清史稿

（民国）赵尔巽等纂

清史稿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齐。其先盖金遗部。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

越数世，布库里雍顺之族不善抚其众，众叛，族被戕，幼子范察走免。又数世，至都督孟特穆，是为肇祖原皇帝，有智略，谋恢复，歼其仇，且责地焉。于是肇祖移居苏克苏浒河赫图阿喇。有子二：长充善，次褚宴。充善子三：长妥罗，次妥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锡宝齐篇古子一：都督福满，是为兴祖直皇帝。兴祖有子六：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觉昌安，是为景祖翼皇帝，次包朗阿，次宝实。

景祖承祖业，居赫图阿喇。诸兄弟各筑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环卫而居，通称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景祖有子五：长礼敦，次额尔衮，次界堪，次塔克世，是为显祖宣皇帝，次塔察篇古。时有硕色纳、加虎二族为暴于诸部，景祖率礼敦及诸贝勒攻破之，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诸部，由此遂盛。

显祖有子五，太祖其长也。母喜塔喇氏，是为宣皇后。孕十三月而生。是岁己未，明嘉靖三十八年也。

太祖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邻部古勒城主阿太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攻，阿太，王杲之子，礼敦之女夫也。景祖挈子若孙往视。有尼堪外兰者，诱阿太开城，明兵入歼之，二祖皆及于难。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途遇额亦都，以其徒九人从。

太祖既归，有甲十三。五城族人龙敦等忌之，以畏明为辞，屡谋侵害，遣人中夜狙击，侍卫帕海死焉。额亦都、安费扬古备御甚谨，尝夜获一人，太祖曰："纵之，毋植怨也。"使人愬于明曰："我先人何罪而歼于兵？"明人归其丧。又曰："尼堪外兰，吾仇也，愿得而执之。"明人不许。会萨尔虎城主诺米纳、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虎、沾河城主常书率其属来归，太祖与之盟，并妻以女，于是有用兵之志焉。是岁癸未，明万历十一年也，太祖年二十五。

癸未夏五月，太祖起兵讨尼堪外兰，诺米纳兵不至，尼堪外兰遁之甲版。太祖兵克图伦城，尼堪外兰遁之河口台。兵逐之，近明边，明兵出，尼堪外兰遁之鹅尔浑。兵出无功，由于诺米纳之背约，且泄师期也。杀诺米纳及其弟奈喀达。五城族人康嘉、李岱等纠哈达兵来劫瑚济寨，太祖使安费扬古、巴逊率十二人追之，尽夺所掠而返。

甲申春正月，攻兆佳城，报瑚济寨之役也。途遇大雪，众请还。太祖曰："城主李岱，我同姓兄弟，乃为哈达导，岂可恕耶！"进之，卒下其城。先是龙敦唆诺米纳背约，又使人杀噶哈善哈思虎，太祖收其骨归葬。六月，讨萨木占，为噶哈善哈思虎复仇也。又攻其党讷申于马儿墩寨，攻四日歼之。九月，伐董鄂部，大雪，师还，城中师出，以十二骑败之。王甲部乞师攻翁克洛城，中道赴之，焚其外郭。太祖乘屋而射，敌兵鄂尔果尼射太祖，贯胄中首，拔箭反射，殪其一人。罗科射太祖，穿甲中项，拔箭镞卷，血肉迸落，拄弓徐下，饮水数斗，创甚，驰归。既愈，复往攻，克之。求得鄂尔果尼、罗科。太祖曰："壮士也。"授之佐领，户三百。

乙酉春二月，太祖略界凡。将还，界凡、萨尔浒、东佳、把尔达四城合兵四百人来追，至太兰

冈，城主讷申、巴穆尼策马并进，垂及，太祖返骑迎敌，讷申刃断太祖鞭。太祖挥刀斫其背坠马，回射巴穆尼，皆殪之。敌不敢逼，徐行而去。夏四月，征哲陈部，大水，令诸军还，以八十骑前进。至浑河，遥见敌军八百凭河而阵。包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惧，解甲与人。太祖斥之曰："尔平日雄族党间，今乃畏蒽如是耶！"去之。独与弟穆尔哈齐、近侍颜布禄、武陵噶直前冲击，杀二十余人，敌争遁，追至吉林冈而还。太祖曰："今日之战，以四人败八百，乃天祐也。"秋九月，攻安土瓜尔佳城，克之，斩其城主诺一莫浑。

丙戌夏五月，征浑河部播一混寨，下之。秋七月，征服哲陈部托漠河城。闻尼堪外兰在鹅尔浑，疾进兵，攻下其城，求之弗获。登城遥望，一人毡笠青棉甲，以为尼堪外兰也，单骑逐之，为土人所围，被创力战，射杀八人，斩一人，乃出。既知尼堪外兰入明边，使人向边吏求之，使斋萨就斩之。以罪人斯得，始与明通贡焉。明岁犒银币有差。

丁亥春正月，城虎兰哈达南冈，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六月，攻哲陈部，克山寨，杀寨主阿尔太。命额亦都帅师取把尔达城。太祖攻洞城，城主扎海降。

戊子夏四月，哈达贝勒扈尔干以女来归，苏完部索尔果率其子费英东等、雅尔古寨扈拉虎率子扈尔汉、董鄂部何和礼俱率所部来归，皆厚抚之。秋九月，取完颜城王甲城。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以女弟那拉氏来归，宴飨成礼，是为孝慈高皇后。

己丑春正月，取兆佳城，斩其城主宁古亲。冬十月，明以太祖为建州卫都督佥事。

辛卯春正月，遣师略长白山诸路，尽收其众。叶赫求地，弗与。叶赫以兵劫我东界洞寨。

壬辰冬十月二十五日，第八子皇太极生，高皇后出也，是为太宗。

癸巳夏六月，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合兵侵户布察，遣兵击败之。秋九月，叶赫以不得志于我也，乃纠约扈伦三部乌拉、哈达、辉发，蒙古二部科尔沁、锡伯、卦尔察，长白二部讷殷、朱舍里，凡九部之兵三万来犯。太祖使武里堪侦敌，至浑河，将以夜渡河，逾岭驰以告。太祖曰："叶赫兵果至耶？其语诸将以旦日战。"及旦，引兵出，谕于众曰："解尔蔽手，去尔护项，毋自拘絷，不便于奋击。"又申令曰："乌合之众，其志不一，败其前军，军必反走，我师乘之，靡弗胜矣。"众皆奋。太祖令额亦都以百人挑战。叶赫贝勒布齐策马拒战，马触木而踣，我兵吴谈斩之。科尔沁贝勒明安马陷淖中，易骈马而遁。敌大溃，我军逐北，俘获无算，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以归。冬十月，遣兵征朱舍里路，执其路长舒楞格，遣额亦都等攻讷殷路，斩其路长搜稳塞克什，以二路之助敌也。

甲午春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喀尔喀贝勒老萨遣使来通好，自是蒙古通使不绝。

乙未夏六月，征辉发，取多壁城，斩其城主。

丙申春二月，明使至，从朝鲜官二人，待之如礼。秋七月，遣布占泰归乌拉，会其贝勒为部人所杀，遂立布占泰为贝勒。

丁酉春正月，叶赫四部请修好，许之，与盟。九月，使弟舒尔哈齐贡于明。

戊戌春正月，命弟巴雅拉、长子褚英率师伐安祺拉库，以其贰于叶赫也。冬十月，太祖入贡于明。十一月，布占泰来会，以弟之女妻之。

己亥春正月，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张格来归，献貂狐皮，岁贡以为常。二月，始制国书。三月，开矿，采金银，置铁冶。哈达与叶赫构兵，送质乞援，遣费英东、噶盖戍之。哈达又私于叶赫，戍将以告。秋九月，太祖伐哈达，攻城克之，以其贝勒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未以告，并诛之。

辛丑春正月，明以灭哈达来责，乃遣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岱归主哈达。哈达为叶赫及蒙古所侵，使诉于明，明不应，又使哈达以饥告于明，亦不应。太祖乃以吴尔古岱归，收其部众，哈达亡。十二月，太祖复入贡于明。是岁定兵制，令民间养蚕。

癸卯春正月，迁于赫图阿喇，肇祖以来旧所居也。九月，妃那拉氏卒，即孝慈高皇后也。始妃有病，求见其母，其兄叶赫贝勒不许来，遂卒。

甲辰春正月，太祖伐叶赫，克二城，取其寨七。明授我龙虎将军。

丙午冬十二月，恩格德尔会蒙古五部使来朝贡，尊太祖为神武皇帝。是岁，限民田。

丁未春正月，瓦尔喀斐悠城长穆特黑来，以乌拉侵暴，求内附。命舒尔哈齐、褚英、代善及费英东、扬古利率兵徙其户五百。乌拉发兵一万遮击，击败之，斩首三千，获马五千匹。师还，优赍褚英等。夏五月，命弟巴雅拉、额亦都、费英东、扈尔汉征渥集部，取二千人还。秋九月，太祖以辉发屡负约，亲征，克之，遂灭辉发。

戊申春三月，命褚英、阿敏等伐乌拉，克宜罕阿林城。布占泰惧，复通好，执叶赫五十人以来，并请婚。许之。是岁，与明将盟，各守境，立石于界。

己酉春二月，遗明书，谓："邻朝鲜而居瓦尔喀者乃吾属也，其谕令予我。"明使朝鲜归千余户。冬十月，命扈尔汉征渥集呼野路，尽取之。

庚戌冬十一月，命额亦都率师招渥集部那木都鲁诸路路长来归。还击雅揽路，为其不附，又劫我属人也，取之。

辛亥春二月，赐国中无妻者二千人给配，与金有差。秋七月，命子阿巴泰及费英东、安费扬古取渥集部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八月，弟舒尔哈齐卒。冬十月，命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率师征渥集部虎尔哈，俘二千人，并招旁近各路，得五百户。

壬子秋九月，太祖亲征乌拉，为其屡背盟约，又以鸣镝射帝女也。布占泰御于河。驻师河东，克六城，焚积聚。布占泰亲出乞和。太祖切责之，许其纳质行成，而戍以师。师还。

癸丑春正月，布占泰复贰于叶赫，率师往征。布占泰以兵三万来迎。太祖躬先陷阵，诸将奋击，大败之，遂入其城。布占泰至城，不得入，代善追击之，单骑奔叶赫，遂灭乌拉。使人索布占泰，叶赫不与。秋九月，起兵攻叶赫，使告明，降兀苏城，焚其十九城寨。叶赫告急于明，明遣使为解。师还，经抚顺，明游击李永芳来迎。与之书曰："与明无嫌也。"

甲寅夏四月，帝八子皇太极娶于蒙古科尔沁部莽古思之女也，行亲迎礼。明使来，称都督。上语之曰："吾识尔，尔辽阳无赖萧子玉也。吾非不能杀尔，恐贻大国羞。语尔巡抚，勿复相诈。"冬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得千人。

乙卯夏四月，明总兵张承胤使人来求地，拒之。令各佐领屯田积谷。秋闰八月，帝长子褚英卒。先是太祖将授政于褚英，褚英暴伉，众心不附，遂止。褚英怨望，焚表告天，为人所告，自缢死。冬十月，遣将征渥集部东格里库路，得万人。是岁，厘定兵制，初以黄、红、白、黑四旗统兵，至是增四镶旗，易黑为蓝。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以扎尔固齐十人副之，于是归徕日众，疆域益广，诸贝勒大臣乃再三劝进焉。

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弟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命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同听国政。谕以秉志公诚，励精图治。扈尔汉巡边，执杀盗参者五十余人。明巡抚李维翰止我使者纲古里、方吉讷。乃取狱俘十人戮于境上，纲古里等得归。

秋七月，禁五大臣私家听讼。命扈尔汉、安费扬古伐东海萨哈连部，取三十六寨。

八月，渡黑龙江，江冰已合，取十一寨，徇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并取其人以归。

二年丁巳春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来朝，侍之有加礼。

是岁，遣兵取东海散居诸部负险诸岛，各取其人以归。

三年戊午二月，诏将士简军实，颁兵法。壬辰，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祭堂子而行。分兵左四旗趋东州、马根单二城，下之。上帅右四旗兵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以为总兵官，辖辑降人，毁其城。明总兵张承胤等来追，回军击斩承胤等，班师。

五月，复伐明，克抚安等五堡，毁城，以其粟归。

七月，入雅鹊关，明将邹储贤等战死。

冬十月，东海虎尔哈部部长纳哈哈来归，赐赍有差。使犬各部路长四十人来归，赐宴赏赍，并授以官。

四年己未春正月，伐叶赫，取二十余寨。闻有明师，乃还。明经略杨镐遣使来议罢兵，覆书拒之。杨镐督师二十万来伐，并征叶赫、朝鲜之兵，分四路进。杜松军由东路渡浑河出抚顺、萨尔浒，刘綎军由南路入董鄂。侦者以告。上曰："明兵由南来者，诱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命诸贝勒先行。

三月甲申朔，清旦，师行。大贝勒代善议师行所向。四贝勒皇太极言："宜趋界凡，我有筑城万五千人，役夫多而兵少，虑为所乘。"额亦都曰："四贝勒之言是也。"逐趋界凡。向午，至太兰冈，望见明兵，分千人援界凡。界凡之骑兵已乘明师半渡谷口，击其尾，回守吉林崖。杜松留师壁萨尔浒，而自攻吉林崖。我军至，役夫亦下击，薄明军。是时，上至太兰察兵势，命大军攻萨尔浒，垂暮堕其垒，入夜夹攻松军。松不支，及其副王宣、赵梦麟等皆死。追北到勺琴山，西路军破。是日，马林军由东北清河、三岔至尚间崖。乙酉，代善闻报，以三百骑赴之。马林敛军入壕，外列火器，护以骑兵，别将潘宗颜屯飞芬山相犄角。上率四贝勒逐杜松后队，歼其军，闻马林军驰至。上趋登山下击，代善陷阵，阿敏、莽古尔泰麾兵继进，上下交击，马林遁，副将麻岩战死，全军奔溃。移攻飞芬，上率骑突入，斩宗颜，西北路军破，叶赫兵遁。是时刘綎南路之军由宽甸间道败我戍将五百人，乘势深入。上命扈尔汉将千兵往援，戍将托保以余兵会之。丙戌，复命阿敏将二千人继往。上至界凡，邽八牛祭纛。丁亥，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南御，遇綎精骑万余前进。四贝勒以突骑三十夺阿布达里冈，代善冒杜松衣帜入其军，军乱。四贝勒驰下会战，斩綎，又败其后军。乘胜至富察，綎监军道崔应乾以火器迎战，大风起，烟焰返射，复大破之，应乾遁，朝鲜兵降。凡四日而破三路明兵。其北路李如柏之军，为杨镐急檄引还，至虎栏，遇我游骑二十人，登山鸣螺，呼噪逐之，如柏军奔迸，践毙又千余人。甲辰，释朝鲜降将姜弘立归，以书谕其国主。

四月，逐筑界凡。遣兵徇铁领，略千人。

五月，朝鲜使来报谢。

六月，先是遣穆哈连收抚虎尔哈部遗民，至是得千户，上出城抚之，赐以田庐牛马。上率兵攻开原，克之，斩马林等，歼其军，还驻界凡。

秋七月，明千总王一屏等五人来降，暨前降守备阿布图，各予之官。上攻铁岭，克之。是夕，蒙古喀尔喀部来援叶赫，败之，追至辽河，擒其贝勒介赛。

八月己巳，征叶赫。叶赫有二城，贝勒金台什守东城，其弟布扬古、布尔杭古守西城。分军围之，隋其郛，穴城，城摧，我军入城。命四贝勒领金台什之子德尔格勒谕降再四，金台什终不从，乃执而缢之。布尔杭古降。布扬古不逊，杀之。叶赫亡。师还驻界凡。

冬十月，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使来，书辞多嫚，执其使。喀尔喀五部来使约伐明，上使大臣希福等五人莅盟。旋有五部下属人来归，上却之。

是岁，明以熊廷弼为经略。

五年庚申春正月，上报书林丹汗，斥其嫚。执我使臣。上亦杀其使。

二月，赐介赛子克什克图、色特希尔裘马，令其更代为质。

三月，论功，更定武爵。丙戌，左翼都统总兵官、一等大臣费英东卒，上临哭之。

夏六月，谕树二木于门，欲诉者悬其辞于木，民情尽达。

秋八月，上伐明，略潘阳，明兵不战而退，乃还。

九月甲申，皇弟穆尔哈齐卒，车驾临奠，因过费英东墓赐奠。

冬十月，自界凡迁于萨尔浒。

是岁，明神宗崩，光宗立，复崩，熹宗立，罢经略熊廷弼，以袁应泰代之。

六年辛酉春二月，上伐明，略奉集堡，至武靖营。

三月壬子，上大奉攻明沈阳，以舟载攻具，自浑河下。沈阳守御甚备，环濠植签，我军拔签猛进，明军殊死战，阵斩总兵贺世贤以下。乙卯，入沈阳。复败其援军总兵陈策等于浑河，败总兵李秉诚于白塔铺，援军尽走。庚申，乘胜趋辽阳。袁应泰引水注濠，环城列炮，督军出战，不支而退，守城楼。壬戌，我右翼军毁闸，左翼军毁桥，右翼传西城升陴，左翼闻之，毕登。明军犹列炬巷战，

达旦皆溃，袁应泰自焚死，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癸亥，入辽阳。辽人具乘舆鼓乐迎上，夹道呼万岁。命皇子德格类徇辽以南，所至迎降，兵宿城上，不入民舍。

六月，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额亦都卒，上临奠，哭之恸。

秋七月壬寅，宴有功将士，酌酒赐衣。镇江城人杀守将佟养真，降于明将毛文龙。

十一月乙卯，命阿敏击毛文龙，败之。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来降。明复以熊廷弼为经略。

七年壬戌春正月甲寅，上伐明，攻广宁。丙辰，克西平堡。明军三万来御，击败之，斩其总兵刘渠、祁秉忠，巡抚王化贞遁，游击孙得功以城降。庚申，上入广宁，降其城堡四十，进兵山海关，熊廷弼尽焚沿途村保而走。乃移军北攻义州，克之。还驻广宁。蒙古厄鲁克部十七贝勒来附，上宴劳之，授职有差。喀尔喀五部同来归。

二月癸未，上还辽阳。辽阳城圮，迁于太子河滨。

秋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安费＜⿰扌勿＞古卒。

八年癸亥春正月壬辰朔，蒙古扎鲁克部巴克来朝，遣与质子俱还。

夏四月癸酉，遣皇子阿巴泰、德格类、皇孙岳托率师讨扎鲁特贝勒昂安，以其杀我使人也。昂安＜⿰扌崔乃＞驾遁。达穆布逐之，中枪卒。我军愤，进杀昂安父子，并以别部桑土妻子归。

六月，戒诸女已嫁毋凌其夫，违者必以罪。

冬十月丁丑，一等大臣扈尔汉卒，上临哭之。

九年甲子春正月，喀尔喀贝勒恩克格尔来朝，求内迁，许之，以兵迁其民。

二月庚子，皇弟贝勒巴雅拉卒。上遣库尔禅等与科尔沁台吉奥巴盟，勿与察哈尔通。

四月，营山陵于东京城东北阳鲁山，奉景祖、显祖迁葬焉，是曰永陵。

五月，毛文龙寇辉发，戍将楞格礼、苏尔东安迫击歼之。

秋八月壬辰，总兵官、一等大臣何和里卒，上闻之恸，曰：“天何不遗一人送朕老耶！”毛文龙之众屯田于鸭绿岛，使楞格礼袭其众，歼之。

十年乙丑春正月癸亥，命皇子莽古尔泰率师至旅顺，击明戍兵，隳其城。

二月，科尔沁贝勒寨桑以女来归四贝勒皇太极为妃，大宴成礼。

三月庚午，迁都沈阳，凡五迁乃定都焉，是曰盛京。遣喀尔达等征瓦尔喀，归，降其众三百。

夏四月己卯，宗室王善、副将达朱户、车尔格征瓦尔喀，凯旋，宴劳备至。

六月癸卯，毛文龙兵袭耀州，戍将扬古利击败之。

秋八月，遣土穆布城耀州，明师来攻，击走之，获马七百。命博尔晋征虎尔哈，降其户五百，雅护征卦察部，获其众二千。毛文龙袭海州张屯寨，戍将戒沙击走之。上著《酒戒》颁于国中。

十月己卯，皇子阿拜、塔拜、巴布泰征虎尔哈，以千五百人归。

十一月庚戌，科尔沁奥巴告有察哈尔之师，遣四贝勒皇太极及阿巴泰以精骑五千赴之，林丹汗遁。

是年，明使高第为经略，驱锦西人民入山海关。宁前道袁崇焕誓守不去。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明宁远。至右屯，守将遁，收其积谷。至锦州，戍将俱先遁。丁卯，至宁远。宁前道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祖大寿婴城固守。天寒土冻，凿城不隳，城上放西洋炮，颇伤士卒，乃罢攻。遣武讷格将蒙古兵攻觉华岛，夺舟二千，尽焚其军储，班师。

二月壬午，上还沈阳，语诸贝勒曰：“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

夏四月丙子，征喀尔喀五部，为其背盟也。杀其贝勒囊奴克，进略西木轮，获其牲畜。

五月，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及萨尔浒，戍将巴布泰、巴笃礼败之，擒其将李良美。丁巳，科尔沁贝勒奥巴来朝，谢援师也。上优礼之，封为土谢图汗。

六月，上书训辞与诸贝勒。

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

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天聪三年，葬福陵。初谥武皇帝，朝号太祖，改谥高皇帝。累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

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论曰：太祖天锡智勇，神武绝伦。蒙难艰贞，明夷用晦。迨归附日众，阻贰潜消。自摧九部之师，境宇日拓。用兵三十余年，建国践祚。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

清史稿卷二　本纪第二

太宗一

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讳皇太极，太祖第八子，母孝慈高皇后。上仪表奇伟，聪睿绝伦，颜如渥丹，严寒不栗。长益神勇，善骑射，性耽典籍，谘览弗倦，仁孝宽惠，廓然有大度。

天命元年，太祖以上为和硕贝勒，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上居四，称四贝勒。

太祖崩，储嗣未定。代善与其子岳托、萨哈廉以上才德冠世，与诸贝勒议请嗣位。上辞再三，久之乃许。

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庚午朔，即位于沈阳。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初，太祖命上名，臆制之，后知汉称储君曰“皇太子”，蒙古嗣位者曰“黄台吉”，音并闇合。及即位，咸以为有天意焉。

辛未，誓告天地，以行正道，循礼义，敦友爱。尽公忠，勖诸大贝勒等。甲戌，谕汉官民有私计遁逃及令奸细往来者，虽首告勿谕，后惟已逃被获者论死。丙子，谕曰：“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以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兹后止葺颓坏，不复兴筑，俾民专勤南亩。满洲、汉人，毋或巽视，讼狱差徭，务使均一。贝勒属下人，毋许边外行猎。市税为国费所出，听其通商贸易，私往外国及漏税者罪之。”丁丑，令汉人与满洲分屯别居。先是汉人十三壮丁为一庄，给满官为奴。至是，每备御止留八人，余悉编为民户，处以别屯，择汉官廉正者理之。设八固山额真，分领八旗。以纳穆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为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为正红旗固山额真，博尔晋为镶红旗固山额真，额驸顾三泰为镶蓝旗固山额真，托博辉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彻尔格为镶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为正白旗固山额真。又设十六大臣，赞理庶政，听八旗讼狱。又设十六大臣，参理讼狱，行军驻防则遣之。乙未，蒙古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遣使来吊。

冬十月己酉，以蒙古喀尔喀札鲁特部败盟杀掠，私通于明，命大贝勒代善等率精兵万人讨之，先贻书声其罪，上送至蒲河山而还。癸丑，别遣楞额礼、阿山率轻兵六百入喀尔喀巴林地，以张军势。丙辰，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及代达尔汉等十四贝勒各遣使来吊。达朱户征卦尔察部，获其人口牲畜以归。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等来吊，并贺即位。甲子，大贝勒代善等大破札鲁特，斩其贝勒鄂尔齐图，获贝勒巴克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贝勒而还。

十一月辛未，上发沈阳，迎大贝勒代善，师次铁岭樊河界。癸酉，行饮至礼，论功，颁赉将士。戊寅，上还沈阳。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贝勒图尔济率百户来归。乙酉，遣方吉纳、温塔石偕李喇嘛往报袁崇焕，且遗书曰：“顷停息干戈，遣使吊贺，来者以礼，故遣官陈谢。昔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言和，未获回答。如其修好，答书以实，勿事文饰。”崇焕不以闻，而令我使赍还。卓礼克图贝勒之子卫徵巴拜催其家属来归。科尔沁贝勒青巴图鲁桑阿尔齐、台吉满珠什哩各赍鞍马牛羊来吊。

十二月庚子，禁与蒙古诸藩售卖兵仗。壬戌，黑龙江人来朝贡。

天聪元年春正月丙子，命二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率兵征朝鲜。上曰：“朝鲜累世得罪，今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宜两图之。”复遣方吉纳、温塔石遗书明袁崇焕，言兴师由七大恨，并约其议和，及每岁馈报之数。

二月己亥，以书招谕蒙古奈曼部衮出斯巴图鲁。

三月壬申，阿敏等克朝鲜义州，别遣兵捣铁山，明守将毛文龙遁走。又克安州，进至平壤城，渡大同江。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迎师。阿敏等数其七罪，仍遣使趣和。倧惧，率妻子遁江华岛，其长子李＜□泻－与王＞遁全州。阿敏复遣副将刘兴祚入岛面谕倧。倧遣其族弟原昌君李觉献马百匹、

虎豹皮百、绵苎各四百、布一万五千。庚子，与朝鲜盟，定议罢兵。壬申，明袁崇焕遗杜明忠偕方吉纳等以书来，并李喇嘛书，欲释恨修好，惟请减金币之数，而以我称兵朝鲜为疑。辛巳，阿敏等遣使奏捷。乙酉，命留满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防义州，满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防镇江城。并谕李倧曰："我留兵义州者，防毛文龙耳。"阿敏等旋师，以李觉归。

夏四月甲辰，遗袁崇焕书曰："释恨修好，固所愿也。朝鲜自尊轻我，纳我叛亡，我迟之数年，彼不知悔，是以兴讨。天诱其衷，我军克捷。今已和矣，而尔诡言修好，仍遣哨卒侦视，修葺城堡。我国将帅，实以此致疑。夫讲信修睦，必藉物以成礼，我岂贪而利此，使尔国力不支，可灭其半。岁时餽答，当如前议，则两国之福也。"书成，闻崇焕方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逐罢遣使，而以书付杜明忠还。更责崇焕曰："两国修好，当分定疆域。今又修葺城垣，潜图侵逼。倘战争不息，天以燕、云界我，尔主不幸奔窜，身败名裂，为何如也。自古文臣不更事者徒为大言，每丧师殃民，社稷倾覆。前者辽左任用非人，而河东西土地尽失，今尚谓不足戒而谋动干戈耶？"癸丑，阿敏等自朝鲜凯旋，上迎于武靖营，赐阿敏御衣一袭，余各赐马一匹。乙卯，论征朝鲜将士功，擢赏有差。戊辰，上还沈阳。乙丑，以书谕察哈尔台吉济农及奈曼衮出斯巴图鲁来和。

五月戊辰，遣朝鲜国王弟李觉归国，设宴饯之，并赐鞍马裘带等物。辛未，上闻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而崇焕无报书，亲率师往攻之。乙亥，至广宁，乘夜进兵。丙子，明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逐围锦州。明室堡兵二千余人来降，悉纵之归。丁丑，明镇守辽东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遣人诣师请命。上开诚谕之，并许纪用亲来定议。用不答，逐攻锦州。垂克，明援兵至，退五里而营，遣人调沈阳兵益师。庚寅，固山额真博尔晋等以兵至。癸巳，攻宁远城，歼其步卒千余人。既，明总兵满桂出城而阵，上欲击之，三大贝勒均谏止。上怒，趣诸将戴兜鍪，率阿济格疾驰而进，败其前队，追至宁远城下，尽殪之。诸贝勒不及胄而从，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被创。锦州守兵亦出城合战，我军复迎击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阵殁，上临其丧，哭而酌之。我军还驻双树铺。乙未，复至锦州。

六月己亥，攻锦州，值天溽暑，士卒死伤甚众。庚子，班师。丁未，上还沈阳。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上恻然曰："民饥为盗，可尽杀乎！"令鞭而释之，仍发帑赈民。

秋七月己巳，蒙古敖汉琐诺木杜棱、塞臣卓礼克图、奈曼衮出斯巴图鲁举国来附。朝鲜国王李倧遣使报谢，并献方物，命阿什达尔汉等往报之，寻以义州归朝鲜。是月，明袁崇焕罢归。

八月辛亥，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贝勒巴尔巴图鲁、诺门达赍、吹尔扎木苏率众来归。是月，明熹宗崩，其弟信王嗣位，是为庄烈帝。

九月甲子朔，谕国家大祀大宴用牛外，其屠宰马骡牛驴者悉禁之。

冬十一月庚午，察哈尔大贝勒昂坤杜棱来降。辛巳，萨哈尔察部来朝贡。

十二月甲午朔，察哈尔阿喇克绰忒贝勒图尔济伊尔登来降。

二年春正月戊子，格伊克里部长四人率其属来朝。

二月癸巳朔，以额亦都子图尔格、费英东子察哈尼俱为总兵官。朝鲜国王李倧遣其总兵官李兰等来献方物，并米二千石，更以一千石在中江平粜。庚子，以往喀喇沁使臣屡为察哈尔多罗特部所杀，上率师亲征。丁未，进击多罗特部，败之，多尔济哈谈巴图鲁被创遁，获其妻子，杀台吉古鲁，俘万一千二百人还。丁巳，以战胜，用八牛祭天。

三月戊辰，上还沈阳，贝勒阿敏等率群臣郊迎，行抱见礼。以弟多尔衮、多铎从征有功，赐多尔衮号墨尔根戴青，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庚寅，以赐名之礼宴之。戊子，给国人无妻者金，使娶。以贝勒多尔衮为固山贝勒。

夏四月丙辰，巴林贝勒塞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朱习礼率众来归。明复以袁崇焕督师蓟、辽。崇焕素弗善毛文龙。时文龙掳皮岛，招集辽民，有逃亡则杀以冒功，遂得擢总兵，便宜行事。后更致书与我通好。上遣科廓等赍书往报。既，文龙执科廓等送燕京。崇焕以文龙私通罪绐杀之。

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

以东墩台二十一。先是顾特塔布囊以其众自察哈尔逃匿蒙古地，遇归附者辄杀之。辛巳，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兵讨顾特塔布囊。乙酉，顾特伏诛，俘其人口牲畜以万计。长白山迤东滨海虎尔哈部头目里佛塔等来朝。

八月辛卯，与喀喇沁部议和定盟。乙未，赐奈曼贝勒衮出斯号达尔汉，札鲁特喀巴海号卫徵。乙卯，朝鲜来贡。

九月庚申，征外藩兵共征蒙古察哈尔。癸亥，上率大军西发。丙寅，次辽阳。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喀喇沁诸贝勒、台吉各以兵来会。己巳，驻师绰洛郭尔。甲戌，宴来会诸贝勒。科尔沁诸贝勒不至。土谢图汗额驸奥巴、哈谈巴图鲁、满朱习礼如约，请先侵掠而后合军。上怒，遣使趣之。时奥巴违命，径归。满朱习礼及台吉巴敦以所俘来献，上赐满朱习礼号达尔汉巴图鲁，巴敦号达尔汉卓礼克图，厚赉之。丙子，进兵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图诸处，克之，获人畜无算。

冬十月辛卯，还师。丙申，谕敖汉、奈曼、巴林、札鲁特诸贝勒，毋得要杀降人，违者科罚。壬寅，上还沈阳。以刘兴祚诈称缢死，逃归明，系其母及妻子于狱。

十二月丁亥朔，遗土谢图汗额驸奥巴书，数其罪。巴牙喇部长伊尔彪等来朝贡。蒙古郭畀尔图、札鲁特贝勒塞本及其弟马尼各率部来归。

三年春正月庚申，土谢图汗奥巴来请罪，宥而遣之。辛未，敕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诸部悉遵国制。丁丑，谕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直月机务。

二月戊子，谕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毋得科敛民间财物，犯者治罪。己亥，合葬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于沈阳之石嘴头山，妃富察氏附。喀尔喀札鲁特贝勒戴青、桑土、桑古尔、桑噶尔寨等率众来附。甲辰，上南巡，阅边境城堡，圮薄者修筑之。戊申，次海洲，有老人年一百三岁，妻一百五岁，子七十三岁，召见赐牛种。辛亥，上还沈阳。

三月戊午，申蒙古诸部军令。

夏四月丙戌朔，设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

五月丁未，奈曼、札鲁特诸贝勒越界驻牧，自请议罚，上宥之。

六月乙丑，议伐明，令科尔沁、喀尔喀、札鲁特、敖汉、奈曼诸部会兵，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丁卯，喀喇沁布尔噶都戴青、台吉卓尔毕，土默特台吉阿玉石等遣使朝贡。辛巳，土默特台吉卓尔毕泰等来朝贡。

秋七月辛卯，喀尔喀台吉拜浑岱、喇巴泰、满朱习礼自科尔沁来朝。甲午，孟阿图率兵征瓦尔喀。乙未，库尔喀部来朝贡。

八月庚午，颁八旗临阵赏罚令。乙亥，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中式者以他丁赏之。

九月壬午朔，初试生员，拔二百人，赏缎布有差，免其差徭。癸未，贝勒济尔哈朗等略明锦州、宁远诸路还，俘获以三千计。丙戌，阿鲁部杜思噶尔济农始遣使来通好。癸卯，喀喇沁布尔噶都来朝贡。

冬十月癸丑，上亲征明，征蒙古诸部兵以次来会。庚申，次纳里特河，察哈尔五千人来归。壬戌，次辽河。丙寅，科尔沁奥巴以二十三贝勒来会。上集诸贝勒大臣议征明与征察哈尔孰利，皆言察哈尔远，于是征明。辛未，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止诸贝勒帐外，入见密议班师。既退，岳托等入白诸将在外候进取。上不怿，因曰："两兄谓我兵深入，劳师袭远，若粮溃马疲，敌人环攻，无为归计。若等见及此，而初不言，联既远涉，乃以此为辞。我谋且隳，何候为？"岳托坚请进师。八固山额真诣代善、莽古尔泰议，夜半议定。谕曰："朕承天命，兴师伐明，拒者戮，降者勿扰。俘获之人，父母妻子勿使离散。勿淫人妇女，勿剥人衣服，勿毁庐舍器皿，勿伐果木，勿酗酒。违者罪无赦。固山额真等不禁，罪如之。"乙亥，次老河，命济尔哈朗、岳托率右翼兵攻大安口，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兵攻龙井关。上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大兵继之。丁丑，左翼兵克龙井关，明副将易爱、参将王遵臣来援，皆败死。汉儿庄、潘家口守将俱降。戊寅，

上督兵克洪山口。辛巳，上至遵化。莽古尔泰率左翼兵自汉儿庄来会。遗书明巡抚王元雅劝降。

十一月壬午朔，右翼诸贝勒率师来会。先是济尔哈朗等克大安口，五战皆捷，降马兰营、马兰口、大安营三城，明罗文峪守将李思礼降。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以兵四千来援，阿济格迎击斩之。甲申，诸贝勒攻遵化，正白旗小校萨木哈图先登，大兵继之，逐克其城。明巡抚王元雅自经死。上亲酌金卮赐萨木哈图，擢备御，世袭罔替，赐号巴图鲁，有过赦免，家固贫，恤之。蒙古兵扰害罗文峪民，令曰："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城堡财物者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计所取倍赏之。"己丑，叙克城功，将士赏赉有差。壬辰，参将英俄尔岱、文馆范文程留守遵化，大军进逼燕京。有蒙古兵杀人而剥其衣，上命射杀之。甲午，徇蓟州。乙未，徇三河。丙申，左翼贝勒赴通州视渡口。明大同、宣府二镇援兵至顺义，贝勒阿巴泰、岳托击败之。顺义降。上至通州，谕明士民曰："我国夙以忠顺守边，叶赫与我同一国耳，明主庇叶赫而陵我，大恨有七。我知终不相容，故告天兴师。天直我国，赐我河东地。我太祖皇帝犹愿和好，与民休息。尔国不从，天又赐我河西地。及朕即位，复徇尔国之请，逐欲去帝称汗，趣制国印，而尔国不从。今我兴师而来，顺者抚，逆者诛。是尔君好逞干戈，犹尔之君杀尔也。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为匹夫，亦有匹夫而为天子者。天既佑我，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辛丑，大军逼燕京。上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尔翼营于东北。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候世禄屯德胜门，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屯沙窝门。上率右翼大贝勒代善，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领白甲护军、蒙古兵进击桂、世禄，遣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袞、多铎、豪格等领白甲护军、蒙古兵迎击崇焕、大寿，俱败之。癸卯，遣明归顺王太监赍书与明议和。乙巳，屯南海子。戊申，袁崇焕、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树栅为卫，我军逼之而营。上率轻骑往视。诸贝勒请攻城，谕曰："路隘且险，若伤我士卒，虽得百城不足多也。"因止弗攻。初，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等受密计。至是鸿中、承先坐近二太监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上单骑向敌，敌二人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都堂有约，此事就矣。"时杨太监佯卧窃听。翌日，纵之归，以所闻语明帝，逐下崇焕于狱。大寿惧，率所部奔锦州，毁山海关而出。诸贝勒大臣请攻城，上曰："攻则可克，但恐伤我良将劲卒，余不忍也。"遂止。

十二月辛亥朔，大军经海子而南，且猎且行，趣良乡，克其城。壬子，总兵吴讷格克固安。辛酉，遣贝勒阿巴泰、萨哈廉以太牢祀金太祖、世宗陵。丙寅，复趋燕京，败明兵于卢沟桥，歼其众。明总兵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以兵四万栅永定门之南。丁卯黎明，师毁栅入，斩桂、祖寿及副将以下三十余人，擒黑云龙、麻登云，获马六千，分赐将士。戊辰，遣达海赍书与明议和。壬申，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略通州，焚其舟，攻张家湾，克之。达海赍议和书二分置安定、德胜门外。乙亥，复遣人来书赴安定门。俱不报。丙子，驻师通州。丁丑，岳托、萨哈廉、豪格率兵四千围永平。逐克香河、马兰峪诸城，复叛去。己卯，大军趣永平。

四年春正月辛巳朔，大军至榛子镇、沙河驿，俱降。壬午，至永平。先是，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趣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癸丑，上授诸将方略，乘夜攻城。城中火药自发，敌军大乱，黎明克之。贝勒济尔哈朗等入城安抚。丙戌，上率诸将入城，官民夹道呼万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守永平。以降官白养粹为永平巡抚，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纵乡民还其家。是日，上率大军趣山海关。敖汉、奈曼、巴林、札鲁特诸部兵攻昌黎，不克。台头营、鞍山堡、迁安、滦州以次降。建昌参将马光远来归。丁酉，明兵攻遵化，贝勒杜度击败之。明兵入三屯营，先所下汉儿庄、喜峰口、潘家口、洪家口复叛。庚子，达海等复汉儿庄，贝勒阿巴泰守之。辛丑，喀喇沁布尔噶都为明兵所围，遣军往救，未至，布尔噶都自击败之。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树栅。我军炮毁其栅。我军炮毁其棚，之纶屯山中。大贝勒代善围之，劝之纶降，不从。破其营，之纶被箭死。壬寅，移师马兰峪，毁其近城屯堡。丙午，喀喇沁苏布地上书明帝，论和好之利，且劝以爱养边民、优恤属国之道。不报。乐亭复叛。

二月辛亥朔，谕贝勒诸臣，凡将士骁勇立功者，勿与攻城之役。甲寅，宴明降将麻登云等于御

幄，谓之曰：“明主视尔等将士之命如草芥，驱之死地。朕屡遣使议和，竟无一言相报，何也？”登云对曰：“明帝幼冲，大臣各图自保，议和之事，倘不见听，罪且不测，故惧不敢奏。”上曰：“若然，是天赞我也，岂可弃之而归。但驻兵屯守，妨农时为可悯耳。且彼山海关、锦州防守尚坚，今但取其无备城邑可也。”己未，遗书明帝，仍申和好，并致书明诸臣，劝其急定和议，至是凡七致书矣。甲子，明榆林副将王世选来降。上班师，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及文臣索尼、宁完我等守永平，鲍承先守迁安，固山额真图尔格；那木泰等守滦州，察喀喇、范文程等守遵化。驻滦三日，论功行赏。壬申，谕曰：“天以明土地人民予我，其民即吾民，宜饬军士勿加侵害，违者治罪。”上至永平，降官郎中陈此心谋遁，事觉论斩，上赦之，听其所往。

三月壬午，上还沈阳。庚寅，遣二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兵五千往守永平四城，贝勒阿巴泰等还。庚子，阿鲁四子部遣使来盟。

夏四月壬子，明兵攻滦州，不克。己卯，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等自永平还。上问是役俘获较前孰多？对曰：“此行所获人口甚多。”上曰：“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

五月己丑，谕诸臣厚抚俘众。壬辰，阿敏、硕托等弃永平四城归。时明监军道张春、锦州总兵祖大寿等合兵攻滦州。那穆泰、图尔格、汤古代等出战，屡败明兵，然兵少，阿敏、硕托畏不往援，明兵用炮攻滦州，那穆泰等不能支，弃城奔永平。会天雨，我军溃围出，无马被创者死四百余人。阿敏、硕托闻之恐，逐杀降官白养粹等，尽屠城中士民，收其金币，乘夜出冷口。察哈喇等亦弃遵化归。上方命贝勒杜度趋永平协守，且敕阿敏善抚官民，无侵暴，将整兵亲往。庚子，闻阿敏弃城，且大肆屠戮，乃止。

六月甲寅，收击弃城诸将，数其罪。乙卯，御殿宣阿敏十六罪。众议当诛。上不忍致法，幽之。硕托、汤古代、那穆泰、巴布泰、图尔格等各夺爵、革职有差。诸将中有力战杀敌者释之。先是阿敏既屠永平官民，以其妻子分给士卒。上曰：“彼既屠我归顺良民，又奴其妻子耶！”命编为民户，以房舍衣食给之。

秋九月戊戌，申谕诸大臣满、汉官各勤职业。

冬十月辛酉，谕编番各旗壮丁，隐匿者罚之。

十一月甲午，那堪泰部虎尔噶率家属来归，阿鲁四子部诸贝勒来归。壬寅，阿鲁伊苏忒部闻上善养民，留所部于西拉木轮河，而偕我使臣察汉喇嘛来朝。

十二月戊辰，科尔沁贝勒图美卫徵来朝。

五年春正月庚辰，谕已故功臣无后者，家产给其妻自赡。壬午，铸红衣大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军中造炮自此始。乙未，以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汉官听其节制。己亥，幸文馆，入库尔缠直房，问所修何书。对曰：“记注所行政事。”上曰：“如此，朕不宜观。”又览达海所译《武铨》，见投醪饮河事，曰：“古良将体恤士卒，三军之士乐为致死。若额驸顾三台对敌时，见战士殁者，以绳曳之归，安能得人死力乎？”庚子，朝鲜贡物不及额，却之，以书责其罪。

二月庚申，敕边臣谨斥堠。甲戌，孟阿图征瓦尔喀，奏捷。

三月乙亥朔，镶蓝旗固山额真、额驸顾三台罢，以太祖弟之子篇古代之。书谕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诸大臣，求直言过失。丁亥，阅汉兵。甲午，诛刘兴祚、兴治家属，赦其母。丁酉，朝鲜复遣使来贡。辛丑，遣汉达尔、董讷密遗朝鲜王书，索战船助攻明。不许。

六月癸亥，定功臣袭职例。黑龙江伊札讷、萨克提、伽期讷、俄力喀、康柱等五头目来朝。

秋七月甲戌，黑龙江虎尔哈部四头目来朝贡。庚辰，始设六部，以墨勒根戴青贝勒多尔袞，贝勒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等管六部事。每部满、汉、蒙古分设承政官，其下设参政各八员，启心郎各一员，改巴克什为笔帖式，其尚称巴克什者仍其旧。更定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例，其以细事讦诉者禁之。谕贝勒番事冤抑不公者坐罪。除职官有罪概行削职律，嗣后有罪者，分别轻重降罚有差。并禁官民同族嫁娶，犯者男妇以奸论。又谕贝勒诸大臣省过改行，求极谏。甲申，闹雷虎尔哈部四头目来朝贡。癸巳，定小事赏罚例，令牛录额真审理，大者送部。明总兵祖大寿等筑大凌河。檄诸蒙古各率所部来会征之。己亥，大军西发，命贝勒杜度、萨哈廉、豪格留守。

庚子，渡辽河，申诫诸将恤士卒。

八月壬寅朔，次旧辽河而营，蒙古诸部率兵来会。癸卯，集蒙古诸贝勒，申前令，无擅杀掠。于是分兵两路，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以兵二万由义州入屯锦州、大凌河之间，上自白土场入广宁。丁未，会于大凌河，乘夜攻城。令曰："攻城恐伤士卒，当掘壕筑垒困之。彼若出，与之战，外援至，迎击之。"乃分八旗兵合围，令蒙古兵承其隙。辛亥，明马步兵五百人出城，达尔哈击败之。壬子，射书城中，招蒙古人出降。癸丑，明兵出城诱战。图赖先入，达尔哈继之，四百环攻，贝勒多尔衮亦率兵入。城内炮矢俱发，图赖被创，副将孟坦、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战殁。上以图赖等轻进，切责之。以红衣炮攻明台，兵降者相继。乙卯，遗祖大寿书曰："往者我欲和，尔国君臣以宋为监，不我应。尔国非宋，我亦非金，何不达若此。朕今厌兵革，更以书往，惟将军裁之。"大寿不答。丁巳，明松山兵二千来援，阿山、劳萨、土鲁什击败之。甲子，贝勒阿济格、硕托遮击明援兵。丁卯，明锦州兵六千来攻阿济格营。会大雾，觌面不相识。忽有青气冲敌营，辟苦门，我军乘雾进，大战，败之，擒游击一，尽获其甲仗马匹。辛未，上诣贝勒阿济格营，酌金厄劳诸将。明兵突出，师夹击，又大败之。

九月丁亥，上以兵趋锦州，见尘起，上命诸军勿行，自率摆牙喇兵二百，与贝勒多铎缘山潜进。明锦州兵七千突出进上前。上甫环甲，从者不及二百人，渡河冲敌军。敌不能当，溃走。诸军继至，又大败之，斩一副将而还。己丑，复以书招祖大寿。庚寅，上设伏山内，诱大寿出，将擒之，大寿惊遁自是闭城不出。时城中谷止百石，马死尽，煮马肉为食，以鞍代步。乙未，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钟纬等，以马步兵四万来援，壁小凌河。戊戌，明援兵趋大凌河，距城十五里。上率两翼骑兵冲击之，不动。右翼兵猝人张春营，敌逐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逐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春不屈，乞死，上赦不杀。是役也，祖大寿仍以我为诱敌，故城中无应者。是夕黑云龙遁去。

冬十月丁未，以书招祖大寿、何可刚、张存仁。己酉，再遗大寿书。壬子，以红衣炮攻于子章台。台最固，三日台毁，守台将王景降，于是远近百余台俱下。甲寅，遣降将姜新招祖大寿。大寿亦遣游击韩栋来会。癸亥，议三贝勒莽古尔泰上前持刃罪，降贝勒，夺所属五牛录。乙丑，祖大寿约我副将石廷柱议降。丙寅，大寿遣其子可法为质。戊辰，大凌河举城降，独副将何可刚不从。大寿掖可刚至军前杀之，夜至御营，上优遇之，大寿遂献取锦州策。己巳，遣兵随大寿夜袭锦州，会大雾，失伍，还。

十一月庚午朔，纵大寿还锦州。戊寅，毁大凌河城。己卯，班师。乙酉，上还沈阳。丙戌，察哈尔侵阿鲁西拉木轮地，贝勒萨哈廉、豪格移师征之，会察哈尔已去，乃还。

闰十一月庚子朔，谕曰："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遣库尔缠等责朝鲜违约罪。庚戌，禁国中不得私立庙寺，喇嘛僧违律者还俗，巫觋星士并禁止之。

十二月壬辰，参将宁完我请设言官，定服制。上嘉纳之。丙申，用礼部参政李伯龙言，更定元旦朝贺行礼班次。

六年春正月癸亥，阅汉兵。

二月壬申，定仪仗制。丁丑，谒太祖陵，行时享礼。戊子，谕海州等处城守官，三年一赴沈阳考察。丁酉，谕户部贝勒德格类以大凌河汉人分隶副将以下，给配抚养。给还贝勒莽古尔泰所罚人口。

三月戊戌，赉大凌河诸降将有差。命达海分析国书音义。庚戌，定讦告诸贝勒者轻重虚实坐罪例，禁子弟告父兄、妻告夫者，定贝勒大臣赐祭葬例。丁巳，征察哈尔，征蒙古兵，颁军令。

夏四月戊辰朔，上率大军西发，阿巴泰、杜度、扬古利、伊尔登、佟养性留守。己巳，次辽河。丙子，次西拉木轮河。己卯，次札滚乌达，诸蒙古部兵以次来会。乙酉，次哈纳崖。察哈尔汗林丹

闻我师至，大惧，驱归化城富民牲畜渡河西奔，尽委辎重而去。庚寅，次都勒河，闻察哈尔林丹远遁，上趋归化城。丙申，大军自阿济格和尔戈还，趋察哈尔。

五月癸卯，谕诸部贝勒大臣勿轻进，勿退缩，勿杀降，勿分散人妻子，勿夺人衣服财物。甲辰，次布龙图布喇克。丁未，劳萨奏报察哈尔遁去已久，逐北三日无所见。上自布龙图旋师。戊申，定议征明。丙辰，次朱儿格土。时粮尽，忽逢黄羊偏野，逐合围杀数万，脯而食之。无水，以一羊易杯水而饮。上命各牛录持水迎给之。庚申，次木鲁哈喇克沁，贝勒阿济格率左翼略宣府、大同，贝勒济尔哈朗率右翼略归化城，上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甲子，上至归化城，两翼兵来会。是日，大军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至明边境，所在察哈尔部民悉俘之。

六月丁卯朔，蒙古部民窜沙河堡，上以书谕明守臣索之。明归我男妇三百二十、牲畜千四百有奇。辛未，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合疏言："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深入，可以得志。"上嘉纳之。甲戌，大军发归化城，趋明边。丁丑，明沙河堡守臣使赍牲币来献。己卯，库尔缠等自得胜堡，爰巴礼等由张家口，分诣大同、宣府议和。书曰："我之兴兵，非必欲取明天下也。辽东守臣贪黩昏罔，劝叶赫陵我，逐婴七恨。屡愬尔主，而辽东壅不上闻。我兵至此，欲尔主察之也。及攻抚顺，又因十三省商贾各遗以书，虑其不克径达，则各以书进其省官吏，冀有一闻。乃纵之使去，寂焉不复。语云："'下情上达，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乱。'今所在征讨，争战不息，民死锋镝，虽下情不达之故，抑岂天意乎？我今开诚相告，国虽褊小，惟欲两国和好，互为贸易，各安田猎，以享太平。若言不由衷，天其鉴我。前者屡致书问，愤疾之词，固所不免。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幸速裁断，实国之福。我驻兵十日以待。"庚辰，驻大同边外。库尔缠偕明得胜堡千总赍牲币来献。上不纳。复遗书明守臣曰："我仰体天意，愿申和好。尔果爱民，宜速定议。若延时不报，纵欲相待，如军中粮尽何。至书中称谓，姑勿论，我逊尔国，我居察哈尔之上可耳。"癸未，趋宣府，守臣以明主所给察哈尔缎布皮币一万二千五百归我。庚寅，驻张家口外，列营四十里。癸巳，明巡抚沈启、总兵董继舒遣人赍牛羊食物来献。上宴之，遂定和议，大市于张家口。科尔沁部兵三人潜入明边，盗牛驴，斩其首者，鞭二人，贯耳以徇。甲午，明巡抚沈启遣使来请盟。命大臣阿什达尔哈等莅之，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礼成，遣启心郎祁充格送明使归。明以金币来献。晋封皇子豪格为和硕贝勒。是月，辽东大水。

秋七月丁酉朔，复以书约明张家口守臣信誓敦好，善保始终，且谓和议辽东地方在内，尔须遣官往告。上率大军还。庚子，至上都河，明以和议成，来馈礼物，酌纳之。辛丑，蒙古诸贝勒辞归。庚戌，次摆斯哈儿。游击巴克什达海卒。庚申，上还沈阳。

八月丁卯，召明诸生王文奎、孙应时、江云入宫，问以和事成否。三人皆言，明政日紊，和议难必。且中原盗贼蜂起，人民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以应天心。癸酉，六部署成，颁银印各一。甲午，命固山额真察民疾苦，清理刑狱。察哈尔寿纳楚虎尔来归。

九月癸卯，修复盖州城，移民实之。甲寅，命户部贝勒德格类、兵部贝勒岳托展耀州旧界至盖州迤南。

冬十月乙丑朔，幸开原。甲戌，还沈阳。遣卫徵囊苏喇嘛赴宁远，赍书致明帝曰："我国称兵，非不知足而冀大位，因边臣欺侮，致启兵衅。往征察哈尔时，过宣府定和议，我逐执越境盗窃之人戮之塞下，我之诚心可谓至矣。前边臣未能细述，今欲备言，又恐疑我不忘旧怨，如遣信使来，将尽告之。若谓已和，不必语及往事，亦惟命。又与明诸臣书曰："宣府守臣与我盟时，约我毋侵辽东，誓诸天地。今尔乃有异议，天可欺乎？执政大臣宜通权变，慎勿徒事大言，坐失事机。若坚执不从，惟寻师旅，生灵荼毒，咎将谁归？"

十一月壬寅，明宁远守臣以我所遗书封固，不敢以陈，请露封，许之。辛亥，阿禄部都思噶尔济农所属祁他特吹虎尔台吉来附。壬子，遣使往朝鲜定岁贡额。

十二月乙丑，定朝服及官民常服制。三贝勒莽古尔泰卒。乙亥，吴巴海征兀札喇遣使告捷。

七年春正月庚子，谕各牛录额真以恤贫训农习射。辛丑，朝鲜来贡，不及额。丁未，复书责之。

戊申，皇长女下嫁敖汉部贝勒都喇尔巴图鲁子台吉班第。乙卯，征兀札喇师还。

二月癸亥朔，阿鲁科尔沁汗车根率固木巴图鲁、达尔马代袞等举国来附。己卯，库尔缠有罪，诛。癸未，土鲁什、劳萨等略宁远。

三月丁酉，筑卤场、揽盘、通远堡、岫严四城。辛丑，郭尔罗斯部台吉固木来朝。丙辰，明故总兵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遣使来约降。

夏四月乙丑，察哈尔两翼大总管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来附。乙亥，使参将英俄尔岱等借粮朝鲜济孔有德军，不从。

五月乙未，吴喇忒台吉土门达尔汉等来朝。壬子，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迎孔有德、耿仲明于镇江，命率所部驻东京。

六月壬戌，谕将士毋侵扰辽东新附人民，违者孥戮之。癸亥，召孔有德、耿仲明入观，厚赍之。丙寅，遣英俄尔岱遗朝鲜王书曰："往之借粮，贵国王以孔有德等昔隶毛氏，无输粮养敌之理。今有德归我，粮已足给。惟兵卒守船，转运维艰，近距贵国，以粮给之甚便。朕思王视明为父，视朕为兄，父兄相争数年，而王坐观成败，是外有父兄之名，而内怀幸祸之意。若力为解劝，息兵成好，不惟我两国乐见太平，即贵国亦受其福。若仍以兵助明，合而御我，则构兵实自王始。"己巳，谕官民冠服遵制画一。癸酉，以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戊寅，英俄尔岱奏报朝鲜用明人计，借兵倭国，又于义州南岭筑城备我。集诸贝勒大臣议之，皆言宜置朝鲜而伐明。己卯，贝勒岳托、德格类率右翼楞额礼、叶臣，左翼伊尔登、昂阿喇及石廷柱、孔有德、耿仲明将兵取明旅顺口。甲申，东海使犬部额驸僧格来朝贡。丁亥，谕曰："凡进言者，如朕所行未协于义，宜直言勿讳。政事或有愆忌，宜开陈无隐。六部诸臣，奸伪贪邪，行事不公，宜行纠劾。诸臣有艰苦之情，亦据实奏闻。苟不务直言，远引曲喻，劝袭纷然，何益于事？"

秋七月辛卯朔，谕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受棉甲一，以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壬辰，阿禄部孙杜陵子台吉古木思辖布，寨桑吴巴什、阿什图、巴达尔和硕齐等，吴喇忒部台吉阿巴噶尔代皆来朝贡。甲辰，贝勒岳托等奏克旅顺口。

八月庚申朔，英俄尔岱等自朝鲜还，以复书充粮济我守船军士。壬戌，贝勒阿巴泰、阿济格、萨哈廉、豪格等略明山海关外。庚辰，贝勒德格类、岳托师还。丁亥，以副将石廷柱为总兵官。

九月庚子，贝勒阿巴泰等师还。上以其不深入，责之。癸卯，英俄尔岱等往朝鲜互市。庚戌，明登州都司蔡宾等来降。

冬十月壬戌，遣使外藩蒙古各部，宣布法令。丙寅，大阅。丁卯，发帑赍八旗步兵。己巳，谕曰："置官以来，吏、户、兵三部办事尽善，刑部讯狱稽延，罔得实情。礼部、工部皆有缺失。夫启心郎之设，欲其随事规谏，启乃心也。乃有差谬而不闻开导，何耶？"又曰："尔等动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航海多险，攻坚易伤，是以空言相赚，不帝为敌计耳。兵事无藉尔言，惟朕与诸贝勒有过，当极言耳。"又谕文馆诸儒臣曰："太祖始命巴克什额尔德尼造国书，后库尔缠增之。虑有未合，尔等职司纪载，宜悉心订正。朕嗣大位，凡皇考行政用兵之大，不一一详载，后世子孙何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道乎？"丙子，授明降将马光远为总兵官，王世选、麻登云为三等总兵官，马光先、孟乔芳等各授职有差。癸未，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使来约降。

十一月甲辰，英俄尔岱复赍书往朝鲜，责以违约十事。戊申，遣季思哈，吴巴海往征朝鲜接壤之虎尔哈部。辛亥，上猎于叶赫。

十二月辛未，上还沈阳。

八年春正月庚寅，谕蒙古诸贝勒令遵我国定制。黑龙江羌图里、嘛尔干率六姓来朝贡。癸巳，诏宗人，自兴祖直皇帝出者为六祖后，免其徭役。乙未，正黄旗都统、一等总兵官楞额礼卒。癸卯，汉备御诉汉人徭役重于满洲，户部贝勒德格类以闻。上命礼部贝勒萨哈廉集众谕其妄。汉总兵官石廷柱等执用御八人请罪，上曰："若加以罪，则后无复言者。"并释之。戊申，塔布囊等征察哈尔溃众于席尔哈、席伯图。己酉，蒿齐忒部台吉额林臣来归。丁巳，免功臣身故无嗣者丁之半，妻故始应役，著为令。

二月壬戌，定丧祭例，妻殉夫者听，仍予旌表；逼妾殉者，妻坐死。遣贝勒多尔袞、萨哈廉往迎降将尚可喜，使驻海州。丁卯，都元帅孔有德劾耿仲明不法状，谕解之。戊辰，遣阿山等略锦州。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绿虹见。辛卯，命谭泰、图尔格略锦州。壬辰，副将尚可喜率三岛官民降，驻海州。己亥，大阅。甲辰，遣英俄尔岱往朝鲜互市。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帜用白镶皂，以别八旗。壬子，考试汉生员。

夏四月辛酉，升授太祖诸子汤古代等副将、参将、备御有差。又以哈达、乌喇二部之后无显职，授哈达克什内为副将，乌喇巴彦为三等副将。诏以沈阳为“天眷盛京”，赫图阿喇城为“天眷兴京”。改定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满字官名。丁丑，尚可喜来朝，命为总兵官。乙亥，以太祖弟之子拜尹图为总官。辛巳，初命礼部考试满洲、汉人通满、汉、蒙古书义者，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赐衣一袭，免四丁。乙酉，金继孟等自明石城岛来降，以隶尚可喜。

五月丙戌朔，黑龙江巴尔达齐来贡。庚寅，察哈尔台吉毛祁他特来朝。定满、汉马步军名。丙申，议征明，诸贝勒请从山海关入。上曰：“不然，察哈尔为我军所败，其贝勒大臣将归我，宜直趋宣、大以逆之。”乃集各都统部署军政，遣国舅阿什达尔哈征科尔沁兵，以书招抚遗众之在明境者。壬寅，定百官功次，赐敕书，其世袭及官止本身者，分别开载有差。甲辰，季思哈、吴巴海征虎尔哈部奏捷。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贝勒杜度守海州，吏部承政图尔格等渡辽河，沿张古台河驻防，并扼敌兵，俱授方略。毕，上率大军前发。己酉，次都尔鼻，诸蒙古外藩兵以次来会。甲庚，次讷里特河。

六月辛酉，颁军令于蒙古诸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曰：“行军时勿离纛，勿喧哗，勿私出劫掠。抗拒者诛之，归顺者字之。勿毁朝宇，勿杀行人，勿夺人衣服，勿离人夫妇，勿淫人妇女。违者治罪。”先是，察哈尔林丹西奔图白特，其部众苦林丹暴虐，逗留者什七八，食尽，杀人相食，屠劫不已，溃散四出。至是，络绎来附者前后数千户。辛未，次库黑布里都，议觉罗布尔吉、英俄尔岱擅杀察哈尔布颜图部众罪，并夺其赐。甲戌，次喀喇拖落木，命贝勒德格类率兵入独石口，侦居庸关，期会师于朔州。戊寅，谕蒙古诸贝勒曰：“科尔沁噶尔珠塞特尔等叛往索伦，为其族兄弟等追获被杀，朕心恻然。朕欲宣布德化，使人民共登安乐。今诸贝勒虽以罪诛，亦朕教化所未洽也。”又命减阿鲁部达喇海等越界驻牧罪。壬午，察哈尔土巴济农率其民千户来归。喀尔喀部巴噶达尔汉来归。甲申，命大贝勒代善等率兵入得胜堡，略大同，西至黄河，副都统土鲁什、吴拜等经归化抚察哈尔逃民，俱会师朔州。

秋七月己丑，命贝勒阿济格、多尔袞、多铎等入龙门，会宣府，上亲统大军自宣府趋朔州，期四路兵克期并进。辛卯，毁边墙。壬辰，入上方堡，至宣府右卫，以书责明守臣负盟之罪，仍谕其遣使议和。癸巳，驻城东南。时阿济格攻龙门，未下，令略保安。丁酉，营东城，遗明代王书，复约其遣使议和。代善攻得胜堡，克之。明参将李全自缢死。进攻怀仁、井坪，皆不克，逐驻朔州。丙午，上围应州，令代善等趣马邑。土鲁什至归化城，察哈尔林丹之妻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来降。庚戌，阿济格等攻保安州，克之。壬子，德格类入独石口，取长安岭，攻赤城，不克，俱会师于应州。

八月乙卯，命诸将略代州。萨哈廉袭崞县，拔之。丙辰，硕托入圆平驿。甲子，阿巴泰等取灵丘县之王家庄，克之。礼部承政巴都礼战殁。又攻应州之石家村堡，克之。丙寅，上发应州，闻明阳和总督张宗衡、大同总兵曹文诏驻怀仁，度是夜必奔大同，令土鲁什、吴拜伏兵邀之。师行迟，宗衡等逸去。上怒责之。戊辰，上至大同，遗书文诏，令赞和议。又遗书众官，索察哈尔余孽之在明者。文诏挑战，击败之。贝勒阿巴泰等拔灵邱。明代王母杨氏与张宗衡，曹文诏以书来请和。辛未，遣使以书报之。壬申，代善率师来会。癸酉，驻师大同，遣明宗室朱乃廷及俘获僧人入城。三索报书，俱不答。纵乃廷妻子及朱乃振还。丁丑，营四十里铺，得明间谍书北楼口，为书报之曰：“来书以满洲为属国，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惟辽东之官欺凌我国，皇帝惑于臣下之诳，虽干戈十数年来，无一言询及，使我国之情不达，若遣一信使判白是非，则兵戈早息矣。欲享太平，只旦暮间事。不然，两国臣僚壅蔽欺罔，虚报斩伐，以吾小国果受伤夷，讵能数侵，岂皇帝之聪明独不能

一忖度耶？愿和之诚，黑云龙自知之，虑其恐结怨于大臣不尽告耳。”己卯，大军至阳和。明总兵曹文诏诡以书诳张宗衡，伪言炮伤我兵，得系一杆等语，为我逻者所获。上乃遗宗衡书曰：“予谓尔明当有忠臣义士实心谋国者，乃一旦虚诳至此，岂不愧于心乎？今与公等约，我兵以一当十，能约期出战，当勒兵以俟。若诳言欺君，贻害生灵，祸业将无穷矣。”壬午，次怀远。癸未，驻左卫。

闰八月丙戌，以书责明定宣太监欺君误国罪。丁亥，副都统土鲁什被创卒。攻万全左卫，克之。庚寅，班师。察哈尔噶尔马济农等遣使乞降，言其汗林丹病殂，汗子及国人皆欲来归，于是命阿什达尔哈等往侦之。丁酉，移军旧上都城。庚戌，移军克蚌。辛亥，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率其国人六千奉豆土门福金来归。

九月戊辰，留守贝勒济尔哈朗疏报季思哈、吴巴海征虎尔哈俘一千三百余人。阿鲁部毛明安举国来附。辛未，渡辽河。壬申，上还盛京。

冬十月己丑，建太祖陵寝殿，树松，立石兽。壬辰，论征宣、大将士功罪。己亥，科尔沁台吉吴克善来归其妹，纳之。庚戌，以八年征讨克捷，为文告太祖。壬子，朝鲜国王李倧遣使以书来。上以其言不逊，复书切责之。

十一月乙丑，六部官考绩，升授有差。

十二月癸未朔，朝鲜国王以书来谢罪。壬辰，命副都统霸奇兰、参领萨木什喀征黑龙江未服之地。丙申，分定宗室、额驸等专管佐领有差。丁酉，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像来贡，遣使迎至盛京。癸卯，察哈尔祁他特车尔贝、塞冷布都马尔等各率所部人民来归。遣吴巴海、荆古尔代征瓦尔喀。甲辰，佐领刘学诚疏请立郊坛，勤视朝。上曰：“疏中欲朕视朝勤政是也。至建立郊坛，未知天意所在，何敢遽行，果成大业，彼时议之未晚也。”

九年春正月丁卯，上亲送科尔沁土谢图济农等归国。癸酉，免功臣徭役。丁丑，诏太祖庶子称“阿格”，六祖子孙称“觉罗”，觉罗系红带以别之。有詈其祖父者罪至死。

二月壬午，令诸臣荐举居心公正及通晓文艺可任使者。丁亥，编喀喇沁部蒙古壮丁为十一旗，每旗设都统一员，下以副都统、参领二员统之。戊子，谕曰：“迩来进言者皆请伐明，朕岂不以为念。然亦须相机而行。今察哈尔新附，人心未辑，城郭未修，而轻于出师，何以成大业。且大兵一举，明主或弃而走，或惧而请和，攻拒之策，何者为宜？其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酌议以闻。”己丑，沈佩瑞请屯田广宁、闾阳，造舟挽粟，为进取计。上嘉纳之。乙未，范文程、宁完我请荐举不实宜行连坐法。丁未，命多尔衮、岳托豪格、萨哈廉将精骑一万，收察哈尔林丹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三月戊辰，谕曰：“顷民耕耨愆期，盖由佐领有事筑城，民苦烦役所致。嗣有滥役妨农者治其罪。”庚午，察哈尔寨桑巴赖都尔等一千四百余人来归。

五月乙卯，霸奇兰、萨木什喀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尽克其地，编所获人口以归，论功升赏有差。癸亥，上以西征诸贝勒经宣、大境，度明必调宁、锦兵往援，遣贝勒多铎率师入宁、锦挠之。己巳，命文馆译宋、辽、金、元四史。壬申，贝勒多铎奏报歼明兵五百人于锦州松山城外，杀其副将刘应选。丙子，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奏报兵至西喇朱尔格，遇察哈尔囊囊太妃暨台吉琐诺木等以一千五百户降，遂抵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所居，其母率额哲迎降。

六月乙酉，贝勒多铎凯旋，赐良马五，赏从征将士有差。丁酉，吴巴海、荆吉尔代师还，论功亦如之。明登州黄城岛千总李进功来降。辛丑，谕曰：“太祖以人民付朕，当爱养之。诸贝勒非时修缮，劳苦百姓，民不得所，浸以逃亡，是违先志而长敌寇也。今朝鲜宾服，察哈尔举国来附，苟不能抚辑其众，后虽拓地，何以处之？贝勒大臣其各戢骄纵以副朕意！”壬寅，察哈尔台吉琐诺木率其属六千八百人来归。癸卯，谕曰：“太祖禁贝勒子弟郊外放鹰，虑其践田园、扰牲畜也。今违者日众。语曰：‘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其严禁之。”

秋七月癸酉，论汉人丁户增减，擢参领李思忠等六员官，高鸿中等十一员黜罚有差。

八月庚辰，贝勒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以获传国玉玺闻。先是元顺帝北狩，以玺从，后失之。越二百余年，为牧羊者所获。后归于察哈尔林丹汗。林丹亦元裔也。玺在苏泰太妃所。至是

献之。时岳托以疾留归化城，多尔袞等率兵略明山西，自平鲁卫入边，毁长城，略忻州、代州，至崞县。甲申，绘《太祖实录图》成。乙巳，上率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多尔袞等师次平虏堡。丁未，渡辽河，阅巨流河城堡。

九月癸丑，贝勒多尔袞等师还，献玉玺，告天受之。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母来朝。庚午，上还宫。壬申，召诸贝勒大臣数代善罪。众议削大贝勒号及和硕贝勒，夺十佐领，其子萨哈廉夺二佐领，哈达公主降庶人，褫其夫琐诺木济农爵号。上皆免之。

冬十月己卯，以明议和不或，将进兵，遣使赍书谕明喜峰口、董家口诸边将。管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卒。癸未，命吴巴海、多济里、札福尼、吴什塔分将四路兵征瓦尔喀。

十一月丁未朔，命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奉母居孙岛习尔哈。

十二月辛巳，哈达公主莽古济之仆冷僧机首告贝勒莽古尔泰生时与女弟莽古济、弟德格类谋逆，公主之夫琐诺木及屯布禄、爱巴礼与其事。会琐诺木亦自首。讯得实，莽古济、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及屯布禄、爱巴礼皆伏诛。莽古尔泰余子、德格类子俱为庶人。琐诺木自首免罪。授冷僧机三等副将。丁酉，谒太祖陵。甲辰，贝勒萨哈廉与诸贝勒及大贝勒代善盟誓，请上尊号。上不许。会蒙古贝勒复来请。上曰："朝鲜兄弟国，宜告之。"

十年春正月壬戌，皇次女下嫁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二月丁丑，八和硕贝勒与外藩四十九贝勒各遗书朝鲜，约其国王劝进尊号。戊子，遣使至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赍书致明帝，索其报书。定诸臣帽顶饰。庚寅，宁完我以罪免。

三月丙午朔，清明节，谒太祖陵。辛亥，改文馆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三院。乙卯，遣贝勒阿济格、阿巴泰筑噶海城。庚申，吴什塔等征瓦尔喀，遣使奏捷。谕曰："蒙古深信喇嘛，实乃妄人。嗣后有悬转轮结布幡者，宜禁止之。"乙丑，英俄尔岱等自朝鲜还，言国王李倧不接见，亦不纳书，以其报书及所获倧谕边臣书进。诸贝勒怒，欲加兵。上曰："姑遣人谕以利害，质其子弟，不从，兴兵未晚也。"丁卯，外藩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俱以请上尊号至盛京。

夏四月己卯，大贝勒代善，和硕贝勒济尔哈朗、多尔袞、多铎、岳托、豪格、阿巴泰、阿济格、杜度率满、汉、蒙古大臣及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以三体表文诣阙，请上尊号曰："恭维我皇上承天眷佑，应运而兴。当天下昏乱，修德体天，逆者威，顺者抚，宽温之誉，施及万姓。征服朝鲜，混一蒙古。逐获玉玺，受命之符，昭然可见，上揆天意，下协舆情。臣等谨上尊号，仪物俱备，伏愿俞允。"上曰："尔贝勒大臣劝上尊号，历二年所。今再三固请，朕重违尔诸臣意，弗获辞。朕既受命，国政恐有未逮，尔等宜恪恭赞襄。"群臣顿首谢。良辰，礼部进仪注。壬午，齐戒，设坛德盛门外。

清史稿卷三　本纪第三

太宗二

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祭告天地，行受尊号礼，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改元崇德，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受朝贺。始定祀天太牢用熟鹿。遣官以建太庙，追尊列祖，祭告山陵。丙戌，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考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陵曰福陵；妣谥曰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追赠族祖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追封功臣费英东为直义公，额亦都为弘毅公，配享。丁亥，群臣上表贺。谕曰："朕以凉德，恐负众望。尔诸臣宜同心匡辅，各共厥职，正己率属，克殚忠诚，立纲陈纪，抚民恤众，使君明臣良，政治咸熙，庶克荷天之休命。"群臣顿首曰："圣谕及此，国家之福也。"以受尊号礼成，大赦。己丑，多济里、扈习征瓦尔喀师还，赏赍有差。朝鲜使臣归国。初，上受尊号，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独不拜。上曰："彼国王将构怨，欲朕杀其使臣以为词耳，其释之。"至是遣归，以书谕朝鲜国王责之，命送子弟为质。丁酉，叙功，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袞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诸蒙古贝勒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

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为多罗札萨克图郡王，满朱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孙杜稜为多罗杜稜郡王，固伦额附班第为多罗郡王，孔果尔为冰图王，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稜，单把为达尔汉，耿格尔为多罗贝勒，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辛丑，朝鲜使臣置我书于通远堡，不以归。札福尼征瓦尔喀师还。

五月丙午，以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范文程、鲍承先俱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壬子，贝勒萨哈廉卒，辍朝三日。癸丑，始鹿樱桃于太庙。丁巳，设都察院，谕曰："朕或奢侈无度，误诛功臣；或畋猎逸乐，不理政事；或弃忠任奸，黜陟未当；尔其直陈无隐。诸贝勒或废职业，黩货偷安，尔其指参。六部或断事偏谬，番谳淹迟，尔其察奏。明国陋习，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宜相防检。挟仇劾人，例当加罪。余所言是，即行；所言非，不问。"壬戌，追封萨哈廉为和硕颖亲王。己巳，以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祖泽洪为吏部承政，韩大勋为户部承政，姜新为礼部承政，祖泽润为兵部承政，李云为刑部承政，裴国珍为工部承政。都统伊尔登罢。以图尔格为镶白旗都统。庚午，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公扬古利等率师征明。上御翔凤阁面授方略，且诫谕之。癸酉，师行。

六月甲戌朔，授蒙古降人布尔噶都等世职有差。己卯，命豫亲王多铎管礼部事，肃亲王豪格管户部事。甲申，封萨哈廉子阿达礼为多罗郡王。丙戌，以国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尼堪为蒙古承政。

秋七月己未，檄外藩蒙古兵征明。辛酉，阿济格等会师出延庆州，俘人畜一万五千有奇。

八月丁丑，遣官祭孔子。辛巳，成亲王岳托、肃亲王豪格以罪降多罗贝勒。癸未，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举师征明。

九月戊申，明兵入碱场，命吴善、李思哈率兵御之。己酉，阿济格等奏我军经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生擒总兵巢丕昌等人畜十八万。庚申，伊勒慎等追明兵至娘娘宫渡口，见敌船甚众，不敢进，奏闻。命宜荪往援，复遣杜度率师助之。辛酉，蒙古达赖、拜贺、拜音代等自塔山来降。己巳，阿济格等师还。

冬十月癸酉，多尔衮等师还。丁亥，遣大学士希福等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佐领，谳庶狱，颁法律，禁奸盗。戊戌，朝鲜国王李倧以书来。却之。

十一月戊申，复命岳托管兵部事，豪格管户部事。己酉，卫寨桑等自蒙古喀尔喀部还，偕其使卫征喇嘛等来贡。辛亥，征兵外藩。癸丑，谕曰："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勤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兜，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乙卯，《太祖实录》成。乙丑冬至，大祀天于园丘。以将征朝鲜告祭天地、太庙。己巳，颁军令，传檄朝鲜。

十二月辛未朔，外藩蒙古诸王贝勒率兵会于盛京。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备边，饶余贝勒阿巴泰驻噶海城收集边民防敌。壬申，上率礼亲王代善等征朝鲜，大军次沙河堡，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兵自宽甸入长山口。癸酉，遣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商贾装，潜往围朝鲜国都，多铎及贝子硕托、尼堪以兵千人继之，郡王满朱习礼、布塔齐引兵来会。己卯，贝勒岳托、公扬古利以兵三千助多铎军。上率大军距镇江三十里为营，令安平贝勒杜度、恭顺王孔有德等护辎重居后。庚辰，渡镇江至义州。壬午，上至郭山城。其定州游击来援，度不敌，自刎死。郭山降。癸未，至定州。定州亦降。乙酉，至安州，以书谕朝鲜守臣劝降。己丑，多铎等进围朝鲜国都。朝鲜国王李倧遁南汉山城。多铎等复围之，并败其诸道援兵。辛卯，瓦尔喀叶辰、麻福塔居朝鲜，闻大军至，以其众来归。丁酉，上至临律江，会天暖冰泮，不可渡，忽骤雨，冰结，大军毕渡。己亥，命都统谭泰等搜剿朝鲜国都，留蒙古兵与俱。上以大军合围南汉城。

二年春正月壬寅，朝鲜全罗道总兵来援，岳托击走之。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谕朝鲜阁臣，

数其前后败盟之罪。甲辰，大军渡汉江，营于江浒。丁未，朝鲜全罗、忠清二道合兵来援，多铎、扬古利击走之。扬古利被创卒。庚戌，多尔袞、豪格军克长山，连战皆捷，以兵来会，杜度等运炮车亦至。朝鲜势益蹙，李倧以书数乞和。上许其出降。宗上书称臣，逡巡不敢出。壬戌，多尔袞军入江华岛，得倧妻子，护至军前。复谕倧曰："来则室家可完，社稷可保，朕不食言，否则不能久待。"倧闻江华岛陷，妻子被俘，南汉城旦夕且下，乃请降。庚午，朝鲜国王李倧率其子＜□泻－与王＞及群臣朝服出降于汉江东岸三田渡，献明所给敕印。上慰谕赐坐，还其妻子及群臣家属，仍厚赐之。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宗返其国都，留其子＜□泻－与王＞、淏为质。

二月壬申，班师。贝子硕托、恭顺王孔有德等率朝鲜舟师取明皮岛。朝鲜国王李倧表请减贡额。诏免丁丑、戊寅两年贡物，自己卯秋季始，仍贡如额。甲戌，谕多尔袞等禁掠降民，违者该管官同罪。辛卯，上还盛京。癸巳，谕户部平粜勤农。

三月甲辰，杀朝鲜台谏官洪翼汉、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以败盟故。丁未，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师助攻皮岛。戊午，罢盍州城工。

夏四月己卯，睿亲王多尔袞以朝鲜质子李＜□泻－与王＞、李淏及朝鲜诸大臣子至盛京。辛巳，阿济格师克皮岛，斩明总兵沈世魁、金日观。甲申，安平贝勒杜度率大军后队还。丁酉，命固山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预议国政。增置每旗议政大臣三人，集群臣谕之曰："向者议政大臣额少，或出师奉使，而朕左右无人，卑微之臣，又不可使参国议。今特择尔等置之议政之列，当以民生休戚为念，慎毋怠惰，有负朝廷。前蒙古察哈尔林丹悖谬不道，其臣不谏，以至失国。朕有过失，尔诸臣即当面诤。使面从而退有后言，委过于上，非纯臣也。"又谕曰："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闰四月癸卯，蒙古贡异兽，名齐赫特。壬子，武英郡王阿济格师还。

五月庚午，朝鲜国王李倧遣使奉表谢恩赎俘获。丁亥，遣朝鲜从征皮岛总兵林庆业归国，以敕奖朝鲜王。丁酉，章京尼堪等征瓦尔喀，降之，师行经朝鲜咸镜道，凡两月始达，至是还。

六月辛丑，授喀喇沁归附人阿玉石等官。明千总王国亮、都司胡应登、百总李忠国等自海岛来降。莽古尔泰子光袞获罪，伏诛。乙卯，谕曰："顷朝鲜之役，兵行无纪，见利即前，竟忘国宪。自今宜思所以宣布法纪修明典制者。"丙辰，以臣朝鲜，克皮岛，祭告太庙、福陵。丁巳，朝鲜国王李倧请平值赎俘，不许。甲子，论诸将征朝鲜及皮岛违律罪。礼亲王代善论革爵，宥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下论罚有差。

秋七月己巳，遣喀凯等分道征瓦尔喀。癸酉，户部参政恩克有罪，伏诛。辛巳，诫谕汉官以空言欺饰者。智顺王尚可喜自皮岛师还。壬午，大赦。癸未，优恤朝鲜、皮岛阵亡将士扬古利等，赠官袭职有差。乙酉，明都司高继功等自石城岛来降。庚寅，追封皇后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壬辰，以朝鲜及皮岛之捷宣谕祖大寿。乙未，分汉军为两旗，以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为都统，分理左右翼。

八月丙申朔，再恤攻皮岛、朝鲜阵亡将士洪文魁等，赠官袭职有差。癸丑，贝勒岳托以罪降贝子，罚金，解兵部任。丙辰，命睿亲王多尔袞、饶余贝勒阿巴泰筑都尔鼻城。己未，遣阿什达尔汉等往蒙古巴林、札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鲁诸部会理刑狱。

九月辛未，出猎抚安堡，以书招明石城岛守将沈志祥。己丑，兵部参政穆尔泰以罪褫职。贝勒豪格以逼勒蒙古台吉博洛罪，罚金，罢管部务。

冬十月乙未朔，初颁满洲、蒙古汉字历。丙午，厄鲁特顾实车臣绰尔济遣使来贡，厄鲁特道远，以元年遣使，是年冬始至。庚申，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齐敕册李倧为朝鲜国王。

十一月庚午，祀天于园丘。朝鲜国王李倧遣使来贡，复表请归其世子，并陈国中灾变困穷状。上不许，敕谕赐赉之。丁丑，乌朱穆秦济农闻上善养民，率贝勒等举国来附。癸未，追封扬古利为武勋王。庚寅，出猎打草滩。

十二月甲辰，叶克书、星讷率师征卦尔察。癸丑，征瓦尔喀诸将奏捷。戊午，蒿齐忒部贝勒博

罗特、托尼洛率属来归。阿济格遣丹岱等败明兵于清河。

三年春正月辛未，命贝子岳托仍为多罗贝勒、管领旗务。丁亥，以德穆图为户部承政。甲午，皇第九子生，是为世祖章皇帝。

二月丁酉，亲征喀尔喀，豫亲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安平贝勒杜度居守。丁未，次喀尔占，外藩诸王贝勒等以师来会。喀尔喀闻之，遁去。上行猎达尔那洛湖西，驻跸。乙卯，次奎屯布喇克。庚申，明东江总兵沈志祥率石城岛将佐军民来降。壬戌，遣劳萨以书告明宣府守臣趣互市，且以岁币归我。

三月甲子朔，次博硕堆，命留守诸王筑辽阳城。甲戌，次义奚里。庚辰，至登努苏特而还。壬午，次上都河源，河西平地涌泉高五尺。

夏四月甲午朔，次布克图里，叶克书等征黑龙江告捷。乙未，至辽河。丁酉，次杜棱城，明山海关太监高起潜遣人诡议和。戊戌，次札哈纳里忒。己亥，次察木哈。庚子，次俄岳博洛。都尔鼻城工竣，改名屏城。辛丑，杜尔伯特部卦尔察札马标等来朝贡。壬寅，至辽阳，阅新城。乙巳，上还盛京。叶克书、星讷征黑龙江师还。癸丑，命明降将沈志祥以其众居抚顺。甲寅，尼噶里等征虎尔哈师还。

五月癸酉，修盛京至辽河道路，以睿亲王多尔衮、饶余贝勒阿巴泰董其役。乙亥，礼亲王代善属下人觉善有罪，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请诛之，议削代善爵。以细故不许，并贷觉善。

六月庚申，始设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

秋七月壬戌朔，谕诸王大臣曰："自古建国，皆立制度，辨等威，今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额驸名号等级，均有定制，乃皆不遵行，违弃成宪，诚何心耶？昔金太祖、太宗兄弟一心，克成大统。朕当创业之时，尔等顾不能同心体国恪守典常乎？"诸王皆引罪。丁卯，喀尔喀使臣达尔汉囊苏喇嘛归，谕之曰："朕以兵讨不庭，以德抚有众。天以蒙古诸部与朕，喀尔喀乃与兵犯归化，甚非分也。尔不获已，有逃窜偷生耳。尔所能至，我军岂不能至？其速悔罪来归，否则不尔宥也。"壬申，达雅齐等往明张家口议岁币及互市。丁丑，谕礼部曰："凡有不遵定制变乱法纪者，王、贝勒、贝子议罚，官击三日，民枷责乃释之。出入坐起违式，及官偕名号已定而仍称旧名者，戒饬之。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治重罪。"又谕大学士希福等曰："朕不尚虚文，惟务实政。今国家殷富，政在养民。凡新旧人内穷困无妻孥马匹者，或勇敢可充伍、以贫不能披甲者，许各陈诉，验实给与。"禁以阵获良家子女鬻为乐户者。丙戌，更定部院官制，专设满洲承政，以阿拜为吏部承政，英俄尔岱为户部承政，满达尔汉为礼部承政，宜孙为兵部承政，郎球为刑部承政，萨木什喀为工部承政，贝子博洛为理藩院承政，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命布颜为议政大臣。

八月甲午，礼部承政祝世昌以罪剥职，谪戍边外。丙申，吴拜、沙尔虎达连击败明兵于红山口、罗文峪，又败其密云兵，歼之。丁酉，地震。戊申，授中式举人罗硕等十名佐领品级，免四丁，一等至三等秀才授护军校品级，免二丁，各赐朝衣绸布有差，未入部者免一丁。庚戌，阿鲁阿霸垓部额齐格诺颜等、蒿齐忒部博洛特诺木齐等并来朝贡。癸丑，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兵，贝勒豪格、阿巴泰副之，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兵，贝勒杜度副之，分道伐明。谕之曰："主师为众所瞻，自处以礼，而济之以和，则蒙古、朝鲜、汉人之来附者，自心悦而诚服。若计一己之功，而不恤国之名誉，非所望焉。"丁巳，岳托、杜度师行。己未，以巴图鲁准塔为蒙古都统。

九月癸亥，多尔衮、豪格、阿巴泰师行。壬申，上亲向山海关以挠明师。征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兵。丁丑，定优免人丁例。丁亥，幸演武场，阅兵较射。

冬十月丁酉，岳托师自墙子岭入，遇明兵。明总兵官吴国俊败走。戊戌，多尔衮军入青山关。己亥，上统大军发盛京。甲辰，次浑河，科尔沁、喀喇沁各率兵来会。丙午，遣沙尔虎达等率师趣义州。己酉，命济尔哈朗、多铎各率师分趣前屯卫、宁远、锦州，上亲向义州。辛亥，索海率师围大凌河两岸十四屯堡。壬子，上次义州，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以炮克其五台。乙卯，次锦州。丙辰，多铎克桑噶尔寨堡，杀其守将。孔有德等攻石家堡、戚家堡，并克之。戊午，孔有德等攻锦州西台，台中炮药自发，台坏，克之。

十一月己未朔，多铎将与济尔哈朗合师径中后所，会祖大寿往援北京，乘夜袭我师。庚申，多铎、济尔哈朗还至中后所。大寿惧，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攻李云屯、柏士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俱克之。孔有德招降大福堡，又攻大台，克之。辛酉，大军入山海关。壬戌，上次连山。癸亥，攻五里河台，明守备李计友等率众降。丁卯，上至中后所，遇祖大寿收兵入城。使告之曰："别将军数载，甚思一见。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与我角胜，为将之道应尔。朕不以此介意，亦愿将军勿疑。"戊辰，再遣使谕大寿，皆不答。己巳，济尔哈朗克摸龙关及五里堡屯台。庚午，班师。庚辰，次图尔根河，遣蒙古军各归其部。丙戌，上还京。丁亥，地震。

十二月戊戌，刑部承政郎球有罪解任，以都察院参政索海代之。

四年春正月乙丑，贝子硕托以罪降辅国公。甲戌，皇第三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额驸祁他特。己卯，封沈志祥为续顺公。蒙古喇克等自锦州来归。丁亥，苏尼特部台吉噶布褚等率部人来归。是月，明以洪承畴总督蓟、辽。

二月丁酉，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师征明。壬寅，上亲统大军继之。丙午，次翁启尔浑。阿济格遣使奏捷。蒙古奈曼等部率十三旗兵来会。庚戌，营松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以炮击城外诸台，克之。遣塔布囊布颜率师防乌欣河口。壬子，上登松山南冈，授诸将方略。癸丑，列炮攻城，雉堞悉毁。明副将金国凤拒守不下。上命竖云梯急攻之。代善请俟明日，上从之。明人复完城堞，我军不得入。乙卯，命阿济格、尼堪、罗托等师围塔山、连山。

三月戊午朔，明军援杏山，我兵邀击之，斩五十人。己未，穿地道攻松山城。乙丑，命纳海等驰略杏山。石廷柱、马光远攻观民山台，降之。丙寅，多尔衮、杜度等疏报自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济南府破之，蹂躏数千里，明兵望风披靡，克府一州三县五十七，总督宣、大卢象升战死，擒德王朱由<木气>、郡王朱慈顶、奉国将军朱慈党、总督太监冯允升等，俘获人口五十余万，他物称是。是役也，扬武大将军贝勒岳托、辅国公玛瞻卒于军。上闻震悼，辍饮食三日。乙亥，多尔衮、杜度又报自迁安县出青山关，遇明兵，二十四战皆胜。己卯，复攻松山城。明太监高起潜、总兵祖大寿自宁远遣副将祖克勇、徐昌永等率兵趋锦州。阿尔萨兰等击败之。上闻，驰赴锦州督师，斩徐昌永于阵，擒祖克勇。甲申，解松山围。乙酉，驻锦州。多尔衮等师还盛京。

夏四月戊子朔，阿济格略连山。壬辰，会于锦州。癸巳，渡大凌河驻跸。己亥，杜度等师还。辛丑，上还盛京，哭岳托而后入，辍朝三日。戊申，以赖库鲁克达尔汉、马喇希为蒙古都统。甲寅，以索浑、萨璧翰为议政大臣。丙辰，追封多罗贝勒岳托为多罗克勤郡王。

五月戊午，以贝子篇古有罪，削爵。己未，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略锦州、松山、杏山。辛酉，苏尼特台吉莽古斯、俄尔寨率众来归。丁卯，席特库、沙尔虎达等败明兵于锦州。辛未，济尔哈朗奏入明边，九战皆捷。丙子，济尔哈朗师还。庚辰，以镇国公艾度礼为都统。辛巳，召豫亲王多铎数其罪，宥之，惟坐其征明失利，及不亲送睿亲王出师，降多罗贝勒。

六月戊子，蒙古阿兰柴、桑噶尔寨等告岳托生前与其妻父琐诺木谋不轨。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皆请穷治。上以岳托已死，不问，并贷琐诺木勿治。庚寅，遣马福塔、巴哈纳册封朝鲜国王李倧妻赵氏为朝鲜王妃，其长子<泻－与王>为世子。丙申，分汉军为四旗，以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巴颜为都统，改纛色。辛亥，焚哈达、叶赫、乌喇、辉发前所受明敕书于笃恭殿。壬子，以伊尔登、噶尔马为议政大臣，星讷兼议政大臣。

秋七月丁巳，遣官赍书与明帝议和，并令朱由<木气>等各具疏进，许其议成释还。辛未，朝鲜国王李倧克熊岛，执加哈禅来献。乙亥，谕满、汉、蒙古有能冲锋陷阵先登拔城者，以马给之。

八月己丑，授宗室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奉国将军等爵有差。甲午，命贝勒豪格管户部事，杜度管礼部事，多铎管兵部事，萨尔纠等率兵征库尔喀部。己巳，归化城土默特诸章京以所得明岁币来献。

九月乙卯朔，以孙达理等八十三人从睿亲王入关有功，各授官有差，赐号巴图鲁。乙丑，都统杜雷有罪，剥职。己巳，复封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癸酉，阿济格、阿巴泰、杜度率兵略锦州、宁远。甲戌，封岳托子罗洛宏为多罗贝勒。丙子，以宗室赖慕布、杜沙为议政大臣，英俄尔岱为都

统，马福塔为户部承政。

冬十月丙戌，豪格、多铎率兵复略锦州、宁远。庚寅，苏尼特部墨尔根台吉腾机思等率诸贝勒、阿霸垓部额齐格诺颜等各率部众，自喀尔喀来归。辛卯，出猎哈达。癸丑，以刘之源为都统，喀济海为议政大臣。

十一月甲寅朔，豪格疏报参领阿蓝泰率蒙古人来归，遇明兵于宁远北冈，击败之，斩明总兵金国凤。辛酉，遣索海、萨木什喀等征索伦部。丁卯，出猎叶赫。

十二月甲午，上还京。

五年春正月甲子，命朝鲜质子李＜□泻－与王＞归省父疾，仍令遣别子及＜□泻－与王＞子来质。遣翁阿岱、多济里等戍锦州。

闰正月癸未朔，令各旗都统分巡所属屯堡，察穷民，理冤狱。

二月丙辰，遣多济里以宁古塔兵三百往征兀札喇部。丁巳，户部承政马福塔卒，以车尔格代之，觉罗锡翰为工部承政。丙寅，朝鲜国王第三子睿来质。

三月丙戌，遣劳萨、吴拜等略广宁。己丑，劳萨、吴拜以逗留议罚有差。萨木什喀等征虎尔哈部，克雅克萨城。己亥，命济尔哈朗、多铎筑义州城，驻兵屯田，进逼山海关。辛丑，户部参政硕詹征朝鲜水师粮米赴大凌、小凌二河。乙巳，索海、萨木什喀征索伦部奏捷。

夏四月壬子朔，罢元旦、万寿诸王贝勒献物。乙亥，索海、萨木什喀征索伦师还，上宴劳于实胜寺。庚辰，上视师义州。

五月癸未，渡辽河。乙酉，硕詹以朝鲜水师至。癸巳，上至义州。丁酉，蒙古多罗特部人苏班代等自杏山遣人约降。上命济尔哈朗等率军迎之，戒曰：“此行勿领多人，敌见我兵少，必来拒战。我分兵为三，以前队拒战，后二队为援。”至杏山，祖大寿果遣刘周智、吴三桂列阵逼我。济尔哈朗等伪却，纵兵反击，大败之。戊戌，命劳萨、吴拜等略海边。索伦部三百三十七户续来降。壬寅，上率师攻克五里台。乙巳，以红衣炮攻锦州。丁未，刈其禾而还。庚戌，驾还京。

六月乙丑，多尔衮、豪格、杜度、阿巴泰、济而哈朗等屯田义州。戊辰，朝鲜世子李＜□泻－与王＞至。先是，朝鲜遣总兵官林庆业等载米同我使洪尼喀等自大凌河运三山岛，遇风，覆没者半，与明兵战又失利，乃命陆挽至盖州、耀州，留其兵千五百人于海州。癸酉，多济里、喀柱征兀札喇部师还。遣朝鲜王次子李渥归省。

秋七月庚辰朔，叙征索伦功，索海等赏赉进秩有差。癸未，定征索伦违律罪，萨木什喀等黜罚有差。乙酉，多尔衮等奏克锦州十一台，请分兵为两翼屯驻。癸巳，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四万壁杏山，遣骑挑战，多尔衮等击败之。乙未，遣吴拜往助多尔衮军。丙午，席特库、济席哈等率师征索伦部。上幸安山温泉。己酉，多尔衮奏败明兵于锦州，杜度又败之宁远。

八月己未，遣希福等至张家口互市。乙亥，多尔衮奏败明兵于锦州，又败之大凌河。

九月乙酉，上还宫。丙戌，命济尔哈朗、阿济格、阿达礼、多铎、罗洛宏代围锦州、松山。辛卯，多尔衮奏败明兵于松山。癸卯，重修凤凰城。

冬十月壬戌，遣英俄尔岱等往朝鲜责罪。壬申，万寿节，大赦。

十一月戊寅朔，诏免朝鲜岁贡米十之九。乙酉，济尔哈朗奏败明兵于塔山、杏山及锦州城下。癸巳，阿敏卒于幽所。戊戌，朝鲜国王次子李渥来质。

十二月庚戌，命多尔衮、豪格、杜度、阿巴泰代围锦州。己未，遣朝鲜国王三子李睿归。席特库、济席哈征索伦部，擒博穆博果尔，俘九百余人。壬申，英俄尔岱等至自朝鲜，械击其尚书金声黑尼等四人以归。

六年春正月庚辰，朝鲜国王李倧上表谢罪。壬辰，席特库、济席哈等师还。癸巳，晋席特库为三等总兵官。甲午，皇四女固伦公主雅图下嫁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子弼尔塔噶尔额驸。丁酉，二等副将劳萨有罪，革硕翁科罗巴图鲁号，降一等参将。

二月己未，以八旗佐领下人多贫乏，令户部察明奏闻。谕佐领毋沈湎失职。其有因饮酒失业者四十八人并解任。谕诸王大臣教子弟习射。丙寅，多尔衮等奏败明兵。

三月己卯，济尔哈朗等代围锦州。丁酉，降和硕睿亲王多尔袞、肃亲王豪格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阿巴泰、杜度以下罚银有差。是时，祖大寿为明守锦州，屡招之不应。上令诸王迭出困之。而多尔袞等驻营锦州三十里外，又时遣军士还家，故有是命。己亥，遣朝鲜总兵柳琳等率兵助济尔哈朗军。壬寅，济尔哈朗奏克锦州外城。初，我军环锦州而营，深沟高垒，绝明兵出入，城中大惧。蒙古贝勒诺木齐、台吉吴巴什等请降，且约献东关为内应。祖大寿觉之，谋执吴巴什等。于是诸蒙古大噪，与明兵搏战。我军自外应之，遂克其外城。大寿退保内城。甲辰，诺木齐、吴巴什等以蒙古六千余人来归，至盛京。

夏四月丁未，遣阿哈尼堪等率兵诣锦州助济尔哈郎军。济尔哈朗奏败明援兵于松山。庚戌，遗孔有德、尚可喜助围锦州。多尔袞等闻锦州蒙古降，请效力赎罪。不许。

五月丁丑，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六万援锦州，屯松山北岗。济尔哈朗等击走之，斩首二千级。丁亥，索伦部巴尔达齐降。己丑，遣希福等阅锦州屯营濠堑。壬寅，谕驻防归化城都统古禄格等增筑外城，建敌楼，浚深濠。以备守御。

六月丁未，命多尔袞、豪格代围锦州。辛酉，济尔哈朗、多尔袞等合军败明援兵于松山。丙寅，遣学士罗硕以祖泽润书招祖大寿。庚午，多尔袞等又奏败明援兵于松山。

秋七月戊寅，赐中式举人满洲鄂谟克图、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等朝衣各一袭，一二三等生员缎布差。甲申，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下副都统率兵助围锦州。乙酉，议围锦州功罪，亲王以下赏罚有差。

八月甲辰朔，叙克锦州外城诸将功，晋鳌拜、劳萨、伊尔登等秩，复劳萨硕翁科罗巴图鲁号。乙巳，我军与明合战，明阳和总兵杨国柱败死。祖大寿自锦州分所部为三，突围不得出。丁未，封乌朱穆秦部布尔多济济农为和硕苏勒亲王，阿霸垓部多尔济额齐格诺颜为卓礼克图郡王。丁巳，上以明洪承畴、巡抚邱民仰等援锦州兵号十三万，壁松山，上亲率大军御之。济尔哈朗留守。诸王、贝勒、大臣以明兵势众，劝上缓行。上笑曰：“但恐彼闻朕至，潜师遁耳。若不去，朕破之如摧枯拉朽也。”逐疾驰而进。戊午，渡辽河。洪承畴以兵犯我右翼，豪格击败之。壬戌，上至戚家堡，将赴高桥，召多尔袞以兵来会。多尔袞请驻跸松、杏间。上从之，幸松山。明以一军驻乳峰山，由乳峰至松山，列步军七营，骑兵则环城东西北，壁垒甚坚。我师自乌欣河南山至海，横截大路而军。上谓诸将曰：“敌众，食必不足，见我断其饷道，必无固志，设伏待之，全师可覆也。”癸亥，明兵来犯，击却之。又败之塔山，获其积粟十二屯。甲子，明兵再犯，又却之。时承畴以饷乏，欲就食宁远。上知其将遁，分路设伏，戒诸将严阵以待，扼其归宁远及奔塔山、锦州路。是夜，明吴三桂等六总兵果潜师先奔，昏黑中为我伏兵所截，大溃。惟曹变蛟、王廷臣返松山。乙丑，又克其四台。王朴、吴三桂奔杏山。曹变蛟弃乳峰山，乘夜袭上营，力战，变蛟中创走。己巳，吴三桂、王朴自杏山奔宁远，遇我伏兵，又大败之，三桂、朴仅以身免。是役也，斩首五万，获马七千，军资器械称是。承畴收败兵万余人入松山，婴城守，不能战。我军逐掘壕围之。是日，札鲁特部桑噶尔以兵至。

九月乙亥，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以兵至。命多尔袞、豪格分兵还守盛京。戊寅，略宁远。乙酉，关雎宫宸妃疾。上将还京，留杜度、阿巴泰等围锦州，多铎、阿达礼等围松山，阿济格等围杏山。丙戌，驾还。庚寅，宸妃薨。辛卯，上还京。

冬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遣阿拜驻锦州南乳峰山。丁未，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助围锦州。己巳，追封宸妃为元妃，谥敏惠恭和。壬申，封苏尼特墨尔根台吉腾机思为多罗墨尔根郡王。

十一月乙亥，命多尔袞、罗托、屯齐驻锦州，豪格、满达海等驻松山。

十二月甲寅，济尔哈朗、多尔袞奏败洪承畴于松山。

七年春二月癸卯，上出猎叶赫。戊申，明德王朱由<木气>卒，以礼葬之。戊午，阿济格奏败明兵于宁远。辛酉，豪格、阿达礼、多铎、罗洛宏奏拔松山，擒明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大成等。先是，承畴援绝，屡突围不得出，其副将夏承

德约降，且请为内应，以子夏舒为质。戊午夜半，豪格等梯城破之。捷闻，上以所俘获分赉官军，收军器贮松山城。壬戌，上还宫。

三月癸酉，杀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谕洪承畴、祖大乐来京，而纵大名、大成入锦州。己卯，克锦州，祖大寿以所部七千余人出降。乙酉，阿济格等奏明遣职方郎中马绍愉来乞和，出明帝敕兵部尚书陈新甲书为验。上曰："明之笔札多不实，且词意夸大，非有欲和之诚。然彼真伪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夙愿。朕为百万生灵计，若事果成，各君其国，使民安业，则两国俱享太平之福。尔等以朕意传示之。"乙未，谕多尔衮、豪格驻杏山、塔山，济尔哈朗、阿济格、阿达礼等还京。

夏四月丁未，敕谕吴三桂等降。庚戌，大小二日并出，大者旋没。辛亥，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等奏克塔山。甲子，奏克杏山。毁松山、杏山、塔山三城。济尔哈朗等班师。以阿巴泰守锦州。

五月己巳朔，济尔哈朗等奏明遣马绍愉来议和，遣使迓之。癸酉，洪承畴、祖大寿等至，入见请死。上赦之，谕以尽忠报效，承畴等泣谢。上问承畴曰："明帝视宗室被俘，置若罔闻。阵亡将帅及穷蹙降我者，皆孥戮之。旧规乎？抑新例乎？"承畴封曰："昔无此例，近因文臣妄奏，故然。"上曰："君暗臣蔽，枉杀至此。夫将士被擒乞降，使其可赎，犹当赎之，奈何戮其妻子！"承畴曰："皇上真仁主也。"戊寅，禁善友邪教，诛党首李国梁等十六人。壬午，明使马绍愉等始至。

六月辛丑，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言："明寇盗日起，兵力竭而仓禀虚，征调不前，势如瓦解。守辽将帅丧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计必南迁。宜要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上不纳。以书报明帝曰："向屡致书修好，贵国不从，事属既往，其又何言。予承天眷，自东北海滨以讫西北，其间使犬、使鹿产狐产貂之地，暨厄鲁特部、斡难河源，皆我臣服，蒙古、朝鲜尽入版图，用是昭告天地，正位改元。迩者兵入尔境，克城陷阵，乘胜长驱，亦复何畏。余特惓惓为百万生灵计，若能各番祸福，诚心和好，自兹以往，尽释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较焉。古云：'情通则明，情蔽则暗'。使者往来，期以面见，情不壅蔽。吉凶大事，交相庆吊。岁各以地所产互为餽遗，两国逃亡亦互归之。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界，塔山为我国界，而互市于连山适中之地。其自海中往来者，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越者各罪其下。贵国如用此言，两君或亲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从。否则后勿复使矣。"逐厚赉明使臣及从者，遣之。后明议中变，和事竟不成。癸卯，谕诸王贝勒，凡行兵出猎，践田禾者罪之。甲辰，设汉军八旗，以祖泽润等八人为都统。以贝子罗托为都察院承政，吴达海为刑部承政，郎球为礼部承政。乙巳，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卒。

秋七月庚午，谕诸王、贝勒、大臣曰："尔等于所属贤否，当已详悉。知而不举，何以示劝？太祖时，苏完札尔固齐费英东等见人有善，先自奖励，然后举之；见人不善，先自斥责，然后劾之。故人无矜色，无怨言。今未有若斯之公直者矣。"王贝勒等皆谢罪。辛未，承政索海以罪褫职。壬申，以纽黑为议政大臣。丙子，叙功，晋多罗睿郡王多尔衮、肃郡王豪格复为和硕亲王，多罗贝勒多铎为多罗郡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下赏赉有差。戊寅，遣辅国公博和托代戍锦州。乙酉，议济尔哈朗以下诸将征锦州违律罪。上念其久劳，悉宥之。谕刑部慎谳狱。己丑，命多罗郡王阿达礼管礼部事。

八月己亥，铸炮于锦州。癸卯，镇国将军巴布海有罪，废为庶人。癸丑，论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诸将功、晋秩有差。

九月，叙外藩诸王、贝勒、大臣从征锦州功，赏赉有差。丁丑，遣贝子罗托等代戍锦州。壬午，命沙尔虎达等征虎尔哈部。

冬十月癸卯，遣英俄尔岱等鞫朝鲜阁臣崔鸣吉等罪。辛亥，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图尔格率师伐明。壬子，师行。丁巳，上不豫，赦殊死以下。己未，令多铎、阿达礼驻兵宁远。以敕谕吴三桂降。又命祖大寿以书招之。三桂，大寿甥也。甲子，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裁决庶政，其不能决者奏闻。

十一月丁丑，多铎奏击败吴三桂兵。丙申，阿巴泰奏自墙子岭入克长城，败明兵于蓟州。

闰十一月甲辰，上还京。己酉，沙尔虎达等降虎尔哈部一千四百余人。丙辰，遣巴布泰等更戍锦州。己未，以宗室韩岱为兵部承政。定围猎误射人马处分例。

十二月丁卯，上出猎叶赫。乙亥，遣金维城率师戍锦州。丁丑，驻跸开库尔。上不豫，诸王贝

子请罢猎，不许。丙戌，月晕生三珥。丁亥，日晕生三珥。癸巳，上还京。

八年春正月丙申朔，上不豫，命和硕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诣堂子行礼。辛亥，沙尔虎达等师还，论功赏赉有差。甲寅，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答祖大寿书，犹豫未决，于是复降敕谕之。乙卯，遣谭布等更戍锦州。辛酉，多罗贝勒罗洛宏以罪削爵。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甲戌，葬敏惠恭和元妃。庚寅，禁建寺庙。

三月丙申，敕朝鲜臣民毋与明通。丙午，地震，自西隅至东南有声。庚戌，上不豫，赦死罪以下。遣阿尔津等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叶臣等更戍锦州。辛酉，更定六部处分例。

夏四月癸酉，遣金维城等更戍锦州。甲戌，多铎请暂息军兴，辍工作，务农业，以足民用。

五月丙申，复封罗洛宏为多罗贝勒。先是，图白忒部达赖喇嘛遣使修聘问礼，留京八月，至是，遣还，并赉其来使。庚子，努山败明兵界岭口。癸卯，阿巴泰奏我军入明，克河间、顺德、兖州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降州一、县五，与明大小三十九战，杀鲁王朱衣琙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暨宗室文武凡千余员，俘获人民，牲畜、金币以数十万计，籍数以闻。丁巳，阿尔津征虎尔哈奏捷。

六月癸酉，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师还，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武英郡王阿济格郊迎之。甲戌，赐阿巴泰及从征将士银缎有差。己卯，谕诸王贝勒曰：“治生者务在节用，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尔等勿专事俘获以私其亲。其各勤农桑以敦本计。”艾度礼代戍锦州。丁亥，朝鲜国王李倧请戍锦州兵岁一更。庚寅，谕户、兵二部清察蒙古人丁，编入佐领，俱令披甲。

秋七月戊戌，阿尔津等师还，论功赏赉有差。谕诸王勿以黄金饰鞍勒。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第宅制。壬寅，定诸王贝勒失误朝会处分例。丙辰，定外藩王、贝勒、贝子、公等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相见礼。丁巳，以征明大捷，宣谕朝鲜。辛酉，命满达海掌都察院事。

八月丙寅，贝子罗托有罪论辟，免死，幽之。戊辰，以宗室巩阿岱为史部承政，郎球为礼部承政，星讷为工部承政。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九月壬子，葬昭陵。冬十月丁卯，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宗，累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论曰：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既归于统一，盖帝之诒谋远矣。明政不纲，盗贼凭陵，帝固知明之可取，然不欲亟战以剿民命，七致书于明之将帅，屈意请和。明人不量强弱，自亡其国，无足论者。然帝交邻之道，实与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无以异。呜呼，圣矣哉！

清史稿卷四　本纪第四

世祖一

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讳福临，太宗第九子。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以语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上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凤姿，神智天授。

八年秋八月庚午，太宗崩，储嗣未定。和硕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袞辅政。丙子，阿济格、尼堪等率师防锦州。丁丑，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谋立和硕睿亲多尔袞。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袞发其谋。阿达礼、硕托伏诛。乙酉，诸王、贝勒、贝子、群臣以上嗣位期祭告太宗。丙戌，以即位期祭告郊庙。丁亥，上即皇帝位于笃恭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肆赦常所不原者。颁哀诏于朝鲜、蒙古。

九月辛丑，地震，自西北而南有声。壬寅，济尔哈朗、阿济格征明，攻宁远卫。丙午，颁即位诏于朝鲜、蒙古。以太宗遗诏减朝鲜岁贡。辛亥，昭陵成。乙卯，大军攻明中后所，丁巳，拔之。庚申，攻前屯卫。

冬十月辛酉朔，克之。阿济格尼堪等率师至中前所，明总兵官黄色弃城遁。丁丑，济尔哈朗、阿济格师还。壬午，篇古、博和托、伊拜、桂雷代戍锦州。

十二月壬戌，明守备孙友白自宁远来降。辛未，朝鲜来贺即位。乙亥，罢诸王、贝勒、贝子管部院事。鄂罗塞臣、巴都礼率师征黑龙江。壬午，谭泰、淮塔代戍锦州。

是岁，朝鲜暨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库尔喀部达赖库及炎楮库牙喇氏二十六户，索伦部章京崇内，喀尔喀部土谢图汗、马哈撒嘛谛塞臣汗、查萨克图汗，图白忒部甸齐喇嘛俱来贡。

顺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御殿受贺，命礼亲王代善勿拜。甲午，沙尔虎达率师征库尔喀。己亥，来达哈巴图鲁等代戍锦州。郑亲王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

二月辛巳，艾度礼戍锦州。戊子，祔葬太妃博尔济锦氏于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富察氏，太祖时以罪赐死者。

三月丙申，地震。戊戌，复震。甲寅，大学士希福等进删译《辽》、《金》、《元史》。是月，流贼李自成陷燕京，明帝自经。自成僭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夏四月戊午朔，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悖妄罪，废豪格为庶人，其党俄莫克图等皆论死。己未，晋封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郡王。辛酉，大学士范文程启睿亲王入定中原。甲子，以大军南伐祭告太祖、太宗。乙丑，上御笃恭殿，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为奉命大将军，赐敕印便宜行事，并赐王及从征诸王、贝勒、贝子等服物有差。丙寅，师行。壬申，睿亲王多尔袞师次翁后，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致书，乞师讨贼。丁丑，师次连山，三桂复致书告急，大军疾驰赴之。戊寅，李自成率众围山海关，我军逆击之，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己卯，师至山海关，三桂开关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互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睿亲王尔袞命击贼阵尾，以三桂居右翼，大呼薄之。风旋定，贼兵大溃，追奔四十余里，自成遁还燕京。封三桂为平西王，以马步军一万隶之，直趋燕京。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乙酉，自成弃燕京西走，我军疾追之。

五月戊子朔，以捷书宣示朝鲜、蒙古。己丑，大军抵燕京，故明文武诸臣士庶郊迎五里外。睿亲王多尔袞入居武英殿。令诸将士乘城，厮养人等毋入民家，百姓安堵如故。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壬辰，俄罗塞臣、巴都礼、沙尔虎达等征黑龙江师还。故明山海关总兵官高第来降。癸巳，今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乙未，阿济格等追击李自成于庆都，败之。谭泰、淮塔等追至真定，又破走之。燕京迤北各城及天津、真定诸郡县皆降。辛丑，征故明大学士冯铨至京。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

六月丁巳朔，令洪承畴仍以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佐理机务。己未，以骆养性为天津总督。庚申，遣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壬戌，故明大同总兵官姜瓖斩贼首柯天相等，以大同来降。丙寅，遣巴哈纳、石廷柱率师定山东。免京城官用庐舍赋税三年，与同居者一年，大军所过州县田亩税之半，河北府州县三之一。丁卯，睿亲王多尔袞及诸王、贝勒、贝子、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辅国公屯齐喀、和托、固山额真何洛会奉迎车驾。庚午，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定山西。甲戌，故明三边总督李化熙降。壬午，上遣使劳军。癸未，艾度礼有罪，伏诛。甲申，迁故明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乙酉，铸各官印兼用国书。

秋七月丁亥，考定历法，为时宪历。戊子，巴哈纳、石廷柱会叶臣军定山西。壬辰，以吴孳昌为宣大山西总督，方大猷为山东巡抚。癸巳，以迁都祭告上帝、陵庙。丁酉，故明德王朱由弼降。时故明福王朱由松即位江南，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大学士，驻扬州督师，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守江北。己亥，山东巡按朱朗荣启新补官吏仍以纱帽圆领临民莅事。睿亲王多尔袞谕："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庚子，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史。

辛丑，免盛京满、汉额输粮草布疋。壬寅，大赦，除正额外一切加派。癸卯，罢内监征收涿州、宝坻皇庄税粮。甲辰，以杨方兴为河南总督，马国柱为山西巡抚，陈锦为登莱巡抚。免山东锐，如河北例。壬子，睿亲王以书致史可法，劝其主削号归藩。可法答书不屈。以王文奎为保定巡抚，罗肃锦为河南巡抚。裁六部蒙古侍郎。癸丑，雨雹。是月，建乾清宫。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丁巳，以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尼堪、硕参统左右翼，镇守盛京。辛酉，大学士希福有罪，免。癸亥，行总甲法。戊辰，免景州、河间、阜城、青县本年额赋。己巳，定在京文武官薪俸。乙亥，车驾发盛京。庚辰，次苏尔济，察哈尔固伦公主及蒙古王贝勒等朝行在。壬午，征故明大学士谢陛入内院办事。癸未，次广宁，给故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樵牧。

九月甲午，车驾入山海关。丁酉，次永平。始严稽察逃人之令。己亥，建堂子于燕京。庚子，贼将唐通杀李自成亲族乞降。辛丑，遣何托、李率泰、额孟格等率师定山东、河南。癸卯，车驾至通州。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朝上于行殿。甲辰，上自正阳门入宫。己酉，太白昼见。庚戌，初定郊庙乐章。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及满、汉官上表劝进。故明福王遣其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齐白金十余万两、黄金千两、币万匹求成。壬子，奉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神主于太庙。

冬十月乙卯朔，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癸太庙、社稷。初颁时宪历。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丁巳，以睿亲王多尔衮功最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辛酉，上太宗尊谥，告祭郊庙社稷。壬戌，流贼余党赵应元伪降，入青州，杀招抚侍郎王鳌永，和托等讨斩之。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诏曰：“我国家受天眷佑，肇造东土。列祖创兴宏业，皇考式廓前猷，逐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龄，敬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滔炽，极祸中原，是用倚任亲贤，救民涂炭。方驰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暨军民耆老合词劝进，恳请再三，乃以今十月乙卯朔，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燕京，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爰沛维新之泽。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宜加殊礼。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满洲开国诸臣，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汗马著勋，开疆拓土，应加公、侯、伯世爵，锡以诰券。大军入关以来，文武官绅，倡先慕义，杀贼归降，亦予通行察叙。自顺治元年五月朔昧爽以前，官吏军民罪犯，非叛逆十恶死在不赦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官吏贪贿枉法，剥削小民，犯在五月朔以后，不在此例。地田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俱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仍免正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直省起存拖欠本折钱粮，如金花、夏税、秋粮、马草、人丁、监钞、民屯、牧地、灶课、富户、门摊、商税、鱼课、马价，柴直、枣株、钞贯、果品及内供颜料、蜡、茶、芝麻、棉花、绢、布、丝绵等项，念小民困苦已极，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凡属逋征，概予豁除。兵民散居京城，实不获已，其东中西三城已迁徙者，准免租赋三年；南北二城虽未迁徙，亦免一年。丁银原有定额，年来生齿凋耗，版籍日削，孤贫老弱，尽苦追呼，有司查核，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绵米肉；有德行著闻者，给与冠带；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者，官与给养。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司谘访以闻。故明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堪为世用者，抚按荐举，来京擢用。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前明宗室首倡投诚者，仍予禄养。明国诸陵，春秋致祭，仍用守陵员户。帝王陵寝及名臣贤士坟墓毁者修之，仍禁樵牧。京、外文武职官应得封诰荫叙，一体颁给。北直、河南、山东节裁银，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新裁银，前明已经免解，其二府旧裁银，与各府新旧节裁银两，又会同馆马站、驴站馆夫及递运所车站夫价等银，又直省额解工部四司料银、匠价银、砖料银、荣麻银、车价银、苇夫银、苇课银、渔课银、野味银、翎毛银、活鹿银、大鹿银、小鹿银、羊皮银、弓箭银、撒袋折银、扣剩水脚银、牛角牛筋银、鹅翎银、天鹅银、民夫银、草子粒银、状元袍服银、衣粮银、砍柴夫银、搬运木柴银、抬柴夫银、芦课等折色银，盔甲、腰刀、弓箭、弦条、胖袄、裤、鞋、狐鹿兔狸皮、山羊毛课、铁、黄栌、榔、桑、胭脂、花梨、南枣、榆、杉条等木、椴木、桐木、

板枋、冰窖物料、芦席、蒲草、榜纸、瓷坛、槐花、乌梅、巴子、笔管、芒苗、笤帚、竹埽、席草、粗细铜丝、铁线、镀白铜丝、铁条、碌子、青花棉、松香、光叶书籍纸、严漆、罩漆、桐油、毛、笙、柴、水斑等竹、实心竹、棕毛、白圆藤、翠毛、石磨、川二珠、生漆、荷叶、广胶、焰硝、螺壳等木色钱粮，自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逋欠在民，尽予蠲免，以生民困。后照现行事例，分别蠲除。京师行商车户等役，每遇佥役，顿至流离，嗣后永行豁除。运司盐法，递年增加，有新饷、练饷、杂项加派等银，深为厉商，尽行豁免，本年仍免额引三分之一。关津抽税，非欲困商，准免一年，明末所增，并行豁免，直省州县零星税目，概行严禁。曾经兵灾地方应纳钱粮，已经前明全免者，仍与全免，不在免半、免一之例。直省报解屯田司助工银两，亦出加派，准予豁除。直省领解钱粮被贼劫失，在顺治元年五月朔以前，一并豁免。山、陕军民被流寇要挟，悔过自新，概从赦宥，协从自首者前罪勿论。巡按以防拿为名，听信衙蠹，诬罚良民，最为弊政，今后悉行禁革。势家土豪，重利放债，致民倾家荡产，深可痛恨，今后有司勿许追比。越诉诬告，败俗伤财，大赦以后，户婚小事，俱就有司归结，如有讼师诱陷愚民入京越诉者，加等反坐。赎锾之设，劝人自新，追比伤生，转为民害，今后并行禁止，不能纳者，速予免追。惟尔万方，与朕一德。播告遐迩，咸使闻知。”加封和硕睿亲王多尔袞为叔父摄政王。乙丑，以雷兴为天津巡抚。丁卯，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复封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进封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和硕英亲王，多罗豫郡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封硕塞为多罗承泽郡王。叶臣等克太原。故明副将刘大受自江南来降。辛未，封贝子尼堪、博洛为多罗贝勒，辅国公满达海、屯齐博和托、屯齐喀、和托、尚善为固山贝子。定诸王、贝勒、贝子岁俸。癸酉，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讨李自成。戊寅，定摄政王冠服宫室之制。己卯，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师征江南。檄谕故明南方诸臣，数其不能灭贼复仇，拥众扰民，自生反侧，及无明帝遗诏擅立福王三罪。

十一月乙酉朔，设满洲司业、助教，官员子孙有欲习国书、汉书者，并入国子监读书。故明福王使臣陈洪范南还，中途密启请留左懋第、马绍愉，自欲率兵归顺，招徕南中诸将。许之。壬辰，石廷柱、巴哈纳、席特库等败贼于平阳，山西悉平。庚子，封唐通为定西侯。甲辰，罢故明定陵守者，其十二陵仍设太监二名，量给岁时祭品。丁未，祀天于园丘。庚戌，封勒克德浑为多罗贝勒。遣朝鲜质子李＜□泻－与王＞归国，并制减其岁贡。

十二月丁巳，出故明府库财物，赏八旗将士及蒙古官员。叶臣等大军平直隶，河南、山西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丁卯，以太宗第六女固伦公主下嫁固山额真阿山子夸扎。戊辰，多铎军至孟津，贼将黄士欣等遁走，滨河十五寨堡望风纳款，睢州贼将许定国来降。己巳，多铎军至陕州，败贼将张有曾于灵宝。丁丑，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己卯，遣何洛会等祭福陵，恐阿岱等祭昭陵，告武成。辛巳，有刘姓者自称明太子，内监杨玉引入故明嘉定侯周奎宅，奎以闻。故明宫及东宫旧僚辨视皆不识。下法司勘问，杨玉及附会之内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等十五人皆弃市。仍谕中外，有以故明太子来告者给赏，太子仍加恩养。

二年春正月戊子，图赖等破李自成于潼关，贼倚山为阵，图赖率骑兵百人掩击，多所斩获。至是，自成亲率马步兵迎战，又数败之，贼众奔溃。己未，大军围潼关，贼筑重壕，坚壁以守。穆成格、俄罗塞臣先登，诸军继进，复大败之。自成遁走西安。丙申，阿济格尼堪等率师抵潼关，贼将马世尧降，旋以反侧斩之。丁酉，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总统，固山额真淮塔为左翼，梅勒章京谭泰为右翼，代豪格征山东。庚子，以太宗第七女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鄂齐尔桑子喇玛思。河南孟县河清二日。壬寅，多铎师至西安，自成奔商州。癸卯，大学士谢升卒。乙巳，真定、大名、顺德、广平山贼悉平。丙午，命房山县岁以太牢祭金太祖、世宗陵。丁未，免山西今年额赋之半。更国子监孔子神位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庚戌，禁包衣大等私收投充汉人，冒占田宅，违者论死。壬子，免济源、武陟、孟、温四县今年额赋及磁、安阳等九州县之半。癸丑，免修边民壮八千余人。

二月丙辰，阿巴泰败贼于徐州。己未，修律例。以李监为宣大总督，冯圣兆为宣府巡抚。降将许定国袭杀明兴平伯高杰于睢州。辛酉，谕豫亲王多铎移师定江南，英亲王阿济格讨流寇余党。丙寅，禁管庄拨什库毁民坟茔。己巳，以祁充格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庚午，阿济格剿陕西余寇，克四

城，降三十八城。丁丑，多铎师至河南，贼将刘忠降。

三月甲申朔，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离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庚寅，多铎师出虎牢关，分遣固山额真拜伊图等出龙门关，兵部尚书韩岱、梅勒章京宜尔德、侍郎尼堪等由南阳合军归德，所过迎降，河南悉平。辛卯，免山东荒赋。庚子，故明大学士李建泰来降。乙巳，遣八旗官军番戍济宁。丙午，朝鲜国王次子李淏归。己酉，免蓟州元年额赋。壬子，太行诸贼悉平。

夏四月丙辰，遣汉军八旗官各一员驻防盛京。辛酉，以王文奎为陕西总督，焦安民为宁夏巡抚，黄图安为甘肃巡抚，故明尚书张忻为天津巡抚，郝晋为保定巡抚，雷兴为陕西巡抚。甲子，葬故明殉难太监王承恩于明帝陵侧，给祭田，建碑。己丑，多铎师至泗州。阿山等取泗北淮河桥，明守将焚桥遁，我军逐夜渡淮。丁卯，谕曰："流贼李自成杀君虐民，神人共愤。朕诞膺天命，抚定中华，尚复窃据秦川，抗阻声教。爰命和硕豫亲王移南伐之众，直捣崤、函，和硕英亲王秉西征之师，济自绥德，旬月之间，全秦底定。悯兹黎庶，咸与维新。其为贼所协误者，悉赦除之，并蠲一切逋赋。大军所过，免今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庚午，豫亲王多铎师至扬州，谕故明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等降。不从。甲戌，以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以太宗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士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丁丑，拜尹图、图赖、阿山等克扬州，故明阁部史可法不屈，杀之。辛巳，初行武乡试。

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瑞麦。上曰："岁丰民乐，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癸未，以旱谕刑部虑囚。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丙戌，多铎师至扬子江，故明镇海伯郑鸿逵等以舟师分守瓜洲、仪真，我军在江北，拜尹图、图赖、阿山率舟师自运河潜济，梅勒章京李率泰乘夜登岸，黎明，我军以次毕渡，敌众咸溃。丁亥，以王志正为延绥巡抚。免高密元年额赋。赐诸王以下及百官冰，著为令。己丑，宣府妖民刘伯泗谋乱伏诛。庚寅，以王文奎为淮扬总督，赵福星为凤阳巡抚。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松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子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兴平伯高杰子元照、广昌伯刘良佐等二十三人率马步兵二十三万余人先后来降。丁酉，以郝晋为保定巡抚。免平度、寿光等六州县元年额赋。戊戌，命满洲子弟就学，十日一赴监考课，春秋五日一演射。故明中书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惟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今所司给直。庚子，免章邱、济阳京班匠价，并令直省除匠籍为民。甲辰，定叔父摄政王仪注，凡文移皆曰皇叔父摄政王。乙巳，免皇后租，并崇文门米麦税。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乾清宫成，复建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宫。

六月癸丑，免兴济县元年额赋。甲寅，免近畿圈地今年额赋三之二。乙卯，以丁文盛为山东巡抚。丙辰，谕南中文武军民剃发，不从者治以军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剃发如律令。辛酉，豫亲王多铎遣军追故明福王朱由松于芜湖。明靖国公黄得功逆战，图赖大败之，得功中流矢死。总兵官田雄、马得功执福王及其妃来献，诸将皆降。免永宁等四县元年荒赋。丙寅，申剃发之令。免深、衡水等七州县元年荒赋。丁卯，陕西妖贼胡守龙倡乱，孟乔芳讨平之。戊辰，皇太妃薨。辛未，何洛会率师驻防西安。命江南于十月行乡试。己卯，诏曰："本朝立国东陲，历有年所，幅员既广，无意并兼。昔之疆场用兵，本冀言归和好。不幸寇凶极祸，明祚永终，用是整旅入关，代明雪愤。犹以贼渠未殄，不遑启居，爰命二王，誓师西讨。而南中乘机立君，妄窃尊号，亟行乱政，重虐人民。朕夙夜祗惧，思拯穷黎，西贼既摧，乃事南伐。兵无血刃，循汴抵淮。甫克维扬，遂平江左。金陵士女，昭我天休。既俘福藩，南服略定，特弘大赉，嘉与维新。其河南、江北、江南官民缘误，咸赦除之。所有横征进赋，悉与蠲免。大军所过，免今年额赋之半，余免三分之一。"

闰六月甲申，阿济格败李自成于邓州，穷追至九江，凡十三战，皆大败之。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贼党悉平。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三万、船四万自东流来降。丙戌，定群臣公以下及生员耆老顶戴品式。己丑，河决王家园。庚寅，诏阿济格等班师。辛卯，改江南民解漕、白二粮官兑官解。壬辰，谕曰："明季台谏诸臣，窃名贪利，树党相攻，眩惑主心，驯

致丧乱。今天下初定，百事更始，诸臣宜公忠体国，各尽职业，毋蹈前辙，自贻颠越。”定满洲文武官品级。癸巳，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江南各省。甲午，定诸王、贝勒、贝子、宗室公顶戴式。乙未，除割脚筋刑。癸卯，命吴惟华招抚广东，孙之獬招抚江西，黄熙允招抚福建，江禹绪招抚湖广，丁之龙招抚云、贵。多铎遣贝勒博洛及拜尹图、阿山率师趣杭州，故明潞王出降，淮王自绍兴来降。嘉兴、湖州、严州、宁波诸郡悉平。分遣总兵官吴胜兆克庐州、和州。乙巳，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江宁府。命陕西于十月行乡试。

秋七月庚戌朔，享太庙。壬子，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等往江南代多铎。设明太祖陵守陵太监四人，祀田二千亩。癸丑，故明东平侯刘泽清率所部降。乙卯，以刘应宝为安庐巡抚，土国宝马为江宁巡抚。丙辰，命谢弘义招抚广西。戊午，禁中外军民衣冠不遵国制。己未，以何鸣銮为湖广巡抚，高斗光为偏沅巡抚，潘士良抚治郧阳。甲子，上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太宗文皇帝玉册玉宝于太庙。乙丑，免西安、延安本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戊辰，西平贼首刘洪起伏诛，汝宁州县悉平。河决兖西新筑月堤。己巳，诏自今内外章奏由通政司封进。丁丑，以陈锦提督操江，兼管巡抚。故明总漕田仰陷通州、如皋、海门，凤阳巡抚赵福星、梅勒章京谭泰等讨平之。己卯，以杨声远为登莱巡抚。

八月辛己，免霸、顺义等八州县灾赋。乙酉，免彰德、卫辉、怀庆、河南各府荒赋。己丑，英亲王阿济格师还，赐从征外藩王、台吉、将佐金帛有差。癸巳，免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额赋。丙午，降将金声恒讨故明益王，获其从官王养正等诛之，并获钟祥王朱孳岩等九人。丁未，以英亲王阿济格出师有罪，降郡王，谭泰削公爵，降昂邦章京，鳌拜等议罚有差。

九月庚戌，故明鲁王将方国安、王之仁犯杭州，张存仁击走之。癸丑，命镇国公傅勒赫、辅国公札喀纳等率师协防江西。丁巳，故明怀安王来降。辛酉，故明新昌王据云台山，攻陷兴化，淮塔讨斩之。甲子，以河间、滦州、遵化荒地给八旗耕种，故明勋戚内监余地并分给之。庚午，田仰寇福山，土国宝击败之。丁丑，江西南昌十一府平。

冬十月癸未，以马国柱为宣大总督。戊子，故明翰林金声受唐王敕起兵于徽州，众十余万。洪承畴遣提督张天禄连破之于绩溪，获金声，不屈，杀之。是时，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鲁王朱彝垓据浙江，马士英等兵渡钱塘结营拒命。庚寅，免宝坻县荒赋。壬辰，免太原等府州灾赋。癸巳，豫亲王多铎师还。上幸南苑迎劳之。丙申，以苗胙土为南赣巡抚。乙巳，以太宗次女固伦公主下嫁察哈尔汗子阿布鼐。丙午，以申朝纪为山西巡抚，李翔凤为江西巡抚，萧起元为浙江巡抚。戊申，加封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和硕德豫亲王，赐从征王、贝勒、贝子、公及外藩台吉、章京金币有差。命孔有德、耿仲明还盛京。

十一月壬子，以张存仁为浙闽总督，罗肃锦为湖广四川总督。癸丑，故明大学士王应熊、四川巡抚龙文光请降。甲寅，以吴景南为河南巡抚，命巴山、康喀赖为左右翼，同洪承畴驻防江宁，朱玛喇驻防杭州，贝勒勒克德浑率巩阿岱、叶臣讨湖广流贼二只虎等。己未，朝鲜国王李倧请立次子溰为世子，许之。丁卯，朱玛喇败马士英于余杭，和托败方国安于富阳。士英、国安复窥杭州，梅勒章京济席哈等击走之。戊辰，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遣巴颜、李国翰帅师会之，讨四川流贼张献忠。戊寅，以陈之龙为凤阳巡抚。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乙酉，故明阁部黄道周寇徽州，洪承畴遣张天禄击败之。故明总兵高进忠率所部自崇明来降。癸巳，佟养和、金声桓进讨福建，分兵攻南赣，败故明永宁王、罗川王、阁部黄道周等数十万众。丙午，更定朝仪，始罢内监朝参。丁未，朱玛喇等败方国安、马士英于浙东。固原贼武大定作乱，总兵官何世元等死之。

是岁，朝鲜，归化城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鄂尔多斯部喇塔尔尼齐，乌朱穆秦部车臣亲王，席北部额尔格讷，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古伦迪瓦胡土克图喇嘛、石勒图胡土克图、嘛哈撒马谛汗，厄鲁特部顾实汗子多尔济达赖巴图鲁台吉及回回国，天方国俱来贡。朝鲜四至。

三年春正月戊午，贝勒勒克德浑遣将败流贼于临湘，进克岳州。辛酉，固山额真阿山、谭泰有罪，阿山免职，下谭泰于狱。流贼贺珍、孙守法、胡向化犯西安，何洛会等击败之。金声桓遣将攻

故明永宁王于抚州，获之，并获其子朱孳荣等，遂平建昌。丙寅，故明潞安王、瑞昌王率众犯江宁，侍郎巴山等击败之。戊辰，以宋权为国史院大学士。己巳，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暨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喀、满达海等帅师征四川。故明唐王朱聿钊兵犯徽州，洪承畴遣张天禄等击败之，获其阁部黄道周杀之，进克开化。

二月己卯，贝勒勒克德浑破流贼于荆州，奉国将军巴布泰等追至襄阳，斩获殆尽。大军进次夷陵，李自成弟李孜等以其众来降。辛巳，免密云荒赋。甲申，罢江南旧设部院，差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部务。乙酉，明鲁王将刘福援抚州，梅勒章京屯泰击败之。何洛会遣将破流贼刘文炳于蒲城，贼渠贺珍奔武功。戊子，以柳寅东为顺天巡抚。命肃亲王豪格分兵赴南阳，讨流贼二只虎、郝如海等。丙申，遣侍郎巴山、梅额章京张大猷率师镇守江宁，甲喇章京傅夸蟾、梅勒章京李思忠率师镇守西安。潜山、太湖贼首石应琏拥故明樊山王朱常录为乱，洪承畴遣将击斩之。丙午，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图赖率师征福建、浙江。

三月辛亥，译《洪武宝训》成，颁行中外。乙卯，免近京居民田宅圈给旗人别行拨补者租赋一年。丁巳，何洛会败贼刘体纯于山阳。己未，以王来用总督山、陕、四川粮饷，马鸣佩总督江南诸省粮储。乙丑，赐傅以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何洛会击贼二只虎于商州，大败之。昌平民王科等盗发明帝陵，伏诛。壬申，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薨。癸酉，封乌朱穆秦部塞冷、蒿齐忒部薄罗特为贝勒，阿霸垓部多尔济为贝子。豪格师抵西安，遣工部尚书兴能败贼于邠州，固山额真杜雷败贼于庆阳。故明大学士张四知自江南来降。

夏四月己卯，诏贝勒勒克德浑班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各统所部来京。甲申，免钱塘、仁和间架税。乙酉，命今年八月再行乡试，明年二月再行会试。丁亥，免睢州、祥符等四州县灾赋。戊子，除贯耳空鼻之刑。癸巳，除明季加征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安庆府盐税。乙未，免静海、兴济、青县荒赋。丙申，江西浮梁、余干贼合闽贼犯饶州，副将郑云龙等击败之。戊戌，摄政王多尔袞谕停诸王大臣启本。己亥，以张尚为宁夏巡抚。罢织造太监。辛丑，谕曰：“比者蠲除明季横征苛税，与民休息。而食墨之吏，恶其害己而去其籍，是使朝廷德意不下究，而明季弊政不终厘也。兹命大臣严加察核，并饬所司详定《赋役全书》，颁行天下。”谕汰府县冗员。甲辰，修盛京孔子庙。

五月丁未，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吴班代、多尔济思喀布、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等各率所部叛奔喀尔喀部硕雷。命德豫亲王多铎为扬威大将军，同承泽郡王硕塞等率师会外藩蒙古兵讨之。四子部温卜、达尔汉卓礼克图、多克新等追斩吴班代等五台吉。庚戌，申隐匿逃人律。戊午，金声桓克南赣，获其帅刘广允。辛酉，豪格遣巴颜、李国翰败贼于延安。壬戌，故明鲁王、荆王、衡王世子等十一人谋乱，伏诛。癸亥。以叶克书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豪格遣贝勒尼堪等败贼贺珍于鸡头关，遂克汉中，珍走西乡。乙丑，贝勒博洛遣图赖等击败故明鲁王将方国安于钱塘。鲁王朱彝垓遁保台州。庚午，官军至汉阴，流贼二只虎奔四川，孙守法奔岳科寨。巴颜、李国翰追延安贼至张果老崖败之。辛未，免沛、萧二县元、二年荒赋之半。

六月戊寅，免怀柔县荒赋。丙戌，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壬辰，以高士俊为湖广巡抚。乙未，张存仁遣将擒故明大学士马士英及长兴伯吴日生等斩之。

秋七月甲寅，贝勒勒克德浑师还。丁巳，多铎破腾机思等于殴特克山，斩其台吉毛害，渡土喇河击斩腾机思子多尔济等，尽获其家口辎重。又败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二子于查济布喇克上游。戊午，硕雷子阵查济布喇克道口，贝子博和托等复大败之。硕雷以余众走塞冷格。庚申，李国翰、图赖等拔张果老崖。壬戌，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符四十幅。谕曰：“致福之道，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其置之。”戊辰，豪格遗贝子满达海、辅国公哈尔楚浑、固山额真准塔趋徽州、阶州分讨流贼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臣等，破之。如砺遁，登雷、国玺、可臣俱降。

八月丙子，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薨于军。丁丑，豪格遣蠡章京哈宁阿攻武大定于三台山，拔之。丁亥，博洛克金华、衢州，杀故明蜀王朱盛浓、乐安王朱谊石及其将吴凯、项鸣斯等，其大学士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降。浙江平。戊子，以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

同耿仲明、沈志祥、金厉、佟代率师征湖广、广东、广西。免太湖、潜山二年及今年荒赋。癸巳，命尚可喜率师从孔有德南讨。

九月己酉，故明瑞昌王朱谊汐谋攻江宁，官兵讨斩之。甲子，免夷陵、石首等十三州县荒赋十之七，荆门、江陵等四州县十之五，兴国、广济等十六州县十之三。丙寅，故明崇阳王攻歙县，副将张成功等败之。丁卯，故明督师何腾蛟等攻岳州，官军击败之。

冬十月丙子，郑四维等克夷陵、枝江、宜都，改湖广承天府为安陆府。己卯，和硕德豫亲王多铎师还，上郊劳之。辛巳，金声桓遣将擒故明王朱常洊及其党了悟等，诛之。甲申，以胡全才为宁夏巡抚，章于天为江西巡抚。金声桓遣将克赣州，获故明阁部杨廷麟杀之。癸巳，以李栖凤为安徽巡抚。丁酉，免怀宁等四县灾赋。己亥，免延绥、庄浪灾赋。壬寅，太和宫、中和宫成。

十一月癸卯朔，贝勒博洛自浙江分军进取福建，图赖等败故明阁部黄鸣骏于仙霞关，遂克浦城、建宁、延平。故明唐王朱聿钊走汀州，阿济格尼堪等追斩之，遂定汀州、漳州、泉州、兴化，进克福州，悉降其众。福建平。癸丑，免河间、任丘及大同灾赋。丁巳，祀天于园丘。己巳，豪格师至南部，时张献忠列寨西充，鳌拜等兼程进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复分兵击余贼，破一百三十余营。四川平。

十二月癸酉朔，故明遂平王朱绍鲲及其党杨权等拥兵太湖，结海寇为乱，副将詹世动勋等讨斩之。庚戌，山东贼谢迁攻陷高苑，总兵官海时行讨平之。壬午，故明高安王朱常淇及其党江于东等起兵婺源，张天禄讨平之。丙戌，以于清廉为保定巡抚，刘武元为南赣巡抚，免蓟、丰润等五州县灾赋。甲午，位育宫成。庚子，明金华王朱由产起兵饶州，官事击斩之。

是岁，朝鲜，蒙古及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厄鲁特部多尔济达来巴图鲁、顾实汗，喀尔喀部买达里胡土克图、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岱青哈谈巴图鲁、青台吉，科尔沁部多罗冰图郡王塞冷，蒿齐忒部多罗贝勒额尔德尼，索伦部、使鹿部喇巴奇，鄂尔多斯部济农台吉查木苏，库尔喀部赖达库及达赖喇嘛，吐鲁番俱来贡。朝鲜、厄鲁特顾实汗、达赖喇嘛皆再至。

四年春正月戊申，辅国公巩阿岱、内大臣吴拜等征宣府。壬子，命副都统董阿赖率师驻防杭州。兴国州贼柯抱冲结故明总督何腾蛟攻陷兴国。总兵官柯永盛遣将擒抱冲及其党陈珩玉斩之。乙卯，以杨声远为准扬总督，黄尔性为陕西巡抚。辛酉，以朱国柱为登莱巡抚。壬戌，陕西官军击延庆贼郭君镇、终南贼孙守法，败之。洪承畴遣将击贼帅赵正，大破之。

二月癸酉，以张儒秀为山东巡抚。乙亥，佟养甲平梧州。丁丑，副将王平等击贺珍、刘二虎贼党于兴安，败之。癸未，诏曰：“朕平定中原，惟浙东、全闽尚阻声教，百姓辛苦垫隘，无所控诉，爰命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振旅而前。既定浙东，遂取闽越。先声所至，穷寇潜进。大军掩追，及于汀水。聿钊授首，列郡悉平。顾惟僭号阻兵，其民何罪？用昭大赉，嘉与维新。一切官民罪犯，咸赦除之。横征逋赋，概予豁免。山林隐逸，各以名闻录用。民年七十以上，给绢米有差。”己丑，洪承畴擒故明瑞昌王朱议贵及湖贼赵正，斩之。乙未，朱聿钊弟聿鐭僭号绍武，据广州，佟养甲、李成栋率师讨之，斩聿鐭及周王肃水、益王思＜⿰亻厶火＞、辽王术雅、辽王术雅郑王器鼎、钜野王寿＜⿰亻鉏句＞、通山王蕴越、高密王宏椅、仁化王慈钠、鄢陵王肃涔、南安王企垄等。广州平。戊戌，以佟国鼎为福建巡抚。

三月戊午，赐吕宫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以耿焞为顺天巡抚，周伯达为江宁巡抚，赵兆麟抚治郧阳。庚申，谕京官三品以上及督、抚、提、镇各送一子入朝侍卫，察才任使，无子者以弟及从子代之。壬戌，免崇明县盐课、马役银。乙丑，《大清律》成。丙寅，佟养甲克高、雷、廉三府。丁卯，命祀郊社太牢仍用腥。己巳，禁汉人投充满洲。庚午，罢圈拨民间田宅，已圈者补给。

夏四月丁丑，田仰率所部降。己卯，高士俊克长沙，昂邦章京傅喀蟾讨刘文炳、郭君镇，歼之。乙酉，贝勒博洛班师。是役也，贝子和托、固山额真公图赖皆卒于军。甲午，陕西官军斩孙守法。

五月壬寅，舟山海贼沈廷扬等犯崇明，官军讨擒之。己酉，故明在籍通政使侯峒曾遣谍致书鲁王，伪许洪承畴、土国宝以公侯，共定江南，为反间计，柘林游击获之以闻。上觉其诈，命江宁昂邦章京巴山等同承畴穷治其事。庚戌，免兴国、江夏等十州悬上年灾赋。癸丑，以佟养甲为两广总

督，兼广东巡抚。辛酉，投诚伯常应俊、总兵李际遇等坐通贼，伏诛。癸亥，上幸南苑。乙丑，班代、峨齐尔、胡巴津自苏尼特来降。

六月壬申，免成安等七县上年灾赋。丙子，朝鲜国王李倧遣其子睿来朝。庚辰，故明赵王朱由棪来降。戊子，免绥德卫上年灾赋。己丑，封贝勒博洛为多罗郡王。癸巳，陕西贼武大定陷紫阳，总兵官任珍击败之。湖广官军克衡州、常德及安化、新化等县。甲午，苏松提督吴胜兆谋叛，伏诛。丁酉，多山东上年荒赋。

秋七月辛丑，加封和硕德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癸卯，建射殿于左翼门外。甲辰，免徐州上年荒赋。己酉，封敖汉部额驸班弟子墨尔根巴图鲁为多罗郡王。癸丑，以申朝纪为宣大总督。丁巳，郧阳贼王光代用永历年号，聚众作乱，命侍郎喀喀木等剿之。戊午，改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甲子，诏曰：“中原底定，声教遐敷。惟粤东尚为唐藩所阻，岭海怨咨，已非一日。用移南伐之师，席卷惠、潮，遂达省会。念尔官民，初非后至，一切罪犯，咸赦除之。进赋横征，概与豁免。民年七十以上，加锡粟帛。所在节孝者旌，山林有才德者录用。南海诸国能响化者，待之如朝鲜。”丙寅，以祝世昌为山西巡抚。丁卯，上幸边外阅武。是日，驻沙河。

八月庚午，金声桓擒故明宗室麟伯王、靄伯王于泸溪山，诛之。甲戌，次西巴尔台。丙子，次海流土河口。壬午，次察汉诺尔。乙酉，豪格遣贝勒尼堪等先后克遵义、夔州、茂州、内江、荣昌、富顺等县，斩故明王及其党千余人。四川平。丙戌，次胡苏台。辛卯，以张文衡为甘肃巡抚。丙申，上还宫。

九月辛丑，京师地震。辛亥，淮安贼张华山等用隆武年号，啸聚庙湾。丁巳，以李犹龙为天津巡抚。辛酉，官军讨庙湾贼，破之。

冬十月庚午，以王怀为安徽巡抚。壬申，喀喇沁部卓尔弼等率所部来降。癸未，以吴惟华为淮扬总督，线缙为偏沅巡抚。戊子，定直省官三年大计。壬辰，以广东采珠病民，罢之。

十一月庚戌，以陈泰为靖南将军，同梅勒章京董阿赖征福建余寇。辛亥，免山西代、静乐等十四州县，宁化等六所堡，山东德、历城等十五州县灾赋。裁山东明季牙、杂二税。戊午，五凤楼成。癸亥，祀天于园丘。

十二月戊辰，免保定、河间、真定、顺德灾赋。壬申，以陈锦为闽浙总督。己卯，以太宗十一女固伦公主下嫁喀尔吗索纳木。甲申，苏尼特部台吉吴巴什等来归。丙戌，大军自岳州收长沙，故明总督何腾蛟等先期遁。次湘潭，败桂王将黄朝选众十三万于燕子窝，又败之于衡州，斩之，遂克宝庆，斩鲁王朱鼎兆等。进击武冈，桂王由榔走，追至靖州，下其城。复克沅州，岷王朱埏峻以黎平降。湖南平。庚寅，故明将郑彩犯福州，副将邹必科等败走之。

是岁，科尔沁、喀喇沁、乌朱穆秦、敖汉、翁牛特、苏尼特、札鲁特、郭尔罗斯、蒿齐忒、阿霸垓诸部来朝。朝鲜暨喀尔喀部札萨克图汗、墨尔根绰尔济、额尔德尼绰尔济、迈达礼胡土克图、额尔德经顾锡、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嘛哈萨玛谛塞臣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塞勒胡土克图、满朱习礼胡土克图，札萨克图汗下俄木布额尔德尼、巴颜护卫、舍晋班弟、迈达礼胡土克图，诺门汗下丹津胡土克图，土谢图汗下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硕磊汗下伊赫额木齐格隆、额参德勒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台吉吴霸锡、顾实汗，罗布藏胡土克图下巴汉格隆、盆苏克扎穆苏，阿布赍诺颜下讷门汗、巴图鲁诺颜、达云绰尔济、鄂济尔图台吉，苏尼特部台吉魏正，札鲁特部台吉桑图，鄂尔多斯部济农，归化城土默特部章京陀博克、诺尔布，唐古忒部及喇布札木绰尔济、喇嘛班弟达等俱来贡。

五年春正月辛亥，故明宜春王朱议衍据汀州为乱，总兵官于永绶擒斩之。癸丑，免太原、平阳、潞安三府，泽、沁、辽三州灾赋。癸亥，和硕肃亲王豪格师还。衍禧郡王罗洛宏卒于军，至是丧归，辍朝二日。

二月甲戌，金声桓及王得仁以南昌叛。辛巳，江南官军复无为州，福建官军复连城、顺昌、将乐等县。癸未，免济南、兖州、青州、莱州上年灾赋。辛卯，以固伦公主下嫁巴林部塞卜腾。壬辰，以吕逢春为山东巡抚，李鉴为宁夏巡抚。故明贵溪王朱常彪、恢武伯向登位寇沅州，蠡章京线国安等讨斩之。

三月己亥，贝子吞齐、尚善等讦告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罪连莽加、博博尔岱、鳌拜、索尼等，降济尔哈朗为多罗郡王，莽加等降革有差。辛丑，和硕肃亲王豪格有罪，论死。上不忍置之法，幽系之。庚戌，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讨金声桓。辛酉，以耿焞为宣大山西总督。甲子，武大定犯宁羌，游击张德俊等大破之。

四月丁卯，以杨兴国为顺天巡抚。戊辰，免渭原、金县、兰州卫灾赋。壬申，官军复建宁，斩故明郧西王朱常湖等。己卯，封科尔沁杜尔伯特镇国公色冷为贝子。庚辰，遣固山额真阿赖等驻防汉中。壬午，大军克辰州，遂破永宁，至全州，故明督师何腾蛟遁，获贵溪王朱长标、南威王朱寅卫、长沙王朱由栚等。铜仁、兴安、关阳诸苗、瑶来降。丙戌，命刘之源、佟图赖为定南将军，驻防宝庆，李国翰为定西将军，驻防汉中。丁亥，吴三桂自锦州移镇汉中。

闰四月戊戌，复济尔哈朗爵为和硕郑亲王。癸卯，以李国英为四川巡抚。己未，以迟日益为湖广巡抚。癸亥，命贝子吞齐为平四大将军，同韩岱讨陕西叛回。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戊辰，官军破叛回于巩昌，复临洮、兰州。辛未，游击张勇破叛回于马家坪，获故明延长王朱识<U+2F9E>穿>，斩之。壬午，以赵福星为凤阳巡抚。癸未，以朱延庆为江西巡抚。甲申，官军破金声桓，复九江、饶州。己丑，以刘弘遇为安徽巡抚。

六月甲午朔，免西安、延安、平凉、临洮、庆阳、汉中上年灾赋。癸卯，以周文业为甘肃巡抚。甲辰，额塞等大破叛回于兰州，余党悉平。丙辰，京师地震有声。癸亥，太庙成。

秋七月丁丑，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陈名夏、谢启光、李若琳、刘余佑、党崇雅、金之俊为六部尚书，徐起元为左都御史。

八月癸巳朔，金声桓、王得仁寇赣州，官军击走之。己亥，陈泰、李率泰等败郑彩于长乐，又败之于连江，复兴化。己巳，命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讨天津土贼。丁未，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己酉，以王一品为凤阳巡抚。壬子，令满、汉官民得相嫁娶。乙卯，以夏玉为天津巡抚，张学圣为福建巡抚。

九月壬戌朔，官军获故明巡抚吴江等于南康湖口，斩之。甲子，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讨曹县土贼，平之。己巳，封贝勒勒克德浑为多罗顺承郡王，博洛为多罗端重郡王。壬申，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讨湖广贼李锦。丁丑，封贝勒尼堪为多罗敬谨郡王。

冬十月壬寅，和硕礼亲王代善薨。甲辰，佟图赖复宝庆。丙辰，降将刘泽清结曹县贼叛，泽清及其党李洪基等俱伏诛。

十一月甲子，广东叛将李成栋据南雄，结峒蛮犯赣州，巡抚刘武元等击走之。丙寅，总兵官任珍击贺珍，破之。戊辰，祀天于园丘，以太祖武皇帝配。追尊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妣皆为皇后。上诣太庙上册宝。辛未，以配天及上尊号礼成，御殿受贺，大赦。辛未，和硕英亲王阿济格、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承泽郡王硕塞等帅师驻大同，备喀尔喀。

十二月辛卯朔，命郡王瓦克达，贝子尚善、吞齐等诣阿济格军。调八旗游牧蒙古官军之半，戍阿尔齐土苏门哈达。癸巳，姜瓖以大同叛，总督耿焞走阳和。丙申，免平山、隆平、清丰灾赋。戊戌，阿济格围大同。辛丑，复遣梅勒章京阿喇善、侍郎噶达浑诣阿济格军。癸卯，免大同灾赋。壬子，杨捷等复都昌，获故明兵部尚书余应桂，斩之。丁巳，以佟养量为宣大总督。

是岁，苏尼特、扎鲁特等部来朝。朝鲜，喀尔喀部俄木布额尔德尼、戴青讷门汗喇嘛、塞尔济额尔德尼魏正、硕磊汗、迈达理胡土克图、扎萨克图汗下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锡勒图绰尔济、诺门汗、索伦部阿济布，鄂尔多斯部单达，苏尼特部腾机忒，科尔沁贝勒张继伦，归化城固伦第瓦胡土克图、丹津喇嘛额尔德尼寨桑，土默特部古禄格，乌思藏阐化王王舒克，汤古特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厄鲁特顾实汗、汤古特达赖喇嘛再至。

六年春正月壬戌，官军复罗源、永春、德化等县。癸亥，命多罗敬谨郡王尼堪等征太原。戊辰，谕曰：“朕欲天下臣民共登衽席，日夕图维，罔敢怠忽。往年流寇作乱，惨祸已极，入关讨贼，士庶归心。乃迩年不轨之徒，捏作洗民讹言。小民无知轻信，惶惑逃散，作乱者往往而有。朕闻不嗜杀

人，能一天下。《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君残其民，理所蔑有。自元年来，今六年矣，宁有无故而屠戮民者？民苟思之，疑且冰释。至于自甘为贼，乐就死地，必有所迫以致此。岂督、抚、镇、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民难自存欤？将蠲免赋税，有名无实欤？内外各官其确议兴利降弊之策，朕次第酌行之。”辛未，姜瓖党姚举等杀冀宁道王昌龄，陷忻州，固山额真阿赖破走之。乙亥，谕曰：“设关征税，原以讥察奸宄，非与商贾较锱铢也。其各以原额起税，毋得横征以充私橐，违者罪之。”谕山西大同军民，无为姜瓖胁诱，来归者悉予矜免。戊寅，行保举连坐之法。庚辰，谕言官论事不实者，廷臣集议，毋辄下刑部。辛巳，以金廷献为偏沅巡抚。壬午，谭泰、何洛会复南昌，金声桓投水死，王得仁伏诛，九江、南康、瑞州、临江、袁州悉平。癸未，山西贼党刘迁寇代州，阿济格遣军破走之。

二月癸卯，摄政王多尔袞征大同。免直隶省六年以前荒赋、四川商民盐课。辛亥，故明宗室朱森釜等犯阶州，吴三桂击斩之。

三月癸亥，多尔袞拔浑源州。丙寅，汉羌总兵官张天福平贼渠覃一涵，获故明山阴王等斩之。丁卯，土贼王永强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县，延绥巡抚王正志等死之。己巳，应州、山阴降，多尔袞旋师，留阿济格于大同。辛未，进封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敬谨郡王尼堪为亲王。王永强陷同官。壬申，广信府知府杨国桢等复玉山县。宁夏官军克临河等堡。乙亥，甘、凉逆回米喇印、丁国栋复作乱，甘肃巡抚张文衡等死之。丁丑，辅政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袞师次居庸，还京临丧。甲申，减隐匿逃人律。谭泰、何洛会破贼于南康，进克信丰，叛将李成栋走死，复抚州、建昌。江西平。丙戌，博洛遣鳌拜等大破姜瓖于大同北山。吴三桂击败王永强，复宜君，同官。

夏四月庚寅，遣罗硕、卦喇驻防太原。癸巳，阿济格复左卫。乙未，命贝子吴达海等代征大同。丙申，吴三桂克蒲县。癸卯，福建官军复平和、诏安、漳平、宁洋。甲辰，赐刘子壮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皇太后崩。壬子，谕曰：“兵兴以来，地荒民逃，流离无告。其令所在有司广加招徕，给以荒田，永为口业，六年之后，方议征租。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道府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岁终，抚按考核以闻。”癸丑，以董宗圣为延绥巡抚。官军克福宁，福建平。乙卯，贼党陷汾州，命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为定西大将军，帅师讨之。和硕敬谨亲王尼堪移师大同。丁巳，封贝子满达海为和硕亲王。

五月辛酉，遣屠赖率师赴太原军。丙子，以李栖凤为广东巡抚，郭肇基为广西巡抚。免太原、平阳、汾州三府，辽泽二州灾赋。丁丑，改封孔有德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定南王。命孔有德征广西，耿仲明、尚可喜征广东，各挈家驻防。裁直隶、江南、山东、浙江、陕西同知十，直隶、江南、河南、湖广、江西、浙江通判二十一。免宝坻、顺义五年灾赋。辛巳，吴三桂、李国翰复延安。壬午，四川边郡平。乙酉，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复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等县。

六月庚子，朝鲜国王李倧薨。壬子，免沧州、清苑六年以前荒赋。癸丑，封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乙卯，免江西四年、五年逋赋。

秋七月戊午朔，摄政王多尔袞复征大同。乙丑，满达海，瓦克达征朔州、宁武。丁卯，免开封等府灾赋。辛未，多尔袞至阿鲁席巴尔台，校猎而还。遣蠹章京索洪等益满达海军。癸酉，官军平黄州贼三百余寨，斩故明王朱蕴严等。甲申，广东余寇犯南赣，官军击却之。丙戌，吴三桂、李国翰复延绥镇城。

八月癸巳，摄政王多尔袞还京。山西贼党陷蒲州及临晋、河津，孟乔芳讨平之。甲午，免真定、顺德、广平、大名灾赋。满达海复朔州、马邑。丁酉，端重亲王博洛拔孝义。丙午，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克湘潭，获何腾蛟，不屈，杀之。辰州、宝庆、靖州、衡州悉平。进克全州。丁未，封朝鲜世子李淏为朝鲜国王。辛亥，以张孝仁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壬子，遣英亲王阿济格、贝子巩阿岱等征大同。癸丑，梅勒章京根特等拔猗氏。乙卯，大同贼被围久，饥死殆尽，伪总兵杨震威斩姜瓖及其弟琳来献。丙辰，宁武关伪总兵刘伟等率众降，静乐、宁化山寨悉平。

九月戊午，封鄂穆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郡王，苏尼特部噶尔麻为多罗贝勒。甲子，鄂尔多

斯部额林臣、布达岱、顾禄、阿济格札穆苏等来降，封额林臣为多罗郡王，布达岱子伊廉臣、顾禄子色冷为固山贝子，阿济格札穆苏为镇国公。丙寅，以夏玉为山东巡抚。癸酉，封固伦额驸祁他特为多罗郡王。甲戌，满达海、博洛克汾州、平阳。

冬十月戊子，封多尼为和硕亲王，杰书为多罗郡王。壬辰，京师地震。甲午，封劳亲为亲王。官军复郓城。戊戌，降将杨登州叛，陷山阴。乙亥，免山东东平、长山等十八州县五年灾赋，江西六年以前明季辽饷。辛丑，摄政王多尔征喀尔喀部二楚虎尔。乙巳，陕西总兵官任珍击故明将唐仲亨于屠油坝，斩之，并诛故明王朱常英、朱由杠等。丙午，官军复潞安。丁未，官军克榆林。己酉，满达海等拔沁、辽二州。庚戌，命满达海还京，留瓦克达等定山西。

十一月丙寅，免直隶开、元城等县徭赋，陕西岷州灾赋。甲戌，多尔衮自喀吞布喇克旋师。免宣府灾赋。壬午，耿仲明军次吉安，畏罪自杀。

十二月乙酉朔，山西兴、芮城、平陆三县平。戊子，故明桂王将焦琏寇全州，勒克德浑等击败之，进克道州。努山等拔乌撒城。宜尔都齐等克黎平。己酉，官军复邻水、大竹二县。庚戌，宁波、绍兴、台州土寇平。

是年，朝鲜、阿霸垓、乌朱穆秦、土默特诸部，厄鲁特部巴赖那颜、绩克什虎巴图鲁台吉、顾实汗子下达赖乌巴什温布塔布囊，鄂尔多斯部郡王额林臣，喀尔喀部土谢图汗、硕雷汗、戴青诺颜，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等，伊喇古克三胡土克图下戴青温布达尔汉囊苏及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喀尔喀、土谢图汗再至。

七年春正月庚申，官军复永宁、宁乡。壬戌，官军复南雄。癸酉，封鄂尔多斯部单达为贝勒，沙克查为贝子。甲戌，故明德化王朱慈业、石城王朱议<⿰氵楙>一木>陷大田，官军讨平之。丁丑，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师还。

二月丁亥，上太后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甲午，以刘弘遇为山西巡抚，王一品为广西巡抚。李建泰据太平叛，官军围之，出降，伏诛。平阳、潞安、泽州属境俱平。

三月己未，日赤色如血。

夏四月甲午，孔有德擒故明将黄顺、林国瑞于兴宁，降其众五万。丙申，封科尔沁贝勒张继伦为郡王。甲辰，多罗谦郡王瓦克达师还。

六月乙酉，保德州民崔耀等擒故明将牛化麟，斩之，以城降。癸卯，官军复宁都、石城。

秋七月壬子朔，享太庙。乙卯，摄政王多尔衮议建边城避暑，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有奇。辛酉，幸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以贝子锡翰等擅请临幸，下其罪，贝子锡翰降镇国公，冷僧机、鳌拜等黜罚有差。壬戌，以马之先为陕西巡抚。辛未，免西宁各堡寨五年灾赋。

八月丁亥，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多罗郡王。己丑，封巴林部塞卜腾、蒿齐忒部孛罗特为多罗郡王，科尔沁国顾穆、喀喇沁部古禄思喜布为多罗贝勒，改承泽亲王硕塞、亲王劳亲为多罗郡王。

九月甲寅，故明交郑成功寇潮州，总兵官王邦俊击走之。丙子，免蕲、麻城等七州县五、六两年荒赋。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己亥，定陕西茶马例。庚子，官军克邵武，获故明阁部揭重熙等，斩之。己酉，免桐城等六县荒赋。

十一月甲寅，免甘肃去年灾赋。乙卯，吴三桂复府谷，斩故明经略高友才等，余众降。壬戌，摄政王多尔滚有疾，猎于边外。乙丑，尚可喜复广州，余众降。戊寅，祀天于园丘。

十二月戊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薨于喀喇城。壬辰，赴闻，上震悼，臣民为制服。丙申，丧至，上亲奠于郊。己亥，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诸王大臣拥戴摄政王。王固怀撝让，扶立朕躬，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二。不幸薨逝，朕心摧痛。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庚子，收故摄政王信符，贮内库。甲辰，尊故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乙巳，谕曰：“国家政务，悉以奏闻。朕年尚幼，闇于贤否，尚书缺员，其会推贤能以进。若诸细务，理政三

王理之。”

是年，喀尔喀、厄鲁特、乌斯藏诸部巴郎和罗齐、达尔汗囊素，盆挫坚挫等来朝。朝鲜，喀尔喀部硕磊汗、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绰克图魏正诺颜、戴青诺颜、那穆齐魏正诺颜、察哈尔墨尔根台吉、索那穆，厄鲁特部巴图鲁贝勒、台吉鄂齐尔图、干布胡土克图、噶木布胡土克图、舒虎儿戴青，乌斯藏部阐化王，索伦、使鹿诸部，归化城土默特部古禄格俱来贡。朝鲜再至。

清史稿卷五　本纪第五

世祖二

八年春正月己酉朔，蒿齐忒部台吉噶尔马撒望、储让尔率所部来归。辛亥，以布丹为议政大臣。甲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幽之。其党郡王劳亲降贝子，席特库等论死。乙卯，以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丙辰，罢汉中岁贡柑及江南橘、河南石榴。戊午，罢诸处织造督进官役及陕西岁贡羖褐皮革。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子多尔博袭爵。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瓦。庚申，上亲政，御殿受贺，大赦。诏曰：“朕躬亲大政，总理万机。天地祖宗，付托甚重。海内臣庶，望治甚殷。自惟凉德，夙夜祇惧。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凡我诸王贝勒及文武群臣，其各殚忠尽职，洁己爱人，利弊悉以上闻，德意期于下究。百姓亦宜咸体朕心，务本乐业，共享泰宁之庆。”孔有德克桂林，斩故明靖江王及文武官四百七十三人，余党悉降。壬戌，罢江西岁进龙碗。丙寅，以夏一鹗为江西巡抚。丁卯，升附孝端文皇后于太庙。追尊故摄政王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祔于太庙。移内三院于禁城。己巳，以伊图为议政大臣。免安州芝棉税。丁丑，复封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为和硕亲王。以巩阿岱、鳌拜为议政大臣。戊寅，以巴图鲁詹、杜尔玛为议政大臣。

二月庚辰，进封满达海为和硕巽亲王，多尼为和硕信亲王，罗可铎为多罗平郡王，瓦克达为多罗谦郡王，杰书为多罗康郡王。更定钱制，每百文准银一钱。辛巳，免朔州、浑源、大同荒赋。癸未，罗什、博尔惠有罪，论死。上欲宥其死，群臣执奏不可，遂伏诛。戊子，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己丑，大赦。免汶上等县六、七两年灾赋。辛卯，罢边外筑城之役，加派钱粮准抵八年正赋，官吏捐输酌给议叙并免之。癸巳，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首告故摄政王多尔衮逆节皆实，籍其家，诛其党何洛会、胡锡。甲午，免山西荒赋。戊戌，封贝勒岳乐为多罗安郡王。己亥，暴多尔衮罪于中外，削其尊号及母妻追封，撤庙享。庚子，调陈泰为吏部尚书，以韩岱为刑部尚书。辛丑，上幸南苑。壬寅，命孔有德移驻桂林。癸卯，上还宫。乙巳，封和硕肃亲王豪格子富寿为和硕显亲王。

闰二月戊申朔，湖南余寇牛万才率所部降。庚戌，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勒度为多罗敏郡王。甲寅，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百姓失所，殊违朕心。总督巡抚，任大责重，全在举劾得当，使有司知所劝惩。今所举多冒滥，所劾多微员，大贪大恶乃徇纵之，何补吏治？吏部其详察以闻。”调党崇雅为户部尚书，金之俊为兵部尚书，刘余佑为刑部尚书，谢启光为工部尚书。免祥符等六县七年灾赋。乙卯，进封硕塞为和硕承泽亲王。谕曰：“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苦之也。税关官吏，扰民行私，无异劫夺。朕灼知商民之苦。今后每关设官一员，悉裁冗滥，并不得妄咨勤劳，更与铨补。”丙辰，谕督抚甄别有司才德并优兼通文义者擢之，不识文义任役作奸者黜之，吏部授官校试文义不通者除名。己未，总兵官许尔显克肇庆、罗定，徐成功克高州。禁喇嘛贡佛像、铜塔及番犬。壬戌，幽阿济格于别室，籍其家，削贝子劳亲爵为庶人。乙丑，大学士冯铨、尚书谢启光等以罪免。谕曰：“国家设官，必公忠自矢，方能裨益生民，共襄盛治。朕亲政以来，屡下诏令，嘉与更始。乃部院诸臣因仍前弊，持禄养交。朕亲行黜陟，与天下见之。自今以后，其淬砺前非，各尽厥职。若仍上下交欺，法必不贷。”丙寅，谕曰：“各省土寇，本皆吾民，迫于饥寒，因而为乱。年来屡经扑剿，而管兵将领，杀良冒功，真盗未歼，民乃荼毒，朕深痛之。嗣后各督抚宜剿抚并施，勿藉捕扰民，以称朕意。”丁卯，孔有德克梧州、柳州。戊辰，大学士洪承畴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陈之遴为礼部尚书，张凤翔为工部尚书。己巳，裁江南、陕西督饷侍郎，淮安总理漕运侍郎。庚午，固山额真阿喇善等剿山东贼。壬申，免涿、良乡等十三州县圈地。乙亥，定阿附多尔衮诸臣罪，刚林、祁充格俱坐罪。丁丑，谕曰：“故明宗藩，前以恣行不轨，多被

诛戮，朕甚悯焉。自后有流移失所甘心投诚者，有司礼送京师，加恩畜养。镇国将军以下，即其地占籍为民，各安厥业。”免宛平灾赋。

三月壬午，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以罪降郡王。癸未，命诸王、贝勒、贝子分管六部、理藩院、都察院事。乙酉，湖南保、靖、永顺等土司来归。丙戌，免武强上年灾赋。己丑，以希福为弘文院大学士，陈泰为国史院大学士。改李率泰为弘文院大学士，宁完我为国史院大学士。以噶达浑为都察院承政，朱玛喇为吏部尚书，雅赖为户部尚书，谭布为工部尚书，蓝拜为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辛卯，定王公朝集例。壬辰，定袭爵例。癸巳，谕曰：“御史巡方，职在安民察吏。向来所差御史，苞苴请托，身已失检，何由察吏？吏不能察，民何以安？今后各宜洗濯自新，务尽职事，并许督抚纠举，都察院考以闻。”癸巳，定齐戒例，丙午，许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科举，依甲第除授。

夏四月庚戌，诏行幸所过，有司不得进献。遣官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孔子阙里。土贼罗荣等犯虔州，副将杨遇明讨擒之。乙卯，幸沙河。辛酉，次赤城。以王文奎总督漕运。甲子，次上都。丙寅，翁牛特部杜陵郡王等来朝。己巳，次俄尔峒。庚午，免朝鲜岁贡柑、柚、石榴。巴林部固伦额驸色布腾郡王等来朝。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继茂袭爵。辛未，还次上都河。壬申，次俄尔峒河。

五月丁丑朔，次谟让里伊札里河。夏一鹗击明唐王故将傅鼎铨等，追入福建，擒鼎铨等斩之。辛巳，次库尔奇勒河。壬午，乌朱穆秦部贝勒塞陵额尔德尼等来朝。乙酉，次西喇塔。调噶达浑为户部尚书。以觉善为都察院承政，绰贝为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壬辰，次孙河。癸巳，还宫。丙申，免英山五年至七年荒逋赋。庚子，复博洛、尼堪亲王爵。甲辰，御史张煊以奏劾尚书陈名夏论死。

六月丙午朔，幸南苑。官军破陕西贼何柴山等于雒南。丁巳，阿喇善击山东盈河山贼，平之。壬戌，罢太和山贡符篆、黄精。乙丑，定诸陵坛庙祀典。庚午，谕曰：“朕以有司贪虐，命督抚察劾。乃阅四五月之久而未奏闻。毋乃受赇徇私，为有司所制，或势要挟持，不敢弹劾欤？此盗贼所由滋，而黎民无起色也。其即奉行前诏，直陈无隐。辛未，诏故明神宗陵如十二陵，以时致祭，仍设守陵户。广东官军复廉州及永安等十二县。壬申，命修缮祖陵，设守户，定祭礼，复朝日、夕月礼。

秋七月丙子朔，谕曰：“比者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朕甚恨之。夫供赋役者编氓也，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厚奴隶而薄编氓，如国家元气及法纪何？其自朕包衣牛录，下至王公诸臣投充人，有犯法者，严治其罪，知情者连坐。前有司责治投充人，至获罪谴。今后与齐民同罚，庶无异视。使天下咸知朕意。”又谕曰：“大小臣工，皆朝廷职官，待之以礼，则朝廷益尊。今在京满、汉诸臣犯罪，在未奉旨革职辄提取番问者，殊乖大体。嗣后各衙门遇官员有犯，或被告讦，皆先请旨革职，然后送刑部审问，毋得径行提审，著为令。”戊子，大学士陈泰、李率泰以罪免。以雅秦为内国史院大学士，杜尔德为议政大臣。乙未，幸南苑。己亥，以陈名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八月丙午朔，上还宫。丁未，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来朝。己酉，副将许武光请括天下藏金充饷。上曰：“帝王生财之道，在节用爱民。掘地求金，自古未有。”命逐去之。乙卯，以赵开心为左都御史。定顺天乡试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会试、殿试如之。戊午，册立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壬戌，更定马步军经制。吏部尚书谭泰有罪，伏诛，籍其家。乙酉，大婚礼成，加上太后尊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丙寅，御殿受贺，颁恩赦。戊辰，追复肃亲王豪格爵。己巳，诏天下岁贡物产不便于民者悉罢之。癸酉，陈锦、金砺等追故明鲁王于舟山，获其将阮进。

九月庚辰，定朝仪。壬午，命平西王吴三桂征四川。陈锦、金砺克舟山，故明鲁王遁走。丙戌，雅赖、谭布、觉善免，以卓罗为吏部尚书，车克为户部尚书，蓝拜为工部尚书，俄罗塞臣为都察左都御史，赵国祚为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封阿霸垓部都司噶尔为郡王。固山额真噶达浑征鄂尔多尔济。丁亥，除永平四关荒屯赋。壬辰，改承天门为天安门。癸巳，上猎于近郊。辛丑，还宫。癸卯，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塞臣汗等来贡。

冬十月己酉，以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辛亥，免宣府灾赋。丁巳，

以额色黑为国史院大学士。庚申，赐阿济格死。辛酉，李国翰会吴三桂征四川。以马光辉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甲子，免诸王三大节进珠、貂、鞍马及衍圣公、宣、大各镇岁进马。乙丑，封肇祖、兴祖陵山曰启运山，景祖、显祖陵山曰积庆山，福陵山曰天柱山，昭陵山曰隆业山。是日，启运山庆云见。

十一月乙亥朔，皇第一子牛钮生。丙子，于大海率所部至彝陵请降。丙戌，尚可喜克雷州。乙未，免平阳、潞安二府，泽、辽、沁三州上年灾赋。戊戌，以伊尔德为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佟图赖为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庚子，免阳曲等四县上年灾赋。壬寅，免宁晋荒赋。

十二月丙午，免桐城等四县上年荒赋。丁卯，以周国佐为江宁巡抚。

是年，朝鲜，厄鲁特部额尔德尼台吉、昆都伦吴巴什、阿巴赖，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塞臣汗、顾实汗、台吉吴巴什，达赖喇嘛俱来贡。

九年春正月癸酉朔，上幸南苑。辛巳，以陈泰为礼部尚书。壬午，大学士陈名夏以罪免。雪张煊冤，命礼部议恤，京师地震。乙酉，以陈维新为广西巡抚。壬寅，皇第一子牛钮薨。

二月丁未，以祜锡布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噶达浑等讨鄂尔多斯部多尔济等于贺兰山，歼之。戊申，和硕巽亲王满达海薨，追封和硕简亲王。庚戌，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庚申，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辛酉，以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孙茂兰为宁夏巡抚。

三月乙亥，以王铎为礼部尚书，房可壮为左都御史。赠张煊太常寺卿，仍录其子如父官。庚辰，定官员封赠例。丙戌，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追降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多罗郡王。丁亥，和硕端重亲王博洛薨，追封和硕定亲王。己丑，以陈泰为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癸巳，以遏必隆、额尔克戴青、赵布泰、赖塔库、索洪为议政大臣，觉罗郎球、胡世安为礼部尚书。巩阿岱、锡翰、西讷布库、冷僧机以罪伏诛，籍其产。拜尹图免死，幽系。戊戌，多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薨，追封多罗恭惠郡王。己亥，赐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汉军及汉贡士邹忠倚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丙午，以蔡士英为江西巡抚。丁未，裁登莱、青府巡抚。乙卯，以韩岱为吏部尚书，蓝拜为刑部尚书，星讷为工部尚书，阿喇善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戊午，孔有德克广西南宁、庆远、思恩，故明将陈邦传以浔州降。己未，免府州县官入观。庚申，定诸王以下官名舆服之制。乙丑，允礼部议，一月三朝，春秋一举经筵。设宗人府官。

五月丁丑，诏京察六年一举行。己卯，免江阴、清浦牛税。壬午，以喀喀木为昂邦章京，镇守江宁。庚子，幸南苑。

六月丁未，裁并直隶诸卫所。戊申，上还宫。庚戌，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掌宗人府事，贝勒尚善、贝子吴达海为左右宗正。官军讨肇庆、高州贼，平之。丁巳，诏军政六年一举行。丙寅，设詹事府官。追谥图尔格为忠义公，图赖为昭勋公，配享太庙；秋七月癸酉，故明将孙可望陷桂林，定南王孔有德死之。丙子，名皇城北门为地安门。浙闽总督陈锦征郑成功，至漳州，为其下所杀。庚辰，免淮安六年、七年牙行逋税。甲申，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南、贵州。定满官丧制。丁亥，以巴尔处浑为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免磁、祥符等八州县及怀庆卫上年灾赋。吴三桂、李国翰定漳腊、松潘、重庆。遣梅勒章京戴都围成都，故明帅刘文秀举城降。己丑，免临邑四县荒徭赋。辛卯，天全六番、乌思藏等土司来降。戊戌，以祖泽远为湖广四川总督。

八月乙巳，更定王公以下婚娶礼。丙午，多罗谦郡王瓦克达薨。丁己，命尼堪移师讨广西余寇。

九月庚午朔，以朱孔格、阿济赖、伊拜为议政大臣。辛巳，更定王以下祭葬礼。癸未，以蠡章京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征广东余寇。甲申，以刘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王来用为顺天巡抚。辛卯，幸太学释奠。癸巳，赉衍圣公、《五经》博士、四氏子孙、祭酒、司业等官有差。敕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之赖以致治，下之资以事君。学官诸生当共勉之。”

冬十月庚子，免沛县六年至八年灾赋。尚可喜、耿继茂克钦州、灵山，故明西平王朱聿兴缚贼渠李明忠来降，高、雷、廉、琼诸郡悉平。壬寅，官军复梧州。癸卯，以岁饥，诏所在积谷，禁遏糴，旌输粟。丙午，免三水等三县六年灾赋。壬子，以刘余佑为户部尚书。癸丑，免霸州、东安、文安荒赋。甲寅，孙可望寇保宁，吴三桂、李国翰大败之。以希福、范文程、额色黑、车克、觉罗

郎球、明安达礼、济席哈、星讷为议政大臣，巴哈纳为刑部尚书，蓝拜罢。戊午。命和硕郑亲王世子济度，多罗信郡王多尼，多罗安郡王岳乐，多罗敏郡王勒都，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辛酉，以阿尔津为安西将军，同马喇希移镇汉中。丙寅，以李化熙为刑部尚书。丁卯，尊太宗大贵妃为懿靖大贵妃，淑妃为康惠淑妃。

十一月庚午，以卓罗为靖南将军，同蓝拜等征广西余寇。己丑，祀天于园丘。庚寅，故明将白文选寇辰州，总兵官徐勇、参议刘升祚、知府王任杞死之。辛卯，尼堪抵湘潭，故明将马进忠等遁宝庆，追至衡山，击败之，又败之于衡州。尼堪薨于军。追封尼堪为和硕庄亲王。乙未，免忻、乐平等州县灾赋。

十二月辛丑，免太原、平阳、汾州、辽、沁、泽灾赋。壬寅，诏还清苑民三百余户所拨投充人地，仍免地租一年。官军复安福、永新。丙午撤卓罗等军回京。庚戌，幸南苑。戊午，还宫。广东贼犯香山，官军讨平之。己未，复命阿尔津为定南将军，同马喇希等讨辰、常余寇。甲子，免长武灾赋。

是年，达赖喇嘛来朝。朝鲜，厄鲁特部顾实汗、巴图鲁诺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戴青诺颜、喇吗达尔达尔汉诺颜，索伦部索郎阿达尔汉及班禅胡土克图、第巴、巴喀胡土克图喇嘛俱来贡。厄鲁特顾实汗三至。

十年春正月庚午，谕曰：“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各除推诿，以昭一德。”辛未，谕：“言官不得捃摭细务，朕一日万几，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诸臣其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戇者不罪。”癸酉，免庄浪、红城堡、洮州卫灾赋。庚辰，改洪承畴为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为秘书院大学士。庚辰，以贝勒吞齐为定远大将军，统征湖南军，授以方略。丙戌，以多罗额驸内铎为议政大臣。诏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仍严连坐法。庚寅，调金之俊为左都御史，以刘昌为工部尚书。癸巳，更定多罗贝勒以下岁俸。丙申，幸内苑，阅《通鉴》。上问汉高祖、文帝、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对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

二月庚子，封蒿齐忒部台吉噶尔玛萨望为多罗郡王。壬子，大学士陈之遴免。甲寅，以陈之遴为户部尚书。乙卯，以沈永忠为剿抚湖南将军，镇守湖南。己未，裁各部满尚书之复者。庚申，以高尔俨为弘文院大学士，费扬古为议政大臣。辛酉，明安达礼、刘余佑有罪，免。甲子，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贲塔尔、衮布、奔巴世希、扎穆苏台吉率所部来归。

三月戊辰，幸南台较射。上执弓曰：“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猎，期练习骑射。今综万几，日不暇给，然未尝忘也。”赐太常寺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免山西岢岚、保德七十四州县六年逋赋，代、榆次十二州县十之七。己巳，封喀尔喀部贲塔尔为和硕达尔汉亲王，衮布为卓礼克图郡王，奔巴世希为固山贝子。免蓟、丰润等十一州县九年灾赋。庚午，幸南苑。甲戌，免五台县逋赋及八年额赋之半。己卯，免江西六年荒地逋赋。辛巳，设宗学，亲王、郡王年满十岁，并选师教习。乙酉，还宫。丙戌，济席哈免，以噶达浑为兵部尚书。甲午，复以冯铨为弘文院大学士。

夏四月丁酉，亲试翰林官成克巩等。庚子，御太和殿，召见朝观官，谕遣之。谕曰：“国家官人，内任者习知纪纲，外任者谙于民俗，内外歷历，方见真才。今亲试词臣，其未留任者，量予改授，照词臣外转旧例，优予司、道各官。”始谕吏部、都察院举京察。甲辰，免湖南六年至九年逋赋、山西夏县荒赋。丙午，以佟国器为福建巡抚。丁未，以图海为弘文院大学士。壬子，以旱，下诏求直言，省刑狱。甲寅，命提学御史、提学道清厘学政。定学额，禁冒滥。改折民间充解物料，行一条鞭法。丁巳，定满官离任持服三年例。己未，以成克巩为吏部尚书。癸亥，免福州等六府九年以前荒赋三之一。

五月甲戌，停御史巡按直省。免祥符等七县九年灾赋，沔阳、潜江、景陵八年灾赋。乙亥，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子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以喀喀木为靖南将军，征广东余寇。免历城等六十九州县八、九年灾赋。丁丑，定旌表宗室节教贞烈例。己卯，诏曰：“天下初定，疮痍未复，频年水旱，民不聊生，饥寒切身，迫而为盗。魁恶虽多，岂无冤滥，协从沈陷，自拔无门。念此人

民，谁非赤子，摧残极易，生聚甚难，概行诛锄，深可悯恻。兹降殊恩，曲从宽宥，果能改悔，咸与自新。所在官司，妥为安插，兵仍补伍，民即归农，不愿还乡，听其居住，勿令失所。咸使闻知。”庚辰，定热审例。乙酉，追封舒尔哈齐为和硕亲王，额尔滚、界堪、雅尔哈齐、祜塞为多罗郡王。免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岳州九年灾赋。庚寅，加洪承畴太保，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壬辰，以张秉贞为刑部尚书。甲午，免霸、保定等三十一州县九年灾赋。

六月乙未朔，追封塔察篇古、穆尔哈齐为多罗贝勒。丁酉，谕曰：“帝王化民以德，齐民以礼，不得已而用刑。法者天下之平，非徇喜怒为轻重也。往者臣民获罪，必下部议，以士师之任，职在明允。乃或私心揣度，事经上发，则重拟以待亲裁；援引旧案，又文致以流刻厉。朕群生在宥，临下以宽。在饥寒为盗之民，尚许自首，遐方未服之罪，亦予招携。况于旷庶朝臣，岂忍陷兹冤滥？自后法司务得真情，引用本律，构距罗织，悉宜痛革，以臻刑措。”大学士高尔俨免。癸卯，复秋决朝番例。乙巳，命祖泽远专督湖广，孟乔芳兼督四川。丙午，免慈溪等五县八年灾赋。辛亥，赐故明殉难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及太监王承恩十六人谥，并给祭田，所在有司致祭。改折天下本色钱粮，行一条鞭法。癸丑，贝勒吞齐等败孙可望于宝庆。壬子，以李率泰为两广总督。庚申，慈宁宫成。辛酉，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癸亥，谕曰：“唐、虞、夏、商未用寺人，至周仅具其职，司阍逢洒扫、给令而已。秦、汉以来，始假事权，加之爵禄，典兵干政，贻祸后代。小忠小信，固结主心；大憨大奸，潜持国柄。宫庭遂密，深居燕间，淆是非，以溷贤奸，刺喜怒而张威福，变多中发，权乃下移。历览覆车，可为鉴戒。朕酌古准今，量为设置，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外官有与交结者，发觉一并论死。

闰六月丙寅，以成克巩为秘书院大学士，张端为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为弘文院大学士。乙亥，以金之俊为吏部尚书。庚辰，谕曰：“考之洪范，作肃为时雨之征，天人感应，理本不爽。朕朝乾夕惕，冀迓天休。乃者都城霖雨匝月，积水成渠，坏民庐舍，穷黎垫居艰食，皆朕不德有以致之。今一意修省，祗惧天戒。大小臣工，宜相儆息。”

秋七月甲午朔，上以皇太后谕，发节省银八万两赈兵民潦灾。辛丑，以宜永贵为南赣巡抚。庚戌，皇第二子福全生。辛酉，以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率师驻防归化城。

八月壬午，以太宗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应熊。尚可喜克化州、吴川。甲申，定武职品级。丙戌，以雷兴为河南巡抚。己丑，废皇后为静妃。辛卯，李定国犯平乐，府江道周永绪，知府尹明廷，知县涂起鹏、华钟死之。

九月壬子，复刑部三覆奏例。丙辰，耿继茂、喀喀木克潮州。丁巳，孟乔芳讨故明宜川王朱敬鑼于紫阳，平之。

冬十月癸亥朔，命田雄移驻定海。乙丑，马光辉等讨叛将海时行于永城，时行伏诛。丙寅，遣济席哈讨山东土寇。乙酉，设粥厂赈京师饥民。免通、密云等七州县灾赋。戊子，命大学士、学士于太和门内更番入直。

十一月甲午，祀天于园丘。戊戌，郑成功不受爵，优谕答之。戊申，以亢得时为河南巡抚。己酉，官军讨西宁叛回，平之。乙卯，朱玛喇、金之俊免。丙辰，免江南灾赋。戊午，刘清泰剿九仙山贼，平之。己未，免江西五十四州县灾赋。

十二月丙寅，以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蓝拜镇湖南。丁卯，以吕宫为弘文院大学士，博博尔代为议政大臣，冯圣兆为偏沅巡抚。辛未，幸南苑。甲戌，免金华八县九年灾赋。癸未，设兵部督捕官。以罗华为议政大臣。甲申，免开封、彰德、卫辉、怀庆、汝宁九年、十年灾赋。丙戌，郑成功犯吴淞，官军击走之。丁亥，还宫。是夜，地震有声。

是年，朝鲜，琉球，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下索诺额尔德尼、额尔德尼哈谈巴图鲁、厄鲁特部顾实汗、顾实汗下台吉诺穆齐，索伦部巴达克图，富喇村宜库达，黑龙江乌默忒、额尔多科，乌思藏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再至。

十一年春正月辛丑，罢织造官。戊申，免江宁、安徽、苏松、常、镇、庐、凤、淮、徐、滁上年灾赋。己酉，以袁廓宇为偏沅巡抚，胡全才抚治郧阳。庚戌，广东仁化月峒贼平。癸丑，郑成功

犯崇明、靖江、泰兴，官军击走之。甲寅，以金砺为川陕三边总督。乙卯，郑成功犯金山。丁巳，免顺德、广平、大名、天津、蓟州上年灾赋。辛酉，官军击贼于桃源，诛伪总兵李阳春等。

二月癸亥，朝日于东郊。丙寅，谕曰："言官为耳目之司，朕屡求直言，期遇綦切。乃每阅章奏，实心为国者少，比党徇私者多，朕甚不取。其涤肺肠以新政治。"以金之俊为国史院大学士。庚午，甄别直省督抚，黜陟有差。丙子，始耕耤田。戊寅，免江西缺额丁赋。辛巳，命尚可喜专镇广东，耿继茂移驻桂林。壬午，以马鸣佩为宣大山西总督，耿焞为山东巡抚，陈应泰为山西巡抚，林天擎为湖广巡抚，黄图安为宁夏巡抚。癸未，官军复平远县。甲申，谕曰："比年以来，军兴未息，供亿孔殷，益以水旱，小民艰食，有司失于拊循，流离载道。朕心恻然，不遑寝处。即核库储，亟图赈抚。"己丑，免河南州县卫所十年灾赋。庚寅，以李阴祖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三月壬辰，官军击桂东贼，擒其渠赖龙。戊戌，免湖广襄阳、黄州、常德、岳州、永州、荆州、德安及辰、常、襄三卫，山东济南、东昌十年灾赋。辛丑，宁完我劾陈名夏罪，鞫实，伏诛。乙巳，以王永吉为左都御史。戊申，皇第三子玄烨生，是为圣祖。以蒋赫德为国史院大学士。乙卯，以多罗慧哲郡王额尔滚、多罗宣献郡王界堪、多罗通达郡王雅尔哈济配享太庙。以孟明辅为兵部尚书。

夏四月壬戌，贼渠曹志攀犯饶州，官军击败之，志攀降。庚午，四川贼魏勇犯顺庆，官军击败之。壬申，地震。官军击故明将张名振等于崇明，败之。癸酉，免洛南上年灾赋三之一。己卯，幸南苑，赍所过农民金。乙酉，免保康等四县上年被寇灾赋。丁亥，以王永吉为秘书院大学士，秦世桢为浙江巡抚。戊子，江地寇徐可进、朱元等降。

五月壬辰，上还宫。甲午，幸西苑，赐大臣宴。庚子，以胡图为议政大臣。甲辰，免平凉卫上年灾赋。丙午，起党崇雅为国史院大学士，以龚鼎孳为左都御史。丁未，遣官录直省囚。庚戌，免兴安、汉阴、平利等州县上年灾赋。辛亥，太白昼见。丙辰，以杨麒祥为平南将军，驻防杭州。

六月己未朔，河决大王庙。丙寅，陕西地震。丁卯，以朱玛喇为靖南将军，征广东余寇。甲戌，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庚辰，大赦。

秋七月戊子朔，封琉球世子尚质为中山王。壬辰，免秦州、朝邑、安定灾赋。戊申，免镇原、广宁二县灾赋。丙辰，以佟代为浙闽总督。

八月戊午朔，免延安府荒赋。己未，官军剿瑞金余寇，诛伪都督许腾可等。庚申，罢直省恤刑官，命巡抚虑囚。辛酉，免真宁县十年灾赋。壬戌，山东淮州、阳谷等县地震有声。甲戌，以张中元为江宁巡抚。丙子，以张秉贞为兵部尚书。庚辰，以傅以渐为秘书院大学士，任濬为刑部尚书。壬午，故明乐安王朱议朋谋反，伏诛。

九月己丑，范文程以病罢。免西安、平凉、凤翔三府十年灾赋。庚寅，封线国安为三等伯。壬辰，申严隐匿逃人之禁。癸巳，免宣府、万全右卫灾赋。丙申，以董天机为直隶巡抚。壬子，以冯圣兆为延绥巡抚。

冬十月丁己朔，享太庙。辛未，免庐、凤、淮、阳四府，徐、滁、和三州灾赋。丁丑，命重囚犯罪三法司进拟，仍令议政王、贝勒、大臣详议。壬午，赈畿辅被水州县。免祁阳等七县逋赋。李定国陷高明，围新会，耿继茂请益师。

十一月丁亥，以陈泰为吏部尚书，阿尔津为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尚可喜遣子入侍。壬寅，诏曰："朕缵承鸿绪，十有一年，治效未臻，疆圉多故，水旱叠见，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朕以眇躬托于王公臣庶之上，政教不修，疮痍未复，而内外章奏，辄以'圣'称，是重朕之不德也。朕方内自省抑，大小臣工亦宜恪守职事，共弥灾患。凡章奏文移，不得称'圣'。大赦天下，咸与更始。"癸卯，幸南苑。甲辰，耿继茂遣子入侍。

十二月辛酉，和硕承泽亲王硕塞薨。戊辰，免荆门、钟祥等六州县灾赋。己巳，免磁、祥府等三十六州县灾赋。壬申，以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郑成功。尚可喜、耿继茂、朱玛喇败李定国于新会，定国遁走。乙亥，郑成功陷漳州，围泉州。丁丑，命明安达礼征罗刹。免西安五卫荒赋。江西贼霍武等率众降。

是年，朝鲜，琉球，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诺门汗、额尔德尼达云绰尔济，索伦部索朗噶达尔

汉，汤古忒部达赖喇嘛、谛巴班禅胡土克图均来贡。

十二年春正月戊子，官军败敌于玉版巢，又击藤县贼，破之。庚寅，免东平、济阳等十八州县上年灾赋。乙未，免直隶八府，河南彰德、卫辉、怀庆上年灾赋。戊戌，诏曰："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谟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频仍，吏治堕污，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闻。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几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辛丑，以韩岱为吏部尚书，伊尔德、阿喇善为都统。癸卯，以于时跃为广西巡抚。甲辰，命在京七品以上，在外文官知府、武官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辛亥，修《顺治大训》。

二月庚申，复遣御史巡按直省。壬戌，大学士吕宫以疾免。癸亥，免成安等六县上年灾赋。己巳，赈旗丁。免平凉、汉阴二县上年灾赋。丙子，封博穆博和尔为和硕襄亲王。免滨、宁阳等二十一州县上年灾赋。己卯，免滁、和二州上年灾赋。庚辰，以陈之遴为弘文院大学士，王永吉为国史院大学士。癸未，耿继茂、尚可喜败李定国于兴业。广东高、雷、廉三府，广西横州平。

三月戊子，免湖广石门县上年灾赋。以戴明说为户部尚书。庚子，以佟国器为南赣巡抚，宜永贵为福建巡抚。壬寅，免郧阳、襄阳二府上年被寇荒赋。甲辰，赐图尔宸，史大成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削绩顺公沈永忠爵。壬子，谕曰："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弗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直省学臣，其训督士子，博通古今，明体达用。诸臣政事之暇，亦宜留心学问，佐朕右文之治。"癸丑，设日讲官。

夏四月乙丑，免沈邱及怀庆卫上年灾赋。丁丑，进封尼思哈为和硕敬谨亲王，齐克新为和硕端重亲王。癸未，诏修太祖、太宗圣训。

五月乙酉，以图海兼刑部尚书。辛卯，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薨，辍朝七日。丁酉，以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驻防京口。戊戌，以胡沙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庚子，以觉罗巴哈纳为弘文院大学士。辛丑，灵邱县地震有声。乙巳，以觉罗郎球为户部尚书。丙午，以李际期为兵部尚书。丁未，以恩格德为礼部尚书。乙酉，以卫周祚为工部尚书。

六月甲寅，免杭州、宁波、金华、衢州、台州灾赋。丁卯，谕曰："朕览法司章奏，决囚日五、六人，或十余人。念此遇氓，兵戈灾祲之后，复罹法纲，深可悯恻。有虞之世，民不犯于有司。汉文帝、唐太宗亦几致刑措。今犯法日众，岂风俗日偷欤？抑朝廷德教未敷，或谳狱者有失人欤？嗣后法司其明慎用刑，务求平允。"戊辰，免房山县上年灾赋。桂王将刘文秀寇常德，遣其党犯岳州、武昌，官军击走之。己卯，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辛巳，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谕曰："中官之设，自古不废。任使失宜，即贻祸乱。如明之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辈，专权擅政，陷害忠良，出镇典官，流毒边境，煽党颂功，谋为不轨，覆败相寻，深可鉴戒。朕裁定内官职掌，法制甚明。如有窃权纳贿，交结官员，越分奏事者，凌迟处死。特立铁牌，俾世遵守。"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壬辰，复遣廷臣恤刑。辛亥，命直省绘进舆图。

八月丙辰，免灵邱县灾赋。癸亥，以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卓罗驻防荆州，祖泽润防长沙。乙丑，以多罗安郡王岳乐为左宗正，贝勒杜兰为右宗正。癸酉，谕曰："畿辅天下根本，部臣以运河决口，议内逋赋。朕念畿内水旱相仍，人民荼苦，复供旧税，其何以堪。今悉与蠲免。工筑之费，别事筹画。"免曹、城武等七州县及临清卫、齐河屯上年灾赋。

九月癸未，免凤阳灾赋。壬寅，定武会试中式殿试如文进士。朱玛喇、敦拜师还。丙午，颁御制《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异姓公以下，文三品以上各一部。戊申，免两当、宁远二县灾赋。

冬十月辛亥朔，设尚宝司官。壬子，免蔚州及阳和、阳高二卫灾赋。乙未，免甘州、肃州、凉州、西宁灾赋。辛酉，命每年六月虑囚，七月覆奏，著为令。癸亥，免磁、获嘉等八州县灾赋。甲子，免隆平十一年以前逋赋、淄川等八县灾赋。丙寅，免宣府、大同灾赋。戊辰，诏曰："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苟律例轻重失宜，官吏舞文出入，政平讼理，其道曷由。朕览谳狱本章，引用每

多未愜。其以现行律例缮呈，朕将亲览更定之。”辛未，以祝世允为镶红旗满州固山额真。癸酉，以孙廷铨为兵部尚书。乙亥，修玉牒。丙子，龚鼎孳以罪免。

十一月壬午，免滨、堂邑等十三州县灾赋。癸未，郑成功将犯舟山。乙酉，巡按御史顾仁坐纳贿，弃市。丁亥，谕曰：“国家设督抚巡按，振纲立纪，剔弊发奸，将令互为监察。近来积习，乃彼此容隐。凡所纠劾止末员，岂称设官之意。嗣有瞻顾徇私者，并坐其罪。”郑成功将陷舟山，副将把成功降于赋。戊子，幸南苑。免郧阳、襄阳逋赋，汲、淇、胙城等县灾赋。戊申，免临漳灾赋。

十二月丙辰，免耀州、同官、难南灾赋。癸亥，免安吉、仁和等十州县，宣化八卫灾赋。乙丑，颁《大清满字律》。免临清、齐河等十州县，东昌卫灾赋。丙寅，于时跃、祖泽远平九围两都瑶、僮一百九十二寨。己巳，多罗敏郡王勒度薨。癸酉，免涿、庆云等三十三州县，永平卫灾赋。甲戌，以宜尔德为宁海大将军，讨舟山寇。以秦世祯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陈应泰为浙江巡抚，白如梅为山西巡抚。免临海等十八县，祥符、兰阳二县，怀庆、群牧二卫灾赋。

是年，喀尔喀部额尔德尼诺穆齐台吉、门章墨尔根楚虎尔台吉、伊世希布额尔德尼台吉、额尔克戴青台吉来朝。朝鲜，喀尔喀部毕席勒尔图汗、温布额尔德尼、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丹律喇嘛、车臣汗、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下喇嘛塔尔达尔汉诺颜，厄鲁特部杜喇尔浑津台吉、都喇尔浑津阿里录克三拖因、阿巴赖诺颜、鄂齐尔图台吉、噶尔丹霸，索伦部马鲁凯，讷墨礼河头目伊库达，黑龙江头目库拜，班禅胡土克图，俄罗斯察干汗遣使均来贡。朝鲜三至。厄鲁特阿巴赖、鄂齐尔图台吉再至。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幸南苑。癸未，谕修《通鉴全书》、《孝经衍义》。丙申，免汉中、凤翔、西安上年灾赋。己亥，郑成功将犯台州，副将马信以城叛，降于贼，庚子，免广德上年灾赋十之一。甲辰，免富阳等六县上年灾赋。己巳，免江西八年逋赋。

二月戊午，免荆州、安陆、常德、武昌、黄州上年灾赋。庚申，免广平上年灾赋。丙寅，免岢岚、五台上年灾赋。戊辰，命两广总督移驻梧州。官军败李定国于南宁。庚午，定部院满官三年考满、六年京察例。以李率泰为浙闽总督，王国光为两广总督。甲戌，以赵布泰为镶黄旗固山额真。丙子，幸南苑，较射。多东平、仆、长山上年灾赋。己卯，大学士冯铨致仕。

三月庚辰，幸瀛台。癸未，免景陵等九县上年灾赋。癸巳，以费雅思哈为议政大臣，马之先为川陕三边总督。乙未，陈之遴有罪，以原官发盛京闲住。癸卯，谕曰：“朝廷立贤无方，比来罢谴虽多南人，皆以事论斥，非有所左右也。诸臣毋歧方隅，毋立门户，毋挟忿肆诬，毋摭嫌苛讦，庶还荡平之治。”丙午，谕曰：“朕亲政以来，夙夜兢业，每期光昭祖德，蚤底治平，克当天心，以康民物。方睿王摄政，斥忠任奸，百姓怨嗟，望朕亲政。乃者冬雷春雪，陨石雨土，所在见告。六载之中，康乂未奏，灾祲时闻。是朕有负于百姓也。用是恐惧靡宁，冀昭告于上帝祖宗，实图省戒，有司其涓日以闻。”夏四月辛亥，广西故明永安王朱华坝及土司来降。乙卯，以灾变祭告郊庙。辛酉，官军破贼姚黄于夷陵。壬戌，太康阳曲地震。丁卯，以觉罗科尔坤为吏部尚书。庚午，免麟游荒赋。壬申，以梁清标为兵部尚书。丁丑，尚可喜复揭阳、普宁、澄海三县。

五月辛卯，免大宁荒赋。癸巳，幸南苑。己亥，以罗托为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觉罗郎球免。命明安达礼为理藩院尚书。以张悬锡为宣大总督。免荆门、京山等十一州县，襄阳卫上年灾赋。

闰五月戊申，幸瀛台。丙辰，广西都康等府土官来降。己未，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及景仁、永素、承乾、翊坤、钟粹、储秀宫成。以郎廷佐为江南江西总督，刘汉祚为福建巡抚。丙寅，以张朝璘为江西巡抚。

六月己丑，谕曰：“满洲家人皆征战所得，故立严法以儆逋逃。比年株连无已，朕心恻焉。念此仆隶，亦皆人子。苟以恩结，宁不知感。若任情困辱，虽严何益。嗣后宜体朕意。”壬辰，莒州地震有声。庚子，免桃源上年荒赋。辛丑，容美土司田吉麟降。癸卯，命固山额真郎赛驻防福建。撤直省督催税粮满官。宁化贼帅黄素禾来降。

秋七月丁未朔，享太庙。戊申，官军败明桂王将龙韬于广西，斩之。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庚戌，郑成功将黄梧等以海澄来降。壬子，上初御乾清宫。癸丑，大赦。戊午，以佟延年

为甘肃巡抚。

八月戊寅，免广信、饶州、吉安上年灾赋。己丑，免莆田、仙游、兴平卫十一、十二两年灾赋。辛卯，赈畿辅。壬辰，封黄梧为海澄公。停满官榷关。癸巳，郑成功军陷闽安镇，进围福州，官军击却之。丁酉，免顺天比年灾赋。己亥，免靖远、洮岷等卫灾赋。辛丑，命三年大阅，著为令。乙巳，免大同上年灾赋。

九年丙午，官军败郑成功将于夏关，又败之于衡水洋，遂复舟山。癸亥，郑成功将官顾忠来降。壬申，追封和硕肃亲王豪格为和硕武肃亲王。

冬十月丁丑，以蒋国柱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戊寅，设登闻鼓。己卯，免宣府灾赋，延绥镇神木县十之三。庚辰，四川赋帅邓希明、张元凯率众降。甲午，以胡全才为湖广总督。乙未，幸南苑。丙申，以张尚抚治郧阳。辛丑，官军复辰州。壬寅，免和顺县灾赋十之三。永顺土司彭弘澍率所属三州六司三百八十洞来降。癸卯，命陈之遴还京。

十一月丙午，还宫。丁未，兴京陵工成。庚戌，祀天于园丘。辛亥，幸南苑。申严左道之禁。戊午，免清水县、凤翔所灾赋。丙寅，以张长庚为湖广巡抚。免海州荒赋。辛未，免洛川灾赋。

十二月丁卯，册内大臣鄂硕女董鄂氏为皇贵妃，颁恩赦。戊子，还宫。己丑，封盆挫监挫为阐化王。乙未，以李阴祖为湖广总督。丁酉，加上皇太后尊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戊戌，颁恩赦。

是年，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固伦额驸阿布鼐亲王来朝。朝鲜，荷兰，土鲁番，乌斯藏阐化王，喀尔喀部索特拔、宜尔登讷颜、喇嘛塔尔多尔济达尔汉诺颜、车臣汗、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下丹津喇嘛、戴青、额尔德尼喇嘛，厄鲁特部达赖吴巴什台吉、讷穆齐台吉、阿巴赖讷颜、察罕台吉、马赖台吉、什虎儿戴青、额尔德尼台吉、顾实汗下色稜诺颜，索伦部达尔巴均来贡。喀尔喀土谢图汗、宜尔登诺颜再至。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祈谷于上帝，以太祖武皇帝配。癸丑，以魏裔介为左都御史。甲寅，宜尔德师还。乙卯，以张悬锡为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官军败郑成功将于乌龙江，又败之于惠安县。戊午，谕曰："制科取士，计吏荐贤，皆朝廷公典。臣子乃以市恩，甚无谓也。师生之称，必道德相成，授受有自，方足当之。岂可攀援权势，无端亲匿。考官所得，及荐举属吏，辄号门生。贿赂公行，径窦百出，赞营党附，相煽成风。朕欲大小臣工杜绝弊私，恪守职事，犯者论罪。"修金陵寝。庚申，以卢崇峻为宣大总督。甲子，谕曰："我国家之兴，治兵有法。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隋敝，不及曩时。皆由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即得录用，及各衙门考取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徒以文字得官，迁转甚速，以故人乐趋之。其一切停止。丁卯，封猛峨、塔尔纳为多罗郡王，多尔傅为多罗贝勒，皇贵妃父鄂硕为三等伯。

二月戊寅，祭社稷。命儒臣纂修易经。癸未，故明崇阳王朱蕴钤等来降。丁酉，祭历代帝王庙。己亥，宽隐匿逃人律。以赛音达理为正白旗汉军固山额真。庚子，山西云镇地震有声。癸卯，免沔阳、益阳上年灾赋。

三月己酉，奉太宗文皇帝配享园丘及祈谷坛。多罗郡王塔尔纳薨。壬子，奉太祖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配享方泽。癸丑，以配享礼成，大赦天下。甲寅，诏求遗书。丙辰，复孔子位号曰至圣先师。丁卯，定远大将军济度师还。

夏四月甲戌，兴宁县雷连十二峒瑶官庞国安等来降。丁丑，流郑芝龙于宁古塔。癸未，四川保宁府威、茂二州地大震。乙酉，以济席哈为正红旗满洲都统。丁亥，以久旱，恤刑狱。辛卯，祷雨于郊坛，未还宫，大雨。丁酉，幸南苑。戊戌，置盛京奉天府。

五月癸卯朔，日有食之。丙午，以道喇为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甲寅，封济度为和硕简亲王。丁巳，以觉罗伊图为兵部尚书。戊午，还宫。

六月辛巳，免彰德、卫辉二府上年灾赋。壬午，免武陵县上年灾赋。辛丑，洪承畴以疾解任。

秋七月丙辰，削左都御史魏裔介职，仍戴罪办事。庚申，以朱之锡为河道总督。

八月壬申，命敦拜为总管，驻防盛京。己丑，免山西荒地逃丁徭赋。丙申，郑成功犯台州，绍

台道蔡琼枝叛，降于贼。丁酉，赉八旗贫丁。

九月辛丑，以亢得时为漕运总督，李国英为川陕三边总督。丙午，初御经筵。以贾汉复为河南巡抚。癸丑，以高民瞻为四川巡抚。停直省秋决。丙寅，官军复闽安镇。丁卯，京师地震有声。戊辰，诏曰："自古变不虚生，率由人事。朕亲政七载，政事有乖，致灾谴见告，地震有声。朕躬修省，文武群臣亦宜协心尽职。朕有阙失，辅臣陈奏毋隐。"

冬十月壬申，以开日讲祭告先师孔子于弘德殿。免新乐上年灾赋。癸酉，命固山额真赵布泰驻防江宁。丙子，皇第四子生。修《赋役全书》。辛巳，幸南苑。乙酉，阅武。丁亥，修孔子庙。戊子，还宫。庚寅，改梁化凤为水师总兵官，驻防崇明。甲午，顺天同官李振邺、张我朴等坐受贿弃市。乙未，昭事殿、奉先殿成。

十一月壬寅，幸南苑。皇第五子常宁生。丙午，进安郡王岳乐为亲王。庚戌，免吉永等八县灾赋。戊午，免霸、宝坻等二十八州县，保安等四卫灾赋。辛酉，荆州贼田国钦等来降。壬戌，明桂王将孙可望来降。固山贝子吞齐喀以罪削爵。

十二月癸酉，复命洪承畴经略五省，同罗托等取贵州。免新建、丰城灾赋。甲戌，封孙可望为义王。癸未，命吴三桂自四川，赵布泰自广西，罗托自湖南取贵州。丙戌，明桂王将谭新传等降。丙申，以皇太后疾愈，赉旗兵，赈贫民。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毕席勒尔图汗、冰图台吉、额尔德尼韦征诺颜、吴巴什诺颜、土谢图汗下完书克诺颜，厄鲁特部敖齐尔图台吉子伊拉古克三、班第大胡土克图、绰克图台吉、巴图鲁台吉、达赖乌巴什台吉、索伦部马鲁喀、虎尔格吴尔达尔汉、东夷托科罗氏、南迪欧，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均来贡。朝鲜三至。

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大赦。诏曰："帝王孝治天下，礼莫大乎事亲。比者皇太后圣躬违和，朕夙夜尤惧。赖荷天眷，今已大安。遘兹大庆，宜沛殊恩。其自王公以下，中外臣僚，并加恩赉。直省逋赋，悉与豁免。吏民一切诖误，咸赦除之。"壬寅，停祭堂子。以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征云南。戊午，祀园丘，己未，祀方泽，辛酉，祀太庙、社稷，以太后疾愈故。皇第四子薨。丙寅，以周召男为延绥巡抚。

二月甲戌，赈畿辅。甲申，免武清、郭上年灾赋。己丑，减辽阳税额。辛卯，川东贼帅张京等来降。甲午，命部院官各条陈事宜。乙未，御经筵。

三月辛丑，李定国党闫龙等陷横州，官军击走之。甲辰，内监吴良辅以受贿伏诛。壬子，免襄阳、郧阳荒赋。戊午，追封科尔沁巴图鲁王女为悼妃。甲子，追封皇第四子为和硕荣亲王。

夏四月辛未，赐孙承恩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子，官军败贼于合州，克重庆。癸未，免江夏等七县十三年灾赋。丙戌，较射于景山。辛卯，免淳化荒赋。大学士王永吉以罪免。壬辰，大学士陈之遴复以罪流盛京。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癸卯，调卫周祚为吏部尚书。戊申，以刘昌为工部尚书。更定铨选法。辛亥，郑成功将犯澄海，游击刘进忠以城叛，降于成功。壬子，免山东十一年以前逋丁逋课。己未，较射于景山。辛酉，裁詹事府官。壬戌，广西贼将贺九仪犯宾州，官兵击败之。癸亥，以胡世安、卫周祚、李尉为内院大学士。甲子，官军复沅靖，进取贵阳、平越、镇远等府，南丹、那地、独山等州，抚宁土司俱降。

六月戊辰，吴三桂等败李定国将刘正国于三坡，克遵义，拔开州。辛未，以赵廷臣为贵州巡抚。壬申，以佟国器为浙江巡抚，苏弘祖为南赣巡抚。丙子，官军败海寇于白沙。辛巳，以李妻凤为两广总督。甲申，以王崇简为礼部尚书。壬辰，免靖、沅陵等十五州县及平溪九卫所额赋。癸巳，郑成功犯温州，陷平阳、瑞安。

秋七月己亥，裁宣大总督。己酉，以潘朝选为保定巡抚。庚戌，沙尔虎达击罗刹，败之。改内三院大学士为殿阁大学士。设翰林院及掌院学士官。增各道御史三十人。己未，免桂阳、衡阳等十州县上年灾赋。甲子，以巴哈、费扬古、郭迈、屠禄会、马尔济哈、鄂莫克图、坤巴图鲁、邬布格德墨尔根袍、喀兰图、鄂色、博洛塞冷、巴特玛、巴泰俱为内大臣，赵国祚为浙江总督，李率泰专

督福建。

八月癸酉，以李显贵为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丙子，敕谕多尼等，授以方略。李定国将王兴及水西宣慰使安坤等来降。癸巳，御经筵。

九月丁酉，以孙塔为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庚戌，更定理藩院大辟条例。己酉，以能图为左都御史。壬子，赐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官校金。甲寅，改内院大学士觉罗巴哈纳、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额色黑、成克巩为保和殿大学士，蒋赫德、刘正宗为文华殿大学士，洪承畴、傅以渐、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卫周祚为文渊州阁大学士，李蔚为东阁大学士。己未，免福州、兴化、建宁三府，福宁州十二、十三两年荒赋。癸亥，发帑赐出征军士家。

冬十月壬午，以祖重光为顺天巡抚。荆州、襄阳、安陆霪雨，江溢，漂没万余人。

十一月甲戌朔，海寇犯洛阳内港，官军击败之。乙未，免郧阳、襄阳荒赋。庚子，定宫中女官员额品级。辛丑，免林县灾赋十之三。江南考官方犹、钱开宗等坐纳贿弃市。

十二月壬甲，以索浑为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甲戌，免五台灾赋。壬午，故明宗室朱议翁率众降。乙酉，以邬赫为礼部尚书。免山阴等八县上年灾赋。戊子，以明安达礼为安南将军，率师驻防贵州。己丑，谕曰：“川、湖、云、贵之人，皆朕臣庶，寇乱以来，久罹汤火。今大军所至，有来归者，加意拊循，令其得所。能效力建功者，不靳爵赏。”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窦尔格齐诺颜、噶尔当台吉、土谢图汗、毕席勒尔图汗、丹津喇嘛，厄鲁特部阿巴赖诺颜，车臣台吉下车臣俄木布、鄂齐尔图台吉，索伦部达把代，库尔喀部塔尔善，使犬国头目替尔库，达赖喇嘛俱来贡。朝鲜、喀尔喀土谢图汗、厄鲁特阿巴赖诺颜再至。

十六年春正月甲午，桂王将谭文犯重庆，其弟谭诣杀之，及谭弘等来降。丁酉，以徐永正为福建巡抚。庚子，多尼克云南。以捷闻。初，多尼、吴三桂、赵布泰会师于平越府之杨老堡，分三路取云南。多尼自贵阳入，渡盘江至岭卫，与白文选遇，大败之。三桂自遵义至七星关，不得进，乃由水西间道趋乌撒。赵布泰自都匀至盘江之罗颜渡，败守将李成爵于山谷口，又败李定国于双河口，所向皆捷，遂俱抵云南，入省城。李定国、白文选奉桂王奔永昌。癸卯，以林天擎为云南巡抚。甲辰，以巴海为昂邦章京，驻防宁古塔。辛亥，赐外藩蒙古诸王贫乏者马牛羊。癸丑，以赵廷臣为云贵总督，卞三元为贵州巡抚。

二月丙寅，免潼关卫辛庄等屯上年灾赋。丁卯，海寇犯温州，官军击败之。庚午，以云、贵荡平，命今秋举会试。辛未，免荆州、潜江等九州县及沔阳、安陆二卫上年灾赋。丙子，命罗托等班师，明安达礼驻防荆州。壬午，以许文秀为山东巡抚。

三月丙申，以蒋国柱为江宁巡抚。己亥，以张仲第为延绥巡抚。戊申，以朱衣助为安徽巡抚。郑成功犯浙江太平县，官军击败之。己酉，御经筵。甲寅，命吴三桂镇云南，尚可喜镇广东，耿继茂镇四川。丁巳，免襄阳等六县灾赋。

闰三月壬戌，大学士胡世安以疾解任。丁卯，定犯贼例，满十两者流席北，应杖责者不准折赎。甲申，免钟祥县上年灾赋。图海有罪，免。丙戌，封谭弘为慕义侯，谭诣为响化侯。丁亥，以张自德为陕西巡抚。

夏四月甲寅，多尼、吴三桂军克镇南州，白文选纵火烧澜沧江铁桥遁走。我军进克永昌，李定国奉桂王走腾越，伏兵于磨盘山，我军力战，复克腾越。

五月壬戌，广西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平。己巳，以刘秉政为宁夏巡抚。晋封满朱习礼为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戊寅，官军击成功于定关，败之，斩获甚众。辛巳，发内帑银三十万两，以其半赈云、贵穷黎，其半给征兵饷。

六月庚子，朝鲜国王李淏死。壬子，郑成功陷镇江府。

秋七月丁卯，以达素为安南将军，同索洪、赖塔等率师征郑成功。丙子，郑成功犯江宁。庚辰，幸南苑。甲申，还宫。

八月己丑朔，江南官军破郑成功于高山，擒提督甘煇等，烧敌船五百余艘。成功败遁，我军追至瓜州，敌兵大溃。先是，成功拥师十余万，战舰数千，抵江宁城外，列八十三营，络绎不绝，设

大炮、地雷、云梯、木栅，为久困之计，军容其甚盛。我军噶褚哈、马尔赛等自荆州以舟师来援，会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及游击徐登弟、参将张国俊等各以军至，总督郎廷佐合军会战，水陆并进，遂以捷闻。庚寅，御经筵。癸巳，幸南苑。以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同梅勒章京张元勋等驻防镇江。以蔡士英为凤阳巡抚，总督漕运。宜永贵为安徽巡抚，提督操江。丙申，安南国都将武公恣遣使纳款于洪承畴军前。戊戌，还宫。甲辰，郑成功复犯崇明，官军击败之。乙己，幸南苑。丙午，还宫。

九月庚申，免台州四年至十年被寇税赋。乙亥，赐陆元文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丑，以杜立德为刑部尚书。戊寅，予故朝鲜国王李淏谥，封世子棩为国王。庚辰，以海尔图为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辛巳，尊兴京祖陵为永陵。甲申，幸南苑。

冬十月庚戌，洪承畴以疾解经略任。甲寅，奈曼部达尔汉郡王阿汉以罪削爵为庶人。

十一月己未，论故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前罪，削巽亲王、端重亲王爵，降其子为多罗贝勒。敬谨亲王独免。壬戌，以公渥赫、公朴尔盆为内大臣。丙寅，上猎于近畿。壬申，次昌平州，上酹酒明崇祯帝陵，遣学士麻勒吉祭王承恩墓。甲戌，遣官祭明帝诸陵，并增陵户，加修葺，禁樵采。戊寅，皇第六子奇授生。己卯，次汤泉。甲申，次三屯营。追谥明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丙戌，吴三桂取沅江。

十二月戊戌，还京。乙巳，定世职承袭例。庚戌，加公主封号。壬子，命耿继茂移驻广西。

是年，朝鲜，喀尔喀部丹津喇嘛、土谢图汗、车臣汗、毕席勒尔图汗、鲁布藏诺颜、车臣济农、昆都伦托音、土谢图汗下多尔济台吉，厄鲁特部阿布赖诺颜、达来吴霸西诺颜、俄齐尔图台吉，黑龙江能吉勒屯头目韩批理，索伦部胡尔格为尔达尔汉俱来贡。朝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丹津喇嘛再至。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以朱国治为江宁巡抚。庚辰，京师文庙成。以能图为刑部尚书。辛巳，诏曰：“自古帝王，统御环区，治效已臻，则乐以天下，化理未奏，则罪在朕躬。敬天勤民，道不越此。朕续承祖宗鸿绪，兢兢图治，十有七年。乃民生犹未尽遂，贪吏犹未尽除，滇、黔伏戒未靖，征调时闻。反复思维，朕实不德，负上天之简界，忝祖宗之寄托，虚太后教育之恩，孤四海万民之望。每怀及此，罔敢即安。兹以三年正月，祭告天地、太庙、社稷，抒忱引责。自今以后，元旦、冬至及朕寿令节庆贺表章，俱行停止。特颁恩赦，官民除十恶死罪外，悉减一等，军流以下，咸赦除之。直省逋赋，概予豁免。有功者录，孝义者旌。诞告中外，咸使闻知。”免洮州卫上年灾赋。甲申，免莒、宁阳十二州县上年灾赋。

二月戊子，诏京官大学士、尚书自陈。其三品以下，亲加甄别。吴三桂军破贼于普洱。征南将军赵布泰师还。壬辰，尚书刘昌自陈年老，致仕。癸巳，免贵阳等六府及土司上年灾赋。复设凤阳巡抚，驻泰州。戊戌，甄察直省督抚及京职三品以上汉官，石申、冯溥等录叙黜降有差。壬寅，以林起龙为凤阳巡抚。免淮、扬、凤三府，徐州上年灾赋。定每年孟春合祭天地日月及诸神于大享殿。癸卯，谕礼部：“向来孟春祈谷礼于大享殿举行，今既行合祭礼于大享殿，以后祈谷礼于园丘举行。”壬子，免梁城所上年灾赋。

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甲子，以史纪功为浙江巡抚。辛未，谕礼部：“朕载稽旧制，岁终祫祭之外，有奉先殿合祭之礼。自后元旦、皇太后万寿及朕寿节，合祀于奉先殿。共详议礼仪以闻。”论陷镇江罪，革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职，免死为奴，协领费雅柱等弃市。甲戌，定固山额真汉称曰都统，梅勒章京曰副都统，甲喇章京曰参领，牛录章京曰佐领，昂邦章京曰总管。满仍其旧。以袁懋功为云南巡抚。丙子，御经筵。癸未，定王、贝勒、贝子、公妻女封号。甲申，更定民公、侯、伯以下，章京以上盔缨制。

夏四月丙戌，免宝坻、丰润、武清上年灾赋。甲午，以张长庚为湖广总督。丙申，以刘祚远为保定巡抚，张椿为陕西巡抚。辛丑，诏定匿灾不报罪。癸卯，以白秉贞抚治郧阳。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己酉，合祀天地于大享殿。

五月乙卯朔，以觉罗伊图为吏部尚书。庚申，免绥德、肤施五州县上年灾赋。甲子，以阿思哈为兵部尚书，苏纳海为工部尚书。甲戌，以佟壮年为正蓝旗汉军都统，郭尔泰为镶白旗蒙古都统。

免沅州、镇远二卫上年灾赋。己卯，诏曰：“前者屡诏引咎责躬，由今思之，皆具文而鲜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虽加处分，而此心介然未释。今上天示儆，亢旱疠疫，灾眚叠至。寇盗未息，民生困悴。用是深自刻责，夙夜靡宁。从前以言获罪者，吏部列名具奏。凡国计民生利害，及朕躬阙失，各直言无隐。”庚辰，以张天福为正黄旗汉军都统。壬午，觉罗巴哈纳等以旱引罪自陈。上曰：“朕以旱灾迭见，下诏责躬。卿等合辞引罪，是仍视为具文，非朕实图改过意也。卿等职司票拟，谨守成规，未能各出所见，佐朕不逮。是皆朕不能委任大臣之咎。自后专加委任，其殚力赞襄，秉公持正，以副朕怀。”多罗信郡王多尼师还。癸未，云南土司那嵛来降。

六月乙酉，始命翰林官于景运门入直。以阿思哈兼摄左都御史事。戊子，遣官省狱。以杨茂勋为湖广巡抚。免沣、巴陵十二州县及岳州等卫上年灾赋。己丑，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于历代帝王庙。罢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朝祀及宋臣潘美、张浚从祀。以苏纳海为兵部尚书。癸巳，以穆里玛为工部尚收，白色纯署河道总督。丙申，上以祷雨步至南郊斋宿。是日，大雨。戊戌，祀天于园丘，又雨。己亥，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魏裔介以罪免。辛丑，命修举天下名山大川、古帝王圣贤祀典。

秋七月甲辰朔，以霍达兼摄左都御史事。和硕简亲王济度薨。戊午，编降兵为忠勇、义勇等十营，隶吴三桂，以降将马宝等统之。丁卯，移祀北岳于浑源州。己巳，免荆州、祁阳十三州县及衡州等卫上年灾赋。庚午，免均、保康七州县及郧、襄二卫上年荒赋。以杨义为工部尚书。丁丑，命耿继茂移驻福建。宁古塔总管巴海败罗刹于使犬部地，招抚费牙喀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改徙席北流犯于宁古塔。庚辰，停遣御史巡按直省。壬午，以罗托为安南将军，率师征郑成功。癸未，能图免。

八月丁亥，以彭有义为河南巡抚。己丑，免化、茂名四州县及高州所上年灾赋。庚寅，免武冈上年灾赋。丙申，云南车里土司刀木祷来降。戊戌，以沈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守广东。辛丑，以爱星阿为定西将军，征李定国。壬寅，皇贵妃董鄂氏死，辍朝五日。甲辰，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己酉，降将郝承裔叛，陷邛州，围嘉定，官军击败之。辛亥，以穆里玛为镶黄旗满洲都统。

九月癸丑朔，安南国王黎维祺奉表来降。甲子，以佟凤彩为四川巡抚。丁卯，伪将邓耀据海康，官军击走之。壬申，以王登联为保定巡抚。甲戌，免保昌六县及南、韶二所十四年灾赋。戊寅，幸昌平，观故明诸陵。己卯，还宫。

冬十月丁亥，以觉罗雅布兰为刑部尚书。戊子，罢朝鲜贡鹰。辛卯，幸近郊。甲午，还宫。己亥，以郭科为工部尚书。丁未，免睢、商邱十一州县及归德、睢阳二卫上年灾赋。

十一月甲寅，免赵柏乡四州县及真定卫上年灾赋。乙卯，免宁、上饶四十六州县上年灾赋。丁巳，撤直省恤刑官。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师还。辛酉，大学士刘正宗以罪免。壬戌，复遣御史巡按直省。乙丑，敬谨亲王尼思哈死。戊寅，免睢、虞城六州县灾赋。庚辰，免五河、安东上年灾赋。

十二月癸巳，免邳、宿迁四州县灾赋。戊戌，免庆都灾赋。甲辰，皇第八子永干生。

是岁，朝鲜，喀尔喀部丹津喇嘛，土谢图汗下万舒克诺颜、七旗，厄鲁特部鄂齐里汗，达赖喇嘛、班禅胡土克图，阿里禄克山托因，虎尔哈部宜讷克，俄罗期部察罕汗，使鹿索伦部头目布勒，苏定噶、索朗阿达尔汉子查木苏来贡。朝鲜再至。

十八年春正月壬子，上不豫。丙辰，大渐。赦死罪以下。丁巳，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遗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不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献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

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于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欢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于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于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于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三月癸酉，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葬孝陵。累上尊谥曰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论曰：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

清史稿卷六　本纪第六

圣祖一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讳玄晔，世祖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诞上于景仁宫。天表英俊，岳立声洪。六龄，偕兄弟问安。世祖问所欲，皇二子福全言：“愿为贤王。”帝言：“愿效法父皇。”世祖异焉。

顺治十八年正月丙辰，世祖崩，帝即位，年八岁，改元康熙。遗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二月癸未，上释服。乙未，诛有罪内监吴良辅，罢内官。丙申，以嗣简亲王济度子德塞袭爵。

三月丙寅，诏曰：“国家法度，代有不同。太祖、太宗创制定法，垂裕后昆。今或满、汉参差，或前后更易。其详考成宪，勒为典章，集议以闻。”

四月，予殉葬侍卫傅达理祭葬。甲申，命湖广总督驻荆州。乙酉，命将军线国安统定南部军镇广西。丙戌，以拉哈达为工部尚书。癸卯，安南国王黎维祺遣使入贡。丙午，大学士洪承畴乞休，允之，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戊申，赐马世俊等三百八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罢各省巡按官。己巳，以高景为工部尚书，刘良佐为江安提督。乙亥，安南叛臣莫敬耀来归，封归化将军。

六月己卯，江苏巡抚朱国治疏言苏省逋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下部斥黜有差。辛巳，黑龙江飞牙喀部十屯来归。庚寅，以嗣信郡王铎尼子鄂扎袭爵。癸巳，大学士傅以渐乞休，允之。丁酉，罢内阁，复内三院。戊戌，吴三桂进驯象五，却之。招停直省进献。

闰七月庚辰，以车克为吏部尚书，阿思哈为户部尚书。甲午，以傅维鳞为工部尚书。壬寅，予苏松提督梁化凤男爵。

八月甲寅，达赖喇嘛请通市，许之。

九月丁未，以卞三元为云南总督，李栖凤为广东总督，郎廷佐为江南总督，梁化凤为江南提督。

十月己酉，以林起龙为漕运总督。诛降将郑芝龙及其子世恩、世阴。辛酉，裁顺天巡抚。山东民于七作乱，逮问巡抚许文秀，总兵李永盛、范承宗，命靖东将军济世哈讨平之。

十一月丙子朔，上亲祀天于园丘。己亥，世祖章皇帝升附太庙。甲辰，湖南巡按御史仵劭昕坐赃弃市。

十二月丙午，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会报大军入缅，缅人执明永历帝朱由榔以献。明将白文选降。班师。丁卯，宗人府进玉牒。

康熙元年壬寅春正月乙亥朔。乙酉，享太庙。庚寅，录大学士范文程等佐命功，官其子承谟等俱内院学士。

二月壬子，太皇太后万寿节，上率群臣朝贺。

三月，以滇南平，告庙祭陵，赦天下。辛卯，万寿节。己亥，遣官安辑浙江、福建、广东新附官民。

夏四月丙辰，上太祖、太宗尊谥。

五月戊寅，夏至，上亲祭地于方泽。

六月丁未，命礼部考定贵贱等威。

秋七月壬申朔，以车克为大学士，宁古礼为户部尚书，张杰为浙江提督，施琅为福建提督。

八月辛丑朔，大学士金之俊罢。

九月，裁延绥巡抚。

冬十月壬寅，以成克巩为大学士。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母后为慈和皇太后。

十一月辛巳，冬至，祀天于园丘，免朝贺。

十二月辛酉，命吴三桂总管云南、贵州两省。

是岁，天下户丁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二万四千一百二十四两零。监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一千二百一十二两零。铸钱二万九千万有奇。免直隶、江南各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二年癸卯春正月己亥，广东总督卢崇峻请封民船济师，斥之。

二月庚戌，慈和皇太后佟佳氏崩。

三月，荷兰国遣使入贡，请助师讨台湾，优赍之。

五月丙子，以孙廷铨为大学士。乙酉，云南开局铸钱。丙戌，诏天下钱粮统归户部，部寺应用，俱向户部关领，著为令。戊子，以魏裔介为吏部尚书。甲午，恭上大行慈和皇太后尊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崇天育圣皇后。

六月，葬世祖章皇帝于孝陵，孝康皇后、端敬皇后祔焉。戊申，以龚鼎孳为左都御史。乙卯，故明将李定国子嗣兴来降。乙丑，以哈尔库为浙江提督。

八月癸卯，诏乡、会试停制义，改用策论，复八旗翻译乡试。甲寅，命穆里玛为靖西将军，图海为定西将军，率禁旅会四川、湖广、陕西总督讨郧阳逋贼李来亨、郝摇旗等。

冬十月壬寅，耿继茂，施琅会荷兰师船剿海寇，克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郑锦遁于台湾。

十一月，诏免诸国贡使土物税。乙酉，冬至，祀天于园丘。

十二月壬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二百七十余州县灾赋。朝鲜入贡进香。

三年甲辰春正月，赐朝正外藩银币鞍马。

二月壬寅，巡监御史张吉午请增长卢盐引，斥之。

三月丙子，耿继茂等拔铜山。丙戌，赐严我斯等一百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亥，输臣等诬奏内大臣飞扬古子侍卫倭赫擅骑御马，飞扬古怨望，并弃市，籍其家，鳌拜以予其弟穆里玛。遣尚书喀兰图赴科尔沁四十七旗＜⿸艹泣＞盟。戊申，裁郧阳抚治。

五月甲子，诏州县私派累民，上官容隐者并罪之。

六月庚申，诏免顺治十五年以前逋赋。

闰六月乙酉，以王弘祚为刑部尚书。丙戌，以汉军京官归入汉缺升转。秋七月丁未，以施琅为靖海将军，征台湾。

八月甲戌，浙江总督赵廷臣疏报擒获明臣张煌言。己卯，穆里玛、图海疏报进剿郧阳茅麓山李来亨、郝摇旗，俱自焚，贼平。

九月癸丑，发仓粟赈给八旗庄田。乙卯，以查克旦为领侍卫内大臣。

十一月壬辰，冬至，祀天于园丘。丁未，以魏裔介为大学士，杜立德为吏部尚书，王弘祚为户部尚书，龚鼎孳为刑部尚书。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丙戌，祫祭太庙。是月，慧星见张宿、井宿、胃宿、奎宿，金星见。给事中杨雍建请修省。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陕西、浙江、福建、湖广、贵州等省一百二十一州县被灾额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年乙巳春正月壬辰，以郝惟讷为左都御史。己亥，停榷关溢额奖叙。辛丑，封承泽亲王硕色子博翁果诺为惠郡王。致仕大学士洪承畴卒，予祭葬，谥文襄。

二月乙丑，太皇太后圣寿，免朝贺。己巳，吴三桂疏报剿平水西乌撒土司，擒其酋安坤、安书圣。丙戌，以星变诏臣工上言阙失。御史董文骥疏言大臣更易先皇帝制度，非是，宜一切复旧。

三月戊子，京师地震有声。辛卯，金星昼见。以星变地震肆赦，免逋赋。山西旱，有司不以闻，下吏部议罪，免其积逋及本年额赋。壬辰，诏禁州县预征隔年税粮。丙申，诏曰：“郡县灾荒，有司奏请蠲赋，而小民先期已完，是泽不下逮也。自今被灾者，预缓征额赋十之三。”甲辰，万寿节，免朝贺。丙午，修历代帝王朝。太常寺少卿钱凝请简老成耆德博通经史者数人，出入侍从，以备顾问。

夏四月丙寅，诏凡灾伤免赋者并免丁徭。戊辰，诏卿二督抚员缺，仍廷推。

五月丁未，置直隶总督，兼辖山东、河南。裁贵州总督归云南，广西总督归广东，江西总督归江南，山西总督归陕西，凤阳、宁夏、南赣巡抚悉裁之。

六月乙丑，诏父子兄弟同役，给复一年。

秋七月己酉，吏部以山西征粮如额，请议叙。诏曰：“曩以太原诸处旱灾饥馑，督抚不以闻，议罪。会赦得原，岂可仍以催科报最。惟未被灾之地方官，仍予纪录。”

八月庚午，诏赃官遇赦免罪者，不许复职。

九月辛卯，册赫舍里氏为皇后，辅臣索尼之孙女也。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加恩中外。

冬十月癸亥，上幸南苑校射行围。甲戌，还宫。

十一月丁酉，祀天于园丘。

十二月痩辰，给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河南、浙江、广东、贵州等省一百二十一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暹罗入贡。索伦、飞牙喀人来归。

五年丙午春正月庚寅，以广东旱，发仓谷七万石赈之。以承泽亲王硕色子恩克布嗣爵。

二月壬子朔，置平远、大定、黔西三府。丁巳，以十二月中气不应，诏求明历法者。乙丑，诏自今汉军官丁优，准解任持三年丧。

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

五月丙午，以孙延龄为广西将军，接统定南部军驻桂林。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癸酉，傅维麟病免，以郝惟讷为工部尚书。辛未，诏崇文门凡货物出

京者驰其税。

秋七月庚辰朔，以朱之弼为左都御史。辛巳，琉球来贡，并补进漂失前贡。上嘉其恭顺，命还之，自今非其国产勿以贡。

八月己酉，给事中张维赤疏请亲政。

九月丁亥，上行围南苑。癸卯，还宫。礼部尚书沙澄免。以梁清标为礼部尚书，龚鼎孳为兵部尚书，郝惟讷为刑部尚书，朱之弼为工部尚书。

冬十月，诏起范承谟为秘书院学士。

十一月丙申，辅臣鳌拜以改拨圈地，诬奏大学士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罪，逮下狱。四大臣之辅政也，皆以勋旧。索尼年老，遏必隆闇弱，苏克萨哈望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争。鳌拜横暴，又宿将多战功，叙名在末，而遇事专磺，屡兴大狱，虽同列亦侧目焉。

十二月丙寅，鳌拜矫旨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甲戌，祫祭太庙。

六年丁未春正月己丑，封世祖第二子福全为裕亲王。丁酉，上幸南苑行围。以明安达礼为礼部尚书。

二月癸亥，晋封故亲王尼堪子贝勒兰布为郡王。丁卯，以宗室公班布尔善为大学士。起图海复为大学士。锡故总督李率泰一等男爵。

三月己亥，赐缪彤等一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戌，加索尼一等公。甲子，江南民人沈天甫撰逆诗诬告人，诛之。诬者皆不论。御史田六善言奸民告讦，于南人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北人不曰“于七党”，则曰“逃人”，请鞫诬反坐。从之。

五月辛酉，吴三桂疏辞总理云南、贵州两省事。从之。

六月己亥，禁采办楠木官役生事累民。

秋七月己酉，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加恩中外，罪非殊死，咸赦除之。是日，始御乾清门听政。甲寅，命武职官一体引见。己未，辅臣鳌拜擅杀辅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姓。癸亥，赐辅臣遏必隆、鳌拜加一等公。

九月丙午，命修《世祖实录》。

冬十月己卯，盛京地震有声。

十一月丁未，冬至，祀天于园丘。奉世祖章皇帝配飨。丁巳，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

十二月丙戌，以塞白理为广东水师提督。戊子，以马尔赛为户部增设尚书。戊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湖广等省一百六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荷兰入贡。

七年戊申春正月戊申，以莫洛为山西陕西总督，刘兆麒为四川总督。戊午，加鳌拜、遏必隆太师。

二月辛卯，上幸南苑。

三月丁未，诏部院官才能卓越，升转毋拘常调。

夏四月庚辰，浙江嘉善民郁之章有罪遣戍，其子褒、广叩阍请代。上并宥之。

五月壬子，以星变地震，下诏修省，谕戒臣工。

六月癸酉，金星昼见。丁亥，平南王尚可喜遣子之信入侍。

秋七月戊午，前漕运总督吴维华请征市镇间架钱，洲田招民出钱佃种。上恶其言利，下刑部议罪。庚申，以夸岱为满洲都统。

八月壬申，户部尚书王宏祚坐失察书吏伪印盗帑免。

九月庚子，以吴玛让为奉天将军，额楚为江宁将军，瓦尔喀为西安将军。壬寅，上将巡边，侍读学士熊赐履、给事中赵之符疏谏。上为止行，仍令遇事直陈。

冬十月，定八旗武职人员居丧百日，释缟任事，仍持服三年。庚午，上幸南苑。

十一月癸丑，冬至，祀天于园丘。

十二月癸酉，以麻勒吉为江南总督，甘文焜为云南贵州总督，范承谟为浙江巡抚。癸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奉天、直隶、江南、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等省二百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暹罗入贡。

八年己酉春正月戊申，修乾清宫，上移御武英殿。

二月庚午，命行南怀仁推算历法。庚午，上巡近几。

三月辛丑，以直隶废藩田地予民。

夏四月癸酉，卫周祚免，以杜立德为大学士。丁丑，上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丁巳，给事中刘如汉请举行经筵。上嘉纳之。

五月乙未，以黄机为吏部尚书，郝惟讷为户部尚书，龚鼎孳为礼部尚书，起王宏祚为兵部尚书。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庚申，王大臣议鳌拜狱上，列陈大罪三十，请族诛。诏曰："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没拘禁。"其弟穆里玛、塞本得，从子讷莫，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思哈、噶褚哈、济世，侍郎泰譬图，学士吴格塞皆诛死。余坐谴黜。其弟巴哈宿卫淳谨，卓布泰有军功，免从坐。嗣敬谨亲王兰布降镇国公。褫遏必隆太师、一等公。

六月丁卯，诏曰："朕夙夜求治，念切民依。迩年水旱频仍，盗贼未息，兼以贪吏朘削，民力益殚，朕甚闵焉。部院科道诸臣，其以民间疾苦，作何裨益，各抒所见以闻。"戊辰，敕改造观象台仪器。壬申，诏复辅臣苏克萨哈官及世职，其从子白尔图立功边徼，被枉尤酷，复其世职，均令其子承袭。戊寅，诏满兵有规占民间房地者，永行禁止，仍还诸民。以米思翰为户部尚书。戊子，诏宗人有罪，遽绝属籍，心有不忍。自顺治十八年以来，宗人削籍者，宗人府详察以闻。

秋七月壬辰朔，裁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壬寅，诏复大学士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原官并予谥。

八月甲申，以索额图为大学士，明珠为左都御史。

九月甲午，京师地震有声。丁未，以勒贝为满洲都统，塞白理为浙江提督，毕力克图为蒙古都统。

冬十月甲子，上幸南苑，诏行在勿得借用民物。卢沟桥成，上为文勒之石。

十一月己亥，先是山西陕西总督莫洛、陕西巡抚白清额均坐鳌拜党罢。至是，西安百姓叩阍称其清廉，乞还任。诏特许之。壬子，太和殿、乾清宫成，上御太和殿受贺，入居乾清宫。

十二月己卯，显亲王福寿死。丁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省四十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求入贡。

九年庚戌春正月丙申，予宋儒程颢、程颐后裔《五经》博士。丁酉，飨太庙。辛丑，祈谷于上帝，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配飨。起遏必隆公爵，宿卫内廷。己酉，诏明藩田赋视民田输纳。壬子，上幸南苑。

二月癸酉，以金光祖为广东广西总督，马雄镇为广西巡抚。癸未，诏尚阳堡、宁古塔流徒人犯，值十月至正月俱停发。

三月辛酉，赐蔡启僔等二百九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己丑，以蔡毓荣为四川湖广总督。己亥，上幸南苑。

五月丙辰朔，加上孝康章皇后尊谥，升祔太庙，颁发恩诏，访隐逸，赐高年，赦殊死以下。丙子，纂修《会典》。

六月丙戌朔，以席卜臣为蒙古都统。丁酉，以故显亲王福寿子丹致袭爵。己酉，命大学士会刑部录囚。

秋七月丁巳，以王辅臣为陕西提督。丁巳，奉祀孝康章皇后于奉先殿。

八月戊子，祭社稷坛。诏都察院纠察陪祀王大臣班行不肃者。乙未，复内阁，复翰林院。丁酉，

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有事于孝陵。壬子，车驾还宫。

九月庚申，以简亲王济度子喇布袭爵。

冬十月庚巳，颁圣谕十六条。甲午，改内三院，复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大学士。丁酉，谕礼部举经筵。

十一月癸酉，以艾元征为左都御史。壬午，以中和殿大学士魏裔介兼礼部尚书。十二日癸卯，以莫洛为刑部尚书。辛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河南、湖广、江南、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二百五十三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年辛亥春正月丁卯，蒙古苏尼特部、四子部大雪饥寒，遣官赈之。癸酉，封世祖第五子常宁为恭亲王。庚辰，大学士魏裔介罢。以曹申吉为贵州巡抚。

二月丁酉，以冯溥为大学士，以梁清标为刑部尚书。乙巳，召宗人觉罗年七十以上赵班等四人入见，赐朝服银币。戊申，命编纂《孝经衍义》。庚戌，以尼雅翰为满洲都统。

三月壬子朔，诰诫年幼诸王读书习骑射，勿恃贵纵恣。癸丑，置日讲官。庚午，以无雨风霾，下诏修省。

夏四月乙酉，命纂修《太祖》、《太宗圣训》。诏宗人闲散及幼孤者，量予养赡，著为令。丙戌，诏清理庶狱，减矜疑一等。辛卯，始开日讲。壬辰，上诣天坛祷雨。甲午，雨。

五月庚申，理藩院尚书喀兰图乞休，加太子太保，以内大臣奉朝请。癸酉，上幸南苑。

六月丁亥，以靳辅为安徽巡抚。甲午，金星昼见。是月，靖南王耿继茂卒，子精忠袭封，仍镇福建。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未，上御经筵。戊申，以王之鼎为江南提督。

九月庚戌，上以环宇一统，告成于二陵。辛亥，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启銮。蒙古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敖汉诸部王、贝勒、公朝行在。丁卯，谒福陵、昭陵。戊辰，祭福陵，行告成礼。庚午，祭昭陵，行告成礼。辛未，上幸盛京，御清宁宫，赐百官宴，八十以上召前赐酒。大赉奉天、宁古塔甲士及于伤废老病者白金，民间高年亦如之。曲赦死罪减一等，军流以下释之。山海关外跸路所经，勿出今年明年租赋。遣官祭诸王诸大臣墓。壬申，上自盛京东巡。

冬十月辛巳，驻跸爱新。召宁古塔将军巴海，谕以新附瓦尔喀、虎尔哈宜善抚之。己丑，上回跸盛京，再赐老人金。辛卯，谒福陵、昭陵。命文武官较射。命来朝外藩较射。壬辰，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回銮。

十一月庚戌，还京。壬申，以明珠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丙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浙江、山东、河南、陕西、湖广等省三百二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一年壬子春正月辛未，上奉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过八达岭，亲扶慈辇，步行下山。

二月戊寅，奉太皇太后至汤泉。辛卯，上回京。丙申，亲耕耤田。丁酉，朝日于东郊。戊戌，上诣赤城。

三月戊辰，上奉太皇太后还宫。

夏四月乙巳，命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巡视河工。

五月乙丑，《世祖实录》成。丙寅，上出德胜门观麦。

六月庚寅，命更定赋役全书。

秋七月己酉，谕征缅甸、云南、贵州功，予何建忠等一百二十七人世职。丙辰，上观禾。御史孟雄飞疏言孙可望穷蹙来归，滥膺王封。及伊身死，已袭二次。今孙徵淳死，宜令降袭。诏降袭莫义公。

闰七月，复封尚善为贝勒。丁亥，诏治狱勿用严刑轻毙人命，违者罪之。

八月壬子，上幸南苑行围。癸丑，诏曰：“帝王致治，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比来官员服用奢僭，竟相效尤。其议禁之。”庚申，上御经筵。壬戌，上奉太皇太后幸遵化汤泉。甲子，阅蓟州官兵

较射。丁卯，上谒孝陵。

九月丁丑，阅遵化兵、三屯营兵。

冬十月甲辰，上奉太皇太后还宫。壬子，命范承谟为福建总督。

十一月辛丑，上幸南苑，建行宫。

十二月丁未，裕亲王福全、庄亲王博果铎、惠郡王博翁果诺、温郡王孟峨疏辞议政。允之。戊午，上召讲官谕曰："有人请令言官风闻言事。朕思切中事理之言，患其不多。若借端生事，倾陷扰乱，深足害政，与民休息，道在不扰。虚耗元气，则民生蹙矣，"己未，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疏辞议政。不许。庚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省一百四十一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二年癸丑春正月庚寅，上幸南苑，大阅。

二月辛亥，以吴正治为左都御史。壬子，上御经筵，命讲官日直。戊辰，赐八旗官学翻译《大学衍义》。

三月丁丑，上视麦。壬午，平南王尚可喜请老，许之。请以其子之信嗣封镇粤，不许，令其撤藩还驻辽东。癸巳，赐韩炎等一百六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丁巳，遣官封暹罗国王。

五月壬申，学士傅达礼等请以夏至辍讲。上曰："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

六月壬寅，起张朝珍为湖广巡抚，李之芳为浙江总督。丁未，上御瀛台，召群臣观荷赐宴。乙卯，禁八旗以奴仆殉葬。

秋七月庚午，平西王吴三桂疏请撤藩。许之。丙子，嗣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许之。壬午，命重修《太宗实录》。

八月丁未，试汉科道官于保和殿，不称职者罢。壬子，遣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往云南，尚书梁清标往广东，侍郎陈一炳往福建，经理撤藩。丁巳，谕礼部："祭祀大典，必仪文详备，乃可昭格。其稽古典礼酌议以闻。"

九月戊辰，礼部尚书龚鼎孳乞休。允之，乙亥，京师地震，诏修省。

冬十月壬寅，以王之鼎为京口将军。己酉，上幸南苑行围。

十一月丁卯，故明宗室朱议丛以蓄发论死。得旨免死入旗，给与妻室房地。庚午，诏民间垦荒田亩，以十年起科。

十二月壬子，以姚文然为左都御史。吴三桂反，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贵州提督李本深、巡抚曹申吉俱降贼，总督甘文焜死之。丙辰，反问至，命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守荆州。丁巳，召梁清标、陈一炳还，停撤二藩。命加孙延龄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镇广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守四川。京师民杨起隆伪称朱三太子，围起事。事发觉，起隆逸去。捕诛其党。诏奸民乱已平，勿株边，民勿惊避。己未，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吴三桂。执三桂子额驸吴应熊下之狱。庚申，命副都统马哈达帅师驻兖州，扩尔坤驻太原，备调遣。辛酉，命直省巡抚仍管军务。壬戌，诏削吴三桂爵，宣示中外。命都统赫业为安西将军，会瓦尔喀守汉中。以倭内为奉天将军。吴三桂陷辰州。甲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安徽、浙江、湖广等省二十六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安南入贡。

十三年甲寅春正月乙亥，勒尔锦师行。庚辰，吴三桂陷沅州。丁亥，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遁。己丑，以提督佟国瑶守郧阳。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降之。命总兵徐治都还守夷陵。庚寅，封世祖第七子隆禧为纯亲王。以席卜臣为镇西将军，守西安。

二月乙未朔，太皇太后颁内帑犒军。丁酉，钦天监新造仪象成。壬寅，贼犯沣州，守卒以城叛，提督桑峨退荆州，陷常德。命镇南将军尼雅翰率师守武昌。癸丑，上御经筵。以赵赖为贵州提督。甲寅，吴三桂陷长沙，副将黄正卿叛应之，旁陷衡州。命都统觉罗朱满守岳州，未至，岳州失。辛酉，命刑部尚书莫洛加大学士衔，经略陕西。孙延龄以广西叛，杀都统王永年，执巡抚马雄镇幽之。

三月乙丑，命整饬驿站，每四百里置一笔帖式，接递军报，探发塘报。命左都御史多诺等军前督饷。戊辰，吴三桂将犯夷陵，勒尔锦遣兵击败之。庚午，以额驸华善为定南将军，镇京口。庚辰，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刘秉政降贼。癸未，郧阳副将洪福叛，提督佟国瑶击败之。壬辰，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命希尔根为定南将军，尚书哈尔哈齐副之。命舒恕、桑遏、根特、席布率师赴江西。甲午，西安将军瓦尔喀克阳平关。

夏四月癸卯，调西安副都统德业立守襄阳。丁未，吴三桂子应熊、孙世霖伏诛。初，三桂仓卒起兵，而名义不扬，中悔。至沣州，颇前却。至是，方食闻报，惊曰："上少年乃能是耶？事决矣！"推食而起。诏削孙延龄职。以阿密达为扬威将军，驻江宁，赖塔为平南将军，赴杭州。甲寅，潮州总兵刘进忠以城叛。戊午，以根特为平寇将军，赴广西讨孙延龄。河北总兵蔡禄谋叛，命阿密达袭诛之。辛酉，诏削耿精忠爵。癸亥，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西王尚可喜。

五月丙寅，皇子胤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崩。戊寅，安西将军赫业等败吴之茂于答阁堡，复朝天关。壬午，浙江平阳兵变，执总兵蔡朝佐，应耿精忠将曾养性，围瑞安。命赖塔进兵讨之。壬辰，副都统德业立败洪福于武当。

六月丙午，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赴岳州，贝子准达赴刑州。庚戌，总兵祖弘勋以温州叛。金华副将牟大寅败耿精忠将于常山。壬子，命将军喇哈达守杭州。乙卯，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浙江，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赴四川。浙江温州、黄岩、太平诸营相继叛。命喇哈达守台、宁。

七月辛未，以郎廷佐为福建总督，段应举为提督。癸酉，赖塔败耿精忠将于金华。是时精忠遣其大将马九玉、曾养性犯浙江，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逢应，江西尤甚。南瑞总兵杨富应贼，董卫国诛之。丁亥，贝勒察尼大战贼将吴应麒于岳州七里山，败之。

八月壬寅，平寇将军根特卒于军，以哈尔哈齐代之。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袭爵，守漳州。乙巳，金光祖报孙延龄陷梧州，督兵复之。丙午，上幸南苑。

九月壬戌，上御经筵，命每日进讲如常。耿精忠将以土寇陷清俗、徽州，江宁将军额楚、统领巴尔堪击走之，连战入江西，复乐平等县。命硕塔等驻安庆。辛未，麻城土寇邹君升等作乱，知府于成龙讨平之。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率师赴江西，侍卫坤为振武将军副之。广西提督马雄叛，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赴广东，宗室瓦山、觉罗昼特副之。

冬十月壬辰，喇布师行。丙申，岳乐师行。壬寅，上奉太皇太后幸南苑。辛亥，还宫。

十一月庚申朔，莫洛报吴之茂兵入朝天关，襄路中阻，洞鄂退守西安。命移西安军守汉中，河南军守西安。

十二月庚寅朔，杰书大败曾养性于衢州，又败之于台州。王辅臣叛，经略莫洛死之。上议亲征。王大臣以京师根本重地，太皇太后年高，力谏乃止。征盛京兵、蒙古兵分诣军前。丁未，命尚可喜节制广东军事。戊午，祫祭太庙。

十四年乙卯春正月辛酉，尚可喜报贼犯边州，官兵击败之。戊辰，晋封尚可喜平南亲王，命其子之孝佩大将军印讨贼。

二月癸巳，下诏切责贝勒洞鄂退缩失机，饬令速定平凉、秦州以通栈道。乙巳，康亲王杰书遣兵复处州，进复仙居。王辅臣陷兰州。西宁总兵王进宝大战于新城，围兰州。洞鄂复陇州关山关。

三月己未朔，叛将杨来嘉犯南漳，总兵刘成龙击走之。戊辰，饶州贼犯祁门，巡检张行健被执不屈，死之。丁丑，命张勇为靖逆将军，会总兵孙思克等讨王辅臣。贼陷定边城，命提督陈福驻宁夏讨贼。丁亥，蒙古布尔尼反，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讨平之。戊子，以熊赐履为大学士。

夏四月己丑，以勒德洪为户部尚书。署让军统领郎肃等剿耿寇于五桂寨，斩级二万，复余干。乙未，封张勇靖逆侯，王进宝一等男。戊戌，以左都督许贞镇抚州、建昌、广信。戊申，王辅臣遣兵援秦州，官兵迎击败之。辛亥，上谕："侍臣进讲，朕乃覆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癸丑，王进实复临洮，孙思克复靖远。戊午，绍兴知府许宏勋招抚降众五万人。

五月庚午，察哈尔左翼四旗来归。庚辰，命毕力克图援榆林。王辅臣兵陷延安、绥德。甲申，张勇复洮、河二州。

闰五月癸巳，上幸玉泉山观禾。杨来嘉奖、洪福陷谷城。斩守城不力之副将马郎阿以徇，削总兵金世需职，随军效力。壬子，额楚复广信。乐平土寇复陷饶州，将军希尔根击之，复饶州。

六月，毕力克图复吴堡，复绥德。丁丑，命将军舒恕援广东。己卯，命振武将军佛尼勒开栈道援汉中。庚辰，上幸南苑行围。壬午，张勇攻巩昌。江西官军攻石峡，失利，副都统雅赖战死。甲申，克兰州。毕力克图复延安。以军兴停陕西、湖广乡试。

七月乙巳，陈福剿定边，斩贼将朱龙。庚戌，江西官兵复浮梁、乐平、宜黄、崇仁、乐安诸县。

八月戊午，上幸南苑行围。洞鄂、毕力克图、阿密达会攻王辅臣，斩贼将军郝天祥。傅喇塔复黄岩。壬申，上奉太皇太后幸汤泉。甲申，上还京，御经筵。

九月，上次昌平，诣明陵，致奠长陵，遣官分奠诸陵。丙申，上奉太皇太后还宫。辛丑，诏每岁正月停刑，著为令。

冬十月癸亥，康亲王兵复太平、乐清诸县。丙寅，上谒孝陵。戊辰，祭孝陵。乙亥，还宫。陈福及王辅臣战于固原，不利，副将太必图战没。论平布尔尼功，封赏有差，及助顺蒙古王贝勒沙津以次各晋爵，罚助逆奈曼等部。

十一月癸巳，贝勒察尼复兴山。丁酉，复设詹事府官。壬寅，叛将马雄纠吴三桂兵犯高州，连陷廉州。命阐亲王喇布自江西援广东。是月，郑锦攻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死之。戕其家。

十二月丙寅，立皇子胤礽为皇太子，颁诏中外，加恩肆赦。乙亥，以勒尔锦师久无功，夺其参赞巴尔布以下职。宁夏兵变，提督陈福死之。壬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湖广、河南七府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五年丙辰春正月丁亥，以王进宝为陕西提督，驻秦州。甲午，以建储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乙未，升宁夏总兵官为提督，以赵良栋为之。辛丑，上幸南苑行围。

二月丁巳，诏军中克城禁杀掠。壬戌，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统辖全秦，自贝勒洞鄂以下咸受节制。癸酉，上如巩华城，谕扈从勿践春田。乙亥，吴三桂将高大杰陷吉安。戊寅，安亲王岳乐击三桂将于萍乡，败之，复萍乡。辛巳，上御经筵。赠死事副将张国彦太子太保，予世职。

三月癸未，赠海澄公黄芳度郡王。丙戌，王进宝、佛尼勒大败吴之茂于北山。庚寅，传喇塔围温州，曾养性、祖弘勋悉众来犯，副都统纪尔他布击走之。辛卯，岳州水师克君山。庚子，勒尔锦渡江与三桂之众战，迭败之。乙巳，赐彭定求等二百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勒尔锦与三桂之众战于太平街，不利，退守荆州。壬子，移赵赖提督江西。

夏四月辛丑，马雄、祖泽清纠滇贼犯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屡疏告急，援兵不时至。至是，贼逼广州，尚之信劫其父以降贼。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提督严自明俱从降。福建巡抚杨熙、总兵拜音达夺门出。舒恕、莽依图退至江西。上闻广东变作，命移兵益江西。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乙酉，复设郧阳抚治，以杨茂勋任之。丙戌，鄂罗斯察汉汗使人来贡。己亥，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

六月壬子朔，王辅臣降，图海以闻。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己卯，耿继善弃建昌遁，上谕杰书曰：“耿精忠自撤其兵，显为海寇所逼。其乘机速进。”

七月辛巳朔，赐鄂罗斯使臣鞍马服物。大学士熊赐履免。以慕天颜为江苏巡抚。庚子，以姚文然为刑部尚书，郎廷相为福建总督。振武将军佛尼勒会张勇、王进宝击吴之茂于秦州，大败之，贼众宵遁。

八月甲寅，穆占复礼县。壬戌，上奉太皇太后幸汤泉。乙亥，赖塔击马九玉于衢州，复江山，九玉弃军遁。

九月庚辰朔，赖塔进击马九玉，破之，复常山。进攻仙霞关，贼将金应虎迎降，复浦城，连下建宁。癸未，张勇复阶州。乙未，耿精忠戕前总督范承谟。山西巡抚达尔布有罪免。丙午，命穆占为征南将军，移军湖广。

冬十月辛酉，上奉太皇太后还宫。乙丑，康亲王杰书师次延平，贼将耿继美以城降。耿精忠遣子显祚献伪印乞降，杰书入福州，疏闻。上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其将曾养性、叛将祖宏勋俱降。浙江官兵复温、处二府。撤兖州屯兵。癸酉，命讲官进讲《通鉴》。

十一月丙戌，海寇犯福州，都统喇哈达击败之。丙申，官兵围长沙。宁海将军贝子傅拉塔卒于军。

十二月壬子，遣耿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分统靖南藩军。叛将严自明犯南康，舒恕击走之。丁巳，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军前乞降，且乞师，疏闻。许之。吴三桂将吴世琮杀孙延龄，踞桂林。庚申，海澄公黄芳世自贼中脱归。上嘉之，加太子太保，与其弟黄蓝并赴康亲王大军讨贼。建威将军吴丹复山阳。辛未，颁赏诸军军士金帛。丙子，祫祭太庙。耿继善弃邵武，海寇据之。副都统穆赫林击之，贼将彭世勋以城降。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陕西各省三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十六年丁巳春正月丙申，将军额楚攻吉安失利，命侍郎班迪驰勘军状。

二月己未，上幸南苑行围。甲子，大阅于南苑。免福建今年租赋，招集流亡。丙寅，以鄂内为讨逆将军，赴岳州。丁卯，康亲王杰书败郑锦于兴、泉，贼弃漳州遁，复海澄。遣郎中色度劳军岳州，察军状。辛未，以靳辅为河道总督。癸酉，论花马池剿寇功，蒙古鄂尔多斯贝勒索诺木等晋爵有差。乙亥，上御经筵。是月，江西官军复瑞金、铅山。

三月甲申，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督兵广东。己丑，谕礼部：“帝王克谨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设立专官，谨司占候。今星辰凌犯，霜露非时，钦天监不以实告，有辜职掌。其察议以闻。”庚寅，命翰林长于词赋书法者，以所业进呈。乙未，原任总兵刘进忠、苗之秀诣康亲王军降，命隋大军剿贼。癸未，诏：“军兴以来，文武官身殉封疆，克全忠节，其有旅亲不能归，妻子不得养者，深堪轸恻。所在疆吏察明，妥为资送，以昭褒忠至意。”甲辰，含誉星见，庆云见。乙巳，吴三桂聚兵守长沙。命勒尔锦进临江，图海守汉中，喇布镇吉安，莽依图进韶州，额楚驻袁州，舒恕防赣州。

夏四月己未，康亲王杰书疏言处州府庆元县民人吴臣任等不肯从贼，结寨自固，守义杀贼，实为可嘉。已交浙江督抚，效力者录用，归农者奖赏，其阵亡札委守备吴受南等并请恩恤。从之。辛酉，上幸霸州行围。以伊桑阿为工部尚书，宋德宜为左都御史。丁卯，提督赵赖败土寇于泰和，擒贼目萧元。戊辰，予死事温处道陈丹赤等官阴。辛未，上制《大德景福颂》，书屏，上太皇太后。乙亥，莽依图师至南安，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

五月己卯，尚之信降，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特擢谪戍知府傅宏烈为广西巡抚。先是，宏烈以首吴三桂反状谪梧州。及兵起，宏烈上书陈方略，故有是命。旋加授抚蛮灭寇将军，与莽依图规取广西。甲午，额鲁特噶尔丹攻败喀尔喀车臣汗，来献军实，却之。

六月丁巳，祖泽清以高州降。

秋七月庚子，郑锦将刘国轩自惠州犯东莞，尚之信大败之，贼将陈琏以惠州降。甲辰，上御便殿，召大学士等赐坐，论经史，因及前代朋党之弊，谕加警戒。以明珠、觉罗勒德洪为大学士。

八月丁未，明宗人朱统昌起兵陷贵溪、泸县。己未，上御经筵。丙寅，册立贵妃钮祜录氏为皇后，佟佳氏为贵妃。戊辰，傅宏烈等复梧州。

九月丙子，命宗室公温齐、提督周卜世赴湖广协剿。癸未，命额驸华善率师益简亲王军，科尔科代接驻江宁。丁亥，上发京师，谒孝陵，巡近边。丙申，次喀拉河屯。庚子，次达希喀布秦昂阿，近边蒙古敖汉部札穆苏等朝行在，献驼马，赐金币。吴三桂将胡国柱、马宝寇韶州，将军莽依图、额楚夹击破之，贼遁，追之过乐昌，复仁化。

冬十月甲辰，上次汤泉。癸丑，还宫。傅宏烈败吴世琮于昭平，复浔州。福建按察使吴兴祚败朱统昌于光泽，其党执统昌降。癸亥，始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入直。

十一月己卯，吴三桂将韩大任陷万安，让军统领哈克山击败之。庚子，封长白山神，遣官望祭。是月，官兵复茶陵、攸县。

十二月乙巳，海寇犯泉州，提督段应举等御之。辛亥，海寇犯钦州，游击刘士贵击败之。命参

赞勒贝、将军额楚进取郴、永。己巳，以冯甡为刑部侍郎。辛酉，金星昼见。辛未，祫祭太庙。

十七年戊午春正月己丑，副都统哈当、总兵许贞击韩大任于宁都，大任遁之汀州，诣康亲王军前降，命执送京师。壬辰，以郭四海为左都御史。乙未，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于是大学士李蔚等荐曹溶等七十一人，命赴京齐集请旨。

二月甲辰，傅宏烈疏言吴三桂兵犯广西，诏额楚、勒贝守梧州。己未，上御经筵，制《四书讲疏义序》。丁丑，皇后钮祜录氏崩，谥曰孝昭皇后。辛未，莽依图及吴世琮战于平乐，失利，退守梧州。命尚之信及都统马九玉会师守梧州。

三月丙子，湖广官兵击杨来嘉、洪福，败之，复房县。丁丑，海寇犯石门，黄芳世击败之。癸巳，祖泽清复叛应吴三桂。

闰三月癸卯，上巡近畿。乙丑，命内大臣喀代、尚书马喇往科尔沁四十九旗莅盟。丁卯，吴三桂将林兴珠诣安亲王军前降，诏封建义侯，随军剿贼。逮问副都统甘度海、阿进秦，以在江西剿贼失机也。

夏四月庚午，海寇蔡寅陷平和，进逼潮州。甲戌，祖泽清犯电白，尚之信、额楚击之，泽清遁。庚寅，庆阳土贼袁本秀作乱，官兵击斩之。

五月庚子朔，海澄公黄芳世卒于军，命其弟芳泰袭爵。戊申，福建总督郎廷相、巡抚杨熙、提督段应举俱免，以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杨捷为福建水陆提督。甲寅，上幸西郊观禾。额鲁特部济农为噶尔丹所逼，入边，张勇逐出之。

六月壬申，尚善遣林兴珠败三桂舟师于君山。丁亥，上以盛夏亢旱，步祷于天坛。是日，大雨。壬辰，吴三桂将犯永兴，都统伯宜理布、统领哈克山与战，败殁。海寇犯廉州，总兵班绍明等击走之。吴三桂兵犯郴州，副都统硕岱与战，不利，奔永兴。丁酉，诏曰："军兴以来，将士披坚执锐，盛暑祁寒，备极劳苦，朕甚悯焉。其令兵部察军中有负债责者，官为赏之，战殁及被创者恤其家。"

秋七月，郑锦陷海澄，前锋统领希佛、副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死之。甲辰，郑锦犯泉州。甲寅，以安珠让为奉天将军。壬戌，以魏象枢为左都御史。丙寅，召翰林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入直南书房。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

八月己卯，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卒于军，命贝勒察尼代之。庚午，西洋国王阿丰肃使臣入贡。癸未，上御经筵，以《御制诗集》赐陈廷敬等。乙未，吴三桂死，永兴围解。颁行《康熙永年历》。丙申，诏曰："逆贼倡乱，仰服天诛。絓误之徒，宜从宽典。其有悔悟来归者，咸与勿治。"

九月，上奉太皇太后幸汤泉，晋谒孝陵。姚启圣、拉哈达大败海寇于蜈蚣山，刘国轩遁，泉州围解。

冬十月癸未，上巡近边，次滦河，阅三屯营兵。己丑，将军鄂内败吴应麒于石口。丁酉，皇四子胤禛生，是为世宗，母曰吴雅氏。

十一月己亥，拉哈达疏言海贼断江东桥，兵援泉州难进。在籍侍读学士李光地为大军向导，修通险路，接济军需，请议叙。得旨："李光地前当变乱之初，密疏机宜。兹又迎接大兵，备办粮米，深为可嘉。即升授学士。"辛酉，上奉太皇太后还宫。癸亥，命福建陆路提督杨捷加昭武将军，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

十二月丁亥，额楚、傅弘烈及吴世琮战于藤县，不利，退守梧州。乙未，祫祭太庙。

十八年己未春正月戊申，遣官分赈山东、河南。甲寅，贝勒察尼督水师围岳州，贼将吴应麒遁，复岳州。上御午门宣捷。设随征总兵官以处降将，旋裁之。壬戌，刘国轩犯长乐，总督姚启圣偕纪尔他布、吴兴祚击败之。甲子，岳乐复长沙。

二月丙寅，傅弘烈战吴世琮于梧州，贼遁。己巳，诏数江西奸民从逆之罪，仍免其逋赋。甲戌，顺承郡王勒尔锦督兵过江，分复松滋、枝江、宜都、沣州，叛将洪福以舟师降。戊寅，简亲王喇布遣前锋统领希佛复衡州，贼将吴国贵、夏国相遁。庚辰，诏军前王大臣议进取云、贵事宜。以周有

德为云贵总督，桑峨为云南提督，赵赖为贵州提督，并随王师进讨。以杨雍建为贵州巡抚。癸未，以夸扎为蒙古都统。

三月丙申朔，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授彭孙遹等五十人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修《明史》，以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丁酉，上幸保定县行围。甲辰，以徐治都为湖广提督。将军穆占击吴国贵于永州，败之，复永州、道州、永明。己酉，上还宫。戊午，赐归允肃等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申，岳州阵殁诸将丧至，遣侍卫迎奠。福建阵没将士丧至亦如之。

夏四月丙寅，以杨茂勋为四川总督，驻郧阳。戊辰，以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己卯，旱甚，上步祷于天坛。是日，大雨。莽依图击吴世琮于浔州，败走之。壬寅，上出阜成门观禾。

五月庚戌，刘国轩犯江东桥，赖塔大战败之。

六月辛未，诏曰："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禀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督抚等其选吏教民，用副朕意。"己卯，以希佛为蒙古都统。

秋七月甲午，靳辅疏报淮、扬霸工成，涸出田地，招民种之。丁未，上视纯亲王隆禧疾。隆禧死。乙卯，额楚败吴世琮于南宁，世琮遁。庚申，京师地震，诏发内帑十万赈恤，被震庐舍官修之。壬戌，召廷臣谕曰："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悚息靡宁，勤求致灾之由。岂牧民之官苛取以行媚欤？大臣或朋党比周引用私人欤？领兵官焚掠勿禁欤？蠲租给复不以实欤？问刑官听讼或枉平民欤？王公大臣未能束其下致侵小民欤？有一于此，皆足致灾。惟在大法而小廉，政平而讼理，庶几仰格穹苍，弭消沴戾。用是昭布朕心，愿与中外大小臣工共勉之。

八月癸亥朔，将军穆占复新宁。甲子，傅宏烈复柳城、融县。庚辰，提督赵国祚、将军林兴珠大破吴国贵于武冈，国贵死，复武冈州。

九月庚戌，以地震祷于天坛。辛亥，命简亲王喇布守桂林。甲寅，金光祖执叛镇祖泽清送京，及其子良棨磔诛之。

冬十月辛未，诏将军张勇、王进宝，提督赵良栋、孙思克取四川，王进宝、赵良栋行。癸未，王进宝克武关，复凤县。赵良栋复两当。

十一月戊戌，王进宝击叛将王屏藩，遁之广元，复汉中。庚子，赵良栋复略阳，进克阳平关。丁酉，以许贞为江西提督。

十二月壬戌，以蔡毓荣为绥远将军，进定云、贵。将军佛尼勒、吴丹克梁河关，贼将韩晋卿遁，复兴安、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及郧阳之竹山、竹溪。丁卯，上幸南苑。辛未，诏安亲王岳乐率林兴珠班师。壬午，授赵良栋勇略将军。乙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二百六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十九年庚申春正月甲午，赵良栋复龙安府，进至绵竹，伪巡抚张文等迎降，遂入成都。诏以良栋为云贵总督。王进宝克朝天关，复广元，王屏藩缢死，生擒吴之茂。壬子，上幸巩华城，遣内大臣赐奠昭勋公图赖墓。

二月辛酉朔，诏吴丹会赵良栋进取云南，王进宝镇四川，勒尔锦取重庆，徐治都守荆州。乙丑，佛尼勒收顺庆府，潼川、中江、南部、蓬县、广安、西弃诸县悉下。丁卯，诏莽依图督马九玉、金光祖、高承阴进兵云南。己巳，上幸南苑。丙子，大阅。以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徐治都大败叛将杨来嘉，复巫山，进取夔州。杨茂勋复大昌、大宁。癸未，万正色败海寇于海坛。

三月辛卯，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杨来嘉降，送京。乙未，以伊辟为云南巡抚。丁酉，安亲王岳乐师旋，上劳于卢沟桥。辛丑，马承荫诱执傅宏烈。先是，马雄踞柳州，死，其子承荫以柳州降。至是，复叛，执宏烈送贵阳，不屈，死之。平南将军赖塔复铜山，命守潮州备承荫。万正色击海寇于平海＜□山奥＞，克之，进克湄州、南日、崇武诸＜□山奥＞。朱天贵降。拉哈达击刘国轩，败之，遁厦门。伪将苏堪迎降，进平玉洲、石马、海澄、马州等十九寨，复偕吴兴祚取金门。己酉，察尼下辰龙关，蔡毓荣复铜仁。

夏四月庚申朔，以赖塔为满洲都统。癸亥，穆占、董卫国败吴应麒，复沅州、靖州，进复黎平。丁卯，上以学士张英等供奉内廷，日备顾问，下部优叙，高士奇、杜讷均授翰林官。己巳，命南书房翰林每日晚讲《通鉴》。丙子，上祈雨天坛，翌日，雨。己卯，颁行《尚书讲义》。王进宝以病回固原，以其子总兵用予统军驻保宁。庚辰，宗人府进玉牒。

五月壬辰，命甘肃巡抚治兰州。乙巳，莽依图会军讨马承荫，复降，命执送京师。己酉，山海关设关收税。

六月甲子，蔡毓荣复思南。丁丑，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壬午，副都统马尔哈齐、营总马顺德以纵兵杀人论罪。

秋七月甲午，停捐纳官考选科道。褒恤福建总督范承谟、广西巡抚马雄镇，赠官予谥荫。乙巳，以折尔肯为左都御史。己酉，解顺承郡王勒尔锦大将军，撤还京。

八月戊辰，上御经筵。己巳，命赖塔移驻广州，以博济军益之。戊寅，大学士索额图免。壬午，将军莽依图卒于军，以勒贝代之。甲申，尚之信以属人王国光讦告其罪，擅杀之，诏赐之信死。其弟之节，其党李天植，皆伏诛，家口护还京师。

闰八月乙未，命各将帅善抚绿旗军士。壬子，以王永誉为广东将军。

九月癸亥，吴世璠使其将夏国柱、马宝潜寇四川，谭宏复叛应之，连陷沪州、永州，夔州土匪应之。命将军吴丹、噶尔汉，提督范达理、徐治都分道讨之。乙丑，以赖塔为平南大将军，率师进云南。戊寅，吴丹复沪州。

冬十月，仁怀失守，罢吴丹，以鄂克济哈领其军。戊戌，以阿密达为蒙古都统。噶尔汉复巫山。壬寅，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师旋，上郊劳之。戊申，彰泰、穆占败吴世璠于镇远。噶尔汉击谭宏于铁开峡，败之。是月，王大臣议上师行玩误之王贝勒大臣罪。得旨，勒尔锦革去王爵，籍没羁禁。尚善、察尼均革去贝勒。兰布、朱满革去镇国公。余各褫官、夺世职、鞭责、籍没有差。

十一月丙辰朔，冬至，祀天于园丘。彗星见，诏求直言。甲子，贝子彰泰进复平越，遂入贵阳。逆渠吴世璠及吴应麒等夜遁。安顺、石阡、都匀三府皆下。庚午，以达哈里为蒙古都统。丙子，川北总兵高孟败彭时亨于南溪桥，复营山，进围灵鹫寨，斩伪将魏卿武。甲申，提督周卜世复思南。

十二月壬辰，以徐元文为左都御史。甲午，高孟复渠县。乙未，提督桑峨大败吴世璠于永宁，追至铁索桥，贼焚桥遁。土官龙天祐、沙起龙造盘江浮桥济大军。壬寅，高孟复广安州。庚戌，以郝浴为广西巡抚。癸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西、福建、湖广等省一百八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年辛酉春正月壬申，叛将李本深降，械送京师。癸酉，总兵高孟复达州。甲戌，将军噶尔汉复云阳，谭宏死，进复忠州、万县、开县。乙亥，命侍郎温代治通州运河。丙子，将军穆占、提督赵赖击夏国相等，走之，复平远。辛巳，增置讲官。诏法司慎刑。是月，郑锦死，其子克塽继领所部。

二月己丑，贝子彰泰师至安南卫，击贼将线缄于江西坡。贼列象阵拒战。官兵分三队奋击，大破之。贼遁，公图、达汉泰追击，复败之，复普安州、新兴所。壬辰，副都统莽奕禄败贼张足法等于三山。甲午，诏凡三藩往事为民害者番除之。蠲奉天盐引。大将军赖塔师至广西，大破贼于黄草霸，复安笼，入曲靖。高孟复东乡，败彭时亨于月城寨。戊戌，增钦天监满监副一员。都统希福、马缉、硕塔复马龙州、杨林城，入嵩明州，贼遁。穆占复黔西、大定，斩其伪将张维坚。乙巳，贝子彰泰、大将军赖塔、将军蔡毓荣先后入滇。贼将胡国柄、刘起龙迎拒，官军分击败之。斩国柄、起龙。辛亥，谒孝陵。

三月甲辰，宣威将军鄂克济哈以失援建昌自劾。诏以觉罗纪哈里代之。辛酉，葬仁孝皇后、孝昭皇后于昌瑞山陵。诏行在批阅章奏，令大学士审校。壬戌，胡国柱犯建昌，将军佛尼勒击走之，复马湖。癸亥，马宝弃遵义，犯泸、叙。诏佛尼勒、赵良栋急击滇贼，勿令回援。丙寅，赠恤福建死事运使高天爵、知府张瑞午等官荫。戊辰，土官陆道清以永宁降。癸酉，上奉太皇太后幸遵化汤

泉。

夏四月甲辰朔，王用予复纳溪、江安、仁怀、合江。己酉，贝子彰泰遣使招抚诸路，武定、大理、临安、永顺、姚安皆降。壬子，上奉太皇太后还宫。

五月癸丑朔，提督周卜世取遵义，降伪官金仕俊等，复真安州、仁怀、桐梓、绥阳等县。己未，遣官察阅蒙古苏尼特等旗被旱灾状。乙丑，诏行取州县曾陷贼中者勿选科道。辛巳，大将军贝子彰泰报抵云南省城，伪将李发美以鹤庆、丽江二府降。

六月戊子，除山西、陕西房号银。

秋七月丁巳，以礼部尚书郭四海兼管刑部。庚申，诏四川民田为弁兵所占者察还之。辛酉，都统希福、提督桑峨击马宝于乌木山，大败之。马宝降，械送京师诛之。乙丑，赵良栋遣总兵李芳述击败胡国柱，复建昌，入云南。戊辰，诏图海率王辅臣还京。壬申，赐宴瀛台，员外郎以上皆与焉，赐采币。己卯，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规取台湾，改万正色陆路提督。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巳，上御经筵。

九月辛亥，上巡幸畿甸。故平南王尚可喜丧至通州，赐银八千两，遣官奠茶果。戊午，上次雄县，召见知州吴鉴，问浑河水决居民被灾状。丙寅，上还京。诏停本年秋决。壬申，复运丁工银。

冬十月癸未，偏沅巡抚韩世琦败贼将黄明于古州。甲申，额鲁特噶尔丹入贡。乙酉，大学士图海师旋，上嘉劳之。壬辰，诏撤平南、靖南两藩弁兵还京。癸卯，诏免吐鲁番贡犬马。

十一月辛亥，诏从贼诸人，除显抗王师外，余俱削官放还。以诺迈为汉军都统。癸亥，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平南大将军都统赖塔、勇略将军总督赵良栋、绥远将军总督蔡毓荣疏报王师于十月二十八日入云南城，吴世璠自杀，传首，吴三桂析骸，示中外，诛伪相方光琛，余党降，云南平。是日，以昭告孝陵，车驾次蓟州。丁卯，祭孝陵。辛未，召贝子彰泰、将军赵良栋还京。乙亥，上猎于南山，发矢殪三虎。己卯，回銮。

十二月戊子，设满洲将军，驻荆州，汉军将军驻汉中。癸巳，群臣请上尊号。敕曰："自逆贼倡乱，莠民响应，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输。加以水旱频仍，灾异叠见。此皆朕躬不德所致。赖宗社之灵，削平庶孽。方当登进贤良，与民休息，而乃侈然自足，为无谓之润色，能勿恧乎！其勿行。"补广西乡试。戊戌，大学士图海卒。己亥，上御太和门受贺，宜捷中外。癸卯，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颁发恩诏，赐宗室，赍外藩，予封赠，广解额，举隐逸，旌节孝，恤孤独，罪非常赦不原者悉赦除之。以于成龙为江南江西总督，吴兴祚为广东广西总督。丁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山西、浙江、福建等省七十五州县灾赋有差。丁户一千七百二十三万，征银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两有奇。盐、茶课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八两。铸钱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九万。朝鲜、厄鲁特入贡。

清史稿卷七　本纪第七

圣祖二

二十一年壬戌春正月壬戌，上元节，赐廷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首唱云："丽日和风被万方。"廷臣以次属赋。上为制《升平嘉宴诗序》，刊石于翰林院。丙寅，调蔡毓荣为云贵总督。戊辰，王大臣奏曰："耿精忠累世王封，甘心叛逆，分扰浙、赣，及于皖、徽，设非师武臣力，蔓延曷极。李本深、刘进忠等多年提镇，高官厚禄，不能革其号音，俯首从贼，抑有何益？均宜从严惩治，大为之防，以为世道人心之范。谨拟议请旨。"得旨："耿精忠、曾养性、白显中、刘进忠、李本深均磔死枭首。耿精忠之子耿继祚，李本深之孙李象乾、李象坤，其侄李济祥、李济民，暨祖宏动等俱处斩。为贼绂误之陈梦雷、李学诗、金境、田起蛟均减死一等。"己巳，特封安亲王岳乐子岳希为僖郡王。

二月庚辰，以达都为左都御史。癸未，以平滇遣官告祭岳渎、古帝陵、先师阙里。甲申，上御经筵。丙戌，以佟国维为领侍卫内大臣。辛卯，上斋居景山，为太皇太后祝厘。癸巳，上东巡，启銮。皇太子胤礽从。蒙古王贝勒等请上尊号，不许。以穆占为蒙古都统，妖人朱方旦伏诛。戊戌，

次山海关，遣大臣祭伯夷、叔齐庙。

三月壬子，上谒福陵、昭陵，驻跸盛京。甲寅，告祭于福陵。丙辰，告祭于昭陵。大赍将军以下，至守陵官、年老致仕官及甲兵废闲者。曲赦盛京、宁古塔。蠲跸路所过租税。己未，上谒永陵，行告祭礼。上具启太皇太后、皇太后进奉鲢鱼、鲫鱼。庚申，上由山道幸乌拉行围。辛酉，望祭长白山。乙亥，泛舟松花江。

夏四月辛巳，上回銮。赐宁古塔将军、副都统宴，赍致仕官及甲士。乙巳，次中后所。流人王廷试子德麟叩阍乞代父戍，部议不准。上谕："王德麟所言情甚可悯，遇朕来此，亦难得之遭。其父子俱读书人，可均释回。"

五月辛亥，上还京。壬子，诏宁古塔地方苦寒，流人改发辽阳。己未，大学士杜立德乞休，温旨允之。丙寅，免吉林贡鹰，减省徭役。戊辰，以王熙为大学士。

六月乙酉，以佟国瑶为福州将军。庚寅，以公倭赫为蒙古都统。甲辰，大学士冯溥乞休，温旨允之，差官护送，驰驿回籍。

秋七月庚戌，以杭艾为左都御史。甲寅，命刑部尚书魏象枢、吏部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豪强虐民者拘执以闻。乙卯，以三逆荡平宣示蒙古。

八月丙子，诏内阁学士参知政事。癸卯，谭宏之子谭天祕、谭天伦伏诛。

九月戊申，赐蔡升元等一百七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诏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秋冬以辰正。

冬十月甲申，定远大将军贝子彰泰、征南大将军都统赖塔凯旋，上郊劳之。己丑，以黄机、吴正治为大学士。辛卯，诏重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

十一月甲寅，以李之芳为兵部尚书，希福为西安将军，瓦岱为江宁将军。戊午，诏广西建双忠祠，祀巡抚马雄镇、傅宏烈。庚申，以赵赖为汉军都统。戊辰，以施维翰为浙江总督，以噶尔汉为满洲都统。

十二月己卯，前广西巡抚陈洪起从贼论死，命流宁古塔。癸未，以许贞为广东提督。戊子，录达海之孙陈布录为刑部郎中。癸巳，论行军失律罪，简亲王喇布夺爵，余遣戍降黜有差。庚子，郎谈使黑龙江还，上罗刹犯边事状。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率师防之。建木城于黑龙江、呼马尔，分军屯田。

二十二年癸亥春正月乙卯，宴赍廷臣。己未，上阅官校较射。

二月癸酉，帅颜保罢，以介山为礼部尚书，喀尔图为刑部尚书。甲申，上幸五台山。

三月戊申，还京。戊午，以噶尔汉为荆州将军，彭春为满洲都统。

夏四月乙亥，命提镇诸臣以次入观。庚辰，命巴海回驻乌拉，萨布素、瓦礼祜帅师驻额苏里备边。辛卯，以公坡尔盆为蒙古都统。

五月丙午，设汉军火器营，甲子，命施琅征台湾。

六月丁丑，上阅内库，颁赍廷臣币器。戊寅，以伊桑阿为吏部尚书，杭艾为户部尚书。癸未，上奉太皇太后避暑古北口。

闰六月戊午，施琅克澎湖。庚申，谕饬刑官勘狱勿淹系。

秋七月，车驾次胡图克图，赐随围蒙古王公冠服，兵士银币。甲午，上奉太皇太后还宫。

八月庚子，命经筵大典，大学士以下侍班。戊申，以哈占为兵部尚书，科尔坤为左都御史。戊辰，施琅疏报师入台湾，郑克塽率其属刘国轩等迎降，台湾平。诏锡克塽、国轩封爵，封施琅靖海侯，将士擢赍有差。

九月癸酉，以丁思孔为偏沅巡抚。己卯，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壬辰，次长城岭，太皇太后以道险回銮。上如五台山。限额鲁特入贡人数。

冬十月，上至五郎河行宫，奉太皇太后还京。丁未，群臣以台湾平，请上尊号，不许。癸亥，以萨布素为新设黑龙江将军。乙丑，诏沿海迁民归复田里。

十一月癸未，授罗刹降人宜番等官。戊子，上以海寇平，祭告孝陵。癸巳，上巡幸边界。

十二月甲辰，上还京。丁未，从逆土司陆道清伏诛。壬子，以纪尔他布为蒙古都统。乙卯，《易经日讲》成，上制序颁行。尚书朱之弼、都御史徐元文以荐举非人免。乙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山东、山西、甘肃、江西、湖广、广西等省二十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三年甲子春正月辛巳，上幸南苑行围。丙戌，加封安亲王岳乐子袁端为勤郡王。壬辰，命整肃朝会礼仪。罗刹踞雅克萨、尼布潮二城，饬断其贸易，萨布素以兵临之。

二月乙巳，上御经筵。癸丑，上巡幸畿甸。丙寅，还驻南苑。大学士黄机罢、乙丑，给事中王承祖疏请东巡，命查典礼以闻。

三月壬申，以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陛辞，赐白金二百、缎匹三十、内厩鞍马一。丁亥，上制五台山碑文，召示廷臣。谕之曰："近人每一文出，不乐人点窜，此文之所以不工也。"

夏四月己酉，设台湾府县官，隶福建行省。壬子，刑部左侍郎宋文连乞休，命加太子少保致仕。庚申，谕凡一事经关两部，俱会同具奏。乙丑，谕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朕阅张居正《尚书》、《四画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卒，予祭葬，谥清端。

五月丁卯，裁浙江总督。以公瓦山为满洲都统。己巳，修《大清会典》。丙子，以孙思克为甘肃提督。辛巳，命廷臣察举清廉官。九卿举格尔古德、苏赫、范承动、赵岑、崔隼、张鹏翮、陆陇其。癸未，起巴海为蒙古都统。甲申，上幸古北口，诏跸路所经勿践田禾。乙未，惠郡王博翁果诺坐陪祀不谨削爵。王大臣议奏侍郎宜昌阿、巡抚金隽查看尚之信家产，隐蚀银八十九万，并害杀商人沈上达，应斩。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及审谳不实之侍郎禅塔海应绞，从之。诏追银勿入内务府，交户部充饷。

六月丁未，琉球请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甲寅，暹罗国王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言贡船到虎跳门，阻滞日久，每致损坏。乞谕粤省官吏准其放入河下，早得登岸，贸易采办，勿被拦阻。从之。谕一等侍卫阿南达曰："朕视外旗蒙古与八旗一体。今巡行之次，见其衣食困苦，深用恻然。尔即传谕所过地方蒙古无告者，许其来见，询其生计。"于是蒙古扶老携幼，叩首行宫门。上详问年龄生计，给与银两布疋。乙卯，上阅牧群，赐从臣马。刑部尚书魏象枢再疏乞休。允之。丁巳，以汤斌为江苏巡抚。

七月乙亥以，宋德宜为大学士。辛巳，上驻跸英尼汤泉。以佟佳为蒙古都统。

八月戊申，上还京。甲寅，大学士李尉卒，遣官奠茶酒，赐祭葬，谥广勤。甘肃提督靖逆侯张勇卒，予祭葬，谥襄壮。

九月甲子朔，停本年秋决。丙寅，以张士甄为刑部尚书，博济为满洲都统。以钱贵，更铸钱，减四分之一。听民采铜铅，勿税。丁卯，改梁清标为兵部尚书，余国柱为户部尚书。庚午，以蒙古都统阿拉尼兼理藩院尚书。癸酉，以陈廷敬为左都御史，莽奕禄为蒙古都统。丁亥，诏南巡车驾所过，赐复一年。辛卯，上启銮。

冬十月壬寅，上次泰安，登泰山，祀东岳。辛亥，次桃源，阅河工，慰劳役夫，戒河吏勿侵渔。监视天妃闸。与河臣靳辅论治河方略。壬子，上渡淮。甲寅，次高邮湖，登岸行十余里，询耆老疾苦。丙辰，上幸焦山、金山，渡扬子江，舟中顾侍臣曰："此皆战艇也。今以供巡幸，然艰难不可忘也。"丁巳，弛海禁。戊午，上驻苏州。庚申，幸惠山。谕巡抚：百姓远道来观，其不能归者资遣之。

十一月壬戌朔，上驻江宁。癸亥，诣明陵致奠。乙丑，回銮。泊舟燕子矶，读书至三鼓。侍臣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养。"上曰："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丁卯，命伊桑阿、萨穆哈视察海口。谕曰："海口沙淤年久，遂至壅塞。必将水道疏通，始免昏垫。即多用经费，亦所不惜。"辛未，临阅高家堰。次宿迁。过白洋河，赐老人白金。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诣先师庙，入大成门，行九叩礼。至诗礼堂，讲《易经》。上大成殿，瞻先圣象，观礼器。至圣贵殿，览图书。至杏坛，观植桧。入承圣门，汲孔井水尝之。顾问鲁壁遗迹，博士孔毓圻占对甚详，赐官助教。诣孔林墓前酾酒。书"万世师表"额。留曲柄黄盖。赐衍圣公孔毓埏以次日讲诸经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赋。庚寅，上还京。以马哈达为满洲都统。

十二月壬辰朔，以石文炳为汉军都统。癸卯，命公瓦山视师黑龙江，佛宝、佛可托副之，备罗刹。甲辰，赐公郑克塽、伯刘国轩、冯锡范田宅，隶汉军。丙午，命流人值冬令，过严寒时乃遣。丙辰，上谒陵，赐守陵官兵牛羊。己未，还宫。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湖广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二十四年乙丑春正月癸酉，享太庙。谕曰："赞礼郎读祝，读至朕名，声辄不扬，失父前子名之义。自今俱令宣读。"癸未，命公彭春赴黑龙江督察军务。命侯林兴珠率福建滕牌兵从之。以班达尔沙、佟宝、马喇参军事。乙丑，试翰詹官于保和殿，上亲定甲乙，其不称者改官。戊子，命蒙古科尔沁十旗所贡牛羊送黑龙江军前。

二月庚子，命周公后裔东野氏为《五经》博士，予祀田。以额赫纳为满洲都统。癸卯，上御经筵。乙卯，上巡幸畿甸。庚申，还京。再赐刘国轩第宅。以范承勋为广西巡抚。

三月壬戌，上撰孔子庙碑文成，亲书立碑。重修《赋役全书》。辛巳，赐陆肯堂等一百二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卯，予宋儒周敦颐裔孙《五经》博士。丙申，授李之芳轻车都尉世职。戊戌，马喇以所俘罗刹上献，命军前纵遣之。辛丑，诏以直隶连年旱灾，逋赋六十余万尽免之，并免今年正赋三分之一。诏医官博采医林载籍，勒成一书。庚戌，设内务府官学。

五月癸未，诏厄鲁特济农违离本部，响化而来，宜加爱养，予之田宅。修《政治典训》。甲申，以原广西巡抚郝浴历官廉洁，悉免应追帑金。彭春等攻雅克萨城，罗刹来援，林兴珠率滕牌兵迎击于江中，破之，沈其船，头人额里克舍乞降。

六月庚寅朔，上巡幸塞外，启銮。戊戌，上还京。癸卯，诏曰："鄂罗斯入我边塞，侵扰鄂伦春、索伦、赫哲、飞牙喀等处人众，盘踞雅克萨四十年。今克奏厥绩，在事人员，咸与优叙。应于何地永驻官兵，即会议具奏。"上试汉军笔帖式、监生，曳白八百人，均斥革，令其读书再试。乙巳，上巡幸塞外。

秋七月壬申，设吉林、黑龙江驿路，凡十九驿。

八月丙午，上驻跸拜巴哈昂阿，赐朝行在蒙古王贝勒冠服银币。

九月戊午朔，上闻太皇太后违豫，回銮。己未，上驰回京，趋侍医药，旋即康复。辛巳，陕西提督王进宝卒，赠太子太保，予祭葬，谥忠勇。甲申，命副都统温代、纳秦驻防黑龙江，博定修筑墨尔根城，增给夫役，兼令屯田。乙酉，以吴英为四川提督。

冬十月甲午，上幸南苑。戊戌，厄鲁特使人伊特木坐杀人弃市。己亥，以瓦代为满洲都统。庚子，定外藩王以下，岁贡羊一双、酒一瓶。丙午，庆云见。己酉，靳辅请下河涸出田亩，佃民收价赏工费。上曰："如是则累民矣。其勿取。"甲寅，以博齐为江宁将军。

十一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庚申，以莽奕禄为满洲都统，塔尔岱为蒙古都统。甲戌，上大阅于卢沟桥。丙子，斩辅、于成龙遵召至京，会议治河方略。靳辅议开六河建长堤。于成龙请开浚海口故道。大学士以闻。上云："二说俱有理，可询高、宝七州县京官，孰利民。"侍读乔莱奏，从于成龙议，则工易成，而百姓有利。上令于成龙兴工。旋以民情不便而止。己卯，上赐鄂内、坤巴图鲁散秩大臣，听其家居二人皆太宗朝旧臣也。乙酉，诏曰："日蚀于月朔，越十六日月食。一月之中，薄蚀互见。天象示儆，宜亟修省。廷臣集议以闻。"

十二月庚寅，以察尼为奉天将军。己亥，谒孝陵。癸卯，上还宫。甲寅，祫祭太庙。

二十五年丙寅春正月丙申，命马喇督黑龙江屯田。鄂罗斯复据雅克萨，命萨布素率师逐之。

二月甲辰，重修《太祖实录》成。丁未，诏曰："国家削平逆孽，戡定遐荒，唯宜宣布德意，动其畏怀。近见云、贵、川、广大吏，不善抚绥，颇行苛虐，贪黩生事，假借邀功。朕思土司苗蛮，既归王化，有何杌陧，格斗靡宁。其务推示诚信，化导安辑，以副朕抚驭遐荒至意。"停四川采运木植。己酉，文华殿成。壬子，告祭至圣先师于传心殿。癸丑，上御经筵。以津进为领侍卫内大臣。

三月戊午，命修栖流所。己未，命纂修《一统志》。甲戌，以汤斌为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

夏四月乙酉朔，命阿拉尼往喀尔喀七旗莅盟。庚寅，诏曰："赵良栋前当逆贼盘踞汉中，首先入

川，功绩懋著。复领兵直抵云南，攻克省城之后，独能恪守法纪，廉洁自持，深为可嘉。今已衰老解任，应复其勇略将军、兵部尚书、总督以示眷注。”命郎谈、班达尔沙、马喇赴黑龙江参赞军务。赠陕西死事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参赞阿尔瑚世职。甲午，诏求遗书。戊申，调万正色云南提督，以张云翼为福建陆路提督。辛亥，始令顺天等属旗庄屯丁，编查保甲，与民户同。

闰四月辛未，以范承勋为云南贵州总督。

五月丁亥，诏毁天下淫祠。

六月乙亥，录平南大将军赖塔、都统赵赖以次功，各予世职有差。戊寅，以阿兰泰为左都御史。

秋七月己酉，锡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文绮白金，命其使臣赍书致鄂罗斯。吏部奏定侍读、庶子以下各官学问不及者，以同知、运判外转。从之。辛亥，上巡幸塞外。

八月辛未，上驻跸乌尔格苏台。丙子，上还京。以索额图为领侍卫内大臣。丁丑，诏萨布素围雅克萨城，遏其援师，以博定参军事。戊辰，诏天下学宫崇祀先儒。庚辰，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从衍圣公孔毓埏请也，除其赋。

九月己丑，以班达尔沙为蒙古都统。乙巳，以图纳为四川陕西总督。丁未，以陈廷敬为工部尚书，马齐为山西巡抚。己酉，鄂罗斯察汉汗使来请解雅克萨之围。许之。是月，内大臣拉笃祜奉诏与罗卜藏济农及噶尔丹定地而还。

冬十月丙辰，调张士甄为礼部尚书，以胡升猷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庚子，上谒孝陵。赏蒙古喀喇沁兵征浙江、福建有功者。

十二月癸丑，上还宫。丙辰，命侍郎萨海督察凤凰城屯田。癸亥，谕：“纠仪御史纠察必以严，设朕躬不敬，亦当举奏。”戊寅，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浙江、湖广、甘肃等省二十七州县被灾额赋有差。朝鲜、安南、荷兰、叶鲁番入贡。

二十六年丁卯春正月戊子，遣医官往治雅克萨军士疾，罗刹愿就医者并医之。丙申，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及济农合疏请上尊号。不许。乙巳，大学士吴正治乞休。允之。

二月癸丑，上大阅于卢沟桥。原任湖广总督蔡毓荣隐藏吴三桂孙女为妾，匿取逆财，减死鞭一百，枷号三月，籍没，并其子发黑龙江。原谳尚书禧佛等坐隐庇，黜革有差。甲寅，以余国柱为大学士。庚申，命八旗都统副都统更番入值紫禁城。丁卯，以张玉书为刑部尚书。壬申，户部奏浒墅关监督桑额溢征银二万一千余两。得旨：“设立榷关，原为稽察奸宄。桑额多收额银，乃私封便民桥，以致扰害商民。著严加议处。嗣后，司榷官有额外横征者，该部其严饬之。

三月己丑，以董讷为江南江西总督。癸巳，以王鸿绪为左都御史。癸卯，上御太和门视朝，谕大学士等详议政务阙失，佥以无弊可陈封。上曰：“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大小臣工，各宜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有所见闻，入陈无隐。”以马世济为贵州巡抚。

夏四月己未，上谕大学士曰：“纂修《明史》诸臣，曾参看前明实录否？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悉知。《明史》成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证。”丙寅，以田雯为江苏巡抚。癸酉，罢科道侍班。

五月己亥，宗人府奏平郡王纳尔都打死无罪属人，折伤手足，请革爵圈禁。得旨：“革爵，免圈禁。”庚辰，诏曰：“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用是减膳撤乐，齐居默祷。虽降甘霖，尚未沾足。皆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戊子，上召陈廷敬、汤斌十二人各试以文。谕曰：“朕闲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大有裨益。德格勒每好评论时人学问，朕心以为不然，故兹召试，兹判然矣。”壬辰，上制周公、孔子、孟子庙碑文，御书勒石。

六月丁酉，上素服步行，祈雨于天坛。是夜，雨。辛丑，改祀北海于混同江。以杨素蕴为安徽巡抚。

秋七月戊子，鄂罗斯遣使议和，命萨布素退兵。丙午，户部请裁京员公费。得旨勿裁。

八月己酉，上巡幸塞外。癸丑，次博洛和屯，行围。甲戌，赐外藩银币。

九月己卯，上还京。辛巳，于成龙进嘉禾。上曰：“今夏干旱，幸而得雨，未足为瑞也。”壬午，以李之芳为大学士。乙未，调汤斌为工部尚书。起徐元文为左都御史。

冬十月癸丑，上巡幸畿甸。甲子，上还驻畅春园。

十一月甲申，以李正宗为汉军都统。丙申，太皇太后不豫。上诣慈宁宫侍疾。

十二月乙巳朔，上为太皇太后不豫，亲制祝文，步行祷于天坛。癸亥，以王永誉为汉军都统。乙丑，湖广巡抚张泽为御史、陈紫星劾其贪婪，侍郎色楞额初按不实。至是，命于成龙、马齐、开音布驰往提拏，究拟论死。陈紫星内升。己巳，太皇太后崩，上哭踊视襚，割辫服衰，居慈宁宫庐次。甲戌除夕，群臣请上还宫。不允。

二十七年戊辰春正月戊子，上居乾清门外左幕次。乙未释服。丁酉，听政。

二月壬子，大学士勒德洪、明珠、余国柱有罪免，李之芳罢御史，郭琇具疏论列也。尚书科尔昆、佛伦、熊一潇俱罢。甲寅，以梁清标、伊桑阿为大学士，李天馥为工部尚书，张玉书为兵部尚书，徐乾学为刑部尚书。定宗室袭封年例。

三月乙亥，以马齐为左都御史。辛巳，上召廷臣及董讷、靳辅、于成龙、佛伦、熊一潇等议河务。次日亦如之。乙酉，色楞额以按张升狱欺罔论死，总督徐国相以徇庇，侍郎王遵训等以滥举，俱免官。己丑，以王新命为河道总督。辛卯，裁湖广总督。丁酉，论河工在事互讦诸臣，董讷、熊一潇、靳辅、慕天颜、孙在丰俱削官，并赵吉士、陈潢罪之。己亥，增遣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兵科给事中陈世安，会内大臣索额图与鄂罗斯议约定界。壬寅，赐沈廷文等一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李光地坐妄举德格勒议处。得旨：“李光地前于台湾一役有功，仍以学士用。”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戊申，以傅拉塔为江南江西总督。己酉，上躬送太皇太后梓宫奉安暂安奉殿。其后起陵，是曰昭西陵。回跸至苏州除发。甲寅，以厄鲁特侵喀尔喀，使谕噶尔丹。戊辰，上还宫。庚午，命侍郎成其范、徐廷尔查阅河工。

五月己卯，吏部尚书陈廷敬、刑部尚书徐元文以疾罢。甲午，以纪尔他布为兵部尚书。丙申，上谒祭暂安奉殿。

六月甲辰，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作乱，踞武昌，巡抚柯永升投井死，署布政使粮道叶映榴骂贼遇害。命瓦岱佩振武将军印讨之。庚申，阿喇尼奏噶尔丹侵厄尔德尼招，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遁。发兵防边。戊辰，起熊赐履为礼部尚书，徐元文为左都御史。以翁书元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癸酉，以辅国公化善为蒙古都统。乙酉，湖广提督徐治都大败夏逢龙于应城，于鲤鱼套焚贼舟，贼遁黄冈。丙戌，上巡幸塞外。戊子，南阳总兵史孔华复汉阳。庚寅，瓦岱复黄州，获夏逢龙，磔诛之，贼平。壬午，云南提督万正色侵冒兵饷，按律论死。上念其前陷贼时抗志不屈，行间血战劳绩甚多，免死，革提督，仍留世职。壬辰，上驻喀尔必哈哈达，有峰旧名纳哈里，高百数十丈，上发数矢皆过峰顶，赐今名。

八月癸卯，上驻巴颜沟行围。叶映榴遗疏至，赠工部侍郎，下部优恤。乙卯，张玉书奏查阅河工，多用靳辅旧议。

九月壬申，遣彭春、诺敏率师驻归化城防边。是时喀尔喀为噶尔丹攻破，从近边内。遣阿喇尼往宣谕之，并运米赈抚。辛卯，上还京。癸巳，复设湖广总督，以丁思孔为之。

冬十月癸卯，移杨素蕴为湖广巡抚。庚戌，以辅国公绰克托为奉天将军。乙卯，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曰孝庄文皇后。辛酉，升祔太庙，颁诏中外。

十一月辛卯，荆州将军噶尔汉等坐讨贼逗留夺职，鞭一百，官吏从贼授官者逮治，余贷之。

十二月庚子，以希福为蒙古都统。甲辰，建福陵、昭陵圣德神功碑，御制碑文。上谒孝庄山陵。乙巳，以尼雅翰为西安将军。乙巳，进张玉书为礼部尚书，徐元文刑部尚书，再进户部尚书。丙寅，上还京。兵部、工部会疏福建前造炮船核减工料银二万余两，应著落故总督姚启圣名下追赔。上以姚启圣经营平台甚有功绩，毋庸著追。

是岁，免江南、江西、湖广、云南、贵州等省三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八年己巳春正月庚午，诏南巡临阅河工。丙子，启銮。诏所过勿令民治道。献县民献嘉禾。壬午，诏免山东地丁额赋。甲申，上驻济南。乙酉，望祀泰山。庚寅，次�necessary城，阅中河。壬辰，次清河。癸巳，诏免江南积欠二十余万。乙未，上驻扬州。诏曰："朕观风问俗，卤薄不设，扈从仅三百人。顷驻扬州，民间结采盈衢，虽出自爱敬之诚，不无少损物力。其前途经过郡邑，宜悉停止。"

二月辛丑，上驻苏州。丁未，驻杭州。诏广学额，赉军士，复因公降谪官，赐扈从王大臣以次银币，赐驻防耆民金。辛亥，渡钱塘江，至会稽山麓。壬子，祭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制颂刊石，书额曰"地平天成"。癸丑，上还驻杭州。阅骑射，赐将军以及官兵大酺。丁巳，次苏州。故湖广粮道叶映榴之子敷迎銮，为其父请谥。上书"忠节"二大字赐之。松江百姓建碑祈寿，献进碑文。江南百姓籲留停跸，献土物为御食，委积岸上。令取米一撮，果一枚，为留一日。浙江巡抚金鋐有罪，削职遣戍。以张鹏翮为浙江巡抚。增设武昌、荆州、常德、岳州水师。癸亥，上驻跸江宁。甲子，祭明陵。赐江宁、京口驻防高年男妇白金。乙丑，上阅射，赐酺。上诣观星台，与学士李光地咨论星象，参宿在觜宿之先，恒星随天而动，老人星合见江南，非隐见也。江宁士民籲留圣驾。为留二日。

三月戊辰朔，发江宁。甲戌，阅高家堰，指授治河方略。丙戌，上还京。闻安亲王岳乐之丧，先临其第哭之，乃还宫。丁亥，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戊子，诏靳辅治河劳绩昭然，可复原官。丁酉，增设八旗火器营，副都统领之。

闰三月壬子，予安亲王岳乐祭葬立碑，谥曰和。己未，上谒陵。丙午，谒孝庄皇后山陵，谒孝陵。辛酉，上还京。

夏四月乙亥朔，上制《孔子赞序》及颜、曾、思、孟四赞，颁于学宫。壬辰，复命索额图等赴尼布楚，与鄂罗斯定边界。喀尔喀外蒙古内附告饥。命内大臣伯费扬古往赈抚之。命台湾铸钱。

五月乙巳，以阿兰泰、徐元文为大学士，顾八代为礼部尚书，郭琇为左都御史。壬戌，颁行《孝经衍义》。癸亥，命归化城屯兵备边。

六月乙亥，以佟宝为宁古塔将军。两广总督吴兴祚以鼓铸不实黜官。

秋七月，以石琳为两广总督。癸卯，册立贵妃佟氏为皇后。甲辰，皇后崩，谥曰孝懿。

八月癸酉，上巡幸边外。戊寅，驻博洛和屯，赐居民银米。

九月癸卯，上还京。戊午，以倭赫为蒙古都统，额驸穆赫为汉军都统。

冬十月丙寅，以郎谈为满洲都统。辛未，增设喀尔喀两翼扎萨克，招集流亡，编置旗队。癸酉，左都御史郭琇以致书本省巡抚请托降官。甲戌，葬孝懿皇后，上临送。是月，岷州生番内附。

十一月丙申，上还宫。辛酉，孝懿皇后附奉先殿。

十二月乙丑，诏免云南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民欠。丙寅，上朝皇太后于慈宁新宫。戊辰，以张英为工部尚书。乙亥，内大臣索额图疏报与鄂罗斯立约，定尼布楚为界，立碑界上，以五体文书碑。

是岁，免直隶、浙江、湖北等省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二十九年庚午春正月癸丑，上幸南苑。庚申，遣官赈蒙古喀尔喀。

二月甲子，以岳乐子马尔浑嗣封安郡王。乙丑，遣大臣巡视直隶灾区流民。五城粥厂宽期，倍发银米，增置处所。己巳，上谒孝庄山陵，谒孝陵。庚午，大雨。癸酉，上还京。甲戌，上御经筵。戊子，起陈廷敬为左都御史。

三月壬辰朔，除长芦新增盐课。乙未，诏修三朝国史。癸卯，命都统额赫纳、护军统领马赖、前锋统领硕鼐率师征厄鲁特。先是，噶尔丹兵侵喀尔喀，迭诏谕解不从，兵近边塞。至是，命额纳等莅边御之。辛亥，除云南黑井加增盐课。以张思恭为京口将军。

夏四月丁丑，以旱赦殊死以下系囚。甲申，建子思子庙于阙里。《大清会典》成。

五月辛卯朔，命九卿保举行取州县堪为科道者。

六月癸酉，大学士徐元文免。戊寅，噶尔丹追喀尔喀侵入边。命内大臣苏尔达赴科尔沁征蒙古师备御。命康亲王杰书、恪慎郡王岳希师驻归化城。

秋七月庚寅朔，以张英为礼部尚书，以董元卿为京口将军。辛卯，噶尔丹入犯乌珠穆秦。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子胤禔副之，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内大臣佟国纲、索额图、明珠、彭春等俱参军事，阿密达、阿拉尼、阿南达俱会军前。己亥，以陈廷敬为工部尚书，于成龙为左都御史。癸卯，上亲征，发京师。己酉，上驻博洛和屯，有疾回銮。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以喇嘛济隆来请和，福全未即进师。上切责之。乙丑，上还京。丙子，噶尔丹以誓书来献。上曰："此虏未足信也。其整师待之。"

九月癸巳，先是，乌兰布通之战，内大臣公佟国纲战殁于阵。至是，丧还，命皇子率大臣迎之。凡阵亡官咸赐奠赐恤有差。戊申，停今年秋决。壬子，弛民间养马之禁。

冬十月己未，上疾少愈，召大学士诸臣至乾清宫轮封。乙亥，以鄂伦岱为汉军都统。辛巳，领翰林院学士张英失察编修杨瑄撰拟佟国纲祭文失当，削礼部尚书，杨宣褫官戍边入旗。

十一月己亥，以熊赐履为礼部尚书。甲辰，达赖喇嘛请上尊号。不许，并却其贡。己酉，裕亲王福全等至京听勘。王大臣议上。上薄其罪，轻罚之。将士仍叙功。

十二月丁丑，上谒陵，行孝庄文皇后三年致祭礼。庚辰，还京。

是岁，免直隶、江南、浙江、甘肃等省三十二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年辛未春正月戊申，封阿禄科尔沁贝勒楚依为郡王，以与厄鲁特力战受伤被执不屈而脱归也。其十二旗阵亡台吉俱赠一等台吉，赐号达尔汉，子孙承袭。噶尔丹复掠喀尔喀。命瓦岱为定北将军，驻张家口；郎谈为安北将军，驻大同；川陕总督会西安将军驻兵宁夏备之。命在籍勇略将军赵良栋参军事。乙卯，以马齐为兵部尚书。

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御经筵。命步军统领领巡捕三营，兼辖五城督捕。戊午，厄鲁特策旺阿拉布坦使来，噶尔丹之侄也，厚赍其使，比旋，遣郎中桑额护其行。

三月戊子，翻译《通鉴纲目》成，上制序文。己酉，赐戴有祺等一百四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戊午，左都御史徐乾学致私书于山东巡抚钱钰，事发，并褫职。丁卯，上以喀尔喀内附，躬莅边外抚绥。是日，启銮。

五月丙戌，上驻多罗诺尔。喀尔喀来朝。先是，喀尔喀土谢图汗德哲卜尊丹巴唆，杀其同族扎萨图汗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内乱迭兴，为厄鲁特所乘。至是，遣大臣按其事。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具疏请罪。上赦之。以扎萨图汗，七旗之长，饬其弟策旺扎布袭汗号，封为亲王。丁亥，上御行幄，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入观，俯伏请罪。大臣宣赦，泣涕谢恩。赐茶赐宴赐坐，大合乐，九叩首而退。戊子，复召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策旺扎布、车臣汗及喀尔喀诸部济农、伟征、诺颜、阿玉锡诸大台吉三十五人赐宴。谕曰："朕欲熟识尔等，故复飨宴。"赐之冠服。策旺扎布年幼，以皇子衣帽数珠赐之。以车臣汗之叔扎萨克济农纳穆扎尔前劝车臣汗领十万众归顺，身为之倡，请照四十九旗一例，殊为可嘉，许照旧扎萨克，去其济农之号，封为郡王。余各封爵有差。传谕喀尔喀曰："尔等困穷至极，互相偷夺，朕已拯救爱养。今与四十九旗一体编设各处扎萨克，管辖稽察，其各遵守。如再妄行，则国法治之矣。"己丑，上御甲胄乘马，遍阅各部。下马亲射，十矢九中。次大阅满洲兵、汉军兵、古北口兵，列阵鸣角，鸟枪齐发，声动山谷。众喀尔喀环瞩骇叹曰："真神威也！"科尔沁喀尔喀各蒙古王贝勒请上尊号。不许。庚寅，上按阅喀尔喀营寨，赍牛羊及其穷困者。辛卯，遣官编喀尔喀佐领，予之游牧。乌珠穆秦台吉车根等以降附厄鲁特，按实罪之。壬辰，上回銮。癸卯，还京。辛亥，分会试中卷南左、南右、北左、北右、中左、中右、，从御史江繁之言也。壬子，群臣请上尊号。不许。

六月乙卯，以李天馥为吏部尚书，陈廷敬为刑部尚书，高尔位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甲申，西安将军尼雅翰奉诏督兵迁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于察哈尔，济农惮行遁去，尼雅翰追之不及，按问论死。命总督葛思泰追讨之。朝鲜使人以买《一统志》发其国论罪。致仕大学士杜

立德卒，予祭葬，谥文端。

闰七月丙辰，葛思泰疏报济农之弟博济在昌宁湖，经总兵柯彩派兵剿败，生擒博济及前禁之格隆等，均斩之。乙亥，上巡幸边外。

九月辛酉，上回銮，道遵化，谒孝庄山陵。乙丑，还京。庚午，以公阿灵阿为蒙古都统。甲戌，命侍郎博济、李光地、徐廷尔偕靳辅视河。

冬十月庚寅，谢尔素番盗杀参将朱震，西宁总兵官李芳述擒盗首华木尔加诛之。癸巳，以巴德浑为满洲都统，杭奕禄为荆州将军。丁未，甘肃提督孙思克讨阿奇罗卜藏，斩之。先是，使于厄鲁特之侍读学士达虎还及嘉峪关，为阿奇罗卜藏所害，命思克讨之。至是，捷闻。

十一月丁巳，以索诺和、李振裕为工部尚书，以伊勒慎为满洲都统。己未，诏曰："朕崇尚德教，蠲涤烦苛，大小诸臣，咸被恩礼。即因事罢退，仍令曲全乡里。近来交争私怨，纠结不已，颇有党同伐异之习，岂欲酿明季门户之祸耶？其各蠲私忿，共矢公忠。有怙终者，朕必穷治之。"是时徐元文、徐乾学、王鸿绪既罢，而傅腊塔等抉摘琐隐，钩边兴狱，故特诏儆饬焉。甲戌，诏曰："钦天监奏来岁正月朔日食。天象示儆，朕甚惧焉。其罢元日筵宴诸礼。诸臣宜精白供职，助朕修省。"

十二月甲申，诏曰："朕抚驭区宇，惟以爱养苍生，俾臻安阜为念。比岁地丁额赋，迭经蠲免，而岁运漕米，尚在输将，时切轸念。除河南已经蠲免外，其湖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漕米，以次各免一年，用纾民力。"丁亥，移旗庄壮丁赴古北口外达尔河垦田。遣侍郎阿山、德珠等往陕西监赈。壬辰，谕督、抚、提、镇保举武职堪任用及曾立功者，在内八旗旗员，令都统等举之。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山东、陕西、湖广、云南等省一百八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琉球入贡。

三十一年壬申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免朝贺。甲寅，上御乾清门，出示《太极图》、《五音八声八风图》，因言："《律吕新书》径一围三之法，用之不合。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积至百丈，所差至十四丈外矣。宁可用邪？惟隔八相生之说，试之悉合。"又论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可以数计。又出示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诸臣皆服。庚午，上幸南苑行围。

二月辛巳，以靳辅为河道总督。乙酉，以陕西旱灾，发山西帑银、襄阳米石赈之。丁亥，上巡幸畿甸。辛卯，陕西巡抚萨弼以赈灾不实革职。戊戌，上还京。己亥，上御经筵。乙巳，以马齐为户部尚书。

三月丙辰，遣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赴边外设立蒙古驿站。乙丑，命府丞徐廷玺协理河工。加甘肃提督孙思克太子少保，予世职。致仕大总士冯溥卒，予祭葬，谥文敏。以阿席坦为满洲都统。置云南永北镇。

夏四月庚辰朔，以希福为满洲都统，护巴为蒙古都统。己丑，发帑银百万赈陕西，尚书王陟、沙穆哈往视加赈。戊戌，上幸瀛台，召近臣观稻田及种竹。河道总督靳辅请建新庄、仲家浅各一闸，下部议行。

五月庚寅，谕户部，山西平阳丰收，可遣官购买备荒。命王维珍董其事。癸卯，定喀尔喀部为三路，土谢图为北路，车臣为东路，扎萨克图为西路，属部各从其分地画为左右翼。

六月庚辰，以宋荦为江宁巡抚。乙未，蒙古科尔沁进献锡伯、卦尔察、打虎尔一万余户，给银酬之。

秋七月乙亥，上巡幸塞外。

八月己丑，以翁叔元为刑部尚书，以博济为西安将军，李林隆为固原提督，李芳述为贵州提督。

九月戊申，噶尔丹属人执我使臣马迪戕之。庚戌，上还次汤泉。己未，还京。丁卯，上御经筵。壬申，上大阅于玉泉山。

冬十月己卯，诏曰："秦省比岁凶荒，加以疾疫，多方赈济，未生积困。所有明年地丁税粮，悉予蠲免。从前逋欠，一概豁除。用称朕子惠元元至意。"庚辰，以李天馥为大学士。壬午，上谒陵。曲赦陕西，非十恶及军前获谴者，皆免死减一等。以佛伦为川陕总督，宗室董额为满洲都统。庚寅，上还京。癸巳，以熊赐履为吏部尚书，张英为礼部尚书。庚子，停直省进鲜茶暨赍送表笺。

十一月庚戌，以阿灵阿为满洲都统。甲寅，命熊赐履勘察淮、扬滨河涸田。丙寅，加孙思克振武将军。以觉罗席特库为蒙古都统。

十二月壬午，河道总督靳辅卒，予祭葬，谥文襄。以于成龙为河道总督，董讷为左都御史。壬辰，以郎化麟为汉军都统。辛丑，以西安饥，运襄阳米平粜。加希福建威将军，移戍右卫。召科尔沁蒙古王沙津入京，面授机宜，使诱噶尔丹。

是岁，免陕西、江南、四川等省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二年癸酉春正月甲子，诏朝鲜岁贡黄金木棉永行停止。

二月乙亥朔，发帑金，招商贩米西安平市价。丙子，遣内大臣坡尔盆等往督归化城三路屯田。诏修南河周桥堤工，往年靳辅与陈潢所经度者，至是阅河大臣绘图进呈，特诏修之。策旺阿拉布坦遣使入贡，报告使臣马喇被害及噶尔丹密事，以采缎赍之。癸未，上御经筵。改宣府六厅十卫为一府八县。戊子，命郎谈为昭武将军，偕阿南达、硕鼐帅师赴宁夏，将军博济、孙思克参军事。庚寅，上巡幸畿甸，阅霸州苑家口堤工，谕巡抚郭世隆修之。庚子，上还京。贵州巡抚卫既齐疏报剿办土司失实，夺职戍黑龙江。

三月丙午，遣皇子胤禔祭华山。丁未，移饶州府驻景德镇。乙卯，置广东连司、潮州连同。庚午，诏赵良栋系旧臣，可暂领宁夏总兵。

夏四月丙戌，喀尔喀台吉车凌扎布自鄂罗斯来归，赍之袍服，赐克鲁伦游牧。癸巳，命检直省解送物料共九十九项，减去四十项免解。丁酉，以心裕为蒙古都统。

五月庚戌，命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归化城。

六月乙亥，广八旗乡、会中额。

八月甲戌，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明年地丁税粮。癸未，上巡幸塞外行围。蒙古科尔沁诸部朝行在，赐冠服银币。

九月丁未，修盛京城。丙寅，琉球来贡，遣其质子还国。丁卯，上还京。

冬十月壬申，诏曰：“给事中彭鹏奏劾顺天考官，请朕亲讯，是大臣皆不可信矣。治天下当崇大体，若朕事事躬亲，则庶务何由毕理乎？”壬辰，上大阅于玉泉山。丁酉，鄂罗斯察汉汗来贡。上谕大学士曰：“外藩朝贡，固属盛事，传至后世，未必不因而生事。惟中国安宁，则外患不生，当培养元气为根本耳。”

十一月辛丑，上奉皇太后谒孝庄山陵、孝陵。庚申，还宫。甲子，诏免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四府明年税粮。

十二月辛未，以宗室公杨岱为蒙古都统。丁亥，上幸南苑行围。谕：“满洲官兵近来不及从前之精锐，故比年亲加校阅，间以行围。顷见诸士卒行列整齐，进退娴熟，该军校等赏给一个月钱粮，该管官赏给缎疋，以激戎行。”丁酉，祫祭太朝。

三十三年甲戌春正月乙卯，盛京歉收，命马齐驰往，以仓谷支给兵丁，海运山东仓谷济民食。丙辰，召见河道总督于成龙，问曰：“尔前言减水霸不宜开，靳辅糜费钱粮，今竟何如？”成龙曰：“臣前诚妄言。今所办皆照靳辅而行。”上曰：“然则尔所言之非，靳辅所行之是，何以不明白陈奏，尚留待排陷耶？”因谕大学士曰：“于成龙前奏靳辅未曾种柳河堤，朕南巡时，指河干之柳问之，无辞以对。又奏靳辅放水淹民田，朕复至其地观之，断不至淹害麦田。而王骘、董讷等亦附和于成龙言之。”下部议，将于成龙革职枷责。上曰：“伊经手之工未完，应革职留任。”王骘休致，董讷革职。

二月辛未，上御经筵。癸酉，大学士请间三四日一御门听政。上曰：“昨谕六十以上大臣间日奏事，乃优礼老臣耳。若朕躬岂敢暇逸，其每日听政如常。”丁丑，以诺穆图为汉军都统。庚辰，上巡幸畿甸。敕修通州至西沽两岸堤工。

三月辛丑，上还京。礼部尚书沙穆哈以议皇太子祀奉先殿仪注不敬免官。辛酉，赐胡任兴等一百六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以范承勋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庚午，理藩院奏编审外藩蒙古四十九旗人丁二十二万六千七百有奇。辛巳，以查木扬为杭州将军。

五月戊寅，步军统领凯音布奏天坛新修之路，勿令行人来往。上曰：“修路以为民也。若不许行，修之何益？后若毁坏，令步兵随时葺治。”顺天学政李光地丁母忧，令在京守制。甲辰，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日轮四员入直南书房。辛亥，以纪尔他布为满洲都统，噶尔玛为蒙古都统。甲寅，诏修《类函》。丁巳，上巡幸畿甸，阅视河堤，谕扈从卫士鱼贯而行，勿践田禾。戊午，上阅龙潭口。己未，阅化家口、黄须口、八百户口、王家甫口、筐儿港口、白驹场口，薄弱之处，咸令增修。庚申，阅桃花口、永安口、李家口、信艾口、柳滩口等处新堤。上曰：“观新堤甚属坚固，百姓可免数年水患矣。”壬戌，上还京。

闰五月庚午，上试翰林出身官于丰泽园。

六月辛丑，加湖广提督徐治都镇平将军。丙辰，以范承勋为江南江西总督。

秋七月丁卯，以蒋弘道为左都御史，转王士禛户部左侍郎，王掞户部右侍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奏报降人祁齐克逃遁，遣兵追斩之。丁亥，上求文学之臣。大学士举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及韩炎、唐孙华以对。上曰：“韩炎非谪降之人，当以原官召补。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可起用修书。并召徐秉义来。”他日试唐孙华诗佳，授礼部主事、翰林院行走。己丑，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卒，赠太子太保，予祭葬，谥清端。庚寅，上巡幸塞外。

八月己巳，上驻跸拜巴哈昂哈。喀尔喀哲布尊丹巴来朝，赐之冠服。

九月己未，广八旗入学学额。己卯，上还京，壬午，以石文炳为汉军都统，以王继文为云南贵州总督。

冬十月丙申，以吴赫为四川陕西总督。乙巳，以金世荣为福州将军。

十一月丁卯，温僖贵妃钮祜禄氏薨。癸酉，以张旺为江南提督。戊寅，起陈廷敬为户部尚书。

十二月庚戌，以觉罗席特库为满洲都统，杜思噶尔为蒙古都统。

是岁，免直隶、山东等省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四年乙亥春正月丁亥，以护巴为满洲都统。

二月己亥，以郭世隆为浙江福建总督。丁巳，太和殿工成。休致大学士李之芳卒，予祭葬，谥文襄。

三月丙戌，以石文英为汉军都统。

夏四月丁酉，平阳府地震。甲辰，遣使册立班禅胡土克图。己酉，追叙赵良栋平蜀、滇功，授一等子世职。其部将升赏有差。己未，以李辉祖为河南巡抚。

五月壬寅朔，遣尚书马齐察赈地震灾民。巡抚噶世图以玩灾免。辛未，命在京八旗分地各造屋二千间住兵。壬申，上巡幸畿甸，阅新堤及海口运道，建海神朝。戊子，还京。

六月丁酉，策封皇太子胤祉妃石氏。庚子，以久雨诏廷臣陈得失，礼部祈晴。庚申，漕运总督王梁奏参卫千总杨奉漕船装带货物。谕曰：“商人装带货物，于运何妨。王梁乃将货物搜出弃置两岸，所行甚暴，即解任。”

秋七月己丑，以觉罗舒恕为宁夏将军，鄂罗顺为江宁将军。赵良栋告赴江南就医，命给与南巡旧船。

八月壬辰，上巡幸塞外。辛丑，博济奏报噶尔丹属下回子五百人阑入三岔河汛界，肃州总兵官潘育龙尽俘之，拘于肃州。丙午，次克勒和洛。命宗室公苏努、都统阿席坦、护巴领兵备噶尔丹。己酉，次克勒乌理雅苏台。调董安国为河道总督，桑额为漕运总督。

九月辛巳，上还京。癸未，诏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四府水潦伤稼，免明年地丁钱粮，仍运米四万石前往平粜。

冬十月丁未，命内大臣索额图、明珠视察噶尔丹。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壬戌，命大军分三路备噶尔丹，裹八十日粮，其驼马米粮，令侍郎陈汝器、前左都御史于成龙分督之。丙寅，停今年秋决。庚午，命李天馥复为大学士。庚辰，上大阅于南苑。戊子，命安北将军伯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遣大臣如蒙古征师，示师期。

十二月己亥，命将军博济、孙思克师出镇彝。乙巳，平阳地震，命蠲本年粮额，并免山西、陕

西、江南、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省逋赋，赦殊死以下，其政令有不便于民者，令督抚以闻。以齐世为满洲都统。

是岁，免直隶、山西、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三十五年丙子春正月甲午，下诏亲征噶尔丹。赉随征大臣军校宴。甲申，命公彭春参赞西路军务。

二月丁亥朔，上谒陵。辛卯，上还京。壬辰，以硕鼐为蒙古都统。癸丑，告祭郊朝社稷。甲寅，命皇太子胤礽留守。丙辰，上亲统六师启行。

三月戊辰，上出行宫观射。辛未，次滚诺，大雨雪，上露立，俟军士结营毕，乃入行幄。军中毕炊，乃进膳。以行帐粮薪留待后至者。庚辰，予故巡抚王维珍祭葬，谥敏懿。

夏四月辛卯，上次格德尔库。壬辰，上驻塔尔奇拉。谕："兹已抵边界，自明日始，均列环营。"前哨报噶尔丹在克鲁伦，命蒙古兵先进据河。

五月丙辰朔，上驻跸拖陵布拉克。辛酉，次枯库车尔。壬戌，侦知噶尔丹所在，上率前锋先发，诸军张两翼而进。至燕图库列图驻营。其地素乏水，至是山泉涌出，上亲临视。癸亥，次克鲁伦河。上顾大臣曰："噶尔丹不知据河拒战，是无能为矣。"前哨中书阿必达探报噶尔丹不信六师猝至，登孟纳尔山，望见黄幄纲城，大兵云屯，漫无涯际，大惊曰："何来之易耶！"弃其卢帐宵遁。验其马夫，似遁二日矣。上率轻骑追之。沿途什物、驼马、妇孺委弃甚众。上顾谓科尔沁王沙律曰："虏何仓皇至是？"沙津曰："为逃生耳。"喀尔喀王纳木扎尔曰："臣等当日逃难，即是如此。"上上书皇太后，备陈军况，并约期回京。追至拖纳阿林而还，今内大臣马思喀追之。戊辰，上班师。是日晨，五色云见。癸酉，次中拖陵。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斩级三千，阵斩其妻阿奴。噶尔丹以数骑遁。癸未，次察罕诺尔。召见蒙古诸王，奖以修道凿井监牧之劳，各赐其人白金。

六月癸巳，上还京。是役也，中路上自将，走噶尔丹，西路费扬古大败噶尔丹，唯东路萨布素以道远后期无功。甲午，谕喀尔喀郡王善巴尽以马匹借军功，晋封亲王，贝子盆楚克侦敌有劳，封为郡王。诸臣行庆贺礼。乙未，赐察哈尔护军月饷加一金，喀尔喀人六金，限给三年。诏停本年秋审。壬子，以吴珰为左都御史，调张旺为福建水师提督，张云翼为江南提督。

秋七月戊午，以平定朔漠勒石太学。以李辉祖为湖广总督。癸亥，广直省乡试解额。戊辰，改吴英福建陆路提督，岳升龙为四川提督。

八月丁酉，索诺和以乏军需免，以凯音布为兵部尚书。

九月甲寅朔，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克奏："臣仗天威，得以出降。遣臣回国叶尔钦，请敕策旺阿拉布坦勿加虐害。"乙卯，赐厄鲁特降人官秩衣粮。壬申，上巡幸塞外。丙子，次沙城。诏："年来宣化所属牧养军马，供亿甚繁，深劳民力，其悉蠲明年额赋。"丁丑，副都统祖良璧败噶尔丹部人丹济拉于翁金。

冬十月甲申朔，遣官赍赐西路军士衣裘牛羊。丁亥，次昭哈。赐右卫、大同阵亡军士白金。庚寅，大将军费扬古献俘至。赐银赎出，令其完聚。戊申，上临视右卫军士，赐食。传谕曰："昭莫多之役，尔等乏粮步行而能御敌，故特赐食。悉免所借库银。其伤病之人，另颁赐之。"众叩首欢谢。庚戌，上驻跸丽苏。上皇太后书，谢赐裘服。

十一月戊寅，噶尔丹遣使乞降，其使格垒沽英至，盖微探上旨也。上告之曰："俟尔七十日，过此即进兵矣。"庚辰，回銮。

十二月壬寅，上还京。以宗室费扬固为右卫将军，祁布为满洲都统，雷继尊为汉军都统。庚戌，诏："陕、甘沿边州县卫所，当师行孔道，供亿繁多，闾阎劳苦，其明年地丁银米悉行蠲免。"

是岁，免江南、江西等省三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六年丁丑春正月丙辰，上幸南苑行围。戊辰，哈蜜回部擒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来献。己巳，遣官存问勇略将军赵良栋，赐人参鹿尾。甲戌，谕："朕观《明史》，一代并无女后预政，以臣陵君之事。我朝事例，因之者多。朕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现修明史，以此谕增入敕书。"

二月丁亥，上亲征噶尔丹，启銮。是日，次昌平。阿必达奏哈密擒获厄鲁特人土克齐哈什哈，

系害使臣马迪之首犯。命诛之，子女付马迪之家为奴。戊戌，上驻大同。丁未，次李家沟。戊申，诏免师行所过岢岚、保德、河曲等州县今年额赋。是日，次辇鄢村，山泉下涌，人马沾足。庚戌，遣官祭黄河之神。

三月丙辰，上驻跸屈野河。厄鲁特人多尔济、达拉代等先后来降。赐哈密回王金币冠服。丁巳，赵良栋卒，上闻之，嗟悼良久，语近臣曰："赵良栋，伟男子也。"辛酉，次榆林。戊辰，次安边城。宁夏总兵王化行请上猎于花马池。上曰："何如休养马力以猎噶尔丹乎？"辛未，次花马池。丙子，上自横城渡河。遣皇长子胤禔赐奠赵良栋及前提督陈福。丁丑，上驻跸宁夏。察恤昭莫多、翁金阵亡弁兵。己卯，祭贺兰山。庚辰，上阅兵。命侍卫以御用食物均赐战士。

闰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庚寅，康亲王杰书薨。宁夏百姓闻上将行，恳留数日。上曰："边地硗瘠，多留一日，即多一日之扰。尔等诚意，已知之矣。"

夏四月辛亥，上次狼居胥山。甲寅，回銮。庚申，命直省选文行兼优之士为拔贡生，送国子监。甲子，费扬古疏报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仰乐死，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来降。上率百官行拜天礼。敕诸路班师。是日，大雨。厄鲁特降人请庆贺。止之。先是，上将探视宁夏黄河，由横城乘舟行，至湖滩河朔，登陆步行，率侍卫行猎，打鱼射水鸭为粮，至包头镇会车骑。

五月乙未，上还京。丁酉，以傅拉塔为刑部尚书，席尔达左都御史，翁叔元罢，以吴珰为刑部尚书，张鹏翮左都御史。癸卯，礼部请上尊号。不许。

六月甲寅，礼部请于师行所过名山磨崖纪功。从之。予故勇略将军一等子赵良栋祭葬，谥襄忠。

秋七月癸未，群臣请上皇太后徽号，三上，不允。乙未，以朔漠平定，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先师。赐李蟠等一百五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晋封大将军伯费扬古一等公，参赞以下各授世职。辛丑，免旗兵借帑。乙巳，遣官赉外藩四十九旗兵。丁未，上巡幸塞外。

八月乙亥，上驻巴图舍里，赐蒙古王、公、台吉银币。九月癸未，厄鲁特丹济拉来归。上独御运幄召见之。丹济拉出语人曰："我罪人也，上乃不疑，真神人也。"甲午，上还京。庚子，以都统凯音布兼步军统领。壬寅，上御经筵。乙巳，振平将军、湖广提督徐治都卒，赠太子少保，予祭葬，谥襄毅。赈黑龙江被水居民。以席尔达为兵部尚书，哈雅尔为左都御史。

冬十月己巳，始令宗室应乡、会试。壬戌，诏曰："比年师行出入，皆经山西地方，有行赍居送之劳。其免山西明年额赋。"叙从征镇国公苏努功，晋封贝子。庚午，上谒陵。甲戌，内监刘进朝以讹诈人论死。

十一月辛巳，上还京。丙戌，和硕恪靖公主下嫁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戊戌，朝鲜告粜，命运米三万石往赈。甲辰，诏直省报灾即察实以闻。

十二月丁卯，改宗室董额为满洲都统。乙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安徽、江西等省五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三十七年戊寅春正月庚寅，策旺阿拉布坦奏陈第巴匿达赖喇嘛圆寂之事，斥班禅而自尊，恳请睿鉴。上答之曰："朕曾敕责第巴具奏认罪，若怙终不悛，朕不轻恕也。"并遣侍读学士伊道等齐敕往。癸卯，上巡幸五台山。甲辰，次涿州。命皇长子胤禔、大学士伊桑阿祭金太祖、世宗陵。

二月辛亥，诏免山西三十六年逋赋。癸丑，上驻跸菩萨顶。乙丑，遣官赈山东。戊辰，上还京。

三月丙子朔，上御经筵。丁丑，封皇长子胤禔为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为贝勒。戊子，禁造烧酒。辛卯，直隶巡抚于成龙奏偕西洋人安多等履勘浑河，帮修挑濬，绘图呈进。得旨："于六月内完工。"

夏四月癸亥，减广东海关税额。己巳，诏温郡王延寿行止不端，降为贝勒，贝子袁端削爵。壬申，以贝子苏努管盛京将军。癸酉，上阅漕河。

五月甲戌，武清民请筑外堤。上曰："筑外堤恐损民田。"民曰："河决之害，更甚于损田。"上曰："水潦将降，暂立木桩护堤，开小河泄水，俟明春雨水前为尔等成之。"癸未，上还京。壬寅，裁上林苑。以李林盛为陕西提督，张旺为广西提督。是月，策旺阿拉布坦上言与哈萨克构兵，及将丹津鄂木布拘禁各缘由。命示议政大臣。

六月辛亥，移吴英为福建水师提督。丁巳，改四川梁万营为化林营，设参将以下官。己未，云南巡抚石文成奏三藩属人奉旨免缉者，准其垦田应试。从之。

秋七月癸酉朔，张玉书丁母忧，以吴珰为大学士，王士禛为左都御史。辛卯，命吏部月选同、通、州、县官引见。癸巳，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己亥，以卢崇耀为广州将军，殷化行为广东提督。庚子，以苏尔发为满洲都统。辛丑，上奉皇太后东巡，取道塞外。

八月癸丑，上奉皇太后临幸喀拉沁端静公主第，赐金币及其额驸噶尔臧。甲子，皇太后望祭父母于发库山。己巳，赐端敏公主及其额驸达尔汉亲王班第金币。湖南山贼黄明犯靖州，陈丹书犯茶陵州，官兵讨平之。

九月壬申，上次克尔苏，临科尔沁故亲王满珠习礼墓前酹酒，孝庄皇后之父也。癸巳，上驻扎星阿。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金币冠服。庚子，停盛京、乌拉本年决囚。

冬十月癸卯，上行围，射殪二虎，其一虎，隔涧射之，穿其胁。丁未，上行围，枪殪二熊。是日，驻跸辉发。己酉，裁云南永宁府，置永北府。癸巳，上驻跸兴京。甲寅，上谒永陵。遣官赐奠武功郡王礼敦墓。改贵州水西土司，置大定、平远、黔西三流官。丁巳，上谒福陵、昭陵、临奠武勋王扬古利、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亦都墓。免奉天今年米豆。壬戌，上奉皇太后回銮。

十一月癸未，上奉皇太后还宫。丙戌，诏曰：“朕巡幸所经，敖汉、奈曼、阿禄科尔沁、扎鲁特诸蒙部水草甚佳，而生计窘迫，盖因牲畜被盗，不敢夜牧耳。朕即遣郎中李学圣等往为料理，盗窃衰止。其他处蒙古亦宜照此差遣。旗员有愿往蒙古教导者，准其前往。命盗各案，同听决之。”庚寅，以张鹏翮为江南江西总督。

十二月辛丑朔，命徐廷尔协理河务，命尚书马齐，侍郎喻成龙、常绶察视河工。庚戌，谕宗人府：“闲散宗室，材力干济，精于骑射，及贫无生计者，各察实以闻。”诏官民妻女缘事牵连，勿拘讯，著为令。改四川东川土司为东川府，设知府以下官。戊午，诏八旗察访孝子节妇。己未，以巴锡为云南贵州总督，马自德为京口将军。己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福建、浙江、湖广等省三十五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三十八年己卯春正月辛卯，诏：“朕将南巡察阅河工，一切供亿，由京备辨。预饬官吏，勿累闾阎。”

二月壬寅，詹事尹泰以不职解任。癸卯，上奉皇太后南巡启銮。戊申，以天津总兵潘育龙训练有方，赐御服貂裘。

三月庚午，上次清口，奉皇太后渡河。辛未，上御小舟，临阅高家堰、归仁堤、烂泥浅等工。截漕粮十万石，发高邮、宝应等十二州县平粜。壬申，上阅黄河堤。丙子，车驾驻扬州。谕随从兵士勿践麦禾。壬午，诏免山东、河南逋赋、曲赦死罪以下。癸未，车驾次苏州。辛卯，车驾驻杭州。丙申，上阅兵较射。戊戌，上奉皇太后回銮。

夏四月庚子朔，回次苏州。诏免盐课、关税加增银两，特广江、浙二省学额。乙巳，以丹岱为杭州将军。己酉，车驾次江宁。上阅兵。庚申，次扬州。辛酉，以彭鹏为广西巡抚。丙寅，渡黄河，上乘小舟阅新埽。

五月辛未，次仲家闸，书“圣门之哲”额，悬先贤子路祠。乙酉，上奉皇太后还宫。丁亥，以马尔汉为左都御史，王鸿绪为工部尚书。

六月戊戌朔，起郭琇为湖广总督，以镇国公英奇为蒙古都统。

秋七月甲申，河决淮、扬。

闰七月戊戌，敏妃张佳氏薨。诚郡王胤祉其所出也，不及百日剃发，降贝勒。癸丑，先是，苗贼黄明屡报获报死。仍报犯事，至是，遣官按鞫，并其夥陈丹书、吴思先等三十余人诛之。其奏报不实之督抚麻勒吉等降黜有差。上巡幸塞外。

九月丙午，上还京。丙辰，上御经筵。改扬岱为满洲都统，鲁伯赫、拖伦、崇古礼俱为蒙古都统。戊午，大学士阿兰泰卒，上悼惜之，遣皇长子胤禔视疾，赐奠加祭，谥文清。

冬十月癸酉，上巡视永定河工。庚辰，上还宫。大学士李天馥卒，予祭葬，谥文定。

十一月乙巳，上谒陵。壬辰，以马齐、佛伦、熊赐履、张英为大学士，陈廷敬为吏部尚书，李振裕为户部尚书，杜臻为礼部尚书，马尔汉、范承勋为兵部尚书，王士禛为刑部尚书。壬寅，命满、汉给事中各四员侍班。丙午，令宝源局收买废钱。

十二月戊辰，上还京。癸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广等省七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三十九年庚辰春正月己未，朝鲜国王李焞以遣回难民进方物，上还之。癸亥，上阅永定河工。

二月甲戌，上乘舟阅郎城、柳岔诸水道，水浅，易艇而前，指示修河方略。壬午，还京。己丑，命内大臣费扬古、伊桑阿考试宗室子弟骑射。

三月甲午，上御经筵。吏部奏安徽巡抚李鈲被参一案，请交将军、提督查按。上曰："将军、提督不与民事，部议不合。"严饬之。尚书库勒纳旋罢。癸卯，改张鹏翮为河道总督。鹏翮请撤协理官及效力员，部臣宽文法，以责成功。从之。甲寅，以宗室特克新为蒙古都统。丙辰，赐汪绎等三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四川巡抚于养志、提督岳升龙互讦，遣官按鞫，俱削职。

夏四月庚辰，上阅永定河。命八旗兵丁协助开河，以直郡王胤禔领之，僖郡王岳希等五人偕往。壬午，上阅子牙河。壬辰，还京。

五月丁未，以阿山为江南江西总督。甲寅，以阿灵阿为蒙古都统。

六月癸亥，张鹏翮报修浚海口工成，河流畅遂，改拦黄霸为大通口，建海神庙。杜臻罢，以王泽弘为礼部尚书，李柟为左都御史。丁亥，停宗室科举。

秋七月甲午，理藩院议覆喇嘛商南多尔济所奏策旺阿拉布坦遣兵往青海一事，毋庸议。上曰："此事目前甚小，将来关系甚大。该部拟以勿庸议，倘青海问商南多尔济，何以答之？策旺阿拉布坦为人狡猾，素行奸恶，邻近诸部，俱与仇雠。其称往征第巴，道远险多，或虚张声势以恫吓青海，未可知也。要使不敢构衅为是。"乙巳，定翰林官编、检、庶吉士月给银三两例，学道缺出，较俸派出。壬子，故振武将军孙思克卒，命皇长子胤禔奠酒，赐鞍马二匹，银一千两，谥襄武。丁巳，上巡幸塞外。命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彭鹏详议科场事宜。

八月辛未，上次齐老图。

九月癸巳，停今年秋决。诏张鹏翮专理河工，范成勋等九人撤回。给事中穆和伦请禁服用奢移，阁臣票拟申饬。上曰："言官耳目之职，若因言而罪之，谁复言者。惟其言奢侈在康熙十年后则非，乃在辅臣时耳，今少息矣。

冬十月辛酉，皇太后六旬万寿节，上制《万寿无疆赋》，亲书围屏进献。癸酉，上巡阅永定河。戊寅，上还京。己卯，命本年行取科道未补官者，作为额外御史，随班议事。

十一月庚寅，命青海鄂尔布图哈滩巴图尔移驻宁夏。诏侍郎温达查视陕、甘驿站。王泽弘免，以韩炎为礼部尚书。命大臣及清要官子第应试者，编为官号，限额取中。辛亥，上巡幸边外。命卓异官如行取例引见。戊午，四川打箭炉土蛮作乱，遣侍郎满丕偕提督唐希顺讨之。

十二月己未朔，上驻跸烩泉，赐外藩王以下至官兵白金。戊辰，上还京。癸酉，移萧永藻为广西巡抚，彭鹏为广东巡抚。壬午，故安亲王岳乐坐前审拟贝勒诺尼一案失入，追降郡王，子僖郡王岳希、贝子吴尔占俱降镇国公。丁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安徽、陕西、浙江等省五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年辛巳春正月辛亥，以河伯效灵，封金龙四大王。甲寅，以心裕为满洲都统。

二月己未朔，上巡阅永定河。谕李光地曰："河水涸必致淤塞，此甚难治，当徐议之。"乙丑，满丕、唐希顺讨打箭炉土蛮平之，蛮民万二千户内附。庚辰，上还宫。

三月戊子，上御经筵。丁酉，张鹏翮请以治河方略纂集成书。上斥之曰："朕于河务之书，罔不披阅，大约坐言则易，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绳之。编辑成书，非但后人难以仿行，即揆之己心，亦难自信。张鹏翮试编辑之！"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北布政使任风厚年老。调来引见，年尚未衰。上因谕曰："坐而办事，必得老成练达者，方能得当，州县官则不可耳。"

夏四月己未，调李林盛为甘肃提督，擢潘育龙为固原提督，移蓝理为天津总兵官，以曹秉桓为汉军都统。丙子，刑部尚书王士禛请假回籍。上谕大学士曰：“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寻仇，惟王士禛无之。其诗甚佳，居家惟读书。若令回籍，殊为可惜。给假五月，不必开缺。”丁丑，上阅永定河。谕李光地：“隆冬冰结，可照常开泄。清水流于冰下，为冰所逼，冲刷河底愈深。”阅大湾口，谕：“石堤尚未兴工，可以南来杉木排椿，尔等勿忽。”阅子牙河。乙酉，上还京。

五月癸巳，黑龙江管水手官员缺，部臣拟补遣戍道员周昌。上曰：“周昌既遣戍矣，又补官乌拉，是终身不得归也。可令八旗官愿效力者为之。”戊申，御史张瑗请毁前明内监魏忠贤墓。从之。丙辰，上巡幸塞外。

六月庚辰，授宋儒邵雍后裔《五经》博士。

秋七月丁亥，领侍卫内大臣公费扬古随扈患病，上为停銮一日，亲往视疾。随以不起闻，赐鞍马三匹，散马四匹，银五千两，遣大臣护送还京，予祭葬，谥襄壮。

八月乙丑，上幸索岳尔济山。诏曰：“此山形势崇隆，允称名胜。嗣后此处禁断行围。”甲申，上次马尼图行围，一矢穿两黄羊，并断拉哈里木，蒙古皆惊。

九月辛丑，简亲王雅布随扈死，命大臣送还京，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出迎，遣官治丧，赐银四千两，皇子合助银三千两。发引时，皇子侍卫往送，予祭葬立碑，谥曰修。乙巳，上还京。庚戌，上御经筵。大学士王熙以衰疾乞休，温旨慰谕，加少傅致仕。噶尔丹之女钟齐海到京，命与其兄一等侍卫色卜腾巴尔珠尔同居，配二等侍卫蒙古沙克都市。

冬十月戊午，以宗室特克新为满洲都统，迓图布尔塞为蒙古都统。己未，召大学士张玉书还朝。诏免甘肃来年额赋。庚申，以梁鼐为福建陆路提督。辛酉，免江苏明年额赋。起岳升龙为四川提督。辛未，改普奇为满洲都统，孙渣齐为蒙古都统，以华显为四川陕西总督。癸酉，大学士张英乞休，温旨慰谕令致仕。御史靳让疏言为州县者，须令家给人足，方为良吏。命改靳让通州知州。诏总督郭琇、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李光地、彭鹏、徐潮各举贤能。平悼郡王讷尔福死，子讷尔素袭爵。

十一月甲午，诏：“朕详阅秋审重案，字句多误。廷臣竟未察出一二，刑部尤为不慎，其议罚之。”

十二月壬申，广东连山瑶匪作乱，命都统嵩祝讨之。辛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陕西、广东等省四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清史稿卷八　本纪第八

圣祖三

四十一年壬午春正月壬寅，诏修国子监。丙午，诏系囚经缓决者减一等。以雅尔江阿袭封简亲王。庚戌，上巡幸五台山。

二月庚申，次射虎川。士民请于菩萨顶建万寿亭祝厘。不许。丁卯，上巡视子牙河。

三月壬午，上还京。以瓦尔岱为满洲都统，吴达禅、马思哈、满丕为蒙古都统。丁亥，上御经筵。

夏四月甲戌，赐致仕大学士王熙御书匾封，传旨曰：“卿先朝旧臣，其强餐食，慎医药，以慰朕念。”

五月癸巳，定发配人犯归籍佥遣，流犯死配所，妻子许还乡里。辛丑，显亲王丹臻死，遣皇子及大臣治丧，赐银万两，谥曰密，子衍璜袭。壬寅，先是，广州府连山瑶人作乱，御史参奏，命都统嵩祝率禁旅会讨，并命尚书范承勋勘状。至是，嵩祝奏官兵一到，瑶人乞降，先后投出瑶人一万九千余名。献出枪官黎贵等九人，即于军前正法。降瑶安插，交总督料理。范承勋奏瑶人滋事，副将杜芳伤死，总兵刘虎先行退回，应拟斩，提督殷化行应革职。得旨：“殷化行有战功，改原品致仕。刘虎免死。”丙午，召廷臣至保和殿，颁赐御书。

六月壬子，贵州葛彝寨苗人为乱，官军讨平之。戊午，上制训饬士子文，颁发直省，勒石学宫。乙未，上奉皇太后幸热河。乙丑，四川提督岳升龙疏报大凉山倮目马比必率众内附，请授土千户，

给印信。

闰六月辛丑，木鸦番民万九千余户内附，请置安抚使、副使、土百户等职，均从之。

八月庚辰朔，增顺天、浙江、湖广乡试中额。戊申，上奉皇太后还宫。

九月辛亥，以李正宗、卢崇耀、冯国相为汉军都统。壬子，定《五经》中式例。癸丑，停本年秋决。辛酉，以齐世、嵩祝为满洲都统，莽喀为汉军都统，车纳福为蒙古都统。甲子，诏："南巡阅河，所过停供张，禁科敛。官吏无相餽遗，百姓各守本业。督抚布告，使明知朕意。"己巳，以席哈纳为大学士，敦拜为吏部尚书，席尔达为礼部尚书，温达为左都御史，管源忠为广州将军。镇旱诸生李丰等叩阍言红苗杀人，有司不问。诏侍郎傅继祖、甘国权，巡抚赵申乔驰驿按问。癸酉，上南巡启銮。

冬十月壬午，次德州。皇太子胤礽有疾，上回銮。癸卯，上还宫。丙午，以郭世隆为广东广西总督，金世荣为浙江福建总督。

十一月丙辰，诏免陕西、安徽明年额赋。甲子，大学士伊桑阿乞休，命致仕。壬申，广西巡抚萧永藻疏劾布政使教化新亏空仓谷，应令赔补。上曰："米谷必有收贮之地，乃可经久。若无仓廒，积于空野，难免朽烂，况南方卑泾之地乎？其别定例以闻。"命修禹陵。

十二月壬辰，廷臣以明年五旬万寿，请上尊号。上不许。户部议驳奉天报灾。上曰："晴雨原无一定，始者雨水调和，其后被灾，亦常事耳。可准其奏。"乙未，改赵申乔为偏沅巡抚，以赵宏灿为广东提督。王世臣为浙江提督，孙徵灏为汉军都统。壬寅，厄鲁特丹津阿拉布坦来朝，厚赉之，封为郡王，赐地游牧。

四十二年癸未春正月壬子，大学士诸臣贺祝五旬万寿，恭进"万寿无疆"屏。却之，收其写册。壬戌，上南巡阅河。丁卯，以俞益谟为湖广提督。庚午，次济南，观珍珠泉，赋《三渡齐河诗》。壬申，次泰安，登泰山。诏免跸路所经及歉收各属去年逋赋。

二月丁丑，运漕米四万石赈济宁、泰安。阅宿迁堤工。己卯，自桃源登舟，遍阅河堤。甲申，渡江登金山。丙戌，次苏州。遣官奠大学士宋德宜墓。庚寅上驻杭州，阅射。辛丑，次江宁。

三月戊申，上阅高家堰、翟家霸堤工。己酉，上阅黄河南龙窝、烟墩等堤。庚申，上还京。癸亥，万寿节，上朝皇太后宫，免廷臣朝贺。颁恩诏，锡高年，蠲额赋，察孝义，恤困穷，举遗逸，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颁赐亲王、郡王以下文武百官有差。庚午，以洞鄂袭封信郡王。辛未，上御经筵。赐内廷修书举人汪灏、何焯、蒋廷锡进士，一体殿试。

夏四月辛巳，赐王式丹等一百六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四川威州龙溪十八寨生番归化纳粮。丁亥，大学士熊赐履乞休，命解官食俸，留备顾问。傅继祖等察番湖广红苗抢掠一案。得旨："总督郭琇、提督杜本植隐匿不报，均革职。巡抚金玺降官。"以喻成龙为湖广总督。癸巳，致仕大学士王熙卒，予祭葬，谥文靖。丙申，以陈廷敬为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戊戌，诏原任侍郎任克溥年逾九十，洵为耆硕，加尚书衔。以李光地为吏部尚书，仍巡抚直隶。以莽喀为荆州将军，诺罗布为杭州将军，宗室爱音图为汉军都统，孙渣齐、翁俄里为蒙古都统。己亥，谕八旗人等："朕不惜数百万帑金为旗丁价逋赎地，筹画生计。尔等能人人以孝弟为心，勤俭为事，则足仰慰朕心矣。倘不知爱惜，仍前游荡饮博，必以严法处之。亲书宣谕，其尚钦遵！"

五月壬子，裕亲王福全有疾，上连日视之。癸亥，内大臣索额图有罪，拘禁于宗人府。己巳，上巡幸塞外。

六月辛巳，恭亲王常宁死，命皇子每日齐集，赐银一万两，遣官造坟立碑。壬寅，裕亲王福全死，上闻之，兼程回京。

秋七月乙巳朔，上临裕亲王丧，哭之恸，自苍震门入居景仁宫。王大臣请还乾清宫，上曰："居便殿乃祇遵成宪也。"居五日，命皇长子等持服，命御史罗占造坟建碑，谥曰宪。子保泰嗣爵。戊申，以山东大雨，遣官分赈。庚戌，上巡幸塞外。己巳，发帑金三十万两，截漕五十万石赈山东。山东有司不理荒政，停其升转。

八月癸巳，停本年秋审。

九月壬子，予故侍郎高士奇、励杜讷祭葬。己巳，命尚书席尔达督办红苗。

冬十月癸未，上西巡启銮。命给事中满普、御史顾素在后行，查仆从生事，即时锁拿。庚寅，喇嘛请广洮州卫庙。上曰："取民地以广庙宇，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癸巳，过井陉，次柏井驿。驿向乏泉，至是井泉涌溢。丁酉，驻太原。戊戌，诏免山西逋赋。百姓集行宫前籲留车驾，上为再停一日。

十一月乙巳，上次洪洞。遣官祭女娲陵。壬子，渡黄河，次潼关。遣官祭西岳。赐迎驾百岁老人白金。甲寅，次渭南。阅固原标兵射，赐提督潘育龙以下加一级。丙辰，上驻西安。丁巳，阅驻防官兵射。遣官祭周文王、武王，祭文书御名。遣官奠提督张勇、梁化凤墓。己未，上大阅于西安，赐将军博济御用弓矢。赐官兵宴。军民集行官前签留，上为留一日。赐盩厔征士李颙御书"操志清洁"匾额。免陕、甘逋赋。癸亥，上回銮。己巳，次陕州。命皇三子胤祉往阅三门底柱。

十二月乙亥，上次修武。阅怀庆营伍不整，逮总兵官王应统入京论死。庚辰，次磁州。御书"贤哲遗休"额悬先贤子贡墓。庚寅，上还京。辛卯，定外任官在本籍五百里内者回避。封常宁子海善为贝勒。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河南、陕西、浙江、湖广等省九十一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入贡。

四十三年申戌春正月辛酉，诏曰："朕谘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戊辰，诏汉军一家俱外任者，酌改京员。己巳，上谒陵。

二月甲戌，封淮神为长源佑顺大淮之神，御书"灵渎安澜"额悬之。癸巳，上还宫。以李基和为江西巡抚，能泰为四川巡抚。

三月辛丑，上御经筵。己酉，诏停热审。辛酉，以吴洪为甘肃提督。资送山东饥民回籍。丙寅，以温达为工部尚书。

夏四月癸酉，命侍卫拉锡察视河源。己卯，上幸髻山，遂阅永定河、子牙河。丙申，上还京。

五月辛酉，以于淮为贵州巡抚。

六月乙亥，上巡幸塞外。

秋九月癸卯，诏督抚调员违例者罪之。侍郎常授招抚广东海盗阿保位等二百三十七名，就抚为兵。戊午，刑部尚书王士禛以失出降官。癸亥，上还宫。丁卯，侍卫拉锡察视河源，还自星宿海，绘图以进。

冬十月戊辰朔，浚杨村旧河。甲戌，诏免顺天、河间二府及山东、浙江二省明年税粮。庚辰，以李振裕为礼部尚书，徐潮为户部尚书，屠粹忠为兵部尚书，王灾为刑部尚书，吴涵为左都御史。癸未，颁内制铜斗铜升于户部，命以铁制颁行。戊子，以赵弘燮为河南巡抚。己丑，命浚汾、渭、贾鲁诸河。辛卯，上阅永定河。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上还宫。上以仪器测验与七政历不符，钦天监官请罪，免之。郎中费仰嘏以贪婪弃市。辛亥，定吏部行取知县例，停督抚保荐。戊午，湖广巡抚刘殿衡建御书楼，上斥其糜费，并严禁藉修建侵帑累民者。四川陕西总督博齐疏参凉州总兵官魏勋年老，上曰："魏勋前有军功，兵民爱戴，与师帝宾、麦良玺、潘育龙俱系旧臣，难得，何可参耶？"壬戌，戒修《明史》史臣核公论，明是非，以成信史。

十二月乙酉，天津总兵官蓝理请沿海屯田，从之。甲午，以御制诗集赐廷臣。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湖广、广东等省一百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四年乙酉春正月戊午，《古文渊鉴》成，颁赐廷臣，及于官学。癸亥，上幸汤泉。

二月乙丑朔，上还宫。癸酉，上南巡阅河。诏曰："朕留意河防，屡行阅视，获告成功。兹黄水畅流，尚须察验形势，即循河南下。所至勿缮行宫，其有科敛累民者，以军法治罪。"壬午，次静海。遣官奠故侍郎励杜讷墓，予谥文恪。

三月己亥，谕山东抚臣曰："百姓欢迎道左者日数十万人，计日回銮，正当麦秀，其各务稼穑，

毋致妨农。”乙巳，上驻扬州。授河臣张鹏翮方略。辛亥，上驻苏州。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赐公福善，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在籍大学士张英，都统爱音图白金赐。大学士马齐等《皇舆表》。己未，次松江，阅射。上书：“圣迹遗徽”额赐青浦孔氏。赐故侍郎高士奇谥文恪。

夏四月丙寅，上驻杭州阅射。庚午，诏赦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死罪减一等。戊寅，御书“至德无名”额悬吴太伯祠，并书季札、董仲舒、焦先、周敦颐、范钟淹、苏轼、欧阳修、胡安国、米芾、宗泽、陆秀夫各匾额悬其祠。乙酉，上驻江宁。

闰四月癸卯，上阅高家堰堤工。辛酉，上还京。

五月戊寅，上亲鞫郎中陈汝弼一案，原汝弼罪。刑部尚书安布禄、左都御史舒略以失狱免职。庚辰，以贝和诺为云南贵州总督。丙戌，上巡幸塞外。

六月甲午，命行取知县非再任者不得考选科道。庚戌，停广东开矿。丙辰，上驻跸热河。

秋七月壬申，河决清水沟、韩庄，命河臣察居民田舍以闻。

八月甲午，免八旗借支兵饷银七十万两。戊午，喻成龙免，以石文晟为湖广总督。庚申，上发博洛河屯，阅牧群。

九月己巳，进张家口。丙子，还京。甲申，以希福纳为左都御史，达佳为江宁将军。

冬十月辛卯朔，重修华阴西狱庙成，上制碑文。丙午，以富宁安为汉军都统。

十一月辛酉，命蒙古公丹济拉备兵推河，察视策旺阿拉布坦。己巳，以李光地为大学士，宋荦为吏部尚书，调赵弘燮为直隶巡抚。癸酉，诏免湖广明年额赋及以前逋赋。甲戌，国子监落成，御书“彝伦堂”额。庚辰，以汪灏为河南巡抚。乙酉，上谒陵。巡幸近塞。戊子，设云南广南、丽江二府学官，许土人应试。

十二月壬寅，上临裕亲王福全葬。以阿灵阿兼理藩院尚书。乙酉，上还宫。丙辰，以祖良璧为福州将军。

四十五年丙戌春正月乙酉，命孙渣齐、徐潮督浚淮扬引河。顺天考官户部侍郎汪彬、赞善姚士荔以取士不公褫职。

二月癸巳，上巡幸畿甸。丁未，次静海，阅子牙河。壬子，还驻南苑。以诸满为江宁将军。以王然为浙江巡抚。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劾江宁知府陈鹏年安奉《圣训》不敬，部议应斩。先是，乙酉年南巡，陈鹏年遵旨不治行宫，阿山故假他事劾之。上命入京修书。戊午，上还宫。

三月庚申，上御经筵。辛巳，赐施云锦等二百八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诏直省建育婴堂。

夏四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加贵州提督李芳述镇远将军。乙未，吴涵罢，以梅鋗为左督御史。

五月己未，以金世荣为兵部尚书。甲戌，诏免直隶，山东逋赋。丁丑，以梁鼐为福建浙江总督。戊寅，上巡幸塞外。

六月丁亥朔，诏修《功臣传》。癸巳，命梅绢、二鬲按容美土司田舜年狱。壬寅，命凡部寺咨取钱粮非由奏请者，户部月会其数以闻。以蓝理为福建陆路提督。辛亥，四川巡抚能泰疏报安乐铁索桥告成，移化林营千总驻守。

秋七月庚申，上驻跸热河。甲子，以德昭嗣封信郡王。

八月壬辰，高家堰车逻霸涧河河堤告成。

九月己亥，上还京。

冬十月乙酉朔，敦拜罢，以温达为吏部尚书，希福纳为工部尚书。庚寅，武殿试。谕曰：“今天下承平久，曾经战阵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者益少。他日台湾不无可虑。朕甲子南巡，由江宁登舟，至黄天荡，江风大作，朕独立船头射江豚，了不为意，迨后渡江，渐觉心动。去岁渡江，则心悸矣。皆年为之也。问之宿将亦然。今使高年奋勇效命，何可得耶？”壬寅，命大学士席哈纳、侍郎张廷枢、萧永藻覆按土司田舜年狱。丁未，以迓图为满洲都统。己酉，诏免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十省逋赋。

十一月癸酉，命尚书金世荣、侍郎巴锡、范承烈督浚清河。免八旗官兵贷官未归银三百九十五

万六千六百两有奇。甲戌，以阿山为刑部尚书。庚辰，上谒陵。辛巳，以邵穆布为江南江西总督。癸未，以山东私铸多，听以小钱完正赋，责有司运京鼓铸。甲申，上巡幸塞外。西藏达赖嘛卒，其下第巴匿之，又立伪达赖喇嘛。拉藏汗杀第巴而献其伪喇嘛。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以闻。

十二月壬寅，上还宫。诏罪囚缓决至三四年者减一等。辛亥，郭世隆罢，以赵宏灿为广东广西总督。

是岁，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省三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四十六年丁亥春正月丁卯，诏："南巡阅河，往返舟楫，不御室庐。所过勿得供亿。"丁巳，梅绢免，以萧永藻为左都御史。

二月戊戌，次台庄，百姓来献食物。召耆老前，详询农事生计，良久乃发。癸卯，上阅溜淮套，由清口登陆，如曹家庙，见地势毗连山岭，不可疏凿，而河道所经，直民庐舍坟墓，悉当毁坏。诘责张鹏翮等，遂罢其役，道旁居民欢呼万岁。命别勘视天然霸以下河道。

三月己未，上驻江宁。乙巳，上驻苏州。

夏四月甲申，上驻杭州。诏曰："朕顷因视河，驻跸淮上。江、浙二省官民签请临幸，朕勉徇群情，涉江而南。方今二麦垂熟，百姓沿河拥观，不无践踏。其令停迎送，示朕重农爱民至意。"戊申，以鄂克逊为江宁将军，殷泰为甘肃提督。

五月壬子朔，上次山阳，示河臣方略。癸酉，上还京。丙子，解阿山尚书，削张鹏翮宫保。戊寅，赠故河道总督靳辅太子太保，予世职。加福建提督吴英威略将军。赠死难运司高天爵官，予谥忠烈。以达尔占为荆州将军。

六月丁亥，上巡幸塞外。以巢可托为左都御史，起郭世隆为湖广总督。

七月壬子，上驻跸热河。丁卯，车驾发喀拉河屯，巡幸诸蒙古部落。外藩来朝，各赐衣币。

八月甲辰，次洮尔毕拉，赐迎驾索伦总管塞首察克、杜拉图及打牲人银币。贵州三江苗人作乱，讨平之。

九月癸亥，上驻和尔博图噶岔。甲子，阅察哈尔、巴尔虎兵丁射。

冬十月辛巳，以江苏、浙江旱，发帑市米平粜，截漕放赈，免逋赋。外藩献驼马，却之。戊戌，上还京。己亥，户部议增云南矿税，命如旧额。庚子，金世荣免，以萧永藻为兵部尚书。

十一月己酉朔，诏曰："顷以江、浙旱灾，随命减税、蠲逋、截漕。其江、浙两省明年应出丁钱，悉予蠲免。被灾之处，并免正赋。使一年之内，小民绝迹公庭，优游作息，副朕惠爱黎元至意。"己未，诏台湾客民乏食，愿归者听附公务船内渡。以汪悟礼为汉军都统。己亥，诏江、浙诸郡县兴修水利备旱涝。

十二月丙戌，以温达为大学士，马尔汉为吏部尚书，耿额为兵部尚书，巢可托为刑部尚书，富宁安、王九龄为左都御史。丙午，赐亲王以次内大臣、侍卫白金有差。

是岁，免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湖广等省三十二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四十七年戊子春正月庚午，浙江大岚山贼张念一、朱三等行劫慈溪、上虞、嵊县，官兵捕平之。辛未，重修南狱庙成，御制碑文。以觉罗孟俄洛为奉天将军。乙亥，诏截留湖广、江西漕粮四十万石，留于江南六府平粜。

二月庚寅，上御经筵。壬辰，遣侍郎穆丹按大岚山狱，学士二鬲按红苗狱。甲午，上巡畿甸。丙午，诏暹罗使臣挈带土货，许随处贸易，免征其税。

三月丙辰，上还驻畅春园。戊午，以希思哈、李绳宗为汉军都统。

闰三月戊寅朔，重修北镇庙成，御制碑文。乙未，以施世骠为广东提督，席柱为西安将军。

夏四月己酉，宋荦罢，以徐潮为吏部尚书，以齐世武为四川陕西总督。戊午，山东巡抚赵世显报捕获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上曰："朱三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若因此捕拿，株连太多，可传谕知之。"辛酉，湖广提督俞益谟密请剿除红苗。上以红苗无大罪，不许。以阿喇衲为蒙古都统，李林盛为汉军都统。内大臣明珠卒，命皇三子胤祉奠茶酒，赐马四匹。

五月甲申，以王鸿绪为户部尚书，富宁安为礼部尚书，穆和伦为左都御史。丙戌，上巡幸塞外。

乙未，诏免大岚山贼党太仓人王昭骏伯叔兄弟连坐罪。

六月丁未，上驻跸热河。丁巳，九卿议覆大岚山狱上，得旨："诛其首恶者，朱三父子不可留，缘坐可改流徒。巡抚王然、提督王世臣俱留任，受伤官兵俱议叙。"丁卯，《清文鉴》成，上制序文。

秋七月丁丑，谕刑部，免死流人在配犯罪者按诛之。癸未，《平定朔漠方略》成，上亲制序文。壬辰，上行围。二鬲奏按红苗杀人之廖老宰等斩枭，擅自遣兵前往苗寨之守备王应瑞遣戍，从之。

八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壬戌，上回銮，驻永安拜昂阿。

九月乙亥，上驻布尔哈苏台。丁丑，召集廷臣行宫，宣示皇太子胤礽罪状，命拘执之，送京幽禁。己丑，上还京。丁酉，废皇太子胤礽，颁示天下。

冬十月甲辰，削贝勒胤禩爵。乙卯，以王掞为工部尚书，张鹏翮为刑部尚书。辛酉，上幸南苑行围。以辛泰为蒙古都统。

十一月癸酉朔，削直郡王胤禔爵，幽之。己卯，致仕大学士张英卒，予祭葬，谥文端。辛巳，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保废太子，夺职杖之。丙戌，召集廷臣议建储贰。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及诸大臣以皇八子胤禩请。上不可。戊子，释废太子胤礽。己丑，王大臣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丙申，以宗室发度为黑龙江将军。庚子，复胤禩贝勒。

十二月甲辰，褒恤死难生员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范承谱，附祀范承谟祠，承谟子巡抚范时崇请之也。丁巳，以陈诜为湖广巡抚，蒋陈锡为山东巡抚，黄秉中为浙江巡抚，刘荫枢为贵州巡抚。

四十八年己丑春正月癸巳，召集廷臣问举立胤禩，孰为倡议者。群臣皇恐莫敢对，乃进大学士张玉书而问之，对曰："先闻之马齐。"上切责之。次日，列马齐罪状，宥死拘禁。巳而上徐察其诬，释之。丙申，上幸南苑。己亥，命侍郎赫寿驻藏，协办藏事。初拉藏汗与青海争立达赖喇嘛，不决，特命大臣往监临之。王鸿绪、李振裕免。

二月己酉，上巡幸畿甸。以宗室杨福为黑龙江将军，觉罗孟俄洛为宁古塔将军，王文义为贵州提督。戊午，以嵩祝署奉天将军。戊辰，上还宫。庚午，以张鹏翮为户部尚书，张廷枢为刑部尚书。

三月辛巳，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昭告宗朝，颁诏天下。甲午，赐赵熊诏等二百九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甲辰，以富宁安为吏部尚书，穆和伦为礼部尚书，穆丹为左都御史。移禁胤禔于公所，遣官率兵监守。丁卯，上巡幸塞外。

五月甲戌，上驻跸热河。六月戊午，康亲王椿泰死，谥曰悼，子崇安袭封。

秋七月庚寅，以殷泰为四川陕西总督，噶礼为江南江西总督，江琦为甘肃提督，师懿德为江南提督。戊戌，上行围。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加陕西提督潘育龙镇绥将军。

九月庚寅，上还京。以年羹尧为四川巡抚。

冬十月壬寅，诏福建、广东督抚保举深谙水性熟知水师者。戊午，册封皇三子胤祉诚亲王，皇四子胤禛雍亲王，皇五子胤祺恒亲王，皇七子胤祐淳郡王，皇十子胤＜□礻我＞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俱为贝勒。壬戌，诏免江苏被灾之淮、扬、徐，山东之兖州，河南之归德明年地丁额赋。

十一月丙子，诏各省解部之款过多，可酌量截留，以备急需。安郡王马尔浑薨，谥曰悫，子华玘袭。己卯，加漕运总督桑额太子太保。庚寅，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水脉水源，泰、岱诸山自长白山来。沛水伏流，黄河未到积石亦是伏流，蒙古人有书言之甚详。江源亦自昆仑来，至于岷山乃不伏流耳。遣张鹏翮、噶敏图按江南宜思恭亏帑狱。

十二月己亥，上谒陵。己未，上还宫。命马齐管鄂罗斯贸易事。刑部尚书巢可托免。

是岁，免直隶、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广等省五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四十九年庚寅春正月庚寅，命修《满蒙合璧清文鉴》。

二月丁酉，上巡幸五台山。吏部尚书徐潮乞休，允之。

三月己巳，上还京。乙亥，命编纂《字典》。诏以故大学士李尉嫡孙主事李敏启擢补太常寺少卿。戊寅，敕封西藏胡必尔汗波克塔为六世达赖喇嘛。辛巳，诏免浙江杭、湖二府未完漕米三万九千余石。

夏四月乙巳，调萧永藻为吏部尚书，王掞为兵部尚书。

五月己酉朔，上巡幸塞外。癸酉，次花峪沟。阅吉林、黑龙江官兵。丁丑，上驻跸热河。

六月己亥，命诸皇子恭迎皇太后至热河避暑。戊午，刑部尚书张廷枢免。

秋七月壬午，按事湖南尚书萧永藻等疏报巡抚提督互讦案，查审俱实。得旨："俞益谟休致，赵申乔革职留任。"

闰七月甲寅，上行围。

八月乙亥，诏福建漳、泉二府旱，运江、浙漕粮三十万石赈之，并免本年未完额赋。丙戌，上还驻热河。庚寅，以范时崇为福建浙江总督，额伦特为湖南提督。

九月辛丑，上奉皇太后还宫。辛亥，希福纳免。时户部亏蚀购办草豆银两事觉，积十余年，历任尚书、侍郎凡百二十人，亏蚀至四十余万。上宽免逮问，责限偿完，希福纳现任尚书，特斥之。以穆和伦为户部尚书，贝和诺为礼部尚书。

冬十月甲子，诏曰："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以节俭之所余，为涣解之宏泽。惟体察民生，未尽康阜，良由生齿日繁，地不加益。宜沛鸿施，籍培民力。自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届时候旨。地方大吏以及守令当体朕保义之怀，实心爱养，庶几升平乐利有可征矣。文到，其刊刻颁布，咸使闻知。"丁卯，谕外藩已朝行在，勿庸朝正。丙子，以郭琳为云南贵州总督，以郭世隆为刑部尚书，鄂海为湖广总督。癸未，谕大学士："江南亏空钱粮多至数十万两，此或朕数次南巡，地方挪用。张鹏翮谓俸工可以抵补。牧令无俸，仍以累民，莫若免之为善。其会议以闻。"

十一月辛卯朔，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著为令。大学士陈廷敬以老乞休，温旨慰谕，命致仕。乙巳，上谒陵。以萧永藻为大学士，王掞为礼部尚书，徐元正为工部尚书。丁未，以孙徵灏为兵部尚书。乙卯，以桑额为吏部尚书。

十二月癸酉，以赫寿为漕运总督。戊寅，上还京。辛巳，诏曰："朕因朝列旧臣渐次衰谢，顺治年间进士去职在籍者，已无多人。王士禛、江皋、周敏政、叶矫然、徐淑嘉皆以公过屏废，俱复还原官。"以赵申乔为左都御史。

五十年辛卯春正月癸丑，上巡畿甸，视通州河堤。

二月辛酉，以班迪为满洲都统，善丹为蒙古都统。丁卯，阅筐儿港，命建挑水坝。次河西务，上登岸步行二里许，亲置仪器，定方向，钉椿木，以纪丈量之处。谕曰："用此法可以测量天地、日月交食。算法原于易。用七九之奇数，不能尽者，用十二、二十四之偶数，乃能尽之，即取象十二时、二十四气也。"庚午，上还京。辛巳，上御经筵。

三月庚申，王大臣以万寿节请上尊号，自平滇以来，至是凡四请矣。上谦挹有素，终不之许。

夏四月庚申，徐元正养亲回籍，以陈诜为工部尚书。庚辰，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乙未，命礼部祈雨。庚子，大雨。丙午，留京大学士张玉书卒，上悼惜，赋诗一篇，遣官治丧，赐银一千两，加祭葬，谥文贞。己酉，诏免江苏无著银十万两有奇。丙辰，召致仕大学士陈廷敬入阁办事。增乡、会试《五经》中额。

六月戊辰，设广西西隆州儒学训导。

秋七月丙辰，上行围。

八月庚午，高宗纯皇帝生。以王原祁为掌院学士。设先贤子游后裔《五经》博士。

九月戊申，上奉皇太后还宫。蓝理有罪免，以杨琳为福建陆路提督，马际伯为四川提督。停本年秋决。

冬十月丙辰，诏免台湾五十一年应征稻谷。贝和诺免，以嵩祝为礼部尚书。戊午，诏前旨普免

天下钱粮，五十一年轮及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六省，地丁钱粮及进欠俱行蠲免。庚午，以硕鼐为满洲都统，瑚世巴、马尔赛为蒙古都统。戊寅，免朝鲜白金豹皮岁贡。庚辰，诏举孝义。辛巳，命张鹏翮置狱扬州，按江南科场案。壬午，鄂缮、耿额、齐世武、悟礼等有罪，褫职拘禁。赵申乔疏劾新科。修戴名世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下部严审。

十一月丙戌，以殷特布为汉军都统，隆科多为步军统领，张谷贞为云南提督。丁未，上谒陵，赐守陵官役马匹白金。

十二月癸酉，上还宫。癸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安徽等省八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丁户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田地六百九十三万三百四十四顷三十四亩；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八钱。盐课银三百七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八两。铸钱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三万三千四百有奇。

五十一年壬辰春正月丙午，擢编修张逸少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故大学士张玉书之子也。壬子，命内外大臣具摺陈事。摺奏自此始。癸丑，上巡幸畿甸。诏右卫将军宗室费扬古办事诚实，供职年久，且系王子，可封为辅国公。

二月丁巳，诏宋儒朱子配享孔庙，在十哲之次。江苏巡抚张伯行与总督噶礼互讦，俱解任，交张鹏翮、赫寿查审。福建浙江总督范时崇疏陈沿海渔船，只许单桅，不许越省行走，交地方文武钤束。上曰："此事不可行。渔户并入水师营，则兵弁侵欺之矣。盗贼岂能尽除。窃发何地无之，只视有益于民者行之，不当以文法为捕具也。"戊寅，命卓异武官照文职引见。庚辰，上还京。壬午，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

三月辛卯，谕大学士："翻译本章，甚有关系。昨见本内'假官'二字，竟译作'伪官'，舛错殊甚。其严饬之。"丁酉，上御经筵。

夏四月丁巳，赐王世琛等百七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以康泰为四川提督。定会试分省取中例。壬申，谕："故大学士熊赐履夙学旧臣，身殁以后，时轸于怀。闻其子已长成，可令来京录用。"壬戌，予故一等侍卫海青副都统衔，予祭葬，谥果毅。致仕大学士陈廷敬卒，命皇三子奠茶酒，御赋挽诗，命南书房翰林励廷仪、张廷玉齐焚，予治丧银一千，谥文贞。诏明年六旬万寿，二月特行乡试，八月会试。以嵩祝为大学士，黑硕咨为礼部尚书，满笃为工部尚书，以王掞为大学士，陈诜为礼部尚书，起张廷枢为工部尚书。丙子，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启銮。壬午，上驻跸热河。

五月壬寅，命有司稽察流民徒边种地者。以穆丹为左都御史，鄂代为蒙古都统。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丁巳，命穆和伦、张廷枢覆按江南督抚互讦案。湖广镇旱红苗吴老化率毛都塘等五十二寨内附。辛酉，以张朝午为广西提督。

秋八月癸丑，上行围。戊寅，诏朝鲜遇有中国渔船违禁至界讯，许拘执以闻。镇旱苗民续内附八十三寨。

九月庚戌，上奉皇太后还宫，皇太子胤礽复以罪废，锢于咸安宫。

冬十月壬戌，穆和伦等覆按江南狱上，上命夺噶礼职，张伯行复任。以揆叙为左都御史，赫寿为江南江西总督。

十一月乙酉，前福建提督蓝理狱上，应死。上念征台湾功，特原之。己亥，群臣以万寿六旬请上尊号，不许。丁未，以复废皇太子胤礽告庙，宣示天下。己酉，上谒陵，赐守陵大臣白金。

十二月甲戌，上还京。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浙江等省二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五十二年癸巳春正月戊申，诏封后藏班禅胡土克图喇嘛为班禅额尔得尼。

二月庚戌，赵申乔疏言太子国本，应行册立。上以建储大事，未可轻定，宣谕廷臣，以原疏还之。乙卯，上巡幸畿甸。编修戴名世以著述狂悖弃市。进士方苞以作序干连，免死入旗，旋赦出之。乙亥，上还驻畅春园。

三月戊寅朔，谕王大臣："朕昨还京，见各处为朕保厘乞福者，不计其数，实觉愧汗。万国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祝延者当以兹为先。朕老矣，临深履薄之念，与日俱增，敢满假乎？"

又谕：“各省祝寿老人极多，倘有一二有恙者，可令太医看治。朕于十七日进宫经棚，老人已得从容瞻观。十八日正阳门行礼，不必再至龙棚。各省汉官传谕知悉。”甲午，上还宫，各省臣民夹道俯伏欢迎，上驻辇慰劳之。乙未，万寿节，上朝慈宁宫，御太和殿受贺，颁诏覃恩，锡高年，举隐逸，旌孝义，蠲逋负，鳏寡孤独无告者，官为养之，罪非殊死咸赦除焉。壬寅，召直省官员士庶年六十五以上者，赐宴于畅春园，皇子视食，宗室子执爵授饮。扶掖八十以上老人至前，亲视饮酒。谕之曰：“古来以养老尊贤为先，使人人知孝知弟，则风俗厚矣。尔耆老当以此意告之乡里。昨日大雨，田野沾足。尔等速回，无误农时。”是日，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各赐白金。加祝厘老臣宋荦太子少师，田种玉太子少傅。甲辰，宴八旗官员、兵丁、闲散于畅春园，视食授饮、视饮赐金同前。是日：“九十以上者七人，八十以上者一百九十二人。

夏四月甲寅，以鄂海为陕西四川总督，额伦特为湖广总督，高其位为湖广提督。四川提督岳升龙请入籍四川，许之。丁卯，遣官告祭山川、古陵、阙里。

五月丙戌，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调张廷枢为刑部尚书，王顼龄为工部尚书。颁赉蒙古老人白金。辛丑，诏停本年秋决。

闰五月乙卯，赉热河老人白金。御史陈汝咸招抚海寇陈尚义入见，询海上情势及洋船形质，命于金州安置，置水师营。

六月丁丑，修律算书。

秋七月壬子，诏宗人削属籍者，子孙分别系红带、紫带，载名玉牒。丙寅，上行围。

八月丁丑，蒙古鄂尔多斯王松阿拉布请于察罕托灰游牧，不许，命游牧以黄河为界，从总兵范时捷请也。九月甲子，上奉皇太后还宫。辛未，以江南漕米十万石分运广东、福建平粜。

冬十月丙子，以张鹏翮为吏部尚书。乙酉，赐王敬铭等一百四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己酉，诏免广东、福建、甘肃二十一州县卫明年税粮。癸亥，上谒陵。

十二月己卯，以赫奕为工部尚书。辛卯，令文武科目愿兼应者，许改试一科。壬辰，上还京。甲午，以五鬲为蒙古都统。辛丑，给祭太庙。

五十三年甲午春正月己未，命修坛庙殿廷乐器。癸亥，户部请禁小钱。上曰：“凡事必期便民，若不便于民，而惟言行法，虽厉禁何益？”戊辰，上巡幸几甸。丁卯，以何天培为京口将军。

二月甲戌，诏停今年秋审，矜疑人犯，审理具奏，配流以下，减等发落。乙酉，上还京。癸丑，命侍郎常泰、少卿陈汝咸赴甘肃赈抚灾民。丁巳，前尚书王鸿绪进《明史列传》二百八十卷，命付史馆。

夏四月戊子，改师懿德为甘肃提督。辛卯，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六月乙亥，诏：“拉藏近汉六十，二子在外，宜防外患，善自为谋。”癸未，以炎暑免从臣晚朝。

秋七月辛卯，诏以江南映旱，浙江米贵，河南歉收，截漕三十万石，分运三省平粜。

八月乙亥，上行围。

九月丙寅，上奉皇太后还宫。

冬十月己巳朔，命张鹏翮、阿锡鼐往按江南牟钦元狱。己丑，命大学士、南书房翰林考定乐章。

十一月，敕户部截漕三十余万石，于江南、浙江备赈。戊申，免甘肃靖边二十八州县卫明年额赋。诚亲王胤祉等以御制《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甲寅，冬至，祀天于园丘，奏新乐。丙辰，上巡幸塞外。贝勒胤禩属下人雅齐布有罪伏诛。遣何国栋测量广东、云南等省北极出地及日景。

十二月癸酉，上驻特布克。赐随围蒙古兵银币。己丑，上还京。辛卯，洮、岷边外生番喇子等一十九族内附。

是岁，免江南、河南、甘肃、浙江、湖广等省百二十二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五十四年乙未春正月甲子，停《五经》中式例。封阿巴台吉德木楚克为辅国公。诏贝勒胤禩、延寿溺职，停食俸。

二月戊辰朔，张伯行缘事解任，交张鹏翮审理。己巳，以施世纶为漕运总督。辛未，上巡幸畿

甸，谕巡抚赵弘变曰：“去年腊雪丰盈，今年春雨应节，民田想早播种。但虑起发太盛，或有二疸之虞。可示农民芸耨宜疏，以防风霾。”又谕：“朕时巡畿甸，见民生差胜于前。但诵读者少，风俗攸关。宜令穷僻乡壤广设义学，劝令读书。尔有司其留意。”甲午，以杜呈泗为江南提督，穆廷栻为福建陆路提督。

三月己亥，以蒙古马拉忒等部十四旗雪灾，命尚书穆和伦运米往赈，教之捕鱼为食。庚子，以赵宏变为直隶总督，任巡抚事。以睦森为宁古塔将军。

夏四月庚午，赐徐陶璋等一百九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师懿德奏策旺阿拉布坦兵掠哈密，游击潘至善击败之。命尚书富宁安、将军席柱率师援剿，祁里德赴推河，谕喀尔喀等备兵。庚辰，征外藩兵集归化城，调打牲索伦兵赴推河。己丑，谕议政大臣：“朕曾出塞亲征，周知要害。今讨策妄阿拉布坦进兵之路有三：一由噶斯直抵伊里河源，趋其巢穴；一越哈密、吐鲁番，深略敌境；一取道喀尔喀，至博克达额伦哈必尔汉，度岭扼险。三路并进，大功必成。”壬午，漕运总督郎廷极卒，上称其抚恤运丁，历运无阻，予祭葬，谥温勤。辛卯，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乙未，命富宁安分兵戍噶斯口，总兵路振声驻防哈密。

五月丙午，黑龙江将军宗室杨福卒，赐银一千两，命侍卫尚崇义、博森驰驿赐奠，谥襄毅，命其子三官保暂署父任。戊午，内阁侍读图里琛使于鄂罗斯，使备兵。

六月壬申，命都统图斯海等赴湖滩河朔运粮。甲戌，富宁安、席柱疏报进兵方略。得旨，“明年进兵”。丁亥，兵部尚书孙征灏卒，赐鞍马二、散马二、银五百两，谥清端。

秋七月甲午朔，命和托辉公博贝招抚乌梁海。辛酉，命公傅尔丹往乌兰古等处屯田。

八月辛未，大学士李光地乞假归，上赋诗送之。癸酉，上行围。壬辰，撤噶斯口戍兵还肃州。

九月己酉，博贝招抚乌梁海部来归。

冬十月丙寅，上谕大学士：“朕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答奏摺，期于不泄漏也。”辛巳，上奉皇太后还宫。诏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今岁雨溢，谷耗不登，所有五府应完五十五年税粮，悉蠲除之。

十一月甲午，以范时崇为左都御史，觉罗满保为浙江福建总督，宗室巴塞为蒙古都统。庚子，停京师决囚。辛丑，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己未，冬至，祀天于园丘，始用御定雅乐。

十二月己巳，以塔拜为杭州将军。命护军统领晏布帅师驻西宁。甲申，张伯行以疑贼诬参论罪应死，上原之，起为仓场侍郎。

是岁，免江南、湖南二省二十四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十五年丙申春正月壬子，上幸汤泉。

二月乙丑，命副都统苏尔德经理图呼鲁克等处屯田。癸酉，上还驻畅春园。丙子，诏免安南岁贡犀角、象牙。己卯，上巡幸畿甸。庚寅，定丁随地出例。

三月丁酉，恤赠广西右江剿瑶伤亡参将王启云官荫。庚子，上还宫。乙巳，召席柱还，以晏布代之，路振声参军事。癸丑，蒙古图尔胡特贝子阿拉布珠尔请从军。命率蒙古兵戍噶斯口。贵州巡抚刘荫枢疏请罢兵，命乘传诣军周阅议奏。

闰三月癸亥，以额伦特署西安将军，满丕署湖广总督。丁丑，以左世永为广西提督。壬午，发京仓米二十万石赈顺天、永平。五城粥展期至秋。命礼部祈雨。

夏四月癸卯，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

五月庚申，上驻热河，齐居祈雨。起马齐为大学士，穆和伦为户部尚书。壬戌，发仓米平粜。预发八旗兵粮。甲子，雨。上曰：“宋儒云：‘求雨得雨，旱岂无因’。此言可味也。”己巳，京师远近雨足，上复常膳。乙酉，赫奕免，以孙渣齐为工部尚书。

六月丙辰，上幸汤泉。

秋七月辛未，命移噶斯口防军分戍察罕乌苏、噶顺。癸未，上行围。

八月乙卯，前奉天府尹董宏毅坐将承德等九州县米豆改征银两，致仓储阙乏，黜官。

九月庚午，以蒋陈锡为云南贵州总督。甲申，上奉皇太后还宫。

冬十月丁亥朔，诏刑部积岁缓决长系人犯，分别减释之。停本年秋决。戊子，以托留为黑龙江将军，赵宏燮为兵部尚书。癸巳，诏："近以策妄阿喇布坦侵入哈密，征兵备边，一切飞刍挽粟经过边境，不无借资民力。所有山西、陕西、甘肃四十八州县卫应征明年银米谷草及积年逋欠，悉与蠲除。"丁酉，诏肃州与布隆吉尔毗连迤北西吉木、达里图、金塔寺等处，招民垦种。以杨琳为广东广西总督。以宗室巴赛为满洲都统，晏布为蒙古都统。丙午，策旺阿喇布坦执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济布，犯噶斯口，官兵击走之。命额伦特驻师西宁，分兵戍噶斯口，布隆吉尔散秩大臣阿喇衲赴巴尔库尔参赞军事。

十一月乙丑，以傅尔丹、额尔锦为领侍卫内大臣。戊辰，上谒陵。甲申，上巡行塞外。盗发明陵，命置之法。

十二月己酉，上还京。诏免顺天、永平三十五州县明年地丁税粮，其积年逋赋并除之。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浙江、江西、湖广等省六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安南入贡。

五十六年丁酉春正月丁卯，修《周易折中》成，颁行学宫。壬午，以徐元梦为左都御史，朱轼为浙江巡抚。

二月丙戌朔，上巡幸畿甸。乙未，征奉天、吉林兵益祁尔德军。癸卯，上还驻畅春园。丁未，定盗案法无可宽、情有可原例。顺承郡王诺罗布薨，谥曰忠，子锡保袭封。左都御史揆叙卒，予祭葬，谥文端。

三月丁巳，上御经筵。戊寅，以富宁安为靖逆将军，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尔德为协理将军，视师防边。壬午，上巡视河西务堤。

夏四月乙酉，上还驻畅春园。乙未，发通州仓米分贮直隶州县备赈。丙申，碣石镇总兵陈昂奏天主教堂各省林立，宜行禁止，从之。以孙柱、范时崇为兵部尚书。辛丑，上奉皇太后避暑热河。

五月庚申，九卿议王贝勒差人出外，查无勘合，即行参究。

六月壬子，傅尔丹袭击厄鲁特博罗布尔哈苏，斩俘而还。兵部尚书赵宏燮卒，予祭葬，谥清端。

秋七月丙辰，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零敦多布侵掠拉藏。癸亥，富宁安袭击厄鲁特于通俄巴锡，进及乌鲁木齐，毁其田禾，还军遇贼毕留图，击败之。阵亡灰特台吉扎穆毕，追封辅国公。

八月壬午朔，上行围。

九月辛未，以路振扬署四川提督。河南奸民亢斑滋事，官兵捕之，斑走死。命尚书张廷枢、学士勒什布往鞫，得前巡抚李锡贪虐激变状以闻。李锡褫职论死，贼党伏诛。

冬十月乙酉，命侍郎梁世勋、海寿往督巴尔库尔屯田。庚子，上奉皇太后还宫。乙巳，命内大臣公策旺诺尔布、将军额伦特、侍卫阿齐图等率师戍青海。以宗室公吞珠为礼部尚书，蔡升元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壬子，命停决囚。乙丑，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宁宫。辛未，诏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制治于未乱，保帮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久远也。朕八龄践祚，在位五十余年，今年近七旬矣。当二十年时，不敢逆计至三十。三十年时，不敢逆计至四十。赖宗社之灵，今已五十七年矣，非凉德所能致也。齿登耆寿，子孙众多。天下和乐，四海又安。虽未敢谓家给人足，俗易风移，而欲使民安物阜之心，始终如一。殚竭思虑，耗敝精力，殆非劳苦二字所能尽也。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帝王仔肩无可旁委，舜殁苍梧，万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遯》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朕自幼读书，寻求治理。年力胜时，挽强决拾。削平三藩，绥辑漠北，悉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府库帑金，非出师赈饥，未敢妄费。巡狩行宫，不施采缋。少时即知声色之当戒，佞幸之宜远，幸得粗致谧安。今春颇苦头晕，形渐羸瘦。行围塞外，水土较佳，体气稍健，每日骑射，亦不疲乏。复以皇太后违和，头晕复作，步履艰难。倘一时不讳，不得悉朕衷曲。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尤；一念不谨，即贻百年

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钜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既衰暮，祇惧五十七年尤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立储大事，岂不在念。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惓惓不息也。大小臣工能体朕心，则朕考终之事毕矣。兹特召诸子诸卯士详切言之。他日遗诏，备于此矣。甲戌，免八旗借支银二百万两。丙子，诏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湖广、陕西、甘肃等省积年逋赋，江苏、安徽并免漕项银米十分之五。

十二月甲申，皇太后病势渐增，上疾七十余日矣，脚面浮肿，扶掖日朝宁寿宫。丙戌，皇太后崩，颁遗诰，上服衰割辫，移居别宫。己酉，上还宫。

五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乙卯，上有疾，幸汤泉。戊寅，赐防边军士衣二万袭。

二月庚寅，拉藏乞师，命侍卫色楞会青海兵往援。癸卯，以路振声为甘肃提督。检讨朱天保上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上于行宫亲讯曰："尔何知而违旨上奏？"朱天保曰："臣闻之臣父，臣父令臣言之。"上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命诛之。丁未，上还宫。碣石镇陈昂疏请洋船入港，先行查取大交，方许进口贸易。部议不行。

三月癸丑，减大兴、宛平门厂房税。辛酉，上大行皇后谥曰孝惠仁宁端懿纯德顺天决圣章皇后。丙寅，以颜寿为右卫将军，黄秉钺为福州将军。戊辰，裁起居注官。甄别不职学政丛澍等七员，俱褫职。丁丑，命浙江南北新关税交同知管理。戊寅，浙江巡抚朱轼请修海宁石塘，从之。

夏四月乙酉，葬孝惠章皇后于孝东陵。丁亥，赐汪应铨等一百七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卯，上幸热河。穆和伦免，以孙渣齐为户部尚书。

五月癸丑，以徐元梦为工部尚书。丁巳，额伦特奏拉藏汗被陷身亡，二子被杀，达赖、班禅均被拘。己未，浙江福建总督满保疏台湾一郡有极冲口岸九处，次冲口岸十五处，派人修筑，酌移员弁，设淡水营守备。从之。

六月壬辰，遣使册封琉球故王曾孙尚敬为中山王。己丑，大学士李光地卒，命皇五子恒亲王胤祺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徐元梦还京护其丧事，谥文贞。丁未，赐哈密军士衣四百袭。

秋七月己未，打箭炉外墨果喇嘛内附。甲戌，修《省方盛典》。

八月壬子，索伦水灾，遣官赈之。孟光祖伏诛。戊子，上行围。甲午，礼部尚书吞珠卒，予祭葬，谥恪敏。总兵官仇机有罪伏诛。

闰八月戊辰，诏曰："夷虏跳梁，大兵远驻西边，一切征缮，秦民甚属劳若。所有陕西甘肃明年地丁粮税俱行蠲免，历年逋赋亦尽除之。"

九月己卯，命都统阿尔纳、总兵李耀率师赴噶斯口、柴旦木驻防。丙戌，以王顼龄为大学士，陈元龙为工部尚书。甲辰，上还京。将军额伦特、侍卫色楞会师喀喇乌苏，屡败贼，贼愈进，师无后继，矢竭力战，歿于阵。

冬十月甲寅，停本年决囚，丙辰，命皇十四子贝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视师青海。命殉难总督甘文焜、知府黄庭柏建祠列祀。甲子，诏四川巡抚年羹尧，军兴以来，辨事明敏，即升为总督。命翰林、科道轮班入直。戊辰，上驻汤泉。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我>、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黄、正白、正蓝满、蒙、汉三旗事务。

十一月丙子，上还驻畅春园。福建巡抚陈宾卒，赠礼部尚书，谥清端。以宜兆熊为汉军都统。

十二月丙辰，上谒陵。己未，孝惠章皇后升附太庙，位于孝康章皇后之左，颁诏天下。云南撒甸苗人归顺。己巳，上还宫。

是岁，免江南、福建、甘肃、湖广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安南人贡。

五十八年己亥春正月戊朔，日有食之。诏曰："日食三始，垂象维昭。宜修人事，以儆天戒。臣工其举政事阙失以闻。"乙未，上幸汤泉。庚子，上还驻畅春园。辛丑，诏立功之臣退闲，世职准子弟承袭。若无应袭之人，给俸终其身。壬寅，命截漕米四十三万石，留江苏、安徽备荒。

二月己巳，上巡幸畿甸。己卯，学士蒋廷锡表进《皇舆全览图》，颁赐廷臣。庚申，上还驻畅春园。辛未，命都统法喇抚辑裹塘、巴塘，护军统领噶尔弼同理军事。

三月乙未，侍郎色尔图以运饷迟延罢，命巡抚噶什图接管。

夏四月乙巳，命抚远大将军胤禵驻师西宁。癸丑，上巡幸热河。

五月戊寅，以麦大熟，命民间及时收贮。庚辰，以扬都为蒙古都统。浙江正考官索泰贿卖关节，在籍学士陈恂说合，陈凤墀夤缘中式，均论死，并罪其保荐索泰为考官者。南阳标兵执辱知府沈渊，总兵高成革职，游击王洪道论死，兵处斩。

六月甲辰，以贝勒满笃祜为满洲都统。丁未，年羹尧、噶尔弼、法喇先后奏副将岳钟琪招辑裹塘、巴塘就抚。命法喇进驻巴塘，年羹尧拨兵接应。丙寅，以马见伯为固原提督。

秋七月癸未，以宗查木为西安将军。

八月庚戌，上行围。庚申，振威将军傅尔丹奏鄂尔齐图二处筑城设站。命尚书范时崇往董其役。

九月乙未，“谕西宁现有新胡毕勒罕，实系达赖后身，令大将军遣官带兵前往西藏安禅。”戊戌，安郡王华玘互死，谥曰节。

冬十月丁未，上还京。壬子，命蒙养斋举人王兰生修《正音韵图》。甲寅，固原提督潘育龙卒，赠太子少保，予祭葬，谥襄勇。

十一月丙子，礼部尚书陈诜致仕。庚寅，增江西解额。

十二月壬寅，以蔡升元为礼部尚书，田从典为左都御史。戊申，西安将军额伦特之丧至京，命皇五子恒亲王胤祺、皇十二子贝子胤祹迎奠。庚申，命截湖广漕粮十万石留于本省备荒。辛酉，诏曰：“比年兴兵西讨，远历边陲，居送行赍，民力劳瘁。所有沿边六十六州县卫所明年额征银米，俱行蠲免。”

是岁，免江苏、安徽等省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十九年庚子春正月丁酉，命抚远大将军胤禵移师穆鲁斯乌苏。以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领兵进藏，以公策旺诺尔布参赞军务。命西安将军宗查木驻西宁，平郡王讷尔素驻古木。

二月甲辰，上巡幸畿甸。癸丑，命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四川、云南兵进藏，册封新胡毕勒罕为六世达赖喇嘛。辛酉，上还驻畅春园。

三月己丑，命云南提督张谷贞驻防丽江、中甸。丙申，命靖逆将军富宁安进师乌鲁木齐，散秩大臣阿喇衲进师吐鲁番，祁里德领七千兵从布娄尔，傅尔丹领八千兵从布拉罕，同时进击淮噶尔。

夏四月戊申，上巡幸热河。

五月辛巳，以旱求言。壬午，雨。

六月己亥，陕西饥，运河南积谷往赈。丙辰，保安、怀来地震，遣官赈之。

秋七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癸酉，富宁安击贼于阿克塔斯、伊尔布尔和诺，败之，擒其台吉垂木拍尔。阿喇衲师至齐克塔木，遇贼，击破之，尽虏其众。进击皮禅城，降之。师至吐鲁番，番酋阿克苏尔坦率众迎降。丙戌，傅尔丹击贼于格尔厄尔格，斩获六百，阵擒宰桑贝肯，焚其积聚而还，贝肯送京。祁里德败贼于锷额尔河，降其宰桑色布腾等二千余人。

八月太戌，上行围。庚子，琉球请令其陪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许之。癸丑，平逆将军延信连败贼众于卜克河。丁巳，又改贼众于绰马喇，贼将策零敦多布遁。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副将岳钟琪自拉里进兵。戊午，克西藏，执附贼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抚谕唐古特、土伯特，西藏平。以高其倬为广西巡抚。

九月壬申，平逆将军延信以兵送达赖喇嘛入西藏坐床。富宁安兵入乌鲁木齐，哈西哈回人迎降，军回至乌兰苏。戊寅，云贵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璧以馈饷后期褫职，仍令运米入藏。

冬十月癸卯，上还京。诏再以河南积谷运往陕西放赈。明年，河南漕粮照数浦还仓谷，其余漕粮留贮河南。甲辰，朝鲜国王李焞薨。诏曰：“李焞袭封五十年，奉藩恭谨，抚民慈爱。兹闻溘逝，恻悼实深，即令王子李昀袭封，所进贡物悉数带回，仍查恤典具奏。”诏陕西、甘肃两省康熙六十年地丁银一百八十八万两零，通行蠲免。沿边歉收，米价昂贵，兵力拮据，并豫发本年兵饷。赍进藏官兵。甲寅，户部尚书赵申乔卒，予祭葬，谥恭毅。丁巳，诏抚远大将军胤禵会议明年师期。戊午，以陕西、甘肃歉收，命银粮兼赈，以麦收为止。

十一月辛未，遣官致祭朝鲜国王李享，特谥僖顺，册封世子李昀为朝鲜国王。戊寅，以田从典

为户部尚书，朱轼为左都御史，以杨名时为云南巡抚。辛巳，诏："大兵入藏，其地俱入版图，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应即考订明核，传信后世。"上因与大学士讲论河源、江源，及于《禹贡》三危。庚寅，以隆科多为理藩院尚书，仍兼步军统领。

十二月甲辰，廷臣再请行六十年庆贺礼。不允。壬子，授先贤子夏后裔《五经》博士。甲寅，以庆亲王胤祉子弘晟、恒亲王胤祺子弘升为世子。辛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陕西、浙江、四川等省五十六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十年辛丑春正月乙亥，上以御极六十年，遣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祹、世子宏晟告祭永陵、福陵、昭陵。

二月乙未，上谒孝庄陵、孝陵、孝东陵、行告祭礼。遗官告祭郊庙社稷。乙卯，上还京。山东盐徒王美公等作乱，捕斩之。己未，命公策旺诺尔布驻防西藏。论取藏功，封第巴阿尔布巴、康济鼐为贝子，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

三月乙丑，群臣请上万寿节尊号，上不许，曰："加上尊号，乃相沿陋习，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以欺不学之君耳。本朝家法，惟以爱民为事，不以景星、庆云、芝草、甘露为瑞，亦无封禅改元之举。现今西陲用兵，兵久暴露，民苦转输。朕方修省经营之不暇，何贺之有？"庚午，赐举人王兰生、留保进士，一体殿试。甲戌，先是，大学士五掞密疏复储。至是御史陶彝、任坪、范长发、邹图云、陈嘉猷、王允晋、李允符、范允芮、高玢、高怡、赵成篪、孙绍曾疏请建储，上不悦，并掞切责之，命其子詹事王奕清及陶彝等十二人为额外章京，军前效力。

夏四月甲午，以李麟为固原提督。乙未，赐邓钟岳等一百六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申，诏厘定历代帝王朝崇祀祀典。丁酉，命张鹏翮、陈鹏年赴山东阅河。以赖都为礼部尚书，托赖为刑部尚书。丙午，上幸热河。戊午，命定西将军噶尔弼驻藏。

五月壬戌，命抚远大将军胤禵移师甘州。丙寅，台湾奸民朱一贵作乱，戕总兵官欧阳凯。癸酉，以署参将管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四川提督。乙亥，改思明土州归广西太平府。戊寅，诏停本年进兵。以常授为理藩院额外侍郎，辨事西宁。乙酉，以年羹尧为四川陕西总督，赐弓矢。发帑金五十万赈山西、陕西，命朱轼、卢询董其事。

六月壬辰，改高其位为江南提督，魏经国为湖广提督。丙申，诏曰："平逆将军延信，朕之侄也。统兵历从古未到之烟瘴绝域，歼灭巨虏，平定藏地，允称不辱宗支，可封为辅国公。"乙卯，吐鲁番回人拖克麻穆克等来归，命散秩大臣阿喇衲率兵护之。福建水师提督施世标平台湾，擒朱一贵解京。诏奖淡水营守备陈策固守功，超擢台湾总兵。

闰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丙寅，令刑部弛轻击。戊辰，以噶尔弼为蒙古都统。

秋七月己酉，上行围。

八月甲戌，命副都统庄图率兵二千进驻吐鲁番，益阿喇衲军。丙戌，河决武陟入沁水。

九月辛卯，命副都统穆克登将兵二千赴吐鲁番。甲午，噶尔弼以病罢，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定西将军，驻藏，以阿宝、武格参军事。丙申，策旺阿拉布坦犯吐鲁番，阿喇衲击走之。丙午，赈河南、山东、直隶水灾。乙卯，上还京。丙辰，命副都御史牛钮、侍讲齐苏勒、员外郎以泰筑黄河决口，引沁水入运河。丁巳，以阿喇衲为协理将军。上制平定西藏碑文。

冬十月壬戌，置巡察台湾御史。诏："本年秋审俱已详览，其直省具题缓决之案，九卿已加核定，朕不忍覆阅，恐审求之或致改重也。"丙寅，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辛未，诏："大学士熊赐履服官清正，学问博通。朕久而弗忘，常令周恤其家。今其二子来京，观其气质，尚可读书，宜加造就，可传谕九卿知之。"以钟世臣为浙江提督，姚堂为福建水师提督，冯毅署广东提督。

十一月辛卯，以陈鹏年署河道总督。戊戌，以马武、伊尔哈岱为蒙古都统。己酉，上幸南苑。诏将军额伦特、侍卫色楞、副都统查礼浑、提督康泰等，杀敌殉国，俱赐衅。

十二月壬申，四川提督岳钟琪征郭罗克番人，平之。丁丑，上还驻畅春园。遣鄂海、永泰往视吐鲁番屯田。

是岁，免江南、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湖广等省一百二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

琉球、安南入贡。丁户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又永不加赋后滋生人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征银二千八百九十九万零，监课银三百七十七万二千三百六十三两零，铸钱四万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五千八百有奇。

六十一年壬寅春正月戊子，召八旗文武大臣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已退者咸与赐宴，宗室授爵劝饮。越三日，宴汉官年六十五以上三百四十人亦如之。上赋诗，诸臣属和，题曰《千叟宴诗》。戊申，上巡幸畿甸。

二月庚午，以高其倬署云南贵州总督。丙子，上还驻畅春园。

三月丙戌，以阿鲁为荆州将军。

夏四月甲子，遣使封朝鲜国王李昀弟昤为世弟。丁卯，上巡幸热河。己巳，抚远大将军胤禵复莅军。癸未，福州驻防兵哗，将军黄秉钺不能约束，褫职，斩为首者。

五月戊戌，施世纶卒，以张大有署漕运总督。

六月，以奉天连岁丰稔，弛海禁。暹罗米贱，听入内地，免其税。辛未，命直隶截漕二十肆石备赈。丙子，赵弘燮卒，以其兄子郎中赵之垣加佥都御史衔，署直隶巡抚。

秋七月丁酉，征西将军祁里德上言乌兰古木屯田事宜，请益兵防守。命都统图拉率兵赴之。壬寅，命色尔图赴西藏统四川防兵。戊申，以蔡廷为四川巡抚。予故直隶总督赵弘燮祭葬，谥肃敏。

八月丙寅，停今年决囚。故提督蓝理妻子先以有罪入旗，至是，上念平台湾功，贳还原籍，交疑免追。己卯，上驻跸汗特木尔达巴汉昂阿。赐来朝外藩银弊鞍马，随围军士银弊。

九月甲申，上驻热河。乙酉，谕大学士曰："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甲午，年羹尧、噶什图请量加火耗，以补有司亏帑。上曰："火耗只可议减，岂可加增？此次亏空，多由用兵。官兵过境，或有饭助。其始挪用公款，久之遂成亏空，昔年曾有宽免之旨。现在军需正急，即将户部库帑拨送西安备用。"戊戌，上回銮。丁未，次密云，阅河堤。庚戌，上还京。

冬十月辛酉，命雍亲王胤禛、弘升、延信、孙渣齐、隆科多、查弼纳、吴尔占察视仓廒。壬戌，以觉罗德尔金为蒙古都统，安鲊为杭州将军。辛未，以查弼纳为江南江西总督。癸酉，上幸南苑行围。以李树德为福州将军，黄国材为福建巡抚。

十一月戊子，上不豫，还驻畅春园。以贝子胤禟、辅国公吴尔占为满洲都统。庚寅，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甲午，上大渐，日加戌，上崩，年六十九。即夕移入大内发丧。雍正元年二月，恭上尊谥。九月丁丑，葬景陵。

论曰：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环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观。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清史稿卷九　本纪第九

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讳胤禛，圣祖第四子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生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康熙三十七年封贝勒。四十八年封雍亲王。

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在畅春园不豫，命代祀园丘。甲午，圣祖大渐，召于斋宫，宣诏嗣位。圣祖崩。辛丑，上即位，以明年为雍正元年。命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命兵部尚书白潢协理大学士。以杨宗仁为湖广总督，年希尧署广东巡抚。

十二月戊午，停止直省贡献方物。壬戌，封贝勒胤禩为廉亲王，胤祥为怡亲王，胤禟为履郡王，废太子胤礽之子弘晳为理郡王。更定历代帝王庙祀典。癸亥，诏《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尚未竣事，宜速举渊通之士编辑成书。以辅国公延信为西安将军，署抚远大将军事。甲子，诏直省仓库亏空，限三年补足，逾限治罪。命富宁安为大学士，隆科多为吏部尚书，廉亲王胤禩管理藩院尚书事。壬

申，以张廷玉为礼部尚书。予大学士马齐二等伯爵，赐名敦惠。

雍正元年癸卯春正月辛巳朔，颁诏训饬督、抚、提镇，文吏至于守、令，武将至于参、游，凡十一道。丙戌，时享太朝。辛卯，祈谷于上帝。壬寅，颁赐提、镇、副将大行遗念弓矢橐鞬。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坐审讯陈梦雷一案释其二子，降官。甲辰，封淳郡王长子、弘春为贝子。乙巳，大学士王掞乞休，允之。

二月辛亥朔，以佛格、励廷仪为刑部尚书。壬子，以张鹏翮为大学士。乙卯，以皇十六弟胤禄出嗣庄亲王博果铎，袭其爵，以博果铎之侄球琳为贝勒。庚申，训饬贝子胤禟。乙丑，封辅国公延信为贝子。定部院书吏考满回籍听选例。敕科道官每日一人具折奏事。辛未，以宜兆熊为福州将军。赵之垣免，以李维钧为直隶巡抚。己卯，副将军阿喇衲奏罗卜脑儿回人投顺。

三月甲申，罢西藏防兵戍察木多。加隆科多、马齐、年羹尧太保。命督抚书荐幕宾。封年羹尧三等公。壬辰，命故安和亲王岳乐之孙吴尔占、色亨图、经希及其子移居盛京，除属籍。

夏四月辛亥，大行梓宫奉安飨殿，命贝子胤禵留护。丙辰，命怡亲王胤祥总理户部，封其子弘昌为贝子。设乡、会试翻译科。乙丑，复置起居注官。封皇十七弟胤礼部为果郡王。丁卯，初御乾清门听政。制诏训饬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文武大臣凡三道。丙子，晋封淳郡王胤祐为亲王。敕总兵官具折言事。

五月庚辰，诏免云南入藏兵丁应补倒毙马匹。癸卯，御太和殿视朝。李维钧请以州县岁入弥补积亏。上曰："州县官令少从容，方可责之尽心兴举，岂可勒为他人补亏缺耶！"乙酉，敕理郡王弘晰移住郑家庄。丁酉，命尚书徐元梦署大学士。辛丑，仁寿皇太后崩，帝之生母也，奉安梓宫于宁寿宫。封贝子胤禵为恂郡王。

六月丁巳，以左世永为汉军都统。己未，加封孔子五世王爵。辛酉，命八旗无恒产者移居热河垦田。壬戌，青海郡王额尔得尼为罗卜藏丹津所破，率属来投，遣官抚之。基侄噶尔丹达锡续来归附，命同居于苏油。壬申，敕李维钧："畿甸之内，旗民杂处，旗人暴横，颇苦小民。尔当整饬，不必避忌旗、汉形迹，畏惧王公皇戚，皆密奏以闻。"丙子，敕八旗人员有为本旗都统、本管王公刁难苛索者，许其控诉。

秋七月己卯，命侍郎常寿谕和罗卜藏丹津。乙酉，遣官赴盛京、江西、湖广粜米运京。己丑，诏免江西漕粮脚耗运费误追者。壬辰，改国语固山额真为固山昂邦，伊都额真为伊都章京。辛巳，停本年秋决。除绍兴惰民丐籍。颁行《孝经衍义》。壬寅，命隆科多、王顼龄监修《明史》，徐元梦、张廷玉为总裁。

八月丁巳，以杨琳为广东总督，孔毓珣为广西总督。甲子，召王大臣九卿面谕之曰："建储一事，理宜夙定。去年十一月之事，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圣祖神圣，非朕所及。今朕亲写密封，缄置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诸卿其识之。"庚午，常寿疏报行抵青海，谕和罗卜藏丹津，不从。诏年羹尧备兵。辛未，上谒陵。

九月丁丑朔，葬圣祖仁皇帝于景陵，孝恭皇后附焉。是日，五色云见。己卯，上还京。辛巳，以郝玉麟为云南提督。壬午，以张廷玉为户部尚书，张伯行为礼部尚书。癸巳，以裕亲王保泰管镶黄旗事务。命纂修律例。丙申，以阿喇衲为蒙古都统。

冬十月戊申，敕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改延信为平逆将军。癸亥，罗卜藏丹津执我使臣常寿，笔帖式多尔济死之。癸酉，以阿尔松阿为礼部尚书，尹泰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丁丑，赐于振等二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寅，罗卜藏丹津入寇西宁，守备马有仁、参将宋可进败之于申中堡，贼遁。丙戌，年羹尧奏总兵杨尽信进剿番贼于庄浪椅子山，斩贼数百。得旨嘉奖。辛丑，冬至，祀天于园丘，奉圣祖仁皇帝配享。

十二月丙午朔，以吴尔占等怨望，不准承袭安郡王，并撤所属佐领。辛酉，年羹尧奏贼人来犯，参将孙继宗击败之。安插洋人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所，严禁入教。丁卯，册嫡妃那拉氏为皇后，封年氏为贵妃，钮祜禄氏为熹妃，耿氏为裕嫔。甲戌，祫祭太朝。

是岁，免直隶、江南等省四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丁户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

二百七十，又永不加赋后滋生人丁四十八万五百五十七。田赋征银三千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奇。盐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万两有奇。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有奇。

二年甲辰春正月辛巳，祈谷于上帝，奉圣祖仁皇帝配享。诏大学士图海配享太庙。常寿自罗卜藏丹津处回，命监禁西安。丁亥，命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专征青海。丁酉，以高其佩为汉军都统。庚子，建孔子庙于归化城。

二月丙午，御制《圣谕广训》，颁行天下。戊午，岳钟琪兵至青海，擒阿尔布坦温布等三虏，收抚逃散部落，诏以青海军事将竣，策旺阿拉布坦恭顺，罢阿尔泰及乌兰古木兵。辛酉，诏临雍大典，改幸学为诣学。癸亥，上耕耤田，三推毕，复加一推。甲子，敕州县举老农，予顶戴。年羹尧奏凉庄道蒋泂剿平阿冈部落，加按察使衔。丙寅，高其倬奏中甸番夷就抚。庚午，上祈雨于黑龙潭。

三月乙亥朔，上诣太学释奠，御彝伦堂讲《尚书》、《大学》，广太学乡试中额。丁丑，祭历代帝王庙，庚辰，上谒陵。岳钟琪师抵贼巢，罗卜藏丹津遁，获其母阿尔泰喀屯，青海平，封年羹尧一等公，岳钟琪三等公，发帑金二十万犒军。乙酉，清明节，上诣景陵行敷土礼。丁亥，还宫。

夏四月丁未，以孔毓珣为两广总督，李绂为广西巡抚。庚戌，召王大臣训饬廉亲王胤禩，令其改行，并令王大臣察其善恶，据实奏闻。己巳，敦郡王胤<U+E1D3>礻我>有罪，削爵拘禁。

闰四月丁丑，续修《会典》。丙戌，以嵇曾筠为河道副总督。丁酉，以苏丹为蒙古都统。癸未，青海叛虏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藏巴扎布械系至京，上御午门受俘。

五月癸卯朔，夏至，祭地于方泽，奉圣祖仁皇帝配享。贝勒布兰复降为辅国公。丙辰，贝子苏努坐廉亲王党削爵，并其子俱发右卫。辛酉，诏川、陕、湖广、云、贵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苛待属人，生杀任性。方今海宇乐利，而土民独切向隅，朕心不忍，宜严饬土司，勿得肆为残暴，以副朕子惠元元至意。"壬戌，以那敏为满洲都统。戊辰，贝子弘春削爵。

六月癸未，敕八旗勿擅殴死家人。乙酉，以青海平定，勒石太学。戊戌，上以阙里庙灾，致祭先师。遣官监修。降贝子胤祹为镇国公。李光复罢，以李永绍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丁巳，御制《朋党论》，颁示诸臣。壬戌，以丁寿为阿尔泰驻防将军。癸亥，副将军阿喇衲卒于军，上念其久劳于外，加予世职。

八月甲戌，命乡、会试回避士子一体考试，别派大臣阅取。壬午，停本年秋决。庚寅，以田文镜署河南巡抚。

九月辛丑朔，以阿尔泰军功予丁寿世职。停户部捐纳事例。甲寅，命山西丁银摊入地粮征收其后各省以渐行之。

冬十月乙亥，赐陈德华等二百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寅，封明裔朱之琏为一等侯，世奉明祀。癸未，诏京师建忠义祠。乙未，诏厄鲁特郡王额驸阿宝赐往青海游牧。设宁夏驻防。丙申，刑部尚书阿尔松阿以无心效力，夺职削爵，发往盛京，以其伯音德袭果毅公。暹罗国贡稻种果树。设直隶布政司、按察司，以巡抚李维钧为总督。庚子，以音德、夸岱俱为领侍卫内大臣。丁未，以苏丹为宁夏将军。

十一月庚戌，弘晟有罪削爵。乙卯，以绰奇为蒙古都统，噶尔弼为汉军都统。丁巳，高其倬奏官兵进剿仲苗，平之。辛酉，定称孝庄文皇后山陵为昭西陵。

十二月癸酉，命太学立进士题名碑。癸未，废太子胤礽薨，封理亲王，谥曰密。以绰奇为奉天将军。己丑，裕亲王保泰有罪削爵，以其弟子广宁袭封裕亲王。设湖南学政。戊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南、浙江等省五十七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安南、暹罗入贡。

三年乙巳春正月癸丑，诏以固安官地二百顷为井田，遣八旗闲散受耕。壬戌，以蔡珽为左都御史。癸亥，以阿齐图为步军统领。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庚辰，上以三年服阕，行祫祭礼。丁亥，诏责年羹尧未能抚衅青海残部，倘有一二人逃入淮噶尔者，必重罪之。乙未，鄂伦岱坐廉亲王党夺职削爵，发往盛京，以其弟夸岱袭一等公。丁酉，召廷臣宣示胤唐罪状，并及胤禩、胤<U+E1D3>礻我>、胤禵。

三月丁未，以马会伯为贵州提督。策旺阿拉布坦遣使入贡。设安徽学政。癸丑，大学士张鹏翮

卒。礼部尚书张伯行卒。丁巳，蠲苏、松浮粮四十五万两。满保奏台湾生番七十四社归化。辛酉，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将“朝乾夕惕”为作“夕惕朝乾”。诏切责之曰：“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未可知也。显系不敬，其明白回奏。”乙丑，叙总理王大臣、怡亲王胤祥予一子郡王，隆科多、马齐加予世职。廉亲王胤禩不与，并严诏训责之。

夏四月己卯，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以岳钟琪为川陕总督。遣学士众佛保、副都统查史往淮噶尔定界。以董吉那为江宁将军。辛卯，以田从典为大学士。

五月癸亥，以左都御史尹泰为盛京礼部侍郎，兼理奉天府尹。

六月癸酉，诏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兴，隆科多之子玉柱俱褫职。乙亥，命上三旗世职及登城巴图鲁之子，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拣选引见录用。削年羹尧太保，寻褫其一等公。

秋七月丁未，削隆科多太保。壬戌，大学士白潢罢，以高其位为大学士，张廷玉署大学士。命隆科多往阿兰善山修城。壬戌，杭州将军年羹尧黜为闲散旗员。癸亥，贝子胤禟有罪削爵。

八月辛未，李维钧以党年羹逮鞫，以李绂为直隶总督。壬辰，上驻圆明园。加怡亲王胤祥俸，果郡王胤礼护卫。

九月甲寅，以朱轼为大学士，改蔡珽为吏部尚书，仍管兵部、都察院事。丙辰，逮系年羹尧下刑部。

冬十月戊辰，命巡抚不与总督同城者，参劾属员，自行审结。丙子，封恒亲王胤祺子弘蛭辅国公。庚寅，以杨名时为云贵总督，管巡抚事，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总督事。

十一月庚子，上谒陵。戊申，还宫。癸亥，以噶尔弼为奉天将军。

十二月丁卯，降郡王胤禵为贝子。甲戌，廷臣议上年羹尧罪九十二款。得旨：“年羹尧赐死，其子年富立斩，余子充军，免其父兄缘坐。”辛巳，汪景祺以谤讪处斩。癸未，以觉罗巴延德为天津水师营都统。壬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河南、浙江、广东等省二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西洋国入贡。

四年丙午春正月甲午，上御太和殿受朝贺。朝正外藩，依先朝例，赉予银币。丁酉，宣诏罪状皇九弟胤禟。戊戌，集廷臣宣诏罪状皇八弟胤禩，易亲王为民王，褫黄带，绝属籍，革其妇乌雅氏福晋，逐回母家，复革民王，拘禁宗人府，敕令易名名曰阿其那，名其子弘旺曰菩萨保。甲寅，削隆科多职，仍令赴鄂罗斯议界。乙卯，赠故尚书顾八代太傅，谥文端，上之授读师也。

二月甲子，以孙柱为吏部尚书，兼管兵部。以法海为兵部尚书，福敏为左都御史。贝子鲁宾、镇国公永谦俱以议胤禩狱依违削爵，寻起鲁宾为辅国公。大学士朱轼有母丧，赐白金四千绵葬事。乙酉，简亲王雅尔江阿削爵，以其弟神保住袭封。庚寅，以张廷玉为大学士，蒋廷锡为户部尚书，以申穆德为右卫将军。

三月丁丑，命丁寿屯兵特斯，备策旺阿拉布坦。壬戌，侍议钱名世投诗年羹尧事发，革去职衔，上亲书“名教罪人”四字悬其门，并令文臣作为文诗刺恶之。

夏四月己卯，以范时绎为两江总督。

五月癸巳，禁锢皇十四弟胤禵及其子白起于寿皇殿侧，以子白敦为辅国公。诛鄂备伦岱、阿尔松阿于戍所。乙巳，改胤禟名为塞思黑，拘于保定。己酉，命顺承郡王锡保食亲王俸。封皇十五弟胤禑为贝勒，皇二十弟胤祎为贝子。

六月癸亥，以辅国公巴赛为振武将军，备边。乙丑，以查弼纳为兵部尚书。

秋七月癸巳，释回军前御史陶彝等十三人。辛亥，命蔡珽专管都统。以查弼纳、杨名时为吏部尚书。平郡王纳尔素有罪削爵，以其子福彭袭封。

八月丙寅，停本年秋决。丁亥，李绂奏塞思黑卒于保定。

九月壬辰，以宜兆熊为湖广总督，寻命福敏代之。以蔡良为福州将军。贝子满都护降为辅国公，撤出佐领。丁酉，辅国公阿布兰以违例谢恩削爵，撤出佐领。戊戌，重九节，上御乾清宫，赐宴廷臣，赋柏梁体诗。己亥，锡保奏阿其那卒于禁所。癸丑，起复大学士朱轼在内阁行走。乙卯，侍郎

查嗣庭以谤讪下狱。

冬十月甲子，设浙江观风整俗使。命乡试《五经》取中之副榜及两次取中副榜，准作举人。戊辰，诏廷臣："皇考监御六十余年，躬节行俭。宫廷地毯用至三四十年，犹然整洁。服御之物，一惟质朴，绝少珍奇。昨检点旧器，及取回避暑山庄陈设，思慕盛德，实无终已。用特书此，以诏我子孙。"辛巳，裕亲王广宁削爵，永锢宗人府。甲申，以普雄苗地，界连川、滇，命川陕总督驻成都。以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宁德为湖北巡抚。丙戌，琉球国谢赐匾额，贡方物。

十一月己亥，大学士高其位罢。壬子，叙富宁安久戍功，封一等侯。乙卯，诏浙江士习敝坏，工为怀挟，停其乡会试。

十二月庚申，王大臣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谕曰："阿其那、塞思黑虽大逆不道，而反叛事迹未彰，免其缘坐。塞思黑之妻逐回母家禁锢。其余眷属，交内务府养赡。"辛酉，命河南、陕西、四川均摊丁银入地并征。乙丑，御史谢济世疏劾田文镜十罪，诏褫职遣戍。壬申，鄂尔泰奏剿辨仲苗就抚者二十一寨，查出熟地荒地三万余亩。壬午，以李绂为工部右侍郎，以宜兆熊为直隶总督，刘师恕协办，以毛文铨为京口将军。丙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安徽、江西、湖广等省六十三州县卫灾赋有差。朝鲜、琉球、苏禄入贡。

五年丁未春正月戊子朔，时享太庙。壬寅，赦年羹尧之子之戍边者。甲辰，王大臣奏黄河清，请朝贺，上不许。加文武官一级。敕八旗交纳铜器，三年限满，隐匿者罪之。乙巳，以孙柱署大学士。丙辰，以沈近思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

二月丁卯，上谒陵。丙辰，广州驻防兵丁滋事，将军李杕以徇庇论死。甲戌，上还京。甲申，上御经筵。丙戌，命顾纮往广西擒捕逸犯罗文纲。文纲自投来归。

三月庚寅，敕本年会试于三月举行，给与姜汤木炭。以广禄袭裕亲王。戊戌，上宣示蔡珽罪状，下刑部拘讯。辛丑，开闽省洋禁。丙午，鄂罗斯察罕汗遣使臣萨瓦表贺登极，进贡方物，赏赍如例。内大臣马武卒。大学士高其位卒。

闰三月乙丑，拣选下第举人，分发直省，以州县用。戊辰，以宜兆熊为吏部尚书，迈柱为湖广总督。癸酉，乌蒙、镇雄两土府改设流官。己卯，以觉罗伊礼布为奉天将军，常寿为江宁将军。丙戌，弘升有罪削爵。

夏四月戊子，吐鲁番回酋请进贡，不许，为已撤兵，又以其地许策旺阿拉布坦也。以福敏为吏部尚书，黄国材署兵部尚书。辛卯，赐彭启丰等二百二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命州县会学官举优行生。乙巳，设宗室御史二员。

五月戊午，以拉锡为满洲都统。查嗣庭死于狱，戮其尸。乙亥，叙乌蒙、镇雄功，予鄂尔泰世职。

六月庚子，移盛京副都统一员驻锦州，设熊岳副都统。封诚亲王胤祉子弘景为镇国公。隆科多以罪削爵，以其弟庆复袭一等公。

秋七月乙卯，以富宁安为汉军都统。己未，李永绍罢，以黄国材为工部尚书。加田文镜尚书，为河南总督。己巳，以夸岱为工部尚书。丙子，晋封辅国公弘蛭、鄂齐、熙良为镇国公。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朱谕，经王、大臣、刑部参奏，得旨："苏努怙恶不悛，竟令其子苏尔金、库尔陈、乌尔陈信从西洋之教。谕令悛改，伊竟抗称：'愿甘正法，不能改教。'今又查出昔年圣祖朱批奏折，敢于狂书涂抹，见者发指。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但伊子孙多至四十人，悉行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

八月己丑，上御经筵。庚寅，赖都罢，以常寿为礼部尚书。癸卯，追封故平南大将军赖塔为一等公，其孙博尔屯袭。乙巳，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与鄂罗斯使卢萨瓦定界，以恰克图为贸易之所，理藩院派员管理。

九月丙寅，定官员顶戴之制。以孙柱为大学士，查弼纳为兵部尚书。己巳，鄂尔泰奏花苗内附，剿办蒲蕖，平之，威远倮苗内附。戊寅，刑部议上蔡珽狱，大罪十八，应立斩，妻子入辛者库。得旨，改监候。

冬十月乙酉，命科道及吏部司官不必专用科目。丁亥，王大臣会审隆科多狱上，大罪五十，应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得旨，隆科多著禁锢。以博尔屯为蒙古都统。

十一月癸丑，命查郎阿、迈禄备边。丁巳，加浙江巡抚李卫为总督。丁卯，复鳌拜一等公，令其孙达福袭。敕修执中成宪。戊辰，鄂尔泰奏贵州长寨后路克猛等一百八十四寨生苗内附。乙亥，守护景陵大学士萧永藻坐失察公衔广善越分请安，褫职，仍依前守陵。庚辰，遣官清丈四川地亩。顺承郡王锡保以徇庇延信夺亲王俸，仍停郡王俸三年。

十二月壬午朔，以那苏图为黑龙江将军。乙酉，命直省学政每六年拔取生员一次。王大臣番拟贝勒延信大罪二十，应斩决。得旨，延信免死，与隆科多一处监禁。辛丑，范时绎奏太仓州属之七浦士民愿自行修浚。上不许，曰："民间之生计，即国计也。国用不敷之时，不得不藉资民力。方今国用充裕，仍发帑银给之。"戊戌，左都御史沈近思卒。壬寅，以唐执玉为左都御吏。庚戌，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广东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鄂罗斯入贡。

六年戊申春正月己未，高其倬疏陈闽省械斗情形。得旨："此等处须鼓舞属员实心尽力，方能有济。设遇一二有为者，甫欲整理，辄目为多事。属员窥见其隐，谁肯任怨向前。须知其难而终任之，二三年后始有成效也。"乙丑，晋封贝勒球琳为惠郡王，镇国公弘春为贝子。己卯，命杭奕禄、任兰枝使安南。

二月丙戌，晋封果郡王胤礼为亲王。癸巳，上御经筵。庚子，以来文为江宁将军。壬寅，赐归流永顺土司彭肇槐世职，并白金万两。庚戌，以嵇曾筠为兵部尚书，仍办河工。

三月丁巳，大学士田从典罢，以蒋廷锡为大学士。庚午，以进藏官兵驻札西宁，命巡抚杭奕禄督之。

夏四月甲申，以陈泰为满洲都统。予告大学士田从典卒。癸卯，以查郎阿、稽会筠为吏部尚书。壬寅，诏："地方官私征耗羡，难以裁革。惟在督抚番慎用之，不可以归公。若归公，则地方官又重复取民矣。"

五月癸丑，以郭鉷为广西巡抚。鄂尔泰奏剿辨东川逆苗禄天佑、禄世豪，平之。壬戌，诏："八法内年老一条，义有未尽。凡年老而能办事者，勿入八法。"丁卯，削富宁安侯爵，仍为大学士。命马尔赛在大学士内办事。乙亥，以田文镜为河东总督，兼辖山东。以耿化祚为汉军都统。

六月庚辰，诏六部员外郎、主事作为公缺，勿庸按旗升转。癸未，置先贤仲弓后裔《五经》博士。丙戌，以蔡良为广州将军，石礼哈为福州将军，尹继善协办江南河工。癸巳，以张广泗为贵州巡抚，岳浚署山东巡抚。己亥，诚亲王胤祉有罪降郡王，拘其子弘晟于宗人府。封理密亲王子弘燕为辅国公。

秋七月辛亥，命李卫兼理江苏缉捕。戊午，鄂尔泰奏遣兵剿平川境米贴逆苗。命以其事属四川提督黄廷桂。辛酉，岳钟琪奏颇罗鼐兵至西藏，喇嘛擒献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西藏平。戊辰，以纪成斌为固原提督。壬申，大学士富宁安卒。赐故大学士宁完我三世孙宁兰骁骑校，房一所，银五百，四世孙宁邦玺拜唐阿。

八月甲申，上御经筵。以尹继善署江苏巡抚。乙酉，改湖广桑植、保靖二土司为流官。以马尔赛为大学士。甲午，以祖秉衡为京口将军。丁未，诏复浙江乡会试。

九月癸丑，命八旗勋旧子孙有犯法亏帑者，察实以闻。汉员中阵亡尽节及居官清正之子孙，同此察报。天津水师营都统公鄂齐以失察兵丁伤官削爵，降三等侍卫。丁卯，查郎阿奏领兵至藏，会同副都统马喇、学士僧格讯明逆首阿尔布巴等，立时正法，余众处置讫。

冬十月丁亥，以鄂尔泰剿平广西八达寨逆苗，兼督云、贵、广西三省，发帑银十万犒滇、黔兵。辛卯，发内帑九十四万代西征军士赔偿追款。以石广焯为礼部尚书，路振扬为兵部尚书。乙未，岳钟琪奏建昌喇汝窝番贼作乱，讨平之。诏："湖广土司甚多，供职输将，与流官无异，该督抚勿得轻议改流。"以蔡仁舢为浙江观风整俗使。癸巳，谕停诸王管理旗务。

十一月丙辰，设咸安宫官学，包衣子弟肄业。庚申，停本年决囚。戊辰，江西巡抚布兰泰以不职免。添设钦天监西洋人监副一。

十二月甲午，免四川崇庆州七年额赋。丙申，《大清律集解附例》成。丁酉，以定藏功封颇罗鼐为贝子，理后藏事，拣选噶隆二人理前藏事，赏其兵丁银三万两。庚子，命侍郎王玑、彭维新往江南清查逋赋。甲辰，祫祭太朝。

是岁，免直隶、江南、陕西、四川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入贡。

七年己酉春正月辛亥，鄂尔泰奏万寿节日，云南庆云见。命宣付史馆。丁巳，命陈元龙、尹泰为大学士。壬申，复蒙古恩格德尔侯爵为三等公，以其曾孙噶尔萨袭。蒙古二等伯明安晋封一等侯，令其孙马兰泰袭。壬申，都统伯四格有罪监禁，上念其祖莽固尔岱之功，释之。癸酉，命侍郎法保等察修直隶至江南大道。

二月丁丑，命出征官兵行粮外仍给坐粮。以尹继善为河道总督。戊寅，以多索礼为奉天将军。甲申，上谒陵。庚寅，还京。设直隶巡农御史。己亥，命怡亲王等查八旗世职有以绝嗣除爵者，许以族人绍封。乙未，上御经筵。以李秉为汉军都统。蠲浙江本年额赋六十万两。

三月乙巳朔，以孔毓珂为江南河道总督，郝玉麟为广东总督。岳钟琪奏剿平雷波叛苗一百余寨。戊申，鄂尔泰奏剿平丹江、九股等处生苗。蠲河南本年额赋四十万两。辛亥，以嵇曾筠为河南山东总督。丙申，上以淮噶尔噶尔丹策零稔恶藏奸，终为边患，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淮噶尔。甲子，以鄂善、莽鹄立俱为蒙古都统。辛酉，诏公巴逊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为振武将军，陈泰、衮泰、石礼哈、岱豪、达福、海兰为参赞，旗兵六千，三省兵八千，蒙古兵八百，归北路，驻扎阿尔泰，总兵官魏麟、闪文肃领车骑营兵八千，赴西路布尔库。

夏四月甲午，以查郎阿署川陕总督，史贻直署福建总督。敕建云、雨、风、雷坛庙。四川天全土司改流设州。高其倬劾海澄公黄应缵行贿承袭，应革职衔。诏宽免之。

五月戊午，湖南保靖、桑植、永顺三土司改流设府县。甲子，令漕船顺带商货，于旧例六十石外，许至百石。乙丑，先是，岳钟琪疏言有湖南人张熙投递逆书，讯由其师会静所使。命提会静、张熙至京。九卿会讯，曾静供因读已故吕留良所著书，陷溺狂悖。至是，明诏斥责吕留良，并令中外臣工议罪。

六月己卯，以唐执玉署直隶总督。乙酉，以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转输劳费，免庚戌全年额赋，陕西免十分之三。

秋七月丙午，贵州都匀生苗及侬、仲生苗内附。甲寅，以果亲王胤礼管工部，庄亲王胤禄管满洲都统。己巳，减暹罗国贡赋。

闰七月乙酉，以阿里衮为杭州将军。

八月癸卯，以王饶为京口将军。己酉，上御经筵。

九月戊子，改广西镇安为流。

冬十月庚戌，赐汉大臣子蒋溥等十三人举人。甲子，诏曰：“江南清查逋赋一案，历降谕旨甚明，重在分别官侵民欠。乃派往之员办理不善，有以绅衿带征之项指为官侵者，有吏书侵蚀之项议令富户摊赔者。又有将带征钱粮加增火耗者，甚且以停征之项概令征收者。惠民之政，转而扰民，岂非司其事者之咎乎？其恪遵前旨妥办。倘再犯诸弊，从重治罪。”戊辰，以内外诸臣勤慎奉职，加怡亲王仪仗一倍，张廷玉少傅，蒋廷锡太子太傅，励廷仪太子少傅，傅尔丹、岳钟琪、鄂尔泰俱少保，田文镜太子太傅，李卫、查郎阿、席伯俱太子少保。

十一月甲戌，发帑金百万两修高家堰石工。以马会伯为兵部尚书，仍留军前。戊寅，免功臣子孙施世骠等藏银五十余万，以内库银拨补，其应得戍、监追、籍没及妻子入官等罪，咸赦除之。戊子，停本年决囚。

十二月戊申，设广东观风整俗使及肇高学政。戊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甘肃等省二十四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

入贡。

八年康戌春正月丁丑，以总理陵寝事务领侍卫内大臣尚崇廙为盛京五部尚书。以那苏图为奉天将军，常德为宁古塔将军，卓尔海为黑龙江将军。以庆复为汉军都统。甲午，景陵瑞芝生。丁酉，唐执玉奏正月二十日凤凰见于房山。得旨："此事已据府尹孙家淦奏报。又据尚崇廙报称天台山中见一神鸟，高五六尺，毛羽如锦，群鸟环绕，向北飞去。朕躬德薄，未足致此上瑞。"发国子监膏火银六千两，岁以为常。

二月庚子朔，定外戚锡曰承恩公。甲辰，上御经筵。己酉，复赖士公爵。丁巳，复诚郡王胤祉为诚亲王，贝勒胤禑为愉郡王，贝子胤祎为贝勒，皇二十一弟胤禧、皇二十二弟胤祜为贝子，皇二十三弟胤祁为镇国公。戊辰，南掌国遣使来贡，请定贡期，上优诏答之，命五年一贡。

三月丁亥，命张廷玉、蒋廷锡管理三库事务。甲午，以史贻直署两江总督，颁行圣祖御纂《书经传说》，上制序文。

夏四月，淳亲王胤祐死，谥曰度，以子弘景袭郡王。癸卯，赐周澍等三百九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左都御史为从一品。癸亥，以嵇曾筠署江南河道总督，田文镜兼理东河总督。

五月辛未，怡亲王胤祥死，上痛悼之，亲临其丧，谥曰贤，配享太朝。丁丑，噶尔丹策零遣使通问。命暂缓师期，召傅尔丹、岳钟琪来京。移高其倬为两江总督，刘世有为福建总督。壬午，上再临怡贤亲王丧。诏曰："朕诸兄弟之名，皆皇考所赐。即位之初，允祉援例陈请更改上一字，奏明母后，免强行之。今怡亲王薨逝，王名仍书原字，志朕思念。"辛卯，先是，诚亲王允祉会怡贤亲王之丧，迟到早散，面无戚容，交宗人府议处。至是，议上，请削爵正法。得旨，削爵拘禁。癸巳，以岳超龙为湖广提督。乙未，晋封贝子允禧为贝勒，理郡王弘昕为亲王，公弘景为贝子。复允禑郡王。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壬寅，赐怡贤亲王"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戊申，鄂尔泰奏黎平、都匀生苗内附。癸亥，马会伯免，以唐执玉为兵部尚书，史贻直为左都御史。

秋七月戊寅，命建贤良祠。壬辰，遣官赈江南、湖南、直隶、山东等处被水灾民。癸巳，命巡抚班次在副都统之上。

八月丙午，以山东被水较重，特免通省漕粮。辛亥，命怡贤亲王子弘晓袭封亲王，弘皎别封郡王，均世袭。乙卯，京师地震。康亲王崇安停管宗人府事，以裕亲王广禄管宗人府。

九月丁卯，以京师地震，赐百官半俸，赐八旗银各三万两。乙酉，以高其倬相视太平峪吉地，予世职。辛卯，鄂尔泰奏猛弄白氏、孟连、怒子内附。

冬十月庚子，再定百官帽顶，一品官珊瑚顶，二品官起花珊瑚顶，三品官蓝色明玻璃顶，四品官青金石顶，五品官水晶顶，六品官砗磲顶，七品官素金顶，八品官起花金顶，九品、未入流起花银顶。辛亥，命查弼纳为副将军，往北路军营。壬子，鄂尔泰奏恢复乌蒙府城，苗党平。甲寅，以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久参机务，各予伯爵世袭。阙里文庙成，命皇五子弘昼、淳郡王弘景前往告祭。

十一月己巳。设孔庙执事官。乙亥，命各省落地税、契税勿苛索求盈。丙子，明诏申饬汉军勋裔获咎大员范时绎、尚崇廙、李永升等。戊子，敕各省解部银两，留其半以充公用。

十二月丁酉，命傅尔丹、岳钟琪各回本军。乙卯，纪成斌奏淮噶尔贼众犯阔舍图卡伦，总兵樊廷击败之。予樊廷世职，银一万两。其张朝佐等并予世职，赏银有差。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西、湖南、贵州等省十八州县卫灾赋。又免直隶、江南、山东、河南漕粮各有差。朝鲜、安南、南掌入贡。

九年辛亥春正月庚寅，诏拨扬州盐义仓积谷二十万石，加赈上年邳、宿被水灾民。

二月乙未，愉郡王胤禑薨，谥曰恪，子弘庆袭郡王。拨通仓米十五万石，奉天米二十万石，采买米五万石，运往山东备赈。戊戌，命常赍为镇安将军，率甘、凉兵驻安西。戊午，以田文镜年老多病，命侍郎王国栋前往河南赈济被水灾民。壬戌，专设四川总督，以黄廷桂补授。

三月乙酉，以三泰为礼部尚书，鄂尔奇为左都御史。戊子，命拣选八旗家人二千，以伊礼布统之，为西路副将军。

夏四月庚子，命史贻直、杭奕禄前往陕西宣谕化导。丙辰，鄂弥达奏琼山、儋州生黎内附。

五月甲子，以石云倬为西路副将军。命赵之垣、马龙督运西路粮饷。

六月丙午，傅尔丹奏淮噶尔入寇扎克赛河，率兵迎击。辛亥，岳钟琪奏淮噶尔犯吐鲁番，率兵赴援，贼遁，留兵屯戍。甲寅，上祈雨，是日，雨。

秋七月丁卯，召鄂尔泰来京。以高其倬为云贵总督，尹继善为两江总督。己巳，黄廷桂奏瞻对番贼作乱，遣兵剿平之。癸酉，傅尔丹奏官兵进击淮噶尔不利，退至科布多。是役也，轻进中伏，傅尔丹弃大军先退，至于大败。副将军查弼纳、公巴逊、参赞公达福等均死之。甲戌，命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锡保固守察罕瘦尔。岳钟琪奏督兵进乌鲁木齐。

八月己亥，以鄂弥达为青州将军。丙午，移科布多兵驻察罕瘦尔。己酉，晋封锡保为顺承亲王。甲寅，岳钟琪奏兵至纳邻河，距乌鲁木齐二日程，探知贼遁，大兵即旋。命从优议叙。

九月乙亥，命康亲王崇安前往军营，给备装银万两。戊子，以刘于义为直隶总督，沈廷玉为直隶河道总督，朱藻为河道总督。己巳，皇后那拉氏崩，册谥曰孝敬皇后。

冬十月丙午，钱以垲乞休，以魏廷珍为礼部尚书，淮噶尔入寇克鲁伦，侵掠游牧，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郡王策凌合兵击之，擒斩无算。上嘉之，各赐银万两，晋策凌为亲王。

十一月癸亥，命顺承亲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降马尔赛为绥远将军。命康亲王崇安摄抚远大将军。乙丑，以史贻直为兵部尚书，彭维新为左都御史。

十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酉，《圣祖实录》、《圣训》告成。甲寅，以马士杰署广州将军，准泰署福州将军。丁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河南、福建、陕西、湖南、广西、甘肃等省九十三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年壬寅春正月癸亥，孟春享太庙，皇四子弘历行礼。壬午，命鄂尔泰为大学士。甲申，以军前统领达尔济为建勋将军，驻兵白格尔。

二月以王朝恩为直隶河道总督魏廷珍为漕运总督。己亥，封鄂尔泰一等伯，世袭。庚子，岳钟琪奏淮噶尔犯哈密，遣总兵曹勷往援，败之，贼由无克克岭遁。副将军石云倬坐不遮击，逮问。癸丑，以张广泗为西路副将军，刘世明参军事。

三月丁丑，大学士等疏劾岳钟琪奏报不实，情词互异。下部严议。

夏四月辛卯，置贵州古州镇、清江镇总兵各一员。乙巳，以海寿为户部尚书，性桂为刑部尚书。降三等公岳钟琪为三等侯，仍护大将军。丙午，以张大有为礼部尚书，范时绎为工部尚书。乙卯，诏修云南嵩明州、寻甸州水利。

五月戊辰，以武格为扬武将军，刘世明副之。

闰五月甲辰，恒亲王允祺薨，谥曰温，子弘晊袭恒亲王。原诚亲王胤祉卒于景山禁所，赐银五千两，照郡王例殡葬。吏部尚书励廷仪卒。庚戌，台湾北路西番滋事，官兵讨平之。癸丑，以李卫署刑部尚书。

六月丙辰，以莽鹄立为汉军都统。壬申，高其倬奏云南思茅土夷勾结元江夷人寇普洱郡城，遣总兵董芳率兵剿之。辛巳，办理军机大臣议奏恤赠战殁喀尔喀台吉策勒克辅国公，其子密什克袭。军机大臣之设始于此。

秋七月丙戌，马喇免，以武格为工部尚书。丁亥，山东钜野牛产瑞麟。己丑，赐顾八代子孙银一万两。丁酉，命鄂尔泰经略军务。召岳钟琪来京，以刘于义为陕西总督，李卫为直隶总督。辛丑，准噶尔入犯乌孙珠尔，傅尔丹迎击失利，下大将军锡保檄败状以闻。乙巳，大学士蒋廷锡卒。己酉，以福敏协理大学士，唐执玉兼理刑部尚书。

八月丙辰，复恭亲王之子海善贝勒原衔。庚午，西藏边外巴尔布国雅木、叶楞、库库穆三汁遣使进贡，优敕答之。壬申，北路副将军亲王丹津多尔济、额驸亲王策凌奏追击准夷至额尔得尼招，

杀贼万余，贼向推河遁去。甲申，拨帑银二百万两解赴北路军前备赏。

九月乙酉朔，论击准夷功，加丹津多尔济智勇名号，加策凌超勇名号，封其子车布登扎布为辅国公。余升授有差。以马尔赛纵贼失机，褫爵职处斩。己酉，削傅尔丹爵职。

冬十月壬戌，以停本年决囚。削岳钟琪爵职，逮京交兵部拘禁。

十一月丙戌，以常德为靖边左副将军。乙未，封吐鲁番额敏和卓为辅国公。赐七世同居湖南沅江县生员谯衿御书匾额。

十二月乙卯，赐恤北路阵亡诸臣查弼纳、马尔萨、海兰、达福等有差。侍郎孙嘉淦有罪论死，命在银库处行走。乙丑，治吕留良罪，与吕葆中、严鸿逵俱戮尸，斩吕毅中、沈在宽，其孙发边远为奴，朱羽采等释放。丙寅，武格以造言撤兵，逮问。辛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南、山东、湖南等省七十五州县灾赋有差。丁户二千五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永不加赋后滋生人丁九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六。田地八十九万四百十六顷四十亩，征银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六三十二两六钱。茶三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一引。盐课银三百九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一两。铸钱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六万二千有奇。朝鲜、巴尔布国入贡。

十一年癸丑春正月戊子，命海望、李卫察勘浙江海塘。修范公堤。壬辰，颁直省书院膏火银各行两。以高其倬为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云贵总督。庚子，命鄂尔泰巡阅北路军务。丁未，上谒陵。

二月壬子，上见沿道安设水缸，蓄水洒道。上谕之曰：“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癸丑，上还京。丙辰，以保明、查尔泰、伊勒慎俱为满洲都统。己未，上御经筵。封皇二十四弟允祕为诚亲王，皇四子弘历为宝亲王，皇五子弘昼为和亲王，贝勒弘春晋封泰郡王。壬戌，命彭维新协办内阁。以吴士玉为礼部尚书，涂天相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壬子，特赐任启运翰林，在阿哥书房行走。癸丑，赐陈倓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卯，以嵇曾筠为大学士，仍管河督。以刘于义为吏部尚书，涂天相为刑部尚书，张照为左都御史。己未，征举博学鸿词。

五月甲申，高其倬奏普思苗人刁兴国叛，讨平之。命编修张若靄，庶吉士鄂容安、鄂伦俱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乙未，命额驸策凌为靖边左副将军，常德副之，塔尔岱为靖边右副将军，永福副之，同戍科布多。续修《会典》成。壬寅，黑龙江将军杜赉奏海岛特门、奇图山等处绰敏六姓内附，岁贡貂皮。己酉，诛前提督纪成斌。

六月戊午，苏禄国王臣毋汉末毋拉律林奏伊远祖东王于明永乐年间来朝，归至山东德州病殁。长子归国嗣王，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守坟墓。其子孙分为安、温二姓，岁领额设祭祀银八两，请以其后裔为奉祀生。从之。戊寅，哈元生奏讨平九股逆苗。

秋七月乙酉，大学士陈元龙以年逾八旬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李徽以越职言事褫职。裁湖南观风整俗使。戊子，顺承亲王锡保削爵，子熙良仍袭郡王。以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降亲王丹津多尔济为郡王，撤去勇号。

八月丁卯，以顾宗琮为直隶河道总督。赵弘恩为两江总督，高其倬为江苏巡抚。己巳，置顺天府四路捕盗同知。

九月辛丑，鄂尔奇革职查讯。以庆复为户部尚书，鄂长署步军统领。

冬十月辛酉，以扣娄为蒙古都统，忠达公马礼善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甲辰，命果毅公讷亲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十二月戊午，诏曰：“前鄂弥达条奏台湾建城。郝玉麟奏称台湾茨竹，栽植可以成城。台湾变乱，率自内生。贼匪无城可踞，乃易汤平。惟鹿耳门为台郡门户，于此建筑炮台，足资备御。栽植茨竹，相为藩离。其淡水等处炮台，并应建造，以时增修。”己未，以史贻直为户部尚书，张照为刑部尚书，徐本为左都御史。壬戌，以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丙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等省二十九州县灾赋，又免江办盐场二十五引盐课各有差。朝鲜、安南、苏禄入贡。

十二年甲寅春正月辛丑，平郡王福彭进马五百匹，解军备用。壬寅，侍郎查克旦办理车臣汗部落诸务得宜，加尚书衔，赐银五千两，入官房地人口给还。

二月癸丑，上御经筵。己未，晋封贝子胤祄为贝勒。乙丑，命侍读春山、给事中李学裕册封安南国王。壬申，命额驸策凌总理前敌军务。癸酉，元展成奏坡东、坡西苗寨一百六十内附。旌广东兴宁县老民辛登运年一百二岁，其子五人，各七八十岁，一门眉寿，加赐上用缎一匹。

三月丁丑，工部尚书范时绎免。戊戌，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婪赃处斩，其父侍郎俞兆晟褫职。尹继善奏剿平普思叛苗，招抚投诚人众。得旨："凡事懈于垂成，忽于既定。勉之。"

夏四月丁未，湖广容美土司田民如有罪革退，改土归流。康亲王崇安薨，以伊叔巴尔图袭爵，封其子永恩为贝勒。庚午，禁广东象牙席，并禁民间购用。

五月己卯，施南宣抚司改设流官。癸巳，以李禧为汉军都统。乙未，以准噶尔使来，停止进兵。己亥，命内务府总管来保前赴车臣汗部协同查克旦办事。

六月丁未，湖广忠岗等十五土司改设流官。

秋七月癸巳，命果亲王胤礼经理达赖喇嘛驻藏，并至直隶、山西、陕西、四川阅兵。诏西北二路用兵年久，或乘此兵力直进贼境，或遣使往彼谕以利害，廷臣集议以闻。康亲王巴尔图等一议进兵，大学士张廷玉等一议遣使。上乃宣示用兵始末，从后议遣使。

八月丙午，遣傅鼐、阿克敦往准噶尔宣谕。壬戌，降贝子胤祎为公，泰郡王弘春降为贝子。

九月甲申，命侍郎吕耀曾、卿德福往贵州宣谕苗蛮。命云南开炉鼓铸。

冬十月丙午，果亲王胤礼疏言："臣工条奏，宜据实敷陈，不当摭拾塞责。"得旨："所言甚是，晓谕轮班条奏官知之。"丁未，以鄂弥达署天津都统，阿里衮为青州将军，傅森为杭州将军。戊午，以郝玉麟为浙闽总督。以三泰、徐本俱协辨内阁事。己巳，景陵瑞芝生。

十一月壬申朔，前直郡王允禔卒，命照贝子治丧，封其子弘时为镇国公。丙寅，敕续修《皇清文颖》。壬午，特诏福建漳、泉二府，化其强悍，勿再聚族械斗。戊子，封理密亲王子弘晈为辅国公。

十二月癸丑朔，敕广西仍归广东总督兼辖。丁巳，以魏廷珍为兵部尚书，顾琮为漕运总督，朱藻为直隶河道总督，白钟山为河东河道总督，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庚午，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安徽等省十四州县灾赋，又直隶盐场十四引盐课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三年乙卯春正月己丑，以觉罗柏修为盛京将军，那苏图为黑龙江将军，赫星为宁夏将军。

二月己酉，上御经筵。庚戌，以魏廷珍为礼部尚书。癸丑，上谒陵。己未，还京。甲子，以巴泰协办大学士。

三月丁巳，上亲耕耤田。戊子，诏曰："地方编立保甲，必须俯顺舆情，徐为劝导。若过于严急，则善良受累矣。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良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

夏四月乙巳，圣祖《文集》刊成，颁赐廷臣。丁巳，停止广东开采。

闰四月丁酉，淮噶尔遣使臣纳木喀赍表进贡。敕令定界。己亥，建先蚕坛于北郊。

五月戊申，给三姓八旗兵丁饷银。丁巳，以贵州古州、台拱逆苗滋事，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讨之。甲子，命果亲王、皇四子、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苗疆事务。工部尚书巴泰褫职。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稽勘苗疆事务。丁卯，哈元生奏剿办逆苗，黄平、施秉悉平。

六月乙亥，敕户部清查各省耗羡。癸未，以查克旦为工部尚书。甲申，准土司由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辛卯，减各省进献方物。吕宋国饥，请籴。许之。丙申，命董芳为副将军，协剿苗匪。

秋七月乙卯，鄂尔泰请辞伯爵、大学士。许之，给假养病，仍食俸。署甘州提督刘世明以失察兵丁抢劫论斩。丙辰，命朱轼往勘浙江海塘。辛酉，以迈柱、查郎阿为大学士，张泗为湖广总督。

八月己巳，诏曰："从前经理苗疆，本为又安民生。乃经理不善，以致逆苗肆出，勾结熟苗，抢劫居民。是以安民之心，成虐民之政。返之初心，能勿愧乎？所有贵州本年钱粮，通行蠲免。其被贼州县，蠲免三年，以示抚绥求恤之意。"

丁亥，上不豫。戊子，上大渐，宣旨传位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己丑，上崩，年五十八。中岁十

一月丁未，恭上尊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宪皇帝，庙号世宗。乾隆二年三月，葬泰陵。

论曰：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困。有近臣言州县所入多，宜厘剔。斥之曰："尔未为州县，恶知州县之难？"至哉言乎，可谓知政要矣！

清史稿卷一〇　本纪第一〇

高宗一

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讳弘历，世宗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邸。隆准颀身，圣祖见而钟爱，令读书宫中，受学于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复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木兰从狝，命侍卫引射熊。甫上马，熊突起。上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熊。入武帐，顾语温惠皇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扁额上。五年，娶孝贤皇后富察氏。十一年，封和硕宝亲王。时准噶尔役未竟，又有黔苗兵事，命上综理军机，谘决大计。

十三年八月丁亥，世宗不豫。时驻跸圆明园，上与和亲王弘昼朝夕谨侍。戊子，世宗疾大渐，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入受顾命。己丑，崩。王大臣请奉大行皇帝还宫。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封，宣诏即皇帝位。寻谕奉大行皇帝遗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令鄂尔泰复任，以鄂尔泰因病请假也。以遗命尊奉妃母为皇太后，复奉懿旨以上元妃为皇后。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命大学士嵇曾筠总理浙江海塘工，赵弘恩署江南河道总督。大行皇帝大殓，命以乾清宫南庑为倚卢。庚寅，命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三年丧。命履郡王允祹暂管理部事务。召张照回京，以张文泗总理苗疆事务，大学士迈柱署湖广总督。谕大将军查郎阿驻肃州，与刘于义同掌军务，北路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坚守。饬扬威将军哈元生等剿抚苗疆。癸巳，颁大行皇帝遗诏。

九月丁酉朔，日食。高起、宪德俱罢，仍带尚书衔。以鄂尔泰总理兵部事，果亲王允礼总理刑部事，庄亲王允禄总理工部事，甘汝来为汉兵部尚书，傅鼐署满兵部尚书。己亥，上即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庚子，定三年丧制，却群臣以日易月之请。命大学士朱轼协同总经理事务王大臣办事。辛酉，召史贻直来京。壬寅，止进献方物。禁内廷行走僧人招摇。颁乾隆元年时宪书。铸乾隆通宝。遣官颁诏朝鲜。丙辰，赈甘肃兰州、平凉等处旱灾。丙午，命庆复往北路军营，代回福彭。手敕额驸策凌勿离军营。丁未，大行皇帝梓宫安奉雍和宫。戊申，上诣雍和宫行礼。自是日至乙卯以为常。己酉，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双俸，鄂尔泰、张廷玉世袭一等轻车都尉，朱轼世袭骑都尉。庚戌，召杨名时来京。辛亥，命海望署户部尚书，傅鼐署刑部尚书。乙卯，上诣雍和宫行大祭礼。奉皇太后居永仁宫。是日，上移居养心殿。命廷臣轮班条奏，各举所知。戊午，赏李绂侍郎衔，命管户部三库事。己未，上诣雍和宫梓宫前行月祭礼。自是迄奉移，每月如之。再免民欠丁赋，并谕官吏侵蚀者亦免之。逮傅尔丹下狱。庚申开乡会试恩科。免贵州被扰州县之额赋，未扰者停征。辛酉，上诣田村孝敬皇后梓宫前致祭。以本年乡试弊多，逮治考官顾祖镇、戴瀚。大学士马齐乞休，允之。癸亥，召署河东盐政孙家淦来京，以侍郎用。

冬十月丙寅朔，飨太庙，遣裕亲王广保代行。命副将军常德赴北路军营。丁卯，申禁各省贡献。以张广泗为征苗经略，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节制。庚午，命履郡王允祹管礼部，召原任尚书涂天相来京。辛未，以任兰枝为礼部尚书。壬申，免江南等省漕粮芦课及学租杂税。命治曾静、张熙罪。加左都御史福敏太子太保。以王大臣办事迟延疏纵，申谕严明振作，毋与用宽之意相左。调徐本为刑部尚书，涂天相为工部尚书。丙子，以刘勳为直隶河道总督。丁丑，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命徐本军机处行走。癸未，停诸王兼管部院事。甲申，授海望户部尚书。己丑，命来保署工部尚书，兼管内务府。癸巳，傅尔丹、岳钟琪、石云倬、马兰泰论斩。甲午，改讷亲、海望、徐本为协办总理事务，纳延泰行走，如班第等例。丰盛额、莽鹄立罢。庚子，张照下狱鞫治。壬寅，

湖北忠峒等十五土司改土归流，分置一府五县，于恩施县建府治，名曰施南府，分设县治，名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乙巳，申谕荐举博学鸿词。丁未，上大行皇帝尊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免四川巴县等旱灾额赋。戊申，召迈柱来京以史贻直署湖广总督。庚戌，以孙家淦为左都御史。癸丑，命庆复为定边大将军，赴北路军营。命孙家淦仍兼管吏部。谕赦降苗非。免贵州三年内耗羡。丙辰，上诣田村上孝敬宪皇后尊谥曰孝敬恭和懿顺昭惠佑天翊圣宪皇后，次日颁诏覃恩有差。改河东总督仍为河南巡抚，以傅德为之。丁巳，授钟保湖南巡抚，俞兆岳江西巡抚。命岱林布为右卫将军。己未，以平郡王福彭协办总理事务。董芳、元展成、德希寿褫职逮问，夺哈元生扬威将军，命经略张广泗兼贵州巡抚。癸亥，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甲子，以王大臣会刑部夹讯李禧、耿韬，命审讯大臣宜存大体。

十一月丙寅朔，以博第为吉林将军，吴礼布为黑龙江将军。复设川陕总督，裁四川总督。戊辰，赈安徽泗州、湖北潜江水灾。癸酉，免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盐场欠课。戊寅，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皇太后，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己卯，以淮噶尔遣使请和，命喀尔喀扎萨克等说详定界事宜。庚辰，调傅鼐为刑部尚书，仍兼管兵部。甲申，磔曾静、张熙于市。都统李禧以赃，尚书高起以欺罔，俱论斩。丙戌，命嵇曾筠兼管浙江巡抚。以高斌为江南河道总督。设归化城将军及副都统。辛卯，晋封讷亲一等公，世袭。

乾隆元年春正月丙申朔，上诣堂子行礼。至观德殿更素服，诣雍和门行礼毕，率诸王大臣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朝，不作乐，不宣表。戊戌，命北路参赞大臣萨木哈回京。辛丑，祈谷于上帝，亲诣行礼。自是每年如之。癸卯，建京师先蚕坛。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使贡方物。丁未，准噶尔贡使吹纳木喀入观。召大将军庆复回京。命伊勒慎、阿成阿、哈岱为参赞大臣，协同额驸策凌办事，驻鄂尔坤。命都统王常、侍郎柏修往鄂尔坤勘屯田。丙辰，以顾琮署江苏巡抚。己未，署湖南永州镇总兵崔起潜妄劾鄂尔泰、张广泗，褫职逮治。南掌入贡。庚辰，上启跸谒陵。癸亥，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赈台湾诸罗县地震灾民。赈甘肃固原、四川忠州等州县旱灾。

二月丙寅，上还京师。戊辰，祭大社、大稷，上亲诣行礼。自是每年如之。以补熙署漕运总督。甲戌，遣淮噶尔来使归，诏以遵皇考谕旨，酌定疆界，赍示噶尔丹策零。乙卯，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斥所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界，及专令喀尔喀内徙。庚辰，命迈柱兼管工部。申饬陈奏谬妄之谢济世、李徽、陈世倌等。加杨名时礼部尚书衔，管国子监祭酒事。辛酉，朝鲜国王李昤遣使进香，赏赍如例。甲申，命改嵇曾筠为浙江总督，兼管两浙盐政。郝玉麟以闽浙总督专管福建事。戊子，定世宗山陵名曰泰陵。己丑，达赖喇嘛及贝勒颇罗鼐遣使贡方物。辛卯，以程元章为漕运总督。癸巳，尹继善奏克空稗、台雄等寨。张广泗奏克大小丹江等处。

三月庚子，释汪景琪、查嗣庭亲族回籍。乙巳，加上太祖尊谥曰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孝慈皇后尊谥曰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太宗尊谥曰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孝端皇后尊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孝庄皇后尊谥曰孝庄仁宣庆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世祖尊谥曰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孝惠皇后尊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孝康皇后尊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天育圣章皇后；圣祖尊谥曰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孝诚皇后尊谥曰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俪天襄圣仁皇后；孝昭皇后尊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钦天顺圣仁皇后；孝恭皇后尊谥曰孝恭宣温肃定裕慈纯赞天承圣仁皇后。丁未，免四川凉山等处番民额赋。己酉，免肃州威鲁堡回民旧欠。庚戌，以固原提督樊廷为驻合密总督。乙卯，免广东归善等四县加增渔税及通省逋赋。

夏四月丙寅，免江南阜宁等州县缓征漕粮。壬申，命王常、海澜为参赞大臣，协同额驸策凌办事。以高其倬为湖北巡抚，暂署湖南巡抚。戊寅，以王士俊为四川巡抚。辛巳，贵州提督哈元生褫职逮问。裁直隶副总河，以总督兼管河务。戊子，赐金德瑛等三百三十四名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

辰，布鲁克巴部诺颜林沁齐垒喇布济至西藏请上安，并贡方物。

五月丁未，赈河南永城县水灾。壬子，命江南副总河移驻徐州。甲寅，免四川南溪等州县被风雹额赋。乙卯，朝鲜国王李昤表贺登极及尊崇皇太后，并进方物。乙巳，暹罗国王参立拍照广拍马呼六坤司尤提雅菩挨表谢赐扁，并贡方物。庚辰，免甘肃伏冽等州县地震伤亡缺额丁银。

六月戊辰，赈江苏萧县等州县水灾。己巳，以庆复署吏部尚书，仍兼署户部事。癸酉，授张广泗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以尹继善为云南总督。

秋七月癸巳朔，以贵州流民多就食沅州，免沅州额赋。甲午，召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等，宣谕密书建储谕旨，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上。己亥，免贵州通省本年额赋。辛丑，除古州等处苗赋。甲辰，免崔起潜罪。丙午，赈江西安福水灾。辛亥，追谥明建文皇帝为恭闵惠皇帝。赈江南肃、砀等州县卫水灾。丁巳，赈甘肃陇西等县水雹灾。戊午，调钟保为湖北巡抚，高其倬为湖南巡抚。赈湖北汉川五州县卫水灾。癸酉，逮问王士俊，寻论斩。赈广东南海、潮阳等县水灾。

八月戊辰，祭大稷、大社，上亲诣行礼。自是每岁如之。准噶尔部人孟克来降。庚午，尚书傅鼐有罪免。乙卯，赈河南南阳等五县水灾。乙酉，赈喀喇沁饥。丁亥，兵部尚书通智免，以奉天将军那苏图代之。调博第为奉天将军。以吉尔党阿为宁古塔将军。赈陕西神木、府谷雹灾。辛卯，赈浙江兰溪等六县、江南溧水等二十四州县、湖北潜江等九州县卫水灾。

九月丙申，免张照、哈元生、董芳、元展成、德希寿贻误苗疆罪。丁酉，礼部尚书杨名时卒。戊戌，以庆复为刑部尚书，兼管吏部。命傅鼐暂署兵部尚书。庚子，停本年秋决。癸卯，赈浙江安吉等四县水灾。丙午，上临大学士朱轼第视疾。免江西安福水灾额赋。庚戌，大学士朱轼卒，上亲临赐奠。壬子，赈安徽宿州等二十州县卫水灾。致仕大学士陈元龙卒。乙卯，赈江苏萧县等三州县水灾。己未，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授刘纶等官。赈江苏无锡等十三州卫水灾。准噶尔台吉车林等来降。

冬十月壬戌，以邵基为江苏巡抚。乙丑，除浙江仁和等州县水灾额赋。庚午，调岳浚为江西巡抚，以法敏为山东巡抚。辛未，上奉皇太后送世宗梓宫至泰陵。庚辰，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十一月甲午，上始御乾清门听政。加嵇曾筠太子太傅。命徐本为东阁大学士，仍兼管刑部。以孙家淦为刑部尚书，杨汝谷为左都御史。以额尔图为黑龙江将军。丙申，免云南楚雄等四府州县额赋。丁酉，赈安徽霍邱等三县卫、湖北汉川等十三县卫水灾。己酉，冬至，祀天于园丘，上亲诣行礼。自是每年如之。己未，赈陕西定边雹灾，江南长洲等十二州县卫水灾。

十二月辛酉，赈巴林郡王等四旗旱灾。甲子，赈江苏娄、溧水等十三州县水灾。乙丑，改江南寿春协为镇，设总兵。己巳，免陕西府谷、神木本年雹灾额赋。移南河副总河驻徐州。丁丑，免安徽泗州卫屯田、长卢、广云龟地水灾额赋。丁亥，岱林布改江宁将军。以王常为建威将军，雅尔图为参赞大臣。免两淮莞渎等三场水灾额赋。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免朝贺。庚子，召赵弘恩来京。以庆复为两江总督。调那苏图为刑部尚书。以讷亲为兵部尚书。乙巳，以杨超曾为广西巡抚。丙午，释王士俊。戊子，李卫劾治诚亲王府护卫嘱托。上嘉之，赏四团龙褂。

二月丙寅，安南国王黎维祜卒，嗣子黎维祎遣使告哀，并贡方物。癸酉，赈江苏高邮水灾。戊寅，遣翰林院侍读嵩寿、修撰陈倓册封黎维祎为安南国王。庚辰，孝敬宪皇后发引，上奉皇太后送至泰陵。

三月庚寅，葬世宗于泰陵，孝敬宪皇后附。壬辰，上还京师。癸巳，世宗宪皇帝、孝敬宪皇后升附太庙，颁诏覃恩有差。辛丑，命保德等颁升附诏于朝鲜。甲辰，涂天相罢。以赵弘恩为工部尚书。以顾琮协办吏部尚书。戊申，命翰林、科道轮进经史奏议。庚戌，移右卫将军驻归化新城，增副都统二。辛亥，调硕色为四川巡抚。壬子，调杨永斌为湖北巡抚。

四月甲子，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乙卯，训饬建言诸臣。己巳，疏浚清口并江南运河。赈江苏、江宁、常州二府旱灾。甲戌，祀天于园丘，奉世宗配飨，次日颁诏覃恩有差。是日，雨。释傅尔丹、陈泰、岳钟琪。丙子，免顺天直隶额赋。己卯，召尹继善来京。以张允随署云南总督。甲申，免湖

北汉川等五州县卫水灾额赋。南掌入贡。丁亥，免江苏肃、砀二县水灾额赋。

五月壬辰，赐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进士及出身有差。癸巳，免湖北荆州、安陆二府水灾额赋。乙示，赈河南南阳等十二州县水灾。戊戌，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陈大受等三员为一等，余各升黜有差。准三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戊申，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辛亥，祭地于方泽，奉世宗配飨。除广东开建、恩平二县米税。乙卯，除湖南永州等处额外税。免安徽宿州水灾额赋，免浙江仁和等四州县水灾额赋。赈陕西商南、肤施等县雹灾。甲戌，以御门听政，澍雨优渥，赐执事诸臣纱疋有差。辛酉，命直隶试行区田法。戊戌，赈安徽石隶等六州县水灾。

秋七月戊子，以永定河决，遣侍卫策楞等分赴卢沟桥、良乡抚灾民。癸卯，命侍卫松福等往文安、霸州等处抚恤灾民。乙未，命顾琮勘永定河冲决各工。丙申，赈山东德平、阳谷等州县旱雹各灾。壬寅，赈顺直宛平、清苑等八十一州县卫旱灾。御试续到博学鸿词于体仁阁，授万松龄等官。丙辰，命各省蠲免额赋，已输者抵作次年正赋，著为令。赈安徽黟县等十四州县水灾。

八月丁巳朔，赈陕西安塞等三县等灾。湖南城步县瑶匪平。赈抚甘肃平番等四县旱灾。命巡漕御史四员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甲戌，命鄂尔泰详勘直隶河道水利。丙子，以顾琮署直隶河道总督。丁丑，免江苏砀山水灾未完额赋十分之七。壬午，复设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筑浙江鱼鳞大石海塘。免山东历城等二十八州县卫本年旱灾额赋。甲申，赈甘肃会宁旱灾，福建霞浦等州县水灾。

九月辛卯，调北路参赞大臣哈岱回京，以玛尼代之。乙未，准噶尔回民米尔哈书尔来降。乙未，以杨永斌为江苏巡抚。己亥，赈福建闽县等沿海风灾。甲辰，训饬科道毋挟私言事。召史贻直入都。以德沛为湖广总督，元展成为甘肃巡抚。赈山西兴县等十二州县旱灾。辛亥，赈甘肃宁夏县水灾。癸丑，免云南宁州上年夏税。乙卯，以那苏图署兵部尚书。

闰九月癸亥，免河南西华等四县本年水灾额赋。丁卯，以尹继善为刑部尚书，兼办兵部事。调庆复为云南总督。以那苏图为两江总督。甲戌，赈长卢、卢台等场水灾灶户。除江西袁州、饶州二府杂税。丙子，马兰峪陵工竣。辛巳，赈福建霞浦等二县风灾。壬午，赈奉天小清河驿水灾。以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渎奏本省垦务，下部严议。赈江苏上元等二十五州县水灾，并加赈有差。赈贵州安顺等府听县雹灾。

冬十月乙酉朔，赈山西永济等三县霜灾。丁亥修盛京三陵。戊子，上诣东陵。辛卯，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乙未，上还京师。丙申，安西镇总兵张嘉翰坐剥削军需论斩。以崔纪为陕西巡抚，尹会一为河南巡抚，张楷为湖北巡抚。己亥，大学士尹泰乞休，温谕留之。癸卯，赈山东齐河等二十八州县水灾。免江南淳县本年虫灾额赋，桃源等三县未完银米。丁未，赈黑龙江水灾。戊申，修奉先殿。辛亥，免甘肃平番旱灾额赋。

十一月乙卯，赈安徽寿州、霍丘旱灾。免陕西靖边等八州县本年水灾额赋。丁巳，朝鲜国王李昤请封世子李愃，礼部言年未及岁，上特允之。癸亥，赈贵州郎岱等三厅县雹灾。乙丑，除山西河津被水额赋。丙寅，赈安徽太平等十一县卫水灾。辛未，上诣泰陵，改总管为副都统。免江南铜山、砀山二县逋赋。壬寅。祭告泰陵，上释服。乙亥，赈甘肃环县、兰州，广东三水等十县旱灾。上还京师。戊寅，皇太后圣寿节，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庆贺礼。自是每年如之。己卯，免山西兴县等四州县旱灾丁银。庚辰，命仍设军机处，以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尚书讷亲、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军机大臣。

十二月甲申朔，漕运总督补熙免，以查克丹代之。以来保为工部尚书。免江南阜宁上年水灾额赋。丁亥，上御太和殿，册立嫡妃富察氏为皇后。戊子，奉皇太后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庆贺礼毕，上御太和殿，群臣庆贺，颁诏覃恩有差。辛卯，免江苏溧水等十二州县水灾额赋。壬辰，赈陕西府谷等三县雹灾。甲午，以册立皇后礼成，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皇太后。奉皇太后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行庆贺礼，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己亥，免直隶本年旱灾灶课。免甘肃宁夏水灾额赋。壬寅，鄂尔泰封三等伯。赈福建闽县等六县、广东海康等七县风潮灾。大学士迈柱乞病，许之。琉球贡方物。癸卯，张廷玉封三等伯。辛亥，赈涿州水灾。

三年春正月甲寅朔，上初举元正朝贺，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诣寿康宫庆贺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贺。自是每年元正如之。乙卯，以福敏为武英殿大学士，马尔泰为左都御史。辛酉，祈谷于上帝，奉世宗配享，癸亥，命举行经筵。甲子，上初幸圆明园，奉皇太后居畅春园。戊辰，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及内大臣、大学士宴。癸酉，以朱藻为直隶河道总督，顾琮协理河道事。丁丑，准噶尔噶尔丹策零遣使奉表至京，并进貂皮。遣侍郎阿克敦充正使，御前侍卫旺扎尔、乾清门台吉额默根充副使，齐敕往准噶尔议定界。己卯，上自圆明园还宫。辛巳，以谒泰陵，命鄂尔泰在京总理事务。

二月丁亥，释奠先师孔子。戊子，幸圆明园。癸巳，准噶尔使入观，赏银币有差。戊戌，上谒泰陵。己亥，上祭泰陵。辛丑，上幸南苑行围。壬寅，上还京师。丙午，举行经筵。自是每季仲月举行一次，岁以为常。丁未，免山东齐河等三十二州县卫水灾额赋。辛亥，上亲耕耤田，加一推。自是每年如之。壬子，赵弘恩以纳贿夺职，以高其倬为工部尚书，张渠为湖南巡抚。

三月癸丑朔，赈福建闽县等八县飓风灾。甲寅，上诣太学释奠，御彝伦堂，命讲《中庸》、《尚书》。乙卯，调崔纪为湖北巡抚，张楷为西安巡抚。己未，免江苏六合等十二州县水灾额赋，广东三水等十州县旱灾额赋。辛酉，赈江苏上元等二十五州县卫水灾，并免额赋。丁卯，上诣黑龙谭祈雨。辛未，免甘肃兰州等处旱灾额赋。壬申，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癸酉，免安徽太平等十一州县水灾额赋。丁丑，免湖北沔阳州逋赋。

夏四月甲申，以旱申命求言。停督抚贡献。理藩院尚书僧格休致，以纳延泰代之。己丑，调孙家淦为吏部尚书，以赵国麟为刑部尚书，孙国玺为安徽巡抚。壬辰，命顾琮往直隶会同朱藻办理河工。免长卢卢台等场、衡水等州县水灾额赋。

五月癸丑，赈陕西蒲城等十州县雹灾。己未，赈山东章丘等州县卫雹灾。庚申，赈陕西雒南等八州县雹灾。壬戌，贵州定番州苗阿沙等作乱，张广泗讨平之。辛未，调额尔图为奉天将军，博第为黑龙江将军。乙亥，免江南松江府额赋。辛巳，赈陕西靖边等八州县旱灾。

六月庚寅，赈山东东平等四州县雹灾。丙午，左都御史杨汝谷乞休，允之。

秋七月壬子，起前左都御史彭维新为原官。丁巳，免福建诏安县旱灾额赋。癸亥，免浙江温州等卫漕欠。乙丑，调史贻直为工部尚书，高其倬为户部尚书。丁卯，命查郎阿入阁办事。调鄂弥达为川陕总督。以马尔泰为两广总督，查克丹为左都御史，托时为漕运总督。大学士尹泰乞休，允之。

八月丙戌，江苏海州、山东郯城等州县蝗。赈湖南石门县、甘肃武威等三县水灾。己丑，海望丁夏，以讷亲暂署户部尚书。己亥，奉皇太后谒泰陵。癸卯，上诣泰陵行三周年祭礼。丙午，上奉皇太后驻跸南苑，上行围。戊申，赈安徽望江等四十八州卫旱灾。

九月庚戌朔，上奉皇太后还宫。免陕西长安等十五州县雹灾额赋。赈山东招远县雹灾。戊午，免福建漳浦上年旱灾额赋。辛酉，命嵇曾筠入阁办事，兼理永定河务。裁浙江总督，复设巡抚，以郝玉麟仍为闽浙总督，卢焯为浙江巡抚。甲子，朱藻解任，遣讷亲、孙嘉淦往鞫之。以顾琮管总河印务。安南入贡。己巳，大学士尹泰卒。编修彭树葵进《十思箴》，上嘉赉之。赈甘肃碾伯等处旱灾。丁丑，免江苏江宁等五十二州县卫水额赋，并赈之。戊定，赈台湾旱灾。

冬十月庚辰朔，赈陕西安定等六州县雹灾。辛巳，免山东邹平等八州县本年雹灾额赋。壬午，免直隶被水州县逋赋。免江苏、安徽被灾各州县逋赋。辛卯，皇次子永琏薨，辍朝五日，以御极后，亲书永琏为皇太子密旨，一切典礼如皇太子仪。赈安徽怀宁等五十州县卫旱灾。壬辰，户部尚书高其倬卒。丙申，调任兰枝为户部尚书，赵国麟为礼部尚书，史贻直为刑部尚书，以赵殿最为工部尚书。丁酉，谥皇太子永琏为端慧皇太子。直隶总督李卫以病免，命孙嘉淦署之。己亥，赈浙江吉安等州县旱灾。庚子，朝鲜国王李昤表贺上皇太后徽号并册封皇后，又表谢恩封世子，附进方物。壬寅，上幸田村，奠端慧皇太子。癸卯，免江南、江西、河南漕欠。乙巳，授孙家淦直隶总督，以甘汝来为吏部尚书兼兵部，杨超曾为兵部尚书。丙午，授顾琮直隶河道总督。

十一月己酉朔，复广东海南道为雷琼道，改高雷道为高廉道。庚戌，以孙嘉淦劾贝勒允祜，上嘉之，予议叙。允祜下宗人府严议。壬子，赈江苏华亭等六县卫旱灾。赈湖南石门县旱灾。癸丑，

免奉天宁远等四州县虫灾额赋。赈浙江归安、乌程，陕西绥德等四州县雹灾，湖北孝感等六州县旱灾。癸丑，免河南信阳等八州县旱灾额赋。赈湖北应山、四川忠州等三州县旱灾。乙丑，免江南淮安、徐州二府湖滩额租。免山东招远县雹灾额赋。庚午，大学士嵇曾筠以病乞休，允之。壬申，甘肃宁夏地震，水涌新渠，宝丰县治沈没，发兰州库银二十万两，命兵部侍郎班第往赈之。乙亥，吏部尚书性桂乞休，允之。丁丑，免直隶宣化各府州逋赋。

十二月乙卯朔，调讷亲为吏部尚书。庚辰，赈四川谢洪等六县水灾。赈两淮盐场本年旱灾。丙戌，彭维亲褫职，以魏廷珍为左都御史。丁亥，甘肃宁夏地震。甲午，赈甘肃平番虫灾。命大理寺卿汪隆往江南总办河工。琉球国王尚敬遣使表贺登极，入贡。戊戌，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哈柳等从侍郎阿克敦等至京师，进表。乙巳，准噶尔使哈柳等入观，谕曰："所奏游牧不越阿尔台，朕甚嘉之。托尔和、布延图卡伦内移，不可行。"

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王、大臣、翰林、科道及督、抚、学政在京者九十九人赐宴，赋柏梁体诗。丁卯，免甘肃宁夏等五县地震被灾额赋。壬申，大学士嵇曾筠卒。赵国麟为大学士，调任兰枝为礼部尚书，以陈悬华为户部尚书。

二月己卯，调张渠为江苏巡抚，以冯光裕为湖广巡抚。丙戌，免直隶沧州等四州县、兴国等四场水灾灶地额赋。免贵州郎岱等四听州县雹灾额赋。乙未，免甘肃靖远风灾额赋。丙申，淮噶尔部人孟克特穆尔等来降。免陕西咸宁、镇安水灾，甘肃柳沟卫虫灾额赋。戊戌，免湖南永顺、永绥新辟苗疆盐课。免浙江上虞等县逋赋。庚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请以阿尔泰山为界，许之。免湖北钟祥等五县卫旱灾额赋。

三月丁未朔，己酉，召雅尔图来京，以阿兰泰为北路参赞大臣。免安徽宿州等四州县逋赋。吏部奏行取届期，上命尚书、都御史、侍郎保举如陆陇其、彭鹏者。免湖北应山上年旱灾额赋。甲子，设热河兵备道，驻承德州。命讷亲协辨大学士。戊辰，以旱灾特免直隶、江苏、安徽三省额赋。壬申，以魏廷珍为工部尚书。赈直隶文安等六县水灾。

夏四月丁卯，免安徽寿州上年旱灾额赋。戊寅，免江苏丹阳等七县旱灾额赋。辛巳，赐庄有恭等三百二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午，免长芦上年旱灾逋赋。丙戌，以旱申命求言。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甲午，免四川忠州等三州县旱灾额赋。乙未，以陈世倌为左都御史。癸卯，西藏巴尔布部库库木、颜布、叶楞三汗入贡。

五月甲子，朝鲜国王李昤谢赐本国列传，进方物。戊辰，改筑浙江海宁石塘。辛未，致仕大学士马齐卒。癸酉，加鄂尔泰、张廷玉、福敏太保、徐本、讷亲太子太保，甘汝来、海望、鄂善、尹继昌、徐元梦、孙嘉淦、庆复太子少保。

六月庚辰，调硕色为山东巡抚，方显为四川巡抚。甲辰，免甘肃赤金所上年被灾额赋。山东济南等七府蝗。曹县河决，仍赈被水六州县灾民。甘肃秦安等六州县雹灾。

秋七月戊申，额驸策凌奏率兵驻鄂尔海西拉乌苏，并分兵驻鄂尔坤河、齐齐尔里克、额尔德尼招、塔密尔、乌里雅苏台附近，防范准噶尔。庚戌，以甘肃秦安等十五州县雹灾，命无论已未成灾，悉免本年额赋。辛酉，赈河南祥符等四十七州县水灾。壬戌，赈山东海丰等县场灶户。甲子，赈江苏睢宁等十三州县卫水雹各灾，湖北房县旱灾。丙寅，吏部尚书甘汝来卒。以郝玉麟为吏部尚书，宗室德沛为闽浙总督，以班第为湖广总督。己巳，赈安徽宿州雹灾。庚申，安南马郎叛人矣长等来降。赈山东利津等二县雹灾。壬申，赈直隶开州等州县、江苏海州等州县水灾。江苏淮安、安徽凤阳等府州蝗。

八月丙子，御史张湄劾诸大臣阻塞言路。上斥为渐染方苞恶习，召见满、汉奏事大臣谕之。辛巳，赈河南商丘等州县水灾。壬午，叙张广泗经理苗疆功，授三等轻车都尉，黄廷桂等加衔、加级有差。戊子，赈山东历城等六十六州县卫所水灾，停征亲旧额赋。庚寅，江苏金坛县贡生蒋振生进手纱《十三经》，赐国子监学正衔。

九月乙巳朔，署广西提督谭行义以安南郑氏专柄，清化镇邵郡公及黎旌起兵与郑氏内哄，奏闻。丙午，免江苏海州、赣榆二州被水漕粮。戊申，赈河南祥符等三十九州县水灾有差。丁巳，上奉皇

太后谒陵。庚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赈山东临邑等县水灾。癸亥，赈甘肃张掖东乐堡水灾。赈河南郑州等四州县水灾，山西榆次等三县旱灾。命停征江苏、安徽漕粮。上奉皇太后还宫。庚午，上以疾命和亲王弘昼代行孟冬时飨礼，免甘肃秦安等十五州县粮草三分之一，及灵州、碾伯等州县本年水雹各灾额赋。

冬十月丁丑，准噶尔回人伊斯拉木定来降。庚辰，以江苏海州等四州县水灾，免逋赋。甲申，端慧皇太子周年，上幸田村奠酒。乙酉，赈山东历城等六十六州县水灾，给葺屋银。丁亥，免陕西兴平等十六州县雹灾额赋。己丑，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晳等缘事，宗人府护削爵圈禁。上曰："庄亲王宽免。理亲王弘析、贝勒弘昌、贝子弘普俱削爵。弘升永远圈禁。弘蛟王爵，系奉皇考特旨，从宽留王号，停俸。"丙申，释马兰泰。己亥，额鲁特札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阿宝之妻和硕格格进顾实汗所传玉玺，谕还之。壬寅，召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来京。封弘<□日为>为郡王，袭理亲王爵。癸卯，上幸南苑行围。

十一月丙午，上行大阅礼，连发五矢皆中的，赐在事王大臣银币有差。戊申，以郝玉麟署两江总督。庚戌，召尹会一来京，以雅尔图为河南巡抚。赈江苏安东等十五州县水灾有差。壬申，免宁夏次年额赋。

十二月癸本朔，免山东金乡等六州水灾额赋。丙子，免浙江安吉等州县漕粮，河南罗山旱灾额赋。戊寅，弘晳坐问安泰"淮噶尔能否到京，上寿算如何"，拟立绞。谕免死，永远圈禁，安泰论绞。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赋。癸未，免河南祥符等四十四州县水灾额赋。乙酉，晋封贝勒颇罗鼐为郡王。庚寅，免河南商丘等十州县额赋。壬辰，哈柳等入观。甲午，召车臣汗达玛林等赐茶。

五年春正月丁未，赈安徽宿州等八州县，卢江等十州县卫旱灾有差。丁卯，朝鲜入贡。辛未，命乌赫图、巴灵阿护淮噶尔人赴藏熬茶。湖南绥宁苗作乱，命冯光裕等剿之。

二月，琉球入贡。乙亥，命额驸策凌等定各部落接淮噶尔游牧边界。哈柳归，召入赐茶，以和议成，嘉奖之。辛巳，以伊勒慎为绥远城将军。癸未，工部尚书魏廷珍罢。申谕九卿，毋蹈模棱覆辙。免山东章丘等六十州县卫水灾额赋。戊子，免湖北襄阳县卫上年额赋。壬辰，免上年安徽宿州雹灾、山东滕县等五县水灾额赋。戊戌，以韩光基为工部尚书。辛丑，免湖北汉阳等四县上年旱灾额赋。

三月庚戌，以尹继善为川陕总督，鄂善署刑部尚书。壬子，免直隶雄县上年水灾额赋。甲子，免山东沾化等县场水灾额赋。庚午，湖南栗林、鬼冲各寨苗匪平。

夏四月丙戌，赈两淮板浦等场灾。戊子，御史褚泰坐受贿论斩。免陕西葭州、怀远旱灾额赋。己丑，以那苏图为刑部尚书。甲午，以旱召九卿面谕，直陈政事阙失。改山东河道为运河道，兖沂曹道为分巡兖、沂、曹三府，管河工。戊戌，任兰枝及太常寺卿陶正靖坐朋比，下部严议。

五月甲寅，上诣黑龙谭祈雨。丙辰，命刑部清理庶狱。甲子，以杨超曾署两江总督。丁卯，谕冯光裕及湖广提督杜恺剿捕城步、绥宁瑶匪。

六月癸酉，命阿里衮、朱必堦查勘山东沂州等处水旱灾。戊寅，命山东、江苏、安徽捕除蝻子。召张广泗来京。壬辰，赈甘肃秦州水灾。戊戌，福州将军隆升坐收饭遗，褫职鞫治。

闰六月甲辰，广西义宁苗作乱，谕马尔泰赴桂林调度兵事。辛亥，以喀尔吉善为山西巡抚。命杜恺统率湖南兵至军前。乙卯，命张广泗赴湖南会办军务。甲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进表。

秋七月癸酉，调张渠为湖北巡抚。以徐士林为江苏巡抚。调方显为广西巡抚，硕色为四川巡抚，朱定元为山东巡抚。乙亥，赐噶尔丹策零敕书，谕准噶尔使以阿尔泰山为界，山南游牧之人，仍居旧地。设甘肃安西提督，驻哈密。丁丑，以补熙为绥远城将军。辛巳，诏停今年秋决。甲申，张广泗留办湖南善后。赈安徽宣卫饥。己丑，免安徽凤阳等十九州县卫水灾、无为等四州县旱灾额赋。甲午，赈山西徐沟饥。丁酉，赈甘肃武威等三县饥。戊戌，班第奏总兵刘策名等连在长坪各苗寨，获首倡妖言黎阿兰等。

八月己亥朔，广西宜山县蛮匪平。庚子，谕曰："朕阅江省岁额钱粮杂办款目，沿自前明，《赋役全书》亦未编定，官民交受其累，其悉予豁免。"庚戌，班第奏剿平盐井口苗匪各寨。壬戌，上奉

皇太后驻南苑。赈福建永定饥。免河地中牟等十四州县水灾额赋。戊辰，谭行义奏安南人立龙彪为王，僭元景兴。癸酉，调杨超曾为吏部尚书，仍署两江总督，史贻直为兵部尚书，韩光基为刑部尚书，陈世倌为工部尚书。辛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三泰乞休，慰留之。赈福建上杭饥。赈浙江余杭等十六州县听卫所水灾。丙戌，江苏宿迁县朱家闸河决，命筑挑水坝。丁亥，筑江苏宝山县吴家滨海塘石霸。赈陕西葭州等州县饥。以王安国为左都御史。永定河复归故道。

冬十月戊戌朔，以常安为漕运总督。壬寅，上谒泰陵。乙巳，上还京师。赈四川绵竹等三县水灾。甲寅，免甘肃平罗本年水灾额赋，仍免宁夏、宁朔半赋。丙辰，佥都御史刘藻奏请停减圆明园营造，上嘉纳之。赈福建台湾、诸罗风灾。丁卯，张广泗奏获苗匪栗贤宇等，及附瑶匪之戴名扬等，克平溪等寨。

十一月己巳，以那苏图署湖广总督。庚午，调来保为刑部尚书，哈达哈为工部尚书。丙子，杨超曾劾江西巡抚岳浚，命高斌往曾鞫之。己卯，召王暮来京。命王安国以左都御史管广东巡抚事。命阿里衮同高斌勘鞫岳浚。以刘龙为左都御史。乙酉，命延臣各举所知，如汤斌、陆陇其、陈宾、彭鹏诸人。赈陕西葭州等六州县饥。

十二月壬寅，张广泗进剿湖南城步、绥宁，广西义宁苗、瑶，悉平之。免安徽宣城、宣州二县卫雹灾额赋。免托克托城等处雹灾额赋。壬子，免山东蒲台逋赋。

六年春正月甲戌，裁安西总兵，设提督。丙子，免福建闽县等五县逋赋。甲申，命鄂尔泰、讷亲王会同孙嘉淦、顾琮勘视永定河工。命参赞大臣阿岱驻乌里雅苏台。以庆泰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戊子，免霸州、雄县额赋。甲午，命班第仍在军机处行走。

二月，御史丛洞请暂息行围，上以饬兵怀远之意训之。丙午，以完颜伟为南河副总河。免湖北钟祥等四县卫水灾额赋。甲寅，免陕西葭州等三州县雹灾额赋。庚申，增设山西归化城分巡道。

三月壬申，命侍郎杨嗣景往山西会鞫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之狱。甲申，以御史仲永檀劾鄂善受贿，命怡亲王等鞫之。鄂善褫职逮问。辛卯，擢仲永檀为佥都御史。

夏四月乙未朔，大学士赵国麟乞休，不允。免江苏丰县等十州县卫水灾、虫灾、民屯芦课。甲辰，免顺天直隶霸州等十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以庆复署两广总督，张允随署云贵总督。己酉，赐鄂善自尽。

五月戊寅，免福建台湾逋赋。赈江西兴国等县水灾，贵州仁怀、平越水灾。

六月甲午朔，免陕西葭州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丙申，江苏巡抚徐士林给假省亲，调陈大受署之。改张楷为安徽巡抚。庚子，命王安国勘广东征粮积弊。乙巳，以御史李原劾甘肃匿灾，命会同尹继善勘之。己酉，浙江巡抚卢焯解任，命德沛及副都统汪扎勒鞫之。赈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水灾，江苏山阳等州县水灾。赵国麟以荐举非人，降调。

秋七月，免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甲子，喀尔钦处斩。丙子，萨哈谅论斩。戊寅，甘肃巡抚元展成以御史胡定劾，解任，命副都统新桂往会尹继善鞫之。癸未，诏停今年秋决。戊子，上初举秋弥。奉皇太后幸避暑山庄，免经过额赋十分之三。自是每年皆如之，减行围所过州县兵额赋。辛卯，赈江西武宁等二县水灾。壬辰，上至古北口阅兵。赈广东永安归善二县饥。

八月癸巳，赈安徽宿州等十九州县卫水灾。庚子，上驻跸张三营。辛丑，上行围。赈江苏山阳等十八州县、莞渎等场水灾。己酉，召杨超会回京。调那苏图为两江总督，孙嘉淦为湖广总督。以高斌为直隶总督，完颜伟为东南河道总督。裁直隶河道总督，命高斌兼理直隶河务。辛亥，召宁古塔将军吉党阿来京，以鄂尔达代之。

九月癸亥朔，以陈宏谋为甘肃巡抚。乙丑，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赈广东南海等二十六州县厅饥。上奉皇太后回跸。壬申，授王恕福建巡抚，杨锡绂广西巡抚。甲戌，调陈宏谋为江西巡抚，黄廷桂为甘肃巡抚。免江苏、安徽乾隆三四年被灾漕粮。己卯，调韩光基为工部尚书。以刘吴龙为刑部尚书。辛巳，原任江办巡抚徐士林卒。授陈大江苏巡抚，张楷安徽巡抚。赈福建福清等八县及长福等镇营饥。丁亥，以刘统勋为左都御史。

冬十月庚子，赈广东琼山等二十四州县飓灾。丁未，赈安徽宿州等三十一州县卫水灾，并免宿

州等三州县额赋漕浪。己酉，赈甘肃灵州等处饥。丙辰，赈热河四旗丁水灾。

十一月甲子，赈两淮灶户饥。乙丑，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入贡。丙寅，赈甘肃平番等十四州县雹水灾。己巳，御史李原陈奏甘肃饥馑情形不实，部议革职。上曰："与其惩言官而开讳灾之端，宁从宽假以广耳目。"命革职留任。戊寅，免江苏山阳等十五州县卫水灾额赋。赈句容等三十四州县卫饥。丙戌，皇太后五旬圣寿节，御慈宁宫，上率诸王大臣等行庆贺礼。

十二月乙未，刘统勋请停张廷玉近属升转，减讷亲所管事务，上嘉之。丙申，大学士张廷玉请解部务，不许。辛丑，免甘肃武威等二县五年被水额赋。赈江苏江浦等州县旱灾。免湖南湘乡等二县被水额赋。乙巳，免浙江仁和等十九州县本年额赋。丁未，免山东历城等十六州县卫旱灾额赋。庚戌，免甘肃永昌等三县旱灾额赋。琉球入贡。调常安为浙江巡抚，顾宗为漕运总督。命刘统勋往浙江会勘海塘。赈浙江嵊县等十七州县、仁和等场水旱灾。

七年春正月壬戌，调史贻直为吏部尚书，任兰枝为兵部尚书。以赵国麟为礼部尚书。庚午，定绥远城、右卫、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共挑兵四千名，内札萨克首队兵四千五百名、二队兵六千五百名，援应北路军营，并于额尔德尼昭沿途置驼马备用。戊寅，以那克素三十九部番民备办淮噶尔进藏官兵驼马，免本年额赋。甲申，赈安徽凤阳、颍州二府，泗州一州属饥民。庚寅，淮噶尔入贡。

二月辛卯朔，上诣泰陵。乙未，上谒泰陵。是日，回跸。丙申，朝鲜入贡。戊戌，上幸南苑行围。己亥，琉球入贡。乙酉，礼部尚书赵国麟乞休，不允。乙卯，以吉党阿为归化城都统。

三月庚申朔，上忧旱，申命求言，并饬九卿大臣体国尽职。丁卯，命大学士、九卿、督、抚举如马周、阳城者为言官。乙亥，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各省如之。以晏斯盛为山东巡抚。辛巳，淮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遣使吹纳木喀等奉表贡方物，乞勿限年贸易。壬午，以噶尔丹策零表奏狡诈，谕西北两路军营大臣加意防之。戊子，上诣黑龙潭祈雨。以两江总督那苏图办赈遗漏，切责之。

夏四月庚寅朔，准噶尔贡使吹纳木喀等入观。裁八沟、独石口副都统各一，增天津副都统一。以古北口提督管独石口外台站。免河南永城等三县上年被水额赋。甲午，赐金甡等三百二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调德沛为两江总督，那苏图为闽浙总督。乙未，拨安徽赈银三十万两有奇，并准采买湖广米备粜。辛丑，赈安徽宿州县卫水灾。甲辰，赐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敕书，申诫以追论旧事，屡违定约，并谕将此次奏请贸易、改道噶斯等事停止，仍赏赉如例。甲寅，除河南湖川等十一县水冲地赋。免福建福清等七县飓灾额赋。丙辰，刑部尚书刘吴龙卒，以张照为刑部尚书。

五月己未朔，以顺天、保定等八府，易州等五州缺雨，命停征新旧钱粮。定移驻满兵屯垦拉林、阿勒楚喀事宜，设副都统，以巴灵阿为之。戊辰，以御史胡定劾，寝赵纺恩补刑部侍郎之命。癸酉，定雩祭典礼，御制乐章。免江苏沛县昭阳湖水沈田亩额赋。丙戌，禁奏章称蒙古为"夷人"。以琉球国王资送江南遭风难民，嘉奖之。张允随奏猛遮界外孟艮酋长召贺罕被逐，遁入缅甸。

六月甲寅，谕督换董率州县经画地利。戊申，训饬地方官实心经理平粜。

秋七月己未，命资送日本遭风难民归国。免广西梧州等三府属逋赋。辛酉，除山西繁峙、广西武缘荒地额赋。乙丑，礼部尚书赵国麟乞休，上责其矫饰，褫职。调任兰枝为礼部尚书，陈德华为兵部尚书，徐本兼管户部尚书。丙寅，命大学士鄂尔泰兼领侍卫内大臣。命赈江苏山阳等县水灾。命抚恤江苏阜宁等州县水灾。癸未，命高斌、周学健往江南查办灾赈、水利。甲申，赈湖北汉川、襄阳等州县卫水雹灾，并停征额赋。丙戌，赈江苏江浦等十八州县卫、安徽临淮等州县卫。抚恤江西兴国等州县、浙江淳安等州县、湖南丰陵等八州县、山东峄县等十州县卫、甘肃狄道等四州县厅灾民。

八月戊子，江南黄、淮交涨，命疆吏拯救灾黎，毋拘常例。训饬慎重军政。拨江苏、安徽赈银二百五十万两有奇。庚寅，免江苏、安徽被水地方本年额赋。辛卯，定皇后亲蚕典礼。戊戌，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庚子，谕河南等省抚恤江南流民。壬寅，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围。癸卯，赈江西兴国水灾。乙巳，上奉皇太后幸晾鹰台阅围。

九月丁巳朔，拨江苏运山东截留漕米十万石，备淮、徐、凤、颍各属赈粜。赈湖北潜江等十州

县水灾。辛酉，免广东崖州等二州县风灾额赋。免巡征凤、颍、泗三府州本年水灾地方漕赋，不成灾者折征之。赈湖南湘阴等九县水灾。丁卯，上诣东陵。庚午，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免江苏山阳等二十一州县本年被水漕赋。壬申，上幸盘山。赈恤江苏、安徽灾银二百九十万两、米谷二百二十万石各有奇。命再拨邻省银一百万两备明春接济。乙亥，上幸<㠯髟丫>髻山。戊寅，上回跸。

冬十月丙戌，拨山东、河南明年运漕米各五万石备江南赈，仍由直隶赴古北口外如数采买补运。己丑，免山东历城等十九州县旱灾额赋。庚寅，命江南截留癸亥年漕粮二十万石，仍拨山东漕粮二十万石，河南仓米二十万石，运江南备赈。癸巳，浙江提督裴鈲等以侵欺褫职鞫治。壬辰，赈江苏山阳等二十八州县卫铠。甲午，命清理滞狱。乙未，命拨山东沿河仓谷，十万石运江南备赈。丁酉，赈安徽凤阳二十四州县卫水灾。甲辰，朝鲜国王李昤表谢国人金时宗等越境犯法，屡荷宽典。上曰："此朕柔远之恩。若恃有宽典，犯法滋多，非朕保全外藩之本意。王其严加约束，毋俾干纪。"以塞楞额为陕西巡抚。己酉，赈河南永城等十三州县饥。辛亥，上诣顺懿密太妃宫问疾。壬子，赈江苏山阳等七州县卫水灾。

十一月丙辰朔，大学士等奏纂辑《明史》体例。上曰："诸卿所见与朕意同，继《春秋》之翼道，昭来兹之鉴观，我君臣其共勉之。"赈湖北汉川等十二州县水灾饥。戊午，赈浙江瑞安等县听场、湖南湘阴等九县水灾。庚申，福建漳浦县会匪戕杀知县，命严治之。壬戌，赈山东胶州十州县卫水灾。癸亥，赈甘肃狄道等州县水雹灾。乙亥，命持法宽严，务归平允。命陈世倌会同高斌查勘江南水利。戊寅，谕明春奉皇太后诣盛京谒陵。庚辰，以初定斋宫礼，是日诣齐宫。

十二月丙戌朔，赈山东济宁等七州县卫饥。丁亥，命考试荐举科道人才。周学健举三人皆同乡，谕饬之。命左副都御史仲永檀会同周学健查赈。壬辰，上奉皇太后幸瀛台。丙子，仲永檀、鄂容安以漏泄机密，逮交内务府慎刑司，命庄亲王等鞫治。免福建尤溪等四县荒田溢额银。己亥，召安徽巡抚张楷来京，调喀尔吉善代之。命宽鄂尔泰党庇仲永檀罪。免直隶蓟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丁未，拨运吉林乌拉仓粮接济齐齐哈尔等处旱灾。庚戌，赈奉天阿德等五州县饥。免山东胶州等十州县卫水灾额赋。辛亥，调完颜伟为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为江南河道总督。乙卯，谕曰："江南水灾地亩涸出，耕种刻不容缓。疆吏其劝灾民爱护田牛，或给赀饲养，毋得以细事置之。"

八年春正月丁巳，免鄂容安发军台，命仍在上书房行走。仲永檀死于狱。召孙嘉淦来京。以阿尔赛为湖广总督。甲子，陈世倌等奏修江苏淮、徐、扬、海，安徽凤、颍、泗各属河道水利，下大学士鄂尔泰等大臣议行之。己卯，命军机大臣徐本、班第、那彦泰随往盛京。辛巳，召参赞大臣阿岱、塔尔玛回京，以拉布敦、乌尔登代之。壬辰，内阁学士李绂致仕陛辞，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嘉之。辛卯，以考选御史，杭世骏策言内满外汉，忤旨褫职。调刘于义为山西巡抚。命孙嘉淦署福建巡抚。丙申，命尹继善署两江总督，协同白钟山料理河务。癸卯，命侍讲邓时敏、给事中倪国琏为凤、颍、泗宣谕化导使，编修涂逢震、御史徐以升为淮、徐、扬、海宣谕化导使。乙巳，免湖北汉川等十一州县卫水灾额赋。准赵国麟回籍。癸丑，遣和亲王弘昼代祀先农坛、用《中和韶乐》，与上亲祭同，著为例。赈山东滕县等六州县饥。庚午，调喀尔吉善为山东巡抚，晏斯盛为湖北巡抚，范璨为安徽巡抚。丙子，上诣寿祺皇太妃宫问疾。

夏四月甲申朔，寿祺皇太妃死，辍朝十日。上欲持服，庄亲王等祈免。训饬九卿勤事。申命各督抚陈奏属员贤否。乙酉，上诣寿祺皇贵太妃宫致奠。辛卯，命奉宸苑试行区田法。丁酉，赈安徽凤阳六府州属水灾饥。免湖北襄阳等三县水灾额赋。庚子，裁江苏海防道，设淮徐海道，驻徐州府。以苏松巡道兼管塘工。扬州府隶常镇道。原设淮徐、淮扬二道专管河工。

闰四月甲寅朔，琉球入贡。丁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会汾等三员为一等，余各升黜有差。辛酉，免河南郑州等十三州县本年水灾额赋。甲戌，除江苏吴江等二县坍没田荡额赋。

五月癸未朔，谕銮连巡幸，令扈从护军等加意约束，不得践踏田禾。乙酉，御史沈懋华以进呈经史讲义召见，已去，下部严议。丁亥，命河南停征上年被水地方钱粮。己亥，免江苏山阳等十三州县牙税。免临清商民运征米船科及铜补商补。辛丑，赈山东历城等十八州县卫饥。丙午，以硕色

为河南巡抚，纪山为四川巡抚。戊申，调庆复为川陕总督。以马尔泰为两广总督。授张允随为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辛酉，苏禄国王麻喊末阿禀劳宁表请三年一修职贡。命仍遵五年旧例。

六月壬子朔，御史陈仁请以经史考试翰詹，不宜用诗赋，上嘉之。甲寅，改南掌为十年一贡。乙卯，除江苏沛县水沈地赋。丙辰，以旱求言。戊午，命阿里衮暂署河南巡抚。丁卯，以御史胡定劾湖南巡抚许容一案，究出督抚诬陷扶同，予叙。壬申，谕督抚率属重农。

秋七月乙酉，上诣顺懿密太妃宫问疾。丙戌，以安南不靖，扰及云南开化都竜厂，命张允随等严防之。开化镇总兵赛都请讨安南，不许。戊子，上奉皇太后由热河诣盛京谒陵，免经过之直隶、奉天地方钱粮。拨通仓米四十万石赈直隶旱灾。壬辰，免山东历城等十六州县卫旱灾额赋。乙未，停今年勾决。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丙申，除福建连江等二县水冲地赋。己亥，上奉皇太后诣盛京。癸卯，上行围于永安莽喀。乙巳，上行围于爱里。丙午，上行围于锡拉诺海。命严除州县征漕坐仓之弊。戊申，免直隶沧州被雹灶户额赋。上奉皇太后驻跸吗吗塔喇。己酉，上行围，至己卯皆如之。严督抚等漏泄密奏之禁。赈湖北兴国等三州县水灾，并免额赋。癸亥，万寿节，上诣皇太后行幄行礼。御行幄，扈从诸王以下大臣官员暨蒙古王以下各官庆贺。赐诸王、大臣、蒙古王等宴。甲子，上驻跸巴雅尔图塔剌。乙丑，上行围。戊辰，上行围。壬申，上驻跸伊克淖尔，上行围，至丙子如之。甲戌，赈四川西昌水灾。定直隶被旱州县赈恤事宜。赈广东始与等十六州县水灾。己卯，上行围于巴彦，亲射殪虎。

九月庚辰朔，上行围于伍什杭阿，亲射殪虎。辛巳，上行围威准。壬午，上行围黄科。癸未，上行围阿兰。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未奏往额尔德尼招礼拜，土谢图汗敦丹多尔济均下理藩院议处。甲申，赈陕西商州水灾饥。乙酉，上行围舍里。丙戌，上行围善颜倭赫。丁亥，上行围巴彦。鄂弥达改荆州将军。调博第为吉林将军，富森为黑龙江将军。戊子，上行围尼雅满珠。己丑，上行围珠敦。庚寅，上行围英额边门外。是日，驻跸乌苏河。甲午，许容以劾谢济世贪纵各款皆虚，孙嘉淦以扶同定案，均褫职。署粮道仓德以通揭鞫实，予叙。上驻跸穆奇村。乙未，上奉皇太后谒永陵。丙申，行大乡礼。命停顾琮议限民田。赈河南祥符等二十一州县、山东齐东等十八州县卫旱灾，并免额赋有差。辛丑，谒福陵。壬寅，行大飨礼。谒昭陵。癸卯，行大飨礼。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朝鲜国王李昤遣陪臣至盛京贡方物。甲辰，上率群臣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御崇政殿受贺。赐群臣及朝鲜使臣宴。御大政殿赐酺。颁诏覃恩有差。乙巳，上诣文庙释奠。幸讲武台大部。谕王公宗室大臣等洁蠲礼典，训导兵民，毋忘淳朴旧俗。丙午，上亲奠克勤郡王岳托及武勋王扬古利墓。遣官望祭长白山、北镇医巫闾山及辽太祖陵。戊申，上亲奠弘毅公额宜都、直义公费英东墓。免河南带征乾隆七年以前民欠。

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大臣宴于凤凰楼前。谕王公宗室等革除陋习，恪守旧章。免盛京、兴京等十五处旗地本年额赋及乾隆七年逋赋。御制《盛京赋》。辛亥，上奉皇太后回跸。乙丑，赈广东南海等七县水灾。是日，上登望海楼，驻文殊奄。丁卯，命直隶被灾和属减价平粜。己巳，命部院大臣京察各举贤自代。以刘于义为户部尚书，阿里衮为山西巡抚。命徐本仍兼管户部。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塞楞额为江西巡抚。庚午，赈河南祥符等十四州县旱灾。甲戌，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丁丑，上以谒陵礼成，率群臣诣皇太后宫行庆贺礼。御太和殿，王大臣各官进表朝贺。

十一月，赈安徽无为水灾，并免额赋。壬午，赈甘肃狄道等二十四州县水虫风雹灾。庚寅，安南国王黎维韦表谢赐祭及袭封恩，进贡方物。辛丑，赈广东万州等十四州县水灾，福建台湾等三县旱灾。壬寅，贷黑龙江被旱被霜兵丁等仓粮。赈山西曲沃等十一州旱灾。癸卯，赈直隶天津等二县旱灾。丁未，赈安徽寿州等九州县卫旱灾。己酉，免谒陵经过额赋十分之三。

十二月庚戌朔，赈广东吴川县旱灾。辛亥，命史贻直协办大学士。乙卯，赈山东陵县等十二州县卫旱灾。葬端慧皇太子于朱华山寝园。辛酉，大学士福敏乞退。温谕慰留。甲子，淮噶尔遣贡使图尔都等至京，谢进藏人由噶斯路行走，赐助牲畜恩，并贡方物。乙丑，以陈德华隐匿其弟陕西按察使陈德正申辨参案密奏，下部严议。德正褫职鞫治。丁卯，以星变示儆，诏修省。

九年春正月辛巳，以徐本病，命史贻直为大学士。以刘于义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张楷为

户部尚书。陈德华罢，以王安国为兵部尚书。壬午，幸瀛台。御大幄次，赐淮噶尔使图尔都宴，命立首班大臣末。以噶尔丹策零恭顺，图尔都诚敬可嘉，召图都近前，赐饮三爵，赐赍有加。训饬各省州县教养兼施。丁亥，赈直隶天津等十一州县灾。庚子，王安国忧免，以彭维新为兵部尚书。以许容署湖北巡抚。授史贻直文渊阁大学士。朝鲜入贡。给讷亲钦差大臣关防。癸卯，上奉皇太后诣泰陵。丙午，上诣泰陵。是日，奉皇太后回跸。

二月，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丙辰，以给事中陈大介等奏，寝许容署湖北巡抚之命，留晏斯盛任，仍申诫言官扶同纠论。免安徽桐城等九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免福建台湾等三县旱灾额赋，并赈之。甲子，陈德华降调。丁卯，赈云南沾、益二州县水灾。丁丑，户部尚书张楷卒，以阿尔赛代之，鄂弥达为湖广总督。

三月癸未，以汪由敦为工部尚书。丁亥，免江苏沛县、河南中牟等六县旱灾额赋。丁酉，调博第为西安将军。以巴灵阿为宁古塔将军。乙巳，赈山东德州等五州县卫旱灾。以讷亲奏查阅河南、江南营伍废弛，上曰："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不可不杀一儆百。"

四月戊申朔，始建先蚕坛成。乙卯，上诣园丘行大雩礼，特诏贬损仪节，以示虔祷。以旱命省刑宽禁。辛未，赈山东德平等八州县旱灾。己卯，谕曰："一春以来，雨泽稀少。皇太后以天时久旱，忧形于色，今日从寝宫步行至园内龙神庙虔祷。朕惶恐战慄，即刻前往请安，谆恳谢罪，特谕内外臣工知之。"戊子，祭地于方泽，不乘辇，不设卤簿。庚寅，雨。壬寅，大学士、九卿议覆御史柴潮生请修直隶水利，命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往保定会同高斌筹画。

六月己酉，大学士徐本以病乞休，允之。癸丑，赈山东历城等三十二州县旱灾，兰山等六州县雹灾。

秋七月丙子朔，谕直隶灾重之天津等十六州县，本年停征新旧钱粮。丙戌，免江苏、安徽雍正十三年逋赋。壬辰，额尔图以不职免，以达勒党阿为奉天将军。

八月己酉，抚恤安徽歙县等二十州县水灾。戊申，免江苏淮安、安徽凤阳二府雍正十三年逋赋。癸丑，赈四川成都等州县水灾。乙丑，予告大学士徐本回籍，上赐诗宠行，赏赍有加，并谕行幸南苑之日，亲临慰问。丙寅，免直隶天津等三十一州县上年逋赋。己巳，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围。

九月己亥朔，以翰林院编修黄体明进呈讲章，牵及搜检太严，隐含讽刺，下部严议褫职。乙未，免山西清水河三年雹灾额赋。癸卯，赈山东博兴等县旱灾。丁未，改明年会试于三月举行。己酉，以陈世倌假满，命入阁办事。赈山西文水等县水灾。庚戌，以四川学政蒋蔚实心教士，命留任。乙卯，上奉皇太后幸汤山。江南、河南、山东蝗。癸亥，上幸盘山。丁卯，上奉皇太后还宫。庚午，重修翰林院工峻。上奉翰林院赐宴，分吟赋诗，复御制柏梁体诗首句，群臣以次赓续。赐掌院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御书扁额，及翰林、詹事诸臣书币有差。是日，幸贡院，赐御书联额。复幸紫微殿、观象台。赈直隶保定等十八州县水虫雹等灾。赈江苏靖江等十二州县卫潮灾，安徽歙县二十一州县卫水灾。庚辰，起孙嘉淦为宗人府府丞。辛巳，除直隶涿州等三州县水冲地赋。丙戌，山东登州镇总兵马世龙以科派兵丁，鞫实论绞。赈甘肃河州等三十五州县卫雹水各灾。辛卯，以江西学政金德瑛取士公明，命留任，己亥，以贵州学政佟保守洁士服，命留任。丙午，鄂尔泰议覆刘于义奏勘直隶水利，命拨银五十万两兴修。丁未，免浙江仁和等三十一州县所旱这额赋，并赈之。辛亥，赈成都等三十州县水灾。壬子，允噶尔贡使哈柳等随带牛羊等物在肃州贸易。甲子，免山东历城等三十二州县卫本年旱雹等灾额赋。乙丑，免直隶保定等十一州县听本年水旱虫雹灾额赋。丙寅，赏雷宏额外谕德，食俸。戊辰，张照丁尤，调汪由敦为刑部尚书，以赵弘恩为工部尚书。免安徽歙县等二十一州县卫水灾额赋。辛未，以福建闽县等县火灾，谕责疆吏不严火备。罗卜藏丹怎就获。

十年春正月丙子，召大学士、内廷翰林于重华宫联句。改会试于三月，著为令。乙未，大学士鄂尔泰以病乞解任，温谕慰留。己亥，淮噶尔遣使哈柳贡方物。庚子，召高斌来京，以刘于义署直隶总督。己酉，赈浙江淳安等四县上年水灾。朝鲜入贡。辛亥，上幸内右门直庐视鄂尔泰疾。己未，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庚申，免广东海阳等二县上年水灾额赋。甲子，免江苏丹徒等十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丁卯，上还京师。己巳，免山东博兴等二县乾隆九年旱灾额赋。庚午，高

斌回直隶总督。

三月癸酉朔，日食。乙亥，改殿试于四月，著为令。赈云南白盐井水灾。庚辰，上幸鄂尔泰第视疾。辛巳，加鄂尔泰太傅。己丑，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三泰乞休，允之。庚寅，命讷亲协办大学士，调来保为礼部尚书，以盛安为刑部尚书。癸巳，免浙江仁和等三十州县上年旱灾额赋。甲午，以安南莫康武作乱，攻陷太原、高平等处，命那苏图等严防边隘。乙未，加史贻直、陈世倌、来保、高斌太子太保，刘于义、张允随、张广泗太子少保。

夏四月癸卯朔，发江南帑银五十六万两浚河道。己巳，免山东海丰等二县被旱额征灶课。乙卯，大学士鄂尔泰卒，上临奠，辍朝二日，命遵世宗遗昭，配飨太朝。召那苏图来京，以策楞为两广总督。调淮泰为广东巡抚。以魏定国为安徽巡抚。庚申，召蒋溥来京，以杨锡绂为湖南巡抚。壬戌，饬沿海各省训练水师。癸亥，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戊辰，策试贡士，诏能深悉时政直言极谏者听。己巳，庆复、纪山奏进剿瞻对番。

五月壬申朔，赐钱维城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在差。丁亥，除江苏苏州等九府坝没芦课。颁御制《太学训饬士子文》于各省学宫，同世祖《卧碑文》、圣祖《圣谕广训》、世宗《朋党论》朔望宣讲。命讷亲为保和殿大学士。辛卯，户部尚书阿尔赛为家奴所害，磔家奴于市。以高斌为吏部尚书，那苏图为直隶总督。命高斌、刘于义仍办直隶水利河道。以梁诗正为户部尚书。乙亥，命刘于义兼管户部事务。

六月丁未，普免全国钱粮。谕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躬行俭约，薄赋轻徭，孜孜保治，不敢稍有暇逸。今环宇敉宁，左藏有余，持盈保泰，莫先足民，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赐复之诏，史不绝书，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我皇考无日不下减赋宽征之令，如甘肃一省，正赋全行豁免者十有余年。朕以继志述事之心，际重熙累洽之后，欲使海澨山陬，俱沾大泽，为是特颁谕旨，丙寅年直省应征钱粮，其通蠲之。"庚戌，免安徽凤阳等州府连年被灾地方耗羡。命户部侍郎傅恒在军机处行走。辛酉，御史赫泰请收回普免钱粮成命。上斥其悖谬，褫职。癸亥，上诣黑龙潭祈雨。

秋七月辛未朔，免甘肃宁夏等三县逋赋。癸酉，以顺直宛平等六十四厅州县缺雨，命停征钱粮。乙酉，命高斌仍兼直隶河道总督。戊子，赈安徽寿州等十八州县卫水灾雹灾。壬辰，上奉皇太后幸多伦诺尔，免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四。戊戌，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赈安徽宿州等州县卫水灾。

八月癸卯，赈两淮莞渎等三场水灾。停征湖北汉川等十七州县水灾、光化等二县雹灾额赋，并赈之。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甲辰，上驻波罗河屯。赐青海蒙古王公宴，并赉之。丁未，上行围永安莽喀。戊申，上行围毕雅喀拉。己酉，上行围温都里华。辛亥，上行围额尔滚郭。赐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宴。癸丑，上行围布尔噶苏台。甲寅，上行围巴彦沟。乙卯，上行围乌里雅苏台。赐王、大臣、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宴。丙辰，上行围毕图舍尔。赈直隶宣化府属旱灾。丁巳，上行围阿济洛鸠和洛。戊午，上行围僧机图。己未，上行围永安拜。庚申，上行围英图和洛。辛酉，上行围萨达克图口。壬戌，赈湖北宜城等三州县卫水灾。癸亥，上行围老图博勒齐尔。乙丑，上行围库尔奇勒。丙寅，赈甘肃安定等三县、广东电白等二县旱灾，海丰虫灾，南澳风灾。上驻多伦诺尔。丁卯，赐王、大臣、蒙古王、额驸、台吉等宴。赈山西曲沃等十二州县水灾。

九月庚午朔，上行围额尔托昂色钦。辛未，上行围多伦鄂博图。壬申，遣祭明陵。上行围古哲诺尔。癸酉，张允随以猛缅土司奉廷征等通缅莽，请改土归流，命详议。上行围塔奔陀罗海。乙亥，赈河南永城等五县水灾。上行围札玛克图。丙子，上行围噬尔乎。丁丑，赈直隶故城等十五州县卫旱灾，癸未，上驻宣化府。甲申，上阅宣化镇兵。丁亥，赈山东济宁等六州县卫水灾。海丰旱灾。癸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甲午，授鄂弥达湖广总督。赈两淮庙安场水灾。丁酉，以普免钱粮，命查各省历年存余银，以抵岁需。戊戌，授尹继善两江总督。命修明愍帝陵。赈江苏淮、徐、海被灾州县。庆复奏收抚上瞻对，进剿下瞻对班滚，克加社丫等卡及南路各寨。赈陕西长安等六县水灾。

冬十月丁未，以甘肃甘山道归并肃州道。戊申，赈河南商邱等五县水灾。辛亥，裁通政使司汉右通政一。丙辰，命塞陈家浦决口。戊午，命四川严查啯匪。礼部尚书任兰枝乞休，允之。癸亥，

免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漕粮。甲子，给江南灾民葺屋银。赈江苏江浦等二十一州县卫水灾。乙丑，赈湖南湘阴等三县、湖北汉川等二十一州县卫旱灾。丙寅，除湖北当阳等二县卫水冲地赋。

十一月庚午，赈顺直香河等四十八州听县旱灾，陕西兴平等六县水灾。辛未，赈山东滕县等七州县卫水灾。壬申，以王安国为礼部尚书。甲戌，赈两淮庙湾等场水灾。乙亥，傅清奏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与阿卜都尔噶里木汗勾兵。丁丑，赈山西大同等十八州县旱霜雹灾。湖北巡抚晏斯盛乞养，以开泰代之。辛巳，赈广西思恩等县旱灾。壬午，淮噶尔台吉噶尔庆策零卒。命西北两路筹备边防。乙酉，赈广东海陵等四场风灾。戊子，免安徽宿州等五州县水灾地方漕粮。庚寅，陈家浦决口合龙。癸巳，赈直隶宣化府属及庆云县旱灾。

十二月辛亥，大学士福敏乞休，优诏允之，加太傅。壬子，命庆复为文华殿大学士，留川陕总督任。命高斌协办大学士。赈陕西陇西等州旱灾。赈淮北板浦等场水灾。乙卯，命协办大学士高斌、侍郎蒋溥均在军机处行走。

清史稿卷一一　本纪第一一

高宗二

十一年春正月庚午，以纪年开帙，命减刑。癸未，命庆复进剿瞻对，为李质粹声援。辛卯，赈江苏铜山、安徽宿州等州县饥。甲午，朝鲜入贡。李质粹进攻灵达，班滚之母赴营乞命，仍纵归。上饬其失机。谕庆复督兵前进。

二月戊戌，赈山西大同等十二州县饥。辛丑，召北路军营参赞大臣拉布敦、乌勒来京，以塔尔玛善、努登代之。癸卯，上幸南苑行围。丁未，免广东新宁等州县、云南鹤庆府水灾额赋。辛亥，以三月朔日食，诏修省以实。定皇后不行亲蚕礼之年遣妃代行。丙辰，免河南永城等五县水灾额赋。庚申，西藏台吉冷宗鼐以攻瞻对擅撤兵，论斩。谕宥其死。

三月己巳，免直隶盐山等八州县水灾额赋。甲戌，赈云南白盐井水灾。乙亥，淮噶尔台吉策旺尔济那木札勒以新立，遣使哈柳贡方物，请派人往藏熬茶。戊寅，庆复至打箭炉，劾李质粹等老师玩寇，请续调官兵进剿，允之。辛巳，遣内大臣班第等赴瞻对军营。壬午，赐哈柳等宴。召见，允其往藏熬茶，颁如意赍之。甲申，赐淮噶尔台吉策旺多尔那木札勒敕。予故台吉噶尔丹策零布施。丙申，免湖北潜江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庆复奏进驻灵雀。

闰三月丁酉朔，饬陕西修列代陵墓。庚子，召白钟山来京，命顾琮署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暂管之，以刘统勋署漕运总督。赈直隶宣化府饥。赈甘肃陇西等十二州县水旱雹霜灾。丙午，命汪由敦署左都御史。癸丑，左都御史杭奕禄休致，以阿克敦代之。

夏四月丁丑，白钟山褫职，发河南效力。戒军机处漏泄机密。以鄂昌署广西巡抚。丁亥，免湖南湘阴等五县水灾额赋。己丑，免广东新宁等四州县水灾额赋。

五月丙申朔，以盛安为左都御史，阿克敦为刑部尚书。丁酉，谕顾琮查明南河虚糜之款，令白钟山赔补。壬寅，免山西大同等十八县上年旱霜各灾额赋。丙午，庆复奏进攻瞻对，番酋班滚计日授首。加庆复太子太保。戊申，免甘肃靖远等三县上年旱灾额赋。己酉，永除直隶庆云县每年额赋十分之三。乙卯，达赖喇嘛等请宥班滚，不许。以傅清代奏，严饬之。

六月丙寅，庆复、班第等会攻了鲁尼日寨，克之。班滚自焚死。丁卯，以打箭炉口内外番从征效力，再免贡赋二年。丙子，京城地震。壬辰，命送还俄罗斯逃人于恰克图。

秋七月丙申，加那苏图、策楞太子少傅衔，周学健太子少保衔。丁酉，命高斌赴江苏察看黄、运工程，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壬寅，四川大乘教首刘奇以造作逆书，磔于市。庚戌，周学健奏捕天主教二千余人。上以失绥远之意，宥之。壬戌，赈湖北汉川等七县水灾。癸亥，以云南张保太传邪教，蔓延数省，谕限被诱之人自首，其仍立教学堂捕治之。丁卯，召吉林将军巴灵阿来京，命阿兰泰代之。赈直隶庆云等七县场旱灾。己巳，以四川提督李质粹进剿瞻对欺饰，罢之。免广宁等处旗地水灾赋。辛未，赈湖南益阳等四州县水灾。癸酉，加赏江苏、安徽被水灾民修葺房屋银。乙酉，赈山东金乡等十一州县卫水灾。庚寅，上御瀛台，赐宗室王公等宴。改崇雅殿为敦叙殿。辛卯，

上御瀛台，赐大学士、九卿、翰林、科道等宴，宣示七言律诗四章。壬辰，福建上杭县民罗日光等纠众请均佃租滋事，捕治之。癸巳，允朝鲜国王请，停奉天设牤牛哨汛兵。

九月甲午朔，除浙江归安等三县沙积坍卸地赋。戊戌，训督抚实心行政。赈山东滕县等三州县、两淮板浦等六场水灾。己亥，命高斌往奉天疏睿河道。辛丑，停今年秋决。以周学健为江南河道总督。调陈大受为福建巡抚，以安宁署江苏巡抚。定钦差大臣巡阅各省营伍例。赈河南郑州等三州县水灾。壬寅，命讷亲兼管户部。免甘肃陇西等九州县水灾额赋。癸卯，上奉皇太后启跸诣泰陵，并巡幸五台山。丁未，上谒泰陵。己酉，阿里滚患病，以班第署山西巡抚。庚戌，赍经过直隶州县耆民。甲寅，赈江苏县等三州县雹灾。乙卯，上驻跸五台山射虎。以山西风俗醇朴，谕疆吏教养兼施，小民崇习礼让。丙辰，免山西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丁巳，召马尔泰来京，以喀尔吉善为闽浙总督。调塞楞额为山东巡抚，陈宏谋为江西巡抚，以徐杞为陕西巡抚。庚申，上奉皇太后回跸。壬戌，召鄂弥达来京，以塞楞额为湖广总督。调阿里滚为山东巡抚，爱必达为山西巡抚。赈河南鄢陵等二十六州县水灾。

冬十月甲子，赈山西阳曲等二十二州县水雹各灾。丁卯，上阅滹沱河堤。赈湖北汉川等九州县卫水灾。庚午，上奉皇太后驻跸保定府。壬申，上阅兵，赐银币有差。甲戌，以张广泗发摘递犯魏王氏、刘奇等，予叙。定加山西归绥道兵备衔，稽查靖远营。戊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师。调开泰为江西巡抚，陈宏谋为湖北巡抚。庚辰，免张廷玉带领引见，并谕不必向早入朝及勉强进内。壬午，命汪由敦军机处行走。癸未，御史万年茂以劾学士陈邦彦等献媚傅恒不实，褫职。戊子，免安徽寿州等二十三州县水灾额赋。辛卯，拨赈江苏淮扬、徐、海各属灾民银粮二百二十万两石有奇。

十一月癸巳，寝甄别科道之命。御史李兆钰下部议处。乙未，以河南学政汪士锳考试瞻徇，褫职。免江苏山阳等二十四州县卫水灾额赋，并分别蠲缓漕粮有差。乙巳，除奉天锦县等二县冲压地赋。己酉，予故内阁学士张若靄治丧银，并谕张廷玉节哀自爱。辛亥，李质粹发军前效力。戊午，庆复奏大金川土司莎萝奔扰小金川，倘不遵剖断，惟有用番力以收功。上是之。

十二月癸亥，召班第来京，以陶正中护山西巡抚。甲子，赈湖北潜江等七州县卫水灾。乙丑，以傅清奏达赖喇嘛看茶之绥绷喇嘛镇压郡王颇罗鼐，赐手敕慰解之，并谕以与达赖喇嘛同心协力，保安地方。戊辰，以瑚宝为驻防哈密总兵。甲戌，免直隶静海虫灾额赋，并赈之。丁丑，以张廷玉年老，命其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俾资扶掖。戊寅，赈甘肃安定等州县旱灾。免山东金乡等八州县水灾额赋。庚辰，除广西永福水冲地赋。癸未，淮噶尔台吉策忘多尔济那木札勒遣使玛木特等入观，召见于太和齐。己丑，赈苏尼特、阿巴噶等旗灾。陈大受奏，苏禄国遣番官齐谢恩表番字、汉字二道，与例不符，却之，仍优给番官令回国。上嘉为得体。

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命玉保办理准噶尔使赴藏事务。甲午，免，山西太原等六府八州及归化城额征本色十分之三，大同、朔平二府全蠲之。乙未，赐玛木特宴于丰泽园。戊戌，免江苏海州等三州县及板浦等六场民灶旧欠。丁未，赈山东寿光等十三州县饥。乙卯，赐准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敕，允所遣西藏念经人在哈集尔得卜特尔过冬及贸易。

二月辛酉朔，免吉林上年旱灾应交租谷。壬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纪山奏大金川土司侵革布什咱土司，诱夺小金川土司泽旺印信。谕饬修守御，毋轻举动。甲戌，上幸盘山。庚辰，赈山东兰山饥。壬午，除河南孟县冲坍卫地额赋。癸未，上还京师。戊子，原任内务府大臣丁皂保年届百龄，赐御书扁额朝服彩币。免湖北枣阳上年水灾额赋。

三月，免山西阳曲等二县上年水灾额赋。辛丑，如庆复入阁办事，调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复设云贵总督，以张允随为之。命图尔炳阿为云南巡抚，孙绍武为贵州巡抚。赈河南，水灾。以大金川土司掠革布什咱、明正各土司，扰及汛地，命庆复留四川，同张广泗商进剿，并饬张广泗抚驭郭罗克、曲曲乌、瞻对、巴塘诸番。免江苏淮安等四府州属上年水灾额赋。大学士查郎阿乞休，允之。乙巳，西藏郡王颇罗鼐卒，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丙午，以高斌为文渊阁大学士，来保为吏部尚书。调海望为礼部尚书，傅恒为户部尚书。命索拜驻藏协同傅清办事。免安徽寿州等二十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丁未，命副都统罗山以原衔管阿尔泰军台，并都达布逊诺尔马厂事务。己酉，

命张广泗进剿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西路军营参赞大臣保德期满，以那兰泰代之。庚戌，免直隶蓟州等十四州县厅上年水灾额赋。戊辰，命高斌往江南会同周学健查勘河工，并清理钱粮积弊。己巳，以那苏图署直隶河道总督。壬午，给讷亲钦差大臣关防，命往山西会同爱必达谳安邑等二县聚众之狱。甲申，召雅尔图回京。

丁亥五月辛卯，召准泰来京，以策楞兼管广东巡抚。丙申，赈山东安丘等二县饥。甲辰，祭地于方泽，以旱屏卤簿。乙巳，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己酉，上诣黑龙潭祈雨。辛亥，爱必达免，调准泰为山西巡抚。壬子，以福建、山东、江南、广东、山西迭出挟制官长之狱，谕："顽民聚众，干犯刑章，不得不引为己过。各督抚其谆切化导，使愚民知敬畏官长，服从教令。"

六月庚申朔，谕来春奉慈舆东巡，亲奠孔林，命各衙门豫备事宜。辛未，命贵州巡抚节制通省军务。霍备以不查劾州县亏空褫职，发军台效力。壬申，赈山东益都等七州县饥。丙子，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降，并归沃日三寨。官兵进剿大金川，攻毛牛及马桑等寨，克之。召庆复回京。

秋七月己丑朔，抚恤山东历城等二十州县卫水雹各灾。命高斌等疏浚江苏六塘等河。丙申，命纳延泰赈苏尼特等六旗旱灾。癸卯，停刘于义兼管户部，以讷亲代之。丙午，赈顺直固安等七十五听州县水旱雹灾。戊申，上奉皇太后幸避暑山庄。癸丑，张广泗进驻小金川美诺寨，分路攻剿，受小金川降。乙卯，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午，赈长卢永利等三场旱灾灶户。

八月辛酉，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丙寅，赈长卢、海丰等二县灶户。戊辰，上行围温都尔华。赐蒙古王、公、台吉等宴。辛未采买热河八沟等处米。赈苏尼特六旗旱灾。癸酉，贿江苏苏、松等属潮灾。丙子，命赈苏尼特六旗银，均用库帑，免扣王贝勒等俸。辛巳，庆复奏进攻刮耳厓，连战克捷。谕："小小破碉克寨，何以慰朕。"壬午，赈浙江寿昌等三县水灾。乙酉，赈顺直霸州等十五州县厅水灾。赈湖南来阳等九县、陕西朝邑、广东顺德等三县水灾。

九月戊子朔，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赈甘肃伏羌等十县、云南安宁等三州县旱灾。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癸巳，以江苏崇明潮灾，淹毙人民一万二千余口，免明年额赋，仍赈之。乙巳，赈安徽歙县等八州县卫、河南通许等二十七州县、山东齐河等八十七州县水灾。丁酉，上奉皇太后回跸。乙巳，拨奉天粮十万石赈山东。丁未，致仕大学士查郎阿卒。戊申，谕江苏清查积欠，以陈维新与侍郎陈德华规避，均褫职。壬子，赈河南许州水灾。甲寅，以顾宗为浙江巡抚，蕴著为漕运总督。乙卯，赈两淮吕田等二十场水灾。丁巳，以陈大受为兵部尚书，调潘思榘为福建巡抚，以纳敏为安徽巡抚。

冬十月辛酉，以苏禄复遣番人至福建申理吕宋番日劫夺贡使事，谕："岛夷互争，可听其自办，不必有所袒护。"乙丑，上以皇太后疾，诣慈宁宫问安视药。是日，宿慈宁宫。每日视药三次，至辛未皆如之。庚午，赈江苏阜宁等二十州县卫水灾。丁丑，免吉林被水地方额赋。戊寅，赈浙江海宁等十一县水灾。己卯，以准噶尔赴藏熬茶，宰桑巴雅瑚朗等至得卜特尔交易，召庆复回京。壬午，赈江苏常熟等十九州县卫潮灾，上元等十五州县卫旱灾，命江苏复截明岁漕粮四十万石备赈。癸未，谕张广泗勿受莎罗奔降。

十一月丁亥朔，上诣皇太后视药，日三次，至己丑皆如之。召阿里衮来京，以赫赫护山东巡抚。癸巳，赈浙江寿昌等三县饥，补豁被灾额赋。己酉，额驸策凌陛见，以塔尔玛善暂署定边左副将军。庚戌，赈江苏崇明等县灾民有差。癸丑，赈山东东平等州县卫灾民。辛酉，赈安徽歙县等州县卫水灾。己巳，召徐杞来京，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以彭树葵署湖北巡抚。赈山东齐河等八十五州县水灾。辛未，予告大学士徐本卒。乙亥，以张广泗进剿大金川，命黄廷桂署陕甘总督。赈直隶天津等六州县水灾。张广泗奏莎罗奔请降，告以此次用兵，不灭不已。上以"用卿得人"勉之。己卯，以大学士庆复进剿瞻对，奏报班滚自焚不实，命褫职待罪。以班第、努三均奏班滚自焚，罢御前行走。庚辰，以来保为武英殿大学士。

十三年春正月壬辰，赈江苏阜宁等县、安徽宿州等五州县水灾。庚子，命傅恒兼管兵部尚书事。辛丑，命讷亲赴浙江同高斌会鞫巡抚常安。乙巳，命阿克敦协办大学士，傅恒协办巡幸内阁事务。戊申，上至曹八屯。甲寅，大学士张廷玉乞休，温谕慰留之，停兼理吏部，以来保代之。

二月戊午，上东巡，奉皇太后率皇后启銮。癸亥，上驻跸赵北口，奉皇太后阅水围。朝鲜、琉球入贡。甲子，赈直隶天津等十五州县水灾。丙寅，常安坐婪收褫职。壬申，福建瓯宁会匪作乱，总兵刘启宗捕剿之。癸酉，加经过山东被灾州县赈一月。罢奇通阿领侍卫内大臣，以阿里衮代之。乙亥，免直隶、山东经过直隶山东州县额赋十分之三。戊寅，上驻跸曲阜县，免驻跸之山东曲阜、泰安、历城三县己巳年额赋。己卯，早释奠礼成，谒孔林。诣少昊陵、周公时庙致祭。命留曲柄黄伞供大成殿，赐衍圣公孔昭焕及博士等宴。壬午，上驻跸泰安府。癸未，上祭岱岳庙，奉皇太后登岱。

三月乙酉，减直隶、山东监候、缓决及军流以下罪。丁亥，命第赴金川军营协商军务。谕张广泗、班第调岳钟琪赴军营，以总兵用。戊子，上至济南府，幸趵突泉。己丑，上奉皇太后阅兵，谒帝舜庙。庚寅，上阅城，幸历下亭。免浙江余姚等五县潮灾本年漕粮。壬辰，上奉皇太后率皇后回跸。癸巳，免安徽歙县等七州县上年被水额赋。乙未，上至德州登舟，皇后崩，命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奉皇太后回京，上驻跸德州。召完颜伟回京，以顾琮为河东河道总督，爱必达为浙江巡抚。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卒。辛丑，还京师。大行皇后梓宫至京，奉安于长春宫。上辍朝九日。壬寅，四川成都等二十三州县厅地震。甲辰，皇太后至京师，上迎还寿康宫。乙巳，上至长春宫大行皇后梓宫前致奠。丙午，上亲定大行皇后谥曰孝贤皇后。以皇长子届丧未能尽礼，罚师傅、谙达等俸有差。丁未，上至长春宫大行皇后梓宫前殷奠礼。命高斌、刘统勋查办山东赈务。己酉，大行皇后梓宫移观德殿。颁大行皇后敕谕于各省。遣官赉敕谕于朝鲜及内札萨克、喀尔喀、哈密、青海等处。辛亥，调爱必达为贵州巡抚，以方观承为浙江巡抚。丁巳，加傅恒、那苏图、张广泗、班第太子太保，喀尔吉善太子少保。庚申，召驻藏副都统傅清来京，以拉布敦代之。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伊勒慎卒，以那苏图、旺札勒署。来保免兼领侍卫内大臣，以丰安代之。壬戌，上至观德殿祭大行皇后。甲子，命讷亲经略四川军务。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免，以傅恒代之，并兼管吏部尚书。哈达哈署兵部尚书。免上年江苏常熟等十六州县卫潮灾、上元等十四州县卫旱灾额赋。乙丑，调梁诗正为兵部尚书，以蒋溥为户部尚书。免江苏山阳等十八州县卫上年被灾额赋。丁卯，军机大臣蒋薄免，以陈大受代之。癸酉，以陈大受协办大学士，达勒当阿为刑部尚书。乙亥，起原任川陕总督岳钟琪赴金川军营，赏提督衔。调阿兰泰为盛京将军，以索拜为宁古塔将军。丙子，起傅尔丹为内大臣，赴金川军营。加赈福建台湾等二县旱灾。戊寅，晋一等侯富文为一等公。庚辰，裁都察院佥都御史、通政司右通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大仆寺少卿、国子监司业汉缺各一。改通政司满参议一缺为右，满、汉左通政为通政副使。

五月甲申朔，赐梁国治等二百六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免直隶文安等三十二州县厅上年被水额赋。丙戌，命傅恒署户部三库事。庚寅，阿克敦论斩。辛卯，张文泗奏克戎布寨之捷。丁酉，免河南通许等二十八州县水灾额赋。壬寅，免安徽旌德等七州县卫上年旱灾额赋。甲辰，上至观德殿册谥大行皇后曰孝贤皇后，颁诏。丙午，释阿克敦于狱，命署工部侍郎。戊申，免山东永利等八场上年水灾额赋。壬子，免山西永济等十二州县上年水雹灾额赋。

六月丙辰，李坦以祭祀久不到班，夺伯爵。申诫旗员。庚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齐召南等三员为一等，余升升黜有差。御试由部院入翰林，詹事等官，擢少詹事世贵记名升用。癸亥，赈陕西耀州等二十三州县旱灾。戊辰，四川汶川县典史谢应龙驻沃日土司，阻镇将移营。上嘉之，予州同衔。己巳，命兆惠兼管户部事。庚午，裁归化城土默特左右翼副都统。甲戌，谕禁廷臣请立皇太子，并责皇长子于皇后大事无哀慕之诚。上至观德殿孝贤皇后梓宫前奠酒，行百日致祭礼。

秋七月癸未朔，皇太后懿旨："娴贵妃那拉氏继体坤宁，先册立为皇贵妃，摄行六宫事。"丁亥，免福建长乐等二县上年旱灾额赋。戊子，谕讷亲等赖奏进兵方略。壬辰，贷山东农民籽种银。免江苏宿迁上年水灾额赋。甲午，命高斌会周学健勘河、湖疏泄事宜。乙未，以山西永济等五县歉收，抚恤之。戊戌，德沛免，调达勒党阿为吏部尚书，以盛安为刑部尚书。辛丑，赈直隶青县等二十九州县旱灾。癸卯，阿里衮请减饥民掠夺罪，谕斥为宽纵养奸，不许。赈山东历城等二十九州县水雹等灾。丙午，常安论绞。

闰七月癸丑朔，以阿克敦署刑部尚书，德通为左都御史。丙辰，免直隶霸州、固安水灾额赋。赈湖南益阳等八州县水灾。戊午，以彭树葵为湖北巡抚。戊辰，周学健以违制剃发，逮下狱。命高斌管南河总督。尹继善以瞻徇，褫职留任。己巳，上幸盘山，以新柱署湖广总督。召安宁来京，以尹继善兼理江苏巡抚。宁古塔将军索拜迁古北口提督，以永兴代之。辛未，以讷亲奏金川进剿持两议，谕斥之，并申饬傅尔丹、岳钟琪、班第等。壬申，上驻跸盘山。癸酉，调准泰为山西巡抚，阿里衮为山东巡抚，鄂昌为江苏巡抚，舒辂为广西巡抚。塞楞额以违制剃发，逮下狱。丁丑，赈云南昆阳等州县水灾。戊寅，召阿里衮来京，以唐绥祖护山东巡抚。己卯，免江苏元和等十县本年雹灾额赋。庚辰，上还宫。

八月甲申，以班第署四川巡抚。乙酉，以谒泰陵，命庄亲王允禄等总理在京事务。癸巳，追议征瞻对诳奏罪，下庆复于狱，许应虎论斩。庚子，谕抚恤四川打箭炉地震灾民。命来保兼管工部尚书。辛丑，上诣泰陵。甲辰，召安宁来京。乙巳，上谒泰陵。丙午，免直隶庆云等二县九年逋赋。丁未，命户部侍郎兆惠赴四川军营督运。讷亲请调兵三万进剿，不许。戊申，命仓场侍郎张师载往江南随高斌学习河务。己酉，上还京师。

九月壬子朔，调鄂昌为四川巡抚。命策楞、高斌会鞫周学健。戊午，赐塞楞额自裁。己未，召北路参赞大臣塔尔玛善、努三来京，以穆克登额；萨布哈善代之。讷亲等奏克申札、申达诸城。调策楞为两江总督，尹继善为两广总督。辛酉，召讷亲、张广泗来京。命傅尔丹护四川总督，与岳钟琪相机进讨。甲子，起董邦达在内廷行走。命尚书班第赴军营，同傅尔丹、岳钟琪办理军务。命军营内大臣以下听傅尔丹节制。丁卯，召黄廷桂来京，以瑚宝署甘肃巡抚，兼办陕甘总督事。己巳，上幸静宜园阅兵。壬申，简亲王神保住以凌虐兄女，夺爵。癸酉，命德沛袭简亲王。丁丑，谕责讷亲、张广泗老师糜饷，饬讷亲缴经略印。己卯，命傅恒暂管川陕总督事，赴军营。命侍郎舒赫德军机处行走。庚辰，讷亲、张广泗以贻误军机，褫职逮问。召张广泗来京，发讷亲北路军营效力。以傅恒为经略，统金川军务。辛巳，命来保暂管户部。

冬十月壬午朔，调满洲兵五千名赴金川军营。诸王大臣请治讷亲罪，谕责讷亲负国负恩，倭回奏再行降旨，乙酉，召尹继善来京，以硕色为两广总督，鄂容安署河南巡抚。赈湖南新宁县水灾。丙戌，班第以不劾讷亲罪，降调。以舒赫德为兵部尚书。丁亥，命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管户部。戊子，移孝贤皇后梓宫于静安庄，上如静安庄奠酒。乙丑，赈山东邹平等三十州县卫水灾。以尹继善为户部尚书。辛卯，上幸丰泽园，赐经略傅互并从征将士宴。岳钟琪奏克跟杂之捷。壬辰，调开泰为湖南巡抚，以唐绥祖为江西巡抚。甲午，赈山西阳曲等十五州县旱灾。戊戌，上幸宝谛寺，阅八旗演习云梯兵。丁未，赈安徽阜阳等州县卫灾。己酉，命尹继善协办大学士。壬子，幸重华宫，赐经略傅互宴。癸丑，上诣堂子行祭告礼，及祭吉尔丹纛。甲寅，赈江苏铜山县、湖北汉川等八州县卫水灾。丙辰，命各省巡抚皆兼右副都御史衔。丁巳，上幸南苑行围。戊午，上阅兵。戊辰，赐周学健自裁。平郡王福彭卒，辍朝二日。己巳，命尹继善在军机处行走。赈福建晋江等十四县旱潮等灾。庚午，免直隶文安等三县水灾地租。癸酉，上幸丰泽园，赐东三省兵队宴，并赏赍有差。以策楞为川陕总督。雅尔哈善署两江总督。以傅恒日驰二百余里，嘉劳之。甲戌，给尹继善钦差大臣关防，署川陕总督。丁丑，以讷亲请命张广泗、岳钟琪分路进兵，责以前后矛盾，逮治之。己卯，以用兵金川劳费，密谕傅恒息事宁人。庚辰，分设四川、陕甘总督，以尹继善为陕甘总督，策楞为四川总督，管巡抚事，鄂昌为甘肃巡抚。调苏赫德为户部尚书，瑚宝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甲申，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一员或二员，改所兼四殿二阁为三殿三阁。乙酉，加傅恒太保。命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丁亥，以黄廷桂为两江总督。上御瀛台，亲鞫张广泗。戊子，遣舒赫德逮讷赴军营，会傅恒严鞫之。以海望署户部尚书，哈达哈署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辛卯，庆复、李持粹论斩。大学士陈世倌罢。壬辰，张广泗处斩。丙寅，密谕傅恒，明年三月不能奏功，应受降撤兵。丁酉，命川、陕督抚皆听傅恒节制，班第专办巡抚事务，兆惠专办粮运。免高斌大学士，仍留南河总督任。癸卯，命傅恒等讯明讷亲，以其祖遏必隆刀于军前斩之。甲辰，赈陕西耀州等二十五州县旱灾。

十四年春正月辛亥，谕傅恒、岳钟琪由党坝进剿，傅尔丹办理卡撤一路。癸丑，以大学士张廷玉年老，命五日一进内备顾问。谕傅恒以四月为期，给降班师。乙卯，赈山东金乡等州县灾。丁巳，命傅尔丹、达勒党阿、舒赫德、尹继善、策楞参赞大金川军务。戊午，命瑚宝署陕甘总督，侍郎班第褫职，仍署四川巡抚。甲子，召傅恒还京。命尚书达勒党阿、舒赫德、尹继善均回任，策楞、岳钟琪办理大金川军务。丙寅，以傅尔丹请深入，严饬之。丁卯，以大金川莎罗奔、郎卡乞降，命傅恒班师，特封忠勇公。丙子，谕傅恒受莎罗奔等降。丁丑，南掌国王岛孙进牙象。

二月乙酉，唐绥祖请率属捐廉助饷。上以不知政体，严饬之。丙戌，加来保太子太傅，陈大受、舒赫德、策楞、尹继善太子太保，汪由敦、梁诗正太子太师，达勒党阿、纳延泰、阿克敦、哈达哈太子少师。壬辰，傅恒奏，于二月初五日设坛除道，宣诏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土舍郎卡降。赐傅恒四围龙补服，加赐豹尾枪二、亲军二，岳钟琪加太子少保。癸巳，以岳钟琪亲至勒乌围招莎罗奔等来降，谕特嘉之。丙申，召拉布敦、众佛保来京。庚子，命舒赫德查阅云南等省营伍，会同新柱勘金沙江工程，以瑚宝署湖广总督。乙巳，上幸丰泽园演耕。莎罗奔进番童番女各十人，诏却之。

三月癸丑，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郊迎傅恒。乙卯，上奉皇太后至静安庄孝贤皇后梓宫前临奠。丁巳，上率经略、大学士、公傅恒诣皇太后宫问安。封岳钟琪为三等公，加兵部尚书衔。己未，命傅恒兼管理藩院，来保兼管兵部。命那木札勒、德保仍为总管内国府大臣。辛酉，上诣东陵。甲子，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丁卯，上至南苑行围。癸酉，上谒泰陵。甲戌，赈湖北汉川等六州县水灾。乙亥，免直隶保安等十州县厅旱灾额赋。丁丑，裁直隶河道总督，兼理加入关防敕书。富森改西安将军。以傅尔丹为黑龙江将军。

四月壬午，上御太和殿，奉皇太后命，册封娴贵妃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甲申，改来保兼管刑部。召蕴著来京，以顾琮署漕运总督。命纳延泰等勘察哈尔灾。乙酉，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次日颁诏覃恩有差。辛卯，免山东邹平等二十州县水灾、甘肃皋兰等十二厅州县雹灾额赋。召彭树葵来京，调唐绥祖为湖北巡抚，以阿思哈为江西巡抚。命仓场侍郎张师载以原衔协办江南河务。戊戌，以瑚宝为漕运总督，命唐绥祖署湖广总督。调哈达哈为兵部尚书，以三和为工部尚书。免山东王家冈等四场额赋。己亥，命江西巡抚兼提督衔。庚子，召纳敏来京，以卫哲治为安徽巡抚。乙巳，赈福建台湾等三县灾。免湖南新宁上年水灾额赋。

五月乙卯，免甘肃皋兰等十三厅州县旱灾额赋。丙辰，免安徽阜阳等十三州县卫上年旱灾额赋。辛酉，上至黑龙潭祈雨。

六月丙申，赈甘肃渭源等州县旱灾。己亥，广西学政胡中藻以裁缺怨望，命来京候补，仍下部严议。

秋七月戊申，赈福建光泽等二县水灾。庚戌，免湖北汉川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辛亥，直隶总督那苏图卒。免湖北晋江等九县潮灾额赋。壬子，以方观承为直隶总督，陈大受署之，永贵署山东巡抚。命来保兼管吏户二部，阿克敦兼署步军统领。庚申，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辛酉，命傅恒、陈大受译西洋等国番书。丁卯，上奉皇太后木兰行围。乙亥，补蠲山西永济等六州县灾额赋。

八月庚辰，上行围巴颜沟，蒙古诸王等进筵宴。壬午，赈湖北罗田等二县水灾。癸卯，赈河南延津等七县水灾。甲辰，赈湖北潜江等十三州县水灾。

九月乙卯，上奉皇太后回跸。乙丑，授鄂容安河南巡抚。丙寅，瞻对番目班滚降。赐庆复自裁。

冬十月甲午，赈浙江钱塘等二十二州县厅、鲍郎等十八场水灾。赏傅清都统衔，同纪山驻藏，掌钦差大臣关防。丁酉，召八十五来京，以卓鼐为归化城都统。戊戌，饬四川严缉阵匪。以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恣，谕策楞、岳钟琪、传清、纪山防之。喀尔喀台吉额林沁之子旺布多尔济获额鲁特逃人，上嘉赉之。免江苏阜宁等二十三州县漕粮有差。己亥，免直隶蓟州等十八州厅水灾额赋，并赈之。甲辰，召原任左副都御史孙嘉淦来京。

十一月丁未，命梁诗正兼管吏部尚书。癸亥，命刑部尚书汪由敦署协办大学士。戊辰，大学士张廷玉乞休，允之。庚辰，以刘统勋为工部尚书。辛巳，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癸未，赐张廷玉诗，申配飨之命。丁亥，汪由敦以漏泄谕旨，免协办大学士，留尚书任。以梁诗正协办大学士。辛卯，

削致仕大学士张廷玉宣勤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准配享太庙。调哈达哈为工部尚书，舒赫德为兵部尚书，海望为户部尚书。以木和兰为礼部尚书，新柱为吉林将军，永兴为湖广总督。乙未，召卫哲治来京，调图尔炳阿为安徽巡抚，岳浚为云南巡抚。以苏昌为广东巡抚。

十五年春正月丙午，免直隶、山西、河南、浙江未完耗羡。免江苏、安徽、山东耗羡十分之六。丁未，命张允随为东阁大学士，硕色为云贵总督，陈大受为两广总督，梁诗正为吏部尚书，李元亮为兵部尚书。甲寅，上幸瀛台紫光阁，赐准噶尔使尼玛宴。乙卯，召纪山回京，命拉布敦同傅清驻藏办事。壬戌，命工部侍郎刘纶在军机处行走。李质粹处斩，王世泰、罗于朝论斩。

二月乙亥，上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免经过地主额赋三分之一。庚辰丁丑，朝鲜入贡。丙戌，上奉皇太后驻跸五台山菩萨顶。己丑，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超勇亲王策凌卒，命贝勒罗布藏署定边左副将军。丁酉，再免山西蒲县等二县上年被灾额赋十分之三。戊戌，上驻赵北口行围。辛丑，采访经学遗书。癸卯，上阅永定河堤工。

三月丙午，加张允随太子太保，蒋溥、方观承、黄廷桂太子少保。再免直隶蓟州等十七州县额赋十分之三。己酉，上奉皇太后还京师。甲寅，孝贤皇后二周年，上诣静安庄致奠。乙卯，致仕大学士张廷玉回籍，优赉有加，令散秩大臣领侍卫十员护送之。戊午，免安徽贵池等三十州县十四年水灾额赋，并赈之。乙丑，免湖北潜江等四州县十四年水灾额赋。庚午，免山东邹平等二十七州县卫十四年水灾额赋。

夏四月丙子，云南省城火药局灾。壬辰，起阿桂在吏部员外郎上行走。乙未，罢致仕大学士张廷玉配享。免安徽贵池等三十州县卫十四年水灾额赋。戊戌，召拉布敦来京，命班第驻西藏，纪山驻青海。

五月庚戌，上诣黑龙潭祈雨。辛亥，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杖以下罪，直隶亦如之。癸丑，谕九卿科道直陈阙失，甲寅，召新柱来京，以卓鼐为吉林将军，众佛保为归化城都统。庚午，上诣黑龙潭祈雨。

六月丙子，以喀尔喀亲王成滚札布为定边左副将军。丙申，赈直隶乐亭水灾。以保德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

秋七月丙午，广东巡抚岳浚褫职。命图尔炳阿、卫哲治仍留云南、安徽巡抚任。己酉，命刘统勋赴广东查折米收仓积弊。庚申，汪由敦降兵部侍郎。以刘统勋为兵部尚书，孙嘉淦为工部尚书。乙丑，缅甸入贡。

八月壬申，上御太和殿，奉皇太后懿旨，册立皇贵妃那拉氏为皇后。癸酉，以册立皇后，上率王大臣奉皇太后御慈宁宫行庆贺礼，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皇太后。丁亥，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陵，并巡幸嵩、洛。戊子，命纪山赴西宁办事，班第赴藏办事，代拉布敦回京。庚寅，上奉皇太后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甲午，左都御史德通、彭维新，左副都御史马灵阿以瞻徇傅恒议处，降革有差。丁酉，赈山东峄县等七州县水灾。

九月庚子朔，以梅毂成为左都御史。壬寅，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泰陵。癸卯，御史索禄等以劾蒋炳矫饰，谕斥其有心乱政，褫职。丙午，吏部奏原任大学士张廷玉党援门生，又与朱荃联姻，应革职治罪。上特免之。己酉，上驻正定府阅兵。辛亥，以拉布敦为左都御史。丙辰，免河南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巳，上驻跸彰德府，幸精忠庙。辛酉，上驻跸百泉，奉皇太后幸白露园。淮噶尔台吉策旺多尔济那木札勒为部人所杀，立其兄喇嘛达尔札。癸卯，再免河南歉收地方额赋十分之五。乙丑，赈福建闽县等九县水灾。己巳，免河南祥符等县明年额赋。云南河阳地震。

冬十月辛未，幸嵩山。丙子，上奉皇太后驻跸开封府。戊寅，上幸古吹台。加鄂容安为内大臣。赈浙江淳安水灾。甲申，调爱必达为云南巡抚、开泰为贵州巡抚，以杨锡绂为湖南巡抚。乙酉，免江苏清河等九州县水灾额赋。戊子，免山西应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甲午免顺直固安等四十六厅州县水雹各灾额赋，仍赈贷有差。戊戌，赈江苏溧阳等州县水灾。

十一月辛丑，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还京师。己酉，赈甘肃平凉二十八厅州雹旱灾。壬子，免山东兰山等旱灾额赋，并赈之。癸丑，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作乱，驻藏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诱诛

之。其党卓呢罗卜藏扎什等率众叛，傅清、拉布敦遇害。甲寅，命策楞、岳钟琪率兵赴藏，调尹继善赴四川经理粮饷，命侍郎那木扎勒同班第驻藏。逮纪山来京，命舒明驻青海，众佛保署之。乙卯，宣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戕其兄车布登及悖逆诸状。追赠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封傅清子明仁、拉布敦子根敦为一等子，世袭。命侍郎兆惠赴藏，同策楞办善后事宜。丙辰，命舒赫德仍在军机处行走。调穆和兰为左都御史，以伍龄安为礼部尚书。召雅尔哈善来京，以王师为江苏巡抚。丁巳，命策楞择藏番目与班第协办噶布伦事务。乙丑，以阿里滚为湖广总督。调阿思哈为山西巡抚，卫哲治为广西巡抚，以定长为安徽巡抚。戊辰，以捕获卓呢罗布藏扎什等，乱已定，止岳钟琪进藏，命驻打箭卢。

十二月庚午朔，赈盛京高丽堡等六站水灾。壬申，始命汉大臣梁诗正等恩荫分部学习。戊寅，赈两淮莞渎等三场水灾。庚辰，命舒赫德勘浙江海塘。壬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萨布哈沙褫职，以宝德代之。戊子，赈盛京辽阳等七城、承德等六州县水灾，并蠲缓额赋有差。癸巳，唐绥祖被劾免，以严瑞龙护湖北巡抚。

十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初次南巡，免江苏、安徽雹元至十三年逋赋，浙江本年额赋，减直省缓决三次以上人犯罪。以上年巡幸嵩、洛，免河南十四年以前逋赋。辛丑，赈安微宿州等州县上年水灾。癸卯，以江苏逋赋积至二百二十余万，谕厘革催征积弊。丙午，免甘肃元年至十年逋赋。以严瑞龙署湖北巡抚。辛亥，上奉皇太后南巡。癸丑，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自是南巡皆如之。壬戌，卓呢罗布藏札什等伏诛。癸亥，赈安徽歙县等十五州县旱灾。甲子，免山东邹平等县逋赋及仓谷。

二月辛未，赈山东兰山等七州县旱灾。癸酉，免两淮灶户逋赋。乙亥，命喀尔喀亲王德沁扎布为喀尔喀副将军，公车布登扎布为参赞大臣。丙子，上奉皇太后渡河，阅天妃闸。丁丑，阅高家堰。辛巳，免山东峄县等七州县水灾额赋有差。乙酉，上幸焦山。丙戌，调定长为广西巡抚。己丑，上驻跸苏州，谕三吴士庶，各敦本业，力屏浮华。辛卯，宣布珠尔黑特那木札勒叛逆罪状，征办如律。严瑞龙褫职，命阿里滚兼湖北巡抚。壬辰，免江苏武进等县新旧田租，免兴化县元年至八年逋赋。癸巳，准噶尔使额尔钦等观于苏州行宫。

三月戊戌朔，上奉皇太后幸杭州府。贷黑龙江呼兰地方水灾旗民，免官庄本年额赋。免浙江淳安县水灾本年漕粮。己亥，以张师载为安徽巡抚。庚子，上幸敷文书院，幸观潮楼阅兵。甲辰，裁杭州汉军副都统。乙巳，上祭禹陵。丙午，上奉皇太后还驻杭州府。丁未，阅兵。戊申，命高斌仍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庚戌，谕浙江士庶崇实敦让，子弟力田。命班第掌驻藏钦差大臣关防。辛亥，东阁大学士张允随卒。癸丑，上奉皇太后驻跸苏州府。甲寅，赈广东海康等县水灾。乙卯，幸宋臣范仲淹祠，赐园名曰高义，赏后裔范宏兴等貂币。辛酉，上奉皇太后幸江宁府。壬戌，上祭明太祖陵。乙丑，赐纪山自裁。丁卯，起陈世倌为文渊阁大学士。免江苏江浦等十五州县被灾额赋有差。

夏四月辛未，吉林将军卓鼐改杭州将军，以永兴代之。免甘肃皋兰等九厅州县十三年被灾额赋。癸酉，上阅蒋家霸。免江南沛县九年以前逋赋。甲戌，赈浙江永嘉等十州县场卫水灾。赈广东龙川等十二州县十五年水灾。丙子，赈江苏山阳等二十四州县卫十五年水灾。己卯，免甘肃狄道等二十厅州县十四年被水旱雹霜灾额赋有差。以恒文为湖北巡抚。癸未，免河南鄢陵等十六州县十四年水灾额赋。乙酉，永兴褫职逮问，吉林将军卓鼐降调，以傅森代之。丙戌，上驻跸泰安府，祀东岳。戊子，诏以五月朔日食，行在彻悬、斋戒。己丑，遣履亲王允祹代行常雩礼。

五月丁酉朔，日食。丁未，上临奠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戊申，以永兴等诬劾唐绥祖，给还籍产，召来京。辛亥，赐吴鸿等二百四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免广东海康等十一州县十五年风灾额赋。己未，严瑞龙以诬告唐绥祖，论斩。癸亥，赈山东掖县等六州县潮灾。

闰五月戊寅，调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尹继善为两江总督。戊子，以永贵为浙江巡抚。壬辰，命保举经学之陈祖范、吴鼎、梁锡与、顾栋高进呈著述，顾赴部引见者听。癸巳，直隶河间等州县蝗。是月，免山西太原等十九州县上年水雹等灾额赋有差。赈山东寿光等六县、官台等三场，福建宁化

等二县水灾，云南剑川等七州县地震灾。

六月己亥，起唐绥祖为山西按察使。壬子，赈江苏靖江县雹灾。赈广东英德等四州县水灾。赈山西凤台、高平水灾。甲寅，免江苏沛县上年水灾额赋。丙辰，免浙江永嘉等七厅州卫上年旱灾额赋。赈福建宁化等县水灾。庚申，缅甸入贡。辛酉，免安徽寿州等二十五州县水灾额赋。甲子，准噶尔部人布图逊林特古斯来降。

秋七月庚午，赈福建归化等县水灾。壬申，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戊寅，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己卯，河南阳武十三堡河决。庚辰，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乙卯，免山西清水河厅雹灾额赋。丙戌，赈陕西朝邑县水灾。己丑，赈山东平度等州县水灾。壬辰，赈山西凤台等九县水灾。

八月乙未，赈浙江海宁等六十五州县卫所及大嵩等场旱灾。赈江西上饶等七县被旱灾。赈湖北天门旱灾。丙申赐陈祖范、顾栋高国子监司业衔。戊戌，以硕色举发伪撰孙嘉淦奏稿，假造朱批，谕方观承等密缉之。己酉，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辛亥，命修房山县金太祖陵、世宗陵。丁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己未，赈河南商丘等十四县水灾。庚寅，准泰以徇隐伪奏，褫职逮问。调鄂容安为山东巡抚、舒辂为河南巡抚、鄂昌为江西巡抚，以杨应琚为甘肃巡抚。命高斌赴河南办阳武河工。辛酉，以庄有恭为江苏巡抚。癸亥，免甘肃平凉等五州县雹灾额赋。乙丑，定明年二月各省举行恩科乡试。诏停本年秋决。癸酉，赈山东邹平等五十三州县水灾。丙子，上奉皇太后诣泰陵。丁丑，赈福建福安等二县水灾。庚辰，上皇太后谒泰陵。是日，回跸。甲申，命舒赫德赴江南查办伪撰孙嘉淦奏稿事。庚寅，命陈世倌兼管礼部。两广总督陈大受卒，调阿里滚代，以永常为湖广总督。辛卯，赈河南上蔡等州县水灾。癸巳，赈福建霞浦等四县潮灾。

冬十月戊戌，以范时绶署湖南巡抚。壬寅，赈长芦属富国等七场、山东王家冈等三场水灾。甲寅，赈安徽歙县等十八州卫旱灾。丙辰，赈江苏铜山等八州县水灾。调陈宏谋为河南巡抚，舒辂为陕西巡抚。赈山东齐东等七州县本年水灾、荣成县雹灾。戊午，赈直隶武清等二十六州县水雹灾。癸亥，赈山东官台二场灶潮灾。

十一月甲戌，赈河南祥符等五县水灾。乙亥，赈直隶东明等三州县本年水灾。庚辰，阳武决口合龙。乙酉，以皇太后六旬万寿，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丙戌，命高斌、汪由敦会勘天津河工。戊子，皇太后圣寿节，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

十二月癸巳朔，以乌尔登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丁酉，浚永定河引河。戊戌，赈吉林珲春地方本年水灾。庚子，赈山东邹平等五十五州县水灾。壬寅，以雅尔哈善为浙江巡抚。甲辰，浚直隶南北两运减河。命多尔济代班第驻藏办事。辛亥，赈浙江鄞县等六十州县厅卫所、大嵩等八场旱虫灾。

十七年春正月乙亥，赐准噶尔使图卜济尔哈郎等宴。庚戌，设盛京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将军兼管。甲申，以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内讧，增兵阿尔泰边隘。命舒赫德、玉保查阅北路军营。丙戌，以阿巴齐、达清阿为北路参赞大臣。丁亥，赈江苏铜山等六州县、安徽歙县等九州县被灾贫民。辛卯，修直隶永定河下口及凤堤。

二月乙未，以钟音为陕西巡抚。己亥，释准泰。甲寅，上诣东陵。丙辰，布鲁克巴之额尔德尼第巴贡方物。丁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戊午，上驻跸盘山。己未，赈山西山阴、虞乡被灾贫民。辛酉，修房山县金太祖、世宗陵。

三月戊辰，以浙东灾重，谕雅尔哈善加赈，毋令流移。庚午，上还宫。壬申，以莫尔欢为归化城都统。戊寅，福建巡抚潘思榘卒，调陈宏谋为福建巡抚，以蒋炳为河南巡抚。

夏四月甲午，免山东齐东等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乙巳，免直隶武清等二十三厅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庚戌，免浙江海宁等七十三州县卫及大嵩等十三场上年水灾额赋。丁巳，免直隶永利等四场、山西山阴等县上年水灾额赋。

五月辛未，直隶东光、武清等四十三州县蝗。庚辰，赈河南祥符等十四县水灾。己丑，赈甘肃狄道等十四县上年水灾。山东济南等八府蝗，江南上元等十二州县生蝻。

六月甲午，准噶尔部人呢雅斯来降。丁未，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汪廷瑟等三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试满洲由部院改入翰林、詹事等官，擢德尔泰为一等，余降用有差。丙辰，以鄂乐舜为

甘肃巡抚。

秋七月丁丑，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己卯，免所过州县钱粮十分之三。癸未。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丁亥，赈江苏铜山等县水灾。

八月丙申，顺天乡试内兼御史蔡时田、举人曹咏祖坐交通关节，处斩。壬寅，抚赈福建晋江等厅县风灾。甲辰，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丙午，命黄廷桂查办陕西赈恤。乙卯，赈陕西咸宁等二十一州县旱灾。

九月辛酉，西洋波尔都噶尔亚国遣使入贡。四川杂谷土司苍旺作乱，命岳钟琪率兵剿之。庚午，苏禄番目所赍入贡国书不合，饬喀尔吉善等遣回国。甲戌，四川官军克杂谷腊，降番寨一百有六。予策楞、岳钟琪优叙。戊寅，减甘肃张掖等五县偏重额赋。赈河南被灾饥民。己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庚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梁诗正请终养，许之。以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为工部尚书。辛巳，准噶尔喇嘛根敦林沁等来降。丁亥，召尹继善来京，以庄有恭署两江总督。苍旺伏诛。

冬十月戊子朔，赐秦大士等一百四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召鄂昌来京，以鄂容安署江西巡抚，杨庆琚署山东巡抚。壬寅，阿思哈奏平阳绅民捐赈灾银。谕不忍令灾地富民出货，饬还之。调定长为山西巡抚，以李锡泰为广西巡抚。己酉，上诣东陵，并送孝贤皇后安地宫。壬子，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丁巳，赈江苏上元等十九州县、山西临晋等十州县、湖北钟祥等二十五州县卫旱灾。四川杂谷、黑水后番上下寨来降。

十一月庚申，上还京师。甲子，命刑部尚书刘统勋在军机处行走。戊辰，赈山西闻喜等五州县旱灾。庚辰，以鄂容安为江西巡抚。

十二月戊子，赈甘肃皋兰二十一厅州县水灾雹灾。己丑，修陕西永寿等九县城，以工代赈。赈河南武陟县水灾。黑龙江将军富尔丹卒，以绰尔多代之。乙巳，御史书成请释传钞伪奏稿人犯忤旨，褫职。谕陈宏谋毋究捕天主教民。

十八年春正月戊午，赈陕西耀州等三十七州县、山西永济等十一州县旱灾。丙寅，广东东莞县匪莫信丰等、福建平和县匪蔡荣祖等作乱，捕治之。戊寅，调黄廷桂署四川总督，尹继善署陕甘总督，以鄂容安兼署两江总督，班第署两广总督。辛巳，鄂昌等褫职逮问。乙酉，免山东章丘等三十一州县卫积年逋赋。

二月丁亥朔，以岳钟琪请用兵郭罗克，谕黄廷桂议奏。丙申，上谒泰陵。丁酉，上祭金太祖、世宗陵。江南千总卢鲁生坐伪撰孙嘉淦奏稿，磔于市。己亥，皇太后自畅春园启跸至涿州，上诣行宫请安。壬寅，上奉皇太后御舟至莲花淀阅水围。丙午，免河南夏邑等五县十六年被水额赋。丁未，命兆惠赴藏办事。戊申，上阅永定河工。庚戌，上幸南苑行围。辛亥，免江苏上元等十州县十七年水灾赋。

三月癸亥，以雅尔哈善于查办伪奏搞不加详鞫，下部严议。戊寅，赈安徽寿州等十一州县卫上年旱灾饥民。己卯，以开泰署湖广总督，定常署贵州巡抚。辛巳，赈湖北十九州县卫上年旱灾。

夏四月丁亥，钱陈群谏查办伪奏稿，上斥以沽名，并饬勿存稿，以“尔子孙将不保首领”谕之。己丑，西洋博尔都噶里雅遣使贡方物，优诏答之。以恒文署湖广总督。甲午，赐西洋博尔噶都里雅贡使宴。乙未，免云南剑川州十六、七年地震水灾额赋有差，并赈恤之。辛丑，赐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王敕，加赉文绮珍物。丙午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直隶亦如之。丁未，上诣黑龙潭祈雨。壬子，命永常、努三往安西，给钦差大臣关防。

五月癸亥，减秋审、朝审缓决三次以上罪。丁卯，山东济宁、汶上等州县蝻。免广东丰顺减等三县上年水灾额赋。辛未，免浙江仁和等六县、仁和场上年水灾额赋，并赈恤之。辛未，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札与达瓦齐相攻被执，达瓦齐自为台吉。

六月癸巳，以策楞署兵部尚书。乙未，浙江上虞人丁文彬以衍圣公孔昭焕发其造作逆书，鞫实，磔之。丙申，天津等州县蝗。

秋七月甲子，顺天宛平等三十二州县卫蝗。壬申，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霸时并决，

命策楞、刘统勋会同高斌查办水灾。赈安徽歙、太湖等县水灾。庚辰，命庄有恭赈高邮、宝应水灾。壬午，停各省分巡道兼布政使司参政、参议，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衔，及升用鸿胪寺少卿。

八月戊子，命履亲王允祹代祭大社、大稷。赈两淮板浦等场水灾。戊戌，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庚子，高斌免，以策楞署南河河道总督，同刘统勋查办河工侵亏诸弊。辛丑，命永常、开泰各回本任。甲辰，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乙巳，拨江西、湖北米各十万石赈江南灾。丁未，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庚戌，高斌、张师载褫职，留河工效力，以卫哲治为安徽巡抚。辛亥，赈江苏铜山十二州县水灾、山东兰山等县水灾。

九月庚申，赈湖北潜江等三县水灾。壬戌，河南阳武十三堡河决。丁卯，以扈从行围畏葸不前，褫丰安公爵、田国恩侯爵，阿里滚罢领侍卫内大臣。以弘升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庚午，以皇后至盘山，命舒赫德为领侍卫内大臣管理内务府大臣随往。江苏铜山河决。壬申，命舒赫德协办江南河工。以阿里衮署领侍卫内大臣，随扈盘山。以尹继善为江南河道总督，鄂容安为两江总督，调永常为陕甘总督，开泰为湖广总督，黄廷桂为四川总督，以定常为贵州巡抚，胡宝珠为山西巡抚，范时绶为江西巡抚，杨锡绂为湖南巡抚。召班第来京，以策楞为两广总督。癸酉，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甲戌，左都御史梅毂成休致。丙子，谕将贻误河工之同知李焞、守备张宾斩于铜山工次。命策楞等缚高斌、张师载令目睹行刑讫释放。丁丑，赈山东利津等县水灾。

冬十月庚寅，苏禄国王遣使劳独万查剌请内附，下部议。辛卯，召刘统勋来京。乙未，赈山东海丰等六县本年潮灾。命钟音署陕甘总督。辛丑，以杨锡绂为左都御史，调胡宝泉为湖南巡抚，恒文为山西巡抚，以张若震为湖北巡抚。癸卯，免江苏阜宁等二十六州县卫新旧额赋有差。乙巳，赈安徽太湖等三十州县卫水灾。庚戌，免浙江钱塘等二十八州县厅卫所旱灾额赋有差。

十一月己未，召苏昌来京，以鹤年为广东巡抚。癸亥，江西生员刘震宇以所著《治平新策》有“更易衣服制度”等语，处斩。甲子，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卫所水雹灾，并免额赋有差。甲戌，以杨应琚为山东巡抚。准噶尔杜尔伯特台吉车凌乌巴什等率所部来降。丙子，赈浙江玉环厅旱灾。庚辰，安徽池州府知府王岱因亏空褫职，潜逃拒捕，处斩。

十二月丙戌，赈两淮富安等场旱灾。命归降杜尔伯特以吉车凌等移居呼伦贝尔。丁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嘉淦。命玉保、努三、萨喇勒为北路参赞大臣。命舒赫德赴鄂尔坤军营。庚寅，命户部尚书蒋溥协办大学士，以黄廷桂为吏部尚书，仍管四川总督，鄂尔达署之。丙申，江南张家马路及邵伯湖二闸决口同日合龙。庚子，以准噶尔台吉达瓦齐未遣使来京，谕永常暂停贸易。

十九年春正月壬子，赈安徽宿州等十五州县卫、江苏阜宁等十五州县卫上年水灾。壬戌，命萨喇勒等讨入卡之准噶尔乌梁海。乙亥，命杨锡绂署吏部尚书，罢鄂弥达兼管。丁丑，琉球入贡。己卯，准噶尔台吉车凌入观。

二月丙申，赈山东兰山十八年水灾。戊戌，苏禄入贡，命广东督、抚檄国王毋以内地商人充使。赈山东昌邑等四县、永丰等五场潮灾。癸卯，召策楞来京。乙巳，准噶尔乌梁海库木来降。己酉，命策楞赴北路军营。

三月辛亥朔，以白钟山为河东河道总督，杨应琚署之。准噶尔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与达瓦齐内共。戊午，命舒赫德、成滚札布、萨喇勒来京。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管理喀尔喀兵事。庚申，四川提督岳钟琪卒。赈湖北潜江等四州县卫水灾，并蠲赋有差。癸亥，免直隶大城等十厅州县十八年水雹旱灾额赋。庚午，免安徽太平等二十五州县卫十八年水灾额赋，并赈之。乙亥，赈两淮富安等十二场灶户。

夏四月庚辰朔，加刘统勋、汪由敦太子太傅，方观承、喀尔吉善、黄廷桂太子太保，鄂容安、开泰太子少傅，永常、硕色太子少保。命准噶尔台吉车凌等入观。庚寅，成滚札布降喀尔喀副将军，以策楞为定边左副将军。辛卯，召班第回京。以杨应琚署两广总督。丙午，命都统德宁、准噶尔台吉色布腾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是月，免长芦沧州等二场上年旱灾灶户、直隶沧州等二州上年水灾灶户额赋。赈甘肃皋兰等十五州县上年旱灾。赈安徽宿州等十二县州、江苏阜宁等二十三州上年水灾。

闰四月庚戌朔，赐庄培因等二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未，免湖北潜江等四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未，色布腾入观，命大学士傅恒至张家口传旨迎劳，封贝勒。壬申，京师雨。

五月辛巳，命清保为黑龙江将军。以准噶尔内乱，谕两路进兵取伊犁。召永常、策楞来京，面授机宜。甲申，上奉皇太后巡幸盛京。戊子，免安徽太平等二十五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庚寅，上奉皇太后驻跸暑山庄。封准噶尔台吉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孟克特穆尔、拜音、根敦为贝子。癸巳，免浙江庙湾等十一场十八年被水灶户额赋，灾重得赈之。丁酉，免长芦属永阜等三场上年水灾灶户额赋。戊戌，召陈宏谋来京。命刘统勋协同永常办理陕甘总督事务。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钟音为福建巡抚。己亥，召雅尔哈善来京，调鄂乐舜为浙江巡抚，以鄂昌为甘肃巡抚。

六月壬子，赈福建厅溪等州县水灾。庚申，赈甘肃皋兰等五州县旱灾。壬戌，阿睦尔撒纳等为达瓦齐所败，奔额尔齐斯夔博和硕之地。谕策楞等接应归附。壬申，命雅尔哈善署户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秋七月辛巳，赈直隶蓟州等州县水灾。壬午，上奉皇太后诣盛京。癸未，命护军统领塔勒玛善、副都统扎勒杭阿为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丙戌，以乌梁海人巴朗逃，降车布登为贝子，参赞大臣安崇阿、德宁论斩。丁酉，阿睦尔撒纳率部众来降，命萨喇勒迎劳。己亥，上驻跸彰武台河东大营，奉皇太后御行幄。庚子，以喀尔喀台吉丹巴札布失机，命处斩。召策楞、舒赫德、色布腾、萨喇勒来京，以额琳沁多尔济署将军，兆惠为参赞大臣。壬寅，命阿睦尔撒纳入观。丙午，以班第为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以阿里滚为步军统领。赈江苏兴化等州县水灾。

八月辛亥，授杨应琚两广总督。癸丑，命达勒党阿为黑龙江将军。甲寅，上驻跸吉林。乙卯，上诣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松花江。丁巳，召鄂容安赴行在，以尹继善署两江总督。己未，赈齐齐哈尔等三城水灾。庚申，赈甘肃皋兰等五州县旱灾。丙寅，上阅辉发城。丁卯，命阿睦尔撒纳游牧移鄂尔坤、塔密尔。癸酉，以策凌孟克及策凌乌巴什、讷默库为西路参赞大臣。乙亥，北路以达勒党阿、乌勒登、努三、兆惠为参赞大臣，西路以萨喇勒、阿兰泰、玉保为参赞大臣。

九月丁丑朔，赈两淮角斜等场灶潮灾。辛巳，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永陵。萨喇勒等征乌梁海。甲申，免甘肃皋兰等十五州县被水被雹额赋。丙戌，谒昭陵、福陵。丁亥，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戊午，上率群臣诣皇太后行庆贺礼。御崇政殿受贺。免奉天府所属本年丁赋。自山海关外及宁古塔等处，已结、未结死罪均减等，军流以下悉免之。朝鲜国王李昤遣使诣盛京贡献。己丑，停本年秋决。辛卯，上谒文庙。癸巳，上御大政殿，盛京宗室、觉罗、将军等进御膳。甲午，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自盛京回跸。己亥，减直隶武清等四县额赋。辛丑，以班第为定边右副将军，鄂容安为参赞大臣。癸卯，命车凌乌巴什、讷默库、车凌孟克等赴西路，在参赞大臣上行走，喀尔喀王巴雅尔什第等在北路军营领队上行走。

冬十月癸丑，赈山东惠民等十六州县卫、永和等三场水灾。甲寅，调卫哲治为广西巡抚，鄂乐舜为安徽巡抚，以周人骥为浙江巡抚。乙卯，赈安徽寿州等十九州县卫本年水灾、山西马邑雹灾。丙辰，上奉皇太后还宫。戊午，上御太和殿，受王以下文武百官进表朝贺。己未，以工部尚书汪由敦管刑部尚书。辛酉，赈江苏阜宁等十六州县卫水灾，并蠲赋有差。辛未，移京城满洲兵三千驻阿勒楚喀等处屯垦，增副都统一、协领一。庚午，以鄂弥达署吏部尚书。

十一月戊寅，赈福建诸罗等二县风灾。上幸南苑。苏禄国王苏老丹嘛喊味麻安柔律邻遣使贡方物。准噶尔克尔硌特台吉阿布达什来降。庚辰，赈顺天直隶武清等十五州县被水被雹饥民，并免额赋有差。乙酉，上幸避暑山庄。丁亥，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杜尔伯特台吉讷默库等率降众于广仁岭迎驾。是日，上召见阿睦尔撒纳等赐宴，赏赉有差。戊子，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讷默库、班珠尔为郡王；杜尔伯特台吉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辉特台吉札木参、齐木库尔为贝勒；杜尔伯特台吉布图克森、额尔行尼、罗垒原端，辉特以吉德济特、普尔普、克什克为贝子；辉特台吉根敦札布等，杜尔伯特台吉布颜特古斯等为公；杜尔伯特台吉乌巴什等，辉特台吉伊等为一等台吉。以辉特亲王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参赞大臣，郡王讷默库为西路参赞大臣。命额琳沁多尔济为西路参赞大臣，

召班第来京。命阿睦尔撒纳暑将军，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协办。命车凌同车凌乌巴什往西路军营，讷默库同阿睦尔撒纳、班珠尔往北路军营。戊戌，上还京师。

十二月戊申，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辛亥，上幸大学士来保、予告大学士福敏第视疾。以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衔琳沁、郡王讷默库、班珠尔、郡五衔青滚杂卜、尚书公达勒党阿、总督伯鄂容安、护军统领乌勒登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额琳沁多尔济、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色布腾、贝子扎拉丰阿、公巴图孟克、玛什巴图、将军阿兰泰为西路参赞大臣。癸亥，安南国王黎维祎进方物。赈甘肃河州等十五厅州县卫水灾。丙寅，调鄂容安为西路参赞大臣，命阿兰泰、库克新玛木特为北路参赞大臣。

二十年春正月丁丑，命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品级青滚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奉天将军阿兰泰由北路进征，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勒率参赞大臣郡王班珠尔、贝勒品级札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由西路进征。癸未，以阿里滚署刑部尚书。癸卯，免乌梁海、札哈沁、包沁等贡赋一年。

二月乙巳朔，日食。命兆惠留乌里雅苏台协办军务，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丙午，朝鲜贡方物。乙卯，上谒东陵。戊午，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至孝贤皇后陵奠酒。己未，召范时绶来京，调胡宝泉为江西巡抚，以杨锡绂署湖南巡抚，蒋溥署吏部尚书。赈山东惠民等十二州县卫水灾。庚申，准噶尔噶勒杂特部人齐伦来降。丁卯，赈云南易门、石屏地震灾民。己巳，赈江苏高邮等州县卫上年灾民。

三月丙子，永常等奏额鲁特业克明安巴雅尔来降。戊寅，免江苏江浦等二十二州县卫十九年水灾额赋。己卯，上诣泰陵。召鄂昌来京，调陈宏谋为甘肃巡抚，以台柱署陕西巡抚。壬午，上谒泰陵。乙酉，上驻跸吴家庄，阅永定河堤。丙戌，上幸晾鹰以行围，殪熊一虎二。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谕胡中藻诗悖逆，张泰开刊刻、鄂昌唱和诸罪，命严鞫定拟。庚寅，上还京师。鄂昌褫职逮问。壬辰，高斌卒。释张师载回籍。乙未，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宰桑敦多克等来降。庚子，免直隶霸州等六州县厅本年旱灾额赋。壬寅，准噶尔台吉噶尔藏多尔济等来降。

夏四月丙午，额林哈毕尔噶宰桑阿巴噶斯等来降。壬子，致仕太保、大学士张廷玉卒，命遵世宗遗诏，配飨太庙。甲寅，胡中藻处斩。乙丑，吐鲁番伯克莽噶里克来降。免长芦永利等三场、海丰一县水灾额赋。丙寅，免山东惠民等十六州县水灾额赋。丁卯，绰罗斯以吉滚布什卜等并叶尔羌等回部和卓木来降。戊辰，琉球国世子尚穆遣使入贡请封，允之。壬申，集赛宰桑齐巴汗来降。

五月甲戌朔，免安徽寿州等十九州县卫水灾额赋。喀尔喀车臣汗副将军公格勒巴木丕勒褫爵，留营效力，以扎萨克郡王得木楚克代之。戊寅，赈奉天承德等七州县水灾。庚辰，命翰林院侍讲全魁、编修周煌往琉球册封。辛巳，和通额默根宰桑鄂哲特等来降。壬午，库图齐纳尔宰桑萨赍来降。甲申，准噶尔宰桑乌鲁木来降。戊子，阿勒辟沁鄂拓克宰桑塔尔巴来降。己丑，达瓦齐遁特克斯。庚寅，史贻直原品休致。赐鄂昌自尽。辛卯，命黄廷桂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任。调王安国为吏部尚书，以杨锡绂为礼部尚书，何国宗为左都御史。调陈宏谋为湖南巡抚，以吴达善为甘肃巡抚，图尔炳阿为河南巡抚。壬辰，阿睦尔撒纳奏克定伊黎，赏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封其子为世子。晋封班第、萨喇勒为一等公，玛木特为三等公。赏色布腾巴勒珠尔亲王双俸。封扎拉丰阿为郡王，车布登扎布、普尔普为贝勒。赏车凌亲王双俸。封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为亲王，策楞孟克为郡王。再授傅恒一等公爵。军机大臣等俱优叙有差。赈江苏清河、铜山等州县水灾。癸巳，召达勒党阿来京协办大学士，以绰勒多署黑龙江将军。大学士傅恒辞公爵，允之。封班第为诚勇公，萨喇勒为超勇公，玛木特为信勇公。

六月癸卯朔，以平定准部告祭太庙，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先师孔子。命四卫喇特如喀尔喀例，每部落设盟长及副将军各一人。丙午，阿睦尔撒纳奏兵至格登山，大败达瓦齐之兵。封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巴图济尔、察哈什等男爵，并授散秩大臣，余赏赍有差。己酉，加上皇太后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崇禧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癸丑，阿克敦免，以鄂弥达为刑部尚书，仍署

吏部尚书，阿里衮署兵部尚书，降永常为侍郎。命大学士黄廷桂为陕甘总督，调开泰为四川总督。召刘统勋来京，以硕色署湖广总督，爱必达署云贵总督。己未，罗卜藏丹津等解送京师，遣官告祭太庙，行献俘礼。庚申，上御午门受俘，宥罗卜藏丹津罪，巴朗、孟克特穆尔伏诛。甲子，以班第等奏阿睦尔撒纳与各头目往来诡秘，擅杀达瓦齐众宰桑，图据伊犁。温旨令即行入观。戊辰，获达瓦齐，准部平。

秋七月戊寅，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等来降。丁亥，乌兰泰以获达瓦齐封男爵。黑龙江将军绰勒多改荆州将军，以达色代之。

八月丙午，赈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水灾雹灾。丁未，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壬子，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甲寅，赈山东金乡等二十二州县卫水灾。封准噶尔台吉伯什阿噶什为亲王。丁巳，上奉皇太后至木兰行围。庚申，召尹继善来热河。

九月壬申朔，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被水额赋。甲戌，上御行殿，绰罗斯噶勒藏多尔济等入观，赐宴。阿睦尔撒纳入观，至乌陇古，叛，掠额尔齐斯台站。丙子，准噶尔头目阿布噶斯等叛。起永常为内大臣，仍办定西将军事，策楞、玉保、扎拉丰阿为参赞大臣。命哈达哈留乌里雅苏台，会同阿兰泰办事。丁丑，阿睦尔撒纳犯伊犁。庚辰，颁招抚阿睦尔撒纳谕。壬午，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癸未，赐噶勒藏多尔济等冠服，封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特汗，车凌为杜乐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晋封喀尔喀郡王桑齐多尔济为亲王。命哈达哈等讨阿睦尔撒纳。丁亥，命策楞为定西将军。以喀尔喀郡王巴雅尔什第等捕诛包沁叛贼台拉克等，晋封巴雅尔什第为亲王，沙克都打布为贝勒，达尔扎诺尔布扎布为贝子。赈浙江山阴等十五州县、曹娥等五场、湖州一所，云南剑川一州本年被水灾民。赈湖北江陵等八州县卫本年被水灾民。庚寅，逮永常来京，降策楞为参赞大臣，以扎拉丰阿为定西将军。刘统勋舍巴里坤退驻哈密，切责之。丙申，逮刘统勋来京，命方观承往军营办理粮饷，以鄂弥达署直隶总督。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讨阿巴噶斯，败之，获得木齐班咱加封郡王。封贝勒齐木库尔为郡王。以阿里滚署刑部尚书，调汪由敦为刑部尚书。戊戌，户部尚书海望卒。

冬十月辛丑朔，策楞褫职逮问，命副都统莽阿纳、喀宁阿为西路领队大臣。甲辰，以卫哲治为工部尚书，鄂宝署广西巡抚。戊申，赈浙江会稽等州县场所水灾。命富德为参赞大臣。壬子，宥刘统勋、策楞发军营，以司员效力。癸丑，赈山东邹县等十九州县卫、官台等四场水灾。丁巳，达瓦齐等解至京，遣官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戊午，上御门楼受俘，释达瓦齐等。赈安徽无为等三十二州县被水饥民。命李元亮署工部尚书。辛酉，起策楞为参赞大臣，署定西将军，命进剿阿睦尔撒纳。甲子，将军班第、尚书鄂容安败绩于乌兰库图勒，死之。副将军萨喇勒被执。丙寅，命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雅尔哈善为参赞大臣，达勒党阿为定边右副将军，阿兰泰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十一月辛未，以杜尔伯特贝勒色布腾为北路参赞大臣。癸酉，以策楞为内大臣兼定西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达勒党阿为参赞大臣。宥青滚杂卜罪。甲戌，以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为参赞大臣，尼玛为内大臣兼参赞大臣。云南剑川州地震。壬午，调鄂乐舜为山东巡抚，高晋为安徽巡抚，锡特库为巴里坤都统。癸未，宥达瓦齐罪，封亲王，赐第京师。甲午，噶勒杂特得木齐丹毕来降。

十二月癸卯，起乌勒登为领队大臣。以户焯署陕西巡抚。丙午，命侍郎刘纶往浙江查办前巡抚鄂乐舜，并查江南、浙江赈务。戊申，免伊犁本年贡赋。以吉林将军傅森为兵部尚书，额勒登代之。己未，赈索伦、达呼尔水灾霜灾。赈湖北潜江等六州县卫水灾。赈两淮徐渎等十二场、山西岢岚州本年水灾各有差。

清史稿卷一二　本纪第一二

高宗三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午，以额驸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贻误军机，褫爵禁锢。贻喀尔喀亲王

额琳沁多尔济以疏纵阿睦尔撒纳，处斩。己卯，以准噶尔故总台吉达什达瓦之妻率众来降，封为车臣默尔根哈屯。命尹继善往浙江会审鄂乐舜。丁亥，阿巴噶斯得木齐哈丹等来降。乙未，命哈达哈由阿尔泰进兵协剿。原任副将军萨喇勒由珠勒都司来归，命与鄂勒哲依同掌副将军印。命协办大学士达勒党阿由珠勒都司进兵协剿。丁酉，致仕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卒。

二月癸卯，授巴里坤辨事大臣和起钦差大臣关防。戊申，以杨廷璋为浙江巡抚。辛亥，上启跸谒孔林。以策楞奏报获阿睦尔撒纳，命改谒泰陵。甲寅，上谒泰陵。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钱粮十分之三，歉收地方免十分之五。乙卯，上幸山东，诣孔林。免山东海丰等三县潮灾额赋。壬辰，赈山东兰山等州县水灾。癸亥，赈浙江仁和等十五州县场水灾。甲子，工部尚书卫哲治病免，以赵宏恩代之。策楞以误传获阿睦尔撒纳奏闻。丁卯，命萨喇勒以副将军驻特讷格尔。戊辰，授硕色为湖广总督，郭一裕为云南巡抚。

三月己巳朔，上至曲阜，谒先师孔子庙。授清保为盛京将军。庚午，释奠礼成。谒孔林、少昊陵、元圣周公庙。免曲阜丁丑年额赋。辛未，赈山东邹县十七州县卫水灾。丙戌，免江苏宿迁被灾河租，湖北潜江等五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丁亥，命哈达哈进兵乌梁海布延图，以青滚杂卜、车布登为参赞大臣。策楞等奏复伊犁。戊子，免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县卫、江苏阜宁等七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壬辰，上谒昭西陵、孝陵、景陵，诣孝贤皇后陵奠酒。丙申，赐鄂乐舜自尽。丁酉，上还京师。

夏四月壬子，免山东邹县等十九州县卫上年潮灾额赋。命达勒党阿由西路、哈达哈由北路进征哈萨克，以哈宁阿、鄂实为参赞大臣。癸丑，命大学士傅恒赴额林哈毕尔噶整饬军务。策楞、玉保逮问。以乌勒登疏纵阿陆尔撒纳处斩。甲寅，命尚书阿里衮在军机处行走。丁巳，召傅恒回京。富德奏败哈萨克于塞伯苏台。壬戌，免山西岢岚州二十年霜灾额赋。癸亥，军机大臣雅尔哈善、刘纶罢。命裘日修在军机处行走。乙丑，召刘统勋回京。

五月戊辰朔，玉保降领队大臣以达勒党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巴禄为参赞大臣。乙亥，免浙江仁和等十三州县上年被灾额赋。庚辰，上诣黑龙潭祈雨。乙酉，以莽阿纳、达什车凌为参赞大臣。丁亥，免甘肃甘州等三府本年民屯额赋。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厅州县上年霜雹灾。辛丑，噶勒杂特宰桑根敦等来降。壬子，以莽阿纳为归化城都统。癸丑，何国宗降调，以赵宏恩为左都御史，调汪由敦为工部尚书，刘统勋为刑部尚书。丙辰，伯什阿噶什属宰桑赛音伯克来降。癸亥，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遣使来降，命封亲王。乙丑，封杜尔伯特台吉乌巴什为贝子。

秋七月戊辰，免安徽无为等三十二州卫上年水灾额赋。壬申，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及古尔班和卓等于济尔玛台诈降，哈达哈等率兵殄之。授哈达哈领侍卫内大臣，车布登扎布郡王，唐喀禄、舒赫德副都统，三都布多尔济公爵。余议叙有差。庚辰，漕运总督瑚宝卒，以张师载代之。丁亥，上幸清河，至班第、鄂容安丧次赐奠。壬辰，以青滚杂卜叛遗迹已著，谕舒明、成衮扎布等捕剿之。癸巳，库车伯克鄂对等来降。

八月壬寅，以绰尔多为黑龙江将军。乙巳，命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舒明、阿兰泰、桑斋多尔济、德沁扎布、塔勒玛善为参赞大臣。辛亥，命纳木扎布、德木楚克为参赞大臣。以保德署绥远城将军。癸丑，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磔阿巴噶斯等于市。戊午，赈车臣汗部落扎萨克辅国公成衮等六旗旱灾。额鲁特达玛琳来降。庚申，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授瑚图灵阿、富昌、保德、哲库纳、阿尔宾为参赞大臣，随成衮扎布办事。以保云署绥远城将军。壬戌，台吉伯什阿噶什入觐，召见行殿，赐宴。癸亥，予成滚扎布等议叙。甲子，以喀尔喀贝勒品级车木楚克扎布接续台站，封为贝勒。乙丑，哈达哈等征哈萨克，大败之。授扎拉丰阿为贝子，明瑞为副都统。赈陕西长安等十三厅州县雹灾。

九月甲戌，达瓦齐近族台吉巴里率人户来降，命附牧扎哈沁地方。丁丑，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布达什遣使臣吹扎布入贡，上召见于行幄，赐宴。戊子，免甘肃乾隆元年至十五年积年欠赋，及宁夏安西等二十二州县卫本年额赋有差。庚寅，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授杜尔伯特亲王伯什阿噶什为盟长。乙未，暹罗国王遣使贡方物。赈山东鱼台等县水灾。

闰九月癸卯，封罗卜藏车楞之子塔木楚克扎布为贝勒。戊申，上奉皇太后回跸。庚戌，授阿桂为北路参赞大臣。准借黑龙江被水人户籽种口粮。甲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师。赈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卫水灾。辛酉，免江苏清河十二州县卫被灾漕项。

冬十月戊辰，命哈达哈以参赞大臣随同成滚扎布办事，阿里衮、富德回京。壬申，以富勒赫未能预防河决，召来京。命爱必达为河道总督，刘统勋署之。调鹤年为山东巡抚，授尹继善两江总督，兼管河务。癸酉，以满福为巴里坤都统。丙子，兆惠以回部霍集占叛状闻，遣阿敏道等进兵。戊寅，辉特台吉巴雅尔叛掠洪霍尔拜、扎哈沁，命宁夏将军和起讨之。己卯，赈直隶延庆等八州县卫本年水灾雹灾。乙酉，致仕大学士福敏卒。

十一月丁未，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六厅州县水雹灾。辛亥，调陈宏谋为陕西巡抚，图勒炳阿为湖南巡抚。甲寅，命仍逮问策楞、玉保。降封扎拉丰阿公爵。以达勒党阿为定西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永贵为参赞大臣。庚申，哈萨克锡喇巴玛及回人莽噶里克率众袭将军和起于辟展。和起力战死之，命如傅清、拉布敦例恤。己未，黄廷桂奏备马三万匹，增兵驻哈密等处。上以“明决担当”嘉之。赏黄廷桂双眼花翎、骑都尉世职。壬戌，王安国病免。以汪由敦署吏部尚书，赵宏恩署工部尚书，何国宗署左都御史。

十二月甲子朔，策楞、玉保逮京，途次为额鲁特人所害。庚午，赈山西汾阳等县水灾。辛未，谕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加号敷教安众喇嘛。壬申，以卢焯为湖北巡抚。赈山东金乡等二十一州县卫水灾。甲戌，免陕西周至等四县本年水灾民屯赋、马厂地额赋之半。戊寅，获青滚杂卜于杭噶奖噶斯，赏成滚扎布黄带，封子一人为世子，封纳木扎勒一等伯。己卯，召瑚图灵阿等回京。以获青滚杂卜功，晋贝勒车木楚克扎布郡王品级，赏贝勒旺布多尔济等双眼花翎。丙戌，达勒党阿罢协办大学士，以鄂弥达代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午，以南巡免江苏、安徽、浙江累年逋赋。以成滚扎布为定边将军，由巴里坤进剿，车布登扎布署北路定边左副将军，舒赫德、富德、鄂实为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阿里衮，明瑞等为领队大臣。乙未，赈江苏清河等十九州县水灾。戊戌，命嵩椿为荆州将军。以莽古赉为参赞大臣赴北路军营。己亥，命哈达哈为参赞大臣，驻科布多。庚子，以哈宁阿、永贵为参赞大臣。癸卯，上奉皇太后南巡。甲辰，授汪由敦吏部尚书，调何国宗为礼部尚书，秦蕙田为工部尚书，赵宏恩仍回左副都御史，白钟山为江南河道总督，张师载为河东河道总督，杨锡绂为漕运总督，授爱必达江苏巡抚。丙午，免直隶静海等三州县逋赋。丁未，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被灾地方十分之五。壬子，赈山东济宁五州县卫水灾。癸丑，以阿思哈为北路参赞大臣。己未，以嵇璜为江南副总河。命阿桂留乌里雅苏台办事。壬戌，噶勒藏多尔济、达什车凌等叛。

二月癸亥朔，免经过江南、浙江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被灾地方十分之五。甲子，赈江苏清河十四州县卫、安徽宿州等四州县卫灾民。丙寅，兆惠全师至乌鲁木齐，封一等伯，世袭。丁卯，上奉皇太后渡河至天妃闸，阅木龙。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漕项积欠。免两淮灶户乾隆十七年至十九年未完折价银两。乙亥，上奉皇太后渡江。癸未，幸宋臣范仲淹高义园。甲申，上奉皇太后幸苏州府。乙酉，上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调富森为吏部尚书，以纳木札勒为工部尚书。降阿里衮为侍郎，以兆惠为户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舒赫德为兵部尚书。命成滚扎布、兆惠分路捕剿额鲁特叛众。丙戌，上阅兵于嘉兴府后教场。丁亥，上阅兵于石门镇。己丑，上奉皇太后幸杭州府。庚寅，上阅兵。辛卯，免山东齐河等三州县民欠，及山西汾阳等二县、江苏清河等十二州县水灾额赋。

三月丁酉，噶勒藏多尔陷伊犁，命成滚扎布讨之。庚子，上奉皇太后驻跸苏州府。己酉，上奉皇太后幸江宁府。免江南之江宁、苏州，浙江之杭州三府附郭诸县本年额赋。庚戌，上奠明太祖陵。辉特台吉车布登多尔济叛，哈达哈讨获之。命尽诛丁壮，以女口赏喀尔喀。辛亥，以哈达哈为兵部尚书。癸丑，上奉皇太后渡江。甲寅，召原任大学士史贻直入阁办事，黄廷桂仍以大学士兼管陕甘总督。丙辰，免陕西潼关等厅州县上年水雹灾额赋。召刘统勋赴行在。己未，上奉皇太后渡河。

夏四月壬戌朔，直隶总督方观承劾奏巡检张若瀛擅责内监僧人。上斥为不识大体，仍谕内监在外生事者听人责惩。乙丑，免江苏淮安等三府州地亩额赋。命刘统勋督修徐州石工，侍郎梦麟督修

六塘以下河工，副总河嵇璜督修昭关滚霸支河，均会同督、抚、总河筹办。召成滚扎布、兆惠、舒赫德等来京，以雅尔哈善为参赞大臣，掌定边右副将军印，命阿里衮驻巴里坤办事。丙寅，上至孙家集阅堤工。唐喀禄获车布登多尔济，以普尔普部人赏乌梁海。丁卯，上渡河，至荆山桥、韩庄闸阅河工。戊辰，免直隶延庆等州县卫二十一年雹灾水灾额赋。庚午，减山东海丰县属黎敬等五庄粮额，并免十一年至二十年逋赋。以松阿里为绥远城将军。获普尔普。辛未，上至阙里释奠先师孔子。上奉皇太后驻跸灵岩。命史贻直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乙亥，改松阿里为凉州将军，以保德为绥远城将军。戊寅，免山东济宁等五州县逋赋。己卯，调蒋炳为河南巡抚，以阿思哈为湖南巡抚。庚辰，免河南夏邑等四县逋赋。辛巳，以夏邑生员段昌绪藏吴三桂伪檄，命方观承赴河南会同图勒炳阿严鞫之。乙酉，何国宗罢。丁亥，上还京师。命秦蕙田署礼部尚书。戊子，以前布政使彭家屏藏明末野史，褫职逮问。以归宣光为礼部尚书。庚寅，福建厦门火。丁酉，上诣蓝靛厂迎皇太后居畅春园。乙巳，赐蔡以台等二百四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未，霍集占叛，副都统阿敏道死之。

六月辛酉朔，以胡宝瑔为河南巡抚，阿思哈署江西巡抚。壬戌，免甘肃及河南夏邑等四县明年额赋。癸亥，以爱必达为云贵总督，调陈宏谋为江苏巡抚，明德为陕西巡抚，定长为山西巡抚。甲子，赈河南鄢陵等州县水灾。戊辰，彭家屏论斩。丁丑，赏达什达瓦部落两月口粮。癸未，喀尔喀达玛琳叛，命桑寨多尔济讨之。己丑，赈安徽宿州等十六州县卫水灾、甘肃碾伯等三十八州县厅水雹灾。

秋七月辛卯朔，赈山东馆陶等州县水灾。壬辰，以刘藻为云南巡抚。癸卯，赐彭家屏自尽。命史贻直仍兼工部。乙巳，赈安徽宿州等十州县水灾雹灾。丙午，赈山东东平州等五州县水灾。以获巴雅尔授富德内大臣，封贝勒罗布藏多尔济为郡王。丁未，以杨应琚为闽浙总督，以鹤年为两广总督，蒋洲为山东巡抚，塔永宁为山西巡抚。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入贡。戊申，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癸丑，额鲁特台吉浑齐等杀札那噶尔布，以其首来降。戊午，赈山东济宁等三十二州县卫水灾、福建龙岩等二州县水灾。

八月丙寅，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降。丁卯，以萨喇善为吉林将军，傅森署之。戊辰，赈甘肃柳沟等三卫旱灾。乙亥，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赈山西汾阳水灾。辛巳，巴雅尔、达什车凌伏诛。

九月癸巳，克埒特、乌鲁特各部俱平。甲午，上御行殿，哈萨克阿布赉等使臣入觐，赐宴。戊戌，以富勒浑为湖南巡抚。珲齐等复叛。庚子，额鲁特沙喇斯、玛呼斯二宰桑叛，命都统满福讨之。以雅尔哈善为兵部尚书。辛丑，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壬寅，磔尼玛等于故将军和起墓前。丁未，命刘统勋赴山东、江南办理河工。辛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壬戌，上幸南苑，行围。癸亥，琉球入贡。乙丑，以雅尔哈善署定边右副将军。丁卯，召车布登扎布来京，以纳木扎勒署定边右副将军。阿桂赴科布多，以莽古赉为北路参赞大臣。辛未，以兆惠为定边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右副将军。丙戌，以永贵为陕西巡抚。

十一月丙申，以喀尔喀亲王德沁扎布为北路参赞大臣。壬子，以吴拜为左都御史。戊午，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二厅州县霜雹等灾。

十二月癸亥，以陈宏谋为两广总督，李侍尧署之，托恩多为江苏巡抚，阿尔泰为山东巡抚。己巳，大学士陈世倌乞休，许之。乙亥，封车木楚克扎布为郡王。丁丑，赈扎鲁特、阿噜、科尔沁三旗灾。庚辰，舒赫德以失机褫职。甲申，加史贻直、陈世倌太子太傅，鄂弥达、刘统勋太子太保。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丑，赈河南卫辉等府属灾民一月。免甘肃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逋赋。庚寅，命兆惠、车布登扎布剿沙喇伯勒，雅尔哈善、额敏和卓征回部。辛卯，赈江苏清河等十八州县、安徽宿州等十州县灾民有差。癸酉，赈直隶大名等州县灾民。丙午，以俄罗斯呈验阿睦尔撒纳尸及哈萨克称臣纳贡，宣谕中外。己酉，吏部尚书汪由敦卒，止亲临赐奠。壬子，以刘统勋为吏部尚书，调秦蕙田为刑部尚书，以嵇璜为工部尚书，调钟音为广东巡抚，周琬为福建巡抚，周人骥署贵州巡抚。癸丑，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哈宁阿为参赞大臣，顺德讷、爱隆阿、玉素布为领

队大臣，征回部。命永贵、定长以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屯田事务。

二月庚申，朝鲜入贡。癸亥，赈陕西葭州等八州县旱灾。乙丑，赈德州等三十七州县卫所灾民。

三月庚寅，上谒西陵。癸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庚子，上谒泰陵。辛丑，兆惠等进兵沙喇伯勒，获扎哈沁哈拉拜，尽歼其众。舍楞遁，命和硕齐、唐喀禄追捕之。壬寅，免江苏山阳等二十五州县卫额赋有差。乙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鸣盛等三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试由部院改入翰林等官，擢德尔泰为一等，余升黜有差。丁未，以吴士功为福建巡抚，钟音为陕西巡抚，托恩多为广东巡抚，庄有恭署江苏巡抚，冯钤为湖北巡抚。

夏四月壬戌，免甘肃兰州等六府州县乾隆三年至十年逋赋。戊辰，复封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为亲王。免直隶霸州等三十三州县厅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逋赋。庚午，致仕大学士陈世倌卒。壬申，命李元亮兼署户部尚书。免直隶魏县等二十九州县厅上年水灾额赋。丙子，命陈宏谋回江苏，以总督衔管巡抚事。以冯钤为湖南巡抚，庄有恭署湖北巡抚，李侍尧署两广总督。庚辰，上诣黑龙潭祈雨。壬午，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直隶如之。

五月戊子，免甘肃通省二十四年额赋。癸丑，赈陕西延安等三府州旱灾。

六月辛未，免陕西榆林等八州县逋赋。癸未，免陕西靖边等八州县上年额赋。直隶元城等州县蝗。

秋七月丁亥，免甘肃安西等三厅卫二十二年风灾额赋。己丑，毛城铺河决。庚寅，霍集占援库车，雅尔哈善等击败之。免福建台湾县旱灾额赋。丙申，加黄廷桂少保，杨应琚、开泰太子太保，杨锡绂太子少师，陈宏谋、高晋、胡宝瑔太子少傅，白钟山、爱必达、吴达善太子少保。戊戌，赈山西静乐等州县水雹灾。庚子，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壬寅，舍楞奔俄罗斯。召阿桂还。癸卯，右翼布鲁特玛木特呼里比米隆遣其弟舍尔伯克入觐。谕缚献哈萨克锡喇。乙巳，以纳木札勒为靖边将军，三泰为参赞大臣。谕兆惠赴库车。丙午，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申，赏车布登扎布亲王品级。壬子，赈陕西延安等十七州县旱雹灾。

八月丙寅，雨。己巳，上奉皇太后木兰行围。甲戌，以都赉为兵部尚书。丁丑，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四州县厅旱灾。壬午，缅甸国王莽达喇为得楞野夷所害，木梳铺土官瓮藉牙自立。

九月己丑，赐布鲁特使臣舍尔伯克宴。提督马得胜以攻库车失机，处斩。庚寅，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干回人图尔占等来降。丙申，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申戌，调归宣光为左都御史，以嵇璜为礼部尚书，命梁诗正署工部尚书。命驻防伊犁大臣兼理回部事务。己亥，赈浙江仁和等县水灾。甲辰，哈喇哈勒巴克回部来降。庚戌，和阗城伯克霍集斯等来降。壬子，乌什城降。

冬十月癸亥，赈浙江钱塘等十六县场水灾，山西朔平府属霜灾。丁卯，赈直隶大城等九县水雹霜灾。兆惠自巴尔楚克进兵叶尔羌。甲戌，吴拜病免，以德敏为左都御史。赈直隶沧州等六州县场水灾。

十一月甲申朔，右部哈萨克遣使来朝，赐宴。乙酉，上回跸。丙戌，上幸南苑行围。戊子，上大阅。己丑，以阿里衮为参赞大臣，赴兆惠军营。辛卯，赈江苏海州等五州县水旱潮灾。丁酉，兆惠至叶尔羌城外，陷贼围中。授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往叶尔羌策应。己亥，以十二月朔望日月并蚀，谕修省。辛丑，克里雅伯克阿里木沙来降。甲辰，以兆惠深入鏖战，封一等武毅谋勇公，晋额敏和卓郡王品级，霍集斯贝子加贝勒品级。丁未，讷木扎勒、三泰、奎玛岱策应兆惠，途次遇贼，死之。加赠纳木扎勒公爵、三泰子爵、奎玛岱世职。以舒赫德为工部尚书。庚戌，富德赴叶尔羌。

十二月癸丑朔，日蚀。左副都御史孙灏奏请明年停止巡幸，上斥其识见舛缪，改用三品京堂，并以“效法皇祖练武习劳”谕中外。赈福建台湾等四县风灾。加赈浙江仁和等七县所水灾。壬戌，裘日修罢军机处行走。丁卯，除甘肃张掖等四厅县水灾冲田亩额赋。戊辰，晋封喀尔喀扎萨克郡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为亲王。壬申，免浙江钱塘等七县本年水灾额赋。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申，免甘肃通省明年额赋及积年各项积欠。癸巳，雅尔哈善处斩。己亥，大学士伯黄廷桂卒，以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明德为甘肃巡抚，暂护总督。授李侍尧两广总督。癸卯，

命蒋溥为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梁诗正为兵部尚书，归宣光为工部尚书，陈德华为左都御史，李元亮兼管兵部满尚书，苏昌署满工部尚书。

二月壬戌，哈宁阿论斩。癸亥，赈车都布等三旗旱灾。甲子，富德、阿里滚与霍集占战呼尔璊，大败之。封富德为三等伯，予舒赫德、阿里滚、豆斌等世职。命舒赫德回阿克苏办事。己巳，富德兵至叶尔羌，会兆惠兵进攻。晋封富德一等伯。命车布登扎布为副将军，福禄、车木楚克扎布为参赞大臣。鄂斯满等陷克里雅。谕巴禄援和阗。庚辰，以兆惠、富德回阿克苏严责之。

三月癸未，命舒赫德同霍集斯驻和阗，截贼窜路。己丑，以头等侍卫乌勒登、副都统齐努浑为北路参赞大臣。壬辰，召杨应琚来京，以杨廷璋署闽浙总督。甲午，慧星见。己亥，明瑞晋封承恩毅勇公。江苏淮安等三府州蝗。

夏四月辛亥，富德等援和阗。癸丑，以阿桂为富德军营参赞大臣。丁巳，常雩，祀天于圜丘。上以农田望泽，命停止卤簿，步行虔祷。以杨应琚为陕甘总督，吴达善以总督衔管巡抚事。戊午，以杨廷璋为闽浙总督，庄有恭为浙江巡抚。庚申，免浙江钱塘等十六县场上年风灾额赋。辛酉，展赈甘肃河州等处旱灾。命刑部清狱减刑，甘肃亦如之。甲子，赈甘肃狄道等二十三厅州县旱灾雹灾。丁卯，上临原任大学士黄廷桂丧。癸酉，免山西阳曲等五州县上年水灾雹灾额赋。丁丑，禁织造贡精巧絺绣。命舒赫德仍回驻阿克苏。

五月辛巳，免陕西潼关等六十五厅州县本年额赋有差。辛卯，上诣黑龙潭祈雨。丁酉，赈陕西咸宁等州县旱灾。己亥，诏诸臣修省，仍直言得失。辛丑，上素服诣社稷坛祈雨。丁未，上以雨泽未沛，不乘辇，不设卤簿，由景运门步行祭方泽。己酉，赈甘肃皋兰等州县被旱灾民。

六月庚戌，缓常犯奏请处决。甲寅，以恒禄为绥远城将军。戊午，赈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旱灾。庚申，上以久旱，步至圜丘行大雩礼。是日，大雨。命兆惠进兵喀什噶尔，富德进兵叶尔羌。甲戌，江苏海州等州县、山东兰山等县蝗，谕裘日修、海明捕蝗。丙子，英吉利商船赴宁波贸易，庄有恭奏却之。谕李侍尧传集外商，示以禁约。

闰六月丙戌，免福建台湾等三县上年风灾额赋。丁酉，赈甘肃皋兰等州县旱灾。庚子，布拉呢敦弃喀什噶尔遁。甲辰，霍集占弃叶尔羌遁。丙午，以刘纶为左都御史。戊申，以甘肃旱，停发本年巴里坤等处遣犯。

秋七月己酉朔，兆惠等奏喀什噶尔、叶尔羌回众迎降。布拉呢敦、霍集占遁巴达克山。命阿里滚等率兵攻巴尔楚克。庚戌，谕兆惠等追捕布拉呢敦、霍集占。命车布登扎布驻伊犁防霍集占等入俄罗斯。辛亥，以捕蝗不力，夺陈宏谋总督衔。壬子，上奉皇太后启跸，秋狝木兰。己未，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停征山西阳曲等三十九厅州县旱灾额赋。丁丑，改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为甘肃总督管巡抚事。以开泰为川陕总督，杨应琚为甘肃总督。山西平定等州县蝗。

八月己卯，明瑞追剿霍集占等于霍斯库鲁克岭，大败之。壬午，赈甘肃皋兰等四十厅州县本年旱灾。己丑，申禁英吉利商船逗留宁波。壬辰，富德等奏追剿霍集占于阿勒楚尔，大败之。癸巳，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庚子，富德等奏兵至叶什革库勒诺尔，霍集占窜巴达克山。

九月庚戌，赈浙江江山等县水灾。论剿贼功，晋封回人鄂对为贝子，阿什默特、哈岱默特为公，复敏珠尔多尔济公爵。癸丑，定西域祀典。命阿桂赴阿克苏办事。晋封玉素布为贝勒。丙寅，改甘肃安西镇为安西府。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以苏昌为湖广总督。除回城霍集占等苛敛。

冬十月己卯，颁给阿桂钦差大臣关防。癸未，赈山西阳曲等五十六厅州县旱灾。丁亥，赐哈宁阿自尽。戊子，禁州县捕蝗派累民间。癸巳，免山西助马口庄头本年旱灾额赋十分之七。乙未，以鄂弼为山西巡抚。赈盛京开原等城、承德等七州县旱灾，抚恤长芦、沧州等六州县、严镇等五场被水灶户，均蠲额赋有差。免甘肃狄道等二十二厅州县上年水灾雹灾额赋。丙申，赈顺天直隶固安等四十七州县厅水霜雹虫灾，并蠲额赋有差。丁酉，谕：“国家承平百年，休养滋息，生齿渐繁。今幸边陲式廓万有余里，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一举而数善备。各督抚其通饬所属，安插巴里坤各城人犯，分别惩治，勿以纵释有罪为仁，使良法不行。”己亥，赈

江苏上元等十九州县厅卫水虫风潮灾。庚子，富德奏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级，全部投诚。命宣谕中外。将军兆惠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将军富德晋封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参赞大臣公明瑞、公阿里滚赏戴双眼花翎。舒赫德以下，均从优议叙。晋封额敏和卓为郡王，赏玉素布郡王品级。辛丑，以平定准、回两部用兵本末，制《开惑论》，宣示中外。赈浙江嘉兴等二十州县卫所、双穗等九场水灾虫灾。壬寅，却诸王大臣请上尊号。赈陕西定边等九县旱雹霜灾。癸卯，召喀尔喀、杜尔伯特诸部落汗、王、公等赴太平嘉宴。

十一月辛亥，以平定回部，上率诸王大臣诣皇太后寿康宫庆贺。御太和殿受朝贺。颁诏中外，覃恩有差。辛酉，杨应琚加太子太师。乙丑，除山东济宁州、鱼台县水淹地赋。癸酉，命各回城伯克等轮班入觐。哈尔塔金布鲁特来降。

十二月甲子，赈甘肃皋兰等十四厅州县及东乐县丞属本年旱灾。癸巳，免两淮丁溪等七场被灾应纳折价十分之七。甲午，赈山东海丰等十六州县卫、永阜等三场本年水灾潮灾。丁酉，免浙江江山等三县本年水灾额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申，以西师凯旋，再免来岁甘肃额赋。己酉，赈甘肃皋兰等州县旱灾。庚戌，命乌鲁木齐屯田。乙卯，霍罕额尔德尼伯克遣使陀克塔玛特等入觐。丙辰，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遣使额穆尔伯克等及齐哩克、博罗尔使入觐。定边将军兆惠等以霍集占首级来上，并俘酋扪多索丕等至京。丁巳，上御午门行献俘礼。命霍集占首级悬示通衢，宥扪多索丕等罪。己未，布鲁特阿济比遣使锡喇噶斯等入觐。

二月丁丑，命侍郎裘日修、伊禄顺清查甘肃各州县办理军需。赈扎萨克图汗等四旗部落饥。癸未，上启跸诣东陵。乙酉，赈山西阳曲等州县上年旱灾。丙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丁亥，以清馥迁延讳匿，命正法。辛卯，免盛京等十九驿旱灾额赋，并赈之。癸巳，上还京师。命车布登札布以副将军统兵剿捕哈萨克巴鲁克巴图鲁，以玛瑞，车木楚克札布为参赞大臣，上诣泰陵。己亥，上谒泰陵。以兆惠、富德为御前大臣。壬寅，兆惠等凯旋，上至良乡郊劳。癸卯，上还京师。甲辰，赐哈密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等冠服有差。

三月丙午朔，上御太和殿受凯旋朝贺。丁未，试办伊犁海努克等处屯田。设乌鲁木齐至罗克伦屯田村庄。免安徽怀宁等十七州县卫上年水虫灾额赋。壬子，以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阿什默特为和阗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对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甲寅，颁阿桂关防，驻伊犁办事，常亮等协同办事。丁巳，免浙江仁和等十州县卫所、双穗等九场上年水灾虫灾额赋。辛酉，赈江苏上元等五十五州县卫上年水灾。甲子，上临和硕和婉公主丧次，赐奠。丙寅，上幸皇六子永瑢第。戊辰，命新柱往叶尔羌辨事。己巳，晋封纯贵妃为皇贵妃。以巴图济尔噶勒为内大臣。庚午，免山东海丰等十六州县、永阜等三场上年潮水灾额赋。

夏四月戊子，以山东兰山等县蝻生，命直隶预防之。己亥，内大臣萨喇勒卒。

五月甲辰朔，日食，诏修省。丙午，谕陕甘总督辖境止乌鲁木齐，饬杨应琚仍回内地。壬子，诏曰：“内地民人往蒙古四十八部种植，设禁之，是厉民。今乌鲁木齐各处屯政方兴，客民前往，各成聚落，汙莱辟而就食多，大裨国家牧民本图。无识者又疑劳民。特为宣谕。”癸丑，赐毕沅等一百六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免安徽怀宁等十七州县卫上年水灾虫伤额赋。乙丑，裁陕西榆葭道，改延绥道为延榆绥道，移驻榆林府，以鄜州隶督粮道。己巳，哈萨克阿布勒巴木比特遣使入觐，赐敕书，却所请游牧伊犁，及居住巴尔鲁克等地。前掠乌梁海之巴鲁克巴图鲁服罪，献还所获，仍锡赍之。

六月乙亥，免甘肃征本年及来年耗羡。丁酉，召阿里滚回京。命海明赴喀什噶尔办事。

秋七月癸卯朔，谕热河捕蝗。甲辰，山西宁远等厅、直隶广昌等州县蝗。甲寅，伯什克勒木等庄回人迈喇木呢雅斯叛，阿里滚剿平之。以阿思哈为江西巡抚。乙卯，赈江苏高邮等州县水灾。戊辰，以杨宁为喀什噶尔提督。己巳，以俄罗斯驻兵和宁岭、喀屯河、额尔齐斯、阿勒坦诺尔四路，声言分界，谕阿桂、车布登扎布等来岁以兵逐之。

八月丙戌，命乌鲁木齐驻札大臣安泰、定长、永德为总办，列名奏事。其大臣侍卫等，均如领

队大臣例，专任一事，咨安泰等转奏。己丑，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壬辰，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丙申，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戊戌，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己亥，增设江苏江宁布政使，驻江宁府，分辖江、淮、扬、徐、通、海六府州，以苏州布政使分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安徽布政使回驻安庆。命托庸调补江宁布政使。命户部侍郎于敏中在军机处行走。

九月乙卯，喀尔喀车臣汗札萨克旺沁扎布，以不能约束属人，革札萨克，降贝子为镇国公。丙辰，恒春引见，以舒明署绥远城将军。丁巳，三姓副都统巴岱以挖参人众滋事，不能捕治，反给牌票，上以畏懦责之，命正法。庚申，命德尔格驻辟展办事。癸亥，哈萨克汗阿布赍使都勒特克埒入觐。

冬十月壬申朔，上奉皇太后回驻避署山庄。乙亥，以苏州布政使苏崇阿刑求书吏，妄奏侵蚀七十余万，刘统勋等鞫治皆虚，革发伊犁。戊寅，以恒禄为吉林将军，如松为绥远城将军。乙酉，赈安徽宿州等十三州县卫本年水灾。辛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以阿里滚为领侍卫内大臣。癸巳，免直隶宣化等七州县本年水雹灾额赋。己亥，赈湖南常宁等十二州县卫旱灾。

十一月癸卯，免江苏山阳等二十五州县卫本年水灾额赋有差。丁未，除山东永利等二场并海丰县潮冲灶地额赋。庚申，赈甘肃洮州等二十七厅州县卫本年水灾。丙寅，以常钧署江西巡抚。庚午，允垦肃州邻边荒地，开渠溉田。

十二月丙戌，西安将军松阿哩以受属员馈遗，褫职论绞。命甘肃总督仍改为陕甘总督。以伊犁、叶尔羌等处均驻大臣，无须更置道员，归总督辖。停四川总督兼管陕西。调胡宝瑔为江西巡抚，吴达善为河南巡抚，以明德为甘肃巡抚。丁亥，大学士蒋溥以病乞休，温谕慰留。壬辰，上幸瀛台，赐入觐叶尔羌诸城伯克萨里等食，至重华宫赐茶果。壬辰，阿思哈论绞。丙申，德敏迁荆州将军。以永贵为左都御史，命赴喀什噶尔办事，代舒赫德回京。

是年，朝鲜、南掌入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壬寅，紫光阁落成，赐画像功臣并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宴。赈湖南零陵等七州县、江苏清河等六州县水灾。丙午，以爱必达、刘藻两年所出属员考语相同，下部严议。浙江提督马龙图以挪用公项，解任鞫治。甲寅，尹继善陛见，高晋护两江总督。调海明赴阿克苏同办事。命舒赫德赴喀什噶尔办事，永贵赴叶尔羌办事。癸亥，以傅森署左都御史。癸酉，上临大学士蒋溥第视疾。鄂宝以回护陆川县纵贼一案，下部严议。以托庸为广西巡抚，永泰署湖南巡抚。庚辰，上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壬午，免所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甲申，上奉皇太后谒泰陵。乙酉，安南国王黎维祎卒，封其侄黎维禋为安南国王。丁亥，免直隶宣化、万全等八州县乾隆八年至十八年逋赋。癸巳，上奉皇太后驻台麓寺。己亥，免山东济宁等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贷甘肃渊泉等三县农民豌豆籽种，令试种。

三月庚子，希布察克布鲁特额穆尔比自安集延来归，遣使入觐。乙巳，上幸正定府阅兵。戊申，江南河道总督白钟山卒，以高晋代之。调托庸为安徽巡抚，以熊学鹏为广西巡抚。己酉，设喀什噶尔驻札办事大臣，命伊勒图协同永贵辨事。庚戌，赈安徽宿州等十三州县卫水灾。壬子，上幸平阳淀行围。乙卯，免直隶宣化等二县上年雹灾额赋。丁卯，授阿桂内大臣。改绥远城建威将军曰绥远城将军。己巳，南掌国王苏吗喇萨提拉准第驾公满遣使表贺皇太后圣寿、皇上万寿，并贡方物。

夏四月庚午，上临庄亲王第、大学士蒋溥第视疾。辛未，庄有恭奏劾参将安廷召，不以保举在前，姑容于后，谕嘉之。己卯，大学士蒋溥卒。命旌额理、阿思哈赴乌鲁木齐办事，达桑阿赴阿克苏办事，代安泰、定长、纳世通回京。戊子，免湖南常宁等十二州县上年旱灾额赋有差。庚寅，上阅健锐营兵。壬辰，以李侍尧为户部尚书，调苏昌为两广总督，爱必达为湖广总督。以吴达善为云贵总督，常钧为河南巡抚。癸巳，命刘藻暂署云贵总督。甲午，赐王杰等二百一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丁未，以刘统勋为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梁诗正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刘纶为兵部尚书，金德瑛为左都御史。戊午，以定长为福建巡抚，杨廷璋兼署之。

六月癸未，赈云南新兴等二州县地震灾。壬辰，免江苏句容等十八州县卫坍地额赋。

秋七月辛丑，协办大学士鄂弥达卒。命兆惠协办大学士。调舒赫德为刑部尚书，兆惠署。以阿桂为工部尚书，阿里衮署。癸丑，上启跸，秋狝木兰。命诚亲王允祕扈皇太后驾。壬戌，上驻避暑山庄。以皇太后巡幸木兰，直隶沿途地方文武玩忽规避，饬下部严议。丙寅，河南祥符等州县河溢。

八月丁丑，赈湖北汉川等十三州县卫水灾。戊寅，以汤聘为湖北巡抚，胡宝瑔为河南巡抚，常钧为江西巡抚。庚辰，命高晋赴河南协办河工。辛卯，上奉皇太后幸木兰。壬辰，萨噶尔、巴噶什两部伯克之兄子孟克及雅尔木古齐入觐。

九月丁酉，停今年勾决。辛丑，命明瑞赴伊犁办事，代阿桂回京。癸卯，山东曹县二十堡黄河及运河各漫口均合龙。丙午，赈湖南武陵等州县水灾。戊申，河南怀庆府丹、沁二河溢入城，冲没人口千三百有奇，赈被灾人民。壬子，赈湖北沔阳等十一州县卫水灾。乙卯，以窦光鼐于会谳大典，纷呶谩詈，下部严议。己未，命素诚赴乌什办事，代永庆回京。以札拉皋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雅郎阿赴科布多办事，代札隆阿、福禄回京。庚申，命傅景赴西藏辨事，代集福回京。乙丑，赈山东齐河等四十五州县水灾，河南祥符等五十四州县本年水灾。

冬十月戊辰，除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厅州县水冲田亩额赋，并免山丹等五县水冲拨运粮米。辛未，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壬辰，召裘日修回京。赈江苏铜山等县水灾。周人骥奏仁怀等处试织茧绸，各属仿行，上嘉之。

十一月乙未朔，赈顺直固安等六十九州县本年水灾。丁酉，以英廉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己亥，河南杨桥漫口合龙。辛丑，调嵩椿为察哈尔都统，以舒明为绥远城将军。癸卯，免山西阳曲等三十八州县、大同管粮等十四厅二十四年水灾随征耗银。丁未，免河南祥符等四十三州县漕粮漕项有差。辛亥，减江苏山阳等二十一州县卫水沈地亩，并除民屯、学田、湖荡、草滩额赋。癸丑，礼部尚书五龄安以读表错误，褫职。甲寅，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加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皇太后，翌日颁诏覃恩有差。以永贵为礼部尚书，阿里衮署之。丙辰，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率王大臣行庆贺礼。进制圣母七旬万寿连珠，奉皇太后懿旨，停止进献。以勒尔森为左都御史。

十二月丁卯，以云南江川等二州县地震成灾，命加倍赈之，仍免本年额赋。辛未，免江苏南汇等六州县二十三年水旱灾额赋。甲戌，赈山西文水等十三州县水灾。甲申，赈湖北汉川等二县卫水灾。

二十七年春正月丙申，以奉皇太后巡省江、浙，诏免江苏、安徽、浙江逋赋。赈河南祥符等州县灾民有差。丁酉，以科尔沁敏珠尔多尔济旗灾，贷仓谷济之。丙午，上奉皇太后南巡，发京师，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上年被灾处十分之五。戊申，左都御史金德瑛卒，以董邦达代之。赈顺直文安等二十八州县上年水灾。甲寅，赈山东曹、齐河等二县水灾有差。召多尔济回京，命容保驻西宁办事。丁巳，绥远城将军舒明卒，调蕴著代之。戊午，免山东惠民等十五州县卫历年民欠谷银。己未，以周人骥固执开南明河，荒农累民，罢之。命乔光烈为贵州巡抚。癸亥，命清查俄罗斯疆界。

二月己巳，赈江苏高邮等十一州县、安徽太和等五州县水灾。庚午，命尹继善为御前大臣。壬申，上奉皇太后渡河，阅清口东霸、惠济闸。命阿里衮为御前大臣，高晋为内大臣。丙子，朝鲜入贡。丁丑，哈萨克使策伯克等入觐行在，赐冠服有差。庚辰，上奉皇太后渡江，阅京口兵。辛巳，上幸焦山。乙酉，上奉皇太后临幸苏州府。丙戌，免河南祥符等四十三州县上年水灾额赋。戊子，上谒文庙。

三月甲午朔，上奉皇太后临幸杭州府。乙未，上幸海宁阅海塘。丁酉，赈湖北潜江等九州县卫水灾。戊戌，上阅兵。庚子，免江、浙节年未完地丁屯饷、漕项，并水乡灶课银。辛丑，赈山东齐河等五州县上年水灾。壬寅，上幸观潮楼。赐浙江召试贡生沈初等二人举人，与进士孙士毅等二人并授内阁中书。癸卯，上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丙午，回跸。丁未，加钱陈群刑部尚书衔。甲寅，上奉皇太后渡江。乙卯，命浚筑直隶各河堤，以工代赈。丙辰，移山西归绥道驻绥远城。己未，上祭明太祖陵。阅兵。幸两江总督尹继善署。庚申，免江苏江宁、苏州，杭州附郭诸县本年额赋。辛酉，赐江南召试诸生程晋芳等五人举人，与进士吴泰来等三人并授内阁中书。壬戌，上奉皇太后渡

江。

夏四月庚午，上阅高家堰，谕济运坝至运口接建砖工。上奉皇太后渡河。以大理寺少卿顾汝修奉使安南，擅移书诘责国王，褫职。癸酉，命庄亲王允禄等由水程奉皇太后回跸。上登陆由徐州阅河。甲戌，免浙江仁和等十县、湖州一所、仁和等五场上年水灾额赋。庚辰，上祭孟子庙，谒先师庙。辛巳，上谒孔林。赈甘肃安定等十州县上年雹灾。壬午，免山东齐河等四十四州县卫所上年水灾额赋。戊子，皇太后登陆驻跸德州行宫。己丑，上送皇太后登舟。庚寅，命刘统勋会勘景州疏筑事宜。辛卯，免顺直大兴等十州县厅逋赋。

五月甲午，以乾清门行走额鲁特鄂尔奇达逊奋勉勇往，赏三等伯爵。赈安徽寿州等十州县卫上年水灾。乙未，上至涿州。哈萨克陪臣阿塔海等入觐，赐冠服有差。赈长芦属沧州等七州县及严镇等七场上年水灾灶户，并免赋有差。辛丑，上诣黄新庄迎皇太后居畅春园。赈湖南武陵等四州县上年水灾，并免额赋有差。癸卯，除安徽虹县等四州县卫水占洼地额赋。戊申，调鄂弼为陕西巡抚。以扎拉丰阿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癸丑，以倭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

闰五月癸亥朔，以清保年老，召来京。调格舍图为盛京将军，朝铨署之。丁卯，免湖北潜江等九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巳，籍没纳延泰财产。辛卯，命西安将军如松袭封信郡王，以德昭之子修龄袭如松公爵。改察哈尔都统嵩椿为西安将军，以巴尔品代之。

六月丁酉，免直隶固安七十四州县厅上年水灾额赋。壬寅，召此次南巡接驾休致之编修沈齐礼来京，及因事降革之冯镐等十三员引见。乙巳，以库尔勒伯克等进贡，谕计直颁赏，仍通谕各城，非盛典进方物者皆止之。己酉，以原任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在伊犁竭忠全节，命于伊犁关帝庙后设位致祭。

秋七月壬戌，以朝鲜三水府滋事逃人越境，命恒禄等赴边境查勘。癸亥，免安徽寿州等十六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戊辰，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五。乙亥，霍罕侵据额德格讷阿济毕布鲁特之鄂斯等处，谕永庆檄霍罕还之。

八月庚子，建伊犁之固勒札、乌哈尔里克两城，赐名绥定、安远。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甲辰，托恩多丁忧，调明山署广东巡抚，苏昌兼署，汤聘为江西巡抚，以宋邦绥为湖北巡抚，爱必达兼署。壬子，免顺直文安等十七州县厅逋赋及宁河等五县本年水灾额赋。丙辰，赐察哈尔都统敕书。黑龙江将军绰勒多卒，调国多欢代之。

九月癸亥，赏自哈萨克来投之塔尔巴哈沁额鲁特巴桑银绮。庚午，上奉皇太后回跸。辛未，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遣使入觐。丁丑，命乾清门侍卫明仁带御医驰视胡宝瑔疾。赈山东齐河等三十五州县卫水灾，并免额赋。甲申，建乌鲁木齐城堡，赐城名曰宁边、辑怀，堡名曰宣仁、怀义、乐全、宝昌、惠徕、屡丰。戊子，理藩院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富德以索取蒙古王公马畜，褫职逮问。己丑，以新柱为理藩院尚书，明瑞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冬十月辛卯，调陈宏谋为湖南巡抚，宋邦绥署之，庄有恭为江苏巡抚，熊学鹏为浙江巡抚，冯钤为广西巡抚，顾济美护之。癸巳，缅目宫里雁以焚杀孟连土司刀派春全家，命处斩，传首示众。癸卯，以爱乌罕汗哈默特沙遣使入贡，谕沿途督抚预备筵宴，并命额勒登额护送。乙巳，设总管伊犁等处将军，以明瑞为之。命筑科布多城。己酉，赈顺直霸州县等六十三州县厅水雹霜灾，免江苏清河等十七州县卫本年水灾额赋。甲寅，赈浙江仁和等二十八州县卫场水灾。丁巳，奉天府府尹通福寿以徇纵治中高锦勒索商人，解任鞫治。

十一月己未朔，浚山东德州运河。庚申，设伊犁参赞大臣，以爱隆阿、伊勒图为之。辛酉，设伊犁领队大臣。命明瑞等率兵驱逐塔尔巴哈台山阴之哈喇巴哈等处越牧哈萨克。戊辰，以萨鲁布鲁特头目沙巴图交远所掠霍罕贸易人等马匹，谕永贵等酌赏之。呼叶齐布鲁特为霍罕所侵来投，命移于阿拉图呼勒等处游牧。庚午，命博斯和勒为杜尔伯特盟长，设副将军二员，以车凌乌巴什为右翼副将军，巴桑为左翼副将军。辛未，建喀什噶尔新城。壬申，改山西平鲁营参将为都司，裁原设中军守备及井坪营都司。丙子，哈萨克努尔赍、乌尔根齐城哈雅克等遣使入觐。甲申，谕方观承放河南浚道路沟洫。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厅州县本年冰雹霜雪灾。戊子，浚山东寿张等州县河道沟渠。

十二月庚寅，大学士史贻直以老病乞休，优诏慰留，命不必兼摄工部，以示体恤。丙申，克什密尔呢雅斯伯克请入觐，允之。霍罕呈书，以布鲁特鄂斯故地为己有，谕永贵等严檄令给还。辛丑，以霍罕伯克复永贵等书谓前遣使人奉旨称为汗，欲以喀什噶尔为界，谕严檄斥驳之。丁未，工部尚书归宣光卒，以董邦达代之。壬子，命纳世通赴喀什噶尔办事，代永贵回京。癸丑，巴达克山侵围博罗尔，谕新柱等严檄责令息兵，并索献布拉尼敦妻孥。

二十八年春正月庚申，赈顺直属之霸州等三十五州县、山东齐河等三十州县卫水灾有差。甲子，上御紫光阁，赐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使人宴。丁卯，上大阅畅春园之西厂，命各部使人从观。以法起为归化城都统。壬申，命阿桂在军机处行走。壬午，河南巡抚胡宝瑔卒，以叶存仁为河南巡抚。甲申，以纳世通为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壬辰，命方观承赴河南会勘漳河工程。戊戌，改西安满洲、汉军副都统为左右翼副都统。壬寅，裁西宁办事大臣。庚戌，上谒昭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是日，回跸。改乌鲁木齐副将为总兵。乙卯，命侍郎裘日修督办直隶水利。

三月己未，上还京师。壬戌，免山东齐河等三十一州县卫水灾额赋。丁卯，上谒泰陵。是日，回跸。赏宁津县百有三岁寿民李友益及其子侄孙银牌缎疋有差。丁丑，设伊犁额鲁特总管三员，副总管以下员额有差。戊寅，命福德赴库伦，同桑斋多尔济办事。丙戌，免江苏清河等十四州县水灾额赋。

夏四月壬辰，赈浙江钱塘等十七州县场上年水灾。癸卯，上诣黑龙潭祈雨。乙巳，雨。戊申，法起以赃免。以傅良为归化城都统。壬子，赐秦大成等一百八十八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寅，裁归化城都统。

五月辛酉，圆明园火。癸亥，命尚书阿桂往直隶霸州等处，会同侍郎裘日修、总督方观承督办疏浚事。以舒赫署工部尚书。甲子，封朝鲜国王孙李算为世孙。己巳，果亲王弘瞻以干与朝政削王爵，仍赏给贝勒。和亲王弘昼以仪节僭妄，罚俸三年。庚午，大学士史贻直卒。壬申，上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文治等三员为一等，余各升黜有差。甲戌，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以李侍尧为湖广总督，辅德为湖北巡抚，陈宏谋兼署之。调刘纶为户部尚书，仍兼署兵部。以陈宏谋为兵部尚书。调乔光烈为湖南巡抚，来朝署之。乙亥，以崔应阶为贵州巡抚。己卯，调明德为江西巡抚。以和其衷为山西巡抚。丙戌，命福德往库伦办事，仍带署理藩院侍郎衔。以额尔景额为参赞大臣，往叶尔羌办事。

六月庚寅，山东历城等州县蝗。壬辰，赈甘肃狄道等三十厅州县水旱霜雹灾。戊戌，开泰以恇怯规避免。以鄂弼为四川总督，明山为陕西巡抚，阿里衮署之，阿思哈为广东巡抚，苏昌兼署，命阿思哈先署广西巡抚。壬寅，四川总督鄂弼卒。以阿尔泰为四川总督，崔应阶为山东巡抚，图勒炳阿为贵州巡抚，吴达善兼署云南巡抚。以梁诗正为东阁大学士，刘纶协办大学士。调陈宏谋为吏部尚书，彭启丰为兵部尚书，张泰开为左都御史。甲辰，上幸简亲王第视疾。壬子，简亲王奇通阿卒。

秋七月庚申，英廉丁忧，命舒赫德兼署户部尚书，刘纶留部治事。戊辰，仍设西宁办事大臣，以七十五为之。己巳，顺直大城、沧州等州县蝗。庚辰，履亲王允祹卒。

八月癸巳，赐乌鲁木齐城名曰迪化，特讷格尔城名曰阜康。辛丑，上奉皇太后幸木兰，行围。

九月乙卯朔，日食。乙丑，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庚午，上奉皇太后回跸。癸酉，改甘肃临洮道为驿传道，兼巡兰州府，洮岷道为分巡巩秦阶道。丙子，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甲申，加梁诗正、高晋太子太傅，兆惠、刘纶、阿里衮、舒赫德、秦蕙田、阿桂、陈宏谋、杨锡绂、杨廷璋、李侍尧、苏昌、阿尔泰太子太保，庄有恭、刘藻太子少保。丙戌，上临奠履亲王允祹。丁未，免江苏铜山等九州县水灾额赋。

十一月甲寅朔，召成衮扎布来京，以扎拉丰阿署乌里雅苏台将军，雅郎阿留科布多。辛酉，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卒，以叶存仁代之。调阿思哈为河南巡抚，明山为广东巡抚，明德为陕西巡抚，辅德为江西巡抚，常钧为湖北巡抚。以杨应琚兼署甘肃巡抚。丁卯，大学士梁诗正卒。己卯，以杨廷璋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闽浙总督任。

十二月乙酉，免直隶延庆等十州县雹旱灾额赋。丁亥，赈甘肃皋兰等十二厅县旱灾饥民。辛卯，赈山东济宁等八州县卫水灾。乙未，召多欢来京，调富僧阿为黑龙江将军。庚子，休致左都御史梅鹗成卒。丁未，命绰克托赴乌鲁木齐办事，代额旌里回京。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丑朔，赈山东济宁等七州县卫、甘肃永昌等二十四厅州县灾民。甲戌，加赈云南江川等五州县地震灾民，并免额赋。己卯，朝鲜入贡。

二月丁亥，命阿敏尔图驻藏办事，代福鼐回京。甲午，上谒泰陵。乙未，命观音保赴伊犁，代爱隆阿回京。己亥，上还京师。己酉，免上年直隶蔚州雹灾、万全县旱灾额赋。辛亥，免湖北沔阳等三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

三月癸丑，太子太傅、大学士来保卒。乙卯，移陕甘总督驻兰州，兼管甘肃巡抚事，裁甘肃巡抚。移固原提督回驻西安。改河州镇总兵为固原镇总兵。免山东济宁等七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庚申，上临故大学士来保第赐奠。免江苏铜山等二十八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壬戌，命兆惠署工部尚书，阿桂赴西宁会同七十五及章嘉呼图克图选派郭罗克头目。

夏四月甲午，赈甘肃金县等县旱灾。

五月壬子朔，谕粤海关官贡毋进珍珠等物。辛酉，以托恩多署兵部尚书。

六月癸未，赈湖南武冈等州县水灾。甲申，命玉桂赴北路，代扎拉丰阿回京。丁亥，河东河道总督叶存仁卒，以李宏代之。庚寅，奉天宁远等州县蝗。丁酉，赈广东英德等县水灾。甲辰，调苏昌为闽浙总督，李侍尧为两广总督，明山署之。调吴达善为湖广总督。以刘藻为云贵总督。乙巳，调常钧为云南巡抚。以王检为湖北巡抚。丁未，命阿尔泰回四川总督。

秋七月辛亥朔，以杨应琚为大学士，留陕甘总督任，陈宏谋协办大学士。壬子，命常钧暂兼署湖广总督，刘藻兼署云南巡抚。甲子，湖北黄梅等州县江溢，命抚恤灾民。丙寅，湖南湘阴等州县湖水溢，命赈恤灾民。丁卯，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癸酉，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丁丑，赈安徽当涂等州县水灾。

八月辛巳，免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州县厅本年旱灾额赋。壬辰，谕阿尔泰等晓谕绰斯甲布九土司会攻金川。戊戌，上奉皇太后巡幸木兰，行围。秦蕙田以病解任，以刘纶兼署礼部尚书。庚子，增伊犁、雅尔等处领队大臣各二员。以绰克托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命伍弥泰等仍留乌鲁木齐办事。

九月己未，命刑部侍郎阿永阿会同吴达善谳湖南新宁县民传帖罢市狱。癸亥，赈江西南昌等八县水灾，并免额赋。丙寅，刑部尚书秦蕙田卒，以庄有恭代之，暂留江苏巡抚任。己巳，上奉皇太后回驻避暑山庄。

冬十月癸巳，乔光烈以新宁罢市狱褫职，调图勒炳阿为湖南巡抚。以方世儁为贵州巡抚。丙申，以托恩多为理藩院尚书。辛丑，山东进牡丹。壬寅，赈江苏上元等六州县灾民。癸卯，召钟音回京。调富明安赴叶尔勒办事。甲辰，赈安徽怀宁等十九州县卫水灾。

十一月壬子，赈甘肃皋兰等二十厅州县旱灾。癸丑，筑呼图壁城成，赐名曰景化。丙辰，免湖南武冈等二州县水灾额赋。赈甘肃皋兰等十五厅州县水雹灾。乙丑，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兆惠卒，上临奠。丁卯，以阿里衮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托恩多为兵部尚书。以五吉为理藩院尚书，兆德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

十二月戊寅朔，以常复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戊子，赈湖北黄梅等州县水灾。甲子，礼部尚书陈德华病免，调董邦达代之。以杨廷璋为工部尚书。

三十年春正月戊申，以皇太后四巡江、浙，免江苏、安徽、浙江历年因灾未完丁漕。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厅州县旱灾、湖北监利等四县水灾有差。癸丑，刘纶丁忧，命庄有恭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于敏中为户部尚书。调明德为江苏巡抚，和其衷为陕西巡抚以彰宝为山西巡抚，文绶护之。壬戌，上奉皇太后启跸南巡。癸亥，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

二月戊子，上奉皇太后渡河。阅清口东坝木龙、惠济闸。命阿桂赴伊犁辨事。壬辰，免江苏州县乾隆二十八年以前熟田地丁杂款旧欠，并经过州县本年额赋之半。丙申，上奉皇太后渡江。己亥，朝鲜入贡。

闰二月丙午朔，上奉皇太后临幸苏州府。上谒文庙。己酉，免江宁、苏州、杭州附郭诸县本年丁银。免浙江经过州县本年额赋之半。辛亥，丑达改叶尔羌办事。命索琳赴库伦办事。以额尔景额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壬子，上奉皇太后临幸杭州府。乙卯，乌什回人作乱，戕办事大臣素诚。丁巳，加沈德潜、钱陈群太子太傅。命明瑞进剿乌什。庚申，命明瑞、额尔景额总理乌什军务，明瑞节制各军。命阿桂、明亮赴伊犁办事。辛酉，舒赫德留京辨事。以托恩多署工部尚书。戊辰，调明山为江西巡抚，王检为广东巡抚，李侍尧兼署。以李因培为湖北巡抚。己巳，赐伊犁新筑驻防城名曰惠远，哈什回城曰怀顺。乙亥，免江苏上元等五县上年水旱灾额赋。

三月丙子朔，赈湖北汉阳等七州县上年水灾。上幸焦山。戊寅，上奉皇太后驻江宁府。壬午，上诣明太祖陵奠酒。幸尹继善署。观音保剿乌什逆回失利。甲申，以冯钤为湖南巡抚，宋邦绥为广西巡抚。丙戌，上奉皇太后渡江。丁亥，果郡王弘瞻卒。甲午，以京察予大学士傅恒等叙。乙未，上阅高家堰堤，奉皇太后渡河。召尹继善入阁办事。以高晋为两江总督。调李宏为江南河道总督，以李清时为河东河道总督。壬寅，追论素诚贪淫激变罪，籍产，戍其子于伊犁。以纳世通、卡塔海讳匿败状，籍产治罪。命永贵赴喀什噶尔辨事。以托恩多署礼部尚书。癸卯，上渡河。

夏四月丙午朔，赈甘肃河州等三十六厅州县上年雹水旱霜灾。庚戌，免湖北汉阳等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亥，追予故刑部尚书王士祯谥文简。丁巳，上奉皇太后驻德州。庚申，裁江苏淮徐海道。丙寅，上还京师。庚午，上迓皇太后居畅春园。辛未，哈萨克使臣鄂托尔济等入觐。

五月乙亥，晋封喀尔喀郡王罗布臧多尔济为亲王。乙酉，上临果郡王弘瞻殡所，及简勤亲王奇通阿园寝赐奠。以和阗办事大臣和诚婪索回人，夺职逮问。命伊勒图赴塔尔巴哈台办事。辛卯，京师地震。丁酉，免安徽怀宁等十九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甲辰，纳世通、卡塔海贻误军务，正法。

六月己酉，以杨廷璋署两广总督，明山暂署，董邦达署工部尚书。乙卯，晋封令贵妃魏氏为皇贵妃。己巳，谕明瑞勿受乌什逆回降。

秋七月辛巳，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戊子，以官保为左都御史。乙未，前和阗办事大臣和诚以贪婪鞫实，正法。丁酉，夺喀尔喀亲王桑斋多尔济爵。

八月甲辰朔，减朝审、秋审缓决三次以上刑。己未，上幸木兰行围。庚申，赈甘肃靖远等十一厅县旱灾。甲子，甘肃宁远等州县地震，命赈恤，并免本年额赋。

九月丙子，赈山东章丘等二十一州县水灾。戊寅，命尹继善管兵部，刘统勋管刑部。乌什叛回以城降。乙酉，以高恒为总督管内务府大臣。辛卯，以明瑞等未将乌什叛人殄诛，送往伊犁，下部严议。辛丑，以李侍尧署工部尚书。

冬十月己酉，明瑞、阿桂以办乌什事务错缪，褫职留任。赈长芦属沧州等三场水灾。己巳，杨应琚陛见。命和其衷署陕甘总督，汤聘署陕西巡抚。

十一月癸酉，免江苏海州等六州县本年旱灾额赋。乙酉，以吏部尚书傅森年老，授内大臣，调托恩多代之。以托庸为兵部尚书。调冯钤为安徽巡抚。庚寅，丑达以扶同桑斋多尔济私与俄罗斯贸易，正法。明瑞等以尽诛乌什附逆回众奏闻。辛卯，赈山东章丘等十八州县水灾，甘肃狄道等十二州县雹霜灾。甲午，以阿桂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代安泰回京。丁未，解阿桂工部尚书，以蕴著代之。以嵩椿为绥远城将军。戊申，赈甘肃靖远等十一厅县旱灾，并免额赋。乙卯，赈山东齐河等十五州县水灾。丁卯，命托恩多兼署兵部尚书，壬辰，封皇五子永祺为荣亲王。

十二月戊午，以陕西泾阳县贡生张珪七世同居，赐御制诗章、缎匹。

清史稿卷一三　本纪第一三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申朔，诏以御宇三十年，函夏谧宁，环宇式辟，自本年始，普免各省漕粮一次。甲戌，免甘肃靖远等十四厅州县、陕西延安等三府州属积年逋赋。丙戌，云南官军剿莽匪于猛住，失利。调杨应琚为云贵总督，吴达善为陕甘总督，以和其衷护之。调刘藻为湖广总督，汤聘署陕西巡抚。癸巳，刑部尚书，庄有恭以谳段成功劾案不实。褫职下狱，籍产。调李侍尧为刑部尚书，以张泰开为礼部尚书，范时绶为左都御史。

二月壬寅，刘藻降湖北巡抚，仍与云南提督达启下部严议。以定长为湖广总督，调李因培为福建巡抚，常钧为湖南巡抚，汤聘为云南巡抚。庚戌，上谒东陵。辛亥，和其衷以弥补段成功亏空，褫职逮问。以舒赫德署陕甘总督。命四达赴陕西会彰宝审办段成功亏空一案。调明山为陕西巡抚，以吴绍诗为江西巡抚。庚申，上还京师。辛酉，庄有恭论斩。壬戌，上谒泰陵。癸亥，刘藻褫职，留滇效力。甲子，以鄂宁为湖北巡抚。戊辰，上还京师。

三月丁亥，刘藻畏罪自杀。己丑，杨应琚以复猛笼等土司内附奏闻。

夏四月辛丑，杨应琚奏大猛养头人内附，官军进取整欠、孟艮。壬寅，以莽匪整欠平，宣谕中外。丙午，和其衷论斩，段成功处斩。丁未，免云南普藤等十三土司本年额赋及猛笼逋赋。甲子，赐张书勋等二百一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甲戌，上诣黑龙谭祈雨。戊寅，命正一真人视三品秩。丙戌，上诣黑龙谭祈雨。

六月丙午，杨应琚奏猛勇头目召斋及猛龙沙头目叭护猛等内附。戊申，予故三品衔西洋人郎世宁侍郎衔。

秋七月丙子，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己卯，以阿里滚、于敏中从扈，命舒赫德兼署户部尚书。壬午，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是日，皇后崩。癸未，谕以皇后上年从幸江、浙，不能恪尽孝道，丧仪照皇贵妃例。癸巳，御史李玉鸣奏皇后丧仪未能如例，忤旨，戍伊犁。丁酉，杨应琚奏补哈大头目噶第牙翁、猛撒头目喇鲊细利内附。

八月己亥，赈湖南湘阴等十三县卫水灾。癸丑，上幸木兰行围。宥庄有恭罪，起为福建巡抚。甲寅，伊犁蝗。乙卯，江苏铜山县韩家堂河决。癸亥，裁察哈尔副都统，留一员驻张家口。

九月壬申，免甘肃靖远等九县，红水、东乐二县被旱额赋。己卯，赈山东历城等五十五县、东昌等五卫所水灾，并蠲新旧额赋。乙未，杨应琚赴永昌受木邦降。

冬十月己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戊申，杨应琚奏整卖、景线、景海各部头人内附。辛亥，韩家堂决口合龙。兵部尚书彭启丰降补侍郎。甲寅，以陆宗楷为兵部尚书。壬戌，增设云南迤南道。

十一月乙亥，杨应琚奏，缅甸大小、猛育、猛答各部头人内附。戊寅，以杨应琚病，命杨廷璋赴永昌接办缅匪。癸巳，命侍卫福灵安带御医往视杨应琚病。

十二月乙巳，调鄂宁为湖南巡抚，以鄂宝为湖北巡抚。癸丑，以巴禄为绥远城将军。

三十二年春正月乙亥，云南官军剿缅匪于新街，失利，谕杨廷璋回广东。

二月乙未，以杨应琚病，命其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赴永昌襄理军务。丙午，云南官军与缅匪战于底麻江，失利，逮提督李时升下狱。戊申，调鄂宁为云南巡抚。甲寅，庄亲王允禄卒。丙辰，上临奠。己未，上巡幸天津。癸亥，赈奉天承德等五州县及兴京凤凰城灾民。

三月乙丑朔，上阅子牙河堤。召杨应琚入阁办事，以明瑞为云贵总督。丙寅，调托庸为工部尚书，以明瑞为兵部尚书。己巳，免直隶全省逋赋。庚午，上阅天津驻防满洲兵。以阿桂为伊犁将军。壬申，上阅绿营兵。庚辰，上还京师。辛巳，大学士杨应琚褫职。壬午，以顷匪寇盏达、陇川，宣示杨应琚贻误罪状。癸未，命鄂宁赴普洱办军务。庚寅，以李侍尧为两广总督，召杨廷璋为刑部尚书。癸巳，以鄂宁署云贵总督。

夏四月己酉，上诣黑龙潭祈雨。庚戌，以云南边境瘴盛，命暂停进兵。庚申，命张泰开以礼部尚书管左都御史事，嵇璜为礼部尚书。

五月己巳，以鄂宝为贵州巡抚，定长兼署湖北巡抚。庚午，以范时绶为湖北巡抚。调张泰开为左都御史，嵇璜为礼部尚书。壬申，命陈宏谋管工部。丙子，云南官军失利于木邦，杨宁等退师龙陵。庚寅，李时升、朱仑处斩。

六月辛酉，以额尔景额为参赞大臣，遣赴云南。

秋七月，福建巡抚庄有恭卒，调崔应阶代之。以李清时为山东巡抚，裘日修为礼部尚书。壬午，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戊子，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己丑，盛京将军舍图肯免，以新柱代之。闰七月甲寅，赐杨应琚自尽。丙辰，缅匪渡小猛仑江入寇云南茨通。

八月癸酉，调裘日修为工部尚书，董邦达为礼部尚书。丁丑，上幸木兰。乙酉，以钟音为广东

巡抚。己丑，谕明瑞以额勒登额代谭五格分路进兵。

九月庚子，赈湖北江夏等二十七县、武昌等七卫水灾。甲寅，命托恩多署兵部尚书。

冬十月壬戌，赐李因培自尽。己卯，谕明瑞以将军管总督。

十一月壬寅，赈甘肃平凉等三十四厅州县被雹灾民。壬子，调鄂宝为湖北巡换。丁巳，密谕明瑞，以阿瓦不能遽下，退师木邦。

十二月甲戌，杨宁褫职戍伊犁。戊寅，明瑞奏渡大叠江进军锡箔，波龙等处土司头人罗外耀等内附。

三十三年春正月辛卯，明瑞奏克蛮结。壬辰，封明瑞一等诚毅嘉勇公，赐黄带、红宝石顶、四团龙补服。丁酉，明瑞进军宋赛。庚子，调彰宝为山东巡抚，以苏尔德为山西巡抚。丙午，盛京将军新柱卒，调明福代之。闽浙总督苏昌卒。丁未，命阿里衮参赞大臣，往云南军营。以崔应阶为闽浙总督，富尼汉为福建巡抚。甲寅，缅人围木邦。

二月丙寅，谕用兵缅甸，轻敌致衄，引为己过，令明瑞等班师。额勒登额、谭五格褫职逮问。命鄂宁回云南，阿里衮署云贵总督，驻永昌。缅人陷木邦，珠鲁讷死之。戊寅，上还圆明园。丙戌，明瑞等败绩于猛育，死之。召阿桂来京，以伊勒图署伊犁将军。命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赴云南。以鄂宁为云贵总督，调明德为云南巡抚。以福隆安为兵部尚书，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以永德为浙江巡抚，调彰宝为江苏巡抚，富尼汉为山东巡抚，鄂宝为福建巡抚，程焘为湖北巡抚。

三月癸巳，免山东高苑等三县三十二年被水额赋。乙巳，调鄂宝为广西巡抚，钟音为福建巡抚，良卿为广东巡抚，钱度为贵州巡抚，巴禄为察哈尔都统，傅良为绥远将军。癸丑，免江西南昌等十三县十二年被水额赋。

夏四月丁卯，调钱度为广东巡抚。己巳，免安徽安庆等七府州属三十二年被水额赋。壬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吴省钦等三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试由部院入翰林等官，擢觉罗巴彦学为一等，余升擢有差。甲申，磔额勒登额于市，谭五格处斩。乙酉，上临奠明瑞、扎拉丰阿、观音保。

五月庚申，命明德赴永昌。乙丑，色布腾巴勒珠尔病免，以伊勒图为理藩院尚书。庚午，改命官保署理藩院尚书。辛巳，以范时绶为左都御史。壬午，以阿桂为云贵总督。尹继善、高晋以两淮盐务积弊匿不以闻，均下部严议。

秋七月癸巳，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甲午，调托庸为兵部尚书。以官保为刑部尚书，仍兼署理藩院尚书。己亥，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辛丑，以伊勒图为伊犁将军，仍兼理藩院尚书。壬子，纪昀以漏泄籍没前运使卢见曾谕旨，褫职，戍乌鲁木齐。

八月丁卯，允俄罗斯于恰克图通商。辛未，上幸木兰行围。壬申，直隶总督方观承卒，以杨廷璋代之。调裘日修为刑部尚书，以蔡新为工部尚书。甲戌，李侍尧奏，暹罗为缅人所破，其国王之孙诏萃奔安南河仙镇，土官莫士麟留养之，内地人甘恩敕据暹罗，乞封敕。嘉奖莫士麟，命甘恩敕求其主近支立之，不得自王乞封号。己卯，加托恩多、于敏中、崔应阶太子太保，托庸、杨廷璋太子少保。

九月戊子，以嵩椿署伊犁将军。乙未，上回驻避署山庄。戊戌，高恒、普福论斩。丁未，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以鄂宁为山西巡抚。黑龙江将军傅僧阿改西安将军，以傅玉代之。

冬十月己未，免甘肃平凉等十二州县三十二年被灾额赋。辛未，以宫兆麟为广西巡抚。辛巳，高恒、普福、达色处斩，改海明等缓决。

十一月戊戌，以缅人来书不逊，谕阿里衮筹进剿。

十二月己未，以富明安为山东巡抚，揆义署湖北巡抚。漕运总督杨锡绂卒，以梁鸿翥署之。乙丑，湖广总督定长卒，调吴达善代之，彰宝兼署两江总督，明山为陕甘总督。调阿思哈为陕西巡抚，以文绶为河南巡抚。丁卯，召明福来京，以额尔德蒙额署盛京将军。甲戌，赈奏天承德等四州县水灾。壬午，留阿思哈为河南巡抚。改文绶为陕西巡抚。

三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免云南官兵所过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本年额赋。其非经过地方，免十分

之五，并免湖北、湖南、贵州三省官兵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庚寅，以缅人书词桀骜，命副将军阿桂与副将军阿里衮协助傅恒征剿。辛卯，命明德为云贵总督，驻永昌，喀宁阿为云南巡抚。壬辰，阿里衮等败缅人于南底坝。拨运通仓米二十万石赈霸州等十二州县灾。甲午，右部哈萨克阿勒比斯子卓勒齐等来朝。乙未，调恒禄为盛京将军，傅良为吉林将军，常在为绥远城将军。辛丑，傅恒赴云南。命官保署户部尚书。裁宁夏右翼副都统、吉林拉林副都统。命常青署绥远城将军。癸卯，赐傅恒御用盔甲。戊申，命官保协办大学士，以福隆安署刑部尚书。癸丑，以南掌国王之弟召翁遣使请兵复仇，谕阿桂等预备由南掌分路进兵。

二月甲寅朔，嵇璜缘事降调，以程景伊为工部尚书。乙丑，以富尼驻为安徽巡抚。癸未，命傅恒整饬云南马政。以诺伦为绥远城将军。

三月乙酉，命伊犁将军伊勒图往云南军营。己丑，命伊尔图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辛丑，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福禄罢，以阿桂代之。丙午，命阿桂署云贵总督。丁未，右部哈萨克阿斡里苏勒等入觐，命坐赐茶，赍冠服有差。戊申，赈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州县厅上年灾民。蠲安徽合肥等十六州县及卢州等五卫上年额赋。

夏四月己未，以温福为福建巡抚。壬申，傅恒进兵老官屯，阿桂进兵猛密。丁丑，赐陈初哲等一百五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己丑，裁江宁副都统一。

六月丙辰，以阿思哈为云贵总督，喀宁阿为河南巡抚。丁巳，傅恒奏猛拱土司内附。戊寅，湖北黄梅江堤决，命湖广总督吴达善、湖北巡抚揆义勘之。

秋七月丁亥，以明德署云贵总督，移驻腾越，经理军务。辛卯，设伊犁巴彦岱城领队大臣一。傅恒奏猛密土司内附。甲午，李侍尧奏暹罗仍为甘恩敕所踞。丁酉，礼部尚书董邦达卒。己亥，调陆宗楷为礼部尚书，蔡新为兵部尚书。以吴绍诗为刑部尚书，海明为江西巡抚，梁国治为湖北巡抚。己酉，李侍尧檄莫士麟会暹罗土目讨甘恩敕。

八月乙丑，上幸木兰行围。己巳，以蔡琛自缢狱中，褫福建按察使孙孝愉职，发军台。

九月丙戌，阿桂进抵蛮暮。己丑，上回驻避暑山庄。乙未，上奉皇太后回銮。己亥，命阿桂、伊勒图自蛮暮迓傅恒会师。壬寅，命刘统勋会勘山东运河。癸卯，傅恒奏哈坎，渡江。戊申，命阿桂据新街剿贼。

冬十月乙丑，命彰宝署云贵总督，明德署云南巡抚。调永德为江苏巡抚。起熊学鹏署浙江巡抚。以增海署伊犁将军。丁巳，傅恒奏攻克猛养。癸亥，梁国治兼署湖广总督。甲子，以阿桂不能克老官屯，夺副将军，为参赞大臣。命伊勒图为副将军。调喀宁阿为贵州巡抚，富尼汉为河南巡抚。以胡文伯为安徽巡抚。乙丑，傅恒奏进抵新街。命彰宝驻老官屯。壬申，调永贵为礼部尚书，托庸为吏部尚书，伊勒图为兵部尚书，以托庸兼署。调吴绍诗为礼部尚书。以裘日修为刑部尚书。

十一月乙酉，副将军、户部尚书阿里衮卒于军。命阿桂仍在副将军上行走，并以伊勒图为副将军，乌三泰、长青为参赞大臣。调官保为户部尚书。以素尔纳为刑部尚书，托恩多署左都御史。戊子，傅恒等进攻老官屯。癸巳，以黄登贤为漕运总督，丙申，以缅地烟瘴，官军损失大半，命班师屯野牛坝，召经略傅恒还，阿桂留办善后。己亥，起观保署左都御史。丁未，傅恒等攻老官屯不克。其土官以缅酋猛炮蒲叶书诣军营乞降。上命班师。

十二月辛亥，免云南办理军需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明年钱粮十分之五。其直隶、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官兵经过州县并免十分之三。调宫兆麟为湖南巡抚，以德保为广东巡抚，陈辉祖为广西巡抚。乙卯，傅恒等奏缅酋猛炮称臣纳贡。谕俟来京时降旨。己巳，上以来年奉皇太后谒东陵，巡幸天津，免经过地方及天津府属乾隆三十五年钱粮十分之三。以阿桂为礼部尚书。

三十五年春正月己卯朔，以上六十寿辰，明岁皇太后八十万寿，诏普蠲各省额征地丁钱粮一次。辛卯，以增海为理藩院尚书。丁未，授喀尔喀和硕亲王成衮扎布世子拉旺多尔济为固伦额驸。

二月乙丑，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庚午，上奉皇太后回銮，驻盘山。壬申，以缅酋猛炮贡表不至，谕彰宝备之，并严禁通市。

三月己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起吴绍诗为刑部郎中。辛巳，调宫兆麟为贵州巡抚，吴达善以湖广总督兼署湖南巡抚。壬午，上奉皇太后谒泰陵，巡幸天津。丙戌，上谒泰陵。己丑，免经过州县及天津府属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积欠地粮银及常借灾借谷石，直隶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积欠地粮银及折色银两。减直隶军流以下罪。免直隶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因灾缓征银谷。甲午，上奉皇太后驻跸天津府。丙申，上阅驻防兵。经略大学士傅恒还京师，命与福隆安俱仍为总管内务大臣。戊戌，调永德为河南巡抚，萨载署江苏巡抚。癸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己酉，以缅酋索木邦土司线瓮团等，谕责哈国兴粉饰迁就，召来京，以长青代云南提督。己未，召傅良来京，命富椿为吉林将军。丙寅，天津蝗，命杨廷璋督捕。庚午，上诣黑龙潭祈雨。是月，蠲浙江仁和等八州县，杭严、嘉湖二卫，陕西定远县三十四年被水被雹额赋。

五月丁丑朔，日食。壬午，以皇八子擅自进城，褫上书房行走观保、汤先甲职，并戒谕之。乙未，以祈雨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军流以下罪。

闰五月丙午朔，命裘日修赴蓟州、宝坻一带捕蝗。戊申，京师大雨。己未，命温福为吏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甲子，裘日修以捕蝗不力免，调程景伊为刑部尚书。以范时绶为工部尚书，张若溎为左都御史。

六月甲申，谕阿桂等调海兰察、哈国兴进兵。丙戌，河南永城、江苏砀山、安徽宿州等州县蝗。丁亥，调官保为刑部尚书，素尔纳为户部尚书。壬辰，命丰升额署兵部尚书。甲午，贵州古州苗香要等伏诛。命侍郎伍纳玺往古北口会同提督王进泰查勘水灾，发帑银二万两恤之，并开仓赈粜。

秋七月乙巳朔，李侍尧奏，河仙镇土官莫士麟请宣谕缅酋恢复暹罗，不许。丙午，以增海为黑龙江将军，温福为理藩院尚书。命和尔精额、伍纳玺往古北口筹办河工。壬子，以小金川与沃克什土司构衅，命四川总督阿尔泰传集小金川土司劝谕之。癸丑，上临和亲王弘昼第视疾。丁巳，和亲王弘昼卒。太保大学士傅恒卒。戊午，赏来京祝嘏之百十二岁原任浙江遂昌县学训导王世芳国子监司业衔，并在籍食俸。辛酉，以裴宗锡为安徽巡抚。甲子，裁漕粮二十万石赈武清等六县水灾。以诺穆亲为云南巡抚。

八月戊寅，以副将军阿桂办事取巧，褫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己卯，以永贵为礼部尚书，观保为左都御史。阿尔泰奏僧格桑伏罪，交出达木巴宗地方及所掠番民。辛巳，命刘统勋兼管吏部。丙戌，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进表，行庆贺礼，奉旨停止筵宴。命丰升额在军机处行走。己丑，上奉皇太后幸热河。乙未，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己亥，上幸木兰。

九月丙午，命阿尔泰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留办四川总督事。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甲子，命高晋兼署漕运总督。

冬十月癸酉朔，上奉皇太后回銮。辛巳，召崔应阶来京，命钟音署闽浙总督。壬午，召阿尔泰来京，以德福署四川总督，吴达善兼署湖南巡抚。召萨载来京，命李湖署江苏巡抚。甲午，阿桂等奏老官屯缅目遣使致书，请停今岁进兵，允之。丁酉，大学士陈宏谋以衰病乞休，温旨慰留。

十二月甲戌，免新疆本年额粮十分之三。丙子，以崔应阶为漕运总督。丙戌，谕阿桂、彰宝密议进剿缅匪。庚寅，以李湖为贵州巡抚。

三十六年春正月甲辰，免福建台湾府属本年额征粟米。乙巳，免广东广州、韶州等府州属本年官租十分之一，广西桂林七府州属本年官租及桂林平乐等府州学租十分之三。丁未，免四川宁远等四府州属、建昌镇标各营、雷波等厅民番本年额粮。己未，调德福署云贵总督，命阿尔泰回四川总督任。

二月甲戌，上奉皇太后东巡。庚辰，命内大臣巴图济尔噶勒会同集福谳乌梁海副都统莫尼扎布等互控之案。辛巳，大学士陈宏谋以病乞休，允之，加太子太傅。免直隶沧州等十五州县民欠借谷，并武清县本年钱粮十分之五。癸未，命侍郎裘日修会同杨廷璋、周元理筹办直隶河工。丙戌，免山东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灾地十分之五。免山东泰安等二县本年地丁钱粮。庚寅，免山东济南各属民欠借谷及东平州、东平所逋赋。以阿桂请大举征缅。申饬之。辛卯，免山东济南等六府属

民欠麦本银两。命刘纶为大学士，兼管工部，于敏中协办大学士。调程景伊为吏部尚书，范时绶为刑部尚书，以裘日修为工部尚书。丙申，上奉皇太后谒岱狱庙，上登泰山。乙己，上至曲阜谒先师孔子庙。丙午，上释奠先师孔子。丁未，上谒孔林。祭少昊陵、元圣周公庙。赐衍圣公孔昭焕族人银币有差。戊申，上奉皇太后回銮。乙卯，予大学士尹继善等、尚书官保等、总督杨廷璋等、巡抚钟音等议叙。内阁学士陆宗楷等原品休致。戊午，以富明安为闽浙总督，周元理为山东巡抚。庚申，以甘肃比岁偏灾，免通省民欠籽种口粮仓谷。甲子，上至捷地阅堤。乙丑，纳逊特古斯处斩。己巳，以阿桂奏办非于本年大举征缅，下部严议。

夏四月辛未朔，以李侍尧为内大臣。甲戌，命户部侍郎桂林在军机处行走。丁丑，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乙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军流以下罪，直隶亦如之。丙戌，上诣黑龙谭祈雨。壬辰，大学士尹继善卒。乙未，赐黄轩等一百六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丑朔，调吴达善为陕甘总督，文绶署之，勒尔谨护陕西巡抚。调富明安为湖广总督，永德为湖南巡抚。以何煟为河南巡抚，兼管河务，钟音为闽浙总督，余文仪为福建巡抚。癸卯，命减秋审缓决三次人犯罪。甲辰，谕立决人犯当省刑之际，暂缓行刑，著为令。乙巳，阿桂以畏葸褫职，降兵丁效力。命温福驰赴云南署副将军事。壬戌，以高晋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留两江总督任。召阿尔泰入阁办事，以德福为四川总督。

六月辛未，直隶北运河决。甲戌，以努三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戊寅，命巴图济尔噶勒赴犁办土尔扈特投诚事宜。己卯，谕土尔扈特投诚大台吉均令来避暑山庄朝觐，命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驰驿迎之。壬午，致仕大学士陈宏谋卒。癸巳，命土尔扈特部众暂驻博罗博拉。以金川土舍索诺木请赏给革布什咱土司人民，命阿尔泰详酌机宜，毋姑息。

秋七月壬寅，阿尔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围攻沃克什，命剿之。乙巳，命侍郎桂林带银一万两赴古北口会同提督王进泰赈水灾。丙午，永定河决。丁未，命舒赫德署伊犁将军。戊申，上秋狝木兰。以小金川复侵明正土司，谕阿尔泰等进剿。丁巳，上奉皇太后启銮。癸亥，上奉皇太后驻避署山庄。丙寅，以此次巡幸木兰，沿途武职懈忽，杨廷璋、王进泰等均下部严议。

八月己丑，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扎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卒，以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额驸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和硕亲王。罢德福军机处行走。庚寅，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来京，查勘永定河工。命萨载兼署两江总督。壬辰，永定河决口合龙。癸巳，上幸木兰行围。丁酉，命阿尔泰仍管四川总督事，召德福回京。

九月戊戌朔，停本年勾决。癸卯，命理藩院侍郎庆桂在军机处行走。乙巳，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等入觐，赏顶戴冠服有差。命副将军温福、参赞大臣伍岱赴四川军营，会商进剿。辛亥，封渥巴锡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乌纳恩素珠克图旧土扈特部布延图亲王，舍楞为青塞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巴木巴尔为毕锡呼勒图郡王，余各锡爵有差。甲寅，上回驻避暑山庄。丁卯，以文绶为四川总督，勒尔谨为陕西巡抚。调永德为广西巡抚，梁国治为湖南巡抚，陈辉祖为湖北巡抚。

冬十月戊辰朔，以三宝为山西巡抚。己巳，上奉皇太后回銮。以舒赫德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勒图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为乌什参赞大臣。甲戌，宥纪昀，赏翰林院编修。乙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己卯，高晋等奏桃源厅陈家道口河工合龙，上嘉之。命高晋、裘日修、杨廷璋查勘南运河。丁亥召杨廷璋为刑部尚书，以周元理为直隶总督，徐绩为山东巡抚。甲午，陕甘总督吴达善卒，调文绶代之。

十一月己酉，董天弼奏攻取小金川牛厂。丙辰，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恭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以温福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丁巳，调素尔纳为理藩院尚书，以舒赫德为户部尚书。辛酉，皇太后万寿圣节，上诣寿康宫，率王大臣行庆贺礼。壬戌，董天弼进攻达木巴宗，失利。甲子，小金川番复陷牛厂。

十二月庚午，温福奏进驻向阳坪，攻小金川巴朗拉山碉卡，不克。桂林奏克小金川约咱寨。褫四川提督董天弼职，以阿桂署之。乙亥，蠲甘肃陇西等三十三州县三十三年被水旱雹霜等灾额赋。

丙戌，以大金川酋僧格桑遣土目赴桂林军营献物，命给赏遣归。己丑，温福奏克巴朗拉碉卡。癸巳，温福奏进驻日隆宗地方，董天弼收复沃克什土司各寨。

三十七年春正月辛丑，免奉天锦州二府额征米豆。免浙江玉环、海宁两厅县额征银谷。免山西大同等二府额征兵饷米豆谷麦，并太原等十四府州及归化城各属十分之三。壬寅，免和林格尔等处及太仆寺牧厂地亩额征银，并清水河厅额征银及太仆寺牧厂地亩额征米豆十分之三。癸卯，刑部尚书杨廷璋卒，以崔应阶为刑部尚书，嘉谟署漕运总督。乙巳，温福奏攻克小金川曾头沟、卡丫碉卡。丁未，桂林奏克郭松、甲木各碉卡。庚戌，以恒禄为内大臣。癸丑，建乌鲁木齐城，驻兵屯田。癸亥，命尚书裘日修协同直隶总督周元理浚永定河、北运河。

二月丁卯，以阿桂为四川军营参赞大臣。甲戌，上幸盘山。丙戌，上回銮，幸圆明园。丁亥，以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四川军营参赞大臣。乙未，免陕西西安等十二府州上年额征本色租粮。

三月丙申朔，免江苏金坛等十一州县六年至十年逋赋。戊戌，以索诺木策凌为乌鲁木齐参赞大臣，德云为领队大臣，命俱受伊犁将军节制。乙巳，以丰升额为四川军营参赞大臣。己酉，河南罗山县在籍知县查世柱，以藏匿《明史辑要》，论斩。壬子，桂林奏攻克大金川所据革布什咱土司之木巴拉等处。乙卯，温福奏攻克小金川资哩碉寨。丁巳，桂林奏攻克吉地官寨。温福奏攻克小金川阿克木雅寨。桂林奏攻克革什土司之党哩等寨，及小金川扎哇窠崖下碉卡。

夏四月丙寅朔，桂林奏攻克小金川阿仰东山梁等寨。豁甘肃节年民欠仓粮三百七十六万石有奇。壬申，桂林奏尽复革布什咱土司之地，及攻克小金川格乌等处。谕温福、桂林进剿索诺木。乙亥，授李湖云南巡抚，图思德贵州巡抚。壬午，改安西道为巴里坤屯田粮务兵备道，甘肃道为安肃兵备道，凉庄道为甘凉兵备道。裁乌鲁木齐粮道。庚寅，赐金榜等一百六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午，桂林攻小金川达乌东岸山梁，失利。

五月乙未朔，以温福劾色布腾巴勒珠尔贻误军务，褫爵职。丙申，免直隶沧州等十五州县厅积年逋赋。丁酉，以舒赫德为领侍卫内大臣。命福隆安赴四川查办阿尔泰劾桂林乖张捏饰一案。命托庸暂兼管兵部尚书，索尔讷署工部尚书。壬寅，命户部侍郎福康安在军机处行走。癸卯，命海兰察等赴四川西路军营，鄂兰等赴四川南路军营。调容保为绥远城将军。桂林以隐匿挫衄，褫职逮问。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己未，上奉皇太后幸避暑山庄。甲子，湖广总督富明安卒，以海明为湖广总督，海成为江西巡抚。免直隶大兴等十五州县额赋有差。

六月乙丑朔，上奉皇太后驻避暑山庄。温福等攻克小金川东玛寨。谕阿桂督上中下杂谷及绰斯甲布各土司进剿金川。丁丑，蠲甘肃皋兰等二十五厅县旱灾额赋。辛巳，盛京将军恒禄卒，调增海代之。以傅玉为黑龙江将军。甲申，调文绶为四川总督，海明为陕甘总督，以勒尔谨署之。命阿尔泰署湖广总督。丙戌，阿尔泰罢，调海明为湖广总督。以勒尔谨署陕甘总督，调富勒浑为陕西巡抚。命仓场侍郎刘秉恬赴四川西路军营督饷。辛卯，湖广总督海明卒，以富勒浑代之，陈辉祖署。命巴延三为陕西巡抚。

秋七月乙未，命刑部侍郎鄂宝赴四川南路军营督饷，授勒谨陕甘总督。

八月己巳，阿桂奏攻克小金川甲尔木山梁碉卡。以阿桂为内大臣。赏布拉克底土司安多尔“恭顺”名号，巴旺土妇伽让“恭懿”名号。壬申，温福等奏小金川贼袭玛尔迪克运路，海兰察等败之。己丑，小金川犯党坝官寨，阿桂遣董天弼援之。

九月壬寅，温福奏进至木兰坝，贼毁南北两山碉卡，聚守路顶宗山梁。谕严防后路。阿桂奏绰斯甲布土司分兵进攻勒乌围。上送皇太后回銮。戊申，上自避暑山庄回銮。甲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冬十月壬申，董天弼奏攻克穆阳冈等卡。壬午，阿桂奏攻克小金川甲尔木山梁。

十一月乙未，温福等奏攻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碉寨。丙申，除四川乐山等九州县三十五年坍废盐井额赋。辛丑，广州将军秦璜以纳仆妇为妾，褫职逮讯。设凉州副都统。裁西安副都统一。丙午，温福等奏克博尔根山等碉寨。戊申，阿桂奏攻克翁古尔垄等城寨。己酉，命富勒浑赴四川，以陈辉祖兼署湖广总督。癸丑，阿桂奏攻克得里等碉塞。丁已，阿桂奏攻克帮甲、拉宗等处，拉约各寨番

人降。

十二月癸亥，阿桂奏攻克僧格宗碉寨。癸酉，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俱为副将军，舒常、海兰察、哈国兴俱为参赞大臣，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复兴等为温福一路领队大臣，兴兆等为阿桂一路领队大臣。董天弼等为丰升额一路领路队大臣，赏给绰斯甲布土司工噶诺尔布“尊追归丹”名号。丙子，温福奏攻克明郭宗等碉卡。丁丑，阿桂奏攻克美诺碉寨。庚辰，温福奏彭鲁尔等寨番人就抚。辛己，温福等奏克布郎郭宋，底木达碉寨，泽旺降，僧格桑逃往金川。乙酉，秦璜以婪赃论斩。丙戌，授萨载江苏巡抚。丁亥，文绶以袒徇褫职，命刘秉恬为四川总督，仍督饷，以富勒浑署之。

三十八年春正月壬辰，召永德来京，调熊学鹏为广西巡抚，三宝为浙江巡抚。鄂宝仍授山西巡抚。以小金川平，缓四川官兵经过之成都等五十一厅州县三十八年额赋及分办夫粮之温江等九十厅州县三十七年蠲剩额赋。番民赋贡，一休缓之。温福等进剿金川，分由喀尔萨尔、喀拉依、绰斯甲布三路进兵。甲辰，哈萨克傅罗特使臣入觐。以阿尔泰婪赃，赐自尽。戊午，调永贵署户部尚书，以阿桂为礼部尚书。

二月庚申朔，谕温福等檄索诺木擒献僧格桑。

三月庚寅朔，日食。壬辰，上诣泰陵。奉皇太后巡幸天津，免所过地方及天津府属本年钱粮十分之三。癸巳，上阅永定河堤。丁酉，上谒泰陵。戊戌，上命简亲王丰讷亨奉皇太后自畅春园启銮，免跸路所经之宛平等二十州县及天津府属各州县三十三上至三十六年逋赋。己亥，免直隶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逋赋。庚子，上阅淀河。乙巳，上奉皇太后驻跸天津。己酉，上奉皇太后回銮。免通州、宝坻等九州县三十六年逋赋。壬子，上阅永定河。丙辰，上奉皇太后还京师。

闰三月己巳，以扎拉丰阿为御前大臣。命刘统勋等充办理《四库全书》总裁。乙酉，以素尔讷署工部尚书。

夏四月戊戌，以绰克托为乌什参赞大臣。庚戌，命索琳以署礼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辛亥，命庆桂以理藩院侍朗、副都统为伊犁参赞大臣。丙辰，谕高晋赈清河等州县及大河、长淮二卫被水灾民。戊午，加大学士温福、户部尚书舒赫德、工部尚书福隆安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际华、工部尚书裘日修太子太保少傅，礼部尚书阿桂、署兵部尚书丰升额、直隶总督周元理、闽浙总督钟音、四川总督刘秉恬太子少保。

五月辛酉，工部尚书裘日修卒，以嵇璜代之。丙寅，上奉皇太后启銮，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壬申，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乙亥，盛京将军增海卒，调弘晌代之。丁丑，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都统，以索诺木策凌为之，仍听伊犁将军节制。己卯，猛遮土目叭立齐等内附。癸未，召车布登扎布来京，命拉旺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乙巳，阿桂等奏金川番贼陷喇嘛寺粮台，袭据底木达、布朗郭宗。己酉，鄂宝奏金川番贼袭据大板昭。壬子，定边将军温福、四川提督马全、署贵州提督牛天畀败绩于木果木，俱死之。癸丑，以阿桂为定边将军，赠温福一等伯。小金川酋僧格桑父泽旺伏诛。大学士刘纶卒。甲寅，以富勒浑为四川总督，起文绶为湖广总督。丙辰，阿桂奏剿洗小金川番贼，尽毁碉寨，谕嘉之。

秋七月戊午朔，召舒赫德来京，以伊勒图为伊犁将军，庆桂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己未，金川番贼陷美诺、明郭宗，海兰察退师日隆。谕阿桂由章谷退师，丰升额退驻巴拉郎等处。癸亥，命富德为参赞大臣赴军营，命阿桂撤噶尔拉之师。甲子，命舒赫德为武英殿大学士。调阿桂为户部尚书，永贵为礼部尚书。丙寅，齐齐哈尔蝗。丁卯，以温福乖方偾事，革一等伯爵，仍予恤典。褫刘秉恬职。命议恤木果木阵亡提督马全、牛天畀，副都统巴朗、阿尔素纳，总兵张大经及各文武员弁。丙戌，谕阿桂先复小金川，分三路进剿。

八月戊子，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命于敏中为文华殿大学士，舒赫德管刑部，刘统勋专管吏部。己丑，命程景伊协办大学士。调王际华为户部尚书，蔡新为礼部尚书，嵇璜为兵部尚书。以阎循琦为工部尚书。戊戌，以明亮为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参赞大臣。壬寅，上幸木兰行围。

九月壬戌，降海兰察为领队大臣。甲子，上回驻避暑山庄。戊辰，上送皇太后回銮。己巳，索

诺木挟僧格桑归大金川，以其兄冈达克往美诺。谕阿桂乘机收复。允户部请开金川军需捐例。壬申，上自避暑山庄回銮。甲戌，以多敏为科布多参赞大臣，车木楚克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戊寅，上奉皇太后还京。庚辰，吏部尚书托庸致仕，调官保为吏部尚书。以英廉为刑部尚书，仍兼管户部侍郎事。

冬十月乙巳，和硕诚亲王允祕卒。己酉，褫车布登扎布定边左副将军职，仍留亲王衔，以瑚图灵阿代之。

十一月丁卯，阿桂等奏进剿小金川，攻克资哩山梁等处，收复沃克什官寨。戊辰，命福禄往西宁办事。召伍弥泰回京。己巳，阿桂等奏克复美诺，命进剿金川。辛未，军机大臣、大学士刘统勋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傅。壬申，召梁国治来京，在军机处行走。调巴延三为湖南巡抚。以毕沅为陕西巡抚。癸酉，明亮等奏克复僧格宗等碉寨。

十二月癸巳，以彰宝为云贵总督。辛丑，命李侍尧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管两广总督事。

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子，以姚立德为河东河道总督。丁丑，阿桂等克赞巴拉克等山梁。

二月甲申朔，命丰升额等助阿桂进攻勒乌围。丁亥，明亮等奏克木溪等山梁。戊戌，丰升额等克莫尔敏山梁。乙巳，蠲江苏山阳等十州县卫三十八年水灾额赋有差。丁未，上诣东陵，并巡幸盘山。庚戌，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至孝贤皇后陵奠酒。临故大学士公傅恒茔赐奠。辛亥，上驻跸盘山。

三月庚申，阿桂等克罗博瓦山梁，加阿桂太子太保，以海兰察为内大臣，额森特为散秩大臣。甲子，上幸南苑行围。辛未，阿桂等克得斯东寨。庚辰，明亮等克喀咱普等处，上嘉赉之。

夏四月乙酉，顺天大兴等州县蝗。辛亥，以京师及近畿地方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军流以下罪，直隶如之。戊戌，以御史李漱芳劾福隆安家人滋事，上嘉之，予叙。

五月癸丑朔，命刑部减秋审、朝审缓决一二次以上罪。丙寅，彰宝以病解任，以图思德署云贵总督。戊辰，上奉皇太后秋狝木兰。甲戌，上奉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

秋七月甲寅，阿桂等克色淜普山碉卡。己未，阿桂等克喇穆喇穆山等碉卡。壬戌，阿桂等克日则雅口等处寺碉。乙丑，乌鲁木齐额鲁特部蝗。庚午，明亮等克达尔图山梁碉卡。甲戌，以于敏中未奏太监高云从嘱托公事，下部严议。以阿思哈为左都御史。乙亥，命阿思哈在军机处行走。太监高云从处斩。辛巳，阿桂等克格鲁瓦觉等处碉寨。

八月壬午朔，日食。壬辰，富德等克穆当噶尔、羊圈等处碉卡。丁酉，上幸木兰行围。癸卯，金川头人绰穷斯甲降，献贼目僧格桑尸。

九月乙卯，山东寿张县奸民王伦等谋逆，命山东巡抚徐绩剿之捕。丁巳，命大学士舒赫德赴江南，同高晋塞决口。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命舒赫德先赴山东剿捕王伦。庚申，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带侍卫章京及健锐、火器二营兵，往山东会剿王伦。辛酉，王伦围临清，屯闸口。壬戌，上送皇太后回銮。癸亥，以天津府七县旱，命拨通仓米十万石备赈。丙寅，上自避暑山庄回銮。丁卯，山东兖州镇总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图肯以临阵退避，处斩。庚午，以江苏山阳等四县水灾，命免明年额赋。壬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丙子，山东临清贼平，王伦自焚死。

冬十月辛巳朔，以杨景素为山东巡抚。壬辰，免临清新城本年未完额赋，并旧城未完额赋十分之五。丙午，以徐绩为河南巡抚。

十一月癸丑，明亮等克日旁等碉寨。甲寅，以舒赫德为御前大臣。阿桂等克日尔巴当噶碉寨。以阿桂为御前大臣，海兰察为御前侍卫。丙辰，以四川成都等一百四十府厅州县行军运粮，免历年额赋有差。戊辰，阿桂克格鲁古了口等处碉寨。

四十年春正月甲戌，阿桂等克康尔萨山梁。

二月己卯，阿桂等克甲尔纳等处碉寨。丙戌，阿桂克斯莫思达碉寨。癸巳，以李瀚为云南巡抚。

三月辛亥，上幸盘山。甲寅，上驻跸盘山。蠲江南句容等十九州县，淮安、大河二卫三十九年水旱灾额赋。壬申，蠲长芦属沧州等六州县、严镇等六场，河南信阳等五州县三十五年旱灾额赋。

夏四月戊寅朔，蠲安徽合肥等十四州县、庐州等四卫三十九年旱灾额赋。丙戌，四川军营参赞

大臣、领侍卫大臣、和硕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卒。己丑，命明山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壬寅，赐吴锡龄等一百五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阿桂等克木思工噶克了口等处城碉。明亮等克甲索、宜喜。乙巳，明亮等克达尔图等处碉寨。以明亮、福康安为内大臣。

五月己酉，蠲直隶霸州、保定等三十九州县三十九年旱灾额赋。甲寅，阿桂等奏克巴木通等处碉卡。丁巳，明亮奏克茹寨、甲索等处碉卡。戊辰，阿桂等奏克噶尔丹等碉寨。壬申，上幸木兰，奉皇太后驻汤山行宫。明亮等奏克巴舍什等处碉寨。乙亥，阿桂等奏克逊克尔宗等处碉寨。加封定边右副将军、果毅公丰升额为果毅继勇公。

六月丁丑朔，蠲湖北汉阳等十五州县、武昌等六卫一所三十九年旱灾额赋。戊寅，上驻避暑山庄。癸未，上诣广仁岭万寿亭迎皇太后驻跸避暑山庄。壬辰，以丰升额为兵部尚书。丙申，领队大臣额尔特褫职逮治。庚子，设管理乌鲁木齐额鲁特部落领队大臣，以全简为之。

秋七月壬戌，阿桂等奏攻克昆色尔等处山梁碉寨。丁卯，阿桂等克章噶等碉寨。额洛木寨头人革什甲木参等率众来降。庚午，蠲甘肃皋兰等七厅州县三十九年被水被旱额赋。阿桂等克直古脑一带碉寨。

八月丙子朔，日食。丁丑，阿桂等克隆斯得寨。明亮等克扎乌古山梁。己卯，以霸州等三十余州县被水，拨直隶藩库银五十万两赈之。辛卯，上幸木兰行围。己亥，阿桂等奏克勒乌围之捷，进剿噶喇依贼寨。上命优叙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参赞大臣海兰察、额森特等功。辛丑，召舒赫德赴热河行在。癸卯，封罗卜藏锡喇布为贝子。乙巳，命侍郎袁守侗等赴贵州，谳知府苏乔禀揭总督、藩、臬袒让同知席缵一案。

九月庚戌，蠲湖北钟祥等十二州县并武昌等七卫三十九年旱灾额赋。癸丑，上回驻避暑山庄。丁巳，上送皇太后回銮。辛酉，以图思德劾苏墝浮收勒索，命袁守侗等严鞫之。丙寅，以明亮请赴西路失机，严斥之，仍夺广州将军。丁卯，上奉皇太后还京师。阿桂等克当噶克底等处碉寨。

己卯，召驻藏办事伍弥泰，以留保住代之。己丑，以霸州等六州县被灾较重，命即于闰十月放赈。庚寅，蠲甘肃皋兰等十七州县厅水雹霜灾额赋。壬辰，上还宫。丙申，调裴宗锡为贵州巡抚，命袁守侗暂署，图思德署云南巡抚，李质颖为安徽巡抚。

闰十月壬子，苏墝以侵税诬讦，处斩。壬戌，明亮等奏克扎乌古山梁。甲子，阿桂等奏克西里山黄草坪等处碉卡，总兵曹顺死之。命袁守侗赴四川，同阿扬阿谳冀国勋一案。复封庆恒为克勤郡王。壬申，明亮等克耳得谷寨。

十一月，明亮等克甲索诸处碉卡。乙酉，福禄以立塔尔一案未能鞫实，革，戍伊犁。己丑，阿桂克西里第二山峰，并进围鸦玛朋寨落。壬辰，明亮等奏克尔甲尔古等处碉卡。壬寅，阿桂等奏克舍勒固租鲁、科思果木、阿尔古等处碉寨。

十二月甲辰朔，日食。丁未，工部尚书阎循琦卒，调嵇璜为工部尚书，蔡新为兵部尚书，以曹秀先为礼部尚书。阿桂等克萨尔歪等寨落。丙辰，以阿桂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调熊学鹏为广东巡抚，以吴虎炳为广西巡抚。甲子，明亮等由达撒谷进兵，连克险要山梁及沿河格尔则寨落。丙寅，阿桂等克格隆古等处寨落。庚午，阿桂等由索隆古进据噶占山梁，直捣噶喇依。其头人色木里雍中及布笼普阿纳木来降。壬申，明亮等克甲杂等隘口，并后路巴里布、日盖古洛，进抵独松隘口，克日会捣噶喇依。其头人达固拉得尔瓦等来降。

清史稿卷一四　本纪第一四

高宗五

四十一年春正月癸酉朔，富德克打噶咱普德尔窝、马尔邦等碉卡。明亮等克独松等碉卡。甲戌，定郡王绵德以交结礼部司员削爵，命绵恩承袭。阿桂克喇乌喇等碉卡及舍齐等寺。己卯，阿桂率诸军进围噶喇依，索诺木之母及其姑姊妹出降。命封阿桂一等诚谋英勇公，予四团龙补服、金黄带。加赏果毅继勇公丰升额一等子。封明亮一等襄勇伯，海兰察一等超勇侯，额森特一等男，和隆武三等果勇侯，福康安、普尔普三等男。加赏奎林一等男。丰升额、明亮、海兰察、奎林、和隆武仍各

予双眼花翎，赏于敏中一等轻车都尉，均世袭。阿桂请安插降众于绰斯甲布十二土司地方，从之。壬午，赏阿桂紫缰。甲申，调明善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以法福里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己丑，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官保以病乞休，允之。以阿桂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丰升额为户部尚书，福隆安为兵部尚书。以绰克托为工部尚书。庚寅，嘉谟迁仓场侍郎。命阿思哈署漕运总督，永贵署吏部尚书，英廉署户部尚书。

二月己酉，授文绶四川总督，调富勒浑为湖广总督。庚戌，命嗣后社稷坛祭时，或值风雨，于殿内致祭。蠲江苏上元等三十九州县、镇江等五卫四十年旱灾额赋。辛亥，上谒东陵。以祇谒两陵，并巡幸山东，免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甲寅，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诣孝贤皇后陵奠酒。阿桂等奏索诺木等出降，槛送京师，两金川平。乙卯，命永贵回礼部尚书，仍兼署吏部事。丙辰，命图平定金川前后五十功臣像于紫光阁。命新设将军驻雅州，四川提督桂林驻金川。丁巳，上还京师。戊午，上谒泰陵。命袁守侗赴四川，会同阿桂查办参赞大臣富德。戊午，上谒泰陵。设云南腾越镇总兵官。丁卯，上奉皇太后巡幸山东。己巳，免顺天直隶通州等二十八州县未完地粮仓谷。庚午，停湖北勘丈湖地。免直隶霸州等二十一州县未完地粮仓谷。辛未，减直隶军流以下人犯罪。

三月丁丑，免山东泰安、曲阜二县本年额赋。戊寅，免山东邹平等三十七州县卫各项民欠额赋。己卯，增设成都将军，以明亮为之。辛巳，减山东军流以下人犯罪。壬午，免山东德州等十一州县缓征漕米漕项。癸未，以萨载为江南河道总督，杨魁为江苏巡抚。甲申，勒尔谨陛见，命毕沅署陕甘总督。丙戌，上驻跸泰安，谒岱庙。命还督抚贡物，仍严饬之。设金川勒乌围总兵。丁亥，上登泰山。辛卯，户部尚书王际华卒，以袁守侗代之。免四川通省上年额赋及本年夷赋有差。蠲河南武陟县四十年水灾额赋。乙未，上至曲阜，谒孔子庙。蠲安徽怀宁等三十二州县、建阳等七卫四十年水旱额赋。丙申，释奠先师孔子，告平两金川功。丁酉，上谒孔林。调李质颖为广东巡抚，以闵鹗元为安徽巡抚。戊戌，富德褫职逮治。己亥，云南车里逃夷刀维屏等悔罪自归，谕免死，锢之。庚子，命户部侍郎和珅军机处行走。辛丑，上奉皇太后自济宁登舟。

夏四月癸卯，以平定金川，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以英廉兼署户部尚书。命刘墉会同陈辉祖查勘湖北沔阳州冲溃堤工。甲辰，予告协办大学士、史部尚书官保卒。丁未，上阅临清州旧城。辛亥，命阿桂仍在军机处行走。癸丑，蠲直隶霸州等五十二州县四十年水灾额赋有差。乙卯，以平定金川，遣官告祭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孝贤皇后陵。丙辰，遣官告祭孔子阙里。壬戌，遣官告祭永陵、福陵、昭陵。甲子，以阿思哈为漕运总督，素尔讷为左都御史，索琳为理藩院尚书，仍留库伦辨事，命丰升额署理藩院尚书。乙丑，上送皇太后自宝稼营还京师。丙寅，献金川俘馘于庙社。丁卯，定西将军阿桂等凯旋。戊辰，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将军及随征将士等宴，并赏阿桂等御用鞍马各一。上还京师。己巳，受俘。上御瀛台，亲鞫俘囚。索诺木等皆磔于市。上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凯旋将士及王大臣等宴，赐将军阿桂以下银币有差。庚午，斩番目布笼普占巴、雅玛朋阿库鲁等于市。

五月辛未朔，上奉皇太后御慈宁宫，上徽号曰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戊寅，富德以诬讦阿桂悖逆，处斩。辛巳，豁山西石楼等三县丁徭虚额银。癸未，上奉皇太后启銮，秋狝木兰。己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庚子朔，定文渊阁官制。壬子，以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县厅旱灾，命多留市米以供民食。庚申，黄邦宁论斩，逮治前护广西巡抚苏尔德、署按察使广德。

秋七月庚申，索琳以不职镌级，以伍弥泰为理藩院尚书。丁亥，授巴延三山西巡抚，调鄂宝为湖南巡抚。

八月丁未，召瑚图灵阿，以巴林王巴图为定边左副将军，以额驸拉旺多尔济为伊犁参赞大臣。乙卯，上幸木兰行围。

九月丙子，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上送皇太后回銮。庚寅，上奉皇太后还京。

冬十月己亥朔，命丰升额为步军统领，福隆安仍兼管。壬寅，绥远城将军容保罢，以伍弥泰代

之。甲辰，命英诚公阿克栋阿在领侍卫内大臣上行走，以奎林为理藩院尚书。戊申，左都御史张若溎病免。辛亥，调崔应阶为左都御史，以余文仪为刑部尚书。壬子，阿思哈病免，以鄂宝为漕运总督。癸丑，以敦福为湖南巡抚。丙辰，命三宝查浙江漕粮积弊。甲子，以甘肃丰兰等二十九厅州县旱灾，豁历年积欠仓粮四百万有奇。

十一月甲申，命四库全书馆详核违禁各书，分别改毁。谕曰："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如钱谦益等，均不能死节，妄肆狂狺，自应查明毁弃。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熊廷弼材优干济，诸人所言，若当时采用，败亡未必若彼其速，惟当改易字句，无庸销毁。又直臣如杨涟等，即有一二语伤触，亦止须酌改，实不忍并从焚弃。"

十二月庚子，命戊戌年八月举行繙译乡试，次年三月举行会试。丙午，命明亮军机处行走，伍弥泰迁西安将军，博成署绥远城将军。戊申，以雅朗阿为绥远城将军。甲寅，蠲山东德州等三十州县卫所本年被灾额赋。丙辰，缅目得鲁蕴请送还内地官人，准其入贡。谕令进京乞恩。戊午，上幸瀛台。库车阿奇木伯克、哈萨克使人，及四川明正土司等瞻觐，各赐冠服有差。

四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蠲甘肃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民欠银八十四万两有奇。丙子，上御阅武楼阅兵，命诸王、大臣、外藩蒙古及回部、库车、哈萨克使臣、金川土司等从观。辛巳，以皇太后不豫，诣长春仙馆问安，奉皇太后幸同乐园，侍晚饍。自是每日诣长春仙馆请安。乙酉，以图思德奏缅番内附，命阿桂往云南筹办。调李侍尧为云贵总督，以杨景素为两广总督，郝硕为山东巡抚，图思德回贵州巡抚，裴宗锡回云南巡抚。己丑，宥熊学鹏罪，苏尔德、广德论斩。庚寅，皇太后崩，奉安于慈宁宫正殿，上以含清斋为倚庐，颁大行皇太后遗诏，谕穿孝百日，王大臣官员等二十七日除服。辛卯，尊大行皇太后谥号为孝圣宪皇后，推恩普免钱粮一次。壬辰，定二十七日内郊庙社稷遣官致祭用乐之制。乙未，尊大行皇太后陵曰泰东陵。丙申，移大行皇太后梓宫于畅春园，奉安于九经三事殿。上居圆明园。

二月丁酉朔，上诣安佑宫行告哀礼。上居无逸斋苫次。己亥，上还居圆明园。庚子，上诣九经三事殿大行皇太后梓宫前供奠。诸王大臣请间一二日行礼，不允。甲辰，谕二十七日内停止元旦朝贺。其百日后，寻常御殿视朝，届日请旨。乙巳，定百日内与二十七日内御用服色及臣下服色制。甲寅，高晋会同阿扬阿赴安徽查案，杨魁兼署两江总督。蠲安徽宿州等八州县、凤阳等三卫四十一年水灾额赋。丁巳，上诣九经三事殿大行皇太后梓宫前行月祭礼。以颜希深为湖南巡抚。

三月辛未，左都御史素尔讷、大理寺卿尹嘉铨休致。壬申，以萨载赴京，命德保兼署江南河道总督。戊寅，以迈拉逊为左都御史。壬午，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敬天光圣宁皇后。戊了，以恒山保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夏四月戊戌，以缅番投诚反覆，召阿桂回京，留缅目所遣孟干等。戊申，上诣九经三事殿孝圣宪皇后梓宫前行祖奠礼。己酉，孝圣宪皇后发引，上送往泰东陵，免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七。癸丑，上谒泰陵。是日，孝圣宪皇后梓宫至泰东陵，奉安于隆恩殿。丙辰，上诣泰东陵孝圣宪皇后梓宫前行百日祭礼。丁巳，大学士舒赫德卒。戊午，命永贵署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辛酉，蠲安徽宿州等八州县、长河等三卫四十一年水灾额赋。壬戌，命福隆安兼署吏部尚书。甲子，上还京师。

五月乙丑朔，孝圣宪皇后神牌升祔太庙。翌日，颁诏覃恩有差。戊辰，上临舒赫德丧次赐奠。壬申，蠲直隶清苑等十州县逋赋。戊寅，以普蠲全国钱粮，免福建台湾府属官庄租息十分之三。甲申，马兰镇总兵满斗于东陵掘墙通路，论斩。丁亥，命阿桂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吏部事，英廉协办大学士。命尚书果毅继勇公丰升额之父阿里衮袭果毅公爵号，亦加"继勇"二字。调永贵为吏部尚书，以富勒浑为礼部尚书，三宝为湖广总督，王亶望为浙江巡抚。蠲顺天直隶大兴等三十三厅州县被灾额赋。

六月乙卯，以吉林将军富椿调杭州将军，命福康安代之。己未，上诣黑龙潭祈雨。

秋七月，蠲甘肃皋兰等二十九厅州县四十一年被灾额赋。丙戌，命甘肃应征各属番粮草束免十分之三。暹罗头目郑昭进贡，送所获缅番，谕杨景素以请封檄谕之。

八月庚子，免乌鲁木齐各州县户民额粮十分之三。庚申，命侍郎金简赴吉林，会同福康安查办

事件。

九月丙子，上谒泰陵、泰东陵。壬午，上还京师。

冬十月戊戌，户部尚书果毅继勇公丰升额卒，调英廉为户部尚书，仍兼管刑部，命德福为刑部尚书。乙巳，诏陕西民屯租粮草束届轮免钱粮之年，一体蠲免。庚申，设密云副都统一，驻防兵二千。辛酉，命袁守侗赴浙江查审归安县知县刘均被控案。命侍郎周煌、阿扬阿赴四川查审大足县知县赵宪高被控案。

十一月丙寅，广德处斩。戊辰，海成以纵庇王锡侯褫职，以郝硕为江西巡抚，国泰为山东巡抚。壬申，刑部尚书余文仪乞休，允之。甲戌，调袁守侗为刑部尚书，梁国治为户部尚书。乙酉，蠲甘肃宁夏等七厅县本年被灾额赋。

二月丁酉，蠲甘肃皋兰等十七州县四十一年被灾额赋。癸丑，赈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厅州县被旱灾民。

四十三年春正月壬戌朔，免朝贺。癸亥，以郑大进为河南巡抚。辛未，追复睿亲王封爵及豫亲王多铎、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原爵，并配享太朝。己卯，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癸未，上谒泰陵、泰东陵。甲申，上谒泰东陵行期年礼。

二月丁酉，朝鲜、琉球入贡。己酉，以特成额为礼部尚书。调绰克托为吏部尚书，富勒浑为工部尚书。特成额迁成都将军，以钟音为礼部尚书。调杨景素为闽浙总督，桂林为两广总督，李质颖护之。戊午，以诚亲王弘畅为正白旗侍卫内大臣。

三月甲子，上诣西陵。戊辰，上谒泰陵、泰东陵。己巳，上亲祭泰东陵。乙亥，上阅健锐营兵。己丑，以李湖为湖南巡抚。

夏四月辛卯，以河南旱，命减开封等五府军流以下罪。壬寅，命先免河南四十五年田赋。癸卯，肃亲王蕴著卒。乙巳，上诣黑龙潭祈雨。辛亥，命减河南军流以下罪。乙卯，赐戴衢亨等一百五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庚申朔，以山东荒歉，命预免四十五年钱粮。丁卯，命山西巡抚兼理河东盐政。戊戌，怡亲王弘晓卒。

六月乙未，以九江关监督全德浮收，逮治之。

闰六月癸亥，河南祥符河决。

秋七月癸巳，河南仪封考城河决。乙未，命袁守侗往河南，会同河督姚立德、巡抚郑大进查办河工。戊戌，命高晋督办堤工。丁未，上诣盛京谒陵，免经过直隶、奉天各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

八月癸酉，以仪封决河下注安徽凤阳各州县，谕萨载等赈灾民。甲戌，上谒永陵。乙亥，行大飨礼。己卯，上谒福陵。免奉天所属府州县明年丁赋。庚辰，行大飨礼。上谒昭陵。辛巳，行大飨礼。命奉天、吉林、黑龙江各属已结未结死罪均减等，军流以下悉宥之。癸未，上临奠克勤郡王岳托墓。甲申，上临奠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乙酉，上诣文庙行礼。

九月甲午，锦县生员金从善，以上言建储立后，纳谏施德，忤旨，论斩。戊戌，礼部尚书钟音卒。金从善以妄肆诋斥，处斩。己亥，以德保为礼部尚书。丁未，申谕立储流弊，及宣明归政之期。壬子，上还京师。甲寅，高朴以婪赃论斩。绰克托以失察高朴褫职。命永贵为吏部尚书。乙卯，命迈拉逊署吏部尚书。

冬十月己未，以庚子年七旬万寿，巡幸江、浙，命举恩科乡会试，并普蠲钱粮。甲戌，江苏布政使陶易以徇纵徐述夔，褫职论斩。丙子，免甘肃皋兰等三十二厅州县四十二年旱灾额赋。

十一月戊子，禁贡献整玉如意及大玉。壬辰，定驿务归巡道分管，裁甘肃驿传道。赈广西兴安等九州县本年旱灾。庚子，免甘肃宁下等七厅州县四十二年被灾额赋。

十二月庚申，河南仪封堤工塌坏，高晋等下部严议。丙寅，谕国泰严治山东冠县义和拳教匪。甲戌，赈安徽当涂等三十四州县卫本年水旱灾、湖南湘阴等十五州县卫旱灾，并蠲额赋有差。

四十四年春正月丙戌朔，调陈辉祖为河南巡抚，郑大进为湖北巡抚。乙未，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卒。命三宝为东阁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萨载为两江总督，李奉翰为江南河道总督。癸卯，

上诣西陵，免经过地方本年丁赋十分之三，裁福州副都统。乙巳，命阿桂赴河南查勘河工。丁未，上谒泰陵、泰东陵。辛亥，上还京师。

二月癸亥，左都御史迈拉逊病免。丙子，以增福为福建巡抚，申保为左都御史。庚辰，命辑明季诸臣奏疏。谕曰："各省送到违碍应毁书籍，如徐必达《南州草》，萧近高《疏草》，宋一韩《掖垣封事》，切中彼时弊病者，俱无惭骨鲠。虽其君置若罔闻，而一时废弛瞀乱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朕以为不若择其较有关系者，别加编录，名为《明季奏疏》，勒成一书，永为殷鉴。诸臣在胜国言事，于我国家间有干犯之语，不宜深责，应量为改易选录，余仍分别撤毁。"壬午，建江南龙泉庄等处行宫。

三月丙申，命英廉署直隶总督。丁酉，命德福署协办大学士。调杨景素为直隶总督。三宝为闽浙总督。以图思德为湖广总督，舒常为贵州巡抚。乙巳，以谭尚忠署山西巡抚。己酉，赈湖北江夏等三十九州县卫上年旱灾。

夏四月己未，改辟展办事大臣为吐鲁番领队大臣。戊辰，上诣西陵。壬申，上谒泰陵、泰东陵。丁丑，改甘肃驿传道为分巡兰州道。戊寅，以袁守侗为河东河道总督，胡季堂为刑部尚书。己卯，上阅健锐营兵。庚辰，上还京师。

五月乙未，上秋狝木兰，免经过地方本年丁赋十分之三。丙申，以李世杰为广西巡抚。辛丑，上驻避暑山庄。丙午，以富纲为福建巡抚。丁未，上诣文庙行释奠礼。

六月丁卯，免甘肃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逋赋银二十三万五千两、粮一百零五万石各有奇。戊辰，河南武陟、河内沁河决。庚辰，建吐鲁番满城。

秋七月乙未，以孙士毅为云南巡抚。

八月戊辰，上幸木兰行围。辛未，命和珅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甲戌，以宗室永玮为黑龙江将军。乙亥，宁寿宫成。

九月庚子，上还京师。

冬十月壬戌，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属乾隆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仓谷。免西藏那克舒三十九族番子等应交马银。乙亥，免甘肃庄浪等十七厅州县被灾额赋。

十一月甲申，免安徽亳州等十一州县额赋。戊戌，杭州将军嵩椿坐耽于逸乐褫职，仍通谕申儆。癸卯，赈甘肃皋兰等十二厅州县灾民，并蠲本年额赋。丙午，以姚成烈为广西巡抚。以伍弥泰护送班禅至热河，给钦差大臣关防。

十二月癸丑，命侍郎德成至河南会办河工。甲寅，命户部侍郎董诰在军机处行走。乙卯，两广总督桂林卒，以巴延三代之，雅德为山西巡抚。戊午，大学士于敏中卒。湖广总督图思德卒，以富勒浑代之，绰克托代为工部尚书。丙寅，赈湖北沔阳等七州县卫本年水灾。己巳，命程景伊为文渊阁大学士，调嵇璜为吏部尚书、协辨大学士，周煌为工部尚书。辛未，直隶总督杨景素卒，以袁守侗代之。调陈辉为河东河道总督，荣柱为河南巡抚。

四十五年春正月庚辰朔，以八月七旬万寿，颁诏覃恩有差。辛巳，免河南仪封等十三州县被灾额赋。辛卯，上巡幸江、浙，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壬辰，免直隶顺德等四府属逋赋。己亥，免山东历城等二十八州县逋赋及仓谷。己酉，朝鲜国王李祘表贺万寿，优诏答之。修浙江仁和、海宁塘工。

二月癸丑，命舒常同和珅、喀宁阿查办海宁劾李侍尧各款。甲寅，免江南、浙江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免两江所属四十三年以前逋赋。丙辰，调李奉翰为河东河道总督，陈辉祖为江南河道总督。丁巳，免台湾府属本年额谷，免两淮灶户灾欠及川饷未缴银。己未，上渡江，阅清口东坝堤工。甲子，免江南、浙江省会附郭诸州县本年额赋。戊辰，上幸焦山。壬申，上幸苏州府。仪封决口合龙。己卯，免浙江仁和等县逋赋。

三月辛巳，上幸海宁州观潮。壬午，上幸尖山。召索诺木策凌来京，以奎林为乌鲁木齐都统。癸未，上幸杭州府。甲申，上幸秋涛宫阅水师。以博清额为理藩院尚书。壬辰，调李质颖为浙江巡抚，李湖为广东巡抚，以刘墉为湖南巡抚。以京察届期，予阿桂等议叙。左都御史崔应阶等原品休

致。癸巳，以罗源汉为左都御史。丁酉，李侍尧褫职逮问。孙士毅褫职，发伊犁效力。以福康安为云贵总督，索诺木策凌为盛京将军。辛丑，命英廉为东阁大学士，和珅为户部尚书。丙午，上诣明太祖陵奠酒。

夏四月己酉朔，上渡江。壬子，山东寿光人魏塾以著书悖妄，处斩。丁巳，上至武家墩，阅高家堰堤工，渡河。免山西太原等十六府州并归化城等厅应征额赋十分之三，大同、朔平及和林格尔等属全免之。辛酉，调杨魁为陕西巡抚，刘秉恬署云南巡抚，颜希深为贵州巡抚，吴坛为江苏巡抚。丁卯，调杨魁为河南巡抚，雅德为陕西巡抚，喀宁阿为山西巡抚。

五月甲申，以大学士、九卿改和珅所拟李侍尧监候为斩决，谕各督抚各抒所见，定拟题奏。丁亥，上还京师。癸巳，赐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宥孙士毅罪。己亥，上秋狝木兰。乙巳，上驻跸避暑山庄。甲寅，免湖北沔阳等五州县本年水灾额赋。乙卯，召大学士三宝入阁办事。调富勒浑为闽浙总督，舒常为湖广总督。丁卯，以和珅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庚午，江苏睢宁郭家渡河决。

秋七月丁丑，起孙士毅为编修。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入觐，上御清旷殿，赐坐，赐茶。戊戌，顺天良乡永定河决。庚子，上御万树园，赐班禅额尔德尼及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等宴，并赐冠服金币有差。辛丑，山东曹县及河南考城河决。壬寅，以李本为贵州巡抚。

八月戊申，赈河南宁陵等四县水灾。乙卯，大学士程景伊卒。丁巳，永定河决口合龙。湖北巡抚郑大进贡金器，不纳，切责之。己未，上七旬万寿节，御澹泊敬诚殿，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台吉等行庆贺礼。癸酉，调闵鹗元为江苏巡抚，农起为安徽巡抚。甲戌，上诣东西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赈浙江诸暨等七县水灾。

九月，以嵇璜为文渊阁大学士，蔡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周煌为兵部尚书、以周元理为工部尚书。壬午，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诣孝贤皇后陵奠酒。辛卯，上谒泰陵、泰东陵。睢宁郭家渡决口合龙。乙未，上还京师。乙巳，赈吉林珲春水灾。

冬十月戊申，定李侍斩监候。调雅德为河南巡抚。辛酉，免河南仪封等六县本年水灾额赋。壬戌，免直隶霸州等六十三州县本年水灾额赋。免江苏清河等八州县卫本年水旱额赋。免甘肃皋兰等三十五厅州县四十四年水灾额赋。甲戌，命博清额署左都御史，和珅仍兼署理藩院尚书。

十一月庚辰，命博清额为钦差大臣，护送班禅额尔德尼往穆鲁乌苏地方。壬午，以庆桂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癸未，班禅额尔德尼卒于京师。

十二月乙卯，赈甘肃皋兰等十八厅州县饥民。庚申，以会同四译馆屋坏，压毙朝鲜人，礼部尚书等下部严议。丁卯，命阿桂会同陈辉祖、富勒浑、李质颖勘视海塘。

四十六年春正月己卯，定蒙古喀尔喀，青海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回部王、公札萨克、台吉等世袭爵秩。丙申朝鲜国王李祘表谢赐缎匹，仍贡方物，温谕受之。癸卯，召富勒浑、李质颖来京。以陈辉祖为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督办塘工。调李奉翰为江南河道总督，韩鑾为河东河道总督。

二月丙辰，免浙江诸暨水灾额赋。癸亥，命阿桂勘视江南、河南河工。乙丑，上西巡五台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丙寅，免顺天保定七府州县逋赋。己巳，调雅德为山西巡抚。庚午，以富勒浑为河南巡抚。王燧论绞。

三月甲戌朔，上幸正定府阅兵。乙亥，免安徽亳州等九州县、凤阳等三卫水灾额赋有差。丙子，免江苏清河等八州县卫水灾额赋有差。戊寅，召庆桂来京，以巴图署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巳，上驻跸五台山。己丑，免甘肃皋兰等十五厅州县雹灾额赋有差。甲午，以宗室嵩椿为绥远城将军。庚子，上还京师。壬寅，甘肃循化厅撒拉尔回匪苏四十三等作乱，陷河州，命西安提督马彪同勒尔谨剿之。癸卯，回匪犯兰州，命阿桂往甘肃调度剿贼机宜。

夏四月甲申朔，命尚书和珅、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并巴图鲁侍卫等，赴甘肃剿贼。乙巳，命安徽巡抚农起往甘肃办理军需，宥李侍尧罪，赏三品顶戴赴甘肃。己酉，甘肃官

军收复河州，仁和县进援省城。庚申，休致大理寺卿尹嘉铨坐妄请其父从祀孔庙及著书狂悖，处绞。免直隶霸州等五十厅州县水灾额赋。戊辰，赐钱棨等一百六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庚午，逮勒尔谨，以李侍尧管理陕甘总督事，未至，以阿桂兼管之。召和珅回京。辛未，免安徽寿州等十二州县卫、河南仪封等五县水灾额赋。

五月辛卯，谕阿桂等除回民新教。

闰五月癸卯朔，勒尔谨论斩。己酉，免江苏阜宁等七县卫逋赋。庚戌，上秋狝木兰。丙辰，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庚辰，江苏睢宁魏家庄河决。己丑，以甘肃累年冒赈，命刑部严鞫勒尔谨，逮王檀望至都。壬辰，免陕西西安等十二府州民欠仓谷。癸巳，甘肃回匪苏四十三等伏诛。

秋七月壬寅朔，江苏崇明、太仓等州县海溢。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以冒赈浮销，褫职逮治。丙午，以奎林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明亮为乌鲁木齐都统。己酉，河南万锦滩及仪封曲家楼河决。庚申暹罗国长郑昭遣使赍表贡方物。辛酉，命阿桂阅视河南、山东河工。乙丑，南掌国王弟召翁贡方物。庚午，王檀望处斩，赐勒尔谨自尽，王廷赞论绞。免江苏崇明县本年额赋，赈江苏崇明等九厅州县河南仪封县水灾。

八月甲戌，赈甘肃陇西等四县水灾。免金县等七县额征半赋。己卯，袁守侗等坐查监粮失实，下部严议。壬午，调福康安为四川总督，以富纲为云贵总督，杨魁署福建巡抚。乙酉，赈湖北潜江等四州县水灾。丙戌，上幸木兰行围。魏家庄决口合龙。

九月戊申，王廷赞处绞。丁卯，赈山东金乡水灾。

冬十月丙子，赈江苏铜山等县水灾。丁丑，赈山东邹平等二十九州县、济宁等三卫、永阜等三场水灾。乙酉，赈直隶沧州等四州县、严镇等四场水灾。戊子，赈河南祥符十三县水灾。庚寅，赈湖北江夏等十七州县水旱灾。癸巳，赈安徽灵壁等二十四州县卫水旱灾。丁酉，上以御史刘天成奏，谕曰：“均田之法，势必致贫者未富，富者先贫。我君臣惟崇俭尚朴，知愧知惧，使四民则效而已。”罢陕西贡皮。

十一月庚子，工部尚书周元理予告，以罗源汉代之。以刘墉为左都御史，仍暂管湖南巡抚。丙午，以李世杰为湖南巡抚。戊辰，以郑大进为直隶总督。

十二月己巳朔，调姚成烈为湖北巡抚。以朱椿为广西巡抚。丁丑，以雅德为广东巡抚，谭尚忠为山西巡抚。戊子，大学士等议驳嵇璜请复黄河故道，上韪之。庚寅，毕沅以御史钱沣劾，降三品顶戴留任。辛卯，调农起为山西巡抚，谭尚忠为安徽巡抚。

四十七年春正月庚子，陈辉祖、闵鹗元降三品顶戴留任。乙卯，建盛京文溯阁。丙寅，《四库全书》成。

二月己巳，上御文渊阁，赐《四库全书》总裁等官宴，赏赉有差。丁亥，命乾清门侍卫阿弥达致祭河神。

三月庚子，上幸盘山。壬寅，上驻跸盘山。癸丑，调雅德为福建巡抚，以尚安为广东巡抚。甲寅，上还京师。乙卯，免甘肃积年逋赋粮二百四十五万石、银三十万两各有奇。戊午，免江苏常熟等二十八厅州县卫水灾额赋。癸亥，免直隶天津等三十九州县厅水灾额赋。

夏四月戊辰，命和珅、刘墉同御史钱沣查办山东亏空。戊寅，免山东寿光等五县水灾额赋。己卯，山东巡抚国泰褫职逮问，以明兴代之。辛巳，上阅火器营兵。甲申，免山西永济县水灾额赋。丁亥，上阅健锐营兵。壬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蔡新乞假，允之。以刘墉署吏部尚书。甲午，罗源汉罢，以刘墉为工部尚书，王杰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庆桂为盛京将军。

五月丁酉，召阿桂来京，命韩鑅、富勒浑筹办河工。己亥，赈山东曹州、兖州，济宁等府州，江苏徐州、丰、沛等县水灾。辛丑，免河南祥符等六县水灾额赋。定新建巴尔噶逊城名曰嘉德。戊申，上幸木兰。庚戌，免安徽怀宁等十八州县、安庆等五卫水灾额赋。甲寅，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丙子，国泰、于易简论斩。以富躬为安徽巡抚。

秋七月丙申朔，命阿桂仍督办河工。戊戌，索诺木策凌论斩。癸卯，国泰、于易简赐自尽。甲

辰，以李侍尧、国泰所办贡物过优，皆致罪戾，谕各督抚等惟当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己未，以何裕城署河东河道总督。癸亥，免甘肃陇西等四县四十六年水灾额赋。

八月丁卯，以福康安为御前大臣。癸酉，以宗室永玮为吉林将军，宗室恒秀为黑龙江将军。甲戌，加英廉、嵇璜、和珅、李侍尧、福康安太子太保，梁国治、郑大进太子少傅，萨载太子少保。壬午，赈江苏沛县等州县，山东邹、峄二县被水灾民。癸未，上幸木兰行围。乙酉，赐索诺木策凌自尽。壬辰，赈山东衮州等府县被水灾民。

九月丙申，建浙江文澜阁。壬寅，上回驻避暑山庄。癸卯，刑部尚书德福卒，以喀宁阿代之。命英廉暂管刑部。乙巳，调宗室永玮为盛京将军，庆桂为吉林将军。辛亥，陈辉祖褫职逮问，调富勒浑为闽浙总督，福长安署之。调李世杰为河南巡抚，以查礼为湖南巡抚。己未，赈浙江玉环等处海溢灾民。辛酉，免奉天承德等五厅县水灾额赋。

冬十月癸酉，新建库尔喀喇乌苏城名曰庆绥，晶河城名曰安阜。丁卯，赈河南汝阳等十六县水灾。甲申，直隶总督郑大进卒，以袁守侗署之。以福崧为浙江巡抚。赈安徽寿州等十六州县卫水旱灾。

十二月癸亥朔，陈辉祖及国栋等论斩。甲申，常青迁杭州将军。以乌尔图纳逊为察哈尔都统。

四十八年春正月甲午，以伊星阿为湖南巡抚。戊申，以萨载为两江总督，毕沅为陕西巡抚，刘秉恬为云南巡抚。

二月甲子，赐陈辉祖自尽，王燧处斩。乙丑，以毓奇为漕运总督。丙寅，以拉旺多尔济为御前大臣。戊辰，命建辟雍于太学。辛未，上诣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亥，上诣泰陵、泰东陵。戊子，赐明辽东经略熊廷弼五世孙先为儒学训导。

三月辛丑，予大学士阿桂等议叙。礼部侍郎钱载等原品休致。予总督袁守侗等、巡抚农起等议叙。召朱椿来京，以刘峨为广西巡抚。甲寅，免江苏铜山等十九州县、淮安等三卫水旱灾额赋。

夏四月乙丑，御前大臣喀喇沁郡王札拉丰阿卒，以拉旺多尔济为御前大臣。乙亥，上阅火器营兵。辛巳，召福康安来京。

五月壬辰，以福康安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予李奉翰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甲辰，以朱椿为左都御史。丙午，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贵卒。免安徽寿州等十一州县上年水灾额赋。丁未，直隶总督袁守侗卒，以刘峨代之。以孙士毅为广西巡抚，伍弥泰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己酉，上有疾，命永瑢代祀方泽。癸丑，上幸木兰。庚申，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乙丑，体仁阁火。乙酉，免山东永阜等五场上年水灾额赋。丁亥，赈湖北广济等六州县水灾。

秋七月戊戌，命海禄署伊犁将军，图思义署乌鲁木齐都统。乙卯，命蔡新为文华殿大学士，梁国治协办大学士，刘墉为吏部尚书。

八月甲午，赐达赖喇嘛玉册玉宝。甲戌，明亮、巴林泰等褫职逮问，以海禄为乌鲁木齐都统。乙亥，上自避暑山庄诣盛京谒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五。庚辰，太子太保、大学士英廉卒。辛巳，上驻跸哈那达大营。喀喇沁郡王喇特纳锡第等迎驾，赏赉有差。丁亥，上驻五里屯大营，科尔沁亲王恭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图等迎驾，赏赉有差。戊子，予明辽东经略袁崇焕五世孙炳以八九品官选补。

九月己丑朔，上驻跸四堡子东大营阅射。命皇十一子永瑆等迎册宝至盛京，藏于太庙。癸巳，上驻老边大营阅射。朝鲜国王遣使贡方物。乙未，免奉天各属乾隆四十九年额赋。戊戌，上谒永陵。己亥，行大飨礼。阅兴京城。免盛京户部各庄头仓粮。免盛京等处旗地应纳米豆草束十分之五。减奉天等处死罪，免军流以下罪。癸卯，上谒福陵。甲辰，行大飨礼。上谒昭陵，临奠武勋王扬古利墓。乙巳，行大飨礼。丙午，上临奠克勤郡王岳托墓。丁未，上临奠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戊申，上御崇政殿受庆贺。御大政殿赐扈从皇子、王、公、大臣等宴，赏赉有差。己酉，上诣清宁宫祭神，赐皇子、王、公、大臣等食胙。庚戌，上回跸。戊午，申谕詹事府备词臣升转之阶，及建储之必不可行。

冬十月壬戌，赈陕西榆林八州县等旱灾。癸亥，上驻跸文殊庵行宫。壬申，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乙亥，上还京师。

十一月己亥，释国栋。庚子，以福隆安病未痊，命福康安协同办理兵部尚书。辛丑，命刘峨饬玉田附近州县掘蝗蝻。壬寅，命刘峨查办南宫县义和拳邪教。己酉，以阿克栋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那尔瑚善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十二月丙寅，命福康安赴广东，会同永德谳盐商狱。

四十九年春正月丁未，上南巡，免直隶、山东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戊申，免直隶顺天等十二府州属逋赋。甲寅，调孙士毅为广东巡抚，以吴垣为广西巡抚。丙辰，免山东利津等二十一州县卫逋赋。召巴延三来京，调舒常为两广总督。以特成额为湖广总督，保宁为成都将军。

二月壬戌，上幸泰安府，诣岱庙行礼。丙寅，上谒少昊陵。至曲阜谒先师庙。丁卯，释奠先师，诣孔林酹酒。祭元圣周公庙。壬申，免江宁、苏州、安徽各属逋赋。免江南、浙江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以永保为贵州巡抚。赉江南、浙江耆民。戊寅，祭河神。上渡河。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军流以下罪。壬午，免江南江宁、苏州，浙江杭州等附郭诸县额赋。甲申，免两淮灶户四十五、六两年逋赋。

三月丙戌朔，祭江神。上渡江，幸金山。丁亥，上幸焦山。调周煌为左都御史。己丑，以王杰为兵部尚书，俟服阕后供职。辛卯，上幸苏州府。壬辰，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县卫三十年至四十四年逋赋。乙未，上诣文庙行礼。丁酉，再免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额赋十分之三。己亥，上幸海宁州祭海神。以福建钦赐进士郭钟岳年届一百四岁，来浙迎銮，赏国子监司业。庚子，上幸尖山观潮。阅视塘工。辛丑，上幸杭州府。癸卯，上诣圣因寺祭圣祖神御。戊申，上阅福建水师。庚戌，上自杭州回銮。改庆桂为福州将军。以都尔嘉为吉林将军。增西安副都统一。甲寅，上驻跸苏州府。巴延三褫职。

闰三月丙辰朔，兵部尚书福隆安卒，以福康安为兵部尚书，复兴署工部尚书。壬戌，上幸江宁府。甲子，祭明太祖陵。乙丑，上阅江宁府驻防兵。戊辰，上渡江。丙子，上祭河神，渡河。以伊龄阿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月，免江苏上元等八州县卫，安徽怀宁等十州县、安庆等三卫上年水旱灾额赋。

夏四月丙戌，免直隶宛平等五州县上年水灾额赋。庚寅，上祭禹庙。壬寅，以李绶为江西巡抚。甲辰，以河南卫辉等属旱，免汲县等十六县逋赋。乙巳，免直隶大名等七州县逋赋。丙午，甘肃新教回人田五等作乱，命李侍尧、刚塔剿之。丁未，上还京师。以海禄为乌什参赞大臣。庚戌，免陕西、甘肃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逋赋。辛亥，调李绶为湖南巡抚，以伊星阿为江西巡抚。甲寅，赐茹棻等一百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免湖北黄梅等四县、武昌等三卫上年水灾额赋。

五月丙辰，绰克托以缘事褫职逮问，以庆桂为工部尚书。调常青为福州将军，以永铎为杭州将军。己未，命庆桂在军机处行走。壬戌，上秋狝木兰。癸亥，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逋赋。戊辰，上驻跸避暑山庄。己巳，命福康安、海兰察赴甘肃剿捕回匪。甲戌，命阿桂领火器、健锐两营兵往甘肃剿叛回。以阿桂为将军，福康安、海兰察、伍岱并为参赞大臣。乙亥，甘肃回匪陷通渭县，寻复之。以舒亮为领队大臣。庚辰，李侍尧坐玩误褫职，以福康安为陕甘总督。刚塔以失机褫职逮问。辛巳，调庆桂为兵部尚书，复兴为工部尚书。以阿扬阿为左都御史。癸未，江南巡抚郝硕坐贪婪逮问。是月，免山东衮州等三府州属上年水灾额赋。

六月庚寅，免甘肃本年额赋。甲午，赈湖南茶陵、攸县水灾。壬寅，东阁大学士三宝卒。戊申，以书麟为安徽巡抚。是月，免安徽怀宁等十三州县卫上年水旱额赋。

秋七月甲寅朔，日食。丁巳，礼部尚书曹秀先卒，以姚成烈为礼部尚书。调李绶为湖北巡抚，以陆耀为湖南巡抚。己未，赐郝硕自裁。甲子，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俘贼首张文庆等。予阿桂轻车都尉，晋封福康安嘉勇侯，擢海兰察子安禄二等侍卫，授伍岱都统，俱给骑都尉，和珅再给轻车都尉，余各甄叙有差。丙寅，以常青为乌鲁木齐都统。癸酉，以伍弥泰为东阁大学士。调和珅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以福康安为户部尚书，仍留陕甘总督任。戊寅，命颁行军纪律。癸

未，李侍尧论斩。宥刚塔罪，戍伊犁。是月，免陕西榆林等八州县上年旱灾额赋。

八月己丑，河南睢州河决，命阿桂督治之。癸巳，免甘肃积年逋赋银三十五万两、粮四十七万石各有差。乙未，以河南偃师县任天笃九世同居，赐御制诗御书扁额。己亥，上幸木兰行围。辛丑，张文庆等伏诛。甲辰，暹罗国长郑华遣陪臣贡方物，乞封。

九月癸丑朔，赈安徽宿州等处水灾。乙卯，以回匪平，封和珅一等男。庚申，上驻跸避暑山庄。甲子，调乌尔图纳逊为察哈尔都统，积福为绥远城将军。甲戌，上还京师。丙子，宥绰克托罪。庚辰，命内大臣西明、翰林院侍读学士阿肃使朝鲜册封世子。是月，赈陕西华州等三州县水灾。

冬十月辛卯，命重举千叟宴。戊戌，赈江西南昌等六县水灾。己酉，减京师朝审情实句到逾三次人犯罪。

十一月乙丑，谕秋审、朝审各犯缓决至三次者，分别减等。壬申，睢州河工合龙。庚辰，命留保住为驻藏大臣，以福禄为西宁办事大臣。

十二月甲辰，谕预千叟宴官民年九十以上者，许其子孙一人扶掖；大臣年逾七十者，如步履稍艰，亦许其子孙一人扶掖。

五十年春正月辛亥朔，上以五十年国庆，颁诏覃恩有差。丙辰，举千叟宴礼，宴亲王以下三千人于乾清宫，赏赉有差。丁巳，左都御史周煌致仕，以纪昀为左都御史。调吴垣为湖北巡抚，以孙永清为广西巡抚。戊辰，召奎林来京，以拉旺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甲戌，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以潜与萨木萨克交通事觉，处斩。乙酉，赈江西萍乡等三县水灾。丁亥，上释奠先师，临辟雍讲学。戊子，免河南汲县等十四县逋赋。己丑，御试翰林院、詹事府官，擢陆伯焜、吴璥为一等，余升黜有差。试六部升用翰詹等官，擢庆龄为一等，余升黜有差。辛卯，调毕沅为河南巡抚，何裕城为陕西巡抚。甲辰，免江南江宁等六府州逋赋。是月，赈江西萍乡等三县、福建建安等二县水灾，河南汲县等十四县旱灾。

三月壬子，上幸盘山。甲寅，上诣明长陵奠酒。丁巳，上驻跸盘山。辛酉，截河南、山东漕粮三十万石，赈河南卫辉旱灾。甲子，免江苏安东、阜宁逋赋。丙寅，上还京师。丁卯，以永铎为伊犁参赞大臣，常青为西安将军，奎林为乌鲁木齐都统，复兴为鲁里雅苏台将军。以舒常为工部尚书，孙士毅兼署两广总督。乙亥，免直隶霸州等四十九州县逋赋。丙子，免河南商丘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

夏四月甲申，甘肃肃州等处地震，赈恤之。壬辰，上阅健锐营兵。丁酉，刑部尚书喀宁阿、胡季堂，侍郎穆精阿、姜晟以检验失实，降四品顶戴。戊戌，大学士蔡新致仕。是月，免河南汲县等旱灾额赋。赈祥符等州县旱灾。

五月壬子，免河南祥符等十六州县、郑州等三十二州县新旧额赋积欠。甲寅，调永保为江西巡抚，陈用敷为贵州巡抚。己未，拨两淮运库银一百万两交河南备赈。丙寅，上秋狝木兰。丁卯，山西平阳等属饥，给贫民两月粮。壬申，上驻跸避暑山庄。丙子，命梁国治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刘墉协办大学士。以曹文埴为户部尚书。丁丑，柘城盗匪平。是月，赈江苏铜山等十六州县、山东陵县等四十州县旱灾。

六月壬午，以漕运迟误，萨载等下部严议，分别赔偿。乙酉，理藩院尚书博清阿卒。丙戌，以留保住为理藩院尚书。辛丑，以奎林署伊犁将军，永铎署乌鲁木齐都统。乙巳，命再截留江西漕粮十万石于安徽备赈，赈安徽亳州等八州县旱灾。

秋七月己酉，调富勒浑为两广总督，以雅德为闽浙总督，浦霖为福建巡抚。庚戌，调浦霖为湖南巡抚，以徐嗣曾为福建巡抚。辛酉，以李庆棻为贵州巡抚。乙丑，拨户部银一百万两交河南备赈。辛未，赈山西代州等六州县水灾。乙亥，以奎林为伊犁将军，永铎为乌鲁木齐都统。

八月乙酉，命阿桂赴河南勘灾，兼赴江南、山东查办河运。癸巳，上幸木兰行围。庚子，赈陕西朝邑县水灾。癸卯，以伊桑阿为山西巡抚。

九月己酉，命福康安赴阿克苏安辑回众。以庆桂为乌什参赞大臣，署陕甘总督。降海禄为伊犁领队大臣。命明亮以伊犁参赞大臣署乌什参赞大臣。甲寅，上驻跸避暑山庄。戊午，调永保为陕西

巡抚，何裕城为江西巡抚。戊辰，上还京师。壬申，赈江苏长洲等五十六州县卫旱灾。

冬十月丁丑朔，召勒保、松筠回京，命佛住驻库伦，会同蕴端多尔济办事。庚辰，赈湖南巴陵等十州县旱灾。辛丑，赈安徽亳州五十一州县并凤阳等九卫旱灾。是月，免甘肃皋兰等十二厅州县卫本年雹水灾额赋。赈直隶平乡等十六州县水旱灾，河南永城等十二州县旱灾。

十一月乙亥，以乾隆六十年乙卯正旦推算日食，宣谕定次年归政。是月，赈山东峄县等九州县旱灾，甘肃河州等七州县水雹灾。

十二月丁丑，以御史富森阿条陈地丁钱粮请收本色，谕斥为断不可行，罢之。丙戌，以明亮为乌什参赞大臣，庆桂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壬寅，禁广东洋商及粤海关监督贡献。是月，赈陕西朝邑等三县水灾。

清史稿卷一五　本纪第一五

五十一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免朝贺。戊申，命户部拨银一百万两解往安徽备赈。辛酉，礼部尚书姚成烈卒，以彭元瑞代之。丙寅，以普福为驻藏大臣。庚午，江西巡抚何裕城奏粮价日昂，由江、楚贩运过多所致。上以意存遏籴，切责之。命范建中往哈密办事。

二月庚辰，上御经筵赐宴，命工歌新谱《抑戒诗》，岁为例。加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太子太保。乙酉，上幸南苑行围。辛卯，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伊龄阿往浙省盘查仓库。壬辰，上诣西陵，巡幸五台山，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丙申，上谒泰陵、泰东陵。丁酉，免直隶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属上年灾欠银米。己亥，以图萨布为湖北巡抚。癸卯，免山西忻州等六县逋赋。

三月丙午，上驻跸五台山。丙辰，两江总督萨载卒，调李世杰代之。以保宁为四川总督，鄂辉为成都将军。己未，上阅滹沱河，阅正定镇兵。壬戌，上祭帝尧庙。癸亥，命李侍尧署户部尚书。甲子，赈陕西庙邑等三县灾民。庚午，上还京师。辛未，以伊龄阿为浙江巡抚。

夏四月己卯，命大学士阿桂往江南筹办河工。乙酉，浙江学政窦光鼐奏嘉兴、海盐、平阳三县亏空各逾十万，郡县采买仓储，俱折收银两，以便挪移。命曹文埴等严查覆奏。赈山西代州等六州县水灾。己丑，命窦光鼐会同曹文埴等查办浙江亏空。

五月丙午，命阿桂赴浙，会同曹文埴等查办亏空，并勘海塘。丙辰，富勒浑褫职，交阿桂等审讯。丁巳，以孙士毅为两广总督，调图萨布为广东巡抚，以李封为湖北巡抚。己未，以李侍尧署湖广总督。辛未，上秋狝木兰。赈四川打箭炉等地震灾。是月，免江苏上元等五十六州县卫上年旱灾额赋。

六月丁丑，上驻跸避暑山庄。乙酉，以福崧署山西巡抚。丁亥，湖南常德府沅江溢。辛丑，调富纲为闽浙总督，以特成额为云贵总督。以毕沅为湖广总督，江兰为河南巡抚。

秋七月戊申，免河南商丘等十二州县上年旱灾额赋。壬子，江苏清河李家庄河溢。丁巳，命阿桂由浙江赴清口，会同李世杰等办理堵筑事宜。己巳，曹锡宝劾和珅家人刘全，不能指实，加恩革职留任。

闰七月庚辰，大学士、伯伍弥泰卒。召刘秉恬来京，以谭尚忠为云南巡抚。己丑，浙江学政吏部右侍郎窦光鼐褫职。庚寅，富勒浑论斩。乙未，命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福康安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福长安为户部尚书，绰克托署兵部尚书。戊戌，赈湖南武陵、龙阳水灾。

八月丙辰，上幸木兰行围。庚申，调嵩椿为绥远城将军，积福为宁夏将军。

九月戊寅，上驻跸避暑山庄。丁亥，以勒保为山西巡抚。戊子，以永保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巴延三为陕西巡抚。壬辰，上还京师。甲午，调福长安署兵部尚书，以绰克托署户部尚书。乙未，以琅玕为浙江巡抚。己亥，皇长孙贝勒绵德卒。赈安徽五河等十七州县并凤阳等五卫水灾。

冬十月辛丑朔，调富纲为云贵总督，以常青为闽浙总督。丁未，降毕沅仍为河南巡抚，江兰仍为河南布政使，授李侍尧湖广总督。丁巳，免直隶安州等四州县被灾额赋有差。

十一月，赈安徽合肥等十七州县水灾。

十二月辛丑，福建南靖县匪徒陈荐等作乱，捕治之。壬子，大学士梁国治卒。命兵部尚书王杰在军机处行走。戊午，封郑华为暹罗国王。丙寅，福建彰化县贼匪林爽文作乱，陷县城，知县俞峻死之。命常青、徐嗣曾等剿办。

五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林爽文陷诸罗竹堑。癸酉，命鄂辉署四川总督。乙亥，宥富勒浑罪。丁丑，调李侍尧为闽浙总督，常青为湖广总督，仍留福建督办军务，命舒常署之。癸未，林爽文陷凤山，知县汤大全死之。甲申，常青以守备陈邦光督义民守鹿仔港，收复彰化奏闻。丁亥，命王杰为东阁大学士，管礼部事。调彭元瑞为兵部尚书，以纪昀为礼部尚书。庚寅，允户部尚书曹文埴终养，以董诰代之。辛卯，命松筠往库伦办事。丁酉，命常青渡台剿匪。

二月壬寅，林爽文复陷凤山，犯台湾府，柴大纪督民兵御之。癸卯，以李绶为左都御史。乙巳，以长麟为山东巡抚。壬子，免台湾府属本年额赋。丙辰，复诸罗。甲子，上诣东陵。丁卯，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

三月癸酉，上回跸。丙子，以重修明陵成，上临阅，申禁樵采。辛巳，复凤山。辛卯，以姜晟为湖北巡抚。黄仕简以贻误军机褫职，令其长孙嘉谟袭公爵。乙未，逮黄仕简下狱。

夏四月辛丑，以常青为将军，恒瑞、蓝元枚为参赞。调蓝元枚为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署陆路提督。戊午，上诣黑龙谭祈雨。壬戌，赐史致光等一百三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甲子，上阅火器营兵。

五月丁卯朔，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病免，以三丕勒多尔济代之。戊辰，授兰第锡河东河道总督。甲戌，上秋狝木兰。庚辰，上驻跸避暑山庄。湖南凤凰厅苗作乱，总兵尹德禧讨平之。

六月庚戌，免浙江仁和场潮冲荡地额课。壬子，授柴大纪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丙辰，召福康安赴行在，以勒保署陕甘总督。

秋七月壬辰，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率侍卫、章京等赴台湾剿贼。癸巳，赈安徽怀远、凤阳等州县水灾。赈山西丰镇等九厅州县旱灾。

八月，常青免，命福康安为将军，赴台湾督办军务。辛亥，上幸木兰行围。

九月壬申，上回驻避暑山庄。庚辰，上回跸。壬辰，调柴大纪为福建水师提督，以蔡攀龙为福建陆路提督，并授参赞。辛卯，以诸罗仍未解围，催福康安径剿大里杙贼，并分兵进大甲溪。

冬十月丁未，命福长安署工部尚书。戊申朔，修福陵。丁未，睢州下汛决口合龙。丙辰，命阿桂赴江南勘高堰等处堤工。戊午，免江苏清河等二十三州县及淮安等五卫本年水灾漕项漕米有差。辛酉，以福州将军恒瑞剿贼怯懦，召来京，调鄂辉代之。赈直隶保安等七州县旱灾。壬戌，命江苏、浙江拨济福建军需钱各五万贯。

十一月甲子朔，加李侍尧、孙士毅太子太保，柴大纪太子少保。赐台湾广东庄、泉州庄义民御书扁额。壬申，以柴大纪固守嘉义，封一等义勇伯，世袭。免台湾嘉义县五十四年额赋。以巴延三奏达赖喇嘛遣使称“夷使”，申饬之。乙酉，奎林以婪赃，褫职逮问，以保宁为伊犁将军。调李世杰为四川总督，以书麟为两江总督，陈用敷为安徽巡抚。

十二月丁未，福康安等败贼于仑仔顶庄等处，解嘉义围，晋封福康安、海兰察公爵，各赏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己酉，迁常青福州将军。以舒常为湖广总督，福长安为工部尚书。以福康安劾柴大纪、蔡攀龙战守之功多不确实，谕：“柴大纪坚持定见，竭力固守，蔡樊龙奋勇杀贼，竟抵县城。或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致为所憎。岂可转没其功，遽加无名之罪？”以孙士毅调兵运械，不分畛域，赏双眼花翎。戊午，以德成奏称柴大纪贪纵废驰，命福康安、李侍尧据实参奏，并以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雅德在福建时徇隐，逮之。庚申，伍拉纳护福建巡抚。以永铎为盛京将军，尚安为乌鲁木齐都统。

五十三年春正月丁卯，免兵差经过之福建晋江等二十县本年额赋有差。辛未，明兴奏山西永宁等处河清。丙戌，柴大纪褫职逮问。福州将军常青以徇隐柴大纪褫职。

二月甲午朔，获林爽文，赏福康安、海兰察御用佩囊，议叙将弁有差。晋封大学士和珅三等伯爵。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福长安、董诰议叙。予孙士毅轻车都尉世职。乙未，释黄仕简、任承

恩。壬寅，伊犁参赞大臣海禄以劾奎林失实褫职，与奎林俱罚在拜唐阿上效力。乙巳，立先贤有子后裔《五经》博士。辛亥，上巡幸天津。庚申，获台湾贼首庄大田，议叙提督许世亨等有差。辛酉，免天津府属逋赋。壬戌，上御阅武楼阅兵。

三月戊辰，命侍郎穆精阿赴湖北，会同舒常查案。壬申，林爽文伏诛。癸未，再赏福康安、海兰察紫缰、金黄瓣珊瑚朝珠及福康安金黄腰带。

夏四月辛丑，以旱命刑部减徒以下罪。丙午，上阅健锐营兵。庚戌，免江苏清河等十八州县、淮安等五卫上年水灾额赋有差。己未，富勒浑、雅德以失察柴大纪论绞。

五月丁卯，蠲河南商丘等六州县上年水灾额赋有差。癸酉，蠲直隶保安等七州县上年水灾民田旗地额赋。庚辰，上秋狝木兰。癸未，宥常青罪。庚寅，赈台湾难民。

六月丙申，富纲奏缅甸孟陨差头目业渺瑞洞等赍金叶表文进贡，谕护送迅来行在。戊戌，赈湖南溆浦县水灾。免安徽凤阳等四府州卫上年水灾额赋有差。辛丑，赈湖北长阳县水灾。丁未，免陕西华州等三州县五十一年水灾额赋。戊申，安南人阮惠等叛逐其国王黎维祁，维祁来求援。命孙士毅赴广西抚谕之。免山西大同等九州县上年旱灾额赋。

秋七月辛酉朔，以安南牧马官阮辉宿奉黎维祁之母及子来奔，谕孙士毅等抚恤之。壬戌，赈山东胶州、寿光水灾。湖北荆州江溢，府城及满城均浸没，谕舒常等查勘抚恤。丁丑，赏还闽浙总督李侍尧伯爵，予现袭之李奉尧提督衔。戊寅，湖北武昌、汉阳江溢。以毕沅为湖广总督，伍拉纳为河南巡抚，明兴为乌什办事大臣。赈安徽怀宁等州县水灾。柴大纪处斩。召姜晟来京，以惠龄为湖北巡抚。戊子，廓尔喀据后藏济咙、聂拉木，命成德与穆克登阿剿之。

八月甲辰，赈湖北监利、石首水灾。丙午，上幸木兰。庚戌，以木兰大水，停行围。癸丑，廓尔喀复陷宗喀，以鄂辉为将军、成德为参赞大臣剿之。丙辰，安南阮岳等遁，命孙士毅督许世亨进剿，命富纲统兵进驻蒙自。戊午，上回驻避暑山庄。

九月壬戌，缅甸番目细哈觉控等入觐，谕暹罗、缅甸现均内附，二国应修好，不得仍前构兵。戊辰，赈湖北沔阳、黄冈水灾。癸酉，免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

冬十月庚寅，廓尔喀侵后藏萨喀，命孙士毅出关督剿。甲午，赈湖北潜江水灾。丙申，赈湖北江夏等三十六州县水灾。己亥，以黎维祁暗弱，谕孙士毅选择黎裔入京朝贡。庚子，命云南提督乌大经统兵出关，檄谕阮惠等来归。癸卯，调舒濂为驻藏大臣，以恒瑞为伊犁参赞大臣。调都尔嘉为盛京将军，恒秀为吉林将军。改嵩椿为西安将军，以兴兆代之。琳宁为黑龙江将军。乙卯，李侍尧病，命福康安署闽浙总督。

十一月辛酉，免安徽望江等二十六州县卫本年被水额赋有差。癸亥，李侍尧卒，以福康安代之。以勒保为陕甘总督，海宁为山西巡抚。丙子，修湖北江陵、公安各堤。免湖北江陵等三十六州县本年水灾额赋有差。

十二月己丑，释富勒浑、雅德。孙士毅奏败贼于寿昌江。癸巳，又败贼于市球江。丙申，收复黎城，复封黎维祁安南国王，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为一等子。戊申，命孙士毅班师。

五十四年春正月己未，以元旦受贺，朝班不肃，褫纠仪御史等职，尚书德保摘翎顶，都察院、鸿胪寺堂官均下部严议。庚申，成德以收复宗喀、济咙，克摄拉木奏闻。癸酉，礼部尚书德保卒，以常青代之。甲戌，以缅甸孟陨悔罪投诚，谕令睦邻修好，并赐暹罗国王郑华彩币，令其解仇消衅，免福建淡水等六厅县灾欠额赋。癸未，阮惠复陷黎城，广西提督许世亨等死之。召孙士毅来京，削公爵。调福康安为两广总督。以伍拉纳为闽浙总督，梁肯堂为河南巡抚。以海禄为广西提督。甲申，安南国王黎维祁复来奔，命安插广西。丙戌，褫孙士毅职，命仍以总督顶戴在镇南关办事。

二月庚寅，以京察届期，予大学士阿桂等议叙，内阁学士谢墉等下部议处，理藩院侍郎福禄原品休致，予总督福康安等议叙。丁酉，勒保陛见，以巴延三署陕甘总督。和阗领队大臣格绷额以婪索鞫实，处斩。甲寅，调兰第锡为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为河东河道总督。乙卯，以安南瘴疠炎荒，不值用兵，详谕福康安。

三月甲子，免甘肃积年逋赋及未完籽种口粮。免陕西延安等三府州未完仓谷。谕福康安檄阮惠

缚献戕害提镇之匪。乙丑，刘墉以上书房师傅旷职，降侍郎衔。以彭元瑞为吏部尚书，孙士毅为兵部尚书。丁卯，上幸盘山。

夏四月戊子，免奉天广宁、凤凰二城属上年水灾额赋，仍赈恤有差。丙申，晋赠许世亨伯爵，令其子承谟袭。召孙士毅回京。庚子，以恒瑞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福长安署兵部尚书。谕福康安安插安南黎氏宗族旧臣。予从军出力之谅山都督潘启德以都司用。壬寅，命阿桂覆勘荆州堤工。丁未，宣谕："安南水土恶劣，决计不复用兵。阮惠已三次乞降，果赴阙求恩可量加封号。朕抚驭外夷，无不体上天好生之德，从未敢穷兵黩武。"辛亥，赐胡长龄等九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调都尔嘉为黑龙江将军，嵩椿为盛京将军，恒秀为绥远城将军，琳宁为吉林将军。癸丑，以阮惠不亲来吁恳，遣阮光显入关进贡，谕福康安却之。丙辰，豁直隶宣化等四县上年旱灾额赋。

五月己未，免官兵经过之广西柳州等五府属本年额赋。福康安等奏安南阮惠遣其侄阮光显赍表贡乞降，并吁恳入觐。许之，却其贡。乙酉，增伊犁惠远城、惠宁城官。

闰五月庚寅，上秋狝木兰。辛卯，免奉天广宁等七城上年水灾额赋。甲午，赈云南通海等五州县地震灾民。

六月，免安徽安庆等七府州五十三年水灾额赋。甲子，以管干贞为漕运总督。戊辰，赈直隶蠡县水灾。庚午，命兵部尚书孙士毅军机处行走。壬申，以郭世勋为广东巡抚。癸酉，以陈步瀛为贵州巡抚。丙子，福康安奏，阮惠即阮光平，因赦其前罪，准令降附，具表谢恩进贡，并求于明年到京祝厘。上以其情词肫切，册封为安南国王，并赐敕谕。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县上年水灾额赋。

秋七月乙酉朔，以决河下注泗州一带，谕赈恤灾民。丁酉，赈直隶安州等八州县水灾。庚子，户部尚书绰克托卒。丙午，以巴延三为户部尚书，秦承恩为陕西巡抚。戊申，安南贡使阮光显等入觐。

八月乙丑，赈河南永城、临漳等县水灾。戊辰，赈安徽宿州水灾。己巳，上幸木兰行围。甲戌，赈直隶清苑等三十四州县水灾。

九月己丑，廓尔喀贡使入觐，封拉特纳巴都尔王爵，巴都尔萨野公爵。庚寅，上回驻避暑山庄。辛卯，赈江苏铜山等十一州县水灾。丙申，赈吉林属珲春水灾，豁应交义仓粮石及上年借给仓谷。丁酉，上回跸。丙午，安南黎维祁自保乐袭牧马，为阮光平所败。谕福康安，如黎维祁来奔，收纳之。辛亥，左都御史阿扬阿卒，以舒常代之。

冬十月癸丑，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罢，以保泰代之。命伍尔伍逊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乙卯，以佛住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赈吉林打牲乌拉等处水灾。己未，睢宁决口合龙。辛酉，赈湖南华容等县水灾。

十一月乙酉，安南国王阮光平以受封进谢恩贡物，允之。丙戌，免安徽宿州等十四州县卫逋赋。庚寅，命福康安将黎维祁及其属人送京师，隶汉军旗籍，以黎维祁为世管佐领。癸巳，四川总督李世杰病，命侍卫庆成带医诊视，以孙士毅署之，彭元瑞署兵部尚书。戊戌，免盛京等五城借仓谷。

十二月庚申，追夺故大学士冯铨等谥。辛未，上以来年八旬万寿，命镌八征耄念之宝。

五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覃恩有差，普免各直省钱粮。己丑，颁恩诏于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国。壬辰，赏大学士和珅黄带、四开褉袍。赐安南国王阮光平金黄鞓带。乙巳，朝鲜国王李祘表贺万寿，贡方物。己酉，琉球国王尚穆进表谢恩，贡方物。

二月壬子朔，以河南考城城工错缪，降江兰道员，毕沅等褫职，仍留任。癸丑，免直隶永清、武清五十四年水灾额赋。己未，上诣东陵、西陵，巡幸山东，免经过直隶州县钱粮十分之三。壬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庚午，上谒泰陵、泰东陵。辛未，免直隶各属节年因灾缓征钱粮。壬申，命福康安带同阮光平入觐，郭世勋兼署两广总督。乙亥，免云南通海等五州县五十四年分地震灾田额赋，并除傍海震没田赋。免经过山东钱粮十分之三。降直隶总督刘峨侍郎，以梁肯堂为直隶总督，调穆和蔺为河南巡抚。戊寅，免山东各属因灾缓征银两。以福崧为安徽巡抚。

三月乙酉，上登岱。甲午，上谒少昊陵。至曲阜谒先师庙。乙未，释奠。赐衍圣公孔宪培及孔氏族人等章服银币有差。丙申，上谒孔林。庚子，免乌鲁木齐各州县额征地粮十分之一。乙巳，缅

甸国长孟陨遣使表贺万寿，贡驯象，请封号。命封为缅甸国王。免直隶昌平等七州县水灾旗地租银。南掌国王召温猛表贺万寿，贡驯象。己酉，免直隶长卢等五场上年水灾灶课。

夏四月丁巳，上幸天津府。谕伍拉纳查浙江浮收漕粮情弊。己未，大学士嵇璜重与恩荣宴，御制诗章赐之。辛酉，命吉庆会同嵩椿勘明英额边至＜□讠爰＞阳边。乙丑，免安徽宿州、灵壁等八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上还京师。丙寅，上诣黑龙谭祈雨。闵鹗元罢，调福崧为江苏巡抚，何裕城为安徽巡抚。庚午，以书麟覆奏欺饰，下部严议，仍留任。闵鹗元褫职逮问。壬申，免河南永城五十四年水灾额赋。癸酉，以孙士毅为四川总督，李世杰为兵部尚书。乙亥，赐石韫玉等九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卯，免山西太原、辽州等十六府州并归化城等处额赋十分之三。

庚寅，上幸避暑山庄。庚子，赏黎维祁三品职衔。壬寅，免西藏所属三十九部落钱粮。己酉，书麟褫职逮问，福崧兼署两江总督。韩鑅赴江南帮办河工。

六月壬子，调孙士毅为两江总督，保宁署四川总督，永保署伊犁将军。乙卯，以陈用敷为广西巡抚。闵鹗元论斩。丁巳，免直隶霸州等五十四厅州县并各属旗地上年水灾额赋。戊午，除湖南乾州等五厅县苗民杂粮。

秋七月己丑，安南国王阮光平入觐。庚寅，以朱珪为安徽巡抚。甲午，赈直隶朝阳、天津水灾。丙申，赈奉天锦州九关台，山东平原、禹城等县水灾。丁酉，兵部尚书李世杰以失察书吏休致。己亥，起刘峨为兵部尚书。戊申，上还京师。赈江苏砀山等县，安徽宿州，河南永城、夏邑水灾。江苏砀山王平庄河决。命福崧赴宿州办河工。丁未，赈山东临清水灾。

八月庚戌，暹罗国王郑华表贺万寿，贡方物。琅玕以失察漕粮自劾，罢之。调海宁为浙江巡抚，书麟为山西巡抚。辛酉，上八旬万寿节，御太和殿，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回部王、公、台吉、伯克，哈萨克、安南国王、朝鲜、缅甸、南掌贡使，各省土司，台湾生番等行庆贺礼。礼成，宁寿宫、乾清宫赐宴如仪。己巳，刑部尚书喀宁阿卒，以明亮代之，命舒常兼署。

九月戊寅，赈安徽泗州水灾。癸未，命安南国王阮光平归黎维祁亲属及旧臣之在其国者。己丑，上阅健锐营兵。甲午，赈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庚子，长麟以谳狱不实褫职，调惠龄为山东巡抚，以福宁为湖北巡抚，毕沅兼署之。

冬十月丙辰，赈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甲子，命保宁回伊犁将军，以鄂辉为四川总督。壬申，以福崧为浙江巡抚，起长麟署江苏巡抚。赈甘肃皋兰等三县霜灾。

十一月丁丑朔，以浦霖为福建巡抚，冯光熊为湖南巡抚。丙戌，加大学士王杰太子太保，尚书彭元瑞、董诰、胡季堂、福长安、将军保宁太子少保。乙未，释富勒浑、雅德。戊戌，命庆成同尹壮图往山西盘查仓库。壬戌，赈奉天锦县等三州县水灾。戊辰，命吏部尚书彭元瑞协办大学士。

五十六年春正月丁丑，赈江苏萧县等三县、安徽宿州等三州县上年水灾。己卯，赈直隶文安等三十州县、山东平原等二十七州县水灾。乙酉，以尹壮图覆奏欺罔，褫职治罪。戊戌，袁凤鸣处斩。朝鲜、暹罗、缅甸均遣使谢恩，贡方物。赏赍筵宴如例。己亥，以保宁为御前大臣。甲辰，调刘墉为礼部尚书，纪昀为左都御史。

二月己酉，谕：“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尹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加恩免尹壮图治罪，以内阁侍读用。”戊午，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阮元等二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

乙亥，赈奉天锦州等处上年水灾旗地人户，并蠲租有差。戊寅，上幸盘山。甲申，免甘肃皋兰等三县上年霜灾额赋。丁酉，以永保为内大臣。

夏四月丁卯，免山东临清等三十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未，彭元瑞以瞻徇降侍郎，命孙士毅为吏部尚书。以书麟为两江总督，长麟暂署。调冯光熊为山西巡抚。以姜晟为湖南巡抚。

五月庚寅，以长麟为江苏巡抚。乙未，上秋狝木兰。辛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甲辰朔，免直隶霸州等六十九厅州县上年水灾额赋。

秋七月庚辰，免江苏江宁等五府州属因灾积逋半赋。甲申，以缅甸国王孟陨资送羁留内地人民，嘉赍之。己亥，蠲安徽宿州等十九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辛丑，蠲陕西朝邑等二县逋赋。

八月丁未，命喇特纳锡第为喀喇沁札萨克一等塔布囊。戊午，上幸木兰行围。甲子，上行围，廓尔喀以逋欠诱围喇嘛、噶伦布，扰西藏。命四川总督鄂辉、将军成德剿之。命孙士毅署四川总督。己巳，命福康安来京祝其母生辰，郭世勋署两广总督。廓尔喀陷西藏定日各寨，据济咙。

九月丙子，上回驻避署山庄。庚辰，召嵩椿回京，以琳宁为盛京将军，调恒秀为吉林将军。丙戌，上回跸。戊子，唐古忒兵与达木蒙古兵御廓尔喀失利，唐古忒公札什纳木札勒及达木协领泽巴杰等死之。命乾清门侍卫额勒登保等赴西藏军营。壬辰，以保泰懦怯褫职，命奎林赴藏办事，赏舒濂副都统衔，协同办理。以达赖喇嘛等坚守布达拉，嘉奖之。命刘墉属吏部尚书。甲午，以廓尔喀围扎什伦布，谕鄂辉等进剿。辛丑，豁奉天广宁县逋赋。

冬十月乙巳，宥闵鹗元罪。丁未，廓尔喀入扎什伦布，寻遁去。癸丑，户部尚书巴延三以浮估城工褫职，调福长安代之。以金简、彭元瑞为满、汉工部尚书。丙辰，以安南开关通市，改广西龙州通判为同知。乙丑，谕王大臣不必兼议政虚衔。

十一月癸酉，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征廓尔喀。辛巳，鄂辉、成德褫职，以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吉庆为山东巡抚。癸未，以陈淮为贵州巡抚。

十二月辛亥，命海兰察等及索伦、达呼尔兵由西宁进藏。丁卯，召都尔嘉回京。以明亮为黑龙江将军，明兴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五十七年春正月壬申，赏七代一堂致仕上驷院卿李质颖御书扁额。免奉天、直隶、安徽、湖南、广东逋赋。乙亥，以达赖喇嘛复遣丹津班珠尔等私与廓尔喀议和，谕止之。丙子，追论巴忠与廓尔喀议和擅许岁银罪。甲午，以苏凌阿为刑部尚书。

二月壬寅，成德奏败贼于拍甲岭。癸卯，予大学士阿桂等、尚书福长安等、侍郎德明等、总督福康安等、巡抚长麟等叙。裁河东盐政、盐运使等官。移山西河东道驻运城。丁未，命皇十五子嘉亲王祭先师孔子，免奉天锦州府属上年旱灾额赋。己巳，命侍郎和琳管理藏务。鄂辉等奏收复聂拉木，谕以迟延斥之。

三月丁丑，上诣西陵，巡幸五台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戊寅，允济咙呼图克图“慧通禅师”法号。以帕克哩营官番众收复哲孟雄、宗木，赍之。辛巳，上谒泰陵、泰东陵。壬午，免直隶大兴等八州县积欠米谷。甲申，加福康安大将军。庚寅，免五台本年钱粮十分之五，大同、朔平二府属未完逋赋。辛卯，上驻跸五台山。

夏四月己亥朔，以和阗办事大臣李侍政失察迈玛特尼杂尔，下部严议。甲辰，上阅滹沱河。以贡楚克扎布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丁未，上祭帝尧庙。甲寅，上还京师。乙卯，上诣黑龙潭祈雨。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

闰四月甲申，以久旱，谕台湾及沿海各省详鞫命盗各案，毋有意从严。蠲河南汤阴等五县上年旱灾额赋。丙申，以久旱，下诏求言。丁酉，雨。以失陷札什伦布，治仲巴呼图克图及孜仲喇嘛等罪。命和琳、鄂辉宣谕达赖喇嘛等。

五月辛丑，定安南国两年一贡，六年遣使一朝。丁未，上幸避暑山庄，免经过地方钱粮十分之五。戊申，调长麟为山西巡抚，以奇丰额为江苏巡抚。辛亥，允霍罕额尔德尼伯克那尔巴图遣使入贡。癸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甲戌，福康安奏克廓尔喀所踞擦木要隘。丁丑，赈江西南丰、广昌水灾。福康安奏殄玛噶尔辖尔甲山梁之贼。己卯，福康安等奏克济咙。辛巳，调陈淮为江西巡抚，冯光熊为贵州巡抚。丙戌，福康安等奏攻克热索桥。丁酉，福康安等奏攻克协布鲁寨。

秋七月甲辰，赈直隶河间等处旱灾，顺直宛平、玉田等州县蝗。己酉，福康安等克廓尔喀东觉山梁，并雅尔赛拉等处营卡，成德等克扎木、铁索桥等处。

八月辛未，成德克多洛卡、陇冈等处。命孙士毅驻前藏督粮运。癸酉，命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孙士毅为文渊阁大学士。调金简、刘墉为吏部尚书，和琳为工部尚书，纪昀为礼部尚书，窦光鼐为左都御史。庚辰，以博兴为库伦办事大臣。丙戌，福康安等奏克噶勒拉、堆补木城卡，阿满泰、墨尔根保阵亡。成德等克利底、大山贼卡。戊子，福康安奏廓尔喀酋拉特纳巴都尔等乞降。上以其

悔罪乞降，许之，命班师。丙申，赈陕西咸宁等六州县旱灾。

九月丁酉，上还京师。己亥，论征廓尔喀功，赏福康安一等轻车都尉，晋海兰察二等公为一等，议叙孙士毅等各有差。丙午，上命福康安、孙士毅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命御前侍卫惠伦等赍金奔巴瓶往藏，贮呼毕勒罕名姓，由达赖喇嘛等对众拈定。壬子，复廓尔喀王公封爵，定五年一贡。

冬十月戊辰，廓尔喀贡使入觐。己巳，赈河南安阳等十六县灾民，蠲缓亲旧额赋有差。己卯，免嵇璜、阿桂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和珅、彭元瑞代之。壬午，赈直隶河间、任丘五州县旱灾，并免顺天等十三府州属被灾旗民额赋。乙酉，郭世焘奏英吉利遣使，请由天津进贡，允之。丁亥，以鄂辉隐匿廓尔喀谢恩表贡褫职，交福康安等严鞫之。赈陕西咸阳等十四州县旱灾。癸巳，调图桑阿为绥远城将军。

十一月丙午，赈山东德州等二十州县旱灾。

十二月庚午，定唐古忒番兵训练事宜。铸银为钱，文曰："乾降宝藏。"甲戌，免长卢兴国等五场并沧州等七州县被灾灶地额赋。丙子，以长麟为浙江巡抚，蒋兆奎为山西巡抚。以伊犁回民地亩雪灾，免本年额谷。癸未，赈河南安阳等二十五县旱灾。辛卯，命永远枷号鄂辉等于西藏。

五十八年春正月丙申，赈河南林县等五县、陕西咸宁等三州县旱灾。己亥，赈直隶保定等二十一州县旱灾。庚子，改杭州织造为盐政兼管织造事，改盐道为运司，南北两关税务归巡抚管理。以全德为两浙盐政，恒秀回吉林将军。乙巳，敕谕安南国王阮光平睦邻修好，慎守封疆，赐以彩弊。丙辰，安南国王阮光平卒，以世子阮光缵嗣。乙亥，免河南安阳等二十五县上年旱灾额赋。壬午，命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作为喀什噶尔协办大臣。

三月丁酉，上幸盘山。庚子，上驻跸盘山。甲辰，礼部尚书常青卒，以德明代之。戊申，谕于雍和宫设金奔巴瓶，饬理藩院堂官、掌印札萨克喇嘛等，公同掣蒙古所出之呼毕勒罕。丁未，上回跸。乙卯，调冯光熊为云南巡抚，以英善为贵州巡抚。戊午，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卒。

夏四月壬申，命松筠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在御前侍卫上行走。辛巳，通谕设金奔巴瓶于前藏大昭及雍和宫，公同掣报出呼毕勒罕，以除王公子弟私作呼毕勒罕陋习。乙酉，删除大学士兼尚书衔、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顺天府府丞兼提督学政衔。丁亥，赐潘世恩等八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命于乾隆五十九年秋特开乡试恩科，六十年春为会试恩科。庚寅，廓尔喀归西藏底玛尔宗地方。以西藏卡外之拉结、撒党两处归廓尔喀。

五月乙未，命广西按察使成林赴安南升隆城，赐奠册封。丁未，上幸避暑山庄。己酉，以明兴未奏遣回人赴霍罕等处办理外藩事件，罢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调永保代之。以伍弥伍逊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札布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以特成额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辛酉，加封福康安为一等忠锐嘉勇公。癸丑，上驻跸避暑山庄。

六月己卯，赈四川泰宁地震灾。乙酉，英吉利贡船至天津。戊子，于通州起陆。命在天津筵宴之。

秋七月癸巳，命和琳稽核藏商出入。壬寅，命英吉利贡使等住宏雅园，金简、伊龄阿于圆明园分别安设贡件。己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庚午，上御万树园大幄，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等入觐。辛未，调福康安为四川总督，以惠龄暂代，长麟为两广总督，调吉庆为浙江巡抚，惠龄为山东巡抚。壬午，免长卢官台等二场潮灾灶地额赋。丙戌，上还京师。戊子，以庆桂为兵部尚书。庚寅，谕英吉利贡使由内河水路赴广东澳门附船回国。

九月丁酉，加长麟太子少保。命松筠护送英吉利使臣等至浙江定海。甲辰，调福宁为山东巡抚，惠龄为湖北巡抚。丙午，以安徽无为等三州县水灾，赏口粮有差。

冬十月癸亥，安南国王阮光缵表进谢恩，贡物二分，纳其一。戊子，以长麟奏英吉利使称再进表章贡物，呈总督转奏，谕："系援例而行，并无他意，国王可安心，再来表贡，亦不拘定年限。"

十一月甲午，命和宁赴藏帮同和琳办事。戊午，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三万七百四十六万有奇，较康熙四十九年增十五倍，谕："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势必益形拮据。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责者，务当劝谕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己未，以安南等国进

象已多，谕云南贵、两广督抚檄却象贡。

十二月癸未，伍拉纳陛见，命吉庆署闽浙总督。

五十九年春正月庚寅，免直隶、山东、河南逋赋十分之三。庚戌，管干贞病免，命书麟兼署漕运总督。乙卯，恒秀以侵帑褫职，调宝琳为吉林将军，松筠署之。戊午，安置安南内附人黎维治于江南。

二月庚申，以明年元旦上元值日月食，谕修省，毋举行庆典。癸亥，廓尔喀遣使进表贡。丁亥，增造广东水师战船。

三月己丑，恒秀论绞。庚子，上巡幸天津，免经过地方及天津府属额赋十分之三，免天津府属逋赋，免大兴等十三州县逋赋十分之四。壬子，上驻跸天津府。

夏四月壬戌，常雩，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璇代行礼。癸亥，上还京师。丁丑，上诣黑龙潭祈雨。

五月丙申，京师雨。甲辰，郭世勋病免，调朱珪为广东巡抚，陈用敷为安徽巡抚。丙午，以直隶保定等八十三州县旱，命赏给一月口粮。减奉天商贩豆麦等项经过直隶、山东关津税。辛亥，上幸避暑山庄，免经过地方钱粮有差。

六月丙辰朔，以山东历城等五十一州县旱，给贫民一月口粮，除山东临清州水冲地亩田赋。丁巳，上驻跸避暑山庄。庚午，设唐古忒西南外番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鄂博。

秋七月戊子，保定河决。庚寅，河南丹、沁二河决。辛卯，赈山西平定等处水灾。己亥，赈山东临清等州县水灾。辛丑，赈直隶天津等处水灾。癸卯，河南丰北厅曲家庄河决。甲辰，书麟以徇隐盐政巴宁阿交结商人褫职，调富纲为两江总督，命苏凌阿署之。调富康安为云贵总督。以和琳为四川总督，孙士毅署之。以驻藏办事松筠为工部尚书。乙巳，命冯光熊署云贵总督。大学士嵇璜卒，召孙士毅入阁办事。癸丑，停本年及明年木兰行围。免直隶保定等府属、河南卫辉等府属、山东临清等五州县、山西代州等三州县被水额赋。

八月丁巳，以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水灾重，免因灾缓征额赋。戊午，永定河南工决口合龙。己巳，以明岁御宇届六十年，普免各省漕粮一次。甲戌，上回跸。调福宁为河南巡抚，穆和蔺为山东巡抚，江兰护之。福康安奏四川大宁教匪谢添秀等传习邪教，蔓延陕西、湖北、河南，谕严为捕治。丁丑，免直隶通州等二十三州县逋赋。甲申，毕沅降山东巡抚，罚缴湖广总督养廉五年。以福宁为湖广总督，穆和蔺留为河南巡抚。

九月己丑，赈湖北沔阳等州县水灾。丙申，以秀林为吉林将军。己亥，赈福建漳、泉二府水灾。减直隶遵化内务府官地租。命福宁驻襄阳，督缉邪教案犯。辛丑，以校正《石经》，加彭元瑞太子少保衔。癸卯，赈广东高要等县水灾。以湖北来凤县教匪段汉荣等纠众拒捕，谕责毕沅废弛。戊申，免齐齐哈尔等三城水灾逋赋。

冬十月丙辰，免河南汲县等九县、山东临清等十州县逋赋。壬戌，勒保奏获邪教首犯刘松。命安徽严缉其徒刘之协。癸亥，荷兰入贡。乙丑，免福建漳州府属四厅州县本年水灾额赋。戊辰，命将科布多威豁尔等七卡移驻原处北界，余地赏杜尔伯特汗玛克素尔札布等游牧。己卯，调陈用敷为湖北巡抚，惠龄为安徽巡抚。辛巳，释恒秀罪。

十一月丙戌，以河南扶沟县知县刘清鼻疏防刘之协潜逃，革逮，穆和蔺下部严议。壬辰，免山东临清等州县本年漕赋。壬寅，命富纲署刑部尚书。甲辰，穆和蔺褫职，发乌鲁木齐效力。以阿精阿为河南巡抚。

十二月丙辰，普免各省积年逋赋。丙子，吏部尚书金简卒，以保宁代之。以明亮为伊犁将军。戊寅，命舒亮为黑龙江将军。改绥远城将军图桑阿为西安将军，以永琨代之。

六十年春正月甲申朔，日食，免朝贺。乙酉，赈直隶天津等二十州县、河南汲县等十四县、山东临清等十州县上年被水贫民有差。丙戌，召苏凌阿来京，调福宁为两江总督，复以毕沅为湖广总督，玉德为山东巡抚。戊子，调陈用敷为贵州巡抚，英善为湖北巡抚，毕沅兼署。乙未，以固伦额驸丰绅殷德为内务府大臣。辛丑，免山东积年逋赋。庚戌，免江苏积年逋赋。免江西应缓征银谷。

二月癸丑朔，免广东积年逋赋。陈用敷以查拿要犯刘之协办理错谬，褫职逮问。调姚棻为贵州巡抚，以成林为广西巡抚。丙辰，免陕西积年逋赋。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等、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戊午，湖南苗匪陷乾州厅，同知宋如椿等死之。命福康安往剿，毕沅驻常德筹办粮饷。庚申，以大学士阿桂等书上谕不能称旨，停甄叙，侍郎成策等下部议处，予总督福康安等议叙。辛酉，贵州苗匪围镇远镇总兵珠隆阿于正大营。免奉天广宁、锦州旗地逋赋。免甘肃皋兰等四十五州县积年逋赋。丙寅，命四川总督和琳赴酉阳州备苗，孙士毅仍留四川办理报销。丁卯，免浙江积年民地灶地逋赋。己巳，苗匪陷永绥厅鸦酉寨，镇＜⿰氵旱＞镇总兵明安图等死之。辛未，湖南永顺苗匪张廷仲等作乱，扰永靖、泸溪。丙子，免安徽积年逋赋。壬午，贵州苗匪扰思南、印江一带，窜入四川秀山。福康安赴铜仁督剿。命德楞泰领巴图鲁侍卫等赴贵州军营。

闰二月乙酉，福康安奏解正大营之围。壬辰，冯光熊留为贵州巡抚，调姚棻为云南巡抚。以苗匪乱，免贵州铜仁府属松桃、正大等处额赋。乙未，上诣东陵，免经过地方钱粮十分之三。戊戌，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己亥，福康安奏解嗅脑围。乙巳，福康安奏攻克石城，剿除岩洞苗匪。丁未，上谒泰陵、泰东陵，奠孝贤皇后陵。免两淮场灶积欠。戊申，福康安奏解松桃之围。

三月乙卯，和琳奏肃清秀山后路，命往松桃与福康安会剿。以孙士毅署四川总督。己未，福康安奏殄除长冲、卡落苗匪，进兵楚境。命额勒登保赴福康安军营。己卯，福康安奏解湖南永绥匪围。

夏四月辛卯，台湾彰化匪徒陈周全等作乱，陷县城，寻复之。癸巳，窦光鼐以会试衡文失当，降调。以朱珪为左都御史，仍留广东巡抚任。己亥，以魁伦劾洋盗肆行，命浦霖来京候旨，调姚棻为福建巡抚，以魁伦署之，江兰为云南巡抚。庚子，赐王以衔等一百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赏会试荐卷文理较优之举人徐炘、傅淦、李端内阁中书。戊申，上诣广润祠祈雨。是夜，雨。丁未，免贵州官兵经过地方本年额赋有差。福康安等奏克黄瓜寨。己酉，以福宁、惠龄经理湖南军务未竣，命苏凌阿仍署两江总督，费淳为安徽巡抚。庚戌，免福建龙溪等四县上年水灾额赋有差。匪首陈周全等伏诛。

五月丙辰，上幸避暑山庄。伍拉纳、浦霖以办理灾赈不善，褫职鞫治。命魁伦兼署闽浙总督。免经过地方本年钱粮十分之三。丁巳，调费淳为江苏巡抚，仍留惠龄为安徽巡抚。福康安等奏克枸皮寨及苏皮寨等处。调福康安为闽浙总督，勒保为四川总督。以宜绵为陕甘总督。壬戌，上驻跸避暑山庄。甲子，以福建仓库亏缺查实，申饬科道无人奏及，并命嗣后陈奏地方重大事件，毋忝言责。召阿精阿来京，以景安为河南巡抚。丁卯，召惠龄来京，以汪新为安徽巡抚。戊辰，命苏凌阿驻清江浦，兼署江苏巡抚。辛未，以于敏中营私玷职，褫轻车都尉世职。

六月壬午，以湖南苗匪扰镇＜⿰氵旱＞后路，谕责福宁怯懦，刘君辅株守。命惠龄仍署湖北巡抚，戊子，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徒以下罪，承德府如之。庚寅，福康安等奏克沙兜、多喜等处苗寨。乙未，赈广东南海等县水灾。戊申，姚棻以质讯解任，命魁伦兼署福建巡抚，长麟署闽浙总督。

秋七月庚申，德明以挂累滋阳县知县陈照自缢，论绞。乙丑，免湖北江陵等十二州县卫上年水灾额赋。丙寅，以福康安等奏连克苗寨，渡大乌草河，赍珍物。壬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入觐，召见赐茶。

八月壬午，调永昆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恒瑞为绥远将军。癸未，赐南掌国王召温猛、缅甸国王孟陨敕谕，均赍文绮。丙申，允兵部尚书刘峨乞休，以朱珪代之，仍留广东巡抚任。以金士松为左都御史。丁未，免直隶通州等五十二州县积欠旗租。福康安等进驻杨柳坪。

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抚恤江苏海州等七州县水灾。壬子，皇太子及王、公、内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奏吁请俟寿跻期颐，再举行归政典礼，不允。丙辰，富勒浑、雅德以前为总督婪赃，均褫职，分别发热河、伊犁效力。己未，上阅健锐营兵。晋封福康安忠锐嘉勇贝子，和琳一等宣勇伯。庚申，上命皇太子谒东陵、西陵。乙丑，黑龙江将军舒亮以婪索，褫职鞫治，调永琨代之。命图桑阿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改恒瑞为西安将军，以乌尔图纳逊代之。命博兴为察哈尔都统。调特克

慎为库伦办事大臣，策巴克为西宁办事大臣。丙寅，明亮以任黑龙江时侵渔貂皮褫职，命保宁为伊犁将军。己巳，舒亮论绞。明亮留乌鲁木齐效力。癸酉，以奉天、山西、四川、湖南、贵州、广西赋无逋欠，免明年正赋十分之二。乙亥，免福建龙溪等六县，华封、罗溪二县上年被水额赋。

冬十月戊寅朔，颁嘉庆元年时宪书。庚辰，福康安等奏擒匪首吴半生。赏福康安之子德麟副都统衔，和琳黄带，余议叙赏赉有差。甲申，以伍拉纳等贪黩败检，戍其子于伊犁。长麟以徇庇伍拉纳、浦霖褫职，命来京。以魁伦署闽浙总督，姚棻署福建巡抚。乙酉，普免天下嘉庆元年地丁钱粮。丙戌，伍拉纳、浦霖处斩。辛卯，壬辰，以额勒登保、德楞泰剿捕苗匪奋勇，授内大臣。乙未，命定丙辰年传位典礼。癸卯，命明年正月初吉，重举千叟宴。

十一月丁巳，福康安等奏克天生寨等处。加和琳太子少保衔，赏福康安、和琳上用黄里元狐端罩各一。庚申，赈奉天金州、熊岳、锦州三城，宁海等三州县旱灾旗民，免额赋有差。乙丑，上命皇太子居毓庆宫。

十二月戊寅朔，谕曰："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称太上皇。戊子，赈贵州铜仁被扰难民。福康安等奏克天星等苗寨。壬寅，允朱珪收英吉利国王表贡，赐敕嘉赉，交英商波郎赍回，并以其表言劝廓尔喀投顺，于赐敕内以无须英国兵力告之。甲辰，赐琉球国王尚温敕谕。丁未，以来岁元旦，传位皇太子为嗣皇帝，前期遣官告祭天地宗社。

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举行授受大典，立皇太子为皇帝。尊上为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

三年冬，上不豫。四年正月壬戌崩寿，八十有九。是年，四月乙未，上尊谥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九月庚午，葬裕陵。

论曰：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清史稿卷一六　本纪第一六

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讳颙琰，高宗第十五子也。母魏佳氏，追尊孝仪皇后。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策立为皇太子，高宗将传位焉，以明年为嘉庆元年。

嘉庆元年丙辰春正月戊辰朔，举行内禅。上侍高宗偏礼于堂子、奉先殿、寿皇殿。高宗御太和殿，授玺。上即位，尊高宗为太上皇帝，训政。颁诏天下，赐宴宗藩。庚戌，立皇后喜塔拉氏。宁寿宫举行千叟宴，太上皇帝莅焉。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赐厄酒如故事。辛酉，祈谷于上帝。癸亥，上奉太上皇帝赐廷臣宴于正大光明殿。凡赐宴皆如之。办理苗疆大学士福康安等奏攻克朗坡，进攻平陇。湖北枝江、宜都教匪起。

二月丁丑朔，释奠先师孔子。戊寅，祭社稷。庚辰，初举经筵。辛巳，敕甘肃贵德厅建文庙。戊子，春分，朝日于东郊。己丑，上御乾清门听政，园居则御勤政殿，以为常。己亥，湖北当阳教匪起，戕官。西安将军恒瑞率兵二千剿之。辛丑，祭历代帝王庙。丙午，湖北巡抚惠龄奏获教匪聂杰人。

三月庚戌，停四川续征军需银两。辛亥，上耕耤田，四推。壬子，上奉太上皇帝谒陵。丁卯，车驾还京。己巳，皇后祀先蚕。癸酉，恒瑞奏收复湖北竹山。壬申，留保住免。以乌尔图纳逊为理藩院尚书，富锐为绥远城将军，永庆为蒙古都统。

夏四月丙子朔，时享太庙。命宜绵、永保、恒瑞、孙士毅等分剿湖北教匪。辛巳，常雩，祀天于圜丘。以剿来凤功，晋四川总督孙士毅三等男。敕伊犁贡马由草地行。丁酉，上侍太上皇帝祈雨黑龙潭。是日，雨。庚子，赐赵文楷等一百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戊申，诏额鲁特来京有出痘者，嗣后由草地赴热河觐见。辛酉，祭地于方泽。壬戌，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乙丑，以富纲为漕运总督。壬申，大学士、贝子福康卒于军。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魁伦为闽浙总督，朱珪为两广总督。以纪昀为兵部尚书，金士松为礼部尚书，沈初为左都御史。丙子，调福昌为福州将军。以明亮署广州将军。丁丑，除山西代州三州县水冲田赋。戊寅，和琳奏获苗匪石三保，解京诛之。癸巳，江南丰汛河决。

秋七月辛亥，明亮奏剿平孝感县教匪。大学士、四川总督、三等男孙士毅卒于军。

八月丙子，以雨停秋狝。壬寅，和琳卒于军，命明亮、鄂辉接统军务。

九月乙巳，车驾还京。

冬十月戊寅，上万寿节，诣太上皇帝行礼。礼成，受廷臣贺。己卯，以董诰为大学士。王杰以足疾疏辞军机处、南书房、礼部事，允之。命沈初为军机大臣。辛巳，赠征苗阵亡提督花连布太子少保，予世职。丙戌，调沈初为兵部尚书，以纪昀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庚戌，丰汛河工合龙复决。予湖北死事巡检王翼孙、训导甘杜、典史浦宝光世职。甲子，冬至，祀天于圜丘。乙丑，江西巡抚陈淮有罪，逮问遣戍。己巳，以湖北教匪偷渡滚河入秦，褫永保职逮问，以惠龄统其军。

十二月戊子，湖南苗匪平，封明亮伯爵，额勒登保侯爵，及德楞泰等世职有差。庚子，祫祭太庙。辛丑，上奉太上皇帝御太和殿，赐宴朝正外藩。

是岁，免顺天、江苏、山西、湖南、福建等省三十九厅州县灾赋逋赋各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二万七千五百六十六万二千四十四名口，谷数三千七百二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九石一升二合七勺。朝鲜入贡。

二年丁巳春正月丁卯，贵州南笼仲苗夷妇王囊仙作乱，命总督勒保剿之。庚午，观成奏四川教匪徐添德侵扰达州、东乡，命总兵朱射斗等剿之。

二月癸酉，上御经筵。江南丰汛复报合龙。戊寅，皇后崩，奉太上皇帝诰，素服七日，不摘缨。廷臣如之，近臣常服不挂珠。辛巳，叙景安剿擒教匪功，晋三等伯。戊戌，册谥大行皇后曰孝淑皇后。惠龄奏获匪首刘起等，解京诛之。

三月戊申，上谒西陵。丁巳，还京。癸亥，以刘墉为大学士，调沈初为吏部尚书，朱珪为兵部尚书。以福长安、庆桂为满洲都统，德楞泰为汉军都统。巴克坦布、庆成奏，由应山追贼入豫，查明贼首李全、王廷诏、姚之富均在其内。谕令擒捕。

夏四月壬申，设湖南镇＜⿸⿱艹旱＞镇总兵官，改保靖土县为流官。辛巳，追赠侍郎奉宽太师、礼部尚书，上受书师也。

五月戊辰，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己巳，惠龄奏教匪姚之富等由白马石抢渡汉江入川。诏罢总统庆成、恒瑞等，各降官，以宜绵为总统，明亮、德楞泰为帮办。

六月癸酉，勒保奏，剿办南笼仲苗，迭克水烟坪、卡子河等处。得旨，亟将苗首仙姑等擒获。

闰六月庚子，吉庆奏克西隆州亚稿苗寨。丙午，勒保奏进克普坪，枪毙匪首，解南笼围。诏奖绅民坚守危城，深明大义，改南笼府为兴义府。勒保续报解黄草坝围，滇、黔路通。壬戌，军机章京吴熊光、戴衢亨均加三品卿衔，与侍郎傅森一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秋七月己巳，永定河决。己卯，命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回城储粮备荒。癸未，都统巴克坦布卒于军。乙酉，免四川运送军糈奉节六州县明年额赋。

八月甲辰，永定河合龙。丙辰，范宜恒卒，调沈初为户部尚书，纪昀为礼部尚书。己未，大学士、诚谋英勇公阿桂卒。丙寅，上奉太上皇帝还京。

九月戊辰，勒保奏攻克仲苗贼巢，获贼首王囊仙等，解京诛之。封勒保三等侯。丁丑，上临奠故大学士阿桂。甲申，以苏凌阿为大学士，李奉翰为两江总督。庚寅，诏宜绵、勒保、秦承恩、景安等分募乡勇入伍剿贼。癸巳，诏曰：“闻贼每逼平民入伙，迎拒官军。官军报捷，所称杀贼，多系平民，非真贼也。故日久无攻。领兵大员尚其设法解散，勿令玉石俱焚。”甲午，以湖北恩施、利川，四川奉节士民奋勇杀贼，再免一年钱粮。

冬十月戊戌，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丙辰，乾清宫、交泰殿灾。辛酉，命勒保总统四川军务。

十一月丙寅朔，予阵亡散秩大臣佛住、护军统领阿尔萨朗世职。

十二月戊申，以康基田为江南河道总督，司马驹为东河河道总督。予阵亡总兵明安图，副将曾攀桂、伊萨纳等世职。甲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湖广、陕西、云南、甘肃等省五十七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三年戊午春正月庚午，以梁肯堂为兵部尚书，胡季堂为直隶总督。甲申，调勒保为四川总督。乙丑，额勒登保奏获贼首覃加耀。上责其迟延，夺额勒登保爵职；并以疏防夺明亮、德楞泰爵职，夺舒亮、穆克登阿职，籍其家，均随军自效。

二月丁未，上释奠文庙，临雍讲学。以鄂奇泰为黑龙江将军，庆霖为江宁将军。辛亥，柯藩、乌尔图纳逊坐纵陕贼渡汉入楚，褫职。壬子，以吴省钦为左都御史。乙卯，命内阁学士那彦成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月丁丑，德楞泰奏，追剿贼首齐王氏、姚之富，投崖死。予明亮副都统衔。己丑，以剿贼迟延，褫观成、刘君辅职。以富成为成都将军。

夏五月丙寅，免福建全省远年逋赋。己巳，截留江西漕粮，接赈山东曹县等十三州县被水灾民。甲戌，上奉太上皇帝避暑木兰。

六月己酉，以剿贼迟延，尽夺德楞泰爵职，予副都统衔自效。甲寅。云贵总督、三等男鄂辉卒。

秋七月庚午，富楞泰卒。以德格楞贵为宁夏将军。以雨停秋弥。

八月，以获教匪王三槐功，晋勒保及和珅公爵，福长安侯爵。己酉，张诚基奏江西西宁州教匪作乱，剿平之。

九月癸亥，上奉太上皇帝还京。己卯，祀明总制袁崇焕于贤良祠。

冬十月庚子，新建乾清宫、交泰殿成。

十一月丁亥，左都御史舒常卒。

十二月乙巳，惠龄奏获贼首罗其清、罗其书。戊午，祫祭太庙。

四年春正月壬戌，太上皇帝崩，上始亲政。丁卯，大学士和珅有罪，及尚书福长安俱下狱鞫讯。晋仪郡王永璇亲王，贝勒永璘为庆郡王，绵亿封履郡王，奕纶、奕绅在上书房读书，绵志等各封赏有差。诏："中外陈奏直达朕前，不许副封关会军机处。"命成亲王永瑆、大学士董诰、尚书庆桂在军机处行走。沈初免直。成亲王永瑆管户部。丁丑，和珅赐死于狱，福长安论斩。己卯，特诏申明军纪。命勒保为经略，明亮、额勒登为参赞，并查询刘清居官，具实保奏。吴省钦免，以刘权之为左都御史。以保宁为大学士，仍管伊犁将军；庆桂协办大学士，书麟为吏部尚书，松筠为户部尚书。叙斩贼首冉文俦功，奖叙惠龄、德楞泰。丙戌，宜绵解任，以恒瑞为陕甘总督。丁亥，赠原任御史曹锡宝副都御史，荫一子。召前内阁学士尹壮图来京。

二月己丑，以松筠为陕甘总督，布彦达赉为户部尚书。辛卯，诏曰："自教匪滋事以来，迫协良民，焚毁田舍。民非甘心从贼，欲逃无归，归亦无食。亟宜招抚解散，而非空言所能收效。应如何绥辑安插，令勒保询之刘清及其他良吏，筹议良法，俾可施行，速具以闻。"甲午，弛私售和阗玉禁。辛丑，秦承恩以贻误军事，褫职逮问。李奉翰卒，以费淳为两江总督。乙巳，复宗室乡会试例，增部院郎官宗室额缺。壬子，释回徐述夔、王锡侯子孙缘坐发遣者。丁巳，录用故大学士朱轼、孙嘉淦子孙。

三月己未朔，苏凌阿免，以庆桂为大学士，成德为刑部尚书，傅森为左都御史。庚申，户部尚书沈初卒，以范建中为户部尚书。癸亥，以书麟为闽浙总督、协办大学士。甲子，调庆霖为福州将军，福昌为江宁将军。戊辰，许直省道员密摺上奏。庚午，解景安任，以倭什布为湖广总督，吴熊光为河南巡抚。丙子，额勒登保奏剿灭教匪萧占国、张长更，上嘉之，予二等男。叙奖裨将朱射斗、杨遇春等。戊寅，定侍卫军政。壬午，追赠皇四兄履端郡王永琉为亲王，皇七兄悼敏皇子永琮为哲亲王，皇十二兄永玑为贝勒。癸未，勒保奏剿灭教匪冷天禄。得旨："旬日之内，连翦三酋，深为可嘉，额勒登保晋一等男。"免河南被匪之邓州二十州县新旧额赋。甘肃布政使广厚奏剿毙贼目张世龙。

夏四月己丑朔，钦天监言四月朔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上曰："躔度偶逢，兵戈未息，何足

言瑞。”予尹壮图给事中，准回籍养亲。丙申，恭上大行皇帝尊谥，礼成，颁诏覃恩。丁酉，免陕西被贼之孝义等三十五厅州县新旧额赋。己亥，免四川被贼之奉节等三十六厅州县新旧额赋。辛酉，诏遵奉皇考敕旨，于庚申、辛酉举乡会恩科。癸丑，赐姚文田等二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以庆成为成都将军。

五月戊午朔，停本年秋决。甲子，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庚午，江兰罢，以初彭龄为云南巡抚。庚辰，以傅森为兵部尚书，阿迪斯为左都御史。辛巳，克勤郡王恒谨以不谨削爵。甲申，以董诰为大学士。丁亥，敕费淳访劾贪吏。诏免伯德尔格回民增纳金钱及葡萄折价。

六月己丑，增设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官。庚寅，诏曰：“朕闻湖北随州未被贼扰，因民人掘沟垒山，足资捍御。民间村堡，尽可照办。勒保、松筠、吴熊光即晓谕百姓知之。”辛卯，吴熊光、吴璥请加征河工皆料运费银。得旨申饬，下部议处。庚戌，恤陕西阵亡总兵官保兴等世职。

秋七月辛酉，调山西兵三千赴湖北，盛京兵三千，额勒亨额统之，赴四川剿贼。癸亥，勒保奏获贼首包正洪，予朱射斗骑都尉世职。壬申，经略勒保以玩误军务夺职逮问，以明亮为经略，魁伦为四川总督。乙亥，削景安伯爵，遣戍伊犁。免甘肃被贼陇西等四十八州县新旧额赋。辛巳，停中秋节贡。

八月己丑，富俊免，以兴奎为乌鲁木齐都统。壬辰，调盛京兵二千，吉林、黑龙江兵各一千，赴湖北剿贼。癸巳，以长麟为云贵总督。乙未，勒保奏德楞泰生擒贼目龚文玉，给骑都尉世职。癸卯，罢明亮经略，命额勒登保以都统衔为经略。乙巳，命修撰赵文楷、中书李鼎元册封琉球国王尚温。己酉，庆成、永保以督军不力逮问。命那彦成往陕西督办。癸丑，编修洪亮吉致书成亲王私论国政，遣戍伊犁。

九月丙辰朔，恤阵亡贵州副将孙大猷世职。丙寅，怡亲王永琅薨。庚午，大行梓宫发引，上恭送启銮。庚午，葬高宗纯皇帝于裕陵。癸酉，还京。甲戌，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升祔太庙，颁诏覃恩。辛巳，故湖广总督毕沅坐滥用军需削世职，夺荫官。壬午，明亮以剿贼不力罢参赞，褫都统，予副都统剿贼。

冬十月壬辰，调朱珪为户部尚书，刘权之为吏部尚书，范建中为左都御史。丁酉，明亮奏获贼首张汉潮。湖北道员胡齐仑以侵盗钱粮处斩。壬寅，德楞泰奏获贼首高均德、高二。予德楞泰二等男。丁未，成亲王永瑆免值军机处。命傅森仍为军机大臣。辛亥，命廷臣保举贤良。壬子，勒保论斩，解京监候。

十一月甲子，故超勇公海兰察子公安禄于四川剿贼阵亡，诏优恤之，名其子恩特赫默扎拉芬，袭超勇公。癸酉，免直隶积年逋赋。戊寅，兴肇、庆成以带兵不力遣戍。赏额勒登额银一万两，德楞泰银五千两。庚辰，冬至，祀天于圜丘。奉高宗纯皇帝配享，颁诏覃恩。

十二月壬辰，漕运总督蒋兆奎以率请加赋济运罢。恤阵亡副将丁有成、德亮等世职。甲午，福宁以杀降报捷，景安以纵贼殃民，俱褫职逮问。丙申，额勒登保奏获教匪王登廷。辛丑，姜晟奏获湖南苗匪吴陈受。得旨嘉奖，加太子少保。壬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河南、湖北被兵六十七州县新旧额赋。征兵经过直隶、河南、湖北田赋。又除江苏、湖北各一县坍田额赋。吉林三姓、黑龙江、云南石屏州灾赋。普免天下积年逋赋。朝鲜，暹罗入贡。

五年庚申春正月甲寅朔，上谒陵。丙辰，诣裕陵，行初期祭礼。庚申，上还京。命额勒登保剿办陕西教匪，德楞泰、魁伦剿办四川教匪。辛酉，以松筠为伊犁将军，仍留陕西剿贼。调长麟为陕甘总督，以玉德为闽浙总督，阮元为江苏巡抚。壬戌，诏清查库款，从容弥补，勿以严急而致累民。金士松卒，以张若渟为兵部尚书。辛未，祈谷于上帝，奉高宗纯皇帝配享。解倭什布任，以姜晟为湖广总督，移松筠剿湖北贼。戊寅，以景＜⿰火留＞为黑龙江将军。

二月丁亥，命那彦成参赞甘肃军务。辛卯，以汪承霈为左都御史。癸巳，敕新疆铸乾隆钱。壬寅，恤四川阵亡副将关联升等世职。丁未，追论纵贼诸臣，秦承恩、宜绵戍伊犁。庚戌，予告大学士蔡新卒。

三月庚申，上谒陵。辛酉，解七十五任，逮京治罪。甲子，清明节，上行敷土礼。乙丑，阿迪

斯以拥兵玩误逮问，起勒保护成都将军。丁卯，上幸南苑。德楞泰奏截剿渡江教匪，获匪首冉添元，晋三等子。壬申，上谒西陵。乙亥，还京。辛巳，甄录贤良祠大臣后裔。以纵贼渡嘉陵江，复过潼河，夺魁伦职逮问。以勒保署四川总督，起明亮蓝翎侍卫从军。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乙酉，阿迪斯遣戍伊犁，以德楞泰为成都将军。庚子，云南猓夷平，加书麟太子太保。

闰四月甲寅，命刑部查久禁官犯及禁锢子孙与久戍者宽减之。丙午，上步祷祈雨。乙卯，释洪亮吉回籍。丙辰，释安南人黎＜⿰亻冏＞等于狱，安置火器营，给月饩。是日，雨。丙寅，恤四川阵亡提督达三泰世职。戊辰，以那彦成不任戎务，罢直军机处，召回京。

五月壬戌朔，夏至，祀地于方泽，奉高宗纯皇帝配享。己丑，经略额勒登保以剿办匪目刘允恭等功，晋三等子。丙午，那彦成到京，奏对无状，降为翰林院侍讲。

六月壬戌，额勒登保奏获贼首杨开甲。丁卯，以张若渟为刑部尚书，汪承霈为兵部尚书，冯光熊为左都御史。甲戌，赐魁伦自尽，戍其子扎拉芬于伊犁。

秋七月辛卯，命右翼总兵长龄统吉林、黑龙江兵赴湖北协剿教匪。琅玕奏青苗杨文泰作乱，剿平之。马慧裕奏获传教首犯刘之协，解京诛之。丙申，礼部尚书德明卒，以达椿为礼部尚书。己酉，额勒登保奏获贼目陈杰。

八月丙辰，固原提督王文雄剿贼阵亡，予三等子。

九月壬午，上谒东陵。戊子，还京。丁未，恤四川阵亡副将李锡命世职。

冬十月戊辰，胡季堂卒，以姜晟为直隶总督，书麟为湖广总督，琅玕为云贵总督。

十一月乙酉，睿亲王淳颖薨。己亥，恤阵亡革职将军富成等世职。

十二月甲寅，陕西教匪徐添德窜湖北，湖北教匪冉学胜窜陕西，降责德楞泰、勒保等。丁巳，德楞泰奏获教匪杨开第等。丙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七十厅州县灾赋，及兵差经过、坍田额赋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年辛酉春正月壬午，以傅森为户部尚书，明安为步军统领。辛卯，遣少卿窝星阿、裘行简犒额勒登保、德楞泰军。丁酉，德楞泰以剿山阳教匪功，复一等子。甲辰，德楞泰奏获贼首高二、王儒。乙巳，勒保奏获黄、蓝、白三号贼目徐万富等。

二月乙卯，勒保奏获贼首王士虎，丙辰，书麟奏明亮获贼目卜兴昂。戊午，赐贤良后裔尚书魏象枢六世孙煜、尚书李名时曾孙景曾、巡抚徐士林孙从旭举人。戊辰，上谒陵，行敷土礼。壬申，上还京。改湖广提督为湖南提督，置湖北提督，驻襄阳。改襄阳镇总兵为郧阳镇总兵。癸酉，傅森卒，以成德为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乙亥，额勒登保奏获贼首王廷诏。

三月庚辰，诏：“被贼裹胁匪徒多系良民，凡投出者悉贷其死。军前大臣仰体朕意，广为宣示，务使周知。”恤阵亡总兵多尔济扎布、李绍祖等世职。丁酉，赐贤良后裔大学士李光地四世孙维翰、尚书汤斌四世孙念曾举人，巡抚傅弘烈六世孙县丞征珑知县。己亥，诏：“朕将谒陵，春苗畅发，令大臣监护民田，勿许践踏禾苗。”叙江西士民协剿教匪刘联登功。改西宁州为义宁州。辛丑，上谒陵。乙巳，行释服礼。

夏四月丁未朔，上还京。己未，以四川民人输资急公，免遂宁等八十六厅州县明年额赋。辛酉，册立皇后钮祜禄氏。壬戌，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书麟卒，以吴熊光为湖广总督。德楞泰奏获贼首张允寿。丙寅，以获王廷诏、高二、马五功，晋额勒登保二等子，杨遇春骑都尉。戊辰，以两广总督吉庆协办大学士。辛未，赐顾皋等二百七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己卯，赐贤良后裔大学士王熙曾孙元洪举人。甲申，上祭文昌庙，始命列入祀典。乙酉，恤四川阵亡总兵朱射斗视提督，予世职。丙戌，命总兵官轮入觐。奉天府丞视学政，三年更任。乙巳，以额勒登保为理藩院尚书。

六月壬子，大雨。永定河决，分遣卿员抚恤被水灾民。以水灾停本年秋狝。姜晟免，发永定河效力。起陈大文署直隶总督。丙辰，复雨。西安将军恒瑞卒。辛未，上步祷社稷坛，祈晴。是日，

晴。勒保奏东乡青、蓝号匪悉数歼除。

七月庚辰，特发在京兵丁口粮一月。甲申，命那彦宝、巴宁阿修筑永定河工。勒保奏获匪目徐添寿、王登高。戊戌，赈热河水灾。

八月丁巳，额勒登保奏获匪首王士虎、冉添泗。勒保奏七十五获贼目刘清选、汤步武等。甲子，勒保奏获贼首冉学胜等，封三等男。

九月己丑，续修大清会典。

冬十月丙午，永定河合龙。癸丑，额勒登保奏获贼首辛斗。德楞泰奏毙贼首龙绍周。癸亥，诏甄叙川、陕军劳，晋额勒登保三等伯，德楞泰二等伯，赛冲阿骑都尉，温春云骑尉。

十一月甲申，贵州巡抚伊桑阿以骄黩欺罔赐死。癸巳，诏曰："军务即日告蒇，安插乡勇为善后要事。其通筹详议以闻。"乙未，额勒登保奏获贼首高见奇。戊戌，七十五以纵贼夺职逮问。己亥，升四川达州为绥定府，太平营为太平协。

十二月癸卯朔，庆成奏获苟文明股匪。丁未，诏曰："前奉皇考特旨，查考本朝殉节诸臣未得世职者，业经查出一百四十余员，补给恩骑尉世职。兹又续查得九百九十余员，开单呈览，均系抗节效忠之臣。其子孙俱即给与恩骑尉世职，支给俸饷。除投标当差外，有愿应试者，准作文武生员，一体应试。"癸亥，诏奖刘清，特授四川建昌道。壬申，额勒登保奏剿办通江贼匪，毙匪目苟朝献。辛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二百三十一厅州县卫额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七年壬戌春正月癸酉朔，上谒裕陵，行三期祭礼。赐所过贫民棉衣。甲戌，定祭社稷坛用上戊。戊寅，上还京。壬午，以松筠为伊犁将军。甲午，额勒登保奏获首逆辛聪，余党悉平。吴熊光奏获匪首张允寿子得贵，扑灭监号贼股。明安以贪黩褫职，遣戍伊犁。以禄康为步军统领，解刑部尚书。额勒登保以疏防苟文明窜渡汉江，降男爵。庚子，上御经筵。

二月癸卯，以苟文明窜南山老林，饬领兵大臣堵剿，地方官严密查拿，勿令蔓延。丁未，释奠先师孔子。壬戌，优恤阵亡副将韩自昌与其弟副将韩加业，饬地方官为建双烈祠，赐其母银三百两。丙寅，额勒登保奏刘清获贼首李彬、辛文，加按察使衔花翎。

三月癸酉，勒保奏获贼首张添伦、魏学盛、陈国珠。丁丑，德楞泰奏获匪首龚其尧、李世汉、李国珍，余党悉平。壬午，上谒泰陵。庚寅，还京。壬辰，成德卒，以禄康为户部尚书。

夏四月戊申，以颜检为直隶总督。乙丑，赐吴廷琛等二百四十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本卯，庆在奏获贼首魏洪升、张喜、白庸。

五月己卯，睿亲王宝恩薨。琅玕奏获猓匪首逆腊者布。壬午，勒保奏获匪首庹向瑶、徐添陪、张思从。甲午，庆成奏搜捕余匪，获康二麻、张昌元，加太子太保。

六月己酉，德楞泰奏教匪樊人杰溺水死，俘其妻孥，余匪歼尽，晋封三等侯。甲寅，命刘权之、德瑛为军机大臣。乙卯，达椿卒，以长麟为礼部尚书。命保宁管理兵部。以禄康、恭阿拉为汉军统都。

秋七月辛未，勒保奏剿歼黄、白、青、蓝四号贼匪，晋一等男。庚辰，陕西贡生何泰条陈黜奢崇俭，挽回风气。得旨可采，赏大缎二匹。甲申，大学士王杰致仕，加太子太傅，在籍食俸。戊子，上秋狝木兰。癸巳，诏曰："广东博罗监犯越狱一案，经朕朱谕查询，始据该督抚据实陈奏。则天下事之不发觉者多矣，殊堪感叹，更深懔畏。除分别惩治外，尚其大法小廉，用副澄叙官方至意。"以兴奎为西安将军，明亮为乌鲁木齐都统。甲午，额勒登保奏获逆首苟文明。谕："适到木兰，便闻捷音。教匪起事诸犯，只余此贼。今既授首，不难肃清。额勒登保晋一等伯，杨遇春以下，各优予叙赉。"张若渟卒，以熊枚为刑部尚书。转汪承霈为左都御史，戴衢亨为兵部尚书。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诏曰："月朔日食，月望月食，天象示儆，竞惕时深。朕躬有阙失欤？剿捕邪匪，余孽未尽，其应靖以兵威，或迪以德化欤？政事有不便于民者，或一时行之，日久则滋流弊欤？其各谠言无隐。至月食修刑，惟当于明法敕罚，力求详慎，所当与内外诸臣交勉焉。"以朱

珪协办大学士。癸卯，以嵇承志为东河河道总督，以刘清为四川按察使。乙卯，上行围。越南农耐、阮福映率属内附，缴前藩敕印。诏许其入贡。辛酉，德楞泰奏获贼首蒲添宝。

九月庚辰，上回銮。戊子，上谒陵。辛卯，还京。丙申，吴熊光奏毙黄呈匪首唐明万。

冬十月己酉，杭州将军弘丰卒，以张承勋为杭州将军。壬子，勒保奏获白号贼首张简、蓝号贼首汤思蛟。丁巳，德楞泰奏毙贼首戴四，获贼目赵鉴。

十一月戊辰朔，德楞泰奏获贼首陈传学。庚午，诏以吉庆办理博罗会匪，奏报不实，免协办大学士，命那彦成查办。寻解总督，敕瑚图理署理。丙戌，额勒登保奏获贼首景英，晋三等侯。

十二月戊戌朔，安徽宿州盗匪作乱，费淳等讨平之。癸丑，诏额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龄、吴熊光会报川、陕、楚教匪荡平。封额勒登保、德楞泰一等侯，勒保一等伯，明亮一等男，赛冲阿、杨遇春以次封赍。并推恩成亲王永瑆等、军机大臣庆桂、董诰等。乙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省五十六厅州县灾赋。除江苏、福建、山东十县卫坍田额赋。朝鲜入贡。

八年癸亥春正月庚午，以倭什布为两广总督。丁丑，命伊犁广开民田。张诚基以剿办义宁州土匪陈奏不实，论绞。乙酉，赐贫民棉衣。甲午，上御经筵。

二月己未，上谒东陵。

闰二月戊寅，上还驻圆明园。乙酉，还宫，入顺贞门，奸人陈德突出犯驾。定亲王绵恩、额驸拉旺多尔济及丹巴多尔济等擒获之，交廷臣严鞫。奖赍绵恩等有差。丁亥，祀先农，上亲耕耤田。己丑，诏曰："陈德之事，视如猘犬，不必穷鞫。所惭思者，德化未昭，始有此警予之事耳。即按律定拟。"是日，陈德及其二子伏诛。予告大学士王杰陛辞，赐玉鸠杖，御书诗章，驰驿回籍。庚寅，严申门禁。

三月丙申，御试翰林。甲辰，甘肃提督穆克登布以剿捕余匪阵亡，赠二等男。恤湖北阵亡总兵懋赏等世职。庚申，皇后行躬桑礼。

四月丙戌，上祈雨。丁亥，雨。

五月乙未，建宗室觉罗住房。癸丑，以富俊为吉林将军。

六月戊子，尚书彭元瑞乞休，允之，仍总裁高宗实录。以费淳为兵部尚书，陈大文为两江总督。己丑，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

秋七月乙巳，以那彦成为礼部尚书。丁未，以三省余匪肃清，优叙额勒登保、德楞泰及军机大臣。壬申，上巡幸木兰。

八月壬午，调富俊为盛京将军。以停止行围回銮。辛卯，上还京。

九月戊申，致仕尚书、前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卒。

冬十月壬甲，琅玕奏获首犯恒乍纲，＜⿰犭栗＞＜⿰犭栗＞匪平。癸未，葬孝淑皇后于山陵。

十一月戊戌，朱珪等请磨敬一亭明代碑文，上不许。

十二月己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厅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朝鲜、越南入贡。

九年甲子春正月丁未，调兴奎为宁夏将军，赛冲阿为西安将军。

二月壬戌，上御经筵。癸亥，上临幸翰林院，赐宴，赋柏梁体诗。戊子，上谒东陵。

三月壬辰，幸盘山。壬寅，诣明陵，奠酒长陵。甲辰，上还京。

夏四月己巳，上阅健锐营兵。丙子，召嵇承志来京，以徐端署河东河道总督。

五月甲午，上祈雨黑龙潭。丁酉，雨。丁未，铁保奏进八旗诗一百三十四卷，赐名《熙朝雅颂集》。

六月壬戌，玉德等奏海盗蔡牵扰及鹿耳门，突入汕木寨。得旨："追擒务获。"戊辰，以禄康协办大学士，明亮为工部尚书，长麟为刑部尚书，费淳为吏部尚书。德瑛罢直军机处，以那彦成、英和为军机大臣。乙亥，惠龄卒，以那彦成为陕甘总督。恤捕海盗阵亡总兵胡振声，赠提督，予世职，

录用其子。

秋七月丙午，上巡幸木兰。庚子，初彭龄以诬参吴熊光褫职。癸丑，以岁周浃甲，停本年决囚。

八月己未，清查湖北滥支军需，追罚福康安、和琳之子并毕沅等。丁丑，上回銮谒陵。

九月庚寅，上幸南苑行围。辛卯，以搜捕三省余匪净尽，甄叙额勒登保以次有差。甲午，上还京。

冬十月癸酉，广西武缘知县孙廷标匿伤纵凶，特旨处绞，枭司公峨遣戍乌鲁木齐。己卯，上御惇叙殿，赐宴宗室诸王。

十一月戊申，调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倭什布为陕甘总督。

十二月丁卯，调徐端为江南河道总督。庚辰，大学士刘墉卒。甲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湖北、四川等省二十一厅州县灾赋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十年乙丑春正月乙未，予告大学士王杰因赐寿来京卒，优诏恤赠。辛亥，以朱珪为大学士，纪昀协办大学士，以铁保为两江总督。诏内务府大臣严行约束内监，稽其出入，纂入《宫史》，著为令。

二月己未，上御经筵。己巳，礼亲王永恩薨，子昭连袭。协办大学士纪昀卒，调刘权之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三月己丑，上幸南苑行围。己亥，上谒泰陵。丙午，回銮，阅健锐营兵。戊申，上还京。以弘康为广州将军。

夏四月辛巳，御史蔡维钰疏请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得旨：“一体查禁。”戊寅，赐彭浚等二百四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甲申朔，诏内务府大臣管理西洋堂，未能严切稽查，任令传教，下部议处。其经卷检查销毁，习教之佟澜等罪之。戊申，追叙削平教匪清野功，加勒保太子太保，明亮一等子。

六月庚申，颜检以失察亏帑黜免，调吴熊光为直隶总督，百龄为湖广总督。丁丑，永定河决。

闰六月癸未，刘权之免，以费淳协办大学士，秦承恩为左都御史。戊戌，永定河合龙。乙巳，以清安泰为浙江巡抚。

秋七月壬辰，上诣盛京谒陵，启銮。

八月丙戌，上祭北镇庙。乙未，上谒永陵。丙申，行大飨礼。阅吉林官兵射。庚子，上谒福陵，行大飨礼。辛丑，上谒昭陵，行大飨礼。临奠克勤郡王岳托、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上驻跸盛京，诣宝册前行礼。甲辰，诣天坛、地坛行礼。乙巳，上御崇政殿受贺。御前大臣、三等公额勒登保卒，建祠京师。以庆成为成都将军。丙午，上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大臣及朝鲜陪臣宴。御制《盛京颂》八章。赐朝鲜国王李松御书匾额。戊申，上回銮。

九月己巳，上谒东陵。壬申，还京。丙子，临奠额勒登保。

冬十月甲午，命戴均元驰赴南河勘工。丙申，英吉利国王入贡，赐敕并文绮。辛丑，那彦成免，调吴熊光为两广总督，裘行简署直隶总督。癸卯，以赛冲阿为广州将军。

十一月丙辰，百龄免，以全保为湖广总督。己未，以庆溥为湖北提督。

十二月丁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西、陕西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及两淮十一场额课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四百三名口，谷数二千九百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石七升三合二勺。朝鲜、英吉利入贡。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壬子，海盗蔡掌陷凤山县，命玉德剿办，调广州将军赛冲阿驰往督办。丙子，那彦成以在署演戏，滥收海盗，夺职，戍伊犁。二月癸未，上御经筵。辛卯，上谒东陵。甲辰，上幸南苑行围。戊申还京。

三月己丑，台湾总兵爱新泰克复凤山县，予世职。

夏四月辛卯，上阅健锐营兵。癸巳，李亨特免，以吴璥为河东河道总督。丙申，续编《皇清文颖》。

五月丙寅，玉德罢，以阿林保为闽浙总督。

六月戊寅，调姜晟为工部尚书。秦承恩为刑部尚书。庚辰，庆成以奏对失实削职，戍黑龙江。以特清额为成都将军。庚寅，以戴均元为江南河道总督，徐端为副总河。庚子，命德楞泰管理兵部。

秋七月癸亥，宁陕镇新兵陈逢顺纠党戕官，陷洋县，扰及宁羌。命德楞泰统巴图鲁侍卫、索伦兵剿之。丁卯，上巡幸木兰。

八月庚寅，上行围。甲辰，李长庚奏剿歼蔡牵匪党多名，蔡牵逸。

九月乙巳，发巴图鲁侍卫、索伦等兵赴陕西。癸丑，论直隶失察侵帑案，颜检戍乌鲁木齐，降姜晟、陈大文、熊枚四品京堂。起初彭龄为安徽巡抚。庚申，起刘权之为左都御史。癸亥，上还京。

冬十月丁丑，德楞泰奏剿平洋县叛兵。甲申，以全保为陕甘总督，汪志伊为湖广总督，曹振镛为工部尚书。丁亥，以温承惠为直隶总督。起阮元署福建巡抚，以病辞。调张师诚为福建巡抚，金光悌为江西巡抚。癸巳，以和宁为乌鲁木齐都统。大学士保宁乞休，优诏致仕，予食公俸。

十一月庚申，以禄康为大学士，长麟协办大学士，文宁为步军统领。诏以德楞泰剿办叛兵，宽大受降，切责之，降杨遇春宁陕镇总兵，杨芳遣戍伊犁，即押降兵赴戍。

十二月戊寅，大学士朱珪卒。己卯，上临第赐奠。庚辰，特诏旗民力求节俭。辛丑，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四川等省三十五厅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二年丁卯春正月丙午，以费淳为大学士，戴衢亨协办大学士。癸亥，诏曰：“从前剿办邪匪，乡勇过多。迨事平遣散为难，多令入伍充兵。今陕之宁陕，川之绥定，迭报新兵滋事，随时剿平。此等犷悍之徒，必须随时惩创，勿令别生事端。”戊辰，陕西瓦石坪新兵滋事，讨平之。

二月甲戌，上御经筵。戊子，积拉堪罢，削爵。壬辰，上谒东陵。

三月壬辰，上幸南苑行围。辛亥，谒西陵。甲寅，还京。丁巳，《高宗实录》、《圣训》成。辛巳，上祈雨。甲子，雨。

夏四月丙戌，上阅健锐营兵。庚子，上祈雨。

五月己丑，雨。己未，以长龄为陕甘总督，萨彬图为漕运总督。丙寅，增定河工料价。雍正以来，常年工费率六十万。自此驯增百六十万。

六月乙未，禁督抚幕友朦保入官。

秋七月乙巳，命编修齐鲲、给事中费锡章册封琉球国王。戊午，上巡幸木兰。

八月乙酉，上行围。

九月丙午，上还驻木兰。暹罗私招商人贸易，降敕训止之。辛亥，上回銮。甲寅，阅古北口兵。丙辰，还京。

冬十月乙未，令武乡、会试内场罢策论，默写《武经》。

十一月辛丑，塞陈家浦坝口，导黄河由故道入海。

十二月癸未，调清安泰为河南巡抚，以阮元为浙江巡抚。癸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四川、甘肃等省四十七州县灾赋盐课。除江苏、福建、山西五县水冲坍田额赋。朝鲜、琉球、南掌入贡。

十三年戊辰春正月戊午，浙江提督李长庚追击海盗，卒于军，赠伯爵。以部将王得禄为浙江提督。

二月丁卯，命皇次子释奠先师孔子。庚午，上御经筵。丙子，予告大学士保宁卒。戊寅，特诏奖叙湖南辰沅永靖道傅鼐，加按察使衔。

三月庚子，上谒东陵。壬午，上巡阅天津长堤。丙辰，以徐端为南河河道总督。己未，上阅天津镇兵。丙寅，上幸南苑行围。命长麟、戴衢亨勘察南河。

夏四月戊辰，上还京。辛卯，赐吴信中等二百六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癸卯，长麟、戴衢亨奏查勘河工，请用一百三十余岁张姓老民指出靳辅旧于天然闸东建闸二座，验有坝基，拟请修复。得旨，照准，赏老民银缎。庚申，修阙里孔庙。

闰五月壬午，湖南提督仙鹤翎以表贺生皇长孙失辞，罢。

六月甲辰，御制《耕织图诗》，刊于《授时通考》。乙巳，秦承恩免，以吴璥为刑部尚书。

秋七月庚辰，上巡幸木兰。

八月己酉，上行围。甲寅，恤广东捕盗被戕总兵林国良世职。

九月己卯，上还京。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壬午，吴熊光罢，以永保为两广总督。庚寅，以兴肇为杭州将军。

十二月壬辰朔，命皇次子诣大高殿祈雪。己亥，上祈雪。乙巳，雪。以周兴岱为左都御史。己未，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四川等省十三厅州县灾赋逋赋。除直隶、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甘肃等省十一厅州县冲田额赋，浙江、福建二场坍地额课。朝鲜、琉球入贡。

十四年己巳春正月辛酉朔，上五旬万寿节，颁诏覃恩，加封仪亲王永璇子绵志、成亲王永瑆孙奕纶为贝勒，加恩藩臣、廷臣有差。丁卯，以百龄为两广总督。壬申，广兴有罪处斩，子蕴秀戍吉林，籍其家。缘以降黜者多人，长龄戍伊犁。以和宁为陕甘总督。

二月壬辰，上御经筵。壬寅，上制《崇俭诗》、《义利辨》，颁示廷臣。丁未，上谒东陵。丁巳，福建总兵许松年歼毙海盗朱渍，予世职。己未，上还京。

三月癸亥，上谒西陵。丙子，还京。西安将军、三等公德楞泰卒。己卯，松筠奏遣戍叛兵蒲大芳、马友元等一百余人在戍不法，均分起诛讫。上责其滥杀，夺职。以晋昌为伊犁将军，兴肇为荆州将军。

夏四月甲寅，赐洪莹等二百四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吴熊光戍伊犁，百龄劾之也。孙玉庭罢。

五月丁丑，特诏切责廷臣泄沓。戊寅，巡漕御史英纶以贪婪卑污处绞。

六月乙未，仓场黑档盗米事发，责黜历任侍郎有差。丁未，以松筠为陕甘总督。

秋七月戊辰，诏停本年秋决。江苏查赈知县李毓昌为山阳知县王伸汉毒毙，下部鞫实，王伸汉立斩，知府王毂立绞，家丁李祥等均极刑，总督铁保夺职遣戍，巡抚汪日章夺职。上制《悯忠诗》。赐其嗣子李希佐举人、控诉得申武生李清泰武举。调阿林保为两江总督，以方维甸为闽浙总督。壬申，给事中花杰以参劾军机大臣戴衢亨徇私不得直降官。乙亥，诏曰：“朕恫＜瘝＞在抱，每直省报灾，无不立霈恩施，多方赈恤。乃督抚不加查察，致有冒赈之事。如近日宝坻、山阳二案，竟谋毙持正委员，岂可不加以惩治，非有所靳惜也。御史周钺因请报灾之处，另委道府详查。不知道府又安尽贤能。见在宝坻一案，该管东路同知归恩燕即向索银三千两。山阳一案，该管知府王毂收银二千两。设遇此类道府，又可信乎？道府亦不能遍历村庄，仍委之委员，益不足凭矣。其要惟在督抚得人耳。至若以查灾为难，因而相率讳灾，则其咎更重矣。将此通谕知之。”壬午，上巡幸木兰。

八月庚戌，浙江学政、侍郎刘凤诰以监临舞弊褫职，戍黑龙江。巡抚阮元以徇隐夺职。

九月己未，以庆成为福州将军。庚申，上还京。己巳，张师诚疏报王得禄、邱良功合剿海盗蔡牵，紧逼贼船，冲断船尾，蔡牵落海淹毙。予王得禄子爵，邱良功男爵。壬申，百龄疏请粤盐改陆运，从之。

冬十月癸巳，上万寿节，御太和殿受贺，赐宴。庚戌，阿林保疏请漕粮加折收纳，上严斥之。

十一月壬辰，以松筠为两江总督，那彦成为陕甘总督。

十二月戊戌，以失察工部书吏冒领户部、内务府官银，禄康、费淳以次降黜。甲寅，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等省二十四州县灾赋。除顺天文安洼地、浙江钱清场、湖南茶州坍地田赋。朝鲜、琉球、暹罗、越南、南掌入贡。

十五年庚丙子，以刘权之为协办大学士。

二月己丑，上御经筵。壬辰，长麟以疾免，以瑚图礼为刑部尚书，托津为工部尚书。丙申，召勒保来京，以常明为四川总督。丙子，诏以鸦片烟戕生，通饬督抚断其来源。

三月甲子，上谒东陵。戊寅，上幸南苑行围。癸未，还京。

夏四月丁酉，上阅健锐营兵。

五月癸亥，勒保以不奏匿名书，罢大学士，降工部尚书。复以禄康为大学士，明亮协办大学士。以戴衢亨为大学士，费淳为工部尚书。

六月戊戌，改热河副都统为都统，以积拉堪补授。壬子，百龄以擒解海盗乌石二功，予轻车都尉世职。

秋七月甲寅，永定河溢。壬申，上巡幸木兰。辛巳，以徐端为南河河道总督。修改云梯关海口，命马慧裕督办。

八月戊戌，上行围。壬子，以皂保为蒙古都统。设广东水师提督，阳江镇水师总兵。

九月己未，以汪志伊为闽浙总督，马慧裕为湖广总督，恭阿拉为工部尚书。甲子，永定河漫口合龙。己巳，上还京。乙亥，增河南秸料价银。

冬十月甲午，江南高堰、山盱两堤决坝。丁酉，定部院直日例。

十一月壬戌，前吉林将军秀林以盗用参银，赐死。

十二月丙申，广西疏报寿民蓝祥一百四十二岁，特赐御制诗章、御书匾额、六品顶戴、银五十两。丁酉，马慧裕奏云梯关大工合龙，河归正道入海。得旨嘉奖。己亥，以陈凤翔为江南河道总督。壬寅，调兴肇察哈尔都统。己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七州县灾赋。除江苏坍徒、上海坍田，安徽无为州废田田赋。朝鲜、暹罗入贡。

十六年辛未春正月戊午，以云梯关马港新筑长堤，增设淮海道，海安、海阜二厅同知。癸酉，以百龄为刑部尚书，松筠调两广总督，勒保为两江总督。

二月壬午，上御经筵。丁亥，释奠先师孔子。诏曰：“朕因连年南河河工糜费至四千余万，特命托津、初彭龄前往查察。兹据奏覆，查勘工帐银款出入尚属相符，而工程未尽坚固。此实历任河臣之咎，吴璥、徐端俱降革有差。在工人员一并斥革。其未发银六十万，并著停发。”

三月丙寅，上谒西陵。壬午，谒陵礼成，西巡五台山。乙亥，工部尚书费淳卒，赠大学士。以肃亲王永锡为蒙古都统。

闰三月庚辰，上驻跸五台山。乙酉，上回銮。丙申，上谒尧母陵，帝尧庙行礼。戊戌，上阅直隶绿营兵。幸莲池书院，遣官祭明臣杨继盛祠。癸卯，上还京。

夏四月戊申，大学士戴衢亨卒。甲子，上祈雨。致仕协办大学士长麟卒。壬申，赐蒋立镛等二百三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以福庆为汉军都统，崇禄为蒙古都统。

五月辛巳，以刘权之为大学士，邹炳泰协办大学士，刘镮之兵部尚书。丁亥，上再诣天神坛，祈雨。庚寅，雨。

六月壬午，明亮以覆奏不实，降副都统。以松筠为协办大学士。癸丑，禄康以覆奏不实，降副都统。以勒保为大学士，管理吏部，吉纶为工部尚书、步军统领。乙丑，湖南按察使傅鼐卒，赠巡抚，许建专祠。

秋七月戊寅，命光禄寺少卿卢荫溥入直军机处，加四品卿衔。壬辰，禁西洋人潜居内地。丙申，上巡幸木兰。癸丑，江南李家楼河决。乙巳，兴肇以老免，起贡楚克扎布为察哈尔都统。

八月壬戌，上行围。

九月己卯，建兴安大岭神祠，春秋致祀。戊子，上回銮。乙未，以松筠为吏部尚书，蒋攸铦为两广总督。丁酉，上谒陵。庚子，上还京。辛丑，四川十二支岭夷向化，改土归流。

十一月庚子，敕改运河邳、宿工程复归河员管理。

十二月癸丑，以和宁为盛京将军。癸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江苏、河南等省八州县灾赋。除甘肃逋赋，又除喀什噶尔回庄田赋。朝鲜、琉球、暹罗、缅甸入贡。

十七年壬申春正月壬午，时享太庙，命皇次子行礼。

二月甲辰朔，上御经筵。

三月丙子，上谒东陵。己丑，上幸南苑行围。辛卯，以明亮为西安将军。壬辰，上御晾鹰台，大阅八旗官兵。丙申，上还京。

夏四月甲辰，诏曰：“八旗生齿日繁，亟宜广筹生计。朕闻吉林土膏沃衍，地广人稀。柳条边外，参场移远，其间空旷之地，不下千有余里，多属腴壤，流民时有前往耕植。应援乾隆年间拉林成案，将闲散旗丁送往吉林，拨给地亩，或耕或佃，以资养赡。农暇仍可练习骑射，以备当差，教养两得其益。该将军等尽心筹画，区分栖止，详度以闻。”丙辰，上阁健锐营兵。癸亥，护军统领扎克塔尔卒，予银三百两。

五月戊子，温承惠奏滦州孥获金丹、八卦邪教董怀信等。得旨：“从严惩办。”

六月乙巳，移闲散宗室于盛京居住，筑室给田给银。

秋七月戊子，上巡幸木兰。

八月壬子，陈凤翔以不职免，以黎世序为江南河道总督。甲寅，以阮元为漕运总督。丙辰，上行围。

九月戊子，上还京。甲午，庆桂以年老罢，以松筠为军机大臣。

冬十月丁卯，以恭阿拉为礼部尚书。

十一月辛未，以景安为理藩院尚书，兼汉军都统。

十二月壬子，以铁保为礼部尚书，潘世恩为工部尚书。甲寅，以兴肇为江宁将军。

是岁，免顺天、奉天、直隶、河南、安徽等省二十七州县灾赋、逋赋、旗租，台湾噶玛兰水冲田赋。朝鲜、暹罗入贡。

十八年癸酉春正月乙亥，军机大臣松筠罢为御前大臣，以勒保为军机大臣。

二月庚子，上御经筵。

三月丁丑，上幸南苑行围。丙戌，上谒西陵。丙申，上还京。

夏四月己亥，以明亮为蒙古都统。甲寅，上祈雨。癸亥，以富俊为黑龙江将军。

五月庚辰，上祈雨。壬辰，雨。

六月乙卯，赐进书生员鲍廷博举人。庚申，以松筠为伊犁将军。

秋七月甲戌，申严贩运鸦片烟律，食者并罪之。丁丑，御史冯大中疏言：“中外臣工办事迟延怠缓，请旨稽核。”上是之。壬午，上巡幸水兰。

八月庚戌，上行围。

九月甲子，上以阴雨减围。癸酉，上回銮。乙亥，河南睢州河溢。河南滑县八卦教匪李文成纠众谋逆，知县强克捷捕系狱。其党冯克善、牛亮臣陷县城，克捷死之。直隶长垣、山东曹县贼党咸应。上命高杞、同兴防堵，温承惠佩钦差大臣关防剿之。召杨遇春统兵北上。贼党徐安帼陷长垣，戕知县赵纶。金乡知县吴皆捕贼崔士俊等。戊寅，上行次<㠯髟丐>髻山。是日，奸人陈爽数十人突入紫禁城，将逼内宫，皇次子用枪殪其一人。一贼登月华门墙，执旗指挥，皇次子再用枪击之坠，贝勒绵志续殪其一。王大臣率健锐、火器营兵入，尽捕斩之。己卯，诏封皇次子为智亲王，绵志郡王衔。论捕贼功，各予奖叙。夺吉纶职，以英和为步军统领。庚辰，诏曰：“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通谕知之。”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剿贼河南。以提督杨遇春、副都统富僧德、总兵杨芳带兵协剿。辛巳，首逆林清就擒。壬午，上还京。癸未，以松筠、曹振镛为大学士，托津、百龄协办大学士，铁保、章煦为吏部尚书。丙戌，首逆林清、通逆内监刘进亨等伏诛。

冬十月丙申，祖之望免，以韩崶为刑部尚书。癸卯，山东盐运使刘清大破贼于扈家集，侍卫苏尔慎复定陶、曹县。御史张鹏展疏陈，百姓不敢不出首邪匪，由于地方官规避处分，不为受理，或反坐诬。上是之。己酉，那彦成奏各路调兵，再行进剿。上严斥之。甲寅，命托津往督河南军务，桂芳入直军机处。丁巳，恤禁城拒贼伤亡侍卫那伦等世职。己未，禄康、裕瑞失察属人从逆，发盛京禁锢。辛酉，谪降汉军籍、直隶籍之科道官。壬戌，以明亮为兵部尚书。

十一月甲子朔，那彦成奏攻克道口贼巢，进围滑城。丙寅，敕删减公罪则例。壬申，通逆都司曹纶伏诛。戊子，那彦成奏杨芳等攻克司寨山贼寨，歼毙首犯李文成。

十二月丙申，命松筠、长龄筹议新疆经费。丙午，那彦成奏攻克滑城，贼渠宋元成等伏诛，生擒牛亮臣等。予那彦成三等男，杨遇春等以次奖叙有差。命托津留办长垣贼匪。

是岁，免直隶、河南、湖南等省二十六州县灾赋。除江苏、河南、湖南废田田赋。朝鲜、琉球、越南、暹罗入贡。

十九年甲戌春正月壬午，以吴璥为河东河道总督。

二月甲午，上御经筵。乙未，以晋昌为盛京将军。壬寅，成都将军赛冲阿以剿陕西贼匪苗小一等，予三等男，长龄轻车都尉，杨遇春晋一等男。壬子，以富俊为吉林将军，特依顺保为黑龙江将军。丙辰，铁保免，以英和为吏部尚书，奕绍为汉军都统。以戴均元为左都御史。

闰二月甲子，以和宁为礼部尚书。己丑，予死事滑县知县强克捷、教谕吕秉钧、巡检副斌等世职。

四月乙亥，上阁健锐营兵。豫亲王裕丰失察属人祝现入教，谋逆已发觉，不入奏，削爵。以其弟裕兴袭封。以兴肇为汉军都统。壬午，漕运总督桂芳卒。丙戌，赐龙汝言等二百二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癸亥，以和宁为热河都统。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刘镮之为户部尚书，初彭龄为兵部尚书，署江苏巡抚。

八月甲子，上御经筵。辛未，大学士、威勤伯勒保再乞致仕，许之。命食伯俸。以托津为大学士，明亮协办大学士。戊寅，上谒陵。甲申，上还京。

九月乙未，以景安为户部尚书。

冬十月乙丑，以庆溥为左都御史。己巳，江西巡抚阮元以擒捕土匪，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癸丑，命开垦伊犁、吉林荒地。

十二月癸未，百龄罢协办大学士，以章煦为协办大学士。乙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二县、河南二县、黑龙江各城灾赋。除奉天岫岩、浙江西安四县废田田赋。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年乙亥春正月甲午，时享太庙，命智亲王行礼。

二月己未，上御经筵。

三月庚寅，上谒东陵。戊申，上还京。甲午，初彭龄以参劾百龄不实，又代茅豫乞病，降官。旋经百龄查覆参奏，夺职。己酉，两广总督蒋攸铦疏陈查禁鸦片烟章程。得旨："洋船到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官吏卖放及民人私贩者，分别治罪。"

夏四月己巳，上阅健锐营兵。壬午，上制官箴二十六章，宣示臣工。

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明心，朦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入教侍郎蒋予蒲褫职。

六月戊辰，上制《勤政爱民论》，宣示中外。己卯，常明奏中瞻对土番洛布七力滋事，改委总兵罗思举由下瞻对前往剿办。其剿办不力之总兵罗声皋及捏禀之都司图棠阿均褫职逮问。

秋七月甲午，总兵罗思举剿办瞻对土番洛布七力竣事，下部议叙。癸卯，上巡幸木兰。

八月戊辰，上行围。百龄以捕获编造逆词首犯方荣升功，晋三等男。

九月己亥，上还京。

冬十月庚申，召松筠来京，以长龄为伊犁将军。癸亥，命侍郎那彦宝往勘山西地震灾。

十一月丁亥，礼亲王昭梿以刑比佃丁欠租，削爵圈禁，以麟趾袭。

十二月己卯，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等晋二县灾赋。除江苏宝山、靖江，山西静乐废田田赋。会计天下民数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七万四千八百九十五名口，存仓谷数三千八十万二千八百六十九石和九斗一升七合五勺。朝鲜、琉球、暹罗入贡。

二十一年丙子春正月丙戌，特诏诸亲王、郡王勿令内监代为奏事，致开交结之端。

二月壬子，上御经筵。甲戌，上谒东陵。庚辰，上还京。

三月庚寅，上谒西陵。辛丑，上临故大学士朱珪墓赐奠。丁未，上还宫。

夏四月丙子，张师诚以父疾具奏，不候旨即回籍，罢。以胡克家为江苏巡抚。

五月辛卯，以马慧裕为左都御史，孙玉庭为湖广总督。丁未，以鄂勒哲依图为御前大臣。

六月丁丑，休致大学士庆桂卒。戊寅，那彦成缘事褫职逮问，以方受畴为直隶总督。

闰六月戊戌，释昭槤于禁所。壬寅，以戴均元为吏部尚书。

秋七月乙卯，和世泰、穆克登额、苏楞额以带领英吉利国使臣，不谙事体，不克入觐，俱黜降。以松筠为满洲都统，和宁为工部尚书。乙丑，上巡幸木兰。

八月壬辰，上行围。

九月戊午，上回銮。阅古北口兵。壬戌，上还京。

冬十月戊子，命松筠署两江总督，章煦为军机大臣。

十一月壬子，百龄卒，调孙玉庭为两江总督，阮元为湖广总督。丙辰，以绵志为领侍卫内大臣。

十二月癸卯，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河南、浙江、湖南等省五十六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英吉利入贡。

二十二年己卯春正月壬申，上御经筵。

二月丁丑，释奠先师孔子。癸未，以长龄为陕甘总督，晋昌为伊犁将军，富俊为盛京将军。

三月甲辰朔，以董教增为闽浙总督。戊申，增设天津水师营总兵官，专辖水师两营。壬子，上谒东陵。己巳，上还京。辛未，章煦免，以戴均元协办大学士，卢荫溥为兵部尚书，汪廷珍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丁亥，上阅健锐营兵。庚寅，停伊犁仲夏进马。辛卯，云南夷匪平，加伯麟太子少保。戊戌，赐吴其浚等二百五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酉，上祈雨。壬戌，雨。以玉麟为驻藏大臣。丁卯，福建布政使李赓芸被诬自缢，遣熙昌、王引之鞫其事，得实。奉旨："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俱夺职。"壬申，上制望雨省愆说。

六月甲戌，松筠疏请停止明年奉谒祖陵。奉旨严斥，罢大学士，黜为察哈尔都统。以明亮为大学士，伯麟协办大学士，和宁为兵部尚书。以赛冲阿为御前大臣，德宁阿为成都将军。

秋七月庚申，上巡幸木兰。以苏楞额为工部尚书，和世泰为理藩院尚书。

八月丁亥，上行围。壬辰，积拉堪罢，以毓秀为杭州将军。

九月癸丑，常明卒，以蒋攸铦为四川总督，阮元为两广总督，庆保为湖广总督。庚申，上还京。庚午，上制谏臣论，颁都察院。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丑，以伊冲阿为热河都统。

十二月甲戌，免云南铜厂逋银。丁酉，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八县、黑龙江三城灾赋。除奉天承德，直隶定州，江苏丹徒、江阴，江西丰城，河南孟县，福建侯官等县水冲、河压田赋。朝鲜、琉球、越南入贡。

二十三年戊寅春正月戊申，特诏松筠勿沽名市惠，以保桑榆。甲寅，诏明亮年逾八旬，宜节劳颐养，勿庸常川入直，并免带领引见承旨。

二月庚午，命戴均元、和宁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董诰致仕，命食全俸。庚辰，上御经筵。己丑，上阅火器营兵。

三月庚子，上谒西陵。庚戌，以章煦为大学士，汪廷珍为礼部尚书，吴芳培为左都御史。戊午，上还京。

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风霾。丙子，诏曰："昨日酉初三刻，暴风自东南来，尘霾四塞，燃烛始能辨色。其象甚异。朕心震惧惕，思上苍示警之因，稽诸《洪范》咎征，蒙恒风若之义，皆朕莅事不明、用人不当之所致也。有言责者，体朕遇灾而惧之心，剴切论列，无有所隐。即下民有

冤抑者，亦可据事代为直陈，以副朕修德弭灾之意。”给事中卢浙疏言：“风沙示警，请禁员弁贪功妄捕，扰累平民。”得旨：“所奏甚是。林清案内逸犯饬缉，承缉员弁辄以他犯塞责。番役兵丁，乘机肆虐，诬陷索掳，无所不至。比到官审明，业已皮骨仅存，资产荡尽，甚有因而殒命者。冤苦莫诉，宜致斯灾。所有次要五十余犯，概令停缉。即祝现等六犯，亦只交刑部存记，获日办理。嗣后捕役有犯前情，该管官严刑重惩，以其家产付诸被诬之家，庶可儆恶习而安良懦。”己卯，钦天监疏言：“谨按《天文正义》，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尘雨，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又主米贵。”得旨：“初八日之事，正与《正义》之象相同。惟朕恪遵成宪，日日召见臣工，前席周咨，似不致于乖离。但此其迹也，其实与朕同心望治，有几人哉！不敢面诤，退有后言，貌合而情暌，是即乖也。其于同寮，不为君子之和而为小人之同，是亦乖也。我君臣其交儆焉。”庚辰，上祈雨。戊子，上再祈雨。辛卯，雨。

五月戊戌，诏曰：“馆臣呈进敕修《明鉴》，于万历、天启载入先朝开创之事，又加按语颂扬，于体例均为未合。副总裁侍郎秀宁降为侍卫，前往新疆换班。正总裁曹振镛等各予薄罚，另行纂缉。

六月壬申，武涉沁河溢，旋报合龙。

七月甲子，上东巡启銮。

八月丁卯朔，诏以取道民田，免经过奉天承德四州县额赋。戊子，颁行《皇朝通礼》。壬午，上祭北镇。辛卯，谒永陵，行大飨礼。

九月丙申朔，谒福陵。丁酉，谒昭陵，均行大飨礼，诣宝册前行礼。上制《再举东巡庆成记》。临奠克勤郡王岳托、武勋王扬古利、宏毅公额亦都、直义公费英东墓。加恩额亦都后裔五人，费英东后裔一人。庚子，上诣天坛、堂子行礼。辛亥，上回銮。丁巳，以富俊为吉林将军，赛冲阿为盛京将军。

冬十月庚午，上驻跸兴隆寺。辛未，万寿节，行宫受贺。癸酉，上谒东陵。丙子，上还京。辛巳，予告大学士董诰卒，上临第赐奠。

十一月戊申，以奕灏为蒙古都统。辛亥，诏曰：“国家临御年久，宜加意于人心风俗。而人心之正，风俗之醇，则系于政教之得失。其间消息甚微，系于国脉甚重，未可视为迂图也。天下事有万殊，理归一是。从严、从宽，必准诸理。施行所及，乃能大畏民志。民志定，民心正矣。凡我君臣，当以忧盛危明之心，不为苟且便安之计。其于风俗之淳薄，尤当时时体察，潜移默化，整纲饬纪，正人心以正风俗。亮工熙绩，莫重于斯。期与内外臣工交勉之。”

十二月戊辰，上祈雪。戊子，以八十六为广州将军，松筠为礼部尚书。以刘镮之为左都御史。壬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顺天、直隶、山东、安徽、甘肃、云南等省七十九州县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二十四年己卯春正月甲午朔，上六旬万寿，颁诏覃恩，赐廷臣宴。封皇三子绵恺为惇亲王，皇四子绵忻为瑞亲王，皇长孙奕纬为贝勒。晋封绵志，奕绍等有差。丁巳，和宁免直军机，以侍郎文孚为军机大臣。

二月甲子，上御经筵。

三月己亥，上谒东陵。壬子，上幸南苑行围。己未，上谒西陵。

夏四月甲子，上还京。庚辰，上阅健锐营兵。丙戌，赐陈沆等二百二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罢凤阳、九江两关监督，由巡道兼理。己巳，上祈雨。庚寅，以松筠为内大臣。

闰四月己酉，上诣天神坛，祈雨。是日，雨。

五月乙酉，成亲王永瑆以告祭礼愆，罢职削俸归第。以英和、和世泰俱为满洲都统。

六月癸卯，调松筠为工部尚书。

秋七月壬戌，以郑亲王乌尔恭阿为汉军都统。庚申，上巡幸木兰。壬午，永定河决，命吴璥、那彦宝勘筑。

八月辛卯，河南兰阳北岸河溢。予告大学士威勒伯勒保卒，赠一等候。

九月壬戌，上还京。癸酉，罢松筠御前大臣为盛京将军。

冬十月乙未，万寿节，上御太和殿受贺。侍郎周系英因参劾湖南客民焚杀，兼致私书，革职，并斥革其子举人。

十一月乙巳，晋封明亮三等侯。

十二月庚子，吴邦庆以奏覆湖南客民焚杀案不实，降官。丙午，董教增疏请洋船准贩茶叶。得旨斥驳。丙辰，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浙江、湖南等省三十九州县卫灾赋旗租有差。除江苏川沙厅、宝山县废地田赋。朝鲜、琉球、越南、暹罗、南掌入贡。

二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壬申，诏优恤老臣明亮、和宁等，毋庸来园带领引见。

二月己丑，上御经筵。癸卯，章煦以疾致仕，以戴均元为大学士，吴璥协办大学士。戊申，上阅火器营兵。乙卯，庆郡王永璘有疾，上临视，晋封亲王。

三月甲子，上谒东陵。兵部遗失行印，事闻，明亮以次罚降有差。乙丑，上诣明成祖、宣宗、孝宗陵奠酒。己巳，庆亲王永璘薨。戊寅，上还京。临故庆亲王第赐奠，命其子绵慜袭郡王。

夏四月甲午，上诣八里庄庆僖亲王殡所赐奠。庚戌，赐陈继昌等二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六月癸卯，禁王公私设谙达及买民女为妾。松筠黜为骁骑校。

秋七月壬申，上巡幸木兰。方受畴等疏呈嘉禾。戊寅，驻跸避暑山庄。己卯，上不豫，向夕大渐。宣诏立皇次子智亲王为皇太子。日加戌，上崩于行宫，年六十有一。

八月乙巳，奉移梓宫还京。

十月甲辰，恭上尊谥曰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朝号仁宗。道光元年三月癸酉，葬昌陵。

论曰：仁宗初逢训政，恭谨无违。迨躬莅万几，锄奸登善，削平逋寇，捕治海盗，力握要枢，崇俭勤事，辟地移民，皆为治之大原也。诏令数下，谆切求言。而吁咈之风，未遽睹焉，是可嘅已。

清史稿卷一七　本纪第一七

宣宗一

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讳旻宁，仁宗次子。母孝淑睿皇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生上于撷芳殿。幼好学，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高宗行围威逊格尔，上引弓获鹿，高宗大喜，赐黄马褂、花翎。嘉庆元年，娶孝穆成皇后。四年四月戊戌，仁宗遵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鐍匣。十三年正月，孝穆成皇后薨，继娶孝慎成皇后。

十八年九月，从幸秋狝木兰，上先还京师，而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是月戊寅，贼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上御枪毙二贼，余贼溃散，乱始平。飞章上闻。仁宗欣慰，封上为智亲王，号所御枪曰“威烈”。谕内阁曰：“忠孝兼备，岂容稍靳恩施。”上谦冲不自满假，谢恩奏言：“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不伐如此。

二十五年秋七月，仁宗秋狝热河，上随扈。戊寅，仁宗不豫，己卯，大渐，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禧恩、和世泰公启鐍匣，宣示嘉庆四年御书，立上为皇太子。仁宗崩，即日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辛巳，尊母后为皇太后，晋封惇郡王绵恺为惇亲王，绵愉为惠郡王。癸未，奉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上奉懿旨，恭折覆奏，并将御前大臣等启鐍匣所藏嘉庆四年四月立皇太子朱谕进呈。召在籍翰林院侍讲秦承业来京。

八月乙酉，命遵古制行三年之丧，臣民仍照定例持服。免直隶承德府属及经过宛平等五州县明

年额赋。癸巳，允王大臣请，持服百日。乙未，大行皇帝梓宫还京师。御史袁铣疏陈定规模、正好恶七事。上优诏嘉纳之。加方受畴太子太保。戊申，大学士、九卿等奏上大行皇帝庙号尊谥曰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颁大行皇帝遗诏于朝鲜、琉球、暹罗、越南、缅甸诸国。庚戌，上即皇帝位于太和殿，告祭天地、太庙、社稷，颁诏天下，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加恩中外，非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加黄钺、刘镮之、赛冲阿、孙玉庭、蒋攸铦太子少保。辛亥，停本年秋决。是月，赈河南许州地震灾。贷盛京彰武台边门等处被淹兵丁一年钱粮，并给修屋费。贷巨流河等处一月口粮。

九月己未，尊大行皇帝陵曰昌陵。庚申，切责军机大臣，以拟遗诏错误，罢托津、戴均元军机大臣，文孚、卢荫溥仍留军机大臣，均下部严议。斌静奏冲巴噶什爱曼布鲁特比苏兰奇纠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作乱。命庆祥兼程赴喀什噶尔剿之。命大学士曹振镛，尚书黄钺、英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壬戌，以那彦成为理藩院尚书。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吴璥督理河南仪封河工。调刘镮之为吏部尚书，茹棻为兵部尚书，卢荫溥为工部尚书，黄钺为户部尚书，汪廷珍为礼部尚书，顾德庆为左都御史。起松筠为左副都御史。戊辰，以秦承业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命在上书房行走。庚午，上始御西厂幄次，引见廷臣。诏开乡会试恩科。命臣工切实言事。丁丑，豫亲王裕兴以罪夺爵圈禁。壬午，加提督杨遇春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是月，赈河南睢州等七州县水灾，并给睢州等四州县一月口粮。

冬十月戊子，调英和为户部尚书，那彦成为吏部尚书，穆克登额为工部尚书，普恭为礼部尚书，和世泰为理藩院尚书，松筠为左都御史。辛丑，上大行皇帝尊谥庙号。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甲辰，赈江苏被水江宁等八州县、安徽被水凤阳等府所属州县。戊申，以德英阿为乌鲁木齐都统。是月，赈江南海州、安徽泗州等八州县及屯卫水旱灾。给浙江萧山等三十三县贫民口粮。

十一月丙辰，上奉皇太后居寿康宫。戊辰，以魏元煜为江苏巡抚，左辅为湖南巡抚。庚午，冬至，祀天于圜丘。自是每岁如之。癸酉，以诚安为左都御史，松筠为热河都统。甲戌，诚安改镶黄旗汉军都统。以文孚为左都御史。丁丑，翰林院侍讲学士顾莼奏松筠宜置左右，忤旨，下部严议。

十二月甲申，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皇太后。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谕奉皇太后懿旨，立皇帝继妃佟佳氏为皇后。丙戌，和世泰改福州将军。以晋昌为理藩院尚书。调庆保为闽浙总督。以史致光为云贵总督，韩克均为云南巡抚，颜检为福建巡抚。庚寅，河南仪封决口合龙。癸巳，加上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尊谥。英和罢军机大臣，照旧供尚书等职。丙申，以汪廷珍、汤金钊、方受畴、蒋攸铦言查陋规不便予议叙，孙玉庭奏尤为剴切，温谕褒之。起李鸿宾为安徽巡抚。召张映汉来京，以陈若霖为湖广总督，帅承瀛为浙江巡抚。

道光元年春正月癸丑，御太和殿受朝，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丙辰，赏刑部员外郎初彭龄礼部侍郎衔。裁浙江盐政，以巡抚兼管。己未，以文孚为礼部尚书，那清安为左都御史。丁卯，越南进香，表贺，贡方物，诏止之。丙子，朝鲜国王李＜□王左＞奉表慰唁；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奏仁宗升遐成服，贡金缎，赐敕嘉赉之。

二月壬午朔，日食。班禅额尔德尼进贡物，赐敕褒嘉赉之。戊戌，协办大学士吴璥予告。庚子，命孙玉庭为协办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加陕甘总督长龄太子少保。甲辰，免江西丰城等六县民借籽种口粮逋谷。

三月辛亥朔，钦天监奏，本年四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诏：“益励寅恭，与内外臣工共图上理，不必宣付史馆。”壬子，以送仁宗睿皇帝梓宫至山陵，命庄亲王绵课等留京办事。癸丑，再免经过地方本年旗租，并给麦田籽种。辛酉，仁宗睿皇帝发引，上奉皇太后送至昌陵。壬戌，廓尔喀进登极表贡，命与道光二年例贡同进。丙寅，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隆恩殿，上孝淑睿皇后尊谥曰孝淑端和仁庄慈懿光天佑圣睿皇后。丁卯，命成都将军呢玛善赴云南帮办军务。癸酉，葬仁宗睿皇帝于昌陵。加托津、曹振镛太子太傅。丁丑，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戊寅，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升祔太庙。己卯，以升祔礼成，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命贵州提督罗思举赴云南军营协剿。是月，贷山西岢岚等十州县、甘肃狄道等五州县上年灾民仓谷口粮。

夏四月丙戌，常雩，祀天于圜丘，仁宗睿皇帝配享，自是岁以为常。庚寅，授呢玛善为钦差大臣，督办云南永北军务。授那清安左都御史。大学士、三等侯明亮致仕。命戴均元、穆克登额、阿克当阿相度万年吉地。甲辰，云南大姚拉古贼平。丁未，上诣大高殿祈雨。戊午，拨江苏海州等州县赈银四十五万六千两。命伯麟为大学士，管兵部。以长龄为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癸亥，诏停本年秋决。甲子，授伯麟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武英殿大学士。丙寅，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以松筠为兵部尚书，庆惠为热河都统。壬申，夏至，祭地于方泽。仁宗睿皇帝配享，自是岁以为常。癸酉，云南永北大姚贼平。

六月辛巳，以张师诚为广东巡抚。甲申，安定门灾。庚寅，上御太和门，命郑亲王乌尔恭阿、顺承郡王伦柱赍册宝诣孝穆皇后殡宫行册谥礼。戊戌，召成龄来京，以李鸿宾为漕运总督，孙尔准为安徽巡抚。除河南新乡县地赋。以琦善为山东巡抚。

秋七月庚戌，刑部尚书和瑛卒，调那彦成为刑部尚书，松筠为吏部尚书，晋昌为兵部尚书。以穆克登布为理藩院尚书。己未，严烺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丁卯，调毓岱为江西巡抚。以杨懋恬为湖北巡抚。庚午，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壬申，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是月，赈甘肃宁夏等四县水旱灾，并免上年额赋。

八月庚辰，展顺天乡试于九月举行。丁亥，命松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特依顺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癸巳，兵部尚书茹棻卒。以初彭龄代之。乙未，霍罕遣使请入觐，却之。丙午，调张师诚为安徽巡抚，孙尔准为广东巡抚。

九月戊辰，暹罗国王郑佛遣使进香、贡方物，温谕止之。己巳，召长龄来京，以朱勋署陕甘总督。是月，赈安徽宿州等三州县水灾。

冬十月己卯，上御乾清门听政，自是岁以为常。丁亥，调孙尔准为安徽巡抚，嵩孚为广东巡抚。

十一月己未，贵州巡抚陈若霖奏请岁减民、苗佃租二万二千石，给苗疆会试举人川费，允之。壬戌，以河防功加黎世序太子太保衔。

十二月戊子，以邱树棠为山西巡抚。癸巳，吏部尚书刘镮之卒，调卢荫溥为吏部尚书，免军机大臣。调初彭龄为工部尚书。以戴联奎为兵部尚书。

二年春正月丁未朔，方受畴病免，以颜检为直隶总督，长龄署之。以叶世倬为福建巡抚。辛酉，祈谷于上帝，仁宗睿皇帝配享，自是每岁如之。庚午，召特依顺保来京。调奕颢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松筠为黑龙江将军。以晋昌为盛京将军，那清安署兵部尚书。辛未，以三载考绩，予曹振镛等议叙，罢侍郎那彦宝、善庆、吴芳培，降左都御史顾德庆。以王鼎为左都御史。命长龄回陕甘总督。以松筠署直隶总督，那彦成署吏部尚书。

二月丁亥，以谒陵命庄亲王绵课等留京办事。癸巳，兵部尚书戴联奎卒，以王宗诚代之。

三月丙午，拨江苏上元等二十州县赈银五十四万两。丁未，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庚戌，上谒昭西陵、孝东陵、景陵、裕陵，诣端慧皇太子园寝奠酒。调穆克登额为礼部尚书，文孚为工部尚书。癸丑，上还京师。甲寅，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卯，以裕陵工程不慎，降庄亲王绵课为郡王，解戴均元太子太保及管刑部，褫苏楞额职，令在工次听差，仍分成赔缴有差。戊午，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己未，清明节，上诣昌陵行敷土礼。壬戌，上诣孝穆皇后殡宫前奠酒。奉皇太后还京师。

闰三月戊寅，穆克登布免理藩院尚书。乙酉，以禧恩为理藩院尚书。庚子，赐戴兰芬等二百二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蠲缓奉天宁远等三州厅额赋。

夏四月辛未，上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帝、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尊谥，藏册宝于太庙、盛京太庙，并藏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册宝于盛京太庙。壬午，青海番贼平。以阿霖为江西巡抚。乙酉，以仓场侍郎莫晋奏事妄言，朱批驳斥，降内阁学士。是月，蠲缓河南睢州等十六州厅县沙压、堤占、水占地赋，直隶沧州等五州县并严镇、海丰二场被水赋课。

六月癸丑，大学士伯麟原品休致。命戴均元仍管刑部。己未，命那彦成署陕西巡抚。调嵩孚为贵州巡抚。以罗含章为广东巡抚。以那清安署刑部尚书。壬戌，褫松筠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命以

六部员外郎候补。戊辰，命长龄为大学士兼管理藩院。以英和协办大学士。调文孚为吏部尚书，禧恩为工部尚书。以那清安为兵部尚书，玉麟为左都御史。己巳，以富俊为理藩院尚书，松筠为吉林将军，德英阿为黑龙江将军，英惠为乌鲁木齐都统。是月，赈山西兴县水灾。

秋七月，以程祖洛为河南巡抚，王鼎署之。以程国仁为陕西巡抚。是月，赈直隶霸州等二十一州县水灾。

八月癸卯，召云贵总督史致光来京，以明山代之。河南新蔡县教匪朱麻子作乱，命程祖洛捕诛之。戊申，召庆保来京，以赵慎畛为闽浙总督，卢坤为广西巡抚。庚戌，以卢坤署陕西巡抚。戊辰，赏廓尔喀国王宝石顶戴，噶箕毕木兴塔巴三品顶戴。辛未，召长龄、松廷来京，以那彦成署陕甘总督。是月，给河南安阳等三县，直隶霸州等十二州县，山西归化城、萨拉齐二厅，山东恩县等三县水灾口粮。贷土默特被水蒙古口粮。蠲缓山东高唐等四十一州县卫，云南鹤庆、剑川二州灾歉赋课。

九月壬申朔，允暹罗进本年例贡。甲戌，拨通仓米十万石赈直隶被水灾民。乙酉，四川果洛克番贼平。授严烺河东河道总督。庚寅，以蒋攸铦署刑部尚书。调陈若霖为四川总督，李鸿宾为湖广总督。以魏元煜为漕运总督，韩文绮为江苏巡抚。庚子，调卢坤为陕西巡抚。以成格为广西巡抚。是月，给江西瑞昌县，河南武陟、原武二县灾民口粮。

冬十月丙午，谒陵。命庄亲王绵课等留京办事。授那彦成陕甘总督，蒋攸铦刑部尚书。乙卯，上以释服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己未，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庚申，上谒昌陵行释服礼。癸亥，上奉皇太后还京师。是月，赈甘肃河州、安徽宿州、直隶霸州等四十三州县，江苏海州、湖北天门二县水灾。贷给盛京广宁县，山东濮州等五州县，黑龙江城库木尔等二站水灾口粮。蠲缓甘肃静宁等六州县、河南仪封等二十三厅县、湖北沔阳等十三州县、山东濮州等五十一州县卫、直隶通州等十八州县、江苏海州等三十四厅州县卫被水灾新旧额赋。墨尔根、布特哈旧欠粮石，长芦及江苏松江府属正溢盐课。

十一月辛未朔，以玉麟署礼部尚书。癸未，抚恤广东省城火灾贫民蛋户。乙酉，以玉麟为礼部尚书，庆保为左都御史。丙戌，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戊子，起松筠为光禄寺少卿。壬辰，上诣大高殿祈雪。丁酉，以册立皇后礼成，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康豫皇太后。翌日，颁诏天下，覃恩有差。是月，赈安徽宿州等七州县及屯坐各卫、河南武陟县水灾旱灾。给安徽泗州等八州县、甘肃河州等十一州厅县灾民口粮。蠲缓安徽宿州等十七州县及屯坐各卫，河南武陟、阳武二县，甘肃狄道等六州厅县，江西南昌等七县并南昌、九江二卫，湖南沣州、浙江海宁等四州县被灾新旧额赋。长芦被水引地、两淮板蒲等九场被水新旧额赋。

十二月丙午，上诣大高殿祈雪。癸丑，上以祈雪未应，命再祷七日。热河都统成德卒，以庆保代之。赏松筠二品顶戴，为左都御史。调程含章为山东巡抚。以陈中孚为广东巡抚。甲寅，河南虞城县匪徒卢照常等作乱，捕诛之。庚申，免江苏、安徽嘉庆二十三年以前民欠摊征银。调德英阿为绥远城将军，禄成为黑龙江将军。乙丑，内阁汉票签处火。是月，给直隶大城县水灾口粮。贷直隶驻扎灾区兵丁饷银。蠲缓直隶隆平等三县、江苏山阳等四县水灾旱灾额赋。

三年春正月壬申，御重华宫，宴群臣及内廷翰林。调孙尔准为福建巡抚。以陶澍为安徽巡抚。以廓尔喀额尔德尼王遣噶箕达纳彭咱邦礼等来贺登极进表贡，赐诏嘉勉，仍优赉之。壬午，幸圆明园。乙未，命大学士长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史致光为左都御史。是月，赈奉天小黑山白旗堡旗户、直隶霸州等三十六州县、江苏海州水灾。给江苏邳州等八州县卫水灾、安徽宿州等十二州县卫水灾旱灾、河南武陟县水灾、山东濮州等六州县灾民一月口粮。贷浙江海盐、长兴二县旱灾，陕西留坝等十一厅州县雹灾水灾，甘肃静宁等十七州县地震灾，两淮板浦等九场水灾，河南武陟等三县，黑龙江齐齐哈尔、墨尔根城旗丁水灾耔种粮石。

二月辛丑朔，命以原任大学士阿桂配飨太庙。调嵩孚为湖南巡抚。以程国仁为贵州巡抚。丁未，释奠先师孔子。辛亥，以原任尚书汤斌从祀文庙。癸丑，上诣文庙释奠，临辟雍讲学。加礼部尚书汪廷珍太子太保衔。是月，加给直隶大城县口粮。

三月壬申，上御勤政殿听政。乙亥，上亲耕耤田，加一推。丙子，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上行围。

辛巳，上奉皇太后还宫。甲午，上奉皇太后阅健锐营兵。戊戌，调程含章为江西巡抚，以琦善署山东巡抚。是月，加给直隶文安县灾民一月口粮。

夏四月甲辰，召颜检来京，以蒋攸铦为直隶总督。调那清安为刑部尚书，玉麟为兵部尚书，以户部左侍郎穆克登额为礼部尚书。癸亥，上祷雨于觉生寺。甲子，赐林召棠等二百四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未，赈直隶霸州等州县灾。是月，赈直隶霸州等三十六州县灾民。

六月，命署工部侍郎张文浩会同蒋攸铦查勘南北运河并永定、大清、滹沱各河。戊午，以果勒丰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永定河决。壬戌，北运河决。是月，加给直隶静海、青县二县灾民两月口粮。贷河南汝阳、正阳二县仓谷。

秋七月戊辰，以陆以庄为左都御史。己巳，以直隶霸州等十州县被淹较重，饬拨银米先行抚恤。饬琦善扑蝗。壬午，以江苏水灾，免各关商米税银。免河南应摊川楚及卫案军需四百六十万两。是月，给江西德化县、湖北黄梅县、江苏太仓等十七州厅县水灾一月口粮。加赈直隶通州等二十一州县水灾。

八月己亥，初举经筵。乙卯，以浙江杭州等三府属水灾，免海运商米船税，并留各关税银备赈。是月，赈安徽无为等十六州县水灾。给河南浚县等十三县水灾一月口粮。

九月壬申，以谒陵命托津、英和、卢荫溥、汪廷珍留京办事。丁丑，永定河决口合陇。壬午，上奉皇太后谒西陵。丙戌，谒泰陵、泰东陵、昌陵。丁亥，免直隶通州二十七州县水灾额赋。己丑，奉皇太后还京师。壬辰，以松筠为吉林将军，穆彰阿为左都御史。是月，赈直隶通州等四十州县、山东临清等五州县水灾。加赈江西德化县、湖北黄梅县、河南武陟等五县水灾。给江苏仪徵等四县、湖北江陵等三县水灾口粮。蠲缓山东临清等十六州县卫、直隶蓟州五十州县水灾新旧额赋，河南武陟县、湖北黄梅县水灾额赋，及屯坐各卫应征新旧额赋，并给修屋费。

冬十月，赈湖北江陵等三县卫水灾，并免新旧额赋，给修屋费。贷奉天锦州旗民、山东武城县水灾一月口粮，直隶天津镇三营及紫荆关各汛被水兵丁银米。乙亥，以毓岱为广西巡抚。是月，贷甘肃静宁等十六州县灾民口粮。蠲缓湖南沣州等五州县等水灾，甘肃宜禾县旱灾新旧额赋。癸丑，以缉盗功，加陕西陕安道严如煜按察使衔。是月，贷江苏苏州等五府驻扎灾区兵丁银米。

四年春正月壬申，命停今岁木兰秋狝。癸酉，享太庙，命皇子奕纬代行礼。癸未，拨户部银八万两贷直隶贫民口粮。是月，赈直隶通州等三十八州县上年雹灾，河南武陟县、浚县旱灾各一月。给江苏太仓等三十州县卫，安徽无为等十七州县卫，浙江海宁等十二州县、横浦等四场，两淮安丰等九场水灾，山东临清等五州县雹灾一月口粮。贷河南武陟等十二县上年水灾籽种口粮仓谷，江西德化等十四县、湖北黄梅等三县及各屯卫、湖南沣州等四州县、甘肃秦州等十州县、齐齐哈尔等三城被灾军民籽种口粮，江苏泰兴营兵丁两月钱粮。

二月丁酉，召松筠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富俊为吉林将军，穆彰阿为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卒，以张文浩代之。己亥，御经筵。甲寅，上奉皇太后幸南苑。丁巳，上行围。己未，上奉皇太后还宫。是月，给江苏铜山县灾民一月口粮。调毓岱为江西巡抚，以康绍镛为广西巡抚。丁亥，上阅健锐营兵。初彭龄罢，以陈若霖为工部尚书。

夏四月壬戌，贷湖北武昌府属道士洑营、荆州城守等营兵丁仓谷，江南徐州镇标中营等驻扎灾区两月钱粮。

五月己巳，上诣黑龙潭祈雨。甲戌，雨。增致祭堂子礼。戊寅，增皇太后万寿告祭太庙后殿礼。

六月癸巳朔，日食。乙巳，以张师诚为山西巡抚。甲寅，暹罗国王郑佛卒。

秋七月丙子，韩崶免，以陈若霖为刑部尚书，陆以庄为工部尚书，姚文田为左都御史。辛巳，大学士戴均元致仕。是月，贷湖北卫昌、德安二营兵丁仓谷。

闰七月辛丑，江苏巡抚韩文绮降调，调张师诚为江苏巡抚，以朱桂桢为山西巡抚。壬寅，以韩克均兼署云贵总督。丁未，命孙玉庭为大学士，以蒋攸铦为协办大学士，均仍留总督任。成都将军呢玛善卒。以奕颢为绥远城将军。辛亥，福绵为山西巡抚。乙卯，免安徽无为等三十一州县上年水

灾旱灾额赋。是月，贷江南二营银米。

八月壬戌，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浚浙江水道。己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朱方增五员一等，余升黜有差。戊寅，御经筵。庚辰，以苏明阿为贵州巡抚。丙戌，予告大学士伯麟卒。丁亥，以成格为江西巡抚。是月，蠲缓长芦兴国等七场、沧州等七州县上年水灾灶课，甘肃宣禾县旱灾额赋。

九月壬寅，以黄鸣杰为浙江巡抚。癸卯，免安徽无为等十一州县被灾学田租银。是月，给陕西宁羌等四州县灾民口粮。贷江苏瓜州营被灾兵丁银米，陕西安定等县水灾雹灾仓谷。

冬十月乙丑，回酋张格尔入乌鲁克卡伦，官军失利，侍卫花山布等阵亡。丙子，巴彦巴图等率兵剿张格尔，败之。张格尔奔喀拉提锦。甲申，予告大学士章煦卒。以孙玉庭奏开王营减水坝，命相机速办。

十一月己酉，以高堰十三堡决口，张文浩交部严议。辛亥，命文孚、汪廷珍往江南查看高堰决口。调严烺为江南河道总督。以张井署河东河道总督。甲寅，孙玉庭坐徇隐张文浩，免两江总督，以魏元煜署。命兵部尚书玉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月，给安徽宿州、灵壁县及屯坐各卫灾民口粮。贷江宁八旗、两江督标协标兵丁饷银，甘肃静宁等十三州县及东乐县丞所属灾民口粮。

十二月己未朔，上复诣大高殿祈雪。戊辰，授魏元煜两江总督，以颜检为漕运总督。己卯，召明山来京，以长龄为云贵总督。高堰决口合龙。以庆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那清安为热河都统，明山为刑部尚书，穆彰阿署。是月，给云南太和等三县灾民、景东厅属盐川灶户一月口粮，及修屋费，江苏高邮等五州县灾民并清河厅灾民一月口粮。

五年春正月，授戴三锡四川总督。辛亥，以三载考绩，予托津、长龄、曹振镛、黄钺、英和、汪廷珍、蒋攸铦、那彦成、严烺议叙。加琦善总督衔。是月，给江苏高邮等四州县，安徽天长县、泗州卫上年水灾旱灾军民口粮。贷直隶文安、大城二县，河南汝阳、淮宁二县、陕甘宁羌等七州县，甘肃狄道等四十州厅县及肃州州同、庄浪等县丞所属水灾旱灾雹灾籽种口粮，两淮中正场水灾灶户口粮，云南景东厅被水盐井修费，并免上年额课。

二月庚申，御经筵。甲子，以谒陵命庄亲王、托津、卢荫溥、汪廷珍留京办事。戊寅，上奉皇太后谒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至宝华峪阅视万年吉地，回銮。甲申，幸南苑行围。是月，给安徽天长县灾民一月口粮。

三月戊子朔，上还京师。以琦善为山东巡抚。甲辰，以程含章为浙江巡抚。壬子，王鼎以一品衔署户部左侍郎。丙辰，免河南积年民欠并河工加价摊银。是月，贷直隶宝坻、静海二县，甘肃洮州厅十七厅州县及庄浪县丞所属灾隶籽种口粮，齐齐哈尔被灾旗人耕牛银。

夏四月乙丑，免直隶积年逋赋。辛未，以伊里布为陕西巡抚。是月，贷驻扎歉区山西宁武等二营，湖北安陆等三营，荆州水师营、提标后营兵丁仓谷。

五月甲午，太监马进喜以在浒墅关伪称奉旨进香，交刑部治罪。谕各督抚，凡遇通缉太监，当认真缉捕。有伪称奉差者，迅即奏办。丁酉，黄钺以年老免军机大臣，专办部务，仍直南书房。命王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张师诚为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戊申，孙玉庭、颜检罢，调魏元煜为漕运总督，以琦善为两江总督。调伊里布为山东巡抚，以鄂山为陕西巡抚。甲寅，以本年漕运迟误，谕切责孙玉庭等。玉庭交部严议，魏元煜、颜检议处。是月，赈贵州镇远府属州县水灾，并免额赋，贷兵丁饷银，给城衙修费。贷湖北荆州驻守等四营驻扎灾区兵丁仓谷。

六月，命蒋攸铦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以礼部尚书汪廷珍协办大学士。丁卯，降魏元煜三品顶戴，仍留漕运总督任。孙玉庭、颜检均交琦善督令挑浚运河，工费命玉庭、检、元煜分偿。甲戌，魏元煜卒，以理藩院尚书穆彰阿署漕运总督，前江宁将军普恭署理藩院尚书。乙酉，以陶澍奏，停江南折漕，仍议河海并运。是月，贷福建提标五营、泉州城守营谷价。

秋七月丁未，以德英阿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和世泰为察哈尔都统。是月，减免直隶等七州县积水地额赋。

八月，以嵩孚为刑部尚书，调康绍镛为湖南巡抚，以苏成额为广西巡抚。己未，御经筵。以陈中孚为漕运总督，调成格为广东巡抚，以武隆阿为江西巡抚。

九月乙酉，召那彦成，以鄂山署陕甘总督。调长龄为陕甘总督，赵慎畛为云贵总督，以孙尔准为闽浙总督。调韩克均为福建巡抚，以伊里布署云南巡抚。调武隆阿为山东巡抚，韩文绮为江苏巡抚，以嵩溥为贵州巡抚。庚子，以张井为河东河道总督。甲辰，以德英阿署伊犁将军，松筠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普恭署左都御史。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等率兵剿张格尔，妄杀布鲁特部人。其酋汰列克纠众围巴彦巴图等于喀什噶尔，庆祥使穆克登布等援之。命庆祥缓来京。是月，赈陕西绥德等四州县雹灾。蠲直隶开州等十五州县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冬十月庚辰，以长龄署伊犁将军，杨遇春署陕甘总督，鄂山回陕西巡抚。命德英阿赴乌里雅苏台。召松筠来京。辛巳，召蒋攸铦，以那彦成为直隶总督。是月，赈陕西榆林等三县雹灾。

十一月壬辰，以暹罗国贡船漂没。诏免其补贡，封世子郑福为暹罗国王。庚子，免托津管刑部，以蒋攸铦代之，并命为军机大臣。乙巳，上诣大高殿祈雪。丙午，除直隶昌黎县捍御滦河地额赋。丁未，雪。命庆祥以将军衔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壬子，以庆祥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兼镶黄旗汉军都统，未任前，以穆克登布署之。授长龄伊犁将军。是月，赈甘肃岷州等六州县水灾雹灾。

十二月己巳，免山东章丘、邹平二县被水逋赋。戊寅，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御前行走。是月，赈奉天锦州府旱灾虫灾。

六年春正月甲申，以双城堡屯田，加富俊太子太保。是月，赈奉天锦州、中前所等处旗户水灾。给江苏沛县灾民口粮。贷奉天宁远州旗民，河南鄢陵等七县，甘肃岷州等十二州县，山西襄垣县，直隶宝坻等三县水灾旱灾雹灾耔种口粮仓谷。

二月戊午，以谒陵命托津、英和、汪廷珍、卢荫溥留京办事。甲戌，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戊寅，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辛巳，上还圆明园。

三月癸巳，调张井为江南河道总督。庚戌，赏潘锡恩三品顶戴，为南河副总河。是月，贷山西灵邱县、湖北荆州等五营被灾兵丁仓谷。

夏四月甲子，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甲戌，以邓廷桢为安徽巡抚。丙子，赐朱昌颐等二百六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给江苏沛县灾民口粮。贷江苏徐州镇三营，湖北德安、宜都二营灾区兵丁钱谷。

五月乙未，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免，以松筠代之。以那清安为左都御史。以明山为热河都统。戊戌，云贵总督赵慎轸卒，调阮元代之。以嵩孚为湖广总督，明山为刑部尚书，庆惠为热河都统。壬寅，免直隶河间等五县积水地亩逋赋。是月，给山东堂邑等十二县旱灾口粮。贷直隶广平等五县、山东堂邑等十二县、河南临漳等十二县、山西隰州营口粮耔种仓谷。

六月，赈湖北江陵、当阳二县水灾。给河南临漳等七县旱灾口粮。贷直隶大名镇标等七营被旱兵饷。

秋七月癸巳，张格尔纠安集延、布鲁特回众入卡，喀什噶尔回众响应之。命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剿之。鄂山署陕甘总督。命武隆阿为钦差大臣赴台湾。己亥，以德英阿为伊犁参赞大臣，伦布多尔济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庚子，张格尔陷和阗城，领队大臣奕湄、帮办大臣桂斌等死之。甲辰，命长龄为扬威将军，以武隆阿为钦差大臣，与杨遇春参赞军务。乙巳，以德英阿署伊犁将军。是月，赈江苏高邮等六州县水灾。给湖南醴陵等三州县、山西归化城水灾口粮。贷陕西西乡、盩厔二县水灾耔种，奉天锦州府属各驿马乾银。

八月，回酋巴布顶等陷英吉沙尔。甲戌，张格尔陷喀什噶尔城，参赞大臣庆祥、帮办大臣舒尔哈善等死之。进陷叶尔羌，办事大臣音登额、邦办大臣多隆武等死之。是月，赈江苏海州等五州县水灾。给拉萨齐厅水灾口粮。贷山西绥远城浑津黑河水灾口粮。

九月己卯朔，黄钺免，以王鼎为户部尚书。辛巳，幸南苑。命固原提督杨芳、甘肃提督齐慎赴阿克苏军营。丁亥，还圆明园。戊子，以博启图为察哈尔都统。辛卯，召穆彰阿来京，以杨懋恬署漕运总督。乙未，以长清为阿克苏办事大臣。己亥，庆廉奏败贼于阿察他克台。辛丑，免阿克苏附近回庄本年应交麦石。癸卯，调格布舍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月，给贵州松桃厅、山西归化厅、江苏山阳、盐城二县，江西莲花等七厅县水灾口粮银谷。

冬十月庚申，赠喀什噶尔死事参赞大臣庆祥太子太保。壬戌，免两淮富安等十四场水灾灶课。甲子，拨江苏藩关道库银一百四十五万两赈高邮等二十州县水灾。是月，给安徽宿州等八州县卫被灾口粮。蠲缓江苏高邮等四十七州厅县卫灾民新旧额赋。

十一月戊子，长龄等奏败贼于阿克苏之柯尔坪。己丑，以台湾平，加孙尔准太子少保。是月，赈湖南茶陵等三州县灾民。贷甘肃秦州等十三州县灾民口粮。蠲缓盛京牛庄等处水灾粮租，湖南茶陵等五州县水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戊申朔，在杨健为湖北巡抚。以讷尔经额为漕运总督。丙辰，四子部扎萨克亲王伊什楚克鲁布以僭妄削爵。戊午，调英和为理藩院尚书，禧恩为户部尚书，穆彰阿为工部尚书。

七年春正月丁酉，和阗回众降，命优赉之。寻复为张格尔所陷。庚子，以惠显为驻藏办事大臣。是月，展赈江苏高邮等二十三州县卫军民、两淮丁溪等九场灶户水灾。给安徽泗州、五河县及屯坐各卫，奉天白旗堡、小黑山二处灾歉口粮。贷直隶开州等十州县、甘肃秦州等十七州厅县、河南原武等四县、两淮富安等五场、江西莲花等五厅县灾歉口粮籽种，河南修武、封邱二县，山西萨拉齐厅灾民仓谷，江苏川沙厅等三营、青村等八营银米。

二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是月，贷江苏狼山等三营毗连灾区兵饷。

三月己丑，赈江苏高邮等州县水灾。丙申，长龄等奏败贼于洋阿尔巴特。晋长龄太子太保。丁酉，上诣黑龙潭祈雨。己亥，长龄等败贼于沙布都尔，获安集延回目色提巴尔第。命蒋攸铦、穆彰阿查勘南河。以那清安署工部尚书。癸卯，以惠显为驻藏大臣。甲辰，雨。是月，赈江苏高邮等州县灾民。贷甘肃张掖等三县、直隶开州等六州县贫民口粮。

夏四月丙午朔，日食。戊申，长龄等奏败贼于阿克瓦巴特。予长龄紫缰，加杨遇春太子太傅，武隆阿太子少保。壬子，长龄等克喀什噶尔，张格尔遁。辛酉，进克英吉沙尔。以张格尔未获，褫长龄紫缰、杨遇春太子太傅、武隆阿太子少保。

五月庚辰，杨芳克和阗，获回目噶尔勒等，诛之。壬午，陆以庄免，以王引之为工部尚书。癸未，琦善、张井、潘锡恩严议。琦善免两江总督，以蒋攸铦代之。以托津管刑部。丁亥，命穆彰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闰五月乙巳朔，免回疆八城新旧额赋。丙午，命杨遇春回，以杨芳为参赞大臣。戊申，调奕颢为盛京将军，晋昌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湖北黄州协道士洊营兵丁谷石。

六月壬午，上诣黑龙潭祈雨。丙戌，雨。

秋七月壬子，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汪廷珍卒。晋昌免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以郑亲王乌尔恭阿代之。丙辰，以姚文田为礼部尚书，汤金钊为左都御史。丁巳，命卢荫溥协办大学士。己未，英和以失察家丁，褫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紫缰。召富俊为理藩院尚书、协办大学士。以博启图为吉林将军。以安福为察哈尔都统。辛酉，热河都统昇寅免，以那清安代之。癸亥，那清安仍为左都御史。英和褫太子太保，降二品顶戴，为热河都统。乙丑，以武隆阿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以卢坤为山东巡抚。戊辰，免甘肃兵差过境之各州县额赋，协济军需之甘肃、陕西各州县额赋十分之六。庚午，论喀什噶尔等四城收复功，复杨遇春太子太保，加鄂山、卢坤太子少保。壬申，以再定回疆，晋曹振镛太子太师，蒋攸铦、文孚太子太保，加王鼎、玉麟太子少保。是月，给奉天锦州等三府州县水灾旗民口粮。

八月癸未，万寿节，停筵宴。丙申，调卢坤为山西巡抚，以琦善为山东巡抚。是月，赈陕西略阳县，湖北江陵、监利二县水灾。给江淮等处被灾帮丁月粮。蠲缓江苏高邮等四十七州县卫厅被水新旧额赋。

九月癸丑，以孝穆皇后梓宫移宝华峪，命皇长子奕纬祖奠。丙辰，上诣孝穆皇后梓宫前奠酒。授伊里布云南巡抚。戊午，免兵差过境之陕西华州等二十二州厅县额赋十分之六。庚申，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五。癸亥，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召长龄，以德英阿为伊犁将军。晋戴均元太子太师。是日，回銮。庚午，以杨国桢为河南巡抚。免兵差过境之盛京省城及所属开原等十四处旗民额赋十分之四。是月，加赈陕西略阳县水灾。

冬十月庚辰，免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五年各省民欠正杂钱粮。壬午，皇太后万寿圣节，奉懿旨停筵宴。丙戌，礼部尚书姚文田卒，以汤金钊代之。以潘世恩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庚寅，巴绷阿免，以额勒津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丁酉，以纶布多尔济为库伦蒙古办事大臣。是月，赈湖北江陵、监利二县及屯坐各卫水灾。给奉天广宁县被水站丁口粮。贷山西定襄、潞城二县旱灾雹灾仓谷，黑龙江墨尔根城歉收口粮。

十一月乙巳，命长龄督同杨芳办理回疆善后事宜。丙午，召那彦成。庚戌，授那彦成钦差大臣，会同长龄筹办回疆善后事宜。以屠之申署直隶总督。己巳，免奉天辽阳等七州厅县地丁银十分之四。是月，赈甘肃岷州等六州县水灾雹灾。

十二月，以彦德为乌里雅苏台将军。

八年春正月丙午，以松筠署热河都统，那清安署礼部尚书。戊申，授刘彬士浙江巡抚。壬戌，长龄奏获张格尔。癸亥，封长龄威勇公，授御前大臣。封杨芳果勇侯。调果齐斯欢为绥远城将军。乙丑，晋曹振镛太傅，文孚太子太傅，玉麟太子太保。加穆彰阿太子少保，并充军机大臣。授杨遇春陕甘总督。丙寅，晋蒋攸铦太子太傅。复英和太子太保。命那彦成仍以钦差大臣赴喀什噶尔，偕杨芳办善后。丁卯，加禧恩太子少保。是月，给江苏沛县贫民口粮。贷直隶沧州等九州县灾歉口粮。湖北江陵、监利二县及屯坐各卫耔种，山西定襄等四县仓谷，江苏江宁、京口驻防修屋费。

二月乙亥，群臣以再定回疆，上尊号，却之。命议上皇太后徽号。都察院左都御史史致光卒。

三月庚子朔，日食。乙巳，上行围，至丁巳皆如之。戊申，上还宫。是月，贷直隶开州等六州县贫民口粮。

夏四月，调果齐斯欢为黑龙江将军，以特依顺保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山西代州等二十四州县歉收，湖北驻兵灾区、荆州水师各营仓谷。

五月己酉，以获张格尔，遣官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庚戌，御午门受俘。晋长龄太保。加杨芳太子太保。壬子，上廷讯张格尔罪，磔于市。丁巳，命图平定回疆四十功臣及军机大臣曹振镛、文孚、王鼎、玉麟像于紫光阁。是月，贷湖北驻扎歉区黄州协兵丁仓谷。

六月癸酉，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凯旋，命郑亲王乌尔恭阿等迎劳。丙子，命长龄管理藩院。

秋七月甲辰，朝鲜国王李<U+3342F>王太>以回疆平定，遣使表贺进方物。丙午，以升寅为热河都统，以那清安署礼部尚书。

八月丁丑，万寿节，停止筵宴。己卯，以成格为热河都统。调卢坤为广东巡抚。以徐炘为山西巡抚。甲申，命奕绍、托津、富俊、陈若霖留京办事。是月，给浙江淳安等四县水灾口粮。贷长芦被淹灶户工本。蠲缓浙江淳安等四县新旧额赋。

九月戊戌朔，日食。丙午，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未，以宝华峪工程不慎，褫英和职，降戴均元三品顶戴。己酉，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并祭孝穆皇后殡宫。褫戴均元职。庚戌，谒裕陵，行大飨礼。辛亥，下英和于狱，籍其家。癸丑，上还圆明园。甲寅，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巳，谒泰陵、泰东陵、昌陵。戊午，谒昌陵，行大飨礼。庚申，逮戴均元下狱，籍其家。辛酉，上还圆明园。调特依顺保为黑龙江将军。以那彦宝为绥远城将军，达凌阿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是月，赈两淮海州属中正等三场灶户水灾。贷回疆西四城兵丁茶价银。

冬十月庚午，英和遣戍黑龙江。甲午，复惇郡王绵恺为惇亲王。是月，赈江苏海州等三州县卫、浙江建德等五县水灾。给江苏高邮等九州县、安徽泗州等二十六县水灾旱灾一月口粮。贷奉天广宁等处水灾旗民口粮，浙江富阳县贫民谷石，齐齐哈尔等处旗营官庄银粮。蠲缓江苏海州等三十六州厅县卫、安徽泗州等二十六州县、浙江海宁等十三州县旱灾水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甲辰，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安豫康成皇太后。乙巳，以加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己未，释戴均元。是月，赈浙江富阳县水灾。给盛京宁古塔等处水灾口粮。

十二月辛巳，那彦成奏招降附霍罕之额提格讷部落。谕嘉之，令妥为抚驭。

九年春正月丁未，希皮察克爱曼布鲁特阿仔和卓来降。壬子，杨芳加太子太傅。是月，给安徽

泗州等五州县并屯坐卫、江苏海州等十五州县卫灾民口粮。赈两淮板浦等三场被灾贫丁。贷山西代州、解州水灾籽种，河南上蔡县水灾仓谷。

二月己巳，御经筵。庚午，上奉皇太后幸圆明园。霍罕西南达尔瓦斯部落遣使内附。谕嘉奖却之。甲午，命吉林将军博启图为御前大臣，以瑚松额代之。

三月丙午，上幸南苑。丁未，上行围，至辛亥皆如之。辛亥，西藏徼外拉达克部长呈进奏表。壬子，上还圆明园。甲寅，上御阅武楼阅京营兵。戊午，召琦善，以讷尔经额为山东巡抚，朱桂桢为漕运总督。

夏四月癸酉，召戴三锡，以琦善为四川总督。壬午，屠之申以谳狱错误降，松筠署直隶总督。丙戌，奉皇太后御含辉楼阅皇子及侍卫等骑射。戊子，赐李振钧等二百二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贷湖南乾州等五厅州县上年旱灾口粮籽种、山西朔州等二十三州厅县歉收仓谷。

五月丁酉，移孝穆皇后梓宫于宝华峪正殿，神牌于东配殿。是月，贷湖北荆州城守、水师二营及宜都营被水仓谷。

六月乙丑，以福绵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己巳，免西藏喀喇乌苏等处雪灾番族贡马银，并抚恤达木八旗被灾官兵户口。甲戌，伊犁将军德英卒，以玉麟代之。调松筠为兵部尚书。以博启图为礼部尚书。丁丑，召安福，以福克精额署察哈尔都统。是月，贷三姓地方上年被水仓谷。

七月己亥申，严粤海关官银出洋、私贷入口禁。以扎隆阿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丁巳，越南国王以母老乞参芪，上嘉赉之。是月，赈广西雒容、永福二县水灾。免安徽泗州五河县，凤阳、泗州二卫上年被水钱粮十分之一。

八月癸亥，以谒盛京祖陵，命奕绍、托津、汤金钊、明山留京办事。庚辰，上奉皇太后谒盛京祖陵。

九月壬辰朔，日食。免跸路经过之承德等五厅州县本年额赋，及帮办差务之岫岩等九厅州县额赋十分之五。壬寅，朝鲜贡使李相璜等迎觐。乙巳，上亲射，并阅盛京官兵等骑射。丁未，上谒永陵。戊申，行大飨礼。阅兴京城。己酉，博启图降调，以耆英为礼部尚书。上谒福陵，临奠弘毅公额亦都墓，加恩后裔博克顺等。癸丑，行大飨礼。上至盛京，诣太庙宝册前行礼。乙卯，上诣天坛、堂子。奉皇太后幸嘉荫堂。临奠克勤郡王岳托墓。朝鲜国王李<□王宏>遣使贡方物。戊午，诣地坛。临奠直义公费英东墓。己未，上御大政殿，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及盛京文武官员宴赏有差。

十月，以潘世恩署礼部尚书。辛未，皇太后圣寿节，上率扈从王、公、大臣诣皇太后行宫行庆贺礼。上奉皇太后幸澄海楼。壬午，谒裕陵。甲申，以吴光悦为江西巡抚。乙酉，上奉皇太后还宫。是月，给安徽泗州等五州县卫一月口粮。

十一月丁巳，召英惠，调成格为乌鲁木齐都统。以裕恩为热河都统。是月，赈奉天辽阳等五处被灾旗民口粮。

十二月甲子，缅甸国王孟既遣使表贺。乙亥，抚恤西藏三十九族成灾番民。是月，赈山东益都、临朐二县地震灾。蠲直隶隆平、宁晋二县洼地额赋之五。

十年春正月丁巳，暹罗国王郑福遣使表贺，并贡方物。是月，赈江苏沛县、安徽盱眙等六州县卫旱灾水灾。贷直隶沧州、盐山二州县，甘肃皋兰等十四州县旱灾水灾银谷。

二月壬戌，上御经筵。丁卯，命缉捕河南枭匪、捻匪。丁丑，命缉捕江西上犹县会匪。

三月庚寅，以谒西陵，命奕绍、托津、长龄、卢荫溥留京办事。己亥，免湖南沣州滨湖淤田额赋并前借籽种银。壬寅，上奉皇太后谒西陵。以升寅为绥远城将军。甲辰，调瑚松额为盛京将军，以福克精阿为吉林将军，武忠额为察哈尔都统。丙午，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己酉，上幸南苑。庚戌，上行围，至壬子如之。壬子，以哈萨克汗阿勒坦沙喇等请遣其子入觐，命至热河陛见。

四月辛未申，禁外省才不胜任之员改京职。

五月辛酉，河南、直隶毗连十四州县地震，命加意抚恤。

六月辛卯，蒋攸铦有疾，以陶澍署两江总督。乙未，以程祖洛为湖南巡抚。

七月丙子，暹罗遣使贺万寿，贡方物。免江苏海州四州县旧欠额赋。

八月乙未，万寿节，停筵宴。庚戌，召蒋攸铦来京，授陶澍两江总督。调卢坤为江苏巡抚。以朱桂桢为广东巡抚。命吴邦庆以三品衔署漕运总督。是月，加赈湖北监利等四县水灾。

戊午，安集延回匪复入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战败，死之。遂围喀什噶尔城。命玉麟等往剿。命杨遇春驻肃州，杨芳、胡超率陕甘兵协剿。以鄂山署陕甘总督。徐炘署陕西巡抚，阿勒精阿署山西巡抚。己未，以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以英惠署黑龙江将军。丁卯，命长龄为钦差大臣，率桂轮、阿勒罕保等赴新疆。辛未，以玉英署黑龙江将军。乙亥，上阅火器营兵。丁丑，大学士蒋攸铦以谳狱误，降侍郎。召徐炘来京，以颜伯焘署陕西巡抚。以卢荫溥为大学士，李鸿宾协办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调汤金钊为吏部尚书，王引之为礼部尚书，潘世恩为工部尚书，朱士彦为左都御史。是月，赈直隶磁州等三州县地震灾、四川彭城等二县水灾。

十月，以卢荫溥为体仁阁大学士。戊子，以富呢扬阿为浙江巡抚。乙未，仍授长龄为扬威将军，命哈哷阿、杨芳参赞军务。庚子，以乐善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辛丑，以军事迟误，褫伊犁参赞大臣容安职并所袭子爵。壬寅，以恩铭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癸卯，回匪犯叶尔羌，壁昌等击败之。丁未，逮容安。壬子，召富呢扬阿来京。是月，赈直隶大城、文安二县灾民。给安徽芜湖等五州县卫口粮。贷黑龙江等三处旗民仓谷、甘肃皋兰等十一州县贫民口粮。

十一月，以杨怿为湖北巡抚。乙亥，申谕李鸿宾等查办广东会匪。丁丑，谕吴光悦查办江西赣南会匪。壬午，嵩孚降调，以富坤为湖广总督。调程祖洛江苏巡抚，苏成额湖南巡抚。以祁＜□土贡＞为广西巡抚。以阿勒精阿为江西巡抚。是月，赈河南安阳等三县地震灾。给江西庐陵县水灾修屋费。

十二月癸巳，托津免管刑部，以卢荫溥代之。丙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回匪平。予死事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都统衔。是月，赈云南嵇峨县水灾。贷江苏苏州等四府州属驻近灾区兵丁银米。

清史稿卷一八　本纪第一八

宣宗二

十一年春正月辛酉，扎隆阿免，以哈哷阿、杨芳护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乙丑，容安论斩。丙子，以魏元烺为福建巡抚。朝鲜国王李＜□王太＞请封其孙奂为世孙，贡方物。是月，给江苏沛县、安徽芜湖等八州县卫、浙江富阳县被灾口粮。贷三姓、双城堡兵民，直隶磁州等九州县，湖南安乡、华容二县，河南武安县，甘肃会宁等五县被灾口粮、屋费、籽种。蠲缓吉林等四处兵民新旧额赋。

二月己丑，御经筵。辛卯，以谒西陵，命奕绍等留京办事。那彦成以驱逐安集延回民启衅，褫太子太保，并褫其子容照侍郎。乙未，褫那彦成职，调琦善为直隶总督，王鼎署。以鄂山为四川总督，那彦宝署，史谱为陕西巡抚。戊戌，申禁各省种鬻鸦片。辛丑，上谒西陵。乙巳，谒泰陵、泰东陵、昌陵。上阅视万年吉地，赐名龙泉峪。丙午，上再谒昌陵，行敷土礼。御隆恩殿行大飨礼。是月，贷湖北荆门营上年被水兵丁仓谷。

三月癸丑朔，释英和并其子奎照、奎耀回京。广东黎匪作乱，命李鸿宾剿之。辛酉，以广东贸易英吉利人违禁令，命李鸿宾等查复。是月，贷湖北督标、抚标暨武昌、黄州各营兵丁仓谷。

夏四月戊子，上阅健锐营兵。癸卯，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广东黎匪平。

五月丙寅，汤金钊缘事降，并罢上书房总师傅。调潘世恩为吏部尚书，朱士彦工部尚书，白熔都察院左都御史。戊辰，命长龄赴喀什噶尔商办剿抚及善后事宜。辛未，雨。

六月丙申，申定官民买食鸦片烟罪例。己亥，赈安徽泗州等二十五州县水灾。庚戌，以湖北沔阳等二十州县水灾，命平粜仓谷，免湖北关津米税。是月，给江苏上元等九县卫水灾口粮。贷江苏淮安卫灾屯籽种。

秋七月戊午，命陶澍偕程祖洛办江苏灾赈。以安徽水灾，准邓廷桢买邻省米麦平粜，并备兵糈。癸酉，以诬陷回王伊萨克叛逆，扎隆阿论斩。辛未，移回疆参赞大臣及和阗领队大臣驻叶尔羌，添设总兵驻巴尔楚克。己卯，命穆彰阿、朱士彦往江南查办赈务。是月，给湖南武陵等五州县，贵州

岘梓县、石岘卫水灾口粮。贷江苏江宁等六营灾区兵饷。

八月己丑，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正大光明殿，王以下文武各官，蒙古王公、外藩使臣等行庆贺礼，停筵宴。辛卯，晋长龄太傅。乙未，松筠病免，调穆彰阿兵部尚书，富俊工部尚书。以博启图为理藩院尚书。辛丑，暹罗国王遣贡使载内地遭风官民回广东，温谕奖赉之。癸卯，以保昌为热河都统。以吴荣光为湖南巡抚。是月，给江苏甘泉等十一州县、湖北江夏等十六州县、江西德化等二十县水灾口粮籽种。贷江南江宁驻防及溧阳营兵米。

九月甲子，福克精阿缘事褫职，以宝兴为吉林将军。丁丑，越南国王遣使送遭风难民回福建，温谕奖赉之。

冬十月，严烺病免，以林则徐为河东河道总督。己丑，改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为领队大臣。乙未，截留江西漕米八万石赈南昌、九江饥民。是月，赈安徽无为等二十三州县卫、江苏上元等二十六州县、浙江仁和等七县卫、两淮丁谿等六场水灾。给安徽桐城等十州县，湖南武陵等五县，江西德化县口粮、修屋费。贷甘肃皋兰等十八州厅县口粮，湖南武陵、龙阳二县民堤修费。

十一月丙辰，大学士托津病免。授吴邦庆漕运总督。己巳，松筠罢内大臣，降三品顶戴休致。是月，贷奉天铁岭等五州厅及巨流河四处口粮，江西南昌等六县修堤费。蠲缓宁古塔、双城堡雹灾霜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乙酉，以富俊为大学士，管兵部，文孚协办大学士。调穆彰阿为工部尚书。以那清安为兵部尚书，升寅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彦德为绥远城将军。乙巳，以吴邦庆为江西巡抚，苏成额为漕运总督。是月，展赈湖北江夏等十六州县水灾。给江苏上元等二十五州县卫，及丁谿十五场水灾口粮。贷江苏镇江等二十七营，湖南常德、沣州各营水灾兵饷。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免浙江杭州等三府商船米税。丁卯，陈若霖免，以戴均元署刑部尚书。癸酉，王引之丁忧，以汪守和为礼部尚书。是月，赈安徽怀宁等二十一州县水灾旱灾，并给怀宁等十七县卫贫民口粮。贷直隶大名等四州县、河南商丘等三县灾民米谷，陕西葭州等四州县、江西南昌等十六县、湖北江夏等二十州县卫、湖南武陵等十州厅县卫、甘肃渭源等七州县、贵州桐梓县灾民口粮籽种。

二月戊寅，湖南江华县瑶贼赵金龙作乱，命卢坤等剿之。己卯，御经筵。甲申，梁中靖奏查办邪教株连冤抑，谕斥之。辛卯，钟昌降调。授戴均元刑部尚书。乙未，闽浙总督孙尔准卒，以程祖洛为闽浙总督，林则徐为江苏巡抚，吴邦庆为河东河道总督，周之琦为江西巡抚。丙申，命李鸿宾剿瑶贼。壬寅，以谒东陵，命奕绍等留京办事。

三月己酉，湖南提督海陵阿、副将马韬等剿瑶贼于宁远，失利，死之。壬子，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卯，上谒东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丙辰，召瑚松额，以奕颢署盛京将军。己未，上幸南苑行围。庚申，召长龄。癸亥，上还京师。庚午，命户部尚书禧恩赴湖南剿瑶贼，以文孚署户部尚书。是月，展赈湖北江夏、汉川二县水灾。给安徽青阳县灾民口粮。贷甘肃皋兰等七州县灾民、湖南乾州等五州县屯丁口粮籽种，湖北督标、提标及武昌城守营被灾兵丁仓谷。

夏四月癸巳，祈雨。戊戌，雨。辛丑，赐吴钟骏等二百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卢坤等败瑶贼于羊泉，尽歼之，获赵金龙子及贼首五十余人。是月，再给江苏扬州水灾仓谷。

五月丁未，减福建水陆各营及浙江马步兵有差。壬子，以赵金龙已毙，余贼悉平，赏卢坤、罗思举双眼花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湖南提督余步云太子少保。乙卯，教匪尹老须等伏诛。庚申，上祈雨于黑龙潭。戊辰，上诣天神擅，祈雨。己巳，诏刑部清厘庶狱。是月，贷山西大同等三县被灾兵民仓谷。

六月庚辰，上步诣社稷坛，祈雨。壬午，求直言。丁亥，上诣黑龙潭，祈雨。壬辰，以广东提督刘荣庆剿连州瑶贼失利，褫职，李鸿宾褫职留任。癸巳，上步诣方泽，祈雨。乙未，富俊以旱乞罢。不允。丙申，霍罕遣使进表，归所掳喀什噶尔回民。丁酉，复松筠头品顶戴。癸卯，上自斋宫步诣园丘，行大雩礼。是日，雨。甲辰，命禧恩、瑚松额自湖南赴广东剿瑶贼。是月，贷江苏淮安

卫水灾屯田籽种。

秋七月丁未，宥容安，遣戍吉林。戊申，以钟昌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命程祖洛清理浙江盐政。和阗回塔瓦克等纠众作乱，捕诛之。乙丑，广西贺县瑶盘均华等作乱，祁瀓剿平之。是月，赈福建澎湖厅风灾。给湖北天门县水灾口粮。

八月，陶澍奏英船再入内洋，或不遵约束，当严惩。谕以启衅斥之。甲午，李鸿宾褫职，并提督刘荣庆逮问。调卢坤为两广总督。命阮元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以讷尔经额为湖广总督，钟祥为山东巡抚。是月，赈山西朔州水灾。蠲缓安徽怀宁等二十九州县卫上年水灾旱灾额赋。

九月甲辰朔，以尹济源为山西巡抚。丙午，南河龙窝汛堤盗决，命穆彰阿会同陶澍查办，张井褫职留任。丁未，以英吉利船阑入内洋，命沿海整饬水师。甲寅，以特依顺保为伊犁将军。戊午，广东连州瑶平。湖南瑶赵幅金等伏诛。是月，给江苏桃源县、湖北天门县等七县卫水灾口粮。贷山西山阴县歉收仓谷。

闰九月丁亥，上简阅健锐营兵。壬寅，以朝鲜国王李<⿰王右>却英吉利贸易，下诏褒奖之。是月，赈直隶阜平等十州县灾民。贷河南祥符等七州县、陕西兴安府水灾口粮。贷齐齐哈尔等处被旱兵丁银谷。

冬十月乙巳，广东曲江、乳源两县盗匪作乱，剿平之。丙午，命朱士彦、敬征往江南查办事件。乙丑，命穆彰阿至湖北会同讷尔经额查办事件。是月，赈直隶吴桥、东光二县，江苏桃源等三州县，湖北汉川等四县卫、安徽五河县，两淮板浦等三场水灾旱灾。给江苏海州等四州县，安徽五河县，两淮板浦等三场水灾旱灾。给江苏海州等四州县，安徽五河等十一县卫，湖南安乡、华容二县，奉天锦州府属旗民口粮。贷山西大同镇灾区驻防仓谷。蠲缓直隶吴桥等十七州县，江苏桃源等六十三州厅县卫，安徽五河等三十九州县卫，浙江海宁等二十二州县卫、仁和场、两淮富安等十四场，湖南安乡等七州县卫，山西隰州等六州县，湖北汉川等二十六州县卫水灾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戊寅，命署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都统哈啷阿为参赞大臣，赴台湾剿匪。丙申，拨京仓米一万石赈顺天府武清等八州县灾民。丁酉，李鸿宾遣戍乌鲁木齐，刘荣庆遣戍伊犁。是月，贷陕西汉中等五府州厅属、甘肃宜和县被灾口粮，吉林等七处籽种。蠲缓甘肃宜禾县逋租。

十二月甲辰，拨浙江、江西仓谷二十万石济福建民食。丙午，庐荫溥予假，命王鼎管刑部。己巳，以孝顺岱为科布多参赞大臣。是月，贷直隶灾区各营兵饷，山西丰镇等六州厅县灾民仓谷。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台湾嘉义匪首陈办伏诛。己卯，升寅等查覆西安将军徐锟赃款属实，褫职。丁酉，以麟庆为湖北巡抚。桃南厅决口合龙。

二月甲辰，上御经筵。己未，四川越嶲等处夷匪作乱，命那彦宝、桂涵剿之。庚申，赈被灾多伦诺尔租种蒙古地贫民，并谕此后口外偏灾不得援请。壬戌，以汪守和兼署吏部尚书。是月，赈直隶蓟州等七州县灾民。贷陕西汉中等五府州厅贫民仓谷。

三月丙子，大学士卢荫溥致仕。辛巳，上阅火器营兵。丙申，庐坤奏获越南盗陈加海等，洋面肃清。戊戌，以麟庆为江南河道总督。以鄂顺安为湖北巡抚。庚子，雨。是月，贷直隶紫荆关营兵，奉天锦州府属兵丁，湖南乾州等五厅县屯丁、苗佃仓谷。

夏四月壬寅，调鄂顺安为山西巡抚，尹济源为湖北巡抚。乐善迁福州将军。调庆山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丁未，雨。戊申，瑚松额迁成都将军。调宝兴为盛京将军，保昌为吉林将军。以苏成额为热河都统，贵庆为漕运总督。己酉，命潘世恩为体仁阁大学士，管户部。调朱士彦为吏部尚书。以白熔为工部尚书，汤金钊为左都御史。乙卯，免道光十一年、十二年喀什噶尔、叶尔羌额贡。己巳，皇后佟佳氏崩。是月，贷盛京义州兵米、湖南新田县民瑶籽种。

五月辛未朔，赐汪鸣相等二百二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丑，杨芳剿越嶲夷匪，大败之，进剿峨边夷匪。己丑，峨边匪首桑树格等伏诛。丁酉，禧恩免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改为理藩院尚书。命大学士长龄管户部，潘世恩管工部。调穆彰阿为户部尚书，博启图为工部尚书。己亥，四川峨边夷匪平。

六月庚子朔，日食。是月，贷直隶博野等三县雹灾籽种。

七月庚午，甲申，御试翰林、詹事官，擢田嵩年三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壬辰，册谥大行皇后为孝慎皇后。调祁㴶广东巡抚，以惠吉为广西巡抚。是月，赈贵州古州等四厅县水灾。

八月，是月，赈贵州都江等二厅水灾。

九月庚午，移孝慎皇后梓宫于田村，上临送。乙亥，晋杨芳一等侯。壬辰，以贵庆为热河都统。调嵩溥为漕运总督。调史谱为贵州巡抚。以杨名飏为陕西巡抚。甲午，免云南昆明等十州县地震灾本年额赋，并赈之。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六县水灾。

十月戊午，调布彦泰为伊犁参赞大臣，常德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己未，以汤金钊为工部尚书，史致俨为左都御史。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十二县卫，湖南安乡、华容二县，直隶曲阳县，黑龙江三处灾民。赈湖北武昌等六县水灾。给安徽怀远等六县灾民口粮。

十一月丙戌，上诣大高殿，祈雪。以裕泰为贵州巡抚。丁亥，以武忠额为热河都统。以凯音布署察哈尔都统。

十二月丁巳，减免直隶河间等五县水淹地赋。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十二县卫水灾。

十四年春正月丁卯朔，辛未，文孚免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以载铨代之。丁丑，缅甸贡使聂纽耶公那牙卒于京师。庚辰，广东儋州黎匪作乱，饬卢坤剿之。甲申，以浙江杭州等府灾，免外商及浙民运米关税。福建永安等县土匪掳人勒赎，捕治之。允浙江杭州、湖州两府所属漕粮红白兼收，籼粳并纳。丁亥，命潘世恩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戊子，以三载考绩予长龄等议叙。命松筠以都统衔休致。祁㴶奏越南谅山解围，七泉夷州知州阮文泉等求入关，拒之。是月，赈直隶曲阳县贫民。给江苏上元等八县、浙江海宁等四州县、江西南昌等二十二县上年灾歉口粮籽种。贷山西朔州等十州县、陕西葭州等十四州厅县、江西南昌等六县、湖北武昌等十八州县卫、湖南沣州等四州县、甘肃皋兰等九州厅县上年被灾仓谷口粮籽种。

二月丙申朔，朱士彦给假省亲，以汤金钊署吏部尚书。改巴尔楚克换防总兵为副将。己亥，上御经筵。癸卯，升寅等查办山东、河南事件，以敬徵署左都御史。乙巳，释李鸿宾、刘荣庆回籍。丙午，以江苏粮价增昂，免四川、湖广商米各关船税。戊申，以广东学政李泰交自缢，命卢坤彻查。己酉，定山东运河查泉章程。庚戌，以谒西陵，命奕绍等留京办事。壬子，命凯音布查办乌里雅苏台事件。以苏勒通阿署察哈尔都统。辛酉，朱士彦忧免，调汤金钊为吏部尚书，以汪守和为工部尚书，史致俨为礼部尚书，何凌汉为左都御史。乙丑，大学士富俊卒。是月，给江苏上元等八县卫上年被灾口粮。贷贵州古州厅上年被灾籽种。

三月庚午，明山病免，以成格为刑部尚书，那清安兼署。以长清为乌鲁木齐都统，兴德为叶尔羌参赞大臣。癸酉，上谒西陵，诣田村孝慎皇后梓宫前奠酒。免经过额赋十分之三。丁丑，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庚辰，上还京师。壬午，上临故大学士富俊第赐奠。乙酉，以喀尔喀游牧被灾，准凯音布请，缓勘地界。免四川夷匪滋扰之清溪等三厅县，并宁越、越嶲两营上年额赋。

夏四月丁酉，以给事中黄爵滋奏，命各省督抚兴复书院，选择山长，查保甲，修水利，筹积贮，严禁扣饷派兵积弊，查究偷漏洋税，并禁纹银出洋及私铸洋银。戊戌，除直隶乐亭县水冲官地租赋。丁未，仪郡王绵志卒。甲寅，临故仪顺郡王绵志第赐奠。以其子奕绍袭贝勒。丁巳，命侍郎赵盛奎、在籍前河督严烺会同富呢扬阿查勘浙江塘工。辛酉，以苏清阿为伊犁参赞大臣。甲子，上诣田村孝慎皇后梓宫前行周年祭礼。是月，贷山西岳阳等十二州厅县歉收民屯仓谷。

五月己巳，以恩铭署漕运总督。壬申，授凯音布察哈尔都统。癸酉，免云南昆明等十州县上年地震灾赋。辛巳，上至田村孝慎皇后梓宫前奠酒。丙戌，命卢坤等驱逐英吉利贩鸦片趸船，勿任停泊。庚寅，修山东阙里至圣孔子林、庙。甲午，申谕多尔济喇布坦等与俄罗斯交涉事件务遵旧章。是月，贷淮安、大河二卫歉收屯田籽种。

六月戊申，以福建省城水灾，准运古田、福清二县仓谷及厦门商贩米平粜。癸丑，以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私租蒙地民人拒捕伤台吉，命鄂顺安捕治之。壬戌，实授恩铭漕运总督。是月，蠲缓叶尔羌等三城回户逋粮。

秋七月乙丑，饬查漕运亏短积弊，并申禁京城私贩接济回漕。丁卯，博启图给假，以奕颢署工

部尚书。戊辰，霍罕伯克以准通商免税，遣使表贡，并请年班入觐，允之。庚午，命苏清阿查勘巴尔楚克、喀什噶尔垦田。免福建台匪滋扰之四县，暨淡水厅抄叛各产租谷。壬申，命特依顺保等妥议沿边会哨章程。程祖洛奏获洋盗刘四等诛之。甲戌，四川峨边厅支夷作乱，命瑚松额、杨芳等查办。赈江西水灾。丙子，工部尚书博启图卒，调耆英为工部尚书，升寅为礼部尚书，敬征为左都御史。壬午，以桂良为河南巡抚。戊子，东河朱家湾决口。是月，赈江西南昌等十三县水灾。给湖南武陵等七县卫被水军民口粮并修屋费。

八月己酉，改建浙江北海塘为石塘。癸丑，以武忠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伦布多尔济署。以嵩溥为热河都统。庚申，四川峨边支夷平。卢坤奏英商律劳卑来粤，致书称大英国，请暂停贸易。谕是之。辛酉，上诣孝慎皇后梓宫前奠茶酒。是月，赈盛京盖州等三处，浙江建德、淳安二县，江西南昌等二十五县水灾。贷甘肃皋兰等六县旱灾仓谷。蠲缓江西南昌等二十五州县新旧额赋。

九月乙丑，英吉利兵船入广东内河，褫卢坤职留任。庚午，上阅健锐营兵。癸酉，英吉利兵船出口，复卢坤太子少保，仍革职留任。是月，赈直隶宛平等七州县水灾，奉天新民等四州县厅水灾。贷广东广州、肇庆二府水灾籽粮，打牲乌拉被水旗民仓谷。蠲缓直隶大城等五十一州县、山西太原县水灾新旧额赋。

十月己酉，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颁诏加恩有差。壬子，上皇太后微号曰恭慈安豫康成庄惠皇太后，颁诏覃恩有差。辛酉，那清安病免，以敬征为兵部尚书，奕颢为左都御史。是月，赈湖北黄梅等三县卫、湖南安乡等四县卫水灾。贷甘肃皋兰等八州县旱灾雹灾口粮。

十一月乙丑，调汪守和为礼部尚书，史致俨为工部尚书。壬申，礼部尚书升寅卒，以奕颢为礼部尚书，恩铭为左都御史。调朱为弼为漕运总督。丙子以棍楚克策楞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己卯，刑部尚书戴敦元卒，调史致俨代之。以王引之为工部尚书。庚辰，以乌尔恭额为浙江巡抚。丙戌，以文孚为大学士，管吏部。调穆彰阿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耆英为户部尚书，敬征为工部尚书，奕颢为兵部尚书。以载铨为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王引之卒。丁亥，以何凌汉为工部尚书，吴椿为左都御史。是月，赈浙江丽水县水灾。蠲缓浙江建德等十六州县卫水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癸巳，霍罕复侵色埒库勒，命兴德等谕之。命文孚为东阁大学士。丙申，四川峨边夷匪复叛，降杨芳二等侯，褫御前侍卫，以总兵候补。甲辰，黑龙江将军富僧德调西安将军，以奕经代之。癸丑，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贷直隶灾区各营兵饷，江宁八旗官兵银米，广东南海等九县籽种并围基修费。

十五年春正月甲子，大学士曹振镛卒。壬午，长龄以受霍罕馈送，罢御前大臣管户部事。丙戌，陕甘总督杨遇春致仕，仍温谕来京。以瑚松额为陕甘总督。调宝兴成都将军。以奕经为盛京将军，保昌为黑龙江将军，苏清阿为吉林将军。是月，赈奉天牛庄等三处被灾旗户。给江西南昌等九县，甘肃靖远等六州县口粮。贷山西太原等三州县，江西南昌等二十六州县，湖南安乡等四州县，甘肃秦州、靖远县被灾仓谷籽种。

二月丙申，以阮元为大学士，管刑部；王鼎协办大学士，伊里布为云贵总督，何煊为云南巡抚。庚子，以奇明保署黑龙江将军。丁未，命长龄管理藩院，文孚管户部，潘世恩管工部，阮元改管兵部，王鼎管刑部。以朝鲜世孙李奂袭封朝鲜国王。戊午，吉林将军苏清阿卒，调保昌代之。以祥康为黑龙江将军。

三月，山西赵城县匪曹顺作乱，知事杨延亮死之，遂围霍州。命鄂顺安剿办。乙亥，上亲耕耤田。幸南苑行围。庚辰，上还京师。是月，给甘肃皋兰等五州县厅灾歉口粮。

夏四月，四川峨边支夷平，晋鄂山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甲寅，赐刘绎等二百七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巳，上诣黑龙潭神祠，祈雨。

五月丁卯，致仕陕甘总督杨遇春晋封一等侯，予食全俸。辛未，赵城县匪首曹顺等伏诛。丁丑，上复诣黑龙谭神祠，祈雨。以栗毓美为河东河道总督。庚辰，雨。是月，贷山西凤台、沁水二县被旱仓谷。

六月丙午，减江苏丹徒被水芦田额赋。

闰六月丁卯，敬徵降调，以载铨为工部尚书，恩铭为礼部尚书，武忠额为左都御史。调保昌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祥康为吉林将军，哈丰阿为黑龙江将军。己巳，停本年秋决。

秋七月甲辰，文孚免军机大臣，仍命以大学士管吏部。改潘世恩管户部，穆彰阿管工部。命刑部右侍郎赵盛奎、工部右侍郎赛尚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是月，给陕西沔县、洛川县被水，湖南华容等三县卫被旱口粮。

八月甲子，以皇太后六旬万寿，普免和省逋赋。庚辰，谕："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擢任京卿，所以广开忠谏，务当不避嫌怨，于民生国计用人行政阙失，仍随时据实直陈，以资采纳。"两广总督卢坤卒，以邓廷桢为两广总督，祁＜□土贡＞署，色卜星额为安徽巡抚。甲申，上谒西陵。是月，移孝慎皇后梓宫由田村启行，免经过地方额赋十之五。是月，给陕西谷县雹灾口粮。

九月己丑，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至龙泉峪，上临奠。庚寅，上回銮。戊戌，授麟庆江南河道总督。丙午，朱为弼病免，以恩特亨额为漕运总督。是月，给两淮板浦、中正二场被水灶丁口粮。缓征陕西榆林县、葭州雹灾，江西金谿等九县旱灾额赋。

冬十月戊午，以毓书为科布多参赞大臣。甲子，以皇太后六旬圣寿，上徽号曰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皇太后。乙丑，皇太后六旬圣寿节，上率王、公、大臣诣寿康宫行庆贺礼。上御太和殿，群臣进表行庆贺礼。诏天下覃恩有差。以富呢扬阿为乌鲁木齐都统。癸未，御史汤鹏以劾载铨忤旨罢。予告大学士托津卒。是月，给山西阳曲等五州县、湖南岳州卫州、浙江海宁等十三州县被灾口粮。贷奉天金州水师营兵谷。缓湖南华容等十四州县卫，浙江海宁等三十一州县卫被灾新旧额赋杂款。

十一月戊戌，临大学士托津第赐奠。是月，给吉林等三处歉区口粮。

十二月己未，上再诣大高殿，祈雪。乙丑，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安地宫。乙亥，以乐善为吉林将军。是月，贷江苏抚标及城守、刘河二营灾区兵饷。蠲缓贵州松桃厅被水额赋。

十六年春正月乙未，以车伦多尔济为库伦蒙古办事大臣。壬寅，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赈登、莱、青三府饥。乙巳，调裕泰为湖南巡抚。以贺长龄为贵州巡抚。是月，赈浙江义乌等三县水旱灾。给奉天广宁等处水灾旗民口粮。代甘肃金州等十四州县、江西莲花等五十一厅县、陕西葭州等九州厅县、湖南沣州等四州县、山西保德等十五州县水旱雹灾口粮籽种仓谷。

二月丙辰，调周之琦为湖北巡抚。以陈銮为江西巡抚。己未，以谒东陵，命肃王等留京办事。己巳，上阅火器营兵。癸酉，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丙子，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湖南武冈州匪蓝正樽等作乱，命吴荣光会同讷尔经额剿之。戊寅，免四川峨边厅逋赋。己卯，上还京师。

夏四月癸亥，以梁章钜为广西巡抚。丁丑，赐林鸿年等一百七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贷甘肃秦州等八州县被灾口粮。

五月丙申，上诣黑龙潭，祈雨。戊戌，礼部尚书汪守和卒，以吴椿为礼部尚书，李宗昉为左都御史。丁未，上诣静明园龙王庙，祈雨。是月，贷直隶宝坻县歉收口粮。

秋七月癸未，以钟祥为闽浙总督，经额布为山东巡抚。乙酉，以哈丰阿举发都统高喀鼐干预公事书信，加太子太保。己丑，高喀鼐褫职，遣戍热河。丙申，大学士文孚致仕。庚子，命穆彰阿为大学士，管工部；琦善协办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调耆英为吏部尚书，奕颢为户部尚书，禧恩为兵部尚书，武忠额为理藩院尚书，凯音布为左都御史，乐善为察哈尔都统。壬寅，恩铭免尚书、都统，赵盛奎免军机大臣及侍郎。以贵庆为礼部尚书。

九月壬寅，以富呢扬阿为陕西巡抚，廉敬为乌鲁木齐都统。庚子，上阅健锐营兵。戊申，圆明园三殿灾。己酉，以耆英受太监属托，褫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以奕经为吏部尚书，宝兴为盛京将军。左都御史凯音布迁成都将军，以敬征代之。是月，赈盛京白旗堡等处、山西朔州等十一州厅县、贵州松桃厅灾民。展赈陕西神木县灾民。蠲免山西朔州等十一州厅县、陕西榆林府属被灾新旧额赋。

冬十月丙辰，加长清太子太保。贷甘肃泾州等八州县、山西山阴县灾歉口粮仓谷籽种。蠲缓直

隶景州等十二州县水旱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壬午，以敬征为工部尚书。调武忠额为左都御史。以奕纪为理藩院尚书。癸卯，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给陕西府谷等四县霜雹灾口粮。蠲缓直隶安州等三州县水灾额赋。

十二月丁巳，上再诣大高殿，祈雪。癸亥，雪。

十七年春正月己卯朔，命奕纪为御前大臣。赏长龄四开綷袍。加潘世恩太子太保。壬辰，兵部尚书王宗诚卒，以朱士彦代之。丁酉，山东潍县教匪马刚等作乱，捕获之。庚子，降讷尔经额湖南巡抚，以林则徐为湖广总督，调陈銮为江苏巡抚，裕泰为江西巡抚。是月，贷山西朔州等十一州厅县、陕西葭州等九州县、甘肃金州等十三州县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霜灾仓谷口粮籽种。

二月乙卯，福建台义县教匪沈知等作乱，捕诛之。是月，贷山西吉州等七州县仓谷。

三月戊寅朔，以诣＜□髟丂＞髻山，命惇亲王绵恺等留京办事。庚寅，上奉皇太后幸＜□髟丂＞髻山，免经过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甲午，上奉皇太后还圆明园。以耆英为热河都统。乙未，上诣明陵。丙申，上诣明长陵、献陵、泰陵、景陵、永陵奠酒。以明裔延恩侯书桂为散秩大臣。丁酉，上还圆明园。

夏四月庚申，命彦德鞫治茂明安署札萨克贝勒丹丕勒等讦控盟长之狱。甲子，以颜伯焘为云南巡抚。是月，贷山东濮州等二十四州县卫、山西宁武县仓谷。

五月戊寅，贵庆病免，调奕纪为礼部尚书。以武忠额为理藩院尚书，奎照为左都御史。以周天爵署漕运总督。

六月庚戌，以御史朱成烈奏广东海口每岁出银三千余万，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二千余万，命沿海各督抚及各监督严饬稽查。戊午，命左都御史奎照、户部侍郎文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己未，命琦善署直隶总督。壬申，四川马边厅夷匪作乱，命鄂山剿之。甲戌，奕山等奏获霍罕贼目阿达那等诛之。是月，贷江苏淮安、大河二卫被灾籽种。

秋七月丙子朔，命侍郎倭什纳等册封朝鲜王妃。壬午，乐善迁荆州将军，以赛尚阿为察哈尔都统。辛卯，谕栗毓美，东河砖工改办碎石。丁巳，西宁办事大臣德楞额迁荆州将军，以苏勒芳阿代之。甲戌，廓尔喀年贡逾例，温谕却之。

九月庚寅，授周天爵漕运总督。癸巳，召讷尔经额来京。甲午，以钱宝琛为湖南巡抚。甲辰，免直隶邢台、阜城二县被旱额赋十分之五。

冬十月丙午，上临大学士长龄第视疾。辛未，停吉林珠贡。是月，给陕西保安县被灾籽种口粮，并贷绥德等四州县仓谷。蠲缓山西应州等十州县、齐齐哈尔等三城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辛卯，晋封长龄一等威勇公。是月，贷甘肃金州等九州县贫民。江西南昌等十三县、陕西葭州等五州县被灾籽种口粮仓谷。

十二月丁未，凉山夷匪平。己巳，李宗昉忧免，以卓秉恬为左都御史。庚午，彦德以年老留京，以棍楚克策楞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陕西定边、安定二县来春口粮籽种。

十八年春正月甲戌朔，命奎照、文庆为军机大臣。乙亥，太傅、大学士、一等公长龄卒。丙子，上临长龄第赐奠。乙酉，四川夷匪平。是月，贷甘肃固原等十四州厅县、山西平定等五州县灾民口粮籽种仓谷。

二月癸卯朔，命琦善为大学士，仍署直隶总督。以云贵总督伊里布协办大学士，仍留任。乙巳，史致俨病免，以祁＜□土贡＞为刑部尚书，怡良为广东巡抚。壬戌，修喀喇沙尔城。戊辰，修浙江海塘。是月，贷陕西怀远、府谷二县歉收籽种。

三月乙亥，以谒陵，命肃亲王等留京办事。戊子，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壬辰，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陵寝奠酒。乙未，上奉皇太后还京师。丙申，上幸南苑行围，至戊戌皆如之。庚子，上还京师。辛丑，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入贡。是月，贷山西辽州等十三州厅县上年歉收仓谷。

夏四月庚申，以富呢扬阿等建乌鲁木齐书院，议处有差。申命新疆将军、都统、大臣认真教练，使人人习于战阵、毋舍实政务虚名。甲子，以伍长华为湖北巡抚。丙寅，赐钮福保等一百九十四人

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未，以奕山为伊犁将军，湍多布为伊犁参赞大臣。

闰四月丙子，上诣黑龙潭，祈雨。辛己，雨。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内地吸食鸦片者俱罪死。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督抚各抒所见议奏。己丑，褫禧恩太子太保衔、兵部尚书，调成格为兵部尚书。以鄂山为刑部尚书，宝兴为四川总督，耆英为盛京将军，惠吉为热河都统。庚寅，调奕纪为户部尚书，成格为礼部尚书，奕颢为兵部尚书。

五月丙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己酉，雨。癸丑，大学士阮元致仕。命王鼎为大学士，仍管刑部。汤金钊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朱士彦为吏部尚书，卓秉恬为兵部尚书，姚元之为左都御史。戊辰，惇亲王绵恺免内廷行走、宗令，罚亲王俸三年。

六月辛未，免四川马边、雷波二厅逋赋及各厂应解铜铅。丁丑，降惇亲王绵恺为郡王。己卯，命湍多布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关福为伊犁参赞大臣。是月，给贵州镇远府属被水兵民口粮。

秋七月戊申，刑部尚书鄂山卒，以宝兴为刑部尚书。苏廷玉署四川总督。

八月丙戌，以林则徐等奏查获烟贩收缴烟具情形，谕嘉之。己丑，成格免，以奎照为礼部尚书，恩铭为左都御史。命奕纪管理藩院。以赛尚阿署理藩院尚书，布彦泰为察哈尔都统。九月，给陕西安定、府谷二县灾民口粮。

九月丙午，庄亲王奕＜□去買＞等坐食鸦片革爵。丁未，上阅健锐营兵。己酉，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请弛鸦片禁，命休致。召林则徐来京，以伍长华署湖广总督。辛酉，调钱宝琛为江西巡抚，裕泰为湖南巡抚。吏部尚书朱士彦卒，调汤金钊为吏部尚书，吴椿为户部尚书，以龚守正署礼部尚书。是月，给山东潍县灾民口粮。

冬十月庚寅，以盛贵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是月，蠲缓直隶深州等十三州县、江西南昌等二十二县、安徽寿州等三十四州县卫、河南内黄等十一县、湖南沣州等八州县卫、奉天宁远州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壬寅，命伊里布等查禁云南种罂粟。壬子，以宝兴为四川总督，恩铭为刑部尚书，裕诚为左都御史。癸丑，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该省水师。以周天爵署湖广总督，铁麟署漕运总督。丁巳，上诣大高殿祈雪。以固庆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乙丑，兵部尚书奕颢褫职，调裕诚为兵部尚书，以隆文为左都御史。丙寅，召哈丰阿来京，以舒伦保署黑龙江将军。是月，赈陕西怀远、安定二县，宁古塔三姓地方兵民口粮。

十二月戊辰朔，贵州仁怀县匪谢法真等作乱，命伊里布剿之。辛未，惇郡王绵恺卒，追复亲王爵。上亲临其丧三次赐奠。乙亥，上再诣大高殿祈雪。丙戌，上复诣大高殿祈雪。庚寅，移库伦帮办大臣驻科布多，为科布多帮办大臣。辛卯，授赛尚阿理藩院尚书。乙未，左都御史姚元之免，以龚守正代之。以匪乱平，赏伊里布双眼花翎，晋余步云太子太保。

十九年春正月戊戌朔，晋封惠郡王绵愉为亲王。戊午，召奕山来京，以关福署伊犁将军。是月，贷湖南武陵县、陕西葭州等九州县、甘肃固原等五州县水旱灾雹灾口粮籽种。

二月壬午，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李国杞四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丙戌，以谒东陵，命肃亲王敬敏等留京办事。命林则徐赴虎门、澳门，防外海洋船进口及内匪出洋。

三月庚子，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辛丑，吴椿病免，调何凌汉为户部尚书，以陈官俊为工部尚书，龚守正为礼部尚书，廖鸿荃为右都御史。癸卯，上谒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裕陵，诣端慧太子园寝奠酒。乙巳，陶澍病免，调林则徐为两江总督，以陈銮署之，裕谦署江苏巡抚，以桂良为湖广总督，朱树为河南巡抚。丙午，上幸南苑行围。辛亥，上还京师。乙卯，林则徐等奏趸船呈缴烟土，谕嘉之，予奖叙。准林则徐等奏，暂缓议断互市。乌鲁木齐都统廉敬迁成都将军，以惠吉代之。以恩铭为热河都统，隆文为刑部尚书。丙辰，以铁麟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辛未，以吴文熔为福建巡抚。丁丑，调周天爵为河南巡抚，朱树为漕运总督。戊子，上诣万寿山殿，祈雨。丁酉，以直隶旱，免奉天、山东、河南来直米税。

五月辛丑，雨。予告大学士庐荫溥卒。是月，赈云南浪穹、邓川二州县地震灾额赋。

六月丙寅，闽浙总督钟祥以关防被窃褫职，以周天爵代之。以牛鉴为河南巡抚。丁亥，太子少

保、前两江总督陶澍卒。辛卯，调周天爵为湖广总督。

秋七月壬子，命林则徐以禁贩鸦片檄谕英吉利国及各国在粤洋商。是月，给湖南华容县水灾口粮。

八月庚午，经额布迁成都将军，以托浑布为山东巡抚。召乌里雅苏台将军保昌来京，以廉敬代之。是月，给陕西葭州等三州县被灾口粮。

九月庚子，命托浑布查办山东登州海贼，整顿水师。辛丑，上阅健锐营兵。己酉，哈丰阿迁广州将军，调棍楚克策楞为黑龙江将军，德克金布为绥远城将军。

冬十月，山西巡抚申启贤卒，赐恤如尚书例。以杨国桢为山西巡抚。是月，赈安徽无为等十一州县及屯坐各卫水灾。赈湖北黄梅等三县灾民。给湖北沔阳等九州县，山东蒙阴县，陕西府谷、神木二县，湖南华容县九州卫水灾旱灾口粮。蠲缓安徽无为等三十二州县、湖北沔阳等二十六州县、河南睢州等二十一州县、湖南沣州等九州县卫水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庚子，英船入广东海港，林则徐督官军击走之，停其贸易。以程懋来为安徽巡抚。戊申，德克金布迁广州将军。以松溥为绥远城将军，舒伦保为黑龙江将军。庚戌，命济克默特赴库伦，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来觐。是月，给江西德化等七县、山西应州等四州县灾民口粮。蠲免江西南昌等二十三县、山西应州等八州县、直隶安州等五州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癸亥，署两江总督陈銮卒，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裕谦为江苏巡抚。癸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觐见。调伊里布为两江总督，邓廷桢为云贵总督。癸未，命刑部尚书隆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桂良为云贵总督。戊子，陈官俊免，以廖鸿荃为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文庆免。

二十年春正月壬辰朔，加王鼎太子太保。戊戌，以阿勒精阿为热河都统。己亥，理藩院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用旗伞，并未奏明，奕纪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紫缰，免管理藩院。赛尚阿降二品顶戴。调隆文为户部尚书。壬寅，皇后钮祜禄氏崩。戊申，谥大行皇后为孝全皇后。庚戌，奕纪逮问。庚申，以奕纪收沙布朗馈送银，遣戍黑龙江，赛尚阿等均下部严议。

二月癸亥，以阿勒精阿为刑部尚书，讷尔经额为热河都统，哈丰阿为西宁办事大臣。丁卯，户部尚书何凌汉卒，以卓秉恬代之。以祁寯藻为兵部尚书，沈岐为左都御史。丁丑，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卒，以文冲为河东河道总督。是月，给安徽桐城县贫民口粮。贷山西河保等营兵丁谷石。

三月，命何汝霖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召奕山来京，以布彦泰为伊犁将军。辛亥，以壁昌为察哈尔都统。是月，贷山西吉州等九州厅县仓谷。

夏四月辛酉朔，册谥孝全皇后，翼日颁诏。己巳，调经额布为吉林将军。丙子，以祥康为库伦办事大臣。戊寅，上诣黑龙潭，祈雨。乙酉，赐李承霖等一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上诣广润祠，祈雨。是月，贷直隶紫金关及所属浮图峪等三营弁兵仓谷。

六月丁卯，以色克津阿为绥远城将军。丁丑，林则徐等奏击毁载烟洋艇。庚辰，英船入浙洋，围定海县城。命余步云会乌尔恭额等援之。甲申，英人陷定海县，知县姚怀祥等死之。褫乌尔恭额及浙江提督祝廷彪职，仍留任。调瑚松额为热河都统，讷尔经额为陕甘总督。

秋七月癸巳，英船犯浙江乍浦海口。命奇明保率兵御之。英师犯福建厦门炮台，参将陈胜元等击却之。丙申，褫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职，以刘韵珂代之。丁酉，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剿办。以裕谦兼署两江总督。以湍多布为伊犁参赞大臣，花山太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甲辰，英船泊天津口外，递信与琦善诉屈。命琦善接收，仍饬勿进口。丙午，花山太迁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调湍多布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福兴阿为伊犁参赞大臣。庚戌，林则徐等奏续获贩烟人犯，谕以空言搪塞。切责之。乙卯，英船至山海关等处。丙辰，命伊里布等，英人如有投递书信，即接受驰奏。是月，赈湖北沔阳等三州县水灾。

八月甲子，以邵甲名署浙江巡抚。丙子，英人复侵福建厦门，提督陈阶平等击走之。己卯，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并谕伊里布及沿海督抚防守要隘，洋船停泊外洋勿问。调讷尔经额署直隶总督，以瑚松额署陕甘总督。庚辰，谦敬迁成都将军，以德楞额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巳，

裕谦奏英人呈递原书，不敢上闻。谕切责之。是月，给江苏上元等十四县水灾口粮并修屋费。

九月庚寅，林则徐、邓廷桢命交部严加议处。以琦善署两广总督。辛卯，以托浑布奏英船南去，命耆英、托浑布酌撤防兵。召邓廷桢来京，以颜伯焘为闽浙总督，张沣中为云贵巡抚。甲午，谕周天爵等，恤湖北各州县水灾。乙未，褫林则徐、邓廷桢职，命赴广东候查问。己亥，英船入浙江慈溪、余姚二县内洋，伊里布等击走之。以乌尔恭额不代奏英人书信，逮问。是月，给江苏泰兴县水灾口粮。

十月壬申，以谒陵命庄亲王等留京办事。壬午，以孝全皇后梓宫奉安龙泉峪，上诣观德殿行祖奠礼。乙酉，调禄普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是月，赈直隶沧州等三州县灾民。给安徽东流、含山二县军民口粮。贷奉天白旗堡、小黑山水灾口粮。蠲缓直隶沧州等三十三州县、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水灾新旧正杂额赋。

十一月庚寅，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五。甲午，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并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陵寝奠酒，孝全皇后梓宫前行迁奠礼。乙未，孝全皇后梓宫奉安地宫，上临视，命皇子行礼。己亥，上还京师。癸卯，禄普改荆州将军，调奕湘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英人陷定海。戊申，乌尔恭额论绞。壬子，伊里布奏英人要求澳门、定海贸易。谕琦善，令英人退还定海。癸丑，以周天爵擅用非刑，褫职，遣戍伊犁。以裕泰为湖广总督，以吴其浚为湖南巡抚。是月，赈江苏上元等十六县、直隶天津县水旱灾。贷江苏江宁驻防及督饬各营驻札灾区兵饷、黑龙江墨尔根城水灾屯丁口粮屋费。蠲缓江苏泰州等七十二州县卫、直隶天津县、山西河曲县新旧额赋。

十二月，以孝全皇后升祔奉先殿，上亲诣告祭。翼日，命皇四子行礼。戊辰，调余步云为浙江提督。以铁麟为察哈尔都统，恩桂为左都御史。以壁昌为伊犁参赞大臣。己卯，调吴文熔为湖北巡抚，以刘鸿翱为福建巡抚。癸未，召瑚松额来京，以恩特亨额署陕甘总督。是月，给福建龙溪、南靖二县水灾口粮屋费。贷江苏江阴等三营兵饷。蠲缓浙江长兴等四县水旱灾新旧正杂额赋。

清史稿卷一九　本纪第一九

宣宗三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英人寇广东虎门，副将陈连陞及其子举鹏死之。庚寅，以奕山为御前大臣。辛卯，琦善以虎门陷，下部严议，褫提督关天培顶戴。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督办广东海防。命赛尚阿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庚子，命讷尔经额驻天津，督办海防。命哈哴阿赴山海关，督办海防。命耆英等勤哨探。己巳，命伊里布回两江总督任，以裕谦为钦差大臣，办浙江军务。辛亥，琦善褫大学士，仍下部严议。是月，赈奉天白旗堡水灾旗户。给江苏江都、丹徒二县水灾仓谷，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苏庙湾场灶丁，安徽东流、繁昌二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北沔阳等八州县卫、湖南武陵县、甘肃金州等五州厅县水灾籽种，江苏上元等十一县，甘肃皋兰县水灾口粮，山西河曲县雹灾仓谷。

二月庚申，以伊里布迁延不进，下部严议。辛酉，琦善逮问，仍籍其家。以祁＜□土贡＞为两广总督，怡良兼署；李振祜署刑部尚书，授讷尔经额直隶总督，恩特亨额陕甘总督。丙寅，越南国王阮福皎卒，诏停贡方物。戊辰，英人去定海，以伊里布庸懦，褫协办大学士，留两江总督任。命宝兴为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以奕经协办大学士。戊寅，命齐慎为参赞大臣，赴广东会剿。壬午，英人陷广东虎门炮台及乌涌卡边，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署湖南提督祥福等死之。是月，展赈江苏江宁、通州二府州灾民。

三月丙戌朔，释周天爵赴广东军营。甲午，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乙未，致仕大学士文孚卒。丙申，英人兵船入广东内港，杨芳等击走之。戊戌，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至龙泉峪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陵寝奠酒。己亥，上再谒昌陵，行敷土礼。诣隆恩殿，行大飨礼。壬寅，上还京师。丙午，上临故大学士文孚第赐奠。戊申，准米里坚等国通商。庚戌，以裕谦奏命沿海通商口岸照旧准商民贸易。壬子，杨芳等请仍准英国商船在广东贸易。不许，命将杨芳、怡良严议。

闰三月乙卯朔，褫杨芳、怡良职，仍留任。丙寅，汤金钊降调，调卓秉恬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祁寯藻为户部尚书，以许乃普为兵部尚书。丁卯，召伊里布来京，以裕谦为两江总督，命定海防务交刘韵珂办理。调梁章钜为江苏巡抚，以周之琦为广西巡抚。乙亥，谕奕山等抚恤各国洋商。是月，贷山西吉州等十州县暨和林格尔厅上年歉收仓谷。蠲缓江苏宿迁县被水滩租。

夏四月己丑，命裕谦仍为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海防。英人陷广东城外炮台。甲辰，礼部尚书奎照病免，以色克精额为礼部尚书。赐龙启瑞等二百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亥，命睿亲王等、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会同刑部讯伊里布。癸丑，以广东省城围急，准奕山等奏，令英人通商。是月，缓徽山西朔州等六州厅县逋赋。

五月丙辰，英船入浙洋，命裕谦申严各海口兵备。癸亥，邓廷桢、林则徐遣戍伊犁。癸酉，英船去广东虎门。穆彰阿免管理藩院，命赛尚阿代之。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隆文卒于军。庚辰，调敬征为户部尚书，赛尚阿为工部尚书，恩桂为理藩院尚书。壬午，调吴文熔为江西巡抚，钱宝琛为湖南巡抚。以奕兴为绥远城将军。

六月，准祁＜□土贡＞等奏定商船赴天津等处章程。庚寅，褫伊里布职，发军台效力赎罪。准奕山等奏，分期撤兵。戊戌，琦善论斩。癸卯，河南下南厅河决。辛卯，褫文冲职，仍留河东河道总督任，牛鉴下部严议。

七月丙辰，命王鼎等赴东河督工。壬戌，以李振祜为刑部尚书。丁卯，以达赖剌嘛于四月坐床，颁敕书。戊辰，命前宁夏将军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广东。辛未，以河水泛滥，命牛鉴移民赈恤。己卯，南掌入贡。庚辰，英人陷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等死之。以故越南国王阮福皎子阮福暶为越南国王，命广西按察使宝清往册封。

八月癸未，以桂轮为热河都统。丁亥，英人寇浙江。庚寅，以朱襄为河东河道总督。辛卯，万寿节，上诣皇太后宫行礼。御正大光明殿，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使臣、外藩王公行庆贺礼。褫文冲职，枷号河干。以王鼎署河东河道总督。英人去厦门。丁酉，英人寇浙江双澳、石浦等处，裕谦督兵击走之。命怡良赴福建查办军务。以梁宝常署广东巡抚。庚子，以赵炳言为湖北巡抚。辛丑，英人复大举寇浙江。戊申，英人再陷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死之。裕谦、余步云下部严议。是月，免陕西华州、大荔二州县，河南睢州等八州厅县水灾额赋。

九月乙卯，英人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死之，提督余步云遁。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大臣，督办浙江海防。命怡良为钦差大臣，会同颜伯焘、刘鸿翱督办浙江海防。以牛鉴署两江总督，鄂顺安署河南巡抚。丁巳，命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江，胡超仍驻天津。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哈哴阿仍驻山海关。命祁寯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牛鉴两江总督。辛酉，英人陷浙江宁波府。己巳，上阅火器营兵。是月，赈奉天辽阳等六州县水灾。

冬十月戊子，命僧格林沁等巡视天津海口。辛卯，英船人台湾海口，达洪阿等击退之。命王得禄赴台湾协剿。是月，赈湖南华容县、岳州卫，江西德化等十县水灾。加赈湖北沔阳等九州县、山西萨拉齐厅灾民、江苏上元等十五县卫灾民，并免额赋。给安徽无为等十二州县水灾口粮屋费，并免额赋。

十一月庚午，以程裔采署江苏巡抚。以青海玉树番族雪灾，免应征银二年。戊寅，英人陷浙江余姚县，复入慈溪。是月，赈江苏上元、江宁二县灾民。

十二月戊子，褫颜伯焘职，以杨国桢为闽浙总督。己丑，以梁萼涵为山西巡抚。癸巳，英人陷浙江奉化县。壬寅，湖北崇阳县匪钟人杰作乱，攻陷县城，命裕泰等督兵讨之。以程裔采为江苏巡抚。丙午，英船寇浙江乍浦。戊申，英船寇台湾淡水、鸡笼，达洪阿等击退之。是月，赈江苏新阳县灾民。展赈河南祥符等六县、江苏上元等十县灾民。贷河南睢州、柘城县贫民籽种口粮，并平粜淮宁县仓谷。缓征江西南昌等二十二县逋赋，浙江横浦、浦东二场灶课。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杨国桢病免，以怡良为闽浙总督，梁宝常为广东巡抚。甲子，盛京将军耆英改广州将军，以禧恩署之。己巳，湖北崇阳贼匪陷通山，裕泰遣兵击败之。丁丑，克复湖北崇阳县，获匪首钟人杰。是月，赈安徽无为等十二州县卫，奉天辽阳等六处、新民等四厅县灾民。给

安徽泗州等二十二州县卫、浙江海宁等七州县水灾口粮。贷江西德化等七县、湖南武陵县、湖北嘉鱼等九县卫、陕西葭州等五州县水灾籽种口粮，山西萨拉齐厅歉收仓谷，江苏灾区京右等营兵饷。蠲缓浙江海宁等九州县卫水灾新旧额赋。

二月丙戌，命林则徐仍戍伊犁。丙申，奕经等进攻宁波失利。释伊里布赴浙江军营。命耆英署杭州将军。王鼎乞假，命齐慎仍为参赞大臣，办理浙江军务。丙午，命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特依顺守浙江省城，并命刘韵珂会办防务，责成奕经等守沿海各口岸。是月，赈盛京辽阳等处、江苏上元等八县灾民。

三月壬子，上幸南苑。癸丑，上行围，翼日如之。丁巳，上还圆明园。恩特亨额卒，以富呢扬阿为陕甘总督，壁昌为陕西巡抚。以庆昌为伊犁参赞大臣。是月，蠲缓河南郑州积涝地亩逋赋。

夏四月癸未，英人复寇台湾，达洪阿等击走之。加达洪阿太子太保。己丑，英人去宁波府。甲午，上诣黑龙谭神祠，祈雨。乙未，英人陷浙江乍浦，同知韦逢甲死之。庚子，褫余步云职，逮问。丙午，钟人杰伏诛。是月，贷湖南凤凰等五厅县屯丁苗佃籽种口粮，山西吉州等十四州县仓谷。缓征山西阳曲县、萨拉齐厅逋谷。

五月己酉，大学士王鼎暴卒。丙辰，降汤金钊为光禄寺卿。丁巳，汤金钊乞休，允之。戊午，奕山以查奏不实，褫左都御史，并祁＜⿰土贡＞、梁宝常褫职留任。己未，礼部尚书色克精额卒，以恩桂代之。以吉伦泰为理藩院尚书。以奎照为左都御史。壬戌，英人陷江苏宝山县，提督陈化成死之。命耆英、伊里布赴江苏，会同牛鉴防剿。丁卯，英人陷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死之。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会同讷　尔经额防剿。是月，贷江苏山阳县及淮安等二县卫歉收籽种。

六月戊寅朔，日食。蠲缓湖北被匪滋扰之崇阳等五县卫新旧额赋。己丑，辛卯，以文庆为库伦办事大臣。壬辰，蠲缓浙江被扰之定海等十二县新旧额赋。癸己，英船寇京口。丙申，英船寇镇江，齐慎等遁。丁酉，英人陷镇江，副都统海龄死之。

秋七月甲寅，英船寇江宁省城。命伊里布等议款。命奕经进驻常州。己未，耆英奏与英兵官玛礼逊等议罢兵。谕“朕以民命为重”，令妥行定议。癸亥，耆英等请与英兵官定约，钤御宝。谕“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允所请。庚午，江南桃北厅河决。是月，赈巴里坤地震灾。

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戊子，麟庆以贻误河防，褫职留任。命敬征、廖鸿荃赴江南查勘河工。是月，贷巴里坤地震灾修屋费。

九月丁未，沈岐乞终养，允之。以李宗昉为左都御史。己酉，授禧恩盛京将军。戊午，朱树乞终养，允之。命周天爵以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己未，两江总督牛鉴褫职，逮问，命耆英代之。召奕山来京。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辛酉，河东河道总督朱襄卒，以慧成署之。癸亥，召奕经、文蔚来京。命齐慎回四川提督。甲戌，命伊里布议通商税课事宜。乙亥，壁昌迁福州将军，以李星沅为陕西巡抚。

冬十月庚辰，上阅圆明园八旗枪兵。丙戌，奕山、奕经、文蔚交刑部治罪，特依顺、齐慎下部严议。庚寅，减免江苏滨海被兵太仓等四十厅州县卫新旧额赋有差。甲午，奕山、奕经、文蔚均夺职论斩，特依顺、齐慎褫职留任。乙未，命户部尚书敬征协办大学士，调恩桂为吏部尚书，以麟魁署礼部尚书。戊戌，庆郡王奕彩缘事夺爵，不入八分辅国公绵性夺爵，发盛京。是月，赈江苏桃源、沭阳二县水灾。给湖北江陵等四县、山西保德等三州厅县灾民口粮。贷奉天牛庄等处灾民口粮。蠲缓江苏海州等五州县、湖南沣州等八州县卫新旧额赋。

十一月丁未，召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来京，以果勒明阿代之。召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盛贵来京，以乐斌代之。召驻藏大臣孟保来京，以海朴代之。以潘锡恩为江南河道总督。授慧成河东河道总督。丙辰，允周天爵回籍守制，以廖鸿荃署漕运总督。甲子，命怡良查办达洪阿等妄杀被难洋人。丁卯，牛鉴论斩。甲戌，给江苏滨江被兵等丹徒六县贫民口粮屋费，并免通州等十三州县厅额赋有差。是月，给江苏萧县、徐州卫水灾口粮。蠲缓浙江淳安等三县新旧额赋。

十二月辛巳，召廖鸿荃来京，以李湘棻署漕运总督。己丑，设通永镇总兵，驻芦台，以向荣为通永镇总兵。庚寅，召程矞采来京，以孙善宝为江苏巡抚。乙未，托浑布病免，以程矞采为山东巡

抚。戊戌，申命大学士、九卿、科道议余步云罪，处斩。己亥，调梁宝常为山东巡抚，程裔采为广东巡抚。是月，给福建峰市等三县厅水灾口粮屋费。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命李鹿、成刚赴南河，会同潘锡恩督工。壬子，英兵官朴鼎查回香港，留马礼逊等候议约。命伊里布等筹办通商事宜。命李湘棻会同耆英筹办江北善后事宜。是月，赈江苏萧县、桃源县灾，并给沭阳等六县卫口粮。贷湖北江陵等三县卫，湖南沣州、洞庭二营水灾籽种口粮。

二月乙未，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卒，命祁＜⿰土贡＞接办通商税则。丁酉，乌里雅苏台将军奕湘改广州将军，以禄普代之。辛丑，调奕兴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禄普为绥远城将军。是月，贷湖北荆州被水驻防仓谷。

三月庚戌，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办理江浙通商事宜。壁昌署两江总督。丁巳，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抉万青藜五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乙丑，禄普迁镶红旗蒙古都统，调奕兴为绥远城将军，以桂轮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起琦善为热河都统。丙寅，起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起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丁卯，怡良奏达洪阿、姚莹并无战功，命褫职逮问。寻免达洪阿、姚莹治罪。是月，贷山西绛州等六州县、湖北荆州驻防被灾仓谷，江宁驻防暨督协各营灾歉兵丁银，湖南凤凰等五厅县苗佃屯丁籽种口粮。

夏四月甲戌朔，以维勤为乌鲁木齐都统。丙子，授麟魁礼部尚书。丁丑，以御史陈庆镛劾，仍夺琦善、文蔚、奕经职。奎照病免，以特登额为左都御史，萨迎阿为热河都统。庚子，命耆英与英人会议通商。戊辰，怡良病免，以刘韵珂为闽浙总督，调吴其浚为浙江巡抚，以陆费瑔为湖南巡抚。

六月乙亥，湖南武冈州贼匪曾如炷作乱，戕知州徐光弼，命吴其浚讨捕之。甲午，曾如炷伏诛。

秋七月乙巳，河决东河中牟九堡，慧成下部严议。允耆英奏，定通商税则，先在广州市易。改命敬徵、何汝霖赴东河查勘。丙午，命鄂顺安赈沿河被水灾民。

闰七月戊寅，直隶永定河决。乙酉，中牟决口未塞，命枷慧成河干。以钟祥为河东河道总督。丙戌，召法丰阿来京，以德兴为西宁办事大臣。丁亥，命廖鸿荃往河南，会同督办河工。己丑，起麟庆赴东河督办河工。庚寅，命敬征等议制纸钞。甲午，调吴其浚为云南巡抚，以管裔群为浙江巡抚。

八月乙巳，申谕程懋采抚恤安徽被水各州县灾民。是月，赈陕西沔县等三县水灾雹灾。

九月甲午，命李湘棻以三品顶戴署漕运总督。是月，赈山东福山县水灾。蠲缓直隶景州等二十七州县、山东福山县水灾雹灾正杂额赋。

冬十月己酉，耆英奏通商事竣，命回两江总督任，办善后及上海通商事宜，祁＜⿰土贡＞等办粤省未尽事宜。庚戌，起琦善为驻藏办事大臣。甲子，起达洪阿为哈密办事大臣。是月，赈安徽太和等三县、山西岢岚州水灾雹灾。贷安徽太和等四县、齐齐哈尔等四处歉收口粮。蠲缓奉天辽阳等六州厅县、沈阳等三处，齐齐哈尔等四处，山东临清等二十七州县卫，安徽泗州等三十七州县卫，山西岢岚等七州县，湖南沣州等六州县卫被灾新旧正杂额赋。

十一月己巳朔，日食。己卯，以王植为浙江巡抚。壬午，调程懋采为浙江巡抚，以王植为安徽巡抚。丁酉，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赈江苏沭阳县、大河卫灾民。贷江西南昌等十五县、陕西绥德等九州县籽种口粮仓谷。蠲缓直隶新河等四县、江苏高邮等六十八州厅县卫水旱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辛丑，议定意大利亚国通商章程。甲辰，调梁宝常为浙江巡抚，以崇恩为山东巡抚。丙午，雪。丁巳，命刘韵珂办宁波通商事宜。礼部尚书龚守正病免，以陈官俊代之。是月，蠲缓河南睢州等十六州县被水新旧正杂额赋。

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贷陕西葭州等四州县、山西大同等三县水灾雹灾籽种。

二月戊戌朔，祁＜⿰土贡＞病免，调耆英为两广总督，以壁昌署两江总督。庚子，以谒东陵，命肃亲王敬敏等留京办事。庚戌，以中牟坝工复蛰，褫麟魁、廖鸿荃职，给七品顶戴，仍留河工，钟祥褫职，留东河总督任。鄂顺安降三品顶戴。以特登额为礼部尚书，文庆为左都御史，调陈官俊为工部尚书。以李宗昉为礼部尚书，杜受田为左都御史。癸丑，甲寅，命穆彰阿留京办事。以程裔

采奏米利坚使欲来天津朝觐，并议通商章程命耆英赴广东，会同程矞采妥办米利坚等国通商事宜。丁卯，免经过地方田赋十分之三。是月，给江苏海州等三州县卫民屯口粮。

三月壬申，命耆英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善后事宜。仍令程矞采谕止米里坚使来京。丙戌，钟祥等奏河工善后事宜，谕："一夫失所，辜在朕躬。卿等善为之。"是月，贷山西平定等十一州厅县歉收仓谷。

夏四月己酉，修广东虎门各内洋炮台。壬子，台湾匪平。辛酉，赐孙毓溎等二百有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加给河南睢州等十五州县水灾三月口粮。

六月丁酉，直隶永定河决。壬寅，湖南耒阳县匪杨大鹏等作乱，命陆费瑔等讨捕之。己酉，定米利坚通商条约。是月，缓征山东临清等二十二州县并德州东昌二卫被灾新旧额赋有差。

秋七月辛巳，富呢扬阿及提督周悦　胜下部严议。甲申，湖南耒阳县匪平，匪首杨大鹏伏诛。戊子，湖北荆州万成堤决。辛卯，召奕兴来京，以铁麟署绥远城将军，阿彦泰署察哈尔都统。是月，加给河南中牟等九县水灾三月口粮。贷陕西葭州雹灾籽种。

八月，赈山西汾阳县水灾雹灾，并蠲缓汾阳等三县额赋。

九月，给河南淮宁等三县三月水灾口粮。

冬十月甲午朔，准布鲁特阿希木袭四品翎顶。己酉，叶尔羌参赞大臣奕经改伊犁领队大臣，以麟魁代之。壬戌，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病免。命林则徐赴阿克苏、乌什、库车、和阗等处勘议开垦事宜。癸亥，以舒兴阿为伊犁参赞大臣。是月，赈直隶霸州、永清二州县旗民。给奉天锦州等八州厅县水灾口粮。蠲缓直隶霸州等三十七州县、奉天金州等八州县厅、湖北沔阳等二十九州县卫水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乙丑，允桂良来觐，以吴其浚兼署云贵总督。前刑部侍郎黄爵滋以员外郎等官用。甲申，上诣大高殿，祈雪。是月，贷盛京金州水师营歉收口粮。

十二月癸巳朔，上再诣大高殿，祈雪。庚子，申命林则徐赴喀什噶尔查勘开荒。辛丑，上诣大高殿，祈雪。命卓秉恬为大学士，以陈官俊为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为工部尚书，祝庆蕃为左都御史。是月，加给河南睢州等十五州县被灾口粮，并贷籽种仓谷。贷江宁驻防兵丁、江苏各营兵匠银米。

二十五年春正月乙丑，河南中牟河工合龙。庚午，调李星沅为江苏巡抚，惠吉为陕西巡抚，以程矞采为漕运总督，黄恩彤为广东巡抚。戊子，召容照来京，以麟庆为库伦办事大臣。是月，给直隶霸州、永清二州县灾民口粮。贷江西德化等五县，湖北江陵等六县卫，湖南沅江、安乡二县军民籽种。庚戌，以福济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癸丑，睿亲王仁寿坐滥保海朴，褫宗人府左宗正、领侍卫内大臣、内廷行走。敬征坐滥保孟保，褫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命两广总督耆英协办大学士。调赛尚阿为户部尚书，裕诚为工部尚书。以文庆为兵部尚书，成刚为左都御史。调僧格林沁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以车登巴咱尔为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甲寅，调惠吉为福建巡抚，以邓廷桢为陕西巡抚。乙丑，颁发五口通商章程。己巳，上阅圆明园八旗枪兵。癸未，麟庆病免，以成凯为库伦办事大臣。是月，贷山西忻州等十七州县厅歉收仓谷。

夏四月癸卯，桂良留京，以贺长龄为云贵总督。甲辰，调吴其浚为福建巡抚，惠吉为云南巡抚，以乔用迁为贵州巡抚。丙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壬子，富呢扬阿卒，以惠吉为陕西巡抚，邓廷桢署之，以郑祖琛为云南巡抚。乙卯，赐萧锦忠等二百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裕诚、许乃普降调，以敬征为工部尚书，何汝霖为兵部尚书。

五月丙戌，雨。丁亥，上再诣黑龙潭，祈雨。是月，给山东乐安等六县水灾口粮。

六月甲午，允比利时国通商。诏停本年秋决。丙申，命崇恩剿捕濮州、郓城等处捻匪。辛丑，赈台湾彰化县地震灾民。癸丑，阿克苏办事大臣辑瑞以垦荒未奏率即兴工，褫职。己未，江苏中河厅桃源汛河决。甘肃西宁镇总兵庆和遇番贼于金羊岭，死之。命惠吉剿捕番贼。是月，缓征山东滨州等四十二州县卫被灾逋赋。

秋七月辛未，允丹麻尔国通商。命大学士卓秉恬管兵部。丙戌，命达洪阿赴甘肃查办番贼。

八月壬辰，诏皇太后七旬万寿，免道光二十年以前实欠正杂田赋。辛丑，调郑祖琛为福建巡抚，梁萼涵为云南巡抚，吴其浚为山西巡抚。敬征病免，调特登额为工部尚书，以保昌为礼部尚书。丙戌，召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禧恩病免，调奕湘为盛京将军。

冬十月甲午，加上皇太后徽号曰恭慈康裕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上进册宝，率皇子及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戊戌，皇太后七旬圣寿，上率皇子、王、公、大臣行广贺礼。辛丑，李宗昉病免，以祝庆蕃为礼部尚书，魏元烺为左都御史。癸卯，以上皇太后徽号礼成，颁诏覃恩有差。丙午，免直隶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各项旗租。是月，赈直隶宝坻等四县灾民。

十一月辛酉，陕甘总督惠吉卒，以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林则徐署之。萨迎阿为伊犁将军，桂良为热河都统。癸亥，御史陈庆镛降调。是月，贷热河围场歉收兵丁银。

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戊戌，免台湾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租谷粮米。癸卯，上再诣大高殿，祈雪。癸丑，上复诣大高殿，祈雪。

二十六年春正月庚辰，命赛尚阿、周祖培查勘江防。辛巳，弛天主教禁。以陆建瀛为云南巡抚。是月，给奉天凤凰城、岫岩厅旗民，直隶宝坻等四县口粮。贷甘肃静宁等十三县灾民籽种。

二月己丑，云南永昌回匪作乱，命提督张必禄剿之。乙卯，以谒陵命定郡王载铨等留京办事。

三月癸亥，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丁卯，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至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陵奠酒。庚午，上幸南苑行围。辛未，上行围，翌日如之。乙亥，上还京师。兴平仓火。乙酉，上诣黑龙潭，祈雨。以林则徐为陕西巡抚。是月，贷山西平定等九州县歉收仓谷。

夏四月辛丑，以云南永昌回民藉端寻衅，命贺长龄查办。丙午，上诣黑龙潭，祈雨。庚戌，以瑞元为科布多参赞大臣。

五月壬戌，上诣黑龙潭，祈雨。乙丑，张必禄败回匪于永昌。以上年杀永昌内应回民过多，贺长龄下部议处。丁卯，上复诣黑龙潭，祈雨。英人退出舟山。

闰五月乙酉朔，青海黑错四沟番作乱，命布彦泰剿之。癸巳，永昌回匪遁入猛庭，贺长龄督兵剿之。戊申，以麟魁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六月戊午，命祁寯藻、文庆查办天津盐务。壬午，以予告大学士阮元重逢乡举，晋太傅，食全俸。癸未，达洪阿剿窜匿果岔番贼，败之。

秋七月辛卯，禧恩以失察奸民，褫公爵，降镇国将军。壬寅，上阅吉林、黑龙江官兵马步射。癸卯，以云南汉、回积嫌未释，命贺长龄持平办理，勿分畛域。辛亥，申严门禁。是月，赈三姓及宁古塔等处水灾。

八月壬申，命盛京、直隶、江南、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七省将军、督、抚筹办练兵储饷。癸酉，上阅火器营兵。乙亥，贺长龄以防剿无功，降河南布政使。命李星沅为云贵总督，调陆建瀛为江苏巡抚，以张日晸为云南巡抚。丙子，布鲁特匪入喀什噶尔卡伦，命赛什雅勒泰剿之。

九月己亥，湖南新田县匪王棕献等作乱，捕诛之。戊申，以杨殿邦署漕运总督。辛亥，江苏昭文县匪金得顺等作乱，捕诛之。是月，赈山东东平、莱芜二州县灾民。赈三姓、珲春水灾旗民。给山东汶上等四县灾民口粮。蠲缓奉天辽阳等十三州厅县、直隶霸州等三十五州县、山东东平等四州县灾歉新旧额赋。

十月丁巳，免黑错四沟番民额赋。丙寅，以徐继畬为广西巡抚。是月，给河南汲县等八县，陕西府谷、神木二县灾民口粮。蠲缓湖南沣州等五州县暨岳州卫被灾额赋。

十一月乙酉，桂轮改荆州将军，以特依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乙未，上诣大高殿，祈雪。丙午，命壁昌等筹议江苏漕粮酌分海运。己酉，黄恩彤以奏请赐应试年老武生职衔，下部严议。辛亥，命山东严缉虏人勒赎匪。是月，赈山西垣曲县灾民。蠲缓山西保德等六州县暨归化城等三处、浙江余杭等四十四县卫、直隶安州等六州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癸丑，黄恩彤褫职，调徐庆缙为广东巡抚，以程矞采为云南巡抚，杨殿邦为漕运总督。癸亥，云南猛统回匪窜入缅宁，命陆建瀛查办。甲子，西宁办事大臣达洪阿病免，以哈勒吉那代之。

戊辰，以王兆琛为山西巡抚。庚午，命清厘刑部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各省庶狱。命宝兴留京管刑部。赏琦善二品顶戴，为四川总督。丙子，调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徐继畬为福建巡抚。是月，给浙江缙云、宣平二县水灾口粮。

二十七年春正月癸未，调成凯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乙酉，铁麟迁荆州将军，以裕诚为察哈尔都统。是月，给浙江富阳等六县卫、安徽五河等三县、江苏桃源等五县卫上年灾歉口粮，河南河内等十三县水旱灾口粮籽种，并贷辉县等八县仓谷。贷陕西葭州等三州县、直隶霸州等三十九州县灾歉籽种口粮仓谷。

二月己未，云南云州回匪作乱，命李星沅剿之。癸亥，以谒陵命载铨等留京办事。丙子，以福建海盗劫杀洋商，命刘韵珂等搜捕。戊寅，上谒东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是月，给河南汲县等五县被灾口粮。乙未，壁昌迁内大臣，调李星沅为两江总督，以林则徐为云贵总督，杨以增为陕西巡抚。戊戌，英船退出虎门。乙巳，以魏元烺为礼部尚书，贾桢为左都御史。

夏四月戊午，布鲁特匪复攻色埒库勒，伯克巴什等击走之。赛什雅勒泰等奏英人据音底、努普尔，各部咸附之。丙寅，免热河丰宁县逋赋及旗租银。癸酉，赐张之万等二百三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贷江西上高、新昌二县，湖南凤凰等五厅县屯丁苗佃籽种口粮。

五月丙戌，御试翰林、詹事等官，擢王庆云四员为一等，余升黜有差。何汝霖忧免，调魏元烺为兵部尚书，以贾桢为礼部尚书，孙瑞珍为左都御史。丁亥，命文庆、陈孚恩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辛卯，以广东民情与洋人易启衅端，命择绅士襄办交涉事宜。丁未，擢曾国藩为内阁学士。

六月，理藩院奏俄罗斯达喇嘛请在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通商，不许。

秋七月己卯，命林则徐谳云南回民控诉香匪杀无辜一万余人之狱。乙未，命林则徐谳云南回民杜文秀控诉被诬从逆之狱。癸卯，以河南旱灾，发库银十万两，并拨邻省银二十万两赈之。

八月己酉，安集延匪犯喀什噶尔，吉明等击走之。赛什勒雅泰自杀，调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癸亥，以布彦泰赴肃州调度，命杨以增署陕甘总督，恒春署陕西巡抚。甲子，以喀什噶尔卡外布鲁特、安集延匪作乱，命布彦泰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讨之。以善焘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以吉明署叶尔羌参赞大臣。戊辰，奕湘改杭州将军，调奕兴为盛京将军，以英隆为绥远城将军。以河南灾广，再拨内帑银三十万两，并命户部拨银三十万两赈之。丙子，安集延匪围英吉沙尔城，命布彦泰驻肃州，遣兵讨之。是月，赈甘肃西宁县水灾。缓征山东卒，乐安等六县被水额赋，并永利等四场灶课。

九月丁丑朔，日食。戊寅，命文庆、张沣中赴河南查赈。辛巳，吉明等遣兵援喀什噶尔，击安集延匪，大败之。乙巳，以法兰西兵船入朝鲜，命耆英言于法使，令其退兵。是月，给河南禹州等四十一州县旱灾口粮。蠲缓直隶安州等三十六州县水旱灾雹灾新旧额赋。

冬十月辛酉，湖南新宁县瑶人雷再浩等作乱，陆费瑔等捕讨之。乙丑，上阅健锐营兵。戊辰，奕山等剿安集延匪于叶尔羌之科科热依瓦特，大败之。庚午，又败之于英吉沙尔。壬申，安集延匪遁走。喀什噶尔办事领队大臣开明阿等褫职逮问。是月，蠲缓安徽泗州等三十九州县水旱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甲申，调英隆为黑龙江将军，成玉为绥远城将军。壬辰，以张沣中为山东巡抚。乙未，湖南新宁贼平。庚子，湖南道州匪窜广西灌阳县，命郑祖琛剿捕之。是月，给山西绛州等十一州厅县口粮。蠲缓直隶安州等三州县、山西绛州等十一州厅县、河南禹州等六十四州县被灾新旧正杂额赋。

十二月戊午，湖南乾州厅苗匪作乱，命裕泰等剿捕之。甲戌，召耆英还，以徐广缙署两广总督及钦差大臣，办理通商。是月，给河南祥符等十七县水灾口粮，并贷郑州等仓谷。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丑，加潘世恩太傅，宝兴太保，保昌、阿勒精阿、李振祜、成刚太子太保。甲申，湖南乾州厅苗匪降，命裕泰分别惩办，仍搜余匪。辛卯，命廓尔喀使附朝鲜、暹罗使筵宴。戊戌，越南国王阮福暶卒，停本年例贡。免喀什噶尔民、回各户正杂逋赋。是月，展赈直隶盐山等五县灾民。给安徽凤阳等三县水旱灾口粮。贷湖南安乡县、山西宁远等四厅县、甘肃皋兰等七县灾

民口粮籽种。

二月壬子，吏部尚书恩桂卒，文庆罢军机大臣，调为吏部尚书。以麟魁为礼部尚书，桂良改正白旗汉军都统。以惠丰代为热河都统，以保昌为兵部尚书。壬戌，江西长宁、崇义两县匪作乱，命吴文熔剿捕之。甲子，以谒陵命睿亲王仁寿等留京办事。

三月戊寅，云南赵州匪作乱，命林则徐剿捕之。以奕山为伊犁参赞大臣，吉明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壬午，上谒西陵，免经过地方额赋十分之三。丙戌，上谒泰陵、泰东陵、昌陵，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孝全皇后陵寝奠酒。庚寅，上还京师。癸卯，裕诚迁荆州将军，以双德为察哈尔都统。是月，贷山西吉州等七州县歉收仓谷。

夏四月戊辰，云南保山匪平。辛未，广西灌阳、平乐、朔县等县匪平。

六月癸卯朔，以徐泽醇为山东巡抚。丙午，命耆英留京管礼部。授徐广缙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以叶名琛为广东巡抚。癸丑，调耆英管兵部。甲寅，上诣黑龙潭，祈雨。戊辰，以傅绳勋为江西巡抚。庚午，调吴文镕为浙江巡抚。

秋七月庚寅，加林则徐太子太保，赏花翎。

八月丁巳，河南巡抚鄂顺安褫职，以潘铎代之。辛酉，俄罗斯商船请在上海贸易，却之。

九月甲戌，潘锡恩免，以杨以增为江南河道总督，陈士枚为陕西巡抚。召成玉来京，以盛埙署绥远城将军。赈江宁等三府水灾。乙酉，赈湖北水灾。癸巳，召乔用迁来京，以罗绕典署贵州巡抚。是月，给湖南武陵等四县水灾口粮屋费。

冬十月甲寅，文华殿大学士宝兴卒。丁卯，修巴尔楚克城。是月，赈直隶通州等七州县、安徽无为等十六州县水灾。给安徽和州等十四州县，湖南华容县、岳州卫灾民口粮。贷湖南安乡县、沣州灾民籽种。蠲缓直隶通州等五十二州县、湖北沔阳等三十九州县卫、湖南沣州等九州县、安徽泗州等二十四州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乙亥，封故越南国王阮福暶子福时为越南国王。己卯，命耆英为大学士，管兵部。以琦善为协办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任。召瑞元来京，以慧成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御史张鸿升请铸大钱，下部议。辛巳，命定郡王载铨、侍郎季芝昌查办直隶盐务，大学士耆英、侍郎朱凤标查办山东盐务。丁亥，授耆英文渊阁大学士。丁酉，以托明阿为绥远城将军。是月，给江西德化等二十县水灾口粮。贷湖南提标及常德等协营灾区兵饷。蠲缓江苏泰州等七十七州厅县卫、两淮吕泗等二十场、江西德化等二十二县、直隶安州等六州县水灾新旧额赋。

十二月丙午，上诣大高殿祈雪。甲寅，上诣大高殿祈雪。辛酉，上诣天坛祈雪。壬戌，以侍郎陈孚恩前署山东巡抚不收公费，赏一品顶戴，并御书扁额。乙丑，以倭什讷为吉林将军，陕西巡抚成刚为礼部尚书，柏葰为左都御史。丙寅，以张祥河为陕西巡抚。是月，赈直隶通州等十四州县灾民。

二十九年春正月癸未，以奕格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辛卯，命耆英、季芝昌查阅浙江营伍及仓库。是月，加赈安徽无为等十四州县卫水灾。给湖南沣州等六州县、安徽和州等十三州县水灾口粮。贷江西南昌等十二县、湖南沣州等六州县水灾籽种。

二月庚子朔，日食。辛丑，命刘韵珂抚恤台湾北路水灾震灾。丙午，谕李星沅办江苏赈务。辛亥，穆彰阿、潘世恩、陈官俊免上书房总师傅。命祁寯藻、杜受田为上书房总师傅。受田仍授皇四子读。丙辰，四川中瞻对番工布朗结作乱，命琦善剿之。以裕诚兼署四川总督。是月，贷江苏灾区京左等八营一季兵饷。

三月庚寅，徐广缙等奏，兵民互相保卫，内河外海，现饬严防，英人进省城一事，万不可行。谕嘉纳之。

夏四月壬寅，李星沅病免，以陆建瀛为两江总督，调傅绳勋为江苏巡抚。以费开绶为江西巡抚。丙午，陆建瀛等奏南漕毋庸改折，从之。丁未，徐广缙奏英人罢议进城。封徐庆缙子爵、叶名琛男爵，均一等世袭。谕嘉奖粤人深明大义。

闰四月辛未，以颜以燠署河东河道总督。癸酉，调赵炳言为湖南巡抚，以罗绕典为湖北巡抚。

辛巳，琦善剿中瞻对番，败之。壬午，以德龄为叶尔羌参赞大臣。

五月乙巳，移广东澳门税口于黄埔。己酉，云南腾越厅野夷作乱，林则徐讨平之。己未，山西巡抚王兆琛以受赇褫职逮问，以季芝昌为山西巡抚。是月，贷山东滕县雹灾仓谷。

六月丙子，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平。己丑，礼部尚书成刚卒。庚寅，调毓书为乌鲁木齐都统，以惟勤为热河都统。

秋七月丙申朔，福建闽县匪林仕等作乱，捕诛之。戊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官俊卒。调贾桢为吏部尚书。以孙瑞珍为礼部尚书，王广荫为左都御史。以冯德馨为湖南巡抚。己亥，命祁寯藻协办大学士。辛亥，命湖南布政使万贡珍赈武陵等县被水灾民。丙辰，王兆琛遣戍新疆。己未，林则徐病免，以程矞采云贵总督。张日晸为云南巡抚。降侍郎戴熙三品顶戴休致。是月，给江西德化等五县、湖南沣州等九州县卫水灾口粮。蠲缓江苏川沙等二十二厅县新旧额赋。

八月丁丑，陆建瀛奏办赈及水退情形。谕："臣民之福，即朕之福。"丙戌，召季芝昌来京，以龚裕署山西巡抚。是月，给奉天锦州旗民、江西鄱阳等九县、湖南沣州等十州县卫水灾口粮。

九月甲辰，布彦泰病免，以琦善署陕甘总督，裕诚署四川总督。丙午，授颜以燠河东河道总督。戊申，命署吏部右侍郎季芝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己酉，授琦善陕甘总督。以徐泽醇为四川总督，陈庆偕为山东巡抚。癸丑，云南保山界外小宇江等处野夷作乱，程矞采剿平之。戊午，命服阕尚书何汝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是月，给贵州桐梓县水灾口粮，并蠲缓额赋。

冬十月庚午，以故朝鲜国王李奂子升袭爵，命瑞常、和色本往册封。甲申，大学士潘世恩请开缺，命免军机大臣。庚寅，以赓福署热河都统。是月，给湖南沣州等七州县、山西徐沟县被灾口粮。蠲缓直隶蓟州等三十七州县、浙江富阳等二十一县、山西萨拉齐等三厅县被灾新旧额赋。

十一月甲午朔，湖南新宁县匪李沅发作乱，命冯德馨剿之。丙申，太傅、予告大学士阮元卒。甲辰，调龚裕为湖北巡抚，以兆那苏图为山西巡抚。乙巳，阿哥所火。庚戌，台湾嘉义县匪徒吴吮等作乱，捕诛之。是月，赈江西德化等十四县水灾。给齐齐哈尔等六城旗民、浙江仁和等八场灶丁口粮。蠲缓江苏泰州等七十三州厅县卫、江西德化等二十一县被灾新旧额赋，浙江海沙等十四场灶课。

十二月庚午，湖南道州匪黄三等作乱，命裕泰剿之。以扎拉芬泰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辛未，皇太后不豫，上诣慈宁宫问安，自是每日如之。甲戌，皇太后崩。乙亥，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慈宁宫。上居倚庐，席地寝苫。诸王大臣请还宫，不允。甲申，移皇太后梓宫于绮春园迎晖殿。自是上居慎德堂苫次。乙酉，李振祜病免，以陈孚恩为刑部尚书。丁亥，湖南新宁贼分窜广西，郑祖琛遣兵防剿。

三十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丙申，以祁寯藻等查覆陕甘总督布彦泰清查关防不密，下部严议。丁酉，以王大臣再请停止亲送大行皇太后梓宫，谕从之。戊戌，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熙圣睿皇后。庚子，上诣迎晖殿孝和睿皇后梓宫前行大祭礼。甲辰，上诣梓宫前行周月祭礼。乙巳，尊孝和睿皇后陵曰昌西陵。丙午，上不豫。丁未，上疾大渐。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是日，上崩于圆明园慎德堂苫次。朱谕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四月甲戌，上尊谥曰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庙号宣宗。咸丰二年二月壬子葬慕陵。

论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清史稿卷二〇　本纪第二〇

文宗协天翊运执　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讳奕詝，宣宗第四子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二十六年，用立储家法，书名缄藏。

三十年正月丁未，宣宗不豫，宣召大臣示朱笔，立为皇太子。宣宗崩。己未，上即位，颁诏覃恩，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尊皇贵妃为孝慈皇贵妃，追封兄贝勒奕纬、奕纲、奕绎为郡王。封弟奕欣恭亲王，奕譞醇郡王，奕詥钟郡王，奕謙孚郡王。定缟素百日，素服二十七月。

二月戊辰，命左都御史柏葰、内务府大臣基溥营建昌西陵，为孝和皇后山陵。初宣宗遗诏，毋庸升配，升祔。交廷臣议。议上。诏曰："先帝谦让，所不敢从。曲体先怀，宜定限制。即以三祖五宗为断，嗣后不复举行。"湖南土匪李沅发作乱。诏："惠亲王系朕之叔，免叩拜礼，示敬长亲亲。"庚辰，敕沿海整顿水师，认真巡缉。壬辰，大理寺卿倭仁应诏陈言，上嘉其直谏。

三月癸巳朔，保昌卒，以柏葰为兵部尚书，花沙纳为左都御史。壬寅，通政使罗惇衍应诏陈言，上优诏答之。癸卯，副都御史文瑞疏陈四事，并录进乾隆元年故大学士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礼部侍郎曾国藩疏陈用人三事，均嘉纳之。辛亥，浚江苏白茅河，移建海口石闸于老闸桥。壬戌，礼亲王全龄薨，子世铎袭。

夏四月乙丑，俄罗斯请于塔尔巴哈台通商，允之。己巳，内阁学士车克慎疏陈敬天继志、用人行政凡十条，优诏答之。癸酉，户部疏陈整顿财政，胪陈各弊。得旨："实力革除。"庚辰，英吉利国船至江苏海口递公文，却之。乙酉，船至天津。

五月丙申，起碇南旋。丁酉，诏曰："州县亲民之官，责任綦重。近年登进冒滥，流品猥杂，多倚胥吏而朘闾阎，民生何赖焉？督抚大吏其加意考察，荐进廉平，锄斥贪茸，庶民困渐苏，以副朕望。"获湖南逆首李沅发，解京诛之。诏郑祖琛："广西会匪四起，应时捕剿，疏报勿得讳饰。"辛亥，改山东登州镇为水师总兵，兼辖陆路。癸丑，诏东南两河勘筹民堰。甲寅，以固庆为吉林将军。

六月癸亥，永定河溢。大学士潘世恩致仕，食全俸。以祁寯藻为大学士，杜受田协办大学士，孙瑞珍为户部尚书，王庆荫为兵部尚书，季芝昌为左都御史。甲戌，除甘肃民、番升科畸零地银。甲申，敕督抚举劾属员，胪列事实，勿以空言。是月，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起事。

秋七月辛卯，敕沿海督抚筹防海口。丙辰，尚书文庆坐延请妖人薛执中治病，免。

八月丁卯，洪秀全窜修仁、荔浦，敕郑祖琛剿之。调向荣为庆西提督剿贼。甲申，诏曰："各省纠众滋事，重案层见叠出，该地方官所司何事？即如河南捻匪结党成群，甚至扰及邻省，横行劫掠，自应合力捕治，净绝根株。若封疆大吏玩纵于前，复讳饰于后，以致酿成巨患，朕必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凛之！"

九月丙申，以广西贼势蔓延，调湖南、云南、贵州兵各二千赴剿，并劝谕绅民举办团练。辛丑，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剿贼广西。甲辰，以广东游匪滋事，命徐广缙剿之。丙午，大行梓宫发引。辛亥，暂安宣宗成皇帝于隆恩殿。

冬十月壬午，以弥缝酿患，夺郑祖琛职，林则徐署广西巡抚。甲子，永定河漫口合龙。丙戌，诏曰："大学士穆彰阿柔佞窃位，倾排异己，沮格戎机，罔恤国是，即行褫职。协办大学士耆英无耻无能，降员外郎。颁示中外。"以赛尚阿协办大学士。

十一月戊戌，以奕山为伊犁将军。庚子，钦差大臣林则徐道卒，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剿贼。乙巳，敕各省藩库积存杂款，拨充军需，暂缓开捐。刘韵珂免，以裕泰为闽浙总督，程矞采为湖广总督，吴文熔为云贵总督。获广西匪首钟亚春，诛之。

十二月己巳，孝德皇后册谥礼成，追封后父富泰为三等公。敕奕山酌定俄罗斯通商条例以闻。庚午，敕江苏四府漕粮暂行海运。甲戌，向荣剿贼横州，败之。己卯，恤广西阵亡副将伊克坦布等世职。丙戌，祫祭太庙。

咸丰元年辛亥春正月戊子朔，御太和殿受朝贺。诏直省查明道光三十年以前正耗钱粮实欠在民者，开单请旨。命赛尚阿为大学士。壬寅，上谒慕陵，行周年大祭礼。庚戌，还京。辛亥，诏翰、詹诸臣分撰讲义进呈。给事中苏廷魁疏请推诚任贤，慎始图终。上嘉纳之。

二月乙丑，诏免直省民欠钱粮已入奏销者，及于江苏民欠漕粮，悉予蠲免。杜受田疏陈整军威、募精勇、劝乡团、察地形四事，发军前大臣。庚午，李星沅奏剿贼金田获胜。己卯，诏曰："今年节过春分，寒威未解。朕返躬内省，未能上感天和。因思去冬礼部汇题烈妇一本，内阁票拟双签，遂

用不必旌表之签发下。该烈妇等舍生取义，足激薄俗而重纲常，所有烈妇彭氏等三十七口，准其一体旌表，以慰贞魂。”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带所制军械赴广西剿贼。

三月丙申，命大学士赛尚阿佩钦差大臣关防，驰往湖南办理防堵；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往。庚子，上御紫光阁阅射。辛丑，御拱辰殿步射，阅大臣、侍卫射。己酉，河南巡抚潘铎奏拿获捻匪姚经年二百余名。庚戌，调广东、湖南、四川兵赴广西助剿。壬子，发内帑银一百万两备广西军储，发四川仓谷碾运湖南。

夏四月戊午，命赛尚阿驰赴广西接办军务。己未，命户部左侍郎舒兴阿为军机大臣。庚申，上御乾清门听政。恤广西中伏阵亡副将齐清阿等世职。诏以李星沅等毫无成算，中贼奸计，切责之。以郑祖琛养痈贻患，遣戍伊犁。丙寅，周天爵奏：“洪秀全等众皆散处，山险路熟，伺间衝突，即败不足以大创。此时兵力不足，专饬防守。须兵有余力，乃可连营逼剿。”得旨：“务当严防，勿令窜逸。”赛尚阿师行，赐遏必隆刀，命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从征。庚午，免直隶道光三十年民欠钱粮。周天爵奏劾右江镇总兵惠庆、右江道庆吉剿贼不力，均夺职。甲戌，李星沅奏剿灭上林墟会匪。癸未，李星沅卒。乌兰泰奏：“四月初三日，抵武宣军营。查询贼势，类皆乌合。惟武宣东乡会匪有众万余，蓄发易服，有伪王、伪官名目，实广西腹心之患。”得旨：“贼情狡猾，务当持重。”

五月戊子，周天爵奏，武宣东乡逸贼窜入象州。诏切责之，各予薄谴。诏湖南提督余万清协同堵剿。庚寅，卓秉恬奏请行坚壁清野之法，下赛尚阿及督抚知之。甲午，周天爵奏，剿平泗城股匪，陈亚等投诚，追贼入合浦。丁酉，乌兰泰奏，四月十七日，驰至象州，堵截逸贼。甲辰，陕甘总督琦善以剿办番族，率意妄杀，夺职逮问。乙巳，以季芝昌为闽浙总督，以户部尚书裕诚协办大学士。己酉，诏停中外一切工程。命工部右侍郎彭蕴章为军机大臣。乙卯，上诣大高殿，祈雨。

六月丁巳，赛尚阿报抵长沙。诏曰：“象州之贼，宜重兵合围。分窜南宁、太平之贼，应分兵追剿。其尚审度地势人材，联络布置。粮台尤关紧要，并宜分置，以利转输。”丙寅，乌兰泰奏：“五月初十日，贼陷贵州兵营，当日夺回。其南山屯集之贼，亦经迎击南窜。阵亡官十五员，兵二百余名，附单请恤。首先败退之贵州参将佟攀梅等褫职。”辛未，拨江海关税银十五万两，解备湖北过境兵差。乙亥，赛尚阿奏：“六月初四日，驰抵桂林，通筹全局。”上嘉其均合机宜。丁丑。河南南阳捻匪四出滋扰，诏所司捕之。辛巳，西宁番匪抢掠，敕萨迎阿遣将剿捕。

秋七月丙戌，赛尚阿奏：“贼由象州回窜东乡，派兵堵剿”。庚寅，御史焦友瀛疏言吏治因循，宜综核名实。得旨：“如果牧令得人，何至奸宄潜聚，酿成巨患？嗣后有似此者，惟督抚是问。”庚子，赛尚阿奏进，剿新墟贼匪，七战皆捷。赏还乌兰泰、秦定三花翎。命湖广、四川督抚严查会匪、教匪。丁未，敕南河岁修工程，以三百万为率。己酉，赛尚阿奏：“查明军将功过，乌兰泰先胜后败，由于猛追中伏，贼人壅流设伏，后军死流湍者百余。向荣初到桂时，连获胜仗，每胜赏兵银人各一两。李星沅既至，减为三钱。众兵哗然，誓不出战。现已分别汰除，务知持重。”安徽巡抚蒋文庆奏，寿州匪犯程六麻与合肥捻匪高四八作乱。庚戌，调鲍起豹为湖南提督，荣玉材为云南提督，重纶为贵州提督。

八月乙卯，赛尚阿奏，进剿新墟贼巢，夺占猪子峡、双髻山。得旨，嘉奖。乙丑，山东巡抚陈广偕奏：“登州水师船被贼掳，副将落水”。得旨：“速往追剿。”并敕奕兴、讷尔经额严防海口。礼部尚书惠丰卒。

闰八月甲申朔，新墟众首洪秀全陷永安州，踞之，僭号太平天国。陆建瀛奏请禁天主教。得旨：“与外夷交涉，当慎之于始。原约所有者，仍应循守旧章。”戊子，程裔采奏，阳山贼匪窜扑宜章、乳源，饬总兵孙应照往剿。予广西殉难巡检冯元吉世职，建祠，其子澍溥附祀。甲午，南河丰北三堡河决。庚子，定考试军机章京例。壬寅，赛尚阿奏，新墟贼翻山窜出，陷永安州。诏切责之，下部议处。己酉，命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驰赴广西剿贼。庚戌，常大淳奏盗船在石浦肆劫，知府罗镛击走之。辛亥，以舒兴阿为陕甘总督。

九月庚午，赛尚阿奏，巴清德、向荣托病诿卸，进兵迟延。得旨：“均夺职自效。”丙子，诏议

河海并运漕米章程。

冬十月戊戌，敕建定海阵亡总兵葛云飞、郑国鸿专祠。

十一月己卯，叶名琛奏，剿办英德贼匪净尽。加太子少保。

十二月丁酉，赛尚阿奏，向荣进扎龙眼塘。己酉，陆建瀛奏，海盗布兴有缴械投诚，拨营安插。庚戌，祫祭太庙。

是岁，普免道光三十年以前民欠钱粮。又免直隶六十一州县民欠旗租，浙江五十一州县带征银米。又免奉天十五厅州县，吉林四城，黑龙江一城，湖南七厅州县灾赋。又免浙江、福建盐场欠课。又免广西被贼八十六州县额赋。朝鲜、琉球入贡。

二年壬子春正月壬子朔，封奕匡贝子，奉庆亲王永璘祀。乙卯，以裕诚为大学士，讷尔经额协办大学士，禧恩为户部尚书。壬戌，赛尚阿奏，距永安州城三里安营督战。辛未，命侍郎全庆、副都统隆庆册封朝鲜国王妃。

二月丁亥，陈庆偕病免，以李惠为山东巡抚。辛丑，上诣西陵。

三月壬子，大葬宣宗成皇帝于慕陵。丁巳，上还京，恭奉宣宗成皇帝、孝穆、孝慎、孝全三皇后神牌升祔太庙，颁诏覃恩。庚申，邹鸣鹤奏："永安踞匪全数东窜，乌兰泰追贼不利，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均死之。"得旨："赛尚阿等下部议处，敕程矞采派兵在湖南防堵，衅长瑞等四总兵世职，建祠。"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卒于军，赠都统，照阵亡例赐恤。丙子，恤广西死事副将阿尔精阿等世职。庚辰，内阁学士胜保疏言："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上优容之。

夏四月壬午，常雩，祀天于圜丘，恭奉宣宗成皇帝配享。甲申，府尹王庆云琉陈河东盐务，永禁签商，可募巨款。下部议行。丙戌，上谒慕陵，行释服礼。命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接办广西军务。辛卯，程矞采奏郴州匪徒刘代伟作乱，参将积拉明捕诛之。癸巳，常大淳奏，盐枭拒捕，戕毙副将张蕙、知县德成，经提督善禄、知府毕承昭派兵攻击，斩擒百余，余匪逃散。予张蕙、德成世职。太仆寺少卿徐继畬疏陈释服之后，宜防三渐："一、土木之渐，一、宴安之渐，一、壅蔽之渐。"得旨："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己亥，减乾隆朝所增名粮兵六万六千余名。庚子，程矞采奏："洪秀全扑全州，进扑永州，分股窜永福、义宁，檄提督鲍起豹、刘长清分御之，并咨照赛尚阿一同堵御。"辛丑，特登额免，以桂良为兵部尚书。乙巳，赐章鋆等二百三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琦善遣戍吉林。丙午，邹鸣鹤以留兵守城，不令追贼，夺职。以劳崇光为广西巡抚。己酉，命截留漕米六十万石，分运江苏、山东备赈。

五月辛亥，布彦泰奏，库存回布四十万匹，请变通折征。允之。甲寅，夏至，祭地于方泽，恭奉宣宗成皇帝配享。庚申，贼陷湖南道州。赛尚阿留守桂林，檄江忠源、张国梁移兵湖南。

六月甲申，查办山东赈务。杜受田、怡良疏言："漕船入东，先行起卸，以资散放。"丙戌，命赛尚阿赴湖南督办军务，徐广缙接办广西军务。丁亥，策立皇后钮祜禄氏。癸巳，僧格林沁奏劾御前大臣郑亲王端华修改大考侍讲学士保清试卷，阻止不听，骄矜亢愎，难与共事。诏端华退出御前大臣，保清褫职。戊戌，以慧成为河东河道总督。

秋七月己未，广东罗镜凌十八股匪剿平，上嘉奖之。乌什办事大臣春熙奏，回匪铁全库里霍卓窜扰乌什，官兵击退。诏参赞详查以闻。甲子，诏军务未竣，需材孔亟，其有知兵之人，所在保举录用。诏直省修整城垣。丙寅，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卒。丁卯，罗绕典奏："行抵长沙，闻知贼由道州窜出江华、永明、桂阳、嘉禾，诚恐衡郡有失，省垣亦应预防。"得旨："即妥筹办理。"戊辰，给事中袁甲三劾定郡王载铨，尚书垣春、侍郎书元，迭查有迹，各予谴责，其题咏载铨《息肩图》各员，并下部议处。庚午，奕山、布彦泰奏，回匪倭里罕纠约布鲁特奕入卡伦，官兵击却之。壬申，洪秀全攻陷郴州。甲戌，常大淳奏，岳州宜筹防堵，诏徐广缙拨兵前往。以麟魁为刑部尚书。

八月己卯朔，向荣以称病规避夺职，遣戍新疆。寻留军自效。以福兴为广西提督。癸未，初举经筵。甲申，诏湖广督抚："湖南之洞庭湖、湖北之大江，均有捕鱼小船及经商大船数千百只，亟宜收集，免为贼用。其各船水手习于风涛，堪充水勇，其即留心招集。"己丑，罗绕典、骆秉章奏，贼

匪陷安仁、攸县，进图省城。敕赛尚阿速解省围。庚寅，命廷臣会筹军储。调常大淳为山西巡抚，以罗绕典为湖北巡抚，张芾署江西巡抚。甲辰，命暂免四川、江西商贩运往湖北米税。调福建、浙江兵一千名赴江西防堵。

九月己酉，诏赛尚阿视师无功，贻误封疆，褫职逮问，籍其家。辛亥，以载铨为步军统领，以讷尔经额为大学士，禧恩协办大学士。甲寅，获西宁番贼阿里克公住，斩之。命骆秉章暂留湖南会办。戊午，上谒东陵。恤湖南阵亡总兵福诚等世职。己未，常大淳奏，贼将北窜，防御兵单。命徐广缙拨兵赴岳州助防。丁卯，上还京。

冬十月辛巳，上临赠大学士杜受田第赐奠，加其父杜堮礼部尚书衔。甲申，黄宗汉奏请浙江新漕改由海运，从之。壬辰，季芝昌免，以吴文熔为闽浙总督。

十一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丁巳，贼陷岳州。戊午，起琦善署河南巡抚。辛酉，诏徐广缙分兵防守武昌、汉阳、荆州，陆建瀛、蒋文庆各就地势扼要严防。癸亥，以贼近湖北，敕琦善严防河南边境。诏张芾严防沿江要隘。甲子，以文庆为户部尚书。癸酉，贼陷汉阳，命陆建瀛驰赴上游防堵。乙亥，复向荣提督衔。诏在籍侍郎曾国藩督办团练。调福珠洪阿为江南提督。

十二月丁丑，敕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命四品京堂胜保从军河南。癸巳，贼陷武昌，巡抚常大淳死之。上切责督军大臣不筹全局，拥兵自卫，逮徐广缙治罪。以向荣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张亮基署湖广总督。以叶名琛为两广总督，柏贵为广东巡抚。癸卯，向荣奏："贼连陷武、汉，搭有浮桥，必须多备炮船，将桥焚毁，方可进剿。"得旨："刑部郎中卢应翔所带炮船，曾在长沙击贼，即迅赴军前。"甲辰，吉林、黑龙江征兵到京。得旨："每起间二日起行，带兵官严守纪律，不得多索车辆，骚扰驿站。"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四十二州县、山西一府灾赋，浙江四十八州县缓征银米各有差。朝鲜、暹罗入贡。

三年癸丑春正月丁未，调青州副都统常青兵移防豫、楚。戊申，张亮基奏："贼目萧朝贵实在长沙城外轰毙，起获尸身，验明枭剉。己酉，蒋文庆奏城薄兵单，移调东西梁山兵勇来城防御。癸丑，向荣奏，武昌踞贼抬炮上船，意欲逃窜。陆应谷奏，侦得贼匪开年有东窜安庆、江宁之信。敕向荣多方侦备，迎击兜剿。甲寅，敕步军统领、前锋统领整备军实，盘诘奸宄。甲子，贼陷九江，陆建瀛退守江宁。赛尚阿论斩，革其子崇绮等官职。丁卯，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防，加周天爵侍郎衔，会办防务。壬申，陆建瀛褫职逮问，以祥厚为钦差大臣。癸酉，以山西、陕西、四川三省绅民捐输军饷，加乡试中额、生员学额。甲戌，贼陷安庆，蒋文庆死之。命周天爵署安徽巡抚。予江西阵亡总兵恩长世职。

二月丙子朔，诏："京师八旗营兵十五万之多，该管大臣勤加训练。"赠恤湖北殉难学政冯培元加侍郎，谥文介，布政使梁星源谥敏肃，按察使瑞元谥端节，及知府以下官各予世职、建专祠，提督双福、总兵官王锦绣附常大淳祠。丁丑，释奠先师孔子。遣少卿雷以諴、侍讲学士晋康往南河，少詹事王履谦赴东河，会办防务。癸未，上临雍讲学，加衍圣公孔繁灏太子太保。丁亥，敕文臣三品以上养廉以四成、武臣二品以上以二成充军饷。户部讲办商捐、户输，上不许。壬辰，贼陷江宁，将军祥厚、提督福珠洪阿等死之。以怡良为两江总督，命慧成驰赴江南防剿。调托明阿为江宁将军，文斌为绥远城将军，瑞昌为杭州将军，邓绍良为江南提督。丙申，命琦善会防淮扬。敕湖北行盐暂用川盐二千引。敕李惠查拿山东兖、沂、曹三府捻匪。命内阁学士胜保帮办江北防务。

三月乙巳，贼陷镇江、扬州。丙午，孝和睿皇后升祔太庙。辛亥，上耕耤田。壬子，命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办江南军务。丙辰，敕侍郎奕经统密云兵赴山东会防。丁巳，敕各省团练格杀土匪勿论。以骆秉章复为湖南巡抚。敕江宁布政使陈启迈在徐州设立粮台。庚申，向荣击贼于江宁，败之。以施得高为福建水师提督。壬戌，以庐州为安徽省会。周天爵剿贼妥速，琦善进攻连获胜仗，均嘉赉之。敕直隶、奉天备防海口。丙寅，向荣奏迭胜城贼，进据钟山。上优奖之。命奕经、托明阿赴清江防剿。命瑞昌统盛京兵赴淮、徐会防，恩华统吉林兵驻防直隶。辛未，敕广东招募红单船，遴将带赴江南剿贼。以罗济为漕运总督。

夏四月庚辰，日见黑晕。己丑，贼陷浦口、滁州。甲午，命琦善统制江北诸军。逮治杨文定。

库伦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喇嘛进马三千匹，及西林盟长进马，均温谕止之。己亥，赐孙如仪等二百二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贼陷凤阳。安徽捻匪窜扰蒙城。

五月戊申，始制银钞。壬子，王懋德奏海澄会匪陷同安、安溪、厦门，严饬之。周天爵奏收复凤阳。癸丑，李嘉端奏金陵贼船上窜。得旨，此与向荣疏报不同，令确切查探。骆秉章奏，江西上犹县匪首刘洪义聚众在桂东滋扰，毗连广东、湖南。得旨，三省会剿。丙辰，陆应谷奏亳州失守，贼扑汴梁。敕江忠源驰赴河南剿贼。王懿德奏漳州镇、道被贼戕害，永安、沙县先后失守。丁巳，命胜保统兵驰赴河南。戊午，释赛尚阿、徐庆缙于狱，从军自效，杨殿邦、但明伦均留清江浦办防。周天爵奏凤阳逸匪窜扰而西，即日赴援。得旨："周天爵素称勇敢，所保臧纡青练勇可当一面，独不能与贼决一死战耶？"陆应谷、恩华奏窜贼由曹河抢渡，犯及山东。得旨，调陕西兵应援，仍令固守潼关门户。贼陷归德。己未，贼复陷安庆。诏江忠源防守九江。征蒙古兵及其所进马五千匹集于热河。壬戌，诏以贼匪北窜，劝谕北地绅民练团自卫，如能杀贼出力，并与论功。命僧格林沁、花纱纳、达洪阿、穆荫督办京城巡防。癸亥，以许乃普为刑部尚书，翁心存为工部尚书。甲子，以河南兵民固守省城，优诏嘉勉。丁卯，命讷尔经额防守河北。桂良赴保定办理防守。己巳，开封解严，贼南窜中牟、朱仙镇，敕托明阿等追之。辛未，始铸当十大钱。

六月乙亥，福建绅商克复漳州，优诏嘉之，查明给奖。戊寅，河南贼犯汜水，分股渡河陷温县。托明阿击之，复汜水。己卯，金陵贼船上陷南康，进围南昌。辛巳，温县绅勇败贼，复其城，复会官军败贼于武陟。命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督办河南、河北军务，恩华、托明阿副之。黄河再决丰北。甲申，云南东川回匪作乱。福建台湾土匪作乱。戊子，美国使人求入觐，诏止之。河南贼围怀庆。官军解许州围，贼走罗山。福建官军收复永安、沙县。托明阿等败贼于怀庆。乙未，镇江官军失利，夺提督邓绍良职，以和春署江南提督。戊戌，优恤扬州攻城伤亡总兵双来世职银两。广西全州土匪作乱。

秋七月甲辰朔，广西土匪陷兴安、灵川，分扑桂林，官军败之，复灵川、兴安。丙午，敕慧成回清江浦防剿。丁未，命胜保帮办河南军务。丙辰，敕东南河臣收撤渡船，防贼偷渡。恤江西阵亡总兵马济美世职。丁巳，诏江西、湖广新漕折价解京。辛酉，贼窜湖北、安徽。敕怡良于上海设关收税。癸亥，恤提督福珠洪阿世职。甲子，诏绅士办团御贼捐躯者，一体恩恤。乙丑，福建官军复尤溪。

八月丙子，官军解怀庆围，贼窜山西。戊寅，调吴文熔为湖广总督，裕瑞为四川总督，乐斌为成都将军。庚辰，贼陷垣曲。癸未，李惠卒，以张亮基为山东巡抚，骆秉章授湖南巡抚。甲申，江西贼陷饶州郡城，吉安土匪遥应之。丙戌，贼陷绛县、曲沃，进围平阳。哈芬免，以恒春为山西巡抚。庚寅，贼陷平阳，胜保兵至，败之，复平阳。贼由洪洞东窜。癸巳，命胜保为钦差大臣，赐神雀刀，恩华、托明阿副之。丁酉，托明阿败贼于陈留。

九月癸卯朔，再败之潞城、黎城，贼窜直隶，入临洺关。夺讷尔经额职逮问，以桂良为直隶总督。丙午，贼陷柏乡。江西南昌围解，贼复窜踞安庆。丁未，调魁麟为礼部尚书，花沙纳为工部尚书，以胜保为汉军都统。江苏土匪陷清浦、宝山，官军复之。戊申，命截留漕粮备山东灾赈。以军务方急，缓修丰北河工。辛亥，命惠亲王为奉命大将军，赐锐捷刀；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赐讷库尼素刀，恭亲王奕欣、定郡王载铨、内大臣壁昌会办巡防。乙卯，贼由赵州、稿城陷深州。命于河间、涿州、通州设防。辛酉，李嘉端罢，以江忠源为安徽巡抚。甲子，僧格林沁复深州。丙寅，陆应谷罢，以英桂为河南巡抚。己巳，周天爵卒于军。辛未，贼陷献县、交河、沧州，进扑天津，知县谢子澄督带练勇迎击，死之，所部败贼三十里。特赠谢子澄布政使，并建祠，优奖练勇。警闻，京师戒严，僧格林沁驻军于武清。

冬十月甲戌，命曾国藩督带练勇赴湖北剿贼。丙子，贼陷黄州，汉黄德道徐丰玉死之，连陷汉阳，进围武昌。丁丑，贼踞独流镇，胜保督军至，连击败之。戊寅，命恭亲王奕欣在军机处行走，解麟魁军机大臣，以瑞麟、穆阴为军机大臣。乙卯，加给事中袁甲三三品卿衔，剿办安徽捻匪。壬辰，武昌解严，江忠源赴皖。命署臬司唐树义江面剿贼。癸巳，贼陷桐城。戊戌，豫征山西、陕西、

四川省粮赋，寻止之。

十一月壬寅朔，以王庆云为陕西巡抚。丙午，福建官军克复厦门。安徽贼陷舒城，办团大臣侍郎吕贤基死之。庚戌，贼陷仪征。癸丑，命侍郎曾国藩督带水师剿贼安徽。丁卯，胜保剿贼独流，不利，阵歿副都统佟鉴赠将军赐恤。

十二月甲戌，扬州贼溃围出，官军复其城，琦善、慧成等均褫职从军。乙亥，诏以黄州贼＜⿰舟宗＞麕集，饬吴文熔出省剿贼。戊子，琦善复仪征。己丑，贼陷卢州，江忠源死之。以福济为安徽巡抚，邵灿为漕运总督。丙申，以侍郎杜翰为军机大臣。翁心存罢，以赵光为工部尚书。己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甘肃等省三百四十四厅州县卫灾赋。又免甘肃中卫地震银粮、草束各有差。朝鲜、琉球、暹罗、越南、缅甸、南掌入贡。

四年甲寅春正月辛丑朔，蒙古各盟长亲王、郡王迭次报效军需银两，温旨嘉奖，均却还之。乙巳，拨内库银三十万两解赴胜保军营。庚戌，官军克独流镇，踞匪回窜。壬子，张芾罢，以陈启迈为江西巡抚。王履谦疏陈河南吏治废弛，军需浮冒，河工糜费。下英桂查覆。丙辰，浙江海运漕米改由刘河口放洋，命江苏派员设局。己未，命福济经理淮北监务。以王懿德为闽浙总督，吕佺孙为福建巡抚。辛酉，袁甲三疏请事关筹饷，由军机处径交所司，勿发内阁，从之。乙丑，命广东购办夷炮运赴武昌。丙寅，贼踞东村，严诏僧格林沁、胜保迅速剿擒。丁卯，湖北进攻黄州兵溃，总督吴文熔，署按察使、前布政使唐树义死之。户部议覆四川学政何绍基捐廉疏上违式用骈文，上责祁窦藻曰："当阅何绍基疏时，卿亦议其迂拘，何为尤而效之？大学士管部，乃不能动司官稿一字乎！"贼窜献县东城庄，僧格林沁、胜保合军击之。贼窜陷阜贼，分股窜山东。己巳，江苏六合县绅转力保危城，诏嘉之，免一年钱粮。

二月丁丑，上御经筵。己卯，许乃普罢直南书房，降内阁学士。以朱凤标为刑部尚书，周祖培为左都御史。起翁心存为吏部左侍郎。辛巳，以台涌为湖广总督。壬午，曾国藩奏统带水陆师万七千人。自衡州起程驰赴湖北。癸巳，奕兴罢，以英隆为盛京将军。曾国藩疏请前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捐银二万两，准杨健入祀乡贤祠。得旨："杨健系休致之员，乡贤巨典，非可以捐纳得之。曾国藩不应遽为陈请，下部议处。"军兴以来，饷空事棘，而帝于名器犹慎之如此。予殉难安徽布政使刘裕鉁世职，谥勤壮。癸未，前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兵部尚书特登额重宴鹿鸣，加宫衔，赐御书匾额。丙戌，张亮基奏，获戕害大员之贼目五小涌，摘心遥祭。得旨："即传知佟鉴、谢子澄家属告祭。"命托明阿帮办僧格林沁军务。癸巳，以青麟为湖北巡抚，崇纶丁忧，仍同守城。戊戌，张亮基奏，捻贼渡河由丰县窜入单县，官兵迎击获胜，复陷金乡。

三月庚子朔，张亮基奏，贼陷巨野、郓城。辛丑，命载龄带兵一千驻防河间，桂良、台禄带马步兵千五百驻防德州。骆秉章奏贼陷岳州，曾国藩回省防堵，留候补道胡林翼、楚南剿贼。壬寅，贼陷阳谷，知县文颖莅任五日，死之，优恤建祠。甲辰，贼由阳谷、冠县窜至清河之小滩，又分窜至临清之李官屯。乙己，命胜保迎击山东窜贼，布政使崇恩奏带兵扼守临清州。辛亥，上耕耤田。丁巳，贼陷临清。越十日，官军复之，溃匪南窜，胜保追击。曾国藩奏剿贼岳州失利，回守长沙。下部议处。

夏四月庚辰，顺承郡王春山薨。阜城贼窜连镇，僧格林沁追击围之。壬午，胜保奏，马队追剿临清溃匪，全数殄灭。得旨嘉奖，加太子少保，德勒克色楞、善禄黄马褂。己丑，予告大学士潘世恩卒。内大臣壁昌卒。辛卯，鲍起豹罢，以塔齐布署湖南提督，曾国藩夺职剿贼。曾国藩克复湘潭，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剿贼大胜，靖港贼退。

五月己亥朔，葛云飞祠成，赐御书匾额。廓尔喀国王表请出兵剿贼。温诏止之。辛丑，孙瑞珍免，以朱凤标为户部尚书，赵光为刑部尚书，彭蕴章为工部尚书。副都统绵洵追贼于丰县，败之，赐巴图鲁勇号。乙巳，连镇贼首李开方窜陷高唐州，胜保督兵追之。壬申，上祈雨大高殿。丁巳，祈雨天神坛。庚申，荆州将军官文奏官军收复监利县、宜昌府城。敕塔齐布统军赴湖北剿贼。前湖北巡抚崇纶以托病夺职。壬戌，雨。癸亥，和春、福济奏收复安徽六安州城。

六月戊辰朔，赐临清冠县被贼难民一月口粮。江西贼窜湖北德安。庚辰，许乃钊免，以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诏曰："中国海口，除通商五口外，夷船向不驶入。近日乃有兰入金陵、镇江之事，意欲何为？叶名琛即向各国夷酋正言阻止。"辛巳，诏直省团练杀贼者，建立总坊，入祀忠义祠；妇女遇难捐躯者，入祀节孝祠。癸未，贼陷武昌。台涌罢，以杨霈为湖北巡抚，署总督。命曾国藩由岳州进剿，英桂赴信阳防堵。副都统达洪阿卒于军，赠都统。辛卯，敕叶名琛剿捕广东会匪盗船。铸铁钱、铅钱。

秋七月辛丑，湖北贼陷岳州，连陷常德。壬子，诏："青麟弃城逃走，远赴长沙，饬官文传旨正法。"副都统特尔清额卒于军。庚申，湖南水师克复岳州，予革职侍郎曾国藩三品衔。命道员胡林翼攻剿常德。壬戌，杨霈奏克笔沔阳，贼陷安陆。

闰七月戊辰，湖北官军克复安陆。丁丑，钦差大臣琦善卒于军，以托明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庚辰，杨霈奏克复京山、孝感、天门、黄陂、麻城等城。向荣奏官军收复高淳。丙申，和春奏克复太平。

八月庚子，官文奏运复嘉鱼、蒲圻。癸卯，广东土匪陷肇庆，调湖南、福建兵剿之。甲寅，湖南官军由城陵矶进攻通城。癸亥，英美二国兵船抵天津海口，命桂良莅事。

九月辛未，湖北、湖南官军攻克武昌、汉阳。授李霈湖广总督，曾国藩以二品衔署湖北巡抚，塔齐布赐黄马褂，李孟群、罗泽南、李续宾并升叙有差。殉难布政使岳兴、署按察使李卿谷均予谥建祠。壬午，湖北官军克复黄州。命曾国藩以兵部侍郎衔会塔齐布督军东下。甲申，裕瑞罢，以黄宗汉为四川总督，何桂清为浙江巡抚。戊子，安徽官军收复卢江。乙未，魏元烺卒，以翁心存为兵部尚书。

冬十月丙辰，以花沙纳为吏部尚书，全庆为工部尚书，领国子监。调文庆为满洲都统，奕兴为汉军都统，奕山为内大臣。丁巳，曾国藩奏水陆军攻半壁山贼，毙贼万余。戊午，以扎拉芬泰为伊犁将军。甲子，曾国藩等奏攻克田家镇，予杨载福、彭玉麟升叙。湖北军收复蕲州。

十一月丁丑，上诣大高殿祈雪。庚辰，杨霈奏克复广济、黄梅。戊子，罗绕典卒，以恒春为云贵总督，王庆云为山西巡抚，吴振棫为陕西巡抚。缓远城将军善禄卒于军。庚寅，大学士军机大臣祁寯藻致仕。以贾桢为大学士，翁心存为吏部尚书，周祖培为兵部尚书，许乃普为左都御史。癸巳，湖北贼陷安徽英山。安庆贼窜九江、湖口，及于吴城。

十二月乙未，曾国藩奏攻克小池口，上嘉奖之，赐狐腿黄马褂。戊戌，和春奏克复英山。以克复英、霍两县均资民力，免三年漕粮。辛丑，袁甲三奏举人臧纡青进攻桐城，力竭阵亡，赠三品衔，予世职。乙卯，封奕纪之子载中贝勒，嗣隐志郡王，改名载治。贵州官兵击贼，败之，解兴义城围。辛酉，安徽官军克复含山。僧格林沁奏攻毁西连镇贼巢。癸亥，祫祭太庙。

是岁，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一百二十九州县，又广西土州县十二灾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五年乙卯春正月己巳，四川官军克复贵州桐梓。壬申，贵州官军剿匪雷台山，擒匪首陈良模。甲戌，以江、浙漕米不敷京仓支放，命怡良开办米捐解京。戊寅，吉尔杭阿奏克复上海县城。诏嘉奖之。辛巳，湖北贼由黄梅回窜汉口，杨霈退守德安，夺职，仍留任。癸未，江西官军克复武宁。乙酉，僧格林沁奏攻克连镇，首逆林凤祥就擒。封僧格林沁亲王，移军山东，攻高唐踞匪。

钦差大臣胜保师久无功。褫职逮问。丙戌，浙江乐清土匪滋事，剿平之。叙连镇功，西凌阿、瑞麟、庆祺、绵洵、拉木棍布扎布、棍楚克林布各予优赍。

二月甲午朔，王懿德奏夷商来闽贩茶，租凭民房久居，藉收茶税，从之。以法将刺尼乐助攻上海，赍绸四端、银一万两，从吉尔杭阿请也。己亥，上御经筵。僧格林沁奏克复高唐州，余匪窜入冯官屯。辛丑，福建匪徒作乱，剿平之。戊午，鄂贼北窜，敕僧格林沁调拨马步兵三四千赴河南助防。

三月甲子，广东官军复海丰。皖贼陷徽州。乙丑，上谒西陵。贼陷武昌，巡抚陶恩培死之，以胡林翼署湖北巡抚。辛未，上还京。辛卯，贵州匪首杨凤捕诛，余匪平。

夏四月乙未，安徽官军收复婺源。以额驸景寿为御前大臣。丁未，江西贼陷广信。庚戌，僧格林沁等奏攻克冯官屯贼巢，擒获首逆李开芳，余匪尽歼。得旨："欣慰，僧格林沁即以亲王世袭，许乘肩舆，德勒克色楞加贝勒衔，余各升叙。"江西官军复弋阳。浙江贼陷开化。己未，西安将军扎拉芬在湖北剿贼阵亡，优恤之。褫杨霈职，以官文为湖广总督，绵洵为荆州将军，瑞麟为西安将军。以西凌阿为钦差大臣，赴湖北剿贼。庚申，江西官军复饶州、广信及兴安。辛酉，广东官军剿匪获胜，水陆股匪悉平。

五月丙寅，恤福建阵亡知县高鸿飞，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台湾建祠。丁卯，向荣奏剿贼三山，胜之。戊辰，广东官军复河源等县，歼贼于三水。辛未，上御乾清门，奉命大将军惠亲王绵愉、参赞大臣、亲王僧格林沁恭缴大将军印、参赞关防。壬申，诏曰："兴办团练，原以保卫乡闾。而河南迭有抗粮、抗官之事。似此相率效尤，流弊甚大。各督抚其尚加意整顿，勿令日久酿患。"是时，山东已有黑团之害，尚未上闻。其后卒以兵力平之。乙亥，以柏葰为热河都统。戊寅，杨霈军复随州。癸未，河南军收复光山。丁亥，胡林翼奏分督水陆各军力攻武、汉，四战四胜。得旨，迅图克复。诏曰："朕闻云南回民易滋事端，屡有聚众抗粮之事。春恒、舒兴阿务将首要各犯惩处，勿令日久蔓延。"以李钧为东河河道总督。

六月乙未，江西贼陷义宁。丁酉，提督邓绍良克复休宁。乙巳，广东官军收复封川，歼贼于虎门洋面。丙辰，河南兰阳河溢。己未，敕安徽徽宁池广道照台湾道专摺奏事。辛酉，官文奏官军克复云梦、应城。

秋七月壬戌朔，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广东贼陷湖南郴州、宜章。癸亥，陈启迈夺职，以文俊为江西巡抚。己巳，向荣奏克复芜湖。庚午，皇太后崩。丁丑，西凌阿进剿德安贼匪不利，退守随州。命都兴阿自冯官屯移军剿之。辛巳，恭亲王奕欣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以文庆为军机大臣。癸未，广东官军收复肇庆府、德庆州。甲申，山西阳城土匪滋事，剿平之。丁亥，官文奏克复汉川。

八月辛卯朔，胡林翼督军攻克汉镇，进围汉阳。甲午，英桂奏邱联恩擒获捻首易添富、王党等诛之。乙亥，湖南提督塔齐布卒于军，赠将军。庚子，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静康慈皇后。喀什喀尔回匪入卡，倭什珲布派兵逐出之。戊申，广东官军连复连州、三山、连山，解永安城围。

九月甲子，大学士卓秉恬卒。乙丑，以刘钲为汉军都统。庚午，命文庆、叶名琛协办大学士。癸酉，发内帑十万两续赈直隶、山东灾民。壬午，四川马边厅夷匪滋事，官军剿平之。癸未，捻首张洛行由归德南窜，命提督武隆额剿之。乙酉，命官文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浙军克复安徽休宁、石埭。戊子，调邓绍良为固原提督。

冬十月丁酉，和春、福济奏克复庐州府城。得旨嘉奖，赐和春黄马褂，福济太子少保。免合肥三年额赋。辛丑，贵州苗匪陷都江。壬寅，官文奏克复德安。戊申，石达开回窜湖北，胡林翼堵剿之。壬子，永免河南摊征河工加价银四十万两。

十一月甲子，胡林翼奏，罗泽南、李续宾迎击石达开、韦俊于羊楼洞，败之，请购洋炮击贼。敕叶名琛采购洋炮六百尊，由湖南水运湖北应用。辛未，廓尔喀夷人占踞后藏济咙。德兴卒，调麟魁为刑部尚书，以瑞麟为礼部尚书。戊子，官文奏攻克咸宁、金口，并报江西贼陷义宁，檄饬罗泽南回剿。得旨："罗泽南正在攻剿，武汉吃紧，不可回剿。"诏令曾国藩等遣周汝筠前赴崇、通，为罗泽南后路援应。和春等奏捻匪李兆受窜踞英山，道员何桂珍密谋会捕，不克，死之。

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丙申，江西贼陷临安、瑞州，敕曾国藩拨兵剿之。戊戌，留江苏漕米二十万石济江南军。癸卯，广西官军收复兴安。贵州贼徐廷杰陷镇＜⿰⿱日竹旱＞，分陷思南。乙巳，命文庆、叶名琛为大学士，桂良、彭蕴章协办大学士，柏葰为户部尚书，奕兴为盛京将军，英隆为热河都统。丙午，以郑亲王端华为满洲都统，奕兴为黑龙江将军。命西凌阿赴河南防剿。庚戌，捻匪张洛行回窜归德。癸丑，命英桂督剿豫、东、皖三省捻匪。景淳奏陈防夷情形，上嘉奖之。驻藏大臣赫特贺奏驰抵后藏筹御大略。得旨："江孜、定日、马布加各地，均属中道要害，即宜扼守。噶布伦中择其为夷情信仰者，令协同办事，以辅兵力之不及。生擒夷人，暂留营中，令来往通信，

以示羁縻。乐斌等所拟六条，下该大臣知之。”丁巳，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山东、湖北、广西、贵州等省二府一百五十八州县，又广西三十八土州县灾赋，江苏盐场场课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六年丙辰春正月己未朔，享郡王奕誴复亲王。以奕山为御前大臣，贝勒载治御前行走。壬戌，杨以增卒，以庚长为江南河道总督。壬申，贼扰湖南晃州、麻阳，官军击走之，斩贼首何禄。乙亥，诏骆秉章檄知知府刘长佑赴江西剿贼。戊寅，广东提督昆寿剿归善贼，平之。辛巳，提督秦定三攻克舒城。

二月壬辰，诏湖南苗弁剿匪出力，准其留营序补。戊戌，上御经筵。辛丑，顺天府尹蒋琦淳疏进《克己》、《复礼》二箴，上嘉纳之。丙午，英、美二国求改条约，下叶名琛知之。丁未，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绥远城兵赴山东、河南剿贼。己酉，酌增直省文员减成养廉。壬子，命福兴帮办江南军务。丙辰，廓尔喀请罢兵。丁巳，贵州官军攻克铜仁。

三月己未，瓜州贼出窜运河，托明阿追剿之。奕湘免，以庆祺为盛京将军。壬戌，湖南官军克复永明、江华。刘长佑军入江西，复萍乡。江西贼陷吉安。癸亥，上耕耕田。甲子，江南贼再陷扬州，夺托明阿、雷以諴职，授德兴阿钦差大臣，少詹事翁同书副之。乙丑，石达开陷瑞州，诏广东堵剿。丁卯，释赛尚阿、讷尔经额于戍所。乙亥，提督邓绍良力攻扬州，克之。命帮办德兴阿军务。贼窜江浦。丁丑，罗泽南力攻武昌，阵亡，赠巡抚，赐恤予谥。戊寅，贼陷江西建昌。命浙江学政万青藜、布政使晏端书督辨三衢防务。庚辰，穆宗生母懿嫔那拉氏晋封懿妃。曾国藩攻贼樟树失利，下部议处。癸未，恒春奏军务省分督抚，请许单衔奏事，从之。丙戌，张国梁军攻克浦口。

夏四月戊子，粤贼复陷仪征，官军寻复之。甲午，贵州军复郎岱。丙申，云南楚雄汉、回构衅。己亥，江西军复进贤。辛丑，奉天金州地震。癸卯，安徽贼陷宁国。丙午，前协办大学士、致仕光禄寺卿汤金钊卒，赠尚书。辛亥，赐翁同和等二百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丙辰，德兴阿奏官军攻贼三汊河，毁其巢。

五月辛酉，以穆克德讷为广州将军，都兴阿为江宁将军。壬戌，湖北通城官军失利，道员江忠济死之。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击贼镇江之黄泥州，不胜，死之，赠总督。以赵德辙署江苏巡抚。甲子，江南贼扑九华山营盘，陷之。河南军复光州。复西凌阿都统。袁甲三复三品卿。丁丑，贼陷溧水。

六月丙戌朔，金陵贼扑陷大营，官军退守丹阳，夺向荣、福兴职。戊子，以按察使徐宗干帮办安徽防务。命怡良雇募火轮船入江剿贼。敕河南、广东拨兵，和春、傅振邦赴援江南。丁未，叶名琛奏英、美、法各国公使以定约十二年，请赴京重修条约。诏酌允变通，阻止来京。辛亥，永定河溢。江西贼陷饶州。

秋七月辛酉，广东援军连复江西上犹、雩都，解赣州城围。王懿德呈进美国国书，得旨：“更换条约，难以准行，仍令回广东商订。”丁卯，命总兵张国梁帮办向荣军务。壬申，江西官军连复南康、饶州。癸酉，钦差大臣向荣卒于军。丙子，甘肃撒拉回匪滋事，官军剿平之。命和春驰赴丹阳剿贼，郑魁士接办安徽军务。湖北援军克复江西新昌、上高。赫特贺奏廓尔喀与唐古忒和成，撤回戍兵。

八月戊子，黄宗汉罢，以吴振棫为四川总督，谭廷襄为陕西巡抚。癸巳，命舒兴阿严办回匪，举行乡团。癸卯，广西官军复上思州、贵县。丁未，贵州贼陷都匀、施秉，进陷古州。戊申，安徽官军攻克三河。己酉，江西会匪攻陷广昌、南丰、新昌、泸溪。

九月乙卯朔，日有食之。戊午，京师米贵，开五城饭厂，并拨仓谷制钱赈固安六州县饥民。己巳，云南土匪陷浪穹。庚午，江南官军攻高淳，克之。癸酉，安徽官军复无为州。丁丑，文庆等疏进孟保繙译《大学衍义》，命校刊颁行。壬午，西宁黑番族滋事，提督索文剿平之。易棠病免，以乐斌为陕甘总督，有凤为成都将军，东纯为福州将军。

冬十月丙戌，贵州贼陷台拱、黄平。庚寅，官文剿襄阳匪徒，平之。甲午，命英桂、秦定三会剿涡河、蒙城捻匪。丁酉，安徽官军克复和州。云南大理回匪戕官踞城。壬寅，襄樊贼犯邓州。河南贼由夏邑趋扰徐州。甲辰，浙江官军再复休宁。予前巡抚张芾三品卿。丁未，广西右江镇标兵变，劳崇光讨平之。壬子，何桂清奏浙军进克黟县，徽州肃清。邵灿奏官军击退捻匪，徐州解围。以常

清为伊犁将军。

十一月乙卯朔，《宣宗实录》成。以彭蕴章为大学士，翁心存协办大学士，许乃普为工部尚书，朱嶟为左都御史。辛酉，云南官军克复姚州。乙丑，升文昌入中祀。命郑魁士移军会英桂剿捻匪，秦定三会福济剿皖匪。丙寅，命胜保赴安徽军营。辛未，大学士文庆卒。英人在广东以查船构衅，放炮攻城。绅团愤击之，歼数百人。敕叶名琛相机办理。壬申，命柏葰为军机大臣。乙亥，江西贼陷抚州。戊寅，楚军道员刘长佑连复江西袁州、分宜，加按察使衔，予其父母三品封典，予巡抚骆秉章花翎。英桂奏攻破雉河集贼巢。庚辰，上临大学士文庆第赐奠。壬午，胡林翼克复武昌，癸未，官文克复汉阳，均得旨嘉奖。贵州军攻克都匀。

十二月乙酉，湖北官军攻克老河口。丙戌，上祈雪。戊子，以肃亲王华丰为内大臣。己丑，诏曰："湖北累为贼踞，小民兵燹余生，疮痍可念。现在武、汉既复，亟宜援救民瘼。钱粮分所蠲缓，灾黎作何抚恤，其速筹议以闻。"湖北官军连复武昌县、黄州府城。甲午，胡林翼奏陈湖北兵政吏治。得旨："既能确有所见，即当实力举行。"丙申，官文奏剿办随州土匪，匪首就擒。续报官军连复兴国、大冶、蕲水、蕲州、广济。辛丑，皖、浙官军克复宁国，赐何桂清花翎。癸卯，以湖南官军剿除湖北崇、通贼匪，加候选道王鑫按察使衔。甲辰，官文奏官军在九江焚毁贼船。诏曾国藩激励将士，由湖出江，以便合剿。戊申，山东官军剿毙捻首王方云。湖北官军克复黄梅。己酉，命桂良为大学士，柏葰协办大学士。以谭廷襄为直隶总督，曾望颜为陕西巡抚。壬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省一百六十五州县被灾、被贼额赋，又免江苏六场盐课各有差。朝鲜入贡。

七年丁巳春正月庚午，怡良奏傅振邦克复高淳，张国梁进取句容。何桂清奏浙省援剿，内防本境，外保邻封。得旨嘉奖。调全庆为兵部尚书，文彩为工部尚书，肃顺为左都御史。广西太平府土匪平。丙子，召西凌阿、崇安回京。加胜保副都统衔，帮办剿匪事宜。王履谦回籍，命李钧接办河防。己卯，叶名琛奏防剿英夷获胜。得旨："控制外夷，非内地可比。定海前事，可取为鉴。其务操纵得宜，勿贻后悔，朕不为遥制也。下苏、直、闽、浙各督抚知之。"

二月乙酉，曾国藩奏克复建昌。丙戌，上御经筵。辛卯，湖北官军收复宜昌。甲午，云南贵州回匪作乱。甲辰，湖北贼陷远安、荆门，官军击走之。丁未，安徽贼匪上犯黄梅，都兴阿击败之。安徽匪陷六安。壬子，英桂、胜保奏剿办捻匪，夺回乌龙集，进规固始。

三月癸巳朔，曾国藩丁父忧，给假治丧，命杨载福暂统水军，彭玉麟副之。丙辰，湖北官军唐训方、巴扬阿剿南彰匪徒，败之，贼首刘尚义降。贵州提督孝顺兵溃于都匀，死之。己未，襄樊贼陷河南内乡，官军击复之。诏怡良"密查张国梁是否与和春意见不合。军中统帅，全在能得人心，倘驾驭无方，使健将不肯出力，贻误非轻。"癸亥，上耕耤田。丁卯，以耆龄为江西巡抚。庚午，叙克复武、汉功，协领多隆阿以副都统用。辛未，恒春奏回匪滋扰，将领乏员，请调郧阳镇总兵王国材来滇协剿。从之。壬申，江西官军攻景德镇，不利，都司毕金科战殁，刘长佑复败于新喻。辛巳，广西横州土匪滋事，广东官军剿平之。叶名琛奏英船退出省河。得旨："总宜弭此衅端，不可使生边患。"

夏四月甲申，恒春奏迤西回匪降。德勒克多尔济奏俄国请遣使来京，诏止之。丁亥，江西贼窜福建，陷邵武、光泽。癸巳，怡良以病免，命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乙未，遗州贼陷永从。丁酉，湖南援军刘长佑攻克江西新喻。

五月丙辰，萨迎阿卒，以刘铭署西安将军。湖北官军克复江西奉新、靖安、安义。癸亥，李孟群奏赴援庐州，克复英山。福建贼陷汀州。丙子，德勒克多尔济奏俄使由天津来京，敕谭廷襄羁縻之。

闰五月甲申，和春奏克复溧水。乙酉，曾国藩奏请终制，温旨留之，仍令迅赴江西视师。庚寅，云南武定州回匪滋事，官军剿平之。李孟群奏击败霍丘窜贼，得旨嘉奖。丁酉，胜保攻正阳关，不利，道员金光箸死之，赠布政使。庚子，俄人以兵至海兰泡，建营安炮，要求通商。命奕山拒之。辛丑，何桂清奏请知府温绍原复官，办理六合乡团。诏吉林、黑龙江兵久劳于外，酌量撤回。壬寅，

庆英奏浩罕勾结回匪，占踞英吉沙尔城，集兵剿之。以张国梁为湖南提督。癸卯，福建官军收复光泽、汀州，踞匪出窜连城，击败之。

六月壬子，召舒兴阿来京，以桑春荣为云南巡抚。癸丑，福建官军收复邵武。乙卯，江南官军克复句容，加和春太子少保，赐张国梁黄马褂。辛酉，王鑫援江西吉安，连战胜之，赐巴图鲁勇号。丁卯，河南南阳土匪平。癸酉，福建官军收复泰宁、建宁。俄夷至天津递国书，命文谦却之。永定河决。乙亥，云南回匪犯省城，恒春自尽。事闻，调吴振棫为云贵总督，以王庆云为四川总督，恒福为山西巡抚。丙子，江西官军收复龙泉。戊寅，命许乃钊帮办江南军务，张亮基予五品衔，帮办云南剿匪事宜。

秋七月乙酉，李孟群奏收复霍山。己丑，河南官军收复邓州。癸巳，命奕山会集俄使勘定黑龙江两岸边界。甲午，贵州官军收复锦屏。湖北官军攻剿黄梅大胜，总兵王国材力战阵殁，赠提督，赐恤建祠。甲辰，命都兴阿帮办官文军务。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壬子，福建官军收复宁化。癸丑，江西官军克复瑞州。丁丑，法福理奏克复英吉沙尔回城，解汉城围。戊寅，官文、胡林翼奏湖北全境肃清。得旨："胡林翼亲督所部攻克小池口贼城，即乘此声威规复九江，以振全局。"先是，林翼密奏欲保鄂省而复金陵，惟有先取九江，次复安庆，始握要领，故明诏从之。

九月庚辰，湖南援赣道员王鑫卒于军，赠布政使。壬午，胜保奏克复正阳关，又奏凤台生员苗沛霖藉团聚众。得旨："正当示之不疑，藉消反侧。"丙戌，法福理奏收复喀什噶尔回城。庚寅，湖北贼陷舒城。河南捻匪陷南阳。丙申，江西官军克复东乡。丁未，湖南援黔官军克复黎平。

冬十月戊申朔，官文、胡林翼奏，李续宾等水陆齐进，攻克江西湖口县城。胜保、袁甲三奏，总兵朱连泰、史荣椿等攻剿捻匪，平毁韩圩贼巢。蒋霨远、佟攀梅奏，剿办苗匪、教匪，斩擒多名，都匀贼退。河南官军败贼于南召，进剿裕州、泌阳余匪。己未，李孟群剿捻匪于独山，不利，兵溃。乙丑，湖北援军李续宾等攻克彭泽。广西官军收复南宁。戊辰，胡林翼奏漕粮积弊，请改章征收，以济军需。从之。庚午，河南贼入武胜关，直扑商南，陕西官军击走之。甲戌，以杨载福为福建陆路提督。以李续宾为浙江布政使。

十一月戊寅朔，英桂奏德楞泰败贼于卢氏，邱聊恩败贼于淅川。安徽贼陷和州、霍山。杨载福克复望江、东陵、铜陵。乙酉，骆秉章奏蒋益沣、江忠睿援剿广西，连战获胜，进围平乐。戊子，胡林翼疏荐布衣万斛泉、宋鼎、邹金粟等。甲午，廓尔喀奉表输诚，颁赏珍物。丙申，德兴阿等奏克复瓜州。得旨嘉勉，赐双眼花翎、骑都尉世职。翁同书以侍郎用，鞠殿华加提督衔。戊戌，和春奏同张国梁克复镇江，赐和春双眼花翎、轻车都尉世职，张国梁骑都尉世职，何桂清太子太保。庚子，英桂奏败贼于汝州，豫西肃清。辛丑，永定河合龙。

十二月辛亥，耆龄奏曾国荃攻克吉水。骆秉章、劳崇光会奏官军攻克平乐。广西贼陷庆远。丙辰，督办三省剿匪副都统胜保奏请皖兵悉归节制。得旨："胜保尚属勇敢，若平其躁气，敛其骄心，可为有用之材，何庸自行决请？"庚申，英人入广东省城，劫总督叶名琛以去。诏革名琛职，以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柏贵署理。乙亥，李孟群奏豫捻合股东窜，逼近商、固。命胜保严防之。丙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江苏、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广西等省二百三十五厅州县卫，广西四土县被灾、被贼额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八年戊午春正月己卯，佟攀梅罢，以蒋玉龙为贵州提督。丙戌，敕王懿德筹备海防。庚寅，江西官军收复临江。

二月庚午，官军克复秣陵关，进围金陵，加和春太子太保，张国梁双眼花翎，阵亡总兵虎坤元优恤世职。

三月丁丑朔，胜保奏剿贼获胜，固始解围。得旨嘉奖。戊寅，俄船至天津。敕谭廷襄防堵。癸未，江北官军克复江浦，道员温绍原复官。庚寅，福济奏收复和州。贵州贼陷都匀，前提督佟攀梅死之。

夏四月丙午朔，谭廷襄奏俄人不守兴安旧约，请以乌苏里河、绥芬河为界，使臣仍请进京。得旨："分界已派大员会勘，使臣非时不得入京，驳之。"丁未，江西贼窜入福建，陷政和、松溪。戊申，俄人请由陆路往来，英人、法人请隔数年进京一次，诏不许。胜保奏捻首李兆受乞降，许之。己酉，安徽贼陷麻城，另股陷蒙、亳、怀、宿，诏袁甲三剿之。诏许俄人通商，不许进京。庚戌，贼陷和州。云南大理回匪陷顺宁。戊申，诏谭廷襄告知英人、法人，减税增市，俟之粤事结日，彼时再议来京。庚戌，江西贼陷常山、开化，命总兵周天受加提督衔，专办浙防，道员饶廷选防守衢州。辛亥，谭廷襄呈进美国国书，诏许减税率、增口岸，仍不许入京。乙卯，英、法兵船入大沽，官军退守。命僧格林沁备兵通州。戊午，江西官军复雩都、乐安、崇化、宜黄。辛酉，英、法船抵津关。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办夷务。江西贼窜浙江，陷处州及永康。壬戌，湖北官军克复九江，加官文、胡林翼太子少保，李续宾加巡抚衔。乙丑，英、法兵退三汊河，与俄、美来文，请求议事大臣须有全权便宜行事，始可开议。桂良等以闻，诏许便宜行事。丙寅，命僧格林沁佩带钦差大臣关防，办理防务。戊辰，胜保奏克复六安。乙巳，敕各省军营挑练马队。庚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英船开出大沽。桂良等奏英人之约于镇江、汉口通商，长江行轮，择地设立领事，国使驻京。上久而许之。

五月丙子，皖匪陷湖北黄安。桂良、花沙纳奏，英使坚逼立约，不见耆英。耆英请回京，诏止之。戊寅，捻匪陷怀远。己卯，奕山奏请黑龙江左岸旷地割界俄人。甲申，桂良等奏俄允代转圜，先允俄人陆行。丁亥，命廷臣集议和战二者，两害取其轻。戊子，桂良等奏英人谓我徒事迁延，即弃和言战。大学士裕诚卒，上亲临赐奠。庚寅，桂良等奏进英、法订约五十一款，并请先订俄、美条约。壬辰，湖北官军复黄安、麻城。福建官军复光泽。广东官军复广西梧州。敕耆龄檄调萧启江、张连兰、王开化各军由祁门进援浙江。癸巳，耆英擅回京，赐自尽。太傅杜鄂卒，上亲临赐奠。乙未，命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丁酉，桂良、花沙纳奏进俄、美、英、法四国条约。得旨："既已盖用关防，今复朱批依议，宜示四国照此办理。至通商税则，在上海议之。"庚子，江北官军克复江浦、来安。甲辰，夷船全数退出内河。命吏部侍郎匡源、内阁学士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六月己酉，命桂良、花沙纳、侍郎基溥、武备院卿明善前往江苏会议通商税则。江西官军复新城、金溪。癸丑，福建匪陷建宁。福兴罢，以周天受统其军赴援福建。召桑春荣来京，以张亮基为云南巡抚。甲寅，广西军复象州。丁巳，浙江贼陷寿昌，官军寻复之。福济以不职，夺宫衔，解任。以翁同书为安徽巡抚。庚申，论天津失事状，谭廷襄解任，提督张殿元遣戍。以庆祺为直隶总督，玉明为盛京将军。丁卯，福建道员赵印川剿匪，死之。浙江官军复常山、开化。江西援军复浙江武义、永康、衢州，绍兴城围解严。瑞麟请筹款修筑天津营垒炮台，下僧格林沁办理。辛未，俄人请停办驿踮羊只，诏库伦大臣援旧事拒之。壬申，赏刑部员外郎段承实五品卿衔，帮办会议税则。曾国藩奏由九江登陆赴浙，诏嘉勉之。浙江军复缙云。

秋七月甲戌朔，奕山、景淳奏俄人闯越黑河口，欲入松花江，于乌苏里建屋安炮。诏勘明吉、黑地界，据理拒绝。乙亥，以李孟群署安徽巡抚。丁丑，从法福理请，升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为办事大臣。周天受攻复浙江处州，移军福建。癸未，诏曾国藩衢、严肃清，改援福建。乙酉，杨载福收复安徽建德。癸巳，湖北巡抚胡林翼丁母忧，诏在任守制，给假、给银治丧。丙申，贼陷庐州，李孟群夺职留军，以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袁甲三援剿三省捻匪。丁酉，福建军复建阳、光泽，贼陷宁化。庚子，召晏端书来京，以胡兴仁为浙江巡抚。壬寅，张芾军复龙泉，赐花翎。

八月癸卯朔，复设天津水师。甲辰，福建军复政和、松溪。胜保奏发逆伪英王陈玉成窜店埠、梁围，直扑定远。庚戌，李定太剿贼玉山，胜之，解其围。辛亥，蒋益沣援军复广西庆远，擢按察使。丙辰，周天受援福建，克复浦城，进克宁化。捻匪陷丰县。辛酉，捻匪窜山东，陷单县。调英桂为山西巡抚，恒福为河南巡抚。乙丑，官军复丰县。拎匪陷曹县，寻复之。何桂清请以海关盈余用充军饷，允之。壬申，江北军在浦口失利，夺德兴阿、鞠殿华职。和春奏："浦口失利，已飞调援浙之师径赴六合。探闻闽省回窜之贼，将由宁、太以援金陵，明系城贼围急，令其部众到处窜扰，以分我兵力。请饬各路自行援剿，勿致掣动全局。"上是之。

九月癸酉朔，湖北官军多隆阿克复太湖。乙亥，诏：“以天长、仪征相继失陷，六合危急，温绍原虽素得民心，日久亦恐难支。即调周天培一军分援六合、德安，一军前往援应。”辛巳，官文、胡林翼奏李续宾、都兴阿分路克复桐城、潜山，多隆阿进攻石牌，鲍超力攻雷公埠，均属得手。诏令联络水师进规安庆。湖南官军克复吉安，予同知曾国荃等升叙有差。壬午，明谊奏俄案议结，互换文凭，开办通商。贼陷扬州，夺德兴德阿世职。命柏葰、翁心存为大学士，官文、周祖培协办大学士。调瑞麟为户部尚书，肃顺为礼部尚书，朱凤标为户部尚书，陈孚恩为兵部尚书，瑞常为理藩院尚书，绵森为左都御史。敕总兵毛三元、成明帮办德兴阿军务。甲午，张国梁攻克扬州，续复仪征。庆瑞奏功克邵武，闽省肃清。戊戌，荆州将军绵洵卒，调都兴阿为荆州将军。和春为江宁将军，张国梁为江南提督。己亥，贼陷六合，知县温绍原死之。绍原孤守危城，数年百余战，力竭而陷。上悼惜之，赠布政使，优恤，建祠予谥。

冬十月癸卯朔，浙江宁海土匪滋事，提督阿麟保剿平之。乙巳，胜保奏克复天长，李兆受在事出力。得旨：“李兆受赐名李世忠，予三品衔、花翎，以参将补用。”己酉，御史孟传金奏劾举人平龄朱墨不符，派载垣、端华认真查办。丁巳，僧格林沁奏天津炮台工竣。上嘉之，赐御服。己未，江南官军复溧水。壬戌，命李续宾帮同胜保办理安徽事务。戊辰，诏本年乡试主考、同考官荒谬已极，覆试应议之卷，竟有五十本之多，正考官柏葰先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暂行解任，听候查办。命庄亲王奕仁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一月壬申朔，移吉林马队益袁甲三军。乙亥，袁甲三请于山东东三府抽厘助饷，许之。己卯，徐泽醇卒，以朱嶟为礼部尚书，张祥河为左都御史。乙酉，援闽、浙军复浦城、顺昌，予周天培提督衔。丙戌，恒福奏官军剿捻大胜，豫境肃清，总兵傅振邦擢提督，编修袁保恒赐巴图鲁勇号。丁酉，内阁副本库被盗。己亥，吴振棫以病免，以张亮基为云贵总督，徐之铭为云南巡抚。庚子，予阵亡提督邓绍良优恤建祠。

十二月丁未，以宋丞相陆秀夫从祀文庙。庚辰，提督李朝斌收复安徽东流、建德，赐巴图鲁勇号。永州镇总兵樊燮以乘肩舆劾免。丙辰，以郑魁士为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己未，李续宾进剿安徽，败绩于三河集，死之。赠总督，建祠，予谥。同知曾国华赠道员，予谥。丁卯，以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赵德辙免，以徐有壬为江苏巡抚。庚午，以瑞麟为大学士，调肃顺为户部尚书，麟魁为礼部尚书，瑞常为刑部尚书。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安徽、福建、湖北、贵州等省九十二厅州县被灾、被贼额赋，又免江苏六场盐课各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九年己未春正月壬申朔，桂良等奏英人藉口广东有事，罢议回粤。乙亥，召袁甲三来京，以搏振邦督剿三省捻匪，伊兴阿副之。壬午，江西官军复瑞金，解安远围，别贼陷南安。桂良等奏和约四事。敕俟英使回沪妥议。庚寅，福建匪周灯燨等降，遂复连城。乙未，安徽官军复建德。丁酉，敕湖北采买马匹，训练马队。戊戌，桂良等奏英使坚欲进京。敕僧格林沁严防海口。辛丑，都兴阿请假，以多隆阿接统其军。诏海连漕船探避夷轮。

二月丁未，捻匪薛之元举江浦降，会李世忠攻克浦口，赐名薛成良，予花翎、三品衔，擢李世忠副将。癸丑，筑奉天沿海炮台。郑魁士攻克湾沚、黄池贼垒。甲寅，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乙卯，张芾奏官军攻克婺源，贼目张淙相等乞降。丁巳，翁同书奏贼陷六安。庆祺卒，以恒福为直隶总督，瑛棨为河南巡抚。癸亥，张国梁奏攻克扬州、仪征，回军连克溧水。特诏嘉奖，予轻车都尉世职，李若珠赐黄马褂。乙丑，曾国藩奏军抵南康，萧启江克复南安。得旨嘉奖，予萧启江巴图鲁勇号。诏编修李鸿章交伊兴阿差委。

三月辛未朔，前布政使李孟群兵溃于官亭，死之，复官予恤。甲戌，奕山、景淳奏俄人径至乌苏里江、绥芬河，择地建屋，并请会勘，诏不许。丙子，捻匪犯河南西华、舞阴，前总兵邱联恩死之，赠提督，予恤。丁丑，桂良等奏英使兵船北上，阻止不听。己卯，四川里塘头人作乱，恩庆讨平之，诛其夷目邓珠。甲申，上祈雨。庚寅，以旱求言。辛卯，李钧卒，以黄赞汤为东河河道总督。

乙未，俄人在黑龙江通商，许免征税，不许阑入乌苏里、绥芬。

夏四月辛丑朔，胜保奏克复六安。伊兴阿解帮办，以关保帮办傅振邦军务。壬寅，调王庆云为两广总督，黄宗汉为四川总督。江西贼窜湖南郴州、桂阳，刘长佑击走之。癸卯，胜保奏捻匪张元龙降，收复凤阳府县，并复临淮关。筑宁河炮台。戊申，浙江余姚土匪作乱，讨平之。甲寅，俄使赛善由察哈尔陆路入京，请助枪炮，致于恰克图。丙辰，上再祈雨。己未，邵灿病免，以袁甲三署漕运总督，调劳崇光为广东巡抚，兼署总督。贼陷天长，前提督德安死之，复官予恤。辛酉，奕山奏俄船由黑龙江入松花江东驶入海。得旨："不许入绥芬，令特普钦派员阻之。"壬戌，王懿德免，以庆端为闽浙总督，罗遵殿为福建巡抚。癸亥，雨。乙丑，赐孙家鼐等一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辰，广东官军复嘉应，窜贼扰连平，陷乐昌。

五月丙子，诏骆秉章仍令田兴恕回援贵州，兆琛一军撤回。己卯，敕奕山更正俄人条约。辛巳，敕庆昀密查张家口、白城居住俄人。壬午，以周天受督办宁国军务。甲申，俄人请赴三姓贸易。诏责奕山办理软弱，革副都统吉拉明阿职，枷号乌苏里地方。庚寅，官文奏探闻石达将犯四川，诏曾国藩移军夔州。辛卯，桂良、花沙纳奏英酋于本月十三日起碇入京，桂良等即日驰驿回京。大学士翁心存乞休，允之。复以贾桢为大学士。调许乃普为吏部尚书，张祥河为工部尚书，沈兆霖为左都御史。癸巳，骆秉章奏石达开窜湖南，刘长佑、江忠义、田兴恕诸军击走之。丙申，僧格林沁奏英船鸣炮闯入大沽，我军开炮轰击，击沈多船，并有步队上岸搦战，我军径前奋击，击毙数百名，其兵头赫姓并被炮伤。我军亦伤亡提督史荣椿、副将龙汝元等。夷船即时出口。得旨："将弁齐心协力，异常奋勇，先奖赏银五千两，并查明保奏。"戊戌，诏夷人虽经惩创，仍宜设法抚驭，即派恒福专办抚局，僧格林沁仍办防务。

六月己亥朔，赐僧格林沁御用珍服。庚子，捻匪陷盱眙，官军寻复之。壬寅，特普钦奏俄人在三姓者，倔强不肯折回。命景淳前往查办。癸卯，广西官军复上林，匪陷宾州。甲辰，张亮基奏回匪马凌汉伏诛。丙午，恒福奏美人进京换约，许之。癸巳，英、法兵船全数开行。庚申，以李若珠为福建陆地提督。辛酉，何桂清奏英、法陆续回沪。乙丑，陈玉成陷定远。丙寅，和春奏水师剿贼获胜。

秋七月庚午，曾国藩奏克景德镇，复浮梁。戊寅，胜保奏翁同书溃败情形。得旨："汝为统帅，只知炫己之长，不愿援人之失。日日聚讼，庸何济乎？"己卯，美使华若翰递国书，和约用宝，在北塘交换。庚辰，诏曰："朕闻胜保专以招降为能事。降众未尽剃发，张元濬且四外打粮。又报克复盱眙，该县并无城池，贼因无粮退出，虚报邀功。此次姑不深究。即约束反侧，力改前非。凛之！"癸未，御史赵元模奏："黄河北流，涸出滨河田亩三四千顷，请办屯田，寓兵于农，较胜团练。"上是之，下袁甲三、庚长议奏。乙酉，诏曰："王大臣续陈审明科场舞弊之大员父子，及褫送关节之职员，分别定拟。此案程炳采于伊父程庭桂入闱后，接收关节，令家人转递场内，程庭桂并不举发。程炳采处斩，程庭桂免死，遣戍军台。谢森墀、潘祖同、潘敦俨等俱免死，发遣新疆。"己丑，骆秉章奏石达开围宝庆，李续宜援之，立解城围。癸巳，命李若珠帮办江南军务。

八月戊戌朔，崇恩罢，以文煜为山东巡抚。己亥，上御经筵。乙巳，敕恒祺留办广东通商。胜保奏李世忠剿贼获，解定远、滁州围。诏擢李世忠总兵。广东官军复连山、开建。庚戌，命曾国藩驻军湖口。命都兴阿莅江宁将军视事，多隆阿接统所部，总理前敌事务。甲寅，景淳奏俄人船在三姓者，现令折回。在乌苏里者，未肯听命。诏体察舆情，妥为办理。己未，美人请先开市，以英、法约议未定，却之。辛酉，骆秉章奏石达开南陷江华、永明，将入广西。现饬刘长佑统军追剿。得旨，田兴恕一军援黔，李续宜一军回湖北备调。壬戌，发逆、捻匪会攻寿州，官军击却之。御史陈庆松奏科场案内大员子弟陈景彦等赎罪太骤，请仍发遣，严旨斥之。甲子，广东官军复灵山。

九月戊辰，安徽贼陷霍山、盱眙，胜保击退之。胜保丁母忧，留营视军。甲戌，胡兴仁罢，调罗遵殿为浙江巡抚。戊寅，王庆云病免，以劳崇光为两广总督。庚辰，官文、胡林翼奏多隆阿攻破安徽石牌，击破援贼，获贼目霍天燕、石廷玉，得旨嘉奖。己丑，傅振邦奏追剿捻匪，败之。甲午，曹澍钟奏石达开围广西省城，萧启江、苏凤文会合蒋益沣分途剿击，败之，立解城围。

冬十月丁酉朔，时享太庙，上亲诣行礼。骆秉章奏贼中投出难民，给予免死护照，资遣回籍，愿效力者，准其留营。得旨，各省均可照办。戊戌，云南官军克复嵩明，阵斩贼首孙汉鼎。庚子，以曾望颜署四川总督，谭廷襄署陕西巡抚。辛丑，以袁甲三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以侍郎匡源、内阁学士文祥为军机大臣。癸卯，河南捻匪陷兰仪，围考城、通许，扰尉氏，分窜直隶、山东。戊申，命总兵田在田帮办傅振邦军务。乙卯，授袁甲三漕运总督。丙辰，胜保克复怀远。江苏官军剿六合失利，夺李若珠职。戊午，美使请开潮州、台湾通商口岸。庚申，河南官军剿平鄢陵捻匪，西路肃清。壬戌，以明谊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景廉为伊犁参赞大臣，崇实为驻藏大臣。己丑，命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妥筹四路规皖。

十一月戊辰，滇匪犯叙州，夺万福职，以皂升为四川提督。辛未，何桂清奏，探闻英、法明春必来寻衅。恒祺奏英兵续行至粤。诏僧格林沁加意津防。丁丑，贼陷浦口，总兵周天培死之，予世职。癸未，特普钦奏俄人在黑龙江左岸占踞五十余屯，请调西丹墨尔根、布特哈兵交那尔胡善训练，联络旗民参夫，有事抵御，从之。丙戌，命张芾督办皖南军务。己丑，曾国藩奏韦志俊以池州降。滇匪陷叙州，另股陷酉阳、秀山。庚寅，四川官军复筠连、庆符、高县。己未，户部灾。

十二月丙申朔，蒋惇远奏石达开纠党十余万由桂犯黔，将以窥蜀。诏田兴恕剿之。戊戌，上诣大高殿祈雪。云南丘北土匪滋事戕官，官军讨平之。庚子，和春奏官军攻破江浦贼垒，扬州西界肃清。壬寅，吏部尚书花沙纳卒。丙午，何桂清报英、法兵船到沪。以田兴恕为贵州提督。辛未，援黔湘军攻复镇远。庚申，景淳奏请招集流民参夫，给地设卡，以助边防，从之。壬戌，袁甲三奏攻克临淮关，得旨嘉勉，下部议叙，穆腾阿加都统衔。甲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等省一百五十七州县被灾、被贼额赋有差。朝鲜、琉球入贡。

十年庚申春正月丙寅，上三旬万寿，颁诏覃恩。诏先朝寿节有告祭之礼，升殿之仪，本年勿庸举行，外吏、外藩并停来京祝嘏。加恩亲藩，惇郡王奕誴晋亲王，贝子奕劻晋贝勒，余各封赉，及于廷臣、疆臣。戊辰，前宁夏将军托云保卒。己巳，解胜保钦差大臣，专办河南剿匪，袁甲三专办安徽。丁丑，瑛启以迟解京饷降官，以庆廉为河南巡抚。己丑，刑部主事何秋涛呈进所纂《北徼汇编》八十卷，上嘉与之，赐名《朔方备乘》，入直懋勤殿。壬辰，有凤免，以全亮为成都将军，占泰为四川提督。甲午，御史白恩佑言津防重大，请预筹后路，以保万全。得旨："所奏固是，然驻兵筹饷，甚觉为难。现在津防周备，可勿庸议。"特普钦奏请召集鄂伦春人入伍。从之。扎拉芬泰奏请与俄、廓合攻印度。上曰："俄非和好也，廓岂英敌。"

二月丁酉，上御经筵。庚子，以刘源灏为贵州巡抚。袁甲三奏克复凤阳，赐黄马褂。辛丑，何桂清奏上海英人经华商开导，索兵费一百万。津约不能更易，入京换约。如不见许，即开船北驶。诏僧格林沁严备津防后路。海运漕粮，暂缓放洋。丙午，湖南官军克复贵州镇远。庚戌，捻匪陷桃源，上窜清江，庚长退守淮安。壬子，援桂湘军克复柳州、柳城，加道员刘坤一按察使衔。甲寅，张芾奏官军复建德，匪陷泾县、旌德，连陷太平。己巳，以倭什珲布为礼部尚书，春佑为热河都统。辛酉，诏和春分兵援浙。

三月乙丑朔，袁甲三奏官军复清江。庚子，命提督张玉良统军援浙。丙子，贼陷杭州，巡抚罗遵殿死之。越六日，将军瑞昌复其城。重赉瑞昌、张玉良等。以王有龄为浙江巡抚。丁亥，上耕耤田。辛卯，浙江官军克复长兴、临安、孝丰。甲午，何桂清奏夷船北犯。

闰三月癸卯，四川官军克复蒲江，贼陷名山。丙午，命曹澍钟督军四川，以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丁未，贼陷溧水，连陷句容。以张玉良为广西提督，留苏督军，寻令折回杭州。庚申，和春等奏陈玉成率众突犯大营，城贼出而合犯，官军力不能支，退守镇江。壬戌，以王梦龄为漕运总督。

夏四月丙寅，以明儒曹端从祀文庙。癸酉，贼陷丹阳，张国梁死之，和春走常州。戊寅，诏直省举办团练。命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癸未，诏两江总督何桂清屡失城池，褫职逮问。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擢兵部郎中左宗棠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乙酉，贼犯常州，和春迎战受伤，卒。以魁玉署江宁将军，会巴栋阿扼守镇江。辛卯，贼陷建平，张玉良兵溃于无锡。壬辰，赐钟骏声等

一百八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癸巳，贼陷苏州，巡抚徐有壬死之。

五月甲午朔，以薛焕为江苏巡抚，暂署总督。己亥，江苏常熟县知县周沐润招募沙勇，克复江阴。辛丑，贼陷浙江长兴，围湖州，萧翰庆赴援失利，死之。甲辰，曾国藩奏陈三路进兵，规苏保浙，并调沈葆桢差遣。上嘉允之。以东纯兼署四川总督。丙午，贼陷吴江、崑山及浙之嘉兴。玉明奏金州、岫岩海口有洋船六十余停泊，劫掠牲畜。庚戌，敕王梦龄督同乔松年开办江北粮台。辛亥，恤殉难在籍侍郎戴熙，赠尚书，予世职，建专祠，谥文节。甲寅，命毛昶熙办河南团练，杜＜□喬羽＞办山东团练。戊午，李若珠奏薛成良投诚复叛，捕诛之。己未，曾国藩奏随调鲍超、朱品隆进驻祁门，鄂军不宜再调。从之。玉明奏洋船到金州海面一百余艘，文煜奏英、法兵到烟台者约有万人，探闻有由海丰大山北犯之说，均下僧格林沁知之。

六月癸亥朔，敕准巴尔虎旗人一体考试，甲子，英船驶入北塘。丙寅，贼陷青浦、松江。己巳，刘长佑奏复庆远，石达开南窜。庚午，瑞昌奏复广德。辛未，万寿节，御殿受贺。壬申，大学士彭蕴章罢直军机，命邵灿、刘绎、晏端书、庞钟璐各在原籍举办团练。戊寅，王有龄奏在籍道员赵景贤克复湖州。薛焕奏克复松江。庚辰，英、法兵登岸，遂踞北塘。裁南河河道总督暨淮海道各官。壬午，僧格林沁奏英、法势大志骄，难望议和。得旨："以抚事责之恒福，以顾大局。"丙戌，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实授两江总督。己丑，夷人犯新河，官军退守塘沽。命骆秉章驰赴四川督办军务。辛卯，手诏僧格林沁曰："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危急，谅汝忧心如焚。惟天下大本在京师不在海口。若有挫失，总须退保津、通，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为一身之计。握管凄怆，汝其勉遵！"敕西凌阿固守天津，瑞麟、伊勒东阿赴通州防堵。

秋七月癸巳，命巴栋阿援金坛。戊戌，大沽炮台失守，提督乐善死之，优恤建祠。庚子，僧格林沁退守通州。辛丑，英人陷天津。浙江贼陷临安、余杭。四川贼陷邛、蒲、新津。甲辰，江苏贼复陷松江。丁未，以崇实署四川总督。己酉，裕瑞奏浩罕请依前通商，许之。以常清为伊犁将军。辛酉，金坛陷，知县李淮守三年，援兵不至，力竭死之，绅民从死者逾千人。命胜保督马队守通州。

八月癸亥，洋兵至通州，载垣诱擒英使巴夏礼解京。戊辰，瑞麟等与洋兵战于八里桥，不利。命恭亲王奕欣为钦差大臣，办理抚局。己巳，上幸木兰，自圆明园启銮。丁丑，上驻跸避暑山庄。李世忠以擒叛将薛成良擢授江南提督。戊寅，诏曰："江南提督张国梁谋勇兼优，忠义奋发。在军十年，战功卓著，东南半壁，倚为长城。本年大营溃散，回援击贼，受伤没水。先后奏报，朕犹冀其不确。迄今数月，其为效死捐躯无疑。若使张国梁尚在，苏、常一带，何至糜烂苦此。追念尽劳，益深怆恻。赠太子太保，入祀昭忠祠，分建专祠。子孙几人，送部录用。"己卯，命都兴阿带兵入卫，从官文请也。命玉明、成凯、乐斌、文煜、英桂督兵入卫。辛巳，命恒福驻古北口备防，吴廷栋接转文报。壬午，浙江官军克复平湖、嘉善。广东官军克复乐昌、仁化。癸未，江苏贼陷常熟。圆明园灾，常嫔薨，内务府大臣、尚书文丰死之。庚寅，恭亲王奏请还巴夏礼于英军。薛焕奏劾冯子材赴援金坛，拥兵不进，致令城陷。诏薄谴之。

九月壬辰，命胜保为钦差大臣，总统援军。敕恭亲王奕欣照会英人，勿修城北炮台，速行议约。甲午，英使、法使入城。大学士彭蕴章、尚书许乃普以病乞免，许之。己亥，命庆廉、英桂兵驻直备调。辛丑，贼陷宁国，周天受死之。甲辰，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乙巳，抚局成。恭亲王奕欣奏请宣示中外，如约遵行。许俄人驻乌苏里、绥芬。停各省援兵。敕英桂来京。议西巡。戊申，李若珠奏克复江阴。辛亥，贼陷徽州，守城道员李元度弃城走。癸丑，直隶、山东、河南贼匪并起，命僧格林沁讨之。庚申，恭亲王奕欣奏洋人退至天津，吁请回銮。

冬十月辛酉朔，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以田兴恕为贵州提督。予阵亡提督周天受、周天培世职，建祠予谥，附祀道员福咸等。壬戌，以刘源灏为云贵总督。邓尔恒为贵州巡抚。甲子，敕文谦、恒祺办理通商事宜，吴廷栋督办防务。以文安为湖南提督。以冯子材督办镇江军务。丙寅，恭亲王奕欣奏换俄人和约，请用御宝，从之。辛未，俄罗斯致枪炮。癸酉，敕乐斌、英桂回任。庚辰，以严树森为河南巡抚，毛昶熙督办河南捻匪。辛巳，命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李若珠副之。以总兵田在田接办徐、宿剿匪，淮徐道吴棠帮同办理。

十一月辛卯，胜保奏以大顺广道联英专办河防，准其奏报，从之。癸巳，翁同书奏陈谨天戒，固邦本，收人才，练京营，争形势。得旨："收人才一条，利少弊多。余留览。"甲午，浙疆贼陷新城、临安、富阳。乙未，王梦龄奏剿贼获胜，三河肃清，并请节制黄开榜水师，从之。庚子，曾国藩奏鲍超等克复黟县。辛丑，李若珠乞养亲，以曾秉忠代之。癸卯，以杭州解严，优赍瑞昌、王有龄等。瑞昌奏陈庆端力保浙疆，请加优奖。得旨："不分畛域，皆尔大吏分内之事。甄叙督抚，出自朝旨，非汝所得擅请。"戊申，命成琦会景惇查勘俄罗斯东界。癸卯，浙军张玉良攻复严州。甲寅，官文、胡林翼奏陈玉成图犯怀、桐，多隆阿会合李续宜迎剿，大败之，杀贼万余。多隆阿赐黄马褂，李续宜加二品衔。

十二月辛酉，命西凌阿、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丙寅，命张亮基留办云南军务。己巳，始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欣、桂良、文祥管理。以崇厚充三口通商大臣，薛焕兼办上海等处通商事务。准旗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己巳，以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丙子，左宗棠奏督军克复江西德兴、安徽婺源，予三品京卿。乙酉，以官文、周祖培为大学士，肃顺协办大学士，沈兆霖为户部尚书，朱凤标为兵部尚书。戊子，祫祭太庙。

是岁，免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额赋逋赋，又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等省四百一州县卫被灾、被贼额赋有差。会计天下民数二万六千零九十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五名口，存仓谷数五百二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石四斗六升五合一勺。朝鲜入贡。

十一年辛酉，上在木兰。春正月庚寅朔，上御绥成殿受贺。辛酉，诏二月十三日回銮。乙未，曾国藩奏杨载福剿贼，克都昌，解南陵围。田在田奏捻匪犯砀山，击走之，加提督衔。丙申，召翁同书来京，以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丁酉，以福济为成都将军。辛丑，贼陷孝丰，杭州戒严。壬寅，诏："纪年开秩，应予特赦，非常赦所不原者咸减除之。"癸卯，左宗棠兵复饶州暨都梁。乙巳，恒福以病免，以文煜为直隶总督，谭廷襄为山东巡抚，邓尔恒为陕西巡抚，何冠英署贵州巡抚。丁未，僧格林沁奏捻匪窜入山东，派队追剿，及于荷泽，失利。得旨："僧格林沁督带重兵，北地倚为屏障。乃以饥疲之卒，追方张之寇，旁无援应，宜其败也。勇往有余，未能持重。尚其汰兵选将，扼要严防，谋定后动，勿再轻进。"戊申，诏袁甲三等："捻匪裹胁良民，未便概行诛戮，可剴切晓谕，设法解散。投诚者免罪，杀贼者叙功。并传知李世忠一体招抚。"辛亥，贵州官军克复独山。壬子，翁同书奏陈抚练苗沛霖劫扰寿州，跋扈异常。诏李续宜酌办。河南捻匪窜扰东明、长垣。

二月己未朔，云南官军克复晋宁。壬戌，复置奉天金州水师营。丙寅，诏准山东抵还法国教堂地基，并敕直省遇有交涉，即行酌办请旨，勿许推诿。丁卯，张玉良军克复江山、常山。庚午，曾国藩奏左宗棠败贼于景德镇，鲍超败贼于石门洋塘。壬申，浙军克复富阳。热河朝阳盗匪陷城，命克兴阿剿之。命明谊、明绪会勘俄界，英蕴、奎英办理俄人通商。捻匪扑汶河，副都统伊兴阿、总兵滕家胜逆战阵歿。乙亥，陈玉成纠合捻匪由英山犯湖北蕲水，诏胡林翼回兵击之。庚辰，诏曰："前经降旨，订日回銮。旬日以来，体气未复。缓俟秋间再降谕旨。"壬午，朝鲜国王遣使朝觐行在。温谕止之，颁赐文绮、珍器，及其使臣。癸未，诏挑选兵丁演习俄国送到枪炮。甲申，裁撤黑龙江团丁归农。

三月己丑朔，诏派办约大臣崇纶、崇厚给与全权便宜行事。敕侍郎成琦赴兴凯湖会勘俄人分界事宜。予道员联捷四品京卿，办理河防。壬辰，恭亲王奕䜣请赴行在祇叩起居。上手诏答之曰："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惟近日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须静摄，未宜多言。且俟秋间再为面话。"丙申，诏皇长子于四月七日入学，以李鸿藻充师傅。戊戌，都兴阿奏镇、扬水师船只年久损坏，请饬广东购运红单船应用，从之。庚子，命胜保督办直隶、山东剿匪。以贾臻署安徽巡抚。庚戌，英、法两国兵退广东省城。辛亥，以前大学士彭蕴章署兵部尚书。甲寅，浙江贼陷海盐、平湖、乍浦，副都统锡龄阿死之。丙辰，广西土匪陷太平、养利州。

夏四月己未朔，严树森奏贼犯汝宁，道员张曜击走之。戊辰，山东捻匪、教匪连陷馆陶七县。僧格林沁入滕县固守，诏胜保分兵援之。甲戌，诏曰："朕闻各处办捐，有指捐、借捐、炮船捐、亩捐、米捐、饷捐、堤工捐、船捐、房捐、盐捐、板捐，活捐，名目滋多，员司猥杂。其实取民者多，

归公者寡。近年军＜⿰食胥＞浩繁，不得已而借资民力商力。然必涓滴归公，撙节动用，始得实济。若似此征求无艺，朘薄民生，尚复成何政体？各大臣、督抚，尚其严密稽查，剔除奸蠹，以副朕意。”乙亥，左宗棠败贼于乐平。庚辰，山东教匪扑围大名，联捷击走之。癸未，皖贼复窜浙江，陷常山、玉山，进逼衢州。

五月癸巳，田在田奏苗练犯符离，敕僧格林沁分兵援之。甲午，邓尔恒被戕于曲靖。饬刘源灏查办。以瑛棨为陕西巡抚。庚子，胜保奏克复馆陶。辛丑，命贾臻、李世忠帮办袁甲三军务。甲辰，命多隆阿帮办官文、胡林翼军务。乙巳，贼陷浙江寿昌、金华、龙游、汤溪、长兴，进陷兰溪、武义。诏催左宗棠赴援。

六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曾国藩、胡林翼奏：“安庆省城自我军长围，逆酋陈玉成率党回援安庆，于集贤关外赤冈领坚筑四垒。经鲍超、成大吉会合多隆阿马队奋力进剿，昼夜轰击。五月初一日，三垒俱降。释去胁从，将长发老贼概行正法。其踞第一垒之贼刘沧琳，乘夜潜遁。经鲍超歼于马踏石，余马水师斩戮殆尽，并将刘沧琳验明支解枭示。”得旨嘉奖。布鲁斯亚国换约通商。辛酉，许俄人在库伦、恰克图通商。乙丑，钦天监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得旨，不必宣付史馆。甲戌，贼陷浙江遂昌、松阳、永康。丙子，回匪扑扰喀什噶尔。诏景廉赴阿克苏防剿。丙戌，浙江官军克复长兴。

秋七月丁亥，诏每年秋间王公致祭两陵，如遇山水涨发，可在途守候，道路通时，即行前往。届其不到，由守护之贝勒、公等行礼。甲午，曾国藩奏收复安徽徽州。戊戌，予四川阵亡侍卫昭勇候杨炘建祠。

辛丑，上不豫。壬寅，上大渐，召王、大臣承写朱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癸卯，上崩于行宫，年三十一。十月，奉移梓宫至京。十二月，恭上尊谥。同治四年九月，葬定陵。

论曰：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晌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清史稿卷二一　本纪第二一

穆宗一

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讳载淳，文宗长子，母孝钦显皇后那拉氏，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储秀宫。

十一年，就学编修李鸿藻授读。七月，文宗不豫，壬寅，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宣谕立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

癸卯，文宗崩，召陈孚恩、文煜赴行在。甲辰，尊皇后及圣母并为皇太后。谕军机处于各摺片后署赞襄政务王大臣。乙巳，免惇亲王、恭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寻常召对及宴赉叩拜。停各省贡献方物。

丙午，展顺天文乡试于九月举行，恩科武会试于十月，顺天武乡试于十一月。授骆秉章四川总督，督办军务。召云贵总督刘源灏来京，以福济代之。以崇实为成都将军，旋命协办四川军务。湖北官军复武昌、咸宁、通城等县及江西义宁州。戊申，以景纹为驻藏办事大臣。己酉，允恭亲王赴行在叩谒梓宫。庚戌，薛焕请招商试运淮盐济饷。议行。辛亥，粤匪陷吉安。广西官军复宾州。癸丑，加上宣宗帝后尊谥。甲寅，粤匪陷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乙卯，定年号祺祥。

八月丁巳朔，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粤匪陷严州，旋复之。戊午，官军复新昌、奉新、瑞州、上高。己未，命景廉赴叶尔羌查办英蕴敛钱擅杀事。允曾国藩请，以上海见舶轮船驶往皖江，归其军练习。辛酉，湖北官军复德安。壬戌，江西官军复武宁、靖安。癸亥，颁大行皇帝遗诏。胜保军复濮州。丁卯，捻匪渡运河，谕胜保与僧格林沁等截剿，毋任北窜。戊辰，胡林翼以疾乞假，命李续宜暂署湖北巡抚。庚午，御史董元醇请皇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载垣等拟旨驳饬。

甲戌，曾国荃军复安庆。戊寅，广西官军复浔州。庚辰，四川番贼陷松潘。辛巳，论复安庆功，加官文、曾国藩太子少保，胡林翼太子太保，并予骑都尉世职，赏李续宜黄马褂，杨载福、多隆阿云骑尉世职。癸未，上大行皇帝尊谥曰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谦仁宽敏显皇帝，庙号文宗。苗沛霖陷正阳、霍丘，围寿州。

九月丙戌朔，上母后皇太后徽号曰慈安，圣母皇太后徽号曰慈禧。辛卯，杨载福军复池州。壬辰，捻匪窜汜水、巩县，官军击退之。召张亮基来京。金州地震。甲午，川军剿平会理回匪。丁酉，允乐斌等奏，撒拉回匪降，撤回官军。庚子，川军复名山。壬寅，多隆阿、曾国荃等复桐城、宿松、蕲州、黄梅、广济。彭玉麟、成大吉等复黄州。湖北巡抚胡林翼卒，调李续宜为湖北巡抚，仍驻鄂、皖交界，督办军务。擢彭玉麟为安徽巡抚。癸卯，浙江官军复于潜、昌化。粤匪窜严州，张玉良等军溃。甲辰，英、法撤广州驻兵，英撤驻天津马队。乙巳，僧格林沁剿平青州等处窜捻，赏还御前大臣并黄缰。戊申，上奉大行皇帝梓宫返京师，免承德及宛平各府县田赋。己酉，苗沛霖反，命袁甲三会贾臻诸军讨之。甲寅，上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还宫。乙卯，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廉，解载垣、端华、肃顺任，罢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军机。命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按律核奏。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疏请政权操之自上，并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办事章程。胜保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亲王辅政。命王、大臣、大学士等定议以闻。召醇郡王奕譞来京。是日夺载垣、端华、肃顺爵职，逮问议罪。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逮肃顺解京。诏文武各衙门自十月十六日以后轮班值日。鲍超军复铅山。是月，免西宁碾伯被扰额赋。

冬十月丙辰朔，命恭亲王奕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并为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召盛京户部侍郎倭仁来京。丁巳，谕求言，申严门禁。戊午，大行皇帝梓宫至京，奉安于乾清宫。庚申，诏改祺祥为同治。辛酉，恭亲王等拟请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职，穆荫遣戍军台。壬戌，褫陈孚恩、黄宗汉、刘、成琦、德克津太、富绩职。谕不究既往，诸臣毋再请察办党援。申诫王公、内外文武大臣招权纳贿。甲子，上御太和殿即皇帝位，受朝。颁诏天下，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加恩中外，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免惇亲王、恭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谕旨及奏疏称名。乙丑，懿旨以物力维艰，诫内务府，宫闱器用，力行节俭。赏还僧林格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命刑部核结五宇钞票案。通谕中外清理庶狱。丙寅，苗沛霖陷寿州。东南方有声如雷。谕热河未竟工程即时停止。丁卯，申诫各路统将粉饰迁延，纵寇殃民。补行咸丰十年恩科武会试。己巳，命总兵冯子材督办镇江军务。庚午，谕议政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壬申，谕统兵大臣实核功罪，信赏必罚。癸酉，粤匪陷严州、馀杭。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瑞昌帮办浙江军务，太常寺少卿左宗棠赴浙江剿贼，调遣提、镇以下官。丙子，申谕郊配仍以三祖五宗为定，皇考附庙称宗。起用予告大学士祁寯藻、翁心存，前太常寺卿李棠阶。籍陈孚恩家，下狱治罪。官军复无为及随州。丁丑，申诫廷臣遇事因循。谕官文、曾国藩等妥筹剿抚苗练。粤匪陷萧山、绍兴及江山、常山，趣左宗棠军速援。己卯，释贝子德勒克色楞于狱。辛巳，廷臣议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诏开恩科。初，乌拉停捕珠八年。至是，谕仍停办。壬午，陈孚恩戍新疆。命侍郎宝鋆、董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甲申，法兵去天津。

十一月乙酉朔，上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丙戌，谕各省习教交涉，分别良莠，持平办理。丁亥，谕定户部五宇钞票侵款者罪。复熙麟等官。庚寅，命各军保荐将才。壬辰，山东教匪作乱，成禄等剿平之，匪首延秀轮伏诛。甲午，先是，张亮基言云南副将何有保戕邓尔恒，疑徐之铭主使。至是，之铭饰奏军功，为有保请奖。谕福济察办，撤任严参。乙未，石达开窜绥宁。庚子，谕中外举人才，以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为法。辛丑，粤匪陷绍兴、诸暨，褫王履谦职逮问。壬寅，福济以畏葸取巧褫职。赏潘铎二品顶戴，署云贵总督。僧格林沁剿寿张等处会匪，大捷。癸卯，命彭玉麟帮办袁甲三军务。官军复来安。乙巳，给事中高延祜劾徐之铭贪淫荒谬，及滇省练党纵恣。谕潘铎查办。丁未，诏各省察举循良，并访学行该备之士。庚戌，以吴棠为江宁

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癸丑，粤匪陷处州。

十二月甲寅朔，谕曾国藩通筹进剿机宜。乙卯，谕谭廷襄赴东昌筹河防。濮、范教匪平。丁巳，胜保奏收抚匪首刘占考、宋景诗。戊午，国瑞军复范县。粤匪陷宁波、镇海暨绍兴各属。己未，谕整顿盐务。辛酉，命左宗棠迅速援杭，张运兰归调遣，得专奏军事。壬戌，命江宁副都统魁玉帮办镇江军务。以毛鸿宾言，谕督抚及统兵大臣因地选将，毋专恃楚勇。袁甲三军复定远。允廓尔喀例贡改丁卯年呈进。乙丑，福建会匪陷福鼎，寻复之。河南捻匪窜枣阳。丁卯，曾国藩辞节制四省军务，不允。己巳，上孝德皇后尊谥曰孝德温惠诚顺慈庄恭天赞圣显皇后。兵部侍郎庆英有罪褫职，戍新疆。以青海札萨克贝勒纲僧却多布为左翼盟长。辛未，褫毓科职，擢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命恭亲王、醇亲王督瑞麟、文祥等管理神机营。曾国藩奏派道员李鸿章统水陆军赴镇江规复苏、常，允之。定登莱青道驻烟台，监督东海关税务。壬申，降端华、载垣世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甲戌，免安徽、江苏、浙江被贼来年额赋。乙亥，允江忠义终制，田兴恕兼署贵州巡抚，旋以韩超署任。命张亮基督办云南军务，徐之铭免云南巡抚，以亮基署之。丁丑，多隆阿军进攻庐州。石达开窜沅江、黔阳，逼川境，谕骆秉章、田兴恕合击之。两淮、粤匪陷杭州，瑞昌、王有龄死之。褫闽浙总督庆端职，留任。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彭玉麟辞巡抚，请专办贼，许之，以为水师提督。调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以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戊寅，祁寯藻以大学士衔，为礼部尚书。改彭玉麟以兵部侍郎候补。庚辰，捻匪围颍州。胜保论劾严树森，谕令“反躬自责，保全名节，副皇考委任之意”。以薛焕言，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法筹商借兵剿贼。壬午，追封皇弟二阿哥为悯郡王。趣左宗棠进取浙江。命胜保率部赴颍州。癸未，僧格林沁击窜匪于曹州河南岸，殄之。

同治元年壬戌春正月甲申朔，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慈宁宫，上率王、大臣行礼。御乾清宫受贺。自是每岁皆如之。命麟魁、曾国藩协办大学士。乙酉，诏酌撤亩捐、厘捐，拊循从征将士家室，抚慰伤亡兵勇子孙。以江西肃清，赏鲍超黄马褂。李世忠复六合，赏亦如之。丙戌，谕曾国藩、左宗棠保衢州，进解徽州围。命曾国藩选将保上海。调蒋益沣部赴左宗棠军。庚寅，胜保移军颍州，命副都统遮克敦布、道员王榕吉接办防务。辛卯，川军复丹棱，匪首蓝潮鼎伏诛。官军复平越。壬辰，李世忠军复天长。癸巳，粤匪李秀成陷奉贤、南汇、川沙。命都兴阿以艇师厄吴淞口。丙申，乐斌以纵匪殃民，解任讯办。命麟魁署陕甘总督，与沈兆霖剿抚撒回。粤匪窜逼上海。薛焕言英、法各员协同防剿。上嘉之。丁酉，初，绵性请改徵回赋，景廉赴阿克苏勘办之。及是，景廉覆劾，绵性坐褫职，寻戍吉林。回子郡王爱玛特解回库车管束。申诫回疆各大臣勿再摊徵。命英蕴察禁私典阿克苏各城回地。戊戌，粤匪犯镇江，冯子材军击退之。捻匪窜沭阳。谕僧格林沁南北兼顾。官军复莘县。己亥，麟魁卒。李世忠军克江浦、浦口。撤庆端任，命耆龄赴闽接办援浙军务。庚子，擢鲍超为浙江提督，冯子材为广西提督。癸卯，命乔松年督办沿江团练。丙午，前安徽巡抚翁同书以失寿州、定远，褫职逮问，寻论斩。丁未，加铸阿克苏钱。戊申，文煜等上北塘防守事务，允行。英、法留兵驻大沽炮台。云南官军复丽江，回匪窜昆明。庚戌，粤匪窜松江，官军合外兵迎剿，大败之。洋将美人华尔愿隶中国籍，赏四品顶戴、花翎。壬子，命张亮基募军赴滇。癸丑，谕遮克敦布等会剿河套捻匪。

二月甲寅朔，官军复来凤。乙卯，懿旨皇帝在弘德殿入学读书，祁寯藻、翁心存授读。丙辰，擢曾国荃江苏布政使，并令办理军务，毋庸回避。丁巳，粤匪陷黄岩。官军解镇江、徽州围。辛酉，西宁办事大臣多慧、提督成瑞以饰言撒匪投诚，并褫职议罪，寻论斩。乐斌以庇护褫职，戍新疆。壬戌，命都兴阿遣兵驻天长、六合，李世忠移军江浦、浦口，和衷共济。粤匪陷安义，旋复之。癸亥，捻匪围＜⿰木己＞县。甲子，以倭仁所进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陈弘德殿讲肄。乙丑，僧格林沁军击捻匪大捷，贼由＜⿰木己＞县窜通许，追剿之。戊辰，石达开窜丰都。允田兴恕请解钦差大臣，率部赴川，归骆秉章节制。命韩超筹贵州防剿事。己巳，薛焕言会英、法军剿高桥贼垒，克之。美人白齐文愿入华籍，赏四品顶戴、花翎。壬申，金陵粤匪渡江扰江浦等处。谕曾国藩、都兴阿抽调师船截击之。癸酉，多隆阿军进攻庐州。丙子，以上海洗泾陷，褫提督曾秉忠职。上海官军会英、法军剿除萧塘贼垒。命崇厚、成明督办天津海防。丁丑，复郑亲王、怡亲王世爵。谕李续宜

安集皖北流亡。是月，免汀州等处被扰额赋。

三月癸未朔，捻匪窜太和。甲申，允英、法派师船往长江协同防剿。丙戌，粤匪窜上海，薛焕军击败之。戊子，贼陷青田。允郑元善请，以丁忧布政使张曜专办剿匪。庚寅，自正月以来不雨，诏修省，求直言。左宗棠复遂安。宋景诗降众叛于兰仪。壬辰，粤匪犯庐、和及江浦。甲午，胜保军进援颍州，大捷。丙申，郑元善言招回宋景诗，令带罪图效，允之。戊戌，命李续宜、郑元善帮办胜保军务。辛丑，前府尹蒋琦龄应召，陈崇正学，疏通正途，限制津帖、抽厘，筹军实等十二策。议行，惟停养廉、查陋规，以妨政体不许。诏各省举孝廉方正，务求真儒。癸卯，命沈兆霖督军赴西宁剿撒匪。乙巳，万寿节，停受贺。丙午，趣曾国藩分军援湖州。丁未，汇纂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书成，名治平宝鉴。己酉，命副都御史晏端书赴广东督办厘金，吴棠督办江北团练。命薛焕以头品顶戴充通商大臣。以李鸿章署江苏巡抚。京口副都统海金剿贼失利，死之。壬子，免回疆新旧应进贡物。是月，上躬诣大高殿祈雨者三。

四月甲寅，谕统兵大臣慎重饷糈，汰除浮费。景其濬上历代君鉴，上嘉纳之。乙卯，允骆秉章奏留田兴恕仍办贵州军务。丁巳，粤匪陷宜阳，寻复之。戊午，雨。鲍超军复青阳。曾国荃军复巢县、含山、和州。己未，普承尧戍军台。曾国藩等言苏绅请借英、法兵规复苏、常，断不可行。上韪其议。令李鸿章裁制华尔常胜军。粤匪李世贤窜江西，沈葆桢赴广信督办防剿。比利时请换约，谕薛焕妥酌筹办。庚申，上孝静成皇后尊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壬戌，命薛焕为全权大臣，办理比国通商事务。癸亥，贼陷汉中。乙丑，川军复青神。左宗棠解衢州、江山围。丙寅，捻首张洛行北窜，谕僧格林沁等筹防。以闽军失利，庆端讳报，切责之。戊辰，曾贞干复繁昌，鲍超复石埭、太平、泾县。上海军会英、法军平南翔贼垒，复嘉定。庚午，都兴阿击败扬州窜匪。官军复颍上。粤匪陷孝义、镇安。豫军复永宁。辛未，以叶尔羌阿奇木克伯郡王阿克拉伊都违例摊捐，擅杀回众，夺郡王，治英蕴罪。壬申，西安副都统乌兰都剿贼失利，谕官文、郑元善分兵赴陕。丙子，台湾会匪陷彰化。粤匪窜逼西安，趣官文、郑元善饬兵会剿。丁丑，上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徽号，颁诏覃恩有差。戊寅，多隆阿军克庐州，匪首陈玉成遁至寿州境，苗沛霖诱擒之。命免沛霖罪。己卯，张运兰军复旌德。曾贞干军复南陵。撒回围攻巴燕戎格，沈兆霖援剿之。上海官军复青浦。庚辰，何桂清逮至京，命大学士会刑部审拟。是月，免安州等州县被水逋赋。

五月壬午朔，官军复宁波、镇海。癸未，郑元善移军汝宁。粤匪陷陕西山阳。命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甲申，雨。命吴振棫趣山西协办防剿。乙酉，命明谊速赴塔城与俄会勘地界，徐宗干剿台湾匪。丙戌，赐徐郙等一百九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亥，以诸暨农民包立身练勇杀贼，谕左宗棠酌用之。李世忠军截剿江南援贼，大捷。己丑，广西官军复太平，刘长佑赴浔州督剿。粤匪陷渭南。壬辰，戍王履谦新疆。粤匪围温州、瑞安，谕庆端等进援，并令左宗堂兼顾。粤匪犯潼关，谕沈兆霖檄马德昭援陕。乙未，彭玉麟、曾国荃各军复太平暨芜湖城、金柱关、东梁山各隘，赏李成谋黄马褂。官军会英、法军克南桥、柘林、奉贤各城。南桥攻克时，法提督卜罗德阵没，上嘉悼之，赐祭，赏其家属珍物。丙申，粤匪窜陕州。以铜仁、石阡苗、教各匪猖獗，谕毛鸿宾、韩超会剿。戊戌，命侍郎恒祺会崇厚办理葡国通商事务。时英国拟调印度兵助剿，谕曾国藩等迅克金陵、苏、常，以杜觊觎。己亥，粤匪陷兴义，官军复霍丘。庚子，前太常寺少卿李棠阶疏请于师傅匡弼之余，预杜左右近习之渐，并讲御批通鉴辑览及大学衍义，优诏答之。辛丑，官军复台州府仙居、黄岩等六县。贼目吴建瀛等以南汇降。官军复川沙。贼陷嘉定。免直隶积欠旗租。壬寅，官军进攻雨花台。甲辰，允曾国藩议，仍以安庆为省治，设长江水师提督，驻芜湖。命恒祺为办理葡国通商全权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法使照会，田兴恕虐害教民，命骆秉章、劳崇光查办。乙巳，陈玉成解京师，诏於中途磔之。汝州练目李瞻谋叛，官军剿灭之。丙午，李世忠军渡江克龙潭等处贼垒，进攻九洑洲，谕曾国藩节制。谕明谊按条约地图与俄剖析界务，锡霖襄办北路分界事宜。丁未，官军复陕西山阳。戊申，踞山阳贼窜郧西。戍英蕴盛京。川匪陷太平厅，窜扰陕西定远。张芾抚叛回于临潼县，被执，死之。辛亥，彭玉麟、曾国荃等军克秣陵关诸隘，进逼金陵。粤匪陷湖州，在籍福建粮道赵景贤死之。

六月壬子朔，耆龄以援浙逗留。褫职，仍留任。乙卯，谕李续宜调度淮北剿捻事，并约束苗沛霖。丙辰，僧格林沁等军克金楼贼垒。戊午，命六部、九卿再议何桂清罪。庚申，川匪陷西乡。官军复定远。李鸿章督程学启等军剿粤匪，大败之。西安、同州汉、回械斗，烧杀渭北村镇。谕分别剿抚，但办曲直，不论汉、回。壬戌，川军复太平。癸亥，粤匪陷郧西。甲子，何桂清论斩。乙丑，直隶蝗。丙寅，粤匪由伊、洛南窜，命胜保督剿之。陕回扑西安及同州，趣雷正绾入关。戊辰，申诫统兵大臣欺饰滥保，督抚严禁州县藉灾请缓，仍复私征。庚午，贼匪陷天柱。癸酉，大学士桂良卒，赠太傅。颁廓尔喀王奖励敕书。甲戌，诏难民陷贼来归者，概予免罪。申严失守城池律。定比利时通商条约。常清等言俄人称哈萨克汗阿克坦沙拉已属俄。谕查实酌办，令各台吉别举袭汗爵者。乙亥，严谕文煜等缉直隶马贼。谕谭廷襄赴兖、沂督剿各匪及窜捻。丙子，官军复青田。丁丑，允僧格林沁请，收抚苗沛霖。己卯，石达开窜綦江，官军大败之，遂窜珙、高等县。庚辰，趣多隆阿援西安剿回匪，毋为抚议所误，仍解散被胁良回。是月，免直隶、河南逋欠及杂粮。

秋七月壬午朔。甲申，安集延匪倭里罕入喀什噶尔卡滋扰，官军剿败之。浩罕乱，伯克迈里被杀。丁亥，命景纹调达木蒙古兵及伙尔等族番兵赴藏。己丑，以陕回惨杀汉民，促多隆阿等入关。寻谕责其迁延，令胜保分军援陕。袁甲三以病免，命李续宜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庚寅，李鸿章军克金山卫。辛卯，甘肃撒回降。安集延贼遁出卡。俄人称哈萨克、布鲁特为其国地，命常清察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剖理，明绪会明谊勘西界事宜。壬辰，命倭仁协办大学士。甲午，川匪陷洋县。戊戌，川军复长宁。命爱仁、王茂荫密察陕西吏治。擢知州秦聚奎大顺广道，会遮克敦布办直、东防务。己亥，以纵兵劫掠，褫总兵田在田职。庚子，沈兆霖督剿撒回，还至平番，山水暴发，卒。粤匪窜南阳，命胜保入陕督办军务，节制各军。命熙麟为陕甘总督。允冯子材请，简汰镇江军。癸卯，毛鸿宾剿黔匪连捷，谕韩超规复失地，刘长佑解散瑶人，毛鸿宾会剿黔、桂各匪。甲辰，闽军复宣平、松阳、瑞安。以庆端为福州将军，耆龄为闽浙总督。乙巳，李续宜母丧，诏夺情署安徽巡抚。丙午，彗星见西北方。中、葡商约成。命僧格林沁统豫、鲁军务，节制督抚以下，与李续宜商办安徽剿匪事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设同文馆，习外国语言文字，允之。丁未，鲍超军复宁国。官军复景宁、云和。鄂军复郧西。谕刑部清理庶狱。初，广东恩平、阳春、新兴等县土、客互斗，九年未解。至是，谕劳崇光谕止之，豫筹善后。戊申，以星变诏求直言。庚戌，林福祥、米兴朝以失守逃避处斩。谕都兴阿实核沿江厘税。云南回匪陷永昌、龙陵、腾越。是月，免江西义宁等州县逋赋芦课。

八月辛亥朔，以台州民团克复郡县，诏蠲同治元、二年钱粮。壬子，李鸿章军克青浦。申谕督抚痛除捐输、抽厘、逼勒诸弊。癸丑，准京官俸减成搭放现金。甲寅，回匪围咸阳等城，谕胜保入潼关督剿。乙卯，褫＜⿰氵罙＞徵呼图克图名号及黄缰。以藏事敉平，停调番兵及川饷。诏顺直捕蝗。己未，徐之铭请阻张亮基带兵入滇。谕责其为回人挟制，不允。辛酉，谕严防陕匪句结甘回。壬戌，谕胜保分兵赴山西，英桂筹晋省防务。癸亥，谕胜保剿渭北，多隆阿剿渭南回匪，兼顾镇平。甲子，资遣林自清练众回滇。乙丑，陕回围朝邑。特普钦等言呼兰垦民日众，请设理事同知等职，议行。命傅振邦襄办谭廷襄军务。丙寅，谕各省清查流品。丁卯，李续宜给假治丧，以唐训方暂代。命福济会景纹办理藏事。命僧格林沁节制淮北军，剿抚苗、捻。辛未，陕回西窜同州，朝邑路通。逆酋洪容海诣鲍超军降，率所部克广德。壬申，北新泾围解，沪防肃清。癸酉，甘回窜凤翔。粤、捻合犯淅川，陷竹溪、竹山。甲戌，允王大臣请，停送奉移山陵，命议近支亲王恭代典礼。镇江设关徵洋税。丙子，谕胜保檄马德昭军驻长武一带，防回匪窜甘。擢雷正绾陕西提督。丁丑，台湾军解嘉义围。官军复处州及缙云。命总兵黄开榜接统田在田军。戊寅，允直隶增募马勇缉马贼。官军复青溪。命耆龄专办援浙军务。己卯，山东军剿捻匪，大捷。胜保奏败回匪於斜口，西安解围，匪窜渭北。谕以自便责之。命雷正绾襄办胜保军务。复浙江馀姚，广西阳朔。以粤匪窜阌乡，促郑元善军赴河、洛。

闰八月辛巳朔，庆端军复缙云。甲申，多隆阿军克荆紫关。乙酉，鄂军复竹山、竹溪。黔军复天柱、邛水。粤匪窜老河口。回匪围泾阳，饬雷正绾军进剿。西安解严。丁亥，法库门回民互斗，

玉明等解散之。趣文煜、谭廷襄捕直、东界马贼。戊子，回匪复攻西安。滇匪由川窜砖坪。粤匪由阌乡窜永宁。允河南收长芦监厘济饷。己丑，洪容海降众复叛，踞广德。辛卯，多隆阿军剿捻匪，大捷，解商南围。调驻南苑吉、黑马队赴山西。壬辰，谕韩超与提督江忠义商办贵州军务，堵截林自清拥众入黔。命李棠阶为军机大臣。以德勒克多尔济等增兵巡河防。甲午，谕各省裁革州县浮费。命京控案件专责按察使讯鞫。乙未，诏荐举人才。命薛焕、李鸿章办理普国换约事宜。饬各省迅解京饷。丙申，命倭仁为大学士。谕多降阿扼守武关。戊戌，多隆阿剿亳、颍西窜捻匪，大捷，赏黄马褂。粤匪复陷慈溪，官军合英、法军复之，华尔没於阵。庚子，谕劳崇光等筹济京仓米谷，江苏等省新漕征收本色解京。张亮基劾徐之铭、岑毓英跋扈。允法将勒伯勒东留防宁波。谕潘铎安抚云南汉、回。辛丑，允袁甲三回籍，命唐训方赴临淮接办军务，马新贻暂统甲三军。曾国藩请简大臣会办军务，上不许，仍慰勉之，并传旨存问疾疫将士。谕景纶等严缉吉林教匪。壬寅，命富明阿驰赴扬州襄办都兴阿军务。癸卯，胜保请抚三原等处回匪，不许。甲辰，以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允田兴恕暂留贵州剿匪。乙巳，石达开窜綦江等处，官军剿击败之。回匪窜邠州、宝鸡等处。丙午，河南捻匪李如英降。戊申，石达开窜仁怀。己酉，命官文为文华殿大学士，倭仁为文渊阁大学士。

九月辛亥，孝静成皇后升祔太庙，颁诏覃恩有差。豫捻窜内乡、新野。壬子，御史刘庆请以招流亡、垦地亩课州县治绩，从之。甲寅，允沈葆桢请，挑练额兵，酌筹津贴。乙卯，以文宗奉移山陵，蠲经过州县额赋。谕文煜选良有司筹办畿辅水利。丙辰，直隶妖人王守青等编告逆书，事发伏诛。丁巳，谕郑元善、毛昶熙夹剿西南两路捻匪。曾国藩言驭苗沛霖，宜赦其罪而不资其力，韪之。戊午，广东土匪黄金笼、李植槐等倡乱，官军讨平之。趣多隆阿督所部入陕，其窜随、枣之匪，令穆图善军剿之。己未，胜保请调苗沛霖入陕助剿，不许。川匪窜宁陕，官军败之于子午谷。庚申，石达开窜桐梓。癸亥，以闽、粤、鲁省玩视军饷，予疆臣严议，并严定欠解京饷处分。甲子，粤酋李秀成大举援金陵。陈得才陷应城、孝感，官军复之。安徽军克湖沟贼巢。丙寅，僧格林沁军克亳州捻巢。陕回围凤翔。庚午，冯子材克汤冈贼巢。灵州回乱。趣李续宜赴军。壬申，回众扑同、朝，谕胜保亲往督剿，雷正绾督剿咸阳以北。癸酉，浙军复寿昌。甲戌，以勒索回商，褫库伦大臣色克通额职，戍新疆。革库伦茶票陋规。李鸿章军合英、法军复嘉定。允荷兰立约通商。乙亥，鄂军复京山。粤匪窜黄陂、黄安。谕曾国藩等选武弁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令闽、越等省仿行。丙子，豫军克龙井贼巢。召苏廷魁、曾望颜、刘熙载、黄彭年、朱琦等来京，仍命各省举行团练。丁丑，诏畿辅行坚壁清野法。谕曾国藩等豫选将弁演习外国船炮。己卯，享太庙。

冬十月庚辰朔，川军克龙窍场，匪首李咏和等伏诛，赏提督胡中和黄马褂。辛巳，粤匪大股围南翔等处沪军。胜保赴潼关剿匪。癸未，湖南援军会复修仁。命劳崇光赴黔察办田兴恕杀教民案。以张凯嵩接办广西军务。丙戌，文宗显皇帝、孝德显皇后升祔奉先殿，上亲诣行礼。戊子，命瑞常协办大学士。己丑，命曹毓瑛为军机大臣。庚寅，豫军剿捻胜之，解临颍围。趣胜保赴同、朝剿匪。胜保仍请调苗沛霖赴陕，谕严斥之。官军复奉化。徐之铭言招抚兴义回匪。谕称其为滇回所制。令潘铎截回委员，毋俾之铭预黔事。辛卯，延安回匪作乱。英桂办河曲、保德团防。命李鸿章选将统常胜军，实授江苏巡抚。甘回窜逼花马池。癸巳，黔军剿败石达开，遵义围解。石达开窜仁怀。乙未，谕奉天严缉盗匪。裁故洋将华尔所部兵勇。准俄兵船在上海助剿，毋入江。定嗣后外人领兵毋易服色例。德楞额军溃于山东，诏褫职查办。丙申，宁夏军剿回失利。陕回窜清水。戊戌，命僧格林沁剿山东幅匪。己亥，江南军击退金柱关贼。庚子，谭廷襄罢。命丁忧按察使阎敬铭署山东巡抚，办理军务。癸卯，命穆腾阿襄办胜保军务。乙巳，谕刑部：“今年例停句决，何桂清统兵失律，仅予斩候，已属法外之仁。兹已届期，若因停句再缓，久稽显戮，何以谢死事者暨亿万生灵，著即处决。自后如遇停句之年，情罪重大之犯，仍特奏闻取旨。”初，徐之铭委回人马联升署安义镇，回匪因踞普安城。至是，事闻。谕之铭撤回马联升，迅查酿变情形具奏。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以沈宏富署贵州提督，接办田兴恕军务。庚戌，擢长沙知府丁宝桢署山东按察使。壬子，郑元善以废弛，降道员。命张之万署河南巡抚。谕毛昶熙裁所部兵勇。台湾会匪陷斗六门。甲寅，褫黄彬职，撤其帮办，命吴全美接统水师，归曾国藩、都兴阿节制。丙辰，

翁心存卒，赠太保。曾国荃军剿金陵援贼，大捷，赏国荃及萧孚泗黄马褂。戊午，官军合英、法军复上虞、嵊、新昌。己未，彭蕴章卒。庚申，金陵粤匪窜扰高资，冯子材军击退之。壬戌，胜保坐骄恣欺罔，褫职逮问。谕直隶举行保甲。谕瑞麟严缉热河匪徒。癸亥，秦聚奎剿匪冠县没于阵。九伏洲贼复陷和州、含山、巢县。乙丑，宣示胜保罪状，籍其赀，赏所部兵勇。授多隆阿钦差大臣，接统胜保所部各军。丙寅，川匪陷佛坪，官军复之。川匪复陷略阳。己巳，粤匪窜陷祁门。平罗回匪乱。辛未，阎敬铭请终制，不允。乙亥，山东降众叛，陷濮州。命张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兼署提督，撤署巡抚韩超、署提督田兴恕任，候查办。丙子，石达开陷筠连。川匪陷两当，旋复之。丁丑，法使以教士被戕，责田兴恕抵偿，不许。

十二月戊寅朔，谕："江、浙等处被贼胁从，诚心归顺者，无论从贼久暂，均许投诚。"谕曾国藩、唐训方分军驻正阳关、寿州。庚辰，白齐文有罪褫顶带，逮治之。辛巳，多隆阿破回匪于同州。壬午，命荆州副都统萨萨布赴直、鲁剿贼。癸未，江南军复绩溪、祁门。鲍超丁母忧，命改为署职，仍留营。官军复濮州。乙酉，左宗棠军复严州。丙戌，命雷正绾帮办多隆阿军务，将军穆腾阿会瑛启办理省城防守事宜。丁亥，谕左宗棠等保举湘籍人才。广西匪陷西宁。戊子，回匪陷泾阳。宋景诗叛于山西。调阿拉善、鄂尔多斯蒙部兵助剿宁夏平罗回匪。申谕举孝廉方正。粤匪窜平利。河州回匪肆扰，恩麟剿之。允普鲁士换约。滇匪陷景东。改令席宝田军援江西。谕江忠义节制援桂各军。山东窜匪扰冀州、枣强，谕文煜等合剿。甲午，广东举人桂文灿进经学丛书，诏嘉勉。丙申，官军复新宁，复霍丘。石达开再陷高县，旋复之。丁酉，命侍郎崇厚帮办直隶防剿。召刘长佑来京，命晏端书、昆寿商办广东军务。戊戌，粤匪由郧阳窜兴安，谕多隆阿等会剿。庚子，贼目骆国忠等以常熟、昭文降。壬寅，谕穆腾阿、瑛启办理西安防剿，多隆阿兼顾省防。甘匪窜陷陇州，知州邵辅死之。癸卯，召薛焕来京，以李鸿章暂署通商大臣。甲辰，贼匪窜永年、邯郸等处，以迁延贻误褫文煜、遮克敦布职，并遣戍。以刘长佑为直隶总督，晏端书署两广总督。谕提督宝山接办直、东交界事务。乙巳，祫祭太庙。丙午，粤匪复窜宁陕。丁未，粤匪围兴安，分窜汉中。是月，免四川荣昌等县、福建瓯宁等县被扰额赋，江南湖滩积欠地租。

二年癸亥春正月戊申朔，免朝贺。授张之万河南巡抚。辛亥，予绍兴伤亡洋将勒伯勒东优恤。甲寅，诏曾国藩、都兴阿等举堪胜水师总兵者。匪陷武邑，官军旋复之。广西军复莲塘。戊午，粤匪陷兴安府、镇两城。陕西回匪窜鄠县，从瑛棨请，留马德昭办省防。丙寅，鲍超等军复青阳。戊辰，命李恒赴陕，接办汉南军务。庚午，瞻对酋纠德尔格忒土司扰巴塘、里塘。辛未，畿南窜匪平。甲戌，以凤翔困守半年，诏责瑛棨贻误，趣雷正绾驰救解围。

二月丁丑朔，左宗棠军复金华、汤溪、龙游、兰溪。戊寅，以李鸿章言，谕两湖用漕折购米运京，免其税。庚辰，李秀成等渡江北犯，官军击败之。川军剿石达开，破之。贵州回匪陷安南、兴义。辛巳，吉林军败朝阳流匪于兴凯湖，谕毋令窜入俄界。多隆阿剿回匪大捷，克羌白镇等贼巢。壬午，陕西团勇复兴安。粤匪窜汉阴、紫阳。李世忠请褫职赎胜保罪。不许。粤匪窜陷褒城，旋复之。癸未，复永康、武义。乙酉，谭廷襄赴东昌剿匪。丁亥，左宗棠移军兰溪。东阳、义乌、浦江踞贼均遁。己丑，僧格林沁军克雉河集贼巢，捻首张洛行伏诛。得旨嘉奖，仍以亲王世袭罔替。免蒙、毫等属钱漕二年。庚寅。宁夏平罗回匪投诚。辛卯，以庆昀为宁夏将军。癸巳，畿南匪张锡珠窜大名，以崇厚失机切责之，趣刘长佑赴直隶。冯子材败贼于镇江。乙未，左宗棠军复绍兴、桐庐。丙申，满庆等剿办瞻对逆匪。黄国瑞军克郯城县长城匪巢。以追贼迟延，褫崇厚职，留任。东匪窜曲周、平乡。庚子，谕恩麟等，甘肃回匪毋轻议抚。壬寅，允平瑞请，垦乌鲁木齐等处闲荒马厂，升科济饷，以屯田之地，分给屯兵。癸卯，粤匪陷江浦。广东匪踞信宜，昆寿剿之。甲辰，浙东肃清，蠲新复各府州县钱漕二年。乙巳，趣阎敬铭赴东昌办理军务。回匪马化龙纠党围灵州，旋赴固原投诚。石达开由滇窜叙永。丙午，诏疆臣慎选牧令，薄赋轻徭，删除烦苛，与民更始。是月，免青神兵扰二年逋赋。

三月戊申朔，禁河南豫征钱粮。辛亥，命崇厚回三口通商大臣任。壬子，命刘长佑节制直隶诸军。谕沈葆桢办交涉当持平，毋令绅民生衅。癸丑，谕曾国藩统筹江北军务。乙卯，陕南粤匪陷紫

阳，旋复之。云南迤西逆匪犯昆明，潘铎死之。以贾洪诏为云南巡抚。丙辰，李鸿章军克福山口。命英将戈登约束常胜军。丁巳，捻匪陷麻城。戊午，逼武昌省垣。饬楚、豫合军攻剿。己未，蠲浙江西安钱粮二年。庚申，丹国遣使拉斯那弗议立商约。洋将达耳第福阵亡，优恤。回匪围平凉。以甘肃剿贼迁延，褫署提督定安职，逮问。甲子，耆龄迁福州将军。以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节制两省军务。以曾国荃为浙江巡抚，仍统兵规金陵，宗棠兼署之。停福建本年例贡。乙丑，命王大臣覆核胜保情罪。宁国粤匪窜东流、建德。予秦儒毛亨、明儒吕枏从祀文庙。丙寅，蒙城捻首贾文彬伏诛。陕南粤匪陷沔县。贵州总兵罗孝连军复定番、长寨、独山、荔波。丁卯，曾国藩以失守江浦等城镌级，褫李世忠帮办。实授吴棠漕运总督，仍节制江北军务。谕拊循江北难民。己巳，万寿节，停受贺。庚午，苗沛霖复叛。官文等截剿蕲州窜贼。癸酉，褫徐之铭职，逮问。予潘铎世职。以雨泽稀少，诏清理庶狱。甲戌，命福济、景纹查办西藏启恤事。乙亥，李鸿章军复太仓。隆德回匪乱。黄国瑞军平沂州棍匪。丙子，诏察恤陕、甘殉难被害良善回众，寻诏云南亦如之。是月，上连诣大高殿祈雨。

夏四月戊寅，御史吴台寿以疏奏袒胜保，褫职。苗沛霖陷怀远。山东匪刘得培踞淄川。己卯，官军剿畿南匪，张锡珠等窜高唐，寻伏诛。庚辰，粤捻各匪窜扰卢江、桐、舒及黄州。谕曾国藩驻守安庆，勿撤金陵之围。壬午，多隆阿军克孝义匪巢。饬刘蓉统军援陕。免浙江被陷各地额粮。甲申，苗沛霖围寿州、六安，趣僧格林沁讨之。粤匪踞太平、石埭，左宗棠、沈葆桢会防。多隆阿军克仓头匪巢，陕东肃清。苗沛霖陷颍上，犯蒙城。命刘长佑督办直、鲁、豫交界剿匪事务。乙酉，刘典军复黟县。命侍郎薛焕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事。戊子，允英桂回驻太原。庚寅，刘长佑言匪首杨明岭等投诚。甘肃回匪陷盐茶，犯静宁，马德昭赴庆阳进剿。壬辰，赣军败贼祁门，逆酋胡鼎文伏诛。癸巳，李续宜请开署缺，允之。以唐训方为安徽巡抚。李鸿章遣程学启等军薄昆山。泾州军击回匪，胜之。甲午，礼部议定先贤、先儒祀典位次，颁行各省。乙未，开垦直隶新城一带稻田。阎敬铭赴淄川督剿。捻匪回窜河南，总兵余际昌等死之，命张曜接统其军。丁酉，以皖匪纷窜江、鄂，安庆可虞，诏曾国藩掣拄艰难，倍加谨慎。左宗棠军复黟县。以劳崇光为云贵总督。逮治田兴恕以谢法人。庚子，粤、捻各匪犯凤台、定远，官军击退之。辛丑，赐翁曾源等二百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停四川亩捐。癸卯，程学启等军复昆山、新阳。官军败贼酋李秀成于石涧埠。乙巳，回匪复犯西安，击退之。是月，连祈雨。免太仓等州县额赋。

五月戊申，苗沛霖围蒙城。己酉，鲍超军复巢县。庚戌，赏郎中李云麟京卿，节制汉南防兵及川省援兵。壬子，粤、捻合犯天长，官军击败之。甲寅，命江忠义统军援江西。丁巳，邹县教匪平，获匪首刘双印。粤匪陷古州。戊午，俄兵入科布多境，执台吉。壬戌，雨。癸亥，粤匪扰富阳，官军击退之，总兵熊建益等阵没。官军援平凉失利，趣多隆阿分军速援。乙丑，宁夏抚回再叛。鲍超军复克巢、和、含山。召晏端书来京，以毛鸿宾为两广总督，恽世临为湖南巡抚。予明臣方孝孺从祀文庙。戊辰，谕购置轮船归曾国藩、李鸿章节制。己巳，曾国藩为弟国荃辞浙江巡抚，上褒勉，不允所辞。西宁回句结撒匪攻丹噶尔厅。惠远回匪乱，官军捕诛之。定丹国通商条约。壬申，彭玉麟等军复江浦、浦口及九伏洲。乙亥，广西军复浔州。

六月丙子朔，黔军复普安、安南。丁丑，命明谊赴塔城会明绪等办分界事。戊寅，诏曾国藩、左宗棠等议减江苏常、镇，浙江杭、嘉、湖属漕粮。庚辰，以复城池功，赏李朝斌等及宋国永等黄马褂。停陕西例贡。丁亥，川军剿贼于大渡河，获石达开，诛之。晋骆秉章太子太保衔，擢总兵唐友耕提督。辛卯，平罗回众复叛。瓦亭回匪围隆德，击退之。河决开州、考城、菏泽。甲午，苗沛霖陷寿州，知州毛维翼死之。乙未，陕军复宁羌。己亥，以俄人强占住牧，趣常清等定界，劝俄兵撤回，抚绥求内附之哈萨克、布鲁特。壬寅，官军复淄川，获刘得培等诛之。甲辰，宝庆土匪平。命四川布政使刘蓉督办汉南军务。是月，免福建顺昌等县属被扰额赋，江西义宁等州县属逋赋杂课。

秋七月乙巳，苗沛霖逼临淮，唐训方击之。丙午，李鸿章军复吴江、震泽。豫军克张冈匪巢。瑛棨有罪，褫职。命刘蓉为陕西巡抚，张集馨署之。甲寅，命李鸿暂兼南洋通商大臣。戊午，黔军复古州。辛酉，袁甲三卒于军。壬戌，赐胜保自尽。甲子，官军克沙窝等处匪巢。允江北漕米仍征

折色。乙丑，命刘蓉并节制湖北援军。丁卯，官军击退狼山苗众，蒙城路通。命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荷兰通商条约。滇回陷平彝，岑毓英军复之。癸酉，命明谊等会同俄使办分界诸务。山东白莲池教匪平。文煜予释。捻匪逼开封。是月，免都匀等府厅州县属被扰新旧额赋，并凤凰等厅县滩地积欠租银。

八月丙子，程学启等军大破贼于太湖、枫泾等处，进逼苏州。丁丑，陕西曹克忠军克附省等处贼巢。戊寅，西宁、狄道、河州汉、回互斗。哈萨克句结俄兵扰伊犁。趣四川何胜必军援甘。庚辰，皖军克长淮卫。辛巳，以畏葸褫马德昭职。多隆阿军抵西安，渭南肃清。命陈国瑞帮办吴棠军务。丙戌，苏军克江阴。丁亥，戍瑛荣新疆。都兴阿遣军援临淮。己丑，以剿办台湾贼匪调度乖方，褫吴鸿源职，逮问。辛卯，李鸿章赴江阴督剿。谕陈国瑞援蒙城。调善庆部马队援临淮。熙麟遣军援平凉。乙未，允多隆阿请，以曹克忠补河州总兵，并令嗣后提镇缺勿擅请简。宋景诗窜开州。命张集馨会穆腾阿筹办西安防守。丁酉，黔军克桐梓贼巢。普安陷，旋复之。命刘蓉节制毛震寿、李云麟各军。调乌鲁木齐、阿克苏兵助伊犁军御俄。允哈萨克绰坦承袭汗爵。己亥，趣林文察渡台剿匪。庚子，回匪陷平凉。辛丑，阎敬铭移军东昌。定荷兰换约。刘长佑赴景州督剿。是月，免沁州等州厅县属逋赋。

九月乙巳朔，命马德昭赴庆阳营。沈葆桢乞病，慰留给假。戊申，允李鸿章调知县丁日昌来沪督制火器。石泉知县陆坤联团剿贼，诏嘉之。庚戌，浙军克富阳。辛亥，粤军克广海寨城。癸丑，谕僧格林沁以炮队赴蒙城助剿。甲寅。粤匪陷城固。捻首张总愚等由汝州南窜。乙卯，多隆阿军复高陵。丙辰，穆隆阿以覆奏失实褫职。调多隆阿为西安将军。以富明阿为荆州将军。辛酉，多隆阿军克苏家沟、渭城贼巢。甲子，粤匪陷会同、绥宁，旋复之。陕西兵团复沔县。乙丑，李秀成援无锡，程学启等击退之。己巳，僧格林沁剿宋景诗股匪悉平。景诗遁。以援陕川军败，褫提督萧庆高职，留营。以汉中失事，褫布政使毛震寿职。谕刘长佑、阎敬铭办直、鲁善后。庚午，御史马元瑞条陈薄赋税、慎讼狱、善拊循、勤晓谕四事，如所请行。是月，免直隶沧州等州县，山东海丰等场未完灶课。

冬十月乙亥，阎敬铭请终制，不许。官军获直、东股匪朱登峰等，悉诛之。丙子，捻首张总愚由鲁山、南召南窜。己卯，陶茂林军解凤翔围，实授茂林甘肃提督。命丁忧总兵成禄留营。撤退李泰国，以赫德办理总税务司。辛巳，粤匪窜龙胜，总兵胡元昌死之。甲申，谕骆秉章分军剿瞻对，疏通藏路。谕阻法教士入藏传教。丁亥，朝阳馀匪窜扰昌图。诏臣工力求节俭。趣贾洪诏赴昭通。以捐备马匹赏扎萨克台吉明珠尔多尔济贝子衔。戊子，李云麟军失利，粤匪陷陕西山阳。张总愚窜邓州。赖、曹诸酋窜凤县、两当。庚寅，左宗棠军击败杭州、余杭踞贼。壬辰，蓝逆陷盩厔。癸巳，上释服逾期，祁寯藻、倭仁、李鸿藻请黜浮靡以固圣德。懿旨："屏斥玩好游观兴作诸务，祁寯藻等其各朝夕纳诲，养成令德，以端治本而懋躬行。"逆酋古隆贤就抚，收复石埭、太平、旌德。曾国荃等军复秣陵关。丙申，桂军复容县。丁酉，程学启等军攻克浒墅关。己亥，官军剿昌图匪失机，谕责玉明讳饰。辛丑，英桂迁福州将军，以沈桂芬署山西巡抚。癸卯，李秀成援苏州，李鹤章等军击败之。命富明阿帮办僧格林沁军务。是月，免广西永安等州厅县被扰新旧额赋。

十一月丙午，奉天匪窜吉林，玉明等会剿。皖军复怀远及蚌埠。丁未，僧格林沁督诸军攻剿苗沛霖，诛之。李鸿章督军复苏州，粤酋郜云官等降。加鸿章太子少保衔，程学启世职，并赏黄马褂。戊申，逆酋杨友清等以高淳、宁国、建平、溧水降。李云麟等复山阳。粤军复信宜。己酉，刘典等军复昌化。庚戌，蓝逆窜商南。癸丑，张总愚窜淅川。甲寅，僧格林沁军复下蔡、寿州。丙辰，李鸿章诛郜云官等，遣散降众。丁巳，李鹤章军克无锡、金匮。庚申，李续宜卒。丘县匪张本功等纠众抗粮，捕诛之。实授阎敬铭山东巡抚。浒阳回众降。壬戌，官军复颍上、正阳。癸亥，马化龙陷宁夏、灵州。论平苗逆功，复李世忠职。曾国荃军克淳化等隘，进驻孝陵。丙寅，官军克嘉善张泾汇。丁卯，逆回围宁夏满城。庚午，苏军复平湖。贼目以乍浦、嘉善降。是月，免山东泗水等州县灾扰钱粮，直隶武清等州县被灾额赋。赈吉林打牲乌拉灾。

十二月丁丑，提督江忠义卒于江西军次。庚辰，苏军克平望。辛巳，唐训方罢，以乔松年为安

徽巡抚。戊子，以唐友耕为云南提督，令赴昭通。辛卯，谭廷襄言统筹黄河下游地势，请浚支渠以减涨水，培土埝以卫民田。谕刘长佑、阎敬铭会同筹办。癸巳，陕回、粤匪纷窜甘境。甲午，允苏、松、太漕粮减价折徵。乙未，上御抚辰殿大幄，赐蒙古王公宴，赏赉有差。每岁皆如之。复彰化，台湾两路贼平。丙申，翁同书加恩遣戍。命左宗棠剔除浙东地丁积弊。饬陕、鄂、川会剿汉南逆匪。是月，免山东、陕西被扰州县新旧额赋，并孝义等厅县仓粮。

三年甲子春正月癸卯朔，上率王、大臣庆贺两宫皇太后，礼成，御太和殿受朝。自是每岁皆如之。甲辰，李鸿章军击常州援贼於奔牛镇，大捷。丙午，凤翔回民乞抚，许之。商南匪窜郧西。调湖北石清吉军赴陕。援陕川军失利於青石关。庚戌，河南捻匪窜随州。癸丑，豫军剿张总愚於赵庄山口，失利。己未，官军复修文及册亨。庚申，调直、晋兵援宁夏。谕阿拉善旗禁蒙民与回匪勾结。甲子，李世贤窜绩溪。丙寅，命都兴阿赴绥远会办防务。富明阿赴扬州接办军务。己巳，浙军复海宁。彰化匪首戴万生伏诛。粤匪窜石泉、汉阴、宁陕。是月，免安州等处歉收逋赋

二月壬申朔，官军复汉中留坝。黔军复龙里。乙亥，粤匪窜广信、建昌。庚辰，宁夏回匪犯中卫等处，熙麟分兵援之。壬午，广东三山土匪平。癸未，粤匪陷镇安，旋复之。丁亥，多隆阿围盩厔久未下，切责之。停山东亩捐，从阎敬铭请也。戊子，桂军克苍梧等县。庚寅，曾国荃等军克钟山石垒，合围金陵。蒋益沣军复桐乡。粤匪逼闽境，张运兰军援之。壬辰，豫军克息县、光州贼寨。甲午，粤匪窜广丰、弋阳。庚子，陕南匪窜内乡。

三月壬寅，程学启等军克嘉兴。赣军复金溪。江南军复溧阳。陕军克盩厔。多隆阿以伤赐假，穆图善暂督军务。雷正绾等军进剿逆回。川匪蓝二顺窜洵阳。丙午，僧格林沁统全军赴豫，进至许州。江南军复广德。嘉义匪首林赣晟伏诛。己酉，戈登攻金坛受创，命慰问。岑毓英等军克他郎、镇沅。庚戌，命多隆阿督办陕、甘军务。壬子，蒋益沣各军克复杭州及馀杭。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益沣黄马褂，寻予世职。甲寅，免杭、嘉新复各地钱粮二年。命穆图善帮办多隆阿军务，暂署钦差大臣。川军攻松潘匪，复叠溪营城。丁巳，滇军复景东、元谋及楚雄。癸亥，赣匪窜福建。乙丑，逆首蓝大顺伏诛。丙寅，浙军复武康、德清、石门。谕左宗棠收养杭州难民。己巳，提督程学启卒於军。庚午，张总愚窜镇平。甘肃回匪马三娃陷赤金堡，官军剿平之。是月，免贵州各府厅州县被扰逋赋。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鲍超军复句容。丙子，命都兴阿赴定边接统讷钦所部各军，进剿宁灵踞匪。丁丑，李世贤等窜江西。鲍超军复金坛。捻、粤各匪合窜枣阳。陕南匪窜河南，陷荆子关。戊寅，湘军会复古州。辛巳，核减绍兴浮收钱粮，著为永例。甲申，李鸿章督军克常州。冯子材等军复丹阳。以故朝鲜王李升世子熙袭爵，命侍郎皂保、副都统文谦往封。丙戌，以侍郎薛焕、通政使王拯互讦，均予降调，并申诫臣工。官文赴安陆督师，严树森办省城防守。庚寅，多隆阿卒於军。命都兴阿督办甘肃军务，雷正绾帮办之。辛卯，赣军解玉山围。癸巳，严树森以官文劾降，以吴昌寿为湖北巡抚，唐训方署之。命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辛卯，僧格林沁会楚军剿粤、捻于随州，大败之。丁酉，以江防下游肃清，裁汰师船，并弛封江之禁。戊戌，粤匪陷弋阳。陕南粤逆窜德安府，僧格林沁军追剿之。己亥，申诫统兵大臣奏报粉饰。是月，免武进、阳湖本年额赋。

五月庚子朔，黔匪陷长寨、定番、广顺，旋复之。甲辰，粤匪窜天门、应城、德安、随州。乙巳，粤匪陷宁化，旋复之。熙麟病免，以杨岳斌为陕甘总督，都兴阿署之。丁未，允日斯巴尼亚立约通商，命薛焕、崇厚充全权大臣，妥为办理。谕李鸿章拨劲旅助攻金陵。己酉，李世贤犯抚州，官军击走之，复弋阳。赏戈登黄马褂、花翎，并提督章服，汰留常胜军，撤遣外国兵官。辛亥，官军复都江、上江等城。粤匪窜逼西安。癸丑，褫刘蓉、李云麟职，留任。命穆图善留西安会筹防剿。黔匪窜秀山。戊午，鲍超乞假葬亲，诏慰留。李世贤陷宜黄、崇仁，南昌戒严。庚申，回匪陷狄道，旋复之。壬戌，粤匪窜黄陂，官文移军孝感。癸亥，懿旨瑞常、宝鋆、载龄、单懋谦、徐桐轮直进讲治平宝鉴。粤匪再陷建宁、宁化，旋复之。丁卯，雷正绾军复平凉。戊辰，谕疆吏不分畛域，会辑边匪。命李恒嵩、刘郇膏与丹使璧勒在上海换约。己巳，桂军克贵县贼巢，浔州肃清。

六月壬申申，诫各部院大臣毋得仍前泄沓。癸酉，粤匪窜麻城、黄冈。丁丑，雨。苏军复长兴。黔军复普安。马如龙、岑毓英各军剿迤西回匪，复中甸、维西、思茅、威远及石膏井等贼巢。戊寅，库车汉、回乱，办事大臣文艺、回子郡王爱默特死之。安置哈萨克众于齐桑淖尔东南。戊子，赣军克贵溪贼垒。曾国荃军克金陵外城。辛卯，雨。回匪陷布古尔、库尔勒。谕撤讷钦等军。癸巳，浙军复孝丰。戊戌，官军克复江宁，洪秀全先自尽，其子福瑱遁，获贼酋洪仁达、李秀成，江南平。遣醇郡王诣文宗几筵代祭告。上诣两宫贺捷。论功，晋封曾国藩一等侯，曾国荃一等伯，加太子少保衔；提督李臣典一等子，赏黄马褂；萧孚泗一等男，均赏双眼花翎。按察使刘连捷等赏世职，升叙有差。命戮洪秀全尸，传首各省。论各路剿贼功，封僧格林沁子伯彦讷谟祜为贝勒，官文一等伯，李鸿章一等伯，骆秉章一等轻车都尉，均赏双眼花翎；加杨岳斌、彭玉麟太子少保，并鲍超均一等轻车都尉，都兴阿、富明阿、冯子材骑都尉，魁玉云骑尉。回逆陷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依奇哩等均死之。是月，免福建建宁等县属被扰逋赋。

秋七月庚子，以江南平论功，晋封议政王恭亲王子载澄贝勒，载浚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镇国公，加军机大臣文祥太子太保衔，宝鋆、李棠阶太子少保衔，加恩宗亲及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馀赉录有差。辛丑，以岁逢甲子，诏停句情实人犯。谕："江南新复，民生凋敝，有司扫徕抚恤之。其军务未靖诸省，统兵大臣、督、抚等须激厉将士，奋勉图效。"俄兵入科布多卡伦，执委员及扎萨克。壬寅，禁宗室、觉罗潜住外城。甲辰，追论附苗沛霖罪，总兵博崇武等戍新疆，按察使张学醇戍军台。粤匪窜踞罗田。桂匪陷归顺。己酉，诏修明太祖陵。裁江北厘金。复两淮鹺务。庚戌，实授沈桂芬山西巡抚。以郑敦谨为河东河道总督。辛亥，丹国换约成。壬子，洪仁达、李秀成伏诛。汪海洋窜踞许湾。癸丑，洪福瑱入湖州。盐茶、固原回匪复叛，北窜宁灵，扰中卫、靖远，撒回句结陷循化厅，吐鲁番属托克逊汉、回亦变乱。甲寅，户部侍郎吴廷栋言金陵告捷，请益回敬惧，嘉纳之。丁巳，以广西道梗，止越南入贡。奇台汉、回作乱，古城、乌鲁木齐同时不靖。文永等军进援库车，失利，覆于乌沙塔克拉，死之。庚申，狄、河回匪结撒回扰河州。赣军复崇仁、东乡。辛酉，复金溪。壬戌，祁寯藻因病乞休，命仍以大学士衔直弘德殿。官军获昌图盗匪刘发好等，诛之。癸亥，复郑亲王、怡亲王袭爵。录已故诸臣功，予胡林翼一等轻车都尉，李续宾二等轻车都尉，塔齐布、张国梁、江忠源、程学启三等轻车都尉，加赏江忠济、罗泽南、多隆阿、曾国华一云骑尉。赣军复宜黄，甲子，克许湾。乙丑，僧格林沁败贼麻城。曾国荃乞病，温谕止之。李臣典以伤卒于军。是月，免江苏、安徽各属被扰逋赋。

八月己巳朔，定诸王位次，著为令。赣军复南丰。庚午，乌鲁木齐参将反，提督业普冲额死之。伊犁危急，调塔尔巴哈台喀尔喀蒙兵援之。谕刘蓉专办陕西军务，穆图善统所部赴甘，与雷正绾筹办军务。趣杨岳斌即赴陕甘任。辛未，谕张集馨赴固原、盐茶办抚回事宜。癸酉，苏、浙官军会克湖州及安吉。乙亥，赣军复新城，陈炳文降。辛巳，官军复广德。赏郭松林世职，杨鼎勋、周盛波黄马褂。贵县匪平。擢刘铭传为直隶提督。壬午，回匪陷古城汉城。癸未，雷正绾军克张家川贼巢。甲申，僧格林沁剿罗山窜贼失利，都统舒通额等死之。丁亥，云南巡抚贾洪诏以藉病规避，褫职。己丑，调土谢图汗、车臣汗蒙兵赴乌重木齐等处助剿。壬辰，浙军追贼于昌化、淳安，擒贼酋黄文金等诛之。以林鸿年为云南巡抚。癸巳，诏新疆各路大臣分别剿抚。以回郡王伯锡尔联络各城杀贼，嘉奖之。库尔喀喇乌苏等处回匪乱，官军失利。甲午，命麟兴办乌里雅苏台立界事宜。乙未，僧格林沁剿贼失利，总兵巴扬阿等死之。丙申，雷正绾攻莲花城不利，回匪复陷固原。丁酉，河、狄回匪窜犯兰州及金县。

九月己亥朔，刘铭传各军击败宁国等处窜匪。庚子，赣军复雩都。以李云麟乞病规避，褫职，撤所统陇军。壬寅，曾国荃以疾乞免，允之。命马新贻为浙江巡抚，留办安庆防守事宜。癸卯，命穆图善帮办都兴阿军务。甲辰，杨岳斌乞病，温谕止之。李世贤犯南安，官军击走之。乙巳，回匪陷叶尔羌，署参赞奎栋死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武弁同叛。己酉，西宁回众降。庚戌，张家川回匪犯庆阳。辛亥，赣贼窜南雄。壬子，粤匪陷开化，窜江西。黄、麻匪窜商城。乙卯，日斯巴尼亚换约。丙辰，谕内务府力求撙节。命札克通阿署哈密大臣。丁巳，西宁回匪复叛。戊午，粤匪蔡得

荣等窜陷阶州。庚申，诏修曲阜圣庙及各省学宫。辛酉，修浙江海塘。甲子，捻匪窜蕲水，鄂军失利，总兵石清吉死之。乙丑，俄兵兰入阿尔泰淖尔。丁卯，沈桂芬请筹费移屯以恤旗民。

冬十月戊辰朔，允杨岳斌回籍省亲，并募勇赴甘。命刑部尚书绵森、户部侍郎吴廷栋往治察哈尔狱。己巳，改乌鲁木齐提督文祥名为文祺。辛未，褫将军常清职，命明绪代之，以联捷为参赞大臣。命武隆阿统援救乌鲁木齐各军，节制领队大臣以下。壬申，鲍超军击贼大捷，赏双眼花翎。席宝田军获贼酋洪仁玕等。皖南北肃清。乙亥，回匪陷乌鲁木齐满城及绥来，都统平瑞等死之。哈密汉、回乱。命保恒署乌鲁木齐都统，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吴棠署江苏巡抚，富明阿署漕运总督。戊寅，获洪福瑱於石城，诛之。赏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封鲍超一等子。论恢复全浙功，封左宗棠一等伯，赏蒋益沣骑都尉。粤匪陷瑞金，旋复之。庚辰，粤匪陷漳州、龙岩、南靖、武平，按察使张运兰等死之。刘蓉分军守玠州等处。乙酉，明谊与俄使换分界约，科布多城卡外蒙古，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均属俄。给鲍超假，所部宋国永等军援闽，归左宗棠节制。丁亥，雷正绾军克莲花城，赏曹克忠黄马褂。僧格林沁剿贼大捷，赏郭宝昌等黄马褂，贼首马融和以众降。己丑，四川援军复仁怀。庚寅，粤匪陷平和。辛卯，陷嘉应、大埔。丙寅，谕曾国藩仍驻金陵，李鸿章等回本任。是月，免河南信阳等处被扰额赋，浙江西安等县逋赋。

十一月己亥，豁江宁所属粮赋三年。壬寅，回匪陷河州。癸卯，筑濮州金堤。乙巳，文祺、伯锡尔剿平哈密回。己酉，免江苏历年州县摊赔银两，永禁派摊名目。壬子，沈葆桢请饬援闽，兼防贼回窜。甲寅，粤军复武平，命闽、浙赣军会剿，毋纵入海。回匪陷阿克苏、乌什，办事大臣富珠哩、文兴等死之。癸亥，僧格林沁击襄、枣窜匪不利，发、捻各匪遂窜邓州。甲子，谕饬刘连捷、刘铭传各军前进，归僧格林沁调遣。乙丑，雷正绾等军剿败固原回匪。丙寅，文祺等剿巴里坤回匪，平之。回匪陷库尔喀喇乌苏，伊犁戒严。丁卯，满庆言汪曲结布卒，请赏青饶汪曲诺们罕名号，协理西藏商上事务，允之。是月，免江苏上元等县被扰逋赋。

十二月戊辰朔，闽军剿漳州匪失利，林文察等死之。己巳，命吴棠仍兼管江北事务。庚午，肇庆客匪平。都兴阿等军克清水堡。甲戌，停河南例贡枣实。筑浙江海塘。乙亥，回匪陷金县。曹克忠军克盐关。戊寅，伊犁官军败绩，领队大臣托克托奈等死之。允明绪请借俄兵助剿。己卯，济木萨官军失利。庚辰，予诸暨义民包立身等优恤。允吴棠请，试行河运。乙酉，陶茂林军复金县。丙戌，戍李元度军台。己丑，僧格林沁移军宝丰剿贼，胜之。甲午，官军剿回匪大捷，伊犁解围，赏明绪黄马褂。是月，免浙江瑞安被扰逋赋，江苏太仓等州厅县，淮安等卫被扰灾赋。

四年乙丑春正月丁酉朔，官军克静宁贼巢。回匪陷古城汉城。庚子，巴彦岱城被围，官军不利。释陈孚恩、乐斌，命襄办伊犁兵饷事。壬寅，从曾国藩请，调刘铭传军赴闽，鲍超募川军赴甘。追予死事道员何桂桢、知州刘腾鸿、游击毕金科。甲辰，乌鲁木齐提督文祺卒于巴里坤。回匪陷木垒等处。丁未，张集馨以罪褫职。复已革提督马德昭原官。平、固回匪窜扰灵台及泾阳、陇州。戊申，命伯锡尔署哈密帮办大臣。辛亥，台湾会匪平。甲寅，粤匪陷永定、云霄。丙辰，复设淮扬河务兵备道，改设徐海河务兵备道。丁巳，粤、捻并窜鲁山，护军统领恒龄等死之。癸亥，回匪陷济木萨。甲子，黔匪陷定番，旋复之，又陷黔西。乙丑，回匪窜永昌。

二月辛未，以蒙兵援古城，战不利，谕撤已调各兵均回旗。壬申，陕军败回匪于醴泉，命胡中和总统进剿。戊寅，以云南临安官绅不附回逆，谕嘉之。己卯，允沈葆桢假归省。癸未，以直隶诸省雷雹灾异，诏修省。雷正绾军复克固原等处。贵州参将曹元兴谋逆，伏诛。甲申，长阳土匪平。丙戌，复永定、龙岩。武隆额等军援巴彦岱城，失利。己丑，黔西匪陷大定。苗匪陷天柱、古州。以马如龙、岑毓英肃清曲靖、寻甸，擒斩逆首马联升等，奖叙有差。癸巳，福建官军剿李世贤、汪海洋各股于古田、漳州，大捷。

三月丁酉，以田兴恕玩视军务，惨杀教民，遣戍新疆。辛丑，陶茂林剿平郭家驿等处回匪。谕僧格林沁驻军指挥调度，勿轻临前敌，致蹈危机。壬寅，恭亲王罢军机，撤议政。命文祥等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宜。粤匪陷诏安，知县赵人成死之。癸卯，凉州回众叛，剿平之。允英、法在江宁通商。命鲍超筹备西征，准专奏。惇亲王言恭亲王被参不实，下王公、大学士等详议以闻。乙巳，

塔城回乱。锡霖乞病，罢之，命赴伊犁，由明绪调遣。提督谭胜达以克扣勇粮褫职，仍命赴鲍超军。以武隆额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丁未，巴里坤领队大臣色普诗新以兵援古城，遇贼，失利，死之。己酉，闽军败汀州、连城踞贼。庚戌，甘军击退古浪、平番回匪。辛亥，从王大臣请，命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丙辰，谕官文简汰兵勇。己未，命杨岳斌赴甘。沈葆桢丁母忧，诏夺情署江西巡抚。辛酉，西宁回匪复叛，陷大通。壬戌，桂军复永淳。癸亥，命毛昶熙回京。是春，免直、苏、皖、赣灾扰诸处额赋及逋课。

夏四月乙丑朔，禁热河围场垦红桩内地。肃州回匪踞嘉峪关，围州城，抚彝回匪亦起。丁卯，彭玉麟疏辞漕督，请专办水师，允之。留吴棠漕运总督任，办清、淮防务。己巳，官军复盐茶厅，免已革提督成瑞罪。庚午，回匪陷古城，领队大臣惠庆等死之。乙亥，台湾肃清。丁丑，黔军复玉屏、天柱。命恭亲王仍直军机，毋复议政。甘州回匪陷永固堡。壬午，粤匪再陷沭、宿。霆军十八营不愿西征，溃于金口。止鲍超西征，命招集溃勇赴闽剿贼。乙酉，宁夏官军剿贼大捷。丙戌，粤、捻并回窜兖、济，命刘铭传赴直隶设防。己丑，赐崇绮等二百六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辰，以山东贼势蔓延，命曾国藩出省督师，会僧格林沁军南北合击。癸巳，僧格林沁剿贼于菏泽南吴家店，失利，与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死之。事闻，辍朝三日，特予配飨太庙。命曾国藩督师剿贼，李鸿章署两江总督。

五月乙未朔，谕成禄进剿肃州踞匪。霆营叛勇由江西窜福建。粤、捻并窜开州、东明。丙申，陶茂林军溃，回匪围安定，兰州戒严。戊戌，命曾国藩节制直、豫、鲁三省军防。甘肃溃勇窜扰陕西。乙巳，免李元度遣戍。丁未，粤、捻并渡运河，东窜济宁、兖、泰。戊申，严谕盛京、吉林剿办马贼。己酉，以剿贼无功，褫官文、张之万、毛昶熙职，均留任，并撤官文宫衔。趣鲍超赴江西。辛亥，命侍读学士卫荣光赴东昌督办沿河民团。壬子，官军克漳州、南靖。允沈葆桢终制。曾国藩辞节制三省军务，不许。回匪陷肃州。粤、捻分窜丰、沛。谕整顿沿海水师。窜陕溃勇平。谕刘长佑驻直境，崇厚驻东昌，部署沿河防务。黔匪陷广顺，旋复之。甲寅，雨。粤匪围永定。乙卯，苏军复漳浦。以刘坤一为江西巡抚。庚申，以防剿迟延，褫提督刘铭传职，仍留任。杨岳斌请开缺，不允，仍命赴甘。壬戌，奇台官军复济木萨。癸亥，官军复阶州。

闰五月甲子朔，起沈葆桢督办江西防剿。乙丑，粤匪由福建窜嘉应。戊辰，粤军复平和、诏安。川军复正安。壬申，泗城匪平。甲戌，减杭、嘉、湖属漕米二十六万石。丁丑，汪海洋回窜永定，官军失利，总兵丁长胜等死之。己卯，回匪踞阜康。张总愚南窜至雉河集。谕刘铭传、吴棠等会剿。粤匪陷广东镇平。遵义匪降。丙戌，鄂尔多斯蒙兵击退花马池回匪。黔匪陷绥阳。己丑，上临僧忠亲王丧，赐奠。赏其孙那尔苏贝勒、温苏都辅国公。曾国藩驻军临淮。特克慎卒，命皂保查巴尔虎争界事。恩合为吉林将军。庚寅，以久旱，谕修省求言。癸巳，谕耆英获咎，毋庸昭雪。禁肃顺之子出仕。以耆英子庆锡鸣冤，谓其死由肃顺也。

六月甲午朔，增设安徽安庐滁和道。改凤卢颍道为凤颍六泗道，仍兼凤阳关监督。命刘长佑回保定，潘鼎新军驻济宁。丙申，甘肃民勇复嘉峪关。以安西、玉门诸县回匪乱，谕杨岳斌进驻兰州。己亥，申谕各省甄别牧令。壬寅，塔尔巴哈台回匪诱戕参赞锡霖等，围城，为喇嘛棍噶札拉参兵击退。调武隆额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以额腾额为叶尔羌参赞大臣。丙午，雨。论载华等办工侵蚀罪，夺载华贝子、恩弼辅国公，仍圈禁二年。己酉，沈桂芬以忧免，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黔匪复陷天柱，扰湖南会同，劳崇光、李瀚章合剿之。黔军复黔西，在独山失利。壬子，岷州回匪乱，戕知州增启等，扰洮州。乙卯，援黔川军复正安。丁巳，奇台、哈密陷，哈密办事大臣札克当阿死之。文麟退巴里坤。谕杨岳斌、成禄、联捷军进击肃州匪。回子台吉陆布沁投诚。丁巳，御史穆缉香阿请慎选侍御仆从。谕内务府稽察有便僻侧媚者，举实严惩。是夏，免陕西、浙江、福建等州县被扰额赋，及哈密兵扰粮课。

秋七月癸亥朔，谕刘蓉严防定边、鄜、延、邠、陇，杨岳斌防犯回酋赫明堂。甲子，回匪陷巴燕岱，伊犁领队大臣穆克登额等死之。褫助逆伯克都鲁素等职。官军复库尔喀喇乌苏。命布尔和德署领队大臣，援塔城。雷正绾各军攻金积堡失利，退至韦州。丁卯，武隆额剿礼拜寺回逆，平之。

黔匪陷古阡，知府严谨阵没，官军旋复其城。癸酉，命董恂、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商约事务。己卯，赏科尔沁亲王伯彦那谟祜世袭博多勒噶台亲王号。壬午，御史蔡寿祺以妄言褫职。黔匪陷大定，旋复之。己丑，奉天马贼扰遵化、蓟州，罢玉明，予严议。以恩合署盛京将军。换荷兰约。庚寅，谕禁法教士干预军事。壬辰，陈国瑞罢帮办军务。

八月庚子，以议抚贻误，褫恩麟职，戍成瑞黑龙江。祁寯藻致仕。粤、捻各逆窜皖、豫境。壬寅，设机器局于上海。癸卯，回匪犯巴里坤，讷尔济击走之。文麟军于奎苏失利。甲辰，裹塘夷务竣。予四川总督骆秉章假，命崇厚署之。严谕麟兴亲勘唐努乌梁海立界。乙巳，命左宗棠驻粤，节制赣、粤、闽三省各军。丙午，命曾国藩进驻许州，会剿豫捻。辛亥，令伊犁捕诛从逆官兵。予剿贼出力额鲁特总管蒙库巴雅尔等奖叙有差。癸酉，褫玉明职。郭嵩焘请开缺，以语多负气，严饬之。减江西丁漕浮收。裁州县捐摊繁费。粤酋汪海洋杀李世贤。乙卯，粤匪陷广东长乐。英、法还天津海口炮台。丙辰，都兴阿辞督办军务，不许。丁巳，谕李鸿章等妥议江北新漕河海并运。庚申，苏、松、杭、嘉、湖属水，赈恤之。予龙溪乡团殉难男妇建祠，赐名忠义乡。辛酉，谕崇实等查办酉阳教案。

九月甲子，上躬送定陵奉安，命肃亲王华丰等留京办事。长乐贼以城降粤军。丙寅，免定陵奉安经过地方田赋。戊辰，以捻首张总愚及赖、任各逆窜扰豫、鲁，命李鸿章会剿。吴棠署两江总督，李宗义署漕运总督。命曾国藩仍驻徐州。己巳，允招商办云南铜厂。庚午，调江南炮船赴山西河防教习水战。壬申，好水川回众降。官军解南阳围。陶茂林军再溃。甲戌，官军复镇平。丙子，雷军部将胡大贵、雷恒叛，围泾州，提督周显承击退之。马化龙与胡大贵等分窜陕境。授张之万河东河道总督。己卯，上奉两宫皇太后启銮。粤匪犯龙南，刘坤一赴赣州督剿。甲申，葬文宗于定陵。乙酉，回銮。奇台知县恒颐以民勇复奇台、济木萨、古城三城。丁亥，上还宫。戊子，文宗帝后升祔太庙，翼日颁诏覃恩有差。庚寅，褫甘肃提督陶茂林职，以曹克忠代之，逮治总兵陶生林等。左宗棠辞节制三省，不允。是秋，免陕西孝义、浙江兰溪等处被扰逋赋。

冬十月壬辰朔，藏兵克瞻对。回匪犯庆阳，官军击退之。癸巳，定比利时条约。甲午，命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命廓尔喀例贡俟六年并进。庚子，减浙江漕米南米浮收。壬寅，粤匪陷和平。乙巳，王榕吉言潞盐壅滞，请分别停减续加课票，议行。丁未，回匪围巩昌、宁远。己酉，浙军克南田贼垒。辛亥，命刘蓉署陕西巡抚。壬子，以升祔礼成，祫祭太庙。醇亲王辞八旗练兵。谕仍稽察校阅，勤加训练。甲寅，马贼逼奉天，官军失利。庚申，命福兴统吉、黑马队及神机营兵赴剿。辛酉，释绵性。

十一月癸亥，赖、任各匪窜舞阳、郾城，与张总愚股合，谕鄂、豫夹击。丙寅，减徵苏、松、常、镇太仓米豆五十四万石有奇。壬寅，奉军剿马贼失利。李棠阶卒。命李鸿藻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湖北巡抚郑敦谨入为户部侍郎，以李鹤年代。乙亥，治不顾主将罪，成保论斩，戍郭宝昌新疆。丙子，奉天匪首徐点复叛于广宁。庚辰，粤匪陷嘉应。巩昌解围。丙戌，官军失利于济木萨，恒颐死之。丁亥，谕刘长佑驻边隘督剿马贼。己丑，川军剿松潘番贼，平之。黔匪犯叙永、綦江。庚寅，命左宗棠亲往嘉应视师。

十二月壬辰朔，曾国藩移军周家口。允明绪遣荣全如俄借兵贷粮。甲午，黔匪陷清镇县城，旋复之。命周达武为贵州提督。乙未，联捷坐贪扰，撤帮办军务，以侍卫隶成禄军。己亥，黎献军溃于肃州。辛丑，马贼回窜昌图。允户部请，拨盐课诸款增内廷用费三十万。壬寅，热河军复朝阳。癸卯，命伯彦讷谟祜回旗会各盟长檄蒙兵协剿马贼。以文麟为哈密办事大臣。乙巳，瞻对逆酋工布朗结等伏诛，三瞻均归达赖管理。丙午，金州匪伪降，窜铁岭。命文祥等办奉天防守事宜。壬子，以雪泽愆期，诏清理庶狱，瘗暴露骸骨。乙卯，恩合以贻误军事褫职。提督成大吉军溃于麻城。丙辰，粤军会复越南宁海府城。调都兴阿为盛京将军。命穆图善督办甘肃军务，接统都兴阿所部各军。庚申，上御保和殿，赐朝正外藩等宴。自是每岁皆如之。滇军复丽江、鹤庆。

五年丙寅春正月辛酉朔，停筵宴。甲子，捻匪扰鄂，曾国藩檄刘铭传援黄州。马化龙乞抚，献宁夏汉城。乙丑，桂军复那檀。免福建例贡。己巳，命穆图善办抚回善后事宜。庚午，云南巡抚林

鸿年赴昭通。乙亥，马贼入踞伯都讷，旋及双城堡，吉林危急。文祥、宝善檄黑龙江兵暨马队援之。己卯，黄岩总兵刚安泰巡洋，遇艇匪，死之。癸未，林鸿年坐畏葸贻误褫职，刘岳昭代之。左宗棠督诸军复嘉应，粤匪平。左宗棠以次论功赏叙。丙戌，马贼窜陷阿勒楚喀及拉林城，富明阿往吉林剿之。命特普钦回黑龙江布防守。吴昌寿降，调李鹤年为河南巡抚，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戊子，奉军复八面城。己丑，谕严缉军营哥老会匪。

二月辛卯朔，诏左宗棠等缓撤江、闽各军，备调北路助剿捻、回诸匪。黔回陷永宁，旋复之。壬辰，命兆琛赴镇远办军务。辛丑，官军复黄陂。丁未，都兴阿坐部勇肆杀褫职，留任。戊申，命广东陆路提督高连升赴任剿办土匪。伯彦讷谟祜剿马贼于郑家屯，大捷。谕马新贻筹办海塘。辛亥，定安军剿马贼于长春，胜之，诏复副都统。壬子，德英忧免，以富明阿为吉林将军。丙辰，召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沣署广东巡抚。己未，湖南军击退黔苗。

三月壬戌，曾国藩移军济宁，督剿张总愚。乙丑，复阿勒楚喀、伯都讷、双城堡三城。己巳，奉军剿南北路马贼，大败之。蠲奉天、吉林被扰诸地银米。庚午，明谊乞病，命麟兴统蒙兵援伊犁。乙亥，赖文光等窜逼开封。戊寅，免随征黑龙江牲丁贡貂。谕内外臣工讲求律例。己卯，马贼窜扰热河。庚辰，允马化龙等投诚。甲申，张总愚窜濮、范，赖文光等由豫窜郓城、巨野，谕曾国藩等守运河，乔松年军截剿。乙酉，马贼陷牛庄。丙戌，曹毓瑛卒。丁亥，闽军复崇安、建阳。戊子，命李鸿藻为军机大臣，胡家玉在军机学习。是春，免河南积欠钱粮，直隶安州、奉天新民等州县被水、被扰额赋。

夏四月己丑朔，奉天北路匪首马傻子伏诛，降其余众。官军复牛庄。粤、捻犯直隶河岸，击退之。辛卯，允曾国荃请裁兵并饷，并调刘联捷、彭毓橘、朱南桂、郭松林赴湖北。丙申，回目以洮州降曹克忠军。戊戌，命马如龙署云南提督。庚子，召文祥、福兴回京，命都兴阿接办奉天军务，节制各军。辛丑，讷尔济复木垒、奇台、古城，诏募民勇防守。癸卯，官军复绥阳。甲辰，回匪陷靖远。戊申，谕奉天、吉林会剿山内外贼匪。己酉，谭玉龙军溃，命曹克忠兼统其军。壬子，回匪回窜庆阳。披楞大举悉兵众迫布鲁克巴，命景纹赴边隘查办。甲寅，武缘匪平。丙辰，粤、捻扰铜、沛及泗州、灵壁。劳崇光进驻昆明。杜文秀复陷丽江、鹤庆、剑川。戊午，回匪犯兰州，官军击退之。

五月壬戌，黔匪复陷兴义、贞丰、永宁。俄使坚请黑龙江内地通商。谕特普钦整顿营伍。乙丑，大考翰、詹擢，孙毓汶四人一等，余升黜有差。戊辰，马朝清降，灵州复。辛未，回匪霍三等回窜凤、岐，官军击退之，谕杨岳斌、刘蓉合击，毋再任入陕。甲戌，回匪陷塔尔巴哈台，武隆额死之。以德兴阿为参赞大臣，奎昌署科布多参赞。严谕成禄迅速出关。乙亥，回匪陷伊犁，明绪等死之。以荣全署伊犁将军。命库克吉泰督办新疆军务。丁丑，诏清庶狱。壬午，以久不雨，诏求直言，禁凌虐罪囚。甲申，谕保举尽心民事官吏。丁亥，官军复荔波。是月，免广东嘉应等处被逋赋。

六月庚寅，雨。允左宗棠请，在闽建厂试造轮船。壬辰，谕内外大臣勤职。辛丑，成禄军进围肃州。壬寅，谕富明阿搜捕山场余匪。甲辰，灵山匪平。戊申，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病免。己酉，以德勒克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福兴为绥远将军。庚戌，盐、固回匪投诚。辛亥，凌云、阳万土匪平。乙卯，谕杨岳斌剿狄、河回匪。

秋七月庚申，褫广凤、图尔库职，逮讯。命侍郎魁龄等使朝鲜，册封王妃。壬戌，官军复哈密。甲子，谕整顿广东吏治、军务、厘税。乙丑，李鸿藻丁母忧，懿旨令百日后仍直弘德殿、军机处。庚午，湘军克思南贼巢。壬申，李鸿藻请终制，不许。癸酉，减苏、松、常、太浮收米三十七万余石，浮收钱百六十七万余贯。丙子，崇厚会日斯巴尼亚使换约。己卯，黔匪陷石阡，旋复之。庚辰，免乌梁海七旗应纳半贡。乙酉，河南河决胡家屯。

八月戊子，刘蓉病免，调乔松年为陕西巡抚，以英翰为安徽巡抚。己丑，濮州河决。庚寅，浔、郁匪平。裁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道。辛丑，赏李云麟头等侍卫，帮办新疆军务。癸卯，杨岳斌病免，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吴棠为闽浙总督，张之万为漕运总督。实授瑞麟两广总督。甲辰，官军克大孤山贼巢，徐宗礼伏诛。乙巳，官军剿败张、牛诸捻。以月食示儆，饬廷臣修省。丁未，

从御史庆福请，积粟张家口、绥远城、转运新疆，以济民食。

九月丁巳朔，命谭廷襄会崇厚办义国商约事务。癸亥，福建兴化土匪平。甲子，谕李云麟与麟兴等整顿北路防军。命皂保赴归化督运新疆饷款。回匪陷阜康。祁寯藻卒。辛未，滇回陷安宁等州县。癸未，左宗棠请将闽、浙绿营减兵加饷，就饷练兵。允之。是秋，免贵州、广东、山东、福建被扰，江西被灾等处额赋，浙江等县逋赋。

冬十月辛卯，命刘长佑严核畿辅兵额。癸巳，张总愚由陕州窜平陆，官军击退之。乙未，命沈葆桢总司福建船政事务。命刘典帮办左宗棠军务。己亥，张总愚西窜，陷华阴、渭南。甘回窜宜君、三水。诏责曾国藩任贼蔓延。辛丑，允李鸿藻病假。命富明阿办吉林善后事宜，汪元方为军机大臣。壬寅，黔回陷兴义，旋复之，并复安平、镇宁。乙巳，曾国藩乞病，请开各缺，在营效力，并注销侯爵，谕慰之，命病痊陛见。谕穆图善援应陕西。丙午，修海宁石塘。是月，免安徽、寿州等州县被水新旧额赋。

十一月丙辰，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署通商大臣。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任剿匪。戊午，予山东巡抚阎敬铭假，以丁宝桢署之。庚申，刘铭传等剿任、赖各匪于金乡，大捷。乙丑，三札、两盟西征蒙兵溃，李云麟回乌城。谕库克吉泰统吉、黑军速进。丁卯，川军克桐梓贼巢。丁酉，曾国荃劾官文贪庸骄蹇。命撤任查办。己卯，定福建船政章程。

十二月丁亥，以给事中寻銮炜参劾失实，切责之，因谕科道慎重言事。己丑，郭松林等大破任、赖诸匪于德安。庚寅，以黄河趋北，谕苏廷魁周历履勘，并会同直、鲁、豫三省筹办堤工。甘回复陷哈密。罢胡家玉军机，褫职留任。以受官文贿也。甲午，曾国藩复疏请开缺。温旨慰留。己亥，雷正绾军复平凉。呼兰匪平。庚子，援黔、湘军剿苗匪於铜仁，大捷。己酉，回匪围庆阳，提督周显承等力战死之。甲寅，陕西剿张总愚，失利于灞桥，总兵萧德阳等死之。以捻势披猖，命曾国藩等广筹方略。

清史稿卷二二　本纪第二二

穆宗二

六年丁卯春正月己未，任、赖诸匪窜孝感、德安，官军失利，总兵张树珊死之。壬戌，复靖远。丙寅，革官文总督，召来京。以李鸿章为湖广总督，调李瀚章为江苏巡抚，以刘瀚为湖南巡抚。己巳，张锡嵘剿捻匪于西安鱼化镇，死之。刘松山军大捷。命乔松年专办陕西军务。辛未，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赏刘典三品衔，帮办军务。乙亥，哈密回匪窜巴里坤，官军击退之。讷尔济病免，以伊勒屯为巴里坤领队大臣。丙子，命徐继畬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新设同文馆事务。己卯，官军复镇雄。

二月乙酉朔，刘铭传追剿任、赖于钟祥，失利。鲍超进击，大败之。庚寅，命李鸿章督军赴豫。壬辰，京师疫。甲午，擢刘松山为广东陆路提督。丁酉，陕回马生彦等降。减广州属徵收米折银十九万有奇，著为令。乙巳，桂军复泗城。庚戌，以丁宝桢为山东巡抚。辛亥，洮州复陷。壬子，云贵总督劳崇光卒，以张凯嵩代之。

三月丁巳，鄂军剿贼于蕲水，失利，道员彭毓橘等死之。癸亥，总兵段步云军溃于鄜州。戊辰，鲍超累乞病，谕仍赴黄州。乙亥，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辞，不允。丁丑，谕李云麟等安顿新疆难民。辛巳，曹克忠军复洮州。壬午，回匪马占鳌等犯西宁。是春，免浙江仁和等场被扰逋课、山西平定等处民欠仓谷。

夏四月丁亥，允琉球国子弟入监读书。予鲍超病假。戊子，何琯军复哈密。己丑，周祖培卒。癸巳，吉林马贼平。丙申，日斯巴尼亚使来换约。壬寅，刘松山大破捻、回于同州。丙午，赠哈密殉难扎萨克郡王伯锡尔亲王，建祠。德勒克多尔济病免，命麟兴为乌里雅苏台将军，调荣全为参赞。丁未，瞻对番目大盖折布伏诛。庚戌，贵德回匪叛，陷厅城。

五月甲寅，哈蜜回匪窜玉门，官军击退之。以旱，命恤难民、育婴孩、掩暴露、赡阵亡者家属。戊午，谕广购书籍，并重刊御纂钦定经史，颁发各学。己未，郭宝昌、刘松山两军破张总愚于朝邑。

免郭宝昌遣戍。辛酉，命曾国藩为大学士，骆秉章协办大学士。丙寅，诏清理庶狱。丁卯，桂军复荔波、义宁。戊辰，诏求直言。核减宫廷用款。己巳，捻匪渡运河，予丁宝桢严议。庚午，贼窜长垣，官军击退之。癸酉，以剿贼无功，褫曾国荃顶戴，与李鹤年下部严议。谕李鸿章戴罪图功。京师地震。庚辰，董福祥陷陕西甘泉。

六月甲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俄人窥伺新疆，下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会总理王大臣妥议。丙戌，申禁州县浮收漕粮。甲午，倭仁乞病，罢职务，仍以大学士直弘德殿。乙未，官军败捻匪于即墨。庚子，顺直久旱，饥，赈恤之。允鲍超回籍。辛丑，李鸿章檄刘铭传、潘鼎新等军防运河，扼胶、莱。命成禄节制黄祖淦、王仁和两车。以畿内亢旱，拨闽、广、赣厘捐三十万，浙、闽海关洋税三十五万备赈需。癸卯，甘回陷陕西华亭，旋复之。丁未，免昌平例贡果品。己酉，自三月不雨以来，上频祈雨。至是日，雨。是月，免陕西乾州等属灾扰额赋。

秋七月己未，雨。陕军复甘泉。庚午，永定河决。己卯，以捻匪过胶莱河，谕各路扼守河、运两防，夺丁宝桢职，仍留任。是月，免湖南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丙戌，停奉天冬围。戊子，湖北匪首刘汉忠伏诛。庚寅，命黎培敬会办贵州剿抚及屯田事宜。壬辰，奉军剿平孤山、法库等处贼匪。辛卯，署贵州提督赵德光剿贼于安平，死之。丙申，穆隆阿等军剿枭匪于文安，失利。济阳土匪作乱，剿平之。丁酉，迤西回犯姚州。戊戌，贵州巡抚张亮基开缺严议，命曾璧光署之，布政使严树森以逗遛褫职。壬寅，召陈国瑞来京。丙午，以淮、楚各军所至骚扰，谕李鸿章严申军律。己酉，裁热河木税。庚戌，创建福建船坞。

九月壬子，允左宗棠调曹克忠赴陕。丙辰，赖、任诸匪犯运河，牛师韩军击退之。丁巳，河、狄、西宁回众投诚。庚申，停山东例贡。辛酉，安置额鲁特游牧于额尔齐斯河。甲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言预筹修约事。谕曾国藩等各抒所见以闻。己巳，命丁日昌赴上海办理义国换约。壬申，抚恤巫山被水灾民。丁丑，命荣全与棍噶札拉参筹办哈萨克剿抚机宜。己卯，命冯子材赴左江，专办南、太军务。赈襄阳等府灾民。

冬十月癸未，谕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严申军律。甲申，察哈尔都统色尔固善卒，以库伦办事大臣文盛代之。乙酉，以张廷岳为库伦办事大臣。丙戌，陕军复宁条梁及宜君。饬席宝田军赴沅州，统援黔军务。壬辰，迄西回陷定远、大姚。癸巳，汪元方卒。命沈桂芬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丙申，曾国荃病免，以郭柏荫为湖北巡抚，苏凤文为广西巡抚。赈山东被水灾民。乙巳，派美前使蒲安臣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己酉，回匪陷宝鸡、正宁，旋复之。

十一月庚戌朔，命道员志刚、郎中孙家谷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壬子，刘铭传等军剿赣榆，大捷。任柱伏诛。癸丑，以枭匪蔓延，褫刘长佑职，仍责自效。命官文署直隶总督。丙辰，陕军剿捻洛川，遇回匪，失利，提督李祥和死之。癸亥，张总愚陷延川、绥德。甲子，增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以李云麟为之，明瑶为帮办。福济为科布多帮办。甲寅，刘铭传军剿贼于诸城，大捷。丁丑，陕军复延川、绥德。

十二月壬午，张总愚窜吉州，左宗棠、赵长龄均褫职留任。成禄剿回匪于肃州，失利，总兵黄祖淦死之。癸未，赏陈国瑞头等侍卫，隶左宗棠军。刘铭传等剿贼于寿光，大捷。迤西回陷禄丰、广通、元谋。己丑，官军复吉州。壬辰，直隶枭匪平。甲午，赏刘长佑三品顶戴，命率所部回籍。永定河堤工合龙。丙申，命蒋益沣以按察使候补，隶左宗棠军，率楚勇回籍。丁酉，骆秉章卒。刘松山等败张总愚於洪洞。调吴棠为四川总督，以马新贻为闽浙总督，李瀚章调浙江巡抚，丁日昌为江苏巡抚。戊戌，淮军剿贼高邮，大捷，获赖文光等，诛之。辛丑，东捻平，加赍李鸿章、曾国藩世职，赏刘铭传、英翰及郭松林、杨鼎勋、善庆世职有差，复曾国荃顶戴。壬寅，以左宗棠督师入晋，命库克吉泰、乔松年、刘典督办陕西军务。甲辰，命杨占鳌署甘肃提督，接办西路军务。戊申，左宗棠檄喜昌、刘松山等赴磁州迎剿。谕张曜、刘铭传等会剿。己酉，命郑敦谨往山西查办事件。是月，免浙江仁和等场未垦灶课、云南嵩明等属歉收额粮。

七年戊辰春正月庚戌朔，捻首李允等率众降于盱眙，诏诛之，遣散余众。命朱凤标协办大学士。乙卯，回匪复陷正宁。丙辰，喜昌等击张总愚于河内，大捷。西宁回陷北川。李云麟乞病。不许。

以锡纶为布伦托海帮办大臣。辛酉，张总愚北窜定州，保定戒严，官文、左宗棠均褫职留任。谕玉亮统神机营兵剿贼。壬戌，张总愚犯清苑，刘松山、郭宝昌等军绕贼前剿之，予优叙。陈国瑞、宋庆、张曜均以军至保定。达赖请宥里塘犯东登工布死罪，允之。命贾桢等设团防总局。癸亥，谕令天津洋枪、练军各队赴河间，与山东军联络防剿。甲子，李鸿章遣周盛波等军北援。趣左宗棠赴保定北方督剿。命恭亲王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巡防。壬申，允英翰入卫畿疆，命统牛师韩军驻黄河以南。饬程文炳军赴河间会剿。癸酉，张总愚陷饶阳，旋复之。贾桢以病致仕。乙亥，命左宗棠总统各路官军。

二月辛巳，官军复渭源。癸未，命恭亲王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戊子，回匪复陷宁条梁。己丑，回匪窜伊克巴沙尔，官军击退之。褫赵长龄、陈湜职，遣戍。壬辰，陕军复宝鸡。癸巳，滇军解镇雄围。迤西回陷楚雄。乙未，豫、皖各军败张总愚于束鹿。庚子，左宗棠、李鸿章等军剿贼，迭破之。回匪陷怀远、神木。壬寅，白泥＜□屯山＞苗匪降。乙巳，以朝鲜请严边禁，命延煦、奕榕赴奉天，会都兴阿勘展边事宜。

三月壬子，张凯嵩乞病，谕责其逗留规避，褫职。回匪陷鄜州，刘典驻三原督剿。癸丑，以刘狱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乙卯，陕军复鄜州。癸亥，谕庶吉士散馆仍试诗赋。戊辰，张总愚窜延津、封邱，刘松山、郭宝昌击败之。辛未，命沈桂芬为军机大臣。乙亥，命朱凤标为大学士。丙子，迤西回陷易门。丁丑，张总愚窜滑县，击败之。是月，免直隶安州等处涝地逋赋。

夏四月己卯朔，哈密回陷五堡，官军击退之。甲申，张总愚陷南皮。丁亥，谕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等，督各军于运河东西分路防剿。己丑，苗匪何正观降。庚寅，陕军剿回匪于邠州，失利，谭玉龙死之。己巳，永定河决。乙未，召都兴阿来京。戊戌，黎平苗犯晃、沅各境，官军击退之。辛丑，宁条梁回扰鄂尔多斯游牧，贝子札那格尔济击退之。回匪犯哈密，伊勒屯等会击退之。癸卯，赐洪钧等二百七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免四川各土司三年租赋。

闰四月戊申朔，迤西回窜陷昆阳、新兴、晋宁、呈贡、嵩明。戊午，回匪复陷神木。癸亥，陕军复延长。甲子，董福祥投诚，谕立功自赎。乙丑，回匪踞乌审旗，分扰准噶尔旗，逼托克托城。丁卯，程文炳、陈国瑞、刘松山等军击张总愚于高唐、茌平、博平，大捷。贼窜东光。己巳，回匪再陷庆阳及宁州、合水，知县杨炳华死之。辛未，命都兴阿为钦差大臣，会同左宗棠、李鸿章剿捻，调遣春喜、陈国瑞、张曜、宋庆四军，崇厚帮办军务。

五月戊寅，刘松山等军剿张总愚于盐山、海丰、大捷。己卯，创设长江水师，置岳州、汉阳、湖口、瓜州四镇总兵官。癸未，陕军击退窜邠、凤回匪。壬辰，北山土匪犯延安，官军失利，副将刘文华等阵没。庚子，滇军复元谋、武定、禄劝、罗次。是月，免湖南晃州被扰逋赋。

六月己未，郭松林等剿捻于临邑、滨州、阳信，大捷。谕水师严扼运防。辛酉，桂军复归顺。癸亥，金匪窜宁古塔界，官军剿平之。甲子，陕军克宜川。丙寅，张总愚犯运河岸，官军击败之，捻众多降。戊辰，又击之于商河，大捷。乙亥，李云麟褫职查办。命明瑶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浙江海塘工竣。

秋七月丁丑，蠲直、鲁、豫被扰各州县田赋。己卯，春寿以欺饰褫职。壬午，抚恤沧州等处被扰难民。乙酉，张总愚赴水死，捻匪平。加李鸿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丁宝桢、英翰、崇厚并加太子少保衔，复官文衔翎，晋刘铭传一等男，郭松林一等轻车都尉，赏宋庆、善庆二等轻车都尉，刘松山黄马褂、三等轻车都尉，郭宝昌、张曜、温德勒克西骑都尉，黄翼升加一云骑尉，复陈国瑞提督世职，余升叙有差。命惇亲王祭告定陵。允彭玉麟回籍终制。丙戌，召左宗棠、李鸿章入觐。丁亥，荥泽河决。辛卯，毛昶熙言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旋御史张绪楷疏请保泰持盈，及时讲学，并嘉纳之。壬辰，允左宗棠请，资遣降众回籍。癸巳，武陟沁河堤决。乙未，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以英桂为闽浙总督。命彭玉麟赴江、皖会筹长江水师事宜。戊戌，谕苏、皖、豫、鲁各属修圩寨，饬乡围。庚子，予宋儒袁燮从祀文庙。援黔川军复龙里、贵定。川军剿越嶲夷匪，胜之，俘其酋勒乌立。授曾璧光贵州巡抚。辛丑，布伦托海变民窜乌陇古河。德勒克多尔济卒。癸卯，抚恤荥、郑灾民。甘回扰白水、郃阳，陕军击退之。甲

辰，援黔湘军复瓮安。

八月乙巳朔，褫御史德泰职，以奏请修理园庭也。库守贵祥妄陈希利，发黑龙江为奴。永定河决。己酉，谕明瑶等规复布伦托海旧制。命马新贻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壬子，延安土匪扈彰降。癸亥，谕左宗棠兼顾山西军务。戊辰，谕吉林严定开恳围荒界限。辛未，谕金顺专办援陕军务。是月，免皖、苏、鲁、豫、鄂被扰积年逋赋。

九月壬午，官军复庆阳。甲申，肃州回攻敦煌，官军击退之。谕伊勒屯等筹办巴里坤屯田。乙酉，援黔川军会复平越。辛卯，命延煦出关查办奉天展边事宜。癸巳，滇军复晋宁、呈贡。是月，免浙江横浦等场歉收灶课。

冬十月丁未，回匪犯泾州、灵台，击退之。乙卯，文麟抵哈密，谕兴办蔡巴什湖等处屯田。丙辰，穆图善克河州。赈济南、武定水灾。丁巳，戍李云麟黑龙江。戊午，命李鸿藻仍直弘德殿及军机。庚申，以守科布多功，加土尔扈特郡王凌札栋鲁布亲王衔。己巳，黔苗复陷兴义，旋复之。

十一月甲戌，援黔川军复麻哈。丁亥，凉州总兵周盛波以不戢所部，褫职。回匪扰鄂尔多斯等旗，窜榆林。谕定安等截剿。壬辰，谕除吏胥积弊。己亥，黔军克都匀，赏张文德黄马褂。庚子，台湾英领事纵洋将掠船，踞营署，焚局库，勒兵费。谕总署诘办，饬英桂等遴员交涉。壬寅，热河匪平。免吉林双城堡被水屯田租赋。

十二月甲辰朔，川军剿西昌夷匪，连捷，各夷部降。援黔湘军复天柱。丙午，回匪犯包头，蒙军失利。丁未，热河匪首弥勒僧格林伏诛。甲寅，以曾国藩言川私病楚，谕筹止川盐济楚章程，撤局停税。丁巳，滇军复澄江。庚申，申谕各省禁种罂粟。壬戌，黔苗窜扰河池，官军击退之。乙丑，谕朝审缓决三次以上者并减等。永定河工竣。戊辰，麒庆罢，以庆春为热河都统。庚午，刘松山剿贼大理川，大捷。壬申，截鄂饷二十一万赈河南灾。是月，免江苏荒地粮赋，山东泰安、河南汝宁等属被扰逋粮。

八年己巳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丁丑，川、湘、黔、桂各军会剿苗匪，黔军复长寨。戊寅，滇军克富民。己丑，刘松山等军击土、回各匪，败之于清涧。成禄克肃州，与杨占鳌并赏黄马褂。甲子，荥工合龙。丙申，刘松山军败贼于靖边，董侍有等以镇静堡及靖边降。迤西回犯昆明，岑毓英等击退之。辛丑，雷正绾克泾州董家堡。

二月戊申，命袁保恒督办西征粮饷。

三月癸酉朔，林自清戕兴义知县，提督陈希祥诱诛之，赏希祥黄马褂。甲戌，援黔、湘军复镇远府、卫两城。戊寅，甘肃提督马连升部兵变，戕连升，部将周绍濂击逆党于同官，殄之。乙酉，谕督抚于克复州县慎选牧令，拊循流亡。庚寅，回匪陷磴口。甲午，吐鲁番回匪犯哈密，官军迭败之。乙未，桂军克凭祥。己亥，懿旨，大婚典礼，力崇节俭。

夏四月癸卯朔，迤西回陷杨林营，刘岳昭退守曲靖，严责之。乙巳，麟兴以畏事褫职。以福济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文硕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己酉，雷正绾、黄鼎军复镇原、庆阳。援黔川军复瓮安。己未，援黔、湘军会复清江。庚申，允刘铭传乞病。辛酉，免陈堤遣戍。是月，免山东东昌等属逋赋。

五月庚辰，援黔、湘军复施秉，进攻黄飘贼垒，失利，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提督刘长槐死之。壬午，回匪陷澄江。甲申，杜嘎尔等军大破贼于杭锦旗。辛卯，命李鸿章赴四川察办吴棠劾案。申诫岑毓英任用通贼练目，苛敛民捐。以马如龙为云南提督。丙申，官军剿匪于保安，大捷，匪首袁大魁等伏诛。自春正月不雨至于是月，上频祷祈。丁酉，雨。

六月辛亥，援军会克寻甸。壬子，命董恂、崇厚办理奥斯马加换约。甲寅，永定河决。戊午，予黄飘死事提督荣惟善、总兵罗志宏等世职加等。辛酉，武英殿灾。癸亥，倭仁、徐桐、翁同龢请勤修圣德，以弭灾变，上嘉纳之。丙寅，谕督抚考课农桑。庚午，回匪犯阿拉善定远营，蒙兵失利。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癸酉，张曜等军败回匪于察汉淖尔。命吴坤修赴沿江各属抚恤灾民。甲戌，滇军复嵩明，克白盐井。甲申，桂军会越南军克九葜、洛阳等隘。乙酉，谕锡纶赈恤额鲁特人众。丙戌，朝鲜请鸭绿江北禁游民建屋垦田。趣都兴阿等妥办。壬辰，何琯军败贼于木垒河等处。

是月，免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庚子朔，俄商船泊呼兰河口，求吉、黑内地通商，谕总署按约止之，禁军民私与贸易。癸卯，内监安得海出京，丁宝桢奏诛之。黔匪复陷都匀。丙午，桂军会复越南高平。庚戌，申谕约束太监。壬子，官军剿平杭锦旗属窜回。癸丑，宁夏官军剿贼失利，副将方大顺阵亡。戊午，棍噶札拉参军复布伦托海，贼首张＜⿰兴心＞等伏诛。己未，官军剿达拉特旗窜匪，殄之。是月，赈浙江杭、湖各属，湖南安乡等县水灾。

九月庚午，高台勇溃，褫成禄职，留任。壬申，拨京饷三十万济武、汉等属工赈。甲戌，马化龙复叛，袭陷灵州。官军复威戎堡、水洛城。戊寅，滇军复易门。壬午，免暹罗补历年贡品。庚寅，乌鲁木齐匪窜哈密，何琯等击败之。乙未，福建新造第一轮船成，命崇厚勘验。戊戌，谕福济等额鲁特各安旧居，僧众居阿尔泰山南，俗众居青格里河。

冬十月庚子，刘松山败回匪于吴忠堡等处。辛丑，金顺又败之于纳家闸。命杨占鳌署甘肃提督，办肃州善后事宜。法使罗淑亚与其水师提督以兵船赴赣、鄂、川省查教案，谕所在按约待之。乙巳，雷正绾、黄鼎败回匪于固原、盐茶。丁未，命毛昶熙、沈桂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丑，命文硕等会勘布伦托海分界事宜，董恂办理美国换约。甲寅，滇军复楚雄、南安、定远。刘岳昭移军昆明。己未，哈密官军剿西路回匪，大捷。甲子，凤凰城匪首王庆等伏诛。乙丑，刘松山军复灵州。是月，赈云南水灾，直隶旱灾。

十一月丙子，茌平教匪孙上汶等谋逆，捕诛之。丁丑，裁新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庚辰，辰江宁水灾。癸未，免科布多属贡貂。甲申，滇军复昆阳。丙戌，甘军复靖远。庚寅，永定河口合龙。乙未，命文硕来京，改奎昌办理分界。是月，免直隶东明被淹、被扰，安徽无为等州县卫被水逋赋。

十二月庚子，援滇川军克鲁甸。乙巳，刘松山军攻金积堡，总兵简敬临等死之。乙卯，披楞侵占哲孟雄各地，廓尔喀与唐古特构嫌，谕恩麟防维开导。布鲁克巴内哄，并谕恩麟解释抚绥。丁巳，越南匪平。谕苏凤文严申边禁。癸亥，赈畿南灾。

九年庚午春正月丁卯朔，停筵宴。癸酉，滇军复禄丰。甲戌，甘军击败援贼于王家疃。己卯，回匪陷定边。癸未，神武门木库火，诏修省。庚寅，回匪陷安定。陕军复定边。甲午，马德昭留办潼关防务。

二月辛丑，刘松山督剿金积堡回匪，中炮卒。赏道员刘锦棠三品卿衔，接统其军。以俄官往齐齐哈尔、吉林商界务，谕富明阿、德英据约待之，毋迁就。乙巳，回匪分窜安边、清涧，陕军击走之。丙午，又分窜花马池、榆林，宋庆军剿之。戊申，官军击败米脂窜匪。壬子，命李鸿章赴陕西督办军务。甲寅，回匪窜同官、宜君，陕军剿败之。丙辰，法使因教案藉兵要挟，谕各疆吏通商大臣迅结交涉事宜。辛酉，宁夏各堡降回复叛。

三月丁卯朔，回匪窜准噶尔旗，马玉崑击败之。辛巳，雷正绾以疏防峡口，褫职留营。谕诫西征各军贪功锐进。乙酉，滇军复弥渡、宾川、丽川、缅宁。辛卯，回匪分扰岐、凤，李辉武击败之。

夏四月甲辰，谭廷襄卒。

五月庚午，命崇实赴贵州，会同曾璧光查办教案。癸酉，始允英国设置沿海各口电线。甲戌，援黔川军克黄飘、白堡等苗寨。庚寅，天津人与天主教启衅，焚毁教堂，殴毙法领事。命曾国藩与崇厚会商办理。乙未，谕疆吏饬禁播谣惑众，保护通商传教各区。李鸿章督军入关，请调郭宝昌军，允之。命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以成林署三口通商大臣。是月，免直隶安州等属逋赋。

六月戊戌，奎昌赴塔尔巴哈台，与俄使勘办立界。壬寅，赛音诺颜部蒙兵剿回匪失利。丁未，滇军复威远。己酉，命彭玉麟赴江南，会同沿江督抚整顿长江水师。庚戌，甘军败回匪于巩昌。乙卯，永定河决。庚申，以疏防民教启衅，褫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职，下部治罪。辛酉，滇军复姚州。癸亥，命毛昶熙会同曾国藩查办教案。曾国藩言：“善全和局，为保民之道。备御不虞，为立国之基。”谕旨嘉勉。命丁日昌赴天津帮办洋务。

秋七月戊辰，以珲春边务事繁，加协领副都统衔，为定制。丙子，法使罗淑亚以曾国藩不允府、县论抵，回京。谕曾国藩迅缉原凶，从速办结。丁丑，召崇厚还。命毛昶熙署三口通商大臣。甲申，

周盛传等剿散北山余匪。丙戌，谕曰：“海上水师，与江上水师截然不同。欲捍外侮图自强，非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则永无自强之日。近年内外臣工，值事急时，徒事张皇。祸患略平，又为苟安之计。即创立战守章程，而奉行不力，使朝廷谋议均属具文。积习因循，焦忧曷释。兹闽、沪两厂轮船告成，马新贻、丁日昌、英桂、沈葆桢各择统将出洋，穷年练习，以备不虞。广东亦应筹备轮船，瑞麟、李福泰务切实办理。将校有熟谙风涛沙线者，随时择保，即山野中或长于海战，亦当随时物色，量材超擢。各督抚其统筹全局，以副委任。”庚寅，南路甘军复渭源、狄道。是月，免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丁酉，汝阳人张汶祥刺杀马新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调直隶总督，李瀚章为湖广总督。戊戌，设黄河水师。庚子，北山匪首李凡觉伏诛。壬寅，命张之万会同魁玉讯张汶祥。己酉，召毛昶熙还。命李鸿章会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癸丑，桂军剿平安边、河阳贼匪，梁添锡伏诛。允越南进方物及驯象。己未，命李成谋为新设轮船统领。

九月戊辰，滇军复新兴。庚午，谕崇实仍赴遵义办教案。甲戌，治天津民教启衅罪，张光藻、刘杰遣戍，诛逞凶杀害之犯十五人。

是秋，川东、荆州、热河被水，赈抚之。

冬十月乙未，沈葆桢丁忧，命百日后仍经理船政。丙申，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谕严禁四川州县苛派。拨款续赈北山难民。辛丑，以江北漕船阻浅，由陆路转运临清。甲辰，天津制造局成。庚戌，日本请立约通商，允总署遴员议约。辛亥，免科布多贡貂。壬子，裁三口通商大臣，命直隶总督经理，如南洋大臣例，给钦差大臣关防。严谕疆吏慎密交涉，有漏泄者立诛之。丙辰，以水旱叠见，诏修省。戊午，移周盛传军卫畿辅。陕回禹生彦等窜平番，官军失利，提督张万美等死之。庚申，设直隶津海关道。刘锦棠各军克汉伯等堡，合围金积堡。

闰十月乙丑，俄使倭退嘎哩来京。庚午，湘潭会匪平。乙亥，滇军复永北、鹤庆、镇南、楚雄。回匪陷乌里雅苏台。丙子，永定河合龙。谕曾国藩筹河运。戊寅，越南吴亚终等伏诛。

十一月癸巳，命郑敦谨会鞫张汶祥狱。寻定谳，磔张汶祥于江宁。丁酉，回匪窜凉州，副将谢元兴阵没，王仁和击退之。辛丑，援黔湘军复台拱。戊申，福济、荣全以匪入乌里雅苏台，褫职留任。命曾国藩兼通商大臣。庚戌，甘肃总兵周东兴侵赈，命斩于军前。庚申，刘坤一以漏泄密谕，褫职留任。

十二月甲子，谕严禁河工偷减侵蚀诸弊。辛未，滇军复邓川、浪穹。回目马源发戕提督丁贤发等，捕诛之。

十年辛未春正月辛卯朔，停筵宴。壬辰，官军克河西王疃贼垒，赏金顺黄马褂，加张曜一云骑尉。乙未，黔军平贵定等处贼垒，克都匀，赏提督林从泰、总兵何雄辉黄马褂。己亥，谕冯子材赴太平进剿牧马、谅山匪。壬寅，官文卒。是月，免直隶安州等属被水额赋。

二月壬戌，刘锦棠等军克金积堡，匪首马化龙等伏诛。加左宗棠一骑都尉，赏刘锦棠云骑尉、黄马褂，开复雷正绾处分，及陈湜原官，赏黄鼎、金运昌黄马褂。置就抚陕回于华亭之化平川，设通判、都司以绥靖之。前知灵州彭庆章坐为贼主谋，处斩。壬午，获叛将宋景诗，诛之。丁亥，调江苏按察使应宝时赴津，筹办日本通商事。命瑞常为大学士，文祥协办大学士。

三月癸巳，金顺等军克宁夏，匪首马万选伏诛。己丑，滇军复澄江，克江那土城，匪首马和等伏诛。辛丑，普使李福斯致国书，以德意志各国及自主之三汉谢城共复一统，受尊称为德意志皇帝，复书贺之。丁未，以倭仁为文华殿大学士，瑞常为文渊阁大学士。自春初至于是月，上连祈雨。庚戌，雨。

夏四月丙寅，援黔湘军复新城、岩明司等城，克高坡等苗寨。己巳，宁夏纳家闸回众降。己卯，陕回窜扰平番、碾伯，官军击退之。辛巳，倭仁卒。甲申，赐梁耀枢等三百二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筑大沽、北塘炮台。乙酉，福济革职，以金顺为乌雅苏台将军。

五月庚寅朔，雨。乙未，左宗棠请禁绝回民新教，不许。戊戌，苗酋闻国兴等降，八寨等城俱复。壬寅，回匪扰乌拉特，杜嘎尔、萨萨布军合击之。丙午，援黔湘军复丹江，凯里等城，赏苏元

春黄马褂。己酉，以李世忠寻仇斗很，陈国瑞演剧生事，褫世忠职，降国瑞都司，并勒回籍，畀有司管束。辛亥，郑亲王承志有罪，褫爵逮讯。命李鸿章办日本商约，应宝时、陈钦为帮办。乙卯，金顺乞假守制葬亲。不许。己未，滇军复云龙。

六月壬戌，太白昼见。益阳等处会匪平。己巳，陕回白彦虎结西宁回众扰河州。庚午，黔军克永宁、镇宁、归化苗寨，破郎岱、水城各峒寨。乙亥，命瑞麟为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任。己卯，阜阳匪扰沈丘、汝阳，官军捕诛之。辛巳，以广东盗贼横行，谕饬严缉。丁亥，德宗生于醇邸。戊子，赈天津灾。

秋七月己丑朔，桂军剿越南窜匪，克长庆，斩匪首赵雄才。壬辰，杜嘎尔军剿贼于布拉特，胜之。甲午，永定河复决。丙申，穆图善赴北山剿贼。金运昌军剿乌拉特窜匪，胜之。丁未，河内沁河决。乙卯，昌图贼匪窜扰，都兴阿遣军剿平之。

八月壬申，以副都统庆至袭封郑亲王。甲戌，桂军克安世贼寨，追剿太原窜匪，苏国汉赴广东乞降。丁丑，诏各省设局收养流寓孤寡。

九月丙申，革高邮征粮弊习。丁酉，甘军克康家崖要隘。趣荣全赴伊犁。给刘铭传假三月。壬寅，谕奉、吉整顿吏治，严缉盗贼。命恩锡往上海办奥国换约。丁未，乔松年等会堵侯家林决口。

冬十月戊午朔，达尔济以撤营纵贼，褫职逮治。命曹克忠接统刘铭传军，赴肃州防剿。庚申，以湖南匪变，命李鸿章查办。壬辰，命景廉为乌鲁木齐都统。癸未，诏免伊犁被胁官吏军民等罪。以参领贡果尔接统达尔济军。

十一月癸巳，甘军克河州，禹得彦等降。丁未，西宁回匪窜乌拉特及中卫，张曜军击退之。乙卯，肃州回匪复犯敦煌，文麟援剿之。

十二月辛未，予先儒张履祥从祀文庙。丁丑，番山匪徒曾大鹅幅等作乱，捕诛之。

十一年壬申春正月丙戌朔，停筵宴。己丑，以纪年开秩谕减刑。文硕以乞病褫职。辛卯，桂军复越南从化，克镇山。癸巳，甘军连破甘坪、大贝坪等处贼垒，进攻太子寺。庚子，黔军克清平、黄平、重安。辛丑，援黔湘军克黄飘、白堡苗寨。辛亥，命侍郎崇厚、太常寺少卿夏家镐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二月庚申，允江苏办米试行河运，漕白二粮仍由海运。丙寅，曾国藩卒，赠太傅。戊辰，褫刘铭传职，以前功仍留一等男爵。庚午，起彭玉麟巡阅长江水师。甲申，侯家林决口合龙。越南匪首苏国汉等伏诛。是月，赈四川各属灾。

三月乙酉朔，黔军复贞丰。丙戌，甘军剿太子寺回匪失利，提督傅先荣、徐文秀死之。褫提督杨世俊黄马褂，降参将。甲午，免达尔济等罪，仍褫职效力。丁酉，以奉匪扰朝鲜境，严缉之。辛丑，瑞常卒。

夏四月丙辰，回匪窜定边、靖边，陕军击退之。己未，西宁回目马占鳌、陕回崔三、米拉沟回目治成林等，先后乞降。丙寅，停淮关传办活计。谕内务府力求撙节。己卯，通政司副使王维珍疏陈先意承志，孝思维则。予严议，寻褫职。是月，免贵州兴义等属被扰逋赋。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免热河腾围旗民租课三年。乙酉，自三月初旬，慈禧太后弗豫，月余不视朝。至是，御史李宏谟请勤召对。谕责其冒昧，严饬之。癸巳，徐占彪军剿肃回屡捷。左宗棠劾成禄糜帑迁延，命穆图善查办。乙未，贵州苗匪平。赏席宝田骑都尉。丙申，陕回宋全德等降。予伊犁殉难已革尚书陈孚恩暨其眷属旌恤加等。庚子，命李鸿章为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乙巳，滇军克永平及云南。

六月甲午，朱凤标致仕。命文祥为大学士，全庆协办大学士。丁卯，谕停本年秋审、朝审句决。以单懋谦协办大学士。

秋七月癸未朔，滇军会克兴义。己丑，免廓尔喀例贡。赈达木蒙古及三十九族被灾兵民。戊戌，回匪窜扰宁夏西路及阿拉善旗，官军击退之。己亥，直隶呈进瑞麦，御史边宝泉疏论之。谕李鸿章勤恤民隐，补救偏灾，毋铺张瑞应。庚子，永定河北下汛溢。是月，免湖南晃州被扰逋赋。

八月庚午，截江北漕米十万余石赈畿辅被水灾民。癸酉，金顺以迁延罢，常顺署乌里雅苏台将

军。辛巳，以单懋谦为大学士。

九月癸未，滇军克赵州、蒙化并大理上下关，赏杨玉科、李维述黄马褂。左宗棠言地产瑞麦瑞谷，谕却之。乙未，册立皇后阿鲁特氏，自王大臣以次推恩加赍，颁诏天下，覃恩有差。永定河工合龙。丙午，允彭玉麟乞病回籍，仍命每年巡阅长江水师。庚戌，荣全请令庆符招抚缠民，英廉等马队驻库尔喀喇乌苏，酌募民勇，允之。

十月丁巳，甘肃溃勇首犯冯高等伏诛。己未，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戊辰，广西隆安、岑溪土匪，西隆苗匪平。壬寅，谕统兵大臣约束委员，治骚扰逾限者罪。允恭亲王请，复军机处旧制。丙子，何璟忧免，以张树声署两江总督。

十一月乙酉，朝鲜匪船越境侵扰，都兴阿等水师缉剿之。回匪扰哈密东山，官军剿胜之。禁殿廷、乡、会、考试请托冒替。己卯，琼州土匪平，诛匪首何亚万等。辛卯，滇军剿馆驿等踞匪，迤东、迤南肃清。乙未，肃回窜扎萨克汗各旗，官军击走之。黔军会克新城。下江苗匪乱，张文德军剿除之。全黔底定。丙申，捻匪窜扰太湖，水师剿平之。允军民入哥老会者自首免罪。丁酉，申禁各省种罂粟。辛丑，刘锦棠等军剿回匪，大捷。丁未，陕军剿陕北二道河等处窜匪，殄之。李鸿章奏设招商局，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

十二月己未，驻藏帮办德泰坐事褫职回旗。丙辰，谕吏部、兵部、理藩院："亲政后，各署有请旨及军务摺片，均用汉文。"丁卯，释田兴恕回。丙子，左宗棠乞病，温旨不许，己卯，祫祭太庙。

十二年癸酉春正月辛巳朔。癸未，官军击回匪于那玛特吉干昭，败之。丙戌，以李宗义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辛酉，成禄以苛捐诬叛，褫职逮问，趣金顺接统其军。甲辰，滇军克大理，目酋杜文秀、杨荣、蔡廷栋等伏诛。赏岑毓英黄马褂、骑都尉世职，开复刘岳昭处分，赏杨玉科骑都尉。乙巳，两宫皇太后以亲政届期，懿旨勉上"祇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勖延臣及中外臣工："公忠尽职，宏济艰难"。丙午，上亲政，诏："恪遵慈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己酉，谕内务府核实撙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

二月庚戌朔，军机大臣、六部九卿会议黄、运两河办法。谕李鸿章悉心筹办奏闻。下诏修省，求直言。谕直省举贤才，杜侵蠹。戊午，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翌日颁诏覃恩有差。刘锦棠军克大通向阳堡。庚午，以谒东陵，命惇亲王等留京办事。乙亥，金顺军抵肃州剿回匪，败之。

三月癸未，上奉两宫皇太后谒东陵。丁亥，回銮。免跸路经过本年额赋。己丑，大通、巴燕戎格及五工撒拉各回众降。西宁匪首马桂源等伏诛。庚寅，上奉两宫皇太后还宫。丙申，回匪白彦虎等窜甘州。命议定各国公使觐见礼节。荣全乞病，不许。庚子，以英廉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丁未，滇军克顺宁。

夏四月乙卯，设廉州等北海关。丙辰，日本换约成。乙丑，回匪窜阿拉善旗及阿毕尔米特，谕定安遣军会防兵夹击。己巳，官军克肃州塔尔湾贼巢。

五月庚寅，滇军克云州。丁酉，允各国公使觐见。癸卯，成禄交刑部治罪。丙午，命成瑞署乌鲁木齐提督。

六月壬子，上幸瀛台，日使副岛种臣、俄使倭艮嘎哩、美使镂斐迪、英使威妥玛、重热福哩、荷使费果荪觐见于紫光阁，呈递国书。庚申，严趣金顺出关。丁卯，甘军复循化，匪目马玉连等伏诛。

闰六月甲申，李鸿章覆陈黄、运两河淮、徐故道难复，请仍海运。其旧河涸地，酌重升课。议行。丙戌，朱凤标卒。滇军克腾越，予岑毓英一等轻车都尉，赏刘岳昭黄马褂，杨玉科一等轻车都尉。以云南军兴十有八年，郡县多为贼蹂躏，诏免十一年以前积欠粮赋，并永远停徵济军厘谷。谕刘岳昭慎选牧令，察吏安民。甲午，京畿久雨，上祈晴。丙申，诏查各省亩捐、厘捐及丁漕违制者，次第豁除。庚子，甘军剿白彦虎等于敦煌，失利，副将李天和等死之。永定河决。免阿尔泰乌梁海七旗贡貂。

秋七月辛亥，桂军剿西宁、西隆匪，平之。甲子，赈顺天灾。是月，免山东青城被水新旧额赋。

八月丁丑朔，都兴阿乞病，慰留之。辛巳，直隶运河堤决。荣全复以病乞免，不许。富和有罪

褫职。戊子，白彦虎等陷马莲井营堡。召刘岳昭入觐，以岑毓英兼署云贵总督。壬辰，白彦虎等围哈密，犯巴里坤，官军失利。乙未，谕景廉督军赴援，调锡纶为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明春为哈密帮办大臣。是月，赈直隶各属、永顺府属暨公安水灾。

九月丙寅，命军机大臣会刑部审拟成禄罪。癸酉，永定河合龙。

冬十月丙子朔，御史沈淮疏请缓修圆明园。谕令内务府仅治安佑宫为驻跸殿宇，余免兴修。己亥，官军克肃州，匪逆马文禄伏诛。上诣两宫皇太后贺捷。庚子，论功，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复金顺职，赏还黄马褂；予徐占彪、穆图善云骑尉。

十一月己未，越南王疏请会剿河阳、兴化、山西、宣光边地诸匪。谕刘长佑、冯子材议奏。辛酉，法、越构衅，法兵破河内省，越匪扰北宁。越人求援。谕瑞麟饬军由钦州出关，会桂军援剿之。甲子，御史吴可读请将成禄明正典刑。己巳，岑毓英奏整顿吏治营伍，并请撤勇停捐，自云南始。诏嘉之。庚午，疏浚运河。壬申，成禄论斩，吴可读坐刺听朝政降调。

十二月甲申，回匪窜扰乌梁海等部，锡纶军追剿，败之。戊子，以磨勘顺天举人徐景春试卷荒谬，考官尚书全庆、都御史胡家玉等降黜有差。辛卯，命额勒和布赴乌里雅苏台查办事件。丙申，赏故提督刘松山一等轻车都尉。命张曜、金顺分军西进。壬寅，以慈禧皇太后四旬庆典，推恩近支王公及中外大臣，赉叙有差。

十三年甲戌春正月乙巳朔，停筵宴。甲寅，湘军剿古州苗匪，平之。丙辰，命编修张英麟、检讨王庆祺直弘德殿。辛酉，以刘坤一、胡家玉互参，降坤一三品顶带，褫职留任，家玉镌五级调用。癸亥，谕筑东明长堤。己巳，官军援沙山子击回匪，胜之，赏福珠哩黄马褂。

戊寅，回匪扰巴里坤境，明春等会剿之。丙申，以法取越南地，越匪扰山西，逼滇疆，谕岑毓英部署边防。禁京师私铸。丁酉，上奉两宫谒西陵。

三月甲辰，还宫。乙巳，赈奉天灾民。丙午，命宝鋆协办大学士。己酉，修海宁石塘。辛酉，论肃清贵州功，复陶茂林提督，赏提督何世华等世职。辛未，日本兵舰泊厦门，谕沈葆桢统兵轮往，相机筹办。命李鸿章与秘鲁公使会议华工事宜。

夏四月甲戌，诏拨帑十万抚恤乌里雅苏台灾扰部落。丁丑，上幸瀛台。单懋谦因病乞休，允之。觐见俄使布策等于紫光阁。辛巳，上幸圆明园还宫。癸未，玛那斯回匪犯奎屯等处，官军进剿失利，景廉兵援之。丙戌，日本兵船抵台湾登岸，与生番寻衅。命沈葆桢办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江、广沿海各口轮船，以时调遣。辛卯，长顺缘褫职，命额勒和布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庆春为察哈尔都统，托伦布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丁酉，赐陆润庠等三百三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辛丑，景廉再乞病，不许。

五月壬寅朔，法、越和议定，谕边将安辑内迁难民。壬子，上幸圆明园还宫。日本攻台湾番社。丁巳，以慈禧太后圣节，予在京旗官六十以上者恩赏，停本年秋审、朝审人犯句决。己未，慧星见。乙丑，诏赈奉天灾民。丙辰，允沈保桢请，建台湾海口炮台，抚番社，撤疲兵。戊辰，日本师船游弋福建各海口。日使柳原前光与总署王大臣商台湾兵事。

六月乙亥，谕饬总兵孙开华接办厦门防务。己卯，召杨岳斌、曾国荃、阎敬铭、赵德辙、丁日昌、鲍超、蒋益沣、郭嵩焘来京。壬午，乌索寨降众复叛，滇军剿平之。癸未，允李鸿章请，以徐州唐定奎军渡海赴台。乙酉，谕户部撙节不急之需，豫筹海防经费。谕沈葆桢部署南北路防守。丁酉，命翁同龢仍直弘德殿。

秋七月丁未，李鹤年请闽省陆路选立练军，议行。庚戌，玛纳斯回匪犯西湖，官军击退之。壬子，命左宗棠为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庚申，觐见比使谢恩施等于紫光阁。甲子，内务府大臣贵宝以任郎中时，于知府李光昭报效木植，欺罔奏陈，严议褫职。乙丑，马贼陷宁古塔，旋复之。允福建军饷借用洋款二百万，由海关税分年抵还。己巳，停修圆明园工程。庚午，谕责恭亲王召对失仪，夺亲王世袭，降郡王，仍为军机大臣，并革载澄贝勒郡王衔。白彦虎等犯济木萨，官军击败之。

八月辛未朔，懿旨复恭亲王世袭及载澄爵衔，训勉之。谕修葺三海工程，力求撙节。丙戌，河

南蝗。戊子，李光昭论斩。庚寅，谕各省整顿捕务。乙未，命左宗棠督办西征粮台转运事宜，以内阁学士袁保恒为帮办。诏各省酌裁厘局，禁种罂粟。丁酉，上幸南苑。戊戌，阅御前王大臣、乾清门侍卫射。己亥，上行围。

九月庚子朔，上幸晾鹰台，撤围。辛丑，上幸晾鹰台，阅神机营兵。壬寅，阅王大臣、侍卫等射。丁未，瑞麟卒，以英翰为两广总督。庚戌，日本续遣大久保利通来，与总署王大臣论台湾番社兵事。丙辰，宁古塔匪首王文拴伏诛。辛酉，王大臣与日使成议，退兵回国，给日本难民恤金及台湾军费共五十万。乙丑，贾桢卒。丙寅，谕李鸿章等于总署条奏海防、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诸事，详议以闻。

十月辛未，以慈禧皇太后四旬万寿，复刘铭传提督。己卯，上庆贺礼成，赏废员职衔，免王公、文武官处分，余进叙有差。庚辰，恤广东飓灾。癸巳，命广寿、夏同善赴陕西查事，己亥，上不豫，命李鸿藻代阅章奏。

十一月甲辰，命恭亲王代缮批答清文摺件。丁未，赈徐、海水灾。己酉，命内外奏牍呈两宫披览。以宝均为大学士。壬子，日本退兵。癸丑，冬至，祀天园丘，遣醇亲王代。颁部帑百五十万筑石庄户堤工。甲寅，上以两宫调护康吉，崇上徽号，诏刑部及各省罪犯分别减等。庚申，议行河南练军。甲子，以石庄户堤难就，允丁宝桢请，于贾庄一带建坝筑堤。

十二月辛未，诏蠲免云南被扰荒地钱粮十年。甲戌，李宗义病免，以刘坤一署两江总督。上疾大渐，崩于养心殿，年十九。

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召惇亲王奕宗、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惠、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治、载澂，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均、沈桂芬、李鸿藻，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直弘德殿徐桐、翁同龢、王庆祺，南书房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奉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为嗣皇帝。

光绪元年二月戊子，皇后阿鲁特氏崩。三月己亥，上尊谥曰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穆宗。五年三月庚午，葬惠陵。

论曰："穆宗冲龄即阼，母后垂廉。国运中兴，十年之间，盗贼划平，中外乂安。非夫宫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洎帝亲裁大政，不自暇逸。遇变修省，至勤也。闻灾蠲恤，至仁也。不言符瑞，至明也。籍使蕲至中寿，日新而光大之，庸讵不与前古媲隆。顾乃奄弃臣民，未竟所施，惜哉！

清史稿卷二三　本纪第二三

德宗一

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讳载湉，文宗嗣子，穆宗从弟也。本生父醇贤亲王奕譞，宣宗第七子。本生母叶赫那拉氏，孝钦皇后女弟。同治十年六月诞于太平湖邸第。

十三年食辅国公俸。十二月癸酉，穆宗崩，无嗣。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贝勒载澄，镇国公奕谟，暨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大臣，弘德殿、南书房诸臣等定议，传懿旨，以上继文宗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继大行皇帝。

乙亥，王大臣等以遗诏迎上于潜邸，谒大行皇帝几筵。丙子，上奉慈安皇太后居钟粹宫，慈禧皇太后居长春宫。从王大臣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太后训敕称懿旨，皇帝称谕旨。诏停三海工程。乙卯，停各省贡方物。壬午，颁大行皇帝遗诏。懿旨，醇亲王奕譞以亲王世袭罔替。翰林院侍讲王庆祺有罪，褫职。定服制，缟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月。伯彦讷谟祜、景寿俱管理神机营。癸未，诏惇亲王、恭亲王、孚郡王谕旨章奏勿书名，召对宴赉免叩拜。甲辰，诏以明年为光绪元年。

丁亥，上大行皇帝尊谥曰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庙号曰穆宗。戊子，懿旨封皇后为嘉顺皇后，皇贵妃为敦宜皇贵妃。谕中外臣工，于用人行政，据实直陈。饬臣民去奢崇实。敕各督抚求民疾若，慎选牧令，考核属吏，并修明武备。壬辰，颁遗诏于朝鲜。甲午，

禁内务府官结纳太监。乙未，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褫职。丙申，谕左宗棠督剿河州叛回。丁酉，祫祭太庙。

是月，免浙江被灾盐场灶课。

光绪元年乙亥春正月己亥朔，免朝贺。己亥，命吏部尚书英桂、兵部尚书沈桂芬并协办大学士。戊申，予明故藩朱成功建祠台湾，追谥忠节。庚戌，敕沈葆桢勘办琅<□王乔>筑城建邑，筹开山抚番事宜。辛亥，祈谷于上帝。清江设厂，收养徐、海被水饥民。内阅侍读学士广安疏请廷臣会议大行纪嗣颁铁券，斥之。丙辰，越南匪党窜滇边，巡抚岑毓英剿平之。戊午，上御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赦诏，开恩科。辛酉，申谕督抚进贤惩贪，除夤缘奔竞。

二月丁丑，谕刑部清厘积案。戊寅，祭大社、大稷，豫亲王本格摄行。由是大祀皆遣代，至十二年冬至圜丘祀天始亲诣。壬午，英翻译官马嘉礼被戕于云南。刘锦棠等复河州。甲申，台湾生番乱，提督唐定奎剿之。丙戌，赐琉球国王缎匹文绮及贡使缎匹。戊子，嘉顺皇后崩。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己亥，上大行皇帝尊谥庙号。壬子，山东贾庄河工合龙。丙辰，越南匪党苏亚邓等伏诛。乙丑，召景廉回京，授左宗棠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副之。是月，普免各省欠粮，免江西、山西同治六年以前逋赋。

夏四月丁卯朔，享太庙。庚午，命穆图善调所部马队来京，隶神机营，驻南苑。己卯，唐定奎克台湾南路番社。壬辰，以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督南洋海防，李鸿章督北洋海防。

五月戊戌，兴直隶水利，防军垦咸水沽稻田。庚子，大考翰、詹，擢吴宝恕、瞿鸿禨、钮玉庚、孙诒经一等，余升黜有差。甲辰，停浙江贡绿玉簪镯，并停各织造传制诸品。刘岳昭督攻越南，复同文土州等城。戊申，上嘉顺皇后尊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辛亥，工部神库火。壬子，刑部科房火。命李瀚章往云南查马嘉礼案，薛焕继往会按之。乙卯，夏至，祭地于方泽。

六月戊辰，吉林将军奕榕褫职遣戍。庚午，奉天匪据大东沟作乱，崇实讨平之。停甘肃例贡。甲午，免直隶同治十年以前民欠旗租并补征税。懿旨命醇亲王与御前大臣举各署谙绿营、勇营纪律，及侍卫可任统兵者。壬午，以穆宗帝后梓宫奉移山陵，预戒有司毋备御道，旋禁苛扰。

秋七月戊戌，免直隶同治六年以前逋赋并税粮。庚子，永定河决。谕各省详理京控诸狱。贷太原等县仓谷济民食。癸卯，赏刘典三品京堂，帮办陕、甘军务。免湖北米谷厘金。甲辰，秘鲁换约成。谕总署会筹保护华工。丙午，慈安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壬戌，命李鸿章、丁日昌与英使威妥玛就商马嘉礼案。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钤身充出使英国大臣。

八月戊寅，免陕西被兵额赋。庚辰，免长芦、两淮盐政应进物品。庚寅，命丁日昌督福建船政。

九月丁酉，谕穆图善整饬吉林吏治、旗营。甲辰，申定外人游历内地条约。吴棠督剿叙永厅窜匪。辛亥，免梓宫经过大兴等州县额赋十之五，遵化十之七，赏平毁麦田籽种银，并免蠲剩钱粮及旗租。甲寅，奉安梓宫于隆福寺。乙卯，上谒诸陵。阅普祥、普陀峪工程。丙辰，阅惠陵工程。丁巳，奉两宫皇太后还宫。庚申，至自隆福寺。辛酉，谕王凯泰区处台湾生番。癸亥，刘长佑剿败越南匪，匪首黄崇英、周建新伏诛。

冬十月甲子朔，享太庙。癸酉，慈禧皇太后圣寿，停筵宴。甲戌，允丁宝桢请，于烟台、威海卫、登州府筑炮台，设机器局。己卯，弛浙江南田岛禁，听民耕作。庚辰，赏京师贫民棉衣银，每岁皆如之。叙永匪李增元等为乱，提督李有恒剿平之。癸未，赏八旗各营一月钱粮，岁以为常。湖南新化、衡、永匪乱，总兵谢晋钧、提督赵联升剿平之。丁亥，委散秩大臣吉合、内阁学士乌拉喜崇阿使朝鲜，封李熙子拓为世子。

十一月戊戌，岑毓英克镇雄大寨，匪首鞠占能伏诛。刘岳昭以玩泄褫职。丁未，予郎中陈兰彬以京常候补，充出使美日秘大臣。乙卯，奉天大通沟匪平。戊午，冬至，祀天于圜丘。己未，免朝贺。庚申，祔穆宗帝后神牌于奉先殿。

十二月丙寅，奉安神御于寿皇殿。丁卯，除盛京养息牧碱地额赋。甲戌，懿旨："皇帝典学，内阁学士翁同龢、侍郎夏同善授读于毓庆宫，御前大臣教习国语满、蒙语言文字及骑射。"大学士文祥请解机务，慰留之。戊寅，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甲申，祈雪坛庙。辛卯，祫祭太庙。

二年丙子春正月癸己朔，免朝贺。戊戌，谕各省宣讲圣谕广训。癸卯，免仁和等场未垦灶荡课粮。癸丑，黔匪陷下江，寻复之。丙辰，祈雨。自是频祈雨。辛酉，四川蛮匪平。

二月乙丑，诏自本年孟夏始，未亲政以前，太庙时享及祫祭大祀，俱前一日亲诣行礼。己卯，免海沙、芦沥等场灶额课。壬午，邓川匪首罗洪昌、项和伏诛。免浙江逋赋。庚寅，阳万土州判岑润清作乱，严树森剿平之。壬辰，东乡匪聚众抗官。

三月丙申，以旱故，诏清庶狱。己亥，予吴赞诚三品京堂，督办福建船政。甲寅，己革都司陈国瑞遣戍黑龙江。丙午，免陕西六十六州县逋赋。丁未，诏以慈安皇太后四旬万寿，停本年秋决。贵州四脚牛贼巢及六峒匪平。戊申，以雨泽愆期，谕内外臣工直言阙失。

夏四月乙亥，停陕西进方物，免淮、扬等属同治六年以前逋赋。壬午，上始御毓庆宫读书。丙戌，赐曹鸿勋等三百二十四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戊子，苏热达热毕噶尔玛萨哈进哀表，颁敕答之，并赐缎匹。

五月乙未，文祥卒。乙巳，以近畿亢旱，直隶、山东暨河南、河北等府小民艰食，谕长官抚恤，并捕蝗蝻。丙辰，御史潘敦俨请更上孝哲皇后谥号。予严议，寻褫职。

闰五月辛酉朔，赈近畿旱灾。庚午，赈福建水灾。辛未，以旱敕修省。壬申，孝陵大碑楼灾。自春正月不雨，至于是日雨。甲申，阶州斋匪平。乙酉，谕刘坤一防海练兵，亟图整顿。

六月庚寅朔，谕文焜等严惩传习邪术。壬辰，腾越练军踞城作乱，并陷顺宁、云州。丁酉，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议结马嘉礼案。庚子，安徽蝗。戊申，开云南实官捐例。辛亥，以江、皖、鲁、豫匪扰，谕沈葆桢等分兵搜剿，解散胁从。丁巳，总兵孔才进攻玛纳斯，斩匪首马得明等。是月，赈南丰、南昌、福建水灾。

是夏，免淮、扬等属逋赋，盛京同治六年以前逋赋，长芦各场同治十年以前灶课，直隶同治十年以来逋赋。

秋七月辛酉，上两宫皇太后徽号。辛未，复淮盐楚岸引地。甲戌，东乡匪首袁廷蛟伏诛。辛巳，刘长佑、潘鼎新复腾越各城，匪首苏开先伏诛。戊子，马嘉礼案议结，免案内官所坐罪。

八月辛卯，刘锦棠、金顺击败回酋白彦虎，复乌鲁木齐、迪化城，寻复昌吉、呼图壁、景化各城。辛丑，许钤身改出使日本大臣。丁未，赈浙江水灾。辛亥，赈江西水灾。孔才等复玛纳斯北城。

九月戊午朔，予上元、江宁、两县一门殉难三十五家百九十五人旌恤建坊。壬戌，顺天增设粥厂。己巳，定出使各国章程。以四川州县民、教讼阅，谕魁玉等持平讯断。壬申，谕文煜等严缉福建、江西、安徽等省邪教匪党。

冬十月丙午，赈皖北旱灾。命景廉、李鸿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召荣全来京，以金顺为伊犁将军。丁巳，赈口北、山东、安徽、江北饥。

十一月丁卯，金顺、锡纶克玛纳斯南城，匪首何碌、马有财伏诛。壬午，以新疆北路平，发帑汰遣金顺军。甲申，截漕一万石，并提仓谷济苏、常留养灾民。

十二月戊子，命侍讲何如璋充出使日本大臣。甲辰，命督抚严查州县，毋匿灾，各省民、教案持平审理。戊申，赈江北淮、海灾。己酉，回匪窜扰科布多，参赞大臣保英派兵迟缓，切责之。乙卯，免杭、嘉、松各场未垦地灶课。

三年丁丑春正月丁巳朔，免朝贺。戊午，命以都御史景廉为军机大臣。命前藏济龙呼图克图于达赖未出世以前掌商上事务，给“达善”名号。癸亥，以英桂为体仁阁大学士，载龄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免洪泽湖滩欠租。

二月戊子，穆坪夷匪伏诛。己丑，申谕各省垦荒田，禁械斗，慎举劾，整营规。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还籍饥民。己亥，免湖北逋赋。庚子，懿旨：“梓宫在殡，皇帝冲龄，除朝贺大典外，其颁庆赏宴外宾典礼暂缓举行。”辛丑，复淮盐引地。壬寅，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浚、侍郎胡瑞澜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真罪当，毋轻率。

三月丁巳朔，上释服。以山陵未安，仍禁官中宴会演剧。辛未，免华阴被水粮课三年。癸酉，以刘锡鸿充出使德国大臣。赈沭阳灾民。辛巳，除台湾府属杂饷，赈内山饥番。

夏四月辛卯，常雩，祀天于圜丘。甲午，马边倮夷结野番、黑夷出扰，魁玉等剿之。乙未，免酆县被水逋赋。戊戌，刘锦棠等克七克腾木、辟展，复吐鲁番满、汉两城。寻攻克达坂及托克逊贼垒，安集延酋帕夏自杀。己亥，总兵张其光攻台湾率芒番社，克之。庚子，贷义州旗户籽种银。辛丑，赈贵阳地震灾。壬寅，昭通、广南匪作乱，官军讨平之。癸卯，以灾区缓征，吏胥舞弊，谕各省整顿。旌安贫乐道高邮增生韦弼谐。甲辰，越南遣使进方物，赍其国王缎匹。庚戌，赐王仁堪等三百二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江苏、安徽蝗。

五月戊辰，日本阻琉球入贡，遣来使归国。癸酉，山西旱，留京饷二十万赈之。甲戌，监利会匪王滭漳等作乱，伏诛。拨帑银一百二十万解西征粮台。戊寅，赈福州水灾。壬午，懿旨以皇上万寿值斋戒期，更定六月二十六日行庆贺礼，著为令。山西大旱，巡抚曾国荃请颁扁额为祷。以非故事，不许。谕曰："祷惟其诚，当勤求吏治，清理庶狱，以邪和甘。"

六月戊子，诏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毋庸掣瓶。辛卯，广东北江堤决，连州大水，诏赈抚灾民。戊戌，先是穆宗祔庙位次，懿旨命大臣会议，醇亲王复请定久远至计，少詹事文治，鸿胪寺卿徐树铭、少卿文硕，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司业宝廷并有陈奏。至是，仍命王大臣等详议以闻，并命李鸿章妥议。丙午，以灾祲叠见，诫臣工修省。庚戌，上万寿，御乾清宫受贺。

秋七月丁巳，拨海防经费助山西赈。己未，惇亲王等议上穆宗帝后神牌位次，请于太庙中殿东西各四楹，遵道光初增奉先殿后殿龛座，修葺改饰，并从醇亲王请，自今以往，不援百世不祧之例。戊辰，免江宁、上元等县被灾额赋十之三。己巳，留京饷漕折银赈河南饥。

八月丁亥，谕各省修农田水利。壬辰，拨天津练饷十万济山西赈。甲午，免台湾同治十年供粟及糯米易谷。庚子，谕刘坤一等整顿广东捕务。戊申，拨银四十万赈山西、河南灾，并留江安漕粮输山西、河南各四万石备赈。

九月甲寅，罗田匪首陈子鳌伏诛。戊午，命前侍郎阎敬铭往山西查赈。己未，申禁山西种罂粟，改植桑、棉。辛酉，拨山东冬漕各八万石续赈山西、河南灾。甲子，予汉儒河间献王刘德从祀文庙。乙丑，诏求直言。丁卯，命李鹤年往河南查赈。戊辰，减缓山西、河南应协西征军饷。庚辰，加赈祥符等县灾民口粮。辛巳，赈兴化府属风灾。

冬十月壬辰，赈三姓雹灾。庚子，谕各省安抚转徙饥民。甲辰，免三姓被灾银谷。加赈阳曲等县灾民口粮。乙巳，增设内城粥厂。庚戌，刘锦棠进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寻复阿克苏及乌什城。

十一月癸丑，诏戒各部院玩愒因循。乙卯，开山东运漕新河。丁巳，谕督、抚、府尹讲求吏治。

十二月辛卯，缓赫哲贡貂。庚子，豫免山西、河南被灾州县来岁粮。

是冬，连祈雪。拨来年江、鄂漕米凡十二万石赈山西，发帑金赈陕西。

是岁，山、陕大旱，人相食。

四年戊寅春正月辛未，赈河南饥。命郭嵩焘兼出使法国大臣。西军复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回众降。己卯，谕各省清理词讼。

二月辛巳朔，修成都都江堰。壬午，谕兴北方水利。乙酉，命署兵部左侍郎王文韶为军机大臣。庚寅，谕举州县能实行荒政者。壬辰，新疆平，匪首白彦虎遁入俄罗斯。论功，进左宗棠二等侯，刘锦棠二等男，予提督余虎恩等世职有差。甲午，谕清庶狱。丁酉，赈呼兰灾。己亥，下诏罪己。赈山西、河南饥。丙午，瘗灾地遗骸。庚戌，免侯官被水丁粮。

三月甲寅，谕被灾各省试行区田法。壬申，赈直隶饥，拨察哈尔牧群马三千匹给贫民耕作。甲戌，谕内务府，减经费，除浮冒。戊寅，英桂致仕。是月，河南雨。

四月壬午，沈葆桢请罢武科，斥之。壬辰，赈广东风灾。

五月庚戌朔，谕直省广植桑、茶。命载龄为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事，全庆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辛未，以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

六月丙戌，免陕西逋禁。庚寅，严私铸禁。甲午，赈台湾风灾。庚子，谕刑部严定州县侵赈罪。

秋七月乙卯，云南官军复耿马土城。辛未，命礼部右侍郎王文韶、顺天府府尹周家楣在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行走。壬申，严命案延玩处分。甲戌，以曾纪泽为出使英法大臣。丁丑，免平阳、蒲、解、绛今岁秋赋。是月，赈金、衢、严等府，浮梁等县水灾。

八月己卯，永定河决。丙戌，沁河决。戊子，赈崇安、浦城水灾。

九月丁巳，谕东南疆吏豫救水患，清厘保甲，防会匪煽惑灾民。癸亥，赈山西旱，免阳曲等县逋赋，及徐沟等县秋粮。戊辰，赈蓝田水灾。丙子，修樊口江堤。

冬十月壬午，广西在籍总兵李扬才叛，命冯子材剿之。免通、海各处，淮安四卫逋赋并杂课。丁亥，赈濮、范、寿阳水灾。癸巳，沁河复决。赈奉天水灾。乙未，北新仓火。戊戌，台湾后山加礼宛等社就抚，缚献番目，诛之。免贵州被兵新旧额赋。

十一月丙辰，修北运河堤。辛酉，白彦虎寇边，刘锦棠击败之。癸亥，李扬才踞越南长庆，杨重雅剿之。己巳，诏督抚整躬率属。责军机大臣勿避嫌怨，院部大臣力戒因循。甲戌，冬至，祀天於圜丘。乙亥，停朝贺。

十二月己丑，诏永罢捐输事例。

是岁，免仁和盐场逋课者二。朝鲜、廓尔喀入贡。

五年己卯春正月乙巳朔，停筵宴。乙丑，申谕停筹饷捐例，修高淳堤。辛未，赈山西饥。

二月壬午，吉州知州段鼎耀以吞赈处斩。癸未，诏复河运。甲午，谕山西清理荒田，编审丁口，均差徭。己亥，梓宫奉安山陵，禁有司科派扰累，赈文安等州县水灾。

三月丙午，贼目钟万新与李扬才合犯宣光，冯子材会师越南击之。壬子，免梓宫所过大兴、通、三河、蓟、遵化额赋。庚申，颁吉咙呼图克图敕书，并赍哈达、蟒缎。布鲁特回酋合安集延贼酋寇边，刘锦棠败之。乙丑，奉两宫皇太后谒东陵。己巳，谒昭西、孝东诸陵。庚午，葬穆宗于惠陵，孝哲后祔。癸酉，至自东陵。

闰三月乙亥，穆宗神主祔太庙，颁诏天下。丁亥，李扬才踞者岩。己丑，修襄阳、沔阳、天门江堤。庚寅，吏部主事吴可读于东陵仰药自尽，遗疏请豫定大统。懿旨，王大臣等集议以闻。乙未，命三品卿衔李凤苞为出使德国大臣。

夏四月戊申，修通州北运河。癸丑，予吴可读恤典。懿旨，以可读原疏及会议摺，徐桐、宝廷、张之洞等摺，并前后谕旨均录存毓庆宫。免河南被灾州县漕银及逋课。己巳，先是峄县知县朱永康以谋杀委员高文保论戍，寻下廷议。至是，奏上，诏以罪浮于法，改论死。

五月丙子，夏至，祭地于方泽。己卯，免两淮、泰、海各场逋课。壬午，河南蝗。己亥，官军剿平者岩贼。是月，赈清河、安东风灾。山西雨。阶、文、西和地震历十有三日。

六月壬子，刑部言东乡狱事，诬叛妄杀，已革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论死。寻文格、丁宝桢并坐夺职。命发帑二十万，拨丁厘银三十万，济山西赈需。己未，谕言事诸臣，交部议奏之事，不得搀越陈奏，亦不得雷同附和，相率渎陈。普免山西积年民欠仓谷。乌拉特、阿拉善等旗蝗。甲子，懿旨允醇亲王奕譞家居养疾，解职务。赈邡、乾、汉、凤、地震灾。

七月庚辰，赈直隶水灾。戊子，以星变、地震求直言。谕各省积谷。免绛、蒲、阳城被灾夏课盐税。庚寅，复海运。

八月戊申，祭大社、大稷。诏各省举文武堪备任使者。壬子，致仕学大士单懋谦卒。癸丑，赈博山等州县水灾。己卯，江、皖各属蝗。乙丑，赈阶、文、西和地震及水灾。

九月甲戌，赈直隶水灾。壬辰，加上文宗、穆宗尊谥。己亥，重庆等府县地震，赈之。

冬十月辛丑朔，免曲沃等州县歉收额赋。乙卯，免奉天旗民站丁地课抵例赈口粮。丁巳，谕水师并习陆战。癸亥，赈秀山等处水灾。己巳，英桂卒。免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屯粮，并原贷籽种。

十一月乙亥，李扬才伏诛。己卯，冬至，祀天于圜丘。庚辰，停朝贺。壬午，沈葆桢卒。甲申，以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庚寅，诏责崇厚与俄人定伊犁约，擅自回京，所议条约，廷臣集议。壬辰，免山西灾重州县税契银。

十二月己酉，懿旨，廷议俄约覆奏，下王大臣等再议，醇亲王并预议以闻。乙卯，褫崇厚职，

下狱。辛酉，谕修社仓，兴社学。己未，免永济等州县秋粮。丙寅，祫祭太庙。诏洗马张之洞会商俄约。戊辰，修山东运河。

六年庚辰春正月己巳朔，停筵宴。辛未，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大臣，改议条约。甲戌，谕查营伍虚额占役。乙亥，西林苗匪平。丙子，命前工部尚书李鸿藻仍为军机大臣。壬午，寻甸匪乱，官军讨平之。己丑，诏中外举人才，疆吏饬边备海防。命河北道吴大澄帮办吉林军务，通政使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辛卯，定崇厚罪，论斩。癸巳，户部奏筹饷十条，诏各省推行。是月，除山西各属荒地丁银，免仁和等场荒荡夏税。

二月乙巳，永免榆次贡瓜。壬戌，甘肃总兵萧兆元侵蚀军粮，论斩。

三月甲戌，赈顺直水灾。乙亥，左宗棠出屯哈密，金顺扼精河，张曜、刘锦棠分进伊犁。己卯，免山西洪洞、忻州各属荒赋三年或四年。

四月庚子，祀天于圜丘。复设科布多昌吉斯台、霍呢迈拉扈等八卡伦官兵。丙午，三姓设厂造轮船。甲寅，阶州番匪哈力等作乱，伏诛。壬戌，赐黄思永等三百三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调李长乐为直隶提督，统武毅四营，鲍超为湖南提督，召来京。

五月丙子，赈洛阳等县雹灾。乙酉，阶州番匪古巴旦等伏诛。丙戌，以徇俄人请，贷崇厚死，仍系狱。

六月丁酉朔，赈福建水灾。癸卯，畀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巴西议约。甲辰，禁征粮浮收勒折。丙辰，赈广州处水灾。丁巳，免交城等县荒地缺课。命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

七月壬申，召左宗棠来京，督办关外事宜。癸酉，出崇厚于狱。癸未，赈扬州风灾。甲申，命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办理浙江防务。

八月己亥，巴西商约成。戊申，召刘铭传来京。庚戌，南北洋初置电线。壬子，江苏捕蝗。癸亥，朝鲜来告与日本交聘。

九月己巳，命浙江提督吴长庆帮办山东防务，节制防军。庚午，免永济贡柿霜。辛未，允朝鲜派工匠来天津学造器械。壬申，赈蒲城等处灾。壬午，给曾国荃病假，命岐元节制各军。癸未，减凉、肃番族马贡。己丑，赈资阳、清溪灾。庚寅，印度进乐器并所撰乐记，赍以金宝星。癸巳，除拉林旗佃租赋。

冬十月丙午，察木多帕克巴拉胡图克图进贡物，以哈达、大缎赐之。己酉，东明河决。辛亥，命前吏部尚书毛昶熙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赈围场海龙城及菏泽水灾。甲子，懿旨醇亲王管理神机营事务。

十一月乙丑朔，命侍讲许景澄为出使日本大臣。己巳，以全庆为体仁阁大学士，灵桂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甲申，冬至，祀天于圜丘。丙戌，江华瑶匪平。癸巳，免永平等属逋赋。

十二月丙午，命杨昌浚会办新疆善后。丙辰，免文安被水额赋。庚申，懿旨神机营选弁兵赴天津学制外洋火器。辛酉，浚漕运河道。

七年辛巳春正月甲子朔，停筵宴。沈桂芬卒。癸酉，敕各省慎举孝廉方正。乙亥，达赖喇嘛遣人进哈达、佛香，命献惠陵，赍以哈达、缎匹。戊寅，免浙江仁和等场荒坍灶荡，各府州县卫荒地新垦地六年逋课及额粮。辛卯，越南请官兵助剿积匪，不许。免海阳六年逋赋。壬辰，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管兵部，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除贵筑、兴义、八寨水银等厂逋课。

二月癸巳朔，命李鸿章筹山海关防务，节制诸军。以曾国荃为陕甘总督。戊戌，日本使臣宍户玑来议琉球条款，不协，敕海疆戒备。己酉，修襄阳老龙石堤。辛亥，修济阳坝工。甲寅，通政司参议刘锡鸿以诬劾李鸿章褫职。

三月甲子，除锦州官田租赋。丁卯，改筑焦山都天庙炮台。己巳，命李凤苞兼出使义和奥大臣，黎庶昌为出使日本大臣。辛未，慈安皇太后不豫，壬申，崩于钟粹宫。癸未，上大行皇太后尊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

夏四月癸巳，雷波夷匪平。己亥，命吴大澄督办吉林三姓、宁古塔、珲春防务，兼屯垦。免陕西咸宁等六十二厅州县逋赋。辛丑，颁孝贞显皇后遗诰于朝鲜。己酉，曾纪泽与俄国改订新约成。

丙辰，永禁明陵私垦。己未，懿旨，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李鸿章议兴畿辅水利。初置珲春副都统。庚申，赈台北地震灾。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官军击散越南积匪。丁卯，诏疆臣于命盗重狱按月册报，迟逾者罪之。戊寅，罢乌里雅苏台屯田。己丑，赈盐源水灾。赏郑藻如三品卿，为出使美日秘大臣。

六月己亥，慧星见。诏修省。丙辰，万寿节，停朝贺。己未，命李鸿藻协办大学士。

癸亥，赏学行纯笃广东在籍知县朱次琦、举人陈沣并五品卿衔。戊子，召刘坤一来京，以彭玉麟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赈阶州等处地震灾。

闰七月壬辰，谕各省统核厘卡出入，酌定撤留。癸巳，赈两淮、泰州各场灶灾。甲午，免榆社等县五年逋赋。己亥，命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锡纶为特派大臣，与俄人会商界务。寻命升泰并为特派大臣。甲辰，命鲍超复裁所部营伍。乙巳，初置呼伦贝尔副都统。庚戌，禁州县讳饰重狱。是月，赈江苏、福建、四川水灾，陕西雹灾。

八月甲子，颁帑金二万给养霍硕特流民。辛巳，以皇太后疾愈，命刑部停秋决。其缓决届三次与未届三次，分别差减之。癸未，孝贞显皇后奉安，免所过州县租赋。命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副之。丙戌，除伯都讷硗地赋额。全庆致仕。

九月甲午，赈宁海等县水灾。乙未，允彭玉麟解职，仍巡阅长江。刘坤一罢，以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丙午，葬孝贞显皇后于定东陵。丁未，汝宁、光州捻匪平。己酉，再减金坛漕额十分之一分四厘。赏附居青海番众八族青稞岁八百余石。辛未，孝贞显皇后神牌祔太庙。丙辰，赈台湾飓风灾。是月，甘肃、台湾地震。

冬十月己巳，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庚午，昭通匪陆松山等作乱，官军讨斩之。癸酉，以灵桂为体仁阁大学士，以刑部尚书文煜协办大学士。甲戌，法人踞越南北境，谕滇、粤合筹弭衅。甲申，诏举行察典，勿有举无劾。赈泰和等县水灾。丁亥，安徽已革提督李世忠擅鬻贡生吴廷鉴等，裕禄上其状，诏处斩。

十一月庚寅，免吉林被水官庄及伯都讷地租。丙申，施南会匪杨登峻伏诛。丁酉，浚吴淞淤沙。戊戌，广西果化土州匪首赵苏奇伏诛。赈贵县等处水灾。甲辰，赈台湾、彭湖灾。

十二月乙亥，赏恭亲王子载潢不入八分公，醇亲王子载洸奉恩辅国公。是月，免浙江各府州县卫荒废及新种赋课，仁和等场灶课。免安州、任县、文安涝地额粮。除吉林荒地租赋。

八年壬午春正月戊子朔，免朝贺。辛卯，修洞庭西湖堤。自去年十一月不雨至于是月。己亥，雪。庚戌，修滹沱新河及子牙河堤。

二月己未，江苏文庙火。壬戌，以朝鲜占种吉林边地开垦历年，令其领照纳租隶籍。癸丑，申严门禁，更定稽察守卫章程。壬午，申禁私伐明陵树木。乙酉，先是江宁疑狱，命麟书、薛允升往勘之。至是讯明，委员胡金传以酷刑论斩。谕疆吏详核重狱，勿冤滥。

三月乙未，命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戌，李鸿章毋忧，连疏请终制，许之；命百日后驻天津练军，仍权理通商事务。辛亥，法、越构兵，谕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筹边备。乙卯，筑浙江海口炮台。是月，俄人归我伊犁。

是春，免阳曲逋粮、大城额赋及累年逋赋。

夏四月丙辰朔，永免山西荒地税粮。戊午，免陕西前岁逋赋。己巳，法人入越南东京。起曾国荃署两广总督。甲戌，全庆卒。甲申，朝鲜请遣使来驻京师，不许，惟予已开口岸贸易。

五月丙戌朔，谕金顺经画伊犁，西北边界以长顺勘分，西南以沙克都林札布勘分。戊子，赈汀州风灾。壬辰，召刘长佑来京，以岑毓英暑云贵总督。乙巳，初置吉林分巡道。庚戌，直隶蝗。

六月丁巳，翰林院侍读温绍棠奏称时事多艰，请皇太后励精勤政。诏以皇太后尚未康复，饬之。命整顿八旗官学。乙亥，清安言俄兵至哈巴河。谕长顺详慎勘界，以杜觊觎。戊寅，朝鲜匪乱，命张树声剿平之。寻提督丁汝昌往援，吴长庆率师东渡。癸未，朝鲜焚日本使馆，日本以兵船至。命李鸿章赴天津部署水陆军前往察办。是月，赈安徽水灾，浙江、江西水灾。

秋七月乙酉朔，三岩野番就抚。乙巳，懿旨损秋节宫费，赈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灾。丁未，

吴长庆军入朝鲜，执其大院君李昰应。初置新疆阿克苏、喀什噶尔分巡道。癸丑，朝鲜乱平。

八月丙辰，谕："科布多界务，崇厚贻误于前，曾纪泽力争于后。兹订新约，应就原图指办，酌定新界。清安等当与俄官量议推展，期后来彼此相安。"丁巳，谕有司慎核秋审。甲子，诏云南布政使唐炯出关视边防。乙丑，安置李昰应于保定。寻朝鲜国王乞释归，不许。丁丑，慧星复见东南，诏内外臣工修省。

九月乙酉，河决山东惠民、商河、滨州。癸巳，郁林匪乱，官军剿平之。

冬十月乙卯，谕京师严缉捕，毋讳饰扰累。壬戌，河决历城。甲子，谕捕嘓匪。丁丑，王文韶连疏乞罢。温旨慰留。

十一月丁亥，王文韶仍以养亲乞罢，许之。命翁同龢为军机大臣。戊子，命潘祖荫为军机大臣。台州匪首王金满日久逋诛，下所司严缉。乙未，允朝鲜互市。辛丑，开天津塌河淀南新河。壬寅，以地震诏臣工勤职察吏。庚戌，诏中外保荐人才。是月，开铜山县煤铁矿。

十二月辛酉，命游百川赴山东勘河工。壬戌，设沪、粤沿海电线。乙丑，诏中外清理积案。壬申，自上月连祈雪，至是雪。

九年癸未春正月癸未朔，停筵宴。丙申，刘锦棠言沙克都林札布与俄使勘分新疆南界，不符旧约，谕长顺等按约诘之。寻谕曾纪泽力争重勘。戊戌，命宗人府丞吴廷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谕蠲免钱粮，民已输官者，得抵翌年正赋，勿重征。乙巳，拨鄂漕三万石备赈顺直饥。是月，越南匪覃四娣等降。

二月甲寅，直、鲁流民纷集京师，谕有司抚恤。戊午，山东河决历城，齐河诸县民埝坏，命游百川等赈抚灾民。己未，先是马兰镇总兵景瑞修缮营房，为营兵匿控，总兵桂昂请兵激变，遣伯彦讷谟祜、阎敬铭查办。至是覆陈，褫景瑞职，桂昂寻并褫职。禁各省酷吏非刑。命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筹防。戊辰，福建按察使张梦元督办福建船政。癸酉，高州都司莫毓林聚乱，伏诛。庚辰，刑部言河南胡体洽一狱，原谳舛误，覆审回护。诏褫巡抚李鹤年、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职，原审官谴戍有差。

三月戊子，镇国公溥泰收受禁垦淀地，坐削爵，圈禁一年。法人陷南定。乙未，命唐炯统防军守云南边境。谕倪文蔚保北圻。

夏四月己未，俄撤伊犁驻兵。甲子，谕严缉畿辅盗贼。甲戌，刘长佑以病免，授岑毓英云贵总督。乙亥，赐陈冕等三百八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辛巳，诏李鸿章回北洋署任，部署海防。壬午，命升泰与俄使勘分塔尔巴哈台西南界。丁亥，湖南会匪方雪敖倡乱，擒斩之。辛卯，禁私铸钱。庚子，谕岑毓英等选募边民，与官军扼守滇、越要隘。戊申，懿旨醇亲王会筹法、越事宜。先是，御史陈启泰奏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御史洪良品、给事中邓承修以事涉枢臣景廉、王文韶，相继论劾。先后命惇亲王、阎敬铭、潘祖荫、张之万、麟书、翁同、薛允升会同察办。至是覆陈，瑞清等罪如律，户部尚书景廉，前侍郎王文韶、奎润，前尚书董恂，与前云贵总督刘长佑俱镌三级，余处罚有差。

六月庚戌，山东河决，坏历城、齐东、利津民埝，谕堵塞赈抚并行。越将刘永福及法兵战于河内，败之。乙卯，修沁河堤。戊午，法国遣使托利古来议和约。太监王永和盗御用衣物，诏刑部按律拟罪，勿株连。丁卯，浚山东小清河。庚午，山东以水灾开办赈捐事例。

是夏，免云南土司地租，甘肃旧欠粮赋。又免懋功被灾、铜仁被水额粮。留漕粮凡十万石、京饷十六万两赈山东灾。

秋七月己卯，留京饷二十万给广西军。壬午，谕令吴全美、方耀分巡廉、琼洋面及钦州边境。戊子，诏开云南矿。辛卯，台州匪首王金满率众降，诏免死，与余众留营效力。

八月庚戌，法人破顺化河岸炮台，越人停战议和。壬子，永定河决。乙卯，考察部院官。谕修筑沿海堤塘各工，并抚衅灾户。丙寅，诏举谋勇兼优堪备任使者。己巳，诏彭玉麟赴广东，会同张树声布置防务。

九月辛巳，法、越议和，立新约。丙戌，命何如璋督办福建船政，倪文蔚为广东巡抚，徐延旭

为广西巡抚。己亥，拨广西库银十万济刘永福军。丁未，唐炯以率行回省褫职，仍留任。

是秋，拨京仓及漕米五万余石，库帑凡十万，赈顺天直隶。留漕五万石，赈山东。赈热河、长阳、嶓县等处水灾。赈江南灾。

冬十月戊辰，诏南北洋及沿江沿海诸省严戒备。辛未，河决齐东、蒲台、利津。丙子，诏李鸿章举将才。命岑毓英出关驻山西，唐炯回滇筹饷。

十一月辛巳，命署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壬午，趣徐延旭出关策应。辛卯，严内外城门禁。壬辰，越南民变，杀嗣王阮福时，命张树声戡定之，寻改命岑毓英往平乱。庚子，懿旨，清江设厂收养灾民，命户部发帑一万接济，并给顺直、山东各四万，湖北三万，安徽二万。壬寅，法人陷山西，刘永福退走。癸卯，诏以尚书文煜被劾，回奏积俸至三十六万，命捐银十万充公。林肇元坐库储空虚夺职。

十二月戊申，祈雪。庚戌，法人进攻北宁，图犯琼州。命彭玉麟檄湘楚军会合吴全美师船严防，起杨岳斌往福建会办海防。官军大败法人于谅山。己未，以山东、淮、徐灾民聚集清江等处，命所司抚恤，并随时资遣。庚申，谕江西筹饷二万济王德榜军。丁丑，追复故总兵陈国瑞世职。

十年甲申春正月庚寅，岑毓英出镇南关赴兴化，节制边外诸军。

二月丁未朔，法人攻兴化，官军击却之。岑毓英与徐延旭进图山西。谕严约束，勿扰越境。留江、浙漕米各五万石赈通州、天津水灾。寻拨京仓粟米三万石赈顺天灾。丁丑，法人陷北宁，官军退守太原。戊辰，命湖南巡抚潘鼎新赴广西筹防。乙亥，法人陷太原，徐延旭、唐炯褫职逮问。

三月丁亥，岑毓英请免节制楚、粤诸军，不许。以太原陷，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并褫职逮问。戊子，懿旨以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家居养疾，大学士宝鋆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景廉俱降二级，工部尚书翁同龢褫职仍留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并为军机大臣。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学习。己丑，懿旨军机处遇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商榷行之。壬辰，授潘鼎新广西巡抚，张凯嵩云南巡抚。总兵陈得贵失守炮台，副将党敏宣临阵退缩，诏并斩于军前。以怡亲王载敦为阅兵大臣。命贝勒奕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内阁学士周德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巳，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各疏陈醇亲王不宜与闻机务，不报。命刑部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学习。甲午，诏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岑毓英举部将中沈毅勇敢有谋略者。己亥，阎敬铭、许庚身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命潘鼎新赴镇南关接统徐延旭军。庚子，法人进据兴化。

是春，免仁和荒芜灶荡上年逋课，陕西咸宁等处逋赋及杂欠。免穆坪土司马匹粮草十年。

夏四月丙午，勘分新疆南界事竣。以侍讲许景澄充出使法德义和奥大臣。庚戌，先是，法、越战事亟，法水师将福禄诺属税务司德璀琳献议媾和息兵。李鸿章以闻，许之，敕其筹定。至是，覆陈“当审势量力，持重待时”。诏集廷议。懿旨醇亲王并与议。允吴长庆兵还。辛亥，利津等决口合龙。癸丑，罢开马颊河，浚宣惠河，修德州运河堤。戊午，命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皆许专奏。寻加佩纶三品卿衔。福禄诺出私议五条，因李鸿章上闻。敕鸿章“力杜狡谋，常存戒惧”。诏户部裁冗费。庚申，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法使议约。癸亥，免褒城濒江地亩额赋。乙丑，祈雨。丙寅，再发仓米赈顺天。戊辰，吴大澄辞北洋会办。上责其饰词，不许。壬申，张树声以疾请免本职，专治军事，许之。

五月丙子，命李成谋总统江南兵轮。己卯，岑毓英辞节制粤、楚各军，许之。丁亥，授文煜武英殿大学士。戊子，额勒和布、阎敬铭并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己丑，京师久旱，谕有司平粜。赏徽宁太广道张荫桓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辛卯，诏中外保荐文武人才。甲午，诏皇太后五旬万寿，停秋决。丁酉，诏中外大臣“率属尽职，勿躭逸乐、尚浮华”。戊戌，诏左宗棠仍为军机大臣，毋庸常川入直，并管理神机营。免武昌、黄州二卫额粮。壬寅，诏举宗室及旗、汉世职人才。

闰五月乙巳，命工程尚书福锟、理藩院尚书崑冈、左都御史锡珍、工部侍郎徐用仪、内阁学士廖寿恒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丁未，命前提督刘铭传督办台湾事务，锡珍、廖寿恒、陈宝琛、

吴大澄往天津会商法约。庚戌，命太常卿徐树铭勘献县新开横河。法人犯观音桥，潘鼎新击败之。辛亥，山东河堤工成。甲寅，以法使言和，调潘鼎新诸军回谅山，岑毓英军仍驻保胜。乙卯，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日始雨。颁定蠲缓钱粮章程。庚申，思恩匪首莫梦弼伏诛。丙寅、法舰犯闽海。丁卯，谕曰："法使延不议约，孤拔要求无理，我军当严阵以待。彼如犯我，并力击之。敢退缩者，立置军法。"庚午，授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法使于上海议约，命陈宝琛会办。

六月癸酉朔，以郧西余琼芳狱事谳不实，下总督卞宝第、巡抚彭祖贤部议，承审各官贬斥有差。甲戌，河决历城等县。以乞援守城，追予沈葆桢妻林氏附祀广信葆桢专祠。丙子，建昌、多伦匪首杨长春伏诛。丁丑，吴长庆卒，旌其子主事保初孝行。己卯，谕直省考察州县官。壬辰，法人陷基隆。诏集廷臣议和战。乙未，刘铭传复基隆。己亥，懿旨，神机营选马步军三千，巡捕五营选练军二千，以都统善庆为总统，前锋统领托伦布为帮统，分防畿东，并抽调直隶练军协守。命曾国荃、陈宝琛回江宁布防。是月，赈顺德、青浦风灾，叶县水灾。

秋七月乙巳，命吴元炳勘山东河工、海防。授张之洞两广总督。丙午，法人袭马尾炮台及船厂，陆军击退之。戊申，醇亲王奏延煦劾左宗棠，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懿旨坐延煦夺职留任，罚俸一年。戊申，诏与法人宣战，杨昌浚赴福建督师。癸丑，法人毁长门炮台。丁巳，谕穆图善、张佩纶毋退驻省城。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将军穆图善、漕运总督杨昌浚副之，张佩纶以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授曾国荃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丙寅，论北宁失守罪，已革道员赵沃、提督陈朝纲并论斩。戊辰，以杨昌浚为闽浙总督。普赈历城等县灾民。是月，赈浮梁及齐河、长安等处水灾。

八月壬申，命鸿胪寺卿郑承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论马尾战事功罪，褫何璟职及张佩纶卿衔，下部议，提督黄超群等颁赏进秩有差。建、邵匪首张廷源等伏诛。甲戌，河决东明。赈南海等县水灾。丙子，授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戊寅，懿旨赏醇亲王子载沣不入八分辅国公。文煜以病免。命崇厚、崇礼、文锡、文锜输财助饷。庚辰，赈台湾风灾。丁亥，法人复陷基隆。戊子，命道员徐承祖充出使日本大臣。己丑，诏刑部本年情重各案及秋、朝审官犯，并停查办。癸巳，苏元春及法人战于陆岸，败之。命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赈星子水灾。戊戌，法人犯沪尾，提督孙开华击败之。

九月癸卯，逮唐炯下狱廷讯。乙巳，出帑金五万赉刘永福军。辛亥，严谕南北洋轮船悉援台湾。壬子，刘铭传为福建巡抚，驻台湾督防，苏元春帮办潘鼎新军务，杨昌浚等分防澎湖，张兆栋、何如璋并褫职。诏免云南田税，暂荒缓三年，永荒蠲十年。甲寅，刘铭传自请治罪，诏原之。戊午，留新漕十万备山东冬赈。庚申，以沪尾战胜，予总兵孙开华世职，发帑银一万犒军。授额勒和布体仁阁大学士。乙丑，以刑部尚书恩承协办大学士。丙寅，赈凤凰城潦灾。庚午，官军及法人战于陆岸，又败之，予苏元春世职。辛未，新疆改建行省，置巡抚、布政使各一，裁南北路都统、参赞、办事、领队诸职。

冬十月壬申朔，懿旨晋封奕劻庆郡王，奕谟固山贝子。癸酉，以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戊寅，赈江北厅等处水灾雹灾。辛巳，皇太后五旬圣寿，上率王以下文武大臣等诣慈宁宫庆贺。辛卯，鲍超屡误师期，切责之。癸巳，以托疾规避，夺提督王洪顺职。甲午，张树声卒。乙未，朝鲜复乱，吴大澄往察办，续昌副之。文煜卒。庚子，刘永福及法人战于宣光，败绩。

十一月丁未，命提督孙开华帮办台湾军务。戊申，逮徐延旭下狱廷讯。壬子，李鸿章调军发朝鲜。癸丑，普洱地震。丙辰，禁州县捏报灾荒。丁巳，东明决口合龙。戊午，李秉衡赴龙州部署防运。己未，祈雪。云南巴蛮降。戊辰，谕各省积谷。

十二月戊寅，官军败法人于纸作社。壬午，唐炯、徐延旭并论斩。乙酉，官军复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安平府暨二州五县。壬辰，禄劝夷匪平。丙申，雨雪。张佩纶、何如璋并褫职遣戍。

是岁，免镇西厅荒地逋赋，文安四州县涝地额赋。朝鲜入贡。越南国王阮膺登自杀，法人立其弟为国王。

十一年乙酉春正月癸卯，命冯子材襄办广西关外军务。乙巳，法人陷谅山。丙午，官军围宣光，

复美良城。甲寅，法人犯镇南关，总兵杨玉科死之。乙卯，赐英将戈登恤金。甲子，法舰去台湾。左宗棠等兵援浙江。乙丑，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偕吴大澄与日使议朝鲜事。庚午，朝鲜乱平，使来表谢，赍之。

二月甲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败法人于镇海口。戊寅，褫潘鼎新职，以李秉衡署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辛巳，秦州地震。癸未，冯子材、王孝祺大败法人于镇南关外，遂复谅山。予杨玉科等世职。辛卯，法人请和。允之。壬辰，诏停战撤兵。缅匪平。戊戌，岑毓英奏官军大捷于临洮。

乙巳，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议约，刑部尚书锡珍、鸿胪卿邓承修往津会商。丙午，朝鲜订约成。庚戌，岑毓英复缅旺与清水、清山诸寨，获越南叛臣黄协等，诛之。癸丑，命吴大澄、依克唐阿会勘吉林东界。丙辰，免永平、张家口、顺天等十府州积年民欠租赋。癸亥，命冯子材督办钦、廉防务。乙丑，免陕西咸宁等处前岁逋粮。

夏四月己卯，祈雨。丙戌，趣岑毓英撤军，毋爽约开衅。辛卯，谕除江西丁漕积弊。壬辰，趣刘永福撤回保胜军。天津会订《中法新约》成。

五月丁未，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诏整海军，大治水师，下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基隆法兵退，命杨岳斌等部署全台事宜。除福建光绪初年逋赋。辛亥，许乍丫随察木多入贡。癸丑，予苏元春、冯子材三等轻车都尉，王孝祺、岑毓英云骑尉，复王德榜原官优叙。辛酉，复祈雨。壬戌，雨。丁卯，以张曜为广西巡抚。是月，赈基隆兵灾、桐城等县及镇＜⿰氵旱＞水灾。

六月己巳，诏停秋决。庚午，懿旨命文锜、崇礼、崇厚、文锡修建三海工程。许景澄兼出使比利时大臣。辛未，定内附越南民籍。甲戌，曾纪泽订《烟台约》成。丁丑，谕岑毓英察云南铜矿。通谕曾国荃等勘东南各矿。赈裕州水灾。癸未，命工部侍郎孙毓汶、顺天府尹沈秉成、湖南按察使续昌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召曾纪泽来京，命江西布政使刘瑞芬充出使英俄大臣，张荫桓充出使美日秘大臣。法兵去澎湖。命左宗棠等选将吏调轮船策应。辛卯，《越南新约》成，宣谕中外。诏诫建言诸臣挟私攻讦。追论御史吴峋劾阎敬铭、编修梁鼎芬劾李鸿章俱诬谤大臣，予严议。寻各降五级。甲午，授孙毓汶军机大臣。是月，赈河南、广东、广西、江南、安徽、江西水灾。

秋七月丁酉朔，设广西南宁电线达云南。己亥，懿旨发帑银六万赈两广水灾。庚子，左宗棠连乞病，许之。丙辰，命周德润往云南，邓承修往广西，会同岑毓英、张凯嵩勘中、越界。壬戌，河决山东长清。甲子，开川、滇铜铁矿。是月，赈黔阳、湘潭、辉县、清江、当涂、汾阳等处水灾。

八月丁卯朔，赈奉天水灾。己巳，截漕粮十万石充顺直赈需。赈皋兰等处雹灾水灾。乙亥，赈长沙等处水灾。丁丑，山东历城、章丘等处水，发帑五万赈之。以水灾故，停三海工作。李鸿章与法使议滇、粤陆路通商。戊寅，释李昰应归朝鲜。辛巳，命苏元春存抚越南入关流民。赈襄城水灾。乙酉，左宗棠卒，晋太傅。辛卯，赈福建风灾。

九月庚子，懿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奕劻、李鸿章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侍郎曾纪泽帮办。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归福建巡抚事于闽浙总督。英使来议印度、西藏通商。谕丁宝桢、色楞额等开导藏番毋生事。壬寅，灵桂卒。甲辰，裁伊犁参赞大臣，改设副都统二。裁塔尔巴哈台满洲领队大臣，仍留额鲁特领队大臣。甲寅，赈宾川、思安等处雹灾。

冬十月丙寅朔，朝鲜王李熙以伏莽未除，来请镇抚。李鸿章遣军防卫之。戊辰，赈朝阳灾。庚辰，截来年京饷银五万充山东冬赈。辛巳，命奕劻、许庚身与法使互换条约，刘瑞芬于英京互换《烟台条约》，并议洋药专条。丁亥，授穆图善为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节制副都统以下。甲午，拨年节宫用银五万赈给山东灾区。严紫禁城门禁。

十一月壬寅，祈雪。乙巳，云南地震。庚申，裁新疆各城回官。癸亥，懿旨，八旗都统厘剔旗营诸弊。授恩承体仁阁大学士，阎敬铭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张之万并协办大学士。以英人灭缅甸，严四川边备。

十二月丙寅，续设三姓、黑龙江陆路电线。丙子，诏内务府禁止浮冒虚糜。己卯，赵庄决口合龙。

十二年丙戌春正月乙未朔，停筵宴。庚子，免湖北逋赋。辛丑，山东潍沟决口合龙。免台湾旧欠供粟。癸卯，免奇台被旱额赋。丙辰，命特尔庆额等随同穆图善练兵。甲子，诏以谒陵，本年会试改三月十日入场。

二月乙丑朔，山东黄河南岸决。甲戌，张曜往勘何王庄决口。己卯，除溆浦积年被水额赋。戊子，设黑龙江绥化厅。辛卯，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免经过州县税粮十分之四。

三月乙未，谒诸陵。上诣定东陵。庚子，至自东陵。癸丑，赈广宁灾。是月，留山东新漕十万石赈何王庄暨章邱、济阳、惠民被水灾民。

夏四月戊子，赐赵以炯等三百三十九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邱北地震及广西州火，赈之。

五月庚子，台湾生番归化四百余社，七万余人。赈临潼等县风雹灾。壬寅，裁阳江镇水师总兵，置北海镇水陆总兵。改高州镇陆路总兵为水陆总兵。

六月壬申，懿旨，钦天监于明年正月择皇帝亲政日期。甲戌，修复海监石塘。丙子，醇亲王暨王大臣等合祠疏请皇太后仍训政，不许。皇帝亲政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命枢臣集议，整齐圜法。庚辰，醇亲王暨礼亲王等复申训政之请，尚书锡珍、御史贵贤并以为言。懿旨勉从之。命醇亲王仍措理诸务。

七月甲午，木邦土司请内附，却之。丁酉，金顺卒。辛丑，留江苏漕米五万石备顺、保赈需。乙巳，钱法议定奏上。允行。甲寅，赈太原等县水灾。

八月壬戌，以色楞额为伊犁将军。赈热河水灾。乙丑，礼亲王暨廷臣请加上皇太后徽号，懿旨不许。丁卯，再拨江北漕米五万石赈顺天通州水灾，并发帑金二万散给灾民，免陕西咸宁等处荒田逋赋。戊辰，以北运河决口漫溢，拨库帑十万充永平各府急赈，再发内帑二万济之。丙子，增设广西太平归顺道，移提督驻龙川。增设柳庆镇总兵驻柳州。庚辰，筑怀柔白河漫口。乙酉，御史朱一新奏遇灾修省，豫防宦寺流弊，言醇亲王巡阅北洋，总管太监李莲英随往，恐蹈唐代监军覆辙。懿旨，命回奏。寻奏入，以执谬降主事。

九月辛卯朔，赈奉天、浙江水灾。癸巳，赈甘肃雹灾水灾，留坝、南郑水灾。丁酉，以顺直水灾减各府各旗庄田租及其他租额。庚子，鲍超卒。乙巳，赈光山雹灾。丙午，刘铭传剿苏鲁马那邦叛番。甲寅，赈上饶等县水灾。

十一月庚寅朔，寿张决口合龙。乙巳，宥徐延旭、唐炯罪，延旭戍新疆，炯戍云南。丁未，命曾纪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戌，再拨京仓粟米三万石备顺天春赈。丙辰，冬至，祀天于圜丘。始亲诣，除隆科城额赋。

十二月甲子，减安州、河间、隆平涝地粮赋。丁卯，祈雪。庚辰，懿旨再敕曾国荃等详议两江河道治法。丁亥，祫祭太庙。

十三年丁亥春正月己丑朔，停筵宴。辛丑，以亲政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祈谷于上帝。癸卯，上始亲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壬子，拨江苏漕米十万石赈顺直灾民。懿旨，购置机器于天津鼓铸，一文以一钱为率，京、外毋得参差。

二月壬戌，雨雪。辛酉，责恭镗严剿马贼，整顿见有练军。川、滇接修电线成。戊辰，祭大社、大稷。辛巳，赏唐炯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是月，懿旨，醇亲王以亲王世袭罔替，朝廷大政事，仍备顾问。

三月己丑朔，上初诣奉先殿行礼。乙未，上奉皇太后谒西陵，免经过州县额赋十分之三。己亥，谒陵。甲辰，至自西陵。辛巳，祀先农，亲耕耤田，三推毕，加一推，自是岁以为常。甲寅，刘锦棠请解职省亲就医，不许，给假三月，在任调理。拨直藩库帑八万赈所属饥民。除文安等处无粮地租。

夏四月戊午朔，享太庙。丁卯，命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督办台湾铁路及商务。己巳，祈雨。丙子，常雩，祀天于圜丘。

闰四月己酉，免江苏各州县卫逋赋逋课。壬子，赈昆明等县水灾。

五月戊午，夏至，祭地于方泽。己未，命前内阁学士洪钧充出使俄德奥和大臣，大理卿刘瑞芬

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癸未，赈陇州等处水灾。甲申，雨。

六月丁亥朔，赈富阳各属水灾。乙巳，赈怀宁等县水灾。丁未，开州大辛庄河溢，灌山东境，截留新漕五万石赈濮州等处灾民。庚戌，赈罗田、石首水灾。壬子，赈温宿、乌什水灾。癸丑，赈凌云风雹灾。

秋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庚申，永定河、潮白河先后并溢。甲子，增设福建澎湖镇总兵。乙丑，赈南阳等处水灾。丁卯，除甘肃积年民欠银粮暨杂赋。赈洮州等属雹灾。乙亥，增设云南临安开广道。丁丑，黎匪平。辛巳，命道员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大臣。

八月戊子，祭大社、大稷。甲辰，沁河决。赈平彝水灾。丙午，沔阳等州县被水，留冬漕三万石赈之。郑州河决，南入于淮，褫河督成孚职，留任。己酉，拨京仓漕米五万石赈顺天通州各属。截留京饷漕折银三十万赈河南。癸丑，懿旨，发内帑银十万赈济水灾。

九月乙卯朔，免陕西各府厅州县前岁逋赋。辛酉，以郑州河决，豫留明年江北、江苏河运米粮并运费充赈。辛未，准呼征胡图克图入贡。乙亥，命薛允升赴河南察郑工。丁丑，李鸿藻往河南会察河工。是月，赈武陟、安县、云阳、皖北水灾，汉口、龙州火灾，建水、通海雹灾。

冬十月甲申朔，赈融县火灾。丁亥，冯子材以疾辞职，命留粤办钦、廉防务。乞休，不许。己丑，赈惠、高、廉、雷、琼、赤溪、阳江风灾。己亥，穆图善卒。赈给郑州等灾区贫民口粮。壬寅，以善庆为福州将军，襄办海军事，并管神机营。免顺、直被水各州县秋赋。乙巳，赈镇西厅雪灾。戊申，上侍皇太后临视醇亲王疾，自是频视疾，至于明年七月有瘳。庚戌，赈长安等属水灾。癸丑，赈绥来霜灾。

十一月乙卯，授定安钦差大臣，会同东三省将军办理练兵，节制副都统以下。辛酉，冬至，祀天于圜丘。壬戌，谕文硕访呼毕勒罕，依制掣定。壬申，祈雪。

十二月丁亥，命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己丑，除恩隆、百色等处荒田额赋。赈桂林等处火灾。壬辰，免阳城等县灾缓税租。丁酉，雨雪。戊戌，懿旨，复阎敬铭、福锟、翁同龢、嵩申、孙诒经、景善、孙家鼐处分。庚子，以皖北被灾，拨安徽漕折、芜湖关常税共银十万，备来年春赈。辛丑，置新疆伊塔道、伊犁府、霍尔果斯厅、塔城厅，设道、府、抚民通判、同知等官。壬寅，石屏、建水地震。己酉，拨山东冬漕五万石备河南来年冬赈。

十四年戊子春正月癸丑朔，上亲诣堂子行礼。丙辰，雪。免安徽被淹太和等州县夏粮。己未，开黑龙江漠河金矿。庚申，开广东昌化石绿铜矿。辛酉，展接腾越至云南省垣电线。乙亥，刘锦棠乞疾。慰留，再给假四月。壬午，谕官铸当十大钱，每文重至二钱以上者，一律行用。是月，拨留京仓及海运漕米凡十三万石赈顺、直灾。

二月乙酉，赈梧州火灾。丙戌，赏裴荫森三品京堂，督办福建船政。庚寅，文硕以擅行密疏稿于都察院，褫职。辛亥，祀先农，亲耕耤田。是月，诏修葺颐和园，备皇太后临幸。

三月丙辰，免浙江光绪五年以前逋赋。丙寅，赍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呼毕勒罕哈达、念珠、如意。

夏四月庚寅，永定河决口合龙。辛卯，上奉皇太后始幸西苑。甲午，展接广东电线自九江至大庾岭。丁酉，雨雹。辛亥，命张曜帮办海军事务。赈惠州等属水灾。

五月乙卯，京师、奉天、山东地震。癸亥，夏至，祀地于方泽。丁卯，祈雨。

六月癸巳，雨。己亥，懿旨，皇帝大婚典礼，明年正月举行。甲辰，彭玉麟以疾免兵部尚书，巡阅长江水师如故。壬寅，懿旨，明年二月初三日归政。

七月庚申，以河工贻误，褫李鸿藻、倪文蔚职，仍留任，李鹤年、成孚并戍军台。甲子，永定河复决。丙寅，阎敬铭罢。丁丑，谕吴大澄察核河工。是月，津沽铁路成。

八月丁亥，赈奉天各厅州县，安徽怀宁等县水灾。己丑，诏直省清庶狱。壬辰，赈苍梧等处水灾。丁酉，截留江北漕米备苏、皖赈。乙巳，醇亲王以归政有日，请解职务。懿旨，海军署、神机营依前管理，归政后奏事勿列衔。

九月丙辰，除陕西去年逋赋。甲戌，永定河决口合龙。

冬十月己卯朔，享太庙。癸未，懿旨，立叶赫那拉氏为皇后。癸巳，拨京漕二万石备顺天冬赈。

甲午，免水城等处丁粮。赈丹徒旱灾、南昌等县水灾。庚子，免朝鲜红参厘税。

十一月壬戌，滇越边界联接中法电线成。初置北洋海军提督，以丁汝昌任之。丙寅，冬至，祀天于圜丘。丁卯，免朝贺。戊辰，免静海积水淀地租。

十二月壬午，赈阿迷、蒙自等处疫灾。乙酉，诏光绪十五年举行恩科乡试，十六年恩科会试。辛卯，增设吉林水师营总管各官。癸巳，太和门灾。甲午，诏修省，敕臣工勤职。乙未，免陕西前岁民欠钱粮。丁酉，懿旨，以水灾停减颐和园工作。御史余联沅、屠仁守、洪良品各疏请罢铁路，徐会沣等条奏，同下海军署与军机大臣议。旋翁同龢、奎润、游百川、文治等并言铁路不当修，亦并下议。命太仆少卿林维垣襄办台湾开垦抚番事。庚子，赈威远厅水灾。辛丑，道员徐承祖前使日本，坐浮冒，褫职听勘，籍其家。丙午，郑州决口合龙。授吴大澄河东河道总督，复李鸿藻、倪文蔚原官，并优叙，释成孚、李鹤年还。

十五年己丑春正月丁未朔，停筵宴。庚申，靖远、皋兰地震。辛酉，以张之万为东阁大学士，徐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海军署会同军机议驳停铁路诸疏，覆请详议。懿旨："庆裕、定安、曾国荃、张之洞、黄彭年等，按切时势，各抒所见以闻。"乙丑，惇亲王薨。上奉皇太后临奠。丁卯，御史屠仁守上言："归政伊迩，时事孔殷，密摺封奏，请仍书皇太后圣鉴披览后施行。"懿旨斥其乖谬，罢御史，下部议，原摺掷还。戊辰，御史林绍年请禁督抚报效。懿旨斥之。癸酉，大婚礼成。

二月戊寅，吴大澄请敕议尊崇醇亲王典礼，懿旨斥之，通谕中外臣民。己卯，皇太后归政。上御太和殿受贺，颁诏天下。丙戌，免江、淮光绪初年灾熟各项税粮。己丑，以齐东等州县水灾，拨山东库帑五万备赈。壬辰，加上皇太后徽号，颁诏覃恩有差。甲午，朝鲜庆贺归政，进方物，赉其国王及王妃缎匹。

三月丙午朔，命侍讲崔国因充出使美日秘大臣。丁未，彭玉麟辞巡阅职。温谕慰留。濮州河决。癸丑，以布鲁克巴部长归化，予封号印敕。甲寅，拨黑龙江库帑二万加赈呼兰属灾民。丁巳，皇后祀先蚕。己未，再加上皇太后徽号。庚午，免云南被匪村寨钱粮。戊辰，上奉皇太后幸颐和园，阅水陆操。允阎敬铭回籍养病。

夏四月戊寅，拨南漕十万石备山东赈。己卯，赈奉天、吉林灾民。辛卯，赏湖南按察使薛福辰三品京堂，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懿旨发内帑银十万备山东赈。庚子，赐张建勋等三百三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癸丑，停秋决。庚申，赈泸州火灾。

六月丙子，岑毓英卒。丁丑，以王文韶为云贵总督。己卯，重修太和门。丁亥，赈周家口火灾。壬辰，永定河道缺，李鸿章举堪任之员。上疑於魁柄下移，予申斥。

秋七月丁未，章邱河决。己酉，除贵州西良山额课。庚午，齐河决。辛未，沁河决。是月，赈莒州、沂水雹灾，周家口水灾，长安、西乡、鄜州水灾雹灾。赈云南昆阳、太和，安徽霍邱等州县水灾。

八月乙亥，命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署筹办芦汉铁路。丁亥，留新漕十万石备山东赈。壬辰，以四川水灾，捐款五万赈灾民。丁酉，天坛祈年殿灾。庚子，赈伊犁、绥定等处地震灾。辛丑，免贵州被贼府厅州县卫未征并民欠税粮。

九月壬子，重修祈年殿。赈温州等处风灾水灾。癸丑，免陕西各属前岁逋赋。赈咸宁等处水灾雹灾。乙卯，赈皋兰等处水灾。壬辰，长垣堤决，黄水浸入滑县。丙寅，谕安定等除东三省练兵弊习。丁卯，定明年祈谷暂于圜丘举行。

冬十月乙亥，赈曲阳等处雹灾水灾。戊寅，设西安至嘉峪关电线。赈杭、嘉、湖属水灾。丁亥，以江、浙雨水为灾，各拨库储五万，并发内帑五万赈济。以张之洞订购机器，遽立契约，诏切责之，嗣后凡创设之事，未先奏明，毋轻举。己丑，拨武昌库储十万备湖北赈需。壬辰，诏各省两司仍专摺奏事。台湾社番乱，副将刘朝带等阵没，敕刘铭传剿办之。甲午，再拨浙江库储十五万赈杭、嘉、湖灾。己亥，山东大寨河工合龙。壬寅，拨苏、皖赈捐余款修运河。赈绥德等属雹灾水灾。

十一月丙辰，允海军署请，户部岁拨二百万开办铁路。丁巳，诏汰冗员，删浮费。戊午，拨安

徽漕折银三万备安庆、宁国、泗州赈需。丙寅，浙江发常平仓谷赈天台、仙居等处难民。

十二月壬申朔，免杭、嘉、湖应征漕白粮并地丁税。甲戌，留山东漕米四万石备赈。丁丑，再拨武昌库储五万备湖北赈需。丁亥，山东西纸坊漫口合龙。癸巳，申禁办理蠲缓积弊。免云南匪扰村寨钱粮。丁酉，免郑州、睢宁、尉氏等州县税粮。免仁和等县，杭、严卫所粮课。

十六年庚寅春正月壬寅朔，停筵宴。辛酉，免直隶十三年以前灶课。丁卯，谕本年万寿毋庸告祭，停升殿礼，免各省文武大员来京祝嘏。

二月乙酉，张曜言统核山东河工需费二百八十八万有奇。命所司筹给。壬辰，台湾内山番社酋有敏等伏诛。是月，免榆林等州县十三年逋赋。除东川被水官田税粮。免文安、静海、霸州淀泊逋租及伯都讷地课。

闰二月壬寅，赈桂林各属火灾。己酉，命太仆寺卿张荫桓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乙卯，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免所过地额赋十分之三。庚申，上临奠端慧皇太子园寝。癸亥，至自东陵。乙丑，曾纪泽卒，寻予特谥。谕李鸿章整顿北洋水陆军，定安等训练东三省兵。

三月辛未，懿旨，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西宁地震，赈恤之。辛卯，以二旬万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乙未，浚余杭南湖。瞻对番目撒拉雍珠与巴宗喇嘛结野番作乱，官军剿平之。

夏四月庚寅，彭玉麟卒。庚戌，谕整顿土药税厘。命刚毅详察徐州土药出产及征税实额，严定整理章程。丁卯，赐吴鲁等三百三十六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辛未，色楞额卒，以长庚为伊犁将军。丙子，以升泰为驻藏大臣。己卯，上诣大高殿，祈雨。乙酉，御画舫斋阅侍卫步射，至壬辰皆如之。己丑，雨，筑阌乡沿河石坝。赈睢宁等县风灾。

六月己亥朔，徙齐东各州县濒河村民二千余户。丁未，开三姓金矿。戊申，以藏事平，颁给布鲁克巴部长敕印。自癸卯至己酉连祈晴。辛亥，近畿霪雨成灾，京师六门外增设粥厂，命拨京仓米万五千石煮赈，并发内帑五万充赈需。壬子，永定河决口。癸丑，永北属土司章天锡谋逆，官军讨斩之。丁巳，拨奉天运京粟米，并留江北漕米，备天津灾赈。甲子，万寿节，御乾清宫受贺。

秋七月乙亥，镇康土族乱，剿平之。诏责李鸿章堵合永定河决口。己卯，发帑五万两，大钱五十万贯，米十万石，赈顺天各属灾。壬午，谕严惩领放赈款侵冒克扣。庚寅，分拨部库及海关银凡三十万，济永定河工。癸巳，命翰林院侍读许景澄充出使俄德和奥大臣，道员李经方充出使日本大臣。赈湖北、广西、陕西、云南水灾。

八月壬寅，再拨京仓米十万石备顺天赈需。乙巳，上诣醇亲王邸视疾。己酉，刘锦棠乞归。仍予假。壬子，以刘铭传擅兴商矿，章程纰缪，谕止之，予部议。丁巳，留漕米五万石，拨库帑十万，备山东赈。壬戌，以顺、直水患，谕王公各府京旗庄田并减租。是月，免陕西、江西逋赋。赈陕西水灾雹灾，云南水灾，台湾风灾。

九月乙亥，户部言禄米仓亏十五万石，仓场侍郎兴廉、游百川下部议，寻并夺职。丙子，赈珲春、宁古塔潦灾。壬午，御史吴兆泰请停颐和园工程，予严议。永定河决口合龙。甲申，赈甘肃雹灾。壬辰，石埭会匪乱，剿定之。癸巳，拨部帑及仓米于顺天备赈。

冬十月丁未，以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庚戌，曾国荃卒，赠太傅。辛亥，再拨京仓米五万石备顺天赈。免奉、直、鲁、豫商贩杂粮税捐。

十一月乙亥，赈湖南被水州县灾。乙酉，上奉皇太后临醇亲王邸视疾。丁亥，醇亲王薨，辍朝七日，上奉皇太后临邸视殓，皇太后赐奠。命王子镇国公载沣即日袭王爵。上成服，懿旨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己丑，懿旨赐谥曰贤。皇帝持服一年。

十二月壬子，懿旨，晋封辅国公载洵入八分镇国公，镇国将军载涛不入八分辅国公。乙卯，醇贤亲王金棺奉移园寓，上送至适园。壬戌，缓南苑工程。甲子，免浙江各厅州县场光绪初年逋赋。

十七年辛卯春正月癸巳，四川雷波夷匪就抚。

二月癸卯，留海运漕米十六万石备顺、直春抚。己巳，御史高燮曾请举行日讲。诏以有名无实，不纳。辛亥，命李鸿章、张曜会阅北洋海军。刘锦棠以忧去，以陶模为新疆巡抚。云南匪乱，陷富

民、禄劝县城，讨平之。是月，免湖北、山西十三年以前逋赋。

三月丁卯，谕资遣难民归籍。己巳，皇后祀先蚕。壬申，修宝坻、通、蓟诸州县河工。丁丑，命李鸿章督修关东铁路。庚寅，命沙克都林札布会额尔庆额勘察哈巴河。辛卯，刘铭传以疾免。

夏四月丁酉，立醇贤亲王庙。丙午，复建祠。辛酉，颐和园葳工，上奉皇太后临幸自此始。

五月丁卯至庚午连雨。辛未，皇后躬桑。壬午，赈清江等处风灾。是月，京畿蝗。总理署以各省教案迭出，请饬办。谕曰："各国传教，载在条约，商民教士，各省当力卫其身家。乃者焚毁教堂，同时并起。显有匪徒布谣生事，各督抚其缉治之，俾勿有所扰害。"

六月戊戌，谕严缉会匪。戊申，诏会匪自首与密报匪首因而缉获者原免之。辛亥，王文韶奏诛附乱参将鲍虎。巧家厅披沙蛮酋禄汶芒伏诛，滇支夷二十一寨就抚。

秋七月癸未，以王文韶言云南猛参、猛角、猛董土司划界息争。予孟定土知府罕忠邦宣抚使衔，土目罕荣高管理猛角、猛董，予土千总准世袭。乙酉，张曜卒。

八月壬辰朔，予乐亭耆儒史梦兰四品卿衔。癸巳，命奕劻总理海军事务，定安、刘坤一襄办。己亥，世祖御制《劝善要言》译汉书成，颁行直省学官，朔望与《圣谕广训》一体宣讲。宝鋆卒。癸丑，谕疆吏饬营伍，除积习，严禁句结包庇。

九月癸未，免陕西前岁逋课。丙戌，初，与国来使，自同治十二年以来，皆见于紫光阁。是月，德使巴兰德谓视如藩属，屡以易地为言。至是，奥使毕格哩本来，遂于承光殿觐见。戊子，云南北胜土州同改土归流。

十月丁酉，免陨、榆次等处逋赋及旗租。癸丑，诏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明年正月坐床，升泰、苏呼诺门罕往视，颁寄敕书珍物。甲寅，予宋儒游酢从祀文庙。戊午，热河朝阳匪乱，提督叶志超，聂士成剿平之。

十一月丁卯，以热河匪首擒戮，谕民间无论入会否，并许自新，其自拔来归者宥之。乙亥，命户部侍郎崇礼、兵部侍郎洪钧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己卯，海运仓火。甲申，以喀拉沁旗匪乱，拨库帑三万赈抚之。赈汉口水灾。

十二月丙申，免河南光绪初年逋赋。乙巳，赈热河被匪灾区。戊申，申谕内务府撙撙节用费。

是冬，免浙江、陕西本年民欠税粮。

十八年壬辰春正月丁亥，浚运河。辛卯，拨库帑五万于热河，赈敖罕、奈曼两旗蒙古。癸丑，英兵入坎巨提，回部头目逃避色勒库尔，赈抚之。

三月庚申，阎敬铭卒。

夏四月己酉，葬醇贤亲王。是月，台湾内山番社作乱，剿平之。

五月甲子，阳江匪乱，首逆谭运青伏诛。庚午，祈雨。辛未，赐刘福姚等三百一十七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亥，合肥等州县旱蝗，赈之。是月，上林、宾州匪首莫自闲等伏诛。

六月庚寅，祈雨。丙申，雨。壬寅，命编修汪凤藻充出使日本大臣。

闰六月己未，永定河决。庚申，赈汾州及归绥七厅旱灾。甲子，留江苏江北河漕各五万石于顺、直备赈。丙寅，阿克达春以奏对失辞，罢山西巡抚。丁丑，以近畿水灾，拨部帑十万备赈。庚辰，恩承卒。是月，京畿蝗。

秋七月辛丑，发库帑十万备云南各属赈。壬寅，河南蝗。癸丑，谕唐炯整顿铜运。

八月丙寅，命奎焕与英使保尔议印藏商约。甲寅，命福锟为体仁阁大学士，麟书协办大学士。留山东新漕备赈。

九月庚寅，拨江北漕米五万石备镇江各属赈。己亥，福建德化匪首陈拱伏诛。壬寅，免陕西前岁民欠钱粮。

十月乙卯朔，留江南漕米三万石备江宁诸县赈。庚申，醴陵匪首邓海山伏诛。己巳，赈莎车水灾。免直隶通州等处粮租杂课。

十一月乙酉朔，免直隶通州等处逋赋。辛卯，赈台湾等处潦灾。辛丑，谕李鸿章、孙家鼐等察赈，被灾州县有玩视民瘼者，严劾以闻。壬寅，免江苏各厅州县卫逋赋。庚戌，发库帑十万赈太原

等属水旱霜雹灾。癸丑，发内帑二万赈顺、直各属灾民。

十二月乙卯朔，诏王大臣承办皇太后六旬庆典，会同户、礼、工部，内务府博稽旧典，详议以闻。丙寅，召刘锦棠来京。丁卯，再发京仓米四万石，赈顺天灾民。乙巳，懿旨，办理庆典，一切撙节，内外臣工例贡免进献。特颁内帑赈济顺、直灾区，每岁准此，畀顺天府、直隶总督永济穷黎。每省各赏银二万，自明年甲午始，俱发内帑畀各省疆吏散给之。谕已故贝勒那尔苏为僧格林沁孙，惓念前劳，追封亲王，后不得援例。丙子，赏徽宁池太广道杨儒四品京堂，充出使美日秘大臣。

十九年癸巳春正月乙酉朔，诏以明岁皇太后六旬圣寿，今年举行恩科乡试，翌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丙戌，免长洲等州县冬漕米石。己亥，免长沙等州县逋赋。甲辰，诏明年应来京祝嘏蒙古与内札萨克王、公、台吉等，除有年班外，俱止来京。癸丑，以口外七厅及大同等府灾，命直、晋免收运商粮税，拨部帑十万赈之。

二月戊午，留江苏漕米五万石备赈安州等处。戊辰，见德使巴兰德于承光殿。癸酉，留京饷五万赈陕西北山等处灾民。

三月辛卯，命以两湖漕米六万余石变价赈山西灾。

夏四月丙子，祈晴。己卯，以阿拉善札萨克和硕亲王多罗特色楞游牧连年荒旱，颁帑三万赈之。

五月乙酉，北新仓火。乙未，以伊克昭盟长札萨克固山贝子札那吉尔第游牧连年荒旱，颁帑一万赈之。

六月乙卯，命直省择保精晓天文、医理、卜筮、数学及娴于堪舆者，上之内务府。戊午，拨部帑三万备赈醴陵等处灾。庚申，见德使绅珂于承光殿。癸亥，祈晴。丁卯，普安匪首刘燕飞等伏诛。癸酉，京师雨灾，诏于六门外等六处各设粥厂，拨京仓米万石充赈。乙亥，再拨奉天粟米、江南北漕米备顺、直赈需。永定河决，南北汛并溢。丙子，免安徽积年逋赋，暨潜山等县卫前欠夏粮。

秋七月甲申，谕顺天府平粜。甲辰，近畿积潦渐消，谕遣就食贫民归籍。

八月辛亥，赐故总督曾国荃孙广汉四五品京堂。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丁卯，采购奉、豫、鲁省杂粮分备顺、直赈。

九月癸未，山东截留新漕六万石赈濒河州县灾民。再拨江南北漕米十万石改折，复留江苏漕米八万石充赈顺、直，分半给之。癸卯，发京仓米三万石赈顺天。是月，免陕西各属逋赋及额赋。

冬十月己酉朔，修太仓四州县海塘。壬子，赏四川布政使龚照瑗三品京堂，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己未，命户部岁纳内务府银五十万。乙丑，免通州等处粮赋。

十一月己丑，申，私钱之禁，有销毁改铸或载运者，所司访缉严治之。戊子，甘肃、新疆地震。辛卯，命许振祎与李鸿章会勘永定河。甲午，免大兴等县秋税。

十二月辛亥，命吏部侍郎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壬子，诏京察严考核。戊午，除内地人民出海禁。辛酉，赈安仁疫灾。壬戌，免归化等七厅租赋。丁卯，免乌拉捕东珠。壬申，拨京东仓米五万石备顺天春赈。癸酉，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拟杖流，改斩监候。

二十年甲午春正月乙卯朔，懿旨，六旬庆辰，晋封妃嫔名号，增恭亲王护卫，奕劻晋封亲王，醇亲王载沣等赏赉有差。自中外大臣、文武大员、蒙古王公等以次恩锡。丙申，许振祎会勘永定河工程，命与李鸿章会筹。允岁增修费四万，并拨部帑三十万充经费。己亥，库车地震。免镇、迪各属逋赋。庚子，重申科场禁例。辛丑，免鄂伦春贡貂。壬寅，滇缅续约成。

二月辛亥，诏殿廷考试阅卷大臣公慎校取勿滥。浚通惠河，筑闸坝。甲子，命李鸿章阅海军。甲戌，禁州县非时预征及滥用非刑。允许振祎请，芦沟桥置河防局，仿裘曰修成法，设浚船百二十艘。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谕疆吏毋滥保属官。戊子，诏停秋决。

是春，免新疆各属逋赋，云南各属额赋杂课。

夏四月戊申，韶州南雄匪乱，剿平之。己酉，溆浦匪首谌北海伏诛。甲寅，大考翰、詹，擢文廷式等六人一等，余升黜有差。辛酉，见义使巴尔迪等于承光殿。辛未，赐张謇等三百十一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壬申，谕直省清理京控积案。

五月丁亥，以畿辅多盗，谕严捕务。戊子，诏驻藏办事大臣、帮办大臣三年任满得请觐，著为令。丁酉，初，朝鲜以匪乱乞师，李鸿章檄提督叶志超、总兵聂士成统兵往。上虑兵力不足，因谕绥靖藩服，宜图万全，尚须增调续发，以期必胜。壬寅，除免江苏海运漂没漕粮。乙巳，召刘铭传来京。裁鄂伦春总管，升布特哈总管为副都统。

六月己酉，诏停道、府捐。癸丑，京师霪雨，祈晴。乙卯，见日使小村寿太郎于承光殿。戊午，命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总署集议朝鲜事。壬戌，停海军报效。乙丑，谕："湖南京漕折价，备顺天赈。向有济荒经费，亦报解存储。"皆自今岁始，岁以为常。丁卯，命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赴台湾。戊辰，召刘锦棠来京。辛未，上二旬万寿，御殿受贺筵宴。命徐用仪为军机大臣。壬申，召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

秋七月乙亥朔，日本侵朝鲜，下诏宣战。戊寅，命李瀚章毁南海举人康祖诒所著书。己卯，谕遣道员袁世凯往平壤抚辑。丙辰，命台湾布政使唐景崧、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助邵友濂筹防。辛巳，谕李鸿章扩充海军，慎选将才，精求训练，通筹熟计以闻。乙酉，免宾川等州县田租。丙戌，敕神机营兵防近畿，驻通州，旋移南苑。戊子，命端郡王载漪、敬信练旗兵，以满洲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枪营暨汉军枪队充选。载漪寻管神机营。谕停不急工程。允吴大澄请，统湘军赴朝鲜督战。丁酉，赈会同、会乐二县灾。己亥，命叶志超总统驻平壤诸军。敬信、汪鸣銮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卯，重订中外保护华工约。

八月丙午，吴大澄督军出关，自请帮办海军，不许。丁未，始释奠于先师。己酉，刘锦棠卒。戊午，上皇太后徽号，颁诏覃恩有差。壬戌，李鸿章以师久无功，褫三眼孔雀翎、黄马褂。丙寅，懿旨发内帑三百万备军需。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丁卯，命承恩公桂祥统率马步各营往驻山海关。戊辰，奉天援军统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及日人战于平壤，败绩，死之。己巳，命吴大澄军驻乐亭。庚午，懿旨，六旬庆辰停止颐和园受贺。拨京仓米三万石赈顺天各属水灾。

九月甲戌朔，懿旨，起恭亲王奕欣直内廷，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措理军务。乙亥，命宋庆节制直、奉诸军。罢叶志超总统。丁丑，谕在籍提督曹克忠募津勇驻山海关。召王文韶来京。调黄少春为长江水师提督。庚辰，命兵部侍郎王文锦等办理团练。辛巳，免陕西咸宁等处旱荒田赋。壬午，海军副将邓世昌及日人战于大东沟，死之。癸未，召张之洞来京。丁亥，赈瑞昌等县潦灾。戊子，以临敌溃散，罢叶志超、卫汝贵统领，以聂士成统两军。庚子，日兵渡鸭绿江。辛丑，陷九连城。壬寅，命长顺率吉林军往奉天助剿，丰绅统三省练军防东边。

冬十月甲辰朔，谕裕禄饬金州战备。乙巳，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定安、裕禄防剿。丁未，诏山西各省入卫。戊申，诏恭亲王督办军务，各路统帅听节制。命王大臣等分办巡防、团防，广西按察使胡燏棻驻天津督粮饷，许专奏。召刘坤一来京，以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以临敌退缩，褫职逮问。己酉，命翁同龢、李鸿藻、刚毅并为军机大臣。壬子，日人陷金州，副都统连顺弃城遁。徐邦道及日人战，败绩。丙辰，赈东省濒河贫民，并拨帑抚恤。丁酉，各国使臣呈递国书，贺皇太后六旬万寿，上见之于文华殿。壬戌，日人陷岫岩州，丰升阿、聂桂林皆弃城走。额勒和布、张之万罢军机。定安以临敌无功，夺钦差大臣、汉军都统，暂留办东三省练兵。依克唐阿以督兵畏葸褫职，戴罪图功。丁卯，日人袭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遁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继之，徐邦道与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奔复州依宋庆。谕李秉衡严防威海。吴大澄请自任山海关防务，并俟各军会合，规复朝鲜。谕曰："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切勿掉以轻心，致他日言行不相顾。"以旅顺失守，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壬申，夺丁汝昌海军提督，暂留任。宋庆自请治罪，特原之。诏各路将帅严约束，禁扰累民间，犯者立正军法。褫叶志超职。

十一月癸酉朔，褫龚照玙职，寻逮问。己卯，以金州陷，褫副都统连顺职，程之伟并褫职，赵怀业逮京治罪。庚辰，懿旨恭亲王奕䜣复为军机大臣。辛巳，免顺、直被水州县额赋。丙戌，日本陷复州。戊子，日本兵集金、复二州。谕宋庆率诸军决战。丰升阿、聂桂林自岫岩奔析木城，闻敌至，师复溃，日人取析木城。以程文炳为陆路提督。己丑，宋庆及日人战于海城，败绩，退保田庄台。庚寅，依克唐阿及日人战于凤凰城，侍卫永山死之。命荣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壬辰，

丰升阿、聂桂林逮问。癸巳，逮叶志超、丁汝昌治罪。戊戌，褫提督程允和、张光前、总兵姜桂题职，俱留营效力。

十二月癸卯，停是月紫光阁、保和殿筵宴。褫提督卫汝成职，逮问。甲辰，御史安维峻以论李鸿章，坐妄言褫职，戍军台。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褫提督黄仕林职，逮问。壬子，命张荫桓、邵友濂以全权大臣往日本议和，寻召还。丙辰，拨江苏漕米十二万石备顺、直春赈。丁巳，章高元及日人战于盖平，败绩。奉军复战，提督杨寿山死之，城陷。辛酉，懿旨刘坤一驻山海关筹进止。趣吴大澂率师出关，会宋庆进剿。以近畿米贵，运豫、鲁杂粮平粜。癸亥，卫汝贵处斩。甲子，命宋庆、吴大澂襄办刘坤一军务。乙丑，再拨京仓米三万石备顺天春赈。己卯，日本陷荣成。庚午，命王文韶襄办北洋军务。

清史稿卷二四　本纪第二四

德宗二

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乙亥，日兵寇威海。丁丑，我海军与战于南岸，败绩。己卯，吴大澂始出关视师。辛巳，威海陷，守将戴宗骞死之。改命聂士成统兵入关。丁亥，诏责李鸿章。庚寅，刘公岛陷，水师熸，丁汝昌及总兵刘步蟾死之。谕张之洞、松椿防海、赣、清江水陆要冲，保淮、淮通运。辛卯，授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使日本。壬辰，见各国使臣于文华殿。陶模言喀什噶尔、莎车、和阗等属户民，英印度部收买为奴，应由公家赎放，从之。丙申，叶志超、龚照玙俱论斩。己亥，日本陷文登、宁海，逼烟台。宋庆等及日人战于太平山，败绩，走。

二月乙巳，宋庆、吴大澂败日人于亮甲山，参将刘云桂、守备赵云奇战死。赈锦州、宁远灾民。丁未，命聂士成总统津、沽海口防军。乙酉，日兵薄辽阳，长顺、唐仁廉击却之。庚戌，日兵陷牛庄，吴大澂退走，日人遂袭营口。癸丑，马玉崑败日人于田庄台。甲寅，复战，败绩。丙辰，日兵陷田庄台。吴大澂奔锦州，宋庆退双台。丁巳，以吴大澂师徒挠败，切责之。戊午，恭亲王等奏撤海军署。免上元、江宁等处，淮安等卫赋课。赈直隶水灾。庚申，分神机营兵驻喜峰口。癸亥，命吴大澂解军务帮办来京，湘、鄂诸军以魏光焘领之。乙丑，拨库帑十万加赈蓟州等处灾民。庚辰，知州徐庆璋集民团固守辽阳，命裕禄济饷械。己巳，赈玉田、滦州、乐亭水灾。日人狙击李鸿章，弹伤其颊。庚午，日人犯澎湖。

三月壬申朔，命吴大澂回湖南巡抚任。癸酉，济阳高家纸坊河决。乙亥，日兵陷澎湖。戊子，褫提督蒋希夷职，逮问。癸巳，命郭宝昌随同刘坤一办防务。己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造，暂行驻兵威海。

夏四月戊申，拨京仓米石备顺天平粜。己酉，天津海溢，王文韶自请罢斥，不许。谕曰："非常灾异，我君臣惟当修省惕厉，以弭天灾。"甘肃撒回叛，陷循化厅，雷正绾剿之。庚戌，命道员联芳、伍廷芳赴烟台与日本换约。乙卯，谕曰："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沈，南可犯畿疆。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二十余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戊午，谕军机大臣及诸臣工，和局已成，勿再论奏。留山东运粮十万石备宁河等处赈。命裕禄接济宁、锦等属赈需。己未，赏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五品卿衔。辛酉，达赖喇嘛受戒毕，赍哈达、念珠等物。癸亥，拨湖北漕米三万石，备宁、锦等属赈。乙丑，京师平粜。命李经芳为台湾交地全权委员。丙寅，赐骆成骧等二百八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丁卯，召唐景崧来京。

五月辛未朔，赈临漳等县水灾。庚辰，蒋希夷论斩。乙酉，见俄使喀希尼、法使施阿兰于文华殿。壬辰，日本归我辽南地。丁酉，免湖南新化、云南阿迷、保山、昆明上年被灾田赋。赈长武等县水灾雹灾。庚子，唐景崧休致。

闰五月辛丑朔，拨山东库帑二万助赈奉天。壬寅，抚恤江、浙运漕稽候船户万余人。甲辰，大学士福锟致仕。乙巳，命直隶提督聂士成总统淮军驻津、沽，江西布政使魏光焘总统浙军驻山海关，四川提督宋庆总统毅军驻锦州，俱听北洋大臣调度。癸丑，吴大澄罢。戊午，予惠潮嘉道裕庚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丁卯，谕曰："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兴举。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皆于国计民生多所裨补。直省疆吏应各就情势，筹酌办法以闻。"

六月甲戌，孙毓汶以疾免。丁丑，赈热河饥民。乙酉，军机大臣徐用仪罢。以麟书为武英殿大学士，崑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钱应溥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均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子，赈钟祥等处水灾。

秋七月甲辰，沁河决。乙巳，荥泽河决。丁未，诏李鸿章入阁办事。授王文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戊申，赈商州、清涧等处水灾雹灾。己酉，予宋儒吕大临从祀文庙。寿张、齐东河决。丰升阿遣戍军台，戊午，赈镇安等县水灾。辛酉，江西巡抚德馨有罪褫职。色勒库尔地震。壬戌，以回众猖獗，褫总兵汤彦和职，杨昌浚、雷正绾并褫职留任。丁卯，己革提督黄仕林论斩。

八月壬申，赈富川、容县水灾。丙子，赈阶、文、西宁等州县水灾。己卯，四川总督刘秉璋以不能保护教堂褫职。丙戌，命工部郎中庆常以五品京堂充出使法国大臣。癸巳，免云南威远被灾田赋。

九月庚子，赈梧州府属火灾。留山东新漕备濒河诸县灾赈。乙巳，留湖北冬漕三万石备钟祥等县赈需。丁未，命魏光焘统军援甘肃。戊申，免望都差徭，及退出圈地额赋五成，著为令。己酉，免陕西前岁民欠，暨华州开渠占地钱粮。壬子，见英使欧格讷于文华殿。乙卯，赈甘肃被扰各地难民。戊午，赈临湘蛟灾。拨帑三万购仓谷，备常德、衡州旱灾。壬戌，见和使克罗伯于文华殿。癸亥，命宗人府府丞吴廷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丙寅，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来京谒陵，进方物。揭扬、潮阳、普宁等县地震。

十月辛未，杨昌浚罢，以陶模署陕甘总督。辛己，李鸿章与日使互换归辽条约。甲申，长麟、汪鸣銮并以召对妄言褫职。己丑，初设新建陆军，命温处道袁世凯督练。丙申，免江川被灾田赋二年。赈鹤庆等州县水旱灾。十一月乙酉朔，山东赵家口合龙。丁未，免盛京被淹官庄额赋。戊申，留河南漕折八万备内黄等县工赈。己酉，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充俄皇加冕贺使。庚戌，免奉天被兵各属旗民两年田赋，并积年逋赋。癸丑，刘永福免。癸亥，甘肃提督李培荣以赴援西宁逗留褫职。乙丑，调董福祥为甘肃提督，仍总统甘军，前敌诸将均归节制。赈保山蛟灾。

十二月戊寅，寿张决口合龙。庚辰，拨库帑六万备湖北春赈。癸巳，改命李鸿章使俄，邵友濂副之。是月，免陕西前岁逋赋、奉天上年苇税及官庄税粮。赈盛京、萍乡灾。发帑各十万，赈湖南、云南、陕西各属灾。

二十二年丙申春正月丙申朔，停筵宴。丁酉，以特遣李鸿章使俄，谕止邵友濂、王之春毋往。己亥，赈长沙各府水旱灾。乙卯，见各国公使于文华殿。庚申，命冯子材仍回广东，督办钦、廉防务。

二月庚午，移塔尔巴哈台额鲁克领队大臣驻布伦布拉克，伊犁察哈尔营领队大臣驻博罗塔拉。壬申，始议邮政与各国联会。开龙州铁路。刘铭传卒。丁亥，户部火。

三月戊戌，额勒和布致仕。癸卯，开杭州商埠。丁未，命王文韶、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辛酉，回匪窥珠勒都斯。癸亥，命董福祥驻西宁，专任剿抚，魏光焘还驻河州，寻命回陕西巡抚任。

夏四月壬申，五台山菩萨顶灾。乙亥，免昆明、丘北被灾夏粮。辛巳，命荣禄往天津阅新建陆军。戊子，授崑冈体仁阁大学士，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月丁酉，谕李秉衡查州县粮赋，浮收者核减之。免恩安被灾额赋。辛丑，郑州文庙灾。是月，上数奉皇太后临醇王邸视福晋疾。癸卯，醇贤亲王福晋叶赫那拉氏薨，辍朝十一日，上奉皇太后临邸视殓，越日复往奠祭。懿旨，醇贤亲王福晋薨逝，应称曰"皇帝本生妣"。乙巳，上成服。壬子，

免安徽历年逋赋。甲子，缓鄂伦春牲丁进貂贡。

六月丙寅，谕奎顺抚恤青海蒙民。丁卯，河决利津。戊辰，免浙江历年各场积欠灶课盐课。庚午，赈浙江风灾。壬申，醇贤亲王福晋金棺奉移，上躬诣临送。甲戌，上奉皇太后如醇王园寓临奠福晋金棺。己卯，谕整顿长江水师。壬午，命裕禄兼充船政大臣。丙戌，松潘番乱，官军剿平之。丁亥，允王大臣请，神机营练兵处仿西制练兵。辛卯，永定河溢。是月，赈大东沟海溢灾，安徽、湖北蛟灾。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顺天东南各属水，命孙家鼐等速筹赈需。乙巳，留南漕十万石于天津备赈。

八月乙丑，以关内外回匪渐平，谕陶模、董福祥安辑降众，搜捕余匪。己巳，川军剿瞻对，叠克要隘，进逼中瞻。庚辰，谕鹿传霖：“瞻对用兵，乃暂时办法。事定后仍设番官否，当再审详。不得因此苛责喇嘛，转生他衅，慎勿卤莽而行。”己丑，谕刑部讯狱应速结，毋任延宕。壬辰，禁各省滥用非刑。

九月丙申，福锟卒。免陕西前岁逋赋。己亥，东陵虫灾，丙午，赏盛宣怀四品京堂。先是，王文韶、张之洞请立招商轮船总公司，举盛宣怀督办。至是，旨下，并准专奏。大学士张之万致仕。丁未，见德使海靖、比使费葛于文华殿。庚戌，命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丑，李秉衡言勘明黄河尾闾，拟由旧黄河东岸挑浚新河，仍导归旧河入海。谕以大举兴办，务期一劳永逸，以副委任。

冬十月壬戌朔，赈湖北江、汉水灾。癸亥，办河州冬赈。甲子，增设苏州、杭州、沙市、思茅四关。丙寅，谕陶模选廉明贤吏，和辑汉、回，偶有争执，专论是非，准情理以剂其平，并分别抚恤被兵区域。论平回功，予董福祥骑都尉世职，授陶模陕甘总督，饶应祺新疆巡抚，予奎顺、魏光焘优叙，其余甄叙有差。甲戌，永定河决口合龙。戊寅，定朝鲜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不递国书，以总领事一人驻其都城。庚辰，命左都御史杨儒充出使俄奥荷大臣，道员罗丰禄充了使英义比大臣，黄遵宪充出使德国大臣，伍廷芳充出使美日秘大臣。癸未，免武清等州县秋赋杂课。乙酉，赈华州等处水灾。己丑，以徐桐为体仁阁大学士，李鸿藻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十一月戊申，冬至，祀天于圜丘。己酉，免朝贺。辛亥，免河洮等处被灾赋课。丁巳，命工部侍郎许景澄充出使德国大臣。是月，赈山东、四川水灾。

十二月乙丑，初，鹿传霖屡奏瞻对宜剿，拟收回后改设汉官。上虑失达赖心，命鹿传霖、文海等详议。至是，疏陈瞻民向化，藏番震慑各情。因谕剴切劝导达赖，期于保藏、保川两无窒碍。赈四川东乡等属灾。丙子，免辽阳各村屯粮赋，绥德等州县逋粮。

二十三年丁酉春正月辛卯朔，停筵宴。丁酉，免山东光绪初年逋赋。辛亥，留湖北漕米充工赈。乙卯，见美、法、英、德、荷、比、俄、义、日本及日、奥诸国公使于文华殿。

二月壬戌，命户部侍郎张荫桓使英。庚午，河决历城、章邱。己卯，命崇礼、许应骙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三月癸巳，诏汰冗兵。甲辰，懿旨发内帑十万赈四川，五万赈湖北，并以库帑十万加赈四川夔、绥、忠三属。辛亥，免铜仁、青溪被水田赋。丁巳，初设海参葳委员。

夏四月乙亥，李秉衡奏减山东钱漕。

丙申，诏棍噶札拉参胡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准转世为八音沟承化寺胡图克图。甲辰，张之万卒。赠太保。丁未，上诣本生妣醇贤亲王福晋园寝，周年释服。壬子，予吕海寰四品京堂，充出使德荷二国大臣。

六月己卯，赈崇阳等县水灾。

是夏，见奥使齐干、俄使乌尔他木斯科、英使窦纳乐、日使矢野文雄于文华殿。

秋七月庚寅，李鸿藻卒。丙申，命廖寿恒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丑，复故陕西固原提督雷正绾原官。甲辰，免岷州卫二十四寺进骡，并展缓马贡。甲寅，平遥普洞村山陷入地中。

八月己巳，靖西地震。壬申，命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癸未，弛科布多札哈沁宝尔吉

矿禁，许蒙、汉民人开采。乙酉，以鹿传霖于德尔格忒土司措理失宜，罢改土归流议，释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暨其家属，仍回德尔格忒管土司事。

九月戊子，鹿传霖罢。己丑，命德尔格忒撤兵。戊戌，见挪威使柏固于文华殿。甲辰，达赖喇嘛请还瞻对地。谕恭寿等会商以闻。丙午，利津决口合龙。乙卯，复故陕甘总督杨昌浚官。

是秋，赈陕西雹灾水灾，湖南北、江西、广东、安徽、云、贵水灾，新疆蝗灾。

十月戊午，广西巡抚史念祖坐事褫职。壬申，曹州匪戕害德国教士，命李秉衡察勘之。戊寅，德以兵轮入胶澳。壬午，免乐亭等州县被灾额赋。是月，赈广东风灾，陕西雹灾，湖南、江南水灾。

十一月辛卯，拨江北漕米三万石，备徐、海各属赈。甲午，诏罢三瞻改土归流议，仍隶达赖喇嘛。辛丑，谕安抚江苏各属饥民。丁未，英使窦纳乐入见。癸丑，冬至，祀天于圜丘。甲寅，免朝贺。昭乌达盟旗匪平。

十二月甲子，利津河决。己巳，免安州涝地租。乙亥，三岩野番就抚，改设土千户，隶巴塘。罢朱窝、章谷两土司归流议。戊寅，诏各省保护教堂教士。免狄道、巴燕戎格等处额赋。

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元旦受礼改于乾清宫，停宗亲宴。戊子，诏各省大吏定议筹饷练兵，速覆以闻。庚寅，定经济特科及岁举法。命中外保荐堪与特科者。乙未，免建水被旱夏粮。己酉，见各国公使于文华殿。壬子，免石屏、昆明夏粮。

二月甲子，命廖寿恒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丙寅，免青海阿里克番族马贡银。乙巳，留江北漕米一万石赈徐州灾。丁丑，命神机营选练先锋队。庚辰，诏武科改试枪炮。停默写武经。

三月丁亥，诏立义仓。戊子，俄使巴布罗福觐见。乙巳，除新化被水额赋。是月，开直隶北戴河至秦王岛、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口岸。

闰三月乙卯，召张之洞来京。丙辰，麟书卒。庚申，以德人入即墨文庙，毁圣贤像，下总署察问。乙丑，临恭亲王邸视疾。甲戌，上侍皇太后幸外火器营教场，阅火器、健锐、神机三营及武胜新队操，凡三日。丁丑，以湖北沙市焚毁教堂。谕张之洞回任。续赈徐、海灾。戊寅，见德亲王亨利于玉澜堂。己卯，还宫。免新兴被旱额赋。庚辰，见法使毕胜于文华殿。壬午，安徽凤、颍、泗灾。

是春，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

夏四月壬辰，恭亲王奕欣薨，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临邸赐奠。懿旨特谥曰忠。守卫园寝增设丁户，每祭祀官经理之。孙贝勒溥伟袭。甲午，懿旨，恭忠亲王功在社稷，应配飨太庙。诏中外臣工当法恭忠亲王，各摅忠悃，共济时艰。己亥，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乙巳，诏定国是，谕：“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办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行省倡，尤应首先举办。军机大臣、王大臣妥速会议以闻。”丙午，诏各省立商务局。赐夏同龢等三百四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翁同龢罢。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近支王、贝勒等，上亲察之。公以下及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王文韶来京，裁督办军务处。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辛亥，前藏达赖喇嘛贡方物。

五月癸丑朔，诏陆军改练洋操，令营弁学成者教练，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各疆臣限六阅月，举并饬练兵及分驻地，妥议以闻。其军械枪炮，各省机器局酌定格式，精求制造。甲寅，赈栖霞火灾。丁巳，诏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命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以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授荣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庚申，趣盛宣怀芦汉铁路刻日兴工，并开办粤汉、宁沪各路。甲子，诏以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岁、科试悉改策论，毋待来年。丁卯，诏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戊辰，诏兴农学。谕曰：“振兴庶务，首在鼓励人才。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新法，成新器，甚资实用者，宜悬赏以劝。或试之实职，或锡之章服。所制器给券，限年专利售卖。其有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并照军功例赏励之。”辛未，免禄劝被水田粮。癸酉，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抬枪。以奕劻等管理骁骑营，崇礼等管理护军营。甲

戌，诏改直省各属书院为兼习中西学校，以省书院为高等学，郡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其地方义学、社学亦如之。乙亥，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丙子，谕各省州县实力保护教堂。丁丑，命三品以上京堂及各省督抚、学政举堪与经济特科者。颁士民著书、制器暨创兴新政奖励章程。命中外举制造、驾驶、声光化电人才。戊寅，诏各省保护商务。免海康、遂溪上年被灾额赋。赈长安等州县水灾雹灾。

六月癸未朔，诏改定科举新章。丙戌，赈徐、海灾。己丑，诏颁张之洞著劝学篇，令直省刊布。命康有为督办官报。壬辰，命荣禄会同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郁林、梧州土匪、会匪相结为乱，陷容、兴业、陆川三县，官军剿平之。丙申，饶应祺进回部贡金。丁酉，命翰、詹、科道轮班召对。部院司员条例时事，堂官代陈。士民得上书言事。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王文韶、张荫桓专理之。庚子，湖南设制造枪炮两厂。辛丑，赈宁羌火灾，洵阳等县水灾雹灾。癸卯，命伍廷芳赈古巴华民。乙巳，谕曰："时局艰难，亟须图自强之策。中外臣工墨守旧章，前经谕令讲求时务，勿蹈宋、明积习，训诫谆谆。惟是更新要务，造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广集众长，折衷一是。诸臣于交议之事，当周咨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倘面从心违，致失朝廷实事求是本旨，非朕所望也。朕深惟穷变通久之义，创建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一诚相感，庶国是以定，而治道蒸蒸矣。"谕南北洋大臣筹办水师及路矿学堂。谕各省广开通商口岸。命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驻朝鲜大臣。

是夏，广东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俱租借于英吉利。

秋七月甲寅，诏停新进士朝考，并罢试诗赋。赈奉天被贼各厅县灾。丙辰，诏于京师设农工商总局，以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督理，并加三品卿衔。命出使大臣设侨民学堂于英、美、日本各国。丁巳，河决山东上中游，济阳等六县同时并溢。己未，诏定于九月十五日奉皇太后幸天津阅兵。移沙市关监督、荆宜施道、江陵县并驻沙市镇。壬戌，赈南阳水灾。乙丑，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裁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以总督兼管之。河东河道总督并于河南巡抚。兼裁各省粮道、盐道。庚午，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夺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坤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职。赏上书主事王照四品京堂。辛未，颁曾国藩州县清讼事宜及功过章程于各省，并增道府功过。谕疏导京师河道沟渠，平治道涂。谕各省实行团练。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赈建水水灾。癸酉，罢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裕禄为礼部尚书，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乙亥，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丙子，赈泰和水灾。丁丑，召袁世凯来京。谕曰："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辄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政万端，大率主于为民开智慧，裕身家。其精者乃能淑性延寿。生人利益，推扩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所畀，祖宗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相陵逼，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谕各省撤驿站，设邮政。严米粮出口禁。

八月壬午朔，命户部编定岁出入表颁行之。谕出使大臣征送侨民归国备任使。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任练兵事宜。丙戌，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署使林权助于勤政殿。赈射洪等县水灾，略阳等县水灾雹灾。丁亥，皇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诏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其职，与其弟广仁皆逮下狱。有为走免。戊子，诏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庚寅，户部侍郎张荫桓、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暨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并坐康有为党逮下狱。辛卯，上称疾，征医天下。召荣禄来京。命逮文廷式，捕孙文。壬辰，诏复设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禁官民擅递封章。罢时务官报。各省祠庙毋改学堂。命吏部侍郎徐用仪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巳，拨江漕八万石改折，备徐、海赈。赈高州水灾。甲午，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

第、谭嗣同、康广仁俱处斩。谪张荫桓新疆。徐致靖禁锢。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乙未，以康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朱谕宣示臣下。罢巡幸天津阅操。命荣禄管兵部事，兼节制北洋诸军及宋庆军。丁酉，籍康有为、梁启超家。命赵舒翘会同王文韶督办矿路总局。谕苏、浙新漕运京，罢改折议。留山东新漕米石备赈。戊戌，赏袁昶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李端棻以滥保褫职，戍新疆。褫王照职，籍其家，逮捕。辛丑，赏前御史文悌知府。壬寅，黄遵宪以疾免，赏李盛铎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陈宝箴以滥保夺湖南巡抚任。癸卯，诏疆臣饬吏治，培人才，开财源，修武备，举劾牧令，整齐营规。诏言责诸臣指陈国计得失，其淆乱是非事攻讦者罪之。乙巳，懿旨，复乡、会试及岁、科考旧制，罢经济持科，罢农工商局。丙午，端方进所编劝善歌，诏颁行。懿旨，命疆臣保卫民生，慎选循良，整饬保甲团练。凡水利蚕桑，及制造贩运，资民间利赖者，以时教导之。申联名结会之禁。授荣禄为钦差大臣。乙酉，命裕禄会办芦汉等处铁路。设上海、汉口水利局。

九月辛亥朔，懿旨，一切政治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次第推行。建言诸臣章奏务裨时局，毋妄意揣摩。癸丑，发内帑二十万赈山东水灾。甘肃、新疆地震。丁巳，广西匪平。己未，命军机大臣会大学士及部院议治河之策。辛酉，初，强劫盗案，不分首从。至是，命枢臣暨法司详议区别。代州地震。壬戌，免陕西咸宁等处逋课。戊辰，复武乡、会试及童试旧制，惟营用武进士及投标武举令习枪炮。复置湖北、广东、云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免裁粮道等缺。己巳，命许景澄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戌，复刑名解勘旧制，除军务省分及情事重大者，仍就地正法，余不准行。丙子，命胡燏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己卯，权停福州船厂制造。庚辰，命李鸿章往勘山东黄河。是月，赈直、陕、川、鄂、苏、滇、晋、新等各省灾。

冬十月辛巳朔，享太庙，礼亲王世铎摄行，是后郊庙祀典皆遣代，至辛丑冬自西安还京，始亲诣。丙戌，命道员张翼督办直隶暨热河矿务，立公司。赈顺天各属灾。丙申，赈韩城等县灾。己亥，命户部拨帑八万备安徽赈。辛丑，追夺翁同龢职。前湖南巡抚吴大澄坐事褫职。济阳决口合龙。壬寅，悬赏购捕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甲辰，允荣禄请，以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分立四军，别募万人为中军。乙巳，见俄使格尔思于勤政殿。命胡燏棻督办津镇铁路，以张翼副之。丁未，赈罗平水灾雹灾。

十一月癸丑，谕张汝梅办山东灾赈。赏桂春三品京堂，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命启秀为军要大臣，赵舒翘、联元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丁巳，留河南漕折于滑县备赈。赈拨库帑二十万于江苏备赈。己巳，命溥良察山东赈。庚午，命裕庚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未，命疆臣均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衔。壬申，赈土鲁番等处水灾蝗灾。丁丑，以称疾停年节升殿筵宴。戊寅，罢直隶练军。

十二月丙戌，湖北巡抚曾鈜坐事免。癸巳，命马玉崑往河南办理防剿。罢胡燏棻津芦路督办，以许景澄代之。丁酉，免汉阳等州县被灾额赋。壬寅，改湖北汉口同知为夏口抚民同知。戊申，发内帑五万于于清、淮备赈。

二十五年己亥春正月庚戌，抚恤豫、皖被贼州县灾民。丙辰，诏清庶狱。庚申，免涡阳等州县被贼税粮。辛酉，止各国驻京公使觐贺。壬戌，再拨部帑五万于安徽备赈。丙寅，召李秉衡来京。

二月甲申，申谕各省办积谷、清讼、团练、保甲。丁亥，命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举行京师保甲。戊戌，胶州湾德兵藉词护教，入沂州境。命吕海寰告德国外部，止其进兵。以新建陆军训练有效，予袁世凯优叙。庚子，命副都统寿山募练十六营，为镇边新军。甲辰，德兵至兰山。丁未，陷日照城。

三月乙卯，谕有漕各厅州县，自今冬始，改征本色运京师。丁丑，召苏元春来京。

夏四月癸未，谕曰：“近因时事艰难，朝廷孜孜求治，叠谕疆臣整顿一切。旋据覆陈练兵、筹饷、保甲、团练、积谷各事，虽匪空言，尚虚确效。用再谕令所筹诸务，速即兴办。仍将有无成效，据实以闻。”申谕疆臣切实校阅营伍。又谕察勘荒田，劝导民垦，勿任吏胥讹扰，亦毋遽拟升科。义人以兵舰来，图登三门湾，谕严戒备。己丑，命刚毅往江南诸省核库藏出纳实数。癸巳，命聂士成军

马步四营驻热河，实边防。丙申，谕刘坤一等集重兵为备，义兵登陆，即迎击之。丁酉，命按察使李光久督办浙江防剿，长顺往吉林稽察练兵。乙巳，诏："关税、厘、盐诸课，岁有常经，疆史瞻徇，不能力除积弊。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详核会议以闻。"

五月壬子，命吴廷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寅，神机营兵厂药库火。乙卯，命太仆少卿裕庚充出使法国大臣。乙丑，命正定总兵杨玉书统练军驻热河。除安化、武冈、新宁被水田赋。己巳，岳州开商埠，移岳常澧道驻之，兼岳州关监督。

六月戊子，免迪化等属逋赋。丁酉，谕整饬海军，除积弊。庚子，赈庐陵等县水灾。

秋七月庚戌，以法人租借广州湾，命苏元春往会勘。乙卯，订《朝鲜通商条约》。丁巳，开秦皇岛商埠。己巳，命刚毅往广东清厘财政。庚午，命苏元春赴淮、徐练兵，听荣禄节制。

八月丁亥，甘肃海城回乱，官军剿平之。己亥，诏各省宣讲《圣谕广训》。甲辰，锦州、广宁匪乱，剿平之。

九月丁未，以旱诏求直言。庚戌，诏清讼狱，缓征输。谕疆吏整躬率属，持公道，顺舆情。己未，副都统寿长以废弛营务，褫职谪戍，荣和褫职逮问。辛酉，命李征庸充督办四川商矿大臣。甲戌，义人兵舰续至，谕直、鲁、江、浙严防。

冬十月庚寅，命李秉衡巡阅长江水师。丙申，命李鸿章为通商大臣，考察商埠。壬寅，免陕西咸宁等处前岁逋赋。

十一月癸丑，命太仆寺卿徐寿朋充出使韩国大臣。甲寅，廖寿恒罢军机大臣，命赵舒翘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免北流被贼上年逋赋。壬戌，再暴康有为、梁起超罪状，悬赏严捕。戊辰，孙家鼐以疾免。己巳，以户部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

十二月甲戌朔，诏停年节升殿筵宴。丙子，举行察典，敕毋冒滥。乙酉，免榆林等处被灾田粮。己丑，罢苏元春江南练兵，回广西提督任。乙未，命陈泽霖募勇驻江北操练，为武卫先锋右军。丁酉，诏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穆宗嗣，封皇子。命崇绮直弘德殿，授皇子溥俊读。壬寅，诏来年三旬寿辰，停朝贺筵宴，止文武大吏来京祝嘏。特举恩科，明年庚子乡试，次年辛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

是冬，赈山西、云南、陕西、甘肃、山东等属灾。

是岁，广州湾租借于法郎西，并开滇越铁路。

二十六年庚子春正月甲辰朔，诏以三旬庆辰，加宗支近臣恩赉。己酉，命醇亲王载沣直内廷，命侍讲宝丰直弘德殿。停本年秋决。壬子，先是，知府经元善联名上书谏立嗣。至是，诏严捕治罪，寻籍其家。戊子，诏大索康有为、梁启超，毁所著书，阅其报章者并罪之。壬戌，三岩夷平，增设巴塘等处土官各职。癸亥，总署与法人议《广州湾租约》，订期九十九年。甲子，留南漕三万石赈河北灾民。是月，拳匪起山东，号"义和拳会"，假仇教为名，劫杀相寻，蔓延滋害。

二月丙子，河决滨州。乙酉，免昆明等州县被灾额赋。戊戌，定《墨国条约》。

三月戊申，命李盛铎使日本，贺其太子联姻。吕海寰使德，贺其太子加冠。壬子，滨州决口合龙。癸丑，以旱诏中外虑囚。甲寅，赏高赓恩四品京堂，直弘德殿。丁巳，命内阁学士桂春充出使俄国大臣，寻命兼使奥国。拨部帑十万赈山东、贵州各属水灾。己未，靖远夷就抚，置诸夷土官。壬戌，命袁世凯集新兵二十营，增立一军，为武卫右军先锋，全军翼长。

夏四月乙酉，善联罢，以许应骙兼管船政大臣。庚寅，义和拳入京师，诏步军统领等会议防禁以闻。辛卯，免宣威、昆明被水秋赋。丙申，赈重庆等处水旱灾。丁酉，总署言拳会造言煽惑，人心浮动，易肇衅端。谕所司妥议。授李鸿章两广总督。庚子，免新化等州县被水额赋。是月，拳匪焚毁保定铁路，副将杨福同往镇摄，行及涞水，被戕。

五月癸卯，拳匪毁琉璃河、长辛店车站局厂。命聂士成护芦保、津芦两路，防御之。甲寅，命载漪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启秀、溥兴、那桐同时兼行走，罢廖寿恒。乙卯，拳匪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于永定门外。丁巳，谕令马玉崑赴京西剿拳匪。大沽戒严。己未，拳匪扰五城，坊市流血。诏步军统领神机、虎神营、武卫中军会巡，大臣巡察街陌，分驻九门监启闭。召李鸿章、袁世凯入

卫。庚申，荣禄以武卫中军护各国使馆。命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召李秉衡及马玉崑统兵来京。是夕，拳匪焚正阳门城楼，闾市灰烬。庚申，诏刚毅、董福祥募拳民精壮者成军，自余遣散。辛酉，诏各省以兵入卫。外军攻大沽口，提督罗荣光不能御，走天津，死之，大沽遂陷。裕禄以捷闻，诏发内帑十万犒师。壬戌，命徐桐、崇绮会同奕劻、载濂等商军务。癸亥，命许景澄、那桐往告各国公使速出京。自庚申至于是日，皇太后连召王大臣等入见，咨众论。载漪持战议甚坚。载勋、载濂、载澜、徐桐、崇绮、启秀、溥良、徐承煜等，更相附和。荣禄依违其间。独许景澄、袁昶言匪宜剿，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辞殊切直。故有是命。甲子，拳匪戕德使克林德于崇文门内。乙丑，诏以中外衅启，饬战备。罢崇礼步军统领，以载勋代之。发仓米开粥济民食。庚午，召鹿传霖来京。

六月辛未朔，谕顺天府五城平粜，瘗教民暴骸。癸酉，命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募水会强壮者，编立成军，与通州、武清、东安团民驻直隶，济之饷械。发仓于通州开粜。长萃等言津通道阻，请暂停漕运，不许。乙亥，谕各省护教士回国，教民悔悟自首者许自新。己卯，南漕运阻，命清江浦置局，采买运京。壬午，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趣兼程来京。乙酉，诏展缓本年恩科乡试，明年三月八日举行，会试八月八日举行，庚子正科乡试及会试以次递推。外兵袭天津，聂士成战于八里台，死之。戊子，以吕本元为直隶提督。天津陷，裕禄、宋庆、马玉崑并退守北仓。庚寅，命顾璜、张仁黼会办河南团防。下户部尚书立山于狱。辛卯，诏缉戕害德使凶犯。额勒和布卒。丙申，上三旬万寿，东华门不启，群臣朝贺皆自神武门入。免疏附、拜城被灾额赋。赈福建水灾。

秋七月庚子朔，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诸军并听节制。壬寅，杀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乙巳，调马玉崑为直隶提督。丁未，命荣禄以兵护各国公使往天津。己酉，外兵据北仓。庚戌，陷杨村，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壬子，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停战。外兵袭蔡村。癸丑，李秉衡战于蔡村，败绩。外兵进占河西坞。甲寅，增祺言盖平、熊岳先后失守。丙辰，杀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李秉衡战败于张家湾，死之。丁巳，外兵陷通州。命刚毅帮办武卫军事。己未，德、奥、美、法、英、义、日、俄八国联兵陷京师。庚申，上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贯市。壬戌，次怀来。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癸亥，广东布政使岑春煊率兵入卫，遂命扈跸。甲子，次沙城堡。懿旨，命岑春煊督理前路粮台。丁丑，次鸡鸣驿，下诏罪己，兼诫中外群臣。丙寅，次宣化。命万本华、孙万林、奇克伸布军听马玉崑节制，驻后路。丁卯，诏求直言。免跸路所过宛平、昌平等处钱粮一年。

八月庚午朔，次左卫。辛未，次怀安。壬申，次天镇。诏奕劻还京，会李鸿章义和。癸酉，次阳高。甲戌，次聚乐镇。太监张天顺骚扰驿站，处斩。乙亥，次大同。命刘坤一、张之洞会议和局。以载漪为军机大臣。戊寅，赏随扈王公暨大小臣工津贴银两。己卯，次怀仁。命京师部、院、卿寺堂官暨内廷行走者，除留京外，均率司员赴行在。辛巳，次广武镇。命程文炳统军驻潼关。壬午，次阳明堡。谕荣禄收集整理武卫中军。癸未，次原平镇。谕廷雍督剿直属拳匪。甲申，次忻州。丙戌，次太原，御巡抚署为行宫。免跸路所过天镇、阳高等州县今岁额赋。丁亥，西安等府旱。戊子，谕荣禄约束武卫中军。癸巳，诏有司劝教民安业，拳民被胁者令归农。乙未，赈四川各属灾。

闰八月庚子朔，赈丽水等县水灾。辛丑，追悼德使克林德，命崑冈往奠之。论庇拳启衅罪，削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爵。罢载漪、载澜、刚毅、赵舒翘、英年职，并下府部议。命鹿传霖为军机大臣。壬寅，以日书记杉山彬被戕，遣那桐使日本致祭赙。毓贤罢。乙巳，诏幸西安。丁未，启跸。是日，次徐沟。戊申，次祁县。己酉，次平遥。庚戌，次介休。辛亥，次灵石。壬子，次霍州。召荣禄赴行在。甲寅，诏改陕西巡抚署为行宫。乙卯，次平阳。丙辰，次史村驿。谕北五省严捕自立会党。戊午，次闻喜。己未，诏以西幸，陵寝坛庙久疏对越，命奕劻遴近支王贝勒代享太庙及祭东西陵，太常寺派员祭坛庙。寻令今岁除夕、来岁元旦祀典，并遣代行。趣近省解京饷给在京官弁俸粮。授奕劻全权大臣，会李鸿章议和约，刘坤一、张之洞仍会商。辛酉，次临晋。癸亥，次蒲州。谕江苏等省解款百万济京城俸饷。免跸路所过太原、阳曲等属今岁额赋。乙丑，次潼关。赈福州水灾。丁卯，次华阴。命敬信、溥兴管理虎神营。戊辰，次华州。

九月己巳朔，次渭南。壬申，至西安府，御巡抚署为行宫。甲申，以裕钢为驻藏办事大臣。丙子，予殉难祭酒王懿荣世职，并旌其妻谢氏、子妇张氏。乙卯，李鸿章奏诛附匪逞乱道员谭文焕。壬午，德人陷紫荆关，布政使升允退军浮图亿。寻奏德兵退易州，上以其张皇，切责之。己丑，罢保德贡黄河冰鱼。庚寅，削载漪爵，与载勋、溥静、载滢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澜、英年镌级。赵舒翘夺职留任。刚毅病故，免议。毓贤戍极边。壬辰，予阖家自焚黑龙江将军廷茂、祭酒熙元、侍读宝丰、崇寿等恤。乙未，赈陕西荒。丙申，免陕西咸宁等县逋赋。戊戌，免云南各厅州县暨土司被灾逋赋。

冬十月戊申，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庚戌，诏董福祥不谙外情，遇事卤莽，夺提督，仍留任。辛亥，发内帑四十万赈陕西饥民，趣江、鄂转漕购粮以济。癸丑，授王文韶为体仁阁大学士，崇礼、徐郙并协办大学士。丁巳，谕廓尔喀、前后藏及各土司暂勿贡献。癸亥，开秦、晋实官捐例赈旱灾。

十一月壬申，免长安额赋十之五。乙亥，清平苗匪王老九等作乱，官军剿擒之。庚辰，命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议交收东三省事。辛巳，以长沙等府旱灾，开赈捐事例。壬午，免跸路所经山西各州县额赋十之二。癸未，命盛宣怀为会办商务大臣。乙酉，命徐寿朋赴京随办商约。癸巳，安徽开筹饷捐例。丙寅，增祺坐擅与俄人立交还奉天暂行约，予严议，寻褫职。

十二月甲辰，诏免明年元旦礼节。丁未，诏议变法，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直省督抚参酌中西政要，条举以闻。庚戌，谕直省大小官吏保护外侨，违者重谴。严立会仇教之禁，犯者问死刑。壬子，命左都御史张百熙充专使英国大臣。甲寅，留京大臣奏京师盗风甚炽，权用重典，允之。庚申，赏张佩纶编修，随李鸿章办交涉。壬戌，诏复冤陷诸臣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职。再论纵匪肇乱首祸诸臣罪，夺载澜爵职，与载漪并谪新疆禁锢。褫刚毅职。英年、赵舒翘并褫职论斩。追褫徐桐、李秉衡职。启秀、徐承煜褫职听勘。董福祥褫职解任。癸亥，下诏自责。以当时委曲苦衷示天下。并诫中外诸臣激发忠诚，去私心，破积习，力图振作。

二十七年辛丑，行在西安。春正月戊辰朔，诏以救济顺、直兵灾，开实官捐例。罢多伦诺尔岁贡海龙诸皮。庚午，赐载勋自尽。辛未，毓贤处斩。癸酉，英年、赵舒翘并赐自尽。刚毅、徐桐、李秉衡并论斩，以前没免。乙亥，启秀、徐承煜处斩。庚辰，免仁和等县荒废田粮。辛巳，免新会贡橙。

二月己亥，拨部帑百万于山西备赈。壬子，广东郎中黎国廉等进方物，升叙有差。

三月戊辰，免跸路所过暨被灾陕西咸宁等处税粮。己巳，诏立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并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甲戌，免云南临安等处逋粮。丁丑，论拳匪仇教保护不力罪，夺已故总督裕禄、驻藏大臣庆善原职，褫浙江巡抚刘树棠职，布政使荣铨、副都统晋昌褫职戍极，边道员郑文钦、知县白昶、都司周之德并处斩，余褫谪有差。拨山东漕米五万石赈直隶灾民。壬午，谕免自京来行在各署司员停补扣资。

夏四月丁酉，赏在京王公百官半俸，旗、绿营兵丁一月钱粮。辛丑，命马玉崑剿近畿余匪，瞿鸿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丁未，命瞿鸿禨兼政务处大臣。己酉，赈直隶旱灾。壬子，诏开经济特科，命中外举堪与试者。免各省例贡，除茶叶药材及关祭品者，一切食物悉罢之。癸丑，命载沣充德国专使大臣。庚申，诏从各国议，停顺天、奉天、黑龙江、直隶、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南诸省考试五年。壬戌，命张百熙等修京师跸路。癸亥，停吉林今岁贡。

五月乙丑，命那桐充日本专使大臣。展山西本年恩、正两科乡试。癸未，赏道员蔡钧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甲午，赈墨尔根等处灾。

六月丙申，命副都统荫昌充出使德国大臣，寻命为荷兰兼使。赏知府许台身道员，充出使韩国大臣。庚子，万寿节，停朝贺筵宴。癸卯，诏置外务部，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之，命奕劻总理，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禨任尚书并会办大臣，徐寿朋、联芳为侍郎。庚戌，各国联军去京师。壬子，发内帑五万于江西备赈。赈栖霞火灾。

秋七月甲子朔，命邓增节制随扈诸军。免陕西、河南、直隶跸路所过地额赋。乙丑，诏除漕务积弊，河运海运并改征折色，在京仓采运收储。世铎罢直军机。己巳，河决章邱、惠民。己卯，诏

改科举自明年始，罢时文试帖，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停武科。予罗丰禄三品京堂，充出使俄国大臣。戊子，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议订和约十二款成。己丑，展陕西乡试于明年举行。壬辰，诏永罢实官捐例。谕各省建武备学堂。癸巳，谕各省裁兵勇，改练常备、续备、警察等军。

八月甲午朔，以回銮有日，遣官告祭西岳、中岳。跸路所经名山大川、古帝王陵寝、先儒名臣祠墓，并由疆吏遣官致祭。乙未，诏直省立学堂。戊申，废内外各署题本，除贺本外，均改为奏。壬子，命盛宣怀为办理商税大臣。癸丑，诏以变法图强示天下，并以刘坤一、张之洞条奏命各疆吏举要通筹。丁巳，车驾发西安。己未，升允奏临潼知县夏良材误供应，请褫职。皇太后命从轻议。升允自请处分，原之。

九月己酉，李鸿章卒，赠太傅，晋一等侯爵。命王文韶署全权大臣，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是秋，发帑十五万赈陕西、安徽灾，留漕款十万、漕米六万石备安徽、江苏赈。又赈两湖、安徽、云南水灾，江苏潮灾。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甲午，次开封。惠民决口合龙。丙申，赏道员张德彝三品卿衔，充出使英国大臣，旋命兼使义比。壬寅，皇太后圣寿节，停朝贺。壬子，懿旨撤溥俊皇子名号。丙辰，诏展会试于癸卯年。其明年顺天乡试及癸卯科会试，权移河南贡院举行。

十一月丙子，特予故大学士李鸿章建祠京师。戊子，命贻谷督晋边垦务。章邱决口合龙。庚寅，上奉皇太后至自西安。辛卯，诏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命翰、詹、科道及各署司员，按日预备召见。

十二月癸巳朔，命王文韶仍督办路矿，瞿鸿禨副之，袁世凯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胡燏棻会办。丙申，申谕中外臣工，重邦交，安民教。以比匪误国，附和权贵，褫左副都御史何乃莹、侍讲学士彭清藜、编修王龙文、知府连文冲、曾廉职。丁酉，赈跸路所过三十里内贫民。己亥，祀天于圜丘。自戊戌年八月至于是月，始亲诣。庚子，祭大社、大稷。遣睿亲王魁斌等告祭方泽、朝日坛、夕月坛，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诣东西陵告祭。壬寅，命袁世凯参预政务处。甲辰，命镇国将军载振充英国专使，贺其君加冕，寻晋贝子衔。免跸路所过河南州县额赋十之三。赈广西火灾。辛亥，两宫见各国公使于乾清宫。免云南铜厂积年民欠。甲寅，以瞿鸿禨为军机大臣。授孙家鼐体仁阁大学士。乙卯，两宫见各国公使暨其夫人等于养性殿。丁巳，免山西州县历年逋赋仓谷。庚申，祫祭太庙。辛酉，上始复御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暨文武大臣。免浙江仁、钱等州县，杭严、嘉湖二卫未垦地亩粮赋。

二十八年壬寅春正月庚午，享太庙。辛未，祈谷于上帝。癸酉，四川提督宋庆卒，晋封三等男爵。丁丑，命张翼总办路矿事宜，王文韶、瞿鸿禨为督理，吕海寰会盛宣怀议商约。戊寅，罢河东河道总督。命各省大吏清厘屯地，改屯饷为丁粮，撤卫官归营，屯丁、运军并罢。谕各省立农工学堂。戊子，罢詹事府、通政使司。

二月壬辰朔，命张德彝充日斯巴尼亚专使，贺其君加冕。癸巳，谕各省亟立学堂暨武备学堂，开馆编纂新律。甲午，广西游匪戕法兵官，剿办之。丁酉，释奠于先师。戊戌，祭大社、大稷。庚戌，刘坤一乞疾，慰留。

三月辛酉朔，《交收东三省条约》成。甲子，见义使嘎厘纳于乾清宫。乙丑，祀先农，亲耕耤田。丙寅，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免跸路所过州县额赋十之三。己巳至庚午，谒诸陵。甲戌，幸南苑，驻跸团河行宫。壬午，至自东陵。癸未，皇后祀先蚕。

是春，免宣威、昆明及齐齐哈尔、墨尔根旗屯灾赋。免榆林等处逋赋，西安等厅县秋粮十之二。

夏四月壬辰，见俄使雷萨尔于乾清宫。甲午，常雩，祀天。丙申，命沈家本、伍廷芳参订现行法律。戊戌，李经羲以陈奏失辞，免云南巡抚，下部议。壬寅，命许珏充出使义国大臣，吴德章充出使奥国大臣，杨兆鋆充出使比国大臣。癸卯，皇后躬桑。甲辰，裁银、缎匹、颜料三库，罢管库大臣。乙卯，免滦平被灾地课。

五月壬戌，授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免双城逋赋。甲子，见各国公使等于乐寿堂。丙寅，广西匪陷广南之皈朝，云南官军击走之，复其城。丙子，夏至，祭地于方泽。戊寅，见美使康格等于乾清宫。

六月己丑朔，免鹤庆、宾川被灾杂赋。丙申，命孙宝琦充出使法国大臣，胡维德充出使俄国大臣，梁诚充出使美日秘大臣。庚戌，见美使康格及博览会长巴礼德于乾清宫。辛亥，命张之洞为督办商务大臣。癸丑，赈四川南充、简等属灾。

秋七月庚午，颁行《学堂章程》。

八月甲申，移云南迤西道驻腾越，兼监督关务。戊戌，袁世凯请裁陋规加公费，命他省仿行。癸卯，河决利津、寿张等处。己酉，见德使葛尔士等于仁寿殿。庚戌，河复决惠民。

九月癸巳，两江总督刘坤一卒，追封一等男，赠太傅。命张之洞署两江总局督，兼南洋大臣。免天津被兵新旧额赋。丁酉，见法使贾斯那等于仁寿殿。甲辰，见各国公使于仁寿殿。壬子，命袁世凯充督办商务大臣，伍廷芳副之，兼议各国商约。

是秋，发库帑三十万，续拨义赈十二万，并于四川备赈。又赈山东、广东、云南、福建、贵州等属水灾。

冬十月戊子，中英商约成。己丑，湖南都司刘长儒坐不保护教士处斩。是月，赈山、陕各属灾。云南剑川、鹤庆州，新疆疏勒等厅县俱地震。

十一月戊午，诏自明年会试始，凡授编、检及改庶常与部属中书用者，胥肄业京师大学堂，俟得文凭，始许散馆及奏留。分省知县亦各入课吏馆学习。己未，以有泰为驻藏大臣。辛酉，发内帑、部帑各五万于山东备赈。壬戌，调魏光焘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丙寅，免临潼被水地课五年。庚辰，冬至，祀天于圜丘。是月，见法使吕班、美使康格于乾清宫。

十二月癸卯，命袁世凯充督办电务大臣。辛亥，旌殉亲异域使俄大臣杨儒子锡宸孝行。是月，免江、浙各厅州县卫额赋，宜良被水租粮。

二十九年癸卯春正月丁巳朔，停筵宴。以明岁皇太后七旬圣寿，诏开庆榜，本年为癸卯恩科乡试，来年为甲辰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并于下届举行。乙丑，见美使康格等于养乾清宫。丁卯，命荣庆同管大学堂事。己巳，见各国公使等于养性殿。丁亥，免镇西、疏附被灾粮赋。

二月壬子，惠民决口合龙。

三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庚申，见德亲王亨利、公使葛尔士等于乾清宫。诏以谒陵取道铁路，禁摊派差徭，扈从并免供给。辛酉，裁官学满、汉总裁及教习。癸亥，祀先农，亲耕耤田。上奉皇太后谒西陵。乙丑，幸保定府驻跸，免跸路所过州县额赋十之三。己巳，荣禄卒，赠太傅，晋一等男。罢印花税及一切苛细杂捐，科派侵渔者论如律。庚午，命奕劻为军机大臣。癸亥，幸南苑。甲戌，幸团河驻跸。庚辰，命奕劻、瞿鸿禨会户部整理财政。立银钱铸造总厂于京师。命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参订商律。辛巳，至自南苑。是月，免陕西庚子年逋赋。

夏四月己亥，见各国公使于仁寿殿。己酉，云南匪陷临安府城。庚戌，免跸路所过州县旗租。辛亥，命崇礼为东阁大学士，敬信协办大学士。

五月癸亥，命铁良会袁世凯练京旗兵。戊辰，户部火。甲戌，命杨枢充出使日本大臣。乙亥，云南猓夷平。壬午，赐王寿彭等三百一十五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闰五月甲申朔，命冯子材会岑春煊办理广西军务。丙戌，命张之洞会张百熙、荣庆厘定大学堂章程。庚寅，滇军复临安府城，石屏匪首周云祥伏诛。壬辰，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日雨。丙申，广西巡抚王之春、提督苏元春并褫职，以柯逢时为广西巡抚，刘光才为广西提督。己亥，御试经济特科人员于保和殿。壬寅，命马玉崑巡缉近畿盗贼。甲辰，《中英续订商约》成。

六月壬戌，予考取特科袁嘉谷等升叙有差。癸亥，逮苏元春下狱。丁卯，世铎等请加上皇太后徽号。懿旨以广西兵事方殷，民生困苦，不许。丁丑，河决利津。是月，见日使内田康哉等、义使嘎厘纳等于仁寿殿。山东烟台水灾，赈之。

秋七月乙酉，开厦门、鼓浪屿为各国公地。辛卯，赏郑孝胥四品京堂，督办广西边防，得专奏。

崑冈致仕。戊戌，初置商部，以载振为尚书。

八月壬子朔，王公百官豫请来年皇太后七旬万寿报效廉俸申祝，懿旨止之。癸丑，免灵州濒河地粮。丁卯，《日本商约》成。庚寅，见各国公使于仁寿殿。壬申，以敬信为体仁阁大学士，裕德协办大学士。丁丑，见法使吕班、德使穆默于仁寿殿。

九月丙申，命荣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调那桐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丁酉，命那桐与奕劻、瞿鸿禨整理户部财政，荣庆充政务处大臣。戊戌，命孙家鼐、张百熙并充政务处大臣。

是秋，赈湖北、陕西等属水灾，怀柔雹灾，云南各属水旱灾雹灾，镇浙、绥来蝗灾冻灾。

十月辛亥朔，见荷使希特斯于乾清宫。戊午，以英秀接收阿勒台借地，率议展缓，命瑞洵往按之。丙寅，置练兵处，命奕劻总理，袁世凯、铁良副之。甲戌，命岑春煊总统广西诸军。乙亥，赏杨晟四品卿衔，充出使奥国大臣。丙子，袁世凯劾张翼擅售开平煤矿暨秦王岛口岸于外人。诏褫职，责令收回。

十一月丙午，谕曰："兴学育才，当务之急。据张之洞同管学大臣会订学章所称，学堂、科举合为一途，俾士皆实学，学习实用。令自丙午科始，乡、会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丁未，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任之。

十二月丙辰，广西匪首覃志发等伏诛。戊午，诏内务府再减宫廷用费，罢一切不急工作。己巳，置翰林学士撰文，并增员缺，更定品级。丙子，以日、俄构兵，中国守局外中立例，宣谕臣民。己卯，授荣庆军机大臣。是月，免安州被涝、昆明被旱地亩租粮。

是冬，赈甘肃、云南各州县水灾，南州、新化蛟灾，泸州水灾。

三十年甲辰春正月癸未，移广西盐道驻梧州，兼关监督。河决利津王庄。甲申，见美、英、法、德、日、义、比、荷、葡各使康格等于乾清宫。己丑，云南提督张春发有罪，褫职戍军台。甲午，以皇太后七旬圣寿，上御太和殿，颁诏天下，覃恩有差。己亥，云南总兵高德元坐玩寇殃民处斩。己酉，诏停本年秋决。

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己未，见葡使白朗谷于乾清宫。丙寅，利津决口合龙。

三月庚辰朔，见德使穆默等于乾清宫。癸未，御史蒋式瑆以疏劾奕劻语无根据，责还本官。戊子，下王照于狱。庚寅，免榆林等州县逋课。丁未，张德彝与英订《保工条约》成。

夏四月辛亥，见德亲王阿拉拜尔、公使穆默于乾清宫。乙亥，苏元春戍新疆。是月，免邓川上年灾粮，新化被蛟，呼兰、绥化等属被兵逋赋。

五月辛巳，命道员袁大化办理安徽矿务。乙酉，热河行宫灾。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戊戌，广西叛勇陷柳城，斩统领祖绳武于军前。乙亥，旌九世同居邢台贡生范凤仪。癸卯，赐刘春霖等二百七十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乙巳，懿旨，本年七旬寿节停筵宴，将军、督、抚等毋来京祝嘏，并免进献。罢粤海、淮安关监督，江宁织造。

六月己酉，谕曰："时艰民困，官吏壅蔽，下情不通。甚至州县钱粮浮收中饱，以完作欠，百弊丛生，大负朝廷恤民之意。各督抚速将粮额几何？实征几何？正耗收米或折色几何？具列简明表册。此外有无规费，一一登明声叙，毋饰毋漏，据实奏闻。"壬子，命铁良往江南考求制造局厂，筹画所宜，并察出入款目，及各司库局所利弊。戊午，趣岑春煊赴桂、柳督师。癸亥，青海住牧盟长车琳端多布等，请藉年班赍贡物赴京祝嘏。懿旨嘉奖，仍却之。癸酉，永定河决。丙子，河决利津薄庄。

秋七月戊寅，见比使葛飞业于乾清宫。罢福建水师提督，归并于陆路提督，移驻厦门。甲申，永定河北下汛复决。戊子，发内帑十万赈四川水旱灾。壬辰，英兵入藏境，达赖逃，褫其名号，命班禅额尔德尼摄之。甲午，甘肃黄河决，皋兰被灾，命崧蕃赈济。乙未，停九江进瓷器。丙申，命李兴锐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是月，赏汤寿潜四品卿衔，督办浙江铁路。

八月丁未朔，裁并内务府司员。癸亥，赏唐绍仪副都统衔，往西藏查办事件。辛未，见义使嘎尼纳于仁寿殿。癸酉，见墨使郦华于乾清宫。

九月丙子朔，见英使萨道义于乾清宫。癸未，敬信以疾免。己亥，李兴锐卒，命周馥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以英兵入藏，达赖求救，命德麟安抚之。英兵旋退。敕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癸卯，改湖北粮道为施鹤兵备道。

是秋，免吉林被兵、云南水旱兵灾逋赋，武威、金州额赋。赈云南、顺天、福建、甘肃、江西水灾，山西、浙江、广东等处灾。

冬十月丙午，吕海寰续订《中葡商约》成。以裕德为体仁阁大学士，世续协办大学士。庚戌，见奥、美、德、俄、比诸使齐干等于皇极殿。永定河决口合龙。壬子，上奉皇太后御仁寿殿，赐近支宗藩等宴，率王、贝子、贝勒、公等进舞。甲寅，皇太后圣寿节，上诣排云殿进表贺。辛酉，见英、日、法、韩诸使萨道义等于皇极殿。丙寅，懿旨，禁各省藉新政巧立名目，苛细私捐。一切学堂工艺有关教养者，当官为劝导，绅民自筹，毋滋苛扰。除浙江堕民籍，准入学堂，毕业者予出身。

十一月乙亥朔，命荫昌仍充出使德国大臣，曾广铨充出使韩国大臣。四川打箭炉地震。丁丑，见义使巴乐礼于乾清宫。壬午，广西匪首陆亚发伏诛。戊子，定新军官制。甲辰，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

十二月戊申，见义使巴乐礼、荷使希特斯、葡使阿梅达等于皇极殿。甲寅，裁江安粮道，改江南盐道为盐粮道。丁巳，发内帑三十万赈奉天难民。壬戌，直隶始行公债票。丙寅，罢漕运总督，置江淮巡抚。丁卯，立贵胄学堂。戊辰，置黑龙江巡道兼按察使衔，兰绥海兵备道，呼兰、绥化二府。辛未，修四川都江堰。

是冬，裁湖北、云南巡抚，湖南、陕西粮道。免石屏、赵州秋粮，陈留等州县逋赋，朝邑被水额赋。

三十一年乙巳春正月丁丑，见德、英、日本、法、荷、比、义、日、葡、墨、美、韩、奥诸使于乾清宫。达赖喇嘛请于库伦建庙讽经，不许。命仍还藏，善抚众生。癸巳，铁良言察阅诸省营伍，湖北陆军为最优，诏嘉奖。江南各军统领惩罚有差。命唐绍仪充出使英国大臣。

二月乙巳，懿旨发内帑三十万抚恤东三省难民。庚戌，命长庚、徐世昌考验改编三镇新军。丙寅，景隆恩殿灾。庚午，见美使康格于海晏堂。壬申，赈阿拉善游牧。癸酉，免陕西前岁逋粮。

三月乙亥，奉天饥。俄兵入长春，据之。丙子，巴塘番人焚毁法国教堂，驻藏帮办凤全剿捕，遇伏死。饬四川提督马维骐剿之。命柯逢时管理八省土膏统捐事宜。丁丑，见德亲王福礼留伯、公使穆默于乾清宫。己卯，诏督抚举堪胜提镇官者。己丑，云南省城开商埠。庚寅，罢新置江淮巡抚，改淮扬总兵为江北提督。癸巳，谕更定法律。死罪至斩决止，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斩、绞、决候者以次递减。缘坐各条，除知情外，余悉宽免。刺字诸例并除之。甲午，以禁止刑讯，变通笞、杖，清查监狱羁所，谕督抚实力奉行。乙未，犍为匪徒作乱，官军剿平之。丙申，命周馥往江北筹画吏治，海防、河工、捕务。

夏四月甲辰，以俄舰至南洋，谕所在预防，并禁商人运煤接济。更定窃盗条款。凡应拟笞、杖者改罚工作。乙巳，谕各省府州县立罪犯习艺所。丙午，赏刘永庆侍郎衔，署江北提督、镇、道以下归节制。丁未，裁广东粮道，置廉钦兵备道。己酉，命程德全署黑龙江将军。壬子。德兵舰突至海州测量，饬严诘。

五月丁亥，见日使贾思理、美使柔克义于乾清宫。癸巳，见墨使胡尔达于皇极殿。庚子，王文韶罢军机大臣，命徐世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政务处大臣，铁良、徐世昌会办练兵事。

六月丙午，见俄使璞科第于仁寿殿。免中牟等州县逋赋。甲寅，予考试留学生金邦平等进士举人出身有差。命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往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戊午，诏置盛京三陵守护大臣。裁盛京户、礼、兵、刑、工五部侍郎。己未，以世续为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学士。癸亥，裁广东巡抚。庚午，黔匪陷都匀之四寨，官军克复之。

丙子，罢御史巡视五城及街道厅，改练勇为巡捕。乙酉，续派绍英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己丑，以巴塘兵事，开实官捐一年。丙申，赏廷杰侍郎，往奉天办垦荒事务。常德、湘潭开商埠。丁酉，命铁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兼政务处大臣。

八月壬寅，谕：“各省工商抵制《美约》，既碍邦交，亦损商务。疆吏当剀切开导，以时稽察之。”甲辰，诏废科举。丙午，裁奉天府尹、府丞，改置东三省学政。命刘式训充出使法日大臣，黄诰充出使义国大臣，周荣曜充出使比国大臣。荣曜旋罢，改任李盛铎。丁未，免奉天北路被兵额赋。辛亥，发内帑三万于江苏备急赈。癸丑，诏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嗣后学政事宜，归学务大臣考核。戊午，新疆巡抚潘效苏坐侵款褫职，戍军台。己未，命袁世凯，铁良校阅新军秋操。壬戌，命汪大燮充出使英国大臣，杨晟充出使德国大臣，李经迈充出使奥国大臣。甲子，开海州商埠。乙丑，改命李经方为商约大臣。丁卯，载泽等启行，甫登车，有人猝掷炸弹。事上，诏严捕重惩。己巳，巴塘乱平，匪首剌麻阿泽、隆本郎吉等伏诛。

九月丙子，以三品京堂周荣曜旧充关书，侵盗巨帑，褫职逮治，籍其赀。庚辰，初置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庚寅，北新仓火。辛卯，论肃清广西功，晋岑春煊太子少保衔，李经羲优叙。丙申，见德使穆默于勤政殿。戊戌，命尚其亨、李盛铎会同载泽等赴各国考察政治。

是秋，赈贵州、云南各属水灾，太康风灾，镇番暨巴燕戎格雹灾风灾。

冬十月癸卯，见日本公使内田康哉等于勤政殿。置吉林哈尔滨道。丙辰，芦汉铁路成。英兵入藏，索赔款一百二十余万。谕国家代给，以恤番艰。壬戌，订铸造银币及行用章程。乙丑，以陆征祥充出使荷国大臣，兼理海牙和平会事。戊辰，置考察政治馆，择各国政法宜于中国治体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取旨裁定。诏：“近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假借党派，阴行叛逆。各疆臣应严禁密缉。首从各犯，论如谋逆例。”

十一月庚午朔，陕、洛会匪平。辛未，裕德卒。丙子，罢驻韩使臣，改置总领事。己卯，诏置学部，以国子监归并之，调荣庆为尚书。乙未，《中日新约》成。

十二月辛亥，授那桐体仁阁大学士，荣庆协办大学士。癸亥，置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罢工巡局。命徐世昌、铁良并为军机大臣。是月，免盛京各旗、陕西各属被兵逋赋，安州积涝、韩城水冲地租。

三十二年丙午春正月丙子，缓布特哈贡貂。丁丑，见德、英、法、美、日本、荷、义、俄、奥、比、葡、墨诸使穆默等于乾清宫。丁亥，漳浦匪首张婴伏诛。壬辰，徐郙以察典罢。甲午，命瞿鸿禨协办大学士。

二月戊辰，诏各省保护教堂及外人身家。乙丑，见德使穆默等于勤政殿。是月，颁帑十万助赈日本灾。

三月戊辰朔，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纲为教育宗旨，宣诏天下。庚午，罢选八旗秀女。丙子，命汪大燮往贺日君婚礼。丙戌，开江苏通州商埠。丁酉，美国旧金山地震，颁帑十万赈华民。是月，奥使顾新斯基、义使巴乐礼等、德使穆默等、法使吕班先后觐见。

是春，免浙江仁和等场与各州县，杭、严、衢三所灶课及荒地山塘杂课，云南、湖南、新疆灾粮，陕西逋赋。

夏四月戊戌朔，命陆征祥往瑞士议红十字会公约。己亥，裁各省学政，改置提学使。庚子，见日本公使内田康哉于勤政殿。癸丑，命铁良充督办税务大臣，唐绍仪副之。丁巳，发湖南库帑十万赈水灾。

闰四月丙戌，以旸雨失时，偏灾屡告，懿旨饬君臣上下交儆。戊子，唐炯以衰疾解云南矿务。

五月戊戌，发库帑五万赈广东水涝灾。癸卯，河南沁河溢，赈灾民。是月，见法使巴思德、义亲王费尔迪安德等于乾清宫。

六月丁卯，德国减直隶驻兵，归我郎坊、杨村、北戴河、秦王岛、山海关地。庚辰，沅陵匪首覃加位伏诛。

是夏，免浪穹旧逋，莎车复荒额赋，甘肃、云南被灾逋赋。赈武陟水灾，朝阳火灾。

秋七月戊戌，置川滇边务大臣，以赵尔丰任之，赏侍郎衔。沁河决口合龙。庚子，江苏水陆各营旗防军改编巡防队。辛丑，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还京，上封事。命醇亲王、军机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北洋大臣公阅，取进止。乙巳，奉天开商埠大东沟，置海关，以东边道兼监督。戊申，谕曰：

“载泽等陈奏，谓国势不振，由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所由富强，在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惟有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立宪基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参用各国成法，再定期限实行。”己酉，谕立宪预备，须先厘定官制，命大臣编纂，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取旨遵行。调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甲子，发江苏库储十万赈徐、海、淮西水灾。

八月丁亥，除临川水冲地额赋。庚寅，见日本王爵博恭、公使林权助于仁寿殿。是月，赈安徽水灾，广东风灾，湖州涝灾。

九月癸卯，见各国公使等于仁寿殿。丙午，赐游学毕业陈锦涛等各科进士、举人出身有差。甲寅，诏更定官制。内阁、军机处、外务、吏、礼、学部、宗人部、翰林院等仍旧。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财政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各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都察院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改六科给事中为给事中，大理寺为大理院。增设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以财政处归度支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归礼部。太仆寺、练兵处归陆军部。各部尚书俱充参预政务处大臣。命世续为军机大臣，林绍年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并罢军机，专理部务。乙卯，发广东库储十万赈香港及潮、高、雷、钦、廉属风灾。丁巳，改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戊午，命曾广铨以三品京堂充出使德国大臣。

冬十月癸酉，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癸未，见英使朱迩典、比使柯霓雅于乾清宫。乙酉，裁并广东陆路、水路提督为广东提督。丁亥，见日本公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戊子，浏阳、醴陵匪首王永求、陈显龙倡乱，官军擒斩之。己丑，拨漕折三十万备赈江苏。辛卯，立官报局于京师。

十一月己亥，留广东京饷十万备赈。壬寅，免广西锑矿出井税。甲辰，拨陕西官帑八万助赈江苏。戊申，诏升孔子为大祀，所司议典礼以闻。癸丑，诏各省议币制。丁卯，建曲阜学堂，发内帑十万济工。是月，见墨使胡尔达于勤政殿，德使雷克司、法使巴思德、英使朱迩典于乾清宫。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丁卯，加京官养廉。甲戌，改驻各国公使为二品实官。

是冬，赈普宁、赵州、罗平、师宗灾，江宁、扬州水灾。免滦平、安州涝灾粮赋，永城额赋，陕西咸宁等处逋赋，永平、太和、昆明灾地欠粮。

三十三年丁未春正月甲辰，见各国公使于乾清宫。庚戌，裁各部小京官。

二月甲子，有泰以贻误藏事褫职，谪戍军台。壬申，留苏漕十五万备赈。

三月丙申，见日本公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戊戌，长春、哈尔滨辟商埠。己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裁吉林、黑龙江将军，改置奉、吉、黑三巡抚，授徐世昌钦差大臣，为东三省总督。壬寅，命府尹孙宝琦充出使德国大臣。壬子，命天津道梁敦彦充出使美墨秘古大臣。丙申，命陆征祥充保和会专使大臣，李经方充出使英国大臣，钱恂充出使荷国大臣。丁巳，崑冈卒。

是春，名中卫被水及榆林等属逋赋，云南旱灾等州县逋粮及额赋。

四月甲子，裁各省民壮捕役，改设巡警。绥来地震。乙丑，御史赵启霖坐污蔑亲贵褫职。辛未，更定东三省官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置左右参赞，分领承宣、咨议两厅，分设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七司，各置司使，及提法使、督练处等官。己卯，祈雨。辛巳，以江北水灾，严米粮出口禁。丁亥，定陆海军官制，陆军部设两厅十司，军咨处五司，海军部六司。戊子，命衍圣公孔令贻稽察山东学务。

五月癸巳，巴塘等属喇嘛胁河西蛮作乱，官军讨平之。乙未，命王士珍以侍郎衔署江北提督。丙申，西陵禁山火。丁酉，瞿鸿禨罢。己亥，授鹿传霖军机大臣。命醇亲王直军机。辛丑，王文韶罢，命张之洞协办大学士。癸卯，崇礼卒。丁巳，改按察使为提法使，置巡警，劝业道，裁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及分设审判厅，备司法独立，增易佐治员，备地方自治，期十五年内通行。戊午，诏：“宪法，官民均有责任，凡知所以预备之方、施行之序者，许各条举，主者甄采以闻。”安徽候补道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锡市捕得伏诛。

六月辛酉，命李家驹充出使日本大臣。丙寅，复御史赵启霖官。壬申，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日

雨。授张之洞体仁阁大学士，鹿传霖协办大学士。乙酉，停万寿筵宴。永定河决。

是夏，免新化被水额赋，伊通被贼逋课，云南旱灾等州县银米。赈云南饥及直隶水灾。

秋七月辛卯，诏中外臣工议化除满、汉。甲午，改考查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其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于内阁行之。壬寅，懿旨，遣杨士琦赴南洋各埠考察，奖励华侨。免赵州、禄丰被灾额赋。赈顺天等属灾民，及浏阳、邵阳蛟灾。甲辰，诏以匪徒谋逆，往往假革命名词，巧为煽诱。各督抚当设法解散。获犯拟罪，分别叛逆、盗匪科论，被胁及家属不知情者勿株连。命张荫棠为全权大臣，与英人议藏约。敬信卒。己酉，定限年编练陆军三十六镇。丙辰，命张之洞、袁世凯并为军机大臣，以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丁巳，命杨士骧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戊午，李经迈以母病免，命雷补同充出使奥国大臣。己未，河决孟县。

八月辛酉，上不豫，诏各省荐精通医理者。命汪大燮使英国，达寿使日本，于式枚使德国，俱充考察宪政大臣。壬戌，置京师高等审判厅。己巳，置总检察厅。庚申，立资政院，以贝子溥伦、孙家鼐为总裁。乙亥，命伍廷芳充出使美国大臣，萨荫图充出使俄国大臣。己卯，诏以各省驻防习为游惰，命各将军等授田督耕，归农后，一切归有司治理。庚辰，裁奉天驿站，设文报局。壬午，诏中外臣工研究君主立宪政体。谕定自治章程。甲辰，见德使雷克司、日使阿部守太郎于仁寿殿。谕神机营卫队及官兵归陆军部管辖。

九月辛卯，诏议定满、汉礼制、刑律，考定度量权衡画一制度章程。是日，以烟习未除，敕责庄亲王载功、睿王魁斌、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解职，迅速戒断。并谕内外文武，限三月净尽，否即严惩。癸巳，命沈家本、俞廉三、英瑞充修订法律大臣。己亥，命各省立咨议局，公举议员，并筹设州、县议事会。壬寅，日本以水灾来告籴，输江、皖、浙、鄂诸省米粮六十万石济之。甲辰，命各省立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予游学毕业生章宗元等进士、举人出身有差。戊申，湖北按察使梁鼎芬言挽回时局，莫亟于禁贿赂，绝请托，劾奕劻、袁世凯等夤缘比附，贪私误国。廷旨以有意沽名，斥之。是月，免云南旱伤等州县税粮。赈怀宁等县水灾。

冬十月乙丑，命派孙家鼐、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朱益藩进讲经史及国朝掌故。永定河合龙。戊辰，皇太后圣寿，停筵宴。壬申，见日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丙戌，哲布尊巴丹胡图克图进方物。

十一月庚寅，广西匪踞南关炮台，责张鸣岐督剿，寻复之。戊申，严聚众开会演说之禁。谕各省整顿学堂，增订考核劝戒法。壬子，见俄使璞科第等于乾清宫。以内外臣工条议币制，用两用元，互有利害，谕各督抚体察筹议以闻。发帑五十万济广西军。

十二月戊午朔，复分置广东陆路提督、水师提督。癸亥，裁吉林副都统，置交涉、民政、度支三司使暨提法使、劝业道。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杨兆麟等进叙有差。壬申，裁山东粮道，置巡警、劝业二道。甲戌，谕热河围场办屯垦，裁驻防官兵。乙亥，命吕海寰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丙子，那桐兼督办税务大臣。辛巳，赏总税务司赫德尚书衔。丙戌，再停布特哈贡貂一年。

是冬，免云南被旱、直隶被潦暨陕西逋赋。赈云南等属蛟灾，四川水灾，广东风灾水灾。

三十四年戊申春正月丁亥朔，授醇亲王载沣为军机大臣。庚寅，见各国公使于乾清宫。己亥，以京师银价骤高，物直踊贵，发帑五十万，命顺天府尹贬价收钱，并令各省厂铸当十铜元，定额外加铸三成一文新钱，以资补救。甲寅，建兰州黄河铁桥。丙午，见奥使顾新斯基于勤政殿。是月，免云南昆明等县逋赋，浙江仁和等场灶课，湖南邵阳额赋。

二月戊午，祭大社、大稷，是后祀典不克亲行，皆遣代。庚申，赏赵尔丰尚书衔，为驻藏大臣，仍兼边务大臣。癸亥，诏增给满大臣暨各旗官十成养廉，更定御前大臣以下等员津贴。丙寅，谕京、外清庶狱。甲戌，京师劝工陈列所灾。癸酉，谕：以“禁烟议成，英人许分年减运，见已实行褫减。相约试行三年，限满再为推减。转瞬期至，其何以答友邦。民政、度支二部迅订稽核章程，责成督抚饬属将减种、减食，切实举办以闻”。丁丑，召达寿还，命李家驹为考察宪政大臣，胡惟德充出使日本大臣。壬午，黄诰罢，调钱恂为出使义国大臣，以陆征祥为出使荷国大臣。

三月壬辰，命恭亲王溥伟、鹿传霖、景星、丁振铎充禁烟大臣，立戒烟所，专司查验。丙午，

廓尔喀贡方物。甲寅，以湛深经术，赐湘潭举人王闿运检讨。是月，免云南被灾新旧额赋。

夏四月丙辰，见日使林权助等于勤政殿。绥远城将军贻谷有罪褫职，逮下刑部狱，寻籍其家命。信勤充垦务大臣，兼署绥远城将军。丁巳，裁安徽安庐滁和道。己未，越匪陷河口，命刘春霖以三品京堂帮办云南边防，前敌诸军归节制。戊辰，裁贵州粮道、贵西道。己巳，见各国公使希特斯等于仁寿殿，赐宴。庚辰，云南官军败匪于田房，复四隘，旋克大小南溪及河口，发帑犒军。

五月乙酉朔，滇匪平。丁亥，裁巴塘、裹塘土司，置流官。壬辰，上疾复作，命直省荐精通医理者。癸巳，录中兴功臣多隆阿、向荣、江忠源、罗泽南、骆秉章、张国梁、李续宾、彭玉麟、杨岳斌、鲍超、李孟群、程学启、刘松山、冯子材等后，升叙有差。甲午，修曲阜孔子庙。癸卯，襄河决，飓风为灾。庚戌，郎中曹元弼进所著《礼经校释》，赏编修。癸丑，广东大雨，东西北三江并溢，冲决围堤。

六月丁巳，前祭酒王先谦进所著《尚书孔传参正》、《汉书补注》、《荀子集解》、《日本源流考》，赏内阁学士衔。甲子，免广西矿地出井、出口两税五年。庚午，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黎湛枝等进叙有差。甲戌，命张之洞兼督办粤汉铁路。乙亥，允达赖喇嘛入觐。丙子，以美国减收赔款，命唐绍仪充专使致谢，兼赴东西洋考察财政。议免厘加税。乙卯，授杨士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辛巳，法部主事陈景仁等请三年后开国会。诏以景仁倡率生事，褫职交管束。

是夏，免云南水旱雹灾，奉天水灾荒地额赋。赈江苏风雹灾，湖北水灾。发部帑五万赈察哈尔蒙旗及两翼牧群灾。又部帑十万赈广东广州、肇庆、阳江各属水灾。

秋七月壬辰，裁黑龙江爱珲等三副都统，增置瑷珲道、呼伦贝尔道。丙申，释苏元春回。己亥，免铁路公私税三年。庚子，以各省设政闻社敛财结党，阴扰治安，谕所在严禁。辛丑，修浙江海塘。癸卯，广西巡勇叛变，戕杀统将，张人骏督剿之。丙午，命三品卿衔胡国廉总理琼、崖垦矿事。庚戌，置云南交涉使。是月，山东、安徽蝗。

八月甲寅朔，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上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逐年筹备事宜。诏颁行京、外官署，依限举办，每六阅月，胪列成绩以闻。辛未，命姜桂题总统武卫左军。戊寅，见俄使廓索维慈、荷使希特斯等于仁寿殿。己卯，命阴昌、端方校阅秋操。庚辰，马玉崑卒，晋二等轻车都尉。辛巳，命阴昌充出使德国大臣。壬午，遣御前大臣博迪苏往保定迎劳达赖喇嘛。

九月癸未朔，予先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文庙。乙酉，美军舰游历至厦门，遣贝勒毓朗、梁敦彦往劳问。己丑，开宁夏渠垦田。庚寅，达赖喇嘛至京，寻于仁寿殿觐见。癸巳，颁画一币制。丙申，允邮传部请，试办本国公债。戊戌，予进士馆华业陈去诰等叙进有差。庚子，见英使朱迩典等于仁寿殿。癸卯，予游学毕业陈振先等出身，进士馆华业叶光圻等叙进各有差。己酉，裁四川成绵龙茂道，增置巡警、劝业两道。辛亥，诏以前筹备宪政事宜尚有未尽，谕各部院依前格式，各就职司所系，分期胪列奏，交编查馆覆核，取旨遵行。

是秋，免云南会泽被水逋赋，楚雄等县及湖南溆浦被水额粮。发帑十万赈湖北、湖南灾民。复赈甘肃灾，广东风灾水灾，广西、浙江、黑龙江、福建水灾。

冬十月甲寅，见日使伊集院彦吉于勤政殿。广州、肇庆等属飓风为灾，谕施急赈。戊午，赐达赖宴于紫光阁。壬戌，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达赖祝嘏，进方物，懿旨，加封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岁赐禀饩万金。遣归藏。

壬申，上疾甚。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在宫中教养，复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癸酉，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遗诏摄政王载沣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皇太后懿旨，命嗣皇帝承继穆宗为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宣统元年正月己酉，上尊谥曰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

论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

清史稿卷二五　本纪第二五

宣统皇帝

宣统皇帝名溥仪，宣宗之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监国摄政王载沣之子也，于德宗为本生弟子。母摄政王嫡福晋苏完瓜尔佳氏。光绪三十二年春正月十四日，诞于醇邸。

三十四年冬十月壬申，德宗疾大渐，太皇太后命教养宫内。癸酉，德宗崩，奉太皇太后懿旨，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嗣穆宗，兼承大行皇帝之祧，时年三岁。

摄政王载沣奉太皇太后懿旨监国。军国机务，中外章奏，悉取摄政王处分，称诏行之，大事并请皇太后懿旨。诏行三年丧。

甲戌，尊圣祖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兼祧母后皇后为皇太后。先是，太皇太后并亦违豫。是日，崩。

乙亥，申严门禁。丁丑，尊封文宗祺贵妃为祺皇贵太妃，穆宗瑜贵妃为瑜皇贵妃，珣贵妃为珣皇贵妃，瑨妃为瑨贵妃，大行皇帝瑾妃为瑾贵妃。戊寅，停各省进方物。己卯，诰诫群臣，诏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嗣后王公百官傥有观望玩违，或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定即治以国法，庶无负大行太皇太后委寄之重，而慰天下臣民之望。”庚辰，颁大行皇帝遗诏。安庆兵变，剿定之。

十一月乙酉，颁大行太皇太后遗诰。诏四时祭飨祝版，醇贤亲王称曰：“本生祖考醇贤亲王”，嫡福晋称曰：“本生祖妣醇贤亲王嫡福晋”。赈湖南澧州等属水灾。戊子，皇太后懿旨，皇帝万寿节，俟释服后，改于每年正月十三日举行庆贺礼。庚寅，以即位前期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先师孔子，告祭大行太皇太后、大行皇帝几筵。辛卯，帝即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宣统元年。颁诏天下，罪非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诏遵大行太皇太后懿旨，仍定于第九年内，宣统八年颁布宪法，召集议员。铸宣统钱。己亥，颁“中和位育”扁额于文庙。壬寅，内阁等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诏宣布之。定守卫门禁章程，命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总司稽察。以副都统崑源管理察哈尔牧群。定军机处领班章京为从三品官，帮领班章京为从四品官。福建龙溪、南靖等县水灾，发帑银四万两赈之。乙巳，诏各省督抚督率司道考察属吏，秉公甄别。不肖守令罔恤民瘼者，重治之。立变通旗制处，命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那桐、宝熙、熙彦、达寿总其事。谕内外臣工尚节俭，戒浮华。丙午，遣首告祭孔子阙里、历代帝王陵寝、五岳、四渎。戊申，皇太后懿旨，罢颐和园临幸。加恩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贝勒载洵、载涛加郡王衔，皇太后父公桂祥食双俸，大学士以次，锡赍有差。辛亥，冬至，祀天于圜丘，庄亲王载功代行礼，自是坛庙大祀皆摄。

十二月壬子朔，加上穆宗毅皇帝、孝静成皇后、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孝哲毅皇后尊谥。颁宣统元年时宪书。甲寅，立禁卫军，命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专司训练。裁湖南镇溪营游击、乾州协守备，减留乾州协各营兵。旌殉节故直隶提督马玉崑妾于氏。赈黑龙江、墨尔根、布特哈、黑水、大赉等城厅水灾。免直隶河间等八州县被灾地亩粮租。丁巳，祈雪。命张之洞兼督办川汉铁路大臣。庚申，致仕大学士王文韶卒，赠太保。追予故云贵总督张亮基谥。民政部上调查户口章程表式。壬戌，袁世凯罢，命大学士那桐为军机大臣。癸亥，以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那桐免步军统领，以毓朗代之。乙丑，诏定西陵金龙峪为德宗景皇帝山陵，称曰崇陵。丁卯，复祈雪。己巳，度支部上清理财政章程。壬申，命张勋所部淮军仍驻东三省，办理剿抚事宜。癸酉，义大利地震灾，出帑银五万两助赈。宪政编查馆奏，京旗初选、复选事宜，应归顺天府办理。乙亥，谕各省清蠲缓钱粮积弊。丁丑，复祈雪。是日，雪。免陕西各州县光绪三十二年逋赋。戊寅，又雪。宪政编查馆上核覆城乡地方自治，并另拟选举章程，诏颁行之。始制宝星，赐外务部总理、会办大臣及出使各国大臣。庚辰，设奉天各级审判厅、检察厅。辛巳，裁江西督粮道，设巡警、劝业两道。

宣统元年己酉春正月壬午朔，以大行在殡，不受朝贺。癸未，免江苏长洲等二十八厅州县荒废田地，暨昭文、金坛、丹徒、崑山、新阳、靖江、溧阳等七县漕屯银米。戊子，置呼伦贝尔沿边卡伦。庚寅，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病请免，不许。辛卯，皇太后圣寿节，停筵宴，不受贺。

甲午，免云南阿迷州被灾逋赋。乙未，度支部奏改定币制，请仍饬会议。下政务处覆议。开广西富川县锡矿。丁酉，禁置买奴婢。戊戌，以近年新设衙门，新建省分，调用人员，请加经费，不能综核名实，命中外切实考核裁汰，毋漫无限制。美利坚国开万国禁烟会议于江苏上海，端方莅会。乙亥，陈璧被劾罢，以徐世昌为邮传部尚书。调锡良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以李经羲为云贵总督。壬寅，命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赴澳门勘界。民政部上整顿京师内外警政酌改厅区章程。癸卯，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谥，翼日颁诏天下。戊申，诏筹备立宪事宜，本年各省应行各节，依限成立，不得延误。谕核定新刑律，来年颁行。复已革广西提督苏元春原官。罢福建厦门贡燕。己酉，上大行皇帝尊谥庙号，翼日颁诏天下。庚戌，重整海军，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筹画。庆亲王奕劻总司稽查。罢铁良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

二月壬子，修《德宗实录》。癸丑，谕京、外问刑衙门清讼狱，厘剔弊端。戊午，农工商部奏，和兰将订新律，收华侨入籍，请定国籍法。下修定法律大臣会外务部议。庚申，免浙江仁和等场灶课钱粮。乙丑，宣示实行预备立宪宗旨，诏曰："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内外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翊赞新猷。言责诸臣，亦应于一切新政得失利病，剀切敷陈。"丁卯，命熙彦、乔树枏、刘廷琛、吴士鉴、周自齐、劳乃宣、赵炳麟、谭学衡与荣庆、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朱益藩分日进讲。讲义令孙家鼐、张之洞核定。庚午，宪政编查馆上统计表式。甲戌，申鸦片烟禁。丙子，免云南宣威州被灾村庄银米。

闰二月甲申，诏严预备立宪责成，戒部臣、疆臣因循敷衍，放弃责任。以服制伦纪攸关，诏自今内外遭父母丧者，满、汉皆离任听终制。命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总理礼学馆。免浙江仁和等三十二州县并杭、严二卫，杭、衢、严三所荒废田地山塘丁漕银米。丙戌，军机大臣、大学士那桐丁母忧，诏夺情，百日孝满改署任，仍入直。戊子，置库伦理刑司员。免广东新矿井口税。予死事安徽炮营管带官陈昌镛优恤。辛卯，监国摄政王班见王公百官于文华殿。增设海参崴总领事。颁行度支部印花票税。置直省财政监理官。丙申，裁湖北黄州、荆门、郧阳、宜昌、施南、德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中军守备各官。出使大臣伍廷芳与美国订立《公断专约》成。丁酉，修崇陵。戊戌，立法政贵胄学堂，命贝勒毓朗总理。乙巳，旌赏年逾百岁甘肃固原州回民李生潮，赐御书匾额。己酉，以大行在殡，止年班内外札萨克蒙古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及呼图克图喇嘛，西藏堪布，察木多帕克巴拉，回子伯克，土司、土舍，廓尔喀等毋来京。

三月辛亥，增设浙江巡警道、劝业道。甲寅，复前河南巡抚李鹤年原官。庚申，皇太后懿旨，度支部每岁交进年节另款银二十八万两，自今停进。辛酉，奉移德宗景皇帝梓宫于西陵梁格庄行宫。甲子，以轮船招商局归邮传部管辖。乙丑，复裁奉天巡警道。增设洮昌等处兵备、道，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备道。改奉锦山海关道为锦新等处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东边道为兴奉等处兵备道。升兴京厅为兴京府。丙寅，免梓宫经过宛平、良乡、涿州、房山、涞水五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五，易州十分之七，并赏民间平毁麦田银每亩一钱。己巳，诏复前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原官，并赐谥。命陆军协都统吴禄贞督办吉林边务。裁山西雁平道。辛未，以前外务部左参议杨枢充出使比国大臣。亚东、江孜、噶大克开埠设关。丙子，增置奉天辉南直隶厅。戊寅，四川总督赵尔巽、驻藏大臣赵尔丰助款兴学，下部优叙。赵尔巽捐廉赡族，赏御书"谊笃宗亲"匾额。

夏四月庚辰，以各国遣使来吊，命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使日本，法部尚书戴鸿慈使俄罗斯报谢，他国命驻使将事。甲申，度支部立币制调查局，铸通行银币。乙酉，普免光绪十四年讫光绪三十三年直省逋赋。癸巳，裁吉林珲春、三姓、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各城副都统。置珲春兵备道，三姓兵备道。升改增置绥芬、延吉、五常、双城、宾州、临江诸府，伊通直隶州，榆树直隶厅，宝清、绥远二州，珲春、滨江、东宁三厅，富锦、穆棱、和龙、桦川、临湖、汪清、额穆诸县。寻复设舒兰、阿城、勃利、饶河四县。甲午，命内阁、部院、翰林、科道会议德宗升祔大礼。乙未，祈雨。丙申，甘肃兰州、凉州、巩昌、碾伯、会宁各属灾，发帑银六万两赈之。壬寅，裁奉天左右参赞，承宣、咨议两厅。甲辰，复祈雨。戊申，谕禁烟大臣切实考验，毋许瞻徇敷衍。外省文武职官

学生，责成督、抚、将军、都统等严查禁。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廷试游学毕业生进士黄德章等一百二十人，授官有差。壬子，于式枚言，各省咨议局章程与普鲁士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下宪政编查馆妥议。癸丑，陈启泰卒。以瑞澄为江苏巡抚。允浙江绅士为故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右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浙江西湖立祠。甲寅，复祈雨。陕甘总督升允以疏陈立宪利弊罢，以长庚代之。乙卯，命广福署伊犁将军。丁巳，联豫、温宗尧奏陈西藏筹办练兵兴学事宜。己未，命世续署外务部会办大臣。杨士骧卒，以端方为直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张人骏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孙宝琦署山东巡抚。辛酉，以乍丫地方曩属四川，命画归边务大臣管辖。甲子，谕农工商部趣各省兴举农林工艺各政。乙丑，复祈雨。是日，雨。戊辰，复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原官。己巳，唐绍仪免奉天巡抚，以侍郎候补。辛未，立游美学务处。癸酉，河南省改编营制。甲戌，赈云南南宁州地震灾。丙子，诏立军咨处，以贝勒毓朗领之。摄政王代为统率陆海军大元帅，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俱充筹办海军大臣。赈湖南澧州水灾。丁丑，命贝勒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

六月甲申，庆亲王奕劻免管理陆军部事。赈湖北汉阳等府水灾。乙酉，伊犁始编练陆军。丙戌，授程德全奉天巡抚，陈昭常吉林巡抚，周树模黑龙江巡抚。丁亥，开甘肃皋兰县、新城、西固城渠，以工代赈。己丑，赈云南弥勒县嵊洱等处地震灾。免云南太和县属上年被灾田粮。庚寅，复已故降调两广总督毛鸿宾原官。追予御贼殉难已故江苏常州府通判岳昌于常州府建祠。赈奉天安东水灾。甲午，吕海寰罢，以徐世昌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沈云沛副之。更奉天锦新道名锦新营口等处分巡兵备道。乙未，吉林大水，发帑银六万两赈之。赈湖南澧州、安乡、常德、岳州等厅州县水灾。丁酉，湖北荆州、汉阳两府潦，发帑银六万两，并命筹银二十万两急赈之。辛丑，除热河新军营房占用圈地额租。壬寅，赈浙江钱唐等十一县水灾。癸卯，罢张勋东三省行营翼长，命赴甘肃提督任。甲辰，命伍廷芳、钱恂俱来京，以署外务部右丞张荫棠为出使美墨秘古四国大臣，署外务部右参议吴宗濂为出使义国大臣。甲辰，赵尔巽奏平四川宁远浅水猓夷。乙巳，赏京师贫民棉衣银，后以为常。丙午，命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

秋七月戊申朔，裁湖南常德、宝庆、永顺、岳州、澧州、临武、桂阳、宣奉、永州、武冈、沅州、绥靖、辰州、岭东各协、营，暨抚标、提标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癸丑，浚辽河。丙辰，筹办海军大臣上《拟订海军长官旗式章服图说》，管理军咨处上《酌拟军咨处暂行章程》。赈江西萍乡等县水灾。丁巳，停秋决。法部上《补订高等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及《拟定外省审判厅编制大纲》。开四川重庆江北厅龙王洞煤铁矿。戊午，免云南鲁甸、镇雄二厅被灾田亩银米。甲申，南洋筹设劝业会，命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会长，各省筹办协会，出品免税厘。辛酉，德宗景皇帝梓宫奉移山陵，免所过各州县旗租，并赏籽种银。甲子，裁河南粮盐道，增置巡警、劝业二道。戊辰，谕直省整饬积谷。恤以死建言颐和园八品苑副永麟。庚午，增设南洋各岛领事。壬申，学部立图馆于京师。洪江会匪姚芒山伏诛。丙子，湖北平粜。

八月丁丑朔，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进《日本司法制度考》等书。辛巳，开黑龙江墨尔根嫩江甘河煤广。甲申，改吉林滨江道为西北路道，西路道为西南路道，并前设之东北路道、东南路道俱名分巡兵备道。乙酉，赈福建福州风灾，热河开鲁、平泉两州县水灾。丙戌，藏番不靖，赵尔丰剿定之。命候补内阁学士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戊子，京张铁路工成。除浙江镇海县开浚河道岀废民灶田地银米。己丑，开湖南平江金矿，新化锑矿，常宁铅矿。庚寅，予救父捐躯湖北黄陂县举人陈鸿伟孝行，宣付史馆。丁酉，大学士孙家鼐、张之洞并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戊戌，农工商部奏试行劝业富签公债票。己亥，大学士张之洞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命戴鸿慈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以廷杰为法部尚书，葛宝华为礼部尚书。庚子，调诚勋为热河都统，以溥良为察哈尔都统。癸卯，京师开厂煮粥济贫民，发粟二千五百石有奇，已改设教养局、习艺所者仍给之，岁以为常。乙巳，修订法律大臣进《编订现行刑律》，下宪政编查馆核议。丙午，诏以九月初一日为各省召集议员开议之期，特申诰诫。谕曰：“咨议局议员于地方利弊当切实指陈，妥善计划。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或滋侵越。各督抚亦当虚心采纳，

裁度施行，以期上下一心，渐臻上理。至开局以后，各督抚尤应遵照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稍逾越权限，违背法律。共摅忠爱，以图富强，朕实有厚望焉。”是月，载洵。萨镇冰出洋考查海军。

九月丁未朔，始制爵章颁赐。辛亥，和兰《保和会条约》成，分别批准画押。癸丑，命赵尔巽兼署成都将军。乙卯，内阁会奏德宗升祔大礼。诏穆宗毅皇帝、德宗景皇帝同为百世不祧之庙，宜以昭穆分左右，不以昭穆分尊卑。定德宗升祔太庙中殿，供奉西又次楹又五室穆位。前殿于文宗显皇帝之次，恭设坐西东向穆位。奉先殿准此。永为定制。赏陆军贵胄学堂毕业学生子爵成全等侍卫，及进叙有差。己未，资政院上《选举章程》。壬戌，德人游历云南，为怒夷所害，捕诛之。甲子，豫河安澜。赈广东省城及南海各县水灾。乙丑，锡林果勒盟阿巴嘎、阿巴哈那尔、浩齐特、乌珠穆沁灾，发帑银三万两赈之。赈云南镇雄等州县水灾。丙寅，黄河安澜。授鹿传霖体仁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陆润庠协办大学士。赏游学毕业生项骧等举人。辛未，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为正四品，侍读、侍讲从四品，撰文秘书郎、修撰正五品，编修、检讨从五品。颁爪哇侨民捐立学堂扁额。癸酉，南河安澜。是月，韩人安重根戕日本前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于哈尔滨。

冬十月丁丑朔，四川西昌、会理交界二板房夷匪为乱，官军剿平之。成都将军马亮卒。庚辰，葬孝钦显皇后于菩陀峪定东陵，免梓宫经过州县地方额赋，并赏平毁麦田籽种银。乙酉，孝钦显皇后神牌祔太庙。翼日颁诏天下。丙戌，定成都将军勿庸统辖松潘、建昌。以玉崑为成都将军。丁亥，直隶总督端方坐违制夺职。调陈夔龙为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瑞澄署湖广总督，宝棻为江苏巡抚。以孙宝琦为山东巡抚，丁宝铨为山西巡抚。己丑，诏第一、二届筹办宪政事宜，内外诸臣应谒诚负责，并命宪政编查馆稽核所奏成绩，有因循敷衍、措置迟逾者，甄劾以闻。庚寅，宪政编查馆上《厘定各省提法使官制章程》。开库伦哈拉格囊图金矿。廷祉以疾免，命三多署库伦办事大臣。辛卯，江苏溧阳、金坛、荆溪、宜兴、丹徒、丹阳、震泽等县灾，发帑银三万两赈之。癸巳，民政部奏，援案请赏米石，核定各厂院实需数目，收养贫民，诏行之。赈云南大姚、文山等县水灾。甲午，大学士孙家鼐卒，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赏银治丧。诏以已故五品卿衔山西即用知县汪宗沂经学卓越，宣付史馆。赏食饷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暨孤寡半月钱粮，八旗、绿、步各营官兵半月钱粮，岁以为常。丁酉，免云南元江州属被水田亩银米。庚子，东明黄河安澜。癸卯，除广东缉匪花红，自今文武官有再收花红者以赃论。复前礼部尚书李端棻原官。甲辰，停今年吉林珠贡。乙巳，顺天绅士请为已故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立祠，许之。

十一月戊申，免直隶武清等十一厅县额赋旗租，开州、东明、长垣等三州县额赋。己酉，上兼祧母后皇太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翼日颁诏天下。癸丑，民政部上《府厅州县自治选举章程》。癸亥，复前福建巡抚张兆栋原官。设黑龙江瑷珲沿边卡伦二十，自额尔古讷河讫于逊河口。乙丑，置督办盐政大臣，以载泽为之，产盐省分督抚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督抚俱兼衔。丙寅，授陆润庠体仁阁大学士，戴鸿慈以尚书协办大学士。辛未，以贝勒毓朗为步军统领。癸酉，都察院上《互选规则》。乙亥，学部上《女学服色章程》。予绝学专家已故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华蘅芳，与其弟故直隶州州判世芳，及已故二品封职徐寿俱宣付史馆。

十二月己卯，诏求直言。辛巳，增置奉天安图、抚松二县。壬午，赏游学专门詹天佑等工科、文科、法科进士，工科、格致科举人。癸未，免山东青城等八十九州县及卫所盐场本年钱粮。乙酉，德宗景皇帝神牌先祔奉先殿。赏一产三男河南柘城县民妇张刘氏、通许县民妇田厉氏米布。赈广东佛山等十三厅县灾。丙戌，定太医院院使为四品。戊子，录咸丰、同治年间戡定发、捻、回诸匪功臣后，叙官有差。除珲春军队营房占用旗户地亩租。庚寅，赵尔丰奏四川德格土司多格生吉纳土，改设流官，赏土舍都司世袭。壬辰，庆亲王奕劻免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以贝勒载润代之。癸巳，增置热河隆化县。乙未，宪政编查馆上禁烟条例，颁行之。复故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原官。丙申，宪政编查馆上《禁买卖人口条款》。戊戌，法部上《法官惩戒章程》。己亥，宪政编查馆上《京师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庚子，升太医院左右院判为五品。壬寅，宪政编查馆上《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并《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癸卯，宪政编查馆上《法院编制法》，并法官考试任用、司法

区域分划、及初级与地方审判厅管辖案件暂行章程。

二年庚戌春正月丙午朔，不受朝贺。己酉，广州新军作乱，练军讨平之。辛亥，诏以人心浮动，党会繁多，混入军营，句引煽惑，命军咨处、陆军部、南北洋大臣新旧诸军严密稽查，军人尤重服从长官命令，如有聚众开会演说，并严查禁。移吉林大通县驻松花江南岸，更名方正县。乙卯，广东革命党王占魁等伏诛。丁巳，达赖喇嘛患川兵至，出奔。谕联豫等仍遣员迎护回藏。辛酉，诏夺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达赖喇嘛名号。盐政处上《督办盐政试行章程》。癸亥，协办大学士戴鸿慈卒，赠太子少保衔，赏银治丧。吕海寰等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命盛宣怀充会长。监察御史江春霖以论庆亲王奕劻误国，斥回原衙门。命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协办大学士，内阁学士吴郁生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甲子，管理军咨处贝勒载涛请赴日本、美、英、法、德、义、奥、俄八国考察陆军。辛未，英国举行万国刑律改良会，法部奏遣检察厅长徐谦往与会。甲戌，诏："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自今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

二月乙亥朔，联豫请以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前藏事务。丙子，禁洋商湖南购运米石。辛巳，铁良以疾免，以荫昌为陆军部尚书，梁敦彦为税务处会办大臣。免浙江仁和、海沙、鲍郎、芦沥四场暨江苏横浦、浦东二场荒芜灶荡宣统元年逋课。壬午，免陕西榆林等四州县旧欠，榆林府仓粮米草束。乙酉，以内阁侍读学士梁诚为出使德国大臣。三月，民政部上《修正报律》，下宪政编查馆核奏。己丑，复发帑银三万两赈安徽灾。壬辰，免吉林五常厅、桦甸县宣统元年逋赋。甲午，联豫奏拉里僧俗暨工布番兵投诚归化。丙申，葛宝华卒，调荣庆为礼部尚书，以唐景崇为学部尚书。戊申，予故湖北提督夏毓秀优衅。癸卯，宪政编查馆上《行政纲目》。筹办海军大臣奏各司名目职掌。

三月乙巳朔，王世珍以疾免，命雷震春署江北提督。己酉，云南威宁邪匪袭昭城，官军剿灭之，匪首李老么伏诛。辛亥，湖南民饥倡变，谕擒首要，散胁从。壬子，湖南巡抚岑春蓂罢，命杨文鼎暂代之。遣杨士琦赴南洋充劝业会审查总长。丁巳，祈雨。庚申，雨。追复故海军提督丁汝昌原官。废秋审覆审旧制。谕沿江各省督抚平粜。河南巡抚吴重熹免，以宝棻代之。调程德全为江苏巡抚。壬戌，予遗爱在民故太常寺卿袁昶安徽芜湖县建祠。癸亥，裁奉天巡抚。授广福伊犁将军。甲子，革命党人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谋以药弹轰击摄政王，事觉，捕下法部狱。庚午，旌殉夫烈妇山东曲阜孔令保妻潘氏，宣付史馆。

夏四月甲戌朔，诏资政院于本年九月一日开院，钦选宗室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官暨硕学通儒议员八十八人，前期召集。丙子，裁福建督粮道，增设巡警道、劝业道。丁丑，命载涛充专使大臣，往英国吊祭。戊寅，赏游学毕业生吴匡时等七人工科进士、法政科举人有差。庚辰，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大臣进《现行刑律》，命颁行之。诏曰："此项刑律，为改用新律之预备。内外问刑衙门，当悉心讲求，依法听断。毋任意出入，致枉纵。"癸未，诏："各省增设巡警、劝业两道，原期保卫治安，振兴实业。督抚于已补人员悉心考核，如不能胜任，或于缺不宜，即奏明另补，毋回护瞻徇。"乙酉，联豫请西藏曲水、哈拉乌苏、江达、硕般多及三十六族各设委员一人，并停藏番造枪、造币两厂。前出使义大利大臣钱恂进和会条约译诠。丁亥，以江北盐枭、会匪出没靡常，谕雷震春剿抚之。己丑，度支部上币制兑换则例。诏："国币单位，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别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著为定制。"以联芳为荆州将军。庚寅，定续选纳税多额十人为议员。辛卯，命邮传部侍郎汪大燮充出使日本大臣。癸巳，梁敦彦以疾免，以邹嘉来署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除湖北石首县文义洲地方租课、芦课。丙申，湖南巡抚岑春蓂褫职。

五月丙辰，升四川宁远阿拉所巡检为盐边厅抚夷通判。戊午，湖南常德府水潦灾，发帑银二万两赈之。李经羲奏云南永昌府属镇康土州改流官，增置永康州。免云南陆凉州被旱银粮。辛酉，赈江北海州等处水灾。癸亥，都察院代递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等并直省旗籍代表等呈请速开国会。诏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其召集议员，宣谕之。甲子，免湖南苗疆佃民欠租，湖南凤凰、乾州、永绥、保靖、泸溪、麻阳、古文坪七厅县积欠屯租谷石。己巳，赈湖北灾。辛未，裁奉天同江厅河防同知。

六月壬午，黑龙江灾，发帑银二万两赈之。乙酉，汪大燮进考查英国宪政编辑各书。己丑，命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贝勒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壬辰，命外务部侍郎胡惟德充税务处帮办大臣。丙申，诏："各省督抚劳于行政，亟于筹款，而恒疏于察吏。不知吏治不修，则劳民伤财，乱端且从此起，新政何由而行？其各慎选牧令，为地择人，斯为绥靖地方至计。"戊戌，诏各部院、各督抚严劾贪官污吏，并谕贵戚及中外大臣敦品励行，整躬率属。己亥，命载泽、寿勋会阿穆尔灵圭、载润查办前锋营暨内务府三旗护军营，厘定章程以闻。是月，山东莱阳绅民相仇，匪首曲思文聚众万余，围攻城邑，劫杀官兵，海阳亦因征收钱粮激变，旋并平定之。

秋七月甲辰，裁福建督粮道，置劝业道。瑞兴免，以志锐为杭州将军。乙巳，瑞澄、杨文鼎奏湘省匪势蔓延，拟行清乡法，从之。戊申，诏农工商部会同各督抚等调查矿产，熟筹开办。庚戌，诏趣各督抚查造官民荒田及气候土宜图册，并兴举工艺实业，报农工商部奏闻。壬子，农工商部立度量权衡用器制造厂。癸丑，贝勒载涛奏考察各国军政，军人犯罪，统归军法会议处审断，非普通裁判所得与闻。谕照行之。甲寅，世续、吴郁生免军机大臣，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命唐绍怡署邮传部尚书。毓朗免步军统领并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命乌珍兼署步军统领。设各省交涉使。新疆陆军营官田熙年以擅杀酿变伏诛。丙辰，安徽皖南、南陵、宿州、灵壁等属潦灾，发帑银四万两赈之。丁巳，法部上《秋审条款》。庚申，前江西提学使浙路总理汤寿潜，以劾盛宣怀为苏浙路罪魁祸首，夺职。辛酉，赈皖北饥民。以忠瑞为科布多办事大臣。联魁免新疆巡抚，以何彦升代之。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甲子，大学士鹿传霖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赏银治丧。乙丑，命外务部参议上行走沈瑞麟充出使奥国大臣，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和兰万国禁烟大会全权委员。戊辰，奉天开葫芦岛港。己巳，置黑龙江讷河直隶厅同知。是月，载洵、萨镇冰复往美利坚、日本两国考察海军。

八月甲戌，置奉天镇东县。乙亥，清锐免，以铁良为江宁将军。癸未，命沈家本充资政院副总裁。甲申，以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充出使英国大臣。丁亥，理藩部奏变通禁止出边开垦地亩、民人聘娶蒙古妇女、内外蒙古不准延用内地书吏教读、公牍不得擅用汉文，蒙古人不提用汉字命名等旧例，许之。增置四川昭觉县。己丑，联芳免，以凤山为荆州将军。命荫昌兼训练近畿各镇大臣。甲子，命近几陆军各镇俱归陆军部管辖。裁近畿督练公所。增置奉天盐运使。改四川盐茶道为盐运使，茶务归劝业道管理。乙未，以奏报禁种烟苗粉饰，下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福建、广西、云南、新疆诸省督抚部议，申谕各省严切查禁。丙午，授徐世昌为体会阁大学士，以吏部尚书李殿林协办大学士。丁酉，以廓尔喀额尔德尼王毕热提毕毕噶尔玛生写热曾噶扒噶都热萨哈拒西藏求援兵，诏嘉奖之。庚子，赈陕西华、渭南两州县潦灾。

九月辛丑朔，资政院举行开院礼，监国摄政王莅会颁训辞。壬寅，赏游学毕业生吴乃琛等四百五十九人文、医、格致、农、工、商、法政进士、举人有差。癸卯，免甘肃河、金、渭、源、伏羌、安定、会宁、宁灵、循化、集九厅州县上年被灾地亩钱粮草束。丙午，江北徐州等属雨潦灾，命度支部发帑赈之。乙巳，署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大臣信勤以疾免，调坤岫代之。以奎芳为乌里雅苏台将军。戊申，命度支部再废帑银二万两赈皖北灾。壬子，张人骏以上海市情危急，请借洋款酌剂，并输运库帑银五十万两，许之。癸丑，永定河安澜。赈四川绵竹等厅县水灾。甲寅，裁海龙围场总管。丙辰，诏直省举贤良方正，从严甄取。己未，予积劳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裁湖南常德府同知、宝庆府长安营同知。癸亥，谕绥远城垦务紧要，沿边道厅以下官，凡关垦务者，均听垦务大臣节制。丙寅，杨枢以疾免，命农工商部右丞李国杰充出使比国大臣。赈黑龙江水灾。丁卯，袁树勋以疾免，命张鸣岐署两广总督。以沈秉坤为云南巡抚。戊辰，裁贵州副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免新疆迪化等十一厅县民欠钱粮、籽种。

十月癸酉，诏改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以直省督抚多以为言，复据顺天直隶各省咨议局人民代表请愿，速开国会，故有是命。甲戌，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乙亥，黄河安澜。丁丑，广西岑溪匪乱，官军剿定之，匪首陈荣安伏诛。程文炳卒，以程允和为长江水师提督，命甘肃提督张勋接统江南浦口各营。免甘肃灵州水灾银米。庚辰，增韫奏浙江裁绿营改编水师。辛巳，诏以缩改宣

统五年开设议院，责成各主管衙门切实筹备，民政、度支、法、学诸部俱有应负责任，提前通盘筹画，分别最要、次要，详细以闻。并诫勉直省督抚淬厉精神，切实遵行，毋再因循推诿，致误限期。壬午，何彦升卒，以袁大化为新疆巡抚。戊戌，予故大学士、前署两广总督张之洞于江宁省城建祠。

十一月癸卯，罢陆军尚书、侍郎及左右丞、参议，改设陆军大臣、副大臣各一人。置海军部，设海军大臣、副大臣各一人。以荫昌为陆军大臣，寿勋副之。贝勒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副之。乙巳，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巡洋长江舰队。丙午，云南大姚县民乱，入城劫狱杀人，官军剿定之，匪首陈文培、郑良臣俱伏诛。己酉，命前安徽巡抚冯煦为江、皖筹赈大臣。壬子，农工商部进编辑棉花图说。丁巳，资政院言军机大臣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设立责任内阁。诏以朝廷自有权衡，非院臣所得擅预，斥之。雷震春罢，命段祺瑞署江北提督。庚申，陈夔龙奏，顺直咨议局呈，请明年即开国会，谕提前豫备事宜已虑不及，岂能再议更张。命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要求续奏。加赏普济教养局仓米六十石，月以为常。辛酉，置各省高等审判、检察厅，设丞、长，湖南缓设。癸亥，东三省国会请愿代表来京，呈请明年即开国会。军机大臣以闻。诏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勒归籍，勿逗留，再有来京及各省聚众者察治之。甲子，诏趣宪政编查馆拟订筹备清单，内阁官制并纂拟具奏。予故大学士张之洞于湖北省城建祠。乙丑，庆亲王奕劻请免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优诏慰留之。己巳，资政院请明谕剪发易服。

十二月壬申，谕各省晓谕学堂，禁学生干豫政治，聚众要求，违者重治。丙子，唐绍怡以疾免，以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丁丑，察哈尔右翼四旗蒙古灾，发帑银一万两赈之。己卯，志锐请变通销除旗档旧制。辛巳，召增祺入觐，命孚琦署广州将军。壬午，召赵尔巽入觐。癸未，重申烟禁，地方官仍前粉饰者罪之，并命民政、度支二部考核。命各省总督会同宪政编查馆王大臣参订外省官制。乙酉，裁并江苏州县，设审判厅。江宁以江宁并入上元，苏州以长洲、元和并入吴，江都并入甘泉，昭文并入常熟，新汤并入容山，震泽并入吴江，娄并入华亭，阳湖并入武进，金贵并入无锡，荆溪并入宜兴。丁亥，宪政编查馆上遵拟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裁吉林水师营官丁。戊子，四川匪踞黔江县为乱，官军击却之，复其城。己丑，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进《日本租税制度考》、《会计制度考》。癸巳，四川匪首温朝钟窜入湖北咸丰县境，擒斩之。乙未，命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充头等专使大臣，贺英君加冕。资政院议决《新刑律总则》、《分则》，诏颁布之。丙申，免陕西咸宁等六十四府厅州县光绪三十三年逋赋，并广有仓钱粮草束。丁酉，资政院上议决《统一国库章程》。戊戌，资政院奏议决《宣统三年岁出岁入总豫算》。廷杰卒，以绍昌为法部尚书。己亥，裁甘肃兰州道，置议劝业道。是月，江、淮饥，人相食。东三省疫。

三年辛亥春正月庚子朔，以山海关外防疫，天寒道阻，谕陈夔龙、锡良安置各省工作人。丙午，冯煦奏察勘徐、淮灾状。己酉，免江苏长洲等四十厅州县田地银粮。庚戌，赈江苏高邮、宝应、清河、安东、山阳、阜宁等县水灾。甲寅，度支部上《全国豫算章程》。丙辰，释服。御史胡思敬劾宪政编查馆，言新官不可滥设，旧官不可尽裁。起草应用正人，颁行当探众议。下其章于政务处。庚申，调志锐为伊犁将军，广福为杭州将军。乙丑，除非刑。凡遣、流以下罪，毋用刑讯。法部奏上已革绥远城将军贻谷罪论死。诏改戍新疆效力赎罪。乙巳，命周树模会勘中俄边界。是月，直隶、山东民疫。

二月庚午朔，予故大学士、前湖南巡抚王文韶于湖南省城建祠。冯煦请浚睢河。民政部上《编订户籍法》。壬申，谕所司防疫，毋藉端骚扰，并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以保卫民生之意谕人民。乙亥，四川德格、春科、高日三土司改设流官，置边北道，登科府，德化、白玉二州，石渠、同普二县。定应遣新疆军台人犯改发巴、藏。丙子，免云南昆明等三州县被灾田地钱粮银米。丁丑，免浙江仁和等三十州县，杭、严二卫，衢、严二所荒地钱粮漕米。戊寅，改陆军部、海军部大臣、副大臣为正都统、副都统，仍以荫昌、寿勋、载洵、谭学衡为之。英人占片马。癸未，命李家驹撰拟讲义轮班进呈。丙戌，裁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丁亥，颁浙江惠兴女学堂“贞心毅力”扁额。己丑，外务部上《勋章赠赏章程》。命度支部右侍郎陈邦瑞、学部右侍郎李家驹，民政部左参议汪荣宝协纂宪法。以诚勋为广州将军，溥颋为热河都统。以贝子溥伦为农工商部尚书，世续

为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副之，刘若曾为修订法律大臣。壬辰，禁洋商运盐入口。改设英属槟榔屿正领事官。

三月庚子，以刘锐恒为云南提督。裁稽察守卫处，置管理前锋、护军等营事务处，三旗护军仍隶内务府。陆军部奏，东三省测量局员焦滇贿卖秘密地图，诛之。辛丑，裁奉天承德、锦二县。壬寅，裁四川川北、重庆二镇总兵官。癸卯，颁尽忠节、守礼节、尚武勇、崇信义、敦朴素、重廉耻六条训谕军人。丁未，赏陆军各镇、协统制、统领等官何宗莲、李奎元等陆军副都统衔、协都统有差。戊申，吉林浚图们江航路通于海。己酉，命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充专使，贺义大利立国庆典。庚戌，革命党人以药弹击杀署广州将军孚琦。壬子，以萨镇冰为海军副都统。赵尔丰奏平三岩野番，改孔撒、麻书两土司，设流官。甲寅，授张鸣岐两广总督。乙卯，度支部尚书载泽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缔结借款契约。丙辰，赏伊犁将军志锐尚书衔，伊犁地方文武各官受节制。免浙江仁和等三十七州县并卫所田塘宣统二年银粮。戊午，以江、皖、豫灾，命冯煦会三省督抚筹春赈。己未，和兰开禁烟会于海牙，命出使德国大臣梁诚往与会。赈科布多札哈沁蒙古游牧灾。庚申，锡良以疾免，调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授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加直隶热河道提法使衔。辛酉，命赵尔丰署四川总督，王人文为川滇边务大臣。予哀毁殉亲前浙江巡抚聂缉规孝行宣付使馆。癸亥，汉儒赵岐、元儒刘因俱从祀文庙。华商创立大同学校于日本横滨，颁“育才广学”扁额。丁卯，革命党人黄兴率其党于广州焚总督衙署，击走之。

夏四月辛未，杨文鼎请缓裁湖南缘营及防军。甲戌，赏游学毕业生钟世铭、汪爟芝等法政科进士、举人，工科举人有差。丙子，赵尔巽奏请用人行政便宜行事，从之。丁丑，裁山东抚、镇标营官。戊寅，诏改立责任内阁。颁内阁官制。授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俱为协理大臣。以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复命内阁总、协理大臣俱为国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均充宪政编查馆大臣，庆亲王奕劻仍管理外务部。置弼德院，以陆润庠为院长，荣庆副之。罢旧内阁、办理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仍序次于翰林院。裁内阁学士以下官。置军咨府，以贝勒载涛、毓朗俱为军咨大臣，命订府官制。赵尔巽会陈夔龙、张人骏、瑞澄、李经羲与宪政编查馆大臣商订外省官制。己卯，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俱辞内阁总理、协理，不许，趣即任事。重申鸦片烟禁，谕民政、度支二部，各省督抚克期禁绝。诏定铁路国有。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将全国干路定为国有，自余枝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上韪之，下邮传部议。至是，奏言：“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干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故有是诏。辛未，吉林火灾，发帑银四万两赈之。癸未，赠恤署广州将军副都统孚琦。丁亥，资政院请预算借款两事归院会议，不许。戊子，起端方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谕裁缺候补人员毋得奏事。谕本年秋季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陆军于直隶永平府大操。己丑，恭亲王溥伟以疾免禁烟大臣，以顺承郡王讷勒赫代之。庚寅，邮传大臣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缔结借款契约成。辛卯，庞鸿书罢，以沈瑜庆为贵州巡抚。壬辰，命督抚晓谕人民，铁路现归官办，起降旨之日，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宣统三年四月以前所收者，应由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会督抚查奏。地方官敢有隐匿不报者诘治。杨文鼎奏湘省自闻铁路干路收归国有谕旨，群情汹惧，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谕严行禁止，傥有匪徒从中煽惑，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朱家宝奏江、淮交会为匪党出没之区，比岁荐饥，盗风尤炽。请援鄂、蜀惩办会匪、土匪章程，犯者以军法从事。丙申，移税务司附属之邮政归邮传部管理。除云南昆明县官用田地额赋。丁酉，赈山东滕、峄二县灾。

五月庚子，用湖南京官大理寺少卿王世祺等言，停湖南因路抽收房捐及米盐捐。辛酉，杨文鼎奏，湖南咨议局呈湘路力能自办，不甘借债，据情代奏。严饬之。恤墨西哥被害华侨银。壬寅，裁广西绿营都司、守备以下官及马步兵。癸卯，山东兖、沂、曹三府，济宁州灾，发帑银三万两赈之。四川咨议局以绅民自闻铁路国有之旨，函电纷驰，请缓接收，并请停刊誊黄，呈王人文代奏。人文以闻，诏切责之，仍命迅速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并剴切开导。乙巳，免珲春贫苦旗丁承领荒地价银。戊申，廷试游学毕业生进士江古怀等，叙官有差。乙卯，孙宝琦奏宗支不宜豫政，饬之。壬子，起复那桐，仍授文渊阁大学士。丙辰，广东因收回路事，倡议不用官发纸币，持票取银。谕张鸣岐防范。丁巳，资政院上修改《速记学堂章程》。戊午，度支、邮传二部会奏川、粤、汉干路收回办法。请收回粤、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粤路发六成。湘、鄂路照本发还。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余万，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股，或兴实业，悉听其便。诏端方迅往三省会各督抚照行之。丁宝铨以疾免，以陈宝琛为山西巡抚。庚申，命于式枚总理礼学馆。甲午，内阁上内阁属官官制、法制院官制，诏颁布之。置内阁承宣厅，制诰，叙官、统计、印铸四局。设阁丞、厅长、局长各官。并置内阁法制院设使。罢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俱归其事於内阁。以翻书房改隶翰林院。甲子，陆军部奏，简各省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乙丑，翰林院进检讨章梫所纂《康熙政要》。

六月丁卯，命资政院会内阁改订院章。赈湖南武陵、龙阳、益阳三县水灾。保定陆军军械局火药库、陆军第二镇演武厅火药库俱火。庚辰，安徽水，无为州五里碑、九连等处圩坏。辛巳，以荣庆为弼德院院长，邹嘉来副之。陆润庠免禁烟大臣，陈宝琛免山西巡抚，以侍郎候补。伊克坦免都察院副都御史，以副都统记名。裁兼管顺天府府尹。壬午，以陆钟琦为山西巡抚。癸未，赵尔丰奏收巴塘得荣地方，户民请纳粮税，浪藏寺喇嘛千余人许还俗。又奏巴塘临卡户民投诚，拨隶三坝厅管理。乙酉，伊克昭盟扎萨克固山贝子三济密都布旗灾，发帑银一万两赈之。西宁丹噶尔厅及西宁县匪党纠众为乱，官军击散之，首犯李旺、李统春、李官博俭等伏诛。辛卯，置典礼院，设掌院大学士、副掌院学士、学士、直学士各官。以李殿林为典礼院掌院学士，郭曾炘为副。壬辰，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用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呈请裁察。王人文以闻，诏以一再渎奏，切责之。增设和属爪哇岛总领事，泗水、苏门答腊正领事。甲午，湖南常德府大雨河溢，浸属县，坏田庐，发帑银六万两赈之。丙申，以禁烟与英使续订条件，重申厉禁，谕中外切实奉行。

闰六月己亥，命宝熙充禁烟大臣。庚子，恩寿以疾免，以余诚格为陕西巡抚。癸卯，安徽大雨，江潮暴发，滨江沿河各州县涝灾，发帑银五万两赈之。庚戌，调余诚格为湖南巡抚，杨文鼎为陕西巡抚。壬子，诏本年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军于永平府大操，命军咨大臣贝勒载涛恭代亲临监军。癸丑，命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会宗人府纂皇室大典。乙卯，革命党人以药弹道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伤而免。前吉林将军铭安卒。丙辰，命载振、陆润庠、增祺、陈宝琛、丁振铎、姚锡光、沈云沛、诚勋、清锐、朱祖谋俱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务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及宗人府宗令世铎、总管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俱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丁巳，调善耆为理藩大臣，以桂春署民政大臣。调凤山为广州将军，以寿耆为荆州将军。川路股东会会长颜楷等呈劾邮传部，赵尔丰以闻，不报。辛酉，裁各省府治首县，改置地方审判厅。乙丑，内阁请修订法规。

七月壬申，赵尔丰奏铁路收归国有，川民仍多误会，相率要求。谕邮传部：“督办铁路大臣清理路股，明示办法，以释群疑。”甲戌，命瑞澄、张鸣岐、赵尔丰、余诚格各于辖境会办铁路事宜。命端方赴四川按查路事。丁丑，以四川人心浮动，宜防鼓惑，谕提督田振邦严束营伍弹压之，趣端方速赴四川，许带兵队。赵尔丰、玉崑率提督、司、道奏，川民争路激烈，请交资政院议决仍归商办，不许，仍责赵尔丰弹压解散。己卯，江苏各属大雨，圩堤溃决，田禾淹没，发帑银四万两赈之。永定河决。端方入川，水陆新旧诸军听调遣。调陆征祥为出使俄国大臣，刘镜人为出使和国大臣。辛巳，忠瑞免，以桂芳为科布多办事大臣。＜□鉞 闰＞溥免，以萨荫图为科布多参赞大臣。壬午，四

川乱作，赵尔丰执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保路同志会长邓孝可、股东会长颜楷、张澜及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九人。寻同志会聚众围总督署，击之始散。赈浙江杭、嘉、湖、绍四府灾。癸未，帝人学，大学士陆润庠、侍郎陈宝琛授读，副都统伊克坦教习国语清文。赈湖北水灾。甲申，广东澄海县堤决，发帑银四万两赈之。四川旅京人民以争路开会。具呈资政院乞代奏。命捕代表刘声元解归籍。论学部约束学生勿预外事，并敕所司禁聚众开会。丁亥，山东济南及东西路各州县水灾，黄河上游民埝复决，发帑银五万两赈之。赈福建水灾。戊子，命前两广总督岑春煊往四川，会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己丑，监国摄政王阅禁卫军。癸巳，以四川民乱，谕赵尔丰督饬诸军迅速击散，仍分别良莠剿抚，被胁者宥之。甲午，波密野番投诚。

八月丙申，总税务司赫德卒，晋太子太保衔。予故成都将军、前伊犁将军马亮于伊犁建祠。壬寅，庆亲王奕劻复请免内阁总理大臣及管理外务部，不许。甲辰，裁直录督标、提标，通永、天津、正定、大名、宣化各镇标官弁马步守兵，提督依旧。丙午，江南提督刘光才以疾免，调张勋代之，以张怀芝为甘肃提督。丁未，定国乐。庚戌，置盐政院，设大臣以下官，废盐务处。命载泽兼任盐政大臣。癸丑，端方、瑞澄奏，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改归国有，取消商办公司，议定接收路股办法，诏嘉之，并以深明大义奖士绅。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瑞澄以闻，诏嘉其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命就擒获诸人严鞫，并缉逃亡。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总督瑞澄弃城走，遂陷武昌。诏夺瑞澄职，仍命权总督事，戴罪图功。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往讨，湖北军及援军悉听节制，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并援之。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夺湖北提督，仍责剿匪。停永平大操。弛山西、河南运粮禁。武昌军民拥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黎元洪称都督，置军政府。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革命军取汉阳，袭兵工厂、铁厂、据汉口。丁巳，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俱督办剿抚事宜。命贝勒载涛督禁卫各军守近畿。戊午，王人文罢，复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停奉天今年贡。己未，岑春煊辞四川总督，诏不许。趣梁敦彦来京供职。京师开粜济民食。壬戌，诏长江水陆诸军俱听袁世凯节制。谕川、楚用兵，原胁从，自拔来归，不咎既往，原随军自效，能擒献匪党者，优赏之。获逆党名册应销毁，毋株连。两省被扰地方抚恤之。免裁各省绿营、巡防兵。寿耆免，授连魁荆州将军。癸亥，皇太后懿旨，发帑银二十万两赈湖北遭兵难民。福建龙溪、南靖两县河溢堤决，发帑银二万两赈之。以湖北用兵，谕山东、山西两省购运米麦济军。甲子，命副都统王士珍襄办湖北军务。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资政院第二次开会，诏勖议员。湖南新军变，巡抚余诚格奔于兵舰，巡防营统领前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死之。丙寅，陕西新军变，护巡抚布政使钱能训自杀不克，遂走潼关，西安将军文瑞、副都统承燕、克蒙额俱死之。丁卯，皇太后懿旨，发内帑二十四万两赈直隶、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湖南、广东诸省饥，立慈善救济会。戊辰，张荫棠免，以施肇基充出使义墨秘鲁三国大臣。革命党人以药弹击杀广州将军凤山。己巳，皇太后助帑于慈善救济会。资政院言邮传大臣盛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诏夺职。端方奏，访查川乱缘起，实由官民交哄而成，请释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及邓孝可等九人，湖北拘留法部主事萧湘并免议，从之。以唐绍仪为邮传大臣。命陈邦瑞为江、皖赈务大臣。庚午，皇太后出内帑一百万两济湖北军。召荫昌还，授袁世凯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命军咨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俱受袁世凯节制。以春禄为广州将军。赠恤遇害广州将军凤山。冯国璋与革命军战于滠口，水陆夹击汉口，复之。壬申，以瑞澄失守武昌，避登兵舰，潜逃出省，偷生丧耻，诏逮京，下法部治罪。癸酉，下诏罪己。命溥伦、载泽纂宪法条文，迅速以闻。资政院总裁大学士世续以疾免，以李家驹代之，达寿为副。桂春回仓场侍郎任，赵秉钧署民政大臣。夺湖南巡抚余诚格职，仍权管湖南巡抚事。山西新军变，巡抚陆钟琦死之。云南新军变，总督李经羲遁，布政使世增及统制官钟麟同、兵备处候补道王振畿、辎重营管带范钟岳俱死之。命汤寿潜总办浙江团练。开党禁。戊戌政变获咎，及先从犯政治革命嫌疑，与此次被胁自归者，悉原之。资政院言内阁应负责任，请废现行章程，实行内阁完全制度，不以亲贵充任。诏韪之。顺天府平粜。

甲戌，江西新军变，巡抚冯汝骙走九江，仰药死。安徽新军犯省垣，击散之。乙亥，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命组织完全内阁。庆亲王奕劻罢内阁总理大臣，命为弼德院院长。那桐、徐世昌罢内阁协理大臣，及荣庆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罢善耆、邹嘉来、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唐绍仪、寿耆国务大臣，俱解部务。载涛罢军咨大臣，以荫昌为之。起魏光焘为湖广总督，命速往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听袁世凯节制调遣。丙子，召袁世凯来京。命王士珍权署湖广总督。用张绍曾言，改命资政院制定宪法。丁丑，资政院奏采用君主立宪主义，上重大信条十九事。发内帑十万两赈四川遭兵难民。戊寅，诏统兵大员以朝廷与民更始，不忍再用兵力之意谕人民。谕统兵大员申明纪律，禁扰民。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山西巡抚。袁世凯辞内阁总理大臣，温诏勉之。赠恤殉难山西巡抚陆钟琦。贵州独立，举都督，巡抚沈瑜庆遁。革命军陷上海。袁世凯命前敌诸军停进兵。寻遣知府刘承恩、正参领蔡廷干诣黎元洪劝解兵，不得要领而还。己卯，诏许革命党人以法律组政党。资政院言汉口之役，官军惨杀人民，请敕停战。谕袁世凯按治军官罪，商民损失由国家偿之。吴禄贞奏，遣员入敌军劝告，下令停攻击，亲赴娘子关抚慰革命军，诏嘉之。裁广东交涉使司。江苏巡抚程德全以苏州附革命军，自称都督。浙江新军变，巡抚增韫被执，寻纵之。庚辰，予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侍郎衔，宣抚长江。会曾称疾不赴。命张勋充会办南洋军务大臣。赵尔丰免，命端方署四川总督。趣袁世凯入京。释政治嫌疑犯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于狱。辛巳，广西巡抚沈秉坤自称都督。内阁铨叙局火。壬午，江宁新军统制徐绍桢以其军变，将军铁良、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拒守。镇江陷，京口副都统载穆死之。安徽新军变，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癸未，诏特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从资政院奏，依宪法信条公举，故有是命。吕海寰请依红十字会法，推广慈善救济会，从之。广东独立，举都督，总督张鸣岐遁。福建新军变，将军朴寿、总督松寿死之。甲申，皇太后懿旨罢继禄，起世续复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召锡良入觐。以朝廷于满、汉军民初无歧视，命统兵大员晓谕之。乙酉，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告独立。顺天府奏立临时慈善普济赤十字总会于京师。罢贝勒毓朗军咨大臣，以徐世昌代之。丙戌，赏恤江宁战守将士。命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兼慈善救济会事。东三省咨议局及新军要求独立，总督赵尔巽不从，寝其议，仍令解劝之。丁亥，命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俱听袁世凯节制。戊子，分遣被兵各省宣慰使，征国民意见。命各省督抚举足为代表者来京与会议。赵尔巽以川事引咎请罢，诏不许。吴禄贞以兵至石家庄，为其下所杀。御史温肃劾禄贞包藏祸心，反形显著。诏陈夔龙按查。王士珍以疾免，命段芝贵护湖广总督。永定河合龙。袁世凯来京。己丑，以张锡銮为山西巡抚。溥颋，以锡良为热河都统。庚寅，袁世凯举国务大臣。诏命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俱置副大臣佐之。于式枚、宝熙充修律大臣。绍昌、林绍年、陈邦瑞、王垿、吴郁生、恩顺，俱充弼德院顾问大臣。辛卯，命段祺瑞署湖广总督。起升允署陕西巡抚，督办军务。壬辰，浙江巡抚增韫坐擅离职守夺职。癸巳，以督攻秣陵关余党，将士奋勇，赏张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甲午，资政院上改订院章，颁布之。

冬十月丙申，内阁奏立宪牴触事项，停召对奏事。弼德院、军咨府并限制之。废各衙门直日旧章。更命世续复为文渊阁大学士。戊戌，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劝告摄政王，请赞共和政体。庚子，以宪法信条十九事誓告太庙，摄政王代行祀事。以劳乃宣为大学堂总监督。溥良免，命直隶宣化镇总兵黄懋澄兼署察哈尔都统。辛丑，命甘肃提督张怀芝帮办直隶防务。四川成都独立，举都督。壬寅，督办铁路大臣、候补侍郎、署四川总督端方率兵入川，次资州，为其下所杀。其弟端锦从，并遇害。叙复汉阳功，封冯国璋二等男爵。命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往奉天，会赵尔巽筹画蒙古事宜。变军犯金陵，副将王有宏战死。甲辰，孙宝琦罢独立，自劾待罪。诏原之，褒奖山东官商不附和者。发帑犒张勋军。赏梁鼎芬三品京堂，会李准规复广东。丙午，革命军陷江宁，将军铁良、总督张人骏走上海，张勋以其余众退保徐州。袁世凯与民军订暂时息战条款，停战三日。自是展期再三，至决定国体日乃已。命徐世昌充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丁未，宝棻免，以齐耀琳为河南巡抚。命寿勋会袁世凯、徐世昌筹办军务。戊申，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自立，逐库伦办事大臣三

多。诏夺三多职。己酉，赠恤殉难江西巡抚冯汝骙。庚戌，监国摄政王载沣奏皇太后，缴监国摄政王章，退归藩邸。皇太后懿旨，晋世续、徐世昌俱为太保，卫护皇帝。谕段祺瑞剿当阳、天门诸路土匪。辛亥，诏授袁世凯全权大臣，委代表人赴南方讨论大局。以冯国璋为察哈尔都统。资政院请改用阳历，并臣民自由剪发，诏俱行之。壬子，改训练禁卫军大臣为总统官，以冯国璋为之。以良弼为军咨府军咨使。赠恤殉难闽浙总督松寿。丙辰，开黑龙江省太平山察汉敖拉煤矿。丁巳，革命军至荆州，署左翼副都统恒龄死之。戊午，内阁奏行爱国公债票。辛酉，孙宝琦免，以胡建枢为山东巡抚。

十一月甲子朔，袁世凯请废臣工封奏旧制。乙丑，命前署湖北提法使施纪云、前光禄寺少卿陈钟信四川团练。丙寅，成都尹昌衡、罗纶以同志军入总督衙，劫前署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执之，不屈，死。戊辰，赠恤死事广东潮州镇总兵赵国贤。壬申，皇太后命召集临时国会，以共和立宪国体付公决。初，袁世凯遣唐绍仪南下，与民军代表伍廷芳讨论大局，以上海为议和地，一再会议，廷芳力持废帝制建共和国，绍仪不能折，以当先奏闻取上裁，遂以入告。世凯奏请召集王公大臣开御前会议，终从其言。至是，乃定期开国民会议于上海，解决国体。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戊寅，劝亲贵王公等输财赡军。大理院正卿定成免，以刘若曾代之。己卯，杨士琦免，命梁士诒署邮传大臣。辛巳，赠恤署四川总督、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候补侍郎端方及其弟知府端锦。罢盐政院。滦州兵变，抚定之。伊犁新军协统领官杨缵绪军变，将军志锐死之。丁亥，告谕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并赍先朝珍物。庚寅，赠恤殉难署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辛卯，袁世凯道遇炸弹，不中。壬辰，命张怀芝兼帮办山东防务大臣。癸巳，命所司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命舒清阿帮办湖北防务。以乌珍为步军统领，京师戒严。

十二月甲午朔，赏张怀芝巡抚衔。己未，再予前山西巡抚陆钟琦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追赠同时遇害其子翰林院侍讲陆光熙三品京堂，优恤赐谥，并旌恤钟琦妻唐氏。丁酉，张人骏罢，命张勋护两江总督。胡建枢罢，命张广建署山东巡抚，吴鼎元会办山东防务。己亥，赠恤殉难伊犁将军志税。辛丑，皇太后懿旨，以袁世凯公忠体国，封一等侯爵。命额勒浑署伊犁将军，文琦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事。李家驹免，以许鼎霖为资政院总裁。革命党以药弹击良弼，伤股，越二日死。壬寅，袁世凯辞侯爵，固让再三乃受。癸卯，以复潼关，赏银一万两犒军。甲辰，以叙汉阳功，复张彪提督。乙巳，以张怀芝为安徽巡抚。赠恤死事福州将军朴寿。丁未，命张锡銮往奉天会办防务，李盛铎署山西巡抚，卢永祥会办山西军务。赠恤遇害军咨府军咨使良弼。戊申，以王赓为军咨府军咨使。己酉，皇太后懿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商酌条件奏闻。时岑春煊、袁树勋、陆征祥、段祺瑞等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故不俟国会召集，决定自让政权，遂有是命。庚戌，命崑源会办热河防务。辛亥，命宋小濂署黑龙江巡抚。壬子，徐世昌免军咨大臣，赠恤云南殉难甘肃布政使世增。乙卯，锡良免，命崑源署热河都统。丁巳，免江南徐州府未完丁漕银粮。戊午，袁世凯奏与南方代表伍廷芳议，赞成共和，并进皇室优待条件八，皇族待遇条件四，满、蒙、回、藏待遇条件七，凡十九条。皇太后命袁世凯以全权立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商统一办法。袁民凯遂承皇太后懿旨，宣示中外曰：“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实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值兹新旧代议之际，当为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民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安间，优游岁月，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又曰：“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起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必演成

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两害相形，取其轻者。此正朝廷审时观变，痌<疒瘝>吾民之苦衷。凡尔京、外臣民，务当善体此意，为全局熟权利害，勿得挟虚矫之意气，逞偏激之空言，致国与民两受其害。著民政部、步军统领、姜桂题、冯国璋等严密防范，剴切开导。俾皆晓然于朝廷应天顺人，大公无私之意。至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以一人一家而设。尔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时艰，慎供职守。应即责成各长官敦切诫劝，勿旷厥官，用副予夙昔爱抚庶民之至意。”又曰：“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覆奏，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遂逊位。

论曰：帝冲龄嗣服，监国摄政，军国机务，悉由处分，大事并白太后取进止。大变既起，遽谢政权，天下为公，永存优待，遂开千古未有之奇。虞宾在位，文物犹新。是非论定，修史者每难之。然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所见之世且详于所闻，一朝掌故，乌可从阙。傥亦为天下后世所共鉴欤？

清史稿卷二六　志第一

天文一

历代天文志，自《史记　天官书》后，唯晋、隋两志，备述天体、仪象、星占，唐、宋加详，皆未尽也。至元，景测益精明，占候较密，然疆宇所囿，声教未宏，齐政窥玑，尚多略焉。有清统一区夏，圣圣相承。圣祖亲厘象数，究极精微，前后制新仪七，测日月星辰，则穷极分秒，度舆图经纬，则遍历幅陨。世宗复以岁久积差，准监臣改用椭圆术。高宗又以旧记星纪，间有疏漏，御制玑衡抚辰仪，重加测候。迨平定回疆及两金川，复令重度里差，增入《时宪》。理明数确，器精法密，自古以来，所未有也。今为《天文志》，备载推验之法，其天象昭垂，见于历朝实录及所司载记者，亦悉书之，乾隆六十年以后，国史无征，则从阙焉。

天象《历象考成　天象篇》云：“《楚辞天问》曰‘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后世历家，谓天有十二重，非天实有如许重数，盖言日月星辰运转于天，各有所行之道，即《楚辞》所谓圜也。欲明诸圜之理，必详诸圜之动，欲考诸圜之动，必以至静不动者准之，然后得其盈缩。盖天道静专者也，天行动直者也。至静者自有一天，与地相为表里，故群动者运于其间而不息。若无至静者以验至动，则圣人亦无所成其能矣。人恒在地面测天，而七政之行无不可得者，正为以静验动故也。

“十二重天，最外者为至静不动，次为宗动，南北极赤道所由分也。次为南北岁差，次为东西岁差，此二重天，其动甚微，历家姑置之而不论焉。次为三垣二十八宿，经星行焉。次为填星所行，次为岁星所行，次为荧惑所行，次则太阳所行，黄道是也。次为太白所行，次为辰星所行，最内者则太阴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远近而为诸天之内外，然所以知去地之远近者，则又从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迟疾而得之。盖凡为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体能蔽日光而日为之食，是日远月近之征也。月能掩食五星，而月与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于月而卑于恒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远近也。”

“又宗动天以浑灏之气挈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近宗动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迟。渐远宗动天，则左旋较迟而右移之度转速。今右移之度，惟恒星最迟，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证也。”

《考成后编　日躔历理》云：“西法自多禄某以至第谷，立为本天高卑、本轮、均轮诸说，近世刻白尔、噶西尼等，又以本天为椭圆。”《月离历理》云：“自西人创为椭圆之法，日距月天最高有远近，则太阴本天心有进退。地心与天心相距，两心差有大小。”合观诸论，天象备矣。

恒星天无地半径差及次轮消息，故志土星以下七天距地心数，著考测之详焉。

土星最高一十一又一百零四万二千六百分之三十五万二千六百日天半径；
木星最高六又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分之一百三十万五千九百日天半径；
火星最高二又六百三十万二千七百五十分之五百五十五万二千二百五十日天半径；
日均轮术最高一千一百六十二地半径，椭圆术最高二万零九百七十五地半径；
金星最高高于日一千万分日天半径之七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四十四最下下于日如之；
水星最高高于日一千万分日天半径之四百五十三万二千一百五十五最下下于日如之；
月均轮术最高朔望时五十八又百分之一十六地半径，椭圆术最高六十三又百分之七十七地半径。

地体，浑天家谓天包地如卵裹黄，《内经》：“黄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也。’曰：‘凭乎？’曰：‘大义举之也。’《大戴礼》：‘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参尝闻诸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宋儒邵子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自相依附。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程子曰：“据日景以三万里为中，若有穷，然有至一边已及一万五千里，而天地之运盖如初。然则中者亦时中耳。”又曰：“今人所定天体，只是且以眼定，视所极处不见，遂以为尽。然向曾有于海上见南极下有大星十，则今所见天体盖未定。日月升降不过三万里中，然而中国只到鄯善、沙车，已是一万五千里。若就彼观日，尚只是三万里中也。伯淳在泽州，尝三次食韭黄，始食怀州韭，次食泽州，次食并州，则知数百里间，气候已争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则须争半岁。如是，则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只是一般为冬夏而已。”朱子《天问注》云：“天之形圆如弹丸，其运转者亦无形质，但如劲风之旋。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堕耳。”西人谓地体浑圆，四面皆有人，冬夏互异，昼夜相反，与《内经》、《戴记》及宋儒之言若合符节。今以天周三百六十度徵之，南行二百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当赤道下行二百里，则见月食之早晚亦差一度。其在赤道南北纬圈下行虽广狭不同，然莫不应乎浑象。则知地之大周皆三百六十度，东西南北皆周七万二千里，以古尺八寸计之，则周九万里，以围三径一率之，则径三万，里亦与古三万里为中之说相符。然则地体浑圆，无疑义矣。距纬应大周里数不同，为志其要。

距纬一度一百九十九里三百四十步；
距纬五度一百九十九里八十步；
距纬十度一百九十六里三百四十步；
距纬十五度一百九十三里六十步；
距纬二十度一百八十七里三百二十步；
距纬二十五度一百八十一里八十步；
距纬三十度一百七十三里六十步；
距纬三十五度一百六十三里二百八十步；
距纬四十度一百五十三里八十步；
距纬四十五度一百四十一里一百二十步；
距纬五十度一百二十八里二百步；
距纬五十五度一百一十四里二百四十步；
距纬六十度九十九里三百四十步；
距纬六十五度八十四里二百步；
距纬七十度六十八里一百四十步；
距纬七十五度五十一里二百四十步；
距纬八十度三十四里一百六十步；
距纬八十五度一十七里八十步；
距纬八十九度三里一百六十步。

里差者，因人所居有南北东西之不同，则天顶地平亦异，可以计里而定，故名里差，其所关于

仰观甚钜。盖恒星之隐见，昼夜之永短，七曜之出没，节气之早晚，交食之深浅先后，莫不因之而各殊。惟得其所差之数，则各殊之故，皆可豫知，不致诧为失行而生饰说矣。新法算书所载各省北极高及东西偏度，大概据舆图道里定之，多有未确。今以康熙年间实测各省及诸蒙古高度、偏度，并乾隆《时宪》所增省分，与回疆部落、两金川土司等，昼夜永短，节气早晚，推得高度、偏度备列焉。

京师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
盛京高四十一度五十一分；
山西高三十七度五十三分三十秒；
朝鲜高三十七度三十九分十五秒；
山东高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二十四秒；
河南高三十四度五十二分二十六秒；
陕西高三十四度十六分；
江南高三十二度四分；
四川高三十度四十一分；
湖广高三十度三十四分四十八秒；
浙江高三十度十八分二十秒；
江西高二十八度三十七分十二秒；
贵州高二十六度三十分二十秒；
福建高二十六度二分二十四秒；
广西高二十五度十三分七秒；
云南高二十五度六分；
广东高二十三度十分；
布垅堪布尔嘎苏泰高四十九度二十八分；
额格塞楞格高四十九度二十七分；
桑锦达赉湖高四十九度十二分；
肯特山高四十八度三十三分；
克噜伦河巴尔城高四十八度五分三十秒；
图拉河汗山高四十七度五十七分十秒；
喀尔喀河克勒和硕高四十七度三十四分三十秒；
杜尔伯特高四十七度十五分；
鄂尔坤河额尔得尼昭高四十六度五十八分十五秒；
崆格扎布韩堪河高四十六度四十二分；
扎赉特高四十六度三十分；
推河高四十六度二十九分二十秒；
郭尔罗斯高四十五度三十分；
阿噜科尔沁高四十五度三十分；
翁吉河高四十五度三十分；
萨克萨克图古里克高四十五度二十三分四十五秒；
乌朱穆沁高四十四度四十五分；
固尔班赛堪高四十三度四十八分；
巴林高四十三度三十六分；
扎噜特高四十三度三十分；
阿巴哈纳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
阿巴噶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

奈曼高四十三度十五分；
克什克腾高四十三度；
苏尼特高四十三度；
哈密高四十二度五十三分；
翁牛特高四十二度三十分；
敖汉高四十二度十五分；
喀尔喀高四十一度四十四分；
四子部落高四十一度四十一分；
喀喇沁高四十一度三十分；
茂明安高四十一度十五分；
乌喇特高四十度五十二分；
鄂尔多斯高三十九度三十分；
阿拉善山高三十八度三十分；
右康熙年间实则。
雅克萨城高五十一度四十八分；
黑龙江高五十度一分；
三姓高四十七度二十分；
伯都讷高四十五度十五分；
吉林高四十三度四十七分；
甘肃高三十六度八分；
安徽高三十度三十七分；
湖南高二十八度十三分；
越南高二十二度十六分；
阿勒坦淖尔乌梁海高五十三度三十分；
汗山哈屯河高五十一度十分；
唐努山乌梁海高五十度四十分；
乌兰固木杜尔伯特高四十九度二十分；
额尔齐斯河高四十八度三十五分；
斋桑淖尔高四十八度三十五分；
阿勒台山乌梁海高四十八度三十分；
阿勒辉山高四十八度二十分；
科布多城高四十八度二分；
哈萨克高四十七度三十分；
扎哈沁高四十六度三十分；
哈布塔克高四十五度；
次河高四十四度五十分；
博罗塔拉高四十四度五十分；
拜达克高四十四度四十三分；
晶河土尔扈特高四十四度三十五分；
库尔喀喇乌苏土尔扈特高四十四度三十分；
安济海高四十四度十三分；
伊犁高四十三度五十六分；
塔拉斯河高四十三度五十分；
穆垒高四十三度四十五分；

济木萨高四十三度四十分；
巴里坤高四十三度三十九分；
崆吉斯高四十三度三十三分；
乌鲁木齐高四十三度二十七分；
珠勒都斯高四十三度十七分；
叶鲁番高四十三度四分；
塔什干高四十三度三分；
和硕特高四十三度；
那林山高四十三度；
特穆尔图淖尔高四十二度五十分；
鲁克沁高四十二度四十八分；
乌沙克塔勒高四十二度十六分；
哈喇沙尔高四十二度七分；
库尔勒高四十一度四十六分；
布尔古高四十一度四十四分；
赛哩木高四十一度四十一分；
纳木干高四十一度三十八分；
库车高四十一度三十七分；
布噜特高四十一度二十八分；
安集延高四十一度二十八分；
霍罕高四十一度二十三分；
阿克苏高四十一度九分；
乌什高四十一度六分；
喀什噶尔高三十九度二十五分；
巴尔楚克高三十九度十五分；
英吉沙尔高三十八度四十七分；
叶尔羌高三十八度十九分；
斡罕高三十八度；
色埒库勒高三十七度四十八分；
喀楚特高三十七度十一分；
哈喇哈什高三十七度十分；
克里雅高三十七度；
和阗高三十七度；
伊里齐高三十七度；
博罗尔高三十七度；
三珠高三十六度五十八分；
玉陇哈什高三十六度五十二分；
鄂啰善高三十六度四十九分；
什克南高三十六度四十七分；
巴达克山高三十六度二十三分；
三杂谷高三十二度一分；
党坝高三十一度五十六分；
绰斯甲布高三十一度五十三分；
金川勒乌围高三十一度三十四分；

金川噶拉依高三十一度十九分；
瓦寺高三十一度十七分；
革布什咱高三十一度八分；
布拉克底高三十一度四分；
小金川美诺高三十一度；
巴旺高三十度五十八分；
沃克什高三十度五十六分；
明正高三十度二十八分；
木坪高三十度二十五分；
盛京偏东七度十五分；
浙江偏东三度四十一分二十四秒；
福建偏东二度五十九分；
江南偏东二度十八分；
山东偏东二度十五分；
江西偏西三十七分；
河南偏西一度五十六分；
湖广偏西二度十七分；
广东偏西三度三十三分十五秒；
山西偏西三度五十七分四十二秒；
陕西偏西七度三十三分四十秒；
贵州偏西九度五十二分四十秒；
四川偏西十二度十六分；
云南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
朝鲜偏东十度三十分；
扎赖特偏东七度四十五分；
扎鲁特偏东五度；
奈曼偏东五度；
科尔沁偏东四度三十分；
阿禄科尔沁偏东三度五十分；
喀尔喀河克勒和邵偏东二度四十六分；
巴林偏东二度十四分；
喀喇沁偏东二度；
翁牛特偏东二度；
乌朱穆秦偏东一度十分；
克什克腾偏东一度十分；
蒿齐忒偏东三十分；
阿霸哈纳偏东二十八分；
阿霸垓偏东二十八分；
苏尼特偏西一度二十八分；
克尔伦河巴拉斯城偏西二度五十二分；
四子部落偏西四度二十二分；
喀尔喀偏西五度五十五分；
吴喇忒偏西六度三十分；
肯忒山偏西七度三分；

图拉河韩山偏西九度十二分；
翁机河偏西十一度；
固尔班赛堪偏西十一度；
布龙看布尔嘎苏泰偏西十一度二十二分；
阿兰善山偏西十二度；
厄格塞楞格偏西十二度二十五分；
鄂尔昆河厄尔德尼招偏西十三度五分；
推河偏西十五度十五分；
桑金答赖湖偏西十六度二十分；
萨克萨图古里克偏西十九度三十分；
空格衣扎布韩河偏西二十度十二分；
哈密城偏西二十二度三十二分；
右康熙年间实测。
三姓偏东十三度二十分；
黑龙江偏东十度五十八分；
吉林偏东十度二十七分；
伯都讷偏东八度三十七分；
安徽偏东三十四分；
湖南偏西三度四十二分；
甘肃偏西十二度三十六分；
乌里雅苏台城偏西二十二度四十分；
巴里坤偏西二十三度；
扎哈沁偏西二十三度十分；
唐努山乌梁海偏西二十四度二十分；
哈布塔克偏西二十四度二十六分；
拜达克偏西二十五度；
穆垒偏西二十五度三十六分；
乌兰杜木杜尔伯特偏西二十五度四十分；
鲁克沁偏西二十六度十一分；
叶鲁番偏西二十六度四十五分；
济木萨偏西二十六度五十二分；
科布多城偏西二十七度二十分；
乌鲁木齐偏西二十七度五十六分；
布勒罕河土尔扈特偏西二十八度十分；
乌沙克塔勒偏西二十八度二十六分；
阿勒台山乌梁海偏西二十八度三十五分；
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偏西二十八度四十分；
汗山哈屯河偏西二十九度；
乌陇古河偏西二十九度十五分；
赫色勒巴斯淖尔偏西二十九度十五分；
哈喇沙尔偏西二十度十七分；
库尔勒偏西二十九度五十六分；
塔尔巴哈台偏西三十度；
珠勒都斯偏西三十度五十分；

安济海偏西三十度五十四分；
和硕特偏西三十一度；
和博克萨哩土尔扈特偏西三十一度十五分；
库尔喀喇乌苏土尔扈特偏西三十一度五十六分；
崆吉斯偏西三十二度；
布古尔偏西三十二度七分；
额尔齐斯河偏西三十二度二十五分；
齐桑淖尔偏西三十二度二十五分；
哈什偏西三十三度；
齐尔土尔扈特偏西三十三度；
博啰塔拉偏西三十三度三十分；
晶河土尔扈特偏西三十三度三十分；
库车偏西三十三度三十二分；
克里雅偏西三十三度三十三分；
伊犁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
赛哩木偏西三十四度四十分；
哈萨克偏西三十四度五十分；
玉陇哈什偏西三十五度三十七分；
和阗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二分；
伊里齐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二分；
哈喇哈什偏西三十六度十四分；
阿勒辉山偏西三十六度五十分；
阿克苏偏西三十七度十五分；
三珠偏西三十七度四十七分；
巴尔噶什淖尔偏西三十八度十分；
乌什偏西三十八度二十七分；
特穆尔图淖尔偏西三十九度二十分；
巴尔楚克偏西三十九度三十五分；
英吉沙尔偏西四十一度五十分；
吹河偏西四十二度；
喀什噶尔偏西四十二度二十五分；
色埒库勒偏西四十二度二十四分；
喀楚特偏西四十二度三十二分；鄂什偏西四十二度五十分；
博罗尔偏西四十三度三十八分；
巴达克山偏西四十三度五十分；
布噜特偏西四十四度三十五分；
安集延偏西四十四度三十五分；
那林山偏西四十五度；
斡罕偏西四十五度九分；
鄂啰善偏西四十五度二十六分；
纳木干偏西四十五度四十分；
霍罕偏西四十五度五十六分；
塔什干偏西四十七度四十三分；
瓦寺偏西十二度五十八分；

木坪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
沃克什偏西十三度五十一分；
三杂谷偏西十三度五十六分；
布拉克底偏西十四度二十二分；
金川噶拉依偏西十四度二十九分；
党坝偏西十四度二十九分；
金川勒乌围偏西十四度三十四分；
巴旺偏西十四度三十九分；
革布什咱偏西十四度五十一分；

清史稿卷二七　志第二

天文二

汉创浑天仪，谓即玑衡遗制，唐、宋皆仿为之。至元始有简仪、仰仪、窥几、景符等器，视古加详焉。明于北京齐化门内倚城筑观象台，放元制作浑仪、简仪、天体三仪，置于台上。台下有晷景堂、圭表、壶漏，清初因之。康熙八年，圣祖用监臣南怀仁言，改造六仪，曰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五十二年，复将地平经、纬合为一仪。乾隆九年，高宗御制玑衡抚辰仪，并安置台上。今考各形制用法，悉著于篇。

黄道经纬仪，仪之圈有四，各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恒定而不移者，名天元子午规，外径六尺，规面厚一寸三分，侧面宽二寸五分，规之下半夹入于云座。仰载之半圈，前后正直子午，上直天顶，中直地平。从地平上下按京师南北两极出入度分，定赤道两极。次内为过极至圈，圈周平分处，各以钢枢贯于赤道二极。又依黄赤大距度，于过极至圈上定黄道南北极。距黄极九十度安黄道圈，与过极至圈十字相交，各陷其中以相入，令两圈为一体，旋转相从。黄道圈之两侧面，一为十二宫，一为二十四节气。其两交，一当冬至，一当夏至。次内为黄道经圈，则以钢枢贯于黄极焉。圈之径为圆轴，围三寸。轴之中心立圆柱为纬表，与经圈侧面成直角，而黄道圈经圈上各设游表，仪顶更设铜丝为垂线。全仪以双龙擎之，复为交梁以立龙足。梁之四端，各承以狮，仍置螺柱以取平。垂线有偏侧，则转螺柱，垂线正，则仪正矣。用法，欲求某星黄道经纬度，须一人于黄道圈上查先所得某星之经纬度分，其上加游表，而过南北轴中柱，表对星定仪；又一人用游表于经圈上过柱，表对所测之星，游移取置，则经圈上游表之指线定某星纬度，又定仪查黄道圈两表相距之度分，即某星之经度差。或测日月，以距星为比，亦如之。

赤道经纬仪，仪有三圈，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规也。以一龙南向而负之。规之分度定极，皆与黄道仪同。去极九十度安赤道圈，与子午规十字相交，恒定不动。圈内规面及上侧面皆锼二十四时，时各四刻。外规面分三百六十度，内安赤道经圈。以南北极为枢，而可东西游转，与赤道圈内规面相切。经圈径为圆轴，轴中心立圆柱，以及游表、垂线、交梁、螺柱等法，皆同黄道仪。用法，若测日时刻，则赤道圈上用时刻游表，即通光耳，对于南北轴表，视赤道圈内游表所指，即时刻分秒。若诸曜经度，用两通光耳，即两径表，在赤道圈上一定一游。一人从定耳窥南北轴表，与先得星相参测之；一人以游耳转移迁就，而窥本轴表与所测参相直，视两耳间应赤道圈上之度分，即两经度之差也。纬度亦以通光耳于经圈上转移而迁就焉。务欲令目与表与所测相参直，视本耳下经圈在赤道或南或北之度分，即所测距赤道南北之度分也。

地平经仪，仪只一地平圈，全径六尺，其平面宽二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分四象限，各九十度，以四龙立于交梁以承之。梁之四端，各施取平之螺柱。梁之交处安立柱，高与地平圈等，适当地平圈之中心。又于地平圈上东西各立一轴，约高四尺，柱各一龙，盘旋而上，从柱端各伸一爪，互捧圆珠。下有立轴，其形扁方，空其中如窗棂，以安直线。轴之上端入于珠，下端入立柱中心，令可旋转。而轴中之线，恒为天顶之垂线焉。又为长方横表，长如地平圈，全径厚一寸，宽一寸五分，中心开方孔管于立轴下端，使随立轴旋转。复剡其两端令锐，以指地平圈之度分。又自两端各出一

线，而上会于立轴中直线之顶，成两三角形。凡有所测，则旋转游表，使三线与所测参相直，乃视表端所指，即所测之地平经度也。

地平纬仪，即象限仪，盖取全圆四分之一以测高度者也。其弧九十度，其两边皆圆半径，长六尺，两半径交处为仪心。仪架东西立柱，各以二龙拱之。上架横梁，又立中柱上管于横梁，令可转动仪心，上指仪之两边，一与中柱平行，一与横梁平行。又于仪心立短圆柱以为表，又加窥衡，长与半径等，上端安于仪心，剡其下端，以指弧面度分，更安表耳。有所测，乃以窥衡上下游移，多表耳缝中窥圆柱，令与所测相参直。其衡端所指度分，即所测之地平纬度也。

纪限仪，弧面为全圆六分之一，分六十度。一弧一干，干长六尺，即全圆之半径。弧之宽二寸五分，干之左右，细云纠缦缠连，所以固之。干之上端有小衡，与干成十字。仪心与衡两端皆立圆柱为表，弧面设游表。承仪之台，约高四尺，中植立柱，以系仪之重心，则左右旋转，高低斜侧，无所不可，故又名百游仪焉。用法，测两曜，不论黄赤经纬，而求大圈相距之度，一人从衡端耳表窥中心柱表，对定此曜，又一人从游耳表向中心柱表窥彼曜相参直，视衡端至游耳表下度分，即两曜相距度分也。

天体仪，仪为圆球。径六尺，宛然穹象，故以天体名之。中贯钢轴，露其两端，以属于子午规之南北极，令可转运。座高四尺七寸，座上为地平圈，宽八寸。当子午处各为阙，以入子午规。阙之度与子午规之宽厚等，则两圈十字相交，内规面恰平，而左右上下环抱乎仪。周围皆空五分，以便高弧游表进退。又安时盘于子午规外，径二尺，分二十四时。以北极为心，其指时刻之表，亦定于北极，令能随天体转移，又能自转焉。座下复设机轮，运转子午规，使北极随各方出地升降，各方天象隐见之限，皆可究观矣。

地平经纬合仪，经仪中心立柱安纬仪。用法，旋纬仪，对定所测游表，于纬仪上得纬度，视纬仪边切经仪之处，即得经度，一测而两得焉。

玑衡抚辰仪，仪制三重，其在外者，即古六合仪，而不用地平圈，其正立双环为子午圈。两面皆刻周天三百六十度，自南北极起，初度至中要九十度，是为天经。斜倚单环为天常赤道圈，两面皆刻周日十二时，以子正午正当子午双环中空之半，而结于其中要，是为天纬。其南北二极皆设圆轴，轴本实于子午双环，中空之间，而轴内向，以贯内二重之环。其下承以云座，仰面正中开双槽以受双环，东面正中开云窝以受垂线。下面置十字架，施螺旋以取平。架之东西两端各植龙柱，龙口衔珠，开孔以承天常赤道卯酉之两轴，依观象台测定南北正线，将座架安定，则平面之四方正。又依京师北极出地度分，上数至成一象限，即天顶。依南极入地度分，下数成一象限，即地心。于天顶施小钉悬垂线，面垂适当地心，又适切于双环之面。线末垂球，又适当云窝，不即不离，则上下正立面之四方亦正，而地平已在其中。

次其内即古三辰仪，而不用黄道圈，其贯于二极之双环，为赤极经圈。两极各设轴孔，以受天经之轴，两面皆刻周天三百六十度。结于赤极圈之中要，与天常赤道平运者，为游旋赤道圈两面皆刻周天三百六十度，与宗动天赤道旋转相应。自经圈之南极，作两象限弧以承之，使不倾垫。

次最内即古四游仪，贯于二极之双环，为四游圈，两面皆刻三百六十度。定于游圈之两极者为直距，绾于直距之中心者为窥衡。游圈中要设直表，以指经度及时，窥衡右旁设直表，以指纬度。别设借弧指时度表、立表、平行立表、平行借弧表，以济所测之穷。又设绾经度表、绾时度表、平行线测经度表，以期两测之合。

其数，子午圈外径六尺三寸，内径五尺六寸六分，环面阔三寸二分，厚九分，中空一寸。天常赤道外径六尺一寸二分，内径五尺六寸四分，环面阔二寸四分，厚一寸四分。赤极经圈外径五尺五寸六分，内径五尺一寸二分，环面阔二寸八分，厚八分，中空一寸二分。游旋赤道外径五尺五寸六分，内径五尺一寸二分，环面阔二寸二分，厚一寸二分。四游圈外径五尺，内径四尺六寸八分，环面阔一寸六分，厚七分，中空一寸四分。直距长如圆之通径，阔一寸六分，厚七分，中空一寸四分。窥衡长四尺七寸二分，方一寸二分，中空一寸。上下两端施方铜盖，厚五分，内三分，方一寸，入于管中，外二分，方一寸二分，齐于管面，中心开圆孔。

指时度表，通长七寸三分，本长一寸六分，形如方筒，入于四游双环中空之间，阔一寸四分，横带长三寸二分，阔五分，两端各钩回二分，扣于环面之外。表长五寸二分，阔一寸。其指时度之边线，对方筒之正中，下端二寸四分，厚三分，切于游旋赤道之面，以指度分。上端二寸八分，厚二分，切于天常赤道之面，以指时刻。

指纬度表，其形两曲，安于窥衡之右面。底长三寸，阔九分，曲横七分，与四游环之厚等。又曲长一寸七分，切于四游环之外面，从中线减阔之半，所以指纬度也。

借弧指时度表，其本方筒及横带长阔并与前指时度表同。横带之下，自左向右，立安弧背一道，长九寸三分，阔一寸二分，厚一分六厘。弧背之末，平安指时度表，除弧背之厚，长五寸二分，阔一寸。计自表本方筒之中线至指时度表之内边，长六寸七分，当游旋赤道之十五度，当天常赤道之一小时。

立表二座，形直底平，表高底长各三寸二分，阔九分，厚一分。一表向上开长方孔，长一寸，中留直线，又上五分开圆孔，径四分，中留十字线，安于窥衡之上端。一表依前度下开直缝，上开小圆孔，安于窥衡下端，各对衡面中线，以螺旋结之。

平行立表，二座形曲底平，底盘长四寸，阔一寸二分，厚一分，中空三寸二分，阔九分。表曲如勾股。股直如立表，高三寸二分，阔九分。勾横连于股末，长五寸，阔九分横植于底盘之末。底盘中空，冒于立表底盘之外，以掏表固之。

平行借弧表，制如平行立表，而倒正异。一表上植于衡面，高四寸一分零八毫，一表自衡面下垂，长六寸二分零八毫。距表端下六分开圆孔，又下五分开长方孔，皆与立表制同。

绾经度表，通长四寸，阔一寸四分。其本方筒长一寸六分，高一寸八分，入于四游双环之间，以左右螺旋固之。其末上下二面以夹游旋赤道，上面阔七分，减本之半，与窥衡中线相直，下面以螺旋固之。

绾时度表，内外二截，内截上下内三面，绾于游旋赤道之内规。上面之末，承于外截之下，开二方孔，以受外截之方足，下面以螺旋固之。外截上下外三面，绾于天常赤道之外规。上面之末，覆于内截之上，下面以螺旋固之。

平行线测经度表，于直距南北极之两端，各安铜版，如工字形，正方二寸八分，与直距二面之分等。两要各缺一长方，长一寸六分，阔七分，扣于直距中空之间。中心开圆孔，贯于天经之轴。四隅距中心一寸九分，各安立柱，圆顶开孔，以穿直线，与直距中径平行。下安小环，以为结赤经平行线之用。又按距星宫度，于游旋赤道安赤经平行线表，其制上画半圆，内容半方，自对角斜线起，初度至横径为四十五度，其中直径与指度表之边线相参直。半圆中心安二游表，各长二寸，距中心一寸九分。边留小脐，中开小圆孔，以线穿之。上端系于北极铜版对角之两环，下端贯于南极铜版对角之两环，各以垂球坠之。

用法，测日时刻，以四游圈东西推转，窥衡南北低昂，令日光透孔圆正，视四游圈下指时度表临天常赤道某时刻，即得。若日影为赤道所碍，则用窥衡上立表测之，令表两孔正透，仍于指时度表视时刻。或为龙柱所碍，则用平行立表测之，亦于指时度视时刻。若指时度表为子午圈所碍，则易用借弧指时度表，次用平行立表。测定日影，视借弧指时度表所指时刻，加一小时，即得。测经度，取所知正午前后一恒星，以其赤道经度之对冲，用绾经度表于游旋赤道绾定四游圈。又任设一时，用绾时度表，于其时之对冲，绾天常赤道。乃将四游圈带定游旋赤道，用窥衡测准距星，随之左旋。候至所设时刻，视绾时度表对游旋赤道，某宫度分，即日赤道经度。或以本时太阳赤道经度，用绾时度表于游旋赤道绾定，又以所设时刻之对冲，于天常赤道绾定。候至所设时刻，用四游窥测月星，乃视指时度表所指游旋赤道宫度，加半周，即得所测月星赤道经度。测两曜相距经度，用平行线测经度表于游旋赤道初宫初度安定，令一人用此平行线表、左两线、右两线，并窥定距西之曜，随之左旋，一人用四游窥衡测距东之曜，视指时度表所指游旋赤道之度分，即所测两曜相距赤道经度也。测纬度，凡得经度时，随察指纬度表所指四游圈之度分，即得所测赤道纬度。其有所碍，皆如测时刻法易之。其近北极之星，则以平行借弧表测之。

清史稿卷二八　志第三

天文三

日月五星　恒星

黄赤道十二次值宿　昏旦中星

日月五星，自古言天之精者，知日月五星为浑象而已。近代西人制大远镜，测得诸曜形体及附近小星晕气各种，古今不同就其著者录焉。

日之面有小黑形，常运行二十八日满一周，月之面以日光正照显明影，偏照显黑影。其面有凹凸，故虽全明之中，亦有淡黑杂影。

土星之体，彷佛卵形，旧测谓旁有两耳，今测近于赤道星面相逼甚窄，于远赤道所宕甚宽。旁有排定小星五点，最近第一星，约行二日弱，第二星行三日弱，第三星行四日半强，第四星略大，行十六日，第五星行八十日，俱旋行土星一周。

木星之面，常有平行暗影，外有小星四点。第一星行一日七十三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三刻，第三星略大，行七日十六刻，第四星行十六日七十二刻，俱旋行木星一周。

火星之面，内有无定黑影。

金、水星俱借日为光，合朔弦望如月。

恒星，《历象考成》云："恒星之名，见于《春秋》，而四仲中星及斗、牵牛、织女、参、昴、箕、毕、大火、农祥、龙尾、鸟帑、元弧、元黿之属，散见于《尚书》、《易》、《诗》、《左传》、《国语》。至《周礼　春官》冯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而《礼记》、《月令》、《大戴礼》、《夏小正》稍具诸星见伏之节。盖古者敬天勤民，因时出政，皆以星为纪。秦炬之后，义和旧术，无复可稽，其传者惟《史记　天官书》，而所载简略。后汉张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其书不传。至三国时，太史令陈卓始列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图，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叙三垣二十八宿，共一千四百六十七星，为观象之津梁，然尚未有各星经纬度数。自唐、宋而后，诸家以仪象考测，始有各星入宿去极度分，视古加密。

"《新法算书　恒星图表》，共星一千二百六十六，分为六等：第一等星一十七，第二等星五十七，第三等星一百八十五，第四等星三百八十九，第五等星三百二十三，第六等星二百九十五，外无名不入等者四百五十九。康熙壬子年钦天监新修《仪象志》，恒星亦分六等，而其数微异。第一等星一十六，第二等星六十八，第三等星二百零八，第四等星五百一十二，第五等星三百四十二，第六等星七百三十二，共计一千八百七十八。盖观星者以目之所能辨，因其相近，联缀成象而命之名，其微茫昏暗者，多不可考。故各家星官之数，多少不能画一。然列宿及诸大星，则古今中西如一辙也。"

又云："恒星行即古岁差也，古法俱谓恒星不动，而黄道西移，今谓黄道不动，而恒星东行。盖使恒星不动而黄道西移，则恒星之黄道经纬度宜每岁不同，而赤道经纬度宜终古不变。今测恒星之黄道经度，每岁东行，而纬度不变。至于赤道经度，则逐岁不同，而纬度尤甚。自星纪至鹑首六宫之星，在赤道南者，纬度古多而今渐少，在赤道北者反是。自鹑首至星纪六宫之星，在赤道南者纬度古少而今渐多，在赤道北者反是。凡距赤道二十三度半以内之星，在赤道北者，可以过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过赤道北，则恒星循黄道东行，而非黄道之西移明矣。《新法算书》载西人第谷以前，或云恒星百年而东行一度，或云七十余年而东行一度，或云六十余年而东行一度，随时修改，讫无定数，与古人屡改岁差相同。迨至第谷，方定恒星每岁东行五十一秒，约七十年有余而行一度，而元郭守敬所定岁差之数亦为近之。至今一百四十余年，验之于天，虽无差忒，但星行微渺，必历多年，其差乃见。然则第谷所定之数，亦未可泥为定率，惟随时测验，依天行以推其数可也。"《仪象考成》云："康熙十三年，监臣南怀仁修《仪象志》，星名与古同者，总二百五十九座，一千一百二十九星，比《步天歌》少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又于有名常数之外，增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极星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近年以来，累加测验，星官度数，《仪象志》尚多未合。又星之次

第多不序顺，亦宜厘正。于是逐星测量，推其度数，观其形象，序其次第，著之于图。计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与古同者，总二百七十七座，一千三百一十九星，比《仪象志》多十八座，一百九十星。与《步天歌》为近。其尤与古合者，二十八宿次舍，自古皆觜宿在前，参宿在后，其以何星作距，古无明文。《唐书》云："古以参右肩为距"，失之太远。《文献通考》载宋《两朝天文志》云："觜三星，距西南星，参十星，距中星西一星。"西法，觜宿距中上星，参宿亦距中西一星。今按觜宿中上星在西南星前仅六分余，而西南星小，中上星大，则以中上星作距可也。若参宿以中西一星作距星，则觜宿之黄道度已在参宿后一度余，即赤道度亦在参宿后三十一分余。今依次顺序，以参宿中三星之东一星作距星，则觜宿黄道度恒在参前一度弱，与觜前参后之序合。其余诸座之星，皆以次顺序，无凌躐颠倒之弊。又于有名常数之外，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近某座者即名某座增星，依次分注方位，以备稽考。其近南极星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中国所不见，仍依西测之旧。共计恒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

黄赤道十二次值宿，古者分十二次即节气，故冬至为丑中，春分为戌中，夏至为未中，秋分为辰中。后人则以中气，而冬至在星纪之初。古不知列宿循黄道东行，且不见有岁差，即以所在星象名其次，故奎、娄为降娄，房、心、尾为大火，后人悉仍其名，而星象之更则不论。积数千年，将所谓苍龙、元武、白虎、朱雀之四象且易其方，然则十二次之名，存古意尔。今以康熙甲子年推定十二次初度所值宿，及乾隆甲子年改定十二次初度所值宿，并纪于左。

康熙甲子年黄道十二次初度值宿：

星纪箕三度一十分；

元枵牵牛初度二十三分；

取訾危一度；

降娄营室一十度五十七分；

大梁娄初度二十七分；

实沉昴五度一十二分；

鹑首觜崔一十度三十八分；

鹑火东井二十九度零五分；

寿星翼一十度三十七分；

大火角一十度三十四分；

析木房一度三十九分；

康熙甲子年赤道十二次初度值宿：

星纪箕三度三十九分；

元枵南斗二十三度二十七分；

取訾危二度三十四分；

降娄东壁初度四十二分；

大梁娄五度四十二分；

鹑首觜崔一十度二十九分；

鹑火东井二十九度；

鹑尾张五度五十七分；

寿星轸初度零二分；

大火亢一度；

析木房五度零三分。

乾隆甲子年黄道十二次初度值宿：

星纪箕二度一十九分一十三秒；

元枵南斗二十三度二十四分一十八秒；

取訾危初度一十二分四十四秒；

降娄营室一十度五分四十七秒；
大梁奎一十一度八分五十二秒；
实沉昴四度九分三十九秒；
鹑首参八度五十五分一十五秒；
鹑火东井二十八度一十六分五十秒；
鹑尾七星六度一十七分一秒；
寿星翼九度四十八分一十七秒；
大火角九度四十三分三十九秒；
析木房初度三十七分三十五秒。
乾隆甲子年赤道十二次初度值宿：
星纪箕二度四十分一十四秒；
元枵南斗二十二度三十五分四十七秒；
取訾危一度五十分二十七秒；
降娄营室一十七度零三十八秒；
大梁娄四度五十二分三十三秒；
实沉昴七度三十四分三秒；
鹑首参八度一分五十五秒；
鹑火井二十八度八分一十五秒；
鹑尾张五度一十二分一秒；
寿星翼一十八度八分三十一秒；
大火亢初度一十分三十秒；
析木房四度八分一十七秒。

昏旦中星，自《虞书》纪四仲昏中之星，而《月令》并举逐月昏旦。然《虞书》仲冬星昴，《月令》则昏中东壁，相去约二千年，中星相差四宿。虽由岁差之故，而古法疏略无度分，固难深论也。今以康熙壬子年所定恒星经纬度，推得雍正元年癸卯各节气昏旦中星列于志。若求乾隆九年甲子以后各节气昏旦中星，则当按乾隆甲子年改定恒星经纬度备推焉。

春分系交节初日，后同。

昏北河（二）中（偏西四度三十四分。）旦尾中偏东一度七分。

因无当中之星，故用近中之星而纪其偏度。又星宿并用第一星，间有第一星距中太远而用余星者，则纪其数，如北河二及参四氐四之类。

昏七中星偏东五度十四分。
旦帝座中偏东一度五十九分。
昏轩辕十四中偏西四度五十九分。
旦箕中偏东四度十三分。
昏五帝座中偏西三十二分。
旦箕中偏西四度九分。
昏角中偏东二度二十三分。
旦南斗中偏西三度八分。
昏氐中偏东三度二十九分。
旦河鼓二中偏东二度二十一分。
昏房中偏东二度八分。
旦须女中偏东一度四十三分。
昏尾中偏西四十分。
旦尾中偏东三度二十五分。

大暑
昏帝座中偏西三度二十五分。
旦营室中偏西一度五十六分。
昏箕中偏西二度三十七分。
旦土司空中偏东一度四十分。
昏南斗中偏西二十六分。
旦娄中偏西一度四十六分。
昏南斗中偏西八度三十二分。
旦天困中偏西四度四十一分。
昏河鼓二中偏东三十四分。
旦毕中偏西三度七分。
昏牵牛中偏西五十三分
旦参四中偏西十三分
昏须女中偏西三度四十一分。
旦天狼中偏西五度三十七分。
昏虚中偏西三度二十分。
旦舆鬼中偏东一度二十七分。
昏北落师门中偏东五度四十一分。
旦七星中偏西二度十六分。
大雪
昏营室中偏西五度五十七分。
旦翼中偏东二度五十五分。
昏东壁中偏西四度二十六分。
旦五帝座中偏西二度一分。
昏娄中偏东三度三十三分。
旦角中偏东六度二十四分。
大寒
昏胃中偏西二度二十分。
旦亢中偏东四度十八分。
昏昴中偏西五度三十四分。
旦氐中偏东一度二十八分。
昏参七中偏西四十五分。
旦氐四中偏西二度三十二分。
昏东井中偏西三度六分。
旦房中偏西二度四分。

清史稿卷二九　志第四

康熙壬子年恒星黄道经纬度表一

揆日所以正时，候星所以纪日。日行黄道，故推测恒星，必求黄道经纬度分。且恒星循黄道东行，上考下求，每年只加减经度五十一秒。今依康熙壬子旧测恒星黄道经纬度分及南北之向，大小之等为二卷。先列降娄戌宫至鹑尾巳宫，凡一百八十度之名星及附近星，如左：

天钩二
二一
七一

天钩一
五四
五七
一四
五
天溷三
〇一
一七
一三
五
〇二
五七
五〇
三
〇二
三二
五
天溷二
〇二
三七
一三
五
车府一
〇二
四五
二〇
土公二
〇三
二九
〇五
二八
螣蛇南十一
〇三
三七
三
天溷一
〇三
三七
一一
五
壁宿一
三八
一二
三五

二
〇五
五
天仓二
一二
一六
五五
三
天钩三
一三
五四
三
造父三
五三
五九
五九
二九
六一
〇三
外屏一
三六
〇二
一一
天园五
五四
二五
三
壁宿二
二五
四二
二
一〇
二七
五七
造父二
一〇
五七
六一
三〇
五
天仓三
一一
四三
一五

三
造父五
一二
三〇
六五
一〇
五
一二
四一
外屏二
一二
五八
〇一
天仓五
一三
二五
二五
〇一
一三
二五
〇一
三一
天厨一
一三
二七
八二
三
一三
四三
五〇
造父一
一四
三九
五八
一四
二〇
一四
五〇
三一
外屏三
一五
一九
五八
一五

二三
四二
五
天厩三
一五
五八
三一
三三
五
一六
〇五
二一
五五
五
奎宿二
一六
一七
天厨五
一六
二一
一〇
一六
二五
二三
一六
二五
五四
三
天厩一
一六
三三
二一
天厩二
一七
三二
一五
五
奎宿五
一七
二〇
二四
二〇
三
一七

二五
二〇
一九
三
奎宿一
一七
五四
一五
五八
五
奎宿三
一八
二〇
二四
一八
二七
五
一八
三三
〇三
〇三
五
奎宿十五
一九
〇三
一二
二二
一九
一三
二一
五
一九
一九
二四
奎宿南二十一
一九
一一
二一
一九
六五
四二
五
奎宿南二十
二〇

一二
二八
五
二〇
二三
二〇
五五
外屏五
二〇
五六
四一
五
二一
五九
一五
三〇
五
右更三
二二
〇一
五二
五
右更二
二二
一六
〇五
二一
右更一
二二
三七
二四
五
二二
四一
二三
〇三
二二
五八
五六
五
二三
一二
〇一
三九

五
奎宿十一
二三
五〇
二〇
四三
五
右更五
二四
一〇
〇三
五
二四
一五
二二
奎宿十三
二四
一八
一七
二六
五
二四
三六
三二
三一
二四
〇五
三
二五
三〇
三四
二五
二五
一七
奎宿十二
二五
一一
一八
三一
二五
三二
二八
三一
二五

三九
二五
二五
二五
五九
二
二六
三二
五二
三九
螣蛇五
二六
三四
五一
阁道十一
二六
五五
三八
二七
三二
二七
二〇
一四
天厨二
二七
五四
二七
五六
三九
一六
二七
五七
三四
五〇
娄宿二
二八
三七
天厨三
二八
二五
三
二八
二五
五八

三
天钩五
二八
五四
六二
三五
二八
五七
〇五
二四
五
二八
五七
四一
二六
二九
一二
二八
一七
娄宿一
二九
二三
二九
天困五
二九
三〇
一九
王良五
一〇
四五
三八
五
王良一
二六
五一
一五
三
阁道五
三二
四一
一五
三五
四一
三八

三〇
〇一
一三
七一
三
〇一
五六
三六
二〇
五
天大将军西十二
〇二
一九
一六
五〇
天苑二十一
〇二
二七
二三
一五
〇二
四一
一三
〇二
五四
〇五
三二
〇三
〇二
一四
三二
三
娄宿三
〇三
五七
三
王良四
〇三
一八
三六
三
娄宿五
〇三
三四

二三
〇三
五二
〇三
五〇
〇五
一三
一〇
二四
三四
三
二〇
〇五
四三
天大将军六
二三
二七
五五
五
天大将军西十一
三七
三四
三〇
五
五四
一二
〇三
三
王良三
〇五
三八
〇五
天大将军七
〇五
二三
三五
五
天苑十一
〇五
三八
一〇
六一
四五
五

天大将军五
二八
五九
五
天大将军四
三二
三〇
五
阁道中七
一六
四三
二八
五
天苑北二十
三六
二三
五八
五三
三〇
金鱼一
〇五
三六
一五
四三
天大将军八
五〇
二〇
三三
天大将军三
五二
三五
二二
策西一
五二
三二
五四
五三
四五
王良二
五二
一四
左更三
五二
三九

天大将军十
五八
一八
五七
天大将军九
五九
一九
二九
五
天苑五
一六
二五
五九
三
天苑十二
二七
三八
二八
三
左更五
三六
天大将军一
三九
二七
二
〇一
天困一
一二
三七
二
五三
天大将军二
一〇
三六
五〇
五
左更二
一〇
二三
〇一
三〇
天困三
一〇
三一

五〇
左更一
一〇
三五
〇一
一一
四五
〇五
一一
三五
一〇
五一
五
一二
二二
〇一
一二
胃宿一
一二
二三
一一
一六
天苑十三
一三
一七
四一
三〇
阁道三
一三
二一
二二
三
一三
二七
四二
三〇
胃宿二
一三
一〇
二四
三
天困二
一三
四五

一四
三〇
五
一三
四五
二七
三
胃宿三
一三
五一
一二
二六
一三
五七
五
一三
五八
五八
天苑十五
一四
四三
二〇
天苑三
一六
二八
三
天阴一
一六
一五
〇一
一六
一八
八三
〇五
天苑二
一六
二三
三一
一六
三六
二三
一六
三七
四三

二〇
大陵八
一七
二四
〇二
五三
天廩三
一七
一八
五〇
天阴二
一七
一六
二〇
五〇
五
一七
二五
一八
二六
一七
五三
一〇
天廩二
一八
三〇
二九
天困东五
一八
三三
三五
天阴三
一八
五一
〇二
三六
天廩一
一九
〇五
五七
五
天苑一
一九
一八

三三
一四
三
一九
二〇
二一
三五
大陵一
一九
三一
三九
〇一
大陵西九
二〇
〇五
三一
三五
天园十一
二〇
五三
五〇
阁道二
二〇
一四
二九
三
大陵七
二〇
一八
二〇
三三
传舍四
二〇
二八
五二
二〇
四一
三八
二〇
五七
一三
三〇
二一
二二

四五
大陵六
二一
三一
二〇
五四
五
大陵五
二一
三七
二二
二二
三
二二
四一
五
大陵二
二二
五〇
三四
二七
五
传舍一
二二
五八
五二
传舍二
二三
二一
五六
一三
金鱼二
二三
三五
大陵四
二四
二六
天船一
二四
一〇
三七
二九
大陵三
二四

三三
三三
三六
昴宿一
二四
三八
一〇
五
九州一
二四
三〇
二五
五
昴宿二
二四
三二
九州二
二四
五三
二七
三二
昴宿三
二四
五四
〇三
五四
二四
五五
二四
昴宿五
二五
一五
三
二五
一九
三一
二五
一九
一四
三一
二五
二三
二八
三

天船二
二五
二七
三四
三〇
三
二五
三八
〇三
四五
二五
四二
〇三
五四
二五
五八
二八
二六
〇一
〇三
天园十三
二六
五〇
二〇
二六
三三
一二
九州三
二六
三七
二六
天园十二
二六
五七
五一
四五
天船三
二七
一七
三〇
〇五
二
二七
三七

二七
阁道一
二七
三九
五四
传舍三
二七
四五
四二
二六
五
二八
一二
二八
〇五
二七
五九
五
上卫
二八
三三
七五
二七
卷舌五
二八
三六
一一
一八
三
二八
二五
〇三
五
月
二八
五一
〇一
一二
五
二八
五九
一二
一四
卷舌一

二九
一一
二二
二九
一四
二七
五五
五
天船五
一五
二七
一四
三
天节三
二三
三三
五
卷舌三
二四
一四
五四
五
砺石一
五五
五
砺石二
〇一
五
六一
卷舌二
〇一
一九
三
〇一
一〇
一二
〇一
毕宿二
〇一
一三
〇五
三
天街二
〇一

二九
金鱼三
〇二
一五
五
九州五
〇二
一五
二五
一二
毕宿三
〇二
一七
〇二
三
〇二
三七
一八
天节一
〇二
四二
五七
五
〇二
五九
四一
五
上丞七
〇三
一八
四五
一〇
〇三
二二
〇五
五三
〇三
二六
〇五
五
〇三
三二
二九
三一

五
砺石三
〇三
三四
〇三
五七
五
天街一
〇三
三八
三五
毕宿一
〇三
五三
〇二
三七
三
天街北三
〇三
五四
〇一
五
一一
一一
五
天节二
二八
〇五
五
九斿一
二五
三四
五五
二六
一一
五
天节五
〇五
三二
五
天船内十二
〇五
一二
二八

五〇
毕宿五
〇五
一三
〇五
三一
一
华盖二
〇五
四一
二七
〇五
五五
一八
五
华盖一
〇二
一四
二六
三九
九斿二
三〇
二七
五二
五
三一
三七
八三
三〇
天船南十一
二四
三五
一四
二八
二三
五
一五
五三
三七
二三
一五
二七
屏二
二六

四五
三二
一六
五〇
诸王四
三五
五
参旗五
一三
五八
二〇
〇二
勾陈上七
二二
四三
玉井二
三九
二九
五二
五
参旗一
五三
一七
五七
二〇
五六
〇一
一二
二六
〇一
一八
五六
五
参旗三
一〇
一一
天高二
一二
〇三
参旗二
玉井一
一〇
三一
三六

玉井三
一〇
四二
二七
五五
三
屏一
一〇
三九
五
一〇
五七
二二
五车十六
一一
一四
五一
五
军井一
一一
一五
三四
三四
五
军井二
一一
二一
三五
五四
五
五车十七
一一
三一
一四
〇二
五
天高五
一一
五七
〇二
参旗十二
一二
一四
二四

天高一
一二
〇一
五〇
五车一
一二
〇五
一〇
二二
一二
一七
三一
一二
一
参旗十一
一二
三三
一三
参宿十五
一二
五八
二〇
五车西十五
一三
一五
〇三
五
一三
一四
〇二
三一
一三
一四
三六
一四
五
一三
一六
二九
五三
军井三
一三
二七
三五

一八
一四
一八
丈人二
一四
五九
三〇
一四
二〇
五二
一四
三六
一一
四五
一四
五〇
一八
一二
一四
五九
二三
三二
五
一五
〇二
三一
五
厕二
一五
四三
五八
三
一五
三四
一九
一五
三八
二五
三七
三
一五
四五
二四
一五

五七
二一
二三
五
天潢三
一五
五八
一五
二一
五
天高三
一六
〇三
〇一
天皇大帝
一六
参宿五
一六
二三
一六
五三
二
参宿西十三
一六
三四
二〇
五
厕一
一六
五〇
四一
三
天潢二
一七
一六
五九
五
五车二
一七
一六
二二
五二
一
伐南五

一七
二〇
三〇
三八
五车内十三
一七
三九
一一
一五
参宿十二
一七
一九
五三
一七
一七
二二
五
参宿一
一七
五一
二三
三八
二
天潢一
一七
五二
一八
三四
诸王七
一七
五六
〇一
二〇
丈人一
一七
五七
五七
二
五车五
一八
〇五
二〇
二
一八

一四
八谷五
一八
一七
三五
五〇
伐二
一八
二五
二八
四五
三
伐一
一八
二八
二八
一〇
五
伐三
一八
二八
二九
一七
三
八谷三
一八
二八
三七
二〇
参宿十一
一八
一九
三七
一八
四五
一三
参宿二
一八
五四
一四
三四
二
诸王三
一八

五七
〇二
五
一八
五七
五五
三〇
一九
〇三
四二
五六
觜宿二
一九
一三
五四
五
觜宿一
一九
一二
一三
二六
一九
二三
三〇
三八
五
觜宿三
一九
三三
一四
〇五
五
南柱十二
一九
三四
五一
五
一九
三九
二六
〇一
一九
五七
一九

一八
五
参宿三
二〇
二五
二二
二
二〇
一二
〇二
一四
三
厕三
二〇
二二
四五
五〇
三
二〇
四五
二一
五八
五
诸王二
二〇
五二
〇二
二八
诸王六
二〇
五七
〇一
五
天关南一
二〇
五七
二〇
五
天关二
二〇
五七
五
子二
二〇

五七
五九
二
厕北五
二一
二七
三八
一六
二一
五〇
三三
三
子一
二二
一七
五七
二二
三六
一八
三
诸王南五
二二
五五
〇一
二二
五五
四二
二三
一二
一五
四二
五
二三
一四
一五
四三
五
参宿二十
二三
二五
二一
三九
五
东柱十一

二三
三五
一三
诸王一
二三
五八
勾陈大星
二四
〇三
〇二
二
二四
〇三
一三
五
二四
一二
一六
一
子东三
二四
一七
五九
三〇
二四
二八
三七
四一
八谷二
二四
三八
三二
一五
司怪一
二四
五八
〇二
二六
参宿二十一
二五
一〇
二二
五七
五

八谷一
二五
一四
三〇
五〇
五车北十四
二五
二五
二七
二七
五
二五
三一
〇三
孙南三
二五
五七
六五
五〇
五车四
二五
五九
一三
觜宿东五
二六
〇五
一四
五一
司怪二
二六
二二
一三
司怪三
二六
二二
〇三
一二
五
勾陈二
二六
三六
五一
五车三
二六

五二
二一
二八
二
水府二
二七
二一
二七
二二
三八
二六
四辅一
二七
三〇
六三
五五
水府三
二八
二二
二一
水府一
二八
二四
一五
五车东十八
二八
二七
〇五
五〇
二八
五三
五八
二九
一九
水府南五
二九
三一
一一
三〇
参宿二十二
二九
二九
三一
井宿一

四五
五三
三
上卫
〇一
三〇
四五
三〇
孙二
〇一
五七
六一
三〇
〇二
五一
三
〇二
一八
井宿二
〇二
一四
〇三
军市一
〇二
四三
四一
一九
二
孙一
〇三
一七
五八
四五
参宿东二十五
〇三
二二
二八
五
参宿东二十四
〇三
四三
二九
四渎三
〇三

五八
一五
一六
四渎南五
〇三
五八
一八
二四
五
勾陈三
二四
七三
五〇
井宿三
三一
二
三八
五七
五五
军市南十一
五七
五七
井宿五
〇五
二二
〇二
一一
三
〇五
五〇
一三
一五
五六
三〇
一〇
五诸侯一
三二
一〇
五八
五
四渎二
三六
一四
五九

五
军市五
三七
三〇
五
二四
〇一
一二
军市五
三七
三〇
五
二四
〇一
一二
二六
四二
三〇
五
三五
八三
〇五
四一
四二
五五
五
军市二
四一
三〇
五
野鸡十二
四五
五〇
五
关邱一
一四
二〇
三三
三五
二〇
五六
四一
老人
七五

一
三六
三九
三〇
一
天鐏三
三八
〇一
三一
四渎一
一〇
一七
一一
四五
五
一〇
二六
〇二
三
五诸侯二
一〇
五四
四三
天狼北二
一二
〇二
三四
五〇
老人北三
一二
六五
三
天狼北三
一二
二七
三六
四三
五
军市三
一二
二七
四二
三〇
五

天狼北五
一三
〇三
三九
三〇
一三
三七
五
天鐏二
一三
五六
一四
三
一四
一三
〇五
四一
天鐏一
一四
一八
〇二
五六
五诸侯三
一四
二四
〇五
四三
北河一
一四
二九
四二
五
一四
五七
五五
一〇
阙邱二
一五
二二
一五
三八
〇三
三
北河南五

一五
一〇
〇一
北河二
一五
四一
一〇
〇二
二
一六
二二
五一
二五
三
一六
三一
一〇
五
五诸侯四
一六
〇五
一〇
五
内阶三
一七
二二
五
南河二
一七
一三
三四
三
水位一
一七
四二
南河一
一七
一二
五一
积薪南二
一八
〇二
〇五
五二

一八
〇五
二四
五
内阶二
一八
一〇
四三
五六
内阶一
一八
三七
〇三
北河三
一八
四三
三八
二
弧矢三
一八
五五
三〇
三
上台南七
一八
五七
二二
一五
一九
〇三
〇三
积薪南三
一九
〇三
三师一
一九
二五
五一
二〇
三〇
〇二
四二
五诸侯五
二〇

四二
〇五
五
三师二
二〇
四五
四五
三师南五
二〇
三〇
老人北二
二〇
五七
七一
五〇
三
南河三
二一
一九
一五
五七
二
水位二
二一
五七
一〇
一九
五
积薪南五
二二
二八
五七
二二
二九
五八
二二
二九
七五
阙邱东三
二四
三〇
五
二四
五二

三〇
三师南六
二四
一七
五〇
二四
五〇
四二
三〇
五
三师南四
二四
五五
一四
二四
五〇
四二
三〇
五
三师南四
二四
五五
一四
爟南二
二四
五六
〇一
一六
五
弧矢二
二五
一二
五一
二五
三
三师三
二五
四三
五一
三七
五
二五
五二
三九

五
二五
五七
五三
二五
五七
五八
三
内阶五
二六
〇二
四五
〇三
水位三
二六
〇五
五
上台一
二六
五六
二九
一六
三
二七
四一
三〇
五
二七
一七
四五
三〇
二七
二七
四五
爟一
二七
三七
〇五
五
二七
五〇
〇二
一五
文昌五

二八
三三
三〇
五
上台二
二八
一〇
二八
三八
三
后宫
二八
二〇
一八
二八
二六
三六
五
文昌一
二九
二二
五
二九
二八
三
二九
一三
〇一
二九
一〇
一九
弧矢十二
一七
一五
轩辕一
四二
二三
四一
弧矢内十五
鬼宿二
〇一
三二
五
鬼宿一

〇一
一〇
五
弧矢内十一
〇一
一七
五〇
〇一
三二
三四
三五
三
弧矢五
〇一
三六
五九
三
文昌二
〇一
三八
四二
三六
轩辕西二十四
〇一
一〇
二三
五
〇二
五五
三〇
五
〇二
一七
四二
五
〇二
四一
三五
〇二
〇一
一四
鬼宿三
〇二
五七

〇三
轩辕二
〇二
五七
二〇
五一
〇三
三七
六三
庶子
〇三
五四
七一
二三
弧矢南二
五八
三〇
五
外厨一
一〇
二三
三
文昌三
三九
三八
一六
五八
五五
外厨南三
〇五
三三
弧矢南三
〇五
一七
五七
一五
〇五
二七
三八
三一
上辅
〇五
三八
五七

三
柳宿一
〇五
一二
二七
弧矢内十三
〇五
五七
五〇
轩辕三
二〇
〇五
二七
一四
柳宿二
一四
三七
五
五四
四三
一九
三
弧矢一
五四
三〇
二
一七
一七
五五
三
二六
五三
柳宿三
一四
一七
〇一
五四
一一
帝
一七
七二
五二
二
柳宿五

二三
一一
三六
五
二七
五七
四五
轩辕西二十三
三七
〇五
二〇
〇五
三
中台南十二
一〇
二〇
四二
弧矢南一
二七
五一
一五
二
一〇
〇一
一一
〇一
一〇
五
一〇
三四
二
一〇
四二
一〇
二三
天社西十一
一〇
五七
三〇
外厨二
一一
〇一
二四
二九

一一
二六
六一
三三
三
酒旗西五
一一
三六
〇五
三六
五
一二
五二
一一
一二
五七
五九
二〇
五
弧矢南五
一三
五八
二〇
二
一三
一七
五二
外厨南五
一三
二六
三二
五六
一三
三七
〇五
一三
五一
三〇
一八
一四
四五
二
中台三
一四

五七
二九
五二
一五
五六
五
内平一
一五
一二
二一
五三
太子
一五
四一
七五
二四
三
一五
四二
一三
〇五
一六
〇五
三
中台四
一六
〇五
二八
四五
一六
一七
五七
五
一六
五一
一二
二一
酒旗三
一七
〇二
〇五
四三
五
酒旗二

一七
〇三
一〇
轩辕西二十一
一七
一三
一〇
轩辕西二十二
一七
三二
酒旗一
一八
五五
一六
五
轩辕十五
一九
〇三
中台南七
一九
五五
二五
一九
五七
四三
二〇
星宿二
二〇
五四
一六
五
中台南八
二〇
五七
二四
五〇
二〇
五七
四三
三〇
星宿西五
二一
一九
四五

中台南十
二一
二〇
星宿三
二一
一二
一五
五
天狗五
二一
一七
天社一
二一
五七
六三
五〇
二
二二
〇二
三三
〇一
五
二二
五一
三〇
二二
〇一
星宿一
二二
二二
二四
一
轩辕十一
二二
五八
一一
五〇
三
二三
一四
一八
轩辕十三
二三
二〇

五二
三
轩辕西二十
二三
二四
〇二
一〇
二三
三三
三五
一四
中台南九
二四
二二
二一
二八
二四
三〇
三〇
三
二四
三
五五
轩辕十二
二四
五九
二
二五
一七
二七
一
二五
四五
二
二五
五一
〇一
二六
五
天狗三
二五
五七
五七
一〇

中台南十一
二六
一九
二四
五八
二六
二六
五一
三七
二
少微西五
二七
二二
一七
五
天狗一
二七
三七
五一
三〇
天狗二
二八
五五
张宿五
二八
一二
二六
三四
太阳守一
二九
一〇
四一
三〇
天一
一七
六五
一八
五
二六
二一
三九
二七
二
四五

八一
〇五
三
少微二
五〇
一六
三一
五
天社二
五七
六一
一五
张宿一
〇一
二六
一二
五
〇一
一四
一〇
一七
〇一
一五
〇一
下台五
〇一
五五
二六
一四
〇二
三六
二四
五四
天相一
〇二
五七
一六
三
长垣二
〇三
〇五
五六
〇三
一一

三六
二
〇三
二三
一三
五
一〇
五四
一八
二
上相西六
一四
一二
五三
五
张宿一
五一
二一
二五
长垣三
〇五
〇五
〇二
五
〇五
五四
一六
五
西上相
四一
一四
二〇
二
五五
三〇
二
天社三
六五
三
相北三
一九
四二
相北二
三〇

四二
灵台二
三〇
五
五〇
四二
三
灵台一
五八
〇一
二〇
一〇
五一
灵台三
一〇
二〇
〇二
二九
五
张宿三
一〇
三二
二四
三八
一〇
五七
五六
二二
二
一二
五九
三
常陈西二
一三
一六
三
五
一三
一七
五六
五〇
三
一三
四二

二三
三一
五
上将
一四
〇一
太子
一四
二二
一七
一九
翼宿二
一五
五一
二一
一六
五三
三九
明堂一
一六
五七
三三
五
三公北四
一七
〇二
五二
二五
五帝座
一七
〇三
一二
一八
一
海石一
一七
三〇
七二
三
一七
五七
六五
五
二

内屏一
一八
三
常陈一
一八
二
一九
〇一
二三
三〇
三公二
一九
〇一
二七
翼宿一
一九
一三
二二
四一
郎位一
一九
一八
二八
二五
三
郎位五
一九
二五
二五
五一
内屏二
一九
三三
三七
五
郎位三
一九
三八
二七
二〇
郎位二
一九
四二
二七

二四
一九
二六
明堂三
一九
五〇
〇五
四一
五
三公一
二〇
〇五
二〇
一九
二七
明堂二
二〇
二七
〇三
〇三
二一
二七
一三
一〇
二一
三八
二四
五六
二二
一〇
二五
一六
二二
一一
一七
二五
二二
一二
五四
二五
二
二二
三二
四三

三
天社五
二二
五七
六二
五〇
三
二二
五八
一〇
五
内屏三
二三
三四
五
二三
五二
二四
〇一
内屏南五
二三
五七
〇三
二三
二四
〇一
二五
三六
二四
〇二
一一
一六
翼宿三
二四
四三
一九
三九
翼宿十一
二四
三〇
一七
五
天枪一
二五

一〇
五八
五三
二五
一七
三〇
一六
翼宿五
二五
五五
一四
五
天枪二
二六
三三
五八
五一
三公三
二六
四二
一一
上弼
二七
五二
三
天枪三
二八
〇五
谒者
二八
〇五
周鼎二
二八
五〇
三一
四二
周鼎三
二九
一五
二八
三二
五
尚书二
二九

二一
八三
一八
五
尚书三
二九
二二
八一
四一
五
二九
三〇
一八
一六
二九
五七
六二
一五
三
周鼎一
二九
五九
三二

清史稿卷三〇　志第五

天文五
康熙壬子年恒星黄道经纬度表二
列寿星辰宫至娵訾亥宫，一百八十度之名星及附近星，并增定最小名星及附近星，如左：
一六
〇一
二五
二二
七一
三
九卿一
五三
一三
三七
五
〇一
三三
一六
〇二
海石二

〇一
三
〇二
一八
五四
九卿三
〇二
二一
一〇
二六
九卿二
〇二
五二
一一
三七
青邱一
三一
二〇
东上将
三〇
二〇
三〇
五
〇五
二四
一六
一六
三
东上相
〇五
三六
〇二
五〇
三
轸宿一
一三
一四
二五
三
青邱二
二七
三四
一〇
五五

四一
三
轸宿二
一九
三九
进贤南二
三八
〇三
二五
五
右辖五
三八
二一
青邱三
三一
三
海石三
三〇
六五
二〇
五
轸宿三
五五
一二
三
五五
三二
三
一三
一八
一四
五
二一
一一
二八
五
二五
一六
一四
进贤一
一〇
二九
〇二
二四

一一
一一
一二
四一
五
飞鱼二
一一
一二
七五
进贤三
一一
三九
〇三
二二
五
一二
一五
五〇
五
一二
一七
五九
三
元戈北二
一二
马尾西五
一三
二〇
右摄提二
一三
二五
二六
三三
上宰
一三
二九
一二
三
元戈三
一三
三三
五七
平道一
一三

三七
〇一
四五
招摇一
一四
三四
三
右摄提三
一四
三七
二五
一四
右摄提一
一四
四二
二八
三
一五
〇三
一三
五
海山三
一五
三〇
五八
四五
五
天田一
一五
一二
三五
南船二
一六
二〇
六一
四五
角宿二
一六
二三
一〇
三
飞鱼一
一八
七二

三〇
五
天门一
一八
一三
五一
五
梗河三
一八
一八
四二
三六
角宿东五
一八
五七
一〇
角宿东三
一八
五九
〇三
一一
角宿一
一九
一六
〇一
五九
一
梗河二
一九
一六
四二
一一
南船一
一九
三五
大角
一九
三一
〇三
一
一九
五四
一六
三

一九
五七
三〇
五
海山二
二〇
二〇
五八
一〇
平星西三
二〇
二四
一四
三七
天门南三
二〇
三五
一六
五
二〇
〇一
二一
五〇
海山一
二一
一〇
五六
三〇
五
天门二
二一
三五
一六
五
平道二
二二
一〇
〇一
平星一
二二
二四
一三
四三
三

海石五
二二
三〇
天田南三
二二
三八
四一
马尾三
二三
三〇
二
飞鱼三
二三
三五
天田二
二三
一一
一三
五
梗河一
二三
三〇
三
二四
三七
四一
五
马尾一
二四
三七
一〇
二
马尾二
二五
一七
四五
亢宿西五
二五
〇二
二五
二六
五七
二〇
三

七公五
二七
五七
一六
南船三
二七
一〇
六一
五四
左摄提二
二七
一四
三〇
二八
南船五
二七
一五
七一
三
二七
四五
五
二七
三
二八
二五
三
左摄提三
二八
一一
三一
二二
二八
一七
五五
一〇
左摄提一
二八
二七
二七
五七
三
二八
三〇

〇一
三
二八
三二
五三
二七
亢宿二
二八
一一
〇三
五
二〇
五二
三三
五二
二八
五三
四二
一六
五
亢宿三
二九
一九
二九
一一
一四
五
二九
三七
一〇
亢宿一
二九
五一
〇二
五八
一六
四一
五五
三四
四五
五
梗河东五
三一
五

亢宿东五
五二
一一
海山五
五五
五六
三〇
柱二
〇一
二〇
三〇
〇一
二七
三〇
柱三
〇一
五七
二〇
五
库楼五
〇一
五七
三七
三〇
五
十字二
〇一
五七
五一
〇一
二
〇二
一五
一八
五〇
五
〇二
二二
三二
柱一
〇二
二七
二二
五

十字四
〇三
五五
二
〇三
二九
一六
〇三
三五
五四
〇三
四三
二三
三三
五〇
五
贯索三
一〇
二五
五
三五
五〇
贯索二
三七
衡一
〇五
一七
二八
二〇
平星二
〇五
二七
一七
〇五
三〇
衡二
〇五
五七
二九
二〇
一〇
四五
飞鱼五
三〇

八三
二〇
五
十字一
三七
一〇
五六
五〇
七公三
五七
六三
五一
衡三
二八
十字三
一七
五一
二
三〇
五七
库楼三
三七
二二
三〇
三
贯索一
三九
二三
二
一七
二六
三〇
马腹一
一七
四三
二
二七
三〇
二〇
五
三七
三一
五
马腹二

三七
四三
四五
三
四二
〇一
五五
五
七公二
六五
五五
库楼一
五七
三三
三〇
三
柱五
一〇
二二
二〇
贯索五
一〇
一五
三三
二
南门一
一〇
一七
四五
氐宿一
一〇
三一
二六
二
氐宿内五
一〇
四一
一九
一一
二三
四五
一二
二五
五二

贯索南十一
一二
三五
三八
一二
五
七公一
一三
二五
五
一三
二七
〇一
一四
五
一三
二八
五八
三
骑官十一
一三
三〇
阳门一
一三
五七
一八
一五
骑官十
一三
五七
三一
二〇
五
一四
〇二
二四
一四
三二
一〇
库楼二
一四
二五
一五
三

一四
三五
二
骑官十二
一四
五七
二九
二〇
一五
二二
三四
二八
三
贯索十二
一五
二五
三九
三
阳门二
一五
二七
二〇
五〇
马腹三
一六
四五
二〇
二
贯索十三
一六
一〇
三七
二九
氐宿二
一六
二七
〇一
三
阵车一
一六
二七
三七
三
一六

一七
一九
〇二
五九
一七
三〇
二五
三六
二
一七
三二
四二
三七
一七
三二
六二
二九
五
一七
二六
三六
骑官十三
一七
五四
二九
一〇
三
一八
三五
二五
三
阵车二
一八
二七
一〇
一八
六三
一四
阵车三
一九
一七
一一
三〇
骑官一

一九
二七
二四
三
蜂一
一九
三〇
五五
一八
五
一九
二四
三
骑官六
一九
五七
二四
五〇
五
一九
五七
一七
蜂二
二〇
五三
一〇
二〇
二七
〇二
二一
氐宿三
二〇
三三
二八
三
二一
三七
一九
梁西十三
二一
二七
一六
二七
骑官二

二一
四五
二一
一五
骑官五
二二
二七
五
蜂三
二二
一五
五七
三〇
骑官七
二二
二九
二
西咸一
二二
天辐一
二三
一〇
天辐二
二三
五七
二四
二三
三
二四
二五
三〇
二四
三〇
五五
二四
三六
三
骑官四
二四
五七
二五
一〇
二五
七五

一〇
日
二五
一一
〇二
西咸二
二五
一六
〇三
三三
骑官九
二五
三七
三〇
五
西咸三
二五
一一
日北六
二六
〇三
骑官三
二六
二一
河中
二六
二七
四二
三
小斗一
二六
三五
六二
二〇
骑官八
二六
三七
二八
三〇
五
二六
四一
一九
天纪二

二七
〇二
五三
一一
三
二七
一七
三三
一〇
五
从官一
二七
三七
一三
三〇
二七
四五
一七
一九
三
二七
五九
〇一
五五
三
二八
一二
七二
五〇
二八
一九
一〇
五七
五
房宿一
二八
二五
〇五
二三
二
房宿三
二八
三六
〇一

〇五
二
从官二
二八
三七
一二
五〇
房宿二
二八
二八
二八
五七
一六
三一
三
二九
一四
〇一
四二
楚南十五
一六
一五
五
南门二
一七
四一
一〇
一
小斗五
积卒一
一七
小斗二
〇一
六二
一五
小斗三
〇一
五〇
列肆二
〇一
〇三
二三
积卒二
〇一

一七
一五
二〇
东咸三
〇一
〇一
五
〇一
三八
五
韩西十二
〇一
五七
一三
一九
五
〇一
五七
五六
一〇
五
心宿五
〇二
二七
五
〇二
三七
四五
东咸二
〇二
三七
〇三
一〇
五
女床五
〇三
五八
三〇
五
心宿一
〇三
一一
〇三
五五

东咸一
〇三
三七
〇五
二〇
五
天纪三
〇三
五三
二一
三
东咸东五
一七
五
三九
一一
三〇
三
心宿二
〇五
一三
二七
一
天棓一
〇五
一五
一五
斛一
三二
三六
心宿三
四三
〇五
五〇
三角形一
五四
五〇
二
斛二
一六
三一
五六
天棓二
二〇

七五
二一
三
女床一
二二
五九
三八
七一
二〇
女床二
一六
一二
三角形内四
三〇
四五
五
二五
五八
二五
三角形二
一〇
三五
二〇
二
魏一
一〇
三
尾宿二
一〇
二七
一一
三
尾宿一
一〇
一五
一〇
四五
六一
女床三
一〇
一四
尾宿三
一一
五七

一八
神宫一
一二
一八
三
一二
七一
帝座
一二
三〇
三七
二三
三
龟一
一二
三七
三〇
二〇
五
三角形东五
一二
五
一二
三四
一〇
宋
一三
二四
一八
三
天江一
一五
〇一
〇二
一二
三
天棓五
一五
一七
二二
三
赵二
一五
二二

二三
一五
二三
〇二
一二
三
异雀五
一五
三五
六一
一〇
五
车肆一
一五
一〇
二一
天江二
一六
四二
〇一
三二
龟三
一六
五七
三三
二〇
三角形三
一七
二
一七
一九
三〇
三
龟二
一七
三四
一〇
天江北五
一七
二三
二〇
一七
二七
一〇

五
异雀三
一七
三五
五四
一〇
一七
五〇
一〇
五
候一
一七
五〇
三五
五七
三
杵二
一八
二六
三〇
天江三
一八
一二
二九
五
一八
三六
五八
五
一八
五七
一三
三〇
一九
七一
〇五
一九
二七
一三
二〇
三
杵一
一九
三七

二二
五
一九
三〇
市楼二
一九
四五
一五
一八
一九
五七
三
天棓三
二〇
〇三
二二
尾宿五
二〇
一八
五〇
三
异雀二
二〇
二五
五
市楼一
二〇
三三
一五
一九
九河三
二〇
三六
五一
一七
宗正一
二〇
四五
二八
〇一
三
车肆二
二〇
一〇

三五
二〇
五七
一五
一〇
三
异雀一
二一
三〇
二一
二七
一〇
五
宗正一
二二
〇五
二六
一一
三
杵东三
二二
一七
一五
四五
二二
二七
一六
三
二二
四五
二〇
二三
一三
一五
二三
二四
七五
三一
三
天纪九
二三
五六
三
帛度一

二四
四三
中山十三
二四
三八
五二
中山西十二
二四
三九
五三
二五
一四
一三
宗人一
二五
三〇
二七
五五
宗人南十五
二五
三五
一九
五七
三
宗人二
二五
三八
二六
二三
宗人三
二五
五三
二四
五〇
二六
一五
一五
二〇
五
屠肆二
二六
一五
五
箕宿一

二六
二〇
三〇
三
帛度二
二六
三〇
四二
宗人四
二六
五八
二六
一〇
孔雀一
二七
一〇
三〇
候二
二七
三一
三三
〇三
二八
一三
三〇
三
中山四
二八
一九
五二
一九
斗宿三
二八
四二
〇二
二八
箕宿二
二九
三七
三〇
三
孔雀二
二九
三九

二〇
五
箕宿三
二九
五七
一〇
五〇
三
鶉十三
〇一
一八
三〇
五
鶉一
〇一
二一
三〇
〇一
一三
二〇
三八
三
孔雀三
〇一
三五
三八
三四
五
鶉十二
〇一
三七
一五
五〇
五
斗宿二
〇一
〇二
孔雀五
〇二
二五
一〇
〇二
三〇
四五

一五
鰲二
〇三
三七
二一
五
鰲十一
〇三
一四
五
鰲三
〇五
二〇
三〇
五
蛇尾十五
〇五
三〇
六三
五〇
五
斗宿一
〇五
〇三
五〇
五
二〇
三八
五
三七
一四
五〇
二〇
四五
一五
五〇
一五
四三
三〇
五一
〇三
三一
鰲五
一八

三〇
五
一七
四五
三
二七
一五
二〇
五七
二〇
五
一六
建星一
五七
〇一
四五
天渊二
五七
一八
二
一七
一七
一〇
斗宿五
三七
三〇
天渊一
三七
二三
二
宗一
一〇
一二
四三
三三
织女一
一〇
一七
六一
一
宗二
一〇
一八
四一

〇五
建星二
一〇
二八
五九
一〇
三〇
四五
五三
一一
一〇
二六
五九
三
一一
二〇
五〇
天弁二
一一
二九
一六
五七
建星三
一一
四三
〇一
三一
狗西三
一一
五七
〇二
三〇
五
天弁一
一二
一七
四一
三
蛇尾十三
一二
五〇
六二
四五
五

织女三
一三
二六
二六
五
一三
〇三
一三
三七
三
蛇尾十二
一四
五五
五〇
五
渐台南五
一四
五五
一六
织女二
一四
一四
六二
二七
五
狗二
一四
一七
〇一
五〇
五
渐台二
一四
一七
五六
〇五
五
一四
二五
五四
建星五
一四
五五
一七

一五
一一
一〇
五
一五
一六
三六
一七
三
蛇尾十一
一六
五七
四五
夹白二
一六
八二
三〇
五
波斯一
一六
五四
三三
一〇
一七
一一
五五
三
渐台一
一七
一一
五九
二六
一七
二〇
五四
三二
五
狗一
一七
二六
〇三
一七
三〇
一八

二二
扶筐三
一八
八一
五三
五
一八
三七
二〇
一〇
三
右旗三
一九
〇一
二四
五六
三
天渊三
一九
一七
一三
三〇
三
一九
二六
五九
五
狗国一
一九
三七
五〇
五
二〇
四一
一二
天鸡一
二〇
〇五
二〇
一七
一四
二八
三
天鸡二

二〇
二四
〇一
二五
狗国二
二〇
二七
五〇
五
狗国三
二〇
二七
〇五
五〇
五
孔雀十一
二〇
五五
三七
〇五
三
右旗五
二一
一八
二〇
一五
三
二一
二七
三〇
五
扶筐二
二一
三四
五二
五
渐台三
二一
五二
五八
五
右旗一
二二
一七

二八
右旗二
二三
一四
二六
三五
五
天鸡东三
二三
五三
〇五
一二
二四
五七
〇三
波斯二
二五
〇五
二八
四五
五
扶筐一
二五
三一
五七
五
辇道一
二五
三三
五
孔雀十二
二五
三五
一五
二五
五〇
二一
三八
三
河鼓东五
二五
五二
三〇
五五

辇道二
二六
〇二
五九
四一
五
二六
一五
三六
三〇
波斯三
二六
二〇
三四
二六
二五
三〇
河鼓三
二六
二六
三一
一八
三
左旗三
二六
三一
三八
五三
二六
三九
三八
一八
二六
〇二
三
二七
三〇
河鼓二
二七
二九
二二
二
二七
三一

五九
五
河鼓一
二七
五三
二六
五〇
三
牛宿三
二八
一六
二八
一三
二四
左旗二
二八
五五
三八
五九
五
牛宿二
二九
一八
〇三
三
牛宿一
二九
三一
四一
三
左旗北五
二九
三一
三九
五一
二九
五〇
三二
二〇
二九
五一
五三
二九
五七

九坎一
二九
五七
二二
二〇
三
二〇
五〇
四二
五
子
二二
一八
三
子
三七
〇一
二〇
牛宿五
子
四一
二八
夹白三
子
〇一
子
〇一
一三
四二
四三
波斯五
子
〇一
二〇
三四
左旗一
子
〇二
三二
三九
一三
子
〇二
三六

〇二
子
〇二
五八
罗堰二
子
〇三
五〇
五
九坎二
子
〇三
二二
一〇
三
齐二
子
〇三
二八
〇二
罗堰一
子
〇三
〇三
二五
子
〇三
五七
二〇
五〇
五
子
三五
子
〇五
三八
二〇
附白一
子
〇五
二〇
三〇
鸟喙一
子

〇五
二五
四五
二
离瑜二
子
〇五
一四
五〇
五
离瑜一
子
〇五
一六
子
〇五
五四
三七
鸟喙二
子
〇五
五五
五一
九坎三
子
〇五
五七
二一
三
子
一三
女宿一
子
一三
一〇
子
三五
三〇
五
子
一八
〇三
〇一
五

女宿二
子
二九
一九
五
子
三一
二七
天津西十一
子
三三
五四
一九
女宿南一
子
三七
〇三
三三
子
四二
一二
一三
子
二一
二九
五
女宿三
子
三〇
一一
败瓜一
子
三二
二九
三
败瓜三
子
一〇
一八
三〇
四二
子
一〇
二三

二五
子
一〇
二九
五四
奚仲三
子
一〇
三七
七三
五〇
败瓜五
子
一〇
四二
二七
三四
败瓜二
子
一〇
二八
五三
瓠瓜五
子
一一
一七
三二
五
鹤一
子
一一
三〇
三二
三〇
二
子
一一
四二
三〇
四一
女宿南二
子
一一
五一

五〇
五
天津二
子
一一
五三
二八
三
瓠瓜一
子
一一
三一
五七
三
子
一二
二五
五六
五
瓠瓜二
子
一二
五一
三三
〇五
三
天钱三
子
一二
五七
一八
一〇
子
一三
二九
败臼一
子
一三
二三
〇五
三
子
一三
〇一

一七
五
奚仲一
子
一三
二一
四二
奚仲二
子
一三
七一
三一
天钱二
子
一三
一六
三〇
败臼二
子
一四
二五
子
一四
三五
五四
四五
瓠瓜三
子
一四
三二
三
子
一五
〇二
三二
三
垒壁阵一
子
一五
二五
鸟喙三
子
一五
三〇

五六
四五
三
子
一七
五六
二
垒壁阵二
子
一七
五
天钱一
子
一七
一五
一五
鹤三
子
一七
一〇
四三
二五
五
垒壁阵三
子
一七
一四
〇二
二六
三
子
一七
五〇
四一
一〇
鹤二
子
一八
三五
五〇
二
虚宿二
子
一八

三三
二〇
一三
虚宿一
子
一八
五一
四二
三
司非一
子
一八
五四
二五
一六
子
一九
〇二
二九
三
天垒城三
子
一九
一四
〇二
二二
五
子
一九
一五
二五
天垒城一
子
一九
三八
〇一
五
司非二
子
一九
五五
二四
五二
天津一

子
二〇
二五
五七
一〇
三
鹤五
子
二〇
四二
二〇
鸟喙五
子
二〇
五六
二
子
二〇
一四
三〇
天垒城二
子
二〇
五四
一七
司危一
子
二〇
五五
二一
子
二一
二〇
五
子
二二
三七
二一
二〇
天钱五
子
二三
一五
一〇

五
子
二三
一九
三〇
五
子
二三
一〇
二六
三
司禄一
子
二三
二七
一五
二三
天津三
子
二三
五〇
六三
三七
子
二四
三六
三五
羽林军二十六
子
二四
垒壁阵五
子
二四
一三
〇二
子
二四
三〇
三四
五
子
二五
一八
五一

四一
子
二五
二〇
二五
五
天津北十二
子
二五
三五
一七
人一
子
二五
五一
三三
二一
子
二六
二二
一五
羽林军二十四
子
二六
一七
一六
一五
泣二
子
二六
三一
〇二
危宿三
子
二七
二二
二二
三
盖屋一
子
二七
三六
一二
五

子
二七
三七
二二
三〇
羽林军二十五
子
二七
五六
一〇
五
蛇腹五
子
二八
三五
二〇
五
子
二八
四三
三
泣一
子
二八
四五
〇二
三〇
危宿一
子
二八
五〇
一〇
四二
三
子
二九
一二
二一
一
火鸟三
子
二九
一五
人二

子
二九
三六
一一
人三
三〇
二九
羽林军一
〇五
火鸟二
三六
五〇
五
一五
四三
五
羽林军二
五〇
五八
五三
〇一
一〇
五
五四
五九
五六
二
天津五
〇一
三二
五四
五九
〇一
四五
五〇
火鸟一
〇二
三二
三〇
五
〇二
一〇
一八
三

危宿二
〇二
一六
一六
二五
〇二
三〇
一〇
水委三
〇二
四五
五二
五〇
五〇
三三
〇二
〇五
〇五
三七
五
坟墓五
〇五
一〇
三一
五
天津北十三
六三
四五
五
羽林军二十
一七
一五
五三
五
二〇
四一
五〇
羽林军三
二二
一〇
三
二三
五三
臼一

二三
三六
四三
虚梁一
五二
〇五
〇二
一五
五
〇五
二五
一四
二六
五
臼三
〇五
三八
〇五
五三
一〇
〇五
五四
五一
三一
水委二
五五
三五
四五
五〇
五二
五六
三六
蛇首一
二五
二
二〇
火鸟五
一七
三
土公吏一
二八
二〇
五一
三五

四五
三〇
水委一
五九
一
羽林军十五
五五
一四
四五
五
五六
一〇
二一
一五
三〇
五
臼二
五〇
三四
一九
羽林军五
一〇
〇一
二四
一〇
五〇
一六
三一
五
雷电二
一一
一七
三
一一
四三
〇三
五九
五
蛇首三
一一
五〇
七一
二五
一二

一一
一一
五
一二
一五
五
一二
三三
〇二
五
一二
三八
〇一
五
蛇首二
一三
一五
雷电三
一三
二五
一八
二九
五
一三
二五
车府二
一三
三〇
五七
三〇
雷电一
一三
一五
一四
一四
三一
霹雳一
一四
〇二
羽林军十二
一四
〇三
一四
二九

五
羽林军十三
一四
一五
一七
杵一
一五
〇三
四一
〇一
一五
一〇
五九
五
羽林军十一
一五
三八
一一
三三
五
一五
一六
二三
一六
一五
二三
一六
霹雳二
一六
五一
一八
天园一
一七
四五
五三
云雨一
一八
二一
二七
五
离宫三
一八
三〇
二八

一八
三一
五五
羽林军二十一
一八
三七
一五
三〇
室宿一
一八
五七
一九
二六
二
螣蛇二
一九
螣蛇一
一九
二〇
六二
五三
一九
五四
二九
二五
二〇
二五
三四
二五
三
天园二
二〇
三五
五六
四五
霹雳三
二〇
四二
〇三
五
羽林军二十三
二〇
一八
一五

离宫五
二一
一一
三五
三
羽林军二十二
二一
三七
一四
二〇
云雨二
二二
〇五
〇三
二五
五
垒壁阵十二
二二
三七
〇五
五〇
二二
五七
一四
五
二三
〇二
垒壁阵十一
二四
一七
〇五
二〇
二四
二二
〇二
三〇
天园三
二四
四五
五九
室宿二
二四
五〇
三一

二
螣蛇三
二五
五七
一九
天仓一
二六
二三
一〇
〇一
三
二六
三三
二五
三五
二七
五六
二〇
二
霹雳五
二八
〇三
二四
五
二八
二四
五一
土公一
二九
二七
二七
二九
三三
八一
五一
〇〇三〇
六五二〇
壁宿西五
〇〇三〇
一八五七
土司空二
〇〇五〇
二三四八
土司空三

〇一三五
二五五八
〇四三〇
二三三六
金鱼五
〇五一〇
七九二〇
奎宿二十二
〇五二三
一〇四五
壁宿西三
一七四八
土公三
〇六三五
〇三四五
〇八〇二
一二三三
〇七二二
螣蛇十二
〇九三五
四九二〇
〇九四三
一五〇五
一〇三八
二一三七
天仓十一
一〇五〇
鈇锸二
一〇五五
二七五五
鈇锸一
一一五五
二三四二
鈇锸二
一一五五
二八五四
天仓十二
一二一五
一一二七
奎宿二十四
一二二二
〇八四五
天仓十三
一二四〇

一〇一〇
鈇锸五
一二四八
三三三〇
奎宿二十五
一三一〇
一〇四五
一三四〇
二二一〇
一三四三
三一四七
天庾一
一四一五
三九一五
天庾二
一四二〇
三八一二
一五五五
一二三五
天仓十五
一五五六
一五二六
一八一〇
二五五八
一八二八
一五三五
二〇一八
一七三〇
奎宿二十三
二〇五〇
〇五三五
天庾三
二一五〇
四〇〇三
天苑三十六
二一二〇
四六三三
天苑三十三
二一五〇
四二二〇
二一五五
二一二八
天苑三十四
二二一五

四五一〇
刍藁二
二四二〇
二二一八
天苑三十五
二四三五
螣蛇十三
二五一二
五四五二
天困十五
二五四二
一四〇〇
二五四五
一一四八
天困十三
二七三五
一一四六
天苑三十七
二九二〇
四二〇〇
刍藁一
二九四九
一九二二
天困十一
〇〇一二
一四三五
天困十二
〇〇一七
一一五〇
〇一四一
一〇一三
〇一四五
〇四〇五
天大将军十三
二六一八
天苑二十二
〇五一八
二〇一四
天大将军十五
〇六一七
一九〇〇
天大将军十六
〇六五九
一六〇八

天苑二十三
〇七〇五
一八一五
天苑内二十七
〇七一八
三三四〇
〇七五〇
四七二五
胃宿西五
〇八一二
一二二〇
天大将军十四
〇八五五
二四二〇
天苑三十八
一〇一〇
四九五三
天苑二十四
一〇三〇
一九〇〇
天大将军十七
一〇三七
一六三二
天苑内二十八
一一〇五
三四四三
天苑三十九
一二二〇
一二三五
一一二四
天大将军十九
一三一五
二九一〇
天大将军十八
一三三〇
三九一〇
天苑二十五
一四三八
二四二三
天大将军二十
一四四五
三三一〇
天大将军二十二
一五一五

三七一五
大陵九
一五五七
二二三〇
大陵十四
一六〇二
一八二〇
天苑二十六
一六三〇
二五三〇
天阴五
一六三七
〇〇三五
天大将军二十一
一六四〇
三四一八
少卫西二
一七二七
六四一〇
大陵十三
一七三八
二〇〇四
一八〇七
大陵十五
一八一一
一七三〇
大陵西十一
一九〇〇
三九二六
大陵西十二
一九〇一
三八二〇
一九二五
〇九五五
大陵十四
二一四〇
一五五〇
天苑二十九
二二三〇
三六五五
传舍五
二三〇八
五四一五
天苑三十

二四四〇
四〇一〇
大陵十七
二四四七
二四二〇
天苑三十一
二五五八
四一二二
二七〇二
一四二五
传舍六
二七五〇
三七四五
天苑三十二
二八五〇
四〇二〇
〇〇三〇
三五〇〇
砺石五
〇六五八
少弼南十一
〇一〇七
华盖三
〇一一二
五一五五
〇一一七
五三五七
传舍七
〇一三〇
三八一〇
传舍八
〇一五二
三九二五
〇二一五
一四四三
〇二二六
〇五五〇
〇二五七
〇三二〇
天船十三
〇三〇七
二六一五
〇三〇七
四一四〇

天节十一
〇三一四
一七三〇
屏三
四七〇一
〇四三〇
一九一五
〇四三五
四三四五
天节十二
〇四五二
一五一五
〇五二七
三九〇五
九旂五
〇七一〇
三六二五
九旂三
〇七二五
三〇二〇
〇七二七
三三四〇
〇七三〇
三一〇五
〇七三五
四九五五
玉井五
二六五〇
〇八一〇
二一二五
卷舌东十一
一〇二六
二一二二
屏五
一一一〇
四八三七
诸王八
一一三五
〇一三〇
勾陈十二
一二一七
六四三〇
玉井北五
一二一七

二六五九
一二四〇
三三四〇
诸王九
一三〇〇
〇〇三〇
一三四〇
三二〇五
一三四五
四六一〇
勾陈五
一五三七
六四四二
一七二〇
三一二五
勾陈十五
一七四〇
六六一五
五车东二十二
一七五五
二八四五
天潢五
一九一七
一六三五
南柱十三
二〇二七
〇五五〇
二〇三〇
三四〇〇
二一〇七
〇六五〇
二二二〇
六四一八
天关南三
二二三六
一〇三〇
二三三〇
三七〇〇
二四〇〇
五四五〇
参宿二十七
二五〇〇
三二四〇
参宿东二十六

二五一〇
二六三〇
参宿东二十八
二六一〇
三三三〇
五车车十九
二六二〇
一四三〇
五车北二十四
三六五〇
二二二二
五车东二十
二七〇一
二五五五
二七一二
四七五五
五车东二十一
二七五〇
二四五〇
八谷十二
二八三〇
三七三五
钺南二
二九〇五
〇三四〇
参宿东二十九
二九三〇
三〇〇〇
二九三五
一四〇〇
二九三七
五四二八
五车北二十三
二五四〇
参宿二十九
〇一三六
三一〇〇
上卫北十二
〇一三七
五二三〇
四渎十一
〇一四七
一二〇五
上卫北十一

〇二三六
四六五八
座旗三
〇三〇五
一九〇〇
〇三一五
一七〇〇
四渎十二
〇三二〇
一一一八
座旗二
〇三二五
二〇四〇
座旗五
〇三五〇
二〇〇〇
座旗一
〇三五〇
二三五〇
勾陈北十三
七二五八
四〇四五
二一二〇
〇四五〇
二二一〇
〇四五五
一八五八
一六四〇
上卫南十三
〇八五〇
四〇三〇
四辅二
一〇三二
六三一五
四辅三
一〇三七
六五四五
一三三七
六四五〇
一四〇〇
一四一〇
一五五〇
一三一〇
一六三八

一〇一二
一六三八
一二一五
一七三〇
一五一五
一二四〇
一二一〇
五诸侯六
一八四八
〇四二五
阴德一
二〇二五
五八一五
南河南五
二〇三二
一八〇二
二〇四一
一九五〇
五诸侯七
二二二七
〇六五二
爟三
二三三〇
〇四五七
二三三二
一七二一
二四〇五
〇九一五
二四一七
七三五〇
二四一七
一六四〇
二五三〇
〇五四八
二五三九
一五二〇
二六三〇
〇七四五
爟五
二七三〇
〇八二八
南河南十二
二七三五
二三二五

二七五〇
〇七五六
南河南十一
二八五〇
二一〇〇
二九五〇
〇五三五
水位东五
二九五五
〇一五七
〇〇一八
〇五二七
南河东十三
〇一〇六
二二五五
轩辕二十八
〇一四八
一三四〇
〇二〇二
一二〇一
轩辕二十九
〇二四六
一四〇〇
轩辕三十
〇三二一
一三五九
轩辕三十二
〇三四一
一五四〇
轩辕二十五
〇三四七
一〇三〇
轩辕二十六
〇四二六
一〇一〇
轩辕三十二
〇五二一
一六三〇
〇五二七
〇四四五
轩辕三十一
〇六一一
一二四〇
外厨三

〇六三〇
一七四〇
轩辕二十七
〇六三一
〇七二〇
〇八三五
一六五〇
外厨五
一一〇四
一七四〇
少尉南二
一一一七
六〇二五
内平三
一一四六
二三五五
轩辕五
一一五二
一七四〇
一二二一
〇一四〇
内屏二
一二二七
二〇三〇
一二三七
一五〇〇
天理一
一三五〇
四九二〇
太尊西二
一八〇一
三四〇〇
天理三
一八二五
五三一〇
天理二
一九四〇
二〇五八
二一〇三
二一一〇
二二四〇
二一四〇
二四〇〇
二一五〇

二三一〇
星宿十二
二二一五
一九二二
二三〇〇
二四三五
星宿十一
二三〇三
二二五七
二三一〇
一八三五
尚书一
二三一七
八五二九
尚书五
二三三七
八〇三〇
星宿十三
二三五五
二三一五
二四〇五
太一
二四三七
六四一〇
天社南十三
二五〇七
八四二〇
天权北十一
二六四二
五三二五
二九一〇
一九五〇
少微三
二九一七
一三五〇
长垣一
〇〇一七
〇五五九
〇二一〇
一〇四〇
少微一
〇三〇〇
一七四〇
天相二

〇三四〇
一八〇〇
〇三四二
〇一〇五
天相三
〇五三〇
一七三〇
〇六〇二
二七二五
天相五
〇七一〇
一三五〇
〇七二〇
一二〇五
辅星一
一二三六
五六五九
从官
一二四〇
一八〇五
一二五一
〇三二五
灵台东五
一二五六
〇六三〇
常陈西三
一三一七
三八四〇
一三五五
〇五〇〇
张宿南十二
一四二〇
二二四五
一四三五
一五〇一
〇四五〇
五帝座三
一五二七
一〇二〇
翼宿十二
一六一九
一四五五
五帝座二
一六三六

一四〇〇
辅星三
一七一七
五七一五
一七二一
〇五一〇
一七二七
一七五〇
五帝座五
一八二七
〇九三〇
翼宿十三
一八三五
一六〇一
五帝座四
一八三六
一三四〇
辅星三
一八五二
五七五九
一九〇〇
〇六三〇
张宿南十一
一四〇〇
三四一〇
二〇四一
〇七二〇
二一〇二
一四三六
二五二〇
二一〇五
二五五七
五六五八
翼宿二十
二六二五
二一三四
二七五〇
二八〇〇
翼宿十五
二七二二
一〇二〇
二七三〇
二三一五
二八五〇

二六〇五
天枪东五
〇〇三七
五九三〇
翼宿二十一
〇一四三
二四三〇
三公一
〇一五七
〇四二〇
三公二
〇二三八
〇六二五
翼宿二十二
〇三二九
二二二四
三公三
〇三三七
〇四四二
进贤南五
〇六二〇
〇一四〇
轸宿北五
〇六四五
一〇一五
元戈北五
一〇三〇
五五〇二
一〇四〇
五七三三
招摇南二
一一二〇
一二四〇
三一〇〇
一三四〇
四二〇三
上宰一
一三四〇
七二〇〇
一四二〇
〇一三〇
一四二〇
〇三五九
一四三七

八二五〇
一六三〇
三六二〇
上宰二
一七二〇
七二二〇
亢池二
二〇一五
二六二八
亢池三
二〇二七
二三五〇
二〇五五
〇三〇三
亢池一
二一一二
二八三三
二一四五
〇八二〇
二一四五
二五四五
少宰一
〇二〇二
大角东二
二二二〇
三一五五
二二三〇
〇五〇〇
〇一四二
四五四〇
〇二〇〇
五八三〇
七公东十一
〇三〇〇
五七〇〇
〇六〇二
四三三五
贯索二十四
〇九一〇
五三五五
〇九二七
三四二〇
贯索二十五
一〇〇五

五五四〇
库楼南十一
一〇四五
三四二八
贯索十五
一〇五〇
四六三五
一一〇二
三六三九
一一二〇
〇二五九
一一二二
三五三〇
秦南二十五
一三〇
二〇三〇
秦南二十六
一一四〇
二一五〇
一一四〇
五一三〇
一一四二
三四一〇
贯索二十
一二三五
三六三〇
贯索二十一
一二三七
三五〇三
秦南二十七
一二四〇
二一〇〇
贯索二十二
一三三九
三六二五
贯索二十三
一四〇二
三四五九
秦南二十八
一四〇五
二二二〇
周南二十
七四五一
三一一二

周南二十一
一五一七
三三一八
贯索二十六
一五五〇
五五一〇
一六〇五
八〇五〇
一六三五
一九五九
贯索二十七
一六五〇
五三〇〇
顿顽一
一七〇五
二六二一
郑南二十二
一七四七
三四二〇
一八一〇
二三〇〇
贯索二十八
一八五〇
五三一〇
贯索二十九
一九二〇
四九一〇
贯索三十
一九五〇
五一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二三〇
二〇一〇
一九一〇
晋南二十三
二〇五九
三六三〇
天纪一
二一四七
五〇三五
二二五七
五七四五
斗一
二五二〇

三四〇〇
房宿西五
二六三〇
〇五二二
二六三〇
七三二七
河中一
二六四〇
四二〇〇
二六五〇
骑官十四
二六五五
二二一五
二六五五
七五五五
小斗二
二七一五
三六一八
二七二〇
二九五〇
列肆一
二八一二
二三〇〇
二八一五
一二四〇
罚一
二八四〇
〇五一〇
罚二
二八五〇
〇九四五
斗三
二九二〇
三四〇〇
罚三
二九三〇
一二四〇
斗五
二九五〇
二七五六
斛三
〇二四〇
二六二〇
〇三四〇

三一二五
〇四五〇
二七三〇
斛五
〇五二五
二九四〇
宋北十八
〇九〇五
一七一五
天纪四
五四三三
五九五八
宦者四
〇九五〇
三六三〇
天纪五
〇九五七
五七一五
天纪六
一一三八
五六二五
宦者一
一三〇一
三四二五
异雀十一
一四〇七
六二五九
宦者二
一四四七
三二五五
一四四七
五五〇一
宗正西三
一五五〇
二七四五
天纪七
一六一七
五五五九
一六三〇
二二三〇
市楼西三
一六五七
一六五九
一七一五

五五〇一
宦者三
一七三〇
三二五〇
异雀十二
二〇〇七
六二〇〇
天纪八
二〇五七
五七三〇
天纪北十
二一三〇
六三二〇
帛度南三
二四一七
四三〇一
二四五〇
三九一〇
二六五九
四二一〇
侯东三
二七二〇
三二四〇
宗人东五
二七四〇
二七二〇
宗人东六
二八〇五
二八〇〇
中山南十四
二八二〇
五〇二〇
中山北十五
二八二〇
五四二〇
中山北十六
二九五一
五五二〇
中山北二十
〇二三〇
五三一八
〇三三五
〇六二五
徐西二

〇三四〇
二二一〇
徐西三
〇四二六
二五一〇
天弁三
〇四三五
一六〇〇
织女五
〇四五〇
六三一〇
〇五一七
一五〇一
〇五四〇
二三四〇
天弁五
〇六三七
一五五九
徐西五
〇七三五
二五四〇
〇八一五
一八〇〇
一〇〇二
一六二九
一〇三五
二七五〇
一一五〇
二六二〇
孔雀十三
一二三六
四四〇二
天渊五
一二三八
一九〇〇
一二三九
一九五九
越西十五
一三〇〇
三六一五
一三〇八
二〇一九
一三一七
一八一〇

一三二二
一九〇〇
一三四二
二〇〇一
一四二七
一八二五
一四三七
一九二五
一四五〇
三三五〇
一六五〇
一六三〇
一九四〇
一八五五
一八三〇
三四四二
孔雀内十五
一八四二
三九五九
一九四〇
一八五五
一九五〇
三三五〇
二〇二七
三九五五
二〇三六
四六二五
犖道三
二一二〇
六五二〇
二三一七
四四五九
二三四〇
五〇三〇
二四一七
四〇五
二四二〇
三四三〇
左旗十五
二五二〇
五二五〇
二五三六
二八四〇
二五四五

三二五八
左旗西二十
二五五〇
三六五〇
二六三一
三四一〇
扶筐南五
二六五〇
六七三〇
波斯十一
二七二〇
三四四五
河鼓十一
二七五〇
二八五五
二八三八
三一三〇
子
四六四五
子
五六二〇
左旗十一
子
〇一五二
三七三五
左旗十二
子
〇二二一
三六五四
子
〇三〇七
三七三〇
左旗二十
子
〇三四〇
四二五〇
子
〇四二五
三九二二
子
〇五〇五
五四〇五
附白北二
子

〇五〇七
七三二〇
赵
子
〇五〇八
〇五〇〇
左旗二十一
子
〇五二二
四四二六
左旗十三
子
〇五五〇
三四一五
子
〇五五〇
天津十五
子
〇五五五
五三〇五
子
〇六二五
四二四〇
子
四七二〇
子
〇九三〇
一〇五〇
子
一〇二〇
四五〇五
子
一一〇〇
四六三〇
子
一二四七
五六一二
天津二十九
子
一三〇〇
五四〇〇
天津三十
子
一四二〇

五五〇五
子
一五〇〇
三七三〇
天津二十二
子
一五二七
四九二〇
天津三十二
子
一五三五
五二二〇
天津三十一
子
一五五五
五四五〇
天津二十三
子
一六〇〇
四七一〇
子
一六〇二
二七三〇
天津二十
子
一六四〇
四〇一五
天津二十一
子
一六五〇
四二二〇
子
一七二〇
二〇四〇
天津三十三
子
一七二〇
五五二〇
子
一七二七
三一三五
子
一七五〇
六九二〇

鹤十一
子
一八二七
二六二〇
天津二十四
子
一八四〇
四〇五〇
司命一
子
一九五二
一一二〇
鹤十二
子
一九五七
三〇三五
天津二十六
子
二〇一〇
五一二五
子
二〇二〇
〇二五八
天垒城五
子
二〇三〇
〇五一〇
天津二十五
子
二一〇〇
四六一〇
哭一
子
二一二〇
〇〇一〇
司禄二
子
二一三七
一五〇一
司命二
子
二一四七
一一五〇
天津二十七

子
二一五〇
四二二〇
天津二十八
子
二三〇〇
四三〇〇
奚仲东五
子
二四〇〇
六七三〇
子
二四〇〇
七〇三〇
哭东二
子
二五〇五
〇〇〇三
子
二五〇五
人四
子
二九〇九
虚梁二
〇三一七
〇三五九
虚梁三
〇六〇二
〇四五九
〇五五九
〇八三〇
六二二〇
车府五
一〇一二
五九三〇
车府三
一〇一七
五五五九
一〇四〇
六二三〇
一二一〇
一四四五
〇七三〇
云雨三

一七三八
〇一四五
二〇五二
五八二五
云雨四
二一二二
〇〇五七
雷电五
二一二七
一五〇一
螣蛇十五
二一三七
六五〇三
二三〇〇
〇四〇五
二四〇七
一四〇七
二六三七
六六二五

清史稿卷三一　志第六

乾隆甲子年恒星黄道经纬度表一

乾隆甲子新测恒星，较旧尤密，星数增多，分四卷。首黄道降娄戌宫，迄实沈申宫，凡八百九十七星，如左：

〇七三五
八一
四八三〇
天厨北增一
一一〇六
八二
五七二〇
土公一
二三四一
三一四三
五
土公北增一
三四一二
五七五〇
室宿东增五
五五三八
三一
三一三九
五七五八
七一

四六二二
车府二
〇一
〇四五二
三〇五九
五
天钩三
〇一
二二四〇
七三
五七三〇
五
〇一
二六〇五
三四三四
天溷三
〇一
三九三〇
一六
一八三九
〇一
四二五四
五一
二四二〇
五
天溷北增一
〇一
三七一七
〇一
五六一二
三二
三九〇一
天厨南增二
〇二
一〇一〇
一九一〇
〇二
一八三一
一四
〇七四五
五
螣蛇二
〇二
二二三三

五三
一九〇九
五
车府南增十五
〇二
三〇二八
四三
四一一〇
〇二
三〇五〇
〇二
四二〇〇
〇二
三四五九
一八
一三四一
车府一
〇二
五〇〇九
四五
三三三八
五
〇二
五〇一六
〇三
五九五六
天厨五
〇二
五二一八
二八一〇
五
〇三
〇〇〇三
三三
〇一一九
〇三
〇一一〇
天溷北增二
〇三
〇三二六
四七二八
〇三
一一
四二三八

土公北增二
〇三
一一二三
一二三七
〇三
二〇一〇
六三
四五〇〇
土公北增三
〇三
二二一六
三六〇三
〇三
三〇〇八
〇五
五四二六
〇三
四二〇〇
一四
四四一四
五
〇三
四二三二
二〇
三二五八
〇三
四八〇一
二〇
三五〇〇
夹白二
〇三
五一四五
〇五二〇
三
〇七五五
六一
一四〇〇
一一五五
五六
五七五三
一四二七
四三
四五三八
五

壁宿西增二
二〇四二
三一
〇一五七
土公北增五
二四一三
〇五
二七二八
螣蛇一
三七一二
五三
一七二六
四一五一
〇三
五八五六
四三二二
〇三〇八
天溷二
四七三二
一五
五三五〇
五
土公南增十一
五八二六
一五一六
〇五
〇八五六
五五
三四一〇
五
土公二
〇五
二一五五
三四二
天溷东增五
〇五
二二三九
一六
一五五一
五
天溷一
〇五
二二四六
一三

二四〇八
〇五
二九一六
三八
二〇四五
壁宿西增三
〇五
三一〇〇
二八
一八〇五
五
天钩二
〇五
三一〇八
一六五四
壁宿一
〇五
三四北〇
一二
三五一二
二
壁宿西增一
〇五
四一三一
三二
五三〇〇
壁宿南增十一
〇五
一一
〇五三六
〇五
五四一七
一五
四六一五
三〇二四
二七
一六二〇
三〇五〇
二三
〇九一六
三四二一
〇三
一一〇八
壁宿南增十二

五四四八
一〇
〇〇一一
四三
五七〇五
〇三一一
〇二五三
〇三四五
一三
一二〇四
螣蛇十五
一二二八
五三
四一四四
二一二九
四一
三九五四
三一一八
一二
五五〇三
三四〇九
一五
三八五九
天仓内增十三
四三四九
一五
三五二九
壁宿南增十三
一〇
四一三四
五三一二
四一
四六三二
〇〇四二
一七
〇一四〇
鈇锸一
二八
三七五六
天仓北增十二
〇八五二
一五
三九五六
天仓二

一〇一八
一六
〇七一六
三
天溷北增三
一〇一八
一七五〇
壁宿西增五
二二三三
二四
三四四二
二三一〇
三八
一四四二
造父西增一
二六四八
六一
五二五〇
三八一五
三五〇五
天仓北增十一
〇五一〇
一五
〇五二四
一〇
四一〇〇
天钩五
一五三三
五六二〇
三
二五五〇
五九
五九〇五
壁宿东增十五
二八三一
一二
一六五六
四六一四
三八
三六〇四
五三四七
一一
三九一三
五七二二

〇一
三一四八
螣蛇西增五
一〇
〇〇一二
四一
四六五九
壁宿东增二十
一〇
〇一四八
一
一三
三七三〇
一〇
二〇〇五
六五
〇二三五
天仓内增十五
一〇
二二三六
二一
五〇〇七
五
一〇
二二三一
〇一
五七二八
造父二
一〇
二四四五
六一
〇九四一
一〇
二七〇四
一四
三七五九
五
壁宿东增二十一
一〇
三二四〇
一五
〇四四五
一〇
三三〇三

一三
二四五八
外屏一
一〇
三四一七
〇二
造父内增二
一〇
四〇五七
六一
四八五〇
壁宿二
一〇
四三五三
二五
四一〇一
二
一〇
四五三八
〇五
〇二一〇
造父五
一〇
五〇〇八
六五
二九〇三
五
鈇锸二
一〇
五八二七
二八
〇二〇〇
五
造父东增五
一一
〇三一二
六五
二九一五
五
螣蛇内增二
一一
五六二三
一一
〇六一六

五三二六
一一
〇八二一
四〇三五
一一
一九一七
二〇
三二四〇
一一
二〇五五
一四
四一三九
一一
二七一〇
四七二八
造父内增三
一一
四三一六
六二
五四二二
壁宿东增二十二
一一
五〇一一
一五
二九〇四
一二
〇二五〇
二三
四一二四
壁宿东增二十三
一二
〇四三七
一五
二四四七
鈇锸三
一二
〇七三二
二八
五五五一
五
一二
〇七三八
〇八四三
螣蛇十二

一二
一一四五
三四一一
天园五
一二
一三三三
五四
一三一三
造父三
一二
二五四六
六一
五四五〇
一二
三〇三〇
二三
三三五六
螣蛇二十二
一二
三二二五
四一
〇一二六
天仓三
一二
三八五二
一五
四六三〇
三
一二
一五
三五四四
外屏南增十一
一二
五二一〇
四九一六
一二
五三二九
四五一七
螣蛇内增三
一二
五四二七
一五五五
一三
〇八二五

四九三三
天仓北增三
一三
〇八五六
一四四五
天仓北增五
一三
一七一〇
三八一二
外屏南增五
一三
二六四六
〇一
五五三〇
一三
三一四六
〇一
一〇五五
外屏南增十二
一三
三八一〇
四〇五七
螣蛇二十一
一三
四五一六
四一
四三〇六
一三
〇一
〇九二八
天厨一
一三
五一〇三
八二
五二五〇
三
外屏二
一三
五七一一
〇一
奎宿西增三
一四
〇二三九
一五

三七一二
造父一
一四
〇四〇五
五九
三三二五
外屏南增十三
一四
〇六五八
五〇三一
奎宿西增二
一四
一〇二六
一五
天庾一
一四
一六五一
三八
五二一九
天庾北增一
一四
一八〇八
三七
五〇〇五
鈇鋮五
一四
一八三二
三二
〇三二八
奎宿西增五
一四
一九〇二
一〇
天仓五
一四
二〇四八
二四
五七三二
三
一四
二一四五
〇一
三〇一四
五

天仓北增二
一四
三九二五
一七四二
一四
四五四三
四三
四八三四
天园北增一
一五
五一
四三〇三
一五
〇一三六
一三
一九五八
天钩北增五
一五
〇三三八
五九三〇
天仓北增一
一五
一九二八
三〇〇六
一五
二八三六
五五二四
天钩一
一五
四〇五五
〇七〇三
奎宿西增一
一五
四四〇三
二四
一一四二
一五
四五〇四
一七一三
五
一五
四九一五
三一
〇二二九

一五
五三三二
三〇
四七五二
五
外屏三
一六
一七一三
一三二五
外屏南增三
一六
一七五三
五一五〇
天钩南增十一
一六
一八一七
一八二六
螣蛇二十
一六
二五一三
四二
五六二九
天钩南增十二
一六
二七一七
一六四〇
五
外屏北增二
一六
二八二一
〇五
三一一三
一六
二八二九
一二
一七一三
天厩三
一六
四八五三
三一
三五五六
五
一六
五八四三

五
奎宿二
一七
〇一二九
一七
三五五一
外屏北增一
一七
〇八三六
二三二二
天钩南增十三
一七
一四二二
三六四八
一七
二二〇二
二三
〇〇五六
天厩一
一七
三六四四
三三
二二五三
天厩二
一八
〇一五〇
三二
二三一一
五
奎宿五
一八
一三一四
二四
二〇三五
三
螣蛇内增十二
一八
一七三五
五五三二
天厩北增一
一八
一九三五
三五
四六一二

一八
二一四七
二〇
二一一九
三
一八
二五五八
一六
一九三五
奎宿一
一八
五〇一八
一五
五五一九
奎宿三
一九
〇二四六
二〇
三〇四三
一九
二七
〇八二八
一九
一六四四
六三
二四四〇
一九
三一四〇
〇三
〇四二五
五
一九
三三二七
五三
四四五二
三
右更西增五
一九
四二五五
〇一
五四五二
一九
五四〇〇
一三

二一〇八
五
二〇
〇二五〇
一一
一八〇九
二〇
〇三二五
一二
二八四六
二〇
〇八二四
一九
二九三九
二〇
三九三九
六五
四六〇五
五
天庾南增三
二〇
四一一八
一九二七
螣蛇南增十一
二〇
五四五二
二四三三
五
奎宿十五
二〇
五六四三
一二
二五二九
五
天庾二
二〇
三九
四一一五
天庾三
二一
一一四二
五二二三
五
二一

一五一八
〇二五五
二一
一八五六
二〇
五七〇八
二一
三六一三
五七二二
螣蛇北增十三
二一
五一四五
五六
外屏五
二一
五五三七
四三一二
五
天庾东增二
二二
〇二一七
四二
一四三二
二二
二二〇〇
三四
一四〇五
二二
五三三一
一二
二九〇二
五
奎宿北增二十二
二二
五八一三
三一
五一三六
二二
五八三八
〇二
二八〇五
二三
〇四一七
一四二〇

五
天园南增三
二三
〇七二五
五八
〇二三六
五
刍藁西增一
二三
〇八三三
二一
二五三五
右更二
二三
一四二〇
〇五
二一〇七
右更三
二三
二〇一八
〇一
五二〇五
五
右更一
二三
三〇一二
二二〇三
五
右更东增一
二三
三七二七
二三五八
天钩南增十五
二三
三八四〇
六二
〇二一〇
奎宿内增十五
二三
三八四一
二三
〇三四七
五
天困西增二

二三
四八五五
一三
三二三四
二三
五〇〇五
五四
三八三二
二三
五一四七
六二
〇〇三七
五
二三
五六一八
五五四五
五
右更内增二
二三
五六三五
二〇四七
二四
〇一
三八五八
五
奎宿北增二十一
二四
一六四〇
三三
二〇四四
天园北增二
二四
二六五四
〇四三七
二四
三一三〇
二三
〇六二三
五
右更五
二四
三五〇六
〇三
四〇三二

奎宿十一
二四
四三二六
二〇
四二一九
五
二四
四九一八
二二
四七五一
二四
五〇三五
六三
五七一〇
天困西增三
二五
〇六三二
一二
〇九一三
二五
一一
三九五三
奎宿十三
二五
一二一〇
一七
二六五七
五
奎宿东增十三
二五
一二三二
二一
五九〇六
外屏内增十五
二五
二七〇五
三五〇五
二五
三三四五
二九
三九二〇
二五
三三五二
三二

三三一二
天困西增一
二五
四一〇一
一四
二九一三
二五
四七二三
〇五一〇
三
刍藁五
二五
五四三四
二二
一六二八
刍藁三
二六
〇五一三
一八
五八五一
刍藁一
二六
〇七一〇
二五
一五五〇
右更东增三
二六
〇九四二
二六三九
奎宿十二
二六
一〇二一
一八
三九五三
天困十二
二六
一三一六
一四
〇八〇三
天困十三
二六
三〇二〇
一四
五〇〇五

二六
三一〇二
二八
三〇四八
螣蛇十一
二六
三五四一
二四五〇
二六
二五
五六一九
二
娄宿西增三
二七
二一一八
五〇
七五〇三
螣蛇十二
二七
三一二四
五一
〇九一七
螣蛇十三
二七
三一三一
五二
三九五〇
五
娄宿西增三
二七
三三一五
〇一二六
阁道西增一
二七
五一一八
三八
一九〇〇
天厨二
二七
五四三五
五五一四
刍藁北增二
二七
五六一五

一五
五六三八
二八
二七
四二一八
五
娄宿东增二十
二八
二〇二三
三一
二八
二七四九
五七
一〇一二
五
二八
二八五〇
三二
四六〇三
二八
二九三〇
三二
四六二〇
二八
五五二五
三九
一七四五
二九
〇二四一
三五
三二四四
二九
〇七五二
一一
二四〇八
天厨三
二九
一六四〇
二七四〇
五
天困十一
二九
二一〇四
四一

一四〇一
二九
二二三六
一六
一五一二
二九
二五五〇
八三
四三四八
娄宿二
二九
三六〇〇
〇八五八
二九
四三三〇
六二
三六五〇
天苑西增五
二九
四四二三
三八
三三一六
天囷内增五
二九
四四四二
一三
〇〇五六
二九
四五一五
二六
〇〇二五
三
阁道北增二
二九
五五〇四
四一
二五五〇
娄宿南增一
二九
五五五七
〇五
二六一二
五
刍藁二

二九
五八五八
二一
五〇三六
〇〇〇五
二四三八
〇九五三
二八
一六三二
三
一一二七
三一
四一四〇
刍藁东增五
一九三四
二一
五五四四
娄宿一
二二五九
二八一六
三
天困五
二七三六
一七〇五
三九二九
二六
三九〇三
四三一六
三三
三三一三
五
奎宿东增十二
五〇一七
一七
三九〇八
五六一四
四五〇一
三
天苑南增三
五六五一
四四三二
王良五
〇一
〇七二三

四五
三八五〇
五
〇一
一〇〇〇
三九
〇〇〇一
三
〇一
二〇四三
五七
五
阁道五
〇一
二六五〇
四一
一六〇五
五
〇一
三二三八
四二一三
王良一
〇一
三三〇六
五一
一三五〇
二
刍藁东增三
〇一
四〇三七
一七
四九〇一
〇一
四四一九
一五
一二一五
五
王良北增一
〇一
五四四〇
五五
〇七四五
上卫东增一
〇二

〇二五三
七一
三
娄宿北增五
〇二
〇七一五
一〇
五
〇二
一七五五
一七
五二四三
娄宿南增十五
〇二
三四五〇
〇一
四六二五
〇二
五三〇一
三六
二〇二一
五
金鱼一
〇二
五八三八
一二二八
〇三
一五五一
一六
四八二三
〇三
二八四九
〇五
五六五八
娄宿南增十一
〇三
一三二九
五
〇三
四五四九
〇三
三三三一
〇三
五二三五

〇五
五三〇七
〇三
五九二六
一四
二九五七
三
天困南增二十
〇三三九
一五
三五三九
娄宿三
〇四一八
五七一二
二
天大将军西增一
一〇四四
三三
四七五〇
一一一四
一二
三一五二
王良北增三
一三五九
五三
五七一〇
王良四
一五二三
三五五三
三
天大将军西增二
一八四四
三三
四七五〇
五
金鱼二
一九四一
三八一一
三
娄宿南增十二
三一五〇
二二四五
四七一二
一二

〇四〇二
一二二六
上卫东增二
五八四七
一六三〇
五
天大将军六
〇五
〇一二七
二八
五八二一
五
〇五
〇九五〇
二四
三三三八
三
天大将军西增三
〇五
一三四五
三三
一七三一
五
娄宿南增十三
〇五
一七二五
〇五
四三三九
〇五
一九〇八
五四
五〇一〇
天大将军七
〇五
二一〇一
二七
五四〇六
五
天大将军西增四
〇五
二一〇四
二六
二五一五
〇五

二五四六
一二
〇五三二
天苑南增二
〇五
五一三六
三九
〇八二八
〇五
五二〇三
一二
〇一二六
三
二六五五
六一
二三四六
五
天苑十一
三〇〇三
三八
三二一七
天大将军四
三四二七
三四
三〇五五
五
王良三
三七五六
〇四一九
王良内增四
四四一五
五二
〇一二〇
四四三八
一一
二七四四
天大将军南增五
四五二五
一九
二八〇〇
三二
四五二〇
王良北增二
四九〇三

五五
一〇〇六
天大将军五
五六二六
三一
二七四三
五六四五
五五
三三二二
天大将军八
五八〇五
二三
三九一三
〇五〇七
〇二
四四一二
天苑北增十一
一一三九
二三
五四三七
五
天苑北增十二
三七〇九
二三
五七一六
天大将军南增六
三七三五
一五
五九〇二
天大将军内增十一
五四四〇
二七
五九二二
四八二九
上卫东增三
〇一〇六
二二〇七
五
一八
四二二三
一〇三九
五四
一九〇一
一三二九

四三
〇五一五
左更西增一
一六四五
四一三〇
一六五八
一九
一〇五〇
一九五〇
〇五
三五三三
胃宿西增一
二三三一
一三
五五二六
天大将军九
二〇
三四一七
五二一〇
一八二〇
天大将军三
五三三六
三五
二三四五
五
王良东增五
〇四二六
三二二〇
王良二
〇五一九
五二
一四四〇
传舍一
一六三〇
五九
〇〇五三
五
少卫西增三
二五三三
二五五五
五
天大将军南增七
二七四〇
一八

三四一二
天大将军内增九
四一四一
二三
一八一一
左更三
四八四三
三六二四
天大将军十一
五四四三
一九
二一三二
五
天大将军十
五五二一
一八
五六〇七
天苑五
一〇
一四二五
二五
五七二二
三
天苑内增十三
一〇
二〇一三
二六
一九四六
天园北增五
一〇
二三三五
五三
一五二六
五
一〇
二四〇五
四七五六
三
左更一
一〇
三三三五
〇七五六
天苑十二
一〇

三六三二
三九
二八一四
天大将军东增十
一〇
三九三二
二四
一三二四
天大将军一
一〇
二七
二
天困一
一〇
四四一五
一二
三六五九
二
胃宿西增二
一〇
四四三四
一四
一四〇三
左更二
一〇
四四五五
〇一五六
一〇
五〇〇八
一二
二二五五
天大将军二
一一
〇三一三
三六
四九一三
少卫西增二
一一
一一四八
二四〇〇
五
一一
二〇四六
〇一

一九三七
天困三
一一
三〇〇六
四九一二
左更五
一一
三二五二
〇一
〇六一三
左更东增二
一一
三七三九
〇一
五六一四
一一
四七一三
一八
二五四二
阁道内增三
一一
五八一六
四五
一二
一二〇八
六一
四三四三
少卫西增一
一二
二四二七
五五〇〇
胃宿西增五
一二
三三〇一
一〇
五一五二
五
天大将军东增十六
一二
三七〇一
三六
一八三七
天苑内增一
一二

五三五七
三五
四〇一五
五
传舍西增一
一二
五四二四
五五
〇一四〇
左更东增三
一二
五四三二
五八三七
天大将军东增十五
一二
五四五六
三四
二六〇一
一三
一六三五
一八
三三四二
左更东增五
一三
一七一一
〇一
二八五八
天大将军东增十二
一三
一七二〇
二八
五二三五
一三
一九二四
〇一
一〇〇三
胃宿一
一三
二〇四七
一一
一七一三
传舍二
一三
三二四七

五四
五九四八
一三
四五五二
四二
三四三二
五
天苑十三
一三
四九一五
四一
五三〇九
天大将军东增八
一三
五三二八
二〇
〇〇三七
少卫西增五
一四
〇九二〇
〇〇一〇
一四
一八〇六
五六四〇
阁道三
一四
二二一五
二三二六
三
御女西增一
一四
二二三〇
〇四五〇
一四
二七〇八
〇三
三四三七
胃宿三
一四
三六四五
一〇
二五三七
三
一四

四〇二四
二七
四六三〇
三
天困南增十一
一四
四二五八
一四
二九二一
五
胃宿二
一四
四五五五
一二
二八〇八
一四
五三〇五
五八五五
一四
五五〇九
〇八〇一
五
大陵北增四
一五
〇四一三
一三一六
一五
一五二〇
二三
二二二七
天困二
一五
一五二五
一四
一八二五
天苑十五
一五
一六二〇
四三
四〇五〇
传舍三
一五
五一
三九二〇

天大将军东增十三
一五
四九一九
三一
二二二八
天大将军东增十四
一六
一二四八
三二
四八三六
天阴西增一
一六
一五四八
〇一
〇五三九
大陵北增五
一六
二四一〇
三八
五七三六
大陵西增六
一六
二九五七
三五
〇九三四
传舍四
一六
三一一二
五一
一三五〇
一六
五三〇五
八三
一一三〇
一七
一五一八
〇一
四七三四
天苑三
一七
一五五六
二八
四六一六
三

大陵八
一七
一六五三
二二
一三〇六
阁道南增五
一七
一六五五
四五
三〇一六
天苑北增十五
一七
一九一四
二四
二五二〇
大陵南增十六
一七
二一三五
一七
五
天苑二
一七
二二二八
三一
〇九一五
上卫
一七
二三〇八
七五
一八四五
五
大陵西增七
一七
二三三一
三三
四九三一
一七
二三三七
四三
三〇四四
一七
二四二〇
二九〇五
一七

三四三六
二一四七
胃宿东增三
一七
三六〇八
一四
二四四七
一七
五一三七
二四
〇八一八
五
大陵西增八
一七
五六五八
三三
二八二七
大陵七
一八
一四一三
二〇
五五三二
天廩三
一八
一八四三
天阴二
一八
二一三四
〇二
五一一九
五
天困东增十五
一八
二三三八
一八
二七四一
大陵西增九
一八
三七一九
三三
三八五〇
五
金鱼三
一八

四六一九
八五
〇四二二
大陵西增十
一八
四九四一
三三
四七三五
一八
五二〇〇
五三
五八五四
三
大陵内增十五
一八
五三一一
二〇
四四四三
大陵内增十四
一九
一〇五七
二六
五七二七
天廩二
一九
二九五八
二八二九
天廩南增一
一九
三二四一
三〇二七
大陵北增三
一九
四六二七
四一
一二二三
天廩东增十二
一九
一六
〇四五七
大陵南增十七
一九
五六一〇
一八

〇五〇〇
一九
五六三六
二〇
二七一七
五
一九
五九四六
六五
三三〇〇
五
天廩一
二〇
〇〇一八
〇五
五七一三
五
天阴三
二〇
三四九
〇二
〇四五六
二〇
一五三六
五四
一三四〇
天困东增十三
二〇
一五五〇
一九
三八三四
天苑一
二〇
一六三四
三三
一三三五
二
二〇
一九三五
二一
四二一五
大陵一
二〇
二九四三

三八
五七四一
大陵北增一
二〇
四一四八
四三二一
天园十一
二〇
五一三〇
五四
三三一五
五
大陵北增二
二〇
五七三五
四一
〇三二二
二〇
〇一二〇
五二
〇〇三八
五
九州殊口西增三
二一
〇三一六
二四
四二二五
大陵内增十三
二一
〇四二三
三一
三六三七
阁道二
二一
一一四八
三一五〇
三
九州殊口西增五
二一
一八三七
二四
五九四七
五
柱史北增一

二一
一八四八
一七五五
大陵六
二一
一九三二
二〇
三三一三
华盖五
二一
二四四〇
五二
四九五〇
五
天阴北增二
二一
二四四五
〇五
五一三九
御女一
二一
二九一〇
四〇〇三
二一
四一五四
四五二五
天廩南增二
二一
五八〇六
一三
三〇〇六
九州殊口西增二
二二
〇二三八
二二
四五四三
大陵内增十二
二二
一七〇〇
三一
四八一〇
天阴五
二二
一七二八

〇二
五九五七
天阴一
二二
三一五〇
〇五二〇
大陵五
二二
三五四二
二二
二三四七
二
大陵南增十八
二二
二〇
五五五八
五
二三
一九五三
五一
五〇一二
昴宿西增二
二三
三五一二
〇五
〇二四〇
毕宿西增二
二三
三九一七
一三
二二五七
毕宿西增一
二三
四五一五
四〇三六
五
昴宿西增三
二三
五一一〇
〇三
四一三七
大陵四
二四
〇六一二

二六
〇四二一
五
二四
一三四四
五四
一一二〇
天阴东增三
二四
一五四九
〇〇五〇
九州殊口西增一
二四
一七二四
二一
四七二八
五
大陵二
二四
二〇三〇
三四
二〇一二
五
华盖三
二四
三〇一七
五六
一〇一三
五
二四
三五二九
〇七一五
大陵东增十一
二四
三七四〇
三四
一四三二
柱史北增二
二五
〇三二〇
一八五〇
天船一
二五
一〇二四

三七
二六五〇
昴宿北增一
二五
一一二四
〇五
三二五一
大陵东增二十
二五
二三四八
二四
四九五二
二五
二五二四
二七
二九五六
二五
三二〇九
〇三
〇三四三
大陵三
二五
三二一一
三
五六二九
二五
三六〇八
五一
三八五〇
九州殊口一
二五
四五五〇
三
五七二八
五
昴宿一
二五
五〇二一
〇九〇五
五
九州殊口一
二五
五〇五一
二七

三〇〇〇
三
卷舌西增一
二五
五一一二
一二
二北三三
大陵东增十九
二五
五二五六
二三
五八〇四
天园十三
二五
五三二〇
五〇
五六四三
二五
五七〇四
五三
五二一九
二五
五九三〇
五九
四一一〇
昴宿二
二五
五九四二
二九〇二
五
少丞北增一
二六
〇一五四
五九
五三四三
传舍五
二六
〇六二四
五三〇六
二六
〇六三一
二一二五
五
昴宿五

二六
〇七三〇
〇三
五四四七
五
天柱三
二六
〇八二九
三六一〇
昴宿三
二六
一〇一六
三一三三
天园十二
二六
一七二一
五一
五一〇一
三
毕宿南增三
二六
二〇〇八
一四
二九五〇
二六
二二五一
一五
〇四〇二
二六
二五〇八
〇〇三七
三
天船二
二六
二七〇七
三四
三〇〇五
三
二六
三三三五
三六三〇
三
天柱二
二六

三三五四
七二
三五二〇
五
二六
四六五二
〇三
五二三七
五
二六
五二四五
二八
一三〇三
五
二七
〇二三一
五九五七
卷舌五
二七
〇七五四
一二
二一三二
五
二七
二二三四
二三〇四
二七
三三五〇
一三
五二〇〇
天船西增一
二七
三七四四
三〇
四二一二
天船西增二
二七
三九四四
三〇
三三四二
五
华盖二
二八
〇八二七

五五
五八五一
昴宿东增五
二八
一〇二一
〇一
五八三二
华盖一
二八
一一三〇
五五
二四四〇
毕宿南增五
二八
一七五八
一五
二一一〇
二八
二三二六
五三
一二〇七
五
天船三
二八
三一〇四
三〇
〇五二〇
二
天船南增五
二八
四八一五
二六
〇三四八
阁道一
二八
五五〇九
五
二八
五二四一
一二
五三一八
传舍六
二八
五五二一

四二
三一一七
五
二九
〇二四二
二八
〇〇二五
五
二九
一七〇五
一三
一七五五
天船内增三
二九
一七三五
二九
三〇三二
二九
三二四四
一一
一七五三
三
天柱内增二
二九
三六二二
七五
二八三〇
五
二九
四〇三八
一一
四七三九
九州殊口三
二九
二五
〇一〇一
三
二九
四五四三
五三
二四一五
月
二九
五二一九

〇一
一三二〇
五
二九
五九一二
一二
一三一七
月东增一
〇一
〇八〇一
杠五
〇〇五三
五四
二一〇四
一〇五六
二七
五五一八
五
卷舌一
一五二〇
二二
〇七〇二
天街西增一
二五五二
〇一
二三五八
五
〇一
〇八四一
四一
二五〇三
三
〇一
一二四三
〇五
五〇一一
天船五
〇一
一四〇六
二七
一五二二
三
卷舌三
〇一

二四一五
一四
五四〇五
五
传舍九
〇一
二七三六
三五
一〇四七
五
〇一
四一一〇
三六
〇一四八
三
砺石一
〇一
四二二五
五四三八
五
〇一
四五三一
二九
五三五二
〇一
五七三八
二八
二四五〇
五
天节三
〇一
五八三一
二〇三二
九旂西增一
〇二
〇〇一五
二〇
一一二七
五
砺石二
〇二
〇四三二
〇五
一六四一

卷舌二
〇二
〇六二五
一九
〇四五三
三
〇二
〇九五七
一二
〇一二一
五
〇二
一二三四
〇五
四六二二
三
〇二
一八一二
一九五七
天街二
〇二
二八四〇
四七二六
〇二
三六一八
五五
五六四五
五
九旂西增二
〇二
三八二四
二一
四三五三
五
传舍八
〇二
四一五八
三八
二六四三
五
传舍七
〇三
一二五五
三九

三二二三
五
〇三
一四一五
二五
〇八三九
毕宿内增十一
〇三
一六二四
四四五八
毕宿三
〇三
一六二七
〇〇三四
毕宿内增十二
〇三
三二一三
〇三
四一四九
一六
二六二六
天节一
〇三
四一五七
五六五三
五
〇三
四四〇三
二四
二〇三七
〇三
四七一〇
〇二四四
卷舌东增五
〇三
一六
四四二四
〇三
五六二五
三九
〇一四九
五
毕宿二
〇三

五六四二
〇三
四三二七
五
〇三
五七三一
四〇三二
五
杠内增一
〇三
五八五一
五三
一五三〇
五
杠三
一三一二
五七
一一一〇
上丞
一七一四
四五
一〇五六
五
一七五九
〇五
四六一二
五
一八一〇
三〇
四九一八
九斿一
二〇三五
二〇
五四〇六
五
二一二五
〇五
四七一六
五
九斿西增五
二一三八
三八
二七一三
毕宿南增十三

二一五一
〇五
五二五五
五
九州殊口五
三〇五八
三〇
二八二一
积水西增一
三一四七
二九
三二五三
五
砺石三
三一五六
〇三
五八四一
五
天街一
三六三七
二九四六
五
天街北增二
三六五三
三五二一
五
五二四六
三八
二四二〇
毕宿一
五三一一
〇二
三五五八
三
天街北增三
五四四二
〇一
五
〇五
一〇一八
〇一
一二三六
〇五
一二一〇

一一
四六四五
五
五帝内座北增二
〇五
二二一二
六一
三八一〇
天节二
〇五
二七〇七
〇五〇六
五
五帝内座二
〇五
三四〇七
五八
〇六五六
五
〇五
三四三〇
一八
五三二〇
五
卷舌东增三
〇五
三六一一
一二
五一四九
九旂二
〇五
四五五三
二四
二四一三
五帝内座内增一
〇五
五〇一三
五八
天柱内增一
〇五
五二四〇
三九一六
〇五
五五五三

二六
一二〇七
五
天节五
〇九三〇
三二三二
五
一一二二
二八
五〇五九
毕宿五
一二〇〇
〇五
二九四九
一
卷舌东增二
二二〇六
一二
一七四八
三四五八
五五一四
附耳南增一
五二一四
一九一九
上丞东增二
五三〇〇
四二
五
五四五二
一二三五
五
一四〇〇
二六
九斿三
二八〇三
二七
五〇四〇
五
二九〇二
四五
二〇一七
四一二八
五〇四〇
五

传舍东增二
四六一四
三九
二八一八
天柱内增三
五〇〇〇
七二
四七二〇
五二二五
〇二四七
二四
三四五九
一〇四九
二八
〇八五一
五
一七三九
一五
二五三〇
上丞东增一
一九四〇
〇四五四
五
上丞东增三
二三五四
四一
二七三〇
五
九旂五
二六〇〇
三五
〇四五二
九旂东增三
二八四六
二七
三〇四九
屏二
三〇〇六
四五
〇〇一八
三一〇〇
一六
四八五五
诸王六

三四二〇
四〇二三
五
三八四六
三一
二六〇〇
参旗西增十一
四一〇九
一九
五七一五
四四五一
三二
四九一三
参旗五
四五五三
一三
三一二〇
杠二
五三
二九一八
传舍东增四
四八三二
三七
三八一〇
五一四八
七二
三六五〇
五四四〇
二〇
〇二四二
勾陈西增一
〇七三〇
四五〇〇
诸王北增一
〇一
四四一一
御女二
一二〇二
二四二五
参旗北增一
二六二七
二八〇〇
玉井二
三八〇二

二九
四八三〇
五
五车西增二
二〇
四九一〇
参旗一
五四一五
一六〇七
五六四二
二〇
五三五一
五九五五
一二
二四〇二
五车西增三
一〇
〇一二〇
一八
五八〇〇
五
参旗三
一〇
〇七一一
一一
〇九一七
天高二
一〇
〇九五八
〇三
四〇三五
参旗二
一〇
四五三四
〇六三一
天柱一
一〇
五一二〇
七一
三三四六
五
传舍东增三
一〇
五二〇八

三九
三四〇七
杠一
一一
〇一五六
三三四〇
五
一一
〇五五〇
三一
三四一一
玉井北增一
一一
二六一八
二七
一六五六
参旗北增二
一一
二六五八
一九〇六
五车西增一
一一
三三〇五
二〇
五三〇二
玉井一
一一
三七五五
三一
三四一〇
玉井三
一一
四二二〇
二七
五三四八
三
五帝内座四
一一
四八三四
五六
〇五五三
屏一
一一
四九三五

三九
〇五二八
参旗北增三
一一
五一二八
三九〇〇
玉井北增二
一二
二七
一七五〇
五帝内座一
一二
〇三三二
五七
四七二七
五车西增七
一二
〇七二二
一四
五二三五
五
军井一
一二
一二二〇
三四
四五三九
五
一二
一二四五
三〇四〇
诸王五
一二
二〇二四
五〇二九
军井二
一二
二〇四三
三五
五〇二五
五
诸王北增二
一二
二五五八
〇二

一九〇三
五车西增八
一二
三四四五
一四
〇一四七
五
一二
三六五九
三〇
三三五〇
一二
四二〇八
三〇
五七〇五
五
少卫西增一
一二
四二四一
四二
四九二八
五帝内座三
一二
四三一〇
二四二三
一二
五六五六
二五五五
五
一三
〇一五七
八三
三一二〇
五车一
一三
〇四三三
一〇
二四五三
一三
〇五四五
一四
二二三七
五
一三

〇六三二
一三
三二二〇
一三
一三
二二五一
天高一
一三
一二三六
〇一
一四三四
一三
一五〇〇
三一
一〇一一
一
一三
一五二六
二九
五二五二
一三
三六五八
一三
〇五三四
天高南增一
一三
五四一八
一六〇八
一三
五八四八
二〇
〇七二四
五车西增六
一四
〇三四一
一五
五
天高内增二
一四
一一五五
〇二
三〇五九
参旗北增五
一四

一二三四
二一三二
五
军井三
一四
一二四七
三六
一三五九
天高内增三
一四
二〇二〇
〇一
一四〇六
天高三
一四
二三五二
〇三
〇五三四
一四
二五三二
三五
二三一〇
五
诸王四
一四
二六二九
〇一
四二四二
五车西增五
一四
二六四七
一六
三二二三
五车西增四
一四
二九三五
一六
八谷西增一
一四
三九五一
三四
〇一三四
柱二
一五

〇三五八
一八
一〇一〇
丈人二
一五
〇八三七
五八
三八三四
柱一
一五
一六一〇
二〇
五四二四
军井东增一
一五
一九五二
三七
〇三四二
一五
二七二六
一一
四三四四
五
一五
三一四二
二〇
三〇〇一
八谷西增三
一五
三四四〇
三二
二三一四
八谷五
一五
四三五三
三〇
五一〇六
五
柱三
一五
五一五二
一八
一五一四
八谷西增二

一五
五七一四
三二
五五一五
参宿西增五
一五
五八三六
二三
三一一九
五
参宿内增三十七
一五
五八四七
三〇
五七四四
五
厕二
一六
〇七二五
四三
五七二四
三
一六
三三四二
一九
三七三九
参宿西增三
一六
三四四七
二五
三四四七
三
一六
二四
〇五二四
一六
五五四六
二一
天潢三
一六
五五五三
三四〇六
一六
五七二六

二一
二一〇七
五
一六
五九五八
〇一
〇三〇三
天潢五
一七
〇〇一六
一五
二三一八
五
厕内增一
一七
〇三一四
〇六五〇
一七
〇五〇四
二八
三三二九
天皇大帝
一七
〇九一五
〇一四一
一七
一一五一
二九
二四五〇
一七
一九四二
四三
二〇二八
五
参宿五
一七
二二三三
一六
五一三〇
二
天潢内增一
一七
三四一七
一〇

一三二〇
参宿西增十一
一七
三五五〇
二〇
〇八一八
五
天潢内增二
一七
三八〇四
一〇
三五四四
一七
四一一三
三七
二三五二
厕一
一七
四一
〇六二八
三
一七
五五一九
三五
五三三三
五
八谷北增十三
一七
五六三五
三五
五六二一
勾陈五
一七
五六四五
六五
一〇一〇
天潢一
一八
〇〇二三
一〇
四六〇二
一八
〇八二二
二四

二一二九
咸池三
一八
一三五四
一六
五八三九
五
天关南增一
一八
一四四四
三三〇二
五车二
一八
一六四一
二二
五一四八
一
五帝内座五
一八
一七〇〇
五七
五七四〇
五车北增十八
一八
一七三五
二三
一五〇八
参宿内增三十六
一八
一九〇五
三〇
三五一二
丈人一
一八
三五四四
五七
二三四一
二
参宿内增十二
一八
四六一〇
二〇
参宿三
一八

四六三八
二三
三六〇七
二
参宿内增十三
一八
四七五〇
一七
二〇二五
五
一八
五五〇六
〇一
二〇一二
五
咸池一
一八
五五五八
一八
三四二三
五车五
一八
五八五六
〇五
二一三四
二
老人西增四
一九
〇五〇〇
二七三〇
一九
一一四八
一四
〇七三一
五
伐西增二
一九
二二五八
二八
四二四五
伐三
一九
二四一七
二九

一四三七
三
伐二
一九
二四五〇
二八
四四二三
伐一
一九
二七一一
二八
一〇一七
五
诸王三
一九
二七五六
〇一
五一一四
伐东增一
一九
三一四八
二八
一〇四五
五
一九
三三四八
三九
二九二九
五
一九
三六〇六
一九
二四一〇
天潢二
一九
三八四〇
一一
一〇五〇
五
勾陈内增二
一九
四二〇五
四七五五
参宿二

一九
五二四四
二四
三三二三
二
八谷内增十二
一九
五五四一
三四
五二二八
觜宿二
二〇
〇〇五一
一三
五一一九
五
觜宿一
二〇
〇七一八
一三
二五〇二
参宿内增三十五
二〇
二〇二五
三〇
三四五〇
五
参宿内增一
二〇
三〇四一
二五
五八四七
觜宿三
二〇
三一二八
一四
二五八
五
八谷内增十一
二〇
三一三〇
三四
一五三五
厕南增二

二〇
三五〇〇
四五
二〇
三五二〇
五〇四三
五
诸王南增三
二〇
四八五五
四〇三二
参宿内增十五
二〇
五四三六
一九
一六〇三
五
咸池二
二〇
五九二三
一六
二〇〇三
五
参宿一
二一
〇六四五
二五
二〇一七
二
六甲南增一
二一
〇九五五
五〇
三四三八
二一
一〇二六
五五
四二二六
二一
一二二八
〇二
一四二一
三
厕三

二一
二一二〇
四五
四九五八
三
六甲五
二一
二七五五
五七
五三五〇
二一
四三四九
二一
五六一二
五
二一
〇五二四
诸王二
二一
五一〇七
〇二
二九二三
天关南增二
二一
五四二八
五三四三
二一
五七三八
三三
五二〇七
二二
一七〇〇
四二二五
二二
二一五四
二五五四
二二
二四五二
三八
一五三〇
勾陈内增三
二二
二八三七
六五

四二五四
天关南增三
二二
四四二三
二〇五七
二二
四八四一
三三
三
子二
二二
四九五六
五九
一五三一
三
八谷北增十五
二三
一一〇二
四五一〇
二三
一二〇一
三八〇一
二三
一六四〇
五五
五〇四〇
五
水府西增二
二三
一七一六
五七三九
二三
一七三七
一六
五九五五
水府西增一
二三
二三四四
三三二八
天关南增五
二三
二四二二
〇五
四三二三

二三
三〇三八
三八
三二
二三
三六〇九
一七一九
三
二三
三九〇二
三三
〇八三五
子一
二三
四七二三
五七
一六〇六
参宿东增三十四
二三
五四三二
三〇
五八五八
五车北增十七
二三
五四五五
二六
二二三九
诸王南增四
二三
五五〇三
〇一
〇六三一
二四
〇二二八
三八
〇一一八
水府西增三
二四
〇九三七
八谷三
二四
一二二三
三二
三九五七

五
二四
一五二四
一五
四三四一
五
二四
一八五四
三三
二八一〇
参宿东增二十二
二四
二三一〇
二一
三七五四
二四
三一二九
一八〇二
水府西增五
二四
三一五四
三一一三
二四
三五三八
一三
五〇三三
柱五
二四
四二三五
一五
四一〇七
五
二四
五三三七
三三
二七〇三
五
诸王一
二四
五五三七
一八一五
五
勾陈一
二四

五九四三
〇四一〇
二
二五
〇七二三
〇三
一一四四
五
二五
一〇〇〇
一六
〇四二六
一
二五
一三〇八
三五
二九四二
司怪南增三
二五
一四一三
〇三
四四〇一
二五
二〇四八
三七
三九二七
子东增一
二五
二八〇九
五八
四四三一
五
二五
三五〇五
三二
一三三二
八谷二
二五
三五二七
三二
三〇五〇
五
二五
三九三一

三六
二四四〇
五
司怪一
二五
五七二八
〇二
二八〇五
五
参宿东增二十一
二五
五九一〇
二一
三八五〇
老人北增三
二六
〇五〇四
一六三〇
五
参宿东增二十三
二六
〇五四一
二六
五六〇四
参宿东增三十三
二六
〇六三二
三二
五一五〇
参宿东增三十二
二六
〇七二〇
三三
〇二一〇
勾陈内增五
二六
一〇二七
二八三五
五车三
二六
二〇三一
二一
二八二一
二

八谷一
二六
二一二三
三〇
四九〇二
五车四
二六
二一四五
一三
四四一九
八谷东增五
二六
二三二八
三一
五一〇四
五车北增十六
二六
二五一二
二二
二七五二
天柱五
二六
二九〇五
三一五〇
五
天柱东增五
二六
三〇三八
二八〇〇
五
司怪内增一
二六
三一三五
三五〇三
五车北增十五
二六
三七二五
二四
二五二一
司怪内增二
二六
〇一
〇四四三
参宿东增三十一

二六
五六三五
三四
〇四三九
二七
〇一〇五
一三
五〇〇一
五车东增十
二七
一九
三一四八
二七
〇六三八
一八
〇二五六
司怪二
二七
二二二四
一二一九
五车东增十一
二七
二五〇六
一九
三一一四
勾陈二
二七
三四三〇
五四一〇
三
参宿东增二十
二七
一九
一九一八
五车东增九
二七
四五〇五
一五
〇〇五九
二七
五一二三
三四二五
二七
五六四〇

〇三
四八三一
二八
〇〇一三
三九
五七三五
二八
〇一三〇
三五
二八〇〇
五
司怪三
二八
〇三二五
〇三
二一三三
五
上卫西增一
二八
一三二八
四二
一五一七
水府一
一八
一六一七
四二一六
厕北增五
二八
二二三四
三八
二四二六
五车东增十四
二八
三三四二
二五
一五三二
八谷东增二十
二八
五二〇九
三六
三三二〇
参宿东增三十
二八
五三三九

三四
三六二六
厕东增三
二八
五四五〇
四二
三八二三
上卫西增二
二八
五五〇七
四五
五八二六
五
二九
〇三三七
六三
八谷东增二十一
二九
〇九四二
三八
〇四三〇
五
司怪东增五
二九
一五二五
〇三
三九五九
水府二
二九
一九〇一
一四四九
二九
一九一四
一九三〇
孙二
二九
二八四九
四一四二
五
八谷东增二十六
二九
三二五五
三五
三四三〇

五车东增十三
二九
四三〇二
二二
五九三二
井宿北增一
二九
八谷东增二十二
二九
四八一八
三八
二〇五二
五车东增十二
二九
五〇五二
二二
五六三四
二九
五一三三
八谷东增二十五
二九
五五二二
三五
五七三四
二九
五六〇〇
二七五〇
二九
五七一〇
一六〇二

清史稿卷三二　志第七

乾隆甲子年恒星黄道经纬度表二
黄道鹑首未宫迄鹑尾巳宫，凡七百九十二星，如左：
〇五五八
三〇一〇
六甲一
五六
一八〇三
水府三
一七三一
八谷东增三十四
一二二三
三〇

〇二五七
钺北增一
一八〇五
一八四八
一九四九
一〇
五三一三
三〇一二
一一
一〇三〇
参宿东增二十八
三八一四
二九
四二〇〇
八谷东增二十七
四三二四
三五
〇二三〇
四五〇〇
一三
二八二五
座旗西增一
五七四〇
二五
五四二〇
五
八谷东增二十八
〇一
二二四五
三四
五〇三六
参宿东增二十九
〇一
三七一四
三四
井宿一
〇一
四三一〇
五一二二
三
〇二
〇一二五
五九
二三〇七

座旗西增二
〇二
〇二五〇
二三
二〇五四
六甲二
〇二
〇三四五
五三
四七五〇
五
参宿东增二十七
〇二
三一
一二三〇
八谷东增二十三
〇二
〇九三〇
三八
一二三〇
八谷东增三十三
〇二
一〇五二
三三
〇三〇〇
八谷东增二十四
〇二
一六二〇
三八
一二一二
八谷东增三十二
〇二
三五三八
三三
三四五五
井宿北增二
〇二
三七一七
〇九三〇
〇二
四一四九
一八
四五四四
〇二

四二五〇
一八
〇五一八
孙一
〇二
五三五六
五八
〇三二九
五
井宿二
〇三
一三二〇
〇三
〇六〇三
上卫南增三
〇三
一八二七
二六三八
五
上卫
〇三
三四三〇
四五
五九四六
五
军市一
〇三
三七五八
四一
一七四七
二
四渎南增五
〇三
五一五七
二三
孙北增一
〇三
五二〇四
五三
二四二四
三
〇三
五四三五
二三

三四二六
参宿东增二十四
〇二〇五
二七
三九五〇
五
座旗五
〇五二三
一九
一六三四
五
一一二五
一六
五
一一四六
一六
一〇三五
五
八谷东增三十一
一一五七
三四
〇〇二〇
一二四六
四六三〇
参宿东增二十五
一九〇三
二八
〇二五八
座旗三
二一
二一二二
五
参宿东增二十六
四一五八
三〇
一八二〇
五
八谷东增二十九
四七〇五
三六
二一二〇
五
孙北增三
四八三八

五六
四四三八
五
井宿北增三
五一一六
〇五
四七〇五
四渎三
五五三三
一五
五四一九
四渎南增三
五五五四
一八
二二四六
五
五七三九
五六
四辅一
〇五
〇〇一八
五一一五
座旗一
〇五
〇三五七
二五
〇五
〇五〇七
一四五七
井宿北增五
〇五
〇九三九
〇五
〇四五〇
〇五
一四一四
二〇
二六三二
〇五
一四四二
四四三八
五
六甲三
〇五

二五二五
五七
〇六三三
井宿三
〇五
三一一八
四七一九
二
八谷东增三十
〇五
三四五六
三五
二四三〇
五
勾陈三
〇五
四〇二五
七三
五三〇八
一五二二
〇五
五二〇〇
井宿五
二一三七
〇二
〇一三〇
三
二三三四
一八
四五〇八
三三〇二
〇五
二七三四
五
四渎北增一
四九三一
一三
一二五二
孙北增二
五九二三
五三
四七三七
五
〇五五四

三六一七
五
〇六五六
一五
五二四七
座旗南增三
一一一五
一五
二八〇七
一六四七
五〇二七
二〇二八
一五
三一二二
座旗二
二二二二
二二
〇九一四
五诸侯一
三二三二
一〇
五九二五
三七五三
一〇
〇七五七
井宿南增十一
四七五七
一〇
一〇一三
四辅二
〇一二五
六三
五〇二五
军市内增一
〇一四八
四一
四六二三
五
军市内增二
〇六二五
〇五三六
五
一〇四一
四二

二一二五
五
四渎北增二
一九四六
一四
二五〇〇
内阶西增二
二〇〇二
三六
五七一七
二二三九
〇一
一一一五
座旗东增五
二五二三
一五
一一三三
军市二
二六五七
四一
一九二四
五
四渎二
三四四〇
一四
五六四四
五
井宿内增十二
四九三五
三一四七
天鐏西增一
五四四六
〇二
二九〇九
阙邱一
一二五六
二〇
三二一八
女史东增一
四六五〇
天鐏西增二
四七一三
〇三
〇七一二

御女三
五〇四〇
八一
五八三三
井宿内增十三
五三一九
四〇一五
内阶西增一
一〇
二一五五
三二
四八一九
五
一〇
三四〇一
三九
三二〇八
一
天鐏三
一〇
三七二〇
〇一
三〇一四
四辅南增一
一〇
四二五八
六一
三八四七
天狼北增一
一〇
四四三八
三七
一九三八
五
一〇
四七五三
一六
四三三五
一〇
五九一〇
四三二〇
四渎一
一一
〇九一二

一一
四九〇三
座旗东增十一
一一
一〇〇二
二七
四四一四
一一
二四三一
〇二
〇五二七
三
一一
二七二五
〇〇一一
老人
一一
三〇五九
七五
五〇一九
一
四辅三
一一
三六五五
六二
五一一五
军市内增三
一一
四二〇二
四三
五三一九
一一
五一三五
一八
二六三五
五
五诸侯二
一一
五四〇四
四三〇七
五
一二
〇三〇七
六五

一二
〇八一三
二六
五三五八
五
天鐏北增三
一二
一九三〇
二一二五
一二
三七〇九
二七
二六三五
天狼北增二
一二
三七五三
三四
四四三四
五
内阶西增三
一二
三六
四一〇〇
五
天鐏内增五
一二
五四一二
〇一
四一〇五
井宿内增十五
一二
五六一三
三四二五
弧矢西增一
一二
五七一四
五三
五五〇〇
一三
〇五五三
一八
二四二一
五
一三

〇九二五
〇二五一
五
一三
一五〇二
一四
二八一一
五
一三
一八四六
〇二
二九五六
天狼北增三
一三
二九二九
三六
四一五〇
老人北增二
一三
三八四二
〇五一九
三
军市三
一三
四二
五五三三
一三
五八三五
一三二五
天狼东增五
一三
五八三七
三九
四二〇〇
一四
〇二三九
二六
四五三八
一四
〇六五一
一三一三
一四
一〇四九
四三

〇三二四
一四
一九二九
四二
四六三二
军市五
一四
三五三四
四八五二
五
一四
五〇二六
五五
一二〇五
五
天鐏二
一四
五六三六
一三〇七
三
五诸侯内增一
一五
〇八二五
〇五
三一〇六
一五
一二〇四
〇五
四〇三七
天鐏一
一五
一六五五
〇二
五五四一
五
五诸侯三
一五
二三一〇
〇五
四三三五
北河一
一五
二九五五
四五一〇

五
一五
三四三九
〇一
四〇五八
五
阙邱二
一五
二二
三五二〇
五
阙邱东增三
一五
五八一七
二二
四五四〇
五
一六
〇二四一
三八
〇一五〇
三
阙丘南增五
一六
〇四〇三
二六
三二四一
五诸侯北增二
一六
〇七五八
〇九二三
五诸侯北增三
一六
一五五一
〇五
五八二〇
阙邱东增二
一六
一九〇六
二二
二九一六
北河二
一六
四〇二〇

一〇
〇三四八
二
一六
四五四五
〇一
四一五五
一六
四六二九
二九二八
阙邱东增一
一六
五〇三四
二二
一九一〇
北河北增一
一六
五五二八
一三
一八一三
五
北河北增二
一七
〇八二二
一二
五二四九
五
一七
五一
二三五七
二
军市东增五
一七
二六二五
一〇一三
五
水位西增一
一七
三三三四
一〇
一六一二
上台西增二
一七
三四三九

二六
一〇四五
五
上台西增三
一七
三四四三
二五
五八五五
五诸侯四
一七
四六三四
〇五
一一〇一
五
弧矢内增二
一七
五七三一
五〇
一六〇〇
内阶西增五
一七
五九〇〇
三八
三八五〇
五
一八
〇四一五
三三〇〇
五
南河一
一八
〇四五八
一二
三六四二
五诸侯北增四
一八
二〇三六
二六一五
五诸侯增五
一八
二八二九
一四二六
南河二
一八

三六五二
一三
三一三〇
三
水位一
一八
四一三一
四五一八
一八
四六一六
三五四五
五
南河北增一
一八
四六二三
一二
五一五一
水位北增二
一九
〇〇一七
〇五
五〇二一
一九
〇〇五二
三六
五六五〇
一九
〇二五六
二五四六
五
上台西增一
一九
〇三〇四
三〇
三一二六
五
南河南增二
一九
〇三一四
一四
四九一四
北河北增三
一九
〇五四七

一二
〇一四一
五
一九
一四四五
四三
五九三五
内阶一
一九
二五三二
一二三四
北河三
一九
四一〇九
三九二七
二
积薪北增一
一九
四六五二
二四二五
弧矢一
一九
四八三〇
二九三七
二
二〇
〇五一八
〇三
〇二二三
水位北增三
二〇
〇五三二
〇二
四七一九
三师一
二〇
二四一〇
五四四五
五
南河南增五
二〇
五五四〇
一九
三七五八

弧矢北增五
二〇
五七二六
五三四九
二〇
五九〇七
一八
一三五一
南河南增三
二一
一三三三
一八
〇六二二
积薪东增二
二一
一四五九
〇一
五七一九
内阶三
二一
二三四九
五五〇三
五
二一
三〇五三
〇二
四〇五九
少辅北增一
二一
三七四五
五三
三八三〇
三师三
二一
三八六
二八五〇
五
五诸侯五
二一
四〇一二
〇五
四四三八
五
二一

四四五二
一二三八
三师内增一
二一
四三二六
四八一〇
五
弧矢北增三
二二
〇三三四
三六五一
五
南河三
二二
一五三一
一五
五七五五
一
内阶五
二二
一八五二
四二
一九三五
五
积薪东增三
二二
二四五八
〇一
二二二〇
五
阴德北增一
二二
三四〇七
五八
三二五三
五
二二
四一一〇
一五三七
五
水位二
二二
四一二二
一〇

二〇一五
二二
四六五二
五一
一三四〇
二三
四八二五
三八三〇
五
阴德一
二二
五四四七
五八
一一一三
五
二三
一九〇八
四一
二六〇〇
二三
二七三一
二五
二〇一七
水位北增五
二三
二八三四
五四四一
爝西增二
二三
三四五八
四三一一
爝西增三
二三
三九二八
一一二六
五
二三
四七二五
七五
〇六五〇
爝西增一
二三
四九一一
二七一五

上台西增四
二三
五八三八
一三
〇四二一
五
二三
五九三〇
三二五七
五
二四
〇七二三
一五一七
五
老人东增一
二四
一二三八
七二
五一一四
三
二四
三四一三
五二四六
二四
五二四六
〇八〇一
二五
〇三
一二三五
二五
三〇三〇
〇〇二一
爟内增五
二五
三二二三
〇五
三六〇四
爟一
二五
三九四九
〇五
一八四四
内阶二
二五

四一一八
四二
五
二五
四一五二
三〇
二九二七
大理一
二五
五二三八
一二〇五
五
二五
五四二六
〇一
一九一三
五
弧矢二
二五
五七一六
五〇
三八五六
二
二六
一八
五三〇〇
五
二六
四七一九
五八
三一五五
三
三师二
二六
五一
五二一七
二七
〇三二二
四四一五
五
水位三
二七
〇三三四
〇五三〇

五
二七
〇七二六
四五四八
五
二七
一三一〇
四五
二七
一四二八
二四一五
五
二七
二三〇三
二七三二
二七
四二三〇
一八
〇六一〇
二七
四五二二
〇二
一七五二
五
水位东增十一
二七
四六四二
二四三五
大理二
二七
五三三八
一二〇五
五
二八
一〇二六
一七
〇六二四
二八
一一二六
三五
一八〇二
爟二
二八
一四三三

二〇三三
二八
一七二六
三二
五四〇五
二八
一七四〇
三五
〇九一三
二八
二二四〇
三八
三五〇八
五
爟三
二八
三七二八
二五四三
二八
一七
四八二七
二八
五二一三
二七三一
文昌北增一
二八
五三〇〇
二五一七
五
二八
五五三二
三〇〇〇
后宫
二九
〇八二四
二九三八
五
二九
一四四四
二一
二八四二
五
上台一
二九

一五四九
二九
三四三二
上台南增五
二九
二二二〇
二五
〇一五五
二九
二四〇八
二三
四七五〇
五
二九
二九一八
〇五
一〇三六
文昌五
二九
三二五〇
三三
二五五六
五
二九
三六四五
五〇五五
二九
四三〇三
三六
〇四二五
五
二九
五四五八
二四五三
三
五三四五
文昌一
〇四一三
〇九二二
五
弧矢北增十一
一一〇五
三五
〇三一〇

弧矢北增十二
一一一八
三七
三二二五
五
鬼宿西增二
一二〇六
〇一
〇二三九
一八〇四
一三
三七〇五
一九二〇
一三
五一三一
上台二
二一五八
二八
五七一〇
爟东增十一
五九四八
四一一九
一〇
一九〇六
鬼宿南增三
〇一
〇五二四
〇二
〇七五一
大理东增一
〇一
〇五五三
六三
三一三〇
文昌内增三
〇一
二〇三八
三六
三七二五
〇一
二三一〇
四五五〇
外厨西增一
〇一

三四三三
二二
三七三五
轩辕一
〇一
四三二二
二三
四一四七
文昌南增五
〇一
四六一五
三三
四五一一
鬼宿二
〇一
五〇二九
〇一
三二三三
五
轩辕西增十一
〇一
五六四九
一二
一〇四六
〇二
〇五一一
三一三二
鬼宿一
〇二
五
天枢西增一
〇二
一二五六
二七一八
五
〇二
一九二二
一四五八
鬼宿南增五
〇二
一九五八
二二一六
〇二
二四二四

四五二六
〇二
二九一四
五八四九
五
弧矢五
〇二
三一一三
〇三〇八
鬼宿内增一
〇二
三八一九
五二〇〇
文昌二
〇二
四一四九
四二
三九〇六
轩辕西增二十二
〇二
四五五三
一〇
二三四〇
五
〇二
四九四五
三二
一六一六
〇二
五七四四
一四
一八三三
文昌内增二
〇三
三九三〇
五
天枢西增二
〇三
二〇二四
五〇
三五〇五
〇三
三八一〇
〇一

三一一八
积尸北增一
〇三
三八五三
〇一
三四一〇
上台东增六
〇三
四三四五
二五
四九三六
五
〇三
四四三五
一四
五九四一
五
〇三
四五二二
三四
五六二二
三
积尸东增二
〇三
五〇〇九
〇一
一八三七
积尸南增三
〇三
五〇二五
〇一
〇六二二
轩辕西增十二
〇三
五一一二
一二
三五三四
五
〇三
五一一六
三五
二二一八
五
轩辕二

〇三
五六一五
二〇
五〇五三
鬼宿三
〇三
五八〇〇
〇三
〇九四一
弧矢北增十五
〇五四三
四二
三六四〇
轩辕西增二十一
〇八〇二
一〇
一五一二
轩辕西增二十
一一〇一
一〇
二一四七
庶子北增一
一一五〇
七三
〇六三四
二三〇一
三一五〇
轩辕西增五
二五五〇
一四
二六〇一
一〇
二四三四
外厨南增十五
四一一九
三二
三〇一七
轩辕西增十三
四四四二
一二
二九〇一
庶子
七一
二五二〇

天枢西增三
五一二一
五一
二四三二
五
五二二一
一四
三七四六
五五二四
四二
五三一〇
五五五一
一〇
〇八二四
〇五
三二
〇六二七
〇五
〇七五二
三二
五九一〇
〇五
〇三四六
弧矢南增二十四
〇五
一二五七
六三
四七二一
三
〇五
一九二四
三九
〇四四五
弧矢南增二十
〇五
三二〇六
五八
二五〇五
三
〇五
三四二七
三九〇一
上台东增七
〇五

三六五九
二八
五八四〇
文昌三
〇五
四五一七
三八
一四一〇
五
〇五
四九三〇
外厨西增二
〇五
五八二九
二二
二四三二
一四四六
〇五
二〇三六
一五三七
一〇
三〇〇五
外厨西增三
一七二二
二二
二八五八
弧矢北增十三
二四〇六
三八
二〇四〇
五
外厨南增十三
二九四〇
三四
四四一〇
五
外厨一
三一〇九
二二
三〇一〇
上辅
四三三〇
五七
一三〇三

三
柳宿一
四四〇三
一二
二五三七
四五四〇
一〇
三七四八
轩辕三
五八一〇
二〇
〇四二〇
轩辕西增三
五九二八
一七
四七四一
〇三一四
一二
三四〇六
上辅东增一
一三二〇
五七
三〇三〇
一二〇〇
〇一
三七一五
一六三七
〇五
三八五八
柳宿北增五
一七二二
四四五八
弧矢三
二〇三四
五七
四四〇五
二二一〇
〇二
一六一六
二二五〇
轩辕西增二十三
二七一二
一四三九
三〇〇四

一七
四三〇八
柳宿二
三八一四
一四
三八〇五
五
外厨南增十二
五〇三一
三四
一八二四
三
庶子南增二
五四〇四
〇四五四
外厨南增十一
〇五〇〇
三四
五七〇〇
轩辕西增十五
〇八五八
四六〇二
一五〇六
三一
二九一七
一六一〇
一七
五六〇〇
柳宿内增一
三二四九
一一
五八二三
五
三五五八
三四
三六四〇
柳宿三
四四一二
一四
一七一〇
柳宿五
四六五二
一一
〇七五九

四七五六
〇一
五三一六
鬼宿东增十一
四八五一
〇一
三六四五
尚书西增一
五八三三
五二一〇
〇五三三
三五
五〇〇六
二〇〇四
一一
三五〇〇
五
五鬼宿东增十二
二一四一
〇七五六
外厨五
三一一七
一六
四八一五
三一三三
〇五
三〇三二
三七〇〇
二四
三五四三
轩辕西增二十四
三七四五
〇五
二三二四
五
帝
七二
五八二六
二
鬼宿东增十三
一〇
〇二四〇
三九三一
一〇

〇二五二
二五
柳宿北增三
一〇
〇三三四
〇五
〇六二七
内平西增五
一〇
〇三五七
二〇
三五三七
轩辕北增一
一〇
一〇一七
一九
一九三〇
五
一〇
一三三二
二〇
四二四〇
庶子北增三
一〇
二四二〇
七三
五九四四
弧矢东增二十一
一〇
三〇一二
五八
〇四二七
五
内平西增三
一〇
三〇五六
二四
二四三〇
轩辕内增二
一〇
三〇五七
一七
五四〇六
一〇

四七一二
二〇
一七四〇
一〇
五六一五
〇一
〇〇五四
天璇西增二
一〇
五七四二
四三
四五三六
五
天璇西增一
一一
四二
三〇〇〇
五
一一
〇〇一八
一一
〇〇〇三
一一
〇五二〇
〇一
一三四五
一一
一三一五
一九
五七五三
五
上辅东增二
一一
二〇二〇
五六
〇六三〇
一一
二二〇七
〇一
五五五二
弧矢东增二十三
一一
三三三一
五九

四二三八
一一
三五〇〇
四〇〇五
一
外厨内增五
一一
三八三〇
二四
二七〇〇
一一
四二二八
一〇
二三五一
轩辕西增二十五
一一
四五四一
二一五七
天璇西增三
一一
五〇五二
四八三〇
五
外厨二
一一
五八〇三
二四
二八一〇
三
中台西增一
一二
〇二二一
二九
四二三四
一二
一〇一九
一七
四五〇〇
内平北增二
一二
一一三三
二四
五二一九
天璇西增五

一二
一五五四
二八一八
外厨三
一二
一六〇八
二〇
二六一四
五
少尉北增一
一二
二〇〇八
六一
五七二〇
内平三
一二
二九二七
二〇
〇六二五
一二
三四二八
四八五八
柳宿北增二
一二
三五四四
〇五
三六〇八
一二
三六四〇
六一
四三二〇
三
一二
四三〇二
二九
四四四二
一二
五〇三六
二三二七
轩辕五
一二
五四〇〇
一七
五二〇七

中台西增二
一三
〇三四〇
二六
四三二二
五
一三
五八四五
鬼宿东增十五
一三
〇五五四
〇一
五六〇七
少尉北增二
一三
一七四三
六一
内平北增一
一三
二二三二
二三
二五四一
一三
四九〇五
一一
〇三四五
一三
五六一〇
二八四六
一四
〇〇四一
二三
五〇四五
一四
一七一三
五一二七
一四
二四四九
三二
五五二三
一四
二七三二
一五
二一〇三

天理一
一四
一七〇四
一四
四七三九
三〇
一八四〇
弧矢东增二十二
一五
〇〇四一
五八
二〇三七
二
轩辕内增二十六
一五
〇六〇五
五五四八
一五
一六五八
二四
一八四四
轩辕内增二十七
一五
三〇一六
一一
二三二六
一五
四七一二
四二
五八一〇
一五
四九一三
四五
〇六一五
二
中台一
一五
五八四二
二九
五二二二
三
天理西增一
一六
〇一五五

五一
五四〇〇
一六
一八四二
一八
三四四八
一六
四二〇四
一三
〇二四七
一七
〇二三三
七二
三一四四
一七
〇七一六
四一四〇
三
中台内增三
一七
一五三三
二九
一二〇八
内平二
一七
二四三〇
二二
五
一七
二六三九
一八
三二一二
酒旗北增一
一七
三六一〇
〇二
〇四五四
中台二
一七
三九四七
二八
五八一〇
三
一七

五一二六
一二
一九二九
三
太子
一七
五五二八
七五
一三〇一
三
酒旗三
一七
五七五七
〇五
三五二七
五
天床北增三
一七
五九一七
五六〇〇
五
酒旗北增二
一七
五九二〇
〇一五二
酒旗二
一八
〇三
一一二二
天床北增一
一八
七三
轩辕内增二十八
一八
一二四五
一〇
四五〇一
酒旗南增五
一八
一四四六
二四二二
酒旗北增三
一八
二九二四

一〇四八
一八
三五〇一
四一一二
轩辕内增二十九
一八
五二三二
三二五八
一八
五三二二
二三
五三〇九
星宿西增三
一九
一一〇一
二四
〇〇二九
内厨一
一九
一七〇二
六一
〇四一〇
星宿西增五
一九
一九二七
二二
一一三五
一九
二九三一
五三
一〇一七
酒旗一
一九
五五〇四
一九〇三
二〇
〇八二六
二一
〇八一〇
势西增三
二〇
二二三〇
二七
一四二〇

内平一
二〇
三一五六
一九
一一二二
二〇
三七五〇
二三
一七〇四
五
轩辕十五
二〇
四一〇八
〇三
四六五〇
天理二
二〇
四四二六
〇〇五三
轩辕南增四十五
二〇
四四五八
五九五四
五
金鱼东增一
二〇
五一五九
八一
〇一五九
二〇
五六三六
二五
〇二四三
五
星宿西增二
二〇
五九二八
二三
二三三三
势西增五
二一
〇六一六
二三
四一五六

内厨北增一
二一
六一
五七一五
二一
一二二七
二二
〇五二五
二一
一五二八
〇一
三三二三
二一
二八五〇
二一
五九二六
二一
三七五二
一七
一六四二
五
二一
四五四四
五六五六
五
二一
二二
一二三五
二一
五四一五
一九
一五〇八
轩辕内增四十三
二一
五四二六
二一
五四三七
四三
一八二二
内平东增十一
二一
五六二五
一六
四三四八

星宿二
二二
〇〇四二
一六
四四〇一
五
天床一
二二
〇四五六
一二〇五
五
星宿三
二二
一〇四一
一五
〇〇〇三
五
星宿五
二二
一四五六
二三
五〇四九
内厨二
二二
三〇〇〇
五三四五
五
势北增二
二二
四三五〇
二七
〇五一七
尚书一
二二
四四五〇
五〇四五
五
势北增一
二二
二五
二三一五
五
势一
二二

五一一〇
二三
五五二七
天牢一
二二
五五四〇
三三
〇二三六
天狗五
二二
五六一五
五五一六
三
二三
三〇〇〇
二三
一二三八
五一
〇九五三
二三
一四四九
四二
五二〇九
五
势二
二三
三八一〇
二一
二三四五
星宿一
二三
四二五九
二二
二四三二
二
轩辕内增四十二
二三
四五五二
〇一二五
天社一
二三
四八一七
二六五一
二

星宿内增一
二三
四九五六
二二
五七四九
轩辕东增三十
二三
五六二八
一一
五四五五
轩辕十一
二三
五八四一
一一
五〇一三
三
二三
五九〇七
二四
三八二七
轩辕内增四十一
二四
〇〇三六
〇一
〇四二四
二四
〇四一九
一四
一八一七
二四
〇八三一
二三
二七三二
轩辕东增三十一
二四
一五五二
一一
三七一三
轩辕十三
二四
一九二四
五〇二〇
三
二四

二七二九
一九
一五〇一
二四
三二五一
〇三
二五一九
内厨南增二
二四
三五四〇
五七
五五三六
天理三
二四
三七五七
三八四〇
二四
四三一七
一四〇五
二五
〇一〇三
二三
一五五八
轩辕南增三十九
二五
〇三
五一三一
五
二五
一三五八
三五
三一三〇
三
势内增十一
二五
一四五〇
二一
三六二八
二五
二一〇八
二二一四
轩辕内增三十二
二五
二六〇四

二六〇八
天牢三
二五
二八五五
三一
〇二一二
轩辕内增三十四
二五
二九〇〇
〇八四五
二五
三六〇〇
一三〇〇
轩辕南增三十八
二五
〇三
五六一八
二五
五二五三
轩辕十二
二六
〇〇〇五
四七二七
二
轩辕内增三十三
二六
〇七二五
二六五一
二六
一六二〇
二六三八
一
天牢五
二六
二三一六
三〇
〇四二六
轩辕内增三十七
二六
三〇一〇
〇二
〇一一〇
星宿东增十五
二六

三四三九
二二
一五〇〇
二六
五〇三六
〇一
二六一五
二六
五一三八
〇七二〇
二
轩辕南增五十
二六
五三四一
二四四一
二七
〇五〇〇
二二
〇五一九
天社南增一
二七
一二四九
一七五九
三
二七
一五〇四
二四
五五三〇
势三
二七
一八四三
二一
〇二四七
二七
二五五五
五一
三九四〇
二
天权北增二
二七
二七五二
五二
四五二二
少微西增一

二七
二八三〇
一七
三九五二
轩辕内增三十六
二七
三一〇一
〇二
星宿东增十三
二七
三八一八
二三
〇六二四
势东增十二
二七
四三一〇
二四
五三五〇
二七
五五一四
一六
一四二五
势东增十三
二八
〇二二七
二四
二七二三
轩辕南增五十二
二八
〇六三七
〇五
三八三五
二八
〇九〇五
二〇
〇八一四
轩辕内增三十五
二八
一四二三
二四五四
二八
一五一二
一九
一九五七

轩辕内增五十一
二八
二〇四五
〇七三七
二八
二二四四
三五
四六二二
天权北增一
二八
二三三九
五三
五七二〇
天狗一
二八
三〇三四
五八
一四四五
五
天狗三
二八
三一〇〇
五二
二九五〇
少微西增二
二八
三五二四
一六
四六一六
星宿东增十一
二八
五四〇七
一九
一四二〇
张宿五
二九
四〇四三
二六
三七二一
势南增十五
二九
〇九五〇
一九
〇四四三

二九
一七三二
一八
五四一二
太阳守南增一
二九
一八二〇
〇三五一
轩辕南增五十四
二九
三〇〇七
五三五〇
轩辕南增五十三
二九
三一五〇
〇五
〇六〇三
星宿东增十二
二九
四二二〇
一九
四三一六
少微三
二九
五四一五
一三
五六四六
五
〇五一六
四一
三一五八
〇六二〇
三六
一一四八
天狗二
〇八一六
五七
二一三〇
五
天牢南增二
三六〇五
三〇
四五五〇
五

相西增一
五〇二六
四六三七
长垣一
五二五八
三三二七
天权东增三
五三五〇
五一
四三〇六
轩辕南增五十六
〇一
一五三九
〇一
〇二二七
五
〇一
一六〇五
六五
二一三八
五
天牢北增一
〇一
二〇四六
三七
一六四七
少微北增三
〇一
二五〇四
一七
〇〇五五
轩辕内增五十七
〇一
二七四五
〇五〇八
轩辕南增五十五
〇一
三二一〇
〇三
二〇一四
尚书二
〇一
三三五二
八一

〇〇〇五
长垣北增一
〇一
三九二一
少微二
〇一
五五二一
一六
二八四〇
天牢二
〇二
〇〇二八
三二
四一三二
张宿一
〇二
〇八三三
二六
〇五一四
五
〇二
一五一四
一〇
一四五二
〇二
三七一〇
一七
一四四〇
〇二
三八一八
二九〇〇
五
〇二
四八五〇
天社二
〇二
五九四八
六一
〇八一七
五
下台一
〇三
〇三四〇
二六

〇八一二
长垣内增二
〇三
三四二五
一六一〇
下台二
三〇
四五三六
二四
〇三
四七四三
二〇五二
三
少微内增五
〇三
一七
天社北增二
〇三
五六三七
〇七五三
五
天相二
一六
〇一一八
少微一
〇三二〇
一八
一四二六
五
长垣二
〇四二一
〇五
五四四八
天相一
〇四二四
一八
二五三六
〇九〇五
〇一
五二二七
天床二
一三一六
〇四二七
一三二八

〇六二七
天相内增一
一八三七
一八
二〇三七
二二五六
一〇
一三四二
长垣南增三
二三五三
一四三六
天相内增三
三三三八
一七
〇八二八
三七〇八
一〇
二五三九
张宿内增一
四六四五
二三
一一三一
五
四九五六
一七
三五五四
五
天相内增二
五四二六
一七
三九二九
长垣南增五
五七二一
四二四一
〇五
〇八二〇
一六
一六二九
〇五
〇八三九
五六二六
西上相西增一
〇五
一六〇〇

一二
五四〇五
五
〇五
一八〇五
五四
一九三五
二
〇五
三五三八
一三
一〇一六
相南增二
〇五
三六四〇
四五
三七三〇
天相三
〇五
四八〇一
一七
二四一〇
张宿二
〇五
四九一〇
二二
〇一〇二
〇五
五六〇二
一九四七
五
〇〇三五
一一
三三三〇
五
长垣三
〇六一九
〇二
〇八二九
一〇
二六三五
五
二八三六
三八

五八一四
天相北增五
二八五三
一三
〇九三二
五三一三
一六
四六〇二
五
天床五
五五三〇
七二
〇三一八
五
五五四八
〇一
二一四一
五六四六
〇三
〇六三三
五八〇七
二七
二九〇四
下台东增一
一〇四二
二九
一四五一
一三四八
一五二七
一四三三
〇一
一五五九
三六〇一
五五
五二〇三
二
西上相
四二二一
一四
一九〇四
二
灵台西增二
一二〇〇
〇五

〇二四二
下台东增二
三七五七
二七
〇五二四
天相北增十一
五六一六
一八二六
西次相北增一
一一三四
一一
三五〇五
灵台西增一
一八二八
三五五一
五〇三一
三九五〇
三
天社北增三
一〇
一五五二
五九
一八三六
五
灵台二
一〇
二五三三
一三一六
五
一〇
五一五八
三八
一四五〇
五
灵台一
一〇
五七〇九
〇一
二〇二一
西次相南增三
一一
〇三〇七
五一四一
天记北增一

一一
一〇三二
五一
常陈北增一
一一
一三一五
三五五〇
灵台南增三
一一
一九三二
〇五
三九五七
灵台三
一一
二〇三四
〇二
三一五一
张宿三
一一
二九五〇
二四
四〇一〇
一一
三三三七
〇五
五四〇三
天相北增十二
一一
三九五二
一〇
四〇三五
相东增三
一一
四四五四
五六四〇
西次相东增二
一一
五九〇〇
一一
四一四〇
一二
〇三二三
五六
二二四七

二
开阳北增一
一二
一三五〇
五六
三三三〇
五
西上相东增二
一二
一五四九
一三
五七一〇
张宿内增二
一三
二四
〇八二四
五
一三
一〇二〇
一五四四
从官
一三
一七二一
一七
三八〇〇
五帝座西增二
一三
一九一〇
一一
一三
一七二一
〇五
三四三五
一三
二八四四
〇三
二六〇一
一三
三一五〇
五七
五
翼宿西增二
一三
三三四二

一五
一八三八
张宿北增三
一三
四三二七
二三
一四〇二
翼宿西增一
一三
五〇三五
一五
〇三五五
五帝座西增一
一三
五一四一
一二
五三〇八
一三
五七五八
〇五一〇
灵台南增五
一三
五八四〇
〇三〇一
一四
一一〇〇
三三〇二
五
五帝座西增三
一四
一四二七
一〇
二三五三
一四
三〇五六
二三
二九五〇
五
一四
五三五六
二四〇八
常陈五
一四
五八〇四

三七
四五五八
五
一五
五五四〇
西上将
一五
〇七三五
〇一
四〇五六
天社三
一五
二〇三六
一〇三六
二
太子
一五
二三五〇
一七
一八〇九
常陈三
一五
二九四八
三七三〇
辅东增一
一五
四〇二四
五七
五〇二四
一五
四八三九
〇二
三二五三
明堂西增五
一五
四九二九
三八五三
五
五帝座三
一六
三一〇八
一〇
二三四一
一六

三七二八
三〇
一一一五
三公三
一六
三九〇二
五一
翼宿西增三
一六
三九二四
二三
〇四二四
明堂西增二
一六
四二五一
〇〇三五
翼宿五
一六
四八三九
二一
四九二八
翼宿十二
一七
一四
五一〇〇
辅东增二
一七
〇九二三
五八
一三三四
五帝座二
一七
二八一六
一四
〇三〇七
明堂西增三
一七
三六五三
〇二
一六五五
五
开阳东增二
一七
三八〇五

五六
二五五〇
一七
五五一九
三九〇五
明堂一
一七
五六〇二
三四〇四
常陈二
一七
五六三三
三九
五一三〇
五帝座一
一八
〇四一四
一二
一六五一
二
郎位西增三
一八
〇六一五
二四
四五二三
一八
一一一六
二三
四五〇三
内屏西增一
一八
一五〇五
〇五
一九一三
天社内增五
一八
二六〇七
六五
三
一八
二六一三
一七
郎位十五
一八

二九〇九
二〇
〇二五一
郎位西增一
一八
三五五九
二七
五一五六
郎位西增二
一八
四一二八
二七
三二三五
一八
五七〇五
六五
四八一七
二
五帝座四
一九
〇四二七
一三
五三二一
明堂北增一
一九
二〇一一
一六〇九
翼宿十一
一九
二九三一
一五
五九〇一
翼宿西增五
一九
二九三三
二四
五九四二
五帝座五
一九
三二〇五
三一〇七
海石一
一九
三四五六

七二
三八五九
二
辅东增三
一九
三六三四
五八
二五一〇
内屏一
一九
四五二九
〇六二一
五
二〇
〇三一九
二三
二八三三
五
翼宿一
二〇
一一四三
二二
四二〇〇
郎位一
二〇
一七二四
二八
二四〇二
五
内屏内增二
二〇
二二一五
二一三三
二〇
三〇二九
二五
四七三二
五
内屏二
二〇
三四三五
三五三九
五
郎位三

二〇
二七
二六五四
五
二〇
四一〇六
一九
五九〇七
三公二
二〇
五二
五二〇〇
五
二〇
四七二三
二六
一一四七
五
明堂三
二〇
四八一三
〇五
四二二二
常陈一
二〇
五八二二
四七一八
二
二一
〇一五五
二七
〇六五〇
五
郎位二
二一
二六三二
二七
三六三六
明堂二
二一
二七五二
〇三
〇三三五
内屏内增三

二一
五四四七
一四五三
郎位五
二一
五五二九
二六
二九一一
五
五诸侯西增七
二一
五九三〇
一六
二七〇〇
常陈东增二
二二
二七一七
四三
四〇三五
二二
四〇五九
一三
二八二八
二二
五四四四
二四
五四五〇
五
二三
〇三一五
二五
二九一〇
五
二三
〇八五〇
一七
三五二〇
二三
一八四〇
五四
二四三〇
二
天记东增二
二三

二五三〇
一四四五
二三
三一一四
三
三公一
二三
四八〇二
五〇
五一四〇
五
二三
四一
五一四四
五诸侯北增六
二三
五〇五一
一八
一九五三
五
常陈东增五
二三
五二四〇
四一
四〇一五
五
二三
五四二〇
一四
三五一六
五
内屏三
二三
五八二九
〇八五二
五
二三
五八五八
四一
四〇三五
五诸侯五
二四
〇一四四
一五

一三五五
五
二四
三一二九
五
常陈东增三
二四
一二四〇
一二二四
郎位十三
二四
二八二六
二二
〇二三八
二四
四八二八
三〇
郎位十一
二四
五二〇一
二四
二四
五七三一
〇三
二〇三一
五
二五
〇〇三五
二五
三七三三
三
翼宿十三
二五
〇一二六
一一
一八三三
天社五
二五
一七三三
六三
四二三〇
二
二五
二三一三

一〇
四四二四
翼宿二
二五
四一一六
一九
三九二二
郎将西增一
二五
四二五二
二九
五八二四
翼宿二十
二五
三〇
一六三一
五
二五
五一四三
二〇
四九三一
五
天床三
二五
五四三〇
七五
二三二三
二六
一五二四
三〇
一二二四
天枪一
二六
二一三九
五八
五四四四
内平东增五
二六
二四五六
一九三一
周鼎二
二六
二八〇四
三三

五六三六
郎位十二
二六
三三三八
二三
〇八一〇
五
郎将东增二
二六
四四五八
三〇
〇五三一
五
五诸侯北增五
二六
五二二三
二〇
一七五七
五
二六
五三五二
一四
一三二二
五
二六
五九一一
三〇
四一一二
五诸侯四
二七
二七一〇
一五
二六〇六
翼宿十五
二七
三〇一四
二一
二五〇八
天枪二
二七
三一〇〇
五八
五一五〇
五诸侯北增四

二七
五一四九
一九
一九一二
谒者西增一
二七
五三二二
〇二
四二五二
天枪南增一
二七
五四二四
五六
三四四八
二八
一〇
一四四六
二八
二一〇七
二八
二八
二九一五
二三
〇一一七
二八
五一三四
一二
天枪三
二八
五九〇〇
一〇〇四
上弼
二九
二四〇五
三
谒者北增二
二九
二九一八
二九
二七
〇一一三
五诸侯北增二
二九
二四

四〇四二
谒者
二九
四七一七
〇五
〇四二二
周鼎三
二九
四七四二
三一
四九四一
海石北增一
二九
四九二九
三〇一〇
二九
五二五一
一二
四三二二

清史稿卷三三　志第八

乾隆甲子年恒星黄道经纬度表三
海石内增二
〇七二九
〇六五〇
五
五诸侯三
一九四九
一九
四八四二
五
翼宿二
三〇五〇
一八
一七二九
尚书三
三〇五八
八一
三七一〇
五
三七五九
一三五三
周鼎一
五一三一

三二
二八三三
五
尚书五
五二四七
八三
一八四〇
五
左执法南增一
〇一
〇一四四
〇一
〇一
一五五二
〇一
二二〇一
三
〇一
一八〇五
七一
三
九卿三
〇一
三四四五
一一
〇九五二
海石二
〇一
四六一二
〇四五四
二
九卿北增五
〇一
四八〇五
一三
四一三七
尚书东增二
〇一
四八二八
八三
一八四〇
〇一
四八三三
一一

〇一一〇
九卿北增二
〇一
五五二八
一七
四七五七
九卿北增一
〇一
五五三〇
一七
五
九卿一
〇一
五五三三
一三
三二四九
五
九卿北增三
〇二
〇一〇五
一七
一二五七
五诸侯北增一
〇二
〇七五一
二七
一四三九
天枪东增二
〇二
二〇四六
五八
五五〇五
〇二
二七五一
一五
三九〇一
五
〇二
三二四四
一六
五诸侯二
〇二
四八五五
二一

四六五六
五
三公一
〇二
四九三〇
五诸侯一
〇二
五〇〇七
二五
五五五六
五
青邱三
〇二
五一五六
二九
二二四一
翼宿二十一
〇三
〇一五四
二四
二四一五
〇三
一三五一
一三
二二四五
三公二
〇三
二一一四
一〇
二四四五
〇三
二二五八
五四
三九二〇
五诸侯东增三
〇三
二七二三
二一
四五一四
东次将西增一
〇三
四八〇五
一六
四三三三

海山西增一
〇三
四八五一
五一
〇二四六
九卿二
〇三
五一一八
一一
三四一五
〇三
五六二五
三〇
五五五九
青邱五
二二四七
三一
三五五五
轸宿北增二
二三五二
一四五二
翼宿二十二
四一一八
二二
一七二六
轸宿西增三
四三四一
一七
五二五九
五
海石三
〇五
六五
二一三〇
五
〇五
一九五一
三二
二一二一
东上将
〇五
二三三五
二二
五九一二

青邱内增二
〇五
五二四六
三二
一二二七
东次将南增二
〇五
五七一〇
一二
三七二七
三公三
〇一〇〇
〇一四〇
二二四〇
一六
一二五四
三
东上相
三七一一
〇二
四八五三
三
青邱内增一
三八〇二
三一
一八四〇
青邱南增三
三九一〇
三三
三九二三
海山西增二
五四〇八
五一
〇四二一
三
东次相西增一
〇五三〇
五五五〇
轸宿一
一〇五八
一四
二九〇〇
三
海石内增三

一六二四
二七三一
五
二七二〇
〇一
三五三二
三二二六
三三
二六三九
五
青邱二
三八〇三
二六
二一三〇
轸宿北增一
五四五二
〇五
一九四七
五四五四
三八二七
三
轸宿二
〇六五八
一九
三九四一
三五三八
〇三
二七二三
五
四〇三五
二一
四四二六
四五二五
二〇
二七四五
〇二
四四二五
天枪东增三
〇二一〇
青邱一
三一
二八一六
轸宿三
五四一三

一二
三
进贤西增一
一〇
〇四二四
〇二
〇〇三四
帝席西增一
一〇
一四五三
三三
五九二〇
一〇
一四五八
一八
一六四〇
五
一〇
一六〇七
一一
三九五五
五
东次将东增三
一〇
二六〇三
一六
一三〇七
右摄提西增二
一〇
二八三四
三〇
三二〇〇
一〇
三九〇〇
二六三〇
三
元戈东增一
一〇
四四〇二
五五
二七三九
东上将东增一
一一
二三〇七

二一
二四三五
飞鱼三
一一
三三五五
七五
三三二二
五
右摄提西增三
一一
三六五六
二八
一一二六
一一
三七五五
〇二
二一五〇
进贤北增三
一一
三九〇一
〇二
二三〇四
进贤北增三
一一
四一三二
〇二
五二五五
帝席三
一一
四五三八
三六
三三一〇
五
元戈东增二
一一
五七
五四〇一
轸宿南增五
一二
〇一一五
二〇
二三四二
天田西增一
一二

一二一七
一二
三九三〇
五
一二
一六三〇
〇三
〇三一六
一二
三三四五
〇二
五六一五
进贤南增五
一二
三七二五
〇三
二五二二
五
东上将东增二
一二
四九一七
一八
四二四九
帝席二
一二
五八〇五
三六
五三一六
上宰
一三
〇九一二
二六〇〇
三
右摄提西增一
一三
一一一七
三〇
一四二八
五
天田西增二
一三
二四〇六
一二
四八一一

一三
二八〇〇
一七一六
五
一三
四八二五
一八
〇一四〇
三
一四
〇三一八
三三〇〇
三
一四
一一一一
三二三七
海山一
一四
一四二六
五九
五三〇四
五
右摄提二
一四
二二三〇
二六
三二〇八
平道一
一四
三九二三
〇一
四五二九
右摄提三
一五
三六五七
二五
一二四七
右摄提一
一五
四三三二
二八
〇七三五
三
飞鱼五

一五
五二三八
八二
二七二六
五
角宿西增十五
一六
一〇〇九
〇三
一五〇三
五
一六
二六二八
〇二
四二三一
南船一
一六
二七五八
六二
三五一三
帝席一
一六
二八〇四
三五
四一〇三
五
天田一
一六
一二
三三〇一
角宿西增十三
一六
四九二七
〇二
二一二五
飞鱼一
一七
〇〇二四
七二
一一〇五
五
角宿西增一
一七
三一〇〇

〇三
三五五一
角宿西增十二
一七
三六〇七
〇二
一五二五
角宿西增十一
一八
一二五二
〇一
五八三八
海山二
一八
三一三六
五八
五四四三
角宿二
一八
三四五〇
三九〇九
三
天田北增三
一九
一三
一六四五
梗河三
一九
一〇五〇
四二
二七五七
天门一
一九
一〇五六
五三二〇
一九
一三一九
〇二
三五二六
海石五
一九
一七三一
二八三三
南船二

一九
二五五四
六一
二五三八
角宿内增二
一九
四四一八
〇二
四七二五
海山三
一九
四六二五
五六
五一〇七
角宿东增三
二〇
〇一二七
〇三
〇八五五
角宿一
二〇
一六二一
〇二
〇一五九
一
梗河二
二〇
一六三三
四二
〇八二四
五
二〇
三一一二
一五二一
天门南增三
二〇
三一二〇
一〇
一二〇六
七公西增五
二〇
三八四一
五四
一〇三八

三
大角
二〇
三八五二
三〇
五七〇〇
一
二〇
五一〇一
五二
五八四〇
亢池二
二一
〇三二三
二六
二九三一
二一
一一四八
〇三
一八二四
五
天门南增二
二一
一五三〇
一一
〇六二四
平西增一
二一
一七〇五
一四
三三一五
二一
二八一〇
九〇〇五
天门南增一
二一
二八二〇
一一
〇〇五〇
二一
四〇五一
一四〇七
角宿东增五
二一

五五二四
〇二
〇九二〇
亢池一
二一
五六一一
二八
二七〇〇
五
天门南增五
二二
一三二二
一九四一
天门二
二二
三四一五
一七五四
五
二二
一一
五九三四
亢池三
二二
五三四二
二四
五一〇〇
天田西增五
二三
〇六三二
一二
〇九四一
平道二
二三
〇八三一
〇一
四三四五
大角东增一
二三
二三〇〇
三一
四五一四
五
平一
二三

二七三〇
一三
四三一八
三
二三
三三三〇
〇五
一四三四
二三
三七二二
三七二二
马尾三
二三
五五三三
二七二一
三
二四
〇一〇七
二四
〇八五二
二五
一〇一五
天田二
二四
〇九五六
一二
〇四五〇
五
梗河南增五
二四
二一二二
梗河一
二四
二九三五
三八二一
三
二四
三一〇三
三五〇〇
天门东增十一
二四
三七一四
二六四〇
二五

二八〇六
〇一
二一四六
南船三
二五
三二四〇
六二
〇七三四
三
马尾二
二五
五〇〇三
四五
三一〇六
五
二六
一一〇五
〇五
〇六三二
二六
三五〇三
三〇三八
二七
一一〇七
四二
二一五八
五
二七
四四三四
一八一九
二七
四六一五
〇四三四
马尾一
二七
四三
三〇〇四
二七
五三〇九
五五
一六三八
左摄提二
二八
一五〇六

三〇
二三一八
三
二八
一九五一
二四
三五二〇
五
南船五
二八
二一三六
七二
一三〇八
二
二八
二四三六
二一二七
五
二八
四六三六
〇六二九
二
七公五
二八
五四二五
五七
〇五五四
亢宿西增一
二八
五五三〇
〇三
四一四八
二九
〇七二七
五七
一四一七
亢宿西增二
二九
一〇二五
〇三
一九五九
左摄提一
二九
一二四五

三一
一七〇七
左摄提三
二九
二五二一
二七
五三四二
三
二九
三三〇八
〇〇一〇
三
二九
三六一三
五三
二六五六
柱十一
二九
三六一四
二五
五六五六
三
亢宿西增十二
二九
一一
〇二五七
五
梗河东增一
二九
五五二〇
四二
一一四〇
五
左摄提北增一
二九
五五三三
三三
四七二八
亢宿西增三
〇一五四
〇二
三二二〇
五
一一四八

一一三三
五
亢宿二
一二三六
一五四〇
亢宿北增十一
一八〇五
一一
三〇〇三
五
左摄提南增二
二二三三
二五
五九五五
四二四二
〇三
一五二三
海山五
五三五四
五六
亢宿一
五五四〇
〇二
五五四〇
梗河东增二
〇一
一九二二
四一
五四四三
〇一
三〇二三
五七
一四四六
贯索西增一
〇一
三六一〇
四五
五
左摄提南增三
〇一
三八二八
二二
四一三二
五

梗河东增三
〇一
三九三八
二五一九
五
〇一
四四四三
五五
四八五〇
五
亢宿三
〇一
五三五四
一一
四七二五
十字架四
〇二
〇八二六
五〇
二一一三
三
平北增二
〇二
四四三四
一二
〇二〇六
贯索西增二
〇二
五〇一六
四五
五七五二
库楼五
〇二
五六一六
二七
三四五三
〇二
五九四二
〇四二三
〇三
〇六一七
三七
〇三二九
〇三

〇七四三
二〇
三三三四
十字架一
〇三
一〇四八
二
平北增三
〇三
一七四三
一一
五二三〇
〇三
二三一三
三一〇四
贯索西增三
〇三
二九四五
四九三〇
五
亢宿东增五
〇三
三三〇一
二五五六
〇三
四五二一
四五〇〇
〇三
四六二五
二一一八
一二五五
一八
五七〇〇
二一〇〇
二〇
〇二五〇
二六三六
二一
三四四〇
三四〇七
一五五〇
七公内增十二
三七三八
六一

〇五二一
四三二二
五三
五九三一
二二三〇
五
五五五〇
一七
〇七〇一
平二
五六〇八
一三
〇三五八
〇五
一五
五六五二
七公内增十一
〇五
三〇二二
三九五〇
贯索三
〇五
三〇五三
贯索二
〇五
五〇二〇
三四五〇
库楼内增一
〇六五〇
三五
一〇四九
飞鱼二
一五四九
八二
三五二七
五
三二二三
四三〇八
折威西增一
三七三八
一三
〇四一一
二一〇八
五八

二九三七
五
二六〇九
一三
三〇一七
折威一
二九四四
一二
四五三三
五
衡一
三二一四
二八
一二五九
衡二
五八三八
二八
五五五九
七公三
〇三二六
六三
四九三六
十字架三
〇五四一
三四〇一
二
马腹三
一二二七
四三
四九五七
五
十字架二
一九三三
五二
四九二四
二
贯索一
三五四一
五〇
三〇〇三
五
四〇五六
二一一七
二

库楼三
四五一八
二一
五九〇六
二
〇二三四
五三
五九四三
五
氐宿北增二十七
〇二四二
一八
三四一五
贯索北增五
〇三二一
五六
二五三二
五
折威南增二
〇五〇〇
一二
五四二一
五
七公北增一
二〇三二
七三
〇一〇〇
五
七公北增二
二一四七
七二
五九一六
五
氐宿北增二十八
二七〇七
一六
二一三〇
衡三
二七三八
二七
五八三三
氐宿北增二十九
三五一八
一二

五
七公东增十三
三六三五
六二
五六三〇
一〇
一三二七
三五三八
马腹二
一〇
二五三五
四二
一九二四
五
一〇
三二二四
二六
三五一〇
五
氐宿西增五
一〇
三六四三
〇二
〇三五四
五
折威二
一〇
四〇五五
一〇
〇二二六
五
周西增一
一〇
四二二〇
三二
五八五五
柱二
一〇
四九〇五
三〇
二三一四
五
七公二
一〇

四九一一
六五
五三〇〇
一一
〇七三一
三四三八
贯索五
一一
一六五〇
三二一八
蜀西增二
一一
一八三一
二二
一一〇〇
库楼一
一一
二三三九
三二
五二一四
三
一一
二七五五
二四二六
氐宿一
一一
三一四〇
二二五一
二
氐宿西增三
一一
三二五九
〇五
一二二七
折威三
一一
三七四〇
〇一二二
氐宿西增一
一一
四三三四
一六三四
柱一
一一

四六三四
三〇
五〇四〇
五
南门一
一一
五七一九
三九
三〇一六
二
氐宿西增二
一一
五七五五
〇五
三七〇三
一二
〇五四八
二一四六
五
七公西增三
一二
〇一三八
一二
〇九三七
二二
二七〇八
一二
二四一四
〇一
四五三〇
一二
二八一七
四三〇九
折威五
一二
三〇二九
四二一一
周西增五
一二
三八一七
三五
氐宿北增二十六
一二
一七

五〇二三
折威南增三
一三
一五〇〇
〇〇五〇
五
氐宿北增二十四
一三
一五〇〇
一九
二七〇六
柱五
一三
一六〇四
二三
四七〇三
一三
二三一四
五三〇五
周西增三
一三
二五〇〇
三四
二三二八
一三
三三二四
五二
三〇二四
一三
三四一〇
〇一五六
一三
三六〇五
三八
〇八二一
五
周西增二
一二
四六〇五
三三
二四〇九
折威南增五
一三
二六五〇

氐宿北增二十五
一四
〇二〇四
一八
三二〇六
一四
〇八一七
三六
五九五四
南船东增一
一四
二五五五
五二三四
五
一四
二七五一
五五
五七四五
一四
四二五四
三四
三六一二
一四
四五三四
二八
五四二三
三
一四
三七三三
阵车一
一四
五三五八
一一
〇三〇九
五
阵车内增一
一四
五五〇〇
一一
〇三二〇
五
一五
一三〇一
〇一

一三四三
五
柱三
一五
一四一七
三〇
〇八五〇
五
一五
一九一六
〇一
〇一三二
一五
二一三四
三六
〇二三三
秦南增一
一五
二四三八
二七
三〇五五
一五
二四三八
一一二一
五
氐宿北增二十三
一五
三〇一八
二〇
〇七〇二
一五
三一一五
〇六二七
一五
四三四八
一一〇五
七公一
一五
三四〇五
阳门二
一五
四八二七
一八
一九五八

一五
三二〇三
二
贯索南增十三
一五
五六二一
〇一三九
三
一五
五七三一
三一
三四〇〇
一六
〇四二九
二八
五六一八
五
一六
一一四七
三七
〇八五〇
一六
二二〇三
三四
二一三〇
三
阳门一
一六
二二五〇
二〇
五五〇九
一六
二五五三
三五
三四〇四
周北增十一
一六
三〇二〇
三四
二七五〇
五
蜜蜂一
一六
三四五一

五五
一一一〇
阵车北增二
一六
三七〇一
一〇
一三五〇
库楼二
一六
三九四三
二五
二八〇六
三
蜜蜂三
一六
五〇三九
五六
二九五〇
周南增十二
一七
三三
〇九三六
一七
〇七三一
三五五六
三
氐宿内增十二
一七
二六二〇
一八〇三
氐宿二
一七
二六四三
〇一
四八二三
阵车二
一七
二八一九
一〇
二三五二
氐宿北增二十一
一七
三四五七
一七

二七五四
氐宿内增十一
一七
三九三〇
〇一
三五五八
氐宿北增二十
一七
四六四三
〇五四四
一七
四九四三
五三
五二四一
一七
五七一三
六二
二〇五八
五
氐宿北增二十二
一八
二〇一八
一八
一七三八
一八
二一四八
〇二
一八
二八二二
二五
三一五六
二
贯索南增十二
一八
三三二三
四二
二八五二
一八
四三三二
〇三
二二一八
蜀北增一
一八
四九五六

二六
三四五三
氐宿内增十三
一八
五九二六
一八五六
周东增十三
一九
〇一一八
三二
四一一八
一九
三五
一九三二
三
巴南增一
一九
二七五〇
二一
四五〇三
车骑三
一九
三六三六
三三
二一五〇
五
天纪北增二
一九
三六五二
五七
五三一〇
三
七公东增十五
一九
四〇五〇
六三
一一四八
骑官十
一九
五五二三
二九
五七四二
三
晋西增一

一九
五五三〇
三七
三六〇四
三
二〇
〇四四一
五六五〇
车骑二
二〇
〇五三八
三二
五
马腹一
二〇
一三二七
〇三四七
二
骑官九
二〇
一五〇〇
二五
五
二〇
二〇三〇
〇二
〇八一七
天纪北增三
二〇
二五五六
五四
一六三〇
五
二〇
二八二八
五六
四〇二七
五
二〇
三六一五
二八〇四
二〇
四四二二
二四

〇二〇五
三
氐宿东增十五
二〇
五一四〇
〇二
二三〇六
天乳北增一
二一
一七
三九二五
顿顽二
二一
一二
五八二一
五
贯索东增十一
二一
〇八二三
四三
四三四七
五
巴南增二
二一
一二〇五
二一
四七三八
二一
一二四五
一七一〇
骑官三
二一
一三〇四
二四
天纪北增四
二一
一九一六
五二
五四〇八
五
阵车三
二一
二四二四
一一

二八一二
五
骑官四
二一
二六三三
二四
五九二〇
三
二一
二七〇五
〇二
一六三九
氐宿三
二一
三三五三
二五二七
天纪一
二一
三九一〇
五一
二七〇〇
五
南门南增一
二二
〇六一八
四二
五一二九
五
二二
〇六二六
三七
一四五七
晋北增二
二二
一六〇〇
三七
二六四六
五
天乳南增三
二二
一六四六
一五
五一〇〇
二二

二二〇八
一六
一六一一
二二
二三一三
二五二二
蜜蜂二
二二
三六二五
五八
四七四二
五
二二
四〇一二
四三
三八四七
天乳北增二
二二
四二一三
一六
四一四九
天纪北增五
二二
五二〇八
五三
三二〇六
二三
〇二四〇
三四三〇
二三
〇七四二
二六一九
五
晋东增三
二三
一四五九
三七
〇三三三
巴东增三
二三
一七五四
二四
三二三〇
五

日西增一
二三
二四〇二
一四〇七
河间西增一
二三
四六三四
三九
二二四二
二三
四七三八
〇二五二
顿顽一
二三
五五一八
一七
五
二三
五六四七
三〇
一五二五
斗西增三
二四
〇一一七
三〇
二八一四
二四
〇五一〇
二五
一五四二
骑官八
二四
二八
二〇二三
五
骑官五
二四
二六
二七四七
五
日
二四
一二〇〇
〇一四五

斗二
二四
一九〇七
三四
顿顽南增一
二四
二〇五九
一七
三七四七
天辐西增一
二四
二六五四
三〇一六
斗西增五
二四
三〇五六
二八
五八四三
房宿西增三
二四
四五三四
〇五三八
天辐一
二五
〇二二八
二八〇九
骑官二
二五
〇四二九
二一
二一〇五
天纪北增一
二五
一九四七
三
斗三
二五
三六三〇
三二
一二〇五
五
二五
三六三三
〇二〇六

三
小斗西增一
二五
三六三九
七五
二四二二
五
天纪南增六
二五
三八二七
五一
四一三七
天辐二
二五
四六一七
五八五〇
二五
五四二八
二九
三五五六
五
斗内增二
二五
五四五〇
三二
一〇二九
西咸北增一
二六
一七一六
一二
西咸三
二六
一八〇四
〇三
三〇〇四
南门二
二六
二〇〇七
四二
二六五八
一
二六
二三一三
二八

三七五〇
骑官六
二六
三二一五
二五
一一一四
二六
三八〇〇
二五
五七二四
小斗三
二六
四四二六
〇四二九
五
骑官七
二六
四八三六
二八
二六三八
五
西咸二
二六
房宿西增二
二六
五四四三
〇七五〇
西咸北增二
二六
五五〇四
一一
二九三二
从官西增一
二七
〇五四三
一四
二五四四
车骑一
二七
〇七二九
三二
四五五六
五
房宿西增一

二七
〇七三七
〇九一二
二七
一九〇三
七五
〇一五二
五
河中
二七
二九四六
四二
四二四一
三
二七
三三五〇
〇五
二六三三
西咸一
二七
四三四三
一六二九
五
从官一
二七
四七二八
一四
三四〇六
五
罚三
二七
四九五三
〇四二〇
骑官一
二七
五二五三
二一
一一一六
天纪二
二七
五三四九
五三
〇七一五
三

斗内增一
二七
五九四九
三五
一二二五
斗一
二八
〇〇〇二
三五
一二四三
房宿西增五
二八
〇三〇八
五四一三
五
二八
〇五
四三四八
小斗二
二八
六三
五六三六
五
二八
四三一五
一七
一七一五
三
罚二
二八
四六一一
南门南增二
二八
四七二二
三
房宿三
二九
〇〇五〇
〇一
五六三一
三
罚西增一
二九
〇四五四

一二
二九二四
二九
一一四二
二八
一一三七
从官二
二九
一四四〇
一三
五
罚内增二
二九
二〇〇七
一〇
五四三〇
五
房宿一
二九
二二二五
〇五
二五四六
三
天纪南增七
二九
三一四二
三五一二
五
房宿二
二九
三三五二
三三二五
二九
三七五六
〇一
〇三〇九
二
二九
三八〇五
二六
二二一四
列肆一
二九
五〇五四

二二
一六〇二
五
罚一
二九
五四二三
一二
四六三九
二九
五五四五
一六
二八二〇
三
钩钤一
〇六三五
一六〇五
五
罚东增三
〇八一一
一五一六
天纪南增八
一三一五
五〇
〇八四三
钩钤二
一七〇九
〇五五六
五
天纪北增十二
二八三三
五五
三〇二六
五
三〇五二
二五五六
五
三六三七
三三
〇一四六
〇一
〇五一一
〇一
四〇五〇
天纪南增十

〇一
〇九二五
五一
五四〇〇
天纪南增九
〇一
四一〇三
五一
五
车肆一
〇一
四三二〇
一三
〇〇一八
五
小斗一
〇一
四五四三
六三
三五四一
五
〇一
四七三〇
二七
〇九一七
斗南增十一
〇一
四八二一
二七
〇八三四
〇一
五三〇〇
七三
〇〇二五
天纪北增十一
〇一
五三二二
五三
五
〇一
五七五四
四七一七
五
积卒二

〇一
五八〇〇
一七
二一〇〇
五
列肆二
〇二
〇〇三八
二三
三五三八
积卒一
〇二
二九〇〇
一五
三〇〇〇
五
斗五
〇二
三八五五
二八
五三〇五
心宿南增二
〇二
四〇五九
三八二二
心宿南增一
〇二
四五三五
〇七〇三
魏西增一
〇三
三一五一
四七二三
五
〇三
四七五九
七一
〇一〇五
五
心宿北增三
〇三
五二三五
〇二
三七一〇

小斗五
〇三
五三五九
三七〇七
五
东咸三
〇三
五九一八
〇一
三六〇九
五
〇八一九
一九
三四一七
一二四六
二六
五一五六
斛南增五
一三五〇
二六
〇九一七
一四一六
二六
一〇五七
心宿一
一四二四
〇三
五九〇四
魏西增二
一五五九
五八三〇
天纪四
二二三三
五五
五六〇八
东咸二
二五二五
〇三
一六三二
五
天纪三
四一五六
五三
一九一二

三
五二五八
〇一
四二三五
五七〇四
三〇
四一二〇
五
斛内增一
五七四一
三〇
四一一八
列肆东增三
〇五
〇二四五
二三
一二三四
东咸一
〇五
〇六二六
〇五
一四四一
斛南增二
〇五
〇九二二
二八
一二五七
魏西增三
〇五
一一一九
四〇五〇
天纪五
〇五
一二〇五
五七
五四三五
〇五
三八五五
一一
二五二七
三
宦者西增三
〇五
四一三六

三七
一四二五
三角形一
〇五
四九一三
〇一三二
三
宦者西增二
〇〇一四
四六三五
五
斛南增三
〇二五八
二七
二七四三
五
〇四五三
二八〇四
五
列肆东增二
〇五〇三
二三
一一三〇
宦者西增一
〇五〇六
四五〇二
五
心宿北增五
一〇一二
〇三
一一三〇
心宿二
一一〇四
三一二六
一
斛三
二六〇八
二九
三一四五
五
天棓西增一
四六一八
一一五〇
天棓二

五一三三
一一一八
三角形内增二
五四二七
四五
一二四八
五
〇二四八
〇二五〇
斛一
〇二五一
三二
三二一六
列肆东增一
三九一七
二三
三五一六
东咸东增一
四三一〇
二八二五
金鱼五
五〇三七
三三四八
心宿三
五二五六
〇四二三
斛二
一五一二
三一
五二二〇
三角形二
一八三六
四一
一〇五〇
三
女床一
二六一二
五九
三五三〇
三
天棓三
三〇四六
七五
一九五五

三
车肆二
四八〇五
一一
三八〇〇
五〇〇六
五六三〇
宦者一
五七二一
三六
四二〇〇
魏西增五
〇一四〇
一一三七
〇六五三
七一
一四三〇
女床二
二〇三〇
〇八三五
宦者二
二三〇八
三六
一五二〇
车肆北增一
二七一六
一六
二二〇一
宦者内增四
二七四五
三六
一三三五
三〇五六
四五二〇
五七五四
〇三
〇五一〇
三角形南增三
五九一〇
五二
〇二五六
宦者三
一〇
〇〇五〇

三五
二六五〇
一〇
〇七三六
五九
四五〇二
天纪六
一〇
一九二二
五五
五九二四
五
一〇
三〇二一
〇二
〇七〇五
一〇
四〇四五
五八
一三〇八
车肆北增二
一〇
五四一七
一八
二八二一
三角形南增四
一〇
五八二〇
五一
五一三三
一一
〇二三九
三二一〇
五
一一
〇八三〇
四三四五
三角形北增一
一一
一五四三
四一
三二四一
五
天纪内增十三

一一
三六四一
五五
三一五七
女床三
一一
四七〇二
一〇四〇
尾宿二
一一
四八三二
一一
三九四九
五
宋西增一
一一
五二二三
四四四五
宦者四
一二
二一二一
三三
二九三七
尾宿一
一二
二九二四
一五
二四五九
三
帝座
一二
三五〇三
三七
一九一五
三
宋西增二
一二
四一四二
〇三
五五五〇
一二
五三二一
〇二
一一〇〇

尾宿北增一
一三
〇七〇一
一〇
二九五六
一三
三一四七
一三
一七〇八
三二三〇
五
一三
二二五〇
一九
〇五〇五
一三
二四〇六
三三一三
天棓西增五
一三
二六四六
三三〇〇
尾宿三
一三
三四二二
一九
三七一七
一三
三四五五
〇二
五一一七
天江西增十一
一三
四五一五
〇二
一三
五七五五
〇一
二一五〇
一四
〇四一六
七一
宦者东增五
一四

一〇〇〇
三三
五五〇六
宋
一四
二三四六
一三五三
三
一四
二九二〇
〇四二九
异雀五
一四
四二三四
六二
〇四四五
候西增二
一五
〇八二七
三七
二一一四
宗正西增三
一五
一〇〇四
二二
三八三二
一五
二〇二七
三六
一三一二
候西增一
一五
五六五四
三六
〇二四五
龟一
一六
〇一三一
三〇
一三三四
三
天江一
一六
一三一五

〇三
五三四七
天棓五
一六
一六〇六
一八四九
赵
一六
一六二八
二〇一六
龟五
一六
一六三一
三三
〇一四六
赵北增一
一六
二一四七
五一
三八四〇
天江二
一六
二七一四
〇三
二四〇九
五
天江内增三
一六
四〇一五
〇三
二〇〇八
一六
四二三九
一〇
一八一一
一六
五一一七
〇一
〇八五三
天江东增二
一六
五七四六
〇三
二九三九

市楼南增一
一六
五七四六
一〇
〇八五九
宗正西增二
一七
〇〇五二
二七
二〇三九
五
一七
〇七一四
二〇
〇八五三
三角形三
一七
一五五九
〇四五一
二
一七
一八五五
〇二
〇四四三
天纪七
一七
五四
二一〇〇
五
一七
四五一二
五五
五六〇六
五
天江内增五
一七
四五二七
〇一
四二二八
天江三
一七
四八一一
〇一
三

市楼五
一八
一三四〇
一〇
四四五二
一八
一八〇五
五四四七
天江内增五
一八
二八五七
五九五四
候北增三
一八
三八五九
三六
二八二二
赵东增二
一八
四二三六
三八〇七
一八
四四五四
五四〇三
一八
五〇三二
三五
五三一六
二
一八
五一五一
三六
二七二七
候南增五
一八
五六一二
三二
五四二七
一八
五七四二
五六
〇〇二二
异雀三
一九

一六一三
五四
三一〇七
一九
一六一六
三四一二
五
天棓西增一
一九
四五四七
三一二〇
一九
五四一五
三八二三
五
二〇
〇八一〇
〇二
三九五二
天棓内增二
二〇
〇九三六
一一三〇
二〇
二六一六
一二
五七〇四
赵东增三
二〇
三〇〇六
三八〇七
杵三
二〇
三六五三
三二
一一四三
龟二
二〇
四一四二
三三
〇二四四
天棓五
二〇
四二三八

〇一
一九五九
二〇
五八二三
五九〇五
市楼一
二〇
五九三七
一五
一五五一
二一
〇〇一〇
一三
四四二〇
三
天棓一
二一
一四二〇
一九四〇
三
天棓东增三
二一
一四三〇
七一
四九五三
杵二
二一
二〇〇六
二六
二九三〇
异雀一
二一
二〇四八
三二五五
五
二一
三一二三
〇一
三〇二四
异雀二
二一
三八五九
五二二二
二一

三九二六
五一
一二三八
宗正一
二一
四五四四
二七
五八〇〇
三
杵一
二一
五〇〇二
二三
〇五二六
五
市楼二
二一
五二〇九
一〇
三三五一
五
龟三
二一
五八四〇
三七
一七二四
尾宿五
二一
五九〇七
一九
三七三六
二
二二
〇七二七
一五
〇一一一
宗正南增一
二二
二六
〇一二四
天纪八
二二
一〇一五
五七

〇二〇三
五
九河南增一
二二
三一一〇
〇四一〇
天籥三
二二
三三四四
〇一
四四四五
五
二二
五一三九
一五
三六三八
宗正二
二三
〇三三二
二六
〇九二〇
三
天籥二
二三
二〇〇九
〇一
三六〇一
天纪北增十四
二三
三〇五一
六三
二八二〇
二三
四〇〇一
二二四二
二三
五四二九
一六
四一四一
三
传说
二四
二一四〇
一三

三七一五
孔雀一
二四
二一五四
四一
二八〇二
二四
二七四八
五八二〇
二
天纪九
二四
五〇五〇
四三四〇
二五
〇九三四
一一
二四三四
天籥一
二五
一六三〇
〇一
二四〇八
五
中山西增一
二五
三三四九
五二
四三五六
中山西增二
二五
五一〇〇
五三
四〇一五
五
二六
一〇一六
一三
四二四五
帛度南增三
二六
二一三七
一二五八
五

天籥东增二
二六
二三一六
一九四五
天籥东增三
二六
二八一七
四七五一
宗人一
二六
二九三三
二七
五一〇三
斗宿西增一
二六
三一〇一
〇五
二八五一
东海西增一
二六
三二三二
一九
四七五二
三
宗人二
二六
三六一九
二六
二四三一
帛度一
二六
五〇三六
四五
〇四三〇
宗人三
二六
五四一七
二四
二七
四七五〇
帛度南增一
二七
〇六五〇
一八五四

五
市楼三
二七
一二二三
一五
一七三一
五
屠肆西增一
二七
一七一六
二四四八
五
杵东增一
二七
三二四〇
二六
三六〇五
五
孔雀二
二七
三七〇四
〇九二八
五
箕宿一
二七
五五五一
三
宗人四
二七
五四一六
二六
〇三五四
屠肆二
二八
二〇二四
四五
四一二四
五
宗人北增二
二八
三二四一
三二
一一五三
宗人北增一

二八
三四四三
三三
〇一二五
中山北增三
二八
五八四〇
五四
〇一三二
五
中山南增七
二九
〇五二八
三三四〇
中山
二九
〇六一三
五二
一三三五
宗人东增三
二九
〇六三九
二七
二六一四
帛度南增二
二九
一二〇九
四三
三〇二三
五
帛度二
二九
一三三六
一七〇六
斗宿三
二九
三九一〇
〇二
二二五四
孔雀北增二
二九
五三二七
三八
〇三三六

清史稿卷三四　志第九

乾隆甲子年恒星黄道经纬度表四

黄道星纪丑宫迄娵訾亥宫，凡七百一十八星，如左：

斗宿北增二

〇〇〇五

〇二

四二二八

〇五四八

一三

一七四五

三

中山北增四

四七五八

五四

五〇三〇

箕宿二

五九一二

二五二一

三

孔雀三

〇一

〇三四四

三八

五四一四

五

箕宿三

〇一

三〇三三

一〇

五九五四

三

鳖一

〇一

三二二三

二二

三六二三

〇一

三六二一

〇六〇三

宗人东增四

〇二

一四四九

二六

四四三六
〇二
一六〇三
二〇
三一五六
三
斗宿北增三
〇二
二三五五
〇二
四八三九
屠肆北增二
〇二
三二二五
四九三〇
五
斗宿二
〇二
四四五五
〇二
〇四〇一
鳖十一
〇二
五三五六
一八
五九五〇
孔雀内增一
〇二
五六二一
四一
三七〇九
五
〇三
〇五一三
一五
二三一五
屠肆内增三
〇三
〇七三六
四五
二〇〇六
东海北增二
〇三
五一五一

二三
二九五三
中山东增六
〇三
五三三六
五二
一三二〇
中山东增五
〇三
五七五四
五三
一三一〇
孔雀五
〇七三四
〇六一三
五
〇九三二
三九
〇三二三
屠肆一
一二四九
四五
〇六五五
二〇三九
五九
二四四二
五
二三三八
二一
一七二四
东海东增三
〇五
〇四一四
二二
一四三一
孔雀北增三
〇五
二五一三
三七
一〇四六
天弁一
〇五
二五五七
一四

五九〇七
农丈人
〇五
三一三四
一二
二八一八
鳖二
〇五
四五四七
二〇
三四四〇
〇一〇〇
四一二〇
织女西增三
一四一九
六二
斗宿一
三五四二
〇三
五四三五
五
天弁二
一一一四
一四
〇二三〇
五
天弁三
三三三二
一四
四六五七
五
五五四八
一四
二四一六
建西增一
〇四五六
〇二
三九一二
建西增五
一一二四
四八三四
二三四八
一四
一三〇八

三〇五五
〇一
〇一三〇
鳖三
四一五九
一九
一六一二
徐西增一
二五
〇三二六
五
四八一二
〇三
二三三三
三
一八
一三二七
五四〇四
〇九一二
五
天弁北增一
五九〇五
二二
〇〇二九
建西增三
〇一
三二〇三
〇七一四
一二三三
五
建北增二
五一〇九
〇二
〇九二五
建一
五三五二
〇一
四二一二
五
五五四一
一七
五七〇九
一四
二〇〇八

五
五七一七
五〇
天弁北增二
五九〇七
一九
三七一六
一〇
〇二二二
〇七五五
三
天弁北增三
一〇
〇二二四
一九
三三二二
鳖五
一〇
二四二六
一六
四二一二
五
一〇
二八二四
一五
一五五七
五
宗一
一一
一二三七
四三
二七五四
五
斗宿五
一一
一五一〇
〇五
〇一一二
天弁五
一一
一五三五
一六
五四一一
宗二

一一
一五四八
四一
〇三二三
建二
一一
二五四六
五四三八
五
织女一
一一
四二一八
六一
四五三一
一
天渊二
一二
二二
〇五四八
一二
一一一五
二六
五四四一
三
天渊一
一二
一一二六
二二
二六五〇
徐北增二
一二
一六二八
二九
一九二七
一二
一六四八
二五
一三四五
一二
二九四二
一六
五三三三
建三
一二

四一四四
〇一
二八五九
天渊三
一二
五八四六
一八
一九五一
一三
〇二二五
一八
五二四〇
一三
二八〇六
〇二
五二五五
五
一三
二八四四
一三
三一五九
一八
二九二六
一三
四七一五
一七
三九三六
三
一三
五六三八
二九〇八
三
吴越西增二
一四
一五二九
三六
二八五一
吴越西增三
一四
一八五五
三六
一一四五
一四
二五〇〇

五六
五
齐北增一
一四
三〇一七
四五
一六二〇
五
织女三
一四
三一五五
二三一三
五
织女南增一
一四
三二二九
二二一六
五
吴越西增一
一四
四一五八
三七
三六四三
三
一四
四七二二
〇三
一七五九
一五
〇一三七
一四
二二一七
五
织女内增二
一五
〇二一七
六二
二二三一
织女二
一五
〇二四二
六二
二六〇五
五

渐台南增五
一五
〇二五八
五五
一三五八
一五
〇四四二
五五
二九四八
渐台二
一五
二〇三〇
五六
〇一四八
三
波斯一
一五
二七〇〇
三二
二五〇〇
五
狗二
一五
四五一九
〇二
二六一七
五
狗北增五
一五
四七四三
〇二
二一〇五
一五
五一一七
〇三
四八四三
一五
五二四六
〇一
五四三六
建五
一五
五三二〇
一五四三

五
徐东增三
一五
五九四六
二八
二三四八
一六
〇八四二
五
一六
一二四八
三三
二四三二
一六
一三三四
三六
一三四八
三
蛇尾三
一六
一五〇〇
五八
一〇〇〇
五
狗北增三
一六
二四〇四
一二二〇
右旗西增二
一六
四三三四
二四
二八四五
五
天弁东增五
一七
二一五一
一六
三六〇九
渐台西增一
一七
四八五一
五九
二六三九

右旗西增一
一七
五三三〇
二六
五四一一
右旗西增三
一八
〇五〇五
二一
渐台一
一八
〇六三九
五九
二一五四
狗北增一
一八
〇九一二
〇三
〇一五三
狗一
一八
一六一五
〇三
一三〇一
渐台三
一八
二二〇〇
五五
〇三二八
三
一八
三五三六
五四
二八一五
扶筐三
一八
八一
五
一八
五五四八
四五
五二三四
三
狗东增二

一九
一三〇四
〇一
五四〇四
吴越东增五
一九
二七一八
三三
三一五三
一九
三八二七
一七
五七三八
一九
五一四〇
二二
〇四一七
五
蛇尾二
一九
五五〇〇
五
右旗三
二〇
〇二二一
二四
五〇五四
三
二〇
〇八三三
三四
一三二七
二〇
一二二一
一八
二二四六
孔雀十一
二〇
一四一三
三六
一一一八
二
二〇
一四二四

一〇
五八二十
二〇
二四五五
一八
四六一〇
天鸡西增一
二〇
三八五六
〇五
〇五五四
齐东增二
二〇
四五〇八
四三
〇七五四
二〇
四八三五
二三
三四〇〇
齐东增三
二一
〇五二四
四三
一五一〇
五
天鸡一
二一
〇五二九
〇五
一一二六
五
二一
一六四七
一四
二三〇三
三
渐台南增三
二一
〇二一八
五四
三三〇二
天鸡二
二一

二一四一
〇一
二七〇二
二一
三三〇四
三三
三二〇五
摯道一
二一
三九四六
一三〇六
二一
五四四六
一六
四二〇〇
浙台北增二
二一
五五四六
〇二二一
二一
五五四八
一八
二五二一
狗国一
二二
一四四六
〇五
二二五五
五
右旗五
二二
一五四七
二〇
〇二五九
三
二二
二〇一五
一六三四
五
左旗西增三
二二
三〇四五
三八
三一二至

二二
三二一〇
四九二六
二二
三七二一
一九
四六二九
左旗西增二
二二
三八二七
三八
三一一八
二二
三九〇八
五八
〇三五四
五
天鸡东增二
二二
五一〇二
〇一
五四〇三
狗国二
二二
五八一六
〇五
二四四四
五
扶筐一
二三
〇九五六
五
右旗一
二三
一二五八
二八
四二三〇
二三
一五〇〇
三九
一五〇〇
右旗东增五
二三
二六二〇

二〇
三一〇四
狗国三
二三
二八三〇
〇三四八
五
二三
三二四三
四一
一六二七
左旗西增五
二三
五二一二
四一
三二四三
右旗增南十一
二四
〇三二六
一〇
〇五二〇
五
右旗二
二四
一三五六
二六
三〇四四
五
二四
二五〇〇
三三
二四
三二三六
四六三五
天鸡东增三
二四
五二四九
〇五
〇八二三
二四
五二五九
四一
三四二八
五

二四
五六〇一
五六二一
三
二四
五七〇〇
三三
四五〇〇
二五
〇一四五
二五四〇
波斯二
二五
一七〇〇
二七
五五〇〇
三
二五
一八〇二
一二
〇五一一
五
辇道二
二五
一八一一
六一
〇〇一三
右旗东增十二
二五
二九五四
一二
二四一〇
二五
三五〇〇
三六
五
波斯十一
二五
三七〇〇
三三
五三〇〇
齐东增五
二五
五七三四

四五
五四二〇
二六
〇三四七
五〇
五七三〇
五
二六
一〇四九
二八三七
牛宿西增一
二六
一二一九
四四三二
左旗西增一
二六
一四四二
三七
二七〇九
五
二六
二〇五〇
四九二六
扶筐一
二六
二八三六
四五〇〇
五
二六
二九一五
二八
二二〇四
辇道东增二
二六
三一一九
四二五五
辇道北增一
二六
三一二六
五二二二
河鼓北增二
二六
三七〇三
三三

〇二〇八
河鼓北增三
二六
三七二〇
三二
三九二四
二六
五一五四
二一
三三二三
三
辇道三
二六
五九一一
五九
三六二〇
蛇尾一
二七
〇五五八
三一二七
三
牛宿西增二
二七
一四二七
三一四五
天桴三
二七
一七二八
二〇
四三四三
河鼓三
二七
二二〇八
三一
一六五二
三
牛宿西增三
二七
二三〇一
三四四〇
左旗一
二七
三〇一六
二八

四九五二
五
河鼓北增一
二七
三三三三
三四
左旗二
二七
三八二三
三八
一五一七
五
二七
四〇三七
〇〇三一
三
河鼓二
二八
〇八二四
二九
一九一一
一
二八
一一〇一
〇二
〇三二三
二八
二一二九
三二
一九四九
二八
二一五八
二七〇四
河鼓东增五
二八
三八〇一
三〇
五一二〇
河鼓一
二八
五一四四
二六
四四二〇
三

牛宿三
二八
五五二八
一三一八
二九
〇二五六
二八
四六一二
五
二九
二九二九
天桴二
二九
三五一七
一九
一六〇一
二九
三六二〇
五七
二〇四四
波斯三
二九
三七〇〇
三二
三〇〇〇
左旗三
二九
三八
五六五三
牛宿内增五
二九
五六四一
一五三四
子
一二一九
〇一三一
牛宿二
子
一七二一
五八〇六
三
子
二一五七
三一

三二一七
子
二八四七
三九
二七〇五
牛宿一
子
二八五七
三七二七
三
天桴内增一
子
三二〇三
一九
〇七二七
子
四一一七
五五
一五一八
子
五二〇九
三六五一
子
〇一
〇三三八
一〇三二
子
〇一
〇八五五
五六〇六
九坎三
子
〇一
一一〇〇
二二
三
天桴一
子
〇一
二〇三〇
一八
四五三五
三
左旗内增二十九

子
〇一
二〇四一
三八
四八三二
子
〇一
二一一九
五〇
三九三八
五
子
〇一
二七二七
二八
〇三一六
子
〇一
三六〇九
〇一
一四一七
牛宿五
子
〇一
三九一〇
二六〇九
左旗内增二十八
子
〇一
四七一三
三六
三六五四
天桴东增二
子
〇一
四七三三
一八
二八〇七
五
扶筐北增一
子
〇一
四八一〇
二七一〇

子
〇一
五〇〇〇
三六
五五〇〇
子
〇二
一三四九
四二
四一五〇
五
子
〇二
一九五三
三六
三九四三
子
〇三
一三〇六
三七
一四〇三
辇道东增三
子
〇三
二三一六
五七
二三三六
子
〇三
二六四〇
二八〇三
左旗五
子
〇三
二七五八
三九
一三三九
子
〇三
二八二九
四三
五八二六
鸟喙二
子

〇三
三〇四四
五〇四四
子
〇三
三五一一
五八二三
五
子
〇三
四五二四
三五
三五〇六
罗堰二
子
〇五五三
一五四六
五
罗堰西增一
子
一三五七
〇三
一九三〇
左旗东增二十七
子
一八一〇
三六
三五〇二
九坎二
子
二一〇〇
二二
三〇〇〇
三
天田二
子
二二〇五
五五〇五
罗堰三
子
三五五九
〇三
二二三四
罗堰一

子
四三四四
〇三
二三二六
五
离瑜西增一
子
五〇一〇
一四
三七一二
五
子
五二一九
四二
四〇五六
五
离珠南增一
子
〇五
〇二四八
一五
一六五〇
波斯五
子
〇五
三七
子
〇五
一一〇〇
二一
一〇〇〇
五
子
〇五
一三〇〇
四二〇〇
五
辇道五
子
〇五
二一三七
五三
四二三三
五

子
〇五
二八四四
一五
三九三九
五
左旗东增二十六
子
〇五
三一二八
三九
一八二二
离瑜西增二
子
〇五
四〇二六
一四
五八二〇
鸟喙一
子
〇五
五三〇五
四五
二七五三
三
子
二二〇〇
子
二四〇一
一五五〇
五
子
三二三三
三四
〇六一二
五
子
三五四三
五七
一五〇九
附白二
子
三七三二
七二

五六五三
附白一
子
四八五八
四五三五
离瑜一
子
〇一〇〇
一七
二〇〇〇
子
〇五〇〇
三八
三五〇〇
九坎一
子
一一〇〇
二一
三〇〇〇
三
左旗东增二十五
子
一四五三
三九
五二五八
子
一六三七
〇一四三
离珠一
子
二〇一四
一五
三一四九
五
左旗北增二十
子
二一四〇
四二
四一一二
子
二五三〇
五七四〇
子
三二二四

二八〇九
离珠二
子
〇九〇三
一六
四八五六
女宿一
子
〇六四一
天田三
子
一五四六
〇三三八
子
一九二四
〇一
五一一〇
离瑜二
子
二〇二〇
一五
三六〇七
天津西增一
子
三九四四
六二
四二〇五
天田一
子
四一二八
一〇
五五四〇
离珠三
子
五一五八
一八
一六三六
周二
子
〇二〇二
二九三七
周一
子
一〇五五

〇二
五七四三
五
辇道东增五
子
二二二八
五四
一八四八
左旗东增二十四
子
二二四八
〇七一七
子
二三四六
一二
二四四二
五
女宿二
子
二九一三
一六一〇
败瓜西增一
子
二四五〇
二八
五四三八
天津西增二
子
三八二二
五八
〇七一二
子
四二五二
三一〇八
五
左旗东增十三
子
四八五一
四五
三四五四
左旗东增二十三
子
五二四六
四二

〇〇二七
五
子
一〇
〇四二〇
〇三
五一五二
左旗东增十五
子
一〇
〇四二四
四五
五
赵
子
一〇
〇三
五八〇九
女宿三
子
一〇
〇七二八
一一
三四五一
子
一〇
〇九一四
四五
二四二八
赵一
子
一〇
〇九五七
〇三
三六四六
扶筐五
子
一〇
一一〇五
子
一〇
一三一一
〇三
一九三〇

五
秦一
子
一〇
一六四〇
三三〇〇
五
女宿南增五
子
一〇
一七五九
一七五三
女宿东增一
子
一〇
一九三四
一一
三八五四
败瓜一
子
一〇
二九二七
二九
〇六二一
三
离瑜三
子
一〇
四一〇〇
一五
二二三六
离瑜东增三
子
一〇
四二四〇
一八
一五一四
左旗东增二十一
子
一〇
四三四七
四三
〇一五三
五

败瓜二
子
一一
一五〇六
三〇
四二〇六
天津西增三
子
一一
一六二〇
五七
三一四三
奚仲一
子
一一
二三一八
七三
五〇一一
子
一一
二七四四
二九五〇
子
一一
二八三〇
五〇〇〇
败瓜五
子
一一
三九〇六
二七
三一四〇
子
一一
四三一〇
五五
五四二九
左旗东增十一
子
一一
四四二八
〇二〇八
五
子

一一
四五一八
二八
五一〇三
左旗东增十二
子
一一
四八一二
〇五二〇
子
一一
五七一〇
一七
四三二七
鹤一
子
一二
一六一九
三二
五〇三五
二
女宿东增三
子
一二
二二四四
一一
〇五〇六
女宿东增二
子
一二
三六三八
一一
败瓜三
子
一二
三九〇五
三〇
三八一四
败瓜南增三
子
一二
三九一二
二三
〇〇〇五

五
天津二
子
一二
四二〇七
二七一四
三
子
一二
四六一四
三一
五六五二
三
秦二
子
一二
四七三一
〇二
〇七二三
子
一二
四九一三
五
子
一二
五五三九
四三四〇
子
一三
〇八五四
一〇
三〇一四
天津西增五
子
一三
一五二九
五四
二八一六
五
子
一三
一八三五
〇五
一七二五

子
一三
二一四九
五七三六
五
天钱三
子
一三
三九二八
一八
一七一五
败瓜南增二
子
一三
四五三三
二四
三七三〇
瓠瓜南增一
子
一三
四七二五
三一
三九四八
瓠瓜一
子
一三
四八二四
三三
〇二五八
三
败臼一
子
一三
五〇〇八
二二
五八五二
三
子
一三
五三〇八
〇五
二〇二七
子
一四

〇〇二〇
三一四五
代一
子
一四
〇六五〇
〇一
二〇一三
五
天钱北增三
子
一四
一一一八
一一
一二〇五
奚仲二
子
一四
二七四三
七一
二八三八
奚仲东增一
子
一四
二九四〇
七二
一〇一〇
瓠瓜三
子
一四
三三〇七
三一
五八一二
子
一四
四二四三
五五
〇一四〇
五
子
一四
五七五七
二〇
三二五六

五
天垒城十一
子
一五
〇三三〇
二一四三
子
一五
〇四二五
五六
三五二二
天钱二
子
一五
〇四三〇
一六
二一一八
奚仲三
子
一五
〇七四二
三七五六
子
一五
〇八四一
四一
二四〇六
五
瓠瓜南增二
子
一五
一三二五
二九
〇七〇五
败臼二
子
一五
一九四一
二五
五四四六
五
瓠瓜北增五
子
一五

四一五九
三八
五
子
一五
四六一六
〇二
一七〇三
瓠瓜二
子
一五
四八四一
三二
四四三二
三
代二
子
一五
五三三七
〇五
三一一九
代内增一
子
一五
五五五七
〇五
二二一五
子
一五
五七〇六
一三四八
五
子
一六
一九四三
五四
三六三三
鶴十二
子
一六
二二一四
二八
一七〇四
五

鶴内增一
子
一六
二五一四
二八
三七一四
五
代南增二
子
一六
二七一六
五三三八
天津西增十五
子
一六
二七二二
三六三三
子
一六
二九一三
五二
三六一五
天垒城十二
子
一六
三五三三
〇五
四五四一
垒壁阵二
子
一六
三七五二
五六五六
鸟喙内增一
子
一六
四一五七
五五
三三二一
五
虚宿西增一
子
一六
四四三七

二三
〇二三六
鶴五
子
一六
四七〇五
四八四五
三
虛宿西增三
子
一六
四七三〇
二一
一六〇一
天津西增二十二
子
一六
四九二六
五四一〇
瓠瓜南增三
子
一六
五二四〇
二八
四〇一九
天津西增二十一
子
一六
五五〇四
四二
四五一一
虛宿西增五
子
一六
五七一〇
一〇
四一四一
天垒城十三
子
一六
五九三七
〇五
一一三三
司非西增二

子
一七
〇〇五七
二六
四九〇五
鶉三
子
一七
三九
四三〇九
子
一七
〇九二〇
二八五三
虛宿西增二
子
一七
一〇三七
二一
三八三一
子
一七
一六〇五
二九
四六三五
天津西增二十
子
一七
二七四一
四三
一三三二
五
子
一七
三八三二
一〇
二五一二
子
一七
三〇五〇
子
一七
四七一三
五四

三三一六
鹤十一
子
一七
五五二七
三一
三三五〇
五
鹤内增二
子
一七
五八二三
三一
一八三一
五
垒壁阵一
子
一八
〇四〇五
四八三六
五
鸟喙三
子
一八
〇五二七
五四
三二一一
五
垒壁阵三
子
一八
一二四二
〇二
三一一八
子
一八
一四一四
五五
二九二〇
子
一八
一六一七
四一
五五一四

子
一八
二二五五
五七
三六〇四
三
子
一八
三〇五六
二〇
〇二〇〇
鹤二
子
一八
三七四八
三五
二二四〇
二
天钱北增一
子
一八
四〇二〇
一五
一三四〇
五
天钱北增二
子
一八
四二四八
一四
二一二〇
天钱一
子
一八
五三一〇
一六
五一四五
子
一八
五五二〇
一一
一四一〇
子
一八

五八一五
一一
〇三一九
天钱五
子
一九
〇一三六
一九
四五二〇
五
子
一九
〇五四一
二六
四八一七
五
天津西增二十三
子
一九
〇七三四
四一
三〇五四
哭西增一
子
一九
二五四九
〇九一三
扶筐东增三
子
一九
二九二七
四四二〇
五
虚宿二
子
一九
三二四八
二〇
哭西增二
子
一九
三八四六
三七四四
哭西增三

子
一九
四五〇〇
〇一
〇一五四
虚宿一
子
一九
四九二二
三八四三
三
司非一
子
一九
五一二四
二五
一三一二
司非南增一
子
一九
五二〇七
二五
〇六五二
子
一九
五八一四
〇二
三二一九
三
子
二〇
一三一七
五七一六
子
二〇
一五二三
三〇
一一一八
五
鸟喙五
子
二〇
二八二九
五九

四六五三
五
天垒城一
子
二〇
三二一六
〇五
五九一四
五
天津西增十二
子
二〇
四五五七
五三
司非二
子
二〇
五二五〇
二四
四七五七
天津一
子
二一
一七五一
五七
〇九二〇
三
天垒城五
子
二一
二一五八
〇一
五八二四
天津西增十三
子
二一
二二一八
五一
三八一六
子
二一
二六〇四
〇一
五七二四

五
人西增一
子
二一
三〇〇四
三七
三九四二
天津西增十一
子
二一
三五五四
五三
二五二四
司危二
子
二一
三六〇五
二一
四二五三
子
二一
三六五八
五五
子
二一
三九五五
二一一三
子
二一
四八二〇
一五
天垒城二
子
二一
五〇三一
一三五一
司危一
子
二一
五二〇二
二一
〇三〇六
天津西增二十四
子

二二
〇三一二
四二
三七〇九
天垒城三
子
二二
〇四三一
〇三
五六三八
子
二二
〇六二九
三〇二六
哭一
子
二二
一四一二
三九一〇
五
子
二二
五七四二
五七
一五三八
三
羽林军一
子
二三
〇九五七
三七二九
天津西增二十五
子
二三
一三二九
四三
一八四二
五
败臼内增一
子
二三
三四五五
二一
一八三〇

三
司命一
子
二三
三五五七
一三
一二二八
羽林军二
子
二四
〇四五一
三七四七
子
二四
〇七五二
二六二一
三
羽林军三
子
二四
一九二二
二七四五
子
二四
二一〇〇
一五
三〇〇〇
五
司禄二
子
二四
二二五六
一五
二一四〇
司禄内增二
子
二四
二三二七
一五
二一四七
奚仲东增三
子
二四
二九一二

三三四〇
天津三
子
二四
三一一九
六三
四三二九
天津内增三十八
子
二四
三二五五
六三
三八〇三
五
司命二
子
二四
四一三〇
一四
一三五五
子
二四
五一五一
三六
一一三四
五
羽林军五
子
二四
五六五四
一三
三九一一
五
奚仲东增二
子
二五
〇〇三四
五三二六
五
垒壁阵五
子
二五
〇九〇一
〇二

〇三一五
子
二五
一二四三
三四
二三五四
五
子
二五
二〇四六
〇八三六
五
危宿西增二
子
二五
二一五五
一八
四六〇五
危宿西增一
子
二五
二八四一
一九
三八一四
蛇腹三
子
二五
三一二三
五〇四六
人西增二
子
二五
三六三六
三七
五九五〇
子
二五
四四三八
一〇
三三四五
五
危宿西增三
子
二六

〇六一一
一八
二一三六
天津内增三十
子
二六
一一四七
五一
三八三七
天津北增三十七
子
二六
一六五八
一八五三
五
司禄南增一
子
二六
二四二一
一五
〇六五九
司禄一
子
二六
二四三九
一五
〇七一四
人二
子
二六
四三三九
三三
一八三九
哭二
子
二六
五四五八
一五三七
泣西增一
子
二七
〇一二二
〇五
子

二七
〇七五〇
一九
三〇五〇
五
子
二七
〇九一四
二六四三
败臼三
子
二七
四三二六
二三
三六一〇
五
子
一七
四三四〇
一七
一四一八
三
泣西增二
子
二七
四九三三
〇二
五九四八
子
二八
一二四六
〇二
三六〇五
蛇腹二
子
二八
一六二〇
七一
一四四九
危宿三
子
二八
一八三二
二二

〇七一六
三
盖屋一
子
二八
三二一九
一〇五八
五
子
二八
三五一五
二三
三六〇七
五
羽林军十五
子
二八
三八二三
二八三六
羽林军十一
子
二八
五六四二
一〇
五一四二
五
子
二八
五八一六
二〇
二六三六
子
二九
〇〇二一
一一
五八二一
盖屋二
子
二九
二〇四〇
一〇
一三一四
子
二九

二二〇五
〇三
一七四二
子
二九
二九三六
四三
四三一三
三
子
二九
三〇五〇
一六
〇〇一〇
泣二
子
二九
〇二
四三四七
危宿一
子
二九
四七一六
一〇
四〇三八
三
火鸟三
子
二九
五九〇〇
三八
火鸟内增一
〇一五六
三八
四九一一
一三五九
二一
〇四五四
一
一七四一
四八三二
泣一
二七〇七
〇二

二三三〇
五
二八一五
五八三一
人内增三
三四三二
三一
二八三五
人一
三四五七
三六
〇九三〇
虚梁一
三六五五
五六三〇
垒壁阵内增一
四三一六
〇一
二一二五
〇一
〇一二一
一七
四六二〇
五
蛇腹一
〇一
〇五〇四
七一
三三一八
五
火鸟二
〇一
一七四五
三六
〇五〇三
人四
〇一
二六〇四
二九
〇二四九
水委三
〇一
三八一〇
五四

二四一六
三
羽林军十三
〇一
三九五五
五六二四
〇一
四三〇六
一五
四二〇一
五
〇一
四六三二
五九
五六三七
二
〇一
四八五四
〇一
一二三三
五
〇一
五一三九
一九
〇六三六
〇一
五八一〇
〇一
三〇四〇
天津东增三十六
〇二
〇七一七
四一四六
五
羽林军十二
〇二
一四五五
一一
危宿北增十一
〇二
二〇二〇
二三
〇一四六
虚梁二

〇二
二六四八
四九一一
天津东增三十五
〇二
三一〇七
〇三五一
五
天津五
〇二
三六二一
五四
五六二五
天津内增二十九
〇二
四五〇三
五一
五〇三五
人南增四
〇二
二八
二八五八
天津东增三十一
〇三
〇七五六
五八
〇五三一
坟墓二
〇三
〇八一一
一四四九
三
危宿二
〇三
一三四六
一六
一一四八
天津东增三十四
〇三
一六〇四
一〇七〇
五
〇三
三六四一

二一
四七五七
五
火鸟一
〇三
三七五〇
三一
三九五五
〇三
四二二九
二九一〇
五
〇三
四六四二
二三
三七二〇
羽林军二十
〇三
四七三三
〇一
一八一〇
人三
一九一七
三四
〇五一〇
天津东增三十二
二四一九
五八
〇五一三
羽林军二十五
二五二四
〇五
五五〇四
五
羽林军三十
一六
三四三四
羽林军二十一
五二二〇
〇一
四八五〇
天津东增三十三
五三五四
五九

五七一〇
〇五
〇一三八
五〇
三二四〇
〇五
〇一五一
一〇
二九〇八
五
羽林军二十四
〇五
〇一二五
〇五
三八四二
五
羽林军二十七
〇五
一〇一一
三七〇一
羽林军二十六
〇五
一八四九
一一一七
三
坟墓一
〇五
一九三一
五一三六
臼二
〇五
二二一〇
三六
三九〇五
〇五
三三一四
一〇一五
危宿东增五
〇五
三三三〇
一五
〇一四七
虚梁三
〇五

五一一三
五
羽林军二十二
〇五
五五四六
〇二
四四三六
〇五
五七二六
五五四七
羽林军二十九
〇五
五九五三
一五
四一五五
五
〇〇二〇
四一
五四三八
三
垒壁阵北增二
〇五〇九
〇一
〇五〇九
羽林军二十八
二五五三
一四
二九〇七
坟墓北增一
二七四五
一三
〇九五六
三二三四
一八〇〇
羽林军二十三
三九二三
〇一〇八
天津东增二十八
五一
三〇四五
坟墓三
四九五三
〇九四二
臼一

五三〇〇
三九
三二一六
三
坟墓北增二
五三五五
一三
二一〇九
一七〇三
五六
三六〇五
坟墓北增三
一八一六
一二
五三二八
天津东增二十六
二六四〇
二五〇八
臼内增三
三九二七
三六
天津东增二十七
四六一五
三四五五
五五三三
三一〇五
五九四一
二三〇〇
车府北增一
〇二三二
〇四一八
蛇首一
一八四四
一〇二〇
三
土公吏一
二二五二
二〇
五一四二
车府内增二
二七一〇
五八
五〇一九
垒壁阵北增三

三五三四
一二四四
水委二
四一四八
五五
〇五二三
土公吏二
五六五七
一七
一八五一
臼内增二
〇四一〇
三八
扶筐北增二
〇九二七
一四二〇
臼内增一
一〇一三
一五四〇
一六三〇
三〇
五一四二
臼南增五
三三五一
二九
五七四四
车府五
三四〇九
〇六一九
五
奚仲东增五
三五四一
四一一五
羽林军三十四
五三四二
一四
四六二六
五
一〇
七一
三七四八
五
羽林军三十三
一〇

二〇一二
一五
三四一六
五
一〇
二七三〇
〇一
四一二九
一〇
四四二八
臼三
一〇
三四
一六四八
羽林军四十二
一〇
四九一〇
〇一
四〇一四
火鸟五
一〇
五二三六
四一
一五四一
羽林军四十一
一〇
五三四一
〇一
五七四五
羽林军三十二
一一
一五五五
一六
四五四八
五
一一
二二三〇
〇一
五二三四
水委一
一一
三三五六
五九
一九〇六

一
车府北增三
一一
三五四一
五九
三三四〇
羽林军三十六
一一
四三〇四
一八〇二
羽林军三十一
一一
四九一九
一六
三〇二一
五
一一
四九四二
三三四五
二
羽林军三十五
一一
五三〇二
一〇
〇七五七
一二
〇八二四
四五
一四〇六
杵三
一二
二四五七
三七
四〇三四
雷电一
一二
三四〇六
一七
四二〇三
三
离宫西增一
一二
二八
三五三一

羽林军三十九
一二
四二二八
〇三
五八〇三
五
一二
四六二三
五〇
三二〇二
霹雳西增一
一二
〇一〇九
霹雳西增二
一二
五一二二
五一三九
羽林军三十八
一三
〇九一七
一五四五
五
羽林军三十七
一三
一三一六
四五三九
五
夹白一
一三
二六〇七
八五
二五二九
羽林军四十三
一三
二八五六
〇二
四九五一
五
一三
三三五七
〇一
〇一二五
五
一四

一六五五
五〇
二五二一
雷电二
一四
二二一九
一八
二七一八
五
离宫西增二
一四
三三四三
二七
〇九三〇
一四
四一四九
五〇
三四二六
雷电三
一四
四二〇一
一五
四三三四
鈇钺一
一四
五四四二
一四
四〇五六
五
雷电南增二
一四
五九〇六
一四
三〇〇六
鈇钺北增一
一五
一四
霹雳一
一五
〇〇五六
〇三一九
五
霹雳南增三
一五

二六一八
〇一三一
鈇钺二
一五
三三二四
一五
一〇一七
五
鈇钺南增二
一五
三六四〇
一五
四二三六
离宫西增三
一五
四五二九
二五
五四〇二
杵西增一
一五
四九一五
四一
〇三四五
五
一五
五五五六
三五
三四〇三
杵二
一六
〇〇一三
五九五二
车府内增五
一六
〇〇五二
五二
三九三〇
一六
〇二三三
二五
五六五九
一六
〇五三〇
一一

〇一四六
五
一六
二四四五
五六
二五三六
一六
三六三八
一四二七
三
羽林军四十五
一六
三七一七
一一
三六二二
五
一六
三八一八
五五
一二二一
鈇钺三
一六
四三一八
一六
二六五九
雷电北增一
一七
〇六五九
一六
四六一八
离宫西增五
一七
一四三六
二五
〇五四八
蛇首二
一七
〇五二三
五
霹雳二
一七
一六四三
一七
五九一六

一三
五三五二
五
雷电南增三
一八
一六一九
一二
五八一〇
云雨南增一
一八
四一四七
〇一
二二五四
一八
四八三二
一二
四七二四
雷电南增五
一八
五一三九
一三
五七五八
云雨二
一九
〇一一五
〇二
〇四二〇
云雨一
一九
一九三三
二六二六
五
云雨内增四
一九
二〇二〇
一六四〇
一九
二七一八
五二三五
五
八魁三
一九
二二〇九
一四

一四二五
离宫一
一九
二八四八
二八
四八一二
云雨南增三
一九
三三二八
〇一
四六三六
天园一
一九
五二四一
五二
三四二二
三
室宿一
一九
五四一三
一九
二四三七
二
云雨南增二
一九
五八五八
〇一
二四五三
八魁二
二〇
一〇三七
一六
一四二二
杵东增二
二〇
二六五一
三八
二九〇八
杵一
二〇
二七〇七
二四三〇
五
螣蛇五

二〇
三五二〇
四一一五
五
离宫二
二〇
四八二〇
二九
二三三二
二一
一四二五
六二
四九二二
五
云雨内增五
二一
一九二三
〇三
三七五四
离宫三
二一
二〇四三
三四
二五四三
五
霹雳三
二一
三七二七
〇一五八
五
螣蛇北增一
二一
二二〇四
一二〇〇
五
云雨北增六
二一
五〇四六
一五三四
二一
五七一二
一八
四五五四
五

二二
〇九一二
三五
〇七〇一
三
天园二
二二
二三二三
五六
五八一七
二二
三三二一
〇一
一九五〇
五
八魁一
二二
四二一二
一五
一六〇三
五
天钩北增一
二二
四五〇八
七五
雷电五
二二
五五二三
一四
五七二五
云雨四
二三
〇一三六
〇三
二五〇七
五
二三
一三四〇
一〇
〇五〇〇
垒壁阵北增五
二三
三二四四
〇二

一一三九
二三
五一一九
一六
螣蛇三
二四
〇二一八
五七
二二〇六
五
二四
〇三三八
一二一二
云雨三
二四
二六〇七
〇二
〇一四七
垒壁阵十二
二四
二七三六
〇五
四三三三
五
天钩北增二
二四
二七五二
七五
一五二〇
二四
二八二七
三三一七
三
二四
三〇〇六
一四
四五二五
五
云雨北增七
二四
四一五五
三二四三
二四
四二三四

〇三
五
二四
四六四五
五八
五二三七
室宿东增二
二五
一三四八
二八
二八〇三
五
垒壁阵十一
二五
二一三八
〇五
四六五五
二五
三八〇四
〇二
五七四五
五
云雨东增九
二五
四〇二四
〇二
三六三〇
云雨东增八
二五
〇三
二八五七
室宿二
二五
四七一三
三一
二
二六
二八二八
〇二三一
二六
三五〇八
二二
四四二二
八魁五

二六
四一二二
一三
二七一五
霹雳北增五
二六
四五一九
一一
车府南增十一
二六
四九三六
四三
一二三四
天钩北增三
二六
五七三三
三三一〇
室宿东增三
二七
〇一〇四
二九
一三四八
天园三
二七
一五一三
五八
五六四八
天仓一
二七
二〇〇〇
一〇
〇一三〇
三
二七
二四四五
〇三
一一四二
离宫五
二七
二九〇八
二五
三三五七
二七
三三三五

〇三
〇九五四
二七
四五五三
一三四〇
二七
五三二四
三二四一
五
二八
〇七五五
五八一三
二八
〇九四五
二四二六
车府南增十二
二八
一〇二七
四三
五九三五
二八
二三一五
二四
四七五二
二八
三八四〇
三〇
〇五一七
车府三
二八
四三三六
五一
一八二二
五
二八
五七三四
一九
二八
五八〇二
二〇
四六五二
二
霹雳五
二八

五九五五
二二一五
五
二九
〇七三三
一〇
四五五九
二九
〇八五五
一六
四〇〇二
二九
四六五一
二六
〇九二〇
二九
四九〇二
二三
一〇〇九
车府南增十三
二九
五六三六
四五
〇五〇六

清史稿卷三五　志第一〇

天文十天汉黄道经纬度表

天汉在中国所见，起箕尾没七星而已。过赤道南视之，绕南船、海山，如循环然。由人目所测，澹澹浮空而已。制大远镜窥之，现无数小星，若积雪然，盖与恒星为一体，即随恒星天运行。康熙壬子、乾隆甲子所纪不同，备列于表：

黄道北康熙壬子年测定

五三〇二
六七二〇
〇二〇〇
五三二〇
五三〇〇
六六三〇
五二三〇
六六一〇
五二一〇
六五四〇
一〇〇〇
五一一〇
六五〇〇

一二〇〇
五〇〇〇
一四〇〇
四九三〇
六四二〇
一六〇〇
一八〇〇
四八一〇
六三五〇
二〇〇〇
六三〇〇
二二〇〇
四七一〇
六三〇〇
二四〇〇
六二一〇
二六〇〇
四五五〇
六一三〇
二八〇〇
四五〇〇
六〇三〇
五九三〇
〇二〇〇
四二〇〇
五九〇〇
四一四〇
五八二〇
四〇三〇
五七一〇
三九三〇
五六三〇
一〇〇〇
三八〇〇
五六〇〇
一二〇〇
三六三〇
五五二〇
一四〇〇
三五三〇
五四二〇
一六〇〇
二四〇〇
五二四〇

一八〇〇
三二二〇
五〇五〇
二〇〇〇
二九五〇
四八五〇
二二〇〇
二八〇〇
四六三〇
二四〇〇
二六三〇
四五〇〇
二六〇〇
二五〇〇
四三〇〇
二八〇〇
二三〇〇
四〇三〇
二〇三〇
三八〇〇
〇二〇〇
一八五〇
三六二〇
一七二〇
三四一五
一五四〇
三二二〇
一四〇〇
三〇二〇
一〇〇〇
一三〇〇
二九〇〇
一二〇〇
一〇五〇
二七二〇
一四〇〇
二五二〇
一六〇〇
二三一〇
一八〇〇
〇五〇〇
二〇三〇
二〇〇〇
一九〇〇

二二〇〇
一六〇〇
二四〇〇
一三〇〇
二六〇〇
一〇〇〇
二八〇〇
〇五〇〇
一一二〇
一二〇〇
〇一二〇
一四〇〇
一六〇〇
〇九三〇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一八〇〇
〇一二〇
一三〇〇
二〇〇〇
一七〇〇
二二〇〇
〇九五〇
二三〇〇
二三〇〇
一一三〇
二五〇〇
二四〇〇
〇一四〇
一三三〇
二六二〇
二六〇〇
〇四二〇
一七三〇
二九〇〇
二八〇〇
二〇三〇
三二〇〇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一〇一〇
二三三〇
三四三〇
〇二〇〇
一三二〇
二六二〇
三七三〇
一七〇〇
二九〇〇
三九三〇
一七三〇
三〇〇〇
四〇三〇
〇三一〇
一九二〇
三一〇〇
四三〇〇
二三三〇
三二四〇
四五五〇
一〇〇〇
〇九三〇
二五三〇
三五〇〇
四六五〇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二六四〇
三六〇〇
四七二〇
一四〇〇
一五二〇
二九一〇
三七〇〇
一六〇〇
一九〇〇
三一〇〇
三九〇〇

一八〇〇
二二〇〇
三四〇〇
四〇三〇
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三三〇
三六〇〇
四二〇〇
五一〇〇
二二〇〇
二四四〇
三七二〇
五二〇〇
二四〇〇
二五四〇
三九〇〇
四四二〇
五三〇〇
二六〇〇
二七三〇
四五三〇
五三三〇
二八〇〇
二八四〇
四〇五〇
五四五〇
子宮初度
三〇〇〇
四二三〇
五五三〇
子宮二度
三一五〇
四三二〇
五〇〇〇
五七〇〇
子宮四度
三三〇〇
四四三〇
五一二〇
五九〇〇
子宮六度
三四五〇
四五二〇

五二三〇
子宫八度
三六三〇
五三二〇
六一二〇
子宫经度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子宫经度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一〇〇〇
三九〇〇
五四四〇
六二一〇
一二〇〇
四一〇〇
四八三〇
五五〇〇
六三一〇
一四〇〇
四二四〇
四九二〇
五五二〇
六三四〇
一六〇〇
四三二〇
五〇一〇
五五二〇
一八〇〇
五〇四〇
五五三〇
六四五〇
二〇〇〇
四五〇〇
五一〇〇
五六三〇
六五一〇
二二〇〇
四五五〇

五一三〇
五八〇〇
二四〇〇
五二三〇
五八五〇
六六一〇
二六〇〇
四七一〇
五二三〇
六〇三〇
二八〇〇
四七五〇
五三〇〇
六一二〇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四八三〇
五三三〇
六二〇〇
〇二〇〇
四九二〇
五四四〇
六一五〇
六六二〇
四九三〇
五五〇〇
六二〇〇
五〇三〇
五五二〇
六一五〇
五一〇〇
五五三〇
六一三〇
六七一〇
一〇〇〇
五一三〇
五七一〇
六一〇〇

六七三〇
一二〇〇
五一五〇
六七三〇
一四〇〇
五二〇〇
六七三〇
一六〇〇
五二二〇
一八〇〇
五二三〇
二〇〇〇
五二四〇
六七五〇
二二〇〇
五三〇〇
六七三〇
二四〇〇
五二五〇
六七二〇
二六〇〇
五三〇〇
六七二〇
二八〇〇
五三一〇
六七二〇
黄道南康熙壬子年測定
二〇〇〇
二二〇〇
〇六一〇
二四〇〇
〇九三〇
二六〇〇
一五〇〇
二八〇〇
二三〇〇
二五一〇
〇二〇〇
〇三二〇
二七〇〇
〇六三〇
二八三〇
三一〇〇
一二五〇

三三三〇
一〇〇〇
一七二〇
三五一〇
一二〇〇
二二〇〇
三七一〇
一四〇〇
二四〇〇
三九三〇
一六〇〇
二六二〇
四一一〇
一八〇〇
二八〇〇
四三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四四一〇
二二〇〇
三一一〇
二四〇〇
三二四〇
二六〇〇
三四〇〇
五〇二〇
二八〇〇
三五二〇
五二五〇
三七〇〇
五八〇〇
〇二〇〇
三八一〇
三九〇〇
六一〇〇
六二〇〇
四一〇〇
六二二〇
一〇〇〇
四三〇〇
六三一〇
一二〇〇
四四一〇
六四一〇

一四〇〇
六五〇〇
一六〇〇
四七三〇
六六一〇
一八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四〇
二二〇〇
五一三〇
六八三〇
二四〇〇
五二一〇
二六〇〇
五二五〇
六九二〇
二八〇〇
五三〇〇
七〇一〇
五三二〇
七〇三〇
〇二〇〇
五三二〇
七一二〇
五四〇〇
七一四〇
五五〇〇
七二〇〇
五五三〇
七二一〇
一〇〇〇
五五三〇
七二二〇
一二〇〇
五五五〇
七二二〇
一四〇〇
五六〇〇
七二三〇
一六〇〇
五五五〇
七二四〇
一八〇〇
五六一〇

七三一〇
二〇〇〇
五六一〇
七三二〇
二二〇〇
五六一〇
七三二〇
二四〇〇
五六二〇
七三一〇
二六〇〇
五六〇〇
七三一〇
二八〇〇
五六〇〇
七三二〇
五五四〇
七三二〇
〇二〇〇
五六一〇
七三一〇
五六一〇
七三〇〇
五六一〇
七二四〇
五六二〇
七二三〇
一〇〇〇
五六四〇
七二〇〇
一二〇〇
五六三〇
七二三〇
一四〇〇
五六三〇
七一三〇
一六〇〇
五六三〇
七一〇〇
一八〇〇
五六〇〇
七〇五〇
二〇〇〇
五五二〇

七〇二〇
二二〇〇
五四三〇
二四〇〇
五四一〇
二六〇〇
五三二〇
六九三〇
二八〇〇
五二三〇
五一五〇
六八三〇
〇二〇〇
五一〇〇
四九五〇
六六一〇
六五二〇
一〇〇〇
四六三〇
六四五〇
一二〇〇
四四三〇
一四〇〇
四三五〇
六三〇〇
一六〇〇
四二五〇
六二〇〇
一八〇〇
四二〇〇
六〇三〇
二〇〇〇
四一二〇
五八三〇
二二〇〇
四〇三〇
五七〇〇
二四〇〇
三九五〇
五六〇〇
二六〇〇
三八一〇
五五一〇
二八〇〇

三七一〇
五四四〇
三六〇〇
五四〇〇
〇二〇〇
三三三〇
五三二〇
二八〇〇
五二〇〇
〇五〇〇
一四〇〇
二四〇〇
五一三〇
一一〇〇
五一四〇
五〇〇〇
〇四二〇
四九三〇
一〇〇〇
〇三〇〇
四九二〇
一一〇〇
〇一〇〇
四八五〇
一一三〇
四八二〇
一二〇〇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北上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一二二〇
一〇二〇
一一四〇
四七三〇
一三〇〇
〇八三〇
一三三〇
四五〇〇
一四〇〇
〇六三〇
一四四〇

四三三〇
一五〇〇
〇五〇〇
一三三〇
四二〇〇
一六〇〇
〇三二〇
一一〇〇
四一三〇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北下界纬
河中南上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一七〇〇
〇九三〇
四一一〇
一八〇〇
〇八一〇
四〇一〇
二〇〇〇
〇五〇〇
三七四〇
二二〇〇
〇一四〇
三三〇〇
二三〇〇
三二〇〇
二四〇〇
三一〇〇
二六〇〇
二二〇〇
二八〇〇
一三三〇
河中南下界纬
河中南下界纬
〇二〇〇
〇一一〇
〇四三〇
黄道北乾隆甲子年改测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寅一二四〇
寅一二四〇
一二四〇
一三二〇
〇二〇〇
一三二〇
一三二〇
一〇四〇
一三二〇
一二四〇
一四〇〇
一四〇〇
〇三〇〇
一四〇〇
〇九三〇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寅一四〇〇
一一四〇
寅一四〇〇
一三三〇
一五〇〇
一四〇〇
一五〇〇
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一八〇〇
一五四〇
一九二〇
一六二〇
一五二〇
一七〇〇
二〇〇〇
一七三〇
二三五〇
一七三〇
二四五〇
一八〇〇
二二〇〇
一八〇〇
二五五〇

一九三〇
二七〇〇
〇二〇〇
一九三〇
〇四三〇
二〇〇〇
二〇三〇
〇三二〇
二〇三〇
〇五三〇
二一〇〇
二九二〇
二一四〇
二一四〇
〇八三〇
二二〇〇
三一〇〇
二二四〇
一一〇〇
二三三〇
三一五〇
〇九三〇
二三三〇
三三〇〇
一二二〇
二三三〇
一四〇〇
二四〇〇
三四〇〇
二四三〇
一六三〇
二四三〇
一八四〇
二四三〇
二一二〇
二五〇〇
三四二〇
一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〇〇
二二〇〇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寅二五三〇
二四〇〇
寅二六〇〇
三五三〇
一七三〇
〇三二〇
二六三〇
〇一〇〇
二六三〇
二〇三〇
二七〇〇
三五三〇
二七〇〇
〇二〇〇
二七三〇
二七三〇
〇五〇〇
二八〇〇
二四四〇
〇五〇〇
二九〇〇
二九四〇
三四〇〇
二九四〇
一一〇〇
丑〇〇三〇
二六〇〇
丑〇〇三〇
一三〇〇
〇二〇〇
三五〇〇
〇七二〇
〇二〇〇
〇二二〇
二六二〇
一五〇〇
〇二三〇
二七三〇
〇三三〇
三六四〇
一七〇〇
二八三〇

一九三〇
二〇三〇
〇五〇〇
三六三〇
一九〇〇
〇六三〇
三五三〇
二二〇〇
二九二〇
三〇〇〇
二三〇〇
三六三〇
二四三〇
〇二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〇五〇〇
一〇〇〇
一一〇〇
三八四〇
二五二〇
一一〇〇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丑一一三〇
三二〇〇
丑一三〇〇
二七〇〇
一〇四〇
一三〇〇
一二二〇
一四〇〇
三三〇〇
二九〇〇
一一〇〇
一四〇〇
一三二〇
一四〇〇
一四三〇
一五〇〇
四二三〇
三五〇〇

一六〇〇
三〇〇〇
一五三〇
一六〇〇
一七〇〇
一六三〇
四三三〇
一六三〇
四五〇〇
一七〇〇
二九三〇
一七四〇
一七〇〇
三〇二〇
一八三〇
二九〇〇
一七三〇
一八三〇
三一二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四五〇〇
三七〇〇
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九〇〇
三二四〇
一九三〇
一八〇〇
一九三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三四二〇
二一〇〇
二一〇〇
二二〇〇
四六二〇
三七〇〇
三五四〇
二二三〇
二一二〇
二三三〇
二二四〇
二四〇〇

三八四〇
三六〇〇
二四〇〇
二四〇〇
四〇二〇
三七〇〇
二五〇〇
五〇三〇
四二〇〇
二四〇〇
二五〇〇
二五四〇
二六三〇
二七〇〇
二七三〇
五一〇〇
三八〇〇
二七三〇
二八〇〇
五三〇〇
四二三〇
丑二八〇〇
四三五〇
丑二九〇〇
四〇三〇
二七〇〇
二九〇〇
二九〇〇
子〇〇三〇
五三三〇
子〇〇三〇
五五〇〇
〇一〇〇
二九〇〇
〇二〇〇
四一〇〇
二九〇〇
〇二〇〇
四二四〇
〇三〇〇
五七〇〇
四五〇〇
三〇三〇
〇三〇〇

四六三〇
四七三〇
三〇二〇
〇五〇〇
六一〇〇
四三二〇
〇五〇〇
六三〇〇
五〇〇〇
四五〇〇
三〇〇〇
五一三〇
〇七三〇
三二〇〇
〇八三〇
四五〇〇
〇九三〇
六三四〇
五一三〇
三二三〇
〇九三〇
五三二〇
三四二〇
一一〇〇
三五〇〇
一一〇〇
三七〇〇
一二〇〇
五四〇〇
一四〇〇
四七二〇
三八〇〇
一四〇〇
一五〇〇
五四〇〇
一七〇〇
四一〇〇
一七〇〇
四二三〇
一八〇〇
五四二〇
一九二〇
六四三〇
四九三〇

四三〇〇
二〇二二
五六〇〇
二一〇〇
子二二〇〇
五一〇〇
子二三〇〇
五六〇〇
二四〇〇
四五〇〇
二五〇〇
五七四〇
五三〇〇
四七三〇
二七三〇
五七四〇
五四二〇
二七三〇
四九二〇
五八四〇
五四二〇
四九三〇
亥〇二〇〇
六六三〇
五七四〇
五六〇〇
五二〇〇
五八〇〇
五六〇〇
六六二〇
五三三〇
一〇〇〇
五二〇〇
一五〇〇
五三〇〇
一五〇〇
五一〇〇
一七〇〇
五一二〇
二〇〇〇
五二二〇
二二〇〇
五一〇〇
二四〇〇

五一二〇
二五〇〇
五〇〇〇
二七〇〇
五二二〇
五二〇〇
戊〇三〇〇
五三〇〇
〇五〇〇
五二三〇
五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六七二〇
一二〇〇
五三〇〇
一二〇〇
五二〇〇
一五〇〇
六七二〇
五二三〇
一五〇〇
六七一〇
一七三〇
六五〇〇
五〇三〇
一七三〇
二〇〇〇
六五〇〇
五一〇〇
戊二二三〇
六二二〇
戊二五〇〇
六二〇〇
五〇〇〇
二七〇〇
五八四〇
四七三〇
二九〇〇
六一〇〇
四六三〇
五八二〇
四五〇〇
酉〇二三〇

五八三〇
四四三〇
五六四〇
四二三〇
五五四〇
四二二〇
五四三〇
五二四〇
一〇三〇
五〇二〇
一二〇〇
四〇三〇
一三〇〇
五〇〇〇
三八〇〇
一三〇〇
四八三〇
三五〇〇
一五〇〇
四八三〇
一五〇〇
一七〇〇
三六二〇
一七〇〇
二八四〇
一九三〇
四五四〇
三四〇〇
一九三〇
三一二〇
一九三〇
二八四〇
二二三〇
四六二〇
二七三〇
二四〇〇
二七四〇
二五〇〇
二六四〇
二七〇〇
四五〇〇
二六二〇
二七〇〇
二五〇〇

二九〇〇
四三四〇
二四三〇
四二二〇
二二四〇
申〇一三〇
二二二〇
〇二三〇
四一〇〇
二一〇〇
〇二三〇
三九〇〇
〇二三〇
三六〇〇
三七四〇
二一三〇
三五〇〇
〇五〇〇
三五〇〇
二〇三〇
〇六三〇
三二二〇
二一二〇
三〇〇〇
二〇二〇
〇九三〇
二九三〇
二〇四〇
〇九三〇
二七三〇
一五三〇
一一三〇
二七二〇
一九四〇
一一三〇
二六二〇
一七〇〇
一一三〇
一四四〇
一一三〇
一三三〇
一二三〇
二六〇〇
一二三〇

一二三〇
二四四〇
一四〇〇
一一〇〇
一四〇〇
〇九三〇
一五〇〇
二四三〇
一五〇〇
二三四〇
一六三〇
二二二〇
〇七三〇
一六三〇
二〇〇〇
〇六二〇
一七三〇
二〇〇〇
〇五四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〇六二〇
二〇〇〇
一八四〇
〇五四〇
二〇〇〇
〇三四〇
二〇三〇
〇二〇〇
二〇三〇
二一三〇
一七〇〇
二一三〇
一四三〇
二二二〇
一五四〇
二二二〇
一四〇〇
二三四〇
一二四〇
二四四〇
一三〇〇
二四四〇
一二〇〇

申二五四〇
一一四〇
申二五四〇
一〇二〇
二七〇〇
〇九二〇
二七〇〇
二八〇〇
〇七三〇
二八〇〇
二九〇〇
〇五〇〇
二九〇〇
〇三三〇
二九三〇
〇一三〇
二九三〇
黄道北乾隆甲子年改测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北之南界纬度
南之北界纬度
申一九四〇
〇二三〇
申二〇三〇
二〇三〇
〇一四〇
二〇三〇
〇三二〇
二〇三〇
〇四二〇
二〇三〇
〇七三〇
二〇三〇
二一〇〇
〇五二〇
二一〇〇
二一〇〇
二二〇〇
一〇〇〇
二三三〇
一〇二〇
二四〇〇
一二〇〇

二四四〇
一三二〇
二六〇〇
一三二〇
二六〇〇
一四四〇
申二七二〇
一六〇〇
申二七二〇
一七三〇
二八〇〇
一九〇〇
二九三〇
一九四〇
一九〇〇
〇一二〇
〇一四〇
〇二〇〇
〇二四〇
〇一四〇
〇三〇〇
二三四〇
〇二四〇
〇三三〇
二二〇〇
〇三〇三
〇四三〇
二五〇〇
〇三三〇
〇五三〇
〇四二〇
二七〇〇
〇五〇〇
〇七三〇
二九四〇
〇七二〇
二九〇〇
三〇〇〇
〇八三〇
二九〇〇
〇九三〇
二八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二九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四〇
一一二〇
一一二〇
三二〇〇
一一二〇
三四〇〇
一二四〇
一二三〇
一三二〇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一二三〇
三五〇〇
一五〇〇
一三四〇
三七二〇
一五三〇
一七〇〇
一六〇〇
一三三〇
一六〇〇
一八三〇
一六三〇
一六三〇
未一七〇〇
一五〇〇
未一七〇〇
一四〇〇
一七三〇
一六三〇
四二二〇
一八〇〇
一九〇〇
一八〇〇
二〇二〇
一九〇〇
二一〇〇
四五〇〇
一九〇〇
二三二〇
二一〇〇
二四二〇

二一〇〇
二七四〇
二二〇〇
二六〇〇
四五〇〇
二二〇〇
二七三〇
二二〇〇
二九〇〇
二二〇〇
三〇〇〇
二四〇〇
三一〇〇
二四〇〇
三二〇〇
二五〇〇
三二二〇
二六〇〇
三四〇〇
五〇三〇
二八〇〇
三四〇〇
五三〇〇
二九〇〇
三五四〇
午〇一〇〇
三五四〇
五三二〇
午〇二〇〇
三七〇〇
五六〇〇
〇二三〇
三七四〇
〇三〇〇
三八四〇
三七三〇
五六四〇
〇五〇〇
三九〇〇
五八四〇
〇六三〇
四一三〇
六二〇〇
四四三〇

一〇〇〇
一二〇〇
四七三〇
六二三〇
一五〇〇
四八三〇
六五〇〇
一六〇〇
五一〇〇
一九〇〇
五一〇〇
二二〇〇
五三〇〇
二五〇〇
五三四〇
六九三〇
二七〇〇
五四四〇
巳〇一〇〇
五五二〇
巳〇五〇〇
五六三〇
七二〇〇
五六三〇
一四〇〇
五五四〇
七一〇〇
一六〇〇
五七〇〇
一九〇〇
五六四〇
二二〇〇
五七三〇
七一〇〇
二五〇〇
五七〇〇
二八〇〇
五七三〇
辰〇一〇〇
五六〇〇
七一〇〇
辰〇三〇〇
五六〇〇
辰〇五〇〇

五六〇〇
辰〇五〇〇
五五〇〇
〇五〇〇
五四〇〇
〇八三〇
五四三〇
五五〇〇
一三〇〇
五四〇〇
一六〇〇
五五〇〇
一九〇〇
五五〇〇
二一〇〇
五四〇〇
二三〇〇
五三四〇
二三〇〇
五二〇〇
二五〇〇
二七三〇
五二〇〇
五〇〇〇
四八三〇
六五〇〇
四七三〇
六二〇〇
六五〇〇
一〇〇〇
六〇三〇
一〇〇〇
一二〇〇
四五四〇
六二三〇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一七〇〇
四七三〇
一九〇〇
二一〇〇
四七二〇
五七〇〇
二三〇〇

二三〇〇
四五〇〇
二五〇〇
四二三〇
二七〇〇
三九三〇
五五〇〇
二九〇〇
三九三〇
寅〇一〇〇
三七三〇
五四二〇
寅〇二三〇
三六二〇
〇二三〇
三四〇〇
〇三三〇
三二四〇
三六〇〇
五〇三〇
三五〇〇
五三〇〇
三四二〇
三一三〇
〇五〇〇
五一二〇
三〇〇〇
五二〇〇
二八三〇
五〇二〇
〇七二〇
二六〇〇
五〇〇〇
〇七二〇
二四〇〇
二〇二〇
一九〇〇
一四〇〇
一二四〇
一一〇〇
一〇〇〇
二二三〇
二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六〇〇
一〇四〇
〇八三〇
〇七二〇
一一〇〇
四七三〇
一二〇〇
〇五四〇
四五〇〇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〇三〇〇
一二三〇
一三三〇
〇一四〇
一四二〇
一四〇〇
一四三〇
一七三〇
一四三〇
一五二〇
一四三〇
一三〇〇
一四三〇
一二〇〇
一四三〇
一〇二〇
一四三〇
二五〇〇
一〇三〇
四二四〇
一五〇〇
一一〇〇
一五〇〇
一六〇〇
〇九三〇
一六二〇
一六〇〇
一六二〇
〇八三〇
一五〇〇
一六二〇
一四〇〇
一七〇〇

〇五〇〇
一七三〇
一四〇〇
一七三〇
〇三〇〇
一二二〇
一八三〇
〇二〇〇
一一三〇
三九三〇
寅一八三〇
三七二〇
寅一九三〇
一一三〇
二〇〇〇
〇九二〇
三六二〇
二〇〇〇
二〇三〇
一一四〇
二〇三〇
一一〇〇
二〇三〇
一〇〇〇
二〇三〇
二一〇〇
〇五三〇
二一〇〇
〇四二〇
二二〇〇
三五〇〇
二二〇〇
三二三〇
二三三〇
〇三二〇
三四〇〇
二三三〇
三一〇〇
寅二三三〇
〇三二〇
二九〇〇
寅二四三〇
〇三二〇
二五四〇

〇二〇〇
二〇〇〇
二五四〇
一八三〇
二六〇〇
二九〇〇
二六〇〇
二七〇〇
二七〇〇
〇一四〇
二五〇〇
二七〇〇
二四〇〇
二七〇〇
一九三〇
二七〇〇
一七三〇
二八〇〇
二二〇〇
二八〇〇
二〇〇〇
二八三〇
一五〇〇
二九三〇
一三三〇
丑〇一〇〇
一一三〇
丑〇一〇〇
〇九二〇
〇二〇〇
〇八三〇
〇三三〇
〇五〇〇
〇五二〇
〇四三〇
〇五二〇
〇三〇〇
〇七二〇
〇二二〇
〇一〇〇

清史稿卷三六　志第一一

天文十一
五星合聚

《天官书》言同舍为合，于两星、三星、四星、五星之合各有占，而以五星合为最吉，谓经度之同如合朔也。兹就三星以上同宫同宿，及两星以上同度者，著于篇。

顺治元年正月庚戌，土木金聚于降娄两旬余。丙辰，土金同躔壁三度。三月乙巳，土水同躔壁八度。

二年二月乙亥，金水同躔危一度。三月庚子，土金水聚于降娄旬余；己酉，土水同躔奎七度。四月壬戌，土金同躔奎九度；癸酉，木水同躔毕五度。闰六月己酉，火金水聚于鹑尾。七月庚申，聚于翼；丁卯，聚于寿星两旬；壬申，聚于轸。八月癸未，聚于角；丁酉，聚于亢；戊戌，聚于大火。

三年三月庚戌，土金水聚于大梁旬余；壬子，土水同躔娄七度。四月丁酉，土火金聚于大梁月余。五月癸丑，聚于胃旬余。六月甲申，木水同躔井十九度。七月乙丑，木火金聚于鹑首聚于井；丙寅，木金同躔井二十八度。

四年二月庚子，木火同躔井二十八度。三月丁未，土金水聚于大梁两旬；丙辰，聚于胃，金水同躔胃二度；戊午，土水同躔胃六度；庚申，土金同躔胃七度。六月乙未，木水同躔柳十度。七月庚申，火金同躔轸五度。八月己巳，火金水聚于寿星。十月戊子，聚于析木旬有九日。癸巳，聚于尾。

五年四月甲午，火金水聚于大梁旬余，聚于娄。闰四月乙巳，聚于胃；丙午，火金同躔胃二度；丙辰，土水同躔毕四度。五月丁卯，土火金水聚于实沉，土金同躔毕五度。七月甲戌，木金水聚于鹑尾两旬余，聚于张浈旬。

六年三月丙寅，土金同躔毕八度。五月庚申，土水同躔觜一度。六月辛卯，木火同躔翼十三度。九月戊午，木水同躔轸十二度。

七年三月壬申，火金水聚于降娄。四月辛卯，聚于大梁。五月丁巳，聚于实沉；癸亥，土水同躔井初度；乙丑，土金水聚于鹑首旬余；乙亥，聚于井旬余。六月庚戌，土火水聚于井旬余；辛亥，聚于鹑首旬余。七月癸丑，土火同躔井七度。九月辛未，木水同躔氐三度。

八年正月甲子，金水同躔危二度。四月辛未，土水同躔井十四度。六月甲寅，土金水聚于鹑首旬余；乙卯，聚于井旬余；癸酉，土金同躔井二十二度。八月乙卯，木火同躔心二度。十月戊辰，木金水聚于析木旬余；壬申，木金同躔尾十度。十一月乙亥朔，木金水聚于尾。癸卯，火金水聚于元枵。十二月丁卯，聚于危。

九年正月己亥，火金同躔壁五度。四月癸亥，土金水聚于鹑首，聚于井旬余；庚午，土金同躔井二十六度。六月丁卯，土水同躔鬼二度。七月丁丑，土火水聚于鹑火；丁亥，土火同躔柳初度。

十年正月壬午，木水同躔牛二度；壬辰，木金水聚于牛；癸巳，聚于元枵两旬余。六月癸亥，土金水聚于鹑火旬余。闰六月丙寅，聚于柳；辛未，土水同躔柳九度；壬申，土金同躔柳九度。十月丙戌，木火金聚于元枵。十一月庚子，木金同躔女十度。

十一年正月己酉，木水同躔危四度。二月辛巳，火金水聚于大梁旬余；己丑，聚于胃。六月庚午，土火水聚于鹑火；乙亥，土水同躔星四度。八月壬戌，土火同躔张二度；癸酉，土火金水聚于鹑尾旬余；丁丑，土金同躔张三度；乙亥，土火金水聚于张。九月辛卯，火金同躔翼二度。

十二年正月乙巳，木金水聚于娵訾；乙卯，聚于室浈旬。二月甲子，木金同躔室十四度；乙丑，木金水聚于降娄两旬；戊辰，聚于壁。六月癸酉，土金同躔张七度；丙子，土金水聚于鹑尾旬余；丁丑，聚于张。八月乙亥，土水同躔张十四度。

十三年七月癸亥，土火金水聚于鹑尾旬余。八月丙子朔，土金同躔翼七度；壬辰，土火同躔翼九度。

十四年二月庚子，木金同躔毕一度。六月癸巳，木金水聚于鹑首；丙申，聚于井。十月己卯，土金同躔轸八度。

十五年四月丁丑，木火同躔井八度。五月乙巳，木火金水聚于鹑首；丁未，聚于井。七月己亥，木水同躔井二十五度；己未，火金水聚于鹑尾旬余。八月乙亥，土金水聚于寿星浈旬；丙戌，土火

水聚于寿星浹旬。九月己未如之；庚申，聚于角旬余；辛酉，土火同躔角三度。

十六年二月甲戌，金水同躔女八度；丁丑，火金水聚于元枵。九月辛巳，土金水聚于大火两旬。

十七年六月癸巳，木火金聚于张旬余；戊戌，木金同躔张十一度；癸丑，木火金水聚于鹑尾两旬，木火水聚于张。七月乙卯，木火同躔张十四度；癸亥，木水同躔张十六度；壬申，木火金水聚于翼旬余。九月己卯，土火水聚于大火旬余。十月乙酉，土火同躔氐四度；丙戌，土火水聚于氐浹旬。十一月丙子，土金同躔氐十六度。十二月庚戌，火金水聚于星纪旬余。

十八年正月甲寅，聚于斗；庚申，火水同躔斗十九度；乙亥，火金水聚于元枵。六月己卯，金水同躔井二度。闰七月乙巳，木金同躔轸十二度。八月壬申，土金同躔氐十二度。九月丁丑朔，土金水聚于大火。

康熙元年三月己亥，金水同躔奎八度。九月甲戌，木火水聚于大火旬余；庚辰，聚于氐旬余；辛巳，木火同躔氐八度；乙酉，木水同躔氐九度；戊子，火水同躔氐十三度。十月丙午，土火同躔心三度。十一月辛未朔，五星聚于析木，土金水聚于心；乙亥，土金同躔心六度；乙酉，土水同躔尾初度。十二月庚子朔，火金水聚于星纪旬余；甲辰，聚于斗；戊申，聚于牛；甲寅，火金同躔斗二十二度；戊午，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

二年二月辛亥，金水同躔壁五度；戊辰，火水同躔室七度。九月丙戌，土木同躔尾三度；甲午，土木金水聚于析木旬余。十月乙未朔，土木金聚于尾旬余。十一月癸巳，土水同躔尾十度。十二月戊戌，木水同躔箕三度。

三年正月壬午，木金同躔斗三度。六月丙辰，金水同躔井十度。八月甲申，火金水聚于大火。九月戊申，土火金聚于析木两旬。十月乙丑，土火同躔箕一度；庚午，土火金聚于箕；壬申，木火金聚于星纪两旬余；丁丑，聚于斗两旬。十一月庚寅，木金同躔斗十六度；丁酉，土木火水聚于星纪浹旬；己亥，木火水聚于斗，木火同躔斗十八度；壬子，火金水聚于元枵；丁巳，火水同躔女一度。十二月丁卯，木火水聚于元枵。

四年六月丁卯，火金水聚于鹑首；己巳，聚于井。七月癸丑，火金同躔井二十八度。

五年二月己未，木金水聚于娵訾，聚于危；乙丑，木水同躔危十一度；己卯，金水同躔壁一度。十月丙辰，火金同躔箕二度；丁巳，土火金聚于星纪月余；乙丑，聚于斗两旬余；癸酉，土金同躔斗十一度。十二月癸丑，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壬申，火金同躔虚九度。

六年二月丁未，金水同躔女六度；癸酉，木火水聚于降娄旬余。五月辛亥，火金水聚于实沉。六月庚子，火金同躔井二十六度。

七年二月庚寅，木金水聚于大梁旬余。四月辛卯，木水同躔胃十一度。

八年正月癸卯，土水同躔女九度。五月癸巳朔，木火金水聚于实沉旬余；甲午，木火同躔觜初度；甲辰，木水同躔觜三度；丁巳，火金水聚于鹑首。六月丁丑，木火金聚于鹑首。七月乙未，火金水聚于鹑火旬余。

九年六月丙午，木金水聚于井。十月丁酉，金水同躔氐四度。

十年正月庚申，土金水聚于娵訾两旬余，聚于危旬余；戊辰，土金同躔危十度；辛未，金水同躔危十四度。四月丙戌，火金水聚于实沉旬余；戊戌，聚于觜；癸卯，聚于鹑首两旬余，乙巳，聚于井两旬；丁未，火水同躔井三度。五月己卯，木金同躔柳十三度。六月丙戌，木火金聚于鹑火。七月庚戌朔，木火水聚于鹑火旬余；甲子，取于星；壬申，木火同躔星六度；甲戌，木火水聚于鹑尾旬余。十月丁未，火金水聚于大火。

十一年三月戊申，土金水聚于于娵訾；壬申，土金同躔室八度。六月丁酉，金水同躔井九度。闰七月丁丑，木金水聚于鹑尾；戊寅，木水同躔箕四度。八月己酉，木金水聚于寿星旬余。

十二年二月壬子，土水同躔壁一度。三月戊子，火金同躔觜九度；癸巳，同躔井一度。五月壬辰，金水同躔井三度。六月庚申，火水同躔星三度。九月戊辰，木火水聚于寿星旬余。十月甲寅，木火金聚于大火两旬余。十二月甲子，火金水聚于星纪。

十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同躔虚五度。三月庚午，土金同躔奎初度。十月辛丑，木水同躔氐十五

度。

十四年三月丁卯，土水同躔娄初度。五月丁卯，土金水聚于大梁；甲戌，土金同躔娄八度。八月壬申，火金水聚于寿星旬余。九月丙申，聚于大火。十月壬申，木火金水聚于析木旬余。十一月丙戌，火水同躔心六度；己亥，木火水聚于箕；癸丑，聚于星纪旬余。十二月辛酉，聚于斗；甲子，木火同躔斗二度。

十五年二月己巳，土金同躔娄十一度。四月戊午，土水同躔胃四度。

十六年二月戊申朔，木金同躔女六度。四月庚戌，土金水聚于大梁；壬戌，土水同躔昴三度；甲戌，土金水聚于实沈。八月庚申，火金水聚于寿星旬余；壬申，聚于角。九月丁丑，火水同躔角八度；庚辰，火金水聚于大火两旬余；辛巳，聚于亢旬余；丁酉，聚于氐。

十七年正月辛巳，木金水聚于娵訾；甲申，木水同躔危四度。二月戊辰，木火水聚于娵訾两旬，聚危旬余。三月乙酉，木火同躔危十九度；戊子，木火水聚于室；己亥，火金水聚于降娄。闰三月丙寅，土水同躔毕七度；己巳，火金同躔奎四度。五月庚戌，金水同躔胃九度；庚申，土火金水聚于实沈。六月癸巳，土火同躔觜二度。

十八年二月丁丑，木金同躔壁八度；乙酉，木金水聚于降娄。三月戊午，土金水聚于实沈两旬余。四月甲戌，土金同躔觜四度；丙子，土金水聚于觜。七月乙亥，火金水聚于寿星。十月壬戌，火金同躔心二度。

十九年四月戊寅，木水同躔胃十一度；庚辰，木火金水聚于大梁。五月辛卯，火金水聚于胃旬余；丁酉，火水同躔胃八度；己亥，火金同躔胃九度；甲辰，木火金水聚于昴；辛亥，聚于实沈旬余；乙卯，火金水聚于毕。六月庚午，土金水聚于鹑首；辛未，聚于井；壬午，土金同躔井十三度。八月甲子，土火同躔井十八度。

二十年三月乙卯，木金同躔毕十度。五月辛酉，木金水聚于鹑首旬余，聚于井旬余；甲子，金水同躔井六度；癸酉，土水同躔井二十四度。六月丁酉，土木金聚于鹑首旬余；庚子，聚于井两旬余。

二十一年二月丁酉，火金水聚于降娄两旬余。三月甲子，火金同躔娄四度。四月甲申，火金水聚于大梁；辛丑，聚于实沈。五月丁巳，木金水聚于鹑首旬余；戊午，聚于井旬余；辛未，同躔井二十四度。六月戊寅，土水同躔柳一度；庚寅，土木金水聚于鹑火，土金水聚于柳浃旬。七月戊午，土木水聚于柳旬余；辛未，土木火水聚于鹑火浃旬；八月庚辰，土木火聚于柳两旬余。

二十二年正月丁未，土木同躔柳十一度。六月癸酉，土木水聚于鹑火两旬余；庚辰，聚于柳。闰六月乙丑，土金水聚于鹑火旬余。七月癸未，木水同躔张三度；己丑，木金水聚于鹑尾；乙未，木金同躔张五度。八月癸丑，土木金聚于鹑尾。十二月乙卯，火金水聚于娵訾旬余。

二十三年正月庚寅，火金同躔壁十度。五月庚寅，火水同躔井八度；壬辰，土金同躔张初度，土木金聚于张旬余。七月丁丑，土木金水聚于鹑尾旬余；庚辰，土金水聚于张；辛巳，土水同躔张六度；丙戌，金水同躔张十四度；癸巳，木水同躔翼九度。八月戊申，土火金聚于鹑尾旬余；辛亥，聚于张两旬余。九月己巳，土火同躔张十一度；乙亥，土金同躔张十二度。十月甲午，木金水聚于寿星；丙申，木火金聚于寿丙旬余；戊申，聚于轸；己酉，木金同躔轸八度。

二十四年二月乙未，金水同躔虚一度。七月甲戌，土金水聚于鹑尾旬余；乙亥，聚于张浃旬；甲申，金水同躔张十六度。八月壬辰，土金水聚于翼；甲午，木金水聚于寿星两旬余；庚戌，聚于角浃旬。十月甲辰，木水同躔亢六度。

二十五年二月庚寅，火金同躔奎五度。三月甲戌，火金水聚于大梁。七月庚寅，土水同躔翼十度。八月己未，火金水聚于鹑尾旬余；丙子，土火金水聚于翼。九月丙戌，聚于寿星旬余；庚寅，土金水聚于轸，土金同躔轸初度；庚子，土火同躔轸一度。十月壬申，木金水聚于析木。

二十六年正月丙申，木火同躔尾十度。二月乙亥，金水同躔娄四度。七月戊子，土金同躔轸三度。九月戊子，土水同躔轸十度。十月辛未，木水同躔箕二度。

二十七年正月戊寅，木金火聚于星纪；丙申，木金同躔斗十二度。六月壬子，火水同躔鬼三度。

八月辛亥，火金同躔张十一度；乙卯，火金水聚于鹑尾。九月戊寅，土火金水聚于寿星旬余；丁亥，土金水聚于角；辛卯，土水同躔角八度。十月壬寅，金水同躔氐五度。

二十八年正月癸未，木水同躔女三度。九月甲午朔，土水同躔亢七度。十月戊寅，土金水聚于大火旬余；丁亥，聚于氐。

二十九年正月甲寅，木金水聚于娵訾两旬余。二月戊辰，木金同躔危十八度；壬申，木水同躔危十九度。五月辛卯朔，火金水聚于鹑首；癸巳，聚于井；丙辰，聚于鹑火。六月己卯，火金同躔星四度。八月甲申，土金同躔氐五度；丁亥，土金水聚于大火浹旬。九月乙卯，土火水聚于大火四旬余。十月庚辰，聚于氐旬余。十一月庚寅，土火同躔氐十三度；壬辰，土水同躔氐十三度。

三十年二月辛酉，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五月甲午，木金同躔娄四度。九月乙卯，金水同躔角五度。十月甲午，土金水聚于析木旬余。

三十一年二月戊戌，木金同躔胃五度。六月丁未，火金水聚于鹑尾旬余。十月辛卯，土火水聚于析木旬余；己亥，土水同躔尾二度；乙巳，土火水聚于尾。十一月辛亥，土火同躔尾四度。十二月乙未，火金水聚于星纪旬余；辛丑，聚于斗。

三十二年庚申，聚于元枵旬余；丁卯，聚于女。二月丁亥，聚于娵訾。四月癸巳，金水同躔胃十一度。五月乙丑，木金同躔井二度；壬申，木水金聚于鹑首旬余。六月癸酉朔，聚于井旬余。九月戊午，木水同躔井二十二度。十月壬午，土金同躔尾十度。十一月壬寅，土水同躔尾十二度。

三十三年七月己丑，木金同躔柳九度。十月丁巳，土火水聚于箕旬余。十一月己巳，土火同躔斗初度；癸巳，土火金水聚于星纪。

十二月戊戌，聚于斗；庚子，土水同躔斗三度；癸卯，火金同躔牛二度；癸丑，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

三十四年正月丁丑，聚于娵訾，聚于危；庚辰，金水同躔危十九度。五月壬午，木金水聚于鹑火旬余。六月辛卯朔，金水同躔星三度。十二月甲辰，土水同躔斗十三度。

三十五年正月壬午，土金同躔斗十七度。五月戊寅，木火同躔张十七度。八月辛丑，木金水聚于翼；丙午，聚于寿星旬余；己酉，木火同躔翼十五度。庚戌，木金同躔翼十五度。九月乙卯，木金水聚于轸。十月甲午，火金水聚于析木。十一月丁巳，土火金聚于星纪两旬余；癸亥，聚于斗旬余。十二月丁亥，土火同躔斗二十一度。

三十六年正月壬戌，火水同躔虚六度；丁卯，火金水聚于娵訾。六月乙丑，聚于鹑首；戊辰，聚于井。八月戊申朔，火金同躔柳初度。十月己未，木金水聚于大火浹旬。

三十七年正月癸未，土金水聚于元枵旬余。八月乙巳，木火同躔氐十度；壬子，木火金聚于大火。九月壬辰，聚于析木。十月癸丑，火金同躔斗三度。十二月壬寅，土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土火同躔女十度；甲辰，土金同躔女十度；己未，金水同躔女九度。

三十八年正月壬午，金水同躔牛四度。二月己酉，土水同躔虚六度。三月甲戌，土金同躔虚九度。五月丁酉，火金水聚于实沈。六月癸亥，聚于鹑首。七月己丑，火金同躔井三十度。庚寅，同躔鬼初度。八月甲戌，火金水聚于鹑尾。十月乙酉，木水同躔箕八度；戊子，木金水聚于星纪两旬；甲午，聚于斗旬余，木金同躔斗一度。

三十九年正月壬子，土水同躔危七度。十月辛酉，木火同躔斗二十度。十二月己未朔，土火同躔危十一度。

四十年五月丁亥朔，火金水聚于实沉；癸卯，聚于鹑首旬余；乙巳，聚于井旬余；丙辰，火金同躔井十四度。十二月庚申，土木金聚于娵訾两旬余；丁卯，木金同躔危七度。

四十一年正月壬寅，土木水聚于娵訾旬余。二月己未，土水同躔室八度；壬戌，土木水聚于室。三月壬寅如之；丙午，土木金水聚于降娄两旬余。四月庚申，土金水聚于壁；辛未，土木金聚于壁；丙子，土木同躔壁一度。十一月己巳，土木火聚于降娄四旬余；乙亥，土火同躔室十四度。十二月壬午，木火同躔壁三度；甲申，金水同躔牛一度；乙酉，土木火聚于壁旬余。

四十二年正月庚午，土木金水聚于降娄。二月庚辰，土金同躔壁六度。四月丁酉，火金水聚于

鹑首旬余；己亥，聚于井旬余。五月庚午，聚于鹑火。十月庚寅，聚于大火旬余。

四十三年四月甲申，土金同躔娄初度。

四十四年二月戊寅，土火金聚于大梁；辛巳，土金同躔娄三度。三月乙巳，木火金聚于实沉；辛酉，木火同躔觜三度。四月乙丑，土水同躔娄九度；丁卯，木火金聚于觜。闰四月丙申，聚于鹑首两旬余；癸卯，聚于井旬余；丙辰，木金同躔井三度。五月庚寅，木水同躔井十度。九月丙子，火金水聚于寿星。十二月丁未，聚于星纪；辛亥，金水同躔斗二十一度。

四十五年三月癸未，土金同躔胃九度。五月壬午，木金同躔鬼二度。六月壬寅，木水同躔柳二度。八月癸巳，土火同躔昴八度。

四十六年六月庚寅，土金同躔毕八度；癸卯，木火同躔张初度。七月壬子，木火水聚于鹑尾；甲子，聚于张旬余。八月癸巳，木金水聚于鹑尾两旬余；丙申，聚于张旬余。九月庚申，火金水聚于寿星。十月壬午，聚于大火；癸未，聚于亢；壬辰，聚于氐；甲午，火金同躔氐三度。十一月乙卯，火金水聚于析木。

四十七年正月己酉朔，火水同躔斗二度。闰三月乙酉，土金同躔毕十一度。六月癸丑，木金水聚于鹑尾旬余。八月己酉，土火同躔井初度；乙丑，木水同躔轸四度。十月壬戌，木金同躔角三度。

四十八年四月甲寅，金水同躔胃九度。五月乙亥，土水同躔井二度；乙酉，土金水聚于鹑首；丁亥，聚于井；庚寅，土金同躔井四度。七月戊戌，木火金聚于寿星。八月乙卯，火金水聚于寿星；乙丑，木火金聚于亢；丙寅，木金同躔亢三度。九月辛未，木火同躔亢四度；壬申，木火金水聚于大火旬余；癸酉，木火水聚于亢；庚辰，火金水聚于氐，火水同躔氐初度。十月丙午，火金水聚于析木。

四十九年三月壬午，聚于降娄旬余，火水同躔室九度。四月己亥，火金同躔壁七度。五月壬午，土水同躔井十五度。六月己酉，火金同躔昴七度。七月癸酉，土金水聚于鹑首；乙亥，聚于井；戊子，土火金聚于鹑首浃旬；辛卯，聚于井浃旬。闰七月乙未，土金同躔井二十四度。十月己卯，木金水聚于析木旬余；丙戌，聚于氐旬余；己丑，木金同躔尾四度。

五十年正月壬辰，金水同躔危五度。四月辛未，土金水聚于鹑首两旬；癸酉，聚于井两旬。五月辛卯，土金同躔井二十八度。七月己丑，火金水聚于寿星；己酉，火金同躔角六度。八月甲戌，火金水聚于大火浃旬。九月己丑，火金同躔氐十三度。十一月庚寅，木水同躔斗三度；癸巳，木火水聚于星纪旬余；戊戌，聚于斗旬余。

五十一年正月己酉，木金同躔斗二十一度。五月丁亥，火金同躔胃十二度；癸巳，火金水聚于实沉两旬余；庚子，聚于毕浃旬。六月辛酉，金水同躔井五度；庚辰，土金水聚于鹑火旬余。七月丙戌，聚于柳。十二月癸丑，木金水聚元枵旬余。

五十二年六月丁亥，土水同躔星五度。八月壬辰，土金水聚于鹑尾。

五十三年正月戊甲，金水同躔女八度；庚戌，木火同躔室初度；戊午，木火金水聚于娵訾；丙寅，木火水聚于室。二月己卯，火水同躔壁七度；庚辰，木金同躔室七度；壬午，火金水聚于降娄；辛卯，木火金聚于娄旬余。三月丙午，火金水聚于大梁旬余；丁未，聚于娄旬余。六月丙戌，土金水聚于鹑尾两旬余；戊子，聚于张旬余；甲午，土金同躔张九度；丁酉，土水同躔张九度。十月庚辰，土火同躔翼三度。

五十四年八月乙亥，土金水聚于鹑尾旬余；辛卯，土水同躔翼八度；壬辰，土金水聚于翼。九月己亥，土金同躔翼九度。

五十五年正月己酉，火金水聚于娵訾。二月庚午，聚于降娄；庚辰，火金同躔奎三度。三月壬辰朔，木火金聚于大梁两旬余；辛亥，木金同躔昴一度。闰三月甲戌，木火金聚于实沉；己卯，木火同躔昴七度。四月辛卯，木火水聚于实沉旬余；甲午，聚于毕；辛丑，火水同躔毕十二度。八月甲午，土水同缠轸二度。九月壬午，土火金聚于寿星两旬余。十月辛卯，聚于轸浃旬；戊申，土火同躔轸十度。

五十六年四月己酉，木水同躔井四度。五月丙寅，木金水聚于鹑首两旬余；己巳，聚于井两旬

余；丙子，木金同躔井十度。八月乙酉，土金水聚于寿星两旬；庚寅，聚于轸；戊戌，聚于角，土水同躔角初度。

五十七年七月庚戌，木火水聚于鹑火旬余；甲寅，聚于柳；己未，木火同躔柳八度。八月庚辰，木火金聚于鹑火。闰八月庚午，火金水聚于寿星两旬余。九月辛巳，聚于轸；甲午，土金水聚于大火旬余；乙未，聚于亢；丁酉，土水同躔亢六度；庚子，土金同躔亢六度。十月丙辰，土火金聚于大火；甲戌，土火同躔亢十度。

五十八年六月壬寅朔，木金同躔张二度；癸亥，木金水聚于鹑尾；己巳，木水同躔张八度。八月己酉，土金同躔氐初度。九月庚寅，土金水聚于大火旬余；丁酉，聚于氐。十月庚子朔，土水同躔氐五度。

五十九年六月辛亥，火金水聚于鹑火。七月丙戌，聚于鹑尾两旬余；戊子，聚于张旬余。八月戊戌，火金同躔张十二度。九月庚午，木火水金聚于寿星；丙子，木火水聚于轸；庚辰，木水同躔轸十度；丁亥，土金水聚于大火旬余。十月乙未，聚于氐；丙申，土金同躔氐十五度；癸卯，土水同躔氐十五度。十二月甲午，土火水聚于析木旬余。

六十年九月壬辰，木水同躔氐一度；戊申，土水同躔心三度。十一月戊子朔，土金水聚于析木两旬余；戊戌，聚于尾浹旬；己亥，土金同躔尾一度。

六十一年五月辛丑，火金水聚于鹑火两旬余；戊申，聚于柳。九月丁酉，土金同躔尾四度；癸卯，木土金水聚于析木。十一月丁酉，土木火水聚于析木两旬余；戊戌，聚于尾浹旬；甲辰，木水同躔尾十度；乙巳，土水同躔尾十一度。十二月壬子朔，土木同躔尾十二度；乙卯，土火同躔尾十二度。

雍正元年正月癸未，木火金聚于星纪两旬；庚子，火金同躔斗二十一度。三月壬午，火金水聚于娵訾浹旬。十一月癸巳，土金同躔箕三度。十二月丙午朔，土木金水聚于星纪旬余；丁未，土水同躔箕五度；庚戌，木金水聚于斗；丁巳，木水同躔斗十二度。

二年七月壬寅朔，火金水聚于鹑尾旬余。十一月庚戌，土水同躔斗五度；癸丑，土火水聚于星纪。十二月癸酉，土火同躔斗八度；乙亥，木水同躔女十度；壬午，土火金聚于星纪旬余；丁亥，聚于斗。

三年正月丁未，木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癸丑，火金水聚于女；乙卯，金水同躔女三度；癸亥，火金水聚于虚。二月己巳朔，同躔虚八度；庚午，木火金水聚于娵訾旬余；辛未，聚于危浹旬；癸酉，木火同躔危二度。十月辛卯，土金同躔斗十三度。十一月乙卯，土水同躔斗十五度。十二月辛巳，木金同躔危十七度。

四年正月丙午，土水同躔斗二十一度。二月甲申，木金水聚于降娄旬余。四月甲戌，木金同躔壁七度。十二月癸亥，火金水聚于星纪两旬；己巳，聚于斗旬余；丁亥，土火金聚于元枵两旬。

五年正月戊子朔，聚于牛；甲午，火金同躔女初度；戊申，土火金水聚于星纪；壬子，土火水聚于元枵。二月乙丑，火金水聚于娵訾旬余。聚于危；辛巳，木金水聚于降娄旬余。三月己亥，聚于大梁两旬余；庚子，聚于娄浹旬。闰三月庚辰，木火水聚于大梁两旬余；辛巳，聚于娄。四月丁酉，聚于胃；庚子，木火同躔胃二度。九月壬申，金水同躔氐八度。

六年十月庚辰，火金水聚于析木旬余；庚寅，聚于尾。十一月壬申，土火金聚于元枵两旬。十二月戊子，土金同躔虚五度；壬寅，土火水聚于元枵浹旬。

七年正月乙丑，聚于危；丙寅，火水同躔危十二度；戊辰，木火聚于娵訾旬余。五月乙卯，火金水聚于实沉；癸亥，木水同躔井十度。七月丙辰，木火金水聚于鹑首；己未，聚于井。闰七月丙子，木火同躔井二十六度；丁亥，木火金聚于鹑火两旬余；戊子，木金同躔井二十八度。

八年正月辛巳，土金水聚于娵訾两旬余；壬午，聚于危；壬辰，土金同躔危十三度。十二月丙申，火金水聚于元枵；己未，土火水聚于娵訾旬余，聚于危。

九年正月丙寅，土火同躔室初度。二月壬戌，土水同躔室七度。三月壬辰，土金同躔室十度。六月己酉，火金水聚于鹑首旬余；辛亥，聚于井浹旬。七月甲戌，聚于鹑火旬余；己酉，木水同躔

张十四度。八月丙辰，木金同躔翼二度；丁巳，木火金聚于鹑尾。

十年六月丙子，金水同躔张四度。

十一年正月丙戌，土火同躔壁八度。二月戊辰，土水同躔奎初度。五月戊戌，火金水聚于鹑首；己亥，聚于井旬余；甲辰，火金同躔井十六度；己酉，火水同躔井二十度。六月癸丑，金水同躔井二十七度；辛酉，火金水聚于鹑火浹旬。

十二年二月甲寅，土金水聚于降娄旬余；丁卯，聚于奎；丙子，土水同躔娄初度。五月辛卯，土金同躔娄九度。十一月辛巳，木金水聚于析木旬余；辛卯，聚于尾旬余。

十三年正月庚子，金水同躔危九度。二月己酉，土火同躔娄九度。闰四月辛未，土水同躔胃六度；壬辰，火金水聚于鹑首；甲午，聚于井。五月癸丑，聚于鹑火。十月辛巳，聚于大火旬余。十二月癸酉，木水同躔斗十九度。

乾隆元年正月壬戌，木金同躔牛六度。四月甲戌，土水同躔昂四度。六月丙子，金水同躔井十七度。九月乙卯，同躔氐十度。十二月壬申，木金水聚于元枵。

二年二月辛酉，木水同躔危三度；乙亥，土火同躔毕一度。三月癸巳，土火金聚于实沉两旬；癸卯，土金同躔毕四度。四月辛未，土金水聚于实沉；戊寅，土水同躔毕八度；癸未，土金水复聚实沉。五月庚戌，土金同躔毕十二度。七月丁亥朔，同躔觜一度。闰九月壬戌，火金水聚于寿星。十月丙戌，火水同躔氐三度；丁亥，火金水聚于大火；辛亥，聚于析木。十一月乙卯，火金同躔心初度。十二月辛亥，金水同躔女六度。

三年二月丙申，木金水聚于降娄旬余；庚子，聚于壁。三月乙亥，土金水聚于实沉两旬余。四月癸巳，聚于觜；戊戌，土金同躔觜七度。十一月乙亥，金水同躔牛四度。

四年二月乙巳，土火同躔井二度。三月乙卯，木水同躔娄八度。四月己亥，木金水聚于大梁旬余。八月丁丑，火水同躔翼十四度；丙申，金水同躔翼初度。九月癸丑，火金水聚于寿星；癸酉，聚于大火旬有七日。十月庚辰，聚于氐浹旬；戊戌，聚于析木浹旬。十一月壬申，金水同躔斗十五度。十二月壬辰，火水同躔斗二度。

五年正月甲寅，同躔斗十九度。三月癸亥，木金同躔毕一度。五月甲辰，土金同躔井二十度。六月乙酉，土水同躔井二十四度。闰六月戊申，金水同躔张三度。

六年二月癸卯，土木火聚于井旬有八日。三月己卯，土火同躔鬼初度。五月庚午，木金水聚于鹑首旬余；癸酉，聚于井旬余；戊寅，木水同躔井十六度。六月乙未，土金水聚于鹑火旬余；乙卯，复聚四日；戊午，金水同躔星四度。七月辛未，土木水聚于鹑火两旬。九月丁卯，火金水聚于大火；己丑，聚于析木浹旬。

七年三月庚申朔，火水同躔室六度；庚午，火金水聚于室；癸酉，聚于降娄两旬，火金同躔室十五度；戊寅，金水同躔室十四度；乙酉，火水同躔壁九度。五月癸未，土木水聚于鹑火月余。六月己丑，聚于柳两旬余；壬寅，火水同躔毕五度。七月乙酉，木土金水聚于鹑火。八月戊子，土木水聚于星；乙巳，土木金聚于星；己酉，聚于鹑尾两旬余。九月丙寅，聚于张。十一月辛卯，土木火聚于鹑尾两月；庚午，聚于张月余。十二月戊子，土火同躔张四度；甲寅，同躔张二度。

八年二月辛卯，金水同躔室二度。五月戊子，土木火聚于张；癸卯，土木火金聚于鹑尾；乙巳，土木金聚于张旬余。七月戊子，土木水聚于鹑尾旬余；庚寅，聚于张。八月癸亥，火金水聚于大火旬有七日；甲戌，聚于氐。九月壬午，金水同躔氐四度；丁未，同躔亢二度。

九年正月壬午，火水同躔危三度。三月丁亥，火金水聚于降娄。四月丁丑，火金同躔昴三度。五月甲申，火金水聚于鹑首；癸亥，聚于井。七月庚寅，土金水聚于鹑尾旬余；癸巳，聚于张。八月甲寅，木水同躔轸十度，木金水聚于寿星两旬余；壬申，聚于角。九月丙子，金水同躔角六度。

十年二月己巳，土火同躔翼八度；壬申，同躔翼七度。四月己巳，同躔翼五度。七月甲午，木火同躔亢六度。八月壬寅，土水同躔翼十一度。九月庚午朔，同躔翼十五度。十月癸卯，土金水聚于寿星。

十一年正月壬申，金水同躔斗十二度。三月戊辰，火金水聚于娄旬余；壬辰，聚于大梁两旬余。

闰三月甲辰，聚于胃；丁巳，火水同躔胃九度。七月丁未，土金同躔轸五度。九月庚子，木金同躔尾一度。十月丙子，木水同躔尾九度。十一月己未，木金水聚于星纪月余。十二月壬戌朔，木水同躔箕四度；癸未，金水同躔斗十一度；丙戌，木金水聚于斗。

十二年七月戊午，金水同躔星二度。八月丙戌，土金水聚于星、寿星旬有七日。九月壬寅，聚于角；己酉，聚于大火旬余，土金同躔角九度；壬子，木火同躔斗五度。

十三年二月壬戌，火金水聚于降娄浹旬。七月庚子，聚于鹑火两旬余；壬寅，火水同躔柳二度；辛亥，火金水聚于柳旬余。闰七月戊午，同躔柳十二度。八月丙午，土水同躔亢九度。十月丙申，土金水聚于大火。十一月辛亥朔，土火金聚于大火浹旬。十二月乙酉，土火同躔氐八度。

十四年正月丁丑，木金水聚于娵訾两旬余。二月戊子，聚于危；庚寅，金水同躔危十八度。六月丁丑朔，同躔井二十八度。八月戊戌，土金水聚于大火旬有七日。九月丁未，聚于氐，土金同躔氐八度；甲寅，土水同躔氐八度；辛未，同躔氐十度。十一月庚午，木火金聚于娵訾浹旬。十二月戊戌，木金同躔室七度。

十五年正月庚戌，木火金聚于降娄旬余。二月乙未，木金同躔壁五度。三月戊甲，木金水聚于降娄旬有六日；庚戌，金水同躔室十二度。九月乙丑，火金水聚于寿星旬余。十月己亥，聚于大火。十一月乙巳，土金水聚于析木旬余；戊申，聚于心。

十六年正月甲辰，土火同躔尾初度；壬子，金水同躔虚六度。三月辛酉，木金水聚于大梁。四月己巳，木水同躔胃一度。九月乙酉，金水同躔亢初度。十月壬子，土水同躔尾四度。十二月丙午，土金同躔尾十度。

十七年二月甲辰，木火同躔毕一度。三月戊寅，木火水聚于实沉。四月甲寅，金水同躔胃十一度。五月壬戌，木金水聚于实沈两旬；戊寅，聚于觜。六月壬辰，聚于鹑首；丁未，火金水聚于鹑火。七月辛未，聚于鹑尾。八月庚寅，聚于翼旬余；丁酉，金水同躔翼十度；辛丑，火水同躔翼七度。九月丁丑，同躔角初度。十月己亥，土金水聚于析木；甲辰，土金同躔尾十二度；甲寅，土水同躔尾十三度。十二月丙辰，土火水聚于星纪浹旬。

十八年正月辛酉，土火同躔箕五度。六月癸巳，木水同躔井二十二度。八月壬寅，木金同躔柳二度。十一月甲子，土水同躔箕八度。十二月甲午，金水同躔尾十三度；壬寅，土金水聚于星纪旬有九日；己酉，聚于斗旬余。

十九年正月戊辰，金水同躔牛六度。三月壬申，同躔奎八度。五月癸巳，木火金水聚于鹑火旬余；戊戌，聚于柳。八月甲戌，火水同躔角四度。十月癸丑，土金同躔斗七度。十一月己卯，火水同躔心五度；庚子，同躔尾十三度。十二月丙午，土火金水聚于星纪旬余；庚戌，土金同躔斗十四度；甲寅，金水同躔斗十一度；丙辰，土火金水聚于斗，土水同躔斗十四度；丁卯，火金同躔斗八度。

二十年正月辛卯，土金同躔斗十八度。二月己巳，火金水聚于娵訾旬余。八月壬寅朔，木金水聚于鹑尾旬余；丙辰，木水同躔翼七度；庚申，木金水聚于翼；丙寅，聚于寿星；戊辰，木金同躔翼十度。十月乙卯，金水同躔房初度。十二月壬寅，土金同躔斗二十二度；戊午，土金水聚于元枵；己未，土水同躔牛初度。

二十一年七月壬辰，金水同躔柳十三度。八月甲寅，木火水聚于寿星旬有九日。九月丁卯，聚于角；戊辰，木水同躔角二度；辛未，火水同躔角七度。闰九月戊戌，同躔氐五度；己亥，木火水聚于大火旬有七日。十月戊寅，木金水聚于大火；丙戌，木金同躔亢八度。十一月己亥，火水同躔箕四度。

二十二年正月乙未，土火同躔女六度；己亥，土火金聚于女；庚子，土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丁未，火水同躔虚四度；己酉，火金水聚于虚；辛亥，金水同躔虚三度；庚申，火金同躔危四度；壬戌，火金水聚于娵訾旬余。二月癸亥朔，聚于危浹旬；癸酉，火水同躔危十度；庚辰，火金水聚于室；乙酉，金水同躔室十五度。三月壬辰朔，火金水聚于降娄。五月丙申，金水同躔井初度。八月甲戌，木金水聚于大火旬余；戊子，木金同躔氐八度。十月己卯，木水同躔房一度。

二十三年二月辛酉，土水同躔虚八度。十月庚辰，木火同躔尾十二度；癸未，木火水聚于尾。十一月壬辰，聚于箕，木水同躔箕初度；己酉，木火金水聚于星纪；辛亥，木金同躔箕四度。十二月乙卯，火金水聚于斗；己巳，火水同躔牛一度；壬申，木金水聚于斗。

二十四年正月癸未朔，火金同躔女四度；辛丑，土金同躔危五度；乙巳，土火金聚于危。二月癸丑，土火同躔危七度；己未，土火金水聚于娵訾；辛酉，土火水聚于危；乙丑，土水同躔危八度；壬申，火水同躔室一度。三月壬午朔，火金水聚于降娄。五月乙酉，火水同躔胃三度。九月丁巳，金水同躔亢一度。

二十五年正月丁卯，土水同躔危十八度。七月丁巳，金水同躔张二度。九月庚午，火金水聚于析木。十月丙申，聚于星纪。十一月乙卯，木火金聚于元枵两旬余。十二月甲午，土火木金聚于娵訾；乙未，木火金聚于危。

二十六年正月辛丑朔，土金同躔室六度；癸丑，土木火水聚于娵訾旬有八日；乙卯，木火水聚于危；戊午，木水同躔危八度；丙寅，土火水聚于室浹旬。二月辛未朔，土水同躔室九度；壬申，土火水聚于降娄月余，土火同躔室九度。三月庚子朔，火水同躔奎一度。四月乙未，火金水聚于实沈旬有六日。五月辛丑，聚于毕；癸卯，金水同躔毕九度；己酉，火金同躔毕五度。八月辛卯，同躔柳十度。

二十七年二月甲申，土木同躔壁五度；辛卯，土木金水聚于降娄。三月丁酉，土木金聚于壁浹旬；癸卯，土金同躔壁八度；乙巳，木金同躔壁十度。四月癸酉，木水同躔奎四度。闰五月丙子，金水同躔柳初度。十一月丁亥，同躔斗十五度；十二月辛亥，火水同躔危一度。

二十八年二月乙未，土火同躔奎五度。三月丁卯，木火同躔胃四度；甲戌，土水同躔奎九度；壬午，土木火水聚于大梁；丙戌，木水同躔胃九度。四月甲午，火水同躔毕一度；甲辰，土木金聚于大梁旬余。六月乙未，火金水聚于鹑首旬有八日；丁酉，聚于井旬有九日。七月己未，聚于鹑火旬余；丙寅，聚于柳。九月丙子，金水同躔亢三度。

二十九年二月壬寅，土金同躔娄五度。三月丙子，土水同躔娄八度；丁丑，木金同躔毕十一度。四月丁亥，木金水聚于实沉；癸卯，木水同躔参一度。五月甲子，同躔参五度。六月丁酉，同躔井二度。

三十年正月丙子，金水同躔牛二度。闰二月己未，土火同躔胃六度；戊辰，土火水聚于大梁。三月壬午，土水同躔胃八度。四月丁未，土金同躔胃十二度；甲寅，土金水聚于昴，金水同躔昴八度；丙寅，土水同躔昴二度。五月壬辰，木火金水聚于鹑首；甲午，聚于井，火金同躔井二十度；己亥，木金同躔井二十六度。六月己酉，木火金水聚于鹑火旬余，木火水同躔井二十九度；丁巳，火金水聚于柳；丙寅，金水同躔星七度。七月丁酉，同躔轸二度。

三十一年二月甲寅，同躔壁二度。五月庚辰，土水同躔毕六度。八月甲寅，木金水聚于鹑尾旬有七日；丁巳，聚于张；癸亥，木金同躔张七度。十一月甲午，金水同躔箕五度。

三十二年二月丁未，火金水聚于降娄旬余。三月戊子，土火同躔毕十一度；辛卯，土火金聚于实沉旬有八日。四月丁未，土金同躔毕十三度。五月甲申，土水同躔参二度。六月癸卯，火金水聚于鹑火。七月癸亥朔，木金水聚于鹑尾旬余；癸未，木火水聚于鹑尾。八月乙丑，聚于翼浹旬；庚午，聚于寿星旬有六日；庚辰，木火同躔翼十五度；庚寅，金水同躔亢四度。九月庚子，木火金聚于寿星旬有六日；庚戌，火金同躔角五度。十一月戊申，火金水聚于析木。

三十三年五月戊子朔，土水同躔井四度；甲寅，土金同躔井七度。六月丁丑，金水同躔柳初度。八月丁卯，木金水聚于寿星旬有六日；己卯，聚于角；癸未，同躔角八度。九月丙戌朔，聚于大火旬有八日；癸丑，金水同躔心二度。

三十四年四月辛酉，土火同躔井十二度；乙亥，金水同躔毕十二度。五月壬午朔，土火水聚于鹑首；甲申，聚于井；甲午，土水同躔井十六度。六月乙丑，同躔井十五度。七月乙酉，同躔井二十二度；戊子，土金水聚于鹑首；庚寅，聚于井。八月丙辰，土金同躔井二十六度；乙丑，火水同躔翼十一度。九月丁未，木火水聚于大火旬余。十月癸亥，火水同躔亢九度；癸酉，火金水聚于大

火旬有七日。十一月丁酉，木火金水聚于析木旬余；戊戌，木火水聚于心；壬寅，木火金聚于心；乙巳，同躔心五度。十二月戊午，聚于尾。

三十五年二月辛亥，金水同躔危三度。五月丙戌，土金水聚于鹑首；戊子，聚于井两旬余。闰五月癸丑，土金同躔井三十度。六月壬辰，土水同躔柳初度。十一月乙巳，木金水聚于星纪；己未，聚于斗，金水同躔斗十六度。十二月辛巳，木金同躔斗五度。

三十六年正月乙巳，同躔斗十度。六月丙申，土水同躔柳十二度。八月壬午，火水同躔轸十度；庚寅，火金水聚于寿星；丙申，金水同躔轸初度。九月丁卯，火金水聚于大火浹旬。十月壬申，火金同躔氐十度；丙子，火金水聚于氐；丙戌，聚于析木旬有六日；庚寅，火金同躔心一度。十一月庚子，火金水聚于尾；壬寅，木金水聚于星纪；癸卯，金水同躔箕三度；戊申，木金水聚于斗；丙寅，聚于元枵两旬余。十二月丁卯朔，聚于牛；乙未，火水同躔斗十七度。

三十七年正月己酉，木火水聚于元枵两旬余；丁巳，聚于女。六月壬午，土金水聚于鹑火。七月丙申，聚于星；丁酉，金水同躔星二度；己亥，土水同躔星六度。九月甲辰，土金水聚于鹑尾；丙辰，土金同躔张八度。

三十八年二月丙子，木水同躔危十六度；己卯，木金水聚于娵訾。三月丙申，木金同躔室初度。闰三月壬申，金水同躔娄四度。五月丁丑，同躔井二十三度。六月乙巳，土金水聚于鹑尾两旬余；戊申，土水同躔张十度；丁巳，土金同躔张十一度。七月辛酉，土水同躔张十二度。八月辛丑，火金同躔亢六度。九月庚辰，火金水聚于析木。十月丙戌朔，火水同躔心四度。十一月丙辰朔，同躔箕四度。

三十九年正月戊午，同躔女十一度；丙寅，木金同躔壁四度。二月乙酉，木金水聚于壁；丁未，火金同躔室八度；壬辰，木水同躔壁十度。三月乙卯，同躔奎二度；壬申，木火金水聚于降娄旬有六日；辛巳，木火水聚于奎。四月戊子，聚于大梁旬有七日；壬辰，聚于娄；庚戌，木火金聚于大梁两旬。五月丁巳，木金同躔娄五度。六月丁酉，火金同躔毕十四度。八月丙申，土金水聚于鹑尾；癸卯，土水同躔翼九度。十一月乙卯，金水同躔房三度。

四十年正月癸亥，同躔危三度。二月庚寅，同躔壁一度。四月壬寅，木水同躔昴三度。六月丁酉，土木同躔翼十三度。七月丁巳，土火金聚于寿星两旬。九月丙午朔，土水同躔轸三度；辛酉，金水同躔亢五度。

四十一年正月丙戌，火水同躔危十九度。三月戊子，同躔娄六度；戊戌，火金水聚于大梁。四月乙卯，木水同躔参六度；癸亥，木火金聚于实沈；丁卯，火金同躔毕八度。五月癸巳，木金同躔井四度；丙申，金水同躔井八度。六月癸卯，木火金水聚于鹑首；丁未，聚于井。七月己丑，金水同躔张十二度。八月庚子朔，土金水聚于寿星旬有五日；庚戌，土水同躔角一度；己未，土金同躔角二度。九月丁亥，金水同躔氐二度。

四十二年四月己酉，同躔毕十四度。六月己未，土火同躔角七度。七月丙寅，木水同躔柳初度。十月甲寅，土金水聚于大火。

四十三年正月壬申，金水同躔牛五度。二月丁酉，火水同躔毕初度。三月壬戌，火金水聚于降娄；丁丑，金水同躔奎八度；戊寅，火金水聚于大梁旬有八日；庚辰，聚于娄；乙酉，火水同躔娄十一度；庚寅，火金水聚于胃。四月癸巳，火金同躔胃四度；庚戌，火金水聚于实沈旬有七日；乙卯，金水同躔毕九度；戊午，火金水聚于毕。五月癸亥，火水同躔毕三度。六月丁未，同躔井六度。闰六月乙亥，木金水聚于鹑尾；丙子，木水同躔张初度。八月己未，土金同躔氐初度；丁卯，木火水聚于鹑尾浹旬。九月癸丑，土水同躔氐七度。十一月癸巳，金水同躔斗十六度。

四十四年三月甲辰，土金同躔氐十二度。六月乙丑，土火同躔氐八度。八月丁巳，金水同躔张九度；己卯，木金同躔轸一度；辛巳，木金水聚于寿星旬余。九月丁亥，聚于轸；己亥，土金水聚于大火旬有七日；丙午，聚于氐浹旬；戊申，金水同躔氐三度。十月丙辰，土水同躔氐十六度；己未，土金同躔氐十七度；乙丑，土金水聚于析木浹旬。

四十五年二月丙辰，火金水聚于降娄；丙子，聚于大梁。六月乙巳，金水同躔星二度；庚午，

火金水聚于鹑火。七月癸巳，火金同躔柳七度；庚子，火金水复聚鹑火旬有七日。八月己酉，火水同躔星初度。十月己未，土水同躔心三度。十一月癸巳，木火金聚于大火旬余；戊戌，木金同躔氐六度。十二月戊申，土金水聚于析木旬余；己未，聚于尾。

四十六年二月丙辰，土火同躔尾六度。三月辛卯，金水同躔壁一度。五月丁亥，同躔毕十度。六月庚辰，同躔柳十二度。八月癸巳，木金水聚于大火。九月庚子朔，木金同躔氐十六度；癸丑，土木金水聚于析木旬余；甲寅，木水同躔房一度。十一月庚戌，同躔尾一度，土木水聚于尾浹旬；丁巳，土水同躔尾十一度。

四十七年二月丁酉，金水同躔室三度。六月丙寅朔，火水同躔井三十度。七月庚申，同躔张三度。九月庚申，土木同躔尾十四度。十月壬午，火金水聚于大火。十一月丁巳，土木金水聚于星纪旬余，土金水聚于箕；壬戌，木金水聚于斗旬余，木金同躔斗三度。十二月甲子，木水同躔斗四度；丁卯，金水同躔斗九度。

四十八年正月壬子，同躔危十三度，土木火聚于星纪月余。二月甲子，聚于斗月余。戊辰，土火同躔斗四度。九月乙未，金水同躔亢四度。十二月癸亥，土水同躔斗七度。

四十九年正月壬子，木水同躔女八度。二月丁巳朔，土金同躔斗十三度；癸亥，木金水聚于元枵旬有六日。五月乙卯朔，金水同躔毕七度。六月甲午，火金水聚于鹑火；丁酉，金水同躔鬼一度。七月丙辰，火水同躔张六度；戊午，火金水聚于鹑尾水浹旬；辛酉，聚于张；乙亥，火金同躔翼初度。八月戊子，火金水聚于寿星旬有八日；戊戌，金水同躔轸十一度；丙午，火水同躔轸四度。九月庚辰，同躔亢二度。十月辛亥，土金水聚于星纪。十一月癸丑，土金同躔斗十五度；丁巳，土金水聚于斗；丁卯，土水同躔斗十六度。十二月辛丑，土火水聚于星纪旬有六日。癸卯，土水同躔斗二十一度；庚戌，土火水聚于斗。

五十年正月丁巳，土水同躔斗二十二度，十二月癸巳，金水同躔斗四度。

五十一年正月乙卯，土金同躔女初度；戊午，土金水聚于元枵旬余；乙丑，土水同躔女一度。二月乙酉，金水同躔危十五度；乙未，木金水聚于降娄旬有五日。三月丙午，木水同躔奎三度；丁巳，木金同躔奎六度；癸酉，金水同躔胃二度。四月甲戌朔，木金水聚于大梁浹旬；辛卯，木水同躔娄三度。六月戊子，火金水聚于鹑火。七月丙午，聚于鹑尾旬有八日；戊申，聚于张；庚申，火木同躔张十四度。十一月乙未，火金水聚于星纪两旬余；戊午，火水同躔危十度。十二月庚子朔，火金同躔斗初度；壬寅，火金水聚于斗，金水同躔斗初度；乙巳，火水同躔斗四度；戊申，火金水复聚斗浹旬；戊辰，土火水聚于元枵，土水同躔女十一度。

五十二年正月丙戌，土火金聚于元枵两旬余。二月戊申，聚于虚；壬子，土金同躔虚四度。三月丙戌，火金水聚于降娄旬余。四月戊午，木水同躔毕初度。七月己卯，金水同躔柳十度。八月辛亥，同躔翼六度。十月乙卯，同躔尾五度。

五十三年正月庚午，土金水聚于娵訾；辛未，土水同躔危三度。三月庚寅，木金同躔参四度。五月庚午，木水同躔井二度；乙酉，火金水聚于鹑火。七月己卯，金水同躔柳二度。九月乙亥，火水同躔氐初度。十月壬寅，同躔房二度。十二月乙巳，同躔斗十二度。

五十四年正月乙亥，土水同躔危十度。二月壬寅，土火金水聚于娵訾两旬余；癸卯，聚于危旬有七日；乙巳，土水同躔危十四度；庚戌，火金水同躔危十度；乙卯，土金同躔危十五度；丁巳，土火同躔危十五度。三月丁卯，土水同躔危十六度；辛未，火金水聚于室；丙子，聚于降娄旬余。四月戊戌，金水同躔娄七度。五月壬午，木金水聚于井。闰五月戊戌，金水同躔井二十度。六月辛巳，木水同躔柳六度。十一月戊子，木火同躔星七度。十二月丁巳，同躔星五度；戊辰，土金水聚于娵訾；五十五年二月丙辰，复聚旬有八日；庚申，土金同躔室。庚午，土金水聚于室，金水同躔室一度；甲戌，土水同躔室八度。三月癸卯，土金同躔室十一度。七月壬辰，木水同躔张六度。十月己巳，金水同躔氐十四度。十一月乙未，火金水聚于星纪浹旬；壬寅，聚于斗。十二月己未，聚于元枵两旬余；丙寅，聚于女；癸酉，同躔女九度。

五十六年二月壬子，土金同躔壁初度；乙丑，土火金聚于降娄；壬申，土火水聚于降娄旬有五

日。三月丙子，聚于壁；丁丑，同躔壁三度。七月壬子，木金水聚于寿星旬有六日；辛巳，木金同躔翼八度。八月乙巳，木水同躔翼十三度；庚午，同躔轸二度。九月丙戌，木金水复聚寿星两旬余。十月甲辰，聚于轸。

五十七年三月庚辰，土水同躔奎一度。四月丁巳，土金同躔奎五度。闰四月甲戌，金水同躔胃一度。五月丙午，同躔参二度。六月癸未，木火同躔角三度。七月戊午，金水同躔翼二度。八月甲午，木金同躔亢五度。九月戊申，木金水聚于大火。十月甲申，火金水聚于星纪旬余；庚寅，聚于斗旬余。

五十八年正月乙卯，土火金聚降娄；丙辰，土金同躔奎九度。二月甲申，土金水聚于大梁；丁亥，土水同躔娄一度。三月甲午朔，土火水聚于大梁旬有九日；丁酉，聚于娄旬有六日；辛丑，土火同躔娄三度；乙巳，火水同躔娄六度；戊申，土水同躔娄四度。四月戊寅，同躔娄八度；乙酉，火金同躔毕初度；庚寅，火金水聚于实沈；辛卯，金水同躔昴六度。五月己亥，火水同躔毕十度。八月辛酉朔，火金水聚于鹑火。辛巳，火金同躔柳十四度。十月戊辰，木水同躔心二度。十一月辛丑，木金水聚于析木两旬余；壬子，木水同躔尾四度；癸丑，木金水聚于尾旬余；丙辰，金水同躔尾四度。

五十九年正月己丑朔，同躔斗二十一度。三月壬辰，同躔壁十三度；丙辰，土金同躔胃三度。四月癸未，土水同躔胃七度。九月戊戌，木火金聚于析木；癸卯，火金同躔尾十四度。十月戊辰，木火金聚于星纪旬有七日；壬申，木金同躔箕四度。十二月壬戌，同躔斗六度；己巳，木金水聚于星纪；庚辰，木水同躔斗十度。

六十年二月戊辰，木金同躔斗二十一度。三月戊辰，土火同躔昴四度。四月乙酉，土火水聚于实沈旬有六日；丁亥，土水同躔昴六度；乙未，火水同躔毕十三度。六月癸未，火金水聚于鹑首旬余；甲申，聚于井旬有八日；己丑，火水同躔井二十二度；癸卯，金水同躔井二十四度；丙午，火金水聚于鹑火两旬。七月癸丑，聚于柳旬余。九月丙子，金水同躔氐十度。十二月癸未，木金水聚于元枵浈旬；癸巳，木水同躔女七度。

清史稿卷三七　志第一二

天文十二

日食　月五星凌犯掩距　太白昼见

日变月变

日食　《三统》、《四分》，皆有推月食术，而无推日食术。由日食或见或否，或浅或深，随地而变。不详其数，立术綦难。故自古以为尤异，每食，史册必书。后人推日食之术密矣，犹必书者，从其朔也。其见于本纪，无食分及所次宿，备以入志，言推步者考焉。

顺治元年八月丙辰朔午时，日食二分太，次于张。五年五月乙丑朔卯时，日食九分强，次于觜觿。七年十月辛巳朔巳时，日食七分太，次于亢。十四年五月癸卯朔寅时，日食六分半强，次于觜觿。十五年五月丁酉朔辰时，日食四分少，次于毕。

康熙三年十二月戊午朔申时，日食九分弱，次于南斗。五年六月庚戌朔申时，日食九分太强，次于东井。八年四月癸亥朔未时，日食五分半，次于胃。十年八月己卯朔申时，日食二分，次于翼。二十年八月辛巳朔辰时，日食三分太强，次于翼。二十四年十一月丁巳朔申时，日食二分少强，次于心。二十七年四月癸卯朔辰时，日食九分太强，次于胃。二十九年八月己未朔卯时，日食二分太，次于翼。三十年二月丁巳朔午时，日食三分少强，次于危。三十一年正月辛亥朔午时，日食五分少强，次于危。三十四年十一月己未朔申时，日食八分半强，次于尾。三十六年闰三月辛巳朔辰时，日食既，次于娄。四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朔午时，日食四分半强，次于心。四十五年四月戊子朔酉时，日食六分半弱，次于胃。四十七年八月甲辰朔申时，日食五分少强，次于翼。四十八年八月己亥朔卯时，日食五分弱，次于翼。五十一年六月癸丑朔寅时，日食五分太弱，次于东井。五十四年四月丙寅朔酉时，日食六分少弱，次于胃。五十八年正月甲戌朔申时，日食七分，次于危。五十九年七

月丙寅朔巳时，日食七分，次于柳。六十年闰六月庚申朔酉时，日食四分，次于东井。

雍正八年六月戊戌朔巳时，日食九分，次于东井。九年十二月庚寅朔卯时，日食八分太，次于南斗。十三年九月丁酉朔辰时，日食八分少强，次于角。

乾隆七年五月己未朔辰时，日食七分强，次于毕。十年三月癸酉朔巳时，日食一分少弱，次于东壁。十一年三月丁卯朔午时，日食七分弱，次于营室。十二年七月己丑朔申时，日食二分少强，次于柳。十六年五月丁酉朔辰时，日食四分太弱，次于昴。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朔申时，日食八分太强，次于南斗。二十五年五月甲辰朔酉时，日食九分太弱，次于参。二十七年九月庚申朔酉时，日食五分太弱，次于角。二十八年九月乙卯朔辰时，日食七分，次于轸。三十四年五月壬午朔酉时，日食三分半强，次于毕。三十五年五月丁丑朔辰时，日食四分弱，次于昴。三十八年三月庚寅朔未时，日食四分少弱，次于营室。三十九年八月壬午朔辰时，日食三分太强，次于张。四十年八月丙子朔午时，日食四分半强，次于七星。十二月甲辰朔巳时，日食一分太强，次于南斗。四十九年七月甲寅朔卯时，日食二分弱，次于柳。五十年七月戊申朔辰时，日食四分少强，次于柳。五十一年正月丙午朔巳时，日食七分少弱，次于婺女。五十三年五月壬戌朔酉时，日食三分半弱，次于毕。五十四年十月癸丑朔巳时，日食五分太弱，次于氐。六十年正月甲申朔卯时，日食九分弱，次于南斗。

月五星凌犯掩距　《天官书》言“相凌为斗”，又云“七寸以内必之”，谓纬度相迫如交食也。今法，两星相距三分以内为凌，月与星相距十七分以内为凌，俱以相距一度以内为犯，相袭为掩。钦天监每年预推月五星入此限者，缮册进呈，本名《凌犯书》，雍正初年，改名《相距书》。既凭占候，即课推步，各循本称，并志所在之宿。

顺治元年七月庚寅，荧惑犯岁星于昴。三年十一月辛酉，月犯岁星于柳。四年二月壬午，掩岁星于觜。六年六月癸巳，荧惑犯岁星于翼。七年五月甲子，月犯岁星于亢。十年十月庚午，荧惑犯岁星于女；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岁星于女；十二月甲申，荧惑犯岁星于壁。十七年五月壬申，荧惑犯太白于柳。十月甲午，太白犯岁星于轸。

康熙四年六月丁卯，月犯填星于箕。八年十二月丁卯，太白犯填星于虚。十二年三月甲戌，月犯太白于壁。十三年六月戊申，荧惑犯填星于奎。十八年五月己未，月犯岁星于娄。二十一年八月丙申，荧惑犯填星于柳；九月己巳，岁星掩填星于柳。三十年六月戊寅，荧惑犯岁星于娄。三十一年五月丁卯，太白犯荧惑于星。三十三年十一月癸未，犯填星于斗。三十八年十二月丁丑，犯填星于危。四十年二月庚申，犯岁星于虚。五十五年十月戊戌，犯填星于轸。五十七年九月丙申，辰星犯填星于亢。

雍正二年十二月丙申，太白距填星于斗。三年二月壬申，距岁星于危。九年十月癸丑，荧惑距岁星于翼。十二年正月甲申，距岁星于心。

乾隆元年三月乙巳，距岁星于女；壬戌，月距太白于奎；五月己亥，太白距填星于昴；八月戊辰，辰星距太白于翼；十二月乙丑，太白距岁星于女；丁亥，辰星距岁星于虚。

二年正月癸巳，月距太白于室；二月乙酉，辰星距岁星于危；五月己丑，距太白于觜；八月癸亥，距荧惑于张。闰九月乙丑，月距岁星于危；十月癸巳，如之。

三年二月壬辰，太白距岁星于壁；辛丑，辰星距岁星于壁；三月乙卯，距太白于娄；四月乙未，太白距辰星于觜；五月丙寅，荧惑距岁星于奎；丁丑，辰星距填星于井；七月壬子，月距辰星于张。

四年五月庚申，太白距岁星于胃；六月壬午，辰星距填星于井；七月乙巳朔，太白距填星于井；丁未，月距辰星于虚；壬戌，辰星距荧惑于翼；十月癸未；太白距荧惑于氐；乙酉，辰星距荧惑于氐；癸巳，月距填星于井；丙戌，辰星距太白于氐；十一月庚申，月距填星于井；十二月戊子，五年正月乙卯、四月丁丑，如之；五月丙寅，辰星距岁星于觜；六月壬申，月距填星于井；闰六月甲子，距岁星于井；七月壬辰，距荧惑于井；八月壬寅，荧惑距岁星于井；庚申，月掩岁星于井；距荧惑于井；九月戊子，复距；十月甲寅，距岁星于井；丙辰，距荧惑于鬼；十一月辛巳，距岁星于井；甲午，距太白于危；十二月戊申，距岁星于觜；六年正月乙亥，如之；三月庚午，掩岁星于井；

壬申，距荧惑于井；五月甲子朔，辰星距太白于觜；六年正月乙亥，如之；三月庚午，掩岁星于井；壬申，距荧惑于井；五月甲子朔，辰星距太白于觜；丁亥，太白距岁星于井；己丑，辰星距填星于柳；六月甲辰，太白距填星于柳；八月辛亥，距荧惑于亢；九月壬午，辰星距荧惑于氐；十月丙申，月距太白于箕；壬子，荧惑距辰星于尾；十一月癸亥，月距荧惑于尾；十二月甲寅，辰星距荧惑于牛。

七年五月乙酉，月距荧惑于昴；八月乙丑，辰星距岁星填星于星，岁星距填星于星；庚戌，太白距填星于星；壬子，距岁星于星；十月乙卯，距辰星于氐；十二月癸卯；月距荧惑于张；乙巳，辰星距太白于斗。

八年正月庚午，月距荧惑于星；四月戊申，荧惑距填星于星；闰四月壬戌，距岁星于张；五月丙午，太白距填星于张；六月甲寅，距岁星于张；七月癸巳，辰星距填星于张；庚子，距岁星于翼；八月乙卯，月距荧惑于氐；十一月辛丑，距岁星于轸；十二月壬了，辰星距荧惑于女；己巳，月距岁星于轸。

九年二月辛酉，距填星于张；癸亥，掩岁星于轸；三月甲申，辰星距荧惑于奎；庚寅，月距岁星于翼；四月戊午，如之；六月乙亥，辰星距太白于柳；七月戊寅，月距填星于张；丙申，辰星距填星于张；八月戊申，月距岁星于轸，太白距填星于翼；壬申，距岁星于角；十月庚戌，辰星距岁星于角；戊辰，月距荧惑于张；己巳，距填星于翼；十一月辛丑，荧惑距填星于翼。

十年二月丁未，月距太白于娄；三月甲戌，荧惑距填星于翼；四月壬子，月距荧惑于翼；五月戊戌，辰星距太白于毕；癸巳，距填星于轸；十月壬子，太白距填星于轸；甲子，辰星距岁星于氐；十一月甲午，太白距岁星于房。

十一年二月己亥，月距荧惑于室；癸亥，辰星距太白于室；三月壬午，距荧惑于奎；闰三月癸卯，太白距荧惑于娄；五月乙巳，辰星距荧惑于觜；六月戊辰，月距太白于星；七月壬戌，距荧惑于柳；八月庚寅，距荧惑于张；九月庚子，辰星距填星于轸；十二月癸亥，荧惑距填星于角。

十二年七月辛卯，月距辰星于张；十月庚寅，辰星距太白于翼；十一月辛卯，月距荧惑于女；甲午，太白距辰星于尾；十二月丁巳朔，距岁星于斗；戊午，月距太白于斗。

十三年正月己丑，辰星距岁星于牛；癸丑，月距岁星于女；二月辛未，太白距荧惑于奎；五月壬寅，辰星距荧惑于觜；六月乙卯，月距辰星于井；八月壬辰，距岁星于女；九月己卯，太白距荧惑于轸；十月庚戌，距填星于氐；十二月癸卯，辰星距岁星于危。

十四年二月甲申，太白距岁星于危；三月戊辰，月距荧惑于斗；乙亥，辰星距太白于胃；六月乙巳，月距辰星于井；十月己卯，距太白于箕；癸卯，辰星距填星于氐；十一月己巳，荧惑距岁星于室。

十五年正月癸酉，月距辰星于危；三月丁巳，辰星距岁星于壁；四月乙亥，月距荧惑于毕；庚子，太白距岁星于奎；五月壬寅朔，辰星距荧惑于井；己未，荧惑距辰星于井；七月己未，辰星距荧惑于星；九月己未，太白距荧惑于翼；十月戊寅，距辰星于角；十一月戊申，辰星距太白、填星于心。

十六年正月癸亥，月距荧惑于尾；三月癸丑，太白距岁星于娄；四月己巳，月距太白于昴；闰五月壬辰，距岁星于昴；七月丁亥，距岁星于毕；八月丁酉，距辰星于角；九月壬辰，距太白于角；十月乙未，距填星于尾；戊申，距岁星于毕；十一月丙子，距岁星于昴；庚寅，距填星于尾；十二月己未，距太白于箕。

十七年正月庚午，距岁星于昴；二月戊戌，距岁星于毕；四月庚申，距太白于昴；五月甲戌，距填星于尾；辛巳，太白距岁星于觜；壬午，辰星距岁星于觜；癸未，距太白于觜；六月辛丑，月距填星于尾；甲寅，辰星距荧惑于星；七月丁亥，太白距荧惑于张；八月庚寅，月距辰星于翼；十月乙卯，距荧惑于氐。

十八年五月辛未，辰星距太白于毕；十一月甲戌，填星距辰星于斗；十二月丙午，太白距填星于斗。

十九年正月壬子，辰星距填星于斗；五月己丑，荧惑距岁星于柳；乙巳，太白距岁星于柳；丁未，辰星距岁星于柳；六月丙辰，太白距荧惑于张；七月甲辰，辰星距岁星于张。

二十年正月丁丑，荧惑距填星于斗；辛丑，月距太白于牛；三月辛巳，太白距荧惑于危；庚子，月距荧惑于室；七月庚寅，辰星距太白于柳；九月己亥，月距岁星于轸；

二十一年正月己丑，如之；八月辛酉，荧惑距岁星于角；十一月壬戌，辰星距填星于女。

二十二年正月乙巳，太白距填星于女；辛酉，月距辰星于虚；三月乙卯，距填星于虚；六月丁丑，距填星于女；九月戊戌，如之；十一月壬寅，太白距填星于女。

二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距荧惑于翼；

二十五年正月辛酉，如之；甲戌，太白距岁星于女；二月乙巳，距填星于室；三月甲戌，距辰星于奎；四月癸巳，辰星距太白于胃；十一月辛亥，太白距荧惑于斗；十二月戊寅，距岁星于虚；己亥，荧惑掩岁星于危。

二十六年正月庚午，辰星距荧惑于室；十月癸巳，月距太白于亢。

二十七年五月戊午，辰星距太白于井；己未，月距岁星于娄；七月丁卯，距荧惑于氐；十月辛丑，距填星于壁；十二月丁酉，距岁星于娄。

二十八年四月丁未，太白距填星于娄；五月壬申，距岁星于昴；六月甲寅，辰星距荧惑于井；七月丁卯，太白距荧惑于柳。

三十年二月庚寅，辰星距太白于虚；八月己巳，月距岁星于柳；十月甲子。三十一年三月己卯，如之；六月辛亥，太白距填星于毕；辛酉，辰星距岁星于星。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朔，太白距荧惑于井；丙寅，月距荧惑于井；六月丁未，辰星距荧惑于鬼；七月丁卯，太白距岁星于翼；八月乙丑，月距太白于亢。

三十三年九月丙午，距填星于井。

三十四年七月丁未，距太白于井；十一月乙未，辰星距岁星于心；乙巳，太白距岁星于心，荧惑距岁星于心；丁未，月距荧惑于心。

三十五年二月庚午，距岁星于尾；四月丁卯，辰星距太白于毕；五月辛卯，月距岁星于尾；丙申，太白距辰星于井；闰五月戊午，月距岁星于尾；六月丙戌、八月庚辰，如之。

三十六年四月丙申，荧惑距填星于柳；七月己未，太白距填星于柳；癸亥，辰星距荧惑于翼；十一月丙寅，距岁星于牛；十二月戊辰，太白距岁星于牛。

三十七年正月己未，辰星距荧惑于女；辛酉，距岁星于女；甲子，荧惑距岁星于女；二月己巳，月距太白于壁；八月乙丑，距辰星于翼；庚寅，距太白于柳。

三十八年五月己巳，荧惑距填星于张；庚辰，月距岁星于壁；八月戊戌，辰星距填星于张；九月戊辰，月距岁星于室；十月乙未、十二月庚寅，如之。

三十九年正月戊午，距岁星于壁；九月壬戌，太白距填星于翼；十月丙午，月距填星于翼；十二月辛丑，距填星于轸；

四十年正月戊辰，如之；三月乙丑，太白距岁星于胃；四月己丑，月距填星于翼；十二月丁巳，辰星距荧惑于虚。

四十一年六月壬戌，荧惑距岁星于井。

四十二年五月戊辰，月距岁星于井；八月甲寅，太白距岁星于柳；十月戊申，辰星距填星于亢；十一月癸亥朔，太白距填星于亢；辛卯，月距太白于尾；十二月甲午，距辰星于斗。

四十三年三月丁丑，距填星于氐；四月乙巳如之；六月辛卯，距太白于氐；丙辰，太白距岁星于星；闰六月丙寅，月距填星于亢；八月辛酉，距填星于氐；九月庚子，荧惑距岁星于张；十月甲申，月距填星于氐；十二月戊寅，距荧惑于氐。

四十四年二月庚申，荧惑距填星于氐；甲戌，月距荧惑于氐；三月辛丑，如之；四月壬午，距太白于胃；九月戊子，辰星距岁星于轸；十一月癸巳，距太白于斗。

四十五年正月己亥，月掩岁星于角；二月壬戌，太白距荧惑于娄；三月癸巳，月距岁星于角；

五月癸卯，辰星距荧惑于井；七月壬午，月距岁星于角；九月己亥，辰星距岁星于亢；十月庚午，太白距荧惑于轸；壬申，月距荧惑太白于轸；十二月辛酉，太白距填星于尾；壬申，荧惑距岁星于氐。

四十六年七月辛亥，月距荧惑于斗。

四十七年五月辛丑，辰星距荧惑于井；九月戊申，荧惑距太白于翼；十月丁卯，岁星距填星于箕；丙子，辰星距太白于氐。

四十八年三月乙未，荧惑距岁星于斗；六月甲子，月距太白于柳；十二月戊寅，辰星距岁星于女。

四十九年二月丙子，距岁星于虚；三月丙戌朔，太白距岁星于虚；五月甲戌，月距岁星于危；八月乙未，距岁星于虚；十二月庚寅，太白距岁星于危。

五十年二月癸未，荧惑距填星于牛；壬辰，辰星距岁星于室；三月癸丑，月距太白于毕；五月甲寅，荧惑距岁星于壁；戊午，辰星距太白于昴；十月癸未，月距填星于斗；十二月戊寅，距填星于牛。

五十一年三月庚戌，距荧惑于参；七月丙午，太白距荧惑于张；九月乙亥，月距太白于尾；丁丑，辰星距荧惑于亢。

五十二年二月庚子，荧惑距填星于虚；三月丁丑，太白距荧惑于室；五月乙酉，距岁星于毕；七月丙戌，荧惑距岁星于参。庚寅，月距荧惑于参。十月辛亥，距岁星于参。十一月己卯，距岁星于毕。十二月辛亥，太白距填星于虚。

五十四年闰五月庚戌，距岁星于鬼。

五十五年三月癸卯，荧惑距岁星于柳；八月壬子，月距荧惑于亢；甲戌，太白距岁星于张。九月戊戌，辰星距太白于轸。十一月壬寅，距荧惑于斗。

五十六年十月壬寅朔，距岁星于轸；己巳，月距太白于角；辛未，太白距岁星于角。十一月丁酉，月距岁星于角；戊戌，距太白于氐。

五十七年正月辛卯，距岁星于亢。二月己未，距岁星于角。三月丁酉，距太白于室。五月丙午，距荧惑于翼。十月丁丑，距填星于奎。十一月癸卯，太白距荧惑于牛；甲辰，月距填星于奎。

五十八年正月丙申，距荧惑于危。二月甲戌，辰星距荧惑于壁。九月戊午，月距太白于翼。十月乙酉，距荧惑于翼。十一月丙辰，太白距岁星于尾。

六十年正月辛亥，月距岁星于斗。五月壬戌，太白距填星于毕。七月乙卯，辰星距太白荧惑于柳，太白距荧惑于柳；壬戌，月距岁星于斗。十二月庚辰，太白距岁星于女。

太白昼见　太白见于午位者，康熙元年四月庚午，四年六月甲戌，俱不著时。七年六月癸酉至丁丑，俱未时。九年五月戊午、乙丑，十年六月甲午，十二年六月庚申，十三年十一月丁卯，十五年五月甲申，俱不著时，九月丙戌巳时。十六年十二月辛酉，不著时。十七年五月庚申，巳时。乾隆八年七月庚寅、壬辰，俱未正三刻。十年七月丙子、丁丑，俱辰时。十三年八月丙午至辛亥，九月癸丑、丙辰、丁巳、己未、辛酉、壬戌、丙寅至辛未、甲戌、己卯，十月丙戌，俱巳时。十四年十二月丙子、丁丑、己卯、辛巳、丙戌至己丑、辛卯、乙未、戊戌、壬寅、癸卯，十五年正月己酉，俱未时。四月庚子，五月壬寅、乙巳、丁未、己酉、壬子、癸丑、丁巳至己未，六月乙亥至丁丑，十八年六月辛亥，俱巳时。二十四年闰六月丁亥、戊子、壬辰，二十九年六月甲申，俱未时。十月庚辰、甲申、辛卯，俱巳时。三十年十一月癸酉、庚辰至甲申、丙戌、己丑、癸巳、乙未至戊戌、庚子、辛丑，十二月乙卯、丁巳、辛酉、戊辰，三十一年正月丙子，俱申时。三十二年闰七月癸卯、丙午、丁未、庚戌、壬子至乙卯，俱未时。丁巳，申时。戊午、庚申，八月壬戌朔，俱未时。十月戊辰至庚辰、壬午至甲申，俱巳时。丁亥至庚寅，俱辰时。十一月辛卯朔、壬辰，俱巳时。癸巳、丁酉、己亥、俱辰时。五十四年十二月戊午、己未、癸亥、丙寅，俱未时。

太白见于巳位者，顺治十一年五月辛亥，与日争明。十七年九月庚辰，康熙四年三月辛卯，俱不著时。七年六月癸酉至丁丑，俱午时。十二年六月辛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俱不著时。乾隆八

年十月辛酉、甲子、丙子至十一月壬午、乙酉，十三年八月乙未，九月壬申、丁丑，十月癸未、甲申、丙戌至己丑、壬辰，乙未、丙申、戊戌至辛丑、甲辰、丁未、戊申，十一月辛亥朔、壬子、甲寅、乙卯、丁巳、己未、乙丑、丁卯、癸酉、乙亥，十五年五月壬戌，十八年六月戊戌，三十二年十月戊辰至庚辰、壬午至甲申，十一月辛卯朔、壬辰，俱辰时。

太白见于未位者，顺治九年九月乙未，康熙八年十二月丁卯，十二年正月丁亥，俱不著时。十五年九月丙戌，午时。乾隆元年十二月庚午、癸酉、甲戌、己丑，二年正月庚寅朔、壬辰、癸巳、丁巳，二月辛酉、乙丑、庚辰，三年十月甲申至丙戌、戊戌、己亥、乙巳、丙午、戊申，六年十月己未至辛酉，十一月甲子、戊辰、庚午至壬申，丙子至戊寅、甲申、丙戌、戊子，十二月壬辰、癸巳、丁酉、戊戌、戊申，十年正月辛巳、癸未至丁亥、辛卯至丁酉、壬寅，二月癸卯朔、戊申，俱申时。丙辰，酉时。丁巳、癸亥、己巳、壬申，三月庚辰、癸未，十一年十月丙寅、丁卯、己巳、甲戌至丁丑、壬午、乙酉、己丑至辛卯，十一月癸巳、甲午、戊戌至辛丑，十四年十月乙巳，十一月壬子、癸丑、乙卯、丙寅、丁卯、辛未至甲戌，十二月丁丑、己卯、辛巳、丙戌至己丑、辛卯、乙未、戊戌、癸卯，三十年十月丁巳、戊午、辛酉、丙寅至戊辰，十二月癸卯、甲子，俱申时。戊辰，酉时。三十一年正月癸酉、辛巳、壬午，俱申时。三十二年闰七月丁巳，酉时。八月甲子，五十四年十二月戊午、己未、癸亥、丙寅、辛未、乙亥，俱申时。

太白见于辰位者，乾隆七年六月癸巳、甲午、丁酉、辛丑至癸卯，俱寅卯二时。丁未、戊申、庚戌、壬子、乙卯、丁巳，七月癸亥、戊寅至庚辰、壬午、甲申、乙酉，八月丁亥朔、戊子、庚寅，十年六月丁卯，七月辛巳，十三年九月甲寅，十五年六月戊寅，五十五年七月壬辰、庚子、甲辰至戊申，八月丙辰、己巳，俱卯时。

太白见于申位者，康熙二年七月丙申，连日如之，不著时。乾隆三年九月丙寅、丁卯，二十四年六月丙辰、戊午，闰六月乙酉，三十二年闰七月辛丑，俱酉时。

太白见于卯位者，康熙四年六月丙辰，不著时。

太白见于酉位者，乾隆八年五月辛卯、壬寅、甲辰至丙午，俱戌初。

太白见于辰、巳二位者，乾隆二年七月己亥、癸丑、，八月甲子、癸酉、乙亥至己卯，癸未至乙酉，九月丁亥至辛卯、乙未、丁酉、庚子，甲辰至丙午，闰九月丙辰朔、辛酉、癸亥，十年七月壬申、戊寅至庚辰、壬午，十三年八月戊子、丙申至庚戌，九月乙卯、丙辰、戊午、辛酉、丙寅至戊辰，十五年五月丁未、己酉、壬子，癸丑、戊午、己未，六月丙子、丁丑，俱卯、辰二时。

太白见于未、申二位者，乾隆二年正月丙申至戊戌、癸卯，戊午至二月庚申、丙寅、戊辰、庚午，三年九月戊辰、己巳、辛未，五年五月辛亥，八年七月己丑、庚寅、壬辰、甲午、甲辰至丙午、戊申、己酉，十五年正月己酉，三十二年闰七月壬寅、癸卯、丙午至戊申、庚戌，壬子至乙卯、戊午、庚申，八月壬戌朔、丙寅、丁卯，俱申、酉二时。

太白见于巳、未二位者，乾隆十年七月丙子、丁丑，俱卯巳二时。十三年八月辛亥，九月己未、辛未、甲戌、己卯，十五年四月庚子，五月乙巳，俱辰、午二时。

太白见于卯、辰、巳三位者，乾隆十年六月庚午，十五年五月丁巳，十八年六月癸巳、甲午，俱寅、卯、辰三时。

太白见于辰、巳、未三位者，乾隆十三年九月癸丑、丁巳、己巳、庚午，十五年五月壬寅，六月乙亥，十八年六月辛亥，俱卯、辰、午三时。

太白昼见不著位者，顺治元年六月庚午，九月己酉，三年正月己未，六年八月甲午，七年十二月辛丑，康熙七年九月戊戌、己亥，二十一年十月乙未至戊戌，二十三年五月己卯至庚寅，俱不著时。

日变月变　崇德七年四月庚戌，二日并出，上大下小，须臾大日散没。顺治元年二月癸亥，月中有黑子。七年三月己未，日赤如血。十一年四月庚申朔，日出时色变赤；戊子，日色变白。十四年二月乙酉，日赤如血。康熙元年二月丁卯，日赤如血；戊辰，日出色如血，无光。十三年六月丙午，月生光一道，色苍白。十九年四月己巳，日赤无光。二十一年六月乙巳戊时，日射青气二道。

乾隆八年三月辛巳，日赤无光。二十九年六月甲申，月见正午。十一月壬子，如之。四十八年六月戊辰，日心中出白圈，向东成围。五十八年正月壬子，日生赤黄色大半环及大围圈各一。二月戊子，日生赤黄色大半环。

清史稿卷三八　志第一三

天文十三

虹蚬异色者，天聪八年三月丁亥朔，天霁无云，色绿。

崇德六年九月己亥，阴气蔽日，色白，自巽至乾，是晚天霁色黑，自艮兑形如烟。

康熙十六年八月庚申，东北；三十六年六月丁巳，东南；四十六年二月癸卯，五十二年八月丙戌，五十五年七月癸酉，俱东北，俱色白。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丁未，东方二道；己酉，西南；戊辰，东方二道。三十一年三月庚寅，东方；五月丁亥，东北；辛卯，东北至东南；甲午，西方；戊戌，东北；六月庚子，东南；壬寅，东北；癸亥，东方；乙丑，东北；丙寅，东南，又东方二道；七月辛未，东南；戊子，东北；八月己酉，西北。三十六年四月辛巳，东北至东南二道；五月甲辰，东南至东北二道；丁未、庚申，俱东北至东南；壬戌、乙丑，俱东北至东南二道；六月庚午朔，东北；辛未，东南至东北；丙子，东北；乙酉，东南二道；戊戌，七月辛丑，俱东南至东北；甲辰，东北至东南二道；己酉，东北。四十一年四月丙寅，东北至东南二道；丁卯，东南；五月戊子，西北至东南；丙申，西北；丁酉，东北；六月乙巳，东南；丙辰，东北；丁己，东南二道，七月辛未、壬申、丁丑，俱东北；甲申，东南；庚寅，东北；八月壬寅，四十六年三月丙申，俱东方。四月癸丑，东南至东北二道；五月癸未，东北；乙酉，东北至东南二道；己亥，闰五月丙午，俱东北；己酉酉；戌二时，俱东南至东北二道；丙辰，西方；庚申，东北至东南二道；壬戌，东方二道；甲子，东北至东南；丙寅，丁卯申、酉二时，俱东南；戊寅、己巳，俱东北；庚午，东南；六月己亥，东方二道；庚寅，东方；癸巳，东南至东北；七月丁未，东方二道；辛亥，东南二道；丙辰，东南；壬戌卯、未二时，西方；申、酉二时，东北二道；乙丑、丙寅，八月辛未朔，俱东北。五十一年五月壬戌，东方；戊辰，东南；六月丁丑，东南至东北二道；戊寅酉时，东南二道；戌时，东方，庚辰、庚寅、壬辰，俱东南；癸巳，西南；七月甲辰，东南；闰七月丙戌，东北；己丑，东方。五十六年五月丙申，东南二道；壬寅，东南；六月癸丑，西南；乙卯、丙辰，俱东南；戊午，东南二道；庚申，东南；丙寅、壬申，俱东南二道，八月壬子，西方二道，戊午，东方二道，俱五色。

虹蚬多道者，康熙六年五月壬子申时，正东四道；酉时，东北。

乾隆元年五月甲午朔，八月乙丑，二年四月乙酉，七月辛丑，俱东方；壬寅，东南；壬子，西北至西南。三年六月庚寅，东南。五年五月丙辰，东方；六月癸巳，闰六月丙午，俱东南。六年三月丙戌，东北至东南；四月戊午，东南；己未，东北至东南俱二道；六月甲午朔，东北至东南四道；乙未，壬寅，七年五月丁亥，俱东南二道。八年闰四月丁巳，东南至东北四道；五月甲申，六月庚戌，七月癸未，九年五月丁酉，六月癸丑，七月甲午，九年五月庚子，六月癸丑，七年甲午，十年五月庚子，六月丙寅，七月乙亥、丙子，十一年四月庚寅，七月癸丑，俱东南；己未，东方。十二年五月庚戌、丁巳，俱东南；六月己巳，东方，庚午，西北，俱二道；八月丙寅，东南至东北四道；辛未，东方。十三年六月丁丑，东南。十四年六月甲午，西南；壬寅，东南；七月丙辰，东北；八月庚辰，东方；九月辛亥，东北。十五年六月甲戌、乙亥、乙酉，十六年四月甲申，六月壬寅、庚申，十七年六月己亥，俱东南；八月庚戌未时，东北；酉时，十八年四月乙未，俱东方。十九年五月戊子，东南；丙午，东方；六月丙辰，东南。二十年四月辛未，东方；六月乙巳，东北；辛未，二十一年五月乙亥，俱东南；七月甲午，西方。二十二年四月己丑，二十三年六月癸未，俱东南。二十四年六月辛未，西南至西北，二十五年五月甲子、丁卯、戊辰，俱东北至东南；六月壬午，东南；甲申，二十六年六月丙子，俱东方；七月甲寅，东南；八月甲戌，东南至东北；庚辰，二十七年四月壬午，俱东南；丁亥，西方；五月丁酉，闰五月庚寅，六月甲辰，俱东南；戊午，西南至西

北；庚申，东北至东南；八月庚子，东南至东北。二十八年五月辛未，六月己亥，俱东南；七月戊寅，东方。二十九年五月甲戌、乙亥，俱东南；六月壬寅、癸卯，七月己卯，俱东方。三十年四月辛酉，东南；五月丁酉，东方。三十一年六月己亥朔，三十二年五月壬辰，俱东南；六月己未，东方；七月丁卯、己巳，俱东北；己卯，东南。三十三年六月辛未，东方；壬申，东北至东南。三十四年六月庚申，西南至西北；己巳，东北至东南。三十五年闰五月癸丑，东北；六月丙子，东北至东南；己丑，东南至东北；庚寅，东北至东南；壬辰，七月庚午，三十七年五月辛亥，俱东南至东北；壬子，东北至东南；六月庚午，东南至东北；乙酉，七月癸卯，俱东北至东南；九月辛酉，东北至东南。三十九年六月辛卯，东南。四十年五月己未，东北至东南；六月乙酉，东南；七月壬午，东方俱二道。四十二年八月丁未，东南至东北四道。四十三年七月壬辰，东北至东南。四十四年三月庚子，东方；五月甲申朔，东南；庚子，东方；乙巳，东南；六月甲寅，东方；七月甲申，东南。四十五年五月辛丑，东北至东南；七月丁丑，西北；庚子，东方；八月壬子申时，东北；酉时，己巳，四十七年五月庚申，俱东方；六月乙亥，东南至东北；壬辰，东南。五十年五月丁卯，七月丁丑，俱东方。五十二年六月戊申，东南；七月戊子，东方；壬辰，东南至东北；癸巳，东南；八月丁未，西南至西北。五十三年四月庚申，五月己巳，俱东南。五十四年闰五月辛丑，西南；六月戊午、壬戌，俱东南。五十五年五月庚子，五十六年三月庚子，俱东北，俱二道。五十八年六月癸亥，东南至东北四道；癸酉，七月癸卯，俱东北至东南。五十九年六月戊辰，东北至东南；七月甲辰，东南，俱二道。

日生晕者，顺治元年九月癸巳，二年三月戊戌。三年三月丙子。四年三月甲辰，辛酉。五年闰四月壬子。六年正月壬申；四月丙午，八月丁未。八年闰二月乙丑，丁丑；四月戊辰；七月丁亥。九年正月壬午；二月庚午。十年三月癸未；四月己未；五月甲午兼两珥，六月乙卯，闰六月甲子，庚辰，辛卯；七月己亥，癸卯。十一年二月壬午；三月丁丑，庚辰，己丑；五月癸卯，七月丙午。十二年正月乙未；二月戊午，乙丑，癸未；三月丁亥，乙未；四月癸亥，庚午，丙子；十月戊午。十三年二月丙辰兼两珥；四月甲戌；五月甲申，戊戌；十月甲午。十五年三月癸亥；四月癸未。十六年七月甲子，乙酉；十月丁酉兼两珥。十七年正月己卯；三月壬午；四月丙申。

康熙元年三月壬辰。三年正月己巳兼两珥，己丑。五年五月乙巳兼抱气。六年五月壬申兼直气。七年十一月己未兼两珥。十二年六月己酉兼抱气。旋生两珥。十三年六月戊申兼直气。十五年二月辛酉兼两珥、抱气。二十年四月戊子兼两珥。

乾隆九年二月丙寅。

十三年四月己巳。

二十八年正月辛酉兼两珥、抱气。

二十九年正月乙亥巳时至酉时，辛巳；三月乙丑，辛未兼两珥、背气；四月辛卯，壬辰。

三十年闰二月己酉，辛未；三月己亥；六月癸亥巳时至未时；十月壬戌。

三十一年三月庚寅，丙申；四月甲辰，丙午，辛亥；五月辛巳，甲申，丙戌，壬辰；十一月乙酉兼两珥。

三十三年三月壬寅；五月己丑，壬寅；六月乙丑巳、午二时；七月丙申，庚子，癸丑；九月丙戌；十二月壬午兼两珥。

三十四年正月甲午；二月丙辰兼两珥，辛酉，壬戌；三月庚寅，壬寅，己酉；四月癸丑朔巳、午二时，戊辰，戊寅巳、未、申三时；五月丙午兼两珥，十二月戊寅。

三十五年正月丙戌；二月丙辰；三月戊子兼两珥、背气二道，乙未，癸卯；四月戊申朔，壬子，己未兼两珥，癸亥，甲戌；五月壬午，戊子，辛卯巳时，癸巳兼两珥，乙未，己亥；闰五月丁未，庚戌，辛亥，乙卯；八月壬午；九月丁卯；十二月甲申。

三十六年正月丙寅；二月乙未；三月丙辰，甲子兼两珥，乙丑；五月戊申，癸亥；七月丙午；十一月乙巳兼两珥。

三十七年二月丙戌未时，癸巳；三月壬寅，戊申，己酉；四月辛未，甲戌，丁丑，甲申，乙酉，

癸巳；五月丁酉，丙午，丙辰，戊午；六月戊辰，辛未，甲申，丙戌，丁亥兼抱气；七月乙未午、未二时，丙申，八月戊寅未时，庚寅；九月乙未，戊戌，辛丑；十月甲子，庚寅申时兼两珥、背气、抱气。

三十八年正月甲辰兼两珥；二月甲戌，壬午，癸未；三月壬辰兼两珥，戊戌，戊申，乙卯未时，己未；闰三月壬戌，癸亥，辛未，戊寅兼两珥，癸未，乙酉；四月己丑朔；五月壬戌；戊子；六月丙午；七月丙子，壬辰，丙戌；八月壬辰，辛丑；九月丁巳朔，癸亥，十二月乙酉朔兼背气，甲辰。

三十九年正月辛酉兼两珥，辛未巳、午二时；二月丙申兼两珥，丁酉，辛丑，辛亥兼两珥；三月壬戌，甲戌，丁丑；四月甲申至丙戌，甲午，辛丑，壬寅，壬子；五月丙辰，壬戌，壬申兼两珥，己卯；六月丙午兼抱气，辛亥；七月壬戌，丁卯；八月乙酉；九月辛酉，乙亥午时，己卯；十月壬午兼两珥，癸巳兼背气，乙未兼两珥，壬寅兼两珥、背气；十一月庚申，如之；十二月庚辰朔兼两珥，壬辰、丙午皆如之。

四十年二月己卯朔辰时，庚辰，癸未兼两珥，戊子如之，己丑巳、午二时，辛丑兼两珥，乙巳、三月己未皆如之，乙丑至丁卯；四月辛卯，壬辰，丙午；五月辛亥，甲戌；六月甲申，丙申，丁酉兼背气；七月甲子兼两珥，戊辰；八月丁丑，己卯，丙申，甲庚未时兼两珥，乙巳；九月己酉至辛亥，丁卯未、申二时，壬申兼两珥；十月戊子，辛卯，壬寅；十一月己卯，甲午；十二月辛未。

四十一年正月丁丑，戊寅，己卯兼两珥，乙酉，丙戌，己丑未时，甲午兼背气；二月乙巳申时，戊申，己未，庚申，庚午；三月甲申，丙戌，己丑巳时，甲午，乙未兼两珥，庚子，辛丑；四月壬寅朔，癸卯辰时兼两珥，丙午如之，己酉，癸丑兼两珥、抱气，甲寅至丁巳，己未至辛酉；五月癸未，乙酉，丙戌，庚寅兼抱气，癸巳，乙未，戊戌兼背气；六月庚子，甲辰兼两珥，辛酉如之，丙寅；七月甲戌，己卯，壬午，辛丑，癸卯，丁未，庚戌，丁巳；九月庚辰至壬午；十月辛丑，壬子兼两珥，癸丑，戊午；十一月庚午、丙子、丁丑、癸未皆如之，乙酉兼抱气，丙戌兼两珥，丁酉；十二月甲辰。

四十二年正月己巳申时兼两珥，庚午如之，壬申，丁丑申时，戊子巳、午二时；二月丁酉朔兼两珥，癸卯，乙巳巳、午二时兼两珥，戊申，丙辰，戊午；三月戊辰，己巳，庚午兼两珥，癸酉如之，甲戌，丁丑申时兼两珥，戊寅、己卯、乙酉皆如之，丁亥，戊子，癸巳兼背气、两珥；四月丙申朔兼两珥，戊戌，甲辰，乙巳，甲寅，辛酉；五月癸酉，丙子未时，丁丑辰时，己丑；七月甲子朔，辛未午时，丁丑，戊子，壬辰；八月壬寅，甲辰，己酉；九月庚午，辛巳兼两珥，己丑，庚寅；十月辛丑兼两珥；十二月甲午、甲辰皆如之，戊申兼抱气。

四十三年正月乙丑，甲申，丙戌己时至申时；二月癸巳巳、午、申三时兼两珥，甲午兼两珥、背气；三月辛酉朔，己丑，四月壬寅，癸卯，己酉；五月甲子，丁卯巳时至酉时，辛巳；六月壬辰，辛丑，乙巳；闰六月癸未；七月己丑巳、午二时，丁酉，庚子兼戴气，丙午，丙辰；八月戊辰；十月己巳，壬申；十一月乙巳兼两珥；十二月丁卯兼两珥、重背气，辛未兼两珥，己卯如之。

四十四年正月乙未兼背气，丙申，丙午；二月辛未，庚辰；三月丁未；四月丁巳，壬戌兼两珥，戊辰申时兼两珥，己巳，壬申，癸酉，甲戌兼两珥；五月戊子，丁酉，辛亥，壬子辰时兼戴气；七月丁亥，庚寅，辛亥；八月戊午，辛酉，甲戌，辛巳；九月壬午朔，甲午，癸卯兼两珥，十月丙辰，壬戌兼两珥，癸亥、己卯皆如之；十一月乙酉，癸巳；十二月壬子兼两珥，丙辰兼背气、辛酉，辛未，甲戌兼抱气。

四十五年正月壬辰兼两珥，癸巳兼背气、两珥，甲辰兼两珥，乙巳兼背气；二月癸丑兼两珥，辛酉、戊寅兼两珥，己卯兼两珥、抱气；三月戊戌辰时兼两珥，辛丑，丙午；四月己酉朔，庚申，甲子，庚午巳时至申时，癸酉兼两珥，丁丑巳时至未时；五月壬午，癸未巳时至未时，戊子，戊戌，辛丑，丁未；六月己酉兼两珥，己巳；七月己卯，辛巳巳、午二时；八月丁未朔午时，戊辰；九月癸巳，戊戌，己亥兼两珥；十月庚申如之，甲戌兼两珥、抱气；十一月己丑；十二月乙巳朔兼两珥，戊申兼背气，庚戌兼两珥，丁巳。

四十六年正月丁丑，戊寅，庚寅兼两珥，庚子；二月壬子未、申二时，甲寅兼戴气、两珥、抱

气，戊午，乙丑巳、午二时，己巳，癸酉兼两珥；三月甲戌朔，乙亥，戊寅，乙酉，丙戌午、未二时，戊子，己丑兼两珥，丙申，壬寅；四月乙巳，戊申辰、巳、午三时，辛亥，戊午兼背气，己未，庚申，乙丑兼戴气，辛未，壬申；五月癸酉朔，丙子，戊寅，己卯未时，庚辰至壬午，乙酉，丙戌，戊子兼两珥，癸巳，甲午兼戴气、抱气，乙未，丙申；闰五月甲辰兼两珥，乙巳如之，丁未，戊申，辛亥，癸丑兼背气，甲寅，丙辰，丁巳，戊午兼两珥，辛未如之；六月壬申朔，甲戌，戊寅，甲申至丙戌，辛卯；七月辛丑朔，癸亥；八月癸酉辰时，己丑，庚寅兼抱气；九月辛丑，甲辰，丙午，丁未，庚申兼两珥，辛酉，壬戌，甲子兼两珥；十月辛未，癸酉巳、午、未三时，己卯，庚辰，甲申，丁亥，戊子；十一月丙午兼两珥、背气；十二月己卯兼抱气。

四十七年正月庚子兼两珥、戴气，壬寅兼两珥，丁未兼两珥、抱气，丙辰兼两珥，壬戌如之，癸亥，乙丑午时至酉时，丙寅兼两珥，丁卯；二月庚午兼两珥，辛未如之，壬申未时，癸酉兼两珥，癸未，甲午兼两珥、背气；乙未兼两珥，丙申如之，丁酉；三月庚子，癸卯，甲辰辰时兼两珥，乙巳，己酉，庚戌巳时至未时，辛酉兼两珥；四月己巳巳时至申时，庚午兼两珥，辛未，乙亥，丙子未时，癸巳兼两珥，己亥如之，辛丑，乙巳兼两珥，己未，乙丑；六月丙寅朔，壬午兼直气、背气、抱气；七月己酉，丙辰，癸亥，甲子；八月癸未辰、巳、未、申四时，癸巳；九月己亥酉时，戊申，壬子；十月癸酉兼抱气、两珥，癸未，戊子兼两珥、抱气；十一月丙申己、未、申三时，己亥；十二月戊子。

四十八年正月丙申巳、午二时，辛丑，甲辰，己未兼两珥、戴气；二月壬戌朔兼两珥，乙丑，庚午，庚辰，丁亥；三月壬辰朔，乙未，丙午兼两珥，辛亥；四月壬戌，甲子，乙丑，辛未兼两珥、背气，壬申，丙子兼两珥，丙戌如之；五月壬辰，乙未，壬寅兼两珥、抱气、背气；七月甲午，癸丑，丁巳；八月甲戌，壬午，戊子；九月庚子兼两珥、抱气，甲辰兼两珥，乙巳己、午二时，丁巳；十月辛酉，甲申，丁亥；十一月辛亥兼两珥；十二月己未。

四十九年正月辛卯，癸巳兼两珥、抱气，丙申兼两珥；二月丁巳朔，己未兼两珥，乙亥，戊寅巳、午二时，壬午兼两珥；三月丁亥，戊子，戊戌，壬子，乙卯；闰三月丙辰朔，戊午，甲子，乙丑，癸酉兼两珥，己卯兼两珥、背气，甲申兼两珥；四月壬辰如之，癸巳，丙申未时，庚子，辛丑，乙巳；五月壬戌，甲子，乙丑；六月甲辰，己酉，癸丑；七月己巳，丙子；八月丙申兼两珥；九月丁丑、十月丙午皆如之；十一月戊午，辛酉，辛未；十二月癸未兼两珥，甲辰如之，乙巳。

五十年正月壬子午时，壬戌，丙寅，庚午，壬申未时，甲戌兼两珥，丁丑如之，戊寅；二月辛巳朔兼两珥，丙戌兼背气，己亥兼戴气，甲辰午时，戊申兼两珥；三月甲寅，丁巳，壬戌兼两珥，甲子如之，乙丑未时，丙子兼两珥，戊寅；四月丁亥己时至未时，戊子至庚寅，乙未兼两珥，丙申，甲辰，丙午；五月甲寅，戊午兼两珥，己未，甲子，乙丑，戊辰，丁丑辰时；七月戊辰，己巳，丁丑；八月丁亥午时至申时，癸巳，辛丑；九月甲寅，丙辰，戊午，丁卯巳时至未时；十月戊寅兼两珥，己卯如之，庚辰，壬午巳时至申时，壬辰，戊戌，庚子辰、午、未、申四时，壬寅兼两珥；十一月戊辰如之；十二月辛卯，辛丑，癸卯。

五十一年正月丁未兼抱气，癸丑，壬申；二月丁丑，戊子兼两珥，己丑，庚寅，辛卯兼两珥，癸卯；三月戊申，壬子，甲寅，丁巳，癸亥，己巳，癸酉；四月乙亥兼两珥，丙子至戊寅，庚辰，壬午至甲申，丙戌至戊子，辛卯，乙未，丁酉；五月乙巳至丁未，己酉，癸丑，庚申，癸亥，甲子，丙寅，辛未；六月甲戌，戊戌；七月甲寅，乙卯；闰七月辛巳，壬辰，己亥，庚了；八月己酉；九月丙子；十月壬寅；十一月己卯，戊子兼两珥，甲子；十二月丁未，己巳。

五十二年正月辛未兼两珥，癸酉，辛巳兼两珥、直气，丙戌，甲午，乙未兼两珥；二月辛丑，甲辰兼两珥，丙午，己酉巳时，壬子，癸丑，乙丑兼两珥，丁卯；三月丁丑，壬午兼两珥，癸未，戊子兼两珥，庚寅如之，癸巳；甲午；四月庚戌，癸丑，甲寅，戊午，己未，甲子；五月丁卯朔，甲戌，丁丑，庚辰至壬午，丙戌至己丑，辛卯，癸巳；六月辛丑，乙巳，壬子至乙卯，癸亥；七月辛未，乙亥，癸未，丁亥；八月戊戌，乙卯；九月戊辰，己巳，甲申，癸巳，甲午；十月壬寅，甲寅兼两珥，癸亥；十二月乙未，丁酉，庚子辰、巳、未、申四时兼两珥、背气。

五十三年正月丙寅兼两珥，戊辰，甲戌兼两珥，庚辰，癸未，戊子兼两珥、背气，己丑，庚寅兼背气、两珥，辛卯；二月丙申辰时至未时，辛丑兼两珥，乙巳，丁未，辛酉；三月甲戌，辛巳，丙戌，戊子，庚寅，辛卯；四月乙未至丁酉，戊戌巳、午二时，壬寅兼两珥，癸卯，癸丑兼两珥，戊午，己未；五月癸亥，丙寅兼两珥、背气，壬申，甲戌，乙亥，辛巳，丁亥，戊子、六月壬辰朔兼两珥，戊戌，己未兼两珥；七月乙丑，辛未，丁丑，乙酉，戊子；八月壬辰，庚子，辛丑，甲辰，乙巳，丙辰；九月乙丑，丁卯，乙亥兼抱气、两珥；十月乙巳兼两珥，丁未，癸丑；十一月辛酉，己巳巳、未二时兼两珥，壬午，癸未；十二月癸巳兼两珥，辛丑，癸卯，辛亥。

五十四年正月戊午朔，丁亥；二月辛丑，壬寅，庚戌，癸丑；三月丙寅午时至申时，己巳午时，庚午兼两珥，壬午兼背气，丙戌；四月丁亥，庚寅，乙未，己亥，乙巳午时，癸丑，甲寅；五月戊午兼直气，乙丑至丁卯，乙亥，庚辰；闰五月丙戌朔，丁亥，辛卯，癸巳，甲午，丙申，庚子，丁未；六月乙卯朔，丁卯，甲戌，癸未；七月乙酉朔，乙未，丁未，戊申，壬子巳时至申时，癸丑；八月庚辰，壬午兼两珥；十月庚申，己巳；十一月丁亥未、申二时，乙巳；十二月丙辰兼两珥、抱气，甲戌，丁丑兼两珥。

五十五年正月壬午朔，壬辰；二月丁卯，甲戌，丁丑；三月壬辰，丁未兼两珥；四月乙丑，甲戌兼两珥；五月辛巳朔；六月壬子兼抱气，庚申，戊辰；七月丙戌，庚寅兼背气、两珥，癸巳，戊戌，己亥兼两珥、抱气，辛丑兼两珥；八月己酉朔，甲子，己巳；九月戊寅朔至庚辰，甲申，乙酉，癸卯兼两珥，丁未；十月乙卯，乙丑兼两珥、背气，戊辰，己巳，辛未，壬申兼两珥、背气、抱气，乙亥；十一月乙未兼两珥、背气，丙申，丁酉午时，壬寅兼两珥；十二月戊申如之，己酉，兼两珥、抱气，丙寅兼两珥，戊辰兼两珥、背气、抱气，辛未兼两珥。

五十六年正月庚辰如之，壬午，癸未，丙戌，庚寅兼背气，癸巳兼两珥、抱气、背气，甲午，乙未，丁酉兼两珥，己亥；二月丁未午时，己酉兼两珥、抱气、背气，甲寅，癸亥，甲子，丙寅，己巳，庚午，壬申；三月丙子，丁丑，辛巳，甲申，丙戌兼两珥，丁亥，戊子兼两珥，庚寅，辛卯兼两珥、直气，壬辰，癸巳，丙申，戊戌，己亥，辛丑，甲辰至四月丙午，戊申，辛亥，癸丑申时，甲寅辰时，庚申，壬戌卯、辰、午；未、酉、戌六时，甲子，丁卯至己巳，甲戌；五月戊寅，癸未，乙酉，丙戌兼背气，丁亥，戊子，庚寅，壬辰兼背气，癸巳，乙未，丁酉兼两珥，己亥兼两珥、背气，庚子兼两珥，辛丑如之，癸卯；六月丙午兼抱气，丁未兼两珥，壬子，甲寅，丙辰，己未，庚申，壬戌兼抱气；七月丙子，甲申，丙戌，辛丑；八月丙寅；九月辛巳申时，乙酉兼两珥、背气，丙戌兼背气，丙申，己亥兼背气，辛丑；十月乙巳，丙午，庚戌，甲子，辛未；十一月己卯辰时，庚寅兼两珥、背气，辛卯，壬辰兼两珥，己亥；十二月壬寅兼两珥，癸卯兼抱气，甲辰兼两珥，庚申、壬戌皆如之，癸亥。

五十七年正月丁丑兼抱气、两珥，癸未申时，乙酉兼两珥、抱气，丙戌兼两珥，丙申、己亥皆如之；二月癸卯至乙巳，丁未未时兼两珥，辛亥如之，壬子兼两珥、背气，丙辰，丁巳兼两珥，戊午；三月庚午朔，辛未己时至申时，甲戌，戊寅，辛巳，丁亥，戊子兼两珥、抱气，癸巳，甲午兼两珥，丙申至四月己亥朔，壬寅，甲辰，乙巳，丁未，戊申，癸丑，甲寅，戊午，辛酉，壬戌，戊辰；闰四月己巳朔兼背气，乙亥，丙子，己卯，癸未兼抱气，甲申兼两珥，乙酉，丁亥，戊子，壬辰，癸巳卯时至未时，甲午兼两珥，乙未，丁酉；五月乙巳，丙午，癸丑兼背气，乙卯巳、午二时，丙辰至己未，庚申兼两珥，癸亥兼两珥；抱气，丙寅，丁卯；六月庚午，癸酉兼两珥、抱气，甲戌，戊子，乙未，丁酉；七月甲辰，戊申，癸丑，癸亥兼背气，乙丑兼两珥；八月丁卯朔，辛未，甲戌兼两珥，丙子，丁丑；九月乙巳申时，己酉兼两珥、背气，庚戌兼背气，癸亥如之，乙丑，十月己巳，庚午，辛未辰时，甲戌，戊子，乙未；十一月壬子；十二月乙亥兼两珥，己卯。

五十八年正月丙申兼两珥，甲辰，丁未兼两珥、背气，壬子兼两珥、抱气、背气，癸丑兼两珥，丙辰，丁巳兼两珥，戊午兼两珥、抱气，己未午时；二月甲子朔兼两珥，丁卯，戊辰兼两珥，己巳，庚午兼两珥，壬申如之，乙亥至戊寅，辛巳兼两珥、抱气，壬午，丁亥兼两珥，戊子兼两珥、抱气，壬辰、癸巳皆如之；三月庚子，壬寅，甲辰己、未二时，乙巳巳时至申时，庚戌兼两珥，己未；四

月甲子，戊辰兼两珥、背气、抱气，己巳辰、未二时，庚午未时，辛未兼两珥，壬申，甲戌，辛巳兼背气、两珥，癸未，辛卯；五月癸巳，甲午，丁酉至己亥，辛丑至癸卯，乙巳至己酉，辛亥兼两珥，丙辰，戊午；六月丙寅兼背气，辛未如之，己卯，甲申，乙酉，庚寅；七月乙未，癸卯，甲辰，甲寅，庚申至八月壬戌，乙丑兼抱气，辛未，壬申，甲申兼两珥，丁亥如之，戊子；九月乙未兼背气，壬寅，癸卯兼两珥，乙巳，己酉兼两珥；十月癸亥，乙丑，己卯，癸未，乙酉，戊子；十一月丙午，庚戌，戊午；十二月丁卯，甲戌丙子，丁丑兼两珥背气，甲申兼两珥，乙酉，戊子。五十九年正月辛卯皆如之，甲辰兼两珥、背气，丙午，己酉兼两珥；二月庚申，甲子兼两珥，丙寅，丁卯兼两珥、抱气，庚午至癸酉，皆兼两珥，甲戌午时至申时，庚辰，辛巳，乙酉至三月己丑，甲午，丙申兼两珥，戊戌，癸卯，甲辰，戊申兼两珥，己酉，甲寅至丙辰；四月庚申，甲子兼两珥、背气二道及抱气，丙寅，戊辰，己巳，壬申，甲戌，乙亥兼两珥，己卯，辛巳；五月丁亥，己丑，壬辰，乙未，戊戌，庚子至壬寅，戊申，己酉，辛亥，癸丑，乙卯；六月辛酉，甲子，己巳兼两珥；七月丙戌朔，癸巳，癸卯，癸丑，甲寅；八月戊午至庚申，癸亥，癸未；九月乙酉，丁亥，己丑，辛丑；十月乙卯朔，丙辰兼两珥，庚午，癸酉，甲戌；十一月己丑兼两珥、背气、抱气，戊戌，辛丑，庚戌，兼两珥；十二月乙卯，乙亥。

六十年正月己丑，壬辰，乙未午、申二时，癸卯兼两珥，乙巳；二月壬戌，丙寅，壬申，癸酉，丙子兼两珥、抱气，丁丑兼抱气，戊寅；闰二月丙戌兼两珥，辛卯，癸巳，丙申，辛丑，癸卯，丁未，己酉兼两珥，庚戌如之，辛亥；三月乙卯，丁巳，己未，壬戌未时至申时，甲子，乙丑，戊辰兼两珥，辛未，壬申，戊寅午时；四月丙戌兼两珥，庚寅，丙申，庚子，丁未，戊申；五月戊午，壬戌，癸亥，辛未，甲戌兼两珥、抱气，丙子至戊寅；六月庚辰，戊子，庚寅，辛卯巳、午二时，丙申，丁酉；七月辛亥，戊辰，癸酉，丙子；八月庚辰，壬午，庚寅，乙未，庚子；九月庚申，丙寅，丁卯，辛未；十一月辛亥，己未，庚申兼抱气，甲子，丁卯，乙亥；十二月壬午，壬辰，戊戌，己亥兼背气。

日生重晕者，乾隆十二年己酉兼两珥。十三年十月丁酉三重兼两珥、背气、抱气。二十二年三月甲辰兼两珥。二十九年十二月辛卯。三十年正月壬戌兼两珥、背气，壬申兼两珥；六月癸亥辰时兼两珥、背气、抱气。三十一年三月癸酉兼两珥、背气；十月甲辰兼背气。三十六年三月丁未。四十二年二月丁巳申时兼背气；六月丁酉。四十三年二月戊戌兼两珥、背气、戴气。四十四年五月丙戌酉时兼两珥，壬子巳时。

日生交晕者，康熙十七年正月丁酉兼两珥，背、抱、戟、纽四气。二十八年十二月己丑兼两珥、背气、左右戟气。三十年三月甲辰兼两珥、背气。

月生重晕者，顺治三年正月丙寅三重；四月乙酉如之。十年闰六月辛巳。乾隆三十五年五月甲子。三十八年正月壬子。

日生两珥者，顺治元年六月乙酉；十二月戊午。二年十月壬辰兼背气。四年正月乙巳；十二月己丑。九年十一月壬午。十年正月甲午兼抱气；二月丁未，乙卯申时；六月戊午；七月乙己；八月己巳兼抱气；十一月戊午兼背气。十一年正月辛丑兼抱气；六月丙寅；九月癸巳兼背气；十二月辛巳，十二年四月辛巳兼背气；十月癸酉。十三年二月辛亥；四月甲寅。十四年三月庚午；六月壬辰。十七年二月庚戌。

康熙二年五月甲申。四年正月己亥兼抱气。五年正月戊戌如之；四月辛未兼背气、抱气；六月癸亥兼背气二道。六年二月甲子兼抱气。九年十二月丙申如之。十年正月丁巳兼背气；十二月甲申兼抱气。十一年三月丙寅；七月庚午兼直气。十二年二月庚申。十三年正月丙寅兼背气，庚辰兼抱气。十四年正月庚午如之；十一月己酉兼抱气、背气。十五年二月乙丑兼背气。十六年三月丙戌；四月丁未朔兼背气、抱气。十八年十一月辛亥如之。十九年正月丙申兼抱气。二十二年二月丁酉兼抱气、背气。二十四年十月甲辰兼背气。二十五年十二月乙丑如之。二十六年二月甲寅兼背气、抱气。二十九年正月甲辰兼抱气、背气、戟气。三十一年十二月丙戌兼背气、抱气。三十四年三月己卯。三十八年二月壬戌兼背气、抱气。三十九年正月壬寅。四十三年正月甲寅。四十四年十二月丙

申。四十九年五月庚午。五十二年二月癸亥。五十四年二月丙申。五十六年九月丁卯。五十七年六月戊戌兼抱气。五十八年正月乙亥兼抱气、背气，十二月己酉兼背气二道。六十一年六月壬申兼背气、抱气。

雍正二年三月甲申。四年正月己亥兼背气。五年正月庚戌如之。六年三月丁巳。十年二月辛丑兼抱气。十一年八月丙辰兼抱气、背气、左右直气。十三年二月甲辰兼抱气。

乾隆元年正月庚子，甲辰，丙午，戊申，辛亥，甲子；二月乙丑朔，戊辰，庚午，壬申，戊寅，辛巳辰、巳二时，丁亥，辛卯，壬辰；三月乙未朔，丁未，癸丑，丁巳；四月庚午，丙戌；五月庚子；六月庚午；七月戊戌兼抱气，甲寅；八月辛未，戊寅，丁亥；九月壬辰朔，辛丑，戊午；十一月庚子；十二月丙子兼抱气，癸未。

二年正月乙未兼背气，辛丑，甲辰，己酉；二月丁卯，庚辰；三月辛卯，丁未兼抱气；四月己未朔，丁卯卯；申二时；五月乙卯；六月壬戌，甲申；七月丁未兼直气；九月乙卯；闰九月庚辰；十月甲午，辛丑，丙午；十一月甲子，己巳；十二月丙戌。

三年正月庚辰；二月丁酉，己亥；三月戊寅；四月己丑，庚戌；六月丙戌。

四年正月丙寅；二月丙戌，丙申，丙午兼背气；三月乙丑；四月甲申；五月丙辰，辛酉寅、卯二时，甲子；六月辛巳，丙申，甲辰兼抱气；七月壬子；八月丁丑；十一月乙卯，庚申。

五年三月辛酉，丙寅；四月癸酉，丙子；五月庚子朔，壬寅，癸卯，癸丑，戊午；六月甲戌；九月乙酉；十月癸卯，乙巳，壬戌至甲子，丙寅；十一月癸酉，甲申，戊子，庚寅，甲午；十二月壬子，乙卯。

六年正月庚午，乙亥，丙子，甲申兼背气，丁亥如之，甲午，乙未；二月丙申朔兼抱气，丁酉兼背气，壬寅，乙酉兼背气、抱气，甲寅，丙辰，丁巳，甲子；三月丙寅朔兼抱气，己巳，壬午，癸未；四月乙未朔，己亥，癸卯；五月癸酉，六月辛丑；七月乙丑卯时，乙酉，丙戌；八月丁酉，癸卯，甲辰；九月甲子，壬申，癸酉，己卯，辛卯；十月壬辰朔，丁未，己酉；十一月癸亥，丁卯；十二月甲辰，辛亥，癸丑，甲寅。

七年正月戊辰，己巳，甲戌，甲申兼背气、抱气，戊子，己丑；二月辛卯朔兼抱气、背气，丁酉如之，己亥，丁未兼抱气及背二道，戊申，己酉申时，丁巳；三月庚申朔兼抱气，辛酉卯、辰二时，壬戌，戊辰，戊寅，壬午酉时，癸未；四月乙巳，丙午，丙辰；五月己未朔，辛酉至癸亥，甲戌至丙子，己卯，丙戌；六月己丑，乙卯；七月壬申，庚辰；八月丁亥朔，丙申，丁酉辰时，己亥，癸卯，丙午，庚戌；九月壬戌，丙寅，癸酉，乙亥，癸未，甲申；十月戊子，己亥，辛丑；十一月丙辰朔，庚申，辛酉，癸亥兼背气、抱气，丁卯，辛未，壬申，甲申；十二月丙戌朔，壬寅，乙巳辰时。

八年正月癸酉，甲戌，庚辰，壬午，癸未；二月丙戌，丁亥，甲午，辛丑，壬寅，己酉至辛亥，甲寅；三月乙卯朔，壬戌，甲子，丁卯，甲戌，丁丑，己卯；四月丁亥，辛卯，壬辰，丙申，甲辰，丙午至戊申，辛亥，癸丑；闰四月甲寅朔，庚申，壬戌，甲子卯、未二时，己巳，癸酉，甲戌，戊寅；五月癸未朔，庚寅，甲午，戊戌，辛丑，癸卯，戊申，辛亥；六月丁巳，甲子，乙丑，己巳，乙亥，戊寅；七月丁未；八月辛亥朔，甲寅，乙卯，戊午；九月庚寅，壬辰，丙申，己亥，丙午；十月辛亥，丁巳，戊午，庚申，壬戌，乙丑，戊辰；十一月庚辰朔，癸未，甲申，丁亥，庚寅，乙未，戊戌，辛丑，甲辰至丙午；十二月庚戌朔，辛亥，癸丑，甲寅，丁巳，辛酉至甲子，庚午，壬申，乙亥兼抱气，丙子。

九年正月壬午，甲申，乙酉，丁亥，壬辰，乙未，丁酉至辛丑，癸卯，甲辰；二月癸丑兼抱气，丙辰，乙丑，己巳，辛未兼背气、抱气，丙子；三月戊子，壬辰，戊戌，庚子，丁未；四月辛亥，乙卯，庚申，丙寅，辛未；五月己卯，庚辰，甲申；六月戊申，辛未；七月癸卯兼抱气；八月癸丑，丁卯；九月壬午，辛丑；十月丙辰；十二月甲寅兼背气。

十年正月甲戌，乙亥，己卯兼抱气，庚辰，甲午；二月丁未，庚戌，辛亥，丁卯；三月丙子，丁丑；四月癸丑；五月壬申朔，甲申；六月辛酉；九月庚寅；十一月癸巳；十二月乙巳，戊午。

十一年正月庚午，壬午兼抱气，丁亥；二月辛丑兼背气，乙巳，己酉兼背气；三月丁亥，闰三月戊午；四月癸巳；十二月壬午，癸未兼背气。

十二年正月甲寅，乙卯；三月己酉，丁巳；六月壬戌，癸亥申、酉二时兼背气；十一月癸巳，丙辰；十二月壬戌。

十三年二月庚申，辛酉，乙丑；三月甲辰；六月辛巳；九月壬子朔兼背气、抱气，癸亥；十月壬寅；十一月戊午兼背气；十二月己丑。

十四年正月戊寅；二月辛卯，丁酉；三月庚申，乙丑，丁丑；四月甲申兼背气、抱气，戊戌兼抱气；五月甲寅，乙卯；七月戊午；八月庚寅；九月丁未；十一月甲子，庚午，甲戌；十二月乙亥朔，丙子，戊寅兼背气，癸未，乙酉。

十五年正月庚戌申时，戊午，己未兼背气；二月乙亥兼抱气，戊寅，丁亥，己丑，辛卯兼背气；三月甲辰朔如之，丙辰；四月甲申；七月壬寅兼抱气，甲寅；八月乙酉兼背气，丙戌；十月庚午朔；十一月甲子，乙丑兼背气。

十六年正月癸亥；二月己巳朔，癸未；四月壬申，闰五月丁丑；十月辛丑兼背气、抱气，壬戌；十一月乙亥。

十七年正月乙丑，丁卯，甲戌，壬辰；二月乙未，辛丑兼背气，乙卯；五月辛酉朔；七月己未朔；十月戊戌，丁未；十一月甲子兼抱气。

十八年正月壬午未时，丙戌；二月丁酉；十二月丙申。

十九年正月辛未，癸酉，戊寅；二月丙戌；十一月乙未，己亥；十二月甲寅。

二十年正月乙亥；二月戊午；十二月戊申。

二十一年正月戊寅，癸巳；乙未；二月辛亥，戊辰；五月壬午；十一月壬子。

二十二年乙亥；四月丁卯，癸酉；七月庚戌；十月乙丑，乙酉；十一月丙辰，丁巳；十二月己未朔。

二十三年正月戊戌兼抱气；二月癸酉；三月辛丑；六月癸酉，甲戌；八月甲寅朔；九月辛亥；十一月壬辰，己酉兼抱气、背气，辛亥兼抱气；十二月辛酉。

二十四年正月乙酉，二月戊午，丁丑；七月乙亥；十月丙午；十二月甲午兼抱气，己亥。

二十五年正月戊辰；二月己卯，壬寅；五月庚戌，癸丑；六月辛巳，丙戌，戊戌，壬寅；七月戊申，壬戌兼背气；十一月壬寅；十二月丙戌。

二十六年正月甲辰；三月庚戌，辛亥酉时，戊午；四月壬申，己丑，癸巳；五月乙巳，丙午，甲寅，乙卯；六月壬申；十二月己卯，丙戌，壬辰，癸巳。

二十七年正月壬寅，丁巳；二月戊寅；三月丙申，己酉，癸丑；四月丁卯兼抱气，戊辰；十月戊申兼抱气；十一月丁丑；十二月乙未，庚子，戊午。

二十八年正月乙丑，戊辰，庚辰，癸未，甲申，戊子；二月癸巳，甲午，庚子，壬寅，戊申，甲寅，丙辰；三月辛酉；四月戊子朔，庚子，甲寅；六月辛卯，壬寅；八月己丑，辛卯，癸己；九月丁巳卯时；十月丁亥；十一月戊午，乙丑兼抱气、背气；十二月乙酉，癸卯兼背气，甲辰兼背气、抱气、戴气，丁未至己酉。

二十九年正月己未，壬戌，庚午，乙亥辰时；二月庚寅，壬辰，癸巳，丙申；三月丙寅兼背气，戊辰，壬申兼背气；四月庚寅；五月戊午，甲子兼抱气、背气；六月辛巳朔，甲辰；七月戊午；八月壬午；十二月壬辰。

三十年二月癸巳，丙申；闰二月癸酉；三月庚寅；四月壬子；六月癸亥卯时兼背气、抱气，甲子，丁卯；七月丁亥兼抱气、背气；九月丙申，辛丑；十月甲子；十一月己亥；十二月甲辰兼戴气，戊申，己巳。

三十一年正月辛未朔，丁丑，甲申，庚寅；二月甲辰，庚戌，癸丑；三月辛未，四月丁未，戊申，戊辰；五月甲戌；七月丙戌兼抱气；九月庚午，己卯；十月辛丑，壬子兼抱气，戊午，庚申；十一月己巳；十二月甲辰，辛亥兼抱气，壬子。

三十二年正月己巳，辛巳兼戴气，己丑，壬辰；二月甲辰，己未，庚申；三月乙酉，辛卯；四月癸亥，五月丙寅，丙子；十月甲子兼抱气，乙丑兼直气，丙寅，癸酉；十二月辛巳。

三十三年正月辛亥，丙辰；三月辛卯，丙申，丙午；五月庚子，辛丑，辛亥；六月丁卯；七月己丑；八月乙丑；九月庚寅兼戴气、背气；十月癸亥，甲子；十一月戊戌，甲辰，壬子。

三十四年正月丁酉，壬寅，丁未；二月甲寅，乙卯，甲子兼背气、抱气，乙丑，庚午；四月癸丑朔酉时，壬申，丙子，戊寅寅时；五月壬午朔，丁亥，丁未；十二月庚申兼背气，丁卯。

三十五年正月甲申，甲辰，丁未；二月戊申朔，戊午；三月甲申；四月戊午，庚申；五月辛卯申、酉二时；六月己亥，七月庚戌，八月乙亥，癸卯；九月辛亥，癸丑辰时，戊辰，己巳；十一月丙午兼抱气，十二月乙酉，丙申。

三十六年正月癸丑，丙辰，戊午，甲子，戊辰，庚午，辛未兼背气；二月丙子如之，戊寅，庚辰，甲申，乙酉，甲午，戊戌；四月丁丑，庚寅；五月丁未，甲寅；六月丁酉；七月癸卯酉时，丁巳；九月庚子，戊午申时，庚申兼抱气；十月甲戌，乙亥丙申；十一月丁酉朔，丙辰；十二月壬申，壬午，庚寅，壬辰。

三十七年正月庚戌，壬子兼背气，戊午，乙丑；二月庚午，辛未，丁丑兼抱气，戊寅兼背气，丙戌申时，己丑；三月庚子，甲辰，丁巳；四月丙寅朔，庚午；六月壬午；七月己未；八月辛未，戊寅卯、辰二时；九月癸丑；十月癸未，庚寅辰、巳二时；十一月甲午，庚戌兼抱气；十二月壬戌如之，辛未兼抱气、背气，己卯，己丑。

三十八年正月庚子，丙午，乙卯；二月甲子，壬申，甲申兼戴气；三月癸巳，丁酉，丙午，丁未，己酉；闰三月丙寅，辛巳；四月甲辰，乙卯；六月己酉；九月庚申兼抱气，戊寅，己卯兼背气，癸未；十月辛卯兼背气，乙巳，丙午兼背气，乙卯；十一月壬戌，己巳，壬申，癸酉；十二月丁亥，壬寅，丁未。

三十九年正月丙辰，辛未申、酉二时，丁丑，己卯兼背气，庚辰，辛巳兼背气，癸未；二月己亥，乙巳；三月庚申，己巳，己卯；五月己未；六月甲申；九月庚申，乙亥未时兼背气；十月己亥。

四十年正月甲寅；二月己卯朔巳、午二时，庚子，甲辰；三月辛亥，甲寅，丁丑兼背气；四月庚辰，甲申，丁亥，戊子，庚子，辛丑，乙巳；五月己巳；八月甲辰辰时；九月乙卯，辛酉，丁卯卯、辰二时；十月丙子，庚辰，癸未，甲辰；闰十月丁未兼背气，丁巳，丁卯，辛未兼背气；十一月丙子如之，庚辰，戊子，己丑；十二月甲辰朔，甲子。

四十一年正月乙亥，己丑辰时，庚寅，丙申；二月乙巳辰时，丁未，庚戌，戊午，戊辰；三月辛巳，戊子，己丑卯、辰二时，戊戌；四月丁未兼抱气；六月乙巳，丙辰；九月丙戌；十月辛酉兼背气，甲子如之；十一月甲申，庚寅；十二月庚子，戊申，庚申。

四十二年正月己巳未时，丁丑巳、午二时兼抱气、背气，戊子申时；二月庚子，乙巳申时兼背气，丙午兼抱气，癸丑至乙卯，丁巳酉时兼抱气，辛酉，壬戌兼背气，癸亥；三月丁丑卯时，壬午，甲申，辛卯兼抱气；四月丁酉，戊申，己酉，乙卯，己未；五月丙子酉时，丁丑卯时，丁亥，壬辰；六月壬寅，甲寅，丁巳，庚申；七月庚午，辛未卯、辰二时兼抱气，己丑；八月丙午；十月辛亥；十二月戊戌，甲寅兼抱气，丁巳，辛酉。

四十三年正月丁卯，己卯，庚辰；二月辛丑申时，庚申兼背气；四月辛卯朔，戊申兼背气，壬子；五月癸亥，丁卯卯时；七月己丑卯时兼背气；十月辛酉；十一月丁亥朔，戊戌，辛丑兼抱气、背气，甲辰兼背气；十二月戊辰，庚午，壬午。

四十四年正月癸巳，乙巳，辛亥；二月己卯；三月乙未，乙巳；四月戊辰卯时，癸未；六月庚申兼抱气，壬戌，丁卯，戊辰，己卯；七月丙申卯时，乙巳；九月壬寅，乙巳；十月戊午，辛酉，甲戌。

四十五年正月甲申，甲午兼背气；二月甲子，丁卯；三月丁亥，戊戌卯时兼抱气，己亥；四月己未兼背气，癸亥兼戴气，乙丑，丁卯，乙亥兼背气，丁丑辰、申二时；五月癸未卯时，丙午；六月甲寅，戊辰兼背气；七月辛巳卯时，辛卯，丁酉申时，戊戌，辛丑兼抱气；八月丁未朔卯时兼背

气；九月丙子朔，丁亥兼背气，己丑兼抱气；十月癸酉辰时；十一月庚辰，己亥，甲辰；十二月丁未，己未，乙丑巳时，辛未，壬申兼背气。

四十六年正月己丑，辛卯，戊戌；二月戊申，壬子辰、巳二时，癸丑，辛酉，乙丑卯时；三月丙戌申时；四月戊申酉时，乙卯；五月己卯卯时；闰五月庚午兼背、抱、直三气；六月丙申兼背气；七月丙午兼抱气；八月癸酉申时兼戴气；九月庚子朔兼背气、抱气，癸卯，甲寅；十月癸酉辰时；十二月己丑兼背气，癸巳。

四十七年正月戊戌朔兼抱气，乙丑辰时；二月壬申辰时兼抱气，丁丑如之，戊寅兼抱气、戴气，丁亥；三月戊戌朔，丙午，庚戌卯、辰二时，甲寅；四月己巳辰时，丙子申时；五月甲子；九月己亥辰时；十月丙子，丙戌，丁亥兼背气；十一月甲午朔，丙申辰时，癸卯至乙巳，己酉兼抱气，戊午如之；十二月辛巳，己丑。

四十八年正月丙申辰时，辛酉；二月辛未，甲申，乙酉兼背气；三月丁未，己未；四月庚寅；九月乙巳辰时，壬子；十一月庚子，壬子巳时；十二月乙丑，丙子。

四十九年正月庚寅，壬辰，丁未；二月戊寅卯、辰二时；四月庚寅，甲午；六月庚戌；九月壬戌；十月癸巳；十一月壬子朔，壬戌；十二月辛卯。

五十年正月壬子巳时，甲子，戊辰，辛未，壬申酉时；二月甲申，乙未，甲辰辰时，乙巳，丁未；三月乙丑酉时；四月癸未，甲申兼背气，丁亥辰时；六月壬辰，乙未；九月乙丑，丁卯辰时；十月壬午如之，己亥，庚子巳时；十一月丙寅。

五十一年正月己酉；四月己卯；五月庚午；十月甲寅；十一月辛未朔，辛卯；十二月辛丑，壬子。

五十二年正月甲申兼背气；二月辛酉；五月庚寅；七月辛巳；十月乙未朔，丁巳；十一月丁卯。

五十三年正月庚午，甲申、二月丙申申时，甲辰，丙午；三月庚午，庚辰；四月戊戌酉时，乙巳；五月戊辰，庚午兼背气；七月壬戌，甲子；九月辛巳辰时，甲申；十二月己丑。

五十四年二月丁未；三月丙寅卯、辰二时，己巳如之；四月乙巳酉时，丙午兼抱气；五月壬申，癸酉，己卯；六月丙寅；八月丁卯；十月戊辰，丁丑兼背气，辛巳如之；十一月甲申，丙戌，丁亥辰、巳二时，己丑，庚寅；十二月庚申，辛酉，庚午申时，丙子。

五十五年二月辛未，庚辰；三月丁亥，丙申；四月甲寅；五月庚寅，壬寅；六月癸丑，己巳；七月庚子；九月甲午；十一月壬辰，丁酉未时；十二月庚戌。

五十六年正月乙巳；二月丁未未时，壬戌；四月癸丑酉时；十月壬戌；十一月癸酉兼抱气，乙卯己时，丁亥，丁酉；十二月乙丑。

五十七年正月癸未己、午二时兼抱气，甲申，甲午，乙未；二月乙卯，丙寅；三月辛未辰时，庚辰，甲申，丙戌；闰四月辛卯，癸巳申时兼背气；五月壬戌；七月乙巳；十月丙戌。

五十八年正月辛酉；二月己卯兼抱气，辛卯兼背气；三月甲辰卯时，乙巳卯、辰二时；四月庚午申、酉二时，癸酉，八月庚寅；九月丙辰，己未，庚申；十月壬申巳时；十一月己酉兼背气；十二月庚午。

五十九年正月庚戌；七月戊子；十月丁卯。

六十年正月乙未辰、巳二时，甲辰申时，丁未；闰二月甲辰；三月丙子，戊寅卯、辰二时兼抱气、背气；七月庚戌朔，壬申兼抱气；八月辛巳；十月辛卯；十二月丁酉。

日生戴气者，顺治二年十一月辛亥。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乙亥。三十三年九月甲辰。三十五年九月癸丑午时。四十二年二月己亥。四十四年二月乙丑辰时兼背气。四十七年八月癸未午时。四十九年四月丙申巳时。

日生冠气者，康熙十四年九月乙巳。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戊寅。

日生抱气者，顺治十年二月乙巳，乙卯午时。十一年正月庚子，辛酉兼直气。十五年二月戊寅。十七年五月甲戌上下二道。

康熙十四年六月乙亥。

雍正三年正月己未。

乾隆元年二月辛巳午时，己丑，庚寅；九月甲辰；十一月甲寅。二年二月戊寅；四月丁卯巳时。三年七月戊辰。四年三月壬戌；五月辛亥，辛酉申时，丙寅。五年二月丙申；六月辛未。六年正月辛巳；二月庚子；九月庚午；十一月丙寅。七年二月己酉未时，戊午；三月辛酉巳、午二时上下二道，癸亥，壬午卯时；四月丙申；五月壬午，乙酉；八月丁酉巳时，戊戌；十一月乙酉。八年二月戊子；闰四月甲子辰时；五月己丑。九年二月丁巳。十年四月戊辰；八月壬子；十一月丁酉。十二年六月癸亥卯、辰时。十三年三月丙午，丁未；十月己酉。十四年四月辛丑；五月癸酉，丙子；六月壬午，己丑兼背气；七月庚戌。十五年正月庚戌巳时兼背气；二月乙酉，乙未。十六年二月丁丑；四月癸未。十八年正月壬午午时。十九年正月丙寅。二十四年六月戊午，庚申。二十五年九月庚申，戊辰。二十六年三月辛亥申时。二十七年四月丙寅，己丑。二十八年三月庚辰；六月甲辰；七月癸未巳时；八月丁酉；九月丁巳巳时。二十九年正月戊午兼背气；五月庚午；十一月壬子。三十年正月乙卯；二月乙酉；六月辛未兼背气；九月辛卯；十二月己未。三十一年正月戊寅；二月戊辰；三月戊寅；四月辛丑；五月甲午兼直气；六月甲子，乙丑；八月甲辰，辛酉；九月戊辰朔。三十二年六月己未兼背气；七月壬申；九月壬寅。三十三年正月辛卯；六月庚申，乙丑辰时，庚午；七月乙未；十一月乙酉朔。三十五年正月丙午；闰五月丙午朔。三十六年四月己卯；六月甲申兼背气；七月癸卯申时；九月戊午未时。三十七年七月乙未申时；八月丙戌；十月壬午。三十八年正月甲午；三月乙巳，乙卯巳时；六月甲午；八月丙午。三十九年九月乙卯。四十年二月壬午，己丑未时；七月辛酉。四十一年四月癸卯巳时；五月丁亥；六月丁未；九月壬辰。四十二年三月庚辰；四月甲子；六月壬戌；八月庚子；十月乙未。四十三年正月甲戌，丙戌酉时；二月癸巳未时，庚子，辛丑巳、午二时；五月戊辰。四十四年二月乙丑巳时；三月丙申；四月辛巳；五月丙戌申时；七月丙申酉时。四十五年四月庚午辰时；七月丁酉如之。四十六年正月辛巳；闰五月辛酉，壬戌。四十七年正月甲辰；二月庚寅；三月甲辰未时；五月壬子；七月丁酉；十月庚午。四十八年六月戊辰；八月癸未；十一月辛丑，壬子未时。四十九年三月己丑。四月丙申午时兼背气。五十年八月丁亥酉时。五十一年六月丙子，己丑。五十二年正月壬辰；三月丙子，丙申；六月辛酉；八月戊午。五十三年四月丁未，丁巳；七月癸亥，戊寅；八月癸卯；九月辛巳巳时。五十四年正月庚辰；四月丁酉，辛丑；七月壬子酉时；十二月庚午未时。五十五年正月甲辰，五十六年四月甲寅申时，壬戌如之；八月癸亥。五十七年二月丁未午时；五月己亥兼背气；乙卯卯时。五十八年四月己巳巳时；十一月壬寅。五十九年二月甲戌巳时。六十年三月壬戌辰时，己巳；六月辛卯辰时。

日生背气者，顺治十四年三月辛未。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己丑。五十九年二月丁未。乾隆四年正月丙辰。七年七月庚申。十四年七月辛亥，乙丑；十二月丙申。十七年五月乙酉。二十五年七月辛酉。二十七年六月壬寅。二十八年七月己未，癸未申时；九月戊寅。二十九年八月己丑。三十年十月乙卯，己巳，壬戌。三十一年正月乙亥。三十四年六月丙寅；八月壬子。三十五年九月癸丑未时。三十七年十二月戊寅。三十八年正月壬寅；十二月丙午。三十九年正月丁卯。四十三年二月己亥；六月甲寅。四十五年十月癸酉未时；十二月乙丑辰时。四十六年六月癸酉；十一月丙寅；十二月戊寅。乙酉。四十七年三月壬寅，壬子。四十八年五月壬子，五十年五月丁丑卯时；八月戊子；十二月戊寅。五十一年七月戊午；十二月癸卯，辛亥。五十二年十一月癸酉。五十三年三月戊辰；十一月己巳辰时。五十四年六月壬戌。五十五年六月庚午。五十六年二月戊申；三月戊寅；六月戊申，甲子；七月丁亥；九月辛巳未时；十月丁未。五十七年闰四月戊寅；九月乙巳未时；十月辛未巳时。五十八年正月乙未如之；四月己巳酉时。五十九年六月丁卯。六十年正月甲辰未时；五月己卯。

日生直气者，乾隆六年二月庚申；七月乙丑午时。七年十二月乙巳未时。八年正月丁巳。五十二年二月乙酉酉时；十二月庚子午时。五十七年六月丙子左右二道，辛卯；八月戊辰。五十八年十月壬申申时左右二道。

清史稿卷三九　志第一四

客星　流陨　云气

客星　太祖丁未年九月丙申，彗星见东方。

天命三年十月丙寅，彗星见东方，尾长五丈，每夜渐移向北斗，十九日而没。

顺治九年十一月庚寅，异星苍白气见于参，西北行入毕。

康熙三年十月己未朔，有星茀于轸，见东方；丁卯，尾长七八寸，苍色，指西南；丁亥，尾长三尺余，指西北，逆行至翼；十一月戊戌，尾长五尺余，指北方，至张；庚子，至井；癸卯，往西北行至昴；乙巳，尾指东北，至胃；庚戌，至娄，尾指东，青色；十二月壬戌，至奎，体小，尾长二尺余。四年二月己巳，东南方有异星见于女；甲戌，尾长七寸，指西南，苍白色；丁丑，尾长尺余，往东北顺行至虚；辛巳，至室，体渐大，尾长八尺余；乙酉，至壁，尾长五尺余。七年正月甲子，西南白光，长六尺余，尾指东南，占曰天枪；二月乙亥，渐长至四丈余，尾扫天苑、九斿、军井；丁亥，没。十二年二月癸巳，异星见于娄，大如核桃，色白，尾长尺余，指东方；甲午，仍见。十五年正月戊子，异星见于天苑东北，色白。十六年三月癸卯，东北方有异星见于娄，体色光明润泽，尾长尺余，指西南，占曰含誉。十九年十月戊子，彗星见右执法，色白，尾长尺余，指西方，东行甚速；壬寅，近太阳不见。十一月丙辰朔，尾迹夕见西方；壬戌见星体，色苍白，尾长六丈余，宽二尺余，指东北。二十一年七月己巳，彗星见北河之北，色白，尾长二尺余，指西南，往东北行甚速；壬申，入午宫，尾长六尺余。二十二年闰六月庚戌，异星见于五车北八谷东，色白，往西南逆行；戊辰，入五车。二十三年五月甲申，异星见太微垣，东属轸，色白明大，往东北顺行；乙酉，行四度余，至右摄提下。二十五年七月庚寅，异星见东方，近地平，色白，东行不急；丁酉，凡行十六度，至柳，微有尾迹；壬寅，至星，渐没。二十七年十月己酉，异星见奎，色白，凡三夜。二十九年八月己酉，异星见箕，色黄，凡二夜。

雍正元年九月己丑，异星见孤矢下，色白，体微，芒长尺余，指西北，逆行至井。

乾隆二年六月丁卯，异星出右更东，色白，属娄，向西南行；丙子，仍见。七年正月丁亥，异星见东南方；戊子，出地二十七度余，大如弹丸，色黄，尾长四尺余，指西南，属丑宫，在天市垣徐星外，逆行四旬余不见。八年十一月己亥，彗星见奎、壁之间，大如弹丸，色黄白，尾长尺余，向东指，属戌宫，逆行至九年正月辛卯，凡五十三日，行二十九度余。十三年三月癸丑，异星见东方，大如榛子，色黄，尾长二尺余，向西南指，在离宫第三星南，顺行至四月甲寅朔，行三度，尾长尺余，体小光微；壬戌，至螣蛇；乙丑，至王良；丙寅，不见。十四年五月甲寅，瑞星见东方，大如鸡卵，形长圆，色黄白，光莹润泽，行不急，出天津，入刍藁，占曰含誉。二十四年三月壬辰，彗星见东南方；甲午，出虚第一星下，大如榛子，色苍白，尾长尺余，指西南，顺行；癸卯，体小光微，尾余三四寸；戊申，全消。四月戊辰，彗星见西南方，在张第二星上；己巳，离张六度，大如榛子，色苍黄，尾光散漫，长二尺余，指东南，顺行；壬申，形迹微小；丁丑，更微；己卯，渐散；五月壬午，全消。十一月戊辰，异星见东南方，在井第四星下，大如榛子，色苍黄，向西北行；癸酉，行四度，在胃，微有尾遗迹；十二月丁丑朔，全消。三十四年七月甲辰，彗星见东南方，在昴下；丁未，大如弹丸，色苍白，尾长三尺，指西南，顺行甚速；八月丁卯，与太阳同宫不见；十月辛亥，见西方，在列肆第二星下，体势微小，尾长一尺；丙子，全消。三十五年闰五月己酉，异星见东南方，在天弁第一星西，大如弹丸。色苍黄；癸丑，向北行三十二度；乙丑，不见。十一月乙丑，彗星见东南方，长尺余；丙寅，在柳第二星下；戊辰，色苍白，尾指东南，每日向西北行十余度；庚午，微暗；辛未，全消。

流陨　陨星如斗者，太祖戊子年九月辛亥朔夜，时征王甲城，士马皆惊。

流星如盆者，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出娄宿，色赤。入天苑，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碗者，顺治四年十一庚辰，自天中西北行入蜀，有声，色赤，光烛地，鸡犬皆惊。五年九月辛巳如之，声如雷。十五年六月辛未，自西北至东南，有声，色赤，不著光、尾迹。

流星如盏者，顺治四年五月戊午寅时，自西北至西南，色青白，有光。七年八月甲午，自东南至东北，色赤黄，入斗，不著光、尾迹。八年四月己酉，自氐宿南行，色青白；五月戊寅，自亢宿西南行，色白，众小星随之，入翼；九年三丙子，自中天西南行，色赤，入毕；俱有光，有尾迹。九月丙申，自中天入紫微垣，色赤；十年八月丙寅，自中天入天市垣，色青赤；俱有光。十二年四月甲子，自亢宿入危，色赤黄，有光，有尾迹。癸酉，出房宿，色青黄，入尾；十六年七月甲申，出牛宿，东北行，色赤黄，至蜀没；俱不著光迹。康熙二年八月丁巳，自虚宿入紫微垣，小星随之；三年九月戊申，自中天入奎；俱色赤；六年正月戊寅，出鬼宿，色青，随后有声，入土司空；七年二月戊子，出大角，色赤黄，入箕；十二年九月甲午，出勾阵，色青白，至蜀没；俱有光、有尾迹。十六年九月己亥酉时，自正北下行，色赤白，尾迹如蛇，有光。十九年六月癸酉酉时，自西南向东北，声如雷，尾迹如匹布。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出左枢，色白，至蜀没，尾长竟天。十二月戊寅，出轸宿，色青黄，入骑官。二十九年二月丁亥，出河鼓，色黄，入尾。乾隆十九年正月丁巳一更，出奎宿，西北行；二十二年三月戊申一更，出西北方，下行；俱色青。二十四年闰六月甲申五更，出土司空，下行；三十五年九月戊辰三更，出室宿，西北行；俱色赤，俱入云。三十六年二月己丑昏，出上弼，下行，色黄，不著入。三十九年十月丙戌二更，出天禀，西行；四十年九月丁未一更，出垒壁阵西，下行；四十一年三月丁丑昏，出翼宿，西南行；十月丁卯晓，出平道，下行，俱色赤。十二月癸丑，出天苑，下行；四十二年八月壬戌一更，出右旗，西行；俱色白。五十四年十二月己卯昏，出参宿，下行；五十五年九月壬寅一更，出五车，西行；五十六年三月庚寅五更，出天津，下行；五十七年五月丙辰一更，出天棓，东北行；五十八年九月己亥五更，出娄宿，西南行。五十九年十月丙寅晓，出张宿，下行；六十年闰二月戊戌三更，出大角，西北行；俱色赤，俱入云，俱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饮钟者，康熙八年九月乙卯巳时，出午位，色赤黄，入巳位，不著光、尾迹。

流星如杯者，乾隆十八年七月甲戌三更，出奎宿，东南行，色赤，入云，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桃者，顺治五年八月癸巳朔，自中天东北行，不著色，入天关。十三年正月癸卯，自奎宿入天中，色黄白，俱有光、有尾迹。康熙二年八月乙巳，自中天至心，不著色、光、尾迹。四年六月壬申，出建星，入南斗；辛巳，出天棓，入河鼓；又出阁道，入离宫，俱色赤。壬午，出庶子，入开阳，色赤黄。九月甲申朔，出女宿，入羽林军，小星随之，不著色。十二月壬申，出南河，入柳，小星随之；五年正月己酉，出参旗，入天苑，俱色青白。二月戊午，出五车，至蜀没；五月乙酉，出勾陈，入大陵，俱色赤；十月戊午，出少宰，入大棓，色黄，俱有光，有尾迹。六年二月庚戌，出氐宿，入大角，色黄，有尾迹。八年四月癸亥，出天弁，入氐，色青白，有光，尾迹先直后曲，留东，咸结为云气，如鱼形，向东散。十年正月己未，出勾陈，入华盖，色黄白，有光。十一年七月辛未，出东井，入毕，色青黄，有光，有尾迹。十三年三月甲申辰时，自西北至西南，色白，有光。十五年九月丁未，出外屏，入坟墓，色青黄，有光，有尾迹。十六年四月丁未朔，出紫垣，在云中，往北行，不著色，映地有光。十七年九月辛丑出昴宿，入阁道，色青白，有光，有尾迹。十八年七月己未，出勾陈，入文昌，色青黄，有光。十九年五月壬辰，出摄提，入房，色青黄；闰八月己酉，出外屏，入建星，前小后大，色赤黄；十二月甲午，出勾陈，入大陵，色青；俱有光、有尾迹。二十一年正月戊辰，出大陵，入壁，色青白，有光，二十二年二月丁丑，出明堂，入轸；色青白，有光，有尾迹。二十三年二月己丑，出七星，入地，小星随之，色青，有光。二十九年二月丁亥，出郎位，入轩辕；八月乙亥，出参宿，入弧矢；三十二年二月癸卯，出房宿，入尾；俱色青。三十三年三月壬戌，出女宿，入危，色赤；三十六年十月丙辰，出五车，八弧矢，色白；俱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鸡子者，乾隆十二年十月戊辰二更，出阁道，东北行，色青；十四年二月乙酉昏，出王良，下行，色赤；五月庚申晓，出织女，西北行，色青；俱入云，有光，有尾迹。

十五年正月壬申二更，出天枪，西北行，色青，入云，有光。五月戊午晓，出天船，下行。色青，入云；八月戊子晓，出天狼，东行，色赤，入柳；十六年八月丙申二更，出斗宿，下行，色青，

入云；十七年六月丁巳昏，出女床，西北行，色赤，入天理；戊午昏，出织女，东南行，色青，入河鼓；十八年六月乙酉晓，出河鼓，南行，色白，入云；俱有光、有尾迹。己酉昏，出东南云中，下行，色赤，入斗，有光。

十九年正月癸亥晓，出南河，下行，色赤；二十年五月甲午昏，出亢宿，东南行，色青；俱入云。

二十一年六月甲子一更，出河鼓，西北行，色赤，入贯索。七月辛未三更，出宗正，西行，色青。十一月丙申四更，出文昌，西北行；二十三年七月戊子二更，出王良，下行；十一月壬辰一更，出左枢，西北行；十二月辛酉五更，出南河，下行；俱色赤。

二十四年正月癸未朔二更，出弧矢，西南行，色青；二月庚辰一更，出柳宿，西南行，色赤；俱入云，俱有光、有尾迹。闰六月乙酉五更，出天仓，下行，色赤，入云，有光。七月丙寅二更，出奎宿，下行；己巳二更，出勾陈，下行；二十五年六月辛丑昏，出王良，南行；俱色赤；七月己酉一更，出危宿，下行，色青；俱入云，有光，有尾迹。

二十六年二月己卯昏，出外屏，下行，色黄，入云，有光。辛卯二更，出五帝座，东南行，色青，入云，有光，有尾迹。九月丁巳二更，出虚宿，下行，色赤，入云，有光。

二十七年正月乙未朔二更，出中台，东北行，不著色。癸丑晓，出天棓，下行，色赤。

二十八年二月庚戌一更，出西方云中，下行，色黄；六月壬子一更，出天厨，西南行；九月戊寅四更，出天市垣市楼，东行；二十九年四月庚寅昏，出四辅，西北行；七月辛酉晓，出阁道，南行；俱色赤。八月庚辰朔一更，出天钱，下行，色青；三十年闰二月庚午二更，出轩辕，东北行，色赤；俱入云，有光，有尾迹。六月丁卯昏，出东北云中，东南行，色黄；一更出天津，东行，色赤；俱入云，有光。七月壬午晓，出王良，西行，色青。九月庚子五更，出王良，下行；十月戊辰五更，出中台，东南行；俱色赤，俱入云。

三十一年六月甲子晓，出壁宿，西南行，色赤，入羽林军。十月庚子二更，出天津，下行，色青。丙午五更，出壁宿，西行；晓出南河，下行；己未晓，出军市，东行；十一月甲戌五更，出文昌，下行；三十二年二月甲寅五更，出角宿，东南行；俱色赤，俱入云，俱有光、有尾迹。六月庚申昏，出西南云中，下行，色赤，入云，有光。闰七月癸巳晓，出八谷，东北行；九月庚申二更，出瓠瓜，西南行；十月癸亥二更，出天津，下行；己巳一更，出昴宿，东南行；庚午五更，出五车，北行；俱色赤。

三十三年七月己丑晓，出河鼓，西北行，色黄。乙卯一更，出斗宿，下行；八月辛酉一更，出左枢，下行；俱色青。乙亥一更，出天枪，下行；九月丙午五更，出壁宿，下行；俱色赤。丁未二更，出天苑，下行，色黄。庚戌晓，出五车，西南行；十月壬戌二更，出五车，下行；十一月乙酉朔晓，出天狼，下行；俱色赤。

三十四年三月戊子晓，出库楼，下行；五月丁亥二更，出天厨，下行；俱色青。七月辛卯三更，出开阳，下行，色赤。辛丑昏，出左旗，西南行，色黄。八月乙卯晓，出天苑，下行；辛未昏，出斗宿，下行；俱色青。十二月癸酉五更，出井宿，下行；三十五年正月壬寅晓，出螣蛇，东行；癸卯五更，出帝座，西南行；二月辛亥一更，出北河，东南行；丁卯五更，出大角，西北行；三月丙申二更，出大角，东北行；七月丁未二更，出天市垣梁星，西北行；九月乙丑晓，出五车，下行；辛未二更，出天棓，下行；十月丙子晓，出轩辕，东南行；三十六年正月庚午二更，出南河，下行；俱色赤。十月戊辰朔五更，出毕宿，南行，色黄。十一月壬戌五更，出鬼宿，西北行；三十七年七月丙辰昏，出天弁，下行；俱色赤。十一月甲辰晓，出柳宿，东南行，色苍白。十二月庚辰五更，出贯索，下行，色黄。三十八年正月庚子晓，出氐宿，西行，色赤。九月乙丑昏，出天桴，南行，色苍白。丁丑二更，出参宿，下行；十月乙巳一更，出女宿，下行，俱色黄。戊申一更，出垒壁阵，西行，色赤。

三十九年三月乙丑晓，出角宿，下行，色黄。七月戊寅昏，出勾陈，西行；九月庚午二更，出八谷，下行；癸酉二更，出天困，下行；俱色赤。十月乙酉二更，出右枢，下行，色白。丙戌五更，

出奎宿，下行，色赤。丁亥五更，出天廩，南行；十二月辛巳昏，出渐台，下行；俱色黄。四十年四月乙巳昏，出勾陈，西行；五月甲戌昏，出上台，下行；六月戊寅五更，出虚宿，下行；甲辰五更，出瓠瓜，下行；七月丙辰五更，出王良，下行；丁巳昏，出勾陈，南行；戊午二更，出奎宿，西行；俱色赤。八月丙子朔四更，出奎宿，西行，色苍白。丁丑三更，出昴宿，下行，色黄。九月丙午朔三更，出天廩，下行，色赤。己巳三更，出羽林军，下行，色苍白。十月癸巳一更，出昴宿，下行，色白。甲午三更，出五车，南行；十二月丙辰一更，出卷舌，北行；俱色黄。辛酉昏，出北河，西南行；四十一年三月癸酉一更，出五车，东南行；戊子二更，出帝座，下行；俱色赤。四月己巳二更，出尾宿，西行，色白。五月甲戌晓，出离宫，南行，色赤。戊戌昏，出女宿，下行；晓出阁道，下行，俱色白。六月壬寅晓，出天津，西南行；戊申一更，出室宿，下行；俱色赤。乙丑二更，出天津，西南行，色青。七月甲申四更，出毕宿，下行；壬辰四更，出霹历，下行；癸巳二更，出奎宿，南行；甲午昏，出阁道，下行；俱色赤。一更出昴宿，下行，色白。己亥一更、五更俱出奎宿，南行；九月乙未昏，出左旗，西北行；俱色赤。十月乙巳晓，出屏星，下行，色白。甲子三更，出庶子，下行，色黄。乙丑三更，出左枢，西北行，色白。丁卯五更，出右执法，下行；四十二年三月己巳昏，出北斗天枢，西北行；俱色赤。甲午昏，出轩辕，西北行，色白。四月戊申晓，出左旗，东北行。五月甲戌一更，出天市垣郑星，东行，六月癸卯四更，出离宫，西南行，俱色赤。七月己巳二更，出女宿，下行，色黄；三更出天纪，南行，色赤；晓出天船，南行，色黄；出参宿，下行，色白。庚午二更，出贯索，下行，色赤。丙戌二更，出天市垣蜀星，西北行，色白。癸巳一更，出左枢，西行。八月庚戌四更，出天困，北行；癸丑二更，出天溷，下行；俱色赤。十二月戊午二更，出天仓，下行，色黄。

四十三年二月丙辰五更，出七公，东北行，色赤。丁巳一更，出奎宿，下行，色黄。四月丙辰二更，出右旗，下行；五月丙寅晓，出奎宿，西南行；俱色赤。六月戊寅二更，出阁道，西行，色黄。八月乙丑五更，出井宿，东南行；十月乙亥三更，出卷舌，北行；十一月戊子晓，出右摄提，西南行；俱色赤。壬辰一更，出上卫，西行，色白。癸丑晓，出翼宿，南行，色黄。丙辰二更，出昴宿，西北行；十二月戊辰二更，出文昌，北行；癸酉一更，出天枢，西行；戊寅一更，出天权，下行；二更出勾陈，下行；四十四年正月辛丑一更，出天权，西北行，俱色白。甲辰四更，出南河，下行，色赤。戊申一更，出上卫，下行，色黄；四月辛巳五更，出天市垣赵星，西行，色赤；俱入云。六月丙子二更，出西北云中，东南行，色白，入室宿。八月戊寅一更，出羽林军，下行，色白。九月庚戌晓，出军市，下行，色赤。

四十五年二月庚申一更，出参宿，西行，色黄。丁丑三更，出轸宿，西行；七月乙未三更，出天津，北行；八月壬子晓，出上卫，下行；俱色赤。庚午二更，出王良，西南行，色黄。九月辛卯晓，出毕宿，西南行；十月甲寅昏，出织女，下行；俱色赤。己未二更，出天枢，西行，色白。十一月辛巳二更，出王良，东南行，色黄。四十六年五月庚寅一更，出河鼓，下行，色赤。六月辛卯二更，出勾陈，西南行；乙未昏，出房宿，西行；俱色黄。九月丙寅二更，出文昌，下行；丁卯二更，出娄宿，西南行；十月辛未二更，出玉井，下行；俱色赤。丙申五更，出天枢，下行，色黄。戊戌晓，出玉井，下行；十一月癸卯三更，出大角，南行；甲辰晓，出毕宿，北行；俱色赤。

四十七年六月己巳昏，出贯索，西南行，色白。乙未四更，出奎宿，西南行，色赤。七月戊戌一更，出壁宿，南行，色黄。九月壬寅晓，出郎位，下行；癸卯昏，出贯索，下行；十月己巳三更，出昴宿，东行；俱色赤。

四十八年四月壬戌三更，出瓠瓜，下行，色白。乙丑一更，出五帝座，西北行；五月庚子四更，出天棓，东北行；七月丙午昏，出文昌，下行；九月庚寅一更，出天船，下行；十月甲戌一更，出土司空，下行；四十九年正月丁亥朔晓，出天枪，东北行；甲寅一更，出天枪，下行；闰三月壬午二更，出天津，下行；四月丁酉一更，出开阳，西北行；六月丁亥五更，出垒壁阵东井，西行；壬辰二更，出危宿，下行；甲辰昏，出天棓，下行；七月丁巳昏，出开阳，下行；俱色赤。十二月壬午二更，出织女，下行，色白。

五十年三月己卯五更，出左执法，下行；五月甲戌二更，出天津，下行；八月壬午晓，出瓠瓜，下行；庚寅四更，出牛宿，下行；戊戌五更，出勾陈，西行；十月乙巳四更，出五车，东南行；五十一年闰七月丙申一更，出天厨，西南行；十月辛丑朔昏，出危宿，下行；己未一更，出王良，东南行；丙寅四更，出大陵，下行；五十二年五月戊子五更，出螣蛇，南行；八月己亥三更，出五车，下行；辛亥五更，出壁宿，西南行；辛酉二更，出天仓，下行；五十三年四月乙巳二更，出文昌，下行；六月辛丑二更，出箕宿，下行；己未三更，出奎宿，下行；七月壬戌五更，出织女，下行；己巳二更，出壁宿，下行；下亥三更，出贯索，下行；十月乙未四更，出井宿，下行；五十四年五月己未昏，出天棓，下行；闰五月戊戌晓，出尾宿，下行；辛丑昏，出天津，下行；五十五年四月癸丑四更，出文昌，下行；五月癸未昏，出天棓，下行；俱色赤。六月癸亥五更，出尾宿，下行，色白。七月壬午二更，出帝座，西北行；丙戌四更，出五车，下行；八月丁巳一更，出王良，下行；戊辰晓，出文昌，下行；十一月甲申昏，出坟墓，下行；十二月丁卯一更，五十六年四月丙午晓，俱出文昌，下行；己酉晓，出郎位，下行；五月丁酉五更，出贯索，下行；七月丁丑三更，出室宿，下行；壬午晓，出奎宿，西南行；癸未昏，出文昌，下行；二更出天津，南行；三更出壁宿，下行；五更出危宿，下行；乙未昏，出文昌，下行；八月壬申晓，九月戊寅四更，俱出天仓，下行；丁亥昏，出文昌，下行；十月壬寅朔五更，出轩辕，东南行；癸丑四更，出毕宿，下行；俱色赤。十一月己卯昏，出坟墓，下行，色黄。十二月辛酉昏，出文昌，下行；五十七年三月丁酉五更，出贯索，东北行；六月戊寅昏，出织女，西北行；丁亥昏，出亢宿，下行；庚寅晓，出室宿，下行；壬辰五更，出五车，下行；甲午晓，出昴宿，下行；九月辛丑五更，出天仓，下行；辛亥昏，出文昌，下行；乙丑晓，出轩辕，东南行；十月丙子四更，出毕宿，下行；五十八年三月戊申晓，出室宿，下行；六月甲申二更，出大陵，下行；戊子五更，出天纪，下行；七月甲午四更，出七公，下行；丙申二更，出贯索，下行；戊申昏，出织女，西南行；甲寅昏，出贯索，下行；丁巳一更，出危宿，下行；八月戊辰三更，出室宿，东南行；九月甲午一更，出阅道，下行；己酉昏，出壁宿，下行；辛亥昏，出斗宿，下行；丁巳一更，出室宿，东南行；十月壬午二更，出危宿，下行；五十九年六月乙酉一更，出王良，下行；十月乙卯朔一更，出天棓，下行；己巳四更，出五车，东北行；六十年二月丁巳昏，出王良，下行；七月庚午二更，出昴宿，下行；俱色赤，俱入云，俱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李者，康熙七年四月乙亥，出右执法，入翼；十二月癸酉，出参宿，入军市；俱不著色。八年十月己丑，出伐星，色青白，入天狼。九年六月庚戌，出离宫，入虚；十年九月戊寅，出室宿，入羽林军；俱不著色，俱有光、有尾迹。十二年八月丙午，出螣蛇，色青白，入心，微有尾迹。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出张宿，色青白，入天庙，有光。十六年八月甲寅，出常陈，色青赤，入氐。十七年正月丙子，出参宿，色青白，入九斿。十八年十月庚午，出右旗后，小星随之，色青赤，入候星。二十一年六月乙巳，出天市垣，色青白，入心、尾之间。十一月戊申，出东井，色赤黄，入上台。二十四年三月戊辰，出建星，色白，入垒壁阵。二十五年九月壬午朔，出胃宿，色赤，入东壁。二十六年七月癸未，出垒壁阵，色青白，入天纪，自东南至西北竟天；二十八年二月乙卯，出东次将，色白，入氐；三十年十月丁未，出胃宿，色白，入天仓；三十一年正月己卯，出贯索，色青，入亢；九月癸丑，出东井，色白；入天苑，三十二年七月辛亥，出王良，色黄，入五车；三十五年十月甲辰，出少微，色青，入庶子；三十八年十一月乙未，出勾陈，色赤，入王良；四十七年九月戊戌，出内屏，色青，入文昌；五十三年八月壬申，出蜀星，色赤，入尾；己卯，出牛宿，色青，入南海；五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出毕宿，色青，入天仓；俱有光、有尾迹。六十年十一月丙午未时，自西北至东南，色赤，有尾迹。雍正元年三月壬午，出左枢，色青，入天津；二年四月庚戌，出左执法，色赤，入角；俱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核桃者，乾隆八年八月乙卯未正，出东北云中，下行，色黄，入云，微有尾迹，以昼见。其余乾隆年间一千五百有余，皆以昏、晓及夜见。

流星如栗者，康熙十一年五月壬子，出天厩，入奎，有光，有尾迹。

流星如弹丸者，康熙十七年五月庚申辰时，出西南，色赤，有光。七月戊午酉时，出西北，色

青。乾隆元年五月壬戌午正，自西南方下行，色黄。七月癸卯戌初初刻，出东北，高五十余度，下行至二十余度没，色白，有光，有尾迹，皆以昼见。其余顺治年间五，康熙年间六十二，雍正年间一十三，乾隆年间三千一百有余，皆以昏、晓及夜见。

流星如榛子者，乾隆年间一十四，皆以夜见。

云气　太祖壬子年九月癸丑，东方有蓝、白二气。癸丑年九月庚辰，日傍有青、红二气，对照如门，祥光四映。乙卯年三月甲戌，有黄气亘天，人面映之皆黄。十月戊申，有红、绿祥光二道夹日，又有蓝白光一道，掩映日上如门。天命三年正月丙子，有黄气贯月中，其光宽二尺许，约长三四丈。四月壬子，有蓝、黑气二道，自西而东，横亘于天。五月乙卯，有红、绿、白三气，自天下垂，覆营左右，上圆如门。九月甲寅，东南有白气，自地冲天，末偏锐如刀，约长十五丈，凡十六日而灭。五年三月癸丑夜，有蓝、白二气，自西向东，绕月之北，至南而止。

天聪五年八月丁卯，明兵来攻阿济格贝勒，大雾不见人，忽有青蓝气自天冲入敌营，雾忽中开如门，我兵遂克。崇德六年九月辛巳黎明，东方有金光大如斗，内复有金光一道直如椽，冲天而起。

顺治元年六月庚午酉时，有白气自西南至东北。十月壬辰，五色云见日上。三年正月壬戌，北方云中有赤光如火影。四年五月庚戌，有白气自西南至东北。十月壬辰，五色云见日上。十二月壬辰如之。八年十二月壬子夜，有白气从艮至乾。十年六月丙申，青赤气生日上下。十二年六月庚午，北方有青黑云气变幻如龙。康熙三年十二月甲戌，金星生白气一道，长三丈余。五年二月庚申亥时，中天苍白气四五道。三月庚寅酉时，东南黑气一道。六年八月己亥，有白光一道，自东至西。七年正月甲子酉时，西南白光一道，尾至东南入地，约长六尺余，十余日渐长至四丈余，扫天苑、天旂、军井。八年六月甲申，西北直气一道。十一年二月甲午，五色云见中天，历巳至申。乙未如之。六年戊子，五色云见日上。十二月癸卯，五色云见日旁。十二年正月庚辰，西北至东南，苍白气经天如匹布。十三年六月己巳夜，东北苍白云一道。七月甲戌，白气一道贯日，自南至北，长六丈余。十五年三月乙酉，五色云见中天。七月戊戌、庚戌皆如之。十六年三月甲辰，五色云见日傍。七月癸未、十七年二月戊辰皆如之。六月辛巳，青气一道，宽五尺余。壬午，苍白气一道，青气三道，宽尺余。癸未，青气一道，宽六尺余，俱自西北至东南。十八年八月乙丑，正北黄黑云一道，变赤黄色，宽四尺余，长数丈。十九年十一月戊午至辛酉，西南苍白气一道，宽尺余，锐指东北，长三丈余，渐长至四丈余。二十年六月辛卯，东北青气六道。十月癸未，正北黑云一道，穿北斗，约长三丈余。二十四年十月丙午，日上苍白云映出五色鲜明。三十五年五月戊辰，五色云见中天。四十一年二月甲寅酉时，西南白云一道，长二丈余，宽尺余，穿天仓、天苑，入地平，至丁巳，长三丈余。六十一年十一月癸卯，五色云见日上。

雍正元年九月丁丑朔，五色云见中天。十月辛未、二年正月辛巳皆如之。五年八月辛亥丑时，正北黑云一道，东西俱至地平，宽尺余。七年三月戊辰，五色云见日旁。十一月丙申，庆云见于曲阜，环捧日轮，历午、未、申三时，于时上发帑金修建阙里文庙。八年正月辛巳，五色云见日下。六月辛丑子时，正北至东南，黑云一道，宽尺余。九年九月乙酉丑时，西北至东西，白云二道，宽尺余。十三年正月，云南奏报，年前十月二十九日，大理等府五色云见；广东高州府如之。

乾隆元年十月壬戌未时，五色云见日上及旁。癸亥未时，乙丑辰、巳二时皆如之。二年正月辛卯子时，西南至东北，黑云一道，宽一尺。三年七月己巳卯时，西北白云一道，宽三寸，长一丈余，往西南行。四年三月乙丑寅时，东南云一道，宽尺余，长数丈。丙寅巳时，北方白云一道，宽七八寸，长三丈余。八月乙未，北方白云一道，宽尺余，自东至西。五年三月丁巳亥时，东南白云一道，宽尺余，长三丈余。五月辛酉亥时，东南黑云一道，宽尺余，长二丈余。七年正月戊寅子时，月下白云一道，宽尺余，长三丈余。二月丁酉午时，五色云绕日。戊申巳时，见日旁；亥时，北方白云一道，宽二尺余，自东至西。八月己酉子时，东方白云一道，宽尺余，长五尺。甲寅巳时，五色云捧日。九月甲子午时绕日。十月庚寅辰时、丁酉辰时、八年三月丙辰辰时皆如之。己巳巳时见日上，丁丑酉时如之。闰四月辛酉夜子时，月上白云一道，宽尺余，自西北至东南。戊寅辰时，五色云见日旁。六月甲子酉时，见日上。戊辰未时，绕日。甲戌巳、午二时如之。七月丁酉子时，绕月。戊

戌子时，北方白云一道，宽尺余，自东至西。乙巳午、申二时，五色云绕日。八月丁卯，见月上。戊辰亥时，绕月。十月丙辰巳时，见日下。丁巳申时，绕日。壬戌巳时，见日下。九年正月乙巳辰时至午时，见日上。五月癸未戌时，绕月。十一年七月乙巳亥时，中天白云一道，长丈余。十二年六月辛酉丑时，西南至正东，黑云一道，宽三尺余。俱至地平。丁亥，五色云绕日。十四年二月庚辰子时，东南黑云一道，宽二尺余，长十丈余。十一月戊申卯时，东方白云一道，宽尺余，长丈余。十八年二月丁亥朔申时，五色云见日上。十九年四月丙申子时，中天白云南一道，自东南向西，宽尺余，长二丈余。二十一年五月辛巳亥时，东南白云一道，宽尺余，长数丈。闰九月乙卯丑时，东北至西北如之。

清史稿卷四〇　志第一五

灾异一

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五行之诊，地气为之也。水不润下，火不炎土，木不曲直，金不从革，土爰稼穑，稼穑不熟。是之谓失其性。五行之性本乎地，人附于地，人之五事，又应于地之五行，其《洪范》最初之义乎？《明史　五行志》著其祥异，而削事应之附会，其言诚韪矣。今准《明史》之例，并折衷古义，以补前史之阙焉。

《洪范》曰：“水曰润下。”水不润下，则为咎征。凡恒寒、恒阴、雪霜、冰雹、鱼孽、蝗蝻、豕＜祸＞、龙蛇之孽、马异、人疒、疾疫、鼓妖、陨石、水潦、水变、黑眚、黑祥皆属之于水。

顺治九年冬，武清大雪，人民冻馁；遵化州大雪，人畜多冻死。十年冬，保安大雪匝月，人有冻死者；西宁大雪四十余日，人多冻死。十一年冬，滦河大雪，冻死人畜无算。十三年冬，武强大雪四十日，冻死者相继于途；昌黎、滦州大雪五十余日，人有陷雪死者。

康熙三年三月，晋州骤寒，人有冻死者；莱阳雨奇寒，花木多冻死。十二月朔，玉田、邢台大寒，人有冻死者；解州、芮城大寒，益都、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寒，人多冻死；大冶大雪四十余日，民多冻馁；莱州奇寒，树冻折殆尽；石埭大雪连绵，深积数尺，至次年正月方消；南陵大雪深数尺，民多冻馁；茌平大雪，株木冻折。十一年三月，文水大雪严寒，人多冻死。冬，昌化大雪，平地深三尺。十五年十一月，咸阳大雪深数尺，树裂井冻。十六年九月，临淄大雪深数尺，树木冻死；武乡大雨雪，禾稼冻死；沙河大雪，平地深三尺，冻折树木无算。二十二年十一月，巫山大雪，树多冻死；太湖大雪严寒，人有冻死者。二十四年四月，定陶烈风寒雨，人有冻死者。二十七年，郝昌大雪，寒异常，江水冻合。二十八年冬，衢州大雪，寒异常。二十九年十一月，高淳大雪，树多冻死；武进大寒，木枝冻死。十二月，卢州大寒，竹木多冻死；当涂大雪，橘橙冻死；阜阳大雪，江河冻，舟楫不通，三月始消；宜都大雪口树，飞鸟坠地死；竹谿大雪，平地四五尺，河水冻；三水大雪，树俱枯；海阳大寒，冻毙人畜；揭阳大雪杀树；澄海大雨雪，牛马冻毙。三十年冬，房县酷寒，人多冻死。四十二年春，房县雨雪大寒。五十五年冬，高淳大雪盈丈。五十七年七月，通州大雪盈丈。十二月，太湖、潜山大雪深数尺。五十八年正月，嘉定严寒，太湖、潜山，大雪四十余日，大寒。

雍正五年冬，屯留大雪严寒，井冻。

乾隆五年正月，嵊县大雨雪，奇寒；福山大寒。九年正月，曲沃大寒，井中有冰。十三年十二月，上海大寒雨雪。十六年三月，武强大雪，平地深尺许，人畜多冻死。二十二年正月，丰顺雨雪大寒，人畜冻毙。二十四年冬，永年大寒。二十六年冬，福山大寒，树多冻死；文登、荣成大雪寒甚；娄县大寒，河冰塞路；临朐大寒，井水冻；余姚大寒，江水皆冰。五十七年六月，房县大寒如冬。五十九年七月，湖州寒如冬。

嘉庆元年正月，青浦雨雪大寒，伤果植；滦州大寒井冻，花木多萎；永嘉大风寒甚，冰冻不解；湖州大雪，苦寒杀麦；义乌奇寒如冬；桐乡大风雪寒。十二月，金华大雪，麦几冻死。三年五月初五日，青浦大寒，厨灶皆冰。十年十二月，枣阳大雪，结寒冰厚五尺。十九年秋，招远、黄县大寒，海冻百余里，两月始解。二十四年十二月，南乐大雪，平地深数尺，人畜多冻死。

道光十一年冬，元氏、南乐大雪，井浆，冰深四五尺。十一年十二月朔，抚宁大雪，平地深三尺，飞鸟多冻死。二十一年正月，登州府各属大雪深数尺，人畜多冻死。冬，高淳大雪深五尺，人畜多冻死；黄川大雪深数尺，经两月始消，民多冻馁；罗田大雪深丈余，民多冻馁。

咸丰八年七月，大通大雪厚二尺，压折树枝，谷皆冻，秕不收。九年六月，青浦夜雪大寒；黄岩奇寒如冬，有衣裘者。十一年十二月，临江府及贵溪大寒，树多冻折；蒲圻大雪，平地深五六尺，冻毙人畜甚多，河水皆冰。

同治元年六月，崇阳大寒。冬，咸宁冰冻奇寒。四年正月十四日，三原大风雪，人多冻死；枣阳雨雪连旬，树多冻死。十六日，钟祥、郧阳大雪；汉水冰，树木牲畜多冻死。十二年十一月，三原大雪六十余日，树多冻死。

光绪二年五月，遂昌奇寒，人皆重棉。

顺治四年三月，献县、肃宁昏雾，四昼晦。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东阳大雾，竟日不散。十五年正月朔，潜江大雾，昼晦。

康熙元年三月初八日，临榆昏雾竟日。十六年，清河阴雾四十余日。二十年三月，桐乡恒阴。二十二年三月，肃县重雾伤麦。三十年正月，江浦大雾蔽天。四十三年八月，庆云昏雾障天。六十一年六月，潍县浓雾如烟。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掖县大雾。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海阳大雾。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独山州宿雾冥濛，近午始霁。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梧州大雾。

嘉庆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宜城昏雾，昼晦。四年十二月朔，蓬莱大雾竟日，气如硫磺。十五年正月，荣成大雾。

道光六年五月，肃州大雾。二十九年正月，云梦昼晦六阅月，天气阴霾。三十年正月朔，登州阴雾。

咸丰元年十二月除夕，泰安、通渭大雾。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陵川大雾，昼晦。

同治元年正月庚寅，青浦大雾，著草如棉，日午始散。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陵县大雾，昼晦。三月十六日，泾州大雾，通渭、泰安大雾，至四日乃止。六年二月，日照大雾。

光绪十一年，邢台大雾。

顺治元年四月，栖霞陨霜杀麦。二年八月，垣曲陨霜。六年四月，庄浪陨霜杀麦。七年四月，灵台陨霜杀麦。十五年四月，东昌陨霜杀麦。六月，高唐陨霜。十六年三月，荣河陨霜杀麦。十七年春谷雨后，岳阳霜屡降；万全陨霜杀麦。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高苑陨霜杀麦。六月，雒南、商南陨霜三次。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夜，清河风霜并作。二十三日，新城、邹平、阳信、长清、章丘、德平陨霜杀麦。二十四日，益都、博兴、高苑、宁津、东昌、庆云、鸡泽陨霜杀麦。十一年四月，乐安陨霜杀麦。五月，通州陨霜杀麦。七月，岢岚州、吉州陨霜杀禾。十二年正月四日，寿光陨霜杀麦。十四年四月，平度、掖县、莱阳、昌乐、安丘、馆陶、滨州、蒲台陨霜杀麦。五月，冠县陨霜杀麦。十五年四月，武强陨霜杀麦。十七年春，砀山、颍上、铜山陨霜杀麦。十八年三月，无极陨霜杀麦。十九年四月，榆社陨霜杀菽。六月，沂州陨霜。八月，高州大雪。二十一年三月，太平陨霜杀麦。二十二年七月，静乐陨霜杀禾。二十三年四月，仪征、静宁州陨霜杀麦。二十六年七月，西宁陨霜。二十七年三月，临潼陨霜杀麦。七月，岳阳陨霜杀禾。二十九年三月，商州陨霜。四月，长治陨霜。三十年五月，长治陨霜。八月，武进陨霜杀稼。五月朔，平远雨雪。六月，龙川陨霜杀禾。三十三年八月，怀来陨霜杀稼。三十四年七月，盂县陨霜杀禾。八月十五日，岚县、永宁州、中衙、绛县、垣曲陨霜杀禾。三十五年八月，静宁、介休、沁州、沁源、临县、陵川、和顺、延安各处陨霜杀稼。三十六年七月，乐平、保德州陨霜杀禾。八月，岳阳陨霜杀禾；沁、涿霜灾。九月，龙门大雪；西乡陨霜杀稼。三十七年七月，阳高陨霜杀禾。四十四年三月，砀山、湖州大雪。六月，铜乡、湖州大雪；狄道州陨霜杀禾。四十七年二月，鹤庆陨霜杀麦。四十八年七月，德州陨霜杀禾。五十年正月，潮阳陨霜。五十六年二月，

泾阳陨霜杀麦。七月，通州大雪盈丈。五十九年七月，安定陨霜杀禾。八月，德州陨霜杀禾。六十年五月，临朐陨霜杀麦。

雍正元年八月，怀安陨霜杀禾。二年八月，江浦陨霜杀稼。六年七月，甘泉陨霜杀禾。八年八月，沁州陨霜杀禾稼。九年八月，沁州复陨霜杀禾稼。

乾隆四年四月，通州陨霜杀麦。八年七月，无为大雪。八月初一日，东光陨霜杀禾。十年七月，广陵陨霜杀禾。十二年六月丙子，苏州雨雪，己卯、庚辰又微雪。十三年四月，同官陨霜杀麦。十六年四月，同官陨霜杀麦。九月，龙川陨霜杀禾。二十年七月，正宁陨霜杀禾。八月，葭州陨霜杀禾。二十七年七月，会宁、正宁陨霜杀禾。二十八年五月，和顺陨霜杀稼。三十一年三月，高邑陨霜。五十一年五月，通渭陨霜杀麦。五十二年七月，宣平陨霜杀菽。五十五年三月，平度、邹平、临邑陨霜杀麦。四月，范县陨霜杀麦。五十六年三月，寿光、安丘、诸城陨霜杀麦；平阴陨霜杀麦，数日后复发新苗。

嘉庆十年三月，东平、济宁、莘县陨霜杀麦。十三年四月，靖远、乐清陨霜杀禾。十四年立夏前三日，江山雨雪。十九年八月，望都陨霜杀稼。二十二年八月，涿州、望都陨霜杀稼。二十五年八月，贵阳陨霜杀稼。

道光十二年四月，诸城陨霜杀麦。七月，望都、宁津陨霜杀禾。十五年四月，黄县陨霜杀麦。十八年八月，元氏陨霜杀禾。十九年八月，狄道州陨霜杀禾。二十年七月，临朐陨霜杀禾。二十二年四月初八，秦州陨霜杀麦。

咸丰九年二月，沁源陨霜杀麦。

同治九年二月，沁源陨霜杀麦。

光绪二年八月初八日，宁津、东光、临榆陨霜杀禾。十八年四月，化平川厅陨霜。二十八年八月，庄浪陨霜杀禾。

顺治元年，沙河大雨雹。二年三月，平乐雨雹，大如鹅卵。五月二十四日，武乡雨雹，大如鹅卵，南雄雹，拔木。四月，文安大雨雹，伤麦。四年五月，岑溪雨雹，大如碗。五年二月，丘县大雨雹。三月，海丰雨雹，小者如鸡卵，损麦。闰三月三日，昆山雨雹，大如斗，破屋杀畜。六年六月，临淄大雨雹；寿光大雨雹，平地深数尺，木叶尽脱。九月，定远厅雨雹，伤麦。十月十五日，咸宁大雨雹，所过赤地。七年五月，应山大雨雹；信阳雨雹，伤麦。六月，武乡雨雹，其形如刀。八年二月十六日，顺德雨雹，大如斗，击毙牛马。五月，丘县大雨雹；汾西雨雹，大者如拳，小者如卵，牛畜皆伤，麦无遗茎。七月，黎城雨雹，大如鹅卵。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潞安雨雹，大如鸡卵，屋瓦俱碎；长治雨雹，大如鸡卵。五月十六日，临县雨雹，大如鸡卵，积地尺许；岚县大雨雹，伤禾；胶州雨雹，大如鸡卵。六月，临县雨雹，阳曲雨雹，大如鹅卵。十年四月四日，贵池雨雹，大如碗，屋瓦皆碎；武宁雨雹如石，杀鸟兽；崇阳雨雹，人畜树木多伤。五月，海宁雨雹，大如鸡卵，屋无存瓦，树无存枝；泾阳雨雹，大如拳；永寿雨雹，大如拳，小如卵，积地五寸，二日始消，大伤禾稼。十月十日，袁州雨雹，大如栲栳者甚多，有一雹形如杵，长可一丈一尺有奇。十一年二月十五，苍梧大雨雹。三月，松滋大雨雹。五月，长乐雨雹；汉阳雨雹，大如鸡卵，平地深一尺。六月，雒南大雨雹，积地尺许，人不能行。十四年六月初三，猗氏大雨雹；霸、蓟等七州，宝坻等二十一县雨雹。十五年三月，宁波大雨雹，击毙牛羊，桑叶尽折；镇海大雨雹。闰三月朔，上虞、龙门大雨雹，倏忽高尺许，或如拳，有巨如石臼，至不能举，人畜多击死。十六年闰三月初四，顺德大雨雹。四月，萧县大雨雹，杀麦。六月，清漳雨雹，大如鹅卵。八月，胶州雨雹，伤稼。九月，新河雨雹，伤数十人，至三月始消。十七年四月壬寅，清河雨雹，大如斗。十一月，鹤山雨雹，大如鸡卵。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顺德大雨雹，伤人畜；揭阳雨雹，大如拳，屋瓦皆碎。三月初六，萍乡雨雹，其状或方或圆，或如犁，屋瓦皆碎。八月，怀安雨雹，大如鸡卵，厚盈尺。冬，清涧雨雹，大如鹅卵，有径尺者，积数尺。

康熙元年三月二十一，海宁大雨雹；河间雨雹，大如斗。五月，怀安大雨雹，人畜有伤；龙门大雨雹；榆社大雨雹，人畜多伤。二年正月二十八，望江雨雹。二月，安陆雨雹。三月朔，襄阳雨

雹。四月十六日，镇洋大雨雹。六年六月，香河雨雹，大如碗，平地深数尺，田禾尽伤，屋瓦皆碎，远近数十里。八月，保安州大雨雹，伤人畜；宣化大雨雹，伤禾；怀来大雨雹，伤人畜。七年五月，新安雨雹，大如甑，屋舍禾稼尽伤。十二年三月，行唐大雨雹。七月，卢龙雨雹，大如斗。十七年三月，连山雨雹，大如拳，击死牛畜。十八年正月，惠州雨雹，大如拳。十九年七月，阳曲雨雹，大如鸡卵，有大如砘碾者，击死人畜甚多。二十六年四月，平湖雨雹，大如升，小如拳。六月二十四日，文县雨雹，大如鸡卵，割之，内有小鱼、松苔。三十三年二月，开平大雨雹。五月，汶上雨雹，大者径尺，击死数人。三十四年三月，江夏雨雹，大如豆，中有黑水。三十六年闰三月，黄安大雨雹。四月，湖州大雨雹，三十七年正月十六，灵川雨雹，大如难卵；安南雨雹，大如拳，麦无收。三十九年七月，元氏大雨雹。四十年二月，鹤庆大雨雹。四十二年三月，桐乡大雨雹，损菜菽；湖州大雨雹；龙门大雨雹，或如拳、如臂、如首，或长或短，或方或圆，积深二三尺，坏民居无算，虎豹雉兔毙者甚多；崖州大雨雹，如霜，著树皆萎；蒲县雨雹。四十三年六月，翁源大雨雹；浦县雨雹，伤禾。七月，定襄雨雹，伤禾。四十四年三月，桐乡大雨雹；湖州大雨雹。八月，密云雨雹，伤禾。七月，定襄雨雹，伤禾。四十四年三月，桐乡大雨雹；湖州大雨雹。八月，密云雨雹，伤禾。四十六年二月，湖州雨雹。三月初四日，陵川雨雹；琼州雨雹，大如拳。六月，东明大雨雹。麦尽伤。四十八年二月初六日，荔浦雨雹，大如鹅卵，积地尺许。夏、大埔雨雹，白如茧，积地数尺；江浦、来安雨雹。五月十六日，鸡泽大雨雹，伤人百余。秋，代州雨雹。五十一年五月，解州雨雹；沁源雨雹，大如鸡卵。七月，黄冈雨雹。击毙人畜。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州大雨雹，屋瓦皆飞。五十三年五月，固安西雨雹。七月朔，平大街雨雹，伤禾。五十四年三月，江浦雨雹，大如升，伤麦。五十五年夏，新乐雨雹，大如碗；浮山雨雹，大如鸡卵，田禾尽伤；崇阳雨雹。五十七年三月，龙川雨雹，大如斗，坏民舍，牛马击毙无算。五十九年六月，鸡泽雨雹，大如鸡卵，伤禾。六十年三月，连平雨雹，毁民舍；镇安、慈谿、上虞、余姚雨雹。小者如碗，大者如斗。七月，柏乡大雨雹，如鸡卵，伤禾。六十一年四月，平定，乐平冰雹。五月，安丘大雨雹。十一月初十日，香山雨雹。十二月，赣州雨雹，大如鸡卵，伤牲畜。

雍正元年正月，鹤庆大雨雹。三月，融县雨雹。二年五月，福山雨雹，大如鸡卵。八月，秦州雨雹，击毙牛马鸟雀无算；东安雨雹，伤稼。三年正月，定州大雨雹。三月，昆山大雨雹。夏，长宁雨雹，大如鸡卵，伤鸟兽甚多。四年正月，甘泉雨雹，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屋舍尽毁。三月，吴川雨雹。五月，舒城雨雹，大如斗。六年五月，商南大雨雹，损屋舍。七年四月，惠来大雨雹，如鸡卵，伤禾。高平、岑溪雨雹，树皆折。七月，静宁州雨雹，大如碗。八年六月，安远大雨雹，击毙禽畜甚多。八月，海宁、沁州大雨雹，毁屋舍。十年二月，连州大雨雹，损麦。八月，白水雨雹。九月，湖州、桐乡大雨雹。十一年三月，海宁雨雹；桐乡雨雹，伤麦。八月，阳信雨雹，大如鸡卵，深三尺余，田禾尽损。冬，嘉兴雨雹，伤麦。十二年三月，无为大雨雹；鹤庆大雨雹；蒲圻大雨雹。四月，湖州雨雹，损麦。

乾隆元年二月，广州大雨雹。三月，荣经冰；方山大雨雹。五月十七日，青城雨雹，大如胡桃。六月，郧西雨雹，鸟兽多击死。七月二十五日，南和大雨雹；平乡大雨雹，毁房庐，伤田禾；怀安雨雹，伤禾。九月，长子大雨雹，片片著禾如刈。十一月，京山雨雹。三年正月十四日，武宁雨雹，大者重四五斤。四月，白水大雨雹，伤麦。四年三月，北流雨雹；富平、临清雨雹，伤禾。四月丙戌，苏州大雨雹，损麦；昆山大雨雹，损麦。五年六月，绛县雨雹，伤禾。六年秋，广灵雨雹，伤稼。七年三月，毕节雨雹，大如鸡卵。四月，涿州雨雹，大如鸡卵。八年四月初五日，安州雨雹，大如鸡卵，深三尺。初九日，昆山大雨雹，损麦。闰四月，高邑大雨雹。七月，高苑大雨雹，伤麦。十年五月，涿州雨雹。初八日，青城雨雹，大如酒杯。六月丁未，同官雨雹，大如弹；戊午，又雨雹，坏庐舍无算。八月，庆阳大雨雹，伤禾。十一年三月，体县大雨雹。四月，金乡、鱼台、营州雨雹，大如鸡卵，伤麦。五月，曲沃雨雹，大如车轮。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高平、文镇大雨雹，伤稼。七月二十五日，安化雨雹。伤禾。十三年正月初二日，鹤庆、信宜、象州、恩县、遂安雨雹，大如斗，伤麦。四月初四日，上海雨雹，伤麦豆；昆山大雨冰雹，击死人畜无算。五月十一日，泰

州、通州大雨雹，坏屋。十三日，滕县大雨雹，大如臼，民舍损坏无算。六月，乐平雨雹，伤稼。秋，怀来、怀安、西宁、蔚州、保安雨雹成灾。十二月，忠州、西乡大雨雹，伤禾。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忠州雨雹。四日，太平雨雹。六月朔，高邑大风雹。十月，乐平、稷山雨雹，伤禾。十一月，正定府属雨雹，伤稼。十五年五月，彭泽大雨雹，重三十余觔。五月初四日，宜昌大雨雹。六月十五日，胶州，滨州大雨雹，伤人畜禾稼。八月戊子，白水雨雹，伤稼。九月，郧县、房县大雨雹，伤人畜。十二月，信丰大雨雹。十六年三月，荣成大雨雹。十八年四月二日，定番州大雨雹，坏民舍百余间。二十年三月，黄冈雨雹，长三十余里，大者径尺。四月初三，玉屏大雨雹，坏屋。五月十七日，高平大雨雹，人有击毙者。二十一年六月，潮阳大雨雹，周遭二十余里，禾稼多伤。二十二年八月，即墨大雨雹，深尺许。二十三年三月，龙川大雨雹；东湖雨雹，大如卵，积盈尺者十余里，四月二十九日，永平大雨雹，形如钵，人有击毙者。五月，中部雨雹，大如卵，厚尺许；庄浪、环县大雨雹。六月十六，长子大雨雹，十一日方止。二十三年三月，宜昌雨雹，大如卵，积地盈尺。四月，陵川雨雹，大如鸡卵，深盈尺。十一月，武宁大雨雹，重五六觔。二十八年十月，罗田雨雹。二十九年二月，庆元大雨雹。三十年三月，临邑大雨雹，鸟兽死者相枕藉。六月二十四日，乐平雨雹，伤稼。三十一年五月，鄞县冰雹。三十二年五月，邢台大雨雹，深尺许。三十三年四月，莒州大雨雹。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东平大雨雹。三十九年二月，乐平雨雹，伤麦。五月，黄县大雨雹，厚积数寸。四十年三月十七日，屏山大雨雹。四十二年六月二日，寿阳雨雹，深者四尺，浅者二尺，月余方消。四十三年五月，房县雨雹，或方或圆，或如砖，伤人畜无算；合肥大雨雹。四十四年四月，平度大雨雹。五月，黄县雨雹，伤麦。四十七年四月戊子，宝鸡雨雹，伤麦。五月，文登大雨雹，伤禾。五十年二月二十三，泸溪雨雹。三月，潜江雨雹。五十四年五月初四，洛川大雨雹。五十五年二月，荆州大风雹。四月初六，青浦雨雹，大如拳，击死一牛。八月，江陵大雨雹。五十六年二月，永安州大雨雹。十月初八日，东光大雨雹。五十七年五月三日，泰州大雨雹；莒州雨雹，大如鹅卵，厚三尺，伤禾稼；禹城、陵县、寿光大雨雹。七月，黄县大雨雹，伤禾。五十八年三月，武宁雨雹，坏民舍。五十九年四月，黄州雨雹，大如碗。人畜多击毙。十二日，江山大雨雹。

嘉庆元年正月，平谷大雨雹，形如鸡卵。四月，邢台雨雹，大者如斗。二年六月，中部雨雹，大如卵，小如杏，伤人畜；枝江雨雹，大如鸡卵，鸟兽击伤。十二月，云和冰雹，大如斗，屋瓦皆碎。三年四月，宜城雨雹，大如鸡卵。四年四月，襄阳大雨雹。五年四月，白河县雨雹，大如鸡卵，深尺余。五月，滕县雨雹，大如碌碡。七月，延安大雨雹，屋瓦皆碎，秋禾无存。六年五月，博兴大雨雹，坏官民厅舍。十年八月，中部雨雹，大如卵，积地五寸。十一年，滦州大雨雹，平地积尺许。十二年二月，贵阳雨雹，大如马蹄。四月，沂水大雨雹，如盂者盈尺，有大如碌碡者。八月，武强大雨雹，有如鹅卵者，屋瓦皆碎，禾叶尽脱；邢台雨雹。十三年春，武强大雨雹。十四年四月，蓟州雨雹，伤麦；襄阳大雨雹；荆门州大雨雹。六月，南乐雨雹，大如鸡卵。十五年三月，宜都雨雹，伤麦。八月，章丘雨雹；东光雨雹。十六年三月，枝江大雨雹。十七年三月，宜都雨雹，禾尺伤。秋，博野雨雹，成灾。二十一年四月，栖霞雨雹，伤麦；定远厅大雨雹，鸟兽多毙。二十二年五月，滕县雨雹，平地深半尺，禾黍尽伤。二十三年五月，苏州大雨雹，湖州大雨雹。

道光四年五月，日照大雨雹，伤禾。十月，曲阳大雨雹盈尺。五年四月八日，罗田雨雹，损麦豆无数；苏州雨雹。五月，皋兰大雨雹。八月初九，复雨雹。六年四月十七，云梦雨雹，大如拳。七年十二月，宣平雨雹，折树碎瓦。十三年五月癸未，临朐雨雹，大如马首。秋，博野等十三州县雨雹。十月二十四日，宜城雨雹。十四年四月三日，三原雨雹，伤禾。初六，诸城雨雹，伤麦。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湖州大雨雹。四月二日，光化大雨雹。十七年七月十三日酉亥，平谷大雨雹，如鸡卵，秋禾尽平，屋瓦皆碎。十八年五月，通渭大雨雹。七月十八日丁巳，滦州雨雹，大如卵，秋禾尽损。十九年三月，元氏雨雹，厚尺许。二十年四月，黄安大雨雹，伤稼。七月二十六日，随州大雨雹，伤稼。二十一年八月，陵县大雨雹。九月又雨雹。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孝义厅大雨雹，状如砖，有重数十觔者，人畜触之即毙。七月十二日，云和雨雹，大如斗，屋瓦皆碎，损伤人畜甚多。二十五日，安定雨雹，大如鸡卵，山巅有径尺者，数日不化。二十六日，随州大雨雹，禾稼多

伤。二十五年正月，崇阳大雨雹。四月，安丘大雨雹，损麦，三日不消。二十七年春，龙川大雨雹。夏，黄岩大雨雹。二十九年四月，应山雨雹，大如拳，鸟雀多击死。六月，兴山大雨雹，伤稼。七月，西宁大雨雹。三十年三月，黄冈雨雹，大如瓜，小如弹丸，坏稼伤人。

咸丰元年三月甲子，大雨雹，伤人畜，坏屋宇；怀来大雨雹。五月丙午，东光大雨雹，屋瓦皆毁，伤人畜。三年三月，崇仁雨雹，大者如碗，小者如拳，屋瓦尽毁。四年四月，黄安雨雹，重十余觔，损麦。九年七月，黄冈雨雹，大如卵。十年七月，罗田大雨雹，伤禾无数；麻城雨雹，大如鸡卵，击毙牛马；黄安大雨雹，树俱折。十一年十一月，麻城、罗田、宜都雨雹，大如鸡卵，伤禾稼，损屋舍。

同治元年六月，东湖大雨雹，击毙牛马无算。六月，狄道州雨雹，大如鸡卵，禾蔬尽伤。二年五月，元氏雨雹，大如拳，禾稼尽伤，田庐俱损。六月，孝感雨雹，大如鸡卵。四年正月十三日，日照大雨雹，伤禽兽；武昌、黄冂、宜都雨雹，大如鸡卵。二月，青田大雨雹，损麦。四月，均州雨雹，大如鸡卵，破屋折树。五月，房县大雨雹，数百里禾稼尽伤。五年正月，均州大雨雹，积地深数尺。四月，随州、江陵大雨雹，损麦。五月，通渭、泰安大雨雹，伤牛马。六年七月，怀来、青县大雨雹，秋禾损。九月十六日，高淳雨雹，大如拳，损屋舍。七年三月十八日，黄安、江夏大雨雹，鸟兽多击死。八年五月十一日，肥城雨雹，平地深尺许，大如鹅卵，八月十三日，滦州大雨雹，阔十五里。九月，泰安大雨雹。九年三月十四日，潜江雨雹，大如鸡卵。五月二十三日，阶州大雷电，雨雹如注。十年二月，青田大雨雹。四月，上饶大雨雹。五月二十二日，阶州、白马关大雨雹，平地水深数尺，淹毙二百余人。十一年二月，新城大雨雹。三月十一日，嘉兴大雨雹；柏乡大雨雹，重者十七觔；湖州大雨雹；景宁雨雹，大如碗；青田尤甚。十三年三月，黄冈雨雹，大如升，数十里麦尽损。四月乙未，青浦雨雹，有重至十余觔者。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二日，邢台雨雹，大如核桃，积地二寸许。二年四月，惠民大雨雹，鸟雀多击死。三年四月十五日，沔县雨雹，大如鸡卵。六年夏，均州雨雹，大如鸡卵。八年四月十一日，均州雨雹，大如鹅卵，袤百余里，广十余里；二十五日，复雨雹，灾尤重。八月，皋兰雨雹，大如鸡卵。九年七月初四日，山丹雨雹，大如鸡卵。九月初二日，孝义厅雨雹，大如鸡卵。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兴山大雨雹，伤稼。八月，滦州大雨雹。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庄浪大雨雹，无极大雨雹。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新乐大雨雹，三十村禾尽损。十五年五月，化平川厅雨雹如蛙形，伤禾稼。十九年五月，狄道州雨雹，大如碗。二十二年九月，南乐大冰雹。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泾州雨雹，大如鸡卵。五月，河州大风雨雹，平地水深三尺。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海城雨雹，大如鸡卵，击死牛羊一千有余。二十六年八月，南乐大雷雨雹。三十年七月，山丹大雨雹，伤禾。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洮州雨雹，大如鸡卵，伤禾。

顺治二年正月初一日，上元大雪雷雨。三年五月初一日，齐河雷火焚孔子庙；夏，阳城大雷，人有震死者。十二月初二日，吴川雷鸣，岑溪大雷雨。五年十月，揭阳大雷雨霹雳。六年正月十一日，潞安雨雪雷电。五月初九日，石门大雷雨；安丘雷击二人。十一月二十五日，镇洋大雷电。七年正月二十七日，震泽大雷电。八月，河源雷震大成殿。冬至后二日，解州雷鸣。十二月除夕，上元大雪雷电。九月，泾阳雷震，十月朔，雷；江阴雷；萧县雷。十二月二十八日，胶州雷。除夕，昆山雷，临邑雷震。九年正月朔，黄陂震雷大雪，蕲水震雷大雪，应山大雷电。二月二十六日，石门雷震死三人。十月十五日，杭州大雷电。十六日，揭阳雷大震。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大雷，凡震三次；青浦雷。十二年九月，震泽雷电大雨。十月，二十五日，香山雷鸣；二十七、二十八日，复鸣。十二月十三日，遂安雷震柏山庵。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钟祥震雷。十月，安丘雷震大雨。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辽州雷电大震。十一月十一日，永安州大雷电。十八日，杭州大雷电，铜陵雷。三十日，咸宁大雪雷电。十五年十一月，咸阳大雪雷鸣。十六年十二月，高淳大雷。十七年十一月，鹤山大雨雷电。十八年正月十七日，阳信，海丰大雷。

康熙元年二月，鹤庆雷鸣。三年正月，通州迅雷达旦，望江雷击南城楼。五年十二月，封州雷鸣。六年正月，南乐迅雷。十二月，开平大雷雨，凤凰洲雷鸣，揭阳雷，澄海雷鸣，钦州雷电。七

年八月，平远州雷击右营守备署。八年二月十四夜，思州雷火起大成殿北角。十一月，西充大雷电。十二月，黄岩大雷。九年正月，乌城大雷电。十二月，苏州雷电。七月，东阳大风雨雷电。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富阳大雷电。十月十四日，贵州雷，东流大雨。十月，婺源雷震儒学棂星。十二月，雷震孔子庙戟门。十三年正月，苏州雷，青浦雷，嘉定震雷自四鼓达旦。十二月除夕，桐乡雷电交作。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湖州雷震大雪。十七年正月，巢县雷。十八年正月朔，苏州震雷。沛县雷。十九年正月朔，苏州雷。二十年正月，宿州雷雨雹。二十一年正月，宿松雷电。二十二年正月，解州雷电，石门雷电。二十三年正月，丹阳雷电雨雪，含山大雷电，兖州雷震。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巢县雷。二十五年十一月，信宜雷鸣。二十八年正月，沛县雷电。十一月初九日，义乌大雷电。十二月十六日，巢县大雷。三十一年正月，武进雷电。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巢县雷。十二日，琼州雷鸣。十四夜半，莱县大雷电。十二月，青浦雷电大雨。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琼州雷。三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昆山雷，青浦雷。三十七年十二月除夕，开平雷鸣。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吴川雷大震，次日又震。三十九年正月，解州雷。四十二年十二月，湖州雷。四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苏州雷鸣。十一月二十八日，钦州雷鸣，揭阳雷鸣。十二月，澄阳雷鸣，普宣雷鸣。四十五年正月，巢县大雷。四十九年正月初七日，香山雷鸣。十一月二十一日，景宁雷鸣。五十年十一月，大埔雷。十二月，阳春雷鸣。除夕，平乐雷电霹雳，骤雨达旦。五十三年十二月，泾州大雷电，福山大雷雹，湖州雷鸣。五十四年正月朔，大埔雷鸣。十一月，阜阳雷鸣。五十五年十月，通州雷。十一月，铜陵雷震。五十六年正月湖州雷。十月二十五日，香山雷鸣。五十九年七月，南笼大雷雨。九月，通渭县暴雷，震死一人。六十年十一月，潮阳雷鸣，岑溪雷鸣。六十一年十一月，顺德大雷，广宁雷电。十二月，钦州雷电大作，风雨暴至，吹塌城垣二十余丈；阳春大雷雨，揭阳雷鸣，澄海雷鸣。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八日，蒲圻大雷电。十月，揭阳雷鸣。

乾隆元年三月，邢台雷震府学奎星楼，海阳震雷霹雳。二年十一月，赣县大雷电。十二月二十五日，普宁雷鸣。九年二月十一日，昆山雷击马鞍山浮图末级。十月十五日，岐山雷电风雨。十年四月十五日，横州雷击大成殿西柱。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顺潭村狂风迅雷大作，树木尽拔，倒屋二千余间，压毙三十余人。十月朔，胶州雷。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上海大雷。十四年十二月，信丰大雷电雨雹，毕节大雷电。十六年十月，平度、海盐震雷。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长子大风雷。十一月二十七日，揭阳雷鸣。十八年十二月，宣都大风雨雷电。二十年正月，赣榆大雷电雨雪。二十二年除夕，龙川雷鸣。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荆门州大雷。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武进大雨雷电。三十五年十二月，嘉善雷电。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苏州大雷电，湖州雷电。三十九年十月，阳湖大雷。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房县大雷电。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桐乡雷电。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黄岩大雷雨，苏州大雷电。除夕，云梦大雪大雷。五十七年十二月乙巳，南陵雷电交作。五十九年十二月，江山大雷电。

嘉庆六年正月，阳湖雷。七年正月十七日，东光雷电。十年十一月，滕县大雪闻雷。十九年十二月，滕县雨雪闻雷。二十年二月，湖州雷电大雪。二十三年二月，金华雷电。

道光三年正月十四日，湖州雷。二月十五日，监利大雷。五年冬至后一日，章丘雷。七年十二月，湖州大雷雪。十二月，崇阳大雨雷电。十二年十二月，丽水雷电大雪。十三年十二月，宜城雷电雨雹。十八年十月，太平大雷。十一月二十九日，云梦大雷。十二月除夕，湖州大雷电；青浦大雷电；随州大雷。十九年正月，湖州大雷，枣阳雷鸣，云梦雷鸣，十二月，文登大雷。除夕，靖远雷电大雨。二十年正月十六日，武定大雷震。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定远雨雪雷鸣。二十二年冬至夜，滕县雷鸣。二十三年十月，应城雷电。二十四年十月，崇阳雷。十二月，鄱阳大雨雷电，丽水雷电，即墨雷电。二十五年正月，崇阳大雷电。七月，榆林雷震。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滕县雷火焚城南楼，贵阳雷。二十七年冬，武昌雷震，黄冈大雷。二十九年六月，武昌雷震。

咸丰二年八月，崇阳雷鸣。四年正月十三日，平乡雨雪雷鸣。十月初六日，应山雷。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安雷震。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东光雷电。十一月十二日夜，宜都大雷。

同治元年冬，方山雷震北峰塔。二年正月初十日，定远厅雷鸣。三年正月，青浦雷四年正月十

三日，平乡雨雪雷鸣，震教堂；东光大雨雪雷电；永嘉大雷电；太平雪中闻雷；武昌震雷；黄冈震雷；随州雷电；麻城震雷；枣阳大雨迅雷；陵县大雷电；日照大雷电；房县雷；曹县大雷电；菏泽大雷电。五年正月初八日，均州雷电，郧县大雷电，房县雷。十四日，孝义厅大雪雷电。十一年十一月，临榆大雨雷震。

光绪元年八月甲戌，青浦雷震南门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京山大雷雨，安陆大雷电；夜，蕲水雷电四次。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玉田大雷，自二更彻夜。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东光闻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九两夜，德安大雷。十三年正月，德安大雷而雨。

顺治八年二月，柴胡塞出大鱼，长十丈余，形似海猪。

康熙元年正月朔，台州见二巨鱼斗于江内，三日，其一死，肉重四百余觔。三年三月，莱阳羊圈口潮上巨鱼，长六丈余，声如雷，旋死。五年三月三日，绥德州天雨鱼。十一年，海康鲸鱼入港，长五丈，阔二丈，以千人曳之岸。十五年十二月，海盐有大鱼，长十丈余，形如车轮。头似马首。二十一年六月，綦江县雨鱼。二十二年四月，海宁滨有鱼长二十余丈，无鳞，有白毛，土人呼之为海象。二十六年四月，文县雨鱼。三十四年七月，嘉定有二巨鱼斗于海，声如雷，其一死者虎首人身，长丈余，腥闻数里。四十二年八月，青浦龙安桥下有二大鱼上游，形如船，旁有小鱼无数。四十七年二月初，台州有巨鱼至中津桥，向人朝拜，十二日随潮而逝。

乾隆五年，黄县海出大鱼六丈，其骨专车四。十三年，涪州弹子溪巨鱼见，长约丈余，相传岁歉则上，是岁果大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平湖海滨来一大鱼，其声如牛，长六丈七尺，径一丈四尺。

咸丰四年五月，黄岩有巨鱼数十入内港，色黄如牛，大者重五六觔。六年六月，平湖金门山一鱼死海滨，取得一齿，形如钩，重十三觔。十一年，平湖鲤鱼数十头从空飞过。

顺治三年七月，延安蝗；安定蝗；滦城蝗，蔽天而来；元氏蝗，初，蝗未来时，先有大鸟类鹤，蔽空而来，各吐蝗数升；浑源州蝗。九月，洪洞蝗，宣乡蝗。四年三月，元氏、无极、邢台、内丘、保定蝗。六月，益都、定陶旱蝗，介休蝗，山阳、商州雹蝗。七月，太谷、祁县、徐沟、岢岚蝗；静乐飞蝗蔽天，食禾殆尽；定襄蝗，坠地尺许；吉州、武乡、陵州、辽州、大同蝗；广灵、潞安蝗；长治飞蝗蔽天，集树折枝；灵石飞蝗蔽天，杀稼殆尽。八月，宝鸡蝗，延安蝗，榆林蝗，泾州、庄浪等处蝗。九月，交河蝗，落地积尺许。五年五月，衡水蝗。六年三月，阳曲蝗，盂县蝗。五月，阳信蝗，害稼。六月，德州、堂邑、博兴蝗。七年七月，太平、岢岚蝗，介休、宁乡蝗。十年十一月，文安、府谷蝗。十三年正月，徐海蝗。三月，玉田大旱蝗。五月，定陶大旱蝗。七月，昌平、密云、新乐、临榆蝗，滦河蝗，东平蝗。冬，昌黎大雨蝗。十五年三月，邢台、交河、清河大旱蝗，害稼。

康熙四年四月，东平、正定、日照大旱蝗。五年五月，萧县蝗；任县飞蝗自东来蔽日；伤禾；日照、江浦大旱蝗。六年六月，杭州大旱蝗；灵寿、高邑大旱，蝗，害稼。八月，东明、滦州、灵寿蝗。八年八月，海宁飞蝗蔽天而至，食稼殆尽。九年七月，阳□大旱蝗，食稼殆尽。丽水、桐乡、江山、常山大旱蝗。六月，宁海、天台、仙居大旱蝗，定陶大旱蝗，虹县、凤阳、剿县、合肥、溧水大旱蝗。七月，全椒、含山、六安州、吴山大旱蝗，济南府属旱蝗害稼，丽水蝗，桐乡、海盐、淳安大旱蝗，元城、龙门、武邑蝗。十一年二月，武定、阳信蝗害稼。三月，献县、交河蝗。五月，平度、益都飞蝗蔽天，行唐、南宫；冀州蝗。六月，长治、邹县；邢台、东安、文安、广平蝗。定州、东平、南乐蝗。七月，黎城、芮城蝗，昌邑蝗飞蔽天，辛县、临清、解州、冠县、沂水、日照、定陶、菏泽蝗。十六年三月，来安蝗，三河、内丘蝗。十八年正月，苏州飞蝗蔽天。夏，全椒蝗。七月，宁津、抚宁、五河、含山蝗。二十一年，信阳、莒州蝗。二十三年四月，东安蝗，永年蝗。二十五年春，章丘、德平蝗。六月，平定、无极、饶阳、井陉蝗。二十六年，东明；藁城蝗。二十九年五月，临邑、东昌、章丘蝗。七月，平陆、武清蝗。三十年五月，登州府属蝗。六月，浮山、翼城、岳阳蝗，万泉飞蝗蔽天，沁州、高平落地积五寸，乾州飞蝗蔽天，宁津、邹平、蒲台、莒州飞蝗蔽天。七月，昌邑、潍县、正定、卢龙、平度、曲沃、临汾、襄阳蝗，平阳、猗氏、安邑、河

津、蒲县、稷山、绛县、垣曲、中部、宁乡、抚宁等县蝗。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河津，夏，浮山蝗。三十三年五月，高苑、乐蝗、宁阳蝗。三十六年，文安、元氏蝗。三十八年，遵化州、晋州、卢龙、抚宁蝗。三十九年秋。祁州、卢龙、抚宁蝗。四十三年，武定、滨州蝗。四十四年九月，密云、卢龙、新乐、保安州蝗。四十六年，邢台、肃宁、平乡蝗。四十八年秋，昌邑、卢龙、昌黎蝗。五十年夏，莘县、邹县、卢州蝗。五十三年秋，沛县、合肥、庐江、舒城、无为、巢县蝗。五十七年二月，江浦、天镇蝗。五十九年，胶州、掖县蝗。

雍正元年四月，铜陵、无为蝗，乐安、临朐大旱蝗，江浦、高淳旱蝗，栖霞、临朐蝗。三年冬，海阳、普宣蝗。十三年九月，东光、获鹿、蒲台蝗。

乾隆三年六月，震泽、日照旱蝗。四年六月，东平、宁津蝗。五年八月，三河飞蝗来境，抱禾稼而毙，不为灾。九年七月，阜阳、亳州、滕县、滋阳、宁阳、鱼台蝗。献县、景州蝗。十三年夏，兰州、郯城、费县、沂水、蒙阴旱；诸城、福山、栖霞、文登、荣成蝗；高密、栖霞尤甚，平地涌出，道路皆满。十五年夏，掖县飞蝗蔽天。十六年六月，诸城、交河、祁州蝗；河间蝗，有鸟数千自西南来，尽食之。十七年四月，柏乡、鸡泽、元氏、东明、祁州蝗。七月，东阿、乐陵、惠民、商河、滋阳、范县、定陶、东昌蝗。十八年秋，永年、临榆、乐亭蝗。二十年六月，苏州大雨蝗。二十三年夏，德平、泰安蝗，有群鸟食之，不为灾。二十四年夏，高邮大旱，蝗集数寸。二十八年三月，临邑、静海、滦州、文安、霸州、蒲台飞蝗七日不绝。二十九年夏，吴川大旱，蝗损禾；东昌、安丘蝗。三十年三月，黄安、宁阳、滋阳蝗。三十三年七月，武清、庆云蝗。三十七年二月，景宁飞蝗蔽天，大可骈三尺；淄川、新城蝗；凤阳旱蝗，三十九年二月，安丘、寿光、沂水蝗。八月，文登蝗。四十三年三月，黄安、南陵旱蝗。九月，武昌蝗；江夏、潜江大旱蝗。四十九年冬，济南大旱蝗。五十年六月，日照县大旱，飞蝗蔽天，食稼、苏州、湖州、泰州大旱蝗。五十一年五月、七月，房县、宜城、枣阳、阳春旱蝗；罗田、麻城大旱蝗。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麻城蝗，积地寸许。七月，黄冈、宜都、麻城、罗田、荆门州蝗。五十三年六月，平度县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五十六年六月，宁津、东光大旱，飞蝗蔽天，田禾俱尽。五十七年五月，武城、黄县、高唐旱蝗。五十八年春，历城旱蝗，有虫如蜂，附于蝗背，蝗立毙，不成灾。七月，安丘、章丘、临邑、德平蝗。

嘉庆七年，蓬莱、莘县、高唐、邹平、诸城、即墨、文登、招远、黄县蝗。十年春，博兴、昌邑、诸城蝗；临榆蝻生。夏，滕县飞蝗蔽天，食草皆尽。秋，昌邑蝗，食稼；宁海蝗。十九年，菏泽、曹县、博兴蝗。

道光三年，莘县、抚宁蝗。四年，东平、清苑、望都、定州蝗。五年七月，清苑、定州飞蝗蔽天，三日乃止；内丘、新乐、曲阳、长清、冠县、博兴旱蝗。六年二月，滦州、抚宁蝗。十四年五月，潜江、枣阳旱蝗，云梦旱蝗十五年春，黄安、黄冈、罗田、江陵、公安、石首、松滋大旱蝗。五月，均州、光化蝗。七月，滨州、观城、巨野、博兴、谷城、应城蝗。八月，安陆、玉山、武昌、咸宁、崇阳蝗；黄陂、汉阳大旱蝗。十六年夏，定远蝗，紫阳蝗，宜都、黄冈、随州、钟祥旱蝗。七月，谷城、郧县、郧西蝗。十七年春，应城蝗蝻。五月，郧县旱蝗；秋，复旱蝗。十八年夏，郧县蝗，应山大旱蝗，博兴旱蝗。八月，东光蝗，不为灾。十九年九月，应山蝗。二十三年三月，郧西旱蝗。二十五年七月，光化、麻城蝗。二十七年夏，应城蝻生，元氏旱，沾化蝗。十月，临邑蝗。

咸丰四年六月，唐山、滦州、固安、武清蝗。五年四月，静海、新乐蝗。六年三月，青县、曲阳蝗。六月，静海、光化、江陵旱蝗，宜昌飞蝗蔽天，松滋蝗。八月，昌平蝗，邢台蝗，香河、顺义、武邑、唐山蝗。七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虼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邢台有小蝗，名曰蠕，食五谷茎俱尽；武昌飞蝗蔽天；枣阳、房县、郧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秋，咸宁、汉阳、宜昌、归州、松滋、江陵、枝江、宜都、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城厚尺许，未伤禾；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潜江蝗。八年三月，扶宁、元氏蝗蝻生。六月，均州、宜城蝗害稼，应城飞蝗蔽天，房县、保康、黄岩蝗害稼。秋，清苑、望都、蠡县、归州蝻子生。十月，黄陂、汉阳蝗。十一月，宜

都、松滋蝗。十年六月，枣阳、房县蝗。

光绪三年夏，昌平、武清、滦州、高淳、安化旱蝗。秋，海盐、柏乡蝗。四年九月，灵州蝗。七年六月，武清蝗。七月，临朐蝗。八年春，玉田蝻生。九年夏，邢台蝗。十七年三月，宁津旱蝗伤稼。三十三年五月，山丹蝗。

顺治五年，杭州民家猪生三耳八足；蒙阴县民家猪产象，旋卒。九年八月，香山寺前猪生二人头，双眼，头上一角，人身猪足，无毛。

康熙元年八月，天门民家猪生一豕、一身、二首、八蹄、二尾。十二年九月，揭阳民家猪产麒麟。十八年二月，栖霞民家猪生异兽，旋毙。五十一年，深泽县民家豕生子，大物，大倍别子，色白，无毛，二目骈生顶上。

雍正五年，博山民家猪产象，长鼻，白色。

嘉庆十年，乐清民家豕生象。十八年，黄岩民家豕生象。

同治三年，新闻民家豕生象，未几即毙。

光绪元年，豕生象，色灰白，无毛。十三年，皋兰民家豕生一象。

顺治六年十一月，仪征有四龙见于西南。十一年，涞水县兴云寺梁上有蛇，身具五彩，十日后变为白色；六月十五日，狂风骤雨，霹雳不绝，殿中若有龙斗，及霁，蛇乃不见。

康熙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嘉兴二龙起海中，赤龙在前，青龙在后，鳞甲发火，过紫家埭，倒屋百余间，伤一人；九月初九夜半，火龙见。二年四月十六日崇明龙见；三台东南出一蛇，长数丈，腰围约三尺，身有鳞甲，赤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京山龙见，鳞甲俱现。七月朔，镇洋大风海溢，有龙下麋场，伤数人。八月初四日，天晴无云，黄龙见于东南。七年七月，咸宁有龙游于县署前，雨霁，不能升跃，市人击其颈以游于市。十二年六月，深泽马铺民家龙起，大风雨，破壁而去。十二月十八日，丹阳见两龙悬空，移时始去。十三年夏，永嘉龙见；万载大水，龙出。十七年六月，咸宁大墓山有龙突现头角，三日，鳞甲晃如赤金，白昼飞腾，穿山为河，伤民畜。十八年十月十五日，镇洋龙见于东南。二十一年十月，青浦、兴化龙见。二十六年六月，黄县龙昼见于朱家村，烟雾迷濛，火光飞起。三十六年三月，毕节龙见赤水河。四十年八月，独山川南羊角村有龙见。四十一年六月初九日，鳌泉有白龙跃于平地，飞去。四十五年五月初六日，金山之岩有龙出，金光闪烁。四十七年，灵州井中有龙，时见其首尾，数日，忽大雨霹雳，腾空而去。六十年六月，金擅学宫前悬一龙，腥气逆鼻，焚香祷之，腾空而去。七月十三日，南笼大雷雨，龙见于城西。

雍正二年七月，北流飞龙见。十二月，木门海子起烟雾，有蛟龙飞出之状。五月，横州有龙起。七年春，安定文苇塔见一龙腾空而去。九年四月，安南有龙见于东北。六月，青浦龙见于沙滩。

乾隆二年二月，潮阳白龙见。三年正月，枝江龙见于城西。九月，青浦龙斗于泖，自西南至东北入海。五年五月，高邮大风，有白龙舞空中，鳞甲俱现。六年六月十三日，昆山东乡设网村有白龙卷去民房十七家。二十五日，席家潭有白龙卷去周家庄大舟并二人，坠巴城镇三里岸渚，复卷去镇民盛某，掷地，身无恙。九年六月十二日，浮山有龙飞入民间楼舍，须臾烟起，楼尽焚。七月壬辰，建□天顿黑，有白龙尾垂二丈余。十二年八月，高州龙见于小华山。十四年七月初五日，高淳龙起于永丰圩下，首尾鳞甲俱现。十五年七月，正宁秦家店有龙破屋而升，俄大雷雨。十九年秋，济南巨治河有龙斗。二十年五月二十日，澄海狂风骤雨，有双龙自东而来，由蓬州所东门经过，冲倒城垣五十七丈，民房三百余间，有压毙者。二十一年六月，招收、龙井地方有龙自空冉冉而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葭州赤龙见于张体两川围中。六月初七日，高平火龙见于石末村。七月十四日，泰安蛟起夏辉村西河，高二丈，彩色灼烂，横飞东南，风云随之。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天门乌龙见，头角爪甲俱现。四十三年三月，安丘龙见。四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莒州群龙见于吴山东北。五十五年五月，定海舟山龙起，漂没田庐，淹毙人口；越三日，龙斩三段，尾不见，其鳞巨如葵扇。五十六年六月，莒州赤龙见于龙王峪，先大后小，长数丈，所过草木如焚。六十年春，青浦有白龙自东至金泽镇南，去地祇三四尺，所过屋瓦皆飞。

嘉庆六年，东湖修孔子庙，见白龙乘风飞去。九年，曲阳济渎河水暴发，见龙车数乘涉水而没，

水退。十四年五月，有龙戏于瑞州城隍庙江均河，水立丈余。二十年六月，黄冈柳子巷蛟起，伤一百四十余人，冲没田宅无算。二十一年六月，蛟见于婴武水。

道光四年七月，麻城龙见于月望岩。五年七月甲辰，武进龙见于芙蓉湖。六年六月初五日，宜都蛟起，坏民居，溺人无算。七年五月初十日，房县汪家河水溢，蛟起，坏民田无算。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滕县见青龙，长约数十丈，鳞甲俱现。十年六月，松滋城原寺出龙，过洋州上升。七月十二日，永嘉起蛟，裂山而出，漂没田庐，淹毙人畜无算。十六年七月甲申，武进有龙陷地成潭。二十八年五月，监利龙见于洪湖。七月二十三日，太平五龙同见空中，是夜飓风大作。

咸丰二年五月十七日，枝江天无片云，有白龙降于瓦窑湖，蜿蜒行数里，忽腾去。三年七月初七日，西乡白龙见，长数十丈。七月十五日，黄陂龙见于聂口，鳞甲宛然，拥船只什物于空中。十一月，西宁西纳川降孽龙，臭闻数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石首风雷大作，顷之，二龙接尾而上。六年五月，鄱阳县两头蛇见。七年五月初八日，来凤县曾氏塘风雨骤至，有物长丈余，乘风入塘，形似牛，身备五色，目灼灼有光，水喷起。八年六月十七日，云梦有龙入城，坏庐舍无数，绕城东北去。十年三月，麻城龙见。五月，松滋天鹅塘出龙，行陆地，所过禾稼尽偃。十一年冬，平湖有二龙斗于海。

同治三年，苏州有龙斗。四年正月，宜城龙见于芳草洲。六年五月初五日，高淳见三龙。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龙斗，狂风骤雨，拔木覆舟。五月十二日，高淳龙见。七月底，城有蛟起于井中。

光绪十九年正月，灵台龙见于井中。二十一年十月，大通龙见于惠广寺。

顺治十年四月，吴川有山马二：一渡石堑，一自城东南角入。

康熙三年七月，毕节民家马生驹，五足。五年六月，孝丰有马见于鱼池乡之安市，毛鬃如凡马，背有肉鞍，往来田间，月余不知所终。十五年五月，南乐生员赵豪马生双驹，一牝一牡。二十六年，平远州民家马产双驹。

雍正八年二月，江津县民家马产双驹。

乾隆二十一年夏，丰顺汤坑寨有白马成队，夜出食禾，驱之不见。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定州中谷村民家白马产二青骡。

同治元年，西宁镇海营骡马同胎而生。

顺治八年，歙县民吴全妻吕氏一产四男。

康熙元年，莱阳民徐维平妻生男四目、四手、四足。十一年，晋州民郭好刚妻冯氏一产四男。十三年，东阳民某姓兄弟，其妇俱孕，及产，一产鲇鱼，鱼头蛇身；一产猕猴，手爪俱备。十六年，毕节民彭万春女七岁出痘，及愈，变为男。十七年春，清河民家生子无首，两目在乳，口在脐，殆形天类欤？二十五年五月，忠州民雷氏女化为男，后为僧。三十二年，德州民王邦彦妻一产四男。三十四年，长治民张自富妻王氏一产三男。三十七年，保安州民岳戍妻李氏一产三男。三十八年，潞城民常通妻一产三男。三十九年，湖州陆氏妇产一男，两首四臂。四十一年，西宁县贾文举妻一产四男。四十四年夏，石首县民张若芝妻一产三男。四十六年，吴县民谭某家女子化为丈夫。五十三年，广元民妇产二蛇，无恙；莱阳县民高万言妻一产四男。五十四年六月，东平州民孙子芳妻一产三男。五十六年，东流檀上元妻洪氏一产三男；颍上民张某妻一产三男。五十七年，信阳州民邢序妻一产三男。五十八年，兴化县民赵自显妻一产三男；赵城民贾则宜妻一产三男。五十九年，邯郸民王某妻一产三男。六十一年，巨野县民史遍妻一产三男。

雍正元年，郸县民某妻一产三男，青州民李福奎妻一产二男一女，高密民刘巨卿妻一产三男，巢县民马少步妻庞氏一产三男。二年秋，南陵民毛起美妻一产三男，汾阳民贾三聘妻一产三男，简州民王之佐妻一产三男。三年二月，齐河民甄养武妻一产三男，潞城民秦述贤妻郭氏一产三男，襄垣民郝世惠妻武氏一产三男，阳城民张国泽妻刘氏一产三男。四年，陶县民徐来振妻一产三男，襄陵县民栗星奇妻一产三男。五年，东河县民刘虎妻一产三男，阳城民李珍妻一产三男。六年，定兴县民任万通妻、榆次民刘志龙妻俱一产三男，东山村民家产妇生鱼，亭山县民田禹妻一产三男。七

年，钱塘县民邵学桂妻吴氏、天台县民褚伯贤妻刘氏、萧山县民高耀妻俱一产三男，新建县民周义士妻夏氏一产三男，彭泽县民罗翰声妻宋氏一产三男，合肥民龚绍衣妻陈氏一产三男，安邑县民冯维明妻薛氏一产三男，施县民王进禄妻崔氏一产三男。八年，商县民孙作圣妻一产三男，黄县民高从义妻一产三男，钱塘县民杨大成妻严氏、遂安县民洪文锡妻毛氏俱一产三男，壶关民某妻李氏一产四男，崇阳县民孙文林妻王氏一产三男，兴安民龚章纯妻一产三男，临海县民项如茂妻林氏、镇海县民陈道才妻应氏俱一产三男。十年，洪洞县民许元生妻郑氏一产三男，赵玉锡妻章氏一产三男，介休民燕居宇妻武氏一产三男，陵川民秦遇妻一产三男，什邡县杜某妇一产三男，永嘉县民李天锡妻林氏一产三男，浮梁县民魏经武妻李氏一产三男，房县民吴士贵妻一产三男。十一年，冀州民白起妻薛氏一产三男，遂安县民姜自周妻胡氏一产三男。十二年春，齐河民刘鈖妻官氏、新城民赵允中妻俱一产三男。六月，潜山民汪祝三妻一产三男，开化县民毕懋增妻一产三男。十三年四月，滦州民张德福妻一产三男。九月，滦州民胡在梁妻一产三男，临海县民荣宗棣妻奚氏一产三男，南昌县民朱中禄妻曹氏一产三男。

乾隆元年，武强民杨守有妻蔡氏一产三男。定远县民罗旌友妻杨氏一产三男。二年二月，平湖监生徐士谷妻张氏一产三男。九月，景州民张自立妻王氏一产三男，静海民娄蒙贵妻某氏一产三男。十一月，石城县民董永瑁妻李氏一产三男。三年六月，甘泉民蒋国泰妻苏氏一产三男。八月，秀水县民葛汉文妻徐氏一产三男，营山县民周铭妻文氏一产三男。十一月，滦州民李廷玺妻一产三男，景州民张世勋妻刘氏一产三男一女。四年四月，岳池县民荀稀圣妻李氏一产三男，娄县民何效章妻陆氏一产三男。六月，稷山民张桂妻刘氏一产三男。五年三月，潜山县民冯某妻一产三男。五月，无为生员魏海元子妇一产三男，潞泽营兵丁谢金成妻魏氏一产三男。八年五月，稷山民赵杰妻一产三男。九年五月，大埔民罗淑鄞之妻李氏一产三男。十年，铜山民刘瑞发妻韩氏一产三男，夏名魁妻刘氏一产三男，贵池民吴来盛妻叶氏一产三男。十一年，大埔县民危肇彬妻詹氏一产三男，贵阳民刘允福妻喻氏一产三男。十四年，无极县民袁文孝妻焦氏一胎产四子，两男两女，皆活。十五年，监利县民何名周妻黄氏一产三男。十六年，南昌县民徐仲先妻万氏一产三男，盂县民田世隆妻石氏一产三男。十七年四月，宁河民刘守秀妻赵氏一产三男。十八年，平利县民张宁妻吕氏一产三男。十九年，济阳民贾含福妻谷氏一产三男。二十年，深泽民苏勇妻宋氏、刘邦林妻阎氏俱一产三男，滦州民高宗义妻一产三男。二十一年五月，定州民张照妻徐氏一产三男，济宁州民王尽忠妻一产三男，营山县民魏国平妻陈氏一产三男。二十二年，资阳县生员宋如衡妻苏氏一产三男，浦江县民葛有圣妻徐氏一产三男。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兵丁刘任妻黄氏产一男，越日产一女，午刻又产一男。二十五年，陵川诸生马伯顾妻一产三男，南丰县民邓君奇妻朱氏、安义县民熊壁湘妻彭氏俱一产三男，云梦民冷少松妻许氏一产三男。二十六年七月，凤台县民陈全妻一产三男，武昌县民刘升妻一产三男。二十七年，邹县民田成妻一产三男。二十八年三月，武进县民巢云五妻一产三男。二十九年，武城县民刘成妻高氏一产三男，即墨县民高岱妻王氏一产三男，平陆县民高怀妻一产三男，清水县民乔国祥妻王氏一产三男。三十年，临清州民杨维桐妻一产三男。三十一年，新城民朱振连妻一产三男，临清州刘德员妻一产三男，乐至县民罗景璋妻周氏一产三男。三十二年五月，府谷县民王友妻一产三男。六月，临县民李映实妻一产三男。十月，德州民陈三妻一产三男。三十四年，宁河于邦朝妻苏氏一产三男，黄县民王思妻高氏一产三男。三十五年，武昌县徐定贵妻一产二男二女。三十八年，高平县民张万全妻李氏一产三男。三十九年二月，诸城县民郭荣妻一产三男。四十年，南昌县民李菁妻梁氏一产三男，乐平县民王彩珍妻廖氏一产三男。四十一年六月，龙里县民家生子，目中有臂三寸许，青阳民曹正送妻董氏一产三男。四十二年，贵池民孙全恺妻谢氏一产三男。四十三年九月，德州民赵楷妻崔氏一产三男，陵川民李珏妻王氏一产三男，洵阳寄籍楚民张希贤妻雷氏一产三男。四十四年，昭化县民王宰仕妻张氏一产三男，此妇四孕，每产必三，亦异妇也；光化县民许文思妻柯氏一产三男。四十六年，高邮县民于志学妻管氏一产三男，梓潼县民罗全义妻杨氏一产三男。四十七年，宁州民彭国治妻叶氏一产三男。四十八年，茂州民文廷柱妻一产三男。四十九年十一月，新建县民黎献文妻熊氏一产三男。五十年，太平县民傅学妻罗氏一产三男。五十二年二

月，房县民张大业妻一产三男，京山县民李群来妻一产三男。五十三年，广州民廖伯万妻朱氏一产三男。五十四年三月，瑞昌县民周全万妻陈氏一产三男。昭化县民张应辉妻刘氏一产三男，宜宾县民万方麟妻陈氏一产三男，简州民蓝学荣妻王氏一产三男，莒州民刘翰阁妻一产三男。五十七年五月，高邮县民闵立礼妻李氏一产三男。五十八年，贵阳女子莫二阳化为男子，石首县民谭盛治妻一产三男，阳信县民王学皆妻张氏一产三男。五十九年，天全州民刘祥远妻熊氏一产三男。六十年，沂水县民赵有佐妻王氏一产三男。

嘉庆二年，莘阳县民杨国玉妻简氏一产三男，分宜县民罗大成妻蓝氏一产三男，邹平民樊梅清妻一产三男，诸城县民王立妻一产三男。四年七月，博兴县民张维庆妻一产三男，溪阳县民吴正彩妻刘氏一产三男，十二月，定州民薛际昌妻赵氏一产三男。五年正月，随州民聂中妻一产三男。六年，营山县龙宣江妻郭氏、广元县民董在义妻俱一产三男，长乐县民张茂荣妻刘氏一产三男，竹山男子李大凤化为女，栖霞邱家村王氏妇化为男子。八年三月，临淄县民王氏妇一产四男，新城民岳景妻一产三男。十年三月，日照县民张延妻徐氏一产三男。十二年二月，诸城县民王授尧妻曲氏一产三男，三月，东阿县民蔡光辉妻金氏一产三男，东乡县民黎凤兰妻赵氏一产三男。十三年五月，留坝县民靡永钳妻陈氏一产三男，应城县民某妻一产三男。十五年正月，黄济县民金泽妻生子无耳目口鼻，两头一角，扣之有声如铜。十八年，益都县民梁氏子骤长一丈有奇。十九年，巴县民刘天才妻一产三男，博兴县民李敬昌妻赵氏一产三男，靖远县民张守和妻王氏一产三男。二十一年六月，武城县武庠生王灵妻刁氏一产三男，九月，湖口县民吴绍荣妻时氏年四十五岁，初胎一产三男，应城县钱姓妇遗腹一产三男。二十二年正月，彭泽县民何奇峰妻王氏一产三男。二十三年十一月，博兴县民孙在兴妻白氏一产三男。二十四年四月，乐安游氏女春桃年十五岁化为男。二十五年，日照县民宋晰妻周氏一产三男，定海厅民陈宏球妻一产三男。

道光元年九月，日照县民赵希常妻张氏一产三男。三年五月，中卫县民吴兴妻一产三男。五年，乐平县民甘德喜妻陈氏一产三男。六年七月，乐清县民戴万春妻林氏一产三男，麻城民甘学楷妻一产三男。七年，宜城县民张金福妻一产三男，狄道州民潘永周妻一产三男。九年十月，乐陵县民张志芳妻柳氏一产三男。十年七月，滨州民赵登坡妻张氏一产三男。十一月七月，莱阳县民孙洪妻一产三男。十三年，崇阳县民傅调鼎妻一产二男一女。十四年，日照县民马立太妻一产三男。十五年七月，利津县民马恭妻宋氏、商县民张曲寅妻胡氏俱一产三男。十六年，日照县民郭忠妻刘氏一产三男。十七年，乐陵民陈吉顺妻宋氏一产三男，观城县民陈珩妻钱氏一产三男。二十年，贵定民王某妻一产三男。二十二年十一月，南乡有女化为男。二十五年十二月，平度民兰种玉妻一产三男。二十七年十月，公安县民妇产一女，手足各四，三日而口有齿。二十八年四月，葛家坡卢氏女年十二化为男。二十九年，西宁县民张侈伦妻一产三男，玉山县民李前邻妻周氏一产三男。三十年三月，应城县民宋爽先妻张氏一产三男，黄陂县民李允＜⿰土全＞妻刘氏一产三男。

咸丰元年，崇阳县民某妇一产五男。二年二月，黄县民王经魁妻一产三男。五月，宜都杜氏女十三化为男。五年，平湖民黄某妻一产四女一男。六年，黄安县民妇产一子，二首一身。十一年，兴国县民曾世红女许字王氏子，幼，即收养夫家，及年十四，化为男，遣归。

同治三年，即墨县民家有男化女，孕生子。四年，秀水陈氏妇产四鼠。五年，东南乡民有女化为男。八年九月，灵州民惠泽之妻孕三岁不产，忽小腹溃裂，子从孔出，如人形，顷之，子死，腹复合无痕。十年冬，襄阳民徐氏子生而有佛像三，下作莲花纹，在其左偏。

光绪三年四月，皋兰庠生张文焕妻一产四男。十八年六月，宁州民马寿隆妻生一子，三眼、三足，一眼在额上。三十三年，宁州民冯某家生一子，深目长嘴，爪背有毛长寸，能左右顾，啼声如猿。

顺治元年，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九年，万全大疫。十三年，西宁大疫。

康熙元年五月，钦州大疫，余姚大疫。七年七月，内丘大疫。九年正月，灵川大疫。十二年夏，新城大疫。十六年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七月，商州大疫。十九年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二十年，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二十一年五月，榆次疫。二十

二年春，宜城大疫。三十一年三月，郧阳大疫。五月，房县大疫，广宗大疫。六月，富平疫，同官大疫，陕西大疫，凤阳大疫，静宁疫。三十二年七月，德平大疫。三十三年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秋，琼州大疫。三十六年夏，嘉定大疫，介休大疫，青浦疫，宁州疫。三十七年春，寿光、昌乐疫。夏，浮山疫，隰州疫。四十一年三月，连州疫，四十二年春，琼州大疫，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四十三年春，南乐疫，河间大疫，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菏泽疫。秋，章丘大疫；东昌大疫；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恙州、宁海大疫；潍县大疫。四十五年夏，房县大疫；蒲圻大疫；崇阳疫。四十六年五月，平乐疫，永安州疫。七月，房县大疫；公安大疫。八月，沔阳大疫。四十七年二月，公安大疫。三月，沁源大疫。五月，灵州大疫；武宁大疫；蒲圻大疫；凉州大疫。四十八年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山、南陵、铜山大疫，无为、东流、当涂、芜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四十九年秋，湖州疫。五十二年冬，化州大疫，阳江大疫，广宁大疫。五十三年夏，阳江大疫。五十六年正月，天台疫。六十年春，富平疫，山阳疫。六十一年七月，桐乡疫，嘉兴疫。

雍正元年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二年六月，阳信大疫。四年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五年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六年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陉疫，沁源疫，甘泉疫，获鹿疫，枝江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荆门大疫。夏，巢县疫，山海卫大疫，郧西大疫。十一年，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大疫，宝山大疫。

乾隆七年六月，无为疫。十年十一月，枣阳大疫。十二年五月，蒙阴大疫。十三年春，泰山大疫，曲阜大疫。夏，胶州大疫，东昌大疫，福山大疫。秋，东平大疫。十四年五月，青浦大疫，武进大疫。七月，永丰、溧水疫。二十一年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凤阳大疫。二十二年四月，桐乡大疫。七月，陵川大疫。二十五年春，平定大疫。六月，嘉善大疫。冬，靖远大疫。三十二年八月，嘉善大疫。三十五年闰五月，兰州大疫。四十年春，武强大疫。四十八年六月，瑞安大疫。五十年冬，青浦大疫。五十一年春，泰州大疫，通州大疫，合肥大疫，赣榆大疫，武进大疫，苏州大疫。夏，日照大疫；范县大疫；莘县大疫；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五十五年三月，镇番大疫。八月，云梦大疫。五十七年九月，黄梅大疫。五十八年冬，嘉善大疫。六十年十二月，瑞安大疫。

嘉庆二年六月，宁波大疫。三年五月，临邑大疫。五年五月，宣平大疫。十年二月，东光大疫。三月，永嘉大疫。十六年七月，永昌大疫。十九年闰二月，枝江大疫。二十年春，泰州疫。四月，东阿疫，东平疫。七月，宣州疫，武城大疫。二十一年，内丘大疫。二十三年十一月，诸城大疫。二十四年五月，恩施大疫。二十五年七月，桐乡大疫，太平大疫，青浦大疫。八月，乐清大疫，永嘉大瘟疫流行。冬，嘉兴大疫。

道光元年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县大疫；武城大疫；范县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大疫，元氏大疫；新乐大疫；通州大疫；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大疫；滕县大疫；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大疫。元氏、内丘、唐山、蠡县大疫；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宫；曲阳；武强大疫；平乡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二年夏，无极、南乐大疫，临榆大疫，永嘉疫。七月，宜城大疫，安定大疫。三年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四年，平谷、南乐、清苑大疫。六年冬，沾化疫，七年冬，武城疫。十一年秋，永嘉瘟。十二年三月，武昌大疫，咸宁大疫，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大疫；宜都大疫；石首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大疫，黄梅大疫，公安大疫。十三年，诸城大疫。四月，乘县大疫。五月，宜城大疫，永嘉大疫，日照大疫，定海厅大疫。十四年六月，宣平大疫，高淳大疫。十五年七月，范县大疫。十六年夏，青州疫，海阳大疫，即墨大疫。十九年九月，云梦大疫。二十二年正月，高淳大疫。夏，武昌大疫，蕲州大疫。二十三年七月，麻城大疫，定南厅大疫。八月，

常山大疫。二十七年秋，永嘉大疫。二十八年春，永嘉大疫。二十九年五月，丽水大疫。

咸丰五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

同治元年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县大疫。六月，江陵大疫，东平大疫，日照大疫；静海大疫。秋，清苑大疫；滦州大疫；宁津大疫；曲阳、东光大疫；临榆、抚宁大疫；苇县大疫；临朐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二年六月，皋兰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蓝田大疫。三原大疫。三年夏，应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五年五月，永昌大疫。六年二月，黄县大疫。七月，曹县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八年六月，宁远、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九年秋。麻城大疫。冬，无极大疫。十年五月，孝义厅疫。六月，麻城大疫。十一年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

顺治六年六月，太平启山县山鸣如雷，移时乃止。十月，皆州山鸣。九年九月，武强天鼓鸣。

康熙元年七月七日，夜闻有声。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莱阳有声如海啸，自南起，至子时方息。四年正月初九日，西山鸣，永嘉山鸣，瑞安山鸣。七年八月，泰山鸣。九年夏，驾岩天鼓鸣。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时，枣强、同官中有声如雷，起自西北。二十四年五月，乐昌有声如雷，自西南之东北。四十七年七月，沾化无云而雷。五十年十月十一日，玉屏南山有声如鸣鼓。五十六年七月，合肥县城墙夜哭三次。六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午刻，遵化有声自西南来，其声如雷。

雍正七年九月，嘉平无云而雷者三。十二年正月初三，武定有声如雷，自东北至西南，移时乃止。

乾隆六年八月，宜昌峰山有声如牛鸣，声闻数十里，数十昼夜不息，自止。十年五月宁津无云而雷。十一年四月，分水南慈山夜半石鸣，逾日乃止。十二年正月十三日，解州无云而雷。十二月乙酉，肥城仁贵山有声如雷，移时乃止。十七年二月，忻城夜中有声如雷，移时乃止。十八年五月，池州东南山鸣。二十一年八月，秦州邽山鸣。二十三年三月，东莱清岭鸣声如殷雷。

嘉庆元年二月，荣城有声如雷，自西北向东南。十年三月三日，袁州空中有声。

道光二十年九月，星子五老峰有声如雷。二十六年八月，平湖四城鸣如鸟啾啾不已。

咸丰元年六月，浮梁城隍庙有哭号声。八月二十八日，随州有声如雷。三年七月，元氏天鼓鸣，自东北至西南，数日始止。十年二月，临朐逢山石鼓鸣。

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三原东乡夜闻兵马声。六月，狄道州凤凰山鸣声如雷，数日不息。四年四月，通渭、泰安有声鸣如鼓。六年夏，江山江郎山鸣。二年六月十四日，漳县有巨声三作，闻声数十里。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戊子，南乐无云而雷。二十三年五月，南乐无云而雷。

顺治五年六月，贵池陨石。十年四月，泸州星陨化为石，大如斗。

康熙十三年五月，宁远坠二星，化为红石。十五年五月，青浦星陨，坠地有声，居民掘之，见一黑石，按之尚热，重九十斤，击碎，刀摩之，火光四射。二十年正月二十日，海丰有星陨化为石，其形三角，重九斤。二十四年正月初六，饶平星陨黄冈五丈港，声闻数十里化为石，其大如斗，其色外青内白。

雍正八年八月，府谷星陨，入土四尺，掘之，得一黑石。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乐安空中有光如炬，掘地得一石，铁色，大如斗，叩之有声，欲舁之，不语则举，语则虽大力不能举。四十年八月，巨口县属吴家集陨星一，化为黑石。四十七年八月，滕县星陨忠三保杨氏院中，化为石，色青白，重约百斤，孔数百，大容拳，小容粟。五十八年四月，分宜陨石于田，巨声如雷，黑色。

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长星落，有声如雷，土人视其陨处成一坑，掘之，得一石，长二尺余，阔尺余，形方而角圆，击碎之，中分五色。

咸丰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光化陨星三，化为石。

同治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漳县马成龙川有巨声三作，闻数十里，空中坠石三块，高可四尺五寸。十月，罗田陨石，触地而碎。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皋兰陨星如火球，土人识其处，掘之，得一铁卵。

顺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香山河水如血，次日复故；崖州东荔枝塘水赤如血，旬日乃已。十二年，万泉井水黑。十三年，江州泉水忽赤如血。十四年三月，毕节双井出红水，龙潭出黑水。十五年四月，潮阳江水变色黑而浊。十八年八月，通州河水黑如墨。

康熙十五年九月，渭水赤。三十二年，襄陵水赤，半月始复。

雍正二年七月，桐乡海水入内河，味如卤。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歙县西乡池塘、井泉之水沸起如立，移时乃平。

道光元年六月，曹县城中坑水赤。

咸丰三年七月，应城堰水无故由南趋北，涌起如山，南北水二道中凹见底，移时始合；安陆水斗。四年十一月，蕲水水涌，跃高数尺；青浦水无故自涌。五年六月，云梦池水自溢，高尺许，顷复故。十一月初五，宜昌堰水，无风水自涌起尺许。

光绪四年五月十二日，孝感塘水忽沸起，高二尺许，逾时始定；黄冈水自涌；云梦塘自溢，久之始定。

宣统元年六月，陇水赤三日。

顺治元年八月，东阳大水，邢台大水。二年四月，万载大水，淹没田禾；东安大水。七月，嵊县大水，邢台大水，枣强大水，真定滹沱河溢，鸡泽大水，单阳大水。三年二月，阜阳大水，亳州大水。五月，兖州大水，漂没庐舍，沂州、蒙滇大水。七月，高平大水，临淄大水。四年四月，万载大水。六月，平乐、萧县、铜山、望江、无为、阜阳、亳州大水。七月，瑞安、曲阜、沂水、乐安、汶上、昌乐、安丘大水。八月，高州、高邮大水，宁阳汶水溢。五年春，五河、平原、汶上大水。五月，平乐、永安、密云、献县、新河、柏乡、霸州大水；白河堤决。六月，武强、平乡、南和、永年、枣强、密云、晋州、宿松大水；建德蛟起大水。七月，颍上、亳州、太平、常山大水。六年四月，九江、汉阳、钟祥大水。五月十八日，阜阳淮河涨，平地水深丈许，坏民舍无算。七月，盐城、文安、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大水。七年正月，汉阳九真山蛟发水。五月，齐河河决，长清河决，荆陆口平地水深丈余，村落漂没殆尽，黄河决；剡城、日照大水。六月，苍梧、遂昌、台州、湖州、兴安、安康大水。秋，东阿大水，淹没六十七村；东明、荆隆口决，河溢，陆地行舟；茌平、昌邑潍水决，漂没田禾；石城、胶州、恩县、堂邑、武定府属大水。十月，仙居大水，城北隅塌，坏田庐无数，民多溺死；抚宁、滦城大水。八年正月，石埭、苏州大水；景州河决。四月初七日，潜山蛟出千百条，江暴涨，坏民居无算；望江大雷雨。五月，旌德大雨，蛟发水，平地水深丈余，溺死人畜无算。八月，乌程、瑞安、高淳、镇洋大水伤禾。十月，广宗、南乐、玉田、邢台、宁河、南和大水。九年二月，东流大潦，湖水出，江涌高丈余。三月，齐东黄河决。五月，临清、平定、乐平、寿阳、武定、商河、乐陵大水，村落多淹没。六月，乐平、岳阳、平阳、荣河、寿光、昌乐、安丘、高苑大水。七月，蒙阴、秦州、陇西、乌程、钟祥、开平大水害禾稼。八月，普宁、桐乡大水。十年四月，石首、枝江大水；松滋堤溃。五月，沁水、寿阳、兴安大水；钦州海水溢。六月乙卯，苏州大风雨，海溢，平地水深丈余，人多溺死；安定、白河雷雨暴至，水高数丈，漂没居民；阳谷大水，田禾淹没，民舍多圮，陆地行舟；文登大雨三日，海啸，河水逆行，漂没庐舍，冲压田地二百五十余顷。七月，镇洋、萧县、嘉兴大水。八月，莘县、临清大水。十一年三月，武昌县雷山寺蛟起，水平地深丈许；沔阳堤溃大水。五月，兴宁、龙川大水。六月，茌平黄河决，村墟漂没。十二年正月，盐城海溢，人民溺死无算。四月，石埭、嘉兴、钟祥、潜江大水。六月，漳水溢，平地水深丈许，陆地行舟。十三年五月，武强、湖州大水，兴宁大水，陆地行舟。六月，万载、萍乡、宁都大水。十月，平湖、乌程、天台大水。十四年六月，太平、石埭，铜陵大水。秋，望门、高要、安丘大水。十五年三月，台州、临海大水。夏，归州、峡江、宜昌；松滋、武昌、黄州，汉阳、安陆、公安、嵊县大水；宜城汉水溢，浮没民田；当阳水决城堤，浮没田庐人畜无算；荆门州大水，漂没禾稼房舍甚多。秋，苏州、五河、石埭、舒城、婺源大水，城市行舟；钟祥大水；天门汉堤决；潜江大水。十六年四月，湖州、信宜大水。五月，衢州、江山常山、江陵大水。六月，

江夏、汉川、沔阳大水。十一月，仙居、通州、延川大水。十二月，望都、献县大水。十八年五月，龙川、峡江、万载大水。六月，河源、平乐、苍梧、武强大水。八月，淳安、庆元、南昌各府大水。

康熙元年五月，广州大水。六月，洵阳、白河、兴安、榆林大水。七月，孝感、沔阳、广陵、江陵、松滋、巨鹿、兴化、萧县、沛县、宁州大水。八月，天门汉水溢，堤决，舟行城上，成安、钟祥、潜江大水。九月，冀州、阜城大水。二年六月，汉中、汉江、交河大水。七月，永安州、平乐、贵州、咸宁、大冶、蕲州、江陵大水。八月，松滋堤决，大水浸公安，民溺无算；枝江大水，漂没民居，浮尸旬日不绝；宜都、黄冈、钟祥、麻城、巨鹿大水。九月，浦江、当涂、望江大水。十二月，蒲圻、大冶、沔阳、天门大水；江陵郝穴堤溃，大水。三年三月，阜城、万载大水。六月，偏闾河水暴发，坏民舍甚多，城内水深丈余；海宁海决，水入城壕，天门、大埔大水，闰六月，延安、昌黎大水。七月，交河、梧州大水。八月，余姚、山阴大水害稼，仙居、桐乡大水。十二月，汾州府属大水。四年三月，阜阳、望都大水，凤阳水入城。七月，平定嘉水溢，景州、肥乡、湖州、丽水、萍乡、望都、鸡泽大水，天门水决入城。八月，高邑、仁化、平乐、梧州大水。六年八月，怀来、河间、蠡县大水，莱阳大水高数丈。七年五月，麻城、玉田、大埔大水。六月，滦城、南宫、藁城、磁州大水。七月，赵州、临城、高邑、深泽、安平、永年、蠡县、巨鹿、黄岩、乐清、萍乡大水。八月，交河、高平、苍梧大水。八年六月，三水、茂名、化州大水；房县大水，坏田庐；东莞潦潮大溢。九年，钟祥、应城、蒲圻、崇阳、枝江、凤阳大水，湖州太湖水陡涨丈余，漂没人畜庐舍无算；青浦、全椒、五河、鄞县、上虞大水；博野等二十九州县大水。

十年秋七月，松滋、宜都大水。八月，文安、安肃、济宁州大水，沐阳、石首大水。十一年，巴县、忠州大水入城，酆都、遂宁、平乐、永安州、任县大水。六月，湖州、宜兴大水，漂没民房，英德、杭州、邢台大水，宜都、潜江、松滋、太平、乌程大水。十二年六月，高要、苍梧、虹县、济南府属大水。十三年三月，苏州大水，霸州等十一州县水。五月，任县、万载大水；琼州海水溢，民舍漂没入海，人畜死者无算。十四年六月，五河、新城、蠡县、肃宁大水。八月，梧州大水。十五年正月，潜江、谷城大水；宜城汉水溢，漂没人畜禾稼房舍甚多。五月，白河、永安州、平乐、武昌、大冶、蒲圻、黄陂、孝感、沔阳、广济、宜城、天门、梧州大水。六月，黄冈、江陵、监利、苏州、青浦大水；广济江决，大水；怀集、震泽、萧县大水。九月，铜山、南乐大水。十六年二月，高邮、铜山、萧县大水。四月，潜江、望江大水。七月，河间、安丘、任县、鸡泽、钦州、苍梧、横州、浔州大水。十七年四月，龙川、和平、湖州大水。六月，钦州、惠来、遂州、合江大水。七月，任县、邢台、萧县、铜山、延安、平乐大水。十八年七月，祁州、肃宣大水。八月汉中大水，潜江堤决。十九年六月，广济、宜都、宜昌、宜兴、武进、福山、沂水、蒙阴、滕县大水。七月，陕江、宜昌、宜都大水。八月，太湖溢，湖州大水。

二十年四月，常山、封川大水。五月，昌化、汤溪、江陵、监利大水，死者无算；新建等十四州县水。二十一年春，秀水大水。五月，封川、枝江、建德大水入城。十七日，严州府属六邑大水，二十一日方退。六月初五，水复大至。七月，平乐、苍梧、建德、震泽、太湖、宿松、邹平大水。二十二年七月，永安州、苍梧大水。十月，藁城、单县、宁口大水。二十三年正月，铜陵、东昌大水。四月，宁州、莘县、乐安、藁城大水。二十四年正月，饶阳、临城、迁安、献县、河间、乐亭、东平大水。夏，江夏、通城、黄冈、蕲水、麻城、黄陂、黄梅、广济、罗田、钟祥、沔阳、荆州、江陵、监利、孝感、蒲圻、公安、高苑、安平、武强大水。二十五年六月，常山、乐安、寿光、昌乐、蓬莱大水。七月，台州、蓟州大水。二十六年，高明、连州大水。秋。震泽、高苑大水。二十七年五月，澄海、泽州、定远厅大水。二十八年夏，永安州、平乐大水；河源大水，陆地行舟。二十九年八月，余姚大水，蛟蜃出者以千计，平地水深丈余；诸暨上虞皆被水，田禾尽淹；蓟州、宝坻大水。

三十年，永宁河决，淹没田二百余顷。三十一年二月，新城、新安、邹平大水。七月，嘉定、眉州、绵州、灌县、新津、威远河水涨，损民舍，伤稼。九月十二日，新市河中水忽涌立高丈余，径围俱有丈余。三十二年七月，阳高、高邮、保定、顺天、无定、河间大水。三十三年十二月，铜

山溢，阳湖、高邮、东明大水。三十四年五月，湖州、桐乡、澄海、公安、三水、乐安、震泽大水。三十五年六月，新安、即墨、藁城大水。七月，江夏江水决；崇阳、溪黄徒、蒲圻、江陵大水、黄潭堤决；枝江大水入城，五日方退，庐舍漂没殆尽。八月，黄冈、饶阳、秦州、歙县、沛县；迁安大水。九月，深泽、荣成大水。三十六年七月，昆山、临榆大水。三十七年五月，婺源、堂邑、凤阳、东昌、五河、新安、建昌大水。三十八年六月，逾城、泰顺、建德、新安、无极大水。闰七月，杭州大水，八月，台州大水，平寺高丈余；金华、汤溪、西安、江山、常山、赣县、沔阳大水。三十九年七月，剡城、沂州、高邮大水。

四十年，平乐、鹤庆、广平、连州、广州大水。六月，大埔、黄冈、海阳大水。四十一年五月，英山、澄海、宁县大水。四十二年五月，高唐、南乐、宁津、东阿、江陵、监利、湖州大水；平乐漓江涨，平地水深丈余，民舍倾圮；青城、阳谷、沂州、平遥、南乐、广平大水；恩县大水，陆地行舟；卫河决。七月，登州府属大水。十一月，汉中府属七州县大水，济南府属大水。四十三年二月，景州、汉江、天门；沔阳；监利大水。五月，连州、山阳大水，平地深丈余；苍梧、湖州、汉阳、汉川、监利、邢台大水。四十四年，新建、丰城、卢陵、吉水大水。秋，青浦、柏乡、六合大水。十一月，随州涓水溢，坏民居；江夏、嘉兴、汉川、潜江、天门、沔阳、监利、当阳大水。四十五年，清江、新淦、瑞金、谷城、钟祥、天门大水。秋，沛县、铜陵、阜阳大水。四十六年五月，鹤庆、龙门、河源、苍梧、邹平大水。冬，霸州六州县大水。四十七年五月，杭州、高淳、南汇、太平、铜陵、无为、庐江、巢县、太湖、南陵、昆山大水。六月，太湖水溢。七月，西安、常山、江陵、上海、武进、丹阳、苏州大水。冬，当涂、芜湖、翼山大水。四十八年春，颍川、阜阳、临安大水。五月，庆元、江陵、监利、应城、荆门州、汉阳、汉川、孝感、潜江、光化大水。六月，婺源大水，漂没田庐；黄河溢；滦河溢；东安、单县、台州大水。四十九年八月，铜陵、无为、舒城、巢县、嵊县大水。十一月，枣强、霸州、庆云、崇阳大水。

五十年五月，沂水大水。十月，平阳大水，漂没居民数百人。五十二年五月，海阳、兴安、鹤庆大水，石城河决，浸入城，田舍漂没殆尽；赣州山水陡发，冲圮城垣。八月，台州，卢州大水。五十三年五月，石城、肃口大水。五十四年春，梧州、镇安府、昆山大水，江夏七州县大水。四月，全州大水，城内深四五尺。五月，澄海大水，堤决；丘县、寿光、获鹿、献县、武定、滨州、海丰、阳信大水；长山河溢，涌起数丈。六月，苏州大水，城水深五六尺，庐舍田地冲没殆尽；杭州、枝江大水。秋，东昌河决。十一月，德平大水。五十五年三月，黄梅、广济、江陵、监利大水。五月，昌化、常山、宁武、建昌、丘县、乐安大水；漳水决，宁阳、济宁、汶上均受其灾；崇阳、黄陵、天门、铜陵、太湖大水。九月，济南府属大水；潜山江水泛溢，田庐尽淹。五十七年三月，万全、光化大水。五月，大埔大水。六月，旌德大水，漂没人民桥梁无算；海丰、普宁、嘉庆州、黄定县、崇阳大水。秋，黄陂大水。五十八年正月，清河大水。七月，福山、日照、潍县大水；胶州大水，平地深丈余，漂没庐舍无算，城垣崩圮。五十九年五月，龙川、海阳、澄海、庆元、桐乡、高邮大水。六月，石首大水，漂没民居殆尽；蒲圻、汉阳、汉川、沔阳大水。七月，横州、宣化、降安、永淳、苍梧大水。六十一年六月，东阿河决；沂水河决，山东曹、单、濮等州县均受其灾；海州海溢；齐河金龙口河决。

雍正元年夏，东流、房县大水；海阳韩江涨，保康水溢。七月，上海、大埔大水。二年二月，饶阳、肃宣、新乐、三河、宁河大水。四月，饶平大水。五月，澄海大水，堤决四十余丈；光化汉水溢，伤人畜禾稼；房县大水入城，漂没民居甚多；谷城大水，一月始退；潜江、天门大水入城；钟祥大水，堤决；沔阳、江陵、庆元大水。六月，东阿河决，陆地行舟。七月，泰州海水泛溢，漂没官民田八百余顷；南汇大风雨，海潮溢，田庐监场人畜尽没；海宁海潮溢，塘堤尽决；余姚海溢，漂没庐舍，溺死二千余人；海盐海水溢；太湖溢；定海大风海溢，漂没庐舍；镇海大风雨，海水溢；鄞县、慈谿、奉化、象山、上虞、仁和、海宁、平湖、山阴、会稽、嵊县、永嘉，于七月十八日同时大水。八月己丑，苏州海溢；乐清大水；即墨大水，民舍多圮。十二月，汉水暴发入城。三年正月，宝坻大水。二月，济南、齐河、济阳、德州大水。四月，广州西江水溢。五月，饶平大水。六

月，沂州河决；武强滹沱河溢，平地水深数尺，田禾尽淹没；普宣大水；澄海大水，堤决五百丈。八月十五夜，大埔大水，陆地行舟；曲阳、武强、鸡泽、邢台、枣强、蓟州、清苑、遵化州大水；新安大水，南北堤同日决。四年，济南府属大水。六月，大埔、应城、黄梅、黄冈、江陵、监利大水；蕲州江水高起丈余；天门大水，陆地行舟。七月，嘉应、信宜、庆阳、汉阳、汉川、黄陂、江夏、武强、祁州、唐州、黄安、平乡、饶平、苍梧、普宣、济宁州、兖州、东昌大水；崇阳蛟起，水浸入城。八月，桐乡、南昌、新建、丰城、进贤、清、新淦、建昌、德化、高淳、鹤庆大水。十二月，曹县、单县、菏泽、兖州、东昌大水。五年，汉水溢，武昌、安陆、荆州三府堤决。五月，苍梧、安南、荆门州、黄冈、蕲州、广济大水。六月，平鲁山水暴发，漂没民居；庆阳、苍梧、石城大水。七月，临安、孝丰两县蛟出，山水陡发，余杭、新城、安吉、德清、武康俱被水；蕲州江水涨；罗田、石首、公安、广济、嵊县、安肃、容城大水；霍山蛟发水，黄河高数丈，沿河居民漂没甚众。十月初三日，昌邑海溢，人多溺死；高邮、铜陵、庐江、舒城大水。六年，崇阳、汉阳、潜江大水。七年五月，大庚、南康大水。八年五月，苏州、震泽大水。八年六月，武定、滨州、海丰、利津、沾化、滕县、宁阳、兖州大水；济南小清河决，伤禾稼；莱州霪雨两月，河水暴发，田禾漂没，民多溺死；衡水、沙河、鸡泽、大名、顺德、广平、永年、高苑、博兴、乐安大水；庆云北河溢，清涧、黄河、无定河溢。漂没人畜。九年春，乐安、寿光、东昌、长宁、庆云大水。四月，宜昌溪水暴溢，坏民田。六月，砀山、长山大水。十月，济南、邹平大水。十年四月，富川大水。五月，峨眉大水，冲塌房七十九间，淹毙人口九十五口；荣经、雅安、南安、南昌、抚州、瑞州、吉安大水。六月，黄冈大水。七月，苏州大风雨，海溢，平地水深丈余，漂没田庐人畜无算；镇洋飓风，海潮大溢，伤人无算；昆山海水溢；宝山飓风两昼夜，海潮溢，高丈余，人多溺毙；嘉定海溢；崇明海溢，溺人无算；青浦大风海溢。八月，昆山海水复溢，溺人无算。十一年，武强、邢台、饶阳、丰润、蓟州、肃宁、沙河、卢龙、昌黎、献县大水；三河、宁河溢；沙州山水骤发，冲塌民房五百七十余间。八月，�necessary城、高淳大水。十二年三月，怀安大水入城。

乾隆元年，钟祥汉水溢；汉川、江陵、沔阳、天门大水。七月，鄞县海水溢，庆元大水。二年二月，乐清、永嘉、瑞安大水。五月，凤台、黄冈大水。七月，武强、饶阳、获鹿、栾城、平山、景州、容城、献县、新乐、新河、高邑、顺天、莘县大水，东昌卫河决。三年七月，黄冈、麻城、柏乡、肃宁、沧州、武强、东安、新安、饶平、献县、遂宁、合江、邢台大水；浑河溢，秋禾被灾者一百九十村；深泽、无极、＜□氵资＞河水溢。四年四月，亳州河决，颍上、阜阳、五河大水。秋，阳谷、寿张大水，禾尽淹；润德泉溢。六年四月，钟祥、天门、沔阳大水、五月，龙川、潮阳、宁都大水。七月，永嘉海溢，瑞州海溢，宝山海溢，苍梧、湖州大水。八月，钟祥南郊大水。七年六月，光化、宜城、江陵、枝江、南安、府属、永宁大水；游水发，田庐尽没。七月，盐城河决，毁民居数万间；铜山河决，漂没庐舍；安丘水溢六七里，人有溺毙者；胶河溢；剉城、袁州、江夏、嘉鱼、东流、汉阳、汉川、黄陂、孝感、钟祥大水，颍上、五河、亳州大水。八年夏，黄冈、宜都、兴国、高淳大水。九年，天津、河间、霸州、抚宁大水。五月，澄海大水；东林堤决六十余丈，冲倒民房数百间；大埔洪水入城，漂没民房一百九十余间。六月，汉川、遂宁、简州、崇庆、绵州、邛州、成都、华阳、金堂、新都、郫县、崇宁、温江；新繁、彭水、什邡、罗江、彭山、青神、乐山、仁寿、资阳、射洪大水，溺死居民六百余人。七月，当阳江水暴发，田禾尽淹；绍兴、徽岩水发，海溢，田禾尽淹；常山大水，溺人无算；淳安江涛暴涨，城市淹没；桐庐江水骤涨，市城水高二丈，凡浸五日方退；昌化、建德、嘉善大水。

十年四月，西桂、普安州大水，潜江、沔阳等九州县大水。五月，泰州海溢；亳县水灾；七沃、沧河大水，淹没人畜无算；渭水溢；秦州籍水溢；白沙北堤决，水入城，民居漂没甚多；陇石、枣阳、江陵大水。十一月，济南大水。十一年，枣阳、潜江、沔阳、袁州、高苑大水。六月，连州、临武大水。七月，凤阳、颍上、亳州大水。十月，江陵、万城堤溃，潜江被水灾甚重。十一月，即墨大水。十二年五月，游仙山水骤发。六月，应州、浑源、大同三州县大水。七月，海宁潮溢；镇海海潮大作，冲圮城垣；苏州飓风海溢；常熟、昭文大水，淹没田禾四千四百八十余顷，坏庐舍二

万二千四百九十余间。溺死男女五十余人；昆山海溢，伤人无算，泰州大风潮溢，淹盐城，伤人甚多；枣阳大水，淹没田禾；济阳、德平、平原、沾化、兖州、济宁州、嘉祥、�necessary城、莒州、蒙阴、日照、兰山大水；东□、赤城水灾。十三年五月，日照海溢、金乡、鱼台、济宁州、宁阳、范县、寿光、胶州、岐山、润德、肥城、潜江、汉川、天门、沔阳、江陵、监利大水，太原汾水溢。九月，郧西、房县大水。十四年三月，寿光海溢，海丰、全州、太湖大水。八月，宜都汉水涨，冲没民居百余家；沔阳、潜江、天门、江陵、监利、汉川大水。十五年三月，平远大水，连日洪水涨发，坏田屋，漂没人畜无算。五月，乐亭海潮，运河上，田禾尽淹；英山大水，淹没田庐；肃宁、阜平、武进、阜阳大水；淳安水骤发，田禾淹没。六月，日照水溢；随州涢水溢，坏民田舍；富平、容城、祁州大水。十六年三月，潍县海水溢；掖县大风雨，海水溢，漂没人畜。四月，平度海溢；兖州府属大水。七月，东昌、日照、利津、沾化、惠民、台蒲、寿光、永乐大水，滦州河溢。十七年正月，郧县、钟祥、京山等十六州县大水。四月，洛川水。六月，雷州、文登、荣成、遵化、陵县、临邑大水。七月，仁和、海宁水骤至，田禾尽淹。八月，襄阳、枣阳、宜城、谷城、均州、龙川大水。冬，桐乡南栅大水。十八年二月，峡江、潜江、沔阳、天门、吉安、蕲水大水。六月，饶平大水，漂没民房五百六十余间。八月，海丰、利津海溢，寿光海溢，滨州、沾化、兰山、剡城、日照大水。九月，淮水溢，坏民舍；涞水涨，淹没西王等村；太湖、凤阳、五河大水；信宜大水，淹没庐舍二百余间，男妇五十余口。十月，黄河溢，漂没民舍甚多；庆云大水。十二月，天门江溢。

二十年，金乡、鱼台、潜江、沔阳、荆门、江陵、监利、光化大水。十二月，潜江团湖垸堤溃，光化、寿州、凤阳、潮州大水。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河、德州、金乡、鱼台、寿张大水，东昌卫河决。二十三年，青浦、金乡、鱼台、济宁州大水，普宁大水入城。二十四年八月，泰州大风潮溢，淹没禾稼；临清卫河决；太湖、潜山大水。二十五年五月，庆元、洵阳、柏乡大水。秋，屏山县百溪水暴涨。二十六年五月，潜江、沔阳等七州县大水。六月，南宫河水溢；云梦河水涨，高涌丈余，田宅尽淹，死者无算；峡江大水溢；江陵、娄县、固安、永清、宁河、文安、望都、容城、卢龙大水；乐陵、金乡、鱼台、宁阳、汶上、寿张大水。八月，东昌卫河决。二十七年四月，庆云、枣强、安肃、望都大水。七月，丘县漳水溢，淹没田禾；海盐潮溢塘圮，水入城，漂没民居；仁和、钱塘、海宁、余杭大风雨，山水骤发，灶场、田禾尽淹；平湖、蒲台、义乌、青浦、东昌、德平、黄县大水。二十八年五月，瑞安潮溢，陆地行舟；资阳大水。二十九年二月，南昌、吉安、九江、汉阳、汉川、武昌、江夏大水。四月，黄安、黄州、黄冈、蕲水、广济、石首大水；洞庭湖涨，漂没民居无算。五月，宣平、达州大水。

三十年三月，长清、惠民、诸城大水。七月，府谷河涨；蓟州大水；北山蛟水陡发，漂没房舍。三十一年秋，东昌卫河决，济南、禹城、惠民、商河、利津、金乡、鱼台大水。三十二年，江夏、武昌、黄陂、汉阳、荆门州、黄冈、蕲水、罗田、广济、江陵、枝江大水。三十三年七月，太原、武清、庆宁、河南、乐安、安肃、望都大水。三十四年五月，苍梧、怀集、新乐、溧水大水。六月，太湖溢，武进、潜山、湖州、嘉善大水。十月，江夏、武昌、崇阳、黄陂、汉阳、黄冈、广济、江陵、枝江大水。三十五年春，鄞县、庆元大水。夏，古北口山水暴发，沧州、宝坻、武清、喀喇河屯厅、望都、洵阳、白河、武宁大水，郧西汉水溢。秋，济南、东昌大水。寿光大风雨，海溢，伤民畜无算。三十六年正月，凤阳大水。五月，宁阳、安丘、寿光、博兴大水。秋，五河、邹平、商河、惠民、东昌、德平大水。

四十年春，直隶省四十州县大水。八月，河津汾水溢，近城高数尺，次日退。四十一年六月，海子山水骤发，浪高丈许，坏城垣庐舍，人多溺死。秋，代州秋峪口河决，田庐多没。四十四年六月，临清卫河决；施南清江水溢；钟祥汉水溢。入城，坏民庐舍；江陵大水，田禾尽淹；宜都、武昌大水。四十五年三月，庆元大水。五月，袁州、义乌大水入城，钟祥沔阳、潜江、荆州三卫大水。六月，常山大雨，湖水暴发，民房多圮；武清、房山、滕县大水。九月，庆元、金华大水。四十六年十二月，宜城、江陵、寿光、博兴大水。四十七年六月十七日，鄞、涪二江涨，顷刻水高丈余，民田庐舍淹没殆尽。中江、三台、射洪、遂安、蓬溪、盐亭同日大水，江夏、武昌、黄陂、汉阳、

安陆、德安瑞安大水。四十八年五月，宣平大水，漂没田禾。六月，江夏、黄梅、武昌三卫、黄冈、广济大水。

五十一年春，沾化、崇阳大水。八月，江陵大水。五十三年五月，宜昌大水，冲去民舍数十间；常山、庆元、南昌、新建、进贡、九江、临榆大水。六月，荆州万城堤决，城内水深丈余，官署民房多倾圮，水经两日始退。漳河溢；枝江大水入城，深丈余，漂没民居；罗田大水，城垣倾圮，人多溺死；江夏、汉阳九卫、武昌、黄陂、襄阳、宜城、光化、应城、黄冈、蕲水、罗田、广济、黄梅、公安、石首、松滋、宜都大水。七月，江陵万城堤溃，潜江被灾甚重；汉阳大水。五十四年五月，瑞安、宁海、东湖大水。八月，安州、临榆大水。五十五年七月，长清、滨州大水；运河决，水溢，禹城、平原等县水深数尺。八月，滦州滦河溢；乐亭、武强、高唐大水。五十六年正月，湖州大水。十月，即墨沽河水溢。十一月，保康大水，田庐多没。五十七年十一月，临江、吉安、抚州、九江大水。五十八年春，青浦大水；贵定大水，坏民舍。四月，随州、黄安、南昌大水。七月，海盐潮溢，坏民舍。大名、元城大水。五十九年三月，卫河溢，武城大水，襄阳、光化、宜城、黄安、清苑、蠡县、抚宁大水，滹沱河溢。六十年五月，汉水溢，丽水、分宜、玉山、潜江、沔阳、松滋大水，朱家阜堤决。

嘉庆二年六月，武进、东平、良乡、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大水。七月，乐亭、永清大水；宁都霪雨，水骤发，毁民居瓦房一万八千九百三十间，草房一千二百四十五间，淹毙男妇四千三百九十二名。三年夏，武昌、文安大水。四年二月，蠡县大水。七月，长清大水。五年，霸州、河间、任丘、隆平、晋宁、定州大水。六年春，禹城运河决，水至城下；长清、观城、任丘、静海、黄县、平乡大水；滹沱河溢，田禾尽没；镇西堤决。六月，武清、昌平、涿州、蓟州、平谷、武强、玉田、定州、南乐、望都、万全、大兴、宛平、香河、密云、大城、永清、东安、抚宁、南宫、金华大水，滦河溢，永定河溢。七月，义乌大雨，江水入城；新城、缙云大水。七年四月，义乌大水，禾尽没。五月，定海大水，田禾尽没。七月，新城大水，漂没民房一万七千余间；汉川、沔阳、钟祥、京山、潜江、天门、江陵、公安、监利、松滋等州县连日大雨，江水骤发，城内水深丈余，公安尤甚，衙署民房城垣仓厫均有倒塌，而人畜无损。九月，郧西大水；钟祥大水，堤决。八年五月，随州大水。冬，黄河溢，大水；东阿河决，坏民田庐舍；东昌河决；蒲台、利津、滨州、沾化、云梦、范县、观城大水。九年三月，南昌、抚州、赣州、九江大水。十年六月，文安、安州、新城、霸州大水。十一年七月，温州、宁波、钟祥、珙县大水。十三年三月，武进、望都、清苑、定州大水。五月，新城、庆元大水。七月，庆元复大水。九月，南宫、袁州、九江大水。十四年四月，望都、房县大水。六月，南宫大水。十五年四月，新林、宜城大水。六月，济南大水。七月，永定河溢，南宫、平度、广元、盐源大水。十月，宜城大水。十六年四月，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宛平、涿州、良乡、雄县、安州、新安、任丘大水。秋，肥城、即墨、平度、宁海大水。十七年春，南昌、临江大水。五月，竹溪大水入城。六月，丽水、房县大水。二十年四月，历城、长清大水。二十二年七月，宜城、谷城、婴武大水。二十四年二月，黄县大水，冲塌民房，人多溺死。四月，唐山、滦州大水。二十五年，宣化、宁晋、宁河、宝坻、文安、东安、涿州、高阳、安州、静海、沧州、埠山、大名、南乐、长垣、保安、万全、怀安、西宁、怀来、新河、丰润大水。六月，丽水大水。

道光元年三月，宁津大水。五月，保康、随州、博兴、即墨大水。秋，济南、惠民、商河、沾化、潜江、任康大水。二年正月，钟祥大水，堤决；潜江大水。五月，光化汉水溢；竹山、郧县大水。六月，武城河决；武强河水溢；清苑、唐山、蠡县、任丘、曲阳大水。七月，定远厅应城大水。八月，沾化徒骇河溢；东昌卫河决，坏民田；长清、日照、菏泽、观城、巨野大水。三年三月，石首、江陵大水；郝穴堤淤；平乡、固安、武清、平谷、清苑、蠡县、任丘、青县、曲阳、玉田、霸州大水。六月，武城河决；江山、黄梅、巨野、通州大水；东昌卫河决。七月，太湖溢；鲍家坝决，下河禾稼尽淹，苏州、高淳大水。四年二月，大兴、宛平等九州县大水。七年五月，房县汪家河水溢，坏田庐无算；西河水溢入城；蕲州大水，漂没田庐人畜；江陵大水。六月，枝江大水入城；日

照大水。八月，崇阳山水陡发，城中水深数尺；潜江大水堤溃。九年秋，沾化、长清大水。

十年五月，通山水陡发数丈高，淹没田庐人畜无算；崇阳大水。六月，枝江大水入城，漂没田庐；宜都、兴山大水。十一年，贵筑、黄安、黄冈、麻城、蕲水、公安、宜都大水；石首堤溃。六月，云梦堤决，漂没田庐无算；房县、安陆大水。七月，日照、清苑、惠民、商河、沾化、高淳、武进大水。八月，钟祥大水漫堤，黄陂、汉阳大水。十一月，陆河水大涨，房县、黄州、应山、武昌、南昌、南康、瑞州、袁州、饶州、抚州、文安、清苑大水。十二年夏，松滋堤决；江夏、应山、麻城、郧县大水，民房多坏；玉田大水。七月，钟祥大水，堤决；汉江暴涨，城圮二百四十余丈，溺人无算；堵水溢，坏官署民房过半；襄阳、宜城大水。八月，均州汉水溢入城，深七尺，民房坍塌无算；应城水溢，青田大水。九月，观城、巨野大水，武城河决。十三年春，平乡大水。四月，贵溪、江山、咸宁、江夏、黄陂大水；武昌大水至城下。五月，公安、宜都、归州大水。六月，汉江溢、黄冈、蕲州、黄梅大水；大兴、宛平、望都、抚宁、石首、公安、松滋大水。五月，丽水、孝义厅大水。六月，榆林大水，淹没田禾；缙云大水。十五年五月，沔县汉水溢，漂没田庐；钟祥大水。七月，沾化、蒲台、邢台大水。十六年春，宁海海溢，淹没民田。七月，钟祥大水堤溃。十八年六月，宜都水溢，南阳淹没民居甚多。七月，恩施清江水溢。十九年正月，惠民、沾化、济宁州大水。三月，枝江大水入城，公安、松滋、郧西大水。四月，钟祥大水堤溃。六月，武昌、临江大水；文昌、天门、公安、枝江、宜都、松滋大水。六月，汶水溢；临邑、陵县大水；玉田大水，相继五年被灾甚重。秋，静海溢，禾稼尽没；沾化大水；沔县汉水溢。

二十一年夏，武昌、黄陂、汉阳、松滋、黄州、钟祥大水。二十二年五月，江陵大水入城，松滋大水。二十四年七月，嵊县堤溃，溺死七十余人；江陵大水，城圮；松滋、枝江大水入城；南昌、袁州、饶州、南康、惠民、沾化、蒲台大水。二十五年六月，东平大水。七月，青县、缙云、云和、太平、公安大水，乐亭海溢。二十六年正月，滦河溢。五月，枝江大水入城；青浦大水，漂没数千家。六月，汶水涨，堤决；青县大水。二十七年，盐山等二十六州县大水。二十八年，松滋、安陆、随州大水；黄州大水至清源门；保康大水，田庐多损。六月，南昌、袁州、饶州、南康、陵县大水；云梦山水陡涨，堤尽溃；咸宁、江夏、黄陂、汉阳、高淳、武清大水；蒲圻水涨，高数丈。十二月，随州、应山、黄冈、江陵、公安大水。二十九年四月，应山大水，居民漂没无算；黄冈大水入城；苏州、嘉兴大水；湖州大水，田禾尽淹。五月，兴安、黄陂、汉阳大水，蛮水溢。六月，公安、罗田、麻城、蕲水、归州、宜昌、蒲圻、咸宁、安陆大水，黄州大水入城，枝江大水入城。七月，三原河溢，漂没田舍，溺人甚多；日照大水；武昌大水，陆地行舟。十二月，桐乡大水，田禾尽淹。三十年六月，黄河涨，漂没田庐无算；青田、东平大水。

咸丰元年正月东平，夏，太平大水。秋，怀州大水。二年六月，平河、高阳大水。七月，钟祥、谷城、襄阳、潜江、公安大水。三年三月，丽水大水。五月，孝义厅、嵊县、太平大水。六月，左田，如德山水暴涨，平地深丈余。七月，保定府属大水；宜城汉水溢，堤溃，城垣圮一百五十丈，均州大水入城。四年五月，松阳大水，广昌蛟出水，西南北三面城圮。淹死男妇以万计，官厅，民舍仅存十之一二。秋，保定府属大水。五年七月，丽水，云和大水；景宁山水暴发，田庐尽坏，黄坡、麻城、黄冈、蕲州、广济陂塘水溢。十二月，钟祥水暴溢。六年五月，嵊县、太平大水。七年夏，松滋、枝江大水。七月，缙云、滨州大水。八年十二月，江陵、松滋、公安大水。十一年六月，钟祥大水堤溃。七月，景宁大水。

同治元年五月，公安大水，日照大水。秋，临江大水。二年春，湖州海水溢。六月，钟祥大水；潜江高家拐堤决；保康大水，淹没田舍；公安大水。秋，郧西大水。三年夏，公安大水。秋，郧西大水。四年四月，公安大水。五年夏，公安、德安、崇阳、咸宁大水。九月，临江、江夏大水。六年三月，罗田大水。五月，江陵、兴山大水。八月，宜城汉水溢，入城深丈余，三日始退；襄阳、谷城、定远厅、沔县、钟祥、德安大水；潜江朱家湾堤溃。九月，临邑大水，黄河溢。九年六月，滹沱河溢；宜城汉水溢；公安、枝江大水入城，漂没民舍殆尽；归州江水暴溢；黄冈、黄州大水。秋，孝义厅、武昌、黄陂大水。十年夏，武清、平谷大水。秋，公安大水，泗河堤溃。十一年三月，

公安、枝江大水。六月，滹沱河溢，漫入滋河；直隶诸郡大水；高淳、甘泉、临朐大水。十二年六月，公安大水。秋，临朐、高淳大水，滦河溢，青县黑港河决。秋，潜江大水。十三年五月，公安大水。秋，甘泉、孝义厅大水；潜江大水深丈余，宣平北门外洪水泛滥，水高丈许，冲塌民房八十余间，男妇二十余人。

光绪元年二月，青浦、鱼台河决，境内淹没过半；潜江大水。二年五月，南昌、临江、吉安、抚州、饶州、南康、九江、潜江大水。六月，青田、宣平大水。八月，邢台白马河溢。三年五月，宣平大水。四年夏，常山大水入城，南昌、临江、吉安、抚州、南康、九江、饶平、广信、武昌大水。五年五月，玉田、蓟运河决；阶州大水；文县大水，城垣倾圮，淹没一万八百三十余人。六月，文县南河、阶州西河先后水涨，淹没人畜无算。八年三月，武昌、德安大水；常山大水，田禾尽淹，秋复大水。九年正月，玉田、孝义厅、皋兰、顺天大水。十一年五月，黄河溢，惠民徒骇河溢，沾化大水。十三年秋，滦州、洮州大水。十八年六月，南乐卫河决，洮州大水。二十年七月，太平、松门溢，堤尽溃；南乐卫河决。

宣统元年六月，兰州黄河涨，泰安大水。

顺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上海晚日中黑气一道，直贯天顶，须臾，海中黑气一道上升，与日中黑气相接如桥，至暮乃灭。七年十月十四日戌刻，湖州有黑气一道，自西亘东，长百余丈。九年正月十五日，黄冈雨黑水如墨。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衡水有黑气自西北来，如烟。十四年七月，昆山黑眚见。十一月，含山黑眚见。十五年夏，平湖黑眚见。

康熙二十年八月初四日，澄海见黑气一条入东门，至北门东林村始灭。十月，宜昌夜间黑眚见。三十四年四月，襄陵黑眚见。

雍正六年三月初九日，镇洋见黑气如匹布，良久方散。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东光黑气迷漫，移时方灭。三十九年二月朔，高邑黑眚迷人。四十年四月初五日，高邑黑眚，咫尺不辨。

嘉庆元年秋，枣阳有黑气自东向西，啐嚓有声。十四年正月朔，东光有黑气一道，自西北抵东南，长竟天。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昌黎见黑气冲。

咸丰三年三月十六日，中卫有黑黄气二道，直冲天际。五年七月初十，曹县见黑气宽二三丈，长亘天。

同治二年六月，肃州日昃时有黑气长竟天，半夜方灭。

清史稿卷四一　志第一六

灾异二

《洪范》曰：“火曰炎上。”火不炎上，则为咎征。凡恒燠、草异、羽虫之孽、羊祸，其灾火，赤青、赤祥皆属之于火。

顺治十三年冬，庄浪燠，无雪。十八年冬，龙门无雪。

康熙二十一年冬，西宁无雪。二十七年冬，天镇无雪。三十五年冬，临县无雪。四十一年冬，平原燠如夏。四十二年冬，咸阳燠，无雪。五十九年冬，浮山无雪。

乾隆四年冬，彭泽、元昌燠如夏，人有衣单衣者。四十九年冬，菏泽无雪。五十七年冬，苏州无冰雪。

嘉庆三年冬，桐乡燠。十三年冬，昌黎无雪。十八年冬，郧县无雪。二十年二月，湖州大燠。

咸丰十年冬，皋兰无雪。

同治元年冬，黄县大燠。

光绪元年冬，望都、抚宁无雪。十四年冬，皋兰燠。

顺治三年五月，丘县雨麦。六月，潮阳雨麦。十一年六月，商州一蒂两瓜，大如斗。十二年二月，渭南天雨粟，平乐天雨荞麦。三月，凤阳、安西天雨莜麦、豌豆。五月，临潼、咸阳雨莜麦、

豌豆。十四年二月，婺源雨黍。十五年冬，昌化竹生实。十八年十月，高要竹生实。

康熙二年十月，阜阳雨粟，粒若荞麦，圆小而坚，味辛，厚处盈寸。三年七月，婺源大彰山竹生实，形如粳，民采而舂食之，厥味甘。二十一年三月，温州雨豆。二十二年四月，宁都天雨豆，又雨黑黍。二十六年二月，合肥雨黑豆。二十八年正月，含山雨小豆。四十一年二月，湖南竹生实。四十四年三月，葭州雨黑豆。四十五年春，横州竹生实。六十年夏，安化天雨荞麦。六十一年正月，大埔竹结实。十一月，岑溪枯竹开花。

雍正五年五月，钟祥竹开花。十月，当涂雨红绿豆，形如小麦，无蒂。十年，什邡县雨荞麦。十一年二月，山阳、清河雨黑豆，啖之味苦。十二年三月，宜昌竹结实，民采食之。十三年七月，夷陵竹生实如麦，民竞采食之。

乾隆二年二月，昌化雨豆。六年十一月，成县竹生实。十八年九月，阳春竹皆结实枯死。二十二年正月，永嘉东山竹结实如麦。二十三年，池州雨豆。二十六年，安化雨荞麦，形似而小。四十一年六月，余姚雨小麦、黄豆。

嘉庆十二年春，黄陂雨豆。

道光二年夏，黄岩天雨菽。四年十月，黄梅雨豆麦谷米。十六年十二月，武宁雨豆。二十年十一月，钟祥竹开花。二十五年七月，竹生米，可食。

咸丰元年六月，孝义厅山竹结实，人采食；青浦竹生花。二年十一月，太平雨豆。四年二月，随州天雨豆。四月，黄冈雨黑豆，食之味苦。冬，武昌县雨黑豆。五年正月初三日，孝感天雨小豆。二月，又雨豆。三月，武昌天雨黑豆，如槐实；黄安雨豆。夏，黄州、蕲水雨豆，如槐实。十一月，黄冈天雨豆，如槐实；归州竹结实，人采食之。六年八月，随州雨豆。八年二月，兴国雨豆，色赤。秋，兴山竹结实。九年春，麻城民间番瓜成人形。十年，龙泉雨豆，色赤。十一年三月，麻城雨豆。十二月，溪梁雨豆，色赤。

同治元年八月，西宁丹噶尔厅竹开红花；滦州瓜窳剖之有血，食者立病。三年正月，永丰天雨豆，五色斑烂。三月，景宣、嵊县雨豆。五月，京山县雨豆，其色黑光。六年二月，栖霞雨草子如荞麦。夏，嵊县雨豆。七年，藁城生豆如人面，五官俱备。九年十月，遂昌雨谷。外黑内红；德兴雨豆，内黑外白。十一年三月，即墨天雨红豆荞麦。

光绪二年四月，青田雨豆。九年三月，咸宁雨红麦。十年八月，孝义厅竹结实。十一月，洮州山竹开花结实。

顺治十四年，武昌鸦啣火，集人庐，辄灾，一月始息。

康熙十六年，海丰有异鸟集林中三日，高六七尺，舒吭丈余，啄鸡凫以食，居民奋击之，分啖其肉，辄病死。

顺治元年七月，商州郊外见大羊，色黄，长丈余，百姓搏而杀之，肉重五百斤。四年五月，山阴民家羊生羔，三足，前二后一。五年，杭州民家羊生羔，三足。

康熙十二年，北山民家产一羊，一角一目，随毙。二十四年，顺德羊生羔，三足，前一后二。

乾隆元年四月，连州山羊入城，蹄角甚巨，人逐获之。五十五年，云梦见三足羊。

道光十七年八月，武进民家产羊，人首羊足，坠地即毙。

咸丰十年八月，江山西山白羊成群，倏不见。

同治三年，宁州民家羊产一羔，五角。

光绪九年九月，孝义厅民家羊产羔，人面羊身。二十五年，宁州民家羊产一羔，两首。二十七年三月，丹噶尔有一羊两头；一羔三足。三十三年，宁州民家羊生羔，人面。

顺治元年七月，西乡文庙火。六年正月初六日，无为州城门大火。八年七月，岚县火焚民房。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梧州府城外大火；十二月又大火。十四年十月，蕲水火。十五年，连州大火。十八年五月，宜昌大火，延烧民舍千余间。八月，嵊县城中大火。

康熙元年五月，黄冈大火，焚民房十之八九。秋，荆州大火，烧民房殆尽。十月，兴国火起自大西门，延烧城中，至大东门，男妇死者以千计。二年二月初三日，海阳西郊火起，延烧民房千余

家。七月十五日，黄冈大火，烧民舍殆尽。三年四月，梧州府城外大火，焚八百余家。五月，海阳大火。六月，含山鼓楼火。四年正月，京山火，焚一百八十余家。十月，怀远大火，自西城外至驿前，延烧一百五十余家。十一月，高州府城火，合浦火焚民舍。十二月，广州府城火。五年正月，海阳南北二厢火起，延烧民房千余间。二月十三日，钟祥火，毁数百家，延及府署，焚死人畜甚多；二十八日，城内外又燔数百家。秋，灵川北厢火起，延烧民房殆尽。十二月，严州大火，民房尽毁，延烧城楼。六年正月，海阳城外四厢火起，延烧民房千余间，死于火者二百余人。七年三月，郧阳府火，民舍尽毁。七月，大冶西市火，延烧百余家。八月，宣化城内火，焚千余家，次日，城外又焚百余家。八年二月，海阳西北二厢火，焚民房数百间。三月，郧县火。十月，独山州大火，仙居、黄岩二县火。九年，平乐南关火，延烧四十余家。是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火灾凡四见。

十年五月，钱塘大火。七月，大冶西市火。九月初七日，浦江太极宫大火。十一年三月，缙云大火，延烧县署。十二年九月，宣县西门外沙市被火灾四次，毁数百家。十三年五月，静乐火，毁民舍；兴国唐村火，焚死二百三十七人。十五年七月，太平城内火。毁民房过半。十八年正月初三日，望江吉水镇火灾，燔百余家。六月，顺庆府治火。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平阳火，毁民居过半。三月初四日，海阳火，延烧百余家，死者四十余人。七月，和平城外火，延烧百余家。

二十年二月，东湖县署火。五月，苍梧东廊火。八月，济宁州大堂火，温州火，燎民舍五千余间。九月，永嘉城中大火，燎民舍千余间。十月，思州府火，延烧五十余家。二十一年春，济宁州城内东偏大火，延及西隅，民舍皆尽，关壮缪侯祠亦毁，独神像香案无恙。八月，池州天火，毁田禾芋苗，叶尽生烟。十月，万载火，延烧城隍庙，连山西郊火。二十二年四月，□阳西门火。二十三年七月，长宁城隍庙火。冬，忠州石宝寨火。二十五年四月，万载火，延烧城隍庙；六合南门火，焚市廛数百间。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平阳城楼火，燔百余家；忠州石宝寨又火。二十七年八月，婺源火，延烧五十余家。十二月，合浦西桥火，郡城火。二十八年九月己卯，苍梧西关火。十二月，松阳火。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酆都城内大火，民居尽毁。

三十年十月，平乐火，延烧二百余家；独山州大火。三十一年九月，平阳城楼火。三十二年夏，镇安府署火，延烧民居数十间。九月，平阳东门外火，燔数十家。三十四年正月，马平南川河下火，延烧大南门城楼。三十五年七月，江夏火起自火药库，死者无算。八月，阳高南街火。三十七年二月，汉阳、汉口镇火，延烧数千家。

四十年九月，阳山火，延烧二百余家。四十一年二月，崖州火，伤四人。四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桐乡青镇火。燔民舍一百七十余家。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夜，灌阳火，焚东门外民舍殆尽。四十四年三月，婺源太平坊火。十一月，武宁火。四十五年四月，竹溪火，官署民房俱烬。四十六年正月初四日，荔浦火，初□又火。巴县太平门大火。四十八年三月，独山州城内大火，居民无得免者。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嘉定火，延烧七十余家。

五十年正月，大埔白堠墟火，毁民舍数百家。五月，万载潭埠火，市店民房荡然无存。五十二年十一月，宣平火。五十三年九月初八日，宣化沙市火，焚千余家；独山州大火。五十四年九月，江陵火，延烧二千余家。五十五年九月，江陵又火，延烧二十余家，死十一人；思州府城大火，延烧四十余家。五十六年五月初三日，丹稜县大火，延烧数百家。五十七年三月，合肥城内大火，延烧四十余家。八月初一日，钟祥城内火，延烧城外民房数百间。五十九年十月，苍梧西门外大火。六十年四月十八日，盐山县城火，自学宫延烧东南北三门，毁民居数千家。六十一年二月，无为州小西门内火，延烧三十余家。七月，独山州东门火。冬，丽水县火。

雍正二年正月，沔阳仙桃镇大火，焚百余家，死者甚众。七月，梧州梧城驿火。十月，城内火。十一月，戎墟火。十二月初一日，开化城内火，延烧百余家。三年六月，梓潼县文昌庙火。七月，马平小南门火，延烧三百余家。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平阳西门外火，燔百余家。五年十二月，北流民舍失火，延烧县署，案牍皆尽。六年正月十六日夜，苍梧火，延烧民居一百七十余间；高州城东火。十月，昆山火，焚朝阳门谯楼。七年九月，苍梧戎墟火。九年正月，荆州大火。十年五月初三日，阜阳西城火，延烧民舍四千六百十一间。十一年七月初七日，玉屏闻空中有呼救火声，越半月，

鼓楼街灾，烧民居数百家。十三年冬，婺源城隍庙灾。

乾隆元年四月，通州北郭火，延烧百余家。十一月，玉屏南门火。二年二月十八日，镇安府城火，燔数百家。三月乙丑，同官明伦堂大火。五月，沁州大街火。九月，北流典史署火，延烧民舍。三年十月初七日，潮阳南门火。四年正月十七日，瑞安大火，燔百余家。四月十八日，镇安城内火，延烧八十余家。五年二月，嵊县火，延烧二百余家。六年正月初六日，梧州府南门外火，延烧民房三百余家。七年二月十四夜，饶平县城火，延烧大楼房三十余间，小屋无数。八年十一月，饶平县又火。十年二月庚午，泰安县署火，延烧百余家。十一年六月，海丰龙津桥火，延烧蓬铺四十余间。十二年八月，化州南街火。九月，丰顺县城火。十一月初十日，崖州东街火，延烧七十余家，伤二人。十五年四月，泰安火。十七年正月朔，汉阳粮船火，焚数十艘。四月，桐乡南栅大火，毁市廛三百余家。五月二十二日，保昌孝悌街火，延烧三十余家。十八年七月，陆川大火，毁民居。十月，梧州府城外大火，伤二十余人。十九年八月，苍梧府城外又火。二十年三月，高州府城外火，五月又火。二十二年十月，宜昌东湖火，燔民居无数。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重庆太平门外大火。四月，独山州大火。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惠来县署火。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朝天千斯门内大火。二十七年十月，石门玉溪镇火，延烧百余家。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庆元火，延烧五十余家。二十九年五月，沂水县城南绸市街火，延烧数百家。十月，婺源西关外居民失火，延烧数百家。三十年十月，梧州府城外火。三十一年十一月，苍梧戎墟大火三次，共烧民房六百余家。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梧州府城外火，延烧三百余家。三十八年七月，金华府署火。四十二年十二月，青田城大火。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桐乡大火，燔市廛四十余家。四十六年夏，陆川城南失火。延烧县署。四十七年六月，宁波府城火，毁鼓楼。四十八年五月庚子，庆元火，延烧百余家。四十九年四月朔，成都大火，延烧官署民舍殆尽。五十年夏，潜江城外火。五十二年三月，江陵城隍庙火。五十五年三月，义乌县署火。五十六年十二月，南昌火，延烧千余家。

嘉庆三年二月丙子，京师乾清宫火。九年七月初三日，定海城中大火，延烧二百余家。十三年五月十二夜，济南府西门大火，延烧四百余家。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石门城西火。十七年春，齐东火，烧死数百人。十八年三月，贵阳城大火。二十年四月，尚山火。十二月二十日，兰州西门火药局焚轩辕城楼民舍，死者数十人。二十二年八月，黄阳火，烧民舍一百余家。二十四年闰四月，青田火，延烧二百余家。五月，青浦城火，延烧七十余家。

道光二年六月十一日，大浦南门外火，延烧两昼夜。九年七月十三日，江山江郎山火，延烧两昼夜。十年八月，铅山石塘火，延烧五百余家；次年又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云和火，毁民舍八十余家。十九年正月初二日，贵阳府道德桥火，延及贡院头门。三月二十日，贵阳府学大成殿灾；江陵、沙市大火，燔数百家。四月，定海道头港营船火。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丽水火，燔一百四十七家。二十五年冬，黄岩苍头街火。二十六年五月，贵阳火，烧民房八百余家。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太平城隍庙火灾。

咸丰元年十月，太平火，燔百余家。二年八月，通州西库火。十月，武昌县署火。十一月，汉阳火。六年十一月，枝江火。燔市廛八百余家。七年五月，皋兰西关火，延烧市廛二百余间。八年秋，武昌县左市火。十年二月，青浦火，丽水火。

同治元年冬，黄山石路桥大火。三年十月，黄岩火。五年十一月，汉口火；余干瑞洪镇火，延烧四百余家。六年三月，江夏火药局灾，毙者以千计。五月二十五日，汉阳鲍家巷火，燔船只，伤人口甚众。七年十月，太平县城火，燔四百余家。九年冬，黄岩火。十一年四月，乌程火，延烧十余里。十三年五月，武昌县小西门火。

光绪二年七月壬午，青浦城火，延烧三十余家；九月庚寅又火，东码头上下岸俱尽。六年十一月，武昌县北市火。二十八年二月，皋兰南街大火。二十九年十月，西宁火。三十一年七月，西宁大街火；十一月，孔子文庙灾。

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皋兰县灾，延烧官舍六十余间。二月二十六日，兰州省城院门南街大火，延烧房屋二百零九间。

顺治十年二月，曹县夜间火光遍野。五月，渭南四野火灾，见持炬人三尺许，群绕火际，次日焚处拾一折简，字数行，如人书，其语曰：“土地不宁，天降凶神三位，一收牛，一收马，一收人。”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清丰空中起火，烧民房数百间。

康熙十二年三月，缙云晓见黧面人从空中放火，捕之不见。五月，宁波仙镇庙井中有火光上腾。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海丰火光遍野。二十五年二月，两广总督衙门两旗竿忽白昼飞火，焚其右，焦灼过半。三十一年秋，南乐空中有火，著铁皆明，自申至亥乃止。五十年二月丙寅，东平烈风中有火光。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岐山有火光，自西而东。七月，芮城有火光如电。二十年十一月，彭泽江心洲有穴出火，投苇辄燃，久而不息。二十二年二月二日，高平有火球大如斗，其色黄红绿相间，就地行走，不知所终。二十七年九月，临县空中有火光大如斗，坠城南隅。三十三年三月，即墨日夕有火球经天。五十年冬，枣阳有火球如斗，飞半里外。

嘉庆九年二月十二日，滕县城东石沟见火球飞落。十二年四月，黄安有火大如球，自东而西，落于泮池。十六年夏，抚宣夜遍地起火。

道光三年三月，蕲州、清江水中出火。二十年五月，均州夜见火光。二十二年十一月，郧西地中出火。二十四年七月，光化遍地绿火。二十六年正月，平乡火光遍野。

咸丰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随州有天火自西南流东北，其光触地，有声如鼓。三年正月，通州有火如星如燐，以千百计，自西南趋东北，凡四五夜始熄。十年冬，肥城既昏，有火从地中起，如燐而火，色赤而青，作二流光，遍地皆燃。

同治二年九月，曲阳有火球自西南飞向东北，或散四方，或聚为一，其象无常。四年，通渭、泰安火光西现如陨星。

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滦州五圣祠突有火光，俄而火起高矗云霄，祠竟无恙。五年冬，玉田见火球飞向东北，其声如雷。二十二年四月戊子，南乐有火光径尺，明如月，自西南往东北，尾长丈许，忽炸为火星四散。二十三年五月戊午夕，南乐有火光，圆可径尺，飞向西南。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夜，南乐有火光流空中，其明如月。二十六年七月壬戌夜，南乐有火光流空中。

顺治三年六月初四日，镇洋新安镇李明家地出血。初五日，俞二家地出血尤甚。五年夏，嘉定见赤气亘东方。七年冬，鹤王镇乡民见血从地涌出。九年正月，东昌有赤光，声如水鸭，往东南而没。十六年，永年南关外地中涌血，嘶嘶有声。

康熙十四年四月，莱阳地涌血丈余，气腥，久不敢近。五十九年七月十六日，荣成、莱阳有赤气自东而起，倏如匹练，亘向西北去，有声如雷。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分，福山见红光满野。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肥城有赤光自北方起，夜半渐退；长山西北见赤气弥天，中有白气如缕间之，四更后始散。二十九日夜，荣成夜见红光烛天；东光有气如火，横蔽西北，亘数十丈，中含红光，森如剑戟上射。

嘉庆九年正月，历城天雨血。

道光十一年冬，太平雨血，著人衣皆赤。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嵊县有赤光如球，高数丈，三日乃灭。二十八年正月，松滋天雨血，以碗盛之，作桃花色。

咸丰三年正月十四日，西乡雨血如注。五年八月，曹县东方有赤气如旗杆形。六年七月，武进地出血。

同治五年秋，崇阳雨血。七年正月二十日，光化雨血。

光绪二年二月初四日，曹县见红光自天降于八里湾水中。七年四月，襄阳雨血。

清史稿卷四二　志第一七

灾异三

《洪范》曰：“木曰曲直。”木不曲直，则为咎征。凡恒雨、狂人、服妖、鸡祸、鼠妖、木冰、

木怪、青眚、青祥，皆属之于木。

顺治二年二月，河源霪雨。三年二月，当涂恒雨。四月，南雄霪雨。四年四月，章丘霪雨四十余日。六月，高邮大雨数昼夜；丘县霪雨，平地水深二尺；萧县暴雨三阅月；永安州、安邑大雨。秋，寿元霪雨四十余日，即墨暴雨连绵，水与城齐，民舍倾颓无算。五年春，新城霪雨六十余日，水没城及半；莒州大雨两月，武城霪雨一百日；东平大雨滂禾。五月，衡水霪雨数旬；咸阳大雨四十余日。八月，句容大雨，屋舍倾圮无算；陵川霪雨害稼；沁水霪雨两月余。六年五月，凤阳霪雨八昼夜；阜阳、淮河霪雨昼夜不息。秋，沁水霪雨两月余，民舍倾倒。七年二月，全椒大雨。四月，射洪大雨三昼夜，城内水深丈许，人畜淹没殆尽。五月，平阳霪雨四十余日。六月，桐乡霪雨。七月，解州、莱阳、万泉霪雨；安邑大雨二十余日，倾圮民舍。八年春，嘉兴、海盐、桐乡霪雨。五月，潞安霪雨八十余日，伤禾稼，房舍倾倒甚多。六月，江阴霪雨六昼夜，禾苗烂死；吴平大雨倾盆，一昼夜方息；当涂大雨。秋，沁水大雨，东阿霪雨，青浦大雨弥日。九年五月，阳信、沾化霪雨四十余日，平地水深二尺；合浦大雨，城淹四尺。六月，寿阳霪雨四十余日；襄陵霪雨匝月，民舍漂没甚多；稷山霪雨；博兴大雨倾盆四十七昼夜。七月，济宁、东平霪雨害稼。九月，遵化州霪雨弥月。

十年五月，文安、大城、保定大雨如注十昼夜，平地水深二丈。六月，文登大雨三日，昌平霪雨，蓬莱霪雨四十余日。十一年二月，兰州大雨二十余日。六月，亳州霪雨，坏民庐舍。七月，澄迈大雨，三日方止。十二年八月，峰州霪雨不止，田中水深三四尺。十三年五月，常山大雨。十五年二月，济宁州霪雨伤麦，万泉霪雨伤麦。秋，垣曲霪雨，儋州霪雨七昼夜，田禾多没，城垣倾圮，兴安、白河、洵阳霪雨四十余日；平湖大雨数昼夜，平地水深二尺许。十六年正月，震泽、嘉定霪雨六十日方霁。二月，仪征大雨弥月，平地水深丈余。三月，萧县霪雨二十余昼夜。秋，铜山霪雨三月余，禾尽烂死；宿州大雨二十余日，田庐漂没殆尽；虹县霪雨六十余日，平地水深丈余，淹没田庐；梧州霪雨四十余日；成都霪雨城圮。十七年五月，崇明大雨一昼夜；和平大雨，平地水深丈余，漂没田庐无算。十八年六月，贵阳大雨，武宁霪雨二月未止。闰七月，孝感霪雨三日，杀麦。

康熙元年八月，朝城霪雨七昼夜；曲沃霪雨二十日，坏城垣庐舍无算；成安霪雨五昼夜；永年霪雨匝月；吉州大雨，坏城垣庐舍；萧州大雨弥月，城垣倾圮；解州大雨四十日；猗氏大雨二十余日，民舍倾圮。四年春，蠡县霪雨二十余日。六月，府谷大雨。闰六月，延安霪雨弥月，坏庐舍。七月初七日，大城霪雨五昼夜，城垣倒坏十之六七，民房坍塌不下数万间、车阳大雨，坏民舍。五年六月，福山霪雨两月，禾稼尽伤。十一月，襄垣、武乡大雨。六年六月，惠来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房县霪雨伤禾。七月，温州大风雨，坏城垣庐舍；瑞安大风雨，坏城垣庐舍。七年四月，太平大雨如注。五月，太平积雨旬余。六月，龙门大雨七日；武强霪雨；井陉大雨如注。七月，灵寿霪雨两昼夜不止；元氏大雨七昼夜，城外水高数丈；正定府、怀来大雨七昼夜；内丘霪雨，淹没民舍；房县霪雨伤禾。八年六月，嘉兴霪雨昼夜不息。九年五月，湖州霪雨连旬，德清霪雨连旬，田畴尽没。六月，东阳大雨如注。

十年八月，嘉兴大雨。十一年秋，宁波霪雨。十二年正月，海宁霪雨，至四月止。六月，高要霪雨四日，平地水深数尺，民舍倾圮；宿州大雨连绵两日；阳江大雨。十三年正月，桐庐霪雨，至二月方止。四月，海丰霪雨十六日，平地水深数尺。六月，门平霪雨陷民居；高明霪雨，伤损禾稼。十五年五月，海宁霪雨匝月，伤禾；大冶霪雨。十六年七月，高密霪雨二十余日，田禾淹没。十七年正月，永年霪雨匝月。四月，平湖霪雨匝月。五月，金华霪雨伤稼。七月，太平霪雨，民舍倾圮；莱州、胶州大雨伤稼；万载霪雨数昼夜。十八年八月，曲沃霪雨二十五日，城垣庐舍倾倒无算；太平霪雨；临晋雨二十余日，民舍尽圮；猗氏霪雨弥月不止；解州、安邑霪雨连旬；夏县霪雨月余，城垣倾倒，民居损坏，田禾淹没；广灵霪雨匝月不止；汉中霪雨四十日，如倾盆者一昼夜，淹没民居；定远厅霪雨四十日；甘泉霪雨弥月；兴安大雨，田禾尽淹。十九年二月，襄垣大雨四十余日。六月，高邮霪雨连旬，坏民舍无算。七月，龙门大雨，平地水深尺许；镇洋霪雨累月；长子大雨四十日不止，城垣倾圮；蒲县霪雨四旬，伤禾。八月，上海骤雨，城内水高五尺；咸阳大雨四十余日。

十一月，震泽霪雨三日。

二十年三月，处州大雨，至五月始止。四月，宁波霪雨一月。七月，阶州大雨月余，倾倒民房千余间。二十一年三月，平远州霪雨。绍兴霪雨九旬，禾苗尽淹。五月，金华大雨五十余日。二十二年春，苏州霪雨十二日，杀麦；青浦霪雨伤麦；阳湖恒雨杀麦；海宁大雨，至四月始止；桐乡恒雨，至四月始止；平湖自二月至四月大雨不止；湖州恒雨；石门恒雨伤麦；天台霪雨至四月不止，二麦无收；太平霪雨，麦无收；浦江霪雨；衢州恒雨至四月，无麦；严州自春徂夏，阴雨连绵，二麦无收。五月，灵川大雨；通州霪雨；台州霪雨，麦无收。六月，兖州大雨，平地水深三尺，田庐苗稼尽淹。二十三年春，恩县霪雨；剡城霪雨，两月不止。夏，昌乐霪雨害稼。七月十三日，临县大雨，至八月初八日止，平地水溢；太平霪雨四十余日。八月，遂安霪雨两月；隰州霪雨五十余日，坏民舍甚多。二十四年四月，湖州大雨。六月，灵寿霪雨害稼；固安大雨，坏民舍。十月，福州大雨数昼夜。十二月，歙县霪雨四十余日，和顺大雨连月。二十五年四月，宣平大雨五日，漂没田庐，溺者无算；丽水大雨四昼夜，漂没庐舍无算。闰四月，处州大雨，水高于城丈余；松阳大雨四昼夜；景宁大雨三昼夜。六月，青州霪雨害稼。寿光大雨兼旬。十一月琼州大雨连日如注，民舍多圮。二十六年六月，新城霪雨害稼。七月，章丘霪雨四十日，民舍倾圮千余间。二十七年五月，玉屏大雨，坏城垣。二十八年四月，惠来大雨，庐舍淹没无算。二十九年二月，开平大雨，至五月乃止。五月，湖州大雨一月，田庐俱损。七月，绍兴大雨弥月，平地水深丈许，漂没田庐人畜无算。

三十年六月，湖州霪雨害稼。闰七月，介休霪雨，东城圮数十丈。三十一年三月，武定大雨，平地水深丈许。秋，镇安霪雨害稼。三十二年四月，丘县霪雨四十余日。八月，咸阳霪雨，墙垣倒者甚多。三十三年正月，海丰霪雨；咸阳大雨，水深二尺。十月，邹平霪雨害稼。三十四年四月，卢龙大雨，坏城垣百余丈。五月，房县霪雨伤麦。六月，苏州、青浦霪雨伤稼；固安大雨，平地水深丈余。三十五年春，长山霪雨害稼。六月，昌邑霪雨害稼；乐平大雨弥月；沁州霪雨，三月方止。八月，饶阳大雨，七日方止；定州大雨八昼夜，伤稼；静乐大雨两昼夜；铜山霪雨，坏民居。九月，武定大雨七昼夜。冬，即墨霪雨六十日。三十六年正月，香山霪雨匝月。二月，遵化州大雨如注。三十七年八月，房县霪雨伤稼。三十八年六月，南乐大风雨，拔树。七月，杭州大雨，平地水高丈余。八月，桐乡、石门霪雨伤稼。三十九年正月，夏县大雨坏城。

四十年九月，高密霪雨伤稼。四十一年四月，阳江霪雨，坏民居甚多。六月，宁阳、青州霪雨。八月初八日，香山大风雨，拔树倒墙；宝鸡霪雨。四十二年五月，庆云霪雨，三旬不止。六月，东明、定州霪雨三旬不止；沾化霪雨连日，漂没民舍无算；高苑霪雨六十日；昌邑、掖县霪雨害稼；高密霪雨弥月，禾稼尽没。八月，邹平大雨害稼；齐河霪雨四十余昼夜，民舍倾圮无算；潍县、平度霪雨害稼。四十三年六月，沂州大雨；兴安大雨，漂没田庐。四十四年五月，莱州霪雨害稼；高邮霪雨阅月；盐城霪雨越三月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十一月，江夏霪雨害稼。四十五年六月，东莞暴雨，平地水深五六尺，民居多圮。秋，宿州霪雨连月不止，伤稼。四十六年九月，吴川大雨四昼夜，倾圮民房无数。四十七年四月，石阡府霪雨。五月，嘉兴大雨三日，田禾尽没；海丰大雨三月，田庐悉被淹没。六月，桐乡恒雨，伤禾。七月，崇明霪雨百日；杭州暴风雨，田禾尽淹；江山大雨，坏民舍。四十八年三月，沛县大雨六十日，湖州大雨连旬，铜山霪雨凡五月，咸阳大雨至五日始止。四月，石门霪雨伤麦。六月，宿州大雨如注，田禾尽没；东平大雨，淹没田禾；汶上大雨三昼夜，田禾淹没；茌平霪雨两月，民舍倾倒无算。秋，莱阳、荣成、文登霪雨害稼。四十九年秋，青浦霪雨十八日，桐乡霪雨伤稼，东流大雨，淹没田禾。

五十年十二月除夕，平乐骤雨达旦。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灵川大雨七昼夜。九月，鹤庆、龙川霪雨。五十二年四月，灵川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五月，石城霪雨三月。七月，奉议州大雨，二旬始止，官署民房悉被淹没。五十三年五月，遂安大雨连日，淹没田禾。五十四年三月，震泽霪雨二十余日。五十五年四月，武宁霪雨匝月。五月，湖州暴雨，平地水高六七尺；桐乡霪雨，淹没田禾。秋，桐庐大雨，平地水高尺许。五十六年七月，掖县大雨，平地水深三尺；香山大风雨，坏屋舍；鸡泽霪雨四日。五十七年三月，海阳霪雨，至五月始止。五十八年六月，鸡泽霪四雨四昼夜；

莱州霪雨，坏民舍无算。七月，昌乐、诸城、即墨、掖县霪雨害稼，坏民舍；莱阳、文登大雨水，房舍田禾尽没。八月十九日，海阳大雨，损房舍无算。五十九年五月，龙南大雨阅月。六十年七月，高苑大雨，田禾尽淹。六十一年六月，沾化霪雨匝月。十二月，钦州大风雨，坏城垣二十余丈。

雍正元年五月十九日，香山大雨，市可行舟；湖州恒雨，自秋及冬不绝。二年三月，麻城霪雨伤麦。夏，献县大雨六十余日。三年五月，上海霪雨害稼；海丰大雨，至七月方止；东光大雨四十余日。七月，青城霪雨两日。八月，平原霪雨凡百日。九月，顺德大雨三月。四年五月，震泽霪为灾；当涂、无为大雨弥月，田禾尽淹；南陵霪雨，至秋不绝。六月，潍县大风雨，坏民庐舍；庆阳大雨，平地水深四五尺。七月，阳信霪雨连旬。八月，杭州、嘉兴、湖州大雨；青浦、苏州、昆山霪雨十余日，害稼。五年二月，吴兴霪雨，钟祥雨至四月不绝。五月，镇海霪雨弥月。六月，揭阳、饶平霪雨一月。七月，惠来大雨害稼。六安州、霍山霪雨四十余昼夜；阳信霪雨七昼夜，民舍倾圮甚多。六年五月，平利大雨，冲塌城垣六十余丈。七年三月，阳春大雨，坏民居。八年五月，日照霪雨四十余日。六月，东阿、泰安、肥城大雨七昼夜，坏民田庐殆尽；昌乐、诸城、掖县、胶州、潍县、日照、莱州霪雨两月，坏庐舍无算。七月，丘县大雨伤禾。八月，嘉兴大雨，水害稼；邹平、铜陵霪雨害稼。冬，齐河大风雨，伤禾稼。九年二月，连州大风雨，拔树倒屋。六月，蒲台霪雨害稼。秋，普安州霪雨，至次年春乃霁。十年六月，宁津大雨，平地行舟。十一年三月，沔阳霪雨。六月二十八日，景宁大雨。桥梁道路冲塌甚多。十二年春，五河霪雨。十三年五月，广阳霪雨四十余日。

乾隆二年八月，平阳大风雨七昼夜，田禾尽没；祁州霪雨害稼；蔚州大雨三昼夜。九月，长子大雨，禾尽没。三年秋，祁州大雨。四年五月，高要霪雨，坏民房。六月，尤州霪雨阅月；东明大雨，平地水深三尺。五年七月，绛县大雨害稼。六年五月，宁都霪雨。七年春，商南霪雨一百余日。五月，山阳大雨，盐城霪雨害禾稼。秋，泰州霪雨，阜阳霪雨一百二十余日。八年四月，庆阳霪雨浹旬。九年六月，资阳、仁寿、射洪暴雨如注，坏民房。七月，遂安霪雨六昼夜。

十年四月十六日，安远骤雨，平地水高一丈余，冲倒民房七百余间。十一年五月，平度大雨，漂没田禾；胶州霪雨害稼。六月，文登大雨伤禾；寿光、诸城霪雨阅月，田禾尽没。十一月，高密霪雨两月。十二年六月，福山、栖霞、文登霪雨匝月。七月，海丰大风雨，坏城垣数十丈；平阴、荣成大风雨，晚禾尽没。十三年四月初五日，清河大风雨，民舍倾圮无数。五月，泰州、通州大风雨，拔木坏屋。十四年秋，清河霪雨两月。十五年五月，高密霪雨害稼。六月，麻城大雨连旬，冲塌民房。十六年秋，平度州大雨两月，福山、栖霞、荣成霪雨害稼。十七年八月，海丰大雨，淹没田禾。十八年，高平自七月至十月霪雨；诸城大风雨，损禾。九月，解州阴雨连旬。十九年八月，石门大雨淹禾稼；桐乡大雨数昼夜，淹禾稼；嘉兴大风雨。一昼夜，伤稼；日照霪雨。

二十年二月至四月，苏州霪雨，麦苗腐。三月，蕲州大风雨，坏民居三百余家；荆门州霪雨两月不绝。五月，澄海狂风骤雨，冲倒城垣五十七丈，民房三百余间。六月，苏州大雨伤稼，高邮霪雨四十余日。七月，赣榆大风雨害稼，石门、桐乡霪雨害稼。八月，东明大风雨拔木，田禾尽淹；沂州恒雨。十月，潮州霪雨损麦。二十一年五月，介休霪雨，淹田禾六十余倾。七月，曲沃霪雨数十日，庐舍多坏；芮城霪雨四旬，房舍多圮；和顺霪雨二十余日害稼。八月，庆阳霪雨。二十二年夏，惠来霪雨连绵。七月，介休霪雨，淹田禾八十余顷，庐舍冲塌大半。二十三年六月，介休大雨三日，淹没田禾；陵川霪雨连月不止，房舍多圮，秋，长子大雨伤禾。二十四年四月，潮阳霪雨。六月二十九日，即墨大风雨一昼夜，大木尽拔，田禾淹没。七月，潞安大雨两月。二十五年五月，泰州连雨四十日。二十六年六月，鸡泽霪雨。秋，垣曲霪雨四昼夜不止，城垣尽圮。二十七年四月，永年霪雨匝月始霁。七月，苏州大风雨，积水经月，田禾尽没；海盐大雨坏民居；嘉善大雨，风拔木坏屋；桐乡暴雨十余日。二十八年七月，来凤霪雨三昼夜，怀集多雨。二十九年八月，通渭雨经旬。

三十一年六月，即墨大雨三日，西南城垣颓。七月，临邑霪雨三昼夜，平地水深数尺，坏民舍无算；黄岩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丈余，溺死无算。三十二年，南丰自正月雨至七月不绝。三十三年

八月，永昌霪雨五十余日。三十四年夏，湖州霪雨连旬。七月，仁和、海宁大风雨，淹没田禾。三十五年八月，寿光大风雨害稼。三十六年五月，曲阜大雨，沂水霪雨。七月，长子大雨伤禾。三十七年八月，嘉兴、石门、桐乡大雨，自辰至午，水高丈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蓟州大风雨，拔木，熟禾尽损。三十九年六月，云和大雨，二昼夜不息。七月，桐乡大风雨，坏庐舍无算。

四十二年四月，山阳大风雨，拔木；代州大雨六日，水深数尺。四十四年春，江陵霪雨弥月。四十五年六月，常山大雨，民房多圮。四十六年正月，文登大风雨，伤稼。六月，济南雨，水害稼；临邑霪雨连月。四十七年八月，东昌、文登大雨，水坏民庐舍。四十八年秋，绥德州霪雨。

五十二年三月，山阳大雨倾盆，水高丈余，漂没人畜无算。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霪雨害稼。五十四年七月，潼关霪雨连旬，民居倾圮。五十五年四月，通州大雨，麦尽损。五月，莘县霪雨，两月始止。七月，济南、临邑、东昌大雨，平地水深数尺，禾尽淹。五十六年五月，保康大雨，水冲没田庐，溺人无算；嘉兴霪雨两月。五十七年六月，房县霪雨，至九月始止。五十八年八月，文登大雨。五十九年七月，青浦大雨十昼夜；嘉兴大风雨，坏民舍；昌黎、新乐霪雨害稼。六十年五月二十一日，江山大雨一昼夜，坏庐舍，淹毙人畜。六月，石门霪雨。

嘉庆元年六月，滕县大雨如注七昼夜。二年六月，武进大风雨，拔木坏屋。七月，宁都霪雨，坏民居。四年二月，监利大雨如注，平地水深尺许。七月，文登大风雨，伤稼。五年六月，金华大雨三日，六年六月，邢台、怀来、宁津大雨数昼夜，坏庐舍；清苑、新乐霪雨四十余日。七年四月，义乌霪雨，禾尽淹没。九年三月，桐乡恒雨，伤麦。五月，嘉兴、苏州霪雨，伤稼。十年三月，嘉兴、石门恒雨，伤麦。六月，黄岩大风雨，损稼。十一年夏，乐亭霪雨四十余日。十三年五月，嘉兴、石门大风雨，害稼。闰五月，新城大雨水，湖州霪雨。秋，汉阳霪雨弥月。十五年夏，临邑霪雨四十余日。十六年三月，永嘉霪雨匝月。七月，栖霞霪雨四十余日。九月，荣成霪雨害稼。十七年春，嘉兴、石门、桐乡霪雨伤麦。十八年秋，东阿、曹县霪雨四十余日，田禾尽伤。十九年秋，汉阳霪雨伤稼。二十一年夏，滕县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夜，济南大雨水，坏城垣庐舍，民多溺死。六月，文登大雨，平地水深数尺，民多溺死。八月十三日，永嘉大雨如注十昼夜，平地水深数尺。二十四年六月，文登大风雨，害稼。二十五年七月，新城大雨九日，平地水深丈余；宣平霪雨，坏田禾。

道光元年七月，泾州霪雨，冲没桥梁田庐人畜。八月，临邑霪雨连旬。二年五月，莘县霪雨伤稼。八月，章丘、东阿霪雨四十余日，坏田庐禾稼。三年三月，湖州霪雨，至五月不止；昌平霪雨伤麦；内丘大雨，三旬始止。四月，嵊县霪雨，至九月始止。五月，金华、永嘉霪雨害稼；礼县暴雨，漂没民舍。七月，青浦霪雨两月；泰州大雨，平地水深数尺，禾稼尽淹。四年二月，德州霪雨。五年八月，贵阳大雨，二十日始止。六年六月，宜昌大雨连绵，十日不止，损田禾。七年夏，恩施霪雨伤稼。八年七月，武城霪雨。十年五月，通山，崇阳霪雨连旬，漂没田庐甚多。六月，恩施霪雨伤稼。八月，宣平大雨如注，民舍尽漂没。十一年五月，永嘉大雨水，歉收；江夏霪雨弥月。六月，宜城、谷城霪雨二十余日，伤稼。七月，菏泽、滕县霪雨百余日，平地水深数尺；曹县大雨，水深二尺。十二年，光化霪雨，自六月至八月，禾苗尽伤；宜城大雨，昼夜不绝；定远厅、保康霪雨两月。七月，郧阳大雨七昼夜，坏官署民房大半。冬，房县霪雨害稼。十三年夏，湖州霪雨害稼。十四年四月，咸宁大风雨，拔木坏房。七月，丽水大风雨，平地水深数尺。十五年夏，即墨霪雨害稼。文登、荣成大雨六十余日。八月，宜城霪雨伤稼。十七年五月，崇阳、宜城霪雨害稼。十八年六月，益都、临淄大雨水。十九年春，栖霞霪雨，南乐大雨。四月，招远大雨十余日；荣成大雨，至七月不止。九月，武进恒雨伤稼。二十年五月，邢台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六月，平谷霪雨匝月不止。二十一年二月，武进恒雨伤麦。二十二年七月，丽水大雨，漂没田庐。冬至夜，滕县大雨如注。二十三年五月，平度霪雨伤田禾。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嵊县大风雨，溺死男妇七十余人。冬，松阳大雨连旬，坏田舍无数。二十五年春，枣阳霪雨八十余日。六月，滕县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人多溺死。二十六年五月，东平大雨害稼。六月，乐平霪雨。二十八年，潜江自二月至七月雨不止。六月，光化大雨，平地水深数尺，三月始退，溺毙人无算；保康霪雨两月，坏田庐无算。七月十四

日，永嘉大风雨，坏孔子庙及县署。十九日，景宁大风雨三昼夜，坏田庐无算。二十九年六月，乐亭大雨伤禾稼。七月，青浦霪雨五十日，湖州霪雨伤禾。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两当暴雨，漂没人畜。

咸丰元年六月，礼县霪雨四十余日，伤禾。二年，青县大雨伤禾。三年四月，静海霪雨害稼。六月，永嘉、青田、景宁霪雨十昼夜；保康大雨十六日，漂没田舍甚多；房县霪雨七昼夜不止，坏田舍无算。七月，宜城大雨匝月，坏城垣一百五丈；远州霪雨害稼。四年夏，湖州霪雨。五年七月初十日，景宁大雨如注，田庐尽坏。六年六月，昌平大雨伤稼。七年春，崇阳霪雨。八年四月，海县大雨损禾苗。九年五月，苏州大雨伤禾。十年二月，苏州霪雨阅月。六月，宁津、东光大雨伤稼。十一年十一月，罗田大雨伤禾。

同治元年七月，蓬莱、黄县、福山、招远、莱阳、宁海大雨连绵，禾稼尽淹。二年春，应城霪雨伤麦。五月，青县大雨伤禾。三年六月初十日，定海暴风疾雨，坏各埠船，溺死兵民无数。四年六月至七月，莱阳大雨，平地水深七八尺，禾稼淹没，房舍倾圮无算。五年秋，鱼台霪雨，水深数尺，伤禾稼。六年八月，郧阳霪雨三昼夜，坏官署民房甚多。七年五月，皋兰、金县大雨，至七月乃止。秋，景宁大雨，倾没田庐无算。八年春，江夏霪雨损麦。四月，嵊县大雨，坏田庐。九年六月，潜江霪雨伤稼。十年七月，东光、新乐、曲阳霪雨十余日。十一年五月，东平霪雨害稼。十一月，青县大雨害稼。十二年七月，太平大风雨，坏城垣数十丈，民房数百间。八月，化平厅霪雨不止，坏民舍。

光绪元年六月，日照大风雨，平地水深数尺。二年六月初八日，黄岩大风雨，拔木坏屋，田禾淹没殆尽。三年六月，高陵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尺，田禾尽没。四年九月，东平大雨伤禾稼。五年五月，登州各属大雨四十余日。六月二十一日，永嘉大风雨，坏官厅民居。八月，莘县霪雨十日方止。六年三月，福山大雨。七年秋，滦州霪雨连旬。八年秋，宜城霪雨伤禾稼。冬，均州霪雨弥月。九年六月，化平厅大雨，水深四五尺，伤禾稼。十年八月，太平大雨，冲没庐舍。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太平大风雨，二十日始止。十三年闰四月，德安大雨三日，水高五六尺。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夜，德安大雨如注，城崩百四十余丈，淹毙男妇七十余人。十六年六月，山丹骤雨坏城郭。二十二年春，宁津大雨坏民居。二十五年七月，秦安大雨连旬。二十七年七月，山丹大雨，平地水深数尺。

雍正三年七月，灵川五都廖家塘有村民同众入山砍竹不归，一百四十余日始抵家，所言多不经。

道光十七年，崇阳乡民好服尖头帽鞋，站步不稳，识者谓之服妖。

顺治二年十二月，上海小南门姜姓家鸡翼下各生一爪。三年八月，揭阳牝鸡鸣数日乃已。四年四月，淄州民间讹言鸡两翅生骨，食之杀人，验之果然。五月，忠州民家杀鸡，腹内有一婴儿；汉阳鸡翅生爪。五年，崇明民家鸡翼中生爪；巫山民间鸡翅端皆生一爪如距；杭州民家鸡生四足；湖州民家鸡生四翼，能飞。十一年，合肥郑家庄产一鸡，三嘴、三眼、三翼、三足，色黄，比三日死。十六年，崇明民家雄鸡生二卵。十八年，镇泽民家雄鸡生卵。

康熙十一年，广平民家抱一雏鸡，四足四翼。十二年，平湖民家鸡生四足四翼。二十二年，迎春乡民间雌鸡化为雄。二十三年，麻城民田姓家鸡生一卵，膜内皆有纹，其色朱；后七日又生一卵，有图；又数日，毛成五色，飞去。

雍正二年，麻城鸡翅遍生人指。五年，通州雌鸡化为雄。

乾隆三十九年冬，庆元雄鸡自断其尾。六十年，贵阳民家雄鸡生二卵，色赤甚鲜。

嘉庆十一年，乐清民家鸡生四足。十七年，宜昌民间鸡生四足，后二足微短，行不著地；又有三足者，其一生于尾下，如鼎足然。

道光元年秋，青浦民家鸡翼两旁生爪；湖州民家鸡两翅皆生五爪，飞去；永嘉鸡翅生爪，食之杀人。十二年，永嘉民家鸡四足，不能啼。二十二年，良乡民家牝鸡化为雄，能鸣，无距。三十年六月，蕲水县民家雌鸡化为雄，冠距俨然，唯啼声微弱。

咸丰五年，随州民家雄鸡生卵。

同治元年六月，定远厅民家鸡生三足。六年，钟祥民家雏鸡生三翅。

光绪九年，兴山民家雌鸡化为雄。三十年，宁州民家鸡生三足，后一足微短，行不著地。

康熙二十年五月，巴东鼠食麦，色赤，尾大；江陵鼠灾，食禾殆尽。二十一年，西宁鼠食禾。二十二年夏，崇阳田鼠结巢于禾麻之上。二十八年，黄冈鼠食禾，及秋，化为鱼。二十九年，孝感鼠食稼。四十二年，西乡、定远厅遍城生五色鼠。四十七年，黄济鼠食禾。四十八年七月，崖州有鼠千万啣尾渡江。五十二年五月，高淳、丹阳有鼠无数，食禾殆尽。六十一年夏，延安田鼠食稼。秋，安定黑鼠为灾，食禾殆尽，有乡民掘地得一鼠，身后半暇螟形，疑其所化也；清涧黄鼠食苗殆尽；葭州田鼠食苗。

雍正五年十一月，铜陵群鼠衔尾渡江。

乾隆元年，文县鼠害稼。四年四月，什邡县白鼠昼见罗寺经堂中，异香满室。秋，彭泽群鼠衔尾渡江，食禾。十四年二月，中卫田鼠食麦。十八年，池州田鼠丛生，忽入水化为鱼。二十五年五月，池州田鼠丛生，有赤鹰来食之，遂灭。

道光四年，高淳鼠食麦。二十八年五月，沔阳常平仓忽有鼠数千头在梁上，移时方散。

咸丰元年六月，德化群鼠衔尾渡江。四年，襄阳群鼠食禾。

同治七年，山丹田鼠食苗。九年二月，皋兰土块化为鼠。

光绪五年五月，三原鼠食禾殆尽。二十一年，西宁群鼠食苗。二十四年，皋兰田鼠食麦。

顺治六年十二月，咸宁木冰。十年十月，当涂雨木冰。十一月，江阴木冰，潜山木冰，宿州雨木冰。十二月，海宁木冰。

康熙元年十二月，嘉定木介。二十年正月朔，仪征木冰。三十年正月朔，江浦雨木冰。三十一年正月朔，仪征木冰。

雍正二年十二月，掖县木介。

乾隆十一年正月，湖州雨木冰。二十年十二月，东流雨木冰。二十三年冬，诸城雨木冰。二十五年正月，曲阜雨木冰。五十五年十二月，黄岩木介，宣平木介。五十七年十二月辛卯，南陵雨木冰，五十八年正月，金华木冰。六十年冬，湖州木冰。

嘉庆三年十一月，崇阳木冰。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黄县雨木冰。二十九年正月，登州木介。

咸丰三年冬，湖州木冰。四年十一月，黄冈雨木冰。十二月，武昌雨木冰。

同治二年正月，黄县雨木冰。四年正月，武昌雨木冰。

光绪七年十二月，黄冈雨木冰。

顺治元年，南陵上北乡郭氏墓域有黄檀一株，腹内突产修竹数竿，外并无竹，观者诧为异。二年七月，石门资福院僧锯木，中有“太平”二字。墨痕宛然。三年，钱塘李树生桃实；太苍街银杏树孔中吐火，而木本无伤。四年五月，昆山西门外民家李树生黄瓜。六年二月，封川李树生桃。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婺源西宁村有枫树自仆，居民薪其枝殆尽，十九夜有声，树忽自起。十二年三月，庐龙城东南角楼壁中出火，焚楼柱。十三年五月，曲阳文庙东古杨树一株忽自焚，火数十丈，竟日不绝。十八年五月，石门李树生黄瓜，长二寸，有子。

康熙三年六月，卢龙滦洒溢，涌出材木无算，时修清节祠，适所用，有如夙构，人咸惊异。十三年春，含山、嘉定李树生黄瓜。十六年，桐乡李树生黄瓜。十九年，封川李树结桃实。二十二年四月，东阳、义乌李树生桃，栌木开梨花。二十三年，海盐乡民锯树，中有“王大宜”三字，清晰如写。二十八年，黄冈李树生黄瓜。四十五年四月，宁州通边镇白杨开花，状如红莲。四十八年，秦州槐树生莲花。五十一年十一月，宿州树头生火。

雍正五年，津县西镇门内有唐开元所植荔枝，是岁忽枯，至九年复活，枝叶茂盛，不逊于前。

乾隆元年，高淳李树生黄瓜。五年，掖县县署古桐自焚。十五年九月，应城水陆寺枫树夜放光，伐之乃灭。四十八年六月，桐乡李树生黄瓜。六十年夏，竹城大雨溪涨，有巨木数百，顺流而下，时修学宫无材，适符其数；永嘉七圣庙大樟树自焚，中藏竹箸无数。

嘉庆元年秋，郧阳汉川水中涌出巨木无算。二年，枝江城古树作息哮声。

道光二年，曹县李树生瓜。三年，随州李树生瓜。

咸丰六年六月，丽水大树无故自倒。八年，黄安有大椿树，每至午，树中有笑声。九年，武进李树生瓜。

同治三年，京山李树结桃实。五年，分宜玉虚观古梓杪产素心兰。

光绪三年，黄冈枫生梨实。二十二年，皋兰民家杏树开牡丹二朵。

顺治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夜，望江西方有青气亘天。

康熙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平湖青眚见。

清史稿卷四三　志第一八

《洪范》曰：“金曰从革。”金不从革，则为咎征。凡恒旸、诗妖、毛虫之孽、犬祸、金石之妖、白眚、白祥皆属之于金。

顺治元年八月，苍梧旱。三年，平乐、永安州大旱，二月至八月始雨；台州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绍兴府自四月至八月不雨；金华府属旱；东阳自四月至九月不雨；浦江旱；南昌各府自五月至十月不雨，大旱。秋，萍乡、万载大旱。四年夏，通州旱。秋，开化、江山旱。五年夏，饶平旱。六年，吉州自春徂夏旱。七年夏，万泉旱。八年，甘泉、延长、安定自四月至九月不雨；崖州不雨，逾年三月乃雨。九年春，铜陵、无为、庐江、芜湖、当涂旱。五月，上海亢旱。九月，武强旱。十年夏，乐亭旱。秋，海宁、高邮旱。十一年四月，天台大旱。七月，襄垣、沁州旱。十一月，武强旱。十二年正月，顺德大旱。四月，金华属五州旱。五月，邹平旱，遂安自夏徂秋不雨，八月，昌乐、曲江、湖州、衢州、龙门、开化、江山大旱，禾尽枯。十月，揭阳、全椒旱。十三年春，章丘、潞城、高平、沁水旱。九月，揭阳大旱，深潭俱竭。十四年五月，萧县、太湖旱，湖井尽涸。八月，泾阳、商南旱。十五年八月，昌乐大旱。十一月，龙州旱，逾年四月乃雨。十六年五月，惠来、思州、玉屏、安南旱。十七年，三水春旱不雨，至小满乃雨。秋，镇海、惠州、天台旱。十八年，宁波、东阳自夏徂秋不雨，南笼府、海盐、寿昌、江阴、东阿、蒲州旱。八月，余姚、临安、严州、桐乡旱。

康熙元年九月，昌黎旱。二年二月，东莞、郓城旱，六月始雨。四月，江阴旱。五月，万载、黄州旱。六月，怀来旱。八月，保安、罗田、萧县旱。三年春，交河、邢台；内丘、揭阳旱。夏，长山、平原、禹城、临道、武定、阜阳、邹县、费县、定陶、莘县、华阳、宁海旱。四年春，朝城、成武、恩县、堂邑、夏津、莱州、东明、灵寿、武邑大旱；高密自三月至次年四月不雨，大旱，夏，登州府属大旱。七月，文水、平定、寿阳、孟县、代州、蒲县旱。八月，兖州府、济宁州旱。五年二月，揭阳旱。三月，三水旱。五月，钟祥、大冶旱。六月，宁海、衡州旱。秋，宣平、松阳大旱，至次年四月始雨。六年春，广州、惠州、海丰、惠来旱。四月，黄州府属旱。五月，应山、黄安、蕲水、罗田大旱，万载自夏徂秋不雨。七年六月，黄安、罗田、怀安、西宁、龙门旱。七月，静海旱。八年七月，临海旱。九年春，开州、东明、蠡县、广平、任县、武清、大城、景州、庆云、灵寿、沙河、磁州、元城大旱无麦。夏，东阳、罗田旱。冬，枣阳、安陆、德安大旱。

十年春，霸州、公安、石首旱。四月，龙山、黄安、麻城、广济大旱；金华府属六县，自五月不雨至于九月；湖州大旱，自五月至九月不雨，溪水尽涸；桐乡大旱，地赤千里。六月，鄞县、象山、宁海、天台、仙居、乌程、兰溪旱。七月，齐河、东明、邢台；广平、江浦、苏州、镇洋、任县、成安旱。八月，太湖、新城、唐山、西宁、怀安旱。九月，绍兴属八县大旱。十一年春，芮城、解州旱。四月，福山旱。五月，高密大旱。八月，临朐旱。十二年，揭阳春、秋旱，惠来春旱。夏，阳信旱。九月，高明、兴宁大旱。十三年春，乐陵、许州、剡城、费县旱。四月，济南府属旱。六月，高邮、馆陶、恩县旱。七月，郧阳、黄安、麻城、罗田旱。十四年六月，海宁旱。七月，黄安、罗田旱。十五年春，兴宁旱。十六年，湖州、万载自五月至七月不雨，大旱。十七年春，东流、寿州、全椒、五河、泰安旱。夏，桐乡、嘉定、黄冈旱。八月，金华、宁州、高淳旱。十八年春，满

城旱。四月，杭州旱。黄安、罗田、宜都、麻城、公安自五月至八月不雨，大旱。苏州、昆山、上海、青浦、阳湖、宜兴大旱，溪水涸。六月，莱州、平度旱。七月，合肥、庐江、巢县、无为、舒城、当涂大旱。九月，临县大旱。十九年夏，蠡县旱。秋，开建、连州、翁源旱。十一月，万全大旱。

二十年春，安丘旱。夏，温州、宁波旱，井泉涸；奉化秋冬无雨，井竭；黄岩、仙居、太平、义乌旱，井泉涸。二十一年五月，连平旱。九月，博田、北流旱。二十二年，揭阳自正月至四月不雨。三月，黄县、惠来、普宁旱。夏，汶上、邹县、兖州、曲沃旱。七月，太平旱。二十三年，彭水、壁山自五月至八月不雨。六月，蓬州、邻水、兴安、汉阳、安邑、洵阳、绥德州、秦州旱。秋，邢台、枣强、获鹿、井陉、酆都、遂宁、巫山旱，井涸。二十四年春，安定旱；瑞安、曲江、乐昌春夏不雨，井泉竭。二十五年，恭城自五月至八月不雨。六月，沁州、普州、藁城、饶阳旱。七月，孝感、黄安、麻城旱。二十六年四月，乐昌旱；严州自五月至八月不雨；禾苗尽槁；鄞阳夏秋大旱。七月，开建、鹤庆、海丰旱。二十七年，瑞安自夏徂秋不雨；湖州、宁州旱。二十八年，罗田、石首、枝江旱，自五月至九月不雨；宣平自夏徂秋旱，井泉涸。六月，万全、景州、清苑、新安、献县、东光、普州、曲阳、武强、沙河旱。秋，开建、应城旱，河水涸。二十九年四月，湖北全境旱。六月，乐平旱，竹溪自夏徂秋旱。

三十年春，开平、揭阳、化州旱；阳春自正月至四月不雨。五月，介休旱。七月，邢台、怀安旱。三十一年三月，临潼旱。夏，孝感旱。九月，青浦旱。三十二年，杭州、嘉兴、海盐自春徂夏大旱，禾尽槁。六月，桐乡旱。七月，震泽、昆山、嘉定、青浦、丹阳大旱，河水涸。三十三年秋，黄冈、蕲水、黄安、广济、江夏、武昌、兴国、大冶旱。三十四年夏，长宁、马邑旱。秋，永宁州、临县旱。三十五年四月，台州旱。五月静乐，衢州旱。秋，永安州、平乐、苍梧旱。三十六年春，阳江、阳春、永安州、平乐旱。六月，顺德旱。八月，桐庐、松阳旱。三十七年四月，丰乐旱。五月，铜陵旱。三十八年三月，黄陂旱。夏，杭州、桐乡旱。秋，武昌、阳湖旱。三十九年二月，湖州旱。五月，沙河旱。秋，常山旱。

四十年五月，堂邑旱。六月，兰州、河州旱。九月，琼州旱。四十一年，高邮大旱。四十二年三月，宣平旱。五月，横州旱。六月，连州旱。四十三年春，青浦、沛县、沂州、乐安、临朐旱。五月，静宁州、衢州旱。六月，绛县旱。八月，永平旱。四十四年春，朝阳旱。四月，罗田、上海旱。九月，巨鹿旱。四十五年春，琼州旱。五月，黄岩旱。四十六年夏，池州、石门、湖州、海盐、桐乡旱，河港皆涸。秋，临江府属、当涂、芜湖、东流、含山、历城旱。四十七年夏，东平、平原、沾化、临朐旱。秋，黄冈、恩县、茌平、临清旱。四十八年四月，溧水旱。秋，武进、满城旱。冬，湖州旱。四十九年二月，揭阳、澄海旱。五月，临朐、新城、武强旱。秋，湖州、台州、仙居旱。

五十年七月，应城、枝江、德安、罗田旱。五十一年五月，固安、定州、井陉、清苑旱。九月，崖州旱。五十二年夏，台州、常山旱，至十月不雨。秋，五河大旱。五十三年春，临朐旱。五月，宣平、东明、元氏旱。六月，台州、苏州、震泽、阳湖旱，景州夏秋旱。五十四年春，翼城、阳江、解州旱。六月，铜陵、合肥旱。七月，鹤庆旱，惠来自八月历冬不雨。五十五年二月，海丰、朝阳旱。五月，揭阳、福山、密云、怀柔旱，常山夏、秋旱。五十六年，福山旱。五十七年春，南昌旱。四月，临朐旱。秋，崇阳、宁阳旱。五十八年二月，曲阜旱。夏，福山、常山、缙云、峡江旱。八月，义乌旱。五十九年夏，东平、岳阳、曲沃、临汾、湖州、桐乡、石门旱。秋，临朐、沁州旱。六十年春，兴宁、全州、安州、临安、登州、西安、延安、凤翔旱；怀柔自春不雨至五月，二麦无收；鹤庆春、秋旱；庆远府大旱，自正月至七月不雨，田禾尽槁；桐庐自五月至七月不雨，禾尽枯；横州自六月至九月不雨；昌化、桐乡、海宁旱，河涸。七月，宣平、嵊县、宁都、黄冈、房县旱。八月，夏津旱。六十一年二月，济南旱。六月，武进、无为、含山、青城、海宁、湖州、宁津旱；祁州夏、秋旱；松阳、钟祥、江陵、荆门旱。

雍正元年春，元氏旱。夏，海宁、湖州、桐乡、井陉、武进、祁州、莒州、蒙阴、东昌旱。秋，鸡泽、嘉兴、苏州、高淳、昆山大旱，河水涸。二年，鹤庆自二月至八月不雨。夏，海宁、嘉兴旱。

七月，景州、景津、全州旱，井泉涸。三年春，沾化、莒州旱，河涸。夏津春、夏旱。七月，全州、丘县旱。四年春，寿光旱。五月，英山旱。五年六月，庆阳府属旱。六年五月，洛川旱；兴安自七月旱至次年二月始雨，竹木尽枯。七年春，元氏旱。八年八月，东光、沧州旱。九月，邢台、平乡、沙河、揭阳、长治旱。十年春，平原、曲阜、莒州、北乡旱；沂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六月，临清、福山旱。十一年春，同官、常山旱。八月，济南府属旱。十二年春，胶州旱。六月，同官、甘泉旱。十三年五月，夏津、壁山、池州旱，湖水涸。七月，蒲圻、钟祥、当阳、宜都、江夏、崇阳、蕲水旱。

乾隆元年，潮阳旱。二年三月，会宁、东安旱，无麦；玉田春、夏大旱。六月，汉阳、黄陂、孝感、黄冈、麻城旱。九月，获鹿、栾城、平山旱。三年，盐城自二月至六月不雨，大旱，赤地千里。夏，震泽、清河旱。九月，武进、盐城旱。四年春，蕲水、高邮旱。夏，通州、潜山、铜陵、合肥、庐江、青浦、无为、东流旱。秋，汉阳、黄陂、孝感、钟祥、京山、天门、武昌旱。五年六月，全州旱。六年，嘉应、崖州春、夏旱。七年春，广宁、鹤庆、龙川、潮阳、饶平、普宁旱，阳江春、夏旱。八年春，寿州旱，新安自春徂夏不雨。四月，铜陵旱。闰四月，藁城旱。六月，德州、武强、正定、河间、宁津、衡水旱。冬，武邑府属旱。九年四月，西清、庆平、高邑、宁河旱。七月，武定府属旱。

十年五月，三河旱。秋，元氏、邢台、枣强、怀来、正定、无极、藁城、乐平、代州旱，晚禾皆粃。十一年，云都自五月至七月不雨。十二年春，即墨、平度旱。夏，文登旱。秋，高密、安邑、垣曲旱。十三年三月，临安旱。五月，嘉兴、石门旱。六月，芮城、怀来旱。十四年十月，大同府属旱。十五年春，惠来旱。五月，交河、蕲城旱。秋，连州旱。十六年七月，溧水、连州、惠来旱；建德、遂安、淳安、寿昌、桐庐、分水夏、秋不雨，禾苗尽槁。十七年春，房县旱，解州自五月至七月不雨。秋，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杭州、雷州、诸城、宁都旱。十八年，桐庐春、夏旱，禾苗枯，井泉涸；广灵自五月至九月不雨。秋，唐山、乐清、平阳旱。十九年，荆门州大旱，至二十一年始雨。

二十年三月，普宁旱。五月，梧州旱。七月，黄县旱。十一月，武进旱。二十一年，金华春、夏旱五月，桐乡、天门旱。二十二年春，龙川大旱，惠来自春徂秋不雨。夏，石门、梧州、桐乡旱。二十三年三月，东平旱。六月，庆阳旱。二十四年，平定、乐平、盂县春、夏大旱。六月，枝江、高邮、太原旱。秋，代州、翼城、宁州、宁乡、安邑、绛县、垣曲、潞安、河津、应州、大同、怀仁、山阴、灵丘、丰镇、甘泉、新乐旱。二十七年夏，会宁、湖州旱。二十八年，武昌旱。二十九年夏，宁津、东光旱。

三十年夏，洛川旱。三十一年秋，文登、荣成旱。三十二年，湖州旱。三十三年四月，阳湖、高邮旱。六月，日照、石门、嘉善旱，连州夏、秋大旱。七月，孝感、安陆、云梦、应城、应山、武昌、钟祥、枣阳旱。八月，泰州大旱，河竭。三十四年六月，高淳旱。三十五年夏，临潼、珙县旱。七月，常山旱。三十六年二月，即墨旱。夏，五河旱。冬，瑞安、当阳、宜城旱。三十七年春，文登旱。秋，宣平旱。三十八年夏，洛川旱。七月，寿光、宣平、天津、青县、静海、武清、东光、宁津旱。三十九年七月，钟祥、荆门州、应城、黄安旱。八月，秦州、镇番、庆云、南乐、霸州旱。

四十年六月，杭州旱，九月兼旬不雨；房县、溧水、武进、高邮、文登、荣成旱。四十一年秋，平定、乐平旱。四十二年夏，洛川、谷城、归州旱。八月，吴川、武宁、宣平旱。四十三年，太原自正月至五月不雨，诸城旱。夏，嘉兴、石门、东平旱，河涸。秋，江夏、武昌、崇阳、黄陂、汉阳、钟祥、潜江、保康、枝江旱。冬，九江武宁旱。四十四年六月，湖州、武城、安丘、泰安、潜山旱。四十五年五月，应城旱。四十六年四月，宣平旱。六月，金华、新城旱。四十七年春，文登旱。五月，黄县旱。六月，罗田旱。秋，绥德州旱。四十八年二月，文登、荣成、绥德州城旱。秋，菏泽旱，四十九年二月，宁阳、菏泽旱。三月，大名府属七州县旱。五月，应城旱。宁陕厅大旱，长安河涸。

五十年二月，江夏、武昌旱，济南、菏泽自春徂夏不雨。夏，邹平、临邑、东阿、肥城、滕县、

宁阳、日照、嘉善、桐乡、宣平、苏州、高淳、武进、甘泉皆大旱，河涸。秋，太平、观城、沂水、寿光、安丘、诸城、博兴、昌乐、黄县旱。五十一年春，东平旱。五月，洮州旱。七月，荆门州、松滋旱。五十二年三月，黄县、博兴旱。夏，滕县大旱，微山湖涸。五十三年三月，黄县复旱。五十四年，宜都大旱。自三月至五月不雨。五十六年五月，应山大旱。五十七年，历城、沾化、黄县春旱。秋，顺德、武强、南宫、庆云、静海、望都、蠡城县、乐亭旱。五十八年，陆川自二月至三月不雨，保定、大名、元城、东光春旱。七月，德平旱。五十九年三月，文登、荣成旱。秋，黄县不雨至冬。六十年春，邹平、寿光、昌乐、诸城旱。五月，蓬莱、黄县、栖霞、江山、溪阳旱。秋，文登不雨。

六十一年春，浦江旱。五月，谷城、麻城旱。嘉庆元年夏，洛川、怀远旱。秋，渔阳旱。二年五月，江陵旱。三年四月，黄安旱。五月，青浦旱。六月，文登、荣成旱。四年夏，江山大旱。五年春，枝江旱。夏，安康旱。六年春，章丘旱；荣成夏秋大旱，草木尽枯。七年四月，京师旱。五月，金华、江山、常山旱。六月，武昌、汉阳、黄川、德安、咸宁、黄冈、安陆旱。八月，宣平、嵊县、南昌、临江旱。八年，江山自春徂夏不雨。九年二月，临朐旱。夏，汉阳旱。秋，定平旱。十年六月，章丘大旱。十一年夏，泰州旱。十二年二月，武进、黄县旱。四月，乐清旱。五月，崇阳、石首旱。七月，宣平旱。八月，滦州不雨。十三年春，乐清不雨，黄安春、夏旱。十四年四月，邢台、应山旱。十五年，安丘春、夏大旱。十六年春，黄县旱。四月，京师、临榆、抚宁旱。五月，永嘉、丽水、缙云、景州、嵊县、钟祥、房县、江陵、宜都旱。六月，曲阳、蓬莱、招远、宁海、文登、即墨旱。秋，观城、临朐旱。十七年春，东阿、滕县、高唐旱。十八年春，东平、东阿、济宁、曹县旱。夏，保康旱。八月，郧县、麻城、钟祥、襄阳、枣阳旱。九月，乐清、宁津、南乐、清苑、邢台、广宗、井陉、清丰、武邑、唐山、望都、南宫旱。十九年春，应城、郧县、蕲水、罗田旱。夏，嘉兴、新城、湖州、石门、钟祥、武进、临朐、定远厅、泰州、通州皆大旱，河尽涸。七月，青浦、苏州、高淳旱。二十年六月，嘉兴旱。七月，滦州旱。二十一年九月，丽水大旱。二十二年四月，曲阳旱。秋，长清、观城、博兴、苏州、定州、诸苑、固安、武强、涿州、清苑、无极、广宗旱。二十四年六月，贵阳、湖州、石门旱。八月，应山、麻城旱。九月，黄陂旱。二十五年，新城自二月至七月不雨。五月，黄梅大旱。八月，缙云、丽水、嵊县、南昌、建昌、临江、赣州、袁州、武昌、咸宁、崇阳、金华、常山旱。

道光元年秋，黄岩、龙泉旱。二年春，宜都、日照旱。夏，嘉兴、湖州旱。三年夏，滕县大旱。四年，宜城自四月至六月不雨，曹县、房县、麻城旱。秋，章丘、荣成旱。五年六月，应山旱。七月，历城、黄县旱。六年春，诸城、东阿旱。六月，永丰、万安旱。七年七月，内丘大旱。九年，湖州夏、秋旱，宜城八月不雨至于十月。十年夏，湖州旱。秋，武强、唐山旱。十二年春，昌平大旱，六月始雨；内丘、怀来、万全、望都旱。夏，嘉兴、湖州、嵊县旱。七月，东光、静海旱。九月，陵县、临邑、邹平、新城、博兴旱。十三年春，武清旱。夏，皋兰、狄道州旱。十四年春，孝义厅旱。秋，定海旱。十五年春，元氏、临朐、枝江、宜都、宜昌旱，黄岩自五月至七月不雨，缙云自五月至八月不雨。夏，湖州、永嘉、丽水、嵊县、宜城、谷城旱。七月，房县、黄州、安陆旱。冬，太平、玉山、武昌旱。十六年春，登州府属旱。夏，应城、皋兰、狄道州、孝义厅旱。十七年，临朐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六月，雷州旱。七月，元氏、阜城、邢台旱。十八年夏，常州、应山、靖远旱。八月，阜阳等二十一州县旱。十九年三月，武强、怀来旱，望都春、夏无雨。秋，庄浪大旱。二十年，皋兰、狄道州、金县旱。二十一年九月，宁阳旱。二十三年七月，湖州旱。二十四年，光化秋、冬旱。二十五年六月，青田旱。七月，缙云、云和旱。二十六年六月，蓝田、三原大旱。二十七年夏，宜城大旱。秋，丽水大旱。二十八年春，永嘉旱。秋，昌平旱。二十九年七月，庄浪大旱。三十年夏，嵊县、太平、宁阳、皋兰旱。

咸丰二年，定海厅、常山旱。四年五月，丽水旱。七月，咸宁、保康旱。五年正月，皋兰旱，四阅月不雨。四月，青县旱，武昌夏、秋旱。六年，宜城、安陆自夏徂秋不雨，树木多枯死。五月，咸宁、桐乡、黄陂、钟祥、潜江大旱，河水涸。闰五月，随州大旱，至九月始雨。六月，嘉兴、苏

州、青浦旱。七月，武进、罗田、通州、肥城、陵县旱，河水竭。七年春，昌平、唐山、望都旱。夏，清苑、元氏、无极、武邑、永清、广宗、柏乡旱。八年夏，青县旱。九年春，即墨旱。夏，临朐、滨州、黄县旱。七月，元氏、滦州旱。十年春，清丰、蓬莱、皋兰旱。六月，青县大旱。十一年，青县春、夏不雨。七月，太平旱。八月，皋兰、通渭、秦安大旱。

同治元年二月，青县旱。六月，孝义厅、皋兰旱。七月，苇县、栖霞、咸宁、江夏旱。二年，嵊县旱。三年夏，常山旱。秋，崇阳、抚宁旱。四年春，蕲水大旱荒，民有＜⿰氵鬻＞子女者。秋，麻城旱，高乡自冬至次年夏不雨。五年夏，江夏、江山旱。九月，崇阳、汉阳旱。六年夏，昌平、玉田、黄陂、荆门、德州旱。秋，邢台、怀来、武昌、黄州旱。七年春，皋兰旱。冬，陵县旱。八年春，青县旱。九年春，新乐、黄县旱。十年春，清苑大旱，无麦。十一年，皋兰春、夏旱。十二年五月，公安、枝江旱。十三年三月，江陵、公安、枝江旱。秋，均州旱。

光绪元年，青县夏、秋旱。二年春，望都、蠡县、滦州、临榆旱。五月，肥城旱。八月，藁城旱。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陉、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八月，京山旱。六年秋，甘泉、鱼台、邢台旱。八年六月，均州、云梦、鹤峰州旱。十一年秋，东光旱。十三年七月，靖远、东光旱。十六年，皋兰春、夏旱。十七年，静宁、合水旱。十八年六月，皋兰、金华、静宁、通渭、洮州、安化旱。十九年五月，太平旱。二十年，太平自七月至十月不雨，大旱。二十一年六月，太平旱。二十四年九月，宁津旱。二十六年六月，泾州、皋兰、平凉、庄浪、固原、洮州旱。闰八月，南乐、邢台旱。二十七年春，皋兰、平凉、庄浪、固原、洮州大旱。三十三年，皋兰旱。三十四年八月，兰州、静宁大旱。

宣统元年，甘肃全省亢旱。

顺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盐亭山顶崩一大石，如数间房，横截路口，是夕大风雨，居民避张献忠者得脱大半。先是有童谣云："入洞数，攒岩怪，沿山走的后还在"，至是果应。

康熙十四年，藩王尚可喜于粤香山筑垒，土中得一石碑，其碑文云："抱破老龙伤粤秀，八风吹箭入陀城，种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岂无情？残花已自伤零落，折柳何须关废兴，可怜野鬼黄沙迹，直待刘终班马鸣。"似诗似谶，未有能识者。五十七年八月初一，钟祥火灾，先是有童谣云："八月初一火龙过"，至是果应。

乾隆六年，知州林良铨改修诸葛忠武祠，掘地得二石人，一背铭字云："守土守三分辛苦"，一背钤字云："遇隆则兴。"

光绪五年，文县有童谣云："两个土地会说话，两个石人会挞架"，未几即山崩地震。

顺治七年正月朔，衢州黑熊入城，是年多火灾。

康熙二年十一月，平度民间获兔，八足、四耳、两尾。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有黄熊鸣于合浦西门，十七夜复鸣。

乾隆十八年，毕节熊入城，伤二人。

嘉庆七年，陆川有熊伤人。二十三年七月，黄县有熊走入荏苒村，土人以枪杀之。

顺治八年，泰山文君庙钟鼓自鸣。

康熙十八年正月，六安州金铁出火。三十九年一月，海阳马王庙钟自鸣，越三日复鸣。

雍正九年五月，七姑庙钟自鸣。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除夕，黄县丛林、冶基、宝塔三寺钟鼓自鸣。

嘉庆十四年冬，泰州雨箭。

咸丰八年四月，鱼台兵器夜吐火光。

同治三年九月，东岳庙钟自鸣。八年九月，彭泽长岭酒店釜鸣，声闻数里许，月余方止。

顺治四年，崇明民家犬生六足。七年，商州民李旺家有犬坐坑上，作人言："老的忒老，小的忒小。"缚而杀之。十三年，邹平民生子，犬头猴身，能吠。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萧县民家犬作人言。

乾隆二年，利津民家犬生一畜，一首二尾七足。

咸丰十一年，来凤民家犬作人言。

同治十一年，大埔民家犬生六足。

顺治元年二月，兴国寺前出白气一道。六年三月，江阴白气亘天，弥月始灭。七年正月二十六夜，昆山西方有白气如练，十余日始灭；萧县白气见西方，二十余日始灭。六月甲申，泰安见白气亘天，益都见白气亘天。十二月三十日，萧县见白气如练数十条，寒光射人。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栖霞白气亘天。

康熙二年夏，莱阳有白气冲天。七年正月，广平见白气亘天，西出指东，越二十日方灭；内丘夜见白气如银河，经五六日方灭；温江有白气，自西直亘数十丈，下锐上阔，光如银，形如竹，经四昼夜方散；威县见白气亘天。二月，广州有白气如枪，长十余丈，四十日乃灭；武邑夜白气亘天，夜半始散；唐山见白气亘天。七月，高邑夜见白气如匹布，亘西方。九年三月乙丑，庐陵白气现自西方。十一月，通渭夜见白气发虹，自南而北。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夜，交河有白气自西南向东北，其疾如飞，声如风。十六年七月壬申夜，庐龙有白气如霓，自东向日。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武定见白气贯天。十一月，玉田有白气自西南来。十九年十月，全椒见白气于西方，月余始灭。十一月朔，沧州有白气如帚，自西南向东北，浹旬方灭；庐龙有白气如云，长亘向东，越数夕色淡，而高起如帚芒状；绛县夜见白气如虹。初二日，镇洋西方见白气亘天，长数丈，移时乃灭；临淄见白气自西而东。初四日，温州夜见白气如练，长十余丈，月余始灭。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望江见白气亘天，至八月十一日方灭。十一月，山阳见白气亘天，一月始灭；汉中西方见白气亘天如练，二十二年五月己未夜，清河有白气数道如虹。三十九年九月，江夏见白气如练，六七日始灭。四十一年二月，沛县见白气于西方。六十年十一月十九日，遵化有白气如练，聚于西南，移时方灭。六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嘉定有白气亘天。

雍正九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夜，南宫有白气一道南行有声。

乾隆十八年九月癸丑，东流有气如虹著天，色紫白，久而没。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肥城有白气十三道至夜半乃退。

嘉庆二十年五月，武定有白气亘天向西，长数丈。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栖霞有白气亘天。二十年，昌黎夜见白气亘天，逾月乃灭。二十二年春，莘县有白气如练数丈，月余乃灭。冬，玉田有白气亘天。二十三年三月，黄州有白气如练，斜指西南，经月始散。四月，滕县有白气亘天，月余乃灭。二十四年夏，登州有白气亘天。二十五年春，即墨有白气西北亘天。二十六年秋，宁津夜有白气长竟天。

咸丰七年秋，黄安有白光如电，烛暗室，有声。十一年六月，栖霞有白光如匹练，横亘西北，十余日始灭。

同治七年九月十五日，玉田有火光至空际化为白气，长丈余，其中有声如鼓。

光绪元年秋，海阳有白气突起，移时始灭。

清史稿卷四四　志第一九

灾异五

《洪范》曰：“土爰稼穑。”不成则为咎征。凡恒风霾、晦审、花妖、虫孽、牛祸、地震、山颓、雨毛、地生毛、年饥、黄眚、黄祥皆属之于土。

顺治二年七月，湖州大风拔木。三年二月，孝感大风拔木。五年六月，无为州大风，坏屋拔木。八月，海丰飓风，毁庐舍无算。六年正月，潞安飙风大作。五月，五河狂风昼夜不息，大木尽拔。八月，惠来飓风大作，四昼夜不息，毁官署民舍。七年二月，阜阳、襄阳、漳南大风，拔木覆屋。九年五月，东阳大风拔木。十年八月，澄海飓风大作，舟吹陆地，屋飞空中，官署民房尽毁，压毙男妇不计其数，从来飓风未有如此甚者。十一年二月，太湖大风，毁城内牌坊。六月，全椒飓风大作，屋瓦皆飞。十二年六月，石门大风拔木。十三年五月，章丘大风拔木。十四年三月，平乐飓风

大作，飞石拔木，民房多倾颓。六月，石门大风毁民居。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嘉应州大风拔木。十七年五月，庆元飓风拔木。

康熙元年八月初三日，海宁飓风三昼夜，宜兴大风雨拔木。二年，遂溪飓风拔木。三年四月，临城大风伤人。七月，清河飓风坏庐舍无算；慈谿大风雨，大木尽拔。八月，嘉兴飓风大作，拔木飞瓦。四年二月，江阴大风拔木。五月，车阳大风雷雨并至，拔木坏屋。七月，嘉应州大风拔木。八月，长乐大风拔木。五年五月，海阳飓风拔木。八月，澄海飓风伤稼。六年四月，信宜大风，墙垣皆颓。七年四月，东阳大风雨，压倒民居七所，拔木无算。六月，太平大风拔木。七月，瑞安大风，毁城垣庐舍。八年四月，大冶大风拔木。六月，海宁大风拔木。九年春，崇阳大风拔木。五月，全椒大风拔木。六月，安县大风拔木，三昼夜乃息。七月，武定大风拔木。

十年正月，平远大风拔木。十一年七月，榆社大风杀稼；琼州飓风大作，官署民房悉圮无存，毁城垣十五丈。九月，吴川飓风，坏城垣庐舍。十二年正月，海阳飓风，拔木坏屋。八月十六日，澄海飓风大作。十三年二月，桐庐大风拔木。十四年二月，武强大风杀稼。三月，玉田大风，扬沙拔木。六月，新城大风拔木。十五年四月至六月，澄海飓风屡作，坏屋拔木。十六年四月，宜城大风拔木。六月，东阳大风，屋瓦皆飞。十七年六月，武强大风拔木。十八年六月，惠州大风，坏文星塔顶。十九年秋，琼州大风拔木。

二十一年三月，望江大风拔木。七月，信宜大风拔木。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单县大风，扬尘蔽天，倏忽变幻五色。二十三年正月，清河大风拔木。二十四年三月，文登大风拔木。二十五年四月，汉中、定远大风拔木。五月，西充、南充大风拔木。六月，岳阳大风拔木。二十六年三月，太湖大风拔木。六月，平乐、苍梧大风拔木坏屋。七月，苏州、昆山、武进大风伤禾。二十七年五月，昌乐、寿光大风拔木。六月，沁水大风拔木。二十八年五月，恩县异风，损坏城楼，吹倒石坊。二十九年四月，郧阳大风拔木。五月二十六日夜，六安狂风暴起，屋瓦皆飞，大木尽拔。八月，黄岩大风拔木。

三十年三月，宁阳大风拔木。四月，江浦大风，屋瓦皆飞。三十一年正月，蓬莱大风，拔木毁屋。二月，沛县大风，拔木毁屋。五月，东昌、丘县大风拔木。六月，高密大风拔木。三十二年六月，营山大风拔木，风过，草木如焚。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邹平怪风，吹倒城垛六座。三十四年秋，长宁大风拔木。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青浦、泽州大风拔木。二十三日，桐乡、石门、嘉兴、湖州飓风大作，民居倾覆，压伤人畜甚多。八月十一日，海州大风雨，民舍尽倾。三十七年四月，济南大风拔木。七月，苏州大风拔木。三十八年春，青州大风拔木。六月，南乐大风拔木。

四十一年八月，开平飓风，拔木倒墙。十月乙酉，东明大风拔木。四十二年五月，枝江大风拔木。六月，潮阳飓风伤稼。四十四年四月，崇阳大风拔木。五月，历城、沾化、丘县大风拔木。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夜，什邡大风自东北来，飞瓦拔木。四十六年三月，邹平、长山大风拔木。四十七年五月，惠民飓风大作，毁民舍。七月，合州大风拔木。四十八年四月，太原大风毁牌坊。八月，定海大风雨，孔子庙及御书楼皆圮。四十九年三月，中街大风拔木。

五十年三月，祁州大风毁南城楼。五月，安丘、诸城大风拔木。五十一年四月，香山飓风拔木。八月，寨城、富川大风拔木。九月，北流大风拔木。五十二年三月，全州大风雨雹，屋瓦皆飞，大木尽拔。六月潮阳大风坏北桥。五十三年五月，固安大风拔木。六月，顺义大风，树木尽拔。五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潮阳飓风拔木。五十五年闰三月朔，解州大风拔木。四月辛亥，静宁州大风拔木。五十六年七月十九日，掖县暴风雨一昼夜，大木尽拔。五十七年五月，澄海飓风拔木。六月，汤溪大风，拔巨木，坏庐舍。七月，日照、黄县大风雨一昼夜，大木尽拔。五十八年五月，乾州大风拔木。六月，宝坻大风拔木。八月十九日夜，竭阳飓风大作，风中如燐火，树木皆枯；澄海飓风大作，民房倾覆，压倒男妇无算。五十九年正月，阳春飓风伤稼。六十年八月，澄海飓风大作，如燐火，毁城垣。六十一年四月，甘泉大风拔木。五月，庆云大风拔木。十二月，钦州大风雨，吹塌城垣二十余丈。

雍正元年四月，平乡大风拔木。六月，岑溪大风拔木。冬，武宁大风拔木。二年二月，阳信、

沾化大风，风中带火。四年五月，高淳、当涂大风拔木。六月，潍县大风雨，坏民舍十二家。五年七月，镇海飓风大作，毁县署大堂。九年二月，连州大风雨，拔木坏屋。六月，阳信大风拔木。十年七月，南汇大风拔木。八月，海阳大风拔木。十月，泰州大风拔木。十一年八月，沂州大风四昼夜。十二年七月，泰州大风，拔木坏屋。十三年八月，高淳大风三昼夜。

乾隆元年五月，翼城大风拔木。二年八月十五日，平阳大风。三年七月，钟祥大风拔木。五年三月，通州大风拔木。六月，掖县大风拔木。六年四月，平定、乐平、孟县大风拔木。八年五月，光化大风拔木。十年三月，栖霞大风拔木。十一年七月十五日，高邮大风拔木。十二年七月，昆山、盐城、清河、福山、栖霞、文登大风，拔木覆屋。十三年三月，鹤庆大风拔木。四月，清河大风雨，民舍倾圮无算。五月，泰州、通州大风拔木。十四年四月，池州大风拔木。六月，高邑大风拔木。十五年三月，武昌暴风起江中，覆舟无数。六月，武宁大风拔木。十六年七月，鹤庆大风。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长子县王婆村大风雷，田禾如热，屋瓦车轮有飞至数里外者。十八年六月，潮阳大风拔木。七月，鸡泽大风拔木。十九年七月，陵川大风害稼。二十年三月，蕲州大风，坏民舍二百余间，压毙十余人。五月，高平大风拔木。七月，昌乐大风拔木。二十二年六月，吴川飓风，拔木坏屋。七月，孟县、乐平大风伤稼。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即墨大风，一夜，大木尽拔。二十四年八月，平定大风害稼。二十六年三月，潜山大风，拔木坏屋。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浔州飓风毁城楼。七月，嘉善大风，拔木坏屋。二十八年二月，歙县大风，拔木覆屋，压毙人畜甚多。三十年三月，临邑大风拔木。三十一年七月，黄县大风拔木。三十二年三月，文登、荣成大风拔木。五月，济宁州大风拔木。三十三年二月，安丘大风损麦。六月十八日，琼州飓风大作，毁官署民房无算。三十四年五月，东平大风拔木。秋，嘉善大风，禾尽偃。三十五年六月，祁县大风拔木。三十六年二月，文登、荣成大风拔木。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庆云夜起异风，拔木无算。三十八年秋，永年，蓟州大风雨拔木，熟禾尽偃。三十九年二月，黄县、文登、荣成大风连日，麦苗尽损。七月，荥阳大风拔木。四十一年，安丘大风蔽日，风内有火光。四十二年四月，山阳大风拔木。四十三年二月，光化大风拔木。四十四年五月，南宫烈风雷雨，树木多拔。四十六年六月，金华、嘉善大风拔木。四十七年六月，新城大风拔木。四十八年二月，文登、荣成大风拔木。六月二十四日，吴川飓风大作，坏官署民房及城垣。四十九年二月，平阴大风拔木。五十年二月，永昌大风拔木。五十一年正月，文登、荣成大风拔木。五十七年七月壬戌，苏州大风毁民舍。五十九年七月，桐乡大风雨竟夜，拔去大成殿前柏二株；湖州、嘉善大风，拔木坏屋。六十年六月，石门大风拔木。

嘉庆元年八月朔，瑞安大风，倾覆民舍，压毙男妇九十一人。二年六月，武进大风拔木。三年四月，宜城大风拔木。四年七月，文登大风拔木。五年四月，黄县大风，拔木坏屋。六年二月初五日，滕县大风，色黄，既而如墨。八年二月，黄县大风，拔木坏屋。九年二月，文登大风损麦。十年六月，庆云大风拔木。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肥城暴风，天色忽红忽黑，一夜方止。八月，邢台大风拔木。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静海大风拔木，摧折运粮船桅无算。十七年二月，丽水大风拔木。二十二年六月，枣阳大风拔木。二十三年四月，临榆大风拔木。六月，永嘉大风拔木。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平谷有怪风兼雨自南来，房舍皆摧折，禾尽偃，其平如扫。二十五年七月，乐清大风拔木。

道光二年六月，金华大风坏屋。七月，蕲州大风，拔木坏民舍。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泰州大风拔木，两昼夜不止。五年六月，罗田大风拔木。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黄县大风拔木。五月，肃州烈风拔木。七月，黄岩大风，拔木折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黄县大风拔木，屋瓦皆飞。十二年夏，公安大风三昼夜，拔树无算。十四年四月，临朐大风伤禾。六月，黄岩大风拔木，民居多坏。十五年七月，蓬莱、黄县、栖霞、招远大风三日，大木尽拔。八月，曲阳大风害稼。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滦州怪风，毁南城楼。十七年八月，昌平大风拔木。二十年六月十九日，滕县大风自西北来，拔大木数百株。二十二年八月，潜江狂风大作，飞石拔木，坏民居无算。二十三年七月，宁海暴风伤禾。二十六年六月，青浦大风拔木。二十七年三月朔，蓬莱大风拔木。六月，日照大风拔木。二十八年六月壬戌，通州飓风大作，毁屋。七月十四日，永嘉大风兼雨连旬，毁孔子庙及县署。十八日，缙云大风拔木。十月，武昌大风起江中，覆舟，人多溺死。三十年春，滦州大风伤稼。

咸丰二年五月初五日，肃州大风，拔木千余株。六月，沾化大风拔木。三年三月初三日，宜昌大风拔木。民舍折损无算，牛马有吹失所在者。五月，随州大风拔木。七月，蓬莱、黄县大风拔木。七年六月，宁津大岗伤禾稼。六年四月，清苑、望都大风拔木。八年四月，华县大风拔木。十年二月，昌平怪风伤人。六月，房县大风拔木。十一年四月，西宁大风拔木。七月，襄阳大风拔木。

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宜都大风拔木。三月戊申，惠民大风拔木。二年二月，枝江大风，覆舟无算。五月，宁津狂风拔木。三年五月，房县大风拔木。六月，嘉兴、桐乡大风拔木。四年正月，宜城大风，覆屋拔木。六年五月，高淳大风拔木。七月，菏泽、曹县大风拔木。九年三月，嘉兴府大风毁屋。四月，柏乡大风毁屋。十年三月，湖州狂风骤雨，拔木覆舟。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夜，日照大风雨，偃禾拔木。秋，唐山大风，拔木损禾。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固原大风，坏城中回回寺。十三年五月，安陆大风拔木，府学墙颓。

光绪元年六月，皋兰、均州大风拔木。七月，日照、临朐大风伤稼。二年六月，黄岩大风拔木。三年八月，菏泽大风拔木。四年四月，临江大风，覆舟无算。五年五月，蕲州大风拔木。六月十四日，宁海、文登、海阳、荣成大风，拔木坏屋。二十四日，莱阳怪风突起，屋瓦皆飞，民房被揭去梁栋椽柱，不知所之，拔大树无算。七年七月，永嘉大风拔木。八年，孝义厅大风拔木。九年三月初八日，安陆大风拔木。十一年五月，光化大风拔木。十二年六月，泾州大风拔木。十五年六月十三日，滦州大风，拔木坏屋。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固原大风拔木。二十二年五月，南乐大风拔木。二十三年八月，靖远大风拔木。二十七年六月，金县大风拔木。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曲阳大风拔木。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洮州大风拔木。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东乐大风拔木。

顺治元年七月，平原狂风昼晦。二年十月，全椒昼晦。五年九月，汉阳大风昼晦。六年四月，庄浪风霾杀禾。九月，府谷风霾昼晦。七年十月，东明昼晦。十二年春，乐亭风霾昼晦。十三年七月，高邑大风霾昼晦。八月，邢台风霾。十四年二月，阳城黄霾蔽天，屋瓦皆飞。十六年四月朔，万州昼晦。

康熙元年正月朔，长兴昼晦。九月，昌黎风霾。二年正月，蕲州昼晦。四年正月朔，萧县昼晦。四月辛亥，临邑昼晦。七年二月，咸宁昼晦。十二年七月，乐亭风霾。十三年二月，咸阳大风霾十余日。三月，朝城昼晦。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冀州起异风，自巳至戌，黄霾蔽天，屋瓦皆飞；怀安、西宁大风霾昼晦；玉田大风，扬沙拔木，阴霾竟日。十五年五月，贵州昼晦如夜。十六年春，清河风霾四十余日。二十三年四月朔，朝城昼晦。七月望，壁山昼晦。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文安大风霾，昼晦如夜；武邑黑风昼晦。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郓城黑风昼晦。二十七年四月朔，西宁、龙门、延安、文县同日昼晦。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郓城黑风昼晦。二十七年四月朔，西宁、龙门、延安、文县同日昼晦。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广宗风霾，红、黄、黑、白互变。四月初五日，西宁昼晦。三十年三月初四日，宁阳大风昼晦。三十一年正月朔，广宗昼晦，青州、沛县、丘县大风昼晦。二月朔，丘县大风赤霾昼晦，广宗昼晦。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丘县大风霾，空中望之如火。十八日，桐乡大风霾。十九日，湖州大风霾。三十三年四月朔，保安州昼晦。三十四年四月，肃州昼晦。三十五年正月，静乐昼晦。二月十八日，定陶黑风，触器有光，行人不辨咫尺。三十六年三月朔，靖远昼晦。三十七年四月，龙门昼晦。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巩县大风昼晦。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利津、阳信昼晦。四十五年正月十二，商河狂风昼晦。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凉州昼晦如夜。四十八年六月，东昌大风霾蔽天。四十九年三月初七日，中卫昼晦者四日。六月初二日，什邡昼晦。五十年五月壬子，诸城昼晦。五十一年二月癸亥，东平、东阿大风，色红黑，自申至亥方止；阳谷黑风昼晦；郯城、莘县大风霾。三月十六日，巨鹿风霾如火，昼晦如夜。六月十日，恩县赤霾蔽天，咫尺不辨人物。十一月二十一日，宿州昼晦。五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井陉风霾蔽天，昼晦。五十五年五月，寿光、临朐大风昼晦。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新乐大风昼晦。五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青城大风昼晦。六月，太平大风霾。六十年夏，丘县大风霾连日，六十一年七月，元氏、沁州大风霾。

雍正元年三月，青州风霾。四月初七日，献县风霾昼晦；恩县夜起大风，飞石拔木，有顷黑霾

如墨，良久复变为红霾，乍明乍暗，逮晓方息；泰安大风霾昼晦。十一日，高密、高宛大风霾昼晦。十七日，邢台、元氏大风霾拔木。八月初八日，掖县大风霾昼晦。二年二月初六日，元氏大风霾。八年正月十一日，高苑大风霾昼晦。

乾隆二年二月初五日，济宁、巨野风霾昼晦。三年正月十四日，武宁昼晦。五年五月，高邮大风霾。八年三月，赣州昼晦。十年三月，蒲台大风昼晦。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祁州、新乐风霾损禾。十九年三月朔，庆阳昼晦。二十四年秋，芮城大风霾。二十五年二月初十日，宜昌昼晦。五月朔，昌乐昼晦。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南陵昼晦。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范县昼晦。二十四日，南宫大风昼晦。三十三年二月，潞安大风昼晦。三十六年二月朔，太原大风昼晦。初二日，高邑大风霾昼晦。三十八年二月八日，滕县大风霾五色，昼晦。三十九年春，南宫多风霾。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菏泽风霾昼晦。五十年二月二十五日，临清昼晦。四月十八日，南宫、棘强大风霾昼晦。

嘉庆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宜城昼晦。二年四月十四日，滦州大风霾昼晦。三年二月十九日，滦州、昌黎昼晦。十一年十一月，滕县大风五色，昼晦。十二年二月，武强大风霾，色黄，复黑赤。三月十二日，东光大风霾。十五年正月十七日，临邑、章丘、新城风霾昼晦。二十七日，滕县昼晦；南乐大风霾，平地积沙二寸许。二十三年四月，清苑、定州、武强、无极、唐山、临榆大风霾昼晦。二十四年四月朔酉刻，京师昼晦。

道光三年六月朔，枣阳昼晦。四年六月癸巳，沂水昼晦。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武强大风霾，昼晦如夜。二十四日，南宫大风霾昼晦凡三日，济南风霾昼晦。十年三月二十信日，中卫昼晦。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曹县昼晦。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即墨大风霾。十六年正月朔，乐亭风霾。十七年二月甲子，滦州昼晦。十九年三月初六日，元氏大风霾。二十年六月，抚宁昼晦。二十二年六月朔，太平、黄岩、湖州昼晦。二十九年，云梦自正月至五月昼晦凡六阅月。三十年正月，嵊县风霾十余日。

咸丰元年五月丙午，滦州大风昼晦。二年二月，蓬莱大风昼晦。三年三月十四日，灵州昼晦，翼日始明。五年四月，滦州狂风昼晦。六年四月，南乐昼晦。七年四月初二日，景宁大风昼晦。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曹县红霾昼晦。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沾化风霾日暧。三月初三日，武强风霾昼晦。二年二月，崇阳大风昼晦。三年六月，菏泽大风昼晦。四年正月十四日，枣阳昼晦。五年正月二十八日，沾化大风霾。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沾化大风霾日暧。十一年七月，滦州大风霾。十三年四月，曹县大风昼晦。

光绪三年八月十五日，菏泽、曹县大风昼晦。十年五月十三日，兴山昼晦。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甘州大风昼晦。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曲阳大风昼晦。三十一年，邢台昼晦。

顺治四年九月，新安桃李华。五年秋，太谷桃李华。六年冬，德平桃李华。七年九月，阶州桃再华。十月，铜陵桃李华。十一年九月，广平桃李华。十三年冬，湖州桃李华。十五年十月，宁乡桃李华。十七年冬，唐山牡丹华。

康熙二年十月，通州桃李华。四年十二月，德清吉祥寺牡丹开数茎。六年冬，宁津桃李华。七年秋，肥乡桃李华。八年十一月，西充桃李华。十年八月，唐山海棠华，高邑丁香华。十一年九月，湖州桃李华。十七年十月，阳高桃李华。二十六年八月，新城桃李、海棠华。三十年冬，潜江桃李华。三十六年七月，孟县、平定桃李华。三十八年三月，石阡府学宫桂再华。四十三年冬，曲沃桃杏华。四十六年十月，琼州海棠再华。五十四年冬，蒲台李华。五十六年十月，宁津牡丹华。六十年冬，揭阳桃李华。

雍正三年冬，顺德桃李华。八年冬，通州桃李华。九年冬，高淳桃李华。十年八月，通州桃李华。十三年七月，清河李再华。

乾隆三年秋，曲沃桃李华。七年冬至日，崇明牡丹开。九年冬，桐乡桃李华。十年八月，宁津桃李华。十三年五月，玉屏梅花盛开。十四年八月，镇海杏再华。十六年九月，分宜高林寺牡丹开。十八年九月，新安县署牡丹开花一朵，十月又开十朵，历月不萎。九月，太原桃李华。二十年春，普安州桂花盛开。二十四年九月，潞安桃李华。三十年九月，高邑桃李华。三十三年九月，和顺桃

李华。四十三年九月，新城桃李华。冬，石门桃李华。四十六年九月，临邑桃李华。四十九年十月，桐乡凤鸣寺牡丹开二花，单瓣紫色。十一月，金华桃李华。五十年秋，通州杏再华。六十年十二月，乐清桃李华。

嘉庆四年九月，邢台桃李华。六年八月，陆川桃李华。

道光三年九月，兴国桃花盛开。九年十月，宜城桃李华。十七年冬，望都、清苑桃杏华。二十二年十月，崇阳桃李华。二十四年九月，滕县桃李华。二十五年十月，钟祥桃再华。二十九年秋，余姚桃花盛开。三十年九月，竹山桃李、牡丹华。

咸丰元年秋，贵溪桃李华。十月，郧县桃李华。四年冬，松滋桃李华。五年十一月，武昌桃李华。九年秋，崇阳桃再华。十月，宜昌桃李华。十年九月，嘉兴桃李华。十一月，麻城桃再华。

同治元年十月，襄阳桃李华。二年冬，通州桃李华。四年冬，房县桃李华。八年冬，黄安桃再华。十二年九月，惠民桃李华。

光绪元年十一月，庄浪桃杏华。四年冬，武昌、光化桃李华。五年冬至时，高淳群花齐放，宛如春色。六年七月，归州桃李华。九月，苍溪桃再华。九年冬，兴山桃李华。十二年九月，南乐杏再华。二十四年十月，南乐桃李华。三十二年秋，靖远桃李华。三十四年八月，固原桃李华。

顺治十七年八月，玉屏黑虫蔽山，草木皆尽。

康熙十年秋，潮州虫生五色，大如指，长三寸，食稼。十一年七月，杭州雨虫，食穗。十二年七月，万载虫食禾。十三年三月，宁都屋上有生黑虫者，着人甚痛。十七年七月，崇明出两头虫，首尾皆喙，啮草如刈。十九年六月，婺源青虫害稼。二十年二月，郧阳虫灾。二十一年五月，金华虫灾。二十二年四月，恩施虫灾。二十三年五月，渠县有虫数万斛，似蝗，黑色，头锐，有翅，嗅之甚臭。二十七年七月，苏州、青浦虫灾。二十九年四月，沁水白黑虫食禾，结茧。三十年三月，万载青虫食禾。三十六年，遵化州生虫，似槐虫而黑，食稼几尽。三十九年，贵县生虫，食豆。四十二年，昭化有虫如蚕，食禾。四十五年二月，房县虫食禾。夏，沾化有虫似螳螂而金色，识者曰，此苍诸也，见则岁凶。四十九年五月，井陉五色虫生。五十六年，鹤庆虫食禾。五十七年夏，新乐生虫，青色，伤禾。

雍正二年七月，镇海麦茎生虫，头红身黑，状如蚕。十年秋，清河禾生虫，形似蛆，有毛，红色。

乾隆十七年八月，仁和虫食稼。二十年春，临安虫灾。二十一年六月，景宁有白虫无数自南来。二十三年秋，海宁雨蚕。二十四年八月，武邑有<□施虫>虫食禾根。三十年十月，嘉兴虫灾。三十八年春，青浦河水生虫，色红，状如蜈蚣，长三四寸，昏暮始见。六十年正月，平度虫灾。

嘉庆九年夏，洛川虫伤禾。

道光五年七月，滕县生五色虫，食禾殆尽。

咸丰元年六月，崇阳虫灾。九年五月，苏州禾田中出虫，名曰稻螯。

同治四年秋，秀水有青虫如蚕，喙黑，卷叶作网。十三年九月，嘉兴田禾生虫，食根，似黑蚁，蜂腰，六足，有须。

光绪二年八月，宁津虫伤稼。十四年春，泰安虫灾。

顺治元年二月，莱阳民家牛产犊，一体二首。二年二月，交城民家牛产一犊，遍体鳞甲。十年，文县民家牛产两麟。十六年，定州民家牛产麟。

康熙五年，南昌民家牛产麟。十三年七月，巫山民家牛产一犊，三目四耳，舌端有缺，胸列四蹄，脊后分为二身，各二蹄一尾。十五年，池州民家牛产犊，二首八足。十七年六月，镇洋民家牛产犊，两头。二十八年九月，余姚北乡民家牛产麟，狼项、马足、麈身，遍体鳞甲，金紫相错。三十八年，景宁民家牛产麟。

雍正七年，镇海民家牛生一犊，遍体鳞纹，色青黑，颔下有须，项皆细鳞。十一年五月，盐亭民家牛产一麟，高二尺五寸，肉角一，长寸许，目如水晶，鳞甲遍体，两脊傍至尾各有肉粒如豆，黄金色，麈身，八足，牛蹄，产时风雨交至，金光满院，射草木皆黄。十三年二月，绵州民家牛产

一犊，首形如龙，身有鳞纹，无毛，落地而殇。

乾隆四年，盛京民家牛产麟。五年，寿州民家牛产麟，一室火光，众以为怪，格杀之，剥皮，见周身鳞甲，头角犹隐隆也；荆州民家牛产麟，遍体鳞甲。二十二年，崇明见三足牛，前一后二。

嘉庆元年，遂安民家牛产麟。二年，平度州民家牛产麟。五年，白河县家牛主一犊民，两首双项，剖腹视之，心赤有二。

道光十二年，永嘉民家牛产犊，两首。

咸丰二年，潜江民家牛产犊，两首。七年，黄岩民家牛产犊，四首。

同治九年，莘县民家牛产犊，两首。

光绪十九年，太平民家牛产麟。七年，京山民家牛产犊，三足，前二后一，识之者谓之貙。三十四年，皋兰民家牛产犊，两首。

顺治元年九月，翼城地震。冬，石首地震。二十二年，祁县地震三次。三年十月十日，石埭地震。四年四月，全椒地震。五年三月甲辰，泾阳、三原、临潼、凤翔地震；戊辰又地震。四月二十四日，榆社地震。八月，潞安地震有声。六年正月，南乐地震。二月初六日，陆川地震。四月，高平、阳城地震。七年八月初十日，高淳地震。八年正月丁卯，苏州、昆山地震。六月，高平地震。九年正月元旦，潜江、太湖地震。十五日，贵池地震，屋瓦皆飞，江波如荡。二月十五日，池州、颍上、阜阳、五河、全椒地震。二十四日，宿松地震。二十六日，铜陵地震。七月，赣榆地震。九月，霍山、六安地震。十年正月，庐江地震。六月乙卯，镇洋地震。七月，海丰地震。九月，乐陵地震。十月二十一日，贵池地震；二十四日复震。十一月二十三日，五河地震。十一年正月朔，潜山、望江、石楼、贵池、铜陵、舒城、庐江地震。五月，庐江又震。四月初六日，萧山地震。五月初八日，宝鸡、定远、沔县地震，坏屋压人。六月，兴安、安康、白河、紫阳、洵阳、兰州、巩昌、庆阳等处地震，声如雷，坏民舍，压死人畜甚众。八月初五日，阳谷、东昌地震，次日又震。初八日辰刻，朝城地震，申刻复震。十二年正月初七日，阳湖、营山地震。二月庚申，昆山、娄县地震。十三年三月初八日，中部地震。十四年三月朔，成都、威州、汶川地震。二十五日，西充地震，次日复震。七月，富阳地震。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惠来地震。五月二十三日，武进地震。八月二十三日，苏州、昆山、上海、青浦地震。十一月，安塞地震有声。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镇平地震。二月初八日，揭阳地震。七月十七日，石埭、贵池地震，声如雷。十七年八月，曹县、兖州地震。十二月二十三日，洛南、商南地震。十八年正月，兖州地震。

康熙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伏羌地震。三月初四日，西宁、龙门、宣化、赤城、保安州等处地大震，人皆眩仆。六月十七日，太平地震。七月十一日，苍梧、容县、岑溪地震。十一月二十二日，威县地震。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钟祥地震，次日复震。五月二十一日，咸宁地震。六月望日，东安地震。十二月，鹤庆地震。三年三月初二日，保安州、龙门地震。初三日，怀来、滦州地震。五月，开平地震。八月十七日，莱阳地震。二十三日，安邑、解州地震。九月丙子，昆山地震。十一月二十一日，顺德地震。四年二月初四日，平阴地震。三月初二日，京师地震有声。初四日，景州地震。四月十五日，滦州、东安、昌平、顺义地震二次，房垣皆倾。七月十七日，大城地震。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平地震，次日又震。三月初八日，交河地震。七月十七日，虹县地震，城倾数十丈，民舍悉坏。九月二十六日，揭阳地震。十二月丁未，苏州地震。六年正月初四日，阳春地震。四月十二日，揭阳地震。六月十七日，庆云地震。八月十四日，邢台、内丘地震，声如雷。九月二十三日，永年、威县地震。七年四月，金华地震。五月癸丑子时，京师地震；初七、初九、初十、十三又震。六月十七日，上海、海盐地震，窗廊皆鸣；湖州、绍兴地震、压毙人畜，次日又震；桐乡、嵊县地震，屋瓦皆落。十八日，香河、无极、南乐地震，自西北起，戛戛有声，房屋摇动。十九日，清河、德清地震有声，房舍皆倾。七月二十日，钱塘地震。二十五日，潜江地震。八年九月甲午寅时，京师地震有声。九年四月初六日，安县地震。五月初七日，揭阳地震。七月己未，吴江、震泽地震有声。八月初七日，开建、安丘地震。十一月冬至前一日，邹县地震。

十年九月初九日，保安州地震。十一年三月初三日，阳曲地震。五月丙寅，沛县、高密地震。

六月二十四日，高唐地震。七月二十八日，广平地震。八月癸亥，苏州地震。九月丁亥，平乐地震。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庐州地震，声如雷，屋舍倾倒。四月初四日，临县、高淳地震。七月二十三日，宝坻、霸州、万泉地震。九月初九日，怀安、赤城、西安、赤城、西宁、天镇，绍□、德阳地震。十二月，湖州地震。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保德州地震。八月三十日，陇州、怀安地震。九月初九日，府谷地震。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曹州府属各州县同时地震。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婺源地震。十一月初四日，苏州地震有声。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合浦地震。六月，阶州地震，数日乃止。十七年四月初五日，苏州、镇洋、上海、清浦、崇明地震。初七日，海盐地震，屋瓦倾覆。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十月初五日，安平地震。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镇洋地震。六月朔，荣成、宁海、文登地震。二十八日，滨州、信阳、海丰、沾化地震。七月初九日，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地大震，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二十八日，宣化、巨鹿、武邑、昌黎、新城、唐山、景州、沙河、宁津、东光、庆云、无极地震。八月，万全、保定、安肃地屡震。九月，襄垣、武乡、徐沟地震数次，民舍尽颓。十月，潞安地震。十一月，遵化州地震有声如雷。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琼州地震。十一月，庐灵地震，有声如雷。

二十年春，永嘉、乐清地震。七月十七日，琼州地震。八月十一日，东流地震有声。九月，贵州地震。十月初十日，平远州、潞城地震。十一月初三日，东流、府谷地震。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襄垣地震。初六日，潞安地震。初十日，介休地震，民舍多倾倒。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龙门地震。七月初五日，定襄地震，压毙千余人。十月初五日，保德州地震，人有压毙者。十一月朔，琼州地震。二十三年五月，封川地震。十月初五日，普州地震。十一月初七日，合浦地震。二十四年二月庚子，永安州、平乐地震。十二月二十四日，蓬莱、福山、文登地震，越二日又震。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宜都、宜昌地震。十月初五日，井陉地震。二十六年九月丁亥丑时，京师地震。十月十六日，蓬莱、栖霞地震，声如雷，月余乃息。十二月朔，无为地震。二十七年四月，临潼、咸阳地震。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琼州、陆川地震；三月初十日又震。六月朔，荣成、文登地震。二十九年二月，杭州地震。七月，临汾、襄垣地震。九月，襄陵地震。

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庆云地震。三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海丰地震；二十日又大震，坏民舍。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巢县地震。八月，鸡泽地震。三十四年正月朔，琼州、雷州、全州、柳城地震。十五日，巢县地震。四月初六日，光化、滕县、恩县、丘县、徐沟、太平、真陵、孟县、交城地大震；临汾、翼城、浮山、安邑、平陆震尤甚，坏庐舍十之五，压毙万余人。八月，平原地震。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巢县地震。三月十五日，南陵地震。四月甲午，沛县地震。九月辛巳，京师地震。三十六年正月朔，巢县地震；三月三日又震。三十九年三月十六日，贵州地震。十八日，黄冈地震。四月，阳江地震。

四十年三月十二日，长子地震。四十一年正月，鹤庆地震。十一月乙酉，京师地微震。十二月二十三日，琼州地震。四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泾阳地震，压毙人畜无数。八月二十日，东光地震。四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平遥地震。八月丁酉，京师地震。九月十六夜，庆云地震。四十五年二月丙辰，京师地微震。四十六年七月初四日，苏州地震。十月，兴宁地震；十一月又震。四十七年正月朔，曲沃地震。五月十七日，嘉定地震。六月十二日，凤翔地震。九月十二日，宁陕厅地震。十三日，永年地震。十月十一日，丘县地震。四十八年九月初二日，保德州地震。十二日，凉州、西宁、固原、宁夏、中衙地震伤人；靖远大震，塌民舍二千余间，城墙倒六百六十余丈，压毙居民甚多。四十九年三月十四日，灵台、环县地震。八月初三日，黄冈地震。

五十年九月十一月，景宁地震。十月十一日，平乐地震。五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庆元、江浦地震；十一月又震。二十五日，高淳、仪征、丹阳地震。五十二年四月，栖霞地震。七月，全蜀地震。五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宁州地震。九月初八日，湖州地震。五十四年正月十四日，镇海地震。五月二十一日，岐山地震。五十五年二月，曲沃地震。八月，枝江地震。五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安、石首、枝江地震。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翼城地震。六月初八日，海阳地震。五十八年春，泰安

地震。五月十一日，周至、丹阳地震。六月朔，德州、阳信、沾化、广灵地震。七月十六日，榆次、怀来地震；八月复震，民居倒坏无数；密云、东安地震，有声如雷。六十年六月初八日，青城地震。六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江安地震。十一月，顺德地震。

雍正三年十月，环县地震，坏庐舍。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宜昌地震。八月，平乡地震。五年五月二十日，钟祥地震。六年二月初五日，吴川地震。五月，横州地震。八月，蔚州地震。七年六月十七日，德州地震。八月十三日，富川地震声如雷。八年四月十六日，宜昌地震。八月十九日，京师、宁河、庆云、宁津、临榆、蓟州、邢台、万全、容城、涞水、新安、东光、沧州同时地震。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地震。二十八日，苏州、震泽、娄县、青浦地震。十一月二十八日，嘉兴、湖州、桐乡地震。九年九月初二日，海阳地震；二十二日又震。十月，泰州地震。十一月初八日，海州地震。二十一日普宣地震。十年正月初三日，西昌县，会理州，德昌、河西、迷易三所地震。十一月，通州地震。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海阳地震，十一月，黄冈地震。十二月，宜昌地震。十二年二月，浦江地震。六月十六日，铜陵地震。十月十三日，潮阳、海阳地震。十二月初一日，清远地震。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夜，富川地震。二十日，桐乡地震，有声如雷。九月，庆远府属地震。十一月，光化地震。

乾隆元年七月朔，临清地震。初七日，定陶地震。十五日，平原、夏津地震。十一月二十四日，黄山、福山、文登、荣成地震。二年五月初十日，宜昌地震有声。七月二十五日，鸡泽地震有声。九月初七日，高平地震。十月二十四日，长子地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芮城、襄垣、安邑、安定、绥德州、天镇地震。二十五日，靖远、庆阳、宁夏、平罗、中卫地震如奋跃，土皆坟起，地裂数尺或盈丈，其气甚热，压毙五万余人。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昌化地震。十一月二十四日，岐山地震。五年三月，万全地震。八月，赤城、怀安地震。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润地震声如雷，是夕连震八九次，屋舍倾圮。六年十一月，正宁地震有声。八月二十四日，昌化地震。九年正月，光化地震。十年四月初四日，浮山地震。五月初六日，高淳地震。十一年五月，增城地震有声。六月丁丑，京师地震。十月，广济地震有声。十二年三月初九日，鹤庆地震。十月壬午，同官地震。十三年五月，历城、长山地震。十月，环县地震。十四年正月初三日，鹤庆地震；十三日又震；二十九日复震。三月二十八日，苍梧地震。十五年十二月庚午，同官地震。十六年二月，奉议州地震。十七年二月，崖州地震；四月又震。四月初四日，嘉兴、湖州、桐乡地震。九月十二日，惠来地震。十八年八月，兖州地震。十九年四月，庆元、太原地震。五月，苍梧地震。二十年十一月，娄县、青浦地震。十二月庚子，苏州、湖州、桐乡地震，屋瓦皆鸣。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荆门州地震声如雷。五月十四日，青城地震，声如雷。九月朔，阳信地震。十月十六日，青浦、桐乡地震。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歙县地震；次日复震。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永平地震，声如雷。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象州地震。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潞安、长子地震。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嘉兴地震有声。二十八年五月甲申，苏州、湖州地震。二十九年正月丁巳，苏州、湖州地震。五月二十八日，溧水地震。十月初二日，南宫地震。三十年正月甲寅，苏州地震。二月十一日，文登、荣成地震。七月初一日，凤翔地震；十八日又震。伏羌地大震。倒塌屋舍二万八千七百余间，压死七百七十余人。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南宫地震。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临潼地震。六月二十日，文登、荣成地震。七月二十五日，南宫地震。十月十六日，婺源地震。三十三年二月，南陵地震。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苍梧地震。七月十一日，吴川地震。八月初七日，苍梧地又震。十二月二十日，武进、潜山、合肥地震。三十五年正月，溧水地震。十二月二十二日，麻城地震。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庆云地震。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临清地震。二十九日，陵川地震。三十九年九月，青浦地震。十月，东阿地震。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陵川地震。十二月二十八日，屏山地震。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祁县地震。四十三年三月，光化地震。九月九日，吴川地震，有声如雷。初十日，陆川地震，次日又震。四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湖州地震。四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乐清地震。四月十六日，瑞安地震。四十七年六月庚寅，苏州地震。四十九年十一月，光化地震。五十年三月初八日，永昌地震。六月初五日，武城地震。八月初十日，黄县、文登地震。五十一年五月十一日，盐亭、遂宁地震。五十

四年三月十七日，嘉兴地震；二十日又震。九月二十日，潼关地震，坏民舍，人有压毙者。五十五年正月初八日，济南地震。八月二十四日，乐清地震。十月初六日，文登、荣成地震。五十六年正月初九日，济南地震。二月二十一日，吴川地震有声。五十七年五月癸卯，苏州、湖州地震。五十九年正月，武强地震。三月，临邑地震。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嘉善地震。

嘉庆元年正月，乐清地震，地裂，涌黑水。二月，诸城地震。二年六月十三日，滦州地震。三年八月，嘉善地震。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文登、荣成地震。十二月，临榆地震。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昌黎地震。七年九月，崇阳地震。八年二月，紫阳地震。十一月，宜春地震。十年二月十二日，滦州地震。六月六日，邢台地震，有声如雷。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黄县地震。十八日又震。十二年四月初十日，宁津、东光地震。九月十二日，麻城地震。十三年九月，庆元地震。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缙云地震。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永嘉、乐清地震。四月初九日，文登地震。八月初十日，打箭炉、百利、甘孜、绰倭地方地震，震毙夷、民四百八十一人。十八年六月，安定地震。八月，郧县地震。九月十一日，永嘉地震。十月初二日，平乐地震有声。二十年四月十九日，光化地震。七月朔，宁津、东光地震。九月十一日，乐阳地震，越十日又震，宣平、立原地震。十月二十一日，湖州地震。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东光地震。秋，均州地震。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文登、荣成地震，声如雷。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滕县地震。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贵阳地震。九月，缙云地震。十月十二日，黄县地震；十六日又震。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镇番地震，声如雷。四月，贵阳地震。六月二十二日，南宫地震。

道光元年三月晦日，抚宁地震。六月，紫阳地震。三年三月，宜都地震。六月，文登地震。七月，定远地震。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枝江地震。五年六月，保康地震。六年正月晦日，章丘地震。二月二十四日，枝江地震。四月初四日，宜昌阎家坪裂五尺许，广四丈余。六月，贵阳地震。七年二月，郧县地震。七月，宁津地震。十月，章丘、新城、长清地震。八年八月，兴山地震。十月二十三日，黄县地震。九年五月初四日，宜城地震。十月二十二日，博平、莘县地震；青州、临朐地震，十余日方止，民舍倾倒，压死数百人。二十三日，黄县、即墨、平度、滕县、长清、章丘地震。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南宫、平乡地震。闰四月二十二日，元氏、新乐、菏泽、曹县等处同时地震，房舍倾圮，人有压毙者。十月十六日，武定地震；二十四日又震。十一月朔，黄安地震有声。十一年三月，抚宁地震。四月，临邑地震。九月，武进地震。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临邑地震。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定远厅渔渡陷十余丈。十月二十四日，郧县地震。十五年七月初三日，高淳地震。十七年十月辛亥，临朐地震。十八年二月，兴安地陷，水涌如塘。十九年九月乙卯，青浦地震。戊戌，武进地震。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随州地震，屋瓦皆动。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高淳地震。九月，即墨地震。二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栖霞地震。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宁海地震。十月壬戌，青浦地震。二十五年六月辛丑，青浦、苏州地震。十月十四日，嵊县地震，屋舍摇动。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嵊县地震。六月十二日，湖州、定海地震。十月丁巳，青浦地震。二十七年十月辛亥，苏州地震。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永嘉地震。十一月初七日，缙云地震。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抚宁地震。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枝江、松滋地震。

咸丰元年正月甲辰，青浦地震。二月，江陵、公安地震。五月，黄安地震。六月朔，泸溪地震。二年四月十二日，应山地震。十八日，中卫地震，涌黑沙，压毙数百人。十月初六日，黄岩，太平、嵊县地震。十一月壬子，苏州、青浦地震。三年正月，黄岩地震。是年屡震。三月辛亥、壬子，苏州地震，辛酉又震。四月初五日，通州地屡震。二十三日，元氏地震。七月，景州地震。四月五月，安福地陷，广数丈，深不可测。九月朔，江陵地震。十二月初四日，钟祥地震。五年正月辛酉，青浦地震；九月戊寅又震；十月辛卯又震。十二月朔，栖霞地震。初五日，黄县地震。六年五月初六日，来凤地震，武昌百子畈地裂。七年四月，兴国地震。九月，铅山地震。十月，永丰地震。十二月二十六日，蓬莱地震，有声如雷，自是屡震。八年正月二十七日，蓬莱地复震，十余日始止；自七年至八年，凡震三十余次。十二月，宜黄地震。九年三月，恩施地震。十年七月初八日，枝江地震。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栖霞地震。八月朔，宁远地震。

同治元年六月十二日，应城地震有声。三年三月庚午，青浦地震。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钟祥地震；二月初四日复震。五年八月十三日，景宁地震。九月十四日，青田地震。六年二月初一日，钟祥地震。三月十五日，江陵地震。八月，太平地震。十二月又震。七年六月初三日，均州、光化、郧县地震。七月初三日，随州安全岩地陷水涌。十年四月，襄阳地震。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高淳地震。八月十九日，嘉兴、柏乡地震。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肃州地震。十三年三月二十日，沾化地震。

光绪元年九月，皋兰地震。三年六月丁亥，青浦地震。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襄阳地震。五年五月初十日，陇右诸州县同时地震。十二日，光化地震。十三日，京山地震。六年十月，光化地震。七年四月，太平地震；五月又震。十月二十日，东光地震；二十五日复震。礼县地震，震毙四百八十人，倾倒民房四千有奇，牲畜无算。十一月初二日，西宁丹噶尔厅地震。八年二月初八日，西利地震。七月，南乐、望都地震。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津地震。十年十月二十二日，东光地震。十一月二十九日，西利地震。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武昌地震。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河州地震。十四年五月初五日，沾化、滦州地震。十五年八月，灵川地震；九月又震。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西宁地震。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西宁地震，倾圮民房二百余间。人多压死。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山丹地震。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兰州地震。二十七年春，静宁州地震。二十八年十二月除夕，永昌地震。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曲阳地震。

顺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盐亭山崩。三年四月，河源桂山崩。六年四月，两当山崩，压毙人畜无算；兰溪大慈山崩。七年六月，武昌马山崩。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黄县莱山巨石崩，声闻数里。六月，安丘土山裂丈余，广二尺余，深不可测，翼日乃合。八月己巳，同官王益山崩。九年五月，马平槎山崩。十六年秋，成都霪雨，锦屏山崩。

康熙元年秋，萧山大雨，小山崩；平陆山崩；霪雨，四门山崩；两当暴雨，山崩。二年七月，河州大雷雨，井沟山崩，压死居民二十余口。九月，灌阳大营山崩。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建大紫山崩；台州临海大雨，山崩。十五年七月辛丑，同官济塞山崩，压死四十余人。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平湖雅岩裂。二十年正月，天台方山崩。五月十二日，宣平大莱山陷。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保德州康家山崩。四十一年秋，宝鸡霪雨，山崩。四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太原奉圣寺山移数步。四十七年，保县熊耳山崩。

雍正七年三月，崖州南山崩。八年五月，兴安大雨，山崩；狄道凤台山崩。十年六月，富川西岭山崩数处。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泰安县北山崩。十年七月十二日，百泉山崩，压毙二十五人。十五年五月，英山岩崩裂。六月，棠阴大雨，西北山崩。十六年二月，奉议州东布露村山崩裂，有声如雷。六月十二日，秦州仁寿山崩。十七年二月，忻城山崩，有声如雷。二十一年八月，秦州邽山崩。三十八年五月，庆元白马山崩。三十九年六月，云和大雨，山崩，压毙四人。四十一年十二月，云和五树庄山裂数百丈。五十七年五月，宜黄山崩，压毙数十人。六十年四月，庆元盖竹山崩。

嘉庆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义乌霪雨，山崩。二十三日，金华大雨，山崩。九年正月，新城北屯山崩。二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狄道州东山崩，压陷田地三十余亩。八月，永嘉大雨，西山崩，陷地丈许。二十四年五月，东湖山崩。

道光元年夏，新昌上方源山裂。三年七月甲戌，苏州玉遮山裂。四年六月，定远厅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舍。六年六月，宜昌大雨，山崩。十一年六月，狄道州黎家洼山崩，压毙二十余人。十二年七月，汉城槐木沟岩崩。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招远罗岩崩一角，声闻数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麻城磨石冈巨石裂数块，有声如雷。十五年六月，定远厅霪雨，母猪硐山崩。十八年十一月，恩施山崩。二十四年九月，星子五老峰右岩崩坠，有声如雷。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西宁县北川郭家塔尔山崩，南川田家寨山崩。七月，皋兰县山崩。十月，宜山崩。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黄冈大崎山裂数十丈，年余渐合。

咸丰元年六月，礼县霪雨，山崩；袁家崖山崩裂，声震如雷，纵二尺许，横二百丈。十月，兴

山仙侣山崩。二年六月朔，狄道马衔山裂；平河大雨，山崩，压倒民房无数。三年三月十六日，云和山裂二百丈。六月二十六日，景宁大雨，山崩，压毙七十三人。郧县青岩崩裂十余丈；保康大山崩移十里许，毁田庐无算；永嘉大雨，龙泉村山圮覆屋，压伤十九人。四年七月，云和山崩，压毙三十余人。五年四月，大通县塔破山崩。六年五月初八日，来凤大霸路猲甚山崩，压毙三百余人。九月，松阳大雷雨，山崩数十丈。

同治四年七月，固原山崩；汉阳铺有平石宽长丈余，高四尺，忽自行里许始止。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宣平北门山崩。八月十一日，西松西山崩，走入城中，压倒城垣二百四十余丈，民房九十余处，压死四十九人。

光绪元年正月朔，西宁西川阴山崩。七月，旧洮东明山崩。三年六月，河州经崖山崩，压毙二百余人，牲畜无算。五年五月，文县山崩。九年三月，光化马窟山裂。十二年六月，河州草领山崩。十九年五月，狄道州皇后沟山崩，压毙十三人。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河州东八部兰山崩。二十二年二月，河州哈家山崩。二十三年八月，宁远大夫沟山崩。二十六年六月，漳县还山崩，静宁州南五台山崩，河州五家山崩。二十七年六月，皋兰五泉山、三台阁山崖崩。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洮州泉古山崩。三十二年五月洮州莽湾山崩。七月，芽坡山崩。三十三年五月，宁远小村槽山崩。

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秦州洛家川南山崩。

顺治五年三月，上海遍地生白毛。四月，娄县地生白毛。六年六月，杭州、嘉兴地生白毛。八月初三日，莱阳雨白毛。七年六月，苏州、镇洋、震泽、青浦地裂，生白毛。九年十月初四日，永嘉雨絮。

康熙七年六月，上海、海盐、湖州、平湖、宁波地生白毛，长尺许。七月，临安、余姚地生白毛，长尺许。八月，永嘉、桐乡地生白毛。八年八月，开化县地生白毛。十月，义乌地生白毛。十四年三月，琼州地生白毛，长寸余。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镇洋雨白毛如雪片。四十六年，太平地生毛。

乾隆二十八年，南陵地生毛，白质黑颖。二十九年五月，武进地生白毛，长数寸。四十一年，婺源地生白毛。

嘉庆十九年七月，青遍地生白毛如发。二十三年三月，宜城地生毛，或白或黑，长尺余。

咸丰元年，江陵地生白毛，长三寸许。二年五月，青浦地生白毛。三年四月，武进地生毛。六年夏，青浦地生毛。七月，武进地生毛。九月，桐乡地生白毛。九年十月，武昌地生毛。

同治元年七月，高阳地生毛。四年六月，罗田遍地生苍白毛，长三寸许；即墨地生毛。五年十一月，潜江地生黑毛，长三寸；江陵地生毛。六年三月，德安地生毛。八月，京山地生毛，或黑或白，长尺余。十月，随州地生白毛。七年春，应山地生毛。夏，黄安地生毛。

光绪四年冬，光化地生毛。

顺治元年春，荆门大饥。冬，郧县大饥。二年，枣阳、襄阳、光化、宜城大饥，人相食。三年，太平、瑞安、崇阳大饥。四年，苏州、震泽、嘉定、太湖、潜山、石埭、建德、宿松、江山、常山大饥。五年春，广州、鹤庆、高明大饥，人相食。夏，惠来、大浦、嘉应州、兴宁、阳春、梧州、北流大饥，斗米可易一子。冬，全蜀饥；六年，全蜀仍饥；灌阳、平阳大饥。七年夏，榆林、青田饥。秋，永宁州、襄垣、萍乡大饥。冬，阜平饥。八年春，平湖、袁州、萍乡、万载饥。夏，寿阳、静乐饥。九年春，苏州大饥。夏，黄陂、孝感、天门饥，民多为盗。十年夏，兴宁、长乐、博罗、阳江、阳春饥。冬，六安饥。十一年，临榆、乐亭、新乐饥。十二年夏，临川、沁州饥。秋，武邑、宁晋饥。冬，金华、东阳、永康、武义、汤溪五县饥。十三年春，琼州饥。秋，东安饥。冬，乌程、寿光饥。十四年，乐亭饥。十五年，永年、抚宁、昌黎、庆云、鸡泽、威县饥。十六年春，阳信、海丰、莒州大饥。夏，胶州饥。十七年夏，遵化州饥。秋，独山州大饥，民多饿毙。冬，滦州饥。十八年春，兴宁饥。夏，南笼府大饥。秋，临安饥。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

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正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正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藁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正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周至、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藁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西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钟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巨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雍正元年夏，通州饥。秋，嘉兴饥。二年春，蒲台大饥。夏，乐清、金华、嵊县饥。冬，英山饥。三年夏，顺德、胶州饥。冬，惠来饥。四年春，嘉应州饥。秋，澄阳江饥。五年冬，江陵、崇阳饥。七年，寿州饥。八年夏，肥城、武城饥。冬，铜陵大饥。九年春，肥城大饥，死者相枕藉；莒州、范县、黄县、招远、文登饥。夏，章丘、邹平大饥。冬，济南大饥。十年，崇明、海宁饥。十一年冬，上海、嘉兴饥。十二年秋，武进大饥。十三年秋，庆远府属大饥。冬，垣曲饥。

乾隆元年夏，海阳饥。三年秋，平阳饥。四年春，葭州饥。夏，砀山饥。五年，巩昌、秦州、庆阳等处饥。六年，甘肃陇右诸州县大饥。七年春，山阳饥。夏，宜都饥。秋，亳州饥。八年春，南昌、饶州、广信、抚州、瑞州、袁州、赣州各府大饥。夏，天津、深州二十八州县饥。九年，高邑大饥。十年，正定、剩皇、无极、藁城、元氏等县饥。十一年春，沾化饥。夏，庆云、宁津饥。十二年，曹州、博山、高苑、昌乐、安丘、诸城、临朐饥。十三年春，曲阜、宁阳、济宁、日照、沂水饥。夏，福山、栖霞、文登、荣成饥、栖霞尤甚，鬻男女。十四年春，安丘、诸城、黄县大饥，饿殍载道，鬻子女者无算。十五年秋，广信饥。十六年春，福山、栖霞饥。民多饿死。夏，南昌、广信饥。冬，建德饥。十七年春，全州饥。夏，同官、洵阳、白河饥。冬，房县饥。十八年春，庆元饥。秋，郧县饥。十九年，罗田饥。二十年，溧水、通州饥。二十一年春，青浦、东流、湖州、石门、金华饥。夏，沂州、武城饥。冬，济南府饥。二十二年夏，博白饥。秋，掖县饥。二十三年

春，翁源、苍梧饥。夏，日照饥。二十四年秋，陇右诸州县大饥。二十五年，平定、潞安、长子、长治、和顺、天门饥。二十六年，江夏、随州、枝江饥。二十七年春，济南饥。夏，枣强、庆云饥。二十八年夏，永年、永昌大饥。二十九年秋，东光大饥。三十年春，桐庐饥。秋，吉安、广信、袁州、抚州饥。冬，威远饥。三十一年，济南、新城、德州、禹城饥。三十二年冬，池州大饥。三十三年夏，沂水、日照大饥。三十四年，溧水、太湖、高淳饥。三十五年，兰州、巩昌、秦州各属大饥。三十六年夏，会宁、肥城大饥。秋，新城、宁陕厅饥。三十八年秋，文登、荣成饥。三十九年秋，秦州、镇番大饥。四十年，溧水、武进、高邮、南陵大饥。四十二年秋，陆川饥。四十三年，全蜀大饥，立人市鬻子女；江夏、武昌等三十一州县饥。四十四年春，南漳、光化、房县、随州、枝江饥。夏，秦州属饥。四十五年秋，江陵、保康饥。四十七年，滦州、昌黎、临榆饥。四十八年春，黄县饥。秋，绥德州饥。四十九年春，葭州饥。夏，来凤饥。五十年春，宜城、光化、随州、枝江大饥，人食树皮。夏，章丘、邹平、临邑、东阿、肥城饥。秋，寿光、昌乐、安丘、诸城大饥，父子相食。五十一年春，山东各府、州、县大饥，人相食。五十二年，临榆大饥。五十三年秋，文登、荣成饥。五十四年夏，宜都饥。五十五年秋，禹城饥。五十六年，邢台等八县饥。五十七年，唐山、宁津、武强、平乡饥，民多饿毙。五十八年春，常山饥。五十九年，清苑、望都、蠡县饥。六十年春，蓬莱、黄县、栖霞饥。夏，麻城饥。

嘉庆五年夏，海阳饥。六年，文登、荣成饥。七年冬，乐亭饥。八年夏，秦州各属大饥。九年春，滕县饥。十年夏，黄县、邢台饥。十一年春，中部、通渭饥。冬，安陆饥。十二年，蓟州、昌黎、永安州饥。十三年夏，黄县饥。十五年秋，宁津、东光、章丘饥。十六年夏，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宛平、涿州、良乡、雄县、安州、新安、任丘、滦州、蓟州饥。十七年春，登州府属大饥。秦州各属及镇番、永昌等处大饥。夏，临榆饥。冬，乐清饥。十八年春，肥城、东阿、滕县、济宁、曹县、诸城饥。冬，宜城、房县、竹溪、均州、保康饥。十九年春，宜城、安陆、保康、麻城、郧县饥。夏，襄阳、汉阳、枣阳、南漳饥。秋，高淳饥。二十年，清苑饥。二十一年，武昌县饥。二十二年，固安、武强、内丘饥。二十五年秋，乐清、永嘉饥。

道光元年秋，荣成饥。二年夏，滦州饥。三年春，东阿饥。秋，曲阳饥。四年，皋兰、静宁、西宁、巩昌、秦州等处大饥。五年秋，南乐、静海、文安、大城、宝坻饥。七年春，日照大饥。八年，太平饥。十年冬，江陵饥。十二年春，昌平饥。夏，紫阳大饥，人相食。冬，钟祥、潜江、汉城、蕲川、黄梅、江陵、公安、监利、松滋饥。十三年春，诸城、日照大饥，民流亡。夏，保康、郧县、房县饥，人相食。秋，滦州、抚宁饥。十四年春，归州、兴山大饥，人相食。夏，庄浪及秦州各属饥。秋，青浦饥。冬，定海饥。十五年春，诸城饥。秋，孝义厅大饥。十六年春，登州府属大饥。冬，太平饥。十七年冬，即墨饥。十八年夏，永年饥。二十年冬，滦州、乐亭、抚宁饥。二十一年夏，高淳饥。冬，枝江饥。二十二年冬，蕲州饥。二十三年秋，湖州饥。二十六年秋，平凉县饥。二十七年，南乐饥，人相食。二十九年夏，江陵、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宜都大饥，饿死者无算。冬，青浦饥。三十年春，湖州、咸宁、崇阳饥。

咸丰二年春，日照大饥。夏，全县大饥。六年，黄县、临朐饥。七年春，肥城、东平大饥，死者枕藉；鱼台、日照、临朐亦饥，人相食。夏，清苑、元氏、无极、邢台大饥。八年秋，兴山饥。

同治元年春，乐亭饥。二年春，孝义厅饥。秋，江山、常山饥。三年，保康饥。四年春，蕲水饥，民有鬻子女者。五年，兰州饥，人相食。六年春，庄浪、金县、皋兰饥。七年春，即墨、孝义厅、蓝田、沔县饥。夏，泾州大饥，人相食。冬，平凉、静宁、古浪、固原、灵台、秦州、永昌等处大饥。八年春，日照饥。九年夏，上饶饥。十年秋，望都、乐亭饥。十三年秋，雄县饥。冬，山丹饥。

光绪元年冬，海州饥。二年春，日照、海阳、滦州饥。三年，高陵大饥，饿毙男妇三千余人；靖远、平凉、泾州、灵台、礼县、文县、合水大饥。四年，唐县等四十州县饥，庄浪、阶州、成县、灵州、巩昌、秦州各属饥。六年秋，邢台饥。七年，通州等州县饥。九年秋，鹤峰州大饥。十一年夏，沾化饥。十三年冬，洮州、永昌饥。十五年春，鱼台饥。二十一年春，邢台、滦州饥。二十二

年夏，太平饥。二十三年，宁津饥。二十四年冬，靖远、静宁、庄浪、丹噶尔饥。二十五年秋，文县饥。二十六年夏，靖远饥。二十七年冬，洮州、静宁、灵台饥。二十九年，洮州仍饥。三十三年秋，皋兰饥。

顺治十五年六月，遂安雨黄沙。

康熙元年十一月，曹县雨土数日。三十一年正月，襄垣雨土。三十七年四月，龙门雨黄沙。四十八年九月，丘县黄埃障天。六十年春，安定雨土。

乾隆四年三月，甘泉雨土。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忠州夜雨黄土，着人物皆黄。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蓟州雨黄土。三月，永年雨黄土。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宁陕厅雨土。五十年二月十五日，临清雨土。五十一年正月，文登、荣成雨土。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翼城雨土。

嘉庆十四年冬，泰州雨土。二十三年四月，唐山雨土二寸许。

道光四年春，沾化雨土。

咸丰三年二月，栖霞雨土。三月，宜昌雨土。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咸宁雨土。

同治三年春，麻城雨土。

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宜城雨黄沙。三月，蓬莱雨土。

清史稿卷四五　志第二〇

时宪一

明之《大统术》，本于元之《授时》。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万历末，徐光启、李之藻等译西人之书为新法，推交食、凌犯皆密合，然未及施用。世祖定鼎以后，始绌明之旧历，依新法推算，即承用二百六十余年之《时宪术》也。光启等斟酌辨论，当时格而不行，乃为新朝改宪之资，岂非天意哉？圣祖邃于历学，定用均轮法以齐七政，以康熙甲子为元。雍正中，从监臣之请，推步改椭圆法，以雍正癸卯为元。道光中，监臣以交食分秒不合，据实测之数损益原用数，以道光甲午为元。自康熙至于道光，推步之术凡三改，而道光甲午元历仅有恒星表。至于推日月交食、步五星，均未及成书云。西人汤若望，与徐光启共译新法者也。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术之疏，畴人子弟翕然信之。宣城人梅文鼎研精天算，由《授时》以溯《三统》、《四分》以来诸家之术，又博考《九执》、《回回术》，而折衷于新法，皆洞其原本，究其异同，卒以绩学受知圣祖，于是为推步之学者，始知中、西之学之一贯，不至眩晃于新法矣。与汤若望同时入中国者为穆尼阁，传其学于淄川薛凤祚，而吴江人王锡阐自创新法，用以推日月食，不爽秒忽，两家之学，皆不列于台官，然其精密，或为台臣所不及焉。今为《时宪志》，详考其推步、七政、四余、根理、法数著于篇，诸家论说有裨数理者，亦撮其大要载之。明《大统术》、《回回术》，康熙初用之，以详于《明史》，不具论。

顺治元年六月，汤若望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依西洋新法厘订旧历。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从之。七月，若望又推天象进呈。是月，礼部言："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颁行天下。"睿亲王言："宜名'时宪'，以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从之。八月，丙辰朔午时，日食二分四十八秒，大学士冯铨，同若望赴观象台测验覆奏，惟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敕："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之误，新法既密合天行，监局宜学习勿怠玩。"十月，颁《顺治二年时宪书》。若望又言："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刻为重。今节气之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请刊入《时宪书》。"从之。十一月，以若望掌钦天监事。若望等言："臣等按新法推算月食时刻分秒，复定每年进呈书目，删其复重，以免混淆。"二年六月，若望等言："旧法推算本年十二月己卯朔辰时日食三分强，回回科算见食一分弱。依新法推之，止应食半分强，且在日出之前，地平上不见，请临期遣官测验。"从之。至期天阴雨，推验事遂辍。十一月，若望以明大学士徐光启所译《崇祯历书》改名《新法历书》进呈，上命发监局官生肄习，仍宣付史馆，加若望太常司卿衔。十年，赐若望通玄教师，以奖其勤劳。

若望之法，以天聪戊辰为元。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太阳一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十九微四十九

纤三十六芒，最高一年行四十五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最高距冬至五度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太阴一日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一微，自行一十三度三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正交行三分一十秒，月孛行六分四十一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六宫一度五十分五十四秒四十六微，自行距冬至六宫二十五度三十二分一十五秒三十四微，正交行距冬至一宫一十四秒，月孛行距冬至十一宫六度一十九分。土星流行应平行距冬至为十一宫十八度五十一分五十一秒，本年最高行距冬至为九宫八度五十七分五十九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数，为二宫九度五十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距冬至为六宫七度九分八秒。一平年平行为十二度十三分三十一秒，最高行一分二十秒十二微，以最高行减平行，得十二度十二分十五秒，乃一年之引数也。一闰年平行为十二度十五分三十五秒，引数为十二度十四分十五秒。正交行一年为四十二秒。木星诸行应平行距冬至为八宫二十八度八分三十一秒，本天最高行为十一宫二十七度十一分十五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数，为九宫初度五十七分十六秒，正交行为六宫二十四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为一宫零二十分三十二秒，最高行为五十七秒五十二微，两数相减，得一宫零十九分三十四秒，乃一平行之引数也。一闰年距冬至平行为一宫零二十五分三十一秒，引数为一宫零二十四分三十三秒。正交行一年为一十四秒。火星诸行应平行距冬至为五宫四度五十四分三十秒，本天最高在七宫二十九度三十分四十秒，平行距最高即引数，为九宫五度二十三分五十秒，正交行为三宫十七度二分二十九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为六宫十一度七分一十秒，最高行一分十四秒，两数相减，得六宫十一度十五分五十五秒。一闰年距冬至平行为六宫十一度四十八分三十六秒，引数为六宫十一度四十七分二十一秒。正交行一年为五十三秒。金星诸行应平行距冬至与太阳同度，为初宫初度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平行距最高即引数，为六宫零五十六分五十五秒，伏见行从极远处，为初宫九度十一分七秒，最高行在六宫零十六分六秒。一平年距冬至为十一宫二十九度四十五分四十秒三十八微，自行引数为十一宫二十九度四十四分十七秒，伏见行为七宫十五度一分五十秒，最高行为一分二十一秒。一闰年距冬至及自行加五十九分八秒，伏见行加三度六分二十四秒，乃一日之行也。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即五宫十四度十六分，其行极微，故未定其率，然于最高行无大差。水星诸行应平行距冬至与太阳同度，平行距最高即引数，为二十九度二十分二秒，伏见行法极远处起，为三宫二十九度五十四分一十六秒，最高在十一宫零五十二分四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亦与太阳同度，自行引数为十一宫二十九度四十三分五十一秒，伏见行满三周外有一宫二十三度五十七分二十六秒。一闰年引数为十二宫零四十二分五十九秒，伏见行全周外为一宫二十七度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或曰与最高同度难测，故不敢定云。

若望论新法大要凡四十二事：曰天地经纬，天有经纬，地亦有之，以二百五十里当天之一度，经纬皆然。曰诸曜异天，诸曜高卑相距远甚，驳旧历认为同心之误。曰圆心不同，太阳本圈与地不同心，二心相距，古今不等。曰蒙气差，地有蒙气，非先定蒙气差不能密合。曰测算异古法，测天以弧三角形，算以割圜八线表。曰测算皆以黄道，测天用赤道仪，所得经度不合，新法就黄道经度，通以黄赤通率表，乃与天行密合。曰改定诸应，从天聪二年戊辰前冬至后己卯日子正为始。曰求真节气，旧法平节气，非真节气，今改定。曰盈缩真限，用授时消分为平岁，更以最高最卑差加减之，为定岁。曰表测二分，旧法以圭表测冬至，非法之善者，今用春秋二分，较二至为密。曰太阳出入及晨昏限，从京师起算，各处有加减。曰昼夜不等，其差较一刻有奇，一缘黄道夏迟冬疾，一缘黄赤二道广狭不同距，则率度不同分。曰改定时刻，定昼夜为九十六刻。曰置闰不同，旧法用平节气置闰，非也。改用太阳所躔天度之定节气。曰太阴加减，朔望止一加减，余日另有二三，均数多寡不等。曰月行高卑迟疾，月行转周之最高极迟，最卑极疾，五星准此。曰朔后月见迟疾，一因自行度迟疾，一因黄道升降斜正，一因白道在纬南纬北。曰交行加减，月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合，因设一加减为交行均数。曰月纬距度，旧法黄白二道相距五度，不知朔望外尚有损益，其至大之距，五度三分之一。曰交食有无，月食以距黄道纬度较月与景两半径并，日食则以距度较日月两半径并，距度为小则食，大则不食。曰日月食限不同，月食则太阴与地景两周相切，以其两视半径较白道距黄道度，又以距度推交周度定食限，日食必加入视差而后得距度。曰日月食分异同，距度在月食为

太阴心实距地景之心，在日食为日月两心之距，但日食不据实距而据视距。曰实食中食，以地心之直线上至黄道者为主，日月五星两居此线之上，则实食也，月与五星各居本轮之周，地心直线上至黄道，而两本轮之心俱当线上，则中食也。曰视食，日食有天上之实食，有人所见之视食，视食依人目与地面为准。曰黄道九十度为东西差之中限，论天顶则高卑差为正下，南北差为斜下，而东西差独中限之一线为正下，以外皆斜下。论其道则南北差为股，东西差恒为勾，高卑差恒为弦。至中限则股弦为一线，无勾矣。曰三视差，以地半径为一边，以太阳太阴各距地之远为一边，以二曜高度为一边，成三角形，用以得高卑差，又偏南而变纬度得南北差，以黄道九十度限偏左偏右而变纬度，得东西差。曰外三差，东西、南北、高卑之差，皆生于地径，外三差不生于地径而生于气。一、清蒙气差；二、清蒙经差；三、本轮经差。曰亏复不一，非二时折半之说，新法以视行推变时刻，则了然于亏复时刻不一之故。曰交食异、算，诸方各以地经推算交食时刻及日食分。曰日食变差，据法应食而实不见食，必此日者地之南北差变为东西差，此千百年偶过一二次，非无有者。曰推前验后，新法诸表，上溯下沿，开卷了然，不费功力。曰五星准日，旧法于合伏日数，时多时寡，徒以假目定之，不见有差，今改正。曰伏见密合，旧法五星伏见惟用黄道距度，非也，今改正。曰五星纬度，太阴本道斜交黄道，因生距度与阴、阳二历，五星亦然，新法一一详求，旧未能也。曰金水伏见，金星或合太阳而不伏，水星离太阳而不见，用浑仪一测便知，非旧法所能。曰五星测法，测五星须用恒星为准。曰恒星东移，恒星以黄道极为极，各宿距星时近赤极，亦或时远赤极，由黄赤二道各极不同，非距星有异行武易位。曰定恒星大小有六等之别，前此未闻。曰天汉释疑，新法测以远镜，天汉乃无算小星攒聚而成。曰四余删改，罗睺即白道之正交，计都即中交，月孛乃月行极高之点。至紫气一余，无数可定，《明史》附会，今俱改测。曰测器，新法增星表，曰象限仪、百游仪、地平仪、弩仪、天环天球纪限仪、浑盖简平仪、黄赤全仪，而新制之远镜，尤为测星要器。曰日晷，为地平晷、三晷、百游晷、通光晷。此外更有星晷，月晷，以备夜测之用。若望所言，大抵据新法以诋旧术之疏，然新法之精蕴，亦尽于此矣。

十四年四月，前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言："臣祖默河亦里等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开皇己未抱其学重译来朝，授为日官。一千五十九年，专司星宿行度吉凶，每年推算太阴五星凌犯，天象占验，日月交食，即以臣科白本进呈为定例。顺治三年，本监掌印汤若望令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凌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查若望所推七政、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水星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闻系象占，不敢不据实上闻。乞复立回回科，以存绝学。"奏下所司。时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摘谬论》，纠汤若望新法之谬，且言："《时宪书》有'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又进《选择议》，纠若望选荣亲王葬期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

康熙三年十二月，礼部议："《时宪书》面'依西洋新法'五字，拟改'奏准'二字。"从之。四年，议政王等言："每日百刻，新法改为九十六刻；二十八宿次序，汤若望将觜、参二宿改易前后；又将四余删去紫气，俱不合。其选择不用正五行，用《洪范》五行，以致山向、日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将汤若望及科官等分别拟凌迟斩决。"敕汤若望从宽免死，时宪科李祖白等五人俱处斩。于是复用《大统》旧术，以杨光先掌监务。光先抗疏屡辞，不允。光先于推步之学本不深，康熙七年，谓明年当闰十二月，寻知其误，自行捡举，而《时宪书》已颁行，乃谕天下停止闰月云。是年，监副吴明烜言："古法差谬，五官正暨回回科所进各不同，立加较正。"下礼部议。礼部覆奏："五官正戈继文等所算七政金水二星差错太甚，主簿陈聿新所推七政未经测验，亦有差错，监副吴明烜所推七政与天象相近，理应颁行，仍令监臣同四科官，每日昼测晷景以定节气，夜测月五星以定行度。"从之。

十一月，西人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不合天象，乃召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监官马祐、杨光先、吴明烜等至东华门，大学士李霨传谕："授时乃国家要政，尔等勿挟宿仇，以己为是，以彼为非。是者当遵用，非者富更改，务期归于至善。"十二月，南怀仁劾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时宪书纠谬》，下王大臣、九卿、科道会议。议政王等言："乞派大臣同南怀仁等测验。"乃遣图海、李霨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八年二月，议政王等议覆："图海等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皆合，吴明烜所言皆

谬，问监正马祐等，亦言南怀仁所算实与天象合。窃思百刻虽行之已久，但南怀仁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应颁用。又南怀仁言罗睺、计都、月孛系推算所用，故载于七政之后，其紫气星无用处，不应造入。应自康熙九年为始，用九十六刻之历。”时明烜言：“臣只知天文，不知历法。”光先言：“臣不知历法，惟知历理。”光先语尤不逊，褫职。三月，授南怀仁钦天监监副。先是监官依古法推算，康熙八年十二月应置闰，南怀仁言雨水为正月中气，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为康熙九年正月，不应置闰，置闰当在明年二月。监官多直怀仁，从其言，改闰九年二月，于是《大统》、《回回》两法俱废，专用西洋法，如顺治之初。八月，南怀仁劾杨光先诬陷汤若望叛逆，议政王等议：“汤若望应复通微教师，照原品赐恤，杨光先应反坐。”敕免议。

十三年二月，新造《仪象志》告成，南怀仁加太常寺卿衔。十四年二月，谕监副安泰从何君锡学古历法。十五年二月，钦天监奏五月朔日食，监副安泰依古法算，应食五分六十秒，南怀仁新法只应食二十微三分秒之一。至期登台测验，酉正食甚，将及一分，戌初刻复圆，古法所推分数失之甚远，而新法亦不甚合。南怀仁曰：“此清蒙气之所为，蒙气能映小为大故也。”

十七年七月，钦天监进呈《康熙永年表》三十二卷。二十二年十月，监臣推算盛京九十度表告成。初，南怀仁奏：“各省北极高度不同，其交合之时刻食分俱不等，全凭各省之九十度表推算。向来不知盛京北极高度，即用京师之九十度表，今测得盛京北极比京师高二度，请依其高度推算九十度表。”从之。至是，以盛京九十度表进呈，谕“永远遵守”云。

四十一年十月，大学士李光地以宣城贡生梅文鼎《历学疑问》三卷进呈。上曰：“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乃亲加批点还之，事具《梅文鼎传》。文鼎论中、西二法之同异；曰：“今之用新历也，乃兼用其长，以补旧法之未备，非尽废古法而从新法术也。夫西历之同乎中法者，不止一端。其言曰五星之最高加减也，即中法之盈缩历也，在太阴，则迟疾历也。其言五星之岁轮也，即中法之段目也。其言恒星东行也，即中法之岁差也。其言节气之以日躔过宫也，即中法之定气也。其言各省真节气不同也，即中法之里差也。但中法言盈缩迟疾，而西说以最高最卑明其故；中法言段目，而西说以岁轮明其故；中法言岁差，而西说以恒星东行明其故。是则中历所言者当然之运，而西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理，此其可取者也。若夫定气里差，中历原有其法，但不以法历耳，非古无而今始有也。西历始有者，则五星之纬度是也。中历之纬度，惟太阳、太阴有之，而五星则未有及之者。今西历之五星有交点、有纬行，亦如太阳太阴之详明，是则中历缺陷之大端，得西法以补其未备矣。夫于中法之同，亦既有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而于中法之未备者，又有以补其缺，于是吾之积候者，得彼说而益信，而彼说之若难信者，亦因吾之积候而有以知其不诬，虽圣人复起，亦在所兼收而并取矣。”

五十年十月，上谕大学士等：“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积久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奏午正三刻，朕细测日景，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甚。犹之钱粮，微尘秒忽，虽属无几，而总计之，便积少成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论说可以虚词塞责也。”又谕礼部考取效力算法人员，临轩亲试，取顾琮等四十二人。五十一年五月，驾幸避暑山庄，征梅文鼎之子梅穀成诣行在。先是命苏州教授陈厚耀，钦天监五官正何君锡之子何国柱、国琮，官学生明安图，原任钦天监监副成德，皆扈从侍直，上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子。及征穀成至，奏对称旨，遂与厚耀等同直内廷。五十二年五月，修律吕、算法诸书，以诚亲王允祉、皇十五子允祉、皇十六子允禄充承旨纂修，何国宗、梅穀成充汇编，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等充分校。所纂之书，每日进呈，上视加改正焉。

五十三年四月，谕诚亲王允祉等：“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书宜依古历规模，用今之数目算之。”十月，又谕：“北极高度，黄赤距度最为紧要，着于澹宁居后逐日测量。”乃知象限仪，仪径五尺，范铜为之，昼测日度，夜测勾陈帝星。又制中表、正表、倒表各二，俱高四尺，中表测日中心，正表、倒表测日上下边之景。惟六表所得日景尾数多参差不合。梅穀成言：“表高景澹，尾数难真，自古患之。昔郭守敬为铜表，端挟二龙，举横梁至四十尺，因其景虚澹，创为景符以取实影。其制以铜叶博二寸，长加博之二，中穿一核若针芥然，以方木为趺，一端设机轴，令可

开阖。稽其一端，使其针斜倚，北高南下，往来迁就于虚影之中。核达日光，仅如黍米，隐然见横梁于其中。”乃仿《元史》郭守敬制造景符六，如法用之，影尾数始毫末不爽。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比京师观象台高四分三十秒，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比旧测减二分云。十一月，诚亲王允祉等言：“郭守敬造《授时术》，遣人二十七处分测，故能密合。今除畅春园及观象台逐日测验外，如福建、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南、江南、浙江八省，于里差尤为较著，请遣人逐日测量，得其真数，庶几东西南北里差及日天半径，皆有实据。”从之。

五十八年二月，以推算人不敷用，敕礼部录送蒙养斋考试，取傅明安等二十八人，命在修书处行走。六十年，御制算法书成，赐名《数理精蕴》。谕：“此书赐梅文鼎一部，命悉心校对。”遣其孙梅瑴成赍书赐之。六十一年六月，历书稿成，并律吕、算法，共为《律历渊源》一百卷：一曰《历象考成》上、下编，一曰《律吕精义》上、下编，续编，一曰《数理精蕴》上、下编。雍正元年，颁《历象考成》于钦天监，是为康熙甲子元法。自雍正四年为始，造时宪书一遵《历象考成》之法。又议准其御制之书，无庸钦天监治理，其治历法之西洋人授为监正。八年六月，监正明安图言：“日月行度，积久渐差，法须旋改，始能密合。臣等遵御制《历象考成》推算《时宪》，据监正戴进贤、监副徐懋德推测，觉有微差。于本月初一日日食，臣等公同测验，实测与推算分数不合，乞敕下戴进贤、徐懋德详加校定修理。”从之。十年四月，修日躔、月离表成。

乾隆二年四月，协办吏部尚书事顾琮言：“世宗皇帝允监臣言，请纂修日躔、月离二表，以推日月交合，并交宫过度，晦朔弦望，昼夜永短，以及凌犯，共三十九页，续于《历象考成》诸表之末。查造此表者，监正西洋人戴进贤。能用此表者，监副西洋人徐懋德与五官正明安图。拟令戴进贤为总裁，徐懋德、明安图为副总裁，尽心考验，增补图说。《历象考成》内倘有酌改之处，亦令其悉心改政。”敕：“即著顾琮专管。”五月，琮复言：“乞命梅瑴成为总裁，何国宗协同总裁。”从之。十一月，命庄亲王允禄为总理。

三年四月，庄亲王允禄等言：“《历象考成》一书，其数惟黄赤大距减少二分，余皆仍新法算书西人第谷之旧。康熙中西人有噶西尼、法兰德等，发第谷未尽之义，其大端有三：其一谓太阳地半径差，旧定为三分，今测只有十秒。其一谓清蒙气差，旧定地平上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只有五秒，今测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其一谓日月五星之本天非平圆，皆为椭圆，两端径长，两腰径短。以是三者，经纬度俱有微差。戴进贤等习知其说，因未经征验，不敢遽以为是。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旧法推得九分二十二秒，今法推得八分十秒，验诸实测，今法为近。故奏准重修日躔、月离新表二差，以续于《历象考成》之后。臣等奉命增修表解图说，以日躔新表推算，春分比前迟十三刻许，秋分比前早九刻许，冬夏至皆迟二刻许。然以测午正日高，惟冬至比前高二分余，夏至秋分仅差二三十秒。盖测量在地面，而推算则以地心，今所定地半径差与蒙气差皆与前不同，故推算每差数刻，而测量终不甚相远也。至其立法以本天为椭圆，虽推算较繁，而损益旧数以合天行，颇为新巧。臣等阐明理数，著《日躔》九篇并表数，乞亲加裁定，附《历象考成》之后。颜曰《御制后编》。凡前书已发明者，不复赘述。”报闻。七年，庄亲王允禄等奏进日躔、月离、交宫共书十卷是为雍正癸卯元法。

九年十月，监正戴进贤等言：“《灵台仪象志》原载星辰约七十年差一度，为时已久，宜改定。康熙十三年修志之时，黄赤大距与今测不同，所列诸表，当逐一增修。三垣二十八宿以及诸星，今昔多寡不同，亦应厘订。”敕庄亲王、鄂尔泰、张照议奏。十一月，议准仍以三人兼管。是年，更定罗睺、计都名目，又增入紫气为四余。十七年，庄亲王允禄等言，《仪象志》所载之星，多不顺序，今依次改正，共成书三十卷，赐名《仪象考成》。是月，庄亲王等复奏改正《恒星经纬度表》，并更定二十八宿值日觜参之前后。敕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十二月大学士傅恒等言：“请以乾隆十九年为始，《时宪书》之值宿。改觜前参后。”从之。既而钦天监又以推算土星有差减平行三十分，自乾隆以后至道光初，交食分秒渐与原推不合。

道光十八年八月，管理钦天监事务工部尚书敬征言：“自道光四年臣管理监务查观象台仪器，康熙十三年所制黄赤大距，皆为二十三度三十二分。至乾隆九年重制玑衡抚辰仪，所测黄赤大距，则

为二十三度二十九分，是原设诸仪已与天行不合，今又将百年，即抚辰仪亦有差失。臣将抚辰仪更换轴心，诸仪亦量为安置。另制小象限仪一，令官生昼测日行，夜测月星，每逢节气交食，所测实数有与推算不合者，详加考验。知由太阳纬度不合之数，测得黄赤大距较前稍小，其数仅二十三度二十七分。由交节时刻之早晚，考知太阳行度有进退不齐之分。夫太阳行度为推测之本，诸曜宗之。而推日行，又以岁实、气应两心差曰本天最卑行度为据。拟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为年根，按实测之数，将原用数稍为损益，推得日行交节时刻，似与实测之数较近。至太阴行度，以交食为考验之大端。近年测过之月食，校原推早者多，迟者少。故于月之平行，自行、交行内量为益，按现拟之平行，仍用诸均之旧数，推得道光十四年后月食三次。除十七年三月只见初亏，九月天阴未测，仅测得道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月食，与新数所推相近，然仅食一次，尚未可凭，仍须随时考验。现届本年八月十五日月食，谨将新拟用数推算得时刻食分方位，比较原推早见分秒，另缮清单进呈。至期臣等逐时测验，再行据实具奏。”报闻。

二十二年六月，敬征等又言：“每届日月交食，按新拟用数推算，俱与实测相近。至本年六月朔日食，新推较之实测，仅差数秒。是新拟之数，于日行已无疑义，月行亦属近合。今拟先测恒星，以符运度，继考日躔、月离，务合天行。请以道光十四年甲午为元，按新数日行黄赤大距，修恒星、黄赤道经纬度表，即于测算时详考五纬月行，俾恒星、五纬、日月交食等书，得以次第竣事。”从之。是年七月，以敬征为修历总裁，监正周余庆、左监副高煜煜为副总裁。

二十五年七月，进呈《黄道经纬度表》，《赤道经纬度表》各十三卷，《月五星相距表》一卷，《天汉界度表》四卷，《经星汇考》、《星首步天歌》、《恒星总纪》各一卷，为《仪象考成续编》。至日月交食、五行星度俱阙而未备云。时冬官正司廷栋撰《凌犯视差新法》，用弧三角布算，以限距地高及星距黄极以求黄经高弧三角，较旧法为简捷。乾隆以后，历官能损益旧法，廷栋一人而已。其不为历官而知历者，梅文鼎、薛凤祚、王锡阐以下，江永、戴震、钱大昕、李善兰为尤著。其明中、西历理，实远出徐光启、李之藻等之上焉。

清史稿卷四六　志第二一

时宪二

推步新法所用者，曰平三角形，曰弧三角形，曰椭圆形。今撮其大旨，证立法之原，验用数之实，都为一十六术，著于篇。

平三角形者，三直线相遇而成。其线为边，两线所夹空处为角。有正角，当全圆四分之一，如甲乙丙形之甲角。有锐角，不足四分之一，如乙、丙两角。有钝角，过四分之一，如丁戊己形之戊角。

角之度无论多寡，皆有其相当之八线。曰正弦、正矢、正割、正切，所有度与九十度相减余度之四线也。如甲乙为本度，则丙乙为余度。正弦乙戊，正矢甲戊，正割庚丁，正切庚甲，余弦乙己，余矢丙己，余割辛丁，余切辛丙。若壬癸为本度，则丑癸为余度，正弦癸辰，正矢壬辰，余弦癸卯，余矢丑卯，余割子寅，余切丑寅。以壬癸过九十度无正割、正切，借癸午之子未为正割，午未为正切。若正九十度丑壬为本度，则无余度，丑子半径为正弦，壬子半径为正矢，亦无正割、正切，并无余弦、余矢、余割、余切。

古定全圆周为三百六十度，四分之一称一象限，为九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每秒六十微。圆半径为十万，后改千万，逐度逐分求其八线，备列于表。推算三角，在九十度内欲用某度某线，就表取之，算得某线。欲知某度，就表对之。过九十度者，欲用正弦、正割、正切及四余，以其度与半周相减余，就表取之。欲用正矢，取余弦加半径为之。既得某线，欲知某度，就表对得其度与半周相减余命之。

算平三角凡五术：

一曰对边求对角，以所知边为一率，对角正弦为二率，所知又一边为三率，二三相乘，一率除之，求得四率，为所不知之对角正弦。如图甲乙为所知边，丁角为所知对角，乙丁为所知又一边，

甲角为所不知对角也。此其理系两次比例省为一次。如图乙丁为半径之比，乙丙为丁角正弦之比。法当先以半径为一率，丁角正弦为二率，乙丁为三率，求得四率中垂线乙丙。既得乙丙，甲乙为半径之比，乙丙又为甲角正弦之比。乃以甲乙为一率，乙丙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自为甲角正弦。然使合而算之，以先之一率半径与后之一率甲乙相乘为共一率，先之二率丁角正弦与后之二率乙丙相乘为共二率，先之三率乙丁与后之三率半径相乘为共三率，求得四率，自为先之四率乙丙与后之四率甲角正弦相乘数，仍当以乙丙除之，乃得甲角正弦。后既当除，不如先之勿乘。共二率内之乙丙与三率相乘者也，乘除相报，乙丙宜省。又共三率内之半径与二率相乘者也，共一率内之半径又主除之，乘除相报，半径又宜省。故径以甲乙为一率，丁角正弦为二率，乙丁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甲角正弦。

二曰对角求对边，以所知角正弦为一率，对边为二率，所知又一角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所不知对边。此其理具对边求对角，反观自明。

三曰两边夹一角求不知之二角，以所知角旁两边相加为一率，相减余为二率，所知角与半周相减，余为外角，半之，取其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半较角正切。对表得度，与半外角相加，为对所知角旁略大边之角。相减，余为对所知角旁略小边之角。此其理一在平三角形。三角相并，必共成半周。如图甲乙丙形，中垂线甲丁，分为两正角形。正角为长方之半，长方四角皆正九十度，正角形两锐角斜剖长方，此角过九十度之半几何，彼角不足九十度之半亦几何，一线径过，其势然也。故甲右边分角必与乙角合为九十度，甲左边分角必与丙角合为九十度。论正角形各加丁角，皆成半周，合为锐角形。除去丁角，三角合亦自为半周。故既知一角之外，其余二角虽不知各得几何度分，必知其共得此角减半周之余也。一在三角同式形比例。如图丙庚戊形，知丙庚、丙戊两边及丙角。展丙庚为丙甲，连丙戊为甲戊，两边相加。截丙戊于丙丁，为戊丁，两边相减余，作庚丁虚线，丙庚、丙丁同长，庚丁向圆内二角必同度，是皆为丙角之半外角，与甲辛、辛庚之度等。而庚向圆外之角，即本形庚角大于戊角之半，是为半外角。以庚丁为半径之比，则甲庚即为丁半外角正切之比。半径与正切恒为正角，甲庚与庚丁圆内作两通弦，亦无不成正角故也。又作丁己线，与甲庚平行，庚丁仍为半径之比，丁己又为庚向圆外半较角正切之比。而戊甲庚大形与戊丁己小形，戊甲、戊丁既在一线，甲庚、丁己又系平行，自然同式。故甲戊两边相加为一率，戊丁两边相减余为二率，甲庚半外角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自当丁己半较角正切也。

四曰两角夹一边求不知之一角。以所知两角相并，与半周相减，余即得。此其理具两边夹一角。

五曰三边求角，以大边为底，中、小二边相并相减，两数相乘，大边除之，得数与大边相加折半为分底大边，相减余折半为分底小边。乃以中边为一率，分底大边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对小边角余弦。或以小边为一率，分底小边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对中边角余弦。此其理在勾股弦幂相求及两方幂相较。如图甲丙中边甲乙小边皆为弦，乙丙大边由丁分之，丁丙、丁乙皆为勾，中垂线甲丁为股。勾股幂相并恒为弦幂，今甲丁股既两形所同，则甲丙大弦幂，多于甲乙小弦幂，即同丙丁大勾幂多于乙丁小勾幂。又两方幂相较，恒如两方根和较相乘之数。如图戊寅壬庚为大方幂，减去己卯辛庚小方幂，余戊己卯辛壬寅曲矩形。移卯癸壬辛为癸寅丑子，成一直方形，其长戊丑，自为大方根戊寅、小方根卯辛之和。其阔戊己，自为大方根戊庚，小方根己庚之较。故甲乙丙形，甲丙、甲乙相加为和，相减为较。两数相乘，即如丙丁、丁乙和较相乘之数。丙乙除之，自得其较。丙午相加相减各折半，自得丙丁及乙丁，既得丙丁、乙丁，各以丙甲、乙甲为半径之比，丙丁、乙丁自为余弦之比矣。

此五术者，有四不待算，一不可算。对边求对角，令所知两边相等，则所求角与所知角必相等。对角求对边，令所知两角相等，则所求边与所知边必相等。两边夹一角，令所知两边相等，则所求二角必正得所知外角之半。三边求角，令二边相等，即分不等者之半为底边，三边相等，即平分半周三角皆六十度，皆不待算也。若对边求对角，所知一边数少，对所知一角锐，又所知一边数多，求所对之角，不能知其为锐、为钝，是不可算也。诸题求边角未尽者，互按得之。

弧三角形者，三圆周相遇而成，其边亦以度计。九十度为足，少于九十度为小，过九十度为大。

其角锐、钝、正与平三角等。算术有七：

一曰对边求对角，以所知边正弦为一率，对角正弦为二率，所知又一边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所求对角正弦。此其理亦系两次比例省为一次。如图甲乙丙形，知甲乙、丙乙二边及丙角，求甲角。作乙辛垂弧，半径与丙角正弦之比，同于乙丙正弦与乙辛正弦之比。法当以半径为一率，丙角正弦为二率，乙丙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乙辛正弦。既得乙辛正弦，甲乙正弦与乙辛正弦之比，同于半径与甲角正弦之比。乃以甲乙正弦为一率，乙辛正弦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甲角正弦，然乘除相报，可省省之。

二曰对角求对边，以所知角正弦为一率，对边正弦为二率，所知又一角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所求对边正弦。此其理反观自明。

三曰两边夹一角，或锐或钝，求不知之一边。以半径为一率，所知角余弦为二率，任以所知一边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命为正切。对表得度，与所知又一边相减，余为分边。乃以前得度余弦为一率，先用边余弦为二率，分边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不知之边余弦。原角钝，分边大，此边小，分边小，此边大。原角锐，分边小，此边小；分边大，此边大。此其理系三次比例省为二次，如图甲丙丁形，知甲丙、甲丁二边及甲角，中作垂弧丙乙，半径与甲角余弦之比，同于甲丙正切与甲乙正切之比。先一算为易明。既分甲丁于乙，而得丁乙分边，甲乙余弦与半径之比，同于甲丙余弦与丙乙余弦之比。法当先以甲乙余弦为一率，半径为二率，甲丙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丙乙余弦。既得丙乙余弦，半径与乙丁余弦之比，同于丙乙余弦与丁丙余弦之比。乃以半径为一率，乙丁余弦为二率，丙乙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丁丙余弦。然而乘除相报，故从省。两边夹一角若正，则径以所知两边余弦相乘半径除之，即得不知边之余弦，理自明也。所知两边俱大俱小，此边小；所知两边一小一大，此边大。

四曰两角夹一边，求不知之一角。以角为边，以边为角，反求之，得度，反取之；求、取皆与半周相减。

五曰所知两边对所知两角，或锐、或钝，求不知之边角。以半径为一率，任以所知一角之余弦为二率，对所知又一角之边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命为正切，对表得度。复以所知又一角、一边如法求之，复得度。视原所知两角锐、钝相同，则两得度相加；不同，则两得度相减；皆加减为不知之边。乃按第一术对边求对角，即得不知之角。原又一角钝，对先用角之边大于后得度，此角钝；对先用角之边小于后得度，此角锐。原又一角锐，对先用角之边小于后得度，此角钝；对先用角之边大于后得度，此角锐。此其理系垂弧在形内与在形外之不同，及角分锐钝，边殊大小，前后左右俯仰向背之相应。如图甲乙丙形，甲乙二角俱锐，两锐相向，故垂弧丙丁，从中取正，而在形内。己丙庚形，己庚二角俱钝，两钝相向，故垂弧戊丙亦在形内。庚丙乙形，庚乙两角，一锐一钝相违，垂弧丙丁，从外补正，自在形外。在形内者判底边为二，两得分边之度，如乙丁、丁甲，合而成一底边如乙甲，故宜相加。在形外者，引底边之余，两得分边之度，如庚丁、乙丁，重而不掩，底边如庚乙，故宜相减。锐钝大小之相应，亦如右图审之。所知两边对所知两角有一正，则一得度即为不知之边，理亦自明。

六曰三边求角，以所求角旁两边正弦相乘为一率，半径自乘为二率，两边相减余为较弧，取其正矢与对边之正矢相减余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所求角正矢。此其理在两次比例省为一次，如图甲壬乙形，求甲角，其正矢为丑丁。法当以甲乙边正弦乙丙为一率，半径乙己为二率，两边较弧正矢乙癸与对边正矢乙卯相减余癸卯同辛子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壬辛。乃以甲壬边正弦戊辛为一率，壬辛为二率，半径己丁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丑丁。甲角正矢亦以乘除相报，故从省焉。

七曰三角或锐、或钝求边，以角为边，反求其角；既得角，复取为边；求、取皆与半周相减，此其理在次形，如图甲乙丙形，甲角之度为丁戊，与半周相减为戊己，其度必同于次形子辛午之子辛边，盖丑卯为乙之角度丑点之交，甲乙弧必为正角，丁戊为甲之角度戊点之交，甲乙弧亦必为正角。以一甲乙而交丑辛、戊辛二弧皆成正角，则二弧必皆九十度，弧三角之势如此也。戊辛既九十度，子己亦九十度，去相覆之戊子，己戊自同子辛，于是庚癸必同子午，卯未必同午辛，理皆如是

矣。而此形之余角既皆为彼形之边，彼形余角不得不为此形之边，故反取之而得焉。若三角有一正，除正角外，以一角之正弦为一率，又一角之余弦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对又一角之边余弦。此其理亦系次形，而以正角及一角为次形之角，以又一角加减象限为次形对角之边，取象稍异。

凡兹七术，惟边角相求，有锐钝、大小不能定者，然推步无其题，不备列。此七题中求边角有未尽者，互按得之。

椭圆形者，两端径长、两腰径短之圆面。然必其应规，乃可推算。作之之术，任以两点各为心，一点为界，各用一针钉之，围以丝线，末以铅笔代为界之。针引而旋转，即成椭圆形。如图甲己午三点，如法作之，为丑午巳未椭圆，寅丑、寅巳为大半径，寅午、寅未为小半径，寅甲为两心差，己甲为倍两心差。甲午数如寅巳，亦同寅丑，己午如之；二数相和，恒与丑巳同。令午针引至申，甲申、申己长短虽殊，共数不易。甲午同大半径之数如弦，两心差如勾，小半径如股，但知两数，即可以勾股术得不知之一数。若求面积，以平方面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为一率，平圆面率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二率，大小径相乘成长方面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椭圆面积。若求中率半径，大小半径相乘，平方开之即得。然自甲心出线，离丑右旋，如图至戌，甲丑、甲戌之间，有所割之面积，亦有所当之角度。

一曰以角求积，以半径为一率，所知角度正弦为二率，部两心差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倍两心差之端，垂线如己酉。又以半径为一率，所知角度余弦为二率，倍两心差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界度积线，引出之线如甲酉，倍两心差之端垂线为勾自乘。以引出之线，与甲戌、己戌和如巳丑大径者相加为股弦和，除之得较。和、较相加折半为己戌弦，与大径相减为甲戌线。又以半径为一率，所知角正弦为二率，甲戌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戌亥边。又以小径为一率，大径为二率，戌亥边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辰亥边。又以大半径寅辰同寅丑为一率，半径为二率，辰亥边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对表得度。又以半周天一百八十度化秒为一率，半圆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为二率，所得度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比例弧线。又以半径为一率，大半径为二率，比例孤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辰丑弧线，与大半径相乘折半，为寅辰丑分平圆面积。又以大半径为一率，小半径为二率，分平圆面积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寅戌丑分椭圆面积。乃以寅甲两心差与戌亥边相乘折半，与寅戌丑相减，为甲戌、甲丑之间所割面积。此其理具本图及平三角、弧三角，其法至密。

二曰以积求角，以两心差减大半径余得甲丑线自乘为一率，中率半径自乘为二率，甲戌、甲丑之间面积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中率面积，如甲氐亢。分椭圆面积为三百六十度，取一度之面积为法除之，即得甲戌、甲丑之间所夹角度，此其理为同式形比例。然甲亢与甲氐同长，甲戌则长于甲丑，以所差不多，借为同数。若引戌至心，甲丑甲心所差实多，仍须用前法求甲戌线，借甲戌甲心相近为同数求之。

三曰：借积求积，以所知面积，如图之辛甲丑，用一度之面积为法除之，得面积之度。设其度为角度，于倍两心差之端如庚己丑。以半径为一率，己角正弦为二率，倍两心差为三度，求得四率为甲子垂线。又以半径为一率，己角余弦为二率，倍两心差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己子分边。甲子为勾自乘，己子与大径相减余为股弦和，除之得股弦较。和、较相加折半得甲庚线。又以甲庚线为一率，甲子垂线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庚角正弦，得度与己角相加为庚甲丑角。乃用以角求积法，求得庚甲丑面积，与辛甲丑面积相减余如庚甲辛，又用以积求角法，求得度，与庚甲丑角相加，即得辛甲丑角。

四曰借角求角，以所知面积如前法取为积度，如丑甲丁。设其度为角度，于椭圆心如丁乙辛。以小半径为一率，大半径为二率，所设角度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丁乙癸角正切。对表得度，乃于倍两心差之端丙作丙丑线，即命丑丙甲角如癸乙丁之角度，乃将丙丑线引长至寅，使丑寅与甲丑等，则丙寅同大径。又作甲寅线，成甲寅丙三角形，用切线分外角法求得寅角，倍之为甲丙丑形之丑角，与丙角相加为丑甲丁角。此其理癸乙甲角度多于丑甲丁积度，为子乙癸角度。即以此度当前之补算辛甲庚者，盖所差无多也。

此四术内凡单言半径者，皆八线表一千万之数。

清史稿卷四七　志第二二

时宪三

康熙甲子元法上

日躔立法之原：

一，求南北真线以正面位。用方案极平，作圜数层，植表于圜心取日影。识表末影切圜上者，视左右两点同在一圜联为直线，即正东西；取东西线正中向圆心作垂线，即正南北，于京师以罗针较之，偏东四度余。乾隆十七年改为二度三十分。

一，测北极高度以定天体。于冬至前后，用仪器测勾陈大星出地之度，酉时此星在北极之上，候其渐转而高，至不复高而止。卯时此星在北极之下，候其渐转而低，至不复低而止。以最高最低之度折中取之，为北极高度。恒星无地半径差，勾陈距地又高，蒙气差亦微，其数确准。以此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

一，求地半径差以验地心实高、地面视高之不同。康熙五十四年五月甲子午正，在畅春园测得太阳高七十三度一十六分零二十三微，同时于广东广州府测得太阳高九十度零六分二十一秒四十八微。畅春园赤道距天顶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广州府赤道距天顶二十三度十分，偏西三度三十三分。时夏至后八日，日躔最高，用平三角形推得地半径与太阳距地心比例，如一与一千一百六十二。又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丙申午正，在畅春园测得太阳高五十三度零三分三十八秒一十微，同时于广东广州府测得太阳高六十九度五十四分零八秒三十六微。时春分后八日，日躔中距，推得地半径与太阳距地心比例，如一与一千一百四十二。乃以太阳最高与本天半径比例数一〇一七九二〇八与地半径比例数一一六二之比，为太阳最卑与本天半径比例数九八二〇七九二与地半径比例之比，得一千一百二十一。既得三限距地心之远，用平三角形逐度皆推得地半径差。

一，求黄赤距纬以正黄道。康熙五十三年，于畅春园累测夏至午正太阳高度，得视高七十三度二十九分十余秒。加地半径差五十秒，得实高七十三度三十分。减去本地赤道高五十度零三十秒，余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为黄赤大距。用弧三角形逐度皆推得距纬。

一，求清蒙气差以验地中游气映小为大、升卑为高之数。明万历间，西人第谷于其国北极出地五十五度有奇，测得地平上最大差三十四分。自地平以上，其差渐少，至四十五度，其差五秒，更高无差。其测算之法，如太阳视高十度三十四分四十二秒，距正午八十三度，于时日躔降娄宫三度三十六分，距赤道北一度二十六分。北极距天顶五十度零三十秒，用距正午、距赤道北、北极距天顶三度，作弧三角形，求得太阳实高十度二十七分五十三秒。与视高相减，又加地半径差二分五十七秒，得九分四十六秒，为地平上十度三十五分之蒙气差，本法仍之。

一，测岁实以定平行。康熙五十四年二月癸未午正，于畅春园测得太阳高五十度零三十二秒三十五微，加地半径差一分五十六秒零五微，得实高五十度零二分二十八秒四十微。此所加地半径差，仍《新法算书》旧数加之，其实地半径与太阳距地心比例，高、卑、中距三限，次年始定，覆推无异，故不改也。至求地半径差，取春分及夏至后八日，亦仍旧算。其实最高之限，累日测得，不在预定。夏至中距之限既未定，岁实亦转由最卑而得其准。最高最卑之比例，则在交食也。其广州府偏西度，盖先测月食时刻得之。与赤道高五十度零三十秒相减，余一分五十八秒四十微，为太阳在赤道北之纬度。知春分时在午正前，以此纬度及黄赤大距作觚三角形，推得黄道度四分五十七秒四十三微，为太阳过春分经度。次日午正，复测得纬度，推得太阳过春分一度零四分零六秒零三微，两过春分度相减，余为一日之行五十九分零八秒二十微，比例得本日春分在巳初三刻十四分十秒四十八微。又康熙五十五年二月戊子午正，于畅春园测得太阳高四十九度五十四分四十九秒五十一微，依法求之，得本日春分在申初三刻二分五十五秒四十八微。总计两春分相距三百六十五日五时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为岁实，为法，除天周，得每日平行。

一，求两心差及最高所在以考盈缩。康熙五十六年二至后，畅春园逐日测午正太阳高度，求其

经度，各用本日次日比测之实行。推得五月甲戌辰正一刻零四十秒四十五微交未宫七度，乙亥巳初一刻十四分五十七秒二十七微交未宫八度，十一月丁丑子正一刻一十二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交丑宫七度，本日夜子初三刻十二分二十七秒四十七微交丑宫八度。用此两数以立法，如图甲为地心，即宗动天心，乙丙丁戊为黄道，与宗动天同心，乙为夏至，丙为秋分，丁为冬至，戊为春分。又设己点为心，作庚辛壬癸圈，为不同心天，庚为最高，当黄道子，壬为最卑，当黄道丑，寅卯为中距，过己甲两心作庚丑线，则平分本天与黄道各为两半周。夏至乙至冬至丁，引出乙丁线，割不同心天之左畔大于半周岁。秋分丙至春分戊，引出丙戊线，割不同心天之下半小于半周岁。今测未宫七度至丑宫七度，历一百八十二日一十六时一十二分一十六秒五十六微，大于半周岁一时一十七分五十四秒二十六微，未宫八度至丑宫八度，历一百八十二日一十四时二十七分三十秒二十微，小于半周岁二十六分五十二秒一十微，即知未宫七度在最高前如辰，八度在最高后如巳，丑宫七度在最卑前如午，八度在最卑后如未。以大小两数相并，与辰巳或午未一度之比，同于大于半周岁之数与辰子或午丑之比，得四十四分三十六秒四十八微，与乙辰或丁午之七度相加，为高卑过二至之度。以最高卑每岁有行分，今合高卑以立算，定为本年中距过秋分之度，又用比例法推得秋分后丙午日巳正一刻十三分四十九秒过中距，若在黄道，应从最高子行九十度至寅，为辰宫七度四十四分三十六秒四十八微。以实测求之，在申不及二度零三分零九秒四十微，检其正切，得三五八四一六为设本天半径一千万之己甲两心差。又本年畅春园测得春分为二月癸巳亥初二刻六分四十七秒，立夏为三月己卯亥正二刻一分三十六秒，秋分为八月庚子申初二刻四分三秒，各计其相距之日，推得平行度以立算。如图甲为地心，乙丙丁戊为黄道，戊为春分，巳为夏至，丙为秋分，庚为冬至，辛为立夏。子丑寅卯为不同心天，壬为天心，春分时太阳在子，立夏在癸，秋分在寅。丑为最高，卯为最卑，求壬甲两心差，并求辛甲乙角，为最高距立夏。取甲辰子平三角形及壬己甲勾股形，求得壬甲为三五八九七七比前数多一千万分之五百六十一。又求得甲角五十三度三十八分二十五秒五十五微，为最高距立夏，内减夏至距立夏四十五度，得最高过夏至后八度三十八分二十五秒五十五微，皆与前数不合。于是定用于两心差分设本轮、均轮之法。

一，求最高行及本轮、均轮半径以定盈缩。康熙十七年，测得最高在夏至后七度零四分零四秒。五十六年，测得最高在夏至后七度四十三分四十九秒，约得每年东行一分一秒十微。又定本天半径为一千万，用两心差四分之三为本轮半径，其一为均轮半径。如图甲为地心，即本天心，乙丙丁戊为本天，注左右上下为本轮，最小圈为均轮，寅为太阳最高，辰为最卑。本轮心循本天周起冬至右旋为平行。均轮心循本轮周起最卑左旋为引数。二轮之行相较，既最卑行。太阳循均轮周右旋，均轮在最高最卑，则最近于本轮心，如寅、辰；均轮在中距，则最远于本轮心，如卯、己。其行倍于均轮积点者，旧设不同心天，数与均轮不合。

一，立矇影刻分限以定晨昏，测得在太阳未出之先、已入之后，距地平一十八度内。

月离立法之原：

一，求平行度。依西人依巴谷法，定为一十二万六千零七日四刻为两月食各率齐同之距，会望转终，皆复其始。计其中积，凡为会望者四千二百六十七，为转终者四千五百七十三。置中积日刻为实，会望数除之，得会望策。乃以天周为实，会望策除之，为每日太阴平行距太阳之度。加太阳每日平行，为每日太阴平行白道经度。又置中积日刻为实，转终数除之，得转终分。置天周为实，转终分除之，为每日太阴自行度。每日白道经度与自行度相减。为每日最高行。

一，推本轮半径及最高以考迟疾。西人第谷测三月食，如第一食日躔鹑首宫七度三十五分四十七秒五十三微，月离星纪宫度分秒同，月行迟末限之初。第二食日躔寿星宫初度，月离降娄宫度同，月行迟初限将半。第三食日躔星纪宫二度五十四分零二秒四十九微，月离鹑首宫度分秒同，月行疾末限之初。第一食距第二食一千一百八十日二十二时一十四分零四秒，实行相距八十二度二十四分一十二秒零七微，平行相距八十度二十一分一十秒。自行相距三百零八度四十七分零七秒二十七微。第二食距第三食一千九百一十八日二十三时零五分五十七秒，实行相距九十二度五十四分零二秒四十九微，平行相距八十五度零二十五秒，自行相距二百三十一度一十二分五十二秒三十三微。用平

三角形推得本轮半径为本天半径十万分之八千七百，又推得最高行度，计至崇祯元年首朔月过最高三十七度三十四分三十四秒，然泛以三月食推之，本轮半径之数不合，故设均轮。

一，立四轮之行以定迟疾。西人第谷徵诸实测，将本轮半径三分之，存其二为本轮半径，其一为均轮半径。本法仍之。定本轮心起本天冬至右旋为平行度，增一负均轮之圈。其半径为新本轮半径，加一次轮半径之数。其心同本轮之心。本轮负而行，不自行，移均轮心从最高左旋，行于此圈之周，为自行引数。第谷又将次轮设于地心，而增次均轮。本法易之，定次轮心行均轮周，从最近右旋为倍引数，其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二十一万七千。次均轮心行次轮周，起于朔望，从次轮最近地心点右旋，行太阴距太阳之倍度为倍离，其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一十一万七千五百。太阴行次均轮之周，从次均轮最下左旋，亦行倍离。如图甲为地心，即本天心，乙丙丁为本天之一弧，丙甲为半径，戊为半轮最高，癸为最卑，酉为负圈最高，丑为最卑，壬为均轮最远，辛为最近，寅为次轮最远，亥为最近，土为次均轮最上，木为最下，即均轮心在最高又当朔望之象。又图太阴在戊，是均轮既左旋，又当朔望之象。其得次轮、次均轮半径于上下弦，当自行三宫或九宫时累测之，得极大均数七度二十五分四十六秒。其切线一百三十万四千，内减本轮均轮并半径，余半之，即次轮半径。于两弦及朔望之间，当自行三宫或九宫时累测之，均数常与推算不合，差至四十一分零二秒，依法求其半径，得次均轮半径。

一，以两月食定交周。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庚申望子正后十八时四十四分十五秒。月食十五分四十七秒，在黄道南，日缠星纪宫十度三十九分，在最卑后三度四十九分，月自行为三宫二十七度四十六分。康熙十三度十二月丙午望子正后三时二十三分二十六秒，月食十五分五十秒，在黄道南，日缠星纪宫二十一度五十二分，在最卑后十四度二十一分，月自行为三宫二十五度二十四分。相距中积二百二十三月。用西人依巴谷朔策定数五千四百五十八为一率，交终定数五千九百二十三为二率，二百二十三月为三率，得四率二百四十一又五千四百五十八分之五千四百五十一，为两次月食相距之交终数。又以两次月食相距中积六千五百八十五日零八时三十九分十秒与每日太阴平行经度相乘，以交终数除之，得一百二十九万零八百一十二秒小余八七九五九八，为每一交行度。与周天秒数相减，余五千一百八十七秒小余一二〇四〇二，为每一交退行度。又以交终数除两次月食相距中积日分，得二十七日二一二二三三，为交周日分。乃以交周日分除每一交退行度，得三分十秒三十七微为两交每日退行度。与太阴每日平行相加，得十三度十三分四十五秒三十八微，为太阴每日距交行。因两次月自行差二度半，食分差三秒，故比依巴谷所定距交行差一微。仍用依巴谷所定数。

一，求黄白大距度及交均以定交行。于月离黄道鹑首宫初度，又在黄道北距交适足九十度时，俟至子午线上测之，得地平高度，减去赤道高及黄赤距纬度。一在朔望时，得大距四度五十八分三十秒；一在上下弦时，得大距五度一十七分三十秒，以之立法。如图甲为黄极，乙丙丁戊为黄道，用两距度相加折半，为黄白大距之中数，为半径如巳甲，作本轮如巳庚辛壬。又取两距度相减折半为半径如巳癸，作均轮如癸子丑寅。其心循本轮左旋，每日行三分十秒有余。白道极循均轮，起最近，左旋，行倍离之度。行至癸，则大距为乙卯；行至丑，则大距为乙辰。行子丑寅之半交行疾，行寅癸子之半交行迟。

一，求地半径差如太阳。畅春园测得太阴高六十二度四十分五十一秒四十三微，同时于广东广州府测得太阴高七十九度四十七分二十六秒一十二微，于时月自行三宫初度，月距日一百八十度，以之立法，用平三角形推得地半径与太阴在中距时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五十六又百分之七十二。依此法于月自行初宫初度月距日九十度时测之，求得地半径与太阴在最高时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六十一又百分之九十八。又于月自行六宫初度月距日九十度时测之，求得地半径与太阴在最卑时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五十三又百分之七十一。复用平三角形逐度皆推得地半径差。

一、考隐见迟疾以辨朓朒。一验在春分前后各三宫，黄道斜升而正降，日入时月在地平上高，朔后疾见，在秋分前后各三宫，黄道正升而斜降，日入时月在地平上低，朔后迟见，晦前隐迟，隐早反是。一验距黄道北，见早隐迟，距黄道南反是。一验视行迟，隐见俱迟；视行早，隐见俱早。

交食立法之原：

一，求日月视径以定食分浅深。用正表、倒表，各取日中之影，求其高度。两高度之较以为太阳视径。数年精测，得太阳最高之径为二十九分五十九秒，最卑之径为三十一分零五秒。用墙为表，以其西界当正午线，人在表北，依不动之处，候太阴之西周切于正午线，看时辰表时刻；俟太阴体过完，其东周才离正午线，复看时辰表时刻；与前相减，变度以为太阴视径。数年精测，得太阴最高之径为三十一分四十七秒，最卑之径为三十三分四十二秒。

一，求地影半径以定光分。地半径与太阳太阴距地心既得比例，日月视径又得真数，太阳、太阴自高至卑视径地半径与太阳、太阴实径比例。日食，人在地面见与不见。月食，太阳照地背成黑影，太阳大而地小，故成锥形。太阳有高卑，故地影有长短广狭；太阴有高卑，故入影有浅深；皆可预推而以立法。地影半径常大于实测，康熙五十六年八月戊戌月食，其实引为二宫三度四十一分零三秒，距地心五十七地半径零百分之四十一。测得纬度在黄道北三十六分十八秒，月半径为十六分十秒，食分为二十三分三十秒，乃以黄纬求得白道纬为食甚，距纬与食分相加，内减月半径，余四十三分四十六秒，为地影半径。若依推算，太阳在最高，太阴在中距，地影半径应得四十八分三十四秒，以实测之数率之，应得四十四分四十三秒，所差三分五十一秒。因验得太阳光芒溢于原体之外，能侵削地影。以实测比算，定太阳之光分为地半径之六倍又百分之三十七。如图甲为地心，戊己为地径，乙丁为太阳所照影，末当至于庚。辛壬为溢出光分侵削影，末渐次狭小，至于丑而已尽。

五星行立法之原：

一，求土星平行度。古测定二万一千五百五十一日又十分日之三，距恒星之度分等，距太阳之远近又等。土星行次轮会日、冲日各五十七次。置中积日分为实，星行次轮周数五十七为法，除之得周率。乃以每周三百六十度为实，周率除之，为每日距太阳之行。与太阳每日平行相减，得土星每日平行。本法仍之。

一，用三次冲日求土星本轮、均轮半径及最高以定盈缩。明万历间，西人第谷测土星三次冲日。如第一次日躔娵訾宫一度零三分二十七秒，土星在鹑尾宫度分秒同；第二次日躔娵訾宫二十一度四十七分三十九秒土星在鹑尾宫度分秒同；第三次日躔降娄宫一十六度五十一分二十八秒，土星在寿星宫度分秒同。第一次距第二次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三日五时三十六分，其实行相距二十度四十四分十二秒，平行相距十九度五十九分五十四秒，第二次距第三次七百五十五日时事十时三十一分，实行相距二十五度零三分四十九秒，平行相距二十五度十九分十六秒。用不同心圈取平三角形，推得两心差，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一百一十六万二千，析为本轮半径八十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七，均轮半径二十九万六千四百一十三。又推得万历十八年最高在析木宫二十六度二十分二十七秒，每年最高行一分二十秒一十二微。本法仍之。

一，求土星次轮半径以定顺逆。西人第谷测得次轮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一百零四万二千六百。本法仍之。定本轮心从本天冬至右旋为平行度，均轮心从本轮最高左旋为自行引数，次轮心从均轮最近右旋为倍引数，星从次轮最远右旋，行本轮心距太阳之度。本轮、均轮之面与本天平行，次轮之面与黄道平行。如图甲为地心，即本天心，乙丙丁为本天之一弧，丙甲为半径，戊为本轮最高，己为最卑，庚为均轮最远，辛为最近，壬为次轮最远，癸为最近。

一，求木星平行度。古测定二万五千九百二十七日又千分日之六百一十七，木星行次轮会日冲日皆六十五次。置中积日分为实，星行次轮周数六十五为法，除之得周率。以每周三百六十度为实，周率除之，得每日木星距太阳之行。与每日太阳平行相减，为每日木星平行度。本法仍之。

一，用三次冲日求木星本轮、均轮半径及最高以定盈缩。明万历间西人第谷测木星三次冲日，如第一次日躔鹑尾宫七度三十一分四十九秒，木星在娵訾宫度分秒同；第二次日躔大火宫二十度五十六分，木星在大梁宫度分同；第三次日躔析木宫二十五度五十二分二十七秒，木星在实沈宫度分秒同。第一次距第二次八百零四日一十五时三十五分，实行相距七十三度二十四分十一秒，平行相距六十六度五十三分二十秒；第二次距第三次三百九十九日一十四时四十四分，实行相距三十四度五十六分二十七秒，平行相距三十三度十三发零八秒。用不同心圈取平三角形，推得两心差，为本

天半径千万分之九十五万三千三百，析为本轮半径七十万五千三百二十，均轮半径二十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又推得万历二十八年最高在寿星宫八度四十分，每年最高行五十七秒五十二微。本法仍之。

一，求木星次轮半径以定顺逆。西人第谷测得木星次轮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本法仍之。定诸轮左右旋起数及轮面如土星。

一，求火星平行度。古测定二万八千八百五十七日又千分日之八百八十三，火星行次轮会日、冲日各三十七次。置中积日分为实，星行次轮周数三十七为法，除之得周率。以每周三百六十度为实，周率除之，得每日火星距太阳之行，与每日太阳平行相减，为每日火星平行度。本法仍之。

一，用三次冲日求火星本轮、均轮半径及最高以定盈缩。明万历间西人第谷测火星三次冲日，如第一次日躔元枵宫一十八度五十八分三十八秒，火星在鹑火宫度分秒同；第二次日躔娵訾宫二十三度二十二分，火星在鹑尾宫度分同；第三次日躔大梁宫一度，火星在大火宫度同。第一次距第二次七百六十四日一十二时三十二分，实行相距三十四度二十三分二十二秒，平行相距四十度三十九分二十五秒；第二次距第三次七百六十八日一十八时，实行相距三十七度三十八分，平行相距四十二度五十二分三十五秒。用不同心圈取平三角形，推得两心差，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一百八十五万五千，析为本轮半径一百四十八万四千，均轮半径三十七万一千。又推得万历二十八年最高在鹑火宫二十八度五十九分二十四秒，每年最高行一分零七秒。本法仍之。

一，求火星次轮半径以定顺逆。西人第谷累年密测，于太阳、火星同在最卑时，测得次轮最小之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六百三十万二千七百五十；又于太阳在最卑火星在最高时，测得次轮半径六百五十六万一千二百五十；与最小半径相较，为本天高卑之大差。又于火星在最卑、太阳在最高时，测得次轮半径六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五十，与最小半径相较，为太阳高卑之大差。乃用比例求得火星逐时次轮半径。本法仍之。定诸轮左、右旋起数及轮面如土、木星。

一，求金星平行度。古测定二千九百一十九日又千分日之六百六十七。金星行次轮会日退合日各五次。置中积日分为实，星行次轮周数五为法，除之得周率。以每周三百六十度为实，周率除之，得每日金星在次轮周平行，一名伏见行。其本轮心平行，即太阳平行。本法仍之。

一，求金星最高及本轮均轮半径以定盈缩。明万历十三年，西人第谷于晨夕时，逐日累测金星，得距太阳极远度，晨夕相等，定两平行距高卑、左右度亦等。以两平行宫度相加折半，即最高或最卑线所当宫度。又择晨夕时距太阳极远度相较，定小度为近最高，大度为近最卑。测得最高在实沈宫二十九度一十六分三十九秒，每年最高行一分二十二秒五十七微。又用两测择平行度，一当最高，一当最卑。距太阳极远者，用平三角形及转比例，推得两心差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三十二万零八百一十四，析为本轮半径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均轮半径八万八千八百五十二。本法仍之。如图己为地心，辛己为地心，辛己为两心差，戊为最高，庚为最卑，午未为金星平行，即太阳平行，甲丙为金星实行。又图戊庚为平行，亥角为实行。

一，求金星次轮半径以定顺逆。西人第谷测得金星次轮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七百二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本法仍之。定本轮心行即太阳平行，均轮心从本轮最高左旋，为自行引数；次轮心从均轮最近右旋，为倍引数。星从次轮平远右旋行伏见度。取金星次轮径线不与地心参直，与本轮高卑线平行，径线远地心之端为平远，近地心之端为平近，与太阴次轮均轮径线平行者同。本轮、均轮面与黄道平行，次轮面有交角。如图甲为地心，乙为本天半周，丙为本轮，丁为均轮，戊为次轮，己为平远，庚为平近。

一，求水星平行度。古测定一万六千八百零二日又十分日之四，水星行次轮会日退合日一百四十五次。置中积日分为实，星行次轮周数一百四十五为法，除之得周率。以每周三百六十度为实，周率除之，得每日水星伏见行。其本轮心平行如金星。本法仍之。

一，求水星最高及本轮、均轮半径以定盈缩。明万历十三年，西人第谷如测金星法，测得水星最高在析木宫初度一十分一十七秒，每年最高行一分四十五秒一十四微。定两心差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六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五，析为本轮半径五十六万七千五百二十三，均轮半径一十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二。本法仍之。

一，求水星次轮半径以定顺逆。西人第谷测得水星次轮半径为本天半径千万分之三百八十五万。本法仍之。定本轮心平行即太阳平行，均轮心从本轮最高左旋，为自行引数；次轮心从均轮最远右旋，为三倍引数。星从次轮平远右旋行伏见度。诸轮之面，与金星同。

一，求五星与黄道交角及交行所在以定距纬。《新法算书》载崇祯元年天正冬至，次日子正，土星正交在鹑首宫二十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中交在星纪宫二十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每年交行四十一秒五十三微，本天与黄道交角二度三十一分。木星正交在鹑首宫七度零九分零八秒，中交在星纪宫七度零九分零八秒，每年交行一十三秒三十六微，本天与黄道交角一度一十九分四十秒。火星正交在大梁宫一十七度零二分二十九秒，中交在大火宫一十七度零二分二十九秒，每年交行五十二秒五十七微，本天与黄道交角一度五十分。金星正交恒距最高前十六度，在实沈宫一十四度一十六分零六秒，中交在析木宫一十四度一十六分零六秒，每年交行一分二十二秒五十七微，次轮面交黄道之角三度二十九分。水星正交恒与最卑同在实沈宫一度二十五分四十二秒，中交在析木宫一度二十五分四十二秒，每年交行一分四十五秒一十四微。次轮心在正交当黄道北之角五度零五分十秒，当黄道南之角六度三十一分零二秒；次轮心在中交当黄道北之角六度一十六分五十秒，当黄道南之角四度五十五分三十二秒；次轮心在两交之中交角皆五度四十分。凡五星交行皆顺行。本法仍之。

一，求伏见限。西人多录某测得金星当地平，太阳在地平下五度；木星水星当地平，太阳在地平下十度；土星当地平，太阳在地平下十一度；火星当地平，太阳在地平下十一度三十分；为星见之限。本法仍之。

一，求平行所在。《新法算书》载崇祯元年天正冬至，次日子正，土星平行距冬至八宫二十八度零八分二十七秒，木星十一宫一十八度五十一分五十一秒，火星五宫零四度四十五分三十秒，金、水同太阳。本法仍之。

一，求地半径差。测得地半径与土星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一万零九百五十三。与木星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五千九百一十八。与火星在最高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三千一百二十三；在中距之比例，为一与一千七百四十四；在最卑之比例，为一与四百一十。与金星在最高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一千九百八十三；在最卑之比例，为一与三百零一；中距与太阳同。与水星在最高距地心之比例，为一与一千六百三十三；在最卑之比例，为一与六百五十一；中距与太阳同。土、木二星极远、高、卑细数不计。用平三角形各推得地半径差。

恒星立法之原：

一，求各星见行所在。康熙十三年，测定恒星经纬度，以十一年壬子列表。

一，求东行度。明万历间，西人第谷殚精推测，定恒星循黄道每年东行五十一秒。本法仍之。

清史稿卷四八　志第二三

康熙甲子元法中

日躔用数。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天正冬至为法元。癸亥年十一月冬至。

周天三百六十度。平分之为半周，四分之为象限，十二分之为宫，每度六十分，秒微纤以下皆以六十递析。周天入算，化作一百二十九万六千秒。

周日一万分。时则二十四，刻则九十六，刻下分则一千四百四十，秒则八万六千四百。

周岁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

纪法六十。

宿法二十八。

太阳每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小余三三〇五一六九。

最卑岁行六十一秒，小余一六六六六。

最卑日行十分秒之一又六七四六九。

本天半径一千万。

本轮半径二十六万八千八百一十二。

宿度见《天文志》。

岁差五十一秒。

各省及蒙古北极高度、东西偏度、见《天文志》。

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

最卑应，七度十分十一秒十微。

气应，七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

宿应，五日六五六三七四九二六。

日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时名，从十二支各分初、正。起子正，尽夜子初。

推日躔法

求天正冬至，置周岁，以距元年数减一得积年乘之，得中积分，加气应得通积分，上考往古，则减气应得通积分。其日满纪法去之，余为天正冬至日分。上考往古，则以所余转与纪法相减，余为天正冬至日分。自初日起甲子，其小余以刻下分通之，如法收为时刻。周日一万分为一率，小余为二率，刻下分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时分，满六十分收为一时，十五分收为一刻。初时起子正，中积分加宿应，满宿法去之，为天正冬至值宿日分，初日起角宿。

求平行，以周日为一率，太阳每日平行为二率，天正冬至小余与周日相减余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年根秒数。又置太阳每日平行，以本日距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为秒。与年根相并，以宫度分收之，得平行。

求实行，置最卑岁行，以积年乘之。又置最卑日行，以距冬至次日数乘之，两数相并，加最卑应，上考则减最卑应。以减平行为引数。用平三角形，以本轮半径三分之二为对正角之边，以引数为一角，求得对角之边倍之。又求得对又一角之边，与本天半径相加减。引数三宫至八宫则相加，九宫至二宫则相减。复用平三角形，以加倍之数为小边，加减本天半径之数为大边，正角在两边之中，求得对小边之角为均数。置平行以均数加减之，引数初宫至五宫为加，六宫至十一宫为减。得实行。求宿度，以积年乘岁差，得数加甲子法元黄道宿度，为本年宿钤，以减实行，余为日躔宿度。若实行不及减宿钤，退一宿减之。

求纪日值宿，置距冬至次日数，加冬至，日满纪法去之。初日起甲子，加冬至值宿，日满宿法去之，初日起角宿，得纪日值宿。

求节气时刻，日躔初宫丑，星纪。初度为冬至，十五度为小寒。一宫子，元枵。初度为大寒，十五度为立春。二宫亥，娵訾。初度为雨水，十五度为惊蛰。三宫戌，降娄。初度为春分，十五度为清明。四宫酉，大梁。初度为谷雨，十五度为立夏。五宫申，实沈。初度为小满，十五度为芒种。六宫未，鹑首。初度为夏至，十五度为小暑。七宫午，鹑火。初度为大暑，十五度为立秋。八宫巳，鹑尾。初度为处暑，十五度为白露。九宫辰，寿星。初度为秋分，十五度为寒露。十宫卯，大火。初度为霜降，十五度为立冬。十一宫寅，析木。初度为小雪，十五度为大雪。皆以子正日躔未交节气宫度者，为交节气本日；已过节气宫度者，为交节气次日。乃以本日实行与次日实行相减为一率，每日刻下分为二率，本日子正实行与节气宫度相减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子正后之分数，乃以时刻收之，即得节气初正时刻。如实行适与节气宫度相符而无余分，即为子正初刻。求各省节气时刻，皆以京师为主，视偏度加减之。每偏一度，加减时之四分。偏东则加，偏西则减。推节气用时法，以交节气本日均数变时为均数时差，反其加减。又以半径为一率，黄赤大距余弦为二率，本节气黄道度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赤道正切。检表得度，与黄道相减，余变时为升度时差。二分后为加，二至后为减。皆加减节气时刻，为节气用时。求距纬度，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赤大距度之正弦为二率，实行距春秋分前后度之正弦为三率，实行初宫初度至二宫末度，与三宫相减，余为春分前；三宫初度至五宫末度，则减去三宫，为春分后。六宫初度至八宫末度，与九宫相减，余为秋分前；

九宫初度至十一宫末度，则减去九宫，为秋分后。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距纬度。实行三宫至八宫，其纬在赤道北；九宫至二宫，其纬在赤道南。

求日出入昼夜时刻，以本天半径为一率，北极高度之正切为二率，本日距纬度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日出入在卯酉前后赤道度。变时，一度变时之四分，凡言变时皆仿此。为距卯酉分，以加减卯酉时，即得日出入时刻。春分前、秋分后，以加卯正为日出，减酉正为日入。春分后、秋分前，以减卯正为日出，加酉正为日入。又倍距卯酉分，以加减半昼分，得昼夜时刻。春分后以加得昼刻，以减得夜刻。秋分后反是。

月离用数

太阴每日平行四万七千四百三十五秒，小余〇二一一七七。

太阴每时四刻。平行一千九百七十六秒，小余四五九二一五七。

月孛即最高，每日行四百〇一秒，小余〇七七四七七。

正交每日平行一百九十秒，小余六四。

本轮半径五十八万。

均轮半径二十九万。

次轮半径二十一万七千。

次均轮半径一十一万七千五百。

朔、望黄白大距四度五十八分三十秒。

两弦黄白大距五度一十七分三十秒。

黄白大距中数五度〇八分。

黄白大距半较九分三十秒。

太阴平行应一宫〇八度四十分五十七秒十六微。

月孛应三宫〇四度四十九分五十四秒〇九微。

正交应六宫二十七度十三分三十七秒四十八微。

推月离法求天正冬至，同日躔。

求太阴平行，置中积分，加气应详日。小余，不用日，下同。减天正冬至小余，得积日。上考则减气应小余，加天正冬至小余。与太阴每日平行相乘，满周天秒数去之，余数收为宫度分。以加太阴平行应，得太阴年根。上考则减。又置太阴每日平行，以距天正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为秒，以宫度分收之，与年根相并，满十二宫去之。为太阴平行。

求月孛行，以积日见前条，下同。与月孛每日行相乘，满周天秒数去之，余数收为宫度分。以加月孛应，得月孛年根。上考则减。又置月孛每日行以距天正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为秒，以宫度分收之，与年根相并，满十二宫去之。为月孛行。

求正交平行，以积日与正交每日平行相乘，满周天秒数去之，余数收为宫度分，以减正交应，正交应不足减者，加十二宫减之。得正交年根。上考则加。又置正交每日平行，以距天正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为秒，以宫度分收之，以减年根，年根不足减者，加十二宫减之。为正交平行。

求用时太阴平行，以本日太阳均数变时，详日躔。得均数时差。均数加者，时差为减；均数减者，时差为加。又以本日太阳黄、赤经度详日躔。相减余数变时，得升度时差。二分后为加，二至后为减。乃以两时差相加减，为时差总。两时差加减同号者，则相加为总，加者仍为加，减者仍为减。加减异号者，则相减为总，加数大者为加，减数大者为减。化秒，与太阴每时平行相乘为实，以一度化秒为法除之，得数为秒，以度分收之，得时差行。以加减太阴平行，时差总为加者则减，减者则加。为用时太阴平行。

求初实行，置用时太阴平行，减去月孛行，得引数。用平三角形，以本轮半径之半为封正角之边，以引数为一角，求得对角之边三因之。又求得对又一角之边，与本天半径相加减。引数九宫至二宫相加，三宫至八宫相减。复用平三角形，以三因数为小边，加减本天半径数为大边，正角在两边之中，求得对小边之角为初均数，并求得对正角之边。即次轮最近点距地心之线。乃置用时太阴

平行，以初均数加减之，引数初宫至五宫为减，六宫以后为加。为初实行。

求白道实行，置初实行，减本日太阳实行得次即距日度。用平三角形，以次轮最近点距地心线为一边，倍次引之通弦本天半径为一率，次引之正弦为二率，次轮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倍之即通弦。为一边；以初均数与引数减半周之度引数不及半周，则与半周相减，如过半周，则减去半周。相加，又以次引距象限度次引不及象限，则与旬限相减；如过象限及过三象限，则减去象限及三象限，用其余；如过二象限，则减去二象限，余数仍与象限相减，次引距象限度。加减之，初均数减者，次引过象限或过三象限则相加，不过象限或过二象限则相减。初均数加者反是。为所夹之角，若相加过半周，则与全周相减，用其余为所夹之角。若相加适足半周或相减无余，则无二均数。若次引为初度，或适足半周，亦无二均数。求得对通弦之角为二均数，如无初均数，以次轮心距地心为一边，次轮半径为一边；次引倍数为所夹之角，次引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在最高为所夹之内角，在最卑为所夹之外角，求得对次轮半径之角为二均数。随定其加减号。以初均数与均轮心距最卑之度相加，为加减泛限。泛限适足九十度，则二均加减与初均同。如泛限不足九十度，则与九十度相减，余数倍之，为加减定限。初均减者，以次引倍度，初均加者，以次引倍度减全周之余数，皆与定限较。如泛限过九十度者，减去九十度，余数倍之，为加减定限。初均加者，以次引倍度；初均减者，以次引倍度减全周之余数，皆与定限较。并以大于定则二均之加减与初均同；小于定限者反是。并求得对角之边，为次均轮心距地心线。又以此线及次引，用平三角形以次均轮心距地为一边，次均轮半径为一边，次引倍度为所夹之角，次引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次均轮半径之角为三均数，随定其加减号。次引倍度不及半周为加，过半周为减。乃以二均数与三均数相加减，为二三均数。两均数同号则相加，异号则相减。以加减初实行，两均数同为加者仍为加，同为减者仍为减，一为加一为减者，加数大为加，减数大为减。为白道实行。

求黄道实行，用弧三角形，以黄折大距中数为一边，大距半较为一边，次引倍度为所夹之角，次引过半周与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角之边为黄折大距，并求得对半较之角为交均。以交均加减正交平行，次引倍度不及半周为减，过半周为加。得正交实行。又加减六宫为中交实行，置白道实行，减正交实行，得距交实行。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白大距之余弦为二率，距交实行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道之正切。检表得度分，与距交实行相减，余为升度差，以加减白道实行，距交实行不过象限，或过二象限为减，过象限及过三象限为加。为黄道实行。

求黄道纬度，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白大距之正弦为二率，距交实行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黄道纬度，距交实行初宫至五宫为黄道北，六宫至十一宫为黄道南。

求四种宿度，依日躔求宿度法，求得本年黄道宿钤。以黄道实行、月孛行及正交、中交实行各度分视其足减宿钤内某宿则减之，余为四种宿度。

求纪日值宿，同日躔。

求交宫时刻，以太阴本日实行与次日实行相减，未过宫为本日，已过宫为次日。余为一率，刻下分为二率，太阴本日实行不用宫。与三十度相减余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子正分数。如法收之，得交宫时刻。

求太阴出入时刻，以本日太阳黄道经度求其相当赤道经度。又用弧三角形，以太阴距黄极为一边，黄极距北极为一边，即黄赤大距。太阴距冬至黄道经度为所夹之外角，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边为太阴距北极度。与九十度相减，得赤道纬度。不及九十度者，与九十度相减，余为北纬。过九十度者，减去九十度，余为南纬。又求得近北极之角，为太阴距冬至赤道经度。乃以本天半径为一率，北极高度之正切为二率，太阴赤道纬度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太阴出入在卯酉前后赤道度，太阴在赤道北，出在卯正前，入在酉正后；太阴在赤道南，出在卯正后，入在酉正前。以加减前减后加。太阴距太阳赤度，太阴赤道经度内减去太阳赤道经度即得。得数变时。自卯正酉正后计之，出地自卯正后，入地自酉正后。得何时刻，再加本时太阴行度之时刻，约一小时行三十变为时之二分。即得太阴出入时刻。

求合朔弦望，太阴实行与太阳实行同宫同度为合朔限，距三宫为上弦限，距六宫为望限，距九

宫为下弦限，皆以太阴未及限度为本日，已过限度为次日。乃以太阴、太阳本日实行与次日实行各相减，两减余数相较为一率，刻下分为二率，本日太阳实行加限度上弦加三宫，望加六宫，下弦加九宫。减本日太阴实行，余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子正之分。如法收之，得合朔弦望时刻。

求正升斜升横升，合朔日，太阴实行自子宫十五度至酉宫十五度为正升，自酉宫十五度至未宫初度为斜升，自未宫初度至寅宫十五度为横升，自寅宫十五度至子宫十五度为斜升。

求月大小，以前朔后朔相较，日干同者前月大，不同者前月小。

求闰月，以前后两年有冬至之月为准。中积十三月者，以无中气之月，从前月置闰。一岁中两无中气者，置在前无中气之月为闰。

每日平行一百二十秒，小余六〇二二五五一。

最高日行十分秒之二又一九五八〇三。

正交日行十分秒之一又一四六七二八。

本轮半径八十六万五千五百八十七。

均轮半径二十九万六千四百一十三。

次轮半径一百零四万二千六百。

本道与黄道交角二度三十一分。

木星平行应七宫二十三度十九分四十四秒五十五微。

最高应十一宫二十八度二十六分六秒五微。

正交应六宫二十一度二十分五十七秒二十四微。

每日平行二百九十九秒，小余二八五二九六八。

最高日行十分秒之一又五八四三三。

正交日行百分秒之三又七二三五五七。

本轮半径七十万五千三百二十。

均轮半径二十四万七千九百八十。

次轮半径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

本道与黄道交角一度十九分四十秒。

木星平行应，八宫九度十三分十三秒十一微。

最高应九宫九度五十一分五十九秒二十七微。

正交应六宫七度二十一分四十九秒三十五微。

每日平行一千八百八十六秒，小余六七〇〇三五八。

最高日行十分秒之一又八三四三九九。

正交日行十分秒之一又四四九七二三。

本轮半径一百四十八万四千。

均轮半径三十七万一千。

最小次轮半径六百三十万二千七百五十。

本天高卑大差二十五万八千五百。

太阳高卑大差二十三万五千。

本道与黄道交角一度五十分。

火星平行应，二宫十三度三十九分五十二秒十五微。

最高应八宫初度三十三分十一秒五十四微。

正交应四宫十七度五十一分五十四秒七微，余见日躔。

求天正冬至，同日躔。

求三星平行，以积日详月离。与本星每日平行相乘，满周天秒数去之，余收为宫度分，为积日平以加本星平行应，得本星年根。上考则减。又置本星每日平行，以所求距天正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与年根相并，得本星平行。

求三星最高行，以积日与本星最高日行相乘，得数以加本星最高应，得最高年根。上考则减。又置本星最高日行，以所求距天正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与年根相并得本星最高行。

求三星正交行，以积日与本星正交日行相乘，得数以加本星正交应，得正交年根。上考则减。又置本星正交日行，以所求距天正冬至次日数乘之，得数与年根相并，得本星正交行。

求三星初实行，置本星平行，减最高行，得引数。用平三角形，以均轮半径减本轮半径为对正角之边，以引数为一角，求得对引数角之边及对又一角之边。又用平三角形，以对引数角之边与均轮通弦相加求通弦详月离。为小边，以对又一角之边与本天半径相加减引数三宫至八宫相减，九宫至二宫相加。为大边，正角在两边之中，求得对小边之角为初均数。并求得对正角之边为次轮心距地心线，以初均数加减本星平行，引数初宫至五宫减，六宫至十一宫加。得本星初实行。

求三星本道实行，置本日太阳实行减本星初实行，得次引。即距日度。用平三角形，以次轮心距地心线为一边，次轮半径为一边，惟火星次轮半径时时不同，求法详后。次引为所夹之外角，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次轮半径之角为次均数，并求得对次引角之边为星距地心线。乃以次均数加减初实行，加减与初均相反。得本星本道实行。求火星次轮实半径，以火星本轮全径命为二千万为一率，本天高卑大差为二率，均轮心距最卑之正矢为三率，引数与半周相减，即均轮心距最卑度。求得四率为本天高卑差。又以太阳本轮全径命为二千万为一率，太阳高卑大差为二率，本日太阳引数之正矢为三率，引数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四率为太阳高卑差。乃置火星最小次轮半径，以两高卑差加之，得火星次轮实半径。

求三星黄道实行，置本星初实行，减本星正交行，得距交实行。次轮心距正交。乃以本天半径为一率，本道与黄道交角之余弦为二率，距交实行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黄道度，与距交实行相减，得升度差，以加减本道实行，距交实行不过象限及过二象限为减，过象限及过二象限为减，过象限及过三象限为加。得本星黄道实行。

求三星视纬，以本天半径为一率，本道与黄道交角之正弦为二率，距交实行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初纬。又以本天半径为一率，初纬之正弦为二率，次轮心距地心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星距黄道线。乃以星距地心线为一率，星距黄道线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本星视纬，随定其南北。距交实行初宫至五宫为黄道北，六宫至十一宫为黄道南。

求黄道宿度及纪日，同日躔。

求交宫时刻，同月离。

求三星晨夕伏见定限度，视本星黄道实行与太阳实行同宫同度为合伏。合伏后距太阳渐远，为晨见东方顺行。顺行渐迟，迟极而退为留退。初退行距太阳半周为退冲，退冲之次日为夕见。退行渐迟，迟极而顺为留顺。初顺行渐疾复近太阳，以至合伏，为夕不见。其伏见限度，土星十一度，木星十度，火星十一度半。合伏前后某日，太阳实行与本星实行相距近此限度，即以本星本日黄道实行，用弧三角形，以赤道地平交角为所知一角，夕，春分后用内角，秋分后用外角，晨反是。实行距春秋分度为对边，黄赤大距为所知又一角，求得不知之对边。乃用所知两边对所知两角，求得不知之又一角，夕，秋分后用内角，分后用外角，晨反是。为限距地高。乃用弧三角形，有正角，有黄道地平交角，即限距地高。有本星伏见限度，为对交角之弧，求得对正角之弧，为距日黄道度。若星当黄道无距纬，即为定限度。又用弧三角形，有正角，有黄道地平交角，以本星距纬为对交角之弧，求得两角间之弧，为加减差。以加减距日黄道度，纬南加，纬北减。得伏见定限度。视本星距太阳度与定限度相近，如在合伏前某日，即为某日夕不见；在合伏后某日，即为某日晨见。

求三星合伏时刻，视太阳实行将及本星实行，为合伏本日；已过本星实行，为合伏次日。求时刻，于太阳一日之实行即本日次日两实行之较。内减本星一日之实行为一率，余同月离求朔、望。

求三星退冲时刻，视本星黄道实行与太阳实行相距将半周，为退冲本日；已过半周，为退冲次日。求时刻之法，以太阳一日之实行与本星一日之实行相加为一率，余同前。

求同度时刻，以两星一日之实行相加减两星同行则减，一顺一逆则加。为一率，刻下分为二率，两星相距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子正之分数，以时刻收之即得，五星并同。

每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小余三三〇五一六九。

最高日行十分秒之二又二七一〇九五。

伏见每日平行二千二百十九秒，小余四三一一八八六。

本轮半径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六十二。

均轮半径八万八千八百五十二。

次轮半径七百二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

次轮面与黄道交角三度二十九分。

金星平行应，初宫初度二十分十九秒十八微。

最高应，六宫一度三十三分三十一秒四微。

伏见应，初宫十八度三十八分十三秒六微。

每日平行与金星同。

最高日行十分秒之二又八八一一九三。

伏见每日平行一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秒，小余一一六五二四八。

本轮半径五十六万七千五百二十三。

均轮半径一十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二。

次轮半径三百八十五万。

次轮心在大距，与黄道交角五度四十分。

次轮心在正交，与黄道交角北五度五分十秒，其交角较三十四分五十秒。与大距交角相较，后仿此。南六度三十一分二秒，其交角较五十一分二秒。

次轮心在中交，与黄道交角北六度十六分五十秒，其交角较三十六分五十秒，南四度五十五分三十二秒，其交角较四十四分二十八秒。

最高应，十一宫三度三分五十四秒五十四微。

伏见应十宫一度十三分十一秒十七微，余见日躔。

求天正冬至，同日躔。

求金星初实行，用本星引数求初均数，以加减本星平行，为本星初实行。及求次轮心距地心线，并同土、木、火星。

求水星初实行，用平三角形，以本轮半径为一边，均轮半径为一边，以引数三倍之为所夹之外角，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其对角之边，并对均轮半径之角。又用平三角形，以本天半径为大边，以对角之边为小边，以对均轮半径之角与均轮心距最卑度相加减，引数不及半周者，与半周相减过半周者，减去半周，即均轮心距最卑度。加减之法，视三倍引数不过半周则加，过半周则减。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小边之角为初均数，并求得对角之边为次轮心距地心线。以初均数加减水星平行，引数初宫至五宫为减，六宫至十一宫为加。得水星初实行。

求金、水伏见实行，置本星伏见平行，加减本星初均数，引数初宫至五宫为加，六宫至十一宫为减。即得。

求金、水黄道实行，用平三角形，以本星次轮心距地心线为一边，本星次轮半径为一边，本星伏见实行为所夹之外角，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次轮半径之角为次均数，并求得对角之边为本星距地心线。以次均数加减初实行，伏见实行初宫至五宫为加，六宫至十一宫为减。得本星黄道实行。

求金、水视纬，以本天半径为一率，本星次轮与黄道交角之正弦为二率，金星交角惟一，水星交角则时时不同，须求实交角用之，法详后。本星距次交实行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本星次纬。又经本天半径为一率，本星次纬之正弦为二率，本星次轮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本星距黄道线。乃以本星距地心线为一率，本星距黄道线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本星视纬，随定其南北。初宫至五宫为黄道北，六宫至十一宫为黄道南。

求水星实交角，以半径一千万为一率，交角较化秒为二率，距交实行九宫至二宫用正交交角较，

三宫至八宫用中交交角较，仍视其南北用之。距交实行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交角差。置交角，用交角之法与用交角较同。以交角差加减之，距交实行九宫至二宫，星在黄道北则加，南则减；三宫至八宫反是。得实交角。

求黄道宿度及纪日，同日躔。

求交宫时刻，同月离。

求金、水晨夕伏见定限度，本星实行与太阳实行同宫同度为合伏，合伏后距太阳渐远；夕见西方顺行，顺行渐迟，迟极而退为留退。初退行渐近太阳，则夕不见，复与太阳同度为合退伏。自是又渐远太阳，晨见东方。仍退行渐迟，迟极而顺为留顺。初顺行渐疾，复近太阳，以至合伏，为晨不见。其伏见限度，金星为五度，水星为十度。其求定限度之法，与土、木、火星同，视本星距太阳度与定限相近。如在合伏前某日，即为某日晨不见；合伏后某日，即为某日夕见；合退伏前某日，即为某日夕不见；合退伏后某日，即为某日晨见。

求金、水合伏时刻，视本星实行将及太阳实行为合伏本日，已过太阳实行为合伏次日，求时刻之法，与月离求朔、望时刻之法同。

求金、水合退伏时刻，视太阳实行将及本星实行为合退伏本日，已过本星实行为合退伏次日。求时刻之法，与土、木、火星求退冲时刻之法同。

见日躔。

推恒星法求黄道经度，以距康熙壬子年数减一，得积年岁差，乘之，收为度分，与康熙壬子年恒星表经度相加，得各恒星本年经度。求赤道经纬度，用弧三角形，以星距黄极为一边，黄赤大距为一边，本年星距夏至前后为所夹之角，求得对星距黄极边之角。夏至前用本度，夏至后与周天相减用其余度。自星纪宫初度起算，为各恒星赤道经度。又求得对原角之边，与象限相减，余为赤道纬度。减象限为北，减去象限为南。

求中星，以刻下分为一率，本日太阳实行与次日太阳实行相减余为二率，以所设时刻化分为三率，求得四率，与本日太阳实行相加，得本时太阳黄道经度。用弧三角形，推得太阳赤道经度，以所设时刻变赤道度一时变为十五度，一分变为十五分，一秒变为十五秒。加减半周，不及半周则加半周，过半周则减半周。得本时太阳距午后度。与太阳赤道经度相加，得本时正午赤道经度。视本年恒星赤道经度同者，即为中星。

清史稿卷四九　志第二四

时宪五

康熙甲子元法下

月食用数

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三。

望策十四日七六五二九六五。

太阳平行，朔策一十万四千七百八十四秒，小余三〇四三二四。

太阳引数，朔策一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九秒，小余三五八八六五。

太阴引数，朔策九万二千九百四十秒，小余二四八五九。

太阴交周，朔策十一万〇四百十四秒，小余〇一六五七四。

太阳平行，望策十四度三十三分十二秒〇九微。

太阳引数，望策十四度三十三分〇九秒四十一微。

太阴引数，望策六宫十二度五十四分三十秒〇七微。

太阴交周，望策六宫十五度二十分〇七秒。

太阳一小时平行一百四十七秒，小余八四七一〇四九。

太阳一小时引数一百四十七秒，小余八四〇一二七。

太阴一小时引数一千九百五十九秒，小余七四七六五四二。

太阴一小时交周一千九百八十四秒，小余四〇二五四九。

月距日一小时平行一千八百二十八秒，小余六一二一一〇八。

太阳光分半径六百三十七。

太阴实半径二十七。

地半径一百。

太阳最高距地一千〇十七万九千二百〇八，与地半径之比例，为十一万六千二百。

太阴最高距地一千〇十七万二千五百，与地半径之比例，为五千八百一十六。

朔应二十六日三八五二六六六。

首朔太阳平行应，初宫二十六度二十分四十二秒五十七微。

首朔太阳引数应，初宫十九度一十分二十七秒二十一微。

首朔太阴引数应，九宫十八度三十四分二十六秒十六微。

首朔太阴交周应，六宫初度三十分五十五秒十四微，余见日躔、月离。

推月食法

求天正冬至，同日躔。

求纪日，以天正冬至日数加一日，得纪日。

求首朔，先求得积日同月离。置积日减朔应，得通朔。上考则加。以朔策除之，得数加一为积朔。余数转减朔策为首朔。上考则除得之数即积朔，不用加一。余数即首朔，不用转减。

求太阴入食限，置积朔，以太阴交周朔策乘之，满周天秒数去之，余为积朔太阴交周。加首朔太阴交周应，得首朔太阴交周。上考则置首朔交周应减积朔交周。又加太阴交周望策，再以交周朔策递加十三次，得逐月望太阴平交周。视某月交周入可食之限，即为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宫十五度〇六分至六宫十四度五十四分，自十一宫十五度〇六分至初宫十四度五十四分，皆可食之限。再于实交周详之。

求平望，以太阴入食限月数与朔策相乘，加望策，再加首朔日分及纪日，满纪法去之，余为平望日分。自初日起甲子，得平望干支，以刻下分通其小余，如法收之。初时起子正，得时刻分秒。

求太阳平行，置积朔，加太阴入食限之月数为通月，以太阳平行朔策乘之，满周天秒数去之，加首朔太阳平行应，上考则减。又加太阳平行望策，即得。

求太阳平引，置通月，以太阳引数朔策乘之，去周天秒数，加首朔太阳引数应，上考则减。又加太阳引数望策，即得。

求太阴平引，置通月，以太阴引数朔策乘之，去周天秒数，加首朔太阴引数应，上考则减。又加太阴引数望策，即得。

求太阳实引，以太阳平引，依日躔法求得太阳均数，以太阴平引，依月离法求得太阴初均数，两均数相加减为距弧。两均同号相减，异号相加。以月距日一小时平行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距弧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时秒，随定其加减号。两均同号，日大仍之，日小反之，两均一加一减，其加减从日。又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太阳一小时引数为二率，距时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为太阳引弧。依距时加减号。以加减太阳平引，得实引。

求太阴实引，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太阴一小时引数为二率，距时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为太阴引弧。依距时加减号。以加减太阴平引，得实引。

求实望，以太阳实引复求均数为日实均，并求得太阳距地心线。即实均第二平三角形对正角之边。以太阴实引复求均数为月实均，并求得太阴距地心线。法同太阳。两均相加减为实距弧。加减与距弧同。依前求距时法，求得时分为实距时，以加减平望，加减与距时同。得实望。加满二十四时，则实望进一日，不足减者，借一日作二十四时减之，则实望退一日。

求实交周，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太阴一小时交周为二率，实距时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为交周距弧。以加减太阴交周，依实距时加减号。又以月实均加减之，为实交周。若实交周入必食之限，为有食。自五宫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六宫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自十一

宫十七度四十三分〇五秒至初宫十二度十六分五十五秒，为必食之限。不入此限者，不必布算。

求太阳黄赤道实经度，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太阳一小时平行为二率，实距时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为太阳距弧。依时距时加减号。以加减太阳平行，又以日实均加减之，即黄道经度。又用弧三角形求得赤道经度。详月离求太阴出入时刻条。

求实望用时，以日实均变时为均数时差，以升度差黄赤道经度之较。为升度时差，两时差相加减为时差总，加减之法，详月离求用时平行条。以加减实望，为实望用时。距日出后日入前九刻以内者，可以见食。九刻以外者全在昼，不必算。

求食甚时刻，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白大距之余弦为二率，实交周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食甚交周。与实交周相减，为交周升度差。又以太阴一小时引数与太阴实引相加，依月离求初均法算之，为后均。以后均与月实均相加减，两均同号相减，异号相加。得数又与一小时月距日平行相加减，两均同加，后均大则加，小则减。两均同减，后均大则减，小则加。两均一加一减，其加减从后均。为月距日实行。乃以月距日实行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交周升度差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得食甚距时。以加减实望用时，实交周初宫六宫为减，五宫十一宫。为食甚时刻。

求食甚距纬，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白大距之正弦为二率，实交周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食甚距纬。实交周初宫五宫为北，六宫十一宫为南。

求太阴半径，以太阴最高距地为一率，地半径比例数为二率，太阴距地心线内减去次均轮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太阴距地。又以太阴距地为一率，太阴实半径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太阴半径。

求地影半径，以太阳最高距地为一率，地半径比例数为二率，太阳距地心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太阳距地。又以太阳光分半径内减地半径为一率，太阳距地为二率，地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地影之长。又以地影长为一率，地半径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地影角。又以本天半径为一率，地影角之正切为二率，地影长内减太阴距地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太阴所入地影之阔。乃以太阴距地为一率，地影之阔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地影半径。

求食分，以太阴全径为一率，十分为二率，并径太阴地影两半径相并。内减食甚距纬之较并径不及减距纬即不食。为三率，求得四率即食分。

求初亏、复圆时刻，以食甚距纬之余弦为一率，并径之余弦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弦，检表得初亏、复圆距弧。又以月距日实行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初亏复圆距弧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初亏、复圆距时。以加减食甚时刻，得初亏、复圆时刻。减得初亏，加得复圆。

求食既、生光时刻，以食甚距纬之余弦为一率，两半径较之余弦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弦，检表得食既、生光距弧。又以月距日实行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食既，生光距弧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食既、生光距时。以加减食甚时刻，得食既、生光时刻。减得食既，加得生光。

求食限总时，以初亏、复圆距时倍之，即得。

求太阴黄道经纬度，置太阳黄道经度，加减六宫，过六宫则减去六宫，不及六宫，则加六宫。再加减食甚距弧，又加减黄白升度差，求升度差法，详月离求黄道实行条。得太阴黄道经度。求纬度，详月离。

求太阴赤道经纬度，详月离求太阴出入时刻条。

求宿度，同日躔。

求黄道地平交角，以食甚时刻变赤道度，每时之四分变一度。又于太阳赤道经度内减三宫，不及减者，加十二宫减之。余为太阳距春分赤道度。两数相加，满全周去之。为春分距子正赤道度。与半周相减，得春分距午正东西赤道度。过半周者，减去半周，为午正西。不及半周者，去减半周，

为午正东。春分距午正东西度过象限者，与半周相减，余为秋分距午正东西赤道度。秋分距午东西，与春分相反。以春秋分距午正东西度与九十度相减，余为春秋分距地平赤道度。乃用为弧三角形之一边，以黄赤大距及赤道地平交角即赤道地平上高度，春分午西、秋分午东者用此。若春分午东、秋分西午者，则以此度与半周相减用其余。为边傍之两角，求得对边之角，为黄道地平交角。春分午东、秋分午西者，得数即为黄道地平交角。春分午西、秋分午东者，则以得数与半周相减，余为黄道地平交角。

求黄道高弧交角，以黄道地平交角之正弦为一率，赤道地平交角之正弦为二率，春秋分距地平赤道度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春秋分距地平黄道度。又视春秋分在地平上者，以太阴黄道经度与三宫、九宫相减，春分与三宫相减，秋分与九宫相减。余为太阴距春秋分黄道度。春秋分宫度大于太阴宫度，为距春秋分前；反此则在后。又以春秋分距地平黄道度与太阴距春秋分黄道度相加减，为太阴距地平黄道度，春秋分在午正西者，太阴在分后则加，在分前则减；春秋分在午正东者反是。随视其距限之东西。春秋分在午正西者，太阴地距平黄道度不及九十度为限西，过九十度为限东；春秋分在午正东者反是。乃以太阴距地平黄道度之余弦为一率，本天半径为二率，黄道地平交角之余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黄道高弧交角。

求初亏、复圆定交角，置食甚交周，以初亏、复圆距弧加减之，得初亏、复圆交周。减得初亏，加得复圆。乃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白大距之正弦为二率，初亏交周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初亏距纬。又以复圆交周之正弦为三率，一率二率同前。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复圆距纬。交周初宫、五宫为纬北，六宫、十一宫为纬南。又以并径之正弦为一率，初亏复圆距纬之正弦各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各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初亏、复圆两纬差角。以两纬差角各与黄道高弧交角相加减，得初亏、复圆定交角。初亏限东，纬南则加，纬北则减，限西，纬南则减，纬北则加，复圆反是。若初亏、复圆无纬差角，即以黄道高弧交角为定交角。

求初亏、复圆方位，食在限东者，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内，初亏下偏左，复圆上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亏左偏下，复圆左偏上。适足九十度，初亏正左，复圆正右。过九十度，初亏左偏上，复圆右偏下。食在限西者，定交角四十五度以内，初亏上偏左复圆下偏右。四十五度以外，初亏左偏上，复圆右偏下。适足九十度，初亏正左，复圆正右。过九十度，初亏左偏下，复圆右偏上。京师黄平象限恒在天顶南，定方位如此。在天顶北反是。

求带食分秒，以本日日出或日入时分初亏或食甚在日入前者，为带食出地，用日入分。食甚或复圆在日出后者，为带食入地，用日出分。与食甚时分相减，余为带食距时。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一小时月距日实行化秒为二率，带食距时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为带食距弧。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带食距弧之余切为二率，食甚距纬之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切，检表得带食两心相距之弧。乃以太阴全径为一率，十分为二率，并径内减带食两心相距之余为三率，求得四率，即带食分秒。

求各省月食时刻，以各省距京师东西偏度变时，每偏一度，变时之四分。加减京师月食时刻，即得。东加，西减。

求各省月食方位，以各省赤道高度及月食时刻，依京师推方位法求之，即得。

绘月食图，先作横竖二线，直角相交，横线当黄道，竖线当黄道经圈，用地影半径度于中心作圈以象暗虚。次以并径为度作外虚圈，为初亏、复圆之限。又以两径较为度作内虚圈，为食既、生光之限。复于外虚圈上周竖线或左或右，取五度为识，视实交周初宫、十一宫作识于右，五宫、六宫作识于左。乃自所识作线过圈心至外虚圈下周，即为白道经圈。于此线上自圈心取食甚距纬作识，即食甚月心所在。从此作十字横线，即为白道。割内外虚圈之点，为食甚前后四限月心所在。末以月半径为度，于五限月心各作小圈，五限之象具备。

日食用数

太阳实半径五百零七，余见月食推日食法。

求天正冬至，同日躔。

求纪日，同月食。

求首朔，同月食。

求太阴入食限，与月食求逐月望平交周之法同，惟不用望策，即为逐月朔平交周。视某月交周入可食之限，即为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宫九度零八分至六宫八度五十一分，又自十一宫二十一度零九分至初宫二十度五十二分，皆为可食之限。

求太阴平引，以上四条，皆与月食求平望之法同，惟不加望策。

求太阳实引，同月食。

求太阴实引，同月食。

求实朔，与月食求实望之法同。

求实交周，与月食同。视实交周入食限为有食。自五宫十一度四十五分至六宫六度十四分，又自十一宫二十三度四十六分至初宫十八度十五分，为实朔可食限。

求太阳黄赤道实经度，同月食。

求实朔用时，同月食求实望用时。实朔用时，在日出前或日入后。五刻以外，则在夜，不必算。

求食甚用时，与月食求食甚时刻法同。

求用时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以太阳赤道经度减三宫，不足减者，加十二宫减之。为太阳距春分后赤道度。又以食甚用时变为赤道度，加减半周，过半周者减去半周，不及半周者加半周。为太阳距午正赤道度，两数相加，满全周去之。其数不过象限者，为春分距午西赤道度。过一象限者，与半周相减，余为秋分距午东赤道度过二象限者则减去二象限，余为秋分距午西赤道度，过三象限者，与全周相减，余为春分距午东赤道度。

求用时春秋分距午黄道度，以黄赤大距之余弦为一率，本天半径为二率，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用时春秋分距午黄道度。

求用时正午黄赤距纬，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赤大距之正弦为二率，距午黄道度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用时正午黄赤距纬。

求用时黄道与子午图交角，以距午黄道度之正弦为一率，距午赤道度之正弦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用时黄道与子午圈交角。

求用时正午黄道宫度，置用时春秋分距午黄道度，春分加减三宫。午西加三宫，午东与三宫相减。秋分加减九宫，午西加九宫，午东与九宫相减。得用时正午黄道宫度。

求用时正午黄道高，置赤道高度，北极高度减象限之余。以正午黄赤距纬加减之，黄道三宫至八宫加，九宫至二宫减。即得。

求用时黄平象限距午，以黄道子午圈交角之余弦为一率，本天半径为二率，正午黄道高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度分。与九十度相减，余为黄平象限距午之度分。

求用时黄平象限宫度，以黄平象限距午度分与正午黄道宫度相加减，正午黄道宫度初宫至五宫为加，六宫至十一宫为减，若正午黄道高过九十度，则反其加减。即得。

求用时月距限，以太阳黄道经度与用时黄平象限宫度相减，余为月距限度，随视其距限之东西。太阳黄道经度大于黄平象限宫度者为限东，小者为限西。

求用时限距地高，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黄道子午圈交角之正弦为二率，正午黄道高之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弦，检表得限距地高。

求用时太阴高弧，以本天半径为一率，限距地高之正弦为二率，月距限之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太阴高弧。

求用时黄道高弧交角，以月距限之正弦为一率，限距地高之余切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黄道高弧交角。

求用时白道高弧交角，置黄道高弧交角，以黄白大距加减之，食甚交周初宫、十一宫，月距限东则加，限西则减。五宫、六宫反是。即得。如过九十度，限东变为限西，限西变为限东，不足减者反减之。则黄平象限在天顶南者，白平象限在天顶北，黄平象限在天顶北者，白平象限在天顶南。

求太阳距地，详月食求地影半径条。

求太阴距地，详月食求太阴半径条。

求用时高下差，用平三角形，以地半径为一边，太阳距地为一边，用时太阴高弧与象限相减，余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太阳距地边之角。减去一象限，为太阳视高。与太阴高弧相减；余为太阳地半径差。又用平三角形，以地半径为一边，太阴距地为一用时太阴高弧与象限相减，余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太阴距地边之角。减去一象限，为太阴视高。与高弧相减，余为太阴地半径差。两地半径差相减，得高下差。

求用时东西差，以半径千万为一率，白道高弧交角之余弦为二率，高下差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用时东西差。

求食甚近时，以月距日实行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东西差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近时距分。以加减食甚用时，月距限西则加，限东则减，仍视白道高弧交角变限不变限为定。得食甚近时。

求近时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以食甚近时变赤道度求之，余与前用时之法同。后诸条仿此，但皆用近时度分立算。

求近时黄道与子午圈交角。

求近时月距限，置太阳黄道经度，加减用时东西差，依近时距分加减号。为近时太阴黄道经度。与近时黄平象限宫度相减，为近时月距限。余同用时。

求食甚真时，以视行化秒为一率，近时距分化秒为二率，用时东西差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真时距分，以加减食甚用时，得食甚真时。加减与近时距分同。

求真时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以食甚真时变赤道度求之，余与用时之法同。后诸条仿此，但皆用真时度分立算。

求真时黄道与子午圈交角。

求真时月距限，置太阳黄道经度，加减近时东西差，依真时距分加减号。为真时太阴黄道经度。余同用时。

求真时南北差，以半径千万为一率，真时白道高弧交角之正弦为二率，真时高下差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真时南北差。

求食甚视纬，依月食求食甚距纬法推之，得实纬。以真时南北差加减之，为食甚视纬。白平象限在天顶南者，纬南则加，而视纬仍为南；纬北则减，而视纬仍为北。若纬北而南北差大于实纬，则反减而视纬变为南，限在天顶北者反是。

求太阳半径，以太阳距地为一率，太阳实半径为二率，本天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太阳半径。

求太阴半径，详月食。

求食分，以太阳全径为一率，十分为二率，并径太阳太阴两半径并。减去视纬为三率，求得四率即食分。

求初亏、复圆用时，以食甚视纬之余弦为一率，并径之余弦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弦，检表得初亏、复圆距弧。又以月距日实行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初亏复圆距弧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初亏、复圆距时。以加减食甚真时，得初亏、复圆用时。减得初亏，加得复圆。

求初亏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以初亏用时变赤道度求之，余与用时同。后诸条仿此，但皆用初亏度分立算。

求初亏黄道与子午圈交角。

求初亏月距限，置太阳黄道经度，减初亏、复圆距弧，又加减真时东西差，依真时距分加减号。得初亏太阴黄道经度。余同用时。

求初亏视行，以初亏、东西差与真时东西差相减并，初亏食甚同限则减，初亏限东食甚限西则

并。为差分，以加减初亏、复圆距弧为视行。相减为差分者，食在限东，初亏东西差大则减，小则加。食在限西反是。相并为差分者恒减。

求初亏真时，以初亏、视行化秒为一率，初亏、复圆距时化秒为二率，初亏、复圆距弧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初亏距分。以减食甚真时，得初亏真时。

求复圆春秋分距午赤道度，以复圆用时变赤道度求之，余同用时。后诸条仿此，但皆用复圆度分立算。

求复圆黄道与子午圈交角。

求复圆月距限，置太阳黄道经度，加初亏、复圆距弧，又加减真时东西差，依真时距分加减号。得复圆太阴黄道经度。余同用时。

求复圆视行，以复圆东西差与真时东西差相减并为差分，复圆食甚同限，则减；食甚限东，复圆限西，则并。以加减初亏、复圆距弧为视行。相减为差分者，食在限东，复圆东西差大则加，小则减食在限西反是，相并为差分者恒减。

求复圆真时，以复圆视行化秒为一率，初亏、复圆距时化秒为二率，初亏、复圆距弧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时分收之，为复圆距分。以加食甚真时，得复圆真时。

求食限总时，以初亏距分与复圆距分相并，即得。

求太阳黄道宿度，同日躔。

求太阳赤道宿度，依恒星求赤道经纬法求得本年赤道宿钤，余同日躔求黄道法。

求初亏、复圆定交角，求得初亏、复圆各视纬，与食甚法同。以求各纬差角。各与黄道高弧交角相加减，为初亏及复圆之定交角。法与月食同。

求初亏、复圆方位，食在限东者，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内，初亏上偏右，复圆下偏左。四十五度以外，初亏右偏上，复圆左偏下。适足九十度，初亏正右，复圆正左。过九十度，初亏右偏下，复圆左偏上。食在限西者，定交角在四十五度以内，初亏下偏右，复圆上偏左。四十五度以外，初亏右偏下，复圆左偏上。适足九十度，初亏正右，过九十度，初亏右偏上，复圆左偏下。京师黄平象限恒在天顶南，定方位如此，在天顶北反是。

求带食分秒，以本日日出或日入时分初亏或食甚在日出前者，为带食出地，用日出分；食甚或复圆在日入后者，为带时入地，用日入分。与食甚真时相减，余为带食距时。乃以初亏、复圆距时化秒为一率，初亏复圆视行化秒为二率，带食在食甚前，用初亏视行；带食在食甚后，用复圆视行。带食距时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为带食距弧。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带食距弧之余切为二率，食甚距纬之余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切，检表得带食两心相距。乃以太阳全径为一率，十分为二率，并径内减带食两心相距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带食分秒。

求各省日食时刻及食分，以京师食甚用时，按各省东西偏度加减之，得各省食甚用时。乃按各省北极高度，如京师法求之，即得。

求各省日食方位，以各省黄道高弧交角及初亏、复圆视纬，求其定交角，即得。

绘日食图法同月食，但只用日月两半径为度，作一大虚圈，为初亏、复圆月心所到。不用内虚圈，无食既、生光二限。

推凌犯法，求凌犯入限，太阴凌犯恒星，以太阴本日次日经度，查本年恒星经纬度表，某星纬度不过十度，经度在此限内，为凌犯入限。复查太阴在入限各星之上下，如星月两纬同在黄道北者，纬多为在上，纬少为在下。同在黄道南者反是。一南一北者，北为在上，南为在下。太阴在上者，两纬相距二度以内取用；太阴在下者，一度以内取用。相距十七分以内为凌，十八分以外为犯，纬同为掩。太阴凌犯五星，以本日太阴经度在星前、次日在星后为入限，余与凌犯恒星同。五星凌犯恒星，以两纬相距一度内取用。相距三分以内为凌，四分以外为犯，余与太阴同。五星自相凌犯，以行速者为凌犯之星，行迟者为受凌犯之星。如迟速相同而有顺逆，则为顺行之星凌犯逆行之星，皆以此星经度本日在彼星前、次日在彼星后为入限。余同凌犯恒星。

求日行度，太阴凌犯恒，星即以太阴一日实行度为日行度。凌犯五星，以太阴一日实行度与本

星一日实行度相加减，星顺行则减，逆行则加。为日行度。五星凌犯恒星，以本星一日实行度为日行度。五星自相凌犯，以两星一日实行度相加减，顺逆同行则减，异行则加。为日行度。

求凌犯时刻，以日行度化秒为一率，刻下分为二率，本日子正相距度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分。以时刻收之，初时起子正，即得。

求太阴凌犯视差，五星视差甚微，可以不计。以刻下分为一率，太阳一日实行度化秒为二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度分收之，与本日子正太阳实行相加，为本时太阳黄道度。依日食法求东西差及南北差。

求太阴视纬，置太阴实纬，以南北差加减之，加减之法，与日食同。即得。求太阴距星，以太阴视纬与星纬相加减，南北相同则减，一南一北则加。得太阴距星。取相距一度以内者用。

求凌犯视时，以太阴一小时实行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东西差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收为分，以加减凌犯时刻，太阴距限西则加，东则减。得凌犯视时。

清史稿卷五〇　志第二五

雍正癸卯元法上

日躔改法之原：

一，更定岁实以衡消长。岁实古多而今少，故授时有消长之术。西人第谷所定，减郭守敬万分之三，至奈端等屡加测验，谓第谷所减太过，定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〇一四一五，比第谷所定多万分之一有奇。以除周天三百六十度，得每日平行，比第谷所定少五纤有奇，本法用之。

一，更定黄赤距纬以征翕辟。黄赤大距，古阔而今狭，恒有减而无增，西人利酌理、噶西尼测定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比第谷所定少二分三十秒，比刻白尔所定少一分，本法用之。

一，细考清蒙气差以祛歧视。西人第谷悟得蒙气绕地球之周，日月星照蒙气之外，人在地面为蒙气所映，必能视之使高。而日月星之光线入蒙气之中，必反折之使下。故光线与视线蒙气之内合而为一，蒙气之外，歧而为二。二线所交，即为蒙气差角，然未有算术。噶西尼反覆精求，谓视线光线所歧虽有不同，相合则有定处。自地心过所合处作线抵圆周。即为蒙气割线。视线与割线成一角，光线与割线亦成一角，二角相减，得蒙气差角。爰在北极出地高四十四度处，屡加精测，得地平上最大差为三十二分一十九秒，蒙气之厚为地半径千万分之六千零九十五，视线角与光线角正弦之比例，常如一千万与一千万零二千八百四十一。用是推得逐度蒙气差。本法用之。如图甲为地心，乙为地面，丙乙为蒙气之厚，丑甲为割线，癸乙为视线，子戊为光线，癸戊子为蒙气差角，癸寅、子卯为两正弦。

一，细考地半径差以辨蒙杂。康熙十一年壬子秋分前十四日夜半，火星与太阳冲，西人噶西尼于富郎济亚国测得火星距天顶五十九度四十分一十五秒，利实尔于同一子午线之噶耶那岛测得火星距天顶一十五度四十七分五秒，同时用有千里镜能测秒微之仪器，与子午线上最近一恒星，测其相距。噶西尼所得火星较低一十五秒，因恒星无地半径差以之立法。用平三角形，推得火星在地平上最大地半径差二十五秒，小余三七。又据歌白尼、第谷测得火星距地与太阳距地之比，如一百与二百六十六，用转比例法，求得太阳在中距时地平上最大地半径差一十秒，其逐度之差，以半径与正弦为比例。本法用之，以求地半径与日天半径之比例，中距为一与二万零六百二十六，最高为一与二万零九百七十五，最卑为一与二万零二百七十七，地平上最大地半径差最高为九秒五十微，最卑为一十秒一十微。

一，用椭圆面积为平行以酌中数。西人刻白尔以来，屡加精测，盈缩之最大差止一度五十六分一十二秒。以推逐度盈缩差，最高前后，本轮失之小，均轮失之大；最卑前后，本轮失之大，均轮失之小。乃以盈缩最大差折半，检其正弦，得一六九〇〇〇为两心差。以本天心距最高卑为一千万，作椭圆，自地心出线，均分其面积，为平行度，以所夹之角为实行度，以推盈缩。在本轮、均轮所得数之间，而逐度推求，苦求算术。噶西尼等乃立角积相求诸法，验诸实测，斯为吻合。本法用之。如图甲为地心，乙为本天心，丁为最高，丙为最卑，戊己为中距，瓜分之面积为平行，所对之平圆

周角度为黄道实行。

一，更定最卑行以正引数。西人噶西尼等测得每岁平行一分二秒五十九微五十一纤零八忽，比甲子元法多一秒四十九微有奇。本法用之。

一，更定平行所在以正步首。用西人噶西尼所定，推得雍正癸卯年天正冬至为丙申日丑正三刻十一分有奇，比甲子元法迟二刻。次日子正初刻最卑过冬至八度七分三十二秒二十二微，比甲子元法多十七分三十五秒四十二微。

月离改法之原：

一，求太阴本天心距地及最高行，随时不同，以期通变。自西人刻白尔创椭圆之法，奈端等累测月离，得日当月天中距时最大迟疾差为四度五十七分五十七秒，两心差为四三三一九〇。日当月天最高，或当月天最卑，则最大迟疾差为七度三十九分三十三秒，两心差为六六七八二〇。日历月天高卑而后，两小差渐小；中距而后，两心差渐大；日距月天高卑前后四十五度，两心差适中。又日当月天高卑时，最高之行常速，至高卑后四十五度而止；日当月天中距时，最高之行常迟，至中距后四十五度而止；与日月之盈缩迟疾相似，而周转之数倍之。因以地心为心，以两心差最大最小两数相加折半，得五五〇五〇五，为最高本轮半径。相减折半，得一一七三一五，为最高均轮半径。均轮心循本轮周右旋，行最高平行度；本天心循均轮周起最远点右旋，行日距月天最高之倍度。用平三角形，推得最高实均。又推得逐时两心差，以求面积。如日躔求盈缩法，以求迟疾，名曰初均。本法用之。如图戊为地心，甲壬癸子为本轮，乙丁丑丙为均轮，丙丁皆本天心，丙为最远，丁为最近，戊丙两心差大，己庚椭圆面积少，戊丁两心差小，辛申椭圆面积多。

一，增立一平均数以合时差。西人刻白尔以来，奈端等屡加测验，得日在最卑后太阴平行常迟，最高平行、正交平行常速。日在最高后反是。因定日在中距，太阴平行差一十一分五十秒，最高平行差一十九分五十六秒，正交平行差九分三十秒。其间逐度之差，皆以太阳中距之均数与太阳逐度之均数为比例，名曰一平均。本法用之。

一，增立二平均数以均面积。西人奈端以来，屡加精测，得太阳在月天高卑前后太阴平行常迟，至高卑后四十五度而止。在月天中距前后反是。然积迟、积速之多，正在四十五度，而太阳在最高与在最卑，其差又有不同。因定太阳在最高，距月天高卑中距后四十五度之最大差为三分三十四秒，太阳在最卑，距月天高卑中距后四十五度之最大差为三分五十六秒。高卑后为减，中距后为加。其间日距月最高逐度之差，皆以半径与日距月最高倍度之正弦为比例。太阳距地逐度之差，又以太阳高卑距地之立方较与太阳本日距地同太阳最高距地之立方较为比例，名曰二平均。本法用之。

一，增立三平均数以合交差。西人奈端以来，定白极在正交均轮周行日距正交之倍度，因定太阳正黄白两交后，则太阴平行又稍迟；在黄白大距后，则太阴平行又稍速；其最大差为四十七秒。两交后为减，大距后为加。其逐度之差，皆以半径与日距正交倍度之正弦为比例，名曰三平均。本法用之。

一，更定二均数以正倍离。西人噶西尼以来，屡加测验，定日在最高朔望前后四十五度，最大差为三十三分一十四秒；日在最卑朔望前后四十五度，最大差为三十七分一十一秒。朔望后为加，两弦后为减。其间月距日逐度之二均，则以半径与月距日倍度之正弦为比例。其太阳距最高逐度二均之差，又以日天高卑距地之立方较与本日太阳距地同最高太阳距地之立方较为比例，与二平均同。本法用之。

一，更定三均数以合总数。西人噶西尼以来，取月距日与月高距日高共为九十度时测之，除末均之差外，其差与月距日或有高距日高之独为九十度者等。又取月距日与月高距日高共为四十五度时测之，亦除末均差外，其差与月距日或月高距日高之独为四十五度者等。乃定太阴三均之差，在月距日与月高距日高之总度半周内为加，半周外为减。其九十度与二百七十度之最大差为二分二十五秒。其间逐度之差，以半径与总度之正弦为比例。本法用之。

一，增立末均数以合距度。西人噶西尼以来，测日月最高同度或日月同度两者只有一相距之差，则止有三均。若两高有距度，日月又有距度，则三均之外，朔后又差而迟，望后又差而速，及至月

高距日高九十度、月距日亦九十度时，无三均，而其差反最大。故知三均之外，又有末均。乃将月高距日高九十度分为九限，各于月距九十度时测之，两高相距九十度，其差三分；八十度，其差二分三十九秒；七十度，其差二分一十九秒；六十度，其差二分；五十度，其差一分四十三秒；四十度，其差一分二十八秒；三十度，其差一分一十六秒；二十度，其差一分七秒；一十度，其差一分一秒。其间逐度之差，用中比例求之。其间月距日逐度之差，皆以半径与月距日之正弦为比例。朔后为减，望后为加。本法用之。

一，更定交均及黄白大距以合差分。西人奈端、噶西尼以来，测得日在两交时，交角最大为五度一十七分二十秒；日距交九十度时，交角最小为四度五十九分三十五秒。朔望而后，交角又有加分。因日距交与月距日之渐远，以渐而大，至日距交九十度、月距日亦九十度时，加二分四十三秒。交均之最大者，为一度二十九分四十二秒，乃以最大、最小两交角相加折半，为绕黄极本轮；相减折半，为负白极均轮。分均轮全径为五，取其一，内去朔望后加分，为最大加分小轮全径，设于白道，余为交均小轮全径。与均轮全径相减，余为负小轮全径，与均轮同心，均轮负而行，不自行。均轮心行于本轮周，左旋，为正交平行。交均小轮心在负小轮周，起最远点，右旋，行日距正交之倍度。白极在交均小轮周，起最远点，左旋，行度又倍之。而白道士之加分小轮，其周最近。黄道之点，与朔望之白道相切，其全径按日距正交倍度为大小，常与最大加分小轮内所当之正矢等。又按本时全径内取月距日倍度所当之正矢为所张之度，验诸实测，无不吻合。本法用之。如图甲为黄极，乙为本轮，丙为均轮，丁为负小轮，戊己皆为交均小轮，庚辛皆为白极，壬为黄道，丑、癸皆为朔望时白道，寅、子皆为丙弦时白道，卯、辰皆为白道上加分小轮。

一，更定地半径差以合高均。求得两心差最大时，最高距地心一〇六六七八二〇，为六十三倍地半径又百分之七十七；最卑距地心九三三二一八〇，为五十五倍地半径又百分之七十九。两心差最小时，最高距地心一〇四三三一九〇，为六十二倍地半径又百分之三十七；最卑距地心九五六六八一〇，为五十七倍地半径又百分之一十九；中距距地心一千万，为五十九倍地半径又百分之七十八。又用平三角形，求得太阴自高至卑逐度距地心线及地平上最大差。其实高逐度之差，皆以半径与正弦为比例。

一，更定三种平行及平行所在。太阴每日平行，比甲子元法多千万分秒之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六，最高每日平行，比甲子元法少百万分秒之七千二百五十一，正交每日平行，比甲子元法少十万分秒之一百三十七。雍正癸卯天正冬至，次日子正，太阴平行所在，比甲子元法多二分一十四秒五十七微，最高平行所在，比甲子元法少三十六分三十七秒一十微，正交平行所在，比甲子元法多五分六秒三十三微。

交食改法之原：

一，用两时日躔、月离黄道度求实朔、望。先推平朔、望以求其入交之月，次推本日、次日两子正之日躔、月离黄道经度以求其实朔、望之时，又推本时次时两日躔、月离以比例其时刻。与甲子元法止用两日及用黄白同经者不同。

一，用两经斜距求日、月食甚时刻及两心实相距。以黄白二道原非平行，而日、月两经常相斜距。若以太阳为不动，则太阴如由斜距线行，故求两心相距最近之线，不与白道成正角，而与斜距线成正角。其距弧变时，亦不以月距日实行度为比例，而以斜距度为比例。如图甲乙为黄道，戊乙为白道，甲戊为实朔、望距纬，甲癸为太阳一小时实行，戊丑为太阴一小时实行。设太阳不动而合癸与甲，则太阴不在丑而在寅。戊寅为一小时两经斜距线，甲卯与戊寅成正角，即为两心相距最近之线，戊卯为食甚距弧，皆借弧线为直线，用平三角形求之。初亏、复圆，则以并径为弦作勾股。

一，更定日、月实径与地径之比例。西人默爵制远镜仪，测得日视径最高为三十一分四十秒，中距为三十二分一十二秒，最卑为三十二分四十五秒；月视径最高为二十九分二十三秒，中距为三十一分二十一秒，最卑为三十三分三十六秒。用此数推算日实径为地径之九十六倍又十分之六，月实径为地径百分之二十七，小余二六强，太阳光分一十五秒。本法用之。

一，更定求影半径法及影差。以日、月两地半径差相加，内减去日半径，余即为实影半径。又

月食时日在地下，蒙气转蔽日光，地影视径大于实径约为太阴地半径差六十九分之一，是为影差。如图甲丁辛三角形，丁辛二内角与壬甲己一外角等，丁角即太阳地半径差，辛角即太阴地半径差，甲丁线略与甲丙日天半径等，甲辛线略与甲己月天半径等，其角皆与地半径甲乙相当故。壬甲己对角丙甲丁即日半径。故以丁角、辛角相加，即得壬甲辛角，内减壬甲己角，余己甲辛角，即实影半径。

一，更定求日食食甚真时及两心视相距。借弧线为直线，用平三角形，以食甚用时两心实相距为一边，用时高下差为一边，用时白经高弧交角为所夹之角，求得对角之边，为两心视相距，并求得对两心实相距角。复设一时，限西向后设，限东向前设。求其两心实相距及高下差为二边。白经高弧交角与对设时距弧角相减，余为所夹之角，求得对角之边，为设时两心视相距，亦求得对两心实相距角。乃取用时、设时两白经高弧交角较，与用时对两心实相距角相减。又加设时对两心实相距角，又与全周相减为一角，用时、设时两视相距为夹角之二边，求其对边为视行，求其中垂线至视行之点，为食甚真时所在，垂线为真时视相距。以上加减，据向后设而言。然后以所得真时，复考其两心视相距果与所求垂线合，即为定真时。如图乾为日心，乾子为用时两心实相距，乾壬为高下差，壬子为两心视相距，乾午为设时两心实相距，乾己为高下差，己午同壬未为两心视相距，壬丑中垂线为真时视相距。初亏、复圆法同，但以并径为比考真时之限。至带食则以地平为断，亦迳求两心视相距，不用视行。

恒星改法之源，见《天文志》。

土星改法之原，见《推步因革篇》。

罗睺、计都更名，乾隆五年，和硕庄亲王等援古法奏请更正，下大学士、九卿议奏，乾隆九年更正。

紫气增设之原，大学士、伯讷尔泰等议覆，更定罗睺、计都名目，并援古法增入紫气，约二十八年十闰而气行一周天，每日行二分六秒，小余七二〇七七七。以乾隆九年甲子天正冬至，次日子正在七宫十七度五十分十四秒五十三微为元。

日躔用数，雍正元年癸卯天正冬至为法元。壬寅年十一月冬至。

用岁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

太阳每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小余三二九〇八九七。

最卑岁行六十二秒小余九九七五。

最卑日行十分秒之一又七二四八。

本天椭圆大半径一千万，小半径九百九十九万八千五百七十一，小余八五，两心差十六万九千。

宿度，乾隆十八年以前，用康熙壬子年表，十九年以后，用乾隆甲子年表，俱见《天文志》。

各省及蒙古、回部、两金川土司北极高度、东西偏度，见《天文志》。

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

最卑应八度七分三十二秒二十二微。

气应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

宿应二十七日一二二五四。

宿名，乾隆十八年以前，同甲子元，十九年以后，易觜前参后，余见甲子元法。

推日躔法

求天正冬至，同甲子元法。

求平行，同甲子元法。

求实行，先求引数，同甲子元法。乃用平三角形，以二千万为一边，倍两心差为一边，引数为所夹之角，六宫内用内角，六宫外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倍两心差之角，倍之为椭圆界角。又以本天小半径为一率，大半径为二率，前所夹角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椭圆之正切，检表得度分秒。与引数相减，余为椭圆差角。最卑前后各三宫与椭圆界角相加，最高前后各三宫与椭圆界角相减，自初宫为最卑后，以此顺计。为均数。置平行，以均数加减之，引数初宫至五宫为加，六宫至

十一宫为减。得实行。

求纪日值宿。

求日出入昼夜时刻，并同甲子元法。

月离用数

在阴每日平行四万七千四百三十五秒，小余〇二三四〇八六。

最高每日平行四百零一秒，小余〇七〇二二六。

正交每日平行一百九十秒，小余六三八六三。

太阳最大均数六千九百七十三秒。

太阴最大一平均七百一十秒。

最高最大平均一千一百九十六秒。

正交最大平均五百七十秒。

太阳最高立方积一〇五一五六二。

太阳高卑立方大较一〇一四一〇。

太阳在最高，太阴最大二平均二百一十四秒。

太阳在最卑，太阴最大二平均二百三十六秒。

太阴最大三平均四十七秒。

本天椭圆大半径一千万。

最大两心差六六七八二〇。

最小两心差四三三一九〇。

最高本轮半径五五〇五〇五，即中数两心差。

最高均轮半径一一七三一五。

太阳在最高，太阴最大二均一千九百九十四秒。

太阳在最卑，太阴最大二均二千二百三十一秒。

太阴最大三均一百四十五秒。

两最高相距一十度，两弦最大末均六十一秒。

相距二十度，两弦最大末均六十七秒。

相距三十度，两弦最大末均七十六秒。

相距四十度，两弦最大末均八十八秒。

相距五十度，两弦最大末均一百零三秒。

相距六十度，两弦最大末均一百二十秒。

相距七十度，两弦最大末均一百三十九秒。

相距八十度，两弦最大末均一百五十九秒。

相距九十度，两弦最大末均一百八十秒。

正交本轮半径五十七分半。

正交均轮半径一分半。

最大黄白大距五度一十七分二十秒。

最小黄白大距四度五十九分三十五秒。

黄白大距中数五万八千五百零七秒半。

黄白大距半较五百三十二秒半。

最大交角加分一千零六十五秒。

最大距日加分一百六十三秒。

太阴平行应五宫二十六度二十七分四十八秒五十三微。

最高应八宫一度一十五分四十五秒三十八微。

正交应五宫二十二度五十七分三十七秒三十三微，余见日躔。

推月离法

求天正冬至，同甲子元法。

求太阴平行，同甲子元法。

求最高平行，同甲子元法求月孛行。

求正交平行，同甲子元法。

求用平行，以太阳最大均数为一率，太阴最大一平均为二率，本日太阳均数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收为分，后皆同。为太阴一平均。又以最高最大平均为二率，一率、三率同前。求得四率为本日最高平均。又以正交最大平均为二率，求得四率，为本日正交平均，随记其加减号。太阴正交与太阳相反，最高与太阳同。各加减平行，得太阴二平行及用最高用正交。于太阳实行内减去用最高，为日距月最高。减去用正交，为日距正交。次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太阳引数内加减太阳均数为实引，取其余弦为二率，太阳倍两心差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分股。又以实引正弦为二率，一率、三率同前。求得四率为勾；以分股与全径二千万相加减，实引三宫内九宫外加，三宫外九宫内减。为股弦和，求得弦。转与全径相减，为日距地心数。自乘再乘得立方积，与太阳最高立方积相减，为本时立言较。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高卑最大二平均各为二率，日距月最高倍度正弦为三率，各得四率，为本时高卑二平均。双以高卑立方大较为一率，本时立方较为二率，本时高卑二平均相减余为三率，求得四率与本时最高二平均相加，为本时二平均，记加减号。日距月最高倍度不及半周为减，过为加。复以半径千万为一率，最大三平均为二率，日距正交倍度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三平均，记加减号。日距正交倍度不及半周为减，过为加。乃置二平行，加减二三平均，得用平行。

求初实行，用平三角形，以最高本轮半径为一边，最高均轮半径为一边，日距月最高倍度与半周相减，余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均轮半径之角，为最高实均，记加减号。日距月最高倍度不及半周为加，过为减。又求得对原角之边，为本时两心差。以最高实均加减用最高为最高实行，以最高实行减用平行为太阴引数，复用平三角形，以半径千万为一边，本时两心差为一边，太阴引数与半周相减余为所夹之角，求得对两心差之角。与原角相加，复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半径千万之角，为平圆引数。乃以本天大半径为一率，本时两心差为正弦，对表取余弦为二率，平圆引数之正切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为实引，与太阴引数相减为初均数。置用平行，以初均数加减之，引数初宫至五宫为减，六宫至十一宫为加。得初实行。

求白道实行，置初实行，减本日太阳实行，为月距日。乃以半径千万为一率，高卑最大二均数各为二率，月距日倍度正弦为三率，各求得四率，为本时高卑二均数。又以高卑立方大较为一率，本时立方较为二率，本时高卑二均数相减余为三率，求得四率，与本时最高二均数相加，为本时二均数，记加减号。月距日倍度不及半周为加，过为减。又置月距日，加减二均，为实月距日。置太阳最卑平行，加减六宫，为日最高太阴最高实行。内减日最高，为日月最高相距。与实月距日相加，为相距总数。以半径千万为一率，最大三均为二率，相距总数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三均数，记加减号。总数不及半周为加，过为减。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日月最高相距度用中比例，取本时两弦最大末均为二率，实月距日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末均数。记加减号。实月距日不及半周为减，过为加。乃置初实行，加减二均、三均、末均，得白道实行。

求黄道实行，用平三角形，以正交本轮半径为一边，正交均轮半径为一边，日距正交倍度为所夹之外角，倍度过半周，减去半周，用其余。求得对两边二角之半较。与日距正交相减，余为正交实均。以加减日距正交倍度不及半周为加，过为减。用正交，为正交实行。置白道实行，减正交实行，为月距正交。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日距正交倍度正矢为二率，倍度过半周，与全周相减，用其余。黄白大距半较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交角减分。又以最大距日加分折半为三率，一率、二率同前。前得四率，为距交加差。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实月距日倍度正矢为二率，倍度过半周，与全周相减，用其余。距交加差折半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日加分。置最大大距，减交角，减分加距日加分，为黄白大距。乃以半径千万为一率，黄白大距余弦为二率，月距正交正切为三率，求得

四率为正切，检表为黄道距交度。与月距正交相减，余为升度差。以加减白道实行，月距正交初、一、二、六、七、八宫为减，三、四、五、九、十、十一宫加。得黄道实行。

求黄道纬度，同甲子元法。

求四种宿度，月孛用最高实行，罗睺用正交实行加减六宫，计都用正交实行，余同甲子元法。

求纪日值宿。

求月大小。

求闰月，并同甲子元法。

求月令，日躔娵訾，为建寅正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陟负冰，獭祭鱼，候雁北，草木萌动，凡六候。日躔降娄，为建卯二月，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元鸟至，雷乃发声，始电，凡六候。日躔大染，为建辰三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凡六候。日躔实沈，为建巳四月，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凡六候。日躔鹑首，为建午五月，螳螂生，鵙始鸣，反舌无声，鹿角解，蜩始鸣，半夏生，凡六候。日躔鹑火，为建未六月，温风至，蟋蟀居壁，鹰始挚，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凡六候。日躔鹑尾，为建申七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凡六候。日躔寿星，为建酉八月，鸿雁来，元鸟归，群鸟养羞，雷始收声，蛰虫坯户，水始涸，凡六候。日躔大火，为建戌九月，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乃祭兽，草木黄落，蛰虫咸俯，凡六候。日躔析木，为建亥十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凡六候。日躔星纪，为建子十一月，鹖鴠不鸣，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凡六候。日躔元枵，为建丑十二月，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征鸟厉疾，水泽腹坚，凡六候。每五度为一候，按宫度推之即得。

五星用数，推五星行，并同甲子元法，惟土星平行应减去三十分。

恒星用数，见《天文志》，推恒星法，同甲子元。

紫气用数，乾隆九年甲子天正冬至为法元。癸亥年十一月冬至。

紫气日行一百二十六秒，小余七二〇七七七。

紫气应七宫十七度五十分十四秒五十三微。

推紫气法，求紫气行，与日躔求平行法同。

清史稿卷五一　志第二六

月食用数

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

望策一十四日七六五二九五二六五。

太阴交周朔策一十一万零四百一十三秒，小余九二四四一三三四。

太阴交周望策六宫一十五度二十分零六秒五十八微。

中距太阴地半径差五十七分三十秒。

太阳最大地半径差一十秒。

中距太阳距地心一千万。

中距太阴距地心一千万。

中距太阳视半径一十六分六秒。

中距太阴视半径一十五分四十秒三十微。

朔应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

首朔太阴交周应六宫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九微，余见日躔、月离。

推月食法

求纪日，

求太阴入食限，并同甲子元法。视某月太阴平交周入可食之限，即为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宫十

四度五十一分至六宫十五度九分，自十一宫十四度五十一分至初宫十五度九分，皆可食之限。再于实时距正交详之。

求平望，同甲子元法。

求实望实时，先求泛时，用两日实行较，同甲子元求朔望法。次设前、后两时，各求日、月黄道实行。复用两时实行较，得实望实时。又以实时各求日、月黄道实行，视本时月距正交入限为有食。自五宫十七度四十三分至六宫十二度十七分，自十一宫十七度四十三分至初宫十二度十七分，皆有食之限。

求实望用时，用实时太阳均数及升度求法，同甲子元。比视日出入亦同。

求食甚时刻，用平三角形，以一小时太阴白道实行化秒为一边。本时次时一二实行较。一小时太阳黄道实行化秒为一边，实望黄白大距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小边之角为斜距交角差。以加实时黄白大距，为斜距黄道交角。又以斜距交角差之正弦为一率，一小时太阳实行为二率，实望黄白大距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一小时两经斜距。又以半径千万为一率，斜距黄道交角之余弦正弦各为二率，实望月离黄道实纬为三率，各求得四率，为食甚实纬南北与实望黄道实纬同。及距弧。又以一小时两经斜距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食甚距弧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食甚距时。以加减实望用时，月距正交初宫、六宫为减，五宫、十一宫加。得食甚时刻。

求太阳太阴实引，置实望太阳引数，加减本时太阳均数，得太阳实引。又置实望太阴引数，加减本时太阴初均数，得太阴实引。

求太阳太阴距地，用平三角形，以日躔倍两心差为对正角之边，以太阳实引为又一角，三宫内用本度，过三宫与六宫相减，过九宫与全周相减，用其余。求得对太阳实引之边为勾。又求得对原不知角之边为分股，与二千万相加减，实引三宫内九宫外加，三宫外九宫内减。为股弦和与勾，求得股。与分股相加减，实引三宫内九宫外减，三宫外九宫内加。得太阳距地。又以实望月离倍两心差如法求之，得太阴距地。

求实影半径，以太阴距地为一率，中距太阴距地为二率，中距太阴最大地半径差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本时太阴最大地半径差。又以六十九除之，为影差。又以太阳距地为一率，中距太阳距地为二率，中距太阳视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太阳视半径，与本时太阴最大地半径差相减，又加太阳最大地半径差，为影半径，又加影差，为实影半径。

求太阴视半径，以太阴距地为一率，中距太阴距地为二率，中距太阴视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太阴视半径。

求食分，以太阴全径为一率，十分化作六百秒为二率，并径实影视太阴两半径并。内减食甚实纬，余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分收之，即食分。

求初亏、复圆时刻，以并径与食甚纬相加化秒为首率，相减化秒为末率，求得中率为秒，以分收之，为初亏、复圆距弧。又以一小时两经斜距为一率，一小时化秒为二率，初亏复圆距弧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初亏、复圆距时，以加减食甚时刻，得初亏、复圆时刻。减得初亏，加得复圆。

求食既、生光时刻，以两径较实影视太阴两半径相减之余。与食甚实纬相加化秒为首率，相减化秒为末率，求得中率为秒，以分收之，为食既、生光距弧。求得时时刻，与初亏、复圆法同。食在十分以内，则无此二限。

求食限总时，同甲子元法。

求食甚太阴黄道经纬宿度，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一小时太阴白道实行为二率，食甚距时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时月实行。以加减实望太阴白道实行，加减与食甚距时同。得食甚太阴白道经度。又置实望月距正交，加减距时月实行，得食甚月距正交。再求黄道经纬宿度，同月离。

求食甚太阴赤道经纬宿度，以半径千万为一率，食甚太阴距春、秋分黄道经度正弦为二率，食甚太阴黄道经度不及三宫者，与三宫相减，垜三宫者，减三宫，过六宫者，与九宫相减；过九宫者，减九宫。食甚太阴黄道纬度余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切，检表得太阴距二分弧与黄道交角，以加减黄赤大距，食甚太阴黄道经度九宫至三宫，纬南加，纬北减，皆在赤道南，反减则在北，三宫至

九宫加减反是。为太阴距二分弧与赤道交角。又以太阴距二分弧与黄道交角之余弦为一率，半径千万为二率，食甚太阴距春秋分黄道经度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太阴距二分弧之正切。又以半径行万为一率，太阴距二分弧与赤道交角之余弦为二率，太阴距二分弧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为距春、秋分赤道经度。加减三宫九宫，食甚太阴黄道经度不及三宫，与三宫相减，过三宫者加三宫。过六宫者，与九宫相减，过九宫者加九宫。得食甚太阴赤道经度。求纬度宿度，同甲子元法。

求初亏、复圆黄道高弧交角，以半径千万为一率，黄赤大距正弦为二率，影距春秋分黄道经度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影距赤道度。影距春、秋分度数与太阳同，太阳在赤道北，影在南，太阳在赤道南，影在北。又以影距春、秋分黄道经度余弦为一率，黄赤大距余切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为黄道赤经交角。乃用弧三角形，以北极距天顶为一边，影距赤道与九十度相加减为一边，北则减，南则加。初亏、复圆各子正时刻过十二时者，二十四时相减。变赤道度，各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北极距天顶之角。各为赤经高弧交角，以加减黄道赤经交角，太阴在夏至前六宫，食在子正后则减，为限西。食在子正前则加，加过九十度，与半周相减，为限东。不及九十度，则不与半周相减，变为限西。在夏至后六宫反是。各得黄道高弧交角。若食在子正，影在正午，无赤经高弧交角，则黄道赤经交角即黄道高弧交角。太阴在夏至前为限西，后为限东。

求初亏、复圆并径高弧交角，以并径为一率，食甚实纬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弦，检表为并径交实纬角。如无食甚实纬，即无此角，亦无并径黄道交角。又置九十度，加减斜距黄道交角，得初亏、复圆黄道交实纬角。食甚月距正交初宫、六宫，初亏减，复圆加。五宫、十一宫，初亏加，复圆减。各与并径交实纬角相减，为初亏、复圆并径黄道交角。并径交实纬角小，距纬南北与食甚同。大则反是。以加减黄道高弧交角，初亏限东，复圆限西，纬南加，纬北减。初亏限西，复圆限东，加减反是。各得并径高弧交角。如无并径黄道交角，则黄道高弧交角即并径高弧交角。

求初亏、复圆方位，即以并径高弧交角为定交角，求法同甲子元。但以并径高弧交角初度初亏在限东为正下，限西为正上；复圆在限东为正上，限西为正下。据京师北极高度定，与甲子元同。

求带食分秒，用两径斜距，不用月距日实行，余与甲子元法同。

求带食方位，用带食两心相距，不用并径求诸交角，如初亏、复圆定方位。食甚前与初亏同，食甚后与复圆同。

求各省月食时刻方位，理同甲子元法。

绘月食图，同甲子元法。

日食用数

太阳光分一十五秒，余见日躔、月离、月食。

推日食法，

求纪日，

求太阴入食限，并同月食，惟有用望策，即为逐月朔太阴交周。视某月入可食之限，即为有食之月。交周自五宫八度四十二分至六宫九度一十四分，又自十一宫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初宫二十一度一十八分，皆可食之限。

求实朔实时，并同月食求望法，惟不加望策。视本时月距正交入食限为月食。自五宫十一度三十四分至六宫六度二十二分，又自十一宫二十三度三十八分至初宫十八度二十六分，为有食之限。

求实朔用时，与月食求实望用时同。比视日出入，同甲子元。

求食甚用时，与月食求食甚时刻法同。

求太阳太阴距地，并同月食。

求地平高下差，先求本日太阴最大地半径差，法同月食。乃减太阴最大地半径差，得地平高下差。

求太阳实半径，先求太阳视半径，法同月食。内减太阳光分，得太阳实半径。

求太阴视半径，法同月食。

求食甚太阳黄道经度宿度，求经度与月食。

求太阴白道法同；求宿度同日躔。

求食甚太阴赤道经纬宿度，用黄赤大距，法同月食求太阴黄道。

求黄赤及黄白、赤白二经交角，以食甚太阴距春、秋分黄道经度余弦为一率，黄赤大距余切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切，检表得黄赤二经交角。冬至后黄经在赤经西，夏至后在赤经东，如太阳在二至，则无此角。又以前所得斜距黄道交角，即为黄白二经交角。实朔月距正交初宫、十一宫，白经在黄经西；五宫、六宫在黄经东。二交角相加减，为赤白二经交角。二交角同为东同为西者相加，白经在赤经之东西仍之。一为东一为西者相减。东西从大角，如减尽，则无此角。如无黄赤二经交角，则黄白即赤白，东西并同。

求用时太阳距午赤道度，以食甚用时与十二时相减，余数变赤道度，得用时太阳距午赤道度。

求用时赤经高弧交角，用弧三角形，以北极距天顶为一边，太阳距北极为一边，赤纬在南，加九十度；在北，与九十九度相减。用时太阳距午赤道度为所夹之角，求得对北极距天顶之角，为用时赤经高弧交角。午前赤经在高弧东，午后赤经在高弧西。若太阳在正午，则无此角。

求用时太阳距天顶，以用时赤经高弧交角正弦为一率，北极距天顶之正弦为二率，用时太阳距午赤道度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弦，检表得太阳距天顶。

求用时高下差，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地平高下差化秒为二率，用时太阳距天顶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秒。以分收之，为用时高下差。

求用时白经高弧交角，以用时赤经高弧交角与赤白二经交角相加减，得用时白经高弧交角。东西同者相加，白经在高弧之东西仍之。一东一西者相减，东西从大角。如无赤白二经交角，或无赤经高弧交角，则即以所有一角命之，东西并同。如二角俱无，或同度减尽，则无此角。食甚用时即真时。用时高下差与食甚实纬，南加北减，即食甚两心视相距。

求用时对两心视相距角，月在黄道北，取用时白经高弧交角；月在黄道南，取用时白经高弧交角之外角，实距在高弧之东西，月在北则与白经同，在南则相反。皆为用时对两心视相距角。若白经高弧交角过九十度，纬南如纬北，纬北纬南。

求用时对两心实相距角，用平三角形，以食甚用时两心实相距为一边，即食甚实纬。用时高下差为一边，用时对两心视相距角为所夹之角，即求得用时对两心实相距角。

求用时两心视相距，以用时对两心实相距角之正弦为一率，用时两心实相距为二率，用时对两心视相距角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即用时两心视相距。白经在高弧西，两心视相距大于并径者，或无食或未及等者，用时即初亏真时，在高弧东为已过及复圆真时。若小于并径，高弧西为初亏食甚之间，东为复圆食甚之间。

求食甚设时，用时白经高弧交角东向前取，西向后取，角大远取，角小近取，远不过九刻，近或数分。量距用时前后若干分，为食甚设时。

求设时距分，以食甚设时与食甚用时相减，得设时距分。

求设时距弧，以一小时化秒为一率，一小时两经斜距为二率，设时距分化秒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设时距弧。

求设时对距弧角，以食甚实纬为一率，设时距弧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切，检表得设时对距弧角。

求设时两心实相距，以设时对距弧角之正弦为一率，设时距弧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即设时两心实相距。

求设时白经高弧交角，以上五条，皆与用时同，但皆用设时度分立算。

求设时对两心视相距角，月在黄道北，以设时白经高弧交角与设时对距弧角相减，月在黄道南则相，又与半周相减，余为设时对两心视相距角。相减者，对距弧角小，实距在高弧之东西与白经

同；对距弧角大则相反。相加又减半周者，实距在高弧之东西，恒与白经反。如两角相等而减尽无余，或相加适足一百八十度，则无交角，亦无对设时两心实相距角，即以设时高下差与设时两心实相距相减，余为设时两心视相距。若白经高弧交角过九十度，纬南如纬北，纬北如纬南。

求设时白经高弧交角较，以设时白经高弧交角与用时白经高弧交角相减，即得。

求设时高弧交用时视距角，以设时白经高弧交角较与用时对两心实相距角相加减，即得。纬北为减，纬南为加。若白经高弧交角过九十度，反是。

求对设时视行角，以设时高弧交用时视距角与设时对两心实相距角相加减，即得。两实距同在高弧东，或同在西，则减；一东一西者，则加；加过半周者，与全周相减，用其余。如无设时对两心实相距角，设时高下差大于设时两心实相距，则设时高弧交用时视距角即对设时视行角；设时高下差小于设时两心实相距，则以设时高弧交用时视距角与半周相减，余为对设时视行角。

求对设时视距角，用平三角形，以用时两心视相距为一边，设时两心视相距为一边，对设时视行角为所夹之角，即求得对设时视距角。

求设时视行，以对凤时视距角之正弦为一率，设时两心视相距为二率，对设时视行角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设时视行。

求真时视行，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对设时视距角余弦为二率，用时两心视相距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真时视行。

求真时两心视相距，以半径千万为一率，对设时视距角正弦为二率，用时两心视相距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真时两心视相距。

求食甚真时，以设时视行为一率，设时距分为二率，真时视行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真时距分。以加减食甚用时，白径在高弧西则加，在高弧东则减。得食甚真时。

求真时两心实相距，以上三条，法与设时同，但皆用真时度分立算。

求考真时两心视相距，以上八条，法与用时同，但皆用真时度分立算。

求真时高弧交设时视距角，法同设时，加减有异。月在黄道北，设时真时两实距在高弧东西同，惟白经异。设时白经高弧交角小则加，大则减。若白经亦同，反是。若两实距一东一西，则皆相减。月在黄道南，设时交角小则加，大则减。如无设时对两心实相距角，设时高下差大于设时两心实相距，则真时白经高弧交角较，即真时高弧交设时视距角；设时高下差小于设时两心实相距，则以真时白经高弧交角较与半周相减，余为真时高弧交设时视距角。若白经高弧交角过九十度，纬南如纬北，纬北如纬南。

求对考真时视行角，法同设时。如设时实距与高弧合，无东西者，设时高下差大于设时两心实相距，则相减，小则加。如真时白经高弧交角较与设时对两心实相距角相等，而减尽无余，则真时对两心实相距角，即对考真时视行角。或相加适足半周，则真时对两心实相距角与半周相减，即对考真时视行角。

求考真时视行，以上二条，法同设时，但用考真时度分立算。

求定真时视行，如定真时视行与考真时视行等，则食甚真时即为定真时。如或大或小，再用下法求之。

求定真时两心视相距，以上二条，法同真时，用考真时度分立算。

求食甚定真时，以考真时视行为一率，设时距分与真时距分相减余为二率，定真时视行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定真时距分。以加减食甚设时，白经在高弧东，设时距分小则减，大则加，白经在高弧西，反是。得食甚定真时。

求食分，以太阳实半径倍之为一率，十分为二率，并径内减定真时两心视相距余为三率，求得四率，即食分。

求初亏、复圆前设时，白经在高弧西，食甚用时两心视相距与并径相去不远，即以食甚用时为初亏前设时，小则向前取，大则向后取，量距食甚用时前后若干分，为初亏前设时。与食甚定真时相减，余数与食甚定真时相加，为复圆前后时，白经在高弧东，先取复圆，后得初亏，理并同。

求初亏前设时对距弧角，初亏前设时在食甚用时前为西，在食甚用时后为东。

求初亏前设时两心实相距，以上四条，法同食甚设时，但用初亏前设时度分立算。

求初亏前设时白经高弧交角，以上五条，法同食甚用时。

求初亏前设时对两心视相距角，法同食甚用时，加减有异。月在黄道北，二角东西同，则相加；一东一西，相减。月在黄道南，反是。又与半周相减，若白经高弧交角过九十度，则纬南、纬北互异。余同食甚设时。

求初亏前设时两心视相距，以上二条，法同食甚用时，但用初亏前设时度分立算。

求初亏后设时，视初亏前设时两心视相距小于并径，则向前取，大则向后取，察其较之多寡，量取前后若干分，为初亏后设时，以下逐条推算，皆与前设时同，但用后设时度分立算。

求初亏视距较，以前后设时两心视相距相减，即得。

求初亏设时较，以前后设时距分相减，即得。

求初亏视距并径较，以初亏后设时两心视相距与并径相减，即得。

求初亏定真时，以初亏视距较为一率，初亏设时较为二率，初亏视距并径较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初亏真时距分。以加减初亏后设时。后设时两心视相距大于并径为加，小为减。得初亏真时。乃以初亏真时依前法求其两心视相距，果与并径等，则初亏真时即初亏定真时。初亏真时对两心实相距角即初亏方位角，如或大或小，则以初亏前后设时两心视相距与并径尤近者，与考真时两心视相距相较，依法比例，得初亏定真时。

求复圆后设时，视复圆前设时两心视相距小于并径，则向后，取大于并径，则向前取，察其较之多寡，量取前后若干分，为复圆后设时。逐条推算，皆与前设时同，但用后设时度分立算。

求复圆定真时，以上四条，皆与初亏法同，但用复圆度分立算。

求初亏、复圆定交角，初亏白经在高弧之东，以初亏方位角与半周相减，在高弧之西，即用初亏方位角，复圆反是，皆为定交角。

求初亏、复圆方位，法与甲子元同，但以定交角初度初亏白经在高弧东为正上，在西为正下，复圆在东为正下，在西为正上。

求带食用日出入分，同甲子元法。

求带食距时，以日出入分与食甚用时相减即得。

求带食赤经高弧交角，以黄赤距纬之余弦为一率，北极高度之正弦为二率，半径千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余弦，检表得带食赤经高弧交角。

求带食对两心视相距角，以上三条，法与食甚设时同，但用带食度分立算。

求带食方位，在食甚前者，用初亏法；在食甚后者，用复圆法。

求各省日食时刻方位，理同甲子元法。

绘日食图，同甲子元法。

绘日食坤舆图，取见食极多之分，每分为一限。止于二十一限。又取见食时刻早晚，每刻为一限。止于九十六限。交错相求，反推得见食各地北极高下度、东西偏度。乃按度联为一图。又按《坤舆全图》所当高度偏度各地名，逐一填注。

相距用数，见月离及五星、恒星行。

推相距法，同甲子元推凌犯法。

推步用表

甲子元及癸卯元二法，除本法外，皆有用表推算之法，约其大旨著于篇。

甲子元法：

一曰年根表，以纪年、纪日、值宿为纲，由法元之年顺推三百年，各得其年天正冬至次日子正太阳及最卑平行，列为太阳年根表；太阴及最高、正交平行，列为太阴年根表；五星及最高、正交、伏见诸平行，为各星年根表。

一曰周岁平行表，以日数为纲，由一日至三百六十六日，积累日、月、五星及最卑、最高、正

交、伏见诸平行，各列为周岁平行表。

一曰周日平行表，以时分秒为纲，与度分秒对列三层，自一至六十，积累日、月、五星及最高、正交、伏见、月距日、太阴引数、交周诸平行，各列为周日平行表。

一曰均数表，以引数为纲，豫推得逐度逐分盈缩迟疾，备列于表。太阴别有二三均数表，以引数及月距日为纲，纵横对列，推得二三均数，备列于表。土、木、金、水四星，则以初均及中分、次均及较分，同列为一表。火星则以初均及次轮心距地数、次轮半径本数、太阳高卑差数、同列为一表。皆为均数表。

一曰距度表，以黄道宫度为纲，列所对赤道南北距纬，为黄赤距度表。以月距正交为纲。分黄白大距为六限，列所对黄道南北距纬，为黄白距度表。

一曰升度表，以黄道宫度为纲，列所对赤道度，为黄赤升度表。

一曰黄道赤经交角表，以黄道宫度为纲，取所对黄道赤经交角列于表。

一曰升度差表，以月、五星距交宫度为纲，各列所当黄道度之较，各为升度差表。

一曰时差表，以黄道为纲，取所当赤道度之较变时，列为升度时差。又以引数为纲，取所当均数变时，列为均数时差表。

一曰地半径差表，以实高度为纲，取所当太阳、太阴及火、金、水三星诸地半径差，各列为表。

一曰清蒙气差表，以实高度为纲，取所当清蒙气差，列为表。

一曰实行表，以引数为纲，取所当太阳、太阴及月距日实行，各列为表。

一曰交均距限表，以月距日为纲，取所当之交均及距限，同列为一表。

一曰首朔诸根表，以纪年、纪日、值宿为纲，由法元之年顺推三百年，取所当之首朔日时分秒及太阳平行，太阳、太阴引数，太阴交周，五者同列为一表。

一曰朔望策表，以月数为纲，自一至十三，取所当之朔、望策及太阳平行朔、望策，太阳、太阴引数朔、望策，太阴交周朔、望策，十事同列为一表。

一曰视半径表，以引数为纲，取所当之日半径、月半径、月距地影半径、影差，五者同列为一表。

一曰交食月行表，以食甚距纬分为纲，自初分至六十四分，与太阳、太阴地影，凡两半径之和分，自二十五分至六十四分，纵横对列，取所当之月行分秒列为表。其太阴、地影两半径之较分与和分同用。

一曰黄平象限表，以正午黄道宫度为纲，分北极高自十六度至四十六度为三十一限，取所当之春分距午、黄平象限、限距地高，三者同列为一表。

一曰黄道高弧交角表，以日距限为纲，自初度至九十度分，分限距地高自二十度至八十九度为七十限，取所当之黄道高弧交角列为表。

一曰太阳高弧表，列法与黄道高弧交角表同。

一曰东西南北差表，以交角度为纲，自初度至九十度，与高下差一分至六十三分，纵横对列，取所当之东西差及南北差，同列为表。

一曰纬差角表，以并径为纲，自三十一分至六十四分，与距纬一分至六十四分，纵横对列，取所当之纬差角列为表。

一曰星距黄道表，以距交宫度为纲，取所当星距黄道数各列为表，水星独分交角自四度五十五分三十二秒至六度三十一分二秒为二十限。

一曰星距地表，以星距日宫度为纲，取所当之星距地列于表。

一曰水星距限表，以距交宫度为纲，取所当之距限列为表。

一曰五星伏见见距日黄道度表，以星行黄道经表为纲，分晨夕上下列之，取各星所当距日黄道度，同列为一表。

一曰五星伏见距日加减差表，列法同黄道度表，但不分五星，别黄道南北自一度至八度。

一曰太阳距地心表，以太阳实引为纲，取所对之太阳距地心真数对数，并列于表。

一曰太阴一平均表，以太阴引数为纲，取所当之太阴一平均、最高平均、正交平均，并列于表。

一曰太阴二平均表，以日距月最高宫度为纲，取所当太阳在最高之二平均及高卑较秒，并列于表。

一曰太阴三平均表，以月距正交宫度为纲，取所当之三平均列为表。

一曰太阴最高均及本天心距地表，以日距月天最高宫度为纲，取所当最高均及本天心距地数，并列于表。

一曰太阴二均表，以月距日宫度为纲，取所当太阳在最高时二均及高卑较数，并列于表。

一曰太阴三均表，以相距总数为纲，取所对之三均列于表。

一曰太阴末均表，以实月距日宫度为纲，与日月最高相距，纵横对列，取所当之末均列为表。

一曰太阴正交实均表，以日距正交宫度为纲，取所对之正交实均列为表。

一曰交角加分表，以日距正交宫度为纲，取所当之距交加分加差，并列于表。

一曰黄白距纬表，列法与升度差表同。

一曰太阴距地心表，以太阴实引为纲，取所当最大、最小两心差各太阴距地心数及倍分，并列于表。其名同而实异者，太阴初均表分大、中、小三限。黄、白升度差表列最小交角及大、小较秒，太阴地半径差表、太阴实行表俱分大、小二限。

清史稿卷五二　志第二七

凌犯视差新法上

推诸曜之行度，皆以太阳为本；而太阳之实行，又以平行为根。其推步之法，总以每日子正为始，此言子正者，乃为平子正，即太阳平行之点临于子正初刻之位也。今之推步时刻，虽以两子正之实行为比例，而所得者亦皆平行所临之点，则实行所临之点，自有进退之殊。设太阳在最卑后实行大于平行，则太阳所临之点必在平行之东，以时刻而言，乃为未及。若太阳过最高后实行小于平行，则太阳所临之点必在平行之西，以时刻而言，乃为已过。故以应加之均数变时为应减之时差，应减之均数变时为应加之时差，此因太阳有平行实行之别，以生均数时差也。然太阳所行者黄道，时刻所据者赤道，因黄道与赤道斜交，则同升必有差度。如二分后赤道小于黄道，其差应减，在时刻为未及。二至后赤道大于黄道，其差应加，在时刻为已过。故以正弧三角形法求得黄赤升度差，变为时分，二分后为加，二至后为减，此因经度有黄道赤道之分，以生升度时差也。按本时之日行自行所生之二差，各加减于平时而得用时，由用时方可以推算他数，故交食亦必以推用时为首务，即日月食之第一求也。其法理图说已载于《考成前编》，讲解最详，其图分而为二，且均数时差图系用小轮。至《考成后编》求均数改为椭圆法，其法理亦备悉于《求均数篇》内，然未言及时差。今依太阳实行所临黄道之点，以均数之分取得黄道上平行点，即以平实二点依过二极、二至经圈作距等圈法，引于赤道，可使二差合为一图。其太阳之经度所临之时刻及二时差之加减，皆可按图而稽矣。

如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月初六日癸丑戌正二刻十一分，月与司怪第四星同黄道经度，是为凌犯时刻。本日太阳引数三宫三度五十五分，太阳黄道经度三宫十五度五十三分，求用时。如图甲为北极，乙丙丁戊为赤道，乙甲丁为子午圈，乙为子正，丁为午正，己庚辛壬为黄道，丙甲戊为过二极二至经圈，己为冬至，辛为夏至，庚为春分，壬为秋分。子为太阳实行之点，当赤道于丑，则丑点即太阳实临之用时。卯为太阳平行之点，而当赤道于辰。其卯子之分，即应加

之均数一度五十五分四十五秒，试自卯子二点与丙甲戊过极至经圈平行作卯午、子未二线，即如距等圈，将太阳平行、实行之度皆引于赤道，则庚午必与庚卯等，庚未必与庚子等，其赤道之午未必与卯子均数等。变时得七分四十三秒，为赤道午未之分，即均数时差也。次用庚丑子正弧三角形求庚丑弧，此形有丑直角，有庚角黄赤交角二十三度二十九分，有庚子弧太阳距春分后黄道度十五度五十三分。乃以半径为一率，庚角之余弦为二率，庚子弧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庚丑弧之正切，检表得庚丑弧十四度三十七分三十六秒，为太阳距春分后赤道度。乃与庚子黄道弧相等之庚

未弧相减，得丑未弧一度十五分二十四秒，为应减之黄赤升度差。变时得五分二秒，即升度时差也。盖太阳平行卯点，距春分之庚卯弧与庚

午弧等，则午点乃为平时，即今之凌犯时刻。而太阳实行子点，距春分之庚子与庚未弧等，则午未为平行与实行之差。如以太阳右旋而言之，为实行已过平行，然以随天左旋而计之，为实行未及平行，是未点转早于午点，故必减午未均数时差，乃得未点时刻，此太阳在黄道虚映于赤道之时刻也。然子点太阳实当赤道之丑，则丑未为黄道与赤道之差。若以经度东行而言之，为赤道未及黄道，兹以时刻西行而计之，为赤道已过黄道，是丑点复迟于未点，故必加丑未升度时差，方得丑点时刻，即太阳在黄道实当于赤道之时刻也。其两时差既为一加一减，而所减者又大于应加之分，故先时两时差相减，得丑午时分二分四十一秒，而为时差总。此因两时差加减异号故相减，若同号则相加，所谓两数通为一数也。又因减数大于加数，故仍从减，若加数大者则从加矣。乃减于午点凌犯时刻戌正二刻十一分，即得丑点戌正二刻八分十九秒，为凌犯用时也。

一率　半径

二率　庚角余弦

三率　庚子弧正切

又设凌犯时刻丑正一刻，太阳引数三宫十三度二十九分，黄道实行三宫二十五度三十四分，求用时。如子为太阳实行之点，当赤道于丑，其丑点即所临之用时。卯为太阳平行之点，当赤道于辰，其子卯为应加之均数一度五十二分二十五秒，亦自卯子二点与过极至经圈平行作卯丑、子未二距等圈，其平行卯点映于赤道，恰与实

行当赤道之丑点合，是由平行所得之时刻，已合实行实临赤道之用时，遇此可无庸求其时差也。然何以知之，盖两时差之数相等，必减尽无余，即无时差之总数矣。今试按法求之，既作卯丑、子未二线，其庚丑与庚卯等，庚未与庚子等，则丑未必与卯子均数等，变时得七分三十秒，即赤道上应减之均数时差。次用庚丑子正弧三角形，求得庚丑弧赤道度，与庚子弧黄道度相等之庚未弧相减，得丑未弧，黄赤升度差恰与均数等。变时亦得七分三十秒，即赤道上应加之升度时差。其时差一为加、一为减，而两数相等，乃减尽无余，既无时差之总数，则其凌犯时刻即为用时可知矣。此法以丑点凌犯时刻减去均数时差，得未点实行虚映之时刻，而复加相等之升度时差，所得用时，固仍在丑点之位，盖因太阳平行距春分后黄道度等于太阳实行距春分后赤道度故也。又如太阳正当本天之最卑或最高，乃无平行实行之差，自无均数时差，止加减升度时差一数。设太阳当本天最卑，又当子正，如太阳在黄道之子点，则庚乙与庚子等，以庚丑子正弧形求得丑乙黄赤升度差。变时减于乙点时刻，即得丑点用时，乃在乙点子正之前也。若太阳当本天最高，又当午正，如太阳在黄道之午点，则壬丁与壬午等，以壬寅午正弧形求得寅丁黄赤升度差，变时减于丁点时刻，即得寅点用时，乃在丁点午正之前也。

又如太阳实行正当冬、夏至或正当春、秋分，此四点皆无黄道赤道之差，自无升度时差，止加减均数时差一数。设太阳实行六宫初度为正当夏至，在黄道之辛点，当赤道于戊，而平行卯点，当赤道于辰，自卯点与丙甲戊过极至经圈平行作卯午距等圈，则午点为凌犯时刻，其戊午与辛卯均数等，变时得均数时差。减于午点而得戊点，即用时也。

推算太阴凌犯视差，固依《后编》求日食三差之法，而其为用不同。盖日食之东西差为求视距弧，而南北差为求视纬，其视距弧、视纬则为求视相距及视行之用。缘太阴行于白道，是必以白平象限为准焉。若五星之距恒星、五星之互相距，皆以黄道同经度之时为相距时刻，而较黄纬南北相距之数为其上下之分也。至月距五星、月距恒星，亦皆以黄道经度相同之时为凌犯时刻，不更问白道经度，其于白平象限又何与焉？然其以东西差定视时之进退，以南北差判视纬之大小，以定视距之远近者，其差皆黄道经纬之差，故必以黄平象限之宫度为准。黄平象限者，地平上黄道半周适中之点也。顾黄道与赤道斜交，地平上赤道半周适中之点，恒当子午圈，而地平上黄道半周适中之点，则时有更易。盖黄极由负黄极圈每日随天左旋，绕赤极一周，如黄极在赤极之南，则冬至当午正，其黄道斜升斜降；若黄极在赤极之北，则夏至当午正，其黄道正升正降，而黄平象限亦皆恰当子午

圈；设黄极在赤极之西，则春分当午正，其黄道之势斜倚，出自东北而入西南，黄平象限乃在午正之东；设黄极在赤极之东，则秋分当午正，其黄道出自东南而入西北，黄平象限乃在午正之西。是则黄道之向，随时不同，故以黄道之逐度，推求黄平象限及限距地高以立表。

先设太阳正当春分点，黄道实行为三宫初度，求午正初刻黄平象限宫度及限距地高度分。如图甲乙丙丁为子午圈，甲为天顶，丙丁为地平，乙为北极，乙丙为京师北极出地，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戊己庚为赤道，交于地平之己点，其戊点当午正，为地平上赤道半

周适中之点，戊子为赤道距地高五十度五分，当戊己丁角，辛子壬为负黄极圈，子为黄极，乙子己丑为过极至经圈，戊丑庚为黄道，而交地平于寅点，庚为秋分，丑为冬至，戊为春分，即太阳之所在，临于午正，乃无春分距午之时分。试自黄极子点出弧线过天顶作子甲卯黄道经圈，为本时黄平象限，其辰点为地平上黄道半周适中之点，而在正午之东，即黄平象限宫度也。辰寅卯角为黄道与地平相交之角，而当辰卯弧，即本时限距地高之度也。法用戊辰甲正弧三角形求辰、甲辰二弧，此形有辰直角，有戊甲弧赫道距天顶，与乙丙北极高度等。以赤道交子午圈之戊直角九十度内减己戊丑角黄赤交角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得寅戊丁角六十六度三十一分，为黄道交子午圈角；亦名黄道赤经交角。与辰戊甲角为对角，其度等。乃以半径为一率，戊角黄道赤经交角之余弦为二率，戊甲弧赤道距天顶，亦即太阳距天顶其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平象限距午之正切，检表得十八度二十六分十四秒，为戊辰弧黄平象限距午正之黄道度。与戊点春分三宫相加，因黄平象限在午东，故加。得辰点三宫十八度二十六分十四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也。又以半径为一率，戊角黄道赤经交角之正弦为二率，戊甲弧太阳距天顶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平象限距天顶之正弦、检表得三十六度三分九秒，为甲辰弧黄平象限距天顶。与甲卯象限九十度相减，得辰卯弧五十三度五十六分五十一秒，即本时限距地高，而当辰寅卯角之度也。

一率　半径　　一率　半径

二率　戊角余弦　　二率　戊角正弦

三率　戊甲弧正切　三率　戊甲弧正弦

又设太阳正当秋分点，黄道实行为九宫初度，求午正初刻春分距午时分并黄平象限及限距地高，即以秋分当于正午之戊，则庚未戊为黄道，交地平于寅，庚为春分，未为夏至，子乙未己为过极至经圈，亦自黄极子点出弧线过天顶，作子甲卯弧黄平象限，而地平上黄道适中之辰点，在正午之西。先以春分距午西之庚戊赤道半周变十二时为春分距午之时分，次仍用戊辰甲正弧三角形求戊辰、甲辰二弧，此形有辰直角，有戊甲赤道距天顶。以戊直角内减己戊内角黄赤交角，得辰戊甲角黄道赤经交角，亦六十六度三十一分，求得戊辰弧黄平象限距午正之黄道度，亦十八度二十六分十四秒。与戊点秋分九宫相减，因黄平象限在午西，故减。得辰点八宫十一度三十三分四十六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又求得甲辰弧与甲卯象限相减，得辰卯弧，亦为五十三度五十六分五十一秒，即本时限距地高，而当辰寅卯角之度也。

又设太阳距春分后三十度，黄道实行为四宫初度，求午正初刻黄平象限诸数。乃以黄道经度四宫初度当午正如辛点，即太阳之所在，辛壬癸为黄道，交地平于寅。丑为冬至，壬为春分，乙子丑为过

极至经圈。仍自黄极子点过天顶甲点作子甲卯弧黄平象限，其黄道适中之辰点，在午正之东。求法先用辛戊壬正弧三角形求壬戊、辛戊二弧及壬辛戊角，此形有戊直角，有壬角黄赤交角，有壬辛太阳距春分后黄道弧三十度。乃以半径为一率，黄赤交角之余弦为二率，黄道弧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赤道弧之正切，检表得二十七度五十四分一十秒，为壬戊弧赤道同升度，亦即本时春分距午后赤道度。变时得一时五十一分三十七秒，即本时春分距午时分。又以半径为一率，黄赤交角之正弦为二率，黄道弧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赤距度之正弦，检表得十一度二十九分三十三秒，为辛戊弧太阳距赤道北纬度。又以黄道弧之余弧为一率，黄赤交角之余切为二率，半径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道交子午圈角之正切，检表得六十九度二十二分五十一秒，为壬辛戊角黄道交子午圈角，即黄道赤经交角。次用辛辰甲正弧三角形求辛辰、甲辰二弧，此形有辰直角，有辛角，

与壬辛戊角为对角，其度等。以甲戊弧赤道距天顶内减辛戊黄赤距度，得甲辛弧二十八度二十五分二十七秒，为本时太阳距天顶。乃以半径为一率，辛角黄道赤经交角之余弦为二率，甲辛弧太阳距天顶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平象限距午之正切，检表得十度四十七分二十八秒，为辛辰弧黄平象限距午正之黄道度。与辛点四宫初度相加，因黄平象限在午东，故加。得辰点四宫十度四十七分二十八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也。又以半径为一率，辛角黄道赤经交角之正弦为二率，甲辛弧太阳距天顶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平象限距天顶之正弦，检表得二十六度二十七分二十秒，为甲辰弧黄平象限距天顶。与甲卯象限度九十度相减，得辰卯弧六十三度三十二分四十秒，为本时限距地高，即当辰寅卯角之度也。

一率　半径
二率　壬角余弦
三率　壬辛弧正切
一率　半径
二率　壬角正弦
三率　壬辛弧正弦
一率　壬辛弧余弦
二率　壬角余切
三率　半径
一率　半径
二率　辛角余弦
三率　甲辛弧正切
一率　半径
二率　辛角正弦
三率　甲辛弧正弦

又设太阳距秋分前三十度，黄道实行为八宫初度，求午正初刻黄平象限诸数。乃以辛点太阳实行当正午，其申点为秋分，而在午东，壬为春分，未为夏至，子乙未为过极至经圈，亦自黄极子点过天顶，作子甲卯弧本时黄平象限，而在午西。法用辛戊甲正弧三角形，此形成为直角，申角为黄赤交角，申辛黄道弧亦为三十度，求得申戊赤道同升度，亦为二十七度五十四分一十秒。乃与壬申赤道之半周相减，得壬戊弧五宫二度五分五十秒，为本时春分距午后赤道度。变时得十时八分二十三秒，即本时春分距午时分也。次用辛辰甲正弧三角形，辰为直角，其辛角黄道赤经交角及甲辛弧太阳距天顶，皆与前图之度等。求得辛辰弧黄平象限距午正黄道度，亦为十度四十七分二十八秒。与辛点八宫初度相减，因黄平象限在午西，故减。得辰点七宫十九度十二分三十二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又求得甲辰弧与甲卯象限相减，得辰卯弧，亦为六十三度三十二分

四十秒，即本时限距地高，亦当辰寅卯角之度也。

又设太阳当正午实行距春分前三十度为二宫初度，乃以辛点太阳当午正，则春分壬点在午正之东，申为秋分，丑为冬至，乙子丑为过极至经圈，其子甲卯本时黄平象限亦在午正之东。法用辛戊壬正弧三角形，有戊直角，有壬角黄赤交角，有壬辛黄道弧三十度。求得壬戊赤道弧，亦为二十七度五十四分一十秒。乃与赤道全周相减，得十一宫二度五分五十秒，为本时春分距午后赤道度。变时得二十二时八分二十三秒，即本时春分距午时分也。又求得辛戊弧亦为十一度二十九分三十三秒，为太阳距赤道南纬度，并求得壬辛戊角亦为六十九度二十二分五十一秒，为本时黄道赤经交角。次用辛辰甲正弧三角形，此形有辰直角，有辛角，以甲戊赤道距天顶与辛戊黄赤距度相加，得甲辛弧太阳距天顶五十一度二十四分三十三秒。乃以半径为一率，辛角之余弦为二率，甲辛弧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平象限距午之正切，检表得二十三度四十八分四十秒，即辛辰弧黄平象限距午正之黄道度。与辛点二宫初度相加，得辰点二宫二十三度四十八分四十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也。又以半径为一率，辛角之正弦为二率，甲辛弧之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甲辰弧黄平象限距

天顶之正弦，检余弦表得四十二度五十九分一秒，即卯辰弧本时限距地高之度也。

又设太阳当午正实行距秋分后三十度为十宫初度，乃以辛点太阳当午正，则申点秋分在午正后，而春分必在午正前，未为夏至，子乙未为过极至经圈，其子甲卯本时黄平象限在午正之西。求法仍用辛戊申正弧三角形，此形边角之度与前图之辛戊壬形同，惟申戊弧所变之一时五十一分三十七秒，乃秋分距午后之时分，是以加赤道半周之十二时，得十三时五十一分三十七秒，始为本时春分距午时分也。次用辛辰甲正弧三角形，此形边与角之度亦与前图之辛辰甲形同，惟因辰点在辛点之西，是以十宫初度内减辛辰弧二十三度四十八分四十秒，得九宫六度十一分二十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其辰卯弧限距地高四十二度五十九分一秒，亦与前数相同也。由此则逐度皆以距春、秋分前后各相对之度推之，其求午正太阳距天顶之加减，则以纬南、纬北而分。求黄平象限宫度之加减，则以冬至、夏至为断。盖冬至过午西，黄平象限恒在午正之东，夏至过午西，黄平象限恒在午正之西，此加减所由定也。

一率　半径

二率　辛角余弦

三率　甲辛弧正切

一率　半径

二率　辛角正弦

三率　甲辛弧正弦

今设太阳黄道经度三宫十六度四十四分，用时为戌正二刻八分十九秒，求春分距午时分及黄平象限宫度、限距地平高度。如申辛壬癸为黄道，交地平于寅，壬为春分，丑为夏至，申为秋分，子乙丑亥为过二极二至经圈。乃自黄极子点过天顶甲点作子甲卯黄道经圈，其黄道适中之辰点，乃在午正之西。今太阳在春分后之未点，当赤道之午点，自子正计之，即用时之时刻。先用未午壬正弧三角形求壬午弧，此形午为直角，有壬角黄赤交角二十三度二十九分，有壬未弧太阳距春分后黄道度十六度四十四分，求得壬午弧十五度二十四分五十八秒，为太阳距春分后赤道度。变时得一小时一分四十秒，与午点用时相加，得二十一小时三十九分五十九秒，为壬点春分距子正后之时分。内减十二时，得九小时三十九分五十九秒，即壬戊弧本时春分距午时分。次用甲戊辛正弧三角形，因壬戊春分距午后之度已过象限，故用申戊辛正弧形。求辛角及辛戊、辛申二弧。

此形戊为直角，有申角黄赤交角，有申戊弧秋分距午前时分所变之赤道度三十五度零十五秒，求得戊辛弧十三度五十九分四十秒，为本时正午之黄赤距度。求得申辛戊角七十度五十六分五十八秒，为黄道交子午圈角，即黄道赤经交角。与甲辛辰角为对角，其度等。求得申辛弧三十七度二十一分五十秒，为秋分距午正前黄道度。与申点秋分九宫相减，得七宫二十二度三十八分一十秒，即辛点正午黄道经度。次用甲辰辛正弧三角形求辛辰、甲辰二弧，此形辰为直角，有辛角黄道赤经交角。以甲戊弧京师赤道距天顶三十九度五十五分，内减辛戊正午黄赤距度，得甲辛弧二十五度五十五分二十秒，为本时正午黄道距天顶度，求得辛辰弧九度零五十三秒，为黄平象限距午西之黄道度。与辛点正午黄道经度相减，得辰点七宫十三度三十七分十七秒，即本时黄平象限之经度，并求得甲辰弧二十四度

二十四分二十四秒，为黄平象限距天顶之度。与甲卯象限相减，得辰卯弧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三十六秒，为本时黄平象限距地平之高度，即当辰寅卯角之度也。

距限差者，乃月距黄平象限之差度也。盖旧法月距限以九十度为率，因黄道丽天，其向随时不同，而出于地平之上者，恒为半周，

其适中之点，距地平东西皆九十度。故以九十度之限，以察月在地平之上下，若月距限逾九十度者，为在地平下，遂不入算，然此以黄道为立算之端也。顾白道与黄道斜交，月行白道，不无距黄道南北之纬度。纬南者早入迟出，月当地平时，其距黄平象限不及九十度；纬北者早出迟入，月当地平时，其距黄平象限已过九十度；是则九十度之率未足为据也。于是立法以求其差，犹五星伏见距日限度有距日加减差之义也。其法以限距地平之高及月距黄道之纬，依正弧三角形法求之。盖

黄道之势，随天左旋，其升降正斜，时时不同。正升正降者，京师限距地高至七十三度余，高度大，则月纬所当之距限差转小；斜升斜降者，京师限距地高只二十六度余，高度小，则月纬所当之距限差转大。若值月纬最大，其差可至十度有奇，此距限差之不可不立也。故依京师黄平象限距地平高度，逐度求其太阴黄道实纬度所当距限差以立表。

一率　己角正切

二率　半径

三率　卯壬弧正切

设京师限距地平高度三十四度，太阴距黄道实纬度南北各五度，求距限差。如图甲为天顶，乙丙为地平，丁为黄极，甲丁乙丙为黄道经圈，戊己庚为黄道，交地平于己点，其戊点即黄平象限。戊丙为限距地高三十四度，与甲丁黄极距天顶之度等，而当戊己丙角与乙己庚角为对角，其度亦等。如月恰在正交或中交，合于黄道之己点，正当地平，则戊己为月距限九十度，若过九十度，自必在地平之下。今设月在黄道南五度，则辛壬癸为黄道距等圈，月在地平时为壬点，当于黄道之卯，其戊卯月距限乃不及九十度。又设月距黄道北五度，则子丑寅为黄道距等圈，月在地平时为丑点，当于黄道之辰，其戊辰月距限乃已过九十度，故必求其差数以加减之。法用己卯壬正弧三角形求己卯弧，此形有卯直角，有己角，当限距地高，有卯壬弧月距黄道纬度。乃以己角之正切为一率，半径为二率，卯壬弧之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限差度之正弦，检表得七度四十二分，即己卯弧为所求之距限差，而与己辰弧之度分等。盖己辰丑正弧三角形与己卯壬形同用己角，而辰丑弧月距黄道纬度，亦与卯壬等是两正弧形为相等形，故所得之己卯弧必与己辰弧相等无疑矣。既得己卯距限差，与戊己九十度相减，得八十二度十八分，即戊卯距限，而与距等圈辛壬之度相应，为月在纬南之地平限度。以己辰距限差与戊己九十度相加，得九十七度四十二分，即戊辰距限，而与距等圈子丑之度相应，为月在纬北之地平限度也。

求黄经高弧交角及月距天顶

旧法推日食三差，原以黄平象限为本。自《考成前编》谓三差并生于太阴，而太阴之经纬度为白道经纬度，用白道较之用黄道为密，故求三差则按月距白平象限之度，以白道高弧交角及太阴高弧为据。《后编》变通其法，乃以白经高弧交角及日距天顶以求三差，而求白经高弧交角，系赤经高弧交角加减赤白二经交角而得，并不求月距白平象限之度，是法较前颇为省算。今推视差者，乃求其星月黄道同经之视距视时，故三差应由黄平象限而定也。是则其法原可仿于《后编》不求黄平象限而竟求黄经高弧交角之术，即黄道高弧交角之余度。然非月距黄平象限度与地平限度相较，其月在地平之上下无由可知。故今求交角，乃先求得月距黄平象限之东西、黄平象限去地之高下、太阴距黄极之远近，然后按《后编》用斜弧形求赤经高弧交角日距天顶之法，则黄经高弧交角及月距天顶之度可得矣。

设星、月黄道经度同为申宫二十六度二十二分十一秒，月距正交前四十三度四十八分五十六秒，黄白交角五度四分一十秒，黄平象限七宫十三度三十七分十七秒，限距地高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三十六秒，求太阴实纬黄经高弧交角月距天顶。如图甲为天顶，甲乙丙丁为子午圈，丙丁为地平，乙为北极，戊己庚为赤道，戊为午正，己为酉正，庚为子正，卯为黄极，辛壬癸子为黄道，壬为春分，癸为夏至，午为黄道交地平之点。午未弧为九十度，其未点即黄平象限，

宫度为七宫十三度三十七分十七秒。未辰弧当午角为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三十六秒，即限距地高度，而与甲卯黄极距天顶之度等。巳寅丑为白道，寅为正交，寅角为黄白交角五度四分一十秒，申为太阴当黄道于酉，申寅为月距正交前白道度四十三度四十八分五十六秒，申酉为月距黄道纬度，其酉点为星月所当之黄道经度五宫二十六度二十二分十一秒，与未点黄平象限宫度相减，得未酉弧四十七度十五分六秒，为月距黄平象限西之度。乃当未卯酉角，甲申戊为高弧，卯申甲角为黄经高弧交角，甲申为月距天顶。求法，先用寅酉申正弧三角形，此形酉为直角，有寅角黄白交角，有寅申弧月距正交前白道度，求得申酉弧三度三十分二十七秒，即太阴距黄道南实纬度。与卯酉象限相加，得卯申弧九十三度三十分二十七秒，为月距黄极。次用甲卯申斜弧三角形，此形有甲卯边黄极

距天顶，有申卯边月距黄极，有申卯甲角当酉未弧月距限度为所夹之角，求申角及甲申边。乃自天顶作甲亥垂弧，分为甲亥卯、甲亥申两正弧三角形。先用甲亥卯正弧三角形，此形亥为直角，有卯角，有甲卯边，求得卯亥弧五十六度十四分十五秒，为距极分边。与申卯弧月距黄极相减，得申亥弧三十七度十六分十二秒，为距月分边。次用甲亥申正弧三角形，此形亥为直角，有申亥边，兼甲亥卯正弧三角形之亥卯边及卯角。用合率比例法，求得申角五十六度二分五十一秒，即黄经高弧交角。仍以甲卯申斜弧形，用对边对角法，求得甲申弧五十三度四十三分二十四秒，即月距天顶之度也。

太阴距地平上之高弧，自地心立算者为实高，在地面所见者为视高，其相差之分，即地半径差也。月当地平时，距天顶为九十度，其相差之数最大，而角之正弦即当地之半径。迨月上升，则距地渐高，距地愈高，则差数愈小，其所差之分，皆与本时月距天顶之正弦相应，故用比例法而得本时高下差也。夫高下既差，则有视经、视纬之别。其视经、实经之差者，东西差也；视纬、实纬之差者，南北差也。今求三差，乃依《后编》日食求三差法用直线三角形算之。然《后编》三差图乃写浑于平，今则用以浑测浑之图，求其三差，其所得之南北差，与本时太阴实纬之度相较，而得视纬。复以视纬与星纬相较，观其纬之南北而定相距之上下也。其所得之东西差，与一小时之太阴实行为比例，而得用时距视时之距分。辨其月距限之东西加减凌犯用时，而得凌犯之视时也。

前求得道光十二年壬辰三月初六日癸丑，月距司怪第四星凌犯用时戌正二刻八分十九秒，黄经高弧交角五十六度二分五十一秒，月距天顶五十三度四十三分二十四秒，本日太阴最大地半径差六十分七秒，太阴黄道实纬度南三度三十分二十七秒，司怪第四星黄道纬度南三度十一分四十四秒，一小时太阴实行三十六分三十三秒，求星月相距分秒凌犯视时。如图甲为天顶，甲未辰巳为黄道经圈，辰午巳为地平，卯为黄极，未午辛为黄道，未点即黄平象限宫度，未辰弧即限距地高，与卯甲黄极距天顶之度等。申点为太阴，子点为司怪第四星，同当黄道于酉。其酉点即月与星之黄道经度，酉未弧即月距限西之度，子酉为星距黄道南纬度三度十一分四十四秒，申酉为太阴距黄道南实纬度三度三十分二十七秒，申卯弧即月距黄极，甲申戌为高弧，申甲为月距天顶度五十三度四十三分二十四秒，卯申甲角为黄经高弧交角五十六度二分五十一秒，而与戌甲亥角为对角，其度等。此皆自地心立算之实度也。然人居地面高于地心，故视高常低于实高，而月当地平时，其地半径差为最大，今乃六十分七秒。于是依《后编》求本时高下差之法，以半径与甲申弧正弦之比同于最大地半径差与本时高下差之比，得本时高下差四十八分二十八秒。如申火之分，其火点即太阴之视高，自火点与黄道平行，作火木线，遂成申木火直角三角形。因弧度甚小，乃作直线算，与《后编》求日食三差之理同。此形木为直角，有申角黄经高弧交角，有申火边本时高下差，求得木火边四十分十二秒为东西差，求得申木边二十七分四秒为南北差，加于申酉太阴实纬，得木酉太阴视纬三度五十七分三十一秒。内减子酉星纬，得子木弧四十五分四十七秒，为人月仰视太阴距司怪第四星月在星下之分也。夫星、月同当酉点

之经度，固为相距。今太阴视高在火，其视纬虽差至木，而距星之子点尚在一度内，其火点当黄道之视经度则差至土，是用时时星经度虽在酉，而太阴视经度之土点乃在其西，是为未及。然土酉之分与火木等，故以一小时太阴实行与火木东西差为比例，得距分一时六分，为月行火木之时分。加于月视高临火点之用时，得亥初二刻十四分十九秒，即人目视太阴临于木点与星，同当酉点经度之视时也。

求视时月距限

视时月距限，必大于用时月距限，因其视经差所当之距分既有加减，则太阴与星随天西移自有进退也。盖太阴以地半径差由高而变下，则视经之差于实经、视纬之差于实纬必矣。兹据黄平象限在天顶南之地面而言之，视纬恒差而南，如实纬北者，视纬常

小于实纬，其差为减；实纬南者，视纬常大于实纬，其差为加。故纬南之星、月实距虽在一度内，而视距转在一度外者有之；纬北之星、月实距虽在一度外，而视距转在一度内者有之。南北相距一度外者不入凌犯之限，故不取用。至若视经之差，所当月行距分之最大者或至二小时，而二小

时之际，诸曜随天左旋，几至一宫，故视经之差，关于月行之进退矣。如月在黄平象限西者，视经度差之而西，视时必迟于用时；月在黄平象限东者，视经度差之而东，视时必早于用时，以致用时星、月未入地平，而视时星、月已入地平者有之，或用时星、月已出地平，而视时星、月未出地平者有之。是故于求用时之后，即以月距黄平象限与地平限度相较，可知斯时月在地平之上下。月距限小于地平限度者，为月在地平上；大于地平限度者，为月在地平下。如遇月距限微小于地平限度者，用时星、月必在地平上，视时星、月或地平下，其所差者，即视经之差当月行距分之诸曜左旋度。今取最小实经、视经之差所当左旋之度为视经差，法见下卷求地平限度节下。减于地平限度，所得视地平限度，而与月距限度考之。如月距限小于地平限度而大于视地平限度者，则为用时月虽在地平上，视时月必在地平下矣；既知月必在地平下，故遇此者去之。如月距限小于视地平限度者，则为视时月在地平之上。夫犹有不然者，以视经差所取皆最小之数也。若知月行实迹非由视时，再推月距限度，则其时月果在地平之上下，未可得其确准。故今于既得视时之后，必详察太阴实纬及用时月距限度。如实纬南月距限过六十度，或实纬北月距限过七十度者，用时月距限在此限度内者，视时月必在地平之上。皆以视时复求月距黄平象限之度。如其度大于地平限度者，乃视时月在地平之下，仍不取用。必其度小于地平限度，始为视时月必在地平之上，而可证诸实测。此视差之所以必逐细详推，然后可得而取用也。

清史稿卷五三　志第二八

以本日太阳引数宫度分，满三十秒进一分用。用《后编》日躔均数时差表，察其所对之数，得均数时差，记加减号。引数有零分者，用中比例求之。

以本日太阳黄道实行宫度分，满三十秒进一分用。用《后编》日躔升度时差表，察其所对之数，得升度时差，记加减号。实行有零分者，用中比例求之。

以均数时差与升度时差相加减，得时差总。两时差同为加或同为减者，则相加得时差总，加亦为加，减亦为减。两时差一为加一为减者，则相减得时差总，加数大为加，减数大为减。

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本次日两太阳实行相减带秒减，足三十秒进一分用，有度化分。为二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三率，求得四率与本日太阳实行相加，得本时太阳黄道经度。

以本时太阳黄道经度，满三十分进一度用。察黄平象限表内右边所列春分距午时分与凌犯用时相加，内减十二时，不足减，加二十四时减之。得本时春分距午时分。满二十四时去之。

求本时黄白大距

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本次日两黄白大距相减为二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三率，求得四率。加减本日黄白大距，本日黄白大距大相减，小相加。得本时黄白大距。

求本时月距正交

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本次日两月距正交相减化秒为二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三率，求得四率。收作度分秒，与本日月距正交相加，得本时月距正交。

以半径为一率，本时黄白大距正弦为二率，本时月距正交正弦为三率，如本时月距正交过三宫者，与六宫减，过六宫者减六宫，过九宫者，与十二宫减，用其余。求得四率，为太阴实纬正弦，检表得太阴实纬，记南北号。本时月距正交初宫至五宫为北，六宫至十一宫为南。如本时月距正交恰在初宫、六宫者，则无实纬。恰在三宫、九宫者，则本时黄白大距即实纬度，三宫为北，九宫为南。

以本时春分距午时分，察黄平象限表内，取其与时分相近者所对之数录之，得黄平象限。随看左边之限距地高录之，得限距地高。

按所取之星，察《仪象考成》卷二十六表内所载本星之黄道经度，加入岁差，表以乾隆九年甲子为元，至道光十四年甲午，计九十年，应加岁差一度十六分三十秒，以后每年递加岁差五十一秒。得本年星经度。

如求五星经度，则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二率，一日星实行为三率，

以本次日两实行相减，得一日星实行。求得四率，为距时星实行。与本日星经度相加减，顺行加，退行减。得本时星经度。

按所取之星，察《仪象考成》卷二十六表内所载本星之黄道纬度录之，无岁差。记南北号。

如求五星纬度，则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二率，一日星纬较为三率，本次日丙纬度同为南或同为北者，则相减得星纬较。一为南一为北者，则相加得星纬较。求得四率。与本日星纬度相加减，本日纬度大相减，本日纬度小相加。若相加为三率者，所得四率必与本日纬度相减，仍依本日南北号。如所得四率大于本日星纬，则以所得四率转减本日星纬，其南北号应与次日同。得本时星纬度，记南北号。

求月距限

以星经度与黄平象限相减，得月距限，记东西号。星经度大为限东，小为限西。如星经度与黄平象限一在三宫内，一在九宫外，应将三宫内者加十二宫减之。所得月距限太阴实纬南在六十度内，实纬北在八十度内者，不必求地平限度。如纬南过六十度，纬北过八十度，则求地平限度。

以限距地高及太阴实纬度分，察《距限差表》内纵横所对之数录之，得距限差，记加减号。太阴实纬南减北加。

以地平限度内减最小视经差八度五十分一十七秒，得视地平限度，如月距限大于视地平限度者，为月在地平下，即不必算。因太阴距地最近，其视行随时不同，故取最小视经差以定视限。乃按最小限距地高，月在黄道极南，求得最小黄经高弧交角二十六度六分二十四秒。以最小太阴地半径差及最速月实行，求得最小距分三十七分八秒。变赤道度得九度一十七分，求其相当最小黄道度为八度三十一分三十四秒。再加最小东西差二十三分四十三秒，得最小视经差八度五十五分一十七秒。然月在最高时，地半径差最小，而其月实行必迟，则距分转大。今俱取其最小者，恐有遗漏耳。

以半径为一率，月距限余弦为二率，限距地高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距极分边正切，检表得距极分边。

求月距黄极

置九十度，加减太阴实纬，南加北减。得月距黄极。

求距月分边

以月距黄极内减距极分边，得距月分边。

以距月分边正弦为一率，距极分边正弦为二率，月距限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黄经高弧交角正切，检表得黄经高弧交角。若月距限为初度，是太阴正当黄平象限，则黄经与高弧合，无黄经高弧交角。

求本次日月实引

以本日月引数加减本日初均，得本日月实引，以次日月引数加减次日初均，得次日月实引。

求本时月实引

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二率，本次日两实引相减带秒减，足三十秒进一分用，度化分。为三率，求得四率。收为度分，与本日月实引相加，得本时月实引。

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为一率，凌犯时刻化分为二率，本次日两本天心距地数相减为三率，求得四率。与本日本天心距地数相加减，本日本天心距地数大相减，小相加。得本时本天心距地。

以本时本天心距地内减距地小数，得距地较。

求月距天顶

以黄经高弧交角正弦为一率，限距地高正弦为二率，月距限正弦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月距天顶正弦，检表得月距天顶。若无黄经高弧交角，则以月距黄极内减限距地高即得。

以本时月实引满三十分，进一度用。及本时本天心距地，察《后编》交食太阴地半径差表内所对之数，即太阴地半径差。如本时本天心距地有远近者，以距地较比例求之。

以半径为一率，月距天顶正弦为二率，太阴地半径差为三率，若推凌犯五星，除土、木二星无地半径差外，火、金、水三星皆有地半径差。乃看星引数，自十宫十五度至一宫十五度，为最高限。

自一宫十五度至四宫十五度，自七宫十五度至十宫十五度，为中距限。自四宫十五度至七宫十五度，为最卑限。以星引数所当之限，察其本星最大地半径差，与太阴地半径差相减，得星月地平高下差，为三率。求得四率，即本时高下差。

以半径为一率，黄经高弧交角正弦为二率，本时高下差为三率，求得四率，即东西差。如无交角，则无东西差，高下差即南北差，凌犯用时即凌犯视时。

以半径为一率，黄经高弧交角余弦为二率，本时高下差为三率，求得四率，即南北差。

以太阴实纬与南北差相加减，得太阴视纬，记南北号。纬南相加仍为南，纬北相减仍为北，如南北差大，则反减变北为南。

以太阴视纬与星纬相加减，得太阴距星，记月在上下号。如两纬度同为北或同为南者则相减；月纬大，北为在上，南为在下；月纬小，北为在下，南为在上。两纬度一为南一为北者则相加。月纬北为在上，月纬南为在下。若两纬度相同，减尽无余，为月掩星，凡相距在一度以内者用；过一度外者，为纬大，不用，即不必算。

以本时月实引满三十分，进一度用。及本时本天心距地，察《后编》交食太阴实行表内所对之数，得太阴实行。如本时本天心距地有远近者，以距地较比例求之。

以太阴实行为一率，东西差为二率，一小时化作三千六百秒为三率，求得四率，即距分记加减号。月距限东为减，月距限西为加。

置凌犯用时，加减距分，得凌犯视时，如凌犯用时不足减距分，加二十四时减之，所得凌犯视时为在前一日；如加满二十四时去之，所得凌犯视时为在次日。时刻在日出前日入后者用；在日出后日入前者，即为在昼，不用。

如月在纬南，月距限过六十度，及月在纬北，月距限过七十度者，须用下法求之。

置本时春分距午，加减距分，得视时春分距午。如本时春分距午不足减距分者，加二十四时减之；若相加过二十四时者去之。

以视时春分距午时分，察黄平象限表内，取其与时分相近者，所对之数录之，即得视时黄平象限。

求视时月距限

置星经度，与视时黄平象限相减，得视时月距限，其度小于地平限度者用；若大于地平限度者，为月在地平下，不用。

黄平象限表

《黄平象限表》，按京师北极高度三十九度五十五分，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依黄道经度，逐度推得春分距午时分、黄平象限宫度、限距地高度分，三段列之。表名“春分距午”者，乃春分距午正赤道度所变之时分也。“黄平象限”者，乃本时黄平象限之宫度也。“限距地高”者，乃本时黄平象限距地平之高度也。表自三宫初度列起者，因太阳黄道经度三宫初度为春分，即春分距午之初也。

用表之法，以本时太阳黄道经度之宫度，察其所对之春分距午时分，加凌犯用时，得数内减十二时，不足减者加二十四时减之。得本时春分距午时分。依此时分，取其相近之春分距午时分所对之黄平象限宫度及限距地高度分，即得所求之黄平象限及限距地高也。设本时太阳经度一宫十五度，凌犯用时十九时四十五分，求春分距午及黄平象限并限距地高，则察本表黄道经度一宫十五度所对之春分距午为二十一时九分五十四秒。加凌犯用时十九时四十五分，内减十二时，余过二十四时去之。得四时五十四分五十四秒。为所求之春分距午时分。乃以此时分察相近者，得四时五十四分五十一秒。其所对之黄平象限为五宫十六度五十九分二十七秒，即所求之黄平象限宫度。其所对之限距地高为七十二度四十九分五十八秒，即所求之限距地高也。若黄道经度有零分者，满三十分以上则进为一度，不用中比例，因遂度所差甚微故也。

三

四一

六二
八一
三
一五
六五
三五
一〇
三
三〇
七三
一一
一九
三
六三
七一
四五
二〇
三
〇二
〇五
六五
一九
三
六一
八三
四五
三〇
三
一一
七五
一四
〇二
三
〇五
八五
四五
三
一四
四一
七五
六二
一二
三
八一

九一
五五
五〇
三
一二
八一
二五
一一
二二
三
一四
九三
五五
三
一〇
二二
二四
六五
二二
三
九五
五五
三
二四
五二
六二
一四
三二
三
〇二
六五
三
三二
九二
六二
四二
三
三一
六五
三
三三
〇一
五二
三

二一
七五
〇一
三
五四
三六
五一
五五
五二
三
〇二
七五
一一
三
六二
九三
六二
三
〇五
三九
七五
二一
三
八一
四二
七二
三
九二
九五
七五
三一
三
五四
八二
三
二〇
九一
八五
四一
三
一三
一五
二一
三五

八二
三
八二
八三
八五
五一
三
四一
五五
七三
七三
九二
三
七五
八五
六一
三
六五
八五
三〇
二二
七一
九五
七一
三
九三
二〇
一
七二
一〇
六三
九五
八一
三
三二
一
四五
〇五
一〇
五〇
五五
九五
九一
三

〇一
一
二二
五三
二〇
六五
三一
〇二
三
〇五
三一
一
〇五
九一
三〇
九三
二三
一二
三
五三
七一
一
一二
六一
一五
二二
三
〇二
一二
一
四五
五四
一六
三二
三
五〇
五二
一
九二
三三
五〇
八二
一六
四二

三
一五
八二
一
八一
八一
一六
五二
三
七三
二三
一
一五
二〇
四二
二六
六二
三
四二
六三
一
七三
〇二
二二
二六
七二
三
一一
一
八二
二三
二六
八二
三
九五
三四
一
三二
七一
七五
二六
九二
三
一

三二
二〇
〇一
八一
五一
三六
〇三
三
七三
一五
一
八二
〇一
二三
三六
七三
一五
一
八二
〇一
二三
三六
一〇
六二
五五
一
二三
一一
三五
三六
二〇
六一
九五
一
六五
七一
二一
六五
三〇
三〇
二
九一
三〇
三一

一五
三二
八五
二
三一
四三
五〇
〇五
〇一
二
六二
四三
四一
七五
三四
四一
二
〇二
五一
二三
三一
五六
六三
八一
二
六一
五四
九二
五六
〇三
二二
二
九五
一五
六一
五四
五六
四二
六二
二
五〇
八三
七一
一〇

〇一
〇二
〇三
二
九一
四二
八一
〇二
七一
一一
六一
四三
二
二四
〇一
九一
二三
二一
二一
八三
二
三一
七五
九一
三一
〇一
二四
二
三五
三四
〇二
一一
三〇
四一
二
二四
〇三
一二
八一
五一
〇五
二
九三
七一

二二
五四
二三
六一
四五
二
三二
三一
七一
八五
二
二〇
二五
三二
七二
一〇
八一
二〇
三
八二
九三
四二
八二
五一
九一
三
三〇
七二
五二
五一
九二
〇二
一一
〇一
三
四一
六二
二四
一二
四一
四一
三
二四
二〇

七二
六五
二二
八一
八一
三
〇五
七二
二一
三二
二二
二二
三
九三
八二
一〇
二二
四二
八二
六二
三
四二
七二
九二
五三
四三
五二
四三
〇三
三
八五
五一
五
三五
六二
四三
三
一四
一〇
五
六五
八五
七二
八三

三
四三
三五
一〇
五
二四
〇一
八二
六五
二四
三
七三
二四
二〇
五
一一
二二
九二
五〇
三
〇五
一三
三〇
五
三二
三三
〇三
四一
一五
三
二一
一二
五
九一
五
四一
一五
三
二一
一二
五
九一
一〇
五

五二
五五
三
〇一
五〇
五
七五
四五
二〇
五
六三
九五
三
六二
五
六一
五〇
一七
三〇
五
三〇
七一
〇五
五
八一
五一
一七
五
九五
七一
五
一〇
五二
一七
五〇
五
二一
二一
六二
〇三
五
四二
四三
一七

五
六二
六一
〇二
五
九二
三四
一七
五
〇二
七一
一一
〇一
五
四一
二五
一七
五
四五
四二
一〇
一一
五
二七
五
九二
九二
二五
一一
五
五四
二七
〇一
五
五二
三三
四二
三四
二一
五
九二
六一
二七
一一

五
一四
七三
九一
四三
三一
五
四五
三二
二七
二一
五
八五
一四
六二
五二
四一
五
七五
〇三
二七
三一
五
六一
九三
六一
五一
五
九三
七三
二七
四一
五
三三
〇五
六一
五
九五
三四
二七
五一
五
一五
四五

七二
九五
六一
五
八五
二七
六一
五
〇一
九五
一五
七一
五
四三
五五
二七
七一
五
九二
三〇
五
九三
二四
八一
五
三七
八一
五
五
四二
四三
九一
五
一四
五〇
三七
九一
五
二一
五
三一
六二
〇二
五

〇一
〇一
三七
〇二
五
八二
六一
五
八一
一二
五
七一
四一
三七
一二
五
〇二
五
〇一
二二
五
一〇
八一
三七
二二
五
五二
五
二〇
三二
五
二二
一二
三七
三二
五
〇三
九二
五
五一
四五
三二
五
八一

四二
三七
四二
五
一五
三三
五
四二
四二
五
二五
六二
三七
五二
五
二一
八三
五
六三
八三
五二
五
三〇
九二
三七
六二
五
四三
二四
五
〇五
〇三
六二
五
〇五
〇三
三七
七二
五
五五
五
三二
七二
五

三一
二三
三七
八二
五
七一
一五
五
三二
五一
八二
五
二一
三三
三七
九二
五
八三
五五
五
一四
九二
五
三三
三七
〇三
五
四三
三七
四三
三七
一〇
二二
九一
二五
三三
三七
二〇
三四
七三
一〇
二一
三三
三七

三〇
五〇
三一
四五
六三
二〇
三一
二三
三七
六二
七一
〇一
九二
三〇
〇五
〇三
三七
五〇
一二
四二
一二
三〇
九二
三七
六二
六三
三一
五〇
二五
六二
三七
〇三
〇三
五四
五〇
八一
四二
三七
一五
四三
一五
七五
二二
一二

三七
一一
九三
四五
一〇
八一
三七
〇一
二三
三四
三五
一四
七一
四一
三七
一一
二五
三三
〇一
〇一
三七
二一
二一
二五
六三
五二
〇一
一四
五〇
三七
三一
一三
六五
一二
七一
一一
三七
四一
〇五
二一
四二
五五
二七
五一

五〇
三三
三一
八五
二七
六一
七二
二五
三一
九五
三四
二七
七一
三一
一二
三四
四一
九三
七三
二七
八一
二〇
八一
四三
四三
五一
七五
〇三
二七
九一
九一
二二
一四
五二
六一
四五
三二
二七
〇二
五三
六二
六三
六一
七一

九二
六一
二七
一二
一五
〇三
一三
八一
五四
二七
二二
五三
四一
八五
八一
二七
三二
〇二
九三
三四
九一
四一
二五
一七
四二
四三
三四
六一
九三
〇二
九二
三四
一七
五二
四三
九二
一二
四二
四三
一七
六二
一〇
二五
三四

九一
二二
一〇
五二
一七
七二
三一
六五
三四
三二
八一
五一
一七
八二
四二
四三
九五
三二
六一
五〇
一七
九二
五三
六一
四二
七五
四五
〇三
八三
五二
九一
八三
五二
九一
一〇
五五
二一
〇一
八二
六二
三二
三三
二〇
七一

三二
七一
七二
一一
二二
三〇
二一
一二
六二
八二
二四
〇一
〇二
五二
九一
五五
八二
六五
八五
五〇
六二
九二
二〇
九二
三五
二三
三三
六三
二三
五三
四三
八三
七三
一二
一〇
一〇
二二
二四
一四
四一
二〇
二一
五四
八一

七五
二〇
六五
〇一
三一
五四
三〇
二四
一一
一五
三五
七五
二三
五一
九二
二一
三五
七五
二三
〇二
五〇
八二
五一
三一
四五
一〇
八五
七二
一〇
四一
四五
五〇
四一
五五
三一
五一
四五
一二
二四
五四
二三
六一
二五
三一

八一
九二
八一
七一
〇五
七一
六一
一一
三〇
八一
一二
二〇
〇一
九一
五二
八一
〇一
二三
〇二
九二
一四
五三
一一
〇二
七一
一二
六三
三三
五五
一二
二一
一〇
二二
〇三
七三
一〇
三一
五四
五六
三二
四二
一四
四五
三一

五四
九二
五六
四二
七一
五四
一五
九三
四一
二三
三一
五六
五二
〇一
四三
五二
五一
七五
六二
二〇
三五
一一
一一
六一
四三
七二
三五
六五
一四
六五
六一
一五
三二
八二
〇一
二四
七一
六五
九二
四三
〇一
〇二
七二
八一

三五
三六
〇三
三二
〇一
二三
二一
九一
二三
三六
三二
〇一
二三
二一
九一
二三
三六
一〇
二一
二一
〇一
七三
七五
九一
八一
五一
三六
二〇
一〇
六一
〇一
七三
二四
〇二
七五
二六
三〇
九一
〇一
二三
七二
一二
二六
六三

三二
〇一
三二
二一
二二
〇二
二二
二六
五〇
三二
七二
〇一
七五
二二
四二
二六
一三
〇一
二五
一四
三二
八一
一六
五五
四三
〇一
一三
六二
四二
八二
一六
八三
〇一
一一
五二
五四
一六
五二
二四
〇一
九三
五五
五二
六一

一五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六二
九三
二三
一一
四五
〇一
八三
四二
七二
六五
三一
二一
七三
三五
〇一
八二
五〇
五五
九五
三一
一二
七五
〇一
三三
三五
八二
六三
九五
四一
一〇
一一
七五
七三
九二
七一
九五
五一
一一
三二

二二
七五
八五
六一
九二
一一
一〇
八二
八三
八五
七一
一一
二一
一一
五一
一五
一〇
二〇
九一
八五
八一
二五
五一
一一
二四
五三
二〇
九二
九五
七五
九一
四三
九一
一一
一一
〇二
三〇
〇五
九三
七五
〇二
五一
三二
一一

五四
〇二
七五
一二
六五
六二
一一
六一
二一
七五
二二
七三
〇三
一一
三五
三三
五〇
三一
六五
三二
八一
四三
一一
四三
八一
〇二
六五
四二
九五
七三
一一
八一
三〇
九五
五五
五二
九三
一四
一一
一四
九三
五五
六二
九一

五四
一一
三〇
三三
八一
九一
五五
七二
一一
三〇
八一
〇五
八五
四五
八二
二五
一一
〇一
三〇
〇一
六一
八三
四五
九二
〇二
六五
一一
三二
〇一
六三
七一
四五
〇三
二一
三三
一一
一五
六五
三五
二一
三三
一一
一五
六五

三五
一〇
三〇
二一
五一
九一
二一
一〇
六三
三五
二〇
〇二
二一
三五
三一
三〇
五一
三五
三〇
一一
二一
一四
〇五
三一
二〇
四五
二五
一四
四一
二一
六三
四一
五五
二三
二五
五〇
一二
八一
二一
二二
五一
三四
一一
二五

一〇
二二
二一
六一
六二
〇五
一五
二四
五二
二一
五五
六一
三〇
九二
一五
三二
九二
二一
四二
二四
七一
六三
一五
三三
二一
二二
九二
八一
五〇
〇五
〇一
五四
六三
二一
四三
六一
九一
八二
四二
〇五
一一
六二
二一
一〇

〇二
二〇
〇五
二一
二一
一五
〇二
一〇
一四
三一
二一
三四
九三
一二
一一
九一
四一
一三
一五
二一
八二
二二
六一
七五
五一
四一
五五
二一
四三
六一
三二
七一
五三
六一
六五
五八
二一
七二
五〇
四二
五一
三一
七一
九三

二〇
三一
九三
四五
四二
一五
八一
三二
三一
三一
五二
七五
八二
九一
〇一
三一
四三
六二
〇二
〇五
三一
三一
六二
四二
七二
六二
一二
五三
七一
三一
五〇
五一
八二
二二
二二
〇二
一二
三一
九二
一四
九五
五四
三二
五〇

五二
三一
七五
九二
四一
七三
五四
四二
一五
八二
三一
六三
五四
四一
五四
五二
七三
二三
三一
一五
一四
一〇
二一
二五
六二
四二
六三
三一
〇五
四三
二〇
七三
九二
七二
一一
三一
一一
八二
三〇
一〇
八二
九五
三四
三一

一〇
二二
二二
三四
九二
三一
五二
六一
五〇
二四
一二
三四
〇三
七三
一五
三一
〇二
一一
一〇
九五
二四
〇一
七三
一五
三一
〇二
一一
一〇
九五
二四
一〇
〇一
六二
五五
三一
八一
六三
二四
二〇
〇一
六一
九五
三一
四五

二〇
四三
三一
二四
三〇
〇一
三〇
四一
三三
九五
〇五
〇五
一四
〇一
八五
四一
二五
六五
八二
一四
五〇
〇一
〇五
〇一
四一
九五
四五
〇一
三二
五〇
一四
〇一
三四
四一
四一
五二
三五
一一
二四
〇一
六三
八一
四一
二五

二一
九五
九一
〇一
〇三
二二
四一
五四
二五
三一
九一
七五
九三
〇一
四二
六二
四一
一三
三五
四一
一四
四三
九三
〇一
〇一
〇二
〇三
四一
二〇
五五
五一
二一
九三
一一
〇一
六一
四三
四一
〇二
七五
六一
三三
八三
二一

〇一
二一
八三
四一
七二
八一
七二
八三
三一
〇一
〇一
二四
四一
五二
九一
九三
八三
四一
〇一
四一
三一
〇二
九一
二四
七三
五一
〇一
〇五
四一
四五
四一
一二
〇二
七三
六一
〇一
四五
四一
〇三
一二
二二
五五
七五
六三

七一
〇一
八五
四一
三〇
九二
三二
三五
五三
六三
八一
〇一
二〇
五一
二三
七三
四二
八五
三一
六三
九一
〇一
五一
二〇
五二
一一
二五
五三
〇二
〇一
一一
〇一
五一
三三
七五
六二
三三
〇三
五三
一二
〇一
四一
四一
五一

五〇
八二
五三
二二
〇一
八一
八一
五一
一四
一二
九二
四三
三二
〇一
二二
二二
五一
五二
五三
〇一
一四
六二
四三
四二
〇一
八二
六二
五一
五一
〇五
一〇
〇一
五〇
四三
五二
〇一
四三
〇三
五一
三一
三〇
〇一
五四
三三

六二
〇一
四三
五一
一二
三二
〇一
四二
三三
七二
〇一
八三
五一
二四
一四
五〇
〇一
九二
三三
八二
〇一
六五
二四
五一
五一
一〇
〇一
五三
二三
九二
〇一
五〇
五一
一〇
二二
〇一
八五
四二
二三
〇三
〇一
四一
一五
五一

三〇
〇一
九三
五〇
二三
一一
四一
一五
五一
三〇
〇一
九三
五〇
二三
一〇
一一
五二
五五
五一
二二
一一
〇一
一三
二〇
一一
六三
九五
五一
八五
一三
二一
〇一
八二
一三
三〇
一一
三〇
六一
一五
七五
三一
〇一
一三
一一

九五
六一
五二
五一
〇一
六五
一五
〇三
五〇
一一
二一
二一
六一
七三
三五
六一
〇一
〇三
四三
〇三
一一
六二
六一
六一
九二
三二
八一
〇一
九二
七一
〇三
一一
〇二
六一
一四
四五
九一
〇一
六五
〇三
一一
四五
四二
六一

三一
七二
一二
〇一
一五
九二
一一
九二
六一
一〇
三二
〇一
七一
九二
九二
〇一
一一
五二
三三
六一
七一
六三
四二
〇一
五一
四一
九二
一一
一一
一四
七三
六一
二一
六二
〇一
五四
九五
八二
二一
一一
八五
一四
六一
五三

〇五
七二
〇一
五四
八二
三一
一一
六一
六一
九三
九二
九二
〇一
〇三
二三
八二
四一
一一
三三
〇五
六一
七五
一〇
一一
九一
八二
五一
一一
一五
四五
六一
七二
一五
二〇
一一
三四
八二
六一
一一
〇一
九五
六一
四三
一一

九一
六五
七二
七一
一一
九二
三〇
七一
六五
七一
一一
五三
五四
七二
八一
一一
七一
二〇
一一
三三
五三
七二
九一
一一
二一
七一
一一
六一
六二
七二
〇二
一一
八二
六一
七一
五三
五三
一一
一一
二四
七一
七二
一二
一一

〇二
七一
一二
三二
三一
一一
三五
七二
二二
一一
五二
七一
五五
一一
五一
一一
一五
二〇
七二
三二
一一
〇三
九二
七一
五一
一〇
七一
一一
八三
六五
六二
四二
一一
一五
三三
七一
三一
一五
八一
一一
二一
一五
六二
五二

一一
二一
八三
七一
一四
〇二
一一
四三
六二
六二
一一
四三
二四
七一
一五
二三
二二
一一
二四
六二
七二
一一
五五
七一
七一
四二
四二
一一
九三
六二
八二
一一
七一
一五
七一
二〇
六一
六二
一一
一四
七三
六二
九二
一一

八三
五五
七一
八五
八二
一一
六二
六三
六二
〇三
一一
八一
六三
六二
八一
六三
六二
一〇
二二
八一
二〇
二五
一〇
六二
六三
六二
二〇
三四
八一
八五
三四
三〇
二四
七三
六二
三〇
五〇
三一
八一
三四
五三
五〇
九三
六二

六二
七一
八一
七二
二四
六二
五〇
一二
八一
三一
八一
四三
六二
六二
八一
一一
二一
一五
六二
〇三
〇三
八一
五四
八五
二一
八三
六五
六二
一五
四三
八一
五〇
四一
一五
二〇
七二
一一
九三
八一
九三
六三
六一
三五
七二

〇一
二三
三四
八一
五二
四二
八一
二四
七一
七二
一一
二五
八一
六一
一一
〇二
六一
六二
七二
二一
二一
二五
八一
二一
七五
一二
三三
五三
七二
三一
一三
六五
八一
二四
三二
五三
五四
七二
四一
〇五
九一
三五
五二
五二

九一
六五
七二
五一
五〇
九一
三三
七二
三四
八二
六一
七二
九一
三〇
〇五
八二
九一
八二
七一
三一
九一
一二
〇三
一
〇三
二三
八二
八一
二〇
八一
九一
五二
二〇
一
五四
八二
九一
九一
二二
九一
三一
三〇
一
五四

九五
八二
〇二
五三
六二
九一
三四
三二
五〇
一
五一
四一
九二
一二
一五
〇三
九一
三五
八五
一
七一
九二
九二
二二
五三
九一
二三
一
一五
九二
三二
〇二
九三
九一
九一
五〇
〇一
一
六五
〇三
四二
四三
三四
九一

一三
六三
一一
一
九二
七一
〇三
五二
九一
三二
三一
一
〇三
四三
〇三
六二
一〇
二五
九一
六五
四三
四一
一
六五
一五
〇三
七二
三一
六五
九一
二〇
六一
一
一三
八二
四二
〇二
二〇
八二
七一
一
八二
一三
九二

五三
〇二
八三
二五
八一
一
一三
〇三
〇二
七五
五一
〇二
一
九三
五〇
二三
一
〇二
七五
五一
〇二
一
九三
五〇
二三
一〇
一
五五
二一
〇二
九五
七三
一二
一
八五
四二
二三
二〇
一
七一
〇二
五四
八五
二二

一
五三
二三
三〇
一
二一
一二
〇二
八一
八一
四二
一
九二
三三
一
〇二
五二
〇二
九三
六三
五二
一
四二
三三
五〇
一
六二
九二
〇二
三五
六二
一
五四
三三
一
二三
三三
〇二
五四
八二
一
五〇
四三
一

八三
七三
〇二
五三
四二
九二
一
一四
六二
四三
一
二四
一四
〇二
八一
八三
二
四三
一
五四
〇二
五五
〇五
一〇
二
五三
〇一
一
〇二
七二
二〇
三〇
二
三三
〇三
五三
一一
一
一五
三五
〇二
八五
二一
二

一一
二五
五三
二一
一
五三
七五
〇二
八二
二二
五〇
二
八五
三一
六三
三一
一
四五
一〇
一二
七五
〇三
二
三五
五三
六三
四一
一
四五
五〇
一二
〇三
八三
二
五五
七五
六三
五一
一
四五
一二
五四
二
〇二

七三
六一
一
二五
二一
一二
〇五
二
九一
二四
七三
七一
一
〇五
七一
一二
五三
五五
〇一
二
九三
八三
八一
一
一二
一二
三三
九五
一一
二
七二
八三
九一
一
五二
一二
二〇
三一
二
三三
八三
〇二
一
九二

一二
八五
四一
二
二一
九三
一二
一
六三
三三
一二
九二
五一
二
一四
四三
九三
二二
一
〇三
七三
一二
五一
六一
二
九一
七五
九三
三二
一
四二
一四
一二
六一
七一
二
九五
九一
四二
一
七一
五四
一二
五三

八一
二
二四
五二
一
〇一
一二
一〇
五〇
九一
二
三二
五〇
一四
六二
一
二〇
三五
一二
三〇
〇二
二
八二
一四
七二
一
三五
六五
一二
七二
一二
二
〇五
〇五
一四
八二
一
二二
七五
一二
二
四三
三一
二四

九二
一
四三
二二
一一
三五
二二
二
八一
六三
二四
〇三
一
三二
二二
三二
二
一〇
九五
二四
二
三二
二二
三二
二
一〇
九五
二四
一〇
二
二一
二一
二二
五三
三四
四二
二
二四
一二
三四
二〇
二
一〇
六一

二二
九五
七三
五二
二
二二
三四
三〇
二
九一
二二
一三
六二
二
一〇
二
六三
三二
二二
〇一
五二
七二
二
七三
九二
五〇
二
三二
七二
二二
八一
八二
二
二一
二五
二
一三
二二
四二
〇一
九二
二
五四
四一

五四
二
五五
四三
二二
〇二
二〇
三
四一
七三
五四
二
八三
二二
一五
三五
三
一四
九五
五四
二
五二
二四
二二
五五
一〇
三
二二
〇一
二
〇一
二二
四三
五三
二〇
三
六二
一一
二
四五
二二
三五
五二
三〇

三
二一
二
七三
三五
二二
五一
三
七五
八二
三一
二
一二
七五
二二
一二
五〇
五〇
三
一五
四一
二
一〇
三二
三三
四五
五〇
三
五一
三一
五一
二
三二
六二
三四
三
七一
五三
六一
二
九二
三二
二三
三

六一
七五
七一
二
一一
二一
三二
七一
〇二
三
一一
九一
八一
二
二五
五一
三二
六一
三
一〇
一四
九一
二
四三
九一
三二
九五
五五
三
二〇
〇五
〇二
二
五一
三二
三二
六二
三四
〇一
三
八二
四二
〇五
一二

二
六五
六二
三二
八三
〇三
一一
三
五〇
〇五
二二
二
七三
〇三
三二
六三
七一
二一
三
六三
一五
三二
二
八一
四三
三二
〇二
三一
三
三〇
九二
一五
四二
二
九五
七三
三二
三五
〇五
三一
三
六二
〇五
一五

五二
二
九三
一四
三二
二一
七三
四一
三
三四
一一
二五
六二
二
九一
五四
三二
〇二
三二
五一
三
五五
二三
二五
七二
二
三二
九一
六一
三
二〇
四五
二五
八二
二
二五
三二
五五
六一
三
三〇
五一
三五
九二

二
〇二
六五
三二
五四
七一
三
一〇
六三
三五
〇三
二
四一
六二
八一
三
一五
六五
三五

距限差表

《距限差表》，按限距地高度逐段列之，前列太阴实纬度分，中列黄道南北，自初度十分至五度十七分之距限差，纬南为减，纬北为和。

用表之法，以限距地高之度与太阴实纬度，察其纵横相遇之数，即所求之距限差也。设限距地高二十八度，太阴距黄道南四度二十分，求距限差，则察限距地高二十八度格内横对太阴实纬四度二十分之距限差为八度十二分，即所求之距限差。其纬在黄道南，是为减差也。限距地高以逐度为率，若限距地高有三十分以上者，进作一度，不及三十分者去之。太阴实纬以十分为率，若太阴实纬有零分者，五分以上进作十分，不足五分者去之。俱不用中比例，因逐度分之数所差甚微故也。

二十七度
二十八度
二十九度
三十度
三十一度
〇一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七一
〇二
九三
八三
六三
五三
三三

〇三
九五
六五
四五
二五
〇五
九一
一
五一
一
二一
一
一
一
〇五
八三
一
四三
一
〇三
一
七二
一
三二
一
一
八五
一
三五
一
一
一
一
〇一
一
七一
二
二一
二
二
一〇
二
七五
一

〇二
一
七三
二
一三
二
四二
二
九一
二
三一
二
〇三
一
七五
二
二
二四
二
六三
二
〇三
二
一
六一
三
三
一〇
三
三五
二
二
〇五
一
六三
三
七二
三
九一
三
一一
三
三〇
三

二
六五
三
三
七三
三
八二
三
〇二
三
〇一
二
五一
五〇
五五
三
五四
三
七三
三
〇二
二
五三
四二
三一
三〇
三五
三
〇三
二
五五
三四
一三
〇二
〇一
二
五一
五
二〇
五
八三
七二
〇五
二

四三
五
〇二
五
五
五五
三四
三
四五
五
九三
五
六二
五
二一
五
五
〇一
三
四一
八五
五
五
〇三
五
七一
五
〇二
三
四三
七一
二〇
五
四三
五
〇三
三
四五
六三
〇二
五〇
一五
五
三

四一
五五
八三
二二
〇五
三
三三
四一
七五
四二
三五
三三
五一
七五
一四
〇一
三一
二五
三三
五一
八五
〇二
三三
二一
一五
二三
五一
〇三
三五
一三
〇一
〇五
二三
三一
〇五
八二
〇五
三三
五二
五〇
五
三五
八二
五〇

三四
二二
〇一
五
三一
〇一
三二
一〇
九三
七一
五
七二
〇一
一〇
〇一
六三
三一
一五
三十二度
三十三度
三十四度
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〇一
六一
五一
五一
四一
四一
〇二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〇三
三四
一四
一
二〇
一
九五
七五
五五

〇五
二〇
一
七一
一
四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六三
一
二三
一
九二
一
六二
一
三二
一
〇一
一
二五
一
一
一
一
六三
一
〇二
一
二
三〇
二
九五
一
四五
一
〇五
一
〇三
一
四二

二
九一
二
三一
二
二
二
一
二
四三
二
八二
二
三二
二
八一
二
〇五
一
六五
二
〇五
二
三四
二
七三
二
二三
二
二
二一
三
五〇
三
八五
二
二五
二
五四
二
〇一
二
八二
三

〇二
三
三一
三
三
九五
二
〇二
二
三
六三
三
八二
三
〇二
三
三一
三
〇三
二
一五
三
三四
三
四三
三
七二
三
二
六一
八五
三
三
一四
三
〇五
二
三三
二二
二一
三〇
四五
三
三

八三
八二
八一
〇一
三
五〇
五
三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〇二
三
一二
五
五
七五
六三
〇三
三
七三
五
四二
五
二一
五
一〇
五
〇五
三
三五
五
五
七二
五
五一
五
五
〇五
三
五五
五
二四
五

九二
五
七一
五!!
六二
一一
七五
五
五
一三
五
〇一
二四
六二
二一
八五
五
五四
五
〇二
八五
二四
七二
三一
九五
五
〇三
四一
八五
二四
七二
三一
〇三
三一
七五
二四
七二
〇五
九二
二一
六五
一四
五
三〇

五四
七二
一一
五五
〇一
五
九一
二四
五二
七一
五
一三
一一
三五
五三
九一
三十七度
三十八度
三十九度
四十一度
〇一
三一
三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〇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〇三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三五
一五
〇五
一
一
二〇
一

一
八五
一
〇二
一
七一
一
四一
一
二一
一
一
〇一
一
三三
一
〇三
一
六二
一
三二
一
一二
一
〇二
一
一
二四
一
九三
一
五三
一
二三
一
〇三
一
九五
一
五五
一
一五
一
一

一
一
三一
二
二
二
九五
一
五五
一
〇五
一
六二
二
一二
二
六一
二
一一
二
二
二
九三
二
四三
二
八二
二
三二
二
八一
二
〇一
二
三五
二
二
一四
二
五三
二
〇三
二
〇二

二
三
九五
二
三五
二
二
一四
二
〇三
二
九一
三
二一
三
五〇
三
九五
二
三五
二
二
三三
三
五二
三
八一
三
一一
三
三
〇五
二
三
八三
三
〇三
三
三二
三
六一
三
三
九五

三
一五
三
三四
三
五三
三
七二
三
〇一
三
三一
五五
三
三
九三
三
〇二
三
六二
七一
九五
三
一五
三
〇三
三
九三
九二
〇二
一一
二〇
三
三五
二四
二三
三二
四一
〇五
三
五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九一
五
五
七五
七三
〇一
三三
五
一二
五
〇一
五
九五
〇二
五
四三
五
二二
五
一一
五
五
〇三
五
五三
五
三二
五
二一
五
三一
五
五三
五
三二
五
〇五
七二
三一
五
五三
五
五

六二
二一
九五
五
五
〇一
五
三五
九三
五二
一一
八五
五
七一
五
三〇
三三
〇二
四十二度
四十三度
四十五度
〇一
一一
一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〇二
二二
一二
一二
〇二
九一
〇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三四
一四
九三
〇五
六五

四五
二五
〇五
一
一
一
二〇
一
一
八五
〇一
一
八一
一
五一
一
三一
一
〇一
一
一
〇二
一
九二
一
六二
一
三二
一
〇二
一
七一
一
〇三
一
一
七三
一
三三
一
〇三
一
七二
一

一
一五
一
一
一
一
七三
一
〇五
一
二〇
二
八五
一
四五
一
〇五
一
一
二
三一
二
二
二
二
六五
一
〇一
二
四二
二
〇二
二
五一
二
〇一
二
二
〇二
二
六三
二
〇三
二

五二
二
〇二
二
五一
二
〇三
二
二
一四
二
五三
二
〇三
二
五二
二
二
八五
二
二五
二
二
二
五三
二
〇五
二
三
三〇
三
六五
二
〇五
二
二
三
〇二
三
三一
三
三
三
四五

二
〇一
三
一三
三
四二
三
七一
三
〇一
三
三
〇二
三
三四
三
五三
三
七二
三
〇二
三
三一
三
〇三
三
四五
三
三
八三
三
〇三
三
三二
三
三
五〇
六五
三
三
三
三三
三
〇五

三
六一
九五
三
一五
三
三四
三
七二
八一
一〇
二五
三
〇一
八三
九二
〇二
一一
二〇
〇二
〇五
〇三
一二
二一
〇三
一〇
五
〇五
一三
二二
二一
五
一〇
五
一五
一四
一三
〇五
三二
五
二一
五
一〇
五

一五
一四
五
五三
五
三二
五
二一
五
一〇
五
一五
〇一
五
五
四三
五
二二
五
一一
五
一〇
五
七一
五
四五
五
一四
五
〇三
五
八一
五
五
五十度
五十一度
〇一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七一
六一
〇三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二三
〇五
五四
三四
二四
一
六五
四五
二五
〇五
〇一
一
五〇
一
三〇
一
一〇
一
九五
七五
〇二
一
五一
一
二一
一
〇一
一
一
五〇
一
〇三
一
四二
一

一二
一
八一
一
六一
一
三一
一
一
三三
一
〇三
一
七二
一
四二
一
一二
一
〇五
一
三四
一
九三
一
六三
一
二三
一
九二
一
二
二五
一
一
一
一四
一
七三
一
〇一
二
一〇
二

七五
一
三五
一
一
五四
一
〇二
二
一一
二
二
二〇
二
八五
一
三五
一
〇三
二
〇二
二
五一
二
一一
二
二
二〇
二
二
九二
二
四二
二
九一
二
四一
二
〇一
二
〇五
二
九三
二

三三
二
八二
二
三二
二
八一
二
二
二
二四
二
七三
二
一三
二
六二
二
〇一
三
七五
二
一五
二
五四
二
二
四三
二
〇二
三
三
三
四五
二
二
二四
二
〇三
三
六一
三
三
三〇

三
七五
二
〇五
二
三
六二
三
八一
三
二一
三
五〇
三
八五
二
〇五
三
五三
三
八二
三
〇二
三
三一
三
三
三
七三
三
九二
三
二二
三
五一
三
〇一
四五
三
三
八三
三
〇三
三

三二
三
〇二
三〇
五五
三
三
九三
三
一三
三
〇三
三一
五五
三
三
九三
三
二二
三一
六五
三
三
〇五
一三
二二
三一
六五
三
五
一四
一三
二二
三一
〇一
五
〇五
〇三
一二
二一
七一
五
七五
七三

七二
八一
五十二度
五十三度
五十四度
五十五度
五十六度
〇一
〇二
六一
五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〇三
三二
三二
二二
一二
〇二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七二
〇五
九三
八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一
五四
二四
〇一
一
五五
三五
一五
〇二
一
三〇
一
一

八五
六五
五四
〇三
一
〇一
一
一
五〇
一
三〇
一
一〇
一
一
八一
一
五一
一
三一
一
〇一
一
一
〇五
一
六二
一
三二
一
〇二
一
七一
一
四一
一
二
四三
一
〇三
一
七二
一
四二

一
一二
一
〇一
二
二四
一
八三
一
五三
一
一三
一
八二
一
〇二
二
一
一
二四
一
八三
一
四三
一
〇三
二
七五
一
三五
一
一
五四
一
一四
一
二
五〇
二
一〇
二
六五
一
二五

一
一
〇五
二
三一
二
二
二
九五
一
五五
一
三
一二
二
六一
二
一一
二
二
二〇
二
〇一
三
九二
二
三二
二
八一
二
三一
二
二
〇二
三
六三
二
一三
二
六二
二
〇二
二
五一

二
〇三
三
二
八三
二
三三
二
七二
二
二二
二
三
二五
二
二
二
四三
二
九二
二
〇五
三
三
四五
二
二
一四
二
五三
二
三
一〇
三
五五
二
二
二四
二
〇一
六一
三
三
二〇

三
五五
二
二
〇二
四二
三
六一
三
三
二〇
三
六五
二
〇三
二三
三
四二
三
七一
三
〇一
三
三〇
三
九三
三
二三
三
四二
三
七一
三
三
〇五
三
九三
三
一三
三
四二
三
六一
三

五
五五
三
三
九三
三
一三
三
三二
三
〇一
五
三〇
四五
三
三
八三
三
〇三
三
七一
五
一五
三
三四
三
五三
三
五十七度
五十八度
五十九度
六十一度
〇一
〇二
三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一一
〇三
九一
九一
八一
七一

七一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〇五
二三
一三
〇三
九二
八二
一
九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三三
〇一
一
五四
二四
九三
〇二
一
二五
〇五
〇三
一
八五
六五
四五
二五
〇五
一
五〇
一
三〇
一
一
八五
五五
〇五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〇
一
二
八一
一
五一
一
二一
一
一
一
〇一
二
四二
一
一二
一
八一
一
五一
一
二一
一
〇二
二
一三
一
八二
一
四二
一
一二
一
八一
一
〇三
二
七三
一

四三
一
〇三
一
七二
一
三二
一
二
一
一
六三
一
二三
一
九二
一
〇五
二
一五
一
一
二四
一
八三
一
四三
一
三
七五
一
三五
一
一
一
一
〇一
三
二
九五
一
四五
一
〇五

一
五四
一
〇二
三
〇一
二
五〇
二
二
六五
一
一五
一
〇三
三
七一
二
一一
二
二
一〇
二
七五
一
三
三二
二
八一
二
二一
二
二
二〇
二
〇五
三
〇三
二
四二
二
八一
二
三一

二
二
六三
二
〇三
二
四二
二
九一
二
三一
二
〇一
三四
二
七三
二
一三
二
五二
二
九一
二
〇二
二
三四
二
七三
二
〇三
二
四二
二
〇三
六五
二
二
三四
二
六三
二
〇三
二
二〇

三
五五
二
二
二四
二
六三
二
〇五
三
二〇
三
五五
二
二
一四
二
五
五一
三
三
一〇
三
四五
二
二
〇一
五
二二
三
四一
三
三
三
二五
二
七一
五
七二
三
九一
三
一一
三

三
六五
二
六十二度
六十三度
六十五度
〇一
五
五
五
五
〇二
一一
〇一
〇一
〇三
六一
五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一二
〇二
〇二
九一
八一
〇五
七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
二三
一三
九二
八二
七二
〇一
一
七三
六三
四三
三三

一三
〇二
一
三四
一四
九三
七三
六三
〇三
一
二四
一
三五
一五
五四
〇五
一
九五
六五
四五
一五
二
一
一〇
一
九五
六五
三五
〇一
二
一
一
三〇
一
一〇
一
八五
〇二
二
四一
一
一一
一
一

五〇
一
二〇
一
〇三
二
〇二
一
六一
一
三一
一
〇一
一
一
二
五二
一
二二
一
八一
一
五一
一
一一
一
〇五
二
〇三
一
七二
一
三二
一
九一
一
六一
一
三
六三
一
二三
一
八二

一
四二
一
〇二
一
〇一
三
一四
一
七三
一
三三
一
九二
一
五二
一
〇二
三
一
二四
一
八三
一
三三
一
九二
一
〇三
三
二五
一
一
三四
一
八三
一
四三
一
三
七五
一
二五
一

一
三四
一
八三
一
〇五
三
三〇
二
七五
一
二五
一
一
三四
一
二
三〇
二
七五
一
二五
一
一
〇一
三一
二
二
二〇
二
七五
一
二五
一
〇二
九一
二
三一
二
二
一〇
二
六五
一

〇三
四二
二
八一
二
二一
二
二
二
九二
二
三二
二
七一
二
一一
二
五〇
二
〇五
五三
二
八二
二
二二
二
六一
二
二
五
二
三三
二
七二
二
〇二
二
四一
二
〇一
五
五四
二
八三

二
二三
二
五二
二
八二
二
七一
五
二
二四
二
五三
二
八二
二
二二
二
七十一度
〇一
三
〇二
〇三
三一
二一
二一
一一
〇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五一
四一
〇五
一二
〇二
九一
八一
七一
一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二
〇一
一
〇三
八二
七二
五二
四二
〇二
一
四三
二三
一三
九二
八二
〇三
一
八三
六三
五三
三三
一三
一
二四
八三
六三
四三
〇五
一
二四
八三
二
一五
一四
〇一
二
五五
三五
〇五
五四
〇二
二
九五
七五

四五
一五
〇三
二
一
一〇
一
八五
五五
二五
二
一
五〇
一
一〇
一
八五
五五
〇五
二
二一
一
一
五〇
一
二〇
一
九五
三
六一
一
三一
一
一
一
二〇
一
〇一
三
一二
一
七一
一
三一

一
一
五〇
一
〇二
三
五二
一
一二
一
七一
一
三一
一
一
〇三
三
九二
一
五二
一
一二
一
七一
一
二一
一
三
四三
一
九二
一
五二
一
〇二
一
六一
一
〇五
三
八三
一
三三
一

八二
一
四二
一
九一
一
二四
一
七三
一
二三
一
八二
一
三二
一
〇一
一
一四
一
六三
一
一三
一
六二
一
〇二
一五
一
五四
一
一
五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五五
一
一
一
八三
一
三三

一
九五
一
三五
一
一
二四
一
七三
一
〇五
三〇
二
七五
一
二五
一
一
一
五
二
二〇
二
五五
一
一
一
〇一
五
二一
二
二
九五
一
三五
一
一
七一
五
五一
二
二
二〇
二

六五
一
一
七十二度
七十三度
〇一
三
三
三
〇二
〇三
〇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〇五
六一
五一
四一
一
九一
八一
七一
〇一
一
三二
一二
〇二
〇二
一
六二
四二
三二
〇三
一
九二
八二
六二
一
三三
一三
九二
〇五
一

六三
四三
二三
二
九三
七三
四三
〇一
二
二四
七三
〇二
二
三四
〇三
二
三四
二
二五
〇五
二
五五
二五
三
九五
五五
二五
〇一
三
二〇
一
八五
五五
〇二
三
五〇
一
一〇
一
七五
〇三
三
一
一

一
三
二一
一
一
三〇
一
〇五
三
五一
一
〇一
一
一
八一
一
四一
一
一
〇一
一二
一
七一
一
二一
一
〇二
五二
一
〇二
一
五一
一
〇三
八二
一
三二
一
八一
一
一三
一
六二
一

〇二
一
〇五
四三
一
九二
一
三二
一
五
八三
一
二三
一
六二
一
〇一
五
一四
一
五三
一
九二
一

清史稿卷五四　志第二九

地理一

有清崛起东方，历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毯裘潼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向，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授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婚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余年，无敢生异志者。

太宗之四征不庭也，朝鲜首先降服，赐号封王。顺治六年，琉球奉表纳款，永藩东土。继是安南、暹罗、缅甸、南掌、苏禄诸国请贡称臣，列为南服。高宗之世，削平西域，巴勒提、痕都斯坦、爱乌罕、拔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塔什干、安集延、浩罕、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诸回部，联翩内附，来享来王。东西朔南，辟地至数万里，幅员之广，可谓极矣。洎乎末世，列强环起，虎睨鲸吞，凡重译贡市之国，四分五裂，悉为有力者负之走矣。

清初画土分疆，多沿明制，历年损益，代有不同。其川渎之变易，郡邑之省增，疆界之分合，

悉详稽图志，并测斗极定高偏度，以画中外封域广轮曲折之数，用备一朝之掌焉。

直隶：《禹贡》冀、兖二州之域。明为北京，置北平布政使司、万全都指挥使司。清顺治初定鼎京师，为直隶省。置总督一，曰宣大。驻山西大同，辖宣府。顺治十三年裁。巡抚三：曰顺天，驻遵化，辖顺天、永平二府。康熙初裁。曰保定，驻真定，辖保定、正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六府。顺治十六年裁。曰宣府。驻宣府镇，辖延庆、保安二州。顺治八年裁。五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十六年，改为直隶巡抚。明年移驻真定。康熙八年，复移驻保定。雍正二年，复改总督。而府尹旧治顺天，为定制。先是顺治十八年增置直隶总督，亦驻大名。康熙五年改三省总督，八年裁。康熙三十二年，改宣府镇为宣化府。降延庆、保安二州隶之。雍正元年，置热河厅，改真定为正定。二年，增置定、冀、晋、赵、深五直隶州，张家口厅。三年，升天津卫为直隶州，九年为府。十年，置多伦诺尔厅。十一年，热河厅、易州并为直隶州。十二年，置独石口厅。降晋州隶正定。乾隆七年，承德仍为热河厅。八年，遵化升直隶州。四十三年，复升热河厅为承德府。光绪二年，置围场厅。隶承德。三十年，置朝阳府。明年置建平隶之。三十三年，升赤峰县为直隶州。置开鲁等四县隶之。令京尹而外，领府十一，直隶州七，直隶厅三，散州九，散厅一，县百有四。北至内蒙古阿巴噶右翼旗界；一千二百里。东至奉天宁远州界；六百八十里。南至河南兰封县界；一千四百三十里。西至山西广宁县界。五百五十里。广一千二百三十里，袤二千六百三十里。宣统三年，编户共四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九十五，口二千三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其山：恒山、太行。其川：桑乾即永定、滹沱即子牙、卫、易、漳、臼、泺。其重险井陉、山海、居庸、紫荆、倒马诸关。喜峰、古北、独石、张家诸口。交通则航路自天津东南通之罘、上海，东北营口。东：朝鲜仁川、日本长崎。铁路：京津、津榆、京汉、正太、京张。邮道：东出山海关达盛京、绥中，西出紫荆关达山西灵丘，南涉平原达山东德州，北出古北口达热河。电线：西北通库伦，西南通太原。由天津东北通奉天。海线自大沽东通之罘。

顺天府：明初曰北平府。后建北京，复改。自辽以来皆都此。正统六年，始定曰京师。领州六，县二十五。顺治初，京师置府尹、府丞、治中。其顺天巡抚驻遵化，康熙初裁。十五年，升遵化为州。二十七年，置四路同知，分辖所属州、县。分隶通永、霸昌二道。并兼统于直隶总督。雍正元年，复以部院大臣兼管府事，特简，无定员。九年，置宁河。乾隆八年，遵化复升直隶州，以玉田、丰润属之。广四百四十里，袤五百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领州五，县十九。辽，南京，今城西南，唐幽州藩镇城也。金增拓之。至元而故址渐湮。元之大都，则奄有今安定、德胜门外地。明初缩城之北面，元制亦改。永乐初，重拓南城。又非复洪武之故矣。今皇城周十八里。自正阳门之内曰大清门；东南曰长安左门；西南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旧曰北安门，顺治九年更名。大清门之内曰天安门，旧曰承天门，顺治八年改。左太庙，右社稷坛。向明而治，于兹宅中焉。其内端门，左阙左门，右阙右门。其内紫禁城在焉。北枕景山，西衽西苑，苑有瀛台，太液池环之。南与端门属者曰午门。北神武门，东东华门，西西华门。午门之内，东协和门，东出为文华殿；西熙和门，西出为武英殿，旧曰雍和门，乾隆元年更名。其正中太和门，左昭德门、体仁阁，右贞度门、宏义阁；其内则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至乾清门止。东景运门，西隆宗门。凡此皆曰外朝，制也。外则京城，周四十里，为门九：南为正阳门，南之东崇文门，南之西宣武门，东之南朝阳门，东之北东直门，西之南阜成门，西之北西直门，北之东安定门，北之西德胜门。皆沿明旧。而八旗所居：镶黄，安定门内；正黄，德胜门内；正白，东直门内；镶白，朝阳门内；正红，西直门内；镶红，阜成门内；正蓝，崇文门内；镶蓝，宣武门内。星罗棋峙，不杂厕也。外城长二十八里，为门七：南为永定门，左左安门，右右安门，东广渠门，西广宁门；在东、西隅而北向者，东：东便门，西：西便门。并明嘉靖中筑。鼓楼在地安门外，明永乐中毁，乾隆十二年重建。大兴冲，繁，疲，难。倚。府东偏，隶西路厅。北有渝河，自昌平入，纳清河。西北：玉河，自宛平入。歧为二：一护城河，至崇文门外合泡子河；一入德胜门为积水潭，即北海子，流为太液池，分为御沟。又合德胜桥东南支津，复合又东，为通会河。凉水河亦自宛平入，径南苑，即南海子。龙凤二河出焉。龙河淤。南路厅驻黄村。县丞驻礼贤庄。有青云店、凤河营、白塔村三

镇。有采育营巡司。有驿。铁路。宛平冲，繁，疲，难。倚。隶西路厅。西山脉自太行，为神京右臂。西北二十里瓮山，其湖西海。乾隆十五年赐山名曰万寿，湖曰昆明。有清漪园，光绪十五年改曰颐和。相近玉泉山，清河、玉河源此。玉河径高粱桥，一曰高粱河。永定河自怀来入，至卢师山西，亦曰卢沟河，错出复入。有灰坝、减河。汛十二，石景山有南北岸同知；全辖者七，石景山、卢沟桥二、北头工上、北头工中、南头工上、北二工下；分辖者五，南头工下、北头工下、北二工上、南三工、北三工。自顺治八年至同治三年，改道十有六，截北流归中泓，径鱼坝口、三凤眼入海。盖道光二十二年以来，虽小溃徙，无害。又凉水、牤牛、龙泉三河兼出西南。西有海淀，有畅春、圆明二园，咸丰末毁。西路厅驻芦沟桥，有巡司。县丞驻门头沟。又庞各庄、青白口、东斋堂巡司三。沿河口、磨石口、榆垡、平罗营、五里坨、赵村、王平口、天津关镇八。铁路。良乡冲，繁，难。府西南七十里。隶西路厅。永定河自宛平入。汛四，并分辖，隶石景山南岸同知：北头工下、北二工上、南头工下、南二工。康熙四十六年建金门石闸，后废。乾隆三年移建南二汛，改减水石坝仍曰金门闸。永定减水坝十有七。公村河自房山入，为牤牛河，复合茨尾河。卢河自房山入，径琉璃镇曰琉璃河，纳挟活河。北有黄新庄行宫，南有郊劳台。县丞驻赵村。固节、长辛店二驿。铁路。固安繁，难。府西百二十里。隶南路厅。永定河道南北岸同知、石景山同知驻。永定河自宛平入。汛六，隶南北岸同知，三角淀通判：全辖者二，南四工、北四工、上；分辖者四：南三工、北三工、北四工下、南五工。拒马岔河自涿入，旧有金门闸。减河亦自涿入，纳太平河，曰牤牛河，歧为黄家河。其西蜈蚣河，并淤。东南十八里韩城。南七十里四铺头。有牛坨镇。县驿一。永清简。府南少东百四十里。隶南路厅。三角淀通判驻。永定河自固安入。汛七，隶北岸同知：其通判全辖者三，南六工、北五工、北六工；分辖者四，北四工下、南五工、南七工、北七工。有信安镇巡司，兼隶霸。东安简。府东南百四十里。隶南路厅。永定河自永清入。汛三，并分辖，隶三角淀北通判：南七工、南八工上、北七工。其故道淤。凤河自大兴入。有旧州镇。县驿一。香河简。府东南百二十里。隶东路厅。西有北运河，自通入。有王家务减河，雍正九年浚，长百四十里。北窝头河亦自通入。县驿一。通州冲，繁，疲，难。府东四十里。隶东路厅。通永道、仓场总督驻。顺治十六年省潞县入之。管河州判驻。白、榆、漷漷三河并自顺义入。榆纳通惠河，与白会。是为北运河，纳凉水河。漷漷径窝头村曰窝头河。凤河自东安入。北门外石坝，州判掌之。十五京仓所漕。其东土坝，州同掌之。州西中二仓所漕。马头店、永乐店、马驹桥三镇。潞河、和合二驿。铁路。三河冲，繁，难。府东少北百十里。隶东路厅。西北盘龙山有行宫，乾隆十九年移大新庄。北有泡河，自平谷入，侧城东抽。西南：窝头河自通缘界入。鲍丘河，古巨浸，源自塞外，淤。今出西北田各庄，晴为枯渠，雨则汹注，俗曰泻肚河。有马坊镇。县驿一。武清冲，繁，疲。府东南九十里。隶东路厅。西南永定河：自东安入。汛三。隶三角淀北岸通判。南八工上、南八工下、北七工。东北：北运河自香河入。康熙三十八年决筐儿巷，明年浚为减河，后淤。同治末，复浚新减河。宝坻北有凤河自通入，雍正四年改自堠上村折南，下至天津双口入淀。三角淀一曰东淀，古雍奴薮，互霸、文、东、武、静、文、大七州县境。雍正四年，放永定于淀，塞且半。仅王庆坨一角耳。乾隆十六年后，导河支贯淀而东，平芜弥望。管河同知驻河西务，通判杨村，并有驿。八镇：王庆坨、安平、桐柏、崔黄口、三里浅、南蔡村、筐儿港、黄花店。宝坻繁，疲，难。府东少南百八十里。隶东路厅。北：蓟运河自蓟右会沟河缘界入，径江宽村，鲍丘河自三河入，纳窝头河，褒针河注之。又南有筐儿港新减河。其北王家务减河淤。知县刘枝彦浚自大白庄至堤口，并修窝头、褒针堤有玉甫营镇。县驿一。宁河冲，繁，难。府东南三百里。隶东路厅。雍正九年改明宝坻之梁城千户所置。海，东南九十里为北塘口。蓟运河自宝坻入，屈曲环城而南。有七里海，汇王家务、筐儿港二减河，播为罟口，宁车沽二河分注之，复纳金钟河。东南：大沽口界天津，海沙缘界入。其北：北塘口。东南：卢台镇，天津河捕通判、通永镇总兵驻。有巡司、盐大使。北塘口、新河庄、营城三镇。昌平州冲，繁，难。府北九十里。霸昌道驻。北路厅驻巩华城，州隶之。北：天寿山明十三陵在焉。西北：榆河自延庆入，伏而复出，左合山水，右纳南沙河。又东，龙泉河会绛州营河注之。七渡河亦自延庆入。其南九渡河、牤牛河，并出东北。边墙西首庙儿港口，东至糜子峪口。汛四：横岭路、镇边城、常

峪城、白羊口。又讫慕田峪口，汛一：黄花路。汤山、蔺沟行宫二。港泉营、牛房，畜奋屯、沙屯、高丽营、蔺沟、前营、前屯、皂角屯，凡九镇。榆河驿，州治，及回龙观，二。顺义冲，难。府东北六十里。隶北路厅。北：牛栏山。白河自怀柔入，径东麓，合怀河。其东狐奴山，溼溼河出焉，一名箭杆河。绛州营河出县西，纳牤牛河。又榆河自大兴入。三家店、南石槽行宫二。二镇：漕河营、杨各庄。县驿一。密云冲，繁，难。府东北百三十里。隶北路厅。县南：密云山。东：九松山。旧曰九庄岭。西：有沽河。自滦平入，合白马关河。是为白河。右出一支津。潮河亦自滦平入，合汤河，又纳乾塔河，侧城西南来会，俗亦曰潮白河。潮河营，提督驻。古北口关，副都统、巡司驻。西营二：石塘路、石匣城。汛二：潮河川、白马关口。东营二：曹家路、墙子路。汛五：司马台、黑峪关、吉家营、杨家堡、镇罗关。有刘家庄、罗家桥、要亭庄、三行宫。凤皇、石匣二驿。怀柔冲，繁。府东北百里。隶北路厅。＜⿰彡丫＞髻山、祇园寺行宫二。石河出其东，下流为泇河。白河自密云入，其支津亦自县入，纳雁溪水，复合。西：七度河自昌平入，合九度河，侧城东南，合小泉河，曰怀河。有汛。县驿一。涿州冲，繁，难。府西南百四十里。隶西路厅。西：独鹿山。东北：永定河自良乡入。其金门闸引河，淤。西北：拒马岔河自房山分入而合，胡良河合杖引泉注之。至浮洛营东，挟活河错入。复出，注琉璃河。又东纳牤牛河，淤，歧沟。西南：督亢陂。东南：古水，湮。有王家店、松木店、柳河营、马沟村、长沟五镇。涿鹿驿。房山繁，难。府西南九十里。隶西路厅。西南：大房山，一曰大防山，有沟山峰。雍正八年，凤凰集此。又石经山。龙泉河，古防水，二源，出西北大安山，东南流，曰卢河。有沙河，环城，合坝儿河注之，是为琉璃河。拒马河自涞水入，缘界径铁锁崖岔河出焉。歧为二。甚东杖引泉。胡良河、挟活河并出西南，而茨尾河、雅河出东北。又顺水河自宛平入。有磁家务巡司。有吉阳驿。霸州冲，繁。府南百八十里。隶南路厅。玉带河自保定入为大清河。河南支径苑家口曰会同河。中支中亭河，亦自保定入，径栲栳圈，纳牤牛河，又歧为北支，下流为辛张河，复错入牤牛、黄家河，视永定为盈涸。北支，古运粮河。光绪初，游击陈本荣浚之。复修苍儿淀堤，植柳六万一千株。行宫二：一太堡村，一苏桥镇。有主簿兼隶文安。又信安镇巡司兼隶。永清。有益津驿。文安繁，难。府南少东三百四十里。隶南路厅。大清河三支并自霸入，趋东淀。其北、中二支合于胜芳西，曰辛张河。文安洼周三百里，有火烧、牛台、麻洼诸淀。光绪八年，浚台头以下河道长千九百二十丈。左家庄有行宫。县驿一。大城繁，难。府东南三百九十里。隶南路厅。西北：会同河自文安入，径台头村，有行宫。大清河、辛张河、并自文安入。子牙河自河间入，旧纳古洋河，光绪中，改自献之朱家口，故渠久湮。又黑龙港西支自青入，合东支河。保定简。府南少西二百里。隶南路厅。西南：大清河自雄入，曰玉带河，径张青口，口西西淀，东东淀，乾隆二十八年界之。又北合赵王河至卢各庄，康熙中，导为中亭河。合十望河入霸。县驿一。蓟州冲，繁。府东少北百八十里。隶东路厅。西北：盘山与桃花山、葛山，有行宫三。蓟运河自明天顺初引潮河泝今州，后废。顺治初复浚，以丰陵粲其上源。梨河东自遵化入，合淋河，至城南五里桥，始曰蓟运河。折南，沟河出州北黄崖口外，错出至三河，复缘界来会。汛四：黄花店、青山岭、黄崖关、将军石关。有渔阳驿。平谷简。府东北百五十里。隶北路厅。东北：沟河自蓟入，合独乐河，侧城西南，会，石河，即泇河。县驿一。

保定府：冲，繁，疲，难。隶清河道。明，领州三，县十七。康熙八年，自真定移巡抚于此，为直隶省治。雍正二年，改总督。布政使、清河道等同驻。十二年，升易州为直隶州，以涞水属之。又改深泽属定州。道光中，省新安。东北距京师三百五十里。广三百五十里，袤四百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五十一分。京师偏西五十二分。领州二，县十四。清苑冲，繁，疲，难。倚清苑河即府河，古沈水上游。奇村河自满城入，合白草沟，环城，左纳徐河沟，又东合金线河。唐河自望都入，合阳城河，纳齐贤庄河，今淤。咸丰中，南徙；同治末，益南入蠡，至安州，复缘界入，下与府河会。为大清河中支。有大激店镇，张登店巡司，金台驿。铁路。满城冲。府西少北四十里。西南：抱阳山。西：有渝河，自易州入而伏，至县东涌为一亩、鸡距二泉，合申泉，为奇村河。方顺河自完县入，歧为白草沟、金线河。徐河自易州入，一曰大册河，东入安肃。千里长堤，首县境，讫献县臧家桥，互顺、保、河三府。河丞驻方顺桥镇。有陉阳驿。安肃冲。府北少东四十五里。西有黑山。

西南：益村岭。雹河自易州入，合曲水河，至城北纳鸡爪泉河，下至新安入淀。其北萍泉河自定兴入，东入容城，其支津自城西右出，与曹河并入安州。有梁门陂、白沟驿。铁路。定兴冲，繁。府北少东百二十里。北有拒马自涞水入，径城西而南，纳中、北二易水及马村河，缘界入容城、新城为界水。北又有界河。西南：鸡爪河。东南：蓝沟。有范阳陂、固城镇、宣化驿。铁路。新城冲，繁。府东北百五十里。南有拒马，自定兴缘界，其岔河北自固安入，至十九垡左导为芦僧引河，今淤。又西南合紫泉河、斗门河，纳蓝沟河，即界河错出复入者。又南曰白沟河，入容城复合。有方官、新桥、白沟三镇。汾水驿。唐简。府西少南百二十里。北有尧山。东北：望都山。西北：大茂山。西有唐河，古滱水，自广昌入，错出，左合倒流河。西：雹水，右纳恒河、马泥河、唐河。又东北有放水河。倒马关西北有岳岭、柳角安军城镇、周家堡四口。横河口巡司。县驿一。博野疲。府南九十五里。东南：潴龙河自安平缘界入，一曰蟾河，屈南径白塔村入蠡。唐河自清苑入。县驿一。望都冲，难。府西南八十里。旧曰庆都。乾隆十一年改。东南：唐河自定州入。有九龙泉环城珠涌，东出为龙泉河。有翟城驿。容城简。府东北九十里。北有拒马河，西支自定兴缘界入，与东支白沟河合。西清而弱，东浊而强。又雹河自安肃入，其萍河涸。县驿一。完简。府西少南七十里。西：伊祁山，祁水出焉，即曲逆河。《图经》恶其名，改方顺。纳放水河。其旧所合蒲河，涸。唐河自其县再错入，合清水河。蠡繁，难。府南少东九十里，南：猪龙河自博野入，一曰杨村河。唐河自博野入，自道光初北徙。河丞驻仉村。县驿一。雄冲，繁，难。府东北百二十里。西：淀，县南。互安州、高阳、任丘，周三百三十里，汇府境诸水，所谓‘七十二清河’。赵北口扼其中。桥十二。四角河自安州入，出第五桥，曰大清河。错出复入。白沟河自容城入，南及大港、柴未二淀。大清河乃改由药王行宫北与会。有归义驿。祁州简。府南少西百二十里。南有滹沱北支，自深泽缘界。其北猪龙河汇定州滱、沙、滋三水。滱即唐，嘉庆初徙，孟良河之。是为猪龙河。又南径程各庄入博野。县驿一。束鹿繁，难。府南少西二百四十里。西北：滹沱自晋州入深州为南支，其支津入安平，同治十年所徙。其故道七。县丞驻小章村。县驿一。安州简。府东少北六十里。道光十二年。以新安省入。府河、唐河自清苑入而合，纳曹河，径城北为依城河，右注白洋淀，与猪龙河自高阳入者相望也。左注杂淀，复合为四叉河，亦曰四角河。西淀都九十有九，白洋最广，次烧车，杂淀最狭。新安乡行宫二。州驿一。高阳简。府东南六十五里。西北：唐河自蠡入，亦曰土尾河。东南：猪龙河亦自蠡入，顺治中，复决布里村，故亦曰布里河。旧合泒河，即高河，县氏焉，淤。县驿一。

正定府：冲，繁。隶清河道。总兵驻。明曰真定。领州五，县二十七。雍正元年曰正定。二年，升冀、赵、深、定、晋为五直隶州，以南宫等十七县属之。十二年，降晋州，并所属无极藁城与定州新乐还来隶。东距省治二百九十里。广二百七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八度十一分。京师偏西一度四十八分。领州一，县十三。正定冲，繁，难，倚。旧曰真定，雍正元年改。西有滹沱，自平山入。有冶河故道二。其北林济河，合西北诸泉及旺泉河。又北，滋河自新乐入，伏而东。滹沱性善徙，釜北滋南，百数十里冲蔓几遍。今河乃同治七年改决，为康熙中东入深、安、饶故道。有恒山、伏城二驿。获鹿冲。府西南六十里。南有封龙山。北：五峰山，洨水出焉。合小沙、左金河。西有鹿泉水，东至大要舍纳冶河。今淤。有镇宁驿。井陉简。府西南百三十里。井陉山东北有关。北：绵蔓河自山西平定州入，合甘淘河，一曰微水。折北，左得金珠泉，至东冶村曰冶河。西南：固关，寄平定州，置参将。其北：娘子关。有汛。边墙西北首达滴岩，南讫杨庄口。有陉山驿。阜平简。府西北二百十里。顺治末，省。康熙二十二年，复置。大茂山东北，平阳河出焉。沙河自山西繁峙入，纳灵丘北流、鹞子诸河曰派河，又东合班峪、燕支诸河。又汊河出县南白蛇岭。边墙东北首落路口，西南讫当城河口。有龙泉关、长城岭。汛东有王快镇。康熙中，县寄此。又茨沟营镇。县驿一。栾城简。府南六十里。西有洨河，自获鹿入，纳北沙、金水二河。南、西有故城二。关城驿。行唐简。府北七十五里。西北：箕山，郜河出其北两岭口，合甘泉河、龙门沟，侧城东南，合贾木沟。北：派河自曲阳入，合曲河。西：滋河自灵寿入而伏。灵寿简。府西北六十里。南：滹沱自平山缘界合松阳河、卫河。卫河，《禹贡》卫水也。西北：滋河自山西五台入，纳汊河。又东南合慈峪河，亦曰慈河。入行唐。边墙北首白草沟口，南讫车孤驼口。又叉头镇巡司。乾隆中移慈峪

镇。平山简。府西少北八十里。西北有房山，濊河出焉，古石臼水，今湮。滹沱自山西五台首入县西北，始出山。又纳冶河，始湍悍。边墙北首合河口，南讫清风口。有洪子店巡司。元氏简。府南少西九十里。西北封龙山，北泜水所出，下流入胡卢河。无极水南入赞皇会南源，复入而合，错出复入，至纸屯村与槐河会。猪龙河自县西汇诸山水，北沙河出割髭岭，今并涸。其南金水河，东入栾城。县驿一。赞皇简。府西南百二十里。雍正三年自赵州来隶。西南：赞皇山，沸河出焉。其北沸河，南源二，出可兰、四望二山。槐河二源，一黄沙岭，一纸糊套山。今并涸。王家坪镇，咸丰末改汛。县驿一。晋州简。府东少西南九十里。西北滹沱自无极入。同治十年，改自藁城入。又故道二。有驿。无极简。府东七十里。雍正十二年，改属晋州，十二年复。滹沱河自藁城入，再错出，复入。径东汉村，复歧为二。其滋河入径县南，屈东又北。木刀沟自新乐入，合获城河，错出复入，并入深泽。县驿一。藁城简。府东南五十里。雍正二年，改属晋州。十二年复。滹沱自正定入，合西韩、旺泉二河。顺、康中再决，并东南过周头入白牧河。滋河自正定、木刀沟自新乐入，与王莽沟并涸。县驿一。新乐冲，疲。府东北七十五里。雍正二年，改属定州，十二年复。派河自行唐入，合郜河。木刀沟出平山之濊河，滋河夺之。顺治中，知县林华皖浚自西南闵泉镇。嘉庆初，滋之支津复自正定入夺之，错出复入，合浴河。县驿一。

大名府：冲，繁，难。总兵驻。顺治初，置大顺广道。雍正初，改清河道。十一年，复置。初沿明制，领州一，县十。雍正三年，割内、黄、濬、滑分隶河南彰德、卫辉。乾隆二十三年，省魏县分入大名、元城。东北距省治八百里。广二百里，袤三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二十一分三十秒。京师偏西一度六分。领州一，县六。大名冲，繁，难，倚。府南偏。明徙府南八里南乐镇。乾隆二十二年圮于漳，复故，惟县丞驻。卫河自河南内黄入。其新卫河自清丰入，错出复入来会。漳河自临漳分入，一入卫，一至府治南为漳河引河。东有县故城三。东北：小滩镇，嘉庆中置河主簿。县驿一。元城繁，倚。府北偏。故城三。东南：卫河自大名入。其漳水引河，古漳河入，径引张庄而合，并东入馆陶。东南：马颊河自南乐入。县驿一。南乐难。府东南五十里。嘉庆二十一年，新开、卫河始自大名入。光绪十四年后，漳河始自其县来会。西有朱龙河、岳儒、固河、东六塔废河并自清丰入。又东：龙窝河自山东观城入，至龙窝村止。夏秋霪潦，辄复弥漫。然六塔平壤故有顺水沟，康熙中，知县王培宗浚；光绪二十一年，原思瀛再浚，命曰永顺，邑赖之。清丰难。府南少东九十里。西有广阳山。卫河自河南内黄缘界。西有古马颊河。朱龙河自开入。有顺河堡镇。县驿一。东明繁，疲，难。府南二百二十里。西有黄河自长垣入。自明以来，在县境者三徙：嘉庆八年，夺洪河，二十四年，夺漆河，咸丰五年，夺贾鲁河，后复北徙为今渎。南有杜胜集镇。雍正十年改守备置都司，明年置巡司。旧有通判，道光中裁。开州繁，疲，难。府南百二十里。同、光中，黄河自东明溃入者六道，合而复分。北支古瓠子河，一曰毛相河，故小渠，康熙中决荆隆口，始大。南支古濮渠，并入山东濮州。又有黄河故道二，曰古马颊河、古朱龙河。又硝河自河南滑县入，亦曰马颊河。徐镇堡、两门集、井店集、柳下屯四镇。吕丘堡，州判驻。古定镇有废巡司。州驿一。长垣繁，疲，难。府西南二百九十里。东有黄河自河南兰封入，旧径盘冈里，咸丰八年徙兰冈，同治二年，复折西自兰通集至旧城口为今渎。县丞驻大黄集。有大冈废巡司。县驿一。

顺德府：冲。隶大顺广道。东北距省治五百七十里。广二百八十里，袤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七分。京师偏西一度四十九分。领县九。邢台冲，繁，难，倚。西：封山。野河出西北马岭口，淤。今自内丘入，会稻畦浆水、路罗三川为洪河。北有达活河，合沙应河。又有百泉河，右会七里河。西：黄村巡司。有龙冈驿。铁路。沙河冲。府南三十五里。沙河自河南武安入，会邢台之洪河。右出支津，径城南而东纳西狼沟水，其东即东狼沟。县驿一。铁路。南和繁，疲。府东南四十里。西：百泉河自邢台入。沙河支津亦自其县入，合东狼沟。其正渠曰乾河。又东铭河、刘垒河，自鸡泽入。有驿。铁路。平乡疲，难。府东八十里。东：滏阳河自鸡泽入。西：刘垒河自南和入。县驿一。广宗疲。府东百二十里。漳河故道二，康熙二十六年溢，知县吴存礼增筑东西堤万九千余丈。县驿一。巨鹿疲，难。府东百十里。巨鹿薮即大陆泽。滏阳河自任入。老漳河，康熙中徙，废。县驿一。唐山简。府东北八十里。有宣务山。泜河、李阳河、柳林河，并自内丘入。有驿。内丘冲。

府北六十里。鹊山一曰龙腾山，龙腾水出焉。汇西山九龙水，东流为柳林河。其西麓姑脑，泜河南源出焉，错出复入，其泜河第二川、第三川合为野河。有中丘驿。铁路。任简。府东北四十里。滏阳河自平乡入。有大陆泽，纳九河八水，东溢为鸡爪河来会。泽旧亘巨鹿、隆平、宁晋境，滹、漳、滏凑焉。今滹北、漳南，滏亦东徙。大陆在任者南泊，即张家泊，在宁晋者北泊，即宁晋泊。县驿一。

广平府：简。隶大顺广道。明领县九。雍正初，怡贤亲王以滏河故，奏割河南彰德之磁州来隶。东北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三百五十里，袤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十六分三十秒。京师偏西一度三十五分。领州一，县九。永平冲，繁，难，倚。西北：娄山东北：沙河，自沙河入。南：洺河，自河南武安入。乾隆中，决入牛尾河。同治末，复故。东南：滏阳河，自邯郸入，歧为刘垒河，即牛尾河。有八闸，并引滏溉田万九千余亩。临洺关通判，道光中裁，移河务同知驻此。县驿一。曲周繁。府东北四十里。西南：滏阳河自永年入。漳河故道东南，自明万历初挟滏而北，康熙十年始南徙，四十七年益南，径大名、元城。县驿一。肥乡简。府东南四十里。东、西漳河故道二。东有旧店营。康熙中，县寄此。县驿一。鸡泽疲，难。府东北六十里。东滏阳自曲周入，右导为兴隆河。西有沙洺、牛尾自永年入。广平简。府东南六十里。漳河故道旧自成安入，其支津拳壮河并湮。县驿一。邯郸冲，繁，难。府西南五十里。西北：紫山。西：灵山。东北：滏阳河自磁入，合渚河、沁河、轮氂河。有丛台驿。铁路。成安简。府南少西六十里。洹、漳故道并自河南临漳入。顺、康中，漳河再毁城垣。乾隆末，改自其县三台入卫。威难。府东北百一十里。南有漳河故道。张台村庆巡司。县驿一。清河简。府东百八十里。清河故渎，县西。卫河自山东临清缘界入。其武城，古屯氏别河。西北：漳河故道。雍正中，移县丞驻油房口。兼巡司事。县驿一。磁州冲，繁，难。府西南百二十里。雍正四年，自河南彰德来隶。西有神麇山。釜山，滏水南北源出焉。合羊渠河、泥河，东播为五爪渠。环城，复歧为三，合牝牛河、涧水。漳河自河南涉县入。州判驻彭城镇。有滏阳驿。

天津府：冲，繁，疲，难。初隶天津道。明，卫，河间地。雍正三年，为直隶州，以顺天之武清，河间之青、静海来属。武清寻还旧隶。九年升府，置附郭县。降沧州并所属三县来隶。天津道总兵、长芦盐运司、通永镇总兵驻。咸丰十年，海禁洞开，置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九年，废为津海关道，以总督兼北洋钦差大臣，驻保定，半岁一移节。府城，三岔口西南。光绪庚子，拳匪乱，夷为平地。西距省治四百六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十分。京师偏东四十七分。领州一。县六。天津冲，繁，疲，难，倚。雍正九年置。海，东南百二十里。北运河自武清入，汇大清、永定、子牙、南运为海河，径紫竹林，历二十一沽，左右引河以十数，至大沽口入焉。大沽镇有协及同知。雍正初，置天津水师营。同治初，置机器局。后建新城炮台，与大沽炮台相声势。新城有海防同知。长芦场八，自山海关至山东乐陵，袤八百余里。丰财场东南葛沽与西沽。杨青巡司三。大沽、三河、头＜⿰氵旱＞沟、蒲沟、咸水沽、双港、北马头、赵家场八镇。杨青水陆二驿。航路：东南驶之罘、上海，东北驶营口，东驶朝鲜仁川与日本长崎。铁路：京津、津榆、津保、津浦遣焉。青冲，繁，疲，难。府西南百六十里。顺治末，省兴济入之。雍正三年，自河间来隶。南运河自沧州入。有兴济减河。西：黑龙港河自河间入，东南：滹、漳故渠二。长芦镇，县南七十里，有盐运司，今移天津。有流河管河主簿。兴济、杜林二镇巡司。河东、马厂二汛。流河、乾平二水驿。静海冲，繁，疲，难。府西南七十里。雍正三年自河间来隶。南：南运河自青入，右出为靳官屯减河。西：子牙河自大城入，纳黑龙港河。西北：大清河亦入，纳支津辛张河。有独流镇巡司。有奉新驿。沧州冲，繁，疲，难。府西南二百里。明属河间。雍正七年，升直隶州，寻降来隶。海，东百三十里。南运河自南皮入，右出为捷地减河。其北兴济减河自青入。其南石碑河上承王莽河，自南皮入，汇为母猪港，至歧口入焉。东南：宣惠河亦自南皮入。有严镇场盐大使。砖河、祁口、捷地、旧州四镇。风化店、孟村、李村三巡司。砖河水、陆二驿。南皮繁，难。府西南二百七十里。雍正中，自沧州来隶。南运河自东光缘界。宣惠河自东光入，歧为王莽河。津河自宁津数错入，有薛家窝、冯家口二镇。新桥驿。盐山繁。府南二百六十里。雍正中，自沧州来隶。海，

东北百二十里。宣惠河自州入。古黄河、鬲津自南皮入，错出复入，并入山东乐陵。东有废无棣沟。海丰场在羊儿庄，与旧县置巡司二。狼坨子、韩村、高家弯三镇。庆云简。府东南三百二十里。雍正中，自沧州来隶。鬲津自盐山错入，纳胡苏、覆釜二河。马颊河自乐陵入，入山东海丰。县驿一。

河间府：冲，繁，难。隶清河道。明，领州二，县十六。雍正三年，升天津卫为直隶州。顺治末，省兴济入青。至是以青、静、海属之。七年，复升沧州，以东光、南皮、盐山、庆云属之。九年，东光还隶。北距省治百四十里。广二百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三十分。京师偏西十七分。领州一，县十。河间冲，繁，难。子牙河、黑龙港河自献入。西有古洋河，合唐河。同治末，滹沱径此，后废。县丞驻东城镇。又二十里铺、卧佛堂、沙河桥、崇仙、新村五镇。景和镇、北魏村二巡司。有瀛海驿。献冲，繁，疲，难。府南少东五十五里。西南：滏阳自武强入，歧为滹沱别河。东北：三黑龙港河与南亭子河并湮。淮、商家林二镇。有乐成驿。阜城冲。府南少东百四十里。西：漳河自景州入。东南：古沙河即屯氏河，亦自景入，亦曰漫河。有漫河驿。肃宁简。府西四十里。古唐河自饶阳入，涸。古洋河自献入。猪龙河旧自高、蠡间溢入，为中堡河。又东歧为玉带河，今并湮。有阜城驿。任丘冲，繁，难。府北六十七里。四角河自安州入，出赵北口。东：大港引河。同治末，复浚为赵王新河，下注清苑玉带河，并移鄚州东汛县丞驻此。有废洋河。古州镇。鄚城驿。交河繁，疲，难。府东南百一十里。南运河自东光缘界。其西漫河、漳河、亭子河、滹沱别河，并涸。有泊头镇河主簿及废巡司。高川镇。富庄驿。有丞，裁。宁津简。府东南二百三十里。古黄河、鬲津自吴桥入。南有土河，旧自山东德州入，下至庆云为限河。或亦曰马颊河。有包头镇。有驿。景州繁，难。府东南百九十里。南运河自山东德州缘界。古沙河自故城入，曰大洋河。曲流河自故城入，曰江江河，合为漫河。又西北有废漳河。刘智庙、安陵、连窝三镇。龙华镇巡司。有东光驿。吴桥繁，难。府东南二百四十里。西：南运河自山东德州缘界入。东：宣惠河。又东：沙河，古黄河鬲津，今四女寺减河，钩盘河，今哨马营减河，自德州入而合。有龙华镇巡司。连窝镇河丞。分隶景州。有水驿丞，裁。东光繁，疲，难。府东南百六十里。南运河自吴桥入。东：宣惠河，合沙河、漫河自景、阜城分入而合。有灯明寺村、夏口二镇。马头驿。故城疲，难。府南少东二百八十里。南运河自山东入。武城缘界入。德州西北屯氏二支曰古沙河、曲流河，并出县西。有废漳河，即黄泸河。县丞驻郑家口。有营。甘陵驿。

承德府：冲，繁，难。隶热河道。明，诺音、泰宁二卫。天顺后，乌梁海居。又并于察哈尔。顺治初，内属。康熙四十二年，建避暑山庄。于热河，岁巡幸焉。五十二年，城之。雍正元年，置厅。十一年，置承德直隶州。乾隆七年，仍为厅。四十三年，为府。置州一，县五。嘉庆十五年，置热河道都统。并辖内蒙古东二盟十六旗，又附西勒图库伦喇嘛一旗。光绪初，置围场厅。三十年，朝阳升府。以建昌隶之。厅隶宣化。三十三年，赤峰复升直隶州。西南距省治七百八十里。广一千二百里，袤八百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十分。京师偏东一度三十分。领州一，县三。府东：天桥山。西：广仁岭，本墨斗岭，康熙末更名。热河，古武列水。西源固都呼尔河，自丰宁入，纳中源茅沟河即默沁河，东源赛音河，径罄锤峰，合温泉，始曰热河。滦河自滦平入，合之。又东合白河、老牛河，折南纳柳河。其西黄花川、黑河，其东瀑河自平泉再错入。瀑河并入迁安。伊逊河出围场伊逊色钦。南入丰宁。又西有乾塔河，入密云。有钩鱼台、黄土坎、中关、张三营、四行宫。边墙北首汉儿岭，南讫黑塔关口。有唐三营、中关、下板城、新漳子、六沟、二沟、三沟、茅沟八镇。石片子巡司。热河驿。滦平冲，难。府西南六十里。明，诺音卫。乾隆七年，置哈喇河屯厅。四十三年改。西：＜□髟丫＞髻山。西南：青石梁。西北：滦河自丰宁入，合兴州河。左伊逊河入府界。潮河自丰宁入。西南：沽河自独石厅入，与汤河、红土峪、冯家峪、黄崖口、水谷、白道谷、大水谷诸河并入密云。其西雁溪河入怀柔。有喀喇河屯、王家营、常山峪、两间房、巴克什营、五行宫。边墙东首汉儿岭，西讫开连口。喀喇河屯、大店子、三道梁、马圈子、红旗、呼什哈、喇嘛洞七镇。鞍匠营巡司。县驿一。平泉州冲，繁，难。府东百五十里。明诺音卫。雍正七年，置八沟厅，为南境。乾隆四十三年，改置。西有喀喇苏台山、察罕陀罗海山。锡伯河出其东。热河东源赛音河。中源默沁河。并出西北入府界。瀑河一曰柳河，四源合于元惠州故城。西曰察罕河，径宽城西曰宽河，

入迁安。老哈河古托纥臣水，俗省曰老河，出喀喇沁右翼南百九十里明安山，亦曰察罕河，与奇札尔台河会，又北合霍尔霍克河、布尔罕乌兰善河、乌鲁头台河，又东北合昆都伦河，入建昌。大宁城东北八十里，州判驻。有七沟营了头沟、暖泉、樱桃沟、龙须门、波罗树、他拉波罗洼、卧佛寺八镇。八沟税务司。州驿一。丰宁繁，难。府西北二百六十里。明，诺音卫。乾隆元年，置四旗厅。四十三年，改。西北：赫山、苔山，玲珑峰旧曰兴隆山，乾隆十九年更名。东有热河，西源，自围场入，径固都尔呼岭，曰固都尔呼河，入府界。北：上都河自多伦厅入，纳小滦河，曰滦河。其西兴州河，出西北呼尔山。潮河，古洫水。一曰鲍邱水，出县西大阁北七十里城根营。又汤河出十八盘岭。东北：伊逊河自府界入，纳伊玛图河，并入滦平。有波罗河屯、黄姑屯、什巴尔台、济尔哈朗图四行宫。荒地、邓家栅、上黄旗、林家营、森吉图、白虎沟六镇。郭家屯、大阁儿、黄姑屯、土城四巡司。县驿一。隆化光绪三十年，以张三营子置。有巡司。管典史事。与郭家屯、黄姑屯二。

朝阳府：繁，疲，难。隶热河道。明，营州卫。后入泰宁卫。乾隆三十年，置塔沟厅，为东境。三十九年，析置三塔厅。四十三年，置朝阳县。光绪三十年，以垦地多熟，升府，以建昌隶之。又置县三。西南距省治一千四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四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度二十三分。领县四。西北：潢河自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入。西南：大凌河自建昌入，合南土河，径西平房西，左合卑克努河，察罕河，又东合布尔噶苏台河，又东至龙城，一曰三座塔城。左合固都河、凉水河，至金教寺东北，左合土河，入盛京义州。小凌河出县属土默特右翼明安喀喇山。三源：中明安河，南穆垒河，北参柳水，合东南，合哈柳图河，入奉天锦县。养息牧河二源，并出哈尔哈左翼，合东南，合好来昆德河、鸭子河，入奉天广宁。柳边南首建昌，北讫科尔沁左翼。门五：新台、松子岭、九关、六台、清河、白土厂。有六家子、波罗赤、三道梁、青沟四镇。三座塔税务司。县驿一。建昌繁，难。府西南二百六十里。明，营州废卫。乾隆四十三年，以塔子厅西境置。光绪三十年，自承德来隶。北有固尔班图、勒噶山。东南：巴颜济鲁克山。东有布祜图山，汉白狼山，白狼水出焉，今曰大凌河。南源出喀喇沁右翼南土心塔，会中源克尔、东源牛录，入朝阳。北：漆河自平滦径县西入迁安。搜济河出喀喇沁左翼东南毛头泊，入奉天锦州。北有潢河，自赤峰入会老哈河。河自平泉入，合伯尔克河，错出复入。英金河亦自县来会，复合落马河，东北至谷口。乾隆八年，更名敖汉玉瀑，与潢河会，又东入朝阳。柳边北首朝阳，南讫临榆。门一：栗树沟。有贝子口琴、波罗索他拉、胡吉尔图、大城子四镇。县丞驻东北四家子镇。塔子沟税务司。蟒庄巡司。县驿一。

赤峰直隶州：繁，难。明，诺音卫。雍正七年置八沟厅为北境。乾隆二十九年，析置乌兰哈达厅。四十三年，置赤峰县。隶承德府。光绪三十三年，升直隶州。增置林西。西南距省治千三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二度四十五分。领县一。潢河自围场入。州北二百余里之巴林旗。东南：老哈河，自平泉径东南隅，纳伯尔克河，北入建昌。英金河，古饶乐水，三源自围场入，合于色呼，围场西南折东，合巴颜郭河、色呼河、垒尔根乌里雅苏河，入翁牛特右旗，合奇布楚河、鸭子河，又南会使力＜石戛＞河，其上游纳林西尔哈河。木兰东北诸水汇于英金，东南诸水，汇于锡尔哈，三源合北流，合克依呼河，入平泉合克勒河，始入州，西北会乌拉台河。锡伯河亦自平泉来，与英金河会。英金河又东合卓索河，入建昌。乌拉台河三源，亦木兰诸水所汇，东流合默尔根精奇尼河、阿济格赴河、噶海图河、布获图河。有杜梨子沟、哈拉木头、四道梁、音只＜石戛＞梁四镇。县丞驻。西北大厢镇有乌兰哈达税务司。有驿。林西州西北四百十八里。光绪三十三年以巴林察罕木伦河西北地置。

宣化府：冲，繁，难。隶口北道。明，宣府镇。顺治八年，裁宣府巡抚。十年，并卫所官。领宣府等十县。降延庆、保安属之。康熙三年，改怀隆道为口北道，与总兵并驻此。四年，隶山西，寻复。七年，裁万全都司，三十二年，为府。巡抚郭世隆疏改，置县八。后割山西蔚州来隶。光绪三十年，复割承德之围场厅来隶。东南距省治七百里。广四百四十里，袤三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七分十秒。京师偏西一度二十一分三十秒。厅不与。领厅一，州三，县七。宣化冲，繁，难，倚。明，宣府前卫。顺治中，省左右卫入之，为宣府镇治。康熙三十二年，改置为府治。北有东望山，西：西望山。西有洋河自怀安入，左纳清水河、柳河川、泥河，东南入怀来。其南桑乾河自西

宁入，数错出于怀来，合洋河复入，径府境。镇二：鸡鸣堡、深井堡。有守备，康熙中裁。有华稍营巡检司。宣化、鸡鸣二驿。又递二。军站五。赤城简。府东北七十里。明，赤城旧为上北路。康熙三十二年改置。又以滴水崖、云州、镇安、马营、镇宁五堡入之。赤城山城。东北：白河自独石入，南流出龙河峡，一曰龙门川，侧城东南合大石门水，亦曰赤城河。又得翦子岭东、浩门岭西水，屈东南，右纳龙门河，左得红沙梁水，入延庆。营二：独石左、独石右。口七：镇宁、松树、马营、君子、镇安五堡、龙门所、滴水崖。顺治中，改参将置守备滴水崖。雍正中，改守备置都司。镇十一：新镇、楼、云州堡，及北栅、东栅、西栅、盘道、塘子、清平镇岭、四望、砖墩、野鸡九口。驿二：云州、赤城。万全冲，繁，难。府西北七十五里。明，万全右卫。旧为西路，康熙三十二年改置。西北有野狐岭、荨麻岭，今讹洗马林。西有洋河自怀安入，左纳孙才沟、西沙河、新河、东沙河，仍入之。西有爱阳河。东有清水河自张家厅入，合臭滩、黄土梁水，南入宣化。营二：万全、张家口。有副将。光绪七年，移多伦厅。惟都司驻。口五：镇口台、神威台、洗马林、新河、膳房堡。有军站五。龙门简。府东北百里。明，龙门卫。旧为下北路。康熙三十二年改。又以葛峪、赵川、雕鹗、长安岭四堡入之。西有龙门山，龙门河出其北麓，径城南而东，左得翦子岭、西浩门岭、南水，入赤城。西有小清水河，自张家厅分入而合，曰柳河川。又有泥河，并入宣化。营一：龙门路。口二：葛峪堡、赵川堡。镇八：安边、静楼、墩镇、冲台、盘道、常峪、镇宜台。六口。雕鹗堡、长安岭堡并有驿。雍正中，岭置都司，后裁。有军站二。怀来冲，繁。府东南百五十里。明，怀来卫。旧为东路。康熙三十二年改。又以保安卫，及土木、榆林二堡入之。南有军都山。西有桑乾河，自宣化入，再错出复入，会洋河，北支也。折东南，右得矾山水，左有右河，至合河口会妫河，其东支也。又南入宛平，为卢沟河。二镇：保安城，雍正中改参将，置都司。矾山堡，守备驻。有沙城堡巡司。土木、榆林二驿。军站四。蔚州冲，疲，难。府西南二百四十里。雍正六年，自山西大同来隶。有卫。康熙三十二年改。乾隆二十二年省入。东南马头山，一曰磨笄山。西有壶流河，自山西广灵入，再错出复入。左右得乾沙河，九折，北合定安河、会子河、扶桑泉诸水入西宁。三镇：黑石岭，即飞狐岌。有神道沟巡司，康熙中裁，以吏目兼理。又岔口、桃花堡，三递。西宁简。府西南二百里。康熙三十二年以明顺圣东、西二城置。东南有榆林山、月神山。西有桑乾河，古湿水，自山西天镇入，有小庄渠，乾隆十年导。又东，左纳虎沟河，合五里河、汊河、西沙河，至小河口会壶流河，有顺圣川镇。东城、西城二递。怀安冲，繁。府西少南百二十里。明，怀安卫。康熙三十二年改。又省万全左卫及所辖柴沟堡、西阳河堡入之。西北：花山。南：托台谷。水沟口河自山西天镇入，合谷水，自洪塘沟东北注洋河。东洋河自张家厅入，会西洋河、南洋河，曰洋河，亦曰燕尾河，错出复入，合水沟口河。营一：柴沟堡。巡司驻。口二：东洋河、西洋河。有左卫城、西洋河堡、水关台、镇口台四镇。怀安、万全二驿。军站四。延庆州冲，难。府东少南二百里。旧隶宣府镇。为东路。顺治末，省永宁县入卫。康熙三十二年改。乾隆二十六年，又省延庆卫及所辖五千户所入之。北：阪泉山。东北：独山。南：八达岭。北：白河自赤城入，复入独石厅。妫河出州东北，伏流复出，为黄龙潭，合龙湾水，环城，合沽河、蔡河、黑龙河，入怀来。镇五：石硖峪、营盘口、小水口、镇安堡、千家店。口四：周四沟堡、四海冶堡、柳沟城、八达岭。东有永宁城巡司。居庸驿。军站一。保安州简。府东南六十里。旧隶宣府镇，为东路。康熙三十二年改。南：涿鹿山、桥山。西南：釜山、历山。东南：羹颉山。有泉湛而不流，古阪泉也。西：桑乾河自宣化错入，再错怀来入之，导为五渠。有马水口镇。有递。围场厅冲，繁，疲，难。西北三十二里。正副总管驻。本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东二盟地。康熙中进为围场，曰木兰，国语“哨鹿”也。光绪二年置厅。三十年自承德来隶，兼有府。赤峰西北、丰宁东北境。在内蒙古各部落之中，周千三百里。广三百里，袤二百里，并有奇。四界表识曰“柳条边”道二，并自波罗河屯入。东崖口，一曰石片子。西济尔哈朗图。旧制以八月秋狝，东入则西出，西入则东出，岁以为常。场都六十有九，以八旗分守于内，旗各营房一，卡伦五。镶黄旗营房在奇卜楚高，为北之东。其卡伦曰赛堪达巴。罕色钦，曰阿鲁色埒。曰阿鲁呼鲁苏台，曰英格，曰拜牲图。正白旗营房在纳林锡尔哈，为东之南。其卡伦曰巴伦昆得伊，曰乌拉台，曰锡拉诺海，曰诺林锡尔哈，曰格尔齐老。镶白旗营房在什巴尔台，

为南之东西间。其卡伦曰噶海图，曰卓索，曰什巴尔台，曰麻尼图，曰博多克。正蓝旗营房在石片子，为南之东。其卡伦曰木垒喀喇沁，曰古都古尔，曰察罕扎克，曰汗特穆尔，曰纳喇苏图扎巴。正黄旗营房在锡拉扎巴，为北之西。其卡伦曰厚尔图陀罗海，曰纳喇苏图和硕，曰沙勒当，曰锡拉扎巴，曰锡拉扎巴色钦。正红旗营房在扣肯陀罗海，为西之北。其卡伦曰察罕布尔噶苏台，曰阿尔撒朗鄂博，曰麻尼图布勒克，曰齐呼勒台，曰布哈浑尔。镶红旗北营房在苏木沟为西之南，其卡伦曰海拉苏台，曰姜家营，曰西燕子窝，曰郭拜，曰和硕博尔奇。镶蓝旗营房在海拉苏台，为南之西。其卡伦曰诛尔噶岱，曰苏克苏尔台，曰卜克，曰东燕子窝，曰卓索沟，有西图巡检司厅。驿一。

口北三厅隶口北道。直宣化府，张、独二口北。明季，鞑靼诸部驻牧地。康熙十四年，徙义州察哈尔部宣、大边外，坝内农田，坝外牧厂，顺治初置，在张、独者六，其一奉天彰武台。及察哈尔东翼四旗、西翼半旗。雍正中，先后置三理事同知厅。光绪七年，并改抚民同知。广六百里，袤六百五十里。

张家口厅：要。明初，兴和守御千户所。顺治初，为张家口路，隶宣府镇。西北六十里。康熙中，置县丞。雍正二年，改理事厅。辖官地，及察哈尔东翼镶黄一旗、西翼正黄半旗，并口内蔚、保安二州，宣化、万全、怀安、西宁四县旗民。光绪七年改抚民，复。东南距省治七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五十分四十秒。京师偏西一度三十五分。北有东山、高山、大小乌鸦山。东洋河二源，自山西丰镇厅分入而合，左得苏禄计水。清水河出厅东北，合毛令沟、太子河、驿马图河，曰正沟，合大西沟、大东与新河、东西沙河，并入万全。其东小清水分入龙门。西北有昂古里泊。又诺莫浑博罗山有正黄等四旗牧厂，查喜尔图插汉地有礼部牧厂，并明天成卫边外地。齐齐哈尔河有太朴寺右翼牧厂，广百五十里，明大同边外地。东北喀喇尼墩井有太朴寺左翼牧厂，明，宣府边外地。北控果罗鄂博冈，有镶黄等四旗牧厂，明废兴和千户所。厅自雍正十年与俄定《恰克图约》为孔道。光绪二十八年，划地五百万方尺为租界。三镇：兴和城、太平庄、乌里雅苏台。有站。

独石口厅：要。明初为开平卫。顺治初，为上北路，隶宣府镇。东北二百五十里。康熙中，置县丞，曰独石路，并卫入赤城。雍正十二年，置理事厅。辖官地，及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并口内延庆一州，赤城、龙门、怀柔三县旗民。光绪七年，改抚民。副将。防守尉。驻。南距省治七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五十四分四十秒。京师偏西四十分。东南有大小石门山、太保山。白河，古沽水，正源堤头河，出厅西北狗牙山，合东西栅口水，与别源独石泉会，南入赤城。复自延庆州入与黑河并入滦平下流会潮、榆诸水，为北运河。上都河，古濡水，出厅东北巴颜屯图固尔山，合三道河，西北入多伦厅，下流为滦河，至乐亭入海，行二千一百里有奇。有金莲川、伊克勒泊。东北：博罗城，有御马厂，隶上驷院。四镇：丁庄湾、黑河川、东卯镇、千家店。有站。

多伦诺尔厅：要。明，开平卫地。顺治初，置上都牧厂。属宣府镇。东北五百五十里。康熙三十年，喀尔喀为准逆所破，车驾跸此受降焉。雍正十年，置理事厅。辖察哈尔东翼、正蓝、镶白、正黄、镶黄四旗，及蒙古内札萨克与喀尔喀旗民。光绪七年，改抚民。西南距省治千一百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二十八分二十秒。京师偏西六分。西南有骆驼山。北有锡拉穆楞河，自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入，合碧克七、碧落、拜察诸河，北入巴林旗。东南有上都河，自独石厅入，合石顶、克伊繃、额尔通、伊札尔、什巴尔台诸河。七星潭在上都牧厂北，一曰多伦泊，厅氏焉。蒙语谓止水曰泊，大者“诺尔”，次“鄂模”、“库勒”、“科尔昆”有差。厅北布珠博硕岱等泊以十数。西北又有碱池。兴化镇在喇嘛庙南，张家口副将驻。有白岔司。又兴盛镇、二道泉、闪电河、土城子四汛。厅驿一。

永平府：要。隶通永道。明，领州一，县五。乾隆初，废山海卫置。临榆。先是雍正初，以顺天之玉田、丰润来隶。乾隆八年，复改属遵化。西距省治八百三十里。广三百三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三十秒。京师偏东二度二十八分三十秒。领州一，县六。卢龙冲，繁，难，倚。东南：阳山。西南：孤竹山。滦河自迁安入，合青龙河。东有饮马河。东北：燕河。营一：燕河路。有燕河庄、夷齐庙二镇。滦河驿。铁路。迁安繁，疲，难。府西北四十里。西北：九山，康熙中改五虎山。滦河自承德府入，合黄花川河、瀑河，又南，左得铁门关水，入潘家口，古卢龙塞也。右纳澈河，折东径城西。漆河自建昌入，合白羊、冷口二河，为青龙河。巨梁水出西北黄山，

一曰还乡河。又沙河、石河、馆水、徐流营、泉庄诸营田。营二：喜峰路、建昌路。汛八：龙井关、潘家口、李家峪、青山口、榆木岭、擦崖子、冷口关、桃林口。三屯营、沙河堡、喜峰口三巡司。道光中，移三屯副将大沽口。太平寨、汉儿崖、沙河三镇。七家、滦阳二驿。抚宁冲，难。府东七十里。海，东南五十里。载家河三源合于榆关南。为渝河，合狮子河，缘界。又西洋河二源纳燕子河入焉。乾沟河起河东，自临榆入。沙河西自迁安入，合为会河。汛二：界岭口、台头营。镇三：蒲河营、洋河口、深河堡。芦峰口、渝关二驿。昌黎繁，难。府东南七十里。北：碣石山。海，东南三十余里，突北出七里，一曰七里海。滦河自滦州入，左出，支津入焉，为甜水沟。口。饮马河自卢龙入，为沙河。四镇：姜各庄、蒲河口、沙崖口、蛤泊堡。有铁路。滦州难。府西南四十五里。海，南百三十里。有刘家河口，清河合沂河缘界入。西蚕沙口，小清河入。滦河自卢龙入。沙河自迁安入。馆水亦自其县入，曰陡河。亦曰牤牛河，合石溜河。州判驻胡各庄。三镇：刘河口、稻地、开平。榛子镇巡司驻。铁路。乐亭简。府南少东百二十里。海，南四十五里。滦河自昌黎入，歧为二：东曰卢河，至老米沟；西曰定流，至清河口入滦。入海处五十里内凝碧，一曰绿洋沟。都行二千一百里。石碑场，西南。二镇：西关里、马头营。临榆冲，繁，难。府东北百七十里。奉天奉锦道寄此。乾隆二年，以明山海卫置山海关。今东门古渝关。顺治时置副将，后改游击。道光末，与永平副将互徙。北有角山，长城枕其上。石河，古渝水，县氏焉，讹“榆”。合鸭子河，帅府河入焉。故道在行宫西。其西汤河口。大清河出东北，入奉天宁远。乾沟河、起河并出西北。汛四：义浣口、大毛山、宁海城、黄土岭。小河口东曰柳边。门二：鸣水塘、白石嘴。三镇：海阳、乾沟、白塔岭。西有阳化场、石门寨巡司。迁安驿。铁路。

遵化直隶州：冲，繁，难。隶通永道。明，县，属蓟州。康熙十五年，以陵寝隩区，升州，改隶顺天，乾隆八年，复援易州例升直隶州，割永平之二县来隶。西南距省治六百三十里。广百六十里，袤三百七十里。北极高四十度十三分。京师偏东一度三十二分三十秒。领县二。昌瑞山，西北七十里，本丰台岭，改凤台山，康熙初复改，东陵在焉。又西北雾灵山，淋、柳、澈、横四河源此。横即澈右源，合东入迁安，与左源之黑河会。梨河古浭水，出东北鹿儿岭，自迁安入，一曰果河，合沙河。又有双女河、车道峪水。马兰峪、洪山口，总兵驻，与鲇鱼口、大安口、罗文峪为五镇。石门镇，州判驻。又大洼汛、窝哨子、窄道子、老厂四镇。西：半壁山。巡司二：驻州及石门。有丞。玉田冲，繁，难。州西南九十五里。雍正二年自顺天改属。乾隆八年来隶。燕山，西北二十五里。北有黎河自州入，曰漳泗河，入蓟曰沽河，复缘界曰蓟运河。小泉河出东北，嘉庆末，建行宫其上。更名萦辉河，合蓝泉、螺山水注之。还乡河自丰润入，合沙流河，径鸦鹊桥，合黑龙河，又西来会。双城河出县北黄家山，亦南来会。鸦鹊桥，河主簿驻。嘉庆十二年，以河丞改。有阳樊驿。铁路。丰润冲，繁，难。州东南百里。改隶同玉田。海，南二百里。陡河自滦入，错出复入，合倍河，分流复合，入为涧河。口。东支金沱泊，支津西南合王家河。蓟运河自玉田缘界。还乡河自迁安入，纳双女河、车道峪水。同治中，南决至黑马甸，于是有黑龙河，合泥河，并注蓟运河。沙流河，出西北。丰台镇西南，有河主簿、巡司。越余场，南百里，大使驻，今移宋家营。小集、毕家圈、开平营三镇。又义丰驿。铁路。

易州直隶州：繁，难。隶清河道。明，属保定，领县一。雍正十一年，升直隶州。割山西大同之广昌来隶。南距省治百四十里。广二百六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二十三分。京师偏西初度五十分三十秒。领县二。西有行宫二：一、良各庄；一、泰宁镇，总兵驻。有永宁山，西陵在焉。北：易濡水出州西益津岭，合安河、五里河，其东北即迎紫河。中易、白涧河，出西北武峰岭，南易、雹水，出西南石虎冈，其南有徐河、涧河、界河。拒马河自广昌入，错出复入，合小水以十数，入边。口十八，飞狐最险。有塔崖、奇峰二废巡司。镇二：乌龙沟、紫荆关。康熙中，移副将正定，改置参将，辖白石口、广昌营、浮图峪、乌龙沟、宁静庵五营。二驿：清苑、上陈。有丞，兼巡司。又州判驻。有铁路。涞水冲，繁。州东北四十里。西北：檀山。拒马河自州入，右出支津，合铁岭水，又北东缘界复合。左出支津复入，合清水河。西南：北易亦自州入，合迎紫河，又东合遵栏河。口七。镇二：大龙门、马水口。旧称京师右辅，有都司，辖大龙口、金水口诸汛。

二镇：水东营、秋兰汛。黄庄镇巡司。在城、石亭二驿。铁路。广昌简。州西八十里。雍正十一年，自山西大同来隶。城西涞水，讹“漆”，又借“七”，拒马西源出焉。会东源，错出复入。汤河自山西灵丘入。口八。镇八。浮图峪、古银防路最险；插前岭口、白石口、胡核岭口、黄土岭口，又黑石岭镇，古飞狐口。县驿一。铁路。

冀州直隶州：繁，疲。隶清河道。明属真定。领县四。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割正定之衡水来隶。北距省治三百里。广百六十里，袤二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三十八分五十秒。京师偏西初度四十七分三十秒。领县五。滹沱、滏阳旧自束鹿会县西，入衡水。雍正初，滹北徙，与滏离，遂横溃，后卒合滏顺轨焉。北有枯洚渠。州驿一。南宫简。州西南六十里。漳河故道三，中洚渎，东南古漳，西北新漳。今复南徙，邑遂无水患。县驿一。枣强繁，疲，难。州东南三十里。东：古漳河，一曰黄泸河，自南宫入。西：索卢河。卫支津自州入。并涸。新河简。州西少南六十里。西有滏阳河，自宁晋再入。有胡卢湾，旧与漳合处。县驿一。武邑疲，难。州东北九十里。西：滏阳河自衡水入。又废龙治河、老漳河。有驿水。衡水简。州东北九十里。漳河衡流，古亦曰衡水。隋以民县。后为新漳河，乾隆中南徙。其滹沱今北徙。惟滏阳河自州入。古盐河湮。县驿一。

赵州直隶州：冲，繁。隶清河道。明属真定。领县六。雍正二年，升直隶州。改赞皇隶正定。东北距省治三百九十里。广二百里，袤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四十八分三十秒。京师偏西一度三十三分三十秒。领县五。西北洨河自栾城入，绵纳猪龙河、冶河、新桃河。槐河自高邑入，绵蔓既合甘桃、冶河，而洨径其故道，故即斯洨。太白渠下流亦被冶河目也。有滹沱故道，咸丰初淤。鄗城驿。柏乡冲，繁。州南六十里。午河自临城入。沙河及支津并自高邑入。而沙纳新沟河。有槐水驿。隆平简。州南九十里。东有滏阳河。澧河自任入。澧有九闸，雍、乾中建。北有泜河，自唐山入，合新沟水。沙河自柏乡入，合支津及午河曰槐午河。有驿。高邑简。州西南五十里。北有槐河，自元氏入。南新沟河。沙河自赞皇入。县驿一。铁路。宁晋简。州东南四十里。滏阳河自隆平入。有宁晋泊，周百余里，汇其澧、沙、午及州之洨、槐诸水，自十字河来会，错出复入。邑故泽国，康熙末，漳南徙，雍正初，滹东徙，怡贤亲王复浚各水口，筑堤设斗门，阚内外水出入，积潦始稍。光绪中，滹沱复淤塞，半为平陆。有百尺口废巡司。县驿一。

深州直隶州：简。隶清河道。明属真定。领县一。雍正二年，升，以正定之武强、饶阳、安中来隶。衡水还属正定。北距省治二百八十里。广百四十里，袤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三分四十秒。京师偏西初度四十七分。领县三。州境自古病河、漳二水。河、漳先后他徙，滏、滋亦不甚横。惟滹沱于乾隆十九年自束鹿分支溃入，同治七年复北徙，自安平入，诸故道并淤。有驿。武强简。府东五十里。南：武强山下，有渊。滏阳自武邑入，至小范镇北，夺滹沱故道。道光初，滏、滹同溢。有废亭子、龙冶二河。有驿。饶阳疲，繁，难。州东北六十里。乾隆初，知县侯珏以滹为患，浚新沟七。同治中，唐世禄复疏经流三、支渠八，并注献之古洋河。逾年复决安平。知县吴恩庆筑堤，首郭村，讫秦王庄，滹、滋始分。今滹沱中、南二支自州入，而古唐河自蠡入，半淤。有驿。安平简。州西北五十里。滹沱中、南二支并自深泽入。猪龙河自祁入。其支津＜□石量＞石河，湮。有驿。

定州直隶州：冲，繁，疲，难。隶清河道。明领二县。雍正二年升。十二年，以保定祁州之深泽来隶。新乐还属正定。东北距省治百五十里。广百四十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三十二分三十秒。京师偏西一度二十一分。领县二。中山，城内，今设钟鼓楼。北有唐河自唐入，始为患。乾隆中，南夺小清河。嘉庆中，复北夺小清河为今渎。南有嘉河自曲阳入。沙河自新乐入资河。同治十年南徙，错出复入会资河，自深泽缘界。唐、沙各故道及木刀沟并涸。有永定驿。铁路。曲阳简。州西北六十里。西北：恒山，古北岳。顺治末，改祀于山西浑源。恒水出其北谷，合三会河。唐河纳县北马泥河，错入。西北：沙河自阜平入，合平阳河，左得圆觉泉诸水。长兴沟出西北孔山，侧城东南，合曲逆溪、灵河，自是曰孟良河。县驿一。深泽简。州东南九十里。雍正十二年，自祁州来隶。滹沱、滋并自无极入。滹歧为三，北为经流。滋旧纳支津木道沟，涸。乾隆初，决赵八庄，寻塞。复浚官道沟，导城西沥水东注安平。县驿一。

清史稿卷五五　志第三〇

地理二

奉天：《禹贡》青、冀二州之域。舜析其东北为幽、营。夏仍青、冀。商改营州。周，幽州。明，辽东都指挥使司。清天命十年三月，定都沈阳。天聪八年，尊为盛京。顺治元年，悉裁明诸卫所，设内大臣、副都统，及八旗驻防。三年，改内大臣为昂邦章京，给镇守总管印。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地方将军。四年，改镇守奉天等处地方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罢将军，置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改为行省。北至洮南；与黑龙江界。南至旅顺口；海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界。西至山海关；与直隶界。东至安图。与吉林界。广一千八百里，袤一千七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四十分至四十四度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度至十二度。宣统三年，编户一百六十五万五百七十三，口一千六十九万六千零四。共领府八，直隶厅五，厅三，州六，县三十三。案：盛京，天聪五年因明沈阳卫城增修。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女墙高七尺五寸，垛口凡六百五十一。门八：东之左曰抚近，右曰内治，南之左曰德盛，右曰天祐，西之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之左曰地载，右曰福胜。门各有楼阁，如之角楼。四城之中为大政殿，太宗听政之所也。殿西为大内。南向曰大清门，门内曰崇政殿，殿前东飞龙阁，西翔凤阁。崇政殿直北为凤凰楼，楼北清宁宫，宫之东曰衍庆宫、关雎宫，西曰永福宫、麟趾宫。凤凰楼之前，东为师善斋，斋南日华楼，西协中斋，斋南霞绮楼。崇政殿东颐和殿，殿后介祉宫，宫后为敬典阁。崇政殿西为迪光殿，殿后保极宫，宫后继思斋，斋后崇谟阁。大内之西文渊阁，藏书之所也。东南太庙。银库在大政殿南，织造库在大内南。户部、礼部、工部在银库东，刑部、兵部在织造库西。御史公署在城东北隅。其外关城则康熙十九年建，高七尺五寸，周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门八：东之左曰小东关，右曰大东关，南之左曰大南关，右曰小南关，西之左曰大西关，右曰小西关，北之左曰小北关，右曰大北关。关城内南为天坛，东为地坛、为堂子，西南隅为社稷坛、为雷雨坛，东南隅为先农祠、为藉田。藉田西南隅设水门二，导小沈水自门出焉，下流注于浑河。其名山为医巫、闾松岭。其巨川为辽河、浑河。其重险：山海关、凤凰城、威远堡。其船路：自营口西南通天津，南通之罘，东南通朝鲜仁川。其铁路：内属者，营榆；属日者，俄筑东清枝路。其电线：西通天津，西南旅顺，东南凤凰、安东，东北吉林。

奉天府：冲，繁，疲，难。总督兼将军。民政、提法、交涉、度支、盐运、司、劝业道、副都统驻。顺治十四年四月，于盛京城内置府，设府尹。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裁府尹设知府，为奉天省治。西南至京师一千四百七十里。广八百七十里，袤九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五十一分五十秒。京师偏东七度十五分。领厅一，州二，县八。承德冲，繁，疲，难，倚。明，沈阳中卫。康熙三年置县，附府。福陵在东二十里天柱山，昭陵在西北十里隆业山。有副都统兼二陵守卫大臣。浑河在南，即沈水，自抚顺入，西南入辽中。左受高士屯、白塔铺、于家台河，右受马官桥、万泉河。万泉亦称小沈水。东北：大清山，蒲河所出，西南流，径永安桥，入新民境。永安桥，崇德六年建。初，太祖定沈阳，以西路沮洳，命旗丁修叠道百二十里，直抵辽阳。太宗复建此桥，行旅便之。旧设驿四：西老边，通新民；北懿路，通铁岭；东，噶布拉村，通兴京；南十里河，即明虎皮驿，通辽阳。铁路三：京奉，东清，安奉。京奉铁路行境内六十里，车站二，曰马三家，曰沈阳，在小西关外，即京奉全路尾站。商埠，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中美约开。辽阳州繁，疲，难。府南百二十里。明，定辽中卫兼置自在州。天命六年三月克辽阳，四月迁都于此。十年移沈阳。顺治十年，设辽阳府，辽阳县附郭。十四年府移县来隶。康熙三年六月，县升为州，仍隶府。有城守尉。南：千山山脉，东自怀仁老岭入，为辽东半岛之脊，山南之水，独行入海，辽东山脉主峰也。北：太子河，自本溪入，西流至辽中境，迤南入海城。左受细河、蓝河、汤河、沙河、鞍山河；右受十里河、浑河、枝水，国语曰塔思哈河。旧设驿三：曰迎水寺、浪子山、甜水站。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有东清铁路。复州繁、疲。府南五百四十里。明为复州卫。天命七年三月复州降。康熙三年并入盖平。雍正四年，分盖平地置复州厅。十一年改为州，隶府。有城守尉。州境多山，西与西南皆海。其海

曰复州湾。北：浮渡。南：复州河，左受栾古河，皆西入海。东：沙河、清水、赞子、碧流，右受吊桥河，皆南入金州。长兴岛州判在西南百四十里，海中，光绪三十四年置。其东北娘娘宫。港岸曰东崖、西崖，商船出入，海道咽喉也。水门子巡检，光绪三十二年置。旧设铺司四：北核桃哨、李官坟，通盖平；南麻河铺、栾古城，通金州。有东清铁路。抚顺冲，繁，疲，难。府东八十里。明，抚顺千户所。天命四年，克抚顺。光绪二十八年，分承德县地设兴仁县，附府。三十三年移治抚顺城，划兴京西北地入之，更名仍隶府。东：萨尔浒山、铁背山，皆天命四年破明兵处。南：浑河南北二源自兴京入，合流西，左受章党、马郡丹、塔儿峪、拉古河，右受温道、柳林、金花、楼河入承德，东有营盘、市镇，旧设驿一。萨尔浒南，奉抚运煤铁路；西南姚千户屯，安奉铁路。开原繁、疲。府东北三百里。明洪武二十年，置三万卫于元开元路。故城西，二十一年徙此。改开元为开原。永乐七年，兼置安乐州。天命四年六月克开原。康熙三年六月，置县，隶府。有城守尉。东北：黄龙山。西北：辽河自康平入，左纳马鬃、亮子河。南：清河，右受碾盘河、扣河；又南沙河，皆西入辽河。东南：柴河西入铁岭境。又东南英额河，西南入兴京。边门三：北马千总台，东北威远堡，东南英额。旧设驿一。又有道，东南经石人沟至山城子，西经英城子达法库门，东经威远堡门至西丰，号，四达通衢。有东清铁路。铁岭冲，疲。府北一百三十里。明置铁岭卫。天命四年七月，克铁岭。康熙三年六月置县，隶府。有防守尉。辽河在西，自开原东南流入，屈西南流入法库境。其旁多水泊，曰莲花泡、苇子、五角、莲子、乐子诸湖，弥漫十里，土人呼辽海，有辽海屯。北柴河，南范河，又南懿路河，皆西入辽河。旧设驿一。商埠，《中日约》开。有东清铁路。海城繁，疲，难。府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海州卫。天命六年，海州降。顺治十年十一月，置海城县，隶辽阳府。十四年四月改隶。西六十里有牛庄防守尉。西南：唐王山。辽河在西。浑河自辽中入，曰蛤蜊河，左汇太子河，西流入之，名三岔河。北土河、鞍山河西入太子河，南入海州河，西入辽河。三岔巡司，康熙二十一年置，驻牛庄。西乡、三家子、石佛寺等处旧有河道，绕流入辽，后淤塞。光绪三十四年开浚故河，涸出良田三十六七万亩。东南有折木城市镇。旧设铺司四：西南营口，南大石桥，接盖平；北鞍山站，接辽阳；东二道河，入岫岩。有东清铁路。盖平繁，疲。府西南三百六十里。明置盖州卫。天命六年三月，盖州降。康熙三年六月置县，隶府。有城守尉。又西南六十里有熊岳防守尉，故辽城也，旧驻副都统，后裁。东：棉羊山，县东南诸山皆发脉于此。西濒海曰盖州湾。北：淤泥河。南：盖州熊岳河、浮渡诸河，皆西流入海。东南：碧流河，即毕利河，出布露山，南流入复州。旧设铺司三：西北没沟营，北大石桥，南熊岳城。有红旗厂、蓝旗厂、吴家屯三盐场。有东清铁路。辽中繁，难。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明，定辽中卫、右卫地。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分新民、辽阳、海城地，设治阿司牛录镇，寻划承德西南境增入，置县隶府。辽河在西，有冷家口。支流西南入盘山，曰分辽水，亦曰减河。正流南入县境。又西，柳河，南入分辽水。又西鹞鹰河支津，南入柳河。东：蒲河自新民入，南入浑河。又东南太子河支津二入之。西南：辽河。西：达都牛录，县丞驻，光绪三十三年置。本溪府东南一百二十里。明为清河城。光绪三十二年，分辽阳、兴京、凤凰地，设治本溪湖，置县隶府。南：摩天岭，一名太高岭，山脉东连老岭，西接千山。其北细河即万流河，北流入辽阳。其南：草河、赛马集河，南流入凤凰。南：太子河南、北二源，自怀仁、兴京入，合流西入辽阳。东：清河，南入太子河。赛马集巡检，光绪三年置，属凤凰厅，三十二年来属。旧设连山关驿。有安奉铁路。金州厅冲，繁，疲，难。府南七百二十里。明置金州卫。雍正十二年，置宁海县，隶府。道光二十三年，改金州厅仍隶府。有副都统。寄治承德。厅境万山环抱，东西南北皆海，惟东南一隅陆地，连复州成半岛形。沙河、清水、赞子、碧流诸河在东北入海。有貔子窝市镇。旅顺口在西南。自旅顺循半岛以西，历辽河口、大小凌河口至山海关，为渤海岸；以东历碧流河口、庄河口、大洋河口至鸭绿江，为黄海岸。旅顺铁山角与山东登州头对峙，为渤海口门。有旧水师营城。旧设铺司一，石河驿。商埠：光绪二十三年《中俄约》开。海关在大连湾。有东清铁路。

法库直隶厅：冲，繁，难。省西北一百六十里。明，三万卫地。康熙元年，设法库边门防御。光绪三十二年，分新民府及开原、铁岭、康平三县地设治，法库门置厅，直隶行省。法库山在南。

辽河自铁岭入，北流，屈西流，径厅南入新民。其津渡处有三面船市镇。西：沙河，南入辽河。又西秀水河，南入新民。有秀水河市镇。厅城北门仍旧边门。边门外道路作三叉形。西行至彰武；北行由桃儿山、马奇沟赴康平，可至吉林伯都讷；东北行由齐家店、公主屯赴昌图，可至吉林长春。北边冲要也。商埠，《中日约》开。

锦州府：繁，难。明置中、左、右屯三卫，隶辽东都指挥使司。崇德七年三月，克锦州。康熙三年置广宁府，并县为治。四年改置，徙治锦。省。西南四百九十里。广五百三十里，袤百七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九分。京师偏东四度三十九分。领州三，厅二，县三。锦冲，繁，疲，难，倚。明置广宁中屯卫及右屯卫。康熙元年七月，改锦州为锦县，隶奉天府。三年六月，改隶广宁府。十二月罢广宁置锦州县，附府。旧驻副都统。光绪三十四年裁。有协领。松山、杏山、塔山在南，皆崇德七年破明兵处。紫金山在东，为县境诸山冠。南濒海。东大凌河，西小凌河，右爱女儿河，皆南入海。西南：天桥厂巡检，雍正元年置。又西南海滨有地伸出海中如三角形，曰葫芦岛，岛势向西环抱成一海湾。光绪三十四年，勘为通商港。旧设驿二：小凌河，十三山。京奉铁路行境内一百一十里。车站四：锦州，双阳甸，大凌河，石山站。盐场八：上坎、天桥厂、大东山、白马石、郃子屯、头沟、四沟、沙沟。卡伦二：高家屯，天桥厂。锦西厅繁，难。府西九十五里。明广宁中屯卫地。光绪三十二年，分锦县西境置江家屯厅，寻更名。三十三年隶府。东大虹螺、小虹螺山，山东七里河，南入海。女儿河导源直隶朝阳，东流入边，径厅北迤东北流，又东流入锦县。北：松岭边门。东北：虹螺岘市镇。旧设高桥驿。京奉铁路车站三：连山，高桥，女儿河。盘山厅冲，疲，难。府东一百七十里。明广宁盘山驿。光绪三十二年分广宁县地及盘蛇驿、牧厂地置厅，隶府。南濒海。分辽水自辽中冷家口西南入，径厅南入海。西南：沙河、东沙河、西沙河皆南入海。锦营铁路自广宁、沟帮子站分支入境，东南入营口，长百二十余里。车站三：胡家窝棚、双台子、大洼。盐场五：蓝石鳌，西夹信，南夹信，二道碛二龙江。义州繁，疲，难。府北九十里。明义州卫。天命七年正月，克义州。崇德元年以封察哈尔。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叛，讨平之。六十一年设通判。雍正十一年，置州隶府。有城守尉。东北：英歌龙湾山。东南：望海。西北：昆仑山。西南：大岭、小岭。大凌河导源直隶朝阳，东流入边，径州北，屈南流入锦县。细河、清河导源直隶阜新，合流南入大凌河。小凌河亦导源朝阳，东流入边，径州西南，迤南流入锦县。杨树沟河南入小凌河。北有九官台、清河、白土厂三边门。旧设铺司四：南大岭关、隆祉、七里河，东大榆树，皆通锦县。宁远州冲，繁，疲，难。府西南一百里。明置宁远卫。顺治元年，克宁远。康熙三年，置州隶广宁府，寻改隶府。有城守尉。西北：青山。西南：望夫。东：首山。南濒海。宁远西河、宁远东河，在城南合流，南入海。又西东沙、烟台、东关站、六股诸河，皆南入海。有钓鱼台海口。海中岛有桃花、菊花即觉华岛，岛西南小岛二，曰小张山、大张山，相距间水势深阔，足容大战舰。岛岸山可建炮台。光绪三十四年，勘为海军港。西：白石咀、梨树沟、西北新台三边门。市街四邑环错。有山海关道税局。旧设驿二：东关、宁远。京奉铁路东站三：东辛庄，沙后所，宁远州。盐场十：厂子沟、项家屯、苏家屯、张庄、杜家台、蜊蝗沟、五里桥、狐狸套、沙坨、大明山。广宁冲，疲。府东北一百六十里。明广宁卫。天命七年，克广宁。康熙三年六月，改广宁为府，设广宁县。十二月府移锦州，县隶府。有城守尉。医无闾山在西，古幽州镇，今有北镇庙。东：沙河导源医无闾山三道沟，东南流，径城北而南，右受大石桥河，入盘山西南闾阳驿。河南流入盘山，曰西沙河。西北：马市河，东南流入羊肠河。旧设广宁驿。京奉铁路行境内七十五里，车站三：羊圈子，沟帮子，青堆子。自沟帮子分支径南历盘山达营口，名锦营铁路，计行境内三十里。有马帐房、大台、小台、毛家屯、郭家屯、北井六盐场。绥中冲，繁，疲，难。府西南一百九十里。明，广宁前屯卫、中前所、中后所。顺治元年，克广宁前屯卫、中前、中后所。康熙三年，以其地并入宁远州。光绪二十八年六月，析出置县，隶府。北：大＜□磴－囟鼠＞子山。西：松岭，笔架山。南濒海。东以六股河与宁远界。六股河即古六州河，导源直隶建昌，从白石咀门入。右受黑水、王宝河，迤南流入海。西：高儿、石子、凉水诸河，皆南入海。西：山海关。边门十有七，在县境者曰明水塘边门。旧设驿二：山海关，凉水河。京奉铁路行境内一百一十里。车站四：前所，前卫，荒地，绥中。

新民府：冲，繁，难。省西一百二十里。明，沈阳中卫与广宁左卫地。嘉庆十八年六月，分承德、广宁二县地置新民厅，隶奉天府。光绪二十八年，升为府。广五百三十里，袤百七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五十六分。京师偏东七度三十三分。领县二。无城。辽河自法库入，屈西南，径古城。养息牧河自彰武入，左合秀水河，南入辽河。其东蒲河自承德入，径黑鱼泡，西有新开河自库伦入，为柳河，并入辽中。又西鹞鹰河，南入镇安。旧设驿二：白旗堡、巨流河。京奉铁路车站四：白旗堡，新民府、巨流河、兴隆店。商埠，《中日约》开。镇安冲，难。府西一百五十里。明，广宁卫之镇安堡。光绪二十八年，分广宁东境，设治小黑山。置县隶府。西：羊肠河导源直隶阜新，下流散漫。东沙河导源直隶绥东，南流，右受老河，入盘山曰南沙河，又东鹞鹰河，南溢为莲花泡，入分辽水。小三家子，县丞，光绪三十二年置。三十四年，其地设奉天官牧场。东北有半拉门市镇。旧设驿二：小黑山、二道井。京奉铁路行境内八十里。车站四：高山子，打虎山，励家窝铺，绕阳河。有卡：拉木屯、营城子二。彰武繁，疲，难。府北百十里。明初，置广宁后屯卫，后徙。康熙三十一年，设养息牧厂于此。光绪二十八年，以养息牧垦地，设治横道子，置县隶府。县境居彰武台边门外。东北：阿莫山。东：少陵哈达山。西北：杜尔笔山。西：柳河，又西鹞鹰河，皆导源直隶绥东，世所称小库伦也。东：养息牧河导源科尔沁左翼前旗，皆南流入府境。西北：哈尔套街，县丞，光绪二十九年，有置官商路三：一由县治赴府，一由县西北哈尔套街赴直隶绥东，一由县西新立屯赴直隶阜新。

营口直隶厅省西南三百六十里。明，盖州卫之梁房口关。同治五年，设营口海防同知。宣统元年，分海城、盖平两县地置厅，直隶行省。奉锦山海关道改为分巡锦新营口兵备道，驻厅。北辽河自海城入，南迤东流，屈西流入海。纳东南淤泥河，至盖平辽河入海口。距厅治四十五里，轮舶交通之地也。初，厅境名没沟营，为蒙古人窝棚。道光中办海防，其地始重。通商后乃繁盛。锦营铁路自盘山大洼车站入境，历田庄台至河北车站，长六十七里。又自河东牛家屯至大石桥，与东清铁路接。有二道沟、三道沟等盐场。渔业总局。商埠，咸丰十年《天津约》开。有海关。光绪三十二年设辽河巡船十艘。三十四年增安海、绥辽两巡海兵舰。

兴京府：繁，疲，难。省东南三百二十里。明，建州右卫。天聪八年，尊赫图阿拉地曰兴京。乾隆三十八年，设理事通判。光绪三年，改为兴京抚民同知，移治新宾堡。宣统元年，升为府。广六百六十里，袤三百一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四十五分十五秒。京师偏东八度三十七分十六秒。领县四。永陵在西四十里启运山，驻副都统。西三十里兴京城，驻协领。东纳噜窝集果尔敏珠敦，总谓之分水岭山脉，上接库＜孚呼＞纳窝集，下连龙冈。山西之水皆入辽河，山东之水皆入松花江，为辽河、松花江之分水岭，即汉志辽山也。浑河出其下。南源曰苏子河，左合索尔科河，西北流，北源曰英额河，左合滚马岭河，西南流，俱入抚顺。西南：平顶山，太子河北源所出，西入本溪。旧设驿一：穆喜。铺司四：南老城、大呼伦、洼子岭，入凤凰境。东旧门，通怀仁。通化繁，难。府东南二百七十里。明，建州卫之额尔敏路。光绪三年，置县。隶兴京同知。宣统元年，改隶府。县境居旺清边门外。北：龙冈山脉自兴京、海龙间纳噜窝集入，移逦而东，历临江直达长白山，亘二百余里。山南之水皆入鸭绿江，山北之水皆入松花江，为鸭绿江、松花江之分水岭，以其为永陵干脉，故曰龙冈。南有浑江自临江入，西流，屈东流，复迤西南入怀仁。左受大罗圈沟河、小罗圈沟河，右受哈泥河、加尔图库河。旧设马拨十：西哈马河、快当帽子、英额布、欢喜岭、半截拉子，入兴京；又由快当帽子西南行，曰高丽墓、头道沟等，达怀仁。怀仁疲，难。府南一百八十里。明，建州卫之栋鄂部。光绪三年，置县。隶兴京同知。宣统元年，改隶府。县境居碱厂边门外。老岭在西南，太子河南源所出，西北入本溪。老岭山脉自龙冈分入，迤西与摩天岭接，山南之水皆入鸭绿江，山北之水皆入辽河，为辽河、鸭绿江之分水岭，国语曰萨禅山。浑江自通化入，流经北、西、南三面入辑安。富尔江合衣密苏河自北，六道河、大雅河自西，流入浑江。富尔江口盖古梁口也。古栋鄂河，南入大雅河。西：四平街巡检，光绪四年置。浑江南流旋曲处有哈达山，乾隆十一年设莽牛哨于此，寻废。旧设马拨十：东北三层砬子、二棚甸子、朱胡沟、恒道川、长春沟，入通化境；西南大雅河、前牛毛、大青沟、砍椽沟、挂牌岭入宽甸。辑安疲，难。府东南四百二十里。明置州

卫之鸭绿江部。光绪三十八年，分通化、怀仁二县地设治通沟口。置县隶兴京同知。宣统元年，改隶府。东北：老岭冈。北：丸都山。鸭绿江在南，自临江入，迤西南入宽甸。西：浑江自怀仁入，南入鸭绿江，曰浑江口。光绪三十四年，设鸭、浑两江巡船。西岔沟门巡检，光绪三年置，驻通沟口，二十八年移驻。旧设马拨九：北同和岭、梨树沟、苇沙河、二道崴子、夹皮沟，入通化；西五道岭、皮条沟、上漏河、二棚甸子，入怀仁。又光绪三十四年城东新辟一道，由错草沟出临江。临江繁，难。府东南五百九十里。明，鸭绿江部。光绪二十八年分通化县地，设治帽儿山，置县隶兴京同知。宣统元年，改隶府。北有龙冈。鸭绿江在南，自长白入，西北流，屈西南，入辑安。西：头道沟，以次而东，而东北，沿鸭绿江有二十五道沟，皆冈前山水，南流注江，县得其七，长白得其十八。北：三岔子，即长白山西南分水岭，浑江所出，西南流，左受红土崖河，入通化，旧所称佟家江也，西北入道江。巡检，光绪二十八年自帽儿山移驻，属通化，宣统元年来属。初，县西北接通化，山路险绝。光绪三十四年改修，自林子头越老爷岭，历三道阳岔达县治，铲山梁溪，长百二十余里，通车马，名荡平岭道。

凤凰直隶厅：冲，繁，难。省东南四百八十里。明置凤凰城。天命六年降。乾隆四十一年，设凤凰城巡司。光绪二年改置厅，直隶行省。广六百六十五里，袤四百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四分十六秒。京师偏东七度四十九分三十五秒。领州一，县二。有城守尉。凤凰山在南。四大岭在西北。南濒海。东：草河，右受通远堡河，左合叆河，南入安东。东北：赛马集河，南入叆河。西：大洋河，南入海。西北：哨子河，南入大洋河。东北：叆阳、南凤凰二边门。旧设驿三：通远堡、雪里站、凤凰城。有窟窿山至洋河口盐场。商埠，《中日约》开。有安奉铁路。岫岩州冲，繁，疲，难。厅西北一百八十里。明置岫岩堡。乾隆三十七年，设岫岩城通判。光绪二年，改为州，隶厅。有城守尉。南：罗圈背岭。西北：分水岭，大洋河出东南，流绕城东，右受雅河、大王拦沟河。又东南，哨子河自北来汇，屈南流，右受小洋河，入庄河。其左岸为厅境。旧设铺司三：东哨子河，入厅境；北偏岭、＜□土奔＞沟，接海城。安东繁，疲，难。厅东南一百五十里。明置镇江城。天命六年降。光绪二年，置县隶厅。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宣统元年，改为分巡兴凤兵备道，驻县。县境居凤凰边门外。北：元宝山。鸭绿江东自宽甸入，右受草河，迤南流入海。其海岸曰大东沟，即太平沟，木材输出之地也。有巡司，光绪二十六年置。东有九连城镇，对岸即朝鲜义州。旧设马拨十一：东沙河镇，北中江台、大楼房、老边墙，西北高丽店、营台、汤山城、边门口。西南白菜地、石桥岗、大东沟。有二道沟至窟窿山盐场。大东沟商埠，《中美约》开。有海关。安奉铁路。宽甸繁，疲，难。厅东北一百八十里。明东宁卫之宽甸六堡。光绪三年置县，隶厅。县境居叆阳边门外。东南：盘道岭、望宝山。东北：挂牌岭。鸭绿江南自辑安浑江口流入，西南入安东。右受小蒲石、永甸、长甸、大蒲石、安平诸河。东：浑江右受小雅、北鼓、南鼓诸河。叆河导源西北牛毛岭，西南入厅境。西南：长甸河县丞，东北：二龙渡巡司，皆光绪三年置。东南有小蒲石河、东北有太平哨二市镇。旧设马拨十四：西大水沟、葡萄架、毛甸子、悬羊砬子、土门子、太平川、夹河口，入安东；东北马牙河、曲柳川、头青沟、寺院崴子、兴隆峪、北土门子，入怀仁。

庄河直隶厅：冲，繁，难。省南六百里。明，凤凰城、岫岩城、金州卫地。光绪三十二年分凤凰厅、岫岩州地置厅，隶东边道。南濒海。西以碧流河与复州、金州厅界。东以大洋河与凤凰厅界。庄河导源西北鸡冠山，南流，径厅东入海。东：英阿、沙河，皆南入海。东：孤山、石城岛二巡司。又东南百四十里，海中鹿岛，宣统元年隶厅。大洋河亦称大孤山港，港内商船通行，惟轮船不能进驶，寄泊鹿岛。西花园口，东青堆子，皆临海小商港。官商路三：东栾店，赴凤凰；北八道岭，赴岫岩；西北拉木屯，赴复州。

长白府：冲，繁。省东南九百八十里。明建州卫之鸭绿江部。光绪三十三年，分临江县及吉林长白山北麓地设治塔甸，置府。北极高四十二度。京师偏东十二度。领县二。长白山在北。上有天池，旧曰闼门，形椭圆，斜长二十九里，周七十余里。池深莫测，水鸣如鼓，七日一潮，土人谓池与海通。鸭绿江导源天池南曰暖江，南流至双岔口，葡萄河自东北来汇，此下为中、韩界水，始名鸭绿江。屈西流，径府南入临江。西以八道沟与临江界。东北至二十五道沟。府治居十八道、十九

道沟间。唐灭高丽，用兵于此。府治对岸即朝鲜惠山镇。初，府境仅治鸭绿江一小径，倚岩临涧，必乘木槽渡江，假道朝鲜。光绪三十四年，新辟龙华冈道，自临江新化街、史家蹚子以下入府西嘉鱼河，至梨沟镇达府治西，长约四百余里，以避江道之险焉。安图冲，繁。府东北四百里。明建州左卫地。宣统元年以府东图们江源地设治，红旗河口置县，隶府。长白山在西。图们江在南，导源红土沟，即长白山东南分水岭，东入吉林。东：红旗河，导源茫沟，即长白山东北分水岭，东南入图们江。西北有二道江自天池出，北流，曰二道白河。娘娘库河导源荒沟，西北流，左合五道、四道、三道白河注之，屈西，富尔河自吉林南流注之，曰上两江口，二道江之名始此。又西，左受头道白河，入抚松。松花江正源也。西二百里布尔瑚里有天女浴池碑，土人呼圆池。东南七里湖，由府至县之道，光绪三十四年，勘定自府东二十一道沟口入冈北行，出二十二道沟、十九道沟之间，至暖江源，经小白山后至新民屯，东行历齐国屯、朝阳窝达县治。由县西北行至上两江口，达吉林桦甸。东渡红旗河，达吉林延吉。南流图们江，即朝鲜境。抚松冲，繁。府西北五百二十里。明建州卫之讷音部。宣统元年，以府西北松花江上游地设治双甸，置县隶府。长白山在东。头道江在西，上源曰紧江、漫江，紧江导源长白山西坡，漫江导源章茂草顶山，即长白山西南分水岭，合而西北流，汤河自吉林东北流注之，头道江之名始此。又西北流，右受松香河。又西北，二道江自安图西流来汇，曰下两江口。此下统名松花江，入吉林。由府至县之路，自府西梨沟镇至十五道沟，西北行，逾岭顶，经竹木里、漫江营、小谷山、石头河、海青岭、大营、汤河口，再北行达县治。由县西渡江，入吉林濛江。北循松花江，直抵吉林省城。

海龙府：冲，繁，难。省东北六百里。明海西女真辉发、哈哒、叶赫三部。光绪五年，以流民垦鲜围场地置海龙厅。二十八年，升府。领县四。府境居英额边门外。西：纳噜窝集果尔敏珠敦，与兴京分山脉，唐谓之长岭。辉发江在南，导源纳噜窝集东麓，北流屈东，左受横道、梅河、沙河、大沙河，右受押鹿、一统河，入辉南，国语曰辽吉善河，入松花江。英额河导源英额边门，东，当果尔敏珠敦西麓，西南入开原，即浑河北源。东：朝阳镇。西：山城子镇。旧设马拨十：自城西沙河口、大黑咀子、山城子、二龙山、郭家店、土口子、孤家子、李家店、八棵树、貂皮屯，至尚阳堡入开原。又有道由城东奶子山至托佛入吉林城；东北马家船户至康大营入吉林伊通；牛心顶子至郭大桥入吉林磐石。东平繁，难。府西六十里。明，梅赫卫，后属辉发部。光绪二十八年，分海龙属之东围场地，设治大度川，置县隶府。东北：库呼纳窝集，山脉连绵，与果勒敏珠敦接。其南横道河、梅河、沙河、大沙河，皆东南入府。其北小伊通河，西北入吉林。县治居沙河北，西有鹞鹰河，东有柳树河，南入沙河。官商路四：一，由县南渡沙河、秀水河赴府；一，西渡鹞鹰河赴西丰；一，北赴西安；一，东北渡柳树河，过黄泥河，赴吉林伊通。西丰繁，难。府西二百二十里。明塔山左卫、罕达河卫，后属叶赫部及哈达部。光绪二十八年，以大围场西流水垦地之溆鹿，置县隶府。县境居威远堡边门外。达扬阿岭在东南，清河所出，即哈达河，西入开原。南：扣河即瞻河，又南碾盘河，俱西入开原。东北：东辽河自西安入，北入吉林伊通，名赫尔苏河。扣河上游有双河镇。官商路四：南由六马架至老坡沟赴开原；西南由平岭赴铁岭；由东南赴府及山城子；由东北赴吉林。西安繁，难。府西北百六十里。明珠敦河卫、塔鲁木卫，后属叶赫部。光绪二十八年，分海龙属之西围场地，设治老虎嘴，置县隶府。二十九年移治大兴镇。库＜⿰讠乎＞讷窝集在东，与东平分山脉。东：辽河导源窝集之转心湖，西径县南，屈西北，入西丰。左受渭津河、大小梨树河，右受登杵、二道头道诸河，入辽河。北：杨树河西北入吉林。老虎嘴今名安吉镇，在县西北。官商路四：东由龙首山至东冈赴东平；南由梨树社至望儿楼赴西丰；北由双马架至大台房赴吉林伊通；又由仙人洞、沟岭子至北庙子赴吉林。柳河冲，难。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明建州卫地。光绪二十八年，分通化县、柳树河县丞地，置县隶府。南：龙冈与通化分山脉。一统河导源西南龙冈之金厂岭，东北入府境。三统河导源西南龙冈之青沟子山，东流屈北入辉南。县境。治居一统河南。东：柳树河西流屈北，入一统河。东北：窝集河北入一统河。东样子哨巡司，光绪三十二年置。官商路五：北渡一统河赴府；南由小堡赴通化；西由南山城子赴开原；西南由碗口沟赴兴京；东由孟家店隶府县境。东至吉林濛江。

辉南直隶厅：省东南六百八十里。明，辉发部。今厅北三十五里有辉发城。宣统元年，分海龙府东南八社设治大肚川，置厅，直隶行省。移治谢家店。北：辉发城山，即圣音吉林峰。又北辉发江，自海龙合一统河入，东流，右受三统、黄泥、蛤蚂、蛟河，入吉林。厅治居蛤蚂河西，全境在辉发江南。西以窝集河、一统河与海龙界。东界吉林濛江。官商路四：西南由三间房场赴柳河；西北赴海龙府；东赴吉林濛江；东北由蛤蚂河出海兴社赴吉林磐石。

昌图府：繁，疲，难。省东北二百四十里。明初置辽海卫于此，地名牛家庄，后属福余卫之科尔沁诸部。嘉庆十一年，以科尔沁左翼后博多勒噶台王旗地，设昌图额勒克理事通判。同治三年，改为昌图边海抚民同知。光绪三年，升府。广二百八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五十一分八秒。京师偏东七度四十二分三十五秒。领州一，县三。府境居马千总台边门外，无城。而辽河自辽源入，南入开原。南马宗河，北亮子河，俱西南入开原。又北昭苏太河、左受条子河、莲花泡河西，南入辽河。东北：八面城照磨，由梨树城移驻。西南：同江口同知，宣统二年改经历。同江口距辽河上游，商船荟萃。河流东徙，曲如悬瓠，光绪三十四年，挑河道取直，添筑顺水坝，逼河西行，以保商埠。旧设铺司三：东北四面城、鸑鷟树入奉化；西北八棵树，入康平。又道东南由永安堡至二道沟赴吉林；又由二道沟经伊通赴西丰。同江口商埠，《中日约》开。有东清铁路。辽源州繁，难。府西北二百四十里。明属福余卫。光绪二十八年，分昌图、康平、奉化地，设治郑家屯，置州隶府。宣统元年三月，设分巡洮昌兵备道，驻州。东北有东西蛤拉巴山。内兴安岭山脉自乌珠穆沁旗东出，伏行蒙古平原中，至是特起二山。由是山脉行于东辽河外，至源为库＜⿰忄乎＞讷窝集，即长白山脉也。西辽河即西喇木伦河，导源克什克腾旗，新辽河即大布苏图河，导源札鲁特旗，俱自科尔沁左翼中旗入，合流至三江口，东辽河自怀德入，西南流来汇，以下统名辽河，入昌图。州治居西辽河西。有官商路六：西南张家窝铺赴康平；北五道冈至新甸赴吉林长春；东北阎陵窝铺赴怀德；南白庙子赴府西；北下土台赴洮南；西蒙古套力街赴博多勒噶台王府。奉化繁，难。府东北一百四十里。明，属福余卫。国初为科尔沁左翼中达尔罕王旗地，原名梨树城。道光元年，设昌图厅照磨。光绪三年，改置县隶府。东北：青石岭、太平山。西北：二龙山。西：黑牛山、蘑菇山。南：条子河，北：昭苏太河，俱西流入府。东辽河，自吉林伊通州赫尔苏边门入，北流，屈西，南入辽河，环县境东、北、西三面，称辽河套。其右岸为怀德境。旧设铺司二：东北小城子入怀德；东南四平街入府。又有道由县东五里堡至翟家店，达赫尔苏门，赴吉林伊通。有东清铁路。怀德繁，难。府东北三百里，明属福余卫。国朝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地。旧名八家镇，初属开原，同治五年，划归昌图，设分防经历。光绪三年，改置县隶府。西以东辽河与奉化界。东界吉林。西北：哈拉巴、杨树岭、大青山。西南：团山。南：万灵。东南：白龙驹、回龙山。夹城南北三道冈水，南香水河，西北朝阳山水，皆西入东辽河。东南：新开河，北入吉林长春。旧设铺司三：西八屋、西南朝阳坡，皆入奉化；东南大岭，接吉林长春。又有道由县东南拉拉屯至凤凰坡，赴吉林伊通；由县西北小边经八屋至边壕赴辽源。有东清铁路。康平繁，难。府西一百二十里。明属福余卫。国朝为科尔沁左翼后旗地。旧名康家屯，光绪三年移八家镇经历治此。六年析科尔沁左翼中、后二旗南境，前宾图王旗东境，改置县，隶府。无城。南北巴虎山在西南。辽河自辽源入，其辽河岔入为老背河。右合公河，会陬牛河注之，入开原。西：秀水河自科尔沁左翼后旗入，南入法库。西南：后新秋，主簿旧驻郑家屯。二十八年，移驻。旧设铺司三：东南吴家店入开原；东小塔子入府北平街接科尔沁。又有道由县西哈拉沁屯赴宾图王府；迤西至青沟达热河绥东；由县北六家子赴达尔罕王府。

洮南府：繁，疲，难。省北九百里。明属泰宁卫。光绪三十年，以科尔沁右翼前札萨克图王旗垦地，设治双流镇，置府。领县五。西北：敖牛山、野马图山，皆内兴安岭东南迤出支山，过此山脉伏行。洮尔河导源乌珠穆沁旗索岳尔济山，南流，径本旗郡王府东流；交流河导源右翼中旗，左合那金河，自西来汇，东流入靖安。府治当汇口之南少西，地势平原，河泡错列。西北：乾安镇，西与右翼中旗毗连，亦系乌珠穆沁往来大道。有照磨，光绪三十三年置。官商路七：一，府北八仙套海赴本旗郡王府；一，府北德勒顺昭至高平镇赴靖安；一府西抱林昭至海庙西赴热河、绥东；一，府西五家子赴右翼中旗；一，府南叉干他拉赴开通；一，府东英哥窝棚赴右翼后旗；一，府东金山

堡至报马吐冈赴安广，旧有蒙古站曰奎逊布喇克，在府西。靖安繁，疲，难。府东北九十里。古东室韦地。明属泰宁卫。光绪三十年，以右翼前旗垦地，置县隶府。西北：七十七岭。南：洮尔河自府入，东屈，东北流，入镇东。官商路三：一，南英哥套赴府；一，东北赴黑龙江；一，东南撮伦坡达右翼后旗赴吉林；旧有蒙古站诺木齐伯里额尔格，在县西北。开通繁，疲，难。府南一百四十里。明属泰宁卫。光绪三十年，以右翼前旗垦地，设治哈拉乌苏，移治七井子，置县隶府。地皆平原井泉，无山水。县治当洮辽驿路之东，由巴彦昭北行六十里县至县治。又北行百里至叉干他拉入府境。设有文报站四。又由巴彦昭南行，历达尔罕王旗至辽源，为洮辽驿路，设站。惟中经达尔罕旗二百余里荒地。宣统元年，始勘放旗界站荒，沿站两旁各划十里垦放，以利交通。又道由县东南巷鹰沟出境，经郭尔罗斯前旗，直达吉林农安之新集厂。安广冲，繁，疲，难。府东南百六十里。明属泰宁卫。光绪三十一年，以科尔沁右翼后镇国公旗垦地，设治解家窝堡，置县隶府。北：太平岭。南：长岭。西：朝阳山。东北：沙坨子。东南：双龙山、大黑山。山皆无木石。洮尔河自府入，受黄花硕泊水，东北流，屈东，南入黑龙江大赉厅。其北岸为镇东境。官商路六：西包马图赴府；西南赴开通；西北六家子赴河北镇国公本旗；东北托托寺赴黑龙江；东王赉屯赴黑龙江大赉厅；东南大榆树入郭尔罗斯前旗赴吉林农安。醴泉冲，繁。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鲜卑地。明属泰宁卫。宣统元年，以科尔沁右翼中图什业图王旗垦地，设治醴泉镇，置县隶府。北：茂改吐山。南：霍勒河导源札鲁特旗，曰哈古勒河，曰阿噜坤都伦河，合流入本旗境，东南至县。有开化镇城基，光绪三十二年，与醴泉镇同时勘定。官商路四：县东罗窝棚历青阳镇赴府；北渡交流河达黑龙江景星镇；南赴本旗亲王府；西赴乌珠穆沁旗。旧有蒙古站曰希嫩果尔，曰三音地哈希，在县东，南达喜峰口，即蒙古草地也。镇东府东北二百里。古东室韦地。明属泰宁卫。宣统二年，以科尔沁右翼后镇国公旗北段垦地，设治南叉干挠，置县隶府。南：洮尔河自靖安入，东北流，屈东，南入黑龙江大赉会嫩江，所谓“与那河合”也。官商路四：西南薛家店赴府；南金圈窝铺渡洮尔河赴安广；西麻力洪茅头赴靖安；东北利顺昭赴黑龙江之大来气镇。县西北旧有蒙古站哈沙图。

清史稿卷五六　志第三一

地理三

吉林：古肃慎国之域。明初，奴儿干都司地，领卫百八十四、所二十。后为长白山三部、扈伦四部所属辉发、乌拉、叶赫，兼有哈达北境及东海部地。清初，建满洲城于俄漠惠之野鄂多理城。顺治十年，置昂邦章京及副都统二人镇守宁古塔。康熙元年，改宁古塔将军。十五年徙，改吉林将军。先是十年徙副都统一人驻吉林，三十三年徙伯都讷。雍正三年，复置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统。五年，增三姓副都统。光绪七年，置珲春副都统，吉林、宾州、五常三厅。八年，吉林厅升府。后增长春、新城、依兰，各领县有差。三十三年建行省，改将军为巡抚，尽裁副都统等。宣统三年，定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路为四道。凡辖府十有一，州一，厅五，县十八。西至伊通州，界盛京；东至乌苏里江，界俄领东海滨省；北至松花江，界黑龙江；南至图们、鸭绿江，界朝鲜。广二千四百余里，袤千五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一度三十分至四十五度四十分。京师偏东九度八分至十三度十分。宣统三年，编户七十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一，口三百七十三万五千一百六十七。案：吉之旧界，东至宁古塔八百余里又乌拉库边卡七百余里，又松阿察河三百里，又千余里至海，凡三千里有奇。其东北至三姓千二百里，又五百余里富克锦，又七百余里乌苏里江口，又二千余里至庙尔，宾四千四百里有奇。又自富克锦逾混同，循黑龙江东界，北至外兴安岭，二千里有奇。又自珲春而东至海参崴，又东七百里有奇锡林河。其中部落，若费雅，居图库、鲁鄂古二河之间，在混同江北海滨；若费雅额，居额济第河西；若贡豹，居约色河北；若奇雅额喇，居约色河南，并混同江东南海滨。其自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即金史之济勒敏；自黑勒尔西至阿吉大山，沿混同江两岸，则额登喀喇部居之，即不剌发黑斤；自阿吉大山西至伯利，则赫哲喀喇居之，即剌发黑斤；并久隶版图，比于编户。咸丰八年爱珲之约，以乌苏里江口为新界，失地二千余里，然于吉只东北一隅。十一年北京之约，自乌苏里江口溯流至松阿察河，逾兴凯湖西至白棱河口，又逾大绥芬河而

南至瑚布图河口，又南而西至图们江口，以东旧界属俄，以乌札库边卡瑚布图河口为新界，又失数千里，遂无复有江口入海为吉辖境者。光绪十二年，黑顶子勘界，定珲春之海口属俄，则图们江口内去海三十里“土”字界碑为中俄新界矣。又东北海中库叶岛，一曰黑龙屿，广三四百里，袤二千余里。西北图克苏图山，山阴社瓦狼、阳费雅喀部，南有阿当吉山，山东嵩阔洛、南俄伦春部，又南雅丹部，并天命中内附。辽远不克时至，岁以夏六月遣使至宁古塔东北三千里普鲁乡贡献，颁赍有差。后属三姓。今亦为俄有矣。又东南海中虾夷岛，康熙中屡偕库叶人至混同江境内贡貂受赏，后亦隶日。其名山：长白。北迤者，黑山、平顶。岐为二：西支，西北迤为色齐窝集、张广才岭至拉林；东支，东北迤为哈尔巴岭、老松岭。至绥芬河源复歧，一东讫俄东海滨省，一东北为察库兰岭、哈达岭、阿尔哈山。其巨川：松花、混同、嫩江、牡丹、乌苏里、图们诸江。其驿路：西达盛京开原；北齐齐哈尔；西南达珲春。电线：东达海参崴，北齐齐哈尔，西南达奉天。

吉林府：繁，疲，难。总督驻奉天。巡抚兼副都统，民政、交涉、提学、提法、度支司，劝业道驻。明乌拉等卫。后属扈伦族之乌拉部。本吉林乌拉，一曰乌拉鸡林，又名船厂。清初，隶宁古塔将军。康熙十五年，徙驻。雍正五年置永吉州，隶奉天。乾隆十二年改吉林厅仍隶将军。光绪八年，升为吉林省。治领伊通、敦化，后削。西南至京师二千三百里。距盛京八百二十余里。隶西南路道。广四百九十里，袤五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五度四十九分。京师偏东十度二十七分。东：团山，尼什哈龙潭。西南：温德亨，亦望祭山，有殿祀长白，雍正十一年建；寿山。东南：松花江自额穆入，右合海青沟，左温德亨河。东北径城东，又北，右合莽牛、四家子，左龟龙、兴隆河，缘舒兰界入德惠。西南驿马河，即伊勒们，自磐石缘界合岔路河，又北缘双阳界，西北沐石河，并从之。打牲乌拉，城北七十里，本乌拉国，旧曰布特哈乌拉。太祖先后克其宜罕山、临河、金州、逊扎塔诸城，遂平之。柳边四围长六百二十二里，栅高四尺五寸，壕宽、深各一丈，插柳结绳以定内外，曰“柳条边”，亦新边。东北接舒兰，西南至双阳。农事试验场，桑蚕山蚕林业土山分局，松花江官轮局，欢喜岭稽查所。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旧设站五：东尼什哈、额赫，北金珠鄂佛罗，西搜登、伊勒们。官商路四：南并温德河达桦甸官街；东南历大小风门达敦化；西南双河镇、磐石；北渡龟龙达德惠。吉长铁路站九：吉林、孤店子、桦皮厂、赵家店、土门岭、马鞍山、营城子、下九台、驿马河。

长春府：繁，疲难。省西二百四十里。古扶余国地。明初三万卫。后属蒙古科尔沁部。清初，属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曰宽城子。嘉庆五年，于长春堡置长春厅。道光五年，徙治，仍旧名。光绪十五年，升。宣统元年，设西南路分巡兵备道，驻府。广三百二十里，袤一百七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四十一分。京师偏东八度三十三分。西南：白龙驹山。俄筑东清铁路采石。光绪三十四年，与日本交涉封禁。西人谓世界最古石山，与英阿尔兰为二。西：龙泉、大青、对龙。南：伊通河自其州边门入，径城东，又北左会新开河，东北缘农安界，径潘家岭，入德惠。东：驿马河自双阳缘界，右岸及雾海河并北从之。朱家城照磨，光绪十六年由农安徙。官商路四：南入伊通门，达其州；东南十里堡达双阳；西：万家桥达奉天怀德；北：万宝山镇达农安；吉长铁路自吉林历德惠入。站四：饮马河、卡伦、长春、头道沟。在府西北与东清接。日俄战后，长春以北属俄之东清，以南属日本南满铁道会社。俄站宽城子，曰长春驿。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

伊通州：冲，繁，难。省西偏南二百八十里。渤海长岭府地。明初，塔山、雅哈河、伊敦、拉克山、发河等卫。后属扈伦部之赫赫部。雍正六年，由吉林镶黄、正黄二旗各拨一旗驻之。嘉庆十九年，置伊通河巡司。光绪八年，为州，属吉林。宣统元年，直隶。二年降隶西南路道。北极高四十三度四十分。京师偏东八度五十分。西南：龙潭山。西：摩里、青、马鞍。北：勒克。东：尖山。东南：大星岭，其东板石屯，伊通河出西北，径城东，右合伊丹巴河，出边入长春。西：小伊通河，自奉天东平错入，为新开河，入怀德。太平河从之。又西，东辽河自西丰入，右合大小雅哈河，入奉化。昭苏太及条子河亦入焉。左纳阳斯河，一曰赫尔苏河。又西，清河入为叶赫河，入开原。其瞻河错入从之。赫尔苏，州同，光绪二十八年由磨盘山徙。旧设站五：东自双阳（苏瓦延）入境，六十里伊巴丹；又西百里阿勒坦额墨勒，即大孤山站；又西六十里赫尔苏；又八十里叶赫；又五十

里蒙古霍罗，即莲花街站。官商路四：北达长春；东南营城子达磐石；西赫尔苏站达奉天奉化；西南莲花街达昌图。

濛江州：省南四百六十里。明鄂尔珲山所。后属讷音部。光绪三十四年，析吉林极南地置。宣统元年，隶西南路道。北：那尔轰岭。南：长半城山、五金顶子。东南：头道江自奉天抚松缘界，为汤河口，屈北，合花园河。三其西裴德里山，头道江出，州以此得名。右合二道、三道水，左珠子河来会。又东北合那尔轰河，其右岸会二道江，是为松花江，入桦甸。官商路四：北达桦甸官街至省；东北至夹皮沟；西达奉天辉南；东南汤河口入长白。

农安县：疲，难。省西北三百六十里。古扶余国都。明置三万卫。清初，郭尔罗斯前旗地。光绪八年，置照磨。十五年，改仍隶长春。宣统元年，隶西南路道。东：卧牛石山、红石砑。西：太平岭、伏山、大青。东：松花江，自德惠入。城南伊通河自长春缘界注之，西北入蒙古郭尔罗斯前旗。旧有蒙古站路，共十一站，三百九十里。

长岭县：省西北五百二十里。蒙古郭尔罗斯前旗地，曰长岭子。光绪三十三年，析农安之农家、农齐、农国三区置，隶西南路道。南：朱克山、团山。境无河流。北有大漠如瀚海，俗呼北海。冬夏恒苦风沙，惟东南二乡繁盛。新安镇，主簿。官商路四：东南至长春；西北至奉天开通；北历郭尔罗斯前旗达安广；南历科尔沁达尔罕旗达辽源。

桦甸县：省南偏东二百七十里。明，法河卫。末属长白山之讷音部。清初禁地。光绪三十四年，置治桦皮甸子，徙桦树林子。宣统元年，隶西南路道。西北：赵大吉山、庆岭。西：杉松、天平。南：帽山、猴岭。东南：金银壁岭。二道江自奉天安图缘界，富尔河合古洞、黄泥、蒲岑诸水注之，为上两江口。又西仍缘安图及抚松界，至下两江口。左岸合头道江，是为松花江。合境内柳河五。又苇沙色勒河，复缘濛江界入，右合穆奇河，径城西，左会辉发河，为大渡口。又北右合漂河，径桦皮甸子入额穆。侧有常山屯，扼珲春、敦化西至奉天孔道。官商路五：西至官街，折北入吉林；北出大鹰沟，并达省；西南至濛江；东至敦化；东南延吉洞河入延吉。

磐石县：省南偏西三百里。明扈伦族辉发部。清初，北境属吉林，南奉天图场。光绪八年，置磨盘山巡司，隶伊通。十三年，改州同。二十八年，为县，隶吉林。宣统元年，隶西南路道。磨盘山，东北二里。北：鸡冠。东北：老茅。西：大红石砬、库勒岭。东南：辉发江自奉天海龙亮子河入，东北，左合石头、富大都岭，右虾蟆、独木河，径黑石镇，左合朱其、呼兰，右大小色力河。五道至头道荒沟，入桦甸。东北：呼兰岭，驿马河出西北，左合黄河，入吉林，岔路河从之。官商路三：北小城子达省城；西由朝阳山达伊通；东南黑石镇西达海龙；南濛江。

舒兰县：省北偏东百六十里。明，阿林卫地。康熙二十年，置巴彦鄂佛罗防御旗员，属乌拉总管。宣统元年，置于舒兰站。二年，徙治朝阳川南，隶西南路道。南：北庆岭。东：南玲珰岭。西：松花江自吉林缘界，西北入德惠。卡岔河西北入榆树，达之东：兰陵河自额穆缘界入五常。东南：马鞍山，溪浪河出东北，径秋迁岭，合呼兰河从之。有巴彦鄂佛罗边门，即法特哈，康熙中更名。旧设站二：舒兰、法特哈。南接吉林金珠鄂罗佛，北达榆树盟温。官商路三：西北达乌拉街；东北水曲达五常；东南小城子镇达额穆。

德惠县：省北偏西百四十里。蒙古郭尔罗斯前旗地。旧属长春。宣统二年，析长春、沐德、怀惠二乡置，治大房身。隶西南路道。南：狼洞岭。西：团山、双山。西南：土牛。东南：松花江自吉林缘界合沐石河，入新城。西北：伊通河自长春缘界，纳驿马及雾海河从之。官商路三：南五台达省；东岔路口达榆树；西双山崖镇达农安。吉长，东清铁路。

双阳县：省西百九十五里。明，依尔们、苏完河二卫。宣统二年，析吉林西界、长春东界、伊通北界置，治苏干延，隶西南路道。西南：黑顶子。南：土顶子、将军岭，光僻山，双阳河出焉。东南：驿马河，自磐石缘界，合杜带、双阳、放牛、沟河入长春，西北雾海河从之。旧设站一：苏干延。官商路三：南皇营；东南五家子镇，并达磐石；北奢岭口达长春。

新城府：繁，疲，难。省西北六百里。即伯都讷副都统城。古扶余国地。明，三岔河卫。后属乌拉部。嘉庆十五年，置伯都讷厅。光绪三十二年，改隶西北路道。广四百二十里，袤一百七十里。

北极高四十五度十五分。京师偏东八度三十七分。南：大青山、鹰山。东南：松花江自德惠缘界农安，又西，左岸径城南，又西北，左岸蒙古郭尔罗斯前旗界，至三岔口会嫩江。折东，缘黑龙江界，右会拉林河。自榆树缘界，复缘双城合灰塘、薛家窝铺河，入双城府境。松花环其南、北、西三面，拉林流其东，川原广衍，水陆幅辏，富庶甲全省。旧设站五：自榆树盟温西北五十里入陶赖昭，又西五十里逊札保，又四十里伯都，又五十里社哩，又北八十里，伯都讷，至松花渡口出境。官商路四：东北长春岭达双城；东南集厂达榆树；西渡江历郭尔罗斯前旗达奉天洮南；一由社哩渡江至郭尔罗斯镇国公府。有轮船埠。东清铁路站三：蔡家沟、石头城、陶赖昭。有通松花铁桥。

双城府：冲，繁，难。省北五百里。明，拉林河卫。有古城二，旧曰双城子。嘉庆十九年，置委协领，隶阿勒楚哈副都统。光绪八年，置双城厅。宣统元年，改隶西北路道。广二百四十里，袤一百四十里。北极高四十五度四十分。京师偏东九度二十分。东南：砍户德山。西北：松花江自新城会拉林河，东南自五常入，缘榆树、新城界，合朝阳苇塘河，入滨江。东：阿什河自宾州缘界，合混元河，径小青顶子，合大红黄泥河，屈北缘河城界入之。拉林城巡司。旧设站二：多欢、双城。官商路三：东东官所达阿城；东南至拉林；西西官所达新城。东清铁路二：西路站二，双城堡、五家子；东路站一，帽儿山。

宾州府：冲，繁，难。省北偏东六百十里。古挹娄国地。明，费克图河卫。光绪六年，建城苇子沟，置宾州厅。二十八年直隶。宣统元年，升府，隶西北路道。广四百三十里，袤二百六十里。北极高四十五度五十一分。京师偏东十一度五分。东：海里浑山、太平、大青。南：黄头、混元。西北：团山。松花江自阿城入，合裴克图河，出南钓水湖岭，缘阿城界。又东合乌尔海里珲夹板。有新甸镇，江运巨埠。陶淇、摆渡诸河，入方正。东南：墨尔根阿什河出，西缘双城界合混元河入之。旧设站三：裴克图、苇子沟、色勒佛特库，东入松花北岸之佛斯亨。官商路三：东庙岭达长寿；西北满井达阿城；南古道岭达五常；东清铁路，府南。站：小岭。

五常府：繁，疲，难。省北偏东三百八十里。渤海上京属境。明属摩琳卫。同治八年，置五常堡协领。光绪六年，建城欢喜岭。八年改五常厅。宣统元年升府，隶西北路道。广二百一十二里，袤二百三十五里。北极高四十五度。京师偏东十度二十七分。东：蚂蜒窝集。东北：索多和。东南：九十五顶子。兰林河自额穆缘界，又西北缘舒兰界，合响水、寒葱河入。右合浑水、黄泥，左纳石头、溪浪河，径城西，复缘榆树界。东南摩琳莫勒恩河出，右合冲河、香水、大小泥，左小黑、取才、条子、藤子河，径五常堡来会，为拉林河。又西北入双城。山河屯经历，南六十里。蓝采桥巡司。旧设站一：五常。官商路五：北达宾州；南达舒兰；东南向阳山街达额穆；东北太平山达长寿；东南冲河镇达宁安。

榆树直隶厅：繁，疲，难。省北二百八十里。旧孤榆树屯，属伯都讷部。光绪八年，伯都讷同知徙驻。三十二年，置榆树县。宣统元年升。二年，隶西北路道。东：龙首山。西南：松花江自舒兰入，西北缘德惠界，径五棵树镇，入新城。有渚曰巴彦通。东北：兰棱河自五常缘界，迤西北缘双城界，为拉林河。至牛头山镇，南卡岔河自舒兰入，右合二、三、四道河注之。旧设站三：登伊勒哲库即秀水甸子，西接蒙古喀伦，西北接拉林多欢，东达五常盟温，南接舒兰之法特哈，西北接新城之陶赖昭。

滨江厅：省北五百五十里。即哈尔滨，本松花江右滩地。光绪三十二年，置治傅家甸，为江防同知，驻滨江关道，分隶黑龙江省。宣统元年，划双城东北境益之，江防改抚民，专属吉林，分巡西北路道驻厅。东：秦家冈。北：松花江自双城合苇塘沟河缘界入。左岸黑龙江哈尔滨。总车站，城西。自此西南双城、新城、德惠达长春。东南阿城、宾州、双城、长寿、宁安、穆棱，达东宁之交界驿。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海关。两江邮船总局。

长寿县：疲，难。省东北八百六十里。明，蚂蜒河卫。光绪八年，置烧锅甸子巡司，属宾州厅。二十八年改置，隶宾州直隶厅。宣统二年，隶西北路道。南：花曲柳山。东：西老岭。东南：蚂蜒窝集岭，蚂蜒河出，屈西，左合小石头、七道、苇沙、西乌吉密，右养鱼池、蒿麦、棱河。折东北，左合西亮珠，右黄玉、长寿。径城东，又东北径夹信镇，右合东亮珠、大石头、大黄泥河，入方正。

一面坡，巡司。官商路三：西黑龙宫达宾州；南一面坡达五常；东黄泥镇达方正。东清铁路站五：乌吉密、一面坡、苇沙河、右头河、交岭子。

阿城县：省北四百八十里。即阿勒楚喀副都统城。渤海海古勒地。明，岳希、河突二卫。宣统元年，裁改阿勒楚喀副都统置，隶西北路道。东南：牛角、废儿诸岭。北：松花江自滨江入，纳阿什，自裴克图河自宾州。旧设站一：萨库哩。东清铁路站二：阿什河、三层甸子。

延吉府：繁，疲，难。省东南七百六十里。东南路道驻。明，锡璘、布尔哈通、爱丹三卫。清初，为南荒围场。光绪七年，弛垦。二十八年，置延吉厅。宣统元年升。西：哈尔巴岭，布尔哈通河出其东，东南汇太平、倒木、岔条、簸箕、苇子诸沟，细鳞河，径铜佛寺，至朝阳川，左合朝阳延吉河，至城南，右纳海兰河，又东北，左合一两沟，抵汪清界。头道嘎雅会二道嘎雅河错出，仍缘界来会，折东南入图们江。旧设站三：老松岭、萨奇库、瑚珠。官商路四：西南东古城达桦甸；西铜佛寺达敦化；南六道沟达和龙；东北小盘岭达珲春；商埠，头道沟、龙井村、局子街，三。宣统元年《中日间岛约》开。

宁安府：省东八百里。即宁古塔副都统城。其旧城，西北五十里旧街镇。康熙五年徙之。古肃慎国都，明，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光绪二十八年，置绥芬厅，驻三岔口，寻徙宁古塔城。宣统元年升，二年更名，隶东南路道。广八百余里，袤六百里。北极高四十四度四十六分。京师偏东十三度三十五分。西：茨老、茅山。东北：卡伦。西北：毕展窝集。南：老松、玛尔瑚哩窝集诸岭。西南：牡丹河自额穆入，汇为镜泊。右受大小夹溪、松阴河，布左毕拉罕河。复北出，左合沙兰，右马连河，径东京城，至府治东。右合蛤蚂，左海浪河，径乜河镇。右合乜，左头、二、三道河，入方正分界砬子。旧设站九：西必尔罕、沙兰、宁古台，北鳑头岔、沙河子、细鳞、三道河，分自吉林三姓达宁古塔，南新官地、玛勒瑚哩，则自塔达珲春。东清铁路，横道河、山岩、海林、牡丹江站四。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

东宁厅：省东千四百里。明，绥芬河地，置率宾江卫。光绪二十八年，置绥芬抚民同知。宣统元年，改通判，更名。隶东南路道。北：黄窝集山。南：通肯。西北：万鹿沟。西：穆棱窝集、老松诸岭。西南：大绥芬河自汪清入，左合蛤蚂、黄泥、寒葱河，右苇子诸沟。又东北，左合小绥芬河，径城北，南大瑚布图河，北缘俄东海滨省界，合小瑚布图河来会入之。官商路四：西北万鹿沟达东清铁路；西屯田营达宁安；西南达汪清；南沿瑚布图河达于珲春。东清铁路六、小、五站三。界碑“倭”、“那”字二。绥芬河税关。

珲春厅：省东南千二百里。明，珲春卫。后属瓦尔喀部。清初，南荒围场。光绪七年，始弛禁设垦局。宣统元年，改副都统，置同知厅，隶东南路道。广二百五十里，袤三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京师偏东十四度三十分。东：分水岭、长岭子。西北：图们江自汪清、朝鲜缘界，合乾密江，至红旗河口，即珲春河。出东北土门岭，屈南，径太平川，左合官道，右六道、五道诸沟。又西，左合夹心子、胡卢别、瓦冈寨、大、小红旗河，右四、三、头、二道车担沟。径城南，右合二道、罕通河来会。又南，径黑顶子，合圈河，出境入海。旧设站二：北密江，中阻大盘岭，恒假道朝鲜钟城达庆源；东路三道沟、哈达门、二道河并达俄。界碑：南“土”，东“萨”、“啦”、“帕”字，凡四。商埠，光绪三十二年《中日约》开。

敦化县：疲，难。省东南四百七十里。古挹娄国。明，建州左卫。后属窝集部之赫席赫路。清始祖居鄂多哩城，即此。初为额穆赫孛罗软地。光绪八年，建新城置。隶吉林。宣统元年，改隶东南路道。西南：牡丹岭。牡丹江出东北，左会小牡丹江，右合四、三、二大荒沟。又东北，左合黄泥、大石头河，径城东。又北，左合小石头、电风气河，入额穆。东大沙、西北＜□舟戚＞＜□舟虎＞河并从之。旧设站二：自额穆通沟西南八十里至城；又东八十里滴涟嘴达宁古塔。官商路三：西半截河出新开道达桦甸；西南逾牡丹岭达濛江；东黄土腰子达延吉。

穆棱县：省东偏北千里。明，木伦河卫。清初，穆棱路。光绪二十八年，置穆棱河分防知事，属绥芬厅。宣统元年，改隶东南路道。穆棱窝集，镇南。穆棱河出岭北，屈折东北，左合泉水、大小石头、伪脸河，右庙沟，径城南。又东北，左合柳毛河、坎椽子、扣河沟右太平、朝阳川。马桥

河出四顶子山，合狐狸密河，又北，左合膻羊砬子，河、雷风气、百草沟。右上亮子河，出铁锹背，径下管入密山。官商路三：西泰东站入宁安；东北下城子逾青沟岭达密山；一东渡细鳞逾铁路至东宁。东清铁路，磨刀石、台马沟、美岭、马桥河、太平岭站左。

额穆县：省东三百八十里。明，斡朵里、秃屯河二卫。后属窝集部之鄂谟和苏鲁路。清始祖所居俄漠惠，即此。旧曰额穆赫索罗。乾隆三年，置佐领。宣统三年，改隶东南路道。西：嵩岭。兰陵河出其北，曰黄泥河，会大石头河，缘五常界入。西南：松花江自桦甸入，左合拉发及嘎雅河，折西北入吉林。南：牡丹江自敦化入，右合大沙河，左朱尔德河，纳河＜□舟戚＞＜□舟虎＞注入，屈东，左合马鹿沟、都林、塔拉泡，右朝阳、大小空心木河，入宁安。旧设站六：西拉法，距吉林额赫穆站八十里；又东六十五里退搏；八十里伊寿松；又四十里至城，即额穆赫索罗站；又东八十里塔拉达宁安；一东南八十里通沟达敦化。

汪清县：省东南千二十三里。明，阿布达哩卫。清初，库雅拉部钮呼特居之，为世管佐领。宣统二年置，隶东南路道。北：老松岭。南：图们江自和龙入，二道嘎雅河自岭西合桦安沟，缘延吉界，合药水河，至摩天岭仍入。左合大、小汪清沟，径城东，又南复缘延吉界注之，入珲春。东北：荒沟岭。大绥芬河出东北，左合大石头、老母猪河、太平沟，入东宁。旧设站三：东哈顺，北至延吉瑚珠岭站六十里；又南四十五里德通；西北逾高丽岭至牛什哈岭为分站。官商路二：南逾吉清岭至延吉；东北历绥芬甸子入东宁。商埠，百草沟，宣统元年《中日间岛协约》开。

和龙县：省东南八百里。明，赍金河卫地。光绪十一年，吉、韩通商，和龙峪与光霁峪西步江互市。二十八年，置分防经历，属延吉。宣统二年，改隶东南路道。西：秫秸岭。迤东北鸡冠砬子，又北窝集岭，其东三、二道沟并入延吉。西南：图们江自奉天安图入，合红旗河外六、五、四道沟，径东景德，至汗王习射台，又北径光霁峪入汪清。官商路二：一北至延吉；一南至火狐狸沟，渡江达朝鲜会宁。又西北由窝集岭出长白北麓，沿古洞、富尔河，历桦甸、磐石，达奉天海龙，俗呼盘道，清初为通衢。后别为围场，禁塞。光绪中复通。

依兰府：繁，疲，难。省东北千四十里。东北路道驻。即三姓副都统城。古肃慎国地。明，和屯卫。清初，称依兰喀喇。光绪三十一年，改置隶东北路道。东：大德依亨山、阿尔布善。东南：察库岭。西北：松花江自方正入。西南牡丹江自宁安缘界，又北缘方正界，合阿什明达、乌斯浑、伯利，径城西注之。东：倭肯河自桦川入，合奇塔、库伦、连珠冈、大小八浪，纳七八虎力，又西北合苏木，至城东来会。旧设站九：西妙嘎山，又西鄂尔国木索、崇古尔库、富拉浑、佛斯恒，并江北岸，约二百八十余里；南太平庄、乌斯浑、小巴彦苏、莲花泡接宁安。官商路三：西珠淇河达方正；东阿穆达桦川；东南土龙山达密山。有护江关。

临江府：繁，疲，难。省东北二千里。金黑水靺鞨部。清初，黑哲喀喇人所居，即剃发黑斤。曰拉哈苏苏。光绪初，始由三姓副都统编户入旗，分三佐领。三十二年，置临江州。宣统元年升，隶东北路道。广四百三十里，袤四百余里。北极高四十六度二十分。京师偏东十三度二十分。东：街津山、小白。南：西太平。西南：葛兰棒子。西：乌尔古力。松花江自富锦入，左会黑龙江，曰黑河口，为混同江。又东合街津河，出向阳山，入绥远。南：饶力河自密山缘界，合依瓦鲁河，又东缘饶河界，大七里星河入之。西南：倭肯河，西入桦川。官商路四：西图斯科达富锦；东睦邻镇达绥远；东南寒葱山达饶河；又由二道岗西历驼腰子，亦达富锦。

密山府：省东北千三百里。渤海湖州地。明，木伦河卫及松阿察河堡地。清初，瓦尔喀部人所居，隶宁古塔副都统。光绪三十四年置。峰蜜山南十余里，脉与西南黄窝集接，亘三百里。隶东北路道。西南：穆棱河自其县入。右合小穆棱、滴道哈达岭水，右下亮子，径城西。又东北，左合大穆棱河，其北七虎林河，其东南阿松察河，出兴凯湖，东北缘界，并入虎林。北：饶力河，东缘临江界入饶河。官商路六：西大柞木台达穆棱；东杨木岗达虎林；西北太平砬子达依兰；北达临江；南至快当别；东南龙王庙达俄。界碑：兴凯湖东“亦”字、西“喀”字，又西“拉”字、“玛”字。

虎林厅：省东北千九百里。宣统元年，置呢吗口厅。二年更名。署西南关帝庙榜题“嘉庆己巳重修”，则汉民足迹早至。隶东北路道。西：七虎林山。西南：半拉窝集、苏尔德。西北：安巴倭克

里。北：那丹哈达拉岭。南：乌苏里江自俄东海滨省缘界，纳松阿察及小黑河，又北纳大小穆棱河，径城东。又北纳七虎林河，合阿布沁、小大木克、独木、外七里星河，入饶河。官商路三：南至大穆棱河，西历索伦营达密山；南历倒木沟至龙王庙；一城北下水捞达饶河。惟乌苏里时溢，沿江哈汤多，足碍行旅。又由厅治至渡江，溯呢吗，即至乌苏里铁路伊曼站。

绥远州：省东北二千五百里。清初使犬部额真喀喇人居之，隶三姓副都统，曰伊力嘎。宣统元年置，隶东北路道。北极高四十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八分。西南：泰得力山、额图、昂古喀兰、太平。南：完达、科勒木苏拉立喀兰。北：混同江自临江入，合二吉利、秦得力、沃泥河、浓江。南：乌苏里江自饶河入。右毕拉音毕尔窦，屈东北，右东海滨省，分二支来会，折西北亦入之。官商路三：西秦皇、鱼通，西小白山，并达临江；东南窝集口达饶河。乌苏下口西岸有“耶”字界碑。

方正县：繁，疲，难。省东北九百二十里。清初呼尔哈部人居之，隶三姓副都统。光绪三十二年，置大通，隶依兰，治江北崇尔古库站。宣统元年，徙治江南方正泡，割滨州长寿东境益之，更名，隶东北路道。西：万宝山。东：双凤、乌枪顶子。南：东老龙爪沟岭。北：松花江自宾州入，纳蚂蜒及柳树、黄泥河，径城北，合二古力、德墨里、大小罗拉蜜。又东北，纳珠淇河，入依兰。东南：牡丹江自宁安缘界，合大小营门石，四、五、三道诸河从之。官商路三：西新安入宾州；东达沟达依兰，旧嘴哈汤，近通利；西南黄泥河入长寿。船埠：德墨里屯。

桦川县：省东北千三百十八里。清初黑哲喀喇人居之，隶三姓副都统。宣统二年置，治佳木斯。三年，徙悦来镇，隶东北路道。西：格布苏岭、猴石山。南：巴虎。东：马库力。南：笔架、哈达密。东南：倭肯河自临江缘界，及七八虎力河入依兰，注松花江。西北合音达木、小铃铛麦河，入富锦。东南：柳树河从之。官商路三：西苏苏屯达依兰；东汶登岗，东南宝山镇，并达富锦。船埠：佳木斯屯，濒江。

富锦县：省东北千八百里。清初黑哲喀喇人本部，曰富克锦。光绪七年，置协领。三十三年置巡司，隶临江州。宣统元年，改隶东北路道。南：对锦山、别拉音、四方台。西南：双崖。东：乌尔古力。北：松花江自桦川入，纳柳树、哈达密河，入临江。西南七星砬子，大七里星河出东北，缘界合砭石河，径对面城屯，流分复合。官商路四：西霍悦路达桦川；东古必扎拉达临江；东南历临江二龙山镇达饶河；南怀德镇达密山。

饶河县：省东北二千百四十里。明，尼玛河埙地。后为窝集部之诺罗路。清初瓦尔喀部人居之，隶宁古塔副都统。宣统元年置，隶东北路道。南：佛力山、大顶。西：小菜根。西南：双呀堪达。东：东老营盘。东南：乌苏里江自虎林入，合外七里星、大小别拉、大带、小安河，北至斯莫勒山。西南：饶河自密山缘临江界，合大索伦、蛤蚂<⿰氵通>、宝清、獾子、裹七里星、大佳气河，入径城北，又东，右合小佳气、蛤蚂河，径饶力葛山来会。又东北，入绥远。官商路二：东沿乌苏里，分达绥远、虎林；西沿饶力，分达临江、密山。

附志

宝清州：宣统元年拟置于饶河西境宝清河西。

勃利州：宣统元年拟置于依兰东南倭肯河上游，即古勃利州地。

临湖县：宣统元年拟置于密山东，南临兴凯湖，有小兴凯湖。

清史稿卷五七　志第三二

黑龙江：古肃慎国北境。明领于奴儿干都司。清初，有索伦、达呼尔诸部，散居黑龙江内外额尔古讷河及精奇里江之地。天聪、崇德中，次第征服。康熙二十二年，征罗刹，始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及副都统，驻江东岸之爱浑城，寻并移驻墨尔根。三十七年，副都统移驻齐齐哈尔。三十八年，将军亦移驻，遂为省治。后增设墨尔根、黑龙江、呼兰、呼伦贝尔、布特哈各副都统。光绪末，裁省其半，改置厅、府、县有差。三十三年，罢将军，设黑龙江巡抚，改为行省，悉裁副都统各缺，变置地方官制。宣统三年，为道三，府七，厅六，州一，县七。拟设之府一，直隶厅十一，县五。

南至松花江与吉林界，西至额尔古讷河与俄领萨拜哈勒省及外蒙古车臣汗旗界，西南接内蒙古之乌珠穆沁左翼、科尔沁右翼中、前、后各旗界，东至松花、黑龙两江合流处，仍界吉林，北及东北皆与俄领阿穆尔省界。广二千八百余里，袤一千五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五度五十分至五十二度五十分。京师偏东三度四十分至十六度二十分。案黑龙江旧界，杨宾《柳边纪略》云："艾浑将军所属，东至海，西至你不楮俄罗斯界。"你不楮即尼布楚，今俄名捏尔臣斯克。艾浑将军即黑龙江将军，此清初界也。自安巴格尔必齐河口，即循此河上流之外兴安岭，东至于海。凡岭以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属中国，岭以北属俄罗斯。中、俄分岭。此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界也。自额尔古讷河入黑龙江处起，至黑龙江与松花江会流处止，以南以西属黑龙江省，以北以东属俄罗斯，中俄分江，此咸丰八年《瑷珲条约》界也。尼布楚在安巴格尔必齐河西五百余里，本中国茂明安、布拉特、乌梁海诸部落地。崇德中，即为俄罗斯人窃据，筑城居之，以侵掠索伦、达呼尔诸部，为边患者三十余年。康熙二十八年定界，遂捐以畀俄，已蹙旧界地五百余里矣。若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以东旧界地，殆三千七百里有奇，其境内山川、部落、城屯虽为俄有，亦并志之，不忘其朔焉。外兴安岭为昆仑北出之大斡。盖昆仑山脉南斡，为凉州南山，为贺兰山，为阴山，为内兴安岭。北斡为葱岭，为天山，为阿尔泰山，为垦特山，为外兴安岭。内外者，据黑龙江言之。余若斗色山、若杨山、若珠德赫山、若讷丹哈达拉山、若达勒替沙山、若阿喇拉山、若道斯哈达、若察哈彦哈达、若茂哈达，皆外兴安岭支络，并在江东北。水以安巴格尔必齐河为康熙旧界入江之始。由此而东，曰卓鲁克齐河、曰乌鲁穆河、曰格尔必齐河、曰呼吉河、曰张他拉河、曰鄂尔多昆河、曰乌尔苏河、曰波罗穆达河、曰额尔格河、曰巴尔坦河，又东少南，曰托罗河、曰卧诺河、曰巴里彦河、曰阿苏河、曰淘斯河、曰凯兰河、曰阿喇拉河、曰大兰河、曰库竜恩河、曰额苏里河、曰多普塔拉河。又南曰精奇里江，为诸河最，源出外兴安岭极北之地，东南流，转西南流，江形如弓。有乌尔格河、托克吉鲁河、乌尔替河、克德毕河，自西北来注之。有阿尔吉河、巴里木河、塔为尔堪河、毕奇勒图河、钦都河、宁尼河、额勒格河、牒叶普河、铁牛河、西里木迪河、察勒布克尔河、英肯河、们卧勒河、莫昆河、巴沙河、杨奇尼河、密奇讷河、翁额纳拉河、巴里木遇库里河、托莫卧河、伊罗河、昆贝河、屯布河、迪音河，自东北来注之。黑龙江水色微黑，精奇里江独黄，又称黄河。又南而东，曰谟里尔克河、曰博屯可。又南而东，曰牛满河，源出外兴安岭，岭东旧界吉林。西南流，东合乌旺那河、乌莫勒德河、攸瓦尔奇河、敖拉河、塔拉耐河、塔里木河、萨公那河、吉克河，西合卧尔喜河、卓罗奇河、木尔木河、杨奇里河、珠奇河、宁那河、伊莫勒河、楚克河。牛满河亦称斗满河，又南而东，曰哈拉河、曰阿拉河、曰塔拉木河、曰库勒图尔河、曰库木弩河、曰珠春河、曰格林河、曰胡裕鲁河、曰苏鲁河、曰伊图里河、曰毕占河。以上诸河，并南入黑龙江。毕占河以南，旧为吉林境。其部落，则精奇里江东西，为索伦部、达呼尔部。有索伦村，在精奇里江、额尔格河之间，南距黑龙江城五六日程。钦都河西及巴尔坦河东，为使鹿鄂伦春部。自额苏里河口溯江而西，至额尔格河口，为库尔喀部，其城屯有曰铎辰城、阿萨津城、多金城、乌鲁苏穆丹城、郭博勒屯、博和哩屯、噶勒达逊屯、穆丹屯、都孙屯、乌尔堪屯、德笃勒屯、额苏哩屯、额尔图屯，并在江北岸东岸。雅克萨城在黑在江城西北一千三百余里，城东即提咸河湾城，本索伦部筑。嗣因博木博果尔等据城以叛，崇德四年讨平之，墟其城。顺治初年，罗刹窃据，又筑之。康熙二十五年，复克其城。二十八年界约，雅克萨之地俄罗斯所治之城，尽行毁除。今其地俄名阿勒巴沁云。宣统三年，编户二十四万一千零一十一。口一百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八十二。其名山：特尔根、佛思亨、兴安岭。黑省之山，皆脉自车臣汗部肯特山，入境则特尔根，折而东而南，绵亘嫩江、黑龙间者，以兴安岭目之。至混同、黑龙两江将会处，乃起佛思亨。内兴安岭自索岳尔济山入境，为哈玛尔，为室事，为雅克，为西兴安岭，为伊勒呼里。分支西北迤，为治吉察。正支又东北，为嫩江源。又东南，为库穆尔，为东兴安岭。西出一支为和罗尔。又西曰乌尔和尔冬吉。正支又东迤，为小兴安岭。又分支东北为老爷岭。正支东尽于佛思亨。其巨川：黑龙、精奇里、松花、乌苏诸江。其驿路：东北逾兴安岭达海兰泡。电线：自齐齐哈尔至海兰泡，南达吉林。铁路：齐昂；其属俄者，东清北段。

龙江府：冲，繁，疲，难。巡抚，民政、提学、提法司驻。即齐齐哈尔。旧曰卜魁。明，朵颜

卫地。光绪三十一年，设黑水厅。三十四年，改置府，为黑龙江省治。西南至京师三千三百余里。广六百六十余里，袤六百六十余里。北极高四十七度二十七分。京师偏东七度三十二分。北：敖宝山。西：五道梁子、碾子山、廉家大岗。东北：嫩江自讷河入，南流，至府城东北。东分一支为塔哈尔河，西南受阿伦河、音河，径城西南。距城约五里曰船套，康熙中嫩江水师战船泊此。光绪三十三年，辟为商埠。由西南江口斜开引河萦泗城西。沿江筑长堤一、小堤二。嫩江又西南纳雅尔河，入安达。东：胡裕尔河自拜泉入，西流，入塔哈尔河。一支南出，歧为九道沟，西南入安达。旧设站十，在府境四：卜魁、特穆德赫、塔哈尔、宁年。西路台十七，在府境三：卜魁、七家、甘井子、那奇希。官商路二：东南东官地屯达海伦；小五明马屯达景星镇。卡伦三：曰莽鼐，曰绰罗，曰博尔齐勒。又和伦部卡伦三：曰拉哈鄂佛罗，曰温德亨，曰苏克台苏苏。铁路二：齐昂，东清。商埠，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

呼兰府：冲，繁，难。省东南八百四十里。即呼兰副都统城。明为呼兰山卫。光绪三十年，移呼兰厅治呼兰城，升为府。广一千二百余里，袤四百二十余里。北极高四十六度十二分。京师偏东九度五十九分。领州一，县二。西南：松花江自肇州入，东流入巴彦。呼兰河自兰西入，南流，大碱沟自西来注之。屈东南，径府城南入松花江。东：漂河自巴彦入。又东，少陵河，则绰罗河亦自巴彦入，右受韩沟河，南流同入松花江。北：濠河自绥化入，左受大荒沟河，西流入呼兰河。府境据呼兰河下游水域，松花襟其南，长河支港，足资灌溉，土味膏沃，号为产粮之区。雍正十三年后，移屯设庄，日事开辟。咸丰、同治之际，直隶、山东游民流徙关外者，竞赴屯庄佣工，积日既久，私相售卖，占地日广，聚徒日繁，历任将军乃奏办民垦，增改民官，行省规模，府为先导焉。旧设台三：察哈和硕；呼兰城，即府城；新安。官商路二：西北经兰西赴省城；东北经巴彦赴绥化。有康家井、朝阳堡文报局。旧设卡伦四：曰珊延富勒，曰绰罗河口，曰诺敏河，曰布勒嗄哩。西南：东清铁路对青山车站，南六十里至哈尔滨。呼兰河口有轮船埠。巴彦州繁，难。府东一百五十里。原名巴彦苏苏。光绪元年设呼兰厅，三十年改隶府。北：青顶山、双牙。西：少陵、泥马尔。东北：黑山绵亘百余里，与木兰青山接，故布特哈人虞猎场也。又名蒙古尔山，呼兰民屯自山前后始。南：松花江自府境入，东入木兰。北：少凌河自东兴镇入，西流，纳布尔嘎里河、小柳树河、朱克特河，屈西南，漂河分支曰韩沟，东流注之，为绰罗河口。又东：五岳河，出枣拉拉屯，西流屈南，径府城西，入松花江。东：大黄泥河，左会小黄泥，又东小石头河，皆南入松花江。北：濠河由余庆入，合拉三太河、大荒沟入府境。西北兴隆镇州判。旧设台一：呼兰厅，即州城。官商路三：东至木兰；北至余庆；北由小猪蹄山屯西行，经兴隆镇达绥化。五岳河口有轮船埠。兰西县冲，繁，难。府西北一百里。原名双庙子。光绪三十年置，隶府。东：呼兰河自绥化缘海伦界，会通肯河入，屈南，右大碱沟河，左濠河，入府境。官商路四：东榆树林达府；北至青岗；西达肇州；西北至安达。有小榆树镇。木兰县疲，难。府东二百五十四里。明，木兰河卫。光绪三十年置，隶府。北：青山山势与巴彦黑山接，旧称呼兰青、黑二山。西北：骆驼砬子、砚台、蒙古山。东北：有玉皇阁山，皆在县北境。南：松花江自巴彦入，东入大通。西：白杨木河。又西，大小木兰达河，左会镇阳河；又西，万宝、柳树、杨树、大小石头诸河，皆南入松花江。东：头道河，左会二道河，南入大通。北：木兰镇巡检协领驻。官商路三：西至巴彦；东至大通，有五站，文报局一；循大木兰达河北东兴镇达绥化。

绥化府：冲，繁，难。省东南七百六十里。原名北团林子，隶呼兰副都统。光绪十一年，设绥化厅。是时副都统治所号中路，呼兰厅号南路，厅城号北路，名为呼兰三城。三十年，升厅为府。广三百余里，袤一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七度三十八分。京师偏东十度五十六分。领县一。东北：绥额楞山，尼尔吉、克音二河出。呼兰河自余庆入，各缘界右注之。西流，右受尼尔吉、克音河，左受津河，入兰西。南：濠河亦缘界从之。东北：上集厂，驻经历。官商路五：北赴海伦；南出巴彦；西至兰西；东津河镇赴余庆；东北双河镇达铁山包。余庆县繁，难。府东一百里。原名余庆街。光绪十一年，设分防经历，属绥化厅。三十年改置，隶府。南：青山、黑山山脉，跨木兰、巴彦两州县界。北：呼兰河，导源铁山包达里代岭，西麓西流入境，又西入府。濠河导源极南沈万合屯，西

流入府。南：格木克河出上窖子，北至郭吴屯，屈西，径县治南，又西北入呼兰河。东：拉列罕、安拜、稳水、铁山包、尼尔吉诸河，皆北入呼兰河。又东北额伊珲河，西南流至王家堡，合欧肯河，大伊吉密合小伊吉密河，皆入呼兰河。官商路四：西赴府；东赴铁山包；北出五道岗；西行达海伦；东行达铁山包。一东南黎家屯南行至东兴镇，又便道南渡格木克河、双银河、濠河达巴彦。民船可溯呼兰河至铁山包运煤。

海伦府：繁，疲，难。省东南六百里。即通肯副都统城。光绪三十年，以通肯、海伦河新垦地置海伦厅。三十四年升府。领县二。东北：内兴安岭。通肯河出西麓，西流，右受十一道至八道沟，屈南流，札克河东来注。西南：七道沟自胡裕尔河分出，南流来注。南：海伦河自东来注，三道、二道、头道、污窿河自西来注，又南会呼兰河。呼兰河南自绥化入，合通肯河、克音河来会，入呼兰河。通肯、北胡裕尔河缘讷河界入之。府境居海伦河北，有通肯协领。官商路三：西至拜泉；西南至青岗；南至绥化；东南行经绥化上集厂达余庆。又西北海布道至布特哈，北海毕道至毕拉尔协领地，二道皆宣统中开。商船由呼兰河入通肯河至女儿城。青岗县疲，难。府西南二百六十里。原名柞树岗。柞树一名青岗柳，县以此名。光绪三十年置，隶厅。东：通肯河自拜泉入，南流，与府分界，入呼兰河。呼兰河自府会通肯河入，西南流，与呼兰分界，入呼兰境。官商路四：东北骆家窝棚赴府；西大林家店赴省城；西南白家店至安达；南李春芳屯达兰西。又县南吕马店、东南何小怀屯，为首城东路站道，由此赴兴京。拜泉县繁，难。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原名巴拜泉，即那吉泊，土名大泡子，县以此名。光绪三十二年置，隶厅。三十四年改府，仍隶。东：通肯河自府境入，南流，与府分界。右受七道、六道、五道、四道、三道、二道、头道沟，入青岗。北：胡裕尔河自讷河入，受印京河，西入龙江。南：双阳河，东径县南，又东潴为松津泊。巴拜泉在双阳河南，其东南白水泉。西南：马鞍泊、白华泊，皆平地出泉，可供汲饮，故有巴拜之称。巴拜即“宝贝”转音也。官商路四：东南三道沟赴府：东北李喜屯达讷河之三站，即新开海布道；西孔家地房赴省城；南菜富屯至青岗。胡裕尔河北岸有莽鼎牧场。有额鲁特依克明安公府。

嫩江府：省东北四百五十里。即墨尔根副都统城。明为木里吉卫，译即墨尔根。康熙十年，墨尔哲勒氏屯长来归，编为墨尔根四十佐领，号新满洲是也。光绪三十四年，以墨尔根城改置府。广四百余里，袤六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九度十三分。京师偏东八度四十二分。府境为内兴安岭山脉三面环绕，嫩江纵贯其中，全境东西之水皆入嫩江，江出北伊勒呼里阿林，山脉自西而东横亘处也。江以西山之著者，曰莽蓝哈达七峰山、库勒木尔山、穆克珠勒浑山、阿昆迪奇山、阿察特山、噶珊山、博里克山、达克固善山，东曰傅什霍山、伊勒贲孛山、勒吉勒图山、勒吉尔山、达巴尔山、特克屯山、旺安山、图墨尔肯山。嫩江导源东南流，径格尔布尔山前，左受纳约尔河、那昔台河、霍吉格那彦河、额勒和肯河，右受伊斯肯。折南流，左受哈罗尔、阿鲁三松哈诺勒、雅普萨台、固巴诸河，右受喀柰、吉里克、喇都里、多布库尔、欧肯诸河。又南屈西，江流湾环作二曲，又南谟鲁尔河、和罗尔河自东来注之。又南径府城西，又屈西，甘河自西北来注之，西南入讷河。旧设站五：自讷河博尔多站北四十三里至府属喀木尼喀，又四十二里至依拉喀，又七十里至墨尔根，即府。又东北七十六里至科络尔，又七十六里至喀勒塔尔奇，又东北接黑龙江城之库穆尔。宣统元年，于两城交界处增设陡沟子文报局。又由府北行，沿嫩江东岸，可达呼玛金厂。卡伦九：曰诺敏河巴延和罗，曰甘河商河哈达，凡二；又和伦部曰塞楞山，曰喀穆尼峰，凡二；曰库雨尔河，曰诺敏河，曰喀布奇勒峰，曰绥楞额山，曰布尔札木，凡五。府境为水陆通衢，沿江两岸水土沃饶，屯地之腴，稍逊呼兰，犹驾诸城而上。有多布库尔协领，统鄂伦春人。

讷河直隶厅：省东北二百八十里。即布特哈东路总管。明布儿哈卫。宣统二年，以东布特哈改置。广一千一百余里，袤七百余里。北极高四十八度五十九分。京师偏东八度一分。东北：琉璜山、胡尔冬吉。东南：吉尔嘎尔哈玛图山。西：嫩江自嫩江府入，南流，入龙江。东南：讷谟尔河。西北：合黑河乌德邻池水，自东北来注。翁查尔河，自东南来注，折西，洪果尔津、瓦柰、那彦、额勒合奇诸河，皆自北来注。保大泉河自东南来注。又西布拉克河，又罗洛河，皆自北来注，径厅治

南。又西，分二支入嫩江。东南：胡裕尔河导源胡耳山，西流入厅境。又西，左受印京河，右受敖伦河，入拜泉厅境，本索伦、达呼尔部落人打牲之所。光绪三十二年，始将南北荒段丈放。旧设站二：自龙江宁年站北八十五里至厅属拉哈，又六十里至博尔多，即厅治。又北接嫩江喀木尼喀站。又厅东南头、二、三站达海伦，即海布新通。旧卡伦五：喀尔开图、乌尔布、齐吉尔吉、哈诺尔、温托浑喀喇山。

瑷珲直隶厅：省东北八百二十里。即黑龙江副都统城。明，考郎兀卫。光绪三十四年，以黑龙江城改置。瑷珲兵备道驻厅。广一千三百余里，袤六百余里。北极高五十度四分。京师偏东十一度。西：托列尔哈达、坤安岭、大横、桦皮、答俨、青泉山。南：札齐达克、博克里。东南：吉里尔哈达。黑龙江自黑河合乌克萨力河入，南屈西，右受五道、四道、三道、二道诸沟，屈南，右受头道沟，径厅城东。又南，右合坤河，折东南，右合康健罕、霍尔穆勒津、博积里，左纳伯勒格尔沁河，合博尔和里鄂谟水，又东南合逊河，入兴东。江东六十四屯在焉。精奇里江以南，黑龙江以北，东以光绪九年封堆为界，有伯勒格尔沁河、博尔和里鄂模，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五十里至七十里，咸丰八年条约，本旗民永住之业。庚子之变，俄人违约驱夺，且扰及江右，协耆民为官沈江者至数万。和约成，光绪三十二年仅收回江右地，六十四屯迄未索还，今厅境仅西南北三乡耳。有逊别拉荒段十余万晌，光绪末放垦。旧设站三：自嫩江之额勒塔尔奇东北八十五里至厅属之库木尔；又三十五里至额雨尔；又百里至黑龙江城，即厅治。此省城北路十站。又由厅南行至毕拉尔会海毕新道。又北穿森林达漠河，有新设霍尔莫津、奇勒克二卡伦。商埠，在城北头道沟、二道沟间，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约》开。按雍正中，旧设卡伦十三。咸丰八年，中、俄分江为界，如伊玛毕拉昂阿、精奇里河、乌鲁穆苏丹纽勒们河、两龙混同两江会口，五卡伦归左岸俄境，而右岸境东增八、西增三。光绪十二年，以防护漠河金厂，增西尔根土哈达等二十三，接呼伦贝尔城之珠尔特依。又东南增车勒山、逊河、阔尔斐音河口、吉普逊河、提音河，凡五，共卡伦三十九处。庚子乱后，卡伦尽毁。逊河以南，划归兴东道。三十四年，乃上自额尔古讷河口起，下迄逊河口止，新设卡伦二十：曰洛古河，曰讷钦哈达，曰漠河，曰乌苏里，曰巴尔嘎力，曰阿穆尔，曰开库康，曰安罗，曰依西肯，曰倭西门，曰安干，曰察哈彦，曰望哈达，曰呼玛尔，曰西尔根奇，曰奇拉，曰札克达霍洛，曰霍尔沁，曰霍尔莫津，曰奇克勒。每卡弁一，兵三十。五卡设卡官一，十卡设一总卡官。卡兵三十，以十人巡查，以二十人给荒垦种，更番轮替，所得粮即作弁兵津贴。地熟年丰，给地停饷。

黑河府：省东北九百里。原名大黑河屯。光绪三十四年置府，属瑷珲道。西：内兴安岭支山之著者，烟筒、白石、库穆尔室韦山、额勒克尔山。黑龙江自北来，与俄分界，右受呼玛尔河，入境。南至西尔伊奇卡伦，合丹河、宽河、奇拉、喀尼、库伦、克鲁伦、达彦、霍力戈必、法别拉、额尼、阿勒喀木诸河。又东径城北，又南，左受精奇里江，右受乌克萨力河，入瑷珲。北：呼玛尔河导源伊勒呼里山，南北四源，合而东流入境，有倭力克、库勒郭里、绰诺、札克达河自西来注。又东呼尔哈，东入黑龙江。源委约七八百里，两岸为库玛尔部贡貂之使马鄂伦春人等渔猎处。南岸有呼玛尔古城。府治旧为中、俄通商口岸，初时互市不及江海各口千分之一。分江以后，贸易遂繁。自彼锐意经营海兰泡，又值庚子之变，华商趋附彼境，商务日兴，而我骤减。然府治南屏瑷珲，实边防要冲。有法别拉荒段十余万晌，光绪三十四年放垦。官商路一：南八十里至瑷珲城。余皆水路，附俄轮以往。有新设卡伦四：曰西尔根奇，曰奇拉札克达，曰霍洛，曰霍尔沁。

呼伦直隶厅：省西北八百六十里。即呼伦贝尔副都统城。古室韦国。有室韦山。明，属朵颜三卫。光绪三十四所，以呼伦贝尔城改置。呼伦兵备道驻厅。广一千一百余里，袤一千六百里。北极高四十九度三十五分。京师偏东二度二分。内兴安岭在东。山脉自索岳尔济山北走，为伊勒呼里阿林，乃旋而东，余脉西络海拉尔河南北岸；额尔古讷河右岸为厅境，诸水源此。海拉尔河出岭西麓，西径绰罗尔，北察尔巴奇山，南纳都尔，西札敦，又西特诺克，又西伊敏河，同来注。径城北，合墨尔根河，入胪滨。西北合额尔古讷入室韦。北：根河西受鄂罗诺尔诸河，又西入额尔古讷河。南有达尔彬池，哈尔哈河出，西汇为贝尔池。乌尔顺河自池出，北入呼伦池。厅境为索伦、新巴尔虎、厄鲁特、陈巴尔虎诸旗牧场。又海拉尔河北有托河路协领，统鄂伦春人。旧设台八：自西布特哈之

牙尔伯克台西五十里至厅之依尔克特，又五十里呼耳各特伊，又五十里舒都克依，又六十里牙克萨，又五十里哈拉合硕，又六十五里札拉木太，又五十二里哈克鄂模，又六十里呼伦贝尔城，即厅治。为省城西路十七台。庚子之变，台站毁，往来皆由东清铁路。又西南三百二十里布野图布尔都之野寿宁寺，道出张家口。寺北八里有大市场，岁八月，内外蒙古走集焉。新设卡伦三：曰孟克锡里，曰额尔得尼托罗辉，曰库克多博，赤总卡伦。西南有珠尔博特盐池。东清铁路自胪滨入境，径城北，入西布特哈境。有完工、乌古诺尔、海拉尔、哈克、札尔木、牙克什、免渡河、乌诺尔、伊立克都九车站。商埠，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中日约》开。按呼伦沿边卡伦，自雍正五年与俄勘界，设察汗敖拉、苏克特依等卡伦十有二，名外卡。十一年，复于外卡伦以内设库里多尔牧勒、墨革津等卡伦十有五，与各外卡伦相距一二百里不等，名曰内卡伦。咸丰七年，因内外相距远，量为迁移，各三四十里，以便互巡。改三卡为三台，另立新名，后并圮废无考。光绪十年，防俄人越界挖金，由黑龙江城于呼伦珠尔特依卡伦北沿额尔古讷右岸，增莫里勒克等五，前后共外卡伦十有七。庚子并毁。三十四年，重行整顿。首塔尔巴斡达呼山，讫额尔古讷河口，复设二十有一，沿旧名者十有五，新命名者六：曰塔尔巴斡达呼，曰察罕敖拉，曰阿巴该图，以上属胪滨；曰孟克西里，曰额尔得尼托罗辉，曰库克多博，库克多博为总卡伦，以上属呼伦；曰巴图尔和硕，曰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曰胡裕尔和奇，曰巴彦鲁克，曰珠尔特依，曰莫里勒，曰毕拉尔河，曰牛尔河，曰珠尔干河，珠尔干河为总卡伦；曰温河，曰长甸，曰伊穆河，曰奇乾河，曰永安山，曰额勒哈达，以上属室韦。先是俄人越界垦地刈草，至是驱逐，呼伦设边垦总局，胪滨设分局，俄人遵章纳税，华人领票经商者，络驿不绝。此光绪三十四年冬月事也。又呼伦西南旧十六卡伦，凡以防喀尔喀也。

胪滨府：省西北一千一百六十里。原名满洲里，为东清铁路入中国第一车站。光绪三十四年，初拟设满珠府，后更名，属呼伦道。东：额尔古讷河自呼伦入，西北流，至近阿巴该图山，分二派。一西南流，为达兰鄂洛木河，入呼伦池。其正流由山西东北流，为额尔古讷河。流至此作大转折，如人曲腰以手递物。额尔古讷，蒙古语谓以手递物也。海拉尔河转为额尔古讷河，分二汊，一沿东岸流，曰海拉尔河口。一沿西岸流，曰额尔古讷河，北行复合为一，入黑龙江。自阿巴该图山以下为中、俄界水，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约立界碑。克鲁伦河自喀尔喀部入，达兰鄂洛木河自海拉尔河分出，均入呼伦池，潴而不流，故呼伦为咸水湖。东南有乌尔顺河，自贝尔池出，北流入呼伦池。其右岸为呼伦厅境，有新巴尔虎各旗牧场。旧设中、俄国界鄂博六：曰塔尔郭达固，曰察罕乌鲁，曰博罗托罗海，曰索克图，曰额尔底里托罗海，曰阿巴哈依图，此为库伦东中、俄界第六十三鄂博。雍正五年《恰克图约》鄂博止此。塔尔巴斡达呼山西南即喀尔喀界，有满、蒙文界碑，系呼伦与喀尔喀分界，十年一换。有新设卡伦三：曰塔尔巴斡达呼，曰察罕敖拉，曰阿巴该图。北有金源边堡。东清铁路自俄萨拜喀勒省入中国境，径府治东，入呼伦厅。有满洲里，咱刚，扎赉诺尔，赫勒洪德四车站。商埠，《中日约》开。有海关。

兴东道：省东北一千五百里。明为黑龙江地面，及速温河卫、真河所等地。光绪三十二年，移绥化城之绥兰海道驻内兴安岭迤东，更名兴东兵备道，专办垦力、林、矿各事宜。三十四年，建署托萝山北，为道治。领县二。内兴安岭脉自瑷珲入，南行为嫩江与黑龙江之分水岭，至海伦东北迤东为黑龙江与松花江之分水岭，曰布伦山，曰佛斯亨山，尽于黑龙、松花两江汇处，谓之小兴安岭。黑龙江自瑷珲合逊河入境，东南流，科尔芬河上源曰额尔皮河，又东南，右受噶其河，西都里、古勒库拉、毕罕嘎、其达、莫里、乌云诸河，自西南来注。又东南，右受佳勒河、辅河，屈南，嘉荫河自西来注。又南径道治东而南，有秋台河自西曲折来注。屈东，右受斐尔法鄂模水、布占河、伊里河，会松花江。北有逊河，东流有占河，右合阿尔沁，汇入黑龙江。其左岸为瑷珲境。西：都鲁，又西汤旺，右合伊春札里河，又西巴兰河，东流屈南，皆入汤原。道治濒黑龙江右岸，与俄屯松由子隔江对峙。西北：占河、逊河汇流，上段有毕拉尔、鄂伦春协领。鄂伦春本打牲部落，不识文字稼穑，为俄人诓诱。光绪末年，始议收抚。兴东道兼署协领，创设垦务局、学堂。兴安岭岭西有龙门镇，黑龙江南岸有兆兴镇、裕兴镇，垦务皆盛。官商路三：旧有由齐齐哈尔至观音山路；光绪三十四年，新开自兴东径烟筒山赴汤原，为西南路；又由观音山经汤原境至三姓，为西路。宣统二年，

新开海毕道，可由毕拉尔达海伦。大通县道治西南五百二十里。原为崇古尔库站，吉林江北五站之一。光绪三十一年置，为吉林依兰属县。三十四年改隶。北有内兴安岭山脉萦带，南皆平野。南：松花江自木兰入，东流，迤东北入汤原，其右岸为吉林方正。西：岔林、小桥子、富拉浑、头道、二道、三道、四道沙河、转心湖、二道河子，皆南入松花江。二道河子右岸为木兰境，东有大通河，县以此名。又东乌拉珲、大古洞、小古洞河，亦南入松花江。小古洞河左岸为汤原境。乌拉珲河西流，汇为二泊，曰三捷泡，曰二龙潭。泊旁地肥饶。站路一。乾隆二十七年，吉林借江北地设五站，由今宾州渡江东行入县。曰佛斯恒，曰富拉浑，曰崇古尔库，即县治，曰鄂尔国木索，又东接今汤原之妙噶山站，以达三姓城。光绪末，各站改归，皆设文报局。汤原县道治西南三百五十里。明，屯河卫。屯河即汤旺河。光绪三十一年置，为吉林依兰属县。三十四年，改隶。北当小兴安岭山脉南麓，南近松花江，地坦平。松花江自大通入，东北流，径县治东，会黑龙江。松花江在县境流甚曲，岸树深杂，航路如蚓行。其右岸为吉林依兰、富锦、临江。南：汤旺河自兴东入，南流，受如意河，洼丹、苏拉巴兰、小古洞河，皆东南流入松花江。小古洞河右岸为大通境。东北香兰，西半节、赫金、各节、花尔布、阿凌达、鹤立诸河，左合梧桐、薄鸭、额勒密十二入代河，皆东南入松花江。黑龙江有沱流决出，入松花江，西小黑河入之。港汊萦回，形同沟洫，为奥区上腴。有高家屯巡司。宣统二年，置额勒密河招徕镇，有东益公司，鹤立河有兴东公司，皆营垦务。县境自西南至东北，狭长千余里，若尽开辟，可设十县。西南稍繁庶，东北权舆而已。站路自妙噶山站渡江至三姓，又有自兴东烟筒山达县西南，自观音山历县境至三姓之西路。光绪末，新开有各节河、洼丹河文报局。

肇州直隶厅：繁，难。省东南六百里。明，撒察河卫。即三岔河卫。光绪三十二年，以郭尔罗斯后旗垦地置厅。南：松花江自吉林伯都讷入境，汇嫩江，东流，受博尔古哈泊水，径城南，又东受莲花泊水、下代吉船口水、三道冈子水、涝洲船口水，入呼兰。右岸为吉林新城、双城境。西：嫩江自安达入，南流，受乌兰诺尔水，注松花江。右岸为大赉境。厅境平旷，北城泡南出汇为差达玛泊，下流潴于沙。东北有肇东分防经历。旧设站三：自安达之他拉哈站南至厅之古鲁，又南至乌兰诺尔，又南至茂兴，此南路十站。又东南路八台，在厅境者四。自茂兴站起，东至波系吉哈台，又东至察布奇尔，又东至鄂尔多图，又东至布拉克，又东入呼兰境。官商路一，自茂兴西至郭尔罗斯公府，又西由八家船口渡嫩江入大赉。东北五站。商埠，西南信宿冈子，伯都讷、哈尔滨适中地，沿江要冲，光绪末勘留商埠。东清铁路自安达入境，径厅东北入呼兰。东酣草冈、满沟二车站。

大赉直隶厅：冲，疲，难。省西南二百一十里。古靺鞨、室韦交界。明，洮儿河卫及卓儿河地面。光绪三十年，以札赉特旗莫勒红冈子垦地置。北有索伦山脉，蜿蜒数百里，境内东流之水皆导源焉，所谓索伦围场也。东：嫩江自龙江入，南流，汇松花江。其左岸为安达、肇州境。北：洮尔河自奉天东镇入，东流，汇为纳蓝撒蓝池，犹言日月池也，下流入嫩江。又北瑚尔达河、绰尔河、雅尔河，皆东南流入嫩江。雅尔河左岸为龙江境。北：塔子城、景星镇分防二经历。旧有蒙古站二：自卜魁站起，西至绰尔河，曰哈代罕站，曰绰罗站。又入今奉天之克尔苏台站。官商路三：一北出景星镇赴省城；一东渡嫩江接茂兴站；一西由二龙锁口入奉天境，历镇东、靖安达洮南。嫩江沿岸哈喇和硕，有陆军退伍兵屯田，一夫授田百亩，以火犁耕种。

安达直隶厅：冲，繁，难。省东南二百八十里。谙达，蒙古官名，无正译。光绪三十二年，以杜尔伯特旗垦地置，又分省属垦地益之。西：嫩江自龙江入，南流入肇州。北：九道沟水，西流与龙江分界，屈南入境，汇为纳赫尔泊。西南：乌克吐泊，下流入嫩江。南：青肯泊，泊形如环，中有滩地，半隶肇州。放垦区域，大都在嫩江东岸及东南北三面沿边，中部平原无河流，间有积潦。土含咸质，不宜种植。旧设站三：自龙江之特木德赫站南至厅属之温托欢，又南至多耐，又南至他拉哈，又南入肇州。官商路四：一北由林家店、九道沟赴省；一东南入呼兰，有小林家店文报局；一东由长安堡赴青冈；一西越东清铁路安达站至杜尔伯特贝子府，又西接多耐站。产兼，有咸厂二十五处。西北珰奈屯有盐滩。东清铁路自龙江入境，斜贯中部，径厅治西南入肇州。有烟土屯，小

河子，喇嘛甸，萨勒图，安达五车站。

附志

林甸县：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林家甸，隶龙江府。在龙江府东南，安达厅西北。东清铁路迤北，当省城东路孔道。光绪三十三年改订《东清铁路合同》收回公司射占地亩，设县垦辟。西九道沟子、东戚家店，皆东路所经，如台站然。由此入呼兰达兴东。

诺敏县：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隶嫩江府。在嫩江府西，诺敏河东岸库如尔其屯。西岸都克他耳屯有尼尔吉山，诺敏河上游札克奇山西有牧场，沿河有山路出呼伦。由县南行，经西布特哈，渡嫩江，达拉哈站隶。

通北县：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海伦府北，通肯河北、胡裕尔河南。西：七道沟自胡裕尔河分出，南注通肯河，东至内兴安岭麓，与兴东道龙门镇界，北接讷河，即海布道所出。通肯河濒岸多森林，土人呼曰树川。

铁骊县：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海伦府东南、余庆东铁山包。东至金牛山、兴东道界。南大青山，东兴镇界。西，铁山包河，北，依吉密河，并余庆县界。呼兰河出境东达里代岭，西人余庆。有协领驻河北，管理旗丁屯田。以上二县隶海伦府。

布西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西布特哈，在省城东北二百八十里嫩江西岸。西有内兴安岭，与呼伦分界。西南即索伦围场。西北诺敏河，至厅南入嫩江。西有阿伦河、音河、雅尔河，皆东南入龙江。又西迤南，绰尔河入大赉。旧设台七：自龙江之那希奇台东至厅之木尔楚衮台，又东至赫尼昂阿，又东至和尼，又东至锡伯尔，又东至巴林，又东至嘎尔甘，又东至雅勒伯霍托，又东入呼伦境。厅境少平原，森林之利独饶。有土城，因起伏西去数千里，直至木兰围场，又西至归化城。往时流人亡去不识途，多循此入关，盖即金源时长城汪古部所居者也。东清铁路自呼伦凿兴安岭入境，横贯中部，入龙江。有兴安岭、博尔多、雅鲁、巴里木、哈拉苏、札兰屯、成吉思汗七车站。

甘南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富拉尔基，在省城西南嫩江西。有雅尔河支津。北有东清铁路库勒站。由此渡嫩江达昂昂溪。富拉尔基屯开辟最先，生聚日繁，盖铁路交通之效。

武兴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多耐站，在省城南二百零五里，嫩江东路四五里，与温托欢、他拉哈两站首尾相接。南北长，东西窄，成一半规长梭形。向为杜尔伯特旗境。光绪三十二年，设局放荒五万六千四百余晌。

呼玛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西尔根卡伦。宣统二年，试办设治，移呼玛尔河口北岸，隶瑷珲道，在道治北五百余里。东：黑龙江。呼玛尔河出伊勒呼里山，内兴安山脉向北行者也。东行者伊勒呼里阿林，四源，合东窝集、倭勒克、库勒都里、绰罗呼尔吉、布列斯，屈南，右受札克达奇河，又东入黑龙江。黑龙江东流，径安罗卡伦北，屈南流，下至呼玛尔河口。沿西岸设卡伦六：曰依西肯，曰倭西们，曰安干，曰察哈彦，曰望哈达，曰呼玛尔。下游接西尔根卡伦。属黑河府。濒临河口驻协领，统鄂伦春人。

漠河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漠河，隶瑷珲道。在道治西北千余里。漠河出治鸡察山，东北入黑龙江。南额穆尔河，东北流，左受吉里玛那里多什都克河，屈东流，右受大札丹库尔、小札丹库尔，入黑龙江。又南旁乌河，东南流，左受巴达吉察，右受札克达奇，屈东北，右受布尔嘎里河、沽里干河，入黑龙江。又南有呼玛尔河上源，其南为伊勒呼里阿林，乃内兴安岭自西转东横斡脉也。山南即嫩江源，西有额尔古讷河入黑龙江口，为瑷珲与呼伦两属交界，即中、俄以江为界之起处。沿黑龙江南岸设卡伦八：曰洛古河，曰讷钦哈达，曰漠河，即厅治，曰乌苏里，曰巴尔嘎力，曰额穆尔，曰开库康，曰安罗。有木厂一处。黑龙江由此转南流，安罗卡伦下游接西岸之依西肯卡伦，属呼玛厅。漠河金矿，光绪十四年经始开采，庚子入于俄，光绪三十二年始行收复。漠河为省北屏障，黑龙江转运专落俄人之手。光绪三十四年，议由嫩江之源开辟山道，卒以工费浩繁中止，故矿业衰歇而设治亦难也。

室韦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吉拉林，隶呼伦道。在道治北四百余里，额尔古讷河右岸。

对岸为俄卧牛、槐敖、洛气等屯疆域。额尔古讷河自胪滨之阿巴该图北流，至呼伦之库克多博，东北流，合根河、特勒布尔、胡裕尔和奇、珠鲁克图即约罗、奎珠尔格特依、布鲁、色木特勒克诸河，皆自东南山来注，此在吉拉林以南者也。中根河最大，出内兴安岭，西北流，两岸沃野膏原，为殖民善地。额尔古讷河径厅治西，又东北流，有哈拉尔即吉拉林河，眉勒喀即《尼布楚约》内之河、孙河、额尔奇木、毕拉尔、毕拉克产、古尔布奇、吉林子、阿木毗、牛尔、珠尔干、温诸河，皆自东南山来注。额尔古讷河至是屈西北流，有乌玛、大吉嘎达、小吉嘎达，复有小河入，皆自东南来注。再折而东北流，有伊穆河，复有小河二十余，皆自东南来注。此在吉拉林以北者也。中牛尔河最大，出内兴安岭，河口左右有平地两区，田土肥美。额尔古讷河自受根河、牛尔河，水大而急，直注黑龙江，而吉拉林为适中地，故厅治在焉。新设防边卡伦，在境内者十有五，自库克多博总卡伦以北，曰巴图尔和硕，曰巴雅斯胡郎图温都尔，曰胡裕尔和奇，曰巴彦鲁克，曰珠尔格特依，曰莫里勒克，曰毕拉尔河，曰牛尔河，曰珠尔干河总卡伦，曰温河，曰伊穆河，曰奇乾河，曰永安山，曰额勒哈达。珠尔干、额勒哈达为鄂伦春与俄人交易之所。尤要道路自吉拉林南至塔尔巴斡达呼山七百余里，其北至珠尔干河三百五十余里，则小径不通车马。自珠尔干至额尔古讷河口五百五十余里，则悬崖壁立，非假道于俄，不能飞越。根河口新立官渡，为华、俄商旅必趋之路。根河上源有道出西布特哈达墨尔根，额尔古讷民船祇达吉拉林，以下溜急，民船可顺流而下，不能溯流而上，非轮船不为功。冬令，河上可驾驶冰橇，每一日夜行三四百里。

舒都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免渡河，隶呼伦道。在道治东二百八十余里。河出阿尔奇山，北合札郭河，入海拉尔河。厅东即内兴安岭。东清铁路经厅南，有免渡河车站，由厅境凿兴安山洞入西布特哈境。

佛山府：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观音山，隶兴东道，在道治北，濒黑龙江岸。对岸为俄吉春屯，北有辅河，南有嘉荫河。附府治有小水曰十里河，皆东入黑龙江。

梦北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托萝山北，隶兴东道，附郭，如瑷珲、呼伦两直隶厅之比。

乌云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乌云河，隶兴东道，在道治西北，濒黑龙江岸。对岸为俄嘎萨得报屯。乌云河在厅西，北入黑龙江。

车陆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车陆，隶兴东道，在道治西北逊河南。原为车勒山卡伦，音转为车陆。东临黑龙江，对岸为俄吉满屯。南科尔芬河，东北流入黑龙江。

春源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伊春呼兰河源，隶兴东道，在道治西南。西有布伦山、伊春河出，东流入汤旺河。布伦山西麓即呼兰河源。南札里河，东流，左合黄泥河、报达河，入汤旺河；又南巴兰河源在焉。

鹤冈县：光绪三十四年，拟设治鹤立冈，隶兴东道，在汤原县北、鹤立河西。有兴东垦务公司，宣统中拟移驻黑龙、松花两江汇流处，额勒密河东，地尤沃饶，为全省冠。

清史稿卷五八　志第三三

地理五

江苏：《禹贡》扬及徐、豫三州之域。明为南京。清顺治二年改江南省，设布政使司，置两江总督。辖江南、江西，驻江宁。又设淮扬总督，寻裁。及江宁巡抚。治苏州。又设凤庐安徽巡抚，寻裁。十八年，分府九：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直隶州四：徐、滁、和、广德，属安徽，江南左布政使领之。康熙元年，安徽设巡抚。三年，分江北按察使往治。五年，扬州、淮安、徐州复隶江南。六年，江南更今名，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司，驻江宁。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府七，徐州直隶州一。雍正二年，升太仓、邳、海、通四州为直隶州。十一年，徐州升府，邳还为州，属之。乾隆二十五年，移安徽布政使司安庆，增设江宁布政使司，析江宁、淮安、徐、扬四府，通、海二直隶州属之，与江苏布政使司对治。三十三年，增海门直隶厅，属江宁。光绪三十年，又设江淮巡抚，驻清江浦。寻复故。广九百五十里，袤千一百三十里，积三十七万二千五十四方里。北极高三十一

度五分至三十五度十分。京师偏东五分至五度三分。宣统三年，编户三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三，口九百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五十五。领府八，直隶州三，直隶厅一，州三，厅四，县六十。

江宁府：冲，繁，难。隶江宁道。明，应天府。江宁布政、交涉、提学三使，江安粮储、江南劝业、巡警、盐法四道，江宁将军、副都统，织造兼都龙江西新税关驻。顺治初，因明制，县入。雍正八年，改溧阳属镇江。北距京师二千四百四十五里。广二百里，袤三百里。北极高三十二度四分。京师偏东二度二十八分。领县七。上元冲，繁，难，倚。附郭有清凉山、师子山、富贵山。北：紫金山、幕府山。东：乌龙山、圣游山。有朱湖洞，道书三十一洞天。清江门内有小仓山。石城门内治城山。南：大江自安徽当涂入，受秦淮河水，为草鞋夹，左与江浦分岸，得观音山水。有燕子矶。秦淮河上承句容赤山湖水，合庐山水，径通济门，一入江宁，一入城。又西北流，至下关入江，新开河东北，乾隆四十五年浚，赐名便民。有市曰石埠桥。又东为黄天荡。镇四：淳化、靖安、土桥、石步。草鞋夹、燕子矶、栖霞街、湖熟有汛。一驿：金陵。淳化巡司。有铁路。商埠：下关。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四埠之一。江宁冲，繁，难，倚。南：聚宝山、雨花台设炮台。大江西径下关镇。港七：铜井、烈山，北曰河口、绿新墅，又北大胜关，古新林浦也，西北曰北河，曰下关，分受秦淮河水。镇三：江宁、秣陵、金陵。大胜、秣陵有汛。有驿。江宁、秣陵巡司二。有铁路。句容冲，难。府东九十里。县有句容山，以此名。北：华山。东北：铜山。东南：茅山。大江西来。港二：罗丝沟、下蜀港。赤山湖出绛岩山，秦淮水源于此，亦曰绛岩湖。汇亭水、黄堰河、薄里溪，曰南源，与北源合于白米湖，又西入上地。镇五：白土、常宁、东阳、下蜀、龙潭。龙潭巡司。有驿。溧水简。府东南一百四十里。南：芝山、中山一曰独山。东：庐山，秦淮水别源所出。石臼湖西南，径城北流入秦淮，明故运道也，今淤。一驿：孔家。江浦冲。府西北四十里。东北：十三公山、九连山。西：龙洞山。大江西南自安徽和州入，右与江宁分岸。为口四：曰乌江，曰老西江，曰新河，曰老河。受浦子口河，东北入六合。滁水右渎自安徽滁州入，亦曰后河，东与来安分岸，复尽入境，曰前河。右出支津，至东葛镇，又东北径岔河集，会沙河入六合。镇三：高望、香泉、葛城。二驿：江淮、东葛。浦口巡司一。江淮有驿丞，裁。有铁路。六合简。府北一百二十里。南：瓜步山。西南：晋王山。大江西南自江浦入，右与上元分岸。折东南为通江集口支津，北抵城隍湖。有沙洲圩炮台。又东划子口。滁河西自江浦入，径皂河口，北为汊河，又南屈曲流入江。税课局大使驻。镇四：瓜步、长芦、皇化、竹镇。有堂邑驿丞，裁。瓜步巡司一。高淳简。府东南二百四十里。东：大游山。东北：荆山。南：固城湖，又东播为胥河。西：丹阳湖，北接石臼湖。有水自芜湖东入丹阳湖，又东南入固城湖。或云《禹贡》中江也。镇三：广通、固城、水扬。广通巡司一。

淮安府：冲，繁，疲，难。隶淮扬海道。顺治初，因明制，州二，县九。雍正二年，升海、邳为直隶州，赣榆、沭阳属海，宿迁、睢宁属邳。九年，析山阳、盐城地置阜宁。南距省治五百里。广三百八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三度三十二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二分。领县六。山阳倚，冲，繁，疲，难。漕标副将驻。北：运河南流，乌沙、涧河诸水注之。东：六草荡，南白马湖，汇洪泽湖水，与宝应错，东北会于运河。北黄河故道。咸丰三年徙，今堰存。河所经南北岸，设同知、管河县丞。主簿、巡检，弁官废置不常。咸丰十年，裁。板闸镇有钞关。巡司一。镇二：北神、庙湾。菱陵、高堰、杨家庙有汛。驿一：淮阴。驿丞裁。阜宁繁，疲，难。府东北一百六十里。雍正九年置。东北：大海。有堰曰范公堤。射阳湖上承苔大纵湖水，汇淮水为湖，又东流，会诸水入海。运盐河受射阳湖水，径城南流，循范公堤入监城。西有黄河故道。镇三：马逻、北沙、蒙龙。草堰巡司一。盐城繁，难。府东南二百四十里。东：大海。港二：新洋、斗龙。有新兴、五佑盐场，盐课大使驻。运盐河自草堰口环城流，至便仓镇入兴化。苔大纵湖西南与兴化错。县西诸水所汇。有天妃闸，闸官裁。小关、刘庄、新阳、沙沟有汛。镇九：上冈、大冈、沙沟、冈门、新河、安丰、清沟、喻口、新兴。上冈、沙沟巡司二。清河冲，繁，疲，难。淮扬道治所。江北提督、总兵驻。旧置总河，后省入总漕。自府城徙此，光绪三年裁。里河同知及河库道均先后裁。府西北三十五里。北：清江浦。明陈瑄开，宋沙河也。运河西北自桃源入，歧为盐河。又东为中河口，《水经》谓之中渎水，出山阳白马湖。又东迤南至清口，屈而东，径三闸与清江浦合，东南入山阳，是为淮南运河。

南：六塘河自桃源入，东北径刘家庄，入沭阳。盐河东北流，径西坝，淮安分司、运判驻，乾隆二十八年，移海州，又东至周庄入安东。西南：洪泽湖西有黄河故道。镇十：王家营、洪泽、老子、西坝、渔沟、官亭、大河口、涧桥、马头、周桥。王家营、马头、河北、渔沟有汛。一驿：清口。有驿丞，裁。涧桥巡司一。安东繁，疲，难。府东北六十里。西南盐河自清河入，贯县境，入海州，与六塘河合。东北：一帆河自海州入，南至旗杆村，《水经》淮水东左右各合一水，至淮浦入海。东北：黄河故道。淮海河务兵备道驻，咸丰十年裁。镇三：太平、长乐、鱼场口。五港、佃湖有汛。佃湖巡司一。桃源冲，繁，难。府西北一百二十里。运河自宿迁南来，径古城驿，入清河，歧为六塘河，一曰北盐河，东北流入沭阳。洪泽湖西南与清河错。西北有黄河故道。镇七：三义、河北、崔镇、众兴、张泗冲、白洋河、赤鲤湖。崔镇、洋河、三义有汛。二驿：桃源、古城。驿丞裁。有巡司。

扬州府：冲，繁，疲，难。隶淮扬海道。两淮盐运使驻。顺治初，因明制，州三，县七。康熙十一年，海门圮于海，并通州。雍正三年，通州升直隶州，以如皋、泰兴往属。九年，析江都置甘泉。乾隆三十二年，析泰州置东台。西南距省治二百十里。广三百五十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二十七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六分。领州二，县六。江都冲，繁，疲，难，倚。大江西自六合历扬子入，东径七濠口。监制同知驻。又东径裕民洲，为夹江，歧为二。又东为三江口，东南流，与江合，三江口与天福洲对设炮台，守备驻。裁盐务巡道。又东径扬子港，入泰兴。运河北入，环城南，径新河湾分流，西入扬子，又南流至瓜洲口，有炮台。总兵驻。又东径连城洲，分入江。盐河导运河水东北入泰州，白塔龙儿河水注之。有榷关。镇三：瓜洲、万寿、宜陵。瓜洲、大桥、马桥、沙洲有汛。广陵驿丞裁。瓜洲、万寿、宜陵。瓜洲、大桥、马桥、沙洲有汛。广陵驿丞裁。瓜洲、万寿巡司二。甘泉冲，繁，疲，难，倚。雍正九年置。西北：蜀冈、甘泉山。北：邵伯湖与高邮错，运河合湖水南流，至壁虎桥入江都，绿洋湖、乔墅荡分流入之。镇三：邵伯、上官、大仪。一驿：邵伯。有汛。上官、邵伯二巡司。扬子冲，繁。府西南七十里。明为仪真。雍正二年，改“真”为“徵”。宣统元年，复曰扬子。西北有铜山、界墩山。南滨大江。西自六合入，有里世洲、沙漫洲二水自林家桥、王家坝北来注之。又西分流至泗源沟入江。税课大使驻。新河出月塘集，西南流，亦入江。一镇：新城。有水驿驿丞。清江、芒稻河闸官，裁。青山、旧港、黄泥港有汛。旧江巡司一。高邮州冲，繁。府北一百二十里。西南：神居山。运河北径税务桥，盐河西流注之。又径车逻坝，南澄子河注之，南汇为绿洋湖。马霓河东南流，入于清水潭，受运河北诸水，东积为草荡，三阳河南来注之。高邮湖西北一曰甓社湖，北接界首湖，南赤岸湖，与甘泉错。水高、永南有汛。二驿：界首、孟城。界首、时保巡司二。兴化疲，难。府东北一百六十五里。东：大海，有堤。盐河并堤流，西受界河、海沟、横泾诸水，东出为大团河、八灶、七灶河，东北会斗龙港，入于海。有刘庄、草堰、丁溪三场。盐课大使驻。北有吴公湖、苔大纵湖，与盐城、宝应错。石＜□石达＞、白驹三闸，有闸官。镇三：安丰、凌亭阁、芙蓉。安丰巡司一。宝应冲，繁。府北二百四十里。运河北自山阳入，径八口铺，东溢为瓦沟溪。又南流，径汜水镇，至界首，有界首湖，入高邮。其西宝应湖，汇淮流下潴之水。苔大纵湖东北，周二百里，分支入运河。衡阳有汛。一驿：安平。有驿丞，裁。衡阳、槐楼巡司二。泰州繁，疲，难。府东一百二十里。盐河西自江都入，夹城东流，一曰裹下河，有溱、潼水注之。至白米镇，左通串场河，右出支津，入泰兴。又东径海安镇，左歧为界河，东南入如皋。盐河东北自东台入，西南流，径淤溪，达鲥鱼港，又西南与之合。有泰坝，泰州分司运判驻。鲍湖东北。镇四：海安、宁乡、斗门、樊汊。海安、曲塘有汛。海安、宁乡巡司二。东台繁，疲。府东二百四十里。乾隆三十二年置。东：大海，大堤。盐场七：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角斜、拼茶。盐课大使驻。又小海场大使，裁。裹下河自泰州环城北流，又东溢为支河，入海。盐河出县西海道闸，西南流，错出复入，至淤溪入泰州。水利同知驻东台场。草堰四闸有闸官。一镇：西溪。巡司裁。王家港有汛。

徐州府：要，冲，繁，难。隶淮徐道。徐州镇总兵驻。顺治初为直隶州。领萧、砀山、丰、沛。雍正十一年，升府。置铜山县，又双降直隶邳州来隶，及所领宿迁、睢宁。东南距省治七百三十里。

广三百二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分。京师偏东五十八分。领州一，县七。铜山冲，繁，难，倚。雍正十一年置。东北有铜山，故名。微山湖，东北出为荆山河，即引河，一曰徐州河，承湖水至卞塘入邳州，与运河合。资河一曰奎河，东南流，入萧县。黄河故道西北。一镇：卞塘。郑集、三堡有汛。利国、东岸二驿，驿丞裁。双沟、利国巡司二。萧简，难。府西五十里。南：丁公山。西：岱山。西北为岱山湖。又东南有龙山河。资河自铜山入，东南径轴山西，左出支津入灵壁，正渠入宿州。其西望川湖，径大海子东，亦入宿。镇二：白土、永固。一驿：桃山。张山店巡司一。砀山冲，繁，疲，难。府西北一百六十里。东北：芒砀山。利民沟一曰小神湖，东南流，屈而西，入永城。西沙河，西南径鼎新集，入河南夏邑。城北为黄河故道。周家寨、蟠龙集有汛。丰简。府西北一百五十里。东南：华山。新开河北流径章固镇，又北入鱼台。旧浚以导黄河，今堤存。丰水一曰泡河，《班志》泡水也，入泗，湮。一镇：吴康。沛冲。府西北一百二十里。西：七山。有栖山圩。乾隆四十六年河决，县没，徙此。四十七年，建城。咸丰元年，河决，城复没。迁夏镇。十一年，仍迁旧治。东：微山湖。西有聂庄铺小河口。运河自滕入，屈曲流入湖。泗水自山东鱼台入，亦曰南清河。受金沟水，为金沟渡，东合三河口水，自此入运。有彭口、杨庄二闸。闸官裁。夏镇、栖山圩有汛。夏阳巡司一。邳州冲，难。府东北一百五十里。旧治下邳。康熙二十八年，迁治艾山南。七年河决，移今治。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十一年，来属。南：葛峄山，即距山。北：艾山、石埠山。西北：黄石山。运河自峄错入，径泇口，岔河东北注之。至徐塘口合徐川河水，又南合沂水，入宿迁。武河，古武水，一曰治水，左通沂河，右入武原水，复出数支津，与燕子、柴沟等并入运。武原水即泇河，自兰山入，东会沂水，达宿迁之黄墩湖，入黄河。城南有黄河故道。镇三：直河、新安、泇口。姚湾、泇口有汛。旧城巡司一。宿迁冲，繁，难。府东一百里。北：＜□山局＞峡山、马陵山。东：五华峰。南：斗山。运河自邳州入，南合六塘河水，入桃源。西北：骆马湖，汇沂河、山涧诸水为巨浸。北：沐河自郯城入，南得桃花涧水，再错沐阳，折东北，径燕集圩仍入之。西南：故黄河，有堤。镇三：白洋河、小河口、邵店。顺河、＜□山局＞峡有汛。二驿：钟吾、＜□山局＞峡。钟吾有驿丞，裁。＜□山局＞峡巡司一。睢宁简。府东南一百二十里。有池山、官山。西：九顶山。西南：峰山、荆山、英公山。东南：池山。白塘河出小李集，东南流，合沈家河，即今涸沙河，东入宿迁。又潼水，《水经注》所谓潼陂水入睢者，湮。镇二：高绍、辛安。

通州直隶州：繁，难。隶常镇通海道。顺治初，因明制，属扬州府。县一，海门。康熙十一年，县省。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割扬州府之如皋、泰兴来属。西距省治五百三十里。广三百里，袤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三分。京师偏东四度十一分。领县二。东：军山、剑山。西：黄泥山、马鞍山，五峰并峙。东北：天竺山。南：狼山，设炮台。狼山镇总兵驻。东北：大海，产盐，置场五：吕四、余东、余西、金沙、石港，盐课大使驻。又马塘、余中二场，乾隆元年裁。西亭场，三十三年裁。通州分司运判驻石。港税课大使亦驻。南：大江西自如皋入，东行达老洪港，会于海。盐河自如皋西入江，东分流，循城而南，又东入于海。镇二：狼山、石港。石港、金沙、余东、吕四有汛。狼山巡司裁。吕东巡司一。如皋繁，难。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东，濒海。盐场二：丰利、掘港。盐课大使驻。大江西自靖江入，又东入通州，北通运盐河，河西北自泰州入，循城南，分为二。一南流入江。一东径丁堰，又分流，至岔河，为盐场诸水。又南流，径白蒲镇入通州。镇四：丁堰、掘港、丰利、白蒲。马塘、丰利有汛。主簿驻掘港。西场、石庄巡司二。泰兴疲，难。州西二百四十里。大江西北自江都入，右与丹徒分岸，为庙港。纳李薛河，又南与丹阳分岸，东至界港。界河自靖江缘界而西入之，又东入靖江，分支为老龙河，至黄桥，折南注界河。黄桥有汛。口岸、黄桥、印庄巡司三。

海州直隶州：繁，难。隶淮扬海道。顺治初，因明制，属淮安府。县一。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又割淮安府之沭阳来属。西南距省治八百二十里。广百七十五里，袤百九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二十三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六分。领县二。东北：云台山，濒海。东：高公岛。西：金墅汛，设炮台。北：鸭岛、竹岛。东北：鹰游山。盐场三：中正、临兴、板浦。盐课大使驻。又白驹、莞渎二场，乾隆元年裁。海州分司运判驻板浦。有太平局、中富局、大义疃、富民疃、中兴疃盐垣。盐河

自安东入，径新安镇，合南北六塘河，入海。其东支津与海通。西南：青伊湖、硕项湖，北播为蔷薇河。南有一帆河，受盐河水，入安东。镇五：板浦、高桥、莞渎、石湫、新坝。板浦、房山、吴家集有汛。高桥、惠泽巡司二。赣榆难。州北八十里。北：吴山。西：徐山、界山。东：兰山。南：泊船山、武强山。东，濒海，自山东日照入，有秦山望海墩，设炮台。大沙河自郯城，青口河自莒，南流入海。兴庄河水出西北吴山中。镇四：临洪、青口、获水口、中冈站。青口巡司一。乾隆十六年，省获水司改。沭阳难。州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北：张仓山。东北：韩山、万山。沭河，古涟水，自宿迁入，东流为新挑河。后河循城东北入青伊湖，又南与沙礓河合，径阳沟，六塘水注之，达于海。镇六：汤沟、侯镇、华冲、高流、阴平、刘庄。吴家集有汛。县丞驻高流。

海门直隶厅：冲，繁。隶常镇通海道。旧本沙洲。乾隆初，设沙务同知。三十三年，割通州之安庆、南安十九沙，崇明之半洋、富民十一沙，及天南沙置厅。移苏州府海防同知来治。西距省治五百七十里。广一百四十里，袤三十七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五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度四十五分。东南，濒海。西，大江。西南自通州入，右与昭文分岸。又东错崇明，折东北，由界洪复入，东南至蓼角嘴入海。白茆口为江海潮所会。界河承海水西流，环治而南，入于江。

苏州府：最要，冲，繁，疲，难。分巡苏州道治所。江苏布政、提学、提法三使，巡警、劝业二道，织造兼督浒墅榷关驻。雍正八年，按察使自江宁移此。宣统二年，改提法使。顺治初，因明制，州一，县七。雍正二年，升太仓为直隶州，割崇明、嘉定属之，又析长洲置元和，昆山置新阳，常熟置昭文，吴江置震泽。乾隆元年，又设太湖厅。光绪三十年，设靖湖厅，隶府。北距京师二千七百里。广二百里，袤二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二十三分。京师偏东四度一分。领厅二，县九。太湖厅府西南九十八里。乾隆元年置，移吴江同里抚民同知来驻，治洞庭东山。东山一曰胥毋山，有莫厘峰。太湖环厅治，积三万六千顷。天目山水西南自浙之临安、余杭合苕、苕溪水，至大钱口；其西合宣、歙诸山水，径长兴箬溪，至小梅口，与宜兴、荆溪诸县水，西北汇为湖。又东北，播为吴淞江，又东为淀山湖，达黄浦入于海。用头、下扬湾村巡司二。靖湖厅简。光绪三十年置，设抚民通判，治洞庭西山。有缥缈峰。吴冲，繁，疲，难，倚。南：横山。西：皋峰、姑苏灵岩山。东南：香山。西南有天平、楞伽、灵岩、穹窿、邓尉诸山。西北：运河自浙江秀水历吴江、元和入，受太湖水，自胥口东径木渎，与光福塘、箭泾诸水会，又径跨塘至胥门，越来溪注之。北出为横塘，与县南鲇鱼口水并入运河。商埠，城南青阳场，《马关条约》四埠之一。镇三：横塘、横泾、木渎。县丞驻木渎。光福巡司一。乾隆十一年，省木渎司改。长洲冲，繁，疲，难，倚。西：高景山。西北：卑犹山。西：运河自吴入，有寒山汛。西北径射渎，会金墅港水，又西北入无锡。射渎水东出为长荡，浒墅、乌角、白鹤诸溪并与运河合。娄江支津自元和缘界入，东北，左溢为尚泽荡，右阳城、西湖，北后湖，径南荡，径陆港折东入新阳。浒墅有榷关。镇三：陆墓、蠡口、望亭。浒墅、黄埭有汛。吴塔巡司一。有铁路。元和冲，繁，疲，难，倚。雍正二年置。东北：唯亭山。西有虎丘。唐白居易凿渠南达运可，今谓之山塘。东南：江宁山。吴淞江自吴江北迤东入新阳。运河亦自其县入。其南：澄湖溢为萧淀湖，又东南为长白诸荡。尹山湖，县东南。其北：独墅湖，有黄天荡。又阳城湖东北西湖跨长洲。中湖、东湖俱与新阳错。镇二：用直、唯亭。沙河、周庄、章练塘有汛。二驿：姑苏、望亭。县丞二，驻用直、章练塘。周庄巡司一。有铁路。昆山疲，难。府东七十里。吴淞江东径三江口，屈曲流，入青浦。南有淀山湖，北溢为棋盘荡、陈墓荡，又北白莲湖，歧为商羊潭、杨氏田湖，径直港与吴淞合。致和塘水自元和环城流，东会新洋江入太仓。镇三：安亭、泗桥、蓬阆。石浦巡司一。有铁路。新阳疲，难。府东七十里。雍正二年置。西北：昆山、绰墩山。吴淞江自元和东入，复错出。新洋江一曰新阳江，纳吴淞水，北入致和塘。有傀儡湖、鳗鲤湖、巴城湖、雉城湖。巴城、雉城今湮。一镇：丘墟。大王庙有汛。巴城巡司一。有铁路。常熟繁，疲，难。府北九十里。苏松粮储道驻。乾隆三十二年，移省。北：大江。福山与隔江狼山对，设炮台，总兵驻。西北：崇德山、河阳山。西南：宛山。北：大江自江阴入，左与通州分岸，有捍海塘，元和塘水即运河，自长洲入，北径福山塘，又黄泗浦水西北流，并入江。东北：大海。有塘。东南：昆承湖，一名隐湖，与尚湖相对，亦曰八字湖。镇二：庆安、福山。鹿苑、唐市有汛。黄泗浦巡司

一。昭文繁，难。府北九十里。雍正二年，折常熟东境置。东北：大江自常熟入，又东入太仓，其港口以许浦、白茆为大。白茆受吴中诸水。许浦北海舶出入长江道，此为深水。针路、白茆、许浦，及茜泾、下张七鸦，宋为昆山、常熟五大浦。自白茆岳庙起，北至周泾口入江，长二千九百丈，亦名里睦塘。镇二：梅李、许浦。薛家沙、支塘、徐六泾有汛。白茆巡司一。吴江冲，繁，难。府南四十里。北：吴淞江、鲇鱼口水北流入之。运河二源，一南塘河，一官塘河，东汇为诸荡，与汾湖合。庞山湖东受太湖水，溢为九里湖，又东同里湖，其南为叶泽湖，有元鹤、韩郎荡。莺脰湖，县南。镇三：简屯、八斥、盛泽。同里有汛。一驿：松陵。县丞驻盛泽。汾湖、同里巡司二。震泽繁，难。府南四十里。雍正二年置。东临运河，自吴江入，至平望镇，西塘河来会。西临太湖，合诸港漾水注唐家湖，东入吴江。横塘西导乌程诸水，歧为三，东与莺脰湖会。横塘之西曰震泽塘，东曰梅堰塘，为孔道。镇二：平望、严墓。震泽有汛。平望、震泽巡司二。

松江府：要，繁，疲，难。隶苏松太道。江南提督驻。顺治初，因明制，县三。十二年，析华亭置娄县。雍正二年，又析华亭置奉贤，析上海置南汇，析青浦置福泉，改金山卫为县。乾隆八年，福泉省。嘉庆十年，又析上海南汇地设川沙厅，隶府。西北距省治一百六十里。广一百六十里，袤一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京师偏东四度二十七分。领厅一，县七。川沙厅繁，疲，难。府东南二百四十里。故明川沙堡。乾隆二十四年，改董漕同知为川沙海防同知。嘉庆十年，析置为抚民同知。东：大海。有捍海塘三，曰外圩塘、钦公塘、东护塘。夹护塘河二。盐河径界浜入宝山。其左：御寇河，椿树浦水引黄浦东入，与盐河合。三尖嘴、海中、曹家路有汛。华亭繁，疲，难，倚。东南有柘山、金山。海中有捍海塘。松江上承太湖，东径筜泽，与东江、娄江而三。今娄江塞，而东江合松江出海，只一江耳。黄浦江为吴淞支津，首受泖、淀诸水，屈曲流，大洋泾水会之。春申塘水东引黄浦支流，合千步泾，会于北俞塘。又分流径颛桥入黄浦。柘林营东南，水利通判驻。有盐场曰袁浦，大使驻。镇五：亭林、叶谢、曹泾、柘林、沙冈。柘林、亭林、张泽有汛。都司驻柘林。县丞驻曹泾。亭林巡司一。有铁路。娄疲，难，倚。顺治十二年置。西北有横云山、机山、天马山。南：泖湖，源出华亭谷，与青浦、金山错，古三泖也。斜塘上承泖湖，自青浦入，东歧，合古浦塘及支津，贯城至华亭界，为南俞塘。其北出者为通波塘。斜塘东南合秀州塘、大蒸塘，入金山，为黄浦，又东入上海。有横浦盐场，大使驻。一镇：枫泾。天马镇、泗泾、枫泾有汛。县丞驻白龙潭。小徵巡司一。有铁路。奉贤疲，难。府东九十里。明，于华亭置青村所守御千户，隶金山卫。雍正二年析置。南，濒海，有塘。有青村盐场，大使驻。青村港，县西，有汛。南桥塘水上游望河泾，自华亭引黄浦水东入姚泾，又东会萧塘，为南桥塘，左得金汇塘，上承南汇界河水，又东为青村港。西有龙泉港，亦受望河泾，错出复入，径阮港镇，折东抵柘林营而止。镇三：陶宅、南桥、四团。县丞驻四团。南桥巡司一。金山疲，难。府南七十二里。雍正二年置。故明金山卫，属华亭。初，治卫城，寻徙张泾镇。东南：秦山、查山。海中有金山，县以此名。今隶华亭。东北：泖港，横潦泾西流入之，汇平湖诸水，曰三秀塘。纳秀州塘，径城南，东达掘挞泾，南汇诸水合泖港入黄浦。南有盐河，循卫城西溢为黄姑塘，歧为裹界河、黄浦界河，并此流而合，至大泖港与横潦泾会，又北为黄浦。折东与娄分岸，入华亭。有浦东盐场，大使驻。典史驻卫城。一镇：张泾。张堰巡司一。张泾、张堰、吕港有汛。上海冲，繁，疲，难。府东北九十里。苏松太道驻。黄浦江自华亭入，夹城流，东北至虹口，吴淞江西北来与之合，又东北入于海。吴淞江自嘉定入，纳盘龙、浦水、横沥水，径新泾，又东为古沪渎，径新闸北、泥城桥、老闸会黄浦江。西堺欧美各国互市租界，道光二十三年《英约》五口通商之一。吴淞岸东北四十五里，光绪二十四年开为商埠，海舶殷辏，利尽东南。租界有会审公堂，理华、洋狱讼。有海关，苏松太道监督。又南洋军械制造局，西南。镇四：吴淞、乌泾、吴会、闵行。塘桥、引翔港、闵行有汛。黄浦、吴淞巡司二。有铁路。南汇繁，疲，难。府东一百二十里。雍正二年置。故明南汇守御所。东：大海。捍海塘二：内东护塘；外外护塘，即钦公塘。西：黄浦江自华亭入，径闸港，折北，左与上海分岸。县西纵河曰鹤坡塘，在新阳镇。会南七灶诸港水，至分水墩，是为港闸。西会金汇塘，入奉贤。县号穷，海独饶盐。东护塘内有运盐河，南自奉贤入。一镇下沙。置盐场三。盐课大使驻。周浦有汛。县丞驻泥城。三林

庄巡司一。青浦繁，疲，难。府西北五十里。东：辍山、佘山。东南：凤凰山、薛山。北：福泉山。西：卢山、辰山。北：吴淞江，淀山湖西受太湖水，播为诸荡，南与泖湖合。北会朱家港水，入于江。有赵屯浦、大盈浦、顾会浦、盘龙浦，俱分受吴淞水，入黄浦。镇六：泗泾、金泽、朱家用、赵屯、七宝、白鹤江。北辍山、小徵有汛。县丞驻七宝。淀山、新泾巡司二。

太仓直隶州：繁，疲，难。隶苏松太道。顺治初，因明制，属苏州府，县一。雍正二年，升直隶州，析州置镇洋县，又割苏州府之嘉定属之，析其地置宝山，同隶州。西南距省治一百二十里。广一百五十里，袤一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二十九分。京师偏东四度二十五分。领县四。北有穿山。东北：大海，有塘。七鸦口设炮台。一镇：双凤。璜泾有汛。州同驻刘河镇。七浦巡司一。昔太仓之水八百五十。南路之水，娄江独任之。北路之水，七浦、杨林分任之。故七浦以辅娄江，杨林又以辅七浦。杨林南有湖川塘。湖川南朱泾，为古娄江北道。又贯南北者，有盐铁塘，南出吴淞入海。北道白茆达江。雍正中，发帑疏浚两江，兼治白茆，以补三江之缺。镇洋繁，倚。雍正二年置。东：大海。县东刘河口，一曰娄河口，有汛。娄江入海处。《禹贡》中江也。“刘”即“娄”，声近字。上承致河塘，自新阳入，为太仓塘。自城南南马头东合新塘港，又东入海。新塘港即旧湖川塘，径小塘子入刘河。南：盐铁塘水，环城流，西北与七浦塘合。有闸官，裁。茜泾河西抵漕塘河，东径花双入海。茜泾城，乾隆三年筑。镇二：沙头、茜泾。甘草巡司一。崇明冲，繁。州东北五十七里。东：金鳖山、茶山。东北：海中设汛。海环县治，港沙绮错。有望海台，当沙港南，与崇宝沙对，设炮台，总兵驻。施翘河水西南夹城流，又东与十效口合，入于海。东：盐滩，有场，巡盐大使驻。雍正八年，于县设太通巡道。乾隆五年移通州，六年，裁。镇三：新镇、豹貔、杨家河。上沙、中沙、外沙、下沙有汛。县丞驻五效。大安有废巡司。崇海巡司一。嘉定疲，难。府南三十六里。初属苏州府。雍正二年来隶。东南：鹤槎山。吴淞江东入，缘界流，北为盐铁塘水，入镇洋。县北刘河，古娄江也。横沥水北流径县城，又东与之合。练祁塘水承吴淞西来，环城流，径罗店入宝山。镇三：外冈、安亭、南翔。县丞驻南翔，有汛。诸翟巡司一。有铁路。宝山繁，疲，难。州东九十里。雍正二年置。故嘉定县吴淞所。明宝山厅。东南有宝山、故城山。北设汛。东濒大海，有塘。南为吴淞口，黄浦江入海处，设炮台，控扼东南，为军港要塞。崇宝沙，海中，与崇明对。蕴藻浜水自嘉定径陈行镇，界泾水西北径罗店，合练祁塘水会之。歧为二，东至胡巷口，南至虹口，并入黄浦。又北泗塘水引蕴藻浜水南迤东环城流，西有绚彩港。镇四：高桥、江湾、大场、罗店。旧炮台、胡巷口、杨行、江湾、月浦有汛。县丞驻高桥。有铁路。

常州府：冲，繁，疲，难。隶常镇通海道。顺治初，因明制，县五。雍正二年，总督查弼纳以苏、松、常赋重事繁，疏请太仓等十三州县各析为二，析武进置阳湖，无锡置金匮，宜兴置荆溪。东南距省治二百八十里。广一百六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五十二分。京师偏东三度二十四分。领县八。武进冲，繁，疲，难，倚。府西偏。西北：黄山、固山。昆陵江西北自丹阳入，东南至桃花港入江阴。运河循城流，径奔牛镇入丹阳。＜□湢－田冏＞湖北受运河，西受坛、溧、洮湖诸水，汇为湖，又西溢为大圩荡，南与湖塘河会，入宜兴。镇三：奔牛、青城、阜通。西埠、孟河、魏村有汛。一驿：昆陵。奔牛、孟河巡司二。有铁路。阳湖繁，难，倚。府东偏。雍正二年置。以县东阳湖名。东：芳茂山。东北：舜山。南：太湖，有马迹山，旧置寨，有汛。运河自无锡径丁堰、戚墅堰，北商河水合舜河水东西分流入之。戚墅港合宋建湖，至白荡歧为三，一东入无锡达闾江，一黄堰河达百迹，一薛堰河达下埠，并入太湖。其武进支津曰宜荆漕河，一曰西蠡河，西南流，会＜□湢－田冏＞湖水，并湖行入宜兴。一镇：横林。马迹巡司一。有铁路。无锡冲，繁。府东南九十里。北：九龙山。西：舜山、锡山。其东惠山，有泉。太湖，西南。又东溢为五里湖，南出为长广溪，西径吴塘门，仍入太湖。运河东南自长洲入，夹城流，东纳漕河，即白塘圩，支津出江阴，首受大江，北流，径高桥，与之合。镇一：潘封。一驿：锡山。清宁有汛。高桥巡司一。有铁路。金匮繁，难。府东九十里。雍正二年置。以城内金匮山名。东北有斗山、胶山。北：横山。南：夹山、前山。运河东南自长洲入，常昭漕河首受太湖，东缘长洲界，左与无锡分岸，环城入之。又分流，南北入常熟、江阴。又自东亭屈而西为百渎港，东流会于鹅真荡，与长洲错。一镇：望亭。

黄埠墩有汛。巡司一。有铁路。江阴繁，疲，难。府东七十里。江苏学政驻。光绪三十一年裁。北：君山。东北：绮山、定山、黄山。东：马鞍山。隔江与天生港对，有炮台。北：大江西自武进入，漕河首受江水，径四河口入无锡。应天河分漕河水，屈曲流，径华墅东南，为南长河。横河，城东至泗港北入江。有青草、寿星诸沙。镇三：杨舍、夏港、申港。沙洲、杨舍有汛。顾山巡司一。宜兴疲，难。府南一百二十里。西北：有＜了⊔＞山、羊山。东北：金鹅、罗科山。西：大坯山。北：＜湢－田冏＞湖与武进阳湖错，受长荡湖水。其支津湖塘河自武进入，歧为二，至吴淡口入于太湖。县东有东氿、西氿、金坛、溧阳诸水会之。漕河北与二氿合，汇为羊山诸荡。又东北为横荡，径百渎港入太湖。一镇：杨港。和桥有汛。县丞驻。钟溪、下邾巡司二。荆溪疲，难。府南百二十一里。雍正二年置。南：荆溪，县以此名。南：白云、茗岭、君山、啄木岭。西：芙蓉山、国山。三国吴天玺元年封禅为中岳，有摩崖，右群峰相缪不一名。东：铜官山。西南：章山。东南：茶山、兰山。濒太湖东西二氿，与宜兴错。杨巷河、文定港水分流入之。其南沙河自溧阳戴步流并潴焉。东南：蜀山河，合川步水，东歧为施塘，并注之。又东至大浦口，其南莲花荡自湖汊汇诸山水，至乌溪口，并入太湖。徐舍有汛。湖汊、张渚巡司二。靖江难。府东一百五十里。东北：孤山。南滨大江，西自泰兴入，东：张黄港。右与江阴分岸，又东径县南入如皋。港口八。迤东歧为界河，折南，至张黄港复合。港南紫气河，漩洑深洪，海舶入江处。界河自港北环县流，西达界港入于江。西有团河。镇三：陈阜、生祠、新丰市。新港巡司一。

镇江府：最要，冲，繁，疲，难。常镇通海道治所。长江水师提督、京口副都统驻。顺治初，设镇海将军。乾隆二十八年，裁。顺治初，因明制，县三。雍正八年，以江宁府之溧阳来属。光绪三十年，又设太平厅，隶府。东南距省治三百七十里。广二百十里，袤一百三十六里。北极高三十二度十二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七分。领厅一，县四。太平厅简。府东七十里。光绪三十年置，设抚民同知，治太平洲，江中。丹徒冲，繁，疲，难，倚。西北：金山，临江，有中泠泉。北：北固山。焦山，江中，南北与象山、连城洲对，又东圌山、五峰山，隔江与高桥对，皆设炮台。大江，城北径孩溪，复南绕圌山，分支为大小夹江，有宝晋、天福、补沙诸洲。运河南自丹阳入，径雩山西、洪山东，折西环城北流，所谓南运河。粮艘渡江入伊娄河，至邦沟，为北运河，并入于江。横越闸有闸官。西：高资河，东西与新开河合。河为乾隆四十五年巡抚吴坛浚出，排湾西经高资入句容。商埠，县北二里，外国互市租界，咸丰十年《英法条约》长江三口之一。有新关，常镇道监督。镇五：丹徒、高资、谏壁、大港、新丰。朱家圩有汛。二驿：京口、炭渚。京口有驿丞，裁。高资、安港、丹徒巡司三。有铁路。丹阳繁，疲难。府东南七十里。东北有九龄山。大江北自丹徒播为夹江，径姚家桥入，东与江合。运河东南径七里桥，漕河会之。又西南播为香草河。简渎河环城流，入于江。包港东北导运河水与夹江合。北有练湖。镇二：吕城、延陵。一驿：云阳。吕城、包港巡司二。有铁路。金坛疲，难。府南一百六十里。西：茅山，一曰三茅峰。南：长荡湖，与溧阳错，古洮湖也。漕河环城为濠，南会于白龙荡，又南受湖水入溧阳。薛步水出薛步镇，东流分为二，一入漕河，一南与漕河遇，入于湖。东有铁资荡。湖溪巡司一，裁。溧阳繁，疲。府南二百四十里。雍正八年来隶。西：曹姥山、铁冶山一曰铁岘。北：涪山，峙洮湖中，湖与金坛错。三塔荡西南荡赤升平荡。前马荡水出溧水、庐山，合高淳诸水，东径为荡入中河，东南流与漕河合，古中江也。五代杨行密筑五堰，江自是不复东，禹迹中湮矣。镇三：举善、甓桥、广道。

清史稿卷五九　志第三四

安徽：《禹贡》扬及徐、豫三州之域。明属南京。清顺治二年，改江南省，置凤阳巡抚及安庐池太巡抚，兼理操江军务，并统于淮阳总督。六年，俱罢。十八年，设江南左、右布政使，以左布政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九府，暨徐、滁、和、广德四直隶州，驻江宁。康熙元年，始分建安徽为省治，复置巡抚，驻安庆。三年，江南分按察使来治。五年，割扬州、淮安、徐州还隶江宁右布政。六年，改左布政为安徽布政使司。雍正元年，以两江总督统治安徽、江苏、江西三省。二年，升凤阳府属之颍、亳、泗三州，庐州府属之六安州，为直隶州。十

三年，颍州升府，亳州复降属颍。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亦自江宁来驻。东至江苏溧水；西至湖北麻城；南至江西彭泽、浙江遂安；北至河南鹿邑。广七百三十五里，袤六百六十六里。宣统三年，编户三百一十四万二千一百八十四，口一千六百二十二万九百五十二。共领府八。直隶州五，属州四。县五十一。其名山：霍、皖、黄、九华、陵阳、敬亭。其大川：大江、皖、泾、枞阳、巢湖、淮、颍、涡、滁、浍、西肥、北肥、洪泽湖。航路东达江苏，西达江西、湖北。驿路：自安庆北逾北峡关渡淮达江苏徐州；自江心驿东南出清流关达江浦；自桐城西南达湖北黄梅。铁路拟设芜宁路。电线。

安庆府：冲，繁，难。安庐滁和道治所。巡抚，布政、提学、提法三使，巡警、劝业道，同驻。顺治初，因明制，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元年，始分建安微省。十四年，设提督，辖上江营汛。十八年，省提督，并入江南。乾隆二十五年，移左布政使来治。嘉庆八年，以巡抚兼提督，辖二镇各标。西北距京师二千七百里。广四百五十里，袤二百七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度三十七分，京师偏东三十四分。领县六。怀宁冲，繁，难。倚。东北：大龙山。西：皖山，柏子。西北：独秀山。大江自望江入，径城南而东北出趋池口，又东北入无为。皖水自潜山，入会长河，径石牌港入江。北：黄麻河，一名黄马河，自潜山入，会沙河、高河，达桐城为练潭河。西北：井田河，上达练潭。西：冶塘湖，由皖口入江。东北：长枫港引莲湖、槐湖水入江，即古之长风沙也。碎石岭汛二，石牌镇汛一。长枫、三桥二镇，巡司各一。一驿：练潭。商埠。滨江。桐城冲，繁，难。府东北百二十里。东北：浮度山，北峡山，一名北峡关，与舒城界。西：挂车。北：龙眠山，有水流为龙眠河，入松山、鸭子诸湖。东南：大江自怀宁入，东流，径县西南练潭驿为练潭河。双河出县东，二派合流，为孔城河，与东南长河、白兔河俱入练潭河，至枞阳入江。三道岩关，县西，咸丰十年重筑。六百丈。北峡关：练潭镇、马踏石巡司四。驿二：陶冲、吕亭。潜山冲，繁。府西北百二十里。北：＜灊＞山，一曰皖山，又名天柱。汉武帝登＜灊＞礼天柱，号为“南岳”，即此；道书所谓“第十四洞天”也。潜水今名前河，源出公盖山，西流为开源涧。东南流，径城北，东合皖水。出公盖山，东径乌石波，至城东崩河合潜水。南至石牌市，与太湖东诸水会，径怀宁入江。东北：昆仑山，沙河出，会黄马河入怀宁。吴塘堰，历代开以灌田，康熙十一年修治。天堂砦，后部河所出。有巡司一。一驿：青口。太湖冲，难。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东：马头山。南：新寨，香茗。西北：龙山。北：珠子山。有关，西与英山界。太湖旧与小湖五，并堙。东北：银河自潜山入，为后部河。右合羊角河，为龙湾河。汇南阳、青石、棠梨、罗溪诸河，为马路河。环城而东，折东北仍之。后部、白沙巡司各一。一驿：小池。宿松冲，难。府西南百六十里。东北：严恭、烽火。东南：洿池。西南：得胜山。大江自湖北黄梅入，流径小孤山。元立铁柱于上，名“海门第一关”。分流东下入望江。二郎河一名扬溪河，承雷水，南流入望江。北：三溪河自湖北蕲州、黄梅分入，合于隘口，南流入江。东北：旧县河出白崖诸山，合荆桥河，入望江之泊湖。东：张富池，会大小泊涝湖，龙南莲若湖，白湖、棠梨、小黄三湖，趋于泊湖。又南龙宫湖、大官湖，均东连泊湖，成巨浸。有便民仓镇，南北粮仓贮此。有归林滩镇，旧置巡司，裁。其复兴、泾江口二镇有巡司二。一驿：枫香。望江简。府西南百二十里。西北：大茗、小茗对峙。东：周河山。西：麒麟山。北：宝珠山。南：大江自宿松入，滨城缘娥眉洲，东北流，至华阳口纳泊湖。泊湖受宿松浮湖、茅湖诸水，合流为扬溪河，即雷水也。雷港，明时湮。今从华阳镇入江。镇四：苏家、吉水、香新沟，又华阳。雷港，游击驻。有巡司。雍正中自杨湾改。一驿：雷港。

庐州府：冲，难。隶安庐滁和道。明，庐州府，属江南。顺治初，因明制，改二州、六县，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雍正二年，升六安为直隶州，以英山、霍山二县改属，余仍旧。南距省治四百六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二百一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五十六分，京师偏东四十七分。领州一。县四。合肥冲，繁，疲，难，倚。东：龙泉，青阳。东北：大小岘山。西南：紫蓬。东：浮槎。东南：四鼎山一名四顶山。东：巢湖一名焦湖，延袤四百余里，中有三小山，曰鞋、曰姥、曰孤，港汊凡三百六十，纳众水而南注之江。东店阜河，南派河、三汊河，皆入焉。肥水径鸡鸣山，淮水来与之合，县名昉此。东：逍遥津。梁园镇。西：庐镇关。梁园、青阳、官亭巡

司三。督粮通判一。县丞一。驿五：护城、金斗、店埠、派河、吴山庙。舒城冲，繁。府西南百二十里。南：春秋山、华盖、鼓乐。西南：龙眠、七门山。东：巢湖与合肥、庐江、巢分界，县境诸水华汇于此。龙舒河源出县西，孤井，东流会石塞河，流径七门堰，又径城南入巢湖。上七里河在县西九里，西山诸水所汇，径南溪入巢湖。其在县七里者为下七里河，上接南溪，下达巢湖。七门堰在西南，七门山下，有三堰：一鸟羊，二千功，三槽棳也。南北峡关、西阳山寨、上阳镇有汛。晓天镇巡司一。驿二：三沟、梅心。庐江简。府南百八十里。东北：冶父山。西北：冷水关。两山夹立如门。东：梅山，西：孺山，郎家。东南：矾山。东北：巢湖，西纳三河，迤东金牛、清野诸水汇焉。其南白湖。南移为复湖，西播为黄陂湖，汇县河及作枋河。东出为青帘河，由无为入江。西南高子水，南罗昌河，并入桐城。冷水关有汛一，巡司一。驿一：庐江。巢简。府东北百八十里。东：东山，滨江为险。东南：七宝山。西北：万家山。西南：巢湖，旧居巢地，后陷为湖，因名。县境诸川多自此导流。濡须水自湖东口流径城南，一名天河水。东流，径东北亚父山南。又东南，径七宝、濡须两山间，亦曰东关水，入无为。清溪河自巢湖导流，径县东，合芙蓉水，下流会濡须水。西柘皋、白露、巧溪、花塘诸河皆入巢湖。柘皋有汛。巡司、典史各一。二驿：高井、镇巢。无为州繁，疲，难。府东南二百六十里。界城内紫芝山。东北：偃月，即濡须阴，东西有二关。西南：三公、九卿。西：孤避。北：青檀。南：太江自桐城入，为石炭河口。又东北，青帘水自庐江入，为西河，合鹅毛、永安、直皂，是为泥汊河口。又北，神塘河口。又东径北螬虮山，其西獭浦，入和。北有濡须水。自巢湖缘界，径七宝山，又东为黄洛河，合州河、运河及马肠、奥龙河，入含山为裕溪。有汛。黄洛、泥汊、奥龙、土桥巡司四。

凤阳府：冲，繁，疲，难。分巡凤颍六泗道治所。元，壕州。明初升府曰临壕。洪武二年为中都。六年改中立府。七年更名凤阳，属江南。顺治初，因明制，领五州、十三县，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雍正三年，升颍、亳、泗三州为直隶州，分颍上、霍丘属颍，太和、蒙城属亳，盱眙、天长、五河属泗。十一年，分寿州置凤台县。十三年，颍州府以亳州及所隶二县属之。乾隆二十年，省临淮入凤阳。四十二年，省虹县入泗州。南距省治六百七十里。广四百二十八里，袤四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五十五分。京师偏东一度十二分。领州二，县五。凤阳冲，繁，疲，倚。明始析临淮置。寻又割虹县地益之，为府治。国初废临淮县，省入。北：凤凰山，府以此名。东北：乌云山，出钟乳。淮水自寿州入，径城东北流入泗州。壕水出城南，有二源，至升高东有巨石绝水，即古壕梁，一名石梁河，东北入淮。涡水自蒙城入，径城西北入怀远。西：龙子河，源出南山，汇为湖，径长淮关入淮。北：沫河上承诸湖，径城东北入淮，曰沫河口。东：溪河，一名大溪河，即古黄溪也。东：月明湖，北流入淮。东北：花园湖，东北，洪塘湖。东南：明孝陵，在县西南。有城卫。顺治七年，改设左卫，守备一。西北：长淮关。东北：临淮关。铁路所经：临淮乡、徐家桥、溪河集、蚌埠、小溪。有溪河集县丞一。蚌埠镇主簿一。临淮镇巡司一。驿三：王庄、壕梁、红心。县东南有铁路。怀远疲，难。府西北七十里。北：荆山。东南：涂山。南：平阿山。淮水自凤台入，径县东，过荆、涂两山间，会涡、壕、沙、浉诸水，合流入泗州。北浉水自蒙城入，至县正义村，汇为巨浸，下流入灵壁。清沟自涡阳龙山湖东南流，合十湖、天堰诸水，至县北会浉水，而水始大。旧自灵壁南至沫河口入淮。涡水自凤阳入，径城北，东入淮，谓之涡口。南：洛水，北流入淮，亦名洛涧。沙水自颍州入，经荆山南入淮。上窑龙元集有主簿一。洛河巡司一。定远冲，繁。府南九十里。西北：横涧山。东：银岭。南：池河，自巢入，东北径盱眙入淮，谓之池口。西：洛河，上承苑马塘，即浉水支流。二河俱入于淮。芡河从西至，径城南会淮水。岱山铺有汛。泸桥主簿一。池河巡检一。驿三：定远、张桥、永康镇。县东有铁路。凤台繁，疲，难。府西南百八十里。明省入寿州治。雍正十一年，分寿州城东经隅增置。西北：八公山。东北：紫金山。南浉水自涡阳入，历颍上，由峡口西入淮。西浉河一名夏肥水，自合肥入，至肥口入淮。白龙潭、顾家桥、石头埠、刘家集、阚疃集有汛。阚疃集巡司一。驿二：太行、丁家集。寿州繁，疲，难。府西百八十里。寿春镇总兵驻。城北：八公山，在浉北淮南，亦名北山。峡石山西北夹淮为险，在西岸为峡石，在东岸为寿阳山。西北：淮水自霍丘东径正阳镇，颍水流合焉，谓之颍口。又东至城

北，淝水流合焉，谓之淝口，亦谓之淮口。又东北流入怀远。淝水凡三。在州境者曰东淝河，在州东北，源出合肥鸡鸣山。北流分为二，一东南入巢湖，一西北流至州入淮，乃淮南之淝水也。西北：颍水自颍州入，入淮处名颍尾。西：涖水自颍州入，北流达于淮，即沘水也。正阳关、瓦寿汛有汛。凤阳通判驻。有税关。正阳镇巡司一。驿四：正阳关、安丰、姚皋店、瓦埠。宿州冲，繁，疲，难。府西北二百三十里。西北：相山、石山、土山。又诸阳山，一名睢阳山，在睢水之阳。北：淮水自河南永城入。南：澳水，一名濊水，今名浍河，亦自河南永城入，经灵壁东南入泗州五河。东南：沱水出州东南紫芦河，东流入灵壁，分二派，至泗州复合，由五河入淮，即洨水也。又北淝水，出州西龙山湖，本入涡，今入淮。西南：泡水，源出亳州舒安湖，流径废临涣城，与浍水合。东南：解河亦东流入浍河，一名蟹河。睢水，州北，自河南入，径相城故城，合渎水及湖水，过陵子湖、崔家湖入泗州。宿州营原设都司一员，乾隆初改守备，嘉庆十一年又改都司。龙山、百善有分防营汛二。有卫。南平集，凤颍捕盗同知一，州判一。时村集巡司一。驿四：大店、夹沟、睢阳、百善。城外有铁路。灵壁卫，繁，疲，难。府西北百八十里。本虹县灵壁镇，宋始置县。明属宿州。清初降宿州，同隶凤阳治。西南：齐眉。北：磬石。西：凤凰山。北：黄河自江苏徐州入，东南入睢宁，即古泗水。北淝水自怀远入，径城南，至凤阳沫河口入睢。浍河、汴水、沱河皆自宿州入，径县境，下流入泗州，北小河上流即淮水，亦自宿州入，又东入江苏睢宁。东有石湖，北有穆家湖、土山湖。双兴镇州同一。固镇有汛。巡司一。驿一：灵壁。

颍州府：繁，疲，难。隶凤颍六泗道。明，颍州，属凤阳府。顺治初，因明制，与颍上、太和二县俱属凤阳。雍正二年，升直隶州，改隶安徽省，以颍上暨霍丘来属，分太和属亳州。十三年升府，增设阜阳县，降亳州及所隶太和、蒙城二县来属隶。东南距省治八百四十里。广二百一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五十八分。京师偏西三十二分。领州一，县六。阜阳繁，疲，难。西：七旗岭、金牛岭。县西南：仁胜岗。南：安舟岗。淮水自河南固始入，径城南三河尖入凤阳。颍水自河南登封入，径城北东流，茨河、谷河来入之。北：沙河，承太和诸湖水亦来会。西：柳河承小汝河、白洋湖诸水，并纳于颍。东南流，至沫河口达于淮。西：旧黄河原经城北合颍水。自河徙鹿邑，黄流逐绝。西北：沈丘镇，即古寝丘。巡检一。包家寨、永安镇、西洋集、驿口桥有汛。王家集，通判一，县丞一。一驿：桥口。颍上疲，难。府东南百二十里。西南：黄岗。东南：垂岗。北：管谷。西南：淮水自阜阳入，合清河、大润河，至西正阳城，折东北八里垛。颍水自颍州入，径汉慎县，合乌江水，又东南合樊家湖，至城东。又东南，右合老梧冈湖来会，颍谓颍尾也，又东北入凤台。其北花水涧、＜⿰氵尿＞沟、济水入凤台。八里垛有汛。一驿：甘城。霍丘繁，疲，难。府东南二百九十里。明属寿州。雍正初，改隶颍。南：九仙、九丈潭。西：长山，三山相连。西北；临水山。淮水自河南固始入。西南：史家河自六安入，径叶家集，错固始复入，合曲河，至三河尖来会。又东合众水，径义城废县，分＜⿰氵桌＞河、涖河入凤台。＜⿰氵桌＞河亦入淮。叶家集有汛。洪家集、三河尖二巡司。开顺集巡司、史各一。亳州冲，繁，难。府北百八十里。明初，降为县，寻复故，属凤阳府。雍正十三年，仍降属州，来隶。西：涡河自河南鹿邑入，北马尚河，合流入蒙城。马尚河在城北，自河南商丘汴河分流，径州境，包河来注之，下流入涡。其支流入河南永城，谓之浍水。南：淝河自河南鹿邑入，流至州境孟家桥，东流，径城南入太和。又径州之龙德寺入阜阳，即夏肥水也。西北：聂家湖、花马潭，东南百尺沟，均入涡。东：义门镇。龙德寺集、翟家集有汛。州同一。驻丁园寺集。涡阳冲，繁，难。府东北二百七十里。同治三年，割阜阳、亳州、蒙城及凤阳府之宿州地增置。南：云梦山。东北：龙山。北：石弓山。北淝河自亳州入，潴为白湖洼，又东入蒙城。涡河亦自亳入，会五毒沟、龙凤沟、梭沟、银沟、金沟诸水始大，东南流，径蒙城，达怀远，入淮。西南：蔡湖，亦入涡。东南西洋有汛。西北义门集巡司一。太和繁，疲，难。府西北八十里。明属凤阳。雍正间改隶颍。北：万寿山。沙河自河南沈丘入，径城南达亳州，入颍，即颍水上流。东北：茨河自河南鹿邑入，东南入沙河，故沙河亦蒙茨河之名。其支流为宋塘河，流径宋王城入谷河。谷河自西北卧龙冈分流入茨，铭河从之。南：柳河，旧黄河支流也，上通河南项城，下达颍州，合城西舒阳河，入沙河。青泥浅有汛。洪山巡司及黄史各一。蒙城繁，疲，难。府东北

百八十里。顺治初，属亳州，寻同太和改隶颍。西北：驼山、狼山。北：檀城山。涡水自蒙城入，径城北，再折而东，南流，由怀远涡口入淮。北淝河径城北板桥集入凤阳。双涧集有汛。

徽州府：繁，疲，难。隶徽宁池太广道。明，徽州府，属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北距省治五百七十里。广三百九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五十七分。京师偏东二度四分。领县六。歙县繁，疲，倚。南：紫阳山。东：问政山。西北：黄山，旧名黟山，盘亘三百余里，浙、歙、饶、池诸山皆支脉也。丰乐水出黄山，流至城西，合场之水。扬之水自绩溪入，达城西，名练溪，一名徽溪，南达歙浦，谓之浦口，为新安江上流，下至浙江建德，与东阳江合为浙江上源。歙浦在县南，练江、浙江合流于此。又南昌溪，北洪武水，皆足溉田。明初设课税局，兼置巡司，今废。阮溪司、黄山、街口渡巡司三。驿一：歙县。休宁繁，疲。府西六十里。北：松萝。东：万安山。西：白岳。西北：率山。率水出其阳，水南下而西流者，会于彭蠡。其北水分二支：一出梅溪口入祁门，合孚溪水；一出彭汪坑口，会流至县西江潭，合浙溪水，流径南港、东港，会于率口，入歙浦，其下流为新安江。南：汊水出白际山，与佩琅水、璜源水合流，绕县南岐阳山下，因名汊水，又北流入浙溪。西：白鹤溪，源出黟县吉阳山，合夹源、夹溪二水，径县南，与南港、东港合流入屯溪。屯溪，县东南，为茶务都会，盐捕同知驻此。太厦镇巡司。一驿：休宁。婺源繁，疲。府西南二百四十里。北：浙源山，浙溪出，下流入休宁。梅源水出西梅源山，合武溪、婺水出西北大广山，南会斜水，入武溪。武溪水出北回岭下，下流径江西乐平入鄱阳湖。县境之水，出自县东及东北者，会流于汪口之西，为北港。出自县北者，会流于清华之西，为西港。北至武口，二水合流，绕城而西，又西南流入江西德兴，下流注鄱阳湖。项村巡司。一驿：婺源。祁门疲，难。府西百八十里。西：新安。东北：祁山。北：大共，亦大洪，巡司驻。大共水西流，合武亭及禾戍岭水，至秀溪、霄溪下闾门滩，会大北港水，注倒湖，入江西浮梁。西武陵、鳙溪二水，东南王公峰水，西南新安、卢溪二水，皆入大共。大洪巡司。一驿：祁门。黟县简。府西北百四十里。县以黟山名，即今黄山也。西南：林历。东北：吉阳，吉阳水出，一名黟水，西南流，北牛泉水东南来注之。又东南过噎泽，至白茅渡，会横江水，横江水南出武亭山，章水自东南流县西来合之，至鱼亭口，会鱼亭水，复东流，合吉阳水，入休宁。西：武关，接祁门界。一驿：黟县。绩溪疲，难。府东北六十里。唐始分歙县地置。东：大障山，一名玉山，《山海经》三天子鄣山即此。东北：巃嵸山，其山四合，中一径通宁国。旧有丛山关，其下巧溪，亦名扬溪，流为扬之水，分二支，一北流入宁国，一南流至大屏山，乳溪水、徽水来注之。东北：大障水，会登水，合为临溪。又西会上溪水，入练溪。东绩溪源亦出扬溪，与徽水交流如绩，县名昉此。西北：太平镇有徽岭关。壕寨巡司。一驿：绩溪。

宁国府：繁，难。隶徽宁池太广道。明，宁国府，属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北距省治四百三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三百三十五里。北极高二十度二分。京师偏东二度十六分。领县六。宣城繁，疲，难，倚。响山，县南。城内：陵阳山。城北隅：敬亭山。南：响山。东南：华阳山，盘亘宣、泾、宁、旌四县，华阳之水出焉。东流径鲁山为鲁显水。又东北流为鲁溪，会句溪、宛溪、双溪，北流入青草湖，复合南湖、慈溪，由芜湖入江。东北有大南崎、小南崎湖。又绥溪一名白河，纳广德、建平诸水，入南湖。西：青弋江，《汉志》为青水，一名冷水，自泾县入，汇西南境诸水，东北流，会太平黄池河，入芜湖。北湾河有镇，今为盐埠，漕运并会此。其水出扬青口，亦会黄池河。西：青弋关。水阳镇巡司。西河、杨柳铺、沈村并有汛。一驿：宣城。宁国简。府东北九十里。南：凤山。东：银山。南：巃嵸山。徽水自绩溪入，合仙人洞、篁岭、滑渡、葛村、龙潭诸水，是为西溪。又东北流，合东溪。东溪出浙江天目山，入县境，合汤公山、博里溪塘、千顷山、洋丁山诸水，流为杭水，北受宣城柏枧溪水，是为句溪上源。岳山、湖乐二巡司。一驿：宁国。泾疲，难。府南百里。西南：石柱。东北：幙山。北：琴高。西南：蓝山。南：泾水自旌德入，北流，一名滕溪，纳枫村、小溪诸水，北入岩潭，与赏溪合。赏溪上源为舒溪、麻川，二水相合，出麻口，入县境，会乌石水。滕溪，北流至城西南，纳乌溪、西坑水、幕溪水，又北径马头山芦塘入青弋江。琴溪东北受曹溪、丁溪水，与赏溪合。南花林、方村二水，并

入赏溪。东南有兰石镇、黄沙镇。县丞一，驻查村。茹麻岭巡司一。一驿：泾县。太平疲，难。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唐析泾县地置。西：龙门。南：黄山，麻川出其麓，与舒溪合，流入泾之赏溪。梅溪水出县北三门山，合麻川，为麻口。又有襄、浦二溪水，亦同注麻川。浮丘垣、谭家桥有汛。宏潭镇巡司。一驿：太平。旌德繁，难。府南二百二十里。唐永泰中，始析太平县置。东南：大鳌石岛。北石壁。西南：蛟山、天井。徽水自绩溪入，南合清潭、霞溪水自东溪来注。又合绩溪之龙头水，北过石壁山，与抱麟溪、玉溪水合，是名三溪。北至龙首山入泾县，为泾水上源。抱鳞溪源出黄华岭，东流，与陶环溪、丰溪合，亦曰三溪。陶环溪即玉溪也。有分防营汛一。三溪镇巡司。一驿：旌德。南陵繁，难。府西九十里。南：吕山，有泉涌出，即淮水之源也。南流至孔镇浦，与漳水合，为澄清河。绕城东流为东溪，一名浣溪。县南鹅岭诸溪水皆汇焉。又北受籍山、后港、浦桥诸水，为小淮河，并入芜湖石硪渡入青弋江。西港源出玉山朗陵之南，合诸水北流，自西南水门入城，绕治前达东市，曰中港，其出城西北水门者曰后港。鹅岭镇巡司一。一驿：公馆。

池州府：冲，疲。隶徽宁池太道。明，池州府，属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北距省治一百二十里。广三百七十里，袤二百三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度四十五分。京师偏东五十九分。领县六。贵池冲，繁，倚。西南：大雄山。东：碧山，滨湖。南：大梭。西：乌石。大江自东流缘界径县北至吉阳河，北折至大通河，入铜陵。西：贵池水，一名池口河，北达大江，古称＜□鱼贵＞口。大通河东北与铜陵界。梅根河自青阳入，至县东斗龙山，沿五埠河口，合双河，北注大江。一名梅根港，又曰钱溪，为历代铸钱之所。东北：清溪河，源出溪者为上清溪，出南太仆山者为下清溪，俱东北入江。西南：秋浦。西北：池口镇。黄龙矶废巡司一。殷家汇汛一。池口驿一。李阳河镇巡司一。碧湖村县丞一。青阳冲，难。府东八十里。北：青山。西南：九华，原名九子山，梅根水出，流入贵池。大江径县北百里，滨江有镇曰大通，盐茶所集。西：五溪俱出九华山，合流北汇为大通河，临城河亦西流会于大通河。南：博山河、三溪河、七溪河均下流入石埭。东南：陵阳镇有废司。五溪汛。一驿：青阳。铜陵冲，繁。府东北百二十里。东：铜井、杏山。北：鹊头山，古名鹊头戍。西：云门。南：伏牛、石耳。西南：大江自贵池入，合大通河。大通河别派汇县南之东桥湖，至大通镇入江。北：天门水出天门山，由县东北至荻港达江，为境内众水合流入江之口，汇而为河，县东湖城所出之顺安河来合焉。西接凤心闸，北接黄河。凤心闸河会东湖、西湖水达荻港。黄浒河东北自南陵入，西流合荻港。栖凤湖在县东南，源出仪凤岭，下流通凤心闸。西南和悦州，一名荷叶洲，汛一。并有大通营水师驻此。池太分防同知一。大通镇巡检一。驿一：铜陵。石埭疲，难。府东南百六十里。西：城子、雨台。南：盖山、慈云。北：陵阳。池口河源出栎山，西流经龙须河，会苍隼潭，为秋浦，贡溪水西来入之。西：管溪源亦出栎山，至管口入石埭乡，与大洪岭水合。西南：鸿陵溪，西北流，合舒溪，自太平西北流入县西舒泉乡，合县南之佘溪、前溪，县北、县西之后溪、岳溪，西南之船溪，东入太平。县西有巨石三，横亘溪中，曰头埭、中埭、下埭，县名以此。有汛一。驿一：石埭。建德简。府西南百八十里。治白象山麓。南：玉峰、南丰。西南：梅山。东南：艮木岭，黄溢河出焉，东流入贵池。前河出东南石门岭，汇为官池。后河出石门别岭，亦名石门溪，一曰南河，流至双河口与贵池西溪水合，入东流。南：龙口河，县南迤入江西饶州府之独山湖。南：永丰镇有汛一。巡司一。东流冲，疲。府西百八十里。南：马当山，横枕江流，险。安庆、宿松、江西之彭泽，皆以此山为界。西北：大江自马当东北流，径香口、青阳诸镇，至黄溢河入贵池。城西江口河、南东流河、香口河，下流皆入江。南黄金、白洋二湖，东大清湖，亦皆入江。黄石矶，东北滨江。香河镇，明置巡司，今移驻青阳镇。张家镇旧有河泊所，雁汊镇昔有巡司，今皆裁废。有汛。驿一：东流。

太平府：冲，简。隶徽宁池太广道。长江水师提督驻。明，太平府，属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南距省治一百九十里。广九十里，袤二百一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三十八分。京师偏东二度三分。领县三。当涂冲，繁，倚。南：凌家、甑山。南、东南：青山、龙山。北：采石山，一名牛渚。西：博望山，即天门山，又名东梁山，与和州西梁山夹岸对峙。大江自繁昌荻港入，过东西梁山，绕城北而东，下采石入江南。东南：丹阳湖。东南再东

则固城湖、石臼湖，总名三湖。徽、宁、池、广及江宁之水毕汇，南流入芜湖，北为姑熟溪上源。新坝，东南引姑熟水入城濠。中军守备驻此。黄池河自宣城入，受丹阳南入之水，西北流，合夹河入江。乌溪、黄池镇、金柱关有汛。池太分防捕盗同知一，管粮通判一，县丞一。采石、大信巡司二。一驿：采石。芜湖冲，繁。府西南六十里。东北：赭山，山色纯赤，古丹阳郡因此得名。西南：战乌山，一名孤圻山，对岸孤立为蟓矶。大江自繁昌入，径城西，为中江故道。南：鲁港，上承青弋江，下并高淳、东灞之水入江。西南：芜湖自丹阳湖南支分流，合青弋江及五丈、路西诸湖之水，西流径城南，为长河，北入江。东：扁担河，即长河分流，入当涂，合大信河。东南：天成湖，亦丹阳湖下流所汇，流达长河。徽宁池太广道、监督工关、钞关，驻。江口、芜湖、采石有汛。芜湖关商埠，咸丰八年开。河口镇巡司。一驿：鲁港。繁昌简。府西南百三十里。南：磕山，一名蹙居山。西北：凤皇。东北：三山矶。大江自铜陵入，径城北而东，过芜湖、当涂入江南界，合黄泒河，汇于荻港入江。东：小淮水自南陵入，会城河入芜湖。一驿：荻港。有汛。河口镇、三山司、荻港巡司三。

广德直隶州：繁，难。隶徽宁池太广道。明初广兴府，置县曰广阳。寻降州，直隶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距省治五百九十里。广一百三十里，袤一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五十九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四分。领县一。西：横山。东南：桃花、乾溪。西北：白茅岭。南：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出，南横梗溪，东南鲤洪溪，皆合焉。北：九斗川，源出五花岩山，汇诸山涧水，西北流，径建平，汇于郎川。西：玉溪绕城北，合碧溪、大源溪，同入建平之南绮湖。青洪山岭、誓节渡有汛。州判一。杭村、广安巡司二。建平繁，难。州西北九十里。西北：凤栖山、五牙山。南：镇山。西南：赤山。桐水自州入，径城西入宣城，为白河川，汇于江南之丹阳湖，入大江，或谓之白石水。南绮湖受县境诸水，北入丹阳湖。郎溪，三峡、苏大二溪，径城西南，汇诸山涧水，入南绮湖。白茅山有汛。梅渚巡司一。

滁州直隶州：冲，繁。隶安庐滁和道。明初，以州治清流县。省入，直隶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南距省治五百五十里。广一百四十里，袤三百一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十七分。京师偏东一度五十三分。领县二。州境皆山。西：琅琊。东南：皇道。西北：清流河所出，一名北角河，绕城至乌衣，东合来安水，入滁河。其别出者为白茅河，径城西北入清流河。滁河东南自全椒入，合襄水、清流，曰三汊河口，下流入江苏六合。大沙河自来安入，汇西北诸山溪水，至城东达清流河。小沙河源出西南菱山，径城西注石濑涧，以合清流。乌衣有汛。大<⿰钅仓>镇巡司一。有铁路。全椒简。州南五十里。北：覆釜山，城跨其上。西北：桑根山，有南隐、中隐、北隐。南：南岗。东南：九斗，一名徐陵山。滁河南源出庐，自合肥入，至石潭，与襄水合，入滁州。襄水源出西北石臼山，东南流，合涧谷诸水，亦至石潭达滁。西南：鄭湖，居民引流资灌溉。南：六丈镇。凤皇桥有汛一。驿二：大柳、滁阳。来安简。州东北四十里。西：嘉山。北：马岭尖山。东：五湖山。西北：北信山。来安水出五湖山，径县东，至水口镇，入滁州。西北：沛水有二源，一出盱眙、招信界岭下，一出练寺山，二水合而南流入州。独山水、秋沛水皆由县西北合流，至瓦店河同入滁河。东北：白塔镇。有汛。

和州直隶州：繁，疲。隶安庐滁和道。明初以州治历阳县，省入，寻复和州，直隶江南。顺治初因之，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分隶安徽省。西南距省治四百六十里。广一百八十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四十四分。京师偏东一度五十一分。领县一。西：历阳。南：梁山。西北：乌石山。北：夹山。大江自无为州入，又东北入江苏江浦。西南：栅山，与无为州分中流为界，即古濡须口也，白石水自含山西南来注之。东南：横江，南直采石矶，亦名横江浦，会开胜河，东流达江。南：裕溪河，源出巢湖，自无为入，上承牛屯河，入江。东北：石拔河、芝麻河、穴子河皆入江。东南：当利浦，一名河口，大江之别浦也。州同一。牛屯河巡司一。裕溪、新河口、瓦蓬沟有汛。含山简。州东六十里。北：大小岘山，一名赤焰山。西南：白石山，道书第二十一洞天也。濡须水出，是为东关口水，自巢湖东流径亚父山，出东关口，东南径黄洛河，又南径运漕河，至新浴口，会西清溪河，至栅江口同入大江，一名天河。东南：铜城闸受天河、黄洛河支流，东至闸口

分流，一支为牛屯河，入州，一支南出，入三汊河。练固镇、裕溪河镇有汛。巡司二：运漕、裕溪。

六安直隶州：繁，疲，难。隶凤颍六泗道。明初以州治六安县，省入，属凤阳府，寻还属庐州府。顺治初因之。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属安徽省。东南距省治四百四十里。广二百一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五十分。京师偏东二分。领县二。东：龙穴山一名龙池山，与合肥界。东南：洪家山，四围壁立。南：小同山。西南：团山，下临淠水。淠水一名白沙河，源出霍山，径城西，又北流入河南固始，即沘水也。西南：青石河。西：三元、幢河、青龙河，皆入合史河、东南：马栅河，流径舒城桃城镇，入巢湖。南：溶水河，源出齐云山，西北流入河南固始，合史河。西南：麻埠镇。钱家集有汛。和尚司、马头汛二。巡司一。驿二：六安、椿树岗。英山简。州西南三百六十里。东：英山，县以此名。北：鸡鸣山。南：密峰尖、三吴山。西北：多云山。西：岐岭，通湖广界。英山河出英山，有二源，东曰东矶，西曰西矶，南流至城南而合。会北涧水，流入湖北蕲水。南：鸡儿河，亦由蕲水入江。北柳林关，西石门关，亦险要也。茅草畈有汛。七引店巡司一。霍山繁，难。州西南九十里。西北：霍山，又名天柱山，亦名南岳。东：复览山。西南：四十八盘。东南：铁炉山。淠水即沘水，出沘山，俗名太阳河，北径磨子潭，右合中埠及双，至天柱山西，左合漫水，及陡山、桃源河，又东北径城西。有潜台山，其西六万山。又北合新店河、楮皮岭水，入州东梅子关。包家河有汛一。上土市镇巡司。千罗畈镇县废司。

泗州直隶州：繁，疲，难。隶颍六泗道。明属凤阳府。寻复升直隶州。以临淮县省入。顺治初因之。康熙六年，分属安徽省，隶凤阳如故。十九年，州城圮，陷入洪泽湖，寄治盱眙。雍正二年，升直隶州，隶安徽省。乾隆四十二年，裁观阳府之虹县，省入泗州为州治。泗州旧治在今州城，东南百八十里。自明末清口久淤，旧黄河真正堤决，黄流夺淮水倒灌入泗，州境时有水患。至清康熙十九年，城遂圮陷于湖。今州治即虹县旧城。东北距省治七百六十里。广二百九十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三十三度二十八分。京师偏东一度二十三分。领县三。北：屏山，下有湖。南：鹿鸣山。东：秦桥山，有双泉。东北：朱山，上有圣水井，下有峰山湖。南：淮水自凤阳废临淮入，径五河入洪泽湖。汴河自灵壁入，东南入淮，即萭荡渠，一名竣仪渠，唐、宋通漕故道。睢河径城北，东流会安河洼，南注洪泽湖。潼河在故缸县西，俗曰南潼河，自万安湖流径五河注淮北。潼水，在今州北，东流注骆马湖。沱河在今州西南，源出宿州紫芦湖，径州东为南沱湖，州西为北沱河，二水合流入五湖。又石梁河、天井湖，西合濉水，过五河入淮。施家岗有汛。半城镇州判驻。双沟镇同知驻。驿二：泗水、龙窝。盱眙疲，难。州南百里，滨湖倚山，无城郭。康熙间，泗州陷于湖，乃寄州治于此。后以虹县省入泗州，乃复为属如故。东：盱眙山，县以此名。南：宝积山。北：陡山、龟山。东南：都梁。西北：浮山，滨淮水，故一名临淮山。淮河径城北汇洪泽湖。与泗州中流分界。自五河流入，东北至清河口合黄河。东北：运河池河自合肥入，北注于淮。洪泽湖旧名破釜塘，亦古洪泽镇地，昔人开水门入以资灌田。自泗州陷入，湖界日巨，汪洋几三百里，延袤皖、苏二省。南以老子山、北以湖泊岗，与江苏桃源县分界。旧县有汛一。驿二：淮原、都梁。天长疲，难。州东南百五十七里。南：横山、冶山。西：望城岗。北：红山。西北：石梁河自滁州来安入，汇为五湖。北合德胜河，又东接高邮＜⿰氵貔－豸＞沙湖，其分流为樊梁溪。白塔河自来安入，合汊涧，径石梁镇，又东大河湾，至城西右合白杨河，东北潴为丁溪湖，播为感荡、上泊、白马、沂洋诸湖。其南秦兰河，并入江苏，注淜沙湖。东北：下河镇。北：铜城镇。汊涧有汛一。城门乡巡司一。一驿：安淮。五河疲。州南百三十里。南：金岗。西南：翠柏。西：卧龙岗，下有龙潭。北：陡山岗。沱河水溢，淮水在城东一里。自故临淮县东北流径此，又东入州境。浍河自灵壁入，旧径城南一里，后水涨沙淤徙于北浒，又径城西北，合沱河，又东入淮，或谓之澳水。东：潼河自州入，径天井湖，南至铁锁岭入淮。濉河在城南二里。南湖在城南七里汇众流而成流为此河，又东流入淮。以上所谓五河也。其交会处在城东二里，谓之五河口。西：临淮关，有汛。驿一：五河。

清史稿卷六〇　志第三五

山西：《禹贡》冀州之域。清初沿明制为省，置总督、巡抚。顺治末，总督裁。康熙四年，并冀

南、冀北置雁平道。雍正元年，置归化厅。二年，增直隶州八。平定、忻、代、保、解、绛、吉、隰。三年，增府二。宁武、朔平。六年，升蒲、泽二州并为府，置归绥道。乾隆四年，增置绥远厅同知。二十五年，又以归绥所属地增置五通判。归化城、清水河、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城。与归、绥二厅并属归绥道。二十九年，裁归化城通判。三十七年，吉州改属平阳府，霍州为直隶州。今领府九，直隶州十，厅十二，州六，县八十五。东界直隶井陉。三百七十五里。西界陕西吴堡。五百五里。南界河南济源。七百三十里。北界内蒙古四子部落草地。一千一百里。广八百八十里，袤一千六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十七分至四十一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三度四分至五度四十五分。东北距京师一千二百里。宣统三年，编户一百九十九万三十五，口九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七。其名山：管涔、太行、王屋、雷首、底柱、析城、恒、霍、句注、五台。其巨川：汾、沁、涑、桑乾、滹沱、清漳、浊漳。铁路：正太。驿道：西达蒙古、陕西潼关，东北至京师。电线达京师，西南西安。

太原府：冲，繁，难。隶冀宁道。巡抚，布政、提学、提法司，巡警、劝业道驻。初沿明制，领州五，县二十。雍正中，平定、忻、代、保德直隶，割十县分入之；寻兴还隶。乾隆二十八年，省清源入徐沟。距京师千二百为省治。广六百里，袤七百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五十四分。京师偏西三度五十六分。领州一，县十。阳曲冲，繁，难，倚。东北：阪泉山。西北：崛＜□山围＞。北：梁鸿。西南：汾水自交城入，径冽石口，左合埽谷水，折东南，左合洛阴及石桥、真谷水。《水经注》“径盂县、狼孟故城南”者。至城西北，左合石河、南社河，又南入太原。天门关、石岭关二巡司驻。王封镇，同知驻。埽峪村、杨兴寒。城晋、陵井驿。太原冲，繁。府西南四十里。西南：尖山。西北：蒙山，其南风峪、悬瓮，晋水出焉。东北：驼山。汾水自阳曲入，左纳涧河，径城东，至南张村与合，又西南入徐沟。东：洞涡水自徐沟来，西南流，径县南，仍入徐沟界。榆次冲，繁，难。府东南六十里。北：罕山。东南：麓台。东北：小五台。洞涡水自寿阳入，左纳金水河，古涂水，即《水经注》蒲水，合八赋岭、鹰山水（今所谓大、小涂，即《水经注》蒲谷水）注之。右合原过水（四派，唐贞观中，令孙淇引以溉田），径城南，西南入徐沟。其涧水入蒜谷，又西入太原。源涡、什帖二镇。鸣谦、王胡二驿。太谷繁。府东南百二十里。南：凤皇山。北：壁谷。东南：凤巢、大塔，大涂水出焉，西北流入榆次。西：乌马河自榆社入，右合奄谷水，左咸阳谷水，径城北入祁。象谷水即古蒋谷水，入徐沟，有马岭关、杏林寨。主簿驻范村镇。祁冲，繁。府西南百四十里。东南：竭方、帻山。侯甲水自武乡入，径龙舟峪，为龙舟水。又盘陀水，西北为昌源渠，径城北入平遥。东北：乌马河自太谷入，又西入徐沟。子洪、盘陀、围柏、贾令四镇。安寨、盘陀二驿。徐沟冲，繁，难。府南八十里。乾隆二十八年省清源为乡入。训导及巡司驻。西壶屏山。其北，白石、中隐。汾水自太原入，径孔村至西堡。东北：洞涡水自榆次入，错太原，复入县西，左纳乌马及象河入焉。故驿镇：同戈驿。交城简。府西南百二十里。交城山，北百二十五里，相近羊肠。西北：狐突。汾水自静乐入，径火山村，右合孔河，折东入阳曲。西北：孝文山，文水出，会浑谷、西谷，屈东南，左合酸水，为文谷水，入文水界，从之下流，并达之。故交村，巡司驻。文水繁，难。府西南百六十里。西：陶山。西北：熊耳。西南：隐泉。东有汾水，自徐沟入，西南入平遥。西北：文谷河自交城入，径文谷口。唐栅城废渠在焉。至城北，又东南，左合磁窑河、步浑水，折西南入汾阳。有孝义镇。岢岚州简。府西北三百二十里。岢岚山，东北百里，一曰管涔。移西南，芦芽、荷叶坪、雪山。东南：直道村，岚漪水出东北，右合黄道川、三角城二水，折西北，径城南，又西径大涧河，左合砂河，又西南径巨麓山入兴。水峪关。岚简。府西北二百六十里。西南：黄崄山。西：野鸡山，蔚汾水出，入兴。南：赤坚岭，岚水出，东北径桃尖山，左合乏马岭、双松山水，折东南入静乐。有东村镇。兴简。府西北四百里。雍正二年隶保德州。八年仍来隶。东：桃花山。西南：采林。西北：黄河自保德入。东北：岚漪水自岢岚入，径石楼山。东南：蔚汾水自岚入，径合查山，至县西合南川水并入焉。又南合紫荆山水入临。蔚汾、合河二关，皆要隘。

汾州府：冲，繁，难。隶冀宁道。康熙六年，省明冀南道入。东北距省治二百二十里。至京师千三百八十里。广三百五十里，斜。袤三百二十里。沿明制。北极高三十七度十九分。京师偏西四

度四十五分。领州一，县七。汾阳繁，疲，难。倚。西：将军山、黄芦岭。北：谒泉。东北：文谷水自文水入，循汾水故道，右合原公、金锁关水，至府治东为文湖。又南，右纳义水入孝义。郭栅、阳城二镇。冀村巡司驻。有驿。孝义繁。府南少东三十五里。西：上殿山。西北：龙门、薛颉岭，古狐岐山，《禹贡》“治梁及岐”。其南，盘重原，胜水出焉，俗名孝河，会南川、阳泉水，径城南而东。东北：文谷河自汾阳合义水入，径盐锅头入介休。温泉、凤尾二镇。平遥繁，冲，难。府东八十里。西北：汾水自文水入，径长寿村。东北：侯甲水自祁入，左合谒戾山、婴涧、过岭、鲁涧，超山、中都及亭冈水入焉。又南入介休。上殿镇。洪善驿。介休冲，繁，难。府东南七十里。南，介山，一曰绵山，绵水出。东：天峻，石河出，又东石桐水出。东北：汾水自平遥入，后先合之，入灵石。张兰镇，同知驻。义棠驿。石楼简。府西少南百八十里。东南：石楼山。西：九重。西北：团圆山。黄河自宁乡入，合屈产泉，古牧马川，复合温泉，即石羊水，入永和。临简。府西北三百二十里。东南：汉高山。西南：招贤，马头河水左渎自兴入，合紫金山水，又南径曲峪镇，入永宁。其湫水亦自兴入，径赤壁山，合连枝、积翠、黄龙、汉高、云山凡十六水入焉，又南入永宁。有三交镇。永宁州冲，繁，难。府西北百七十里。东：九凤镇。东北：吕梁。西：匾斗、南山。西北：马头河水左渎自临入。东北：赤坚岭，离石水出曰北川。南：步佛山，合芦子山，水径城西合东川，纳南川，清水河入焉，又南入宁乡。吴城、柳林、永安三镇。柳林、方山堡二巡司。玉亭、吴城、青龙三驿。宁乡简。府西百四十里。南：云集岭。北：宁阳山。东：柏窟、蕉山。西南：泉子，清水河出，北合屏风山，水径城东，又西北入永宁注河。河水左渎复入，径三交镇，合石口、牛尾泉水入石楼。有锄钩镇。

潞安府：繁，疲，难。隶冀宁道。初沿明制，领县八。乾隆二十九年，省平顺分入潞城、壶关、黎城。西北距省治四百五十里。至京师千三百里。广三百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七分。京师偏西三度二十八分。领县七。长治繁，难，倚。东：壶口山。东南：五龙。东北：柏谷。西南：福泉。浊漳水自长子入。东南陶水出雄山，北合八谏、鸡鸣山水，右会淘清河入。又北至秦村，左会蓝水，右石子河入，又西北入屯留。镇四：韩店、高河、大义、西火。分防同知驻太义镇。县丞驻西火镇。驿二：龙泉、太平。长子冲。府西少南五十里。东南：紫云山、羊头。西南：发鸠山，水经注鹿谷。浊漳水出其东麓四星池，东会伞盖、阳泉水，径城南，右合尧水、慈林水及梁水，入长治。西北：蓝水自屯留入，径河，右会雍水，亦入长治。鲍店镇，县丞驻。漳泽驿。屯留冲。府西北六十里。东北：良材山。西北：五嶝。西南：盘秀，蓝水出其阳摩河岭，古绛水，东入长子，注浊漳。至长治北流，径县东，入潞城。今绛水出其阴，东径石田山，左会高丽水，又东北，右合霜泽左三山，水径城北，右合疑水。鸡鸣水乃古谏水，径余吾故城南、屯留故城北者。镇二：寺底、丰仪。驿一：余吾。襄垣冲。府北少西九十里。西南：五钻山。北：五音、仙堂。西北：紫岩。东南：鹿台。浊漳水自潞城入，径其北，左会铜鞮水，又北径城东。东北：涅水自武乡入，右会临水，史水自左注之。为合河口，入黎城。镇二：东周、下良。驿一：虎亭。潞城简。府东北四十里。南：卢山、大禹。东南：伏牛、葛井。东：静林。西：三垂。西北：黄阜。西南：浊漳水自屯留入，左合绛水，为交漳，即《禹贡》降水。又西北入襄垣，至黎城错入，径潞县故城，是浊漳兼有潞浸之称。又东复错黎城，仍入境。东出马塔口，入河南。涉县西南有三垂冈。东南有虹梯关，即鲁般门，巡司驻。镇三：神头、黄碾、羊围。东南：平顺乡城，乡学训导驻焉。壶关简。府东南三十里。壶关山，西北六里。东北：风穴山。东：马驹、麦积、安公。壶水出西北，径城北为石子河，左合清流河，东南大王、抱犊，又东赤壤。其阴东井岭，淘清河出，西北径黄山，并入长治。岭东五指河，东南为沾水，径紫团山入河南林县。东有玉峡关、冯坡镇。黎城简。府东北百十里。东南：潞祠山。西北：积布、嶓峪。浊漳水自襄垣入，东南径联珠山，错潞城复入，左合黄须水，东径赤壁山，仍入之。东北：绣屏、清漳水自辽入，径吾儿峪，古壶关在焉，入河南涉县。玉泉水从之。

泽州府：冲，难。隶冀宁道。初沿明制，为直隶州。领县四。雍正六年为府，增附郭。西北距省治六百二十里。至京师千六百里。至京师千六百里。广三百四十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十一分。京师偏西三度三十七分。领县五。凤台冲，繁，难，倚。南：太行山，其巅石岭，

其北天井关。西南：小口，即太行陉马牢。东南：硖石、浮山。北：司马。东北：丹水自高平入，左合蒲水，南径高都故城东。其南源泽水，出西北二仙掌，合塔河来会。又南，左纳丈水，径八盘、垒石、石人山、白水。合西沙河，径城南，合辘轳水，天井溪右注之，入河南河内。西北：吴山，阳阿水出，南径蟠龙、圣王山，入阳城注沁水。沁水复入，入济源盘子。镇三：横望、拦车、周村。驿二：太行、星轺。丞兼巡司驻星轺。高平冲，繁。府北少东八十五里。北：韩王山。东：七佛。西：髑髅、浩山。西南：空仓。西北：发鸠，漳水出其阴。其巅凤头，丹水北源出，左会白水，右绝水，实泫水。东南：右合长平水，径城北，又东南左合西东长河，至杜村。右合五龙山水，俗亦曰泫水，入凤台。东有蒲水，自陵川入，从之。东有石壁关。西北有长平关。镇四：米山、丁壁、野川、时庄。乔村、长平二驿。阳城难。府西八十里。西南：王屋，其东析城，有三峰，亦曰底柱，濛水出。东南：莽山，水出溴，北源，并入河南济源。东北：沁水自其县入，左合史山河，右合阳泉水，东南径南庄。其涧河入为南河，右合沪泽水，径阎家津，右合桑林水，左纳阳阿水，入凤台。东南有白云隘，路通济源。县境十七隘，此为最要。东治镇，同知驻。陵川简。府东北百二十里。西南：九仙山。西北：宝应。圣宫山，蒲水出，屈西，左会龙门山、凤山水，入高平。东北：尧庄，丈河出，西南径灵泉、石景、佛儿水诸山，入凤台。东南：王莽岭，源水出。洪水村，平田水出，并入河南辉县。南：双头泉，屈南，径瘦驴岭入修武。东北：浙山，淇水出，俗浙水，径熊耳，即沮洳山，入壶关。沁水简。府西北百七十里。西：阜山。西南：辅山。东北：隗山。北：大尖，至河头寨，右合梅河、杏河。沁水自岳阳右会东河，即《水经》黑岭水。又东南径紫金山至端氏故城，左合秦川及熊耳山水，即水经注水。又东南，左合潘河，入阳城。西南：鹿台山，芦河出，古阳泉水。其南涧河并从之。镇四：郭壁、武安、固镇、端氏，巡司驻。

辽州直隶州：繁，隶冀宁道。西北距省治三百四十里。至京师千三百里。广三百三十里，袤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三分。京师偏西三度一分。领县二。辽阳山，城东三里。东：云东。南：武军城。西：＜□山军＞山。东北：摩天岭。清漳水自和顺入，径黄张针，屈南，右会西源西漳河，为交漳口。左合箕山水（即洗耳泉东六十里，此附会为河南登封山者。）径黎城东，入河南涉县，至林县与浊漳合。长城、黄张、芹泉、桐峪、麻田、韩王、拐儿，凡七镇。黄泽关之十八盘，巡司驻。南关驿。和顺简。府东北九十里。东北：合山。西南：断孤。西北：九京。北：麻衣。清漳水自平定入，径石猴岭，屈折至城东南，右会南源梁余水，又东南，左合清水，古黄万水，径首阳山入州。西南，八赋岭，其西源辽阳河出其北辽山。《水经注》辽水，亦西漳水，东南径仪城镇，从之。武乡水出其南武山，入。榆社、松烟寨、湖马岭、青城、虎峪、马坊、横岭、温泉，凡八镇。八赋岭巡司。榆社简。府西九十里。东南：秀容山。东：清凉、箕山。北：北泉。东北：武乡水自和顺入，西径其故城（北三十里即《地形志》榆社城。），折南，径城西，又南纳县之西川、仪川等水，入武乡界。西北：黄花岭，乌马河出焉，西北流入太谷界。北有马陵关，西有石会关、云簇镇。

沁州直隶州：冲，繁。隶冀宁道。西北距省治三百三十里。广三百二十里，袤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十一分。京师偏西三度四十二分。领县二。东：麟山。西：尧山。西南：铜鞮。西北：伏牛。迤东漳源镇，小漳水出，左会花山、烂柯山，径城西，又南，右合后泉、上官泉，至万安山北，右会铜鞮水，入襄垣，亦通目之。郭村、西阳二镇。沁阳驿。沁源简。州西少南百二十里。西北：绵山，其异名曰谒戾，曰羊头，沁水出焉。东南径仁雾山，右会涛鞮水，左琴谷水，至交口折西南，径城东，合芹泉山水，至南石，左会青龙山水，右西川、大南川，入岳阳。柏子、郭道、官军三镇。武乡简。州东北五十里。城东北：＜□屬＞山。东南：三原。西：麓台。西北：侯甲山。有分水岭，侯甲水出其阴，北入祁。涅水出其阳，实《水经注》汤谷五泉水。左会高砦寺河，古白鸡水，径城西，左会武乡水，又东至城南，左合南亭水，折南，左合锅窑岭水，入襄垣。镇二：盘龙、墨镫。驿二：权店、南关。

平定直隶州：冲，繁。隶冀宁道。初沿明制，为太原属州。雍正二年升，仍领，并割盂、寿阳来隶。嘉庆元年，省乐平入。西北距省治二百七十五里。至京师八百七十里。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九十五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二度四十八分。领县二。东：皋落山。东北：蒙山。

东南：松子岭。西南：沾岭；冶水南源沾水出，会小松鸣水，东入直隶井陉。其北甘桃河。西北：桃水自寿阳入，汇保安河、平潭、阳泉水，径城北，又东，右合南川，径交原村，左纳文谷水，至古承天军。左合毕发水，并从之。清漳三源。北源出其西大要谷，《山海经》所谓“出少山”者，南入和顺。洞涡水出其北陡泉岭，西径马尾岭，左合浮化山，纳木瓜岭水。《水经注》，南路西入寿阳。东有故关，东北有娘子关，并接井陉界为要隘。有正太铁路。一镇：静阳。三驿：测石、甘桃、柏井。乐平乡城，州判及乡学教谕驻。柏井巡司驻。其甘桃，裁。盂冲。州西北百里。南：石艾山。东：白马。东北：原仇。北：牛道岭。滹沱水自五台入，径其西，右合乌河，又东，右合龙花河，入直隶平山。西南：秀水出南上社，合香水，夹城东南，从行千二百余里，下至天津入海。东北黄安、十八盘、榆枣诸关，并通平山，东横河槽通井陉，并要隘。芹泉驿旧设巡司，后裁。寿阳冲，繁。州西百里。初隶太原府。雍正二年来隶。北：方山。西北：双凤、罕山。东：桃源沟，冶水北源桃水出。《地理志》，绵蔓水会芹泉水东入其州。南：洞涡水自州入，至县南过山。西南：要罗山，寿水出，东会黑水，龙门河注之，西入榆次。有正太铁路。一镇：遂成。一驿：太安。驿丞兼巡司驻。

平阳府：冲，繁，难。太原镇总兵驻。初沿明制，领州六，县二十八。雍正二年，蒲、解、绛、吉、隰直隶，割临晋二十县分隶太平、襄陵、汾西，寻复。乾隆中，霍直隶，割赵城、灵石属之，吉州及乡宁复。东北距省治六百十里。至京师千八百里。广二百七十里，袤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五分。京师偏西四度五十六分。领州一，县十。临汾冲，繁，难，倚。东南：浮山。北有汾水自洪洞入。东南：滏水自浮山入，径其东，左合金水河，右涝水注之，南径城西。有姑射山，一名平山。平水东注之。其南出者并入襄陵。西北：分水岭，大东河出，入蒲。泊庄、矾山二镇。建雄驿。洪洞冲，繁。府东北五十五里。东：九箕山、霍山。北有汾水自赵城入，径城西，右合北涧，屈西南，左纳南涧，右合娄山、禹门山水，入临汾。郭盆镇。普润驿。浮山简。府东少南七十里。浮山西南三十里，金水河出。东南：银洞。东北：尧山乌岭，涝水出，西入临汾。东：天坛，南河出，西南：壶口。实蜀山，水出。东北：横岭，即中条，东河出，入沁水。东张镇。岳阳简。府东北百二十里。北：雪白。西北：尖阳。东南：刁黄。东北：沁水自沁源入，右合和川河，左纳横河，屈南入沁水。东北：安吉岭，涧河出。其一源出西北金堆里，水径城东屏风山，又南，左合永乐里水，其南，南涧出郭店，并西入洪洞。东北有潼关隘。曲沃冲，繁，难。府南百二十里。西南：绛山。西北：桥山。西有汾水自太平入，左纳釜水，入绛。东有浍水，自翼城入，左纳绛水，亦入绛。镇二：柴村、侯马。驿二：侯马、蒙城。巡司驻侯马。翼城难。府东南百三十里。北：丹山、蜀山。东南：历山。东北：乌岭、佛山。浍水南北源出，合径城东而南，左会东源绛高山水，今泺水。乌岭，霍东支，故《说文》“浍出霍山”，《水经》则统曰“出浍交东高山”。又西南径浍交，错绛复入，入曲沃。西北：小绵山，滏水出，西南流，亦入曲沃。有隆化镇。太平冲，繁，难。府西北九十里。雍正二年，隶绛，七年复。南：汾阴。西南：九泉。东经：汾水自襄陵入，南入曲沃。镇三：清储、赵康、史村。一驿：史村驿。丞兼巡司驻。襄陵难。府西南三十里。雍正二年隶绛，七年，复。东南：崇山。西南：三嶝。东有汾水自临汾入，右合平水。又诸山涧水三派东注，入太平。赵曲镇。汾西简。府西北百九十里。雍正二年，隶隰。九年，复。汾阴山，西南五十五里。东南：汾水自霍入，右合轰轰涧、勃香河，径商山入赵城。乡宁简。府西少南二百三十里。雍正二年隶吉州，乾隆三十六年，仍来隶。东北：柏山、秦山。西南：两乳。东南：马头。西北：香炉岩。河水自吉入，径其麓，有师家滩。东：鄂山，鄂水出，会北源高天山水。又西合罗谷水，径城南，又西北入焉。又东南，入河津。营裹镇。吉州繁。府西百七十里。雍正二年，直隶；乾隆三十七年，复。吉山，治北。东北：难山、石门。北：庖山、风山河水自大宁入，径龙王延，禹贡、壶口在焉，即孟门山。至小船窝。东南：高天山，清水河出。《水经注》，羊求水合放马岭、云台山水，西径城南，入焉。又东南入乡宁。三垢镇。

蒲州府：冲，繁，难。隶河东道。明，平阳属州。雍正二年，直隶。仍明所岭临晋、荣河、猗氏、万泉，惟河津削。六年，为府，置附郭。寻增虞乡。东北距省治千一百里。至京师二千二百里。

广百三十里，袤百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十二分。偏西六度十五分。领县六。永济冲，繁，难，倚。明州治，省河东入。雍正六年置。东南：中条，即《禹贡》雷首，其南阜尧山、首阳，迤东历山。东北：河水自临晋入，西径苍陵谷，至韩家营，错陕西郃阳、朝邑。其涑水会姚暹渠，于东五姓湖入，又西从之，至盐滩复入。迤东南径风陵渡，渐涔入焉，扬雄赋所谓“河灵、矍踢，掌华蹈襄”者。又东入芮城。镇四：赵伊、阁河、栲栳、永乐。同知驻永乐。河东驿。临晋冲，繁，难。府东北七十里。东北：嶷山。西北：河水自荣河入，径吴王渡。东南：涑水自猗氏缘虞乡界，注五姓湖，从之。樊桥镇又驿。虞乡难。府东六十里。明沿元制，省入临晋。雍正八年，复析置。南：中条山，有王官谷。西南：五老、蒿聋、方山。其北檀首，其北五姓湖。《水经注》，张阳池有鸭子池，合中条水。东北：涑水自临晋入，会姚暹渠，并汇焉。又西入永济。故市镇。汤家驿。荣河难。府东北百二十里。城东：峨眉岭。西北：河水自河津入，汾水入焉。古汾睢湮。即春秋葵丘。南径城西入临晋。胡壁、孙吉二镇。阳陵驿。猗氏冲，繁。府东北一百十里。东有涑水自安邑入，西南入临晋。有张岳镇。万泉难。府东北百六十里。东：介山，其西峰孤山。城南山阴暖泉。又东涧。解店镇。

解州直隶州：繁，难。河东道兼监法驻安邑。运城，明平阳属州。领县五。雍正二年升，割闻喜易其垣曲，寻并隶绛。东北距省治九百五十里。至京师千四百五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十八分。京师偏西五度三十八分。领县四。东南：中条山，其脊横岭，又白径、分云。其北盐池。又北盐水，今姚暹渠，自安邑入，径其北，西入虞乡城。西北硝池，浊泽。长乐镇。长乐、盐池二巡司。安邑冲，繁，难。府东北五十五里。东南：吴山。南：中条。西南：盐池。池北运城。河东道及州判驻。东有苦池。东北：姚暹渠，即盐水，自夏入，径城北，又丁南径运城北，入州。又东北，涑水自夏入，西入猗氏。镇二：东郭、圣惠。有巡司。浍芝驿。夏冲，繁。府东北百里。南：柏塔山。东北：翠岩、稷王。东南：温泉。巫咸山，盐水出，今姚暹渠，西北径云谷，至城南折西。西北：涑水自闻喜入，南径夏后陵，并入安邑。曹张、胡张、尉郭、水头、裴介五镇。平陆简。府东南九十里。东北：虞山，上有虞城。其西傅岩、清凉山。西北：天井、卑耳。西南：河水自芮城入，径洪池，至茅津渡。中条山诸涧，迤东北至砥柱。砥柱、禹凿、六峰、三门山在焉。纳刘家沟、后沟、积石水，入垣曲。镇六：洪池、张店、张谷、常乐、葛赵、茅津。县丞驻茅津。有废巡司。芮城难。府西南七十里。北：横岭、漱水岭，洪源涧出，会葡萄涧、地皇泉。西南：河水自永济入，径鱼鳞碛，至城南。又东，浢水入，迤北，入平陆。

绛州直隶州：繁，难。隶雁平道。明，平阳属州。领稷山、绛、垣曲。雍正二年升，并割太平、襄陵、河津来隶，以绛属平阳，垣曲属解。七年，又割闻喜、绛，垣曲复，而太平、襄陵还旧隶。东北距省治七百十里。至京师千八百里。广四百里，袤百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十八分。京师偏西五度十三分。领县五。南：峨眉岭，即晋原。西北：马首山。北：九原、鼓山。古水出，即清浊二泉。东北：汾水自太平入，至城南。左会浍水，《水经注》“径王泽，举水入焉”者。又西南合古水，入稷山。南：重兴关。西：武平关。垣曲繁。州东南二百十里。雍正二年，隶解。七年，复。东北：诸冯山、王屋。其北教山，教水出，《水经注》“南历鼓钟、上峡、下峡、马头山”者，亦曰浍水。清廉，俗风山，清水出其西岭，东径皋落镇，会亳水及白水，曰亳清河。西南：河水自平陆入，径鹰嘴山，入河南济源。河水入晋境，冷行二千七百余里。鼓钟镇、迎驾、六郎镇。闻喜冲，繁，难。州南七十里。初隶平阳。雍正七年，改。东：凤皇原。东南：香山、汤寨，古景山，景水出，实《水经注》沙渠水。其北美良川。东北：紫金，古三浚。涑水自绛县入，径董泊，右合甘泉，复左合景水，径城南，又西入夏。诗“扬之水，不流束薪”者。镇八：上东、下东、横水、裴社、宋店、栗村、郭店、兰德。涑川一驿。绛简。州东南八十里。初隶平阳。雍正七年改。绛山，西北二十里。北：牛村。东北：备穷。浍水自翼城错入，合故郡水，又西北入之。东南：回马岭，绛水出，《水经注》所谓“出绛山东，寒泉奋涌，扬波北注。”者。其西华池有陈村峪水，实《注》所谓乾河。西迳大阴山，合紫谷水，又西会烟庄冷口水。《水经》“出闻喜黍葭谷，径存云岭入闻喜南绛故城”。镇曰浍交。稷山难。州西五十里。稷山，南五十里。北：姑射、圣王。东南：汾水自州入，径城南，又

西，华水故道出焉，入河津。小河、翟店、下迪、大杜四镇。河津冲，繁。州西百里。初隶平阳。雍正二年改。东北：黄颊山。西北：河水自乡宁入，径龙门山。《禹贡》“自积石至”者。韩原在焉，所谓少梁。又南入荣。东南：汾水自稷山入，径疏属、仙掌山，又西南从之。镇四：方平、禹门、东张、僧楼。禹门，巡司驻。

隰州直隶州：繁。隶河东道。明，平阳属州。领大宁、永和。雍正二年升，并割汾西。九年，又割吉之蒲属之，而汾西还旧隶。东北距省治五百五十里。至京师千七百里。广二百六十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三十九分。京师偏西五度三十一分。领县三。北：妙楼山。东：五鹿。东北：蒲子。其界石楼者，有水头村，蒲川水出，西南合回龙、交口水，径城西，又东南，会义泉河于仵城镇北。《水经注》所谓“出石楼山，南径蒲城（蒲子县）、得黄栌谷水”者，俗曰隰川，入大宁。义泉、张家川、罗真、蒿城、康成、大麦、辛庄、西曲、回龙九镇。又广武镇，巡司驻。大宁简。州西南九十里。城南：翠微山。西南：石子。西北：孔山。河水自永和入，径马斗关。东北：隰川，即蒲川水，自州入径罗曲镇，折西，径城出，至蓝公山。其南源第一河东南自蒲入，实紫川水合县底河入焉，又东南入吉。蒲川水莽灌数百里，《元和志》曰斤水。寰宇记“曰斤水”，明志因误“昕水”，方乘从之，非也。一镇：安阜。蒲简。州东南百二十里。旧属平阳。雍正二年，属吉，九年来隶。东：东神山。西南：翠屏。东北：姑射。有分水岭。蒲水南源第一河出，《水经注》“紫川西会南川所谓合江水”者。径城东南，右合东小河，又西入大宁。镇六：化乐、张村、乔麦湾、薛关、古驿、松峪。永和简。州西北九十里。东：双山。南：楼山。西：烈凤、马脊。东北：结北。其南仙芝谷，古城谷。西北：河水自石楼入，径老牛滩，仙芝河合索陀川、榆林河，《水经注》“域谷水东启荒原，西历长溪”者。至城西南，合露河入焉，又南入大宁。桑壁、岔口、刘台三镇。

霍州直隶州：冲，繁，难。隶河东道。明，平阳属州。领灵石。乾隆三十七年升，复割赵城来隶。东北距省治四百六十里。至京师千五百五十里。广八十里，袤二百三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四分。领县二。霍山，东南四十里，《禹贡》大岳。彘水出石鼻谷。西北：汾水自灵石入，径灵佛岩合之。《水经注》“径观阜北”者。入汾。辛丰镇。霍山驿。赵城冲。州南五十里。乾隆三十七年，自平阳来隶。东北：霍山，霍水出。西：罗云。西北：汾水自汾西入，径城西，西北合之，南入洪洞。有驿。灵石冲。州北百里。乾隆三十七年，自平阳来隶。东：孝文山。东南：尖阳、十八盘。东北：静岩、绵山，有五龙泉，俗小水河。汾水自介休入，至城西北，左合之，屈南，右合石门峪、新水峪；左仁义河，径阴地关入州。《水经注》“又南过冠爵津，俗雀鼠谷”者。其南高壁岭，今韩信岭。镇二：夏门、仁义。驿二：＜⿰土尚＞石、仁义。驿丞兼巡司驻仁义镇。

大同府：冲，繁，难。总兵驻。初因明制，领州四，县七。雍正中，增阳高、天镇，改朔及马邑隶朔平，蔚及黄昌分隶直隶宣化、易州。南距省治六百二十里。至京师七百二十里。广二百一十里，袤二百六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五分。京师偏西三度十二分。领州二，县七。大同冲，繁，难，倚。顺治五年，徙西安堡，九年，复。北：纥干山。东：白登，其东牛皮岭。迤北少咸，敦水出。西南：采掠。桑乾水自应入，径其南，右合马耳山水，左有玉河古浑水，自丰镇入，右径方山合卷子，右镇川河，又南径孤山村，右纳小泗水，至城东，又南，右纳肖书河，《水经注》所谓“右会武周川”者，又南来会。又东，敦水出少咸山；径西堰头，并入阳高。瓮城、聚乐二驿。怀仁冲。府西南八十里。西：清凉山、锦屏。西南：芦子。新庄子河出其村，径大于口入山阴。有安宿峒镇。西安驿。浑源州难。府东南百二十里。顺治十六年，安东中、前二所省。西南：龙山。西北：书锦。北：龙角。东南：恒山，北岳，顺治十七年自曲阳移祀于此。山高三千九百丈，周回数千里，横跨燕、赵，屏蔽京师。曲阳其趾，阜平其脊，州境其主峰也。其别阜南曰枪峰岭，古高氏山，唐河上源寇水出，《周礼》所谓“呕夷，并州川”。左会别源翠屏山水，《水经注》所谓侯塘川，东径蔡家峪入灵丘。其温泉堙。岭之西北浑河出，一曰崞川，西北汇别源乱岭关及瓷窑峡、李峪、神谷、横山诸水，入应。王家庄堡，巡司驻。上盘驿。应州冲。府南百二十里。顺治十六年，安东中屯卫省入。雍正八年，罢所隶故城州。东南：茹越山。东北：龙首。西南：龙湾。西：桑乾河自山阴入，径州

东北，浑源河自州来会。《水经注》“径巨魏亭北，又东，嶂川注之”者。亦通曰浑河。又东北，入大同。一镇曰安边。安东卫巡司。安银子驿。山阴冲。府西南百八十里。南：复宿山、香山。西：桑乾河自朔入，至城北，折东南，径黄花山，即黄瓜埠，右合黄水河入应。岱岳站，巡司驻。有驿。阳高冲。府东北百二十里。雍正三年，以阳高卫降置。西：断头山、龙混。北：虎头、云门。西南：白登山，敦水自大同入，径其麓。南：洋河自丰镇入，南流，径守口堡入边。右合马邑水，径城北，又东南，会白登河，入天镇。西南：桑乾水自大同入，径黄土梁，又东并入天镇。天镇冲。府东北百八十里。雍正三年，以天镇卫改置。北：环翠山。东：阳门，其斡神头，其支丰稔。西南：牵牛。桑乾水自大同入，径嘴儿图，左合五泉河、石门沟。五泉，古安阳水，阳原故城在焉。又东，入直隶西宁。其北南洋河自阳高入，径福禄山。《水经注》“雁门水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者。右合三沙河，古毖水，径城北，又东北径折儿岭入怀安。又北，西洋河自丰镇入，右合南沟水，径暖泉墩，及东南小沟口河，亦入怀安。广灵简。府东南二百四十里。东南：加斗山。北：千福。西北：九龛。西：望狐、白羊，壶流河出。莎泉，祁夷水东南径石梯岭，合作疃池。枕头河径城南，又东径壶山，入直隶蔚州，达桑乾，为南支。直谷、林关、火烧、桦涧西镇。马厂驿。灵丘冲。府东南二百七十里。南：太白山。西北：漫山，其东枚回岭，古滋水出焉。寇水自浑源入，左合黑龙河，径城南，又东南径隘门山、银钗岭入直隶广昌。驿一：太白。

朔平府：冲，繁，难。明，右玉林、左云川、平虏三卫地，属山西行都司。清初为右玉、左云、平鲁三卫。雍正三年，于右玉卫置府，并改三卫为县，属雁平道。南距省治六百七十里。至京师九百六十里。广二百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度十一分。京师偏西四度十一分。领州一，县三。右玉冲，繁，倚。雍正三年，以右玉卫改置。玉林山，西二十里。东南：石堂山、纱帽。西南：沧头河自平鲁入，右合牛心山，左孙家川、云石堡水，屈北，径府治西。右合范家堡水、马营河，又北，右会兔毛河。西北有边墙，西南接平鲁，东北至右玉，有杀虎、水栅、铁山、水沙、云石等口。威远堡、杀虎口二巡司。朔州冲，繁，难。府东南二百四十里。明属大同府。雍正三年来隶。嘉庆元年，所领马邑省入为乡，有乡学训导。东北：契吴。东：洪涛，其支阜雷山。左黄道泉，右金龙池，桑乾水出，《水经注》所谓“洪源七轮即索涪水”者。东南汇于腊河口，古马邑川水南源。恢河，古漯水，自宁武入，径城南，折东，右合七里河，左沙棱水，又东北至下馆故城北来会，入山阴。城东、广武二驿。左云冲。府东南七十五里。雍正三年，左云卫改置。东北：弥陀山。东：雕岭。东南：龙王堂。南：南石，肖书河出，北径城西南，右合温泉，又北折东，左合龙泉，径焦山，又东南入怀仁。旧有助马堡巡司，裁。平鲁冲。府西南百十五里。雍正三年，以平鲁卫改置。南：十二连山。西南：迎恩。西：小青。西北：七介、西平、磨儿。清水河出，入其厅，古树颓水。城内北固山、北：尖山。东南：天门，相近奎星台。北岳峰，盖《水经注》大浴真山，沧头河出。古中陵水，西北贯城出，折东径碧峰山入右玉。乐宁、伏远二镇。

宁武府：冲。隶雁平道。明置宁武关并所。嘉靖中，置三关镇，驻宁武。又偏荣道驻偏头，后改岢岚、宁武二道分驻。清初，前后并废。雍正三年，改所为府，置附郭，偏关所、神池堡、五寨堡为县。南距省治三百四十里。至京师九百五十里。广二百九十里，袤三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六分。京师偏西四度十一分。领县四。宁武冲，倚。明置宁化所。雍正三年为府，并置。西南：管涔山，其东天池，其下分水岭。西出者汾水，左会林溪，楼子山别源，折西南，径宁化堡入静乐。东出者恢河，一曰浑河，古漯水，《水经注》“出累头山”，《地理志》谓之“治水”者，东北径城南，又东北径阳方口，出边，入朔为桑乾。南源有阳方堡。宁化所巡司。偏关冲。府北百八十里。明置守御所。雍正三年改。东：了角山。北：蚕虎。西北：河水左渎自清水河入，径老牛湾西，又西南，东有关河自平鲁入，合红水沟，径应南，又西北入焉。又西南入河曲。老营堡有废巡司。神池冲。府北三十里。明置神池口发安司，后增神池堡营。雍正三年，改。南：黄花岭。西南：旗山、虎北、洪佛。北：沐达河，西径磨石山，左合义井河。河本渭流，康熙二十六年，祖西圣祖西征，饮马驼于此，赐名兴隆。折北入五寨。五寨冲。府西百里。明建五寨城。雍正三年改。西南：芦芽山，管涔绝顶也，高三千丈，上有弥连池，即弥泽，下注清涟河，东北达沐河自偏关入会之，为大涧河，

折西入河曲。有三岔堡。

忻州直隶州：冲，繁。明，太原属州。雍正二年升，仍领定襄，割太原之静乐来隶。西南距省治百四十里。至京师千三百里。广三百六十里，袤百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二十五分。京师偏西三度四十三分。领县二。南：系舟山。西南：云母。西：九原。西北：云中，相属双尖，云中水出，东北入崞，会忻川注滹沱。滹沱复错入，入定襄。西南：白马山，牧马河出，古三会水，合陀罗、大岭、清水诸山水，东北径城南，从之。九原一驿。定襄繁。州东五十里。东南：七岩山。东北：圣阜。西北：横山。滹沱水自州入，东南径城北，又东北，右会牧马河，入五台。南有丛蒙山，三会泉出，北流注牧马河。西北有滹沱渠，资灌溉。一镇：芳兰。静乐冲。州西百八十里。雍正二年，自太原来隶。东：两岭山。东南：天柱。西北：营涔，汾水出其阴，自宁武入，径马头山，至城，西南左合碾河，右纳岚水，又东南径楼烦镇，右合石楼、临春山水，入交城。西南：离石水入永宁。镇三：故镇、窟谷、永安。又有楼烦镇巡司。康家会驿。

代州直隶州：冲，繁，难。雁平道驻。明，太原府属州。雍正二年升，仍所领。西南距省治三百二十里。至京师七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六分。京师偏西三度三十二分。领县三。西北：句注，其岭太和，唐置雁门关，古曰西陉，隘有十八。其东夏屋，中峰曰复宿。东南：舜山、圭峰。东：滹沱河自繁峙入，左纳峨水，右合夏屋、雁门水，径城南。又西南，右合羊头、神河入崞。雁门关，一驿。五台难。州东南百四十里。五台山东北百二十里，一名清凉山。圣祖、高宗、仁宗前后十三巡幸。中台有太华池水，西北流，会县北峨岭水，出峨口入繁峙。北：锦屏。西北：铁岭。西：紫罗。滹沱河自定襄入，径东冶镇，左合虑虒水、清水河，又东南入盂。东：乌牛山，滋水出，东流入直隶平山。镇三：窦村、东冶、台怀。巡司驻台怀。崞冲。州西南八十里。崞山，西南四十五里。其西黄嵬。南：前高。西北：柏枝。东北：滹沱河自州入，径城东，又南，右合羊虎谷水，又西南，云中河自忻入，会忻川入忻。原平、闹泥二驿。繁峙简。州东六十里。北：茹越山。东南：憨山、小五台。东：秦戏。滹沱水出泰华池，一曰派水，并州川。《说文》“起雁门郡葭人县戍夫山”者。西会三泉，伏流，汇华岩诸水，复出，径沙涧驿，至城南入州，峨水从之。其东岩头有白坡，沙河出，南入直隶阜平，古恒水支。平刑关，巡司驻。平刑、沙涧二驿。

保德直隶州：冲，繁。隶雁平道。明为太原属州。雍正二年升，并割河曲、兴来隶。八年，兴还隶太原。东南距省治四百六十五里。至京师千七百十五里。广二百十里，袤百十一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四分。京师偏西五度四十分。领县一。城南：莲花山。东南：马头。西南：羊头。东北：石梯。河水左渎自河曲入，径城北，屈西至花园堡，壶庐山水入，为朱家川。又西南，合裴家川入兴。河曲冲。州东北百二十里。明隶太原。雍正二年改。乾隆二十九年，徙河保营为今治。东：阻险山。南：翠峰。西南：火山。东北：河水左渎自偏关入，径城西大辿渡。又西南，东有清涟河自五寨入，为六涧河入焉，古弥泽，入州。壶庐山水从之。河邑巡司驻旧县。乾隆二十九年，徙治河保营，即今治。

归化城直隶厅：冲，繁，疲，难。归绥道镇守、副都统驻。明嘉靖中，蒙古据丰州，是为西土默特，驻牧建城，后封顺义王，名其城曰归化。天聪八年，内附。顺治三年置左右翼及四副都统。雍正元年，置理事同知，驻西河，隶朔平府。乾隆元年，增协理通判二，增绥远厅。六年，置归绥道厅及二协隶。二十五年，省协理，徙同知驻城。裁左右翼及副都统。余副都统一，同驻。光绪十年，改抚民同知。南距省治九百六十里。至京师千一百八十里。广百八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八分。北：大青山，即阴山，古白道川。其支阜，西石绿，西北克寿，东北乌兰察布、喀喇克沁、钟山。金河，古芒干水，俗大黑河，西南径厅南。左合小黑河，即紫河，古武泉水。又西南，右合哈尔几河，入托克托。克鲁库河，古白道，中溪水从之。卡伦二十有二。台站四。有巡司，一在城，兼司狱，一在毕齐克齐。有递。

萨拉齐直隶厅：冲，繁，疲，难。隶归绥道。明初，云内州，后为云内县，属丰州，寻废。乾隆四年，置萨拉齐及善岱二协理通判。六年，隶归绥道。二十五年，改理事厅，以善岱协理通判省人。同治四年，改置同知。光绪十年，改抚民。东南距省治千二百里。至京师千四百二十里。广二

百五十里，袤百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九分。京师偏西五度十六分。又兼辖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地。广四百三十里，袤二百二十里。西北：牛头、朝那山、夹山。北：宿嵬。东：拜轰古儿。河水左渎自五原南界东流入境，包头、五当河并北来注之。径沙尔沁村，又东至厅南，合苏尔哲、帽带河，入托克托。察苏河入托克托。卡伦五。台站一，在厅治。有巡司兼司狱一，驻包头镇。有递。

清水河直隶厅：繁，疲，难。隶归绥道。明，置东胜卫千户所。乾隆元年，置协理通判。六年，隶归绥道。二十五年，改理事厅。光绪十年，改抚民通判。东南距省治九百二十里。至京师千又二十里。广百三十五里，袤百四十里。北极高四十度六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八分。东：鄂博图山、连岭。东南：吐颓，有君子津。西北：河水左渎自托克托入，径红山口，东南清水河自平鲁入，右合汤溪河，西北径三叉河至厅南。又西北出古长城，左会兔毛河，亦称红河，古中陵水入焉；又南入偏关。有巡司兼司狱在厅治。有递。

丰镇直隶厅：繁，疲，难。隶归绥道。明，大同及阳和、天成二卫边外地。康熙十四年，徙察哈尔蒙古部驻。雍正十二年，置丰川卫及镇宁所，大朔理事通判统之。乾隆十五年改置，大同、阳高通判徙驻。三十三年，还故治，增置大同理事同知。光绪十年，改抚民。南距省治六百七十里。至京师八百六十里。广二百三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三度十二分。北：尖子山、狼头。西北：留云。东：盘羊。东北：大青、牛心。其西南壶卢海，如浑水出，今曰玉河，屈西南，左合大科庄水，古旋鸿池，径古庆梁，右合尖子山水，至厅东南新城湾。右会得胜河，古羊水，入大同。东北：五禄户滩，东洋河出，古修水，亦于延水，东径碾房窑，入直隶张家口。其南胡鲁苏台，西洋河出，古延乡水，及南沟水，径马市口入天镇。又西清凉岭，南洋河出，古雁门水，南径守口堡入阳高，并达之。自东洋外，并逾边。巡司三：一驻城，兼司狱；一二道河；一张皋尔。二道河后改设兴和厅。有递。

托克托直隶厅：繁，疲，难。隶归绥道。明，东胜左卫。嘉靖中入土默特。曰脱脱，亦曰托克托。乾隆元年，增协理通判。二十五年，改理事厅。光绪十年，改抚民通判。东南距省治八百六十里。至京师千一百里。广八十五里，袤一百三十里。兼辖河西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地。广百三十里，袤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分。南：红山，古缘胡。西北；河水左渎自萨拉齐入。大黑河东自归化入，左会黄水，又西右会克鲁库，至厅东北会察苏河，径厅北，旧汇为黛山湖，古芒干水，合南源白道中溪塞水注沙陵湖者，又西入焉。又南入清水河。有巡司兼司狱。有递。

宁远直隶厅：冲，疲，难。隶归绥道。明，宣德卫。后为大同边外地。康熙十六年，察哈尔部析驻。雍正十二年，置宁朔卫及怀远所，大朔理事通判统之。乾隆十五年省改，徙朔平通判驻。二十一年，改理事通判。光绪十年，改抚民。南距省治八百十里。至京师千又二十里。广百八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二十一分。京师偏西三度五十二分。东：猴山。北：仓盘、汗漫、平顶。黑河南源永兴河出，古白渠水。其南参河陉，今西沟门，古沃水出，今曰宁远水。南径将军梁，左合宁远堡水，古可不泥，长城。东北：平顶永兴河东四道凹，得胜河出，径丰城沟入丰镇。其北大海，古诸闻泽，周百余里。其南小海，《地理志》“盐泽”，古通目曰参合陂。有巡司。有递。旧有科布尔巡司，后改设陶林厅。

和林格尔直隶厅：繁，疲，难。隶归绥道。明，置玉林、云川二卫。后为蒙古西土默特据。康熙中，置站曰二十家子，蒙语和林格尔。乾隆元年，置协理通判。二十五年，改理事厅。光绪十年，改抚民通判。南距省治八百四十里。至京师千六十里。广百七十里，袤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二十分。京师偏西四度二十四分。东：九峰山。西：摩天岭。南：大松。东南：玉林。兔毛河自右玉入，边径杀虎口，右会宁远河，径其麓，西北至厅。西南折西入清水河。东北：黄水自宁远入，西径厅北，入托克托。有巡司兼司狱。有递。

兴和直隶厅：明初，天城卫边北地。光绪二十二年，以丰镇之二道河巡司置，隶归绥道。西南距省治八百九十里。至京师千七十里。广袤阙。北：大青山。东南：水泉入。西北：东洋河自察哈尔旗入。二源合，东西径厅北，入直隶张家口。有递。

陶林直隶厅：要。隶归绥道。明，大同边外地。光绪二十九年，以宁远厅之科布匀巡司置。西南距省治千三百里。至京师千四百五十里。广袤阙。北：伊马图山。南：回头梁。大黑河南源黄水河，古白渠水，出大东沟，西南径五坝，入宁远。有递。

武川直隶厅：要。隶归绥道。明，西土特默牧场。光绪二十九年，以其北境翁滚置，治乌兰花，寄治归化城。南距省治千百七十里。至京师千二百九十里。广袤阙。北：托克图山。西北：克寿。东有乌兰察布源泉，厅治。一递。

五原直隶厅：要。隶归绥道。光绪二十九年，析萨拉齐西境兴盛旺置抚民同知，治隆兴长，寄治包头镇。东南距省治千七百九十里。至京师二千一百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九分。京师偏西五度十六分。西北：阳山。北：阴山。河水自甘肃边外环内蒙鄂尔多斯，折东自乌拉特循其南麓入。有鄂博口，古稒阳道。又东径厅南，合博长河入萨拉齐。有递。

东胜直隶厅：要。隶归绥道。明初，东胜卫西界、陕西榆林卫河套地，后为元裔所居。光绪三十二年，以鄂尔多斯左翼中郡王右翼前末扎萨克旗垦地置，治羊壕厂，寄治萨拉齐之包头镇。北极高四十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八分。西北：河水自鄂尔多斯循五原入厅北，折东南入萨拉齐。边墙西自陕西榆林入。又东有递。

清史稿卷六一　志第三六

山东：《禹贡》青、徐及兖、豫四州之域。明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初因之。雍正二年，升济南府之泰安、武定、滨，兖州府之济宁、曹、沂等六州为直隶州。八年，济宁州仍属兖州府。十二年，升武定、沂二州为府，滨州改属武定。十三年，升泰安、曹二州为府。乾隆四十一年，仍升济宁、临清为直隶州。凡领府十，州二，散州八，县九十六。在京师之南。八百里。东至大海；一千三百里。西至直隶元城县界；三百四十里。南至江南沛县界；五百七十里。北至直隶宁津县界。二百四十里。广一千六百四十里，袤八百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十五分至三十八度二十分。京师偏西一度二十五分至偏东六度四十分。宣统三年，编户五百三十七万七千八百七十二，口三千一百三万六千九百四十四。

济南府：冲，繁，难。巡抚、布政、提学、提法、盐运司，济东泰武临、巡警、劝业道驻。初沿明制为省治，领州四，县二十六。雍正中，武定、泰安、滨直隶，割阳信、莱芜、利津等九县属之。北至京师八百里。广三百六十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十一分。领州一，县十五。历城冲，繁，难，倚。城南：历山。东：华不注。东南：长城岭，玉水出焉。锦云川水入长清，注黄河。河即大清、济水故道，其右渎入，西北径药山，北至泺口镇，又东北径鹊山，其南新小清河入，径城北，右受大明湖，东径虞山，纳巨合及关卢、武原水，并入章丘。今大明湖在城内，惟汇珍珠、濯缨诸泉，乃宋西湖，非唐以前遗址矣。有巡司：申公集。主簿：谭城。龙山驿。津浦、胶济铁路。章丘繁，疲，难。府东百十里。南：长白山、东陵、平顶。西南：危山；鸡山，《水经注》：巨合水出西北”，径榆科泉庄，及武源、关卢水，入历城，注新小清河。新小清复入西北，右合绣江，即沟河，注百脉水，出土鼓故城，径阳丘故城黄巾固。小清河又东北径贾庄入齐东。其北黄河右渎自历城入，缘济阳界。小清昔源泺水，今源獭河，别源出东南野狐岭，西北径青龙山，土鼓、宁戚故城，折东入邹平，即小清故道。有普济镇。邹平疲。府东北百六十五里。南：长白山。东南：黄山。西南：九龙。北：新小清河，自齐东入，东入长山。西北：獭河自章丘入，径浒山泺，东北为清河沟，并入长山。东南：孝妇河，即泷水，自长山错入。左合白条沟、沙河，径伏生墓，屈东北，仍入之。其故道径梁邹故城。有孙家镇。淄川简。府东少南二百二十里。东南：原山，淄水出焉。南有猪龙河，俗呼孝妇，即泷水，自博山入，径城西南，右合般水，又北径浮山。獭水河出黉山，径昌国故城，会浸泗河，自左注之，乃古德会水。左得萌水口，入长山。铁路。长山简。府东百九十里。西南：长白山。南：凤山。西北：新山。清河自邹平入，折北入高苑。清河沟东入新城。东南：孝妇河自淄川入，左得鱼子沟，错邹平仍入。有周村镇。新城简。府东北二百十六里。东南：商山。西北：清河沟自长山入，右迤为青沙泊，淤。东有乌河，即时水，径西安故

城，左纳涝淄河，折北，径会城湖入博兴，西通麻大湖。西北：孝妇河自长山入，右会郑黄沟及系水，时枝津汇焉。齐河冲，繁，难。府西五十里。西南：黄河左渎自长清入，径城南，又东入历城。北：徒骇，自禹城入。西南赵牛河自长清入，歧为岔河，并入禹城，而经流复入，合倪伦河自右注之，又东径梁家庄入临邑刘宏镇。有驿曰晏城。齐东疲，难。府东北百五十里。西北：黄河右渎自济阳入，径延安镇，又东缘惠民界，入青城。南：新小清自章丘入，径临济故城，又东入邹平。减水河、坝河，堙。临河镇。济阳疲，难。府东北七十里。黄河左渎自禹城入，径城南，又东北缘齐东界入之。西北：徒骇及商河并自临邑入，屈北入商河镇。镇二：回河、新市。禹城冲。府西北百十里。西南：徒骇河自高唐入，少淤，径三岔口，右会漯河及管氏、赵牛、岔河，径城西北，又东北入齐河。赵牛河错入，右合温聪、刁强河，仍入注之。禹城桥，县丞驻。新安镇。刘普驿。铁路。临邑简。府北百四十里。南：徒骇河自禹城、东南商河自齐河入，并东入济阳。西：钩盘自陵缘界，东北仍入之，并淤。长清冲，繁，疲，难。府西南七十里。南：磁滑山。东南：方山，有行宫。东北：峨眉。西南：孝堂，古巫山。黄河自肥城入，径城西北，右合南沙河。《水经注》“出南格马山宾溪谷，北径户县故城北与中川水合”者。又东北缘齐河界纳玉水，其南新小清并入历城。西南：赵牛河自茌平入，右纳赵王河，北入齐河。张夏镇，县丞驻。二驿：崮山、长城。陵简。府西北二百里。故城与德互徙。明永乐七年，西新鬲津河自德入，环城又东，右合笃马、赵王，又东钩盘自禹城入，并入德平，并涸。滋博镇。德州冲，繁，难。府西北二百六十里。粮道驻。南有运河自恩入，北径城西。其南支四女寺减河入檀。老黄河故道径城东北哨马营，是为北支，并入直隶。东南：马颊河，即笃马，自平原入，《水经注》“径临齐城南”，今边临镇，州判驻，东北入德平。其新鬲津，东北入陵，淤。有鬲故城，古渎在焉。老黄河故屯氏渎，笃马其别河南渎。桑园、安德驿。又良店、梁家庄水驿二。铁路。德平难。府北二百五十里。西：马颊河自德入，右会小河，东北入乐陵及直隶宁津，下至海丰月河口入海。自直隶元城入，凡行山东境六百四十八里。南有钩盘自陵入，东北入商河，涸。有怀仁镇。平原冲。府西北百八十里。西：马颊河自夏津缘界，合蒲河，其东新鬲津故道，并北入德。东：笃马沟，旧合赵王河入陵，涸。有水务镇。桃源驿。铁路。

东昌府：冲，繁。隶济东泰武临道。初沿明制，领州三，县五。雍、乾间，濮、临清直隶，割范、观城、朝城、夏津、丘。东距省治二百二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十八分。领州一，县九。聊城冲，繁，难，倚。南有运河，即会通，自阳谷入，右播为赵牛、湄河，入茌平。王官镇。崇武水驿。堂邑冲，疲。府西四十里。东北：运河自聊城入，径梁乡闸。西南：马颊自冠入，径张家堂，绝运，并入博平。侯固镇有城。博平冲，繁。府东北四十里。西南：运河自堂邑入，径土桥闸，西北至田家口。其西马颊自堂邑入，西北复绝。西：徒骇自聊城入，径郑家桥，右纳湄河，东北擅湿故渎，入茌平，涸。茌平冲，繁，难。府东北六十里。管氏河首李庄，汇小冯新河，东北入禹城。西北：徒骇自博平错入，入高唐。西：湄河自聊城错入，入博平。南：赵牛河自聊城入，错东阿复入，入长清。西：古黄河。有四渎口。广平镇。清平冲，繁。府北少东七十里。西南：运河自堂邑入，北径魏家湾，有巡司，入临清。西：马颊自博平再入，入高唐。古黄河，西北自临清入，入夏津。水驿。莘简。府西一百里。西北：马颊，宋六塔、二股河所径，自朝城入，东北入冠。东有古湿河，自朝城入，入聊城；分支入阳谷。镇：马桥。冠冲，繁，难。府西百里。东南：犇山，马颊自莘入，入堂邑。其西，古黄河，径西北二十里冉子墓，东入馆陶。宋北流故渎，乾隆、道光两次决入马颊，至府境入运为患。其故道循陈公堤，北入馆陶、临清，绝运，至旧城外，曰沙河，入直隶吴桥。馆陶简。府西北百二十里。南：馆陶镇。有废巡司。陶山，西南四十里。卫河，隋永济渠，自直隶元城入，左合漳水，径乔亭城东北，右会古黄河，入临清。其北，屯氏。高唐冲，繁，难。府东北百十里。雍正八年，直隶，十二年削所领禹城、平原、临邑、陵。高唐山，东北五里。东南：徒骇自茌平入，东北入禹城。《地理志》“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其故渎西南马颊自清平入，北入夏津，并涸。固河镇。鱼丘驿。恩冲，繁，疲，难。府东北百八十里。西北：卫河自武城错入。西南，古黄河，南马颊，左渎并自夏津入，入德。四女寺，县丞驻。太平驿。

泰安府：冲，繁，难。隶济东泰武临道。初沿明制，为济南属州。雍正二年，直隶，领新泰、莱芜、长清。长清寻换肥城。十三年，为府，增附郭，降东平与其所领东阿、平阴来隶。北距省八十里。广四百三十里，袤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十五分。京师偏东五十二分。领州一，县六。泰安冲，繁，疲，难，倚。泰山，北五里，东岳，亦曰岱宗，《周略》百六十里，高四十里，有行宫。南：介石、石闾、亭亭、梁父。东南：龟山、徂徕。西南：杜首、高里，其峰南有汶水，自莱芜入，右合天津水，左合牟汶，西南径博故城，右合北汶、泮河及石汶、环水。其北汶北出者沙河，入长清。又西南，径阳关、龙故城。东南：淄水，自宁阳入，径岱山、梁父、柴故城，曰柴汶，右河、仙源河自左注之。又西南，大汶口，缘界径汶阳故城南，合西浊，古蛇水，入东平。西北：黄山，肥河出，西入肥城。济运泉六十有六。静封镇。娄德旧置巡司，改通判。安驾庄，主簿驻。肥城简。府西七十里。雍正十三年，自济南来隶。西：金牛山。西北：陶山、巫山、黄崖。东南：瀑布。南：马头，沙河出，亦曰小会肥河，入东南，右合孤山河、黄河、赵王河，入西北，并东北入长清。范公河，堙。济运泉十有二。石横镇。清泉水驿。新泰冲，繁。府东南五十里。东南：敖山，西南：龟山。西北：新甫。北：青沙岘。东北：龙堂，小汶即牟汶，出西南径敖阳镇，右合平阳、西周、苏庄、羊流，左广明河，径灵查保入泰安。济运泉四十。上四庄巡司。敖阳驿。莱芜简。府东百二十里。西南：冠山。北：阴凉。东南：大石。南：安期。西北：羊丘。东北：杓山；原山，《地理志》“淄水出其阴，东入博山”。《周礼》“幽州，其浸菑时”。汶水出其阳，所谓嬴汶，屈折西南，汇黑虎、辛兴、鱼池诸泉，径嬴县故城入泰安。东南：牟汶自蒙阴入，径牟县故城，汇响水湾、海眼泉、孝义河水，至城南，又西，左合司马河，从之。济运泉四十有九。东平州冲，繁，难。府西百四十里。明属兖州。雍正八年直隶。十三年，降削所领东阿、平阴、阳谷、寿张。北：蚕尾山、瓠山，龙山即危山。东有汶水自泰安入，右纳汇河，明筑戴村坝阚之，西南入汶上。其溢而西者，夺漆沟径龙堌北，亦曰大清河。其径南者，小清合龙拱河，所谓“城南二汶”。夹城至马口而合。又西北，黄河西自寿张入，夺之。运河即元会通河，后自汶上入，即梁山泺，径安氏山东，绝之，并入东阿。安山湖、赤河并堙。济运泉三十有五。东阿冲，繁。府西北二百十里。东北：谷城山。东南：云翠。西北：曲山。西南：黄河自东平夺大清入，径鱼山，《水经注》“马颊口”在焉。又西北，右合狼溪，入平阴。西北赵王河从之，其正渠赵牛河，自茌平错入，并涸。而古黄河、瓠子堙。运河自东平绝黄河入，径陶城铺入阳谷。旧运河，淤。四镇：杨刘、安平、南谷、新桥。二驿：旧县、铜山。平阴简。府西北百九十里。明属东平。雍正十二年来隶。西：郭山。西北：榆山。西南：黄河自东阿入，右合锦水，径城西北，又东入肥城。其肥河入东南，合柳沟泉，折南入东平。西北：赵王河，自东阿入，分入肥城、长清。古黄河，堙。镇：滑口。

武定府：繁，难。隶济东泰武临道。初沿明制，永乐初改金棣州曰乐安，宣德初，平汉庶人，改曰武安。国制为济南属州，领县三。雍正二年直隶。十二年为府，置附郭，降滨并所领利津、沾化、蒲台及济南之青城、商河来隶。西南距省治二百里。广二百八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三十四分。京师偏东一度十三分。领州一，县九。惠民繁，疲，难，倚。明初省入州。雍正十二年复。南有黄河左渎自济阳入，径清河口，西入济南。徒骇自商河东径聂索镇，与清河经永利、支角西亦入滨。又北，沙河、商河分入而合，通曰沙河，径钟家营、阳信，右得惠民沟，又西北，钩盘入。青城简。府东南六十里。雍正十二年，自济南来隶。黄河右渎自齐入，径董沟东，入滨。有田镇。阳信疲。府东北四十里。西南：钩盘自惠民入，径红庙庄，一曰信河，县氏焉，东北入沾化，涸。沙河错入，仍入之。有钦风镇。海丰简。府东北六十里。西北：骝山。海，东北百五十里，为大沽河口，与直隶盐山接。有巡司。鬲津河径马谷山入，又东南，月河口。马颊河自庆云径街东镇入。其故道堙。今马颊，唐所开。又东南，石桥口。至沾化，钩盘错入，仍入之。有分水镇。乐陵疲，难。府西北九十里。西北：鬲津河，自直隶、宁津入，错南皮复入，入盐山。西南：马颊，自德平入，东北径兴隆镇入庆云，古钩盘。《水经注》“屯氏别河”，径乐陵故城北，北渎径重合定县故城南，并堙。旧县镇，明置安司，废。商河繁，疲，难。府西南九十里。古商河，北十五里。《水经注》“径枋县故城南”，实沙河，今图误。钩盘自德平入，涸，而沙南徙，西首临邑界，径城南。

南有徒骇，即古黄河，及其支津商河，自济阳入，并东入惠民，而商与沙合。宽河镇。滨州繁，难。府东九十里。雍正二年直隶。十二年，复将所领蒲台、利津、化削。西南：黄河，自惠民、青城入，屈东北，错蒲台，复缘界故道，左出与合右渎仍入之。徒骇自惠民入，左合沙河，涸。迤东北入沾化。利津繁。府东百五十里。海，东北百六十里。西与沾化接。西南：黄河，自滨、蒲台入，侧城东北，入为牡蛎嘴。丰国镇有巡司。沾化难。府东北七十里。海，北少东百里。西与海丰接。西有钩盘河自阳信入，错海丰复入，又东南大洋口。西南：徒骇，自滨入。镇：永丰，久山有废巡司。蒲台疲，难。府东少南百二十里。雍正十二年自滨来隶。西有黄河自滨入，径城南，又东北，左渎仍缘滨合故道入利津。龙湖。镇：龙浑。

临清直隶州：冲，繁，难。隶济东泰武临道。初沿明制，为东昌属州，领县二。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割武城、夏津、丘还隶，而馆陶还东昌。东南距省治百十里。广百五十二里，袤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五十七分。京师偏西三十六分。领县三。东有运河自清平入，径城南。西南：卫河自馆陶来会，是为南运河，亦通曰卫河，贯城而北，擅屯氏故渎，入直隶清河。古黄河，东北自馆陶入，歧为沙河，并入夏津。王家浅巡司。清源渡口水驿。武城冲，繁。府北少东一百里。南有卫河自夏津入，径城西，折东北，馥会沙河，错恩复入，入直隶故城。旧有一字、黄芦、五沟诸水。县卑涂，金末艾家口水泺，广数十里，深一丈。汉复阳故城，今饶阳镇。甲马营巡司，又驿。夏津波。府东少北四十里。北：孙生镇。西有卫河自州入，再错直隶清河入，入武城。旧有沙河自州入，东有古黄河、马颊，并自清平入，入恩。丘简。府西南八十里。章河，此顺治九年自广平平固店直注者，非古漳故道。二并自直隶曲周入，一径城西，至宋八疃仍入之，一径城东，至柳疃入清河。

兖州府：冲，繁，难。总兵，兖沂曹济道治所。初沿明制，领州四，县二十三。雍正中，沂、曹、济宁、东平，济宁直隶。先后割县十三分隶，而东平降割泰安。东北距省治三百二十里。广五百十里，袤二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四十二分。京师偏东三十四分。领县十。滋阳冲，繁，难，倚。嵫山，西北三十里。东有泗水，自曲阜入，至金口坝，歧为府河，贯城而出。左得十四泉，入济宁，实珠水渠，又南左合沂水、蒙水，入邹。西北：漕河，自宁阳入，左合汉马，右洸河，亦南入济宁，涸。故城驿二：昌平、新平。铁路。曲阜简。府东三十里。东：防山。又东：戈山。泗水自其县入，右合峄水及石门山水。东南：沂水、蒙水，自邹入沂，径城西南而分流，得右洙、左雩，复合蒙，径北店村而分，一仍入邹，一与泗、沂并西入滋阳。古者洙北、泗南，今互易，盖自后魏乱流始。泗故道，孔林夫子墓南。济运泉二十有八。铁路。宁阳简。府北五十里。宁山，北十八里。西：水牛。西北：鹤山。东北：告山、寿山。南：凤山，淄水出，北径鲁成邑，北入泰安注汶。汶复缘界径汉汶阳至刚故城，洸水出焉，所谓“汶为阐”，与漕河、汉白马并南入滋阳。正渠复径春城口入东平。青川驿。铁路。邹冲，繁。府东南五十里。东南：绎山。相近红山，实凫山。北：沙河出，与白水河并入滕。南：昌平，而岱脉南驰宁阳、曲阜，入东北六里，曰尼山，其西南昌平有乡，孔子生焉，故属曲阜。今山南长莎村相近四基西麓，孟子墓在焉。沂水导源尼山，西与蒙水并入曲阜，注泗。泗复自滋阳入，西北错济宁复入，入鱼台。蒙水亦复入，会溪湖水，为白马河，合大沙、红沟河，从之。咸丘。县丞驻辛庄。驿二：邾城、界河。铁路。泗水简。府东少北九十里。东北：历山、龟山、陪尾。有桃墟，泗水出，其北关山，洙水出，径卞故城而合。南，姑蔑鄅城。又西，左合黄渊、右金线诸河，入曲阜。济运泉八十有七。滕冲，繁，疲，难。府东南百四十里。东南：桃山。狐驼自驿入，径微山湖，右有许由泉，自驿入，为南明河。薛河径昌虑南，石桥泉径薛城注之，再错出江苏沛县。郭水出东北述山，径蓝陵、祝其、合乡故城，合南梁水、趵突入沛注之，复入，右合三里河，北沙河自邹入，夹休城，其白马河入合界河为郁郎渊注之，又西北入鱼台。东北：小沂水，入费，而昭阳湖堙。镇：安平、南谷、陶阳。别有夏镇、加河通判驻。驿二：滕阳、临城。峄冲，繁，难。府东南二百六十里。北：君山。相近车梢峪，丞水出焉，曰沧浪渊，会许池泉，径葛峄山，合金注河，其南茅茨、仙人河。东南：运河自江苏邳州入合之，又北径微山湖、南阳湖，入滕。乾隆中浚伊家河。济运泉十有四。万家庄水驿。汶上冲，繁，难。府西北九十里。东北：太白山、坦山。西南：赵王河，自郓城入，入嘉祥。北有汶水，自东平入，受泺诸泉、蒲湾泊水，曰

鲁沟，西南擅鹅河故渎，注南旺湖，济运运河，遂东南入嘉祥达济宁，西北入东平达临清。湖东接蜀山湖，北马踏湖，并《水经注》汶左二水，径东平陆故城北，汉县，古厥国，入茂都淀。柴城镇。南旺、马村二集，并县丞驻。新桥、开河二水驿。阳谷冲，繁，疲，难。府西北三百里。南有黄河，自范入，错寿张入。运河入，径东阿故城，有阿泽，又北入聊城。西：徒骇河故道，自范入，错朝城，莘，再入，入聊城。镇：安乐。阿城，县丞驻。寿张疲，难。府西北二百四十里。东南：梁山，旧有泺。西南：黄河自阳谷入，仍错出复入，入东阿。其北，运河，自东阿错入，仍入之。有张秋镇。其南沙湾、沮河并入郓城。有竹口镇。

沂州府：冲，繁，难。隶兖、沂曹、济道。初沿明制，为兖州属州。领县二。雍正二年直隶。十二年为府，置附郭，降莒及所属蒙阴、沂水、日照来隶。西北距省治六百六十里。广五百二十里，袤五百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九分。京师偏东二度十二分。领州一，县六。兰山冲，繁，难。倚。西南：宝山。东南：马陵。北：大柱。沂水自其县入。蒙山河入为汶水，径铁角山，纳小河，又南径鲁中丘故城王祥墓右，合孝感河，至府治东北，右纳小沂及胭脂河，又涑支津，其正渠径勃庄南，为芦塘河。沂水又南径龙塘口，右歧为武河，其东白马河。东北：沐水自莒入，右合温泉水，右武阳沟，再入郯城，而武河、芦塘河错郯城复入而合。又东，西泇河自费入，并南入江苏邳州，而西加右纳别源巨梁水，复歧为夹山河，分入峄芙蓉湖。镇：长江、罗滕。青驼寺巡司。杨家庄、徐公店二驿。府属沿海墩台二十有八。郯城冲，繁，难。府东南百二十里。东北：羽山、苍山。沐河自兰山再入，径城东北，右得墨河故渎焉，环城南入宿迁，又南径马陵山，西至红花埠。又西，白马河入径城西，并入江苏宿迁。又西，沂水入，入邳州。又西支津武水入，又西，芦塘河入，合燕子河，右歧为鸭蛋河，入邳。正渠又南与武水，仍入之。大兴镇，通判驻。旧置沂郯海赣同知，乾隆三十八年，改。又磨山有废巡司。红花埠驿。道平、解屯废驿。费简。府西北九十里。西北：蒙山。西南：南城。西北：聪山，浚水出，即《地理志》“南武阳冠石山治水”，应劭曰“武水南径古颛臾”。右纳小淮水，一曰水沂，又东南径万松山，右合堳水，至钟山。左合洪塔、蒙阳、红衣诸河。东南：旗山，东加出。西南：抱犊崮。南：大沐崮，涑水出，西加水出，并入兰山。镇：毛阳。关阳、平邑二巡司。莒州简。府东北九十里。雍正二年直隶。十三年，降削所领沂水、日照、蒙阴。北：七宝山。东：观山、卢山。南：焦原。西：浮丘，有莒子墓，或误浮来。有寺曰定林，因为二山。西北：洛山。《水经注》潍水导源潍山，东南径屋山，汉箕县故城。今合南源瓦屋山水，折东北，径仲固山，右合析泉水。其东浯水，地理志、说文，出灵门壶山，径汉姑幕故城，并入诸城。其西沐水，自沂水入，合华洛、袁公水，侧城东南，左纳鹤水、浔水，右合黄华水、马沟河，至道口入兰山。东南：石河，《地理志》夜头水，入日照。其西柘汪、朱汪、青口三河入，并入江苏赣榆，达于海。葛陂水，堙。十字路镇。石埠集有巡司。沂水冲，繁。府东北百二十里。西：龙山。西南：灵山。东：峨。西北：雹山。北：沂山。其连麓大弁，沐水出，东南径杨家城子注邳乡南。左合大小岘、箕山水，径孟母墓。莒西北，沂水自蒙阴入，左合螳螂河，东南径盖故城，《水经注》左合连绵、浮来、小沂水，至城西北，左纳雪山、英山河，右合闾山、时密水，至河阳集，右纳东汶水，入兰山。其西，蒙山河自蒙阴入，复分支入费。县丞驻东里店。垛庄巡司，又驿。蒙阴冲。府西北二百里。南：蒙山。东北：卢崮、具山。西北：敖山。北：两县。沂水三源，郑氏主中源，出沂山，班氏主东源，出临乐山，桑氏主西源，出艾山，径龙洞山而合，东入沂水。其北鲁山，螳螂水出。西南：五女山，桑泉水出，屈北径城南，左会巨围、堂阜，右崮水，又东，俗曰汶河，右合桃墟河，古蒙阴水，径铁城东北，卢川水会金星梓水，再错沂水复入，合著善河，自左注之，又东南入沂水。黑龙寨。紫金关有巡司。日照简。府东二百四十里。西北：昆山。西南：矮岐。北：会稽、白石。南：观山、烟台。海，东南五十里。东北：自诸城以南为石臼口，纳潮河。又南，夹仓口，傅疃河合伐庄河、固河入。又南，涛雒口、涨雒口、岚头山口。折西为狄水口，纳石河。故安东卫在焉，有巡司。西有浔水，《水经注》“出巨公山”，俗黄墩河，其北鹤水，并西入莒。北有潍水，自莒错入，东入诸城，洪陵河从之。镇三：涛洛、夹仓、石臼。巨峰寨。

曹州府：繁，疲，难。隶兖沂曹济道。总兵驻。初沿明制，为兖州属州。雍正二年直隶，仍领

县二。八年，钜野、嘉祥自兖割隶。十三年为府，置附郭。降濮并所领县三，又割兖之单、城武、郓城来属；而嘉祥还旧隶。东北距省治五百八十五里。广百九十五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二十分。京师偏西五十一分。领州一，县十。菏泽繁，疲，难，倚。黄河自直隶开州入，其南瓠子故道。《水经注》，东至济阴句阳为新沟。城南：灉河。又南：北渠、沛河。《水经注》，北沛东北径煮枣城南、冤朐北、莒都南。冤水，今大祢沟。有沙土集巡司。单繁，疲，难。府南一百五十里。明洪武二年，降单州为县，属济宁。十八年，改属兖州。雍正十三年，改隶。东：栖霞山。西南：大陵山。南：黄河，自河南仪封县界流入县南，东流入江南砀山县界。东：古涞河流入金乡县，湮。巨野繁，疲，难。府东一百四十里。明洪武初，县属济宁。十八年，属兖州府济宁州。雍正二年，分属济宁州。八年改隶。东南：高平山，山出蜂石，石片上结成形，有酷肖者。其东北：白马山。东南：独山、麟山。巨野泽在县北五里，亦曰巨泽，济水故渎所入也，元末为沙水所决，遂涸。东北：运河。东南：会通河。西南有故黄河，堙。有通济闸闸官。郓城简。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十八年，属兖州府济宁州。雍正二年，分属济宁州。八年，属兖州府。十三年，改隶。东北：独孤山。东：金线岭。黄河，东北流，径郓城西二十五里，有黄河故道。灉河自直隶东明县流入，东北经郓城，西南入寿张县界。古济二水合流，北径郓，城南流入东平州界。城武简。府东南一百十里。明洪武四年，属济宁府，寻改属兖州府，以城武为武成。雍正十三年，改隶。明正德十四年，县城圮于黄河，后河决多在城武。南有黄河故道，后堙。黄水自河南考城县流入，东径城武县，南入江南丰县界。城武东北有黄水枝沟。曹繁，疲，难。府东南四十里。东：青山。东南：景山。北：曹南山，即《禹贡》陶丘。古泛水出，与南沛、古黄河、贾鲁河并堙，今惟南泡水河，首河南商丘界，东南至青涸集，歧为涞河，又八里河，入单，而西北柳林沙及南堤、夏月湖、白花诸河并淤。安陵、盘山镇。县丞驻刘家口。定陶简。府东南四十里。东：菏泽，古南沛、北沛汇焉。菏水出西陶丘西南七里，南沛今南渠，中渠今泛故道，径疳山，北沛合北渠为潴水河，并入钜野，南渠之南柳河，沙河并自曹入，入城武，并涸。濮州繁，疲，难。府北百二十里。雍正八年，直隶，领范、观城、朝城。十三年，降所领削。东：古濮水，堙。西南：黄河。北：金堤河。并自直隶开州入，东北入范。东南：赵王河，古灉水，自钜野入，入郓城。古清河即沛水，今黄河即魏河，实濮渠，亦北沛，其所合西无名洪河，亦堙。有瓠河镇。范简。府东北百六十里。范水，堙。西南：黄河自濮入。《水经注》“径范秦亭西”，春秋筑台于秦。又东径委栗津，其金堤入径城南，并入阳谷。镇：安定。观城简。府北百七十里。南北引河，首直隶清丰界，径城东，分入朝城，涸。夹堤河，首县西马陵堤下古龙潭，入杜家河，东北至樱桃园入范，下至朝城入漯。沙河首角四池，北径马厂，入朝城，下至莘入漯。浮河自直隶开州入，至朝城入河，堙。有武乡镇。朝城简。府北二百十里。古漯水，亦武水故道，自西南杨家陂径雁翎铺入阳谷，合夹堤河、石人陂水，入莘合沙河，下至聊城入运，堙。南北引河旧自观城入，夹城东西，分入阳谷、莘。马颊自直隶元城入，此唐笃马，非禹迹也，东北入莘，下至堂邑入运，并涸。

济宁直隶州：冲，繁，难。隶兖沂曹济道。运河道驻。明，兖州属州。雍正二年直隶，仍领嘉祥、巨野、郓城。八年，仍降属兖州。乾隆四十一年，复割汶上、鱼台并嘉祥来隶。寻以嘉祥易汶上。东北距省治百八十里。广百四十里，袤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十三分。京师偏东二十八分。领县三。南：承注山。西南：缯云。西北：运河，自嘉祥入，左受蜀山湖、马场湖，府、洸二河自滋阳分入汇焉。径城南，又东南径南阳湖，左纳泗水，入鱼台。泗复歧为新泗，错邹复入，合白马河。西：赵王河，自嘉祥入，东南径王贵屯桥，为牛头河，又合长澹，纳蔡河，并入鱼台。赵王，古黄河北沛，长澹，河水南沛。有鲁桥镇。金乡简。府西南百里。明属兖州。乾隆四十五年，来隶。金乡山，西北三十七里，隶巨野阳山。西：万福河，自钜野入，右会西沟，屈东北，左合柳林河，又东径苏家桥，右通涞河自单入，合东沟，并东入鱼台。左通蔡河，自嘉祥入，入州。柳林，古菏水，即沛也。嘉祥简。府西五十里。城南：澹台山。东南：武翟。西南：遂山。东北：南旺湖，运河自汶上入径之，入州两踖焉。其赵王河入西北径万善桥，左合牛头河。西南：南清河自巨野入，左合姚河，至城南为澹台河，东南并入州。其金山河入为蔡河，东入金乡，涸。鱼台冲，繁，难。

府南百十里。东北：黄山、平山、独山。有湖一，曰南阳。运河自州入，左合新河，受之。牛头河，入。西北：涞河、柳林河，自金乡入，合为新开河来会。又东南，并入滕。而牛头支津南入沛后，又有东支、西支河，自丰入焉。南阳镇。河桥水驿。

登州府：冲，繁。总兵驻。登莱青胶道；今徙烟台。明，领州一，县七。雍正十三年，裁所辖四卫，置荣成、海阳。西南距省治九百二十里。广五百六十里，袤三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四十八分。京师偏东四度三十六分。领州一，县九。蓬莱冲，繁。倚。东：朱高山、九目。东南：羽山、龙山、金果、马山、丘山。府治三面环海，运舶驶焉。西北：自黄迤东为栾家口、西山口，又东丹崖山，古蓬莱岛，水城环之，黑水入。又东抹直口，沙河入。湾子口，安香河入。迤东南解、宋营口、平畅口，至福山界，时家河从之。西南：崮山河入黄。其栾家口西北：大黑山岛、北沙河岛，东北：长山岛，南北城隍岛。有驿。黄繁。府西南六十里。黄山，南二十里。又南，石城。东南：莱山、掇芝。西南：卢山。北、西际海，西自招远迤东北，界首河、隋家疃河入，至龙口，纳吕家疃河。其西＜□山母＞屹岛。又东，纳颍门及南栾河。其外，依岛、桑岛。又东，黄河营口，纳榆林及庄头河，至蓬莱界。马停镇。黄山馆巡司。龙山、黄山馆二驿。福山冲，繁。府东少南二百三十里。福山，西北五里。又西北，磁山，古牟山。东南：蛤蟾。西南：迷鸡、青石。海，北十余里。自蓬莱迤东为八角口、浮澜口，其时家河又东，古县河入，至县北，纳清洋及大姑、道平河。之罘岛即转附。又东，烟台，明奇山所，今东海关，同治二年，登莱溥道徙驻。奇山所巡司。孙夼镇废司。商埠。栖霞简。府东南百五十里。西北：艾山。北：白山。东：岠嵎，即书嵎夷，《地理志》“睡有居上山，声洋、丹水所出”。今灵山，丹今清阳，西径翠屏山，屈东北，左纳清涟水。其东大沽河自莱阳入，右会安浚河从之，入福山。声洋今杨础河，南径釜甑山，会西源郭落山水。其西方山，县河出，左会观裹河，其东蛇窝河、陶漳河，并南入莱阳。西北：榆林河。入黄。招远简。府西南百四十四里。东北：罗山。颍门河出云屯。西南：齐山。北：乌喙城。东：滚泉。西北：际海，自掖迤东，万盛河入。又东，东良河口，界河入，至黄界，其东徐家疃，颍门及南栾河并从之。其南：会仙山，大沽河亦古冶水，入莱阳。西南：万岁河，入掖。莱阳冲，繁。府南二百五十里。《地理志》“长广有莱山”，今旌旗北三十里。东南：昌山。西：长清。东：仓山、福阜。西南：高丽。东北：三螺，大姑河出，入栖霞。南际海，西南：自即墨迤东为五龙口。东北：陶漳河，自栖霞入，至城东南，右会杨础、蛇窝、观裹河，又南，右合九里，左会昌水河，为五龙河，山以氏焉。折东南，径浮山入之，东至海阳界。西北：大沽河，自招远入，右合夼裹河，左合平南、东良河，西南分流，其东吴姑河，其西小沽自掖缘界并入即墨。县丞驻姜山集。宁海州冲，繁。府东少南二百六十里。顺治十六年省宁海卫入之。东：卢山、九佛。东南：大昆仑。西南：铁官。东北：金山。南北际海。西北有福山，迤东为龙门港口，辛安、七里河入。其外栲栳岛。又东，戏山口，沁水河入，至小河口，龙泉河入，至文登界。西南：自海阳迤东为浪暖废口，黄垒河入，亦至文登界。西南：安浚河，入栖霞。厥港、夏村局河并入海阳。汤泉镇。文登冲，繁。府东南三百三十里。雍正十二年，省威海、靖海二卫入之。城东：文登山。西：紫金、绿山。东南：斥山、石门、牛仙。西南：马鞍、＜□巳山＞山。南：北际海，西北：自宁海迤东为鹿门口，羊亭河入。又东，楮岛。其内，威海卫。卫东，刘公岛。折南至荣成界，招阜河从之。西南：自宁海迤东为姚山口，木渚河汇送驾、古桥诸河入。古桥合小河，古昌水，汉故昌阳在焉。又东，望海口，高村河入。其南，靖海卫。卫北，铁槎山。其西，五垒岛。其东南，苏门岛。东北，延真、琵琶岛。温泉镇。文登营。威海、靖海二巡司。荣成简。府东四百六十里。明洪武置成山卫及寻山所。顺治十二年，所省入。雍正十二年改置。成山，东三十里。其麓召石，即朝舞。南：龙山。西南：浔山。三面际海，北自文登而东为渤海青岛，纳柘埠河，不夜河亦入焉。有鸡鸣岛。又北，东海驴岛，为龙口、崖口。迤西南，荣盛澳。西南：寻山所，纳沽河为卸口。又西南，宁津所。其南，镆铘岛，至文登界。盐滩石岛巡司。租界。海阳简。府东南二百二十里。明洪武三十一年，置大嵩卫及海洋所。顺治十二年，省入。雍正十二年，改置。东：岠嵎山。西：昌山，北：嵩山、林寺。西北：观山。海，城南二里，自莱阳而东为沙家口，白沙河入。有鲁岛、牙岛。又东，纪疃河入。有泥岛、土阜岛。至城南，为老龙头，

纳厥港河入，为刘格庄河。其东，草岛嘴。其南，千里岛。又东北，大小竹岛、小青岛。乳山口纳夏村河、局河。又东，绵花岛。又东北，宫家岛、腰岛，至宁海界。西北：观山，古观水出，俗废。发城河，今入莱阳。行村寨有巡司。

莱州府：冲，繁。旧隶登莱青胶道。明，领州二，县五。光绪三十一年，胶直隶，割高密、即墨。西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二百九十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十分。京师偏东三度四十二分。领州一，县三。掖冲，繁，倚。掖山，东二十里，今大基，掖水出，径城南，合三里河。又二十里，崮山。西北：斧山。府北际海，西北自昌邑迤东为海沧口，其胶莱北河入，有土山，移东浞河入，古过国在焉。又东，白沙、英村、果村河、掖水、淇水、苏郭河入。又东，太平湾口，龙王河入。有小石岛。其西，芙蓉岛、古傅岩。其东，三山岛口，纳万岁河。其西岸，万里沙。又东，朱桥河入，至招远界。《地理志》“曲城阳丘山，治水出”。《左传》尤水即小姑。其西，朱东河，并入平度。沙丘城。海沧镇。县丞驻朱桥。柴胡、沧海二废司。飞霜驿。平度州简。府南百里。雍正十二年削所领潍、昌邑。东：六曲山。北：公沙、天柱、大泽。明堂，白沙河出，南径鱼脊山，至分水口，东为胶莱南河，左合云河、落药河，入州。东北：小沽河，自掖缘界合朱东河，墨水从之。西为胶莱北河，缘界合现河、龙王、韩村、药石河，西北入掖。二镇：亭口、灰埠，州同驻。又驿。潍冲，繁，难。府南少西二百五十里。西南：程符山。西：黑山。海，北百里，自寿光而东，尧丹河入。其桂河入，会大于、白狼，及孝义河入。又东至昌邑界。东南：塔山，溉水出。又东，寒浞河、瀑沙、浮塘、张固河。又东，潍水，自安丘缘界，左合汶河，并入昌邑。固底镇巡司。古亭驿。昌邑冲，繁。府南百十里。城东：东山。南：陆山。海，北五十里，自潍而东，其寒浞、瀑沙、浮糠、张固四河并入焉。又东，安丘、潍水入。又东，胶莱北河自平度缘界，径密阜。其西，汉故下密密乡在焉。又北，径狗冢山，合媒河入，至平度界。夏店驿。铁路。

青州府：冲，繁，难。登莱青胶道治所。副都统驻。领安东卫，州一，县十三。雍正中，莒直隶，割蒙阴、沂水、日照，寻降并属沂，增置博山。乾隆七年卫省。西距省治三百三十里。广二百七十五里，袤三百九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京师偏东二度十二分。领县十一。益都冲，繁，难。倚。东：箕山。西：金山。西北：尧山。西南：淄水自博山入，右合仁河，东北径稷山，其西时水，并入临淄。又西，涝淄河，入新城。西南：石膏山，与城南云门并，即逢山。《水经注》“洋水出工春东南，入临朐”者。石沟水亦曰石膏，其东北贯城者曰南阳水，右合建德水，东南巨洋水，今洱河，自临朐入合之。折东北，右纳康浪水、洗耳河、尧水，其西跃龙河，《地理志》“为山，浊水出”，俗北阳河，径高柳村，并入寿光。县丞驻金岭镇。青社驿。博山简。府西南百八十里。明兵备副使治所。雍正二年，改置，割淄、莱地益之。博山东南五十里，岳阳城。东：荆山。西南：原山；长城岭，陇水出，《水经注》“古袁水”，合白洋河，北径城西，合倒流泉、沙沟河入淄川。南有淄河，自莱芜入，东径石马山、莱芜谷，迤北，右合泉河，圣水，出金鸡山口，入益都镇。临淄简。府西北五十五里。西南：弇中峪。西：葵丘。南有淄水自益都入，《水经注》，径牛山西，其北营丘，东得天齐水口，又北径管仲墓，至城东，径雪宫西高敬仲墓东入乐安。西南：时水自益都分入而合，北径杜山，右合澅水及系水、京水，又北折西，一曰乌河，即乾时，入新城。西北：浬水，亦汉溱，分水乐安、博兴。《周礼》“其浸菑时”。东南：鼎足山，《地理志》“菟头，女水出”，北径故鄣亭，伏至汉东安平故城复出。博兴简。府西北百十里。西南：小清河、支脉沟自高苑入，并淤。今自马踏湖纳新城涝淄水，左得小清故道，故亦曰小清河。又东为会城泊，《水经注》“平州坑右纳汉溱”，即浬水，出为预备河，并入乐安。冶城河，堙。有纯化镇。高苑简。府西北百五十里。南有小清河，自新入，至军张闸，右得故道，左为支脉沟，俗岔河，东入博兴。田镇，横所居。乐安冲，繁。府北少东九十里。海，东北百三十里，自利津迤东南为淄河口，有小清、支脉沟自博兴入之。一故道至寿光界，今小清入。西北其富民河亦入焉，右会淄水，缘其界，其女水入，分流折东并入之。西南：浬水自临淄错入，亦仍入之。乐安、高家港镇。塘头塞。寿光冲，繁，难。府东北六十里。海，东北百四十里，自乐安迤东南为淄河门。西南，清水泊，古巨定，有盐城，汇益都跃龙、王钦、北阳河，临淄女水、小清古沛渎。又东南，洱河口水，南自益都入，径剧故城，古纪国，又

北径黑家泊，又东南至潍。东南：尧河，亦自益都入，径故乐城。南丹河自昌乐入，径斟灌国。其桂河入，径故乐望。广陵、侯镇。临朐简。府南少东四十五里。朐山，东二里。西：逢山。东南：大弁。西南：八旗、嵩山、大岘。其关一，曰穆陵，有巡司。《地理志》，朱虚东泰山，今沂山，汶水出其东，东北左合英山水，入安丘。其北虚水、西丹水并从之。巨洋水出其西北，径月明崖，右合龙门、南丹，左略逯、冶泉，径城东，又北径委粟山，左纳石膏水，入益都。其东，康浪水、洗耳河、尧水从之。安丘繁，难。府东南百六十里。安丘山，西南十五里，即今牟山，所谓牟娄，古牟夷国。又西南：刘山、峡山、书院。东北：担山。南有峡水，自莒入，左合淇河、雹泉河，东入诸城。东南：潍水，自诸城入，径砺阜山，左合小峡水，侧有盖公山，又北缘昌邑界复入，径岠山入潍。汶水西自临朐入，左合金山，右合牛沐山水，《水经注》：“东北径汉故城北、管宁冢东、孙嵩墓东、柴阜山西”，今右合灵水，又侧城东北径汉故淳于，从之。镇：李文。景芝，县丞驻。昌乐冲，繁。府东七十里。东：弧山。南：乔山。东南：丛角，小汶河出，入安丘。塔山，《水经注》覆“甑”，溉水出。其西，孝义河。西南：擂鼓，白狼河出，东径后魏故营陵。东南：方山，虞河出。并入潍。其北麓，桂河出，其西麓，东丹水出，西丹水自朐来入会，径北郝集，丹朱墓在焉。其西：尧水，自益都缘界，并北入寿光。丹河镇。铁路。诸城冲，繁，难。府东南二百八十里。东南：琅邪山、云母、烽火。南：黄山。西南：马耳；九仙山，潮河出，会北源石河、峪水，径故梁乡，入日照，达于海。海又东为宋家河口，距城百二十里，黄山河入。又东，徐家港，纪里河纳白马河入。又东，崔家溜口，东南横河东源自胶入，会西源入。其外，沐官岛。又东，鸭岛。迤北，齐堂岛。又北，龙潭口；琅邪台在焉。至莒界，潍水入。西南：涓水，纳白纳河，自其右注之，左纳西商沟河。又东，径白玉山，右合抚淇水，至城北。折北，右合卢水，《地理志》“横故山，久台水”。密水，径巴山入高密。其东五龙河，其西长干沟，又西浯水自安丘入，径汉故平昌，合荆水，并从之。信阳、龙湾、普庆、芝盘镇。南信巡司。药沟驿。

胶州直隶州：冲，繁，难。明，莱州，领县二。雍正中降，省灵山卫入之。光绪三十一年，直隶。西距省治百里。仍所领。南：艾山、珠山、崆峒。东暨南际海，自即墨迤西南为麻湾口。北有胶莱南河，自平度入。西南：胶河自诸城入，右合西源望荡山水，径汉祓故祝兹，错复入，径金梁乡镇，汉祓侯国，即东黔陬城。又径西黔陬，左合周阳河，错高密，合张奴水复入，径都泺。又东南，右合碧沟，至夹河套，左会沽河。又南守风湾、云溪河、洋水，又南黄山岛、淮子口，迤西薛家岛、灵山岛。其北岸灵山卫，卫北徐山，又西柴湖荡口、湘子门口，至诸城界麻湾、女姑口，外为胶州湾。光绪二十三年，德人租之。镇：古镇、逢猛。夏河寨。灵山巡司。铁路。高密简。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南：王子山。胶河自州入，右合张奴水，径都泺，仍入之。北：胶莱北河自平度缘界，纳五龙河，仍入之。侧有百脉湖，涸。西南：潍水自诸城入，左合张洋河，左长干沟，又西北径砺阜，郑康成墓在焉。左纳浯水，入安丘。铁路。即墨冲，繁。府东南二百五十里。东南：不其山、劳山。西南：天室。西：高鞍。东及南际海，东北自莱阳入，为周疃口。其内鳌山废卫。迤东南，栲栳岛。巡司二。又南，田横岛、崂山口。又西，女姑口汇海口，远西河入。其外胶澳。又西，赤岛。西南：青岛，至州界。北：孟沙河入平度，注姑河。姑河复缘界入州，流浩河从之。

清史稿卷六二　志第三七

河南：《禹贡》豫及冀、扬三州之域。明置河南布政使司。清初为河南省，置巡抚。雍正二年，升陈、许、禹、郑、陕、光六州为直隶州。十二年，升陈许为府，郑、禹仍属州。乾隆九年，许复直隶。光绪末，郑复直隶。宣统初，淅川厅直隶。领府九，直隶州五。直录厅一，州五。县九十六。东至江苏萧县，六百五里。西至陕西潼关县，一千三十里。南至湖北黄陂县，一千一十里。北至直隶磁州，五百八十里。广千六百三十里，袤千三百九十里。宣统三年，编户四百六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六。口二千六百八十九万四千九百四十五。其名山，嵩高、三崤、熊耳、太行。其大川：河水、淮、汴、洛、颍、汝、白丹、卫、漳。其铁路：京汉，开郑，道泽。其电线：东北达济南、京师；西，长安。

开封府：冲，繁，疲，难。巡抚、布政、提学、提法司、盐粮、开归陈许郑、兵备、巡警、劝业道驻。明洪武元年，以元汴梁路改。清初，河南省治仍领。州四，县三十。雍正二年，陈、许、郑、禹直隶，割县十四隶之。延津、原武属卫辉、怀庆。乾隆中，禹及密、新郑还隶；河阴省；阳武、封丘属怀庆、卫辉；仪封为厅，后亦省。北至京师千五百八十里。广三百七十里，袤三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十一分。京师偏西一度五十五分。领州一，县十一。祥符冲，繁，难，倚。城东北隅，夷山。东北：赤冈河水自元至中始，尽历府幸，自中牟缘封丘界，径黑冈、柳园口入，东入陈留。其贾鲁河入，径朱仙镇入尉氏，即蔡故渎，上游一曰沙。《水经注》渠水实鸿沟，而浚水堙。其惠济河入，径府治，南亦入陈留。宋都四渠及六丈、白沟河亦堙。吹台，县丞驻。陈桥镇。大梁驿。郑汴铁路。陈留冲。府东少南五十里。东北：潘冈。河水自祥符入，径小黄故城北，又东入兰仪。北：惠济河，自祥符入，径城北，《水经注》“沙水径牛首亭东，鲁渠出焉。”者。其东，桃河、古涣水，又东，睢水并汴支津东南入杞。观省陂在焉。县驿一。杞冲，繁，难。府东百里。西北：惠济河自陈留入。《水经注》“径阳乐城南、鸣雁亭北”。睢水亦自陈留入，径高阳城，合桃河为横河，实古浍水，并东南入睢。西南：青冈河自通许缘界入太康。河水旧径县北，故有汉堤、隋堤，自大梁至灌口，即老鹳河也。雍丘驿。通许简。府东南九十里。吴召冈、李大冈诸冈绵亘县境，河流环之。东南：青冈。河出县西北，下流为燕城河，入太康。北：双沟，蔡故渠。《水经注》“沙水径裘氏亭西，澹台子羽冢东”者，半截河出焉，西南入尉氏。县驿一。尉氏冲。府西南九十里。城内：尉缭子台。东：锦被冈。西南：三亭冈。城南：五凤山。东北：贾鲁河自祥符入，右合康沟及大沟新河。《水经注》“长明沟径向城北、尉氏故城南，三分”者。至白潭镇，左纳半截河，东南入扶沟。县驿一。洧川简。府西南百五十里。东：东里。东南：赤坂冈。西：双洎河，即洧水，自长葛改入，左合蛰龙复受清河、大沼水，径新汲故城考升庙，北大隧涧在焉，迤东入鄢陵。县驿一。鄢陵难。府西南百九十里。北：彭祖冈。东北：彪冈。双洎河自洧川入，径彭祖冈，东南入扶沟。南：艾城河自临颍缘界，右会石梁为流颍河，径陶城入西华。城南：文水。又南，三道河，达太丘城。县驿一。中牟冲，繁。府西七十里。北：牟山。西南：马陵。西北：圃田泽。河水自郑入，径杨桥口，又东，黄练集。贾鲁河入，合龙须沟，《隋志》郑水。又东，右合鸭陂水，至县西。乾隆六年浚为惠济河。正渠又东径官渡城，又东南，右合粪陂，古末水，丈八沟，焦城在焉，古清池水，并入祥符。自周定王五年，河南徙，邑沮洳。明万历中，令陈幼学浚渠百九十有六。县境濒河，有管河上汛县丞、下汛县丞驻。曲遇聚、白沙、东张、杨桥四镇。城驿一。郑汴铁路。兰封冲，繁。府东北九十里。明，兰阳。道光四年，改兰仪。同治二年省仪封厅入。宣统元年，复讳改。东北：黄陵冈。西北：河水自陈留入，旧入考城。咸丰五年，决铜瓦厢，改东北径龙门口入直隶长垣。旧贾鲁七河堙。阳封，管河县丞驻。城驿。禹州冲，繁。府西南二百九十里。明初钧州，后改。雍正二年升，十二年降属许州府。乾隆六年还隶。北：大騩山。西南：九山。西北：荆山，小洪河出，入长葛；崆峒、铁母。颍水自登封入，径康城阳关聚，左合书常麻地川。右涌水，径城南，一曰褚河，入襄城，其西土炉河，下流并达之。《水经注》“故渎径三封山，有嵎水”。今泉二：上棘、小韩。清颍一驿。密简。府南二百八十里。清初，自禹来隶。雍正二年，复属禹。乾隆六年复。南：密岵山。西北：开阳。东南：洧水，源出登封马岭，东北流，径县东南，绥水注之。又东流，溱水注之。又东入新郑。东南：大騩山。溱水出，其玉女陂从之。东北：圣水峪，圣水出，入郑邬城。县驿一。新郑冲。府西二百里。清初自禹来隶。雍正二年，复属禹。乾隆六年复。东南：大騩山，溱水自密出山，径风后顶，又东南，径陉山入长葛。其北，洧水自密会溱入，曰双洎河，至城南为洧渊，又东南，径土城，左合黄水，右梨园河，亦入长葛，梅从之。《水经注》：长明沟水出苑陵故城西北，东即古制泽、西琐泽，合龙渊泉、白雁陂”者。永新、郭店二驿。郑汴铁路。

归德府：冲，繁，难。隶开归陈许郑道。总兵驻。西距省治二百八十里。广四百七十里，袤三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十二分。京师偏西三十五分。沿明制。领州一，县八。商丘冲，繁，难，倚。商丘城，西南三里。又城南四十里，谷丘。河水自宋开宝四年至康熙四年决入郡境者以十数，府治与为转徙，南北不恒。咸丰五年后，故道淤。丰乐河出焉，东南入夏邑。古汴水一曰护水，

其支津浍河，即睢水上源，湮。今首县西北，俗名沙河，歧为三。北岔入永城。正渠及南岔，与其支苞河、其西陈两河，自宁陵入，右合沙家洼、冀家河，左合古宋河，并入安徽亳州。沙为马尚，南岔为武家，而陈两为清河。大蒙，古景亳。小蒙侧有漆沟、孟诸泽。济阳、葛驿二镇。县驿一。宁陵冲。府西六十里。西：甘露岭。东北：河水故道，淤。其自睢入西南者曰张公河，径汉已吾故城，东入柘城。西北：陈梁沙河，俗名陈两汴。长安一镇。宁城一驿。鹿邑繁，疲，难。府南百二十里。故城，县西，古鸣鹿，县丞驻。东：阴灵山、隐山。西南：横岭。西北：惠济河自柘城入，径贾滩南。涡水自太康入，错淮宁复入。南：清水河，涡支津，旧自淮宁入，今首虞诩墓，北径汇城，东南为练沟，并入安徽亳州。其清水，南出偃王陂者，茨刺河，右合霍水，会西明河。《水经注》“自陈城百尺沟东径宁平故城南”者，入太和，东明河亦入之。谷阳一镇。县驿一。夏邑冲，难。府东百二十里。清河自虞城入，左合横河。西北：丰乐河自商丘入，为响河，及虬龙河、歧河，并东南入永城。分防夏商永、县丞驻。会亭一驿。永城冲，繁，难。府东南百八十里。北：砀山。巴清河即减水沟，自夏邑入，东南入江苏萧县。东洪沟，自萧入，仍从之。响河径太丘故城，合虬龙沟、歧河，为巴沟河，径城北，东南入安徽宿州。南：浍河自商丘入，径建平、酂、费故城北，右合北岔沙河。又东，包河自安徽亳州入，并从之。祈兴、保安二镇。太丘一驿。虞城冲，繁。府东北七十里。东北：柱冈、黎丘。河水故道自商丘入，东入江苏砀山，即古汴渠。《水经注》“径周坞侧”者，横河出焉。南：惠民沟，并入夏邑。治平一镇。石榴堌一驿。睢州F〗冲，繁。府西百里。城西：骆驼冈。北：黄河故道自考城入，明嘉靖十九年，决野鸡冈，南流者为张弓河，入宁陵。西：惠济河自杞入，左合横河，即擅其故道，东南入柘城。横即睢，睢即涣。《水经注》“径承匡城，又东径襄邑故城南”者。归化、重华二镇。五桥集，州判驻。葵丘一驿。考城简。府西北百二十里。乾隆四十九年，改隶卫辉。光绪元年复。南：葛冈。河水故道旧自兰封入，东入山东曹县，咸丰五年北徙。旧有戴水，并堙。斜城、葵丘有驿。柘城简。府西南九十里。城东北隅：廓山。河水故道二。西北：惠济河自睢入，径心闷寺，《水经注》：“睢水历县北”者，旧纳涡支津。北：张弓河自宁陵入，径牛斗城，会于东南瓦桥，东南入鹿邑。又东刘家河，古谷水，即涣水，《水经注》“径郜城北”者。又古泓水，县西，并堙。八桥一镇。县驿一。

陈州府：繁，难。隶开归陈许郑道。清初，沿明制，为开封属州，领县四。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十二年，升府，并割太康、扶沟来隶，增附郭。西北距省治三百里。广一百九十里，袤二百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度四十七分。京师偏西一度二十六分。领县七。淮宁繁：疲，难，倚。明省宛丘入州。雍正十二年，析改为府治。西北：西铭山、杏冈。北：鞍子岭，西明河出，径汉新平故城北。东北：涡水自太康入，并入鹿邑。西南：沙河自商水缘界，会贾鲁河入，径赵牛口，纳柳涉河，径新站集，又东南，左纳西蔡河，又东南入项城。汾河自商水流入县西南，又东入项城。东南：东蔡河入沈丘，周家口在县西南，贾鲁河、沙河交汇于此。县驿一。商水简。府西南七十里。西北：沙河，古渡水，自西华入，径郑城，又东，右会颍水，径丛台，至周家口。南绾汝、蔡，北毂陈、汴，通判驻。左会贾鲁河，径灌溉城、颍歧渡，缘淮宁界入之。西有汾河，旧自西华入，径扶苏城，左合枯河，东径范台，右纳界沟河，入淮宁。谷阳一镇。县驿一。西华难。府西北百八十里。南：宜山。西：庙陵冈。西南：沙河自郾城入，东径小陶、夏亭城，入商水。渚河即颍，右合土炉河，又东北，左纳其支津流颍为合河口，径丛桑村，又东，左纳大浪沟从之。西南：洪河自上蔡错入，仍入之。又贾鲁河西北自扶沟入，径护当城，侧城东南入淮宁。柳涉河源自县东，东南入淮宁。常社一镇。县驿一。项城简。府南百二十里。河水故道即今沙河，自淮宁入，径公路城入沈丘。汾河西北入，径后魏、平乡诸陂，《水经注》“径南顿故城南”者。西有泥河，即蔡河，自上蔡入，错汝南复入，径石桥，并东入沈丘。县驿一。沈丘难。府东南百三十里。北：大沙河自项城入，左纳东蔡河，径其北，汾河入为小沙，左右合谷河、泥河，径城南入安徽太和。纸店一镇。县驿一。太康繁，疲，难。府北五十里。北：石山。东北：长白。西北：青冈。河自通许入，为燕城河，涡水冒为源，汇白洋诸沟，径城南，又东南，左合河水故渠，径马厂集入鹿邑。槐店，县丞驻。崔桥一镇。县驿一。扶沟简。府西北百二十里。西北：雕陵冈。贾鲁河自尉氏入，至张单口，左会双洎河，《水经注》

“洧水经桐丘城西”，其孟亭故道堙。所谓小扶亭、洧沟，县氏焉。侧城东南，径大扶城，古涡水出焉。又东南，入西华。其西，文水河自鄢陵入，右合三道河，为大浪沟，径鸭冈，洧西南故道径新汲故城西、匡城南，左迤为鸭子陂者亦入之。白亭、洧阳、固城、吕潭四镇。县驿一。

许州直隶州：冲，繁。隶开归陈许郑道。清初沿明制，为开封属州。雍正二年升，仍所领。十二年为府。乾隆六年复。东北距省治二百五十里。广九十里，袤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分。京师偏西二度二十五分。领县四。西南：熊耳山。渚河，今颍水，自襄城缘界入，径颍阳故城，古许国，东南入临颍。其古颍水支津石梁河，西北自禹入，左纳暖泉河，径城西。又东南，右合椹涧，其东浈河，即溱水，《水经注》“径射犬城”，自长葛入，东至秋湖，曰艾城河。其东，洧仓城、其西岸亭，并从之。椹涧、石固二镇。县驿一。铁路。临颍冲。府东南六十里。颍水自州入。《水经注》“径繁昌故城北”，有锅雍口，东则枣只河故渎出焉。又东南，径泽城北，古皋鼬，缘郾城界，错西华复入，入西华。其东支津石梁河，亦自州入，径大陵城南、御龙城南，左会艾城河，右合五里河左渎，入鄢陵。西南：土炉河自襄城缘界，并达之。繁城一镇。县驿一。襄城冲，繁。府西南九十里。城南：首山。汝水西自郏入，左合泛河，《水经注》“径西石羹河南”，右纳湛河、辉河，入舞阳。东北：颍水自禹入，径汾丘城，缘州界入之。东北：土炉河自禹州入，径李膺墓、白草原，汇为朱湖潭，一曰＜⿰革乞＞勒河，左渎入临颍。其南：玛瑙河，出县东，东南入郾城。襄城一驿。郾城冲。府东南百二十里。东：召陵冈。城南：陉亭。西北：颍水自临颍缘界，径青陵城，东入西华。其土炉河入径裴城时曲栅，右合玛瑙河，出＜⿰革乞＞勒桥从之。西有沙河，即汝水，自舞阳入，径道州城，至城南，右合洋河、唐河，曰大澴河。东南歧为洄曲河，径沱口镇五沟营。其故渠自西平入，左合淤泥河来会，入上蔡。正渠折东北，一曰螺湾河，亦入西华。县驿一。长葛简。府西北五十里。西北：延秀冈。双洎河，即洧水，自新郑入，左合梅河，屈东北入洧川。浈河在县西，上游曰溱水，自新郑入，后河自西注之。又东南，入许州，曰艾城河。暖泉河自禹入，径城西南隅，东南入州。镇五：董村、石相、和尚桥、会河、后河。县驿一。

郑州直隶州：冲，繁，疲，难。隶开归陈许郑道。明属开封。雍正二年升，并割其县四。十二年，并还隶。乾隆三十年，省河阴入荥泽。东北距省治百四十里。广五十三里，袤六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四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二度三十四分。领县三。西南：梅山。南：泰山。西北：河水自荥泽入，径花园口，又东入中牟。须索河入，会京水，东径衍南、祭城北，右合郑水，为沙河，一曰贾鲁河，右合潮河从之。古汴水，《禹贡》曰“灉”，《春秋》曰“邶”，秦鸿沟，汉濉荡渠，东流曰官渡水，曰阴沟，曰浚仪渠。管城一驿。京汉、郑洛、郑汴铁路。荥泽冲，繁。州西四十里。乾隆三十年，省河阴入为乡，巡司驻。西北：河水自汜水入，径敖山，又东，广武荥泽口，又东入州。西南：索水自荥阳入，径故城，践土营在焉，右会须水，为须索河，径平桃城。其京水缘州界，从之。广武一驿。郑洛铁路。荥阳冲。州西七十里。东南：嵩渚山，一名大周山，《水经注》谓之黄堆山。其西有万山、贾峪山、灵源、檀山。诸山皆与中岳联体，而嵩渚为尊。索水，古旃然水，出其麓，转北径城东。东南：京故城。西：索氏。所谓“楚汉战荥阳南京索间”，屈折东北，入荥泽，须水从之。京水达之。索亭一驿。郑洛铁路。汜水冲。州西百一十里。城北：太和山。东南：五云。西北：河水自巩入，径成皋县北，即虎牢。《春秋》北制所谓东虢。侧有黄马关。其南，方山，《山海经》“浮戏，记水出”，左纳玉仙水，北径城西入焉。《尔雅》“水决复入汜”。又东，板渚，入荥泽。县驿一。郑洛铁路。

河南府：冲，繁。隶河陕汝道。粮捕、水利通判驻。清初沿明制，领州一，县十三。雍正二年，陕升直隶州，灵宝、阌乡、卢氏先后割属。东距省治三百八十里。广三百六十里，袤五百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京师偏西四度二分。洛阳冲，繁，难，倚。城北：北邙山。东南：大石。南：周山。西南：秦山。洛水自宜阳入，右合甘水，至王城西南。涧水，即谷水，自新安入，径谷城故城，东合孝水、金谷水来会。又东，径王城南，至城南，瀍水亦自孟津来会。所谓“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南有伊水，自伊阳入，右纳江左河，古大狂水，又北左合上沟、板桥、厌涧，右纳小狂水，古来需水，径前亭、伊阙口，其左龙门，右香山，左合灵岩寺，水径右枝津，左枝渠故渎从之。龙

门、彭婆、翟庄、白沙四镇。周南一驿。偃师冲。府东少北七十里。古西薄。县西，帝喾及汤所都。城北：北邙山。东南：轩辕。西：首阳。南：缑氏、景山。古阳渠、谷水故道，堙。洛水自洛阳入，伊河注之。又折东北，流入巩。伊河亦自洛阳入，径县西南，又东北注于洛。又合水、刘水、休水、鄹水皆注于洛。府店一镇。首阳一驿。宜阳简。府西南七十里。韩城镇，丞驻。南：锦屏山、万安城。西南：石墨。西：熊耳。洛水自永宁入，《水经注》：东合白马溪、昌溪、杜阳涧。又东，左合渠谷、厌梁、黄中涧、禄泉、共、临亭川水，又东径九曲南，注豪水，右合黑涧、虢水，又东北出散关南，又东，枝渎左出焉，惠水注之，入洛阳。韩城镇，县丞驻。又福昌、三乡二镇。县驿一。新安冲。府西七十里。东南：瞻诸山。西南：郁山。北：慕容山。南：密山。西北：队山。河水自浥池入，径匡口渡，合畛水。《山海经》“出青要山”。《水经注》：强山俗名强山水，又东入孟津，横水从之。《山海经》：正回水出騩山。谷水径烂柯山，又东径阙门，合广阳川，右石默溪、宋水，径城南，又东径函谷关，东入特坂，右合皂涧、爽慈涧水，入洛阳达之。慈涧即娄涿山。少水出瞻诸山，实乱流合涧水。白石山陂水，古涧水正源，《水经注》意主山海经，而并列四涧，则郭注误之耳。匡口、杨守、仓头、石寺、北冶、石井、慈涧、阙门八镇。西关一驿。巩冲。府东北百二十里。周巩伯邑。后东周君居。有轩辕山、九山。东南：天陵，《山海经》霍山，以其西宋诸陵改焉。南：侯山。西北：萯山。河水自孟津入，为裴峪渡，古小平津，右合鲔水，又东五社津、神尾山。西南：洛水自偃师合休水，径鄹城、訾城，右合罗水、明溪泉。又东北，黑石渡，右合黄水、康水、石子河，径城北，右合市河、魏氏河，又东神堤渡，右合任村水，为洛口，亦洛汭，入汜水，石城河从之。黑石渡、青泥、回郭三镇。洛口一驿。孟津简。府东北四十里。城南：邙山。西：柏崖。西北：河水自新安入，合正回水，又东合庸庸水为河清渡，后魏峡石津。又东径汉平阴，合五曲、九水，径光武陵，至城北。又东，古孟津，径平县故城，北合水，入巩。西南：谷城山，瀍水出，其任岭从之。长泉、旧县、双槐、油房四镇。县驿一。登封简。府东南百十里。北：太室山。汉置嵩高以奉，是为中岳，古外方。其西少室，休水出，合大穴山水入偃师。其西南，大熊，《山海经》大＜⿸匚非石＞，《地理志》阳乾。颍水出颍谷，是为右颍，左会中颍，左颍径城南，又东，左合少阳溪、五渡水，径阳城故县南，左合石淙水，古平洛溪，又东南入禹。其北，阳城山，洧水出，东径阳子台，入密。西南：大＜⿸匚非石＞口，狂水出，《水经注》：西径纶氏故城南，左与倚薄山水合，八风溪水注之。又西得三交水口，径缶高山北，与溱水合，又西径溱阳城南”，入洛阳，来需水从之。县驿一。永宁简。府南百九十里。崤山，县北，汉回溪坂在焉。东北：熊耳。东南：天柱。西南：金门。洛水自卢氏入，左合大沟河。《水经注》：“东径高门城南，东与高门水合”者。又东，松阳溪水，径黄亭南，合黄亭溪水。又东得鹈鹕水口，右元沪山水、荀公涧口，径檀山南，库谷水注之。又径仆谷亭北，左合北水。又东，侯谷水，径龙骧城北，左合宜阳北山水，又东，右广由涧水、直谷水，左蠡县西坞水，又东过蠡城县南，右会金门溪水，左合款水，黍良谷水入焉。又东，右太阴谷水、白马溪，又东，左合北溪，入宜阳。昌涧水、杜阳溪水、西度水并从之。县驿一。浥池冲。府西百六十里。东：大媚山。北：韶山、石门。东北：天坛、白石。西北：河水自陕入，为槐耙渡，径桓王山，合五龙潭，又东，济民渡，合金陵涧，入新安。西南：马头山蹑陕。谷水出谷阳谷，径土壕，合熊耳北阜水，《水经注》浥池川。又东，径俱利城，左合羊耳河，至城南，又东，左合北溪，搭泥镇千秋亭，雍谷水、晋水从焉。崤店一镇。南村巡司。义昌、蠡城二驿。嵩难。府西南百六十里。东北：三涂山、鸣泉。北：介立。西北：陆浑。东：惠明。西南：卧云。伊水自卢氏入，径郭落山北，《水经注》，左合庸庸水。又东北，南屈为渊潭，右合太阳谷水、鲜水，左蛮水，又东，北历崖口，左合七谷水，径嵩县南，左合蚤谷水，又东北径陆浑岭，东，温泉水、焦涧水、明水、洧阳水、马怀桥水，右大戟水，左吴涧水，又东北入伊阳。伊阙前溪水从之。乾隆中，令康基渊浚新故渠二十有一。南：伏牛山，汝水出，其分水岭石柏谷。《水经注》：东北径太和城，历长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东入伊阳。又西北，离山，洧水出，俗名白河，东入南召。旧县镇，巡司驻。县驿一。

陕州直隶州：冲，繁。河陕汝道治所。州隶之。清初沿明制，为河南府属州，领县二。雍正二年升。十二年，割卢氏来隶。东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三百三十里，袤五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四

度四十六分。京师偏西五度二十分。领县三。东：崤山。南：常烝。西：虢山。河水自灵宝入，合桥头沟、藏龙、青龙涧。《水经注》：安阳溪及谯水、橐水、崤水汇焉。有太阳津。又东径城北为茅津渡，又东三门山，过砥柱入渑池，谷水从焉。曲沃、张茅、石壕、上村、乾壕五镇。硖石一驿。灵宝冲，繁。州西六十里。南：秦山。西南：地肺、石城、浮山。东南：岘山、鹿蹄。南：女郎。西北：河水自阌乡入，合柏谷水、稠桑河，又东径函谷关，合宏农涧，古门水。及烛水、田渠水，径城北，又东合曹水、菑水入州。虢略一镇。桃林一驿。阌乡冲，难。州西北百二十里。南：荆山、秦山。其支阌山，其东皇天原，又西桃原，古桃林，瑕城在焉。河水自陕西潼关入，为风陵渡，径黄卷坂，合玉溪涧，又合泉鸠涧，为津渡，又东径曹公垒，合石姥峪、夸父山水，即湖水，为西关渡，径城北，又东入灵宝，稠桑河从之。关东一镇。鼎湖一驿。卢氏简。州西南百四十里。卢氏山，西北。小青。洛水自陕西雒南入，其南熊耳，禹所导。东径城北入永宁。其支蔓渠，俗名闷顿岭，伊水出，东北径栾川镇，入嵩。西南：汤水，俗名黄沙五渡，入内乡。《水经注》：出卢氏大嵩山。朱阳一镇。县驿一。

汝州直隶州：繁，难。隶南汝光道。粮捕、水利州同驻。东北距省治四百九十里。广袤各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十三分。京师偏西三度三十六分。沿明制，领县四。西南：崆峒山。东北：风穴山。其石楼、鹿台、望云、檀树、狼皋、銮驾诸山，皆中岳熊耳之支脉也。西北：永安河入伊阳，水入径阳家楼。《水经注》“趋狼皋山东出峡，谓之汝厄。东历麻解城北，径周平城南，又东与广成泽水合。又东得鲁公水口，合霍阳山水”者。又东径城西南，左纳洗耳河，又东，左合赵洛河，径成安故城北，又东，黄水注之，即承休水，入郏、宝丰。杨家楼，州同驻。赵洛、临汝二镇。县驿一。鲁山难。州西南百二十里。东：鲁山。南：簸箕。东南：商余。西北：尧山，《水经》“滍水出”，故汝支津，今出西百七十里吴大岭，俗名沙河。《水经注》“与波水合，又东径鲁阳故城南，右合鲁阳关水，又东北合牛兰水，又东径应城南，彭水注之”者。又东缘宝丰界入，叶犨水从之。赵家村巡司。县驿一。郏难。州东南九十里。北：绿石山。东南：紫云。西北：大刘、扈阳。汝水自州缘界，合扈涧水，纳青龙河，入径城南，右纳石河，又东，左纳蓝水。《水经注》“径化民城西，黄阜东”者。又东径摩陂入襄城。长桥、黄道二镇。县驿一。宝丰难。州东九十里。东南：香山、扁鹊。西：锯齿岭。汝水自州缘郏界之西北。石河，古养水，源出三堆山，东南流，有柏河来会，又东南入郏。柏河有二源，皆出县西山中，东流而合，又东南注石河。滍河即沙河，在县东南，自鲁山入，东入叶应水，一名澴河，又名石渠，源出北峙山，东南注滍河。东：湛水，东南流入叶。宋村、曹二镇。县驿一。伊阳简。州西南九十里。东南：云萝山。南：霍阳。东北：连珠。西北：筛子垛。伊水自嵩缘界，合杜水，纳永定河，入洛阳。西南：汝水自嵩缘界入，径城南，右合马蓝河，径紫逻口，左合练溪，入州。上店一镇。县驿一。

彰德府：冲，繁。隶河北道。粮捕、通判驻。清初沿明制，领州一，县六。雍正中，割直隶大名之内黄来隶，以磁隶广平。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三百二十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六分。京师偏西二度。领县七。安阳冲，繁，疲，倚。西南：蒙赉山。西北：铜山、蓝嵯、鲁山、清凉山。漳水自陟入，径邯郸故城，缘直隶磁州界，又东径丰乐镇，入临漳。东南：汤水自汤阴缘界，合水及南万金渠、防水，又东径伏恩村。西有洹水自林伏入，至善应山北复出。其西龙山，合虎涧水，右歧为南、北、中、三万金渠，又北径河亶甲城，左合珍珠泉，折东径殷墟、韩陵山故渎，右出焉，又东南，先后来会，又东入内黄。丰乐镇，县丞驻。邺城一驿。铁路。临漳繁。府东北七十里。河故道在县界，今已南徙。滏水、汙水并在县西，今为漳、汙所经。漳河南自安阳、磁州入，侧城西南，分二派，东至大名，并注卫河。鸬鹚陂为境内蒲鱼之利。三台在邺城内西北隅，讲武城在西。漳水上曹操疑冢在焉。冰井、铜雀、金凤。回隆、邺二镇。县驿一。铁路。汤阴冲，繁。府西南四十五里。西：五岩山、柏尖。西南：淇水自林缘界、卫河自浚缘界，北径五陵，其西＜□比阝＞城。又北，普济河出焉，缘内黄界入之。西：牟山，《水经注》石尚荡水出，唐改汤，径城北，至岳王坟东。宜师沟出西南黑山，一曰永通河，北径高膜桥注之。又东北抵安阳界，左合羑水入之。镇二：鹤壁、宜沟。县驿一。铁路。林繁。府西南百十里。林虑山，西二十里，太行支。其异目：

西黄华、天平、玉泉，西南徂峪、栖霞，西北：鲁般门、倚阳，皆林虑之异名者也。浊漳自山西潞城入，缘涉界，左会清漳为漳水，东入河内。《水经注》所谓“径葛公亭、潘阳城北合沧溪”者。其南，洹水自黎城伏入，复出为大河头，径城北，左合史家河、陵阳河，至龙头山复伏。西南：淇水自辉入，径石城、淇阳城，左会浙水，入汤阴。县驿一。武安繁。府西北六十里。南：鼓山。西：龙虎头。西南：磁山、阙与。西北：摩天岭、三门。有磨盘皎，南洺河出，屈东北，径粟山，合玉带及紫金河。其天井皎，北洺河出，径儒山，合于紫金山，西入直隶永年。县驿一。涉简。府西北二百二十里。城北：龙山。南：熊耳。东：韩五。西南：风洞。东北：符山。东南：青头。西北：石鼓、毛岭口。清漳水自山西辽州入，径城南，一曰涉河，县以是名。又东南，浊漳自黎城缘林界来会，为合漳口，入安阳。索堡一镇。县驿一。内黄繁，难。府东百十里。明属大名。雍正二年来隶。东：博望冈。河水故渎在焉。有金堤。西南：卫河自安阳缘界，径牵城入，左合汤水、洹水，径繁阳城，折东楚王镇，右合柯河，入直隶清丰。卫实淇水，《水经注》“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径并阳城为黄泽，径戏阳城东”。《地理志》清河水。隋，永济渠。高堤一镇。县驿一。

卫辉府：冲，繁。隶河北道。上北河，卫粮通判驻。清初沿明制，领县六。雍正中，割开封之延津直隶，大名之浚、滑来隶，胙城省。乾隆中，割开封之封丘、归德之考城来隶。光绪初，考城仍还隶。东南距省治百六十里。广三百九十里，袤百七十八里。北有高三十五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二度十二分。领县九。汲冲，繁，倚。西北：霖落、苍峪、坛山。西：仙翁。北：华盖。并太行支脉也。东南：河故渎。北：卫河自新乡入，一曰清水河，右纳孟姜女河，径府治北，比干墓南，又东北，右纳沧河，缘淇界入之。铜关、杏园、淇门三镇。驿一。卫源铁路。新乡冲，繁。府西五十里。北：寺儿山、五陵冈。西南：黄、沁故渎。东北：卫河自获嘉入，右合小丹河及沙河，有合河镇。又东北入汲。驿一：新中。获嘉冲，繁。府西南九十里。东北：同盟山。南：黄、沁故渎。西：小丹河自修武入；其新河会重泉注之，东径三桥，左纳峪河，即清水河。其西北，太白陂，《春秋》大陆。又东入新乡。北流河自辉入为沙河，从之。崇宁、亢村二驿。丞兼巡司。铁路。淇冲。府北五十里。东北：浮山。西北：灵山。西：朝阳。东南：卫河自汲合沧河缘界，纳斮胫河，所谓“肥泉”。又东北会淇水入浚。早生、青龙二镇。淇门一驿。辉繁。府西六十里。西：太行。其支，东北：方山。北：九山。西北：苏门，卫河出焉，曰百泉，诗“毖彼泉水”。汇卓水、白沙、莲花、万泉，历闸五，入新乡，下至山东临清会汶，行九百二十三里。其西沙河，汇丁公、清廉、焦泉，又西峪河、清水，汇梅竹、重泉，并入获嘉。重泉，《水经注》长泉，径邓城东，又谓白屋水。淇山，西北。《山海经》沮洳。《淮南子》大号。淇水出东北，入林。县驿一。延津冲，疲。府南七十里。雍正二年，自开封来隶。五年，省胙城入。西南：酸枣山。北：河水故渎。西北：孟姜女河东北流，至汲，注卫河。濮水、酸水、延津、枣津、文石津，并堙，惟乌巢泽存。沙门一镇。驿一，曰廪延。浚冲，繁。府东北百十里。城西南隅，浮丘山。东南：大伾，即黎阳山，其支，紫金、凤皇。有禹二渠。白马津西即遮害亭，又西，卫河。古泉源水自汲会淇入卫。《诗》所谓“在右”。淇口，古宿胥口。魏遏淇入白沟，所谓枋头，即今之淇门渡也，东北径雍榆城南，又北径白祀山、顿丘故城。道口镇，县丞驻。县驿一。滑繁，难。府东九十里。东北：白马山、鲋鳝城。西北：狗脊、天台。河故渎在焉。有瓠子堤、金堤。滑水，堙。西北：卫河自浚错缘界仍入之。老岸一镇，巡司驻。县驿一。封丘繁。府东南百里。南有河水自阳武入，缘祥符界入之。城北：黑山。东北：淳于冈、青陵台，圯。古濮渠，堙。潘店、中栾二镇。有驿。

怀庆府：冲，繁。隶河北道。河北镇总兵、黄沁同知驻。清初沿明制，领县六，后割开封之原武、阳武来隶。东南距省治三百里。广三百九十里，袤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六分。京师偏西三度二十七分。领县八。河内冲，繁，倚。北：太行山。沁水自济源入，《左传》少水，《水经注》“东径小沁亭北，右合小沁、倍涧水、邘水，径野王故城北”者。其沁水径柏香镇、絺城为猪龙河，合丰稔南支，南入孟。其支津东北贯城，合利仁河，东出合广济支津注之。左会丹水，又东径武德镇，古州邑，入武陟。丹水自山西凤台入，为丹口，径邓城、苑乡城，酾为十九渠，古光沟、界沟、长明沟故渎在焉，并注沁。而小丹河为大，合白马沟，径清化镇。广济河及北支丰稔自济源入，并

绝济。广济复歧为二支津，并入温。镇七：崇义、柏香、邗台、万善、清化、尚香、武德。驿二：覃怀、万善。济源难。府西七十里。西：王屋、天坛。王屋，志称“天下第一洞天”。天台，道书所谓“清虚小有洞天”也。西北：析城、秦岭、陵山。北：盘谷。东北：孔山、熊山。西南：河水自山西垣曲入，纳濛水。又东，河清渡、马渚合柴河。《水经注》“湛水径向城、淇城东”者。又东入孟。湛水源出西北山，东南流，径城东南，注溴河，径琮山口，至勋掌村，淤。故《水经注》，溴出原山勋掌谷，俗谓之白涧水。侧城东南，其南源姑嫂、五指、秦岭三山水自右来会，又东南，左合济支渠。济出王屋西麓太乙池，为允水，伏九十里，至共山南，复出于东丘，为济渎。东西二源乱流，其支南注溴。又东入河内，为猪龙河。东北：沁水自山西凤台入，为枋口，东南，右歧为广济河，古秦渠。《水经注》朱沟，元为广济河，明为二十四堰。在永福堰者利仁渠，在广福堰者丰稔南北渠，古奉沟，与正渠并入河内。在永利堰者永利渠，又歧为二，一南注沸为支，一东南为余沸，入。邵源镇巡司驻。县驿一。原武难。府东百八十里。明属开封。雍正二年来隶。东北：黑洋山，古漯水出。西南：河水自荥泽入，又东入中牟，天然渠从之。下至扶沟，长七十五里。县驿一。修武冲，繁。府东北百十里。北：太行山。西北：天门。西南：小丹河自武陟入，一曰预河，径习村，侧城东北，又东入获嘉。新河上承灵泉、刘公河，至城东北，汇皇母诸泉，入获嘉。待王、丞恩二镇。县驿一。武陟冲，繁。府东百里。河北道治。西南：清风岭。河水自温入，纳广济河，沁河水注之，又东入荥泽。沁河自河内入，径故怀城木栾店，侧城东南，又东径詹店入原武。广济河自河内入，径县西南，注黄河。小丹水亦自河内入，径县西北，入修武。永桥、宁郭二镇。武陟、宁郭二驿。孟冲，繁。府南五十里。城西：紫金山。西北：五龙台岭。山下至梁村，古溴梁。其东，马吉岭。西南：河水自济源入，径宋河清故城，为白坡渡，古冶孤津，其下吉利潭，古高渚。又东合轵阳河，其下杨树潭，古淘渚。又东径野戍镇，为河阳渡，古孟津，其下郭潭：所谓“河阳三城”。古河中渚，合衡碉，又东顺碉至城南，其渡小平津，又东径沇水镇入温。西北：溴水自济源入，径冶城，右合同水，径古安国城，合青龙涧，又南径谷旦镇，至无鼻城，左合余济南支。又南，孟港。东：猪龙河自河内缘界，合丰稔南支及余济北支，并从之。允河、白陂二镇。驿一：河阳。温繁。府东南五十里。西：太平山。西南：河水自孟入，至小营。西北：济水自河内入，为猪龙河，缘界合丰稔北支。又有大埝水，至上浣村，仍曰沇水，径虢公台南，会溴水入焉，径城南。又东至平泉西，大丰及长济及兴隆堰水亦自河内入焉，又东入武陟。赵堡一镇。县驿一。阳武繁。府东北九十里。西南：河水自原武入，径官渡，东入祥符。天然渠径黄练集，东北入封丘。其河、济故渎西北。河自山西垣曲入郡境，凡行六百四十六里。太平、延州二镇。县驿一。

南阳府：冲，繁，难。隶南汝光道。南阳镇总兵驻。清初沿明制，领州二，县十一。道光中，浙川升厅。东北距省治六百十里。广五百八十里，袤三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三度六分。京师偏西三度五十五分。领州二，县十。南阳冲，繁，难，倚。西北：精山、紫山。东北：丰山、蒲山。淯水俗名白河，自南召入，径其北。《水经注》“径博望西鄂故城，又南径豫山宛城东，梅溪水注之”者。至府治南，支津南出为溧河，又西南，右合木沟、十二里河，径淯阳城，并入新野。潦河缘镇平界从之。东有唐河，自裕缘唐界入，桐河从之。石桥一镇。赊旗店巡司。博望驿驿丞。林水驿驿丞。又宛城一驿。南召难。府西北百二十里。顺治十七年省入南阳。雍正十二年复。南：百重山、天子、望山。西：香炉。西南：燕尾、壶山。西北：伏牛、圣人。白河自嵩入，径其东，右合狮子、黄洋河，左五路山水，至十里冈，右合留山及空山、鸡子河。留即丹霞，其河即鲁阳关水，《水经注》“径皇后城西”者，关古三鸦路。有雉衡山，《地理志》醴水出，东入叶。李青店巡司。县驿一。唐繁，难。府东百二十里。城南：天封、百里、唐子山、紫玉、午峰、花山。西北：富春。东南：孤山、马武。东北：唐河自南阳缘界入，左会沘水及马仁陂水，右合桐河，侧城西南。左纳沣河及江河、秋河，径湖阳故城西、谢城北，合谢水、湖河，径苍苔镇，缘新野界入湖北襄阳。苍苔镇，县丞驻。明阳、桐河二镇。县驿一。泌阳简。府东二百里。北：虎头脑山。东：万千。东南：祝家衡。东北：大胡、沘水出，论“泌”，县氏焉。左会小铜山水，径城南，又西，比阳故城南，左合蔡水，右澳水。《水经注》“出磐石、葩丘二山”者，入唐，马仁陂水从之。其支江河，与出磐石红崖河，

并入桐柏。西北扶予，溵水出，东北中阳，溮水出，合为沙河，东入遂平。古路、饶良、羊栅三镇。县驿一。桐柏简。府东南三百里。东：石门山、映山。西：天木。桐柏山在县西南，与熊耳、伏牛联体。其支大复、胎簪、黄山、石柱，通目之。淮水、沣水出。淮东北汇水帘洞、太阳城诸水，伏，至阳口复出，东径尖山，东南径复阳、义阳故城，左合月河，入湖北随州。栗树河从之。《地理志》，东南至淮陵入海，过郡四，行三千四百二十里。沣西北汇红泥、三家，右纳红崖，径平氏故城东，入唐。西南秋河，西北江河，自泌阳缘界自随州入，并从之。吴城一镇。县驿一。镇平简。府西七十里。东：遮山。西北：歧棘。潦河出其东麓，缘南阳界入之，下注淯。照河，出娇女朵，俗十二里河，汇东西三里淇河，及其西严陵河，并达之。县驿一。邓州繁，难。府西南百二十里。南：析隈山。西：五陇。西北：灵山、永青。湍水自内乡入，径临湍、冠军故城，右合得子河，侧城东南，至急滩，左纳赵河及严陵河。《水经注》“又径穰县为六门陂，又东南径魏武故城东北白半邑，安众故城南，涅水注之”者，汉东阳、涅阳城在焉。入新野，与淯会，为白河。其西，刁河自内乡入，径红崖山，右合朝水，东南径紫金山，为钳卢陂，又南，黄渠河并从之。西南：禹山，茱萸河出，合排子河入湖北光化。板桥、急滩、千金、张村、穰东五镇。县驿一。内乡繁，难。府西百九十里。北：老君山。其南：秋林、夏馆。《山海经》，翼望山，湍水出，会青山河，径赤眉城，右合长城。又螺蛳河，《水经注》“东南径南郦故城东，菊水注之”者。径城东又南，右合黄水，丹水故城在焉。又南，左合墨河。西北：霄山，刁河出，并入邓。西北：熊耳山。浙水自卢氏入，径修阳故城，一曰汤河，俗名黄沙五渡。径菊潭，至西峡口，曰三渡河，又东南入浙川，与丹水会。丹水复径顺阳川，缘界入湖北光化。西峡口巡司。马尾一镇。县驿一。新野冲。府东南五十里。北：蔓荆山。白河自南阳入，径冈头镇，又西南，右合潦河，会湍水，合城东北，又西南，右纳刁河，其支樊陂，折东南，径新店镇，左纳支津漂河，复右纳黄渠河。东南：唐河自其县入，径苍苔镇，右合小涧河，古安仁陂水，并入湖北襄阳。湍城一驿。裕州冲，难。府东北百二十里。东北：黄石山、方城山。东：中封。北：七峰，拐河出，醴河旧自南召入合之，今淤。东径牛心山，洪河上游溵别源贾河出，分流东南径小乘山复合，折东北，并入叶。西北：郦鸣山，唐河北源赵河出，南径赊旗店，三里河即堵水，合清河、潘河、吕河注之，入唐。平台一镇。赭阳一驿。舞阳简。府东北百七十里。南：牛脑山、苏家寨、铁山。东南：瞻山。西：马鞍。西：千江河自叶入，径城南，曰三里河，右合八里河，东入西平，滚河从之。北：汝水自叶入，错襄城，有湛河来注，又东南注沙河。沙河自叶入，有辉河、沣河，亦自叶来注，又东入郾城。唐河源出城东北，东流至郾城，注沣。县驿一。叶冲。府北百三十里。西南：方城、黄城。西北：北渡。溠、汝同源，俗名沙河，自宝丰入，径河山，至卧羊山，北为汝坟，东入舞阳。北：湛河亦自宝丰入，径平顶山，缘襄城界。其南辉河，古昆水，《水经注》，出鲁阳县唐山，径昆阳故城南。又南拐河，即沣水，自裕入，径王乔墓南。又南，贾河自裕入，曰江千河，古溵水，自泌阳入与会，通目之。溠水、保安二驿。保安，县丞驻。

汝宁府：冲，繁，难。隶南汝光道。汝南分防通判。新息分防通判驻。清初沿明制，领州二，县十二。雍正二年，光州直隶，光山、固始、息、商城割隶。北距省治四百六十里。广二百四十里，袤五百九十里。北极高三十三度一分。京师偏西二度九分。领州一，县八。汝阳繁，难，倚。城北：天中山。北汝，汝正源。西汝，溵及意。南汝，溮。元季，汝溢病蔡，自舞阳揭故渎，则溵及西平、云庄诸山水擅之。明嘉靖中涸，则遂平灌、溮擅之。汝源凡三易，今北汝自上蔡合意，通曰洪河。右合朱马、马常，左茅河，径庙湾镇，右合荆河，其故道蔡埠河入会。南汝右纳黄酉、吴桂桥河，左迤为悬瓠池，右栗渚，侧城东南，右合半截河，纳溱水，错正阳复入，并入新蔡。庙湾镇巡司。黄冈、阳埠、射子、寒冻四镇。县驿一。正阳繁。府南百二十里。明真阳。雍正二年，改。西：横山。东北：南汝河自汝阳错入，右合固城港、陈家沟，仍入之。《水经注》，首受慎水于慎阳故城南陂，注七陂，东入汝。南有淮水，自信阳缘界入息。西南：闾河、清水港并自确山入，又东从之。汝南埠，通判驻。县驿一。上蔡繁，难。府北七十里。东：蔡冈。西北：北汝自郾城入，西汝溵水右自西平会，意来注，遂通曰洪河，东南绝蔡河入汝阳，茅河、朱马、马常河从之。其故道自西洪桥右出纳流堰为朱里河，通目之。复纳石洋河，为蔡埠河，其西溮水即南汝，自遂平入。右合清水

河，并亦并入汝阳。蔡河，意支津，《水经注》“东南流为练沟，至上蔡西冈，北为黄陵陂，于上蔡冈东为蔡塘”者。又东为包河，入项城。北：华陂集，界沟河出，东缘商水界入之。邵店一镇。县驿一。新蔡简。府东南百四十里。南汝，溯，即汝水，洪河，意，并自汝阳入，合于城东五里三汊口，又东南入息。又安徽阜阳谷水，即鲖水，从之；延河亦入焉。《水经注》“汝水径栎亭北，又东南径新蔡故城南，又东南，左会意水，径壶丘故城北，意水径平舆故城南，左迤为葛陂”者。汉葛陵故城在焉。县驿一。西平冲，繁。府西北百二十里。西：九顶山。洖水旧自舞阳入，径故城。《水经注》，其西有吕墟，至合水镇，汇诸石、云庄诸山水。径城北，又东歧为二，左支合周家泊水，古意水。《水经注》“上承汝水，别流于奇额城东”者，今淤。泥河，缘郾城界，复合右支，会流堰河，并入上蔡。洖即西汝，自元季于舞阳锅河堨之，今云庄诸山水擅其故渎，又会意水，因通曰洪河。重渠、蔡砦、仪封三镇。县驿一。铁路。遂平冲，繁。府西北九十里。西：奥峡山、查岈。南汝上游沙河，古溯水，自泌阳入，径金山，左合杨奉河。《水经注》“东过吴房县南，又东过濯阳县南”者，入上蔡。其径城南支津，东北出为新河，会石洋河，河古濯，出西北仓峰垛，《水经注》兴山。径吴家桥东南，清水河自确山入，并从之。县驿一。确山冲，繁。府西南九十里。确山，城东南二里。又东南，朗陵、佛光。城南：蟠山。西南：平顶。西北：乐山，练水出，俗名黄酉河。秀山，吴桂桥河出。西有溱水自泌阳入，俗名石磙河，又东曰吴砦，径确山故城。《水经注》谓“溱出浮石岭北青衣山”，又东北径独山，并入汝阳。东南，闾河塘、下沟河、清水港，并入正阳。西北，清水河，入遂平。姬家堰。毛城、竹沟、明港三镇。县驿一。信阳州冲，繁，难。府西南二百七十里。东南：钟山。南：士雅、岘山。西南：董奉。西：卓斧、坚山。西北：淮水自湖北随州入，左合明港河，屈东缘信阳界入罗山。《水经注》“径平春城阳钟武故城南”。其狮水入合油水、三湾河、九渡水，径城南从之平昌关，州判驻。杨家堂巡司。信阳、明港二驿。京汉铁路。罗山繁，难。府南二百三十里。罗山，城南十里。又南：独山、鹊山。西南：黄神、霸山。皆桐柏支麓也。西北：淮水自信阳入，径谢城合狮水，又东径县北。西南：六斗山，竹竿河出。《水经注》谷水，合黑龙池、小黄河、古瑟水，缘光山界注之，入息。大胜关，巡司驻。县驿一。

光州直隶州：繁，疲，难。隶南汝光道。监捕、水利通判驻。清初沿明制，为汝宁属州。雍正二年升直隶州。北距省治八百里。广二百四十五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三十二度十三分。京师偏西一度二十分。领县四。州，古黄国。故城，西十二里。东：凤皇山，为州左翼。西：浦口冈，为州右翼。东南：彭山。南：车谷。西北：淮水自光山入，合寨河，古壑水，又东北径郑家店，复合黄水。《水经注》“径弋阳郡东，又东入固始”。其双轮河入为白鹭河，古卑水。及春河自商城缘界，古诏虞水，并从之。州驿一。光山繁，难。州西南四十里。古弦子国。县境大半山区，自西北而来，绵亘近二百里。其最著者，老君山、天台、春风岭、黑石诸山。老君山之北，云台、仙居、马鞍、守军、浮光诸山，皆桐柏支脉也。《地理志》弋山，西有淮水自罗山合竹竿河，缘界径轪县故城至其麓。又东入州。西南：黄茅脑，寨河出。《水经》壑水。会马鞍山水为清流河，又合牢山龙潭、冲水、泥河，其东黄水，至花石山为三道河。右合梅林河，径塔山，右合泼陂河。《水经注》木陵关水。左合晏家河，径黄川西阳故城，至城南为官渡河，径天赐山，水经注卑水。又东双轮河，并从之。中渡、牛山二镇。长潭一驿。固始繁，疲，难。州东百四十里。东：大山。南：独山、木贼、青峰岭。西北：淮水自息入，径枣林冈、安宁、期思。古蒋国，亦浸丘故城，其左岸会汝水，至朱皋镇，纳白鹭及春河。又东，往流集，巡司驻。至三河尖、决水、灌水入焉。决自商城入，为史河。左合长江河，右歧为泉河，古阳泉水，《水经注》，自雩娄东北径鸡备亭，过安丰故城，边城郡治。又径茹陂。陂今龙潭口。右歧为清河，合胜湖，又西北径史家故城，左纳羊行河、急流涧，径城东而北，古蓼国在焉。灌自商城入为曲河。《淮南子》“孙叔敖决期思之水，以灌雩娄之野”。又西北，径蓼潭，至城北来会，为两河口。东魏淆州在焉。又东北，右歧为堪河，迤为七里冈，复与清泉二支津合。又北入淮。淮水又东入霍丘。朱皋、期思二镇。县驿一。息繁，疲，难。州西北九十里。西有淮水自罗山入，又东径白公城，至城南。又东，新息故城。分流，左纳清水港，合泥河，复合闾河，自正阳入，盖慎水故渎，径褒信长陵故城注之。《水经注》申陂水。又东径乌龙集入州。其白鹭河入径

期思集。西北：汝水自汝阳入，入新蔡，复缘安徽阜阳界径固城汛，并达之玉梁渠。杨庄一镇。县驿一。商城难。州东南百二十里。东南：大苏山，古大别。南：花阳、马头。东北：青山。西南：牛山，决水出。《水经注》“出庐江雩娄县南大别山”。东合八仙台、黄昏山、五关水。又东北曰寨河，左合麻河，径金家寨，其西北则长江、石槽、沙河。西南：黄柏，灌水出，北合木厂、盛家店、九水河，径城西，亦曰龙潭河，并入固始。西北：熊山，春河出。《水经》诏虞水。亦缘固始界放州。牛食畈巡司。县驿一。

淅川直隶厅：繁，难。明复析内乡置县。道光十二年为厅。宣统元年升，改南汝、光道为南汝光淅道。西：岵山。西北：簧锁里。丹水自陕西商南缘界径荆子关，其北葛花山，其南丹崖。又东南，径凌老龙山，其黑漆河入为淇河，径花园关、岊＜□山客＞、独阜山注之。至城西南纳滔河，径石杯、雷山至于村保，古商于三户城在焉。左会淅水。又东南径太白、玉照山，缘内乡界入湖北均州。《水经注》“丹水自三户城径丹水故城南、南乡县北，右合汐水”。即均，形之误。荆子关，县丞驻。峡口一镇。厅驿一。

清史稿卷六三　志第三八

陕西省：《禹贡》雍、梁二州之域。明置陕西等处左、右承宣布政使司，并治西安。清初因之，置巡抚，治西安，并置总督，兼辖四川，寻改辖山陕。雍正九年，专辖陕甘，治西安。十三年，复辖四川。乾隆十三年，罢兼辖。十九年，兼甘肃巡抚事。二十四年，改陕甘总督。二十九年，移驻甘肃兰州，遂为定制。康熙二年，析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置甘肃省，移右布政使治之。雍正三年，升西安府之商、同、华、耀、乾、邠六州，延安府之鄜、绥德、葭三州，为直隶州。九年，改榆林卫为府。十三年，同州升府，华仍降州隶焉，耀并降州，还旧隶。乾隆元年，葭仍降州隶榆林。四十八年，升兴安州为府。东界河南阌乡。三百五里。西界甘肃清水。六百三十里。南界四川太平。一千三十里。北界边墙。一千三百九十六里。广九百三十五里，袤二千四百二十六里。宣统三年，编户一百六十万一千四百四十四，口八百五万四千四百七。领府七，直隶州五，厅七，州五，县七十三。

西安府：冲，繁，疲，难。巡抚，布政、提学、提法三司，监法、巡警、劝业三道，提督、将军、副都统驻。明领州六，县三十一。雍正三年，升商、同、华、耀、乾、邠为直隶州，割县十七他属。十三年，耀及同官还旧属，白水改隶同州。乾隆四十七年，置孝义厅。嘉庆五年，置宁陕厅。东北距京师二千六百五十里。广三百五里，袤四百三十八里。北极高三十四度十六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二分。领厅二，州一，县十五。长安冲，繁，疲，难，倚。府西偏。西北：龙首山。西南：清华、圭峰。南：终南山，横亘长安、咸宁、雩、盩厔四县境。渭水自西径县北，东入咸宁。西南：滻水，歧为二：一，西南合镐水为东交河，沣水东北流来会，又北经咸阳入渭；一，北流为皂河，折东经咸宁入渭。南有漕渠。又西南有通济渠。镇三：杜角、秦杜、三桥。主簿驻斗门。行宫，城内。光绪二十六年，德宗西幸，改旧抚置驻焉。咸宁冲，繁，疲，难，倚。府东偏。南：乐游、少陵原。渭水径县北而东，灞水、浐水自东北合注之。又东径高陵入临潼。皂水即漕水，一名阜水，出东南石鳖谷。其西，镐水自宁陕入，右合白石、小库诸水，左合梗梓水，入长安。明秦藩城在府城东北隅、县治北。顺治六年，改建满城，将军、都统驻。县丞旧自灞桥移尹家卫，改驻县北草滩。灞桥、渭桥、鸣犊三镇。驿一：京兆。咸阳冲，繁，难。府东南五十五里。北：华原。东：鲜原。东南：高阳。西南：短阴。南：渭水自兴平入，纳泥渠水，东北会二沣水为鸡心滩，东入长安。东北：泾水，东入泾阳。镇四：高桥、窑店、北贺、马庄。驿一：渭水。兴平冲，繁。府东百里。西：马嵬坡。北：黄山。渭水自武功入，左纳清黑、夹逮诸水，合新开河，东入咸阳。县丞驻张店。镇二：马村、桑家。驿一：白渠。临潼冲，繁，难。府东北六十里。东南：骊山，有温泉。北：普陀原。东：鸿门坂。西南：坑儒谷。渭水自咸宁入，径县北，石川河合清谷水南流注之。西有潼水，东有戏水、零水，均北流注之，东入渭南。县丞驻关山镇。镇五：新丰、零口、交口、广阳、栎阳。驿一：新丰。高陵简。府东北七十里。西：降鹤山。南：奉政原。西南：渭自咸宁缘界，径鹿苑原，

左合泾水，又东缘临潼界入之。西北：白渠自泾阳入，播为二，曰昌运，曰高望。西南有毗沙镇。雩繁，难。府西南七十里。东南：紫阁峰。南：圭峰。东南：终南山。北有渭水自兴平入，入咸阳。东南：沣水自长安缘界入，会涝水。涝水出县南，合渼陂水，东北入咸阳，注渭。镇四：秦渡、赵王、涝店、大王。蓝田简。府东南九十里。北：横岭。南：秦岭、七盘、峣山、薄山。东：蓝田山，有关。灞水出县东倒回谷，即蓝田谷，径南境，纳蓝水、辋水，径城南，又西北合土胶河、猗水注水入咸宁。浐水出南山土门谷，西北流为焦戴河，合汤谷水，均入咸宁。镇三：蓝桥、焦戴、新街。泾阳冲，繁，难。府西北七十里。北：嵯峨山。西北：甘泉、仲山。泾水自醴泉缘界入，径城南，东南入高陵。北：冶谷水自淳化入，会清水入三原。西北：龙洞渠径县北，歧为三：曰北白渠，入三原；中白渠，入高陵；下白渠，流数里，伏。又有冶清渠。冶峪，县丞驻。镇六：永乐、临泾、石桥、云阳、孟店、王桥。三原冲，繁，难。府北九十里。北：浮山。西北：嵯峨、尧山。浊谷水自耀入，曰楼底河，东流散入各渠。赵氏河即涧谷水，自富平错入，仍入富平。清谷水自耀入，西北入泾阳，复经西境合冶谷水，贯流南北二城中，东南入高陵。镇四：陂西、王店、楼底、西阳。学政驻所。驿一：建忠。盩厔繁，难。府西南百六十里。南：秦岭。东南：石楼。西南：安乐山。西：骆谷。竹谷水北缘鄠界，仍径清化入，一曰西清水河，合车谷、稻谷诸水，入武功，注渭。渭水径县北而东，西南有黑水，即芒水，北流注之，又东入兴平。东南：甘水亦北入兴平。县丞驻祖庵。镇五：终南、尚村、哑柏、清化、临川。渭南冲，繁，难。府东北百四十里。西南：石鼓。南：倒虎山。西：马峪，泠水出，合驹儿岭水，西北入临潼。注渭。渭水合杜化谷水，径城北，古白渠在焉。西酂水，东赤水，俱北注之，又东入华州。县丞驻下邽。镇二：赤水、田市。驿一：丰源。富平繁，疲，难。府东北百二十里。西北：檀山、F 天乳、土门。西南：荆山。东北：频山。石川河即漆沮，入耀，下流自西北受金定河，一名赵氏河，即涧谷水，东南入临潼。县丞驻美原镇。又东北，道贤镇。醴泉冲。府西北百二十里。北：武将山。东北：九嵕山、芳山。泾水自永寿入，东北：甘河自县北东流注之，东南入泾阳。镇二：阡、甘北。驿一：张店。同官简。府东北百八十里。明属西安府。雍正三年改属耀州。十三年，还属。西南：白马、铁龙。北：女回。又神女峡内有金锁关。东：水出北高山，至城北，合同官川及雄同、雷平川，西南流，西有沮水，南流，俱入耀州。东北：大小石磐山水合北入宜君。其南乌泥川，东入蒲城。驿一：漆水。耀州简。府东北百三十三里。明属西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十三年仍为州，还属。东北：五台山、磐玉。北：木门、大唐。西北：牛耳山。沮水上源姚渠川，自宜君入，合银耳坪、太子石水于杨秀川，为宜君水，南合胡思泉，为沮水，东南径城西，又东，左会漆水，入富平。涧谷水、清谷水、浊谷水均出西北，南入三原。镇四：小丘、柳林、照金、庙湾。驿一：顺义。孝义厅繁，难。府东南二百四十里。乾隆四十七年，析咸宁、蓝田、镇安三县地置，设同知驻孝义川。嘉庆七年，移驻旧县关，即今治。北：秦岭。东：大顶山。西南：车轮、天书。大峪河一名乾祐河，即柞水，出西北大峪岭，西南流；东北：金井河即甲水，东流；东社川河，东南流；西北洵河，南流；俱入镇安。宁陕厅繁，难。府南五百二十里。明正德十六年，设柴家关、五郎坝二巡司。顺治中废。乾隆四十八年，移西安府水利通判驻五郎关。嘉庆五年，析长安、盩厔、洋、石泉、镇安五县地置，改设同知。东北：秦岭。北：万华山、子午谷。南：五台山。洵河出纱罗岭，西南至江口。左合江河，又南至孝义，沣河、日河并从之。西北：甘泉砭，文水出，汇东谷、西河诸水，屈西南入洋，蒲河从之。北：要竹岭，长安河出，南径城东，合东河、堤坪河入石泉。有四亩地、寺郎关汛。主簿驻江口。嘉庆七年自长安斗门镇移此。四备地巡检，嘉庆十三年移驻新城，十八年废。

同州府冲，繁，难。隶潼商道。明，同州属西安府，领县五。雍正三年升直隶州。十三年升府，置附郭县。耀、白水还隶，又降华州暨所属之华阴、蒲城、潼关来隶。乾隆十二年，潼关升厅。西南距省治二百四十里。广一百八十八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十分。京师偏西六度三十七分。领厅一，州一，县八。大荔繁，疲，难，倚。雍正十三年，以同州地改置。西：黄堆山。北：商颜。南：沙苑。洛水自蒲城缘界径其西，折东南，至船舍渡入。径西南，东流，渭水径南界，东北流，并入朝邑。县丞驻羌白镇。又坊头、船舍、潘驿三镇。朝邑繁，难。府东三十里。明隶西

安府。雍正三年来属。黄河自郃阳入，径东境而南，受金水，至赵渡南之望仙观，为洛水入河故道。光绪三十四年，洛徙，至赵渡入之。又南三河口，渭水自大荔入，东北流注之，折东入潼关。主簿驻大庆关。有两女、太奇、赵渡三镇。郃阳难。府东北百十里。明隶西安府。雍正三年来属。西北：梁山。东北：方山。黄河自韩城入，缘东界而南，受百良水。徐水西北、金水东南流，俱入朝邑。古洽水，亦灞水，西南入朝邑。西北：大峪水，自澄城缘界，屈南仍入之。镇五：百良坊、甘井、王村、黑地、路井。澄城简。府北百里。明隶西安府。雍正十年来属。北：界头山、将军。西北：壶梯、云门山。西：洛水，受甘泉水，即县西河，南入蒲城。东大谷河南缘郃阳界从之。镇九：寺头、业善、韦庄、交通、窑头、王庄、冯原、塔冢、良辅。韩城难。府东北二百二十里。明隶西安府。雍正三年来属。东北：龙门山。西北：梁山。西南：韩原，即少梁。黄河缘东北自宜川入，合洽户川，屈南得龙门口，禹积存焉，南至官渡，合濛水及芝川，又南入郃阳。西北：神道岭汛。薛峰、咎村二镇。华州冲。府南百八十里。明隶西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十三年，仍为州，来隶。西南：五龙。南：少华山。渭水自渭南入，径北境而东，纳州南诸谷水，东北入华阴。镇七：罗纹、柳子、台头、王宿、瓜坡、高唐、江村。驿一：华山。华阴冲，繁。府南百六十里。明隶西安府。雍正三年改属华州，十三年来属。南：太华山，即西岳。河水自朝邑入。西北：渭水自华缘界，合沈水，又东合敷水、黄酸水，诸谷水并注焉，又东入于河。镇三：华岳、泉店、敷水。蒲城疲，繁，难。府西八十里。明隶西安府。雍正三年，改属华州，十三年来隶。北：尧山，一名浮山。西北：丰山，一名苏愚山。东北：金粟山。洛水自白水入，径避难堡，左纳甘泉水，合大峪河，入大荔。东北：永丰汛。镇十：常乐、石表、渭原、孝同、兴市、武店、汉底、车渡、荆姚、高阳。白水简。府西北百三十里。明隶西安府。雍正三年，改属耀州，十三年来属。东北：黄龙山。西北：秦山。洛水自宜春入，受铁牛河，经县北，受孔走河，又东南，白水，即南河水，自南境东流注之，又南入蒲城。镇十：冯雷、西故、南河、雷村、新村、新瑶、铁牛、雷衙、武庄、孔走。潼关厅冲，繁，难。府东南百里。潼关道治所。明置潼关卫。雍正二年废。四年，置潼关县，属华州，十三年来隶。乾隆十二年，升厅。东：麒麟山。西：凤山，倚以为城。黄河自华阴入，径厅北，潼水自厅南贯城北流注之，东入河南阌乡。巡司兼司狱驻风陵渡。驿一：潼关。

凤翔府：冲，繁。凤邠道治所。东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四百二十里，袤三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二十八分。京师偏西八度五十九分。领县七，州一。凤翔冲，繁，倚。西北：雍山，雍水出焉，南流经县西，折东南，与塔寺河合；又东有横水，俱东南入岐山。汧水自汧阳缘界，南入宝鸡。镇五：横水、窑店、虢王、彪角、陈村。驿一：东河桥。岐山冲，繁。府东五十里。北：岐山，又有周原。南：秦岭。北：武将山。西南：渭水自宝鸡入，径城南，东流，斜谷水出西南嶓山，东北流，并入郿。西：漳水，即雍水，自凤翔入，合横水，径县南，东入扶风。畤沟河自扶风缘界仍入从之。镇五：益店、龙尾、蔡家、高店、青化。驿一：岐周。宝鸡冲，繁，难。府西南九十里。秦岭在南，亦名秦山。东南：陈仓山、石鼓山。西南：和尚原、大散岭。渭水自秦州缘界入，径城南而东，右合塔河、洛谷水，左合汧水，又东合潘溪，入岐山。东南：太白河，西南入留坝。上谷水、虢川河、西南冻河即故道水，并西入凤。东北：利民渠。巡检驻虢川镇。又底店、阳平、马营、益门四镇。驿二：陈仓、东河。抚风冲，繁。府东百十里。北：岐山、吴双。东北：梁山。南：飞凤、贤山。西北：美山。东：茂陵、三畤原。东南渭水，南漳水，与东境漆水、美水合，并东入武功。镇七：伏波、杏林、绛帐、午井、召公、天度、崇正。驿一：凤泉。郿简。府东南百十里。东：太白山，即《禹贡》惇物。西：马冢山。西南：武功、斜谷，有五丈原。渭水自岐山入，右合斜谷水，中支磨渠，东支清水河，东南径城北，又东入扶风。东井田、西南斜谷二渠。斜谷关汛。镇五：槐芽、横渠、青化、清湫、金渠。麟游简。府北百十里。城内童山。西：天台。东：石臼。南：箭括山。漆水出县西青莲山，东北合岐水，其西麻夫川、东雨亭河，并入甘肃灵台。杜水出西北杜山，径城南，受澄水，东入乾州。西良舍、西北招贤二镇。汧阳冲。府西北七十里。东：圭山、龙泉。北：天台。西：卧虎。南：箭括岭。汧水自陇入，西北纳草碧谷、晖川河，径城南，纳涧口河、界止河，东南入凤翔。东糜隃泽。东黄理、西草碧二镇。陇州冲。府西北百五十里。南：吴岳。西北：

陇山，即陇坂。又汧山，汧水出，合龙门、关山、蒲峪诸水，径城南而东受北河，又东南纳八渡水，入汧阳。渭水自甘肃秦州径西南，东入宝鸡。西：关山汛。镇十四：杜阳、东凉、新街、县头、八渡、神泉、马鹿、长宁、赤延、故川、香泉、大松、通关河、温水。驿一：长宁。

汉中府：冲，繁，疲，难。陕安道治所。总兵驻。明领州一，县八。乾隆三十八年，置留坝厅。嘉庆七年，置定远厅。道光五年，置佛坪厅。东北距省治一千七百里。广八百一十里，袤六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三度。京师偏西九度十四分。领厅三，州一，县八。南郑冲，繁，难，倚。西南：旱山、黄牛。南：大巴山。东南：梁州。西：龙冈山。东北：武乡谷、骆谷。沔水即汉水，自褒入，东受褒水中、东二支，及廉水、池水，东入城固。青石关，巡司驻。又西大坝关。镇四：长柳、上水渡、沙河、弥勒院。驿一：汉阳。褒城简。府西北四十里。北：七盘山，上为鸡头关。西北：连城。西：牛郎山。南：天池。褒谷在东北，自此入连云栈。西北百五十里达留坝。沔水自其县入，西南流，纳华阳河，又东受褒水，入南郑。西南：让水，一名逊水。北马道、虎头、武曲、南松梁、米仓，西北：汉阳、甘亭，七关。南：黄官岭，汛巡司同驻。镇四：宗营、褒城、长林、高台坝。驿三：马道、青桥、开山。城固简。府东七十里。北：通关、九真、白云。西北：斗山。汉水自南郑入，径胡城，左纳文水，即文川，右纳南沙河、小沙河，径城南入洋。阴平、袁扬、原公、文川四镇。洋简。府东百二十里。东北：太白。东南：子午谷。西经：邦都。北：兴势山，又濂谷，即骆谷南口。东：赤坂、黄金谷。汉水自城固入，径南境，左纳濂水即铁冶河、大龙河、酉水、金水河，右纳东谷河、桃溪水，东南入西乡。北：堵水，西经城固，复入西南境，注于汉水。北：华阳营。东北：茅坪汛。县丞驻。华阳镇。又渭门、真符、谢村、堵水四镇。西乡繁，疲，难。府东二百四十里。西南：大巴、小巴，南皂、军山。东北：饶风岭。东南：子午山。汉水自洋入，左子午河即椒溪，合宁陕纹河，西南流注之。牧马河自城固入，径城东南，合洋水、白铁河、神溪，东北流注之。折东入石泉，高川从之。西南：菩提河南入四川通江。北：司上汛。县丞驻五里坝，嘉庆七年自大池坝移此。巡司驻大巴关。监场巡司，嘉庆七年废。镇二：茶溪、子午。凤冲。府西北三百八十里。西北：红崖。北：豆积。东北：黄牛寨山。故道水即嘉陵江上流，自宝鸡入，径东北，受三岔河，折西合黄花川、马鞍山水，至双石铺，红崖河自右注之，入甘肃两当。野羊河留坝入，径城南，合东沟河，入略阳。西南：仙人关。东北：大散关，有汉凤营驻防。东南：铁炉川营。东北：黄牛堡汛。镇四：南星、庙台子、方石、白石。驿三：草凉、三岔、梁山。丞兼巡司驻。三岔。宁羌州冲，疲，难。府西南三百八十里。东南：龙头。西北：鸡鸣。东北：五丁山，有关。北：冢山，汉水出焉，初名漾水，合五丁峡、黄铜铺水，东北入沔。玉带河出西南箭竹岭，径城北，受白岩水，为白岩河，亦北入沔。西汉水径西境，纳七道水，西南入四川广元，为嘉陵江。西北：阳平关，州同驻。大安、黄坝二汛。西北：青乌镇。驿二：柏林、黄坝。沔冲。府西四百十里。北：铁山。东南：定军山。东北：天荡、武兴。西北：珈珂。漾水自西宁羌入，西南受白岩河，北沮水，西南流，径略阳东境，复入县西为黑河，南流注之，始名沔水，又径城南，东入褒城。西北：黑河汛。镇四：黄沙、旧州、元山、青羊。驿三：黄沙、顺政、大要。略阳冲。府西北二百九十里。北：青泥岭。西北：杀金岭。东南：大丙山，丙穴在焉。故道水自甘肃徽县入，东北合浊水，为白水江入。西：西汉水，即犀牛江，自甘肃成县人，合石门河来会，是为嘉陵江。又西南，纳八渡河，右纳落索河，径野猪山入宁羌。沮水径东北，合冷水河，东南复入沔。东北：有白水江汛。峡口、石门二镇。佛坪厅要。府东北四百里。嘉庆中设盩洋县丞于袁家庄，属西安府。道光五年析盩厔、洋二县地置，省县丞，设同知，来隶。南：冠山、鳌山。东：天华。西北：秦岭、太白。西：杨家沟口，婿水出，马黄沟水自宝鸡南流注之，又南入洋。黑水出北扇子山，东北合蟒河、八斗河，入盩厔。椒溪河出厅东，东南入宁陕。东北：骆谷关，北口属直盩厔，南口属洋，中贯厅境，有十八盘。有黄柏塬、厚轸子二汛。巡司驻袁家庄。定远厅要。府东南四百里。嘉庆七年析西乡地置，设同知。西：金竹。南：归仁。西北：父子山。东：星子山，洋水出焉，即清凉川，径城南，合小洋河、七里沟水，折西北入西乡。东北楮河、东南双北河，并东南入紫阳。东南渔水，西北巴水，并西南入四川通江。汛三：瓦石坪、渔渡坝、观音堂。有渔渡坝、简池坝二巡司。留坝厅冲，繁，难。府西

北百四十里。本凤县地，明设巡司。乾隆十五年，移汉中捕盗通判驻之。三十年析，置职抚民。三十九年改置同知。西北：紫柏山，其东柴关岭。西北：太白河，为褒水上游，自宝鸡入，受红岩河，为紫金河。虢川河亦自宝鸡来注，径东南，受文川河、青羊河，又南纳武关河，入褒城。野羊河出紫柏山，西北入凤。东北：西江口汛。巡司驻南星。武关巡司省。驿三：松林、留坝、武关。

兴安府：繁，疲，难。隶陕安道。总兵驻。明曰兴安州，领县六。乾隆四十七年，升府，置安康县为府治，并省汉阴入之。五十五年，复置汉阴厅。北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七百六十里，袤六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三十二分。京师偏西七度六分。领厅一，县六。安康繁，疲，难，倚。明为兴安州，新旧治均在汉南，万历十一年徙新治。顺治四年还旧治。康熙四十六年复徙新治。乾隆四十七年州升府，改置。北：梅花、牛首。南：赵台。西：凤凰。东北：白云山。西南：魏山。汉水自西紫阳缘界折北入，径城北，右纳大道河，左蒿坪河、月河、神滩河，东北入洵阳。东南：八仙河汛。通判、县丞同驻西南砖坪。西：秦郊、衡口二镇。平利简。府东南百八十里。旧治在西北灌河口。嘉庆八年徙白土关为今治。西北：女涡山。北：八里冈。西：锦屏。西南：石梁。岚河出花池岭，西有黄洋河与灌河合，俱入安康，北流注汉。东：冲河，会秋河，北入洵阳，为坝河，注汉。东南：南江河，东入湖北竹山。县丞驻镇坪。洵阳简。府东百二十里。北：羊山。东北：水银、龙山。东南：紫荆山。南：将军、女华。西北：庙垭，傅家河出，入安康，注汉。汉水自西径城南，洵河合乾祐河、任河南流注之。又东纳蜀河、仙河入白河。南：七里关汛。白河简。府东四百里。嘉庆二年，增筑外城。南：龙冈山。东北：锡义山。汉水自洵阳入，西径城北，右纳冷水河、白石河，东入湖北郧。紫阳简。府西南二百四十里。东：三台。南：三尖。东南：板厂。南：瓮山，下有紫阳洞。又南，望夫山。汉水自汉阴入，径其西，屈南，任河合紫溪河西南来注，又东径城南，纳汝河、洞河，东北入安康，蒿坪河从之。毛坝关，主簿驻。石泉简。府西北二百七十里。东：马岭。南：银洞。西：天池山。西：饶风岭，旧有关。长安河自宁陕入，纳汶水河，入西乡，注汉。汉水自西境折西南，受珍珠河，又东径城南，受江河、池河，东南入汉阴。富水河自西乡入，东径乌石梁，从之。汉阴厅繁，疲，难，简。府西北百八十里。明县。乾隆四十七年省入安康，设盐捕通判。五十五年复置为厅，改抚民。东南：梁门山。东北：朝阳山。南：文华、凤、天山。迟河自宁陕入，合龙王沟，又西南入石泉，注汉。汉水自西南径城南，受富水河、木樨河，东南入紫阳。月河出厅西分水岭，纳花石河，东南入安康，合衡河注汉。

延安府：繁，难。隶延榆绥道。明，领州三，县十六。雍正三年升鄜、绥德、葭三州为直隶州，以洛川、中部、宜君、米脂、清涧、吴堡、神木、府谷八县分隶之。乾隆初，以榆林府之定边、靖边二县来隶。南距省治七百四十里。广四百八十里，袤三百九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十二分。京师偏西七度四分。领县十。肤施简，倚。西：凤凰山。城跨其上。北：伏龙。东北：清凉。东南：嘉岭。南：卧虎。延水自安塞入，西北而东，西川水东流注之。又东北，南河水北流注之。又曲折东北，左纳丰林川、清化水，东入延长。南：石油泉。安塞简。府北四十里。北：云台。东：天泽。西：龙安山。延水自保安入，西北纳杏子河，径城南，曲折东南，入肤施。西南：洛水南入甘泉，北有边墙。甘泉简。府南九十里。东北：伏陆山。南：秦冒、温泉山。洛水自安塞入，右纳自修川、北河、美水，左纳清泉水、漫涨河水，南入鄜州。西南有甘泉，县以此名。临真镇，县丞驻。安定简。府北百八十里。东：鹏山。西：祖师山。西北：高柏山，怀宁河出焉，亦名走马水，又东北有东沟，并东入清涧。秀延水自安塞入，即北河，俗名县河，径城北，合根水、革班川，东南亦入清涧。南：清化水，南入肤施。保安简。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东：艾蒿岭。南：石楼、台山。西：九吾，洛水自靖边入，径城西纳梁家河、吴堡川、周水，东南入安塞。北：杏子河亦自靖边入，从之。有沙家、静远二镇。宜川简。府东南二百八十里。东：凤翅山。北：石关。西南：丹阳。东南：盘古山。黄河自延川入。南：延水径东北来注之，又南过壶口，受云岩河，经孟门，受银川水，即西川，又东南入韩城。北有百直、交口镇。延川简。府东北百九十里。城西：西山。东：东峰。西北：青眉山。黄河自清涧入，至老龙口，秀延水合清平川、南站川诸水，东南流注之，又南入延长。西北：永平村，有石油井。延长简。府东百五十里。东北：独占。北：高奴山。西：延水自肤施入，

径城，右合关子口，左小铺原水，又东径翠屏山，纳苏家河，右安沟，东南入宜川。西北交口水，东至延川注延水。南：锦屏山，下旧有石油井。光绪三十二年，用新法鉴取，油旺质佳。附近肤施、延川、宜君数县境均产石油。定边冲，繁。府西北三百五十里。明正统二年置定边营，属延安镇。雍正九年，以定边、监场、砖井、安边、柳树涧五堡地置，属榆林府。乾隆初来隶。东南：南梁山。西北：白露山，即白于山，洛水出焉，右合贝川水、郎儿沟，又东左合吴仓坡水，东南入保安。南：三山水，一名耿家河，自甘肃灵州入，复合黄家泉，西南入甘肃环县。北有边墙自甘肃花马池入，东南至靖边。西：盐场堡，县丞驻，后省。靖边冲，难。府西北三百里。明成化十一年置靖边营，属延绥镇。顺治初，为靖边所。雍正二年设同知。九年以安边、安塞、镇罗、镇靖、龙州五堡地置，属榆林府。乾隆初来隶。西南：大白、莲花山。东：箭杆山。东南：芦关岭。西：红柳河，东荞麦河，至城北合流，北出边墙，折东复入怀远边墙为圄水。东北：寺湾河、大理河并东入怀远。龙州堡、宁塞堡二汛。又宁条梁汛巡司同驻。

榆林府：冲，繁，难。延榆绥道治所。初沿明制，置东、中、西三路道。康熙元年省西路入中。雍正九年改中为榆葭道，东为延绥鄜道。乾隆二十六年改。总兵同驻。明曰榆林卫。雍正九年，改置榆林府，并置榆林、怀远、定边、靖边四县。乾隆初，改定边、靖边属延安府，葭降州，暨所隶神木、府谷二县来隶。南距省治一千三百五十里。广五百二十里，袤二百二十二里。北极高三十八度十八分。京师偏西七度六分。领州一，县四。榆林冲，难，倚。本双山、常乐、保安、归德、鱼河五堡地。明成化七年置榆林卫。雍正二年省入绥德，九年复置县为府治。城东：驼山。北：红山，上筑墩。东南：石山。无定河自怀远入，西径城南而东。清水河一名西河，即榆林河，自边入，西北纳县境诸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南入米脂。东北：葭芦川，一名沙河，东南入葭州。西北边墙有鱼河堡、常乐堡二汛。南：碎金镇。驿二：榆林、鱼河。怀远冲。府西百六十里。明天顺中，置怀远堡，属榆林卫。雍正二年，改属绥德。九年以怀远、波罗、响水、威武、清平五堡地置，来隶。南：火石山。东：五龙。西南：龙凤山，无定河即生水，上流曰额图浑河，一名奢延河，又名幌忽都河，自鄂尔多斯右翼入，径城北而东，纳硬地梁、黑水头河、柿子河诸水，又东入榆林。西南：圄水自靖边入，东北流，径城北出边墙，入无定河。南：大理河自靖边入，合小理河，东入米脂，复经城东南，入米脂。西北：边墙。葭州疲，难。府东南百七十里。明属延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乾隆初，仍降州，来隶。南：白云。北：第一峰。西：西岭。黄河自神木入，南：秃尾河，即吐浑河，径城北，东南流注之。葭芦川自西南合五女川，东流来注之，又南受乌龙水、荷叶川入吴堡。神木冲，繁。府东北二百四十里。明属葭州。乾隆初来隶。西：笔架。东南：天台。东：龙眼山。东北：响石崖，石马河出，入府谷，注河。河水折西南入，受屈野河、芹河、泗沧河、大柏油河、柏林河诸水，西南入葭。秃尾河自边入，合永利河从之。神木营理事同知驻。西南：柏林堡汛。府谷冲。府东北二百里。明属葭州。乾隆初来属。北：高梁山。西南：天保。东：五龙山。黄河自鄂尔多斯左翼缘东界而南，受黄甫川、清水川，经南界，孤山川自西北合镇羌水、麻家沟水、本瓜川，东南流注之，又西南，受石马川，入神木。有孤山堡、木瓜园堡、清水堡三汛。巡司驻麻地沟。府谷、孤山、镇羌废驿。

乾州直隶州：冲，繁，难。隶西乾鄜道。明属西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东南距省治一百六十里。广九十五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八度十五分。领县二。西北：梁山。东北：鸡子堆。西：明月。北：漠谷水，西北：武水，一名武亭水，即杜水，均径城西南入武功。东北：泔水纳甘沟，东入醴泉。镇七：薛禄、陆陌、临平、阳峪、冯市、阳洪、关头。驿一：威胜。武功冲，繁。州西南六十里。东：东原。西：西原。西南：三畤原。渭水自扶风入，径城南，嘉庆中北徙，东入兴平。西北：武水自州入，径城北，合漠谷水，又东南，漳水东流来汇，又南入兴平。清水自盩厔入，东北流，径城东南，又东至兴平入渭。镇六：魏公、游凤、普集、大庄、杨陵、永安。驿一：邰阳。永寿冲。州西北九十里。西南：武陵山。北：分水岭，泔水出，径城东，漠谷水亦出之，径城西，并南入州。武水出西南石牛山，南径州西北，复径县南，入州。西北：拜家河，东北入邠州，注太谷水。北：吕公渠，西南：赵家渠、李家渠、杜渠。镇四：底窖、

蒿店、监军、仪并。驿一：永安。

商州直隶州：繁，疲，难。隶潼商道。明属西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西北距省治三百里。广四百六十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三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六度三十五分。领县四。东南：商山。西：熊耳山。东：鸡冠。北：金凤、小华。西：西岩。西北：冢岭，即秦岭。丹水一名丹江，出其东麓，合黑龙峪水，东南流，受水道河、林岔河，经城南，受乳水，又东南受老君峪水，入山阳。有商洛、老君店、黄川、大荆、泉村、西市、丰阳诸镇。龙驹寨汛，州同同驻。又东，武关汛。镇安繁，疲，难。州西南三百四十里。北：都家岭、长陵、天书山。东南：石驴。东北：梦谷。金井河自孝义缘界入，合社川河，东南入山阳。北：乾祐河径城东南，纳县河、冷水河、西南洵河，合小任河，并东南入洵阳。又西南，大任河亦东南入洵阳，注于洵河。有镇安营驻防。雒南简。州东北九十里。北：云堂山。东北：阳华。东南：王乔。西：冢岭山，洛水出焉，东南径元扈山，北纳文峪川，又东径城北，合石门川，又东会县河，故县川、灵水、要水径熊耳山，北入河南卢氏。三要司巡司驻。鸡头关汛。山阳简。州东南百二十里。东南：天柱山。北：莲花、元武。东：孤山。西：三凤。西南：金井河，即甲河，自镇安入，合花水河，至城南合河口。安武水即关桫水，径城西合县河、桐峪河，又东受董家沟、箭河、漫川河诸水，南入湖北郧西，注于汉。东：丹江，与银花河并入商南。竹林关、漫川关二汛。商南简。州东南二百五十里。南：商雒山。东：鱼难。东南：青山。东北：角山。丹水自州入，西南受银花河，为两河，又东纳武关河、清油河，径城南，合县河、湘河，东入河南淅川。有富水关汛。

邠州直隶州：简。隶凤邠道。明属西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东南距省治三百二十里。广二百九十里，袤九十五里。北极高三十五度四分。京师偏西八度二十三分。领县三。南：豳山。西：无量。东：蒲泽谷。泾水自长武缘界入，西北而东，径城北合安化河、白土川即漆水，复合西河、南河，左纳皇涧、过涧，又东南至断泾渡，右纳太峪河，缘永寿界入淳化。镇七：高村、大峪、宜禄、停口、永乐、史店、白吉。驿一：新平。三水简。州东北六十里。城东：翠屏。东南：石门山，七里川出，即姜嫄河，西南入淳化。东北：汃水，一名县河，自宜宾入，受连家河、苍耳沟水，径城南，并西南入州。西北：大陵水即皇涧，自甘肃正宁入，会罗川水，其南梁渠川，即过涧，并入州。又西经，马岭水入甘肃宁州。镇五：土桥、张洪、大羽、职田、底庙。淳化简。州东南百四十里。东北：寿峰山。西北：甘泉山。西：泾水左渎自泾入，受姜嫄河，径城南入醴泉。冶谷水出县北蝎子掌山，屈东，径城东，汇甘泉、走马水、胡卢河，东南入泾阳。东北：清水自耀缘界，东南流，仍入之。镇六：常实、大店、石桥、辛店、通润、姜嫄。长武简。州西北八十里。西：鹑觚原。北：神龙。南：宜山。泾水自甘肃泾州入，径北界，受马莲河，折南径城东，至回龙山北。西南黑水即芮水，与纳水合，东南流，注之，又东南入邠。镇三：停口、冉店、窑店。驿一：宜禄。

鄜州直隶州：繁，疲，难。隶西乾鄜道。明属延安府。雍正三年，升直隶州。南距省治五百五十里。广三百五十里，袤三百八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分。京师偏西七度十一分。领县三。南：高奴山。东北：晋师。北：开元坡。北：洛水自甘泉入，南流纳采铜川、牛武川，径城东南，厢西水合开抚水，自洛川会街子河来注之，又南入洛川。西北：华池水，即清水河，自甘肃合水入，径城西，与黑水会，又南纳直道河、三川水，西南入中部。州判驻王家角镇。又交道、屯磨、张村、隆益、牛武五镇。洛川简。州东南七十里。旧治在东北。乾隆三十一年徙凤栖堡，为今治。北：高庙山。东南：烂柯。南：鄜畤山。洛水自西北南流，纳杜家河，入中部。东：仙宫河、黄梁河，径城南，西南流注之，又南入中部。东南：聿津河西南入宜君。又南川水，东入宜川。镇十六：仙宫、白城、化石、土基、黄连、吴庄、兴平、梁原、乐生、化庄、朱牛、汉寨、厢西、进蒙、永乡、聿津。中部简。州西南百四十里。城北：桥山。西北：石堂。洛水自洛川入，右受华池水、沮水、香川水、五交河，又南入宜君。镇五：北谷、保安、孟家、芦保、龙坊。驿一：翟道。宜君简。州西南二百十里。东南：秦山。西北：太白。西南：青龙。洛水自东北南流，右受石盘川，左受沙河，即聿津河，又南入白水。西南：缠带水，合玉华川，东北流，入中部，注沮水。又马兰川，西南入三水。姚渠川，东南入同官。马兰镇，巡司驻。又雷远、五里、杏头、石梯、偏桥、突泉六镇。县

西姚曲村有石油井。

绥德州直隶州：冲，繁。隶延榆绥道。明属延安府。领县一。雍正三年升直隶州，以延安府清涧来隶。乾隆元年，以葭州之吴堡来隶。西南距省治一千一百一百里。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四十五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三十七分。京师偏西六度二十五分。领县三。城内：疏属山。西南：雕阴。西：合龙。东：凤凰山。黄河自吴堡入，南入清涧。无定河自米脂入，至城东北，右纳大理河、怀宁河，东南入清涧。驿一：义合。米脂简。州南百四十里。南：文屏。北：高家山。无定河自榆林入，径城西，左纳背川水。西南：大理河自怀远入，并南入州。驿一：圁川。清涧简。州南百四十里。明属延安府。雍正三年来隶。城内：草场山。西：笔架、烽台。北：官山。黄河缘东界而南，东北无定河，东南流注之，又南入延川。西：秀延水即辱水，一名清涧水，东流，纳士子河，折东南，纳坡底河，南入延川。西北：怀宁河，东北流入州境。驿二：奢延、石嘴。吴堡简。州东百四十里。明属葭州。乾隆初来隶。西北：高原、砦山。南：龙凤。北：大境。黄河自葭入，东北缘界，东南流，纳龟洲水，又西南纳柳毫沟、相公泉、清水沟诸水，又东南入州。宋家川、川口、辛家沟镇。驿一：河西。

清史稿卷六四　志第三九

地理十一

甘肃：《禹贡》雍州。南兼梁州。之域。明陕西布政使司及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地。清顺治初，因明制，设甘肃巡抚驻宁夏。宁夏巡抚旋裁。五年，徙甘肃巡抚驻兰州。康熙三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司，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四府如故。六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七年，又改甘肃布政使司，徙治兰州。雍正三年，裁行都指挥使司及诸卫所，改置甘州、凉州、宁夏、西宁，升肃州及秦、阶二州为直隶州。乾隆三年，废临洮府，徙兰州，因更名。二十四年，置安西府。二十九年，裁巡抚，以陕甘总督治兰州，行巡抚事。三十八年，置镇西府于巴里坤、迪化直隶州于为鲁木齐。三十九年，降安西府为直隶州。四十二年，升泾州为直隶州。同治十一年，置化平川直隶厅。十二年，升固原州为直隶州。光绪十二年，新疆改建行省，割迪化、镇西往属。东至陕西。及鄜州、邠州。南至四川。保宁、龙安。西南至青海。北至阿拉善、额济纳二旗。及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袤一千四百十里。宣统三年，编户九十万六千六百三十九，口四百六十九万一千六百二十。领府八，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其名山：陇、嶓冢、崆峒、西倾、积石。其大川：黄河、西汉、渭、泾、洮、湟。其重险：萧关、嘉峪、玉门。其驿道：一，东南逾六盘达陕西长武；一，西北河出嘉峪关达新疆哈密。电线：西北通迪化，东南通西安。

兰州府：冲，繁，难。陕甘总督，布政、提学、提法三使，巡警、劝业道驻。明为州，属临洮府，领金、渭源、河州。乾隆三年，徙临洮府来治，更名，以所隶河州、狄道、渭源三州县改属，升狄道为州，置皋兰县为府治，兼割巩昌府属之靖远隶之。东北距京师四千四十里。广千二百二十五里，袤八百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八分。京师偏西四十二度三十四分。领州二，县四。皋兰冲，繁，疲，难，倚。城南五里，皋兰山，五泉出其下。百四十里，康狼山。北：九州、台山、松山。西：沃干岭、马衔山。黄河，西南自河州入，西流，至孔家寺，折而东北，复东流，迤南，径城北，至东坪，与金县分界。又东北，径乌金峡，入靖远。洮水南自狄道入，西北流至毛龙峡入黄河。边墙，西自平番来，起县西北毛牛圈，东南迤至小芦塘，入靖远盐池。边墙外，北与蒙古分界，有界碑六。镇一：纳米。驿三：兰泉、沙井、摩云。县丞驻红水堡。金冲，疲。府东南八十里。南：龛山。西南：马衔山。东北：北峦山、车道岭。东：驼项。西北：猪嘴。黄河自皋兰入，南新营河自狄道入，至大营川，右合瓦家河，右合清水河，合龛峪、徐家峡、大峡诸水，西北至皋兰入于河。黄河又东北过乌金峡入靖远。边墙西自皋兰来，逾黄河南至索桥，合旧边墙，东北入中卫。驿二：定远、清水。狄道州繁，疲，难。府南二百里。南：抹邦山、煤山。北：马衔山，故关原。西：西平山。西南：十八盘山。洮水，南自洮州入，合抹邦、东峪、三岔、留川四水及诸小水，屈曲北注，径沙泥州判境，沙泥水出摩云岭西麓，西流入之。洮水又北，入皋兰。州北河渠，雍正三年浚，引洮流溉

田三百顷。赵土司驻所，州东南六盘山麓。驿四：沙泥、洮阳、窖底、庆平。州判驻沙泥堡。渭源冲，疲。府南少东二百五十里。西北：七峰山。南：露骨。西南：五行。西：乌鼠山。渭水出其北麓，东南流，径城北，合清源、锹峪两水，东入陇西。驿一：庆平。靖远疲，难。府东北二百里。明，靖虏卫。雍正二年省，卫设同知，属巩昌。八年置县，裁同知。乾隆三年来属。东：红山、屈吴山。南：乌兰。北：雪山。黄河，西南自金县入，至城北。祖厉河南自会宁来，会左关川水，北流入之。黄河又纳县境诸水，北流迤西逾边墙东北入中卫。边墙自皋兰红水堡来，接中卫。河州繁，疲，难。府西南二百里。陕西河州镇总兵驻。雍正四年，省河水卫并入州属。北：凤林山。西南：石门山。西北：小积石山，即《水经注》唐述山。黄河西自循化入，至积石关入州境，右纳梓卑、吹麻、银川三水，东径城南，又东至莲花寺。大夏河，西南自循化来，会州境诸小水，屈曲北流入之。黄河又东入皋兰。韩土司及土番、老鸦、端言、红岩、牙党、川撒诸族，分居州西境。驿五：长宁、凤林、银川、和政、定羌。太子寺，州判驻。

平凉府：中，冲，繁。平庆泾固化道治所。明为府，领州三，县七。顺治初，因明制。乾隆四十三年，升泾州为直隶州。同治十一年，割平凉、华亭、固原、隆德四州县属地，置化平川直隶厅。十二年，升固原州为直隶州。西北距省治七百六十里。广五百里，袤五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九度四十八分。领州一，县三。平凉冲，疲，难，倚。西北：天坛。东南：石马。西南：可蓝。西：空同山。其支麓为笄头、马屯山、弹筝峡。泾水北源西自固原州来，至沙沟门入境；南源西自化平川厅来，至味子沟入境。合流城西，右纳大峡河，左纳小芦、大芦、潘阴涧诸水，东南入泾州。汭水西自崇信入，径县东南王家寺，东入泾州。东：利民渠，明浚，县南诸水汇焉。峡石、安国二镇。驿一：高平。华亭疲。府南九十里。东：义山。西：陇山。北接大漠，南抵汧、陇。西北：美高、朝那山。汭水北源出县西锹头津，南源出县西大关山，东流夹城，汇为一，又东右纳策底河，左纳五村川水，东迤北入崇信。盘口河出县西南山中，东流，支津左出为五村川水，入崇信。惠民渠，明浚，遏流引入城。制胜、六盘关、三乡、黄石河镇。驿一：瓦亭。静宁州冲，疲，难。府西二百三十里。东：陇山、上峡、东山。南：石门。西：西岩。北：横山。苦水河即长源河，北自隆德入，环城南注，纳甜水河及州境诸小水，屈曲南入秦安。西：兴陇渠，明浚。驿一：泾阳。隆德冲，难。府西北百四十里。乾隆四十三年，省庄浪县，以其地来属。东：六盘山。苦水河北自固原入，纳马莲川、滥泥河诸水，南入静宁。其东支甜水河，即陇水，亦出六盘，径城北，西合底堡川、南源沟水，并从之。驿一：隆城。县丞驻庄浪故城。

巩昌府：冲，繁，疲，难。隶平庆泾固化道。明置府，领州三，县十四。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七年，升秦、阶二州为直隶州，降徽州为县，及清水、秦安、礼、两当隶秦州，以文县、成县隶阶州。八年，增置岷州及靖远县。乾隆三年，割靖远隶兰州。十三年，改洮州卫为厅来属，旋并漳县入陇西，隶巩秦阶道。西北距省治四百二十里。广二百九十五里，袤千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五十七分。京师偏西十一度四十三分。领厅一，州一，县七。陇西冲，繁，倚。东：三品石、仁寿。北：赤亭。西南：首阳。西：西倾。西北：八角山。渭水西自渭源入，合广阳水为山河口，左合援阳河，右合科阳，径城北，纳县境诸水，东南入宁远。漳水一曰清水河，西南自岷州入，径漳县故城南，东入宁远。镇一：天衢。驿二：通远、三岔。县丞驻漳县故城。安定冲，难。府北百六十里。南：二安山。东：照城、凤凰。西：岩山。东南：温泉山。北：车道岘。关川水东源出县南禅牧山麓，一曰南河，西北流，西源出县西南胡麻岭，一曰西河，东北流，径县城北，汇为一川，一曰北河，北入会宁。镇一：龟光嘴。驿四：延寿、通安、西巩、秤钩。会宁冲，难。府东北二百里。东南：桃花。北：乌兰山，乌兰关在其下。南：铁木山。东北：屈吴山。祖河出东南王家山，西流，属河出南米家峡，北流，汇于城南，曰祖厉河。左纳西巩驿水，右合仓下什子川，西北，入靖远。关川水西南自安定入，径县境西北，入靖远。镇一：翟家。驿四：保宁、乾沟、郭城、青家。通渭简。府东北二百里。西北：笔架山。东北：玉狼。南：十八盘山。华川水出会宁华川岭，入县境。东南径西河湾；左合南家河，右龙尾沟，又东错秦安，关川河从之。再错复入，为散渡河，合青石峡水、清溪，入伏羌。镇二：鸡川、安远。宁远冲。府东南九十里。南：银观峪。西：广吴山。

南：董墨。东北：石门。西南：武城。渭水，西北自陇西入，径鸳鸯嘴，合漳水及文吴河，迤东径城北，纳县境诸水，东入伏羌。县境浚渠二十七。镇六：马务、威远、来远、落门、纳泥、榆盘。伏羌冲，难。府东南百九十里。南：天门山。西：三都谷。西南：朱圉山。渭水，西自宁远入，纳南来诸水，径城北，华川水北自通渭来注之，东入秦安。藉水一曰乌油江，出县南山中，东入秦州。广济、陆田、通济三渠，皆明浚。西和疲。府东南三百里。东南：太祖山。北：宝泉。东北：鸡峰。西北：祁山。西南：仇池山。西汉水东自礼县入，径县北，横水河径城东，合叶家河、白水，仍西入礼县。复东流入境，径县南，江底河出县西南香山，东南流注之，又东南入阶州。东北：盐井。镇一：长道。岷州疲，难。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明卫。雍正八年改置。北：岷山。东南：岷峨山。洮水自西洮州厅入，东流过城北，叠藏河西南自杨土司境来，合多邦、绿园二水北流注之。洮水西北复入洮州厅。岷峨江一曰良恭河，出岷峨山东麓分水岭，南流迤东，入礼县。白龙江上源曰阿坞河，出岷峨山西麓分水岭，东南流，合数小水曰岷江，又东南，径临铺江西入阶州。驿三：岷山、西津、酒店。土司二：麻童、百林口堡。番族一：沙庄。洮州厅繁，难。府西南三百六十里。西南：西倾山。山脉东迤曰阴得尔图塔拉山、绰那搜尔山、多克第山、阿穆尼恰珠温恭山、多噶尔山。洮水出西倾东麓，一曰巴克西河，南流迤东，纳库库乌苏、波尔波河、多克第河、合拉尔河、底穆唐河诸水，径厅城南，东入岷州，折而西北，复入厅境，径厅东北入狄道。白水江，即《禹贡》桓水，一曰垫江，西自四川松潘厅入，径厅城西南，东南入阶州。边墙南起洮州卫故城南峪口，北入河州。镇一：广思。土司三：著逊、卓泥杨氏、资卜马氏。诸土司皆贫弱，地什九人卓泥杨氏，幅员千余里，南与松潘接。南路隘口七，通四川番地。西路隘口六，通青海。北路隘口三，通循化厅番地。

庆阳府：中，疲，难。隶平庆泾固化道。顺治初，因明制，并置庆阳卫。雍正五年，省卫。西距省治千一百八十里。广三百十里，袤四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三分。京师偏西八度四十六分。领州一，县四。安化疲，难，倚。东北：太白、青沙岭。西北：铁边山。环河一曰马莲河，西北自环县入，东南流，径城南，铁边河纳境内诸水南流注之。又东南，合教子川，入合水，东北荔原川亦入焉。又北，白豹川入陕西保安。县北大小盐池。镇五：槐安、五交、业乐、马岭、董志。驿一：驿马关。县丞驻董志原。合水简。府东七十里。西：锦屏。东：桥山、子午山。环河西北自安化入，至板桥镇合建水，一曰东河，西南径城东，右东北川为合水，纳马莲河，南入宁州故城，川出子午从之。镇四：华池、凤川、平戎、太白。驿三：华池、邵庄、宋庄。环简。府西北百八十里。东：尖山。西：青山。西北：青冈峡，环河出其南麓，东南流，径城西，左右纳小水十余，又东南入安化，清水、萧家河并从之。西南，寡妇川亦入焉。镇三：马岭、木钵、石昌。驿三：灵武、灵祐、曲干。正宁简。府南二百四十里。本真宁，乾隆初更名。罗水出县东罗山。西南流，径城南，纳马造沟水，西入宁州。镇三：湫头、平子、山河。宁州中，疲，难。府南百四十里。东：雕岭。南：云寂。东北：五掌山。泾水，西自泾州入，纳茹水河，南流迤东，环河北自合水来会，纳境内诸水，径城西，南流注之，又东纳罗水，入陕西长武。镇八：襄乐、政平、早社、焦村、大昌、新庄、南义井、凤皇。驿二：彭原、焦村。

宁夏府：卫，繁，疲，难。宁夏道治所。将军、副都统、总兵驻。明宁夏五卫。初因明制。顺治十五年，并前卫入左卫、中卫入右卫。雍正三年省卫所置府及宁夏、宁朔、平罗、中卫四县，以灵州直隶州来属。五年，置新渠县。七年，置宝丰县。乾隆三年，省新渠、宝丰入平罗。同治十一年，置宁灵厅。西南距省治九百四十里。广五百三十里，袤六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三十二分。京师偏西十度二十分。领厅一，州一，县四。宁夏冲，繁，疲，难，倚。治府东偏。本前、左二卫地。雍正四年置县。黄河西南自灵州入，东北至昌润渠口入平罗。河入中国，宁夏独食其利，支渠酾分，灌溉府境。惠农渠，雍正四年浚，汉延渠，雍正九年重修，皆南自宁朔入。唐渠，雍正九年重修，西自宁朔入。皆东北入平罗。东：高台寺湖。北：月湖。东北：金波湖、三塔湖。驿三：宁夏、王鍷、横城口。宁朔冲，难，倚。治府西偏。本中、右二卫地。雍正三年置县。西北：贺兰山山脉绵褫，北抵大漠，南讫中卫，山外蒙古阿拉善、额济纳地。黄河，南自宁灵、中卫入，东北至叶升渡入宁夏。惠农渠于县南上马家滩承黄河支流，东北入宁夏。汉延渠于县南下马家滩承黄河支

流，东北纳数小渠，入宁夏。大清渠，康熙四十九年浚于汉渠南承河流，北过双塔湖，合唐渠。唐渠于县南青铜峡首受河流，东北纳支渠十余，入平罗。南：长湖。西：观音湖。吉兰泰盐池在贺兰山麓。边墙，沿山自北而南，逾分守岭，入中卫。定远城在打台沟，雍正间阿拉善适博罗克科克于此，筑城设守。阿拉善王旋还旧游牧，仍以定远城赐之。平罗疲，难。府北少东百二十里。故平罗所。雍正三年置县。乾隆三年省新渠、宝丰二县，以其地来属。黄河西南自宁夏入，分为二派，东北流百余里，复合流，北入鄂尔多斯。唐渠、惠农渠西南自宁朔入，东北至石嘴子，复入于河。昌润渠，雍正六年浚，即故六羊河故渎，疏流建闸；起县东南，北流径宝丰故县，东复入于河。边墙，县北，西起贺兰山麓，东讫河干。县丞驻宝丰故城。灵州要，繁，疲，难。府东南九十里。初因明制，为直隶州。雍正三年来属，并省后卫，以其地入州境。黄河西南自宁灵厅来，东岸旁州西境。山水河出州南山中，西北流，入平远，复北入州境。苜蓿渠首受黄河，自西来会，支渠，右出曰秦渠。山水河又北径流，西北入黄河。支流北出曰涝河；北至三道桥，又分二渎，一西北入黄河，一北流会秦渠，入河。黄河又东北至横城口，入宁夏。东南有蒲草湖、东湖。南、北、中三盐池，花马池，红柳池，俱州东南。边墙，起横城堡，东入陕西延安。镇一：耀德。驿三：灵州、红山、沙泉。州同驻花马池。盐捕通判驻惠安堡。中卫冲，繁，疲。府西南三百六十里。故中卫地。雍正三年置县。黄河西自靖远入，径城西南，支渠左酾为美利渠、太平渠，右酾为羚羊角渠，过城东南，右酾为羚羊店渠，又东，左酾为永兴渠、胜水渠，右酾为羚羊峡渠。清水河，东南自平远来，北流注之。黄河又东，迤北，右酾为七星渠，左酾为顺水渠、丰乐渠。诸渠皆东北复入于河。黄河又东北入宁灵。边墙旁黄河南岸，逾河东入宁灵。驿三：中卫、渠口、长流水。巡司驻渠宁。县北阿拉善旗界有汉、蒙分界碑。宁灵厅要。府南二百里。故金积堡，属灵州。同治十一年，总督左宗棠督师克复，奏设厅，改宁夏水利同知为抚民同知，驻焉。南：金积山。东南：大盩。东北：紫金。西南：青铜峡。黄河，南自中卫入，行峡中；东北入宁朔、灵州。清水河，西南自海城入，左合边墙沟、红沟，入中卫注河。汉渠自厅城西，首受黄河，下流汇山水河。

西宁府：最要，冲，繁，疲，难。西宁道治所。办事大臣、总兵驻。明西宁卫。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省卫，置府及西宁、碾伯二县。乾隆九年，置巴燕戎格厅。二十六年，置大通县。五十七年，置贵德、丹噶尔二厅，割兰州之循化来属。东南距省治六百二十里。广三百五十里，袤六百五里。北极高三十六度三十九分。京师偏西十四度十三分。领厅四，县三。西宁冲，繁，疲，难，倚。东：峡口山，汉隍陉地；红崖子山。西：土楼山、金山。南：拔延山。西南：南禅山、积石山、拉脊山。西北：北禅山。黄河，西自贵德厅，径城南，东入巴燕戎格。湟水西自彤噶尔入，径城北，北川河西北自大通来注之，又东南入碾伯。大通河径县东北入平番。县西：伯颜川渠。县南：那孩川渠。驿二：西宁、平戎。土司四：陈氏、吉氏、祁氏、李氏。番庄二：上朵壤尔、乜亥加。番族三：上郭＜⿸山必山＞、松巴、巴哇。碾伯冲，繁。府东百三十里。故守御千户所，属西宁卫。雍正二年，置县。南：雪山。西：四望山。东北：阿剌古山。湟水，西自西宁入，东南流，径城南，曰碾伯河。纳县境诸川，东南至莲花台；大通河北自平番来会。河北、河南两渠，引湟溉田，酾支渠三十。驿三：嘉顺、老鸦、巴州。土司三：九家港、胜番沟、老鸦堡。他番族十余，分居县境。大通难。府西北百三十里。故番地。雍正二年，以番族效顺，置大通卫。乾隆二十六年，省卫置县。西北：大雪山。北：大寒。东：五峰。南：元朔山。大通河，古浩亹水，西自青海入，东南入平番。北：川河西自青海入，有二源，北曰布库克河，南曰沙库克河，合流至城北，为北川河，又东南入西宁。东峡川、峡门堡二渠。长宁驿。土司六：起塔镇、乩迭沟、大通川、王家堡、朱家堡、美都沟。西北与青海分界，有界碑。贵德厅要。府南。故归德千户所属河州卫。雍正四年，省卫所隶河州。乾隆三年，改隶西宁。二十六年，设县丞。五十七年升厅设抚番同知。东：郭图。南：莫曲山、图尔根山。东南：圆柱。南：南山。黄河，南自青海改西北流，折而东北，哈克图河东来注之。又东北，环厅西境，至陇羊峡西折而东南，合龙池河及乌兰石尔廓尔河，并诸小水入循化、巴燕戎格。番族分生、熟、野番三种。熟番五十四族，田赋视齐民。生番十九族，畜牧资生。野番八族，其汪食代克一族，乾隆末北徙丹噶尔，余七族，咸居厅东境，插帐黄河南岸。循化厅要。府东南。旧属

兰州，为河州同知驻所。乾隆末，移隶西宁。西南：多噶尔群山，不一名。黄河西自贵德入，北岸为巴燕戎格厅地，保安大河南自丹噶尔北流注之，又东纳厅境诸水，至积石关入河州。大夏河，古漓水，出厅南边外山中，北流径拉布楞寺，屈曲东南入河州。青海和硕特游牧地错入厅南境。番族：上隆布西番十六寨，南番二十一寨，阿巴那西番八寨，多奈错勿日二寨，素呼思记二寨，边都沟西番十寨，东乡西番五寨。回民撒拉族所居，曰上八工、下八工。丹噶尔厅府西南。抚番同知驻。东：翠山。南：日月。北：北极山。湟水出青海噶尔藏岭，东流至札藏寺入厅境，径城南，东入西宁。清水河出贵德厅南速古山，东北流。隆武河出循化厅西南番地，北流汇为保安大河，北入循化。韩土司辖地在厅东南。东科尔寺在厅西南。西宁、青海孔道。沙喇库图尔番族聚居处。巴燕戎格厅府东南，通判驻。明，西宁、碾伯、洮州厅地。乾隆三年，以巩昌裁缺通判徙改。北：雪山。西：小积石。东南：拉札山。黄河，西自贵德厅入，南岸为循化境，巴燕戎格河出小积石山东麓，纳厅境诸小水，南入黄河。

凉州府：冲，繁，疲，难。甘凉道治所。副都统、总兵驻。明凉州卫。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升府，置厅、县。东南距省治五百六十里。广九百三十里，袤五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五十九分。京师偏西十三度四十八分。领厅一，县五。武威冲，繁，疲，难，倚。故凉州卫地。雍正二年置县。南：祁连山，一名大雪山，绵亘千里，西北抵甘州境。沙沟水出山麓，屈曲北注，会黄羊渠为白塔河，又西北迤，径城北，会杂木河、大七河、金塔寺渠、海藏大河、炭山河、北沙河诸川，为郭河，北入镇番。东北：边墙，起镇番境蔡旗堡，南至土门关，入古浪。县三：武威、怀安、大河。镇番繁，疲。府东北二百里。故镇番卫。雍正二年置县。南：亦不剌山，环东北三面。郭河南自武威入，西北出边墙，酾支渠四，又西北出塞潴为大泽，蒙古谓之哈剌海谟，古体屠泽也。青盐池、鸳鸯白盐池、小白盐池皆在西北边墙外。边墙，西接永昌，东至县城北，折而南，逾郭河入武威。永昌冲，繁，疲。府西北百六十里。故永昌卫。雍正二年置县。北：金山。西：燕支。东北：马蹄。东南：炭山。水磨川出县西南祁连山北麓，四源并导，汇为一川，北流折东，又东北出边墙，潴为昌宁湖；今涸。炭山河出县南，北流至永丰堡南，折而东南入武威。边墙，西起水泉堡，东讫镇番境红崖堡。驿二：永昌、水泉。古浪冲，疲。府东南百三十里。故古浪所。雍正二年置县。西：白岭。东南：黑松林。古浪河出县南乌鞘岭北麓，纳县境诸水；东北出边墙潴为泽，曰白海。边墙，自武威南逾古浪河，迤东南入平番。驿二：古浪、黑松。巡司驻大靖。平番冲，繁，疲，难。府东南三百三十里。故庄浪所。雍正二年，置县。东：松山。北：炭山。西：卓子山。西北：分水岭。北为萱麻河，入古浪。庄浪河出岭南麓，纳金羌、石门、清水诸小河，至城南，又南至头道河入皋兰。大通河西北自大通入，径城西入碾伯，注湟水。大盐沟，东南。边墙，起县西北，东南入皋兰。驿五：庄浪、大通、通远、镇羌、平城。土司二：古城、连城。县丞驻西大通。庄浪厅简。府东南。同知、理事、通判同驻。庄浪河，北自平番入，南至皋兰境，入于河。大通河西北自平番入，东南至皋兰、河州境入于河。土司一：大营湾。

甘州府：冲，繁，疲。隶甘凉道。提督驻。明，陕西行都司治。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罢行都司，置府及张掖、山丹、高台三县。七年，割高台隶肃州。乾隆间，增置抚彝厅。东南距省治千五百里。广三百二十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京师偏西十五度三十一分。领厅一，县二。张掖要，冲，繁，疲，倚。故甘州左、右卫。雍正二年置县。北：合黎山。西南：祁连山，绵亘府境，与青海分界。山丹河，东自山丹入，洪水河出县东南金山北麓，北流注之。又西北径城北，张掖河，古羌谷水，出祁连山中，汇县境诸渠，北流来会。山丹河自此蒙黑河之称。又西北，入抚彝。张掖河东岸黑番牧地，西岸黄番牧地。边墙，傍山丹河北岸，东入山丹。驿二：甘泉、仁寿。县丞驻东乐。山丹冲，繁，疲。府东百二十里。故山丹卫。雍正二年，置县。山丹河即《禹贡》弱水，出县南祁连山麓，四源并导，汇于城南，东入张掖。红盐池在县北，白盐池滨居延泽。大草滩，东南与凉州、西宁、青海分界。边墙，起合黎山南，径县城北，东入永昌。驿四：山丹、东乐、新河、峡口。抚彝厅府西北百五十里。旧隶甘州后卫。雍正二年卫省，属高台。乾隆十八年来属，置厅设通判。南：祁连。响山河出东南，黑河自张掖入合之，西北径厅北，左合三清渠，右出支渠，

北自鲁墩湾入高台。边墙，傍黑河北岸东入张掖。驿一：同厅名。

泾州直隶州：要，冲，疲，难。隶平庆泾固化道。明隶平凉府，领灵台。顺治初，因明制。乾隆四十二年，升直隶州。割崇信、镇原来属。西距省治九百五十九里。广百一十里，袤三百五里。北极高三十五度二十三分。京师偏西九度七分。领县三。北：兼山。西：回山。西南：弇耳山、青溪岭。泾水西自平凉入，径城北，汭水西南自崇信来注之。又东至唐长武故城，洪河西北自镇原来注之。又东至宁州界，茹水西北自镇原来注之，南入陕西长武。盘口河西自灵台入，旁州南境，东入长武。镇一：盘口。驿一：安定。崇信难。州西南百二十里。城据锦屏山北麓。西南：箭筈山。西北：峡口。汭水西自华亭入，汇五龙、断万、五马三山及九峪水，屈东径城北，东入平凉。盘口河即黑河，亦自华亭入，傍县南境，东北入灵台。新柳滩旁汭水，顺治中疏为渠。镇原疲。州西北二百里。东：东山。北：潜夫、孝山。茹水西北自固原入，径城南，纳交口河、蒲河暨县北境诸水，东南入宁州。洪河西北自固原入，合平泉水，西南潘阳涧，入州。镇二：新城、柳泉。驿一：白水。灵台疲，难。州南二百城。北：台山。东：苍山。东北：书台。西南：离山。达溪水西自陕西陇州入，左合镇川口河，至百里镇，右合妲已，左小建河，径城南，东北入陕西长武。盘口河，西自崇信入，径县东北，合槐树沟水，东入州。镇七：东朝那、良原、百里、邵寨、石塘、上良、西屯。

固原直隶州：冲，繁，难。隶平庆泾固化道。陕西提督驻。明隶平凉府。顺治初因之。同治十二年，升直隶州，置平远、海城二县属焉。西距省治八百九十里。广五百二十里，袤三百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四分。京师偏西十度七分。领县二。西北：石城山。北：须弥。西南：陇山，一曰六盘山，绵跨平凉化平川境。清水河出陇山开城岭北麓，古高平川，二源并导，汇为一川，径城东，纳州境诸水，北入平远。泾水北源出开城岭南麓，为大小南川，会于瓦亭驿；东径蒿店，曰横河，出弹筝峡，入平凉。茹水出开城岭东麓，洪河出州东南陶家海子，并东入镇原。驿三：永宁、三营、瓦亭。州判驻硝河城。平远冲，难。州北二百四十里。故平远所。同治十二年置县，又割海城之下马关西地及灵州同心城来属。西北：罗山。南：打狼。西北：麦朵。西南：白杨林。清水河，南自州境入，甜水河自东来注之，又纳县境诸水，西北入中卫。山水河东自灵州入，径县北境，复西入灵州。海城冲，疲，难。州西北二百十里。平凉府属海刺都地。乾隆十四年徙盐茶同知驻此。同治十二年，省同知置县。西：天都山。西南：莲花。南：五桥山。北：大黑河、红井堡水、相洞川，并东入州，注清水河。清水河径红古堡，合石峡水，又北合兴仁堡水，入宁灵。西北：乾盐池堡水，径打拉池，县丞驻。

阶州直隶州：疲。隶巩秦阶道。明隶巩昌府，领文县。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七年，升直隶州，割巩昌之成县来属。西北距省治千一百五十里。广二百九十里，袤五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三度二十三分。京师偏西十一度二十三分。领县二。北：凤凰山。白水江，西北自洮州入，南流，迤东，径西固城南，白龙江北自岷州来注之。又东南，径城西，纳数小水，南入文县。西汉水，西北自礼县入，屈曲东南入成县。镇四：平乐、安化、角弓、石门。驿三：阶州、官城、杀贼桥。州同驻西固城。州判驻白马关。文简。州西南二百里。白水江，北自州境来，径县东南，清江水一曰文县河，西北自四川松潘厅，上承察冈公河，东南流入境，纳县西诸水来会。白水江又东南纳县东诸水，入四川昭化。南：阴平隘。驿二：文县、临江。成疲。州东北二百里。西：泥功山、仇池山。东：木皮岭。西：汉水西北自州境入，径县西南。黑峪河出县北山中，纳县境诸水，西南流注之。西汉水至此蒙犀牛江之称，东南入陕西略阳。镇三：泥阳、横川、抛沙。驿一：小川。

秦州直隶州：要，冲，繁，难。巩秦阶道治所。明隶巩昌府，领秦安、清水、礼三县。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七年，升直隶州，降巩昌属之徽州为县，与所领两当县来属。西北距省治七百三十里。广三百九十里，袤四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十度四十分。领县五。西：刑马山。西北：邽山。东南：麦积。西南：嵽冢。渭水西自伏羌入，右纳藉水，左纳牛头河，东径城南，又东纳诸小水，过三岔城北，迤南入陕西陇州。西：汉水出嵽家山南麓，西入礼县，骆驼川水出冢山东麓，流合数小水，南入徽县。镇四：关子、高要、社树坪、董城。州判驻三岔镇。秦安疲，难。州北八十里。东：九龙山。北：显亲峡。南：新阳崖。东北：青龙。罗玉河古陇水，北自静宁

州入，上承苦水河，南径县西，至新阳崖入州境注渭。略阳川水东自清水入，西合石版泉，入静宁，注苦水河。镇六：金城、川口、郭嘉、太平、陇城、大寨。清水冲，疲。州东北百二十里。东：陇山，大震关在其下。牛头河一曰东亭河，古桥水，出陇山西麓，众源并导，汇为一川，径城北，东流，迤南入州境。略阳川水亦出陇山西麓，西流纳县境诸水，径龙山镇入秦安。镇八：白沙、岩年、清水、百家、玉屏、松树、龙山、恭门。驿一：长宁。礼疲。州西南二百里。东：祁山。东南：仇池山。西南：岷峨山。西：汉水，东自州境入，纳县境诸水，径城东折南，又西入阶州。镇二：石岭、崖城。徽难。州南二百八十里。北：鸾亭。东：赤玉。南：铁山、青泥岭。西：栗亭山、木皮岭。东南：杀金坪，仙入关在其上。故道河，东自两当入，骆驼川水北自州境来入之，西径县南，纳小水二，西南入陕西略阳，嘉陵江上游也。栗水出栗亭山，南流为泥阳河，南入略阳。镇三：永宁、栗亭、火钻。两当简。州南二百七十里。东：鹦鹉。南：天门。东北：申家，古南大夫山。故道河，东自陕西凤县入，河即两当水，径县南，纳小水二，西南径秦冈山为琵琶湖，入徽。镇二：广乡、两当。有驿。

肃州直隶州：冲，繁，疲。安肃道治所。总兵驻。明，肃州卫。顺治初，因明制。雍正二年，省卫并入甘州府。七年，置直隶州，割甘州之高台县来属。东南距省治千四百六十里。广百九十里，袤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十六分。京师偏西十七度十二分。领县一。东南：观音山。南：祁连山。东跨高台，与青海分界。西：嘉峪山。其西麓设关，俄罗斯通商孔道，税务司驻焉。洮赖河出州西南祁连山北麓，古呼蚕水，北流东迤，支渠旁出，左播为四，右播为三。又东为北大河，至临水堡，临水河出祁连山最高处，东北流注之，折而北，径金塔寺，西南边墙为北大河，至古城右会红水，左合清水河，曰白河，东北入高台。丰乐川出州东南祁连山天涝池，北流酾十数渠。南：金厂。边墙，自嘉峪关迤西北逾洮赖河，折而东南，入高台。驿二：酒泉、临水。州同驻金塔寺。巡司驻嘉峪关。高台冲，繁，疲。州东南二百七十里。故守御千户所。雍正三年置县。西：崆峒。南：榆木。东北：合黎山。黑河东自抚彝厅入，西北流，径城北，左出支渠五。又西北径深沟驿，复酾为数小渠，又北至镇夷营。出边墙，右酾为双树子屯渠，左酾为毛目渠，白河西南自州来会，北入额济纳旗界，汇于居延海。县西北盐池。边墙，西自州境来，逾黑河，东南入抚彝厅。驿四：双井、深沟、黑泉、盐池。县丞驻毛目屯。

安西直隶州：冲，繁，疲，难。隶安肃道。明，赤斤、沙州二卫。后以番扰内徙，空其地。康熙五十七年，番族内附，置靖逆、赤斤二卫，设靖逆同知领之，寻增设通判，治柳沟。雍正元年，复置沙州所，筑布隆吉城，设安西同知治焉。三年，省靖逆同知，徙通判治其地，仍领二卫，旋升沙州所为卫。六年，徙安西厅台大湾。乾隆二十四年升府，置渊泉县附郭，省靖逆通判，并赤斤卫，置玉门县。二十五年，以沙州卫为敦煌县，省渊泉入府治。二十八年，降直隶州，隶安肃道。东距省治二千一百二十里。广六百二十里，袤六百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十八度五十二分。领县二。雪山自葱岭支分，迤逦东趋，绵跨州境，山外皆大戈壁，与青海分界。其北连山无极，与哈密及札萨克图汗分界。疏勒河，古南极端水，一曰布隆吉河，其西源昌马河，东入玉门，与东源合，复入，右合支渠。巩昌河西北径桥湾营南，左纳小水七，迤北西流，径城南，支渠左出为南工渠、北工渠，经流西入敦煌。边墙，西起布隆吉城东疏勒河北岸，东讫桥湾营入玉门。驿七：柳沟、小宛、瓜州口、白打子、红柳圈、大泉、马连井。敦煌繁，难。州西南二百七十里。东南：三危山、鸣沙山。西南：龙勒山。西：白龙堆流沙碛。疏勒河东自州境入，西至城北双河岔，党河自南来注之。党河，古氏置水，蒙古谓之西拉噶金，出县南山中，两源并导，汇为一川。北流径城西，酾分十数渠，又北入疏勒河。疏勒河又西潴为哈剌泊。东南：盐池。玉门关、阳关，皆县西南。玉门冲，繁。州东二百九十五里。金山环东、西、北三面，绵亘二百余里。西北：赤金峡。疏勒河出县南山中，北流，纳昌马河、巩昌河，又北径城西，迤东入州境。阿拉克湖即延兴湖。又东白杨河。有石油泉，古石脂水。边墙，西自州境来，东入肃州。驿二：赤金湖、赤金峡。

化平川直隶厅：繁，疲，难。隶平庆泾固化道。平凉、华亭、固原、隆德四州县地。同治十一年，陇东戡定，置厅设通判。西北距省治七百四十九里。广袤各百余里。北极高三十五度有奇。京

师偏西南十度有奇。东：观山。西南：大关山。泾水南源出山麓老龙潭，东径白崖山，合白岩河，又东径飞龙挞银，左纳圣女川、龙江峡水，东入平凉。

清史稿卷六五　志第四〇

地理十二

浙江：《禹贡》扬州之域。明设布政使司。清初为浙江省，置巡抚，福建置总督。兼辖之。驻福州。顺治十五年，置浙江总督。驻温州。康熙元年，移驻杭州。八年，裁，寻复。二十五年，复裁，兼辖如故。雍正五年，改巡抚为总督。十二年，仍为巡抚。乾隆元年，复置浙江总督。三年，改闽浙总督，自是为定制。顺治五年，遣固山额真金砺来杭驻防，掌平南将军印。康熙初年改将军，总督驻福州，将军、巡抚驻杭州。三十六年，舟山置定海县，以旧县改置镇海。雍正六年，增置温台玉环厅。道光二十一年，升定海为直隶厅。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宁县为州，降安吉州为县。领府十一，直隶厅一，州一，厅一，县七十五。东至海中普陀山；四百九十里。西至安徽歙县界；三百七十里。南至福建寿宁界；七百八十四里。北至江苏吴县界。二百里。广八百八十里，袤一千二百八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三十五分至三十度五十八分。京师偏东一度五十五分至五度四十分。宣统三年，编户三百八十八万八千三百一十一，口一千六百一十四万九千四百五。其名山：会稽、天目、四明、天台、括苍、金华。其大川：浙江、浦阳江、苕溪。天目自余杭飞翥而入，为黄山三天都之一。

杭州府：冲，繁，难。杭嘉湖道治所。初治嘉兴府，今改驻。巡抚，布政、交涉、提学、提法、盐运各司，粮储、巡警、劝业各道，及将军、副都统，织造，同驻。明为浙江布政使司，领县九。顺治初，因明制。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宁县为州。东北距京师四千二百里。广百九十五里，袤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十七分。京师偏东三度三十九分。领州一，县八。钱塘冲，繁，难。倚。西：灵隐山，古武林山，西湖源此。北为南北二高峰。西南：天竺山，其东丁家山，濒湖周三十里。唐刺史白居易、宋守苏轼导。厥后水汪葑横，纵成苏堤，横成白堤。迤西为孤屿，有行宫，与城内吴山为二。其北圣塘涧水，石函三闸，以时防泄。其东涌金闸，导之入城，曰城河。浙江，古制河，东南自富阳入。城河出武林门，会西溪入下塘河，一名宦塘河，径江涨桥。有盐场司，兼管吴山驿。出北新关，有桥曰拱宸。光绪二十一年，与日本约，定为通商埠。抵奉口陡门。左会苕溪。有西溪、瓶窑二镇。宣统元年，移府同知驻瓶窑。有武林驿。城南盐场司。浙江驿。仁和冲，繁，难，倚。南：凤凰山。西北：皋亭山。浙江，西南自萧山、钱塘入，东北流，入海。捍海石塘，自钱塘岛龙庙一堡至戚井村十二堡，西防同知治。又东至翁家埠，十七堡中防同知治。城河出候潮门，入上塘河，旧名运河，一曰夹官河，北流，右出枝津为备塘河，入海宁。下塘河西自钱塘入，西北流者官塘河，与苕溪会。其北流者为新开运河，径塘栖，歧为二，一入德清，一入海宁。苕溪自钱塘缘西北界入德清、武康为界水。有盐场司。汤镇、塘栖镇巡司二。又德胜、临平二镇。海宁州疲，繁，难。府东北百七十里。东：黄湾山。临黄湾浦入石墩山，迤东凤凰山，并建炮台。浙江，西南自仁和入，出鳖子壗为大海。自海盐至此，潮流倒灌，与江水相薄，此为浙西第一门户，南、北二大壗扼其中。潮昔趋南，后改徙北。一线危堤，屡受冲激。自仁和十七堡至南门外三十三堡，东防同知治。又自一堡至十八堡界海盐，累朝修筑。下塘河西北自石门、德清界入，径永安桥，歧为二。北支为运河，入石门为长安塘。东支复歧为二，一周王庙塘河，一许公塘河，入海盐。左出枝津为硖石河，入海盐、桐乡为界水。上塘河自仁和入，流为二十五里塘河，合备塘河，会袁花塘河，入海盐，为招宝塘。有袁花、郭店、硖石、石墩、长安、马牧港六镇。长安，州判驻。戴家桥有行宫，有汛。有巡司。许村、西路盐场二。富阳冲，繁。府西南九十里。东：五泄山。下二泄属诸暨。泄或作“洩”，泄溪源此。西：贝山。北：桐岭。富春江，浙江上流西南自桐庐入，纳浦江。湖汊水即壶源江，右合剡浦，左纳苋浦，自天目山伏流，入县西北，始出山。错出复入，流为白洋溪，径城南，合安吴川，抵渔山埠，北入钱塘，南入萧山。城河即庆春河，起观山讫苋浦。陡门二。有渔山、灵桥、场口、汤家、洋波场五镇。会江驿。余杭繁，难。府西北七十里。南：由拳山。西北：禹航

山。北：独松岭，并百丈、幽岭为三关。南苕溪、中苕溪西自临安分入而合，会北苕溪，为瓶窑大河。又一支出武康界孔井山入焉。南苕性悍，逼临城东，厮二祿以引之，自滚坝泄流为余杭塘河。其南南湖，北流为黄母港，会苕溪，分上湖、下湖。镇三：双溪、石濑、闲林。临安简。府西北百里。西南：临安山，县以此名。西：枫树岭。天目山，即《山海经》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阴，合董、平、鹄三溪。又东南，右合潘溪，左合马跑泉，侧城北而东，锦溪合南溪入焉。又东为南苕溪，西北为中苕溪。松溪出南黄岭，其西娄塘，当苕之冲，乾隆五年圮。有青山、亭川、板桥、化龙、横坂、三口、鹤山七镇。青山近城。公、姥二山夹锁苕源，最险要。于潜简。府西北百七十里。东：石柱山。西北：龙翔岭。西：天目，上有两池，若左右目。左属临安曰东溪，右曰西溪，出尖顶，合流，径白鹤桥双溪口，合虞溪为浮溪。至寮车桥，左合藻溪，右合交溪。紫溪西南自昌化入合之。其上流柳溪。有千秋、白沙、桐岭、豪千、孔夫诸关。新城简。府西南百二十里。西：大雷山。西北：青牛岭。并天目支阜。南：百丈岭，界余杭。葛溪出，合武源、里仁二水，出大源桥，右合菖溪，左纳槎溪，上承分水广陵溪为三溪口，径练头庄为练头溪，合松溪为双港口，曰鬙江。北有塔山堰。有东安镇。昌化简。府西二百十里。西南：福泉山，其东芦岭。南：杨岭。西：昱岭。北：峤岭、黄花岭。并置关。又马头岭，上溪出，合高溪、仁里溪，东流为无他溪。合云溪，右纳颊口溪，径晚山下为西晚溪，径城南为双溪。又南为下阮溪、三溪。伽溪出南峡川，上博溪东南纳分水青坑溪、览溪，西南承萧、浦二水，以达柳溪。其中柯相公潭，与于潜为界水。有手澧、颊口、柯桥三镇。

嘉兴府：冲，繁，疲，难。隶杭嘉湖道。副将驻。乾隆十五年裁所，并海宁卫嘉兴府。西南距省治百八十里。广百五十里，袤百里。北极高三十度五十二分。京师偏东四度三分。领县七。嘉兴冲，繁，疲，难。倚。府境之水二派，曰武林、天目，而天目派由石门、秀水入运，则合武林为一。长水塘南自桐乡、海盐界入，合练浦塘。海盐塘东南自其县入，并汇于南湖，一名鸳鸯湖，东南接彪湖、六里泾，承南湖水，歧为二，一魏塘，一汉塘。合王庙、空庙、众欢诸塘，左出枝津为伍子塘。有王店、新丰、钟埭、新礼四镇。王店、新丰有汛。西水驿有丞。有铁路。秀水冲，繁，难。明宣德四年，析嘉兴置，同附郭。西南：运河自桐乡入，合石入泾，左出枝津为新胜。南塘侧城西南，注南湖。新胜塘西北自江苏震泽入，纳新胜北塘，与南塘合，径北丽桥。长水、海盐二塘东南自嘉兴注之，是为秀水，县以是名。东北流，右出枝津北流，潴为姚泾、杨舍、上马诸港，分趋南官、北官、连四、梅家、陆家诸荡，入江苏吴江。魏塘东自嘉兴入，入嘉善。烂溪西北自桐乡入，入震泽、吴江为界水。王江泾，通判驻。旧设同知及东西两塘协办同知，并裁。濮院镇、新胜、九里汇有汛。新城、陆门二镇。嘉善繁，疲，难。府东北三十里。南：瓶山。魏塘自秀水入，会东郭湖塘，贯西城壕出东门，流为枫泾塘，入江苏娄县。伍子塘南自嘉兴入，贯南城壕，出北门入祥符荡。其北沈家、白鱼、上白诸荡，西北乌贫潭、木斜湖、吴家漾，并入江苏青浦。西北：汾湖流汇处，播为南北许荡、南北夏墓荡，入吴江。斜塘镇，县丞驻。枫泾镇，主簿驻。天宁庄镇，有汛。魏塘、陶庄、干家窑三镇。海盐繁，难。府东南八十里。南：秦驻。东南：白塔。西北：独山。海，东北自平湖入，径县城，又南至澉浦。道光二十四年设水师都司。其西长墙山，横截海湾，建炮台。捍海石塘，西南接海宁，东北亘平湖。秦驻坞水出秦驻山，歧为三，通曰秦溪，纵横数十里，贯以招宝、乌坵两塘。招宝塘西南自海宁入，乌坵塘出长生桥，合之，是为嘉兴塘。又自玛城东海贯城壕出北门流为平湖塘。长水塘亦自海宁入，缘西北界，错出复入，入嘉兴、桐乡为界水。有鲍郎、海沙二盐场司。海口、沈荡二镇。有汛。石门冲，繁，难。府西南八十里。明为崇德。康熙元年改名。西北：含山。运河，西南自德清入，纳海宁下塘枝水。左枝为南界泾，入归安，右纳下塘河、长安塘，并自海宁南注之。左支为南沙渚塘，入海宁、桐乡为界水，侧城南而北，右出二枝津为中北沙渚塘，又北襟塘，左石人、瓜塔、沙木诸泾，折东环湾如带，是为王湾。其塘右诸泾、半截运河注塘，左半由含山入归安。有玉溪镇。皂林驿。平湖繁，疲，难。府东南五十四里。东南：雅山，又苦竹山，水师战舰泊焉。迤东。羊、许二山，峭立海中，为江、浙分疆处，浙西第三门户也。海，东南自江苏金山卫入，又西径乍浦。雍正二年设水师营，七年，移杭州副都统来驻。道光三年，移

府海防同知产驻。东西两海口，北接广陈汛。自此入澉浦达杭州，为钱塘江口北岸，西人名乍浦湾。汉塘西自嘉兴入，分流注当湖。右得平湖塘，西南自海盐入合之。在得乍浦塘，出东南前黄山，合何陈塘注之。东北流，歧为二，分流复合，入泖湖，其口曰朱洞港。有汛一。广陈塘右出枝津为盐船河，出放港为秦河，入泖湖，正渠并入之。镇五：白门、广陈、乍浦、新埭、青莲寺。有白沙湾巡司。芦沥、横浦二盐场。天后宫、观山麓、陈山嘴炮台。桐乡繁，难。府西南五十里。东：殳山。南：王家山。运河西南自石门入，枝津入震泽界为烂溪，正渠径永新桥歧为三，南流注永新港，达石人泾，北流注五往泾入烂溪，东流入秀水。石人泾亦自石门入，合瓜塔泾及北沙渚塘，径屠甸，复合沙木泾。南沙渚塘亦自石门入，合中沙渚塘，入海宁。长水塘自海宁、海盐缘东南界，入海盐、嘉兴为界水。镇五：濮院、炉镇、皂林、陈庄，又青墩巡司。

湖州府：繁，疲，难。隶杭嘉湖道。明，领州一，县五。副将所千总驻。乾隆三十八年，改安吉为县。东南距省治百八十里。广百八十二里，袤百三十八里。北极高三十度五十二分。京师偏东三度二十七分。领县七。乌程繁，疲，难。倚。南：衡山、金盖山。西北：弁山。太湖，东北八十里，古震泽，周五百里，汇上游诸水。大小雷山扼其东，西亘长兴，北至小雷界吴江。浙源为东西二苕溪。东苕溪东南自归安入，合西塘河注碧浪湖。山塘溪亦自其县注之。合妙喜港，左得吕山塘，西北自长兴入合之。左出枝津为北塘河，分潴二十五漊港。西苕溪亦自长兴入，合四安溪。左出枝津小梅港及横港，分潴十二漊港。正渠与东苕合，是为江渚，汇合潴大钱港入太湖，三十六漊港并入。其东，运河自归安入，合浔溪入震泽。烂溪自归安、桐乡缘界，左出枝津，为白米塘河，纳安中塘河并入之。太湖营守备驻，同知驻乌镇，通判驻南浔溪，并晟舍、大钱、马要、圆通桥、小梅、青山、伍浦有汛。南浔、大钱、湖口三巡司。苕溪驿。归安繁，疲，难。倚。东南：长超山。西南：梅峰山。东北：太湖。东：苕溪东南自德清入，左出枝津为吴兴塘，纳石门、含山塘注钱山漾。西塘河，南自武康入，洛舍漾逾埭溪注之，与东苕合。径城南，吕山塘西自乌程注之，右出枝津为菜花泾，播为运河，历月河为霅溪，抵临湖水门。自钱山漾至，与乌程界水。双菱镇，守备驻。县丞驻射村港镇；主簿驻菱湖镇。并涵山、善连有汛。琏市、埭溪二巡司。长兴冲，繁。府西北六十。西：白石山。西北：碣石山。北：啄木岭，界江苏荆溪。东北：太湖。大雷、小雷西南自安吉入，其西四安溪，出朱湾岭，合书溪。西北箬溪二源合于长安渡，故曰合溪。罨书溪右出枝津为吕山塘，歧为二：一中横塘，入乌程；一南横塘，入北横塘。正渠径横石桥，与北横塘会。其北顾渚溪，出悬臼岭，流为紫花涧，潴于包洋湖，分二十八漊港，南至蔡浦，接乌程小梅港，西至夹浦，为顾渚溪来源。横溪，出东北横玉山，分潴长大、上周、蒋家、金村四港。香山岭水潴双桥港，浮渚岭水潴斯圻港，并入太湖。镇六。夹浦，县丞驻。有四安、合溪二巡司。并新塘有汛。德清繁，疲，难。府南九十里。东：德清山，本乌山，县以此名。东北：澉山。西北：白岘山。苕溪南自仁和入，纳武康南塘河，径南水门，曰龟溪。左出枝津入洛舍漾，为归安、武康界水。正渠贯城壕西北流，东苕溪分运河入之。东塘河，其枝津运河亦自仁和入，缘东南界错出复入。有钱市镇巡司。武康疲，难。府南百二十里。东：封山。西北：莫干。又铜岘山为余英溪北源，南源出西上郎山，汇于牌头，径新塘滩为前溪，会湘溪、后溪。其枝津侧城南而东，左得封溪故道，又东北合阜溪，左出枝津注洛舍漾。苕溪自钱塘入，缘东南界，合官塘河，北流为余不溪。镇二：牌头、上柏。安吉疲，难。府西南百三十里。明为州。乾隆三十八年降。东南：白杨山。北：金乌山，界长兴。东南：独松岭，界余杭。东溪出。大溪，即苕溪，西南自孝丰入，径塔潭。东溪合梅园溪，复纳孝丰丰食、吴渚一溪入焉。侧城东合丁埠港水，北流，左合理溪，右合鲁家溪，径梅溪。浑水渎亦自孝丰注之，又北合四公溪。小溪市、梅溪镇、递铺镇有汛。乾隆十七年移州判驻南溪。孝丰简。府西南九十里。西南：天目山，界临安、于潜。又桃花山。南：广苕山，苕溪出，合深溪、横溪。其东大海岭，东滨溪出，下流为吴渚溪，又东市岭，大溪出，下流为丰食溪。梅家山溪出北梅家山，下流为浑水渎。有天目山巡司。沿干镇。

宁波府：冲，繁。宁绍台道治所。提督驻。康熙二十六年，改定海曰镇海，移置定海于舟山。宣统三年，增置南田。西北距省治四百四十里。广二百二十四里，袤二百八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五

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度五十七分。领县六。鄞冲，繁，难，倚。西南：四明山。东：傍海为鄮山。西南：灌顶、梅园山、海浦、羊求山。海，东南自象山入，径大嵩水口。顺治十七年，裁所置游击。雍正七年设同知。东接瞻崎，南毗盐场，有司。又北通东钱湖，汇东境诸水，有南北二塘、梅墟石塘。奉化江南自其县入，鄞江出四明山，合而北流，为甬江。又与慈溪江合，河流纵贯。道光二十三年，开租界，与英立约，为五口通商之一。径白沙市。左出一枝津，首白沙，讫张家堰，与镇海为界水。西南：南塘河出四明，歧为二，前港贯城壕，注日、月二湖。后港即裹弄港，会中塘、西塘及中、南二河，入江。其东，前塘河三源汇于横溪，出横石桥，会中塘、北塘河，径和安桥，为三河总渠，注大石契入江。有浙海关。四明水驿。铁路。横山、岙猛港等炮台。慈溪繁，疲，难。府西北五十里。西南：大宝、句余。东南：石柱山。海，西北自余姚入，北抵海盐。迤东有海王山，又东为松浦港口。港分杜湖水，出三眼桥，界镇海。慈溪江上流即姚江，自余姚入，径丈亭渡，歧为二：前江历车厩岭，抵大浹江口，会甬江；后江贯城壕，出东郭，曰管山江，南抵西渡会前江，西抵化纸闸会横溪。西南：蓝溪自龚村汇二十六隩水，出玉女山。西南：诸水出四明，入蛟门，北资杜、白二湖。海壖设塘置闸，曰松浦、淹浦、古窑、津浦、洋浦。镇五：丈亭、洪塘、东埠、松浦有巡司、向头废司。鹤鸣盐场司。车厩驿。有瓜蒂山、东山炮台。奉化疲，难。府西南八十里。东南：奉化山，县以此名。又鲒埼山，光绪十年法兵舰来犯炮台，毙其将孤拔，遂遁。海，东北自鄞入，径湖头渡关，又西径塔山城、应家棚，东接杨村汛，又西为河泊所。其口有悬山。又天门山，下即《汉志》天门水，南为江彭山，界象山、宁海。县溪出西南大公隩，七十二曲，朱、白二溪逾赵河注之。抵琎琳契，歧流为长它江，抵三江口。金溪出东金峨山，径白杜河来会。其西剡溪，出六诏岭，合左溪，纳西晦溪，是为奉化江。又东合长它江，迤东北会甬江。塔山城巡司。应家棚守备。有鲒埼镇。连山驿。祥岭、董公、桐照等炮台。镇海冲，繁。府东北六十里。海，西北自慈溪入，东至澥浦，水师参将驻，为郡北要害。又东径招宝山抵钳口门。道光二十一年，英兵舰由北登岸。其东蛟门，西虎蹲，并称天险。又东穿山所，临黄歧洋。又东崎头角，临崎洋头，长跳嘴山扼其口，并为郡东要害。转南至郭卫所，南接昆亭汛。迤南扑蛇山，临双屿港。又南至荒屿，界鄞。外洋各岛，其著者，东北七姊妹山，东西霍山，迤东捣杵山。东距金塘水道为大隩子港。转南有天隍山，东西二屿，界象山。涌江西南自鄞入，入海口为大浹江口，即古甬句，东自张家堰至此，与鄞为界水。西北诸水潴为凤浦、沈窖、灵绪、白沙四湖，播为巨河。夹江河西自鄞分甬江水，逾白沙，历鹭林，入前大河。中大河上流后江自慈溪入，北流为西河。大闸河上流松浦亦自其县入，歧为三：一抵澥浦入海，一流为西大河入浹江河，一径箭港为后大河。其中港贯前、后两河，并入城河，出头二闸入海。其东南上河注径大契市，中河径穿山契，会芦江河入海。有庄市、柴埠二镇。定海关有管界、长山、穿山三巡司。龙头、穿山、清泉三场。有北城角、威远、定远、宏远、平远、绥远、靖远、镇远各炮台。象山简。府东南二百七十里。海，西自奉化入，径西周渡，虎山扼其口，南接泗州头汛。径东、西塔嘴入，为陈山渡，接海口汛。又东径前仓所，西接珠溪汛，东对牛鼻山。其东北猎户角，为南岸尽处。迤南径爵溪城，青门、羊背诸山扼之，并为郡南要害。其南天目山，东即韭山列岛。又南至昌国，顺治中裁卫，置水师营都司。又南至石浦，明为所，道光三年移府海防同知驻。南出为东门，与小铜礁对峙。中为铜瓦门，道光二十二年英兵舰来犯，由此门入。过此曰下湾门、金齿门，西为林门、珠门。又南至大田岛，光绪初，派开垦委员驻此。宣统三年改为抚民厅，移府通判、左营游击驻樊岙，守备、千总驻龙泉、鹤浦两塘。岛北为石浦港，西即三门湾。转西至台宁屿，界宁海。东大河出王家岙及旋井、飞凤诸山，注会源碶。南大河出凤跃山，自西水门接诸河，注朝宗碶。西大河出郭家诸涧，注灵长碶，并入海。上洋三碶蓄三河水，防泄下洋，下洋永丰诸碶防泄入海。有南田、竹山二巡司。前岙岭、高塘山等炮台。南田简。旧隶象山。宣统三年新置，治大佛头山麓。孤峙海中，东、南、西大洋，惟北距石浦较近，水程十有余里。海中十洲，此为第一。明汤和惧赵宋遗族苞蘖，拟废象山、弃翁洲，遂徙南田居民。后复有群入垦煎者。道光三年，巡抚帅承瀛奏谓“明与定海、玉环并封禁。嗣定、玉展癖而南田独否，以彼泥潮而此沙坍，匪船易留，故复徙之”。大小共一百八岙，南路四十九，北路五十九。

定海直隶厅：简。隶宁绍台道。总兵及同知驻。古句章地。明为卫。康熙二十七年，改县。道光二十一年，升直隶厅。西距省治七百六十里。广百四十里，袤八十三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五十九分。京师偏东五度五十八分。舟山，古翁洲山，即定海山。康熙、道光间陷于英。咸丰间复陷英、法。澳外岛屿屹＜□山齿＞。西洋螺角，东竟留角，对峙若门。洋螺南为螺头山，西即大榭山，接象山港。口北各岛为厅南险汛。又六横山西对前仓嘴，牛鼻山扼其中。其东南为桃花山、登步山。桃花东北、登步东南为朱家岛，中有岛沙山，曰岛沙门。东岸狼湾，其东普陀山西北嘴对舟山东嘴，中为莲花洋，西即沈家门，商舶鳞萃。北达兰秀湾，西北距千＜□石览＞角，曰龟水道，青山屹立，中为灌门，航路最险。兰秀以北为官山，中为乱山门。官山以北为岱山，中为高定洋，利停泊。其西北大沙澳，北距长白山，中为长白水道。其西为岑港。西北接大、小沙汛。又西即金塘水道。其东北为册子山，中为西堠门。岱山以西为两头洞山。又大渔山、屿心脑山与乍浦为犄角。以东为竹屿港。又东曰大小长涂、东西福山，并为厅北险汛。其东北大衢山，四围多澳。有岑港、道头二巡司。沥港、沈家门二镇。定远、振威、永清等炮台。

绍兴府：冲，繁，难。隶宁绍台道。副将、卫守备驻。西北距省治百四十里。广三百二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五分。京师偏东四度四分。领县八。山阴冲，繁，难，倚。西北：兴龙山，南麓本卧龙山，康熙二十七年驻跸，改。南：龟山、阳台、兰渚山、秦望山。西北：涂山、梅山。东北：蕺山。海，自萧山入，径三江口，为杭州湾，南岸水口对岸为海宁。南大亹、中小亹扼其中。潮昔趋南，暴岸冲击，其后海塘东接会稽，西亘萧山。浦阳江西南自诸暨入。运河西北自萧山入，合监湖枝津北注瓜渚湖。湖分青电湖水入西水门，复合入铜盘湖港，抵港口与西小江会。江分为二，自萧山古万安桥入，缘北界，西溪出鸡头山注之。径钱清镇，错出复入，抵三江闸。湘湖自萧山贯运河来会，又东入海。鉴湖，古镜湖，周三百五十里，今只存西溪及会稽，若耶溪为其别源，湘湖为其正源，仅十五里矣。三江城，通判驻，有盐场司，与钱清为二。有柯桥巡司，蓬莱驿。会稽冲，繁，倚。南：会稽山，有禹陵，县以此名。其宛委、秦望、天柱，并为支阜。海，东北自山阴入，径沥海城，南接蛏浦。西曰西会渚，北与澉浦遥对，为险汛，有防海塘。曹娥江上流剡溪，东南自上虞入，纳嵊小舜江，错出复入，历曹娥坝，抵宣港入海。运河自曹娥坝分诸溪河水，径通陵桥，会攒宫河，宋六陵在焉。出五云门西，有若耶溪出化山注之，入山阴运河。有三江、东江、曹娥盐场。曹娥巡司。东关驿。纂风镇。平水关、宣港、临山炮台。萧山冲，繁，难。府西北百十里。东南：大罗山。东北：龛、赭二山。浙江西北自富阳入，浦阳江西南自诸暨入，合于渔浦街。古时浦阳与浙江闵，后开碛堰始通。抵中小亹，出南大亹入海。海潮自鳖子亹入，为龛、赭所束，洪涛奔突，捍以危堤二十余里。西小江，古潘水，出临浦市山，历麻溪坝，贯运河，入山阴，下至三江口入海。运河自西兴渡引浙江水，径望湖桥，湘湖汇西南诸山水贯之，又东南入山阴。临浦镇，县丞驻。有渔浦、河庄山二巡司，义桥镇汛。西兴水驿有丞。钱浦课场。有西陵、渔临两关。北只庵炮台。诸暨简。府西南百十里。东：紫薇、铁崖山。西：洞岩、鸡冠、五泄山。北：银冶、杭乌山。浦阳江南自浦江入，一名上西江，合酥溪，东北流，合上濑溪，与上东江会。江出东阳界东白山，曰孝义溪，合开工化溪，流为洪浦江，合下濑溪注之，是为浣江。径城东，歧为二，东曰下东江，合枫桥港诸溪，西曰下西江，合五泄诸溪，分而复合，亦曰大江，并入萧山。有枫桥镇。长清关。余姚疲，繁，难。府东北百十里。南：大吴山。西：龙泉山，古绪山。北：历山。东北：四明、石匮山。海，北自上虞入，径临山卫。康熙八年移庙山巡司驻。四十七年移沥海守备并驻。北临山港，东泗门港，为滨海要口。径破山浦，有防海塘、利济塘。外炮台七所。其西南姚江，出太平山及菁山，古句章渠水，错出复入，纳上虞、马渚、横河，贯两城间，抵竹山潭，合兰塑港，逾姜家渡，纳慈溪官船浦，是为丈亭江。镇四：梁寿、眉山、庙山，其三山有巡司。石堰、鸣鹤二盐场。中村、北溪、梁同、周巷、周家路有汛。姚江驿，康熙九年并入县。上虞繁，疲。府东百二十里。南：覆邑山。西南：象田山。西北：夏盖山，南临夏。盖湖汇白马、上妃二湖水，周百五里。北枕海，西北自会稽入，径沥海所，有四卫、施湖二隘。其塘外为沙涂。上虞江即曹娥江，古柯水，亦曰东小江，上流剡溪，西南自嵊入，纳会稽小舜江，径梁湖堰，其东为运河。外有通水河，径百

官渡，其东为马渚横河，抵备塘。自梁湖堰至此，与会稽为界水。有曹娥驿，康熙元年裁丞。其侧盐场二。梁湖镇巡司。嵊冲，繁。府东南百八十里。东：金庭山。西南：五龙、真如二山。分水冈，剡溪出，合大、小白山水，东南流，右合珠溪，左事箩松溪，径白杨村，纳富润、江田二溪，侧城东南，有潭遏溪、嵊宝溪注之，是为剡溪。黄泽溪亦自其县入，合北庄溪注之。又西北，合丫溪、强口溪、溪，入上虞为曹娥江，即古浦阳江也。东北：西梅溪，出大屏山，入奉化。镇三：浦口、长乐、三界。有汛。新昌余。府东南二百十里。东：天姥山：东南：关岭。东北：苏木岭。东：港溪自天台入，合泄上山溪、潜溪，下流为潭遏溪。西港溪上流夹溪，西南自东阳入，合三洲谭溪，下流为宝溪。北港溪出奉化界蔡岙山，历岩头岭，别源自宁海缘界合流为黄泽溪。彩烟镇。黄渡有汛。

台州府：疲，难。隶宁绍台道。海门镇总兵驻。原名黄岩镇，总兵驻黄岩。光绪二年移此。西北距省治五百九十里。广三百七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五十三分。京师偏东四度三十九分。领县六。临海繁，疲，难，倚。西南：括苍山。东：瞭倭山。南：盖竹山，《道书》“十九洞天第二福地”也。东蔡岭、西石松山，并筑石城。海，东自宁海入，径坡坝江，白岱山扼其口。纳上流花桥港，南径泗淋汛，纳上流洞港，又南径有殿角，南对白梳角，曰清塘门。桃渚港出东大罗山，合矩溪入之。其寨顺治十八年废，康熙十一年复，守备驻。自白梳角移南至白沙山，为台州湾口北岸，迤南至前所城，游击及巡司驻。南对海门，顺治十七年裁卫，总兵驻。其西家子镇，同知驻，是为椒江口。口外群岛联亘，迤南为窦门山、鹿青山。归海江二源，北为始丰溪，自天台入，合大石溪、归溪为百步溪，出三江村，西南永安溪，合黄沙溪、芳溪来会，是为灵江。径双港口，合大田港，径三江口，会永宁江，是为椒江。又东，合章安、东逻二浦入海。镇二：蛟湖，其花桥县丞驻。有杜渎盐场司。赤城驿。牛头颈、外沙、小圆山炮台。黄岩疲，繁，难。府东南六十里。东：永宁山。南：委羽山，《道书》“第二洞天”。西：黄岩山，县以此名。海，东自临海入，径浪矶山，为台州湾口南岸，有丁进、洪辅两塘，长六十余里，内为盐地，北接临海，南亘太平。西北：永宁江出西尘山，别源出黄岩山，合流为大横溪，径大砩头为宁溪。径乌岩为乌岩溪，合柔极、小坑二港为长潭。又东南合官岙水、茅畬溪，径山头洲为断江。径后垟合西江，是为澄江。径东浦，外东浦即东官河，侧城东北，合裹东浦，为黄林港，下流为永宁江。南官河汇沙埠、九峰诸水，南支接太平金清港，北支贯城壕，左出枝津，分流复合，入西江。又北流为裹东浦。乌岩镇，县丞驻。有长浦巡司。黄岩盐场司。丹霞驿。乌岩三港口、沙埠、宁溪、洋屿、白湖塘有汛。天台简。府西北九十里。北：天台山，周八百里，支阜赤城，有玉京洞，《道书》“第六洞天”。始丰溪西南自东阳入，合寒、明二岩，鹧鸪诸山水，侧城西，左得青溪，合桃源瀑布、关岭溪壑注之，东抵凤凰山下，合宝华脏螺欢、倒灵诸溪，折南又合大小淡溪。西北：福溪出正台山西麓，混水溪出南麓，其东泳溪出苍山东北麓。又界溪出龙鸣山。有清溪镇。桑洲驿。仙居疲，难。府西九十里。西南：韦羌山、景星岩。北：罗城岩。西北：苍岭，一名风门。西南：大溪，南源出永嘉界坑山，曰永安溪，左出枝津抵安仁岭下，曰安仁溪，入缙云。西源自缙云入，曰金坑水，合仙人溪，径四都，与南源会。径洋山潭，合含裹溪。又东北，右得马岭溪、大陈山水，左得珠母、韦羌、南溪诸水。又东北，纳萍溪。上流榉溪，西北自永康入合之，径城东，合白水溪、彭溪，抵塔山西，合朱溪，入临海。有皤滩镇讯。宁海简。府东北百有八里。水师参将驻。西北：龙须山。北：天门山。海，东北自奉化入，径浮溪口，纳上流铁江，转东径黄墩港，纳上流白渚溪，错出为象山港南岸。又自石浦入，径台宁屿，又西径茶院港，分出东北许家、双坑二山，合流为柞浦溪，径龙口塘。又西径白峤港，上流白溪，西南自天台入，别源出西桃花山，合径亭头渡来会，西南径清溪口，上承天台泳溪，径旗门渡。又南为亭旁、海游二溪口，一承天台界溪，一出西南分水岭，合径连蛇渡。又西南径健跳所，守备驻，临健跳江。上流横渡溪，合小白溪来会。外有健阳塘，东北对石浦城，是为宁海湾口门。群岛错峙，其著者为田湾岛，岛东为青门山，临牛头洋，北为五屿门，外朱门洋，内蛇蟠洋，并险汛。镇四：海岙、越溪、亭旁，其海游，县丞驻。有长亭盐场司。朱岙驿。太平简。府东南百四十里。水师参将驻。南：石盘山。西南：灵山。西：温岭。海，东南自台州湾入，径金星门，又南道

士冠山、盘马寨。其东白岩山，中为捣臼门。又东沙镬山，东南积谷山，东北即台州群岛。其著者上、下大陈山，转南径松门城，置守备，临松门港，松门山扼其口，中有窄水道。其东牛山岛，又东苏丹岛，东南三蒜岛。转西径隘顽寨，群峰刺天，慢游岭尤险仄。中有大海湾，错出温州府境，径天澳、木杓诸山，转西北径楚门城。西北：白浆渚溪，正源大溪与别源小溪合流为双溪，北流折东为新建河，合桃溪、温岭溪，径大溪口。西南西溪出梅岭来会，是为金清港，北通黄岩官河。又东径新河城为迂江，县丞驻，又东入海。闾溪一名练溪，并入之。有蒲歧、温岭二镇。松门巡司。凤尾、盘马、沙角、寺前镇、石塘、金清、箬裹有汛。

金华府：冲，繁，难。隶金衢严道。副将驻。明初为宁越府，后复改。东北距省治四百五十里。广三百四十里，袤二百四十四里。北极高二十九度十分。京师偏东二度二十一分。领县八。金华冲，繁。倚。北：金华山，县以此名，古曰常山。东南：至道山，康熙二年，耿逆遣兵踞此。东阳江自义乌入，曰东港，合航慈溪，东南流，纳孝顺溪、芗溪、赤松溪，径城南，合城中七宝渠。南港自武义入，西北流，抵燕尾洲，与东港会，是为婺港，一名双溪。又西北，桐溪、白沙溪并自汤溪入，抵栅头，有盘溪承徐公湖、九龙山水，流为黄烟溪注之，此北渠也。古时南渠与衢港会，今游狭。有孝顺镇。双溪驿。兰溪冲，繁，难。府西北五十里。东：铜山。西：砚山，界龙游、寿昌。婺港东南自金华入，合黄烟溪，径城西南。衢港自龙游入，纳寿昌游埠溪，错出复入，左得永昌溪，径兰阴山下，会杨子港，是为兰港。又北合虎溪、乾溪、香溪，抵施家滩，纳浦江大梅溪。有黄溢堤，康熙、雍正间屡修筑。镇三：平渡、香溪，又女埠有废司。浴水驿。东阳繁，难。府东北百里。东南：大盆山，界天台。东：玉山，一名封山。东北有东西白山，接太白山。东阳江二源：南源定安溪，即歌溪，出大盆墨岭，合金蒙坑、茅洋诸水，径双溪口；北源上白溪，出东白山，会西白出水，南流，合白峰溪、渼沙溪来会，西流，右得笕竹溪、蟠溪，左得龙化溪、泗渡溪，又西合雅溪、郎坑溪。书溪出大盆西麓，始丰溪出南麓，其东上夹溪出尖山市，下来溪出天笠山。有白坦、永宁二镇。白峰、夹溪汛。义乌疲，难。府东北百十里。南：淡云、八保。北：黄蘗山。东：江古乌。伤溪自东阳入，合廿三里诸溪，折西南，会瑞云溪、麟溪。又西南，右合绣湖，左合鲇溪善溪，径江湾市，会画溪，又南纳吴溪，入金华。其北航慈溪，出覆釜山，会仙洪岩水，缘西北界入。素溪出西南古寺坑。北酥溪出清潭山。又洪巡溪出西北绸岩。镇四：龙祈、酥溪、佛堂、廿三里溪。有汛。永康疲，难。府东南百十里。东：方岩。东南：灵岩。南：绝尘山。永康港二源：北源华溪，出密浦山，径社山下为鹤鸣溪，合酥溪，出仁政桥；南源南溪，即建阳溪。自缙云入，右合卢溪，左合横坑溪，径水峥岩，右合李溪，径双溪口，两源相合，是为永康港。又西，合西门，烈桥、高坑诸溪，入武义。东北：双牌溪，出八盆岭，下流为灵溪，入缙云。又东，榉溪出大岭，下流为萍溪，入仙居。榉溪村，府都司及县丞驻。有孝义、裹溪汛。华溪驿。武义疲，难。府东南七十五里。东：百义山，又乌牛山界永康。西：铜釜山。武义港上承永康港，东自其县入，合清溪、郭同溪，侧城东北，左得熟溪，西南自宣平入，合诸溪水汇焉，西北流，右合东溪、朱吴溪，左合桃溪，入金华。其南日溪自丽水入，合泄溪，入宣平。西：梅溪自宣平入，入金华。东北：素溪，出大捞箕山，自金华错入，仍入之。浦江简。府东北百十里。东：半壁山、五路岭。西北：深袅山，涌泉为深袅溪，浦阳江源此。别源出西并硎岭，东流为吴溪来会。又合诸溪水，侧城南，有东、西二溪夹流注之，是为南江。合澄、左二溪，又东北右得大溪，即演溪，东南自义乌入，合流径康侯山下，为潮溪。又东，右合深溪、白麟诸溪入诸暨。南：梅溪出雷公、城宝诸山，西流入兰溪。西北：湖源溪出石楂岭，径五泄山，错出复入浦江，下流为湖洑水。江横溪、胡公、斤竹有汛。汤溪简。府西南五十里。西北：汤塘山，县以此名。南：银岭。东南：辅仓山，白沙溪出。浴江即衢港，西自龙游入。古无“浴”字，当即《汉志》谷水。东北流，合莘版溪。又东北，左得双溪，上流永安溪枝津，北自兰溪入合之。右得潦溪，上流游埠溪，亦自其县入合之。是为三港口。又东北合罗埠溪，入遂昌。白沙溪，南自遂昌入，合诸溪水。堰三十六，而金华得其十。

衢州府：冲，繁，难。金衢严道治所，总兵驻。明洪武初，改龙游府，明年复改，属浙江布政使司。顺治八年，浙闽总督移此。康熙二十三年裁。东北距省治五百四十里。广二百二十五里，袤

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二分。京师偏东二度三十五分。领县五。西安冲，繁，倚。南：爵豆山。北：铜钱岭。西北：铜山。衢港二源：南源文溪，即江山港，自其县入；北源信安溪，即常山港，亦自其县入，会于双港口，亦曰西溪，侧城西北，合柘溪、青冈溪，东抵鸡鸣山下。右得东溪，南自遂昌入，出石室堰来会，古曰定阳溪。又东北，合银坑、罗张、胜塘诸溪，径屏风滩，合芝溪。又东径马叶埠，入龙游。樟树镇，县丞驻。有金旺巡司。岩剥、柏固二废司。上航驿。上方、新桥街、杜泽、朝京埠有汛。龙游冲，难。府东北七十里。西：龙山，又岑山。北：乌石山、大乘山，八十里梅岭。北有龙游港，即衢港，西自西安入，合金村源水，径下溪滩，右得灵山港，南自遂昌入，合桐溪、小莲岭水来会。又东，右得斗潭溪，北自寿昌入合之。又东合筑溪，错出复入者再，又东北入汤溪。有湖头镇巡司。亭步驿。溪口前市汛。江山冲，疲。府西南七十五里。仙霞岭，南百里，上置五关，其枫岭为浙、闽分疆处，顺治十一年置游击驻二十八都，县丞并驻。康熙九年并入福建。十三年仍隶两省。又江郎山，即《隋书》“江山”。大溪一名鹿溪，出仙霞诸岭，汇东角、箬坑、白石诸水，径城东合三桥溪、逸溪，入西安。西有文溪，分出，复汇于礼贤镇东北，与大溪会，是为江山港。其北石崆溪，出斜欹山。又岘山溪出大寨山东峰。峡石镇，同知驻。有清湖镇巡司，兼管广济水驿。顺治十年自常山来隶。并灵谷山、官溪、外村有汛。常山冲，繁。府西八十里。东有常山，县以此名。南：岘山岩岭。北：三衢山。马金溪北自开化入，合马厄溪，径源口，合谢源水，径叠石，为金川。径傥溪桥，合诸山水，径清水潭，厮以官坝，外紫港，内广济港。昔时文溪自江山入，达金川为洽水，注内港，后湖涸，水道徙南。又东，石硿港、岘山溪并自江山泾之。又东合虹桥溪、芳枝溪，入西安。有草坪镇巡司。球川镇。马车、曹会关有汛。又镇平、甘露二镇。开化简。府西北百六十里。东：鸦金岭，界常山。北：矿山，又马金、金竹二岭。马金溪二源：一出汪公岭，即马支阜；一出西北际岭，会于辛田渡，东南流，合金竹岭水，侧城东南，左得汪边溪。出北讴歌岭，贯城壕，出南门合之，西会白沙溪，达华埠。左得池淮溪，径滕岩下，曰池淮坂。径星口市，为星口溪，合流入常山，是为常山港。西北：洪源溪，入江西德兴，镇二、马金、华埠，金竹岭巡司。

严州府：简。隶金衢严道。副将驻。乾隆二十五年，裁卫并入杭州。东北距省治二百九十里。广三百七十里，袤百七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三十七分。京师偏东三度三分。领县六。建德简，倚。东：高峰山。西：铜官山。北：乌龙山。新安江西自淳安入，右纳艾溪，东北流，合洋溪、下涯溪、西溪，侧城南。兰港东南自兰溪入，合三合溪、大、小洋水来会，是为浙江南源，一名丁字水。又东北合佘浦、苔溪，径七里泷，左合胥溪，又东北合岔柏溪。清渚港东北自桐庐错入，会杜息溪，并入桐庐注之。东湖出乌龙山，合建安山水，由佘浦出口。康熙十一年筑坝，水涨，绕江家塘注西湖，入江。有安仁、乾潭、三都、洋溪、大溪五镇。东：乌门关，东南：三河关。有富春驿。淳安简。府西北六十五里。东：龟鹤山。南：云濛山。西南：雉山。前溪出西北塘坞山。新安江自歙县入，一名徽港，左得蜀口溪，东南流，合富至源、云源溪，又东合桐梓溪，折南合景溪。径南山东麓，左得东溪上流进贤溪，汇诸山水注之，径城南，合云濛溪。又东南，右得武强溪。又东南，合商家源、洋溪、锦溪，入建德。罗伍溪出东北白坑岭，罗溪出东坞山，龙溪出西北官山尖。镇四：威坪、茶园、街口、港口有汛。桐庐简。府东北九十五里。东北：桐庐山，县以此名。西北：鸡笼山。西：富春山。新安江西自建德入，为七里濑，即富春渚，合芦茨溪，径麻车出麓，左得清水港，西北自分水入，合琴溪，错出复入，径桐君山下，西会分水港，是为桐江。又东曰下淮，江流扼要处。又东北合窄溪、东梓溪。湖源溪东南自浦江入，仍入之。有芝厦、旧县、柴埠、窄溪、翔冈五镇。桐江驿。遂安简。府西南百八十里。西南：洪洞山。西：白石山，又百祭岭，界安徽休宁。武强溪出，合双溪、仙溪、华溪，东南流，左合大连岭水，右合前后溪，侧城南，合连溪、灵岩溪。折东，右得龙溪，北自淳安注之。径寺前村，有凤林港合东西港注之。又东北，合罟纲、东亭二溪，入淳安。有凤林、横沿、郭村、安阳、东亭五镇。寿昌简。府西南九十里。南：砚山，亘金、衢二郡。西：万松山。寿昌溪出鹅笼山，合大小源、松坑二溪，东北流，合交溪，为大同溪。又东北，合梅溪、曹溪，自城西而东，曰艾溪，东北径城南，至淤堨，为淤溪。又东北，至湖岑坂，为湖岑

溪，北抵罗桐埠，入建德。有大同、新市二镇。分水简。府西北百二十三里。东：狮、象二山。南：胥岭、设峰。西南：云梯岭、铜桥山，最险要。天目溪一名分水港，上流虞溪，东北自于潜入，径印渚渡，为印渚溪。右得前溪，西南自淳安入，合罗伍溪及罗溪，汇于雉溪。东南流，合塘源水、夏塘溪，抵毕浦，左合文岭、良梅诸山水，右合斜尖山水。其南歌舞溪，出歌舞岭，会直坞、海高坞诸水，下流入建德，为清渚港。有毕浦、百江二镇。

温州府：冲，难。温处道治所。总兵驻。明领县五。雍正六年，增置玉环厅。西北距省治八百九十里。广百六十里，袤五百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京师偏东四度二十一分。领厅一，县五。永嘉冲，繁，倚。城有九斗山，内华盖，《道书》“第十八洞天”。西北：大若岩，即赤水山，“第十二福地”。东南：大罗山。南：吹台山。西：瓯浦山。北：孤屿山，横亘江中，英领事署在焉。海，东自乐清入，为瓯江口，南径龙湾、徙门，又南径宁村所。康熙九年改寨、置游击。海口曰温州湾，灵昆岛扼之。瓯江上流大溪，西南自青田入，东流，合菰溪及韩埠、上戍二港，侧城西北。右得会昌湖，分出郭、瞿、雄三溪，合流径望江门外。光绪二年《烟台之约》，立租界。径陡门桥北，右合塘河，抵永乐界，为馆头江。其右合双井、茶山二河，又东南合瑶溪、白水溪，入海。丹溪镇，县丞驻。有西溪巡司，永嘉盐场司，窑岙镇兼驿。沙头、碧莲、韩埠、枫林、双溪有汛。有龙湾山、茅竹岭、状元桥炮台。瑞安冲，繁。府南八十里。水师副将驻。东：龙山。北：集云山、大、小二洋山。海，东北自永嘉入，径梅头城，又南径海安所，又南径飞云江口，有关。其外洋凤凰山与西江横山对峙，曰凤凰门。迤北大小丁山。迤东南齿头山。东：长带山。移北南策山，与东策、北策相望。北策以西，与永嘉、大瞿以东，称佳澳焉。飞云江上流大溪西自泰顺入，合桂溪，径岱口村，右合泗溪。又东合九溪、方坑溪。又东北，左得祭门溪，汇诸溪水，折东南，合半溪，左纳南岸塘河入海。有大岱、江岸二巡司，双穗盐场。黑城、宋埠有汛。乐清冲，繁，难。府东北八十里。水师副将驻。北：雁荡山。东：窑垦山。西：章嶡山，与沙角、黄华并置寨。黄华有关，迫临海口，为第一门户。海，东北自太平入，径大荆城，游击驻。转西南径铧锹埠，北接大嵩汛。又西南径蒲岐，至城南，为瓯江口。自木杓山至此，曰乐清湾。东北：新市河，东源出白龙山，西源出玳球、赤岩、硐坪诸山，合流为黄双塘溪。北：梅溪出左原诸山，流为石埭河，并汇万桥港入海。东：芙蓉川，分出长蛇岭及西中奥四十九盘岭，合流为清江，北接蔡岙汛，南接光岩汛。又白溪出雁荡东麓，径灵岩，流为净名溪。东北：蒲溪，二源，一出石门潭，合南阁、北阁诸水，一出荆潭，合垟桐隘、门岭诸水，汇于水涨，并入海。城河即东溪，出县治东北诸山。左出诸枝河，并通西城河。河即西溪，径下马桥，与东溪合，是为运河，西南入馆头江。东径磐石，都司及巡司驻。南接天妃汛，与龙湾对峙，为第二门户。又东至白沙岭入海。自此径曹田汛，抵歧头山，即海口也。有馆头镇，岭店驿。县丞驻大荆城。有长林盐场。东门、西山岭镇。瓯歧头炮台。平阳冲，繁。府南百三十里。水师副将驻。西：雁荡山，对乐清曰南雁荡。其东焦溪、天井洋、赤岩诸山。西南：分水岭，泉出泷上，东西分流，以限闽、浙。海，东北自瑞安入，径沙园城，南径鳌江口，又南径金乡营，东北接舥艚汛。又南为大渡海口，官山岛扼之，分南、北水道。西南：鳌江，古曰始阳江。南港二源，一平水，一燥溪，歧为东西溪。北港二源，一顺溪，一梅溪，两港会于萧家渡西，合径罗源山下，为横源江。径钱仓镇，为钱仓江。又东合东塘河，抵墨城汛，入海。城河分出西南毗岩岭诸山，入城为腰带水，汇于抗云桥，一出东郭，入海，一出北郭，为城北运河。其夹屿桥河在南夹屿下，下汇城南诸水，歧为二，一西塘河，一东塘河，分趋入海。南运河出东南金狮山，合直浃河，赤溪出西南矾山，并入之。二镇：仙口、钱仓。蒲门巡司。天富盐场。下垟诸炮台。泰顺简。府西南百三十里。东：飞龙山。南：石岭。西：双港岭。仙居溪出西北诸山，径洪口渡，洪溪会葛溪注之，古曰渔溪。东北流，左得三插溪，东北自景宁入，会左溪，又东北，右合莒冈溪，左纳青田、下窄口溪，古曰龙溪。其北太平溪，出上庄，贯城壕，出南门，合白溪，错出复入，缘界抵赤水坑口，会双港溪。溪自寿宁入，径五步，合棠坪水，径石竹洲，合周边诸水，抵交溪村，会四溪及仕阳、龟伏二溪，与福建霞浦、福安为界水。有瓯西第一、分水、桂峰、武岭头镇南诸关，排岭、牛头上下排、龙岩岭、分水排诸隘。池村、三魁二镇。有巡司。墩头隘、吴家墩、洋冈、后街有汛。玉环

厅简。府东北二百里。参将及同知驻。坎门、钓艚隩抛险要。钓艚东即鹰捕隩。北车首头与东北木杓山斜对，中为栈头港，东通灵门港，外列虎叉、鸡冠、羊屿诸山。东南至鹿门。外洋虎叉以东为披山。外洋以北为白马嘴，嘴东有沙角、镫台、茅草诸山。西有花岩浦。西北接后＜□土交＞汛。进此曰漩门，两山崟束，一水中流，航路最险。其西为分水山，北为苔山。分水以东为楚门港，以南为乌洋港，西接浦歧港。又南为西青屿、乌岩。北为大青、小青。迤西为茅岘山。又西江埏山。其南大乌、小乌。又南为莲屿。西南为大门、小门。迤东南为黄大岙，中有重山。黄大岙之西，重山之北，中曰天门。又东南为状元隩，为三盘山。东北为鹿栖山。西北至大岩头。又北接梁湾汛，东南即黄门。门东为南排山。北教场隩、里隩。有岙寨镇，玉环巡司，蛇屿炮台。

处州府：简。隶温处道。总兵及卫守备驻。北距省治一千九十八里。广四百九十里，袤四百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二十五分。京师偏东三度二十五分。领县十。丽水简，倚。都司驻。道光二十八年，改守备。东：银场山、杨梅冈。北：丽阳山，县以此名。大溪，西南自云和入，左得松阴溪，西自松阳来会，为大港头。又东合松阮水，为郭溪。又东合通济渠，折北，左得畎溪。西北自宣平入，合西岸溪来会。西北：稽勾溪，纳宣平小溪，是为三港口。径溪口，合丽阳水，环城南为洄溪。又东，左得好溪，东北自缙云入，合严溪注之。镇二：宝定，其碧湖，县丞驻。十八都、蓬蒿岭、皂阮、库头、却金馆、沙溪有汛。有保定镇。括苍驿。青田简。府东南百五十里。北：青田山，县以此名，一曰大鹤山，《道书》“第三十六洞天”。西：石门山，“第三十七洞天”。南：方山。大溪出西南龙须山，上承洄溪，西北自丽水入，合海溪、芝溪、中坑、石滕诸水。又东南，右纳小溪，上承山溪，自景宁入，流为浣纱溪，复流为双溪来会。左合石溪，侧城西南。折东合顾溪，入永嘉为瓯江。西南：浯溪出蒲斜岭，下流为下窄口溪。又南田坑水出天马山，入瑞安，下流为泗溪。大溪七十二滩，在青田者都三十有三。黄＜□石亶＞镇，县丞驻。有芝田驿，黄＜□石亶＞、淡洋二废巡司。缙云简。府东北九十里。东：括苍山。西南：冯公岭，古桃枝岭，上有桃花隘。好溪出东大盘山，径大皿为九曲溪，合黄檀、涧川二水，径冷水三港口，合虬里溪，右得灵溪，北自永康入合之。又西南，合棠、赤二溪，出贤母桥，合管溪，径岱石，会访溪，径城南。左合荆坑水，右合贞溪，为南港溪。又西入丽水，下达温州入海。其北南港溪出雪峰山，合建洋溪，径县北，汇梅、龟二溪。又北为黄碧溪，入永康，下会兰溪入浙江。西南：岩溪，出纱帽岭，合芳溪，亦入丽水。又龙溪，出分水，仰纳仙居安仙溪，下流为金坑水。有丹峰驿。松阳简。府西北百二十里。西南：箬篁山。南：白峰、尖山。北：竹喀岭，势险仄。松阴溪西北自遂昌入，合东湖山水，径卯酉山下，合霏溪、仑溪，径青龙堰，右得大竹溪，分出西南香乳、玉岩二山，会为夏川，合南岱、亚岱水为中隩川，又合小竹溪，三台水来会。又东南，右得竹喀溪，北支入宣平，南支与松阴合，径城西合循居溪。又东南，合蛤湖、石仓源，会裕溪、小槎溪入丽水。东白岸溪，出桐乡山。有旧治镇。乾隆二十八年移汛于此。遂昌简。府西北百八十里。西南：君子山。东：尹公山。西：奕山、湖山。北：兑谷山、金石岩。南：贵义岭，前溪出，南支入龙泉，北支径城南，出东关桥，会后溪上流柘溪，东流为好川，汇梅山二水，是为双溪。又东为航川。其西蔡溪上流住溪，西南自龙泉入，合碧陇源，出宏济桥，合关川为钟溪。径周公村，左得东川，上承福建浦城罟纲水入之。抵龙鼻头隘，右出枝津为梭溪，即柘溪上流。正渠入西安，为乌溪港。北官溪出侵云岭，右得马戍源，出汤溪界银岭，入为桃溪，合白水源，下流为灵山港。有高平、关堂二隘。龙泉疲，难。府西南二百四十里。南：豫章山。又琉华山，下有琉田，土宜陶，有乌瓷窑、青瓷窑，今曰龙泉窑。北：黄鹤岭。大溪西南自庆元入，曰秦溪，合小梅溪，错庆元复入，会山溪。径查田市，又东北至独田滩，蒋溪合桑溪来会。合豫章川，径南大垟村，潴为剑池湖。出披云桥，合锦川。径城南，中阻槎洲，分流复合。右合大贵溪，左合铁杓溪，东北流。右得白雁溪，上流前溪，西北自遂昌入合之。又东北合道太、安仁二溪，错出复入者再。其西南住溪，自福建浦城入，东北入遂昌。下流为蔡溪，碧陇源亦自其县入。一溪出南九祭山，东南入景宁。安仁庄，县丞驻。查田废司。五都、洋村有汛。庆元简。府西南四百里。南：赤搏岭。东：九台山。西北：蛮头山，秦溪出，下流为大溪。山溪出东源头山，小梅溪出北大拗岭，并入龙泉。东北：钤高山，南洋溪出。东南：鸡冠山，鱼头溪并入景宁。其东

光石山，盖竹溪出，合濛洲溪、交剑水，径城北为大溪。左合竹坑溪，右合焦坑溪，径八都镇。右得芸洲溪，西南自福建政和入合之，是为槎溪，循束兰西入福建松溪。其西北竹口溪，出雷风山，合下祭、新窑二溪并入之。举溪出东南棠荫山，入政和。有汛。伏石、大泽二关。云和简。府西南百二十里。东南：白龙山。北：牛头山。南：前溪山，两山竦峙，抛险要。西：岩山。北：石镜岩，大溪径其南，自龙泉入，错出复入，右合乌椹源，左合麻、梅二洋，复错出，自洽川口入，合洽川及朱坑、乌龙坑水，折东南，会浮云溪。溪出西南黄栈坑，合朱源水，出利济桥，有雾溪合新溪注之。环城而东，右合黄溪，左合双溪，为戈溪。又合诸坑水，为规溪，入丽水。丰源水出西南丰源山、入景宁。宣平简。府西北百二十里。东：岱石山。南：俞高山。西：竹喀岭。双溪二源：东源分出龙樊岭，上坦、小妃汇冈山下，曰东溪，亦曰午溪；西源出砻坑山，合新锦溪，曰西溪，亦曰申溪。两源汇于绿岩潭。东南流，纳松阳竹喀溪，又东南，右纳欧涧水，上流日溪，东自武义入合之。左合石浦水，又东南，右纳松阳、白石溪，入丽水为畎溪。北：梅溪出黄塘山，东流入武义。汛五：曰竹喀、玉岩山、陶村、和尚田、式河头。景宁简。府南百四十里。东：罗岱山。西南：豸山。北：莘田岭。山溪上流南洋溪，西自庆元入，左得英川，即定度溪，上流一溪西自龙泉来会，东南流，合标溪，径新亭村，右得丰源水，西北自云和来会，折东北，右得鹤沐溪，会尘溪入焉。又合大小顺坑水，入青田为小溪。南白鹤溪，出梨树岭，下流为三插溪。有龙首、龙汇、白鹿诸关。

清史稿卷六六　志第四一

地理十三

江西省：《禹贡》扬州之域。明置江西巡抚，承宣布政使司，南赣巡抚。清初因之。顺治四年，置江南河南江西总督。治江宁。六年，罢河南不辖。九年，移治南昌。寻还旧治。十八年，置江西总督。康熙四年复故。先于三年裁南赣巡抚，为永制。乾隆八年，吉安增置莲花厅。十九年，升赣州、宁都县为直隶州。三十八年，升赣州、定南县为厅。光绪二十九年，改赣州、观音阁通判为虔南厅。三十三年，改铜鼓营为厅，属瑞州。东至安徽婺源县；六百五十八里。南至广东连平州。一千三百里。西至湖南浏阳县；四百二十里。北至湖北黄梅县。三百四十里。广九百七十七里，袤一千八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十七分至二十九度五十八。京师偏东一度五十五分至偏西二度二十四分。宣统三年，编户三百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七十三，口一千三百五十二万七千二十九。凡领府十三，直隶州一，厅四，州一，县七十四。驿道达各省者五：一，北渡江达湖北黄梅；一，东南逾杉关达福建光泽；一，东逾怀玉山达浙江常山；一，南逾大庾岭达广东南雄；一，西出插岭达湖南醴陵。铁路拟筑者四：曰南浔铁路，自九汇而南昌而吉安而赣南，凡三段，备与广东接，此外道瑞、袁通湘，道抚、建通闽，道广、信通浙。为支路亦三。航路则九江为江轮停泊之埠。电线自南昌北通九江，南通广州；又自九江东通芜湖，西通汉口。

南昌府：冲，繁，难。隶粮储道。江西巡抚，布政、提学、提法三司，粮储、巡警、劝业三道驻。东北距京师三千二百四十五里。广四百四十里，袤四百二十五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三十七分。京师偏西三十七分。领州一，县七。南昌冲，繁，难。倚。东南：麦山、渐山。南：斜山、虎山。西：赣江，一曰章江，自丰城入，经市汊汛，歧为二。一东北行，会抚河，仍合经流与东湖通，东北径蛟溪，入新建。东：武阳水，即盱水，西北行入进贤。万公堤。竿韶镇。三江口、市汊二巡司。一驿：市汊。新建冲，繁，难，倚。西：西山，古曰散原，亘奉新、建昌诸县境。西南：逍遥。北：松门。西北：铜山。西南：赣江上承剑江，自丰城入，流径瑞河口，蜀江自高安来会。东北行，径吴城，修水自建昌来会，流合鄱阳湖。经星子，出湖口，入大江。湖即彭蠡也。全湖跨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为省境诸水所汇。南浔铁路起沙井。巡司驻生米镇，同知驻吴城镇。樵舍、海口、吉山、望湖亭、后河、白马六汛。新兴废驿。丰城冲，繁，难。府南一百三十里。西南：丰城山，县以此名，《道书》“三十七福地”之一。东：钟山。西南：澄山。西北：马鞍山。南：罗山，富水出。梧山，丰水出。赣江自清江入，流径县西，东北行，丰水南来合富水会焉。又东北入南昌、新建。东：雩韶水，来自临川，西北行，入赣江。松湖、港口、曲江三镇。大江口巡司。一驿：剑

江。进贤冲。府东南一百二十里。城内三台山。西南：麻山。东：栖贤。西：＜□石乌＞英山、金山。盱水自南昌入，东北行，径县西，抵八字垴，入鄱阳湖。西有军山胡、日月湖、青岚湖，俱流会三阳水入鄱阳湖。巡司驻梅庄。有邬子废司。奉新冲。府西北一百十五里。北：登高山。西南：华林。东南：岐山。西北：药王山。西：百丈山，冯水出，左合侧潭水，右合金港源，又东南至九梓铺，纳龙头溪、白水、华林水、至城南。又东纳鸣溪三溪，入安义界。巡司驻罗坊。靖安简。府西北一百五十五里。北：吴憩山。西北：金城、葛仙山；桃源山，桃源水所出，流合双溪。双溪一曰南河，源出义宁毛竹山，合龙头坳、管家坳、委源诸水，径高湖，歧为二，环城南北，至鸭婆潭复合。一曰北河，出双坑洞，合烂草湖、大横溪，径象湖入安义，会冯水。龙头坳镇。武宁繁，难。府西北三百五十里。西北：辽山。西南：大孤。东：辽东山。修水自义宁入，右合洋湖水，左合青坪水，至城南，纳杨浦、凤口水，又西合碛溪、箬溪、鲁溪、中黄、三脖水，入建昌。县丞驻木高。箬溪水汛。太平陆汛。高坪市巡司。义宁州繁，疲，难。府西北三百五十五里。原名宁州，嘉庆三年改。东南：毛竹山。东：旌阳。西：九龙。西北：黄龙、幕阜二山。修水出，东南左合百菖水、杭口水，右东津水，至城西。武宁乡水出大沩山，合东乡水及鹿源水自南来会，又西折北至城东，合安平水、鹤源水，入武宁。查津，同知驻。八叠岭镇有巡司，与排埠塘、杉市为三。

饶州府：冲，繁，疲，难。隶饶九道。西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四百八十七里，袤三百四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五十九分。京师偏东一十一分。沿明制，领县七。鄱阳冲，繁，难，倚。北：芝山。东：郭璞山。西：尧山。南：关山。鄱阳湖，西南，鄱江汇焉。有二源，一自安徽祁门来，历浮梁为昌江，一自安徽婺源来，历德兴、乐平，为乐安江。流会城东，环城北出，歧为双港，分注鄱阳湖。东有东湖，一名督军，流合鄱江。汛八：八字垴、围转、强山、馆驿前、黄龙庙、乐安河、螺蛳嘴、棠阴。石门巡司。芝山驿。余干冲，难。府东南一百十里。西：藏山。东北：万重、武陵。西南：李梅。东南：黄蘗山。西北有康郎山，在鄱阳湖中，湖因名康郎。龙窟河一曰安仁江，自安仁入，流经潼口滩，歧为二，西北行，三余诸水入焉，流抵饶河口，俱入鄱阳湖。康山、黄丘埠、瑞洪三镇。康山、梅溪、表恩、高溪四汛。瑞洪，县丞驻。一驿：龙津，裁。乐平繁，难。府东一百十七里。东：康山。北：凤游。西：吴溪。东南：石城山。婺江自德兴入，为乐安江，合长乐水、建节水、吴溪、殷河，流径县南乐安乡，因名。西南流入万年界。仙鹤、八涧二镇。康山驿。浮梁冲，繁，难。府东北一百八十七里。北：孔阜山。东：芭蕉。西：金鱼。西南：阳麻山。东南：大游、小游山。昌江自安徽祁门入，合小北港、苦竹坑水、磨刀港，流径城南，西南行，会历降水，柳家湾水，入鄱阳。景德、桃树二镇。巡司驻景德。德兴冲，繁。府东二百三十七里。东：银山、铜山。西北：洪雅。东南：大茅山。大溪自安徽婺源入，建节水自弋阳入，合乐平之桐山港，洎山之洎水为乐安江，并入乐平。白沙巡司。银峰驿。安仁冲。府东南一百八十里。东：张古山。北：蟠象山。东北：青山。西南：积烟。西北：华山。安仁江上源为上饶江，自贵溪入，合玉石涧，径城南，西北行，与白塔河会。至城西北合蓝溪，入余干。万年难。府东南一百二十里。城北万年山，县以此名。西南：围湖。西：托裹。西北：轴山。东南：百丈岭，殷河出，合文溪、南溪，入乐平，注乐安江。又西入鄱阳。巡司驻石头街。

广信府：冲，繁，难。隶广饶九道。西北距省治五百六十里。广四百二十五里，袤三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二十七分。京师偏东一度三十八分。沿明制，领县七。上饶冲，繁，疲，难，倚。北：茶山。西：铜山。南：铜塘山。东南：铁山。南：屏山。上饶江自玉山入，流径城南，左纳永丰溪，右合楮溪，其南有岑阳关，自福建崇安入。又西北并入铅山。郑家坊、八房场二巡司。葛阳驿。玉山冲，繁，疲，难。府东一百里。西：回龙。南：武安山。北：三清、怀玉山。上干溪有二源：一出三清山冰玉洞，一自浙江常山来会，合下干溪，径城南，为玉溪。又西行，右合仑溪、沙溪，入上饶为上饶江。县丞驻营盘要口，巡司驻太平桥。一驿：怀玉，裁。弋阳冲，难。府西一百三十里。南：龟峰、军阳山。东：捣药山。上饶江自铅山入，径黄沙港，合大洲溪，右渎自兴安入，合弋溪，县以此名。又西径城南，左合军阳水，右纳葛溪，西行入贵溪。大桥汛。县丞驻漆工镇。一驿：葛溪，裁。贵溪冲，繁，难。府西二百五里。南：龙虎山。西：自鸣山。西南：象山。北：

百丈岭。贵溪一名芗溪，上流为弋阳江，自弋阳入，流径县南，纳须溪、箬溪又西合惠安溪、横石港，会上清溪，西行入安仁。有火烧关与福建光泽界。县丞驻江浒山。上清镇、鹰潭镇巡司二。芗溪废驿。铅山冲，繁。府西南八十里。西：铅山，县以此名。北：鹅湖。南：凤凰。西南：铜宝。西北：芙蓉山。上饶江自上饶入，流径县西，至汭口，桐木、紫溪诸水合为汭口水注焉，西行入弋阳。其东大洲溪自上饶入从之。分水、温林、桐木、云际并有关。紫溪，河口二镇。湖坊镇巡司。河口，县丞驻。鹅湖驿。广丰繁，难。府东南五十五里。旧名永丰，雍正九年改。西：鹤山。西北：覆泉。东：双门、三岩山、念青岭。南：平洋山。永丰溪自福建浦城入，合铜鋍、封禁诸山水，又北，左合永平溪，折西南，径城南，流至水南渡，合西桥诸水，入上饶江。拓阳镇。巡司驻洋口。兴安简。府西八十五里。北：横峰山、重山。南：赭亭山。西：仙岩。葛溪自上饶来，南行注弋阳江，合黄藤港水，又西入弋阳。

南康府：冲。隶饶广九南道。南距省治二百四十里。广三百里，袤一百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三十一分。京师偏西二十五分。沿明制，领县四。星子简，倚。西南有黄龙山。西北有庐山，朱子知南康军讲学处。北：吴章。东北：定山。鄱阳湖在县城外，赣江经焉，北行至都昌。又北入德化。南：落星湖。东：宫亭湖，鄱阳湖之随地异名者也。谷廉水自德安入，东南行，入鄱阳湖。诸矶、青山、谢师塘、冈窑四汛。渚溪、青山二巡司。都昌疲，难。府东六十里。西：元辰山，《道书》“五十一福地”。东：阳储。北：檀树。东北：篁竹山。鄱阳湖在西，其中有强山、四望、松门诸山，北流入湖口。北通后港河，自左蠡石流嘴引入，至徐家埠，又北汇西洋桥水入湖口。柴棚、左蠡二镇。棠阴、黄金嘴、猪婆山、左蠡四汛。县丞驻张家岭。巡司驻周溪。一驿：团山，裁。建昌冲，繁。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北：将军。西：越山。西南：长山。冯水自安义入，至城南曰南河，流合修水。修水自武宁入，至县西曰西河，右合桃花水、云门水，左合白杨港水、白水，东北入新建，注赣江。芦埠、河浒二镇。南浔铁路。安义冲，繁。府西南二百里。南：文山。东：西山。西：台山。北：马山。冯水自奉新入，左纳双溪，右合兆州水，至闵房分流复合，东北汇洪泉水，入建昌。龙江水、东阳、新径水俱自靖安入，流注修水。

九江府：冲，繁，难。饶广九南道治所。九江镇总兵驻。南距省治三百里。广四百十里，袤七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五十二分。京师偏西二十四分。沿明制，领县五。德化冲，繁，疲，难。倚。南：庐山，《道书》“第八洞天”，又与虎溪为“七十二福地”之二。西南：柴桑。东南：天花井山。东南：鄱阳湖，大孤山在其中。湖东北流，行至德化界。大江右渎自瑞昌入，曰浔阳江，流径城西北，东行合湓水，其支津潴为城门、金鸡、鹤向诸湖，会龙开河，东径白石矶入湖口。西南：黄＜⿰女甬＞河、潘溪入德安。东：女儿港，源出庐山，东北流，入鄱阳湖。城西有钞关。商场：咸丰十一年开，在西门外。南浔铁路止龙开河。巡司三：大姑塘、小池口、城子镇。汛三。一驿：通远。浔阳驿，裁。德安冲，繁。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南有博阳山，古敷浅原，前有博阳水。北：孤山。西北：望夫山。谷廉水出康王谷，东南流，入星子。庐山河一名东河，出庐山乌龙潭，西北流。黄＜⿰女甬＞河一名北河，出高良山，南流。西河出苦竹源，东南流。三河合于县东北之乌石门，曰三港口。南浔铁路所经。瑞昌简。府西七十里。南：榜山。西：白龙。西北：苏山、鸦髻。西南：清湓山，清湓水出焉，流径城西，南行入德化。西：襄溪，西南流入大江。江在县北，自湖北兴国入，纳下曹湖、赤湖，东行入德化。西南：傅阳水，出小坳，东南入德安。黄土岩水出大坳，西北入兴国。北有梁公堤。巡司驻肇陈口。湖口冲，繁，难。府东六十里。长江水师总兵驻。东：武山。西南：旗山。南：上石钟山。北：下石钟山。北：下石钟山。山西岸为梅家洲，鄱阳湖挟赣江由此入大江。江来自德化，纳清水港、太平关水，东北行，入彭泽。北有长虹堤，水师中营驻。汛十一：上下石钟、洋港、大王庙、马家湾、梅家洲、龙潭、柘矶、八里江、白浒塘、老洲头。镇四：流撕桥、湖口、柘矶、茭石矶。一驿：彭蠡，裁。彭泽冲，繁。府东北一百五十里。南：龙游山。东南：浩山。北：小孤山，山在江中，江畔彭浪矶，与山对峙。东北：马当山，枕大江。江自湖口入，纳马埠水，潴为箕箕港、黄土港，其支津太平关水，入湖口。又东合六口水，至马当山麓，入安徽望江，东流。巡司驻马当。汛六：马当、小孤洑、北风套、芙蓉墩、陆口、金刚料。一驿：龙城，裁。

建昌府：繁，疲，难。隶督粮道。西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二百二十五里，袤三百七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三十四分。京师偏东一十一分。沿明制，领县五。南城冲，繁，难，倚。城内高空敛山。东：敛山。西：云盖。东北：白马。西南：麻姑山。吁江一曰建昌江，自南丰入，纳彭武溪、斤竹涧，径城东，合黎滩水、飞猿水，为东江，东北行，入金溪。巡司驻新丰。蓝田、洑牛二镇。新城冲，繁。府东南一百二十里。西：日山。南：福山。东：飞猿岭。西南：红水岭，黎滩水出，一名中川，合九折水，至南津，左合七星涧，右合九龙潭，径城南。又西北至港口，左会龙安水，至公口入南城。飞水一名东川，源自济源杉岭，周湖并下，西北行，入南城，合黎滩水，为东江。龙安水一名西川，出会仙峰，东北流，注黎滩水。石峡、龙安、五福三镇。极高、同安二巡司。南丰繁，疲，难。府南一百二十里。西：军山。东：大龙。南：石龙。东南：百丈岭。吁江自广昌入，左合瞿溪、洒溪，右九剧水，径城南而东，合蔓草湖、双港、梓港，入南城。盘州、黄沙、白舍、龙池、仙居五镇。龙池、罗坊二巡司。广昌难。府南二百四十里。西北：金嶂。西南：望军山。东：中华。南：翔凤。东南：血木岭，吁水出焉，西北右合庚坊、文会、大凌诸港，至南门外，亦曰西大川。又北径城东，左合学溪、青铜港，入沪溪。白水、头陂二汛。白水、秀岭二巡司。沪溪简。府东北百五十里。南：莲花山。东：石笋。西：鱼山。西南：云溪。东南：五凤山。沪溪自福建光泽入，屈西北至石陂渡，合枧溪，径城北，至三溪口，左合南港水，折东北，径高阜，右合严槎港、税溪，入贵溪为上清溪。有沪溪镇。

抚州府：繁，疲，难。隶督粮道。北距省治二百十里。广三百七十五里，袤三百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六分。京师偏西十分。沿明制，领县六。临川冲，繁，难，倚。城内香柟山。西：铜山。东：英巨。北：笔架。南：戚姑。东南：灵谷山。汝水即吁江，一曰抚河，自金溪入，西北行，合临水入南昌界，注赣江。临水自崇仁入，东北行，会宜黄水，径县北，注汝水。北有千金陂。航步镇。巡司一驻温家圳，一驻东馆。孔家驿，裁。金溪繁。府东南一百三十里。南：官山。西：拓冈。东：银山、金窟山、云林山，跨抚、建、信三府境。吁水自南城入，径明山港，合清江，亦曰石门水，会金溪、苦竹水，入临川。清江水出福建光泽，至县之清江桥，曰清江水。西北流，合吁水。三港水出崖山，合青田港、仙岩港，入东乡。一镇：许湾。县丞驻。崇仁繁，难。府西九十里。西有崇仁山，县以此名。东南：沸湖。南：华盖山、相山。东：仙游。北：栎山。临水即宝塘水，自乐安入，径严陀寨，巴水会焉，折东合罗山右水。西：宁水，径城南，又东合罗山左水及青水，右孤岭水，至白鹭渡入临川，与宜黄水会。巡司驻凤冈墟。宜黄繁，难。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城北隅：凤台山。南：黄山。北：曹山。西南有黄土岭，黄水出焉。东南有军山，宜水出焉。二水合流曰宜黄水。合蓝水、曹水，合于城东，入临川，注临水。巡司驻棠阴。乐安简。府西南九十里。东南：鳌头。西：仕山。北：万灵山。东：芙蓉山，鳌溪水出，西合西华山水，至城东，合载兴山、甑盖山水，径城南至负陂，合远溪、大溪，入永丰。西北：大盘山，宝唐水出，东北合河源、蛟河等水，入崇仁为临水。龙义镇。招携巡司。东乡难。府东北八十里。东：七宝。北：五彩。西：槲山。东北：三港口水汇花山港、太平桥水，西径新陂，纳齐冈水，入临川，注汝水。其金溪、三港入为田埠水，缘安仁界入之。涧溪亦三源，合于岩前陂，北入余干。镇二：白圩、平塘。

临江府：冲，繁。隶盐法道。东北距省治二百十里。广二百五十里，袤一百七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八分。京师偏西一度三分。沿明制，领县四。清江冲，繁，疲。倚，西：章山。东：阁皂山。南：瑞筠山。赣江自新淦入，袁江自新喻入境，合上下横河，绕郡城而北，为清江。自赣江北冲蛇溪江不复合，至城北二十里始复会焉。北行会萧、淦诸水，入丰城。东有梅家堤。东北：白公堤。樟树镇汛，通判驻。一驿：萧滩，裁。新淦冲，繁。府南六十里。东：溢山。南：枫冈山。西：百丈峰。东北：小庐。赣江自峡江入，合沂江、芦岭水、逆口溪，径城西，又流径县西南，北行，左合桂湖，右金水，入清江。柘山巡司。金川废驿。新喻繁，难。府西一百二十里。西南：铜山。北：蒙山。南：虎瞰山。袁江一曰渝水，自分宜入，左合严塘江，右坂陂水，径县南，东行入。径严潭，至城南亦曰秀水。左合画水、睦宦水，右纳七里山水、麻田水，又东北入清江。西南：黄金水自庐陵入，入峡江。巡司驻水北墟。峡江冲。府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凤凰山。东：玉笥山。

南：刀剑山。赣江自吉水入，纳黄金水，北径城南，亦曰峡江。又东北，右合玉涧水，左亭头水，至乌石渡，纳堰水、象水、莲花潭水，入新淦。沂江自新淦入，河源头水、南源水环蜈蚣山仍入之。有峡江废司。玉峡废驿。

瑞州府：冲。隶盐法道。顺治初，沿明制。光绪三十三年，改铜鼓营为厅来属。东北距省治一百二十里。广二百二十五里，袤一百五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二十五分。京师偏西一度十一分。领县三，厅一。高安冲，繁，倚。城内碧落山。东：大愚。西：凤岭。南：羊山。北：米山。西北：华林山。蜀江一名锦水，自上高入，东行至瑞河口之象牙潭，与赣江会。曲水出蒙山，南入赣江。冈岭镇。灰埠巡司。新昌疲，难。府西北一百二十里。西：黄蘗。北：大姑岭，相连为八叠岭。西经：黄冈山。西南：锦水自上高入，左合长胜，东南至凌江口入上高。凌江一名盐溪，源出逍遥、八叠二山，流径城西，合滕江，注蜀江。巡司二：大姑岭、黄冈洞。上高难。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北：敖山。南：蒙山。西南：米山。蜀江自万载入，左合益乐水，右合云江。又东北合凌江，又东南合六口水、斜口水，径城南，又东北至洞口脑入高安。有离娄桥镇。铜鼓厅简。府西北二百二十里。光绪三十三年，裁都司营改置。西：大沩山，宁乡水出，一名西河，下流注修水。排埠塘巡司。磉头汛。

袁州府：冲，繁。分巡道治所。萍乡原为监法道兼巡袁州、瑞州、临江三府，驻南昌。光绪三十三年，改夺分巡加兵备衔，拟由南昌移治，南昌并属焉。东北距省治四百八十里。广三百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二度五分。沿明制，领县四。宜春冲，倚。南：仰山。北：喝断山。东：震山、万胜冈。西南：望凤山。袁江，古牵水，自萍乡入，合鸾溪为稠江，至城北为秀江，右合清沥江、九曲水，左渥江，入分宜。西北：沧江、岭水入萍乡。太平关镇汛。黄圃巡司。分宜冲。府东八十里。东：钟山。西：昌山。北：贵山。东北：鸡足山。袁江西南自宜春入，径城南为县前江，东行出钟山峡，入新喻。东北：竹桥水、麻田水、砚江，入安福、庐陵。贵山镇。安仁废驿。萍乡冲，繁。府西一百四十里。西：徐仙山。南：笔架。东南：罗霄山，罗霄水出焉。分二支：一东流合牵水、渝水，折东径宣风汛，入宜春，为袁江；一西流合泉江，径城南，会罗霄西北水，折西北，径湘东镇，右合平溪岭水，入湖南醴陵，注渌江。四镇：宣风、芦溪、上栗、插岭关。巡司二：芦溪市、安乐。有草市废司。铁路达湖南醴陵。万载繁，难。府北九十里。北：龙山。东：东歧山。西：铁山。西北：紫盖山。龙江，古蜀水，源出县西剑池，会别源钵盂塘水，东汇于金馈湖。其西流者入湖南浏阳。又东流至楮树潭，合野猪河，至城北，会龙河。又西，左合康乐水，入上高界。巡司驻珠树潭。

吉安府：冲，繁，疲，难。隶吉赣南宁道。顺治初因之。乾隆八年，析永新西北境、安福西境，置莲花厅。东南距省治四百八十里。广五百里，袤三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八分。京师偏西一度三十五分。沿明制，领县九。庐陵冲，繁，疲，难，倚。西：天华。北：瑞华。东南：青原。南：神冈。北：螺子山。赣江自泰和入，纳义昌水，东北径庙前汛，庐水西自安福入，会永新禾水、邑水，径神冈山来会。又北径城东，合真君山，径白鹭洲至螺子川，曰螺川。又东北合横石水、西冈岭水，并入吉水。固江、永阳、富田三巡司。泰和冲。府东南八十里。东：王山。西：武山。西北：傅担山。赣江西南自万安入，曰澄江，流抵县之珠林口，云亭江西北流来会，左合清溪，径矶头，右纳仙槎江，其西北邑水并入庐陵。白羊凹镇。马家州巡司。吉水冲，繁。府东北四十五里。东：东山。南：天岳。北：王岭。西北：朝元。东南：观山。义昌水自永丰入，合卢江，至张家渡入庐陵。赣江又东北流，径城西南合恩江，为吉文水，东北行，入峡江。卢江源出永丰，入境汇为卢陂，下流注赣江。阜田巡司。永丰疲，难。府东北一百三十五里。南：龙华。西：西华。北：巉山。东：郭山。西北：王岭。恩江一名永丰水，出宁都及乐安、兴国，流径城东南，合葛溪、白水，会龙门江、义昌水，入吉水，注赣江。巡司三：层山、沙溪、表湖。有上固汛。安福繁，难。府西北一百二十里。东：蒙冈。南：南冈。北：鹅湖。西北：武功山，泸水出，即古庐水，至城北又东合智溪，折南至洋口，与王江合，入庐陵，会永新江入赣江。石镇镇。萝塘巡司。龙泉繁，疲，难。府西南三百七十里。西：石含。东：银山。南：五峰。东南：钱塘山。遂水一曰龙泉江，源出左、右溪。

左溪一自湖南桂阳入，一自上犹入，至县之左安而合。右溪出石含山，至李派渡合左溪，为遂水，东行入万安。蜀水一名禾蜀，出县北黄坳，东行至太和之瓦窑，入赣江。三镇：禾源，其北乡、秀州并有巡司，与左安三。万安冲，繁。府东南一百八十里。西：芙蓉。东：蕉源。南：朝山。赣江自赣入，合梁口、造口及油田溪，径城西南，合龙溪、桧溪，又北径黄公滩纳韶水，为韶口。又东北合城江，至窑塘入泰和。其西蜀水自龙泉入，亦入泰和界，西北有梅陂。巡司二：武索、滩头。一驿：皂口，裁。永新繁，难。府西二百二十里。东：东华山。东北：高士。南：义山。西北：禾山，禾水出，一曰永新江，自莲花厅入，东行绕县至白堡，入庐陵。上坪寨巡司。永宁简。府西二百八十里。东：旗山。西：浆山。西北：七溪岭，胜业水出焉，西会拐湖山水，径城南，又西会浆山水，折北径小江山，入永新，注禾川。巡司驻升乡寨。莲花厅冲，疲，难。府西二百六十里。乾隆八年置。西：关城山。东南：壶山。北：黄暘。东北：玉屏山。文汇江，西北出萍乡及湖南攸县界，经高天岩，合上西、砻溪二乡水，汇于龙陂。环城而西，合琴亭水，自马江至砻山口注永新。东北：水云洞水入萍乡。西南：茶水出书堂岭，入湖南。富汉村巡司。莲花桥汛。

赣州府：冲，繁，疲，难。吉赣南宁道治所。南赣吉袁临宁总兵驻。顺治初，因明制，置南赣巡抚。康熙三年，裁巡抚。乾隆十九年，升宁都县为直隶州，割瑞金、石城隶之。三十八年，升定南县为厅。光绪二十九年，改观音阁通判为虔南厅。东北距省治九百三十里。广三百三十里，袤五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五十二分。京师偏西一度四十一分。领县八。赣冲，繁，难，倚。南：崆峒山。东南：玉房。西南：九峰。北：储山、黄唐。东北：金螺山。章水自南康入，东北行，径城西，贡水自雩都入，西行，径城东，至鱼尾潭与章水合，是为赣江，赣阙在焉，古称湖汉水，北行入万安。十八滩，九隶县境。钞关在治北。长兴、桂源、大湖江三巡司。水口、官屯、良富、东塘四汛。雩都难。府东一百五十五里。东：峡山。北：雩山。西南：药山。东南：柴侯山。贡水自会昌入，北径齐茅汛，右合雷公嶂水，又西合坭脑庑水，至白石塘，合宁都水，入赣。兴仁巡司。信丰繁，疲，难。府南一百六十里。西：木公山。东：长老。西北：廪山。桃江自龙南入，北行入境，为信丰江。东北行，合三江水，入赣，注贡水。杨溪堡巡司。兴国难。府东北一百八十里。西：玉山。东：崖石山。北：覆笥。东北：蜈蚣山。潋江一名兴国江，会平川，折南径城东，又西，左合程水，右菏岭、廖屋溪、乌山、嵊水，入赣注贡水。西：义昌水出虔公山，入永丰。北：云亭江入泰和。衣锦寨巡司。均村、崖石二汛。会昌冲，繁。府东南三百二十里。南：四望山。北：明山。东：古方。东南：盘古山。贡水自瑞金入，会绵、濂、湘水，西行入雩都。东南：荣阳水出筠门岭，入武平。有湘乡、承乡二镇。筠门岭巡司。安远简。府东南三百三十里。西：源华。北：铁山。东南：马鞍山。濂江一名安远江，出长宁仰天湖，西径城南，西北合欣山、安远水，县以此名。东北行，径古田，会上濂水，又北，左合里仁、小华江，右云雷水，入会昌，汇湘水。三百坑水出三百山，西南流，入定南。县丞驻罗塘市，巡司驻板石镇。长宁简。府东南四百四十里。西：大帽山。西南：钤山。北：官溪。东南：项山。寻邬水出寻邬堡、新窖路山，屈东南，合马伏＜⿰亻冏＞水，又西南至城东大陂角，会马蹄江、河岭、太湖洞水，入广东龙川。双桥镇。新坪、黄乡堡二巡司。龙南简。府南三百五十里。南：归美。西：禄马。东南：清修。西南：冬桃山，桃水出焉。东北行，径城北，与濂、渥二水合，为三江口。又北合洒源堡水，径龙头山，入信丰，为桃江。定南厅繁，疲，难。府南四百三十五里。旧为县。乾隆三十八年改置。城内：文昌山。南：三台。北：杨梅山。东北有刘畬山。鹤子水上源即三百坑水，出自安远，入为九曲河，径九洲，合刘畬隘水，至水口。右合汶岭水，又北径三溪口，合三坑水，入广东龙川。碱水出南坑诸山，流抵龙南，会濂水，注桃江。下历镇有巡司。虔南厅繁，疲，难。府南四百五里。旧为观音阁，通判治。光绪二十九年改置。桃水自龙南来，东行入三江口。巡司驻杨溪堡。

宁都直隶州繁，疲，难。隶吉赣南宁道。顺治初，因明制，赣州为县。乾隆十九年，升直隶州，并割瑞金、石城隶之。北距省治七百二十里。广二百十五里，袤四百五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三十八分。领县二。西：金精山。东：翠屏。南：螺石。北：凌云山。东北：梅岭，梅江水出焉，南行合诸水为东江，抵州东北，合西江，为三江口。又南，合白沙、白鹿水，为宁都

水，入雩都。下河寨巡司。萧田、芦畲、黄陂、固村四汛。瑞金繁，疲，难。州东南一百七十里。东北：陈石。西：石门。南：云龙。北：瑞云山。贡水由福建长汀入，至城东南，会绵水、罗汉水，至水东渡会北坝水，入会昌。东北：琴江，自宁都缘界入雩都。瑞林寨、湖陂二巡司。瑞林寨汛。石城简。州东一百十里。东：荀石。东北：牙梳。西南：八卦。西：西华山。琴水出牙梳山之鹰子冈，西南会坝水，至城东，又西南，右合虾公磡，左枫树坳、莲花水，径古樟潭，合梨子峰、黄株潭水，入州。捉杀寨巡司。

南安府：冲，繁。隶吉赣南宁道。东北距省治一千一百三十里。广三百五十里，袤三百六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二十九分。京师偏西二度三十分。沿明制，领县四。大庾冲，繁，倚。西南有大庾岭，县以此名，一曰梅岭，上有关曰梅关，相连为小梅岭。东：狮子。西：西华。北：铁冈。东北：玉泉。章江自崇义入，径东北徒峰山，合李洞碧、赤岭水，又东南，合平政水及凉热水，又东纳浮江，径城南，又东合大沙河、湛口江，入南康。赤石岭、林镇二巡司。小城、新城二镇。一驿：小溪。其横浦驿，裁。南康冲，繁。府东北一百三十五里。北：旭山。东北：丫髻。东南：独秀。西南：龙山。西北：禽山。芙蓉江即章江，自大庾入，东流折北，纳南埜水，又东北，上犹江自其县入，合西符水，左合禽水、过水、梅江来入，是为三江口。又东入赣会贡水。潭口、相安二巡司。南埜废驿。上犹简。府东北二百五里。东：资寿。西：书山。南：方山。北：飞凤山。章水西南自崇义合西北琴江及礼信水，径蜈蚣峡，左合斗水、米潮水、料水，折东南，径城南，曰县前水。又东，左合犹水，曰上犹江。复合九十九曲水，又东南，合感坑水，与城南稍水并入南康，注章水。浮龙巡司。营前，县丞驻。崇义简。府北一百二十里。北：崇山。南：观音。西北：桶冈。西南：聂都山，章水出，南径师子岩，歧为二：南派亦曰池江，入大庾；北派东北径城西，其西源流为益浆水，东纳琴江入上犹，东南至坪江。西：符水，合南源水，右纳义安水，至符江口。又南浮江，并入南康。横水出大嶂山，绕城北出，会东溪水，入上犹江。上保、文英二镇。金坑、铅厂、长龙三巡司。

清史稿卷六七　志第四二

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府八：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雍正六年，升归州为直隶州。十三年，升夷陵州为宜昌府，降归州直隶州为州属焉。以恩施县治置施南府。乾隆五十六年，升荆门州为直隶州。光绪三十年，升鹤峰州为直隶厅。东至安徽宿松。五百五十里。南至湖南临湘。四百里。西至四川巫山；千八百九十里。北至河南罗山。二百八十里。广二千四百四十里，袤六百八十里。面积凡五十八万九千一百一十六方里。北距京师三千一百五十五里。宣统三年，编户五百五万五千九十一，口二千三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共领府十，直隶州一，直隶厅一，县六十。驿道：自武昌西北渡江、汉达河南淅川；自襄阳西渡江达湖南沣州。电线：汉口东通九江，西通成都，南通长沙，北通郑州。铁路：京汉南段，粤汉北段。航路：自汉口以下，黄州、黄口港、蕲州、武穴，汉口以上，金口、宝塔州、新碶、城陵矶、沙市、宜昌，皆江轮舣泊处。

武昌府：要，冲，繁，难。隶盐法武昌道。吸为湖广布政使司治。康熙三年为湖北布政司治。湖广总督及湖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督粮道驻。广五百三十二里，袤四百七十二里。北极高三十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二度十四分。领州一，县九。江夏要，冲，繁，难。倚。其名山：荆山、内方、大别。城内黄鹄山，亦名黄鹤山。与城北隅凤凰山，俱置炮台。东有洪山，一名东山，百战地也。西临大江，雄据东南上游，有险无蔽。大江自嘉鱼来，径城西北，入武昌。光绪中，沿江岸建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各局。西南：金水，一曰涂水，自咸宁来，汇为斧头湖，北至金口，入江。有金口镇事巡司。南：南湖，通大江，今为军屯重地。西南：鲇鱼套、南山坡二巡司。东北：浒黄洲废司。西：长江关。有将台、东湖、山坡、土桥四驿。武昌繁，难。府东一百八十里。南：黄龙。西：樊山。东：石门。有长港，即樊港，纳县南诸湖水，径樊口入江。大江自江夏来，东北

流，径县北入大冶。西：芦洲。东：安乐矶。西南：金牛镇，县东金子矶巡司移驻此。西：白湖镇巡司，后移葛仙镇。有华容驿。嘉鱼简，难。府西南一百五十里。城西：鱼岳山。东南：阴山。东北：赤壁。南：白云。大江自湖南临湘入，右径陆口，入江夏。陆水自北来会，径嘉鱼口，有太平、岳公诸湖水流合焉。牌洲、石头口二镇，有巡司。有驿。蒲圻冲，难。府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内：叠秀山。西：茅山。东：黄葛。西北：竹山、茗山。西南：羊楼洞。白鹿山，荆港水出焉。南：陆水，一曰蒲圻河。东：赤马港与荆港俱入焉。西南：新店。古大嶓水通黄盖湖，下流至嘉鱼石头港，入江。有港口巡司。羊楼洞废司。港口、官塘二驿。凤山废驿。铁路。咸宁冲。府东南二百四十里。东：二高山。西：钻鋀。东南：相山。南：桃花尖山。涂水出其西桃花泉，曰白枎港，与西源竣水岭减河会，又西北径城南金镫山，始为涂水，西北合诸湖港水，入江夏。其北麓东水出，下流入武昌之樊港。又东杨埠桥水，源出石川畈，流合东水，即东水别源也。西有咸宁驿。雍正六年，徙入。崇阳繁，疲，难。府南三百六十里。西：岩头。北：葛仙。东：雨山。西南：龙泉山。陆水自通城县流入，曰崇阳河，右合梓木港，左合桂口港，至莎塘铺，流径花山。至城南，又东折，西北径仰莲山，又西北至壶头山，为崇阳洪，入蒲圻。有桂口巡司。通城难。府西南五百里。九岭。西南：白面。东南：幕府山，陆水所出，一曰隽水，纳秀水入崇阳。南：黄龙山，新安港水出，东有鲤港，源出蓑荷洞，流合新安港，西入之。兴国州繁。府东南三百八十里。南：阖闾。东：大坡。西：黄姑。北：大银山。西南：龙山。东北：大江自大冶入，又东入江西瑞昌境。富水自西流入，谓之富池口。有富池镇巡司。西南：龙港，北与富水合，移州东北。黄颡口，巡司驻之。有驿。大冶难。府东南一百五十里。顺治二年，自兴国州改隶。东：围炉。北：铁山。西南：铜绿。北：白雉山。光绪间，矿政大兴，铁冶之利甲于全省。东北：磁湖山，产磁石。东：西塞山，下有道士洑，矶临大江。旧设巡司，后移县北。大江，西北自武昌入，为黄石港，东南流入兴国州。有驿。通山难。府南一百八十里。顺治二年，自兴国州改隶。南：九宫山。顺治初，李自成为乡人击毙于此。东：沈水。西南：白青，古羊溢山，窝水出，亦曰通羊港，合湄港，自南流入。东南：黄梨山，宝石河出，合桐港，自西流入，东北至兴国州合流，谓之富水。东有黄泥垅旧司，后裁。

汉阳府：冲，繁，疲，难。隶汉黄德道。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属湖北布政司。东北距省治十里。广二百七十里，袤四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二度二十一分。领州一，厅一，县四。汉阳繁，疲，难，倚。西南：九真。东北：大别，即鲁山，光绪间建铁政局于山下。汉水自汉川入，径北麓。大江自嘉鱼来，环城而东合焉。西南：太白湖，接沔阳界，汇江、汉支流及诸湖泽，东泄于沌水。出江即沌口也。有沌口镇巡司，后移下蒲潭。又西，蔡店镇。西南：新滩口镇，汉口镇，仁义、礼智四巡司。光绪二十四年，移礼智司属夏口厅。县及蔡甸二驿。汉川冲，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东南：小别，俗名甑山。西南：阳台山，康熙间更名采芝。汉水自沔阳天门来，入汉阳。东：涢水自云梦、应城入，沦河、西河、汊水皆注之，下流至夏口厅入汉，谓之涢口。有刘家塌、小里潭二巡司。县及田儿河二驿。孝感冲，繁，疲，难。府北一百四十里。雍正七年自德安府来属。北：黄茅岭。东北：大悟，一名上界山。又北有澴水，自河南信阳州流入。南：沦河，即澴水下流也，上通涢水，东会滠水入江。太平、双桥二镇。县丞驻东南马溪河巡司，后移东北杨店驿。又北，小河溪巡司，嘉庆十一年，改驻滠口。有九里关，一名黄岘关，义阳三关之一也。县及小河溪、杨店三驿。铁路。黄陂冲，繁，难。府北一百二十里。雍正七年自黄州府来属。东北：大陂山。东：鲁台山。宋二程夫子于此筑台望鲁，因名。东南：大江自汉阳入，澴河注之，又东入黄冈界。县河即滠水，南合沦河。又武湖即武口水也，承滠水分流，皆入焉。滠口、河口二镇。大成潭、滠口镇二巡司。县及双庙、滠口三驿。沔阳州繁，疲，难。府西南三百二十里。明属承天府。顺治间属安陆。乾隆二十八年来属，析州分置文泉县。三十年省入。东南：黄蓬山、乌林矶。大江自监利来，入嘉鱼境。汉水南派自天门来，入汉川境。又南长夏河，一曰夏水，江水支流也。又有襄水，为汉水支流，即沱潜也。自襄河泽口分流，径监利县入境，右合夏水，东汇于阳，名太白诸湖。西南：漕河，即玉带河，西北通顺、洛江、恩江等河俱自潜水分流入沔，今皆淤。州判驻仙桃镇。锅底湾、沙镇二巡司。有驿。夏口厅冲，繁，疲，难。府治北。

光绪二十四年析汉阳县。汉水以北地分置，治汉口镇。自咸丰八年辟商埠，设江汉关。汉黄德道自黄州徙驻。西北：柏泉山。城东大江自汉阳来，至南岸嘴，合汉水，入黄冈界。汉水自汉川缘界会涢水，曰口。又东南来会，为汉口。古夏口，亦沔口，其故道襄河口。又东北入黄陂，为滠口。北有铁路自大智门北经黄陂、孝感、应山等县，与河南信阳州路接，为京汉铁路南段。新沟市汛。礼智司巡司。

黄州府：冲，繁，难。隶汉黄德道。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属湖北布政司。东北距省治一百八十里。广六百六十五里，袤四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二十六分。京师偏西一度四十一分。领州一，县七。黄冈冲，繁，难，倚。故城西北黄冈山。城东北大崎。北：淘金山。西：武矶。大江自黄陂来，入蕲水界。东巴水，西举水，自麻城入，会道观河、沙河，南入之，谓之举口，亦谓三江口。西北：新生洲，与武昌白鹿矶相对。但店、团风、阳逻三镇，与仓子埠四巡司。有齐安驿，李坪、阳逻废驿。黄安简。府西北三百二十里。西北：老山。东北：张家。东南：五云。西南：似马。北：鸡公。紫潭河源出白沙关，合境内诸水，南流至黄冈入江。西：滠水源出北仙居山，下流入黄陂。东南有中和镇、黄陂站二巡司。西北有金局关，一名金山关，相近有大城关，即麻城五关之一也。蕲水冲，繁，难。府东南一百十里。东：斗方。北：茶山。东北：张家。东南：仙女。西南：滨江。大江自黄冈来，入蕲州，浠水、巴河自罗田来注之。有兰溪镇、巴河镇二巡司。巴水、浠川二驿。罗田简。府东一百六十里。南：望江。北：鸡笼、桂家。东北：盐堆山，巴水所出，一名平湖乡河。有尤河合汤河、北峰河，径城东至蕲水界，折西北，合石源河来会。东南有浠水，源出安徽英山，缘界右合乐秋、王家、观音诸河，入蕲水。东北有多云镇巡司。又北有栗子关。东北有瓮门关。西北又有平湖、同罗、松子等关。麻城繁，难。府东北一百八十里。西：大安。西北：羚羊。东南：白杲。举水出县境龟峰、黄蘗诸山，受阎家、柏塔、麻溪、白杲、浮桥诸河，下流至黄冈，入江。又木樨、二里河与东义州河，并南流，亦至黄冈，入巴水。东北：殷山畈，上有阴山关，相近有虎头关巡司。又北，木陵山，上有木陵关，与黄土、虎头、白沙暨黄安之大城，为麻城五关。又西鹅笼山巡司，一名铁壁关，后移县西南宋埠。同知驻歧亭镇。有驿。蕲州冲，繁，难。府东一百八十里。东北：百家冶。西北：灵虬。西：安空石。大江自蕲水来，入广济。蕲水源出大浮山，西南流，合三十六水及钻鎒潭入赤东湖，至州西入江，谓之挂口，一曰蕲阳口。有茅山镇、大同镇二巡司。西河驿。又蕲阳水驿。广济冲，繁。府东二百五十里。明隶蕲州领属。顺治初改属。东：大阖。东南：太平。西南：积布，即古高山也。大江自蕲州入，东南流，入黄梅。东有梅川，下流入午山湖。西南有马口湖。通江有马口巡司，后移武穴镇。东南：龙坪镇巡司。西南：田家镇，水利同知驻。镇对半壁山，束江流最狭处，咸丰中置炮台。有广济、双城二驿。黄梅冲，繁。府东三百五十里。明隶蕲州领属。顺治初改属。西北：黄梅山，县以此名。东南：矿山。东北：冯茂。西南：蔡山。大江在南，自广济入，东南流，径清江镇，入宿松。县河在县东，即隆斗河，及县西双城河，会诸湖港水，至黄连嘴合流，出急水沟入之。东北：县丞驻清江废镇。新开口、亭前、孔垅三镇巡司，均有驿。

安陆府：冲，繁。隶安襄郧荆道。明，承天府，属湖广布政司。顺治三年更名。康熙三年，属湖北布政司。西北距省治五百三十五里。广五百二十里，袤七百四十五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十二分。京师偏西三度五十九分。领县四。钟祥繁，疲，难，倚。城南：橘木山。东北：纯德。北：九华。西北：马鞍。西：汉水自宜城来，入荆门州。又东聊屈山，臼水出，即《左传》所谓“成臼”。东北：黄仙洞山，敖水出，下流曰直河。西南权水、北丰乐河，皆入于汉。丰乐有驿，设巡司。又丽阳驿，乾隆三十二年自荆门州割隶，移仙居口巡司于此。又石城、郢东二驿。石牌镇，县丞驻。京山繁，难。府东一百五十里。东：京山。西北：大洪。南：子陵。西南：宝香。西：汉水自钟祥入，径丁口潭，又东南缘潜江界入之。溳水俗名回河，径城南，皆汇县境诸水之。中源曰县河，南流入天门界。又富水一曰撞河，源出大洪山，东南会小富水，为双河口，合石板河，入应城。又聊屈山，臼水出，古成臼也，与溠水、小河会，曰南河，东南入天门。其东杨水、巾水并从之。有宋河镇巡司，乾隆二十九年自荆门州新城移此。有驿。潜江难。府南二百二十里。汉水自京山来，径县北，分入

天门、沔阳界。东有潜水，一名芦洑河，自汉水别出，南有沱水，自江陵流入，在县西沱埠渊合流，为江、汉会通故道，后淤。东南县河、班湾河、沙口河，皆潜水下流，亦淤。西：夜汊河，上承汉水，旧由大泽口分流，亦谓策口。咸丰时改由吴滩溃口，即吴家改口。西南高家场巡司，有驿。天门冲，繁，难。府东南二百二十里。明为景陵县，隶沔阳州，属承天府。顺治三年直属今府。雍正四年更名。西北有天门山，汉水北派自潜江西南径县南，下流合南派，入汉川界。又滠水自京山流入，合杨水、巾水，曰三汊河，一曰汊水。《禹贡》“过三”，即此。至城西分二派，合于城东，北通杨桑湖，东通三台湖，至汉川注于松湖，分流入汉。南岳口市，县丞驻。乾滩镇巡司。有驿。

德安府：冲。隶汉黄德道。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属湖北布政司。西北距省治三百二十里。广三百八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十八分。京师偏西二度五十五分。领州一，县四。安陆冲，倚。东：章山，即豫章山。西：太平。西北：寿山。溳水亦曰府河，即清发水，《左传》“吴败楚于柏举，从之及于清发”是也。自随州应山流入，会洑水、滠水、石河水，至两河口，与杨家河合。南：高穹镇，有废巡司。西北：崇阳镇。有驿。云梦冲，难。府东南六十里。溳水自安陆来，东南流，入汉川界。北岸有溳河堤，康熙五年重筑，其支津由白河口南分流而东，为县河，会郑家河，入孝感界，通河。东兴安、南隔蒲潭、北利塘三镇。兴安有废巡司。有驿。应城难。府南八十里。东南：高楼山。东临溳水。西北有西河，即富水也。富水自京山入，又南，左纳省港，至桂口，右歧为小河，注三台、五当，纳五龙河。又东南，金梁湖为金盆，入汉川。右潼水出县西北潼山，自县南又东，径安陆入溳，湮。东：长江埠巡司，自崎山镇移此。有驿。随州疲，难。府西北一百三十里。北：厉山，一名烈山。西南：大洪山，溳水出焉。西北：涢水，源出栲栳山，南流注之。又左受＜⿰氵厥＞水、溧水，右受支水、浪水，下流至夏口厅入汉。西南有章水，东南流，经安陆、应城县界入，亦曰杨家河。祝林镇，州同驻。唐县镇，州判驻。环潭，梅丘巡司驻。高城镇，总巡司驻。又有合河店巡司、唐县镇巡司，嘉庆十五年裁。应山冲，繁。府北九十里。左：孔山。西：洞庭。东北：黄茅。西北：瞒箭山，漻水出，西南入随达溳。二水又东南缘界合徐家河，入安陆。东：黄沙河，亦曰环河，出县东北鸡头山，有东河会簸箕港水流合焉，南入孝感。西北有三里店巡司，雍正十年自平里市镇移，后迁平靖关，俗名恨这关，即古之冥阨也。又礼山关，即武胜关，一名武阳关，亦汉铁路所经之义阳三关，此其二也。广水、马平港、龙泉、太平四镇。县城、平靖关、观音店、广水镇四驿。

荆州府：冲，繁，疲，难。隶荆宜道。将军、左右翼副都统均驻。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属湖北布政司。西距省治八百里。广七百二十五里，袤二百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二十六分。京师偏西四度二十八分。领县七。江陵冲，繁，疲，难，倚。西北：龙山。北：纪山。大江自松滋西来，径城南，入公安界。沮水自当阳县合漳水，南来注之。西南：虎渡河，自大江分流，下注沣水，入洞庭湖，即《禹贡》“导江东至于沣”也。东南：夏水，即沱江，为大江支津。又有涌水，则夏水支流也，通江处谓之涌口。漕河在城东北，名草市河，经沙市，名沙市河。又东，瓦子湖，一名长湖，汇诸湖水下流俱达于沔。万城堤在县西南，雍正中筑，乾隆五十三年修，岁遣大臣驻防。沙市，通判驻，有巡司。光绪二十一年，开为商埠。与龙湾市，虎渡口巡司三。郝穴口有废司。荆南、丫角庙二驿。公安冲，繁。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顺治八年，由斗湖徙祝家冈。同治十二年复徙唐家冈。东：太岁。东南：黄山。大江在北，自江陵东入石首界。西：油水，旧由油河口入江，今淤。虎渡河自江陵县南流入境，至黄金口，分一支为东河，合吴达河诸水达荐祖溪。正流南经港口，会孙黄河，东南流，至泗水口，均入湖南，注沣水。东北：孱陵镇巡司。东有涂郭市。东南有孟家溪市。有孙黄驿，后裁。石首简。府东南一百八十里。东：石首山。东南：石门。西：阳歧山。大江自公安入，径县北，入监利界。其支津由藕池口分数道南达洞庭湖。又东焦山河，亦其支流也，自调弦口经焦山，亦达洞庭。南：黄金堤市。西：杨林市。监利繁，疲，难。府东少南二百四十里。东南：狮子山。西：大江自石首来，径县西南，入湖南华容。东：鲁洑江，即夏水也。自江陵流入。东为大马长川，周环二百余里，与林长、分盐、龙潭、三汊等河均至沔阳州合于沔水。白螺矶、分盐所、窑圻镇三巡司。朱家河司废。松滋简。府西一百二十里。东：竺园。南：金羊。

西：九冈。西南：巴山。大江自枝江入，径县北，亦曰川江。岷江至此分为三派，下流复合为一，达于江陵。危水源出西南之起龙山，即古危山，径樟木山，右合隔沙河，左天木河，径文公山，又东曰纸厂河，入公安，达洞庭湖。东南：磨盘洲巡司，红崖子砦巡司，后废。有县城、豉市二驿。枝江简。府西一百八十里。南有紫山。西：金紫。西南：官木。大江自宜都来，径县北，入松滋。江中有百里洲。南为外江，北为内江，即江与沱也。东北：沮水，又西北白水港，合群溪水注之。有江口巡司。董市镇。宜都简。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顺治初属夷陵州。雍正十三年改属。南：羊肠。西南：大梁。东北：石羊。西北：荆门山，对岸即虎牙山。大江自东湖来，径其间，为绝险处，东南流入枝江。西涨北：清江，即夷水也，自长阳流入，东南流，会汉洋河，至清江口入江。东北沧茫溪，一名玛瑙河，亦入江。白洋在江北岸，顺治初侨治于此，寻复故。东北：普通关废司。西南：聂家河市。北：安福市。又虎脑背市，即古猇亭。

襄阳府：冲，繁，难。隶安襄郧荆道。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属湖北布政司。东南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六百七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五分。京师偏西四度二十分。领州一，县六。襄阳冲，繁，难。倚。东南：鹿门。西南：虎头。南：岘山。西：隆中山。汉水自谷城来，径城北，入宜城。城四周有堤，谓之襄阳城堤。对岸即樊城，古重镇也。东北：清水，自河南唐县入，名唐河，合浊水，名唐白河。县别有白水，自东来会。又西北清泥河，东淳河，皆入汉。同知、丞驻樊城。吕堰、双沟二巡司。油房废司。汉江、吕堰二驿。汉江今移城中。宜城冲。府东南一百二十里。西：石梁。东南：赤山。南：太山。汉水自襄阳会潼水入，径县东，入钟祥。西南：蛮水，一曰鄢水，又曰夷水，合瀰水，与其支津木里沟、长渠皆入汉。又泝水自汉中来，合于蛮水，谓之泝口。北：疏水，亦名襄水，土人呼涞水，亦自疏口入汉。东南楼子汊、南康坡汊、北羊祜汊，皆汉水之旁出也。西：田家集巡司。南：鄢城驿。南漳简。府西南一百二十里。西南有八叠山，一名柦山，又名柦山，吴朱然、诸葛瑾北出沮中，即此。西有荆山，《左氏传》所云“荆山九州之险”是也。漳水出焉，下流至当阳会沮水入江。其北深溪河，蛮水入，曰榨洛河，径大鸿山，至城南，入宜城界。有方家堰巡司，后移保安镇。南有鸡头关，东北有石河铺。枣阳冲，繁，难。府东北一百四十里。东：霸山。东南：资山。南：濯源山，濯水所出。东：大阜山，白水所出。又东南昆水，西南泯水，合白水下流入于淯水，至襄阳入汉。西南蔡水，西流亦入淯水。有湖河、鹿头、双河、太平诸镇。谷城简。府西北一百四十里。湖北提督驻。西北：谷城山，县以此名。西南：薤山。南：金斗。东北：汉水自光化入，亦曰谷水。南：筑水，一名南河，东入沔，谓之筑口。北：泛水，一名古羊河，或曰北河，至城东与筑水合。有花石街、张家集二巡司。张家集后移驻太平店。光化简。府西北一百八十里。西北：三夫山。汉水自均州入，径城西，有涓水流入，历上涓、中涓、下涓三口入谷城。又黑水、排子、朱寨诸河下流皆入焉。东南旧有茨湖，今湮。有左旗营巡司，后徙县南老河口。均州简。府西北三百九十里。南：武当，一曰太和，亦曰箬上山，明时尊为“太岳”，浪河、曾水并出焉汉水自郧远河口入，又东为《禹贡》沧浪之水。其由浪河入者，有殷家河、萧河，其由曾水入者，有黄沙、小芝、水磨笃河。又均水自州南流，至光化之小江口，亦入之。有草店、浪河诸镇。光绪四年，置孙家湾巡司。

郧阳府：繁，疲，难。隶安襄郧荆道。总兵驻。顺治初，沿明制，属湖广布政司，并设抚治、都御史。康熙三年，属湖北省布政司。六年，罢抚治。东南距省治一千二百五十里。广七百十里，袤四百里。北极高三十二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五度四十二分。领县六。郧难，倚。北：兜鍪。西：锡穴。西北：老砦。西南：白马。汉水自郧西入均州。堵水自县南流入焉，谓之堵口。又将军河、曲远河、神定河、龙门河、远河俱来入。滔河自陕西商州流入，经县东北，会丹水，入河南淅川。西：黄龙镇巡司。雷峰垭镇、青桐关二巡司，裁。有驿。房简。府西南三百一十里。西南：房山。南：景山，一名雁塞山，沮水出焉。又东，汛水，今名八渡河。北：筑水，源出杨子山。东北有粉水，俱流径保康，入谷城，注汉。有三岔口、九道梁二巡司。竹山难。府西南三百六十里。东南：方城，又名望楚山。西南：白马塞山。西：丫角山。南有堵水，一名陡河，源出陕西平利，自竹溪东流入境。右会官渡河、章落河、霍河，左受苦桃河、上元水、崁峪河、对峙河，又东北流，经房

北，至郧入汉。同知驻白河堡。官渡河堡巡司。黄茅关、吉阳关二废司。竹溪简。府西南五百九十里。东：诰轴。西南：峒崎山，有砦，最险隘。西北：竹溪河流合县河，为堵水上源。南秦坪河，东南白沙河，会柿河注堵水。有尹店社、白土关二废巡司。东：县河镇。保康简。府东南三百四十里。东：屹峪山。西有汤浃河，一名汤洋河，水温可疗疾。西北：粉水东流，与筑水会，名曰南河。西南：板仓河，北来注之。东南有常平堡废巡司。郧西简。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顺治十六年，以西北上津县省入。西：矿山。西北：十八盘山。南有汉水，缘界合仙河、白河，又东径金兰山，甲河自山阳来会，入郧西。天河源出县西北牛头山，激浪河、麦峪河流入焉。西北：上津堡废巡司。西：江口镇。

宜昌府：冲。隶荆宜道。总兵官驻。顺治初，沿明制，为夷陵州，属荆州府。雍正十三年升为府，更名，属湖北布政司，置东湖为治。鹤峰、长乐，降归州及所属长阳、兴山、巴东来隶。光绪三十年，析荆宜施道为施鹤道，升鹤峰为厅隶之。东距省治一千八十里。广五百九十里，袤四百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五度十五分。领州一，县五。东湖冲，繁，难。倚。旧为夷陵县。明省入夷陵州。雍正十三年复置，更名。光绪二年，辟城南为宜昌商埠。东：对马。北：丰宝。南：高笋。东北：方山。西北：黄牛峡，亦称黄牛山。北：西陵峡，一名夷山，古所谓“三峡”之二。大江自归州来经之，至县西，始出峡就平地，东入宜都。东南：虎牙山，对岸为宜都之荆门山，下临虎牙滩。更有流头、使君、鹿角、狼尾等滩，皆奇险。北：黄柏河，下流为长桥溪，由长桥入江。西北：南沱巡司。又南津、西津、白虎诸关。有驿。归州简。府西北三百五里。明属荆州府。雍正六年升为直隶州。十三年复降为州来属。大江自巴东来，东入东湖界。香溪源出兴山县，南入之，曰香溪口。江中有新滩、叱滩及石碣、达洞、独石诸滩，又有马肝、白狗、空舲三峡，皆险处也。有南逻口、牛口巡司。州城及建坪二驿。长阳简。府西南七十六里。明隶夷陵州，属荆州府。雍正六年属直隶归州，十三年来属。北：宜阳。西北：佷山。西：资丘。清江自巴东入，径武落、钟离山，一名难留城山，五姓蛮所从出也。清江，俗名长阳河，合招徕河，又东径金紫山，合平乐河、丹水，径城南，又东入宜都。西有旧关堡、蹇家园二废巡司。有资丘镇。古扦关。兴山简。府北三百十里。明隶归州，属荆州府。康熙中，直属荆州府。雍正六年，属直隶归州。十三年来属。西北：神龙、茅麓。北：罗镜。东：仙侣。西：万朝。城南香溪，一名县前河，建阳、南阳两河入之，合白沙、九衢河至城南，始为香溪。又南合大里溪，至峡门口，会大峡水，又西南入归州。有关口垭、青林垭，猫儿关诸隘。又有＜⿰穴尞＞叶坞，出郧、襄间道也。西北：高鸡寨废巡司。巴东冲，难。府西四百二十五里。明隶归州，属荆州府。康熙中，直属荆州府。雍正六年属直隶归州，十三年来属。东：铁峰。北：青铜。南：巴山，一名金字山。西南：安居。大江自四川巫山来，由巫峡流入，径城北，出东湖，西陵峡下流至黄梅，入安徽宿公县界。三灞源出县西北九府坪，支流三，其一入西襄溪，东曰东襄溪，径城北，又东径牛口山。西南：清江自建始入，下流入归。野山关巡司，后移驻县南劝农亭。县城、火峰口二驿。长乐简。府南一百九十一里。明为五峰司，隶容美宣抚司，属施州卫。雍正十三年置县，以石梁、水浕、长茅三司，及长阳、松滋、枝江、宜都，与湖南石门等县边地益之，来属。西北：金鸡。南：壶坪。西：五峰山。长茅河经县北，会县河入清江。东：汉洋河源出东北山中，东经百年关北、渔阳关南，下流至宜都，亦入清江。南：白溪河，即渫水之上源。西南：湾潭，县丞驻焉。

施南府：简，难。隶施鹤道。明施州卫，属湖庆都司。康熙中，因明制，为施州卫，属荆州府。雍正六年，改为恩施县，属直隶归州。十三年升为府，更名，属湖北布政司，增宣恩、来凤、咸丰、利川。乾隆元年，割四川夔州、建始来隶。西距省一千九百八十里。广四百二十八里，袤四百九十四里。北极高一十度十六分。京师偏西七度二分。领县六。恩施繁，难，倚。明为施州卫。雍正六年置县，更名。十三年建府治，遂属焉。以原属支罗等地分入他县。西北：都亭。东北：扦山。东：连珠，一名五峰山，下有五峰关。北：清江，源出四川石龙关东诸山，一曰夷水，又曰盐水。《后汉书》“廪君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即此。经县东，有忠建河及麒麟、金印诸溪水注之，下流入于大江。崔家坝巡司。木贡，县丞驻。宣恩简。府东南八十里。明为施南宣抚司，属施州卫。康熙时，

为施南土司。雍正六年属恩施县。十三年置县属府。以忠峒、高罗、木册、东乡、忠建、石虎荆司地益之。北：墨达山。南：将军山，白水河出焉，一曰车溪，又曰酉溪，入来凤，下流谓之漫水。溇水出县东北莺嘴荒，一曰九溪河，沣之北源也。忠建河在城东，名玉带溪，自咸丰发源，北入清江。有狮子、东门二关，乾灞巡司。东有东乡镇巡司，后裁。来凤简。府南二百七十里。明，散毛宣抚司，属施州卫。康熙时为散毛土司。雍正六年属恩施县。十三年置县，治司属之桐子园，隶以蜡壁、大旺、东流、卯峒、漫水五司地，属府。东南：翔凤。西北：三尖。西：佛山，与雀儿峰对峙，高峒河水出焉。东有佛塘崖，下有佛塘河，即宣恩之白水河也，流合众川，径峒东流，入于辰河。有卯峒巡司，滴水、老鸦二关。咸丰简。府西南二百二十五里。明为大田军民千户所，属施州卫。康熙时改设巡司。雍正六年，属恩施县。十三年置县，以唐崖、龙潭、金筒三司地益之。城内：角楼山。东：小关。西北：龙潭河，一曰唐崖河，自利川入，西南入四川黔江，谓之黔水。西：龙嘴河，亦自利川入，径万顷湖，南入彭水。西南：张家坪巡司。利川简。府西一百七十八里。明，施南司属之，官渡灞、粗石地。雍正十三年置县，以忠路、忠孝、沙溪三司及恩施属之，支罗、南坪堡等处益之。东：金字。西：桂子、七药山，前江出焉，南与后江合流，谓之龙嘴河，即中清河上源也。北有清江。境内水多伏流。有南坪、建南二巡司。建始简。府东北一百二十里。初因明制，属四川夔州府。乾隆元年改属。南：文山。西：石乳。东：州基山。西：石乳山，上有关，马水河出。西南：右合桐木溪、木瓜河，径禄山，右会广涧河，至撒毛入恩施。南有清江，入径麻根垱口、景阳河，又东入巴东。有龙驹河。大岩岭镇，县丞驻。

荆门直隶州：冲，繁，疲，难。隶安襄郧荆道。明属承天府。顺治初，沿明制，为安陆府属州。乾隆五十六年，升直隶州，属湖北布政司。东南距省治六百里。广二百六十里，袤三百二十五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四分。京师偏西四度十六分。领县二。南三十里荆门山。西北：武陵。东：伯夷。西：象山。东南：章山，即内方山。汉水来径城东，亦曰沔水，东南入潜江。滨汉为堤，亦自内方山达潜江，为五邑保障。西权水，北象河，东南有直江，下流均入汉。又建水一名建阳河，上流古通汉，今淤，下流至江陵汇为湖。有建阳镇、石桥镇二巡司，俱有驿。又城有荆山驿。旧设新城镇、仙居口二巡司，及荆门所、宜门所，后均废。东南有沙洋镇。当阳简。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明属州，隶承天府。顺治初属安陆府。乾隆五十六年还属。东南：紫盖。东北：绿林。玉泉山，玉泉水出焉。北：沮水，自远安来，东南流，合巩河、玉泉水，至麦城南，与漳水会，下流入江。有河溶镇巡司。北：百宝砦。东：淯溪镇。有驿。远安简。州西一百四十里。明属夷陵州，隶荆州府。雍正十三年，直属府。乾隆五十六年来属。西北：鸣凤。北：神马。沮水自南漳来，径县东南流，合福河溪、通天楼河、石洋河、白龙溪、泥水溪、青溪诸水，入当阳界。西北：黄柏河。北：南襄堡，西北：砦洋坪汛。

鹤峰直隶厅：冲，繁，疲，难。光绪三十年，析荆宜施道为施鹤道，厅隶之。顺治初，因明制，为容美土司，属施州卫。雍正六年，属恩施县。十三年置州，以五星坪、北佳坪益之，属宜昌府。光绪三十年，升直隶厅，属湖北布政司。西距省治一千五百五十里。广一百九十五里，袤三百四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度。京师偏西六度三十分。东南：柘鸡。东：平山。北：印山。南：天星。西北：巴子山。南：八峰山。有山河，即溇水之上源，东南流，大典河入焉。东北：咸盈河，径巴东入于清江。有奇峰、邬阳、大崖诸关。山羊隘，旧属湖南慈利，雍正时来属。设巡司驻之，后移白果坪。

清史稿卷六八　志第四三

地理十五

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康熙三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移偏沅巡抚驻长沙。雍正二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并归湖广总督兼辖。七年，置永顺府，升岳州之澧州。十年，升衡州之桂阳州。乾隆元年，升辰州之沅州为府。嘉庆二年，升辰州之乾州、凤凰、永绥三厅。二十二年，置晃州厅。光绪十八年，置南州厅。领府九，直隶厅五，直隶州四，属州三，县六十四，东至江西义宁；三百五十里。西至贵州铜仁；一千七百三十五里。南

至广东运州；八百二十里。北至湖北监利。三百五十里。广一千四百二十里，袤一千一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四十九分至二十九度三十七分。京师偏西二度十上分至七度四十三分。宣统三年，编户四在二十八万八千一百六十四，口二千二百五万二千一百五十九。其名山：衡岳、九疑、都庞、骑田、萌渚、幕阜。其巨川：湘、沅、资、澧。其泽：洞庭。驿道：自长沙北达湖北蒲圻；东南出插岭关达江西萍乡；南达广西全州；西达贵州玉屏。铁路干：粤汉中段。支：萍株。航路：自长沙南达湘潭，北达汉口。电线：自长沙北达汉口，南通桂林，西通洪江，东通江西萍乡、安源。

长沙府：冲，繁，难。巡抚治；布政、提学、提法三司、巡警、劝业、盐法、长宝四道同治。府隶之。明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中，偏沅巡抚自沅州徙驻，为省治。雍正二年改湖南巡抚。东北至京师三千五百八十五里。广一千里，袤五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十三分。京师偏西三度四十分。领州一，县十一。长沙冲，繁，难。倚。东：天井。西：谷山。北：罗洋、石宝、麻潭、智度、铜山。巨川则大江，洞庭湖汇湘、沅、资、澧入焉。湘江自湘潭、善化入，纳潦浒河及白沙河。又西北，右合下泥港，左桐树港，纳八曲河，径铜官山，至靖港，为古新康江口。又西北，会乔口河，入湘阴。济阳河在县南，源出大围山，西北流，经县界入湘。陶关在县西南。有乔头镇巡司。乔头、长沙二驿。长株铁咱。善化冲，繁，难，倚。南：昭山。西：岳麓。西北：金盘。东南：锡山，湘水在西，自湘潭入，西北流，左纳观音港，至瓦官口，靳江水从西南来注之。北过水陆洲，入于长沙。东：浏渭水自浏阳入，北合金塘港，至长沙入湘水。又西，卯江水，一名满官江，源出宁乡嵇架山，东北与螺陂河水合。入长沙，是为八曲河。南有暮云市废巡司。有驿。长株铁路。湘潭冲，繁，难。府西南一百里。西：乌台。东：石潭。南：晓霞。东北：昭山，其下有昭潭。西北：韶山。西南：隐山。东南：凤凰山。湘水自衡山入，东南流，过晚洲，屈而北，朱亭港水注之。又东北，过淦田市，东与醴陵县界。又北，过空冷峡，又东北至于金石浦。屈而西，涓水自西南来会。水径县西易俗乡，又名曰易俗河。又北至湘河口，左合涟水。又东北过县治南，又西北为峨眉洲，入于善化。其西靳江水自宁乡入，迤东至善化，入湘水。二镇：朱亭，县丞驻；下摄，旧有巡司，废。又永宁巡司亦废。黄茅巡司，乾隆二十六年置，后迁县东洙洲市，更名。有南岸驿。有商埠，光绪三十一年奏开。有长株，株萍铁路。湘阴冲，繁，难。府北一百二十里。北：黄陵。东：神鼎。东南：玉池。东北：汨罗山、玉笥山。西北：锡山。湘水在西，自长沙入，北合门泾江，又北流，西别出为濠河水，西北与资水分流，其合处曰临资口。其正渠又北至县治西南，白水江注之。又北过芦林潭，锡江水合濠河水自西来会。又北合汨水，西与湄水合。又西北会罗水，为汨罗江，西北流，歧为二，至屈潭复合，西北过屈罗戍南，分流注湘水。湘水西北至磊石山，入于洞庭湖。镇三：营田、萧婆、大荆。县丞治林子口。西北有营田巡司，后废。新市、大荆镇二巡司。湘阴、归义二驿。宁乡冲。府西北一百里。南：石鼓。北：香林。东：天马。东南：嵇山。西：大沩山，沩水出，东南流，右纳黄绢水，左瑕溪，至双江口，流沙河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北，左合玉堂江水，右乌江水，又东北至县治南，屈而东，会平江水，又东北入于长沙，为新康江，又有靳江水在县南，源出湘乡，迤东至湘潭入湘。有唐市镇。有驿。浏阳繁，疲，难。府东一百五十里。西：洞阳山。北：道吾。东北：大光山。又大围山，浏水出，西南至双江口，小溪水自东来会。又过县治西南，浏渭水北流入焉。又西与小河水合，西北入于长沙。北：石柱峰，潦浒河出，西南流，屈西北至长沙为涝塘水。又南川水即澄潭江，自江西万载入，西南过江口入于醴陵，其下流是为渌不也。永兴、居仁二镇。梅子园一巡司，澄潭江，后卷县西永安市。醴陵简。府东南一百八十里。北：小沩山。东：王乔。东南：大屏。西南：君子山。湘水渎自湘潭入。又南渌江水，有二源：北源曰南川水，自浏阳入，西南至双江口，萍水自南来会；水出江西萍乡县，是为南源。又西过县治南，右纳姜湾水，又西与铁江合。水一名北江，自攸县入，北合清水江，又北流为泗汾河。水又北入渌水，至渌口入于湘。有插岭关。渌口镇巡司及驿，与醴陵驿为二。株萍铁路。益阳冲，难。府西北二百里。北：五溪山。南：小庐。西：修山。西北：紫云。西南：浮丘山。益阳江在南，一名茱萸江，即资水，自安化入，东合泥溪、沾溪、桃花江、志溪诸水，过县治南，别出为兰溪水。合乔江，东北流，北别出为甘溪，入沅江。东有乔江水，首受资水，自沅江入。西：西林港，歧为二，一东北入湘阴，

一东南入长沙，皆合湘水。北有益水，出五溪山，东与甘溪水合，至沅江入资。有瓦湖镇。有驿。湘乡冲，疲，难。府西南二百一十里。北；仙女山。东：东台。西：石佛。西北：灵羊。西南有大禹山。涟水一名湘乡河，自邵阳入，北合金竹水，又北与蓝田水会。东北流，左纳西阳水，屈东南至大江口，侧水合崖源水自西南来注。又东北过石鱼山东，青陂水南流合焉，东北至湘潭入湘水。虞塘、定胜二镇。县丞治永丰市。娄底巡司。明置武障，乾隆三年徙改。攸繁，疲，难。府东南二百八十里。东：司空。东北：罗浮。西北：明月山。攸水在东，源出江西萍乡县西，合阳升江水，西南至县治东南入涞水。水自茶陵入，亦名曰茶陵江也。涞水又西与阴山江合，入衡山。东北有凤岭巡司，雍正十一年置。安化简。府西二百六十里。东：移风。南：浮青。北：大峰。西北：小辰。西南：大熊山。山与新化接界。资水在西，一名邵河，自新化入。西北合渠水，屈东北流，过县治北，屈而东，敷溪水自南来注。又东纳善溪水，入于益阳。东南有蓝田水，亦自新化入，东北至湘乡入涟水。又归溪水，源出县西司徒岭，西南流，与湄江合。屈东南至湘乡，合蓝田水。茶陵州繁，难。府东南四百八十里。西：云阳。东：皇雩。东北：景阳山，即茶山。涞水自酃入，亦曰茶陵江，西北流，右纳洮水，北过州治东，茶水自东北来注，又西北入攸。有视渡口巡司，治州南视渡关，后迁高冈南关。

宝庆府：难。隶长宝道。旧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东北距省治五百里。广六百六十里，袤六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四分。京师偏四五度六分。领州一，县四。邵阳繁，难，倚。南：四望。东：大云。东北有龙山。西北：首望。资水自武冈入，东纳辰溪水，东北过府治北。北：邵水出龙山，南合桐江、檀江，屈西北流注之，北与渔溪合。西北会高平水，入新化。又涟水亦出龙山，东北入湘乡。又烝水源出邪姜山，合大云水，至衡阳入湘。又西洋江出西北隆回乡，南至武冈，流合洞口水。有隆回巡司。其黑田铺巡司，乾隆二十五年置，后废。通判驻桃花坪。新化繁，难。府西北一百八十里。北：大熊山。东北有黄柏界山，皆与安化接界。南：梅山、长龙。西南：文仙。西北：清虚，一名大西山。资水在东，自邵阳入，西北过县治北，云溪水合洋溪自西南来注之。又北与油溪水合，入安化。西有渠江水，源出冷溪山，北至安化入资水。东有蓝田水，上源曰墨溪，出邵阳，亦入安化。高平水出西南首望山，东南流，入邵阳，注资水。西北有苏溪镇巡司，乾隆四十年废。城步难。府府西南四百二十里。乾隆三年改隶靖州，七年复。东：罗汉山。东南：金紫山，与广西全州接界。西南：金童，又有蓝山。西北：枫门山。东北：青角山，即古路山，资水所出，一名都梁水，又名济水。北流屈东，左会疑溪水，入武冈。又有巫水，源出东北巫山，南屈而西为渔渡江，县东南诸水皆入焉。至县治西南，左纳界背水，西北与清溪水合，入绥宁。西南有长平水，又曰蓝山水，亦入绥宁，为临川水。又有长滩水，出县南，南至广西龙胜厅，曰贝子溪，其下流是为浔江。同官水亦地入龙胜，为太平溪，流合贝子溪。有横岭峒巡司，本寨头司，乾隆元年置，后迁横岭更名。江头泛巡司治莫且峒，乾隆六十年置长安营，同知驻。辖瑶峒五：曰蓬峒、牛栏、莫宜、扶城、横岭。为寨四十有八。武冈州繁，疲，难。府西南二百八十里。西北有武冈山，州以是名。又西北，天尊山，山与绥宁接界。南：云山。东南：宝方，又名资胜山。资水在南，自城步入，东合威溪。又东过州治南，左合渠水，右纳石门水，又东北流，蓼溪水自西来会。蓼溪一曰高沙市水，出绥宁。又北合洞口水，水上源曰平溪，出黔阳，东南流，右给岳溪水，东合西洋江，至平溪口入资水。资水又北，屈而东，径紫阳山，曰紫阳河，龙江水北流入焉。又东南与夫夷水会，入邵阳。西北：那溪自绥宁入，至黔阳，入沅水。州同驻高沙市。峡口、石门司二巡司。紫阳、蓼溪二废司。新宁繁，难。府西南三百里。西：花溪。南：金城。西南：崀山。东南：大云。东北：高桂。又有紫云山，山与武冈、东安接界。夫夷水在南，一名罗江水，其上源曰西延水，自广西全州入，东北流，左纳深冲水，又北至县治西南，新寨水自西来注之。屈东过笔架山，合水头水，又东北纳东江水，合小溪水，入武冈，为资水别源。东有靖位镇巡司，康熙二十三年废。

岳州府：冲，繁，难。隶岳常澧道。旧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初沿明制，领州一，县七。雍正七年，澧升直隶州，石门、安乡、慈利割隶。西南距省治三百里。广三百八十里，袤三百四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二十四分。京师偏西三度三十四分。领县四。同知一。道光元年移治君

山，后废。有岳州商埠，光绪二直四年奏开。巴陵冲、繁，疲，难、倚。城内巴丘山。东：大云、铜鼓，皆与临湘县接界。东南：灵屋、五龙。大江在西北，洞庭湖在西南。君山、扁山、石城山皆在湖中。湖周八百余里，南运青草，西接赤沙，谓之三湖，湘、沅、资、澧诸水咸汇焉。东北至三江口，合大江，古谓之五渚。大江又东北入临湘。有城陵矶，天险也。南有新墙河，即微水，自临湘入，西南流，左纳沙港，迤西至灌口，入洞庭湖。水出东南清水岭，西南至湘阴合汨水。湖在东南，一名翁湖，又东为角子湖。杨林街，县丞。鹿角镇，主簿。东：岳阳驿。旧有青冈驿，顺治十六年置，有丞，乾隆十六年裁。临湘冲，繁。府东北九十里。东：黄皋。西南，微落。东南：大云。又龙窖山，跨湖北通城、蒲圻诸县，微水所出，迤西径城，左纳马港，西南入巴陵。大江在县西，自巴陵入，东北过彭城山，松阳湖水自东南来注之。又东北与白泥湖水合，过鸭兰矶，入湖北嘉鱼。黄盖湖在东北，县东诸水皆区焉，北注清江口，入大江。东南有桃林、长安巡司，城陵矶，乾隆二十六年徙长安镇，更名，寻复故。云溪、长安二驿。鸭栏矶、长安二镇。华容疲，难。府西北一百八十里。北：黄湖。东：石门、墨山。东北：东山。东南：鼓楼山。大江右渎自湖北监利入，东屈而南，入巴陵。北华容河，西涌水，皆首受大江水，自湖北石首入，东南流入洞庭湖。澧水在县南，自安乡入，合赤沙湖，亦注洞庭。东北：大荆湖及团湖，合流入大江。黄家穴司巡司。黄家、鼓楼二镇。平江疲，难。府东南二百四十里。北；永宁。西：湖源。东：道岩。东南：连云。东北：幕阜山，一名天岳山，下有天岳关。又有汨水，自江西义宁入，西南流，右纳红桥水，左纳白铅诸水，又西南至白湖口，屈而北，钟洞水南流西屈注之。又西合卢水，又西北与暹江水合，屈西南，过县治南，左纳晋坑水。又西北至将军山，昌水自东北来会，迤西入于湘阴。东有长寿巡司。

常德府：冲，繁，难。隶岳常澧道。旧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东南距省治四百十五里。广四百二十里，袤六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一分。京师偏西五度十分。领县四。商埠，光绪三十二年奏开。武陵冲，繁，疲，难，倚。西有平山，即武陵山，亦名河洑。北有阳山。东北：叶山。东南：善德山。沅水自桃源入，南径河洑洲，屈而东，至府治东南，歧为马家吉河水。又东南流，枉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过牛鼻滩，北别出为小河水，东北汇连山湖，合渐水。沅水又东南入龙阳。渐水在北，一名澹水，源出安福，南流屈东，右纳马家吉河水，又东北至马家洲，歧为二，一东与小河水合，一东北合麻河水到沙夹入沅水。东北有冲天湖、直山湖、官塘湖，皆合渐水。县丞一，治牛鼻滩。北有大龙巡司，乾隆四十一年置，后废。有麻河驿。桃源冲，繁，难。府西南八十里。北：毒旗。南：绿苏。西南：桃源。沅水在南，自沅陵入，东过高都镇，左纳大洑溪，又东北与小洑溪合。屈而东，夷望溪东流北屈注之。又东合水溪，过县治东南，屈而北，延溪水自西来入。又东北与白洋河合。河出慈利，曰龙潭河，东南入县境，合兰溪、汤溪，又南流为漆家河，入沅水，又东南入武陵。新店、郑家店二巡司。又高都、郑家店二废巡司。新店、郑家店、桃源三驿。苏溪、麻溪、高都三镇。龙阳冲。府东南八十里。南：横山，一名龙阳山，县以此名。北：宝台。东南：军山。东北：洞庭湖。沅水自武陵入，东过小河口，屈而南，沧浪水自西南来注之。东过县治东北，南别出为支港，东通后江湖，至沅江县合资水。其正渠又东北至鼎港口，小河水分流来注之。又东北流为西河，渐水合小河水自西来会，入于洞庭。其入湖处谓之西河口也。东南有龙潭桥巡司。龙阳驿。小江、鼎口二镇。沅江简。府东南二百七十一里。西南：烟波山，西北：赤山，东北：明山，并滨洞庭湖。湖水西龙阳受资水。资水自益阳入，迤东至毛角子口，南别出为乔江水，至湘阴会湘水。其正渠北屈而西，又西北过县治东，白泥湖水首受益水，自西南来注之。又北至小河口，歧为二，一东北流，至益阳江口入洞庭，一西北与沅水合，汇于洞庭湖。

澧州直隶州：冲，繁，难。岳常澧道驻。旧为岳属州，雍正七年升，割石门、安乡、慈利来隶，并置安福。十三年增永定。东南距省治六百有五里。广四百三十五里，袤二百有五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三十七分。京师偏西四度四十四分领县五。西北：天供、大清。东南：关山、彭山、铜山、大浮。澧水在南，自安福入，东北流，东别出为内河，屈东南至道口，道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至六冢口会澹水。水出石门，东过州治北，屈而南，又东至伍公嘴，涔水自西北来会。又南合澧水，至汇口入于安乡。东有虎渡水，一名后小江，首受大江水，自湖北公安入，南流为一箭河水，其左岸

则安乡县界也。又南至汇口入澧水。州判驻津市镇。清化、顺林二巡司。兰松、水马二驿。汇口、三汊河、津市、嘉山四镇。顺林司，后废。石门难。州西南九十里。雍正七年自岳州来属。西：石门。北：燕子。西北：层步，一名层山。又西北有卢黄山。澧水在南，又曰零阳河，自慈利入，北屈而东，与溇水合。水出西北龙门洞，东南流，右纳黄水，左纳温水，又东南至溇口入澧水。澧水又东过县治南，双溪水自北来注之，又东北合朝阳溪水，入安福。又道水自慈利入，亦东北流入安福。西北有水南渡巡司。安乡简。州东南一百二十里。雍正七年自岳州来属。北：黄山。东：石家。西：石龟。西北：古田。澧水在西，自州入，南至区口，西别出为羌口河。又西南流为麻河，至武陵入渐水。其正渠东南区于大鲸湖。又东过县治南，长河水首受大江，北自公安来注之。又东南入南洲。又东，后江水，亦受大江，自湖北石首入，南流为景港水，至南洲入澧水。大溶湖北受澧水，注于沅。康熙十八年置焦圻、垌产二驿，后废。有羌口镇。慈利简。州西南一百六十里。雍正七年自岳州来属。北：道人。东北：星子。西南：零阳。又有云朝山。澧水在西，自永定入，东至褚溪口，右合九渡水，又东北与九溪河水合。水出湖北鹤峰州，即古溇水也。又东过县治北，右纳零溪水，入石门。又道水亦东北入石门。又龙潭河出西南，南至桃源入沅水。澧水在境为洲渚者八，为潭者二，为滩濑者百三十二。有麻寮所、九溪卫城巡司。安福难。州西南六十里。雍正七年，以慈利县、九溪卫地置，析澧州地益之，治裴家河，来属。北：大铜。东：营驻。西南：大浮山，山跨石门、桃源、武陵诸县。澧水在北，自石门入，迤东流，左纳合溪，右纳恶蛇溪，又东入澧州。又道水在县南，亦自石门入，东北至澧州入澧水。有添平所、新安市巡司，乾隆三十二年废。永定疲，难。州西南三百四十里。雍正十三年，以慈利、永定卫置，析安福县地益之，治旧卫城，来属。南：天门。西南：崇山。西北：马耳。东北：香炉。澧水在南，自桑植入，南屈而东，武溪水自南来注之，又东与大庸溪合。又东流，左纳无事溪，右纳仙人溪，又过县治东南，西溪水北流入焉，又东合社溪入慈利。又九渡水出县南，东北至慈利入澧水。大庸所城在县西。

南州直隶厅：繁，疲，难。隶岳常澧道。本华容县地。咸丰四年，湖北石首县藕池口决，江水溢入洞庭，淤为洲。光绪十七年置厅，治九都市，并析华容、巴陵、安乡、武陵、龙阳、沅江诸县地益之。东南距省治五百四十里。广一百一十里，袤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二十一分。京师偏西四度一十三分。北：太阳山。东：明山。西南：清介。东南：洞庭湖。寄山、团山皆在湖中。西有澧水自安乡入，东南径白板口，歧为二，一西南至天心湖合沅水，一东与后江水合，又西南至冷饭洲，区于洞庭。又有游桥水，首受后江，南至麻濠口入洞庭。又涌水自华容入，东南流，至厅治东北，南别出为神童港，与游桥水会。迤东过明山，其北岸则华容县界也，又东至锯子口入洞庭湖。

衡州府：冲，繁，难。隶衡永彬桂道。旧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乾隆中增置清泉。东北距省治三百八十里。广四百六十里，袤二百九十五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五十六分。京师偏西四度五分。领县七。衡阳冲，繁，疲，难。倚。城内金鳌山。北：岣嵝山。西北：九峰、黄龙。西南：大云山。东南：湘水左渎自清泉入，北过府治东，北受烝水。水出邵阳，东合等江水，至陡江口，岳山水南流入焉。右纳演陂，南流，武水自西南来会，纳清化河，其右岸则清泉县界也，东北径石鼓山入湘水。又北，东入于衡山。有寒溪镇。县丞治查江市。有衡阳驿。清泉疲，难。倚。乾隆二十一，年析衡阳县东南乡置，来属。东：清泉山，县以此名。南：回雁峰，衡狱之首峰也。南：雨母。西南：七宝、探山。湘水自祁阳入，迤东流，右界常宁县，栗江水自西北来注之。又东过菱河口，西北过府治东，合耒水，北屈而东入衡山。西南：柿江水、清化水，皆东北至衡阳，入烝水。东南有新城市巡司。廖田驿。衡山冲，繁，难。府东北一百里。西北：衡山，是为地狱。东：灵山。东北：凤凰。东南：杨山，又名武阳山，湘水自衡阳入，东北合龙隐港水，至茶陵江口，涞水合永乐江自东南来注之。北过县治东，为观湘洲。右纳石湾港，左纳樊田港，又北，东入湘潭。又涓水源出湘乡，东合兴乐江，东北至湘潭入湘水。有草市、永寿二巡司。雷家镇有驿。耒阳冲，繁，难。府东南一百五十里。西：石臼。东：侯计山，跨安仁、永兴二县。东南：天门。东北：明月。耒水自永兴入，东北流，右纳肥江，西北至城南，屈东北，浔江水自东来注之，西北入清泉。其东以水从之，京至清泉入耒水。罗渡镇有废巡司。有驿。常宁难。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北：憩山。西南：

塔山、液麻山。东南有逍遥。东北：盟山。西北：湘水右渎自祁阳入，合吴水。又东北，左与清泉分岸。又东与宜水合。水出县南西江山，北径县治西，左有蓝江，右有潭水，皆流合焉，又东北至江口市入湘水。湘水又东北流，右纳盐湖，至茭河口，舂水北流西出来会。水自桂阳州入，一名茭源河，其东岸则耒阳县界也。湘水又北入清泉。有杉树堡。西南壤接瑶峒。安仁简。府东南一百五十里。南：大湖山。西：金紫。北：军山。东北：排山。东南：大松山。西北：永乐江自永兴人，北与浦阳港合。又北流，左纳油陂港，右纳莲花港，北至安平市，大坪港西流合焉。又过城西北，宜阳港水自南来注之，西北至衡山入涞水。有潭湖镇、安平镇废巡司。酃简。府东南三百里。北：青台。南：泰和。东南：万阳。西南：屏水山。山与桂东接界，涞水出焉。迤北至双江口，漠渡水北流，西屈注之。又西合舂江，即云秋水，东北合涞水入茶陵，是为茶陵江。其东沔渡水，北为洮水，下流合于涞水。

永州府：冲，繁。隶辰沅永靖道。总兵驻。旧属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北距省治六百七十里。广三百四十里，袤五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九分。京师偏西四度五十三分。领州一，县七。江蓝同知一，嘉庆十九年移治江华县涛墟市，后又卷于锦田所城。通判一，道光十二年移治新田县杨家铺。零陵冲，繁，难，倚。城内万石山。西：西山。北：万石。东北：岿山。东南：阳明山。西南：石城山、永山。湘水自东安合西南石头江入，至府治西北，东南潇水自道州合麻江水入，北与永水径袁家渡至城南，合愚溪及钴鉧潭来会，是为潇湘。湘水北与芦洪江水合，又北，东入祁阳。黄溪水出南，马子江出西南，并流合湘水。县丞驻冷水滩。北有黄杨堡巡司，后废。有驿。祁阳冲，繁。府东北一百里。北有祁山，县以是名。南：白水。东南：乐山。东北：七星，即大云山。西北：四望山。湘水自零陵入，东纳浯溪，过县城南，合祁水。水一名小东江，古曰＜⿰氵毛＞口，源出西北腾云岭，东南流，烟江水自北来会，入湘水。湘水迤东过白水镇，白江水合黄溪水自西南来注之。屈东北，与清江水合。水出县北镇潭山，即古余溪水也。东有归阳市巡司，乾隆二十一年移治排山驿，寻复故。文明市有永隆废巡司。有驿。有白水、乐山、文明、沙镇、大营五镇。东安简。府西九十里。北：东山。西北：舜峰。东北：高霞。东南：伏虎。湘水自广西全州流入，北屈而东，清溪江合宥江水自西北来注之，东与石期江水合，又东北入零陵。芦洪江源出东北八十四渡山，东南流，左会龙合江，东南至零陵入湘水。有芦洪市巡司，石期市废司。绿埠、石期、荆塘三镇。道州难。府南一百五十里。城内：元山。北：宜山。西北：潇山、营道山。西南：营山。又都庞岭界接永明，盖五岭之第三岭也。潇水在东，即古营水，又曰泥江，自宁远县入，西北至青口，与南源沱水合。水自江华入，北屈而西，合掩水，东北至州治南，营道水自西南来注之，今谓之小营水。又东北，左给宜江，会潇水。其会流处曰三江口。潇水又北纳麻江水，入零陵。有白滩营。永安关界广西灌阳。瑶山在东南。宁远简。府东南一百八十里。南：九疑山，跨道州、江华、蓝山诸县。北：阳明山、黄溪山。东北：舂陵，一名仰山。潇水在南，源出九疑三分石，西北至江口会瀑水。水出东南舜源峰，即古泠水也，北流合濂水。又西北过县治，都溪水自东北来注之，入潇水。东北白江水，北入祁阳。其西大竹源水，一名杨柳溪，亦东北至祁阳。有梅冈镇。九疑、鲁观巡司。永明难。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北：永明岭，即都庞岭。东南：马山。西南：荆峡镇山，其下有镇峡关，界接广西恭城县。掩水源出西北大掩峰，北过县治，西右合古泽水，屈而东，角马河水自东南来注之，东北至道州会沱水。西南：沐水，南合遨水，西至桃川所城，右纳皋泽，左纳扶灵，西南：入于恭城，其下流是为平乐水也。西南周棠寨巡司。又有白面墟司巡检，后迁东南楷杷所城，更名，寻废。桃川废司。白象镇。瑶山在县西。江华繁。府南二百二十里。东：豸山。南：吴望。西南：苍梧岭，即临贺岭，又名萌渚岭，跨广西富川、贺县，盖五岭之第四岭也。沱水在东，上源曰中河，自蓝山入，南屈而东，前河、后河皆流合焉，又西南径锦田所城。宜迁水出广东连山，西北流注之，西与灵江合。又西北合冯水，今谓之练江水也，至县城东曰东河。西河曰萌渚水，自西南来会，又西北入道州。西南有锦冈巡司。锦田废司。瑶山在县东。新田简。府东南二百八十里。南：七贤、蓝山。西北：舂陵山，与桂阳州宁远县接界，舂水出焉，俗曰乌江，水东南径夫人山，又南至县城西南为西河水，东河水自东北来注之，又东屈而北，入于桂阳。东南：白面墟废司。东

有瑶山。

桂阳直隶州：繁，疲，难。隶衡永郴桂道。旧桂阳州隶衡州府。雍正十年升为直隶州，仍所领。东北距省治六百三十里。广二百二十七里，袤二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度零五分。领县三。东：鹿峰。西：大湊，一名宝山。西北：坛山。西南：石门。东南：神渡。春水自新田入，北过象鼻嘴，涔水合鼠峡水，自西北来注之，即桂水也。屈东会钟水，纳泮溪，又北与枫江水合，至常宁入湘水。东南：仰天湖，屯湖水出，西北流，左合麻沦江，又北与泉田水合。屈东北，莲蓬溪水北流来会，又东北入郴州。南牛桥镇、北泗州寨二废巡司。临武简。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北：八源，一名东山。西：舜峰。西南：华阴。又有西山，古名桐柏山，溱水出焉，东北流，左纳贝溪，与秀溪水合。屈而北，武溪水合江水自西来会。又东，赤土溪水南流合焉，东南入宜章。有赤土镇。瑶山在县南。蓝山简。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北：蓝山。西：九疑。南：地风坳，界接广东连州，钟水出焉，西流屈北会归水。水出九疑山，曰九疑水，亦谓之舜水，东北径县治南，左纳滢溪，屈而东，毛俊水合华荆津水自东南来注之，又北与蓝溪水合，东北入嘉禾。西南中河，入江华为沱水，下流合于潇水。有毛俊镇。大桥镇巡司，后迁临武营，更名。瑶山在县南。嘉禾简。州西南一百一十里。西：晋岭，即蓝山。北：石门。西北：石燕山。钟水在南，自蓝山入，东北流，至县城东北，含溪水自西来注之，北至桂阳州入春水。东南：泮溪水，源出临武，北与芹溪水合，亦至桂阳州入春水。有两路口废巡司。

郴州直隶州：冲，繁，难。隶衡永郴桂道。旧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北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三百四十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十八分。京师偏西三度四十九分三十分。领县五。东：马岭山。东南：五盖。西南：灵寿山。又黄岑山即骑田岭，又名腊岭，盖五领之第二岭也。耒水左渌自兴宁入，西北流，梓塘江自东南注之，东北合郴水。出黄岑山，一名黄水，东北与沙江合。又北受千秋水，过县治东，北合骡溪，又北至郴江口入耒水。耒水东北入永兴，西有屯湖水，北径栖凤山，曰栖凤水，又东北至永兴入耒水。南有良田市巡司。有驿。永兴冲，繁。州北八十里。城内三台山。西：高亭。南：土富。北：金鹅。东北：桃源。西南：白豹山。耒水自州入，北合注江水，屈西过县城西南，左纳灵江，西北至森口湖，屯水合高亭水自西南来会，东北入耒阳。东大步江，源出兴宁县，合潦溪水，东北至安仁为永乐江。北安福、西南高亭二巡司，后废。有驿。宜章冲，繁，难。州南九十里。北：黄岑。东北：漏天。南：西山。西南：莽山。溱水在南，亦曰武水，自临武入，东南流，岑水合浯水自西北来注之，东南入广东乐昌县。北：章水，南至乐昌，为罗渡水，入武水县。南：长乐水，东北流，屈西，又东北至广东乳源，为武阳溪，亦入武水。东赤石、西南白沙二巡司。有驿。有瑶山在县南。兴宁疲，难。州东北八十里。东：石牛。西：九峰。北：七宝。南：浦溪山。东南耒水自桂阳入，迤西至丰溪口，沤江自东北来注之，西北与资兴江水合。水出县东，即古清溪，亦谓之乙陂江，又西北合雷溪水，入郴州。县北程江，西南至永兴入耒水。东北：小江水，一名大步江，亦西北入永兴。又东春江，至酃合涞水。有涤口巡司，州门镇废巡司。桂阳简。州东南一百六十里。南：屋岭。东：洞灵。西：义通。西南：大官。东南：东岭。耒水在南，出耒山，西北合渌水，秀溪水自西南来会。又西北与寿江水合，入兴宁。北：沤江知桂东入，右纳淇江，为北水河，西北至兴宁入耒水。县地屋岭水，南与蓝田合，又南入仁化为恩溪。又益将河出东岭，左合孤山水，东北至崇义为积龙水，下流合于章水。有益将、文明市二巡司。山口镇、濠村镇有二废巡司。瑶山在县南。桂东简。州东北二百七十里。西：紫台山。南：鸟春。东：胸膛。东北：都寮山。又有屏水山，沤江出焉，一名澄江，南与螺川水合。西过县城南，桂水自西北来会，又南为严溪，左东溪、右白竹皆流合焉，西纳双坑水，与大江水合，南流入桂阳。东南：泥湖山，大坪水出，入江西龙泉，为遂江水，入赣水。左溪水亦至龙泉合遂江水。西南有高分镇废巡司。

辰州府：冲，繁，难。隶辰沅永靖道。旧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初沿明制，领州一，县六。乾隆元年，沅州升府，黔阳、麻阳割隶。东距省治八百五里。广三百五十里，袤六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二十三分。京师偏西六度二十二分。领县四。沅陵冲，繁，难。南：南山，一名客

山。西北：小酉。东北：壶头、明月。东南：圣人山。沅水在南，自沪溪入，东北合蓝溪，至府治。西南酉水合明溪、小酉溪自西北来注之。东北合深溪，北屈而东，左纳朱洪溪、洞庭溪，右纳怡溪，迤东入桃源。又冷溪出东南，北兴三渡水合，又东北至桃源为夷望溪，入沅水。通判驻浦市。县丞驻荔溪市。有马底镇、船溪二巡司。池蓬、明溪、会溪三废巡司。辰阳、马底二驿。沪溪简。府西南七十里。明卢溪，清初改。东：杈山。西：天桥，一名羊乔。北：虎头。西南：踏湖山。沅水在东，自辰奚合浦溪入，北至县城南，武水合沱江水自西来注之。水出乾州厅，曰武溪水，又名卢水也。沅水又东北入沅陵。西北：潭溪水，西南：大能水，皆流合武水。又太平溪出西南，东南至麻阳入沅水。南有溪洞废巡司。辰奚冲。府西南一百一十里。南：五岘。西：大猷。北：熊头。西南：房连、龙阳山。东南：沅水自黔阳入，北过茶龙山，合麻溪水，北入溆浦。又西北复入县东，右纳柿溪，迤西过县城南，辰水自西来会，东北入沪溪。县南龙门溪，北流合辰水。有黄溪口巡司。山塘驿。有渡口、普市二镇。溆浦繁，疲，难。府东南二百七十里。东：红旗。东南：顿家。西北：庐峰。西南：大溆山。沅水在西，右会溆水，一名双龙江，源出县南金字山，径龙潭溪，进马江自东南来注之。屈而北，左纳猫儿江，右纳柿溪江，又北与龙湾江水合。又西北流，宣阳江东北自圣人山来会，西至县治东南，大潭水南流合焉，又西合沅水，东北入辰奚。南有龙潭巡司。瑶山在县南。

沅州府：冲。隶辰沅永靖道。本明沅州，隶辰州府。乾隆元年升为府。东北距省治一千一百三十五里。广二百八十里，袤二百五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十三分。京师偏西七度零三分三十秒。领县三。芷江冲，繁，难，倚。乾隆元年，以州地置。北：明山。东北：武阳。东：花山。东南：高明。西南：罗山。西北：米公山。潕水即无水，自晃州入，东北流，左纳柳林溪、粟米溪，屈东南，过府治南，杨溪东流屈北注之，与五郎溪合。东屈而南，丰溪水自东北来入，东南入黔阳。西南：中和溪，出晃州东南，至黔阳入沅水。县丞治榆树湾，怀化、便水二巡司。晃州、便水、罗旧、怀化四驿。黔阳冲。府东南九十里。本隶辰州府。乾隆元年来属。南：赤宝。北：紫霄。东：龙标。东北：钩崖。东南：罗公山。沅水在西，自会同入，东至托口寨，左合中和溪，右合渠水，屈东北至县城西，与潕水会。其会流处曰清江口，即古无口也。又东南流，错入会同，迤东北复入县东，供溪水北流西屈注之。水出绥宁，其上流为荨溪水，东北入辰奚。东：石桥、安江二巡司，道光十二年废。瑶山在东南。麻阳难。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本隶辰州府。乾隆元年来属。北：纱帽。南：西晃。东：苞茅。东南有齐天。东北：雄山，其下有雄关。辰水在南，一名麻阳江，自贵州铜仁入，东与密粟溪水合。左纳铜信溪，右纳石桥溪，过县治东南，屈而北，乐濠溪自西北来注之，又东合太平溪，至辰奚入沅水。县丞治严门寨。有高村巡司。岩门驿。

永顺府：难。隶辰沅永靖道。明为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领土州三：南渭、施溶、上溪；长官司六：腊惹峒、梦耆黄峒、驴迟峒、施溶峒、白崖峒、田家峒。隶湖广都司。雍正四年改流官置厅，隶辰州府。七年升为府。东南距省治一千八十里。广五百里，袤五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二分，京师偏西六度四十分。领县四。永顺难，倚。本永顺宣慰司地。雍正七年置治猛峒。东南距旧司治三十里。东：飞霞山、贺虎。东北：蟠龙。东南：羊峰。西北：万笏。酉水中源自保靖合入逝溪，东与喇集溪合。溪出龙山，曰汝池河，东南过府，治西南小溪水自北来注之，南与牛路河合，入酉水。酉水又南屈而东，左纳施溶溪，入沅陵。东南：明溪，亦南至沅陵入酉水。东北：上洞河，出县北，过十万坪入桑植，是为澧水南源。府经历驻刘家寨。王村巡司。田家冈废司。驿三：王村、毛坪、高望界。龙山简。府西北二百二十里。雍正七年析永顺宣慰司地置，治麂皮坝。乾隆元年又省大喇土司地入焉。南：洛塔。东南：铁炉。西南：八面山。酉水在南，即北河，又名更始水，三源，其北源曰白水河，自湖北宣恩缘界流入，南径县治西北，中界湖北来凤县，又南流，果利河自东北来注之。又南与皮渡合，为卯洞河，西南错入酉阳州。其中源曰邑梅河，出秀山，北流东出来会，又东复入县西南境。其右岸则保靖县界也。东与洗车河合，入保靖。东南：汝池河，至永顺入酉水。有隆头巡司。保靖难。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本保靖宣尉司地。领五寨、旱子坪二长官司。雍正四年改流官置厅，隶辰州府。七年改为县来属，治茅坪。西南距旧司治半里。西：烟霞、洛浦。

北：云台。南：吕洞山。酉水自四川酉阳州入，迤东流，左界龙山，又东屈而南。其南源牛角河，出贵州松桃厅，东流屈北来会。又东过县治北，左纳蒙冲溪。又东与白溪水合，入永顺。张家寨巡司。保靖、白栖关二站。桑植简。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本桑植安抚司地。领美坪等苗峒凡十有八。雍正四年，改流官置厅，隶岳州府。七年改为县，析慈利县安福所地益之。治安福所城。乾隆无年，复省上峒、下峒、茅冈三土司地入焉。北：天星。东：阳岐。东南：簸箕山。澧水三源：西北源曰夹石河，出栗山陂，东南为绿水河，又东至两河口；南源上峒河，自永顺北流来会，又东与凉水口河合；河出西北七眼泉，是为澧水北源。东屈而南，至县治西北，长酉水自东北来注之，又南入永定。又有绳子溪出东北红花岭，东南至慈利入娄水。有下峒废巡司。

靖州直隶州：繁，难。隶辰沅永靖道。本隶湖广布政使司。康熙三年来属。雍正五年，割天柱隶贵州黎平。东北距省治一千六十里。广三百七十里，袤三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七度。领县三。南：侍郎。东：鸿陵。西：飞山。西北：艮山。西南：青萝。渠水在东，古谓之叙水，自通道入，北至县治东南，右纳老鸦溪，左纳洪溪，西北入会同。西南有四乡河，源出贵州开泰，东北至道入渠水。有零溪巡司。会同难。州北九十里。北：岩屋。西北：八仙。东北：金龙。沅水在西北，自贵州天柱县入，东北错入黔阳。又东驼县东北，巫水合苦水溪自东南来注之，入于黔阳。西：渠水自靖州入，北径县治西北，右纳平川，与吉朗溪合。水出贵州开泰，又名郎江水，西北至黔阳入沅水。西南堡子巡司。洪江司，废。通道难。州南九十里。东：玉柱。东南：福湖。又佛子山，渠水出焉，西北过犁嘴山，播阳河自西南来会。河出开泰，曰六冲江，又名洪州江也。北与四乡河水合，北至县治西南，临川河入焉，又东北入靖州。西南有播阳废巡司。绥宁繁，难。州东南一百二十里。北：宝鼎。东北：蓝溪。又有枫门山，巫水在西，即洪江，古谓之运水，又曰雄溪，自城步入，西北至界溪口，昔竹水自南来注之。又北流为竹舟江，西北至会同入沅水。又蓼溪水，源出东北鸡笼山，东为武阳水，又东北入武冈州，是为高沙市水也。南：长平水自城步入，西流，右给驾马溪，又西与双江水合，西北至通道合渠水。有青陂、双江二巡司。

乾州直隶厅：繁，难。隶辰沅永靖道。明为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府沪溪县。康熙三十九年改为乾州。四十七年置厅，治镇溪所城，仍隶辰州府。嘉庆元年升直隶厅。辖苗寨一百一十有五。东北距省治九百六十五里。广一百二十里，袤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十二分。京师偏西六度五十九分。东：镇溪。西：武山，武水出焉，一名武溪，又名卢溪，迤东过厅治西，屈而南，万溶江自凤凰厅北流东屈注之。又东与镇溪合，东南入沪溪。有河溪、乾州二废巡司。镇溪、喜鹊二营，皆嘉庆二年置。

凤凰直隶厅：繁，难。镇旱总兵、辰沅永靖道驻。明为五寨、旱子坪二长官司，隶保靖宣慰使司。康熙四十三年，改流官置通判，辰沅靖道剑事徙驻。雍正四年改凤凰营。乾隆五十二年改厅，升通判为同知。嘉庆元年升直隶厅。辖红苗寨一百有五。东北距省治一千五十里。广一百八十四里，袤一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三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分。南：南华山。西：凤凰山，上有凤凰营，又有凤凰营司巡检，后废。东南：观景。南：二华。西南：都督。沱江自贵州铜仁入，迤东北流，乌巢江自北来注之。东过厅治北，又东北入于沪溪，是为武水最南源也。又，万溶江源出西北天星砦山，东屈而北，左纳龙爪溪，西北至乾州合武水。西南：乐濠溪，东南至麻阳入辰水。祜营，知事驻。得胜营、五寨站有巡司。

永绥直隶厅：繁，难。隶辰沅永靖道。绥靖总兵驻。明，镇溪千户所、崇山卫地，隶辰州府沪溪县。雍正元年置厅吉多营，仍隶辰州府。嘉庆元年升直隶厅。七年称治花园堡。辖红苗寨二百二十有八。东北距省治一千一百五十九里。广九十里，袤一百五十五里。北极高二十八度四十三分。京师偏西七度。南：大排吾山。西：苞茅。西南：腊尔牛角河即酉水南源，自贵州松桃厅缘界流入，北至茶洞城，其左岸则四川酉阳州界也。屈而东北，界保靖县。东过厅治北，腊尔堡河自西南来注之，东北入保靖。西南：高严河，源出西牛潭，入乾州为镇溪，入武水。茶洞，废知事。隆转、排补二砦废司。有花园砦。

晃州直隶厅：冲。隶辰沅永靖道。本芷江晃州堡地，属沅州府。嘉庆二十二年析置直隶厅，移

凉伴通判治焉。东北距省治一千二百四十五里。广五十二里，袤一百四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分。京师偏西七度二十二分。西：龙溪。西南：尖坡。东南：宝骏山。潕水在南，一名无水，又名舞水。上流曰镇阳江，自贵州玉屏入，东北与龙溪合。过厅治南，左纳木多溪，东流会平溪，东北入芷江。东南：中和溪，一名罗岩江，亦东北流入芷江。晃州、凉伴二巡司。有驿。

清史稿卷六九　志第四四

四川：《禹贡》梁州之域。明置四川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清初因之。顺治二年，置四川省，设巡抚，治成都。十四年，增设四川总督。康熙四年，改乌撒隶贵州。七年，改设川湖总督，驻湖北荆州。九年，移驻重庆。十九年又改为川陕甘总督，驻陕西西安。雍正六年，改东川、乌蒙、镇雄隶云南，遵义隶贵州，省马湖入叙州，改建宁卫为宁远府，升锦、茂、达三州及资县并为直隶州。七年，升雅州为府。十二年，升嘉定、潼川二州为府，升忠州为直隶州，置黔彭直隶厅。乾隆元年裁，改酉阳土司为酉阳直隶州，升叙永厅为直隶厅。十四年，复专设四川总督，裁巡抚，以总督兼理巡抚事，治成都。二十五年，改松潘卫为松潘直隶厅，改杂古脑为理番直隶厅。二十六年，改石土司为石柱直隶厅。嘉庆七年，升达州为绥定府。光绪三十年，升打箭炉厅为直隶厅。三十二年，设督办川滇边务大臣，驻巴塘。三十四年，改叙永厅为永宁直隶州，升打箭炉厅为康定府，升巴安县为巴安府。宣统元年，改德尔格忒土司为登科府。东至湖北巴东县；一千七百六十里。西至甘肃西宁番界；一千二百四十里。南至云南元谋县；二千三十里。北至陕西宁洌州。一千一百八十里。广三千里，袤三千二百里。由康定府至前藏拉萨，驻藏办事大臣驻。四千七百一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四分至三十二度二十二分。京师偏西六度五十三分至十四度十二分。宣统三年，编户五百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口五千二百八十四万四百四十六。都领府十五，直隶州九，直隶厅三，州十一，厅十一，县百十八，土司二十九。其名山：东北有嶓家。蜿蜒川、陕界者，巴山。西北自岷分二支：南迤于大金川东西者，青城、蒙、峨眉，在西者，噶察克拉岭、折多山；其在岷东南迤者，摩天岭、剑门山。硕古里，自青海东巴颜喀喇分支。其大川：金沙、鸦龙、岷、嘉陵、渠、涪江，大渡河。航路：东境自夔至叙。驿路：自成都东北逾剑阁达陕西沔县，西渡泸定桥逾大雪山达西藏江卡。铁路：川汉，未竣工。电线：自成都东达汉口，西达打箭炉。

成都府：冲，繁，难。明，府。成绵龙茂道治所。光绪三十四年裁总督。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监运使，巡警道、劝业道，将军、副都统、提督驻。旧领州六，县二十五。顺治十六年，省罗江入德阳，省彰明入绵。康熙元年，省崇宁入循，省彭入新繁。九年，省华阳入成都。雍正六年，复设华阳，升绵、茂二州有资县并为直隶州，以德阳、绵竹、安隶绵，汶川、保隶茂，资阳、仁寿、井研隶资，又省威入保。六年，复设崇宁、双流、彭、彰明四属府。七年，以彰明改属龙安。东北距京师五千七百十里。广二百四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四十二分。京师偏西十二度十六分。领州三，县十三。成都冲，繁，难，倚。武担山在城西北隅。西：龙华山。北：天回山。江自郫县入，绕城东而南，入华阳，与锦江合，名二江，亦曰都江。沱江自新繁入，径县北，又东流入新都。金水河自城西穿城东出入江。摩柯池在城内。有天回、沱江二镇。一驿：锦官。华阳冲，繁，难，倚。康熙九年并入成都。雍正五年复置。东：大面山。西：西山，亦名雪岭。南：六对、铁炉。锦江一名汶江，自郫县入，径城南，折而东，会成都之郫江。又折而西，新开河自双流来会，下流入彭山。浣花溪在城东南，一名百花潭。驿同成都。双流冲。府西南四十里。康熙元年并入新津。雍正六年复置。南：应天、宜城。东南：普贤山。新开河自温江入，径城南，东流入华阳。石鱼河、杨柳河亦自温江入，径城西南，合流入新津。注大江。温江繁。府西少南五十里。北：女郎、大墓二山。岷江俗名温江，即金马河，自灌县入，西南入新津。石鱼河在城西，自金马河分流，杨柳河自石鱼河分流。又酸枣河自县郫入，东流径城北，俱入双流。新繁繁。府西北五十六里。西北：五龙、平阳。北：曲尺山。沱江即北江，自郫县入，径城南，入成都。北：清白江，即古湔水，自彭县入，东入新都。锦水河亦自彭县入，东流径城南，都桥河自彭县西南分清白江，东流径城北，俱入新都。金堂繁难。府东北七十里。西：金堂山，县以此名。南：云顶山，亦名百城山。东：三

学山，绵阳河即绵水，自汉州合雒水入，右纳马木河。又南至焦山坡，西有清白江及其枝津督桥河自新都入，合于城东。其昆桥河即沱江，先后来会，是为中江，又南入简州。有古城、下市、柏茂三镇。新都冲，难。府北五十里。南：龙门、赤岸。北：丽元山。沱江即毗桥河，下流自成都入。督桥河、锦水河俱自新繁入。锦水又歧为利水河，并入金堂。其正流至城东南入湔水，在县北，亦自新繁入，合弥牟水，东入金堂。有弥牟、军屯二镇。一驿：广汉。郫冲。府西四十五里。西：平乐山。北：郫江自崇宁入，东流入新繁。郫江俗名油子河，自走马河分流，径城西，又东入成都。沱江自崇宁入，东流入新繁。西：九曲江分走马河小支，绕城西北，下流入油子河。双清河即走马河，亦自崇宁入，东流入华阳，为锦江。有马街一镇。灌冲，繁。府西北百二十五里。西北：灌口、玉垒。南：赵公山。西南：青城山。县西南一里离堆，秦李冰凿江处。大江径此分二大支，曰南江，曰北江。南江分三派：正派南流入崇庆为西河；东派为白马河，又分为里石溪河，亦入崇宁；西派西南流，又分二支，俱入新津。北江分南北二大派。南派又分为三：曰龙安江，入崇庆；曰金马河，入温江；曰酸枣河，入郫县。北大派之南派曰沱江，北派曰湔水，俱入崇宁。西南僚泽、西北玉垒、蚕崖三关。彭繁，疲，难。府北九十里。康熙元年，并入新繁。雍正六年复置。西北：彭门山，与牛心山隔江对峙。又有大隋、中隋二山。南：清白江自崇宁入，歧为督桥河，东入新繁。西北：王村河，源出五峰山，南流折东入汉川，为马水河。锦水河亦自崇宁入，径城南，东流入新繁。瀰濛水源出琅邪山，即弥牟水上游，东流至新津，入湔江。北：静塞关。崇宁简。府西北八十里。康熙元年省入郫。雍正七年复置。西：铁砧山。北：金马山。沱江自灌县入，径城南：东入皇县。湔水自灌县分沱江，东流四十里，驼城北，又东入郫县，为清白江。郫江自灌县入，径城南，歧为走马河。又一支为油子河，俱南，东入郫县。徐偃河出郫江，亦自灌县来会，东入彭县。简州冲，难。府东少南百二十里。东：李八百山。西：孝子山。东北：石鼓。西南：忠国。西北：丹景山。中江即沱江，或称大有作为江，自金堂入，合绛水，南流入资阳。绛溪河发源西北月亮沟，东南流，径城北，入江。西南：赤水，一名黄龙溪，西流入仁寿，即兰溪上源也。有阳安关。巡司驻龙泉镇。一驿：龙泉。崇庆州。繁府西南九十里。西：鹤鸣山。西北：龙华山。北：味江自灌县入，径州西，西南流，折东与白马江合。白马江由味江分流，径城东，又东南会西河，入新津为白西河。黑石溪河自白马江分流，至城东三江口，仍入白马江。羊马江在白马江东，自灌县分大江，东南流，径州境，又南入新津。一驿：阳安。新津冲，难。府西南九十里。南：天柱山。北：平盖山。东南：宝资山。岷江自温江入，径城东，又东南流，入彭山。北：白西河即味江，自崇庆入，东南流，合羊马河，入江。汶井江即古仆干水，今名南河，自邛州入，东北流，径城南，又东入江。乾溪、溪水二河自灌县分味江，西南流，折东南，径城南，又东注汶井江。汉州冲，难。府北少东九十里。东：铜官、东觉二山。雁江自什邡入，至州东北合沈犀河，有白鱼河亦自什邡来注之。又东南合雁江，入石亭江。石亭江即雒江，亦自什邡入，径州北，东南入金堂。绵水自德阳入，径州东，南流入雒江。一驿：广汉。什邡繁。府北百三十里。南：雍齿山。西北：章山，即雒通山，雒水出焉，径城北，东南流，入汉州。金雁河、沈犀河、白鱼河三水并出县境，亦入汉州。西：高镜关。

重庆府：冲，繁，难。川东道治所。明，府。顺治初，因明制，领州三，县十七。康熙元年，省铜梁、安居入合州，省璧山入永川，省武隆入涪州。八年，省定远入合州。六十年，复置铜梁，以安居并入。雍正六年，复置大足、璧山、定远三县。十三年，升忠州为直隶州，丰都、垫江属之。析黔江、彭水二县置黔彭直隶厅。乾隆元年，改隶酉阳直隶州。二十九年，以巴县江北镇置江北厅。西北距省治九百六十里。广五百六十里，袤五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度四十二分。京师偏西九度四十八分。领厅一，州二，县十一。巴冲，繁，难，倚。城内：巴山，县以此名。东：涂山。又北：太华。西：跃越、缙云。南：霖峰。县东有明月峡者，大江径此。大江自江津入，径城东南，又东北入江北厅。嘉陵江即涪江，自合州入，南流至城东，与大江合。东：丹溪自綦江入，交龙溪自和寿入，俱入大江。巡司一，驻木洞镇。西：佛图关。驿二：朝天、白市。江津冲，繁，难。府南百二十里。南：鼎山。东：云篆、珞黄。东：华盖、女仙。东南：固城山。大江自合江入，东北流，径县西、北、东三面，亦名九字水，又东北入巴县。南江即古剌溪，自綦江入，径城东，又北入大

江。徇溪源出南綦盘山，北流注南江。砦溪、乐城溪俱入大江。南：崖门关。一驿：茅坝。长寿冲。府东北百五十里。东：长寿山，县以此名。北：铜鼓。西：牛心。东北：罗纹山。大江自江北厅入，径城东入涪州。龙溪一名溶溪，即古容溪，自垫江入，南流入大江。海棠溪合桃花溪自邻水入，径城东北，一名梅溪，西南流入巴县。一驿：龙溪。永川冲。府西北百八十里。西：英山。北：铜鼓。南：沪龙。西北：溪山。侯溪上流曰车对河，西南流，至城南，会西来一水，南流为株溶溪，又南入大江。松子溉源出龙洞山，亦东入大江。一驿：东皋。荣昌冲。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东：葛仙。南：宝盖。北：驻跸。东南：庆云山。长桥河自大足入，径城西思济桥，为思济河。西南流，至清江滩入沪州。大鹿溪源出南山，折东南入合江。一驿：峰高。綦江简。府南三百里。西：扶欢。东：石徇。北：牛冈。南：祝融、罗绿二山。刺溪亦名夜郎溪，自贵州桐梓来入，名綦江，径城东，又西北流入江津。至南江口注大江。东骨溪、北金沙溪、西奉恩溪，并入綦江。南三舍溪、捍水二关。南川难。府东南二百五十里。东：九盘山、马嘴山，西：永隆。南：方竹箐山，白水出，径城南镇江桥溪，屈流至城北水东桥，为大溪河，入涪州。四十八渡水与流金水俱至水东桥合白水。水从溪源出水从山，西流入綦江，合南江，即南江别源也。南马头、北冷水二关。合州冲，繁，难。府北二百里。北：瑞应。西：牟山。南：铜梁。东：钓鱼山。东北：书台山。渠江即宕渠水，自广安入，涪江自遂宁入，俱合嘉陵江。嘉陵江自定远入，东北合渠江曰嘉渠口，又东南合涪江曰三江口，又南入江。北：跳石溪自铜梁入，东北流入涪江。二驿：刘家场、温场。涪州冲，繁，难。府东少北三百五十里。东：龟山。西：五花、玉璧。北：铁枢、北岩。东南：武龙山。大江自长寿入，径城北会涪陵江。涪陵江即古延江，自彭水入，北合大江。大溪河自南川入，东北流，径州东南入涪陵江。巡司一：驻武卫镇。一驿：涪陵。铜梁繁。府西北二百四十里。康熙元年并入合州。六十年复置。西：六瀛。东：新开山。南：双山。西北有小铜梁山，县以此名。涪江自遂宁入，径城东北，又东南流入合州。安居溪一名关箭溪，又名忝江，自遂宁入，径城南，折东北流入涪江。马滩河一名赤水溪，源出六瀛山，南流入大足，合沙溪河，入县城。合巴川河，东南流，绕县境如“巴”字，亦入城。与赤水溪合流，出城东流，合小安溪，东北入合州。有安居镇巡司。大足繁。府西三百十里。康熙元年省入荣昌。雍正六年复置。南：鸡栖。东：三华。西：龙<㠯罒山>。东南：玉城山。长桥河上流即岳阳溪，自安岳入，径城西，又西南入荣昌。小安溪一名单石溪，东北流入永川。赤水溪自铜梁入，东北流，合沙河溪，仍入铜梁。东米粮、北化龙二关。壁山冲。府西少北百里。康熙元年省入永川。雍正六年复置。南：龙珰。北：缙云。西南：垂壁。东南：王来山、来凤。油溪二源，出汤口峡，一为来凤桥溪，南流，一为马坊桥溪，东南流，俱至斗牛石，合流入江津，注大江。有双溪镇。一驿：来凤。定远冲。府北少西二百九十五里。康熙八年并入合州。雍正六年复置。东：武胜山。北：焦石山。嘉陵江自南充入，环县境北、东、南三百，南流入合州。花石溪源出岳池，西南流，盐滩溪源出蓬溪，东南流，俱入嘉陵江。江北厅简。府北一里。明为巴县之江北镇。乾隆十九年设厅。东：卧龙山。北：大华莺山。东北：石城山。大江自巴入，径厅东南，又东入长寿。涪江自合州入，径厅南，又东南，与巴县分水入大汇。东：铜锣峡关，为水路门户。

保宁府：中，冲，繁。川北道治所。川北镇总兵驻。明，府。顺治初，因明制，领州二，县八。雍正五年，改梓潼属绵州直隶州。西南距省治六百二十里。广七百一十里，袤六百里。北极高三十一度五十九分。京师偏西十度五十分。领州二，县七。阆中冲，繁。倚。西：阆中山，县以此得名。东：盘龙、文城。南：钟山、玉立山。东北：大像山、灵山。嘉陵江即西汉水，自苍溪入，南流径城西，折东又径城南入南部。东河一名宋江，亦自苍溪入，东南流，径城东，与嘉陵江合。西水河自南部入，至梁家坡仍入之。西：锯山关。一驿：锦屏。苍溪府西北四十里。东：离堆、白鹤山。西：老池。南：小锦屏。东南：大获山。西北：方山。嘉陵江自剑州入，径县东北，又南入阆中。东河自广元入，径大获山麓，西南流，亦入阆中，塘溪河从之。曲肘川源出玉女山，东南流入江。南部繁。府东南七十里。东：龙奔山。西：兰登山。南：南山，亦名跨敖山。东南：离堆山。嘉陵江自阆中入，径城东北，又东南流，入蓬州。西水河即小潼水，自剑州入，径城南，又东南亦入蓬州。南溲水、西伏元溪、东安溪，皆嘉陵江之溢流也。县丞、巡司驻富村驿。广元冲，繁，难。府

北三百里。潭毒山在北，下瞰大江。又七盘岭为秦、蜀分界处。东：凤凰山。西：乌奴、白马。北：金城。东北：可沇山。嘉陵江自陕西宁宁羌入，径城西，又西南入昭化。宋江即东河，亦自宁羌入，径城东，又南入苍溪。北：潜水源出龙门山，径龙洞口，至朝天驿入嘉陵江，汉寿水、涤溪从之。巡司二，驻神宣驿、百丈关。驿三：问津、神宣、望云。昭化冲，繁。府北少西二百八十里。西：牛头、人头。南：仙人。北：大高、长宁。西北：木马山。嘉陵江自广元入，径城东北，又南入剑州。白水江即羌水，自平武入，东南流入嘉陵江。清水江自剑州入，径城西北，又东与白水江合。桔柏津在城东，即嘉陵、白水二江合流处也。西北：白水关。二驿：昭化、大木树。巴州繁，疲，难。府东北三百五十里。东：东龛山。西：西龛山。在东又南：南龛、北龛。东南：石城。西北：义阳岳、木强二山。巴江源出大巴山，自南江入，径州东南入达县。清水源出广东南境，径恩阳废县西北，又东南流，径州西南，宕水自通江入，注巴江。州判一，驻龙泉关。通江府东北五百五十里。东：大钟。西：金童。南：秋锦。东北：龙山。宕水一名东河，源出陕西西乡，西南流，径城东，会诺水。诺水源出陕西南郑，亦名西河，径城西与宕水合，入巴州。白石水一名清水，自西乡入，西南入宕水，名洪口河。东白阳、北羊圈、东北濛坝三关。南江府东北四百七十里。东：望元山。西：龙耳山。南：公山。北：孤云山。又大巴、小巴二山。巴江即宕渠水，源出大巴山，径城东，又东南入巴州。东：难江，一名南屯河，上流曰三溪河，至两河口，入巴江。南平桑水，北明水、韩溪、苍溪，俱从之。剑州冲，繁。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东：鹤鸣、浮沧。大剑山，亦曰梁山，相属有小剑山，中为剑阁道。嘉陵江自昭化入，径城东，又南入苍溪。清水江即黄沙江，自平武流入，径城北，又东入昭化。西：小河即小潼水之下流也，又名武运河，源出五子山，东南流，入南都。北：剑门关。驿二：武运、剑门。驿丞驻。

顺庆府：冲，繁，难。隶川北道。明，府。顺治初，因明制，领州二，县八。嘉庆十九年，改大竹、渠属绥定府。西南距省治六百二十里。广二百九十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五十分。京师偏西十度十九分。领州二，县六。南充冲，繁，难，倚。东：鹤鸣山。南：清居山。西：大、小方山。嘉陵江自蓬州入，径县东，又南入定远。西：西溪源出西充，流溪源出大耽山，俱东流至县南，入嘉陵江，曲水、清溪水从之。盐井在县境者十有五。西充繁。府西北九十里。城西北隅西充山，县以此名。东：亚夫、扶龙。西：忝珠。南：南岷山。陵溪亦名小陵河，自县西小陵镇至三河口，与象溪、虹溪合流入南充。海棠川源出双图山，西流，折而南绕城，又南入南充，注嘉陵江。蓬州繁。府东北四十里。城北隅：玉环山，嘉陵江水环之，故名。西：三合。南：永安。东：云山。嘉陵江自南部入，南流，绕城三面如玦，折而南，入南充。清溪水源出营山之披衣山，南流入州，名清澹河，又四十里至州南清溪口，入嘉陵江。盐井一。营山繁。府东北百八十里。城西南营山，县以此名。东：青羊。西：披衣。东北：大、小蓬山。流江自仪陇入，七曲萦回，亦名七曲堰，径城东，又东南入渠县。瞰天溪源出西西岩，绕城东南流，至七曲堰入流江。清溪源出披衣山，西南流入蓬州。仪陇简。府东北二百六十里。城内：金城山。东：望龙山。南：南图山。西：仪陇山，县以此名，流江之水出焉。流江自仪陇山南流，折东径城东，又东南入营山。平溪源出东允家山，南流入流江。广安州繁。府东南百九十里。东：谷城。西：秀屏。南：猊峰。北：谏坡山。渠江自渠县入，径州北，谓之篆水。以江中有三十六滩，滩石纵横，波纹如篆，故又名篆江。绕城而南，亦名洄水。又西南入合州。浓水即西溪水，源出北山，南流径城西，折东至城南五里、合渠江。清溪水自邻水入，左会大池河，流至州南入渠江。邻水繁，难。府东南二百七十里。南：晶然。东：宝谷山。北：银华。西：少陵。东北：邻山。邻水上源即芭蕉河，自大竹入，西南流，径城东，又西南与观音河、宝石河合，流入长寿。有邻山、太平二镇。岳池冲，府东南百二十里。东：岳安山、龙扶速山。北：龙穴。西：姜山，岳池水出焉。岳池水自姜山流至县东，折南，合灵溪、龙穴二水，入定远。

叙州府：要，冲，繁，难。隶永宁道。明，府。顺治初，因明制，领县十。旋改高州为高县。雍正六年，改贵州永宁县来属，又裁马湖府，以所；辖屏山来隶。八年，复以永宁往属叙永厅。乾隆二十六年，置雷波厅。二十九年，置马边厅。西北距省治七百九十里。广五百九十里，袤三百七

十五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三十八分。京师偏西十一度四十三分。领厅二，县十一，土司四。宜宾冲，繁，难。倚。西：天仓、朱提。南：七星。西南：大、小黎山。大江在县东北，一名汶江，亦名都江，自健为入，东南流，入南溪。马湖江一名泸水，即金沙江，自屏山入，径县南，又东与大江合。石门江，俗呼横江，又名小江，自庆符入，至城西南，又东北合马湖江。北：涪溪、苏溪俱入大江。东：二郎关。庆符简。府南少东百二十里。南：石门、兴庆。东：迎祥山。石门江上流曰纹溪，源出云南乌蒙，南广水即古符黑水，自高县入，俱东北流，径城西，北入宜宾。富顺冲，繁，难。府东北二百四十里。西：凌云、玛瑙。东：禄来、桂子。北：朝阳。西南：虎头山。沱江一名金川，又名釜川，自内江入，径城东，东南流，入泸州。荣溪自荣县入，螯溪源出县东马鞍山，俱入沱江。县丞二，驻邓井关、自流井。南溪冲。府东百十里。南：琴山、可庐。西：平盖。北：瑞云。东：龙腾山。大江自宜宾入，径城南，又东入江安。西北：福溪亦名服溪，亦自宜宾入，南流入大江。刺溪与九盘溪合流，至城东入江。一驿：龙腾。长宁简。府东南百四十里。东：牛心。南：槿山、越王山。北：宝屏、龙峨。东西二溪与冷水溪俱至县东北淯井合流为淯溪，一名三江口。又东北至武宁砦，为武宁溪，又东北至安宁砦，又东北至江安入大江。高简。府西南百五十里。南：阁梯。北：连珠。东南：七宝。西南：腾山。宋江自云南镇雄入，北流，径筠连东，分五道，北至平寨，径城东而北。梅岭溪自筠连入，至城北合宋江，又北入庆符。筠连简。府西南二百五十里。南：暮春、黄牛。西：学士。东：景阳山。定川溪有二源，一出乌蒙黑桃湾，一出云南镇雄羊落沟，合流径城西，又北入高县，为梅岭溪。珙简。府南少东二百里。北：麒麟、芙蓉。西：虎牢。西北：梅得山。珙溪一名落浦河，径县西南，折而东北入长宁，合淯溪。兴文简。府东南百八十里。东：摩旗。东南：文印山。南：南寿山。水车河一名三渡河，源出故建武城山谷中，至县东北，又西流，经梅岭堡，入长宁，注淯溪。隆昌冲，难。府东北二百七十里。北：道观山。南：回龙山、玉蟾山。沱江自内江入，径城西南入泸州。小溪一名隆桥河，在县东，自内江、荣昌二县山溪水合流而成，东南流，亦入泸州。屏山简。府西南二百二十里。西：镜山。东：书楼。东北：赤崖。西南：小悍山。马湖江一名泸水，即金沙江，自云南昭通入，东北径蛮夷、平夷二土司界，又东北径城南，又东入宜宾，与大江合。泥溪、什噶溪、大鹿溪并入马湖江。巡司驻石角营。马边厅冲，繁。府西六百里。本屏山地，初为马边营，乾隆二十九年改厅。东：遮烟山。南：大池山。北：龙泉山。东南：金凤山。清水溪一叶新镇河，源出凉山蛮界，径厅南，折北转东，过沐川司入健为。雷波厅繁。府西南五百七十里。本屏山财，名雷波乡。康熙初置长官司。雍正六年改雷波卫。乾隆二十六年升厅。东：贝海。西：龙头。北：雷番。西北：宝毒山。金沙江自云南昭通入，径厅南，东北流，入屏山。南古城河，西南秦沙河，并源出蛮界，东流注金沙江。北马湖，为黄种、芭蕉二溪上流。西南：神龙关。蛮夷长官司隶屏山。在县西南，旧属马湖府。雍正五年改属。东：大鹿山。西：什噶溪。沐川长官司隶屏山。在县西北。东：青孤山。南：沐溪，东流入健为界。泥溪长官司隶屏山。在县西。元至元十三年，与马湖路同置。明改县，移司于此。有明旧。平夷长官司隶屏山。在县西。西北：隆马、崖山。马湖江自云南昭通入，又南有大纹溪。

夔州府：要，冲，繁，难。隶川东道。明，府。顺治初，沿明制，领州一，县十二。康熙六年，省大宁入奉节。七年，省新宁入梁山。九年，省大昌入巫山。雍正六年，升达州为直录州，以东乡、太平二县往隶。七年，复置大宁、新宁二县。旋改新宁隶达州，改梁山隶忠州。乾隆元年，改建始隶湖北施南府。西距省治一千七百四十里。广四百十里，袤五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十一分。京师偏西六度五十三分。领县六。奉节冲，繁。倚。东：白帝山。赤甲与白盐隔江，两山对峙。西：官口。南：胜已、文山。北：天门山。东：瞿塘峡，峡口为沍预堆，大江即岷江，自云阳入，径县南，东流出瞿塘峡，自峡以下谓之峡江，亦名锁江，又东入巫山。东：大襄水、清襄水，并入大江。东：瞿塘关。巫山冲，繁。府东百三十里。东：巫山，山有十二峰，亦曰巫峡。南：南山。北：磊头。东北：金头。西北：天县山。南：大江自奉节入，东流径巫陕，又东入湖北巴东。巫溪水一名昌江，自大宁入，东南流入大江。又鸟飞水在县西南，发源奉节山谷中，东北流，亦入大江。清溪、万流溪从之。云阳冲，繁。府西百四十里。东：石城。北：汉城、马岭。南：飞凤。东南：新军山。

西北：大梁山。大江自万入，径城南，东流入奉节。彭溪一名开江，亦名临江，自开入，东南流，径城西入大江。汤溪水即东襄河，东流径五溪关，又东至城东入于江。盐井十。监课大使驻云安厂。万冲，繁。府西少南二百八十里。东：黑象山。西：天城、鱼存。南：南山。北：都历、高梁。西南：羊尾山。西北：万户山。大江自忠州入，径城南，又东入云阳。苎溪即古池溪，自梁山入，至城西，复南流入江。开简。府西少北二百三十里。北：盛山。西：大池。南：九龙。东南：瑞石。东北：熊耳山。开江亦曰监江，即古彭溪，自新宁入，径县南，又东南会青江、垫江入云阳。三潮溪、白水溪并东流入清江。大宁难。府北百八十里。东：凤山。北：石柱、宝源山。东北：石钟。巫溪一名昌江，源出县境西北，径城东，曰大宁河，又南入巫山。马连溪即白杨河，径城南，又东入大宁河。有铁山关。

龙安府：繁。隶成绵龙茂道。明，府。顺治初，因明制，领县三。雍正九年，改绵州之彰明来隶。西南距省治六百五十里。广七百七十里，袤五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二十二分。京师偏西十一度四十九分。领县四，土司一。平武繁，倚。东：左担。西：太平。南：镇南、羊角。北：大风。东南：箐青、石门山。涪江自松潘入，东流径城南，青漪江一名小江河，即古廉襄水，亦东南流，并入江油。白水江自甘肃文县入，径城西北，又东南流，入昭化。石泉河自石泉入，径县东南，入彰明。火溪河一名白马河，有二源，流至阳地溢口而合，西南入涪江。又东青川溪，东流入剑州。县丞驻青山镇。东北：北雄关。江油简。府东南二百六十里。东：窦圌山。西：玉枕、大匡。南：龙头。北：白鱼。西南：大小匡山。涪江自平武入，径城东，与青漪江并东南流入彰明。龙潭溪源出窦圌山，流至石舍崖，入涪江。东：涪水关。石泉简。府西南三百二十里。南：石纽。东：金字山。西：千佛。东北：鸡栖山。石泉河即湔水，自平武入，左合大鱼口水，其西南源神泉河自茂入，西源坝底水自右来会，折东径城南至素龙山，为石密溪，折地缘江油界入彰明。西石板、西北上雄二关。彰明简。府东南三百二十里。东北：太华山。北：紫山、兽目山。涪江自江油入，分二派，夹城东西流，至县南合，又南会石泉河入绵州。青漪江亦自江油入，南流入涪江。阳地隘口长官司隶平武。在县北。宋为守御千户。元至元时，授宣慰副使。明改置长官司。顺治六年投诚因之。

宁远府：要，冲，繁，难。隶建昌道。建昌镇总兵驻。明，建昌卫。顺治初，因明制为卫。雍正六年改府，以会理州来属，并置西昌、冕宁、盐源三县，越崔一厅隶之。宣统元年，增置盐边厅。二年，又置昭觉县。东北距省治一千二百三十里。广八百四十里，袤一千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四分，京师偏西十四度十二分。领厅二，州一，县四，土司十一。西昌冲，繁，倚。旧建昌卫。雍正六年改县。东：木托。西：天王山。南：巴洞。东北：凉山。东南：螺髻。西南：旄牛山。安宁河即孙水，自冕宁入，径城北，热水河自东来注之。又径城西，西河自西来注之。北纳东河、宁远河，南纳邛河，南流入会理。东西溪河、三岔河均入金沙江。石门、罗锁、泸沽、太平四关。巡司二，驻普威、德昌所。冕宁繁，难。府北少西百八十里。初仍明制为宁番卫。雍正六年改。县东南：冕山，县以此名。东：东山。南：南山。北：北山。孙水有三源，自县北纳瓦那河，径城东南，西源三水合为小村，又南至王家营，东源曰松溪河，合小相公岭水，西北流曰泸沽，来会，又南入西昌。若水即鸦龙江，自雅州入，西南入盐源。沙沱、乌角、冕山、九盐四关。盐源繁，难。府西南三百十里。明，盐井卫。雍正六年改。县南：柏林山。西沽觧焚和。西北：刺红瓦山。打冲河即鸦龙江下流，自冕宁入，径城西北，纳左所河。又南盐井河，合双桥、浪渠二水，与别列河、麦架河西北流来注。又东南纳右所河。又南纳椒崖、那噶诸河，入会理。双桥、古得二关。阿拉场巡司。盐井二。昭觉繁，疲，难。府东北。旧为交脚汛地，在凉山夷巢中。宣统元年，剿办凉山倮夷。二年，就汛地增设县治，改今名，并移建昌中营守备驻之。会理州冲，繁。府南四百里。本会川卫。康熙二十九年分置会理州。雍正六年省会川卫，移州治卫城，隶宁远。东：密勒山。西：斜山。南：白塔。西南：芦那山。金沙江左渎自盐源入，右与云南大姚分岸。安宁河自州北纳公母河、一碗水，西南与打冲河合，并西流入之。又南纳黎溪水，入云南武定。东玉虎河、玉虹河、会通河俱入金沙江。有泸津、松坪、永昌、大龙、虎头等关。巡司二，驻迷易所、洼乌场。监边厅府西南。盐源县属阿所拉地。嘉庆二十二年增设巡司。宣统元年升厅，改今名。越嶲厅冲，繁。府北少东二

百八十里。初因明制为越嶲卫。雍正六年废卫设厅。南：大孤山、小相公岭。西：小孤山、阿露山。又西南：嶲山。大渡河自打箭炉入，纳松林河、鹿子河，东北流，老鸦漩河自西来，合二小注之，又东北入清溪。越嶲河自厅西南，二水合流，径厅东，倮罗、腊梅营水东来注之，又东北纳宁越营、桂贤村二水，入峨边，注大渡河。小相公岭、青冈、海棠、晒经四关。经历驻大树堡。沙麻宣抚司隶西昌。在县东北。康熙四十九年置。瓜别安抚司隶盐源。在县西北。康熙四十九年置。木裹安抚司隶盐源。在县西北。雍正八年置。威龙州长官司隶西昌。在县东南。元，威龙州地。明洪武间置司。仍明旧。普济州长官司隶西昌。在县西南。元，普济州地。明洪武七年置土知州。康熙四十九年改置。昌州长官司隶西昌。在县南。元，昌州地。明洪武九年以云南大理府土职调守。仍明旧。河东长官司。隶西昌在县东南。明为宣慰司。康熙四十九年改置。阿都长官司隶西昌。在县东南。顺治六年归附。康熙四十九年授宣抚司。雍正六年改置。阿都副长官司隶西昌。雍正六年置。马喇长官司隶盐源。在县西南。与云南永北厅接界。康熙四十九年置。邛部长官司隶越崔。在厅北。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宣抚司。五十二年改置。

雅州府：冲，繁，难。建昌道治所。明，雅州。顺治初，因明制，为直隶州，领县三。雍正七年升府，抚民同知驻靖西关地，在哲孟雄之北，为亚东出入要路。有商埠。以其地增置雅安县，改天全土司为天全州，改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为打箭炉厅。八年，改黎大所为清溪县，均属府。光绪三十年，升打箭炉为直隶厅。三十四年升康定府。东北距省治三百四十里。广五百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四分。京师偏西十三度二十一分。领州一，县五，土司一。雅安冲，繁，难，倚。西：雅安山，县以此名。东：周公。南：岩道山。北：七盘山。青衣江一名平羌江，俗称雅河，即大渡水。自芦山入，至县北门外，东南流入洪雅。小溪河自名山入，邛水自荥经入，并入青衣江。北飞仙、金鸡、南飞龙三关。名山冲，难。府东北四十里。城内：月心山。西北：名山，县以此名。西：蒙山。东：白马。南：总冈。东北：百丈山。名山水在县东二百步，东南流，入雅安，为小溪河。百丈河源出莲花山，东南流，入蒲江，为铁溪河。东：黑竹关。一驿：百丈。荥经冲，繁。府南九十里。北：铜山。东：孟山。西：中峻。南：邛崃、瓦屋、大关。荥、经二水为邛水上源。荥水出邛崃山，五派并发，流径城西而合，又北流，绕城北与经水合，曰荥经水。又北名邛水，入雅安。下改溪源出下改山，北流至城南。入经水。祭风溪在西，源出龙游山，入荥经水。西北紫眼、西邛崃、东北天险三关。一驿：箐口。芦山简。府西北百里。东：始阳山，即《贡禹》蒙山，相接为卢山。西北：通灵山，为外番要道。南：青衣水有二源：西源即天全州流入之沫水，东源出邛州伏牛山，即古青衣水，二水夹城东西流，会于城南，又西南流，折东入雅安。和川水自天全入，径城南入青衣江，曰三江口。西北：灵关。东北：八步关。东南：飞仙关。天全州繁，难。府西少北百二十里。东：多功、卧龙。南：燕子。西：马鞍。东北：金凤山。沫水一名浮图水，自羌界入，径州北，东南流，入芦山。南：和川水，一名始阳河，二源合而南流，折东亦入卢山。碉门，吏目驻。西：禁门、仙人、紫石三关。清溪冲，繁。府西南百六十里。东：冲天。西：牛心。南：盘陀。东北：圣钟山。又县北五十里有大相公岭，即荥经之邛崃山。大渡河一名沪水，在县南，自打箭炉入，与越峨分水，穿凉大渡河。巡司一，驻黄木厂。南：黑崖、清溪二关。驿二：泥头、沈村。董卜韩胡宣慰司隶天全。在州西北。仍明旧。有灵关河，径司西北，与多功水合。又冷边长官司，亦隶天全。沈边长官司，隶清溪，均于宣统三年改流。

嘉定府：冲，繁。隶建昌道。明，嘉定州。顺治初，因明制，为直隶州。领县六。康熙十二年升府，以其地置乐山。嘉庆十三年，设峨边厅。北距省治三百九十里。广六百余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二十六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一分。领厅一，县七。乐山冲，繁，倚。城西隅，高标山。东：凌云、乌尤。北：白崖山。通江即岷江，自青神入，径城东南，会阳江，入健为。阳江即大渡河，自峨眉入，径城西南，与青衣江合。青衣江一名平羌江，自夹江入，径城西，纳泥溪、竹公溪二水，入岷江。西苏溪，西南临江溪，均自峨眉入，苏溪入青衣江，临江溪入大渡河。东：安庆关。北：平羌、嘉禾二关。峨眉繁。府西七十里。大峨、中峨、小峨三山俱在南。西南：绥山。西北：铧山。大渡河亦名中镇河，自峨边入，径城南，东北流，与罗目江合，入乐山，为临江溪。

北：粗石河发源大峨山麓，合符文水，东南流，径城北亦入乐山，为苏溪。西南：土地、太围二关。洪雅繁。府西北百三十里。南：隐蒙、八面。东：乌尤、葛仙山。西：竹箐山。东北：金鸡山。西南：逊周山。青衣江自雅安入，径县南，又东南入夹江，一名洪雅江。拥泔水出可慕山谷，径县入丹稜。龙门溪二源合流，东北入青衣江。花溪源出荣经，东北流，至城西入青衣江。西：竹箐关。夹江繁。府西北八十里。西：云吟、平羌。东：虎履。南：凤凰。北：大观山，一名观斗山。青衣江自洪雅入，径城西南，南流入乐山。西：飞水溪，一名瀑布泉，与青衣江合。西南：龙鼻溪，绕龙鼻山入江。西：铁石关。健为冲，难。府东南百二十里。南：子云山。东：天马。东：张纲山。北：舞凤山。西南：沈犀山。岷江自乐山入，径县东，又东南入宜宾。沐溪、清水溪俱在南，并发源屏山，东流入江。东北：四望溪，自荣入，径三江镇，下与岷江合。盐捕通判一，驻黄角井。大使一，驻牛华溪。荣繁，难。府东百五十里。北：铁山、荣黎。东：梧桐。西：凤西、白石、龙虎。南：龟泉山、五保山。荣溪自仁寿入，有二源，东西夹城流，至城南而合，东南流，入富顺。大牢溪源出铁山，南流径城西，至宜宾入岷江。县丞一，驻贡井。威远繁。府东二百六十里。西北：云台。西：龙泉、老君山。西北：龙泉。西：紫金山。西北：献宝溪，一名硫黄溪，三源合流，至县东，有龙会河自西北南流注之，即秦川溪也，南入富顺。峨边厅要。府西二百六十里。本峨眉县地。乾隆五十五年，设主簿分驻。嘉庆十三年裁主簿，置厅，设通判。九隘皆为厅地。南：龙山。东：药子山，左界马边，右接夷境。西：横木。北：马湖山。中镇水即大渡河，自清溪入，径厅北，又东入峨眉。厅属有岭夷十二姓地。

潼川府：中，繁，难。隶川北道。明，潼川州。顺治初，因明制，为直隶州。领县七。雍正十二年升府，以其地置三台县。西南距省治三百二十里。广三百八十里，袤五百七十城。北极高三十一度六分。京师偏西十一度六分。领县八。三台繁，难，倚。东：东山，在县东四里。又黄龙、鼓楼。西：三台山，县以此名。南：印台、金鱼。西南：牛头。东北：万峰。中江即古五城水，自中江入，径城西南入涪江。涪江自绵州入，径县东北入射洪。又东桃花溪，亦入射洪县。产盐，上井三，中井九，下井二百十六。县丞驻荫芦溪。射洪繁，难。府东南六十里。南：白岩。东：东武。北：金华。东南：通泉山。东北：公成山。涪江自三台入，径城东，又南流入莲溪。梓潼水一名射江，亦曰弥江，又曰白马河，自盐亭入，南流，径东南独坐山下入涪江。东：黄洋溪亦自监亭入，与梓潼水合。桃花水自三台入，南流入涪江。通判一，驻太和镇。盐课大使驻青堤渡。盐亭简。府东少北百二十里。西：负戴山。东：光禄。南：宝莲。北：金紫。盐亭水亦名小沙河，发源县东北境，下流入梓潼水。樟潼水自绵州樟潼入，径城南，合物溪入射洪。有盐井二十。中江难。府西百二十里。城内：斗山。东五城与西栖妙隔江对峙。西南：铜官山。中江水名凯江，自罗江入，径城西南，又东北流入三台。双桥河源出县西北白莲洞，东南流，径城西，转南至铜鱼山下，入中江。巡司一，驻胖子店。遂宁繁，难。府东南二百十五里。东：铜盘、龙头。西：箕山。北：广山。西南：书台，与宝嘉、金鱼二山相连为三峰。涪江自蓬溪入，径城东，又东南入合州。东北：郪江有三源，并东北流至蓬莱镇，合入涪江。安居水一名关箭溪，自安岳入，径城西南入铜溪。盐井五十二。县丞兼批验大使驻梓潼镇。蓬溪繁，难。府东南百九十里。东：蓬莱、赤城。西：龙门。南：铜钵。北：石龙。西北：龙马山。涪江自射洪入，径城西南流，入遂宁。西北：郪江，东流至黄龙铺入涪江。又北蓬溪，源出西充，西南流，径城北，入遂宁。盐井七百九十五。县丞驻蓬莱镇。盐课大使驻康家渡。安岳繁，难。府南三百八十里。治后铁峰山。东：紫薇、白云。西：大云。南：安泉。东南：云居水自乐至入，径城北，又东南入遂宁。鱼海河有二源，一东流至城东，合入安居水。南：岳阳溪，东南流，入大足。乐至简。府南少西三百九十里。南：棋盘山。东：玉栏坡山、金鸡山。西：周鼎。东南：乾峨山。安居水源出县东北，东流，玉带溪源出县西清水潭，东南流，并入安岳。又乐至池在县东二里，县以此名。

绥定府：繁，疲，难。隶川东道。明，达州。顺治初，因明制，为夔州府，属之达州。雍正六年，升直隶州，以夔州之东乡、太平、新宁三县来属。嘉庆七年升府，改名绥定，并于州地置达县，升太平为直隶厅。十九年，以顺庆府属之大竹、渠二县来隶。道光九年，移太平同知驻城口，改名

城口厅，太平厅还为县，均仍隶府。西距省治一千二百里。广四百三十里，袤六百余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十八分。亦师偏西八度五十一分。领厅一，县六。达繁，疲，难。倚，东：龙城山、大竹。南：火峰、南岩。西：石城、金华。东南：金匮、石门。东北：竹飓山。通川江即渠江，自东乡入，径城南，又西南入渠县，为宕渠江。南江自新宁入，东会沪滩河，北流折西，至城东入通川江。北水即巴江，自巴州入，并合通川江。西：凤皇、铁山、龙船三关。巡司驻麻柳场。东乡简。府东少北九十里。东：平楼、文字。西：印石。南：金榜。北：蟠龙。东南：峨城山。西南：石人山。前、中、后三江为通川江上流，俱自太平入，至城东合流，入达县。长乐河上流为白龙、赤甲二泉，源出东长乐镇，合西流，至城南入通川江。文字溪发源文字山，合前江。有高桥、马渡二关。新宁繁，难。府东少南百一十里。西：屏山。东：鸡山。南：冠子山。北：天马。西南：鼓啸山。东北：莪城山。南江自县东北三角山发源，径城南，折西北流，会聊珠峡水入达县。泸滩水源出大竹山，自达县东南界北流，与南江合。开江在县东北，东流入开县。东：豆山关。渠简。府西二百二十里。北：龙骧。西：玉蟾山。东北：八蒙、大斌。渠江即宕渠水，自达县入，径城东，又西南入广安。流江自营山入，东南流，与渠江合。白水溪源出东南白水洞，西流入渠江。北：卫渠关。县丞驻三汇场。大竹繁。府西南百二十里。东：月城山。西：九盘、邻山。东北：狮子山。金盘山亦名仙门山。仙门水自月城山发源，邻水自邻山发源，并西南流入邻水。北：东流溪，一名清溪河，西流入渠县，注渠江。县丞驻石桥铺。太平要。府东北百四十里。南：翠屏。东：天池、板塞。北：大横山。前、中、后三江俱自县境发源，径城东，西并入东乡。白沙河源出板塞山，西南流，径城南入后江。东：蓝津关。城口厅繁，疲，难。府东北三百六十里。西：城口山，厅以此名。东南：金城。东北：黄礅山。北江自黄礅山发源，经大竹渡，折北入陕西紫阳为任河，注汉江。万顷池在峡口山，南邻境之水多源于此。东北：深溪关。

康定府：要。隶康安道。明，长河西鱼通安远宣慰司。康熙初，明宣慰司以地归附。雍正七年，移雅州府同知来治，置打箭炉厅，仍隶雅州府。光绪三十年，升直隶厅。三十四年升府，改名康定，隶康安道，升裹化县为裹化厅，并以河口、稻成二县同隶府。宣统三年，旧隶打箭炉之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各土司，全体改流，先后分别设治，并先各就其地置委员、理事等官。东北距省治九百六十里。广六百四十里，袤八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度九分。京师偏西十四度三十八分。领厅一，县二。东：大＜⿸⿱山罒山＞山。南：无脊山。东南：大雪山。东北：郭达。西南：折多山，为入藏要道。鸦龙江即古若水，自青海境发源，南流，径府西南入冕宁。大渡河即古洸水，自懋功入，径府东，又南入清溪。沪河源出折多山，东北流，至城西南，有木鸦河自番界东流来注，并入大渡河。有榷税沪关。巡司一，驻沪定桥。一驿：烹坝。裹化厅要。府西六百四十里。裹塘宣慰、宣抚司地。旧设有粮务委员。光绪三十二年设裹化县。三十四年升厅。东：紫木喇山。东北：高日山。东：鸦龙江自喇滚入，有三渡水自盐源之木裹土司及云南中甸来注之，会金沙江入马湖。西南：色隆达河，源出额东额山，入金沙江。河口要。府西。裹塘、明正两土司交界地，旧名中渡。光绪三十二年，裹塘改流，设县。西有鸦龙江。稻成要。裹塘土司地。旧名稻坝。光绪三十二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县。县丞一，驻贡噶岭。

巴安府：要。康安道治所。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按察使衔炉安兵备兼分巡道驻。巴塘宣抚司地。光绪三十一年改流。三十三年置巴安县。三十四年升府，并置三坝厅，盐井、定乡二县隶之。东北距省治二千一百里。领厅一，县二。东：龙新山、甲噶喇山。西南：宁静山。巴冲楮河自瞻对入，与金沙江合。色楮河即金沙江，自三岩入，径府西至得荣入云南丽江。三坝厅要。府东二百三十里。巴塘、裹塘两土司交界地。三十三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厅，驻通判。盐井要。巴塘土司地。光绪三十一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县。澜沧江自察木多入，绕由云南入缅甸。定乡要。裹塘土司地。旧名乡城。光绪三十二年改流。三十四年设县。

登科府：要。德尔格忒宣司地。边北道治所。宣统元年改流，析其地为五区。于北区设府，仍名登科，并置德化、白玉二州，石渠、同普二县隶之。东北距省治三千三百五十里。领州二，县二，土司十二。川、藏交隘，东连甘孜、瞻对，西邻纳夺、察木多，南与巴塘、乍了接壤，北界西宁、

俄落，乃金沙江之上游。德化州要。德尔格忒土司中区地，旧名更庆。宣统元年改流设州。鸦龙江自甘孜入，入瞻对。巴冲楮河自巴塘入，下流入金沙江。石渠要。府西北二百一十里。德尔格忒土司北区地。即杂渠卡，一名色许。宣统元年改流设县。白玉州要。府南六百三十里。德尔格忒土司南区地。宣统元年改流设县。北有海子山。同普要。德尔格忒土司西区地。宣统元年改流设县。并分管察木多呼图克图及纳夺土司之地。乍了呼图克图地，入藏要路。宣统三年设理事官。察木多呼图克图地，亦名昌都。东接德格、纳夺、贡觉，西与八宿、诺隆宗毗连。旧设有粮员，置兵戍之。宣统三年增设理事官。得荣巴塘土司地。与云南接壤。宣统三年设委员。江卡旧为给藏地，置有兵戍。北接三岩、乍了。西连波密、察木多。宣统二年收回。三年设委员。贡觉旧为给藏地。宣统二年收回。三年设委员。桑昂旧为给藏地。宣统二年收回。三年设委员。杂瑜旧为给藏地。宣统二年收回。三年设委员。三岩野番地。跨金沙江之上，有上岩、中岩、下岩之分。宣统二年归附。三年设委员。甘孜麻书、孔撒两土司地。宣统元年改流，设委员。兼管白利、东科、德格、倬倭、章谷之地。章谷土司地，与孔撒、麻书、德格、瞻对均接壤。改流后亦名炉霍屯。宣统三年设委员。道坞麻书、孔撒两土司地。宣统三年改流设委员。瞻对旧为土司地，给与藏人。东连明正、单东、孔撒、麻书、章谷各土司界。南接裹塘、毛丫、崇禧。西北与德格接壤。据鸦龙江之上游。有上瞻、中瞻、下瞻之分，亦名三瞻。宣统三年收回，设委员。

邛州直隶州：中，卫，繁。隶建昌道。明，州。东北距省治百八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百五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五十三分。领县二。东南：铜官山。南：文华、古城。西：相台、马岚、七盘。北：渠亭。西南：邛崃山。南：邛水，即古仆千水，亦名文井江，源出西北牛心山，东流入新津。牙江水、斜江水、＜⿰氵耤＞水俱自大邑入，东南流，与邛水合。西南：火井。南：夹门关。巡司驻火井漕。大邑繁，难。州北少东四十里。东：银屏山。西：高唐山。北：雾中山。西北：鹤鸣山。牙江水源出县境，＜⿰氵耤＞水源出凤凰山，斜江水源出鹤鸣山，并东南流入州。东：乾溪镇。蒲江简。州东南六十里。南：金釜山、长秋山。北：白鹤山。南：蒲江自丹棱入，东北流入州，合邛水。北：铁溪河自名山入，即百丈河，下流会蒲江入邛水。西南：黑竹关。

绵州直隶州：冲，繁，难。旧隶成绵龙茂道。光绪三十四年裁。明成都府，属州。顺治初，仍明制。雍正五年，升直隶州，以成都之绵竹、德阳、安及保宁之梓潼来隶，并设彰明、罗江二县，寻改彰明属龙安府。乾隆三十五年，移州治罗江，省罗江县。嘉庆六年，还旧治，复设罗江。西南距省治二百七十里。广三百里，袤百零五里。北极高三十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十一度三十五分。领县五。东：金山。南：延贤。东北：天池。北：绵山，州以此名。涪江自彰明入，径州北及东，又东南入三台，亦谓之内水。龙安水、茶坪水俱自安县入，并东南流，与涪江合。州产盐，有中井十一，下井一。盐捕州判驻丰谷井。县丞驻魏城。驿二：魏城、金山。德阳冲，繁。州西南百五十里。北：鹿头山、浮中山。绵水一名绵阳河，处绵生入，东南流，径城南入汉州。石亭水亦自绵竹入，径城西南，入汉州。北：鹿头关。一驿：旌阳。安繁。州西北百一十里。北：千佛。东：西昌山。南：浮山。东北：金山。黑水河一名宁口河，冷水河一曰乾河，并东南流入罗江。茶坪水源出千佛山，发源东南，径城西会龙安水入州。西小坝、睢水，北曲山三关。绵竹繁。州西南百八十里。北：武都。南：文曲。西南：飞凫。西北：紫岩山。绵水、石亭水俱自茂州入，左流为绵水，径城北，东南入德阳。射水一名紫溪河，源出三溪山，径城南，与石亭水合。白水河源出土司漆寨坪，东南流，径城西南，马尾河源出土司天池山，东南流，径城西北，折而东，并入射水河。南：石碑镇。梓潼冲，繁。州东北百二十里。东：兜率山。西：葛山。南：长卿山。北：五妇山。梓潼水一名歧江，源出龙安平武山溪，东南流，径城西南，又南入盐亭，即古驰水也。西北：九曲水，源出龙安洞子口，九转入潼江。一驿：武连。罗江冲，繁。州西南九十里。北：潺山。南：天台山。西南：龙池山。黑水、冷水俱自安县入，东南流，至县东北合，是为罗江。又折南，径县东，入中江。南：芙蓉溪，源出白马关下，东南流，至县南，与罗江膈，一名三紫水。西南：白马关。一驿：罗江。

资州直隶州：繁，难。隶川南永宁道。明，资县。顺治初，仍明制，为资县，属成都府。雍正

五年，升直隶州，以成都之仁寿、井研、资阳、内江来属。西北距省治三百四十里。广四百三十里，袤五百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分。京师偏西十一度三十二分。领县四。资山在西北，州以此名。南：银山、铁山。西南：玉京、金炉。西：盘石山。中江自资阳入，径城西南为资江，亦曰中江。北纳小溪，东纳大濛溪，东南流入内江。珠溪源出井研北境，东北流，至州西北与中江合。大濛溪源出西龙家坝，又名都溪，东流径城南，至唐明渡入资江。州判驻罗泉井。一驿：珠江。资阳繁，难。州西百三十里。东：宝台、万钟。西：凤台。南：书台。西南：独秀，亦名资山。沱江亦名雁江，自简州入，杨花溪自乐至西来注之。资溪、孔子溪均东来注之，南入州。一驿：南津。内江冲。州东南九十里。西：翔龙、铧萼。东：降福。南：铧影。西南：石城、东南：金紫山。沱江自州入，径城南，清流河合高桥河入之，南入富顺。西南：玉带溪，流合中江。城内西北隅有桂湖，与中江通。一驿：安仁。仁寿繁，难。州西二百里。三隅山峙东、西、北三隅。南：觉山。西：天池。东：佛岩山。赤水一名黄龙溪，自简州入，西流径县北，又西入彭山，合府河。鱼蛇水发源县西境，西南流，入眉州。井研简。州西南二百四十里。城内：麟山。西：书台、五星。北：瑞芝、九龙。东北：铁山。西南：磨玉山。拥思茫水有二源，夹城西南流，合为泥溪，入乐山。县产盐，有上井四，中井七，下井二百二十六。

茂州直隶州：中。原隶成都龙茂道。光绪三十四年裁。明，成都府，属州。顺治初，仍明制。雍正六年，升直隶州，以成都之汶川及保县来隶。嘉庆六年，省保县入杂谷厅。东南距省四百十里。广百八十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十七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一分。领县一，土司六。东南：岷山，一名雪山，俗呼九顶山，北自松茂，南接灌县。东：五味山。南：巨人。北：茂湿山。岷江自松潘入，南流径州西，亦曰汶江，黑水河即古翼水，东南来注。又北，纳三溪，南纳南龙溪及白水江自松潘入，南流径州西，亦曰汶江，黑水河即古翼水，东南来注，松溪自黑虎寨来注。又北，纳三溪，南纳南龙溪及白水河，西流入江。东桃坪、南七星、雁门、实大四关。一驿：来远。汶川冲，繁。州西南百二十里。南：岷山，又南娘子岭，为县门户。东：玉垒。西：河屏。北：寿山、七盘。东南：龙泉山。岷江自杂谷入，径县北，名汶江，亦名玉轮江。东纳大溪口水，西纳登溪沟水，径城西南，桃川水自东来注，又草坡河、龙潭沟、天赦山水、卧龙关水，并东南来注，入灌县。有桃关、在彻底二关。驿二：寒水、太平。瓦寺宣慰司隶汶川。在县西北。明为安抚司。嘉庆元年改置。司境有草坡河。沙坝安抚司隶州。在州北。仍明旧。静州长官司隶州。在州东。仍明旧。岳希长官司隶州。在州西。仍明旧。实大关长官司隶州。在州西。仍明旧。陇木长官司隶州。在州西。仍明旧。

忠州直隶州：繁，难。隶川东道。明，重庆府，属州。顺治初，仍明制。雍正十二年，升直隶州，以重庆之丰都、垫江及夔州之梁山来隶。西距省治一千五百里。广二百六十里，袤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十六分。京师偏西八度二十分。领县三。东：毓秀。西：高盈山、屏风山。东南：涂山。东北：九亭山。大江自丰都入，径城西，西溪来注。又径州东，瀹溪河来注。又东，涂井河自西来注。又北入万县。州产盐，有上井三，中井八，下井二十四。州判驻石桥井，巡司驻敦里八甲。东南：涂井镇。丰都简。州西南百十里。东：青牛、大峰。西：石壁。南：金盘。东北：平都山。《水经》所谓“径东望峡，东历平都”者也。大江自涪州入，东北流，径城南，又东北入州。渠溪自州西南流，葫芦溪自石柱西流，碧溪自金盘山东南流，并入大江。西：北涪镇。垫江繁，难。州西北百三十里。东：佛转山。西：白龙洞。南：望月。东南：将军崖山。罗平水有三源，北源出石人山，西源出白龙洞，南源出将军崖，会于三河口，又东与高滩溪合。高滩溪自梁山入，径城东南，又西南入长寿，为龙溪。一驿：白渡。梁山繁，难。州西北百里。东：峰门。西：金凤。南：石马。北：高都。东：蟠龙山，下有溪东南流，入州，为涂溪。又桂溪，发源五斗山，北流径城西，折西南流入垫江，为高滩溪。宁溪源出县境，东南流入万溪。虎溪镇。一驿：太平。

酉阳直隶州：繁，难。隶川东道。明，酉阳宣慰司。属重庆府。顺治初，仍明制。雍正十二年，改重庆属之黔江、彭水二县置黔彭直隶厅。十三年，又改平茶长官司为秀山县，属厅。乾隆元年，废厅，改为酉阳直隶州，以黔、彭、秀三县来隶。西北距省治一千七百四十里。广四百六十里，袤

五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五十一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八分。领县三。北：酉阳山，州以此得名。东：龙山、荷敷。西：鬼岩。南：佛山。东南：三江山。黔江自贵州安化入，径城西，纳南溪河、洪渡河，入彭水。北河自湖北来凤入，径城东，南流，会邑梅河，折东入湖南保靖，为酉水。东南：叠溪，上承凯歌河，自贵州铜仁入，亦名买赛河，东北流，秀山之哨溪来会。又纳后溪、容溪，东入酉水。州同驻龙潭镇。巡司驻龚滩镇。秀山繁，难。州东南二百六十里。西：高秀山，县以此名。东：巴惯山。南：擎团、鼎桂。西南：白岁山，哨溪出焉，东与满溪合，入州会买赛河。南：地澄溪，东合遵岫溪，入凯歌河。邑梅河在东南，有红河溪会嘉塘河东北流注之，又与北河合。巡司驻石堤。黔江简。州北二百八十里。东：酉阳山。北：黄连大垩山。西：金鸡、箐山。西南：梅子关山。唐崖河自湖北咸丰入，大木溪合七十八溪水来入之。阿蓬水亦名东小溪，径城东南，又西南入州，为南溪河。有石胜、白崖、梅子三关。彭水难。州西二百里。西：壶头山。东：甘山。南：丹阳。西南：盈川山。东北：伏牛山。涪陵江即黔江，自州入，西纳长溪，北径城西。龙嘴河自黔江来会，后江河、水洞河入之。又北纳合溪河、射香溪，西入涪州合大江。东北：亭子关。东：盐井、郁山二镇。巡司驻郁山镇。

眉州直隶州：冲，繁。隶建昌道。明，州。康熙初，彭山；青神二县先后省入州。雍正六年复置，仍隶州。东北距省治百九十里。广百六十里，袤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六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一分。领县三。西南：连鳌山。西：醴泉。北：盘龙。东：蟆颐山。下临玻璃江，一名蟆颐津，即岷江，自彭山入，径武阳驿，分流复合，南入青神。醴泉江发源盘龙山，东西二源，出盘龙山，分流至州北，合为双河口，绕州城与松江合，入岷江。思濛江在南，一名芙蓉溪，拥甘水在西南，一名金流江，俱自丹棱入，径州东南流，并至青神与岷江合。有鱼耶、东馆二镇。丹棱简。州西九十里。南：长山。北：龙鸽山。东南：三峰、金釜二山。思濛江源出龙鸽山。夷郎川源出赤崖山，与思濛合，泫甘水自洪雅入，俱东南流入州。南：栅头镇。彭山繁。州北四十里。东：金华山。北：彭亡山，本名彭女水，名彭望。东北：居峒、天社。西北：回龙山。大江一名汶江，又名武阳江，自新津入，径城东北入州。府河即锦水，下流纳赤水，俱自仁寿入，南流入大江。东北：双江镇。青神冲。州南八十里。西：熊耳。西：多棱山。东：上岩、中岩、下岩，即三岩。大江一名导江，自州入，南流入乐山。思濛江、泫甘水俱自州入，东北鱼蛇水自仁寿入，西南流，并入大江。

泸州直隶州：要，冲，繁，难。川南永宁道治所。明，州。光绪三十四年，析九姓乡隶永宁州。西北距省治七百五十里。广三百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五十四分。京师偏西十度五十七分。领县三。州治在忠山麓，即宝山，一名泸峰。东：神臂岩。南：方山。北：玉蟾山。资江即沱江，下流自富顺入，东流径北门外，至城东北，与大江会。大江自纳溪入，东北流，径城南，折流合沱江，曰合江，又东入合江。悦江源出荣昌白马洞，南流入大江。支江自富顺椽子漕入，思晏江自荣昌入，并南入资江。九曲溪自隆昌入，南流至玉蟾山下，合思晏江。南龙透、北玉蟾二关。巡司驻嘉明镇。州判驻。九姓乡。纳溪冲。州西南四十里。东：楼子、掇旗。西：冠山。南：马鞍山。北：滨江。西：纳溪，俗名清水河，即永宁河，下流源出阿永番部，东流入大江。南：倒马、石虎二关。驿一：江门。合江冲，难。州东北百二十里。南：少岷，即安乐山。东南：榕山。西南：丁山。大江自州入，东流，径北门，东入江津。安乐溪一名小江，即古大涉水，亦曰习部水，自贵州仁怀入。之溪亦自仁怀入，合以至城东北，入大江。南：符关。江安冲。州西南百十里。南：南照山。北：北照山。东：凤凰山。大江在城北，自南溪入，东北流，入纳溪。淯溪自长宁入，东北流，径城西北，入大江。绵溪源同连天山，亦入大江，曰绵水口。

永宁直隶州：要，冲，繁，难。隶川南永宁道。明，叙州府。叙永同知及贵州都司永宁冲辖地。顺治初，仍明制，置同知，隶叙州府。析永宁卫隶贵州威宁府。康熙二十六年，改卫为县。雍正五年，厅地并入县，改属叙州府。八年，复设同知。乾隆元年，升为叙永直隶厅，以永宁县来属。光绪三十三年，以永宁移治古蔺。三十四年，改厅曰永宁直隶州，改县曰古蔺，并析泸州之泸卫，分州地曰九姓乡，置古宋县属焉。西北距省治九百九十里。广四百余里，袤三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六分。京师偏西十一度十一分。领县二。东：天马山。西：宝真。南：青龙。东北：红崖。

东南：狮子山。永宁河亦曰界首河，一源自小井坝入，径城西，一源自铁矢坎入，合北流，通江溪自贵州入，纳鱼漕溪注之，入纳溪，合大江。东：罗付大河，与贵州遵义接界，下流入乌江。东雪山、西北江门二关。驿一：永安。古蔺繁，难。州东九十里。旧为巡检司驻。光绪三十三年改永宁县为今名，移治此。东：雪山。西：海漫山。赤水河自云南镇雄入，径赤水卫东北合永宁河入纳溪。北：梯口关。县丞一，驻赤水镇。古宋冲，繁，难。州西。旧泸卫。明设九姓长官司，属永宁卫，后属泸州。顺治四年归附，仍明制。康熙二十四年并入泸州。雍正四年设州同，后改州判。光绪三十四年裁，升县改今名。西：中和山。南：古洞岩。鱼漕溪东流入州，合通川溪。

松潘直隶厅：要，冲，繁，难。旧隶成绵龙茂道。明，松潘卫，隶四川都司。顺治初，仍明制，为卫属龙安府。雍正九年，裁卫置厅。乾隆二十五年，升直隶厅。旧隶成绵龙茂道。松潘镇总兵驻。南距省治九百五十里。广二百七十七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二度四十六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五十一分。南：火焰山。北：大小分不岭。西北：岷山，即渎山，又谓之汶阜，一名沃焦山。禹导江处，其水曰渎水，即岷江，一曰汶江。东：雪栏山，下有白水，为涪江之源。合三舍堡、羊峒口诸水，经小河营，曰小河，入平武。岷江自岷山之羊膊岭南来，杀鹿洞一水东来注，经黄胜关弓槓口，一水西来注，径厅东南，左纳东胜河，右纳窗可。又南，左纳云昌沟，右纳山坝溪，经平定关入茂州。西：黑水河，有南北二源，合流亦入茂州。有望山、雪栏、风洞、红崖、黄胜、平定、武都等关。巡司一，驻南坪。

石砫直隶厅：简。隶川东道。明，宣慰司，属夔州府。顺治十六年归附，授宣慰司，属夔州府。乾隆二十七年，升为直隶厅。西距省治一千二百里。广二百三十里，袤二百四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八度十五分。东：石砫山。南：大峰门山。北：方斗山。大江自丰都入，右纳神溪、钟溪、沼溪，东北流入万县。东南：宾河有二源，俱自湖北利川入，曰龙嘴溪，曰冷箐溪，径沙子关，合为三江溪。又西南流曰后河，径厅北，大风溪来注。又西南，江池溪自龙潭来注。又西南为葫芦溪，西北流入丰都，注大江。东沙子、南大风二关。巡司一，驻西界沱。

理番直隶厅：难。旧录成绵龙茂道。明，杂谷安抚司，属茂州。顺治初，仍明制。乾隆十七年改厅，驻理番同知。二十五年，升直隶厅。嘉庆六年，以茂州属之保县入之。东南距省治三百八十里。广九百六十五里，袤一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一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十三度十三分。领土司四。西：熊耳山。东：高碉。北：马革、龙山。西北：姜维、花崖二山。大江自茂州入，径厅东南，又南入汶川。沱江在城西北，有二源：南曰杂谷河，北孟董沟，并东南流，至城西北而合，折南入大江。西：大溪，源出梭磨土司、东界大雪山，东南流，亦入大江。西南：维关、镇远关。东北：镇安关。梭磨宣慰司厅西北。旧为长官司。乾隆四十年升置。大溪源出司境大雪山，东北流入厅。从噶克长官司厅西北。乾隆十八年置。卓克采长官司厅四。乾隆十四年置。丹坝长官司厅西。旧为土舍。乾隆二十四年改置。

懋功屯务厅：大小金川土司地。顺治七年，小金川归附。康熙六年，大金川归附。雍正元年，授安抚司。乾隆四十一年，分置美诺、阿尔古两厅。四十年，并阿尔古入美诺。四十八年，改懋功厅，驻同知，理五屯事务。广千四百五里，袤五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度四十四分。京师偏西十三度六十分。领屯五，土司二。懋功屯厅治。东：巴郎山。南：汉牛、雪山。北：日尔拉山。西南：喇嘛寺山。东北：商角山。小金川河自抚边入，东南流，径厅北，受南北两山水，至章谷合金沙河。抚边屯厅北百三十五里。北：孟拜山。西：空卡雪山。小金川河在屯南，合曰尔拉、索乌、巴郎诸山水，西南入懋功。章谷屯厅北百三十五里。东：墨尔多山、丹噶山。金川河自崇化入，径屯东南，与小金川河合，折西南，流入打箭炉，为大渡河。崇化屯厅西二百五十里。东：刮耳崖。东南：丹噶山。东北：木果木山。金川河自绥靖入，径屯西入章谷。小溪河发源空卡山，东流入小金川河。绥靖屯厅西二百七十里。东：索乌山。南：足古山。东南：功噶山。金川河自绰斯甲布土司入，径屯西入崇化。鄂克什安抚司厅东。乾隆十五年置。绰斯甲布安抚司厅西。乾隆四十一年置。东：宜喜山。金川河自司境南流入绥靖。

清史稿卷七〇　志第四五

福建：《禹贡》扬州南境。明置福建行中书省，改承宣布政使司。清初为福建省，置闽浙总督。康熙二十三年，海岛平，以其地置台湾府。雍正十二年升福宁州为府，永春、龙岩为直隶州。增置霞浦、屏南、福鼎。光绪十三年，升台湾府为行省，与福建分治。后入日本。东至海：百九十里。西至江西石城。千五百五十五里。南至海。二百七下里。北至浙江景宁。四百六十里。广九百一十里，袤九百七十五里。南至沼南县南境，北极高二十三度四十四分。北至浦城县北境，北极高二十八度。东至长乐县东境，京师偏东三度一十七分。西至武平县西境，偏西二十二分。宣统三年，编户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八百五十五。口一千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九百六十三。领府九，直隶州二，厅一，县五十七。

福州府：冲，繁，疲，难。清为省治。闽浙总督兼巡抚布政、提法、交涉、提学四司，盐、粮、巡警、劝业四道，福州将军、副都统驻。道光二十三年，与英订约五口通商之一。租界在闽江北岸，曰南台，与府城对。航路：厦门、福州、三都澳。驿路：北逾仙霞岭达浙江江山；西南达广东黄冈。电线由福州北通杭州，西南通广州，东通马尾、川石山，东北通三都澳。海线由川石山东通台湾淡水，由厦门东北通上海，西南通香港。北至京师六千一百三十四里。广三百七十七里，袤四百十二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三分。京师偏东三度。领县十。闽冲，繁，疲，难，倚。府东偏。东：鼓山，为郡之镇。东南：九仙、大象、南台。南：方山。海自浙江温州迤西南入福宁，环府之罗源、连江，至县东百九十里，为五虎门。其外大洋，其内闽江口。闽江，闽大川，上汇富屯、沙、建三溪，至侯官分二派入：北派承洪山江，东径中洲为南台江，至中歧为马头江，台大定江、演江，亦曰东峡江，至罗星塔；南派泽苗江入，为陶汇，径螺州，左合黄山水，又东南为阴崎汇，又东为乌龙江，右合榕溪，又东亦曰西峡江，又东来会，又东过青洲，右纳太平港水，径员山，又北支津北抵亭头乡。又东为琅琦江，复歧为二，一西北出五虎门，一东南与长乐分徙，为厂石江。梅花江出白猴屿，并入焉。其下历兴化、泉、漳至粤，水程二千里，陆千二百里。闽海关总口二：一驻南台，海防同知同；一驻闽安镇，副将同。顺治十五年筑城，置战船，南北岸炮台。县丞驻营前。雍正十二年徙三水部。关外、镇口、中洲三镇。巡司三：闽安、五虎门、永庆。三山、大田二驿。侯官冲，繁，疲，难。倚。府西偏。西南隅：闽山。北隅：越王。东北隅：冶山。南：方山。西南：怡山。西：清泉。西北：雪峰。北：莲花、寿山。西北：梧桐岭。城南：闽江，西北上承闽清大溪入，径大竺，左合陈溪，至小箬，仍错出复入，右合竈溪，左为二：北派东南左合五峰山水，为石岐江，又为螺江、金锁江，至城西为洪山江，分流复合，左合西湖水；南派右纳楼梯岭水，又南大樟溪自永福入，合浯溪、潢溪、喆溪、印溪，歧为泽苗港，先后来会，为泽苗江，又东南并入闽。北：宦溪出莲花山，北会板桥塘水，折西，右合长箕岭水，径下密，折东北为日溪，为密溪，入连江。西湖、东湖、南湖并堙。西河场。县西：西江口，大使驻。闽画地为埕，漉海水曝之，与江、淮浙煮盐异。县丞驻大湖。梅岭、大穆、芋原、辽沙四镇。竹崎、五县寨二巡司。白沙、芋原二驿。长乐疲，难。府东南百里。东：壶井山。东南：龙泉。西南：岩遇。东北：越迁。北、东、南际海。北界闽之马江口。太平港自七岸山循界西北分入，一入其营前，一合资圣溪及文洽浦，自东水关贯城东出。又北，合考溪入洋屿。又东至筹港为广石江、梅花江、陈塘港，入猫屿。其外东沙、北犬、南犬、南为磁澳。江西其仙歧寨、蕉山寨，西至漳港为漳江。又南至壶井澳，为壶井江。又南至铁炉屿为巴头港，三溪入。其外双帆石、东洛屿、西洛屿。又南径御国山、小祉、大祉为松下江口，至福清界。宋建炎初，陈可大始兴水利。乾道四年，徐蕃为斗门及湖塘陂堰，溉田都二千八十三顷。磁澳镇。广石、筹港、泽里、厚福四汛。猫屿、蕉山小祉废巡司。福清冲，繁，疲，难。府南少东百三十五里。城北隅：灵鹫山。东：瑞岩。东南：兴庐、海坛、南日。东南际海。自长乐迤西南为鼓屿、猫屿。屿头龙江口、海口。江上源崔溪，出西北百丈岭，东汇龙潭山水、无患溪曰西溪。至城南，左合东皋山水，为龙首河，潴为琵琶洋入。又东南三山、高山、市天马山。至莲盘。北际御国山。有大扁屿、东沙。自鼓屿迤东南为大练门。海坛南有三十六派湖。其北：军山、钟山，西：水马山。南：南茭

山、草屿。东甲、西甲。又西：南日山，迤北：大坵、小坵，至径江口。南日江上游，径江上承苏渔溪入，西南江口桥至莆田界。牛头前、薛峰头、上径诸讯。锦屏、江口二废巡司。宏路、蒜岭二驿。连江疲，难。府东北百里。城北：龙际山。西北：白岩、去居。城南：金鳌。东南：定岐。东北：马鞍。东际海。自罗源迤南为北茭。其南北竿塘山，与闽南竿塘直连江口。江即鳌江，上区罗源罗溪、长潭溪及凤板溪，闽清雪峰水，宁德排楼溪于五县寨口。又东至罗岑渡为宝溪，又东为鳌江。左俣财溪、利安溪及雪溪；又东径东贷为贷江。右合蟾步江，左珠浦，又东与东冲口直循东洛、西洛，又西可门、濂澳门、松崎江口。城西：罗川，出蒋山，合九溪、四明溪，歧为南北溪。复合，东径禹步迹，县北九龙溪合起步溪来会，与白水溪、小护溪、大护溪并达于松崎江。其东南至连江界。西南：凤板溪、长潭溪。西：霍口溪，上承侯官密溪。左纳苏洋溪，屈东，南为罗溪。左纳老人山水，又东南入连江。西北：杨溪入宁德。鉴江、濂澳、松山、上地四镇。古田冲，疲。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城北：翠屏山。城西：北台。西南：九龙。东：盖竹。大溪二源，东溪出杉洋镇黄居岭，西南右会太平山水，左纳甘棠溪，又西南，左合石马山水，右纳富洋溪，又东，径城东，为东溪。屈南，西溪自其右来会，南迳鸣玉滩，错闽清复入。剑溪自南平入，左合赤凌溪、岭头水，折东南，迳小武当山北来会，曰水口，亦名困溪，又东南入闽清。东：苏洋溪、老人山水，西南入罗源。柯潭、平湖，各溉二十顷余。县丞驻水口。黄田镇。并有驿。白溪、西溪二废巡司。屏南疲，难。府西北二百二十里。雍正十二年析古田置。东南：罗经山。南仙、字岩。西南：灵峰。城西：双溪，南源出水竹洋，北源出天台岭，合为龟溪，又南至棠口为棠口溪。右合白溪。折东南，其南龙漈溪、黛溪，并入宁德。西南：甘棠溪。西：富洋溪、牛溪。闽清简。府西北百二十里。城西：南台山。西：鼎峰。西北：白云。南：金钟。东北：凤皇。城东：建江，西北自古田入，合东溪，错入，合石步坑水；又东南，右合大雄溪，错侯官东北，陈溪注之。又南梅溪出马坑岭，会瞿昙溪。又西，左合峰洋溪，折东北，左合演水溪。又北径城西，环而东南，合盖平、仁寿、孝顺、金沙诸里小溪来会，曰闽清口，屈东北，入侯官。清窑镇。洋头塘汛。永福疲。府西南百四十里。东北：摩笄山。北：文殊岩。城南：大张。南：陈山。东：观猎。西南：高盖，《道书》第七福地。城东大樟溪，西南上承德化泸溪入，合洑溪为洑口溪。又东北，左合东洋村及上、下漈水，又东径嵩口，至重光寺。右纳游溪，为西溪、为东溪，又东北，左合龟洋溪、漈溪，为双溪。右纳游洋支津为大溪。又东北，左合梧岭水，右十八溪，又东北径大樟山北，是为大樟溪，入侯官。白叶湖，宋乾道二年修，溉十顷。大樟镇。漈门巡司。

福宁府：冲。隶福州道。总兵驻。明州，领县三。雍正十二年为府，割福建之寿宁来隶，增霞浦。乾隆四年，复析置福鼎。西南距省治五百四十五里。广三百二十四里，袤二百三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五十四分。京师偏东三度四十一分。领县五。霞浦冲，繁，倚。西南：霞浦山，县以此名。城北：龙首。南：罗浮。东：箬山。西：慧日。西北：望海。东、南、西际海。自福鼎迤南，小嵛山、乌崎港。杨家溪纳梓柏、洋溪为赤溪，折东为雉溪入。又南三沙，迤西小皓瓜溪入。又西松山、赤岸溪合倒流溪、三涧水入。又西百茶村、欧公河入。又西南渔洋埕、后垅溪入。又迤东南武崎山。又南废大金山千户所。又南罗浮山，是为三都澳，商埠、海关在焉。又西叶山。又南北壁。又南东冲口。又西至福安界。其北呆头山，霞浦溪入。又北盐田关，柘溪入。其西坪溪、坑口溪、富溪并入福安。斗门闸溉田万顷。东冲、大金、古镇、斗斗米、牙城五镇。柘洋、三沙二巡司。高罗、杨家溪二废司。福鼎冲，繁。府东北二百十里。治桐山南麓。东：福鼎山，县以此名。东：福全。东南：茭阳。西：铁樟。南：太姥。东、南际海。自浙江平阳迤西南为沙埕港。桐山溪出西北金尖山，屈东北，合金钗溪、茭溪、南溪，折南为乌溪。合透埕溪、贯岭溪，径城东而南，合龙山溪为夹城溪，又东南为关盘港。会三叉河、前歧溪、象溪，其西南会董江为白水江，又东南径金屿门入。又西屏风山，有福安塘，弹江入。又西黄崎山，篔筜溪入。又西北九曲港，王柄溪会才溪、蔗溪、跃鲤溪、秋溪入。又西峡门，硖门溪合濮阳溪入。又西至霞浦界。西南：樟柏洋溪入霞浦，管洋溪入浙江泰顺。沙埕、峡门、南关三镇。秦屿，参将驻。有巡司。澈城废司。福安疲，难。府西北百三十里。城北隅：铜冠山。城东：鹤山。北：辰山。东北：大东。西：福源。东南：马顶城山。南：

重金。南际海。自霞浦迤西南，为官井洋、白马门口。大溪二源：东溪北上承浙江泰顺，宁寿后溪，自缘界入，右会蟾溪；西溪上承宁寿托溪来会，为交溪，至城西栖云潭，右合秦溪，是为大溪。又东南，左纳坑口、西坪水，折西南，会松洋溪，为三江口。又南为苏江，右合薛阪，左赤石关水，又东南为印江、黄崎江入。又东南，径白马门，达官井洋，入于海。月白石关巡司。白石镇废司。宁德疲，难。府西南百三十里。西：白鹤山。东：官扈。东南：金瓯。南：勒马。北：霍童山，《白玉经云》“三十六洞天第一”。高二十里，周五十里。东南际海。自福安迤西南，为云淡门，松洋溪支津西北自寿宁入，纳麻阳峡水，为南门溪。显圣溪缘屏南界，合双溪来会，为外渺溪。又东南，左合赤溪，径铜镜为金乘港入。又西南北溪，西北上承屏南龙漈溪入，径石堂山合黛溪。又南，东为金溪。又东南，覆鼎屿、白匏山、青山。其南，青屿门。北溪南支合钟洋溪，纳杨溪，径城北为蓝田溪。又东南合古溪，又东合蒲岭水，为飞蛮江，合焦溪入。又西南至罗源界。其松洋溪经流东南入福安。东湖、飞蛮镇。霍童巡司。石堂二废司。寿宁简。府西北二百八十里。城北隅：真武山。北：立茂。东：丛珠。西：天马。托溪即北溪，西北自浙江庆元入，为九岭溪。又东南合西溪，至斜滩会南溪。其北蟾溪出西北大熟岭，会茗溪贯城东出，径笔架山，屈东南，缘界并入福安达交溪。又北，西溪出庆元界青田隘，东合官台山官田洋水，又东为葛家渡溪。又北后溪自浙江景宁入，为上地溪，合小东水。又东，折北，错泰顺复入。又东南为百步溪，右合武溪，复错泰顺与西溪合。下游亦注交溪。西南：松洋溪自政和入，径芹山至泗洲桥，支津西南出，又东南至溪口，并入宁德。里老桥陂溉田二百余亩。渔溪巡司。

延平府：冲，难。延建邵道治所。明领县七。雍正十二年，割大田隶永春。东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三百里，袤三百十八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三十九分。京师偏东一度四十九分。领县六。南平冲，繁，难，倚。南：九峰山。东南：屏山。城西：虎头。东北：演仙。西北：莲花。西南：金凤。剑江一曰建江，为闽江上流。二源：东北东溪，上承建安建溪入，径高桐，左合埂埕溪，右群仙洋，大、小湆水径城东而南；西北西溪，上承顺昌大溪入，径上洋口，左合鸪鹋溪，又东南，右合黄泥溪，至双溪口，右纳沙溪，又东南，折东北，径城南来会，是为剑江。右合十里庵口溪、南平里溪、罗源溪，左纳吉溪。又东南，左合岳溪，右金钢岭水，尤溪亦自南来会。又东，左合武步溪入古田。东溪、黯淡滩、南溪、龙窟滩险甚。嵚峡巡司。又大历废司。大横、剑浦二驿。顺昌繁、难。府西少北百二十里。北：华阳山。西：凤山。西南：大明。西北：七台。城南大溪，二源：西北富屯溪，上承邵武大溪入，东南左合顺溪，右大干溪，径城西而南，亦曰秤帖溪；西金溪，自将乐入，合交溪、娄杉溪来会，是为大溪。右合洄村溪水、南溪，又东，右合石溪、棋溪，入南平。镇四：仁寿、上洋、大干、安抚。仁寿废巡司。将乐疲。府西二百二十里。城北：西台山、龟山。东：莲花。西：钟楼。东南：天阶、乌石。东北：封山、石帆。南：仙人塘。西南：五龙城。南金溪，西北上承泰宁大溪入，径万全北，合常溪、竹洲溪、将溪，屈东南，右合三溪寨水，左望江溪、獬村溪，又东，右纳池湖溪、水口溪，折东北，至城东南，是为金溪。龙池溪合沙溪自北来会。又东，左合安福口溪，径三涧渡，右合常口溪、漠村溪，左濑口溪、黄坑口溪，又东入顺昌。西北瓜溪，屈西北入泰宁。万安巡司。沙繁，难。府西南百二十里。城北：凤冈山。西：岩山。西北：陶金。西南：吕峰。北：将军。东北：马笠。东：玉山。南：七朵。其下沙溪，二源：一太史溪，西南上承永安燕水溪入，径莘口，右合西霞坂水，左明溪，又北右合蒋坑水，左斑竹溪、陇东溪，至城东南；东溪出顺昌界天柱山，曰半溪，东南至漈口，又会瓦溪，合幼溪，又南径城东来会，是为太史溪。又东左合鸪鹋溪、玉溪、杨溪、下涌溪、下湖溪，右洛溪、琅溪、丹溪、高溪、渔溪，入南平。北乡砦巡司。永安繁，难。府西南三百里。城东：二山，南：登云塔。北：栟榈。西北：黄杨岩。东南：斗山。东北：贡川。城北燕水溪，西北上承清流九龙滩水入，径大岭，屈东，左合罗峰溪；右椽岭水，至八仙岩。东连城、姑田溪，自西南来会，是为燕水溪。又东，右会南溪及浮流溪、林田水、桂溪，至城北，右合大梅溪、左益溪，又东并为贡溪，左纳坊溪、田沙溪，右合青溪，其东南黄田岭水，北合乌坑水为西霞坂水。其北明溪自归化入，又东并入。镇二：西洋、星桥。安沙、小陶二巡司。英果、黄杨，湖口三废司。尤溪繁，难。府南百六十里。城北：永山。西南：鸪

鹈。西：璠山。东南：石井。南：眠象。东：参拜。尤溪城南二源：湖田溪西南上承大田县溪入，径高才，左合包溪，右溶头溪及汶水，又北左合新桥溪；右宝溪，至城南；青印溪出沙界罗岩峰，东南右合新坑水，左麻溪、小溪，径城西来会，是为尤溪。又东为云潭，右合双髻山源湖水，左华南溪，又东左合塔兜，右资寿溪，入南平。明溪北自归化入，又东入沙。官陂西南溉田数千顷，波及德化界。高才坂巡司。

建宁府：冲，繁。隶延建邵道。明领县八。雍正十二年，割寿宁属福宁。东南距省治四百八十里。广四百九十五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四分。京师偏东二度。领县七。建安冲，疲，难。府东南。东北隅：黄华山。城南：覆船山。东北：马鞍山。东南：象山。西南：龙池。建溪亦曰建江，二源：松溪东北自政和入，屈西南，左合川石溶，右东游、横谷、坤口、千源诸溪，又西南左合东苌溪、沙溪，至城东南为东溪；又西，西溪自瓯宁径城西南来会，是为建溪。又南径太平驿，右合古老岭、下溪、秦溪及其支津，左纳百丈溪、房村口溪，入南平。双溪、大官陂各溉田十一顷。迪口县丞。房村巡司。太平一驿。瓯宁冲，繁。附府西北。北：天湖山。西北：石乌、石东。东：东山城。西：龙首。城南：覆船。东北：天堂。西溪二源：建阳溪自县入，东南径叶坊驿；柘溪自浦城入，迤西南，左合蓬岭水来会，为双溪口，又南，右合吉阳溪、兴贤溪、跃鳞溪，左紫溪、宜均溪，至城北分流，复合于临监江门外，是为西溪。百丈溪出县西北山，合登仙里水，东游溪出东北嵛口，并入建安。巧溪出西黄源岭，入顺昌。凤坑水出东北白石山，东入松溪。将军山下陂，溉田千余顷。吉阳、头二巡司。叶坊、城西二驿。建阳冲，疲。府西北百二十里。城西隅：大潭山。西三十里，太平、九峰、唐石。西北：芦峰。北：阑干。东北：砚山。南：莲台。西南：五峰。建阳溪亦建溪，二源并西北，崇溪自崇安入，曰北溪，左合陈溪，又南折东，左合芹溪，至河船，右合石船溪，左锦溪及油溪，屈西南至城东南；西溪出西北毛虚溶山，会竹溪、瓦溪，屈南，右合化龙溪，折东右合莒溪、马伏溪、左龙口溪，径玉枕峰西，又东来会，是为建溪，亦曰交溪。迤东南径樟滩，左合窑溪、将溪，右长湍溪、吴墩溪、徐墩溪，入瓯宁。油陂溉田五十顷。西：麻沙镇。南：盖竹镇。南槎巡司。建溪一驿。崇安冲，繁，府西北二百四十里。南：武夷山，《道书》第十六洞天，周百二十里，峰三十六，岩三十七，岸壁红腻，稜叠可爱。北：黄石。东北：济拔。西北：三髻。西：白华。东：仙洲。东南：寨山。崇溪二源：东溪出东北石臼里，汇岑阳、寮竹诸山水，西南左合小浑溪，右浴水溪、岚溪、新丰溪，至大浑里，右合大溶溪，又西南至林渡；西溪出西北分水岭，会大安源、双溪，又东左合温林、观音二寨水来会，是为崇溪。又南过押衙洲，分流复合，径城东，右合黄龙溪，又南左合梅溪，迤西右合九曲溪，屈南至黄庭，右合黄石溪及籍溪，又东南入建阳，为北溪。芦陂溉田万余顷。镇二：温岭、黄亭。五夫里巡司。兴田、裴村、大安三驿。浦城冲，繁。府东北二十七里。治黄华山南麓。城东隅：越王山。城北：横山。东北：太姥、盖仙、仙霞岭。南：回隆。西南：西阳。东南：金斗、柘溪、南浦溪出东北柘岭，西南右合灰坞溶、上溪，左半源、渔仓、里洋诸水，又西右合渔梁溪，左官田溪，侧城西南，冻蒌夹岩，亦曰梅花溪。新溪了西北百丈山，合洪源溪来会，是为柘溪。又南，右合东源溪，左大石溪，又西南右合临江溪，左富岭溪，径曹村，右合石陂溪，又南入瓯宁。北盆亭溪，西会小竿岭、梨岭水、詹溪，入江西广丰，注信溪。富岭，县丞治。镇一：渔梁。巡司二：庙湾、溪源。驿二：小关、人和。松溪简。府东百六十里。治蹲狮子山南麓石壁山。东：王认山。东南：七峰。西：皆望。东北：鸾峰。松溪二源：分出浙江龙泉小梅、庆元温屿而合，径木城隘入。西南径旧县塘，左纳新窑水，又西，右纳松源溪，又西，至城东南，右合杉溪、白石溪，又西南入政和。吴村，县丞驻。渭田巡司。政和简。府东百四十五里。东：池栋山。东南：大风。南：飞凤。洞宫山，《道书》三十七洞天。东北：天柱峰。西北：南禅。松溪自其县入，径常口，迤东南至西津渡。七星至西津渡，七星溪径铁山口，合石龟溪、胡屯溪，又西合茶溪，径城南，合官湖，又西南来会。又南亦曰当阳溪，左合小层溪、右山表溪，入建安，为东溪。东北新坑水，出天柱山，东南双涧溪出溪门岭，合下园溪、李洋水，并入寿宁。又南和溪出西表岭，入宁德。范屯诸陂四十有四。下庄巡司。又苦竹废巡司。

邵武府：冲，疲。隶延建邵道。明属福建布政司。顺治三年，隶武平道及分守建南道。康熙六

年，并废，改。东南距省六百七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二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十一分。京师偏东一度五分。领县四。邵武冲，繁，疲，难，倚。西南：珠山，为郡祖龙。西：登高。南：福山。东：鸡鸣。东南：浮潭。北：云际。东北：泉山。邵武溪即大溪，西北上承光泽、交溪，入中合中坊溪左勋溪。又东南，左合田段漠口，右和顺高家渡龙斗溪，径紫云滩，右合溪西镇龙桥叶村水。又东至城北，左合石鼓溪、石樵溪，又东南右合鹿口溪、铜青溪、大竹溪。折东，左合拿口上下溪，右密溪。又南，左合骄溪，至板孔滩，右合外石，左卫闽溪。又南，右合谢坊，左下黄溪、绣溪，至水口，右合桃溪，又东南入顺昌。官坊溪出东南官尖峰，西南入泰宁，注龙湖溪。黄溪溉田四十顷。乌坂城，城东。黄土关，西南。有黄土三盐场。水口、拿口巡司二。光泽冲，难。府西北八十里。城东：罗嘉山。西南：管蜜。西北：大和、昂山。东北：乌君坞。西溪上承马岭山水，自江西新城入，东径罗家渡，右会象牙山岩岭隘，左石螺山水，为西溪。迤北，左得小禾山水，又东至水口，左纳朱溪，右陈溪，折北合大岭水，至册下。左合马了山、何家山、上下原诸水，径城西，支津入城为九曲溪。又北，过牛洲至城东，复与云岩水来会。又东至乌洲。北溪东北自铅山马铃隘入，径云际关南会大棋山水。又西南，左合延寮，右火烧关水，至举贤，右合苦株阮，左肩盘岭水，又西径小寺州，右纳冷水坑水。又西南，右合峰坳水，又南径城东来会，是为交溪。又东南，右合花园水，入邵武。西北大和山水，其西牛田水，并入芦溪。松林陂溉田八顷。清化镇、大寺巡司。建宁疲，难。府西南二百十里。西北：白鹿山。北：何家。东南：大弋。城东：南山。西：凤山。城南：濉江，西南上承宁化宁溪入，左合都溪及里源溪，又北，右合金铙山水，又东北，右合百丈岭水，是为濉溪，径城东而北，汇为何潭。又东，右合开山溪，径横口，左纳永城溪，右合武调溪及冯家漈溪，又北，东入泰宁。东南黄土岭水，东入归化。双溪、张家陂各溉田七顷。泰宁简。府西南百四十里。城西隅：炉峰山。北：钟石。西：青莲。东北：旗山。南：石山。大溪亦东溪，东北上承邵武官坊溪入，右会龙湖。东溪纳龙湖，东南径济桥，右纳交溪，左合梅林溪及朱口溪。又西南合龙门溪及将溪，至山夹桥，左纳黄溪，至城东右合杉溪，汇于何潭，是为城东三涧。折西，左合福冲溪、均福溪、二十四溪，至南会保，右合瑞溪、石塘溪，建宁濉江亦自西来会，是为双溪口。折南，右合龙安溪、金口溪，又东南为布溪，入将乐。乐思坝，本鸬鹚陂，溉田四十顷。

汀州府：冲，繁，疲。隶汀漳龙道。东北距省治九百七十五里。广三百五十五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十七分。京师偏东二分。领县八。长汀冲，繁，倚。今治南城。北：卧龙山。东：马鞍。城南：圆珠、宣严。西：玉女。东北：翟峰。东南：七宝。鄞江即汀水，东北自宁化入，右合将军山、天井山水，又西南出龙门峡，右合梓步溪。又南为湘洪峡，右合小湘溪。折西，右合北溪及东溪，又西南右合篁竹岭水，径城南，右会西溪，又南，左合南溪，又东南，左合钟家坑诸水。又西南，左合黄风溪，濯田溪合桃杨隘水、腊溪、黄峰水、桐木坑水，径濯田自其西来会。又南左合羊角溪，右纳小澜溪，入上杭，下至广东下埔为韩江，至澄海入海。东：虎忙岭水，其南牛尾岭水，又南八仙岩水，并入连城。其西矶头水，入上杭。西北贡水，即湖汉水，入江西瑞金，为贡江，行七百余里，下流与章江会为赣江。大城寨巡司。馆前、临汀、三洲三驿。宁化简。府东北六十里。城北：翠华山。南：五灵。西南：南山。东：墨瓦。东北：宝螺。西北：西华。大溪二源：西溪西南出狐栖岭，东汇为蛟湖，折北，左会陈家坑水、觉溪，折东至城东南；东溪北出建宁界三都岭，又南，左合罕坑，右若竹岭水来会，是为大溪。有乌路峡。右合合溪及上坪村诸水，与其南安乐水、罗溪并入清流。西南龙萝山水，入长汀。西北宁溪，东北入建宁。七里圳导竹篙岭水自新安桥至西溪三百五十丈，溉田数千顷。县丞驻泉上里。石牛、安远二巡怀。清流简。府东北二百里。城北：屏山。南：龙山。东：东华。东北：国母崠。东：隘岭。清溪即大溪，西北上承宁化大溪入，左合三港溪、郑家坑溪，右合安乐水，径城南，右事严坊水，左嵩溪、梓材坑水，又东南至罗口。文川溪，上承连城清溪入，合楮岭水，会罗溪。又东北，合官坊溪来会。又东，左合油瓶、隔右、洞口水，又东入永安。东北梦溪合芹溪、炭山水入注之。铁石矶废巡司。归化简。府东北二百九十里。南：楼台、鼓角山。西南：银瓶、玉珰。东：龟山。东南：南山。西：黄牛。北：蛾眉。东北：龙西嶂。明溪西出永安界五通坳，会大岭水，径城北，右合黄溪而东，左合隘门叉，右雪山水。又

珩溪、小明溪，又东左合瀚溪，又东为沙溪，左合无尘坑，右吕源水，至紫口坊。右合夏阳溪，折东南，左合紫云台水，与南大吉溪、胡坊溪并入永安。西北铺溪出黄婆山，会宁化泉、上里水。又北建宁水，自长岭隘入，合枫溪来会，折东，左合鳌坑，右丘地、茶坑二水，又东北入将乐。东北瓦溪入沙。大陂圳西北长二十里，溉田数万亩。夏阳巡司。明溪驿。连城简。府东南百四十里。北：蟠龙山、萧坑。南：银瓶。东：莲峰。东南：天马。东北：马坑。文川溪源自西南五磜，东北，右会金鸡山，左张坊水，径城南而东合划笠山水。折北，左合李坊水至麻潭，右合楮岭水。又西北，左纳虎忙岭、牛尾岪二水，折东北入清流。西南南丰头溪，源自郎村隘，左会冈上水，右会牛尾岪南水。又西南，左合莒溪、苎园溪，右纳八仙岩水，入上杭。东南曲溪，其南赖源水，并东北入永安。少西大东溪，又西隔溪，并东南入宁洋。北团寨巡司。上杭冲，繁。府南二是四十里。北：紫金山。东北：覆箩。东：冷洋。东南：铁障。南：横琴。西：展旗。西南：羊厨。城南大溪二源：鄞江西北自长汀入，屈东南，左合射溪、金山溪，在九华溪，至水铺塘，右纳檀溪，至九洲关；丰头溪东北自连城入，右纳矶头水，左合九曲溪、苦竹溪，又西南来会，是为大溪。屈南，迳城东而南，濑溪自西南来会。横琴冈一曰龙翔溪，又南，左合安乡溪，至樟树潭，左纳丰稔溪，又西南，右合白沙磜水，又东南，左会永定溪，右合磜头水，入广东大埔，注神泉河。县丞驻峰市。平西、篮屋二驿。武平简。府西南二百六十里。北：交椅山。东：梁野。西：灵洞。武平溪二源：东北大丰溪，源自永平寨，左会当风岭水，右合渔溪，右灵聚溪，西南，左合下黄溪、黄沙溪，为化龙溪，至朱阮西北；大溪自江西会昌入，左合石径岭水，径武平所东，屈南，右合溪头水来会，是为武平溪。又西南，左合岩前寨水，入广东镇平，注大溪。东中保水，东南象洞水，并入上杭。北大顺溪，东北，左纳石子岭水，入长汀。西南马战岩水，西北张阮水，分入江西长宁、会昌。象洞、永平二巡司。永定繁，难。府东南三百六十里。北：龙冈山。南：桂榜。西：印匣。西北：黎袍崠。东北：寒袍崠。东：圆岭。永定溪东北上承龙岩、文笔山水，径富岭北，屈西南，右合分水岭水，右文溪；武溪，至溪口，右合凉伞寨，左湖雷水，径城东。又西南，左合当风坳水，入上杭。东南金丰溪，出岩背山，西会下佛子隘水，屈西南，左合高头水、莒溪、香南溪，右鸣岐岭、新村水，入广东大埔。西北丰稔溪，出茫荡洋山，错上杭，会大丰坝水，复入，合合溪、香溪、跳鱼溪、跃鳞溪、汤湖溪，再错复入，合小大阜潦水仍入之。三层岭、大平砦二巡司。兴化废司。

漳州府：冲，繁，疲，难。汀漳龙道。漳州总兵驻。明，领县十。清初因之。雍正十二年，升龙岩为直隶州。漳平、宁洋割隶。嘉庆元年，析平和、诏安地增置云霄厅。东北距省治六百八十里。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三十二分。京师偏东一度二十分。领县七，厅一。龙溪，冲，繁，疲，难，倚。城西北隅：登高山。北：天柱。西北：九龙。南：名第。东：文山。东南：龙溦。西：天宝。九龙江西北上承漳平九龙溪入，径涵口，又南为华葑溪。又东南，左合石兀山水，径下漳，左纳高层溪，右三脚灶水，入为汰溪。碧溪至香洲渡，左纳龙津溪为郭溪，又东为柳营江。南门溪上承南靖大溪入为梅溪，支津入城。又东，合龙溦山水，至三叉河歧为石码港，又东北来会，为福河。又东为锦江，过许茂乌礁歧为二，分出二洲间，并入海澄，与南溪合入海。通判驻石码。镇四：东关外、木屐、石尾、玉洲。驿三：江东、甘棠、丹霞。有新岱巡司。九龙、柳营江二废司。海澄难。府东南五十里。雍正十一年，割漳浦之镇海卫来隶。西南：儒山。北：文圃。南：席帽。东：吴养。西南：侯山。东南：鹿石。东、南、北际海。北自同安迤西南为浮宫港。南溪，西南上承南靖马坪溪，缘界为马口溪，又东南为倒港，歧为二：一东北径白水营北入；一东北径城南，复歧为二，一东夹洲入，一北径城西而北为普贤港，径沉屿为卢沉港，会龙溪、石码港、锦江，又东过恒溪、玉枕二洲，径湖使二屿、圭屿与海沧港，达同安鼓浪屿入焉。镇四：镇海、浯屿、海沧、海门。海门、濠门、岛美三废巡司。南靖繁，疲。府西四十里。南：林壁山、西天山、独坐。东北：岩仓岭。东：峡口。西南：麒麟。西北：朝天岭。城南：双二源：大溪亦西溪，西南自和平入，为高港，西北径长窑墟，折东北为小溪口，左纳博平岭水，折东南为鲤鱼溪、船场溪，合象溪，纳琯溪，至旗尾渡；小溪亦东溪，西北自漳平入为员沙溪，又南合沄水、阮水，折东合鹅髻山水，又南径金山北，出涌口至太监岭，西合涵溪，折东，左纳苦竹村水，又南来会，为双溪口。

折东，径城南，为湖山溪，又东南为峡口溪，又东入龙溪。马坪溪自平和缘界，合老灶山水，又北，东入漳浦。龙礤陂溉田三千余库。巡司二：和溪、永丰。又九龙砦废司。驿一：平南。漳浦冲，繁，难。府南百二十里。城北：罗山。南：梁山，西麓盘陀岭。西南：将军。东：海云。东北：太武。东南：良山。东南际海。自海澄迤西南为井尾澳，黄女江入。又南将军澳。迤西虎头山，山北六鳌废所。又西竹屿、浮头港。李澳川西北上承平租五寨溪入，右合崎溪，又东南为秦河，又东南径龙头保入，又西南为古雷城，至云霄厅界。其北杜浔溪入。南溪上承南靖马坪溪，缘界合小溪，又东径大帽山北入海澄。县丞驻佛昙。镇一：杜浔。驿二：临漳、盘陀岭。平和冲，繁。府西南二百里。东北：长卢山。东：九牙。南：天马。西北：象湖。东南：大桻，四溪出焉。曰河头溪，西会官寮山水为合溪、粗溪，又西径楼宅山，至城南。又西，右合大芦溪，入广东大埔，注清远河。曰高山溪，东北左会小坪山水，右合南胜溪。又东北为琯溪，左合高礤团溪、碧微溪，右九团溪，又东北入南靖。曰河上溪，东南会白石山水，为三合溪，又东南，合佛几岭水，入云霄厅。曰徐坑溪，西南会陈溪、天马山水，又南，左合下陂溪、马溪，入诏安。东、南五寨溪，东入漳浦为李澳川。高港溪东北入南靖为大溪。南靖故城，县丞驻。镇二：南胜、庵后。有琯溪巡司。诏安冲，繁。府西南二百五十里。城西：良峰山。西北：金鸡。北：乌山。东：奇山。东南：川陵。东南际海。自云霄厅迤西南为铜山废所，东北与古雷城直为石城屿。其西渐山、八尺门汛。其间后澳港、大陂溪合梅洲溪入，有金石废司。其南南浦，又西南宫前，迤西北悬钟废所。东溪东北上承平利徐坑溪，合下陂溪，又南，右合白叶洞水，又东南合赤溪，径城东园林歧为二，一自东沈村循甲州而东，一自奥雅头右合磁窑溪，径牛姆礁，入于海。南南澳，总兵驻。又西至广东饶平界。新陂溉二千余亩。镇九：悬钟、云澳、青澳、西炮台、草寮尾、红花岭、分水关及铜林之后林村、宫前村。铜山场大使。漳潮巡司。驿二：南诏、大碑塘。长泰简。府东北三十八里。西北：良冈山。北：董峰。东：天柱、蜈蚣。东北：内方。龙津溪出东北林口隘，东南左合芹果溪，又南，左合白桐山水，右歧为严溪，注高层溪，入龙溪。又南，左合马洋溪、可垄溪，折西径城南，又西南径鼎山北入龙溪。有朝天岭废巡司。云霄厅中。府西南百六十里。嘉庆三年，析平和、诏安置。东：大臣山。南：马山。西：将军。西南：真武崎。西北：呈奇岭。东南际海。自漳浦迤西南，杜浔港入。又西，西林溪，西北上承平和白石溪入厅北，又南径大田，左合岭脚水，右纳龙头水，又南径为西林溪，右合将军山水，侧城东南，右合御史岭水，与杜浔港达于漳江。陈岱港出城东南盘石，东南流，径八尺门，入于海。石蛇尾、梅州二镇。

龙岩直隶州：繁，难。隶汀漳龙道。清初因明制为县，属漳州。雍正十二年，为直隶州，割漳州之漳平、宁洋隶之。东北距省治九百二十里。广二百二里，袤百九十一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九分。京师偏东三十九分。领县二。城内：大尉山。城北：后山。南：奇迈。东：东宝。西：虎岭。城南龙川，出州西九曲岭，会大、小池水，东为罗桥溪，径城南，汇为石鼓潭。右合陈陂溪及曹溪，又东为东溪，径观音座山，汇为瓮口潭。左合傅溪，又东北为雁石溪，左合腄溪、硿头溪。其北藿溪，上承连城大东溪入，合隔溪，径溪口，右合长坡溪，左纳小东溪。有雁石巡司。适中驿。漳平难。州东百七十里。西北：古滦山。北：三山。西：龙停。东：东关。南：覆鼎。东北：凌云。城南九龙溪二源：东源西北上承宁洋大溪入，为九鹏溪，又东南。左纳藿溪、西坑水，又南径盐场塘西；西源雁石溪自州来会，是为九龙溪，又东，右合吴地溪，径城南，汇为九龙潭，又东南，右合黄畲铺水，至华口塘，左纳感化溪，右合下折溪，二溪相交如十字然，又东南，与南三脚灶水并入龙溪。东北古格岭水，入安溪。后溪洋陂，溉田六顷有奇。有永福里镇。归化、芦溪南废巡司。宁洋简。州东北百八十里。北：金凤山。南：香寮。西：芙蓉。西北：杀狐岭。城南大溪三源：北溪出西北梨子岭，会百种畲洞水，径城北，会西溪，至城南，会南溪，是为大溪；又南，右合西溪，又东南，并入漳平；东溪出县西炉山峰，西南流，合热水、小溪水入龙岩。

兴化府：冲，繁。隶兴泉永道。清初因明制。北距省治二百四十里。广二百十里，袤八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二十六分。京师偏东二度四十七分。领县二。莆田冲，繁，难，倚。南：壶公山。东南：五侯。西南：天马、龟山。西北：夹漈。北：浮山。东北：澄渚。东：持久。东、南际海。

自福清迤南为黄竿。北荻芦溪会澳溪为洙溪，汇为北洋太平陂，达迎仙港。延寿溪上承九鲤湖，东为莒溪，汇为北洋延寿陂，达涵头港。木兰溪上承仙游、仙溪，东为濑溪，又东堰为南洋木兰陂，达白湖港。三港既会，是为三江口，又东入焉。又南：美南。东南：青山。沥浔塘，唐筑，溉田百四十顷。县丞驻平海。盐场大使三，驻涵江、前沁、东峤。湄州、忠门二镇。涵江二巡司。大洋、凌厝废司。莆阳驿。仙游难。府西七十里。治大飞山南麓。西北：仙游山。东：铁山。北：将军。东北：石所。南：白岩。城南：仙溪西北自德化入，为大目溪，右合古濑溪，又东右纳金沙溪，左合大济溪，为三会溪。右合神堂溪，径城南又东北，左合走马山水，右纳石二岭水，至东渡，左合安吉溪。其北九鲤湖并入莆田。其地枫亭溪入海北。游洋溪入永福。兴泰、枫亭二巡司。白岭废司。

泉州府：冲，繁，疲，难。隶兴泉永道。提督驻。通判驻蚶江。明领县七。雍正十二年，升永春为直隶州，割德化隶之。东北距省治四百十里。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五十六分。京师偏东二度二十五分。领县五。晋江冲，繁，疲，难，倚。城北：清源山。东南：法石。南：狮山。西南：石塔。北：双阳。东北：凤山。东南际海。自惠安迤西，其洛阳港入为洛阳江，会长溪入白屿。晋江上承南安黄龙江，东南为笋江、浯江、溜石江，至磁灶，径法石汛为蚶江入。少南，陈埭、玉兰浦、植璧港入金屿。屿南石湖即日湖。又东东埔，东北与崇武所直。又西深沪湾，又西南团头镇，又西北石菌、白沙。九溪自南安入，为安海港，合灵源山水入，又西至南安界。县丞驻石狮。浔美场大使。镇二。深沪巡司二：鹧鸪、雒阳。又庵上废司。驿一：晋安。南安繁，疲，难。府西四十五里。城北：葵山。西北：鹊髻。南：灵秀。西：九日。西南：觉海。城南金溪二源：自永春入者桃溪、小姑溪，合于便口，又东南歧为二，一南合高田山水，一东合泸溪、凌斜溪，复合为双溪口；自南安入者蓝溪，东径珠渊汛，左合洞后埔水，右英溪、归溪，又东亦歧为二，东与永春水会，东南径金鸡山，为金溪，至城南为黄龙江，一南合困山、蟹坑山水，至白石复歧，一东径娘子桥，一南径官厝，全柏峰山水为九溪，并入晋江。县丞驻罗溪。莲河场大使驻营前。镇一：洪濑。巡司驻大盈。又澳头、莲河二废司。驿一：康店。惠安冲，繁，难。府东北五十里。东北：龙屈岭。西北：大帽山。东：五公。东南：松洋。南：锦田。西南：盘龙城。西：登科。东际海。自莆田迤西为横屿、洋屿、沙格澳；傅埭、添崎港入，又南峰尾澳、峰崎港入岱屿、吉屿，又南黄崎澳，又南小岶，东北与莆禧所直。胡埭出石佛岭，合藩厝水，迤西大岶，又西崇武澳、獭窟澳，又西下按澳。峰崎港支津西南径走马埭，合龙津溪、马山埭入。其北洛阳港，至晋江界。又北大溪，入仙游。镇三：崇武、沙格、黄崎。门头乡，盐大使驻。良兴巡司。涂岭废司。驿一：锦田。同安冲，繁，疲，难。府西南百三十里。北：三秀山。东北：大轮。北：辰山。东：九跃。南：宝盖。西：西山、夕阳。南际海。自南安迤南为大嶝屿，莲溪入。又西北石寻港，抵城南，东溪、西溪入。又南下店、浔尾，后溪、深青溪入。迤东高埔、离埔、＜⿰氵丙＞洲屿、白屿。其南大岛二，东曰金门，有北大武山，县丞驻。其北官澳，其东峰上，又东料罗。西曰厦门，故嘉禾屿，东南与澎湖直，有洪济山。道光中二十二年，金陵条约为商埠。分巡兵备道。光绪甲午后，水师提督驻。五通渡、高崎汛、筼筜港入金厦之间。悬屿有大担门、小担门，南抵海澄、浯屿。厦门西南隅鼓浪屿，有德、英、日、法领事置。镇六：店头、新墟、下店、大路尾、浯屿、高崎。通判驻马家巷。浯州、祥丰二盐大使。灌口、石浔、刘五店三巡司。驿二：大轮、深青。安溪疲，难。府西一百五里。西：蓬莱、驷马。南：黄龙山。黄蘗又名午山，为县中众山之宗。北：凤山、翠屏、雪山。东南：北观、金龟。西南：龙塘。西北：鹤顶、佛耳、朝天诸山。县南三里，蓝溪亦曰清溪，源二。西北源出龙岩、漳平东北古格岭，东南流入县。东南径桃舟隘，西受梯子岭水，南流径连德坂，南折而东北，径龟坝南来会，又东北错入永春洲，永春洞口溪自北来注之，又折而东南，复入县。又东径小横乡南，受熊田溪，溪亦自永春入。又东南，受汉阪水，又南至魁斗西，受东溪、三层溪，麓又东南径县治西，曰吴埔溪，又南合西源。西源出县西南北岸山东麓，东北流，受白叶山水，又东北径举溪坝南，受留山水，又东北受溪益水，复合九峰山后溪、胡坑诸水，又折而东南，径五里埔北，受龙门岭水，又东曰湮江，又东与西北源合。合而环县东南，是为蓝溪。又东径罗渡南、田隙乡北，入南安。有长坑、湄上二镇。

永春直隶州：繁，难。隶兴泉永道。明，县，属泉州府。清初因之。雍正十二年为直隶州，泉州、德化、延平、大田割隶。东北距省治四百十里。广百八十五里，袤百八十八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一十八分。京师偏东一度一十八分。领县二。西北：大鹏山、雪山。东：昆仑。东南：花石。西：陈岩。西南：龙山。北：浮空。东北：乐山；雪山。桃溪出，为陈岩溪，合锦溪为埔兜溪，左合新田溪，又东径东平山，为洑溪。左合冷水坑水。又北，东为磁灶溪、石鼓溪，合龟龙溪，又东，为州前溪、留湾溪，左合新溪支津，又东南与小姑溪并入南安。新溪出西北天马山，其经流，东入仙游。西北熊田溪，自德化入，屈西南，为碧溪，右合上窑水、南洋水，其西洞口溪，并入安溪。黄坂镇。德化难。州西北三十里。治龙浔山南麓。北：绣屏。东北：石牛。东：龙门。东南：天门。南：双鱼。西：五华。西北：戴云。泸溪出为东埔水，会李山水，南，西为白泉溪；又南，右合黄洋溪、花桥溪，为石溪、苏溪、涂坂溪，右合龙潭水，左盖竹溪、郭坂溪、丘店溪，又东为西门溪，至城南，是为泸溪。右合大云溪、黄斜溪，左丁溪。又东北，左合龙门溪，右碧潭水，至高漈。左合龙潭水及上云溪，又东北，径岱山，左合南埕溪，折西北，左合卢溪，又东北，入永福。西北小尤溪、锦屏山水、汤岭水，分入大田、永春、尤溪。东北，石牛洞水，入仙游。内洋镇。小尤、杨梅诸废巡司。大田简。州西北二百六十五里。同：大仙山。西南：台阁。东：银瓶。东南：文笔。北：双髻。东北：白鹤。县前溪上承小坑溪，东南自德化入，合龙背岭水为梓溪。又西北，左合小坑水，折东北为汤泉溪，至城南，汇为塔兜潭。又东北径京口，右合仙峰溪，左上华水，至漈头。英果溪合渡头溪，自其西来会，又北入尤溪。西南沈口溪入宁洋。其南武陵安水入漳平。在桃源巡司。花桥废司。

清史稿卷七一　志第四六

台湾：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国，名曰东番。隋开皇中，遣虎贲陈棱略澎湖三十六岛。明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乾掠近海郡县，都督俞大猷征之，追至澎湖，道乾遁入台湾。天启元年，闽人颜思齐引日本国人据其地。久之，为荷兰所夺。清顺治十八年，海寇郑成功逐荷兰人据之，伪置承天府，名曰东都，设二县，曰天兴，曰万年。其子郑经改东都为东宁省，升二县为州。康熙二十二年讨平之，改置台湾府，属福建省，领县三。雍正元年，增置彰化县，领县四。光绪十三年，改建行省。光绪十三年九月庚午，闽浙总督杨昌浚、台湾巡抚刘铭传会奏，略云：“台湾疆域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钩连高下。从前所治不过山前迤南一线，故仅设三县而有余。自后榛莽日开，故屡增厅治而犹不足。光绪元年，沈葆桢请设台北府、县以固北路，又将同知移治卑南以顾后山，全台官制，粗有规模。然彼时局势，未闻择要修举，非一劳永逸之计也。臣等公同商酌，窃谓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持其平。台省治理，视内地为难，而各县幅员，反较多于内地。如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二百余里、三百里不等，仓卒有事，鞭长莫及。且防务为治台要领，辖境太广，则耳目难周，控制太宽，则声气多阻。至山后中、北两路，延袤三四百里，仅区段所设碉堡，并无专驻治理之员，前寄清虚，亦难遥制。现当改设伊始，百废俱兴，若不量予变通，何以定责成而垂久远？臣铭传于上年九月亲赴中路督剿叛番，沿途察看地势，并据各地方官，将境内扼塞道里、田园山溪，绘图贴说，呈送前来。又据抚番清赋各员弁将抚垦地所陆续禀报，谨就山前后通局筹画，有应添设者，有应改设者，有应裁撤者。查彰化桥孜图地方，山环水复，中开平原，气象宏敞，又当全台适中之地，拟照前抚臣岑毓英议，就该处建立省城，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自浊水溪至姑石圭溪止，截长补短方长曰百余里，拟添设一县曰云林县。新竹苗栗街一带，扼内山之冲，东连大湖，沿山新垦荒地甚多，拟于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苗栗县，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厅、四县，均隶台湾府属。其鹿港同知一缺，应即裁撤。淡水之北，东控三貂岭，番社歧出，距县太远。基隆为台北第一门户，通商建埠，交涉纷繁，现值开采煤矿，修造铁路，商民麕集，尤赖抚绥。拟分淡水东北四堡之地，撤归基隆厅管辖，将原设通判改为抚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权。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后山形势，北以苏溪为总隘，南以卑

南为要区，控扼中权，厥惟水尾。其地与拟设之云林县东西相直，现开路百九十余里，由丹社岭集集街经达彰化，将去省城，建立中路，前后脉络，呼吸相通，实为台东锁钥。拟添设直隶州知州一员曰台东直隶州，左界宜兰，右界恒春，计长五百余里，宽约四十里、十余里不等，统归该州管辖，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卑南厅旧治，拟请改设直隶州同一员。水尾迤南，改为花莲港厅。其内已垦熟田约数千亩。其外海口水深数丈，稽查商舶，弹压民番，拟请添设直隶州判一员，常川驻扎，均隶台东直隶州属。此后路添设之大略也。谨按台湾疆土赋役，日增月广，与旧时羁縻侨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难再缓。况年来生番归化，狉榛之性初就范围，尤须分道抚循，藉收实效。辑遐牖迩，在在需员，臣等身在局中，既不敢遇事纷更，以紊典章之旧，亦不敢因陋就简，以失富庶之基，损益酌中，期归妥协。二十一年，割隶日本。省在福建东南五百四十里。西北距京师七千二百五十里。东界海。西界澎湖岛。南界海矶头。北界基隆城。海广五百里。袤一千八百里。《一统志》载户口原额人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七，滋生男妇大小口共一百七十八万六千八百八十三，户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四十六。领府三，州一，厅三，县十一。台湾屹峙海中，为东南屏障，四百环海，崇山峻岭，横截其中，背负崇冈，襟带列岛。浪峤南屏，鸡笼北卫，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七鲲身毗连环护，三茅港汇聚澄泓。畜牧之饶，无异中土。诚东南一大都会也。

台湾府：冲，繁，疲，难。为台湾省治。巡抚、布政使、分巡兵备道兼按察使衔，共驻。其地东及东南界台东州；西及北界海；南及西南界台南府；东北界台北府。广袤里数阙。北极高二十四度三十三分。京师偏东四度二十分。领县四，厅一。台湾冲，繁，疲，难，倚。分彰化县治。葫芦墩巡司驻。彰化繁，难。府北百里。鹿港县丞驻。云林难。林圮埔，县丞驻。苗栗冲。大甲，巡司驻。埔里社厅调。府东南。其山在府境者。西北：五鹤、牛困山。西：史老榻山。南：芦芝、苓根、郡坑、松柏山、土山。东：内山。浊水出埔里社厅东南山，西南流，左合二水，经云林县东北一水自南来注之。曲北，右纳一水，经县北。又西北一水自嘉义县来，北流注之。又西经牛埔厝，歧为三支：一支曰石龟溪，西为牛椆溪；一支曰虎尾溪，经汕头厝为麦寮港，并经县西入于海；一支为东螺溪，又歧为三：曰刺桐港即番挖港，曰鹿港，曰二林港，并经彰化县西入于海。大肚溪上源曰合水溪，出埔里厅东南鱼池仔，西北流，合南硿溪，经厅西北，北港溪、北硿溪并西流注之。又西，珠子山二水合西北流注之，经府治南，左右各纳一水，经大肚街为大肚溪，又西北入于海。大甲溪出苗栗县东南，合数小水，西南流，右出支津，注于吞霄溪。正渠南流，左纳一水，折西北，经铁砧山南，又西北入于海。吞霄溪出苗栗县东南，合大甲溪支津，经县南，西北流，入于海。后垅溪出苗栗县东南山，合一水，西北流，经五鹤山，南至钢罗湾，夹二洲，又西北，经县治北，右通中港溪，左纳一水，入于海。中港溪出县东山，缘界西北流，经县治，左出支津，合后垅港支水为乌眉溪，与正渠并西北入于海。

台南府：冲，繁，难。旧台湾府改设。东北距省治二百里。东及东南界台东州；西及南界海；北及东北界台湾府。广袤里数阙。北极高二十三度。京师偏东三度三十一分。领县四，厅一。噶玛兰头围，巡司驻。安平冲，繁，难，倚。大武垅、斗六门二巡司。凤山繁，难。府南八十里。下司淡水，县丞驻。枋寮，巡驻。嘉义繁，难。府北一百十七里。笨港，县丞驻。佳里兴，巡司驻。恒春疲，难。澎湖厅简。府西。水程二百四十里。澎湖，总兵驻。澎湖八罩巡司。其山在府境者，北：太湖、白水、木冈山。东北：大福兴、大利山。东：观音、枕头山。北：华山。东南：武吉、草山。南：虎头、龟山。西：凤山，凤山县以此得名。凤山北大冈滚水、大武陇、大木冈山。县东傀儡山，俗曰加礼山。澎湖厅陇居海中。牛椆溪出嘉义县东，西北流，经治北，与布袋嘴港并西流入于海。八掌溪出云林县界，西北流，经平鼻山、北半月山，南合濮箕湖及一小水，西流至盐水港，入于海。急水溪二源，并出云林县西界，经嘉义县东南，合西流，又经急水铺南，左纳十八重溪，又经铁线桥街北，又西入于海。会文溪出府治东北，西北流，经大武陇北，右纳茄拔溪，左纳一小水，经府治北，又西经倒风港，入于海。柴头港出府治东北山，西北流，经治北，又西合德庆港，为安平港，入于海。二层行溪出府治东，茄定港出雁门关岭，阿公店溪出凤山县，东北并西流，入于海。淡水溪出府治东六张犁，西南流，右纳一水，左纳二水，经下淡水西，凤山县治东，至潮州厝泛北，西

冷水，沟水出县东芋匏山，合二水，西南流注之。又西南汇为东港，入于海。加藤港在凤山县南，西流入于海。率芒溪出恒春县北武吉山，合一水，西流入于海。刺桐港、枫港、五重溪、三重溪、射寮溪并在恒春县北，西流入于海。龙銮潭在恒春县南，西北流入于海。猪＜□犭劳＞束港在恒春县东，东流入于海。

台北府：冲，繁。西南距省治三百五十里。东、北、西界海；南界台东州；西南界台湾府。广袤里数阙。北极高二十五度十七分。京师偏东五度十五分。领县三，厅一。淡水冲。倚。新竹疲，难。府西南。宜兰疲，难。府东南。头围，县丞驻。基隆厅冲，繁。府东北二百七十五里。其山在府境者，北：大屯、沙帽、大武陇山。东北：鸡笼山，在基隆厅东。府城东：攀山。南：瓦窑山、大羝尖山、五指山。西南：横山、金面山、虎头山。西南：嵌山。海环府东、北、西三面。基隆口在基隆厅东北。沪尾口在府治西北。磺溪出府治南山，合石头溪，东北流，左右各纳一小水，至枋桥街，红仙水合摆接溪诸水西流注之。又北经府治西，艋舺、十八重溪水北流折东注之。至大稻埕。大隆洞溪出基隆厅东鸡笼山，合一水西流注之。又西北，分流复合，经扈尾港入于海。南崁港上流为大过溪，在府治西北。中沥溪、土牛沟、红毛港、凤山崎溪、旧港、油车港、香山港并在新竹县西北入于海。三貂溪在基隆厅东南，草岭大溪、加礼远港、苏澳门并在宜兰县南，俱入于海。

台东直隶州冲，繁，疲，难。卑南厅改设。西北距省治五百里。东及南界海。西及西北界台湾府。北界台北府。西南界台南府。广袤里数阙。北极高二十二度二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度。卑南州同驻。花莲港，州判驻。其山在州境者，北：岐来山、能高山。西：秀姑峦山。东：丁象山。西出八同关，为秀姑峦山一带番社，系属峦番所居。西南一带高山番社，系属昆番所居。大港上源曰打马＜□扌監＞溪，出秀姑峦山，东流，经治北，右合网网溪，左合一水，经奇密社，北入于海。卑南大溪出州西南新武洛社，合三水东南流入于海。花莲港二源，并出州西北，合数小水，经太平厂南入于海。东澳、南澳、大浊水溪、大清水溪、小清水溪、得其黎溪、三栈溪、尤丹溪、米崙港并在州东北，入于海。红虾港、黎仔坑溪、郎阿郎溪、马武窟溪、八里芒溪、吕家望溪、知本溪、大苗里溪、虷子崙溪、大足高溪、干子壁溪、大鸟万溪、巴＜□郎土＞卫溪、鲁木鹿溪、牡丹湾、八磘湾并在州东南，入于海。

清史稿卷七二　志第四七

广东：《禹贡》扬州之南裔。明置布政使司，治广州。清初因明制，定为省。雍正中，升连州，又程乡为嘉应州，并直隶。嘉庆中，南雄降直隶州，寻并复故，增佛冈，南雄仍降州，增连山。同治中，阳江升厅，增赤溪。光绪中，升钦州、崖州，降万州。为道六，为府九，直隶州七，直隶厅三，散州四，散厅一，县七十九。东至福建诏南。千里。西至广西宣化。二千四百里。南至海。三百里。北至湖南桂阳。七百八十里。东南至海。二百八十里。西南至崖州海。二千四百里。东北至江西长宁。八百里。西北至广西贺。七百三十里。广二千五里，袤一千八百里。东北距京师七千五里七十里。宣统三年编户五百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口二千八百一万五百六十四。其名山：灵洲、黄岭、罗浮。其巨川：西江、北江、东江。铁路：粤汉南段，自广州西迳三水，又北清远、英德、曲江至乐昌，兴湖南兴宁路接。

广州府：冲，繁，疲，难。隶广肇罗道。两广总督旧驻肇庆，乾隆十一年徙。光绪二十四年裁巡抚，寻复。三十一年，仍与粤海关盐督、粮道同裁。布政、提学、提法、监运四司，巡警、劝业二道，广州将军、满州、汉军副都统、广东水师提督驻。明领县十三。康熙中增置花县。广四百二十里，袤五百二十二里。北极高二十三度十一分。京师偏西三度三十三分。领县十四。有厅三：曰佛山，雍正十一年置；曰前山，乾隆八年置；曰虎门，道光二十五年置。有粤海关，康熙二十四年置。广州商埠，道光二十二年英《南京条约》订开。南海冲，繁，疲，难，倚。府西偏。粤之山，五岭据其三。北：粤秀。西北：灵洲。西南：西樵山。北江自三水入，东南流，东别出为紫洞水，至番禺，合珠江入顺德。西江自三水入，东南过九江，亦入顺德。西北马迳水首受芦包水，南与三江水会，屈东北流，左合黄洞水，南流溪水自番禺西南注之。南出石门山为石门水，过府治西南，

屈东为珠江，入番禺。有九江浦主簿。三江、金利、神安、黄鼎、江浦、五斗六巡司。西粤汉，西南三佛铁路。番禺冲，繁，难，倚。在城有番、禺二山，县以是名。北：白云。东南：浮练，一名浮莲冈。东南滨海。南有珠江上承南海石门水，东南流，歧为二，至长洲复合。又东南为波罗江，左合东江为三江口。又东南，狮子洋合沙湾水，入于海。有狮子营。西：永靖营。有慕德、鹿步、沙湾、茭塘四巡司。鱼雷营有船隐在黄埔。番禺、五羊二驿。东广九，西北粤汉铁路。顺德繁，疲，难。府南百里。北：都宁。西：天湖。西北：西淋山。北江自南海入，为河澎海，东南流，屈北为扶闾海，又东叠石海，东别为沙湾水，合珠江。至半江为板沙海，入香山。西江自南海入，东别出为甘竹滩水，与板沙海合，过仰船冈，别出为仰船海，至新会入海。县丞一：治容奇。有紫泥、江村、马宁，又北都宁四巡司。有甘竹商埠。光绪二十三年，《中英缅甸条约》开。东莞冲，繁，疲，难。府东北百八十里。南：黄岭。东南：宝山。西、北滨海。海中秀山，东西峙若门然，曰虎头门，珠江出其中，又谓之珠江口。有炮台五，曰威远、上横档、下横档、大角、沙角。东江自博罗入，合沥林水、九江水，西过黄家山，南别出为到涌水，会珠江皆入海。石龙镇，县丞一。京山、缺口、中堂巡司三。铁冈驿一。广九铁路。从化简。府北百三十里。东北：五指山。又十八山，流溪水出焉，南合陈峒水、玉溪合，过县治东南，左纳曲江，右纳黎塘，至番禺入石门。有流溪巡司。石岐驿。龙门简。府东北二百一十里。西：蓝濮山。西北：分水凹山。山西之水汇流溪入北江，山东之水汇西林水入东江。西林水一名九淋水，出西北三角山，合高明、白沙，屈西南，纳群溪水、永清水，入增城为增江。有热水湖在西北。有庙子角巡司。后迁永清墟。新宁疲，难。府西南三百六十里。北：三台。东：百峰山。西南：大隆山。南滨海。海中有上川洲，下川洲。北：长沙河即恩平江，自开平入，东南流，合南门河，西北合紫霞河，入新会。东南：泥涌河南合牛角水，至烽火角，入海。西：那扶水，亦南至狮子洲入海。又有潭滘河，康熙二十六年，总督吴在南凿，西引泥涌河，东北达新会崖门，以通舟楫。温泉、醴泉在西南。广海寨，县丞驻。有上川盐巡司。有公益商埠。宁阳铁路。增城简。府东百六十二里。西：云母。西南：南樵。东北：罗浮山。东江自博罗入，西流屈南，至番禺合珠江。增江上流为龙门水，南与派潭水合，又南至三江口，右纳澄溪水，左纳九曲水，过县治东南，分流入东江。绥福水出西北青幽山，亦东南入于东江。有茅田巡司。新塘墟主簿。香山疲，繁，难。府东南二百二十里。北：浮虚。东南：五桂。又濠镜澳山，山突出海中成半岛形，曰澳门。光绪十三年入于葡萄牙。其北，濠镜澳关。又西，拱北湾有关。东、南滨海。海中有东澳山、九星山，下曰九星洋。又有老万、九澳、横琴、三灶、浪白诸山在海中。西北：板沙海，自顺德入，东南至潭洲。木头海首受仰船水，东南分流入海。古镇海首受西江，亦自顺德入，东南至螺洲，与石岐水合，南出磨刀门，入海。前山寨城，县丞驻。黄梁都城，都司、巡检驻。又淇澳、香山、黄圃三巡司。有香洲商埠。宣统元年奏开。新会繁，疲，难。府西南二百三十里。北：黄云、圭峰。东南：崖山，与西南汤瓶嘴山对峙，熊海出其中，曰崖门。南滨海。西江自南海入，为天河海，东屈而南，过猪头山，歧为二：东南出者曰荷塘水，合古镇海，东南入香山，又西别为外海水，西南至虎跳门入海；西南出者曰分水江，合潖水，南过江门，注熊海。又西恩平江自开平入，与潭江合，东北流为青胆洋，左纳桥亭水，东南合分水江，出崖门入海。江门，县丞驻。潮连、牛肚湾、沙村三巡司。大瓦司废。蚬冈、东亭二驿。江门商埠，光绪二十八年《中英商约》订开。有宁阳铁路。三水冲，难。府西北二百七十里。南：昆都。北：龙坡山。北江西南流，至胥江口，东别为芦包水，又西南至四会，合绥江，别为思贤滘水，会西江。东过县治南，为肇江，至于西南潭，入南海北江自西南潭别出为三江水，与芦包水合，至南海出石门，其下流为珠江。西有西江自高要入，青岐水首受绥江，东南过金洲山，亦入南海。西南镇，县丞驻。有胥江、三水二巡司。三水口亦名河口，有商埠。光绪二十三年《中英缅甸条约》订开。有三水、西南二驿。三佛铁路。清远冲，难。府北三百四十里。西：秦王。东：中宿峡，一名飞来峡。北江自英德入，西南流，潖江水东来注之，曰潖江口。至县治西南，合政宾江，屈南，右纳山塘水，左纳大燕水，过回岐山，入三水。有回岐、潖江、滨江三巡司。有清远驿，安远废驿。有粤汉铁路。新安疲，难。府东南二百六十里。康熙六年省入东莞。八年复置。南：杯渡，一名圣山，古谓之屯门山。东南：官富。东北：大鹏山。其南

曰老大鹏山，有东涌所城。东、西、南三面滨海。海中有零丁山，其下曰零丁洋。又南，头沱泞、佛堂门、急水门、大屿山，榕树湾等澳。西北：永平河首受东莞、九江水，东南至碧头汛入海。大鹏所，县丞驻。有福永、九龙二巡司。其南：香港岛，道光二十二年割于英。咸丰十年，又割九龙寨属焉。光绪二十四年，又拓租九龙司属地二百方英里，订九十九年之约，置九龙关榷税。有广九铁路。花简。府北九十里。康熙二十四年，以番禺县平岭置，析南海县地益之，来属。东北：花山，县以是名。西北：盘古洞，黄洞水出焉，西南流，右纳横潭水、罗洞水，屈南曰泥水，出清远，自西北来注之，又东南入南海。有狮岭、水西二巡司。有粤汉铁路。

肇庆府：冲，繁，疲，难。广肇罗道治所。初沿明制，领州一，县十一。雍正九年增鹤山。同治九年，阳江升直隶厅。光绪三十二年，复改直隶州，阳春、恩平割隶。东距省治二百九十里。广一百一十九里，袤三百九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五分。京师偏西四度八分。领州一，县九。高要冲，繁，疲，难。倚。北：定山。东北：顶湖，有高峡。西北：腾豺山。西江自德庆入县西北境，曰端溪，北屈而东，都偃水、笋洞水南流入焉。东合大湘水，屈南合小湘水，过府治南，新兴江自西南来注之，谓之新江口。又东北与宋崇水合。过羚羊峡，左纳长利水，右纳苍梧水，入三水。县丞驻金利墟。有横槎、禄步二巡司。高要、新村二驿。四会简。府东北百三十里。北：金鸡山。南：贞山。东南：北江自三水入。西北：绥江，一名绥建水，自广宁入，东南流，至县治东南，龙江水西北来注之。过消息南岭，别出为青岐水，至三水，合西江，东至南津口，合北江入三水。有南津巡司。新兴冲，难。府西南百三十里。北：巨福、云斛。南：龙山。东北：利山。北：新兴江源出县南六坑顶山，屈西北流，入东安。迳县西南为锦水，东北至洞口，卢溪水北流合焉。又北与通利利水合，是为新兴江也。又西北，入东安。西南：立将巡司，治天堂墟。有腰古废驿。高明疲。府东南七十里。西北：老香山。东北：凌云。西南：表山。西江自三水入。南沧江一名仓步水，出高要，东南流，合云宿水、屏山水，迳县治东南，左纳北港水，右纳清泰水，又东南合西江水，入南海。有三洲巡司。广宁疲。府西北二百九十里。东北：大罗山。西南：高望山。西：绥江自广西怀集入，南流，出峡山，南乡水东北流合焉。又南与顾水合，屈东南，右纳金场水、新招水，左纳东乡水、扶罗水，东南入四会。又龙江水出东北石马山，亦至四会合绥江。开平疲，难。府东南二百六十里。顺治六年以新兴县开平屯置，析新会、恩平二县地益之，来属。东北：梁金山。西南：猎山、罗汉山。蚬江水上承恩平江，东南流，右纳长塘水，东南至赤磡为赤磡水。北双桥水，南流入焉，至县治南，与独鹤水合，是为尖石水也。又东南流，为长沙河，过赤水口，入新会。有松柏、沙冈二巡司。鹤山疲，难。府东南二百六十里。雍正九年，以广州府新会县、大官田置，析开平县地益之，来属。在城有鹤山，县以是名。东北：昆仑。西北：云宿。西江自南海入，过县东北境，曰古劳河，又曰苏海，合古劳小河，东过大雁山，入新会。潭江出县西马耳山，东南至锣鼓潭，屈西错入开平，至新会合恩平江。官田水出东北嶂背山，东南与岚洞水合，入新会，为桥亭水也。双桥水出西北云盖村，西南流，至水坪墟，曰水坪江，西南过胡卢山入开平。有双桥、药径二巡司。德庆州冲。府西百八十里。西北：香山，一名利人山。东北：西源山。南：西江自封川入，东流过锦石山，曰锦水。又东与渌水合，过州治，端溪水南流入焉。又东过南江口，合为墟水、悦城水。悦城水上源曰灵溪，又曰灵陵水也，东北入高要。有悦城巡司。德庆驿。旧寿康驿废。封川冲。府西北三百三十里。东：封门山。东北：白马、留连、大山。西江，古郁水，合黔水、桂水，自广西苍梧入，东南至灵州。贺江自开建入，左合宁洞、文德水，右合东安江，又东南，右纳蟠龙、左世阳水，迳圆珠山，屈西南，入德庆。渌水出东北丰寿山，亦南至德庆入西江。有文德巡司。封川驿。旧麟山驿，废。开建简。府西北四百一十里。西北：圆珠山。东北：忠谠山。开江在西，即贺江，古谓之封溪水，自广西贺县入，东南至潭霜山，潭霜水合金装水南流入焉。又南与莲塘水合，过县治西南，左纳金缕水、黎水，右纳大、小玉水，屈东南入封川。

罗定直隶州：繁，疲，难。隶广肇罗道。东北距省治六百八十九里。广一百八十四里，袤二百里。北极高二十三度四十二分。京师偏西五度十三分。沿明制，领县二。西：云致山。西南：云际山，一名云沙山。泷水源出西宁县苗棉村，东北流，入州西南分界墟，东南过罗镜所城，屈北与石

印水合，又西南合三都水，过州治入西宁，为南江。东水出州南沙＜⿰廿兩＞墟，亦东北入西宁合南江。州判治罗镜墟。晋康巡司治连滩地。有晋康废驿。东安难。州东北百六十里。西南：云雾山。西江自西宁入，东南至绛水口，大绛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北入高要。东南：新兴出新兴，东北流，左纳客朗水，过腰古讯，入高要。合西江有西山巡司。西宁难。州北百二十里。北：玉枕山。西江自封川入，至罗旁口，文昌水合宝珠水、桂河水，北流入焉。又南，南江上源泷水出西南替棉村，东北入罗定，过连滩墟合西江，入于东安。西南：到沙水，出罗云山，东南至罗定入泷水。又西，蟠龙水，出大笋岭，东北入封川。有夜护巡司，都城巡司废。

佛冈直隶厅：难。隶广肇罗道。明大埔坪地，分属清远、英德。雍正九年置同知，隶广州府。乾隆七年废。嘉庆十六年复置，更名。北距省治四百四十里。广五十七里，袤四十八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二度五十九分。北：观音山。东北：独凰山。水头汛河出焉，北合高江水，至燕岭墟为燕岭水。又西北至英德，合罗纹水，入翁江。吉河水亦出独凰山，迤西流，神迳水自北来注之，南别出为达溪，潴为潭。过厅治北，屈南，右纳黄沙河，出大庙峡，入清远。黄华水出东南羊角山，亦西南入清远，合于吉河水。其下流是为湞江也。

赤溪直隶厅：要。隶广肇罗道。同治七年，析新宁县赤溪、曹冲等地置。东北距省治四百一十五里。广二十里，袤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一度五十四分。京师偏西三度三十五分。厅东、西、南三面滨海。南：曹冲山。西南：铜鼓山，其下曰铜鼓海。又有黄茅、青洲、大金、小金诸山，在海中。

韶州府：冲，疲，难。韶连道治所。南距省治八百七十里。广一百九十五里，袤三百一十一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五十五分。京师偏西三度二十一分。领县六。有太平桥钞关，旧在南雄，后迁府治西南。又有太平分关，在英德。曲江繁，难，倚。北：浮岳。东北：韶石。西：芙蓉山。东南：南华山。浈水在东，一名湘江，自始兴入，西南流，合锦江、零溪，迳府治东南，武水自北来会，曰曲江，又谓之始兴大江也。又西南，过虎榜山，屈东南，右纳泷水，左纳曹溪水、宣溪水，南入英德，为北江。县丞治莲花岭村。有濛裹、平圃二巡司。曲江县驿。旧芙蓉驿，废。有粤汉铁路。乐昌冲，难。府西北八十里。东：昌山，县以是名。北：桂山。东北：冷君。西北：九峰山。武水在西，一名虎溪，古谓之溱水，出湖南临武，东北至宜章。屈而南，入县西北境，武阳溪自乳源东流合焉，屈东南，历蓝毫山，为三泷水，与罗渡水、九峰水合。过县治西南，莲花江分流注之。又东，屈而南，左纳长垄水，右纳杨溪水，入曲江。有九峰、罗家渡二巡司。有粤汉铁路。仁化简。府东北百里。西北：黄岭山。东南：丹霞山。东：锦江出分水坳，西南至恩口，与恩溪水合，即蓝田水也。西南流，左纳扶溪水、康溪水，过县治东南，濈溪水合潼阳水自西北来注之，屈东南入曲江。有扶溪巡司。仁化县驿。乳源简。府西九十里。北：云门山。西南：腊岭。武阳溪自湖南宜章入，东北迳武阳司，右合七姑滩水，左纳浴溪，屈东，至乐昌入武水。杨溪水出西北神仙坪，亦至乐昌入武水。亦泷水一名洲头水，出西南梯子山北，屈而东，左纳员子山水，右纳汤盘水，过县治南，大布水北流合焉，又东南入于曲江。南有武阳巡司。世袭抚瑶厅一，管埠市。翁源冲，难。府东南百八十里。嘉庆十六年改隶江西南安府，十七年仍来属。北：鸡笼。东：玉华。东北：婆髻山，罗江水所出，西南迳翁山南，浦水自东南来注之。屈南，右纳芙蓉水，左纳龙仙水，又西南与周陂水合，迤西过三华镇入英德。又西太平水，一名江镇水，出东北桂了山，南流至英德，合罗江水，是为翁江也。桂山、礤下二巡司。英德冲，难。府南二百二十里。北：英山。南：南山。又南：皋石山，一名浈阳峡。北江在北，自曲江入，过浈石山，屈西至县治东南，东有翁江，右合曲潭水，左合罗纹水，西南流合焉。南至洸口，洭水合波罗水自西北来会。洭江水者，湟水也，亦曰洸水，东南流，入清远。有洸口、象冈二巡司。英德县驿。旧浈阳驿，废。有粤汉铁路。

南雄直隶州：冲，繁，疲。隶南韶连道。初沿明制为府，领县二，治保昌。嘉庆十一年降为直隶州，省保昌县。十六年复升为府。十七年又降为直隶州。西南距省治千一百七十里。广一百七十里，袤一百二十一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十五分。京师偏西二度三十分。领县一。大庾岭在东北，一名梅岭，有梅关。东：天柱。东南：青嶂山。南有浈水，出东北油山，南径浆田镇，与昌水合，西南流，左合平田水、芙蓉水，右合东溪水，至长浦桥，北坑水合横水南流入焉。水出梅岭，又谓之

大庾河水也。又西合长潭水，过州治南，楼船水自西北来注之。西南与修仁水合，又北纳半径水，入始兴。又西北，分水坳，石峡水出为康溪水，入仁化。有平田、红梅、百顺三巡司。有保昌驿。旧临江驿，废。始兴冲，繁。北：丹凤山。南：机山。北：浈水自州入，西南至圆岭铺，跃溪水北流合焉。又南墨江出西南沙子岭，迤东为清化水，屈西北，为凉伞水，右合翔水为始兴水，即古斜阶水也。又西北过县治南，与官石水合，又西北合浈水入曲江。有清化径巡司。在城驿。

连州直隶州：冲，难。隶南韶连道。初沿明制，隶广州府。雍正五年升为直隶州，其阳山、连山割隶。嘉庆中，连山直隶。东南距省治七百六十里。广八十里，袤一百六十八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四十八分。京师偏西四度十七分。领县一。南：楞枷，一名贞女山。西南：昆湖。西北：桂阳。湟水在西，一名洭水，《汉志》以为汇水。上源为卢溪，出西北黄蘗岭，又曰蘗水，南迤东过圭峰山，东北合奉化、潭源、黄娇诸水，至州治西南，高良水自连山西来注之，东南过同冠峡，入阳山。州判治皇子墟。有朱冈巡司。阳山难。州东南二百里。雍正十五年，自广州府来属。北：骑田岭。西北：阳岩。东北：宝源山。湟水自州入，一名阳溪，南合同冠水，又东南过县治南，通儒水自马丁岭东流注之。又东与青莲水合。水出县北大陂墟，又谓之大陂水也。又东南过三陕，入英德。有淇潭、七巩二巡司。

连山直隶厅：繁，难。隶南韶连道。本连山县，隶广州府。雍正五年，改隶连州。嘉庆二十一年，升为绥瑶厅。东南距省治八百七十里。广一百里，袤一百二十六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度三十五分。北：昆湖山。西北：钟留、大雾。南：黄帝源山。一名黄连山，中有大排瑶五，小排瑶二十四。高良水在南，一名大获水，上源为横水，出西北天堂岭，东南流，迳厅治南，屈东北，与茂古水合。过鸡鸣关，入连州，合于湟水，又，上吉水出厅西分水坳，西南流，至木羌墟，八排瑶水自东南来注之，屈西北，过钟山，入广西贺县，又为贺江别源也。有宜善巡司。

惠州府：冲，繁，难。隶惠潮嘉道。西距省治三百九十里。广四百五十里，袤四百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八分。京师偏西二度三十七分。领州一，县九。有通判一，治碣石卫城，道光二十一年置有惠州商埠。光绪二十八年《中英商约》订开。归善冲，繁，难，倚。东北：归化山，一名鸡笼山。东南：平海山。东南滨海，中有霞涌、吉头、澳头诸港。东江在北，一名龙江，自河源入，西南流，至府治东北。西江出县东龙头石山，西南合长塘水、上、下淮水，入博罗。西丰湖、潼湖，皆引流入于东江。内外管、理平山、平政、平海、碧甲五巡司欣乐司，废。博罗繁，疲。府西北三十里。西北：罗浮山。东北：象山。东江自河源入，中与归善分界，合公庄水，迳县治南，右纳榕溪水，过缸瓦洲入东莞。其支渠西北至黄家山，与罗阳水合，过石湾镇，入增城。有石湾、善政、苏州三巡司。莫村废驿。长宁简。府西北四百里。北：玉女峰、云髻山。东北：雪洞山。新丰水在南，出西北分水凹，屈东与沙罗山水合一，东迳县治，又东左合羌坑水，迳马头墟，左纳密溪、大席、忠信水，右纳锡场水，过立溪口，至河源入东江。罗纹水出县西宋洞山，西北至来石汛，屈西南，入英德合翁江。有＜⿰土乍＞坪巡司。永安简。府东北二百里。西南：越王山。东南：南岭。南：秋香江，一名榄溪，出县东鸡公岭，西南流，与南山水合，至河源入东江。又西，神江、义容江从之。南：琴江源出公坑嶂，南流至米潭，又东北入长乐。北：琴江亦至长乐，合于南琴江，其下流是为梅江也。有驯雉里、宽仁里二巡司。海丰难。府东南三百里。东：龙山。西北：五坡岭。南滨海。有丽江，一名长沙港，上流曰龙津水，出西北莲花山，东南会黄姜水，南屈而西，至鹿镜山汇为青草澳，合大液水迳大金笼山入海。东北有热水，南流过九龙山，屈东为大德港，至陆丰合内河水入海。西：凤河水，南与鹅埠水合为小漠港入。东：汕尾镇，县丞驻。有鹅埠巡司。平安废驿。陆丰难。府东南三百五十里。雍正九年析海丰县地置治东海滘，来属。东北：内洋山。南：虎头山。滨海。北：内河水，一名罗江，源出东北旗头嶂，与吉石溪合，南过石头山，分流至大德港、乌＜⿰土敢＞港入海。又东：草洋水东南流，屈西为华清港，至甲子港入海。上沙墟水出东北赤岭，至普宁合南溪。有甲子、黄沙坑、河田三巡司。有法留铺在县西，道接海丰。又东至惠来百六十里。有盐场三：曰石桥、海甲、小靖。龙川简。府东北四百里。东：霍山。东北：龙穴，一名龙川山。西北：葛山。龙川水在东，又名合河，上源为定南水，自和平入，东南合河口，会杜田河，西南流，

与浰溪合，迳县治东南，雷江水南流入焉。又西南，合合溪入河源为东江。又练溪出东北鹅石嶂，西南流，右纳通衢水，入长乐。有老隆、通衢、十一都三巡司。雷乡废驿。连平州简。府北四百里。东北：九连山。南：戈罗笔山。有密溪水出分水坳，东南流，与杨梅坪水合，又过州治南，纳内管水、九岭水，东南至长宁入新丰水。东大席水从之。又忠信水西南入河源，有忠信、上坪、长吉三巡司。河源冲，难。府北百五十五里。西：桂山。东：古云。东北：蓝溪山。东江，一名槎江，西南至蓝镇墟，左纳蓝溪水，右纳曾田水，又西南与康禾水合。过县治东南，新丰江自长宁东来注之，西南合秋香江，入归善。西北：忠信水，出连平，西南过枫木镇，合二龙冈水，至长宁入新丰水。鳄湖东为河源旧城，今谓之下城也。有蓝口巡司。义合、宝江二驿，后废。和平简。府东北四百二十里。北：紫云山。西：九连山。东北：定南水自江西定南入，东南流，右纳乌虎水，又东北过江口，屈东南入龙川，浰水出西北羊角山，东南至合水口，汤坊水自东北来注之，过林镇墟与九龙水合。屈东至龙川，入于定南水。有浰头巡司，后废。

潮州府：冲，繁，难。隶惠潮嘉道。西距省治千一百八十五里。广二百五十五里，袤三百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京师偏东十二分。领厅一，县九。有黄冈同知，康熙五十七年置。有通判一，治庵埠镇。海阳冲，繁，难，倚。东：韩山。南：桑浦山。西：湖山。西北：海洋山。韩江在东，一名意溪，上承＜⿰阝留＞隍河自丰顺入，东南过蒲都山，分流为三：正渠东南流为东溪；东北出者曰涸溪，旧名鳄溪，屈东南，过七屏山至饶平为后溪；西南出者曰西溪，过府治东南，右纳白茫洲水，屈南，北溪水自揭阳来注之，屈东，与东溪合，南流入于澄海。县丞一，治庵埠镇。有浮洋巡司。凤城废驿。丰顺疲，难。府西北百九十里。乾隆三年以海阳，县丰顺镇置，析嘉应州及揭阳、大埔二县地益之，来属。南：瘦牛山，一名云落山。东北：铜鼓嶂。东：隍河自大埔入，西南合丰溪水，又南合九河水，入海阳，为韩江。又南：汤溪，一名汤坑水，下流至揭阳为北溪。有汤坑、＜⿰阝留＞隍二巡司。潮阳繁，疲，难。府南百四十里。东：东山。东南：钱澳。西北：曾山，一名双髻山。北、东、南三面滨海。海中有东沙岛。练江在西，首受揭阳南溪，自普宁入，至县治南合后溪，西南出海门入海。西北：后溪水亦出揭阳，东南过石井山，为铺前水，过浔洄山，别出为后溪，引流入练江，过磊口山为招沙水，屈南，至河渡门入海。有招宁、吉安、门辟三巡司。有灵山驿。揭阳繁，难。府西南八十里。西：独山。西北：揭阳山。东、南滨海。南：南溪出县西明山，东南流，入普宁，又东北入县。西南：古溪水北流合焉。迤东迳县治南，与北溪别派合，东南过双溪口，入海。北溪山丰顺南，屈东，分流注南溪，又东北至海阳，合韩江。县丞驻棉湖寨。有河婆、北寨二巡司。饶平难。府东北百五十里。北：九峻。西：凤凰山。东南：红螺山。南滨海。海中有井洲、信洲、浮浔、牛心石诸澳。东南：黄冈溪，出东北界山，西屈而南，至望海岭，桃源水自西北来注之，南与飞龙径水合，屈东南，为大石溪，至黄冈镇分流入海。西南：韩江，自海阳入，合后溪水，东入澄海。东南有黄冈镇城，其东南为大城所城，又南为柘林，有柘林巡司。海山、东界二盐场。惠来难。府西南二百七十里。西：龙溪。西南：钓鳌山。东、南滨海。南：神泉港，上流为龙江溪，出西北南阳山，东南合葵潭水、梅林水，迤东过龙江关，林招溪自西北来注之，东注神泉港。东福溪、禄昌溪皆流合焉，又南入海。有神泉、葵潭二巡司。北山驿。惠来栅盐场。大埔简。府东北百六十里。西：阴那山。汀水自福建上杭入，一名神泉河，东南流，迳县治东北，屈西，漳溪水东流北屈注之。又西过大河山，屈南与小河水合，又南至三河市。清远河西北流合焉。河出福建平和，其上源曰河头溪也，东南入丰顺。有三河、白堠二巡司。乌槎司一，废。澄海繁，难。府东南六十里。康熙五年省入海阳县八年复置。北：管陇山。西南：龙泉山。东、南滨海。海中有凤屿，其下曰侍郎洲、大莱芜、小莱芜山。西北：横陇溪，首受东溪，自海阳入，西南别出为新港水，分流入海。正渠迤东流，南别出为玉带溪，至县治东南入海。又东迳狮子山，与饶平后溪合，东至东陇关，为东陇港入海。有漳林、鲍浦二巡司。商埠曰沙汕头。咸丰八年，英《天津条约》订开。有潮海关。潮汕铁路。小江盐场。普宁繁，疲，难。府西南百二十里。南：铁山。西北：官人、望山。南溪自揭阳入，歧为二：一东迳马嘶岩山，东北入揭阳；一西南迳鲤湖埠为鲤湖水，屈东南，与上沙墟水合，过望夫石山，为寒婆径水。东北为白坑湖，又东入潮阳为练江。又东：普宁

港一名通潮港，东北入揭阳为古溪。有云落径巡司。南澳厅中。府东南百五十里。本南澳镇地。分四澳。云、青二澳隶闽之诏安，隆、深二澳隶粤之饶平。雍正十年置海防同知，为南澳厅治，深澳来属。南：金山。东南：云盖山。四面滨海。北腊屿、虎屿，在海中。西南有赤屿、白屿，其田产盐。有南澳巡司。

嘉应直隶州：冲，繁，难。隶惠潮嘉道。旧程乡县，隶潮州府。雍正十一年升为嘉应州，直隶广东布政使司。嘉庆十二年升为嘉应府，复置程乡县为府治。十七年仍改为直隶州，省程乡县。西南距省治千二百八十二里。广百五十七里，袤百五十四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十二分。京师偏西十九分。领县四。东：百花。东南：酉阳，一名九峰山。东北：王寿山。南：梅江即兴宁江，东北流迳州治南，左纳程江水，屈东与周溪水合，东北至丙市，石窟溪西北自镇平来注之。东北合松源溪，屈东南，过蓬辣滩，入大埔，是为小河水也。州同驻松口。有丰顺、太平二巡司。程乡、武宁二驿，后废。长乐冲，难。州西南百一十里。旧隶惠州府。雍正十一年来隶。北：五华山。东南：嵩螺山。西南：龙村河自永安入，东北至琴口乡，华阳水首受北琴江，东流合焉，东北至七都河口。会岐岭河，河出龙川曰练溪，其下流又谓之清溪也又东北流为长乐河，入兴宁。有十二都巡司。兴宁难。州西七十里。旧隶惠州府。雍正十一年来属。东：鸡灵山。北：大望山。其西麓罗冈水合龙归水、杨梅砦水，西南流为大河水，又迳县治西，为西河，亦名通海河，屈东南至水口镇，长乐河自西南来会，是为兴宁江也，东北入嘉应为梅江。西北：杜田河出江西长宁，西南过杜田汛入龙川。有十三都、水口二巡司。平远简。州西北七十里。旧隶潮州府。雍正十一年来属。东北：顶山、五子、石山。西：凤头嶂。其东麓曰分水坳，县前水出焉，东南流，左纳项山水，过卓笔山，至福建武平，合于武平溪。又河头溪源出西南九乡堡，东南过石镇山，大拓水东流合焉，东南流为横梁溪，与长田水合，东入镇平为徐溪。有坝头巡司。镇平简。州北六十里。旧隶潮州府。雍正十一年来属。西：铁山嶂。东：大峰嶂。西北：石窟溪出平远，自福建武平入，合杨子山水，过县治西，与东山水合，南至小诰山，纳徐溪，至嘉应入于梅溪。又东北松源溪源出玉华峰，亦至嘉应，入梅溪。有罗冈巡司。

高州府：冲，繁，难。高雷阳道治所。东北距省治千六十里。广三百一十五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一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五度四十分。领州一，县五。有通判一，治梅菉。茂名繁，难，倚。高凉山在东北，州以是名。东山在东。南滨海。北：窦江自信宜入，东南流，左纳双柘水，至府治东北，鉴江水西流合焉，今又谓之石骨水也。屈西南，过那射岭入化州。东南有浮山水，即三桥河，出电白，西南至赤岭为赤岭水，又西南入吴川。有赤水、平山二巡司。大陵废驿。电白繁，疲，难。府东南百六十里。北：浮山。南：莲头山，其下曰莲头港。又西南有赤水港。南滨海。有博贺岛在海中。东、北有儒垌河，源出分水凹，西南流，过望夫山，曰望夫水，屈南与界头河合，又南为五蓝河入于海。又三桥河出东北木力岭，西南至潭儒山为潭儒河，合龙珠河，西南入于茂名，其下流是为浮山水也。有沙琅巡司。盐场二：曰博茂、电茂。信宜难。府东北八十里。东：龙山。东北：云开。西川水出大人山，西南过旧潭峨县，曰潭峨江，至县治西南东川水来会。屈南过罗窦洞为窦江，又南入茂名。东：双龙水出长＜□去買＞坑，西南至古丁墟，屈东入阳春，合双滘水。又东北双床水出大水岭，南合吐珠水，屈东北流为石印水，至罗定入泷水。又怀乡水出东北黄陂岭，会扶龙水、石人水，西北与响水合，为黄华江，入广西岑溪。又金洞水出县北雷公岭，水西北至广西容县为渭龙江也。有怀乡巡司。化州简。府西南九十里。北：浮梁山。东北：龙王，一名来安山。茂名水在东北，即窦江。又东北有陵水，源出广西，北流屈西南至合江墟，罗水亦自陆水入，其合流曰罗江，又谓之陵罗水也。屈东南，迳州治北，合窦江，又东南流为平源江，入吴川。有梁家沙巡司。吴川简。府西南百二十里。北：丽山。西北：特思山。东、南滨海。南为利剑门，至＜□石匈＞州，又西南至于通明港谓之广州湾。光绪二十五年租于法。吴川水在东北，一名吴江，自化州入，东南过三江岭，浮山水西流合焉。屈西南为木棉江，与平城江合，分流至限门港入海。石门港源出石城东桥水，东南流，山角水自东北来注之，又东南至麻斜入海。有塘缀巡司。盐场一，曰茂晖。石城简。府西南百九十里。北：谢建山。西南：敷复山，滨海。西有南廉江，即乌江，自广西

陆川入，西南流，至石角墟曰石角水。又西南与武陵江合，为合江，青榕水西流合焉。又西南为九洲江，贺江水自西北来注之，至鲤鱼潭入海。又西，洗米河出广西博白，迤南流，为英罗港入海。又东，东桥水，出鸡头岭，东南过两家滩，入吴川，是为石门港也。有凌禄巡司。息安废驿。

雷州府：简。隶高雷阳道。东南距省治千五百一十里。广九十五里，袤二百二十九里。北极高二十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六度二十八分。领县三。府境突出海中作半岛形。东为广州湾。西为东京湾。其南则琼州海峡也。同知一，治海安所城。后废。海康疲，倚。西：博袍山。南：擎雷山。东、西滨海。有北莉埠、新＜⿴卄了＞埠诸岛在东海中。西北：南渡水出博政村，东南流，屈北，西别出为东亭水，潴为湖。屈东，过县治南，又别出为大肚河，北至遂溪入海。又东南流为双溪港，擎雷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北入海。有清道巡司。雷阳废驿。武郎废盐场。遂溪简。府东北百八十里。东：石门岭，其下曰石门港东、西滨海。海中有东山岛，一名湛川岛，岛北为分流港，其西则通明港也。西北有西溪水，出分界村，东南流，与东溪水合，屈东过县治南，东北合石门港入海。又城月水，出西南螺冈岭，南屈而东为库竹港，入海。又牛鼻水亦出螺冈岭，迤西流为乐民港，入海。县丞治杨柑墟。有湛川废司。城月废驿。调楼、蚕村二废盐场。徐闻简。府西南百六十里。西：冠头岭。东、西、南三面滨海。北：遇贤水出石湾岭，会青桐港水，又西合濂滨水，为流沙港入海。又东，大水溪出东北龙床岭，西南与葫芦溪合，西南流为海安港，入海。有宁海、东场二巡司。又能新兴盐场，后废。

阳江直隶州：繁，难。隶高雷阳道。旧阳江县，隶肇庆府。同治五年，升为直隶厅。光绪三十二年，改为直隶州。东北距省治七百三十里。广一百三十里袤一百一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一度五十二分。京师偏西四度三十分。领县二。北：北甘山。东南：北津山。又海朗，一名镇海山，南滨海。海陵山在海中。西：漠阳江自阳春入，左合轮水河，东南至河口市，左合第八河，右歧为西河，又东南至州治南为鬰江，亦谓之恩江也。左纳那龙河，为北津港，西河水自西南来注之，东南过虎头山入海。紫萝水源出紫萝山，下流为三鸦港，入海。坡尾河出罗王嶂，与纤篢河合。又东南为丰头港，亦入海。又西南有双鱼港。又有北额港，上源即望夫水也。有太平巡司、那龙巡司，后废。有太平驿、莲塘驿，亦废。盐场一，曰双恩。阳春冲，难。州西北百七十里。旧隶肇庆府。光绪三十二年来属。东南：射木。东北：铜石。西：漠阳江源出县北云浮山，曰云浮水，东南流，合云霖水，屈西南，左纳罗凤水，右纳博学水，至县治西北，北泷水西流合焉，东南入阳江。又西，双滘水，出东安，南合双龙水，又南屈而东，麻陈水自西南来注之，又东过古良镇，屈东北，合于汉阳江。有古良、黄泥湾二巡司。乐安废驿。恩平简。州东北百五十一里。旧隶肇庆府。光绪三十二年来属。石神山在北，一名鳌山。龙鬰山在西南。南有恩平江，亦曰锦水，上源为岑洞水，出西北双穴，迳东南至平城山，君子河东流合焉。又东与横槎水合，屈东北，左纳牛冈水，右纳金鸡水，又东入开平。又东南，长塘水，亦至开平合于恩平江。又西南：那吉水，南至阳江，其下流为那龙水也。

廉州府：繁，难。隶廉钦道。初沿明制。领州一，县二。光绪十四年，钦州直隶。东北距省治千八百里。广一百六十里，袤二百二十六里。北极高二十一度二十四分。京师偏西七度十九分。领县二。合浦疲，倚。东北：大廉山，州以是名。又北：五黄山。南：冠头岭。东、南滨海。海中有珠池，曰珠海。又有涠洲、蛇洋洲，在海中。廉江在北，一名西门江，自广西博白入，迤西流，右纳小江水，又西合张黄江，屈西南，为罗成江。武利江自东北来注之，至府治西北合洪潮江，又西南分流入海。又东北，漆桐江自广西兴业入，左合六硍江，又西北入广西贵县，是为武思江也。县丞驻永安所城。珠场、高仰、涠洲、永平四巡司。北海市税关。商埠，光绪二年英《烟台会议条约》订开。有还珠废驿。灵山简。府西北百八十里。北：洪崖山。西：六峰山。西南：林冶山。南：陆屋江，一名南岸大江源，出县东罗阳山，西南至钦州为钦江。西北：那良江出那良山，南流过太平墟，曰太平江，又东北入广西横州为平塘江也。又黄榔江出西北英雄山，亦东北入广西永淳，为秋风江。有西乡巡司。太平废驿。

钦州直隶州：冲，繁，难。廉钦道治所。初沿明制，属廉州府。光绪十四年升为直隶州，析灵山县林墟司隶之，又析州属防城、如昔二司置，防城县来属。东北距省治千九百里。广二百二十四

里，袤一百九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一度五十五分。京师偏西七度五十分。领县一。北：铜鱼山。东南：乌雷岭，其下曰乌雷港。南滨海。海中有牙山、龙门诸岛。东：钦江自灵山入，迤西南，至州治南，歧为二，又西南汇为猫尾海，屈东南，过龙门入海。北：那蒙江，源出灵山高塘岭，西南流，右合长潭水，至三门滩，大寺江自西来注之，又南为渔洪江，又东南合于钦江。又篆岭江亦出灵山，西南至平银渡曰平银江，屈东南，与丹竹江合，南流为大观港，入海。又那陈江出西北心岭，东北至那陈墟为那陈江，又东北复入宣化为八尺江也。有沿海、林墟、长墩三巡司。那陈司废。防城冲，繁，难。州西南百里。十万大山在西北。白龙山在西南。山麓斗入海，向隶越南，光绪十三年来属。又西南，分茅岭，与越南界。南滨海。防城江出西北稔宾山，东南流，右纳滑石江，迳县治南，过石龟头汛入海。北：大直江，出虎豹隘，南与卖竹江合。又东南，过狮子岭，那狼江东北流合焉。又东为凤凰江，又东南合于渔洪江，至钦州入海。又西，河洪江出大勉山，东南过铜皮山为潭洪港，入海。北崙河其上源曰文义河，出拷邦岭，东北至北崙汛，屈而南，嘉隆江自西南来注之。其南岸则越南界也。又东与那良江合，迳越南海宁府北境入海。东兴，县丞驻。有如昔、永坪二巡司。

琼州府：繁，疲，难。琼崖道治所。东北距省治千八百一十里。广一百五十二里，袤二百一十里。北极高二十度一分。京师偏西六度五分。领州一，县七。府及崖州在南海中，曰海南岛，中有五指山，绵亘数邑，山南隶崖州，山北隶府。环山中生黎，其外熟黎，又外各州县。山峒深阴，黎、岐出没为患。光绪十五年，总督张之洞始开五指山道为大路十二：东路三，西路三，南路、北路、东南路、东北路、西南路、西北路各一。奥区荒徼，辟为坦途，人以为便。琼州商埠，咸丰八年英《天津条约》订开。有琼海关。琼山繁，倚。南：琼山，县以是名。北滨海。海西南白石河即建江，自澄迈入，北屈而东，入定安。又北入县东南，为南渡江，又北为北沙河，屈西北至白沙门入海。县丞驻海口所城。有水尾巡司。感恩盐场。澄迈简。府西六十里。迈山在南。北滨海。西南：建江，一名新安江，自临高入，东南过黎母岭，右纳新田溪，入于琼山。又澄江出东南独珠岭，西北流，至县治西，合九曲水，又西为东水港入海。稍阳水上源为南滚泉，北合沙地水，过石矍岭，为石矍港，入海。有澄迈巡司。定安简。府南八十里。西南有五指山，一名黎母山，绵亘而东为光螺岭。又东为南闾岭，南远溪出焉。北建江自琼山入，东合南远溪，过县治东北，潭览溪、仙客溪北流入焉，东北入于琼山，为南渡江。西南有万全河，出喃唠峒，东南流入乐会。有太平巡司。文昌难。府东南百六十里。北：玉阳。南：紫贝山。东、北滨海。海中有浮山，其下曰分洲洋。南：文昌溪出县西白玉岭，东南流，右纳白石溪、白芒溪，屈东，平昌溪自西北来注之。又南为清澜港，入海。又南，白迁溪，出入角山，东南为长岐港。入海。又南，白延溪出八角山，东南为长岐港，入海又北，兰江水即罗汉溪，出抱虎岭，西北流为铺前港，入海。有铺前、青蓝二巡司。有乐会盐场。会同简。府东南二百九十里。东：多异岭，滨海。西：龙角溪源出西崖岭，东南至嘉积市为嘉积溪，黎盆溪西流合焉。又东南为五湾溪水，入乐会。乐会简。府东南三百三十里。西：白石岭。西南：纵横岭。东滨海。西：万全河自定安入，迤东流，屈而北，会太平水。又东南，会五湾水，迳龙磨山，分流环县治，复合，又东过莲花峰，屈东南为博鳌港，入海。又流马河源出西南龙岩岭，东南入万县。与龙滚河合。又东北复入县境，为嘉濂河。又东北为九曲河，纳莲塘溪。又东北会万全河入海。临高疲。府西南百八十里。南：那盆岭。西：毗耶山。北滨海。南：大江即建江，自儋州入，北至腰背岭，西别出为县前江，屈东北流，至文澜村，为文澜水。透滩水北流合。亦谓之迎恩水也。又北为博铺港，入海。其正渠，东北过白石岭，入澄迈。有和舍巡司。马枭盐场。儋州要。府西南三百里。儋耳山在北，一名松林山，又名藤山。西、北滨海。狮子山在海中。东南：建江亦曰黎母江，西北过龙头岭，歧为二：东出曰大江，东北入临高；西出曰北门江，一名伦江，西北流，至州治东北，屈而西，为新英港，新昌江自东南来注之，又西南入海。东北有榕桥江，西南有沙沟江，皆西北流入海。有薄沙巡司。镇南司，废。盐场曰兰馨。

崖州直隶州：冲，繁。隶琼崖道。崖州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升为直隶州。东北距省治二千六百八十里。广二百四十二里，袤一百七十五里。北极高十八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六分。领县四。东：回风岭。西南澄岛山，一名澄崖山。东、南滨海。东北：宁远水自陵水入，西南

流，至郎勇岭，歧为二：一西南至大蛋村入海；一西北流为抱漾水，过州治北，屈南为保平港入海。北：乐安河西南过多港岭，屈西北入感恩。东：多银水，一名盐川水，出黎峒，东南与三亚水合，又东南为榆林港，入海。有乐安、永宁二巡司。临场曰临川。感恩难。府西北百九十五里。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来属。东：大雅山。东北：九龙山。西滨海。东南：龙江出小黎母山，西南流，别出为感恩水，迤西至县治北，为县门港，入海。其正渠西北过北黎市为北黎港，又西南入海。乐安河出州西北，流入昌化。昌化简。州西北三百六十里。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来属。东北：峻灵山。东南：九峰山。西、北滨海。南昌江即乐安河，自感恩入，至县治东南，歧为二：西南出曰南崖江，北出曰北江，皆入海。又安海江出东北歌谤岭，西北至儋州入海。陵水难。州东北二百一十里。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来属。西：独秀山。南：多云岭。东、南滨海。有加摄屿、双女屿在海中。西北：大河水出七指岭，东南过博吉岭，屈南为桐栖港，又东入海。又南，青水塘水出西北狼牙村，东南流，至县治西，别出为笔架山水，与大河水合，潴为灶仔港。屈西南，至新村港口入海。有宝停巡司。万冲，繁。州东北三百七十里。万州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降为县，来属。东：东山。北：六连岭。东南滨海。海中有独洲山，其下曰独洲洋。西北：龙滚河出纵横峒，南屈而东，与流马河合，又东北入乐会，屈东南复入县北。东别出为莲塘溪，屈北至乐会，合万全河。其正渠，东南过连岐岭入海。又都封水亦出纵横峒，东南流，歧为四派：曰和乐港，曰港北港，曰石狗涧，曰金仙河，至县治东北入海。又南，踢容河，出西北鹧鸪山，东南至瘦田村分流，与石龟河合，又东南流入海。有龙滚巡司。盐场一，曰新安。

清史稿卷七三　志第四八

地理二十

广西：《禹贡》荆州南徼之域。明置广西等处行中书省，改承宣布政使司。清初建省，置巡抚、布政共治焉。置广总督。康熙二年，广东西分设总督，四年复故。雍正元年复分设，明年复合。六年以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仍复故，驻广东肇庆府，后移治广州府。初领府九。桂林、柳州、庆远、思恩、平乐、梧州、浔州、南宁、太平。顺治十五年升泗城土州为府，寻改为军民府。雍正三年升郁林、宾州为直隶州。五年泗城复为府。七年置镇安府。十二年降宾州隶思恩府，升西隆州为直隶州。乾隆七年，降西隆州隶泗城府。光绪元年升百色厅为直隶厅。十二年升归顺州为直隶州。十八年升上思州为直隶厅。东北距京师七千四百六十里。东至湖南道州；三百七十里。西至贵州普安；二千五百五十里。南至广东信宜九百四十里。北至湖南城步县三百二十里。广二千八百十里，袤二千九百六十里。宣统三年，编户百二十七万四千五百四十四。口八百七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七。领府十一，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厅八，州十五，县四十九，土州二十四，土县四，土司十三。在庆远者曰长官司。其名山：越城、临贺、句漏、阳海、大容。其巨川：漓江、黔江、郁江、湘江。驿道：东北逾越城峤达湖南永州；西南逾昆仑关达龙州；东南达广东封川。电线东北达长沙，东南达广州，西通庆远。铁路：自龙州出镇南关达安南谅山。

桂林府：冲，繁，难。隶桂平梧郁道。巡抚、布政、提学、提法，劝业、巡警道驻。光绪三十二年，桂平梧郁兼管盐法道，徙驻梧州。提督徙驻南宁。明洪武五年，改静江府为桂林。府领州二，县七。顺治初，因明旧，为省治。乾隆六年析义宁县地置龙胜厅。光绪三十二年析永宁州、永福、融、柳城、雒容四县地，置中渡厅。广二百五十里，袤三百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十三分。京师偏西六度十四分。领厅一，州二，县七。临桂冲，繁，难，倚。明府治因之。内：桂山、独秀。城东：七星。南：南溪。西：隐山。东北：驳鹿。漓水一曰桂江，省境西江北岸第二大受渠也。自灵川入，西南流经府治，合阳江。屈而东南，右受灵建水，又东与秋陂江合。屈东南流，乖水西流注之，南入阳朔。西：白石江上源曰义江，自义宁入，经县西南，入永福。相思江出县南卧石山，南注分水塘，歧为二：东出者与浪石江合，入漓江；西出者与绕江合，入白石江。南，六塘堡有汛。同知驻大墟，光绪三十二年徙中渡。西南，苏桥巡司；南，六塘巡司。驿一：东江。兴安冲，繁。府东北百三十四里。东北：越城岭，一曰始安峤，五岭在广西北境者二，此其最西岭也。东南：龙蟠山。

西南：郁金山。海阳江即湘、漓二水源也，出灵川，右受石梯山水，左受太平堡水，又东北，经治东分水塘，歧为二，西南流者为漓水，东北流者为湘水。湘水自治东东北流，右受莫川，入全州。漓水经治北曰陡河，西流折南，至兴隆市，六峒江合黄柏江、华江、川江、反璧江为大融江，自西北来注，西南入灵川。西北：小融江出戴云山，东南流，亦入灵川。全州营分防汛驻城。西北有沐水汛。社水巡司。盐砂、唐家二寨废司。驿一：白云。灵川冲，难。府东北五十里。北：北障山。东南：尧山。西：吕仙。北：凤皇。东南：海阳山。海阳江出，绕兴安城西南流为漓水，复经县东北曰灵江。合小融江，左又西南至治东，右受潞江，左受淦水，西南合甘棠江入临桂。甘棠江自兴安入，经县西北曰东江，东南流，合西江，又南，松木江合流风江东流注之。经龙岩，诸水汇岩下，伏流而南，左受社江，曲流入灵江。有带融南北二堰，引潞江溉田二千余顷。西，塘下有镇。全州营分防汛驻。驿一：大龙。阳朔冲。府南少东百五十四里。北：阳朔山。西北：云源。西：都利。南：古罗漓水自临桂入，东南流，兴平、熙平二水西流注之。屈曲南流，至治东折东，安乐、归义二水东北流注之。左受白鹤山水，东南入平乐。西：金宝堡，明置戍，康熙八年，游击驻防，后废。桂林营分防汛驻城。东北有铅宝塘汛。有水汛。驿一：古祚。永宁州简。府西百四十里。东：百寿岩。东北：都狼。北：银瓶山，白马江经其下。东江一曰黄源水，出龙胜西南；经州北，东南流，至江口村，白马江合大岩江、风门隘、茫洞江诸水，东北流，经治东注之，东南入临桂境，折入永福，会白石江。富河江出州西南古河山；东南流，经高坡，伏流，至蒲台寨西复出，合大洋江，西南错入中渡曰中渡江，即雒容水也。西南桐木、富禄、南常安三镇。永宁营驻城。西南。安良、屯秋，南常安，有汛。南喇峒巡司。永福冲。府西南百里。明初属府，后属永宁州。顺治初，改属府。西南：金山与马芒山对峙，江流经其中。又太和山滨江。西：白石江自临桂入，北经治东曰永福江，毛江合泗定河西北流注之。东江亦自临桂入，合西江东流注之。西南流，受雒容水，入雒容为洛清江。石流江上源曰四牌溪，自修仁流经县东南，折而西。亦入雒容。西南：兰麻山，俗呼拦马山，拦马水所出，东入永福江。出路险绝。有兰麻镇。桂林营左哨驻城。南寨沙、西南理定、黄冕、鹿寨有汛。县丞驻鹿寨。驿二：三里、横塘。义宁难。府西北八十二里。明初属府。后属永宁州。顺治初改属。西南：华严山、灵鹫。西北：智慧。北：丁岭下河，义江出，南流，右受观音田山、江头岭、河北诸山溪水，又南，智慧江，合高家山水，东南流注之。经治西，左受石豪江，南入临桂为白石江。西北旧有桑江口废司。乾隆六年以所属置龙胜通判。东：杨梅关，义宁协左营分防汛驻。城南有大岭汛。全州冲，繁，难。府东北二百五十四里。东：黄华山。西：覆釜、湘山、礼山。西北有七十二峰，州西诸水多滥觞山麓。湘水自兴安入，右受建安乡水，又东北，四溪源、大朝源水合为长亭江，北流注之。经治南，灌江自灌阳北流注之。罗水承万乡、寨墟、大会三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北，宜湘河合横溪、梓溪、锅头、玉升诸源水，西北入湖南零陵。西延水出州西，东北合众小水，入湖南新宁。西延镇，州同驻。有山角、山枣二巡司。康熙二十五年改置全州营，驻城。黄沙、西延并有汛。驿一：零陵。灌阳难。府东北三百六十四里。明属全州。顺治初改属。东北：麒麟山。东南：三峰山。西南：赍子山。灌江，古观水，出县西南仙人掌诸山，合牛江，至黄牛市，盐川承赍子诸山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北，右受澥江水，经治东，左受龙川水，马渡江承乌石江、黑岩水，东南流注之。北入全州，合于湘水。东北石柜、永安，北昭义有关。全州营分防汛驻城。北：巨岩堡汛。西南：崇顺里巡司。龙胜厅要。府西北二百十七里。明义宁县地。乾隆六年析义宁西北地置，改龙胜理苗通判。东南：龙脊山。西南：大罗山。贝子溪自湖南城步入，西南流，右合芙蓉溪，经治北，左受牛胫溪、平水江，又西北，南平江合，西南诸水北流注之。太平溪亦自城步入，合独车溪，西南流注之，西入怀远，是为浔江。有义宁协左营驻防副将驻，右营分防。西北：广南、城北小江、独车。东北龙甸、芙蓉、贝子，西瓢里，西北石村有汛。西：广南巡司。又有龙胜巡司，本桑江，改驻城。中渡厅要。府西南百二十里。光绪三十年，剿平四十八峒匪，以桂林同知带兵移驻峒内。三十二年，析永宁、永福、融、柳城、雒容地置，四十八峒俱入辖境。改桂林同知为中渡抚民同知，仍属府。中渡江上源即富河江，自永宁入，东北受北来一水，折东南，经治东，受西来一水，东至永福曰雒容水，入永福江。有保安营驻防。西：平山巡司，光绪三十二年，以原

驻中渡平乐司改置，移驻峒内平山墟。

柳州府：冲，难。右江道驻府，隶焉。明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二，领县十。顺治初，因明旧为府。雍正三年，升宾州为直隶州，以府属之来宾、武宣、迁江、上林四县隶之。十二年，降宾州隶思恩府，来宾还属。有柳庆镇标左右营、柳州城守营驻防。提督旧驻府，光绪十二年移驻龙州，置柳庆镇总兵官驻。光绪末年废。东北距省治三百六十里。广百五十里，袤五百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二十一分。京师偏西六度五十七分。领州一，县七。马平冲，繁，难，倚。明府治，因之。城东北隅：鹊山。南：仙奕、石鱼。东南：甑山。东北：龙壁山。柳江即黔江，省境西江北岸第一大受渠也。自柳城入，南与五都水合。屈东南，绕府治西、南、东三面，东北经横濑山麓，左界雒容。复西南，三江出县西，伏流，至鸡公山北复出，东北流注之。东流，左受洛清江，折南入象州为象江，穿山水从之。东新兴、西樟木有镇。东振柳、东南白沙、西北洛满塘、南穿山、西南三都墟、鸡公山有汛。穿山、三都二巡司。驿二：雷塘、穿山。雒容冲，难。府东北六十里。光绪三十二年，划长盛坳以北地属中渡厅。西：横濑山。西北：八角岭。西南：独静山。南有柳江缘界东流，入象州。洛清江自永福流入县东北，西南，流，左受山道江，经治南，屈曲东南，流注柳江。柳庆镇左营分防汛驻。城西洛垢墟、西南高岭、南丰轨乡，有汛。东南有江口镇巡司。因明旧置。罗城难。府西北百四十里。东北：覆钟。北：青陵、磨盘山。东：大、小蒙山。西：九万山。武阳江旧名归顺水，有二源：一出西北平西里，一出东北高悬里，合于寺门墟，东南入融江。大仁江一曰通道江，源出西北大仁岗，东流经三防司北，东入融县曰背江。融怀营分防汛驻城北。通道汛。通道旧有镇，当万山中，多瘴疠，明置巡司。乾隆五十一年改为三防塘主簿。又武阳镇巡司，因明旧置。柳城简。府北七十里。南：乌銮。西南：青凤。东：伏虎山。北：融江自融县流入县北曰柳江，东南流，沙铺水出融县思管镇，西南流注之。洛潨河出中渡黄泥村，西流注之。经治西，会龙江，南入马平。柳庆镇右营分防汛驻城东。北山嘴汛、西北古砦镇二巡司，因明旧置。驿三：马头、东江、罗江。怀远冲，难。府北三百十里。北：白云、龙项、九曲。东北：林溪。西北：朝万山。西：溶江上源曰黔江，自贵州永从入县西北，曰福禄江。东流合蔡江、大年河、南江，又东左受腮江、孟团江折南受浔江。经治北，歧为二，绕至治南复合，入融县。浔江即贝子溪下流也，自龙胜入，西南流，左受斗江，右受石眼江，西南注福禄江。融怀营驻城。西北石牌塘、沈口有汛。东北浔江、西北万石有镇。梅寨巡司。古宜甲主簿。驿一：在城。来宾冲，难。府南百八十五里。明属府。雍正三年改属，直隶宾州。十二年还属。北：龙镇山、瑞象。东北：鹅头。东南：金峰山。城南、大江即红水江，一曰都泥江，西江干流也，自迁江入，东北流，左受北三工，至城南，白马溪出白牛峒，北流注之。又东北，右受观音山水，左受定清水，复折东南，与象江会曰潭江，入武宣。东：蓬莱镇。宾州营分防汛驻城东南：平安汛。有界牌巡司，因明旧置。驿一：在城。融冲，难。府西北二百五十里。西南：真仙岩，一曰老群洞。西北：揽口山。东北：老鸦山。福禄江自怀远入，左受宝江曰融江，西南流，浪溪江自永宁来，合南江，西流注之。又西南，背江上承三源，其一即罗城通道江也，合于三江门，东南流注之。经治东，西南流，左受清流江，右受高桥江，合罗城之武阳江，南入柳城。南：清流镇。融怀营分防汛驻城。东南思管镇、东北长安镇二巡司，因明旧置。象州冲。府东南百五十里。西：象山。又西：西山。南：独傲。东：雷山。东北：圣塘山。北：象江即柳江，自马平入州。北：运江，上承仁义、下里二江，西流注之。折西而南，经治西，又南，古城江自武宣来，西流注之，南入武宣。雍岭，城东南，营水江所出，一曰十里江，溉田甚广，西北入象江柳庆镇左营分防汛驻城。东北：大乐汛。龙门寨巡司，因明旧置。驿一：象。

庆远府：繁，难。隶右江道。庆远协左营驻防副将驻。明洪武三年复为府，领州四，县五，长官司三。顺治初，因明旧。雍正七年，划分东兰土州，同升东兰土州为州，设流官。十年，改河池州属之荔波县隶贵州都匀府。光绪三十一年，置安化厅。东北距省治五百八十里。广四百七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七度四十二分。领厅一，州二，县三，土州二，土县一，长官司三。宜山繁，难，倚。北：北山，一曰宜山，下临龙江。南：大号南山。西：羊角。东：小曹、大曹。西北：龙江上源曰劳村江，柳江西系也，自河池入，合东江，东南流，折北，右

受马鬃河，左受中洲、小河。又东南，经府治北，合洛蒙江、思吾溪，经永顺副土司，南受永顺水，东至柳城，合于融江。东大曹、西怀远、东江有镇。有白土、德胜、龙门三巡司。县丞驻楞村。水驿二：大曹、宜阳。马驿：德胜。天河难。府北八十五里。东：东山。北：独俊山。西北：高寨山。东小江源出罗城，流入县东北，合数小水，西南流经治北，思吾溪合西北小水，东南流注之，又东南入宜山，注龙江。西南：福禄镇。庆远协左营分防汛驻城。河池州难。府西二百五里。北：凤仪山，州城半枕山麓。东：都铭。南：天马。西：吴山。东北：屏风。金城江，龙江上流也，自南丹土州入，右合秀水，经治南，伏而复出，东入宜山。洪龙江出南丹北，为中平溪，流入州西，右受坡旺水，东南入永顺土司。下流为刁江庆远协右营驻城。州同驻三旺里。思恩难。府北百二十里。明旧属府。正德元年，属河池州。顺治初改属府。明建治欧家山。顺治中迁治清潭村，十五年仍徙欧家山。北：观荫、绀山。南：寒山。东：三峰。东：金鸡山。东南：米岭。环江，东江上流也，自安化入县北，屈曲南流，经治西，至宜山注龙江。中洲小河亦自安化入，南流至宜山注龙江。庆远协右营分防汛驻城。安化厅要。府北二百里。光绪三十一年析思恩北境置，以宜山、德胜理苗同知移驻五十二峒改为抚民理苗同知。东北：中洲上里，接贵州古州八万瑶山界。中洲小河自古州流入厅东北，中有沙洲，四面水绕，分上、中、下三里，悉为瑶居。环江自贵州荔波来，南流合带溪，南入思恩。有庆远防营驻防。东兰州难。府西南四百四十里。雍正七年，以东院内六哨改流建治。东：都夷。东南：霸陵。南：双凤。北：福山。西北：红水江自那地土州入，为隘洞江，右纳九曲水，又东南迳那州墟，左合平岫江，迳板马墟入兴隆。南丹土州府，西北三百四十里。北：莲花山、青云峰。西北：孟英。东南：三宝、罗侯。东北：劳村江自贵州荔波入，东南流，右受金城江，左界思恩，南流入河池。中平溪出州北十里许，经治东，东南流，入河池，曰洪龙江。那地土州府西北三百四里。北：黄花岭。西北：翠灵山。又三碧、虎山。红水江自凌云流入州西北，左受一水，东南入东兰。有龙泉沟，出州北，经黄花岭，一州水利赖之。东兰土州府西五百二十里。明东兰州地。雍正七年降土知州为州同，分辖凤山外六哨地。北：交椅。东：十八鹤。东北：九曲。乔英墟水出州西北银腾隘，东南流，入水云洞，至州治北复出，经治西至坡龙村，伏流数里，又南出，复伏流入百色。三里墟水出东北巴华村，东流，右纳一水，折入东兰。忻城土县府南少东九十里。北：马鞍山。西北：叠石山。红水江自安定土司缘南界东流，右为上林界。龙塘江出永定土司，南流注之。又东南，右界迁江，左受古万墟水，入迁江。永定长官司府南六十里。南：头盔山。东：罗汉山司。东：凤凰岭。西北：龙桥江出司西北，东南流合北来一水，南入忻城，曰龙塘江。永顺正长官司府西南三百里。南：高椅山。北：西龙山。司北：多灵山。东北有泉溉田。刁江，洪龙江下流也，自河池流入司西北，东南流，经司治北，入安定土司。永顺副长官司府东北四十里。永顺水有二源，一自罗城入，一自柳城入，至司南合流，入龙江。

思恩府：繁，难。隶右江道。明正统四年升府。六年改军民府。领州二，县二，土巡检司九。顺治初改明军民府复为府。康熙二年镇安土府改流官来属。三年，降直隶土田州来属。五年，升安隆长官司为西隆州，上林长官司为西林县，并来属。雍正七年升镇安土府为府，以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州隶之，析土田州置百色厅。八年，改西隆州、西林县隶泗城府。十年，改奉议州判隶镇安府。十二年，降直隶宾州，并所领迁江、上林二县来属。乾隆七年，析土田州置阳万土州判。同治九年，废那马土司，改置那马厅。光绪元年，升百色厅为直隶厅，废土田州，置恩隆县及上林土县、下旺土司，往属之。五年，改阳万土州判为恩阳州判，并属百色直隶厅。东北距省治千百五十里。广三百三十五里，袤二百四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八度五分。领厅一，州一，县三，土司七。土司疆域，华离瓯脱。无附郭县。东北：三台山，东溪出。西北：笔架山，西溪出。夹城而南，合为府江，入武缘。武缘繁，难。府南七十五里。明正统七年，府迁治乔利，在今治北四十里白山土司境。嘉靖七年，徙县北止戈里之荒田驿，即今治安山。府治北：蜿蜒山。东北：大名。东：思邻山。县东：黄道山。北：高峰岭。府江二源，至府城南合流，左受大揽江，右受仙湖江，经治西，与南流江会。南流江自上林经县东北，受名山、黄塘各墟水，折西南，驮浅江出县东南，西流注之，会府江。又西南，左受那楞江，又西，右受三朝水，西南流，入隆安。思恩营驻城

府城。有分防汛。西有高井寨巡司，旧驻上林土县，乾隆十九年移驻罗墟。宾州繁，难。府东二百里。明属柳州府。顺治初因之。雍正三年升直隶州，领迁江、上林、来宾、武宣四县。十二年降州来属。南：仙影山。西：古漏山，古漏水所出。镇龙山，东南七十五里。思览江上源曰北江，自上林流经州东北，武陵江出州南，合龙龚江曰李依江，又合丁桥江北流注之，东入迁江，下流为清水江。丁桥江出州西南，二源合东北流，歧为二，至州治东北，复合入李依江。宾州营驻城。东：安城汛。有安城镇巡司。驿二：在城、清水。迁江冲，难。府东少北三百二十里。明属宾州。顺治初隶柳州府。雍正三年改属，直隶宾州。十二年来属。北：泊鉴山。西北：云屏。东北：莲花。东南：牛眠、纱帽。红水江自上林入，东南流，左受俭排水，经治北会清水江，东入来宾。思览江自宾州入，县南，屈曲北流，左受贺水曰清水江，北注红水江。北三江出忻城土县，经县东，北流入来宾，注红水江。东南有清水镇。宾州营分防汛驻。城北：北四墟、西洛峒有汛。西平阳墟巡司。上林繁，难。府东百八十里。明属宾州。顺治初隶柳州府。雍正三年改属，直隶宾州。十二年来属。北：八角山。东北：云凌山。东南：张光岭。南、北两江合流，其下红水江，经县北，缘忻城南界，东南流入迁江。北江出县西北清水隘，东南流，经治北，右受南江，曰鼓江。又东，汇水自县东北二源合南流注之。又东，右受狮螺江，东南入宾州。县丞驻三里城。乾隆三年改州同，置三里营驻焉。东邹墟。北：六便。东北：乔贤墟。思吉镇有汛。又东北周安镇东南思陇墟二巡司。驿一：思陇。那马厅府西北八十五里。明那马土巡司。顺治初因之。同治九年，废那马土司，改置通判，仍属府。东：岜鹿山。东南：岜颜山。西南：苏＜⿰土韦＞山，苏＜⿰土韦＞水出焉，北流，右受岜马山水，北入兴隆土司。西南：秧企水出秧企山，北入旧城土司。白山土司府北八十里。旧治西南乔利墟。明末移治陇免村。吴三桂乱，徙博结村，即今治。南：独秀山。西南：九儿山。红水江在北，左界安定土司，东北流，入忻城，合姑娘江，屈东南入上林。兴隆土司府北七十里。西南：七首山。西北：天堂岭。红水江自都阳土司境南流入司西北，右界恩隆，折东南，经都阳土司南、旧城土司东北，复入司境。又东北，右受那马水、罗墟、乔利墟水合西流注之，北入白山、安定二土司界。定罗土司府西九十里。北：罗汉山。东北：五更。架溪出旧城土司，东南流，至五更山，右受一水，伏流，经那马合秧企水，至旧城贡村墟入红水江。旧城土司府西北百五十里。北：八峰山。东北：崇嵝山。红水江界司东北境，秧企水流合焉。那感水出治前，南流入武缘。都阳土司府西北二百八十五里。北：岜皂山。南：强山。西：宝珠岩。红水江界恩隆境入司西南，屈东北，右受北来一水，东南入兴隆土司。古零土司府东北八十里。南：纱帽、象山。燕北：狮子山。古旺墟水出司东局董村，东南流入龙洞，复出，经古旺墟，至上林注汇水。安定土司府北百六十里。北：大察山。东南：八仙山。红水江自兴隆土司北流，经司东南，合九邓墟水，迳灭蛮关入，左纳刁江，折东南入上林。匹夫关。

百色直隶厅：要。隶左江道。右江镇标中左营驻防总兵官，雍正七年由泗城府皈乐墟移驻。明为州，直隶布政司。顺治初，因明旧为土田州。康熙三年，改属思恩府，隶右江道。雍正七年，迁思恩府理苗同知原驻武缘。驻百色，曰百色厅。光绪元年，田州改土归流，升百色为直隶厅，隶左江道，废土田州，置恩隆县及思恩府属之上林土县、下旺土司并属焉。五年，又改阳万土州判为恩阳州判来属。东北距省治千七百八十五里。广二百七十五里，袤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五十五分。京师偏西九度四十六分。领县一，州判一，土县一，土司一。北：探鹅岭。东：献宝山。东北：仙桥山。西洋江一曰右江，亦曰鹅江，郁江北系也，自恩阳来，右岸为恩阳界。东流，经治南，澄碧水自凌云南流注之。屈南而东，入奉议。＜⿰石寅＞桑河亦自凌云南流，经厅东，入奉议。隆溪亦自凌云南流，经厅东北，入恩隆，至奉议，并注右江。篆溪源出厅东北坡耶墟，东南流，缘界入东兰，注红水江。厅城，雍正八年建，亦曰鹅城。恩隆冲，繁。厅东南百八十里。光绪元年废土田州，改流来隶。五年，自来安徙平马墟，为今治。东：天马山。北：莲花山。南：右江自奉议缘界，东南流，左受砦桑水，经治南，又东南入上林土。东北：红水，经县东北，自东兰南流，左界兴隆土司，右受篆溪，又南，众水汇合，东流注之。折东北，入都阳土司。恩隆营驻城。东：平马汛。燕峒在北，县丞治。东榜墟巡司。恩阳州判厅西南。水程七十里。乾隆七年，析土田州置阳万土州

判，属思恩府。光绪五年改流，置恩阳州判来隶。西：马武山。其南：大王山、八角山。西八十里，右江，即西洋江，古牂牁水也，自云南土富经剥隘入州西北，者郎河北流注之。又东，左右受数水，左界百色境，折南，紫欧溪东，北流注之。又东经治北，屈南入奉议。西巴平墟、西北逻村、渌丰墟有汛。西南：东凌寨巡司。上林土县厅东南二百五十里。旧属思恩府。光绪元年来隶。南：那造山。旧治在东岜耀。西北，右江界恩隆、奉议入县西北，又东南经治北，右纳枯榕江，即大含溪，左纳小溪，又东南入果化土州。下旺土司厅东南二百六十里。有瓯脱。旧属思恩府。光绪元年来隶。东：独秀山。北：魁山。东南：波岌山，波岌水所出，绕司治东北流，入旧城土司。小溪水出旧城南流，经新墟，至上林土县，入右江。

泗城府：难。隶左江道。右江镇标右营驻防。雍正五年置右江镇，驻皈乐墟。七年移驻百色。明为泗城州，与利州直隶布政司。嘉靖二年废利州。顺治初，为泗城土府。十五年为府。寻改为军民府，属思恩府。雍正五年复为府，改流官，隶右江道。乾隆五年，置凌云县为府治。七年，降直隶西隆州并所属西林县来属。九年，改隶左江道。东北距省治千七百八十里。广四百二十里，袤二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二十五分。京师偏西九度五十分。领州一，县二。凌云难，倚。乾隆五年，以泗城府本治置。北：凌云山、莲花峰。西：饯肠。东：三台坡。西北：青肝龙山。红水江为县北界，自西隆入，东北流，左界贵州贞丰、罗斛境，右受白朗塘、罗西塘水。东南布柳水，上承鞋里、甘田、伞里、巴更各墟水，东北流注之，东南入那地。澄碧水出县北灵洞，绕治西南流，入百色。东逻楼、农登，东北平蜡，东南龙川，南皈乐，西逻里，西北长隘、百乐，西南汪甸各墟有汛。天峨甲，县丞治。东有平乐一甲巡司。县城，嘉庆二年建。西林难。府西南五百十里。明上林长官司。万历中省入，泗城州，康熙五年，改流官，升县，隶思恩府。雍正十二年改属，直隶西隆州。乾隆七年来属。北：交椅山。东：端峰山。西北：界亭山。右江有二源，南源曰西洋江，北源曰清水河。西洋江自云南宝宁流入县南，东北流，与北源会。驮娘江上流即清水河，自西隆来，东南流，右受驮门江，经治东南，者文、那肠、界廷各墟水自县北合流注之。又东折南，会西洋江，入云南土富。上林营驻城。东北潞城、东南周马、南八盘、西八柴有汛。有潞城巡司。县城，康熙六年建。西隆州冲，难。府西北九百六十里。明安隆长官司。康熙五年改流官升州，隶思恩府。雍正十二年升直隶州，领西林县。乾隆七年复为州，来属。南：三台山。西：营盘山。西南：金钟山。南：盘江即八达河，西江初源也，下流为红水江，自云南宝宁缘界北流，受者扛、羊街二墟水，经州北，东南至北楼墟，冷水河合治西小水，东北流注之。又东北，会北盘江，东南流，入凌云。清水河即同舍河，自云南宝宁北流入州西南，折东北入西林。八达城，州同驻。旧州，州判驻。州城有里仁汛。东旧州、东北三隘、东南隆或、西南永静、古障有汛。州城，雍正七年建。

平乐府：冲，难。隶桂平梧郁道。平乐协左右营驻防。副将驻。明为府，领州一，县一。顺治初因明旧。宣统三年，析贺县、怀集暨广东开建地置信都厅。西北距省治二百十六里。广三百八十里，袤二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五度四十七分。领厅一，州一，县七。平乐冲，繁，倚。明府治，因之。东：团山、瓜岭。东南：莲花。北：目岩。东北：鲁溪。桂江一曰府江，自阳朗缘界南流，会修江。屈东，经府治西南，平乐江自北来会，又东南流入昭平。平乐江亦曰乐川，上源曰东江，自恭城入县。东北纳岛坪江，又东南，势江自恭城东南境西北流注之。折西，诞山江合南平江西北流注之，折西南，合于府江。沙子街，县丞驻。水驿三：昭潭、昭平、龙门。恭城简。府东北九十里。北：仙姑。西：石盆。东南：五马山。东北：印山、银殿。西北：金龙山。东江自湖南永明入，西南流，平川江合平源、瑶小河南流注之。折南，右受南江，南错入平乐。旋复入县境，经治东，左受下山源、北洞源水，入平乐为乐川。平乐营分防汛驻城。东北：龙虎关汛。有镇峡寨巡司，因明旧置。富川繁，难。府东北二百六十里。东北：独秀岩。西南：白云山。东南：东山。富江出县西北石鼓山，东南流，左受麦岭水，经治东南龙窝水，合白源水，西南流注之。又南至钟山渡，折东南，左受白沙水，入贺县曰临水。麦岭，县北，麦岭营驻防。雍正八年移同知驻。光绪三十三年徙信都。旧治东南钟山下，县徙置镇，通判驻焉，宣统元年废。富贺营分防汛驻城。东白沙、东北牛岩、东南钟山西北小水峡有汛。西南有白霞寨巡司，因明旧置。贺繁，

难。东南百九十五里。东北：临贺岭，即桂岭，五岭之第四岭也，与湖南江华、广东连山接界。西：瑞云山。西南：大桂山。临水自富川经县西北，东南流，右受马窝山水，左受里松墟水，经治北。又东南，右受大桂山水，贺江合桂岭诸山水西南流来会，东南入信都。富贺营驻城。东龙水、东北大发、大凝墟有汛。县丞驻桂岭大会墟。西北：里松乡巡司。信都厅简。府东南五百七十里。光绪三十四年，析贺县、怀集暨广东开建地置，改平乐府分防麦岭同知为为抚民同知，移驻信都。铺门墟旧隶三县，抚民耕兵划归厅辖。宣统元年，迁治官潭墟。北：湖头山。西北：大龟。西南：云台。临水自贺南流，经治东，又南，右受临田水，至铺门墟，深冲源水西南流注之，右受云台山水，南入开建。东石牛坡、南铺门墟有汛。旧信都巡司，光绪三十四年废，改信都厅照磨兼司狱。荔浦简。府西七十五里。东北：三奇、火焰。西北：镆山。东南：鹅翎。修江一曰荔江，自修仁入，左受荔江尾水，东北经治东，左受夹板隘水，右受丹竹江水，又东北，绿水河上承栗江、普陀河、龙坪河东流注之，东北入平乐。注桂江。平乐协右营分防汛驻城。北两江墟、东北马岭、西北王瑶隘、西南莲塘有汛。修仁难。府西南百二十里。东北：罗仁山。西南：凌云山。南：崇仁、大峒。修江出西南瑶山界分水坳，东北流，经治东，至罗仁山东南麓，入荔浦，曰荔江。四牌溪出西南文笔山，西北流，经四牌墟入永福。平乐协右营分防汛驻城。西：石墙堡汛。昭平冲。府南二百里。东：木皮山，其北接米岭，山高路险。雍正三年，开凿岭道，上、下四十里。东南：天朝岭、羊角岭。桂江自平乐流入县北，右受归化江，左受思勤江，经治东，又东南至马江塘，富郡江出县东，合招贤水，西南流注之，东南入苍梧。平乐协左营分防汛驻城。东南榄水、东北莲花、燕塘山口有汛。东：樟木墟巡司。东南：马江塘巡司。永安州简。府西南百六十五里。东北：石鼓山。东南：石印、古眉、摩天岭。西南：力山。西北：天堂、马鬃岭。眉江，古蒙水，一曰激江，出州西北，东南流，右受浊川水、西江水，经治南，左合银江，又东南，六樟水东流注之，又东南，榕木岭水西南流注之，南入藤县，曰濛江。平乐协右营分防汛驻城。

梧州府：冲，繁。桂平梧郁道治所。梧州协左右营驻。防副将驻。明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一，县九。顺治初因明旧。雍正三年升郁林州为直隶州，割博白、北流、陆川、兴业四县往属焉。西北距省治九百三十五里。广二百七十里，袤四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五度二分。领县五。光绪二十三年设关通商，以桂平梧监法道兼梧州关监督。三十年，由桂林移驻。苍梧冲，繁，倚。明府治因之。东北：芋荚、古榄岭。西北：文殊山。南：铜镬、冲霄。龚江上流即藤江，自藤县流入，左受安平江，分流夹思化洲、长洲，右受须罗江、长行江，至石矶塘复合，又东会桂江，东入广州封川曰西江。桂江自昭平入，左受龙江，右受石涧河，东南流，思良江、峡山水出治北，南流注之，折西南，至治西注龚江。沿江有水汛。东分界塘、南三角嘴、广平墟，东南大燕，东北三番、西北箬竹、古榄，西南：戎墟有汛。同知驻戎墟。有东安乡、安平乡、长行乡三巡司，因明旧置。水驿二：府门、龙江。梧州关。商埠，光绪二十二年《中缅条约》开。藤繁，难。府西百六十里。南：灵山。西南：勾刀。西北：谷藤江上流即浔江，自平南入，流经县西，北右受都榜江，蒙江合牛皮江南流注之，曰龚江。又东南，右受慕寮江，折东，经治北，绣江合思罗江、黄华江、义昌江，自西南经治东来会，曰剑江。又东北，左受四培江，右受黄桶江、白石江，东入苍梧。梧州协左营分防汛驻。城沿江有水汛。东南糯峒、西白马有汛。有白石寨、窦家寨二巡司，因明旧置。明故五屯千户所，称藤峡左臂，今白石司治。驿四：双兢、黄甲、金鸡、藤江。容简。府西南四百八十里。东北：朝阳岭。东南：人文岭。西北：大容山，互数百里，浔郁分据其麓。容江上承北流之圭江，经县西南，渭龙江自广东宜信入，北经治南，左受思登江，曰容江，又东北，右受波罗江，北入藤县曰绣江。梧州协左营分防汛驻城。有自良墟、粉壁寨二巡司。驿二：自良、绣江。岑溪难。府西南百八十里。东：白石山。西：邓公山。东南：通天岭。东北：周公。黄华江自广东信宜入，流经县南，西北流，折入藤县。腰峨岭，东北义昌江出，西南流，铁根隘水合黄陵隘水西北流注之。又西，洋罗隘水东北流注之，西北经治南入藤县。梧州协左营分防汛驻城。东：大洊汛。南：大峒镇。有平河巡司，因明旧置。怀集〗繁，难。府东三百里。西：忠谠山。南：天马。西北：齐狱、牛栏山。西南：白鹤山。怀溪一曰南溪，出县西北大石屋村，东南流，合古城水、赤水，又

东南，右受宿泊水，左受冷坑水、白沙水，经治南，右受甘峒水。又东南，桃花水合东北诸山溪水西南流注之，东南入广东广宁，下流曰绥江。永固水出西南南洲山，北流，经永固墟，入广这。怀集营驻城。东龙门、东北洽水、西南朋冈有汛。有武城乡、慈乐塞二巡司，因明旧置。

郁林直隶州：冲，繁，难。隶左江道。浔州协郁林营驻防。明为州，属梧州府，领县四。顺治初因明旧。雍正三年升为直隶州。旧隶桂平梧郁道。光绪十三年，改隶左江道。东北距省治千五百二十五里。广二百七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二度四十七一分。京师偏西六度十分。领县四。北：寒山。东：信石、峡山。东南：天马。东北：大容山。西：石人岭。定川江自兴业入，东南流，左受鸦桥江，右受都黄江。又东南，绿蓝江自北来，西南流，经治南，合罗望江注之，曰南流江。又南，桥丽江即回龙江，自陆川西南流注之，入博白。东夹山，西平山、石井，北北底，西北蒲塘、枫木有汛。有抚康巡司。西瓯废驿。博白难。州西南九十里。雍正三年，自梧州来隶。南：大荒。东南：蟠龙。西南：九岐、飞云。西北：绿萝山。南流江自郁林入，流经治西，右受绿珠江，左受小白江、大白江。屈西，右合浪马江，至宴石山西麓，陀角江西北流注之。又西南，左受旺胜江，入广东合浦。郁林营分防汛驻城。西南：龙潭汛。有周罗寨、沙河寨二巡司。因明旧置。北流繁，难。州东六十里。雍正三年自梧州来隶。东北：句漏山，山脉自越南来，东入广东境，郁江南岸一大系也，东会灵山。西北：大容山。南：绿蓝山，绿蓝水所出，南入郁林，注南流江。圭江出县东南，有二源，一石梯水，出大云岭，一双威水，出双威山，至三口铺合流曰圭江，西北流，思贺江自陆川东北流注之。右受鳞蜍河，经治东，入容县，曰容江。郁林营分防汛驻城。东南陆靖、善迳有汛。有双威寨巡司，因明旧置。驿一：宝圭。陆川难。东南九十里。雍正三年自梧州来隶。东：文龙山。西：鸣石。西北：石湖。东南：大这。北：分水山，二水源出焉：一南流，经治东，馒头岭水自西北绕城南合流曰乌江，又南，左受水车江、龙化江，曰平南江，入广东石城；一西北流，曰回龙江，屈西南，合略峒江，入郁林，曰桥丽江。郁林营分防汛驻城。北马坡、南花槎有汛。有温水寨巡司，因明旧置。有永宁废驿。兴业简。州西北七十三里。雍正三年自梧州来隶。北：北斗山，与东斗山对峙。西：万石、白马岩。西南：夔龙岩。定川江三源：北源曰龙穿江，出县西北，东南流，通济江自东北绕城来会，岑江自西来会，三江合曰定川江，东南入郁林。郁林营分防汛驻城。北番车、南六纂、西南雷＜⿰郎土＞、城隍墟有汛。

浔州府：冲，繁。隶右江道。浔州协左右营驻防副将驻。明洪武元年为府，领县三。顺治初因明旧，雍正八年，武宣来属旧，隶左江道。乾隆九年，改隶右江道。东北距省治八百七里。广四百里，袤五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京师偏西六度十六分。领县四。桂平冲。倚。明府治因之。西：西山、石梯。西南：罗丛。东南：白石、大容、紫荆关。西北：大藤峡数百里，跨西江西岸，明韩雍破瑶贼地，咸丰金田之役实肇乱于此。黔江上流即柳江，一曰右江，自武宣入县西北，左出支津曰南渌江，东南经治北，与郁江会。郁江一曰左江，自贵县经县西南，右受绣江，左受蓬阆江，屈曲东北流，至治东会黔江，曰浔江。又东北，大江岭水合东南诸水，西北流注之。南渌江，合相思江东流注之，东入平南。有南、北河水汛。北静安、东北武靖有镇。有大黄江、穆乐墟二巡司。平南冲。府东九十里。东北：勾崖岭。东南：黄花山。西北：阆石山。浔江，自桂平入，左受思旺江，东南流，乌江合数小水南流注之。经治南，又东南，左受秦川河、白沙江，自桂平东北充注之，东入藤县。大同江出西北龙军瑶地，东南流，亦入藤县。浔州协左营分防汛驻城。东南樟木墟、丹竹墟有汛。有大同乡、秦川乡二巡司，因明旧置。水驿：乌江。贵繁，难。府西南百七十里。北：大北山。东：小北山。龙山，北五十里，藤峡右臂也。西：金鸡峡。郁江自横州入县西南，武思江自广东合浦来，北流注之。东北流，左受思缴江，宝江自宾州来，东流注之。经治南而东，左受沙江、东津江，右受横眉江，入桂平。浔州协右营分防汛驻城。东南三塘、西覃塘、西北五山有汛。有五山镇巡司。通判驻木梓墟，宣统二年废。水驿二：东津、香江。武宣冲。府西北百九十里。明宣德六年更名，属象州。顺治初隶柳州府。雍正三年改属直隶宾州，八年来属。南：大藤峡。东北：金龙山。西南：仙岩山。柳江缘象州、来宾界，流经县西北，受古城水，屈曲南流，经治南，勾楼山水西南流注之。又东南，右受古豪江、武赖水，左受阴江、新江水，入桂平。浔州

协左营分防汛驻城。南寺村、西南大樟有汛。有县廓镇巡司。驿一：仙山。

南宁府：冲，繁，难。左江道治所。左江镇中、左、右营、南宁城守营驻防。总兵官驻。光绪三十二年，提督由龙州移驻。明洪武元年为府，领州七、县三。顺治初因明旧。雍正十年，下雷土州改隶镇安府。光绪十三年，上思州改隶太平府。东北距省治千十里。广三百里，袤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二度五十四分。京师偏西七度五十六分。领州二，县三，土州三。宣化冲，繁，疲，难。倚。明府治因之。北：高峰山。西北：圣岭。东北：昆仑山。郁江即左江，省境西江南岸一大受渠也，上承左、右二江。左江自新宁入，东北流，右江自隆安入，东南流，至合江镇合流曰郁江。屈折东流，左受星盈江，经府治南，右受乌水江、八尺江。又东，左受大冲江、伶俐江，入永淳。东八尺江、西三江口、南那晓墟、北宣宝陆路有汛。有八尺寨、坛三官堡、金城寨、迁隆寨、坛落墟五巡司。驿四：建武、黄花、陵山、大淮。南宁关商埠，光绪三十二年自开。新宁州简。府西百十里。北：青云山。南：独秀山。东北：六合山。丽江一曰左江，亦曰定渌江，郁江南系也，自土江州入，受响水，东北流，右受旺庄河，经治北，左受渌瓮水，曰左江，入宣化。左江镇右营分防汛驻城。隆安简。府西北二百八十五里。东：马王山。东南：金榜、梅龟山。右江自果化北、归德南东南入，左纳塘河水，南，右受佛子溪、曲霞溪，经治经，东南流，绿绛水自万承来，合罗兴江，东北流注之。又东南，南流江亦自武缘来会，折南入宣化左江镇左营分防汛驻城。西北有果化卡汛。横州冲，繁。府东南三百四十里。东：横岭。北：震龙山。东北：定祥山。西北：平天岭。郁江自永淳入，东流，右受横槎江、平南江、鹿江，经治南，东北流，左受清江，右受武流江，折北，古江自永淳东南流注之，东北入贵县。南宁营分防汛驻城。有大滩巡司。水驿二：乌蛮、川门。永淳简。府东二百五里。明属横州。顺治初改属。府东：雷峰岭。东南：火烟。东北：镇龙山。郁江自宣化入，东南流，经治北，东班江自宾州来注之。绕城东南，秋风江自广东灵山来注之。又东南入横州。左江镇中营分防汛驻城。西南：那怀汛。北有武罗、南里乡二巡司。水驿二：永淳、火烟。土忠州府西南二百二十里。北：芭仙山。旺庄河出州南，东北流，经治南，折北入新宁，注定渌江。归德土州府西北三百二十五里。北：九儿山。右江自上林流经白山南、果化北入，缘界东南流，至驮湾村入隆安。果化土州府西北三百六十里。南：青秀山。东南：独石山。右江为州北界，东南流，经旺墟，右界归德，入隆安。

太平府：冲，难。太平思顺道治所。新太协左营驻防。副将驻。明洪武二年为府，领州十七，县三。顺治初因明旧。雍正三年，置上龙下龙二土司。七年，废下龙司，置龙州厅，十年，改思明土府为土思州，并所属下石西土州来属。十一年，改思明州为宁明州，置明江厅，兼管上石土州事，降直隶江州为土州，及所属罗白县为土县，又降思陵、恁祥二直隶为土州，并来属，省思城土州入崇善县。光绪十三年，上思州来属。十八年，升上思州为直隶厅。宣统二年，恁祥土司改流官，置凭祥厅。旧隶左江道。光绪十三年，改隶太平思顺道。提督驻龙州，督办边防。光绪十二年由柳州移驻。二十九年，改置督办边防大臣。三十一年废。以太平思顺道办理边防事务。自光绪十一年越南沦陷，法人逼处西南一隅，与越南谅山、高平、宣光等省接壤，边防处处险要。分三路：自镇南关口及关以内恁祥厅所辖各关前隘为中路；关以东，自明江厅宁明州暨下石西、思陵上州，至土思州属派迁山止所辖各隘为东路；关以西，自龙州、归顺州即下冻、下雷土州，至镇边县属各达村岩峒桥头止，所辖各隘为西路。沿边千八百九十四里，隘卡百五十有六，有防兵二十五营，分扎：沿边对汛及各炮台。东北距省治千二百八十里。广五百七十里，袤六百六里。北极高二十二度二十五分。京师偏西八度五十分。领厅二，州四，县一，土州十六，土县二，土司一。崇善冲，难，倚。明府治，又思城州地。顺治初因之。雍正十一年省思城土州入，以县丞分驻。北：青连。东：将军。东南：银山。西北：翟微、马鞍山。西南：丽江自上龙流经县西，南左受逻水，东北流，绕治西、南、东三面，纳逻水，旧名归顺河，一曰旧县江，自安平东南流，通利江自养利来注之，又经太平流入县西北，右受多烈水，注丽江。东北有崩坎汛。有驮芦巡司。左州冲。府东北九十五里。南：天灯。东：云岩。西北：金山。西南：华父山。丽江自崇善缘界，经崇善驮卢司，左受桥龙江，东北入新宁。新大协左营分防汛驻城。驿一：驮林。养利州难。府西北百四十里。东：武阳山。南：

无怀。西：印山。西北：通利江自龙英缘界，东南流入州，西经响水桥，大岭墟水东北来，至迎恩桥注之，南入崇善。新太协左营分防汛驻城。永康州难。府东北百八十里。明万历二十八年升州，省思同州入，与陀陵县并属府。顺治初因之。康熙三十八年，陀陵县并入州。南：凤凰山。西南：天马山。西：吞臼、星游、月狮、连吸诸岭。西北：渌倥山，渌倥江所出，一曰绿瓮江，屈曲东南流，经治西南，渌零水东流注之，东南入罗阳。新太协左营分防汛驻城。宁明州冲，难。府西南百二十里。明，思明州。顺治初为土州。康熙五十八年改流官。雍正五年罢知州，以思明府同知兼管州事。十一年，以思明四寨、六团改置宁明州。乾隆元年移治思明土府旧城。东北：枫门岭。西北：龙胜山。西南：伏波山。明江自土思州入，西流经明江厅西南，交趾河自越南来，左合下石州水注之，西北经治北，曲流三十余里，入上龙土司会龙江。旟纛营驻防枫门岭。西南罗隘有汛。明江厅冲，难。府西南百十里。明思明府又上石西州地。顺治初为思明土府同知。雍正十一年，改为明江理土督捕同知兼管上石西州事，驻思明土府旧城。北：珠峡。西南：伏波。东北：枫门岭。东南：白马山。明江自土思州入，屈西，迳明江厅至城东，又西北迳那关山，入上龙。旟纛营分防汛驻城。龙州厅冲，难。府西百八十里。明龙州，直隶布政司。顺治初来属。雍正三年罢州，析其地为上龙司、下龙司，置土巡检。七年废下龙司，移太平府通判驻扎。乾隆五十六年改同知。东：独山。北：军山。西南：秀岭。龙江有南北二源：北源曰平定溪，自越南流入厅西北水口关，东南流，经上下冻土州，至治西南，会南源；南源曰岂宜溪，自越南流经厅西南平而关，界凭祥北境，屈东北至治西南，与北源合，东流曰龙江，入上龙。光绪十三年，提督来驻。二十九年，督办边防大臣驻。寻废，提督移驻南宁。有提标中营、龙州城守营驻防。西北：水口关、斗奥隘有汛。龙州习。商埠，光绪十三年法越《商务条约》开。有东、西关炮台。有铁路。凭祥厅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明成化十八年升州，直隶布政司。顺治初为土州，来属。宣统二年改流官，置抚民同知，并明江同知兼摄之。旧上石土州入焉，并兼辖承审下石土州，仍旧治。东：白石山。南：叫谷山、马鞍山。龙江南源界厅北境，凭祥水自治南合涧水北流注之，东南入龙州。西南：镇南关，一曰界首关，越南入境第一门户也。有左右辅山炮台。东受降城、北平而关、南由隘南关、西南咘沙卡有汛。太平土州府西北百十里。东：九峰山。东南：龙蟠山。西北：逻水自安平入，右受五桥水，东南入崇善。多烈水亦自安平入，东南流，入上龙。安平土州府西北百三十七里。南：会仙岩。西南：星山。逻水自下雷入，东南经州署北，左界崇善、思城境，入太平。多烈水自越南流入，经岩昆山南麓，又东南亦入太平。五桥水出州西北要村隘，东南流，经五桥，至太平土州，注逻水。万承土州府东北二百五十里。东北：金童山。西北：莲花山。西南：云门、紫洞。绿降水一曰玉带水，出州西南，玉屏山经州署南，东北入隆安，注右江。茗盈土州府西北七十里。南：岜怀山。东北：观音岩，涧水出焉，西来一涧水，至州署南合流，曰茗盈水，西南经养利入龙英，注通利江。全茗土州府西北百六十里。北：州望山。西北：猛山。通利江自龙英东南流，至仙桥入境，又东南经州署西，合布显水，屈西南，复入龙英。龙英土州府西北二百里。北：笔架山。西南：通山。通利江自都康东流，入州西北，左受宁墟水，东南流，屈西南，经全茗境，复折入州，州署前诸水合茗盈水东流注之，又东南，纳茗盈水，入养利。结伦土州府西北二百三十里。东：高峙山。东北：阳果岭。西北：斗牟山。咘吝水出山涧中，流绕州前，南有咘毕水自都结来，堰水上流也。结安土州府西北二百二十里。东：马鞍山。南：窟井山。北：飞鼠山。西南有堰水，即涧水也，出都结山涧中，流入境，伏而复出，土夫堰水灌田，曰堰水。镇远土州府西北三百十里。南：笔架山。西：天马山。北：扬山。西北：布腰岩。磨水出，东南入结安。都结土州府东北三百六十里。北：青云山。南：观音山。西：阳果岭，沛水出焉，曲折东北流，受二小水，东南经州署北曰绿水江：东入隆安。咘毕水一曰涧水，西南流，经结伦，至结安南为堰水。思陵土州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明，思陵州，直隶布政司。顺治初为土州，来属。东：天马山。东北：东陵山。南：角硬山，角硬水所出，东流，右受板邦隘、叫荒隘二水，又东北，折西，经东陵山南麓，又西南，经州署南入越南。土江州府南二十五里。明江州，直隶布政司。顺治初为土州，来属。南：波岩山。州东：挂榜山。东南：榕树岭。丽江自上龙流经州西北，左界崇善境，东北流，屈东南，入左州、新宁界。土思州府南百二里。明思明府，直隶布政司。顺

治初为土府，来属。雍正十年改土州，更名，移治伯江哨。西：飞仙岩。西南：摩天岭。东南：派迁山。明江自迁隆峒入，经州署北，又西入宁明。东有海渊墟汛。驿一：明江。下石西土州府西南百六十里，明属思明府。顺治初来属，归宁明州兼辖。宣统二年，改归凭祥厅。西北：白乐山。西：独山。东有一水，流合交趾河，东北注明江。上下冻土州府西二百二十里。南：湖山。北：岜梱山。西南：八峰山。龙江北源自越南入龙州西北辖境，东南流，经州署北，哋局隘水合＜㘝山更＞花隘水，东流至州南注之，东入龙州。有龙州营分防汛。罗白土县府东南五十里。明属江州。顺治初来属。东南：龙洞山。西南：罗高山。北：独龙山。陇冬出，西北入江州。罗阳土县府东北二百里。东：青龙山。西北：白虎山，一曰白面山。绿瓮水自永康流经县署西南，又东南，沙房墟水合一水东流注之，入新宁。上龙土司府西百八十里。明龙州地。雍正三年析置。西北：武德山。北：古甑山，古甑泉出焉，南流经司署，西入龙州。龙江自龙州入司南，东北至三江口会明江，屈东南流，合逻水，入崇善。多烈水自太平入司东北，亦东南入崇善，注逻水。

上思直隶厅：要。隶左江道。提标上思营驻防。明，上思州，属南宁府。顺治初因明旧。光绪十三年改属太平府。十八年，升为直隶厅，以南宁府属之迁隆土司隶之。东北距省治千二百八十里。广百二十五里，袤七十三里。北极高二十二度十一分。京师偏西八度十三分。领土司一。厅北：望州岭。西南：营盘山。十万大山环列厅东、南、西三面，延袤百余里，接广东钦州讫越南禄州界，游匪出没所也。沿山有八隘。明江出厅西南十万山中，东北流六十余里，屈西北，经治南，又西南，平弄隘、平寨隘二水合会迁隆峒、板蒙隘水北流注之，西北入迁隆。迁隆峒土司厅西七十里。明土巡检司，属上思州。顺治初因之，与上思并属南宁府。光绪十八年来属。北：分界岭。东南：那马。明江自厅入，西北迳城东，屈西南入土思州。

镇安府：难。隶左江道。明洪武二年为府。顺治初，为土府，隶思恩府。康熙二年，改设流官通判。瓮正七年，升为府，隶右江道，以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州隶之，归顺州改流来属。十年，思恩府属之奉议土州，改设流官州判，又南宁府属之下雷土州并来属。改隶左江道，乾隆三年，置天保县为府治。三十一年，置小镇安厅。光绪元年，升奉议为州。十二年，升归顺州为直隶州，改小镇安厅为镇边县，并下雷土州往属之。东北距省治千六百八十五里。广百三十里，袤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十九分。京师偏西九度四十三分。领州一，县一，土州三。天保难。倚。明镇安府地。乾隆三年置。北：天保山。东北：扶苏山。西：凿山。归顺江一曰浓淊江，自归顺入县西，伏流，至凿山前复出，东流经治南，右受驮命江，天保泉自北来注，又东，左受来河，右受归顺之武平河，东北入奉议。镇安协右营分防汛驻城。奉议州冲。府东北二百十里。明洪武二十八年，改卫，寻复为州，直隶布政司。嘉靖中，改属思恩府。顺治初为土州。雍正十年，改掌印州判来属。光绪元年升为州。东北：狮子山。东南：三齐山。西：大、小莲花山。有莲花关。右江自百色南流入州，西北折东，经治北，又东北，＜㘝石寅＞桑河自百色来，隆溪自恩隆来，南流注之。东南流，右受归顺江，左界恩隆，入上林。镇安协营分防汛驻城。西南：古眉墟汛。东南：作登墟巡司。向武土州府东南百六十里。明初属田州府，寻废。建文中复置，直隶布政司。顺治初隶思恩府。瓮正七年来属。东南：天台。东北：向阳山，山上有关。西北：上旱山，下有上旱溪，出天保山中，东北流，入奉议。枯榕江一曰大乃溪，出上映州山中，东北曲流合劳溪，经州署西北，又东北入上林。有镇安协右营分防汛。都康土州府东南百九十里。明初没于夷獠。建文初复置，直隶布政司。康熙三年，改隶思恩府。瓮正七年来属。东：崇山。北：映秀。南：翠屏山。通利江自上映州入，东流经州署南，左受岜营水，入龙英。上映土州府东南百八十五里。明初废为峒。万历中复置，隶思恩府。顺治初因之。瓮正七年来属。南：锦屏山。西：嵌岫山。西南：八字＜㘝山更＞。通利江上源为秀泉，出州西北山中，东南流，经州署南，至仙桥入都康。

归顺直隶州：繁，难。隶太平思顺道。镇安协左或驻防。副将驻。明归顺州，直隶布政司。顺治初为土州，隶思恩府。雍正七年，改流官，隶镇安府。乾隆十二年，省湖涧寨土巡检司入焉。光绪十二年，升为直隶州，隶太平思顺道，改镇安府属之小镇安厅为镇边县，及下雷土州来属。东北距省治千八百六十里。广二百二十里，袤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六分。京师偏西九度五十四分。

领县一，土州一。南：狮子。西：岭卫。西南：叫鹅山。西北：三台、照阳山。龙潭水出城东北里许，南流经治东，秧黎水出州西北，东南流注之，入越南。秧那水出州西，亦东南入越南。归顺江出西北＜□口戈＞雷墟，武平河出东北小龙潭，并东流入天保。逻水出州东，东南流，左受立＜□山更＞水，入下雷。西：荣劳墟。南：陇邦、壬庄、频峒各隘有汛。东南：湖涧寨巡司。镇边繁，滩。州西北二百三十里。明永乐中分置镇安土州，属思恩府，寻废。乾隆八年设土巡检。三十一年改流官。通判驻辖曰小镇安厅，光绪十二年改置县，更名来属。北：感驮岩。又北：末山，有水西北流，入云南土富。劳山，劳水所出，西北流，经治西，合大魁水、弄内水，折东北，伏流，复出，亦入土富德窝水出县南，东南流，经百合墟。折西南，茗华水、坡芽水、百都水，并出县西南，合流注之，入越南。那摩水自越南入州西、南边境，合坡酬水，复西入越南。镇安协右营驻防。下雷土州府东南二百二十里。本下雷峒。明万历十八年，升为州，属南宁府。顺治初，因之为土州。瓮正十年，属镇安府。光绪十二年来属。北：天关山。南：地轴山。又南：神农山。逻水一曰西北河，自归顺入州西北，北河自向武来，伏流复出，西南流注之，经署东，又东南，西南河自越南缘界东流注之，入安平。有镇安营分防汛。

清史稿卷七四　志第四九

地理二十一

云南

云南：《禹贡》梁州徼外地。清初沿明制，置承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治云南府，并设云贵总督，两省互驻。康熙元年，改云南总督，驻曲靖。三年，裁贵州总督并云南，驻贵阳。二十二年，移驻云南。雍正五年，定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停兼辖广西。乾隆元年，设云南总督。十二年，改云贵总督。光绪中，裁巡抚。领府二十，直隶州一。康熙五年，降北胜直隶州为州，隶大理。八年，降寻甸府为州，隶曲靖。三十七年，升北胜州为永北府，省永宁。瓮正三年，改威远土州为直隶厅。四年，割四川之东川府来隶。五年，以四川乌蒙、镇雄二府来隶。六年，降镇雄为州，属乌蒙。东川、镇雄，元属云南，明属四川。乌蒙，元属四川，明初属云南，从改属四川。七年置普洱。八年置开化二府。九年改乌蒙为昭通府。乾隆三十一年，永北降直隶厅。三十五年，广西、武定、元江、镇沅四府降直隶州，景东、蒙化二府皆降直隶厅，省姚安属楚雄，改鹤庆府为州，属丽江。嘉庆二十四年，升腾越州为直隶厅。道光二年改分防同知，又改镇沅直隶州为直隶厅。光绪十三年置镇边抚夷直隶厅。二十四年升镇雄州为直隶厅。东至广西泗城。七百五十里。南至交阯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会理四百里。西至天马关。接缅甸界。二千三百一十里。西南：英领缅甸。光绪中，曾纪泽谋与英勘界，索八募，复我太平江以南汉龙、天马、虎踞、铁壁四关侵地，议未决。薛福成继之，力持前画。腾越西以伊涪瓦谛江源流为界，江东野人山地概归中国，尚可由大盈江之新街入伊洛瓦谛，经阿瓦至仰光海口行轮，又索还故壤二千余里。及中东事起，俄、法、德居间，后赠法以红江瓯脱及孟俄地，英藉口改薛约，割科干，复许以滇缅铁路，而边事日棘，片马不守矣。广二千五百一十里，袤一千一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九度三十分至二十一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十度二十九分至十九度十分。宣统三年编户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一十四。口六百四十万三千九百三。共领府十四，直隶厅六，直隶州三，厅十二，州二十六，县四十一；又土府一，土州三，土司十八。驿路：东达贵州普安，东南广西百色，西达缅甸八募，西南达缅甸景东。铁路：滇越。电线：东北通重庆，西通八募，东南通南宁。

云南府：冲，繁，疲，难。云武分巡粮储道治所。总督、巡抚，布政、提学、提法三使，监法、巡警、劝业各道驻。东北距京师八千二百里。广三百七十里，袤二百九十八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六分。京师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领州四，县七。昆明冲，繁，疲，难，倚。城内：五华山、螺山。山有潮音洞，山侧有翠湖。东：鹦鹉山。西：太华、聚仙。南：万德。北：商山。东北：龙泉山。西南：碧鸡山。盘龙江自嵩明入，西南流，迳城东，合银剩余梭河至县南，汇为滇海。滇池一名昆明池，长百二十余里，县东诸水入焉，下流折入昆阳州曰海口，即螳螂川上游。金剩余梭河自城东

北松华坝分盘龙口水入滇池。宝象河自嵩明入，西南流，迳城南，亦入滇池。西：碧鸡关、高俪关。东：金马关。同知一，驻南关。驿二：板桥、滇阳。汛二：昆明、板桥。富民简。府西北七十里。东：天马山。西：卧云、玉屏。南：灵芝。北：法华山。螳螂川自安宁入，纳城西北农纳水，入武定州禄劝，为普渡河。大营河出昆明西北山，西流入境，洞溪水来会，西至城北入螳螂川，清水河从之。宜良冲，繁。府东百二十里。北：万寿。南：雉山。东：客争容山，县镇山也。西：石燕。东南：骆驼山。西南：凤凰山。西：大城江，自河阳之杨宗海流入，迳城西北，折东南，分二支，同入大池江。大池江即八达河，为南盘江上流，西北有汤池。嵩明州冲，难。府东北百三十里。城内：黄龙山。东：马头。西：灵云、登花。西北：东葛勒山，元梁王结寨地。南：凤鸡、石华山。龙巨河一曰龙济溪，自寻甸入，南流汇为嘉利泽，一名杨林海，迳城东南，纳杨梅河、对龙河诸水，汇为泽，周百余里。东南出河口，折北流入寻甸，为车洪河、宽郎河、邵甸河，合九十九泉，西南流，会牧养河。又西南，入昆明，为盘龙江，即滇池上源也。西南：免儿关。驿一：杨林。晋宁州繁，难。府南九十里。城内：螺髻山。东：梅溪、五龙。西：石美山与百花山相望。南：石壁。东南：玉案。西南：石鱼山。西有天女城。滇池在州西北，北大堡河自新兴来会，又西北迳城西，分数道流入滇池。盘龙河源出五龙山，分二派，一西北流入大坝河，一东北流分为二，一入澄江抚仙湖，一入昆池。呈贡冲，繁。府南四十里。明为归化同隶晋宁。康熙八年省归化入焉。北：三台山。东：军营。南：龙翔。东南：象兔、罗藏山。滇池在县西南。东捞鱼河、南淤泥河、东南梁王河皆汇焉。洛龙河源出城东白龙潭，西流，会黑龙潭，贯城注滇池，南冲河偕清水河从之。南：太平关，临、澄孔道。安宁州冲，繁。府西七十里。康熙六年省三泊入昆阳。瓮正三年又改其地来隶。城内：太极、白华。西北：葱山。东：印山、龙马。西：罗青。南：天马山。螳螂川一名安宁河，自昆阳入，北流入富民。鸣蚊河源出龙洞，北流，望洋河，又北资利河，同来会。折东北，至州东南，入螳螂川。有煎盐水，出岈峻山。有大井、石井、河中、大界、连然等盐井。驿二：禄表、安宁。罗次简。府西北百三十里。西：金凤。北：百花。南：崛嶒山、九成山，易江出焉。东北有苴么崩裒山，绵亘县西，两峰相望。易江北流入禄丰。金水河东北流，纳青龙山南北二溪水，又折西北，汇碧城河水、东渠河水，折西亦入禄丰，名星宿江。北：炼象关。禄丰简。府西北二百十里。西：三次和山，旧名蒙答缚山。北：象头、马头山。东：姚陵山。星宿江自罗次入，纳南河、九渡河诸水，南入易门。易江亦自罗次入县东境，绕安宁，复折入境，东南入易门。东：老鸦关。驿一：禄丰。昆阳州疲，难。府南百二十里。东：龙泉山。西：月山、珊蒙果山。南：金龟山。北：望州。东南：御屏。西北：葱蒙山。滇池在城东北隅。螳螂川自滇池分三支，西北入安宁。渠滥川迳城东南入滇池。南：铁炉关。易门简。府西南二百五十里。城内：龟山。东：屏山、左右旗山、鼓山。西：象山。东南：虎头山。星宿江自禄丰入，南流，纳太和川水，又南汇大小绿汁河，入丁癸江。南流，易江亦自禄丰入，南流汇上下渠江水，庙儿山水自东来合焉。折西，纳狮山水、速末水，合星宿江为丁癸江，南流入嶍峨。

武定直隶州：隶云武分巡粮储道。明武定府。领州二，县一。乾隆三十五年，降为直隶州，裁府治和曲，降禄劝州为县。东南距省治二百四十里。广三百六十里，袤三百三十九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三十二分三十秒。京师偏西十三度五十七分，领县二。北：甲甸背。西北：猗朵。西：狮子山。北：金沙江自元谋入，左有会川，卫水自四川会理合东安河南流来注。又东流，合大环川，入禄劝。盘龙河源出罗次白花山，为鸠水河，东北流，至城东，左会鹞鹰河，为盘龙河，东入禄劝。南：小营关。东南：小甸关。西北：油榨关、龙街关。明只旧、草起二盐井，今废。巡司一，驻金沙江岸。元谋难。州西北九十里。东：定见山。西：翠峰。南：马头。北：温泉、莲花山。北：金沙江自大姚入，合西溪河，即龙川江下流，自广通北流入境。又北会南号河、黑占乾河、元马河、罗又乾河、午茂乾河、炉头河，自大姚东流，合为苴宁河，又北入金沙江。元马冢，州北二十里。《华阳国志》谓县有元马，日行千里，元马河以此得名。土人呼马为“谋”，县以此氏焉。东：望城关。禄劝难。州东北二十里。明州乾隆二十五年降。东北：乌蒙山，一名雪山。北：法块、幸丘。东南：普照山。北：金沙江自州入，东流，勒洟溪、东洟溪自幸邱山合北流入焉。又东纳普渡河水，乌龙河自乌蒙

山北流注之，又东入东川巧家。普渡河即螳螂川，下流，自富民北流入境，纳掌鸠河水，北迳雪山入金沙江。西南：雄关。

大理府：冲，繁。迤西道治所。提督驻。顺治初因明制。康熙五年，降北胜直隶州为州，来属。三十一年，仍直隶。东南距省治八百九十里。广九百六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十四分。京师偏西十六度十一分。领州四，县三，长官司一。太和冲，繁，倚。西点苍山，高六十里，山椒县瀑，注为十八溪，绵亘百余里，府之镇山也，西拱县城如抱弓然。西洱河，亦名洱海，形如月抱珥，亦曰珥河。县东五里，即古叶榆泽，源出浪穹北，境内诸水入焉。长百三十里，关三十九里，下流会样备江，迳赵州入蒙化。北：上关，亦曰龙首关，又曰石门关。南：下关，亦曰龙尾关。谚曰：“苍山雪，洱海月，上关花，下关枫。”下关贸易极盛，南陬名镇。赵州冲，繁。府南六十里。东：九龙山，与州西凤仪山对峙。西：三台山。南：昆弥。东南：龙母。西南：华藏山。大江一名波罗江，有二源，合流而北，迳城南，折东会玉阆泉、乌龙、双塔诸水，北入洱海。白崖江即礼社江，上流自云南县入，流经白崖，有鼻牻厂水及赤水江来会，入蒙化。东南：蒿菁关、松花关。南：弥渡市镇，通判驻。驿二：西岭、德胜。云南冲，难。府东南百三十里。明属赵州。顺治初改隶。府东：飞凤。西：金龙。南：青华山。北：梁王山。礼社江与一泡江同源于此。一支南流至团山坝，分为三。其一南流为溪沟，经青华山南，入赵州，为礼社江东源。其二东流，一迳县南，汇为青龙海，一经县北，汇为品甸王海，仍归青龙海，海周四十余里，灌田利溥。一支北出为周官些海，合流而南，至云南县，折而东北，纳你甸河诸水，为一泡江，入姚州。东北：楚场关。东南：安南关。土主簿驻白岩川。邓川州疲，府。北九十里。东：玉案、鸡足。西：象山、弥勒山。东南：鼎胜。南：伏虎。北：天马山。西北：覆仲山。罗时江源山钟山下，缘玉池亦曰西湖南，流迳象山下，又东南至上关。闷地江源出州东北焦石洞，亦曰东湖，南流迳城东，又南至上关，弥苴佉江自浪穹来注之，入洱海。高涧河源出鸡足山，北流，罗陋河自鹤庆来会，合为枯木河，入宾川。东：大把关。驿一：邓川。浪穹简。府北百十里。明属邓川州。顺治初改属。府西：铁甲场山，闷江所出。西南：凤羽山。黑惠江自剑川入，亦曰白石江，南流迳城西，纳诸山溪水，入太和为样备江。大营河源出剑川，南流，凤羽河源出清源洞，北流，并会宁河。宁河源出罢谷山，汇为茈碧湖，南流，迳城东北，南会大营河，折西，纳闷江、凤羽河二水，曰三江口。又南，迳城东蒲陀崆，为弥苴佉江，历邓川入太和，即洱海上源也。西：罗坪关。西北：大树关。东北：一女关。有蒲陀崆、凤羽乡、上江嘴、下江嘴巡司四。宾川州难。府东百二十里。西：鸡足山。东：钟英山。北：华盖、摩尼。东北：赤石岩山。西北：翠屏山。东北：金沙江自鹤庆入，东流，纳答旦河、一泡江诸水，入姚州。答旦河一曰六溪河，其源有六，曰钟良溪、银溪、石宝溪、寒玉溪、通洱溪、赤龙溪，并自城西东流，又北迳城西北，丰乐溪自盒子孔山来会，亦曰七溪，北流入金沙江。西南：毕罗关。云龙州繁，难。府西五百里。东：大罗山。明设大罗卫，今废。西：三崇山。北：清水朗。东北：大雒马山与西小雒马夹河相望。西：澜沧江自丽江入，纳沘江表村河、松牧溪诸水，南入永昌。怒江、俅江自俅夷境入，迳三崇山，南入永昌。北：太平关。东：新关。有大井盐课大使。盐井六：顺荡、诺邓、石门、天耳山、井师井。十二关长官司府东三百里。本云南县楚场地。元置十二关防送千户所。明置长官司，隶大理，徙一泡江之西。清因之。土官李姓。世袭。东：白沙坡。西：观音箐。

丽江府：要。隶迤西道。明为军民府，领州四，县一。顺治十六年改土府，省所属州县并入。雍正元年设流官。乾隆二十一年置中甸厅。三十五年，置丽江县为府治，改鹤庆府为州并所属剑川州维西厅来隶东南距省治一千二百四十里广六百七十里，袤九百五十九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五十二分。京师偏西十六度二分。领厅二，州二，县一。丽江疲，难，倚。明通安州。乾隆三十六年改今名。西南：老君山，南干诸山之祖。西北：雪山，一名玉龙。西：花马，汉薮山，高百仞，上有三湖。西：怒江即潞江县，源出西藏布喀池，自夷境入，南流入云龙。澜沧江自维西入，分二，正支西纳白水，南流入云龙，分支为漾备江，东流纳老君山下分江诸水，入剑川。金沙江即丽水，亦自维西入；纳汉薮山桥头、巨甸诸水，入鹤庆。东：雪山门关。西：石门关。有丽江井盐课大使。鹤庆州繁，难。府东南三百五十五里。明军民府，领剑川、顺州。康熙中，顺州省入。乾隆三十六年，

降州来隶。西南：方丈山，为南诏十七名山之一。南：半子。北：汤乾。东北：三台山。东：金沙江自丽江入，东南流，合漾共江漾，一名鹤川，亦自丽江入，纳境内诸水，潴为湖，伏流石穴中三里，南出为腰江，折东流注金沙江。西南：观音山河，南流入大理浪穹。南：宣化关。北：印塘关。西南：观音山关，鹤丽镇总兵驻。剑川州冲。府南九十里。明属鹤庆，今改隶。东：青崖山。南：夜合。西：石钟山。西北：老君山，与丽江分界。白石江自丽江合分江水缘界入，合磨刀去石河。又东南，大桥头河亦曰黑惠江，出西北老君山，东南会千木河、螳螂河，至城南为剑湖，广六十里，合桃羌河诸水，西南出为剑川，曲流三折入浪穹。南：大理国望德故城。盐井二：弥沙、桥后。中甸厅要。府西二百三十里。明丽江府地。康熙时，吴三桂以其地畀达赖喇嘛。雍正五年来隶。鹤庆府移剑川州，州判驻之。乾隆十一年，设厅治，隶府。东南：雪山，与丽江雪山接，两崖壁立，金沙江贯其中，流迳城东南，与维西以江为界，左合硕多冈河入丽江。多克楚河、里楚河，并自四川里塘入，为无量河，入永北。维西厅简。府西北七十里。明末拓元临西西北吐蕃池为土府。瓮正五年设厅治，隶鹤庆府，通判驻之。乾隆十一年随鹤庆来隶。雪山东金沙江自四川巴塘入，总文河自巴塘东来注之，折东南，纳所楚河水入丽江。澜沧江亦自巴塘纳徐那山水，又南流，永青河水自城东北来注之，入丽江。

楚雄府：冲。隶迤西道。明领州二，县五。康熙八年，省＜□石哥＞嘉入南安。瓮正七年，省定边，改隶蒙化府。乾隆三十五年，裁姚安府，以所辖姚州及大姚县来隶。东距省治四百二十里。广三百七十五里，袤五百八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分。京师偏西十四度四十五分。领州三，县四。楚雄冲，繁，倚。城内：雁塔山，即古金矿山。西：峨碌山。西南：九台、碧藏山。龙川江自镇南入，纳大石河、青龙河诸水，折东北，合方家河，缘定远界入广通。东：平山关。南：雪裹关。吕合一驿。土县丞驻县西南。广通冲。府东七十里。东：高登山。西：凤山。南：卧象山，与伏狮山对峙。东北：阿陋雄山，有阿陋井、猴井，俱产盐。龙川江自定远入，东北流，纳立龙、清枫、罗申诸水，北流入元谋，注金沙江。立龙河自北，清枫河自东，并入龙川江。有阿陋井盐课大使。回磴关土巡司。驿二：路田、＜□亻出＞资。定远简。府北百二十里。东：宝华。西：乌龙、云龙山。东北：诸葛鳌峰、宝应山，俱在旧狼盐井提举司。龙川江自楚雄入，纳琅溪、零川、龙沟河、紫甸河诸水，入广通。县境产盐，后设琅盐井提举司。后裁。黑盐井提举司驻宝泉乡。土主簿驻县西。驿一：新田。南安州难。府东南五十里。康熙八年，省＜□石哥＞嘉废县入。雍正九年设州判驻焉。西南：表罗山。东：健林苍山。南：茶山。青龙河源出州北，入楚雄。马龙河源出镇南，南流，大厂河东南流，二水相合为礼社江。妥稍关、鹅毛关、会稽关，俱在州南。镇南州冲，疲。府西北七十里。东：石鼓、五楼。南：石吠。西：苴力铺山，白龙河出其下，纳清水河、平夷川诸水，与龙川江合流入楚雄。西：白崖江自姚州缘界入，入南安。北：十八盘山，连厂河出，入姚州。其东，紫甸河入定远。东南：阿雄关，土巡司驻。西：镇南关、鹦鹉关，土州同驻。永宁乡，土州判驻。驿一：沙桥。姚州繁。府西北二百一十里。明姚安府。乾隆三十五年裁府，以附郭之姚州改隶。东：白马山、燕子山。西：赤石、龟祥。东北：妙峰。西北：回龙、象岭山。一字水源出黎武山，北流，迳白盐境，又西北入一泡江。香水河出黎武南麓，西南流，入大姚。蜻蛉河出三窝山，西北流，潴为大石硼，北流，纳回龙厂河，折东入大姚。阳派河源出金秀山，北流，汇为阳片湖，又北流，会连场河，同入蜻蛉河。北：白盐井有提举司。驿一：普泖，州判驻。土州同驻州西南六十里。大姚简。府西北三百二里。南：几山。北：方山、龙山。西北：玉屏山。羊蹄江源出城北么＜□此夕＞村，东北流，入金沙江。香水河自姚州入，南流入大姚河。大姚河源出镇南北十八盘山，纳蛟龙江、苴郤河、紫丘、滥泥箐诸水，入金沙江。白马河、卧马刺河、矣资河从之。东：黎石关。西：龙门关。有苴郤巡司。

永昌府：要。隶迤西道，明为军民府，领州一，县二，土府一，土州二。顺治十六年，凤溪、施甸二长司省入。乾隆三十年削“军民”字。三十五年置龙陵。嘉庆中，腾越升直隶厅。道光二年降。东距省治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广六百九十里，袤一千一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六分。京师偏西十七度四分。领厅二，县二，土府一，土州二，宣抚司五，安抚司三，长官司二。保山繁，难

倚。城内：太保山，县以此名。东：哀牢山。西：九隆。南：法宝。西北：怒江自云龙入，纳西溪、雪山、蒲缥、坪市、八湾诸水，东南入潞江。东北：澜沧江自云龙来，与永平分水纳罗岷北山水、沙木河水，东南入顺宁南甸河上流为清水河，有二源合流而南郎义河，自城北来会，至城东，汇为青华海。折东南，穿峡口洞出，为枯柯河，南入湾甸土州。南：蒲关、水眼关。北：甸头关。东南：老姚关。东北：山塔关。西北：马面关。施甸、杉木和巡司二。永平简。府东北百七十里。东：天马、罗武。西：和邱。北：罗木。西南：博南山、花桥山。银龙江出东北阿荒山，南流至城东南，纳罗木场、曲洞河、花桥河诸水，入顺宁，入澜沧江。东：胜备江。源出罗武山，东南纳九渡、双桥诸水，至蒙化入碧溪江。西南：花桥关。东北：上甸关。龙陵厅要。府西南二百九十里。明猛弄司。乾隆三十五年置同知，徙驻。东：怒江，自潞江土司东南流入境，纳野猪河、施甸河、邦买、回环诸水，南流折西，历孟定土府入缅甸。龙川江缘厅西界，纳香柏河、芒市河，西南流，合南歌郎水，迳遮放南入龙川江。东：象达关。南：遮放副宣抚司，本陇川宣抚司地，明万历十二年以多恭为副宣抚使，管遮放。今因之。腾越厅要。迤西道驻。府西三百六十里。腾越镇，总兵驻。明属永昌府。嘉庆二十五年升直隶厅。道光二年，降厅。光绪间开埠通商。东：高黎贡山，一名昆仑岗，山顶有泉，东入保山，西入腾越，又名分水岭。北：明光。西：雅乌猛弄。西北：姊妹山。龙川江源出西藏桑楚河，亦曰麓川江，至城东，纳曲石江水，折而西，至天马关入缅甸。大盈江亦曰大车江，源出赤土山，曰马邑河，西流至城东，北纳马场河、黄坡、缅箐、桥头、曩拱诸水，南与槟榔江会，有盏达河北流来注，西南迳铜壁关东、铁壁关北，入蛮募土司，入大金沙江。西：槟榔江，东南流，入干崖土司，会大盈江。东：龙川江关。南：镇夷关。西：滇滩关。西北：神护关。孟定土府府东南八百七十里。明土府。顺治初因之。土官罕氏世袭隶府。北：无量山，跨镇康、耿马两土司界。南丁河，自缅宁入，纳无量山水，西南流，纳南卡、南路、南们、南底、南滚诸水，西迳府北，折南入阿瓦。怒江自龙陵入，俗名喳哩江，迳府北入缅甸。为府境之险要。湾甸土州府东南二百二十里。土官景姓世袭。隶府。西北：高黎贡山。东：孟通山。枯柯河自保山入，南流，姚关水来会，又南至城西北会镇康河。镇康河自镇康入，左纳响水河，右纳杜伟山水，北与枯柯河会，合为南甸河。折西，流入龙陵，注怒江。有黑泉，毒不可涉。北：姚关。镇康土州府南三百八十里。古石焚黑所。土官刁姓世袭，隶府。东南：乌木龙山。西：无量山，即蒙乐山。镇康河有二源，一出乌木龙山北麓，西北流，一出无量山北麓，东北流，合为乌木龙河，迳城西南，怕红河来会，为镇康河，折北迳城西，入湾甸。南：昔剌寨。西南：控尾寨。潞江安抚司隶府。府西南百三十五里。明柔远府，旋改乐江长官司。永乐九年升安抚司。顺治初因之。土官线氏世袭。东：雷弄山。南：掌元山、高仑山。乐江自保山入，南流入龙陵。南：何坡寨。西南：景罕寨。东南：细甸。皆蛮酋结寨处。南：全胜关。孟连长官司隶府。在厅南。古名哈瓦。明永乐四年置长官司，直隶云南都司。嘉靖中裁。万历十三年复置。顺治初因之，属永昌。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光绪二十年，还属。东北：孟连河，东南流入阿瓦。南甸宣抚司隶腾越厅。厅南七十里。明置南甸府，属腾冲，旋改州。正统八年升宣抚司，直隶布政司。顺治妆因之，改隶腾越土司。刁氏世袭。东：丙弄蛮干山，土酋世居其上。南：沙木笼山。西南：牙山，延袤百余里，山泉流入南牙江。南牙江一名小梁河，即大盈江下流，纳猛送水，西入干崖。干崖宣抚司隶腾越厅。厅西南百二十里。明置府，属麓川平缅司。永乐元年析置长官司。正统九年升宣抚司，直隶布政司。顺治初因之，改隶腾越。土官刁氏世袭。东：云龙山，云龙河出焉。南：云晃山。西：剌朋山、布岭。北：白莲山，土官居之。大盈江自南甸入，名安乐河，西迳司北，与槟榔江会，又西南入盏达。盏达副宣抚司隶腾越厅。厅西南百四十里。本干崖地。明正统中置。万历中为缅据。顺治中复置。嘉庆二十四年隶腾越。土官刁氏世袭。北：盏达山，盏达河出焉，西南会曩送河入槟榔江。槟榔江自干崖入，迳司东南境，西南流入，腊撒。陇川宣抚司隶腾越厅。厅西南百四十里。明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抚司。正统十一年改置，治陇把，与干崖、南甸称为三宣抚，后入于缅。顺治初复置，隶腾越。土官多氏世袭。有摩犁、孔明、寄箭、罗木诸山。东：龙川江亦曰麓川江，自芒市入，西南流，入遮放。西北为大金沙江。芒市安抚司隶腾越厅。厅东南四十里。古为怒谋、大枯睒、小睒之地。明，芒市府。正统九年改置长官司，直隶

布政司，后升安抚。顺治安因之，改隶腾越土司放氏。西南：青石山，峭拔万仞，夷砦居之。芒市河源出司西北境，西南流入遮放。猛卯安抚司隶腾越厅。厅西南百四十里。本木邦地，明析置蛮莫宣抚司。万历三十年改土酋长。顺治初复置。十六年改今名。土司思姓。司治后蛮哈山，山如象鼻。北：等练山，山有等练城，又有雷哈、打线诸地，皆司境险要。东：龙川江自遮放入，纳碗顶河、蛮河诸水，又西南，出汉龙、天马关间，又西入缅甸。又西南，那莫江，下流入大金沙江。户撒长官司隶腾越厅。厅西南百九十里。本莪昌夷地。明置土司。瓮正二年裁。乾隆三十一年复置。腊撒长官司隶腾越厅。厅西南二百二十里。与户撒同时置。西北：槟榔江自盏达入，西南流入缅甸。

顺宁府：繁，难。隶迤西道。明顺宁府，领州一。顺治初沿明制。乾隆十二年，升猛缅长官司为缅宁厅。三十五年，置顺宁县为府治。东距省治一千二百里。广三百四十里，袤六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三十六分。京师偏西十六度二十二分。领厅一，州一，县一，宣抚司一。顺宁要。倚。东：东山、九龙。西：旗山。南：昙花、把边、琼岳。北：鼓山、契山、墨玉、阿鲁司泥、赤龟。东南：猛濮者山。西南：西奥山，山下有琼英洞。北：黑惠江一名碧鸡江，即样濞江，自蒙化入，南流，绕津山东麓，合澜沧江。澜沧江自保山入，东南流，合高枧槽河、三苔菁水，会黑惠江，入云州。顺甸河、顺宁河合流从之。阿铎河源出阿铎山，南流入缅宁，注猛缅河。南：把边关。西南：等腊关。县西北：望城关、金马关。府经历驻县西北右甸。缅宁厅要。府南三百里。明猛缅长官司，隶云州。乾隆十二年，置厅。隶府，兼大猛撒之地，亦称三猛。西南：梳头山。东：银锭、翠屏、天喜、接天。西：高岚。南：凤凰山、乌龙山，北对松、猢狲山。澜沧江自景东入，迳厅东南入镇边。猛缅河，即南丁河上游，源出厅南猛准之分水岭，折东北，纳云州小河水及四十八道水，又西至猛赖南，为猛赖河，入孟定。南：分水岭关。西：箐口关。北：锡蒲关。南：猛猛土巡司。云州要。府东三十里。东北：无量山，即蒙乐山，东：阿轮山，层峰叠，四时苍翠。西：蛮赖山，多竹。北：八剌、天马。南：猛卯、蛮弥山。澜沧江自顺宁入，合顺宁河，东迳州南，猛郎河、猛麻河注焉。又东入景东。南有永镇关。小河水细流支分，凡四十八道，西南猛赖、西溪水，俱流入缅宁，注猛缅河。南：永镇关，大猛麻土巡司驻。耿马宣抚司府西南二百五十三里。古蛮地。本属孟定土府。明万历十三年，析孟定地置安抚司，旋升宣抚司，以喳哩江为界，北距孟定百里。顺治中，罕闷丢投诚，仍授宣抚司，世袭，隶永昌。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西：三尖山、养马山。西南：们河，源山。西北：南路河源山。北：耿马河源山。南：们河西流，南路河北流，并入孟定。耿马河南流，合南别河，入镇边，即辣蒜江上源也。

永北直隶厅：繁，疲，难。隶迤西道。明，北胜州，隶鹤庆府，与澜沧卫同治。康熙五年，降为属州，隶大理。二十六年，省卫入州。三十一年，复为直隶州。三十七年，升永北府，以永宁土府隶之。三十八年，又以鹤庆府属故顺州地入焉。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以厅属之华荣庄经历改设知县，仍隶厅。东南距省治一千四里。广四百七十五里，袤八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六度四十三分。京师偏西十五度三十一分。领县一，土府一，土府一，土州一。东：壶山、阿剌山。东南：大坡难岭，高二万余丈，巅有龙湫。西：三刀山、伏虎山。西南：澜沧山，卫驿皆以此得名。西北：太保山，一曰近屯东山，下有九龙潭。其西为的屯西山，下有草海。西：金沙江自鹤庆入，缘厅西南入大姚。无量河自中甸入，纳走马河、观音河、他留河、沘那河、三渡河诸水，南入金沙江。经历司二，一驻旧卫坪，一驻华荣庄。今改县知事一，驻金沙。顺州土州同在厅西百二十里。西：西山关。南：南山关。北：北山关。华坪县厅□□里，本名华荣庄，旧设经历于此。光绪三十四年，云贵总督锡良奏改县，即以庄为县治。永宁土府厅北四百五十里。明属鹤庆，寻升为府。土官阿姓。领长官司四。今属厅。北：卜兀山、剌石。东南：甲母。东北：六捏山。打冲河源出府南，北流为三岔河，又北至府东南，为勒基河，又北至府东南，纳沪沽湖水，东入四川，注鸦礵江。沪沽湖在府东三十里，中有三岛，周二十五里，东北流，入打冲河。蒗蕖土州厅北百八十里。明属鹤庆，寻废。顺治初，土官阿化投诚，未授职。康熙三十一年改土官为土舍。道光十九年复设土州，仍以阿氏袭。西南：绵绵山，麦架河出，亦曰蒗蕖水，折东北为挖开河，纳别别河、盐井河入鸦礵江。走马河源出东南猓猡关，西南流，入水北厅。罗易江自州北流，入永宁泸沽湖。

蒙化直录厅：要。隶迤西道。明蒙化府。康熙四年，置流官，设掌印同知。雍正七年，省楚雄府之定边入之。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隶厅。东距省治八百二十里。广二百里，袤二百九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十九分。京师偏西十五度五十七分。明，蒙化故卫。康熙六年裁。西：文华、屯库、交椅、金牛。南：甸尾。北：蒙舍山、天耳山一名甸头山、石母山。东南：玉屏山、螺盘山、月牙山。西南：五印山。西北：巃<山于>图山。西南：澜沧江自永昌入，南入顺宁。西北：漾濞江自太和入，缘厅西流入顺宁。礼社江有二源：东源曰白崖睑江，东自赵州入，纳昆雌江水，东南流；西源曰阳江，西北自花判山南流，纳盟石河、教场河、锦溪、五道河、定边河、窝接河诸水，东南与白崖睑江会，曰礼社江，东南流，入南安。阿集左河即把边江上流，东南流，纳虎街、牛街、安定河诸水，南入景东。诸始河纳七溪诸水，西南流，入顺宁。东：隆庆关。东南：白普关。巡司三：一驻南涧，即废定边城；一驻澜沧江；一驻漾濞江。镇一：迷渡。

景东直隶厅：繁，疲，难。隶迤西道。明景东府。康熙四年，置流官，设掌印同知。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隶厅。东北距省治一千一百七十五里。广三百四十里，袤四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二十九分三十秒。京师偏西十五度三十一分。治后玉屏山。东：凤山，旧土官陶姓世居。西：无量山，即蒙乐山，连亘三百余里，与蒙化、云州、缅宁、镇边接界，即《禹贡》梁州蒙山也。南：锦屏、孔雀、南鲸。北：鹤笼山。东南：瑞霞。西北：景董山，明建景东卫城于上。西南：澜沧江，自蒙化入，缘厅西界入镇边。江上汉永平中建兰津桥，两岸峭壁，熔铁系南北，古称巨险。把边江一名中川河，东南流入镇沅。又猛统河、者干河，均南流入镇沅。景谷河南流入威远。盐井四：在厅南者曰磨腊、磨外，在厅西者曰大井、小井。南：景兰关、母瓜关。北：安定关。西北：保甸土司，明宣德中建，土官陶姓，世袭巡司。北：三岔河土司，明弘治中建，土官杨姓，世袭巡司。东北：板桥驿，土官阿姓，世袭驿丞。有猛统巡司一。

曲靖府：冲，繁，疲，难。迤东道治所。明曲靖府，领州四，县二。康熙八年，省亦佐入罗平，又降寻甸府为州来隶。三十四年，改旧平彝卫为平彝县来隶。雍正五年，析沾益州地置宣威州。西南距省治三百里。广三百九十里，袤六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九分。领州六，县二。南宁冲，难，倚。东：青龙、白水、关山。西：胜峰。南：石宝、观音。北龙华山。东南：汤池、莲花、杨梅、潇湘。交河自沾益入，纳南北河水，迳县北，合白石江，折南，潇湘江自马龙入，西南入陆凉。东：东海子、黑龙潭，均资灌溉。白水关驿丞兼巡司，裁，移白崖巡司驻。南宁一驿。沾益州冲，难。府北三十里。康熙二十六年裁平夷卫，分境屯赋并州。三十五年仍改归平彝。瓮正五年分置宣威州。北：花山洞，交河出，即《水经》温水，南盘江上源也，东南流，迳州东北，纳玉光溪、沙河、阿幢河诸水，入南宁。别有盘江，自贵州毕节入，绕州北境，仍入贵州南安。南：松韶关、阿幢关桥。有炎松巡司一。驿二：松林、炎方。陆凉州疲，难。府南百二十里。明置陆凉卫。康熙六年裁卫入州。东：丘雄山、山平。西：老鸦、月砑铁山、桃花山。南：终南山、天马山。交河即南盘上流，自南宁入，纳板桥河、关上河、乾冲河、汇为中垤泽，折西流，纳大龙潭水，又西合西山大河、铺上河，入宜良，为大池江。东北：陆凉湖，与中垤泽相连，周百余里。南：大生关。西：木容关。北：石嘴头关。驿一：普陀。罗平州难。府东南二百七十里。东：金鸡、云峰、淑龙。西：天目、月涛。南：五台、碧泉。北：安乐山、禄南山。黄泥河自贵州普安入，缘平彝界，注块泽河，复入，右合恩勤河，迳州东南。西：楼革江自师宝入，右会鲁沂河，迳城北注之，至江底。八达河会西源交河，入贵州兴义，九龙河从之。板桥、偏山、大水井、恩勤诸汛。马龙州冲，难。府西南五十里。西：杨唐山，一名关索岭，上有夷关。又木容、华盖、鼎耳、罗仵侯、中和诸山。潇湘江源出木容山，东北合流为龙潭河，又西南为白蟒河，折西入寻甸。响水河出州东北，东流会扎海子水，东入南宁为白石江。东：三叉口关。西南：分水岭关。驿一。寻甸州冲，繁。府西百三十里。明寻甸府。康熙八年降州来隶。东：哇山、中和山、小关索岭。西：三棱山，山有九十九泉。南：石龙、梁王。北：珀珰山。车湖源出花箐哨山，会北山诸水，潴为湖，一名清水海，周数十里，北入会泽界为小江。龙洞，州北，三龙泉，州西，咸利灌溉。车洪河自嵩明入，亦曰寻川河，纳归龙河、玉带河螳螂河诸水，为阿交合溪，又东北入会泽。果马溪源出果马

山，南流合花箐哨水，入嵩明为龙巨河。东南：木密关。北：八叉关。有易古巡司。驿一：易龙。平彝冲，繁，难。府东北九十里。明平夷卫。康熙二十六年省卫入沾益州。三十四年改平彝。东：蛮岗山、旱感山。南：宗孟山。北：蒙洞山。块泽河自沾益入，东流为响水河，又东至城西为十里河，又南纳贵州普安明月所水，南入罗平。东：豫顺关、宣威关。北：分山关。驿一：多罗。宣威州疲，难。府北二百三十里。明，沾益州。顺治十六年移州治于交水。瓮正五年析沾益州新化里至高坡顶置。东：宣威岭。北：狮山、斗山、光山、马鞍、鹧鸪。东南：木宗山。车洪江自寻甸入，纳赤水河、西泽河水，北入会泽。可渡河自贵州威宁入，有二源，合为芒岔河，会得吉河、皂卫河诸水，东北流入贵州，即北盘江上流。宛温水源出州南东屯，北流，纳州西境诸水。入可渡河。可渡关在焉，巡司驻此。驿一：傥塘。

东川府要。隶迤东道。明东川府，寻改隶四川。康熙三十八年，设流官。雍正四年，改隶云南。五年，置会泽县，治巧家汛。六年，移县附郭。嘉庆十九年，设分防巧家同知。南距省治五百九十五里。广五百里，袤四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二十一分四十一秒。京师偏西十三度一分。领厅一，县一。会泽要。倚。西：天马、云弄、纳雄。北：青龙山，山有青龙洞。西南：绛云露山，盘亘七十余里，接禄劝界。车洪江一名牛栏江，自宣威缘界入，纳沙河、小河，流迳贵州威宁，折西北入巧家。小江自寻甸入，为阿汪河，纳花沟、普翅诸水，迳碧谷坝为碧谷江，北流入巧家。以礼河源出县南野马川，东北纳麦则、夷溪诸水，环府治，歧数支，仍同流入巧家。头道河源出县东犀牛塘，西北流入巧家。西南：者海一巡司。巧家厅要。府北二百四十里。瓮正四年置会泽县，治此。六年移县附郭。嘉庆十九年析会泽县地置。东：堂琅山，《水经注》所谓“羊肠绳屈，八十余里”，即此。西：拙。北：大乐。东北：大凉山。西北：归化山。西：金沙江自禄劝入，纳四川会通河水，又东流，纳会泽以礼河、牛栏江及境内木期古水、木期古北水，东北入鲁甸。牛栏江西流，与鲁甸分水，纳头道河水，并入金沙江。木期古土千户，乾隆三十一年设，禄氏世袭。

昭通府：最要。明，乌蒙府。寻改，隶四川。雍正五年，改隶云南。六年设流官，置恩安、永善两县，降镇雄府为州，并属府。九年，改今名。光绪三十四年，析永善之副官村置靖江县，仍升镇雄为直隶州。东南距省治九百二十里。广五百五十里，袤六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十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六分三十秒。领厅二，县二。恩安繁，难，倚。明属乌蒙府。瓮正六年置。东：宝山、我未山。东南：朴窝。西南：博特。东北：撒途。西北：九龙山。金沙江自鲁甸入，北流入永善。擦拉河自鲁甸入，东北流，会普五寨水、淄泥河、八仙海水，潴为湖。又东流入大关。大关厅最要。府北百八十里。雍正六年设大关通判。九年设府同知，驻此，移通判驻鲁甸。西：犄角山。北：鸡爪山、梨山。东南：雪山。西南，龙聚山。洒鱼河自恩安入，会大关河，北流，迳盐井渡，会永善河，又北流为大纹溪，入四川庆符。东北：角魁河自镇雄入，西北流，入大统一溪。西南：豆沙关。北：盐井渡巡司。鲁甸厅简。府西南四十里。雍正九年置，移大关通判驻此。北：鲁甸山，厅以此名。南：柴马厂山、大黑山。北：鲁甸大、小凉山，山峰危耸。金沙江自巧家入，北流，迳厅西南入恩安。牛栏江自贵州威宁入，西北流，至厅南入金沙江。擦拉河源出大黑山，东北流，会马鹿沟水，入恩安。洒鱼河源出大凉山，东流，纳居乐河水，入恩安。靖江旧为永善县境副官村，县丞驻此。光绪三十四年改县隶府。北：巴布梁山，蛮酋居之，广千里，袤二百余里。东北：龙头山，森林繁茂，矿产极盛。

镇雄直隶州：最要。隶迤东道。明镇雄府，隶四川。雍正五年，改隶云南。六年降为州，属昭通府，光绪三十四年，升直隶州。广、袤、北极偏度阙。东：凤翅、黄甲。西：九龙、沙呐。南：竹鸡山、咯砌雄山。北：乌通山。白水江自贵州威宁入，名八匡河，会九股水、黄水河、小溪河，迳牛街，西北入四川筠连，为定川溪。角魁河亦自威宁入，为洛泽河，又西北，纳龙塘、威洛河诸水，西北入大关。黑墩河西北流入四川筠连。洛甸河东流入四川永宁。苴虬河，东南流入贵州威宁。彝良，州同；威信，州判、知事驻。西北：牛街。母享巡司一。盐井二。

澄江府：繁，难。隶迤东道。明，澄江府，领州二，县三。康熙八年，省阳宗入河阳。西北距省治百二十里。广二百三十六里，袤百七十五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四十二分。京师偏西十三度二十

七分。领州二，县二。河阳冲，繁，倚。康熙八年，省阳宗县入焉。东：云龙山。西：虎山。北：罗藏。东南：赦人、天马。东北：碌碌山。明湖，一名阳宗湖，周七十余里，合锦溪、日角溪、七古泉诸水，潴为湖，北入宜良，为大成江。南：抚仙湖，一名罗伽湖，周三百余里，东入铁池河，东流入路南。东北：玕札溪，一名东大河，合镜庄、北坡二泉，西南入抚仙关。罗藏溪、立马溪、石涧溪、西浦泉诸水并从之。东北有东关、中关、下关。江川冲，繁。府东南九十里。东：海瀛山，一名孤山，特立抚仙湖中，北：屈颡颠山，上有泉，三派分流，西入滇池，东入抚仙湖，南入星云湖。星云湖纳上河、中河、下河诸水，周八十余里，东由海门入河阳，汇为持仙湖。两湖相通，中有界鱼石。北：关索岭。关驿一：江川。新兴州繁。府南百二十里。东：连珠。西；马拖罗山。南：玉乞山、研和东山。北：金莲、落伽、卧牛。大溪自江川入，会香柏河、撒喇河，又西纳罗麽溪、罗木箐二水，至州西北为玉溪。玉溪河自江川入，纳西河、窑沟水、牟溪、黑龙潭，又西会甸苴河、良江河、清水河诸水，南入嶍峨，即曲江上流也。北：刺桐关。路南州冲，繁。城内：鹿阜山。东南：遮口山。南：紫玉、香花。西南：竹子山，峰高千仞。大池江，即铁池河上流，自陆凉西流入，迳州北境，纳小河水入宜良，复自河阳流入州西南境，绕竹子山三面，纳巴盘江水，为铁池河，又南纳抚仙湖诸水入宁州。东南：革泥关。驿一：和摩。

广西直隶州：冲，繁，难。隶迤东道。明广西府，领州三。康熙八年省维摩州，改置三乡县。九年省入师宗。雍正九年设师宗州，州同驻旧维摩州之丘北。乾隆三十五年，降府为直隶州，降师宗、弥勒为县，降丘北同知为县丞。道光二十年，升丘北县丞为县。西北距省治四百里。广六百三十里，袤三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三十九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八分。领县三。东：灵龟山，下有矣邦池。南：文笔。北：骑鹤。西：阿卢山，山洞深邃，洞泉流入西溪，迳城西，与东溪合，入矣邦池。池一名龙甸海，中有岛，周三十余里，又东南汇为支酺，又南，伏流入盘江。盘江一名南盘江，自弥勒入，东北流，迳五＜⿸山曹＞，入丘北。巴甸河一名巴盘江，一名潘江，南流入弥勒。五＜⿸山曹＞，州判驻白马＜⿸山曹＞。师宗难。州北八十里。明师宗州。乾隆三十五年改县。东：恩容山。西：通元洞。南：块卯。北：锁北门山。盘江自丘北入，流迳县西，与广西西林县分水，五罗河水南来注之，东北流入罗平。师宗水北流至县东南，有水自落龙洞北流来会，又北至大河口。通元洞水南流折东来会，又北入罗平，注蛇场河。弥勒冲，繁。州西九十里。明弥勒州。乾隆三十五年改县。东：盘江山。西：阿欲部山。南：部龙山。北：陀峨。西南：十八寨山，山箐连属。盘江自阿迷入，迳盘江山南，纳石穴中浊水，名混水江，又东北入州界。巴甸河自州南入，为瀑布河，纳赤甸泉、白马河、山金河、阿欲泉、竹园村、龙潭诸水，西南入盘江。北：革泥关。西南：捏治关。有竹园村一巡司。丘北要。州东南二百九十里。明维摩州地。康熙八年改置三乡县。九年省，设州同驻此。乾隆三十五年改州同为县丞。道光二十年改县。北革龙山。西：盘龙。南：石龙。盘江自州境入，纳清水河，东北流，入师宗。驿一：任城。

临安府：繁，疲，难。隶临安开广道。明临安府，领州五，县五。康熙五年省新化入新平。雍正十年改新平属元江。乾隆三十五年，降建水为县。北距省治四百三十里。广五百七十里，袤四百八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十三度二十三分。领州三，县五。建水疲，难，倚。明建水州。乾隆三十五年改县。东：石岩山，一名蒙山，山有水云、南明、万象三洞。西：马鞍山。南：焕文山、五老峰。北：回龙山、晴山。东南：矣和波山。西南有猛屏、曲通山。泸江自石屏入，纳黄龙潭、白沙江、象冲河、塌冲河水，伏流阎洞中，东出为乐蒙河，入阿迷。礼社江自石屏入，迳亏容土司境，东南入蒙自。曲江自通海入，纳狗街汛、羚羊河水，西入蒙自。黑江自思茅缘界纳茨通坝、猛蚌诸水，南流入交趾。临元镇总兵驻此。猛丁县，西南百六十里。光绪十六年，改土归流，设府经历。北：曲江巡司一。南：纳更土巡司一。西南：纳楼有中场、鹅黄、摩诃三矿。长官司一，光绪九年裁。西南：亏容长官司一，阿氏世袭。西北：大关。东北：箐口关。驿一：曲江。石屏州难。府西八十里。南：石屏山，州以此得名。又南：钟秀。东：回龙山。北：集英、乾阳。西南：左能、思陀。东南：五爪山。泸江源出州西宝秀湖，周三十里，夹城东流，汇为异龙湖，周百五十里，中有三岛。东流入建水为泸江，即盘江最远之一源也。北河纳白花、昌明诸水，西流过

龟枢，奔洪为龟枢河，折南南流，为三百八渡河，有州南南河纳五塘、弥勒沟诸水，西流来会，又南入礼社江。礼社江自元江流入西南土司境。清水河、南鼎河诸水东南流入建水。西：宝秀关巡司一，乾隆二十年裁。西南：落恐长官司一，土官陈姓世袭。西南：左能长官司一，土官吴氏世袭。思陀长官司一，土司李氏世袭。南：芒渣、溪处土官各一，康熙四年省，寻复。置驿一：宝秀。阿迷州冲，繁。府东南百二十里。东：东山、水城山，周围渚泽。西：日冲、漾田。南：南洞山。东南：雷公。西南：万象洞山。北：火山，东北有火井。乐荣河即泸江，自万象洞伏流，东出，绕漾田山麓，至燕子洞，又伏流，东出，纳东山水，折东北入盘江。盘江自宁州入，南流，至州东北会泸江水，入弥勒。清水河自蒙自入，至冰泉山入乐荣河。白期河出禄丰乡，东南流，入文山。东：东山关。西：阿宝关。宁州冲，繁。府东北二百五十里。东：阳暮山。西：丹凤山。南：双狮山。北：华盖山。东南：登楼山，山顶有池，方百步。婆兮江，即铁池河，自建水入，会于婆兮甸，又东南会曲江。曲江自通海入，纳瓜水，东流，入阿迷，为盘江。抚仙湖、星云湖，俱北与河阳分界。杞麓湖西南与通海分界。西北：甸苴关。通海关难。府东北百五十里。东：东华。西：西华。南：秀山，一名螺峰。北：梅山。西南：黄龙。东北：灵宝。曲江自河西入，纳东山、龙泉、六村河诸水，东入宁州。杞麓湖一名通海，周百五十里，白马沟、秀山沟、黄龙山诸水皆入焉，与河西湖中分界，与宁州湖边分界。东：宁海关。南：建通关。驿一：通海。河西简。府西北百八十里。东：碌溪山。西：普应、佛光、仙人洞山。南：茶山、九街子。北：琉璃山、夹雄山、碧山、黄草坝山。曲江上流为合流江，自嶍峨入，亦曰碌碌河，迳县西，纳舍郎河水，东入通海，为曲江。杞麓湖源出碌溪山，凡跨三邑，周百五十里，北：曲陀关。嶍峨难。府西北二百六十里。东：登云山。西：老鲁关、五凤。西北：胜郎。东北：嶍山，其后峨山，县以此得名。曲江自新兴入，亦曰猊江，迳县北会练江。练江源出胜郎山，流迳石屏，名龙车河，东北会于猊江，为合流江，入河西。丁癸江自易门入，西南至新平入礼社江，即元江上流也。西北：伽罗关。西：老鲁关、兴衣关。蒙自繁，难。府东南百五十里。东：大、小云龙山。西：目则山，即蒙自山，县以是名。南：天马山。东南：屏枫。西南：麒麟。礼社江自建水入，为梨花江，纳蛮迷渡、蛮提渡、个旧厂诸水，又东至蛮板渡，纳稿吾卡水，又东南至蛮耗汛，入文山。东北：长桥海，源出县西大屯坝，曰矣波海，南流迳新安所，有法果泉、学海迳县南来会，下流合白期河，为三岔河，又南流，与红河会于河口，为中、法通商要口。新安所在城西南十五里。南：莲花滩，入越南大道。光绪间开埠通商，设临安开广道，有税关，移临元镇总兵同驻此。东南：石马脚关。西：箐江关。西南：杨柳口关、大窝关。南有打巫白箐，又南至江浒，地名矣吝母，渡江为勒古簿地，路通交趾。光绪间设府同知，驻个旧。

广南府：要。隶临安开广道。明广南府。顺治十八年改流官。康熙八年省广西府之维摩州，以其地来隶。乾隆元年设宝宁县为府治。西北距省治八百五十里。广七百二十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四度十四分。京师偏西十一度二十二分。领县一，州一。宝宁要，倚。乾隆元年置。东：零雨山。南：麻卯、僻令。东南：宝月关山。西北：速部、板郎、木主三山，山各一泉，为西洋江源，东南流入富州。马别河自文山入，纳者种河诸水，北入师宗。普梅河自文山入，为藤条江，东南入交趾。西北有宝宁溪，县以此得名。东：宝月关。南：普厅塘，府经历驻。土富州府东南二百六十里。土同知侬氏世袭。光绪间设通判。城内：翠岭。西：祛丕山。西北：花架、玉泉。西北：西安山，山洞深邃。西洋江自宝宁入，折东北，错入放广西西林界，右合剥江，左郎河水，仍入广西百色厅。西南：普梅河，自文山入，为木奔江，入越南，左赖河从之。东：剥隘镇。

开化府：最要。隶临安开广道。总兵驻。明，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属临安府。康熙六年改流设府。八年，省广西府维摩州，分其地来隶。瓮正六年，命侍郎杭奕禄、学士任兰枝赐交址铅厂河内地四十里，以马白赌河下流为界。八年，置文山县为府治。嘉庆二十五年，改马白关同知为安平厅，仍属府。西北距省治七百五十里。广一千一百四十五里，袤四百二十五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二十一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九分。领厅一，县一。文山要，倚。瓮正八年省通判、经历置。东：东文山，县以此得名。西：秀石、蓑衣。北：凤虎山。西南：西华山，层峦叠嶂，连络如屏，横列三十六峰，教化废长官司治在焉。西南：红河即礼社江下流，自蒙自入，左新现河，右龙膊河注之，

东南流，入安平。白期河，一名三岔河，自蒙自流入，有那木果河注之，南流入安平界。开化大河源出县西白龙潭，北流，汇六十五潭水，至乌期石洞，出为乌期河，折东南流，为盘龙河，伏流，至府东北复出，经府东折而南，至天生桥汛，伏流出安平。北马别河，东普梅河，并入宝宁。南：明洪衣关、大窝关。县丞驻江那。安平厅要。府南百三十里。明，安南长官司地，属临安府。康熙四年，长官司王朔作乱，讨平之。六年，改属府。嘉庆二十五年改厅，并析文山县之东安、逢春、永平三里地属之，仍附郭。道光三年移今治。西：天洞山，顶有石洞，瀑布飞流。西南：阿得山，绵亘无际。红河自文山入，西南至河口汛，与白期水会。白期河自文山入，纳吉林箐诸水，与红河会，入交址。盘龙河自文山入，南流，至交址城汛，有牛羊河来会，又东南，纳左右数小水，入交址。普梅河自宝宁入，一名那楼江，仍南流，入宝宁。攀枝花河，厅西，下流为坝不河。南：马白河、归仁里二小水，均西南汉入盘龙河。南：马白关。

镇沅直隶厅：最要。隶迤南道。明镇沅府。雍正五年，设流官，并改者乐甸长官司为恩乐县来隶。乾隆三十五年，降直隶州。道光二十年升厅，省恩乐入焉。东北距省治九百一十里。广三百四十里，袤二百九十里。北极高二十三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十五度二十一分。东：云龙、石花。西：按板。南：马容。东南：波弄。东北：哀牢山。东：鲁马河自景东入，迳新平，复流入境，又南流入他郎，为阿墨江。东北：景来河自景东入，纳蛮岗、阿萨、大弄、凹必诸水，东南入他郎，为把边江。树根河亦名蛮况河，南流折西，猛统河自景东来会，为杉木江，又西南入威远。东南：猛赖河，合栏马河，南流入威远。东北：恩乐故城，府经历驻。新抚巡司，瓮正十三年设，驻新抚。盐井二：东南曰波弄，东北曰按板。瓮正三年设盐大使驻此。东北：旧禄谷寨长官司。

镇边直隶厅：最要。隶迤南道。明始置猛甸长官司。乾隆十二年，设缅宁厅，今厅境隶之。光绪十三年，析猓黑土司地。上改心为猛猛土巡检辖境，下改心为孟连宣抚司辖境。以小黑江为界。置厅以猛朗坝为厅治。西南距省治一千八百二十里。广四百九十里，袤一千零四十里。北极偏度阙。南：东岗。北：仙人、习远。东南：儒冈。西南：西盐、佧佤。西北：多衣岭、老炭山。西北：小黑江，即辣蒜江，源出耿马、孟定两土司境。纳仙人山水、南猛河水，东流入澜沧江。澜沧江自缅宁入，合蛮怕河、南底河，东南流入思茅。黑河，一名扎糯江，自厅北流，经大雅口，东入澜沧江。乾河自厅西磨刀厂东流，经小寨，纳南木河水，入思茅。南：西河，一名金河。厅西南有南康河，合落水洞、合英河、龙塘诸水，南流来会，入蟒冷。上改心厅东，下改心厅北，光绪十三年设二巡司分驻之。厅西境有佧佤、蟒冷诸夷。

元江直隶州：最要。隶迤南道。明元江府。领州二。顺治六年，设流官。十八年，省恭顺、奉化二州入之。瓮正十年，以临安府新平县来隶。乾隆三十五年，降直隶州。东北距省治五百二十里。广三百里，袤二千一百里。北极高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京师偏西十四度十九分。领县一。辖土职五。儒林里辕门，复设辕门千总三。永丰里、茄革把总二。东：玉台山，一名罗槃山，凡二十五峰。西：芒纳。西北：九龙。西南：宝山，一名银矿山。元江即礼社江，自新平入，纳漫线河、甘庄河、南淇河诸水，迳城东，南流，会清水河、南侥河、矣落河诸水入石屏。李仙江自他郎入，纳布固江、萨普江，名三江口，入建水，为藤条江。龟枢河自新平入，纳厂沟、大小哨诸水，东南入石屏，名三百八渡，入礼社江。南：猛甸关。北：青龙关。西南：界牌关。西北：瓦厄关、定南关、杉木关。巡司一，驻因远。新平难。州北二百里。明属临安府。雍正十年来隶。东：马鹿塘山。西：哀牢山；高百数十里，广八百里，滇南最高山也。北：硿硿山。硿硿山北有诸龙山，与马笼，皆蛮酋结寨处。南：南峒山，山七十二峒，巡司驻。西北：元江，有二源，一曰礼社江，一曰麻哈江，自嵽峨入，其上流为星宿江，名三岔河。迳哀牢山麓，纳化龙河、宾橘河、了味河、马龙河诸水，南入州界为元江。龟枢河即嵽峨，流入之。腊猛，纳县东北境羊毛冲、牛毛冲诸水，南迳鲁魁山北，纳亚泥河、清水河、三他拉河、窑房、得勒诸箐水，南流经大开门，为大开河，又东南流，纳石屏之北河水，折西，经鲁魁山南，纳藤子箐诸水，入州东界。巡司一，驻杨武坝。

普洱府：最要。迤南道治所。普洱总兵驻。明车里宣慰司，属元江府。土官那氏世袭。雍正七年，置普洱府。东北距省治一千二百三十里。广一千七百九十里，袤一千二百四十里。北极高二十

三度一分。京师偏西十五度十二分。领厅三，县一，宣慰司一。宁洱要，倚。明车里宣慰司地。顺治十六年编隶元江府。康熙三年，调元江府通判分防普洱。其车里十二版仍属司。雍正七年，裁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地置府。乾隆元年，裁攸乐通判，置县附郭。东：锦袍山，一名光山。西：太乙。南：双星。北：观音、玉屏。东南：班鸠坡，高出群峰，行途艰危。把边江自他郎入，纳磨黑、慢冈二河水，东南仍入他郎。猛赖河自威远入，西南流，入思茅。普洱河一名三岔河，合金龙河水，南流，至县南合东河水，又南会南蕴河，入思茅。补远江，源出县东，南纳整董河水，会大开河，东南入思茅。府经历驻通关哨。东：磨黑井，设盐大使。猛乌、整董井二盐大使，今裁。同治十三年设石膏井提举。光绪间，割猛乌、乌得与法。威远厅最要。府西三百四十里。明威远直隶州。雍正三年改厅，属镇沅。又设猛班巡司。乾隆三十五年改隶府，并以猛戛、扛哄、猛班三土弁隶焉。东南：集翠山、铁厂山。西南：仙人脚山。西：波麻。北：雷贯。澜沧江自镇边入，杉木江纳景谷江、宝谷江水来会，入思茅。猛撒江一名猛赖河，自镇沅入，纳暖里河、铁厂河水，入宁洱。经历驻猛戛。西南有戛关。西：香盐、抱母二盐井，雍正三年，设盐大使，驻抱母。八年，驻，移香盐进口，名抱香井，今改隶石膏井。思茅厅最要。府南百二十里。明车里地，名思茅寨。雍正十三年设厅治，分车里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地隶焉。东：倚象、铁山。西：玉屏、六困。东南：六茶山：曰攸乐、曰蛮支、曰革登、曰蛮砖、曰倚邦、曰漫撒。易武山亦产茶。澜沧江自威远入，纳猛撒江水，又东南，纳南钟、南匀诸水，绕九龙山麓，名九龙江，至车里北。南哈河自遮族入，又东会罗梭江，东南入交址。罗梭江上源为清水河，南流迳宁洱为大开河，仍流入境，纳龙谷、猛腊诸水，又西南入九龙江。南：永靖关。东南：倚象关。他郎厅要。府东北百六十里。明恭顺土州。顺治十八年省入元江府。雍正十年设厅。乾隆三十五年改属府。东：球香、水癸。西：红岩、猛连、遮蔽、灵山。东南：太极山。西南：班了、法山。把边江自镇沅入，迳宁洱，仍南流，至厅南入元江。阿墨江自镇沅入，纳慢会河水、他郎河水，为布固江。宁洱南平湖，汇流灌田。车里宣慰司辖江外六版地。乾隆三十八年宣慰司刁维屏潜逃，裁革。四十二年，以刁土宛复袭。

清史稿卷七五　志第五〇

地理二十二

贵州：《禹贡》荆、梁二州徼外之域。清初沿明制，设贵州布政使司，为贵州省。顺治十六年，设巡抚，治贵阳，并设云贵总督，分驻两省。康熙元年，改贵州总督。四年，仍为云贵总督，驻贵州。二十一年，移驻云南。旧领府十。康熙三年，增置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二十二年，大定、平远黔西降州，隶威宁府。雍正五年，增置南笼府。六年，割四川遵义来属。七年，复升大定、降威宁。乾隆四十一年，升仁怀，嘉庆二年，升松桃，均为直隶厅，改南笼为兴义府。三年，降平越府为直隶州。十四年，升普安为直隶州。十六年，改厅。东至湖南。晃州。五百四十里。西至云南沾益。五百五十里。南至广西南丹。二百二十里。北至四川。綦江。五百五十里。东北距京师七千六百四十里。广一千九十里，袤七百七十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分至二十八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三分至十度五十五分。宣统三年，编户一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口八百五十万三千九百五十四。共领府十二，直隶厅三，直隶州一，厅十一，州十三，县三十四，土司五十三。驿道：一东出镇雄关达湖南晃州；一西逾关索岭达云南平彝；一西北渡六广河达四川永宁。电线：北通重庆、毕节，又分达威宁至云南。

贵阳府：冲，繁，难。巡抚、布政使、提学使、按察使、粮储道同驻。光绪三十四年，裁粮储道，设巡警道、劝业道。宣统元年改按察使为提法使。顺治初，因明为军民府，领州三，县一。康熙十一年，增置龙里县。二十六年，裁“军民”字，增置贵筑、修文二县，又改平越府之贵定来隶。三十四年，省新贵入贵筑。雍正四年，置长寨厅。光绪七年，以罗斛州判地置厅，移长寨同知驻，降长寨为镇，并入定番。广一百五十里，袤三百七十里。北极高九度五十二分。京师偏西九度五十二分。领厅一，州三，县四。南：青岩土千总一。东：虎坠司长官一，雍正八年裁。贵筑冲，繁，难，倚。明贵州贵前二卫。康熙二十六年改置，与新贵同城。三十四年省新贵入之。城内：翠屏山。

东：铜鼓、栖霞、石门。北：贵山，府以此名。南：斗岩，板桥最高。西北：黔灵山，又木阁山，延袤百里，亘修文境内，通黔西。南明河自广顺入，合济番河，四方河、阿江河，折东，龙洞河北流注之，又北入开州。鸡公河自清镇北，流入境，又北，仍入清镇。贯城河出崆巃山，合城北择溪水入城中，南流注南明河。东南：图安关。东北：鸦关。驿一：皇华。南：白纳司正副长官一，中曹司土千总一。西北：养龙司长官一。顺治初，承明属府，康熙间改属县。顺治十五年，设中曹司正副长官一，瓮正七年裁。又喇平司，康熙二十三年裁。贵定冲，繁。府东百十里。顺治初因明隶平越。康熙二十六年改隶。南：文笔、天马、松牌、连珠山。西：金星、银盘。北：阳宝、西华。东北：蔡苗山。瓮首河出县西平伐土司，东北错入都匀，复迳县南，加牙河自龙里来注之。又北，八字河注之，北流，与博奇河会，折西北流，至巴香汛，合南明河。十万溪，在县北，苗众每恃险为乱。东：玉杵关、谷满关。西：马桑关、瓮城关。驿一：新添有汛。南：新添司长官一。又平伐、大平伐、小平伐司长官一。西牌土舍一。东丹平、北把平二司，均裁。龙里冲，繁。府东五十里。明龙里冲。康熙十一年改置。南：龙驾。西：长冲。北：云台。西南：回龙山。东：门水出县东南，老罗水、新安水西南分流，迳城北，合为博奇河。东：龙洞河西北来注之，入贵定。加牙河出谷者岩，东流入瓮首河。东：陇耸关。西：黎儿关。驿一：龙里。北：大谷龙土千总一。小谷龙土把总一。南：羊肠土千总一。又西北：龙里司，裁。修文冲。府北五十里。明，敷勇卫。康熙二十六年改置。城内：屏山。西：宝峰。北：凤凰、将军。东：西望山，绵亘百余里。东南：龙冈。乌江自黔西入，即黔江，迳城西北，合鸡公河，北流为六广河，入开州。鸡公河自清镇入，石洞水合孟冲水，西注之，又北注乌江。东北：底寨司正副长官一。开州难。府东百二十里。东：鲁郎。西南：南望山、阴阳山。南明河自贵筑入，迳城东，洗泥河东北注之，又北流，落旺河东北注之，又东为清水江，合乌江。乌江自修文入，为六广河，迳城西北纳沙溪水、养龙水，迳城北，洋水河、横水河合流注之，东南会清水江，缘遵义境入瓮安。可渡河出城东南，伏流复出，为落旺河，东注清水江。东北：西司正副长官一，裁。定番州难。府南百里。定广协副将驻。东：琴山。南：三宝、笔架。西：旗山。东南：松岐。西北：屏枫山，蒙江出，即连江，一曰牂牁江，一曰都泥江，出城西北山中，连广顺再入境，崇水、潮井水注之，又西南入罗斛。丰宁河自都匀入，注巴盘江，错入罗斛，合北盘江东流，入广西那地土州。上马桥河出西北废上马桥司东，东北流，入贵筑，注南明河。南：石门关、克度关。东北：程番关。大塘、长寨州判二。附郭程番司长官一。东南：大龙番南、小龙番司长官一。南：韦番、罗番司长官一。西南：木瓜司正副长官一，麻响司长官一。东北：卢番司长官一。西：牛路、木官土舍一。又东：金石番司。南方番、卢山、洪番、卧龙番，西大华，西北上马桥、小程番七司，裁。广顺州难。府西南百十里。西：真武。东：螺拥、白云。南：天台山。南明河出城东北，折东入贵筑。鸡公河自普定入，麻线河注之，折北入安平。尤爱河在城东，从仁里，东流注济番河。东：白崖关、翁桂关。西：文马关。北：燕溪关。长寨州判一。有宗角、长寨、同笋三汛。有金筑司，裁。罗斛厅府西南四百二十里。顺治初，因明隶广西泗城土州，寻改隶泗城府。雍正三年割置永丰州，设州判，隶南笼府。乾隆十四年改隶定番。光绪七年置厅。东南：老人峰。西南：六合山。蒙江自定番入，克孟河自普定、猛渡河自归化合流注之，又南流，注北盘江。北盘江合南盘江自贞丰东流入，受濛江水，入那地土州。又巴盘江在城东北，上流曰丰宁河，自都匀入，合藤茶河，东南入广西泗城。扎佐司巡司一。有罗斛汛。罗斛打拱土千户一。何往土外委一。

安顺府：冲，繁，难。旧隶贵西道。提督驻。顺治初沿明制，为军民府。康熙二十六年，裁“军民”字。东北距省治百八十里。广三百十里，袤百六十里。北极高三十六度十二分。京师偏西二十度二十四分。领厅二，州二，县三。西北：西堡司副长官一。西南：安谷、西堡二司，裁。普定冲，繁，难，倚。明普定卫。康熙十一年改置，省定南所入之。城内：塔山。东：飞虹、岩孔。南：屏枫。东南：旗山。西北：旧坡、新坡山。宁谷河出东山，合数水，西南流入镇宁。簸渡河自镇宁入，东北流入安平。克孟河出县东南，南流入罗斛。猛渡河出县西南，南流入归化。鸡公河上源为大水河，出县东北，东南流入广顺。东：罗仙关、杨家关。南：半天关。西：牛蹄关、大屯关、老虎关、

打铁关。驿一：普利。有宁谷废司。上五苑枝土千总，裁。镇宁州冲，繁。府西五十里。康熙二十六年，省安庄卫入之。南：玉京、青龙。东：东坡山。西：白岩、慈母山。北：九十九陇，周百余里。南：乌泥江，源出山箐中，汇诸溪涧水，东北定番宁谷河自普定入，合州西诸水，南流入贞丰，注北盘江。簸渡河自郎岱入，堕极河南流，谷龙河合三岔河北流，并注之。东北流，缘普定界入平远。东：猴儿关。西南：土地关、凤凰关、石龙关。驿二：安庄、坡贡。有坡贡汛。东康佐、北十二营二司，裁。永宁州冲，繁。府西百四十里。城内：顶箐山。东：二龙。南：箭眉。西：普肇、安笼箐山。西北：红崖山。北盘江自郎岱入，拖长江自普安合庚、戊二河，东北流注之，迳城西，纳西坡河、马凉河，又屈西南，马毕河自安南东北流注之，折东入贞丰。西：梅子关。募役巡检一。有关岭、募役、上卦三汛。西：沙营顶营长官一。盘江土巡检一。清镇冲，繁。府东北百二十里。明威清卫。康熙二十六年改置，省镇西卫，赫声、威武二所入之。东：狮子山。南：马鞍。西：铜鼓。北：羊耳山。鸡公河自安平入，北流迳城西，曲循城北，错入贵筑，又北入修文。三岔河自安平入，折西北流，牛场河西南来注之，亦入修文。西有滴澄关。安平冲，繁。府东六十里。明平坝卫。康熙二十六年改置，省柔远所入之。东：金鳌、高峰。南：国帽、天台。东南：马头山。簸渡河自普定入，迳天马山，北流入平远。鸡公河自广顺入，羊肠河东流注之。羊肠河双源夹城流，至县南十里而合，又屈东北，与麻线河会，折北入清镇。东：铜鼓关。南：沙子关、杨家关。东南：平坝关。郎岱厅简。府西百八十五里。明土司陇氏地。康熙五年平之。雍正九年置。永安协副将驻。北盘江自普安入，迳厅西，又东南流入永宁。簸渡澡自水城入，合厅北诸水，折东流入镇宁。东：石龙关。西：打铁关。驿一：毛口。有羊肠巡司一。归化厅要。府南百六十里。明康佐长官司及镇宁、定番、广顺三州交错之地。瓮正八年置。岩下河出厅西，南流，错入贞丰，复入境。乌泥河西南流来会，复入贞丰。猛渡河自普定入，复东南入罗斛。东：摆浪关。北：银子关。南：红沙关。有大营、坝阳、白岩、猴场、鼠场、牛场六汛。

都匀府：要。隶贵东道。副将驻。顺治初因明制，领州二，县一。康熙中，置都匀。瓮正中，辟八寨、都江、丹江，置同知一，通判二。十一年，广西荔波割隶。西北距省治二百四十里。广三百二十里，袤四百五十里。北极高二十六度十三分。京师偏西九度三分。领厅三，州二，县三。西南：六硐司长官一。南：王司、吴司长官司一。又东，天坝、西南：平州。西，丹行三司，裁。都匀繁，倚。明都匀卫。康熙十一年置。城内：东山。西：龙山。北：梦遇。西南：凯阳山。马尾河为清水江，南源出县西，南合一小水，又北纳邦水河、龙潭河，东流入麻哈。麦冲河出县南，合四小水，西南流为丰安河，入独山。西：石屏关、威镇关。北：平定关。南：都匀司，西：邦水司长官一，明属府。顺治初改隶。平浪司长官一，明属卫。顺治初改隶。瓮正五年裁。麻哈州繁，难。府北六十里。东：皮陇、天台。南：天马。西：玉屏、铜鼓山。南：麻哈河有二源，经城西，合为一水，又名两岔江，北流入平越。马尾河自府东流入境，迳吴家司，北流入清平。谷硐、卡乌二汛。南：乐平司长官一。落户土舍一。东：平定司长官一。宣威土舍一。北：养鹅土千总一。西：旧司土舍一。独山州要。府西南百二十里，南有独山，州以此名。东：文汉山。南：镇灵。西：行郎山。南：独山。江即都江，上源，古牂牁江也，出水岩梅花峒，东北流经烂土司，马场河分流注之，折东入都江。西：凤饮河，出飞凤井，环城流，入独山江。丰安河自都匀入，迳城北，深河、平舟河来注之，再西入长寨。南：鸡公关。北：阿坑关。三角＜⿰屯土＞州同一。巴开、打略二汛。附郭独山司长官一。南：丰宁上长官司一。东南：丰宁下长官司一。三捧土舍一。东：烂土司长官一。东北：普安土舍一。清平冲，难。府东北百二十里。明县。康熙七年省入麻哈州，十一年复置，裁清平卫入之。南：水箐。东：棋盘。北：侍讲山。东南：香炉。东北：天榜山。猪梁江为清水江，北源自平越入，会麻哈河，东流入黄平。东南：马尾河，即剑江，自都匀入，北流入清水。南：鸡场关。凯里县丞一。排养、炉山二汛。东：凯里司安抚使，裁。荔波要。府东南二百里。顺治初承明，隶广西庆远府。雍正十年改隶。东：水排山。北：分水岭。荔泉在城北，县以此名。劳村江出县东北，西南流，与峨江会。峨江河，南、北二源，合于水董，再西南，永长溪自古州迳都江南，合数小水注之，入广西南丹土州。南：黎明关。西：马甲关。方村县丞一。有三洞、方村二汛。八

寨厅要。府东九十里。明天坝土司地。雍正六年平苗疆置。西：得鹿山、大登高山，均险要。西：马尾河，自都匀入，东北流，入麻哈。龙泉自龙井、南泉自丹江，均入马尾河。都江自独山迳都江南，一水出厅北坡脚寨，南流入都江境来会。南：羊勇关。北：五里关。有九门汛。东南：扬武排调司长官一。东：永安司长官一。丹江厅要。府东北百四十里。明生苗地。雍正六年平苗疆置。西南：九门山。东南：牛皮箐，迤逦数百里，亘八寨、都江、古州界。大丹江源出厅西南，小丹江自厅东南来会，曰九股河，东北流，入台拱。东：防里河，西流入丹江。鸡讲、黄茅、乌叠、顶冠、空稗、松林六汛。东北鸡讲、北黄茅、西南乌叠土千总一。都江厅要。府东南二百二十二里。明来牛大寨地。雍正六年平苗疆置。西：柳叠山。崇北：大坪山。都江上流曰独山江，自独山东流入羊乌河合乌沟河来会，又东入古州。北：排常关。有顺德、归仁土千总一。

镇远府：冲，繁，难。隶贵东道。总兵驻。顺治初因明制。西南距省治四百五十二里。广一百七十五里，袤二百五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分。京师偏西八度十三分。领厅二，州一，县三。治后。石屏山。山半有穴，久雨水注则江溢。东南：思邛山。都波、都来二山。邛水司南：马首山。偏桥司南：石柱山。偏桥司长官一。左副、右副长官一，嗣改左副、右副为七品土官。镇远冲，繁，倚。康熙二十二年，以湖广镇远卫来属，省入。县东：铁山、中河山、马场山、观音岩。南：五老山。北：大、小石崖山。东北：打杵岩。西：鼓楼坡山。清水江自施秉入，迳镇远土司，东入台拱。邛水有二源，合流迳邛水司，南入清江。德明河源出德明洞，东南入台拱，注清水江。邛水自施秉入，白水溪、小由溪诸水注之，迳城西南，为镇阳江，又东纳焦溪，东北流入青溪。西北：金石关。北：文德关、镇雄关。东：鸡鸣关。邛水县丞一。四十八溪主簿一。东南：邛水司、正副长官一，嗣改为七品土官。施秉冲，难。府西南七十里。康熙二十二年，以湖广偏桥卫来属。二十六年省入。县城内：飞凤山。东：金钟、玉屏。北：三台山、岑嵎山。清水江自黄平东流入，纳一小水，又东流入台拱。潕水自黄平东北流入，受芒窑河、杉木河诸水，小江南自黄平来会，谓之两江河，东流入镇远。西：栏桥关。胜秉县丞一。偏桥废，驿。天柱繁，疲，难。府东南二百十里。顺治初因明，隶湖广靖州。雍正五年改隶黎平府。十一年来隶。东：云高山、茨岭山。南：春花、黄少。西：莲花。北：柱石山，县以此名。清水江自开泰入，迳城南，直银水等溪东南流注之，入湖南会同。西江一曰等溪，东南流，至城北入鉴水江。东：老黄田关。南：王桥关。西：西安哨关。北：渡头关。柳霁，县丞一。远口巡司一。岔处、革溪二汛。黄平州冲，繁，难。府西南一百三十里。顺治初因明属平越。康熙二十六年，徙州治于旧兴隆卫。嘉庆三年来隶。东：飞云岩。南：鼓台山。西：斗岩山。北：北辰、舟、石林山。清水江上源二，并自清平入，迳城南合，东流入施秉。水出州南金凤山，北流，合西来二小水，东北入施秉。东：冷水河、秀水，溪、高溪，下流合秀水入重安江。东：马鬃岭关、大石关。旧州城巡检一。驿一：重安江。黄平汛。东岩关司、东南重安司长官一。又有朗城司土吏目，裁。台拱厅要。府东南一百三里。明九股生苗地。雍正十一年，平苗疆置，移清江同知驻之。北：猫坡山。东：莲花屯。西南：台雄山。清水江即施洞河，自镇远入，在城北，自黄平流入，折东南，迳革东汛，入丹江。九股河一名巴拉河，自丹江北流入境，至城西，斩水西北流来注之，折东北，入清水江。番招、台雄、革东、稿贡四汛。清江厅要。府东南一百九十里。明清水江苗地。雍正八年，平苗疆置，设同知。十一年，移同知于台拱，改通判。清江协副将驻。南：白索。西：公鹅、三台。北：柳罗山、白济关山。清水江自台拱东南流入，邛水自左来注之。乌蔑河、乌拥河、乌拉河自丹江入，汇为南哨河，自右来注之。再东纳德河，入开泰。东：东镇关。北：白济关。

思南府：繁。隶贵东道。顺治初沿明十五里。西南距省治六百四十五里。广四百里，袤五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五十六分。京师偏西八度五分。领县三。城内：中和山。东：东胜、思唐。西：岩门、白鹿。北：双峰、象山。乌江自石阡入，鹦鹉溪、板坪河会清江溪注之，折东错入安化。北行至齐滩场，复入府境，曹溪东流注之，小郎坝水北流注之，再北复入安化。东：石峡关、武胜关、永胜关。南：芙蓉关。西北：鹦鹉关。东郎溪司、北沿河司长官一。西：西山阳洞蛮夷司，裁。安化繁。旧附郭。光绪八年移治大堡。府北百三十里。东：凤凰、莲花。南：文中。北：柱岩、椅

子山。西南：仓廪山，下俯煎茶溪，有泉名第一。乌江自府东北流入，思邛江自印江西北流注之。三岔小河自四川酉阳西流注之，东北流，入酉阳。洪渡河自龙泉东北流入，经简家沟，下流曰丰乐河，一水西北来注之，错入婺川，复东北入县境，北流入四川酉阳。西北：覃韩偏刀水废土巡司一。婺川繁，难。府西北二百四十里。东：大岩。南：泥塘。西：华盖。东北：长钱山。北：卧龙山。丰河自安化入，合龙登河，晓洋江合白皎溪东北来注之，又东北，复入安化。芙蓉江出县西，西北流，错入正安，复迳县西北，北流入四川涪州。东：焦岩关、水云关。西：石将关。北：九杵关、乌金关、石板关、青岩关。印江简。府南四十里。东：文笔、峨岭、大圣登山。西：河缝山。北：石笋山。思邛江自松桃入，折北流，合一小水，入安化，注乌江。东：峨岭关、仡楠关。南：秀宝关。

思州府：冲。隶贵东道。顺治初，因明制。领长官司四，不领县。雍正五年，割湖广平溪、清浪二卫来属。寻改玉屏、青溪二县。西南距省治五百四十里。广一百九十里，袤二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十一分。京师偏西七度五十五分。领县二。东：岩前、龙塘。南：圣德。西：盘山、岑巩。北：红崖、六农山。镇阳江自青溪入，迳城东南，入玉屏。潞濑河出府西北，合洪寨河，东南流，又纳施溪、洒溪、架溪诸水，东南入镇阳江。江易家河出府东北，合文水河，南流亦入镇阳江。东：都哨关。南：清平关黄士关。东北：鲇鱼关。西：盘山关。附郭都坪司。西南：都素司。东北：黄道溪司正、副长官一，嗣裁副长官。北：施溪司长官一。玉屏冲，繁。府东一百里。顺治初因明湖广平溪卫。雍正五年改置，来隶。北：玉屏山，县以此名。城内：回龙山。东：三台、月屏山。南：道定山，与双荐峰对峙。界牌山为诸蛮出入要路。镇阳江自府东北入，流迳城北，名曰平江，北流入湖南晃州。西：野鸡河汇西溪、梭溪诸水，迳飞凤山、野鸡坪，入平江，太平河从之。青溪冲，繁。府南九十里。顺治初因明湖广清浪卫。雍正五年改置，来隶。县治后：北障山。东：竺云。西：灵宝山。北：观音山。镇阳江即青溪江，自镇远入，铁厂河合竹坪河、描龙河注之，东北流入府。东：清浪关、鸡鸣关。西：栗子关。

铜仁府：中，繁，难。隶贵东道。副将驻。顺治初因明制。康熙四十三年，平红苗，设正大营，以同知驻其地。雍正八年，平松桃红苗，移同知驻，以正大营地割隶铜仁县。嘉庆三年，升松桃为直隶厅，以乌罗、平溪二司地拨归厅辖。光绪六年，剿平梵净山匪，移铜仁县治江口，即提溪吏目驻地，分府属五峒归县，分县属六乡及坝盘等三乡之半归府亲辖，移吏目大万山。西南距省治六百六里。广一百七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三十八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分。领县一。南：铜崖，府以此名。东：石笏、天台。南：天马、六龙。西：诸葛山。北：狮凤山。大江即辰水，自县东流入府，合瓮怕洞水，又东与小江合。小江发源梵净山，合茶山塘水，南流与辰水会，东入湖南麻阳，谓之麻阳江。东：龙势、石榴、漾头等关。北：倒马、芭龙、瓮梅、倒水等关。大万山吏目一。正大、施溪二汛。东南省溪司、西提溪司正副长官一。铜仁繁。府西北九十里。月波山在县治右，形如半月，斜对三岩，高十余仞。西北有梵净山，周五六百里，跨思南、镇远、松桃、印江界。南：五云山。西南：百丈山。辰水出梵净山，有二源，右源纳标杆河、羊溪数小水，东南迳提溪司，左源经哨上渡，纳一小水，至提溪司，与右源会，省溪、凯洪溪注之，东流入府。正大营县丞一。滑石汛。

遵义府：中，冲，繁。旧隶贵西道。副将驻。顺治初因明制，为军民府，隶四川。康熙二十六年，裁“军民”字。瓮正五年改隶。西南距省治二百八十里。广七百九十里，袤三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京师偏西九度二十九分。领厅一，州一，县四。遵义冲，繁，难，倚。顺治初，因明，隶四川。雍正七年，同府改隶。东：香枫、三台。西：洪关、元宝、大水田山、娄山。北：大楼、龙岩、定军山。西北：永安山。乌江缘开州入，中渡河、乐闽河及二小水南流注之，又东南会清水江，入瓮安。湘江出县西北龙岩山，二源合南流，洪江合凤凰溪来会，南迳湄潭，至瓮安注乌江。赤水河自仁怀入，沙坝河合数小水北流注之，又纳盐井河，错入桐梓。东：三渡关。西：乌江关、落蒙关。北：太平关。驿四：乌江、播川、松坎、湘川。桐梓繁，疲，难。府北百二十里。顺治初因明，隶四川。雍正七年同府，改隶。东：石女、九龙山。北：扶欢。南：金马。西：金鹅

山。赤水河自仁怀东流入遵义，复错入县境，斋郎河合溱溪水西流注之，复入仁怀。松坎河，即綦江，上源自正安入，出县东北，二源合，西北流，坡头河自正安西流注之，又北入四川綦江。石嘴河，即温水上源，出县西北，入仁怀界。北：张九关。东北：石壶关。绥阳简。府东一百里。顺治初因明，隶四川。雍正七年，同府改隶。东：绥阳山，县以此名。南：鼓山、冠子。北：波利山、仙人山。西：金子山。乐安河一曰鹿塘河，二源出县北，合南流入遵义，注湘江。湄潭河自湄潭，南流迳城东南，仍入湄潭。小乌江一曰渡头河，出县北，合桑木塘水、关渡河，北流入正安。东：九杼关、石卯关、苦竹关。西：郎山关。南：板阁关。东有桑木关、龙洞关。正安州难。府东北三百四十里。顺治初因明，为真安，隶四川。康熙中迁治古凤。雍正二年改正安。七年同府改隶。南：罗蒙山、石场，清净。西：细子、峻岭。北：豹子山。小乌江自绥阳入，右纳牛渡河，左纳清溪河，又东北流，注芙蓉江。三江河自四川綦江入，纳安四溪水，又东北入婺川。亦曰芙蓉江。坡头河自綦江西南流，迳县境，又西入桐梓，注松坎河。北：老鹰关、青岩关。西：白岩关。仁怀冲。府西北百八十里。顺治初因明隶四川。雍正七年，同府改隶。八年移治亭子坝。东：翠涛。西：夕阳。北：牛心山。西北：老色山。赤水河自四川永宁入，迳＜⿰氵⿰羽羽＞子关，合二小水，错入遵义、桐梓。折西北，复入县，右纳枫香坝河，左纳九溪河，古兰河北流注之。又西北，入赤水南，曲折西流，复东北，再入县境，纳高洞河，入四川合江。温水自桐梓入，合三岔沟水，入四川綦江。温水场，府经历一。有汛。赤水厅要。府西北二百四十里。瓮正八年，以通判分驻之，留元坝，改置仁怀厅。乾隆四十一年升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改名，降厅。东：天台。南：三台、五老。西：官山，绵长三百余里。赤水河自仁怀入，永思河亦自仁怀来注之，南纳儒溪、泥溪、猿猴溪，北纳葫芦溪、尧坝溪、沙坝溪，经厅南，后溪注之。又北流，枫水溪并二小水注之，东北流，仍入仁怀。南：葫芦关。西：中箐关。猿猴汛。

石阡府：简。旧隶粮储道。顺治初沿明制。康熙中省葛彰、苗民。雍正中，省石阡副司。西南距省治五百七十四里。广六十五里，袤四百四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二十九分。京师偏西八度十九分。领县一。阡山自平越入境，蜿蜒数百里，府以此名。东：九龙、镇东。南：松明、十万山。西：万寿山。北：香炉山。乌江自余庆入，落花屯水东南流注之。龙底河有二源，经府治西，合一小水，东北流注之，入思南。龙底河一曰白岩河，上源为包溪，北流迳黄茅囤，纳大溪、凯斜溪，再北入乌江。南乐回溪，西北深溪、北洋溪，皆入龙底河。东：松明关。东南：大定关。西南：镇安关、乐平关。北：镇夷关。龙泉繁，难。府西北二百四十里。城内：凤凰山。南：将军山。西：绥阳。北：鸡翁山。龙泉出凤凰山麓，县以此名。羊子河、贯石河并出县西，合东流迳义阳山南，为义阳江。右合一水，东流为清江溪，入思南。洪渡河出县西，北山东北流，入安化。大水河，亦出县西，北合小水河东流从之。东：张教坝关。西：平水口关、虎踞关。偏刀水汛。土县丞、土主簿一，均裁。

黎平府：繁，疲，难。隶贵东道。顺治初因明制，领县一：永从。雍正三年，以湖南五开、铜鼓二卫来属。五年，改二卫为开泰、锦屏二县，又以湖南靖州之天柱县来属。七年增设古州厅。十一年改天柱属镇远府。乾隆三十五年增设下江厅。道光十二年，降锦屏为乡，以其地属开泰。西北距省治八百八十里。广四百七十里，袤四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九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一分。领厅二，县二。城内：五龙山，中黄龙。东：太平。南：丑家。西北：宝唐，山势重叠。自北而南，亘百余里。洪州吏目一。有黎平汛。东南：洪州。北、潭溪、欧阳、湖耳司正副长官一。东北新化，西古州，北龙里、中林、八舟、亮寨司长官一。又三郎司、赤溪南洞司，裁。同知及理苗照磨驻古州。通判驻下江。吏目驻洪州。泊里长官司。开泰繁，难，倚。东：龙见、大岩。东北：挂榜。北：龙标、楚营、八舟山、茶山。西南：铜关、铁寨山。清水江自清江入，乌下江合二水，东北流注之。新化江出天甫山，亦东北流注之，入天柱。永从溪自永从入，东北流，曰潘老河，东入湖南靖州。东：宁溪关、黄泥关。东南：燕窝关。锦屏，县丞一。有汛。朗洞，县丞一。永从简。府南六十里。县治后：飞凤山。南：上、下皮林山。东南：鹿背、皮林山。西南：标瑞、龙图山。福禄江上流即古州江，自下江东南流入境，经丙妹南，错入广西怀远。曹平江亦自下江东南流入境，经丙妹北，

东北怀远。永从溪二源出县南，合流，北入开泰。丙妹，县丞一。有永从、丙妹二汛。古州厅要。府西一百八十里。古州总兵、贵东道驻。东：双凤。西：俾飞、摆喇山。西南：狮子山。都江自都江入，名古州江，左纳彩江，入下江。榕江、车江并出厅北，合流注之，折东南入下江。朗洞江出厅北，东北流入开泰，注乌下江。东：永镇关。西：归化关。有王岭、寨蒿、小都江三汛。下江厅要。府西南一百八十里。南：朋论山。西南：崖鸡、乌地、雾猓、九千里山，亘数百里。都江自古州东南流入，迳厅南入永从。东江、溶江自古州合流入境，下游曰曹平江，东南流入永从。弱女江源出厅南，东北流至双江口，小溪东北流来会，再东北入古州江。

大定府：要。旧隶贵西道。明贵州宣慰司及乌撒军民府地。副将驻。康熙三年，平水西、乌撒，以大方城置。二十六年，降州，隶威宁府。瓮正七年复升府。东南距省治三百三十里。广五百八十五里，袤六百六十里。北极高二十七度四分。京师偏西十度五十五分。领厅一，州三，县一。东：万松、火焰、凤山。西：五老山。北：大鸡。东北：九龙。西北：双山。乌江自毕节入，署仲河、通德河皆北流注之，又东，落折河合打鸡关诸水，折南来注之。乌西河合石溪河，自北来，猓龙河自南来，皆注之，又东分入平远。赤水河自毕节入，经府北，纳永岸小河，卧牛河，合油杉河诸水，东北入黔西。东：老蒙关。南：那集关。西：奢东关、乐聚关。北：大弄关、柯家关。仓上、乌西二汛。平远州繁，难。府东南八十里。康熙三年平水西乌撒，以比喇坝置府。二十二年，降州，隶大定。二十六年改隶威宁。雍正七年仍来隶。平远协副将驻。东：悬雾、东山。南：狮子、凤凰。西：白岩山。北：墨续山。乌江自府南入，高家河、卜牛河东北流注之。又东：纳以麦河水，入黔西。西：木底河，即鸭池河，自水城入，受武著河，错入安顺。北古河，合堕极河，南流注之，复迳城东，名簸渡。会牛塘河诸水，北流入黔西。东：织金关。南：凤凰关、望城关。黔西州繁，难。府东二百二十里。康熙三年，以水西置府。二十二年，降州来隶。二十六年改隶威宁。雍正七年仍来隶。城内：狮子山、牛饮山。南：石虎。北：分水岭。东：金鸡山。又十万溪箐，悬崖绝壁，四面皆砦。西北：白塔山、杓里箐、比喇大箐。猡革河即六归河，自府入，平溪南流注之。又东，鸭池河自平远入，又东会簸渡河，东入修文，为乌江南源。以济河源出州西北，西南流，合打鼓寨水，东北流，渭河合乌箐河来会，沙河合鼓楼水、三现身水，东南来注之，入修文。赤水河自府东北流迳州境，入四川永宁。西：化榨关。沙溪，沙土、右革关、鸭池、西溪六广、黄沙诸汛。威宁州要。府西三百八十三里。康熙三年以乌撒置府。雍正七年降州来隶。威宁镇总兵驻。东：飞凤山。东北：翠屏。西：火龙、麻窝。北：三台乌门。南：石龙、千丈崖。七星河为乌江上源，出州南，合八仙海、洮处海诸水，东北流，过清水塘，入毕节，再入州境，菩萨海南注之，黑章河北注之，又东，复入毕节。北盘江，出州西山，二源合南流，经芒渣汛，西为芒渣河，又南，错入云南宣威，为可渡河。牛栏江自云南会泽入，合腻书河，又北流，入云南恩安。洛泽河出州西北，合数小水，东北流，亦入恩安。东：石驼关、梅子关。南：云关。北：可渡关。西北：分水岭关。得胜坡巡检一，有汛，与江半坡二。水西宣慰使一，裁。毕节冲，繁，难。府西北一百里。明毕节赤水卫地。康熙二十六年置，隶威宁府。雍正七年改隶。贵西道驻。光绪三十四年裁，改巡警道，移驻贵阳。东：木稀山。南：脱颖。西：七星。北：石笋山。东北：东陵山、雪山、层台山。乌江自威宁入，亦名七星河，过芒甸汛，再入州境，又东复迳县境，则底河自云南镇雄入，合后所河，南流注之。又东南，合二小水入府。赤水河即赤虺河，自云南镇雄入，纳杉木河入府。东：木稀关。南：落折关。西：老鸦关。毕赤汛。水城厅要。府西南二百九十里。明水西地。雍正十年置。东：将军、玉笋山。南：马龙屯。北：麒麟、文笔山。簸渡河一曰鸦池河，出厅西，以且海合一水，东北流，经城北，折东南，水城河东北来会。又纳扒芒河、以固汛水、武著河诸水，错入郎岱。北盘江自云南宣威入，喇瓮河合桃花溪水自威宁来注之，北纳结里山东西二水及黑胜汛水，南纳木冬河，入盘州。州东：猴儿关。西：卡子斗关。普擦、猪场二汛。

兴义府：要。旧隶贵西道安义镇。总兵驻。顺治初因明为安笼所。康熙二十五年，置南笼厅，移贵阳通判驻之，仍隶府。雍正五年升府。嘉庆二年，改兴义。东北距省治五百八十里。广七百四十里，袤五百五里。北极高二十五度四分。京师偏西十度五十五分。领厅一，州一，县三。东：龙

井山，珍珠泉山焉。将军山。西：九峰山。北：玉屏、万寿山。南：红江即南盘江，自兴义入，都威河西南流注之，又东入贞丰。北盘江自贞丰南流，错入府境，仍入州。鲁沟河，源出府北，左纳阿棒河，又东入贞丰，注北盘江。缘海出府城东北，众水所汇。南：梅子关。马芙田、哈马隘、狗场、卡子、额老诸汛。贞丰州要。府东北一百二十里。雍正五年，析广西西隆州红水江以北地设永丰州，隶南笼府。嘉庆二年改贞丰。署后枕峻山。东：六合山。北：九盘、花江岩山。西南：笼鹤山，绵亘数十里。北盘江自永宁入，宁谷河亦自州来注之，又南会岩下河，错入府，仍迳州境，左纳鲁沟河、缘海，南流与南盘江会，南盘江自府入，八卧溪北来注之，又东合北盘江，东北入罗斛。东：坡呈箐关。西南：者党关。北：石屯关。册亨，州同一。定头、高坎、王母、渡邑四汛。普安冲，繁。府西北二百四十里。明新城、新兴二千户所。顺治十八年置，隶安顺府。康熙二十二年移治新兴。瓮正五年改隶。东：乌龙、直武。南：九峰山。西：八纳山。北：落马、大、小尖山、罗摩塔山。拖长江自盘州入，有三小水合流注之，又东北入永宁。深溪河源出县南，右合阿希河，左合木郎河，东南流入兴义，注马别河。抹角河自盘州入，合一小水，西南流，入云南平彝。西北：坚固关。北：芭蕉关。驿二：罐子窑、杨松。旧设驿丞，裁。新城，县丞一。土州同，裁。安南冲，繁。府北二百四十里。明安南卫。康熙二十六年置，隶安顺府。瓮正五年改隶。城内：天马山。东：盘江。西：晴龙、白基山。西北：尾丽山。西北：毛口河即北盘江，上源自盘州入，东南入郎岱。西、西宁河、西坡河，北甲猛河下流，皆入盘江。南：巴林河，北流迳普安，至城东，又为大章河，下流合阿里河，注北盘江。东：盘江关、海马关。西：鸟鸣关。南：老鸦关。盘江十一城，明天启间筑。驿一：列当，旧设驿丞，裁。阿都汛、廖箕二汛。兴义要。府西北八十里。瓮正五年于黄草坝设州判，隶普安州。嘉庆三年裁，改置县，隶府。十四年改隶普安直隶州。十六年仍来隶。南：笔架。东：白马。北：狮子、马鞍山。南：盘江上源曰八达河，自云南罗平入，迳城西南，沿界东北流，九龙河亦自罗平入，合上江水注之，又东纳中江、下江二水，迳城南，马别河自普安南流注之，又东入府。棒鲊巡检一。亦资孔驿丞一。盘州厅要。府西三百里。顺治初，因明普安州，隶安顺府。康熙二十六年省普安卫入州。瓮正五年改隶。嘉庆五年改隶。嘉庆十四年升直隶州。十六年改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改名，降厅，仍隶府。南：猗兰山，为滇、黔分界处。西：黑山，上有潭。北：广武山，绝顶有泉九汇为大池。西南：党壁山。盘江自水城入，纳罗摩塔河，东南流入郎岱。拖长江出厅西南平彝所，北流，有一水自海子铺来会，至桥驿，合数小水入普安。猪场河出厅北，折东合二水，又东入普安，注拖长江。抹角河出厅西南，亦入普安。南：倒木关。西：分水岭关。东南：安笼箐关。驿一：山门。上舍、白沙、刘官三汛。

松桃直隶厅：要，繁，疲，难。隶贵东道。副将驻。明红苗地。康熙四十三年，讨平红苗，设正大营，置同知，隶铜仁府。瓮正八年，平松桃，置厅，移同知驻。嘉庆二年，升直隶厅，益以铜仁府属平头、乌罗二土司地。西南距省治八百四十五里。广二百八十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二十八度八分。京师偏西七度三十三分。城内：蓼皋山。东：七星山。北：秋螺。南：狮子。西北：龙顶山武溪出厅西，为西水，西南源，合二水，东流，入四川秀山。沱江出厅南，东流入湖南凤凰厅。思邛出厅西，二水合西流，入印江。西：平头关、野猎关。有盘石、护国、木树、芭茅、石岘诸汛。西：乌罗、平头司长官一。

平越直隶州：冲，繁，难。旧隶粮储道。顺治初，因明为军民府。康熙十一年，改平越卫为县，附郭。二十六年，省“军民”字。嘉庆三年，降直隶州，省平越县。西南距省治一百九十里。广一百八十里，袤三百三十里。北极高二十六度三十八分。京师偏西九度五分。领县三。城内：福泉山。东：黎峨山。东南：叠翠山，群峰插天，中为老人峰。西：翁、杨山、杉木箐山，峰峦高峻。猪梁江为清水江，北源出州西北，合数水，迳黄丝驿，西北府城水、卡龙河、西南羊场河均注之，东流入清平。白水河一曰＜□山解＞隘河，源出州西北，南流迳牛场，有二水来合，入猪梁江。东：羊肠关。南：武胜关。北：七星关。驿三：酉阳、黄丝、杨老。汛三：酉阳、杨老、打铁关。西杨义司，西北高坪、中坪司长官一。瓮安难。州北六十里。东：笔架山、都凹山。西：仙桥、白乐。北：九峰、玉华峰。乌江自开州入，迳城北，湘江自遵义南来注之，又东，瓮安河、坪桥河、红头铺河、

草塘司河，东北流注之，湄潭河自遵义南来注之，东入余庆。东南：蓝家关。西：黄滩关。西北瓮水，东北：草塘，土县丞一。湄潭繁，疲，难。州北三百三十里。城内：玉屏山。西：玛瑙。北：觉仙。南：象山、牛星山。湄潭河二源，自大、小板角关入，合南流，至城北，汇数小水，西南流，迳遵义入瓮安，注乌江。北：士溪河自正安入，至老木凹，合青龙水，入婺州，注丰乐河。东：锡洛关。西北：板角关。北：青龙关。余庆简。州东北一百四十里。南：中华、拱辰。西：九龙山。北：梦峨山、牛塘山。乌江自瓮安入，余庆司水南流注之。河自瓮安纳小江、猪场河，东北流，牛场河郎白泥江，纳新村水，亦东北流注之，又东北入石阡。南：头关。西：中关。西北：余庆土县丞一。东北：白泥土主簿一。

清史稿卷七六　志第五一

地理二十三

新疆：古雍州域外西戎之地。汉武帝设西域都护，天山以南，城郭三十六，国皆属焉。天山以北，东匈奴右部，西乌孙，未尝服属。后汉，山北如故，山南分五十余国，于阗、龟兹最著。自建武迄延光，三绝三通，设都护及长史治之。三国及晋，北为乌孙及鲜卑西部，南为于阗、龟兹诸国。北魏，柔然、乌孙、悦般、高车尽有山北地；后周，突厥、铁勒据之。其南以鄯善为强。唐于西州置北庭大都护府，统沙陀、突厥、回鹘、西突厥，北部诸都督府。于龟兹置安西大都护府，统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蒙池、昆陵等都护。中叶后，为吐蕃所有。五代并于吐蕃、回鹘。宋时乌孙、回鹘居山北，于阗、龟兹诸国入于辽。元置三行尚书省，葱岭以东属巴什伯里行尚书省。寻增天山南、北宣慰司，北则巴什伯里，南则哈喇和卓，后为都哩特穆尔地。明，四卫拉特居北部，曰绰罗斯，曰杜尔伯特，曰和硕特，曰辉特。其南部则巴什伯里、叶尔羌、吐鲁番诸国回部，派噶木巴尔诸族居之。顺治四年，哈密内属，吐鲁番亦入贡，惟四卫拉特仍据其地。准噶尔即绰罗斯部。数侵喀尔喀，圣祖三临朔漠征之，噶尔丹走死，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遁伊犁，传子及孙，从孙达瓦齐夺其位。乾隆十九年，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先后来归。二十年，执达瓦齐，准噶尔平。二十二年，以阿睦尔撒纳叛，霍集占附之，再出师。二十三年，克库车、沙雅尔、阿克苏、乌什诸城，明年，收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诸城，二酋走死回部，亦平。二十七年，设伊犁总统将军及都统、参赞、办事、协办、领队诸大臣，分驻各城，并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秩三品至七品。光绪十年裁，改设头目，以六品为限。同治三年，安集延酋阿古柏作乱，陕回白产虎应之。光绪八年，全部荡平。九年，建行省，置巡抚及布政使司，以分巡镇迪道兼理按察使衔，改甘肃迪化州及镇西、哈密、吐鲁番三厅来隶。迪化寻升府，建省治。又改阿克苏为温宿直隶州，喀喇沙尔、库车、乌什、英吉沙尔并为厅，置分巡阿克苏道辖之；喀什噶尔为疏勒，叶尔羌为莎车直隶州，英吉沙尔、玛喇巴什为厅，及和阗直隶州，置喀喇噶尔兵备道辖之；库尔喀喇乌苏为直隶厅，辖于镇迪道；又改伊犁为府，精河、塔尔巴哈台为厅，置分巡伊塔道辖之。二十四年升喀喇沙尔为焉耆府。二十八年，改库车厅为直隶州，疏勒、莎车、温宿三直隶州并为府，又改玛喇巴什厅为巴楚州，隶莎车府。凡领府六，直隶厅八，直隶州二，厅一，州一，县二十一。宣统三年，编户四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七，口二百六万九千一百六十五。东界外蒙古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西界俄罗斯；南界西藏；北界阿尔泰山；东南界甘肃、青海；西南界帕米尔；东北界科布多；西北界俄罗斯。广七千四百里，袤三千七百里。东北距京师，由南路八千六百八十九里，由北路八千五百七十六里。北极高三十四度至四十九度有奇。京师偏西二十一度至四十三度。其名山：葱岭、昆仑、天山、博克达。其巨川：塔里木、叶尔羌、和阗、伊犁诸河。其道路：天山南、北。电线：由迪化东南通兰州，西北通伊犁，西南通喀什噶尔。

迪化府：要，冲，繁，难。巡抚、布政使、提学使、镇迪道兼提法司衔、副将同驻。汉，卑陆等十三国地，兼有匈奴属地及乌孙东境。后汉初，郁立师、单桓、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复立，时称车师六国。三国时，东西且弥、单桓、卑陆、蒲类、乌贪，并属车师后部。晋属铁勒，亦曰高车。初属蠕蠕。北魏时，大破蠕蠕。后周属突厥。隋大业中，西突厥始大，铁勒诸部皆臣之。唐贞

观时内属。及灭高昌，置庭州。又置瑶池都督府及冯洛州各都督府，统于安西大都护府。武后时，改隶北庭大都护府。开元初，置北庭节度使。贞元后，其地属吐蕃，又属西州回鹘。宋为高昌北庭，臣服于辽。南宋属西辽。元太祖时，称回鹘别失八里。元末，猛可铁木儿据之，为瓦喇国。至明正统中为乜先。嘉靖间，分为四卫拉特，为瓦剌之转音。居乌鲁木齐者为和硕特部。后为准噶尔台吉游牧地。乾隆二十年，平准噶尔，始内属，改名乌鲁木齐，筑土城。二十五年，设同知。二十八年，筑新城于其北，名迪化。三十六年，设参赞大臣、理事、通判。明年，于迪化西八里筑满城，名曰巩宁。三十八年，改参赞为都统，设领队大臣，驻巩宁。三十八年，升直隶州，隶甘肃布政司。光绪九年，建行省，十二年，升府来隶。广一千四百里，袤五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二十七分。京师偏西二十七度五十六分。领县六。光绪七年与俄立约，定为商埠。迪化冲，繁，难，倚。光绪十二年置。天山自西来，横亘境南、西南。雅马拉克山绵延二百里，东北达坂城岭。东南：哈拉巴尔噶逊山。乌鲁木齐河出南山，二源：东南曰库尔齐勒河，西曰阿拉塔济河，合北流，经城西，又北，名老龙河。头屯河自昌吉入，东北流，入境潴为八段、马厂二湖，溢出，北流，与西支合，为两县交界处，三屯河自昌吉北来注之。复东北流，合老龙河，北经沙漠，入古尔班托罗海。庙儿沟、羊圈沟、大东沟、小东沟诸水，均出县东南，分流，南入吐鲁番。达坂城水，源出阜康博克达山天马峰，入县境，南流，合大铜沟、华树林、方家沟、白家沟诸水，经达坂城卡伦入吐鲁番。东南：鄂门泊、达布逊泊。北：大戈壁，广五百里，长三百里。卡伦七。台八。驿四：巩宁、柴俄堡、达坂城、黑沟。有回庄六十七。阜康冲，繁，难。府东北一百三十里。汉，郁立师、车师后国。魏蠕蠕地。周、隋，突厥。唐，浮图、沙钵、凭洛、耶勒、俱六诸地，贞观中置金满县。元别失八里地。明，敦刺城，改名特讷格尔。乾隆二十五筑堡，置巡司，寻改县丞。二十八年建城，改州判，隶安西道。三十八年并入迪化州境。四十一年裁州判，置县。博克达山，绵亘南境，最高者曰福寿山。迤北，小黄山、大黄山。县境诸水均发源博克达山。西：水磨河，西北流，分大西沟、小西沟二水。东有三工河，北流，疏为五渠。又东有四工河，北流，疏为四渠。又东为土墩子河，北流，疏为六渠。又东有柏杨河，北流，疏为四渠。又东曰东沟、西沟，北流入沙漠，合流而北，复分为东、中、西三渠。卡伦四。台四。驿三：在城、康乐、柏杨。县境分区二十七。孚远冲，繁，难。府东北三百六十里。两汉，车师后国，及其后城长国。魏，蠕蠕。周，突厥。唐，金满县。元，北庭都元帅府旧治。乾隆三十七年筑恺安城，四十一年设济木萨县丞，治恺安，属阜康。光绪二十年重修城，改名孚远。二十九年升置。博克达山支脉蜿蜒起伏入境。西南：无量山。东南冰山、迤北千佛洞，皆博克达山之麓。城南小水均发源冰山。曰太平、公盛二渠，由柏杨河分支。曰长山、三盛二渠，出四道桥北。曰济木萨河，分大有、兴隆二渠。曰长胜渠。曰大东沟，北流入庆阳湖。曰经二工河，北流，经老三台驿，潴为麻菰湖。泉水三：东、西曰大泉，中曰上暖泉，均北流入沙碛。驿二：保会、三台。卡伦二。有回庄二十五。奇台冲，繁，难。府东北五百五十里。汉，蒲类、车师后城长国。魏属蠕蠕。唐薄类，后置甘露州。同光初入辽东。南渡后为别失八里东境。元入畏吾儿。明卫拉特地。康熙中，准噶尔内附，乾隆二十四年建奇台堡，设管粮通判一。东吉尔玛泰，管粮巡检一。四十年筑靖远城。四十一年裁通判，置县，隶镇西。咸丰三年改隶迪化州。光绪十五年自靖远徙今治。天山支脉自西南更格尔入境，至穆家地沟东出境，绵亘四五百里，土人谓之南山。沙山自济木萨至县境旧城北，迄镇西厅，袤延三四百里。北：拜达克山。东北：哈布塔克山。县境诸水皆自南山出，曰奇台水、木垒河、木杨河、新户梁水、中葛根水、西葛根水、永丰渠水、吉尔库水、达坂河、更格尔水。柳树河自孚远东流入境，经县北，又东至三个庄子，入沙碛。驿十：古城子、平营、木垒河、阿克他斯、乌浪乌兰、色必口、头水沟、北道桥、黄草湖、元湖。县境分区三十六。卡伦十六。台七。旧城，巡司驻。光绪七年，俄约定古城为商埠。昌吉冲，繁。府西九十里。汉，单桓、东西且弥、乌贪訾离地。晋属高车。魏蠕蠕。隋：西突厥、铁勒地。唐属北庭。元属回鹘五城，名昌都剌。明属卫拉特。乾隆二十五年置厅，设通判。二十七年筑宁边城，设管粮巡检。三十八年改州同。四十二年置县。天山支脉，绵亘县境。南：骚呼达坂格栅图山、草达坂、石梯子山、塔拉盘山。头屯河出天山北麓，分东西二支：东支入迪化；西支经县治东，复北流，至县境合流入迪化。

大西河亦出天山北麓，至县治西，分二支：东为三屯河，东北流，注头屯河；西为大西河，即洛克伦河，自焉耆东北流入境，折西北流，经呼图壁，缘绥来界。呼图壁河源出塔拉盘山西，自焉耆府北流入，枣沟水南来注之。又北经草达坂，东分头工渠，西分土古里渠，又北至呼图壁城。复分二渠，东曰梁渠，西曰西河，北经牛圈子、三家梁，至双岔子合洛克伦河，西北入绥来，潴于阿雅尔淖尔。呼图壁原名呼图拜克，乾隆二十二年设洛克伦巡司。二十八年移驻呼图壁。二十九年筑城名景化，为巡司治所。光绪二十九年升县丞。驿二：宁边、景化。卡伦五。呼图壁卡伦一。台四。有大回庄四。呼图壁分区二十六。绥来冲，繁，难。副将驻。府西北三百四十里。汉，乌贪訾离及乌孙东境。三国，乌孙。魏，高车。周，突厥。隋，西突厥、铁勒诸元。唐，西突厥处密部内属，隶北庭都护府。宋、元回鹘地。明卫拉特。乾隆二十八年筑绥来堡。三十三年设县丞。四十三年于旧阳巴勒噶逊城西建二城：北康吉，南绥宁，中靖远关。四十四年置县，治康吉城。光绪十二年合两城为一，移治南城。天山支脉，蜿蜒南境。西南：额林哈毕山、古尔班多博克达山、博罗托山。东南有甘沟山、古尔多拜山。南有大小卫和勒晶岭。玛纳斯河自焉耆府北流入，亦名龙骨河，经城西，折西北，潴为各林各土淖。尔东北流，注阿雅尔淖。尔洛克伦河自昌吉西北流入，径沙漠，亦入阿雅尔淖。尔和尔果斯河及安集海大小二水，皆出额林哈毕山。乌兰乌苏河出古尔班多博克达山。金沟水出博罗托山。塔西河出古尔多拜驿。山十二：在城、靖远、乐土、乌兰乌苏、安集海、撞田、沙门、新渠、小拐、三岔口、唐朝渠、黄羊。有大回庄十一。卡伦七。台五。

镇西直隶厅：冲，繁，难。隶镇迪道。巴里坤总兵驻。汉，东蒲类国。后汉属伊吾卢。北魏属蠕蠕。隋属突厥，后分属西突厥。唐，沙陀部与处月杂居，沙陀叛附吐蕃，徙居北庭。宋属伊州，后入于辽。元为别失八里东境，属亦都护。明为和硕特部地。明末，固始汗迁青海，后为准噶尔台吉游牧地。熙三十六年平准噶尔，阿尔泰山以东地内属。雍正七年建城于巴尔库勒，改名巴里坤。九年设安西厅同知，隶甘肃布政司。乾隆三十七年，于厅东南筑会宁城，设领队大臣。三十八年，升镇西府，领宜禾、奇台二县。咸丰五年仍为厅，移镇迪道驻之。裁宜禾。光绪十二年来隶。西南距省治一千三百三十里。广千里，袤八百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九分。京师偏西二十三度三十六分。天山之脉迤逦南部者，为祁连山。西北有妙雷努雷山、锅底山、那梅州山。东北有萨混子山。东有松山、千里格山。巴尔库勒淖尔，即蒲类海，在厅西北，皇渠、水，磨河、高家湖合诸小水，均潴入之。北有盐池。东北：察哈泉。东南：柳条河与昭莫多河合。驿八：曲底、奎素、松树塘、苏吉、下肋巴泉、务涂水、茇茇台、上肋巴泉。卡伦二。厅境分区二十四。

吐鲁番直隶厅：冲，繁，难。隶镇迪道。回部郡王、台吉驻。汉，车师前王庭，后置戊巳二校尉。晋治高昌，后入凉。北魏为高昌国，并于蠕蠕。后立阚伯周为高昌巳，传至鞠嘉，为唐所灭，置西州，升安西都护府。贞元中，陷吐蕃。五代为回鹘所据，称西州回鹘。宋建隆二年入贡。元太祖平其地，号畏吾儿，设都护，封察哈台于此。明初为火州地嗣，称吐鲁番。顺治三年，吐鲁番阿布勒阿哈默特入贡。六年，助河西逆，回绝其使，寻复通。康熙二十四年回疆平。雍正五年内徙，安置瓜州，建城辟展。乾隆二十四年，设建六城于辟展，置办事大臣、管粮同知，仍以吐鲁番、广安城为回城。回城四：曰鲁克沁，曰色更木，曰哈喇和卓，曰托克逊。合吐鲁番为六城。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四十四年，移同知驻吐鲁番，并设巡检，隶甘肃布政使司。四十五年裁办事大臣，改设吐鲁番领队大臣，归为鲁木齐都统节制。光绪十年裁领队大臣。十二年，置直隶厅，来隶。西北距省治五百三十里。广八百余里，袤五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四十分。京师偏西二十六度四十五分。领县一。天山横亘北境，为群山、之总干。东北：柯格达坂。北：度吉尔山、阿布都尔山。西：湖洛海、合同察海、卡卡苏各达坂。南：哈拉可山、库木什达坂、觉洛塔哈山。东南：克子里、阿习布拉克、胜金台山。白杨河自迪化入，东南流径托克逊沙山，潴为觉洛浣。西：乌斯水、作洛满若水、布而水，均出合同察海达坂，入焉耆。驿十一：杨和、胜金口、硿硿子、三角泉、布干台、托克逊、小草湖、苏巴什、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卡伦一。有回庄二十。回城巡司一。光绪七年，俄约定为商埠。鄯善冲，繁，难。厅东二百五十里。汉，车师前国东境楼关。元魏后为高昌白棘城。唐，柳中县，属西州交河郡地。宋，六种属高昌，后入辽。元，鲁克察鲁地。明柳城。康

熙末内属。乾隆三十六年设辟展巡检。光绪二十九年改置。天山分支亘于北境，有东西柯柯雅山、茂萌山、高泉达坂。县境诸水，出自井泉，伏流地中。西北：五个泉、夹皮泉。北：柳树泉。西南：马厂湖。南：戈壁。驿八：齐克滕木、土墩子、西盐池、惠井子、梧桐窝、七个井、车箍轳、连木沁。卡伦一。有大回庄七。

哈密直隶厅：冲，繁。隶镇迪道。副将驻。汉，伊吾卢地，为匈奴呼衍王庭，后置宜禾都尉。三国属鲜卑西部。晋属敦煌郡。北魏属蠕蠕。隋筑新城，号新伊吾，后属西突厥。唐贞观四年，置西伊州，寻改伊州，置都督府。天宝初，改伊吾郡，寻复初。广德后陷吐番。五代时号胡卢碛。宋雍熙后属回鹘。元属畏吾儿，后为宗室纳勿里封地。明永乐四年建哈密卫。正德中服属吐鲁番。顺治四年，哈密卫辉和尔都督入贡。六年以助逆绝贡，复通。康熙三十六年俘献色布腾巴勒珠尔，赐额贝都拉扎萨克印。三十七年编列旗队，设管旗章京。雍正五年，始建城。回城在城西，三里回子郡王所居，康熙五十六年筑。设协办旗务伯克。十三年设驻防兵。乾隆二十二年，准部平，其酋伊萨克内附，移靖逆、瓜州、黄墩各营驻之，撤驻防兵。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抚民通判、巡检，隶甘肃布政司。光绪十年升直隶厅。十二年来隶。西北距省治一千六百二十里。广四百五十余里，袤二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五十三分。京师偏西二十二度三十四分。北：天山，其分支，西北：截达坂、沙克拉山、可雅尔达坂、合塔手可拉山。东北：阿克相木山、坤翌图山、阿里铁洛可山、空多洛托山。哈密河出厅西苏巴什湖，南流，潴为小南湖，又南流，东为硕洛浣，西为阿里浣，折西南，潴为大泉。海子为沙漠所渗。东：乾河子。东北：乌拉台水、安吉水、黑具玛水、达子湖。南：依他拉可水、八道沟等水。南：戈壁。驿十四：伊吾、南山口、黄芦冈、长流水、格子烟墩、苦水、沙泉子、星星峡、头堡、三堡、三道岭、辽墩、橙槽沟、一碗泉。新城巡司一。厅境分区三十五。有大回庄十四。光绪七年俄约定为商埠。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冲，繁，难。隶镇迪道。办事、领队大臣驻。汉匈奴西境。晋后为铁勒部。北周属突厥。隋属西突厥，为处木昆部。唐永徽中，破之，设郡县，属昆陵都护府。开元中置瀚海军。后唐时属辽。元回鹘地。明，绰罗斯部地，后属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平准部。二十七年设办事大臣。二十八年筑庆绥城。三十七年设领队大臣、县丞。四十六年设同知。明年设游击。四十八年，筑新城，定今名，设粮员，裁县丞。隶乌鲁木齐都统。光绪十二年裁粮员，置直隶厅，改隶。东距省治七百里。广三百三十里，袤五百四十里。北极高四十四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三十一度。天山之脉在境南者，额林哈毕尔噶、托罗滚、沙得格果沙吐克土诸山，额布图、古尔班、恰克、额尔图诸岭。奎屯河出托罗滚山，合托罗滚水、热水泉、沙格得水，北流，至城东，分二支渠，至二台驿，折西流，与济尔噶朗河会。济尔噶朗河出古尔班岭，合札哈水、东斗水、哈峡图水，北流，会奎屯河，又西流，入精河厅，与固尔图河会。固尔图河出额尔图岭，有五源，合北流，折西入精河厅，与金屯河会。西流，潴于喀喇塔拉阿西柯淖尔。精河巡司一。驿九：西湖、奎屯、普尔塔齐墩、木达、固尔图、头台、二台、小草湖、鄂伦布拉克。厅境分区九。有旧土尔扈特部游牧地。卡伦一。

伊犁府：冲，繁，疲，难。隶伊塔道。汉至晋为乌孙、伊烈两国地，后入铁勒。北魏悦般国，又车高地。周突厥地。隋西突厥及石国。唐，西突厥及回鹘地，又西境为突厥施乌质勒部，又西突厥及笯赤建国、石国地。大历后，葛逻禄居之。宋为乌孙，后入辽。元名阿力麻里，为诸王海都行营处。明，绰罗斯部，后属准噶尔。乾隆时，准部平，改乌哈尔里克为伊犁。二十五年设办事大臣。二十七年设将军，节制南北两路，以参赞大臣副之。初设二员，寻裁一。二十九年设锡伯营、索伦、察哈尔领队大臣各一。三十年设额鲁特领队大臣，三十四年设惠宁城领队大臣。筑河北九城。曰惠远，将军、参赞大臣、各营领队大臣驻。总兵先驻绥定，寻移驻。理事同知、抚民同知、巡司各一。改巴颜岱曰惠宁，领队大臣驻，粮员、巡司各一。改乌哈尔里克曰绥定，总兵驻，粮员、巡司各一。改乌克尔博罗素克曰广仁，屯镇左营游击驻。改察罕乌苏曰瞻德，都司、守备驻。改霍尔果斯曰拱宸，参将驻。巡司一。改哈拉布拉克曰熙春，屯镇都司驻，曰塔勒奇，屯镇守备驻。改固勒扎曰宁远，以居回民。设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各一。粮员一。同治五年回。后又为俄占。光绪初，全

疆底定。八年收回伊犁。十四年以绥定城置府。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索伦、额鲁特、察哈尔、锡伯各领队大臣，及满洲八旗军标副将，理事同知，同驻惠远城。参将、霍尔果斯通判驻拱宸城。游击驻广仁城。守备驻瞻德城。都司驻熙春城。东距省治一千五百四十五里。广一千五百余里，袤一千一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五十六分。京师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领县二。咸丰元年，俄约定为商埠。绥定冲，繁，疲，难。倚。乾隆二十六年设巡检。光绪十四年置移巡检驻广仁城。天山支脉绵亘北境。北：塔勒奇山。东北：新开达坂、库森木什达坂。伊犁河自宁远西北流入。通惠渠南北二渠，乌拉果克水、大西沟、察罕尔乌苏水皆注之，又西至河源卡，会霍尔果斯河，西流入俄界。南：大、小博罗庄水、霍洛海庄水、沙拉诺海水、洪海水，均北流入沙碛。又东西阿里玛图水，北大小东沟水，亦入沙碛。北：赛里木淖尔。驿七：沙泉子、惠远城、芦草沟、塔尔奇阿满鄂博、勒齐尔鄂勒著衣图博木、胡素图布拉克。台站一，属锡伯营，回庄十六。额鲁特部上三旗、下五旗，及察哈尔部游牧地。卡伦十三，为中、俄交界，归额鲁特、锡伯营分辖。牌博自南而西至西北，均连俄界。自沙拉诺海小山立第十六牌博，至头胡第二十五牌博，凡十。宁远繁，难。府东南一百二十里。伊塔道治所。乾隆间筑宁远城于固勒札。光绪八年设同知，十四年改置。东南：博罗布尔噶苏山、哈什山、大蒙柯图山、乌土达坂、木尼克得山、额林哈必尔山、克里克子达坂。南：索达坂、色格三达坂。西南：喀喇套山、格登山、汗腾格里山、沙拉套山、诺海托盖山。特克斯河出俄属木萨尔山，自胡素图卡南、诺海托盖山北入，折东流，纳戛雄河、大小霍洛海诸水，又东与崆吉斯河会。崆吉斯河自焉耆西北流入，径耶里格庄南，合特克斯河，西流，至阿瓦克庄西，与哈什河会。哈什河源出大蒙柯图山，西流，纳十二围场水、皇渠、锡伯营渠，合西北流，为伊犁河，入绥定。北：赛里木淖尔。驿一：在城。台站七，属锡伯营。回庄三十七。额鲁特游牧地。卡伦七，为中、俄交界，归额鲁特营辖。县境由南而西均界俄。自纳林哈勒噶立第一牌博，至阿哩千谷第十五牌博，凡十五。

塔尔巴哈台直隶厅：繁，疲，难。隶伊塔道。塔城左翼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副将驻。汉，匈奴右地。三国，鲜卑右部。北魏，高车、蠕蠕地。北周、隋属突厥。唐属车鼻南境，为葛罗禄，后南徙，地属黠戛斯。后周时贡于辽。南宋为乃蛮国。元封诸王昔里吉。明为土尔扈特部地，后属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准部平，始内属。二十九年，筑城雅尔，名曰肇丰。三十一年，改筑城于楚呼楚，距雅尔二百里。名曰绥靖，易其地名为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协办、领队大臣，专理游牧领队大臣各一。管粮理事抚民同知寻改通判，隶伊犁将军。光绪十四年，置直隶厅，改隶。于厅治东南里许，筑新城，改参赞大臣为左翼副都统。东南距省治一千六百二十四里。广一千二百里，袤八百里。北极高四十七度五分。京师偏西三十度三分。天山之脉，蜿蜒南部。东：斋尔山、苏海图山、巴戛阿拉戛凌图山。东南：喀图山。西南：巴尔鲁克山。东北：阿尔泰山、赛里山和博沙克里山、芍陇山。北：塔尔巴哈台山，支峰为毛海柯凌山、乌什岭、额依宾山。额尔齐斯河自科布多部西流入，纳哈布干诸水，西入俄界，潴于斋桑淖尔。额敕勒河出额依宾山西麓西流，至库尔噶苏台，合南源，西流，乌拉斯台水、乌宗戛拉水自俄境南流注之，博尔里河合察罕河北流注之，又东入俄境。和博克河出额依宾山东麓，东南流，合和博沙尔克河、巴杏萨拉水，又东南入昌吉，渗于沙。苏尔图河出斋尔山，东流会纳木河，又东潴为艾拉克淖尔。达尔达木河亦出斋尔山，东流，潴为盐池。说尔噶其河亦出斋尔山，东南流，入绥来，潴于阿尔雅淖尔。达尔达木河亦出斋尔山，东流，潴为盐池。说尔噶其河亦出斋尔山，东南流，入绥来，潴于阿尔雅淖尔。驿十二：郅支、干吉莫多、色特尔莫多、固尔图、霍洛、托罗布拉克、雅玛图、昆都伦、乌土布拉克、沙尔札克、乌纳木、库克申仓。有回庄九。额鲁特部、察哈尔部十牛录、旧土尔扈特部十四牛录游牧地。哈萨克四部游牧地：曰柯勒依，附以新旧两乌瓦克小部；曰赛布拉特，附以阿克奈曼部；曰曼毕特；曰吐尔图。卡伦六。厅境西北与俄界，自精河厅至厅迤南，立土斯赛第三十四牌博，至布尔罕布拉克第五十五牌博，凡牌博二十二。又东循哈巴尔乌苏塔尔巴哈台山梁，至穆斯岛，折北行，曰依生克里的，曰布罗呵卡，曰二支河等处，凡立牌博二十七。咸丰元年，俄约定为商埠。

精河直隶厅：冲，繁，难。隶伊塔道。汉、魏，乌孙。晋铁勒部。北魏为金山以南诸部。隋、

唐，西突厥，后设嗢鹿州都督府。元曲只儿地。明准噶尔各鄂拓克台吉游牧地。乾隆二十二年，准部平，始建安阜城于精河，设典史。四十八年，于城东二里建新城，仍旧名设都司，粮员、巡司裁，典史隶乌鲁木齐都统。光绪十四年，置直隶厅，改隶。东距省治一千七十五里。广六百五十余里，袤四百五十余里。北极高四十四度四十分。京师偏西三十二度四十分。天山之脉自东北来，袤延境内。北：喀拉达坂、索达坂。南登努勒台山、乌兰达坂、布里沁达坂。西：德木克沁喀三达坂，别珍岛。博罗塔拉勒河出厅西，东流，布哈水南流，库森木什水北流注之。精河出登努勒台山，有五水南来注之。奎屯河自库尔喀喇乌苏厅西流入，合古尔图河，与博罗塔拉河、精河均潴于喀喇塔拉额西河柯淖尔。驿五：安阜、托里托、和木图、沙泉、托多克。博罗塔拉巡司一。北山，旧土尔扈特、察哈尔部游牧地。南山，哈萨克部游牧地。卡伦十三。为中、俄交界，归察哈尔营辖。

温宿府：冲，繁，疲。阿克苏道治所。阿克苏总兵驻。旧阿克苏回城。阿克译言“白”，苏谓“水”也。汉，姑墨国。三国至北魏属龟兹。南宋时属西辽。元，别失八里西境，封宗王阿只吉。明永乐间入回部。后并于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始内属，改名阿克苏。二十四年，回部平。四十四年，移乌什领队大臣来驻。嘉庆二年，改设办事大臣，隶喀什噶尔。光绪十年，裁，置直隶州。二十八年升府。光绪九年，筑新城，为府治。东北距省治二千七百八十里。广一千二百余里，袤八百余里。北极高四十一度九分。京师偏西三十七度十五分。领县二。西南：格达尔山、铁克列克达山、谷故提山、瑚玛喇克河、哈拉和旦河、托什罕河皆自温宿东南入，合流，纳毕底尔羌河，至赛里木为浑巴什河，径乙思坤庄，叶尔羌河自巴楚州北流注之，又纳和阗河，东南流为塔里木河，入沙雅。驿四：浑巴什、萨伊里克、乔里呼图、齐兰台柯坪。巡司一。大回庄十二。布鲁特诺依古特部游牧地。温宿冲，繁，难。府北二十五里。道光十九年筑城回城。西北曰旧城。光绪九年设巡司。二十八年置县。汗腾格里山为天山最高之峰，由县西北蜿蜒，东北为与伊犁府及俄罗斯界山。西北支山有萨雷雅斯山、楚克达尔山、萨瓦巴齐山、帖列达坂。东北支山有萨巴齐山、乌西拉克山、木素达坂、铁厂山、意什哈子山。铁梁河出县东，哈拉和旦河溢出之水，至县南合流，注浑巴什河。瑚玛喇克提河、托什罕河，均出县西，东南流，托干什河、毕底尔河自乌什东流注之，为浑巴什河，入府。驿十：在城、虽雅克、札木台、哈拉玉尔滚、阿尔巴特、和约伙罗、巴图拉特湖、斯图托海、塔木哈塔什、噶克察哈尔。大回庄九。卡伦一。拜城冲，疲。府东四百五十里。汉，姑墨国地。唐为阿悉言城，后并于龟兹。乾隆二十二年，内属，置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十年置县。天山绵亘北境。东北：哈雷克套山、冰山、大木素尔达坂、明布拉克山。东南：截达坂，有滴水崖、温巴什、托和奈旦、巩伯、和色尔铜矿五。木札拉提河，发源冰山，西南流，纳闹水、铁敏水，折东南，纳特拉布觉克水，为铜厂河。又纳哈拉苏水、宿什勒克水，为渭干河，东南入库车。驿五：姑墨、鄂伊斯塘、察尔齐、赛里木、河色尔。回庄二十一。卡伦三。

焉耆府：要，冲，难。隶阿克苏道。旧喀喇沙尔回城。喀喇译言“黑”，沙尔“城”也。汉，焉耆、危须、尉犁诸国地。后汉至隋为焉耆国。唐贞观六年来朝，十八年置焉耆都督府，后立碎叶镇于此。贞元后，没于吐藩。宋西州回鹘地，后属西辽。元别失八里东境。明初，朝贡，后徙天山南，据其地，号伊勒巴拉。康熙中，准部噶尔丹占为牧场，小策凌敦多布、噶尔丹策零无后据之。乾隆二十二年，准部平，改名喀喇沙尔。二十三年，始建城。城毁于火。置府。后就安集延回城拓大之。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辖布告尔、库尔勒二城，设游击，以阿奇木伯克理回务。三十八年，土尔扈特及和硕特移牧珠勒都斯，归办事大臣兼辖。光绪八年，裁，设喀喇沙尔直隶厅。二十四年升府易今名。北距省一千九十里。广一千余里，袤二千五百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七分。京师偏西二十九度十七分。领县三。西：达兰达坂、江布达坂、达哈特岭。西北：胡斯图达坂、泽达坂、察罕萨拉达坂、和屯博克岭。北：朱勒都斯山。东：博尔图山铁里达坂、萨萨尔达坂。东南：库尔泰山、大石山、干洛可达坂。开都河源出和屯博克岭，南流经朱勒都斯山，分二支，复合扣克讷克水，折东南，纳赛仁木诸小水；南流径城西，汇于博斯腾淖尔复溢出，径库尔勒回城，又汇为布它海子，入轮台。崆吉斯河源出城西北举尔达坂，西北流入宁远。玛纳斯河源出胡斯图达坂，北流入绥来。呼图壁河源出府北天格尔达坂，北流入昌吉。驿九：在城、清水河、乌沙克塔、新井子、榆树沟、紫泥泉、

库尔勒、上户地、库尔楚。大回庄八。土尔扈特部两札萨克、和硕特部两札萨克游牧地。卡伦五。新平疲，难。府南三百六十余里。汉，尉犁国地。三国后入焉耆。明，后什尼戛地，旧名罗布淖尔，属鲁克沁回王。光绪十一年，设局蒲昌城，理屯防。二十四年置县治罗布淖尔。以游击驻蒲昌城。北：大石山支脉自府境迤逦入县。塔里木河自沙雅东流入，分二支，南支汇为小罗布淖尔，溢出，东行与北支合，渭干南河自沙雅东流注之，又东注为六泊。渭干北河自轮台东流入，潴为冲库海子。孔雀河承布它海子水，自府入，溢出东流，与冲库海子溢出水合，东南流，入婼羌。古斯拉克河由塔里木河所潴之第五泊溢出，东北流，斜贯渭干北河，为罕溪河，东北汇为小海子，入婼羌。驿九：在城、克泥尔、英气盖河、拉英格可立、乌鲁可立、古斯拉克庄、哈什墩、都拉里。回庄二十。卡伦三。轮台冲，疲，难。府西南六百十五里。旧至古巡司。汉，轮台、乌垒、渠犁。晋，龟兹国地。元魏后入吐谷浑。唐属安西都护，与于阗、疏勒、碎叶为四镇，后陷吐番。元为别失八里东境。乾隆中内附。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八年裁，设巡司。二十八年以布告尔置县。北：珠勒土斯山，蜿蜒数百里。的纳尔河发源库车之哈拉草湖，南流，入境，纳县北诸水，又南流，汇为斯尔里克黑洗湖。渭干北河自沙雅东北流入，又东入新平。东南：大戈壁。驿四：布告尔、洋萨尔、策达雅尔、野云沟。回庄九十一。婼羌要。府东南一千二百余里。汉，婼羌国。乾隆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二十四年裁，设卡克里克县丞，隶府。二十八年置县。昆仑之脉亘于境内。南：乌兰达布逊山、阿勒腾塔格岭、阿里哈屯山、大、中、小屈莽山。东：阿思腾塔格山。孔雀河自新平东南入，分二支，一东流潴为孔雀海子；一合阿喇铁里木河，至托乎沙塔庄，注罗布淖尔。卡墙河自于阗东北流入，并注淖尔。淖尔广袤三四百里。古蒲昌海，亦盐泽、泑泽，伏流东南千五百里，再出积石为黄河。其东北硕洛浣，南库木浣，东阿不旦海，并入于沙。驿六：在城、罗布、破城、托和莽、阿拉罕、哈拉台。回庄十一。额鲁特部游牧地。

库车直隶州：冲，繁。隶阿克苏道。旧回城。汉，龟兹国。后汉，建武中灭于莎车，寻复立，属匈奴。永元三年内属。晋太康中为焉耆所灭，寻复立。唐贞观中置龟兹都督府。显庆三年，徙安西大都护治之。北宋时入贡。南宋属西辽。元为别失八里西境。明永乐中并入回部。顺治、康熙间，准噶尔兼有其地。乾隆二十三年，讨霍集占伯克，阿集以城降，改名库车。库译言“此地”，车谓“舁井”也。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设都司，以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十年，裁，置直隶州。北距省治二千三十里。广六百十里，袤七百里。北极高四十一度三十七分。京师偏西三十三度三十二分。领县一。汗腾格里山支脉，绵亘北境。东北有迭拉尔达坂。西北：阿尔齐里克达坂、马纳克齐达坂、泰来买提达坂、阿拉阿奇达坂。西：托和拉旦达坂、千佛洞。北：苏巴什铜厂。龙口河源出迭拉尔达坂，西南流，纳塔里克水、托克苏拉水、卡拉淖水、朵托水，至随鲁庄，分为叶斯巴什河、乌恰萨伊河、密尔特彦河，合流而东，潴为沙哈里克草湖。拉依苏河出城北，分二支，均南流，一入轮台，一入沙哈里克草湖。渭干河自拜城东南流入，径千佛洞，南流入沙雅。驿五：鸠兹、托和拉旦、托和奈、哈尔巴、阿尔巴特。大小回庄一百二十六。卡伦四。沙雅州南百八十里。唐，突厥施沙雁州。乾隆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十年裁。二十九年以沙雅尔回城置县。西北：哈电克套山。渭干河自州南入，折东流，至萨牙巴克庄，为鄂根河，径沙克理克，分支南流，入塔里木河。又东径阿洽，分二支，一东南流，出境为渭干南河，入新平；一东北流，出境为渭干北河，入轮台。塔里木河自温宿东南入，至可可觅，纳渭干河支流，至喀喇墩，东流入新平。西南：下和里海子。西：草湖浣。驿二：在城、亮噶尔。回庄六十四。卡伦三。

乌什直隶厅：要，冲，疲，难。隶阿克苏道。副将驻。汉，温宿国。后汉，内附。北魏入龟兹。唐贞观中平之，置温肃州，隶安西都护府。南宋属西辽。元为别失八里西境，封宗王阿只吉。明永乐中，其王西迁地入回部。后并于准噶尔，名图尔瑞。乾隆二十年，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达瓦齐，以城内属，改名乌什。二十三年，设办事大臣、参将。三十一年，筑永宁城，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协办大臣驻之，又设领队大臣。四十四年，移领队驻阿克苏。五十二年，移参赞、协办驻喀什噶尔，仍留办事大臣。光绪九年，裁，置直隶厅。东北距省治三千二十里。广一千一百八十里，袤三百七十里。北有高四十一度六分。京师偏西三十八度二十七分。天山支脉，绵亘境内。西南：乌鲁山达

坂。南：木其别什达坂、登鲁古达坂、屯珠素山。东南：库鲁克达哈山。西北：上齐哈尔达坂。北：廓喀沙勒山、戈什山、哈克善山。东北：贡古鲁达坂、珍旦达坂、英阿瓦达山。托什罕河二源，一自伽师东北入，纳上齐哈尔达坂水，合东流，纳希布勒孔盖河、玉簪河，至乌什庄，别叠水南流注之。又东为毕底尔河，贡古鲁及可可容二水合为柳树泉，南流注之，东流入温宿。驿二：乌赤、洋海。回庄二十八。布鲁特二部游牧地：曰奇里克，曰胡什齐。卡伦十三。厅境北及西北均界俄。自喀依车奇哈达坂，至齐恰尔达坂，立牌博六。

疏勒府：冲，繁，疲。喀什噶尔道治所。乌鲁木齐提督同驻。旧喀什噶尔道徕宁城。喀什译言“各色”，噶尔为“砖房”。汉，疏勒国地。永平中，龟兹并之，寻复立。元魏太延二年内属。隋末属西突厥。唐置佉沙都督府。宋开宝二年并于于阗。南宋属西辽。元至元二十五年，置达鲁花赤屯田于此，隶阿母河省。明为哈实哈儿国。明末，玛木特玉布素自亚剌伯来，奉回教。乾隆间，准噶尔汗囚其曾孙玛罕木于伊犁，并其二子波罗泥都、霍集占。二十年，平伊犁，玛罕木已死，定北将军班第释波罗泥都囚，使归喀什噶尔统其众，留霍集占于军。旋逃至叶尔羌，据城叛。二十四年，将军富德克之，阿浑以喀什噶尔降，始内属。设参赞大臣，总办天山南路八城事务，以阿奇木伯克理回务。领队大臣、协办大臣各一，专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事务。总兵一。二十七年，于沽漥巴海筑徕宁城。旧回城西北二里。三十一年，移参赞、协办什，改设办事大臣。五十二年复设参赞、协办。道光七年，于哈喇哈依筑新城，名曰恢武。光绪九年，裁参赞、协办，置直隶州。二十九年，升府，增伽师，又巴楚州同隶，寻割巴楚属莎车。东北距省治四千五百里。广一千六百余里，袤七百余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二十五分。京师偏西四十二度二十五分。领县二。乌兰乌苏河自府东流入，径城南，复东北流入伽师。罕爱里克河、雅满雅满尔河亦自府东流入，注岳普尔湖之东库山河。下游别什干渠，自英吉沙尔东北流入，分数小水入沙碛。驿三：系弦、雅满雅尔、雅卜藏。汉屯八，大小回庄六。布鲁特部游牧地。卡伦二，咸丰元年，俄约定为商埠。疏附冲，繁，疲。府西北二十四里。旧回庄。光绪九年，划乌兰乌苏河上游十一庄置。西北：乌孜别里山，为葱岭、天山之过脉，葱岭支峰。西南：喀喇特山、玛尔干山、喀卜喀山、额依尔阿特山。南：乌鲁瓦特山、阿依阿奇山、勒泰乌巴什山，皆在乌兰乌苏河南，天山支峰。西北：萨瓦雅尔德山、西康山、克子图山、库斯浑山、东克依克山，皆在乌兰乌苏河北。乌兰乌苏河源出葱岭，东流。纳业金水、玛尔堪苏河、阿依阿奇水、库斯浑水，径城西南，一支渠东流入府，一东流。图苏克塔什河合察克玛克河北来注之，入伽师。雅满雅尔河自蒲犁北流入，东北出，一支渠入府。驿一，在城。回庄九。布鲁特五部游牧地：曰胡什齐，曰冲巴噶什，曰岳瓦什，曰希布察克，曰奈曼。卡伦三十三。牌博自西南乌孜别里山豁至东北帖列克山豁，凡二十二。伽师冲，繁，难。府东一百六十里。汉疏勒国地。唐，佉沙城。乾隆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二十九年以牌素巴特回庄置。天山支脉迤逦北境。北：郭克阿勒山、以格孜达坂、阿奇克山、依提约尔山。西北：依得朗山、伦郭斯山。东：苏潭山。乌兰乌苏河自境及疏附分支东流入境，径城北，喀什噶尔河南流注之。又东北为二支，潴为草湖，溢出复合，流入巴楚。驿五：在城、英阿瓦特、龙口桥、雅素里在、玉代里克。大回庄五。卡伦八。牌博自西北黑皮恰克至乌图鲁达坂，凡五。

莎车府：冲，繁，难。隶喀什噶尔道。副将驻。旧叶尔羌回城。叶尔译言“地”，羌谓“宽广”也。汉，莎车国地。后汉并于于阗，元和后内附。三国属疏勒。北魏为渠沙国，后疏勒并之。隋、唐至宋皆属于阗。南宋属西辽。元曰雅儿看，以封宗王阿鲁忽。明曰叶尔羌，国最强。顺治十三年，哈密、吐鲁番入贡，其表均叶尔羌阿布都剌汗署名。康熙三十五年，破准噶尔，其王来朝，寻为准噶尔所阻。乾隆二十年，始内属。二十四年，平霍集占，旧伯克回民以城降。二十六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兼领队事务各一，副将一。道光八年，改参赞大臣，寻复旧制。光绪八年平回乱。九年裁办事、领队大臣。二十四年，筑新城，设直隶州。二十八年升府。东北距省治四千七十三里。广一千三百里，袤一千二百里。北极高三十八度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十度十分。领厅一，州一，县二。昆仑山脉绵亘本境。西南：协坦耿山、铁格山、海立雅山。泽勒普善河自蒲犁厅东北流入，纳喇斯库木河，东北入巴楚厅。杂布河自叶城东北流入，径别什干庄，东流入叶城。驿四：在城、科科热

瓦牙、合哎勒克、和色尔。回城巡司一。大回庄十七。布鲁特部游牧地。卡伦六。蒲犁厅府西南八百里。旧色勒库尔地。汉，蒲犁、西夜、乌托、依耐诸国地。后汉，德若国。魏，满犁、亿若二国，并属疏勒。北魏及唐喝盘陀国。宋、元，于阗国。明属叶尔羌。顺治后为布鲁特西部。光绪二十八年置。葱岭北支绵亘北境。东北有铁里达坂。西北：克则勒借克山。西南：乌鲁克瓦提达坂。南：喀楚特山。赛里河出厅南，喀楚特河东北流注之，北流至申底南，折东流，名托布隆河，纳汤吉塔尔河，又东流入府，注泽勒普善河。奇盘河自叶城西北流入，合喇斯库木河，折东北入府，为泽勒普善河。雅满雅尔河自俄国东流入，纳木吉河，东北流，入疏附。西北：爱南湖、喀喇库湖、白希库湖、布伦库尔湖、霍什干大库湖。驿十一：在城、申底、奇哈尔、塔尔拜什、托鲁布伦、七里拱、拜塔、布达克、巴海开子、阿普里克、托乎拉克。大回庄二十七。布鲁特部及塔吉克族游牧地。卡伦十一。巴楚州冲，繁，疲。府东二百四十里。汉尉头国。三国及北魏属龟兹。隋入疏勒。唐蔚头州。宋属疏勒。元、明，别失八里地。乾隆中内属，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道光十二年，筑城，设粮员。光绪九年，置玛喇巴什直隶厅，设水利抚民通判。二十九年，改置治巴尔楚克，易今名。天山支脉，蜿蜒北境。东：乌果洛可山、觉里孔山。南：克拉甫山。西：沙格山。泽勒普善河自莎车东北流入，合老玉河，为叶尔羌河，折东北入温宿。乌兰乌苏河合喀什噶尔羌河，自伽师东流入，至古鹰州城，折东北，注叶尔羌河，入温宿厅。杂布河自叶城东北流入，分数支渠。又有苏沙湖、咸海、故海、小海子。驿八：七台、察巴克、图木舒克、车底车勒、哈雅尔库图克、色瓦特、屈尔盖、卡拉克沁。回庄八十六。卡伦二。叶城冲，疲，难。府东南二百里。旧哈哈里克。汉莎车、子合国地。后魏，渠沙、悉居半、宋俱诸国地。唐，沮渠、朱俱波西地，入于阗。明叶尔羌。乾隆中内附。光绪九年，以哈哈里克置。葱岭北支，绵亘县境。有奇盘山、密尔岱山。南：玛尔胡鲁克山。西南：八沙拉达坂。东：玉拔达坂。奇盘河源出八沙拉达坂，北流，福新河自皮山西北流注之，又西北入蒲犁厅。杂布河为福新河分支，北流，径城西，又东北流入巴楚。驿二：哈哈里克、上波斯坎。大回庄十一。卡伦七。皮山冲，疲，难。府东南四百十里。旧＜□口固＞玛回庄。汉，皮山国地。后汉入于阗，寻复立。三国皮穴。北魏蒲山。北周、隋、唐属于阗。乾隆间内属。光绪二十八年，于苏各庄置泽普县，寻移治＜□口固＞玛，易今名。葱岭山脉绵亘境内。南：卡拉胡鲁木山、素盖提山、桑珠山。东南：普下山、阳阿里克山、杜瓦山。福新河出卡拉胡鲁木山，西北流径达尔乌孜庄，入叶城。哈拉哈什河自和阗西北流入，潴为别里克奇草湖，复溢出，东北流入和阗。驿五：＜□口固＞玛、淖洛克、木吉、装桂雅、怕尔漫。大回庄四十三。卡伦六。县南卡拉胡鲁木山与英分界，立牌博一。

和阗直隶州：疲，难。和阗译言“黑台”，回人谓汉人也。隶喀什噶尔道。旧额里齐回城。汉，于阗国。后汉建武时，并于莎车，寻复立。北魏至唐皆通朝贡。贞观中置毗沙都督府，仪凤中陷吐蕃，寻自立。后晋、后汉及北宋朝贡不绝。南宋后属西辽。辽亡，属乃蛮。元太祖九年，曷思麦里杀乃蛮主内附。十六年，术赤取玉龙杰赤等城，后并可失哈儿、雅儿看，即莎车为三城，以封阿鲁忽。至元初，阿鲁忽叛。十六年，以忽必来别速台为都元帅，戍干端城，二十六年罢。明永乐四年入贡。明末并于回部。康熙中入准噶尔。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始内属。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各一。驻伊尔齐，辖回城六，隶于叶尔羌大臣。又设都司一。光绪九年，裁，设直隶州。东北距省治四千九百六十三里。广二千三百里，袤一千二百里。北极高三十七度。京师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二分。领县二。南：札客安巴山。西南：哈喇科珑山、尼螂依山、阿拉克达坂、库布哈达坂。东南：察察岭、乙根达坂。东：卡浪古达坂、乌鲁达坂。玉珑哈什河源出尼螂依山，西北流至而梗勒司庄，折东北，纳泥沙诸水，至八栅为州境，与洛浦分界，又东北与哈拉哈什河会。哈拉哈什河亦出尼螂依山，西流，纳库布哈达坂水，折西北，入皮山，复东北流，径州境入洛浦。驿二：托弥、杂瓦。回庄二十九。于阗繁，难。州东四百六十里。汉，扜弥、渠勒、精绝、戎卢、且末、小宛诸国地。后汉为拘弥。北魏附蠕蠕。隋属突厥。唐初为毗沙都督府地。仪凤中，陷吐番，长寿时，复立国，属于阗。石晋置绀州。宋仍属于阗。南宋属西辽，后属乃蛮。元阿鲁忽封地。明并于回部。康熙时，属准噶尔。乾隆二十年内属。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理回务。光绪九年置。治哈啦合哈

什，寻徙治克里雅。昆仑绵亘县境。东南：昆折克图拉尔山。东：苏拉瓦克山大金厂，卡巴山小金厂。东北：阿里屯塔格山。西南：克里雅山、喀喇布拉克山、皮介山、阿羌山。卡墙河出县东，纳乌苏克苏水，阿克塔克水、阿里雅拉克水，西流，又纳觉可沙衣水，跳提勒水，北流，分数渠，东北入婼羌。伊尔里克淖尔在县西南，纳阿山、皮介山诸小水，北流入沙碛。驿二：罕兰、渠勒。回庄五十九。洛浦繁，难。州东七十里。光绪二十八年，析和阗东境玉河以东、于阗西境一根阗干以西置。东南：铁盖列克山。玉珑哈什河自州东北流，至八栅入，北流至塔瓦克，合哈拉哈什河，名和阗河，入温宿，注塔里木河。驿一：白石。回庄四十一。

英吉沙尔直隶厅：冲，繁，难。隶喀什噶尔道。故回庄。汉依耐国地。后汉并于莎车。魏至隋勒国地。唐朱俱波国地。宋并于于阗。元为可失哈儿地，以封宗王。明末玛木特玉素来自亚剌伯，遂为回教阿浑所居。乾隆二十四年，平霍集占，始内属，定今名，英吉译言“新”，沙尔“城”也。设总兵。三十一年，设领队大臣，隶喀什噶尔。光绪九年，裁，置直隶厅。东北距省治四千二百七十四里。广二百六十里，袤一百五十五里。北极高三十八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四十一度五十分。葱岭支脉，环绕厅境东、西、南三面。西南：齐齐克山、铁里达坂、哈拉山、哈什克素山、黑甲克山。西：科可山。西北：清气山、佳音山。东南：黑子尔山。东：阿依普山。罕依拉克水，源出齐齐克山，东北流，径铁列山，为库山河。分二支，一绕城东南，又分为特尔木齐克河，折东北入沙碛。一东北流，为图木舒河，旁分二支，一经城西南，潴为阿哈海，溢出东流入沙碛，一经城北黄壤沙地，注英乙泉水。其正支东北流，又分二支，一与英乙泉水合，入草地，潴为小湖，一径阿克托八栅，为别什干渠，东北至疏勒入沙碛。塔思滚水发源哈什克素山，东北流，分三支，至阿依普山麓，入沙碛。东南：黑子尔泉，且木伦泉均东北流，合为铁列克水，入沙碛。驿三：依耐、托和布拉台、黑子尔。回庄六十八。布鲁特冲巴噶什等十四部游牧地。

清史稿卷七七　志第五二

地理二十四

内蒙古：古雍、冀、幽、并营五州北境。周，猃狁、山戎。秦、汉，匈奴尽有其地。汉末，乌桓、鲜卑荐居。元魏，蠕蠕及库莫奚为大。隋、唐属突厥，后入回纥、薛延陀。辽、金建都邑城郭同内地。元，故蒙古，起西北，有天下。明，阿裕实哩达喇遁归朔漠，复改号，遗踵衍曼，北陲多故。清兴，蒙古科尔沁部首内附。既灭察哈尔，诸部踵降，正其疆界，悉遵约束。有大征伐，并帅师以从。定鼎后，禄爵世及，岁时朝贡，置理藩院统之。部落二十有五，旗五十有一，并同内八旗。乾隆间，改归化城土默特入山西，仍有部落二十四，旗四十九。其贡道：由山海关者，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四部，旗十；由喜峰口者，阿噶科尔沁、札噜特、土默特、喀喇沁、喀尔喀左翼、奈曼、翁牛特、八部，旗十三；由独石口者，阿巴噶左翼、阿巴哈纳尔左翼、浩齐特、乌珠穆沁、巴林、克什克腾六部，旗九；由张家口者，阿巴噶右翼、阿巴哈纳尔右翼、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六部，旗七；由杀虎口者，归化城土默特、乌喇特、鄂尔多斯三部，旗十二。是为内札萨克蒙古。袤延万余里。东界吉林、黑龙江，西界厄鲁特，南界盛京、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五省并以长城为限。北外蒙古。面积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六十方里。北极三十七度三十分至四十七度十五分。经线京师偏东九度至偏西九度三十分。

科尔沁部六旗：在喜峰口东北八百七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二百八十里。秦、汉，辽东郡北境。后汉为扶余、鲜卑地。隋、唐为契丹靺鞨地。辽为上京东境、东京北境。金分属上京、北京及咸平路。元开元路北境。明置三卫，自黄泥洼逾铁岭至开原曰福余卫，以元后乌梁海酋领为都指挥，后自立国号曰科尔沁。清初以接壤联姻。其后台吉奥巴为察哈尔所侵，率先来降，太祖赐以土谢图汗之号，后封亲王四、郡王三、贝勒三、贝子一、镇国公一、辅国公五，掌旗世袭。所部广八百七十里，袤二千一百里。东界札赉特，西界札鲁特，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索伦。贡道由山海关。科尔沁右翼中旗札萨克驻巴音和硕南，曰塔克禅，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二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六百十里。本靺鞨地。辽为黄龙府北境。金属上京路。元废。牧地当哈古勒河、阿鲁坤都伦河合流之北岸。东

界那哈太山，南界察罕莽哈，西界塔勒布拉克，北界巴音和硕。广一百五十里，袤四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六度十七分。京师偏东四度三十分。其山：东曰乌兰峰、那哈太山。南，达察汉陀罗海坡、汉惠图坡。西，鲜卑山，土名蒙格。北，温山，蒙名哈禄纳。东南，巴朗济喇坡。西南，乌尔图冈。其水：西北，郭特尔河，上承哈尔古勒河，自札鲁特东南流入界，径科尔沁左翼中旗。南，阿鲁坤都伦河、鄂布尔坤都伦河，并自札鲁特东来，合流注之。又东南，径右翼中旗南、左翼中旗北，屈曲流，至翁袞山东南，汇为察罕泊。北阿尔达河源出温山，径榆木山，东南流入右翼前旗；海拉苏台河，一名榆河，源出兴安山，径火山，东南流，皆与贵勒尔河会。鹤午河源出伊克呼巴海山，径磨尔托山，东南流入右翼前旗，入榆河。科尔沁左翼中旗札萨克驻西辽河之北伊克唐噶里克坡，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六十五里。西南距京师一千四百七十五里。本契丹地。辽为黄龙府北境。金属上京路。元废。牧地当吉林赫尔苏边门外，昌图厅界，跨东西二辽河。东界鄂拉达，南界小陀果勒济山。西界唐海。北界博罗霍吉尔山。广一百八十里，袤五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四十分。京师偏东六度四十分。其山：东南曰伊克图虎尔九山，一名牛头山、巴汉图虎尔九山、巴汉哈尔巴尔山。西北，巴颜朔龙山、吉尔巴尔山一名水精山、巴汉查克朵尔山一名小房山。北，五峰山蒙名他奔拖罗海、伊克查克朵尔山一名大房山。东北，大石山蒙名葛伦齐老、太保山蒙名图斯哈尔图。西南，吉里冈。东南：辽河自永吉州入，径额尔金山，西北流入左翼后旗，又西南会潢河入边。潢河自札鲁特左翼入，径噶尔冈东南来注之。卓索河源出边内，西北流，入左翼后旗，会尹几哈台河，入辽河。西北：和尔河，一名合河，自札鲁特左翼入，东径右翼中旗、前旗、后旗地，入因沁插汉池。阿禄昆都伦河自札鲁特左翼入，径葛勒图温都尔山，东流，会额伯尔昆都伦河，入右翼中旗，西北经魁屯山，东南流，会于合河。西北：中天河东天河蒙名都穆达图腾葛里，源均出吉尔巴尔山，东南流，会儿伯图泉，入佟噶喇克插汉池，儿伯图泉、他拉泉从之。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驻双和尔山，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四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四百五十里。本契丹地。辽置凤州。金废。牧地当法库边门北，东西二辽河于此合流。东界硕勒和硕，南界柳条边，西界伊柯鄂尔多，北界格尔莽噶。广二百里，袤一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京师偏东六度二十分。其山：东，得石山。西南曰巴汉巴虎山。东北得石拖罗海山。东，奚王岭，土名蒙古尔拖罗海。东南：羊城泺，蒙名尹几哈台，源出边，内流入，境北流会卓索河，入边河。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驻锡喇布尔哈苏，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三百五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七百六十里。本靺鞨地。金置肇州，隶会宁府。海陵改属济州。承安三年升镇。元，辽王乃颜分地。牧地当索岳尔济山，南洮尔河、归喇里河于是合流注嫩江。东界岳索图济喇。南界达什伊哈克。西界那哈太山。北界索岳尔济山。广一百二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六度。京师偏东五度三十分。其山：西北曰喀喇阿几尔汉山、魁勒库山。北，神山、火山。东北，羊山，蒙名衣马图、骆驼山蒙名特门。南，插汉碧老岱坡。西：洮儿河，源出西北兴安山，东南流，合贵勒尔河，又东北，折径右翼后旗南，又东径札赉特南，汇为纳蓝撒蓝池，入嫩江。北：贵勒乐河，自右翼鹤五河东北汉，会榆河，为贵勒尔河，径魁勒库山，东南流，会阿尔达尔，入洮儿河。骆驼河，蒙名特门河，源出葛尔济隆山，东流会戳儿河，东入嫩江。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驻额木图坡，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四百五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八百六十里。本靺鞨地。辽置衍州安广军。金州废。元为乃颜分地。牧地跨洮儿河，即陀喇河。东界查巴尔太山，南界拜格台陀博，西界博达尔罕山，北界庆哈山。广一百二十里，袤三百七十里。北极高四十六度。京师偏东五度三十分。其山：东北曰西伯图山、纳几山。北，朱尔噶岱山、卓索台山。西南，鼐满乌里堵坡。东南，因沁插汉池。科尔沁左翼前旗札萨克驻伊克岳里泊，在喜峰口东北八百七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二百八十里。本契丹地。辽置长青州。金降为县，隶泰州。元废。牧地当法库边门外养息牧牧场东。东界霍雅斯，南界柳条边，西界伊拉木图，北界阿木塔克。广一百里，袤一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京师偏东六度四十分。东南：龙门山蒙名阿会图。东南：布敦山、宽山、东龙峰。南：鸭子河，蒙名冲古尔，其地有二泉，并名冲古尔，西南流入养息牧河。东南有巴汉岳里泊。

扎赉特部一旗：附科尔沁右翼。札萨克驻图卜新察汗坡，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六百里。西南距京师二千十里。本契丹地。辽，长春州。金泰州北境。元为辽王分地。明为科尔沁所据，后分与其弟

阿敏，是为扎赉特。天命中，台吉蒙衮来降，后封贝勒，世袭掌旗。牧地在齐齐哈尔城西。东界嫩江，南界钟奇，西界乌兰陀博，北界鄂鲁起达巴哈山。广六十里，袤四百里。北极高四十六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七度四十五分。贡道由山海关。东北：阿敏山，盖以所部之祖名其山也。西北：赤房山蒙名乌兰格尔、雕窠山蒙名岳乐。北：朵云山、塞肯山。西南：阿扬噶尔坡。东：嫩江，自黑龙江入，又南入郭尔罗斯前旗。北：绰尔河，源出西北兴安山，东南流，至旗西，分数歧，又东南折入嫩江。西北：佗新河，自右翼后旗入，径托额贵山，东南流，会绰尔河。西南：洮儿河，自右翼后旗入，东南流，汇为日月池，同入嫩江。以上统盟于哲里木。盟地在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

杜尔伯特部一旗：附科尔沁右翼。札萨克驻多克多尔坡，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六百四十里。西南距京师二千五十里。本契丹地。辽长春州。金泰州北境。元辽王分地。明为科尔沁所据，后分与弟爱纳噶，是为杜尔伯特。天聪中，台吉阿都齐来降，后封其子赛冷贝子，世袭掌旗。牧地当嫩江东岸、齐齐哈尔城东南。东界哈他伯齐坡，南界阿苏台札噶，西界嫩江，北界布台格尔池、乌柯尔鄂克达。广一百七十里，袤二百四十里。北极高四十七度十五分。京师偏东七度十分。贡道由山海关。东：富峪蒙名巴雅鼐。东南：哈他伯齐坡。西南：和儿蒙克坡。东北：阿拉克阿儿尔汉坡。北：叠翟岩蒙名磨朵图。西：嫩江自黑龙江境南流入，西与札赉特分界，又南入郭尔罗斯后旗。东：乌叶尔河，源出黑龙江境，西南入，径党纳坡，又南入郭尔罗斯后旗。

郭尔罗斯部二旗：附科尔沁左翼。在喜峰口东北。本契丹地。辽置泰州昌德，属上京。金大定中废，移州于长春县，以故地为金安县，隶之。元为辽王分地。明为科尔沁所据，后分与其弟乌巴什，是为郭尔罗斯。天聪七年，台吉古木及布木巴来降，后封古木弟桑阿尔赛辅国公，世袭掌前旗，布木巴镇国公，世袭掌后旗。其所部东界盛京永吉州，南界盛京边墙，西及北界科尔沁。贡道由山海关。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驻固尔班察汉。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四百八十七里。西南距京师一千八百九十七里。牧地当嫩江与松花江合流之西岸，在吉林伊通边门外长春厅之西。东界乌拉河。南界柳条边。西界博果图。北界拜格台。广二百三十里，袤四百里。北极高四十五度三十分。京师偏东八度十分。其山：西南曰巴颜朱尔克山，一名牛心山。东南，衣马图峰。北，他奔拖罗海坡。东北，巴吉岱坡。西，巴颜布他冈。东：混同江，土名吉林江，自吉林西北入，东北流，会嫩江，又东折入后旗地，东北流，会黑龙江，东入海。南：一秃河，源出奉天永吉州境，北流出边，径龙安城，又东北流，会伊尔们河，入混同江。东南：伊尔们河，源出永吉州境，北流出边，受南来之乌苏土乌海河，会一秃河，入混同江。郭尔罗斯后旗札萨克驻榛子岭，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京师一千九百八十里。牧地当混同江北岸、嫩江东岸。东界阿勒克巴鲁。南界嫩江。西界嫩江。北界乌鲁勒图。广二百二十里，袤二百六十里。北极高四十六度十分。京师偏东八度二十分。其山：东曰常峡坡。东南：阿禄布克色坡、阿拉克碧老坡。西北：拜拉喇齐坡。东北：布拉克台坡。西：乌叶尔河，自杜尔伯特入，分流为西讷河，西南流，同入嫩江。嫩江分流为牛川，蒙名乌库尔，东南流，会乌叶尔河。

喀喇沁部二旗，新增一旗曰中旗：在喜峰口东北。秦、汉辽西郡境。唐，饶乐都督府，后入契丹。辽置中京大定府。金北京。元大宁路。明洪武中，封子权宁王。永乐初，尽以大宁地赐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朵颜时阴附鞑靼为边患，后为察哈尔所灭，以其地予其塔布囊，是为喀喇沁。天聪七年，部长苏布地率昆弟塞冷等来降，后封苏布地之子古鲁思起布为贝子，主右翼，塞冷为镇国公，主左翼，并世袭。康熙中，增设一旗，授喀宁阿一等他布囊，加公衔，袭封。所部东界土默特及敖汉。西界察哈尔正蓝旗牧场。南界盛京边墙外。北界翁牛特。广五百里，袤四百五十里。贡道由喜峰口。喀喇沁右翼札萨克驻锡伯河庄，在喜峰口北三百九十里。西南距京师八百里。牧地在围场东，跨老哈河。东界鄂博噶图南界霍落苏泰。西界察罕鄂博。北界霍尔图哈岭。广三百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五十分。京师偏东二度四十分。其山：东曰和尔坤都伦喀喇山、乌尔图纳苏图波罗山、伊玛岱山、七金山蒙名和尔博勒津、大红螺山蒙名巴颜乌兰。东南，大斧山蒙名喀喇和邵、柞山蒙名巴图插汉、大青山蒙名巴颜喀喇。南，和尔和克阿惠山、常吉尔岱山、拉克拉哈尔山。西南，昆都伦喀喇山。西，昆都尔图山。北，鄂通台和罗图山、绰和罗漠林岭。南：老河，

蒙名老哈，源出明安山，东北流，会诸小水，径敖汉北，翁牛特左翼南，又经奈曼、喀尔喀二部，纳奇札带河，北流与潢河会。南，虎查河、和尔和克河、上神水河、呼鲁苏台河、巴尔汉河、纳林昆都伦河，东，落马河，同入老河。西：木睿喀喇克沁河，源出卯金插汉拖罗海山，西北流，会布墩河，又西流，合宜孙河，南入泺河。淘金图河，西南流，会乌喇林河，亦南入泺河。东南：土河，蒙名土尔根，源出西默特山，东南流入土默特右翼。西：卯金温泉有二，一出卯金河东，西流会卯金河，一出卯金河西，东南流，亦会卯金河。卯金河源出卯金岭，西南流，会热河。赛因阿拉克温泉，即热河之源也。喀喇沁左翼札萨克驻牛心山，在喜峰口东北三百五十里。西南距京师七百六十里。牧地当傲木伦河源。东界乌兰哈达图和硕，南界宁远边墙，西界乌里苏太梁，北界唐奇鼐陀罗海。广二百三里，袤一百七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十分。京师偏东三度四十分。其山：东北曰峨伦和歌诺忒山，东，柏树山蒙名迈拉苏台喀喇。东南，阿布察山、噶海图博罗山。南，翁噶尔图山、拖和喀喇山、他奔拖罗海图山。西南，桦山蒙名韦苏图、柞子岭、贵石岭。西，佗苏图，喀喇山。西北，察尔契山、库葛会山。西北：青龙河蒙名顾沁河，源出长吉尔岱山，西南流，会汤图河，径额伦碧老岭，入边城，径永平府，北入泺河。南：额类河源出额类岭，南流会宽河，至奉天宁远州西入边，为黑水河，入六州河。北：大凌河蒙名敖木伦河，源出尾苏图山，东流，至西喇哈达图山东北，折入土默特右翼，又东南入边。西：和尔图河，源出陀苏图喀喇山，东流，会敖木伦河。森几河、赛因台河、石塔河、神水河、清水河皆从之。喀喇沁中旗在左、右翼二旗界内。札萨克驻珠布格朗图巴颜哈喇山。牧地跨老哈河源。东与北若西皆右翼，南左翼，东界博勒多克山，北界岳罗梁，西界霍尔果克。北极高四十一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二度。其山：东曰博勒多克山。山南拉克笃尔山。

土默特部二旗，左翼附一旗：在喜峰口东北。古孤竹国。汉，辽西郡治柳城县地。燕，慕容皝建都，改龙城县。元魏为营州治。隋复置柳城县。唐为营州都督府治。辽置兴中府。元，大宁路兴中州。明以内附部长为三卫，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卫，后为蒙古土默特所据。天聪二年，台吉鄂木布、塔布囊善巴来降，后封善巴贝勒，主左翼，鄂木布贝子，主右翼，世袭。所部东界养息牧牧场，西界喀喇沁右翼，南界盛京边墙，北界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广四百六十里，袤三百一十里。贡道由喜峰口。乾隆中停贡。土默特左翼札萨克驻哈特哈山，左喜峰口东北八百二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二百三十里。牧地当锡＜𠯿呼＞图库伦喇嘛游牧之南，养息牧牧场之西。东界岳洋河。南界什巴古图山。西界巴噶塔布桑。北界当道斯河。广一百六十里，袤一百三十里。北极高四十二度十分。京师偏东四度三十分。其山：南，达离山蒙名刻特俄尔多和硕。西，膜衣达摩山青金山蒙名博罗蒙魁。北，淘金图山、伊克翁山、巴汉翁山。北：库昆河，或作呼浑河，自喀尔喀上翼入，会乌河、苏台河、阿哈里河，入养息牧河。西北：歿羊河，蒙名衣马图河，源出弥勒山，西南流径青山，又南会马鞍河，入边，径义州东北乌涧河，会清河入大营河。土默特右翼札萨克驻巴颜和硕，亦名大华山，在喜峰口东北五百九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里。牧地在九关台、新台边门外，跨鄂木伦河。东界讷＜𠯿呼＞逊山。南界魏平山。西界鄂朋图山。北界什喇陀罗海。广二百九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四十分。京师偏东四度二十分。其山：东曰衣达摩山、五凤山、莲花山。东南，喀喇七灵图山。南，神应山蒙名苏巴尔噶图。西南，土禄克台山、卓常吉尔山。西，釜山蒙名喀喇拖、和多青山蒙名博罗和邵、凤凰山蒙名兆馨喀喇。西北，布禄尔喀喇山。北，回贺尔山。东北，赤山蒙名五克蓝。西：大凌河自喀喇沁左翼入，东流径古兴中城，南折东南流，纳柳河入边。土尔根河一自喀喇沁右翼东流入，一自奈曼南流入，均南流入大凌河。北：卓索河源出回贺尔山，老寨河、土河、柞河，东北杨河，皆南流入土尔根河。西：小凌河蒙名明安河，源出明安喀喇山，东北流，会木垒河、哈柳图河，入边，会乌馨河入海。土默特左翼附旗初，喀尔喀台吉巴勒布冰图，康熙元年，自杭爱山率属来归，诏附左翼札萨克达尔汉贝勒皂哩克图牧。四年，封多罗贝勒。牧地在锡＜𠯿呼＞图库伦喇嘛游牧之西。东界霍济勒河。南界库昆河。西界布图昆地。北界爱笃罕山。以上统盟于卓索图。盟地在土默特右翼境内。

敖汉都一旗：札萨克驻固班图勒噶山，在喜峰口东北六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一十里。本古鲜

卑地。隋契丹地。唐属营州都督府。辽、金为兴中府北境。元为辽王分地。明为喀尔喀所据，后分与其弟，号曰敖汉，役属于察哈尔。天聪元年，贝勒塞臣卓礼克图举部来降，后封郡王，世袭。牧地跨老哈河。东界奈曼。南界土默特。西界喀喇沁。北界翁牛特。广一百六十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十五分。京师偏东四度。贡道喜峰口。其山：东，哈达图拖罗海山。东南，白石山蒙名插汉齐老台、富泉山。南，二天山蒙名腾格里，大、小蟠羊山蒙名巴汉衣马图。西南，韦布尔汉山、库尔奇勒山。西，森几拖罗海山、枣山蒙名齐巴噶。西北，巴雅海山。北，宽山蒙名鄂达博罗、兆虎图插汉拖罗海山。东北，库尔奇勒峰、梨谷蒙名阿里马图。其水：北，老河蒙名老哈，自喀喇沁右翼入，东北流，径噶察喀喇山，又东入翁牛特。西南，落马河，蒙名百尔格，自喀喇沁右翼入，东北流，入老河。南，杜母达纳林河，源出天山，北流入七老台池。南，衣马图泉，下流入沙池。东北，昆都伦喀喇乌素泉，南流入老河。

奈曼部一旗：札萨克驻章武台，在喜峰口东北七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一百十里。古鲜卑地。隋契丹地。唐属营州都督府。辽、金为兴中府北境。明为喀尔喀所据，分与亲弟，号曰奈曼。天聪元年，酋长衮楚克巴鲁图为察哈尔所侵，来降，后封郡王，世袭。牧地当潢河老哈河合流之南岸。东界科尔沁。南界土默特。西界敖汉。北界翁牛特。广九十五里，袤二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十五分。京师偏东五度。贡道由喜峰口。其山：南曰马尼喀喇山、五凤山蒙名他奔拖罗海。西，呼原博塔苏尔海冈。东南，大黑山蒙名巴颜喀喇。东北，哈纳冈。北：潢河自敖汉入，合老哈河，东北流入喀尔喀左翼。南：图尔根河，亦名土河，源出塔本陀罗海山，南入土默特右翼。西：固尔班和尔图泉，东南流，会图尔根河。

巴林部二旗：在古北口东北七百二十里。南距京师九百六十里。辽上京临潢府。金大定后，并属北京路。元属全宁路，为鲁王分地。明初为全宁卫，后属乌梁海北境，后为顺义王谙达五子巴林台吉所据，役属于察哈尔。天命十一年，以巴林叛盟，征之，戮其贝勒。天聪二年，为察哈尔所破，贝勒塞特哩、台吉满朱习礼来归，改封塞特哩之子塞布腾郡王，主右翼，满朱习礼为贝子，主左翼，袭封。右翼、左翼同游牧地当潢河北岸。东界阿噜科尔沁。南界翁牛特左翼。西界克什克腾。北界乌珠穆沁。广二百五十里，袤二百三十三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六分。京师偏东二度十四分。贡道由独石口。其山：东，有鄂拜山、石鸡山蒙名伊韬图。南，巴尔达木哈喇山、勃突山蒙名巴尔当。辽五代祖勃突生于此，山因以名焉。西，碧柳图山、金清山。东南，特墨车户山。东北，僧机图。南：潢河自克什克腾入，东流，会黑河，入翁牛特左翼。黑河即古庆州黑水。东北：布雅鼐河源出僧机图山，东南流，会乌尔图绰农河，东入阿噜科尔沁，注于达布苏图池。有哈尔达苏台河，西自克什克腾来注之，东南流入潢河。巴林左翼札萨克驻阿察图陀罗。巴林右翼札萨克驻托铎山。

札鲁特部二旗：在喜峰口东北。汉，辽东郡北境。唐属营州都督府。辽上北京道地。金属北京路。元属上都路。明为蒙古札鲁特所据，后属喀尔喀。清初与札鲁特内齐汗结亲。后贝勒色本引兵助明，太祖击擒之，旋释归。天聪二年，色本等为察哈尔所侵，与内齐举部来降，封内齐贝勒，主左翼，色本贝勒，主右翼，世袭。左、右同游牧地，当哈古勒河、阿鲁昆都伦河之源。东界科尔沁。南界喀尔喀左翼。西界阿噜科尔沁。北界乌珠穆沁。广一百二十五里，袤四百六十里。北极高四十五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三度。贡道由喜峰口。札鲁特左翼札萨克驻齐齐灵花陀罗海山北，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一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五百一十里。牧地当哈古勒河、阿鲁坤都伦河之源，达布苏鲁河于此流入于沙。其山：北曰野鹊山蒙名巴颜喀喇、巴噶查克朵尔山。东北，屈劣山蒙名布敦花拖罗海。西南，噶海冈、车尔百湖冈。西，独石冈。东南，贵勒苏台。其水：南，潢河自阿噜科尔沁入，径车尔百湖冈，东流入科尔沁，蒙名西拉木伦河，即辽河之西源也。北，沙河、阿禄昆都仑河，东流入科尔沁。额百里昆都仑河，源出悉思岭，东流，亦入科尔沁。札鲁特右翼札萨克驻图尔山南，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二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六百四十里。牧地同。其山：南曰嵬石山蒙名札拉克。西南，托几山。西，小白云山蒙名巴哈插汉拖罗海山。西北，色尔奔山、几禄克山、大青羊山蒙名伊克特黑。北，花山、蛇山、小青羊山蒙名巴汉特黑。其水：西北曰魁屯河，一名阴凉河，源出贺尔戈图五蓝山，东南流，合天河。北，阿里雅河源出大赤峰，西南流，经花山，入阿噜科尔沁。他

鲁河源出大青羊山，南流，合阿里雅河。

翁牛特部二旗：在古北口东北。唐，饶乐都督府地。辽置饶州匡义军节度，属上京道。金北京路地。元为鲁王分地。明初以乌梁海置卫，为外藩，后自称翁牛特，本服属于阿噜科尔沁。天聪七年，济农索音贝勒东率所部来降，后封索音郡王，主右翼，东贝勒主左翼，并袭封所部。东界阿噜科尔沁。南界喀喇沁及敖汉。西界热河禁地。北界巴林及克什克腾。广三百里，袤一百六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十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分。贡道由喜峰口。翁牛特左翼札萨克驻札喇峰西绰克温都尔，在古北口东北六百八十里。西南距京师九百二十里。牧地介潢河、老哈河之间。东界阿噜科尔沁。南界敖汉。西界克什克腾北界巴林。广三百里，袤九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十分。京师偏东二度五十分。其山：东曰小华山蒙名巴哈哈尔占、大松山蒙名伊克纳喇苏台。南，兆呼图插汉拖罗海山。西，勃突山蒙名布墩、吐颓山蒙名巴尔哈岱。西北，古尔板土尔哈山。东南，阿尔齐土插汉冈。东北，兔麋山。其水：北曰潢河，自克什克腾入，东流径巴林，又东流入境，又东北流，老河自敖汉来会，径札鲁特南、喀尔喀北入科尔沁。翁牛特右翼札萨克驻哈齐特呼朗，在古北口外五百二十里。西南距京师七百六十里。牧地在热河围场东北老哈河南岸。东界敖汉。南界喀喇沁右翼。西界围场。北界克什克腾。广二百四十里，袤一百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十分。京师偏来二度五十分。其山：东曰乌兰布通山、夏屋山蒙名伊克布库图尔。东南，花和博图山、阿尔浑查克插汉拖罗海山、枣山蒙名齐巴哈。南，古尔板拖罗海山、遮盖山蒙名阿惠喀。西南，巴伦桑噶苏台山、大黑山、额类苏图山。西，徒古尔喀喇山、博多克图山。西北，巴颜布尔噶苏台山、黄山蒙名洪戈尔峨博。北，马鞍山蒙名西喇得伯僧、海他汉山。其水：南曰锡伯河，自喀喇沁北流入境，东北流，会獐河，入老河。獐河，蒙名西尔哈，亦自喀喇沁流入境，东北流，径巴颜喀喇山，东北会英金河，又东径五蓝峰，北入老河西北，乌拉岱河，源出杨木岭，南流经博多克图山，折东北流，会獐河。西，巴伦撒拉河源出葛尔齐老东北，东南流。径巴尔图山，折东北流，会乌拉岱河。西，车尔伯呼河，源出奴克都呼尔山，东南流，会獐河。英金河，源出嘏蟆岭，东南流，亦会獐河，又东入老河。奴古台河、珠尔河、拜拉河，皆与英金河会。北，卓索河源出海他汉山，东流会獐河，入老河。

阿噜科尔沁部一旗：札萨克驻珲图尔山东托果木台，在古北口东北千一百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三百四十里。辽临潢府地。金大定府北境。元为辽王分地。明初于乌梁海地置卫为外藩，后自号阿噜科尔沁。天聪六年，部长达赖为察哈尔所侵，率其子穆章来降，后封穆章贝勒，世袭掌旗。牧地哈奇尔河、傲木伦河于此合流为达布苏图河。东界巴彦塔拉，南界翁牛特左翼什喇木兰。西界苏布山。北界乌兰岭。广三百三十里，袤四百二十里。北极高四十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三度五十分。贡道由喜峰口。其山：东北曰浑图山。东，伊克陀惠山。东南，峨博图山。南，库格图山、连山蒙名贺尔博拖罗海。西北，枣山蒙名齐巴哈图。西南，巴汉阿拍札哈山、伊克阿拍札哈山。西，珍珠山蒙名苏布、乐游山蒙名得讷格尔。南：潢河蒙名西喇木伦河，自巴林入，径他木虎噶察冈，入札鲁特。西南：乌尔图绰农河，自巴林入，径刻勒峰，东南流，会哈喜尔河。又西北有和戈图绰农河，源出西喇温都尔山，南流，会乌尔图绰农河，入哈喜尔河。哈喜尔河源出萨碧尔汉山，南流，径库格图山，折而东流入札鲁特。东北：阿里雅河自札鲁特右翼入，西南流，会哈喜尔河。西北：枯尔图河，源出白石山，西流入巴林，会乌尔图绰农河。尹札汉河，北流入乌珠穆沁。

克什克腾部一旗：扎萨克驻吉拉巴斯峰，在古北口东北五百七十里。南距京师八百十里。辽上京道地。金属北京路。元属上都路及应昌路地。明为蒙古所据。天聪八年，灭察哈尔，克什克腾索诺木戴青来归，授掌旗一等台吉，世袭。牧地在围场北，当潢河之源。东界毕勒固图和岭。南界布图坤。西界克勒特格伊场。北界乌苏池。广三百三十四里，三百五十七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京师偏东一度。贡道由独石口。其山：东曰蜘蛛山蒙名阿尔札高，淀山蒙名音纳哈喀喇。东南，宁楚浑杜尔宾山。西南，恩都尔花山。西，乌素图杜尔宾山、大黑山蒙名巴颜喀喇。西北，巴汉衣色里山、博尔多克山。北，黄山蒙名巴颜洪戈尔、木叶山蒙名几几恩都尔。东北，马尾山蒙名叟几。西：潢河，大辽水西一源也，蒙名西喇木伦，源出百尔赫贺尔洪，东北流，会诸水，径旗北，又东流入巴林。又东，径阿禄科尔沁南、翁牛特北，又东北流，会老河，径札鲁特南、喀尔喀北，折东南流，

径科尔沁左翼，又南会大辽水，入边城，是为辽河。西萨里克河源出乌素图杜尔宾山，东北流，入潢河。西北，衣尔都黑河，源出乌素图杜尔宾山，西流，会伊黑库窝图河，东北流，入潢河。西北：格类河，源出兴安山，东南流，会穆名河，入潢河。东北：釜河蒙名陀惠，源出岳碧尔山，北流，入黑河。西南：高凉河，蒙名拜查，源出拜查泊，东北流，入潢河。东北：阿尔达图河，源出兴安山，西北流，入乌珠穆沁，北流，会葫芦谷尔河。西北：捕鱼儿海，蒙名达尔，公姑、野猪等四河流入其中，周数十里。

喀尔喀左翼部一旗：札萨克驻察罕和硕图，在喜峰口东北八百四十里。西南距京师一千二百五十里。古鲜卑地。唐属营州都督府。辽上京道南境。金属北京路。明为喀尔喀所据，后属于西路札萨克图汗。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埒森札居杭爱山，始号喀尔喀，其孙巴延达喇为西路札萨克图汗之祖，即今外蒙古四部之一。清初酋长古木布伊尔登与札萨克图汗来降，后封贝勒，世袭，主左翼。牧地当养息牧河源。东界科尔沁。南界土默特左翼。西界奈曼。北界札鲁特。广一百二十五里，袤二百三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四十二分。京师偏东五度二十七分。贡道由喜峰口。其山：东曰喀海拖罗海山。南，达禄拖罗海山、巴汉哈伯他海山。西南，五灰山蒙名乌尼苏台、大黑山蒙名巴颜喀喇、青山蒙名博罗惠博罗温都尔，与奈曼东南接界。东南，他木虎冈。北：潢河自翁牛特流入，又东流入科尔沁。西北：老河，蒙名老哈，自奈曼入，东北流，会潢河。东南：养息牧河源出旗南东北流，径喀海拖罗海山，又东南会库昆河，径养息牧牧厂，东流入彰武台边门，西至广宁，又东南流入辽河。南：库昆河，源出五灰山，东流入土默特。以上统盟于昭乌达。盟地在翁牛特左翼境内。

乌珠穆沁部二旗：在古北口东北。辽，上京道北境。金属北京路。元属上都路。明为蒙古所据，自号乌珠穆沁，察汗尔汗族也。林丹汗暴虐，贝勒多尔济偕塞楞往依喀尔喀。天聪八年来归，封多尔济亲王，主右翼，塞楞贝勒主左翼，并世袭其地。东界索伦。西界浩齐忒。南界巴林。北界瀚海。广三百六十里，袤四百二十五里。贡道由独石口。乌珠穆沁右翼哈萨克驻巴克苏尔哈台，在古北口东北九百二十三里。南距京师一千一百六十三里。牧地有音札哈河流入，于沙有胡芦古尔河，潴于阿达克诺尔。东界左翼。南界巴林。西界浩齐特左翼。北界车臣汗中右旗。广三百六十里，袤二百一十里。北极高四十四度四十五分。京师偏东一度十分。其山：东曰瑞鹿山蒙古名布虎图。西，大小黄鹰山、黑山蒙名喀喇图。西北：双山蒙名贺岳尔俄得、乌里雅苏台山。东北，赛音思都尔山。水则东南：贺尔洪河源出噶木尔站，西流入芦水。秃河一名葫芦古尔，源出克什克腾东北阿尔达图河，西北流入右翼，为葫芦古尔河，又北流入阿达可池。乌珠穆沁左翼札萨克驻鄂尔虎河之侧奎苏陀，在古北口东北一千一百六十里。南距京师一千四百里。牧地当索岳尔济山之西。有鄂尔虎河，绕其游牧，汇于和里图诺尔。东界霍尼雅尔哈赖图。南界库冽图，西界达赖苏图，北界额里引什里。广二百五十六里，袤二百一十五里。北极高四十六度二十分。京师偏东二度二十分。其山：东南曰哈尔站五兰峰。北，色尔蚌峰。水则东北：色野尔齐河，源出哈老图泊，西南入芦水。东南，音札哈河自阿噜科尔沁入，西北亦入芦水。

阿巴哈纳尔部二旗：在张家口东北。汉，上谷郡北境。晋属元魏。隋、唐为突厥地。辽为上京道西境。金为北京路西北境。元属上都路。明为蒙古所据，号所部曰阿巴哈纳尔，本役属于喀尔喀车臣汗。崇德间，台吉塞冷董夷思拉布来降，后封董夷思拉布贝子，主左翼，塞冷贝勒主右翼，并袭封所部。东界浩齐特。西界阿巴噶右翼。南界正蓝旗察哈尔。北界瀚海右翼。广百八十里，袤四百三十六里。贡道右翼由张家口，左翼由独石口。阿巴哈纳尔右翼札萨克驻永安山，在张家口东北六百四十里。东南距京师一千五十里。牧地有达里冈爱诺尔。东界希尔当山。南界博罗温都尔冈。西界哈喇堂。北界华陀罗海。广六十里，袤三百一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二十分。其山：南曰巴尔达木山。东，特尔墨山峄。北，哈纳峰、僧机图山。西，贺尔贺山。东南，大熊山蒙名巴赖都尔。东北，床山蒙名席勒。西北，双山蒙名和岳尔察罕陀罗海。其水：南曰韭河，蒙中郭和苏台，自正蓝旗察哈尔入，径博罗冈，西北入阿巴噶。南褒息鸡淀，蒙名哈雅。东，苇淀，蒙名呼鲁苏台布禄都。西南，褒勒泊。西北，袞布禄都泊。北，葛都尔库泉、和几葛尔泉。阿巴哈纳尔左翼札萨克驻乌尔呼拖罗海，在独石口东北五百八十里。东南距京师一千一百里。牧地同上。东

与北皆界浩齐特。南界阿巴噶。西界右翼旗。广一百二十里，袤三百一十八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五十三分。京师偏东二十八分。其山：西曰色尔腾洪戈尔山，一名黄山。西北，布尔汉山、触宝山、覆舟山蒙名呼里翁戈春。其水：北有黑勒泊。西北，达蓝图里泉。

浩齐特部二旗：在独石口东北。辽，上京道西境。金属北京路。元属上都路。明为蒙古所据。察哈尔汗族也，林丹暴虐，其贝勒博罗特、台吉噶尔玛往依喀尔喀。天聪八年来降，以博罗特主左翼，噶尔玛主右翼，并郡王，袭封。所部东北界乌珠穆沁。南界克什克腾，西界阿巴噶。广一百七十里，袤三百七十五里。贡道由独石口。浩齐特右翼札萨克驻乌默塞里，在独石口东北六百九十里。东南距京师一千一百九十里。牧地当锡林河下游，北潴为达母鄂谟。东界布尔勒吉山。南界札哈苏台池。西界布尔色克陀罗海。北界哈鲁勒陀罗海。广七十五里，袤三百七十五里。北极高四十四度。京师偏东三分。其山，右翼主山：东南，古尔板贺老图山、古尔板俄得山。东，伊尔伯都山。南，布当图山。北，胡昌山蒙名阿都达伯拍。西北，达兰图山。水则东：白泺蒙名柴达木。东南：大鱼泺。南：松子泉蒙名和酋克。东北：察得尔泉。西北：昆都仑泉、布哈泉。浩齐特左翼札萨克驻特古力克呼图克湖钦，在独石口东北六百八十五里。东南距京师一千一百八十五里。牧地滨大小吉里河。东界额尔起纳克登。南界小吉里河源。北界奇塔特哈覃陀罗海。西界玛齐布勒克乌兰哈达。广九十五里，袤三百一十里。北极高四十四度五分。京师偏东四分。其山：东南曰萨尔巴山。西北，野狐山蒙名乌纳格忒。北，苏北峰。西北，五蓝峰。水则东南：天鹅泺、库鲁尔亚泉。北，冲戈尔泊。西南，阿禄布都里泊。西北，贺老图泉。

阿巴噶部二旗：在张家口东北。汉，上谷郡北境。晋属元魏。隋、唐为突厥地。辽上京道西境。金属北京路。元属上都路。明为蒙古所据，号所部曰阿巴勒。本役属于察哈尔。林丹汗暴虐，济农都思噶尔、贝勒多尔济往依喀尔喀。天聪九年来降，后以多尔济主左翼，都思噶尔主右翼，并封郡王，世袭。所部东界阿霸哈纳尔，西界苏尼特。南界正蓝旗察哈尔。北界瀚海。广二百里，袤三百十里。右翼贡道由张家口。左翼贡道山独石口。阿巴噶左翼札萨克驻巴颜额伦，在独石口东北五百五十里。南距京师一千七十里。牧地环锡林河。东界巴尔启台之哈喇鄂博噶图。南界乌苏图土鲁格池。西界什尔登山。北界哈布塔噶陀罗海。广一百二十里。袤一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五十分。其山：东南曰哈尔塔尔山、喀喇得伯僧山、邵龙山。西南，武历山蒙名哲尔吉伦察里尔图山。南，哈斯胡雅斯坡。其水：东南，阴凉河，蒙名魁屯源，出卓索图站，流入旗界。东南，鹤垒斗勒泊。北，金河泊。西南，西喇布里都泊。阿巴噶右翼札萨克驻科布尔泉。在张家口东北五百九十里。南距京师一千里。牧地有库尔察罕诺尔，为固尔班乌斯克河所潴。东界哈毕喇噶。南界伊柯什噶。西界库库勒。北界华陀博。广八十里，袤三百一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二十分。其山：东南曰色几库山。南，朱尔哈台拖罗海山。西北，马尼图拖罗海山、白石山蒙名插汉、七老图。北，阿拍济哈山、霸特山蒙名克色克拖罗海、羖羊山蒙名特克拖罗海。其水：东南，韭河，蒙名郭和苏台，自阿巴哈尔入，径色几库山，西流入白海子。南，噶尔图泊。东南，浑图泊。西南，呼尔泊，鸳鸯泺蒙名昂吉尔图。东，朱尔克额勒苏图泉。北，赤泉。东北，哈珀右尔汉泉。

苏尼特部二旗：在张家口北。汉，上谷、代二郡北境。后汉，乌桓、鲜卑地。隋、唐为突厥地。辽置抚州。金因之，属西京路。元为兴和路地。明为苏尼特所据，察哈尔汗族也。天聪九年，其济农、叟塞贝勒、滕吉思来朝，后封叟塞郡王，主右翼。滕吉思弟滕吉泰郡王，主左翼，袭封。东界阿巴噶右翼，西界四子部落。南界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界瀚海。广四百六里，袤五百八十里。贡道由张家口。苏尼特右翼札萨克驻萨敏锡勒山，在张家口北五百五十里。东南距京师九百六十里。牧地在瀚海北。东界额尔苏霍吉尔。南界乌科尔齐老。西界特莫格图。北界吉鲁格。广二百四十六里，袤二百八十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二分。京师偏西二度一分。其山：南曰布尔色克山、福山蒙名克什克和尔和山。西南，乌克尔朱尔克山、俄尔绰克山。西，德林山。东北，巴轮明安波罗海山、嵬名山蒙名札喇。东南，努伦坡。其水：西南曰长水，蒙名乌尔图，源出和尔和山。东南，古水土盐泊。南，西喇布禄泊、滂江。电局在西苏尼特王府东北七十里。苏尼特左翼札萨克驻和林图察伯台冈，在张家口北五百七十里。东南距京师九百八十里。牧地当固尔班乌斯克河。东界库库勒山。

南界察罕池。西界色柯尔山。北界阿尔噶里山。广一百六十里，袤三百里。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分。京师偏东一度二分。其山：东南曰巴颜特克山，一名羖<羊歷>山。西北，喀尔池和邵山。北，博锥拖罗海山、拜音拖罗海山一名祥古拜里山。其水：东南曰努克黑托水，一名免园水，自察哈尔正蓝旗入，径福山，北流入呼尔泊。西，克尔板马潭泊。东南，呼尔泊。西南，黑山泺。以上统盟于锡林郭勒。盟地在阿巴噶左翼、阿巴哈纳尔左翼两旗界内。

四子部落一旗：札萨克驻乌兰额尔济坡，在张家口西北五百五十里。东南距京师九百六十里。汉，雁门、定襄二郡北境。晋属元魏。唐为振武军地。辽为丰州地，属西京道。金属西京路。元属大同路。明为阿禄喀尔喀所据，分与四子，号四子部。天聪八年，贝勒鄂木布来朝，后叙功封郡王，袭封。牧地有锡喇察汉诺尔，锡喇木伦河潴之。东北界苏尼特。西界归化城土默特。南界镶红旗察哈尔。广二百三十五里，袤二百四十里。北极高四十二度四十一分。京师偏西四度二十二分。贡道由张家口。其山：东曰博济苏克山。东南，阴山。南，白尔白狼山一名新妇山、尔多斯山。西南，纳札海山、阿禄苏门峰。西北，独牛山蒙名乌克尔图禄。东北：阳山蒙名杜兰。西，富峪蒙名巴颜鄂坡。西北：黄水河，蒙名西喇木伦，自喀尔喀右翼入，东北流，出喀伦边。西：希巴尔台泉、雅孙哈柏齐尔泉。南：噶尔哈图泉。西南：德本得泉、青碱泉蒙名博罗虎济尔。西北：白石泉蒙名插汉齐老。

茂明安部一旗：札萨克驻彻特塞里，在张家口西北八百里。东南距京师二千二百四十里。汉，五原郡地。元魏，怀朔镇地。唐，振武军地。辽，东胜州地，属西京道。金因之。元属大同路。明初设卫戍守，蒙古据之，号曰茂明安。天聪八年，举部来降。康熙三年，授僧格掌旗一等台吉，袭封。牧地当爱布哈河源。东界喀尔喀。西界乌喇忒。南界归化城土默特。北界瀚海。广百里，袤一百九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十五分。京师偏西六度九分。贡道由张家口。其山：东曰伊克哈达图山。东南，和岳尔白尔克山、插汉峨博山。西南，哈拉海图山、官山。西：羖羊山蒙名喀喇特克。西北，齐齐尔哈插汉七老山。东北，古尔板喀喇山、郭岳惠插汉七老山。南：昆都伦河，源出和岳尔白尔克山，西流，径官山，入乌喇忒。东北：布禄尔托海河，源出伊克哈达图山，北流，会爱毕哈河。河源出刻勒峰，东流，径古尔板喀喇山，入喀尔喀。南：拜星图泉，源出哈拉海图山，西南流，会昆都伦河。

乌喇特部三旗：三札萨克同驻哈达玛尔，在归化城西三百六十里。东南距京师一千五百二十里。汉，五原郡。元魏，怀朔镇。唐，中西受降城地。辽置云内州，属西京道。金因之。元为大同路。明为瓦喇所据。天聪七年，瓦喇台吉鄂板达尔汉来朝，率图巴额尔赫及塞泠伊尔登二旗归附。顺治五年，叙从征功，以图巴掌中旗，鄂木布子鄂班掌前旗，色楼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同封镇国公，授札萨克，世袭。前、中、后三旗同牧地，当河套北岸噶札尔山南。东界茂明安。南界鄂尔多斯左翼前旗。西界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北界喀尔喀右翼。广二百一十五里，袤三百里。北极高四十度五十二分。京师偏西六度三十分。贡道由杀虎口。其山：东曰昆都伦山一名居延山、狼山蒙名绰农拖罗海山。西，木纳山。北，河套山、雪山蒙名人苏台。东北，敖西喜山、白石山蒙名插汉七老图。西北，大青山蒙名漠喀喇、乌兰拜星山一名赤城山。西南，鲁勒山一名床山。东南，漠惠图坡。南：黄河自鄂尔多斯西北境入，东流旗南，又东折南入归化城土默特。西北：柳河，蒙名布尔哈图，源出阳山东平地，西南流，会敖泉入黄河。哈柳图河源出席勒山北，南流，河会席勒河，径马神河，又西南折入黄河。北：东哈柳图河，源出麦垛山，径西南，东德尔山西南、拜星图北，为席布河，又西南入宾河。乌尔图河，源出雪山，西南流入宾河。帷山河，源出帷山，西南会黑河。黑河，蒙名喀喇木伦，自茂明安所属地流入，西南流，径帷山入黄河。齐齐尔哈纳河，自茂明安入，西南流，径白石山，亦会黑河。苏尔哲河源出雪山，西流会舍忒河。舍忒河源出敖西喜山，西流径大青山入黄河。东：昆都伦河，东南五达河从之。

喀尔喀右翼部一旗：札萨克驻塔尔浑河，在张家口西北七十里。东南距京师一千一百三十里。汉，定襄、云中二郡北境。唐，振武军地。辽，丰州地，属西京道。金因之。元属大同路。明为喀尔喀所据，台吉本塔尔，喀尔喀土谢图汗亲属，世为台吉。顺治中，与土谢图汁有隙，来归，封亲

王，主右翼。牧地在爱布哈塔尔浑河合流处。东界四子部落。东界茂明安。南界归化城。北界瀚海。广百二十里，袤一百三十里。北极高四十一度四十四分。京师偏西五度五十五分。贡道由张家口。其山：东曰拜音拖罗海山。西，神山。西南，哈达图山、罽岭蒙名毛德尔。北，白云山蒙名插汉和邵。东北，插汉峨博山、摩礼图峨博冈。东南，乌兰峨博山、翁公峨博冈。西，西巴尔图峨博冈。东南：黄水河自归化城土默特入境，径翁公峨博冈，东北流，入四子部落。西北：爱毕哈河自茂明安，径白云山、哈喇峨博冈间东流，出哈伦边。以上统盟于乌兰察布。盟地在四子部落境内。归化城南百二十里。有五蓝又拍山，即此。

鄂尔多斯旧六旗。又增设一旗。共七旗：在绥远西二百八十五里河套内。东南距京师一千一百里。秦，新秦中。汉，朔方郡地。晋，前后赵、前后秦、赫连夏夏地。元魏为夏州北境。隋于其地东置胜州、西置丰州，后改榆林、五原二郡。唐置州，复改郡。五代、宋、金属西夏。元立西夏、中兴等路。后唐，属东胜、云内二州，延安、宁夏等路。明初置东胜等州，立屯戍，耕牧其中。嘉靖中，套西吉纳部落击破和实居此，是为鄂尔多斯。天聪九年，额林臣来归，赐济农之号。顺治六年，封郡王等爵有差，七旗皆授札萨克，自为一盟于伊克昭。东界归化城土默特。西界喀尔喀。南界陕西长城。北界乌喇特。东、西、北三面距河，自山西偏头关至陕西宁夏街，延长二千余里。贡道由杀虎口。乾隆地年裁。鄂尔多斯左翼中旗正中近东。札萨克驻敖西喜峰，在札拉谷西一百六十里。本隋、唐胜州地。牧地有纳玛带泊，喀锡拉河出旗界东北流潴焉。东至衮额尔吉庙，接左翼前旗，南至神木县边城，西至察罕额尔吉，接右翼前旗，北至喀赖泉，接右翼后旗。广一百一十五里，袤三百二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七度。其水：东曰紫河，蒙名五蓝木伦，源出台石坡西平地，西南流，入陕西边境。东，衮额尔吉河源出衮额尔吉坡平地，西南流，会哈楚尔河。哈楚尔河源出喀楚尔坡西平地，西南流，会紫河，入神木，为屈野河。台曰巴彦布拉克。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套内东南。古榆树塞。札萨克驻札拉谷，在湖滩河朔西百四十五里。明榆林左卫地。牧地当偏关西，左倚黄河。东界湖滩河朔。南界清水河。西界左翼中旗。北界左翼后旗。广二百四十五里，袤二百一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四十分。京师偏西五度四十分。东南：和岳尔喀喇拖罗海山一名夹山、黑山蒙名喀喇和邵。北：巴汉得石峰。西北：得石峰。东北：昆兑河，源出平地，东南流，入黄河。东南：小昆兑河亦东南流入黄河。东：布林河，源出查木，塔尔奇尔河源出噶克插冒顿；哈岱河源出贺尔博金坡南平地，均东南流入黄河。芹河蒙名伊克西喇尔几台，源出杜尔伯特拜坡东平地，南流入边城，为陕西府谷县清水川。小芹河源出得勒苏台坡南平地，克丑河源出噶克插冒顿东平地，南西河，源出科尔口，俱东入芹河。西南：獐河，蒙名西尔哈，源出常乐堡，合葫芦海，南流入红石峡。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套内东北。札萨克驻巴尔哈逊湖，在黄河帽带津西百四十里。隋、唐，胜州、榆林郡治。牧地当山西五原厅南、萨拉齐厅西。东界萨拉齐，南界左翼前旗，西界左翼中旗，北界乌拉特。广二百八十里，袤一百五十里。北极高四十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八度。东南：退诺克拖罗海山，山西为拜图拖罗海山。南：伊克翁公冈、巴汉翁公冈。东南：插汉拖罗海冈。西北：车根木伦河源出撒尔奇喇地，东流入黄河。乌尔巴齐河，源出平地，黑河蒙名伊克土尔根，源出虎虎冒顿地；西：兔毛河蒙名陶赖昆兑，源出敖柴达木，柳河，蒙名布尔哈苏台，源出插汉拖罗海冈，喀赖河，源出朱尔汉虎都克，西都喇虎河，源出吴烈泉，东坎台河，源出布木巴泉，均北流入黄河。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正西近南。札萨克驻锡拉布里多诺尔，在鄂尔吉虎泊西南二百六十里。汉朔方郡南境。牧地当宁夏东、北腾格里泊。东、北皆界右翼后旗，南界右翼前旗，西界赛音诺颜左翼后旗。广三百二十里，袤四百八十里。北极高三十九度四十分。京师偏西九度。南：苏海阿禄山、贺佟图山。西：色尔腾山。西北：黄草山蒙名库勒尔齐、鄂蓝喀喇陀罗海山、色尔蚌喀喇山。西南：库葛尔黑河，源出库葛尔黑泉，南流入边，又西折出边，入黄河。西北：伊克托苏河，源出布海札剌克地，西流会黄河。西：巴汉托苏河，源出巴惠泉，西北流，会依克托苏图河，入黄河。鄂尔多斯右翼前旗套内西南。札萨克驻巴哈诺尔，在敖西喜峰西九十里。隋、唐夏胜二州地。牧地当陕西怀远西北大盐泺。东界左翼中旗。南界怀远。西界右翼中旗。北界右翼后旗。广一百八十里，袤二百七十里。北极高三十八度二十分。京师偏西九度。其山：南曰恩多尔拜山、岩灵山一名锦屏

山。东南，总材山蒙名磨多图。西南，巴音山。东南：上稍儿河源出鲊布里都，南流入边城。南：席伯尔河源出蟒喀图虎尔虎地，南流会西克丑河，入边城，为榆林之榆溪。阿尔塞河源出恩多尔拜山南平地，西南流，会麻伯尔河。西南：金河蒙名西喇乌素，源出磨虎喇虎地，南流，会哈柳图河，东南流，合细河、金河二水，入榆林边，至波罗营，会西来之额图浑，为无定河。细河蒙名纳林河，源出托里泉，南流，亦会哈柳图河。石窑川河蒙名额图浑，源出贺佟图山北平地，东南流，合数小水，入怀远边，为恍忽都河，又折而东北，至波罗营会海克图河，为无定河。东：忒默图插汉池，一名大盐泺。西南：乌楞池，一名红盐池。南：长盐池，蒙名达布苏图。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套内西北。札萨克驻鄂尔吉虎诺尔河，在巴尔哈孙泊西一百七十里。隋、唐丰州九原郡治地。牧地当山西五原厅西，甘肃、宁夏东北。右倚黄河，东界左翼后旗。南界左翼中旗。西界右翼中旗。北界乌拉特。广一百八十里，袤一百六十里。北极高四十度四十分。京师偏西八度。西：马阴山蒙名阿克塔贺邵。东南：吴烈鄂博拖罗海冈。西南：达尔巴汉冈。西：赤沙河，蒙名乌蓝，源出赤沙泉，东北流，入锅底池。西南：黄水河，蒙名西喇木伦，源出马阴山北平地，东北流，入古尔板泊。锅底池周二十余里，产盐。兔河、赤沙河二水注其中，土名喀喇莽奈。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顺治六年，授二等台吉。康熙十四年晋一等。乾隆元年，以族繁增旗一，授札萨克，世袭。掌右翼前末旗，附右翼前旗游牧。札萨克驻所，距绥远城七百二十里。内蒙古驿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自喜峰口至札赉特为一路，计千六百余里，设十六驿。自古北口至乌珠穆沁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自独石口至浩齐特为一路，计六百余里，设六驿。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为一路，计五百余里，设五驿。自杀虎口至乌喇特为一路，计九百余里，设九驿。自归化城至鄂尔罗斯，计八百余里，设八驿，仍为杀虎口一路。各驿站均设水泉佳胜处。以上自为一盟于伊克昭，与上五盟同列内札萨克。

清史稿卷七八　志第五三

地理二十五

外蒙古喀尔喀：古北狄地。唐、虞，山戎。夏，獯鬻。周，獫狁。秦汉曰匈奴。汉初，冒顿并有漠南，旋复北徙。后汉仍为北匈奴地。元魏曰蠕蠕，后入突厥。唐初入回纥。贞观四年来朝，以其地为瀚海、燕然、金微、幽陵、龟林、卢山六都督府，又置皋兰、高阙、鸡田、榆溪、鸡鹿、蹛林、寘颜等七州，皆隶燕然都护府。其后并有九姓诸部，尽得匈奴故地。五代至宋，回纥渐衰，与室韦奴厥律诸部散居其地，羁属于辽。金大安初，蒙古始盛。元太宗七年，建都和林，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世祖迁都大兴，于和林置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处行中省，统和林总管府。皇庆元年，改和林路为和宁路。顺帝太子阿裕锡哩达赖汗依王保保于此，明兵破之，顺帝孙特古斯特穆尔汗遁于土喇河。七传至本雅失里，又为明所败。后诸部共立托克托布哈之子号小王子。又数传，徙幕东方，其留漠北部落曰喀尔喀。清崇德三年，遣使朝贡。康熙二十八年，厄鲁特噶尔丹兴兵攻破喀尔喀，七旗举族款塞内附，安置喀伦边内，噶尔丹遂并其地。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窜死，朔漠平。喀尔喀诸部复还旧牧，为部三：一曰土谢图汗，一曰车臣汗，一曰札萨克图汗。又善巴自为一部，曰赛音诺颜。共部四，为旗八十有六。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南至瀚海，西至阿尔台山，北至俄罗斯。广五千里，袤三千里。北极高四十二度至五十一度三十分。京师偏东三度至偏西二十六度。人约七十万口。

土谢图汗部：驻土拉河。直大同边外漠北。至京师二千八百余里。南界瀚海，西界翁金河，北界楚库河，东南界苏尼特、四子部落诸部，西北界唐努乌梁海。所部佐领积三十七旗，以分设赛音诺颜部，析二十一旗隶之，后增四旗，凡二十旗。乾隆四十六年，诏世袭。北极高四十五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十一度二十四分。土谢图汗本旗其汗为噶尔丹所破，来降。康熙三十年，许仍旧号世袭。佐领一。牧地在杭爱山东、喀里雅尔山南，跨鄂尔坤、喀鲁哈二河。西：杭爱山，在鄂尔坤河源之北，其山最高大，山脉自西北阿尔泰山来，东趋，逾鄂尔坤、土喇诸水，为大兴安、肯河诸山。又自山西库库岭北折，环绕色楞格河上流诸水发源之处。杭爱译言“橐驼”也，山形似之。当即古

之燕然山。有鄂尔坤河，自附牧赛音诺颜之额鲁特旗界，东北经章鄂山东麓，又经西尔哈阿济尔罕山西麓，又东北出山，折而西北流，有济尔玛台河自南来会。喀鲁哈河源出翁金河北土剌、鄂尔坤二河间平地，西北流，转东北，入土喇河。鄂尔坤又东北经吉拉哈吉图布拉克地南，有西拉索博太河，北自布龙山南支阜，河三水南流来注之，又东北经喀里雅拉山西南麓，中有大洲。又北流，有伊奔河，自西北布龙山东南支阜，河三水来注之。又循山，会哈拉河、衣鲁河。又正北流，至布龙山东北支阜，入色楞河。右翼左旗土谢图汗之从子，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传乾隆二十一年，其孙累以功晋和硕亲王，世袭。佐领七有半。牧地跨色楞格河、土喇河之合流，南达什尔岭，北至罕台山。色楞格河自赛音诺颜部东北入，有厄赫河知西北大山东南流，合翁侍河诸水来会，水势始盛。稍东，有市呼图河自南合三水来注之。又东北，受北来一水。又东北，有一河自西南沙昆沙拉之北，东北流，合东南一水，北来注之。又东，受西南一小水，又东径布龙山北麓。山脉西南自巴颜济鲁克山、赛堪山绵亘而东北，为厄鲁墨得依山。又东为西拉克山、布昆沙拉山，又东北蜿蜒至两河合处，为色楞格、鄂尔坤界。色楞格河自山北麓，又东北，鄂尔坤河自南合土喇诸河，东北流来会。土喇河东南来，纳喀鲁哈河，东北折而北流，又合鄂尔坤河，当西十度北极出地四十九度处。东有布噶勒台河。中右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二十五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多罗贝勒。雍正元年，晋其子郡王，世袭。佐领三。牧地当土喇河曲处，东北达什隆山。土喇河循都兰喀拉折而西，北流，曲曲四百余里，有喀鲁哈河自西南来会。左翼中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年封多罗郡王，兼札萨克，世袭。佐领十四。牧地当阿尔泰军台所经。北纬四十四度二十分。西经七度五十分。东北有札尔噶山。中旗土谢图汁裔，康熙三十年封多罗郡王。乾隆二十二年，改为札萨克固山贝子，世袭。佐领四。牧地在肯特山西南；当土喇河源。西北：哈麻尔岭。西南：达什隆山。东北：肯特山，山高大，为漠北群山东至大海之祖山。西阜曰即龙岭，又西曰特勒尔济岭。凡诸岭以南水皆流入克鲁伦河，以北水皆流入敖嫩河。敖嫩河源在克鲁伦河源西北小肯特山；土人呼为阿即格肯特山，山南为喀尔喀地，山北为俄边。岭北麓水即楚库河源，北流入色楞格河者。岭南干山西南麓水，即土喇河源，西南流，折而西北，鄂尔坤河入色楞格河。此岭为漠北一大汾水岭也。自小肯特山东北行，为大兴安山，包络黑龙江诸水之北而东入海。一支折而南，分为二干：一东南，为大肯特山起顶，又东南必尔喀岭诸山，为北黑龙、南喀鲁伦诸水之界，绵亘千余里，至会合处；一西南为图拉源山，又南为噶拉泰岭，折而西南为兴安岭，为东克鲁伦、西土喇诸水，又西南而西北，至土喇会鄂尔坤河处。自此而西北，群山皆以阿尔泰山为祖。若论漠北大分水之处，一东至东海，一北至北海，则莫高肯特山矣。汉山，在兴安岭北、土喇河南岸，《元秘史》谓之“不儿罕山”。天山，在图拉河之西，约出长城三千里。山不甚高，藩名汉河岭。汉山之北为库伦，即苦另山，山甚峻。土喇河即图拉河，发源敖嫩河源之西南数十里许、特勒尔济岭之西，曰土喇色钦。色钦，蒙古语“河源”也。西南流，与北源喀拉图鲁河会。西南流，哈溪河自西北合东来喀拉鄂模水、西北来空乌鲁河，东南流来会，又南，噶尔泰河自东南大山西流来会，又西南，径启拉萨山西。又西南，阿拉克他河自北来注之。又西，特勒尔济河合东占河二水，东南流，会奎罗河。左翼后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二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九年封辅国公，寻晋贝子、贝勒、郡王。五十七年降镇国公，世袭。佐领四。牧地当阿尔泰军台所经。翁金河至是潴于胡尔哈鄂伦诺尔。诺尔直汉南河套八百里许，旧作呼拉喀五郎鄂模，周二十余里。诺尔东北有哈喇哈达山、彻彻山、上凯山，皆沙海中孤屿也。翁金水，源西十三度三分，汉四十六度九分。诺尔西九度四分，极四十五度二分。自西北而东南，行大漠中，近千里也。中右末旗土谢图汉裔。康熙五十八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四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跨土喇河。西北：达什隆山。土喇河自中旗汗山北麓，会色勒弼河，又西至色勒弼岭南，曲曲西南，至杜兰喀喇山之北，山南即大漠。西十度，极四十七度五分。南经宁夏九度，径套北阴山六度。河随山折，西北流入中右旗境，南岸即度兰支阜，绵亘北岸，即色勒弼岭支阜，又北行为查木勒山。左翼左中末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五十年封札萨克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喀鲁哈河源。喀鲁哈河流出平地，在翁金河之北二百里，鄂尔坤河北折之东四百里。西十二度，极四十六度七分。有二泉，西北流而合，又西北，有一水西南自科洛尔昆山东北流来会。山在

额尔德尼昭之东南。又北流，径昆库勒山，西折东北，经科克内山西。又北流，折而东北，曲曲数百里，与土喇河会。水口东即查木勒山西麓也。水源流长七百余里。右翼右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东至锡伯格图，南至诺昆陀罗海，西至乌逊珠尔东山，北至齐克达噶图岭。左翼前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三。牧地跨喀鲁哈河。西北：乌噶勒札山。右翼右末旗土谢图汗裔。雍正九年以功授札萨克一等台吉。十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哈拉河源。东：恰克图山。南：乌里雅呼岭。北：诺不图布拉克山。东南：达喇勒济山。西南：哈玛尔岭。哈拉河源出土喇河北与汉山相对之色勒弼岭。北有那林河、布勒哈太二河，阿达海河、松纳拉河均来会。又北，通勒河。东北至阿即肯特山西麓，合三源，西南流，又折西北，有一河自东北合数水来注之。又西径陀罗什山北、哈达图尔山南，纳博罗河、查克都勒河，西北折，径都拉逊那拉酥查克丹地之东，大松林也。又北径喀里雅喇山东麓，又北入鄂尔坤河。源委六百余里。中左旗土谢图汗裔。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三年，晋辅国公、贝子品级。二十三年授札萨克。后遂以功品级一等台，世袭。佐领一。牧地东至察奇尔哈喇，南至善达勒，西至阿尔噶棱，北至阿鲁哈朗。左翼右末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六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五。牧地当阿尔泰军台之东。达库伦之驿于是分道。左翼末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当阿尔泰军之东。左翼中左旗土谢图汗裔。雍正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罔替。佐领一。牧地当阿尔泰军台之西。中次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五十八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有牧地当左翼中旗之东。右翼右末次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五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年半牧地跨鄂尔坤河、色楞格河。东：萨尔金河。西：塔里雅那台河。北：札勒图尔河。东北：桑喀勒图河。东南：札克图勒河。右翼左后旗土谢图汗裔。雍正八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土喇河、喀鲁哈河之合流。南：达什隆山。西：珠格楞岭。中左翼末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三年授棱札布一等台吉，兼札萨克，世袭。佐领四。牧地当鄂尔坤河、色楞格河之合流。鄂尔坤河自东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自西南来，环绕山北，东北流，过俄罗斯之楚库柏兴，又北流入柏梅儿湖。东：乌雅勒噶河。西：萨尔金河。北：察罕乌苏河。东北：博拉河。右翼左末旗土谢图汗裔。康熙三十年封札萨克辅国公，后降一等台吉兼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哈拉河、伊逊河东南哈台山北二百里。有哈拉河南流，受南来揆河，折西北，径右翼右末旗东北。左得博罗河、查克杜儿河，又北注鄂尔坤河。土喇河北岸诸山，有色尔毕谷口三处，及松吉纳山岭三处，皆自各山发源，流入土喇、鄂尔坤。又东北，衣鲁河，自东南合三水来注之。又正北流至布龙山支阜，与色楞格河会。东北：敏吉河。西北：札克都勒河。以上统盟于汗阿林。满语“山”。右伦库南。

赛音诺颜部：：直甘肃凉州边外西套之北。至京师三千余里。格埒森札之孙图蒙肯护持黄教，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音诺颜号。康熙中，其孙善巴来归，旋以善巴从弟策凌从征有功，始自为一部。乾隆中，以善巴曾孙诺尔布札布袭赛音诺颜号，世袭与三汗同。所部东界博罗布尔哈苏多欢，南界齐齐尔里克，西界库勒萨雅孛郭图额金岭，北界齐老图河。辖旗二十二。北极高四十五度四十四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五十分。赛音诺颜本旗初，信顺额尔克岱青诺颜善巴率属来归。康熙三十五年封和硕亲王。乾隆三十一年，许仍其赛音诺颜旧号，世袭。佐领四。有半牧地当鄂尔坤河源。在北纬四十七度、西经十四度五十分处。西北：库尔布拉克灰图山。〗鄂尔坤河出旗境，二水合东流，北纳一水，入土谢图汗部。西：塔楚河，源出都兰喀喇山东南大干南麓，二水南流而合，会东北来三水，折流径塔奇驿，西南至阿勒察图山。中左末旗善巴再从弟策凌。康熙六十年授札萨克。雍正元年封多罗郡王。九年晋和硕亲王，世袭。佐领四。牧地当塔米尔、哈绥、齐老图三河源。北：伊克沙巴尔山。东北：绰咙山。西北：鞥克岭。西南：；库克岭。塔米尔河亦曰他米勒，有南北两源。南源出杭爱山北麓，在鄂尔坤河之西者曰附索郭特河，西北流，合三涧而东北流，有西北来二水皆会，又东，北始曰塔米尔河，又北而会阿索郭特河，皆杭爱以北水也。又东北，会东南来一水，其东即苏巴勒干山。又东北受朝木多河、齐齐尔里克河，并会诸小水，东北与北源合。北源出枯库岭东麓，在杭爱山西北，有二涧，东北流而合，又东北合三涧水，并纳诸小水，始曰塔米尔河，北岸

连山，即哈瑞河诸源也。又东流，受四水，潴为台鲁勒倭黑池，广数十里，中有一山。又东流，有察罕乌伦河，自西北来会，其南岸即布拉干北山也。又东北百数十里，而南源自西南来会，又东折北，会鄂尔坤河。此水两源，俱五百余里始合入鄂尔坤。自杭爱山以北、枯库岭以东，诸泉皆会焉。喀绥河亦曰哈瑞河，即古和林河，出杭爱西南干山，在齐老图源之南，流数百里，合北来伊逊都兰喀喇地山南二水，又东北，有一河合二水自南来会，始曰喀绥河。又东北，有朱萨兰河自西合二水东流来会，又东北，会瑚伊努河，入色楞格河。河源流都长九百里。齐老图河即石河，源出杭爱西界山下之额尔哲伊图察罕泊，泊周六十里，在鄂勒白稽山之南干大山下，西北经隔山之桑锦达赉泊。自泊东北流出，径乌尔图乌雅山南麓，稍东，会西北来一水，又东，会西南来二水，始曰齐老图河。右翼右后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镇国公。雍正二年封固山贝子。乾隆二十一年晋多罗贝勒。寻以功晋郡王，世袭。佐领二。牧地当拜塔里克河源。北：札克额沁山。拜塔里克旧作贝德勒克，源出枯库岭南麓，其北麓隔山即塔米尔河源也。三水南流，合而西南，有查克河自北山合五水南流三百余里来会，径库伦伯勒齐尔之地。又南有察罕帖睦尔河，东北自索阿都依岭合二水西南流来会。又南出两山间，西南流平地中百数十里，西弥河自南合一水北流来会，又西南潴为察罕泊。源流八百余里。中右旗亲王策凌次子。雍正十年封辅国公。乾隆二十年封多罗贝勒。二十一年，晋郡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推河源。北库克岭。推河亦曰颓河，旧作拖衣河，源出杭爱山尾南麓，西南流，会三小水，又西南，有乌可克河，西北自乌可克岭合三水东南流来会。岭在杭爱山西南，岭南水入推河，岭北水为塔米尔河南源。推河又南，有雅马图河，自东北合三水西流来会，即鄂图吉图都兰喀喇山西水也。又南受库塞楞图河。稍南有一水自东合二涧来会，又南径两山间，额勒屯图河自东合三水来会，皆都兰喀喇山西南麓水也。又南出山，曲曲流平地中百八十里，径博济和硕驿东，又南折西流，潴为鄂洛克泊，形东西长四十里。西十五度五分，极四十五度六分。源流五百余里。此水东三百里为塔楚河。中前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镇国公。雍正元年晋固山贝子。乾隆二十年晋贝勒，世袭。佐领一。牧地跨济尔玛台河、鄂尔坤河、翁金河。济尔玛台河出右翼中右旗，东流径额鲁特旗，入土谢图汗部界。鄂尔坤河自与姑洛河会，东南流，两山间折而东北，入额鲁特旗境。北岸山即杭爱东南支阜，南岸即西自都兰喀喇绵亘而东之杭亦哈马勒山。隔山而南即翁金河也。翁金河出右翼左末旗，二水合东流，径右翼中左旗、中前旗，北合二水，亦入土谢图汗部界。中左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二十五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多罗郡王，后降贝勒世袭。佐领三。牧地有特尔克河、伊第尔河，合于齐老图河，为色楞格河。伊第尔旧作厄得勒，亦作依得尔。色楞格河南源有四，稍北者曰厄得勒河，源出喀尔喀西界鄂勒伯稽山，共合七水，行四百余里，而齐老图河合诸源水，自西南来会，又东北受南来一水，疑即特尔克河也。又东北，循山麓流百余里，而乌里雅苏台河自西南来会。又东北三十里，而阿济勒克河自南来会，始曰色楞格河。中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一年，授一等台吉，兼札萨克。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乾隆二年，晋镇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哈绥河至是合于色楞格河。右翼中左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四十六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后晋辅国公，世袭。佐领四。牧地当翁金河源。南：阿哈尔山。翁金河亦作翁吉，又作瓮金，两源出鄂尔吉图都兰喀喇山东行太干山中。其西隔山即塔楚河源也。其北隔山即鄂尔坤河，东南流出平地合焉。又东南，会西南来一水，又东会北来一水，又东南，径杭亦哈马勒山前，受二水。又东南，曲曲流八百余里，于大漠潴为呼拉喀乌浪诺尔，周二十余里。右翼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二。牧地墨特河至是合于拜塔里克河。北：札木图岭。东北：库首库尔岭。墨特河疑即察罕帖睦尔河也，东北自索阿都依岭合二水西南流来会，南有绷察罕诺尔，广二十余里。其北三十里有济尔哈朗图池，广十里许。又东北有伊洛河，北自山麓克库池南流，径哈拉图科山西麓，又南数十里，涸。哈拉图科山南有鄂洛克池山，东百里即推河也。右翼前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胡努伊河至是合于哈绥河。胡努伊旧作呼纳衣，又作库诺衣，源自西南山中，东北四百里，径赛坎山北麓，又东北入哈绥河。赛坎山甚高大，即巴颜济鲁克山之北行正干，又折而东北，为厄勒黑图诸山。中后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五十一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元年

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有布尔噶苏台河合于札布噶河。布尔噶苏台河出旗北马喇噶山，山脉自阿尔泰顶南行，分一干东行，为乌苏郭玛山。又东连峰相接，东南数百里，为伯勒奇那克科克伊山。又东为昂奇山。又东北行为马喇噶山。此水源即马喇噶山东北将折东南之南麓也。出山南流，会东来二水、西北来一水。又南有乌海河，西北自昂奇山两源合东南流来会。又南与西喇河会。二源既合，西南流，径巴颜山北麓，曰札布噶河。又有乌里雅苏台河，出旗境，西流八百余里，纳苏布拉河来会。北有布音图河源。左翼左旗赛音诺颜之裔。乾隆三十一年封札萨克辅国公，世袭。佐领二。牧地当札布噶河源。札布噶旧作查巴哈，又作札布堪，源有二，最东者曰西喇河，出库伦伯勒齐尔西北大山，凡四水，南流并为二支，又西南百余里合焉。又西南受北来一水，又南受东来之西喇河，又西受北来一水。又西南，布尔噶苏台河自北来会，即西源也，出马喇噶山南麓，南流会二水，又南有乌海河，两源合东南流来会，又南流与西喇河会。二源既合，径巴颜山北麓，曰札布噶河。又南入札萨克图汗旗南界。左翼中旗赛音诺颜之裔。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二年，晋贝子品级，授札萨克。后降袭公品级，世袭。佐领一。牧地跨哈绥河。左翼右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三。牧地在哈鲁特山。左翼左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五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塔米尔河、胡努伊河。右翼中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五十一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拜塔里克河东支至是潴于察罕诺尔，其西支在青素珠克图诺伯罕游牧诺尔，当西十度、北极出地四十五度七分，库伦伯勒齐尔地南界，形如瓜，周百里，东西长，诺尔东有呼里图克白尔池，广十余里。又东为西弥河源。又东为一小河，又东为绷察罕诺尔。右翼左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六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翁金河。东有图鲁根山。右末旗赛音诺颜之裔。乾隆三年授一等台吉。四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伊第尔河源。南：雪山。西北：索郭图岭。伊第尔河出鄂勒白稽山，即杭爱山顶之西南大干也。隔山西即饰桑锦达赉泊，西十六度九分，北极出地四十九度，两水自山麓东流而合，又东会七水，名伊第尔河。又东北会齐老图河，以入于色楞格河。右翼中右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五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无。牧地当济尔玛台河源。济尔玛台旧作朱勒马台，亦作朱尔马台，源出额黑铁木儿山南麓，东南流，绕布库铁木儿山足三面，东北流，曲曲二百余里，潴为池，曰察罕鄂模，广数十里。又东北流，有布勒哈尔台河，南自达尔湖喀喇巴冷孙地之池水东北流来会。又东北入鄂尔坤河。右翼后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一年，授一等台吉，兼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哈绥河北岸、色楞格河南岸。中后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四十八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齐老图河。中右翼末旗赛音诺颜之裔。康熙三十五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无。牧地当塔米尔河南岸。东北：乌尔图特莫尔河。

附额鲁特部本旗：准噶尔之裔。康熙三十六年来降。四十四年封札萨克辅国公。雍正元年晋固山贝子，世袭。佐领一。牧地跨济尔玛台河、鄂尔坤河。西：察汗山。东南：博勒克山。鄂尔坤河自中前旗境折而东北，径西尔哈阿济尔罕山西麓之额尔德尼昭，即大喇嘛寺也。河径其西及章鄂山之东麓。山亦高大，即杭爱之东支阜。唐时回鹘牙帐西之乌德鞬山也。又东北出山，折而西北流，三百余里，济尔玛台河自西南来会。额鲁特前旗噶尔丹同祖弟丹津之孙，号丹津阿喇布坦，康熙四十一年来降，封多罗郡王。四十二年授札萨克。乾隆十三年，降固山贝子，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塔米尔河北岸，隶赛音诺颜部。东南有温奎诺尔。以上统盟于齐齐尔里克。

喀尔喀东路车臣汗部：驻克鲁伦翁都尔多博，直古北口边外漠北。至京师三千五百里。格埒森札之孙谟罗贝玛号车臣汗。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南界塔尔滚柴达木，西界察罕齐老图，北界温都尔罕。辖旗二十三。北极高四十五度三十四分。亦师偏西五度三十四分。车臣汗本旗故车臣汗阿喇布坦之子，康熙二十七年，率众十余万户来降，仍其故号。雍正六年，赐印文曰格根车臣汗，世袭。佐领二。牧地跨喀伦河。东：乌兰温都尔山。南：阿尔图山。西：塔奇勒噶图山。北：哈喇莽鼐山。东北：色勒格图山。东南：鄂尔楚克山。西南：库特肯额里雅山。喀鲁伦河自右翼中前旗境拖诺山南麓，稍折东北流数十里，又东北径克勒和硕山北麓，入左翼右旗境。左翼中旗车臣汗乌默客之叔，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多罗郡王。乾隆二十年晋和硕亲王，世袭。佐领二。牧地在科勒

苏河之东，跨喀鲁伦河。东：卜固尼和硕山。西有特克玛尔图山。西北：图木斯泰山。科勒苏河出西南大山，两源，东北合二水，北入敖嫩河。东北：喀鲁伦河，入旗南界，有固尔班博尔龙山，三峰并峙，在南岸沙中，至库鲁诺尔南，入中左旗境。中右旗车臣汗乌默客之叔，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固山贝子。三十五年晋多罗郡王，世袭。佐领四。牧地喀尔喀河至是潴于贝尔诺尔。喀尔喀河在齐齐哈尔城西，源出摩克托里山，西北流，入于贝尔诺尔。又北流出，曰鄂尔顺河，入呼伦诺尔。贝尔诺尔旧作布伊尔湖，亦作布育里鄂模，元之捕鱼儿海子也。明蓝玉破脱古思帖木儿处。东北有沙喇勒济河。右翼中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叔，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多罗贝勒，世袭。佐领八。牧地在喀鲁伦河之南乌纯地。西：伊克噶札尔河齐图山。中末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固山贝子，世袭。佐领三。牧地在喀鲁伦河之南博罗布达。北有库特肯额里雅山。东有伊克阿尔图山。西北：额尔克纳克山。东南：鄂斯奇山。中左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固山贝子，世袭。佐领二。有半牧地在喀鲁伦河之布色鄂埒客。东：和尔盖山。北：伯尔克山。中后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固山贝子，后降辅国公，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跨敖嫩河。南：色勒格图山。北：达喇特河。东北：莽阿秦河。敖嫩河自大肯特山北麓会北来一水，又东有一河，西北合二水，东南流来会。稍东南，启查鲁河西南自大肯特山折向东南支阜，东北流来会，折东北流，又折东，巴拉喀河合二水自西南毕尔喀岭东北流来会。又东南流，呼玛拉堪河自南大山合两源北流来会。又东北流，有一河合两源西北自大兴安山东南流来会。大兴安山，土人曰阿母巴兴安，甚高大，自此绵亘而东，直抵黑龙江入海处。山之南为喀尔喀界，山之北为俄界。又南，北合科勒苏河。左翼前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镇国公，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当索岳尔济山北，滨喀尔喀河。索岳尔济山延袤数百里，其西麓临大漠，东北与齐齐哈尔城相近。喀尔喀河有数源，最东者出阿鲁特拉奇岭西麓，有池广数十里，西南流，南源合三水来会。又西南流，有一河自北合三源来会。又西分为二支，一南流，有阿母巴哈尔浑河合三水自南来会。又西，合北支西流，伊兰塞罕河自北大山西南流来会。又一河自西北合三源南流注之。又西南，受哈尔浑河。又西，噶尔查布鲁克图河自东南合噶尔图思台及噶尔巴哈尼二河北流注之。又西会和尔和河，折西北，径喀勒河朔之北，其北岸有小山，受东北来之呼思太河，折而西流，曰喀尔喀河。西南流，分支渠，汇为贝尔诺尔。右翼中右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康熙五十年授一等台吉。五十一年，授札萨克。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在达尔汉彻根。东：依札噶尔山。南：巴噶额里彦山。西：鄂罗克依山。西北：依尔盖山。左翼后旗车臣汗乌默客之族祖。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二。有半牧地在察汉布尔噶苏台。东有鄂尔布勒山。西有布哈山。北：乌兰温都山。西南：布勒格图山。左翼后末旗车臣汗乌默客族。康熙五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在乌尔图。西：鄂尔布勒山。右翼后旗乌默客族，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先等台吉，世袭。佐领三。牧地在巴颜济鲁克。西：阿克索那山。南：乌尼格特山。中末右旗车臣汗乌默客族。雍正十三年授一等台吉。乾隆十四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东至特克什乌苏，南至多木达哲尔克特山，西至鄂尔和山，北至库登图山。东北：托克台山。西北：阿尔图山。东南：布哈山。西南：乌斯奇山。右翼中左旗车臣汗乌默客族。康熙五十二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在腾格里克。东南：库里彦山。北：僧库尔河。右翼前旗车臣汗乌默客族。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在喀喇莽鼐。西北：色布素勒山。东：萨喇克河。右翼左旗车臣汗乌默客之叔。康熙四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半。牧地在额尔得墨。东：鄂博克图山。北：得勒山。西南：鄂尔楚克山。中末次旗车臣汗乌默客族。康熙三十四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在白尔格库尔济图。东：哈尔噶朗图山。南：图木斯图山。西北：得勒山。左翼右旗车臣汗乌默客之叔。康熙四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喀鲁伦河。东：特格里木图山。西：哈噶勒噶山。北：玛勒胡尔山。东北：图木斯图山。西南：托克特依山。喀鲁伦河自喀勒和朔北麓，又东北会塔尔河，旧名他拉即儿即河，自毕尔喀岭西南麓，合二源东南流沙土中，隐见不常。又东北数十里，径厄窝得哈尔哈小山西北麓，即北岸厄莫勒山之西南麓也。折东流，至东南麓，两岸沙

漠，又东北入左翼中旗境。中右后旗车臣汗乌默客族。康熙三十六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半。牧地在肯特山东，当喀鲁伦、敖嫩二河源。东：得勒格尔罕山。南：巴颜乌兰山。西北：罕台山。西：塔尼特河。东北：塔喇塔河。有喀鲁伦河，即胪朐河，《北史》之怯绿怜河也。源出肯特山东南支峰西南麓。两源西流而合，又西，有一河，东北亦自肯特山南麓西南来注之。又西南流，径肯特山顶之南，受北来衣鲁河。又西南，受西北即龙河。又西南，至布塞山。东南麓，受撒内河，东自毕尔喀岭西麓西流合东南一水来会。又东南，有一河，北自忒勒儿吉岭东南流来会。又西南，白勒肯河自上喇色钦东麓东南流来会。又西南，至噶拉太岭之东，循两山间，折而东南流，径巴颜乌兰山西麓，入右翼中前旗境。又东经车臣汗旗、左翼右旗、左翼中旗、中左旗、左翼左旗、中左前旗、中前旗境，凡二千数百里，东北入枯伦湖。敖嫩河乃黑龙江上源，亦名俄侬河，元之斡难河也，自肯特山西忒勒尔吉岭西北小肯特山东麓，折东南流，纳东北一水，经忒勒尔吉岭北麓，有一水自岭西北东流来会，亦敖嫩一源也，又东入中后旗境。左翼左旗车臣汗乌默客叔。康熙三十五年授一等台吉。四十年授札萨克，世袭罔替。佐领一有半。牧地跨喀鲁伦河。南：巴彦罕山。西：鄂喇霍图山。喀鲁伦河自库鲁鄂模南稍东，径西拉得克西博格山之阴，又东百里，中有沙洲曰术尔呼术，东北流，入旗境巴拉城南。隔河而南，有乾诸可客蒲山，绵亘东北百里许，即塔本陀罗海也。又东径杜勒鄂模南，入中左前旗境。中左前旗车臣汗乌默客裔。康熙三十六年，授贡楚克一等台吉兼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跨喀鲁伦河。喀鲁伦河自杜勒鄂模南入旗境。又东，河心有河洲，南岸为塔本陀罗海之北麓。折东南流，又东入中前旗境。中前旗车臣汗乌默客裔。康熙二十八年授济农及札萨克。三十年封固山贝子。乾隆二十二年，降一等台吉兼札萨克，世袭。佐领五。牧地跨喀鲁伦河。东：札尔噶山。北：鄂克托木山。喀鲁伦河自塔本陀罗海北麓，折东南流，又东径南岸小山北麓，折东北至南岸大山东北麓，东南流，折向正北，又东北流，中有河洲，其东南岸外，则杜勒鄂模也。又东北，曲曲注阿勒坦厄莫尔山东北，潴为枯伦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城西千三百余里也。湖自西南而东北，长径二百余里，东西阔百余里，周可五六百里。枯伦今作呼尔，即古之具伦泊也。右翼中前旗车臣汗乌默客裔。初授二等台吉。乾隆十九年晋一等台吉。二十年，封辅国公兼札萨克，后降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喀鲁伦河曲处。东：库里叶山。北：巴颜乌兰山，绵亘东南二百里许。喀鲁伦河自噶拉太岭之东，西南至两山间，循山麓东南流，径巴颜乌兰山西麓，至南岸山尽处，稍折东流，有僧库尔河南流沙中来注之。喀鲁伦河又东南，自沙地经拖诺山南麓，入车臣汗旗境。以上统盟于巴尔和屯。即巴拉斯城。

喀尔喀西路札萨克图汗部：驻杭爱山阳，直甘肃、宁夏边外漠北。至京师四千余里。东界翁锦锡尔哈勒珠特，西界喀喇托乌苏额埒克诺尔，南界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特斯河，接唐努乌梁海。本元裔，号札萨克图汗。康熙二十七年，兵败，为噶尔丹所戕。其弟策旺札布率族来归，封和硕亲王，诏仍袭汗号。辖旗十九。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十九度九分。札萨克图汗兼管右翼左旗。策旺札布，以从征退缩削爵。雍正四年，诏其旗格埒克延丕勒袭汗号，兼郡王爵，领右翼左旗札萨克事，世袭。佐领三。牧地有博格尔诺尔，东南：札布噶河，自赛音诺颜部左翼左旗界西南流，径巴颜山北麓尼鲁班禅喇嘛游牧，折西流，席喇乌苏河南自阿尔洪山水所汇之大泊来会。又西北流，乌里雅苏台河东来入之。博格尔诺尔，旧作白格尔察罕鄂模，在库克西勒克山之南、都忒岭之东。又有都鲁泊。中左翼左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三十五年封多罗贝勒，兼札萨克。乾隆二十二年，以功晋郡王品级。四十六年，诏以贝勒世袭。佐领二。牧地当特斯河源。东：库兰河济尔噶山。北：伯尔克山。东北：巴彦集鲁克山。特斯河源出阿尔泰东北大干之唐努山西南麓，西南流山中，受南北来四水，又西南入乌梁海境。曲曲西潴为乌布萨泊。泊在阿尔泰顶之东南麓六十里。左翼中旗札萨克图汗之族。雍正五年授札萨克二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晋一等台吉。二十三年封辅国公，复晋镇国公，世袭。佐领一。右翼后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与左翼中旗同游牧。牧地当札布噶河西岸。左翼右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二十九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多罗贝勒。雍正十二年降镇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在都尔根诺尔之南。诺尔在科布多城西、伊克阿拉克泊之西南，北与喀喇诺尔相联，形如葫芦，亦札布噶河之支流所汇也。

左翼前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授一等台吉。五十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二。左翼后末旗札萨克图汗之族。雍正四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与左翼前旗同游牧。牧地在奇勒稽思诺尔之东，一作柯尔奇思诺尔，在阿尔泰顶东南，去两旗札萨克驻处八百里。东南：札布噶河、空归河。西南：伊克河拉克池水所汇也，击百数十里，西南相联一泊曰爱拉克诺尔，南与喀喇诺尔相直。右翼右末旗札萨克图汗之族。雍正二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二。牧地当德勒格尔河西岸、桑锦达赉之东。德勒格尔河一作哈喇台尔河，源出唐努山南、锡巴里喀伦北，东北流，当阿哈里喀伦之北，有一小水西北来入之。折东南流，与德勒格尔河会。又东南流，托尔和里克河北自博尔图斯喀伦，两源并导，百里而合，又南，德勒格尔河自西来会。又南流，布克绥河自西北来会。又南入齐老图河。中左翼右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初授二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封辅国公并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桑锦达赉之南。桑锦达赉泊在旗境及中左翼左旗之间。西南有色楞格河。右翼右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封固山贝子，后降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在乌喇特界内库埒谟多。左翼后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三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六年晋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在伊克敖拉里克察罕郭勒北乌兰泊。中右翼末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四十三年授一等台吉。五十三年授札萨克。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当济尔哈河，至是潴于察罕诺尔。所部察罕诺尔有二，一在左翼右旗之西，其南为齐齐克泊，接科布多界；一即此，济尔哈河所潴也。右翼后末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三十六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在奇齐格讷洪果尔阿齐喇克。中右翼左旗札萨克图汗之族。乾隆二十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在左翼左旗西南。右翼前旗札萨克图汗之族。康熙二十八年授札萨克。三十年授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有半。牧地在阿尔察图、和岳尔敖拉、雅苏图、鄂和多尔、纳默格尔诸界。左翼左旗札萨克图汗之族。乾隆二十一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在奇勒稽思诺尔、爱拉克诺尔之南，跨空归河。空归河又名空阴河，旧作空格依河，出昂奇山南麓，合三水，西南流，入札布噶河。中右翼末次旗罗卜藏台吉之孙。康熙四十八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有特伯诺尔、委衮诺尔，两诺尔水皆发源乌里雅苏台军营城北大山，东北流，潴为两大泊，委衮在北，特伯在南，中隔一岭，南北相望，形拟蝌蚪也。中左翼末旗罗卜藏台吉之裔。雍正十二年授二等台吉。乾隆二十二年授一等台吉兼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德勒格尔河东岸。附辉特一旗额鲁特部辉特族人罗卜藏，为噶尔丹所虐，来归。乾隆二十年授其孙一等台吉。三十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当济尔哈河东岸。济尔哈河自旗南界合三源东北流，至札萨克图汗部中右翼末旗界，潴为察罕诺尔。以上统盟于札克毕赖色钦毕都尔诺尔。

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统称外札萨克。自雍正中用兵准噶尔，即于乌里雅苏台筑城驻兵，城以木为之，中实以土，高丈六尺，厚一丈，在乌里雅苏台河北岸。光绪七年，收还伊犁，改订条约，许俄人在乌里雅苏台通商，俟商务兴旺再设领事。定边副将军治之。总统四部兵，内蒙古各部兵统于各部札萨克。盖内札萨克多从龙功臣，而游牧之地悉附近盛京、直隶、山西、陕西一带，与外札萨克之后来归附远在漠北者有别。兼理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两部事。又设库伦办事大臣，库伦在土喇河上游西岸，人三万口，喇嘛教徒甚众。其胡土克图殿宇严庄，蒙民每夏从诸部来顶礼者，道路不绝。理俄罗斯边事。康熙六十年与俄立约，定为陆路通商埠。各遣官盐视。乾隆二年，并停京师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总其权于库伦大臣。互市处在恰克图南买卖城，有路南通库伦，北达上乌丁斯克，与新修铁路接。有俄国领事署。贸易茶最盛。车臣汗、土谢图汗两部事亦归盐理。

杜尔伯特部十六旗：至京师六千余里。元臣勃罕之裔，姓绰罗斯。六传至额森，即乜先，生二子。长伯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部祖；次额斯墨特达尔诺颜，为准噶尔部祖。杜尔伯特本分牧额尔齐斯河。乾隆十八年，为准噶尔所逼，率族来归，编所部佐领左翼旗十一，特固斯库鲁克达赖汗旗、中旗、中左旗、中前旗、中后旗、中上旗、中下旗、中前左旗、中前右旗、中后左旗、中后右旗。右翼旗三，前旗、前右旗、中右旗。附辉特旗二。上下前旗俱在科布多河，下后旗俱在岛布萨泊南、杜东辉西。授札萨克，世袭。设科布多参赞大臣以辖之。同游牧科布多金山之东乌兰固本地。东至

萨拉陀罗海、纳林苏穆河，南至哈喇诺尔、齐尔噶图山，西至索果克河，北至阿斯哈图河。北极高四十九度十分至二十分。京师偏西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二十分。科布多一作和卜多，其水源名索果克河，盖即索和克萨里也。东流，南合瑚尔噶泊、辉美泊、和通泊水，东北流，西合噶斯河，折而东南流，径辉特下前旗、杜尔伯特右翼旗，南合塔尔巴泊、托尔博泊水，北合乌里雅苏图河、根德克图泊、戴舒尔泊水，遂名科布多河。东南流，经科布多城西，布彦图河出阿尔泰乌梁海旗西北流来会。又东流入阿勒克泊。纳林苏穆河，发源特斯河南沙地，西南流，与古萨尔泊水会，西北入乌布萨泊。乌布萨泊在左翼旗北，西与北接唐努乌梁海界。喀喇奇拉河、古萨尔泊水，俱出左翼界，北流，萨克里哈拉河亦出左翼界，东流，俱潴于乌布萨泊。又东，特斯河、和赖河，东北特里河，北伊尔河、博尔河、札尔河、齐塔齐河，西有哈拉莽鼐山水，俱流入乌布萨泊。南：哈喇泊水、札布噶河，自札萨克图汗部西北流，东纳空归河，又西北会奇勒稽思泊、爱拉克泊水，西流，南合都尔根泊、哈喇泊水，径明阿特旗，汇于阿拉克泊。

明阿特部一旗：系出于乌梁海。后为札萨克图汗部中左翼左旗之属。乾隆三十年，撤出设一旗，隶科布多大臣辖。牧地在科布多城西。东界起塔拉布拉克至齐尔噶图山、科布多河止，南界起齐尔噶图山至茂垓止，北界起茂垓至塔拉布拉克止，俱与杜尔伯特连界。北极高四十八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二十六度二十分。

阿尔泰乌梁海七旗：东界起都噜淖尔至哈叨乌里雅苏台止，与额鲁特连界；南界起乌兰波木、乌龙古河至巴噶诺止，与塔尔巴哈台所属土尔扈特连界；西界起碑尔素托罗垓至巴尔哈斯淖尔止，与喀伦连界；北界起巴尔哈斯淖尔至哈窦里达巴止，与喀伦连界。曰左翼副都统旗、散秩大臣旗各一，总管旗二；右翼散秩大臣旗一，总管旗二。北极高四十九度二十分。京师偏西二十九度十分。哈屯河二源，东曰喀喇河，西曰噶老图河，俱出阿尔泰乌梁海旗北境阿尔泰山北麓，二源合为纳尔噶河，东北流，鄂依满河入之。又东北流，札尔满河入之，折东流，达尔钦图河自西南来汇。又东北流，始曰哈屯河，又东北流，径阿尔泰诺尔乌梁海旗，西纳乌赖河、僧玛尔达河，东纳喀达林河。又北流，会亨吉河，入唐努乌梁海界。阿尔泰河亦自科布多西北流来会，又西北入俄罗斯界。西南：华额尔齐斯河，源出阿尔泰山。

阿尔泰诺尔乌梁海部二旗：在索果克喀伦外。东界起哈勒巴哈雅山至布古素山、博罗布尔噶苏河止，南界起博罗布尔噶苏至托申图山、习伯图山、达尔钦图河止，西界起达尔钦图河至阿尔占山、巴勒塔尔罕山、呼巴图噜山止，北界起呼巴图噜山至阿尔泰诺尔、伯勒山、楚勒坤诺尔、哈勒巴哈雅山止。北极高五十三度。京师偏西二十五度四十分。旗东北有阿尔泰泊，绰尔齐河、沙尔河、巴什库斯河、阿斯巴图河，合北流潴焉。东纳格吉河，西纳巴哈齐里河、伊克齐里河、郭尔达尔河，北流为阿尔泰河，又西北入唐努乌梁海界会哈屯河。

博东齐旗、布图库旗：均杜尔伯特族。乾隆二十一年来归，编置佐领。同牧于呼伦贝尔。隶呼伦贝尔都统辖，黑龙江将军节制。

新土尔扈特部二旗：在科布多城西南。至京师七千余里。元为乃蛮国，太祖灭之。后为和林行省所属地。明属卫拉特。初，始祖翁罕裔舍棱为准噶尔台吉。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其长子卓立甘鄂尔勒克，即徙牧俄国一支之祖。数传至渥巴锡，来款，赐牧新疆，号旧土尔扈特。其次子卫衮察布察一支，依准噶尔，传至舍棱，为准噶尔台吉。大军征准噶尔，舍棱奔俄。乾隆三十六年来归，编佐领，设札萨克，赐牧，号新土尔扈特。二旗：曰新左旗，曰新右旗。自为一盟，曰青色特启勒图。隶科布多大臣兼辖。光绪三十二年，划隶阿尔泰办事大臣。牧地当金山南、乌隆古之东。东至奔巴图、扪楚克乌兰、布勒干和硕，南至胡图斯山、乌龙古河，西至清依勒河、昌罕阿瑞、那彦鄂博，北至绰和尔淖尔、那郭干诺尔之中山。北极高四十六度。京师偏西二十七度二十分。拜塔克，地以山名，其山至哈布塔克西、青吉斯河南岸。由拜塔克西南行，至奇台界，唐时以沙陀部为沙陀州，此其故壤也。乌隆古河二源，东曰布尔干河，西曰青吉斯河。布尔干河出新和硕特旗北，合喀喇图泊水，南流，经札哈沁旗东南流。青吉斯河出旗境北，合哈泊水，西南流，合哈弼察克河。又东南，与布尔干河合，为乌隆古河。折西流，径阿尔泰乌梁海旗，潴为赫萨尔巴什泊。

新和硕特部一旗：在布科多城南。至京师七千余里。和硕特台吉巴雅尔拉瑚之族蒙衮。乾隆三十七年来归，附新土尔扈特贝子旗。后为所虐，移牧杜尔伯特近处。嘉庆元年，给札萨克印，隶科布多大臣兼辖。光绪三十二年，划隶阿尔泰办事大臣。牧地当金山东南喀弼察克，西临青吉斯河。东至和托鄂博，西至扪楚克乌兰，北至奔巴图、哈弼察克河。北极高四十七度。京师偏西二十七度。哈弼察克一作哈布塔克，地以山名，在镇西府西北四百里。北六十里即布拉干郭勒河南山北之地，饶水草，宜畜牧。

札哈沁部一旗：初为准噶尔宰桑。乾隆十九年，大军获之。其随来之札哈沁，即令统辖。四十年设一旗。嘉庆五年，增设一旗。隶科布多大臣。牧地在科布多城南。东界起德杜库库图勒至巴尔噜巴克止，与喀尔喀连界；南界起昂吉尔图至哈布塔克山止，与巴尔库勒连界；西界起和托昂鄂博至布尔干河东岸止，与阿尔泰乌梁海连界；北界起惠图僧库尔至土古里克止，与喀尔喀屯田兵官厂连界；东北界由土古里克起至德杜库库图勒止，与喀尔喀连界。北极高四十六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二十六度十分。

科布多额鲁特部一旗：木台吉达木拜属，有罪削爵，以其众属科布多大臣辖。东界起齐尔噶朗图至布古图和硕止，南界起布古图和硕至哈叨乌里雅苏台止，东南均与喀尔喀屯田兵连界，西界起哈叨乌里雅苏台至都噜诺尔止，北界起都噜诺尔至习集克图河止，西北均与阿尔泰乌梁海连界。北极高四十八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二十七度三十分。以上并隶科布多大臣定边左副将军辖。

阿拉善额鲁特部一旗：在河套以西，袤延七百余里。至京师五千里。本漠北地郡西境，及武威、张掖二郡北境地。晋为前凉、后凉、北凉所有。唐属河西节度使。广德初，陷于西番。宋景德中，陷于西夏。元属甘肃行中书省。明末为额鲁特蒙古所据。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之裔，世驻牧河西套。后为噶尔丹所灭，其酋逃窜近边。康熙二十五年，上书求给牧地，诏于宁夏、甘州边外画疆给之。东至宁夏府边外界；南至凉州、甘州二府边外界，西至古尔鼐接额济纳土尔扈特界，北逾戈壁接札萨克图汗部界。三十六年，编佐领，授札萨克，封多罗贝勒，驻定远城。雍正二年，晋郡王。乾隆三十年，晋和硕亲王，世袭。佐领八。牧地当贺兰山西、龙头山北。北极高三十八度至四十二度。京师偏西十度至十八度。城北有吉兰泰盐池，名曰“吉盐”，归阿拉善王管辖。自为部，不设盟。贺兰山在旗东，土人名阿拉善山。山有树木，青白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逦迤向北，经灵武西北，径保静西，又北径怀远西，又北径定远，又东北抵河。抵河之处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像月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边城之钜防也。山之东，山口自北而南曰宁靖、镇北，至独树，凡十九口。又南接边城曰青羊沟、乾沟，至小关儿，凡十九口。又南则石空寺堡及胜金关也。西山口自北而南曰归德、红儿，至黄峡，由十三口。又南，山势迤逦而西，其南曰山嘴口、金塔口、杏树口、赤木口，东接边城曰大佛寺口、三岔沟口。其西曰靖湖埠，至崇庆，凡六口，镇北口、宁安口、向阳埠口、杀虎埠口。龙首山一名龙头山，俗呼为甘峻山，在旗西南，与山丹接界，蒙名阿喇克鄂拉，绵亘广远，东大山之脉络也。距山丹城三里。山尽处为宁远堡。山南为内地，蒙古俱于山北游牧。旗南有松峡水，自古浪县北流，径县东，又东北至土门堡流出边。又东北至旗界，潴为泽。汉志：“苍松县南山，松峡水所出，北至揖次入海。”一统志：“按陕音峡，松陕水即今古浪河，边外积水处总曰海。”有谷水，即三岔河，自凉州府城东，东北流，径镇番东北出边，土人呼为郭河，至旗界入白亭海子。《地形志》：“武威郡襄城县有武始泽。”《水经注》：“马城河又东北径武威县故城，东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一水又东流入潴野。”有水磨川，一名云川，自永昌城西，东北流，径新城堡北、水靡堡西，永昌城北、宁远堡西，北流出边。经旗界，潴为大泽，蒙古名沙喇鄂模。有休屠泽，即古潴野。《汉志》：“武威县，休屠县在东北，古文以为潴野泽。”《水经注》：“武威北有休屠泽，俗谓之西海，其东有潴野泽，俗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有鱼海，即白亭海，一名小关端海子，五涧谷水流入此海。有沙喇鄂模，在休屠泽西。水磨川自宁远堡北出边，注入其中，方广三四十里。有昌宁湖，直永昌东北、宁远堡北四十里，东至镇番界，多水草杨木。明季青把都游牧于此。有长草湖，在宁罗山。北有伯颜湖，直平番东北边外。有双泉，直永昌西北，亦名双井。有马跑泉，直永昌北。有高泉、平泉、赤诺泉。有三井，直镇番西北，有

乱井儿。有青盐池、鸳鸯白盐池、小白盐池，皆在镇番西北边外。有红盐池，在山丹城北，池产红盐，其根可作器。定远城北有盐池，所谓吉兰泰池也。

额济纳旧土尔扈特部一旗：在阿拉善旗之西，当甘肃甘州府及肃州边外。袤延八百里。至京师五千五百余里。本汉居延县地，张掖郡都尉治此。后汉安帝时，改置张掖居延属国，别领居延一城。献帝建安末，立为西海郡。魏、晋因之。永嘉以后，地属前凉、后凉、北凉、西凉，相继割据。元魏为凉州所辖地。隋、唐为甘州、肃州北境。大历中，陷于土蕃。宋景德中，地属西夏，曰威福军。元，亦集乃路，属甘肃行中书省。明，甘州、肃州二卫边外地。元臣翁罕裔。明季为准噶尔所逼，徙居俄境之额济拉河。额济拉即窝尔吉译音之变。土尔扈特居俄久，常遣使入贡。康熙四十二年，其汗阿玉奇之嫂携其子阿剌布珠尔入藏礼佛，准噶尔阻其归路，乃款塞乞内属，赐牧色尔腾。旋定牧额济纳河。雍正七年，封多罗贝勒。乾隆十八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一。以来归在先，故亦称旧土尔扈特。不设盟长。牧地跨昆都伦河。东至古尔鼐，南至毛目县丞民地，西至大戈壁，北至阿济山。北极高四十一度。京师偏西十七度。旗境有扫林山。明冯胜拔肃州，进至雪林山亦集乃路，即经。别笃山今曰毕道山。明纪，洪武五年，副将军传友德下额济纳路，次别笃山，即此。东：旗杆山。北：阿济山。自哈密北逾天山，至巴里坤池，又北渡大砂碛几三四百里，有阿吉山，亦曰阿济山。山脉自西北阿尔泰山南来，蜿蜒东趋，横带瀚海中，起伏不断，为喀尔喀西路之南境，其长殆三四千里。东南：合黎山，即禹贡弱水所经也。《水经》云，“合离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注以为即合黎山。史记正义，山在张掖县西北二百里。《行都司志》云在高台所北十里、镇夷所东北三十里，与黑山相接。黑山在镇夷所东北，屹立沙漠中，一名紫塞。其山口东南至肃州百四十里。东北有狼心山，在金塔寺堡北，南去镇夷所城五百里，为往来要路。又有孤仁山，在金塔寺堡东北三百五十里，凡往来哈密北山者，必聚于此。南有毛目城。额济纳河在西套额鲁特西界。又弱水源出山丹西南，自与张掖河合，其下通名为张掖河。又讨来河发源肃州西南番界中，有三派，最西曰讨来河，其西又有哈土巴尔呼河，北流百余里，与讨来河合，又东北百余里，南有巴哈、额济纳二河，合流而北，与讨来河会为一，又东北流入边，绕州南至州东北，合西来之水，又东北出边，过金塔寺，折北转东，与张掖河合，又北入居延海。昆都伦河自甘肃肃州北流，经旗境，分二道，汇为泽，俱曰居延海。旗东有泽曰大苦水，南直甘肃张掖县边外。大苦水之东有二泽，曰骟马湖，东南有泽曰沙枣湖，亦曰沙枣泉，在肃州东北金塔寺北，沙枣湖之东，直山丹县边外，有泽曰丰盈大泉。以上诸泽，皆潴于沙。又东有昌宁湖、鱼海、白海，其上源皆在甘州府、凉州府界。

南路旧土尔扈特部四旗：在喀喇沙尔城北，当天山之南，珠勒都斯。至京师八千六百余里。本古西戎地。汉及魏、晋为乌孙国地。北魏，高车国地。周，突厥地。隋，西突厥地。唐，鹰娑都督府地。宋属西州回鹘。明为回部所据。乾隆二十三年，回疆平，入版图。三十六年，元臣翁罕裔渥巴锡挈所部内附，遂以其地赐之，是为南路旧土尔扈特，与中路和硕特同游牧，编置佐领。设旗四：曰南路汗旗，曰中旗，曰右旗，曰左旗。授札萨克，世袭。隶伊犁将军辖。牧地有珠勒都斯河在，逾天山至博尔图岭，南至扣克纳克岭，西至天山，北至喀伦。北极高四十二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三十度四十分。天山一名祁连，一名雪山，一名白山，又曰折罗漫山。自叶尔羌西南蜿蜒而来，曰葱岭，至辟勒玉山分脉。其东南一支，绕和阗而东行，其西北一支，绕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之西，又北行，达布鲁特境，东行绕乌什之北，又径阿克苏之北，又径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之北，绵亘七八千里，而至哈密东北百余里，为北天山，又百余里截然而止，则在巴里坤之东，名盐池山，伏入地中矣。此山为南路回疆、西路伊犁之分界。山阳为自哈密至叶尔羌南路，山北则由巴里坤至伊犁北路也。盐池山之南，沙碛漫野，即希尔哈戈壁，所谓“千里瀚海”也。其山伏地千余里，至嘉峪关外沙州之东，突兀起顶，东行名祁连山，所谓南天山也。再东行至洞素达巴罕过脉，东北行至巴图尔达巴罕，北分一支，至八宝山，形如莲华，尊成岳体，乃西宁、凉州、甘州、肃州四郡之镇山也。又自镇素达巴罕东行，至野马川之东，景阳岭自南而北，东分一支结凉州诸山，西分一支与察罕鄂博过脉，西行至祁连达巴罕，过脉向北，分一支结甘州诸山。珠勒都斯山，在喀喇沙尔城北珠勒都斯之地，北连雪山，回环千余里，水草丰茂。博尔图岭亦名博罗图塔克，在辟展西南，当喀

喇沙尔东北境，其山与阿勒癸山南北相接，形如锁钥，西通准部，南界回疆，天山南路一大关隘也。山多积雪，博罗图河发源北麓，入北谷口西行，通珠勒都斯，出西南谷口，西南行，即喀喇沙尔境。扣克纳克岭亦名库克纳克达巴，在爱呼木什岭西五十里，额什克巴什河发源南麓。山脉自天山正干之额什克巴什山分支，东行六十里至此。

中路和硕特部三旗：至京师八千六百余里。旧为四卫拉特之一。牧青海、伊犁诸境，后徙俄罗斯。乾隆三十六年，从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来归，诏附南路土尔扈特部同游牧珠勒都斯，编置佐领。设旗三：曰中路中旗，曰中路右旗，曰中路左旗。授札萨克，世袭。归伊犁将军辖。牧地在南路旧土尔扈特部之西。东至乌沙克塔尔，南至开都河，西至小珠勒都斯，北至察汗通格山。北极高四十二度五十分。京师偏西三十一度十分。察汗通格山在乌沙克塔勒西，西南距喀喇沙尔城百九十五里，地有废城，城西有泉，委折而南，北乌沙克塔勒城东，分导灌田，自辟展西入纳林奇喇塔克、博罗图塔克谷口，循博罗图郭勒，逾塔什海，至其地，为喀喇沙尔东北境。开都河俗名通天河，源出大雪山，经喀喇沙尔西门外，水势甚宽。东南流，上源曰珠勒都斯河，出布古尔东北山，数水合西南流，西纳达赖克河。折东流，歧为二，复合，南北纳十余水，而东北纳玛尔什河，经库勒尔经，折东南流，注塔里木河。《一统志》载叶尔钦有塔里母河，下流与西北来之海多河合。海多河即开都河，塔里母河即塔里木河也。小珠勒都斯河出自阿尔泰阴克逊之北源处，极四十三度十分，西三十一度三十分，即和硕特牧地也。

北路旧土尔扈特部三旗：在塔尔巴哈台城东，当金山之西南霍博克萨里。至京师九千七百余里。本汉时匈奴西境、乌孙北境。北魏，蠕蠕地。后周时入于突厥。唐，西突厥地。明时为卫拉特地。旧为准噶乐台吉游牧处。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入版图。三十六年，元臣翁罕裔衮札布来归，遂以其地赐之，是为北路旧土尔扈特部，编置佐领。设旗三：曰北路旗，曰右旗，曰左旗。授札萨克，世袭，隶塔尔巴哈台大臣辖，伊犁将军节制。牧地东至噶札尔巴什诺尔，西至察汉鄂博，南至戈壁，北至额尔齐斯河。北极高四十六度三十分。京师偏西二十九度十分。有萨里山，即赛儿山。东：噶札尔巴什诺尔，即赫萨尔巴什泊，在哈莽奈山北，凡金山东南乌龙古河、布尔干河、青吉斯河皆汇焉。广七十里，袤三十里，余波入于沙碛。泊以东即新土尔扈特牧地。北有额尔齐斯河，一源为华额尔齐斯河，一源为喀喇额尔齐斯河，均出阿尔泰山，二河合为额尔齐斯河。西北流，纳苏布图河，罕达海图河、奇喇河，与克木齐克河、固尔图河、博喇河、哈布河、喀喇哈布河、讷恰库河、塔尔巴哈台河。又西北，潴为宰桑诺尔。俄侬河、果莫孙河汇其东南，纳林河、哈流图河汇其东北，阿布达尔摩多河汇其西。复从诺尔西北溢为额尔齐斯河，科尔沁河入之。又西北布昆河，又北乌柯尔乌苏，又东北流，纳林河、莫依璘河、布克克图尔玛河皆入之。又东北流，经塔尔巴哈台北境、科布多西北境，入俄罗斯界。

东路旧土尔扈特部二旗：在库尔喀喇乌苏城西南，当天山之北，济尔噶朗。至京师九千五百余里。本汉时乌孙国地。北魏为蠕蠕地。后周时入于突厥。唐为西突厥地。后为嗢鹿州都督府地。明时为卫拉特地。旧为准噶尔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处。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入版图。元臣翁罕裔纳札尔玛穆特来归，遂以其地赐之，是为东路土尔扈特部，编置佐领。设旗二：曰右旗，曰左旗。授札萨克，世袭。统隶伊犁将军节制。牧地跨济尔噶朗河。东至奎屯河，南至南山，西至库尔喀喇乌苏屯田，北至戈壁。北极高四十四度二十分。京师偏西三十一度二十分。济尔噶朗河三源，发库尔喀喇乌苏南山，名古尔班恰克图水。山中产金，置济尔噶朗金厂。古尔班恰克图水北流，径土尔扈特喇嘛寺，又西北流，径布尔哈齐军台西，为济噶朗河，又曰多木达喀喇乌苏，言于三喀喇乌苏居中也。布尔哈齐庄南五里许，沙阜涌泉，势甚湍急，北径庄东为布尔哈齐水，西北流，入于济尔噶朗河。济尔噶朗河又西北流，入库尔喀喇乌苏河。济尔噶朗厂西南有山曰额不图岭，发泉，东北流，为额布图河，又曰固尔班喀喇乌苏，其水自东北折而西北流，入库尔喀喇乌苏河，又西入喀喇塔拉额西柯诺尔。东：奎屯河，在库尔喀喇乌苏城东南，源出额林哈毕尔噶山。山产金，置厂。奎屯河北流出山，疏西流渠一，曰树窝子商户渠。又北流，径库尔喀喇乌苏城东。又北流，东西各引渠一，东曰河沿子商户渠，西曰民户渠。户屯之北为兵屯河，径兵屯东，折而西北流，径军台西，

为库尔喀喇乌苏河。

西路旧土尔扈特部一旗：在伊犁城东，当天山之北，晶河东岸。至京师一万余里。本汉时乌孙国地。北魏时为悦般国。寻为蠕蠕所并。后周时入于突厥。唐初西突厥地，后为嗢鹿州都督府地。元，阿勒穆尔地。明时为卫拉特地。旧为准噶尔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处。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入版图。元臣翁罕裔罗卜藏诺颜来归，遂以其地赐之，是为西路旧土尔扈特部，编置佐领。设西路旗一，授札萨克，世袭。隶伊犁将军节制。牧地东至精河屯田，南至哈什山阴，西至托霍木图台，北至喀喇塔拉额西柯诺尔。北极高四十四度四十分。京师偏西三十二度五十分。哈什山在庆绥城西南，山之阳即伊犁哈什河源所出，合十余水，西流来会，曰伊犁河。有晶河，旧作精河，源出安阜城南山，其山即伊犁哈什河北岸山阴也。山有峡口，曰登努勒台。《新唐书》地理志云，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密城，渡伊丽河，盖即由登努勒台至伊犁矣。石漆河或晶河之旧称，河三源并出，为古尔班晶河，准语晶，谓“蒸笼”也。河滨沙土，湿暖如蒸，故名。西北流出山，经西路一旗土尔扈特游牧一百科树之西，北距安阜城九十里。又西北流。导西流渠一。又西北流，导东流渠一。又西北流，径晶河旧城西。又北流，入喀喇塔拉额西柯诺尔。喀喇塔拉额西柯诺尔即盐海子也，在精河城北。库勺喀喇乌苏河出库尔喀喇乌苏城南山中，三水合北流，径城东及北，合南来一水；又西北，济尔噶朗河自其南注之。又西，敦穆达河亦自其南注之，合流潴焉，曰盐海子。

唐努乌梁海部：本明时兀良哈部族。至京师八千余里。清初来附，属乌里雅苏台定边副将军辖。共二十五佐领。二佐领在德勒格尔河东岸；二佐领在库苏古尔泊东北；四佐领当贝克穆河折西流处；四佐领当噶哈尔河源；三佐领当谟和尔阿拉河源；十佐领在西北，跨阿尔泰河、阿穆哈河。又附札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五佐领，赛疸诺颜部所属乌梁海十三佐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门徒所属乌梁海三佐领。东南至土谢图汗及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西南至科而多，北至俄罗斯。北极高五十五度四十分。京师偏西二十四度二十分。南：唐努山，延亘千余里。又有穆逊山。西北：敖兰乌纳瑚山、鄂尔噶汉山，与唐努山相接。阿努河、察罕米哈河、阿穆哈河，皆出其北麓。北：塔尔噶克山，其南为额尔齐克山。有克穆河，即剑河，元史谦河，亦即此水。河出穆逊山西北之托罗斯岭南麓，曰华克穆河，南流，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门徙所属乌梁海三佐领之西。又南流，陶托泊水自东来汇。陶托泊水出穆逊山西麓，两源并发，合流曰乌鲁河，西流潴为陶托泊。和金哈河汇其北，有二水汇其南。复从泊西北流出，入于华克穆河。华克穆河折西流，径札萨克图汗部所属乌梁海一佐领之西北，又西流，布斯河出章哈山北麓自南来汇。又西，多集玛河自北来会。又西流，哈尔吉河自南来汇。又西流，有札噶泊，周数十里，当唐努山北，近吉里克卡伦隔山之乐，潴为泊。其水东北流，哈拉穆楞河自东南来汇。又东北流，南入于华克穆河。又折而北流，经札萨克图汉部所属乌当海一佐领境，纳东来一小水，又北流，会贝克穆河。自发源至此，一千一百余里。贝克穆河源出托罗斯岭南麓，在华克穆河源之西，水南流潴为伯鲁克泊。复南流，博尔鲁克河自南来汇。折西流，阿萨斯河亦出托罗斯岭，潴为图集泊，从泊流出，自北来会。又西流，库克穆河自南来汇。又西流，哈彦萨拉克穆出托罗斯岭西麓，潴为特尔克泊，复从泊中流出，与北来之伯集克穆合，入于贝克穆河。克穆齐克河出唐努山北麓，其南隔山即乌布萨泊也。克穆齐克河东北流，巴尔鲁克河自南合一水来汇。又东北，阿克河自西来汇。又东流，北纳一小水，南纳集尔噶瑚河。又东流，北纳一小水，南纳札达克河，东入大克穆河。大克穆河西流，谟什克河、巴拉克河皆自南来入之。又西流，乌兰乌苏河自北来入之。又西流，谟和尔阿拉河、额锡穆河、察汉河、拉尔河、特穆尔乌苏河、札库尔河合三水，皆来汇。图兰河出塔尔噶克山西南麓，南流，合鄂克河，入于大克穆河。察汉米哈河发源鄂尔噶汉山北麓，北流，径敖兰乌纳瑚山西，西北流入阿努河。阿穆哈河亦发源鄂尔噶汉山西北麓，北流，径乌梁海十佐领之东，折而东北流，入阿努河。特里泊出唐努山北麓，西北流，为泊，又西北流，入于华克穆河。额赫河即厄赫河，上源为库苏古尔泊，在唐努山乌梁海东南境。伊克杭哈河、纳林杭哈河、哈拉锡尔河、纳林和罗河，俱出穆逊山南麓，南流潴焉。复自泊东南流出，曰额赫河，南北合数水。库克陀罗盖河、达尔沁图河、鄂依拉噶河、阿勒浑博勒尔河俱出

卡伦外，东南流来会。又东径札萨克图汉部、赛音诺颜部境，又东南入土谢图汉部界，北纳努拉河、布科倭河，东南会色楞格河。有德勒格尔河，出唐努山东南，东流逾卡伦，东南流，西纳伊克河，罗河、托尔和里克河，出德勒格尔河源东，皆东南流，入札萨克图汉部界。哈屯河自科布多北流入界。阿尔泰河亦自科布多西北流来会，又西北入俄界。苏特泊在鄂尔噶汉山南。以上隶伊犁将军节制。

清史稿卷七九　志第五四

地理二十六

青海《禹贡》西戎之域：袤延二千余里。至京师五千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三代属西羌。汉为张掖、武威、金城、陇西四郡之西塞外、蜀郡之北徼外，属先零、烧当等诸羌地。王莽时，置西海郡。历后汉、魏、晋，皆诸羌所居。东晋后，又为吐谷浑所据。隋平吐谷浑，置西海、河源等郡。隋末，吐谷浑复据之。唐龙朔三年，吐蕃灭吐谷浑，尽有其地。宋亦为吐蕃地。元为贵德州及吐蕃朵思甘思等处，属吐番等处宣慰司。明为西番地。正德四年，始为蒙古部酋所据。清初，有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之裔，号顾实汗，自西北侵有其地，遣使通贡。自分部众为左右二翼。左境东自西宁边外栋科尔庙，西至嘉峪关边外洮赉河，南自西宁边外博罗充克克北岸，北至凉州边外西喇塔拉。右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南自松潘边外漳腊岭，北至博罗充克克河南岸。康熙三十七年，悉众内附。雍正元年，台吉札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诱众犯边，大军讨平之，越岁而定。三年一贡，分三班，九年一周。置互市于西宁日月山。开拓新边，增设安西镇于布隆吉尔，辟地千余里。三年，编其部落为四，旗二十九，后又增置土司四十。设西宁办事大臣以统辖之。广千余里，袤千余里。面积二百四十万方里。人十五万口。北极高三十一度四十五分至三十八度三十分。京师偏西十四度三十分至十七度。东：阿木尼末伦山。东南：阿木尼塞尔秦山。西南：阿木尼那凌通布山。西北：阿木尼巴延尊崔山、阿木尼洞舒山；阿木尼天沁察罕山，其峰甚峻，无雪而白，故名；阿木尼兀善通布山。西：阿木尼巴尔布安山，其峰高险，色黑，故名。西北二百余里，有阿木尼厄枯山，东北近甘、凉二州之边，有阿木尼冈噶尔山，又名龙寿山。凉州边外有阿木尼巴延哈拉山，又名大荒山。又阿木尼扣肯古尔板山，在黄河东岸哈尔吉山东，山有二峰独高，积雪不消，其一为阿木尼麻禅母孙山，即大雪山也。番语称祖为“阿木尼”。西海十三山，番俗皆分祭之，而以大雪山为最。凡环绕青海之滨者，亦有十三山，土人皆名乌尔图，谓之“十三角”云。又南旷野中，有汉陀罗山、西索克图山、西南索克图山，地多瘴气。西南：乌克陀罗海山，高峰壁立。黄河西岸、青海西南，有固尔班伊玛图山，三山相接，皆名伊玛图绕浊罗池。有苏罗巴颜喀喇山，在伊玛图山东北，石崖色黑，多冷瘴，故名。南：黄河北岸有巴尔陀罗海冈。近青海南岸有巴汉哈图岭。巴汉哈图岭东，伊克哈图岭；其西南，察察岭。察察岭东，纳布楚尔岭。南少西，苏罗岭，即苏罗巴颜喀喇山之东支。黄河西岸、苏罗岭东，登诺尔台岭。拖孙池东南，忒伯呼图岭。有海努克岭。东北，布呼图岭。西，乌苏图搜吉岭。青海西南相近，殷德尔碧柳图岭。青海西南二百余里，好来岭乌兰布拉克岭。西宁边外，纳拉萨拉岭。其西，齐布泰尔岭；相近有哈拉岭，即托拉喇山也。洮州卫边外，有达尔济岭，即礼岭也。洮河发源西倾山之脊，岭最高大，其上平坦，草木茂盛。东南有和尔河，源出纳拉萨拉岭，西北流，入青海。北少东，哈尔济河，源出青海北岸哈尔济山，东南流，入青海。北：伊克乌兰和硕河，源出巴颜山，南流，入青海。其西，巴汉乌兰和硕河，南流入青海。东南：巴颜池，周四十余里。西南：多罗池，周一百五十余里。洮脊河亦作滔来、陶赖、讨来，在肃州南，下流合张掖河，即古呼蚕水也。《汉书　地理志》禄福县，“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寰宇记》：“呼蚕水一名潜水，俗谓之禄福河，西南自吐谷浑界流入。”《一统志》：“按今讨来河发源州西南五百余里番界中，有三派，最西曰讨来河，其西又有哈土巴尔呼河，北流，与讨来河合。又东北余里，南有巴哈、额济内二河，分流而合，又北与讨来河会为一，又东北流入边。绕州南，至州东北，合西来之水，又东北出边，过金塔寺，稍折而北，又转东，与张掖河合，又北入居延海。”布隆吉尔河，在今安西州北，即南籍端水也。《一统志》：“按舆图及新志，

今有苏赖河，亦名布隆吉尔河，发源靖逆卫南山，曰昌马河。北流转而西，径柳沟卫北，会十道沟水为苏赖河。又西径安西卫北，又西径沙州卫西北，党河自南来注之。又西北流，潴为合拉池。其汉长七百余里。池方数十里，即古南籍端水也。今三卫屯田，俱藉此水灌溉。”塞尔腾海，在旧沙州卫西南，水出雪山之阴，西北流，潴为泽，为青海要道。西尔噶拉金河，即党河，在沙州卫西，古氐置水也。《汉书　地理志》龙勒县，“有氐置水，出南羌中，东流入泽，沃民田”。《一统志》：“按舆图，今有党河在西，会南来一水，又折北流，绕沙州旧城之东、新城之西，入苏赖河，溉田甚广，当即古氐置水。”穆鲁乌苏，又作胡胡乌苏，在黄河西大雪山北，源出索诺木达什岭，北流四十余里，折东北，合南来之密喇河、北来之萨尔哈卜齐海、阿尔昂诸水，东流入黄河。噶斯池，在黄河上流鄂灵海东北、固尔班蒙滚陀海山东南。有三池：一名鄂博图噶斯池，周二十五里；一名多木达噶斯池，周十五里；一名察罕噶斯池，周十余里。俱在黄河鄂博池之东，番名固尔班噶斯池。

青海和硕特部二十一旗：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生子十二。长，阿鲁克特鲁尔，今内札萨克科尔沁、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札赉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八部之祖也。次，乌鲁克特穆尔，十传至哈尼诺颜洪果尔，生六子。其第四子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后裔繁衍。游牧青海者十九旗。又有游牧西套之阿拉善旗，游牧察哈尔之和硕特旗。顾实汗长兄哈纳克土谢图，其裔为青海和硕特部所属之西右翼中旗。顾实汗季弟色楞哈坦巴图尔，其裔为青海和硕特部所属之西右翼后旗。此二旗合顾实汗裔为二十一旗。顾实汗第三兄昆都伦乌巴什，其裔为游牧珠勒都斯之中路和硕特旗，游牧科布多之新和硕特旗。青海和硕特部在西宁边外。北极高三十四度三十三分。京师偏西十五度十四分。西前旗顾实汗之子。康熙四十二年封多罗郡王。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八。牧地在布喀河南岸。东至乌图起尔河陀罗海，南至西拉库图尔、果库图尔，西至察罕乌苏呼鲁恭纳，北至布喀河滨纳令希楞。班禅商上堪布喇嘛牧场，在旗境额勒池水南。前头旗顾实汗之孙。康熙四十年封多罗贝勒。五十六年晋封郡王。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十一。牧地南当黄河之曲，有哈柳图河入于黄河。东至拉希楞希拉得布沙，南至和托果尔希里克，西至巴尔鄂博巴颜乌拉，北至额尔德尼布乌鲁勒卜达巴。黄河重源，再显于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流，曰阿尔坦河。阿尔坦，蒙古言“金”也，水色微黄似之。东北流三百余里，至鄂屯塔拉，为古星宿海，元史所谓惇火腊儿也，直西宁边外西南一千一百余里。星宿海于群山环绕中，有地平旷，可三百里。有泉千百，随地涌出，大小错列，望若列星。阿尔坦河自西南来，皆汇入焉。东北流百余里，又东南注札凌海。海周三百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河亘其中而流。番语谓白为“札”，长为“凌”，以其水色白也。又东南注鄂凌海。海在札凌东五十余里，周亦三百余里，形如匏瓜，西南广，东北狭。番语谓青为“鄂”，言水色青也，即《元史》所谓汇二巨泽，名阿剌腊儿者也。由海东北流出，折东南，南抵巴颜浑岭下，复正南流百五十里，水色始变绿而黄。又东南流，曲曲七百余里，绕大雪山南，古积石山也。番名阿木尼麻禅母逊阿林。阿木尼谓“祖”，麻禅谓“险恶”，母逊谓“冰”，犹言“大冰山”也。山自巴颜喀喇东来，当黄河北岸，绵亘三百余里，上有九峰，甚高，冬夏积雪。在西宁边外西南五百三十余里。《元史》谓之亦耳麻不莫剌。黄河依山南麓东流，折而东北，有三坤都伦河前后自东南来注之。三坤都伦者，一曰德特坤都伦，出赖楚山，西北流三百余里入黄河，即《元史》纳邻哈喇河，自白狗岭北流者。一曰都尔达都坤都伦，出纳克多木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数十里入黄河，当河流自南转东北处，即《元史》乞里马出河，自威茂州西北岷山之北北流者。一曰多拉坤都伦，源出冈＜□空元＞山，西北流六百数十里入黄河，正当大河于乌兰莽鼐山麓折而西北流之处，即《元史》鹏桴山西北七百里，过札塞塔失地与河合者。黄河既纳此三水，势甚盛，至乌兰莽鼐山下，始折而西北流二百里，小哈柳图河自东北来入之。小哈柳图源出东北鲁察布拉山，二源，西南流百里合，又西入河，当游牧西、土尔扈特南、前旗东。前左翼头旗顾实汗之孙。康熙四十三年封多罗贝勒。雍正元年晋郡王。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九。牧地在大通河南岸。东至阿木达赖台，南至固尔班塔拉之北沙克图，西至齐擦擦呢布楚勒，北至巴颜布拉克。大通河源出青海西北阿木尼尼库山南诺尔，东南流，曰乌兰木伦河。又东，哈尔浑河自北来注之。又东北，曲曲流，南受一水，又东北，满楚喀河自西北来注之。东径甘州边外番大

山，东南流八百里，北受小水六，南受小水五，至西大通堡南，又东南会湟水，又东南入黄河，即古浩亹水也。河北为西右翼前旗游牧地。西后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五十五年封多罗贝勒。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九。牧地跨柴集河，其水北注盐池。东至锡喇盐海子、察罕托罗海，南至合约尔巴尔克，西至布隆吉尔河源，北至果图尔、希拉库图尔。盐池在青海西南，周百余里，产青盐。蒙古名达布逊绰尔。其水自锡喇库特尔山之莫和尔河，与布拉克地察罕乌苏河，西来汇为此池。又自池东南流出，会西来之巴尔虎河。又七十余里，柴集河自东南来入之，名曰盐河。复东南流，沦于即额池。凡青海、蒙古与西宁一郡军民，并各种番、回，食盐皆取给于此。北右翼旗顾实汗之孙。康熙四十四年，封转国公。雍正元年晋贝勒，后降固山贝子。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六。牧地在青海北岸。东至沙拉哈吉尔，南至库库诺尔济津，西至吹吉乌立图阿拉尔，北至乌兰和硕。有伊克乌兰和硕、巴哈乌兰和硕二河，在旗境西，西北自库德里山南流百余里，入库库诺尔。北左翼旗顾实汗之孙。康熙四十四年封转国公。雍正元年晋固山贝子。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三。牧地在布隆吉尔河南岸。东至哈喇诺尔，南至科尔鲁克，西至窝果图尔，北至伊克柴达木。乌兰乌苏河出东南沙碛中，西北行五百余里，入达布逊诺尔。南左翼后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五十年封转国公。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一。牧地在大通河南岸，青海正北。东至吉噶素台鄂兰布拉克，南至和洛海，西至布都克图乌兰和硕，北至青海。北前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五十年封转国公。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二。牧地在青海西岸。东至科依特陀罗海，南至柴吉希巴立台，西至库吉，北至哈达图。南右翼后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五十年封转国公。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世袭。佐领四。牧地在青海东岸。东至贺尔，南至哈沙图，西至哈拉素布鲁汉，北至库库诺尔。坤都伦河自察罕鄂博图山两源合而南入西宁河。有世宗圣制碑在旗界。西右翼中旗顾实汗伯兄之裔。雍正三年，领公中札萨克，授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柴达木河。东至诺木罕河，南至诺木罕木鲁，西至滔赉，北至希勒沿。舒哈河自旗西无名海子流出，西北入于沙。柴达木河出河源北托逊淖尔，西流至西拉珠尔格塔拉，阿拉克绰尔水东来入之，合而西北流，格德尔古河、乌兰乌苏河、布隆吉尔河俱自其东注之，又西入于沙。西右翼前旗顾实汗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二。牧地在大通河北岸。东至察罕阿尔吉永安，南至约呼赉口，西至柴达木察罕巴彦托罗海，北至希立永安。南右翼中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五十九年封转国公。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乾隆四十年，降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五。牧地当鲁察布拉山之西。东至库克乌松，南至齐克特尼诺尔，西至僧克图木齐，北至库克乌松西山。鲁察布拉山，旧作罗插普拉，即《禹贡》之西倾山也，一名西疆山，亦名嶓台山，在洮州厅西南三百三十余里。《史记　夏本纪》“道九山”，《索隐》“九山古分三条，马融以西倾为中条。郑康成分四列，＜氵并＞为阴列，西倾次阴列”。《汉书　地理志》陇西郡临洮，“禹贡西倾山在县西”。《北史　吐谷浑传》：“阿豺升西疆山观洮江源。”《水经注》：“山东西洮水源。嶓台，西倾之异名也。”《括地志》：“西倾山今嶓台山，在洮州临潭县西南三百六十六里。”《元和志》：“嶓台山在临潭县西南三百里。”《一统志》：“西倾山，番名罗插普喇山，近黄河自东折而西北之东岸，绵亘千余里。凡黄河以南诸山，无大于此者。洮河发源于此。”南左翼中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五十年封转国公，晋贝子、贝勒，后降袭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四。牧地西滨黄河。有恰克图河，东南来流入之。东至巴克图尔根，南至阿尔坦果尔，西至伊克图尔根，北至巴哈图尔根。恰克图河在洮州厅西六百余里黄河东岸，源出伊克图尔根山，东北流，折而北，会巴哈图尔根山之水，折而西北，流百余里，有伊西克山之水，自东北来会，又西北入黄河。又有硕尔浑河，旧作硕尔郭尔，在恰克图河之北，源出古尔班图尔哈山，会三小水，西北流入黄河。北左末旗顾实汗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四。牧地东至柴吉齐沁，南至盐海，西至哈唐和硕，北至和特克。北右末旗顾实汗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至盐四。佐领二。牧地东至柴吉齐沁，南至盐海，西至哈唐和硕，北至和特克。北右末旗顾实汗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二。牧地在布喀河源沙尔诺尔之西。东至色尔柯克达巴，南至察罕陀罗海，西至萨尔鲁克，北至库尔鲁克。布喀河在青海西，源出青海西北阿木尼厄枯山南，名喀喇锡纳河，南流与英额池水会。池周一百五十余里，其水东南流，会于喀喇锡纳河。复东南流，至天沁察罕峰北，与沙尔

诺尔水会，即所称善池也。诺尔周六十余里，其水东流，至天沁察罕峰前，来之罗子河、西尔哈河。又东受北来之济拉玛尔台河，乃名布喀河。又东流注青海。其河受六大水，岸阔流深，夏月人不可渡。青海左右诸水，无有大于此者。东上旗顾实汗之孙。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在青海东北岸。东至阿拉赖达巴木鲁，南至柴吉，西至青海，北至乌尔肯希巴立台。南左翼次旗顾实汗之裔。雍正三年授协理台吉。九年，晋札萨克一等台吉，与前左翼头旗共佐领九。牧地有盐池。东至沙拉图，南至海达克，西至努克孙山鄂昔齐，北至乌兰墨尔河。盐池在青海西击，周百余里，产青盐。柴集河自东南来注之。南左翼末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三十六年封贝勒，后削爵。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佐领二。牧地当博罗充克克河源。东至囊吉立图巴尔布哈，南至图禄根河，西至恰克图北山木鲁，北至恰克图河。博罗充克克河，旧作波洛冲克，即古湟水，一名洛都水者也。在西宁府西北边外，当青海之东，源出噶尔藏岭，元人所谓祁连山，《明志》之热水山也。有三泉，一曰伊克乌拉古儿台，一名土尔根乌拉古尔台，一名察哈乌拉古尔台，南流汇为一水，名博罗充克克河。其东有布虎图岭二泉，亦南来合，曰昆都伦河，东南流，与巴哈图河合流入博罗充克克河。又东南流，至栋科尔庙南，有土尔根察罕河，自西南来会，水势始盛。转东流，入西宁边镇海营，是为西宁河，即湟水也。又东流三百余里，南至庄浪卫降唐堡入大通河。《汉书　地理志》金城都。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水经注》：“湟水出塞外，东径西王母石室，东南流，径龙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又东南，径卑禾羌海北，有盐池，世谓之青海。东流径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东，右控四水，导源四溪，东北流注于湟。又东径赤城北而东入，径戎峡口，右合羌水，又东径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又东径临羌新县故城南，又东，右合溜溪、伏溪、伏溜、杜蠡、四川，左会临羌溪水。又东，龙驹川水注之。又东，长宁川水注之。又东，牛心川水注之。又西径平城北，又东径土楼南，右则五泉注之。又东，右合葱谷水，又东径东亭北，东出漆峡，东流，右则漆谷常溪注之，左则甘夷川水入焉。又东，安夷川水注之。又东径安夷县故城。又东，左合宜春水，又东，勒且溪水注之。又东，左则承流谷水南入，右会达扶东、西二溪水，东流，期顿、鸡谷二水北流注之。又东，吐那孤、长门两川南流入之。又东径乐都城南，东流，又合来谷、乞斤二水，左会阳非、流溪、细谷三水，东径破羌县故城南，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之。又东径小晋兴城北，又东与阖门河合，即浩亹河也。又东径允吾县北，为郑伯津，与涧水合。又东径允街县故城南，又东径枝阳县，逆水注之。”《后汉书》注：“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浑界入，在今湟水县。”《元和志》：“湟水一名湟河，亦谓之洛都水，出青海东北乱山中，东南流，至兰州西南入黄河。”《唐书　吐蕃传》：“湟水至濛谷，抵龙泉，与黄河合。”《元史　河源附录》：“湟水源自都连山下，正东流一千余里，注浩亹河，与黄河合。”册说：“西川河源出西塞外海夷部落，东流，由石峡入境，至卫西北，受北川河，又东合南川河，而经城北，名西宁河。又至卫东北，受沙塘川水，又东南经碾白堡，名湟河。又东南接庄浪所界，合西大通河。又东合庄浪河，又东南至兰州西南入黄河。北川河，番名何尔坦河，源出西宁边外，北至尔坦山，南流，会二小水，入北川河。又南流，入西宁北川边内。又东南流，至西宁城南，入湟河。南川河番名西喇苦特河，源出西宁边外西南西喇苦特山，东北流，至西宁城西北，入湟河。又喀喇河在西宁边外西北湟河之东，源出察罕鄂波图岭，合二小水，东南流，入西宁边内，又流五十余里，入湟河。南右翼末旗顾实汗之裔。康熙三十六年封转国公，晋固山贝子。雍正元年削爵。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在黄河北岸，有西尼诺尔。东至乌兰布拉克，南至黄河舒尔古勒渡口，西至西拉珠尔格西山木鲁，北至巴颜布拉克。锡尼诺尔在旗东界，其南岸与乌兰河北入黄河之处相直。黄河自此北折，东径贵德厅北，入西宁府界。西右翼后旗顾实汗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柴达木河。东至希昔，南至诺们罕木鲁希，西至乌拉斯台，北至柴达木。西左翼后旗顾实汗弟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跨柴达木河。东至巴彦陀罗海，南至桑陀罗海，西至乌尔图，北至玛尼图沙纳图。

青海绰罗斯部二旗：本准噶尔族。乾隆十九年，准噶尔平，其族遂微。附牧赛音诺颜部者曰额鲁特。附牧青海者曰绰罗斯。辖旗二：南右翼头旗，北中旗。北极高三十六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十

五度四十二分。南右翼头旗准噶尔族。康熙四十二年封我罗贝勒。雍正元年晋郡王。三年授札萨克。乾隆三十年降贝勒，世袭。佐领四。牧地当青海东南岸。东至博尔巴齐他尔、察罕鄂博、哈拉乌素，南至固尔班他拉贡诺尔，西至窝尔登诺尔、伊克察罕哈达，北至青海。察罕陀罗海，南有巴颜绰尔，东北有蒙古图布拉克，会东来二水，又东北有乌兰布拉克。二水合流而西，会南来之巴颜淖尔水，为和尔必拉，北入青海。北中旗准噶尔族。康熙五十五年授公品级一等台吉兼札萨克。雍正三年晋转国公。乾隆十五年晋固山贝子，世袭。佐领二有半。牧地在青海西北岸。东至济尔玛尔台，南至布喀沿。西至西尔哈落萨。北至济尔玛尔台。西尔哈河西北出槐满阿林，东南流，又有罗色河，西北出库得里阿林，西南流来合，南入布喀河。又西北，济尔玛尔台河，屈曲南入布喀河，其南岸即和硕特北前旗也。

青海辉特部南一旗：姓伊克明安。有卓哩克图和硕齐者，其子号青诺颜，游牧青海。雍正元年来降。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九年，晋转国公，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巴颜诺尔之南。东至巴颜诺尔东山木鲁，南至窝兰布拉克、僧里鄂博、哈立噶图，西至博尔楚尔、哈立噶图河，北至纳兰萨兰。北极高三十六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十五度四十二分。巴彦诺尔在青海东南，周四十余里。水西北流出，屈曲三百数十里，入和尔必拉。

青海土尔扈特部四旗：元臣翁罕，数传至博第苏克，自称青海土尔扈特台吉。顺治八年始通贡。雍正三年，编辖旗四。北极高三十五度十五分。京师偏西十七度十五分。南中旗翁罕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四。牧地当登努尔特达巴罕之阳，东至果库图尔，南至果库图尔山木库尔，西至库克乌松，北至衮河尔台。西旗翁罕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四。牧地在阿屯齐老图，有阿勒淖尔泊。东至滚阿尔台，南至黄河，西至哈尔古尔希立，北至库克乌苏唐素楞。南前旗翁罕之裔。雍正元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一。牧地当大哈柳图河之南，小哈柳图河至北。东至古鲁半博尔齐沙拉图，南至黄河，西至宗科尔，北至恰克图。大哈柳图河，蒙古曰伊克哈柳图，在洮州厅西六百余里黄河北岸，源出纳莫哈山乌兰俄尔吉岭，当布库吉尔地。三源东流百余里，折而西南，合流，又西北流，入黄河。小哈柳图河，源出鲁察布拉山，二源西南流百里合，又西入河。当旗境东。察汉诺们罕喇嘛游牧在旗境东北。南后旗翁罕之裔。雍正三年授札萨克一等台吉，世袭。佐领三。牧地当硕罗巴颜哈拉山之阳，曰鄂博图。东至莫古立源，南至衮阿尔台，西至库克乌松木鲁，北至登纳吉尔尼。萨尔哈布齐海河，自南来屈曲而南，有哈尔浑舍里小河，阿尔坦河，自北来会，合而南入黄河。呼呼乌苏河，在阿尔坦河之西北，源出苏罗达巴罕，南入黄河。

青海喀尔喀部一旗：南右一旗。元太祖之裔。徙牧青海，隶和硕特族。雍正元年来归。编旗一。乾隆三年，授公中札萨克一等台吉。佐领一。牧地在青海南岸。东至察罕哈达，南至南山木鲁，西至乌兰布拉克，北至青海。北极高三十六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十六度三十二分。自东而西，有阿木尼塞尔沁阿林、伊克哈图达巴罕、巴哈哈图达巴罕、巴哈察罕哈达、伊克察罕哈达诸山。东有阿尔河。西，札哈苏太河。中，无名河六。俱北流入青海。达赖商土堪布喇嘛牧场在柴积河南。以上各部共二十九旗及察罕诺门为一盟，不设盟长，归西宁办事大臣统辖。

土司青海所属凡四十：玉树四司。一司、二司在木鲁乌苏河东。三司、四司在河西。阿拉克硕二司、白利、阿萨克、阿永，在河南。尼牙木错、固察、拉布，在河北。札武三司在河东。隆布、吹冷多尔多，在布垒、布楚两河间。上格尔吉在布楚河西。中格尔吉、下格尔吉、哈尔受、隆坝二司、隆东绰火尔、觉巴拉、苏尔莽、叶尔吉、列旺、安图、兴巴、拉尔吉，俱在河北。桑色尔、巴颜囊谦，在河南。洞巴在河西。苏鲁克在索克河南。称多在玛楚河西。蒙古尔津、永河普，在黄河西。二阿里克，在齐普河东。西北境有阿克达木山、巴萨通拉木山，皆长数百里。极西北二十里，有锡津乌蓝拖罗海山，托克托乃乌蓝木伦河出其西南。为勒科尔乌蓝达布逊山。喀齐乌蓝木伦河，东流八百余里，会乌苏河，以下通称木鲁乌苏河。有阿克达木河，出阿克达木山，屈曲流七八百里，北注之。折北流，会托克托乃乌蓝木伦河。又转东，受南来之布辉伯河。又东，受南来大水二，入玉树司界。折西南，有那木齐图乌兰木伦河，出瀚海地，东流千余里，折南注之。又南折东，径拉

玛察喀山，北受齐齐尔纳河。又东南为布垒楚河，入四川雅州所属土司界，是为金沙江上源。阿克河出巴萨通拉木山，南流折东入喀喇乌苏河。河自前藏东流入境，行三百余里，折南流，有索克河出阿克达木山西，屈曲东流八百里而南注之，仍南入前藏界。布楚河上源曰格尔吉河，出上格尔司境，东南流，径各司南，至洞巴司西，折南入前藏界，是为澜沧江上源。玛楚河出固察司东，东南流，入雅州土司界，是为雅龙江上源。黄河发源巴颜喀喇山东麓，名阿尔坦河，东北流，汇为大泽，名鄂端诺尔，即星宿海也。又东贯查灵海，南入鄂灵海，会西来乌兰河，至永河普司东，又折东入额鲁特界。齐普河上源有二，曰图声图河，曰得尔多河，北流而合，环阿里克境，西北入黄河。以上纳赋于西宁办事大臣。

清史稿卷八〇　志第五五

地理二十七

西藏：《禹贡》三危之地。在四川、云南徼外，至京师万有四千余里。周为西羌戎，汉为西羌。唐为吐蕃，其君长号赞普。至宋朝贡不绝。元宪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四川徼外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等处宣抚司。世祖时，复置乌斯藏，郡县其地。明为乌斯藏，赐封号，设指挥、宣慰等司，以示羁縻。宣德、成化间，又累加封号。其地有僧号达赖喇嘛，居拉萨之布达拉庙，号为前藏；有班禅喇嘛，居日喀则城之札什伦布庙，号为后藏。太宗崇德七年，有达赖喇嘛及班禅，重译来贡。未几，为蒙古顾实汗所据。四传至曾孙拉藏汗，而准噶尔并之。康熙五十九年，官兵西讨，歼伪藏王，以西藏地赐达赖喇嘛，使蒙古旧臣颇罗鼐等五人分守。乾隆四年，敕封颇罗鼐为郡王，领藏事。至其子袭封，以罪诛，遂除西藏王爵。所有转国公三，一等台吉一，噶布伦四，戴琫五，碟巴三，堪布一。设驻藏办事、帮办大臣，分驻前后藏以辖之。其俗称国曰图伯特，又曰唐古忒。近因藏民不遵光绪十六年与英所定条约，辱其边务大臣，致英兵入拉萨，要挟西藏立约十条，主权尽失。光绪三十一年，特派员至印度与英协商，其新改条约：一，西藏路矿电线，由中、英两国妥议办理，他国不得干预；二，西藏用人权，概归英员与驻藏大臣会议办理；三，西藏有乱，中政府须与英协商后派兵弹压；四，西藏增设商埠，由中、英两国会同办理；五，西藏土地，非得中、英两国承办，不得租借转卖。据条约观之，西藏盖为两属之国矣。

境内分四部：曰卫，曰康，曰藏，曰阿里。东界四川，东南界云南，西界西域回部大沙海，北界青海及回部。广六千余里，袤五千余里。北极高三十度三十五分，京师偏西二十四度十五分。

卫：一曰前藏，即古之危，亦称中藏，即乌斯藏也。乾隆十五年，设大臣镇守。其城曰布达拉城。有坐床，为达赖喇嘛所住，协理藏事。东界喀木，西界后藏，南界不丹，北界青海及新疆。辖城二十八。喇萨城即布达拉，在打箭炉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札什城在喇萨南七里。德庆城在喇萨东南三十八里。柰布东城在喇萨东南二百二十里。桑里城在喇萨东南二百五十一里。垂佳普郎城在喇萨东南二百六十里。野而古城在喇萨东南三百一十里。达克布城在喇萨东南三百三十七里。则库城在喇萨东南三百四十里。满撮纳城在喇萨东南四百四十里。拉巴随城在喇萨东南四百四十里。达喇马宗城在喇萨东南五百六十里。古鲁纳木吉牙城在喇萨东南六百二十里。硕噶城在喇萨东南六百四十里。朱木宗城在喇萨东南七百五十里。东顺城在喇萨东南七百七十里。则布拉刚城在喇萨东南八百七十里。纳城在喇萨东南九百六十里。吉尼城在喇萨东南九百八十里。日噶牛城在喇萨西南三十里。楚舒尔城在喇萨西南百十五里。日喀尔城在喇萨西南百二十里。公喀尔城在喇萨西南百四十里，为卫地最大之城。岳吉牙来杂城在喇萨西南三百三十里。多宗城在喇萨西南四百二十里。僧格宗城在喇萨东北百二十里。墨鲁恭噶城在喇萨东北百五十里。达多城在喇萨东北百七十里。设大汛为护防。藏地凡大汛四，一在前藏城。一在后藏。又台站二，自打箭炉至此有站五。鱼通即打箭炉、里塘、巴塘，均属四川有。前藏者二。曰察木多，曰拉里。城西南：巴则山。西：招拉笔洞山。又布达拉山，高百余丈。又西：东噶尔山，主约四百余丈，为西藏要隘。南：牛魔山，主二百余丈。东北：郎路山、萨木多岭。北：布克沙克河，源出噶尔占古察岭，南流，西合沙克河。又东南流，西受库兰河，北受布克河。又东南，入喀喇乌苏。雅鲁藏布江，即大金沙江，古之跋布川也。源出

藏西界卓书特部西北达木楚克哈巴布山，三源，俱东北流而合，折东流，枯木冈前山水自西南来会。又东北，江加苏木拉河自西北沙苦牙拉麻拉山东南流来会。又东，阿拉楚河北自沙拉木冈前山水会而南流，又东稍北，拉乌克藏布必拉自东北桑里池西南流，合数水来会。又东南，郭永河自东南昂则岭东北流，合数水来会。又东，萨楚藏布河自东北合诸水来会。又东，瓮出河、式尔的河、满楚藏布河、萨克藏布河，合诸水来会。又东南，加木租池水北自章阿布林城合东一水南流来注之。又东南，受西南来一水，又正北流，折向西北，受西北隆左池水。又东北，莽噶拉河南自那拉古董察山来注之。又东北，钟里山水自东南来注之。又东北，经章拉则城北，又东北，鄂宜楚藏布河自西北札木楚克池合诸水东南流来注之。又北流，戒忒楚河、札克北朋楚河自北来注之。又东南，会萨普楚河。又东径普冬庙前，乌雨克河自拉公山来注之。又东过萨喇朱噶铁索桥，径林奔城北，龙前河自南合二水来注之。又东北，捏木河自西北来注之。折东南流，径拜的城北岸山北，受西北来一小水，东北过铁索桥，径楚舒尔城南，东南至日喀尔公喀尔城北，噶尔招木伦江自东北合诸水，西南流径卫地喇萨来会，疑即古吐蕃之臧河也。雅鲁藏布江既会噶尔招木伦江，东南流，至打格布衣那城北，共八百里。年褚河自北合诸水来会。又东经义母哈庙，北受东北萨母龙拉岭水，南流入罗喀布占国。穆楚河合柰楚河，南流入哲孟雄。滕格里池，在境西北，藏地日喀则城东北，隔山即潞江源之布喀诸池。其北隔山即大流沙也。池广六百余里，周一千余里，东西甚长，南北稍狭，蒙古呼天为“滕格里”，言水色同天青。其东有三水流入，皆名查哈苏太河。西有二水流入，北曰罗萨河，南曰打尔古藏布河，合西来数池水，东流入此池。次曰牙母鲁克于木卒池，中有三山，水成五色。曰马品木达赖池，郎噶池，即狼楚河也。次曰布喀池，潞江源也。东噶尔山上有关。

康：一曰喀木。要寨曰察木多。在前藏东千二百五十里，东界四川，南界珞瑜境及英属阿萨密，西界卫地，北界青海。喀木今曰昌都，亦称前藏，本属呼图克图。康熙五十八年始纳款。设台站，置粮员一。有土城。西南有罗隆宗、舒班多、达隆宗，西北有类伍齐等部落，其南有乍了。康熙五十八年招抚。又南有江卡，雍正元年招抚，设有官寨。东：达盖喇山、冲得喇山。南：安静大山，与川、滇分界。西：嘉松古木山。东南：夺布喇山、鼎各喇山。西南：鱼别喇山、里角大山，冬春积雪。又巴贡山、蒙堡山、擦瓦山、云山、雪山、白夺山、纳夺山、黄云山、隐山、喇贡山。东有列木喇岭。罗隆宗东有得贡喇山，山势陡峻。西：得噶喇山。舒班多东有章喇山。西南：吾抵喇山、巴喇山。西：朔马喇山，即赛瓦合山。达隆宗西有必达喇山，沙贡喇山、鲁贡喇山，两山相连。类伍齐西南有瓦合大山，山大而峻，冬春积雪。又有擦噶喇山、叶达喇山。察木多左有昂楮河，源出中坝，因通云南，亦名云河。右有杂楮河，源出九茹，因通四川，亦名川河。二水合流，入云南。澜沧江二源，一源发于坐里币城西北格尔吉匝噶那山，名匝楚河，一源发于坐里匝城西北巴喇克拉丹苏克山，名鄂穆楚河，俱东南流，至匝坐里罔城东北察木多庙前，二水合流，名拉克楚河，南流至包敦入乍了。又南流至察瓦寺，甲仓河东北来会。又东南，左受色尔恭河，折南流，至角占，受左贡河。又东南流，径茶利大雪山入云南，始名澜沧江。潞江在澜沧西，发源于卫地之布喀大泽，渊澄黝黑，又多伏流，蒙古呼黑为“喀喇”，水为“乌斯”，故名喀喇乌斯。径拉萨北，有池名布喀，椭圜形，广六十里，袤一百五十里，从此池西北流出，入额尔吉根池，转东北，入集达池，又折东南流，入喀喇池。三池俱纵广五六十里。中有三山，四池环抱。复从喀喇池东南出，纳布伦河，又东受北来二小水，折南转东，至喀喇乌斯，为西宁进藏大道，皮船为渡。转东北流，径蒙古三十九族地，至伊库山，沙克河西北来会。又东北流，径苏图克土司，索克河自北来会。折南流，左右各受一小水，转西南会卫楚河。折而东，受雄楚河。又东纳沙隆锡河，转东南流，类乌齐河自北来会。又东南径必蚌山，至嘉玉桥，为滇、蜀入藏之大道。又东南流，江阳为巴克硕游牧，江阳为波密野番。又东南流，径桑昂曲宗入江卡。江之外为怒夷，故名怒江。又东南，入云南维四厅，折而南下，径云龙州西徼，右纳＜□犭朮＞江，入保山乃名潞江。南流径潞江安抚司。又南流少东，左纳沙河，转西南至遮放土司，从此出滇境入缅甸。罗隆宗西有偶楮河，源出噶尔藏骨岔海子，海合澜沧江南峡。隆喜楮河源出噶喇山，东流，合偶楮河。舒班多有纳硕布楚河，源出中义沟，北流，径舒班多城，西合三溪，东北流，入喀喇乌斯。又柱吗郎错河，源出噶喇山，胄楮河，源出吾抵山，均流归

偶楮河。达隆宗北有撒楮河，源出朔马喇山。东南：边楮河，流合胄楮河。有俄楮河，源出沙贡喇山，流合叶楮河。类乌齐东北有扎楮河，即昂楮河下流。乍了有勒楮河，源出昂喇山。乐楮河源出作喇山。又有甲仓河，源出官角，西南流，径草里工，又西南，至洛隆宗，合洛楚河，又西南至乍了寺前，与猛楚河合。有色楮河，源出上纳，夺流入察木多大河。

拉里：一名喇里。在前藏东五百九十里，察木多西六百六十里，达隆宗西北。康熙五十五年，其地有黑喇嘛，附于准噶尔。寻讨平之，以地属前藏。设台站，置粮员一。无城。西南有工布江达。江达称沃壤。亦平西藏时就抚。又其南有达克，东北有西藏大臣所属三十九土司。亦有入甘肃西宁界者，皆喀喇乌苏番众也。拉里有拉里大山，势如龙，上下险峻，四时积雪。西南有瓦子山，番人呼为卓拉大山，延亘数百里，多积雪。江达西有鹿马岭，高约四十里，为西藏要隘。拉里东有同妥楮河，源出鲁贡喇山，流合得楮河。有热水塘，四时常温，番人呼为擦楮卡。江达有罔布藏布河，自卫地东纳东北察拉岭水，又东南，有危楚河自东北来会。又东南，有牛楚河自西北来会。东流过打克拉崩桥，又东，受东北二水，又南，径的牙尔山西，入罔布部落。至撇皮唐地拉东喀水境内，有薄藏布河自东北来会，土人曰喀克布必拉。径噶克布衣书里东城西，又南，径塞母龙拉岭东，朵格拉罔里山西，出罔布境。径公拉罔里山西，又南入罗喀布占国，下流入雅鲁藏布江。匝楚藏布江，即年渚必拉江，源出沙羽克罔拉山，即喀尔鞯庙东南山也。有水东流，曰马木楚河，与南来巴拉岭之巴隆楚河会。又东北，与北来乌山之乌斯江会。又东，径鹿马岭，至顺达，有水曰佳曩河，发源过拉松多，东南流，径江达城东，折而南流，合东二小水来会。又东南曲曲流，至工布什噶城南，有水东北自巴麻穆池南流，合东一水来会。又折而西南，有西来齐布山之牛楚河，合而南流，至工泽布珠穆宗城东、底穆宗城西，又东南至泽布拉罔城东，合于雅鲁藏布江。又桑楚河，南流，有雅隆布河出舒班多南境来注之，是为薄藏布河，又南入罗喀布占国，注雅鲁藏布江。

藏：即后藏，一曰喀齐。在前藏西南五百余里地，曰札什伦布，即古之藏也。南界尼泊尔，东界卫地，西界阿里，北界新疆。乾隆十五年，设大臣镇守。其城曰札什伦布城，有坐床，为班禅额尔德尼所驻，协理藏事。有汛三：在本城一；外二，曰江考，曰定日。西境彭错岭。北境那木岭。北有雅鲁藏布江，出阿里西南界山，东流，有郭永河东北流注之。又受那乌克藏布萨布楚河、萨尔格河，又近城北会多克楚河，至城西会南来之当山河，又径布里克什山南，江至此已行二千五百余里，又东入前藏界。北有打尔古藏布河，流入前藏，潴为腾格里池，广六百余里。

江考：在札什伦布城南二百里。驻守备一。南有帕里边寨，东连布鲁克巴，西通哲孟雄，外接西洋部落噶里噶达。东有千坝，南有宗木小部落，西南有定结，北有拉考多，皆有官寨。东南：珠布拉大雪山。西南：喀木巴拉山及萨木岭，定结之西有朋出藏布河，源有三，一西出书尔木藏拉山，一东出西尔中马山，一东南出瓜查岭，合而东南流，受西一小水。又南曰朋必拉，又南，有一水南自绰尔猛通那罔里山来会，折东流，受南北水各一。又东南流，受西南涿失罔千山、阿巴拉山之水二，又东流，受南一水，又东北至罗西喀尔城南，有一河，即西北拉喀拉布山二水，合东南流，径城北。罗楚河自北纳三水，南流合焉。又东北，罗藏布河自西北来注之。又东绕罔龙前山之北，折南流，受西来之牛藏布河。又东南，受帕里藏布河。又西南，牛楚河西自年尔木城合数水来会。又东南流，出藏南境，过朱拉拉依部东，主厄特克图界，下流入雅鲁藏布江。汛西有年楚河，源有二，一出朱母拉母山东北，一出其东顺拉岭下。泉池十数，汇为一水，北流，会曰章鲁河，又东北，至娘娘庙东，有八水从东北喀鲁岭诸山，又南札木长山、社山来，合而西南流来会。转西北流。过江则城，西又西北过白满城，西受四水来注。又北，始名年楚河。经日喀则城东南，过苏木佳石桥，长七十丈，有十九洞，为藏地桥梁之冠。又北流，入雅鲁藏布江。源长共八百余里。西有帕里藏布河，有一水西南流，汇为噶尔撮池，南流而西，又为查木撮池，又西南流，折向东南，合东北来一水，又西南，会西北来之噶拉岭水，又西径帕里城西，又西南受二水，土人名藏曲大河，西流入朋楚河。

定日：在札什伦布城西南七百余里。驻守备一。有汛。城三面距边，南有绒辖，西南有聂拉木，西有济咙，西北有宗喀。绒辖之东南有喀达，喀达之西南有阳布，俱接廓尔喀界。宗喀之南有布陵，

南近廓尔喀，北接拉达克汗部落。其西北有萨喀，又西北极边有阿里。以上中地俱有营官。东：崇乌拉山、甲错山。西南：嘉汶大山。西：通拉山。喀达之西有霞乌拉山。宗喀之东有巩塘拉山。布陵境内有罔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直陕西西宁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余里。其山高五百五十余丈，周一百四十余里，四面峰蛮陡绝，高出众山百余丈，积雪如悬崖，浩然洁白，顶上有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地下。前后环绕诸山，皆巉岩峭峻，奇峰拱列。按其地势，出西南徼外，以渐而高，至此而极。山脉蜿蜒，分干向西北者，为僧格喀巴布、罔里木孙诸山，绕阿里而北，入西域之和阗南山及葱岭诸山。向东北者，为札布列斜而克、角乌尔克、年唐拉、萨木坦罔、匝诺莫浑乌巴什、巴颜哈喇诸山。环卫地，竟青海，连延而下，六千余里，至陕西西宁等处边界。向西南者，为闷郡克尼儿、萨木泰罔诸山，亘阿里之南，入厄诺特克国。向东南者，为达木楚克喀巴布罔、噶尔沙弥、弩金刚花诸山，历藏、卫达喀，至云南、四川之境。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凡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地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水经注》：“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名恒伽。北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今阿里为藏中极西南地，近古天竺境。北山西出狼楚、拉楚、麻楚三大水皆西流，转东而南，合为罔噶江，入南海。疑此即阿耨达山也。又有打母朱喀巴珀山，山形似马。郎千喀巴珀山，山形似象。生格喀巴珀山，山形似狮。马珀家喀巴珀山，山形似孔雀。皆与罔底斯山相连。罔噶江即出郎千喀巴珀山北麓，泉出汇为池，西北流，合东北来一水，又西而东北，公生池水伏而复出，北来三水，西南流来会，为马品木达赖池。自西流出为郎噶池。受东北来一水，从西流出，折向西南，曰狼楚河，曲曲二百余里，有楚噶拉河自东北来注之。又西折北而东北，径古格札什鲁木布则城之西、则布龙城之东，折西北而西南流，径则布龙城西南，又折而西北流，拉楚河自西北来会。三水既会，始名曰罔噶江。又东南流，出阿里界，径马木巴柞木郎部落，至厄讷特克入南海。朋出藏布河在定日北，东南流，讷结楚河、隆岗河，入定结。有牛楚河，出喜拉罔参山，东南流，合东北罔布纥山水又东南，径济咙城南境，受北来查母朱山一水，始曰牛楚必拉。又东流，径年尔母城北境，折而东南，又转而东北流，会朋出藏布河。萨喀境内有盐池。阿里东北九百余里有达鲁克池，隆布河与纳鞠河皆入焉。

清史稿卷八一　志第五六

地理二十八

察哈尔八旗：东南距京师四百三十里。当直隶宣化、山西大同边外。明插汉，本元裔小王子后。嘉靖间，布希驻牧察哈尔之地，因以名部。天聪六年，征林丹汗，走死。其子孔果尔额哲来降，即其部编旗，驻义州。康熙十四年，其子布尔呢兄弟叛，讨诛之，迁部众驻牧宣化、大同边外。又以来降之喀尔喀、厄鲁特编为佐领隶焉。乾隆二十六年，设都统，驻张家口。其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张家二口及山西大同、朔平，北界苏尼特及四子部落。袤延千里。北极高四十二度二十分。京师偏西十分。镶黄旗察哈尔驻苏明峰，在张家口北三百四十里。东南距京师七百五十里。明，万全右卫边外。汉，上谷郡。牧地当张家口之北。东界正白旗察哈尔，西界正黄旗察哈尔，南界镶黄旗牧厂，北界苏尼特右翼，广一百六十里，袤一百九十里。其山：东曰漠尔图山。南，哈石郎山。北，青羊山蒙名博罗虎插、红羊山蒙名乌兰虎插。东南，阿哈鲁虎山、骆驼山。西南，额类山。东北，白鹿山蒙名布虎图。西北，衣尔哈图山。东南：大红泉蒙名伊克乌兰。西南：滚布拉克泉。北：小红泉。正黄旗察哈尔驻木孙忒克山，在张家口西北厂百二十里。东南距京师七百六十里。汉，且如县地。牧地当张家口厅之西北，喀喇乌纳根山南。东界镶黄旗察哈尔，西界正红旗察哈尔，南界陆军部右翼牧厂，北界四子部东。广一百一十里，袤二百八十里。其山：东曰额尔吉纳克山。南乌尔虎拖罗海山。北，大鲜卑山蒙名伊克阿勒特、兴安山。西南，插汉和邵山。东北，榆树山蒙名乌里雅苏台。西：七金河，蒙名贺尔博金，源出贺尔博金山，南流入希尔池。东南：兆哈河，源出平地，南流，会乌尔古河。又南，蒙古几河自西来注之。又南，苏尔扎河自东北来注之。又南流，从大同天镇入边，径柴沟堡，西北入怀安，为东洋河。蒙古几河源出平地，东

流会兆哈河，南入边城，弩里河南流从之。镶红旗察哈尔驻布林泉，在张家口西北四百二十里。东南距京师八百三十里。汉，雁门郡北境。牧地当山西陶林厅之东北代哈泊。东界正红旗察哈尔，西界镶蓝旗察哈尔，南界丰镇，北界四子部落。广五十里，袤二百里。其山南曰鸭儿山。北，阿尔达布色山。东南，格尔白山。西南，乌尔姑苏台山。北，漠惠图河，源出敖托海泉，西流入镶蓝旗察哈尔，会安达河。东南：莽喀图河，源出正红旗察哈尔，西北流，会阿拉齐河，入黛哈池，即奄遏下水海。正红旗察哈尔驻古尔板拖罗海山，在张家口西北三百七十里。东南距京师八百里。汉，雁门郡北境。牧地当山西陶林厅之东北、丰镇厅之北，奇尔泊。东界正黄旗察哈尔。西界镶红旗察哈尔。南界陆军部右翼牧厂。北界四子部落。广五百五里，袤二百八十里。其山：东曰阿拍挞兰台山。北：伊克和洛图山。东北，哈撒克图山。西北，插汉峰。南：昆都伦泉、葫芦苏台泉。北：诺尔孙泉，东南流入正黄旗察哈尔，为纳林河，又东南注希尔池。镶白旗察哈尔驻布雅阿海苏默，在独石口西北二百四十五里。东南距京师七百七十里。明，开平卫西北边。汉，上谷郡北境。牧地当独石口厅治西北。东及南界陆军部牧厂，西界正白旗察哈尔，北界正蓝旗察哈尔。广五十六里，袤一百九十七里。其山：南曰巴汉得儿山。西北，铁柱山蒙名阿尔坦噶达苏。其北，西尔哈池。西北：红盐池蒙名乌兰池、魁素池。正白旗察哈尔驻布尔噶台，在独石口西北二百九十里。东南距京师八百二十里。明，龙门卫边外。汉，上谷郡北境。牧地当独石口厅治之西北。东及北界镶白旗察哈尔，西及南界镶黄旗察哈尔。广七十八里，袤二百九十五里。其山：南曰清凉黑山蒙名魁屯喀喇。西，喀喇峨博图山，一名黑山。东南，伊克得儿山，一名大马鬣山。西北：翁翁泊、黑水泺蒙名喀喇乌苏。镶蓝旗察哈尔驻阿巴汉喀喇山，在杀虎口东北九十里。东南距京师一千里。明，大同府西北边外。汉，雁门郡沃阳县地。牧地当山西宁远厅之北。东界镶红旗察哈尔，西界山西归化，南界山西大同，北界四子部落。广一百一十五里，袤一百六十里。其山：东曰克丑山。西，乌兰插伯山。东北，衣马图山。东南，朔隆峰。其水：南曰察哈音图河，源出阿尔站岭，西南流，会弩衡格尔、虎虎乌苏二河，入乌兰木伦河。东南，阿拉齐河，源出朔隆峰，东流至镶红旗察哈尔，纳巴尔哈孙河，入黛哈池。东北，朱喇马台河，源出席喇峰，西南流，会喀喇乌苏河、纳札海河，为土尔根河，即黑河之上源，黑河，源出海拉苏台城，与镶红旗察哈尔接界，西北流，有纳札海、米喇马台等河，皆自东北来，与黑水河会。又西流，受德布色黑河，折西南，合哲尔德河，始名伊克土尔根河，又西入归化。正蓝旗察哈尔驻札哈苏台泊，在独石口东北三百六十里。东南距京师八百九十里。明，开平卫北境。金，恒州地。牧地当直隶独石口厅治之北。东界克什克腾，西界镶白旗察哈尔，南界内务府正白旗羊群牧厂，北界阿巴噶左翼。广二百六十五里，袤九十五里。其水：东曰戈贺苏台河，源出额默黑特站西，北流，会察察尔台、戈贺苏台、奴黑特等河，入阿霸垓右翼。

清史稿卷八二　志第五七

礼一吉礼一

坛壝之制

神位祭器祭品玉帛牲牢之数

自虞廷修五礼，兵休刑措。天秩虽简，鸿仪实容。沿及汉、唐，讫乎有明，救敝兴雅，咸依为的。煌煌乎，上下隆杀以节之，吉凶哀乐以文之，庄恭诚敬以赞之。纵其间淳浇世殊，要莫不弘亮天功，雕刻人理，随时以树之范。故群氓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于凭依，洵品汇之玑衡也。酌之酌之，损之益之，修明而讲贯之，安见不可与三代同风！

世祖入关，顺命创制，规模闳远。顺治三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圣祖岁御经筵，纂成《日讲礼记解义》，敷陈虽出群工，阐绎悉遵圣训。高宗御定《三礼义疏》，网罗议礼家言，折衷至当，雅号钜制。若《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其经纬礼律，尤见本原。

至于专书之最著者：一曰《大清通礼》，乾隆中撰成，道光年增修；一曰《皇朝礼器图式》，曰祭器、曰仪器、曰冠服、曰乐器、曰卤簿、曰武备；一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其始关外启荦，崇祭天神暨群祀祖祢，意示从俭。凡所纪录，悉用国语、国书。入关后，有举莫废。逮高宗时，依据

清文，译成四卷。祭期、祭品、仪注、祝辞。与夫口耳相传，或小有异同者，并加厘订，此国俗特殊之祀典也。德宗季叶，设礼学馆，博选耆儒，将有所缀述。大例主用《通礼》，仿江永《礼书》例，增《曲礼》一目。又仿《宋太常因革礼》例，增《废礼》、《新礼》二目，附《后简》。未及编订，而政变作矣。

其祀典之可稽者，初循明旧，稍稍褒益之。堂子之祭，虽于古无征，然昭假天神，实近类祀。康熙间，以禁中祭上帝、大享殿合祀天地日月及群神、太庙阶下合祭五祀非古制，诏除之。又罢禘祭，专行祫祭。高宗修雩祀，废八蜡，建两郊坛宇，定坛庙祭器，举废一惟其宜。宣宗遣命罢郊配祔庙，文宗限以五祖三宗，虑至深远。穆宗登遐，礼臣援奉先殿增龛座例，主升祔。议者病简略，然亦迫于势之不容已耳。光绪间，依高宗《濮说辨》，称醇亲王为本生考，立庙别邸，祀以天子礼。恩义兼尽，度越唐、明远矣。

若夫郊庙大祀，无故不摄，诚敬仁孝，永垂家法，尤举世所推。今为考诸成宪，循五礼序，条附支引，凡因袭变创，所以因时而制宜者，愁胪其要于编。

五礼，一曰吉礼。凡国家诸祀，皆属于太常、光禄、鸿胪三寺，而综于礼部。惟堂子元日谒拜，立杆致祭，与内廷诸祀，并内务府司之。

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光绪未，改先师孔子为大祀，殊典也。天子祭天地、宗庙、社稷。有故，遣官告祭。中祀，或亲祭、或遣官。群祀，则皆遣者。

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雩，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泽祭皇地祇；四孟享太庙，岁暮祫祭；春、秋二仲，上戊，祭社稷；上丁祭先师。中祀十有二：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孟春、岁除前一日祭太岁、月将，春仲祭先农，季祭先蚕，春、秋仲月祭历代帝王、关圣、文昌。群祀五十有三：季夏祭火神，秋仲祭都城隍，季祭炮神。春冬仲月祭先医，春、秋仲月祭黑龙、白龙二潭暨各龙神，玉泉山、昆明湖河神庙、惠济祠，暨贤良、昭忠、双忠、奖忠、褒忠、显忠、表忠、旌勇、睿忠亲王、定南武壮王、二恪僖、弘毅文襄勤襄诸公等祠。其北极佑圣真君、东岳都城隍，万寿节祭之。亦有因时特举者，视学释奠先师，献功释奠太学，御经筵祇告传心殿。其岳、镇、海、渎，帝王陵庙，先师阙里，元圣周公庙，巡幸所莅，或亲祭，或否。遇大庆典，遣者致祭而已。各省所祀，如社稷，先农，风雷，境内山川，城隍，厉坛，帝王陵寝，先师，关帝，文昌，名宦、贤良等祠，名臣、忠节专祠，以及为民御灾捍患者，悉颁于有司，春秋岁荐。至亲王以下家庙，祭始封祖并高、曾、祖、祢五世。品官逮士庶人祭高、曾、祖祢四世。其余或因事，或从俗，第无悖于祀典，亦在所不禁。此其概也。

若夫坛壝神位，祭献品物，斋戒告虔，及一切度数节文，详其异同，识其颠末，无遗无复，庶览者可考而知已。

坛壝之制，天聪十年，度地盛京，建圜丘、方泽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天坛制圆，三九，上成九重，周一丈八尺；二成七重，周三丈六尺；三成五重，周五丈四尺：俱高三尺。垣周百十有三丈。地坛制方二成，上成方六丈高二尺下成方八丈高二尺四寸垣周百三十有三丈。制甚简也。世祖奠鼎燕京，建圜丘正阳门外南郊，方泽安定门外北郊，规制始拓。圜丘南向，三成，上成广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广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广十有二丈，高如二成。甃砖合一九七五阳数。陛四出，各九级。栏楯柱覆青琉璃。内甃圆，周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四面门各三门，柱各二。燔柴炉、瘗坎各一。外壝方，周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四门如内壝。北门后为皇穹宇，南向，制圆。八柱环转，重檐金顶。基周十三丈七寸，高九尺。陛三出，级十有四。左右庑各五楹，陛一出，七级。殿庑覆瓦俱青琉璃。围垣周五十六丈六尺八寸，高丈有八寸。南设三门。外门外北神库、神厨各五楹，南向，井亭一。其东为祭器、乐器、棨荐诸库。又东为井亭、宰牲亭。坛内垣北圆，余皆方。门四：东泰元，南昭亨，西广利，北成贞。成贞北为大享殿。坛圆，南向。内外柱各十有二，中龙井柱四。金顶，檐三重，覆青、黄、绿三色琉璃。基三成，南北陛三出，东

西陛一出，上二成各九级，三成十级。东西庑二重，前各九楹，后各七楹。前为大享门，上覆绿琉璃，前后三出陛，各十有一级。东南燔柴炉、瘗坎，制如圜丘。内壝周百九十丈七尺二寸。门四，北门后为皇乾殿，南向，五覆青琉璃。陛五出，各九级。东砖门外长廊七十二，联檐通脊，北至神库、井亭。又东北宰牲亭，荐俎时避雨雪处也。壝外围垣东、西、北各有门，南接成贞。又西北曰斋宫，东向，正殿五楹，陛三出，中级十有三，左右各十五。左设斋戒铜人，右设时辰牌。后殿五楹，左右配殿各三楹。内宫墙方百三十三丈九尺四寸。中三，门左右各一。环以池，跨石梁三。东北钟楼一，外宫墙方百九十八丈二尺二寸，池梁如内制。广利门外西北为神乐观，东向。中凝禧殿，五楹。后显佑殿，七楹。西为牺牲所，南向，又西为钟楼，其大享殿围垣南接圜丘，东、西转北为圆形。内垣高一丈一尺，址厚九尺，顶厚七尺，周千二百八十六丈一尺五寸。外垣高一丈一尺五寸，址厚八尺，顶厚六尺，周千九百八十七丈五尺。西响门二，南北并列焉。乾隆八年，修斋宫，改神乐观为所。十二年，修内外垣，改筑圜丘，规制益拓。上成径九丈，二成十五丈，三成二十一丈，一九三五三七，皆天数也。通三成丈四十有五，符九五义。量度准古尺，当营造尺八寸一分，又与九九数合。坛面甃砖九重，上成中心圆面，外环九重，砖数一九累至九九。二三成以次递加。上成每面各十有八，二成各二十七，三成各四十五，并积九为数，四乘之，综三百有六十，以应周天之度。其高上成五尺七寸，二成五尺二寸，三成五尺。栏、柱、阶级并准今尺。古今尺度赢缩稍差，用九则一。复改坛面为艾叶青石，皇穹宇台面墁青白石，大享殿外坛面墁金砖瓦。坛内殿宇门垣俱青琉璃。十六年，更名大享殿曰祈年。覆檐门庑坛内外壝垣并改青琉璃，距坛远者如故。寻增天坛外垣南门一，内垣钟鼓楼一，嗣是祭天坛自新南门入，祭祈年殿仍自北门入。二十年，改神乐所为署。五十年，重建祈谷坛配殿。光绪十五年，祈年殿灾，营度仍循往制云。

方泽北响，周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祭日中贮水。二成，上成方六丈，二成方十丈六尺，合六八阴数。坛面甃黄琉璃，每成陛四出，俱八级。二成南列岳镇五陵山石座，镂山形；北列海渎石座，镂水形：俱东西向。内壝方二十七丈二尺，高六尺，厚二尺。正北门三，石柱六。东、西、南门各一，石柱二。北门外西北瘗坎一。外壝方四十二丈，高八尺，厚二尺四寸。门制视内壝。南门后皇祇室，五楹，北响。垣周四十四丈八尺，高一丈一尺。正门一，外壝西门外，神库，神厨，祭器、乐器诸库，井亭，宰牲亭在焉。西北曰斋宫，东向。正殿七楹，陛五出，中九级，左右俱七级；南北陛一出，各七级。左右配殿各七楹。宫墙周百有十丈二尺。门三，东向。东北钟楼一。坛内垣周五百四十九丈四尺，北、西门各三，东、南门各一。外垣周七百六十五丈。西向门三。雍正八年，重建斋宫，制如旧。乾隆十四年，以皇祇室用绿瓦乖黄中制，谕北郊坛砖壝瓦改用黄。明年，改筑方泽墁石，坛面制视圜丘。上成石循前用六六阴数，纵横各六，为三十六。其外四正四隅，均以八八积成，纵横各二十四。二成倍上成，八方八八之数，半径各八，为六八阴数，与地耦义符。寻建东、西、南壝门外南、北瘗坎各二。又天、地二坛，立陪祀官拜石如其等。

阙右社稷坛，制方，北向。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陛四出，各四级。上成土五色，随其方覆之。内壝方七十六丈四尺，高四尺，厚二尺，饰色如其方。门四，柱各二。壝西北瘗坎二。北拜殿，又北戟门，楹各五，陛三出。外列戟七十二，其西南神库、神厨在焉。坛垣周百五十三丈四尺，覆黄琉璃。北三门，东、西、南各一门。西门外宰牲亭一、井一。西南为奉祀署。坛东北正门一，左右门各一，俱东响，直阙右门，乘舆躬祭所出入也。东南为社稷街。乾隆二十一年，徙瘗坎坛外西北隅。旧制垣用五色土，至是改四色琉璃砖瓦。各省社稷坛高二尺一寸，方广二丈五尺，制杀京师十之五云。

朝日坛在朝阳门外东郊，夕月坛在阜成门外西郊，俱顺治八年建。制方，一成，陛四出。日坛各九级，方五丈，高五尺九寸。圆壝，周七十六太五尺，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坛垣前方后圆，周二百九十丈五尺。月坛各六级，方四丈，高四尺六寸。方壝，周九十四丈七尺，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坛垣周二百三十五丈九尺五寸。两坛具服殿制同。燎炉，瘗坎，井亭，宰牲亭，神库，神厨，祭器，乐器诸库咸备。其牌坊曰礼神街。雍正初，更名日坛街曰景升，月坛街曰光恒。乾隆二十年，修建坛工，依天坛式。改内垣土墙甃以砖，其外垣增旧制三尺。光绪中，改日坛面红琉璃，月坛面

白琉璃，并覆金砖。

天神、地祇、行农三坛制方，一成，陛皆四出，在正阳门外。先农坛位西南，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东南为观耕台，耕耤时设之。前耤田，后具服殿。东北神仓，中廪制圆。前收谷亭，后祭器库。内垣南门外，神祇坛在焉。神坛位东，方五丈，高四尺五寸五分。北石龛四，镂云形，分祀云、雨、风、雷。祇坛位西，广十丈纵六丈，高四尺。南石龛五，镂山水形。分祀岳、镇、海、渎。二坛方壝，俱周二十四丈，高五尺五寸。正门分南、北，余如日、月坛。又内垣东门外北斋宫，五楹，后殿，配殿，茶、膳房具焉。乾隆时，更命斋宫曰庆成宫。坛外垣周千三百六十八丈。南、北门二，东向，南入先农坛，北入太岁殿。殿七楹，东、西庑各十有一。其前曰拜殿，燎炉一。

先蚕坛，乾隆九年，建西苑东北隅，制视先农。径四丈，高四尺，陛四出。殿三楹，西向。东采桑台，广三丈二尺，高四尺，陛三出。前为桑园台，中为具服殿、为茧馆，后为织室。有配殿，环以宫墙。墙东浴蚕河，跨桥二。桥东蚕署三，蚕室二十七，俱西向。外垣周百六十丈，各省先农坛高广视社稷，余如制。

神位、祭器、祭品、玉、帛，牲牢之数　神位，圜丘第一成，正位昊天上帝，南向。配位八，首太祖讫宣宗，东西向。凡位皆施幄。第二成从位，东大明，次星辰。西夜明，次云、雨、风、雷。常雩如冬至、大祀、大雩，有从无配。祈谷位次视圜丘第一成，无幄。方泽第一成，正位皇地祇，北向，配列祖、列宗，东西向。第二成从位，东五岳，启运、隆业、永宁三山，次四海。西五镇，天柱、昌瑞二山，次四渎。因事祇告天地，不设配从位。顺治十七年，合祀大享殿，其正位左天帝，右地祇，南向。东太祖，西太宗，配之。从祀十二坛，大明位东，星辰、五岳、启运、四海、太岁、名山大川次之。夜明位西，云、雨、风、雷、五镇、天柱、隆业、四渎、帝王、天下神祇次之。社稷坛中植石主，别设神牌，正位。东大社，西大稷。北向。东配后土句龙氏，西后稷氏。无幄。坛下龛用木。日坛东大明，无幄。月坛正位夜明，配北斗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幄。天神坛正中，左云师，次风伯，右雨师，次雷师，南向。地祇坛正中五岳，右五镇，次四海，左五陵，次四渎，北向。右旁京师山川，左旁天下山川。无幄。各省府、州、县神祇位次，正中云、雨、风、雷，左山川，右城隍。其郊坛神位，皇穹宇、皇乾殿、竽祇室奉之。神祇、社稷、日月神位，神库奉之，祭时并移坛所。太庙、奉先殿神牌置寝室龛位，祭时移前殿宝座。至傅心殿、历代帝王、先师各庙龛位，或分或合，无恒制。

祭器，圜丘正位，爵三，登一，簠、簋二、笾、豆十，篚、俎、尊各一，配从同。惟大明、夜明玉三十，夜明鉶皆二，云、雨、风、雷视夜明。常雩如冬至、大祀、大雩，正、从位俱笾六、豆二，告祭正位同。方泽祈谷坛正、配位，暨方泽从位，并视圜丘。玉、鉶视夜明。太庙时享，帝、后同案，俱爵三，簠、簋二，笾、豆十有二，登、鉶、篚、俎各一。尊前后殿同。祫祭如时享，东庑每案爵三，簠、簋二，笾、豆十，鉶、篚、俎各一，尊共八案，分二座，爵、鉶倍之。西庑同，惟簠、簋一，笾、豆四。告祭，中、后殿俱笾六，豆二。社稷坛大社、大稷，俱玉爵一，陶爵二，登、篚、俎、尊各一，鉶、簠、簋各二。配位同，惟爵皆用陶。祈告，笾六，豆二。直省祭社稷，爵六，一，笾、豆四，、簋、篚、俎、尊各一，如大社稷。日坛、月坛、先农、先蚕坛，俱爵三，三十，笾、豆十，鉶、簠、簋各二，、篚、俎、尊各一。直省祭先农如祭社稷。天神坛四案，凡新祀爵共十二，各用笾六、豆二、尊一、篚一。地祇坛如之，惟案七共爵二十七耳。报祀神祇，每案与日坛同，惟无玉。直省祭神祇，爵三，笾、豆四，鉶、簠、簋各二，篚、俎、尊各一。时巡祭岳镇、海渎同。报祀增鉶一，因事遣祭仍用二。余同。有司致祭无登、玉。太岁殿准先农，报祀亦如之。祈祀，笾六、豆二，不羞俎。先师正位视圜丘，惟用鉶二。四配视正位，惟用笾、豆八，无登。十二哲位，各爵三，鉶一，簠、簋一，笾、豆四，篚、俎、尊共用二。两庑二位同案，位一爵，凡献爵六，共篚二，尊，俎俱各六，簠、簋各一，笾、豆各四。视学、释奠同。

乾隆三十三年，颁内府周鼎、尊、卣、罍、壶、簠、簋、觚、爵各一，陈列大成殿，用备礼器。崇圣祠正位五案，案设爵三，笾、豆八，鉶、簠、簋各二，篚、俎、尊各一。配位五案，设爵三，笾、豆四，鉶、篚、簠、簋各一，共俎二，尊二。两庑三案，案各与配位同，惟共篚为二。

光绪三十二年，增先师正位笾、豆为十二，崇圣祠笾、豆为十，阙里、直省文庙暨崇圣祠祭器视太学。历代帝王正位十六案，案设爵三，登一，鉶、簠、簋各二，笾、豆十，篚一，共俎七，尊七。两庑配位二十案，案设爵十二，鉶二，笾、豆四，簠、簋、篚各一，共俎四，尊四。传心殿正位九案，案设爵，尊各三，鉶、篚各一，笾、豆二，配位二案，案设爵三，笾、豆二，鉶、篚、尊各一。关帝、文昌帝君俱爵三，笾、豆十，鉶、簠、簋各二，登、篚、俎、尊各一，惟后殿笾、豆八。各省准京式。先医三皇位，位设爵三，笾、豆十，簠、簋、篚、俎、尊各一，两庑六案，案设簋、簠一，篚、尊各二，笾、豆四，共爵六。都城隍爵三，笾、豆十，鉶、簠、簋各二，篚、俎、尊各一。火神、东岳庙，俱果盘五，篚、俎、尊各一。黑龙潭、玉泉山、昆明湖各龙神祠、惠济祠、河神庙俱三案，案设爵三，簠、簋二，笾、豆十，篚、俎、尊各一。

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雍正时，改范铜。乾隆十三年，诏祭品宜法古，命廷臣集议，始定制笾编竹，丝绢里，髹漆。郊坛纯漆，太庙采画。其豆、登、簠、簋，郊坛用陶，太庙惟登用之，其他用木，髹漆，饰金玉。鉶范铜饰金。尊则郊坛用陶。太庙春牺尊、夏象尊、秋著尊、冬壶尊、祫祭山尊，均范铜。祀天地爵用匏，太庙玉，两庑陶。社稷正位，玉一陶二。配位纯陶。又豆、登、簠、簋、鉶、尊皆陶。日、月、先农、先蚕亦如之。帝王、先师、关帝、文昌及诸祠，则皆用铜。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太庙陶登，黄质采饰，余俱白。盛帛用竹篚，髹色如其器。载牲用木俎，髹以丹漆。毛血盘用陶，色亦如其器。嘉庆十九年，定太庙簠、簋、豆与凡祭祀竹笾，三岁一修。光绪三十二年，先师爵改用玉。

祭品，凡笾、豆之实各十二，笾用形盐、薨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餈，豆用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荀菹、鱼醢、脾析、豚拍、酏食、糁食。用十者，笾减糗饵、粉餈，豆减酏食、糁食。用八者，笾减白、黑饼，豆减脾析、豚拍。用四者，笾止实形盐、枣、栗、鹿脯，豆止实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笾六者，用鹿脯、枣、榛、葡萄、桃仁、莲实。豆二者，止用鹿醢、兔醢。登一，太羹。鉶二，和羹。簠二，稻、粱。簋二，黍，稷。

玉、帛、牲牢：玉六等，上帝苍璧，皇地祇黄琮，大社黄琮，大稷青珪，朝日赤璧，夕月白璧。旧制，社稷坛春秋常祀用玉，祷祀则否。乾隆三十四年，会天旱祷雨，谕曰：“玉以茀荫嘉谷，俾免水旱偏灾，特敕所司用玉将事。”自此为恒式。帛七等：曰郊祀制帛，南北郊用之。上帝青十二，地祇黄一。曰礼神制帛，社稷以下用之。社稷黑四，大明赤一，夜明白一，日月同。星辰斗宿白七，青、赤、黄、黑各一。天神、云、雨、风、雷，青、白、黄、黑各一，方泽从位，岳镇各五，五色。五陵山白五。四海随方为色。四渎黑四。地祇黄二，青、赤各三，黑七、白十二。先农、先蚕俱青一，先师正、配位，十二哲，两庑，崇圣祠正位，东、西庑，俱各一用白。帝王各位、关帝、文昌正位、后殿，太岁正位，北极佑圣真君、东岳都城隍亦如之。惟先医正位三，崇圣配位四，太岁两庑十二，火神赤一。曰告祀制币，祈报祭告用之。祈谷、雩祀、告祀圜丘俱青一，祭告方泽黄一。曰奉先制币，郊祀配位、太庙用之，圜丘、方泽配位各一，太庙帝后每位一。曰展亲制币，亲王配飨用之，太庙东庑位各一。曰报功制币，功臣配飨用之，太庙西庑位各一。三者俱白，昭忠等祠同，并织满汉文字。曰素帛，帝王庙两庑位各一，先医庙两庑共四，余祀亦尚素。牲牢四等：曰犊，曰特，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骍或黝。圜丘、方泽用犊，大明、夜明用特，天神、地祇、太岁、日、月、星辰、云、雨、风、雷、社稷、岳镇、海渎、太庙、先农、先蚕、先师、帝王、关帝、文昌用太牢。太庙西庑，文庙配哲、崇圣祠、帝王庙两庑，关帝、文昌后殿，用少牢。光绪三十二年，崇圣正位改太牢。直省神祇、社稷、先农、关帝、先医配位暨群祀用少牢。火神、东岳、先医正位，都城隍，皆太牢。太牢：羊一、牛一、豕一，少牢：羊、豕各一。

大祀入涤九旬，中祀六旬，群祀三旬。大祀天地，前期五日亲王视牲，二日礼部尚书省牲，一日子时宰牲。帝祭天坛，前二日酉时宰之，太庙、社稷、先师前三日，中祀前二日。礼部尚书率太常司省牲，前一日黎明宰牲。惟夕月届日黎明宰之。令甲，察院、礼部、太常、光禄官监宰，群祀止太常司行。乾隆十七年，定大祀、中祀用光禄卿监宰。初，郊坛大祀，帝前期宿斋宫，视坛位、笾豆、牲牢。乾隆七年，更定前一日帝诣圜丘视坛位，分献官诣神库视笾豆，神厨视牧牢。寻定视

坛位日，亲诣皇穹宇、皇朝殿上香。故事，省视笾豆特牢，或临视，或否。三十五年，定遣官将事，自后以为常。

祀期　郊庙祭祀，祭前二岁十月，钦天监豫卜吉期。前一岁正月，疏卜吉者及诸祀定有日者以闻。颁示中外。太常寺按祀期先期题请，实礼部主之。世祖缵业，诏祭祀各分等次，以时致祭。自是大祀、中祀、群祀先后规定祀期，著为例。嘉庆七年，复定大、中祀遇忌辰不改祀期。咸丰中，更定关帝、文昌春秋祀期不用忌辰。其祭祀时刻，顺治十三年，诏祭天、地五鼓出宫，社稷、太庙并黎明。康熙十二年，依太宗旧制，坛庙用黎明，夕月用酉时。嘉庆八年，谕祭礼行礼，当在寅卯间，合礼经质明将事古义。凡亲行大祀，所司定时刻，承祭官暨执事陪祭者祗候，率意迟早者，御史纠之。

斋戒　顺治三年，定郊祀斋戒仪。八年，定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公廨置斋戒木牌。祀前十日，录斋戒人名册致太常，届日不谳刑岳，不宴会，不听乐，不宿内，不饮酒、茹荤，不问疾、吊丧，不祭神、扫墓。有疾与服勿与。大祀、中祀，太常司进斋戒牌、铜人置乾清门黄案。大祀前三日，帝致斋大内，颁誓戒。辞曰：“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勿怠！”前祀一日，撤牌及铜人送斋宫，帝诣坛斋宿。十四年祀圜丘，致斋大内二日，坛内斋宫一日。陪祭官斋于公署，圜丘斋于坛。

雍正五年，遣御史等赴坛检视。九年，诏科道遇祀期斋戒。明年，仿明祀牌制斋牌，敕陪祭官悬佩，防亵慢。乾隆四年，礼臣奏，郊坛大祀，太常卿先期四日具斋戒期，进牌及铜人置乾清门二日、斋宫一日。太庙、社稷，置乾清门三日。中祀，前三日奏进，置乾清门二日。并祭日撤还。后飨先蚕，奏进亦如之。惟由内侍置交泰殿三日。

七年，定郊祀致斋，帝宿大内二日，坛内斋宫一日。王公居府第，余在公署，俱二日。赴坛外斋宿一日。若遣官代祭，王公不与。祭太庙、社稷，王公百官斋所如前仪，俱三日。祭日、月、帝王、先师、先农，王公斋二日，遣代则否。后飨先蚕，斋二日，公主、福晋、命妇陪祀者，前二日致斋。十二年，诏郊祀、祈谷、大雩，祭日宣誓戒，陪祀者集午门行礼，符古者百官受戒遗意。既有司具仪上，行之。寻罢。惟严敕大臣斋宿公所，领侍卫内大臣等斋宿紫禁城，违则治罪。

初，斋宫致斋鸣鼓角，十四年谕云：“斋者耳不听乐，孔子曰：‘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言不敢散其志也。吹角鼓鼙，以壮军容，于义未协，不当用也。”遂寝。

十九年，敕群臣书制辞于版，前期三日，陈设公堂，俾有所警。嘉庆十三年，谕戒斋戒执事暨查斋监礼者，循旧章，肃祀典。宣统初，监国摄政王代行，帝宫内致斋，停进斋戒牌及铜人。

祝版　以木为之，圜丘、方泽方一尺五寸，径八寸四分，厚三分。祈谷坛方一尺一寸，径一尺，厚如之。太庙后殿方一尺二寸，径八寸四分，前殿方二尺，径一尺一寸，厚并同径。常雩，日、月坛，社稷坛与太庙后殿同。中祀、群祀方径各有差。天坛青纸青缘朱书，地坛黄纸黄缘墨书，月坛、太庙、社稷白纸黄缘墨书，日坛朱纸朱书，群祀白纸墨书不加缘。太常司令祝版官先期褾饰，祀前二日昧爽送内阁，授中书书祝辞，大学士书御名，余祀太常司自缮。

凡亲祭，先二日太常卿奏请，前一日阅祝版。圜丘、祈谷、常雩御太和殿，方泽、太庙、社稷御中和殿。祝案居正中少西，案设羊角镫二，视版日案左楹东置香亭，右楹西置奉版亭、奉玉帛香亭。届时太常卿诣乾清门启奏，帝出宫诣案前。阅毕，行一跪三拜礼。赞礼郎撤褥，寺卿韬版，导帝至香亭前，拜跪如初礼。司祝奉版荐黄亭送祭所，庋神库。大祀遣代，停止祝版具奏。中祀、群祀，寺官赴内阁径请送祭所，不具奏。其视玉、帛、香如阅祝版仪。

祭服　圜丘、祈谷、雩祀，先一日，帝御斋宫，龙袍衮服。届期天青礼服。方泽礼服明黄色，余祀亦如之.惟朝日大红，夕月玉色。王公以下陪祀执事官咸朝服。嘉庆九年，定祀前阅祝版执事官服色制，南郊祈谷、常雩、岁暮祫祭、元旦、万寿、告祭太庙，蟒袍补褂，罢朝服。社稷、时享太庙，服补服。十一年，谕郊坛大祀若遇国忌，仍御礼服，礼成还宫更素服。十九年，谕郊祀遇国忌，前一日阅祝版，帝服龙袍龙褂，执事官蟒袍补服。大祀、中祀，帝龙褂，执事官补服。著为令。二十三年，定制大祀斋期遇国忌，悉改常服。中祀则限于承祭官及陪祀、执事官，余素服如故。二十

五年，谕大祀亲祭或遣官致祭遇国忌，斋期一依向例，中祀亲祭同。其遣官致祭，与执事、陪祀官常服挂珠，否则仍素服。

祭告　凡登极授受大典，上尊号、徽号，祔庙，郊祀，万寿节，皇太后万寿节，册立皇太子，先期遣官祇告天地、太庙、社稷。致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寝、先师阙里、先师。改大祀亦如之。大婚册立皇后，祇告天地、太庙。尊封太妃、册封皇贵妃及贵妃，祇告太庙后殿奉先殿。追上尊谥庙号、葬陵，祇告天地、社稷、太庙后殿、奉先殿，并致祭陵寝、后土、陵山。亲征命将，祇告天地，太庙，社稷，太岁，火炮、道路诸神。凯旋奏功，祇告奉先殿，致祭陵寝，释奠先师，致祭岳镇、海渎、帝王陵庙、先师阙里。谒陵、巡狩，并祇告奉先殿，回銮亦如之。巡幸所莅，亲祭方岳。其所未莅者，命疆臣选员遍祭岳、镇、海、渎、所过名山大川。其祭文香帛，遣使自京赍送。帝王陵寝、圣贤忠烈暨名臣祠墓，凡在三十里内，遣官祭之。岁暮祫祭，功臣配飨，祇告太庙中殿、后殿。监国摄政，并遣官祭告太庙。耕藉田，祇告奉先殿。御经筵，祇告奉先殿、传心殿，修建郊坛、太庙、奉先殿，祇告天地、太庙、社稷。兴工、合龙，祭后土、司工诸神。迎吻，祭琉璃窑神暨各门神。岁旱祈雨，祇告天神、地祇、太岁。越七日，祭告社稷。三请不雨，始行大雩。凡告祀，不及配位从坛。至为元元祈福，则遣大臣分行祭告，颁册文香帛，给御盖一，龙纛御仗各二，盖犹乔岳翕河茂典云。

习仪　凡大祀前四十日，中祀前三十日，每旬三、六、九日，太常卿帅读祝官、赞礼郎暨执事、乐舞集神乐署，习仪凝禧殿。故事，祭礼先期，太常寺演礼坛庙中。雍正九年谕曰："是虽义取娴熟，实乖洁齐严肃本旨也。"乃停前一日坛庙演礼。其前二日凝禧殿如故。飨太庙，以王公一人监视宗室、觉罗官。祀先师，祭酒、司业监视国子师生，同日习乐殿庭，令乐部典乐监视亦如之。谒陵寝，读祝官等亦遇三、六、九日习仪皇陵。又岁暮将祭享，选内大臣打《莽式》，例演习于礼曹。时议谓发扬蹈厉，为公庭万舞变态云。

陪祀　顺治时，诏陪祀官视加级四品以上。康熙二十五年，以喧语失仪，谕诫陪礼官毋慢易。寻议定论职不论级。郊坛陪祀，首公，讫阿达哈哈番，佐领。文官首尚书，讫员外郎，满科道，汉掌印给事中。武讫游击。祭太庙、社稷、日月、帝王庙，武至参领，文至郎中，余如前例。御史、礼曹并纠其失仪者。既以浙江提督陈世凯请，文庙春秋致祭，允武官二品以上陪祀。三十九年，申定陪祀不到者处分。乾隆初元，定陪祀抵候例，祭太庙，俟午门鸣鼓；祭社稷，俟午门鸣钟，祭各坛庙，俟斋宫钟动：依次入，鹄立，禁先登阶。并按官品制木牌，肃班序。七年，定郊庙、社稷赴坛陪祀制，遣官代行，王公内大臣等不陪祀，余如故。明年，定郊祭前一日申、酉时及祭日五鼓，礼部、察院官赴坛外受职名，余祀止当日收受。二十七年岁杪，谕通核陪祀逾三次不到者，分别议惩。咸丰十年，谕朝日陪祀无故不到或临时称疾，并处罚。光绪九年，申定祇候例，大祀夜分，中祀鸡初鸣，朝服莅祭所。

清史稿卷八三　志第五八

礼二吉礼二

天神太岁朝日夕月社稷　先农

郊祀之制　太祖御极，焚香告天，建元天命。天聪十年，设圜丘德盛门外，方泽内治门外，坛壝始备。会征服察哈尔，获元玉玺，躬亲告祭，遂祀天南郊。旧制，祭飨用生牢，颁百官胙肉。帝曰："以天胙而享于家，是亵也。"谕改神前分享用熟荐。寻征朝鲜，祭告天地，并祀北郊。世祖入关宅帝位，于是冬至祀圜丘，奉日、月、星辰、云、雨、风、雷配。夏至祀方泽，奉岳、镇、海、渎配。南北分飨。著为例。四年，定郊祀荐生牢如初，惟躬祀南郊进胙牛一。十四年，诏言："人君事天如父，岁止一郊，心有未尽。惟营殿禁中，岁时致祀，配以太祖、太宗，庶昭诚敬。"礼臣乃援唐天宝四时孟月择吉祭上帝故事，谓构上帝殿奉先殿东，元旦，万寿，三节，夏冬二至，亲诣致虔，仪物如郊祀。惟内祭初安神位时读祝辞，不用胙，不进酒，不燎牛。从之。至是始有禁中祀天礼。十七年，敕廷臣议合祭仪，奏言仿《明会典》，前期一日，祭告各坛庙，定从祀十二坛。是岁四月，

禁中大飨殿遂合祀天、地、日、月暨诸神。圣祖嗣位，昭罢之。

康熙二年，定郊祀躬亲行礼，无故不摄。四十六年，科至大祀，会天寒，群臣以代请，勿许。四十八年，帝违和，始令李光地摄行郊坛大礼。越二年，祀祀圜丘如初。嗣是帝年逾六十，兼病足，复令大臣摄之。明年冬至，斋戒，犹力疾升坛省俎豆，量力拜跽，退处幄次，俟摄事者礼讫始还宫。臣工固请停躬诣，犹勿许。六十一年，祀南郊，始遣世宗恭代，距宾天止五日也。雍正八年冬至，遇圣祖忌日，礼臣援旧例请代，下大学士九卿议。奏言《周礼春官》称大祭祀王不亲则摄行。唐、宋制，大祀与国忌同日，乐备不作。议者谓飨神不可无乐，未若摄祀之当乎礼也，遣代便。可其奏。乾隆七年，定议《周礼》祀天用玉辂，唐、宋参用大辇，今亲祀南郊，前期诣斋宫，宜御玉辇。是日，帝乘礼舆，易銮辂，自降辇至礼成，如仪。十四年，展拓两郊坛宇，更新幄次。越四载葳事，规制始大备。仁宗中叶，自制《南北郊说》，祀典如故。咸丰八年、九年，帝疾不能亲，犹宫内致斋，届日诣大高殿皇穹宇行礼。穆宗、德宗，冲龄践阼，皆遣代。定亲政日躬行。宣统缵绪，监国摄政王行之。

郊社之仪，天聪十年，礼部进仪注，迄顺治间，始定郊祀前期斋戒阅祝版玉帛香，省牲，祀日迟明，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行礼。奉神牌置坛所，司祝奉祝版，帝出宫乘辇，陪祀王公集午门金水桥从行，余序立桥南迎送。驾至昭亨门降辇，前引大臣十人，次赞引官、对引官导入更衣幄次，更祭服出，讫盥，诣二成拜位前，分献官各就位，典仪赞“迎神燔柴”，司乐官赞“举迎神乐”，赞引奏“升坛”，帝升一成。上诣香案前，跪上炷香，又三上香，复位，行三跪九叩礼。典仪赞“奠玉帛”，司乐赞“举乐”，帝诣神位前，跪搢玉帛奠案，复位。典仪赞“进俎”，司乐赞“举乐”，诣神位前，跪受俎拱举，复位。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乐作，舞干戚舞，帝诣神位前，跪奠爵，俯伏。读祝官捧祝跪读讫，行三叩礼。自上香至献爵，配位前仪同。复位，易文舞。亚献、终献舞羽龠，仪如初献，不用祝，分献官、陪祀官随行礼。三献毕，饮福受胙，帝升坛至饮福位，跪，奉爵官酌福酒，奉胙官奉胙，跪进，受爵、胙，三叩，兴，复位。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撤馔送神，司乐、典仪赞讫，率群臣行礼如初。有司奉祝，次帛，次馔，次香，各诣燎所，唱“望燎”。帝诣望燎位，半燎，礼成，还大次，解严。太常官安设神牌，如请神仪。若遣代，则行礼三成阶下，升降自西阶，读祝跪二成阶下。罢饮福、受胙礼。送燎，退立西偏。余如制。雍正元年，令陪祀官先莅坛祇候。

方泽，前期但阅祝版。上香毕，奠玉帛，用瘞埋。余与郊天同。

南郊，诣坛斋宿，自顺治十一年著例，无常仪。乾隆七年定制，前一日，銮仪卫严驾陈午门外太和门阶下。已刻，太常卿诣乾清门奏请诣斋宫，帝御礼舆出太和门，降舆乘辇，警跸鸣钟鼓，至昭亨门外降。寺卿导入门左，诣圜丘视坛位。分献官分诣神库、神厨视笾豆牲牢。帝出内外壝南左门，至神路西升辇，如斋宫。从祀官俟帝入，退归斋所。翼日届时，寺卿导入大次，更礼服出，复导驾诣坛行礼，毕，还宫。

三十五年，高宗六旬，命礼臣酌减升级次数及降辇步行远近。议言郊前一日乘步辇如斋宫，自此易礼舆，至神路西降，步诣皇穹宇上香，遣亲王视坛。祀日自斋宫至神路西阶下降辇步入，礼成，即于降辇处乘舆还宫。行礼时，初升至二成拜位，即升坛上香，复位迎神，升阶行奠玉帛礼，以次进俎，三献暨饮福、受胙，并于此行之。还拜位，谢福胙，送神，乃卒事。方泽亦如之。允行。犹虑子孙玩视大典，复于三十九年谕诫，年未六旬，毋减小节，著为令。次年，祀南郊，命诸皇子旁侍观礼。越四年，于是帝年七十矣，谕迎神献爵暨祖宗配位前上香悉如旧，其献帛爵诸礼，自本年南郊始，令诸皇子代陈。五十一年，帝以春秋高，步履或迟，敕坛上读祝拜位增设小幄次，然备而未用也。五十九年，祀方泽，配位前献帛爵，仍皇子代行。历仁宗朝，郊祀各仪节，悉遵高宗旧制云。

嘉庆十八年，林清变起，计日敉平，会长至祀圜丘，谕先一日赴坛不升辇，自宫至皇穹宇入斋宫，并御肩舆，用答嘉贶。宣统嗣位，监国摄行郊祀，祀日诣坛，不斋宿，百官不迎送。出入升降，仍由右门，在右阶行礼。拜位设第二成，视帝位少后。去黄幄，即于行礼处受胙，毕，进福酒、胙

肉。余同亲祀仪。

郊祀配飨　顺治五年冬至，祀圜丘，奉太祖配。十四年谕曰："太祖肇兴帝业，文宗继述皇猷，功德并隆，咸宜崇祀。"以后大祀天地，益奉太宗配飨。于是上辛祈谷，上帝位东奉太祖神位，卜吉奉太宗位于其西。夏至配方泽如初礼。十七年，行大飨殿合祀礼，寻罢。康熙六年冬至，祀南郊，用礼臣言，奉世祖配飨上帝，越九日，配飨皇地祇，诣方泽行礼。九年，祈谷亦如之。雍正二年，奉圣祖配大飨殿，次太宗。十三年冬，高宗嗣服，谕言："皇考世宗，德侔造化，宜祀郊坛。"命议礼以闻。议者谓宜乾隆二年冬至配圜丘，三年孟春上辛配大飨殿，夏至配方泽。帝意以为祔庙后配飨，去夏至近、冬至远。先配方泽，前后已歧。若俟南郊，时日又旷。考之旧典，世祖、太宗配飨天地，莫不先圜丘后方泽，时或翼日、或旬日，礼仪粲然。稽之经传，成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即《月令》所谓"季秋，大飨帝"也。《召诰》"三月丁巳用牲于郊"。释者谓非常祀而祭天，以告即位也。宋皇佑三年，以大庆殿为明堂，合祭天地，三圣并侑，古者因事而郊，不必定在二至。因谕来年世宗配天大礼，准此行事。逾岁，遂诹吉夏至前奉世宗配圜丘。余如议。

先是部臣进升配仪，未议及祇见上帝。帝曰："皇考祔庙，先见祖宗，然后升座，今行配飨，先见上帝，于义始允。"已，所司具仪上。于是祀南郊奉世宗神位祇见上帝，夏至祀方泽，祇见皇地祇，位并次世祖。嗣是升配皆先祇见，以为常。嘉庆四年，奉高宗配飨，道光元年，奉仁宗配飨，并如仪。

三十年，帝弗豫，遗命罢郊配，略谓："禘郊祖宗，伊古所重，我朝首太祖讫仁宗。厚泽深仁，允宜配飨郊坛，礼隆报本。若世世率行无已，益滋后人疵议，此不能不示限制也。"文宗践阼，遂敕王大臣集议，礼亲王全龄等佥云："大行皇帝功德懿烁，郊配断不可易，请仍遵成宪。"礼部侍郎曾国藩疏言："郊配之罢，不敢从者二，不敢违者三。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卅载，无一日暇逸，无斯须不敬，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具合撰之实，辞升配之文，臣心何能自安？不敢从者一。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无例可援，犹应奏请，矧有成宪，曷敢稍逾！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上自怀谦德，为下宜守成规。不敢从者二。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一砖一石，皆按九五阳数，不能增改。幄内止容豆笾，幄外几无余地。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或议广坛壝，或议狭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严谕集议，尚未裁决遵行，则后人孰肯冒大不韪？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不敢违者一。唐垂拱间，郊祀奉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一年，从张说议，而罢太宗、高宗。宋景祐间，郊祀奉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嘉七年，从杨畋议，而罢太宗、真宗。我朝顺治间，大飨殿合祀，后亦罢其礼。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或援唐、宋旧例，妄行罢祀，因谕以非天子不议礼，增配尚所不许，罢祀何自而兴？不敢违者二。我朝孝治天下，遗命尤重，圣祖不敢违孝庄文皇后遗命，未敢竟安地宫。仁宗不敢违高宗遗命，故虽丰功伟烈，庙号未获祖称。此而可违，家法何在！且反覆申明，处己卑屈，处祖崇高，大孝大让，亘古盛德。不敢违者三。默计皇上仁孝深心，不升配歉在阙礼，遽升配歉在违命，且多将来之虑。他日郊祀时，上顾遗训，下顾万世，或悚然而难安，礼臣益无所辞咎。"帝颇韪其言。已复博咨廷议，手降敕谕，谓："周人郊祀后稷，唐、宋及明，或三祖并侑，或数帝分配。我朝历圣相承，靡不奉配。第配位递增，坛制有定。皇考德泽，列祖同符，应如所请。俟祔礼成，仍奉升配，并体遗训，昭示限制。自后郊祀配位，定为三祖五宗，永为恒式。"于是咸丰二年夏大祀圜丘、方泽，三年春上辛祈谷，并奉宣宗配，位次高宗。

十一年，帝崩，穆宗以郊配大典，遗命定三祖五宗，圣心不自安。乃集群臣议，并奉两宫皇太后稽众询谋，礼亲王世铎等先后疏言："礼贵制宜，孝当承志，两朝遗训，宜谨遵循。"帝勉从之。遂停文宗郊配。同治建元，云南学政张锡嵘援《孝经》明堂严父配天义，谓宜以季秋祀上帝大飨殿，奉显皇帝配。世铎等益以《钦定孝经衍义》释之，谓迭飨并侑，非礼所宜。议遂寝。

祈谷　顺治间，定岁正月上辛祭上帝大飨殿，为民祈谷。帝亲诣行礼，与冬至同。惟不设从坛，不燔柴。十七年，诏飨帝大典，不宜有异，自后祈谷、燔柴以为常，并改大飨殿合祀上帝百神在圜丘举行。康熙二十九年，圣祖亲制祝文。四十八年，帝疾，不能亲，遣官代。会江、浙、鲁、豫水

旱溽臻，仍自制祝文祈之。故事，上辛在正月五日前，改用次辛。雍正八年，上辛为正月二日，部臣因元旦宴，请展十日，不许。先期斋戒如故。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未立春，帝曰："此非乘阳义也。"命礼臣集议。奏言："《礼月令》，立春日，天子迎春东郊，乃祈谷上帝。此礼本在立春后，请循例用次辛，或立春后上辛。"从之。乾隆十六年，和亲王等以大飨为季秋报祀，义殊祈谷，请更锡名。群臣亦言非明堂本制，袭称大飨，名实未协。得旨，改曰"祈年"。

凡祈谷，驾如南郊，至西天门内神路西降辇，入祈年左门，诣皇乾宫上香。礼成，诣祈年坛视位，毕，仍出左门升辇至斋宫。三十七年，更定前一日辇入西天门，自斋宫东乘礼舆，讫西砖城左门止。步诣皇乾殿上香，毕，还斋宫，亲王视坛位。祀日出斋宫，乘辇，至甬道正中，易礼舆，至神路西降。自砖城步就幄次，入左门，礼同圜丘。四十七年正月四日上辛，礼臣先期请改次辛便，帝曰："上辛在正月三日前，为须隔年斋戒也；在四日前，为因圣母祝厘也。兹非昔比，奚改为？其仍用上辛，著为例。"又谕："孟春祈谷，所以迓阳气，兆农祥。考诸经传，是立春后上辛，非元旦后上辛也。惟在月初，旧腊，即当斋戒。然太庙祫祭，大礼攸关，宫中拜神，国俗所在。若以斋期行此，似非专一致敬之道。"因下廷臣议。寻奏："上辛以立春后所得为准，与其用十二月上辛，不如用正月上辛，以重岁首。如值三日前，则改次辛。或四日前，则应一日斋戒，是日未入斋宫，宫殿拜祭，各不相妨。毋庸改期。"允行。咸丰四年，祈谷，帝患宿疾，敕礼臣酌损仪文。侍郎宋晋请仍旧贯遣代行。帝曰："是非轻改旧章也，应天以实不以文，此意宜共喻之。"

雩祀　关外未尝行。顺治十四年夏旱，世祖始祷雨圜丘，前期斋三日，冠服浅色，禁屠宰，罢刑名。届期，帝素服步入坛，不除道，不陈卤簿，坛上设酒果、香镫、祝帛暨熟牛脯醢，祭时不奏乐，不设配位，不奠玉，不饮福、受胙。余如冬至祀仪。其方泽、社稷、神祇诸坛，则遣官莅祭。既得雨，越三日，遣官报祀。定躬祷郊坛仪自此始。越三年又旱，卜吉致斋，步至南郊，躬亲告祭。于时天无片云，顷之乃大雨。报祀如初。康熙九年夏旱，诏百官修省，礼部祈雨。明年，帝亲祷。自后躬祀以为常。二十六年，亲制祝文祈告，雨立降。又尝设坛宫禁，跣祷三昼夜，日惟淡食，越四日，步祷天坛，雨骤澍，步还宫，衣履沾湿。

乾隆七年，御史徐以升奏言："《春秋傅》：'龙见而雩，为百谷祈膏雨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礼月令》：'雩，帝用盛乐，命百县雩礼，礼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是为常雩。'《周礼》：'稻人，旱叹共雩敛。'《春秋》书雩二十有一，有一月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旱而雩。考雩义为吁嗟求雨，其制，为坛南郊旁，故鲁南门为雩门，西汉始废，旱辄祷郊庙。晋永和立坛南郊，梁武帝始徙东，改燔燎从坎瘞。唐太宗复旧制。宋时孟夏雩祀上帝。明建坛泰元门东，制一成，旱则祷。我朝雩祭无坛，典制似阙，应度地建立，以符古义。"下礼臣议。议言："孟夏龙见，择日行常雩，祀圜丘，奉列祖配。四从坛，皆如礼。孟夏后旱，则仿唐制，祭神祇、社稷、宗庙。七日一祈，不足，仍分祷。旱甚，大雩。令甲，祈雨必望祭四海，至是罢之。又笔大雩，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分八列，执羽翳，三献，乐止，乃按舞。歌御制《云汉诗》八章，毕，望燎。余同常雩。至久雨祈晴，宜仿《春秋传》鼓用牲，《通考》荥祭制，伐鼓祀少牢。祭国门，雨不止，则伐鼓用牲于社。罢分祷，停僧道官建坛讽经。其直省州、县旧置藉田坛祀，仍依雍正四年例。孟夏行常雩，患旱，先祭境内山川，次社稷。患霪潦祈晴，如京师式。"十七年，增祈雨报祭乐章。

二十四年，常雩不雨，帝步祷社稷坛，仍用玉。六月大雩，亲制祝文，定仪节。前一日，帝常服视祝版，诣坛斋宿，去卤簿，停乐。出宫用骑，扈贺大臣常服导从。至南郊，步入坛，视位上香。祀日，帝雨冠素服步祷，从臣亦如之。不燔柴，不晋俎，不饮福、受胙。三献毕，舞童舞羽、歌诗，退，皆如仪。帝率群臣三拜，撤馔，望燎。礼成，还宫。

三十七年，帝以年老，命酌损仪节视圜丘。

嘉庆十八年，以钦天监雩祀择日，频年恒在立夏节，殊乖古义，敕立夏后数日蠲吉行。著为例。

道光十二年六月大雩，亲制祝文，省躬思过。是夕雨。报谢如常仪。御史陈焯请再申虔祷。帝曰："祭法有祈有报。以报为祈，非礼也。其勿逾旧制。"

天神　顺治初，定云、雨、风、雷。既配飨圜丘，并建天神坛位先农坛南，专祀之。雍正六年，

谕建风神庙。礼臣言：“《周礼》槱燎祀飌师，郑康成注风师为箕星，即《虞书》六宗之一。马端临谓，周制立春丑日，祭风师国城东北，盖东北箕星之次，丑亦应箕位。汉刘歆等议立风伯庙于东郊。东汉县邑，常以丙戌日祀之戌地。唐制就箕星位为坛，宋仍之。今卜地景山东，适当箕位，建庙为宜。岁以立春后丑日祭。”允行。规制仿时应宫，锡号“应时显佑”，庙曰宣仁。前殿祀风伯，后殿祀八风神。明年，复以云师、雷师尚阙专祀，谕言：“《虞书》六宗，汉儒释为乾坤六子，震雷、巽风，并列禋祀。《易》言雷动风散，功实相等。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周礼》以云物辨年岁，是云与雷皆运行造化者也。并官建庙奉祀。”于是下所司议，寻奏：“唐天宝五载，增祀雷师，位雨师次，岁以立夏后申日致祭，宋、元因之。明《集礼》，次风师以云师，郡、县建雷雨、风云二坛，秋分后三日合祭。今拟西方建雷师庙，祭以立夏后申日。东方建云师庙，祭以秋分后三日。”从之。乃锡号云师曰“顺时普应”，庙曰凝和；雷师曰“资生发育”，庙曰昭显；并以时应宫龙神为雨师，合祀之。

嘉庆二年旱，祷雨既应，仁宗莅坛报祀，入坛中门降舆，至壝南门外，毕入，升坛。以次诣云、雨、风、雷神位上香，二跪六拜。初献即奠爵、帛，读祝，不晋俎，不饮福胙。余如故。

太岁殿位先农坛东北，正殿祀太岁，两庑祀十二月将。顺治初，遣官祭太岁，定孟春为迎，岁暮为祖。岁正月，书神牌曰“某干支太岁神”，如其年建。岁除祭毕，合祝版燎之。凡祭，乐六奏，承祭官立中阶下，分献官立甬道左右，行三跪九拜礼。初献即奠帛，读祝，锡福胙，用乐舞生承事，时犹无上香仪也。

乾隆十六年，礼臣言同属天神，不宜有异，自是二祭及分献皆上香。太岁、月将神牌，旧储农坛神库，至是亦以殿庑具备，移奉正屋。临祭，龛前安神座。毕，复龛。旧制，祭太岁遣太常卿行礼，两庑用厅员分献。二十年，改遣亲王、郡王承祭。次年，定太常卿为分献官。

雍、乾以来，凡祈祷，天神、太岁暨地祇三坛并举，遣官将事，陪祀者咸与焉。前期邸斋一日，承祭官拜位。天神坛在南阶下，太岁与常祀同，俱三跪九拜。天神用燎，太岁两庑不分献，不饮福、受胙。

朝日、夕月，初以大明、夜明从祀圜丘，罢春秋分祀。顺治八年，建朝日坛东郊，夕月坛西郊。

朝日用春分日卯刻，值甲、丙、戊、庚、壬年，帝亲祭，余遣官。乐六奏，舞《八佾》。凡亲祭，入自坛北门，至甬道更衣大次，盥毕，升西阶就位，行三跪九拜礼。奠献遗有司行。遣代则行礼阶下，惟读祝时跽坛上。初日坛用露祭。雍正四年，始援社稷例，立龛坛下茁风雨。乾隆十一年，具服殿成，罢更衣大次。是岁春分翼日日食，高宗莅祭，不乘辇，不奏乐，不陈卤簿。三十九年躬祭，入柳星左门，如幄次行礼，以年高酌减礼文，非恒式也。

夕月用秋分日酉刻，奉星辰配，凡丑、辰、未、戌年，帝亲祭，余遣官。乐六奏，仪视日坛稍杀，亲临较少。升坛行礼，二跪六拜，初献奠玉帛，读祝，余如朝日仪。遣官则拜坛下。乾隆三年戊午，例遣官，帝因初举祀典，仍亲祭如礼。五十五年，酌损节文，如日坛例。嘉庆五年庚申，效高宗故事，仍亲祭，不遣官。十九年，定亲祭仪，祀配位用亲王、郡王上香。二十三年，世宗忌日值月坛斋期，谕陪祀执事官改常服，余如故。

社稷之祀　自京师以至直省府、州、县皆有之，其在京师者，建坛端门右。世祖宅帝位，祭告如仪。定制，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大社、大稷，奉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祭日，帝视莅，坛上敷五色土，各如其方。乐七奏，舞《八佾》。帝出阙右门降辇，道北门出入，祭时出拜殿，至壝北门外就位，自北阶升坛上香，诣正位奠献。有司分祭配位。升北阶，降西阶，不晋俎，三跪九拜。余仪如北郊旧例。

祭日逢国忌，不改期，易素服。康熙三年，遇太宗忌日，始改中戊。

雍正二年，平青海，告祭行献俘礼。自是平定藩部，献俘以为常。

乾隆十七年，改送燎为望瘗。明年，增望瘗乐章。

三十七年，以年老更仪节。幄次先设拜殿，帝御辇至坛外门，易礼舆，入右门，至拜殿东阶下，乃降。升阶行礼，礼成，升舆如初。故事，祭日遇风雨，拜位香案徙殿中，神位祭品露设如故。帝

曰：“社稷之制，不立栋宇，以承天阳。今神牌藏神库，是在栋宇内也。移奉殿中，复何嫌忌？”四十一年，定祭日遇风雨，神牌安奉殿内，祭器、乐移设拜殿，猝遇则用木龛覆神牌，其拜殿别设香案。嘉庆五年，仁宗诣坛祈雨，视春秋致祭仪，惟祭品用脯醢、果实、不饮福。前三日及祭日，王、公、百官皆斋戒，禁屠宰，不理刑名。余悉台故。并谕亲诣祈祷、报祀均步行，以隆典礼。

其在府、州、县者，顺治元年建，岁祭亦用上戊，府称府社、府稷，州、县则云某州、县社、稷。

世宗缵业，制定祭品，羊一，豕一，帛一，笾、豆四，鉶、簠、簋各二，有司斋二日，届期朝服祭于坛。乾隆八年，始颁祝文，各直省定例，为民祈报，会城布政使主之，督若抚陪祀。道官驻地，府、州、县主之，道陪祀。十六年，以尊卑未协，诏互易之。督、抚、道官或出巡，仍令布政使暨府、州、县官摄祭。武官自将军以下，皆陪祀。社、稷以次诸祭。悉准此行。

先农　天聪九年，禁滥役妨农。崇德元年，禁屯积米谷，令及时耕种，重农贵粟自此始。顺治十一年，定岁仲春亥日行耕藉礼。先期，户、礼二部尚书偕顺天府尹进耒耜暨穜稑种。届期，帝亲飨祭献如朝日仪。毕，诣耕藉所，南向立。从藉者就位。户部尚书执耒耜，府尹执鞭，北面跪以进。帝秉耒三推，府丞奉青箱，户部侍郎播种，耆老随覆。毕，尚书受耒耜，府尹受鞭。帝御观耕台，南向坐，王以下序立。三王五推，九卿九推，府尹官属执青箱播种，耆老随覆。毕，帝如斋宫。府尹官属、众耆老行礼。农夫三十人执农器随行。礼毕，从府、县官出至耕藉所，帝赐王公坐，俟农夫终亩，鸿胪卿奏礼成，百官行庆贺礼。赐王公耆老宴，赏农夫布各一匹，作乐还宫。其秋，年谷登，所司上闻，择日贮神仓，备供粢盛。寻定先农岁祭遣府尹行，大兴、宛平县官陪祀。

康熙时，圣祖尝临丰泽园劝相。雍正二年，祭先农，行耕藉。三推毕，加一推。颁新制《三十六耒词》。赏农夫布各四匹，罢筵宴。颁赐各省嘉禾图。

乾隆三年，帝初行耕藉礼，先期六日，幸丰泽园演耕，届日飨先农，行四推。二十三年谕曰：“吉亥藉亩，所重劭农。黛藉青箱，畚镈笠，咸寓知民疾苦至意。吾民雨犁日耘，稼穑维艰，炎溽遑避。设棚悬彩，义无所取。且片时所用，费中人数十户产也，其除之。”三十七年，群臣虑帝春秋高，吁罢亲耕，不许。命仍依古制三推。嘉庆以降，仍加一推如初。

直省祭先农，清初未举行。雍正二年，藉田产嘉禾，一茎三四穗。越二年，乃至九穗。谕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礼，天子藉千亩，诸侯百亩。是耕藉可通臣下，守土者允宜遵行。俾知稼穑艰难，察地力肥硗，量天时晴雨。养民务本，道实由之。”于是定议：顺天府尹，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各立农坛藉田。自五年始，岁仲春亥日，率属祭先农行九推。十月朔，颁《时宪书》，豫定次年耕藉吉期，下所司循用。祭品礼数，如社稷仪。

先蚕　清初未列祀典。康熙时，立蚕舍丰泽园，始兴蚕绩。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疏请祀先蚕，略言：“《周礼》郑注上引房星，以马神为蚕神。蚕、马同出天驷，然天驷可云马祖，实非蚕神。《淮南子》引《蚕经》，皇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其制衣裳自此始。汉祀菟窳妇人、寓氏公主，事本无稽。先蚕之名，《礼经》不载。隋始有坛，建宫北三里，高四尺。《唐会要》，遣有司飨先蚕如先农。宋景德三年，命官摄祀。有明厘正祀典，百神各依本号，如农始炎帝，止称先农神，则蚕始黄帝，亦宜止称先蚕神。按周制，蚕于北郊。今京师建坛，亦北郊为宜。”部议然之。侍郎图理琛奏立先蚕祠安定门外，岁季春吉巳，遣太常卿祀以少牢。未及行。

乾隆七年，始敕议亲蚕典礼，议者以郊外道远，且水源不通，无浴蚕所。考唐、宋时后妃亲蚕，多在宫苑中，明亦改建西苑。高宗鉴往制，允其议。命所司相度，遂建坛苑东北隅。三面树桑柘。坛东为观桑台，前桑园，后亲蚕门。其内亲蚕殿，后浴蚕池，池北为后殿。宫左为蚕妇浴蚕河。南北木桥二，南桥东即先蚕神殿也。左曰蚕署，北桥东曰蚕所，皆符古制云。

是岁定皇后飨先蚕礼，立蚕室，豫奉先蚕西陵氏神位。届日辰初刻，后礼服乘凤辇出宫，至内壝左门降，入具服殿，妃、嫔从。盥讫，升中阶，就南阶上拜位，六肃，三跪，三拜。谢福胙礼三减一。不读祝。爵三献。凡拜跪，妃、嫔坛下皆行礼。余如飨先农仪。礼成还宫。越日，行躬桑礼。先是筑台桑田北，置蚕母二人，蚕妇二十七人，蚕宫令、丞各一人承其事。后散斋一日，从采桑妃、

嫔以下毕斋。是日昧爽，从桑侍班公主等祗候南门内。巳初刻，后出宫，妃、嫔从，诣西苑，入具服殿。传赞分引妃、嫔、公主等就采桑位，典仪奏请后行礼。出诣桑畦北正中，相仪二人，跽进筐、钩，后右持钩，左提筐，东行畦外。内监扬彩旗，鸣金鼓，歌采桑辞，后东西三采毕，歌止。相仪跽受筐、钩。后御观桑台，以次妃、嫔、公主等五采，命妇九采。讫。蚕母北面跪，典仪举筐受之，祗受退。切之，授蚕妇，洒于箔。后御茧馆，传赞引妃、嫔等行礼讫。还宫。蚕事毕，蚕母、蚕妇择茧贮筐以献。卜吉行治茧礼，后复诣坛临织室，缫三盆，手遂布于蚕妇以终事。寻侍郎三德疏言："亲蚕典礼，为旷世巨仪，请将坛址宫殿规制，兴工告成日期，宣付史馆。"诏从之。九年三月，始亲蚕如仪。

寻定后不亲莅，遣妃代行。行礼阶下，升降自东阶。不饮福、受胙，不陪祀。十四年，礼部请遣妃代祀。时皇贵妃未正位中宫，帝谕曰："妃所代，代后也。位未正，何代为？"因命内府大臣行礼。洎皇后册立，始亲飨。嗣后或躬亲，或官摄，或妃代，并取旨行。

其行省所祭，惟乾隆五十九年，定浙江轩辕黄帝庙蚕神暨杭、嘉、湖属蚕神祠，岁祭列入祀典，祭器视先农。

地祇　顺治初，定岳、镇、海、渎既配飨方泽，复建地祇坛，位天坛西，兼祀天下名山、大川。三年，定北镇、北海合遣一人，东岳、东镇、东海一人，西岳、西镇、江渎一人，中岳、淮渎、济渎一人，北岳、中镇、西海、河渎一人，南镇、南海一人，南岳专遣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

八年，封兴京永陵山曰启运，东京陵山曰积庆，福陵山曰天柱，昭陵山曰隆业，并列祀地坛。十六年，徙东京陵衬兴京，罢积庆山祀。明年，用礼臣言，改祀北岳于浑源。康熙二年，赐号凤台山曰昌瑞，并祀之。六年，遣祭如初制。惟南镇、南海各分遣一人。十六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

二十四年，东巡祀泰岳，祝版不书御名。先一日致斋。太常赍祝版、香、帛、爵，有司备祭品牲荐。届日衣龙衮，出行宫。乐备不作。至庙内降舆。入中门，俟幄次，出幄毕，诣殿中拜位，二跪六拜。奠、献如常仪。不饮福、受胙。明年，复改祀北岳、混同江。逾二年，始望祭。

三十五年正月，为元元祈福，始遣大臣分行祭告，凡岳五：曰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镇五：曰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北镇医巫闾山。海四：曰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渎四：曰江渎、淮渎、济渎、河渎。又兀喇长白山。翕河乔岳自此始。明年，朔漠平，遣祭岳、镇、海、渎如故。雍正二年，赐号江渎曰涵和，河渎曰润毓，淮渎曰通佑，济渎曰永惠。并赐东海为显仁，南为昭明，西为正恒，北为崇礼。乾隆二年，封泰宁山曰永宁，附祀地坛如故事。

越十年，以来岁奉太后秩岱宗，敕群臣议礼。奏言："古者因名山以升中，有燔柴礼。圣祖因仪文度数，书缺有闲，议封禅者多不经。定以祀五岳礼致祭，允宜遵行。"明年莅泰安，前一日，诣岳庙三上香，一跪三拜。翼日祭，如圣祖祀岳仪。又明年，巡省中州，祀中岳，如初。十六年，巡江、浙，遣祭江、淮、河神。自是南巡凡六，皆躬祭。十九年，巡吉林，望祭北镇，长白山亦如之。

二十六年，用礼臣议，改岳、镇、海、渎遣官六人，长白山、北海、北镇一人，西岳、西镇、江渎一人，东岳、东镇、东海、南镇一人，中南二岳、济淮二渎一人，北岳、中镇、西海、河渎一人，南海一人。当是时，海神庙飨，所在多有，惟北海尚阙。四十三年，始建山海关北海神庙。凡祈祷地坛行礼，位北阶下，三跪九拜，用瘗。光绪初元，加太白山神曰保民，医巫闾山神曰灵应。二十七年，两宫幸西安，遣官祭所过山川，并告祭华、嵩二岳，如礼。

其他山川之祀，自圣祖北征朔漠，驻跸噶尔图，命大学士祭山川，出卡伦，命官祭域外山川。自是浙江、大沽、大通海神皆建庙修祀。雍正间，建湘江神、武昌江神庙，并赐号广西海阳山神曰安流襄绩。高宗缵业，定星宿海、西域山川、伊犁阿布拉山诸神祀。又以松花江导源长白，依望祭北海制行。大军西征，祭阿勒台、珠尔库、博克达、阿拉克四山。复赐太白山、洞庭山、库伦汗山、金山诸神号。川、陕平，建终南山神庙。木兰秋狝，议定兴安大岭山祀典，常祭用少牢，告祭太牢，

岁仲春望祭行礼，如祀五镇仪。帛、尊、羊、豕各一，簠、簋各二，爵三，笾、豆各十。秋狝，王大臣致祭，登一，鉶二，余同春祭。别建庙以祀，锡号协义昭灵。又封江西庐岳神曰溥福广济。自仁宗迄德宗，封江南、湖北、山东、台湾、安东、江神、汉神、海神，黄陂木兰山、西藏瓦合山、四川峨眉山神，皆以时肇封或崇祀。综稽一代祀典，河神别见《河渠篇》，其余名山大川锡号尚多，不悉举云。

直省神祇　顺治初，令各府、州、县建坛，岁春秋仲月，有司致祭。雍正三年，定制，有司斋二日，朝服莅事，仪视社稷坛。乾隆八年，颁各省祀神祇祝文。二十二年，定各府、州、县祭境内山川，以春秋仲月戊日。其风、雷诸神，特锡封庙号以祀。自世宗至德宗末，代有增锡。凡列祀典者，有司随时致虔，用羊一、猪一、果五盘、帛一、尊一、爵三，读祝叩拜如故事。

清史稿卷八四　志第五九

礼三吉礼三

历代帝王陵庙　传心殿　先师孔子

元圣周公　关圣帝君　文昌帝君

祭纛祀炮　京师群祀五祀八蜡附

历代帝王庙　顺治初，建都城西阜成门内，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一炉一。后为祭器库，前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钟楼、斋所咸备。初，明祀历代帝王，元世祖入庙，辽、金诸帝不与焉。至是用礼臣言，以辽、金分统宋时天下，其太祖应庙祀。元启疆宇，功始太祖，礼合追崇。从祀诸臣，若辽耶律赫噜，金尼玛哈、斡里雅布，元穆呼哩、巴延，明徐达、刘基并入之。

届日，大臣一人祭正殿，殿祀伏义，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唐太守，宋、辽、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凡廿一帝，祀以太牢。分献官四人祭两庑，庑祀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张巡、许远、耶律赫噜、曹彬、潘美、张浚、韩世忠、岳飞、尼玛哈、斡里雅布、穆呼哩、巴延、徐达、刘基，凡功臣四十一，祀以少牢。

十四年，圣祖躬祭，届时致斋毕，翼日昧爽，驾出西华门，至庙降，入幄次盥讫，入直殿就位上香。三皇位前，二跪六拜，奠帛、爵，读祝，俱初献时行。凡三献，分献官祀两庑如仪。遣官则衣朝服。王、公承祭，入景德左门，升左阶，位阶上，余入右门，位阶下，俱三跪九拜，不饮酒、受胙，不陪祀。

十七年，礼臣议言庙祀帝王，止及开创，应增守成令辟，并罢宋臣潘美、张浚祀，从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辽、金、元太祖皆罢祀。圣祖嗣服，以开创功复之。

六十一年，谕："帝王崇祀，代止一二君，或庙飨其臣子而不及其君父，是偏也。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有明国事，坏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神宗、光宗、熹宗不应崇祀，咎不在愍帝也。"于是廷臣议正殿增祀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元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

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宁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凡百四十三位。其从祀功臣，增黄帝臣仓颉，商仲虺，周毕公高、吕侯、仲山甫、尹吉甫、汉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宋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金呼噜，元博果密、托克托，明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刘大夏，凡四十人。是岁，世宗御极，依议行，增置神主，为文鑲之石。

乾隆元年，谥明建文帝曰恭闵惠皇帝，庙祀之，位次太祖。复定帝王庙鹿脯、鹿醢，增鹿一，两庑易醓醢，增豕一。十四年，以唐、虞五臣唯契未祀，乃建殿成汤庙后，有司致飨，如孔庙崇圣祠制。初，帝王庙正殿用青绿琉璃瓦，至十八年重修，改覆黄瓦。

四十九年，谕廷臣："曩时皇祖敕议增祀，圣训至公，而陈议者未能曲体，乃列辽、金二朝，而遗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谓南北朝偏安，则辽、金亦未奄有中夏。即两晋诸代，因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烈。至司马氏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宋武帝手移晋祚，篡夺无所逃罪，其他祖宗得国不正，子孙但能守成，即为中主。且蜀汉至初唐不乏贤君，安可阙略！泊朱温以下，或起寇窃，或为叛臣，五十余年，国统不绝如线。周世宗藉余业，斥疆宇，卓然可称，而斥摈弗列，此数百年间，祀典＜門臭＞如，又岂千秋公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太武、道武，胥勤治理，并宜表章。昔杨维桢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元，其说甚当。今《通礼》祀辽、金，黜两晋诸代，使后世疑本朝区南北，非礼意也。明神、二宗，法纪坠失，愍帝嗣统，事无可为，虽国覆身殉，未可以荒淫例。皇祖撤神、熹，祀愍帝，具见大公。乃议者因复推祀桓、灵，亦思汉之所由亡乎？其再详议。"寻议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帝王，并以唐宪宗平乱，金哀宗殉国，亦宜列祀。允行。

同治四年，以散宜生配飨，位次毕公高。高允配飨，位次赵云。

陵寝之祭，太宗征明，至燕京，即遣贝勒阿巴泰等赴金太祖、世宗陵致祭。顺治建元，礼葬明崇祯帝、后，复诏明十二陵禁禋祀，禁樵牧，给地亩，置司香官及陵户。岁时祭品，户部设之。明年，定春、秋仲日致祭，遣官行。六年，定明陵仍设太监，并置房山、金陵陵户。

八年，定帝王陵寝祀典，淮宁伏羲，滑县颛顼、帝喾，内黄商中宗，西华商高宗，孟津汉光武，郑周世宗，巩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赵城女娲，荣河商汤，曲阜少昊，东午唐尧，中都轩辕，咸阳周文、武、成、康，泾阳汉高祖、唐宣宗、咸宁汉文帝，长安宣帝，富平后魏孝文帝，三原唐高祖，醴泉太宗，蒲城宪宗，鄠神农，宁远虞舜，会稽夏禹，江宁明太祖，广宁辽太祖，房山金太祖、世宗，宛平元太祖、世祖，昌平明宣宗、孝宗、世宗，各就地飨殿行之，或因陵寝筑坛，惟元陵望祭。十六年，幸畿辅，亲酹崇祯帝陵，谥曰庄烈愍皇帝。

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康熙二十年，滇乱平，遣官致祭，颁册文、香、帛，给黄伞一，御仗、龙纛各二，凡成武功，皆祭如典。二十三年，南巡，道江宁，诣明太祖陵，拜奠。谕有司巡察，守陵人防护。越五年，巡会稽，祭禹陵，祝文书御名，行三跪九拜礼。跸江宁，祭明太祖陵，如祀禹仪。凡时巡祭帝王陵寝，仪同祭庙，率二跪六拜，兹盖殊典云。三十八年，复南巡，见明太祖陵圮剥，诏依周封杞、宋例，授明裔一官，俾世守弗替。四十二年，西巡，遣祭女娲氏陵，幸陕，遣祭所经诸陵，惟祀周文、武祝文书御名，尊圣也。

六十一年，遣谕，言："明太祖起，布衣，统方夏，驾轶汉、唐、宋诸君。末叶灾荒，臣工内讧，寇盗外起，以致社稷颠覆。考其嗣主，未有荒坠显迹，盖亦历数使然。且其制度规模，我朝多所依据。允宜甄访支派，量授爵秩，俾奉春秋飨祀。"世宗缵绪，遂授朱之琏一等侯世袭，往江宁、昌平致祭，自是岁举以为常。

帝尧陵响有二：一在平阳，一在濮州。濮州东南谷林，古雷泽也。乾隆元年，修葺厘正，定谷林为旧址，平阳时奠如故。并修神农、虞舜陵庙，置陵户典守。十一年，以陕西古建都地，帝王陵墓多，命疆吏考其不载《会典》者，所在令有司防护。十三年，车驾幸曲阜，奠少昊陵，嗣是东巡皆躬祭。十六年，选姒氏子姓一人，授世袭八品官，奉祀禹陵。赵城女娲陵，庙中故有塑像，帝斥

其黩慢，撤之，改立神位，禁私祷。

十八年，谒泰陵，礼毕，诣房山祭金太祖陵，赍其裔完颜氏官爵、币帛。

二十六年，定帝王陵寝与岳镇海渎、先师阙里皆遣官行。四十一年，礼臣言："尧陵见正史者，两汉《地理志》云：'济阴郡成阳有尧冢灵台。'《刘向传》称'葬济阴'。晋《地理志》：'成阳舜所渔，尧冢在西。'《宋史礼志》：'在濮州雷泽东谷林山。'《吕氏春秋》，《帝王世纪》，《水经注》所引《述征记》，《括地志》，《太平寰宇记》，《路史》，《集古录》诸说，皆与正史符。后汉元和以来，祀典并于其地行。明洪武虽改祀东平，而隶鲁境则一。乾隆初，定谷林为尧陵，稽古正讹，万世可守。嗣后祭告，率由旧章。其平阳一陵，有司祀之，如东平例。"

已，大理寺卿尹嘉铨请罢明宣宗、世宗二陵祭告，廷议以为："宣宗有善政，不应以一二事生訾议，唯世宗戮忠亲佞，实与史合，应停飨祀。"从之。

是年，南巡至江宁，祭明祖陵，礼臣具仪上，三奠酒，每奠一拜。帝命用祀少昊陵例，二跪六拜，不必奠酒，著为令。

五十年，幸汤山，道昌平，亲酹明成祖陵，缮葺之，仍建定陵飨殿，并复世宗祀事。

嘉庆元年，罢遣官，敕各省副都统、总兵官举行。九年，谒东陵，道盘山，阅明陵。故事，往长陵奠辍，遣王大臣致奠余陵。是日仁宗躬诣，三奠毕，乃三拜。

望祭元太祖、世祖陵，响在德胜门外，位畅春园、圆明园南，帝以为乖制。命嗣后行庆典，改祀清河以北、昌平以南择地行礼。

道光十六年，定明陵春秋致祭，由袭侯往行，余以其族官品峻者摄之，或遣散秩大臣，为永制。

光绪七年，谕禁开垦明陵旁近地亩。

传心殿　顺治十四年，沿明制举经筵，祭先师孔子弘德殿。康熙十年续举，遣官告祭。二十四年，规建傅心殿，位文华殿东。正中祀皇师伏羲、神农、轩辕，帝师尧、舜，王师禹、汤、文、武，南向。东周公，西孔子。祭器视帝王庙。岁御经筵，前期遣大学士祇告。祭传心殿自此始。

明年，帝将御经筵，诏言："先圣、先师，传道垂统，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效法不已，渐近自然。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其躬诣行礼。"祀日具香烛，鉶一，笾、豆各二，奠帛、爵，读祝，以祭。帝御衮服，行二跪六拜礼。太子春秋会讲，亦先祭告焉。月朔望遣太常卿供酒果上香。雍正四年，定本日行祇告礼，自是以为常。

乾隆六年，亲祭传心殿，六十年归政，再行之。历仁宗、宣宗、文宗并亲诣祇告，后不复行。经筵仪制，别详《嘉礼》。

至圣先师孔子崇德元年，建庙盛京，遣大学士范文程致祭。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定春秋二仲上丁行释奠礼。世祖定中原，以京师国子监为大学，立文庙。制方，南向。西持敬门，西向。前大成门，内列戟二十四，石鼓十，东西舍各十一楹，北向。大成殿七楹，陛三出，两庑各十九楹，东西列舍如门内，南向。启圣祠正殿五楹，两庑各三楹，燎炉、瘗坎、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皆如制。

顺治二年，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月朔，祭酒释菜，设酒、芹、枣、栗。先师四配三献，十哲两庑，监丞等分献。望日，司业上香。

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俱东西向。西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公冶长、南宫适、公析哀、商瞿、高柴、漆雕开、樊须、司马耕、商泽、有若、梁鳣、巫马施、冉孺、颜辛、伯虔、曹恤、冉季、公孙龙、漆雕徒文、秦商、漆雕哆、颜高、公西赤、壤驷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处、鄡单、奚容蔵、罕父黑、颜祖、荣旗、句井疆、左人郢、秦祖、郑国、县成、原亢、公祖句兹、廉洁、燕伋、叔仲会、乐欬、公西舆如、狄黑、邽巽、孔忠、陈亢、公西、琴张、颜之仆、步叔乘、施之常、秦非、申枨、颜哙、左丘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

谷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王通、杜子春、韩愈、司马光、欧阳修、胡安国、杨时、吕祖谦、罗从彦、蔡沈、李侗、陆九渊、张栻、许衡、真德秀、王守仁、陈献章、薛宣、胡居仁，凡二十八人。

启圣祠，启圣公位正中，南向。配位：先贤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东西向。两庑从祀：先儒周辅成、程珦、蔡元定、朱松。

九年，世祖视学，释奠行师，王、公、百官，斋戒陪祀。前期，衍圣公率孔、颜、曾、孟、仲五氏世袭五经博士，孔氏族五人，颜、曾、孟、仲族各二人，赴都。暨五氏子孙居京秩者咸与祭。是岁授孔氏南宗博士一人，奉西安祀。

十四年，给事中张文光言："追王固诬圣，而'大成文宣'四字，亦不足以尽圣，宜改题'至圣先师'。"从之。康熙六年，颁太学《中和韶乐》。二十二年，御书"万世师表"额悬大成殿，并颁直省学宫。二十六年，御制《孔子赞序》、颜曾思孟四赞鑱之石。揭其文颁直省。

五十一年，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寻命宋儒范仲淹从祀。

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更启圣祠曰崇圣。肇圣位中，裕圣左，诒圣右，昌圣次左，启圣次右，俱南向。配飨从祀如故。

二年，视学释奠，世宗以飨庙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命廷臣考议。议上，帝曰："戴圣、何休非纯儒，郑众、卢植、服虔、范宁守一家言，视郑康成淳质深通者有间，其他诸儒是否允协，应再确议。"复议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县亶、牧皮，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赵复，元金履祥、许谦、陈澔，明罗钦顺、蔡清，国朝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横渠张子迪。

寻命避先师讳，加"邑"为"邱"，地名读如期音，惟"圜丘"字不改。

四年八月仲丁，世宗亲诣释奠。初，春秋二祀无亲祭制，至是始定。牺牲、笾豆视丁祭，行礼二跪六拜，奠帛献爵，改立为跪，仍读祝，不饮福、受胙。尚书分献四配，侍郎分献十一哲两庑。明年，定八月二十七日先师诞辰，官民军士，致斋一日，以为常。又明年，御书"生民未有"额，颁悬如故事。十一年，定亲祭仪，香案前三上香。

乾隆二年，谕易大成殿及门黄瓦，崇圣祠绿瓦。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位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

是岁上丁，帝亲视学释奠，严驾出，至庙门外降舆。入中门，俟大次，出盥讫，入大成中门，升阶，三上香，行二跪六拜礼。有司以次奠献。正殿，升东、西阶，入左、右门，诣四配、十二哲位前，两庑分献官分献官分诣先贤、先儒位前，上香奠献毕，帝三拜，亚献、终献如初。释奠三献始此。其祭崇圣祠，拜位在阶下，承祭官升东阶，入左门，诣肇圣王位前上香毕，分献官升东、西阶，入左、右门，分诣配位及两庑从位前上香，三跪九拜。奠帛、读祝，初献时行。凡三献，礼毕。自是为恒式。

十八年，改正太学丁祭牲品，依阙里例用少牢十二哲东西各一案，两庑各三案。崇圣祠四配，两庑东西各一案，十二哲位各一帛，东西共二篚。其分献，正殿东西，翰林官各奠三爵；西庑国子监四人，共奠三爵，十二哲两庑奉爵用肄业诸生。定两庑位序，按史传年代先后之。

三十三年，葺文庙成，增大门"先师庙"额，正殿及门曰"大成"，帝亲书榜，制碑记。选内府奠彝中十器，凡牺尊、雷文壶、子爵、子爵、内言卣、康侯爵、鼎盟簋、雷纹觚、召仲簋、素洗、牺首罍各一，颁之成均。

五十年，新建辟雍成，亲临讲学，释奠如故。嘉庆中，两举临雍仪。

道光二年诏刘宗周，三年汤斌，五年黄道周，六年陆陇、吕坤，八年孙奇逢，从祀先儒。八年，湖北学政王赠芳请祀陈良，帝以言行无可考，寝其议。未几，御史牛鉴以李容请，部议谓然，帝斥之。十六年，诏祀孔子不得与佛、老同庙。是后复以宋臣文天祥、宋儒谢良佐侑飨云。咸丰初，增

先贤公明仪，宋臣李纲、韩琦侑飨。

三年二月上丁，行释菜礼，越六日，临雍讲学，自圣贤后裔，以至太学诸生，圜桥而听者云集。

七年，增圣兄孟皮从祀崇圣祠，先贤公孙侨从祀圣庙，宋臣陆秀夫、明儒曹端并入之。

十年，用礼臣言，从祀盛典，以阐圣学、传道统为断。余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至名臣硕辅，已配飨帝王庙者，毋再滋议。同治二年，御史刘毓楠以祔祀新章过严，如宋儒黄震辈均不得预，恐酿人心风俗之忧，帝责其迂谬。

是岁鲁人毛亨，明吕柟、方孝孺并侑飨。于是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乃定公羊高、伏胜、毛亨、孔安国、后苍、郑康成、范宁、陆贽、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谢良佐、罗从彦、李纲、张栻、陆九渊、陈淳、真德秀、何基、文天祥、赵复、金履祥、陈澔、方孝孺、薛瑄、胡居仁、罗钦顺、吕楠、刘宗周、孙奇逢、陆陇其列东庑，谷梁赤、高堂生、董仲舒、毛苌、杜子春、诸葛亮、王通、韩愈、胡瑗、韩琦、杨时、尹焞、胡安国、李侗、吕祖谦、黄干、蔡沈、魏了翁、王柏、陆秀夫、许衡、吴澄、许谦、曹端、陈献章、蔡清、王守仁、吕坤、黄道周、汤斌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七年，以宋臣袁燮、先儒张履祥从祀。光绪初元，增入先儒陆世仪。自是汉儒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先儒张伯行，宋儒辅广、游酢、吕大临并祀焉。

二十年仲秋上丁，亲诣释奠，仍用饮福、受胙仪。

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升为大祀。先师祀典，自明成化、弘治间，已定八佾，十二笾、豆。嘉靖九年，用张璁议，始厘为中祀。康熙时，祭酒王世祯尝请酌采成、弘制，议久未行。至是命礼臣具仪上，奏言："孔子德参两大，道冠百王。自汉至明，典多缺略。我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曲柄黄盖，留供庙廷。世宗临雍，止称诣学。案前上香、奠帛、献爵，跪而不立。黄瓦饰庙，五代封王。圣诞致斋，圣讳敬避。高宗释奠，均法圣祖，躬行三献，垂为常仪。崇德报功，远轶前代。已隐寓升大祀至意。世宗谕言：'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赖孔子以不坠。《鲁论》一书，尤切日用，能使万世伦纪明，名分辨，人心正，风俗端，此所以为生民未有也。'圣训煌煌，后先一揆。近虽学派纷歧，而显示钦崇，自足收经正民兴巨效。"疏上，于是文庙改覆黄瓦，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遣人则四配用尚书，余用侍郎，出入自右门，不饮福、受胙。崇圣祠本改亲王承祭，若代释奠，则以大学士为之。分献配位用侍郎，西庑用内阁学士。余如故。三十四年，定文庙九楹三阶五陛制。

御史赵启霖请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下部议。先是署礼部侍郎郭嵩焘、湖北学政孔祥霖请夫之从祀，江西学政陈宝琛请宗羲、炎武从祀，并被驳。至是部议谓："三人生当明季，毅然以穷经为天下倡，德性问学，尊道并行，第夫之《黄书》，《原极》诸篇，托旨《春秋》；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诸篇，取义《孟子》，似近偏激。惟炎武醇乎其醇，应允炎武从祀，夫之、宗羲候裁定。"帝命并祀之。

阙里文庙，有事祭告，具前《祭告篇》。春、秋致祭同太学。康熙中，圣祖东巡亲祭，礼部具仪。驻跸次日，帝服龙衮，行在仪仗具陈，行礼二跪六拜，配位、十哲、两庑、启圣祠，皆遣官分献。扈从诸臣，文官知府、武官副将以上，衍圣公暨各氏子孙在职者，咸陪祀。圣心犹未安，命更议。寻定迎神、送神俱三跪九拜，惟乐章与国学小异，可令太常司乐及乐舞生先往疑习。帝亲制祝文。祀日诣庙，至奎文阁前降辇，如斋所小憩，自大次出，入大成门，登殿释奠毕，御诗礼堂讲书。礼成，周视庙庭车服、礼器。更常服，驾如孔林，跪奠酒，三爵，三拜，赐衍圣公以下银币有差。留曲柄黄盖陈庙庭。扩孔林地亩，蠲其税。建庙碑，御书文鑱石。又建子思子庙，仿颜、曾、孟三庙制。

三十二年，修文庙成，皇子往祭，行礼杏坛。雍正二年，曲阜庙灾，遣官诣阙里祭慰，敕大臣重建，并令阙里司乐遣人赴太常习乐舞，冠服悉准太学式为之。八年，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凡、登、簋、簠、铏、笾、豆、尊、爵，颁自上方。勒碑如故事。特诏皇五子往祭。

乾隆八年，定阙里圣庙乐章。二十三年，东巡亲祭如往制。遣大臣祭颜、曾、思、孟专庙。勒

御制《四贤赞》于石。其盛京学宫所需乐器，乾隆中始敕府尹遵《皇朝礼器图》造作，镈钟、特磬，制出内廷，特颁太学暨各省学宫，并令府丞选佾生精音律者送太常习舞。厥后以热河为时巡所，黉序肇兴，定大成殿龛案如太学式，祭器、乐器亦如之。

至各省府、州、县释奠，以所在印官承祭，礼如太学，顺治初行之。雍正五年，定制各省督、抚、学政上丁率属致祭。学政莅试时，先至文庙行礼，府、州、县官率属于治所文庙行。乾隆六年，敕直省学宫设先贤、先儒神位。同治初，颁从祀先儒位次图。光绪末，升大祀，各省文庙规制、礼器、乐舞暨崇圣祠祭品，并视太学，礼节悉从旧。

元圣周公　顺治十七年，给事中黏本盛奏请文庙后别立传圣祠。下部议，礼臣言："祭祀周公，向在太学。至唐显庆间，以公制礼作乐，功侔帝王，就飨儒宫，欲尊反贬。始定配飨帝王庙，既不与孔子并祭太学，乃反立传圣祠于其后，殊失尊崇本意也。"事遂寝。康熙二十三年，圣祖祀阙里，诏言："周公古大圣人，制礼作乐，垂法万世，庙在曲阜，应行致祭。"乃遣亲王及礼部尚书往焉。亲制祝文。祭礼，三献。祭品：羊一、豕一、果五盘、尊一、爵三，敕有司治办。明年，授东野氏一人博士，奉祀祠庙。二十六年，御书《周公庙碑文》，依文庙式，勒之贞珉。乾隆十二年，东巡，增登一，鉶二，簋、簠各二，笾、豆各八，遣亲王一人行礼。其祀配飨鲁公，遣礼部尚书行。明年，幸曲阜，亲诣上香，一跪三拜。自是东巡亲诣以为常。四十三年，依孔氏南宗例，置当阳博士，奉祀陵墓。

关圣帝君　清初都盛京，建庙地载门外，赐额"义高千古"。世祖入关，复建庙地安门外，岁以五月十三日致祭。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曾祖曰光昭，祖曰裕昌，父曰成忠，供后殿。增春、秋二祭。洛阳、解州后裔并授五经博士，世袭承祀。寻定春、秋祀仪，前殿大臣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届日质明，大臣朝服入庙左门，升阶就拜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三献，不饮福、受胙。祭后殿二跪六拜。十一年，增当阳博士一人奉冢祀。

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四十一年，诏言："关帝力扶炎汉，志节懔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曷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于是跻列中祀，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五月告祭，承祭官前一日斋，不作乐，不撤馔，供鹿、兔、果、酒。旋追封三代王爵，祭品视崇圣祠。加精诚绥靖封号，御书"万世人极"额，摹勒颁行。同治九年，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

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先期承祭官致斋，不理刑名，前殿印官，后殿丞、史，陈设礼仪，略如京师。

文昌帝君　明成化间，因元祠重建。在京师地安门外，久圮，嘉庆五年，潼江寇平，初寇窥梓潼，望见祠山旗帜，却退。至是御书"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发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谒九拜，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于是大学士朱珪撰碑记，略言："文昌星载《天官书》，所谓"斗魁六星，载匡曰文昌宫"是也。《尚书》'禋六宗'，孔疏引郑玄云：'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周礼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郑《注》谓文昌星。然则文昌之祀，始有虞，著《周礼》，汉、晋且配郊祀。《元命苞》云：'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是爵禄、科举职司久矣。又言帝君周初为张仲，孝友显化，隋、唐为王通，征李商隐《张亚子庙诗》，读孙樵《祭梓潼神君文》、《化书》：唐开元命为左丞，《通考》：僖宗封为济顺王，宋真宗改号英显，哲宗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元加号宏仁，盖可考见云。"礼官遂定议。

岁春祭以二月初三诞日，秋祭，仲秋诹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后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咸丰六年，跻中祀，礼臣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后殿以太常长官亲诣，二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无祠庙者，设位公所祭之。毕，撤位随祝帛送燎。

旗纛之祭　天命十年，定沈阳，还军扈浑河，刲牛祭纛。天聪元年征朝鲜，明年凯旋，并立纛拜天。自是出征班师祭纛以为常，时旗纛庙附祀关帝庙也。世祖入关后，始行望祭。

凡亲征诹吉启行，先于堂子内门外建御营黄龙大纛，按翼分设八旗大纛、火器营大纛各八，列其后，并北向。帝御戎服佩刀，出宫乘骑，入堂子街门降。圜殿礼毕，出内门致礼神，率从征将士三跪九拜，不赞。礼成乐作，銮驾启行，领侍卫内大臣、司纛侍卫率亲军举纛从。

凯旋致祭，届日陈法驾卤簿，自郊外五里讫堂子门外。驾至郊，降舆拜纛如仪。命将出师亦如之。圣祖征噶尔丹凯旋，翼日为坛安定门外，致祭随营旗纛，用太牢，始遣大臣行礼。雍正初，定三年一祭。

凡旗纛皆庋内府，祭则设之。各省祭旗纛，则遣武官戎服行礼焉。

炮位之祭，天聪五年，造红衣炮，镌曰天佑助威将军，遂携以毁于子章台，克大凌河，行军携红衣炮始此。

厥后敕汉军赍炮进关。世祖奠鼎燕京，定制以岁季秋朔，陈炮位芦沟桥沙锅村，席地为坛，西向，以八旗汉军都统将事。分旗翼列，用果品、少牢。届时先镶黄旗炮位，都统御补服，上香，三跪九拜，三献，读祝。余七炮位亦如之。副都统以次陪祀。圣祖凯旋，设坛德胜门外，祭品如祭纛。世宗亦定三年一祭。

乾隆十四年，满洲火器营始祭八旗子母炮神，总统承祭，如汉军祀炮仪。其后定满洲祀炮依汉军例，季秋赴芦沟桥演炮，即以其日祭焉。三十年，祀炮始用祝版，并专设祭器。

群祀　先医，初沿明旧，致祭太医院景惠殿，岁仲春上甲，遣官行礼。祀三皇，中伏羲，左神农，右黄帝。四配：句芒、风后、祝融、力牧。东庑僦贷季、歧伯、伯高、少师、雷公、伊尹、淳于意、华陀、皇甫谧、巢元方、韦慈藏、钱乙、刘完素、李果十四人，西则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扁鹊、张机、王叔和、葛洪、孙思邈、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十四人。礼部尚书承祭，两庑分献，以太医院官。礼用三跪九拜。三献。雍正中，命太医院官咸致斋陪祀。

都城隍庙有二，旧沈阳城隍庙，自元讫明，祀典勿替。清初建都后，升为都城隍庙，有司以时致祭。其在燕京者，建庙宣武门内。顺治八年仲秋，遣太常卿致祭，岁以为常。用太牢，礼献如祀先医。万寿节遣祭，加果品。雍正中，改遣大臣，嗣复命亲王行礼。禁城城隍庙建城西北隅。皇城城隍庙建西安门内，曰永佑宫，万寿节或季秋，遣内府大臣承祭，用少牢。

北极佑圣真君庙，建地安门外日中坊桥东，曰灵明显佑宫。顺治中，定制万寿节遣官祭，后改遣大臣。设果盘五、饼饵盘十五、茶琖三、行礼三跪九拜。

火神庙，建日中坊桥西。康熙初，定岁六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卿祭，后改遣大臣。用少牢。雍正中，改太牢。帛初用白，乾隆中改用赤。余如祀北极仪。

东岳庙，在朝阳门外，岁祭以万寿节。

龙神之祭，黑龙潭庙建西北金山巅，圣祖、世宗亲制碑记。乾隆五年，锡号“昭灵沛泽”。玉泉山庙，九年锡号“惠济慈佑”。昆明湖祠，旧曰广润灵雨祠，锡号“安佑普济”，嘉庆中，加“沛泽广生”。京畿旱，帝亲祷黑龙潭庙。乾隆四十六年，锡号“昭灵广济”。嘉庆间，始列祀典，遣散秩大臣往祭惠济祠。河神庙建绮春园内，祀天后，龙神、河神，并春、秋致祭，遣圆明园大臣将事。仪品俱视都城隍庙。

其祀之无定时、定所，及有司以时专祭者，后土司工之神，顺治初制，凡大兴作，因其方筑左右坛，建彩棚，遣官往祭，用少牢饼果。若大工迎吻，祭琉璃窑神暨各门神，如祭司工礼。咸丰间，锡号圆明园春雨轩司工神曰昭休敷禧真君，土母曰夫人。命内府大臣春、秋奉祀。司机神，顺治季年设织造局，始行祭告，礼部长官主之。司仓神，通州三仓，旧惟西仓有祠。京内七仓，惟右翼兴平仓有祠，雍正间重葺。繇是左翼置庙海运仓。京外五仓，置庙储济仓，并立神位。仓场侍郎承祭，用少牢、果品，仓监督陪祀，二跪六拜。诸祭将事以黎明，与祭者咸朝服，此其大凡也。至特旨建祠京师者，具见后简。

若夫直省御灾捍患有功德于民者，则锡封号，建专祠，所在有司秩祀如典。

世祖朝，宿迁祀河神宋谢绪。

圣祖朝，成都祀诸葛亮；福建暨各省祀天后宋林氏女。

世宗朝，各省祀猛将军元刘承忠。先是直隶总督李维钧奏："蝗灾，土人祷猛将军庙，患辄除。"于是下各省立庙祀。已，两江总督查弼纳亦言："猛将军庙祀所在无蝗害，无庙处皆为灾。"被诃责。诏言："水旱蝗灾，疆吏当修省，勿专事祈祷。"钱塘祀伍员，封英卫公；临安祀钱镠，封诚应王；萧山祀宋张夏，封静安公；绍兴祀明知府汤绍忠，封宁江伯，后司事莫龙附焉；汶上祀明尚书宋礼，封宁漕公，老人白英封永济神附焉；灌县祀秦蜀守李冰，封敷泽兴济通裕王，子二郎，为承绩广惠英显王；德清祀元戴继元，封保济显佑侯；徐闻祀故水师副将江启龙，封英佑骁骑将军，后附祀张瑜，锡号"襄靖普佑"；江南山阳祀唐许远，封威灵显佑王；浮梁祀张巡，锡号"显佑安澜"。

高宗朝，陈留祀河神守才，后建庙江南，曰灵佑观；清河祀明张襄，封彰灵卫漕将军；广西祀蜀将武当，封显佑英济广福王；滨河各县祀故河督朱之赐，封助顺永宁侯。

仁宗朝，追封天后父积庆公，母曰夫人；永绥镇＜□⺮旱＞祀宋杨瀛，封宣威助顺靖远侯；芜湖祀蜀汉孙夫人；曹县祀张桓侯飞、赵将军云；江南山阳祀湖神谭氏，封昭灵显佑水府都君；南昌祀旌阳令许逊，封灵感普济神；直省祀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唐吕岩；仁和祀孚顺侯宋蒋崇仁，弟孚惠侯崇义、孚佑侯崇信；会稽祀汉曹娥，封福应夫人；慈溪祀天井潭神宋刘扬祖，义乌祀明漕运总管陈道兴；都昌左蠡镇祀元将军长兴；湖州、苏州祀太湖神明王天英；高邮祀露筋祠神；淮扬运河厅祀康泽灵应侯宋耿裕德；汉城祀窦孝妇；钱塘祀金华将军五代曹杲。

宣宗朝，翁源祀元詹姓三神，并封侯。建德祀故知府王光鼎；浙江新城祀宣灵王周雄；黔阳祀殉难知县周文煜；鄞县祀滨江灵庙神宋晁说之，封孚惠侯；白鹤山庙神唐任侗；茅山庙神张仁皓；长沙祀元李育万，封广济李真人；莆田祀宋长乐钱氏室女；萧山祀江塘神元杨伯远妻王氏；又祀唐董戈管、张实、张耀、张圣，宋卢万，故知县贾国桢、姚文熊；浙江祀太湖神晋张贲；邹溪庙神宋裴肃；仁和祀宋施全兴福庙神；奉化祀元马称德为进林庙神；滕县祀明冯克利为三界庙神；慈溪汉张竟暨子齐芳；杭州祀灵感广大观音大士，加封慈济；郫县祀古蜀王杜宇，开明；绵州祀汉蒋琬；新宁祀宋陈仲真；钦州祀故副将景懋；永定河、张秋镇并祀九龙陈将军；福建归化祀福顺夫人莘氏。

文宗朝，临清、东昌、河南正阳关并祀金龙四大王，靖远、镇远、绥远三侯，俱晋王爵；永城祀观音大士、孚佑帝君；潮阳及江南高堰祀显佑安南神；潮阳祀威显灵佑王；广东祀明石康令罗神；长沙祀晋陶淡暨侄烜，并号陶真人；桂平祀孚应惠济王宋甘佃；连江祀崇福昭惠慈济夫人唐陈昌女，孚济将军黄助暨弟昭远将军；会稽祀回响庙神汉陈德道；杭州、嘉兴、汤阴、武昌并祀宋岳飞；三水祀玄坛正一真神；灵山祀明朱将军统鉴；潮州祀安济王汉王伉；奉化祀汉陈鸿；归善祀明王守仁、后唐何泽、元谭道；歙县祀唐汪华，陈程灵洗暨子文季；严州祀孚惠王唐邵仁祥；镇洋祀元忠正王李禄、宋忠惠侯杨滋；寿宁祀懿政天仙马氏女；全州祀无量寿佛唐周全真，威信侯柴崇＜□走希＞；攸县祀唐杉仙真人陈皎；淳安祀吴山阴侯贺齐；宜章祀唐武陵侯黄师浩；四会祀宋阮大师子郁、梁化师慈能；南雄祀圣化夫人练氏；淮安祀周王子晋；封普惠祖师。

穆宗朝，加金龙四大王封号至四十字，庙祀封丘、临清、张秋镇、六塘河；封故河督栗毓美诚孚栗大王，附祀郓城神庙；广东祀大鉴禅师卢惠能，灵通侍者陈道明；宝山祀故知县胡仁济；广州祀唐陈四公、五公，广丰祀明太保胡德济；浏阳祀宋指挥温康孟；襄垣祀昭泽王唐焦姓神；山阴祀元杨兴嗣；福建永安祀唐田王李肃；广东祀石龙太夫人冯洗氏；锡号"慈佑夫人"；上饶祀鹰武将军唐李德胜；善化祀朗公普济真君唐邱姓神，明李真人润济；罗定祀殉难州同金芳，封护国神；贵州祀唐南霁云；会昌祀晋赖公神；新会祀宋戴存仁；上虞祀显应侯宋陈贤，封护国潮神；张秋镇祀明杨四将军，故河督黎世序，封孚惠河神；长沙祀周真人福寿，瞿真人餐岑；温州祀唐杨精义；阳曲祀晋大夫窦准；孟县祀晋赵武；上虞祀唐桑宪保，封桑王神；滨河祀故祥河同知王仁福，封将军；南安祀宋广泽尊王郭忠；栖霞祀元邱真人处机；麻城祀五脑山土主神张瑞；高要祀太保神宋卢僧；邵阳祀唐郑洞天；黔阳祀唐孝子刘三将军；江都祀汉杜女仙暨康女仙紫霞；平江祀唐杨孝仙耀庭。

德宗朝，瓯宁祀三圣夫人；福建祀白玉蟾真人葛长庚；增城祀宾公佛；上杭祀黄仙师、幸仙师；

介休祀空王古佛田志超；双流祀僧大朗；广德祀汉张渤；项城祀傅宗龙；宁武祀明周遇吉；封丘祀汉百里嵩；长乐祀唐郭子仪；长沙祀雷万春；文城祀晋大夫狐突；潞城祀唐李靖；临海祀唐林洪；云阳祀张飞；广西祀汉马援，明王守仁。

光绪二十七年，两宫西狩，回銮，御舟济河，波涛不惊，特加大王、将军诸封号。凡予祀皆有封号，不悉纪，纪其著者。或前朝已封，今复加号，或当代始封，后屡加号，则悉略之。定例，封号至四十字不复加，间有之，非常制，止金龙四大王四十字外加号锡祜，天后加至六十字，复锡以嘉佑云。

五祀，初循旧制，每岁暮合祭太庙西庑下。顺治八年定制，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夏大庖前祭司灶神，季夏太和殿阶祭中溜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孟冬大庖井前祭司井神，中溜门、午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于是始分祭，旋复故。逮圣祖厘礼典，再罢之，并停专祀。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灶以为常。

八蜡之祭，清初关外举行，庙建南门内，春、秋设坛望祭。世祖入关，犹踵行之。乾隆十年，诏罢蜡祭。时廷臣犹力请行古蜡祭，高宗谕曰："大蜡之礼，昉自伊耆，三代因之，古制夐远，传注参错。八蜡配以昆虫，后儒谓害稼不当祭。《月令》：'祈年于天宗。'蜡祭也。注云'日、月、星、辰'，则所主又非八神。至谓合聚万物而索飨之，神多位益难定。蜡与腊冠服各殊，或谓腊即蜡，或谓蜡而后腊。自汉腊而不蜡，魏、晋以降，废置无恒。或溺五行家言，甚至天帝、人帝及龙、麟、朱鸟，为座百九十二，议者谓失礼。苏轼曰：'迎猫则为猫尸，迎虎则为虎尸，近俳优所为。'是其迹久类于戏也，是以元、明废止不行。竞蜡祭诸神，如先啬、司啬、日、月、星、辰、山、林、川、泽，祀之各坛庙，民间报赛，亦借蜡祭联欢井闾。但各随其风尚，初不责以仪文，其悉罢之。"自是无复蜡祭矣。

祭厉　明制，自京师讫郡、县，皆祭厉坛。清初建都盛京，厉坛建地载门外。自世祖入关后，京师祭厉无闻焉。唯直省城隍合祀神祇坛，月朔、望有司诣庙上香，二跪六拜，旸雨愆期则祷。复以城隍主厉坛祀。

顺治初，直省府、州、县设坛城北郊，岁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用羊三、豕三、米饭三石、香烛、酒醴、楮帛祭本境无祀鬼神。府曰郡厉，县曰邑厉。先期备祭物，有司诣城隍庙以祭厉告。届日设燎炉坛南，奉城隍神位安坛正中。诣神位前跪，三上香，行礼用三拜。送燎，奠三爵，退，神位复初。

清史稿卷八五　志第六〇

堂子祭天　坤宁宫祀神　令节设供

堂子祭天　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即古明堂会祀群神之义。世祖既定鼎燕京，沿国俗，度地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正中为飨殿，五楹，南向，汇祀群神，上覆黄琉璃。前为拜天圜殿，北向。中设神杆石座，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皇子列第一重，次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各按行序，均北向。东南为上神殿，三楹，南向。祭礼不一，而以元旦拜天、出征凯旋为重，皆帝所躬祭。其余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则率遣所司。崇德建元，定制，岁元旦，帝率亲王、藩王迄副都统行礼。寻限贝勒止，已复限郡王止，并遣护卫往挂纸帛。

凡亲祭，前期十二月二十六日，内府官赴坤宁宫请朝祭、夕祭神位，安奉神舆，内监舁行。前引御仗八、镫四，司俎官六人，掌仪司一人，侍卫十人，导至飨殿供奉。朝夕献香如仪。故事，神位所悬纸帛，月终积贮盛以囊，除夕送堂子，与净纸、神杆等同焚。时内府大臣率长史、护卫挂新纸帛各二十有七。昧爽，帝乘舆出宫，陪祀王公等随行。至堂子内门降，入中门，诣圜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毕，回銮。翼日，奉神位还宫。康熙十一年，诏元旦拜堂子礼宜明备，用鸣赞官。明年，罢汉官与祭。二十九年，谕令皇子随行礼，内府大臣圜殿进楮帛毕，次进皇太子楮帛。

月祭，岁正月初旬谘吉，余月朔日。司俎二人，就杉柱上挂纸帛数等。元旦，案陈时食盘一、醴酒琖一。司香上香，内监执三弦、琵琶，坐甬道西，守堂子人持拍板坐其东。司祝进跪，司香授琖，司祝受之，献酒。奏神弦，鸣拍板，拊掌应节。凡六献，皆赞歌“鄂啰罗”，守堂子人亦歌。献毕，一叩，兴，合掌致敬。弦、板止，司祝执神刀进，奏弦、拍板如初。司祝一叩，兴，司俎赞歌“鄂啰罗”，众和歌。司祝举神刀诵神歌曰：“上天之子，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神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凡三祷，如前仪，诵赞者九。司祝跪，一叩，兴，诵赞三。弦、板止，复跪，一叩，兴，合掌退。

立杆大祭，岁春、秋二季月朔，或二、四、八、十月上旬谘吉行，杆木以松，长三丈，围径五寸。先一月，所司往延庆州属采断，树梢留枝叶九层，架为杆，赍至堂子。前期一日，树之石座。崇德初，定亲王、郡王、贝勒祭三杆，贝子、镇国、辅国公二，镇国、辅国将军一。月朔大内致祭，初二日后依次祭，凡祭三杆者，定期内祭其一，过旬祭其二。祀日有数家同者，仍按位为等差，违例多祭与争先越祭并处罚。后改定大内至入八分公俱祭一杆，将军不祭。

届日，司香豫悬神幔，炕上置漆案，陈碟三。前置桌案，黄磁碗二。圜殿置二桌案，高者陈碗炉，卑者陈碗，前设彩毡。司俎二人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帝像，舁至堂子。安佛亭于座，像悬幔以三绳，系两殿神杆间。悬黄幡，挂纸帛，圜殿挂帛亦如之。飨殿北炕案上陈打糕、搓条饽饽盘九，酒桌三，圜殿高案则盘三桌一。每献，司祝挹碗酒注琖，两殿祭献歌祷如前仪。祝辞曰：“上天之子，佛及菩萨，大君先师、三军之帅、关圣帝君，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贯九以盈，具八以呈，九期届满，立杆礼行。爰系索绳，爰备粢盛，以祭于神灵。”余辞同月祭。卒事，司香卷幔、撤像奉入宫。

若帝亲祭，殿内敷彩席，覆红毡，甬道布棕荐。届时乘舆出宫，满大臣随扈至堂子街，王公跽俟，兴，从之。帝降舆入中门，诣飨殿前东向坐，司祝献酒，举神刀，祷祝，奏弦、拍板，拊掌，歌“鄂啰罗”。帝入，一跪三叩。圜殿同。毕，升座，赐王公等炕前坐。尚膳正、司俎官进胙糕，尚茶正献福酒，帝受胙，分赐各王公。礼成，还宫。遇坛、庙斋期或清明节，再涓吉以祀。

月朔祀东南隅尚锡神亭，即堂子上神殿也。神曰田苗，神案上盘一、琖一，分陈时食醴酒，司香上香，司俎挂净纸杉柱上，诸王护卫依次挂之。内管领一人入，除冠服，解带，跪叩，祝辞曰：“上天之子，尚锡之神，月巳更矣，建始维新，某年生小子，敬备粢盛兮，洁楮并陈。惠我某年生小子，贶以嘉祥兮，畀以康宁。”毕，退。或谓祀明副总兵邓子龙也，以与太祖有旧谊，故附祀之。

四月八日佛诞，祭祀前期，飨殿悬神幔，选觉罗妻正、副赞祀二人为司祝。祭日，不祈报，不宰牲，不理刑名。届时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圣像，司俎内监置椴叶饽饽、酿酒、红蜜于盒以从，至则陈香镫，献糕酒，取红蜜暨诸王供蜜各少许，注黄磁浴池。司祝请佛，浴毕，以新棉承座，还奉佛亭，陈椴叶饽饽九盘，酒琖、香碟各三，并诸王所供饽饽、酒。圜殿亦如之。司香上香，司祝献酒九巡，余略如月祭、杆祭。崇德元年，定八旗王、贝勒各一人，依次供献。厥后唯亲王、郡王行之。

马祭，岁春、秋季月，为所乘马祀圜殿。正日，司俎挂纸帛如常数，陈打糕一盘、醴酒一，缚马鬃、尾绿绌二十对。司香上香，牧长牵十马，色皆白，立甬道下。司祝六献酒，奏乐如仪。所祷之神同月祭，唯祝辞则易为所乘马。“敬祝者，抚脊以起兮，引鬣以兴兮，嘶风以奋兮，嘘雾以行兮，食草以壮兮，啮艾以腾兮。沟穴其弗逾兮，盗贼其无扰兮。神其贶我，神其佑我。”祷讫，取绌条就香炉薰祷，司俎以授牧长，系之马尾。是日，马神室并奉朝祭、夕祭神位，遣内府大臣行礼。朝祭豫悬幔，舁供佛小亭奉炕上，案陈香、酒、食品。司俎进二豕，熟而荐之。司香上香，举琖授司祝，司祝进跪三献，歌奏如前。讫，授琖司香，一叩，兴，合掌致敬。复跪，祝，一叩，兴。取缚马鬃、尾红绌条七十对，就香碟薰祷，授司俎官，转授上驷院侍卫，分给各厂、院。卿、侍卫、厩长入，随食肉。

其夕祭仪略如朝祭，候肉熟分陈案上，进跪叩祝同。司祝坐杌置夕祭定处，设小案、小腰铃，

别置神铃。案东展背镫布幕，振铃杆，摇腰铃，诵神歌，前后所祷所祝之神详下。

背镫祭，其祷辞同朝祭，祈请者四，祷后跪祝辞、供肉祝辞亦如之。毕，取缚马鬃、尾青绀条三十对，仍就香碟薰祷授如初。翼日，为牧群滋息，复行朝、夕祭如初礼。唯祝辞易“今为牧群繁息”六字，“沟穴”二句易为“如萌芽之发育兮，如根本之滋荣兮”，余辞并同。又司香取缚马鬃、尾绀条二百八十对，皆青色。崇德初制，为马群致祭，唯亲王至辅国公得行。乾隆三十六年，定春、秋骟马致祭，萨满叩头。萨满者，赞祀也。讫，取所送青色十马系绿绀条如数。又定朝祭御马拴红绀条，大凌河骡马拴青绀条，为恒制。

凡出师凯旋，皆有事堂子。崇德元年，太宗征明及朝鲜，明年班师，并告祭。世祖定中原，建堂子。嗣是圣祖平吴三桂、察哈尔，迄历朝靖乱，皆以礼祇告。

凡亲征告祭命下，涓吉，届期兵部建大纛，具《祀纛篇》。帝御戎服，出宫乘骑，前后翊卫，午门鸣钟鼓，法驾卤簿为导，《铙歌大乐》，备而不作。至玉河桥，军士鸣角螺，帝入堂子街门降骑，角螺止。入中门，诣圜殿就拜位，南向立，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角螺齐鸣。出内门，致礼纛神。礼成，乐作，车驾启行。凯旋日，率大将军及从征将士诣堂子告成。若命重臣经略军务以讨不庭，礼亦如之。

乾隆十四年，诏言：“堂子致祭，所祭即天神也。列祖御宇，稽古郊禋，燔柴巨典，举必以时。堂子则旧俗相承，凡遇大事，及春、秋季月上旬，必祭天祈报，岁首尤先展礼。定鼎以来，恪遵旧制。考经训祭天，有郊、有类，有祈谷、祈年，礼本不一。兵戎国之大事，命将先礼堂子，正类祭遗意，礼纛即祃也。或在行营别有征讨，不及祭告堂子，则行望祭，其诚敬如此。夫出师告遣，凯旋即当告至。乃天地、宗社皆已祝册致虔，且受成太学，而堂子则弗及，礼官疏略，如神贶何？其详议以闻。”寻奏凯旋、告祭之礼。报可。

坤宁宫祀神　昉自盛京。既建堂子祀天，复设神位清宁宫正寝。世祖定燕京，率循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宫广九楹，东暖阁悬高宗御制铭，略言：“首在盛京，清宁正寝，建极熙鸿，贞符义审。思媚嗣徽，松茂竹苞，神罔时恫，执豕酌匏。”其眷眷祀神如此。

宫西供朝祭神位，北夕祭神位，廷树杆以祀天。朝祭神为佛、为关圣，夕祭神为穆哩罕诸神，祝辞所称纳丹岱珲为七星之祀，喀屯诺延为蒙古神，并以先世有功而祀者。余如年锡、安春阿雅喇诸号，“纳尔珲、安哲、鄂啰罗”诸字，虽训义未详，而流传有自。

综其所祀，曰元旦行礼，曰日祭，曰月祭及翼日祭，曰报祭，曰大祭，曰背镫祭及翼日祭，曰四季献神。其仪节大率类堂子。兹略举其小异者。

元旦子刻，司香上香，帝、后行礼。日祭，顺治初，定大内日祭，朝以丑、寅，夕以未、申。

朝祭，司香豫悬黄幔，奉菩萨、关帝像，东向。左、右炕上置低桌二，陈炉、琖各三，时果九，糕十。炕前置献案，黄磁碗二，虚其一，以一实酒。案下列樽酒，前设采毡。昧爽，司俎等进二豕，司香献香，执弦板内监暨司俎官帅属进，奏神弦，拍板，拊掌应节。司祝跪六献，酒灌虚碗中，一叩，兴，合掌致敬。余如堂子朝祭仪。司祝复跪，一叩，兴。又诵赞三，弦板止，侍侧。帝亲诣，入门，立神位前。司祝先跪，帝跪。司祝致辞，帝行礼，兴，司祝叩，兴，合掌致敬。后随行礼。将事者俱退，留司俎、司祝、司香妇人侍行礼。时帝南后北，帝不与祭。事祝叩兴后，撤琖，奉神像纳黄筒，位西楹大亭中。

徙幔稍南，安关帝像正中，执弦板者进，跪坐，司香敛毡三折之，奏弦折板如初。司祝跽毡上，致辞，献香酒，司祝酌酒，执豕耳灌之，一叩，弦板止。司祝举豕于俎、复奏、拍，灌如初，一叩，兴，退。司俎如法刲牲，熟而荐之。司香献香，司俎进跪，凡三献，俱奏弦、拍板、拊掌。毕，撤馔，列胙长案上，或帝率后受胙，或率王、公等食肉，否则大臣侍卫进食之。

夕祭，司香豫悬青幔，西树杆，悬大小神铃七。幔内奉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南向。前低桌二，陈炉、琖各五。别悬菩萨像西楹大亭，铺油纸，设案如朝祭。既上香，司祝系裙、束腰铃、击手鼓，坐杌上诵神歌祈请曰：“自天而降，阿珲年锡之神，与日分精，年锡之神，年锡唯灵。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珲、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

喀屯诺延，某年生小子，今为所乘马敬祝者”云云。辞同马祭，击鼓拍板和之。初祷曰纳丹岱珲、纳尔珲轩初，二祷曰恩都哩僧固，三祷曰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延，三祷并为马祝云云。皆击鼓为节，内监亦击拍板以和，止，退，释手鼓腰铃，司香设采毡，帝亲行礼如朝祭仪。后随行，则帝东后西。刲牲、荐俎暨叩跪、致辞如初。毕。遇斋期、国忌，不宰牲。并十二月二十六日请神送堂子后，宫内均停祭。

乾隆十二年，制定坤宁宫祭神背镫供献，其仪，夕祭荐肉后，司香敛毡，展青绸幕，掩镫火，众出阖户，留司祝及执板鼓内监侍。司祝坐杌上振杆铃，初响神铃致祈请，辞曰：“哲，伊埒呼；哲，纳尔珲。掩户牖以迓神兮，纳尔珲。息甑灶以迓神兮，纳尔珲。来将迎兮，侑坐以俟，纳尔珲。秘以俟兮，几筵具陈，纳尔珲。纳丹岱珲蔼然降兮，纳尔珲。卓尔欢钟依惠然临兮，纳尔珲。感于神灵兮来格，莅于神铃响兮来歆，纳尔珲。”二次摇神铃致祷，辞曰：“纳丹岱珲、纳尔珲轩初、卓尔欢钟依、珠噜珠克特亨，某年生小子，今为所乘马祝者”云云。余辞同马祭。三次响腰铃致祈请，辞曰：“哲，伊埒呼，哲，古伊双宽。列几筵以敬迓，古伊双宽。洁粢盛兮以恭延，古伊双宽。来将迎兮尽敬，古伊磉宽。秘以俟兮申虔，古伊双宽。乘羽葆兮陟于位，古伊双宽。应铃响兮降于坛，古伊双宽。”四次摇腰铃，复致祷，辞曰：“吁者唯神，迓者斐孙，牺牲既陈，奔走臣邻。仍为所乘马敬祝者”云云。每次并击鼓拍板以和。毕，启扉明镫，司俎撤俎，司香卷幔，奉神像纳朱匮。

月祭略同日祭，唯食品因月而殊，灌豕耳以酒不以水。如为皇子祭祀，则司祝祷祝，皇子叩拜。

翼日祭天，安佛、菩萨像西楹大亭，神杆东北置案一，西向。奉杆倚柱座前，杆首向东仰。案陈银盘三，一实米居中。西北置幔架，覆红罽。东北置牲案。昧爽，司俎进一豕。司香设采毡阈内，帝行礼，向神杆南面跪。司俎进，举盘中米洒之。祝祷毕，兴。不亲祭，则司祝奉御衣叩拜。后随行，帝居中，后傍西。刲牲熟荐，陈颈、胆左右银盘，缕肉为脍，列碗二，佐以箸；炊稗为饭，列碗二，佐以匙；相间以献。帝复行礼，洒米如初。礼成，司俎奉颈骨杆端，胆、脍及米置杆碗，杆遂立。以所献肉饭进，帝后受胙，退。如为皇子祭天，则皇子叩拜。不亲祭，则司祝奉皇子衣服叩拜。

报祭，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四旬，酿酒西炕上，祭前一日漉之。司香染布为神冠，制楮帛。

大祭日，司俎妇人打糕作穆丹条子，余如前仪。其翼日祭天，与月祭翼日同。

四孟月大祭，亦曰四季献神，昚朝祭，夕祭神幔，并同日祭仪。涓吉，具马二，牛一，金、银锭各二，蟒缎、龙缎、片金倭缎、闪缎、各色缎十，毛青布十，置案。掌仪官等前引，内府大臣、上驷院卿同行。自乾清右门舁入，迳交泰殿，至坤宁宫门外。陈马于西，列牛于东。司俎等奉金银缎布入，司香陈案上，奉朝祭神位前，加金银基上。司祝跪致辞，一叩，兴。复举案夕祭神位前，如上仪。帝亲祭，礼同月朔。陈献毕，司香举金银缎布贮案下，侍卫等牵牛马出。越三日，宫殿监诸神位前，以金银缎布及牛马授会计司发售，计直购豕以祭。故事，帝猎南苑或他所，射得狍、鹿，如尾蹄腑脏无伤者，虽小创必整洁之，备供献，伤多体缺者舍之。至四时进献，按时以奉，春雏鸡二，夏子鹅一，秋鱼一，冬雉二，选肥且泽者以将诚焉。

令节设供　万寿节、元旦节，宫殿监率各首领设供案天香亭内，北向。奉安神牌、香烛、镫炉、斗香、拜褥各具，陈祭品七十有五。届时帝拈香行礼，毕，送燎还宫。

冬至、夏至或未亲行郊礼，则设供宫中。宫殿监设供案，冬至北向，夏至南向。奉安神牌、祭品同，拈香送燎亦如之。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设案如前仪。春东向，夏南向，秋西向，冬北向。陈祭品三十有六，羊、豕各一，仪如初。

仲春朔祭日，仲秋望祭月，七月七夕祭牛、女，陈祭品四十有九。帝行礼毕，宫殿监奏请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行礼，毕，帝送燎还宫。

求福祀神　所称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者，知为保婴而祀也，亦名换索。其仪，诹吉有期，豫酿醴酒。前期数日，选无事故满洲九家，攒取棉线绸片，捻线索二纽，小方戒绸三。先一日，司俎官

偕奉宸苑官赴西苑斫取柳条全株，高九尺，围径三寸。届期赴坤宁宫廊下，树柳枝于石，悬净纸、戒绸。幔悬神像。炕上设低案一，陈香碟、醴酒各三，豆糕、煤糕、打糕各九。西炕设求福高案，陈鲤鱼、稗米饭、水＜□食耑＞子各二，醴酒、豆糕等皆九数。稍北植神箭，悬线索其上，用三色绸片夹系之，令穿出户，系之柳枝。司香展采毡，帝、后亲诣行礼，如朝祭仪。

内监司俎官率属进，奏神弦，鸣拍板，司祝执神刀进，诵神歌祷辞曰："聚九家之彩线，树柳枝以牵绳。举扬神箭，以祈福佑，以致敬诚。某年生小子，绥以多福，承之于首，介以繁祉，服之于膺。千祥荟集，九叙阜盈。亦既孔皆，福禄来成。神兮贶我，神兮佑我。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偕老而成双兮。富厚而成双兮，富厚而丰穰兮。如叶之茂兮，如木之荣兮。食则体腴兮，饮则滋营兮。甘旨其献兮，朱颜其鲜兮。岁其增而根其固兮，年其永而寿其延兮。"如是者三，众歌"鄂啰罗"和之。

祷毕，司香举线索、神箭授司祝，司香舁高案出户外，列柳枝前。司祝左执神刀，右执神箭，立案前。帝立正中，后立槛内东次。皆跪，司祝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拭其枝。初次诵祷毕，举箭奉练麻进，帝三捋而怀之，歌如前。帝、后一叩，兴，柳枝上洒以酒，夹以糕，司祝扬箭歌祷如式。凡三。帝诣神位前跪，司祝以箭上线索二分奉帝、后，致辞，叩，兴，合掌致敬。帝、后同一叩，兴。司祝进神胙，帝、后受之，还宫。祀肉与糕不出门，则分给诸人，令户内尽食之。

其夕祭求福，帝、后行礼如夕祭仪。柳枝所系线索贮于囊，悬西壁上。其枝司俎官赍送堂子。至除夕与神杆纸帛燔化之。

奉先殿　顺治十三年，诏建景运门东北，前后各九楹，如太庙寝制。中为堂，左神库，右神厨。明年殿成，世祖躬妥神位，读祝大飨。定制，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望，奉神位前殿，帝亲行礼，供献如太庙大飨仪。唯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皆寻常节，国忌、清明、霜降、十月朔属哀慕期，亲祭，不赞礼、作乐。七夕如常供。四月八日、七月望日陈素果。月荐新，帝亲献。

凡常例供献，后殿行之。飨太庙毕，行躬告礼，上香烛。又定日供汤、饭、果、肉各五盘。元旦、万寿，请太庙后殿四祖、四后神位至奉先殿，与列圣、列后合飨。其后罢奉请，就太庙后殿祀之。是岁冬，御经筵，上亲祭焉。

十七年，以并夹室乖制，谕令夹室行廊外中通为敞殿九楹，乃改建如旨。

明年，圣祖嗣服，用礼臣言，依明洪武三年例，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生、忌致祭，具常馔，行家人礼。其冬世祖升，奉神位至前殿行大飨。礼成，还奉后殿神龛。厥后祔飨仿此。康熙十三年，罢日供食，早、晚香烛。十五年，罢册封大飨，遣官祇告后殿。凡上徽号、册立、御经筵、耕藉、谒陵、巡狩、回銮亦如之。雍正十三年，准太庙时飨例，增上香仪。

乾隆二年修殿，徙神位暂安太庙。其秋会值太祖、太宗忌辰，帝拟亲飨，群臣言故事无素服入庙，乃止。道光元年，增修后殿龛座。中室列龛三，奉太祖、太宗、世祖。左一室龛二，奉圣祖、高宗。右一室龛二，奉世宗、仁宗。昭、穆仍旧制。余四室分列八龛焉。

凡亲飨，先三日致斋。行一日，掌仪司进祝版，割牲瘗毛血，洁治祭品。届日昧爽，内监启寝室神龛，执事官各事咸备。内府官省齑毕，分诣寝室前，跪上香，三叩，兴。奉列圣、列后神位以次行。皇后飨，同至前殿，安于座位，南向，后西向。诣各香案前跪，三叩，兴。届时帝衮服出宫，至诚肃门降舆，入左门，盥讫，就拜位，北面立，迓神，奏《贻平章》。导诣太祖香案前，跪上炷香一，瓣香三。旋位，行三跪九叩礼。导诣皇后香案前，立上香，旋位。行初献礼，奏《敉平章》，舞干戚，有司揭尊冪，勺挹实爵，司帛、司爵以次至各案前。献讫，司祝诣祝案前跪，三叩，兴。跪案左，奉祝版。帝跪，司祝读祝，兴，安于筐，叩如初。帝三叩，兴。行亚献礼，奏《敷平章》，舞《羽籥》，献爵，仪如初。行终献礼，奏《绍平章》，余并同初献。撤馔，奏《光平章》。毕，请神还寝室，三叩，退。赞"举还宫乐"，奏《乂平章》，帝复行三跪九叩。司祝、司帛以次送燎所，帝转立东旁。礼成，仍出左门。余如来仪。

或遣皇子代祭，前诸仪同。殿门外正中设拜位，入右门，至西阶下盥手，升阶诣拜位行礼。祝、

帛送燎，避立西旁，仍自西阶退。

其月朔荐新，正月鲤鱼、青韭、鸭卵，二月莴苣、菠菜、小葱、芹菜、鳜鱼，三月王瓜、蒌蒿、芸苔、茼蒿、萝，四月樱桃、茄子、雏鸡，五月桃、杏、李、桑葚、蕨香、瓜子、鹅，六月杜梨、西瓜、葡萄、苹果，七月梨、莲子、菱、藕、榛仁、野鸡，八月山药、栗实、野鸭，九月柿、雁，十月松仁、软枣、蘑菇、木耳，十一月银鱼、鹿肉，十二月蓼芽、绿豆芽、兔、蟫蝗鱼。其豌豆、大麦、文官果诸鲜品，或廷旨特荐者，随时内监献之。顺治十四年，定月荐鲜献粢盛牲品。康熙十三年，定荐新日，掌仪司诣后殿行礼。献帛爵用侍卫。

寿皇殿　旧制三室，在景山东北。太祖、太宗、世祖及列后圣容，向奉体仁阁。雍正元年，命御史莽鹄立绘圣祖御容，供奉寿皇殿中殿遇圣诞、忌辰、元旦、令节，率皇子、近支王公展谒奠献。凡奉安山陵、升祔太庙礼成，皆亲诣致祭。盖月必瞻礼，或至三诣焉。

乾隆元年，奉世宗圣容东一室，嗣后列朝圣容，依次奉东西室，为恒例。三年，定谒陵、省方启跸、回銮均诣寿皇殿行礼。寻定万寿节行礼如诸令节仪。十三年，徙建景山正中，如安佑宫制。大殿九室，左右殿各三楹，东西配殿各五楹，其冬成。高宗亲制碑记，其颂曰："唯尧巍巍，唯舜重华，祖考则之。不竞不絿，仁渐义摩，祖考式之。弘仁皇仁，明宪帝宪，小子职之。是继是绳，曰明曰旦，小子忽之。天游云殂，春露秋霜，予心恻恻。考奉祖御，于是寿皇，予仍即之。制广而正，爰经爰营，工勿亟之。陟降依凭，居歆攸室，羹墙得之。佑我后嗣，绵＜□纟 夫＞于万，匪万亿之。观德于兹，无然畔援，承钦识之。"

十五年，谕："前代安奉神御，率在寺中，别殿净宇，本无定所。敬念列祖创垂，显承斯在。永怀先泽，瞻仰长新。式衷庙祫之仪，斯协家庭之制。应迎列祖、列后圣容奉寿皇殿，岁朝合请悬供，肃将祼献。"于是奉圣祖、世宗御容，并自体仁阁迎太祖、太宗、世祖御容，乃除夕敬悬，供鲜果、肉酱。元旦大飨，献磁器笾豆供品，并上香行礼。初二日如除夕供。礼毕尊藏。

又元旦帝有事堂子、奉先殿，讫，诣寿皇殿行礼。除夕、初二日，命皇子番行。上元节供饼饵，秋季展圣容，宫殿监敬谨将事。是岁绘列朝圣容成，亲诣奉安，行大飨。嘉庆四年，诏寿皇殿供奉神御，始自圣祖，凡遇忌辰、诞辰，皆应躬亲展敬，示子孙遵行，安佑宫亦如之。

安佑宫　在圆明园西北隅，建工始乾隆五年，迄八年蒇事。大殿九室，朱扉黄甍，如寝庙制。中龛悬圣祖御容，左世宗，右高宗。龛前陈彝器、书册、佩用服物，合设《中和韶乐》一列。帝临御园中，遇列圣诞辰，忌辰，令节，朔、望，并拈香行礼。谒陵、省方启銮、回跸，皆躬诣祇告焉。高宗亲制碑记，略言："朔酌望献，西汉原庙遗制。宋时神御殿亦本斯义，盖奉安列朝御容所也。上元结镫楼，寒食设秋千，视汉已备。而崇建遍郡国，奉祀在禅院，识者讥之。我皇祖圣祖，恩泽旁覃，僻邑穷谷，饮其德而不知，子孙臣庶，躬被教育者，宜其讴歌慨慕而未有已也。是以皇考世宗谨就寿皇殿奉安御容，朔望瞻礼，而于皇祖所幸畅春园，亦陈荐如仪。有汉、宋备物备礼之诚，无宋代祀繁致亵之弊。予小子心憬绍庭，念兹圆明园为我皇考囿沼地，筑室九楹，敬奉皇祖其中，奉皇考配东一室。所谓礼缘义起，有其举之，莫敢废也。"

永佑寺在热河避署山庄万树园旁，乾隆十六年建。有楼五楹，奉圣祖、世宗、高宗御容，云山胜地楼奉仁宗御容，陈设一如安佑宫。车驾莅至辄悬奉，回跸后庋藏。丹墀列高宗御制碑文，略言："创立精蓝，爰名永佑。固不特钟鱼梵呗，足令三十六景借证声闻；而皇祖圣日所照，千秋万岁后，子孙臣庶，莫不永如在之思。是即释迦之耆阇崛山，金刚法座，天龙拥护；而所以绳武宁亲，祝厘养志，亦于是托焉云尔。"仁宗御制《永佑寺瞻礼敬纪》，亦颇惓惓祖若父焉。

道光时，移供圣御继德堂，更题曰绥成殿。中室圣祖，左世宗，右高宗，左次室仁宗，以后列朝御容，仍依次悬左右室云。

满洲俗尚跳神，其仪，内室供神牌，或用木龛，室正中、西北龛各一。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颇与《礼经》合。南龛下悬帘幕，黄云缎为之。北龛上置杌，杌下陈香盘三，木为之。春、秋择日致祭，谓为跳神。前一月，造酒神房。前三日，朝暮献牲各二，名曰乌云，即引祀也。前一日，神前供打糕各九盘，以为散献。大祀日，五鼓献糕，主人吉服向西跪，

设神幄向东，中设如来、观音神位。女巫舞刀祝曰：“敬献糕饵，以祈康年。”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亦击，并弹弦、筝、月琴和之，其声呜呜然。巫歌毕，主人一叩，兴。司香妇请神出。户牖西设龛，南向奉之。司俎者呼“进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辞，以酒灌牲耳，牲耳聒，司俎高声曰：“神已领牲。”主人叩谢。庖人刲牲，熟而荐之。主人再拜谒，巫致辞。主人叩毕，巫以系马吉帛进，祝如仪。主人跪领帛，以授司牧，一叩，兴。乃集宗人食胙肉，令毋出户庭。

其夕供七仙女、长白山神、远祖、始祖，位西南向。以神幔蔽窗牖，舞刀进牲致祝如朝仪。唯伐铜鼓作渊渊声，主家亦击手鼓、架鼓，以铜鼓声为应。诵益急，跳益甚。礼成，众受福。次早设位庭院前，位北响，主人吉服如仪。用男巫致辞毕，洒以米，趋退。主人叩拜。牲肉皆刲为菹醢，和稻米以进。名曰祭天还愿。

又明日，神位前祈福，供饼饵，缀五色缕。祝辞毕，以缕系主人胸，谓之受福。三日祭乃毕。

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城者，祀典礼仪皆同。唯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又供貂神其侧。纳兰氏则供羊、鸡、鱼、鸭诸品，巫者身系铜铃跳舞，以铃坠为宜男兆。蒙古跳神用羊、酒，辉和跳神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墙堵，盖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为制。跳神之举，清初盛行，其诵祝辞者曰萨吗，迄嘉庆时，罕用萨吗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

清史稿卷八六　志第六一

礼五吉礼五

宗庙之制　时飨　祫祭　加上谥号

东西庑配飨　醇贤亲王庙　谒陵

宗庙之制　清初尊祀列祖神御，崇德建元，立太庙盛京抚近门东。前殿五室，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后殿三室，奉始祖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考、妣俱南向。并设床榻、衾枕、楎椸、帷幔，如生事仪。太宗受尊号，躬率群臣祭告，其太牢、少牢色尚黑。复嗣考祭仪，定祭品，牛一，羊一，豕一，簠、簋各二，笾、豆各十有二，炉一，镫二，各帛一，登、鉶、尊各一，玉爵三，金匕一，金箸二。帛共篚，牲共俎。尊实酒，疏布冪勺具。阶前设乐部，分左、右悬。祀日陈法驾卤簿。

世祖定燕京，建太庙端门左，南向。朱门丹壁，上覆黄琉璃，卫以崇垣，周二百九十丈。凡殿三，前殿十一楹，阶三成，陛皆五出。一成四级，二成五级，三成中十一，左、右各九。中奉太祖、太后神龛。中殿九楹，同堂异室，奉列圣、列后神龛。后界朱垣，中三门，左、右各一。为后殿，亦九楹，奉祧庙神龛，俱南向。前殿两庑各十五楹，东诸王配飨，西功臣配飨。东庑前、西庑南燎炉各一。中后殿两庑庋祭器。东庑南燎炉一。戟门五，中三门内外列戟百二十，左、右门各三。其外石梁五。桥北井亭三，南神库、神厨。西南奉祀署，东南宰牲亭。其盛京太庙尊为四祖庙云。

顺治四年，定盛京守庙首领马法秩视沙喇哈番，余马法视护军校。

五年冬，追尊泽王为肇祖，庆王为兴祖，昌王为景祖，福王为显祖，与四后并奉后殿，致祭如时飨仪。

八年，孝端文皇后祔庙，奉神主祗见太祖、太后暨太宗，代行三跪九拜礼，位次太宗，复一跪三拜。毕，遂行大飨。祀后殿则遣官。凡升祔，先一日遣告，至日祗见、奉安、大飨，著为例。十八年，世祖祔庙，位次太祖西旁，东向。康熙九年，孝康章皇后祔庙，位次世祖。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祔庙，届期世祖及章后神主避立于旁，始行祗见礼，位次文后。凡祔庙主，以卑避尊，后放此。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议者以孝康祔庙久，欲位其次。大学士王掞议曰：“陛下圣孝格天，曩时太皇太后祔庙，不以跻孝端上，今肯以孝康跻孝惠上乎？”议者不从，帝果以为非是，令改正焉。

雍正元年，礼臣言：“古帝王升祔太庙，必以皇后配飨。周祀閟宫，汉于别寝，唐、宋有坤仪、奉慈殿以展孝思。自是配庙者，皇后字上一字与庙谥同，祀别庙者，但有谥无庙号。其配位或一帝一后，或一帝二后。宋太宗、徽宗则四后先后升祔，礼制不同。本朝太祖三后，唯孝慈祔庙称高后，

太宗二后，孝端、孝庄并称文后，世祖三后，孝惠、孝康并称章后，孝献但祀孝陵飨殿，定制然也。今圣祖祔庙，仁孝作配，允宜同飨。第庙谥曰仁，与尊谥复，改题孝诚，与孝恭体备母仪，并宜同祔。其孝昭、孝懿，应集廷臣详议。”寻议定：“夏、商逮六朝，皆一帝一后，唐睿宗二后，宋太祖三后，太宗四后。祔庙之制，朱子诸儒咸无异说。谨按前典，孝昭、孝懿应与孝诚、孝恭并称仁皇后，同祔太庙。”从之。

案仪，一元后，一继立，一本生，并列如序。首孝诚，次孝昭，次孝懿，次孝恭。于此奉帝、后神主，以次安东旁，西向，位次太宗。

乾隆二年，世宗暨孝敬后祔庙，位西旁，东向，居世祖次。四十二年，孝圣后升祔，次孝敬。

明年，高宗诣盛京，徙建四祖庙大清门东，南北袤十一丈一尺五寸，东西广十丈三尺五寸。正殿五楹，东、西配庑各三楹。正门三，东、西门各一。敕大臣监视落成。

嘉庆四年，高宗暨孝贤、孝仪二后祔庙，位东旁，西向，次圣祖。道光元年，仁宗暨孝淑后祔庙，位西序，东向，次世宗。

三十年，宣宗遗谕及祔庙事，略谓：“《礼经》天子七庙，《周礼小宗伯》辨庙祧昭穆，汉七庙六室，唐九代十一室，宋九世十二室，议礼纷纷，不一而足。我朝首太祖讫仁宗，巍然七室，不参酌今古，必至贻笑后嗣。朕薄德承基，何敢上拟祖考，祔庙断不可行。其奉先殿、寿皇殿、安佑宫为古原庙，制可仍旧。”乃下廷臣议，于是礼亲王全龄等主遵成宪。侍郎曾国藩亦言：“万难遵从。古者祧庙，为七庙亲尽言，有亲尽不祧者，则必世德作求，不在七庙数。若殷三宗，周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祢庙，非七庙亲尽比，而功德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尊如天子，敢废祔典？”帝俞其请。诏曰：“天子七庙，特礼之常制，非合不祧之室言也。皇考祔庙称宗，于制为允。”遂于咸丰二年，奉宣宗暨孝穆、孝慎、孝全三后祔庙，位东序，西向，次高宗。明年，奉孝和睿皇后升祔，次孝淑。

文宗少时为康慈太后抚育，十一年帝崩，穆宗体大行遗志，上尊谥曰孝静。同治建元，祔庙次孝全。四年，文宗暨孝德后祔庙，位西序，东向，次仁宗。于时太庙中殿，九楹咸序。

洎穆宗崩御，而祔次尚虚。光绪三年，惇亲王奕誴等躬往相度，集议所宜。侍讲张佩纶请仿殷、周制，立太宗世室，百世不祧。展后殿旁垣左右各建世室。侍郎袁保恒谓周制世室在太祖庙旁，居昭穆上，后世同堂异室，以近祖为尊。请以中殿太祖左右为世室九楹，东西各展两楹，别建昭穆六代亲庙。太祖居中，两旁各六楹，为左右世室。太祖至穆宗同为百世不祧，不必俟亲尽递升。其左右隙地，更建两庙，各三楹，为三昭三穆，循次继入，藉省迁移。鸿胪寺卿徐树铭言：“古者庙前寝后，庙以祭飨，今前殿是；寝以藏衣冠，今中殿、后殿是。兹所当议者，藏衣冠寝殿耳。应就中殿左建寝殿，祭飨仍在前殿。列祖、列宗，百世不祧，若建世室后殿旁，反嫌居太祖上。唯增寝室，则昭穆序矣。”其他条议，大率主世室者多。有谓后殿宜增殿宇，移四祖神主其中。改为世室，移太宗居中一室。穆宗祔庙，奉安中殿西第四室者，通政使锡珍说也。有谓中殿两旁建世室，东二西一，中奉太祖主，七庙东一庙奉太宗，二庙奉圣祖；西一庙奉世祖。前殿两旁建六亲庙，世宗以下奉之，斯昭穆不紊。少詹事文治说也。有谓中殿两旁建昭穆二世室，但建方殿，纵横各五楹，移太宗居昭世室，世祖居穆世室，皆北面中一楹。圣祖居昭世室，东面第一楹。中殿仍奉太祖。昭穆各四楹，列圣神位依序上移。穆宗升祔，居昭第三楹。司业宝廷说也。已，阁议以纷更庙制，未可从。

礼亲王世铎等谓：“与其附会古典，不如恪守成规。太庙中殿九楹，中楹仍旧，东西各四楹，请如道光初故事，增修改饰。东次楹又次楹为昭位，太宗暨二后、圣祖暨四后、高宗暨二后、宣宗暨四后神主序焉。西次楹又次楹为穆位，世祖暨二后、世宗暨二后、仁宗暨二后、文宗、孝德后神主序焉。将来穆宗、孝哲后升祔，位居宣宗次。”议上，醇亲王奕譞韪之，奏言：“寓尊崇于变通，较诸说为当。第庙楹有限，国统无穷，增修尚非至计。祧庙为历朝经制，无可避忌。请敕自今以往，毋援百世不祧之文，当循亲尽则祧之礼，庶巨典与天地常存。”于时徐树铭力主宣宗遗谕，以汉、唐增室为非，今用奉先殿增龛成案，亿万年后，势难再加。宜遵祖训，豫定昭穆。内阁学士钟佩贤亦以为言，鸿胪寺少卿文硕且请建穆宗寝庙，而文治、宝廷尤力争并龛简陋，非永制。两宫太后不获

已，再下王大臣议，兼询直隶总督李鸿章。鸿章言：“《周官》，匠人营国，世室、明堂，皆止五世。郑注，五室并在一堂。据此，则朱子所图世室、亲庙以次而南，未尽合制。至建寝殿、增方殿，古制所无，礼亲王等所言，未为无见。我朝庙制，祖宗神灵，协会一室，一旦迁改，神明奚安？太庙重垣，庭墀殿陛，各有恒式。准古酌今，改庙非便。因时立制，自以援奉先殿增龛例为宜。议者或嫌简略，考古礼祔庙迭迁，亦止改涂易檐，并不大更旧庙。今之龛座，犹晋、宋时坎室，晋华垣建议庙堂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王导、温峤往复商榷，始增坎室。宋增八室，蔡襄为图。今之增龛，何以异是？”又谓：“奉先殿即古原庙，与太庙殊。然雍正时奏定奉先殿神牌与太庙颛若画一。成宪可循，不得谓增龛之制独不可仿行太庙也。至祧迁虽常典，而藏主之室，礼无明文。郑康成言周祧主藏于太庙及文武世室，是已祧之主与不迁之祖同处一庙，故庙亦名祧。晋藏西储夹室，当时疑其非礼，后世缘为故事。儒家谓古祧夹室，殆为臆辞。庙既与古不同，祧亦未容轻议。唯醇亲王所陈，为能导皇上以大让，酌庙制以从宜。”自此议遂定。

五年，穆宗暨孝哲后祔庙，位东序，西向，次宣宗。七年，孝贞后升祔，次孝德。宣统元年，孝钦后升祔，次孝贞。是岁考议德宗祔庙事，礼臣言：“兄弟同昭穆，但主穆位空一室。”其余议礼诸臣，重宗统者，以为异昭穆不便，重皇统者，复以为同昭穆不合。而大学士张之洞独主：“古有祧迁之礼，恻兄弟昭穆宜同。今无祧迁之礼，则兄弟昭穆可异。”议乃定。其秋，诏曰：“我朝庙制，前殿自太祖以下七世皆南向，宣宗以下三世分东西向，与古所谓穆北向、昭南向不同。穆、德二庙，同为百世不祧，宜守朱子之说，以昭穆分左右，不以昭穆为尊卑。礼缘义起，毋因经说异同，过事拘执。德宗祔庙，中殿奉西又次楹又五室穆位，前殿位次西旁文示坐西向东穆位。体先朝兼祧之旨，慰列圣在天之灵，垂为定制。奉先殿位序亦如之。”

时飨　太宗建国初，遇清明、除夕，躬谒太祖陵，即时飨所由始。崇德元年，建太庙成，凡四孟时飨，每月荐乃新，圣诞、忌辰、清明、中元、岁暮俱致祭。五月献樱桃，命荐太庙。凡新进果谷，皆先荐乃进御，著为令。顺治元年，定时飨制，孟春择上旬日，三孟用朔日，乐章六奏。二年，命祭太庙如奉先殿仪，读祝、致祭。遣官祭福陵、昭陵、四祖庙，止上香烛、供酒果，不读祝。七月朔，秋祭太庙、四祖庙，中元祭陵，并用牛、羊。寻定四祖庙祭例视京师，牲用生。又飨太庙用熟牛，罢晋胙。八年，定亲飨制，饮福、受胙如圜丘。奏乐备文、武《佾舞》。康熙十二年，从礼臣言，祭太庙，质明将事。二十四年春，亲飨毕，谕曰：“往见赞礼郎宣祝，至朕名，声不扬。《礼》称父前子名，子孙通名祖父，岂可慢易？嗣后垂为戒。”

雍正十一年，世宗以庙飨无上香，奠帛、爵无跪献，命大学士礼臣议增。寻议言：“大祀莫重郊坛，孝享莫大配天。宗庙典礼，宜视社稷。祭社稷日，皇帝亲诣上香，太庙自宜一例。至帛、爵俱不亲献，皇帝立拜位前，所以亚郊坛也。仍旧仪便。”报可。

又定太庙神牌如奉先殿制，供奉居中。请牌用太常官，献帛、爵用侍卫，寻改用宗室官。

高宗嗣位，定三年持服内，飨庙御礼服作乐如故，唯斋戒用素服，冠缀缨。乾隆二年，用礼臣言，祝版书列圣尊谥。香帛送燎时行中路，帝转立东旁，俟奉祝帛官出，复位，如祀郊坛式。寻定每日上香，守庙官行礼。朔望用太常官。嗣改宗室王公番行。十二年，谕太庙献帛、爵用宗室官，俾习礼仪、熔气质。敕宗人府王公监视，后复定后殿献帛、爵用觉罗官。

向例，飨庙，帝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外改乘辇。入街门，至神路右，步入南门，诣戟门幄次。入升东阶，进前殿门，就拜位。礼成，出如初。凡入门皆左。三十七年，帝年渐高，略减仪节。入庙时，改自阙左门辇入西北门，至庙北门外，舆入。至戟门外东阶下。步入门，升阶进殿。行礼毕，出亦如之。

嘉庆四年，定时飨前殿座次。太祖、太宗、世祖皇考、妣皆南向，圣祖皇考、妣东位西向，世宗皇考、妣西位东向，高宗皇考、妣东次西向。以后帝、后位次仿此。八年孟春时飨，礼臣卜吉初六日，仁宗以前三日致斋。会逢高宗忌辰，服色未协，命改初八日。嗣是春飨皆择正月初八、九、十等日行之。

道光四年，谕庙飨谢福胙如祀社稷仪，王公百官随行三跪九拜礼。穆宗、德宗初立，时飨、祫

祭遣亲王代，逮亲政始躬莅。宣统朝摄政王摄行。

祫祭　历代禘、祫分祭，礼说缤缤，罔衷古训。清制有祫无禘祫。除夕飨庙，实始太宗，世祖本之，著为祭典。顺治十六年，左副都御史袁懋功请举祫祭，以彰孝治。乃定岁除前一日大祫，移后殿、中殿神主奉前殿。四祖、太祖南向，太宗东位西向。先一日遣官告后殿、中殿，致斋视牲。届日世祖亲诣，礼如时飨，自是岁以为常。寻定祫祭乐舞陈殿外。

康熙时，御史李时谦请行禘祭。礼臣张玉书上言："考礼制言禘不一，有谓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喾，皆配祭圜丘者；有谓祖所自出为感生帝，而祭之南郊者；有谓圜丘、方泽、宗庙为三禘者，先儒皆辩其非。而宗庙之禘，说尤不一。或谓禘止及毁庙，或谓《长发诗》为殷禘，《雍诗》为周禘，而亲庙、毁庙兼祭者。唯唐赵匡、陆淳以为禘异于祫，不兼群庙。王者立始祖庙，推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故名禘。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说始汉儒，后人宗之。汉、唐、宋禘礼，并未考始祖所自出，止五岁中合群庙之祖，行祫禘于宗庙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祭，而厥制莫详。汉、唐以后有禘名，而与祫无别，周以后稷为始祖，以帝喾为所自出，而太庙中无喾位，故祫祭不及。至禘祭乃设喾位，以稷配焉。行于后代，不能尽合。故宋神宗罢禘礼。明洪武初或请举行，众议不果。嘉靖中，立虚位，祀皇初祖帝，以太祖配，事涉不经，礼亦旋罢。国家初定鼎，追上四祖尊称，立庙崇祀，自肇祖始。太祖功德隆盛，当为万世庙祖，而推所自出，则缔造大业，肇祖最著。今太庙祭礼，四孟分祭前、后殿，以各伸其尊。岁暮祫飨前殿，以同将其敬。一岁屡申禋献，仁孝诚敬，已无不极。五年一禘，可不必行。"遂寝其议。

乾隆三十七年大祫，帝亲诣肇祖位前上香，余遣皇子亲王分诣，复位行礼如常仪。诣庙节文减之如时飨。六十年将届归政，九庙俱亲上香。嘉庆四年，定岁暮祫祭，前殿座位视时飨。咸丰八年，文宗疾甫平，亲王代行祫祭，然先祭时犹亲诣拜跪焉。其因时祫祭者，古礼天子三年丧毕，合先祖神飨之，谓之吉祭。雍正二年，吏部尚书朱轼言："皇上至仁大孝，丧三年如一日，今服制竟，请祫祭太庙，即吉释哀。"制可。明年二月，帝诣庙行祫祭，如岁暮大祫仪。自后服竟行祫祭仿此。

加上谥号　崇德元年，太宗受尊号，追封始祖为泽王、高祖庆王、曾祖昌王、祖福王、上太祖武皇帝、孝慈皇后尊谥。即日躬祀太庙。翼日，百官表贺。顺治元年，进太祖、孝慈后、太宗玉册、玉宝，奉安太庙。册长八寸八分，广三寸九分，厚四分。册数十，面底二页镌升降龙。宝方四寸二分，厚一寸五分，纽高二寸七分，长四寸二分，广三寸五分，宝盝金质。凡太庙册、宝皆用骊玉，色青白，册文用体，宝文如谥号，曰"某祖某宗某皇帝之宝"，后曰"某皇后之宝"。

五年，追尊泽王肇祖原皇帝，妣原皇后；庆王兴祖直皇帝，妣直皇后；昌王景祖翼皇帝，妣翼皇后；福王显祖宣皇帝，妣宣皇后。奉安讫，致礼如时飨。越三日，庆贺如仪。七年，上孝端文皇后尊谥。九年，进四祖帝后册宝。十八年，上世祖尊谥，前期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届日，帝素服御太和门，阅册、宝讫，大学士奉安彩亭，校尉舁行，导以御杖，驾从之。王公百官各于所立位跪俟，随行。至寿皇殿大门外降辇，入左门，彩亭入右门。大学士二人跪奉册宝陈案上，帝就位，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赞引奏"跪"，奏"进册"，奉册大学士跪左，进帝跪献。毕，授右跪大学士陈中案。奏"进宝"，如初。奏"宣册"，宣册官跪宣："上尊谥曰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宣册讫，奏"宣宝"，仪亦如之。行礼三跪九叩，致祭同时飨。毕，奉绢册、宝、祝帛如燎所焚之。大学士二人，奉香册、宝导梓宫奉安，一跪三叩，翼日颁诏天下。凡上大行帝后尊谥，香册、香宝献几筵后，奉安山陵，绢、宝送燎，玉册、玉宝卜吉藏之太庙，后仿此。

初太祖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宗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圣祖缵业，加太祖"睿武弘文定业"六字，更庙号高皇帝；太宗"隆道显功"四字，庙号如故。用礼臣言，俟世祖祔飨后行礼。明年，上慈和皇太后尊谥。二十七年，上孝庄太皇太后尊谥。五十七年，上孝惠皇太后尊谥，后，圣祖嫡母也。祔庙日，命安神位慈和上。

六十一年冬，谕廷臣："皇考继统，本应称宗，但经云：祖有功，宗有德。皇考手定太平，论继统为守成，论勋业为开创，宜崇祖号，以副丰功。其确议之。"议言："按《礼经》，有虞氏禘黄帝而

郊嘗，祖颛顼而宗尧。而《舜典》云：舜格文祖。注曰尧庙。归格艺祖，复释为尧之祖。合之祖颛顼，则有三祖矣。宋陈祥道云：凡配天者皆得称祖。《国语》展禽谓有虞氏祖高阳而郊尧，尧所以称文祖也。颛顼至尧，并黄帝子孙，故皆称祖。又《周礼　大宗伯》：祫、禘、追享、朝享。解云：古者朝庙合群祖而祭焉，故祫曰朝飨，以合群祖为不足，复可其所自出，故禘曰追飨。夫祖所自出，始祖也，其下曰群祖，则自始祖以下皆可称祖矣。”又谥议：“帝王功业隆盛，得援祖有功古义称为祖。窃谓唯圣可扬峻德，唯祖可显隆功。”议上，称旨。雍正初元，遂上尊谥，庙号圣祖。复谕：“太祖、太宗、世祖三圣相承，功高德盛；孝庄、孝康、孝惠翼运启期，懿徽流庆；宜并加谥，俾展孝思。”于是加谥太祖曰端毅，太宗曰敬敏，世祖曰定统建极，而孝慈、孝端及三后并尊谥焉。

于时工部奉神主庙室，髹漆饰金，中书、翰林官各一人书新谥。奏遣大学士二人行填青礼，先期祇告天地、社稷。至日，世宗礼服诣太庙行上尊谥礼。毕，还宫，易衮服，诣奉先殿致祭，后仿此。六年，镌造列圣、列后玉宝、玉册暨圣祖皇考、妣册、宝成，奉之太庙。其仪，太庙洁室设黄案，张彩幔两旁，中陈册、宝，王大臣朝服将事，帝御礼服恭阅，一跪三拜，安奉彩亭，舆导如前仪。供案讫，帝入行礼如初。册、宝集中殿，分藏金匮。帝以次上香，一跪三拜，礼成。

高宗践阼，加列圣、列后尊谥，谕言：“宗庙徽称有制，报本忱悃靡穷。藉抒至情，不为恒式。”

乾隆四十五年，以列朝册、宝玉色参差，命选工琢和阗精璆。越二年工竣，祇阅讫，奉太庙如礼。其旧藏十六分，命赍送盛京太庙，尊藏玉检金绳。自是帝、后祔庙，皆别备册、宝送盛京，永为制。

嘉庆四年，仁宗守遗训，著制，凡列圣尊谥已加至二十四字、列后尊谥已加至十六字不复议加。

功臣配飨，所以显功，宗亲郡王配东庑，文武大臣配西庑。崇德元年，追封皇伯祖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巴图鲁其名也，配东庑，福晋与焉。并以直义公费英东、弘毅公额亦都配西庑。顺治元年，西庑增祀武勋王扬古利，位直义上。九年，复增祀忠义公图尔格、昭勋公图赖，昭勋为直义子，忠义为弘毅子，父子配侑，世尤荣之。十一年，东庑增祀通达郡王雅尔噶齐、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通达位武功上，而慧哲、宣献两福晋亦并侑云。

康熙九年，定祀东庑用太牢，岁以为常。

雍正二年，西庑增祀文襄公图海。定功臣配飨仪，前期告太庙。届日陈彩亭，列引仗，奉主至庙西阶。拜位在阶下，三跪九拜。奉主大臣摄行，还纳龛位，一跪三拜。

八年，怡亲王允祥配东庑。定王配飨仪，奉主以郡王，迎主用彩亭吾仗，至庙东阶，拜位在阶上。代行礼毕，降自东阶，余如西庑。

九年，进加费英东信勇公，图尔格果毅公，图赖雄勇公，图海忠达公。乾隆中，西庑增祀襄勤伯鄂尔泰，超勇亲王策凌，大学士张廷玉，蒙古王、汉大臣侑食自此始。

四十三年，诏：“祖宗创业艰难，懿亲亮臣，佐命殊功，从古未有。当时崇封锡爵，酬答从优。以后有及身缘事降削者，有子孙承袭易封者，不为追复旧恩，心实未惬。”于是睿亲王多尔衮以元勋懿戚，横被流言，特旨昭雪。礼烈亲王代善，后人改封为巽，已复改为康，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改为简，豫通亲王多铎改为信，肃裕亲王豪格改为显，克勤郡王岳托改为衍禧，又改为平，均非初号。悉命复旧，并配祀东庑。礼王位宣献下，睿王等以次列序，位怡王上，而徙策凌列怡王次。

嘉庆元年，西庑增大学士傅恒、福康安、协办大学士兆惠。福康安即傅恒子，并封郡王，异姓世臣，被恩最渥。

道光三年，复增大学士阿桂，功臣凡十有二人。

同治四年，东庑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功王凡十有三人。

凡时飨，帝上香时，分献官上香配位前，各分献不拜。三献毕，退。祫祭同。

醇贤亲王庙光绪十六年，醇贤亲王奕譞薨，中旨引高宗《濮议辨》，应称所生曰“本生父”，没称“本生考”，立庙不祧，祀以天子之礼，合乎“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古义，斯尊亲两全矣。乃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复定庙祀典，建庙新赐邸第，额曰醇贤亲王庙。正殿七楹，东、西庑殿，后寝室，各五楹。中门三。门内焚帛亭、祭器亭，其外宰牲亭、神库、神厨。大门三。

殿宇正门中覆黄琉璃，殿脊及门四周上覆绿琉璃。其祀仪、乐舞、祭品、祭器视天子礼。凡时飨以四仲月朔，袭王承祭。帝亲行，则袭王陪祀。诞辰、忌日，帝亲诣行礼。

谒陵　有清肇迹兴京，四祖陵并在京西北，称兴京陵。太祖定辽阳，景祖、显祖二陵徙盛京东南，称东京陵。嗣是太祖陵当盛京东北，称福陵；太宗陵当盛京西北，称昭陵。崇德间，定岁暮、清明祭兴京陵，用牛一，遣守陵官行礼。东京陵用牛二，遣宗室、觉罗大臣行礼。福陵用牛一、羊二，遣大臣行礼。国忌、诞辰、孟秋望日，燃香烛，献酒果，奠帛、读祝、行礼。朔、望用牛一，具香烛、酒果，遣守陵官致祭，不读祝、奠帛。

顺治八年，封兴京陵山曰启运，东京陵山曰积庆，福陵山曰天柱，昭陵山曰隆业，并从祀方泽，置陵官、陵户。定祀仪，冬至用牛一、羊一、豕一，余同前。清明、岁暮、孟秋望日亦如之。十三年，诏立界碑，禁樵采。十五年，移东京陵改祔兴京，罢积庆山祀。明年，尊称为永陵，飨殿、暖阁如制。

康熙二年，相度遵化凤台山建世祖陵，曰孝陵。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因自取佩韘掷之，谕侍臣曰："韘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岁以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为四大祭。并改建福陵、昭陵地宫。工竣，以奉安祇告，致祭如大飨。安神位隆恩殿，制龛座、宝床、帷幔、衾褥、椑椭如太庙式。

凡因公谒陵，三品以上官罗城门外行礼。遇祭日，二品以上许入城随守陵官陪祭。归，谒辞。

凡谒陵，东迳石门，王、贝勒在隆恩门外三跪九拜，当直官启门，贝子以下、三品官以上则否，皆奉祀官为导，遇祭日免。是时三陵建功德碑，嗣凡起陵，皆立碑，如故事。

八年，定四时大祭，遣多罗贝勒以下，奉国将军、觉罗男以上行礼。

明年秋，奉太皇太后、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凡皇太后谒陵仿此。次日，帝复谒隆恩殿，行大飨礼。又次日，殿前设黄幄，焚楮帛，读文致祭，礼成。还京，仍告太庙。越二日，御太和殿，百官表贺。

明年秋，车驾至盛京，谒福陵、昭陵毕，召将军等赐以酒，并谕守陵总管、副总管曰："尔等职司典祀，凡祭品必亲虔视，务尽诚敬，副朕孝思。"还御大清门受贺，燕赉群臣，颁守陵官军。其永陵遣王大臣致祭，复遣官分诣颖亲王、克勤郡王、直义公费英东诸勋贵墓酹酒。还京日，仍告庙如仪。

二十一年，滇平，诣两京谒陵，如初礼。还京，祇告奉先殿。自是靖寇难，谒陵告祭以为常。

六十年，御极周甲，命世宗率皇子、皇孙诣盛京，皇子祭昭陵，皇孙祭永陵，帝亲往福陵大祭。

雍正元年，定圣祖陵曰景陵。其明年，清明谒祭如典。八年冬至，会圣祖忌辰，礼臣言准陵寝大祭，用太牢，献帛、爵，读祝文。遣官承祭具朝服。十三年清明、冬至大飨，改遣公爵番行。七月望日，将军、侍郎等承祭，其朔、望、忌辰，则定总管掌关防承祭，行三跪九叩礼。

乾隆元年，命宗室辅国将军等六人徙驻沈阳，给田庐，岁时致祀。二年，谕改朔、望承祭贝勒、公、大臣番行。复虑仪节不齐，增赞礼郎二人导引退，仍不赞。三年清明，谒世宗泰陵。

六年，定三陵四时大飨。忌辰祭飨，题派移驻将军二人行礼。七年，增置三陵爵垫，备礼仪。

八年，定谒陵如太庙亲祀仪，载入仪注。已，奉皇太后谒祖陵，礼节准康熙时例。自后三谒皆如之。

四十三年秋，先后谒永陵、福陵，因谕："眷怀辽沈旧疆，再三周历，心仪旧绪，蕲永勿谖。夫奕<⿰幺夫>升平景运，皆昔日艰难开创所贻。后世子孙，当览原巘而兴思，拜松楸而感悟。默天眷何以久膺，先泽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竞业无坠。庶熙洽之盛，亿万斯年。不然，轻故都，惮远涉。或偶诣祖陵，漠不动心，视同览古，是忘本也。盛京根本重地，发祥所自，后世不可不躬亲阅历，其毋负朕言！"

嘉庆五年清明，诣昌瑞山谒高宗裕陵，先敷土，次大飨。陵寝官豫取洁土储筐，俟帝如更衣次易缟素，执事从官素服，冠去缨，随至方城。有司进黄布护履，帝纳履，从臣亦如之，自东磴道升

至宝城石栏东，陵寝大臣合土以筐，随驾至敷土处跪进。帝拱举，敷毕，授筐，降，脱履。于是更袍服，冠缀缨，执事官俱易。礼臣请行大飨，帝诣隆恩殿行礼。读祝，三献。

凡清明日谒陵敷土，在丧服期，帝亲行。十年，帝初谒永陵，御素服，诣启运殿后阶，三跪九拜，有司进奠几，三拜三奠爵。讫，举哀。翼日朝服行大飨。谒福陵、昭陵亦如之。后复以祭器乖误，革盛京礼部侍郎世臣职。因谕“丰沛旧都，大臣不应忘却”。下其谕各公署，其重祀如此。

道光八年，谒裕陵、昌陵，军机大臣随入门，命著为例。九上，奉皇太后诣盛京谒三陵，如仪。

咸丰元年谒东陵，五年谒西陵，孝贞皇后谒泰陵，陵寝女官为导，入门皆由左，至明楼前行礼，六肃三跪三拜。女官进奠几，后三拜三奠爵，西飨举哀。次谒昌陵、慕陵如初礼。同、光间悉依此行。

凡孝陵、景陵以下，世宗曰泰陵，高宗裕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并在直隶易、遵化二州，称东西陵，东陵凤台山，封昌山，西陵太平峪，封永宁山；并祀方泽。设奉祀官，置庄园。

隆恩殿大飨用祝币，其日然明镫，用牛一、羊二、尊四，帝、后同案位，设奉先制币一，羹饭脯醢器十八，饼果器六十五。牲实俎，帛实筐。酒实尊，承以舟。疏布冪勺具。皇贵妃祔祀，则西旁东向，素帛一，减饼果十一器。

凡冬至暨庆典不举哀。遣官祭飨用朝服。升降自西阶，出入皆门右。皇子谒陵，至下马碑降骑，至隆恩门外升左阶。三跪九拜，不赞，不奠酒。

妃园寝设官如制，建飨殿，设神位。四时遣官奠酒，二跪六拜，不赞。出入殿左门。朔、望则奉祀官行礼。光绪间，帝谒西陵，诣庄顺皇贵妃寝园，一跪三拜三奠酒。并谕礼臣，祭品仪节从优。是后清明、中元、冬至、忌辰遣王公致祭，饼果增至六十五器。

皇太子园寝与妃园寝同。嘉庆间，帝亲临端慧皇太子园寝，五奠三爵，从臣随行礼，每奠一拜。载其仪入《会典》云。

清史稿卷八七　志第六二

宗室家庙　品官士庶家祭

昭忠祠　雍正二年谕曰：“《周礼》有司勋之官，凡有功者，书名太常，祭于大蒸。《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于以崇德报功，风厉忠节。自太祖创业后，将帅之臣，守土之官，没身捍国，良可嘉悯。允宜立祠京邑，世世血食。其偏裨士卒殉难者，亦附祀左右。褒崇表阐，俾远近观听，勃然可生忠义之心，并为立传垂永久。”于是建祠崇文门内，岁春、秋仲月，谞吉，遣官致祭。王公大臣位正殿，陈案七，羊一、豕一。左三案，共羊豕各一。右如之。每案素帛一、爵三、果盘五。诸臣位两配楼暨后正室，各设案五，两庑各设案三，皆羊豕各一，为通数。兵士附祀，案三十有六，案设豕肉一盘、爵三、果品二。太常卿承祭，配楼后室司官分献。六年，祠成，命曰“昭忠”，颁御书额，曰“表奖忠勋”。

明年，循序定位，前殿正中祀敬谨庄亲王尼堪，英诚武勋王扬古利，定南武壮王孔有德，赠忠勇王黄芳度，武襄公巴尔堪，凡五人。东次龛祀安北将军佟国纲，一等公佟养正、达福、西哈，一等侯马得功，一等伯巴什太，都统宜理布、巴都里，议政大臣程尼、穆和琳，大学士张泰，议政大臣罗沙，三等伯王之鼎，总督范承谟，额驸托柏，大学士龙西、色思泰，总督额伦特，尚书查弼纳、图扪，太子太保佟济，仓场侍郎王秉仁，巡抚傅弘烈，都统博波图，议政大臣雅赉、道禅、名盖，参赞内大臣马尔萨，凡二十八人。西次龛祀续顺公沈瑞，辅国公巴赛，大学士莫洛，尚书布颜岱，“十六大臣”绰和诺，巡抚柯永升，都统沙里布，巡抚马雄镇，总督甘文焜、佟养甲，侍郎朝哈尔，盐运使高天爵，参领费扬古，统领图鲁锡、喀尔他拉、喀尔护吉，副都统海兰、苏图，统领胡里布、哈克三，佐领叶喜，侍郎永国，统领阿尔岱，提督孙定辽，凡二十有四人。东又次龛统领刘哈，副都统卢锡、科布苏、阿喀倪、纳尔特、锡密赉、科尔坤、多颇洛、载豪、浑锦、魏正、罗济、阿什图、觉罗阿克善、常禄、阿尔护、吉三、巴雅思虎朗，凡十有八人。西又次龛提督段应举，副都统

穆舒、孟魁、白，原任巡抚贾维钥，副都统迈图，参领葛思特，巡抚朱国治、张文衡，侍郎马如璧，粮道叶映榴，巡道陈启泰，通政使莫洛浑，一等子穆克覃阿、纳达、代音布，巡道陈丹赤，一等子觉罗莫洛浑，数亦如之。东末龛总兵吴万福、徐勇、费雅达、朱天贵、张存福，都督佥事洪征，总兵阿尔泰、欧阳凯，兵备道李懋祖，总兵杨佐，统领张廷辅，游击杨光祖，统领定寿，总兵王承业，侍卫锡喇巴，布政使迟变龙，凡十有六人。西末龛参领郭色，统领新泰，提督康泰，二等子觉罗顾纳岱，总兵司九经，二等子拜兰，总兵郝效忠、刘良臣，三等子巴郎、都尔莽鼐，副将杨虎，参将赵登举，守备纪法，参将甘应龙，副将蔡隆，二等子拜三，一等男路什，总兵康海，凡十有七人。后室、配楼、左右次龛、又次龛、两庑暨各次龛，祀官千五百余人。东西房附祀兵士万三百有奇。

八年，定制以满尚书、都统一人承祭，后室、两庑，太常官分献。十一年，令子孙居京秩者随祭。乾隆十三年，谕祀阵亡总兵任举、侍卫丹泰，旋令征金川阵没将士并入之。十五年，祀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十八年，追封巴尔堪、巴赛并为简亲王。移巴尔堪位扬古利上，巴赛位孔有德上。初，前室左右各三龛，止序爵秩，不系时代。至是定议，自天命以来，按代序官，同代同官序年月，依贤良祠例，按时班爵为序。其兵士设位，分前、后庑，以横板隔别之。

中叶以后入祀者，将军班第、明瑞、温福，都统满福、扎拉丰阿，参赞大臣鄂容安，统领观音保、乌三太、台斐音阿，提督许世亨，副都统呼尔起阿、第木保、觉罗明善，总兵王玉廷、李全、德福、贵林、张朝龙，而海兰察以病没，端济布以伤，亦并入之。至典史温模死守通渭，从容就义，特予入祠。且有取义舍生，赏延于世，褒谕流外微官，获邀恤荫，茂典也。

嘉庆朝，祀大学士福康安、将军德楞泰、提督花连布、总兵多尔济札普、知县强克捷。先是，康熙间，巡抚曹申吉已入祠，至是以阿附吴三桂按实，夺之。时各省言没王事者，奏报猥杂，龛位不给，于是诏建各省昭忠祠。其京祠定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八旗官弁为限，已祀者如故。嗣是卑官预祀，视特旨行。故事，承祭官循例朝服，今改蟒袍补服，示别坛庙也。

道光初元，以国初殉难副将杨祖光等入祀，厥后赓入者，都统巴彦巴图、乌凌阿、印登额，参赞大臣庆详，总督裕谦，提督海凌阿、关天培、陈化成，副都统海龄、长喜，总兵万建功、祥福、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射朝恩、江继芸、庆和、吴喜，副将乌大魁、马韬、周承恩、刘大忠、陈连升、朱贵、玛隆阿、伊克坦布等。其卑秩中，如知县杨延亮、县丞方振声、守备马步衢、把总陈玉威，亦足多者。

咸丰三年，更定恤典，文四品、武三品官得再入京祠，并获祀阵亡所在地。其文五品、武四品以下，凡赠职衔及当例恤者，并祀之。是时军兴，死事扬烈者踵起，略举其所入者。都统乌兰泰、霍隆武，将军佟鉴、祥厚、苏布通阿、扎拉芬、和春，总督吴文熔、陆建瀛，提督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恩长、福珠洪阿、陈胜元、双福、王锦绣、常禄、双来、瞿腾龙、佟攀梅、邓绍良、德安、周天培、史荣椿、张国梁、周天受、王浚、乐善、褚克昌，一等男阿尔精阿，一等子左炘，侍郎吕贤基、戴熙，巡抚常大淳、江忠源、陶思培、邹鸣鹤、吉尔杭阿、徐有壬，学政孙铭恩、张锡庚，副都统伊勒东阿、哲克东阿、达洪阿、贵升、绷阔、博奇、常寿、西林布、多隆武、托克通阿、格绷额、伊兴额、舒明安，头等侍卫达崇阿，布政使岳兴阿、刘裕鈖、涂文钧、李续宾、李孟群、王友端，按察使李卿谷、周玉衡，赞善赵振祚，郎中宋蔚谦，总兵博春、福诚、马济美、玉山、程三光、刘开泰、桂林、王国才、蒋福长、虎坤元、罗玉斌、邱联恩、田兴奇、承惠、陈大富、滕家胜、郭启元、王之敬，道员罗泽南、朱镇、金光箸、帅远燡、温绍原、何桂珍、王训、赵印川、郭沛霖、黄淳熙、缪梓，知府谢子澄、刘腾鹤、江炳琳，副将谢升恩、膺保、李成虎、彭三元、周云耀、龙汝元。同治朝，则亲王僧格林沁，大学士曾国藩，都统海全、舒通额，将军多隆阿，统领舒保，参赞大臣锡霖、武隆额，领队大臣色普诗、惠庆、达春泰、穆克登额，办事大臣扎克当阿，头等侍卫隆春、奇克塔善，内阁学士金顺，提督占泰、李臣典、向荣、塔齐布、林文察、萧河清、周显承、罗朝云、萧德扬、杨得胜、曹仁美、毛福益、张仁泗、刘松山、谭玉龙、罗雨春、张绍武、胡良作、姚连升，饶得胜、刘长槐、荣维善、杨春祥、张万美、鲁光明、阎定邦、刘祥发、曹德喜，巡抚王有龄、罗遵殿、邓尔恒，副都统锡龄阿、苏伦保、恒龄，按察使黄运昌，总兵郝上庠、雷升、

熊建益、林向荣、余际昌、郎桂芳、江福山、何建鳌、罗应贵、毛芳恒、张树珊、唐殿魁、周兆麒、李大櫆、陈清彦、邓鸿超、江登云、傅先宗，道员福咸、俞焜、赵景贤、张同登、赵国澍、瑞春、周缙、秦聚奎、彭毓橘、葛承霖、邓子垣，知府朱钧、姜锡恩、窦天灏、于醇儒，副将刘神山、黄金友、周学贵、罗春鹏、王梦龄、张起凤、刘胜龙。光绪间，则大学士左宗棠，总督恒春、曾国荃，将军明绪，领队大臣崇熙、乌勒德春、托克托布、博勒果素、托春托奈、喀尔莽阿，参赞大臣额腾额、觉罗奎栋，办事大臣奎英、萨凌阿，提督朱南英、李秀山、湛其英、杨世俊、王子龙、文德盛、陈忠德、滕学义、何明海、魏金阙、文德昌、李登第、王庆福、杨万义、杨必耀、李大洪、钟兴发、张宗久、杨玉科、刘思河、李其森、梁善明，监运使陶士霖，总兵石绍文、陈登云、邓仁和、黄应斗、周友山、朱希广、王茂连、王春和、谭声俊、达年，刚安泰、向集梧、邓承恩、韦和礼、刘节高、陈嘉、左宝贵、周康禄、黄鼎、叶维藩、侯云登，户部主事玉润，知府龚秉琳、侯学云、马椿龄、张瀚中，副将王世晋、李天和、章茂、张定邦、尤正廷、杨隆辉、张玉秋、王碧庭、徐安邦、李启荣、裕廉、王宗高。二十六年，尚书崇绮，将军延茂，总督李秉衡，并入祀。寻罢秉衡。凡祠祭诸臣，大都效命戎行，守陴徇义，或积劳没身。褒忠节，劝来者，《会典》綦详。兹录什一，以见例焉。

雍正初，各省立忠义祠，凡已旌表者，设位祠中，春、秋展祀。乾隆四十一年，定明代殉国诸臣，既邀谥典，并许入祠。又诸生、韦布、山樵、市隐者流，遂志成仁，亦如前例。嘉庆七年，始令各省府城建昭忠祠，或附祀关帝及城隍庙，凡阵亡文武官暨兵士、乡勇，按籍入祀。八旗二品以上官已祀京祠者，仍许阵亡所在地祠祀，合五十人一龛，位祀正中，兵勇则百人或数十人一位，分列两旁，驻防位绿营上。春、秋二奠，有司亲莅，用少牢，果品、上香、荐帛、三献如仪。同治二年，允曾国藩请，江宁建昭忠祠，祀湖南水陆师阵亡员弁。已复抗节官绅亦许崇祀，并建专祠。妇女殉难者，亦别立贞烈祠云。

贤良祠　雍正八年诏曰：“古者大蒸之祭，凡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者，皆列祀典，受明禋。我朝开国以后，名臣硕辅，先后相望。或勋垂节钺，或节厉冰霜，既树羽仪，宜隆俎豆。俾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庶明良喜起，副予厚期。京师宜择地建祠，命曰‘贤良’，春、秋展祀，永光盛典。”乃营庙宇在地安门外西偏，正殿、后室各五楹，东、西庑，岁春、秋仲月，谕吉，遣官致祭。前殿案各素帛一、羊一、豕一、果五盘。后室果品同，唯牲、帛共案而具一。承祭官蟒服，二跪六叩三献。余如常仪。

于是佥议怡贤亲王允祥，宗功元祀，宜居首。大学士、公图海，公赖塔，大学士张英，尚书顾八代、马尔汉、赵申乔，河道总督靳辅、齐苏勒，总督杨宗仁，巡抚陈瑸，咸列其选。自是先后赓续入祠者，大学士范文程、巴克什达海、阿兰泰、李之芳、吴珰、张玉书、李光地、富宁安、张鹏翮、宁完我、魏裔介、额色黑、王熙，领侍卫内大臣福善、费扬古、尹德，尚书励杜讷、徐潮、姚文然、魏象枢、汤斌，提督张勇、王进宝、孙思克、施琅，总督赵良栋、于成龙、傅腊塔、孟乔芳、李国英，都统冯国相、李国翰、根特，统领莽依图，将军阿尔纳、爱星阿、佛尼埒，副都统褚库巴图鲁。明年祠成，颁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设位为祭。前殿内大臣或散秩大臣、尚书、都统主之。后殿用太常寺长官。入祠日，子孙咸与行礼，春、秋遣官陪祀同。

十二年，祀大学士田从典、高其位。乾隆元年，命入祀诸臣未予谥者悉追予。是岁祀尚书衔兼祭酒杨名时，大学士朱轼，内大臣哈世屯，尚书米思翰。五年，祀总督李卫。明年，祀尚书徐元梦，巡抚徐士林。十年，厘定祠位，前殿正中祀怡贤亲王，后室诸臣合一龛。首世次最先者，余分左右行，按世序爵，大学士居前，次领侍卫内大臣、尚书、都统、将军、总督、前锋护军统领、提督、侍郎、巡抚、副都统，以次分列。至世爵有子、男授尚书、都统者，有侯、伯为侍郎、副都统者，仍视官秩为差。

嗣是入祀，则超勇亲王策凌，列怡贤亲王左次龛。名臣则大学士马齐、伊桑阿、福敏、黄廷桂、蒋溥、史贻直、梁诗正、来保、傅恒、尹继善、陈宏谋、刘纶、刘统勋、舒赫德、高晋、英廉、徐本、高斌、协办大学士兆惠，左都御史拉布敦，尚书汪由敦、李元亮、阿里衮，尚书衔钱陈群，都

统傅清，将军和起、伊勒图、奎林，总督那苏图、陈大受、喀尔吉善、鹤年、吴达善、何煟、袁守侗、方观承、萨载、提督许世亨，巡抚潘思榘、鄂弼、李湖、傅弘烈。弘烈自雍正时，拉布敦、傅清自乾隆时，并入昭忠祠，今再祀贤良者也。

嘉庆朝，则祀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刘墉、王杰、朱圭、戴衢亨、董诰，尚书董邦达、彭元瑞、奉宽，总督鄂辉。道光朝，则祀大学士富俊、曹振镛、托津、长龄、卢荫溥、文孚、王鼎，协办大学士汪廷珍、陈官俊，尚书黄钺、隆文，将军玉麟，总督杨遇春、陶澍，河道总督黎世序。咸丰朝，则祀大学士潘世恩、文庆、裕诚，协办大学士杜受田，侍郎杜堮，巡抚胡林翼。同治朝，则祀大学士桂良、祁寯藻、官文、倭仁、曾国藩、瑞常、贾桢，大学士衔翁心存，协办大学士骆秉章，总督沈兆霖、马新贻。其光绪朝入祀者，恭忠亲王奕䜣。名臣大学士文祥、英桂、全庆、载龄、左宗棠、灵桂、宝鋆、恩承、福锟、张之万、麟书、额勒和布、李鸿章、荣禄、裕德、昆冈、崇礼、敬信，协办大学士沈桂芬、李鸿藻，将军长顺，总督沈葆桢、丁宝桢、岑毓英、曾国荃、刘坤一，提督宋庆，巡抚张曜也。宣统初入祀者，止大学士王文韶、张之洞、孙家鼐、鹿传霖，协办大学士戴鸿慈五人而已。

各省贤良祠，雍正十年，诏："各省会地建祠宇，凡外任文武大臣，忠勇威爱，公论允翕者，俾膺祀典，用劝在官。如将军蔡良，提督张起云，总兵苏大有、魏翥国，足称斯选。"定制，春、秋祭日视京师，以知府承祭，品物仪节亦如之。

功臣专祠　顺治十一年，诏为孔有德建祠，度地彰义门外三里，曰定南武壮王祠，二妃祔焉。康熙三年，定春、秋展祀，其后建恪僖公祠安定门外，祀一等公遏必隆并县主舒舒觉罗氏。嗣领侍卫内大臣尹德，尚书阿里衮暨其夫人，乾隆时并祔祀云。

其建自雍正朝者，朝阳门外勤襄公祠，祀定南将军佟国赖及其夫人，长子忠勇国纲、次子端纯国维，皆以军功祔祀。德胜门外文襄公祠，祀大学士图海。安定门外与恪僖祠并峙者，为弘毅公祠，祀光禄大夫额亦都，并以夫人配。

建自乾隆朝者，东安门外恪僖公祠，祀内大臣哈世屯及其夫人，子承恩公米思翰、孙李荣保，其后曾孙大学士傅恒祔祀焉。崇文门内双忠祠，祀左都御史拉布敦、都统傅清。合昭忠、贤良而复建专祠者，他无与比也。地安门外旌勇祠，祀将军明瑞，而都统扎拉丰阿，统领观音保，总兵李全、王玉廷、德福亦先后入祔。睿忠亲王祠在朝阳门外，祀多尔衮并福晋六人。嘉庆时，建大学士福康安祠曰"奖忠"，在东安门外，都统额勒登保祠曰"褒忠"，在地安门外。光绪时，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祠曰"显忠"，在安定门内。大学士、伯李鸿章祠曰"表忠"，在崇文门内。宣统时，合祀立山、联元祠在宣武门外。

凡京师专祠，岁春、秋仲月吉日，遣太常卿分往致祭。用少牢一、果品五。唯佟国赖、哈世屯两祠，则少牢三，果品十有五。旌勇祠少牢如通常，果品亦十五云。位各用帛一、爵三，诸祠并同。嘉庆七年，始定承祭官行礼用蟒袍补服。

其在各省者，岁春、秋守土官致祭。兹纪其勋劳最著者。自湖广建忠节祠以祀左都督徐勇，各省建专祠始此。康熙间，广西建双忠祠，祀马雄镇、傅弘烈，于是福建祀范承谟、陈启泰、吴万福、高天爵，云南祀甘文焜。

雍正间，清河祀靳辅、齐苏勒，开封祀田文镜。盛京祀怡贤亲王。乾隆中，诏通达、武功、慧哲、宣献四郡王，礼烈、饶余、郑献、颖毅四亲王并入之，改名贤王祠。已，睿忠、豫宣二亲王，克勤郡王，亦均同祀。嵇曾筠、高斌，合祀清河靳辅等祠。伊犁祀班第、鄂容安，而拉布敦、傅清且建祠及西藏矣。

道光间，江南祀黎世序，台湾祀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赵城祀杨延亮，虎门祀关天培暨陈连升父子，镇海祀裕谦，定海祀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京口祀海龄，宝山祀陈化成。

咸丰间，广西祀长瑞、长寿暨阿尔精阿，西安、苏州祀林则徐，安庆祀蒋文庆，庐州祀江忠源，瑞州祀刘腾鸿，江宁、苏州祀向荣、张国梁，京口祀吉尔杭阿，附祀绷阔、刘存厚，扬州祀双来、瞿腾龙，溧水、浒墅祀李坤元，天津祀佟鉴、谢子澄，长沙、九江祀塔齐布，湖广、江西、安徽祀

李续宾，江西、湖广祀罗泽南，又与饶廷选合祀广信，湘乡复分祀泽南、王鑫、刘腾鸿。湖南、江西祀萧启江，湖广祀胡林翼，后安庆亦祀之。遵义祀罗绕典。

同治间，湖北合祀官文、胡林翼，庐州祀李孟群，浙江祀瑞昌、王有龄、张玉良等，杭州祀罗遵殿，富阳祀熊建益，湖州祀赵景贤，陈州、安庆、临淮、淮安祀袁甲三，南昌、青阳祀江忠义，安徽、湖广祀李续宜，后复与多隆阿合祀潜山。安庆、苏州、嘉兴祀程学启，河南、安徽、陕西、吉林祀多隆阿，后与林翼合祀安庆。江宁、安庆、吉安祀李臣典，湖南、福建、广东祀张运兰，曹州、天津、蒙城祀僧格林沁，后复祀奉天。湖南、江苏、安徽祀彭毓橘，湖广祀曹仁美等，四川、湖南祀骆秉章，陕、甘祀刘松山，江宁、安庆祀马新贻，江宁、湖南、湖北、安徽、直隶祀曾国藩，后复与国荃合祀开封。长沙合祀张亮基、潘铎，巴燕岱祀穆克登额，哈密祀扎萨克亲王锡伯尔，南丰祀吴嘉宾，贵州祀蒋霨远、黄润昌等。于是礼部言："各省专祠宜择隙区旷土，毋侵民居，并禁改毁志乘名迹、圣贤祠墓。"报可。

光绪间，扬州、黄州祀吴文熔，安徽、江西、闽、浙、甘肃祀刘典，江南、江西、福建、台湾祀沈葆桢，江苏、福建、山东、湖南祀郭松林，江、浙、直隶、山东、河南祀吴长庆，后复祀朝鲜。闽、浙、陕、甘、新疆、江宁祀左宗棠，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祀鲍超，陕、甘、吉林祀金顺，大理、镇南祀杨玉科，江西、广西、云南、新宁祀刘长佑，云、贵、广西祀岑毓英，安徽、山东祀周盛波，后复与盛传、戴宗骞合祀济南。湖广、江西、江南、浙江西湖祀彭玉麟，福建、安徽、吉林祀穆图，江苏、陕、甘祀杨岳斌，南昌、贵阳祀席宝田，湖南、江西、江南祀曾国荃，河南、安徽、湖北、直隶、甘、新祀张曜，安庆、江宁、青县祀周盛传，山东、江苏祀陈国瑞，山东、陕西祀阎敬铭，湖南、甘、新祀刘锦棠，安徽、福建祀刘铭传，山东、四川祀丁宝桢，杭州、长沙、兰州祀杨昌浚，江、浙、河南、直隶、山东祀李鸿章，直隶、奉天、河南、安徽祀宋庆，安徽及芦台祀聂士成，湖南、江西、安徽、江宁祀刘坤一，广西、云、贵祀冯子材，安徽、湖南祀曾国华，甘、新祀陶模，直隶、安徽祀马玉崑，安徽祀英翰，湖南、宣城祀邓绍良，江南祀萧孚泗，江宁祀陶澍、林则徐、邹鸣鹤、福珠洪阿，清、淮、徐州祀吴棠，姚广武等附之。徐州祀滕学义、唐定奎，淮安祀张之万，杭州祀阮元、蒋益沣，淮、扬祀章合才，南昌祀吴坤修，东乡祀罗思举，河南祀倭仁，温县祀李棠阶，西安祀刘蓉、曾望颜，天津祀怡贤亲王、文谦、丁寿昌，灵寿、保定祀成肇麟，顺天蓟州祀吴可读，宝坻祀潘祖荫，新疆祀金运昌，奉天建三贤祠，祀文祥、崇实、都兴阿，又祀左宝贵、依克唐阿、长顺。吉林祀金福、延茂、富俊、希元，福建台湾祀王凯泰，四川西充祀武肃亲王豪格，临桂祀陈宏谋，贵阳祀曾璧光、韩起、黎培敬。于时各省纷请立专祠，谕毋滥。

宣统享国未久，而湖北、安徽、陕、甘、奉天祀雷正绾，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祀程文炳，安徽及蒙古旗祀潘万才，合肥祀董履高，涡阳祀牛师韩，杭州西湖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号为"三忠"云。昶又祀芜湖。自是联元祀宝坻，张之洞祀武昌，王文韶祀长沙，马维麒祀成都，丁体昌祀秦州，夏毓秀祀昆明，此皆举其大者。其余疆吏题请，礼臣议覆，事载实录，年月可稽者，尚不一而足也。

有清一代，从龙诸佐，蔚起关外。平三藩，汉将西北为多。靖三省教匪，蜀将竟兴。东南海寇横，闽帅踵起。湘楚武臣，戡平粤乱。剿捻一役，参以皖将。其间完节死绥，祠祀尤夥。其功臣总祠，世宗朝，建忠勇祠兰州。仁宗朝，建彰忠祠喀什噶尔。同治中兴，湖南有表忠祠，湘乡、平江有忠义祠，洞庭君山、湘乡、桂阳有昭忠祠。他如湖口石钟山水师，金陵湘军陆师，楚军水师，吴淞外海水师，台湾淮楚军，苏州、武昌、保定、庐州、巢湖、济南、无锡各地淮军，使凡转战糜躯者，莫不馨香血食，其为昭忠一也。此外江宁、京口旗营，金陵军营官绅，武昌武毅军，成都嵩武军，锦州毅军，各昭忠祠，与各州县忠义、昭忠、慰忠、忠烈等祠，所以恤死酬勋，不可胜纪。祭礼、祭品如前仪。

宗室家庙　崇德元年，定宗室封王者立家庙。顺治五年，诏王无嗣，祔飨太庙后殿西庑。有子孙者，立庙别祭。四孟月、岁暮陪祭太庙，毕，归府第行之。凡荐新，未献太庙者，不得私献家庙。于时庄亲王立一庙，礼、巽、谦三亲王合一庙，饶余郡王、端重亲王合一庙，颖亲王、顺承郡王合

一庙，豫郡王一庙，克勤、衍禧二郡王合一庙。雍正九年，怡贤亲王立一庙。

凡亲王世子、郡王家祭，建庙七楹，中五为堂，左右墙隔之为夹室。堂后楣北五室，中奉始封王，世世不祧。高、曾、祖、祢依序为二昭二穆，昭东穆西，亲尽则祧。由昭祧者，藏主东夹室，升二昭位于一室，以二室奉升祔主。由穆祧者，藏西夹室，升祔亦如之。南为中门，又南庙门，左右侧门，庭分东、西庑，东藏衣冠，西则祭器、乐器。庙重檐，丹楹，采桷，绿瓦，红垩壁。门内焚帛炉。外封牲房，西向。岁以四时仲月谏吉，仲春出祧主合食。

其礼，堂中始封祖专案，正位，南向。左东夹祧主共案，次二昭共案，东向。右西夹室祧主共案，次二穆共案，西向。少西设香帛案一，尊案一，每案羊、豕各一，鉶、簠、簋各二，笾、豆各八。位各帛一、爵三、乐器六。同祖所出子孙，成人以上，届期会祭，府僚与陪，执事通赞、属官为之。奉香、帛、爵则用子孙。先三日，主人斋外寝，众咸斋。祀日昧爽，主人朝服入，位堂檐内正中，与祭伯叔辈位东阶上，兄弟子孙位东阶下，位以世差，世以齿序。官属位西阶下，序以爵。俱北面。质明，子弟长者二人诣世祖室，四人分诣东西夹室，昭、穆室，各奉主安几。昭，考右妣左，穆，考左妣右。跪，一叩，兴。主人盥，就位，迎神乐作。诣始祖位前三上香。以次诣各祧位前上香，率族属行二跪六拜礼。奉帛、爵奠、献、读祝如仪。三献讫，诣始祖位前跪受爵、受胙，三拜，撤馔，送神，二跪六拜。诣燎位视燎。礼成，奉主还室，退。分胙颁族属。

其时祭之礼，堂中设案五，始祖考、妣正位南向，高、曾、祖、祢，依昭穆为左右。案各羊一、豕一，余如合食制。其时节荐新，届日主人夙兴，率子弟盛服入庙，洁堂宇，设案，陈果羞盘各六，每位箸二、琖三。启室，以次诣各案前跪上香，三拜，子弟遍献酒，主人二跪六拜，子弟随行礼。毕，阖室，退。因事致告，荐果羞各四，礼同荐新。月朔望谒庙亦如之。

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庙五楹，三为堂。后楣北分室五，奉始封祖暨四代。两旁夹室奉亲尽祧主。庙不重檐，门不备采，余如亲王。合食，始祖专案，羊一、豕一，东夹室祧主暨二昭专案，羊豕各一。西夹室祧主暨二穆亦如之。时祭俱专案，昭穆各同牲，笾、豆视亲王各减二，不用乐，一跪三拜。时节荐果盘各四，有事则告，朔望则谒。余如亲王仪。

品官士庶家祭　凡品官家祭庙立居室东，一至三品庙五楹，三为堂，左右各一墙限之。北为夹室，南为房。庭两庑，东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缭以垣。四至七品庙三楹，中为堂，左右夹室及房，有庑。八、九品庙三楹，中广，左右狭，庭无庑。篚藏衣物、祭器，陈东西序。堂后四室，奉高、曾、祖、祢，左昭、右穆。妣以嫡配，南向。高祖以上，亲尽则祧。由昭祧者，藏主东夹室；由穆祧者，藏主西夹室。迁室、祔庙，并依昭穆世次，东西序为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成人无后者，殇者，以版按行辈墨书，男东女西，东西向。定牲器之数，一至三品，羊一、豕一，每案俎二，鉶、登各二，笾、豆各六。四至七品，特豕，案一俎，笾、豆各四。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杀，案一俎，笾、豆各二。

岁祭以四时仲月谏吉，读祝、赞礼、执爵皆子弟为之。子孙年及冠，皆会祭。前三日，主人暨在事者斋。祀日五鼓，主人朝服，众盛服，入庙。主人俟东阶下，族姓俟庭东西，顺昭穆世次。主妇率诸妇盛服入，诣爨所视烹饪。羹定，入东房治笾、豆，陈鉶、登、匕、箸、醢、酱以俟。质明，子弟长者启室，奉主陈之几，昭位考右妣左，分荐者设东西祔位。主人升自东阶，盥讫，诣中檐拜位立。族姓行尊者立两阶上，卑者立阶下。咸北面。主人诣香案前跪，三上香，进奠爵，兴，复位，率族姓一跪三拜。主人诣高祖案前献爵，曾、祖、祢案前毕献如仪，分荐者遍献祔位酒，读祝。每献，主妇率诸妇致荐，一叩兴。初献匕箸醢酱，亚献羹饭肉胾，三献饼饵果蔬。卒献，主人跪香案前，祝代祖考致嘏于主人，主人啐酒尝食，反器于祝，一叩兴，复位，送神，一跪三拜。视燎毕，与祭者出，主人率子弟纳神主，上香行礼。撤祭器，阖门，退。日中馁。

三品以上，时祭遍举，四至七品，春、秋二举。八九品春一举。与祭者，尊卑咸在。主人肃入席，酌尊者酒，子弟年长者离席酌主人，长幼献酬交错。已事，咸出。撤席，庖人、仆人必尽之。

令节荐新，一至三品，每案果、羞各四，四至七品，减果二，八、九品并减羞二，具羹饭则同。月朔望供茶，食案二器，仪同时荐。庶士家祭，设龛寝堂北，以版隔为四室，奉高、曾、祖、祢，

妣配之，位如品官仪，南向。服亲成人无后者，顺行辈书纸为祔位，已事，焚之，不立版。每四时节日，出主以荐，粢盛二盘，肉食果蔬四器，羹二，饭二。先期致斋。荐之前夕，主妇在房治馔，逮明，主人吉服，率子弟奉主陈香案，昭东穆西，设祔位西序案，主人立东阶下，众按行东西立。主人上香毕，一跪三拜，兴。主妇率诸妇出房荐匕箸醢酱，跪，叩，退。主人至案前，以次酌酒、荐熟，跪，叩，兴。子弟荐祔位，毕，读祭文。再献，主妇荐饭羹，三献荐饼饵时蔬。主人率族姓行礼讫，焚祭文及祭位，纳主，撤退，日中而馁。春一举，月朔望献茶，有事则告，俱一跪三拜。

庶人家祭，设龛正寝北，奉高、曾、祖、祢位，逢节荐新，案不逾四器，羹饭具。其日夙兴，主妇治馔，主人率子弟安主献祭，一切礼如庶士而稍约。月朔望供茶，燃香、镫行礼。告事亦如之。

清史稿卷八八　志第六三

礼七嘉礼一

登极仪　授受仪　太后垂帘仪

亲政仪　大朝仪　常朝仪

御门听政附太上皇帝三大节朝贺仪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仪

大宴仪　上尊号徽号仪

尊封太妃太嫔仪附册立中宫仪

册妃嫔仪附册皇太子仪太子千秋节附

册诸王仪册公主附

二曰嘉礼。属于天子者，曰朝会、燕飨、册命、经筵诸典。行于庶人者，曰乡饮酒礼。而婚嫁之礼，则上与下同也。《周官》“以嘉礼亲万民”，体国经野，罔不繇此。兹举其大者，附以仪之同者，著于篇。

登极仪　清初太祖创业，建元天命，正月朔即位，贝勒、群臣集殿前，按翼序立。皇帝御殿，皆跪。八大臣出班，跪进上尊号表，侍臣受，跪御前宣读。帝降座，焚香告天，率贝勒、群臣行礼，三跪九叩，毕，复座，贝勒等各率旗属庆贺。太宗践阼亦如之。

天聪十年，改元崇德，建国号曰大清。前期誓戒三日，筑坛，备卤簿。届日，帝率群臣诣天坛祇告。礼成，奉御宝官先行，帝自中阶登坛升座，贝勒等三跪九叩。毕，众跪，贝勒分左右列。奉宝官跪献，帝受宝，转授内院官，群臣行礼如初。毕，皆跪，宣读官奉满、蒙、汉三体表文立坛东，以次毕读，群臣行礼讫，复位，奏乐，驾还宫。翼日帝御殿，群臣表贺，三跪九叩，次执事官行礼如前仪。于是赐宴，颁赦诏。八年，世祖嗣服，遣官告坛、庙如初礼，唯不设卤簿，不作乐，不赐宴。

顺治元年十月朔，定鼎燕京，先期太常官除坛壝，司设监设座案。届日，遣官告庙、社，备大驾卤簿，帝御祭服，出大清门，诣南郊，告天地。礼成，导入天坛东幄次易礼服。御座，群臣跪，礼部尚书引大学士一人升自东阶，正中北面跪，学士一人自案上奉宝授大学士，祇受，致辞云：“皇帝君临万国，诸王文武群臣不胜欢忭。”讫，转授学士，学士跪受，陈于案，复位。群臣礼毕，驾还宫。鸿胪寺官设御案皇极门中，檐东设表案，王、贝勒等序立内金水桥北，文武官序立桥南，俱东西向。乐作，帝御座则止。鸣鞭。执事官阶上行礼毕，就位。王率群臣进表，行礼毕，鸣鞭，驾还宫。越九日甲子，颁诏如制。

圣祖缵业，分遣官祭告天地、宗社，帝衰服诣几筵行三跪九叩礼，祇告受命。御侧殿易礼服，诣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各行三跪九叩礼。遂乘舆出乾清门，御中和殿，内大臣等执事官行礼。复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行礼如仪。不宣读，不作乐，不设宴。王公入，赐茶毕，还宫。反丧服，就苫次，颁诏。世宗承大统，一如前仪，惟罢赐茶。高宗以后，储宫嗣立者并同。

授受仪　古内禅仪。初高宗享国日久，尝谕年至八十六岁即归政。逮乾隆六十年，诏曰：“自古帝王内禅，非其时怠荒，即其时多故，仓猝授受，礼无可采。今国家全盛，其详议典礼以闻。”于是

谕吉定储位，以明年为嗣皇帝元年。礼臣上仪注。先期遣官祭告庙、社，届日所司设御座太和殿。左右几二，正中宝案，稍南东西肆；东楹诏案，西楹表案，南北肆；黄案居丹陛中。槛内敷嗣皇帝拜褥。殿前陈卤簿，门外步辇。午门外五辂、驯象、仗马、黄盖、云盘，檐下设《中和韶乐》，门外《丹陛大乐》。内阁学士奉传位诏陈东案，礼部官陈贺表西案，大学士等诣乾清门请宝陈左几，大学士二人分立两檐下，王公百官序立。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使臣列班末。钦天监官诣乾清门报时，嗣皇帝朝服出毓庆宫，时后扈内大臣二人率侍卫二十人集乾清门外，导引礼部长官二人立门阶下，前引大臣十人立殿后阶下。太上皇帝礼服乘舆出，嗣皇帝从诸臣前引后扈。午门鸣钟鼓，至殿后降舆。太上皇帝御中和殿升座，嗣皇帝殿内西向立，鸿胪寺官引执事大臣按班，不赞，行九叩礼。侍班者趋出，就外朝位，《中和韶乐》作，奏《元平章》。太上皇帝御太和殿，嗣皇帝侍立如初。乐止，阶下鸣鞭三，《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嗣皇帝诣拜位立，王公立丹陛上，百官及陪臣立丹墀下，鸣赞官赞“跪！”嗣皇帝率群臣跪。赞“宣表”，宣表官入，奉表至檐下正中跪，大学士二人左右跪，展表，乐止。宣讫，还奉原案，退。赞“兴”，嗣皇帝退立左旁，西向，大学士二人导近御前跪。左大学士请宝，跪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亲授嗣皇帝，嗣皇帝跪受，右大学士跪接，陈右几。嗣皇帝诣拜位，乐作，赞“跪，叩，兴”，率群臣行九叩礼。赞“退”，乐止，礼成。鸣鞭如初。《中和韶乐》作，奏《和平章》。太上皇帝还宫。内监豫设乐悬，太上皇帝御内殿，公主，福晋，暨皇孙、皇曾元孙未锡爵者，行礼庆贺。

嗣皇帝易礼服，祇竢保和殿暖阁，内阁学士豫奉传位诏及御宝陈太和殿中案，礼部官奉登极贺表陈东案，扈引者集保和殿外。钦天监报时，嗣皇帝御中和殿，执事者按班行礼，不赞。礼毕，嗣皇帝御太和殿登极。作乐，止乐，宣表，行礼，悉准前式。礼毕，退，复位。大学士进，奉诏，出中门，授礼部尚书。尚书跪受，兴，奉置黄案，行三叩礼。复奉诏陈云盘，仪制司一人跪受，兴，自中道出。礼成，俱退，嗣皇帝还宫。大学士等诣乾清门送宝，礼部恭镌诏书颁行。

垂帘仪　咸丰十一年，文宗崩，穆宗幼冲嗣位。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权朝政，称旨，命王大臣等议垂帘仪制。议上，懿旨犹谓“垂帘非所乐为，唯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姑允所请”云。于是仲冬月朔，帝奉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听政，王公大臣集殿门外，行礼如仪。凡召见内外臣工，两宫皇太后、皇帝同御养心殿，太后前垂帘。或召某臣进见，议政王、御前大臣番领之。引见外官，则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御前大臣率侍卫等按班分立，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衔名，豫拟谕旨，分别录注。皇帝前设案，各长官依例进绿头签，议政王等奉陈案上，引见如常仪。皇太后简单内某名钤印，已，授王大臣传旨。其臣工请安摺，并具三分以进。各省、各路军事摺报，凡应降谕旨者，议政王等请旨缮拟后，次日呈阅颁行。唯撰拟文句，仍本帝意，宣示臣工，宜书曰“朕”。

同治十三年，德宗入继文宗，王公大臣复请两宫皇太后垂帘，悉准同治初成式。光绪六年，慈安皇太后薨，慈禧皇太后始专垂帘，制十三年归政，德宗以时艰尚棘，凡召见、引见，仍升座训政，设纱屏以障焉。

亲政仪　同治十二年正月，两宫皇太后归政，穆宗行亲政典礼，先期遣告天、地、庙、社，届日陈皇太后仪驾、皇帝法驾卤簿，设表案慈宁宫门，槛内敷皇帝拜褥，太和殿内东旁设诏案，东次表案，丹陛中案各一。午门外设龙亭、香亭，内阁学士奉皇帝庆贺表文纳诸棂，捧出。大学士从至永康左门外，大学士接棂，至慈宁门，升东阶，陈案上，退。内侍举案入，庋慈宁宫宝座东，内阁学士奉诏陈殿中黄案，礼部官奉王公百官贺表陈东次黄案。凡将军、提、镇贺表置龙亭内。鸿胪寺官引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暨蒙古王公等集隆宗门外，不入八分公以下二品大臣以上集长信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钦天监报时，帝御礼服乘舆出隆宗门，至永康左门外降，王以下随行，至慈宁门，帝升东阶，及门左，西向立。日讲官四人在西阶，东向立。前引大臣率侍卫在仪驾末，分左右立。皇太后出御慈宁宫，《中和乐》作，奏《豫平章》，升座，乐止。帝就拜位，《丹陛乐》作，奏《益平章》。王公大臣侍卫等循次向上立，赞“拜跪”，帝率群臣三跪九拜。时西楹下置御史二，鸣赞官二。仪驾末及午门外御史、礼部官、鸣赞官各二，藉以侍仪。永康左门及诸门内外并置鸣赞

官，接续外传。午门外各官随同行礼，鸣赞官赞“礼成”，帝复位。王大臣各复位立，皇太后还宫，礼部尚书奏“礼成”，然后帝还宫。俄复出御中和殿，执事官行礼毕，趋出就外朝立，帝御太和殿，乐作，升座，乐止，鸣鞭三，王公百官行礼。其宣表、颁诏并如前制。光绪十三年德宗亲政仿此。

大朝仪　天命元年，始行元旦庆贺，制朝仪。天聪六年，行新定朝仪，此班朝所繇始，崇德改元，定元旦进表笺及圣节庆贺仪。顺治八年，定元旦、冬至、万寿圣节为三大节。康熙八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大朝行礼致庆，王以下各官、外藩王子、使臣咸列班次，所司陈卤簿、乐悬如制。太和殿东具黄案。质明，王、贝子贝勒集太和门，不入八分公以下官集午门外。礼部奉表置亭内，校尉舁行至午门外陈两旁，奉表入太和殿列案上。鸿胪卿引王、贝勒等立丹陛。鸣赞官引群臣暨进表官入两掖门，序立丹墀。朝鲜、蒙古诸臣自西掖门入，立西班末。纠仪御史立西檐下东向者二人，丹陛、丹墀东西相向者各四人，东西班末八人，鸣赞官立殿檐者四人，陛、墀皆如之。丹陛南阶三级，銮仪卫官六人司鸣鞭。钦天监报时，皇帝出御中和殿，执事官行礼毕，趋外朝视事。驾出，前导、后扈如仪。午门鸣钟鼓，《中和乐》作，御太和殿，乐止。内大臣分立前后，侍卫又次其后护守之。起居注官四人立西旁金柱后，大学士，学士，讲、读学士，正、少詹事立东檐下。御史、副佥都御史立西檐下，銮仪卫官赞“鸣鞭”，鸣赞官赞“排班”，王公百官就拜位立跪。宣表官奉表出，至殿下正中北向跪，大学士二人展表，宣表官宣讫，置原案，《丹陛乐》作，群臣皆三跪九叩。退，就立原次。鸿胪寺官引朝鲜等使臣，理藩院官引蒙古使臣就拜次，三跪九叩，《丹陛乐》作，礼毕，乐止，退立如初。赐坐，群臣暨外臣皆就立处一跪三叩，序坐。赐茶毕，复鸣鞭三，《中和乐》作，驾还宫。乐止，群臣退。

初制，外官元日朝觐，集保和殿前行礼，康熙二十六年后罢。乾隆六年，定行在圣节朝贺行礼。二十四年，定大朝百官班次，设立红漆木牌。五十四年，增置都察院长官二人，科、道三十六人，分立品级山旁整朝序。又高宗初年，文三品、武二品以上赐茶，余惟记注官、外国使臣与焉。嘉庆二年罢赐茶。令甲，元旦、万寿节午时设宴，冬至节次日受贺。万寿节先谒太庙，次诣皇太后宫行礼，毕，受贺。直省文武官值三大节，俱设香案，朝服望阙行礼，满、蒙、汉军分两翼，汉官分文东武西。

常朝仪　太祖丙辰建元后，益勤国政，五日一视朝，焚香告天，宣读古来嘉言懿行及成败兴废所由，训诫臣民，然未垂为定制也。崇德初，始定仪注，设大驾卤簿，王以下各官朝服，俟帝出宫，乐作。御殿，升座，乐止。赐坐，诸臣各依班次，一叩就座。部、院官出班奏事毕，驾还宫。顺治九年，给事中魏象枢言：“故事有朔、望朝，有早朝、晚朝、内朝、外朝，今纵不能如往制，请一月三朝，以副厉精图治至意。”杨篯亦言：“旧例百官每月十一朝，似太繁数，今每日入朝奏事，较十一朝不为少，应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行朝参礼。”自是遂定逢五视朝制。寻定见朝、辞朝、谢恩各官，俱常朝日行礼。帝御太和殿，引见毕，赐坐赐茶，悉准常仪。如是日不御殿，各官行礼午门外。外藩来朝暨贡使，亦常朝日行礼，如速返，则不拘朝期，即赴午门行礼，外官应速赴任者亦然。

又定常朝御殿，王公入殿中旁坐如次。康熙八年，定公、侯、伯以下各官为六班，按次列坐，后复改为九班。九年，谕都察院纠察王大臣失仪。二十年，置常朝纠仪御史及司员。雍正二年，遣侍卫四人监察朝班，定视朝日天未明，鸿胪寺官二人引左右翼官入西掖门依班坐。鼓严，起立听赞，自仗南引进，整齐班列，行礼如仪。乾隆初，敕大小各官依内廷官例，黎明坐班。十六年，谕部院大臣董率庶僚，常朝按期赴班，毋旷阙。

光绪九年，更定朝制，凡新除授各官，鸿胪寺列衔名交内阁，届日礼部尚书、鸿胪卿请驾御殿，导各官谢恩行礼，王公百官侍卤簿后。不御殿，文武官则坐班午门外。其时刻，春冬以辰正，夏秋以卯正，遇雨雪及国忌则免。坐班日，鸿胪寺官按翼定位，王公集太和门外，东西各二班，百官集午门外，东西各九班，纠仪御史吏、礼司员各四人，分列班首末，并西面北上。届时吏、礼司员受职名，纠仪官环班稽察，复位坐。有间，以次出。

御门听政仪　清初定制，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九卿科道齐集启奏，率以为常。雍正初，始定

御门典礼，凡部院所进本有未经奉旨者，折本下内阁，积若干，传旨某日御门办事。是日，乾清门正中设御榻、黼扆、本案一。黎明，部院奏事大臣暨陪奏官属毕集庭内。帝升座，侍卫左右立，记注官升西阶，部院官升东阶，各就列跪，尚书前，侍郎后，陪奏官又后。尚书一人奉本匣折旋而进，诣本案前，跪陈于案，兴，少退，趋东楹，转入班首。跪，口奏某事，毕，兴，少退，率属循阶左降。其奏事次序，户、礼、兵、工四部轮班首上，三法司直第三班，吏部直第六班，宗人府则列部院前，翰詹科道及九卿会奏则居部院后，各依班进奏如初。至吏部奏事，兼带领各部番直司员八人，引见毕，始退。内阁侍读学士二人升东阶，诣案前跪，举本匣，兴，退。翰詹科道暨侍卫俱退。时钦派读本满学士一人，奉摺本匣升东阶，折旋而退，大学士从，依班次跪。记注官少进东向立，奉匣学士诣案前跪启匣，取摺本依次启奏，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自东阶降，记注官自西阶降。驾还宫。奏事时，令翰林官记注，自顺治二年始。

先是奏事春夏以卯正，秋冬以辰初。康熙二十一年，命展御门晷刻，春夏改辰初，秋冬辰正。越二年，御史卫执蒲请以五日或二三日为期，圣祖谕："政治务在精勤，始终不宜有间。"二十五年，置科道各二人侍班，列起居注官上。二十七年，省起居注官，其侍班翰林，令启奏摺本时即退。雍正初，复设起居注官，增二人。又令编检四人侍班，列科道上。乾隆二年，命修、撰、编、检依科道例，悬数珠，肃朝仪。嘉庆十八年，谕宣本承旨时，御前大臣及侍卫毋退，著为令。

太上皇帝三大节朝贺仪　嘉庆元年，高宗传位仁宗，尊为太上皇帝，定朝贺仪。届日陈法驾、卤簿、乐悬如授受仪，太和殿设三案，表亭舁至午门，庆贺表文陈东案，笔砚陈西案。质明，王公百官朝服，外国使臣服本国服，集阙下。皇帝礼服，俟保和殿暖阁。太上皇帝乘舆出，至太和殿北阶降，《中和韶乐》作，奏《元平章》，御殿升座，乐止。帝殿内西向立，鸣鞭三，赞"排班"，《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帝就拜位，北向，时鸿胪官分引群臣暨外使肃班立，赞"进"，赞"跪，叩，兴"。帝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毕，帝旋位立，众退，复班次，乐止。鸣鞭，《中和韶乐》作，奏《和平章》。太上皇帝还宫，乐止。帝御殿，群臣进表行礼如仪。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仪　顺治八年，定元旦慈宁宫阶下设皇太后仪仗、乐器，皇太后御宫，乐作。升座，乐止。帝率内大臣、侍卫诣宫行三跪九叩礼。毕，公主、福晋以下，都统、子、尚书命妇以上，行六肃三跪三叩礼。作乐如初，大设筵宴。冬至、圣寿节同，唯冬至罢宴。康熙八年，定元日太皇太后、皇太后仪驾、《中和韶乐》、《丹陛大乐》全设。帝率王公大臣、侍卫暨都统、子、尚书以上官，先朝太皇太后宫，次诣皇太后宫，行礼如仪。毕，皇后率公主、福晋、命妇行礼亦如之。二十一年，谕京、外进表官集午门外行礼。寻置纠仪御史，分列宫门外、午门外仪驾末，严监视。

乾隆十二年，定庆贺皇太后许二品命妇入班，寻谕世爵朝贺增入男爵。嘉庆二十五年，谕值皇太后三大节，将军、督、抚、提、镇具表庆贺，罢递黄摺祝文。道光元年元旦，大学士先进皇帝庆贺表文，帝始率群臣诣宫行礼。同治元年，皇太后、皇帝同御慈宁宫受贺，明年，改御养心殿。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宁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朝鲜使臣列西班末，按班行礼，不赞。冬至、圣寿节同。唯遇大庆年，俟皇太后升殿后，增用宣表例。光绪二年，皇太后圣寿，皇帝亲进表文，余仪同。

皇后向无受群臣贺仪，顺治间，定元旦庆贺，仪仗全设。皇后诣皇太后宫行礼毕，还宫，自公主及命妇俱诣皇后宫朝贺。冬至、千秋节同。康熙时，定皇后先诣太皇太后宫，次皇太后宫行礼，还宫升座，自公主迄镇国将军夫人，公、侯迄尚书命妇，咸朝服行礼。雍正六年，始令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补服，后准此行。摄六宫事皇贵妃千秋节，仪同皇后。

大宴仪　凡国家例宴，礼部主办，光禄寺供置，精膳司部署之。建元定鼎宴，崇德初，太宗改元建号，设宴笃恭殿。顺治元年，定鼎燕京，设筵宴、设宝座皇极门正中，帝升座，赐百官坐，赐茶、进酒，俱一跪一叩。宴毕谢恩如初礼。是日赐宴，有内监数辈先行拜舞，谕："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裁抑宦官自此举始。

元日宴　崇德初，定制，设宴崇政殿，王、贝勒、贝子、公等各进筵食牲酒，外藩王、贝勒亦

如之。顺治十年，令亲王、世子、郡王暨外藩王、贝勒各进牲酒，不足，光禄寺益之，御筵则尚膳监供备。康熙十三年罢，越数岁复故。二十三年，改燔炙为肴羹，去银器，王以下进肴羹筵席有差。

雍正四年，定元旦宴仪，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卤簿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作，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叩。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叩。饮毕，又一叩，乐止。展席幕，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于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升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兴，自右陛降，复位，一叩，群臣皆叩。大臣兴，复自右陛升，跪受爵，复位，跪。掌仪司官受虚爵退，举卮实酒，承旨赐进爵大臣酒。王以下起立，常仪司官立授卮，大臣跪受爵，一叩，饮毕，俟受爵者退，复一叩，兴，就坐位，群臣皆坐。乐止，帝进馔。《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冬至宴　顺治间制定如元旦仪，后往往停罢。元会宴。凡元正朝会，岁有常经，遇万寿正庆，或十年国庆，特行宴礼。乾隆三十五年、五十五年，圣制《元会作歌》，宴仪如前。惟行酒后，《庆隆舞》进，司章歌作，司舞饰面具，乘禺马，进《扬烈舞》。司弦笋阮节扑者，以次奏技。《喜起舞》，大臣入，行三叩礼，循歌声按队起舞，歌阕，笳吹进，番部合奏进，内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陈百戏，为稍异耳。

千秋宴　为康熙五十二年创典，设畅春园。凡直省现官、致仕汉员暨士庶等，年六十五以上至九十者咸与。遣子孙、宗室执爵授饮，分给食品，谕毋起立，以示优崇。乾隆五十年，设宴乾清宫，自王、公讫内、外文、武大臣暨致仕大臣、官员、绅士、兵卒、耆农、工商与夫外藩王、公、台吉，回部、番部土官、土舍，朝鲜陪臣，齿逾六十者，凡三千余人。其大臣七十以上，余九十以上者，子孙得扶掖入宴。年最高者，如百五岁司业衔郭钟岳等，得随一品大臣同趋黼座，亲与赐觞。宴罢，颁赏珍物有差。嘉庆初元再举，设宴皇极殿，与宴者三千五十六人，邀赏者五千人。上自榑桋，下逮衲襫，以至蒙、回、番部、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陪价，略其年甲，咸集丹墀，诚盛典也。

大婚宴　顺治八年，大婚礼成，设宴如元旦仪。并进皇太后筵席牲酒，嗣后仿此。

耕藉宴　顺治十一年举行，命曰“劳酒”。

凯旋宴　自崇德七年始。顺治十三年定制，凡凯旋陛见获赐宴。乾隆中，定金川，宴瀛台；定回部，宴丰泽园；及平两金川，锡宴紫光阁。其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神傩戏，亦命陈宴次，后以为常。道光八年，回疆奠定，锡宴正大光明殿，是日大将奉觞上寿，帝亲赐酒，命侍卫颁从征大臣酒，余如常仪。

宗室宴　乾隆十一年，设宴瀛台，赐宗室王公，遵旨长幼列坐，行家人礼，并引至淑清院流杯亭游览，赐酒果。四十八年，设宴乾清宫，命皇子、王、公等暨三、四品顶戴宗室千三百有八人入宴。其因事未与宴者咸与赏，都凡二千人。嘉庆九年，设筵惇叙殿，略同瀛台宴。

外藩宴　岁除日设保和殿，赐蒙古王、公等，凡就位、进茶、馔爵、行酒、乐舞、谢恩，并如元会仪。其来朝进贡，送亲入觐，或御赐恩宴，或宴礼部，取旨供备。至诸国朝贡，如朝鲜、安南、琉球、荷兰遣使来京，亦有例宴。乾隆间，缅甸使臣陪宴万树园，以其国乐器五种合奏。厥后凡遇筵宴，备陈准部、回部、安南、缅甸、廓尔喀乐。

又顺治中，定制乡试宴顺天府，会试及进士传胪宴礼部。余如临雍、经筵、修书、初举日讲、临幸翰林院、缮写神牌，亦赐宴如例。衍圣公、正一真人来朝，纂实录、会典皆于礼部设宴云。

上尊号徽号仪　清初太祖、太宗建元，群臣皆上尊号，其礼即登极仪也。康熙中，臣民合辞拟上尊号。至六旬圣寿，复吁请。圣祖谕言无裨治道，皆不允行。迄高宗敉定边陲，王大臣犹以上尊号请，亦未俞纳。惟新君践阼，奉母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则上尊号。国家行大庆，则

上徽号，或二字、或四字，递进以致推崇。

顺治八年，上孝庄皇后尊号，其徽号曰“昭圣慈寿”。先期祭告，帝躬上奏书。届期太和殿陈皇帝法驾，慈宁宫陈皇太后仪驾，供设咸备。王公集太和门，大臣集右翼门，各官集午门，分翼立。帝升殿，《中和韶乐》作，奏《海上蟠桃章》，帝阅册、宝毕，执事官分置亭内，銮仪校舁行，前册亭，后宝亭。帝率群臣从驾至慈宁门，入宫立陛东，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奉册、宝入，大学士奉宣读册、宝文入，侍立左旁，帝就拜位，王公百官依班位序立。皇太后御宫，《中和韶乐》作，奏《豫平章》，升座，乐止。赞“跪”，帝率群臣跪。奏“进册”，大学士右旁跪进，兴，退，帝受册，恭献，大学士左旁跪接，兴，陈中案。奏“进宝”，如前仪。赞“宣册”，宣册官至案前北面跪，启函宣读讫，仍纳之，兴，退。赞“宣宝”同，仍置原案。女官四人举案陈宫阶上。《丹陛大乐》作，奏《益平章》，帝率群臣三跪九叩。午门外各官承传随班行礼。礼成，皇太后起座，《中和韶乐》作，奏《履平章》，还宫。皇后率六宫、公主以下诣宫庆贺。翼日，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庆贺，颁诏如制。是岁大婚礼成，加上徽号礼亦如之。

康熙初元，加上徽号，时以谅阴，不奏书，不行礼，不朝贺。凡大婚、亲政、册立皇后、武功告成、皇太后大庆、上徽号并如常仪。

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上徽号，皇太后谕帝春秋高，不宜过劳，令豫陈册宝，至时行礼，罢宣读表文，后仿此。

道光九年，平回疆，上皇太后徽号，缅甸国王遣使进金叶贺表，缅王进表自此始。

尊封太妃进册宝如前仪，唯内监举案陈太妃座前，帝行礼，太妃起避立座旁。次日御殿受贺同。若遣官将事，礼部尚书朝服诣内阁，册宝舁出，偕大学士送之，至宫门外，内监入献太妃、太嫔，受讫，礼成。册宝初制用金，康、乾时兼用嘉玉，道光后专以玉为之。凡尊封皇贵妃、贵太嫔，并用册宝，太妃用册印，太嫔用册。

册立中宫仪　崇德初元，孝端文皇后以嫡妃正位中宫，始行册立礼。是日设黄幄清宁宫前，幄内陈黄案，其东册宝案。王公百官集崇政殿，皇帝御殿阅册宝。正、副使二人持节，执事官举册宝至黄幄前，皇后出迎。使者奉册宝陈案上，西向立，宣读册文，具满、蒙、汉三体，以次授右女官，女官跪接献皇后，后以次跪受，转授左女官，亦跪接，陈黄案。次宣宝、受宝亦如之。使者出，复命，皇后率公主、福晋、命妇至崇政殿御前六肃三跪三叩。毕，还宫升座，妃率公主等行礼，王公百官上表庆贺，赐宴如常仪。

康熙十六年，册立孝昭仁皇后，前期补行纳采、大征如大婚礼。亲诣奉先殿告祭，天地、太庙后殿则遣官祭告。至日设节案太和殿中，东西肆；左右各设案一，南北肆。帝御殿阅册宝，王公百官序立，正、副使立丹陛上，北向，宣制官立殿中门左。宣制曰：“某年月日，册立妃某氏为皇后，命卿等持节行礼。”于是正、副使持节前行，校尉舁册宝亭出协和门，至景运门，以册宝节授内监，奉至宫门，皇后迎受。行礼毕，内监出，还节使者，使者复命，帝率群臣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宫行礼。翼日，皇后礼服诣两宫及帝座前行礼。

乾隆二年，册立孝贤纯皇后，如常仪。命颁诏，著为家法。

嘉庆元年，立孝淑睿皇后，册命日，会太上皇帝千秋宴讫还宫，帝、后诣前行礼。帝御殿，正、副使持节，礼成，先诣太上皇宫门前复命，余如常仪。

册封妃、嫔，亦自崇德初元始，四妃同日受封，届时命使持节册封如礼。妃等率公主、福晋、命妇诣帝前六肃三跪三叩，后前亦如之，妃前则行四肃二跪二叩，妃等相对各二肃一跪一叩。康熙时，贵妃、七嫔与中宫同日封，诸嫔有册无宝。乾隆十三年，定皇妃摄六宫事，体制宜崇，祭告如册中宫仪。次日朝皇太后，拜跪甬路左旁。道光三年，谕嗣后封嫔罢祭告，即与妃同日受封亦然，著为令。

册立皇太子仪　康熙十四年，立嫡子允礽为皇太子，先期祭告，玉帛香版，皆皇帝躬视。届日御殿传制，与册立中宫同。正使授册，副使授宝。行礼毕，正、副使复命。帝率皇太子祭告奉先殿，皇太子拜褥敷槛外，并诣帝、后宫行礼。翼日，帝御殿受贺、颁诏如常仪。王公进笺皇太子前致庆，

皇太子诣武英殿与亲、郡王等行礼。外省文武官并笺贺如仪。

遇太子千秋节，太子先诣奉先殿致祭，随诣皇帝前行礼，还毓庆宫，旋御惇本殿受贺。王公百官二跪六叩，毕，还宫，群臣退。

厥后允礽废立，迄晚年储位未定。五十年后，大学士王掞七上密疏，请建国本，六十年，复申前请，触圣怒。至乾、嘉后，始明宣不立储贰谕旨，开国固未尝有也。

册封诸王仪　崇德元年，定册封日，王、贝勒序立崇政殿前，内院官奉制册、印陈于案，俟旨授封。诸王等皆跪，宣册官、奉册官并立案东，次第宣毕，奉册、印授诸王等。王等祗受，转授从官，复位。礼毕，随奉册官赴清宁宫，诣帝、后前行礼，三跪九叩。遂出大清门，诸王等互贺，俱二跪六叩。还邸，福晋、夫人各行庆贺。府僚致贺诸王，二跪六叩，贝勒僚属一跪三叩。

康熙十二年定制，凡册封，简正、副使二人，前一日，殿堂上设节案，香案，册宝案，堂前仪卫、乐悬备陈。届期，正、副使诣太和殿奉节出，校尉舁册宝亭赴王府，王率府僚跪迎门外。正、副使奉册宝节分陈各案，立节案东，王立案西。行礼毕，王诣香案前跪，听宣制册，使者授册宝，王祗受，复位，行礼如初。使者奉节复命，王率府僚跪送，迎送俱用乐。封亲王曰宝，郡王曰印，贝勒有制册无印。行礼谢恩并同。初制，封亲王世子用金册，郡王镀金银册，贝勒授诰命，旋改用纸制册。咸丰十年，谕册封亲王用银质镀金，以恭亲王奕䜣王爵世袭，仍制金册。

册封公主，封使至，公主率侍女迎仪门右，使者奉制册入，陈门前黄案上，移置堂前幄内。公主升西阶，六肃三跪三叩，宣讫，授侍女，公主跪受，行礼如初。使者复命，仍送仪门外。是日帝升殿，公主至御前，次入后宫，并六肃三跪三叩。又次诣诸妃前，各四肃二跪二叩，还府，府属庆贺，余如封亲王仪。凡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同辈者封长公主，长者封大长公主，并给金册云。

清史稿卷八九　志第六四

礼八嘉礼二

大婚仪　皇子婚仪王公婚礼附

公主下嫁仪郡主以下于归礼附

品官士庶婚礼　视学仪临雍附

经筵仪日讲附策士仪　颁诏仪

迎接诏书附进书仪　进表笺仪

大婚仪　清初太祖戊子年，叶赫国贝勒纳林布禄送妹来归，帝率贝勒等迎之，大宴，礼成，时犹未定仪注也。太宗即位后，行册立礼。至顺治八年，世祖大婚，始定纳后仪。先期谕吉行纳采礼，前一日，遣官祭告郊、社、太庙。届日质明，设节案太和殿，礼物具丹陛上，陈文马其下。正、正副使俟丹墀东。鸣赞官口赞，使臣三跪九拜讫，升东阶，立陛上。宣制官传制，使臣跪。制曰：“兹纳某氏某女为后，命卿等持节行纳采礼。”大学士入，奉节出，授正使，正使受，偕副使兴，前行降中阶左。执事官纳仪物彩亭中。仪仗前导，卫士牵马从，出太和中门，诣后邸。后父朝服跪迎门外道右。既入，使臣陈节中案，执事陈仪物左右案，陈马于庭。使臣传制纳采，以次奉仪物授后父，后父跪受，兴，率子弟望阙行礼。使臣出，跪送如初。前期一日，行纳征礼。所司具大征仪物，遣使传制，如纳采仪。大婚前一日，复遣官祭告，届期卤簿、乐悬具。帝御太和殿阅册、宝，制辞曰：“皇帝钦奉皇太后懿旨，纳某氏为皇后。兹当吉月令辰，备物典册，命卿等以礼奉迎。”遣使如册后仪。使臣随册、宝亭出自协和门，驾还宫。

时皇后仪仗陈邸第，封使至，后父率亲属朝服迎门外，后礼服迎庭中，后母率诸妇咸朝服跪。使臣奉册、宝入陈案上，后就案南北面跪，内院官西向立，读册、宝文，次第授左女官，女官跪接献皇后，后祗受，转授右女官，亦跪接，陈案上盝内。后兴，六肃三跪三叩，礼毕，升辇。女官奉盝置彩亭，鼓乐导前，次仪仗，次凤辇。后父母跪送如跪迎仪。辇至协和门，仪驾止。女官奉盝前行置中宫，辇入自中门，至太和殿阶下降辇入宫。

帝御中和殿，率诸王诣皇太后前行礼。毕，诸王退。帝御太和殿，赐后父及亲属宴，王公百官

咸与。皇太后御位育宫，即保和殿，赐后母及亲属宴，公主、福晋、命妇咸与。越三日，帝复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上表庆贺，颁诏如制。赐后父母兄弟服物有差。十一年大婚，越三日，后谒皇太后礼毕，始宴。康熙四年大婚，就后邸设纳采宴，公主、辅臣命妇各三人，内大臣、侍卫及公以下、群臣二品以上咸与。

大征亦如之。赐后祖父母、父母衣服，谢恩如仪。至日，使臣奉册、宝至，后祇受毕，钦天监报时，后升辇。命妇四人导前，七人随后，皆骑。内大臣、侍卫从，至太和殿阶下退。后降辇，内监奉册、宝导至中和殿，命妇退。执事命妇迎侍入宫，奉册、宝内监授守宝内监，退。帝诣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御殿、赐宴如初。皇太后率辅臣命妇入宫，赐后母及亲属宴，公主、福晋不与。时加酉，宫中设宴，行合卺礼。翼日，后诣两宫朝见，三日受贺，颁诏如常仪。

同治十一年，纳采、大征、发册、奉迎，悉准成式。惟届时后升辇，使臣乘马先，内监扶，左右内大臣等骑从。至午门外，九凤曲盖前导，行及乾清门，龙亭止，使臣等退，礼部官奉册、宝陈交泰殿左右案，退。辇入乾清宫，执事者俱退，侍卫合隔扇。福晋、命妇侍辇入宫，宫中开合卺宴，礼成。光绪十五年大婚，越六日，后始朝见皇太后，又越二日，帝受贺，余仪同。

皇子婚仪　先指婚，简大臣命妇偕老者襄事。福晋父蟒服诣乾清门，北面跪，大臣西面传旨："今以某氏女作配皇子某为福晋。"福晋父三跪九拜，退。择吉，简内大臣、侍卫随皇子诣福晋家行文定礼。福晋父彩服迎门外，皇子升常拜，福晋父答拜，三拜，兴。见福晋母亦如之。辞出，福晋父送大门外。行纳采礼，所司具仪币，并备赐福晋父母服饰、鞍马。以内府大臣、宫殿监督领侍充使。及门，福晋父迎入中堂，谢恩毕，与宴，大臣陪福晋父宴中堂，命妇、女官陪女眷宴内室，毕，使者还朝复命。婚前一日，福晋家赍妆具陈皇子宫，至日，皇子诣帝后前行礼，若为妃嫔出，则并诣焉。

吉时届，銮仪卫备彩舆，内府大臣率属二十、护军四十诣福晋第奉迎。彩舆陈堂中，女官告"升舆"，福晋升，父母家人咸送。内校舁行。女官从，出大门乘马。至禁城门外，众步行随舆入，至皇子宫门降，女官导入宫。届合卺时，皇子西向，福晋东向，行两拜礼。各就坐，女官酌酒合和以进，皆饮，酒馔三行，起，仍行两拜礼。于时宫所张幕、结彩，设宴，福晋父母、亲族暨大臣、命妇咸与，礼成。翌日皇子、福晋夙兴，朝见帝、后，女官引皇子居左稍前，三跪九拜，福晋居右稍后，六肃三跪三拜。见所出妃嫔，皇子二跪六拜，福晋四肃二跪二拜。越九日，归宁。已宴，偕还，不逾午。

王公婚礼　崇德间定制，凡亲王聘朝臣女为婚，纳采日，府属官充使，是日设宴，牲酒盛陈。婚日宴亦如之。给女父母服物鞍马符例。若外藩亲、郡王，贝勒，台吉女，仪物视爵次为差。婚日宴，牲多少异宜。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辅国公聘娶，仪物暨宴日牲酒，其数递降，皆有差等。顺治间，更婚制，限贝勒以下罢用珠缎。赐婚，王公诣中和殿或位育宫谢恩，其子未受封者，婚礼视其父，已受封则从其爵。康熙初，始令王公纳采易布为缎，余如故。

公主下嫁仪　指婚日，额驸蟒服诣乾清门东阶下，北面跪，襄事大臣西面立。定制："以某公主择配某额驸。"祇受命，谢恩退。初定，诹日诣午门，进一九礼，即纳采也。驼马、筵席、羊酒如数。得旨分纳所司。次日燕飨，额驸率族中人朝服谒皇太后宫，礼讫，集保和殿。帝升座，额驸等三跪九拜。御筵既陈，进爵大臣跪进酒，帝受饮，还赐大臣酒，跪饮之。时额驸等行礼惟一拜。撤宴谢恩，一跪三拜。出至内右门外，三跪九拜，退。凡帝前谢恩皆赞，后宫前不赞。是日额驸眷属诣皇太后、皇后宫筵宴如仪。厘降前一日，额驸诣宫门谢恩，内府官率銮仪校送妆奁诣额驸第，内管领命妇偕女侍铺陈。

至日，额驸家备九九礼物，如鞍马、甲胄，诣午门恭纳，燕飨如初定礼。吉时届，公主吉服诣皇太后、帝、后暨所生妃、嫔前行礼。命妇翊升舆，下帘，内校舁出宫，仪仗具列，灯炬前引。福晋、夫人、命妇乘舆陪从，诣额驸第行合卺礼。其日设宴九十席，如下嫁外藩，但用牲酒。成婚后九日，归宫谢恩。公主入宫行礼，额驸诣慈宁门外、乾清门外、内右门外行礼。

天命八年，太祖御八角殿，训公主以妇道，毋陵侮其夫，恣意骄纵，违者罪之。时议谓王化所

由始。厥后定制，额驸及其父母见公主俱屈膝叩安，有赉赐必叩首，寻远古辙已。逮道光二十一年，仁宗以为非礼所宜，稍更仪注，额驸见公主植立申敬，公主立答之，舅、姑见公主正立致敬，公主亦如之。如餽物，俱植立，免屈膝，以重伦纪，著为令。

又定下嫁时停进九九礼，并罢筵宴，自后罢宴以为常。明年，改初定进羊九，继此踵行。同治时，定公主归宁，免额驸内右门行礼，余如前仪。

郡主于归礼，崇德间，定亲王嫁女聘仪，鞍马、甲胄十有五。如嫁外藩，亲王以下纳采用驼、马、羊，准七九数。媵婢八，男、妇五户。顺治时，朝臣聘仪，鞍马、甲胄各七。乾隆时，定郡王媵婢六，男、妇四户。嫁朝臣聘用鞍马七，外藩纳采视崇德时为减。郡主以下，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于归礼，以次递杀。康熙八年，定郡主、县主归宁，禁母家给满洲人口，限用蒙、汉人八名，郡君至乡君，蒙、汉人六名，将军至宗室女，四名。

乾隆三十五年，罢朝臣进纳采礼，外藩如故。不设宴。

品官士庶婚礼　凡品官论婚，先使媒妁通书。乃诹吉纳采。自公、侯、伯讫九品官，仪物以官品为降杀。主婚者吉服，命子弟为使，从者赍仪物至女氏第，主婚者吉服迎。从者陈仪物于庭，奉书致命，主婚者受书，告庙醴宾，宾退，送之门，使者还复命。是日设宴具牲酒，公、侯以下，数各有差。婚前一日，女氏使人奉箕帚往婿家，陈衾帷、茵褥、器用具。

届日，婿家豫设合卺宴。婿吉服俟，备仪从。婿承父命亲迎，以彩舆如女氏第。女氏主婚者告庙，辞曰："某第几女某，将以今日归某氏。"乃笄而命之。还醮女内室，父东母西。女盛服出，北面再拜，侍者斟酒醴女，父训以宜家之道，母施衿结帨，申父命，女识之不唯。婿既至，入门再拜。奠雁，出。姆为女加景盖首，出，婿揖降。女从姆导升舆，仪卫前导，送者随舆后。婿先还。舆至门，婿导升西阶，入室逾阈，媵布婿席东旁，御布妇席西旁，父拜讫，对筵坐。馔入，卒食，媵御取琖实酒，分酳婿、妇，三酌用卺，卒酳，婿出。媵御施衾枕，婿入，烛出。是日具宴与纳采同。

品官子未任职，礼视其父，受职者各从其品。士婚礼视九品官。庶民纳采，首饰数以四为限，舆不饰彩，余与士同。婚三日，主人、主妇率新妇庙见，无庙，见祖、祢于寝，如常告仪。

雍正初，定制，汉人纳采成婚，四品以上，绸缎、首饰限八数，食物限十品。五品以下减二，八品以下又减二，军、民绅绢、果盒亦以四为限。品官婚嫁日，用本官执事，灯六、鼓乐十二人，不及品者，灯四、鼓乐八人。禁糜费，凡官民皆不得用财礼云。

视学仪　顺治建元，帝幸太学释奠。先期衍圣公、《五经》博士至，圣裔五人，元圣及配、哲诸裔各二人，乘传赴京。各氏子孙见列朝官者，各官学师生暨进士、举、贡，咸与观礼。内阁拟《经》、《书》，祭酒、司业撰讲章进御。届日，大成门东张大次，彝伦堂设黄幄御座，幄前置御案，左右讲案二，祭酒等奉讲章及进副本，《书》左《经》右，陈于案。帝礼服乘舆诣学，祭酒、司业率官属诸生跪迎成贤街右。驾入幄，诣大成殿释奠。礼毕，出易衮服，幸彝伦堂，御讲幄。升座，王公立阶上，百官立阶下，衍圣公率博士、各氏裔，祭酒等率官生就拜位，行三跪九叩礼。毕，自王公讫九卿以次赐坐，寻诣堂内跪，一叩。鸿胪官赞"进讲"，祭酒、司业入，北向立，所司举经案进御前。赐讲官座，祭酒等一叩，坐。依次宣讲。翰詹四品以下官，监官、师儒、博士、圣贤后裔、肄业诸生圜听。讲毕，退，听讲者咸退。复位序立，跪聆传制。辞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贯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勉之。"祭酒等三跪九叩，退。赐茶，群臣受饮。一叩，礼成。驾出，咸跪送。翼日，监官、博士暨诸生表谢，帝御太和殿，礼赐如常仪，并赐衍圣公、各官宴礼部。越三日，颁敕太学，诏诸生策励，赉衍圣公冠服，监官、博士等衣一袭，助教、诸生白金有差。

康熙八年，圣祖释奠太学，讲经，悉准成式。

雍正二年，谕："视学大典，称幸非宜，嗣后更'幸'为'诣'。"

乾隆二年，命闵、冉、言、卜、颛孙、端木六氏博士陪祀观礼，准五氏例行。明年，帝亲视学，圣、贤各裔暨东野氏来观礼者三十二人，送监求学，即召衍圣公等面谕之。谓："既为圣贤后，当心圣贤心，非徒读其书而已。必躬行实践，事求无愧，方为不负所学。其务勤思勉励，克绍心传。"

咸丰三年三月上丁，帝亲诣太学行释菜礼。越六日，临雍讲学，王公大臣，圣贤后裔，以至太

学诸生，环集桥门壁水间者以万数。临雍命下，既谟吉，所司设御幄大成门外，其辟雍殿阶陈《中和韶乐》，太学门内陈《丹陛大乐》、清乐。殿内经书案、讲案备具如前。帝释奠毕，御彝伦堂，易衮服，临辟雍。太学鸣钟鼓，升座，乐奏，止有节。赞“齐班”，讲官、侍班、纠仪各官就拜位，赞“跪，叩，兴”，行二跪六叩礼，兴。若衍圣公入觐，先进讲，大学士以至诸生分班立，行礼讫，满、汉讲官入，一叩，就坐，讲四书，帝阐发书义，宣示臣工，圜桥各官生跪聆毕，兴。祭酒讲经，帝阐经义如初礼。余同视学仪。

先是御史曹学闵上言：“宜考古制，建辟雍于国子监。”格部议。至四十九年，新建国学成，明年将临雍，命大臣规浚圜水，礼乐备举。特旨奖学闵，并令朝鲜使臣随班观礼。礼成，赏赉有差。翼日加赉圣、贤各氏裔及诸生绸帛。

道光三年临雍，命荫生豫听宣讲，谕监官曰：“化民成俗，基于学校，兴贤育德，责在师儒。士先器识，渐摩濡染，厥有由来。尔监臣式兹多士，尚其端教术，正典型，毋即于华，毋邻于固。入孝出弟，择友亲师。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令甲，车驾幸鲁，展礼先师，讲学阙里，豫选圣、贤裔二人直讲，翰林官撰讲章。前一日，张大次奎文阁，设御座诗礼堂。前置案，讲案列西檐下。届日，陈讲章及副本于案，帝出行宫，衍圣公彩服率《五经》博士暨各氏跪迎庙门右。帝入，诣大成殿祭孔子，如上丁仪。驾出，御诗礼堂，升座。衍圣公以下官随至，序立庭中，行三跪九叩礼。讫，进讲，直讲者一跪三叩，兴。讲经书讫，俱退。驾谒孔林。翼日，赐衍圣公等帛、金、书籍有差。简各氏弟子有文行者贡太学，凡登仕版，并进一阶。

经筵仪　初沿明制，阁臣例不兼经筵。顺治九年，春、秋仲月一举，始令大学士知经筵事。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二人进讲。豫设御案、讲官案，列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届时，帝常服御文华殿，记注官立柱西，东面。讲官等二跪六叩，兴，序立左右，侍班官分立其后。纠仪官立东西隅。鸣赞官赞“进讲”，直讲官诣案前跪，三叩，兴，分就左右案。先后讲《四书》与《经》，复位。帝宣示清、汉文御论，各官跪聆毕，大学士奏辞感悦。兴，降阶行二跪六叩礼。毕，帝临文渊阁，赐坐、赐茶。礼成，还宫。赐宴本仁殿。宴毕，谢恩。

康熙十年举经筵，命大学士熊赐履为讲官，知经筵事。顷之，圣祖以春、秋两讲为期阔疏，遂谕日进讲弘德殿。二十四年，定制，以大学士、左都御史、侍郎、詹事充经筵讲官。二月，文华殿成，举行典礼。世宗践阼，居亮阴，未举。

雍正三年八月吉日，诏言：“帝王御宇，咸资典学。朕承庭训，时习简编。味道研经，实敷政宁人之本。兹当释服，亟宜举行。”于是进讲如仪。

乾隆五年，谕曰：“经筵之设，藉献箴规。近进讲章，辞多颂美，殊失咨儆古意。人君敷政，正赖以古证今，献可替否。其务剀切敷陈，期裨政学，庶有当稽古典学实义。”

七年，经筵日雨，礼臣依例请改期。谕曰：“魏文侯出猎遇雨，尚不失信虞人。矧兹大典，复经祭告，讵宜改期？执事诸臣，可衣雨服列班，暂罢阶下行礼、殿内赐茶诸仪。嗣后遇雨仿此。”

翰林院专司日讲，冬、夏至前一日乃辍。十四年，以进呈经史，渐等具文，谕令停止。

五十一年，御经筵，赐宴礼臣随侍者，分东西班，特命歌《抑戒诗》。

嘉庆中，张鹏展疏请翰林科道日进经义、奏议。诏责其迂。

文宗登极，曾国藩请复日讲旧典，格部议。次年咸丰纪元，正月，遂奉特旨令翰詹诸臣番直，并躬制题目，俾撰讲义，分日呈览。迄光、宣之际，犹依此例云。

策士仪　天聪间，始开科取士。顺治初，会试中式举人集天安门考试。十五年，改试太和殿丹墀，定临轩策士制。先期一日，丹陛上正中，太和殿内东偏，分设黄案，东西阁檐下备试桌。届日质明，内阁官朝服捧策题置殿内案上，帝御太和殿，王公百官侍立，鸿胪寺官引贡士诣丹陛下立。大学士取题授礼部官，跪受，置丹陛案上，三叩。举案降左阶，陈御道正中。读卷官执事官各三跪九叩，诸贡士亦如之。毕，驾还宫。徙试桌丹墀左右，北向。礼部官散题，贡士跪受，三叩，就桌。对策讫，受卷、弥封诸官俟左庑檐下，收封盛入卷箱，收掌官送读卷官校阅，不御殿，王以下官不

会集，不陈卤簿。阅卷三日毕，翼辰，前列十卷签拟名次，缄封呈御览。帝御养心殿西暖阁，阅毕，召读卷官入，亲定甲乙授之。出拆弥封，依次缮写绿头签，引十人进乾清门，祇俟西阶下。帝御宫，读卷官捧签入，跪呈。引班官引十人跪丹陛中，依次奏名籍，兴，退。帝亲定一甲三人，二甲七人，授读卷官，跪受，兴，退，率十人侍立西阶下。驾还便殿。十人先出。读卷官捧卷诣红本房，填写名次毕，交内阁题金榜。

传胪日，设卤簿，陈乐悬，王公百官列侍。贡士皆公服，冠三枝九叶顶冠，立班末。帝御太和殿，读卷等官行礼如初，奉榜授受如奉策题仪。鸿胪寺官引贡士就位，跪听传。制曰："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赞"一甲一名某"，令出班前跪。赞二三名亦然。赞"二甲一名某等若干名，三甲某等若干名"，不出班，同行三跪九叩礼。退立。礼部官举榜出中路，一甲进士从，诸进士出左右掖门，置榜龙亭，复行三叩礼。校尉舁亭，鼓乐前导，至东长安门外张之，三日后缴内阁。于是顺天府备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越五日，状元偕诸进士上表谢恩如常仪。

乾隆五十四年，殿试改保和殿举行。自后为恒例。

颁诏仪　清初诏书用满、蒙、汉三体文。顺治间，定制用满、汉二体。颁诏日，太和殿前具卤簿，丹墀内植黄盖、云盘，殿东设诏案，丹陛中设黄案。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天安门楼雉口中豫置朵云金凤，其东筑宣诏台。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内阁学士奉诏书至乾清门用宝讫，铺黄案。帝御殿，王公以下行礼毕，大学士奉诏书诣殿檐下授礼部尚书，尚书跪受讫，陈丹陛案上。行礼毕，置诏书云盘内。覆黄盖。礼部官奉盘自中路出太和门，百官从至午门外，置龙亭。至天安门外桥南，奉诏书置高台黄案上。各官按序北向立，宣读官台上西向立，众跪听宣。先宣满文，次汉文，众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取朵云承诏书，系以彩绳，自金凤口中衔下。礼部官接受，仍置龙亭。出大清门，赴礼部，望阙列香案，尚书率属行礼。诏书誊黄，刊颁各省。驾不御殿，百官祇俟天安门外桥南，余仪同。

乾隆间，定制，凡诏书到日，有司备龙亭、旗仗郊迎。朝使降骑，奉诏书置龙亭，南向，守土官北向行礼。鼓乐前导，朝使骑以从。及公廨，众官先入序立，龙亭至庭中，朝使东立。俟行礼讫，奉诏书授展读官。跪受，众官皆跪。宣读毕，授诏朝使，复置龙亭，跪叩如初礼。退。长吏誊黄，分颁各属。诏书所过，凡属五里内府、州、县、卫各官，咸出郭门迎送。

进书仪　定制，纂修实录、圣训，择吉进呈。帝御殿受书，王公百官表贺。玉牒、本纪次之。康熙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前期一日，太和殿陛东设表案，阶下列实录案。至日具卤簿，陈乐悬，监修官奉表陈表亭，纂修官奉实录陈彩亭，王公百官齐集行礼如仪。校尉分舁香亭、彩亭出中道，表亭由左，监修各官从至太和殿丹墀，监修等奉实录与表分陈案上。帝御殿，鸿胪官奏进实录，乐作。礼部官举实录案自中道升，至殿门外，帝兴座，乐止。举案入，乃坐。设案保和殿正中，监修等立阶下齐班，赞"跪"，则皆跪。赞"进表"，宣表官跪宣。毕，乐作，众官三跪九叩，退立，乐止。众复跪，宣表官代奏致词云："某亲王臣某等暨文武群臣奏言，惟世祖皇帝神功圣德，纂述成书，光华万世，群臣欢忭，礼当庆贺。"鸿胪卿宣制答云："世祖皇帝功德配天，实录纂成，朕心欢庆，与卿等同之。"宣讫，行礼如初。赐茶，俱一叩。驾还。监修等奉实录至乾清门，交送大内，退。

雍正中，《圣祖实录》与《圣训》同进，后以为常。乾隆间，定实录、圣训归皇史宬，遣监修等奉藏金匮，副本存内阁。嘉庆十二年，更定举案、奉书，选贝子以下宗室官将事。自仁宗以来，帝仍诣皇史宬拈香，如往制。进玉牒，不上表，不传制。监修等随彩亭入中和殿，置案上，展正中四篚。帝立阅，俟进全书览毕，送皇史宬。十年一纂，或不御殿，则于宫中览之。凡实录、圣训、玉牒，并送盛京尊藏。自乾隆年始进本纪，第谕吉藏皇史宬，方略则进二部，一藏史宬，一交礼部刊发。时宪书成，钦天监官岁以十月朔日进，并颁赐王公百官。午门行颁朔礼，颁到直省、督、抚受朔如常仪。

进表笺仪　凡万寿节及元日、长至，在京王公百官各进表文，在外将军、都统、副都统、督、抚、提、镇各进贺表、笺，汇齐驿递送部。届日设表案太和殿左楹。表文列彩亭，舁至午门外，奉

陈于案。帝御殿，宣表行礼讫，并表、笺送内阁收储。皇太后圣寿、皇后千秋，王公暨内外文武表、笺，俱陈午门外。礼讫，亦送内阁。表文初用三体字式，后专用汉文，惟满洲驻防用清文。先期内阁撰拟定式颁发，临期恭进。庆贺三大节表式，在京称“某亲王臣某等”，“诸王贝勒文武官等”；在外称“某官臣某等，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末云：“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欢忭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同。皇太子笺式，首具官同，末云：“臣等无任欢忭踊跃之至，谨奉笺称贺以闻。”

初，元旦、冬至，直省文武五品以上各进贺表、笺，万寿节祇进皇帝表文，并由长官汇进。督、抚不进表、笺，凡遇大典，具本庆贺。寻令各省表、笺通省用总火牌一，专遣赍奉。乾隆时，以布政使、副将不能专达章疏，停附进表、笺例。又定皇后千秋节暨元旦、冬至，永停笺贺。皇太子庆典，京朝官集贺，不具笺，外吏亦免笺贺。

六十年，高宗内禅，称太上皇帝，具贺表式云：“子臣某率王公大臣等谨奏，某岁元旦，太上皇帝亲授大宝，子臣敬承慈命，谨率同王公文武大臣等奉表贺者。”末云：“子臣及诸臣等曷胜钦悦庆忭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贺皇帝登极表式，惟“顿首”下云：“恭逢皇上受宝礼成，登极纪元，谨奉表庆贺者。”余如前式。

巡狩仪　皇帝省方观民，特举时巡盛典。暨谘吉，帝御征衣，乘舆出宫，领侍卫大臣等率禁旅翊卫扈跸，诸臣征衣乘骑以次发。銮辂所经，禁随驾官弁扰吏民、践禾稼。办治粮刍，悉用公帑。将入境，督、抚、提、镇率属迎道右，绅耆量远近跽迎。已驻跸，疆吏等朝行营门外。翼日，望秩方岳，祭昔帝王、先师，咸亲诣。至名贤祠墓则遣官。官吏入觐，询风土人情。临视河防，指授方略。召试献词赋者，拔尤授官。阅方镇兵，藉辨材武。经过州县，赐复蠲租，存问高年，差给恩赉。

顺治八年，定制，驾出巡幸，别造香宝携行，并铸扈从各印，加“行在”字。部院章奏，内阁汇齐，三日一送行在。所过禁献方物。又定乘舆所经，百里内守土官道右迎送。

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南巡，定扈从王公大臣及部院员限驾发按次随行。厥后南巡江浙者五，至泰安躬礼岱岳，渡河祠河神，诣江宁谒明太祖陵，四幸五台，一幸西安，大率禁奢尚实，亟勤民事。乾隆间，数奉太后南巡，若河南，若五台，若山东、天津，翠华所莅，百姓蒙庥。六巡江浙，揆示工要，大建堤堰，虽糜巨万帑金不恤也。嘉庆时，幸五台清凉山，行庆施泽，如康熙故事。

乡饮酒礼　顺治初元，沿明旧制，令京府暨直省府、州、县，岁以孟春望日、孟冬朔日，举行学宫。前一日，执事敷坐讲堂习礼，以致仕官为大宾，位西北；齿德兼优为僎宾，位东北；次为介，位西南；宾之次为三宾；位宾、主、介、僎后；府、州、县官为主人，位东南。若顺天府则府尹为主人，司正一人主扬觯，教官任之。赞引、读律各二人，生员任之。届日执事牵牲具馔，主人率属诣学，乃速宾。宾至，迓门外，主东宾西，三揖让乃升，相向再拜。宾即席，延僎、介入，如宾礼。就位，赞“扬觯”！司正升自西阶，北向立，宾主皆起立。赞“揖”，司正揖，宾、介以下答揖。执事举幕酌酒于觯授司正，司正扬觯而语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党。毋或废坠，以忝所生。”读毕，赞“饮酒”，司正立饮。赞“揖”，则皆揖。司正复位，宾、介皆坐。赞“读律令”，生员就案北面立，咸起立旗揖。读曰：“律令，凡乡饮酒，序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年高德劭者上列，纯谨者肩随。差以齿，悖法倕规者毋俾参席，否以违制论。敢有哗噪失仪，扬觯者纠之。”读毕复位。赞“供馔”，有司设馔。赞“献宾”，则授主以爵，主受之，置宾席。少退，再拜，宾答拜。于僎亦如之。皆坐，有司遍酌，赞“饮酒”，酒三五行，汤三品，毕，撤馔。主、僚属居东，宾、介居西，皆再拜。赞“送宾”，各三揖，出，退。

雍正初元，谕“乡饮酒礼所以敬老尊贤，厥制甚古，顺天府行礼日，礼部长官监视以为常。”乾隆八年，以各省乡饮制不画一，或频年阙略不行。旧仪载图有大宾、介宾、一宾、二宾、三宾，与一僎、二僎、三僎，名号纷歧。按古《仪礼》：“宾若有遵者，诸公大夫。”注云：“今文读为僎，此乡之人仕至大夫，来助主人乐宾，主人所荣而遵法者。”《戴记》：“坐于西北，以辅主人。”其言主人亲速宾及介，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甚繁，无一言及僎，所谓“不干主人正礼”者也。嗣后乡饮宾、介，

有司当料简耆绅硕德者任之，或乡居显宦有来观礼者，依古礼坐东北，无则宁阙，而不立僎名。五十年，命岁时举乡饮毋旷。每行礼，奏御制《补笙诗》六章。其制，献宾，宾酢主人后，酒数行。工升，鼓瑟，歌《鹿鸣》。宾主以下酒三行，司馔供羹，笙磬作，奏《南陔》，闲歌《鱼丽》，笙《由庚》。司爵以次酌酒。司馔供羹者三，乃合乐，歌《关雎》。工告“乐备”，撤馔。宾主咸起立再拜。宾、介出，主人送门外，如初迓仪。初，乡饮诸费取给公家，自道光末叶，移充军饷，始改归地方指办。余准故事行。然行之亦仅矣。

清史稿卷九〇　志第六五

受降　献俘受俘　大阅

会阅暨京师训练附秋狝　日食救护

三曰军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官》制六官，司九伐，权属司马。而大军旅、大田役，其礼则宗伯掌之。是因治兵、振旅、茇舍、大阅之教，而寓蒐、苗、狝、狩之仪，以为社、礿、祊、烝之祭。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有清武功燀赫，凡师征、受成、讲肄、行围诸礼节，厥制綦备。爰溯古谊，分录事要，著之于篇。古者日食救护，太仆赞鼓，亦属夏官，今亦类附云。

亲征　天命三年，太祖颁训练兵法书，躬统步骑征明，谒堂子，书七恨告天，是亲征所由始。

崇德初元，太宗伐朝鲜，前期誓天、告庙，颁行军律令，分兵为左右翼。至日，驾出抚近门，陈卤簿，吹螺奏乐。祇谒堂子，三跪九拜。外建八纛，致祭如初。礼毕启行。

康熙三十五年，讨噶尔丹，躬率六师出中道。前三日，祭告郊、庙、太岁，届期遣祭道路、炮、火诸神。帝御征衣佩刀，乘骑出宫，内大臣等翊卫。午门鸣钟鼓，军士鸣角螺，祭堂子、纛神如仪。《导迎乐》作，奏《佑平章》。驾出都门，诣陈兵所，声炮二。旗军继发，王公百官跽送。军士整伍，以次扈跸。每舍周视地势，御营建正中，各营环向，缭以幔城，南设旌门。远斥堠，严刁斗。置巡警二十一所，内大臣等率亲军宿卫。外设网城，东、西、南三门。巡警八所，护军统领率羽林军徼循。禁语哗，稽出入。又外布幕为重营，设四门，重各置十人严守。其从征各官，列幕重营外。大军分翼牧马，禁越次。驾驻行营，诸军皆止。从官奏事如常。夜漏初下，严更鼓，断行人，内外禁旅番巡。五漏交，御营鸣钟，前营角声起。初严，外营蓐食治装；再严，前军拔营；三严，左右军、后军发辎重，从征官俟旌门外。辨色，举炮警跸。六师所过，守土官迎本境，大吏则出境以迎，外藩王公暨所部绅耆跪接，悉同时巡仪。军行，随时遣祭风、雨、山、川诸神，军中堠望。圣祖躬巡，整军伍，御旌门，简阅将士，至西巴台，使者奉敕谕噶尔丹。敌望见大军，弃甲走，帝率前军长驱拖诺，分遣将军进蹑，乃还。

噶尔丹未悛，是岁秋，驾巡北边，声出塞试鹰，减从。十月，抵白塔，驻南关，蒙古王以下贡献骆驿。帝赐战胜兵士食，引近御坐遍赉之。次日，益撤御膳犒军。逾月，至呼坦和硕，渡河，降者踵至。噶尔丹就抚，班师。明年，帝三驾北征，启行如初礼，至横城止。令守土大臣临河迎跸。时哈密俘噶尔丹子送军所，额鲁特部多纳款者，噶尔丹仰药死，驾自黄河泛舟还。

凯旋　崇德二年，太宗征服朝鲜。班师日，其君臣出城十里外送驾，三跪九拜如礼。归则遣大臣二人送之。启跸，即军前祭纛。守土官道迎，俟驾过，随军次承命，遥坐赐酒。将至盛京二十里，会郑亲王等赍奉驾表，遂先除道，张黄幄，俟驾至，伏迎道左。帝入幄坐，王等跪进表，大学士受之。宣读毕，王等三跪九拜，乃大宴，宴罢启行。至盛京，礼谒堂子，还宫。

康熙三十五年，圣祖征噶尔丹，破之，还跸拖诺，捷入，焚香谢天。入行营，大学士等进贺表，王公百官毕贺。留牧蒙古王等迎驾行礼，喀尔喀札萨克等集营东门请瞻觐，皆稽首呼万岁。赐茶及宴，赍银物有差。沿途迎献罗拜者，绎至辐凑。至清河，皇子、王公暨群臣跪迎郊外五里，八旗军校、近畿士民亦焚香悬彩，扶携俯伏。命前驱毋警跸，环集至数百万人，欢声雷动。帝谒堂子如仪。

明年，朔漠平，班师亦如之。还宫后，遣祭郊、社、宗庙，遍群神，谒陵寝，御殿受贺。直省官咸进表文，颁诏如制。帝自勒铭鑱石，并建碑太学云。

命将出征　崇德初元，太宗命睿王多尔袞等出师征明，躬自临送，祭堂子、纛神，如亲征仪。

遂至演武场，谕诫将士。顺治元年，命英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征流寇，赐敕印。其仪，午门外具卤簿，陛上张黄幄，设御座。陈敕印檐东案，王公百官会集。帝升座，大将军率出征官诣拜位跪，内院大臣奉宣满、蒙、汉三体敕书，授大将军敕印，毕，启行。

十三年，定出师前一日，午门前例颁衣马弓刀，并传集出征各官，面授方略。赐筵宴。行日，咸戎服俟午门外，颁敕印如初礼。

康熙十三年，命将分出湖广、四川。礼毕，驾出长安右门送行。出征王率各官行至陈兵所，礼部设祖帐，光禄寺备茶酒，内大臣等奉引谢恩。首途，如故。或帝不亲送，则令亲王、内大臣往。噶尔丹之役，先自归化驿召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至日赏宴，圣祖御太和门，大臣隅坐，其出征运粮大臣分坐金水桥北左右。作乐陈百戏，命大将军进御前，亲赐卮酒。跪受叩饮讫，都统、副都统继进，则令侍卫授酒。参领以下十人一列，跪饮阶上而已。复命大臣等遍视众军饮毕，赐与宴者御用蟒币，余赐币，兵赐布。同谢恩出，大学士始以敕印授大将军。

雍正七年，定命将前一日告庙。行日告奉先殿，并遣官。若先出师疆场，即军前命为大将军者，则命正、副使赍敕印往。大将军率属俟教场，厅事设黄案，陈敕印。大将军跪，宣敕文正使授敕，宣印文副使授印，大将军以次祗受，转授左右从官，行三跪九叩礼。礼成，奉入大营。

乾隆十四年，定命将仪三：一曰授敕印，经略大将军出师，皇帝临轩颁给。二曰祓社，凡出师前期，告奉先殿，礼堂子，祭纛。三曰祖道，经略启行，皇帝亲饯赐酒，命大臣送郊外，具祖帐暨宴，仪并详前。徂征仪二：一曰整旅，经略前队列御赐军械，次令箭，次敕印，次标旗，大队军旅殿。令箭、标旗数皆十二。二曰守土官相见，经略过境，将军、督、抚蟒服出郭迎候，文自司道、武自总兵以下，跽道右及厅事。经略正坐，将军、督、抚侧坐，文司道、武提督以下，行庭参礼。启行候送如前仪。若颁敕印不御殿，即除卤簿、乐悬，百官无职事者不会集。

三十四年，命大学士傅恒经略云南军务，高宗不升殿，不礼堂子，不祭纛，不亲送。内阁学士奉敕印至太和殿，经略等先俟陛阶，大学士二人立殿外。届时经略升陛，印官从大学士入奉敕印出，经略跪受。礼毕，奉敕印官前，经略后，及阶下，置敕印彩亭内，前张黄盖，列御仗，从征侍卫前引，余俱后随，至经略第止。敕印陈厅案上。届日肃队行。

奏凯　天聪初元，朝鲜奏捷，班师。车驾出城，顿武靖营野次。设行幄御营一里外，率诸贝勒逾行幄数武，立马以待凯旋。既至，遂依次排列，立纛、拜天，入觐，帝出位迎之。诸贝勒行跪拜礼，赐筵宴。崇德元年，征明凯旋，太宗率群臣出城十里迎劳，王、贝勒等依次成列，建纛鸣螺，帝率同拜天，三跪九叩。毕，升座。王、贝勒进献捷表，大学士接受，奉御前读讫，跪叩如仪。颁旨行抱见礼。于是王、贝勒进御前一跪三叩，赐坐、设宴同。

顺治二年，南京平，豫王班师还。世祖赴南苑迎劳，树十余大纛，如初礼。十三年，定制出征王大臣凯旋，遣王公一人偕大臣郊劳。

康熙元年，定凯旋次日，帝御殿。礼成，免将军等行礼，筵宴免桌席，止宰牲。

二十一年，大将军贝子章泰等自云南奏凯，驾至卢沟桥迎劳驻跸，有司治具，翼日驾莅至，齐众拜天，以为故事。乾隆十四年，定奏凯功成，祭告天地、庙社、陵、寝，释奠先师，勒碑太学，命儒臣辑平定方略垂奕<⿰纟夫>。经略大将军师旋，将入城，遣廷臣郊劳，帝临轩，经略率有功诸臣谢恩，缴印敕，仪同受敕。宴礼既毕，兵部核叙勋绩，颁爵赏有差。

厥后定边将军兆惠等、定西将军阿桂等奏凯，高宗均驻跸黄新庄行宫，筑台郊劳，百官咸会。设黄幄正中，南向，两翼青幕各八，东西向。台在幄南，其上建左右纛，中设帝拜褥。东西下马红柱各一。帝御龙衮诣台，鸣螺，奏《铙歌乐》。将军暨从征大臣、将士皆擐甲胄，跪红柱外俟驾。帝就拜位立，将军暨群臣班分东西，鸿胪官赞“跪”，则皆跪。赞“叩，兴”。帝拜天，三跪九叩，将军等如之。毕，帝御幄升座，王公百官立东班幕下。礼成，帝出幄乘骑，《凯歌》作，奏《鲁皇威章》，驾还行宫。余依康熙间故事。

咸丰五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平高唐乱。还朝日，文宗御养心殿，行抱见礼，慰劳备至。先是出师颁参赞大臣关防，赐讷库尼素光刀，至是同时献纳。

受降　崇德二年春，朝鲜王服罪请降。乃筑坛汉江东岸，设黄幄，驾出营，乐作。济江登坛，卤簿具。朝鲜王率陪臣步行来朝，遣官出迎一里外。引入，帝率同拜天，升座。国王等伏地请罪，赞“行三跪九拜礼”。赐坐，位列亲王上，诸子列贝勒下。锡筵宴，还其俘，并赐王以下貂服。

六年，蒙古贝勒等投诚，朝见已，命较射，选力士角抵，赐宴俾尽欢，殊典也。所贡方物悉却之。

乾隆十四年，议制凡军前受降，飞章入告。报可。乃大书露布示中外，筑坛大营左，南向。坛南百步外树表，建大旗，书“奉诏纳降”字。降者立其下，经略大将军戎服出，鼓吹声炮，参赞大臣等骑从。将至坛，降者北面匍伏，经略登坛正坐。参赞佥坐，诸将旁立，余皆肃班行。降者膝行诣坛下，俯首乞命，经略宣上德意，量加赏赉。营门鼓吹殷然，降者泥首谢，兴，退。

献俘受俘　清初太祖、太宗以武功征服边陲，俘虏甚众，其时献受犹无定制也。雍正二年，讨平青海，俘至京，始定诹吉先献庙、社。俘白组系颈，行及太庙街门外北向立，承祭官朝服至，俘伏，仪同时飨。至社稷街亦如之。承祭官入坛致祭，仪同春、秋祈报。监俘者以俘出。翼日，帝御午门楼受俘，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卤簿陈阙门南北，仗马次之。辇辂陈金水桥南，驯象次之。王公百官咸集，解俘将校立金鼓外，俘后随。班位既序，帝御龙衮，乘舆出宫，至太和门，大乐铙吹，金鼓振作，登楼升座，赞进俘，《丹陛大乐》作，奏《庆平章》。鸿胪寺官引将校入，北面立，赞“行礼”，俘入匍伏。兵部官跪奏，平定某地所获俘囚，谨献阙下，请旨。制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长官跪领旨讫，械系出。《丹陛大乐》作，王公百官行礼如常仪。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缚，俘叩首，将校引出。是日赐将校宴兵部，次日赐冠履银币有差。凡平定疆宇，受俘仪并同。

乾隆时，版图日廓。二十年，剿平准噶尔，获达瓦齐暨青海罗卜藏丹津，先后槛入。一岁中两行斯典。越五年，底定回疆，讨平攒拉促浸，皆递举盛仪。先后六岁，凯歌四奏，时论称极盛云。

大阅　天聪七年，太宗率贝勒等督厉众军，练习行阵，是为大阅之始。

顺治十三年，定三岁一举，著为令。寻幸南苑，命内大臣等擐甲胄，阅骑射，并演围猎示群臣。

康熙十二年，阅兵南苑，圣祖擐甲，登晾鹰台，御黄幄，内大臣、都统等各束部曲，王、贝勒等各率旗属，并自西而东。暨成列，枪鸣号发，自东结阵驰以西，按翼分植。阅毕，命树侯台上，亲发五矢，皆中的，复骑而射，一发即中。释甲赐宴，乃还。厥后行阅，或卢沟桥，或玉泉山，或多伦诺尔，地无一定，时亦不以三年限也。

三十四年，复幸南苑行阅，分八旗为三队，帝率皇子擐甲，内大臣等扈从，后建龙纛三，上三旗侍卫随行。编阅骁骑、护军、前锋、火器诸营。立马军前，角螺鸣，伐鼓，行阵舁鹿角进。甲士麾红旗，枪炮齐发。鸣金止，再伐鼓，发枪炮如初。如是者九。初进率五丈，再进亦如之。至十进枪炮环发无间。开鹿角成八门，首队出，二队、三队从。既成列，门阖角鸣，呼噪进。两翼队皆雁翅进，鸣金收军。立本阵，结队徐旋，首队殿。罢阅，还行宫，申敕明赏罚。未阅前，赐军士食，既阅，赐酒。

雍正七年，世宗幸南苑，阅车骑营兵，谕曰：“此第训练一端耳，遇敌决胜，在相机度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岂区区阵伍间遂足以制敌耶？”是日操演，各依方位、旗色为阵式。后北征，屡以车战胜。

乾隆二年，大阅，幸南苑，御帐殿。军队既齐，步军整列进。以十丈为率，余仪同。令甲，大阅日，行宫外陈卤簿，驾出，作《铙歌大乐》，奏《壮军容章》。及还，作《清乐》，奏《鬯皇威章》。凡操时鸣炮三，驾出及还同。即日赐各旗馔筵、羊豕、薪炭。迄嘉庆间，皆如故事行。

会阅为康熙三十年创典，时喀尔喀新附，圣祖思训以法度，特命会阅上都七溪，乃集其部众，并四十九旗藩王、台吉，豫屯百里外。驾出都，上三旗兵从，下五旗兵自独石来会。布营设哨，三旗护军为一营，居中。八旗前锋为二营，五旗护军为十营，火器营兵为四营，环御营而屯。前锋为四哨，护军为二十四哨，各设庐帐，绕营而居。蒙古、喀尔喀诸屯徙近五十里，禁入哨。厘赏九等，序坐七列。网城设宸幄，正中御床，左右行帐各二，仪仗、乐悬具。依次置宴。蒙古王等居左。喀尔喀居右，顺序习舞，众技毕陈。乃命喀尔喀汗、济农、诺颜等进御前，赐卮酒，余令侍卫分送。

礼成。翼日各营就列，陈巨炮，帝擐甲，阅毕宣敕，去其汗号，以王、贝勒、贝子、公名爵分锡之。台吉分四等，比四十九旗，依等赐赉，恩礼有加，余如仪。

京营训练，岁以春、秋季月合操四次，春贯甲，秋常服，营阵规制如大阅。仲春、孟秋则按旗登城习鸣螺。兵部遣官稽阅，岁为常制。护军骁骑营一岁三校骑射，前锋护军营三岁一较骑射，内大臣、本旗都统等临视之。至直省讲武，则以督、抚、提、镇为阃帅，岁季秋霜降日，校阅演武场，先期立军幕，届日黎明，将士擐甲列阵，中建大纛，阃帅率将士行礼，军门鼓吹，节钺前导，遍阅行阵，还登将台，升帐，中军上行阵图式，请令合操。遂麾旗，声炮三、鸣角、击鼓。军中闻鼓声前进，鸣金则止。行阵发枪如京营制。阅毕，试材官将士骑射，申明赏罚，犒劳军士。

漕河训练同八旗。水师操防，出洋信候，各省不同。岁春、秋季月或夏季，遇潮平风正，则乘战舰列阵，张帆驭风，鸣角声炮，具如军律。绿营水师同。

秋狝　清自太祖奋迹东陲，率臣下讲武校猎习兵，太宗踵行之。世祖统一区夏，数幸南苑，令禁旅行围，始立大狩扈从例。

康熙初元，定车驾行围驻所置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武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猎南山。寻出山海关，次乌拉，皆御弓矢校猎。越二年六月，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搜猎始此。

木兰在承德府北四百里，属翁牛特。先是藩王进献为搜猎所，周千三百余里，林木葱郁，水草＜⿰艹悦＞茂，群兽聚以孳畜焉。至是举行秋狝典，间有冬令再出者。三十三年，设虎枪营，分隶上三旗，置总统、总领。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并命各省驻防兵岁番猎以为常。六十一年，复幸塞外行围，赏蒙古王公等衣物，定为恒制。

雍正八年，令八旗人习步围，旗各行围二三次。

乾隆初元，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属之。六年，御史丛洞奏请暂停行围。谕曰："古者搜苗狝狩，因田猎讲武事。皇祖行围，既裨戎伍，复举政纲。至按历蒙藩，曲加恩意，尤为怀远宏略。且时方用兵，数有征发，行围偶辍，旋即兴举。况今承平日久，人习宴安，弓马渐不如旧，岂可不加振厉？是秋木兰行围，所过州县，宽免额赋十之三，永为例。"围场凡六十余所，每岁大狝，或十八九围，或二十围，逾年一易。设围所在，必豫戒期，首某所，迳某所，讫某所收围，并编定其处。届日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自放围处作重围，令虎枪营士卒及诸部射生手专射自围内逸出诸兽。

高宗每行猎，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喀尔喀、青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洎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后时。土尔扈特亦皆挈部众越数万里来庭。帝尝御布固图昌阿抚慰之，旋赐名曰"伊绵"，国语会极归极也。

二十年，更定网城植连帐百七十五，设旌门三，分树军纛曰金龙。去网城连帐外十许丈为外城，植连帐二百五十四，设旌门四，分树军纛曰飞虎。去外连帐六十丈，周围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八旗护军专司之。其规制详密如此。

凡秋狝，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材官赴京肄习。年例，蒙藩选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役。

届期，帝戎服乘骑出宫，扈引如巡幸仪。既驻行营，禁兵士践禾稼、扰吏民，诃止夜行，违者论如律。统围大臣莅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两翼斜行建红、白二纛为表，两翼末国语曰乌图哩，各建蓝纛为表，皆受中军节度。管围大臣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哩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匝，自远而近。盖围制有二，驰入山林，围而不合曰行围，国语曰阿达密。合围者，则于五鼓前，管围大臣率从猎各士旅往视山川大小远近，纡道出场外，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是为合围，国语曰乌图哩阿察密。看城者，即黄幔城也。围既合，乌图哩处虞卒脱帽以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蒙语谓帽也。声传递至中军，凡三次，中军知围合，乃拥纛徐行。

日出前，帝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少憩，俟蓝纛至，驾出，御＜㠯橐处＞鞬，入中军周览围内形势。凡疾徐进止，口敕指麾。兽突围，发矢殪之。御前大臣、侍卫皆射其逸围外者，从官追射。或遇猛兽，虎枪官兵从之。或值场内兽过多，则开一面使逸，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驾还行宫，谓之散围。颁所获于扈从者，大狝礼成，宴赉有差。

哨鹿者，凡鹿始鸣，恒在白露后，效其声呼之，可引至。厥制与常日不同。侍卫等分队为三，约出营十余里，俟旨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所，则停第一队。时扈从诸臣止十余骑而已。帝命枪获鹿，群引领俟旨，而三队以次至御前。高宗搜猎木兰时，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入深山中。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亟发矢殪之，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嘉庆时秋狝仿此。

日食救护　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

其仪，凡遇日食，八旗满、蒙、汉军都统、副都统率属在所部警备，行救护礼。顺天府则饬役赴部洁净堂署，内外设香案，露台上炉檠具，后布百官拜席。銮仪卫官陈金鼓仪门两旁，乐部署史奉鼓俟台下，具向日。钦天监官报日初亏，鸣赞赞“齐班”。百官素服，分五列，每班以礼部长官一人领之。赞“进”，赞“跪，叩，兴”。乐作，俱三跪九叩，兴。班首诣案前三上香，复位。赞“跪”，则皆跪。赞“伐鼓”，署史奉鼓进，跪左旁，班首击鼓三声，金鼓齐鸣，更番上香，祇跪候复圆。鼓止，百官易吉服，行礼如初。毕，俱退。是日礼部祠祭司官、钦天监博士各二人，赴观象台测验。向日设香案，初亏复圆，行礼如仪。

若月食，则在中军都督府救护，寻改太常寺，如救日仪。直省遇日、月食，各按钦天监推定时刻分秒，随地救护。省会行之督、抚署，府、厅、州、县行之各公署，并以教职纠仪，学弟子员赞引，阴阳官报时。至领班行礼，则以督抚及正官一人主之。上香、伐鼓、祇跪，与京师救护同。

清史稿卷九一　志第六六

内外王公相见礼　京官相见礼

直省官相见礼　士庶相见礼

四曰宾礼。清初藩服有二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曰缅甸，曰苏禄，曰荷兰，曰暹罗，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夫《诗》歌“有客”，《传》载“交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兹编分著其仪节，而王公百官相见礼与士庶相见礼，亦附识焉。

藩国通礼　清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朔漠荡平，怀柔渐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悉隶版图。荷兰亦受朝敕称王，名列藩服。厥后至者弥众，令各守疆圉、修职贡，设理藩院统之。

崇德间，定制，外藩诸部贝勒等有大勋绩，封和硕亲王，或多罗郡王，次多罗贝勒，遣使持信约往封。暨入境，贝勒出迎五里外，跽俟制册过，骑以从。抵府，设香案正中，使臣奉册其上，退立左旁，贝勒一叩三跪。毕，兴，复跪，使臣授册。宣读官宣毕，置原案，三叩，兴。受册如初礼。贝勒与使臣对行六叩礼。使臣坐左，贝勒坐右。事讫，躬送如前。凡有诏敕、赏赉至亦如之。

内外札萨克会盟，三年一举。使臣赍制往，迎送礼同。自王以降，岁时朝贡者，分年番代，列班末行礼。坐次视内亲王、贝勒、贝子、公降一等，宴赉有差。

康熙五十九年，定朝觐年例。蒙古二十四部为两班，喀尔喀札萨克等为四班。雍正四年，帝念四十九旗王公台吉远至勤劳，诏改三班，二岁一朝。咸丰八年，以蒙古汗王等远道输将，谕令停止年班。御前行走者，番上如故。

其贡献仪文，按季各旗遣一人来将事，年时贡马匹羊酒，交理藩院转纳礼部。朝贡赏赉诸典，

柔远清吏司掌之。

山海诸国朝贡礼　凡诸国以时修贡，遣陪臣来朝，延纳燕赐，典之礼部。将入境，所在长吏给邮符，遴文武官数人伴送。有司供馆饩，遣兵护之。按途更代，以达京畿。既至，延入宾馆，以时稽其人众，均其饮食。翼日，具表文、方物，暨从官各服其服，诣部俟阶下。仪制司官设表案堂中，质明，会同四译馆卿率贡使至礼部，侍郎一人出立案左，仪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馆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正使举表，馆卿祗受，以授侍郎，陈案上，复位。使臣等行三跪九叩礼，兴。退，馆卿率之出。礼部官送表内阁俟命，贡物纳所司。

如值大朝常朝，序班引贡使等列西班末，听赞行礼如仪。非朝期则礼部先奏，若召见，馆卿豫戒习仪。届日帝御殿，礼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赐坐、赐茶，均随大臣跪叩，饮毕，慰问传答如初。出朝所，赐尚方饮食，退。翼日赴午门外谢恩。

礼部疏请颁赐国王并燕赍贡使，既得旨，所司陈赐物午门道左，馆卿率贡使等东面立，侍郎西面立，有司咸序。贡使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颁赐物授贡使，贡使跪受。以次颁赐贡使暨从官从人，咸跪受。赞“兴，叩”如仪。退，赐宴礼部。

贡使将归国，光禄寺备牲酒果蔬，侍郎就宾馆筵燕，伴送供侍如前。所经省会皆飨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馆饩日给，概从周渥焉。

顺治初，定制，诸国朝贡，赍表及方物，限船三艘，艘百人，贡役二十人。十三年，俄国察罕汗遣使入贡，以不谙朝仪，却其贡，遣之归。明年复表贡，途经三载，表文仍不合体制。世祖以外邦从化，宜予涵容，量加恩赏，谕令毋入觐。

康熙三十二年，俄复遣使义兹柏阿朗迭义迭来朝，帝始召见，赐坐赐食。五十九年，葡萄牙使臣斐拉理入觐，帝御九经三事殿。使者入殿左门，升左陛，进表御座则膝行。帝受表，使者兴，出，凡出入皆三跪九叩。赐坐赐茶，谢恩如仪。

初，琉球、安南、暹罗诸使来，议政大臣咸会集，赐坐及茶。乾隆初元，谕停止。时属国陪臣增扩，敕所司给《皇清职贡图》，以诏方来。四十七年正月，紫光阁锡燕，朝鲜、琉球、南掌陪臣与焉。燕罢，赐珍物。五十年，举千叟宴，特命朝鲜贺正陪臣齿逾六十者充正、副使，预宴赋诗。越五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京祝寿，定行礼班序，列亲王、郡王间，其陪臣仍附班末。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使臣玛戛尔等觐见，自陈不习拜跪，及至御前，而跽伏自若。

嘉庆初元，再举千叟宴，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额尔德尼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九叩，“跪奉大皇帝前：窃小臣闻湖南教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剿除。今已平定，闻之忻慰。小臣受恩深重，虔修土产微物，表文，叩贺天喜。小臣属蒙天恩，视如子民，唯有一心归顺，和睦邻封。小臣阳布离京远，年尚幼，伏恳当作奴辈，曲施教导，沾恩不浅”云云。其贡物计十二事，语质意恭如此。

二十一年，英复遣使来贡，执事者告以须行拜跪礼，司当冬等遂称疾不入觐，帝怒，谕遣归国，罢筵宴赐物。嗣是英使不复来庭。

道光九年，回疆敉定，上太后徽号，缅甸国王遣使进金叶表，创举也。

故事，琉球间岁一贡，至十九年，诏改四年为期。时国王尚育咨达闽抚吴文熔，谓琉球濒海，地患多风，朝贡以时，风雨和顺，岁则大熟。贡舶出入闽疆，岁颁时宪书，获以因时趋事。地不产药，赖舶载回应用。至航海针法，非随时练习不为功。若改四年，则恐丰歉不齐，人时莫授，药品既缺，针盘益疏，请复旧制便。报可。并令陪臣子弟得随贡使入监读书。

光绪三十四年，廓尔喀入贡，赏正使噶箕二品服，副使四品服，其将事时，服色即各从其品，亦前此所未有者。

凡贡期，朝鲜岁至，琉球间岁一至，安南六岁再至，暹罗三岁，荷兰、苏禄五岁，南掌十岁，均各一至，余道远贡无常期。凡贡物，各将其土实，非土产者勿进。朝鲜、安南、琉球、缅甸、苏

禄、南掌皆有常物，余唯其所献。

敕封藩服礼　清自太宗征服朝鲜，鑲石三田渡。厥后安南、琉球诸国，先后请封，皆遣使往。其他回首内向者，航海匪懈，梯山忘阻，则玺书褒奖，授来使赍还而已。

崇德间，定制，凡外邦顺，俱颁册锡爵。进奏书牍，署大清纪年。若朝贡诸国无子嗣位，则遣陪臣请朝命，礼部奏遣正、副使各一人持节往封，特赐一品麒麟服以重其行。行日，工部给旗仗，兵部给乘传。封使诣礼部，仪制司官一人奉节，一人奉诏敕，授本部长官，以授正、副使，跪受。兴，出易征衣乘传往。将入境，其国边吏备馆传夫马。缘途所经，有司跪接。

及国，嗣封王遣陪臣郊迎，三跪九叩，劳使者一跪三叩。延入馆，陈诏节龙亭内，行礼如仪。谒使者三叩，不答。诹日，王率陪臣诣馆，礼毕，王先归。龙亭舁行，仗乐前导，封使后随。入门陈正中，使者及阶下马，正使奉节，副使奉诏敕，入殿陈案上，退立东旁。王率众官北面立，三跪九叩，兴，诣封位前跪。副使奉诏书付宣读官，宣讫，王行礼如初，出俟门外。使者出，跪送。有间，适馆劳之。使者还朝，乃修表文，具方物，遣陪臣诣阙谢恩。

如谕祭兼册封，先于其祖庙将事，谕祭文陈案上，使者左右立。世子跪叩如前，退立神位左，宣读，众俯伏。宣毕，兴。送燎行礼，使者退。次行册封礼，仪与前同。

至以诏敕授使赍还，则礼部设案午门，位正中，尚书立案左。仪制司官从馆卿率来使入，授诏敕，序班引诣案前跪，授受如制。退诣丹墀西，三跪九叩，礼成，归授国王。谢恩同。

外国公使觐见礼　康熙初，外洋始入贡，中朝款接，稍异藩服。南怀仁官钦天监，赠工部侍郎，凡内廷召见，并许侍立，不行拜跪礼。雍正间，罗马教皇遣使来京，世宗许行西礼，且与握手。乾隆季叶，英使马格里入觐，礼臣与议仪式，彼以觐见英王为言，特旨允用西礼。筵宴日，且亲赐卮酒。商约既缔，将命频繁。咸、同间，外国使臣尝求入觐，时以礼制乖异，力拒之。同治时，英、法使臣固请再四，我犹绳以华制，莫之应。彼且曰，宜亟修好，阻其入觐，是靳以客礼也。

十二年，穆宗亲政，泰西使臣环请瞻觐，呈国书，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廷臣力言其不便。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略言："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往圣亦未豫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时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以拜跪仪节往复申辨，而各使坚执如初。势难终拂其意，乃为奏请，明谕允行。

其年夏，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使臣倭良嘎哩、美使臣镂斐迪、英使臣威妥玛、法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荪瞻觐紫光阁，呈国书，依商订例行事。接见时，帝坐立唯意，赐茗酒，恩自上出。使臣讯安否，谨致贺辞。未垂问，毋先言事。西例臣见君鞠躬三，今改五鞠躬。使臣初至始觐见，余则否。嗣后亲奉国书者仿此。其礼式先期绘图试习，觐见某处所，某月日时，并候旨行。其大略也。

光绪十六年，驻英使臣薛福成奏陈："各使觐见，须定明例。凡使臣初至一国，其君莫不延见慰劳，使臣谒毕，鞠躬退，语不及公。此通例也。顷闻驻京公使，以未蒙昼接，不无私议。昔年英使威妥玛藉词不令入觐，致烟台条款多要挟，靳虚文而受实损，非计之得。今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援据以行。若论礼节，可于召见先敕下所司，中礼西礼，假以便宜。如是，彼虽行西礼，仍于体制无损。"云云。自是遂为定例。

二十七年，联军平拳匪，各国挟求更改礼节。谓各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行觐见者，必在乾清宫。呈递国书，必遣乘舆往迓，至宫殿前降舆，礼成送归。赍奏国书，必自中门入，帝必躬亲接受。设宴乾清宫，帝必躬亲入座。嗣复允会同觐改在乾清宫，而轿用黄色。于是庆亲王奕劻等以天泽堂廉之辨，不能每事曲从。遂与各使磋商，历时数月，始将乘坐黄轿、太和殿觐见暨宫殿阶前降舆三事酌议改易，而争议始息。

各国亲王觐见仪　始光绪二十四年。德国亲王亨利入觐，帝幸颐和园，御仁寿殿，亨利公服入，递国书，帝慰劳之。既，亨利欲观皇太后，帝奉懿旨代见。是日巳刻，御玉澜堂，亨利偕德使海靖等入，外部司官引殿东便门外入布幄少憩。驾至，扈从如仪，鸣鞭三，升座。庆亲王等侍左右，外部长官率亨利等自中门入，北向一鞠躬，行数武又一鞠躬，至龙柱前又一鞠躬。然后奉国书进，庆亲王降左阶接受，陈玉案，亨利等又一鞠躬，帝颔首答之，操国语慰劳。庆亲王跪案左聆玉音，降阶，操汉语传宣。德翻译官译毕，亨利等又一鞠躬，帝仍颔首答之。亨利等退数武又一鞠躬，退至堂左，又一鞠躬。礼成。

内外王公相见礼　崇德初元，定宗室外藩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相见仪。宾及门，王府属官入告，主人降阶迎，宾辞，主人升。宾从自中门入，宾趋左，主人趋右。行相见礼，二跪六叩，即席序立。从官升东阶，行礼亦如之。兴，入右门，坐宾后。执事献茶，宾受茶，叩，主人答叩。饮茶叙语毕，从官趋前楹，跪，叩，兴，趋出。宾离席跪叩，主人答叩，并兴。宾出，主人降阶送，属官送门外。

若外藩郡王见，则主人迎送殿外，不降阶。相见，宾二跪六叩，主人答半。宾辞退，跪叩，主人答跪不叩。余如亲王仪。

外藩贝勒见，主人离坐迎，不出殿，宾北面跪叩如初，主人立受。即席正坐，宾侍坐。辞退跪叩，主人立受不送。余如郡王仪。

外藩贝子、公见，府属官引宾入殿，跪叩同。辞退仍跪叩，主人皆坐受。余如贝勒仪。

外藩亲王见郡王，主人迎送大门内，余与亲王相见同。郡王见郡王亦如之。

其外藩贝勒见郡王，如郡王见亲王礼。以下宾主相见，降杀递差。

外藩亲王见贝勒，主人迎送门外。宾入，主人从，相见各一跪三叩。外藩郡王暨贝勒见贝勒同。

外藩贝子、公见贝勒，宾一跪三叩，主人跪拱手受。

外藩王、贝勒见贝子，宾主一跪一叩坐，此其异者也。

京官相见礼　顺治元年，定制，京朝官敌体相见，宾及门，主人迎大门内，揖宾入，及阶，让升，宾西主东。及厅事，让入，皆北面再拜。兴，主人为宾正坐西面，宾辞，主人固请，卒正坐。宾还正主人坐东面亦如之。宾就坐，受茶、揖，主人答揖。饮茶叙语毕，告辞相揖。宾降阶，主人送及门，复相揖。宾辞，主人固请，送宾大门外，视宾升舆马，退。

尚书、左都御史见大学士同。宾降一品者，主人趋正宾坐，辞亦如之。余仪同。

二品以下京堂官翰詹科道见大学士，主人迎仪门内，送大门外，不视升舆马。

五品至八品官见大学士，主人迎堂阶下，宾就东阶，主人导入。宾北面拜，辞，乃三揖，主人东面答揖。宾趋正主人坐，辞，固请，卒正坐相揖。宾西面，主人东北面坐。宾启事毕，辞退，三揖如初。主人送二门外。

翰詹科道见二三品官，如宾降一等礼。见四五品官，如同官礼。

阁部寺监属官见其长官，初见，公服诣署，升自东阶，具履行陈坐案，依次向坐三揖，长官避席答揖。退。若燕见，如五品官见大学士仪。

国学生见国子师仪，初见，具名柬，公服诣学，自东阶升堂，北面三揖，师立受。侍立左旁，西面受教，毕，三揖退。若燕见，通名，俟召入。师迎阶上，弟子升，揖。师入门，从之，北面再拜，师西面答揖。趋正师坐，师命坐，北面揖。师位东北面，弟子西面。茶至，揖，请问，揖。辞退，北面三揖，师皆答。出送，师前行，弟子后随，及二门外，弟子三揖，俟师入始退。

翰林院庶吉士见大学士，与见教习庶吉士同。

凡京朝官途遇回避，爵秩均等，分道行，次让道行，次勒马俟其过，又次下马，唯钦使即遇应回避者，分道行可也。又武职民公、侯、伯以下，男以上，文职大学士以下，九卿以上，得用引马一骑，途遇并下马回避云。

直省官相见礼　顺治间，定督、抚、学政、河漕总督，盐政，巡视御史相见，坐次平行，余各按品秩行礼。

雍正八年，定直省官相见，位均等者，宾至署，吏入白，启门，自中门入，至外堂檐下降舆马。主人迎檐前，揖宾入。及厅事，各再拜。其正坐、就位、进茶、辞退，如京朝官仪。

属官见长官，辕门外降舆马，自左门入。初见具名柬，呈履行，文官司道见督抚，迎堂后屏内。及厅事，庭参则扶免，三揖，皆答揖。督抚正坐，司道旁坐。命坐，揖。茶至，揖。均答如仪。辞出，三揖如初。送至屏门外，司道三揖。俟督抚入，复三揖，趋出。督抚次日用名柬答拜。若公事谒见，常服通衔名，三揖就坐。余同前。

府、厅、州、县见，庭参拜则免，府、厅揖，答揖。州、县揖，立受。俱不送，不答拜。

佐贰等官见，一跪三叩，不揖、不坐。府、厅、州、县见司道，与司道见督抚同。佐贰等官见司道，与见督抚同。

同知、通判见知府，柬题晚生，入自中门，用宾主礼。

州、县教职见督抚，仪如佐贰见司道，不迎送。见知府，迎送屏门外。见府，迎送堂檐下。余同。见州、县，如同、通见知府仪。

司、道、府、厅见学政，入中门，礼如宾主，迎送并出堂檐。学政品秩崇者，如见督抚仪。州、县见，庭参旁坐，主人答揖不答拜。

运使见督抚、盐院，与司道同。运、判以次递降。

武官副将以下见提督，初见具衔名、履行，披执则传免，易公服佩刀。都司、守备不免，跪宣名，席地坐，不进茶。余仪按品递降，与文职同。

顺治十三年，定直省文武官相见礼，提督见总督，入中门，至仪门下马，升堂三揖。总督正坐，提督佥坐，迎送不出堂檐。若提督兼世职者，总督西面，提督东面。辞出，送至堂檐下，视乘马。

总兵见，仪门外下马，坐则侍坐，迎、送止阶上。与巡抚见，视宾主礼唯均，以下按品差降。

至满、汉官相见，将军、副都统与督、抚、提、镇以敌体见。司道以下见将军如总督，见副都统如总兵，协领、参领见督抚同司道，佐领、防御同知府，骁骑校同州、县。不相统属者，一以宾主礼行之。

其儒学弟子员见学师，与国子生见国学师同。

士庶相见礼　宾及门，从者通名，主人出迎大门外，揖入。及门、及阶揖如初。登堂，各北面再拜。兴，主宾互正坐。即席，宾东主西。饮茶，语毕，宾退，揖。及阶、及门，揖，辞，主人皆答揖。送在门外，揖如初。卑幼见尊长礼，及门通名，俟外次，尊长召入见，升阶，北面再拜，尊长西面答揖。命坐，视尊长坐次侍坐。茶至，揖，语毕，禀辞，三揖。凡揖皆答，出不送。若尊长来见，卑幼迎送大门外。余如前仪。见父执友，与见尊长仪同。

受业弟子见师长礼　初见，师未出，先入，设席正位，俟堂下。师出召见，乃奉贽入，奠贽于席，北面再拜，师立答揖。兴，谨问起居。命坐乃侍坐。有问，起而对。辞出，三揖，不送。常见侍坐，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师有教，立听。命坐乃坐。师问更对，仍起而对。朝入暮出均一揖。与同学弟子，以齿序之。

清史稿卷九二　志第六七

礼十一凶礼一

皇帝丧仪　皇后丧仪　贵妃等丧仪

五曰凶礼。三年之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有清孝治光昭，上自帝后丧仪，下逮士庶丧制，称情立文，详载《会典》与《通礼》。兹依次类编，累朝损益，皎然若鉴焉。

皇帝丧仪　天命十年，太祖崩。远近臣民，号恸如丧考妣。越五日，奉龙舆出宫，安梓宫沈阳城中西北隅。国制，除夕、元旦备陈乐舞，至是悉罢。时东邦甫建，制阙未详。

崇德八年，太宗崩。男自亲王讫牛录章京、朝鲜世子，女自公主讫奉国将军妻，集清宁宫前，诣几筵焚香，跪奠酒三，起立，举哀。固山额真、昂邦章京、承政以下官及命妇集大清门外，序立举哀。次日，奉梓宫崇政殿，王公百官朝夕哭临三日。其斋所，王、贝勒、贝子、公归第，部、院

官宿署，闲散诸臣赴笃恭殿，固山额真等官及命妇，翌日暮还家。

世祖登极，年甫六龄，会天大寒，侍臣进貂裘，却弗御。帝曰：“若黄裹，朕自衣之。唯红，故不服耳。”是日不设卤簿，不作乐。王大臣等谓已即位，冠宜缀缨，于是军民皆缀缨。服官者暂停婚嫁宴会，民间不禁。乃颁哀诏朝鲜、蒙古，制曰：“我皇考盛德弘业，侯服爰戴。本年某月日，龙驭上宾，中外臣民，罔弗哀悼。属在藩服，咸使闻知。祭葬礼仪，悉从俭朴。仍遵古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诏到，国王以下举行丧礼如故，时犹在关外也。

顺治十八年，世祖崩，圣祖截发辫成服，王、公、百官、公主、福晋以下，宗女、佐领、三等侍卫、命妇以上，男摘冠缨截发，女去妆饰翦发。既大敛，奉梓宫乾清宫，设几筵，朝、晡、日中三设奠，帝亲诣尚食祭酒，三拜，立，举哀。王、公、大臣、公主、福晋、县君、宗室公夫人诣几筵前，副都统以上序立乾清门外，汉文官赴景运门外，武职赴隆宗门外，咸缟素，朝夕哭临，凡三日。外藩陪臣给白布制服。至四日，王公百官斋宿凡二十七日。过此则日哭临一次，军民服除。音乐、嫁娶，官停百日，军民一月。百日内票本用蓝笔，文移蓝印。禁屠宰四十九日。京城自大丧日始，寺、观各声钟三万杵。越日颁遗诏天安门，群臣素服，三跪九拜。宣毕，举哀。礼部誊黄，颁行各省。听选官、监生、吏典、僧道，咸素服赴顺天府署，朝夕哭临三日。诏至各省，长官帅属素服出郊跪迎，入公廨行礼，听宣举哀，同服二十七日除，命妇亦如之。军民男女十三日除。余俱如京师。

殷奠，列馔筵二十一，酒尊十一，羊九，楮币九万。读文。帝诣几筵哭，内外传哭，奠酒，率众三拜，举哀，焚燎。设启奠如启奠仪。届日奉梓宫登大升舆，三祭酒，并祭所过门、桥。帝号泣从，群臣依次随行。将至景山，内外集序，俟灵驾至，跪举哀。奉安寿皇殿讫，设几筵，帝三祭酒，每祭一拜，哀恸无已。皇太后再三抚慰，始还宫。明日行初祭，帝释服。又明日行绎祭，周月行月奠，自是百日内月奠，期年内月奠，仪并视殷奠，唯所陈品币有差。期年满月致祭，不读文。

上尊谥庙号，祇告郊庙社稷。届日殡宫外陈卤簿，作乐，大学士奉册宝陈案上，三叩，退。帝素服御太和门阅讫，一跪三拜，退立东旁。大学士诣案前，复三叩，奉册、宝列彩亭内，如初礼。校尉舁行，御仗前导，车驾从。王公百官先集协和门外，跪迎，随行寿皇殿大门外。册宝亭入，至檐前，帝入自左门，礼部长官先奉绢册宝陈中案，退。大学士诣亭前三叩，奉香册宝陈左案。帝就位，率众三跪九拜，大学士从左案奉册跪进，帝献册，授右旁大学士，跪受，陈中案上。进宝亦如之。乃宣册，宣册官奉绢册宣讫，三叩，退。宣宝仪同。帝率众行礼如初。复诣几筵前致祭，奠帛，读文，三献爵，如仪。焚绢册宝，礼成。翌日颁诏如制。百日内外集序，读文、器奠如初祭。

是日题神主，大学士一人进观德殿，诣祔庙神主前上香，奉主至寿皇殿外陈案上，并三叩。满、汉大学士各一人，诣香案前复三叩。填青讫，行礼如初。奉主登黄舆，至观德殿前止。大学士进殿，诣祔奉先殿神主前三叩，奉主登安舆，随黄舆后，出景山东门，入东华门，帝素服跪迎景运门内，从至乾清门，舆止。帝诣两神主前各三叩，先后陈案上，三献，九拜，礼成。谘吉升祔，详《吉礼》。

大祭如初祭仪。毕，帝升殿，延见群臣。清明、中元、冬至、岁除，并以时致奠。

既卜葬吉，将奉移山陵，前三日，遣告天地、宗社。前一日，设祖奠，仪如启奠。先是王大臣援引古礼，止驾远送，不许。至是奉太后懿旨，不获已，勉遵慈命。届日内外齐集，帝诣梓宫奠酒，尽礼尽哀。辅臣率执事官奉梓宫登舆启行，卤簿前导，册宝后随，帝攀号。俟过，步至东安门外泣奠，群臣从之。所过门、桥皆致祭。途中宿次，朝夕奠献，亲王行礼，群臣举哀。百里内守土官素服跪迎道右。至陵，奠献如在途。

大葬前期，遣辅臣及三品以上官诣陵陈祭。先三日，祇告如常告仪。届日辅臣诣梓宫告迁，三奠酒，奉梓宫登舆，群臣序立，跪举哀。俟舆过，哭从。至地宫，王大臣奉梓宫入，册宝陈左右，掩石门。辅臣率众三奠酒，举哀，卤簿仪仗焚。飨殿成，奉安世祖神位，致祭如时飨。届二十七月，诣太庙祫祭，如岁暮祫祭礼。

康熙六十一年，圣祖崩，大敛，命王公大臣入乾清门瞻仰梓宫，并命皇子、皇孙行礼丹墀上，公主、福晋等咸集几筵殿前，帝及诸皇子成服。以东庑为倚庐，颁遗诏，谕礼臣增订仪节。届时帝

立乾清宫外，西向，大学士奉遗诏自中道出，帝跪，俟过，还苫次。大学士出乾清门，礼部尚书三拜跪受，余如故时遗诏。

二十七日释服，帝曰：“持服乃人子之道，二十七日服制，断难遵从。”群臣以万几至重，请遵遗诏除服。不允。复疏云：“从来天子之孝，与士庶不同。《孝经》曰，天子以德教加于百姓、施于四海为孝。《书》称高宗谅阴，晋杜预谓释服后心丧之文。盖人君主宗庙社稷，祭为吉礼，必除服后举行。若二十七日不除，祀典未免有阙。”复叩首固请，始俞允。既释服，仍移御养心殿，斋居素服三年。灵驾奉安寿皇殿，日三尚食。退观德殿席地坐，有事此进奏。哺奠毕，始还倚庐。

群臣议进尊谥，帝亲刺指血圈用“圣祖”字。礼臣进仪注未惬意，更定。前期并祗告奉先殿，至日阅册、宝讫，帝行一跪三拜礼，东次西向立，俟册宝亭行始还宫，豫至殡殿倚庐恭俟。会朝鲜贡祭品，设几筵前。群臣咸集，鸿胪寺官引来使入，立仪仗南，北向，三跪九拜。遣官读文，三祭酒，每祭一拜，众及来使咸举哀行礼。来使复行二跪六拜礼，焚燎，退。外藩敖汉王请谒梓宫，报可。自是蒙藩使者皆得入谒以为常。

雍正初元，将奉移景陵飨殿，廷臣援宋、明二代礼，谓嗣皇帝不亲送梓宫，帝不允。礼臣议奉安地宫后，题太庙神主，令亲王敬奉还京。帝曰：“明季帝王不亲送梓宫，故令王大臣代行。朕既亲往，自宜亲奉以还焉。”先奉移二日，并遣告后土、昌瑞山神。

届日，帝诣梓宫祭酒，率众三拜，举哀毕，趋立大门东旁。梓宫出，跪，举哀。登大升舆，帝跪左。礼臣祭舆，三叩。灵驾发，帝步随。至景山东门，俟宿次。至景陵，帝跪迎红门外，举哀。徒步从，抵三洞桥，跪俟。降大升舆登小舆，安奉飨殿，设几筵，列册、宝。三祭酒，三拜，礼成。帝不忍别，群臣以皇太后为言。无已，翌日还跸。王大臣请御门听政，帝以梓宫未永安，命暂缓。固请之。始行。

既卜葬，届日晨帝诣景陵奠献，蹡踊哀恸，祭酒三拜，趋陵寝门外跪哭以俟。龙輴入地宫，复祭酒三拜，出俟幄次。题主、虞祭如常仪，归奉主升祔太庙。二十七月将届满，允吏部尚书朱轼请，祫祭太庙，颁示臣民。

世宗崩，丧礼悉依景陵故事。越日朝奠，特简王、贝子、公数人入内瞻仰，余集乾清宫廊下行礼。嗣后王公大臣、额驸暨台吉初至者，均得请旨瞻仰。又命宗室三十人，觉罗二十人番上奠献申哀慕。

颁遗诏，大学士奉至乾清宫檐下，帝亲受之，陈案上，三拜。大学士诣黄案前亦三拜。诏出中门，帝跪迎，俟过，始还苫次。诏至直省，军民男女改素服二十七日。梓宫奉移雍和宫，帝徒步随行，群臣谏阻不获，遂留居是宫。至二十七日后始还。月内日叩谒，月外间日一次，二月外三日一次。

时帝欲行三年之丧，廷臣请以日易月，不许。命详稽典礼。寻议上：“一，祭祀，按《礼记王制》‘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行事’。注谓‘不敢以卑废尊’。是知三年内本应亲行。明吕坤谓祖宗不轻于父母，奉祭不缓于居丧，何可久废？诚以天亲一理，宗庙之祭，亦当并举。谨议：凡遇郊庙、社稷、奉先殿大祀，皇帝躬诣行礼，或遣官恭代，皆作乐。先期斋戒，素服，冠缀缨纬，视祝版，御礼服。朝日，夕月，飨帝王、先师、先农，遣官行礼，咸礼服作乐。届日冠服如斋期。宫内祭神，百日后举行。经筵、耕耤，释服后举行。一，朝会，典礼攸关，元旦朝正，万国瞻仰，朝仪最重。谨议：二十七月内，遇元旦朝贺，吉服升太和殿，不宣表，不作乐，常朝亦然。一，御门听政，典制至巨。昔宋仁宗行三年丧，临朝改服。孝宗时，二十七日后，百官请听政，援《书》被冕服出应门语固请，乃许。稽之史册，自古为然。谨议：常事及引见俱在便殿，百日后乃御门。一，冠服，按谅阴之制，先儒谓古无可考。史载魏孝文帝、唐德宗释服后仍素服练巾听政，宋仁宗虽用以日易月制，改服临朝，宫中实行三年之丧。盖缟素不可以临朝。前代行三年丧者，亦唯宫中素服而已。谨议：百日内缟素，百日外易素服，诣几筵仍服缟素，御门莅官听政或诣皇太后宫俱素服，冠缀缨纬。升殿受朝则易吉。祭祀及一切典礼俱礼服。二十七月服满，如百日礼，致祭释服。一，宫中服制，帝后齐体，服制不容有异。二十七日后后素服，遇典礼易礼服，诣几筵仍缟素。妃

嫔亦如之。皇子与诸王同。一，在京王公百官，二十七日除服。遇典礼及朝会、坐班吉服，在署治事、入朝奏事俱素服，冠缀缨纬。诣几筵去冠缨。各署进本章用印。”制可。

乾隆元年正旦，以御极初元，御太和殿常朝，次年仍罢，著为例。将移泰陵，帝诣梓宫行礼毕，皇太后亦三祭酒，余如故。向例清明、中元、岁暮、国忌皆朝服行礼毕，素服举哀，唯冬至不更素服。帝以梓宫未葬，且在服内，允礼臣请。承祭执事各官不缀冠缨，仍用素服。

嘉庆四年，居高宗丧，如泰陵故事，唯遗诏到直省，文武官率绅耆摘缨素服出郊跪迎，入公署行礼。听宣毕，举哀，始成服，哭临三日。官吏军民自大事是日始，百日不剃发。大葬，帝躬引梓宫御龙輴入地宫。复以朝正大礼元年已行，二十七月内不再举。

仁宗崩热河，越六日，梓宫至京，始大敛，奉安淡泊敬诚殿。又四日，颁遗诏，礼官奉安龙亭，驿送入都。旧制，自太后以下二十七日后俱素服，孝和睿皇后改服缟素，百日后始易。丧将至，群臣出郊器迎，帝先返，至安定门、东华门，并祇俟哭迎。步随入大内，奉安乾清宫。允礼臣议，丧服已届二十七日，改大祭后除服。又几筵前奠献，陈法驾卤簿，百官会集暨各署用蓝印，俱大祭后停罢。

宣宗崩，梓宫奉移圆明园，安正大光明殿。会衍圣公至京，遇二周月致祭，命赴园随行礼。

文宗崩热河，依宣宗故事，梓宫移东陵。穆宗年尚幼，群臣援康熙二年例，止帝远送。同治二年释服，奉两宫皇太后懿旨，诸庆典及筵宴，俟山陵事毕再行。穆宗、德宗崩，并循斯例。

自世宗亲营泰陵吉壤，工需动用内帑，并谕毋建石像，惜人力。宣宗葬慕陵，规制简约。至同治时，侍郎宋晋言定陵工程宜法慕陵，虽廷臣囿于成宪，而制度毋稍逾侈，时称其俭。宣统初，为德宗营崇陵，颁帑数百万，亲贵主其事，移以营私第，致逾三年未成。逊国后，当道拨款营治，及葬，工甫半，故较旧制为略云。

皇后丧仪　太祖癸卯年九月，皇后叶赫纳喇氏崩。越三载，葬尼雅满山。天聪三年，与太祖合葬福陵，制甚简也。入关后，凡遇列后大事，特简大臣典丧仪，会礼臣详议。

顺治六年四月，太宗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崩，梓宫奉安宫中，正殿设几筵，建丹旐门外右旁。首亲王讫骑都尉，公主、福晋、命妇咸集。世祖率众成服，初祭、大祭、绎祭、月祭、百日等祭，与大丧礼同。七年，上尊谥曰孝端文皇后，葬昭陵。

圣祖母慈和皇太后佟佳氏，康熙二年二月崩。初违豫，帝时年十一，朝夕侍。及大渐，废餐辍寐。至是截发成服，躃踊哀号，水浆不入，近侍感泣。日尚三食，王公大臣二次番哭。停嫁娶，辍音乐，军民摘冠缨，命妇去装饰，二十七日。余凡七日。四日后，入直官摘冠缨，服缟素。五日颁诏，文武官素服泣迎，入公署三跪九拜，听宣举哀，行礼如初。朝夕哭临三日，服白布，军民男女素服如京师。上尊谥曰孝康章皇后。梓宫移坝上，帝祭酒行礼攀号，太皇太后、皇太后念帝冲龄，止亲送。与世祖合葬孝陵，升祔太庙。

十二年五月，皇后赫舍里氏崩，辍朝五日，服缟素，日三奠，内外会集服布素，朝夕哭临三日。移北沙河巩奉城殡宫，帝亲送。自初丧至百日，亦躬亲致祭。时用兵三藩，虑直省举哀制服易惑观听，免治丧，余如故。册谥仁孝。三周后，致祭如陵寝。后葬昌瑞山。世宗登极，谥曰孝诚仁皇后。

十七年二月，皇后钮祜禄氏崩，丧葬视仁孝后，册谥孝昭。世宗加谥曰仁。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祠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瘠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唯令元旦辍哭一日。礼臣议上尊谥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谥，心实不忍。谕俟奉安寝园，称谥以祭。及梓宫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鞅，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辄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志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衰绖，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初太皇太后病笃时，谕帝曰：“太宗梓宫奉安已久，卑不动尊，未便合葬。若别营茔域，不免劳费。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必安厝遵化为宜。”帝遂相孝陵南建飨殿，奉安梓宫，称暂安奉殿，设官奉祀如孝陵制。至世宗改建地宫，号昭西陵，始大葬。

圣祖仁皇后佟佳氏，二十八年七月崩，时由妃立后第二日也。帝辍朝亲临，制四诗悼之，谥曰孝懿，丧仪如孝昭。

世祖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五十六年二十月崩。先是疾大渐，礼臣请如孝康后丧礼。帝言：“孝康升遐，朕甫十岁，辅臣治丧，礼恐未备。后见仁孝后丧仪，条理颇晰，如遇大事，其悉议以行。”及崩，会帝病足，舁近几筵。就榻成服。哭而晕，有间苏。群臣环跽叩劝，乃勉舁侧殿。将移殡宫，设启奠，礼臣请遣皇子代。帝曰：“此初祭，朕必亲奠，宁寿宫中岂能复行此礼耶？”至日遣代奠爵，仍舁几筵旁榻上行礼。梓宫启行，舁榻哭送，出宁寿宫西门，仰望不见灵驾，止哀，还苫次。大祭，足疾少愈，即亲诣殡宫行礼。谥曰孝惠章皇后，葬孝东陵。

雍正元年，世宗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崩，丧礼如孝惠，谥曰孝恭仁皇后，与圣祖合葬景陵。时帝遭圣祖丧，斋居养心殿。服竟，仍终太后丧。辅臣援圣祖丧礼请服阕行祫祭，帝曰：“父母之丧，人子之心则一，帝后之礼，国家之制迥殊。今届皇妣释服期，诹日祭告奉先殿，无颁谕中外为也。”

九年九月，世宗皇后那拉氏崩，帝服缟素十三日除，奉移田村，三周年后，殡宫时奠与沙河殡宫礼同，唯承祭各官改补服。高宗立，上尊谥曰孝敬宪皇后。乾隆二年，与世宗合葬泰陵。

十三年三月，帝奉皇太后东巡，皇后富察氏从，还至德州崩，亲制《悼亡篇》。丧将至，王公大臣诣通州芦殿会集，皇子祭酒，举哀行礼。既至，群臣素服跪迎朝阳门，公主近支王福晋集储秀宫，诸王福晋及命妇集东华门外，咸丧服跪迎梓宫，奉安长寿宫。帝亲临成服，辍朝六日。

中宫之丧，自孝诚仁皇后后，直省治丧仪制久未举行。至是王大臣言：“《周礼》为王后服衰，注谓诸臣皆斋衰，是内外臣工无异也。《明会典》载后丧仪，十三布政使司暨直隶、礼部请敕差官讣告。外省官吏军民，服制与京师同。今大行皇后崩逝，正四海同哀之日，应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从之。册谥孝贤。

五月，廷臣奏言：“后虽俪体，礼统所尊，升殿视朝，事关典制。孝贤皇后丧仪，应遵祖制，百日后皇帝升殿，文武百官及外藩使臣朝服行礼如常仪。帝两月除沐礼，御门听政，群臣朝服不挂珠，礼毕仍素服。百日后如御门，群臣常服挂珠，庶协礼制分义。”帝曰：“孝贤皇后丧仪，朕皆斟酌古今，不参私意。考明嘉靖七年孝洁陈皇后之丧，张璁援引古礼，谓‘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特为旁期言。若妻丧本三年报服，杀为期年，固未尝绝。上宜为后服期丧’云云。今据议奏，如升殿作乐，凡大朝祀典，自当如例。唯常日视朝，但鸣钟鼓，乐悬而不作。至明年正月，将届期年，一切典礼如常仪。”

时沂州营都司姜兴汉、锦州知府金文醇国恤期内剃发，所司以闻，下部逮治。并申明祖制，禁百日内剃发，违者处斩。谕载入《会典》。

三十一年，皇后那拉氏薨，时帝幸热河，留京王大臣以闻。诏言：“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去年侍太后南巡，性忽改常，未尽孝道，理应废黜。今仍存其名号，丧仪依贵妃例，内务府大臣承办。”

仁宗母魏佳氏，四十年正月在贵妃位崩，诏称令懿皇贵妃，命皇八子、十二子、十五子、皇孙绵德等穿孝，葬胜水峪。嗣立仁宗为皇太子，遂赠谥孝仪皇后，升祔奉先殿，后复上庙谥为纯皇后，乃升祔太庙。

高宗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四十二年正月崩，帝衰服百日，如世宗丧，余仍素服。亲拟尊谥曰孝圣宪皇后。礼臣上丧仪，援雍正九年例，二十七日内遇郊庙大事，素服致祭，乐设不作。帝曰：“郊庙典重，不应因大丧而稍略。”复下军机大臣议。旋议上：“遇郊庙大祀，遣官致祭，仍作乐，朝服行礼，常祀素服致祭，乐设不作。”制可。颁遗诏，自到省会日始，停嫁娶，王公百官百日，军民一月。辍音乐，王公百官一年，军民百日。余如故。

先是历代丧礼，百日后服色礼制，未载《会典》，至是命军机大臣会典丧仪王大臣详议。议上御

殿视朝仪注。得旨：“元正朝会，二十七月内不必举行。其常日视朝，百日后行之。”

又议定御用服色：“一，百日内缟素。百日释服后，二十七月内素服。诣几筵，冠摘缨。一，百日内遇祭郊、社、日坛，遣官将事。斋戒日，素服冠缀缨。百日外，亲诣行礼。又斋期，常服不挂珠。阅祝版，先期宿坛，常服挂珠。祭日朝服作乐，还宫乐设不作。一，百日外祭事御龙袍褂。百日内祭奉先殿冠缀缨、青袍褂，百日外珠顶冠、蓝袍、金龙褂。一，二十七月内祭月坛、帝王、先师、先农，俱遣官行礼。一，宫中祀大神，百日后亲诣行礼，龙袍、蓝褂、挂珠。一，二十七日外，遇元旦，前后七日貂褂挂珠，百日外，御门听政，常服不挂珠。一，二十七日外百日内，召见及引见俱在便殿，服缟素。遇万寿节，七日常服。一，阅视大行皇太后册、宝，素服冠缀缨，先期斋戒带牌。一，阅视玉牒，朝服。一，十二月封宝，正月开宝，御龙褂。一，文武传胪不升殿。一，经筵、耕耤，二十七月后举行。一，山陵礼制，二十七月内谒陵，青袍褂，冠摘缨，其往返在途，冠并缀缨。一，内廷主位，二十七日释缟素后，二十七月内常服。遇元旦万寿，俱七日吉服。百日内遇亲蚕，遣王福晋恭代。朝服，百日外二十七月内，依旧行礼，吉服。其文武百官，二十七日缟素，百日内素服，冠缀缨，夏用雨缨冠，诣几筵仍摘缨。一，百日内祭郊庙、社稷、日坛，遣官恭代。先期省牲、视牲咸素服。祭日，承祭、执事各官咸朝服。作乐。百日外二十七月内，亲诣行礼。斋戒日常服挂珠，阅祝版、省视牲、宿坛并补褂。冬貂褂挂珠。祭日，朝服作乐。一，百日外祭堂子，俱蟒袍、补褂、挂珠。百日内祭奉先殿，青袍褂，冠缀缨。百日外补褂、挂珠。一，百日外祭月坛、帝王、先师、先农，遣官行礼，皆素服斋戒。祭日，朝服，作乐。百日内素服行礼，乐设不作。一，二十七月内遇元旦谒堂子，百官皆蟒袍、补褂、挂珠。其前后三日及万寿前后七日皆常服挂珠。一，二十七日外百日内引见官，青袍褂。百日外青褂。一，百日外二十七月内，遇升殿、常朝、坐班俱朝服。遇朔、望常服挂珠。一，奉移山陵，随从官在途青袍褂、冠摘缨。礼成后，神主还京，并百日后随从谒陵，在途俱青袍褂，冠缀缨。谒陵日如之。还京时，仍短襟袍、马褂。一，百日内雨衣、雨冠均青色。百日外雨冠按品级，雨衣仍青色。皇子以下同。”制可。

四月，葬泰东陵，梓宫迳泰陵，命暂停道旁，帝代向陵寝行礼，著为令。

至陵翼日行飨奠礼。初，帝以《会典》旧称“遣奠”，称名未当，命儒臣稽所自昉。大学士言：“遣奠之称，礼经并无明文，唯见诸孔颖达《士丧礼疏》，唐以后相沿用之。盖颖达第用《仪礼》葬日将行苞牲体之车名为遣车，遂取遣字为奠名，牵合无当。复考《仪礼》，将行之祭，‘撤巾苞牲。’郑康成注：‘象既飨而归宾俎也。’又《礼记杂记》：‘大飨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所以为哀也。’郑注：‘既乡归宾俎，言孝子哀亲之去也。’是将行之祭，本用飨礼，旧称遣奠，似不若作飨奠为长。”敕下部更正从之。

四十四年四月，帝诣陵释服。谕曰：“朕昔遭皇考大故，思持服三年，因遵圣母慈谕，断以百日。然缟素虽释，其服仍存。嗣值圣母大丧，百日后即不存，非厚前薄后也。盖彼时年力正壮，可终三年丧制。今春秋望七，设存之而弗克尽礼，于心转不安也。”

仁宗皇后喜塔腊氏，嘉庆二年二月崩，奉太上皇敕旨，丧仪如皇后。改为辍朝五日，素服七日。奠辍时，皇子等成服如制。官民俱素服七日，不摘缨，不蓄发。寻谕辍朝期内，仍进章疏，毋废引见诸事。其奏事官暨引见官，俱常服不挂珠。凡停嫁娶、辍音乐，官二十七日，军民七日，余如仪。册谥孝淑，嗣葬太平峪。

十三年正月，仁宗皇后钮祜禄氏崩，时在福晋位，暂安王佐村园寝，二十五年帝即位，追封孝穆皇后。拟改园寝为陵寝，礼部言：“园寝规制未备，忌辰大祭，朔、望小祭，请如孝淑后殡宫例举行。”制可。遂命大学士戴均元等勘定宝华峪，嗣以地宫渗水，道光十一年，改葬龙泉峪。

越二年，宣宗皇后佟佳氏崩，帝辍朝九日，素服十三日，册谥孝慎。又越二年，卜葬，与孝穆后同吉壤。

二十年正月，皇后钮祜禄氏崩，帝服青袍褂十三日除，临奠仍素服。谥孝全。亦葬龙泉峪。

二十九年十二月，仁宗皇后钮祜禄氏崩，谥曰孝和睿皇后。时帝年七十，二十七日释缟素，数日而崩。咸丰三年，葬昌西陵。

方孝和后崩次日，文宗后萨克达氏崩福晋位，内府治丧，殡田村。次年正月帝即位，追封孝德皇后，其丧仪先期豫改，如大丧礼。同治四年，与文宗合葬定陵。

康慈皇贵太妃，宣宗皇贵妃也。咸丰五年七月，尊为皇太后。俄崩，帝持服百日如制。加谥孝静，升祔奉先殿，改慕陵妃园为慕东陵。同治初元，加庙谥曰成，升祔太庙。

光绪元年二月，嘉顺皇后蒙古阿鲁特氏崩，去穆宗丧未百日，帝释缟素后，率群臣服丧二十七日，仪如故事。谥曰孝哲毅皇后。五年，与穆宗合葬惠陵。

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文宗后也。七年二月崩，谥曰孝贞显皇后，葬定东陵。

三十四年十月，慈禧太皇太后后德宗一日崩，诏礼部从优具议。寻议百日内上谕用蓝笔，章疏十五日后具奏。王、公、百官、公主、福晋、命妇二十七日内日三哭临。官停嫁娶期年，辍音乐二十七月，京师军民二十七日罢祭祀，余如大丧礼。谥曰孝钦显皇后，葬定东陵。

皇妃等丧仪　顺治初，定制，妃、殡之丧，内务府掌行，临时请旨。

康熙四年，寿康太妃博尔济吉特氏薨，帝辍朝三日，大内及宗室咸素服。王、公、大臣、公主、福晋、命妇毕集。初祭，陈楮币十四万，画缎万，馔筵三十有一，牛一，羊十八，酒九尊，读文致祭。次日绎，陈楮币万，馔筵五，羊三，酒三尊。大祭同初祭。奉移豫祭，陈楮币二万，馔筵十三，羊五，酒五尊。岁时致祭如例。

九年，慧妃博尔济吉特氏薨，辍朝三日，大内、宗室咸素服。三日不祀神。妃宫中女子翦发，内监截发辫，成服，二十七日除。又定金棺至殡宫，初祭陈楮币十四万，画缎千，帛九千，馔筵二十一，羊十九，酒十九尊，设彩仗行礼。奉移则陈楮币三万，馔筵十三，羊、酒各五。不直班官员跪迎十里外，俟过随行。次日行奉安礼，如奉移仪。

十三年，太宗懿静太贵妃博尔济吉特氏薨，帝摘冠缨，躬诣致祭，余同太妃仪。

三十五年，温僖贵妃钮祜禄氏薨，辍朝五日。命所生皇子成服，大祭日除，百日剃发，余如制。

雍正三年，敦肃皇妃年氏薨，辍朝五日。特简王公大臣典丧仪，遣近支王公七，内务府总管一，散秩大臣二，侍卫九十，内府三旗佐领，官民男女咸成服。大祭日除，剃发。日三设奠，内外齐集，百日后至未葬前，日中一设奠，朔望仍三奠，命内管领妻祭酒三爵。奉移日，礼部长官祭舆。金棺启行，王公百官从。礼部长官祭所过门、桥。初祭陈楮币十八万，帛九千，画缎千，馔筵三十五，羊、酒各二十一。大祭同。

又定贵妃晋封皇贵妃，未受册封前薨，罢制金册宝，以绢册宝书谥号。遣正、副使读文致祭，先期遣告太庙后殿、奉先殿。届日内外会集，正、副使赴内阁诣册宝案前一跪三叩，奉册宝出，至午门外陈彩舆内，复三叩。校尉舁至殡宫大门外，正、副使行礼如初。奉册宝入中门，陈案上。正使诣香案前三上香，宣讫，读文致祭如仪。乾隆二年，奉移金棺从孝敬后葬泰陵。

八年，寿祺皇贵太妃佟佳氏薨，礼部以辍朝五日请，诏改十日。摘冠缨，亲诣行礼，谥慤惠，余同贵妃仪。

二十九年，忻妃戴佳氏薨，诏加恩如贵妃例治丧。先是，晋封时金册宝已镌字，未授受，至是陈设金棺前，其绢册宝增书贵妃字焚之。又谕：“嗣后贵妃以上薨逝，王公大臣俱步送暂安处，妃、嫔豫往，满大臣年老艰步履者如之。”故事，皇贵妃金棺至园寝，始制神牌，甚稽时日，三十三年谕：“嗣后遇大祭，即往园寝制造，俟金棺至，刻字填青，大学士等监视。奉安后，陵寝官朝服行礼，奉设飨殿。著为令。”

四十年，奏定皇贵妃以下五等丧。凡请辍朝、素服日期，传行内外齐集，请遣承祭大臣，奉安地宫前期祭告陵寝及金棺前，并所过门、桥奠酒诸事，均礼部掌行。其追封赠谥制牌，会同二部奏办，余归内府掌仪司牒礼、工二部襄治之。

四十九年，裕皇贵太妃耿氏薨，诏罢朝，仍亲诣奠酒行礼，谥纯懿，余如故。

嘉庆四年，庆贵妃陆氏薨，帝念其抚育如生母，特追封庆恭皇贵妃，下所司议赠谥典礼。寻议上，豫期工部制绢册宝，寝陵官制神牌，遣告太庙、奉先殿暨高宗几筵，俟高宗梓宫移山陵次日，遣正、副使诣园寝配殿致祭。九年，议定皇贵妃丧，罢坤宁宫致祭酌减为五日，贵妃二日，妃、嫔

不停止。

道光十三年，仁宗诚僖皇贵妃刘氏薨，不辍朝，不素服，命僧格林沁穿孝，谥和裕。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七日，琳皇贵太妃乌雅氏薨，会初十日慈禧太后万寿，命大内、宗室王公百官展期十二日素服一日。

清史稿卷九三　志第六八

礼十二凶礼二

皇太子皇子等丧仪

亲王以下及公主以下丧仪

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　忌辰

品官丧礼　士庶人丧礼　服制

及皇子福晋皇太子皇子等丧仪　皇太子丧仪，有清家法，不立储贰。至乾隆三年，皇次子永琏薨。高宗谕曰：“永琏为朕嫡子，虽未册立，已定建储大计，其典礼应视皇太子行。”礼臣奏言：“皇太子丧礼，《会典》未载。旧制，冲龄，不成服。今议，皇帝素服，辍朝七日。若亲临奠，冠摘缨。典丧大臣、奏遣之王公暨皇太子侍从官咸成服，内务府佐领、内管领下护军、骁骑校等成服，以六百人为率，并初祭日除。直省官奉文日，咸摘冠缨素服三日，停嫁娶、辍音乐，京师四十日，外省半之。幼殇例无引幡，今请依雍正时怀亲王丧仪，引幡仍用。外藩额驸、王、公、台吉、公主、福晋、郡主服内来京，男摘冠缨，女去首饰。朝鲜使臣素服七日。金棺用桐木。”启奠帝亲祭酒，奉移亲视送。礼部长官祭舆。初祭内外会集，帝至殡殿奠酒三爵，每奠众一拜，是日除服剃发。将册谥，先期遣告太庙后殿、奉先殿，谥曰端慧。礼成。礼部颁行各省，并牒朝鲜国王，文到率百官素服，军民罢嫁娶、音乐各三日。八年，葬朱华山园寝。

皇子丧仪　顺治十五年，荣亲王薨，治丧视亲王加厚，葬黄花山园寝。

康熙中，定制，凡皇子殇，备小式朱棺，祔葬黄花山，唯开墓穴平葬，不封不树。

雍正六年，皇八子福惠卒，帝辍朝，大内素服各三日，不祭神，诏用亲王礼葬。十三年，追封亲王，谥曰怀。

乾隆十三年，皇子永琮甫二周薨，帝言：“建储之意，朕虽默定，然未若端慧太子旨已封贮，丧仪应亲皇子为优。”大祭视临奠醊，谥悼敏，后追封哲亲王。

越二年，皇长子永璜薨，金棺用杉木，其福晋及皇孙绵德等翦发去首饰，成服百日而除，素服二十七月。成服王公大祭日除。礼部以第三日移殡，请辍朝三日，诏改五日，追封定亲王，谥曰安。初祭、大祭并亲临奠。

二十五年，皇三子永璋薨，诏用郡王例治丧，辍朝二日。大内、宗室素服咸五日，不祭神。追封循郡王。

四十一年，皇十二子永瑆薨，诏宗室公例治丧。嘉庆四年，追封贝勒。

道光十一年，皇长子奕纬，命依皇子例治丧。罢公主、福晋、命妇会集，园寝不建碑，追封贝勒，谥曰隐志。三十年，晋封郡王。

皇子福晋丧，定制，亲王世子、多罗郡王下及奉恩将军、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下及固山格格、奉恩将军妻咸会集。朝供馔筵，午果筵。初祭引幡一，楮币十二万，馔筵二十五，羊十五，酒七尊，读文致祭。绎则陈楮币三千，馔筵十二，羊、酒各七。百日、周年、四时致奠礼同。

嘉庆十三年，宣宗时为皇次子，其福晋钮祜禄氏薨，帝命即日成服，初祭后除。未分府皇子福晋依亲王福晋例，金棺、座罩皆红色，以无仪仗，特赏金黄色座罩，仪仗仍视亲王福晋例用，旗色用镶白，著为令。

道光七年，皇长子奕纬福晋瓜尔佳氏薨，罢内外齐集及豫往暂安处接迎。十一年，追封贝勒夫人，谕吉遣官奉纸册往殡所，读文致祭。

暨福晋等亲王以下及公主以下丧仪　顺治九年，定亲王丧闻，辍朝三日。世子、郡王二日。后

改贝勒以下罢辍朝。敛具，亲王至贝勒采棺，藉五层。贝子至辅国公棺同，藉三层。镇国将军以下朱棺，藉一层。初薨陈仪卫，鞍马、散马亲王十五，世子、郡王各十四，贝勒各十三，贝子各十二，镇国公各十，辅国公各八；镇国将军鞭马七，辅国将军五，奉国将军四，奉恩将军三。府属内外咸成服，大祭日除。内外去冠饰、素服会集，各如其例。镇国将军以下不会丧。公主、福晋、命妇会丧，临时请旨行。凡亲王至辅国公，御祭二，遣官至坟读文致祭。宗人府请赐谥，撰给碑文。工部树碑建亭，贝勒以下碑自建，给葬费有差。镇国将军至奉国将军赐祭二，文一。立碑、予谥，临时请旨。奉恩将军赐祭无文，不立碑，不予谥。

王至公婚娶之子卒，许陈鞍马，祭品各如其父母例，唯不遣官致祭。未婚娶幼子不造坟。

凡葬期，亲王期年，郡王七月，贝子以下五月。

又定亲王福晋以下丧，内外会集如制，陈仪卫从其封爵，亲王福晋、侧福晋、世子福晋御祭一。

十二年，定下嫁外藩公主丧，御祭一，遣官至茔所读文致祭。

康熙四年，定贝勒至入八分公予谥请旨行。

九年，定亲王至辅国公丧，本府官属具丧服，其礼亲王、肃亲王、承泽亲王、敬谨亲王、饶余亲王、郑亲王、克勤郡王、恪僖贝勒、靖宁贝勒、顾尔马洪贝子、福勒黑公十二支，凡为本支所分者，本身暨府属官、命妇咸具丧服，非本支会丧者摘冠缨，从官如其主，尊属无服。

五十二年，定贝勒生母薨，治丧如嫡夫人，遣官读文致祭。五十四年，定固伦公主有子孙者，获请建碑予谥。

雍正四年，遵旨议定嗣后皇帝子孙依五等服制，遇期服伯叔兄弟丧，依例具奏临丧。其诸王以下，不论爵次，遇小功以上丧，会丧成服，期六十日、大功一月、小功七日除。乾隆三年，更定期服大祭日、大功初祭日、小功送殡日除。

二十一年，谕诸王侧福晋予谥请旨行，予祭不逾一次，罢给祭文。三十六年，定贝勒、贝子、公兼一品职获请予谥，镇国暨辅国将军兼一品职获请赐恤。四十年，定凡侧福晋为王等生母，获请赐祭，降嫡福晋一等。五十六年，镇国公晋昌夫人卒，诏罢赐祭，后仿此。

嘉庆十七年，贝勒绵懃子奕绶卒，命封为未入八分辅国公，嗣后宗室如追封公，俱作为未入八分，著为令。

公主以下丧仪　顺治九年，定固伦公主丧视亲王福晋，和硕公主视世子福晋，郡主视郡王福晋，县主视贝勒夫人，郡君视贝子夫人，县君视镇国公夫人。十二年，定下嫁外藩公主至县主并给谕祭文，遣官赴坟读奠。郡君以下，致祭无文。道光二十四年，定公主薨，内务府请旨，如命官为治丧，一切典礼。即会礼部具奏。得旨，再牒各署治办，额驸自行治丧，礼部应将会集处奏闻。公主以下丧，会集临时请旨，如获请，牒宗人府、五旗传行。未厘降受封者，内务府治丧，不会集。

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　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奕譞薨，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帝持服期年，缟素十有一日，辍朝如之。期年内御便殿仍素服。元旦谒堂子，诣慈宁宫，太和殿受朝，并礼服。唯升殿不宣表，乐设不作，罢宗亲、廷臣筵宴。祭文、碑文书皇帝名。初祭、大祭暨奉移园寝并御青袍褂，冠摘缨，亲诣行礼。又定庙制及祭葬，庙中殿宇及正门瓦色，中用黄琉璃，殿脊及正门四围用绿琉璃。祀以天子礼。岁时飨，四仲月朔举行，忌辰躬亲致祭。葬以亲王礼，帝亲制碑文，谥曰贤。三十二年，其福晋叶赫那拉氏薨，称“皇帝本生妣”，丧仪如醇贤亲王例。

忌辰　顺治十年，定盛京、兴京三陵忌辰，遣守陵官行礼，献酒果，不读祝，不奠帛。十二年，改定忌辰遣官，礼部具题请旨。康熙三年，复定三陵忌辰在隆恩殿神牌前揭幔致祭。雍正四年，帝以圣祖丧满，哀慕无穷，思依三年内祭礼举行，下礼臣议。寻议上，依周年祭祀例，遣在京或陵寝王公大臣一人承祭，在京王公百官遣三之一陪祭。著为令。十三年，高宗嗣服，议定圣祖忌辰，依陵寝四时大祭，用太牢，献帛爵，读祝文，遣官承祭，陵寝官悉陪祀，罢遣京官往。嗣后列圣、列后忌辰，永如例行。

定制，帝、后忌辰，内外俱素服，停宴会，辍音乐，不理刑名，帝诣奉先殿后殿上香行礼。如祀南郊，帝阅祝版，遇忌辰，御龙袍、龙褂、挂数珠，执事官蟒服、补褂、挂数珠。阅北郊、庙社

暨各中祀祝版，则俱御龙褂、挂数珠，执事官咸补服、挂数珠。大祀斋期内，御常服、挂数珠，陪祀执事官亦如之。凡祭日遇忌辰，行礼时祭服作乐，礼毕仍素服。

赐祭葬　世祖初入关，沿崇德间例，超品公，一、二、三等公卒，遣官祭三次；子、副都统二次；参领、佐领一次。阵亡与有勋劳者，遣官治丧，出自上裁。

顺治三年，定制民公、侯、伯、子兼任内大臣、都统、大学士、尚书、镇守将军卒，候旨立碑，致祭一次。袭公、侯、伯、子在任不逾三年，止给祭品，无祭文，不立碑。二、三品官卒，给祭品。满任三年给祭文。有战功者，获请立碑。

十三年，定佐领、员外郎、主事任满三年，给祭品、祭文，未满者无祭文。致仕同。

十五年，定部、院长官加秩至一、二品，致祭、立碑。三品满三年者如之。未满，但致祭而已。护军统领、副都统、前锋统领、步军总尉考满视三品，如为男爵，得致祭，立碑，参领、前锋参领满三年，致祭，不立碑。四品卿、少卿考满者同，否则不给祭文。阵亡不论品级，获请恩恤。内大臣、都统、大学士、尚书、护军统领、副都统、前锋统领、侍郎、学士、步军总尉原品休致者，致祭、立碑同。现任轻车都尉、佐领、骑都尉、郎中、员外郎、主事，致祭、无碑文。承袭公、侯、伯有职任者，依职任予恤，否则止给祭品。

十七年，定本身所得民公、侯、伯、子及都统有职任内大臣、镇守将军给全葬。大学士，尚书，左、右都御史加级及宫保者，视一品给全葬，无加衔、加级视二品给全葬。侍郎无兼衔、加级而考满者，视三品给全葬，未满者半之。四品卿、少卿或兼少卿衔，视四品，止给祭品。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步军总尉任满给全葬，未满者半之，并致祭一次。武职自参领、文职自郎中以下，俱不给祭品。阵亡者如故。

十八年，定本身所得民公、侯、伯造葬，致祭一次，加祭出特恩。都统、内大臣、大学士、尚书、右都御史、子、镇守将军及加衔、加级至一二品官，俱依品级造葬，致祭一次。三品侍郎、学士、通政使、大理寺卿考满者给全葬，未满者半之，俱致祭一次。参领、协领、郎中、佐领及三等侍卫、护卫官阵亡者，致祭一次。汉文职一、二品或三品考满，俱致祭、造葬，未满者半之，致祭一次。在外布、按以上，依京秩例行。武职加衔副将以上，造葬，致祭一次，无兼衔而考满者同，未满者半之，致祭一次。知县、守备以上阵亡者，各依加赠品级造葬，致祭一次。凡满、汉文武原官致仕者，恤典同现任。

康熙九年，定本身所得及承袭公、侯、伯给全葬，遣官读文，致祭一次。内大臣、都统、子品级散秩大臣、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子、世袭子、镇守将军、提督，各依品级给全葬，遣官读文，致祭一次。男品级散秩大臣、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侍郎、本身所得男、学士、副都御史、总督、总兵官、加级至二品巡抚，各依所加品级给全葬，遣官读文，致祭一次。三品侍郎、学士、副都御史、巡抚、通政使、大理寺卿，任满给全葬，未满者半之，俱遣官读文，致祭一次。布政使给全葬，致祭一次。云骑尉、三等侍卫以上，文职知县、武职守备以上阵亡者，各依加赠品级给全葬，致祭一次。

道光二十四年，定赐祭王、公以下仪　祭日，堂中陈仪卫，灵座前置供案，陈赐祭物品，左右分陈自备祭品。案前设遣官奠位，东设祝案，北向，南设燎位，具楮帛。遣官至，丧主率宗亲及属官跪迎大门外，礼部官奉祭文入自中门，陈东案，遣官随入，就位立，丧主以下皆就位跪。读祝官读文讫，遣官跪奠三爵，每奠一叩。镇国将军以下立奠，丧主率众随行礼。毕，兴，举哀，燎祭文。丧主率众望阙谢恩，三跪九叩。遣官出，跪送大门外。

赐谥　亲王例用一字，贝勒以下及文武大臣二字。郡王谥号，尚沿明制用二字，间有用一字者。圣祖时，追谥郡王，满、汉文俱用一字，遂为定制。

顺治九年，定亲王以下丧闻，宗人府请谥，内院撰拟碑文。康熙四年，定诸王赐谥，封号上加一字，贝勒以下、入八分公以上，予否请旨行。乾隆三十六年，遵旨议定贝勒至辅国公兼一品职者予谥，仍请旨。其兼二品以下职暨不兼职者罢予谥。

定制，一品官以上予否请上裁，二品官以下不获请。其得谥者，率出自特旨，或以勤劳，或以

节义，或以文学，或以武功。破格崇褒，用示激劝。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世宗朝，一等公福善，大学士魏裔介，将军佛尼勒、莽依图，都统冯国相，尚书汤斌、徐潮、玛尔罕辈，望实素高，入祀贤良。逮至高宗初元，始获追谥。易名盛典，殊不易得。

令甲，得谥者礼部取旨，行知内阁典籍撰拟。至穆宗朝，大学士卓秉恬改归汉票签，唯侍读司之。大学士圾翰林授职者，始得谥“文”，亦有出自特恩而获谥文者，侍读拟八字，大学士选四字，余则拟十六字，大学士选八字，并请上裁定。武臣有谥文者，如领侍卫内大臣索尼获谥文忠，异数也。唯“文正”则不敢拟，出自特恩。文职内自三品卿、外自布政使以下，例不予谥。唯御史陆陇其谥清献，侍讲学士秦承业谥文慤，太常卿唐鉴谥恪慎，则以崇尚懦臣，笃念师傅，不为恒式。

咸丰三年，礼臣奏定文职二品官殉难，视一品予谥。如按察使优恤，礼部亦得援例以请。军兴而后，道、府、州、县等官死绥不少，疆臣疏请，不拘常格矣。其武职死事，参将以下，视副将议恤；协领以下，视副都统议恤；皆得援新章奏请。唯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至十二年，谕：“嗣后文武各官，其官阶例不予谥者，不得率行奏请。”至是限制稍严。

光绪四年，贵州巡抚黎培敬为已革总督贺长龄请谥。诏以易名之典，不容冒滥，严切申儆，且下培敬吏议。亦有得谥而被夺者，若沈德潜、卞三元，或追论其生平，或败露于身后，削秩仆碑，以示诫也。

至朝鲜国王谥号，亦内阁撰拟，嗣以所拟之字有触其国王先代名讳，则改由其国自拟八字以进，请帝裁定云。

外藩赐恤　顺治十三年，定蒙藩亲王等丧，遣官赍祭文至茔所宣读致祭，丧主率属跪迎。礼毕，望阙谢恩，行三跪九拜礼。自王以下，致祭如前仪，唯牲醴物品，则依其爵为隆杀。著有勋劳者，建碑优恤，特遣大臣、侍卫，出自恩旨。亲王、郡王福晋丧，遣祭如仪。贝勒至公夫人，并遣祭，无祭文。

其朝鲜国王母妃、王妃、世子丧讣至，礼臣请赐恤，遣正、副使赍祭品、香钞谕祭。乾隆五十一年，国王世子李<⿰日享>丧，礼部奏闻。诏以朝鲜世守藩封，最称恭顺，命倍给祭品，赤优恤。嘉庆十年，国王李玧曾祖母庄顺王妃讣至，赐祭一次。

琉球、越南国王卒，告哀，遣使谕祭，并给银绢。母、妃、世子丧，俱不告哀，不赐恤。使臣来京病殁，则题请恤典，赐棺及祭，归葬者听。

品官丧礼　定制，有疾迁正寝，疾革书遗言，三品以上官具遗疏，既终乃哭。立丧主、主妇。护丧诸执事人治棺，民公采板，侯、伯、一品官以下朱棺。讣告。设尸床、帷堂，陈沐具。乃含。三品以上用小珠玉，七品以上用金木屑五。袭衣，常服一称，朝衣冠带各以其等。明日小敛，陈敛床堂东，加敛衣，三品以上五称，复三、禅二；五品以上三称，复二、禅一；六品以下二称，复、禅各一；皆以缯。复衾一。又明日大敛盖棺，设灵床柩东，柩前设灵座，陈奠几，丧主及诸子居苫次，族人各服其服。

朝夕奠肴馔，午饼饵。遇朔望，则朝奠具殷奠，肴核加盛。初祭，陈馔筵羊酒，具楮币。公筵十五席，羊七，楮四万；侯筵十二，楮三万六千；伯筵十二，楮三万二千；羊俱六。一品官筵十，羊五，楮二万八千；二品筵八，羊四，楮二万四千；三品筵六。楮二万；四品筵五，楮万六千；羊俱三。五品筵四，楮万二千；六、七品筵三，楮万；羊俱二。

族人齐集，丧主以下再拜，哭奠如礼。卒奠，大功者易素服，大祭同。初祭，期服者易素服，百日致奠剃发，三月而葬。

一品茔地九十步，封丈有六尺，递杀至二十步封二尺止。缭以垣。公、侯、伯周四十丈，守茔四户；二品以上周三十五丈，二户；五品以上周三十丈，一户；六品以下周十二丈，止二人守之。公至二品，用石人、望柱暨虎、羊、马各二，三品无石人，四品无石羊，五品无石虎。其墓门勒碑，公、侯、伯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麒麟首，三品天禄辟邪首。四至七品员首方趺，首视公、侯、伯递杀二尺至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跌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刻圹志用石二片，一为盖，书某官

之墓，一为底，书姓名、乡里，三代、生年、卒葬月日及子孙葬地。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二石相向，铁束，埋墓中。

制柩翣，上用竹格，结以彩，旁施帷幔，四角垂流苏，缯荒、缯帏并青蓝色。公、侯、伯织五采，一、二品用销金，五品以上画云气，六、七品素缯无饰。承以杠，五品以上髹朱，六、七品饰红垩，障柩画翣，五品以上四、六、七品二。引布二，功布一，灵车一，明器则从俗。

诹日发引，前夕祖奠，翌日遣奠，会葬者毕集。公鞍马八，递杀至二数。仪从前导，引以丹旐、铭旌，满用丹旐，汉用铭旌。至墓所，乃窆。祀后土，题主，奉安，升车，反哭，乃虞。羊、酒、楮帛各视其等。祭毕，柔日再虞，刚日三虞。百日卒哭，次日祔家庙。期年小祥，再期大祥，迁主入庙。祝读告辞，主人俯伏五拜。讫，改题神主，诣庙设东室，奉祧主藏夹室。乃撤灵座。后一月禫。丧至此计二十有七月。丧主诣庙祗荐禫事。

其在外闻丧者，讣至，易服，哭，奔丧。至家凭殡哭，翌日成服。丧期自闻讣日始。余同。期以下闻丧，易服为位而哭，奔丧，则至家成服。官在职，非本生父母丧，虽期，犹从政，不奔丧。闻讣，易服为位而哭，私居持服，入公门治事仍常服。期丧者，期年不与朝、祭。服满，则于私居为位哭，除之。

顺治九年，定百官亲丧祭礼以其子品级，子视父母，命妇视夫同。

康熙二十六年，禁居丧演戏饮博。凡官卒任所，或父母与妻丧，许入城治事。

乾隆间，谕京旗文武官遇亲丧，百日后即入署治事，持服如故。罢与祭祀、朝会。

道光二十四年，定民公以下、军民以上居丧二十七月，不宴会、作乐，不娶妻、纳妾，门户不换旧符。

宣统元年，礼部议画一满、汉丧制，自是满官亲丧去职，与汉官一例矣。

士庶人丧礼　顺治初年，定制，士、庶卒，用朱棺，椁一层，鞍马一。初祭用引幡，金银楮币各一千，祭筵三，羊一。大祭同。百日、期年祭，视初祭半之。一月殡，三月葬。墓祭纸币、酒肴有定数。《通礼》，士敛衣复褝各一，复衾一，袭常服一称，含用金银屑三，用铭旌。庶人复衾一，含银屑三，立魂帛。士茔地围二十步，封高六尺。墓门石碣，圆首方趺。圹志二，如官仪。柩舆上竹格垂流苏，杠饰红垩，无翣。引布二，功布一。灵车一。明器从俗。庶人茔地九步，封四尺。有志无碣。舆以布衾覆棺，不施帏盖。杠两端饰黑，中饰红垩。余略仿品官，制从杀。

雍正初元，定军、民故者，前后敛衣五袭，鞍马一。初祭，祭筵二，羊一，大祭同，常祭减半。棺罩生、监用青绢，军、民春布。

十三年，诏曰："朕闻外省百姓丧葬侈靡，甚至招集亲邻，开筵剧饮，名曰闹丧，且于丧所殡时杂陈百戏。匪唯背理，抑亦忍情。"敕督抚严禁陋习，违者治罪。又谕："吉凶异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外而聘在三年内者，《春秋》犹以为非。三年之丧，创深痛巨。乃愚民不知礼教，虑服丧后不获嫁娶，遂乘父母疾笃或殡敛未终而贸然为之者，朕甚悯焉。自今伊始，齿朝之士，下逮生监，毋违此制。其皂隶编氓，穷而无告，父母卧疾，赖子妇治饔飧者，任其迎娶盥馈，俟疾瘳或服竟再成婚礼。"古者礼不下庶人，其斯之谓与？《曾子问》："亲迎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亦此义也。

服制　顺治三年，定丧服制，列图于律，颁行中外。道光四年，增辑《大清通礼》，所载冠、服、绖、履，多沿前代旧制。制服五：曰斩衰服，生麻布，旁及下际不缉。麻冠、绖，菅履，竹杖。妇人麻履，不杖。曰齐衰服，熟麻布，旁取下际缉，麻冠、绖、草履，桐杖。妇人仍麻履。曰大功服，粗白布，冠、绖如之，茧布缘履。曰小功服，稍细白布，冠、履如前。曰缌麻服，细白布，绖带同，素履无饰。

叙服八：曰斩衰三年，子为父、母；为继母、慈母、养母、嫡母、生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孙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为夫，妾为家长同。

曰齐衰杖期，嫡子、众子为庶母；子之妻同；子为嫁母、出母；夫为妻；嫡孙祖在为祖母承重。

曰齐衰不杖期，为伯、叔父、母；为亲兄、弟；为亲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同居继父两无大功以上亲者；祖为嫡孙；父、母为嫡长子及众子；为嫡长子妻；为女在室者，为子为人后者；继母为长子、众子；孙为祖父、母；孙女在室、出嫁同；女出嫁为父、母；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父、母；女在室或出嫁而无夫与子者为其兄、弟、姊、妹及侄与侄女在室者；女适人为兄、弟之为父后者；妇为夫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妾为家长之父、母与妻及长子、众子与其所生子。为同居继父两无大功以上亲者。

曰齐衰五月，为曾祖父、母，女虽适人不降。

曰齐衰三月，为高祖父、母，女虽适人不降，为继父昔同居者；为同居继父两有大功以上亲者。

曰大功九月，祖为孙及孙女在室者，祖母为诸孙，父母为诸子妇及女已嫁者；伯、叔父、母为侄妇及女已嫁者；为人后者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既为人后，于本生亲属皆降一等；为人后者之妻为夫本生父、母；为己之同堂兄、弟及同堂姊、妹在室者；为姑、姊、妹已嫁者；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父、母；为本宗兄、弟及其子；为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妻为夫之祖父、母及伯、叔父、母。

曰小功五月，为伯、叔祖父、母；为同堂伯、叔父、母及同堂姊、妹已嫁者；为再从兄、弟及再从姊、妹在室者；为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从祖姑及堂姑在室者；祖为嫡孙妇；为兄、弟之孙及女在室者，为外祖父、母；为母之兄弟、姊、妹；及姊、妹之子；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已嫁者；妇为夫兄、弟之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夫之姑、姊、妹、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女出嫁为本宗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

曰缌麻三月，祖为众孙妇；祖母为嫡孙、众孙妇；高、曾祖父、母为曾、玄孙，为乳母；为族曾祖父、母，族伯、叔父、母；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为族曾祖姑及族祖姑、族姑在室者；为兄、弟之曾孙及曾孙女在室者；为再从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从祖姑、堂姑及再从姊、妹出嫁者；为姑之子、舅之子；为两姨兄、弟妻之父、母；为婿；为外孙及外孙女；为兄、弟孙之妻；为同堂兄、弟之妻；为同堂兄、弟子之妻；妇为夫高、曾祖父、母；为夫伯、叔祖父、母及夫从祖姑在室者；为夫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及同堂兄、弟之妻；为夫同堂姊、妹；为夫再从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之女已嫁者；为夫同堂兄、弟之妻与孙及孙女在室者，为夫同堂兄、弟孙之妻及孙女已嫁者；为夫兄、弟之曾孙及曾孙女在室者，女已嫁为本宗伯、叔祖父、母及从祖姑在室者；为本宗从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者，为本宗堂兄、弟之子及女在室者。

乾隆四十年，高宗特旨允以独子兼祧，于是始定兼祧例。兼祧者从权以济经，足补古礼之阙。《会典》服制别大宗、小宗，以大宗为重。大宗依服制本条持服，兼祧依降服持服。

道光九年，礼臣增议两祧服制，以独子之子分承两房宗祧者，各为父、母服斩衰三年，为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父故，嫡孙承重，俱服斩衰三年。其本身为本生亲属俱从正服降一等，子孙为本生亲属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

同治十年，允礼臣请，兼祧庶母服制，依定制为兼祧父、母服期，为兼祧庶母服小功。其以大宗子兼祧小宗与以小宗兼祧大宗者，以大宗为重。为大宗庶母服期年，小宗庶母服小功。其以小宗兼祧小宗者，以所生为重，为本生庶母服期年，为兼祧庶母服小功。至出嗣而非兼祧者，以所后为重，为所后庶母服期年，为本生庶母服小功。既降期而服小功，其兼祧庶母为兼祧子持服亦如之。

清史稿卷九四　志第六九

乐一

记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也者，考神纳宾，类物表庸，以其德馨殷荐上帝者也。圣道四达，声与政通，于是有缀兆之容，箫籥之音，被服其光辉，膏润其猷烈，以与民康之，民无憔瘁揪伤之嗟，放僻嫚荡之志，夫然后《雅》《颂》作焉。盖三苗格而《韶》舞，十一税而《颂》讴，《玄鸟》歌而商祚兴，《灵台》奏而周道昌。王官失守，神不降祉。移及春秋，

脊脊大乱。仲尼序《诗》，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中更暴秦，《乐经》埃灭，音之郑卫，自此而阶，郊庙登歌，声不逮下。扰民齐教，无闻焉尔。然而历代创兴，莫不铺陈《南》《雅》，自制郊辞，绳祖业之维艰，颂帝功之有赫，考较钟悬，裁定缛典。虽浑灏三五，炳焉同风，而寤想闻《韶》，跂之弥邵。是则前诰所讥，邻于夜诵者也。

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及太祖受命，始习华风。天命、崇德中、征瓦尔喀，臣朝鲜，平定察哈尔，得其宫悬，以备四裔燕乐。世祖入关，修明之旧，有《中和韶乐》，郊庙朝会用之。有《丹陛大乐》，王公百僚庆贺用之。有《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宫中筵宴用之。有《卤簿导迎乐》，巡跸用之。又制《铙歌法曲》，奋武敌忾，宣谲八风，以俪汉世短箫。而满洲旧舞，是曰《莽式》，率以兰锜世裔充选，所陈皆辽沈故事，作麾旄弢矢跃马莅阵之容，屈伸进反轻蹻俯仰之节，歌辞异汉，不颁太常，所谓缵业垂统，前王不忘者欤？

圣祖、高宗，制作自任，臣匪师旷之聪，君逾姬旦之美。考音谐金石，昭德摛天汉，帝秩皇造，于斯为盛。但观其命伶伦使协律，召咸黑以赓歌，非不陶英铸荃，四隅率同，而继体再传，颂声浸废。魏文听之而思卧，季札观之而无讥，是知乐之为懿，觇国隆污，讴歌在民，匪所自致，而三古承流，曾靡先觉，可为惋欷者也。

稽清之乐，式遵明故，六间七始，实绍古亡，布咫＜□廾剽＞禾，譣气灰琯。斯乃神瞽以之塞鬻，隶首由其踠步。将欲起元音之废，复淳朴之真，弘我夏声，＜□禾乞＞粔西奏。澹欲缮性，一线庶几，有庇经诰，其或在此。必监前宪，我则优矣。国祯所书，声容器数之次第，管律弦度之讨论，焕乎秩秩，可谓有文。今掇其要，以备简籍。

太祖肇启东陲，戡乱用武，声物弇朴，率缘辽旧。天命元年，即尊位沈阳，诸贝勒群臣廷贺上寿，始制卤簿用乐。八年，定凯旋拜天行礼筵宴乐制。太宗天聪八年，又定出师谒堂子拜天行礼乐制、元旦朝贺乐制。九年，停止元旦杂剧。先是梅勒章京张存仁上言："元旦朝贺，大体所关，杂剧戏谑，不宜陈殿陛。故事，八旗设宴，惟用雅乐。"从之。

十年，建国号曰清，改元崇德。其明年，遂有事太庙，追尊列祖，四孟时享、岁暮祫祭并奏乐。皇帝冬至、万寿二节与元旦同。御前仪仗乐器，锣二，鼓二，画角四，箫二，笙二，架鼓四，横笛二，龙头横笛二，檀板二，大鼓二，小铜钹四，小铜锣二，大铜锣四，云锣二，唢呐四。乐人绿衣黄褂红带，六瓣红绒帽，铜顶上缀黄翎，从内院官奏请也。又诏公主册、封诸王家祭、受降献馘皆用乐。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既定燕都，将于十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言："郊庙及社稷乐章，前代各取嘉名，以昭一代之制，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咸'，前明用'和'，我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宜改用'平'，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从之。于是定圜丘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燔柴迎神奏《始平》，奠玉帛奏《景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撤馔奏《熙平》，送神奏《太平》，望燎奏《安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方泽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瘞毛血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广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时平》，撤馔奏《贞平》，送神望瘗奏《宁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祈谷，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燔柴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肃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景平》，终献奏《永平》，撤馔奏《凝平》，送神奏《清平》，望燎奏《太平》。余与圜丘、方泽同太庙时享，皇帝出宫，钟止，不作乐。致祭迎神奏《开平》，尊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撤馔奏《熙平》，送神望燎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禧平》，声钟还宫。社稷坛，皇帝出宫，声钟，不作乐。致祭瘞毛血迎神奏《广平》，奠玉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撤馔奏《熙平》，送神望瘗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祐平》，声钟还宫。

舞皆八佾，初献武舞，亚献、终献文舞，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执干戚羽籥于乐悬之次，引舞

旌节四，舞生四人司之。祭之日，初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武舞生执干戚进，奏武功之舞。亚献、终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文舞生执羽籥进，奏文德之舞。惟先师庙祇文舞六佾。

其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俱奏《中和韶乐》，群臣行礼，奏《丹陛大乐》。亲祭坛庙。乘舆出入，用《导迎乐》，章均用“平”字。《宴享清乐》，则以乐词之首为章名。

是年世祖至京行受宝礼，先朝锦衣卫设卤簿仪仗，旗手卫设金鼓旗帜，教坊司设大乐于行殿西前导。时龟鼎初奠，官悬备物，未遑润色，沿明旧制杂用之。教坊司置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俳长二十人，色长十七人，歌工九十八人。宫内宴礼。领乐官妻四人，领教妨女乐二十四人。祠祭诸乐，则太常寺神乐观司之。以协律郎教习乐生，月三、六、九日演于凝禧殿。

二年，从有司言，春秋上丁释奠先师，乐六奏，迎神奏《咸平》，奠帛初献奏《宁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景平》，撤馔送神奏《咸平》。

祭历代帝王乐六奏，迎神奏《雍平》，奠帛初献奏《安平》，亚献奏《中平》，终献奏《肃平》，撤馔奏《凝平》，送神望燎奏《寿平》。

八年，制：朝日七奏，乐章用“曦”，迎神奏《寅曦》，奠玉帛奏《朝曦》，初献奏《清曦》，亚献奏《咸曦》，终献奏《纯曦》，撤馔奏《延曦》，送神奏《归曦》。

夕月六奏，乐章用“光”，迎神奏《迎光》，奠玉帛初献奏《升光》，亚献奏《瑶光》，终献奏《瑞光》，撤馔奏《涵光》，送神奏《保光》，皆《中和韶乐》。

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庆贺，皇帝大婚行礼，皆丹陛大乐。

是年又允礼部请，更定乐舞、乐章、乐器之数，享庙大乐于殿内奏之，文武佾舞备列乐章卒歌乐器俱设，补舞生旧额五百七十人。

其后又定常朝升殿《中和韶乐》奏《隆平》，王公百官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外藩行礼《丹陛大乐》奏《治平》，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耕田飨先农，乐章七奏，用“丰”，迎神奏《永丰》，奠帛初献奏《时丰》，亚献奏《咸丰》，终献奏《大丰》，撤馔奏《屡丰》，送神奏《报丰》，望瘗奏《庆丰》。

礼成，御齐宫，《导迎大乐》，奏《天下乐》，升座奏《万岁乐》，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朝天子》，筵宴上寿奏《三月韶光》，进馔《清乐》奏《太清歌》。

大享殿合祀天地百神，乐章九奏，用“和”迎，神奏元和，奠玉帛奏《景和》，进俎奏《肃和》，初献奏《寿和》，亚献奏《安和》，终献奏《永和》，撤馔奏《协和》，送神奏《泰和》，望燎瘗奏《清和》。

其上皇太后徽号册宝、尊封太妃、册立中宫、太和殿策士诸庆典，皆特诏用乐。自后幸盛京、谒陵、进实录、玉牒亦如之。

康熙初，圣祖践阼幼冲，率承旧宪，无所改作。八年，惟诏定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三大节朝贺乐，皇帝元旦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还宫奏《和平》，冬至升座奏《遂平》，还宫奏《允平》，万寿节升座奏《乾平》，还宫奏《太平》，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外藩奏《治平》，太皇太后升座奏《升平》，还宫奏《恒平》，行礼奏《晋平》，皇太后升座奏《豫平》，还宫奏《履平》，行礼奏《益平》，皇后升座奏《淑平》，还宫奏《顺平》，行礼奏《正平》。而有司肄习日久，乐句律度，凌厉失所，伶伦应官，比于制氏，但纪铿锵鼓舞而已。

自世祖时，已屡饬典乐官演习乐舞声容仪节，尝谕大学士等曰：“各处祭祀，太常寺所奏乐俱未和谐。乐乃祭祀之大典，必声容仪节尽合歌章，始臻美善。其召太常寺官严饬之。”至十一年，圣祖亦谕礼臣：“慎重禋祀，勤加习练，勿仍前怠，亵越明典。”

二十一年，三藩削平，天下无事，左副都御史余国柱首请厘正郊庙、朝贺、宴享乐章，上曰：“享祀乐章，一代制作所系，礼部、翰林院其集议以闻。”寻奏：“自古庙乐，原以颂述祖宗功德，本朝郊坛庙祀乐章，曲名曰“平”，遵奉已久。太祖、太宗、世祖同于太庙致祭，宜如旧。惟朝会、宴享等乐曲调，风雅未备，宜敕所司酌古准今，求声律之原，定雅奏之节。”从之。因命大学士陈廷敬重撰燕乐诸章，然犹袭明故，虽务典蔚，有似徒歌，五声二变，踵讹夺伦，黄钟为万事根本，臣

工无能言之者。帝方谦让。亦未暇革也。

二十三年，东巡谒阙里，躬祭孔林，陈卤簿，奏《导迎大乐》乐章、乐舞，先期命太常寺遣司乐官前往肄习，与太学先师庙同。二十九年，以喀尔喀新附，特行会阅礼，陈卤簿，奏《铙歌大乐》，于是帝感礼乐崩隤，始有志制作之事。

三十一年，御乾清宫，召大学士九卿前，指五声八风图示之曰："古人谓十二律定，而后被之八音，则八音和，奏之天地，则八风和，诸福之物，可致之祥，无不毕至，言乐律所关者大也。而十二律之所从出，其义不可知。《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此法若合，则所算皆合；若舛，则无所不舛矣。朕观径一围三之法，必不能合，盖径一尺，则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积累至于百丈，所差当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舛错可胜言耶？"因取方圆诸图谓群臣曰："所言径一围三，但可算六角之数，若围圆必有奇零。朕观《八线表》中半径句股之法极精微，凡圆者可以方算，开方之术，即从此出。若黄钟之管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此旧说也。其分寸若以尺言，则古今尺制不同，当以天地之度数为准。惟隔八相生之说，声音高下，循环相生，复还本音，必须隔八，乃一定之理也。随命乐人取笛和瑟次第审音，至第八声，仍还本音。上曰："此非隔八相生之义耶？"群臣皆曰："诚如圣训，非臣等闻见所及。"

三十四年，定大阅鸣角击鼓声金之制。

四十九年正月，孝惠章皇后七十万寿，又谕礼部曰："《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故事皆王大臣行之。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是日皇太皇宫进宴奏乐，上前舞蹈奉爵，极欢乃罢。

帝既妙研钟律，时李光地为文渊阁大学士，以耆硕被顾问，会进所纂大司乐释义及乐律论辨，因上言曰："礼乐不可斯臾去身，亦不可以一日不行于天下。自汉以来，礼乐崩坏，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余年，而乐尤甚。盖自诸经所载节奏、篇章、器数、律吕之昭然者，而纷纷之说，终不能以相一，又况乎精微之旨，与天地同其和者哉！今四海靡靡，风声颓敝，等威无辨，而奢僭不可止；联属无法，而斗争不可禁。记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举而措之者，文也。谓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监于夏、商，近稽自汉、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大学士张玉书亦言："乐律算数之学，失传已久，承讹袭舛，莫摘其非，奥义微机，莫探其蕴。臣等躬聆训诲，犹且一时省悟，而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宜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正历来积算之差讹，垂万世和声之善法，学术政事，均有裨益。"

帝重违臣下请，五十二年，遂诏修律吕诸书，于蒙养齐立馆，求海内畅晓乐律者，光地荐景州魏廷珍、宁国梅穀成、交河王兰生任编纂。兰生故光地所拔士，乐律有神契，朱子《琴律图说》，字多讹谬，兰生以意是正，了然可晓。及被诏入直，所与编校者皆淹雅士，而兰生学独深，亦时时折中于帝，遇有疑义，亲临决焉。

其法首明黄钟为十二律吕根源，以纵黍横黍定古今尺度，今尺八寸一分，当古尺十寸，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汉志："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广者横也，九十分为黄钟之长，则黄钟为九十横黍所累明矣。即以横黍之度比纵黍，为古尺之比今尺，以古尺为一率，今尺为二率，黄钟古尺九寸为三率，推得四率七寸二分九厘，即黄钟今尺之度。《律吕新书》：黄钟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再置古尺，积八百一十分，以九十分归之，得面幂九方分，用比例相求，面线相等，面积不同。定数圆面积一十万为一率，方面积一十二万七千三百二十四为二率，今面幂九方分为三率，推得四率一十一分四十五厘九十毫，开平方得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为黄钟古尺径数。求周，得十分六厘三毫四丝六忽。即以古尺之积比今尺之积，古尺一百分，自乘再乘得一百万分为一率，今尺八十一分，自乘再乘得五十三万一千四十一分为二率，黄钟积八百一十分为三率，推得四率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厘二百十一毫，即黄钟今尺之积。以今尺长七寸二分九厘归之，得面幂五分九十厘四十九毫，求径得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而黄钟管之纵长体积面径定矣。

黄钟既定，于是制律吕同径之法，以积实容黍为数，三分损益以核之，黄钟三分损一，下生林

钟，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三分损一，下生南吕，南吕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损一，下应钟，应钟三分益一，上生蕤宾，蕤宾三分益一，上生大吕，大吕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三分益一，上生夹钟，夹钟三分损一，下生无射，无射三分益一，上生仲吕。又倍之，自蕤宾以下至应钟，半之，自黄钟以下至仲吕，皆六。不用京房变律之说，定宫声在黄钟、大吕之间。

黄钟为宫，次太簇以商应，次姑洗以角应，次蕤宾以变徵应，次夷则以徵应，次无射以羽应，次半黄钟以变宫应，所谓阳律五声二变也。至半太簇为清宫，仍应黄钟焉。大吕为宫，次夹钟以商应，次仲吕以角应，次林钟以变徵应，次南吕以徵应，次应钟以羽应，次半大吕以变宫应，所谓阴吕五声二变也。至半夹钟为清宫，仍应大吕焉。旋相为宫，折中取声，类而不杂。验之箫笛，工为宫，则凡应商，六应角，五应变徵，乙应徵，上应羽，尺应变宫。

黄钟为低工，大吕为高工，而分清浊。太簇为低凡，夹钟为高凡，而分清浊。姑洗为低六，仲吕为高六，而分清浊。蕤宾为低五，林钟为高五，而分清浊。夷则为低乙，南吕为高乙，而分清浊。无射为低上，应钟为高上，而分清浊。倍之，则倍无射、倍应钟为宫声之右变宫尺字，而分清浊。倍夷则、倍南吕为变宫之右下羽上字，而分清浊。倍蕤宾、倍林钟为下羽之右下徵乙字，而分清浊。半之，则半黄钟、半大吕为羽声之左变宫尺字，而分清浊。半太簇、半夹钟为变宫之左少宫工字，而分清浊。半姑洗、半仲吕为少宫之左少商凡字，而分清浊。古乐所以起下徵而终清商也。

黄钟一径，别其长短，为十二律吕，复助以倍半，而得五声二变之全，由是制以乐器，以黄钟之积为本，加分减分，皆用黄钟之长与径相比，大加至八倍，则长与径亦加一倍，小减至八分之一，则长与径亦减其半。正律吕管十二，倍管六，半管六。黄钟同形管五十六，亦倍管六，半管六。同形管又生同径管十一，凡一千三百六十八管。依数立制，以考其度，以审其音。八倍黄钟之管，声应正黄钟之律浊宫低工。七倍黄钟之管，应大吕之吕清宫高工。六倍黄钟之管，应太簇之律浊商低凡。五倍黄钟之管，应夹钟之吕清商高凡。四倍黄钟之管，应姑洗之律浊角低六。三倍半黄钟之管，应仲吕之吕清角高六。三倍黄钟之管，应蕤宾之律浊变徵低五。三倍宜应仲吕，今高半音而应蕤宾，盖管体渐小，声音易别。必于三倍之积，复加正黄钟之半积，始应仲吕之吕清角高六。半积之理，由此生也。二倍半黄钟之管，应林钟之吕清变徵高五。二倍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夷则之律浊徵低乙。二倍黄钟之管，不应夷则而，二倍半二倍之间始应之。必以半积复半之，为四分之一，加于二倍之内，其分乃合。四分之一之理，由此生焉。二倍黄钟之管，应南吕之吕清徵高乙。正加四分之三黄钟之管，应无射之律浊羽低上。正加四分之二黄钟之管，应应钟之吕清羽高上。正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半黄钟之律浊变宫低尺。正加八分之一黄钟之管，应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尺。此管与正黄钟最近，欲取合清宫之分，则以四分之一复半之，为八分之一，加于正黄钟之分，其声始应。八分之一之理，由此生焉。

继此则正黄钟管声应半太簇之律，浊宫低工乃与八倍黄钟之管相和同声矣。递减之，黄钟正积八分之七之管，应大吕之吕。八分之六之管，应太簇之律。八分之五之管，应夹钟之吕。八分之四之管，应姑洗之律。八分之三分有半之管，应仲吕之吕。八分之三之管，应蕤宾之律。八分之二分有半之管，应林钟之吕。八分之二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应夷则之律。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乃正黄钟三十二分之一，至此三十二分之理生焉。八分之二之管，应南吕之吕。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管，应无射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二之管，应应钟之吕。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应半黄钟之律。八分之一又加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应半大吕之吕。此一分之八分之一，乃正黄钟六十四分之一，至此六十四分之理生焉。而八分之一之管，又应正黄钟，而为正黄钟长与径之半。

自八倍黄钟至黄钟八分之一，皆具同径之十二律吕，皆成一调之五声二变。推而演之，加黄钟之积至六十四倍，则同形管长径皆四倍于正黄钟，减黄钟之积至六十四分之一，则同形管长径皆得正黄钟四分之一。六十四倍积同形管应正黄钟，五十六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七同形管应大吕，四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六同形管应太簇，四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五同形管应夹钟，三十二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四同形管应姑洗，二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三加半同形管应

仲吕，二十四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三同形管应蕤宾，二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加半同形管应林钟，十八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夷则，十六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二同形管应南吕，十四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三同形管应无射，十二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二同形管应应钟，十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四之一同形管应半黄钟，九倍积同形管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八之一同形管应半大吕，六十四分之一同形管仍应正黄钟，于是十二律吕之同径异形者，合长短倍半以成旋宫之用。而黄钟之同形异径者，因加减实积，亦成旋宫之用。制器求声，齐于此矣。

虽然，五声二变管律与弦度又各不同，汉、唐以后，皆宗司马、《淮南》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而牵合于十二律吕之中。试截竹为管吹之，黄钟半律，不与黄钟合，而合黄钟者为太簇之半律，则倍半相应之说，在弦音而非管音也。又黄钟为宫，其徵声不应于林钟而应于夷则，则三分损益宫下生徵之说，在弦度而非管律也。以弦度取声，全弦与半弦之音相应，而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盖弦之体，实藉人力鼓动而生声，全弦长，故得音缓，半弦短，故得音急，长短缓急之间，全半相应之理寓焉。管之体虚，假人气入之以生声，故管之径同者，其全半不相应，求其相应，必径减半始得，所以正黄钟与黄钟八分之一之管相应同声也。

因全半之不同，于是管律弦度首音至八音，其间所生五声二变之度分亦异。管律黄钟之全为宫声首音，则太簇之半为少宫八音，其间太簇之全为商声二音，姑洗为角声三音，蕤宾为变徵四音，夷则为徵声五音，无射为羽声六音，黄钟之半为变宫七音。自首音至第八音，复七全分。若弦度假借黄钟全分为宫声首音，则黄钟之半为少宫八音，其间太簇之分为商声二音，姑洗之分为角声三音，蕤宾之分为变徵四音，而林钟之分乃为徵声五音，南吕之分为羽声六音，应钟之分为变宫七音。各弦之分，宫至商，商至角，角至变徵，徵至羽，羽至变宫，皆得全分，而变徵至徵，变宫至少宫，只得半分。自首音至八音，合为六全分，故弦音不可以十二律吕之度取分。如以倍无射变宫尺字定弦，则得下徵之分。倍无射变宫尺字，即今笛与头管之合字也。凡品乐居首一弦，必得下生徵之分而五音之位始正。故世以头管合字定琴之一弦为黄钟之宫者，盖一弦不得不定以合字，正为取下徵之分也。

黄钟宫声工字定弦，得下羽之分；太簇商声凡字定弦，得变宫之分；姑洗角声六字定弦，得宫弦之分；蕤宾变徵五字定弦；得商弦之分；夷则徵声乙字定弦，得角弦之分；无射羽声上字定弦，得变徵之分；而半黄钟变宫尺字定弦，仍得徵弦之分焉。今借黄钟之分为宫弦全分，其首音仍定以黄钟之律，则二音限于太簇之分，而声亦应太簇之律，三音则变为夹钟之分，而声始应姑洗之律。如仍取姑洗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仲吕之吕。四音复变为仲吕之分，而声应蕤宾之律。如仍取蕤宾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林钟之吕。五音则为林钟之分而应夷则之律，六音则为南吕之分而应无射之律，七音又变为无射之分而声始应半黄钟之律。如仍取应钟之分，则声必变而应于半大吕之吕。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黄钟之律，而变为羽弦之分者也。或以黄钟之分为宫弦全分，而本弦七音欲各限以宫弦内七音之分，则首音必定以姑洗之律。以次分之，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姑洗之律，而得宫弦之分者也。又或以笛与头管合字为今所定倍无射之律为宫弦全分，首音依次分之，得下徵弦之分，此宫弦之分因全弦首音定以笛之合字而变为徵弦之分者也。依律吕而定弦音，则弦度之分随之潜移，依弦度之分命为七音之次，则声音宫调不与律吕相协。此由管律、弦度全、半生声取分之不同，于是丝乐弦音之旋宫转调，与竹乐管音亦异。

清浊二均各七调，中与管乐有同者，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同者惟宫调一调，五声二变皆正应。可同者，商调、徵调五声正、应二变借用；不可同者，角调、变徵调、羽调、变宫调五声之内清浊相淆。如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只有四调，余三调皆转入弦音宫调。故周礼大司乐三宫，汉志三统，皆以三调为准。所谓三统，其一天统，黄钟为宫，乃黄钟宫声位羽起调姑洗角声立宫，主调是为宫调也。其一人统，太簇为宫，乃太簇商声位羽起调，蕤宾变徵立宫，主调是为商调也。其一地统，林钟为宫，乃弦音徵分位羽，实管音夷则徵声位羽起调，半黄钟变宫立宫，主调是为徵调也。《隋志》郑译云：考寻律吕，七声之内，三声乖应。当时考较声律，或以管音考核弦音，

或以弦音考核管音，故得四调相和，三调乖应，即二变调与角调也。变徵调与羽调五正声内只一声乖应，然羽调犹能自立一调，变徵调则转入宫调声字。至角调宫调，五声之内二三声乖应，与宫调声字雷同，皆不能成一调也。《唐志》载四宫二十八调，率以弦音之分定为十二律吕之度，故有正宫大食、高大食之名。今即弦音、管音之和不和，以辨阳律、阴吕之分用、合用，乃知《唐书》之二十八调独取弦音，不在管律。而古人所用三统，实取管音、弦音之相和者用之也。

是以弦音诸乐，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之声字，即得某弦之度分。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故以宫调为准，有几弦不移，而他弦或紧一音，或慢半音，遂成一调，而各弦七声之分因之而变。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计二变之分，始能得其条贯，不然，宫调无所取准。一，弦音宫调，惟宫与商征得与律吕相和为用，余四调阴阳乖应，或淆入宫调声字，不得自成一调。即此四者，条分缕析，则弦音旋宫转调之法备矣。

乐之学既微，自古言者又歧说繁滋，莫衷一是。子长、孟坚时已异同，隋、唐登歌，杂苏祗婆《龟兹乐》，以律吕文之。神瞽弗世，等于《诗》亡。宋人李照、和岘、范镇、蔡元定之徒，稍有志于复古，然但资臆验，或且饰以阴阳郛廓之说，明郑世子载堉始以勾股谭律度。

帝本长畴人术，加之以密率，基之以实测，管音弦分千载之袭缪，至是乃定。明年书成，分三编：曰《正律审音》，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曰《和声定乐》，明八音制器之要，详考古今之同异；曰《协均度曲》，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意大里亚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兰、生廷珍等皆赐及第，进官有差。

既又谕改订《中和乐章》声调，曰："殿陛所奏《中和乐章》，皆沿明代，句有长短，体制类词，曾因不雅，命大学士陈廷敬等改撰，章法皆以四字为，句而乐人未娴声调，仍以长短句凑拍歌之。今考旧调已得，宫商节奏甚为和平，必使歌章字句亦随韵逗，则章明而宫声谐，其著南书房翰林同大学士详定以闻。"是年十一月冬至，躬祀圜丘，遂用新定乐律。

五十四年，改造圜丘坛，金钟玉磬，各十有六。五十五年，颁《中和韶乐》于直省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省仍沿用"和"，至是从礼部请，始颁行焉。

世宗雍正二年，定耕耤《三十六禾词》，耕耤筵宴乐制，进筵，《丹陛乐》奏《雨旸时若之章》，进酒，管弦乐奏《五谷丰登之章》，进馔，《清乐》奏《家给人足之章》，其辞皆大学士蒋廷锡撰。后又定祭时应宫、祭风伯庙、教坊司作乐，祭雷师、云师庙，和声署作乐，官民婚嫁，品官鼓乐人不得过十二，生、监、军民不得过八人，著为令。

高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监修律算三书，至是仍典乐事。乾隆六年，殿陛奏《中和韶乐》，帝觉音律节奏与乐章不协，因命和亲王弘昼同允禄奏试，允禄因言："明代旧制，乐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章音律俱八句，故长短相协。今殿陛乐若定以四字为句，则与坛庙无殊，惟乐章更定，大典攸关，谓宜会同大学士、礼部将乐章十二成详议，令翰林改拟进览。"寻大学士鄂尔泰等议："乐章十二成内，惟《淑平》、《顺平》二成每章八句，其十成乐章每章各十句，句四字，而按之音律，则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以十句四字乐章，和以八句六、七、八字之音律，长短抑扬，宜不尽协。应将乐章字句，按音律之节奏以调和之，音酌从八句，句无拘四言。"奏可。

旧《中和乐》编钟内倍夷则四钟在黄钟正律之前，帝疑其舛，兼询编钟倍律及设而不作之故于臣工，时张照以刑部侍郎副允禄管部，名知乐，奏言："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悬，在上；阴律八为一悬，在下。阳自阳、阴自阴。律吕之法，必有倍、半，然后高低清浊具备，以成旋宫之用。故阳律有倍蕤宾、倍夷则、倍无射在黄钟之前，有半黄钟、半太簇、半姑洗在无射之后。阴律则有倍林钟、倍南吕、倍应钟在大吕之前，有半大吕、半夹钟、半仲吕在应钟之后。倍蕤宾以还，则声过低而哑，半仲吕以还，则声过高而促，故不用。编钟无倍蕤宾、倍林钟，亦无六半律，以编钟具八，其音中和，已足于用。低不至倍蕤宾、倍林钟，高不至六半律，其序以从低至高，浊至清，排列为次。倍夷则、倍无射当在黄钟之前，倍南吕、倍应钟当在大吕之前，与箫管之长短，

琴弦之巨细为一例。排箫倍夷则、倍无射二管在黄钟之前，倍南吕、倍应钟二管在大吕之前。琴之倍征、倍羽二弦在宫弦之前，若琴弦箫管易位，则音不可谐，是以编钟之次第同于弦管。”又奏：“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阳律，下阴吕。考击之节，南郊、庙祀及临朝大典，皆用黄钟为宫，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钟为宫，则击上钟，用大吕为宫，则击下钟。临朝以下钟易置于上而击之，非下八钟不击也。又八钟原只七音，姑洗为宫，黄钟起调为工字，倍夷则、无射为变徵，太簇为变，宫三钟不入调，是以不击。工字调外，则惟二钟不击。如以太簇为宫，倍无射起调为尺字，则倍夷则、无射、太簇三钟皆击，而黄钟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二钟又当不击矣。因相沿俱以黄钟调为黄钟宫，儒生不知音律，谓黄钟为声气之元，万物之母，郊庙、朝廷用之吉，否则凶。不知黄钟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宫、变征不入调，商、角、徵、羽必须迭用。若声声皆是黄钟，晏子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射为宫，载之《国语》。无射乃阳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无所不可，亦明矣。”上是之，命如故。

当是时，清兴百余年矣，古学萌芽，儒者毛奇龄、李塨、胡彦昇、江永辈多著书言乐事，考证益邃密。帝亦慕箫韶九成之盛，剙诗缉颂，勇于改为，欲以文致太平。圣祖时虽编定乐书，大抵稽于音律，而乐章句逗无谱，不与音相应。有协律高万霖者，耆年审音，改定宫谱，然只坛庙之乐。朝会清歌，仍踵前缪。照遂请续纂律吕书，谓“前代坠典，宜见刊正”，许之。开馆纂修，仍命允禄监其事。未几，馆臣上议：“坛庙乐章字谱，天坛、太庙、朝日坛俱黄钟为宫，地坛、夕月坛大吕为宫，近于南齐只用黄钟之说，而兼清浊二均。及于大吕，虽义有可取，但编钟器内必有设而不作者，同于隋以前哑钟之诮。我皇上制作定世，继述休明，允宜博考详稽，以襄盛典。夫言礼乐必宗成周，顾周代遥邈，文不足征，所可考者。莫如《周礼》。而《周礼》所载圜钟为宫祭天、函钟为宫祭地、黄钟为宫祭宗庙之说，圜钟、函钟不知何律。郑康成以圜钟为夹钟，函钟为林钟，祭地用林钟，义则善矣。然林钟何以又称函钟，则亦无所据也。惟准六乐次第论之，有函钟而无林钟，则知函钟即林钟，然六乐又有夹钟无圜钟，其以圜钟为夹钟，谓夹钟生于房、心之间，房、心大辰，天帝之明堂，则用甘公、石申战代星家之言，以解七百年前周公之制度，诚非笃诂。李光地谓祭天以黄钟为宫，祭宗庙以圜钟为宫，圜黄互错，诸儒相承而不知改。揆以春禘之文，则夹钟之月也，虽若近理，然亦出于臆见。《周礼》本言祭天以圜钟为宫，其下即云黄钟为角，一章之乐，断无黄钟既为宫，而又为角之理。六乐次第，清浊各一均，黄钟与大吕配祀天神，太簇与应钟配祭地祇，姑洗与南吕配祀四望，蕤宾与函钟配祭山川，夷则与仲吕配享姜嫄，无射与夹钟配享先祖，以律之次第分神之尊卑。顾律吕同用，而清浊之间，有同均者，有不同均者，见诸实用，难于施行。是以历代皆欲仰法周制，而苦无所恉。惟唐贞观时祖孝孙定为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朝贺宴飨则随月用吕为宫，最为通论。盖黄钟子位，天之统也。乾位在亥，亥前为子，十二辰之始。黄钟下生林钟，林钟未位，地之统也。坤位在申，阳顺阴逆，申前为未。自子至午七律，而天之道备，自未至丑七律，而地之道备。故黄钟属天，林钟属地，林钟上生太簇，寅位，人之统也。故以祀宗庙，先儒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义也。光地亦称祖孝孙特有远识，而历代用乐，此最近古。臣等愚见，谓宜遵圣祖《律吕正义》所定旋宫转调之法，将地坛乐章改林钟为宫，太庙乐章改太簇为宫，社稷坛亦地也，亦宜改用林钟为宫。月生于西，酉，西方正位也。又秋分夕月，建酉之月也。夕月坛宜改用南吕为宫，朝日坛若以日东月西、日卯月酉论，应用夹钟为宫，但夹钟阴而日阳，衷以人心属日之义，宜改用太簇为宫。其朝会宴享，并应依唐祖孝孙之说，各以其月之律为宫。先农坛，农事也，宜以姑洗为宫。历代帝王庙、孔子庙祭以春秋，春夹钟、秋南吕为宫，太岁坛宜以岁始之律太簇为宫。”奏上，而皇太后、皇后升座、还宫乐章律吕未定，因命礼臣集议。允禄议曰：“皇太后、皇后乐章应用律吕，博考前典，并无明文。惟十二律吕皆生于黄钟，故黄钟为声气之元，但既专用于南郊以尊上帝，自不便拟用。且律协于乾，吕协于坤，坤元允宜用吕。大吕为黄钟之吕，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宫。《礼记》：天子日也，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天道也。酉为月之正位，援后月之义，拟皇后乐以南吕为宫。”履亲王允祹议曰：“馆臣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宫，皇后乐以南吕为宫，臣愚以为大吕、南吕并是阴吕，皇上曾有‘凡庆贺大典，皇太后宫应用阳律’之旨，旧制一切

大典，俱以黄钟为宫，请仍循旧制。皇上冬至、元旦、万寿三大节，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并以黄钟为宫。”帝以“大吕者，黄钟之吕也。既用黄钟尊上帝，林钟尊后土，太簇尊宗庙，而议皇太后乐用大吕，大吕之序，乃在南吕后，皇后乐已用南吕，是先于皇太后也。又方泽坛用蕤宾之吕，林钟为宫，而社稷、亦宜有别。”因命重议。于是馆臣请定皇太后乐用南吕为宫，社稷坛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戊，宜以夹钟南吕为宫。从之。七年，允禄等又奏：“太皇太后升座、还宫用《中和韶乐》，行礼用《丹陛乐》，与皇帝同，而皇太后、皇后俱用《丹陛乐》。考诸掌仪司，自来升座、还宫并用《中和韶乐》，缘陈廷敬撰拟乐章之时，以皇太后、皇后不敢同于太皇太后，便以《丹陛》名之。请仍复旧，各为乐章。”寻定皇太后御慈宁宫升座《中和韶乐》奏豫平；皇帝率诸王群臣行礼《丹陛大乐》奏《益平》，还宫《中和韶乐》奏《履平》，皇后率皇贵妃、贵妃、妃、嫔及公主、福晋、命妇至宫行礼并同。皇帝三大节临轩、还宫、御内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皇后率皇贵妃、贵妃、妃、嫔行礼《丹陛大乐》奏《雍平》，降座《中和韶乐》奏《和平》，皇后三大节升座《中和韶乐》奏《淑平》，行礼《丹陛大乐》奏《正平》，降座《中和韶乐》奏《顺平》。皇帝筵宴、进茶、赐茶《丹陛清乐》奏《海宇升平日》，进酒、赐酒奏《玉殿云开》，进馔、赐食《中和清乐》奏《万象清宁》。皇太后三大节升座、还宫行礼与庆贺同，筵宴进茶、进酒、进馔所奏歌词与皇帝同。

时山东道监察御史徐以升奏言：“古有雩祭之典，所以为百谷祈膏雨也。其制，则为坛于南郊之旁。我朝礼制具备，惟雩祭未有坛坝，乞敕下礼臣博求典故，详考制度，仿古龙见而雩之礼，择地立坛。”帝下其章，大学士鄂尔泰等议曰：“孟夏之月，苍龙宿见东方，为百谷祈膏雨，故龙见而雩。晋永和中，依郊坛，制为雩坛祈上帝百辟，旱则祈雨。唐时雩祀于南郊，后行雩礼于圜丘。历代京师孟夏后旱雩之礼，皆七日一祈，唐制斟酌最善，臣等酌议宜仿其制。古大雩用舞童二佾，衣玄衣，各执羽翳，歌《云汉》之诗。今皇上仿《云汉》体御制诗歌八章，圣念恳诚，宸章剀切，应用舞童十六人，玄衣，八列，执羽翳，终献乐止，赞者赞：‘舞童歌诗’。歌毕，乃望燎。令掌仪司选声音清亮者充之，羽翳依《周礼》《皇舞》之式，礼仪与孟夏常雩同。上帝、社稷宗庙、太岁坛俱旧有乐章，惟神祇坛阙，应敕律吕馆撰进。”乃定雩祀天神从圜丘，以黄钟为宫，地祇从方泽，以林钟为宫。乐用七成，迎神奏《祈丰》，奠帛奏《毕丰》，初献奏《安丰》，亚献奏《兴丰》，终献奏《仪丰》，撤馔奏《和丰》，送神奏《锡丰》。是年始专设乐部，凡太常寺、神乐观所司祭祀之乐，和声署、掌仪司所司朝会宴飨之乐，銮仪卫所司卤簿诸乐，均隶焉。以礼部内务府大臣及各部院大臣谙晓音律者总理之，设署正、署丞、侍从、待诏、供奉、供用官、鼓手、乐工，总曰署吏，而以所司乐器别其目。钟曰司钟，磬曰司磬，琴、瑟、笙、箫亦如之。又禁道士充太常寺乐员。初，明乐舞生多选道童，世祖定都，沿而用之，羽流慢亵，识者慨焉，至是其弊始革。

既又从馆臣言，定耕耤之乐。耕耤前期进种，《导迎乐》前导，至日，和声署率属鹄立采棚南，采棚之制，后二十三年裁。歌《禾辞》者十四人，司锣、司鼓、司版、司笛、笙、箫者各六人，搴采旗者五十人。祭毕，行耕耤礼。礼成，《导迎乐》作，驾莅齐宫内门，乐止，《中和韶乐》作。皇帝御后殿，乐止，报终亩，《中和韶乐》作。皇帝御齐宫，升座，乐止，群臣庆贺行礼，《丹陛大乐》作。进茶、赐茶《中和韶乐》作。皇帝乘辇出宫，和声署《卤簿大乐》并作。筵宴、进茶、赐茶改《雨旸时若》为《喜春光》。进酒、赐酒改《五谷丰登》为《云和迭奏》。进馔、赐馔改《家给人足》为《风和日丽》，升座、还宫乐章与三月常朝同。群臣行礼《丹陛乐章》与元旦同。又定祀先蚕乐章器用方响十有六，云锣、瑟、杖鼓、拍版各二，琴四，箫、笛、笙各六，建鼓一。皇后采桑歌器用金鼓、拍版二，箫、笛、笙六。遣官致祭乐章与群祀同。

又定赐衍圣公宴乐章奏《洙泗发源长》。正一真人宴奏《上清碧落》。文进士宴奏《启天门》。武进士奏《和气洽》。乡饮酒礼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章，笙御制补《南陔》、《白华》、《华黍》三章，闲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三章，笙御制补《由庚》、《崇丘》、《由仪》三章，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三章，《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三章。

八年九月，高宗东巡狩至盛京，仪仗具，马上鼓吹导引，翼日设《丹陛大乐》于两乐亭，礼部设龙亭，置庆贺表，用《导迎乐》。上御崇政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诸王大臣行礼、宣

表《丹陛大乐》奏《庆平》，朝鲜陪臣朝贺《丹陛大乐》奏《治平》，颁诏、赐茶《中和韶乐》奏《和平》。是日崇政殿筵宴所奏《中和丹陛清乐》与太和殿筵宴同。改《玛克式舞》为《庆隆之舞》，又增《世德之舞》。旋定乐舞内《大小马护》为《扬烈舞》，舞人所骑竹马为禺马，马护为面具。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歌章者曰司章，骑竹马曰司舞，搊琵琶曰司琵琶，弹弦子曰司三弦，弹筝曰司筝，划节曰司节，拍版曰司拍，拍掌曰司扑。

九年，亲幸翰林院，诏乐部设乐，升座奏隆平，掌院大学士率百官行礼奏庆平，进茶、赐茶奏《文物京华盛》，进御筵宴奏《玉署延英》、进酒、赐酒奏《延阁云浓》，百官谢恩奏《庆平》，还宫奏《显平》。

是年裁太常寺司乐人六，增设天神地祇坛乐器，谕礼臣，除夕保和殿筵宴蒙古王等，先进蒙古乐曲，次《庆隆舞》，元旦太和殿筵宴王大臣，互易用之，著为令。

帝自御宇，乐制屡易，因革损益，悉出睿裁，群臣希旨，务为补苴，非有张乾龟、万宝常之识也。帝思隆巍焕，遂特诏厘定朝会宴飨诸乐章，自七年定郊庙祭祀诸乐章，至十一年始成。朝会，皇帝元旦《中和乐》，升座《元平》，还宫《和平》。冬至《中和乐》，升座《遂平》，还宫《允平》。万寿《中和乐》，升座《乾平》，还宫《泰平》。上元《中和乐》，升座《怡平》，还宫《升平》，常朝《中和乐》，升座《隆平》，还宫《显平》。内廷行礼《丹陛乐雍平》，诸王百官行礼《丹陛乐庆平》，外藩《丹陛乐治平》。皇太后三大节《中和乐》，升座《豫平》，还宫《履平》，《丹陛乐益平》。皇后三大节《中和乐》，升座《淑平》，还宫《顺平》，《丹陛乐正平》。郊庙圜丘迎神《始平》，奠玉帛《景平》，进俎《咸平》，初献《寿平》，亚献《嘉平》，终献《永平》，撤馔《熙平》，送神《清平》，望燎《太平》。方泽迎神《中平》，奠玉帛《广平》，进俎《含平》，初献《大平》，亚献《安平》，终献《时平》，撤馔《贞平》，送神、望瘗《宁平》。祈谷迎神《祈平》，奠玉帛《绥平》，进俎《万平》，初献《宝平》，亚献《穰平》，终献《瑞平》，撤馔《渥平》，送神《滋平》，望燎《谷平》。雩祭迎神《霭平》，奠玉帛《云平》，进俎《需平》，初献《霖平》，亚献《露平》，终献《霈平》，撤馔《灵平》，送神《霈平》，望燎《霭平》。太庙时飨，迎神《贻平》，奠帛、初献《敉平》，亚献《敷平》，终献《绍平》，撤馔《光平》，送神、还宫、望燎《乂平》。祫祭迎神《开平》，奠帛、初献《肃平》，亚献《协平》，终献《裕平》，撤馔《诚平》，送神、还宫、望燎《成平》。社稷迎神《登平》，奠帛、初献《茂平》，亚献《育平》，终献《敦平》，撤馔《博平》，送神《乐平》，望瘗《征平》。社稷坛祈雨报祀迎神《延丰》，奠帛、初献《介丰》，亚献《滋丰》，终献《霈丰》，撤馔《绥丰》，关神《贻丰》，望瘗《博丰》。朝日迎神《寅曦》，奠玉帛《朝曦》，初献《清曦》，亚献《咸曦》，终献《纯曦》，撤馔《延曦》，送神《归曦》。夕月迎神《迎光》，奠帛、初献《升光》，亚献《瑶光》，终献《瑞光》，撤馔《涵光》，送神《保光》。历代帝王迎神《肇平》，奠帛、初献《兴平》，亚献《崇平》，终献《恬平》，撤馔《淳平》，送神望燎《匡平》。先师迎神《昭平》，奠帛、初献《宣平》，亚献《秩平》，终献《叙平》，撤馔《懿平》，送神《德平》。先农迎神《永丰》，奠帛、初献《时丰》，亚献《咸丰》，终献《大丰》，撤馔《屡丰》，送神《报丰》，望瘗《庆丰》。先蚕迎神《休平》，奠帛、初献《承平》，亚献《均平》，终献《齐平》，撤馔《柔平》，送神《洽平》。天神地祇迎神《祈丰》，奠帛、初献《华丰》，亚献《兴丰》，终献《仪丰》，撤馔《和丰》，送神《锡丰》。太岁迎神《保平》，奠帛、初献《定平》，亚献《嘏平》，终献《富平》，撤馔《盈平》，送神《丰平》。太岁坛祈雨、报祀迎神《需丰》，奠帛、初献《宜丰》。亚献《晋丰》，终献《协丰》，撤馔《应丰》，送神《洽丰》。皇帝祭坛庙还宫《导迎乐祐平》，庆典《导迎乐》《禧平》。其词皆命儒臣重撰，天子亲裁之，分刊而节比，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其辞、更其调，视旧章增损有加，而《律吕正义后编》亦于是年书成。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迎乐》，曰《行幸乐》。更参稽前代因革损益之异，为《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复推阐圣祖所以审音定乐制器协均者，为乐问三十五篇。大氐详于宫谱，而于律吕之原，管音弦度之分合，一遵圣祖，无所创也。帝自制序以冠之。

十三年二月，东巡山左，祭岱岳，大学士等上言："泰山向不用乐，考周礼大司乐'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今特举盛典，秩于岱宗，请遵古用乐，乐章饬部撰拟。"于是诏乐章六奏，

用“丰”。十月，张广泗、讷亲讨金川久无功，上特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出师，行授钺礼。是日御太和殿，陈法驾卤簿乐器如常仪。升座，《中和韶乐》奏《隆平》，经略跪受敕印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经略随奉敕印大臣由东阶下，乐止，上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勅日建八旗大纛于堂子内门外之南，军士执螺角列竣，上舆出宫，乐陈而不作。至红桩，声螺角，上入自街门降舆，螺止。行礼，复声螺。纛前行礼毕，出至红桩，螺止，《导迎乐》作。驾至东长安门外，御武帐，升座，赐经略酒，从征官皆橐鞬，辞，启行。还宫，《导迎乐》作。明年凯旋，赐宴丰泽园，驾御帐殿，进茶、赐茶奏《景运乾坤泰》，掌仪捧台盏卮壶奏《圣德诞敷》，进馔奏《日耀中天》。其后兆惠平定西域，阿桂再克金川，凯旋皆用此礼，改《景运乾坤泰》为《圣武光昭世》，《圣德诞敷》为禹甸遐通，《日耀中天》为《圣治遐昌》。改《德隆舞》为《德胜之舞》。《中和乐章》皆增武成庆语以夸肤绩。上又自作《凯歌》三十章，增《铙歌》十六章郊劳时奏之。声容肇厖，迈隆古矣。

二十六年，江西抚臣奏得古钟十一，图以进，上示廷臣，定为镈钟，命依钟律尺度，铸造十二律镈钟，备中和特悬。既成，帝自制铭，允禄等又请造特磬十二虡，与镈钟配，凿和阗玉为之。三十三年，定关帝庙乐章，迎神、送神三献章各一。四十五年八月，高宗七旬万寿，增喜起舞乐九章。自是凡有大庆典，则增制乐章以为常。

五十二年，命皇子永瑢与邹奕孝、壮存与重定诗经乐谱，纠郑世子载堉之谬。五十八年，又命乐部肄演安南、廓尔喀、粗缅甸、细缅甸诸乐，故清之乐，终帝之世凡数变。

仁宗嘉庆元年，增制太上皇帝三大节御殿《中和韶乐》二章，《丹陛大乐》一章，宫中行礼《丹陛大乐》一章，筵宴《中和清乐》一章、《丹陛清乐》二章、庆隆舞乐九章，又增皇极殿千叟宴太上皇帝御殿《中和韶乐》二章。自后临雍，幸翰林院、文昌庙祀，社稷坛祈晴及万寿节，皆增制乐章。八年，命筵宴停止安南乐。十四年元旦，太和殿筵宴，命演朝鲜、回部、金川、缅甸乐舞等项，遇《庆隆舞》、《喜起舞》，即以承应。又增队舞大臣四人，岁如故事。

宣、文之世，垂衣而治，宫悬徒为具文，虽有增创，无关宏典。德宗光绪末年，仿欧罗巴，美利坚诸邦制军乐，又升先师大祀，增佾舞之数，及更定国歌，制作屡载不定，以讫于逊国，多未施行。

清史稿卷九五　志第七〇

乐二

十二律吕尺度　七音清浊

黄钟同表管声　管音　弦音

黄钟古尺径三分三里八毫五丝一忽，长九寸，积八百一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七寸二分九厘，积四百三十分四百六十七厘二百一十毫。容黍一千二百粒。

大吕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八寸四分二厘七毫二百四十三分毫之二百三十九，积七百五十八分五百一十八厘五百一十八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六寸八分二厘六毫三分毫之二，积四百零三分一百零七厘八百四十毫。容黍一千二十四粒。

太簇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八寸积七百二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六寸四分八厘，积三百八十二分六百三十七厘五百二十毫。容黍一千零六十七粒。

夹钟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七寸四分九厘一毫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毫之一千一百八十三，积六百七十四分二百三十八厘六百八十三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六寸〇分六厘八毫二十七分毫之四，积三百五十八分三百一十八厘零八十毫。容黍九百九十九粒。

姑洗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七寸一分一厘一毫九分毫之一，积六百四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五寸七分六厘积三百四十分一百二十二厘二百四十毫。容黍九百四十八粒。

仲吕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六寸六分五厘九毫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毫之二千九百零三，积五百九十九分三百二十三厘二百七十三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五寸三分

九厘三毫二百四十三分毫之二百二十一，积三百一十八分五百零四厘九百六十毫。容黍八百八十八粒。

蕤宾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六寸三分二厘〇毫八十一分毫之八十，积五百六十八分八百八十八厘八百八十八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五寸一分二厘，积三百零二分三百三十厘八百八十毫。容黍八百四十三粒。

林钟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六寸积五百四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四寸八分六厘，积二百八十六分九百七十八厘一百四十毫。容黍八百粒。

夷则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五寸六分一厘八毫七百二十九分毫之四百七十八，积五百零五分六百七十九厘零一十二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四寸五分五厘一毫九分毫之一，积二百六十八分七百三十八厘五百六十毫。容黍七百四十九粒。

南吕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五寸三分三厘三毫三分毫之一，积四百八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四寸三分二厘，积二百五十五分零九十一厘六百八十毫。容黍七百一十一粒。

无射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四寸九分九厘四毫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毫之二千二百六十六，积四百四十九分四百九十二厘四百五十五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四寸〇分四厘五毫八十一分毫之三十五，积二百三十八分八百七十八厘七百二十毫。容黍六百六十六粒。

应钟古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忽，长四寸七分四厘〇毫二十七分毫之二十，积四百二十六分六百六十六厘六百六十六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忽，长三寸八分四厘，积二百二十六分七百四十八厘一百六十毫。容黍六百三十二粒。

下徵乙字

清下徵高乙字

下羽上字

清下羽高上字

变宫尺字

清变宫高尺字

宫声工字

大吕

清宫高工字

商声凡字

清商高凡字

角声六字

清角高六字

变徵五字

清变徵高五字

徵声乙字

清徵高乙字

羽声上字

清羽高上字

变官尺字

半大吕

清变宫高尺字

少宫工字

清少宫高工字

少商凡字

清少商高凡字
黄钟同形管声同形管周径积分表繁，详《正义》，不列。
八倍黄钟之管
黄钟宫声工字
正黄钟之管
七倍黄钟之管
大吕清宫高工
黄钟八分之七之管
六倍黄钟之管
太簇商声凡字
黄钟八分之六之管
五倍黄钟之管
黄钟八分之五之管
四倍黄钟之管
姑洗角声六字
黄钟八分之四即二分之一之管
三倍半黄钟之管
黄钟八分之三分半之管
三倍黄钟之管
蕤宾变徵五字
黄钟八分之三之管
二倍半黄钟之管
林钟清变徵高五
黄钟八分之二分半之管
二倍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
夷则徵声乙字
黄钟八分之二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
二倍黄钟之管
黄钟八分之二即四分之一之管
正加四分之三黄钟之管
无射羽声上字
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管
正加半黄钟之管
应钟清羽高上
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二之管
正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
半黄钟变功大字
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
正加八分之黄钟之管
半大吕清变宫高尺
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
正黄钟之管
半太簇宫声工字
黄钟八分之一之管

乐之节奏，成于声调，声也者，五声二变之七音；调也者，所以调七音而互相为用者也。声调之原，本自旋宫，因管律弦度七音取分之不同而旋宫异。古旋宫之法，合竹与丝并著之。自隋以来，独以弦音发明五声之分，律吕旋宫，遂失其传，夫旋宫者，十二律吕皆可为宫，立一均之主，各统七声，而十二律吕皆可为五声二变也。声调者，声自为声，调自为调，而调又有主调、起调、转调之异，故以转调合旋宫言之，名为宫调。五声二变旋于清浊二均之一十四声，则成九十八声，此全音也。然调虽以宫为主，而宫又自为宫，调又自为调。如宫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声，又大于宫，故为调之首，古所谓宫逐羽音是也。羽主调，宫立宫，一均七声之位定，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音不合者亦不起调。盖以羽起调，徵在其前，变宫居其后。二音与羽相近，得声淆杂，而变徵为第六音，亦与羽首音不合。此所以当二变之位者，与五正声当徵位者，俱不得起调也。至于止调，亦取本调相合，可以起调之声终之。当二变与徵位者，亦不用焉。其立羽位调首之音，自本声起者，即为本调。首音与五音为羽，与角次相合。首音与三音为羽，与宫又次相合，且均调相应。首音与四音为羽，与商转相合可出入。故本调为一调，自宫位起者为一调，自角位起者为一调，自商位起者复为一调。自羽位、宫位、角位起者为正，自商位起者为假借，故曰可出入，如曲中所谓与某宫某调相出入者是也。转相合者，下羽之调首至角为第五位，商之第三音至正羽第八音亦五位也。一均四调，七均二十八调，合清浊之一十四均，则为五十六调。乐工度曲，七调相转之法，四字起四为正调，乐工转调，皆用四字调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七列位，视某字当四字位者，名为某调。一如五声二变递转旋宫之法，以四字当羽位为起调处也。乙字起四为乙字调，上字起四为上字调，尺字起四为尺字调，工字起四为工字调，凡字起四为凡字调，合字起四为合字高调。此指笛孔言。四字调乙、凡不用，乙字调，上、六不用，上字调尺、五不用，尺字调工、乙不用，工字调凡、上不用，凡字调合、尺不用，合字调五、工不用，即如羽声主调，当变宫、变徵声者不用也。又四字调乙、凡不得起调，而六字亦不得起调，即如羽声当羽位主调，二变不得起调，而徵声亦不得起调也。此七调之七字相转，即五声二变之旋相为宫，宫调声字，实为一体。析而言之，则有四科：一曰七声定位，以五声二变立一定之位，自下羽至正羽，共列为八，显明隔八相生之理，视下羽位声字律吕，知其为某宫之某调，视宫位声字律吕，知其为某调之某宫，视二变位，知某声字、某律吕之当避。二曰旋宫主调，以五声二变旋于七声定位之下，亦分八位，如羽声立下羽之下，宫声立宫位之下，则为宫声立宫而羽声主调。又如商声立下羽之下，变徵立宫位之下，则为变徵立宫而商声主调。三曰和声起调，以十二律吕兼倍半以备用，按所生之音，各随其均序于旋宫之下，仍以调主相和之声所起各调注本律、本吕之下，以正各调之名。如黄钟立宫，则夷则立下羽之位以主调，倍无射、正蕤宾当二变不起调，正夷则立徵位亦不起调，故用倍夷则起调者为正羽调，起黄钟宫声为正宫，起太簇商声为正商，起姑洗角声为正角，此正宫之四调也。大吕立宫，则倍南吕立下羽之位主调，用以起调者为清羽调，起大品宫声为清宫，起夹钟商声为清商，起仲吕角声为清角，此清宫之四调也。其余立宫主调，皆依此例。四曰乐音字色，以律吕箫笛所命字色，随声调而序其次，列于律吕之下。如黄钟为工字，而箫应黄钟者为工字，笛应黄钟者为五字，皆注于黄钟本律之下，大吕为高工字，而箫之高工、笛之高五亦皆注于大吕本律之下。其立羽位之字，即为主调，其立宫位之字，即为立宫，其当二变之位，则不用当徵位者亦不以起调。以此四科列为表，旋宫、转声、主调、起调之理犁然矣。

黄钟宫声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为上字调。

上　凡

不起调

合　上

不起调

不起调

上　凡

大品清宫，倍南吕清下羽主调，为高上调。

上　凡
不起调
大吕
工　五
六　上
五　尺
不起调
不起调
上　凡
太簇商声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为尺字调。
不起调
合　上
不起调
上　凡
不起调
大吕
工　五
不起调
六　上
五　尺
不起调
上　凡
不起调
倍应钟半大吕
姑洗角声立宫，黄钟宫声主调，为工字调。
不起调
合　上
上　凡
不起调
不起调
工　五
仲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为高工调。
大吕
工　五
不起调
六　上
五　尺
上　凡
不起调
倍应钟半大吕
不起调
大吕
工　五
蕤宾变徵立宫，太簇商声主调，为凡字调。

合　上
不起调
上　凡
不起调
工　五
不起调
六　上
不起调
五　尺
上　凡
倍应钟半大吕
不起调
大吕
工　五
不起调
夷则徵声立宫，姑洗角声主调，为合字调。
合　上
不起调
上　凡
工　五
不起调
不起调
六　上
六　上
五　尺
不起调
上　凡
倍应钟半大吕
大吕
工　五
不起调
不起调
六　上
无射羽声立宫，蕤宾变徵主调，为四字调。
不起调
上　凡
工　五
不起调
六　上
不起调
五　尺
应钟清羽立宫，林钟清变徵主调，为高五调。
五　尺
不起调

上　凡
倍应钟半大吕
大吕
工　五
不起调
六　上
不起调
五　尺
倍无射变宫立宫，夷则徵声主调，为乙字调。
上　凡
不起调
工　五
六　上
不起调
五　尺
不起调
上　凡
不起调
倍应钟半大吕
大吕
工　五
六　上
不起调
五　尺
不起调

弦音合律吕立论者，始自《淮南子》，《淮南》本之《管子》，《管子》曰："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夫审弦音，无论某弦之全分，定为首音，因而半之，平分为二。其声既与首音相合而为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定为首音，因而半之，平分为二。其声既与首音相合而为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声应于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与半分八音之间，又平分为二分之度。是即《管子》所谓"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度为主，而以三因之，其数大于全分为三倍也。四开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数，四分而取其一，以全九九八十一之度，为宫声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练，乃熟丝，即小弦之谓，言此度之声立为宫位，其小于此弦之他弦，皆以是为主，故曰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为百有八为徵，乃此弦首音全分之度，此宫弦上生下徵之数。于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为七十二是为商。商七十二，三分益一，为九十六，是为羽。羽九十六，三分去一，为六十四，是为角。司马氏《律书》：徵羽之数小于宫，而《管子》徵羽之数大于宫者，用徵羽之倍数，所谓下徵、下羽也。首弦起于下徵，即《白虎通》弦音尚徵之义。今由三分损益之法详推其数，黄钟正徵上生皆得七十二，为正商；正商上生得九十六，为下羽；下生得四十八，为正羽；下羽、正羽皆得六十四，为正角；正角上生得八十五，小余三三。为下于宫音之变宫；下生得四十二，小余六六。为高于羽音之变宫；下于宫音之变宫，高于羽音之变宫，皆得五十六，小余八八。为变徵；是为浊均。变徵上生得七十五，小余八五。为清宫；清宫上生得一百有一，小余一三。为清下徵；下生得五十，小余五六。为清徵；清下徵清徵皆得六十七，小余四二。为清

商，清商上生得八十九，小余八九。为清下羽；下生得四十四，小余九四。为清羽；清下羽、清羽皆得五十九，小余九三。为清角；清角上生得七十九，小余九一。为下于清宫之清变宫；下生得三十九，小余三三。为高于清羽之清变宫；下于清宫之清变宫、高于清羽之清变宫皆得五十三，小余二七。为清变徵；是为清均。凡宫至商，商至角，角至变徵，徵至羽，羽至变宫，皆得全分，而变徵至徵，变宫至宫，则只半分。《管子》起音篇，司马氏《律书》皆五声之正，《淮南子》始载二变之数，但不当以十二律吕名之。犹足取者，则二变之度分，与二变之比于正音，一为和、一为谬之说也。所谓应钟，即弦音之变宫度也，所谓蕤宾，即弦音之变徵度也。弦音变宫之在下徵第一弦为第三音，居第三位，即如宫弦之角声第三位，音虽不同，而分则恰值正声之度，故曰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为和也。变徵之在下徵第一弦为第七音，居第七位，即如宫弦之变宫第七位，音亦不同，而分则皆为变声之度，故曰应钟生蕤宾，不比正音为缪也。五声二变之清浊，定弦音各分之等差，今列于表：

首弦首音起于下徵，全度一百八分。二音下羽，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九十六。三音变宫，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五。小余三三。四音正宫，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一。五音正商，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七十二。六音正角，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六十四。七音变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五十六。小余八八。八音正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半。为五十四。

首弦首音起清下徵，全度一百一分。小余一三。二音清下羽，得全度一百一分之八十九。小余八九。三音清变宫，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七十九。小余九一。四音清宫，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七十五。小余八五。五音清商，得全度一百一分之六十七。小余四二。六音清角，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五十九。小余九三。七音清变徵，得全度一百一分之五十三。小余二七。八音清徵，得全度一百一分之半。为五十小余五六。

二弦首音起于下羽，全度九十六分。二音变宫，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五。小余三三。三音正宫，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一。四音正商，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七十二。五音正角，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六十四。六音变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六。小余八八。七音正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四。八音正羽，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半。为四十八。

二弦首音起清下羽，全度八十九分。小余八九。二音清变宫，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七十九。小余九一。三音清宫，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七十五。小余八五。四音清商，得全度八十九分之六十七。小余四二。五音清角，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五十九。小余九三。六音清变徵，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五十三。小余二七。七音清徵，得全度八十九分之五十。小余五六。八音清羽，得全度八十九分之半。为四十四，小余九四。

三弦首音起于变宫，全度八十五分。小余三三。二音正宫，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八十一。二音正商，得全度八十五分之七十二。四音正角，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六十四。五音变徵，得全度八十五分之五十六。小余八八。六音正徵，得全度八十五分之五十四。七音正羽，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四十八。八音少变宫，得全度八十五分之半。为四十二，小余六六。

三弦首音起清变宫，全度七十九分。小余九一。二音清宫，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七十五。小余八五。三音清商，得全度七十九分之六十七。小余四二。四音清角，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五十九。小余九三。五音清变徵，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五十三。小余二七。六音清徵，得全度七十九分之五十。小余五六。七音清羽，得全度七十九分之四十四。小余九四。八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七十九分之半。为三十九，小余九五。

四弦首音起于正宫，全度八十一分。二音正商，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七十二。三音正角，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四音变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六。小余八八。五音正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四。六音正羽，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八。七音少变宫，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二。小余六六。八音少宫，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半。为四十，小余五。

四弦首音起于清宫，全度七十五分。小余八五。二音清商，得全度七十五分之六十七。小余四二。三音清角，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五十九。小余九三。四音清变徵，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五十三。小

余二七。五音清徵，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五十。小余五六。六音清羽，得全度七十五分之四十四，小余九四。七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七十五分之三十九。小余九五。八音清少宫，得全度七十五分之半。为三十七，小余九二。

五弦首音起于正商，全度七十二分。二音正角，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六十四。三音变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六。小余八八。四音正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四。五音正羽，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八。六音少变宫，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小余六六。七音少宫，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小余五。八音少商，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半。为三十六。

五弦首音起清商，全度六十七分。小余四二。二音清角，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九。小余九三。三音清变徵，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三。小余二七。四音清徵，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小余五六。五音清羽，得全度六十七分之四十四。小余九四。六音清少变宫，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三十九。小余九五。七音清少宫，得全度六十七分之三十七。小余九二。八音清少商，得全度六十七分之半。为三十三，小余七一。

六弦首音起于正角，全度六十四分。二音变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小余八八。三音正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四音正羽，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五音少变宫，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小余六六。六音少宫，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小余五。七音少商，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八音少角，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半。为三十二。

六弦首音起于清角，全度五十九分。小余九三。二音清变徵，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五十三。小余二七。三音清徵，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五十。小余五六。四音清羽，得全度五十九分之四十四。小余九四。五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九。小余九五。六音清少宫，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七。小余九二。七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三。小余七一。八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九分之半。为二十九，小余九六。

七弦首音起于变徵，全度五十六分。小余八八。二音正徵，得全度五十六分之五十四。三音正羽，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八。四音少变宫，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二。小余六六。五音少宫，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小余五。六音少商，得全度五十六分之三十六。七音少角，得全度五十六分之三十二。八音少变徵，得全度五十六分之半。为二十八，小余四四。

七弦首音起于清变徵，全度五十三分。小余二七。二音清徵，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五十。小余五六。三音清羽，得全度五十三分之四十四。小余九四。四音清少变宫，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七。小余九五。五音清少宫，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七。小余九二。六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三。小余七一。七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三分之二十九。小余九六。八音清少变徵，得全度五十三分之半。为二十六，小余六三。

弦音旋宫转调，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声字，即得某弦度分。如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定弦，则得徵弦之分；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定弦，则得羽弦之分；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定弦，则得变宫弦之分；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定弦，则得宫弦之分；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定弦，则得商弦之分；夷则之律徵声宫字定弦，则得羽弦之分；无射之律羽声凡字定弦，则得变徵弦之分。此阳律一均七声定弦之正分也。阴吕定弦七声之分亦如之。

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必以宫调为准故七声因之而变。如琴之正调为宫调，其商调以七弦递高一音，但六弦、七弦太急易，或变宫调以七弦递下一音，则一弦、二弦又慢不成声，故宫调七弦立准，转调则七弦内有更者，有不更者，有宜紧者，有宜慢者，弦之转移间，宫调旋焉。如一弦、三弦、六弦俱慢下管律一音，在弦度为半分，而余弦不移，即转为商调。盖正宫调一弦、六弦定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得徵弦分者，下为倍夷则之律；羽声凡字转角弦之分，三弦定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宫弦分者，下为太簇之律，商声乙字转羽弦之分，其二弦、四弦、五弦、七弦不移者，仍应本律。但二弦、七弦原得羽弦分者，转为徵弦之分；四弦原得商弦分者，转为宫弦之分；五弦原得角弦分者，转为商弦之分。其倍无射之律，变宫合字为徵弦分者，转变徵应于倍应钟之吕，清变宫高六，应姑洗之律；角声上字为宫弦分者，转变宫应于仲吕之吕，清角高上，此二分当二变不

用。因三弦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四弦原得商弦之分者，转为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商调。如二弦、四弦、五弦、七弦俱紧上管律半音，在弦度亦为半分，而余弦不移，即转为角调。盖正宫调二弦、七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得羽弦分者，上为大吕之吕，清宫高五转徵弦之分。四弦定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商弦分者，上为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转宫弦之分。五弦定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角弦分者，上为南吕之吕，清徵高工转商弦之分。其一弦、三弦、六弦不移，仍应本律，但一弦、六弦转为角分，三弦转为羽分，而转变徵、变宫者不用。因三弦应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四弦原得商弦之分者，上为角弦之分，转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角调。如独紧五弦管律半音，在弦度亦为半分，即转为变徵调。四弦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五弦原得角弦之分者，上为变徵之分转为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变徵调。如独慢三弦管律一音，在弦度为半分，即转为徵调。因五弦应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一弦、六弦原得徵弦之分者，转为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徵调。如以一弦、三弦、六弦慢下管律一音，四弦慢下管律半音，在弦度俱为半分，即转为羽调，因一弦、六弦应倍夷则之律，羽声凡字得羽弦之分以起调，二弦、七弦原得羽弦分者，上为变宫之弦，转宫弦之分以立宫，故曰变宫调也。

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计二变之分。如阳律一均，即徵弦七声之分言之，散声为全分首音，其二音与羽弦应者为羽分，三音与变宫弦应者为变宫分，至七音与变徵弦应者为变徵分，八音仍与全弦应，故为旋于首音。其各分与各弦相应者，亦自与各律相应。计其分，则首音徵至二音羽，三音羽至三音变宫，皆得全分。三音变宫至四音宫，只得半分。四音宫至五音商，五音商至六音角，六音角至七音变徵，皆得全分。七音变徵至八音徵，亦得半分。以宫弦七声之分言之，散声为全半首音，其二音与商弦应者为商分，与角弦应者为角分，三至七音与变宫弦应者为变宫分，八音仍与全弦应。而四音变徵至五音徵，七音变宫至八音宫，皆只半分。盖太簇商声乙字所应之弦分至姑洗角声上字所声之弦分，与无射羽声凡字所应之弦分至半黄钟变宫合字所应之弦分，其间必为半分，故各弦七声之分不移，而所应声律有间杂之别。各分全半之间，宫调旋焉。以宫调七弦为准，据每调徵弦七声言之，商调之徵，乃宫调之羽转而为徵分者也。宫弦之羽，全弦首音为羽，其变宫变徵在二音、六音，是二音至三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变宫、变徵在三音、七音，是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矣。故全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者不移，二音即应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其间得全分三音。若取姑洗之律角声上字，则二音至三音为半分，仍与宫调之羽同。是以必取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其间弦度始得全分，其四音仍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盖太簇乙字至姑洗上字为半分，加仲吕高上之半分，得一全分，而仲吕高上至蕤宾尺字为半分，此所以二音至三音得全分，为羽至变宫，而三音至四音为半分，乃变宫至宫分也。五音仍应夷则之律徵声工字，六音仍应无射之律羽声凡字，此四音至五音，五音至六音，亦得全分。至七音若取半黄钟之律变宫合字，则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亦与宫调之羽同，必取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六，其间弦度始得全分，其八音仍与首音同应黄钟之律宫声四字，盖无射凡字至半黄钟合字为半分，加半大吕高六之半分得一全分，而半大吕高六至黄钟四字为半分，此所以六音至七音得全分，为角至变徵，而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乃变徵至徵分也。角调之徵，乃宫调之变宫与清宫调之羽相杂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变宫全弦首音即变宫，而变徵在五音，是首音至二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清商调之羽全弦首音为清羽，其清变宫、清变徵在二音、五音，是又二音至三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矣。首音若仍定太簇之律商声乙字，则首音徵至二音羽所得全分，必当取于仲吕之吕清角高上，其本调羽弦，则亦应仲吕之吕清角高上，是清角调非正角调矣。因取姑洗之律角声上字为正角调，故起调于羽弦音，必取姑洗正角声，而徵弦羽分亦当应姑洗之律。是以角调徵弦散声首音，反比正宫调变宫弦之散声首音下牛音，取清宫调之羽弦散声，大吕之吕清宫高五，其分始合，盖因本调羽声得正角之律故也。二音应姑洗之律角声上字为羽分，三音应蕤宾之律变徵尺字为变宫分，四音应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为宫分，五音应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为商分，六音应半黄钟之律正变宫六字为角分，七音应黄钟之律正宫四字为变徵分，八音仍应大吕之吕清宫高五，是则三音蕤宾至四音林钟为半分，七音黄钟至八音大吕为半分，正为

本调徵弦之变宫至宫，变徵至徵之二半分也。变徵调之徵，乃宫调之宫转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宫，变徵、变宫在四音、七音，是四音至五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移宫调之宫四音至五音半分，为三音至四音半分，则四音取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三音夷则至四音南吕为半分，七音太簇至八音姑洗为半分，徵调之徵，乃宫调之商转而为徵者也。宫调之商，变徵、变宫在三音、六音，是三音至四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移宫调之商六音至七音半分，为七音至八音半分，则七音取仲吕之吕清角高上，三音无射至四音半黄钟为半分，七音仲吕至八音蕤宾为半分。羽调之徵，乃宫调之角转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角，变徵、变宫在六音、五音，是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也。宫调之商二音至三音半分、五音至六音半分，为三音至四音半分、七音至八音半分，则三音取半大吕之吕清变宫高五，六音取仲吕之吕清角高上，七音取林钟之吕清变徵高尺，三音半大吕至四音黄钟为半分，七音林钟至八音夷则为半分。变宫调之徵，乃宫调之变徵与清宫调之角相杂而为徵分者也。宫调之变徵、变宫在首音四音，是首音至二音，四音至五音，为半分。清宫调之角，变徵变宫在二音、五音，是又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今金弦转为徵，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爰定南吕之吕清徵高工为散声首音，三音黄钟至四音大吕为半分，七音夷则至八音南吕为半分，此弦音定阳律七调旋相为用之法也。定阴吕七调立调之羽分，亦必以阴吕为主，其各弦各分阴阳间用亦如之。

一，弦音诸调惟宫与商徵得与律品相和为用，宫调各弦之七声，皆应阳律一均。二变七声之分亦然。清宫调，各弦七声及二变七声之分，皆应阴吕一均，此弦音宫调所以得与律吕相和。商调各弦之五正声，皆应阳律，惟二变声转阴吕，清商调亦惟二变杂入阳律，此商调五正声所以得与律吕相和。徵调各弦之五正声变宫声皆应阳律，惟变徵一声取阴吕，清徵调亦惟变徵一声杂入阳律，此又徵调五正声变宫声得与律吕相和也。至角调五正声内，徵弦、宫弦、商弦皆应阴吕，而二变反得阳律。且商声乙字、羽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遗此二声字与宫调同，清角声五声二变阴阳相杂亦然。是角调不可与律吕相和，变徵调五正声内宫弦应阴吕，二变亦得阳律，羽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清变徵调亦宫弦杂入阳律，是变徵调不可与律吕相和，然只借一音，即与宫调声字为同，较角调则为正也，羽调五正声内角弦应阴吕，二变应阴吕，清羽调角弦二变应阳律，是虽不可与律吕相和，然据弦音犹为七声俱备之一调。变宫调五正声内徵弦宫弦皆应阴吕，而二变反得阳律。且商声乙字、羽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遗此二声字与角调同，清变宫五声二变阴阳相杂亦然，是亦不可与律吕相和也。

一弦，
定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得下徵之分。
二弦，
定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得下羽之分。
应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为变宫之分。
三弦，
定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得宫弦之分。
定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得商弦之分。
五弦，
定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得角弦之分。
应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为变徵之分。
定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得徵弦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得羽弦之分。
一弦，
定倍应钟之吕，
得下徵之分。
二弦，
定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得下羽之分。
应夹钟之吕，
为变宫之分。
三弦，
定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得宫弦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五弦，
定南吕之吕，
得角弦之分。
应应钟之吕，
为变徵之分。
定半大吕之吕，
得徵弦之分。
定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得羽弦之分。
一弦，
定倍夷则之律，
下羽凡字，
得变徵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为下徵之分，
得倍应钟之吕，
转变徵之分。
二弦，
定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得下羽之分，
转徵弦之分。
三弦，
定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为宫弦之分，
得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转变宫之分。
定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得商弦之分，
转宫弦之分。
五弦，
定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得角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得变徵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为徵弦之分，
得半大吕之吕，
转变弦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得羽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一弦，
定倍南吕之吕，
得变徵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倍应钟之吕，
为下徵之分。
得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转变徵之分。
二弦，
定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得下羽之分，
转徵弦之分。
三弦，
定夹钟之吕，
得变宫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为宫弦之分，
得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转变宫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转宫弦之分。
五弦，
定南吕之吕，
得角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应钟之吕，
得变徵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半大吕之吕，
为下徵之分，
得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转变徵之分。
定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得羽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一弦，

定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得下徵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为下羽之分，
转变徵之分。
二弦，
应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得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转徵弦之分。
三弦，
定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得宫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为商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应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得角弦之分，
得林钟之吕，
转宫弦之分。
五弦，
应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得变徵之分，
得南吕之吕，
转商弦之分。
定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得徵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为羽弦之分，
转变徵之分。
应半姑洗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得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转徵弦之分。
一弦，
定倍应钟之吕，
得下徵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为下羽之分，
转变徵之分。
二弦，
应夹钟之吕，
得变宫之分，
得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转徵弦之分。
三弦，
定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得宫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林钟之吕，
为商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应南吕之吕，
得角弦之分，
得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转宫弦之分，
五弦，
应应钟之吕，
得变徵之分，
得应射之律，
羽声凡字，
转商弦之分。
定半大吕之吕，
得徵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为羽弦之分，

转变徵之分。
应半仲吕之吕，
得变宫之分，
得半姑洗之律，
商声乙字，
转徵弦之分。
一弦，
定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得下徵之分，
转商弦之分。
二弦，
定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得下羽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为变宫之分，
转变徵之分。
三弦，
定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得宫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定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得商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为角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五弦，
应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得变徵之分，
得南吕之吕，
转宫弦之分。
定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得徵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得羽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一弦，
定倍应钟之吕，
得下徵之分，
转商弦之分。
二弦，
定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得下羽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夹钟之吕，
为变宫之分，
转变徵之分，
三弦，
定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得宫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南吕之吕，
为角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五弦，
应应钟之吕，
得变徵之分，
得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转宫弦之分。
定半大吕之品，
得徵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得羽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一弦，
定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得下徵之分，
转宫弦之分。

二弦，
定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三弦，
定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为宫弦之分，
得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转变徵之分。
定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得商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五弦，
定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得角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为变徵之分，
转变宫之分。
定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得徵弦之分，
转宫弦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一弦，
定倍应钟之吕，
得下徵之分，
转宫弦之分。
二弦，
定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三弦，
定夹钟之吕，
得变宫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为宫弦之分，
得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转变徵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五弦，
定南吕之吕，
得角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应钟之吕，
为变徵之分，
转变宫之分。
定半大吕之吕，
得徵弦之分，
转宫弦之分。
定半夹钟之吕，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一弦，
定倍夷则之律，
下羽凡字，
得变徵之分，
转下羽之分。
应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为下徵之分，
得倍应钟之吕，
转变宫之分。
二弦，
定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得下羽之分，
转宫弦之分。
三弦，

定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转商弦之分。
应姑洗之罪，
角声上字，
得宫弦之分，
得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转角弦之分。
应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为商弦之分，
得林钟之吕，
转变徵之分。
五弦，
定夷则之吕，
徵声工字，
得角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定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得变徵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为徵弦之分，
得半大吕之吕，
转变宫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得下羽之分，
转宫弦之分。
一弦，
定倍南吕之吕，
得变徵之分，
转下羽之分。
应倍应钟之吕，
为下徵之分，
得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转变宫之分。
二弦，
定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得下羽之分
转宫弦之分。
三弦，
定夹钟之口，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应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得宫弦之分，
得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转角弦之分。
应林钟之吕，
为商弦之分，
得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转变徵之分。
五弦，
定南吕之吕，
得角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定应钟之吕，
得变徵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半大吕之吕，
为下徵之分，
得半太簇之律，
宫声四字，
转变宫之分。
应夹钟之吕，
为变宫之分，
转变徵之分。
三弦，
定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得宫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南吕之吕，
为角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五弦，
应应钟之吕，
得变徵之分，
得应射之律，
羽声凡字，
得宫弦之分。
定半大吕之吕，
得徵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得羽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一弦，
定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子，
得下徵之分，
转宫弦之分。
二弦，
定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三弦，
定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为宫弦之分，
得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转变徵之分。
定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得商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五弦，
定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得角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为变徵之分，
转变宫之分。
定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得徵弦之分，
转宫弦之分。
定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一弦，
定倍应钟之吕，
得下徵之分，
转宫弦之分。
二弦，
定大吕之吕，
清徵高五，
得下羽之分，
转商弦之分。
三弦，
定夹钟之吕，
得变宫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仲吕之吕，
清角高上，
为宫弦之分，
得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转变徵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转徵弦之分。
五弦，
定南吕之吕，
得角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定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得下羽之分，
转宫弦之分。
一弦，
定倍无射之律，
变宫合字，

得下徵之分，
转下羽之分。
应黄钟之律，
宫声四字，
为下羽之分
转变宫之分。
二弦，
应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得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转宫弦之分。
三弦，
定姑洗之律，
角声上字，
得宫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蕤宾之律，
变徵尺字，
得商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夷则之律，
徵声工字，
为角弦之分，
转变徵之分。
五弦，
应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得变徵之分，
得南吕之吕，
转徵弦之分。
定半黄钟之律，
变宫六字，
得徵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半太簇之律，
宫声五字，
为羽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应半姑洗之律，
商声乙字，
得变宫之分，
得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转宫弦之分。
一弦，
定倍应钟之吕，
得下徵之分，
转下羽之分。
应大吕之吕，
清宫高五，
为下羽之分，
转变宫之分。
二弦，
应夹钟之吕，
得变宫之分，
得太簇之律，
商声乙字，
转宫弦之分。
三弦，
定仲吕之吕，
清商高上，
得宫弦之分，
转商弦之分。
定林钟之吕，
得商弦之分，
转角弦之分。
应南吕之吕，
为角弦之分，
转变徵之分。
五弦，
应应钟之吕，
得变徵之分，
得无射之律，
羽声凡字，
转徵弦之分。
定半大吕之吕，
得徵弦之分，
转羽弦之分。
应半夹钟之吕，
清宫高五，
为羽弦之分，
转变宫之分。
应半仲吕之吕，
得变宫之分，
得半姑洗之律，
商声乙字，

转宫弦之分。

右弦音旋宫转调，就琴弦立论，以羽弦起调为主，故旋宫首徵黄钟定二弦羽位为宫调。《律吕后编》以七音立论，立宫为主，黄钟为宫，则弦之宫分声应黄钟，商分应太簇，角分应姑洗，变徵分应蕤宾，徵分应夷则，羽分应无射，变宫分应半黄钟。即倍无射。大吕为宫，七音之分应阴吕亦然。以分言，则宫分应黄钟者即黄钟之分，商分即太簇之分，角分即姑洗之分，变徵分即蕤宾之分。至徵分应夷则者，则非夷则之分，而为林钟之分。羽分应无射者，亦非无射之分，而为南吕之分。变宫分应半黄钟者，非半黄钟之分，而为应钟之分，大吕为宫，变徵分则为变林钟之分，徵分则为夷则之分，羽分则为无射之分，变宫分则为变黄钟之分。其阴阳各七均，均各七弦，有表详乐问，不备载。

清史稿卷九六　志第七一

乐三乐章一

圜邱九章郊庙乐，顺治元年定，乾隆十一年用旧辞重改。今以顺治所制分载句中。《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迎神《始平》　钦原敬。承纯祜原祐。兮，于昭有融。时维永清兮，四海攸同。输忱元祀兮，从律调风。穆将景福兮，乃眷微躬。渊思高厚兮，期亮天工。原恐负鸿则。聿章彝序兮，夙夜宣通。云軿延佇，原鸾辂。兮，鸾辂空濛。原忽降中坛。翠旗纷裛兮，列缺丰隆。肃始和畅兮，恭仰苍穹。原庆洽陶匏。百灵只卫兮，齐明辟公。神来燕嬉兮，惟帝时聪。原恭仰颢穹兮，神来燕喜。协昭慈惠兮，逖鉴臣，原予。衷。

奠玉帛《景平》　灵旗爰止兮，乐在悬。原奉玉筵。执事有恪兮，奉玉筵。原骏奔前。聿昭诚敬兮，骏奔前。原有美圭璧兮，荐缟纤。嘉玉量币兮，相后先。原经纬获理兮，耀瑚琏。来格洋洋兮，思俨然。臣，原孔。忱翼翼兮，告中虔。

进俎《咸平》　吉蠲为饎兮，肃豆笾。原升肴珍错兮，列豆笾。升肴列俎兮，敢弗虔。原吉蠲为饎兮，格乾圜。毛炰茧栗原九州美味。兮，荐膏鲜。致洁陶兮，香水泉。原特牲洁敬兮，苾芳筵。愿随原垂降鉴兮，驻云軿。锡嘉福兮，亿万斯年。

亚献《嘉平》　考钟拂舞兮，再进瑶觞。翼翼昭事兮，次第肃将。睟颜容与兮，苍几辉煌。穆穆居歆兮，和气洋洋。生民望泽兮，仰睨玉房。荣泉瑞露兮，庆无疆。

彻馔《熙平》　一阳复兮，协气升。原盥荐毕兮，精白申。盥荐毕兮，精白陈。原虞燕嬉分，劳帝神。旋废彻兮，敢逡巡。原百辟肃雍兮，倾疊尊。礼将成兮，乐欣欣。瞻九阊兮，转洪钧。原无二句。福施下逮兮，佑此原宜佑人民

送神《清平》原太平。　升中告成原嘉德夙成。兮，晻霭坛场。穆思回盼兮，灵驾洋洋。原有中河日月兮，朗耀崇深。青龙按节兮，白虎低昂。洪钧涤荡兮，妖孽潜消。三句。臣原我。求时惠兮，感思馨香。原有鸣玉锵金兮，肃若有望。紫坛截巢兮，赫赫皇皇。臣乘宝历兮，载须我辅。三句。愿蒙博产兮，多士思皇。原作山岳钟良。天施地育兮，百谷蕃昌。原不可殚死。殖我嘉师兮，正直平康。原沐浴休光。

望燎《太平》原《安平》。　隆仪告备兮，诚既将。原雷车电迈兮，飞远扬。有虔秉火兮，爇越芳。雷车电迈兮，九龙骧。原繁会贲镛兮，奋龙旂。紫氛四塞兮，云旗扬。原俾尔昌兮，降萧光。蒸民蒙福兮，顺五常。原富寿康。惟予小子兮，敬戒永臧。原予获畴祉兮，万亿斯皇。

方泽八章　《中和韶乐》，林钟清变徵立宫，夹钟清商主调。

迎神《中平》　吉蠲兮，玉宇开。薰风兮，自南来。凤驭纷兮，后先；岳渎蔼兮，徘徊。肃展礼兮，报功；沛灵泽兮，九垓。

奠玉帛《广平》　式时原神州。吉土兮，中坛。毖我郊兆原畤。兮，孔安。原严。辟公趋跄兮，就列；原吉蠲。考钟伐鼓兮，舞般。原肆筵。黄琮纤缟兮，既奠；原陈列。灵光下烛兮，诚丹。原诚悃宣。

进俎《含平》原《咸平》。礼行乐奏原玉俎金奏。兮，未央。嘉肴有践兮，大房。牲牷告歆兮，惟恪民力普存兮，肃将。厚载资生兮，无外；几筵来格原俯鉴。兮，洋洋。

亚献《安平》　一矛三脊兮，缩浆。原江茅兮，缩浆。山罍云幂兮，馨香。介黍稷兮，芳旨；再涤牺尊兮，敬将。原再展微诚兮，趋跄。乐成八变兮，缀兆。原乐只。俨皇只兮，悦康。

终献《时平》　紫坛兮，嘉气盈。原方坛兮，丰荐盈。旨酒思柔兮，和且平。原中和平。懔兹陟降兮，心屏营。原陟从容兮驻云軿。礼成三献兮，荐玉觥。含宏光大兮，德厚；灵佑不基兮，永清。

彻馔《贞平》　玉俎列兮，庶品该。原尊俎毕兮，诚未亏。黄琮告彻兮，云翔徊。原仪景晖。晏阴定兮，曦景回。原邀灵锡。南讹秩兮，日恢台。原奏薰时。肃惟昭明兮，孔迩；覃博厚奠兮，九垓。原载群黎。

送神望瘗《宁平》　灵旗兮，云路遵。原云际屯。飞龙蜿兮，高旻。〗原飞龙兮，逝骎骎。阴仪粹兮，德纯。眷四海兮，无尘。配皇穹兮，两大；原化宣。绥下土，原绥百禄。兮蒸民。

祈谷九章　《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迎神《祈平》原《中平》。　帝笃祜民原惟帝勤民。兮，求莫匪舒。小民何依兮，饮食惟需。原黍稷与与。莫嘉于谷兮，万事权舆。原元日有事兮，百辟趋。为民请命兮，岂非在予。原食咸需。日用辛兮，百辟趋。原遥瞻龙驾兮，历紫虚。暾将出兮，东风徐。原日临黄道东风徐。惟予小子兮，敬盥陈孚。原臣深事兮，遑昭宁居。皇皇龙驾兮，穆将愉。原愿垂嘉惠兮，大有书。

奠玉帛《绥平》原《肃平》。　念兹稼穑兮，惟民天。原民天惟食兮，农事先。农用八政兮，食为先。原粒我烝民兮，有大田。雨旸时若兮，玉烛全。原风霆流形兮，雨泽沾。粒我烝民兮，迄用康年。原实颖实栗兮，气化全。仰三无私兮，昭事虔。原玉帛只奉兮，禋祀虔。奉璋承帛兮，栗若临渊。原仰祈寰宇兮，享丰年。

进俎《万平》原《咸平》。鼎烹兮，苾芬。嘉荐兮，无文。升茧栗兮，惟犉。原奉雕俎兮，大武。羶芗达兮，干云。原气干云。昭民力兮，普存。原昭普存兮，民力。惟明德兮，馨闻。

初献《宝平》原《寿平》。初献兮，元原旨。酒盈。致纯洁兮，储精诚。原著诚致洁兮，牺尊盛。瑟黄流兮，罍承。原俨对越兮，在上。酌其中兮，外清明。原惟昭明兮，有融。俨对越兮，维清。原瑟黄流兮，玉瓒。帝心歆假兮，绥我思成。原赍嘉祯。

亚献《穰平》原《景平》。牺原著。尊启兮，告虔。清酤既馨原次第。兮，陈原举。前，礼再献兮，祠筵。原肃拜。光煜爓兮，非烟。原列瑶觞兮，秩斯筵。神悦怿兮，偈然。原如在。惠我嘉生兮，大有年。原福便便。

终献《瑞平》原《永平》。　终献兮，奉明粢。原泰尊移。苾芬嘉旨兮，清醴既酾。原圭瓒交驰。神其衍原神其醉止。兮，锡祉；礼成于三兮，陈词。愿洒余沥兮，沐群黎。臣拜手兮，青墀。原望云霓。

彻馔《渥平》原《凝平》。　俎豆具陈兮，庶品宜。原齐。肹蚃昭鉴兮，荷帝慈。原举荷昭鉴兮，靡或遗。馔告备原彻。兮，玉几；登歌洋溢兮，废彻不迟。原式礼无违。肃微忱兮，告终事；上帝居歆兮，锡纯禧。

送神《滋平》原《清平》。　只奉天威兮，弗敢康。小心翼翼兮，昭穹苍云垂九天兮，露瀼瀼。翠旗羽节兮，上翱翔。原归何乡。臣拜下几兮，肃原意。徬徨。愿沛汪泽兮，民多盖藏。原时其雨旸。

望燎《谷平》原《太平》。昂原翘。首兮，天阊。混茫一气兮，浩无方。原遁彼云海兮，何苍茫。炳萧束帛兮，荐馨香。精诚感格兮，降福穰穰。四时顺序兮，百谷以昌。臣同兆姓兮，咸荷恩光。

社稷坛七章　《中和韶乐》，春夹钟清商立宫，倍应钟清变宫主调；秋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迎神《登平》原《广平》。　媪神蕃厘兮，厚德隆。原猗欤土谷兮，功化隆。嘉生繁祉兮，功化同。原蒸民立命兮，域同。坛墠俨肃兮，风露融。原通。我稷翼翼兮，黍芃芃。原俎豆丰。望云驾

兮，骖鸾龙。植璧秉圭兮，冀感通。原秉圭植璧兮予亲躬。

奠玉帛初献《茂平》原《寿平》。　恪恭禋祀兮，肃且雍。原禋祀黝牲兮，北郊同。清酯原酤。既载兮，临斋宫。朝践初举兮，玉帛共。原鉴予衷。洋洋在上兮，鉴予衷。原锡福洪。

亚献《育平》原《嘉平》。　乐具入奏兮，声喤喤，郁鬯再升兮，宾八郎。原兕觥其觩兮，恭再扬。厚德配地兮，佑家邦。绥我丰年原屡丰年。兮，兆庶康。

终献《敦平》原《雍平》。　方坛北宇兮，神中央。盈庭万原帗。舞兮，帗原时。仰昂。酌酒原酯。三爵兮，桂原绿。酯香。清虽旧邦原新旧邦。兮，命溥将。

彻馔《博平》原《熙平》。　大房笾豆原笾大房。兮，俨成行。歆此吉蠲兮，神迪尝。原犹回翔。废彻不迟原椒浆瑶席。兮，余芬芳。桐生茂豫兮，百谷昌。原黍稷非馨兮，悦且康。

社稷坛祈雨、报祀七章乾隆十八年定。《中和韶乐》，仲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初祈用夹钟清商立宫，报南吕清徵立宫，旋改随月用律宫谱，举四月为例。祈晴、报祀同。

迎神《延丰》　九土博厚兮，阜嘉生。方坛五色兮，祀孔明。甿力穑兮，服耕。仰甘膏兮，百谷用成。熙云露兮，瞻翠旌。殷阗泽兮，展精诚。

奠玉帛、初献《介丰》　神来格兮，宜我黍稷。两主有邸兮，馨明德。罍尊湛湛兮，干羽饬。油云澍雨兮，溥下国。

终献《霈丰》　帗容与兮，奋皇舞。声远姚兮，震灵鼓。爵三奏兮，缩桂酯。号屏来御兮，德施普。

彻馔《绥丰》　协筐磬兮，告吉蠲。神迪尝兮，礼莫愆。心斋肃兮，增惕乾。咨田畯兮，其乐有年。

望瘗《溥丰》　宣祝嘏兮，列瘗缯。贶允答兮，时钦承。高原下隰兮，以莫不兴。歌率育兮，庆三登。

社稷坛祈晴、报祀七章嘉庆十一年重定。　《中和韶乐》，仲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

迎神《延和》　庶汇涵育兮，阳德亨。句萌茁达兮，物向荣。方坛洁兮，展诚。迓休和兮，寰宇镜清。祈昭格兮，瞻翠旌。沐日月兮，百宝生。

奠玉帛、初献《兆和》　瑟圭瓒兮，通微合漠。神歆明德兮，鉴诚恪。昭回云汉兮，嘘橐籥。曜灵司晷兮，时旸若。

终献《协和》　帗羽舞兮，一风敞。爵三奏兮，告成亨。顺年祝兮，泰阶朗。元冥收阴兮，日掌赏。

常雩九章乾隆七年定。　《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迎神《霑平》　粒我蒸民兮，神降嘉生。雨旸时若兮，百谷用成。龙见而雩兮，先民有程。臣膺天祚兮，敢不承。念我农兮，心靡宁。肃明禋兮，殚精诚。灵皇皇兮，穆以清。金支五色兮，罽霑蜺旌。

奠玉帛《云平》　玉帛载陈兮，磬管锵锵。为民请命兮，惕弗敢康。令清和兮，遂百昌。麦秀歧兮，禾茀稂。日照九兮，时雨滂。俾万宝兮，千斯仓。

进俎《需平》　越十雨兮，越五风。三光昭明兮，嘉气蒙。天所与兮，眇躬。予小子兮，懔降丰。纷总总兮，赖皇穹。犉牡鬷亭兮，达臣衷。

初献《霖平》　酌彼兮，罍洗；飶芬兮，椒香。愧明德兮，维馨。假黍稷兮，诚将。愿大父兮，念兹众子；穆将愉兮，绥以丰穰。

亚献《露平》　再酌兮，醑清。仰在上兮，明明。庶来格兮，鉴诚。曷敢必兮，屏营。合万国兮，形神精。承神至尊兮，思成。

终献《沾平》　三酌兮，成纯。备物致志兮，敬陈。多土兮，骏奔。灵承无斁兮，明禋。维蕃厘兮，媪神。雨留甘兮，良苗怀新。

彻馔《灵平》　礼将成兮，舞已终。彻弗迟兮，畏神恫。愿留福兮，惠吾农。神之贶兮，协气融。遂及私兮，越我公。五者来备兮，锡用丰。

送神《霑平》　祥风瑞霭兮，弥灵坛。上帝居歆兮，风肃然。左苍龙兮，右白虎；般裔裔兮，纠缦缦。仰九阊兮，返御；介祉厘兮，康年。

望燎《霈平》　碧寥寥兮，不可度思。九奏终兮，燿火晰而。神光四烛兮，休气夥顺。安匪舒兮，抑抑威仪。帝求民莫兮，日鉴在兹。锡福繁祉兮，庶征曰时。

大雩《云汉》诗八章高宗御制。《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瞻彼朱鸟，爰居实沈。协纪辨律，羽虫徵音。万物芸生，有壬有林。有事南郊，陟降维钦。瞻仰昊天，生物为心。一章维国有本，匪民伊何，维民有天，匪食则那。蝼蛄鸣矣，平秩南讹。我祀敢后，我乐维和。鼗鼓渊渊，童舞娑娑。二章自古在昔，春郊夏雩。日维龙见，田烛朝趋。盛礼既陈，神留以愉。雷师阗阗，飞廉衙衙。曰时雨旸，利我新畬。三章于穆穹宇，在郊之南。对越严恭，上帝是临。茧栗量币，用将悃忱。惴惴我躬，肃肃我心。六事自责，仰彼桑林。四章权舆粒食，实维后稷。百王承之，永奠邦极。惟予小子，临民无德。敢解祈年，洁衷翼翼。命彼秩宗，古礼是式。五章古礼是式，值兹吉辰。玉磬金钟，太羹维醇。元衣八列，舞羽缤纷。既侑上帝，亦右从神。尚鉴我衷，锡我康年。六章惟天可感，曰维诚恪。惟农可稔，曰维力作。恃天慢人，弗刈弗获。尚勤农哉，服田孔乐。咨尔保介，庤乃钱镈。七章我礼既毕，我诚已将。风马电车，旋驾九阊。山川出云，为霖泽滂。雨公及私，兴锄利甿。亿万斯年，农夫之庆。八章。

朝日七章顺治八年定，乾隆七年重改。初制分载句中。夕月同。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迎神《寅曦》　羲驭兮，寅宾。原于昭兮，旭轮。光煜爓兮，红轮。原浴虞渊兮，初升。春已融兮，交泰；循典礼兮，明禋。原惟馨。严大采兮，只肃。原蒸萧兮，只肃。神之来兮，如云。原神其听兮，和平。

奠玉帛《朝曦》　杲黄道兮，暾出；原神来格兮，太乙东。肃将享原统万国。兮，玉帛同。美齐翼兮，王君公。原肃将享兮，承筐篚。盥以荐兮，昭格通。原盥以荐兮，孚有容。

初献《清曦》　御景风兮，下帝扃。原御景风兮，神式临。酌黄目原酌清酤。兮，椒其馨，爵方举兮，歌且舞；漾和盎兮，龙旗青。原凭龙酌兮，吹凤笙。

亚献《咸曦》　再举勺原奠。兮，郁金香。嘉乐和兮，舞洋洋。德恢大兮，神哉沛；原神饮食兮，意徜徉。澹容与兮，进霞觞。原容貌舒兮，和以康。

终献《纯曦》　式礼莫愆兮，昭清。原式礼未竭兮，还升。终以告虔兮，休成。原酳醙。愿神且留兮，鉴茹；以妥以侑兮，忱诚。原以侑以劝兮，至诚。

彻馔《延曦》　物之备兮，希德馨。原仪既成兮，物已飨。神欲起兮，景杳冥。原神欲起兮，运灵爽。彻不迟兮，咸肃穆。原彻不敢迟兮，慎趋跄。照临下土兮，瞻曜灵。原照下土兮，常朗朗。

送神《归曦》　云车征兮，风马翔。猋万里兮，临万方。原驰驱千仞兮，临万方。报神功兮，以时享。祈神祜兮，永无疆。原再手兮，称送；神振辔兮，当阳。中天丽兮，彻隐；普天戴兮，恩光。敷和煦兮，成物；锡万宝兮，永康。报神功兮，时飨；祈神祐兮，悠久无疆。

夕月七章　《中和韶乐》，南官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迎神迎光　继日代明兮，象丽天。原猗欤太阴兮，御望舒。式遵九道兮，临八埏。原式遵九道兮，游清虚。玉律分秋兮，西颢躔。原驾冰轮兮，行西陆。聿修毖祀兮，乐在悬。原今之夕兮，来飨予。

奠玉帛、初献《升光》　少采兮，将事；玉帛兮，载陈。原有来雍雍，币帛在陈。琮璜以嘉，明德维馨。式举黄流兮，挹牺尊。笾豆静嘉兮，肴核芬。

亚献《瑶光》　齐醍兮，载献；神之来兮，肃然。原二齐载升，维以告虔。歌管锽锽，奉神之欢。仰肹蚃兮，鉴顾；原荷亘古兮，丽天。挹清光兮，几筵。

终献《瑞光》　戛瑟鸣琴兮，鋗玉锵。神嘉虞兮，申三觞。金波穆穆兮，珠炯黄。休嘉砰隐兮，溢四方。原一敬毕申，三举愿釂。诚信洁齐，天下有道。鼓钟简兮，声容并茂。象大德兮，厥光皓皓。

彻馔《涵光》　对越在天兮，礼成。彻登豆兮，湛露零。神悦怿兮，德馨。世曼寿兮，安以宁。原其香既歆。对越告成。彻尔登豆，敬用骏奔。神悦怿兮，意欣欣，予翼慎兮，安以宁。

送神《保光》　驾卿云兮，景星云兮，景星。御风和兮，霞軿。神留俞兮，坛宇。福率土之，黄丁。原彩驾霞兮，骖景星。御和风兮，蹑庆云。神欲起兮，不再停。瞻天衢兮，拜云程。影蹁跹兮，光澄清。飨予诚兮，意殷勤。予所祝兮，世太平。偃武修文兮，万世长春。

大享殿合祀天地百神九章顺治十七年定，后未施行，故宫谱失载。乾隆十六年，改大享殿为祈年殿，于此行祈谷之礼焉，祈谷乐章见前。

迎神《元和》　乾元资始兮，仰载元功。坤厚载物兮，率履攸同。亭毒万汇兮，昭明有融。阴肃阳舒兮，协气流通。昼夜递禅兮，二曜在中。群灵毕萃兮，陟降景从。大德普存兮，化著清宁。臣思报本兮，蠲洁粢盛。延伫云驾兮，屏息臣躬。馨香只荐兮，爰殚微诚。瞻望歆格兮，瑞色瞳眬。至止坛壝兮，式慰钦崇。

奠玉帛《景和》　俯仰覆载兮，殿万邦。殿仪备物兮，举旧章。良璧在陈兮，介豆觞。束帛戋戋兮，忱可将。对越冥漠兮，念徬徨。臣虔齐明兮，效趋跄。降鉴无方兮，悦而康。愿锡嘉祉兮，庆未央。

进俎《肃和》　和风畅兮，神格思。洽百灵兮，诚无移。洁豆登兮，答洪慈。膋芬达兮，杂萡施。臣仰祈兮，福履绥。房产芝兮，裔云垂。祝史列兮，敬陈词。形声穆兮，鉴在慈。

初献《寿和》　威光毕煜，肃肃灵旗。壶觞肇启，用介神禧。普洽和乐，罄无不宜。铿鎗迭奏，克叶骏簴。骏奔翼翼，进反有仪。臣荐清酤，眷佑弗违。

亚献《安和》　斋心夙夜，祈答碧虚。洋洋在上，载酒清醑。苾芬式享，秩秩于于。干戚在舞，张弛靡逾。弥歆元旨，臣葸方舒。永言迓惠，戬谷锡余。

终献《永和》　肴核既旅，八音克谐。樽罍未馨，慈惠靡涯。肃将三祝，黄流在台。菁茅既洁，祼献徘徊。愿言醉止，庶展臣怀。于皇锡祉，景福方来。

彻馔《协和》　百福既洽兮，羞明神。蘋藻可将兮，臣悃申。云軿欲驾兮，弥逡巡。几筵敬彻兮，不敢陈。

送神《泰和》　敬酬高厚兮，肃秩灵坛。居歆幸孚兮，进止克娴。群神偕从兮，驭鹤骖鸾。清风穆穆兮，旌旗生寒。遥开阊阖兮，云路漫漫。六龙前驾兮，剑佩珊珊。百辟相事兮，卿士戒班。臣心益虔兮，伫立盘桓。式礼莫愆兮，余忱未殚。惠及黎庶兮，四宇腾欢。万物咸若兮，遐迩乂安。绵绵衍庆兮，永奠如磐。

望燎、望瘗《清和》　祥光杳霭兮，满云端。霓旌扬兮，言还。虔萧爇兮，祈上达；百执旅进兮，环列紫垣。臣仰止兮，弥切；束躬翘首兮，望元关。天休滋至兮，钦承罔斁；知神永覆兮，濊泽宽。

太庙时飨六章顺治元年定，乾隆七年以旧词重改。初制载句中。奉先殿同。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迎神《贻平》原《开平》　肇兹区夏，世德钦崇。九州维宅，王业自东。戎甲十三，奋起飞龙。维神格思，皇灵显庸。原皇舆启图，世德钦崇。粤庇眇躬，率土攸同。九州维宅，爰止自东，太室既尊，万国朝宗。翼翼孝孙，对越肃雍维，神格思，皇灵显庸。

奠帛初献《敉平》原《寿平》。　于皇祖考，克配上天。越文武功，万邦原四方。是宣。孝孙受命，不忘不愆。原达志承前。羹墙永慕，时荐斯虔只。原永锡纯嘏，亿万斯年。

亚献《敷平》原《嘉平》。　毖祀精忱，原神。洋洋如生。尊罍再举，于赫昭明。原有融昭明，陟降于庭。偈然有容。忾然有声。我怀靡及，原孝孙虔只。惕原容。若中情。

终献《绍平》原《雍平》。粤若祖德，诞受方国。肆予小子，大猷是式。原越祖宗之德，肇兹大历。敢曰予小子，享有成绩。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殷勤三献，中心翼翼。原我心悦怿。

彻馔《光平》原《熙平》。　庶物既陈，九奏具举。原仪肃乐成，神燕以嬉。告成于祖，亦右皇妣。敬彻不迟，用终殷祀。原用终祀礼。式礼如兹，皇其燕喜。原介福绥禄，永锡祚祉。

还宫《乂平》原《成平》　对越无方，陟降无迹。原盈溢肃雍，神运无迹。寝祏静渊，孔安且吉。原恍兮安适。惟灵在天，惟主在室。于万斯年，孝思无斁。

太庙大祫六章顺治十六年定，乾隆七年以旧辞重改。初制载句中。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奠帛、初献《肃平》原《寿平》。粤我先兮，肇俄朵。长白山兮，鹊衔果。绵瓜瓞兮，天所佐。明之侵兮，歼其左，混中外兮，逮乎我。奉太室兮，安以妥。原纷威蕤兮，神毕临。俨对越兮，抒素忱。陈纤缟兮，有壬林。酌醇酤兮，荐德馨。恪溥将兮，俶来歆。锡嘉祉兮，祐斯民。

亚献《协平》原《嘉平》。　纷葳蕤兮，列圣临，俨对越兮，心钦钦。陈纤缟兮，有壬林。击浮磬兮，弹朱琴。恪溥将兮，肃来歆。锡嘉祉兮，天地心。原维肇祥兮，德配天。垂燕翼兮，祚百年。洁豆笾兮，秩斯筵。载陈醴兮，介牲牷。协笙镛兮，绕云軨。肃骏奔兮，中弥虔。

终献《裕平》原《雍平》。　椒餟芬兮，神留俞。爵三献兮，旨清酳。万羽千兮，乐孔都。礼明备兮，罔敢渝。神原既。醉止兮，咸乐胥。永启佑兮，披皇图。

彻馔《諴平》原《熙平》。　祝币陈兮，神燕嬉。原典仪叙兮，神格思。尊俎将兮，反威仪。原享靡遗。悦且康兮，彻弗迟。不可度兮，矧射思。礼有成兮，厘百宜。原无此二句。鉴精诚原禋。兮，茀禄绥。

还宫《成平》原《清平》。　龙之驭兮，旋穆清。原孝思展兮，礼告成。神言归兮，陟在庭。萃龙驭兮，返穆清。三句。神之御兮，式丹楹。原主肃将兮，式丹楹。瞻列圣兮，偻容声。回灵眄兮，佑丕承。维神听兮，和且平。继序皇兮，亶休征。

祭先农七章顺治十一年定，乾隆七年以旧词重改。初制载句中。《中和韶乐》，姑洗角立宫，黄钟宫主调。

迎神《永丰》　先农播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于万斯年。农祥晨正，协风满旆。曰予小子，宜稼于田。原句芒秉令，土牛是驱。天下一人，苍龙驾车。念彼田畴，民命所需生成有德，尚式临诸。

奠帛、初献《时丰》　厥初生民，万汇莫辨。神锡之庥，嘉种乃诞。斯德曷酬，何名可赞。我酒惟旨，是用初献。原先农神哉，耒耜教民。田祖灵哉，稼穑是亲。功德深厚，天地同仁。肃将币帛，肇举明禋。厥初生民，万汇莫辨。神锡之庥。嘉种乃诞。执兹醴齐，农功益见。玉瓒椒酳，肃雍举奠。

亚献《成丰》　无物称德，惟诚有孚。载升玉瓒，神肯留虞。惟兹兆庶，岂异古初。神曾子之，今其食诸。原上原下隰，百谷盈止。粒我蒸民，秀良兴起。乐舞具备，吹豳称兕，再跻以献，肴馨酒旨。

终献《大丰》　秬秠糜芑，皆神所贻，以之飨神，式食庶几。神其丕佑，佑我黔黎。万方大有，肇此三推。原糜＜芑＞秬秠，维神所贻。以神飨神，曰予将之。秉耒三推，东作允宜。五风十雨，率土何私。

彻馔《屡丰》　青只司职，土膏脉起。日涓吉亥，举耕耤礼。神安留俞，不我遐弃。执事告彻。予将举趾。原于皇农事，自古为烈。莫敢不承，今兹忻悦。笾豆既丰，簠簋云洁。神视井疆，执事告彻。

送神《报丰》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灵雨崇朝，田家万金。考钟伐鼓，戛瑟鸣琴。神归何所，大地秧针。原麻麦芃芃，杭稻连阡。纵横万里，皆神所瞻。人歌鼓腹，史载有年。岁有常典，茀禄绵延。

望瘗《庆丰》　肃肃灵坛，昭昭上天。神下神归，其风肃然。玉版苍币。瘗埋告虔。神之听之，锡大有年。原玉版苍币，来鉴来歆。敬之重之，岁于厚深。典礼由古，予自今今。乐乐利利，国以永宁。

祭先蚕六章乾隆七年定。　仲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先蚕坛乐，以云锣代钟，方响，代磬与《中和韶乐》微异。《乐章正义后编》列入先农坛之次，从之。

初献《承平》　春堤柳绽金，仓庚有好音。衣褘翟，致精忱。后月躬应教织纴。柘馆式斋心。黄流初荐，胙蚩如临。

亚献《均平》　清和日正长，灵坛水一方。纡香陌，执篚筐。桑叶阴浓风澹荡，八育普嘉祥。玉鬯再陈，降福穰穰。

终献《齐平》　神皋接上园，葭芦翠浪翻。莺声滑，藕花繁。天棘丝丝初引蔓，三荐洁频蘩。云依宝鼎，露挹旌旛。

彻馔《柔平》　公宫吉礼成，有斋奉豆登。僮僮被，肃肃升。废彻毋迟咸只敬，法坎不常盈。万方衣被，百福其朋。

送神《洽平》　神风拂广筵，灵香下肃然。仪不忒，礼无愆，禺马流星相蠁绚，玉蛛亘平川。彤管司职，瑞茧登编。

祭历代帝王庙六章顺治二年定，乾隆七年以旧词重改。初制载句中。《中和韶乐》，春夹钟清商立宫，倍应钟清变徵主调。秋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迎神《肇平》原《雍平》。　抚原乘。时兮，极隆。造经纶兮，显庸。总古今兮，一揆；贻大宝兮，微躬。爷徽猷兮，有严閟宫。原有仪群帝兮，后先。一句。予稽首兮，下风。

奠帛初献《兴平》原《安平》。莽若云兮，神之行。原灵之来兮，俨若盈。予仰止兮，在廷。承筐篚兮，既登。偃灵盖兮，翠旌。原结翠旌。鉴予情兮，歆享。荐芒馨兮，肃成。原有景行兮，六龙。嘉气兮，曈昽。奠牺尊兮，以笙以镛。群工肃兮，屏营。惠我懿则兮，允中。五句。

亚献《崇平》原《中平》。贰觞兮，酒行。原有诸帝熙和兮，悦成。一句。念昔致治兮，永清。瞻龙衮兮，若英。原自天。愿绍锡兮，嘉平。

终献《恬平》原《肃平》。　郁鬯原瑶爵。兮，献终。万舞洋洋兮，沐清风。龙鸾徐整兮，企予。原有嗣徽音兮，何从。盼云车兮，缓移。二句。示周行兮，迪予衷。

彻馔《淳平》原《凝平》。　盍肴蒸兮，毕升。五音会兮，满盈。礼将彻兮，虔告。鉴孔忱兮，载翼载登。

送神《匡平》原《寿平》。　羽原旛。幢缭绕兮，动回风。和鸾并驭兮，归天宫。五云拥兮，高驰翔。愿回灵眄兮，锡年丰。

望燎同　　驾群龙原群龙骖驾。兮，一气中。熏蒿芬烈兮，实冥通。望神光兮，遥烛；惟终古兮，是崇。

先师庙六章顺治元年定，乾隆七年以旧词重改。初制载句中。《中和韶乐》，春夹钟清商立宫，倍应钟清变宫主调。

迎神《昭平》原《咸平》　大哉至圣，德盛道隆。原峻德宏功。生民未有，原敷文衍化。百王是崇。典则昭垂，原典则有常。式原昭。兹辟雍。载原有。虔篚篚，载原有。严鼓钟。

奠帛初献《宣平》原《宁平》。　觉我生民，陶铸贤原前。圣巍巍泰山，实予景行。礼备乐和，豆笾嘉原惟。静，既述六经，爰斟三正。

亚献《秩平》原《安平》。　至哉圣师，克明明德。原天授明德。木铎万年，原世。维民之则。原式是群辟。清酒既原维。酳，言观秉翟。太和常流，英材斯植。

终献《叙平》原《景平》。　猗欤素王，示予物轨。瞻之在前，师表万祀。原神其宁止。酌彼金罍。我酒惟旨。原惟清且旨。登献虽原既。终，弗遐有喜。

彻馔《懿平》原《成平》。　璧水渊渊，芹芳藻洁。原崇牙岌業。既歆宣圣，亦仪十哲。声金振玉，告兹将彻。嶷假有成，日月昭揭。原羹墙靡愒。

送神《德平》原《咸平》。　煌煌辟雍，原学宫。四方来宗。甄陶乐育，原胄子。多士景从。原暨予微躬。如土斯埴，原思皇多士。如金在镕。原肤奏厥功。佐予敷治，俗美时雍。原佐予永清，三王是隆。

直省先师庙六章乾隆七年重定。　《中和韶乐》，宫调同。

迎神《昭平》　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徵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

乾坤清夷。

奠帛、初献《宣平》　予怀明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终献《叙平》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于论思乐。惟天牖民，惟圣时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彻馔《懿平》　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黉宫，畴敢不肃。礼成告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德平》　凫绎峨峨，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胶庠。

太岁坛六章顺治元年定，乾隆七年以旧词重改。初制载句中。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迎神《保平》　协兹五纪，岁日月辰。天维显思，神职攸分。于赫太岁，统驭百神。承天之德，阴下民。原吉日良辰，祀典孔殷。于维太岁，月将百神。乘时秉德，辅国祐民。遥遥龙驭，顿辔九阊。坛壝蠲洁，延伫来临。

奠帛、初献《定平》原《安平》。　礼崇明祀，涓选休成。洁斋涤志，量币告成。祈福维何，福我苍生。陈馈捧酎，瞻仰云旌。原维神至止，螭驾云旗。洋洋在上，淑景延禧。束帛承筐，展我诚斯。神示昭鉴，尚其无遗。神兮弭节，荐馨敢后。祀事方初，陈馈捧酎。神光熹微，嘉祥承候。百礼不愆，乐具入奏。

亚献《嘏平》原《中平》。　百末兰生，有馥其香。升歌清越，馨管锵锵。牲牷肥腯，嘉荐令芳。神其歆止，在上洋洋。原以我齐明，率礼攸行。再拜稽首，旨酒斯盈。牲牷肥腯，交彼神明。尊罍上下，嘏假思成。

终献《富平》原《肃平》。　执事有严，再拜稽首。三爵既升，以妥以侑。盥荐有孚，肃兹笾豆，神其歆止，人民曼寿。原执事且严，品物斯备。非馨黍稷，用宣诚意。朱弦登歌，丝衣扬觯。于胥乐兮，神锡尔类。

彻馔《盈平》原《雍平》。　王省维岁，有报有祈。六气无易，平衡正玑。嘉生蕃祉，泽及蜎飞。百礼以洽，承神吉辉。原春祈秋报，岁省惟勤。含醇饮德，莫匪明神。惟神临御，胪虽逡巡。献酬云毕，诚敬斯伸。

送神《丰平》原《宁平》。　神兮旋驭，肃瞻景光。灵飚上下，无体无方。嘉承惠和，亿兆溥将。岁岁大有，神其迪尝。原出令明堂，神爽卒度。报功迎气，崇祀斯作。神人以和，既康且乐。瞻望景光，邈彼寥廓。

太岁坛祈雨、报祀六章乾隆十八年定。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迎神《需丰》　持元化兮，富媪神。秉岁籥兮，六气均。驰云车兮，风旗；殷阗阗兮，天门。情徬徨兮，孔殷。神之来兮，康我民。

亚献《晋丰》　启山罍兮，摄椒浆。侑神宫兮，灵洋洋。族云兴兮，使我心若；惠嘉生兮，降康。

终献《协丰》　清罳兮，三<爽斗>；扬翟籥兮，载愉。灵回翔兮，六幕；泽滂沛兮，遍八区。

彻馔《应丰》　礼仪备兮，孔时。音繁会兮，彻不迟。昭灵贶兮，迓蕃祉；田多稼兮，汜濩之。

送神《洽丰》　顾亿兆兮，诚求。渥甘澍兮，神之休。庆时若兮，百昌遂。惠我无疆兮，岁有秋。

天神、地只坛祈雨、报祀六章乾隆七年定。　《中和韶乐》，天神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地只林钟清变徵立宫，夹钟清商主调。

迎神《祈丰》　云车驰兮，风旆征。雷阗阗兮，雨冥冥。表六合兮，穹青。横大川兮，扬灵。纷总总兮，来会；穆予心兮，齐明。

奠帛、初献《华丰》　束帛戋戋兮，筐篚将。昭诚素兮，鬯馨香。瘼此下民兮，候有望。神垂鸿祜兮，未渠央。

亚南《兴丰》　疏冪兮，再启；芳齐兮，载陈。惠邀兮，神贶；福我兮，人民。

终献《仪丰》　牺尊兮，三涤；旨酒兮，思柔。诚无歉兮，嘉荐；神燕嬉兮，降休。

彻馔《和丰》　礼既成兮，孔殷。洁明粢兮，苾芬。废彻兮，不迟；至敬兮，无文。

送神《锡丰》　流形兮，露生。苞符兮，孕灵。介我稷黍兮，曰雨曰雨；神之格思兮，祀事孔明。

巡祭泰山岱庙六章乾隆十三年定。　《中和韶乐》，林钟清变徵立宫，夹钟清商主调。

亚献《兴丰》　日观兮，鸡鸣。天门兮，凤翔。牺尊兮，再献；维神兮，降康。

终献《仪丰》　醴齐兮，三荐；金牒兮，辉煌。申至敬兮，无祈；鉴予诚兮，斋庄。

彻馔《和丰》　瞻石闾兮，在望。实笾豆兮，大房。黍稷兮，非馨；明德兮，是将。

送神《锡丰》　礼成兮，孔臧。神驾兮，龙骧。肤寸而合兮，触石而起；弥于六合兮，降福穰穰。

巡祭嵩山中岳庙六章乾隆十五年定。　《中和韶乐》，林钟清变徵立宫，夹钟清商主调。

迎神《祈丰》　维灵岳兮，镇中央。展时巡兮，洛之阳。虔望秩兮，怀柔；俨对越兮，神光。

终献《仪丰》　香升兮，华黍；三涤兮，嘉觞。答灵响兮，嵩门；登万宝兮，咸昌。

彻馔《和丰》　三台蔚兮，峻极；二室郁兮，相望。告彻兮，维时；怀备兮，靡忘。

送神《锡丰》　云车兮，龙骧。仰止兮，高闿。玉浆含滋兮，金璧呈瑞；配天作镇兮，长发其祥。

望祀长白山六章乾隆十九年定。　《中和韶乐》，林钟清变征立宫，夹钟清商主调。

迎神《祈丰》　天作高山兮，作而康。钟王气兮，应期昌。巡丰沛兮，来望。躬禋祀兮，虔将。

终献《仪丰》　具荐兮，玉馔；三酌兮，琼浆。思王迹兮，弥钦；清缉熙兮，敢忘。

群祀庆神欢乐乾隆七年定，每岁祭先医于景惠殿，火神庙、显佑宫、关帝庙、都城隍庙、东岳庙、黑龙潭龙神祠、玉泉龙神祠、兴工祭后土、司工之神、迎旸祭窑神、门神皆用之。三献三奏。乾隆三十三年又重定关帝庙迎神、三献、送神各一章。咸丰三年升入中祀，特制乐章，列后。

先医　精气缘乎理，调剂观所颐。曰惟古圣，尝草定医，似铁随磁。疹除吉至，化工出自于指，万姓永荷恩施。

显佑宫　居所躔星轸，象纬环拱辰。贞元运转，藏用显仁。宥密基命，毓和葆顺。洁粢醴，以昭信。日襄哉，赞大钧。

东岳庙　维岳崧高五，泰岱常祀殊。累朝玉检，柴望始虞。木德条风，吹万毕煦，宅东隅以生物。仰天齐，鉴有孚。

都城隍庙　佳丽皇都胜，保障神力宏。万方辐辏，旄夜不惊。正直聪明，殚彰如影，荷灵贶，笃其庆。固金瓯，护玉京。

火神庙　离正南方位，烛照光九围。粒民火食，功用不违。瓒罍明粢，我民祈慰，覆祥霭，戢鹍尾。息融风，降福禧。

龙神祠　兴雨祁祁应，历岁恩屡覃。湫幽神御，农扈具瞻。寸合崇朝，十千有滫。黍膏溥，牟麦湛。赛神庥，以作甘。

门神　和气嘉祥应，圣日华耀。明仰方泰紫，俯奠泰宁。辽廓紘瀛，此惟表正。食神德，蒙神庆。享明禋，亿万龄。

司工之神　仰眺银河上，阁道如驾梁。俨神宅只，愉矣穆将。揆日鸣橐，翳神斯掌。奠椒酒，以禋享。荷神庥，泽未央。

关帝庙　扶植纲常正，浩气昭日星。绝伦独立，英爽若生。俎豆常馨，夏彝胥敬；仰神德莫畴，并助邦家永太平。

乾隆三十三年，重定关帝庙乐五章。

迎神　青湛湛，玉霄门。神来下，彩旄纷。宫墙轮奂，笾豆芳芬。光景动人民。丹心照日，浩气扶轮。

奠帛初献　调兰酳，酌桂尊。神来飨，房俎陈。忠贯金石，义炳乾坤。纯臣戴一君。力扶王室，不愿三分。

亚献　泛盎齐，觞再进。箫鼓谐，声歌韵。武节绝伦，不辞利钝。神勇天威震。方知旧史，未符公论。

终献　礼秩秩，乐欣欣。俨威灵，至今存。惟灵惟佑，佑国佑民。典礼极隆文。式扬显号，时荐明禋。

彻馔、送神　司仪告彻，灵风来洎。神聿归，嘉征萃。大济群生，善良胥得意。邪慝无伸喙，皇化所及。咸尊庙食，东西朔南靡弗暨。

咸丰三年，关帝庙乐七章　《中和韶乐》

迎神《格平》　懿铄兮，焜煌。神威灵兮，赫八方。伟烈昭兮，累祀；祀事明兮，永光。达精诚兮，黍稷馨香。俨如在兮，洋洋。

奠帛、初献《翊平》　英风飒兮，神格思。纷绮盖兮，龙旗。＜□奭斗＞桂酳兮，盈卮。香始升兮，明粢。惟降鉴兮，在兹。流景祚，翊昌时。

终献《靖平》　郁鬯兮，三申。罗笾簋兮，毕陈。仪卒度兮，肃明禋。神降福兮，宜民宜人。

望燎同　熏蒿烈兮，燎有辉。神光遥瞩兮，祥云霏。祭受福兮，茂典无违。庶扬骏烈兮，永奠疆畿。

文昌帝君庙七章咸丰六年升入中祀，重定乐章。　《中和韶乐》

迎神《丕平》　秉气，灵躔。文运兮，赫中天。蜕旌兮，戾止。雕俎兮。告虔。迓神庥兮。于万斯年。

奠帛、初献《俶平》　神之来兮，笾簋式陈。神之格兮，几筵式亲。极昭彰兮，灵贶；致蠲洁兮，明禋。升香兮，伊始；居歆兮，佑我人民。

亚献《焕平》　再酌兮，瑶觞。灿烂兮，庭燎之光。申虔祷兮，神座；俨陟降兮，帝旁。粢醴洁兮，齐速将。绥景运兮，灵长。

终献《煜平》　礼成三献兮，乐奏三终。覃敷元化兮，医神功。馨香达兮，脐蚤通。歆明德兮，昭察寅衷。

彻馔《懿平》　备物兮，惟时。告彻兮，终礼仪。神悦怿兮，监在兹。垂鸿佑兮，累洽重熙。

送神《蔚平》　云軿驾兮，风旗招。神之归兮，天路遥。瞻翠葆兮，企丹霄。愿回灵眷兮，福我朝。

望燎同　烟煴降兮，元气和。神光烛兮，梓潼之阿。化成耆定兮，＜□橐处＞弓戢戈。文治光兮，受福则那。

顺治元年皇帝祭祀回銮二章　《导迎乐》

天地群祀《祜平》　皇天有命，列圣承之。我后配德，文匡武绥。海隅宁谧，神灵燕嬉。于万斯年，流庆降厘。

太庙《禧平》　于皇绍烈，累熙重光。销铄群慝，我武奋扬。肃肃清庙，峨峨奉璋。奠鬯斯馨，祚命无疆。

乾隆十七年，重定祭祀回銮祐平十三章乐章乾隆七年制，十七年始定凡祭祀回銮乐皆曰佑平，而以庆典所奏者为《禧平》。　《导迎乐》。

方泽　聩尔而静，持载广生。长至修祀，聿来光景。富媪愉，元德升。岳渎安，民物亨。

祈谷　民者邦本，民食乃天。爰卜辛日，大君殷荐，龙角明，祈有年，耒耜亲，天下先。

雩祭　炎夏初届，悯我穑夫。为民请命，法驾载涂。明德馨，诚意孚，禾稼登，斯乐胥。

太庙　仪若先典，追孝在天。鸿庆遐鬯，烈光丕显。祝事明，神贶宣。福庶民，千万年。

社稷坛　分职三大，康乂国家。平土蕃谷，降休中夏。荐告蠲，神不遐。遍九垓，鶱祉嘉。

堂子　禋祀隆永，维统百灵。延福储祉，奠安神鼎。修祀祠，通紫庭。降福祥，昭德馨。

出师、凯旋告祭堂子　维文武略，勋业攸崇。钦承睿算，往征不恭。扇仁风，在师中。月三捷，奏肤功。

日坛　雍肃音送，暾出自东。兼烛垂曜，与天同。用秩典修，皇敬通。表瑞辉，扬至公。

月坛　殷仲尝酎，华黍若油。兴谷繁祉，受符天后。涌桂华，凝彩旒。玉烛调，千万秋。

历代帝王庙　时序群品，端在一钦。衣德凝命，荷天之任。景轨仪，诚既歆。肃骏奔，容若临。

先师庙　先圣垂轨，千载是祗。虔奉师表，景行行止。奠两楹，神降之。启后人，文在兹。

先农坛　翩彼桑扈，仁气布和。千亩亲御，百祥膺荷。保介歆，种稑多。帝手推，民乐歌。

清史稿卷九七　志第七二

乐四乐章二

皇帝元旦御殿二章康熙八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元平》　维天皇眷我皇，四海升平泰运昌。岁首肇三阳，万国朝正拜帝阊。云物奏嘉祥，乘鸾辂，建太常。时和化日长，重九译，尽梯航。原于穆元后敬授人时。四始和令，三阳肇基。鸾路苍龙，载青其旗。迎气布德，百工允厘。行庆施惠，及我烝黎。

还宫《和平》　圣人延后俊英，钧天乐奏绕彤廷。华夷一统宁，士庶欢忻乐太平。宝鼎御香盈，祥烟袅，瑞霭生。箫韶喜九成，齐庆祝，万千龄。原有奕元会，天子穆穆。锵锵群公，至自九服。正朔所加，海外臣仆。率土怀惠，万民子育。千龄亿祀，永绥茀禄。

皇帝长至御殿二章康熙八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遂平》阳回黍谷春，万国衣冠拜紫宸。旭日耀龙鳞，云物呈祥福禄臻。尧阶蓂荚新，熙庶绩，抚五辰。九服共来宾，调元化，转鸿钧。原乾符在握，道转鸿钧。天心见复，物始资元。景长舜日，纪协尧春。玉琯应瑞，宝历肇新。众正在位，辅翼一人。

还宫《允平》　皇心克配天，玉琯葭灰得气先。彤廷胪唱宣，四海共球奏御筵。珠斗应玑璇，金镜朗，麟凤騫。人间景福全，咨屡省，懋乾乾。原万国在宥，一阳斯溥。渊默临朝，天职修举。君子道长，骈圭联组。瞻日书云，产祥降嘏。宜旸而旸，宜雨而雨。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长至御殿，增撰《武成》庆语二章　《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遂平》　阳回玉琯春，华阙晴晖映紫宸。声教讫无垠，烽燧长清玉塞尘。绝域尽王臣，安作息，荷陶甄。奉贽献灵珍。超三古，懋经纶。

还宫《允平》　淑气转瑶阊，缇幕葭飞启百昌。恩威亘八荒，雪岭天山道里长。纳款向明堂，三足鸟，暨凤凰。乾珍普降祥，弥顾禔，敕几康。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御殿，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庆平》　紫雾氤氲浮彩仗，丹阶虎队鹓行。敷文德，虞徽接响。靖边徼，来享来王。

皇帝万寿节御殿二章康熙八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乾平》　祥云扈紫冥，四海臣民祝圣龄。淑气转阶蓂，尧箓羲图灿御屏。嵩呼遍在廷，天呈瑞，地效灵。南极拱台星，亿万载，颂康宁。原二仪清宁，三辰顺则，维帝凝命，函冒区域。仁恩庆覃，至于动植。久道化成，隆功骏德。圣人多寿，年世万亿。

还宫《泰平》　皇躬福禄宜，永绍鸿图丕丕基。彤陛长仙芝，乐奏《箫韶》丹凤仪。南山献寿卮，人心悦，天意随。为德遍群黎，歌乐恺，万年斯。原鉴观惟德，丕命惟皇。肇兹寿域，薄海要荒，物性茂育，民俗乐康。冠带之国，望斗辨方。曰惟万年，同于昊苍。

万寿、元旦、长至三大节朝贺三章常朝同。顺治九年定，康熙年制乐章，乾隆七年重撰。又增

宫中行礼《雍平》一章。初制附载。　《丹陛大乐》

群臣行礼《庆平》　凤凰在薮，麒麟在郊坰。不如国士充陛廷，野无遗贤宗有英。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原皇覆万宇，品物咸亨。九宾在列，百译输诚。济济卿士，式造在廷。帝仁如天，帝明如日。亲贤任能，爰民育物。礼备乐成，声教四讫。

外藩行礼《治平》　我清世德，作求若天行。天尽所覆畀我清，万方悦喜来享庭。曰予一人，业业兢兢。原天尽所覆，以畀我清。我德配命，涵濡群生。万国蹈舞，来享来庭。俣俣蹲蹲，视彼干戚。天威式临，其仪不忒。

宫中行礼《雍平》　《关雎》四教，家邦作孚先。黄裳元吉地承天，六宫仁顺化穆宣。麟之趾兮，万福之原。

皇帝上元御殿二章乾隆七年定。《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升座《怡平》　皇心保泰和，海寓升平乐事多。琼树长新柯，冰泮春风涨玉河。晴云展细罗，擎尧酒，泛天波。花舞鸟能歌，齐拜手，赋《卷阿》。

还宫《升平》　时雍颂帝尧，玉佩铿锵庆早朝。紫禁瑞烟飘，春意凌寒上柳条。和风禁苑饶，陈仙乐，奏《箫韶》。三五正良宵，宫漏永，月轮高。

皇帝常朝二章康熙年定。　《中和韶乐》

升座《隆平》赫矣天鉴眷求惟圣。保佑我清，既集有命。假乐大君，天位以正。莅下有容，监于万方。念兹崇功，骏命孔常。

还宫《显平》　于昭四后，诞降世德。亹亹我皇，克艰衮职。治定功成，中和建极。龙飞在天，凤仪于廷。式奏《王夏》，垂亿万龄。

乾隆七年，重定皇帝常朝正月二章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升座《隆平》　敷天协气鲜新，又苍龙正晨。万国欢心仰紫宸，皇天锡嘏懿纯。陈充庭，华＜⿰王蚤＞金根。扇春风，风兆人，泽如春。睿周万品，化洽无垠。

还宫《显平》　渊然至道游神，协天行地文。照寓腾华若早轮，清明广大和闿。恩滂洋，葭苇沾仁。念民生，生此辰，酌于民。瑞惟大有，宝则贤臣。

二月二章　《中和韶乐》，夹锺清商立宫，倍应锺变宫二调。

升座《隆平》　所无逸，恭己岩廊，万寓协嘉祥。吹律圜钟谐舜琯，负扆当阳。柳风初转芽黄，翠甸轻雷苏百昌。发生心，皇奉若；宽大诏，播天常。

还宫《显平》　肃群后，鸣佩锵锵，拜手仰龙光。初日曈昽奎壁丽，明庶风翔。普天和气休穰，浹化鹰成鸠眼良。躬清明，基宥密；恩溥洽，达要荒。

三月二章　《中和韶乐》，姑洗角立宫，黄锺宫主调。

升座《隆平》　日丽风和篇寰区，新榆改火。龙旗荏苒晃鸾坡，赫如曦，皇升座。群辟奏瑶珂，拂花茵，垂佩多。天门荡荡无偏颇，纯嘏永《卷阿》。

还宫《显平》　瑞霭祥飙映彤墀，红云缭绕。一人渊默德光昭，百花中，千门晓。铜鹤篆烟飘，奏仙音，驾退朝。促耕布谷飞灵沼，盈耳说农劳。

四月二章　《中和韶乐》，仲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

升座《隆平》　玉宸且婺中，天王御法宫。乘朱路，曳长虹。六六泠箫谐女凤，万物被薰风。阜财解愠，福禄来同。

还宫《显平》　麦秋满野登，桑秾茧已成。玉衡正，泰阶平。上下交服寰海靖，妇子乐盈宁。罄天亘地，茂豫桐生。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四月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中吕清角立宫，大吕清宫主调。

升座《隆平》　玉衡纪正阳，升平景运昌。丰功著，威棱扬。险辟蚕丛归指掌，决胜庙谟长。凯声兢奏，喜起赓扬。

还宫《显平》　功成恺泽滂，兵消喜气扬。＜⿰木⿰⿱十⿱⿰日⿰木⿰⿱十⿱⿰日⿰木处＞弓矢，埽佞枪。紫阁酬庸应懋赏，虎拜沐恩光。万年受祜，庆衍无疆。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御殿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五月二章　《中和韶乐》，蕤宾变徵立宫，太簇商主调。

升座《隆平》　禁林清，反舌无声。登进中良佞不行，《南风》假大而宣平。坐明堂，赏五德，法乘离以持衡。

还宫《显平》　权初荣，雩与朱明。天稷星边汉影萌，红轮照九神嘉生。念农芸，夏暑雨，穆皇心以靡宁。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五月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蕤宾变徵立宫，太簇商主调。

升座《隆平》　扇薰风，六幕祥融。共解征衣拜舞同，云开玉垒昭肤功。颂声灵，赫以濯，喜韬戈，绩铭钟。

还宫《显平》　庆天中，凯奏勋隆。笮徼烟消化雨浓，磨崖纪勒铭重重。壮皇猷，沛帝泽，听欢声，遍尧封。

六月二章　《中和韶乐》，林钟清变徵立宫，夹钟清商主调。

升座《隆平》　鼓含少，黄宫谐凤，伏庚光，赤帝骑龙。曎彼三星正昏中，茂对乘时穆圣衷。陈金奏，宣景风，明光觐辟公。

还宫《显平》　弥六合，黎元祝颂，奉三无，帝念渊冲。蓊郁元云滃宸枫，大雨时行黍稷芃。虞琴奏，皇在宫，勤思剧月农。

七月二章　《中和韶乐》，夷则徵立宫，姑洗角主调。

升座《隆平》　金井桐飘大火流，夷则声清律应秋。天行转蓐收，黄茂满田畴。晓光阊阖浮，搏拊鼛鸣球。玉殿千官咸拜手，仰宸。

八月二章　《中和韶乐》，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升座《隆平》　乾坤爽气澄序，宫殿清光静安。设九宾而法见，叶九和于天端。晻霭扬云罕，玲珑动玉銮。烈徽猷兮万世，肃缨冕兮千官。

还宫《显平》云高汉迥参见，露白飙清冽寒。汔告成夫万宝，祇祝厘于三坛。瑞谷歧而秀，玉粢好且完。喜盈宁兮百室，国安泰兮民欢。

九月二章　《中和韶乐》，无射羽立宫，蕤宾变徵主调。

升座《隆平》　鸿依银渚，菊有黄华。陇云飞，木叶下，百谷登场罢。芳辰逢令嘉，黄麾列正衙。豹竿移，龙鳞射，日上朱霞，天锡吾皇多稼。

还宫《显平》　鞭鸣钟动，帘卷烟斜。漾金风，香衣驾，天屭言还暇。黄云香满车，村村昼响枷。处深宫，心区夏，重恤民家，黼宸《豳风》图画。

十月二章　《中和韶乐》，应锺清羽立宫，林钟清变徵主调。

升座《隆平》　时合黄纯，熙修司职，颛皇执坎持权。听彤廷佩响，玉琯风宣。怀黄绾白趋丹陛，皇仪展，于穆同天。光华圣日，罘罳疑彩，暄到齐编。

还宫《显平》　寰海丰穰，农夫之庆，深宫理化挥弦。念艰难稼穑，不敢游畋。琳琅万卷环天禄，三余爱，清晏探研。时几敕命，明良喜起，所宝惟贤。

十一月二章　《中和韶乐》，黄锺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隆平》　七日阳来天地仁，万象一中分。人从心上起经纶，纲纪三才属大君。答阳临玉宸，无私学化钧，包元履德日劳勤。品类盛，荷陶甄。

还宫《显平》　顺元祥风翱九垠，太史正书云。沈几先物福生人，渊默雷声秉道真。八风依序均，天根月窟循，照乎若日正三辰。不远复，以修身。

十二月二章　《中和韶乐》，大吕清宫立宫，倍南吕清下羽主调。

升座《隆平》　斗柄将东四序周，佳气满皇州。嘉平吉日谅，翠辂充廷立九旒。吾皇御大裘，法座侍王侯。服旧德，布新猷，穆若天仪福禄遒。

还宫《显平》　太室黄云紫气蒙，时雪报年丰。天关橐籥充，腊鼓催春天地通。皇家宝绪隆，契合动昭融。月西，日生东，万载回环不息同。

闰月节前用上月宫调，节后用下月宫调，词同前。除夕升座还宫，与十二月常朝同。耕藉礼成，庆成宫宴，与三月同。

文进士传胪御殿二章乾隆七年定。《中和韶乐》，蕤宾变徵立宫，太簇商主调。

升座《隆平》　启文明，五色云呈，珊网宏开罗俊英，梧冈彩凤雍阶鸣。气如珠，河似镜，集贤才于蓬瀛。

还宫《显平》　海榴舒，木槿初荣，宣赐宫衣最有名，薰来殿角微凉生。凤栖梧，麟在囿，致皇风于升平。

文进士传胪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庆平》　贤关大启，五纬丽霄光。九苞彩凤鸣高冈，日华五色舜衣裳。济济跄跄，多士思皇。

武进士传胪御殿二章乾隆七年定。《中和韶乐》，应锺清羽立宫，林锺清变徵主调。

升座《隆平》　宝殿云开，朱檐日近，甲袍金琐玲珑。看敦诗说礼，国士之风。王朝植桢干资英俊，参帷幄，克诘兵戎。云台绘画，勋名伟绩，媲美前踪。

还宫《显平》　玉烛光调，金瓯绥靖，两阶干羽雍容。念求贤渭水，兆协非熊。中林置兔多贤士，资心腹，云起风从。龙韬豹略，后先疏附，鹏翼搏风。

武进士传胪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庆平》　鹰扬鹗荐，历翮九霄清。兔罝在野维干城，龙韬豹略蜚英声。肃肃赳赳，王国克生。

乾隆四十八年，乾清宫普宴宗亲，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升座《隆平》　中天凤纪开，新列尧阶绣茵。圣德重华九族亲，垂光惇家人。敷仙蓂，十叶宜春。扇雍和，和气闾，郁祥芬。琼蕤奉日，宝鄂承云。

还宫《庆平》　璇霄气应《韶钧》，仰重熙令辰。行苇恩华衍燕申，欢承麟趾振振。沾椒觞，芳酎会醇。荷龙光，光被均，瑞璘彬。万年圣寿，一本天伦。

乾隆五十年，乾清宫千叟宴，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升座《隆平》　乾隆五十年春，月王正日辰。帝世重熙盛典陈，高年高会枫宸。有盈廷鹤发臣民，望炉香，开扇轮。共尊亲，年逾书亥，福迓重申。

还宫《庆平》　云开黼座氤氲，望天回紫宸。九拜龙光舞蹈申，仙《韶》声远偏闻。退朝班仙仗缤纷，到蓬莱，携紫云。散仙群，九重曼寿，千叟长春。

乾隆十三年，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征金川授敕，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黄锺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隆平》　临轩策将圣武恢，仙仗挟风雷。龙骧虎贲群英来，专阃正藉勒铭才。神机翊上台，恩隆毂是推。扬威边徼图云台，承庙略，往钦哉。

还宫《显平》　绛霄瑞霭六龙回，寰宇靖氛埃。天戈遥指阊阖开，敦忠秉信阐外裁。风云列阵该，崇墉计日摧。锋车电掣天马徕，军声欢，腾九垓。

乾隆十三年征金川，群臣庆贺一章《丹陛大乐》。

《庆平》　金殿晨开铜龙启，推毂恩隆典仪。九重上，争歌《喜起》；敷声教，尽仰天威。

乾隆十四年，金川凯旋庆贺，御殿二章《中和韶乐》，姑洗角立宫，黄锺宫主调。

升座《隆平》　庆溢朝端，霭祥云，河山清晏，铃旗迢递送归鞍。赫元戎，医良翰，靖献寸诚丹。载干戈，和佩鸾。功成万里勒铭还，遐迩共腾欢。

还宫《显平》　雉扇徐回，遍尧封，齐销烽燧，依依杨柳六师归。逮春耕，修农耒，论赏策勋随。九重深，五弦挥。敷天率土裒时对，日月耀明威。

乾隆十四年，金川凯旋，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庆平》　决胜从容筹上将，师行肆靖遐方。宣武略，更敷文德；垂衣治，端拱明堂。

乾隆八年，盛京谒陵礼成，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黄锺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元平》　维天眷我清，一统车书四海宁。法驾莅陪京，祠谒珠丘展孝诚。陟降旧宫庭，思祖德，答天明。佳气绕龙旌，暾圣日，海东升。

还宫《和平》　文思洽九瀛，神孙继治荐升平。皇初七德成，缔造艰难景命膺。抚序惕中情，凝旒伫，若奉盈。昭兹万亿龄，列祖武，敬其绳。

盛京御殿庆贺二章　《丹陛大乐》

外藩《治平》　万方合敬，同爰所亲尊.思木有本水有源，东西朔南咸骏奔。纯固恪恭，日子云孙。

乾隆五十年临雍二章　《中和韶乐》，夹锺清商立宫，倍应锺清变宫主调。

升座《盛平》　辟雍建，规矩圆方，复古自吾皇。先圣宫墙千仞近，讲学升堂。于论钟鼓铿锵，春水圆桥流浩荡。作君师，时万亿；隆礼乐，焕文章。

还宫《道平》　圣人出，天下文明，玉振叶金声。日月江河照法象，自古经行。讲筵雍肃和平，熙事纯常茂典成。觉群黎，敷五教；彝伦叙，万邦宁。

乾隆五十年临雍，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庆平》　礼成典学，璧水监姬章。中天日月瞻容光，宸仪有肃拜舞行。寿考延昌，圣化滂洋。

嘉庆三年临雍二章　《中和韶乐》，夹锺清商立宫，倍应锺清变宫主调。

升座《盛平》　建皇极，端拱垂裳，仰止重宫墙。鸾辂苍龙亲视学，鼓篋升堂，昭回云汉为章。璧水和风交澹荡，播金丝，传孔训，盛羽籥，迈周庠。

还宫《道平》　睿图洽，文教昌明，至德播胶黉。俎豆衣冠多蔼吉，讲艺横经。圣人玉振金声，明德新民万世程。首修齐，崇格致，基诚正，奏治平。

嘉庆三年临雍，群臣庆贺一章　《丹陛大乐》

《庆平》　一人首出，作睹仰当阳。重华协帝焕文章，崇儒右学圣治光。钟鼓锵洋，拜舞轩鼚。

乾隆九年幸翰林院二章嘉庆九年幸翰林院同。《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隆平》　龙文五色皆，羽葆亭童法驾来。秘阁列清才，就日瞻云瀛文隈。象纬正三台，纠缦缦，卿云回。元首实康哉，舟用楫，鼎需梅。

还宫《显平》　恩光浹面槐，瀛洲十八并追陪。南山颂有台，酒醴笙簧霖雨谐。帝扆下蓬莱，金枝靁秀，华堆。文光耀九垓，求千里，始于隗。

太上皇帝元旦御殿二章嘉庆元年定。　《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元平》　寿宇金瓯，绳武乘乾甲子周。燕翼笃诒谋，子帝钦承德泽流.岁首建华旒，蓍衍荚，海添筹。五福萃箕畴。胪实政，训鸿猷。

太上皇长至御殿二章嘉庆元年定。《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遂平》　阳回玉琯新，祗承忭蹈率臣民。行健政躬亲，问安视膳秉鸿钧。帝范示遵循，共球集，《韶》《濩》陈。皇祺茀禄臻，纪馨烈，颂恒春。

还宫《允平》　懿铄缵羲图，雨旸时若泰阶符。逢年渥泽敷，三除玉粒五蠲租。元吉惠心孚，恩市寓，德覃区。寅承保圣谟，履端庆，舞康衢。

太上皇帝万万寿节御殿二章嘉庆元年定。《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升座《乾平》　寿禄位名全，日孜孜宝篆镌。保佑命膺天，继序重光福祚延。乾符久仔肩，文巍焕，武昭宣。瑞应角亢躔，庞褫衍，万斯年。

还宫《泰平》　曼寿献瑶樽，万方玉食至尊尊。舞彩上仪敦，尧辰舜丙合乾坤。詄荡启天门。帝奉帝，孙有孙，祥雯灿紫阆。歌景福，饫洪恩。

太上皇帝三大节庆贺二章嘉庆元年定。　《丹陛大乐》

皇帝率王公百官行礼《庆平》　御宇六旬，九有浹深仁。勋华一家禔福臻，岁万又万颂大椿。文武圣神，帝夏皇春。

宫中行礼《雍平》　雍雍在宫，天符人瑞同。太上立德更立功，京垓亿兆运庞鸿。云礽衍庆，万福来崇。

嘉庆元年千叟宴，太上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太簇商立宫，倍无射变宫主调。

升座《降平》　乾隆六十一年，授嘉庆始元，叟宴三开钜典传。天家尊养弥虔，建惟皇锡极无

偏。率臣邻，逮户编，暨垓埏。轩宫初御，春殿长筵。

还宫《庆平》　仪鸾扇合炉烟，听仙韶绎然。盛礼观成九拜虔，翘瞻斗运辰躔。退朝班，皇极门前。颂尧仁，赞启贤，合羲年。圣能昌后，天不违先。

太皇太后三大节御宫二章康熙二十二年定。　《中和韶乐》

升座《升平》　嘉乐圣母，慈徽穆穆。协德坤元，以涵以育。以天下养，永绥天禄。皇情展庆，礼明乐淑。忆万斯年，受兹介福。

还宫《恒平》　天祐皇家，景命荐申。宫帏重庆，繁祉川臻。如南山寿，集嘏斯纯。我皇乐只，燕及臣民。薄海内餐，罔不尊亲。

太皇太后三大节宫中庆贺一章康熙二十二年定。　《丹陛大乐》

《晋平》　彤庭景丽，旭日祥风。缤纷彩仗，奕奕璇宫。鸿慈燕喜，欢洽圣衷。万方一轨，来贺来同。千官拜舞，乐胥有融。维寿维祺，天地并隆。

皇太后三大节御宫二章康熙二十二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　《中和韶乐》，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升座《豫平》　慈帏福履昌，瑞云承辇献嘉祥。徽流宝册光，玉食欢心萃万方。旭日正当阳，绥眉寿，乐且康。瑶池莫叶芳，如山阜，永无疆。原有懿慈帏，惟天下母。厚德之符，含宏九有。式嗣徽音，以昌厥后。宠绥受之，遐不单厚。福禄来求，如山如阜。

还宫《履平》　璇宫瑞霭霏，翠翟山河上衮衣。宝箓庆璇帏，万国欢愉颂德徽。长日丽晴晖，青鸾舞，凤在墀。康强福禄宜，亿万载，祝期颐。原百礼既洽，灿然共章。瑞云承辇，丽日舒长。万方玉食，愉怿未央。言旋彤幄，凝祉储祥。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皇太后三大节庆贺二章康熙二十二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　《丹陛大乐》

皇帝率王公百官行礼《益平》　皇家燕喜，福寿协慈帏。千官拜舞，万国瞻依。霭璇宫，圣日辉。原品物咸亨，景光清泰。展礼孔皆，式瞻嘉会。金石相宣，贯珠编贝。思媚思齐，德音四沛。以介繁禧，万年保艾。日寿而臧，日昌而大。

宫中行礼《雍平》　词与皇帝三在节同。

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长至皇太后御宫一章《中和韶乐》，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升座《豫平》　慈宁集庆长，坤元叶德焕嘉祥。晴晖转一阳，玉食承欢福履昌。西极尽来王，同稽首，颂寿康。尧阶莫叶芳，受兹福，永无疆。

还宫《履平》　瑶宫霭紫烟，日丽彤墀百福全。德范播尧天，文笥珠玑晋九边。惟翠翟耀筵。添宫线，玉爵前。绥和兆万年，永乐恺，协玑璇。

皇后三大节御宫二章康熙二十二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　《中和韶乐》，南吕清徵立宫，仲吕清角主调。

升座《淑平》　承天地道光，嗣徽音兮俪我皇。椒宫壶教彰，万国为仪燕翼昌。彤管纪芬芳，春云渥，环佩锵，安贞德有常，敷内政，应无疆。原乾资于坤，俪尊宸极。皇化攸宜，母仪万国。履顺含章，茂明内德。福履永绥，乃燕乃翼。

还宫《顺平》　瑶枢焕上台，椒殿风和丽景开。晴旭上蓬莱，佳气氤氲遍九垓。祥云护燕禖，培麟趾，毓兰荽。雉扇影徘徊，看瑞霭，集宫槐。原椒宫奕奕，阴教修明。褕衣有耀，环佩和鸣。礼容孔恪，万国来成。关雎之德，流美风声。

皇后三大节宫中庆贺章康熙二十二年定，乾隆七年重撰乐章。初制附载。　《丹陛大乐》

同治十一年，皇帝大婚，行册立礼，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宜平》　作合庆从天，高悬日月照垓埏。交泰叶坤乾，鸾锵凤吻乐蹁跹。星彩丽弧躔，双璧合，五珠联。瓜瓞喜绵绵，绥福履，万斯年。

大婚前一日阅册宝，庆贺三章　《丹陛大乐》

皇帝升座《澄平》　玉检金泥宝气腾，日月颂升恒。云霞仰蔚蒸，椒壁萝图瑞彩凝。河洲德化兴，海宇庆波澄。光复旦福云祁，谟烈昭垂亿载承。

皇太后升座《仪平》　万国共球奉寿卮，端冕肃隆仪。辉煌凤诏披，玉册金符福禄宜。天容静有思，睟穆拜瑶墀。缵前绪，答恩慈，嘉礼宏前百世基。

群臣行礼《普平》　黼黻昭文仰大观，高奉五云端。嵩呼万岁欢，鹓鹭成行拥百官。维皇宥密单，缔造念艰难。膺宝箓，御金銮，亿载丕基巩石磐。

大婚前一日阅册毕，皇帝诣慈宁宫行礼，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鬯平》　祥云五色飞，旭日曈昽映紫微。曙景丽旌旗，仙仗分行宝篆霏。承欢舞彩衣，歌寿恺，切瞻依。展礼报春晖，隆孝养，慰慈帏。

还宫《怿平》　仙璈响禁城，箫管均调雅颂声。旭日凤凰鸣，瑞霭缤纷贺礼成。慈颜喜气迎，拥豹尾，导霓旌。云奉翠华明，驭大丙，畅由庚。

大婚宣制，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叶平》　翠琯银簧下紫霄，仙乐奏《咸》《韶》。趋班肃百僚，伞盖鸣鞭侍早朝。惟皇日月昭，玉烛庆时调。文传武，舜绍尧，一德心源切旰宵。

正使受节《舒平》　云蒸御案香，龙节高擎裔采彰。嘉礼敬延康，继继绳绳百代昌。睢麟为世祥，歌渭涘，庆洽阳。嘉气溢天阊，祝圣寿，寿无疆。

大婚朝明见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裔平》　祥晖丽紫宸，天地同和万国春。协气转鸿钧，燕翼诒谋百福臻。星云烂漫新，嘉礼备，雅乐陈。至德颂慈仁，洪宝录，衍畴伦。

还宫《忻平》　吉日承欢厚德酬，待燕礼虔修。芬芳洁膳羞，玉食琼浆旨且柔。笙簧雅韵流，仪卫转华旒。调玉烛，巩金瓯，穆穆隆仪福禄遒。

在婚朝见次日，皇帝诣慈宁宫行庆贺礼，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轩平》　蓬莱旭日红，凤阁龙楼瑞霭中。仪卫拱璇宫，肃肃旌旆拂晓风。维皇茂矩崇，礼既洽，乐交融。孝养万方隆，瞻景福，共呼嵩。

还宫《颐平》　阁道回环辇路花，宫殿灿云霞。蓬壶岁月赊，六合光明万福嘉。鸣銮返翠华，喜气正无涯。德自大，颂非夸，华祝衢歌遍迩遐。

大婚朝见次日，皇后诣慈宁宫行庆贺礼，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翕平》懿范雍和内治襄，丽日月同光。承在地有常，嘉洽璇帏庆未央。虔恭淑德彰，禕鞠颂仪详。兰驭肃，翠旌扬，绍继徽音式万方。

还宫《孚平》　茂典迈嫔京，妊姒相承世德宏。内治禀仪型，睟穆慈颜福履盈。垓埏乐永清，陈葆佾，簇霓旌。璆佩节和声，云辂举，日华明。

大婚朝见次日，皇帝御内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蕃平》　二曜光昭萃茂厘，乾箓应昌期。中宫肃盛仪，肇正人伦万化基。鸳梁福禄宜，麟趾叶风诗。炳帝极，衍宗支，万叶千春海寓熙。

起座《理平》　虔修肃拜仪，纳福跻仁百禄宜。协气迓蕃厘，辇路尘清六驭驰。祥云护瑞曦，回玉辂，绕彤墀。湛泽九天滋，宣嘉颂，庆昌期。

大婚朝见次日，皇后御内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惠平》　兰殿椒闱迓帝庥，懿德轶河洲。良辰协吉谘，位正坤维内治修。嘉祥百禄遒，黼黻焕新猷。辉翟彩，导鸾旒，逦迤祥云辇路周。

还宫《祥平》　中禁宏开霭吉祥，律度协珩璜。赓歌茀禄康，彩焕星轩法服彰。丰祺衍炽昌，福履庆齐长。遵玉陛，晋椒房，坤顺承天德有常。

大婚朝见次日庆贺五章　《丹陛大乐》

皇太后升座，皇帝行礼《康平》　云书烂缦祥，舞彩宫中爱日长。雅乐叶笙簧，一曲南陔奏未央。金炉袅篆香，看凤翥，喜鸾翔。圣寿祝无疆，醲泽被，惠风扬。

皇太后升座，皇后行礼《巽平》　宫扇彩云移，遥瞻凤辇驻彤墀。文袆锦绣，太祝初宣展拜仪。肃穆答鸿慈，徽音嗣，福履彩。祥开百世基，绵泰祉，正坤维。

皇帝升座，皇后行礼《谐平》　雉尾云开喜气生，嘉礼庆初成。关雎句载赓，一片承平雅颂声。鸳鸯福禄盈，鸾凤叶和鸣。光四表，畅八紘，风始周南雅化行。

群臣行礼《燮平》　丹凤衔书降九天，香袅鹊炉烟。欢声动八埏，成盖青云朵殿前。光华亿万年，鹓鹭班联。辉宝鼎，鬯宫悬，雨露无私圣泽宣。

宫中行礼《晏平》　坤仪令德崇，六服光辉典礼隆。瑞霭满中宫，彩仗云旒丽景融。炉烟接陛枫，容肃穆，福庞洪。理内颂成功，宣阃政，赞皇风。

大婚行礼次日筵宴，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会平》　天心眷至人，璧合珠联濯紫宸。雅化洽睢麟，祥霭彤廷百福臻。钟鼓韵清新，调律吕，奏韶钧。寰海共尊亲，昌圣绪，叙彝伦。

还宫《忭平》　煦日祥光焕翠旒，冠佩集螭头。宫中拜赐优，欢洽皇心百禄遒。香烟仗外浮，班散玉阶俦。敷骏惠，式沨猷，庆典覃禧九服周。

皇太后赐后母宴，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序平》　宝扇云移法驾临，万国盛仪钦。仙《韶》协舜琴，晓旭凝浑耀。慈颜悦豫深，锡福遍壬林。延景祚，颂徽音。媲周家，仰太任。

大婚赐承恩公亲属宴四章　《丹陛大乐》

皇帝升座《调平》　瑞霭袅炉香，丹陛班分鹓鹭行。懿戚喜称觞，衣冠跄济观龙光。壶中日正长，陈酒醴，肆笙簧。虞陛效赓扬，和以乐，寿而昌。

后父率亲属谢恩，群臣行礼《介平》　祥光丽几筵，凤管鸾笙奏九天。雨露拜恩先，圭爵钦承宠诏宣。嵩呼玉陛前，扬抃舞，肃班联。笃庆祝尧年，歌椒衍，卜瓜绵。

后母率亲属行礼，入座《衍平》　曈昽晓日明，五色祥云霭禁城。瑞应泰阶平，冠裳济济拜丹楹。璇宫喜气盈，陈酒醴，奏《韶》《濩》。燕衔荷恩荣，膏泽渥，颂同声。

后母率亲属谢恩《阜平》　尧厨萁献祥，六膳和调出上方。珍味列芬芳，春满宫壶雨露香。衢尊酌醴浆，醲化洽，茀禄康。肃拜效赓扬，介景福，炽而昌。

大婚颁诏，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端平》　尧天景运长，民物咸熙庶事康。离照炳当阳，万里山河日月光。升平宝祚昌，福无量，寿无疆。四表焕文章，歌喜起，颂明良。

还宫《融平》　嘉祥帝眷孚，乾始坤元合圣谟。蕃祉炳皇图，藻景昭陈协气敷。宣纶懔步趋，编璧叶，璨金符。裔采焕云衢，六礼备，众情愉。

光绪十五年大婚，阅册毕，皇帝诣慈宁宫行礼，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还宫《怿平》　彩仗万花迎，雅雅鱼鱼庆礼成。琴瑟听和鸣，凤翥鸾翔引韵清。璇闱喜起赓，开帝运，愜皇情。寰宇际升平，徵瑞应，动欢声。

大婚宣制，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叶平》　乐谱箫韶奏九成，仪凤叶和声。炉香篆袅清，万国共球集帝京。宸修德克明，景运启元亨。悬金镜，察玉衡，南面垂裳御八紘。

正使受节《舒平》　丝纶锡自天，龙节庄持映日鲜。璧合并珠联，玉检金泥紫诰宣。钦哉命敬传，椒蕃衍，瓜瓞绵。歌声遍垓埏，祝圣寿，亿万年。

大婚前一日阅册宝庆贺二章　《丹陛大乐》

皇太后升座《仪平》　诗咏周南肇始基，圣配正坤维。惟皇肃上仪，展拜雍容侍玉墀。贻谋赖圣慈，献寿晋瑶卮。延景祚，庆昌期，瓜瓞绵绵福履绥。

群臣行礼《普平》　冠佩趋跄仰九重，寮采乐登庸。三多祝华封，夔拜皋扬效靖恭。雄皇驾六龙，作睹筮云从。占嘉会，庆躬逢，四海欣站帝泽醲。

大婚朝见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还宫《忻平》　宴罢欣逢大礼成，凤辇映花明，鸾旗指柳轻。五色云霞彩仗迎，蔟闱喜气盈，椒殿晓风清。调玉琯，奏瑶笙，一片承平雅颂声。

大婚朝见次日，皇帝诣慈宁宫行庆贺礼，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还宫《顺平》　巍焕龙楼矗绛霄，日彩丽金貂。猊炉篆馥飘，辇路花深漏响遥。云軨乐御调，法曲和笙箫。隆礼备，德音昭，万福来同际圣朝。

大婚朝见次日，皇后诣慈宁宫行庆贺礼，皇太后御宫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翕平》　风始宏开万福基，厚德正坤维。思齐启嗣徽，修栗雍宫赞贽时。祥晖驻玉墀，銮辂展文螭。循茂典，答皇慈，日月承天曜二仪。

还宫《孚平》　天地二仪平，茀荐求贤内治成。懿德缵维行，瓜瓞绵延慰圣情。彤墀福喜盈，扬翠萋，擢朱英。旋辂节《韶》《蠲》，云雉转，玉鸾鸣。

大婚朝见次日，皇帝御内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蕃平》　元气昭融运二仪，风始德宣诗。春初瑞应时，万化渊源万福基。轩裳肃茂规，奾幄驻祥曦。调玉琯，衍金支，锺祉延厘颂圣慈。

起座《理平》　虔作礼初成，壶范柔雍翊圣清。宝辂嘎鸾鸣，金彤墀嘉气盈。云移雉扇明，回地纽，转天紘。雅乐谱《韶》《蠲》，珠露湛，玉芝荣。

大婚朝见次日，皇后御内殿二章　《中和韶乐》

还宫《祥平》　绕穀花迎上苑春，辇路净无尘。宫莺啭语新，内治修明乐最真。清芬挹藻苹，雅化溯睢麟。歌采采，咏振振，茂祉繁厘庆翕臻。

大婚朝见次日庆贺五章　《丹陛大乐》

皇太后升座，皇帝行礼《康平》祥云丽九天，丹陛欢承圣母前。寿恺祝洪延，垂裕绵长纪万千。宝鼎袅香烟，双璧合，五珠联。雅乐叶宫悬，因泽普，福畴全。

皇太后升座，皇后行礼《巽平》　彩仗导丹軨，《韶》《咸》乐奏八风宣。宫花绕御筵，镂槛文墀展细旃。璆佩拜仪虔，慈颜煦，曼福骈。山呼遍九埏，元正月，万斯年。

皇帝升座，皇后行礼《谐平》　褂服葳蕤茂典祥，向日月辉光。承天地久长，容蹈凝华德象彰。和鸣协凤凰，景福集鸳鸯。瞻衮冕，节琚璜，庆洽宫闱万叶昌。

群臣行礼《燮平》　纠缦星云焕紫宸，苞凤采璘彬。萝图万福臻，宝瑟瑶琴雅韵新。恩周雨露匀，薄海庆同春。凝鼎命，阐刊珍，鹓鲽偕登道路遵。

宫中行礼《晏平》　彤庭瑞霭萦，象服增华焕采明。正位翊升平，德协刊贞品物亨。来绥福履成，辉黼黻，式璜珩。芬蕙引风清，调凤瑟，叶鸾笙。

大婚行礼次日筵宴，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还宫《忭平》　庆典欣成日正中，颂祷效呼嵩。新承帝着隆，欢洽皇心嘉气融。祥烟霭九重，彩仗拥花红。占人寿，卜年丰，圣泽覃敷六合同。

大婚赐承恩公亲属宴二章　《丹陛大乐》

皇帝升座《调平》　左右肃班联，鹓鹭分行别后先。戚畹萃亲贤，夔虎鸣銮应管弦。铿锵禁漏传，瞻舜日，觐尧天。拜舞锦袍鲜，列玉砌，侍环筵。

后父率亲属谢恩，君臣行礼《介平》　炉烟篆袅香，朵殿春和旭日长。夔虎效赓扬，搢笏垂绅玉佩锵。隆仪九拜鞠，饫酒醴，叶笙簧。宝箓衍休祥，绥福禄，颂鸳鸯。

大婚颁诏，皇帝御殿二章　《中和韶乐》

升座《端平》　皇图圣德宣，金镜调元喜共延。紫极丽中天，华祝嵩呼亿万年。欢扬动八埏，阶启泰，位乘乾。瑞霭玉炉烟，浑玉甸，炳珠躔。

还宫《融平》　丝纶被万方，丹凤书衔日月光。天语懔煌煌，庆典欣成锡祚长。休征应雨旸，颜有喜，颂无疆。盛治赞垂裳，夔虎拜，凤鸾锵。

乾隆十七年，重定庆典所奏禧平十五章　《导迎乐》

巡狩方岳　琴丽六飞，入跸出警。省方观民，施惠行庆。一人行，万人幸。载道欢，瞻天圣。

元日进表　元正亨，朝临御万方。阊阖通启，太平呈象。旅贡陈，轩乐张。遍海隅，瞻帝光。

长至进表　黄钟应律，玉琯回阳。书云荐瑞，迎日履长。共球集，《韶》《濩》张。奉金函，来

万方。

万寿节进表　神圣文武，提挈六符。绥以眉寿，罄宜多祜。迈斗维，呈瑞图。万岁声，山应呼。

皇太后万寿节进表　昭受天贶，钟庆发祥。文母禔祉，福隆尊养。锡类蕃，慈训輾。亿万年，临寿康。

皇后千秋节进表　坤德柔静，阴教顺承。螽斯麟角，允维嘉应。宝册镌，天庆膺。求嗣徽，如月恒。

进实录　昭示无垠，谟烈聿皇。垂布方策，日星辉朗。配典坟，扬耿光。永绎思，绥万邦。

颁时宪　钦若诚亶，皇正朔颁。分秒无忒，玉衡齐贯。敬授时，宜暑寒。穑事明，民庶欢。

殿试送榜　贤网宽整，才俊毕登。疏附先后，一人维圣。教泽长，多士盈。景运开，龙虎蒸。

迎吻　皇作宫殿，因地顺天。如竹苞矣，美哉轮奂。鸟翼飞，松楩梃。芋且宁，居万年。

皇帝亲耕进种稑　晨作农正，鸾辂劝耕。种稑嘉种，降康延庆。帝耤开，逐政行。我稼同，明赐成。

皇后亲蚕进钩　戴胜告时，西陵肇典。爰举懿筐，爰临柘馆。御鞠衣，登瑞茧。金钩陈，嘉义展。

皇帝耕耤三十六耒词一章雍正二年定。

光华日月开青阳，房星晨正呈农祥。帝念民依重耕桑，肇新千藉考典章。告蠲元辰进日良，苍龙鸾辂临天阊。青坛峙立西南方，牺牲篚篚升芬芳。皇心祇敬天容庄，黄幕致礼虔诚将。礼成移跸天田旁，土膏沃洽春洋洋。黛犁行地牛服缰，司农种稑盛青箱。洪縻在手丝鞭扬，率先稼穑为民倡。三推一拨制有常，五推九推数递详。王公卿尹咸赞襄，甸人千耦列雁行。耰锄既毕恩泽滂，自天集福多丰穰。来牟荞蘥森紫芒，华芟赤甲秈秆＜□禾方＞。秬禾秫三种黎白黄，稷粟坚好硕且香。千大穗盈尺长，五菽五豆充垅场。穄粢＜□麻黍＞■九色粮，蜀秫玉黍兼东墙。乌未同收除音粱，双歧合颖沃理疆。千箱怪斛收神仓，四时顺序百谷昌。八区九有富盖藏，欢腾亿兆感圣皇。

皇后采桑歌一章乾隆七年定。

躬耕礼成诏井桑，蚕月吉巳迎辰祥。金华紫嶲五翟光，瑞云彩映椒涂黄。坛南宿戒惟宫张，西陵展事摇珩璜。斋肃恭敬柔雍彰，金钩绿篠懿筥筐。尚功尚制奉以将，柔条在东涵露香。鞠衣三摘鸣鸠翔，月灵临贲龙精昌。黼黻五色质且良，昭事上帝祠蒸尝。仪型宇宙帅妃嫱，衣食滋殖被万方。

清史稿卷九八　志第七三

乐五乐章三

太和殿阅皇太后徽号册宝，《海上蟠桃》一章乾隆七年定。　《中和清乐》。

海上蟠桃乍熟，日边红杏初芳，慈帏履庆承天贶，景福正绵长。一解启蓬莱，排仙仗，露溥溥，凝仙掌，禕衣翟服烂明珰，耀金铺，日拥扶桑。喜风和驺荡，炉熏百和香，太平有象，孝德光昌。二解殿当中，云光漾，驾临轩，金闺敞，孝思不匮重天常。展瑶函，宝册辉煌。喜风和驺荡，炉熏百和香。太平有象，孝德光昌。三解紫霞杯，葡萄酿，九华灯，芙蓉桁，流霞绀雪酌天浆。颂期颐，地久天长。喜风和驺荡，炉熏百和香。太平有象，孝德光昌。四解玉衡平，金波朗，湛露融，阶蓂长，云璈法曲奏清商。奉慈徽，长信传芳。喜风和驺荡，炉熏百和香。太平有象，孝德光昌。五解万方玉食尊亲养，孝治烝烝天下仰，敬歌万寿元疆。趋辞

嘉庆元年，太上皇帝三大节筵宴三章　进馔，中和清乐；进茶、进酒，《丹陛清乐》

进馔《荚衍箕畴之章》　荚衍箕畴，春满瀛洲，六甲庆重周。功德谁俦！位禄兼名寿，并包帝道王猷。十全建极八徵念，五福居辰百禄遒。驾苍周，轶赤刘，共胪万万添筹。一解敬维作所酬高厚，圜坛冬至斋宫就。方坛夏至明禋奏，祈年雩祭均循候。加玉表精忱，缩鬯通声臭，珠囊气协神祇佑。二解遵守宝箓，朝朝育大猷，万乘谒珠丘，冠服贻谋，弓矢贻谋。盛京赋，赋鸿庥，霞绷然处明如昼。纪恩堂，堂构绸缪。习骑射，御骅骝，岁岁木兰搜狩。三解宵衣问夜传清漏，瑶殿上，勤政名留。不待鸡人报晓筹，燃绛蜡，答词头。四解睿虑充周，后乐先忧，茅檐蔀屋盖藏谋。不惜

金镩，蠲租赐复登仁寿，茨梁在野罗浆酒。吉亥亲耕勤早耨，雨旸驿递驰封奏，沃壤年年报有秋。五解包罗星宿，御丹毫，文成万首。味腴餐秀，有数万余篇擒锦绣，丹黄《四库》皆经奏。更临雍宣讲，璧水环桥欣觐。礼成释菜，又看典茂鸿都，《石经》镌就。六解二十矢，天弧彀，广运南朔东西，威棱处处周。拓疆二万，亥步全收。遐陬襁负投，归降归顺，更兼廓喀鲲番一候。七解仁寿贞符同辐辏。十一世，金枝秀。联珠合璧，月将日就。二千里黄河清澈，仙蝶呈祥晴雪后。庆昌期，中天候，重逢重遘。八解玉烛金瓯，天行一日一周。孜孜惟日耄期犹，自强不息符乾九。应笃祜，璇荚珠筹，子帝承欢千万寿。趋辞

进茶《玉烛调元之章》　玉烛调元，日彩旭曈昽，正联珠合璧庆重逢。星辉云灿蔼和风，角亢吐耀辰居拱。春意盎，瑞光融，乍万年枝更动，万年觞奉，添筹积算乾纲总，一家尧舜贞符共。线陛云涸拥，寿介衢尊，恩流宝瓮。一解主敬宸衷，后天而奉，纪元周甲萝图巩。隆授受，养尊崇，积京垓，臣民颂，万禩庆延洪。如日方中，丽桐轩，辉松栋。二解瓜瓞绵绵，椒衍金枝重，五福名堂万福同。瑶牒书石众瑞徵，麟趾庆恒锺，绳绳继继，叠见祥云拥。祝来嘏，奕禩荷苍穹。三解武于铄，十全同颂，文丕焕，四德俱隆，箕畴锡福福来崇。皇极庆，道泰时雍。四解恩榜制科，先中庆遭逢，杏花春雨桂秋风。泽庞洪，年逾耆耋观光踊，远超五老首曹松。首曹松，七旬以外成均贡。五解会耆英，三千众，奏钧天广乐同云梦。甘膏渥，湛露浓，十年方举燕方瞳，鸠饰许携笻。六解藏富三农，八蠲常贡，偏隅薄歉停输供。问旸雨，罢租庸，乐京坻，勤耕种，鼓腹共融融。寰宇绥丰，舞康衢，赓豳颂。七解就日瞻云九宇同，占风协律集球共，岳修川效朝正众。拓舆图，河玉山葱，里逾二万人尧封。奉车书，玉帛重重。八解昌辰嘉会隆仪重，听雅乐九成鸣凤。八极尽承风，九瀛齐献颂。趋辞

进酒《日丽琼霄之章》　日丽琼霄，春风先盎蓬莱岛。乐奏箫韶，天赐徵难老。一解祗承皇道，欢心万国会三朝。正筹添玉荚，更斗转珠杓。纠缦缦，衮衣依黼座；烂辉辉，瑶罍奉琼膏。庆昌辰，重光重润；仰景运，稽舜稽尧。养隆山海，美轶祁姚。二解奕叶胪欢衍庆饶，咏振振，瑞牒标。瑶林琪树万寻高。兰芽馥郁彤墀绕，幔亭仙乐元音妙。祥光绚凤条，祥飙暖凤巢，集云礽献寿和风劭。欣舞彩，灿螭坳。三解列清班，鹓鸾翮高。盐梅一气调，看肃肃衣冠拜绛旖。北阙开，催晓箭，西山爽，静鸣梢。斟沆瀣，酌葡萄。四解欣迓英，日转槐龙清影摇。更集贤，风缓梅花杂絮飘。喜华缨共影，炉烟暖未消。凤池头，仙翰染；鸾掖外，佩声敲。齐祝颂，圣寿天高。五解更皤皤黄发飘，玉杖初扶，来听云璈。祝万八昌期镐燕，列三千吉语衢谣。六解皇州暖，淑气调，千门万户欢声早。九衢初旭和光绕，东华红软云烟袅。《黄图》紫陌总胪欢，万年枝上鸣春鸟。七解联三殿，达四郊。绵区匝宇茅檐表，绮塍绣挂农功早，提壶布谷春声好。兕觥共愿献公堂，衢尊衢室歌鸿造。八解威棱震，德化遥。王会冠裳，海角山椒，长股僬侥。瑶阶上，干羽功昭。趋阊阖，拜舞兼欢蹈。匝爻闾，赤帟飘飐。纨牛露犬输奇宝，兜离僸昧，尽入《咸韶》。九解玉河缥缈，星海迢遥。占城驯扰，掸国招邀，南掌山高，荷兰帆飘，却值元正齐到。庆中天，仰碧霄，路绕铜标，韵叶鸾镳。占青云，叠来重译；趋黄道，共上轻轺。会嘉庆，舞云翘，南谐北燮祥辉耀。凫趋鱼藻，式燕翔翱。十解轶黄农，超羲昊，进长生，水玉膏，金鉴常悬帝范高。群钦帝德尧尧，焕珠弧，上瑞先昭。泰策乾符，上下交颂，兼容并包。策京垓亿兆，霞觞重酌种蟠桃。趋辞

皇帝三大节、上元、除夕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海宇升平日之章》　海宇升平日，景物雍熙，遍乾坤，草木乐清时。河清海晏麦双歧，麟游凤集枝连理。风澹澹，日依依。正蓬壶乍启，天颜有喜。金门嶰竹传仙吹，金猊篆袅香烟细，合殿欢声殷地。一统山河，万年天子。一解佳气佳瑞满皇畿，天门跌荡御筵披，千峰叠嶂排晴翠。动龙蛇，日暖旌旗，青葱玉树万年枝。燕温温，玉爿金墀。二解天工四序平分岁，皇心惟念小民依。一自农功始、祁寒暑雨遍畴咨。崇墉栉比，丰乐成民瑞；真民瑞，茅檐外，箫鼓乐豳诗。三解溯当年，深仁厚泽；到于今，累洽重熙。皇心继述踵前徽，勤宵旰，敕惟时惟几。四解孝飨吉蠲，修祀事，奉明粢。于豆于登祝繁禧，为民祈圣心无逸。天庥至，天心锡福圣无为。圣元为，太平恭已垂裳治。五解得贤臣，襄上理，贲干旌，连茹汇征至。蝉有緌，鹭在墀。九苞陬彩映朝曦，来集上林

枝。六解民俗恬熙，盈宁妇子，康衢黄发偕儿齿。食旧德，服新菑。想中天，尧舜世，鼓腹共游嬉，亦越于兹。戴尧天，尊舜轨。七解重译来时，梯航万里，冠裳玉帛图《王会》。于万载，太平基。想中天，尧舜世，鼓腹共游嬉，亦越于兹。戴尧天，遵舜轨。八解皇心和豫阳春似，自万类，光辉盛美。四海共倾葵，五云齐献瑞。趋辞

除夕、上元、上灯《火树星桥》一章乾隆七年定。《中和清乐》

火树星桥，烂煌煌，镫月连宵夜如昼。春风料峭，钧天奏彻《箾韶》。烟云中，瑞霭交，笼著鲛绡。锦绣业，万花缭绕。鱼龙夭矫，嵩祝声高。一解分明是洞天，是绛霄。分明是灵台灵囿灵沼。更春光乍到，景物暄妍雨露饶。又黄上柳条，漏洩春阳在野桥。二解贺圣朝，世德遥。郁曈昽，日丽霄。圣嗣圣，重明继照。万民欢乐，万方熙皞。昇平节，瑞应昭，琼蕊飘萧。宝殿开，法曲云璈。鱼龙夭矫，嵩祝声高。三解金枝麝气飘，西吠琉璃四照。影娥池，凤烛烧，百子池，涎蘸龙膏。九华镫，篆烟消。寒星纍纍缀银霄，蚁穿九曲珠光耀。好良宵，是皇家，景福滔滔。四解满山椒花簇，百枝娇，月轮正高。镫和月，一片冰霄，是皇家，景福滔滔。五解殿当中，黼座高，春悄铜壶漫敲。笙歌千万里而遥，是皇家，景福滔滔。六解良宵正好，正好良宵。看皇都，万井多娱乐。良宵正好，正好良宵，蓬壶清窈，银海光摇。百和香，霏瑶岛；紫罗囊，绣綵飘。花匝市，东风吹饱，同庆清朝。七解小梅梢，暗香浮动，淡烟笼罩。月上柔枝，露滴轻苞。今宵里，巷舞衢歌，篇寰瀛，同庆清朝。八解愿春光，年年好，三五迢迢。不夜城，灯月交，奉宸欢，暮暮朝朝。成裔成卿，万朵祥云护帝霄。趋辞

雍正二年，耕藉礼成，筵宴三章

进《茶雨旸时若之章》　祥开黼座兮，布琼筵。笙歌迭奏兮，天乐宣。三推既举兮，赐丰年。五风十雨兮，时不愆。万渥汨足兮，溉大田。皇心悦豫兮，福禄绵。

进酒《五谷丰登之章》　龙犁转兮，春风生。帝勤稼穑兮，供粢盛。戒农用兮，劝服耕。富教化行兮，百谷成。禾九穗兮，麦两茎。黍稷重穋兮，充栋楹。岁登大有兮，怡圣情。尧樽特进兮，玉醴盈。劳酒礼饮兮，迈镐京。

进馔《家给人足之章》　嘉禾炊馔兮，云子芳。仙厨琼粒兮，已箸香。吾皇重农兮，礼肃将。明昭感格兮，锡嘉祥。千仓万箱兮，百谷穰。崇墉比栉兮，遥相望。丰亨乐利兮，遍八方。家多充积兮，野余粮。含哺鼓腹兮，化日长。朝饔夕飧兮，寿而康。万邦同庆兮，璇图昌。

乾隆七年，重定耕藉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喜春光之章》　喜春光，将瑞霭集，斗杓运，农祥正，土脉融。平野水泉滋，景风至，农夫涂胫。长堤柳，茧馆条桑映。蓑共笠，村讴相永。颂元后，眉寿万年；育我民，四方欢庆。一解看风乌翔玉树外，帝座临瑞阶影。百辟趋，搢笏共朝天，抠衣拜，田夫瞻望，《箫韶》奏，磬管声依永。寝园内，朱樱初迸。玉井藕，十丈移根，安期枣，似瓜晶莹。二解是瑶池来，阆苑荐，世间物，如何并。嵇雪甜，王母远相将，笑留核，冰桃还胜。吾皇念，菽粟真民命，异物捐，芳甘俱屏。富方谷，在岁有秋，劳则思，若时恒性。三解辨土宜，颂月令。遍紫陌，野人望杏。玉盘待赐，红垂上苑樱。趋辞

进酒《云和迭奏之章》　云和迭奏，听仓庚载鸣，玉壶清漏。万井欢娱，桑柘阴浓绿树稠。红墙外，柳丝微弹鸦黄瘦，更桃李暄妍晴昼。圣天子劳民劝相，今日青辕黛耜，芳塍如绣。一解霞觞献寿，愿吾皇万年，与天齐耇。玉罍金罍，柏弃芳馨绿蚁浮。彤墀下，绯衣玉带兼青绶，更父老抠趋在后。共庆祝皇图巩固，从此五风十雨，年年大有。二解皇心在宥，念春风始和，不忘耕耨。妇子盈宁，宵旰仍怀饥溺忧。深宫内，心斋常屏瑶池酒，喜天藉既栽黄茂。坐广厦，与民同乐，但见遐阡迩陌，黄童白叟。三解芳旨陈，金石奏。进九酝，在廷拜手。万年永锡，称觥乐有秋。趋辞

进馔《风和日丽之章》　风和日丽，时鸟初唤，春晴卓午。清甽外，一犁春雨。玉砌旁，万年芳树。共庆天田成礼后，圣主一游一豫。看零雨桑田，疏疏秧马，阗阗村鼓。一解云开宝殿，玉案初进，金盘齐举。兰英末，盈盈翠醑。蓬池脍，纷纷细缕。玉粒长腰云子饭，来自神仓天庾。正乐奏《咸英》，春旗簇仗，涂歌巷舞。二解吾皇廑念，四海黔首，吾胞吾与。所无逸，九功六府。绘《豳

风》，筑场治圃。一粟一丝民力在，信是农家辛苦。更问夜求衣，亮功熙绩，治登三五。三解劝九歌，修六府。饬太史，顺时覛土。礼成乐备，尧厨扇萐莆。趋辞

乾隆四十八年，乾清宫普宴宗亲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瑞旭中天丽之章》　瑞旭中天丽，庆溢昌期。敞金门，嘉叙宗支。丛云五色荫仙芝，华林万树连瑶甸。光煜爚，景逶迤，正韶风乍吹。奉乾清燕喜，奉乾清燕喜，天家庆笃重光瑞，五云深处龙楼侍。宝胄衍，振振公子。九族天亲，九重乐事，一解蕃祉嘉燕播仁慈，播仁慈，因绿时节匪迟迟。银潢一派瞻天咫，瞻天咫，并家人礼拜丹墀。并家人礼拜丹墀，寅秩惇叙典行时，更鸿仪同瞻光被。二解椒繁瓞衍琼华纪，都从若木秀新枝。袭庆从今始，特恩四品列华资。雁行接次，彩服纡金紫。尊其位，富贵以亲之。三解《棣华》篇，轩宫展爱，梓材书，疆畎敷菑。宸躬教养本无私，申夭显，庸庸祗祗。四解合族敦宗传古礼，肆筵几，行苇方苞叶歌诗。太平时，同荣壹体华连理，同菑异亩穗双歧。穗双歧，周家仁政亲亲始。五解况皇朝，洪锡类，贲天庥，光赞放勋治。恩载推，礼则宜。凤麟左右并来仪，黄幕受洪厘。六解影飐苍旗，声腾仙吹，言情俯讲家人礼。仙掌露，似珠霏，仙掌露，似珠霏。帕传柑，盘撒荔，满袖共香携。宠沐无涯，拜恩华，玉案底。拜恩华，玉案底。七解宝序相辉，温颜有喜，簠簋昭贶便蕃意，陈玉帛以将之。灿精锳，列锦绮，御墨与封题。宠沐无涯，拜恩华，玉案底。拜恩华，玉案底。八解曦轮垂照光辉美，亿万载，花跗韡韡。礼乐茂前徽，史书钦圣瑞。趋辞

进酒《珠斗杓回之章》　珠斗杓回，铜龙春霭祥云绘。寿寓熙台，庆衍灵长派。一解天潢喜会，九华敷影扇菱开。看天榆银映，更日杏红栽。辉烂烂，彩屏翔玉胜，馥霏霏，仙木间宫梅。接花茵，宗英师济。仰紫座，文治昭回。瑞绵姬箓，气盎尧阶。二解化日舒迟景荡骀，联萼跗，乐耇鲐，瓜绵百世溯豳郃。云礽万叶猗兰茝，蟠根仙李嗤唐代。承华懋哉，玉牒镂琼瑰。导璇源，鸭绿三江大。球琳品，桢干材，球琳品，桢干材。三解跄济济，宝胄肩排，天家一气培。展懿亲，仁恩敷睿怀。肃肃兮，圭瓒酬，雍雍也，金石谐，接武上天街。四解喜酬庸五等，一番爵赏开。庆惇宗九族，一般衮绣裁。总擢秀三台，一时蕃翰才。荷龙章，宠载颁，承凤綍，衔新拜。列坐处，紫绶青緺。五解望南山，献颂来。辛韭登盘，刚卯镌牌。光艳艳，麟衫鹤彩，羽翩翩，花翎黄带。六解晴雪影，映松钗。炉烟金穗飘芳霭。枌楣笺帖垂银薤，唐花绣缬珠千琲。觚棱鵁鹊旭初升，宫壶仙漏春如海。七解祥麟趾，威凤喈，金华葩＜⿰王蚤＞承芝盖。苍龙孓霓飐青旆，昭华瑞琯三阳泰。周家宗室是城垣，高阳才子多元凯。八解椒花醴，柏叶醅，露湛尊罍，霞映罘罳，风扇金阶。黄幄上，曦御徘徊。泛瑶觞，玉是和阗采。泛瑶觞，玉是和阗采。二千人歌罍萦怀，天颜笑语春生霭。东西序列，昭穆班排。九解金枝玉蕾，蕙蕊兰荄。棣华孔怀，蓼蓼乐恺。不立监催，不藉卿陪，不用纠仪史在。化雍和时丽，佳芽逗宫槐。颂进台莱，斟和气，酎象清淮。声听和声，东奋春雷，声和声，乐奋春雷，愿年年北斗樽回，东厢寿酒赓歌拜。旅酬礼洽，听庆图开。十解受洪禧，千万载，降福穰穰孔皆。六幕和风扇九垓，融融佳气蓬莱。仰尧文荡荡巍巍，亲睦平章淳化推。更行苇篇裁，协箫韶天籁，五云长奉紫霞杯。趋辞

进馔《景丽仙瀛之章》　景丽仙瀛，云霭彤庭，煜煜灿芝英。春风送晴，春露含清，宝炉香篆徐荣。羽仪幸接青霄路，绅佩欣联紫闼情。鹭鹭鸣，萐莆生，万年珠树同庆。一解金支派衍云礽盛，一规仁寿悬高镜。卿云色响琼枝映，工歌先唱麟之定。阿阁动和风，步履三霄听，趋陪邀得天家幸。二解堪庆。四海熙和际治平。丹陛彩霞明，枝耀华苹，叶茂祥蓂。《宣韶》濩，奏《咸英》，中天华日曈昽正。泻金珠，满溢金茎。延皇属，论宗盟，亘古于斯为盛。三解看楼角，初阳暹映，听枝上，宫莺早鸣。天厨特敕赐芳馨，春有脚，似恩荣。四解金盘自明，玉碗自莹，山腴水豢未须称。兰烝蕙烝，由来禁脔夸珍盛。淳熬将出龙头鼎，多是盐梅滋味成。不须更啖如瓜枣，但饱天恩总益龄。五解龙墀位定，庆振振，宝牒分荣。祥锺鹊果迓多福，自天申景命。今朝公姓骈蕃会，念灵根式固，日干光华交映。洪厘懋锡，好占五色云边，宗人星炳。六解昼漏永，瑶阶静，遥见雉尾双开，天颜喜气凝。展亲谊笃，温纶款被，广殿乐盈盈。气求声应，颂茂绪彪鸿，一人有庆。七解深幸镐京诗，同拜命，棣萼会，安能并。分餐玉食，凤髓麟羹。更飘来仙音一片，暖律新调笙吹应。饫春膏，恰

今番人胜花胜。八解恺乐歌成，咸邀四吕殊荣。俊髦耆年总玉潢，赍予归来黄帕擎。庆仙源，景福凝，承彩云，长护蓬莱顶。趋辞

乾隆五十年，知叟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寿恺升平瑞之章》　寿恺升平瑞，庆叶重熙。仰宸躬，行健天仪。乾符象显泰阶期，久于其道唐虞际。超顼告，轶《循蜚》，正宵衣旰食。德之纯不已，德之纯不已。与图二万鸿勋启，全书三万奎文丽。允文武，古稀天子。四海羲图，万年轩纪。一解燕启拜舞首宗支，首宗支，公卿牧伯共追随。归田人许扶鸠至，扶鸠至，更陪臣海外高丽。更陪臣海外高丽，封翁寿爵上丹墀，并皤皤，皓首庞眉。二解黄鹂练雀群僚底，兜鍪队帅旅熊罴，济济章缝士。宸躬抚锡遍群黎，老农匠艺，鼓舞轩鼚喜。轩鼚喜，春筵上，万万萃期颐。三解溯当年，龙光喜起，到于今，燕翼谋贻。五皇继述茂前徽，重开燕，重光奠丽。四解尚爵朝廷先尚齿，觥称兕，千复千人介维祺。乐清时，东胶养老三王治，南山献颂九如诗。九如诗，引年今日多加礼。五解况天家，诸福备，庆曾元五代同堂喜。桐有蓪，兰载猗。春风花发万年枝，瓜瓞衍洪禔。六解福有由基，人惟德致，君王有道嘉祥备。风皡皡，景熙熙，风，景熙熙。合诸天，环大地，都是吉云垂。日月无私，普人间，添甲子，普人间，添甲子。七解宝翰天题，元音虞陛，人分一首赓飏义。联百韵，《柏梁诗》。联百韵，《柏梁诗》。帝庸歌，人七字金石播英词。日月无私，普人间，添甲子。普人间，添甲子。八解天人嘉应重华世，问史策，谁能妣美！珥笔庆昌期，称觞千万岁。趋辞

进酒《紫禁春开之章》　紫禁春开，壶天云霭群仙会。愿祝台莱，春满三千界。一解春风寰海，紫霞同上万年杯。仰乾清辰共，正泰运天开。红瑟瑟，初阳升若木；白辉辉，晴雪在宫槐。换桃符，千门悬彩。喧爆竹，万户轰雷。南弧献瑞，北斗＜爽斗＞醅。二解大禹崇情恶旨怀，但寻常却酒杯。兽樽庭下醴成醅，衢樽陌上春浓海。瓦樽田畔盘堆菜，同浮玉蠁。不是等闲排，是《豳风》春酒公堂介。称觥众，遍九垓，称觥众，遍九垓。三解云缦缦，卮琼瑰，皑皑映玉阶。光滟滟，私阗白玉材。碧瀣浆，芳满壶，黄封醞，甘满蠁，德产自西来。四解有年华九十，几人寿耇鲐。更头衔一品，几人廊庙材，总优老恩推。几人手赐杯，照天光，席近前，斟天酒，春生霭。三爵也，酡貌春回。五解更芳筵，布两阶。菫莆尧厨，桃实瑶台。但到处，饱餐沆瀣。问何人，会闻天籁。六解三百岁，合三槐，纶扉阿伍兼嵇蔡。朝天免使晨星戴，寒风免使朝珂待。天恩颐养享康宁，传来感激群寮寀。七解瞻云日，阅峤来，春巡六度江干届。春纶两度殊恩沛。新衔司业诸生拜。持将百五岁春秋，酬恩万倍筹添海。八解尧尊沛，周赍排。如意璎材，绣缎云裁。鸠杖天街，三十两，人带银牌。万民衣，字写皇恩大。万民衣，字写皇恩大。带炉烟，捧出瑶阶。儿孙巷陌传佳话，人间谁到，天上初回。九解山龙绣彩，金石雍谐。德贯三才，堂颜五代。胜上春台，胜拜尧阶，胜祝华封人在。帝挥弦，民阜财。寿世羲娲，大有埏垓。问来朝菜甲挑才，乐春盘，有酒如淮。乐春盘，有酒如淮。愿年年，天上春来，香山洛社人千倍。燕毛礼洽，燕喜图开。十解愿从今，喜会再，寿宿长明上台，千叟恩荣燕屡开。重将十体诗排，积篇章，无量京垓。敷锡宜民福孔皆，感雨露，恩栽寿佛醍醐海，五云长是绕蓬莱。趋辞

进馔《寿宇同登之章》　寿宇同登，万国咸宁，协气遍寰瀛。三宵露盈，三殿春生，一人端拱乾清。鹊炉鸾扇祥烟袅，珠树银幡绣影荣。鹭序横，虎拜成，布筵设席同庆。一解先春瑞雪农祥正，上辛一日丰年定。鸡竿诏下新韶令，阶蓂六叶良辰庆。迎气浹旬旗，剪彩来朝胜，骈蕃瑞叶筵前应。二解昭敬，白发苍颜气屏营，黄帕正高擎。瑶槛趋迎，琼陛阶升。移雕案，近金茎，柘黄伞直龙衔柄。望红云，低傍前楹。调宝鼎，晋仙羹，捧向御筵端正。三解何须侈，麟腴凤脡，何须诩，驼峰豹羹。君王旰食为民情，菲饮食，禹功成。四解绥桃露零，碧藕风清，摘梨大谷瑞烟凝。金盘几层，安期巨枣如瓜赠。鋹餭粔籹高头饤，不是寻常燕席横。回城三果徕包贡，帝藉天禾种得成。五解龙墀排定，启黄封，四豆甘凝，天卮味永。看八百琼筵班列整。群臣长饱天家禄，有田间瓦鼗鼓腹，儿孙偕庆。今朝筵上，又来饱德尧厨，含滋周鼎。六解执酱爵，祝噎哽，更有春仲罗鸠，君亲袒割牲。古儒傅会，诸儒掇拾，何如此日诚。一堂和乐，仰君酢臣酬，情亲礼敬。七解欢庆，玉筵颁，天语命。克食赐，传餐盛。鼎珍禁脔，共得斟羹。更招来孙曾扶掖，六膳携归仙味琼。饫尧厨，荷

分惠，衢樽非幸。八解授几仪成，三千黄发盈庭，今古何人见此会，亿兆京垓燕屡行。愿长此万寿称觥，照世杯明仁寿镜。趋辞

乾隆九年，幸翰林院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文物京华盛之章》　文物京华盛，论道崇儒。萃衣冠，礼乐在鸿都。木天藻饰旧规模，翚飞鸟革何轩翥。麟在囿，凤栖梧。牙签分《四库》，更芸香辟蠹，绮窗青琐朱户。飙轮不隔瀛洲路，铃索丁冬风度。寮寀雍容，鹓行鹭序。一解欣遇，欣遇小春初，五云深处启。銮舆鸣鸑风细云霞曙，拥桥门，万岁山呼。词林旷典古今无，溯心源上接唐虞。二解圣皇自昔需元辅，都俞吁咈矢嘉谟。敦学先稽古，旁求爰立梦相符。后先疏附，左右皆心膂。皆心膂，如鱼水，在藻更依蒲。三解况我朝雨露涵濡，采璞材并植天衢。承明著作重璠玙，欲方驾子云相如。四解圣学高深超邃古，行元珠。乙夜丹黄性所娱，不知劬。琳琅宛委图书府，赤文绿字《德充符》。《德充符》，敦庞浑厚登三五。五解戛球琳，鸣簧虡。际中天，堂上虞琴抚。献尧樽，接舜壶。金盦玉胾出仙厨，湛露共沾濡。六解巍焕天书，鸾翔凤翥，羲文奎画云霞护。光藻并，丽金铺。矢《卷阿》，零露湑。枚马共严徐，亿万斯年。庆龙光，歌燕誉。七解勖尔簪裾，勉思建树，风云月露终无取。崇实行，是真儒。矢《卷阿》，零露湑。枚马共严徐，亿万斯年，庆龙光，歌燕誉。八解翠华临幸恩光溥，重儒术，荣生艺圃。天禄被春风，石渠沾化雨。趋辞嘉庆九年幸翰林院乐章，改第二解“欣遇欣遇小春初”为“欣遇欣遇仲春初”。余词同。

进酒《延阁云浓之章》　延阁云浓，兰台日丽。銮舆莅，香泛玻璃，九醞传仙醴。一解深严丹地，高张黼座面南离。看广庭碧荫，早清露晨晞。锦斒＜⿰文斐＞，彩仗和风度。玉琮琤，香阶昼漏移。光潋滟，云开蓬岛，雾氤氲，香袅金貔。凤来丹穴，鹤在丹墀。二解云汉为章际盛时，命冬官，斧藻施，雕楹玉石焕玉楣。采椽不碣无华侈，《五经》贮腹便便笥，临轩集众思，贤才圣所资。慕神仙，虚妄诚无谓，惟得士，致雍熙。三解启天禄，斯文在兹，宵然太乙藜。入承明，花砖日影移。覆锦袍，蒙眷礼、撤金莲，归院迟。赐玉胾，自蓬池。四解缅崆峒问道，虚怀谒具茨。更金华侍讲，流清鉴不疲。信鸿逵羽仪，通经浅汉韦。乐横汾，燕镐京，歌《在藻》，思《行苇》。咸英奏，春酒初酾。五解集簪裾，燕凤池。柳外轻飔，曲沼涟漪。陋宋言，赏花垂钓，笑唐宗，结彩评诗。六解班联肃，乐有仪天厨下逮皆珍味，凝甘天酒还如醴，御炉解香烟细。赓歌颺拜万年欢，年年侍奉天颜喜。解天颜喜，福履绥。太和保合中天世，珠联璧合奎坦丽，一心妙衍图书秘。赓歌颺拜万年欢，年年侍奉天颜喜。八解玉河东抱，清且涟兮。斯干既咏，不日成之。稽古论思，银榜亲题，用作儒林之气。培其根，达其枝，无贰无欺。若作和羹为舟楫，惟尔攸资。思赞襄，日有孜孜。亮天工，庶绩咸熙。须将器识先文艺。不为有守，汝翼汝为。九解湛露浓，卿云丽。满院芝兰臭味，秋水蒹葭寤寐思。鹤书时贲岩隈，伴青松，商雒仙芝，拜手群歌既醉诗。更束帛安车，遍山巅水湄，得贤致理圣无为。趋辞嘉庆九年，改第九解“稽古论思”为“天禄储材”。余词同。

进馔《玉署延英之章》　玉署延英，环佩葱珩，法驾幸蓬瀛。龙口琮琤，碧沼澄清，壶天一镜空明。广筵日近，祥云覆阿阁，风微宝篆萦。象纬呈，泰阶平，儒林额手欢庆。一解皇心无逸常居敬，松轩云牖劳咨儆。深宫遐览千秋镜，渊思汲古资修绠。唐虞授受亲，奎壁图书炳，百年礼乐于斯盛。二解多幸，朝野从容际治平，麟阁集簪缨，凤敞云屏，鹊立轩庭。徵法曲，奏《咸英》，青袍红绶相辉映。露瀼瀼，芳泻瑶觥。瑟黄流，饫大烹，共祝一人有庆。三解小山上，参差桂影，梧桐上，雍雍凤鸣，尊罍次第沐芳磬，早斜日映帘旌。四解三都两京，鼓吹纵横，五车四库撷精英。大鸣小鸣，《柏梁黄竹》追高咏。仰看五纬骈东井，天献珍符答睿情，何止高阳聚德星。五解天心吁俊后，灼知见宅心，三俊自天保定，更保佑自天申景命。思皇多士生王国，更拔茅连茹，多士汇征并进。白驹空谷，尚无金玉尔音，席珍待聘。六解行漏永，铜鸣静，从此书带芊绵，承恩尽向荣。五老游河，尧心光被，垂衣文教成。万方矫首，喜蜉蝣蟋蟀，气求声应。七解堪庆，佩缣囊，随后乘，秘书省。龙光炳，丹黄点勘，削简汗青。勤著述，手雠目览，玉尺冰裁时共懔。入承明，不须看，花影砖影。八解玉振金声，儒林偏荷殊荣。五色云从画栋生，石室芸台有余清。颂圣寿，悠久高明，学海年年仍望幸。趋辞嘉庆九年词同。

乾隆五十年，临雍赐茶《君师兼》一章　《丹陛清乐》

仰君师兼，道统集，讲筵启，圜桥听。御论宣，皇极示纲常，五伦叙，君仁臣敬。家慈孝，与国人交正。诚不息，维天之命。体行健，同德乾元；亹缉熙，同符前圣。一解向阶前，初听讲罢，穆穆瞻天垣正。左右趋，耆彦服膺诚。抠衣拜，朝班黉序，圣贤裔，弟子青衿整。绍心学，外王内圣。五十载，久道而成。万千岁，生民之盛。二解况鸿仪彰，盛典备，四门学，岐周并。王制云，天子曰辟雍，笑炎汉，三雍非正。训辞著，复古真王政。泥古诬，重言申命。燕千叟，新岁礼行。办五更，旧文论定。三解告礼成，晋玉茗。沾渥赐，敷茵共庆。一规璧水，长随教泽生。趋辞

嘉庆三年，临雍赐茶《皇图昌》一章　《丹陛清乐》

正皇图昌，道揆协，典文启，师儒盛。序仲春，诹曰吉辰良，广筵肆，圜桥观听。崇经羲，屏百家浮竞。敦实学，人知兴行。牖群蒙，惟圣敷言；众说郛，折衷彝训。一解会章缝，谈经讲席，抑抑威仪攸慎。集大昕，先鼓儆于庭。偕槐市，同瞻云日，大哉言，著论千秋准。本皇极，大中至正。景圣域，鼓舞奋兴。溯文澜，优游涵泳。二解喜春风暄，化雨浥，菁莪长，薪槱咏。逾汉庭，淳诲集石渠，列天禄，群儒参证。轶唐代，陆孔菑经训，玉烛调，珠囊金镜。沾教泽，庶汇敷荣，肃御宸，两言敬胜。三解告礼成，晋玉茗。沾渥赐，敷茵共庆。作人寿考，延洪亿万龄。趋辞

乾隆十四年金川凯旋，丰泽园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景运乾坤泰之章》　景运乾坤泰，八表归怀。迅除戎，玉垒阵云开。一封笺表达尧阶，天颜大霁宣寮寀。抒壮略，运奇才，建肤功奏凯。永敉宁边界，锦江春色消烟霭。人工健羡天工代，方叔师干应赛。绩著旗常，荣褒圭玠。一解指授，指授物宣差，何殊吉甫颂平淮，运筹帷幄成功快。贺澄清，燕启蓬莱，祥光燠煜袭罘罳。暖融融，瑞气南来。二解归而饮至垂方策，平安火报乐无涯。五服施章采，万方宁谧陟春台。车书玉帛，丕冒如天大。同天大，庆酬庸，列爵耀三台。三解缅严冬，旗麾色展；喜今春，笳鼓声谐，都缘庙略圣亲裁，移时节，埽浮云浮埃。四解我武维扬群虎拜，咏良哉，来享来王亘纮垓。贡金台，洗兵何必临鱼海，作舟端藉济川材。济川材，还资燮理调仙鼎。五解望前途，戈倒载。荷包蒙，赦宥加宽贷。驱兽散，叶凤喈。用逿蛮方福孔皆，琛赑喜嘉盈六解花雨轻筛，香云结霭，鸿钧气转阳和届。拕杏颊，晕桃肋，眷盈筐，嘉实采，玉案早安排。春并恩长，畅宸襟，符帝赉。七解三殿欢谐，千官乐恺，尧尊舜乐欣重再。知有喜，永无猜，眷盈筐，嘉实采，玉案早安排。春并恩长，畅宸襟，符帝赉。八解明良遭际光千载，喜振旅，欢腾中外。骏烈协赓歌，鸿猷标史册。趋辞

进酒《圣德诞敷之章》　圣德诞敷，皇威远布资元辅。授钺前驱，荡定昭神武。一解鸱张巴蜀，临轩推毂掌兵符。便霜戈西指，更羽骑南趋。威凛凛，先声驰远徼，显巍巍，挞伐审孤虚。仰台垣，权操左相；寄专阃，星耀中枢。濯征咫尺，克捷须臾。二解奋武揆文秉圣谟，甫临冲，奏捷书，观光扬烈志何如。申明纪律严军伍，指挥决胜天威助。风云八阵图，机宜式范模。励公忠，德教忙宣谕。恢覆载，宥顽愚。三解承睿算，天兵剿除，何悉蜀道纡。卜遄征，鹰扬出上都。冻日寒，栈入云，严风劲，寻载涂。乘橇走，殚勤劬。四解乍营开细柳，温同挟纩余。懔自天成命，声灵震八区。把宵人翦除，握要似摧枯。息氛祲，淬戈鋋，修文德，陈羽，振士气，忠信交孚。五解竞输诚，悔负嵎。面缚来降，釜底游鱼。开汤网，遄宣露布；慰尧心，不事征诛。六解班师庆，报捷初，鸣笳叠鼓催前部。不惊鸡犬咸安堵，威名绰著追强弩。太平一统万年欢，潜消兵气成霖雨。七解和风扇，淑景摅，承恩既醉趋鹓鹭。端资启沃联心膂，储胥常见风云护。堂廉一德庆升平，春光怎及恩光溥。八解沾优渥，赐大酺。三爵言言，拜锡宫壶，餍饫天厨。波潋滟，湛露涵濡。竞称觥，介寿绥多祜。好韶华，春春衢。垂裳有道开昌宇，光浮玉盏，丽映金铺。九解庞洪异数，群歌乐胥，威驰六合，位重三孤。进献嘉谟，出靖边隅，允作中朝砥柱。企都俞，佐唐虞。百辟严趋，殿陛山呼。师济济，陬拜欢娱。戛锵锵，依永笙竽。万斯年，玉烛安舒。河清海晏金瓯固，荣生虎竹，喜溢簪裾。十解日舒长，时和煦，万汇从兹昭苏，宝篆氤氲袅御炉。玉缸香泛酴酥。想当年，在藻依蒲，镐燕何曾今昔殊。庆槐鼎云需，赓君臣相遇，曈昽旭日照宸居。趋辞

进馔《日耀吴之章》　日耀中天，庆祝尧年，淑气正暄妍，嫩柳芊绵，艳李飘翩，遐方永息烽

烟。云峰四起迎宸幄，霞绮千重映御筵。韬略宣，羽书传，臣邻雀跃心欢忭。一解和风丽日祥云见，九天阊阖开宫殿。笙簧酒醴升平燕，勋标麟阁王猷显。寅亮载《周官》，动风征《尧典》，干戈载戢民迁善。二解堪羡，卫霍功劳相后先，楼可上筹边。征罚斯专，步伐宁愆，申军实，督戎旃。布昭圣武彰天罚，既来庭，底用攻坚。福如川，酒如泉，共沐因波不浅。三解貔貅统，山苞禹甸，欃枪埽，风调舜弦。来威补入《雅》诗篇，车啴啴，鼓渊渊。四解王师载旋，扬厉无前，温纶钟鼎姓名镌。安边定边，天涯静处消争战。蚕丛鸟道奇功建，高奉霞觞北斗连。旌旗柳拂春风暖，一点葵心傍日暄。五解仙人六膳，藉盐梅，分尝禁脔。玉阶舞汴，悬日月，双开明雉扇。共欢天意同人意，赏九重春色，饱听流莺百啭。风光满美，从看香喷金猊，花明上苑。六解画漏回，晴霞绚，嗣此作楫为霖，台鼎合韦弦。云韶灿设，彩仗森排，徵欢物更妍。一人有庆，定衅藏戈甲，文修武偃。七解婉娈，醉仙桃，催晓箭。见花外，高＜⿰忄斧＞转。治登上理，海宇晏然。亿万载，兵销刑措，惕厉精勤资拜献。喜今朝，最难忘，皇眷天眷。八解赞化调元，方踪周召，名贤哀对敷天。景福全临照，恩光应普遍。奚止是甲士三千，鳌极高擎欣永奠。趋辞

乾隆二十五年，西陲凯旋，丰泽围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圣武光昭世之章》　圣武光昭世，品汇咸熙。看平戎，玉塞卷云霓，开疆已轶汉关西，显承谟烈追前纪。朝授钺，暮鸣鼙，正三军鼓吹，便《武成》志喜。论功青史应无比，天心眷顾君心慰。吉甫平淮逊美，绩著鹰扬，荣分龙卫。一解堪羡，堪羡亚夫仪。晴开细柳拂前麾，英风埽尽楼兰垒。扩车书，万里丕基，仙《韶》一派绕彤墀。御炉烟，瑞霭霏霏。二解投戈解甲风云会，休休士女乐和绥。嘉乐承慈惠，九重咫尺懔天威。鹓班鹭队，群至如星缀。如星缀，尧阶上，干羽舞龙墀。三解想前兹，伊犁大定，喜今朝，回部全归。铙歌齐唱耀旌旗，回头望，过东渐西被。四解庙算都缘天锡智，相机宜，乙夜勤勤檄亲披。壮边陲，月弓星箭皆精锐。邪氛绥靖斩鲸鲵，从教斧钺驱民疠。五解听风声，同鹤唳。倒前途，草木皆兵骑。迎箪食，实缯绨，前歌后舞尽倾葵，回向仰光辉。六解筚鼓声催，平安火递，春台普遍祥光起。缵伟绩，计丰碑，际升平，扬盛美。仙燕锡蓬池，亿万斯年，集皇图，符帝轨。七解运应昌期，师师济济，御筵载启瞻云日。威赫赫，德巍巍，际升平，扬盛美。仙燕锡蓬池，亿万斯年，集皇图，符帝轨。八解赓歌环庆唐虞际，看矫矫师臣拜稽。骏烈兆鸿禧，祥和开寿域。趋辞

进酒《禹甸遐通之章》　禹甸遐通，周疆远控资良栋。挞伐成功，庭引来仪凤。一解吾皇端拱，军书方略授元戎，把准夷扩定，更朔漠来同。奉玉帛，大宛分左右，贡瑶琛，布鲁尽西东。沛殊恩，豺狼解网，思负义，枭獍逞凶。雉盟既背，螳臂称雄。二解师律严明主将忠，飏征麾，指彩虹，冲开朔雪与严风，温如挟纩咸欢哄。先声士气矜余勇，貔貅百万雄，风云指顾通，笑么麽小丑怀恇悚。惊魑魅，窜豺豵。三解扬我武，王师肃雍，凭将跋扈穷。谅鸟覆危巢岂待风。釜底鱼，迹漫逃，负嵎虎，势莫容。骑甲马，埽狂童。四解待风清三窟，天山月挂弓。更抚怀百雉，旌旗漫蔽空。任狼奔匿丛，妖氛莫避踪。渡西洱，似催枯，临拔挞，如泉涌。逢义旆，双殄元凶。五解竞归怀，乐帡幪。愿隶王臣，争效球共。瞻舜陛，玄黄纳贡。达尧庭，笺表连封。六解班师至，露布工，西维部落咸风动。非关矜武穷荒陇，鸿谟自是承先统。圣朝大命一时新，勋华千禩膺天宠。七解皇心悦，式燕崇，追陪三殿趋鸾凤。涵濡《湛露》成歌颂，《卷阿》再续周诗咏。明良此日庆都俞，中河洗甲知无用。解葭灰起，律应宫。银雪缤纷，苑要雕琼。杖杜歌融，声窈窕，叶羽谐钟。竞承恩，筹爵玻璃奉。喜时晴，光曜曈昽，金瓯永固山河重。春生瑞草，庆溢祥松。九解需云乍拥，晴霞朦烘，百僚鹄立，瑶佩丁东。仙仗峥嵘，芝盖玲珑，洵是珠辉玉莹。奏师昼，闲笙镛，伟烈丰功，述祖歌宗。光奕奕，安石来红，响萧萧，宛马从东。拜氍毹，簪绂雍容，油油三爵威仪重。鹤闻倡和，凤叶萋菶。十解醉仙厨，花漏永，放牛归马功成，帝德醍醐拜赐荣。玉阶蓂荚葱茏，想当年燕镐营丰，乐恺兴歌今昔同。喜瑞霭璇宫，更辰居星拱，一庭端拜进瑶觥。趋辞

进馔《圣治遐昌之章》　圣治遐昌，牒纪嘉祥，六幕仰重光，化日舒长。瑞启金阊，照临亶被殊方。星云烂缦膺天庆，风雨和调佐帝觞。廓昄章，静欃枪，皇威远域宣畅。〗一解金茎玉露融仙掌，尧天晴日辉金榜。将军阃外寒威敞，＜⿱雚一石处＞戈进爵春云盎。麟阁纪勋名，潋滟恩波广，桓

桓在泮王猷壮，二解遐想大业，神功迈汉唐，殊策靖疆场。兵气恢扬，士成腾骧。申天讨，逖蛮荒，庙谟布算风雷卷，握韬钤，指授戎行。庆绥康，载旗常，奏凯师旋舞唱。三解榆关外，霓旌虎帐，边城望，蜂窠蚁房，人皆赤子尽来王。清沙漠，殪天狼。四解归而解装，人尽轩昂，葱山蒲海百花香。神扬气扬，论勋饮至先名将。金樽次第邀前赏，西域葡萄美且芳。共钦王道无偏党，向日葵心率土将。五解和光骀荡，酌琼卮，珍馐百酿。蓼萧露瀼，瞻肃穆，天容霄汉朗。大官六膳调金鼎，向御筵供奉，雉扇明开两两。云霞万状，眄兹瑞气辉湟，三山蓬阆。六解承燕喜，皇风鬯，从兹斥堠无惊，甲胄衅而藏。珍符纷郁，瑞应骈罗，天心降福穰。诞敷文德，更阜财解愠，薰琴接响。七解瞻望沐皇仁，抒众仰，似花柳春前放，仙桃锡燕，恩普德祥。解战袍，欢腾貔虎，还拟图形麟阁上。靖烽烟，愿长迓天锡神贶。八解酒醴笙簧，恩膏欣遍岩廊。来享来王曰是常，偃武修文觇治象。何异咏洛水泱泱，食德饮和声教广。趋辞

同治十一年，大婚，皇后朝见，进馔一章　《丹陛大乐敬平》

瑞日丽扶桑，晴开上界金阊。云移雉扇张，禕衣鞠服俪当阳，肃拜答穹苍。垂环佩，叶珩璜。安贞度有常，升桂殿，晋萱堂。一解慈闱乐且康，侍宴瑶池笃祜长。介寿嘉称觞，绛霞绀雪酌琼浆，恩风习习翔。调凤律，奏鸾簧，仙乐听铿锵。德音播，雅化彰。二解正位佐垂裳，坤顺承天地道昌。醲膏颂普将，八紘和气酿休祥，临照遍殊方。辉宝箓，灿珠囊，降福庆穰穰。延洪绪，永无疆。趋辞

光绪十五年，大婚，皇后朝见，进馔一章　《丹陛大乐敬平》

瑞气盎帘栊，金炉香袅翠烟笼，瑶阶旭日烘。琼卮玉盏映玲珑，奉罍侍深宫。仪有象，福延鸿。一解欢承凤阁中，入觐慈闱巨典崇。介寿乐融融，问安视膳秉渊衷。躬膺锡赉隆，琼筵盛，玉食丰。韶乐奏雍容，歌风动，咏露浓。二解清响度花丛，满进金樽酌醴醲。瞻依恋九重，诒谋燕翼赖宸聪。祝嘏效呼嵩，容肃肃，度雍雍。福禄庆来同，颜有喜，乐无穷。趋辞

同治十一年，大婚，赐承恩公及王公大臣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图肇鸿基之章》　图肇鸿基，祥徵燕喜。华筵肆宠荷隆仪，赐茶宣敕使。一解趋侍嘉燕沐恩施，跄跄济济肃威仪，双天雉扇瞻天咫。运玑衡，穆穆裳垂。泰交景运洽重熙，政平成，理本修齐。二解华门积善迎繁祉，祥锺兰闱毓坤仪，宠眷从今始。龙章凤诰荷恩晖，荣封五等，圭爵贻孙子。贻孙子，承嘉贶，福禄屡绥之。三解集冠裳，彤廷展礼。肆笙簧，丹陛歌诗。王公列辟翊纶扉，奏钧《韶》，听《咸》赓乐只。四解内外修和成郅治，徵嘉礼，位定乾坤，庆良时，迓祥禧。同荣瑞木枝连理，绥丰秀麦穗双歧。穗双歧，周文仁政《睢麟》始。五解播鸿庥，襄上理，衍云礽，虹流电光瑞。配二仪，序四时。瑟琴迭和乐怡怡，豫悦仰慈闱。六解景焕祥曦，声腾仙吹，龙团佳茗天家赐。金茎露，注瑶卮，帕传柑，盘荐李，携袖异香霏。玉案亲依，近龙光，延燕誉。七解川媚山辉，礼明乐备，祥符亿载过姬姒。云纠缦，凤来仪，戴尧天，游舜世，懿戚与荣施。玉案亲依，近龙光，延燕誉。八解衢樽同酌醲膏被，欣燕洽，情文备致。九叙庆成功，三辰瞻献瑞。趋辞

进酒《宝扇祥开之章》　宝扇祥开，金炉香霭欣喜会。永锡诗谐，春满三千界。一解运隆交泰，普天人共乐春台。看金樽初泛，更玉谱新裁。烟袅袅，祥辉分禁柳，乐融融，喜气上宫槐。鬯皇风，周南化启，歌圣治，阙北恩来。诗赓荇菜，庆洽兰陔。二解嘉礼初成百福该，共腾欢，遍九垓，《螽斯》麟定颂声谐。隆仪共仰嫔京迈，龙光燕喜欣和会。班联萃众才，轩鞫愜圣怀。迓蕃厘，普庆乾坤泰。歌正始，觐瑶阶。三解葡萄泛琼浆旧醅，香浓万寿杯。看肃肃筵从玉殿开。调铿锵，夔律叶。韵浏亮凤管催。嘉福禄，自天来。四解听《睢洲》载咏，云霞烂缦开。更鸾笙迭奏，《箫韶》宛转谐。恰天上春回，宫花锦绣堆。漏迢迢，日似年，光滟滟，杯如海。钧天唱，境拟蓬莱。五解肆芳筵，布两阶。堇茂尧厨，桃实瑶台。漫斟处，味同沆瀣。齐拜扬，共酌金壘。六解翡翠罍，鹦鹉杯，琼瑶璀璨呈光彩。饮和共乐仁风逮，皇仁广被如天大。乾坤合拱献嘉瑞，骈蕃庆典群欣戴。七解仪文备，德意恢，宸宫化起天心泰。寿觞更喜觥兕介，和声凤翥兼鸾翔。嘉祥普庆遍寰瀛，二《南》风教真无外。八解凝繁祉，怡圣怀。钟鼓声催，琴瑟音谐，《雅颂》诗裁。歌椒衍，余韵低徊。咏瓜绵，喜舞两宫彩。庆升平，更祝台莱。跄跄济济逢良会，皇情穆穆，帝治巍巍。九解皋陶禹拜，舜阶尧

阶。金爵玉舡，宝盏琼罍。燕衍叨陪，凫趋偕来，嘉会嘉宾乐恺。千祥臻，万福来。有酒如淮，泽被埏垓。集群工，位列棘槐，进百尔，人尽盐梅。看盈盈日丽云开，珠联璧合辉光霭。箕畴福衍，华祝声谐。十解受洪厘，千万载，启金阊，拜玉阶。旭日和风拉上台，缤纷彩仗云排。步花砖，如上春台，宫漏铜壶缓缓催。欣和乐无涯，被恩膏汪濊，五云高奉紫霞杯。趋辞

进馔《天地成平之章》　天地成平，品物咸亨，瑞庆协玑衡。乾主大生，坤职资生，两仪斡运祥呈。衣冠虞舜光华治，钟鼓周文豫悦情。八音鸣，百度贞，玉牒万年流庆。一解德齐覆载刚柔应，星云辉烂中天咏，和风甘雨绥丰庆，二南宣化敷仁政。巷舞及衢歌，咸颂吾皇圣，万方和乐斯为盛。二解多幸，烟袅炉香瑞霭萦，懿戚聚簪缨。酒酌瑶觥，乐奏银笙。欣嘉会，荷殊荣，螭坳彩仗光辉映。露瀼瀼，珠泻金茎。群喜起，效歌赓，上祝一人有庆。三解宫槐上，流乌驻影。冈梧上，飞凤送声。尊罍次第沐芳馨，侑以乐，奏《咸韶》。四解金盘叠呈，玉高擎，山腴水豢未须称。兰烝蕙烝，天厨饱饫夸珍盛。威仪秩秩衣冠整，领略盐梅许作羹。从教悟得调和意，合献嘉猷佐治平。五解坤维位定，赞乾符，礼教修明。恩膏叠沛，锡圭爵，常膺宠命。今朝丹陛龙光觐，拜温纶，赐燕翼翼，维恭维敬。庶几夙夜靖共，尔职勤修，勋猷彪炳。六解昼漏永，瑶阎静，遥仰雉扇云开，天颜喜气增。宝瑟初调，瑶琴叠奏，广殿乐盈盈。珠囊金镜，卜瑞启萝图，螽诜麟定。七解欣庆，际昌期，凝景命，协禹范，培周鼎。旁流协气，翠菫祥蓂。更喜见山川乐寿，＜⿸⿰䜌一又鳥＞鷟驺虞昭瑞应。庆时和，燠寒调，春令秋令。八解乐翕谐声，椒房眷属恩承，搢笏鸣珂尽俊英，喜祝金枝玉叶荣。绵瓜瓞，继继绳绳，图箓延长天共永。趋辞

同治十一年，皇太后赐承恩公妻及亲属筵宴三章　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庆叶重熙之章》　庆叶重熙，祥成嘉礼。隆恩贲燕侍璇墀，欢声殷大地。一解嫔京迎渭徵音嗣，螽诜麟定衍金枝，锡庆从兹始。特恩赐燕播仁慈，肆筵授几，跄济纡金紫。纡金紫，懿亲展，福履以绥之。二解际昌期，鸿恩渥被，喜今兹，燕翼谋诒。卿云纠缦霭皇畿。延景运，诞受洪厘。三解廑器执尊敦古礼，展隆仪，轩曜承光日依依。景逶迤，华林万树连瑶甸，丛云五色荫仙芝。荫仙芝，壶中日永中天丽。四解彩映朝曦，祥腾紫气，掖庭亲属承恩礼。甘露降，似珠霏。帕传柑，盘撒荔，满袖共香携。亿万斯年，拜恩光，今日始。拜恩光，今日始。五解昼漏频移，香阶晴雾，篚筐昭贶骈蕃集。多且旨，乐有仪。际升平，扬盛美，钧乐奏瑶池。亿万斯年，拜恩光，今日始。拜恩光，今日始。六解神圣作合阴阳理，洪锡类，绳绳继继。四海共倾葵，万邦齐献瑞。趋辞

进酒《运会昌盈之章》　运会昌盈，海宇澄清，喜气霭彤廷。宝箓钦承，嘉礼初成，九霄日月齐明。宏开北阙辉龙陛，共祝南山酌兕觥。百礼洽，万福同，喜沐天家恩宠。一解璇闱侍燕霞觞奉，殽蒸醴荐华筵盛。联班懿戚冠裳炳，龙旗葩＜⿰王蚤＞祥映。鸿祉恰凝庥，燕喜新颁庆，彬彬齐上嘉祥颂。二解欣幸，拜舞丹墀仰圣明，燕衍荷殊荣。金罍酒澄，宝鼎香凝。云腴馥，露浆馨，流欢饮福承恩命。乐优游，玉润金声福禄成。福禄崇，人在蓬壶蹈咏。三解恒春树，卿云瑞拥。长乐花，灵曜祥呈，玲珑楼阁敞银屏。铜漏转，玉阶晴。四解藻缋承平，琴瑟和鸣，好风调出凤鸾声。箫韶九成，人间天上同倾听，钧天歌阕朝仪静。雅雅鱼鱼缛彩生。追陪仙掖联簪绂，拜赐天厨饫鼎烹。五解盛美躬逢，应知万里欢腾，就日瞻云蚁慕情。食德饮和被泽醲。锡祉福，齐颂升恒，亿万斯年宝祚永。趋辞

进馔《钧天叠奏之章》　钧天叠奏，仰思齐太任，徽音并茂。瑞启萱帏，鸾辂从容莅凤楼。同歌舞，瑶池竞进长春酒。况甘旨，左宜右有。亿万世，谋诒燕翼，欣睹壬林祜笃，申绥福佑。一解霞觞献寿，庆长生未央，欢承太后。凤髓麟羹，柏叶馨香湛露浮。彤墀下，椒房亲宴芳樽侑，更珍品分颁命妇。愿懿戚同心同德，长饫天厨鼎馔，繁厘普受。二解恩覃宇宙，喜含和履平，倾心拜手。饱德诗赓，共祝皇家百禄遒。璇宫内，宝炉香馥沾衣袖。听玉琯，声谐银漏。从今始，含饴豫庆，定卜祥徵瓜瓞，慈仁裕后。三解叶银笙，陈凤卣。排仙仗，辉煌文绣。饮和食德，讴歌九州。趋辞

光绪十五年，大婚，赐承恩公及五公大臣筵宴三章进茶、进酒《丹陛清乐》，进馔《中和清乐》

进茶《图肇鸿基之章》　图肇鸿基，风追喜起。延景运，荷隆仪，欢声腾远迩。一解躬桓蒲谷列丹墀，赐茶宣敕沐鸿施，九重纶綍欣同被。仰恩晖，献藿倾葵，龙团凤饼味含滋。注金瓯，露挹

瑶池。二解华门积善徵兰芷，天心眷顾正坤维，至德侔周姒。永《风》诗，荇菜参差，化行谷善，推暨从今始。从今始，膺多福，家室庆咸宜。三解度翩翩，纡青拖紫，韵悠悠，吹竹弹丝。颁来佳名溢金卮，漱芬芳，既甘且旨。四解平治修齐逢盛世，中宫位定采蘩时，饬威仪，著箴规。紫宸作耦称同体，彤庭端范翊昌期，翊昌期，观型妫汭追隆轨。五解宫商调角徵，颂仁慈，敬缵箕裘绪。念在兹，释在兹，璇闱侍膳奉盘匜，孝治迓蕃厘。六解雪澡香霏，云腴味美，金茎露湛重霄赐。调琼液，晋瑶卮。华如桃，秾如李，瓯泛碧琉璃。御案亲依，仰天颜，真尺咫。七解彩耀旌旗，仪修冠履，饮和食德延繁祉。贻燕翼，衍螽斯。为驺牙，为麟趾，戚属与荣施。御案亲依，仰天颜，真尺咫。八解膏饱饫芬流齿，沾闿泽，欣歌乐只。乾极俪坤珍，祥符绵万纪。趋辞

进酒《宝扇祥开之章》　宝扇祥开，猊炉烟霭占交泰。八极宏恢，春盎乾坤大。一解重霄泽沛，泛醍醐，宠锡新醅。看光浮玉盏，更香溢琼杯。歌济济，趋跄依北阙，勰贞贞，舞蹈咏南陔。毓芝兰，荣敷柯叶，绵瓜瓞，肇始根荄。垂裳肃穆，奉徘徊。二解辉粕集众才，礼初成，百福该，嵩呼华祝彻天街。去霞五色迎华盖，星辰万点辉珠旆。从容步帝阶，赓飏铗愜圣怀，听锵锵鸾凤鸣佳会。春似海，酒如淮。三解雕梁玳瑁排，瑶觞琥柏揩，正碧宇春旋北斗魁。绿凝涸，含禁柳，红捧日，映宫槐。筵式启，宴叨陪。四解看盈盈，酒满金樽酿最佳。听声声，漏永铜壶箭屡催。恰日度花砖，高烘紫禁限。奏笙簧，凤律谐。绵统绪，鸿慈戴，徽音欣见嗣思齐。五解迓休和，偏九陔。铭晋椒盘，庆洽兰陔。二南风化真无外，咏河洲，雅句亲裁。六解融风暖，淑气催，甘敷雨露徵滂霈。寰区共乐皇仁逮，醁醽馥郁邀恩赉。金镛振响叶龙吟，瑶琴谱曲谐鸾哕。七解葡萄酒，翡翠杯，蒇闱祝嘏觥同介。珩璜度肃琼琚佩，旌旗彩耀龙蛇绘。鸿基巩固万斯年，欢声远逮三千界。八解宫殿启，阊阖开，和煦风回。璀璨云堆，锦绣霞裁。钧天唱，境拟蓬莱。惟坤柔，德合乾刚配。千祥集，万福咸冻，宾筵歌舞明良会。材皆曲蘖，人尽盐梅。九解鸾翔凤翔，鹓鹭徘徊，皋拜夔拜，罴虎追陪。酒酌金罍，乐奏瑶阶，天地祥符交泰。八音调，六律谐。庶事康哉，元首明哉。祝维祺，有台有莱。赓雅化，条肆条枚。挹琼浆，玉盏欣开。金盘捧出蓬池脍，恩周夏甸，欢动春雷。十解帝基昌，熙景绘，迈姜嫄，启有郃，攸叙彝伦福孔皆。万方赖，兆民怀。卜从今瑞应三阶，风雨和甘化理该。恩泽遍埏垓，德教孚中外，衢歌巷舞乐无涯。趋辞

进馔《天地成平之章》　礼乐修明，景运启元亨。乾德资生，坤德资成。和声叶，凤凰鸣。虞廷致治由妫水，周室开基肇镐京。四时行，百度贞，南百垂裳居正。一解见天作合徵文定，睢麟化被周疆盛，式歌且舞钦仁圣，欢承寿母兰陔永。爵进紫瑶觥，妊姒徵同景，荣怀永锡拜家庆。二解欢幸，椒殿祥雰宝扇索，酒醴百壶清。绮馔调鲭，雅奏铿鲸。协舆颂，愜皇情，冠裳济济龙光觐，绘麒麟，焜耀簪缨。槐棘列，蓼萧赓，浓露九霄沐润。三解和曦暖，娲簧转韵，薰风动，虞琴送声。金樽玉盏喜同倾，麟羹进，鹿脯烹。四解霞杯色莹，云液香清，天厨水陆不知名。称觥酌觥，殷罍夏鼎相辉映。悠扬拊石夔鸣磬，珍重调梅傅作羹。甄陶元气开昌运，黼黻勋华萃散闳。五解璇宫昼静，赞乾枢，懋启休祯。分茅胙土，拜纶亲承害命。煌煌天语垂谟训，励丹忱，业业兢，无忘恭敬。庶几出壮屏藩，人赞升平，钧衡共秉。六解玉漏永，金炉烬，欣看华盖高擎，宸旒喜气迎。松栋云辉，莫阶日丽，淑气满春城。天开景运，卜瑞启珠囊，厘延金镜。七解欣庆，湛恩覃，醲泽饮，佐禹范，匡周鼎。臣邻翊赞，治定功成。愿更祝，珠联璧合，二曜五星昭瑞应。翼燕谋，诒孙子，麟振麟定。八解谊美恩明，祥符至，瑞光呈。主圣臣贤喜起赓，谱出承平雅颂声。膺繁祉，腾茂蚩英；亿万年，绵绵祚永。趋辞

赐衍圣公部宴《洙泗发源长》一章　乾隆七年定。宴正一真人《上清碧落乐章》，光绪中停止，词俚不载。

洙泗发源长，麟凤流芳久，眷兹后裔，克绍箕裘。诗书教泽延，礼乐家声旧。茅社长膺天眷厚，际端冕凝旒。桓圭章甫，彤廷舞缩，时觐春秋。一解诏宗伯，使饗人进羞，大酋献酬，形虎形盐，训恭训俭，慈惠兼施宠锡优。励嘉修，素风益懋。庶不负，皇朝渥泽，旨酒思柔。二解

赐文进士部宴《启天门》一章　乾隆七年定。五十年，改奏《棫朴诗》五章。赐考官各执事官宴，奏《鹿鸣》三章。具《诗乐谱》，不载。

启天门，日丽黄金榜。趁骅骝，缓步青云上。论圣贤，事业无涯量，况生平温饱何曾望。念鳟生，叨渥泽，天来广。虽持寸草心，莫报君恩荡，涓埃矢竭酬天贶。一解玳筵内，金壶玉浆。月台上，丝竹铿锵。继自今，木天清敞。增泰岩，不辞土壤。二解

赐武进士部宴《和气洽》一章　乾隆七年定。五十年，改奏《兔罝诗》三章。

和气洽，泰阶平。皇威截，烽烟靖。念兔罝，亦有士城，虎头猿臂交相庆。看雕翮，秋来劲。一解须知道，羽扇纶巾，还有那，弓强箭劲。更兼之，武库纵横。效折冲，骅骝骋。执戈殳，卫羽林，备公侯腹心。二解

《南陔》　我逝南陔，言陟其岵。昔我行役，瞻望有父。欲养无由，风木何补。我逝南陔，言陟其屺。今我行役，瞻望有母。母也倚闾，归则宁止。南陔有笋，篛实勹之。孱孱孩提，敦噢咻之。慎尔温清，节尔旨肴。今尔不养，日月其慆。

《白华》　有白者华，不污纤尘。咨尔士兮，宜修其身。不修其身，乃贻羞于二人。有白者华，婉兹静好。咨尔女兮，宜修妇道。不修妇道，乃贻羞于二老。白华匪玉，涅而不缁。白华匪兰，芬乃胜之。我擷白华，载咏载思。白华匪玉，质玉之令。白华匪兰，臭兰之净。我擷白华，载思载咏。

《华黍》　瞻彼阪田，厥黍始华。胝足胼手，嗟嗟我农夫。瞻彼孤田，黍华以秀。胼手胝足，惟勤斯殖茂。华有不秀矣，秀有不实矣，其雨其雨矣，杲杲日出矣，愆予愁之恤矣。

《由庚》　由庚便便，东西朔南。六符调燮，八风节宣。由庚容容，朔南西东。惟敬与勤，百王道同。由庚廓廓，东西南朔。先优而忧，后乐而乐。由庚恢恢，南朔东西。皇极孰建，惟德之依。

《崇丘》　涧松童童，蛙黾邻兮。邱草萋萋，荡青云兮。凡百君子，慎乃托身兮。涧松童童，涧则卑兮。邱草萋萋，邱则崎兮。凡百君子，审所依兮。有崇者邱，物无不遂。有卓者道，愚无不智。资生育德，永植毋替。

《由仪》　在上曰天，在下曰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下曰地，在上曰天。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由其仪矣，物则熙矣。仪其由矣，物则休矣。

清史稿卷九九　志第七四

筵宴舞曲　大宴笳吹乐　番部合奏

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庆隆舞乐》九章

于铄皇清，受命于天。光延鸿祚，亿万斯年。天开令节，瑞启阶蓂。共球万国，圣寿千龄。粤自我先，肇基俄朵。长白之山，鹊衔朱果。绵绵瓜瓞，长发其祥。笃生列祖，积庆重光。式廓旧疆，东讫海表。圣圣相承，永世克绍。一章赫赫神功，龙飞崛起。戎甲十三，奋迹伊始。复雠靖难，首克图伦。天戈一指，辰慑强邻。九姓潜侵，灭迹如。蒙古五部，来奉大号。明师四路，五日而歼。定鼎辽沈，都城岩岩。阵云五色，江冰夜凝。天助有德，应运而兴。二章天亶聪明，覆帱下国。远服迩归，诞敷文德。四方来附，云集景从。建长命官，庶职是综。爰创国书，颉文羲画。声协元音，万古不易。爰定军制，彩旄央央。或纯或间，永奠八方。缔造鸿谟，创成大业。锡福无疆，庆钟千叶。三章佑启哲嗣，光阐前猷。昭崇骏德，诞迓天庥。携贰绥怀，朝鲜归款。世奉东藩，厘尔圭瓒。三十五郡，厥角称臣。西被佛土，重译来宾。濯征有明，耀师齐鲁。电埽郊圻，有而弗取。略地松杏，屡殪敌军。百战百克，用集大勋。四章帝德广运，昭受鸿名。建国纪元，永定大清。敦睦九族，彝伦式叙。尚德亲贤，股肱心膂。三馆是辟，监古崇儒。郊社禘尝，式贲皇图。爵秩以班，六曹承政。百工允厘，万邦表正。威铄函夏，德配苍穹。敬承无歁，骏烈丰功。五章帝授神器，统一寰瀛。翦灭巨寇，乾坤载清。一著戎衣，若雨甘雨。大告武成，作神人主。躬亲大政，饬纪整纲。制礼作乐，昭示典常。纳谏任贤，慎微虑远。定律省刑，万世垂宪。克勤克俭，忠厚开基。景命维新，兢业自持。六章圣神建极，道冠百王。六十一年，福祚久长。天纵聪明，冲龄御宇。孝奉两宫，德隆千古。三孽蠢动，一举荡平。海氛永靖，浪息长鲸。亲御六师，三征沙漠。威肃惠怀，锄顽扶弱。禹功底绩，虞典时巡。敷天率土，莫不尊亲。七章惟天行健，神圣则之。典学勤政，作君作师。《无逸》为箴，宵衣旰食。一人忧劳，绥此万国。文经武纬，地平天成。中和立极，玉振金声。亿万斯

年，覲光扬烈。敬天勤民，体元作哲。天鉴孔彰，翼翼后王。仪型皇祖，帝祚遐昌。八章瑶图炳焕，六合雍熙。星辉云灿，风雨以时。翕受嘉祥，调和玉烛。治霭皇风，道光帝箓。东渐西被，北燮南谐。梯航琛赆，毕致尧阶。日升月恒，万拜蒙福。击壤歌衢，嵩呼华祝。秩秩盛仪，洋洋颂声。绍休列祖，永庆升平。九章

嘉庆元年，太上皇筵宴，《庆隆舞乐》九章

洪惟太上，景福自天。纪元周甲，席瑞循环。丙辰肇岁，宝命躬膺。昊慈默吁，祖武敬绳。初愿克符，弗逾前纪。诞畀元良，丕承宗祀。孟陬朔旦，端启重光。大廷授受，申锡无疆。精一执中，心传钦守。媲美勋华，世跻仁寿。一章维圣握符，祗严昭事。肃肃泰坛，惇称殷礼。兆南就位，有举必躬。祈辛卜稼，祭雩占龙。陟降灵祇，精禋肝鬯。四序钧调，百神歆享。雨旸寒燠，曰风曰时，八徵敬念，九寓醇熙。寿增上耋，弗懈益虔。茂膺多祜，翕应蕃骈。二章谟烈显承，福基万亿，对越在天，升馨昭格。羹墙申慕，彝训式钦。晨兴惕若，宝箓披寻。四莅陪都，珠邱展谒。缔构艰难，缅维开国。威宣弧矢，化肃冠裳。祇循前典，曰笃不忘。继继绳绳，昭哉嗣服。于万斯年，锡兹祉福。三章圣人敕政，综揽万几。至诚悠久，维日孜孜。恭乃寿徵，健为乾体。洞照八埏，励精才晷。丹毫批奏，彤陛延英。劭农履藉，展羲巡行。相度塘堤，于河于海。肄武习勤，赍藩宣恺。纯一不已，用介大年，贞恒保泰，往牒孰肩。四章民应如草，圣泽如春。大钧默运，宙合同仁。五免丁粮，三蠲庾米。豁欠宽征，恩覃肌髓。爰咨稼穑，普及封圻。偏隅有告，大赉庞施。民隐烛微，吏猷选最。岸狱平反，拊循攸赖。乾坤帱载，日月照临。莫名帝力，允享天心。五章圣谟广运，文德诞敷。道隆金镜，象丽瑶枢。礼正图编，诗厘乐府。《四库》分排，七阁崇庋。讲筵著论，史鉴宣评。圜桥集鼓，泐石横经。文荟三千，诗裒五万。云汉倬章，日星炳焕。作人敷教，恩榜骈联。楩柟杞梓，良材蔚然。六章皇猷赫濯，载缵武功。殊方奉朔，逖裔从风。准部回疆，天戈叠指。二万舆图，宅畋斯启。金川再定，邛僰犁庭。楼船震慑，海峤敉宁。缅孟叩关，交南狉阚。卫藏安禅，徼夷向日。鸿勋十告，驰骤禹汤。昔顽率服，缵继紫光。七章范九五福，惟帝时承。亿龄瑞启，奕叶祥凝。宝篆“十全”，堂颜“四得”。甲子稽找，贞元衍易。洪开寿寓，叠举耆筵。珍府阐绎，景纬昭宣。惟德之基，惟福之积。芝检文辉，萝图庆溢。九如曼羡，八表蕃厘。重轮继照，光我皇仪。八章太上立德，咸五登三。崇称却让，湛泽均覃。动植蕃昌，裨瀛照洽。子帝承颜，来昆引牒。祥源益溥，庆祚洪延。瑶图汁纪，珠斗辉躔。纯嘏缉熙，康强逢吉。光启帝期，永绥皇极。会元章蔀，正载经晷。愿齐圣算，长颂台莱九章

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隆舞乐》二十章

皇太后万寿弥增，皇帝至孝以承。洪福同山海，欢声率土腾。一章岁当辛巳建，寿届七旬隆。怡愉太平日，舞蹈偏寰中。二章太后宏溥慈仁，宫闱式维均。绵延百世泽，长此乐长春。三章盛际集祯祥，祈年日正长。臣民敬申舆颂，庆覃恩敷八方。四章圣节开嘉燕，雍容舞叠。允兹祺寿绥，神人共欢汴。五章金钥曈昽咙晓开，成行彩仗先排。臣工大小陪位，会朝称庆无涯。六章皇帝仁孝兼至，圣母福寿同绵。载考古史所纪，罕得于斯盛焉。七章皞皞熙熙盛世，氤氤氲氲元气。皇太后圣寿无疆，皇帝孝思不匮。八章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慈寿绵绵，如南山是徵。九章皇帝圣治臻隆，庶汇被泽胥浓。以兹悦怿圣母，允宜福寿攸崇。十章大孝章矣，茀禄长矣。敷天堪堪，乐时康矣。十一章圣时文教昌，万汇欣解阜。多福允受兹，清宁并悠久。十二章异域输诚，称臣奉琛。属国以万数，去集合欢心。十三章殊方一以平，德威既遐布，长治而久安。慈怀同增豫。十四章回部偕来贺，德化渐以深，戴恩永无极，送喜承皇心。十五章乃陟金陛兮，庆筵载陈。西展舞彩兮，至德洽于无垠。十六章钟鼓既宿悬，和声娱恺乐。九重进版图，王会式增廓。十七章曰雨曰旸时若，省岁实维屡丰。泰宇既安既阜，嬉游何幸风同。十八章浹兮沦兮，沐湛恩兮。九洲万国，戴逾殷兮。十九章圣母延洪康且颐，行庆施惠人无遗。愿集多祜绥维祺，勿替引之亿万斯。二十章

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庆隆舞乐》十八章

圣母万万岁，既寿而康。皇帝逾六旬，孝治弥光。缃缊化宇兮，太和翔洽。诸福毕至兮，纯嘏尔常。一章重光冒卯岁序新，万寿八秩启今辰。景祜自兹以永，庆日引而月升。二章皇帝舞彩，圣

母燕喜。协气充周，福禄萃止。三章璇宫丹臒新增，卿云舞缦交凝。瑞符翕集，如松柏之茂承。四章奉安舆以时迈，乃东至于岱宗。陟乔岳而行礼，百神卫佑咸来从。五章普陀肇灵刹，宗乘宣祝延慈厘。群藩诸部长，咸来膜拜瞻威仪。六章敷天合欢汴，共球万邦献。玉册扬徽称，辉煌晋萱殿。七章庆筵乐备，孙鲁效舞。成文协节，嘏辞叠举。八章寿如南山崇，福如瀛海广。运会超郅隆，亘古实无两。九章振振绳绳乐含饴，撙撙总总福履绥。奉进如意肩相随，同祝圣寿徵攸宜。十章金门訣荡开，彩仗棼丽陈。群工汴贺，莫不尊亲。十一章八方太平日，负戴来纷阗。佥曰盛哉乎斯世，维申庆于万年。十二章湛恩汪濊，中外禔福。臣庶戴德，久而弥笃。十三章鸿化迪矣，昭焉奕矣。群黎百姓，洽教泽矣。十四章慈训式于九圉，维圣母之贻。醲膏浹无外，勿替引令祺。十五章岁功屡告丰穰，五风十雨兆祥。荷昊穹兮锡佑，协皇心兮降康。十六章远藩内面诚殷，土尔扈特愿归我幅员。率户口以数万计，呼嵩鞠跽来如云。十七章慈颜有喜安以愉，德洋恩普周寰区。纯休永永庆那居，亿万斯年乐于胥。十八章

道光二十五年，皇太后七旬万寿，《庆隆舞乐》九章

日升月恒兮，天行不息。惟圣母之寿，与天无极。一章渊渟岳峙兮，地道有常。惟圣母之寿，应地无疆。二章辰维良，月维吉。玉觞陈，金奏列。动六琯之春阳，七旬之庆节。三章皇帝奉爵，龙衮以侑。左抚舜琴，右酌尧酒。合薄海臣庶，为圣母寿。四章圣母燕喜，悦豫且康。乃稽庆典，载考彝章。覃恩闿泽，用锡祉于万方。五章万方有庆，四海同春，凡我髦士，以逮烝民。仰思齐之盛化，咸蹈德而咏仁。六章和风习习，甘雨祈祈，嘉谷六穗。瑞麦双歧。祥源福绪，惟圣母之贻。七章万姓香花，千衢歌舞。敬祝圣母，诞膺多祜。乐意遍八埏，欢声腾九土。八章皇帝圣德，惟圣母是承。龙池春丽，凤液祥凝。永介慈福，延亿万龄。九章

同治十三年，皇太后四旬万寿，《喜起舞乐》二十章

皇太后万寿无疆，考思共仰当阳，多福符三祝，维天降百祥。一章岁逢甲戌，恭遇四旬。普天祝嘏，＜⿰車身＞＜⿰車身＞啟啟。二章延洪绵宝箓，佳节庆长春。敬献升恒颂，欢声遍九垠。三章九垠溥被崇厘，大化式于璇帷。万姓瞻依切，千秋统绪垂。四章垂帘十一年，夹辅任亲贤。长治久安歌永赖，武功懋兮文治宣。五章皇躬资抚育，训政昭嗣服。燕翼荷贻谋，鸿庥多景福。六章生民遂，元化濡。遏朘削，宽租逋。普乐利，醉醍醐。熙熙皞皞，怿怿愉愉。七章殊方如砥平，声教既遐布。建此丕丕基，慈怀信增豫。八章皇帝仁孝兼隆，圣母万福攸同。盛世人民乐恺，清时景物照融。九章阊阖千门启，安舆驾凤来。德晖欣普照，欢喜上春台。十章郁郁葱葱气佳，行行彩仗齐排。鹭序鹓班陪位，会朝称庆无涯。十一章萱室开嘉燕，万年觞叠献。良辰寿而康，神人共欢汴。十二章我皇舞彩，圣母情怡。太和翔洽，福禄来为。十三章奏五英，亲九族。麟定歌，鸿恩沐。本支百世感深仁，天潢一派益敦睦。十四章藩王部长咸来宾，重译殊方职贡陈。赤子之慕抑何深，凡有血气同尊亲。十五章奔走偕来趋阙廷，鞠跽忭舞祝遐龄。锡之冠带列藩屏，小怀大畏懔威灵。十六章重皇帝治洽重熙，垂裳己无为。以兹怡悦寿母，允宜福履绥之。十七章大孝章矣，茀禄康矣。勿替引之，纯嘏长矣。十八章五风十雨兆嘉祥，频书大有告丰穰。盛哉斯世泰而昌，神功炳焯焕珠囊。十九章同游化宇戴高厚，跻金陛兮介眉寿。慈颜有喜安以愉，与天地兮同悠久。二十章

光绪十年皇太后五旬万寿，《喜起舞乐》二十章

至哉神极，悠久无疆。猗欤令德，合撰含章。尧门叠瑞，姒幄披祥。一人有怿，万寿弥臧。一章星丽南弧，日躔北陆。缇室葭飞，彤阶蓂续。太史占云，伶伦候玉。上下和同，受天百福。二章天心复旦，圣节长春。罄壤齐庆，亘霄奉珍。月仪外宙，云瑞中宸。运隆礼乐，感极天人。三章其礼伊何，荡册缪章。鸾回宝势，凤欹奇香。金支景聚，璇卫云张。肃雍长乐，艾炽耆昌。四章其乐伊何，《韶蠲》亮希。天歌抗律，云舞跄仪。重华缦缦，八风回回。玉节金和，嗣音之徽。五章福以德昌，庆因善积。齐庄有临，几康无斁。训流茧观，风光椒掖。毕管书仪，倾璜奉式。六章助隆庶政，启佑我皇。＜⿱⿰木喿处＞威弓矢，辑瑞梯航。毡乡即叙，鸟译宾王。慈和遍服，保畏弥光。七章于维广运，上媲昊穹。春育夏养，内帡外幪。薰琴解愠，嘉玉祈丰。万年翔洽，百室熙隆。八章邓林翘秀，昆岫搜奇。旁求俊乂，分职官师。四聪明达，三宅周咨。卷耳进贤，如歌风诗。九章圣人

在上，席鬯绥和。慈云荫远，爰日晖多。仁兽归薮，灵禽在柯。士朝而忭，民野而歌。十章帝隆孝治，躬奉天经。凝旒冲幄，鸣玉慈庭。文容属属，舜慕烝烝。百礼既至，四海其承。十一章丕显宗亲，蒇时嘉会。溯月瞻星，编珠贯琲。璇源益浚，玉叶知茁。训俭示恭，行庆施惠。十二章济济卿士，将将会朝。人瞻丹扆，天临庆宵。缛文炳藻，睿孝图瑶。呼嵩祝华，颂鲁歌姚。十三章亦有藩长，缀于朝仪。酎珍溢阼，贡嘏骈墀。来宾璋马，往赍金犀。既答皇祉，咸欢壶彝。十四章帝命重申，如纶如綍。劭农赐租，劝位诏禄。熙熙春台，渠渠夏屋。庆赏云兴，欢声雷速。十五章昭礼告秩，慈颜恺康。旋辉玉城，鸣豫瑶觞。裔皇圣孝，庵藹休昌。钧钤既朗，延嘉亦芳。十六章黄屋长今，彤箴自古。妫汭嫔虞，涂山赞禹。徽德孔明，重规袭矩。以祉元吉，宜延遐绪。十七章甲子章蔀，循环无端。《易》图大衍，羲画先天。箕畴演福，轩策调元。维天佑圣，于斯万年。十八章嶟嶟五岳，而岱之宗。滮滮百川，而海斯容。两仪清穆，八表熙雍。湛恩波沛，峻算山崇。十九章灵贶便蕃，昌期绥茂。帝晖缉熙，母仪纯佑。遐迩壹体，小大稽首。寿考维祺，克昌厥后。二十章

光绪二十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喜起舞乐》二十章

皇太后福寿同绵，皇帝仁孝兼全。天佑圣母，锡之大年。一章阏逢岁之阳，其阴在敦牂。其日维吉，其月曰良。二章王会大同，星纪五复。万国万年，以介景福。三章猗欤母仪，翼我圣主。曰仁曰智，允文允武。四章其武维何，谧谋璇幄。龛靖神州，威詟殊俗，五章其文维何，崇儒礼贤。奎章藻耀，云汉在天。六章其智维何，明烛万里。中外一家，宫府一体。七章其仁维何，如汤如尧。蠲租发帑，以恤民劳。八章民劳休止，庶优游止。虽休勿休，民瘼求止。九章自普天而率土兮，咸浃髓而沦肌。圣皇之德兮，圣母之慈。十章茂矣美矣，荐嘉祉兮。唐矣皇矣，纯嘏尔常矣。十一章轻印若绶，陋拜稽首。壤歌衢讴，逮及童叟。十二章累译而至，属国以万计。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十三章大矣孝熙，圣皇之思。以天下养，永奠此乃基。十四章行庆施惠，湛恩汪濊，而炽而昌。遐寿无有害。十五章乃镂璆册兮琢瑶章，乃展琼筵兮奉玉觞。乃瞻金陛兮穆穆皇皇，乃奏雅乐兮喈喈将将。十六章琴瑟在御，钟磬在簴。鼛乎而鼓，轩乎而舞。十七章荡荡八荒，惠问所翔。愿圣母寿，应地无疆。十八章圜穹戴笠，徽音四塞，愿圣母寿。与天无极。十九章荷天衢，提地厘，迄于期颐。万有千岁，福履绥之。二十章

乾隆四十五年，高宗七旬万寿，《庆隆舞乐》九章

皇帝万万寿，福如大海源。浩元气兮春和温，泽洋溢兮弥乾坤。一章岁维庚子，恭遇七旬。太平有象，鸿禧日新。二章班禅觐后藏，十方皈依举延企。瑞霭集丰年，广法轮，宗风被。三章丽正门，开跌荡。王公大臣，拜舞瞻天仗。旗罽霭，芬芒芒。五云朗，炉烟上。四章敬天勤民久，纯德四海敷。皇帝寿，万万年，孔固南山如。五章蒙古众台吉，青海卫拉特。爱之如赤子，倾心世归德。六章土尔扈特归顺，武义金川威震。如天大德曰生，蹈舞扬休入觐。七章曼寿多福，胪欢无疆。如松柏茂，万业纯常。八章皇子及孙曾，称觞介眉寿。祝鸿禧兮岁共有，与天地兮同悠久。九章

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隆舞乐》十八章

皇帝万万寿，福如大海源。亭育德恩普，休和畅八埏。一章岁维庚戌，恭遇八旬。神人祝嘏，景福益臻。二章洞开九重，辟公呼嵩。祥光罽霭，歌舞攸同。三章敬天勤民，岁书大有。万寿无疆，山岳悠久。四章文光炳二曜，武烈宣万方。义正以育，遐迩胥来王。五章燕千叟兮嘉庞眉，赐笏帛兮拜鸿施。胪欢介祉兮叩彤墀，群登寿寓兮祝蕃厘。六章笃天潢，赐章服。灿五采，亲九族。本支百世感殊恩，欢洽情益敦睦。七章临雍释菜，文教振兴。人材乐育，为国之桢。八章辑四库书，誉髦鼓舞。惠兹艺林，上下今古。九章修藏兮译金经，广善缘兮福群生。慈云布濩兮光晶莹，和风甘雨兮弥八紘。十章藩王部长咸来宾，遐荒重译职贡陈。依光慕化同尊亲，赤子之慕中外均。十一章安南国王趋阙廷，鞠跽忭舞祝亿龄。宠以冠带列翰屏，声教远暨海国宁。十二章缅甸来庭，宠膺纶诏。颁印锡封，永绥炎徼。十三章生番向化，倾心太平。恩浹肌髓，威畏惟诚。十四章圣明四照，福绥绵绵。吉祥屡臻，亿万斯年。十五章永承天庥，祥徵滋至。载颂九如，祚延万世。十六章子孙会玄戏彩舞，寿而康兮祝纯嘏。岁岁年年福履增，天地合德同博溥。十七章《中和》舞乐迈《韶濩》，普天率土欢同声。庆万寿兮乃禄膺，受天佑兮莫不承。十八章

嘉庆十四年，仁宗五旬万寿，《庆隆舞乐》九章

皇帝万万寿，寿与天无疆。秉德贞恒笃鸿祜，珍符曼羡恩滂洋。一章岁维己巳，圣节五旬。六合昌阜，嗤嗤阳春。二章我皇功德冒八极，扫除群慝登衽席。硉硉即即师象山，永绥生民偃兵革。三章民生遂，元化濡。遏朘削，宽茕逋。餍餐粥，袭裾襦。乐皞皞，安愉愉。四章作之君，作之师。孔容保，诞教思。厚莫厚，训宗支。仁莫仁，箴八旗。五章继统恭勤兮剑德先，有孚惠心兮靡回延。泉府充羡兮轸民艰，冯蠵辑和兮功浚川。六章重民耕织，雨旸寒燠。图辑授衣，纂志祖考。大孝备矣，养民为宝。七章辟公卿士，后髦庞蒙。云施山应，降福屡丰。绵绵瓜瓞，上怡皇衷。八章承昊佑兮抚八紘，洪景命兮方升恒。率土肤欢兮，重译职贡，于万斯年兮，福禄永膺。九章

嘉庆二十四年，仁宗六旬万寿，《庆隆舞乐》九章

九有嘉吉万汇昌，贞冬姁煦日载阳。帝承昊贶锡光庶，圣寿曼羡长无疆。一章十干十二枝，纪岁周复始。皇帝寿齐天，循环万甲子。二章北暨穷发南雕题，耕桑直过昆仓西。黄河安恬日东注，波澄镜海腾朝曦。三章景风翔兮卿云升，民游寿宇兮化日恒。世庞鸿兮多耇耋，生逢太平兮由高曾。四章厚民生，省厥慝。立嘉禾，稂莠莆。崇正教，耻且格。惠元元，遍帝德。五章继皇统兮承祖泽，王业艰难兮孝思靡极。眷辽沈兮夙法驾，式考训兮永无斁。六章帝廑烝民，拯之德政。曰雨曰旸，天心协应。熙熙春台，丰年屡庆。七章日月方升恒，川岳咸效顺。祝嘏万方同，梯航集琛赆。八章岁己巳兮恩普锡，今兹己卯兮六旬圣节。帝泽汪濊兮，海寓乐康，愿逢旬庆兮万有千亿。九章

乾隆四十八年，乾清宫普宴宗亲，《世德舞乐》九章

天开圣清，觉罗肇兴。列祖继绪，统一寰瀛。一章溯祥长白，垂统发迹。幅员广大，景附悦怿。二章圣皇立极，与天比崇。纯常莆禄，昌后隆宗。三章笃亲九族，锡恩单厚。金黄带垂，峨冠品授。四章枝蕃萼荣，星情则怡。嘉承天和，方春载熙。五章璇宫肆筵，宗人爰集。黼绣盈庭，班行辨级。六章皇眷有喜，便蕃赍予。侍卫赐茶，恩涵露渭。七章肫仁溥泽，大府颁金。皇慈既渥，以洽壬林。八章宗人拜舞，胪欢忭祝。亿万斯年，永绥多福。九章

乾隆初，巡幸盛京，筵宴，《庆隆舞乐》一章

皇天明命，笃生太祖。锡之圣智，奄有东土。于圣太祖，开基创业。始制国书，同文六合。曰若太宗，嗣承天命。肇造区夏，仁育义正。太宗如天，丕冒纯德。于铄大清，懋建皇极。兴京聿兴，盛京斯盛。惟其至仁，九有托命。钦惟圣皇，追慕深思。率祖攸行，惠我嘉师。敬观实录，日星为昭。祖业艰难，中心忉忉。乃颁明诏，播告臣氓。恭谒祖陵，旋轸陪京。皇帝笃诚，珠邱展觐。文武从臣，骏奔效忞。我皇圣哉，细大不遗。从臣文武，体恤周知，乃出边关，乃经蒙古。阅七爰曼，蕃部悦舞。御光远临，旂裘毕来。宸衷轸念，锡赉恩恢。受我皇恩，祝我圣皇。合十膜拜，恩膏溥将。莅克尔素，驾言行狩。手格虎豷，马射熊仆。英哉我皇，舍矢如破。获兽孔多，万人腹果。爰莅旧邦，爰谒三陵。既躬既亲，我心则平。岂敢惮远，岂敢畏险。至止礼成，心犹缱绻。皇帝大孝，承祭至敬。肃将明禋，万拜为镜。皇仁懋哉，重齿敬老。清问殷勤，德施浩浩。盛京莅止，临朝阅武。御崇政殿，恩敷率土。

乾隆八年，巡幸盛京，大宴，高宗御制《世德舞乐》十章

粤昔造清，匪人伊天。天女降思，长白闼门。是生我祖，我弗敢名。乃继乃承，逮我玄孙。一章元孙累叶，维祖之思。我西云来，我心东依。历兹故土，仰溯始谋。皇涧过涧，缔此丕基。二章于赫太祖，肇命兴京。哈达辉发，数渝厥盟。如龙田见，有虎风生。戎甲十三，王业以兴。三章爰度爰迁，拓此沈阳。方城周池，太室明堂。不宁不灵，匪居匪康。事异放桀，何心底商。四章丕承太宗，允扬前烈。倬彼松山，明戈耀雪。以寡敌众，杵漂流备。惜无故老，为余详说。五章余来故邦，瞻仰桥山。慰我追思，梦寐之间。崇政清宁，载启南轩。华而不侈，巩哉孔安。六章维我祖宗，钦天敬神。执豕酌匏，咸秩无文。帷幔再张，尊俎重陈。弗渝弗替，遵我先民。七章先民宅兹，载色载笑。今我来思，圣日俯照。爵我周亲，莅臣并召。亦有嘉宾，欢言同乐。八章懿兹东土，允维天府。土厚水深，周原膴膴。南阳父老，于是道古。有登其歌，有升其舞。九章我歌既奏，我舞亦陈。故家遗俗，曷敢弗因。浑灏淳休，被于无垠。勿替引之，告我后人。十章

乾隆十四年，金川凯旋，筵宴，《庆隆舞乐》一章

乾隆圣世，瀛寓乂康。元首惟明，股肱惟良。景运鸿昌，休德茂著。统驭八埏，惠液遐布。金川小丑，蠢尔冥顽。惟时弗率，跳梁穷边。用申天讨，声罪执言。长驱驿驾，油云斯屯。圣谟广运，决机万里。聿简贤臣，良弼是倚。曰忠曰勇，经略戎功。心坚金石，诚格苍穹。身先烝徒，跋履严阻。晨夕尽瘁，均劳共苦。奸宄是殛，逆谍是攘。国宪孔昭，我武孔扬。窟穴梨止，岩巢圮止。坚卡堕止，峻碉毁止。爰褫其魄，爰丧其胆。震慑股栗，潜伏于坎。如鼠窜穴，如鳞游釜。号呼哀吁，再三求抚。元臣执义，愤欲荡除。帝德好生，曰免骈诛。六条攸约，虔栗遵循。恩纶祗奉，解网施仁。丕革厥心，匍匐奔赴。除道筑坛，香云拥路。帝仁覃敷，六合滂洋。苏其枯朽，赐以再生。展也满兵，弥月功成。云何其速，皇猷是凭。神功炳焯，乾刊轩豁。九重胜算，明并日月。勒诸琼玖，昭诸汗青。礼成钜典，乐奏升平。肤功克奏，庆筵是侑。太和氤氲，翔洽宇宙。卿云纠缦，景纬珠联。梯航琛赆，亿万斯年。

乾隆二十五年，西域平定，筵宴，《德胜舞乐》一章

祖志继成，翦灭远叛。筹画从容，疆辟二万。川原式廓，乃经土田。庙算宏深，天心契焉。车楞内讧，丐恩臣服。爵锡王公，周恤其属。鬼蜮阿酋，铺匐帝庭。宠以蕃服，秉钺专征。俘达瓦齐，再生曲宥。念彼军劳，崇封晋授。阿酋狡狯，将伏天诛。妄冀非分，叛于中途。反覆二心，弃厥妻子。役属离散，巨恶宜尔。汲水万里，欲息燎原。似彼狂酋，徒然自燔。窜俄罗斯，疫戕其命。遐方尊王，爰献于境。满洲索伦，凌波飞渡。奋勇莫当，峻岭爰度。俘厥逋逃，收彼牲畜。取彼子女，如摧朽木。弓矢所加，贼垒莫御。急思兔脱，震骇无措。蠢尔贼众，作乱变更。帝德涵濡，茕独遂生。岂曰黩兵，岂曰武。乘时会，忍弗远抚。回首在囚，解其禁锢。甫还库车，流言煽布。惟彼凶渠，负君莫比。罔念圣恩，能弗切齿。伊犁既戡，诸部宾服。豫策久长，悉收回族。二贼溃逸，命将追遏。逾其穴巢，直抵巴达。爰遣侍卫，乃得其情。回长捕颡，南鄙输诚。邃古莫稽，列史具在。歼寇如斯，未有类。挽枪净扫，寰宇升平。师出以正，中外永清。睿谟惟诚，宵旰无逸。宏奏肤功，圣心斯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旌别恐遗，天语孔彰。酬庸封爵，表勇锡名。昭兹懋赏，章采聿明。诛锄元恶，大功告成。如春育物，德合清宁。

道光八年，重靖回疆，筵宴，《德胜舞乐》二十章

道光圣世，德洽纮埏。献琛奉赆，有翼有虔。一章蠢兹逆回，逋诛小丑。喙伏荒裔，敢为戎首。二章麌麌其群，驿驿其氛。涉卡潜煽，不戢自焚。三章皇赫斯怒，爰命扬威。汝往讨乱，执讯以归。四章浑巴什河，先声克振。进歼柯坪，靡有遗烬。五章沙岗嵯嵯，我兵既攻。三庄扫穴，十日奏功。六章奏功一月，四城迅复。伯克跪迎，额颂神速。七章莫赤匪狐，莫黑匪鸟。星弧所指，并伏其辜。八章帝轸八城，蠲厥祖赋。耄龄欢庆，九天甘澍。九章于铄宸谟，十条诞敷。罪人务得，勿俾稽诛。十章稽诛勿俾，征师勿俟。次第凯还，以息劳勩。十一章苍莽四山，侦骑周坏。妖鸟攸投，庭弓攸弯。十二章岁既宴矣，烝徒骧骧。制梃挞贼，阿图什壮。十三章我追彼窜，自昏徂旦。抵铁盖山，去路倏断。十四章爰丧其马，爰曳其兵。夺彼短刃，絷经长缨。十五章城柳初荑，驿骑载驰。都人夹道，遥望红旗。十六章＜㠯㯳处＞弓锡组，告于天祖。归善慈闱，孔曼受祜。十七章勒碑志事，御门受俘。聿启喜宴，露湛云需。十八章旨酒既嘉，队舞入侑。小大稽首，我皇万寿。十九章圣武维扬，圣恩维长。餍仁饫义，万寿无疆。二十章

大宴《笳吹乐》六十七章乾隆七年定。

《牧马歌》　人君之乐，恃此纪纲。兆民之乐，恃我君王。室家孔宜，夫君之力。朋友有成，和辑之德。

《古歌》　八种成壤兮，实人世常。堕迷惘中兮，欲锁与情缰。愚人无识兮，乐兹殊未央。执空为有兮，谬语其奚当。

《如意宝》　不澡心于群经，具本性而无明。不服膺于佛乘，说妙行而听荧。

《佳兆》　一人首出，万国尊亲。湛恩汪濊，普被生民。百花敷荣，一日悦目。灌顶宝光，万众所伏。

《诚感辞》　良胡畏哉，襄以至诚。良胡过哉，竭己所能。良胡伪哉，语无文饰。良胡怠哉，罔敢休息。

《吉庆篇》　有君圣明逾戴天，有臣靖共胜后嗣。健妇持家过丈夫，如意宝珠惟孝子。

《肖者吟》　灭除己罪，仗佛真言。如欲疗病，惟良药存。菩提灯兮，出众生于黑暗；智慧梳兮，栉六欲之纠缠。

《君马黄》　大海之水不可量，天府宝藏奚渠央。良朋和睦益无方，圣有谟训垂无疆。

《懿德吟》　人君能仁，烝黎之父。君子和平，群相肺附。懿厥哲人，实维师傅。匿智怀私，乃民之蠹。

《乐土谣》　分人以财，惠莫大焉。施人以慧，宁不逾旃。

《踏摇娘》　日将出兮，明星煌煌。寿斯徵兮，秀眉其庞。三十维壮，五十迟暮。莫亲祖母，莫尊祖父。

《慢歌》　十五欢娱八十衰，壮容华茂迟暮悲，祖妣最亲祖尊哉。

《唐公主》　遵王之路兮，愆尤希。素位而行兮，夫奚疑。

《丹诚曲》　罔有败事兮，遵道而行。长无离析兮，顺亲之情。

《明光曲》　瞻彼日月，虚空发光。圣君圣母，焜燿万拜。

《吉祥师》　日月之明兮，容光必照。圣君之明兮，烝黎咸造

《际嘉平》　诸恶莫作，菩提萨多。暝矇妄行，用堕三涂。

《善政歌》　经何本，本于宗。身何本，媪与翁。罪何本，嗔烛烛。福何本，和雍雍。

《长命辞》　靡言不适于道兮，水万派而朝宗。夫惟外道之妄语兮，井自画而不通。

《窈窕娘》　惴惴原兽，思全其身。兢兢庶士，思庇后昆。

《湛露》　维彼愚人，惟知己身。维此哲人，心周万民。

《贺圣朝》　慈悲方便，永断疑情。极乐净土，不灭不生。

《英流行》　知之而作兮，明哲所由。不知而作兮，庸愚之俦。虑而后动兮，卓彼先觉；率而妄动兮，是乃下流。

《坚固子》　马蹀躞兮，身不获康。念此身兮，本自无常。马腾骧兮，生不获宁。念此生兮，本自无生。

《月圆》　良马之德，于田可徵。良朋之行，相交乃明。

《缓歌》　良马云何，乘者所思。良朋云何，久而敬之

《至纯辞》　惟帝力兮劳来，父母力兮免怀。乘骐骥兮驰骤，仗巨擘兮弓开。

《美封君》　贡高专美，曰惟不仁。拥赀自厚，不久四分。惟不惺惺，乃不戒惧。凶心常萌，谁与共处。

《少年行》　嗟弃捐于岩穴兮，盍远播夫芳声。嗟终老于草莽兮，盍永垂夫令名。

《四天王吟》　悲哉北邙，令闻宜扬。北邙悲矣，青史不渝。

《宛转辞》　瞻彼中林，芃芃万木。旃檀有香，生是使独。万类咸若，攘攘芸芸。民之父母，首出一人。

《铁骊》　载飞载翔，惟翮是凭。为声为律，惟心是经。射之能中，惟指是恁。交之能善，惟和斯恒。

《木槵珠》　觳之成雏兮，孚化之功。羽用为仪兮，赋命之隆。迪彼愚蒙兮，惟圣之功。明厥本性兮，实在己躬。

《好合曲》　维勤斯哲，安不可怀。溺兹小乐，至乐难期。

《章阜》　乾照无私，圣教无类。谟训洋洋，鉴兹不昧。

《天马吟》　骐骥不群蹇驴，鸿鹄不偕斥鷃。驺虞不迩狐狸，圣哲不昵愚贱。

《大龙马吟》　畴知幻躯，秘此佛性。畴不退转，佛恩来证。上德堕落，畴其知病。下士顿起，畴其知兢。

《始条理》　福慧天亶，诚哉难覩。通人达士，岂奚易逅。

《回波辞》　元首明哉首出，股肱良哉罕匹。贤夹辅兮王室，莫执左道兮蛊贼。

《长豫》　景行行止，下民堪怜。宜泛爱众，毋逆忠言。

《游子吟》　升彼高阜兮，思我故乡。有怀二人兮，莫出户堂。陟彼崔嵬兮，思我故乡。有怀二人兮，莫出垣墙。

《平调曲》　帝王无逸，天地和宁。辟公肤敏，兆民阜成。

《高士吟》　日之升，天为经。民之行，君为程。水之流，随坎盈。牝之游，驹之情。

《生哉明》　非冒于货贿也，感兄弟之敬心。非贪于饮食也，感父老之诚忱。

《高哉行》　云何致太平，罣然望皇衢。人生夫何常，善保千金躯。民之不能忘，令名照神区。子孙振绳绳，百千万亿余。

《三章》　敬尊佛敕，如滋甘雨。莫行邪恶，种兹罪苦。

《圆音》　身无常，花到秋。名无常，雷不留。财无常，蜂酿蜜；水无常，海发沤。

《栏杆》　贤者斯贤贤，不贤不贤贤。蜜蜂见花驻，晴蜓去翩翩。

《思哉行》　千金宝马，不如先人之畀遗。尝尽诸果，不如母乳之甘兮。

《法座引》　电可畏兮，时屈朱明。霜可畏兮，五谷将登。祸可畏兮，欢乐所成。罔不畏兮，忆神魂之初降生。

《化导辞》　阎浮提界，如彼高山，越之维艰。尽却今时，大海漫漫，欲渡良难。

《七宝鞍》　瞻彼堤岸，水则不滥。有君牧民，当无畔散。飞鸟虽疲，宁甘堕地。君子固穷，之死不二。

《短歌》　嗟余生之欢乐兮，似黄离之盈昃。感韶光之荏苒兮，似叶上之青色。及芳华之当齿兮，且嘉乐以永日。

《归国谣》　皇矣圣世，蔼如仁君。怀哉怀哉，日远日分。亦有良朋，如兄如弟。日远日离，不能遥跂。

《僧宝吟》　投诚皈命，既安且吉。如佛塔庙，云胡远别。和乐且耽，手足提携。如姊如娣，云胡远离。

《三部落》　诚观三界，沤起沤灭。如彼秋云，乍兴乍没。

《五部落》　流水何汤汤，吾生如是游。虽有圣贤人，谁能少滞留。

乾隆二十五年，西域平定，筵宴，《笳吹乐》一章

阊阖煌煌，钟镛锵锵。鸣鞭祇肃，帝用燕康。荷天纯嘏，祖德凝庥。从容底定，定允升大猷。圣德宏敷，光被遐迩。如拱北辰，诸部归止。慈恩覆帱，沧海无量。争先效顺，奔走来王。宪章斯备，胜算克成。跳梁群丑，鱼贯输诚。天威震叠，小腆惕厉。大君惟仁，莫不臣隶。圣教宏敷，额手格心。月窟同风，越迈古今。远谟是协，绝徼安康。抚绥之德，遍于遐荒。乾元功懋，滂洽垓埏。巍巍盛德，亿万斯年。

道光八年，重靖回疆，筵宴，《笳吹乐》九章

于赫皇威，式于九围。回疆耆定，饮至劳归。一章有截回疆，纯皇所绥。畏神服教，巩我蕃篱。二章蠢兹逆裔，逋诛再世。燎原自焚，法不可贷。三章戎车爰西，如云如霓。一月三捷，四城其堥。四章四城既治，丑党既夷。彀矰张＜⿸尸鹿＞，妖鸟安之。五章回庄岁迩，有鸮萃止。蹑迹穷追，盖孔铁。六章絷以白组，报以红旗。新春送喜，皇心载怡。七章昔赋出车，今歌采薇。受厘天祖，归善慈闱。八章嘉献允仪，溥哉恩施。奉觞稽首，万寿维祺。九章

大宴，《番部合奏》三十一章乾隆七年定，惟《大合曲》、《染丝曲》、《公莫》、《雅政辞》、《凤凰鸣》、《乘驿使》六章有辞；无辞者有宫谱：曰《兔罝》，曰《西鳀曲》，曰《政治辞》，曰《千秋辞》，曰《鸿鹄辞》，曰《庆君侯》，曰《庆夫人》，曰《羡江南》，曰《救度辞》，曰《大番曲》，曰《小番辞》，曰《游逸辞》，曰《兴盛辞》，曰《艳冶曲》，曰《庆圣师》，曰《白鹿辞》，曰《合欢曲》，曰《白驼歌》，曰《流莺曲》，曰《君侯辞》，曰《夫人辞》，曰《贤士辞》，曰《舞辞》，曰《鼗鼓曲》，曰《调

和曲》。不载。

《大合曲》　元緈是依，明神是祗。一心至诚，昭事勤只。巍巍大君，永底烝民。中心爱戴，稽首来臣，念人生之无常兮，合勤修夫善行。信百行之咸善兮，终和平而神听。

《染丝曲》　大群至圣，教敷率土。敉宁万邦，拜跪奉主。

《公莫》　丕显元后，惠怀万方。国彦棐恭，协赞邦常。率土之滨，诚意溥将。咸拜稽首，依戴圣皇。

《雅政辞》　皇皇圣明，无远弗烛。林林众庶，无思不服。元化惠心，为善去恶。圣人之邦，长生永乐。

《凤凰鸣》　承乾体元，惟我圣君。光开草昧，惟我圣君。纲纪庶政，惟我圣君。父母万国，惟我圣君。惟我圣君兮，覆帱如天。惟我圣君兮，自新新民。惟我圣君兮，中外乂安。惟我圣君兮，群慝消沦。拜手稽首兮，颂溢兆民。

《乘驿使》　大地茫茫，大海沧沧。岂伊无宝，求之奚方。自古在昔，为君为王。膺图御宇，命不于常。实心实政，惠此万邦。圣御大宝，繄惟我皇，繄惟我皇兮。畴可与之颉颃。

回部乐曲一章《律吕后编》回部乐曲国书用汉对音而旁注宫谱，今以汉对音载其辞。

清史稿卷一〇〇　志第七五

乐七乐章五

铙歌大乐　铙歌清乐　凯歌辞

《巡幸铙歌大乐》二十八章乾隆七年定。

《大清朝》第一　大清朝，景运隆。肇兴俄朵，奄有大东。鹊衔果，神灵首出；壹戎衣，龙起云从。一解雷动奏肤功，举松山，拔杏山，如卷秋蓬。天开长白云，地蹙凌河冻。混车书，山河一统。声灵四讫，万国来修贡。二解皇宅中，垂统斥飏埲埲。圣继圣，功德兼隆。升平颂，怙冒如天恩泽浓。三解人寿年丰，时雍风动，荷天之宠。庆宸游，六龙早驾，一朵红云奉。扈宸游，六师从幸，万里叹声共。四解

《四时仗》第二　御句芒，春载阳，震位峙东方。顺时令，驾苍龙，骖吉良。见垂红，青萍渐芳。行庆施惠，恩波浩汤。一解御祝融，晷正长，南极星辉朗。驾朱辂，万骑腾骧。赞俊杰，遂贤良。二解蓐收节，露华初降，金风乍凉，兑列四方。载白旗，乘戎辂，移天仗。万宝告成，一人有庆天垂贶。三解颛帝司方，水泉始涸，天际彩虹藏。乘元辂，驾铁骊，云衢滉瀁。万叠明霞奉太阳，四时节物邀叹赏。四解皇谟圣德钦无两，舜日光天壤。花明彩仗齐，云暖龙旗飐。际昌时，咸翘企仙舆降。际昌时，咸翘企仙舆降。五解

《承天眷》第三　承天眷，际风云，万国车书奉一人。衣冠快睹唐虞盛，九域抒丹悃。殊荒重译尽来庭，和气召嘉祯。一解稽古训，溯昌辰。元首明哉励股肱，一心敬怠丹书儆。宵旰不遑宁，日新又日宪汤铭，翼翼更钦钦。二解端不为，繁华丽，锦绣春。端不为，玉树菁葱太液澄。喜今日，调和玉烛烽烟靖。不敢忘，百年有备军容整。那辞得，陈师鞠旅拥旄旌。皇衷切，忧盛更危明。三解泰阶奕奕巩衡正，功业麟兮炳。千春清晏歌，亿载登丰庆。喜金支，纷旖旎，蓬山境。四解

《贡琛球》第四　琛球输贡，外藩归化隶版图。正朔咸尊奉。乐浪郡，在海东，安南国，粤峤辟蚕丛。日本国，畏威震慴。琉球国，奉朝请与内臣同。一解万邦虎拜咸修贡，干羽何须用。东风入津吹，干吕青云涌。海安澜，更上献河清颂。海安澜，更上献河清颂。二解

《锦绣乾坤》第五　锦绣乾坤佳丽，御世立纲陈纪，四朝辑瑞征师济。盼皇畿，云开雉扇移。黎民引领銮舆至，安堵村村陬酒旗。恬熙，御炉中，磬硜瑞烟霏。恬熙，御炉中，磬硜瑞烟霏。一解鸾声嘒嘒来云际，九奏《韶》钧沸。观光仰赤球，扈从盈朱芾。奉皇欢，昼三接，天颜喜。奉皇欢，昼三接，三颜喜。二解

《中天盛世》第六　中天盛世鬯安宁，瑞麦嘉禾表岁成。驺虞白象出郊坰，共祝吾皇圣，嵩岳欣传万岁声。葱茏佳气满都城，万里皇图巩帝京。衣冠文物际时亨，海隅宁谧无边警。巷舞衢歌乐

太平，喜今日，金瓯一统万年清。遍闾阎，操缦歌风弦涌兴。更郊原，野蚕成茧柘队轻。一解时和岁稔调金鼎，凤宸茶相映。青畴麦两歧，黄陇禾同颖。属车临，喜万岁，声遥应。属车临，喜万岁，声遥应。二解

《奉宸欢》第七　奉宸欢，天单厚。风光荦路浮，遐阡迩陌，都是黄云覆。羽盖春旗，斒＜□文斧＞似绣。正田家作苦劝耕时，休驰骤，金镫鞭敲，豹尾悬车后。藏富于民，于民藏富。

《晴开五云》第八　晴开五云移翠荦，臣庶咸欢忭。载见兮载见，怀远复怀远。圣人朝，缦云歌复旦。一解际中天，一气鸿钧转，习习和风扇。龙津燕影低，柳陌莺声啭。望龙旌，迢递过晴嶵。望龙旌，迢递过晴嶵。二解

《瑞云笼》第九　彩仗瑞云笼，度晴峦几重。金炉高拥，香烟浮动，杳霭大夫松。和鸾到处，和鸾到处百灵从。玉检金泥，编珠毓贶，不数汉家封。

《驾六龙》第十　驾六龙，御翠华，帝德光天下。薄海内，总一家。四徼外，正朔加。者声灵赫濯，被四表，暨荒遐。

《扈翠华》第十一　扈翠华兮载驰，御帝车兮载脂。命风伯兮叱云师，洒道兮如丝，清飙兮应时。

《四时念》第十二　仲春时，司马教振旅，喜韶和，绿黍芳草滋平楚。执铙执铎兼赍鼓，盘旅处，如组还如舞。一解念春日，万汇初荣膴。况田家，贫耒牵牛方作苦。解置去络仍驰罟，天心祜应节弥甘＜□雨澍＞。二解仲夏时，司马教菱舍。畅恢台，钰芦茂草披平野，名州名邑驱征马。行围罢，落日征袍卸。三解念夏日，赤轮炎似炙，况我民，体足沾涂泥，栉风沐雨无晨夜。休严驾，冲默居台榭。四解仲秋时，司马教治兵。喜飒爽，金风初劲角弓鸣，载旗载旐孑旜旌。戢军营，万宝正秋成。五解念秋日，气爽又风清。况郊原，农事方终稼既成，用遵周礼诘戎兵。望龙旌，壶浆父老迎。六解仲冬时，司马教大阅。正平郊，兽肥草浅寒威冽，建旗树表疏行列。多欢悦，谁道裘如铁。七解念冬日，一阳初动脉。况南郊，陶匏明水将诚洁，草甲方萌芽未茁。居金阙，万国来朝谒。八解

《壮军容》第十三　壮军容，威四方。斫戈矛，森甲仗。剖文犀，七属烂如银；带鲛函，璀璨难名状。者的是，金城保障。一解有纯钧巨阙，和盘郢鱼肠，更有湛卢紫电，承影含光。又豪曹似水，素质如霜，蹇莫邪干将。二解官笥最精良，象弭鱼服，竹箭弧桑。更红翎白镞，饮羽危梁。控弦彻札，有猿臂军中飞将。三解润铦锋，鹏鹍初莹。熔堇锡，龙雀成双。文似灵龟，象侔白虎，是灵宝，亦曰含章。比昆吾切玉，百炼纯钢。四解垂氏弦木，檫弧斯创。冬干春胶，乌号繁弱，明月当堋朗。九合既成，二弓交韔。五解振金铙，鸣金镯，昼解悠扬。月明时，风静夜，清吹还三唱，踊跃军心壮。似凤鸣，又如鹤唳，更筹向，刁斗传千帐。六解表和门，旌旆扬。象七星，建九斿，置九章。错翡翠，鸾凤炜煌。曳招摇，韬素锦，黄龙大纛在中央。七解镂衢鞍，翠羽蹙金梁。珊瑚鞭，玛瑙勒，靡丽非常。启哗嚣，盛朝不尚。但推毂，求良将，云行雷动，正正堂堂。八解

《日初升》第十四　日初升，云光晓。旌旗暖，龙鳞耀。望云山，紫翠千里；度耕陇，桑麻隐约。黎民欢乐，道余粮栖亩，又长嘉苗。一解不读书，知忠孝。作与息，耕和凿。玉泉流，膏两千睦，丰年兆。噆其馂，士女媚依；镈斯赵，曾孙迎劳。黎民欢乐，道余粮栖亩，又长嘉苗。三解食君恩，深难报。愿圣寿，如山岳。稼既同，跂脚高眠；户不闭，官清讼少。黎民欢乐，道余粮栖亩，又长嘉苗。四解翠华临，霓旌导。遵平陆，登山峤。但只见，蔀屋衡茅。一个个，体温腹饱。不如不识，日上眠方觉。惟祝君王真有道，厘＜□亻问＞＜□瘰＞，赋轻徭。敷教泽爱亲敬老。黎民欢乐，道余粮栖亩。又长嘉苗，道余粮栖亩，又长嘉苗。五解

《嘉祥曲》第十五　溯嘉祥，华平朱草毓中唐。龙图授，龟书畀，扰泽马，驾腾黄。延喜玉，从天贶。屈轶草，阶前长。一解睹荣光，白麟赤雁与芝房。游河渚，赤文绿字；舒兰叶，五色成章。仙蓂叶叶滋春圃，瑞羽锵锵鸣女床。亦有祥麟一角，和鸣凤，在高风。二解日重光，载冠抱珥出扶桑。月重辉，星重润，玉绳转，南极荧煌。竹苇露，甘如醑，蒲萁风，如秋爽。三解舞鸾凰，非烟栖阁绣衣裳。宝鼎见，驺虞出，浮沆瀣泛天浆。稽往牒，探纲。陈瑞物，难名状。四解惟我皇，不

矜异物与殊祥。辟四门，明四目，求俊乂，显贤良。爰稼穑，垂旒纩。措吾民，春台上。五解

《练吉日》第十六　练吉日兮撰佳辰，百僚具兮舆卫陈。屏翳弭节兮，玉宇无尘。煌煌兮斗车，奕奕兮天轮。一解命太常兮奉牲，用昭告兮百神，洁粢盛兮肃明禋。将展軨兮效驾行。下观兮勤民。二解甸师清畿兮，缛草如茵。野庐归路兮，香雾承轮。封人设柘兮，左槭右平。掌舍具仪兮，爰象太宸。玉辇兮锵锵，属车兮隐辚。三解扇微飔兮清幰，扈细靄兮朱轮。备天官兮周卫，盛舆服兮时巡。虎贲兮肃肃，徒旅兮駪駪。四解前驱兮按部，后队兮如鳞。征万玉兮警途，诏弭策兮入神。五解轶浮景兮腾青霄，驷苍螭兮骖绝尘。陵高衍兮瑢嵷，陟峦阜兮轮禾。六解仰皇舆兮肃震，岳献图兮川贡珍。若湛露之晞朝阳兮，俨列宿之拱北辰。七解荫华盖兮翊勾陈，绡纨粹＜□糸 蔡＞兮，旗旌逡巡，配帝居之元圃兮，象太乙之威神。八解旖旎兮霓旌，八方兮列陈。表朱兮离位，植皂兮元冥。飞缟兮象兑。峙青兮直震。九解流星旄电属兮，盼块圠以无垠。九旗纷而扬旆兮，五辂委蛇以接轸。盛天下之壮观兮，将丰镐之是遵。颂高山之荒作兮，仰一人乡亲。十解

《谒珠邱》第十七　谒珠邱，杳靄松楸。展风筵，敬仰先猷。国家积累惟忠厚，笃公刘。一解缅音容，霜露春秋。设缀衣，大贝天球。忾闻偠见如亲覿，溯前庥。二解奉牺尊，旨酒思柔。覲羔墙，苹藻初羞，万方玉食尊亲久。无须效，汉代衣冠月出游。三解寝园展祀尊堂构，文谟弄烈光前后。葱茏佳气浮，缥缈祥云绣。亿万载，升恒景福从天祐。四解高山天作扶舆秀，辽海环其右。钟祥瑞气蟠，飞速运灵光茂。万斯年，永猷定，天同寿。万斯年，永猷定，天同寿。五解

《御黼座》第十八　御黼座，肃朝仪，沛宫法驾陈光会。云深处，天门趺荡，太极崔巍。一解九宾设，彤闱启，扶桑初拥曈昽日。传胪句，群僚济济，百神辟师师，尽呼嵩；冠带委蛇。二解献琛球，图《王会》，呼韩稽颡瞻云日。无中外，雕题凿齿，乌弋黄支。庆躬逢，盛世威仪。三解中天华阙浮佳气，缔造经营万载基。世德念豳岐，天泽陈冠履。看到处，祥飔晻霭，羽盖葳蕤。看到处，祥飔晻霭，羽盖葳蕤。四解

《长白山》第十九　长白山，远峙开原。冠高峰，峻极于天。巉岩兮插汉，千里兮巘屼。一解考山经，曾传不咸。稽地志，亦号商坚。唐名兮太白，有潭兮在颠。二解闼门潭，万顷回湍，鼓天风，潋滟文澜。源深兮流广，三江兮出焉。三解鸭绿江，流自山南。混同江，北海之源。爰溥兮东注，万折兮千盘。四解医无闾，缥缈云端。桃花洞，下有飞泉。严冬兮不冰，常燠兮无寒。五解木叶山，石磴盘桓。华表山，鹤影蹁跹。乳峰兮悬溜，井冽兮寒泉。六解石门溪，屹立岩前。俨双扉，云壑连绵。回合兮诸峰，窈窕兮群峦。七解松花江，波影澄鲜。北流兮，并海西旋。混同兮合流，自古兮长川。八解辽河兮，泙湃狂澜。辽泽兮，泥淖蹒跚。布土兮为桥，既成兮孔安。九解飞瀑岩，瀑布常悬。翠云屏，云影连蜷。圣水兮倾盆，万松兮昼寒。十解平壤城，箕子名藩。大宁城，汉曰新安。演范兮陈畴，带砺兮河山。十二解钟扶舆，虎踞龙蟠。植灵基，天作高山。拱卫兮陪京，永奠兮万年。十二解

《布尔湖》第二十　布尔湖，明如镜。库里山，秀列云屏。风来千顷碧，雨过数峰青。萃扶舆叔气，是天地钟灵。一解有天女兮，降生池畔。吞朱果兮，玉质晶莹，珍符吻合爰生圣。二解神灵始生即能言，睿知聪明。不待学，徇齐敦敏，至德莫能名。三解日角珠庭，稽古帝，握褒履己；更龙颜，载干荷胜，岐嶷总天生。四解当是时，厥有三姓角雌雄。乱靡有定，蛮触互相争。五解汲清泉，言至河滨，见真人，如日如云，稽首共来迎。六解睹尧眉，众姓咸惊。是非常，天不虚生，葵藿早输诚。七解念吾曹，原非好争。今有主，得荷生成，从此戢戎兵。八解定三姓，尊为贝勒，似岐州，虞芮质成。荒度始经营。九解溯从来诞圣，厥多瑞征。华胥履迹，青云绕身，枢星照野，虹流太清。瑶光贯月，元乌承嚣，载稽典籍辞难罄。肆皇清，至人首出，乾坤笃生。自羲昊轩农，瑞录祥经莫与京。十解

《建辽阳》第二十一　建辽阳，爰筑崇墉，矗金城兮万雉，控列辟兮朝宗，远迩兮归怀，庶邦兮是同。一解慑天威，争执鞭弭；歌孔迩，愿受帡幪。兴朝正朔咸尊奉，遂荒大东。二解有哈达，首鼠两端，数渝盟，自外陶熔。天兵一举咸惊悚，似草从风。三解有辉发，反覆不常，外生成，夜郎自雄。六师迅发如雷动，弃甲投弓。四解有乌拉包藏祸心，逞螳臂，欲试车动。戈铤一指雕弧控，

似埽蚍蠓。五解有叶赫，凭陵负嵎，似游鳞，翔洋釜中。狡焉潜结朝鲜众，朝夕羽书通。六解有朝鲜，僻处海滨，与叶赫，狼狈交通。蛩蛩甘草相承奉，结垒似屯蜂。七解闵明季，阳九方丁，如悬罄，杼柚其空。朝鲜叶赫相愚弄，势蹙不知穷。八解四路兵，犄角来侵，无纪律，谁适为雄。一时乌合无拳勇，号令马牛风。九解五十万，封豕长蛇，肆贪狼，非不恟恟。止缘逐利非心奉，临事各西东。十解恣侵陵，帅出无名，我天朝，用诘兵戎。堂堂入阵天威耸，落叶埽秋风。十一解壹戎衣，为救黎元，曾不费，蒿矢桃弓。辽阳建后金汤巩，王业首岐丰。十二解

《沈阳城》第二十二　沈阳城，王气所钟。氤氲五彩，缥渺如龙。信佳哉，郁郁葱葱。〗一解析木津，箕尾之东。上连天弁，右抱神宫。济津梁，霄汉垂虹。二解近北极，象逼穹窿。玄菟置郡，都护安东。越金元，频建畿封。三解我皇朝，气运方隆。此惟与宅，用恢厥功。相阴阳，宅土之中。四解维广宁，屹屹崇墉。石梯连磴，香水春溶。十八盘，万树青松。五解若旅顺，临海居动。番彝麇集，估舶云从。转南漕，天庾斯充。六解取广宁，唇齿圻封。惟兹旅顺，亦是率从。启鸿图，骏烈丰功。七解左朝鲜，右际云中。卜维洛食，龟筮斯从。叶天人，是为大同。八解带浑河，沧海朝宗。白山控峙，石柱云封。是神皋，俗厚民相。九解绕西南，辽水滭滭。襟环东北，黑水混同。壮声灵，镐京辟廱。十解扩舆图，北暨乌龙，牧羝旧部，使犬遗戎。震天威，罔不祗恭。十一解念中原，民力困穷。殚输将，比屋皆空，干戈充斥民无控。拯其涂炭，出水火中。会清明，四海来同。十二解

《铁岭山》第二十三　铁岭山，峰似削，燔白石，不消铄，辽阳之东鼓橐龠。一解绣岭山，万花谷，间松陨，连云睿。海城之南气磅礴，上有三拉甘可酌。二解平顶山，云漠漠。车曾驻，盆可浴，上有积水冬不涸。三解木查岭，如剑锷。峻而坦，宽以博。查水发源岩际落。四解降龙山，神所托。势蜒蜿，如拏攫。风雨欲来光景铄。五解水泉山，滋乳酪。清且美，用烹瀹，万斛珍珠泻帘箔。六解南双山，巨灵拓。左阳峰，右阴睿，青天秀削芙容萼。七解是诸山，互联络，忽低昂而岩<㠯山罟>。羊肠宛转缘蜂阁，乌道穷兮挑略彷。八解聚葱葵，俨龂龀。嵌<㠯山贡>峒，鬯寥廓。蔽亏日月愁猱玃，可喜可惊兼可愕。九解地呈符，天开。钥孕灵秀，阜飞攫。巨木如林纤草弱，茂对乘时万物育。茂对乘时万物育。十解

《孕嘉产》第二十四　孕嘉产，厥族滋蕃。悉数之，更仆为烦。《山经》《尔雅》空排纂。略疏梗概，用告司原。一解有於菟，苍质元斑。吼腥风，林叶摧残，雾中元豹尤<㣇虓>悍。异名同族，艾叶金钱。二解熊似豕，穴处空山。善搏人，春出冬蟠，罢文黄白仍修干。力能拔木，不畏戈鋋。三解有野马，形质轻狷，走深山，不服鞍鞯。日行五百如奔电。野羸似马，亦产遐边。四解扶舆鹿性喜林泉，麋无胆力心常战。惟麂惟麈，类族殷繁。五解狼白颊，前高后宽。或苍或黑皆膘健。豺尤猛厉，祭兽秋原。六解一峰驼肉自为鞍，颈修踽曲眈刍豢。力能任重，用济军饟。七解狐性疑，狸爱安眼，毛深温厚为裘暖。貂能求食，富则资獾。八解兔婆娑，亦稍比肩，鼢鼹五技徒蒙讪。鼠名艾虎，亦属戋戋。九解貂似鼠，其质庞然，食松苗，以栗为饟。紫毫丰毳，服之孔安。十解马牛羊，闾巷暄阗。白头豕，用给盘餐，居民比屋充常膳。不须胪列以免辞烦。十一解是熙朝，茂育功宣。致物产，滋盛春田，四灵为畜麟游甸。珠祥上瑞，多载青编。十二解

《毓灵禽》第二十五　毓灵禽，五色各翚，虞人捕供时祀。沙鸡无趾，出青林，亦贡丹墀。一解有舒凫，洵腴且肥，家鹅舒雁仍甘美。青<㠯章鳥>次之，信天缘，鹍鹏之类。二解鸣九皋，元裳羽衣，鹳鸣于垤丹其喙。秃鹙长颈，在水之湄。鹝霜翎，用饰忘归。三解鹍在梁，载咏《风》诗，淘河吸尽蹄涔水。斑鸠性拙，缩脖高飞。并翱翔，适性忘机。四解燕于飞，下上差池。善营巢，秋去春归。曙色才分，最好是，数声乾鹊，檐头报喜。五解啄木儿，利口如锥。蠹虫穴树藏身固，缘木而求必得之。在众禽中，号为多智。六解黑龙江，爰有深池。雁来初湛淡羽仪，鸧鸡麋鸹群游戏。泛清波，卵息繁孳。七解到春来，田鼠为鴽，考之《尔雅》黄鹂是。仓庚鸣矣，夏日迟迟。柳阴中，好音流利。八解辽河鹰，松儿朵儿。海东青，性尤猛鸷。天鹅褫魄，狡兔何施。虎斑鹏，差可肩随。九解萃羽族，深林茂枝。饮与啄，惟性所宜。太和洋溢，民物恬熙。奏《簏韶》，鸾凤来仪。十解

《蕃珍树》第二十六　便蕃珍树，笼溪覆陨。爰有萧艾香蒲，春雨后，丛生幽渚。红杏绯桃，

红杏绯桃，兔丝葶苈。连冈被楚药笼储。马蔺知时节，红蓝茜不如。一解松＜□釒义＞双股，是《尔雅》篇中所著。惟有神京，秀钟扶舆。岁寒姿，其针独五。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大椿龄，绵绵万古。被光华，含云隐雾，瑶光降斗枢。三桠五叶滋灵草，地产奇珍泄秘符，地产奇珍泄秘符。二解

《建皇极》第二十七　建皇极，司徒度广轮；壮皇居，太史陈圭臬。端径遂，三涂达；九逵相阴阳，百堵依绳尺。一解南德盛，当阳离向时；东抚近，出震青阳辟。西怀远，金行靖甲兵；北福盛，象纬通天阙。二解前天佑，高明法健行；后地载，博厚符坤德。左内治，訏谟绥庙廷；右外攘，声教敷重译。三解表双阙，艰难念武功；致太平，垂拱思文德。崇政殿，佗窿宪紫坦；凤凰楼，朴素无雕饰。四解訣荡荡，天门辟九重；扇巍巍，云际开金阙。盛舆服，衣冠拜冕旒；肃威仪，羽卫陈刀战。五解夜漏尽，犹传卫士餐；晓钟鸣，谯进鸡人帻，规久大，朝廷多直言；谋万全，殿陛无遗策。六解援礼经，郊坛建国南；考彝章，殿敬陈苍璧。禋閟宫，春秋厘孝思；重宗盟，宗正司宗祏。七解得天心，讴歌狱讼归；孚人意；镐洛声灵赫。定中原，抠图万载基；作陪京，巡幸朝群辟。八解

《铦皇清》第二十八　铦皇清，景命隆，成天平地永宅中。圣继圣，缵丰功。制作定世符，御天乘六龙。一解乐昭德，礼备容，覃敷声教八方通。道德一，风俗同。皇威驰海徼，仙仗过崆峒。二解咏芹藻，歌辟廱，崇德，绌恶发群蠓，蛾有术，瞽有宗。寿考而作人，棫朴其芃芃。三解嗟保介，咨臣工，犁云耕雨劳厥功。绘《无逸》，图《豳风》。率育配彼天，仓箱裕我农。四解种浴川，桑戾风，禕衣东向明妇功。肃坛墠，比先农。父老欢德化，耕桑帝所崇。五解整屏翰，屹金墉，得人则治简帝衷。甘棠芾，黍苗芃。废坠罔不修，万里咸提封。六解辟三宅，达四聪，旁招俊乂秉至公。雾豹蔚，云龙从。曰举尔所知，名字书屏风。七解省耕敛，宽租庸，神仓百万备荒色。胥保惠，振贫穷。暑雨与祁寒，咸化为春风。八解畎浍浚，轨涂通，诞疏地脉淀与欲。水攸利，年自逢。浩浩乎恩波，匪今颂屡丰。九解什一税，维正供，求民之莫饬司农。免沟壑，乐食饔。损上以益下，皇王俭德共。十解海汤汤，水朝宗，日东月西出其中。旦复旦，无终穷，涵乾而纳坤，何所不包容。十一解斡璇玑，走灪霩，嘉生繁植萧艾空。沛然雨，薰兮风。至诚契天心，无为而允恭。十二解稽典礼，命秩宗，释回增美惇且庸。筠其竹，心其松，本天以殷地，夙夜襄夔龙。十三解由心生，与政通，作乐崇德应八风。舞蹲蹲，鼓逢逢。劝之以九歌，还相为其宫。十四解师出津，萃除戎，包戈衅甲百年中。戒不虞，慎厥终。有严讲武事，大阅张军容。十五解鸮食甚，泮林中，小人革面顺以从。嘉肺间，囹圄空。讼庭有青草，狱吏服儒风。十六解兰有秀，桂有丛，白驹空谷岂时雍。无遗贤，胥在公。天工人其代，六合臻郅隆。十七解屏藩寄，磐石宗，本支百世五等崇。式分玉，匪翦桐。天潢流且长，讵曰陕西东。十八解绳祖武，绍宗功，于皇继序克履中。震主器，乾飞龙。圣圣亶相承，凝旒仰笃恭。十九解祥绕电，瑞流虹，于万斯年圣绪洪。麟振姒，乙造娀。文予复文孙，千亿纪无穷。二十解休滋至，昭有融，乐胥受祜庞且鸿。醴泉溢，膏露浓。升阶协贞吉，万物泰而通。二十一解时巡狩，朝会同，淑旗绥章修革冲。珪贽集，鞮译从。声灵振夷夏，四海仰皇射。二十二解懔帝谓，敷帝衷，万年遐福韦来同。周隋岳，汉呼嵩。录图天不老，治化日方中。二十三解乐九成，歌三终一，一游一豫盛德同。臣矢音，瞍奏公。时迈戛《箾＜□殽召＞》，金石间笙镛。二十四解

乾隆二十五年，平定西域，郊劳，《得胜乐铙歌》十六章

《帝郊天》第一　帝郊天，天符帝，天心所在帝默契。晹雨若，风霆明，呼吸感应通以诚。龚天罚，诛谲诡，圣人之兵不得已。武功成，王道昌，顺我者存逆者亡。皇威所讫周遐荒，亿千万载德莫量。锡庆长功符，两大垂荣光。

《烁月窟》第二　燃料月渊，震日渊。埽准夷，开屯田。武扩自伊犁，地大物溥，若大宛及娑夷，勃律咸慕思弗谖。曰中国有圣人，愿隶塞垣。遂极亥章之步，网＜□罒良＞之乡，莫不奉正朔，备我外藩。皇帝恺乐，锡福垓埏，俾各康尔性寿尔年。

《振王鈇》第三　振王鈇，天西极。蠢尔回，久拘贽。茧之蚕，裨之蝨，出尔水火登衽席。俾

畋尔田，宅尔邑，亭毒煦妪，沐我化泽。鹰胡饱飏猘反啮，挑逆煽乱，其曷可弗殛。振王鈇，威棱赫。

《攻库车》第四　库车言言，我兵既攻。有狡而伺，其来如风。两歼丑徒，蜂矢蝟镞，搴厥回蠹，贼颈朘综合。鄂根之河，鲸鲵横波，贼懵就毙，圈牢自蔫，惟彼偾辕，母戒伏莽。乌啼于幕，鱼漏于纲。

《厥角稽》第五　厥角稽，乃自易将速进师。所向詟伏，弗梧弗枝。膀面膜拜，涕泗涟洏。曰惟我戎首，突鸱张鸱，哀我惮人肌疮痍，蚍蜉之撼，宁不自知。玩不缺，镞不遗，遂直抵乎大荒之西。

《黑水战》第六　黑水之战骑危脊，悬军深入为所搤。蜂屯蚁附聚知石，我马虽惫人无敌。立成壁垒奋戈战，贼来薄攻相距尺。睹目一呼尽辟易，铅丸著树功我击。灵泉火米资炊汲，重围三月莫敢迫。古来谁与比奇绩，万贼之中兵四百。

《援兵来》第七　援兵来，来自天。矫蹑景，迅掣烟。援兵来，贼回顾。奋螳当，张蛙怒。援兵来，坚转战。人里血，马流汗。援兵来，前军回。摧虎穴，蹴蚁堆。援兵来，若神助。数月前，奉诏赴。

《阿克苏》第八　阿克苏何高，旅军暂以休。蓄锐淬戈銮，选坚制兜鍪。名驹千队来，霜踬簏云浮。以布易彼粟，箠筐为乾餱。士饱马亦腾，气已无诸酋。

《回城降》第十　回城降，式歌舞。王师入，各安堵。约法数章，尔摩尔抚。赋视宾布，皇式圜府。噢咻尔民久垫苦，蕃尔畔牧，释尔刀斧。昔穴巢，今皈宇，煌煌御碣照万古。鸿荒以来，此地榛狉睢呿，岂曾隶中土。

《伊西洱》第十一　伊西洱，两马不得驱，贼歼不尽此负嵎。自言一夫当关，万夫莫逾。偏师薄之忽惊溃，倒戈降，百千辈。贼酋顾之心胆碎，独跳而走惟其喙。伊西洱，功不刊。谁与侔格登山

《和门开》第十二　和门开，军容壮。大荒西，喁内向。传檄索伏隍，诸羌闻之弗敢藏。地犴尽，天纲张。惊弦既陨，触蕃复以戕。遣使诣献尸已僵。和门开，旌旆扬，满营笳鼓欢声长。

《天断成》第十三　黄河千年而一清，圣人千年而一生。旷古之事众所惊，惟夫有断断乃成。握神符，贯元精，二万余里雷霆行。密勿指授，六合清以宁。天断成，巍巍之功莫能名。

《皇式》第十四　皇式有告，觐于列祖。兢兢业业，诞受天绪，绥此成功，式廓是新。守成创业，兼于一人。鉴彼下国，立尔蒸民。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大孝承命，锡嘏以纯。慈宫稍庆，天地忻忻。

《辟雍》第十五　辟雍水，流汤汤，烂然五色昭文章。丰碑告功峙宫墙。钟镛鼖鼓同铿鍠，皎如日月中天光。鸿庸钜制相得豢，包举要义重阐扬。崇论开惑示万方，群蒙洞豁祛动疑障。愿寿璿玉揭讲堂，观摩雒诵垂无疆。

《帝图巩》第十六　帝图巩以大，率土之族，延颈面内，登三咸五昌期会。群臣请上尊号，皇帝让弗许，益持盈而保泰。钦承天命，夙夜匪懈，方论功行赏恤士卒。问民疾苦，无出明年租税。天之所覆恩皆沛，于胥乐兮千万岁。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郊劳，铙歌十六章

《皇威鬯》第一　圣略宣，皇威鬯，风行电激物震荡。物震荡，声灵驰，靡坚不破高不摧。曩西域，版图廓，二万余里我疆索。两金川，敢抗干，自作不靖适自残。五载底绩除凶顽，春风吹铙入桃关。奏凯还，虎臣罴士腾欢。

《慎行师》第二　索诺木，僧格桑，貙生罴，狈附狼。始蛮触相寻，奚事斧斨。越数岁，益蚕食邻境，遂各罹其殃。矧闻维州之谣，祸心包藏，浸假约束是俏，恩德是忘。势在不得已，整我戎行。师出以慎，动罔弗臧。用乃声厥罪，惩厥狂。

《犄角攻》第三　赫斯怒，两军指。巴朗拉，从风靡。取达围，克资哩，西路解之南路犄。约咱既得卡了敉，革布什咱复其疆里，险如达乌安足恃。钲击檄应，俾狂魄震褫。夹击威，洊雷驶。

《趱拉平》第四　小金之屏，曰僧格宗。猱攀不度，坚碉如丛。我军先登，摧枯振箨。深入其阴，直抵美诺。布朗底木，追围穷林，厥子喙走，厥父就擒。汗牛板昭，传檄帖服，趱拉接悉，军声赫濯。

《讨促浸》第五　促浸酋，为逋逃薮罪恶尤。鞠旅移指，讨厥比周。径阻雪积，我军迟留。彼潜伺徼，＜⿰邔一阝 几＞逞其狡谋，降番应之纷相投。屹然南路，整众还軺。新壁垒，厉铤矛，遂进次乎田陇之陬。

《迅霆复》第六　简我禁旅勇且健，七千其众一敌万，统以将军旗鼓建。定西印授西路进，南路是副声并震，奖率趫材驰敢战。搴旗摩垒士气奋，履险如夷兵不顿，有若熊虎慑鼯鼠。趱拉全境薙株蔓，曾不旬日收复遍，虢虢如霆一何迅。

《八旗勇》第七　八旗兵，来如风。西路入，谷噶通。南之隘，克马尼，拉窠卡，大如砺。酾三路，心力齐，一阻险功在西。喇穆山，日则口，据默格，断其后。八旗兵，勇可贾。绿营众，悉鼓舞。

《穷猿僵》第八　我军驰先声，丑徒志以离。窜渠伏冥诛，械献贰负尸。七图及蒙固，缚之连鸡。系孥侧累来，槛致于京师。咄哉穷猿僵，祸速焚林贻。

《扼宜喜》第九　北路险，曰宜喜。则死守，限尺咫。绒布移兵，循涂西指。绰斯请留，愿效驱使。出奇制胜贼披磨，冒雨扬兵兵为洗。扼山梁，筑我垒。

《越重壕》第十　乘胜攻，贼拒遏。坚碉矗，重壕掘。康萨尔山，径险且峍。鹿角如麻，凭险轇轕。我军薄之若排闼，曷深曷巍。一跃而越，踞厥颠，蹂厥穴，木思工噶取如掇。临高压之，下视巉岩蒙茸，气吞力随拔。

《河之西》第十一　河之西，积棘不可穷。元戎决胜合力攻，俾贼颠不得顾。趾不得容。日旁以石罗寨栅，弃而逃，羸豕蹢。火其崖垠照燄赫，五十里间地为赤。贼潜喘，余烬灰。飞将军，从天来。

《后路清》第十二　夹河阵，军相望。风云通，气益壮。噶尔丹既攻，建瓴注之扼彼冲。清后路，胜算雄。狙伏为患，惟逊克尔宗，梯墙斫穴如抉业。后路清，贼势穷，世臣继勇勋名崇。

《一窟摧》第十三　昆色尔高骑脊危，拉枯下瞰烈焰飞。菑则大海鞭一麾，奇谋百出克勒围。八月中，夜半时，月光镜胆寒妖魑。狡有三窟，一窟固已摧，磨盾驰木兰，八日来红旗。

《釜底魂》第十四　西里既划，卡角斯折。彼顽不灵，螳斧当辙。索隆科布，屡摧其坚。安布鲁木，迅埽其孱。舍齐暮擣，雍中朝搴。尽撤藩以入，巢幕岌焉。贼境日蹙，百才一存。釜底群聚，游魂曷延。

《穴蚁埽》第十五　贼负固，噶喇依。困兽犹斗四百围，批其腹心外不支。甲杂独松溃河西，马邦拾芥彼自随。陆置水罟会我师，环以巨炮焦期。计穷乞命俘渠魁，罪人斯得逮旄倪。穴蚁迅埽无留遗，定以百战诚若斯。

《武功成》第十六　武功蒇，珠邱告。礼成驻跸，露布适报，策勋懋赏下明诏。遂奉慈辇东狩还，举郊劳仪，献纛俘于社庙。崇善归美，尊上徽号。亲制纪功碣，勒太学，第功臣次，燕紫光，图其貌。屯师设镇洽声教，亿千万禩安笮徼。

《巡幸铙歌清乐》二十七章乾隆七年定

《九龙旂》第一　九龙旂，旌旗列宿悬。龙角天田见，箕翼常舒展。龙尾更连蜷，牵牛近代房心建，东壁耀星躔。一解婉娈，奎文丽日天阶见，参旗曳九旒，玉井珠骈。柳七星，曲曲如钩卷。和门启，万幕褰。二解

《鬯皇威》第二　鬯皇威，好山如障翠屏围。凝树色，烟成缕，锁岚光，云渐低。回峻岭，丝韁徐按，度崇冈，玉勒轻提。龟背镫，渗金盔，月明风曳素绡旗。一解靖边陲，为思将帅鼓征鼙。娴八阵，齐九伐，用三驱，式九围。撼山岳，风云动色；固封疆，鹳鹤争奇。驱缥褭，跨纤骊，日轮高拥杏黄旗。二解奠鸿基，百年不用是王师。在园囿，麟和凤，贡琛球，航与梯。因农隙，讲求狝狩；际时和，训练熊罴。狮蛮带，锦襴围，晴云不动绛红旗。三解太平时，狼烟不设羽书稀。四

郊外，无烽垒，四民中，多寿耆。枌榆社，我田我稼。羽林郎，如虎如貔。短后衣，曼胡垂，远山一抹蔚蓝旗。四解绿阴中，凯奏歌声美，芦管清笳沸。四海乐昌期，万国图《王会》。马如龙，迤逦车如水。马如龙，迤逦车如水。五解

《整貔貅》第三　整貔貅，顺天因地。依山建垒，制胜争奇。郑鹅越雁，鹳鹤兼鱼丽。箕翼张舒，常山形势用神机。太乙阴符秘，先天遁甲奇。牝牡方圆，纵横斜锐，变化从心起。左戟戈，右雄战，朱鞪丹羽去忘归。朝阳舒画旗，柳叶贴青骊，车书万里同文轨。

《河清海晏》第四　河清海晏，茶村犬不喧。讲武训戎旃，幕府多雄健。韬钤有秘传，虎旅列戈鋋。村吹鬻暮烟，钲鼓竞喧阗，郊原自晏然。轰雷制电，端的是，有征无战，有征无战。

《犖路平》第五　犖路平，锦队开，宾纛悬，日丽风和瑞气鲜。前旌载鸣鸢，春旗曳柳烟。遥听处，唤晴鸠，嘶杜鹃。宝剑琱弓，缤纷在后先。气雄边，花飘柳叶鞞，鞭敲锦连钱。钲鼓声，队队悠扬出远天。农夫自力田，村童自笑喧，望前驱，早度夕阳川。望前驱，早度夕阳川。

《景清明》第六　景清明，万汇苏，云物焕皇图。集祯符，羽仪络绎在春田驻。

《圣武光昭》第七　圣武兮光照，玉烛兮时调，秋狝冬狩建旌旄。曳虹旃，四方永定乐清朝。琱弧久已＜彐橐处＞，龙泉久已韬，句陈翊卫天枢耀。两阶干羽格有苗，埽尽欃枪舞舜韶。中天泰交文，教敷敷文教。

《庆云呈》第九　庆云呈，霞光绚，晴乌嘶芳甸。柳芊绵，风来絮颠柔丝罥。盛世多清晏，颂尧年，祝尧上。

《象天行》第十　象天行，玉犖金根。扈宸游，万骑云屯，角弓笳鼓声相竞。美车攻，之子于征。简车徒，有闻无声。一解际升平，清毗芳塍。庆三农，百室盈宁，羽旗芝盖参差映。念民依，还厘皇情。乐清时，尽戴皇仁二解

《虹流华渚》第十一　红流华渚，星辉电绕枢。庆长庚灿烂，祥云汜濩，巩皇图永固。非烟非雾，非烟非务，东海扶桑，日里金乌。萧索轮囷，楼台殿宇，天酒凝甘露。烟云杳霭中，广乐钧天，尽向风前度。时清每赐酺，民乐还蠲赋。喜随天仗，跄跄济济，几多鹓鹭。

《皇都无外》第十二　皇都无外，更日月光辉。一统车书，祥麟在薮凤来仪。贡筐，篚玳瑁文犀闻说青云干吕。岛屿平夷，是中土圣主当阳，喜犖下，还将八景题。一解卢沟月晓，更西山雪霄，瑞色熹微，金台夕照曳余晖。太液池，万顷玻璃。还有居庸叠翠，峻岭崔巍。崔巍，玉泉虹，琼岛春云，蓟门外，空濛烟雨飞。二解

《夏谚歌》第十三　夏谚歌声遍九垓，又见山重复，水萦回。相风高指静尘动作，者的是，万国春台。歌元首明哉，歌股肱良哉，懋哉，庶事康哉。喜銮舆到来，喜銮舆到来，靡鱼须，桑罨霭。度高原，龙旗沛沛。鬯宸襟，周览徘徊。鬯宸襟，周览徘徊。识民心爱戴，民俗和谐。华封人，祝三多，红日近尧阶。从今后，祝皇图千秋万载。

《芳塍曲》第十四　看取芳塍锦甸，长楸古道，细柳清泉。风来霹雳拓弓弦，日华组甲飞晴练。吟猿落雁，垂杨已穿。红阳紫燕，蚁封又旋，军容煜耀如雷电。一解畋猎无非习战，车攻四牡，王制三田。五豝曾咏《召南》篇，七驺用戒司徒演。兽肥草浅，龙旗有虔。批颐扼颡，虎贲载旋，驾言行狩遵先典。二解

《渥洼曲》第十五　渥洼中，珠雾氤氲。天产龙媒，苑蓄祥麟。命臧圉，办其物色，时其刍秣，万骑駪駪。瞳夹镜，竹批耳峻，权协月，风入蹏轻。绿蛇卫毂，紫燕骈衡。聘长途，人马相得，如圣主之得贤臣。

《美留都》第十六　美留都，崇俭法陶唐，大政当阳，十署雁分行，谘诹政事肃官常。饰＜欃－兔＞槛，无烦刻镂；列棼橑，无取焜煌。珊瑚琳碧，何似茅茨土墙。符帝军，太乙连中央，纪元建号承天贶。启皇图，居尊驭极从民望。灵台云物纪嘉祥，五纬丽文昌。覃四国，迄八荒。瞻云就日咸归向，咏德歌风寿且康。一解金墉屹立平原旷，佳气皇居壮。天文属尾箕，地脉开蓬阆。郁葱葱，与柱轴，同轮广。郁葱葱，与柱轴，同轮广。二解

《溯兴京》第十七　溯兴京，实帝乡，艰难开创。奠中原，覆万方，太平休养。水源木本，继

序不忘。我受命溥将，率由旧章。勤祀典，不愆不忘。无怠无荒，维新旧邦。辑瑞玉，载弁奉璋。来亭来王，一轮红日拥扶桑。广乐记铿锵，歌燕镐，莅明堂。云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寿觞。覃四国，迄八荒。瞻云就日咸归向，咏德歌风寿且康。一解周岐汉沛宁相让，觐天颜，和日霄，胥瞻仰。觐天颜，和日霄，胥瞻仰。二解

《格皇天》第十八　格皇天，民顺心，声灵赫濯云霓望。明丁百六，余分闰位，积浊天常。肃天威，一埽欃枪。定两翼，列旌旗，分八行。黄白红蓝如砌锦，东西相次，自北而南，如山岳，各为一行。握奇经，天元地黄。四奇四正，包罗造化洞阴阳，风云离合无恒象。纵横八卦，变化无方。握神机，位在中央。法河鼓，先登上将。在九星，如珠斯贯，右九星，屈曲如匡，中权玉斗安牙帐。砺戈矛，器甲精良。勋臣功绩在旗常，燮伐藉鹰扬。庙算长，军容壮。指挥大定，牛辞皂栈归桃野，马脱金羁卧华阳。一解师贞协吉天成象，圣武兵须讲。威加四海清，恩逮千夫长。看中林，＜罝＞肃肃，干城将，看中林，＜罝＞肃肃，干城府。二解

《大凌河》第十九　大凌河，爽垲高明。被春皋，细草敷荣。擢纤柯，苜蓿秋来盛。一解溜春泉，淙淙玉声。汇广泽，水净沙明。注辽河，一派澄如镜。二解宜畜牧，牡马在坰。甘水草，虹蚋不惊。岁蕃孳，刍秣无违性。四解选龙媒，曜采何精。翻紫燕，耸鬣长鸣。或乘流，泝浅过沙汀。五解志俶傥，产自幽并。控奚官，首络黄金，或轻狷，万里志长征。六解或蹏龁，凭骄怒生。或偃卧，丰草长林。或就浴，潋滟玻璃净。七解或击树，身间体轻。或俯龁，沙肥草馨。或惊驰，似畏珊鞭影。八解或举足，迟回未行。或竞步，浮云共征。或骖驔，踯躅青莎径。九解或权奇，高颡露睛。或深稳步远视明。或携驹，汗血天地孕。十解喜昌时，泽马效灵。十二闲，并毓房精。驾鼓车，远方还纳赆。十一解万年基，海宇清宁。皂飞黄，鸾铭和鸣。简巡游，不贵騊駼骏。十二解

《狩于原》第二十　狩于原，素节商秋。日华宣，月金波。山川如绣。曳明月，靡鱼须，用三驱，载驰载骤。一解騕褭骖如舞，逶衢去若流，亭童羽荷遵灵囿。月满乌号劲，沙融露草柔。二解师执提，工执鼓，夏苗迄春蒐。彀麛颓，赟猛愁，太白其左天狼右。夙驾于原，歼禽殪兽。三解言观其旗，参偃风旂。言观其马，乘翳玉蚪。从戟矛，希绁韝。兽惊人怒声啾啾，猎围日落风悠悠。四解雨兽风禽，贯肋＜⿰扌春＞喉。目电闪，腥云浮，濡濡一呎吹剑首，序属三秋，严凝气挚，木叶山寒翠幄稠。五解孰矢箙之，于维繁弱弓，孰縻啖之，于维屈卢矛。以作六师，医岂从禽谋。亶帝德，焕神猷，泰阶奕奕综乾纽。六解红云随过翠，紫气傍行輈。山似黛，水如油，清初鸣笳马上讴。伊州凉州，华鲸撞处灵夔吼。〗七解习五戎，命七驺，司徒搢扑施车罘，扬清鞞，著岑牟，兽臣拜贺同于狩。一岁三田昭典礼，豳歌狐貉为公裘。八解云峰绕，宸幄稠。壹发五豝，奉时辰牡，儦儦俟俟如山阜。面伤禽不献，蹏掩迹斯求，贵人贱勇垂王猷。九解驰深鼓利楅，趋险鹜飞輶。塞蠲蝓，城箜篌，既长既溥肇公刘，云赫万国巩千秋。十解苞栖兑矣，析木之陬。于穆原庙，皇矣珠邱。时祭涓孝乡，对扬锡宏休。荐芳还讲武，玉辂统貔貅。十一解鸭绿之江绿波流，长白之山白云浮。于京斯宅，东序陈天球。法驾莅陪都，鱻裔陬道游。汤纲开三面，《驺虞》化右侔。十二解丸丸百尺松，郁郁千章楸。蛟龙奚遁藏，豺兕供貙膄，天闲上驷来庭厩。来庭厩，造父执靶，王良挟輈，睥睨周朝八骏游。十三解温都鲁，帻沟娄。量衡皇度式，膏泽帝功流。永千禩，光六幽，星分箕尾揭蚩尤。灵威震叠，《兔＜罝＞》肃肃皆公侯。四解午酉吉日谖，金德常刚大火流。皇之士，尽好仇。皇之佐，升大猷。凤仪廷兮麟在薮。献之天子，万邦其揉。十五解

《日上扶桑》第二十一　日上扶桑皇风鬯，日上扶桑皇风鬯。湛露濊，金茎仙掌。圣天子，正当阳。丕显丕承，六合中，恩膏广。舟车至，尽来王。睹一统，太平真有象。一解叶《车攻》，咏时昌，一朵红云六龙降。簇千官鹭序，万队鸳行。争戛击，钲镯丁东；纷鱻裔，旌旗摇漾。鸿庞兆姓天颜仰，齐道是春台上，齐道是春台上。二解翳华芝，排仙仗。拥貔貅，万骑腾骧，辉煌从龙应列象。纷冪＜⿱罒历＞，环卫句陈隔御光。纷冪＜⿱罒历＞环卫句陈隔御光。皇威朗，夏谚祝，吾王游豫；《周官》纪，天子巡方。三解王路砥，骤康庄，除道清尘坦而荡，似观河刻玉，比踪陶唐。敷教化，帝德邮传；奉琛赆，臣心葵向。鸿庞兆姓天颜仰，齐道是春台上，齐道是春台上。四解调玉烛，乾坤清朗。幸遭逢，时巡狩，恩施浩荡。波翻翠，潋滟皱银塘。压黄云，葳蕤摇绣壤。同欢庆，

丰年绥万邦。五解属车相望，选胜徜徉，灵风荐爽，引鸾旗，引鸾旗，转龙旂飘扬。拥耆民，欢心合掌。天庥和畅，稽首颂，九如章。鞠＜□月啚＞晋，万年觞。六解乍洽宸襟延睿赏，喜遥临，玉辂翠幌。喜遥临，玉辂翠幌。康衢畔，击壤交赓唱，圣寿无疆。亿舜日，矢＜□橐处＞弓韔，万尧年，凤舞麟翔。道敷天，道裒时，令典煌煌。风行地，筮省方。永怀柔，时迈其邦。省耕敛，万井蒙休养。省耕敛，万井蒙休养。猗欤庆熙朝，奉圣皇。七解表里山河鸿图广，洵莫敢不来享。修革和鸾，旌旗央央，化日高悬正舒长。天可参，地可两。天可参，地可两。八解合相轻，汉武横汾上。示从禽，惩舍往。旂以为辕，兰以为防。饬司徒，厉饰军实壮。不以火田，不献面伤。驾龙文，腾空旷。九解列斯青庐，还开玉帐。秩山川，同衡量。沾锡赉，咸勇畅。旌霓修虹，奉皇欢，休征叠贶。奉皇欢，休征叠贶。十解萦瑞气，天和酿。到处是上林春满望。花傍辇，若含嚬，含嚬倾珠囊，洗尘鞅。奏韶英，典太常，霏雾雨，罨靄炉香。真遍世界，恩流德洋。看雕题漆齿咸稽颡。悬笑绍圣绪，迈前王。十一解升平宇宙年丰穰，勤补助，天工人亮，遥听嵩呼万岁长。十二解

《九五飞龙》第二十九　九五飞龙，庆时乘，九五飞龙。久万里锦江山，归大一统。今皇绍圣绪，克缵丰功。望如云，望如云，就是日垂裳端拱。寅亮天工，寅亮天工，尽梯航，齐来朝贡。一解万象辟鸿濛、趋轶姬《风》殷《颂》。修文偃武，履帝位，明目达聪，卑唐跨宋。亿万年，大宝金瓯巩。糺缦缦，沆瀣霏微，艳晶晶，旭日昭融。二解阅五载，礼成巡狩叶《车攻》，《练时日》，卤簿盛威仪。盛威仪，未央月晓度疏钟，徐张雉房屋，缓启铜龙。纷杂沓，千官前导鸾旗耸。师师济济，万灵呼拥。奉皇欢，五色云车动，从于迈，恩泽纪庞鸿。从于迈，恩泽纪庞鸿。三解时雍万福来同，侍臣珥笔从容。昀昀禹甸，几多甘雨和风。天颜有喜，焕宸章，挥洒腾麟凤。若云汉，倬彼昭回，墨宝千秋珍重。四解或有时甘露珠垂，或有时甘露珠垂，或有时醴泉玉涌。或有时泽出金车，或有时山开，山开得者银甕。惟至圣，足有临兮足有容。诚不显而笃恭。上云峰，鸾辂轻移，上云峰，鸾辂轻移，凌日观，修鸽载咏。五解香炉傍日温，属车瑞云涌。看野陌，黍禾如梁积，祝无疆，跻堂豳人颂。敷德化，民风沕穆，喜到处，时和也更年丰。编氓遍沾膏、雨，听欢呼，自南自北自西东。六解规制度，衡量同，式震叠，琛球贡。率遐迩，北暨恒山，率遐迩，北暨恒山，西至流沙，南被交邕。典礼咸修，裳华胥叶，声灵神悚。信长此献嘉符，振麟仪凤。七解百联猗欤式序，百禄亶其式总。于绎哉，永绥民，于皇哉，允执中。时巡幸，虎贲扈从。从律奏，声谐八风。从丕冒，率俾提封，编氓，遍沾膏雨乐饕餮，自春自夏自秋冬。八解重熙累洽如天永，荡荡巍巍郅隆，翠辇行来紫气拥。九解

《圣德巍巍》第二十三　圣德巍巍洽九天，大启文明会，景福绵熙和民物更鲜妍。丽紫垣，策星夜动，鸾旆发郊原。一解河清海晏，王道正平平，思文谟武烈，丕承丕显。缔造巍然，监于成宪，其永无愆。二解万方宾服仁风扇，义问昭宣，雕题凿齿，重译来朝献。东风便，黄支乌弋识时先。更白狼元菟，金马朱鸢，尽入版舆远。三解声教无边，亘九垓，探八埏。陟尧封，过禹甸。抚殷土，历周原。渐被暨讫，仰清光，北斗高悬。四解崆峒山色翠如烟，访道人非远。姑射有神仙，饮风吸露，绰约婵娟，乘云气，御青天。有虞氏，亲巡遍。五解薰风拂五弦，养恬乐利，到处桑麻鸡犬，含哺鼓腹，风光堪羡。吉蠲，采风问俗非法驾，清跸税桑田。六解游河五老蹁跹，紫极光连。袖里图书一卷，齐向丹陵献。八骏踏云烟，飞雷掣电，《黄竹》诗篇，瑶池清燕。七解稽古想前贤，端垂玉冕，属车香里，晓发冲开宿雾天。霓旌卷，兰生殿，佳气满平川。八解岱岳齐天，七十二君曾驻辇。泰山梁父云亭，肃然崇封禅。金泥印，绿文玉检留丹篆。九解羽林周卫锦袍鲜，万骑骖騵隐见。黄云马足，白日松颠葱茜。贝叶三花，石芝五色，摇漾拂寒烟。十解虹旂彩仗五云连，柳映旌门，在镐承周燕。鸣鸾幸代，旌盖横汾，中流箫鼓振楼船。十一解乘乾位，在德之元。八卦陈，九畴衍，皇极居中建。圣帝明王，一游一豫，芳躅古今传。十二解升平无事岁三田，临之《王制》，考之《风雅》，冬狩秋狝。先期戒事，虞人掌焉。后道旂，前皮轩，璧贯珠联。十三角训典昭然，时巡是五年，云沙辇路芊芊。德音腾赤县，骊龙作马，日月为旗，霜原玉作田。盘营风蠕，铙歌一阕。霓咏大罗仙。十四解

《蹀躞游龙》第二十四　蹀躞游龙，亭童羽荷，莅止青野翠郊。看荡漾，朱旗金＜□王蚤＞，

五色瑞云飘。选吉日，正丽景含韶。好青春，是朝廷有道。好青春，是朝廷有道，飙轮霓烛映星旄。洽宸襟，诗歌蓼萧，云标宝翰摛天藻，皇衢庆霭笼霄。一解恩威闿泽敷八表，百昌万类，咸荷钧陶。西被东渐，声灵远耀，用观民而设教。元良颂，凡有血气者，罔不孚，尊亲戴，甘露降，荣光绕。五云中，尽瞻天识赭袍。二解长路波回兮峰绕，航海梯山瓯包茅。乌弋黄支，绝域齐来到。荷天恩，函大造。婆娑起舞，欢欣醉饱。舌人重译，感天恬冒。一游一豫民欢乐，招音作，征与角君臣赓歌仰熙朝。三解骑竹童，扶鸠老。万年清晏市恩膏，回犖深恩承细草。四解

《庆皇图》第二十五　庆皇图，肇域燕都。重熙累洽，圣化覃敷。玉烛调，金瓯固，巡方兮，继迹有虞。一解圣人之生，首出庶物。握乾符，膺宝录。载歌天保，何福不除。升恒兮，日月居诸。二解宏九有，入三无。惠烝民，膏泽涵濡。迁善不知，衢歌巷舞。嘉祥兮，磅礴扶舆。三解惟天之瑞，庆云甘露。日有重光，星有连珠。惟地之瑞，泽马山车。醴泉兮，喷若醍醐。四解惟草与芝，或紫或朱。惟凤与麟，或七或五。金船银甕，游于王所，嵩高兮，万岁长呼。五解于皇乐胥，抚兹疆宇。思武之烈，思文之谟，念彼《车攻》，载于《石鼓》。吉日兮，申有三驱。六解礼官整仪，羽骑星敷。有旗有旐，有旜有旟。为龟为蛇，为熊为虎。振振兮，匪疾匪徐。七解习习祁祁，和风甘雨。稷翼翼，黍与与。屡惟丰年，食我农夫。农夫兮。瞻望乘舆。八解翠华斯举，香惹御炉。白云出封，青云干吕。欃枪为闑，明月为堵。尘清兮，环卫周庐。九解惟春有补，惟秋有助。所其《无逸》，以游以豫。圭璧金锡，思我皇度。皇皇乎，一统车书。十解相彼东山，启我土宇。奄有四海，缵禹旧服，圣圣相承，以笃清祜。卜年兮，无疆之祚。十一解凤辇所经，瀼瀼湛露。五行式序，庶草蕃庑。帐殿从容，鼓吹和愉。虎拜兮，箕畴敛福。十二解

《万国瞻天》第二十六　万国瞻天，庆岁稔时昌。灿祥云，舜日丽中央。翕河乔岳纪诗章，附舆执靶标星象。胥萩极，复陈常，正恩威克壮。奉金根陟向，奉金根陟向。帝心昭格皇仁广，和铃戛击和鸾响。德化风行草上，刑措兵销，绩熙工亮。一解春省秋省轸吾皇，轸吾皇，句陈肃穆出瑶阊，业花练绕时和盎。时和盎，闪龙旗，滪滪扬扬。闪龙旗，滪滪扬扬。羽林挟毂骤云骧，式仪容，玉琢金相。二解村村绘出升平象，丰亨原野裕仓箱。一自龙舆降，九阎趺荡仰龙光。风淳俗美，泉水都廉让。都廉让，成功奏，遐轨迈陶唐。三解莅春郊，鸟哓花笑，税桑田，晨正农祥。繁华触处艳青阳，省耕助，洵匪几匪康。四解序入恢台当盛长，雨肥梅还醣，清阴麦风凉。裔云翔，眷言万汇咸敷畅。芰荷香带御炉香，圣情悦豫堪延赏。五解瞩秋原，秋气爽，导銮舆，黄菊香初放。跻公堂，稍兕觥。金凤玉露叶滔棠，万寿祝无疆。六解乾亥风刚，巽辰日朗，礼垂冬狩排仙仗。时纳庆，岁迎祥。时纳庆，岁迎祥。沛殊恩，沾浩荡，王辂听锵锵。酒醴笙簧，饮尧尊，歌舜壤。七解以豫以休，引恬引养，黄童白叟欣瞻仰声教讫被遐方。亶馨香，纷肝蠁，八骏尽调良。云锦铺张，统车书，同衡量。统车书，同衡量。八解宸游睿藻来天上，覃闿泽，恩波演漾。喜起遘明良，雝喈相协响。九解

《昊天命》第二十七　昊天有成命，受此丕基。武烈文谟，式谷是贻。亹亹我皇，克缵鸿规。敷天裒对，罄无不宜。一解钦若昊天，敷时绎思，求民之莫，夙夜其咨。迄用康年，维星协毕与箕。既富且谷，迪彼秉彝。圣敬日跻，帝命式于九围。二解宪宪令德，抑抑令仪。纲纪四方，函泳圣涯。率由前模，惠泽勤施。民之攸塈，如取如携。如取如<□摧乃>，迪教不违。皇帝圣神，天锡英姿。听聪视明，法式生知。并包蓄养，解愠弦挥。仁滂施厚，元气淋漓。千秋万岁，复觏似与姬。三解百姓昭明，五典慎徽。浣濯甄陶，沁骨浃肌。如彼田奂，亦既敷菑。如彼室矣，亦涂塈茨。皇心统天，品物咸资。维嘉维时，乐矣鱼丽。四解翩翩之鸿，言渐于逵。皜皜之鹭，言集于湄。藹藹王多吉士，赤芾祁祁。束修其躬，慎乃枢机。左右天子，盍簪勿疑。五解嶪然双阙，晏然三陲。端拱明堂，默运璿玑。礼陶乐淑，俗易风移。金仪测象，玉律定时。四野八荒。无封靡于尔邦，惟日孜孜。六解咨我三公，及尔庶司。岂敢怠安，无平不陂。建国亲侯，王者无私。卜云袭吉，昆命元龟。农事告成，秋以为期。倬彼云汉，奎毕井嘴。揆文奋武，营垒车骑。象纬昭回，圣人法之。以补以助，上继姚妫。亿万斯年，寿考维祺。整法驾，扬华旗。六军雷动，万马星飞，白山嵯峨，绿水澌澌。驺虞至，凤凰仪。于疆于理，皇心则怡。七解渺渺川原，坦然逶迤。遗秉滞穗。如京如坻。各峙乃

粻，以乡我师。鸟兽充牣，硕大蕃兹。莫不振叠，永藉保厘。七驺既驭，万众咸随。鎗鎗鼓铎，幡然旌麾。逐兽追禽，大战长钲。为铙为镯，载常载旗。左律右钺，平有司。瞻彼翠华，朱英蒨蒨。星旗月鈒，锦鞴珠戕。礼百神，奠四维。王用三驱，勿竞厥威。我求懿德，允王保之。八解张皇六师，如虎如罴。天休震动，周道驱驰。策勋在庙，莫不寅威。戢干韬矢，说礼敦诗，天子是毗。九解灼灼芙蓉花，蒸蒸杨柳枝，旟旐婀娜，昼龙与螭。干盾腾拏，逐豹与麋。湛湛甘露，酌以玉卮。陛下千万岁，抚御万国归衔羁。十解《王会》有图，天葩芬奇，爻闯赤帟，元缭碧基。文蜃大蟹，孔乌皋鸡。隃冠尊耳，露大星施。白鹿黄骐。献其貔皮。在彼泽宫，璧水瀰瀰。树尔侯矣，射熊与貍。槐宸高耸，棘路明熹。鸣葭驻罕，丽日和飔。四牡骙骙，以车伾伾，饮至言归。十一解骖四鸾，驾六螭。彤云分五老，珠露浥三岐。访姑射，拜希夷。执衡与规，循理因资。昭假迟迟，恭己无为。十二解诞敷文德，怀柔神祇。天命靡谌，念兹在兹。周原稼穑，小民之依。蠲租赐复，王言如丝。裁成辅相，于铄纯禧。首山之阳，母采尔薇。商山之颜，母采尔芝。三老五更，惠和宣慈。有冯有翼，尔性尔。弥。袒而割牲，谦谦是撝。示我周行，瑟鼓笙吹。十三解矗矗恒山，幽冀之治。绛云紫霞，歧歧嶷嶷。青书绿笈，神所护持。包王孕帝，驾轩铄羲。元泉神草，瑞勒丰碑。爰命太常，爰诏后夔。式祀上帝，乡以騑牺，献琮璧，奏《咸池》。奎联璧合，星斗陆离。洞箫玉琯，凤羽麟差。十四解中泽有葵，南山有桋。岂弟君子，佩玉履綦。遭逢明盛，文焕功巍。三坟五典，煌煌丽辞。愿续《雅颂》，永镇厓＜□厂羲＞。十五解

乾隆二十五年，平定西陲，《凯歌》四十章

睿谟独运武功成，天柱西头奏永清。候月占风传自昔，试听今日凯歌声。其一往岁伊犁振旅回，名王尺组就俘来，天西月窟咸星拱，戎索遥从昧谷开。其二狼狈相兼弟与昆，虏廷久絷两花门。九天忽遇王师下，破械先施再造恩。其三赐归旧部宠荣多，俾抚残戎释纲罗。但使祁连山作砺，不教蒲类海扬波。其四何期鹰眼终违化，翻肆鸮音煽逆尘。朔草并沾天上露，黄沙偏负塞垣春。其五恢天纲本来宽，稔恶诛锄务欲殚。宵旰从容宏庙略，偏师重进取凶残。其六梯冲烈烈库车垣，逋寇仓黄竟返奔。那识降人急献款，亡巢徼幸漏游魂。其七虎符申命下丹霄，壁垒旌旗焕一朝。顿觉三门新气象，元戎更拜霍嫖姚。其八一军早定沙雅尔，百堵旋收阿克苏。万里风驰还电埽，大兵直压贼城孤。其九蚁结蜂屯三阅月，熊蹲虎踞一当千。如山军势原难撼，丑类空教倒戟旋。其十＜□橐处＞囊不待里粮行，早喜因粮在敌城。奇应何须惊雨粟，地留火米待神兵。其十一天浆那挹斗杓盈，陆海茫茫疏勒城。忽报巡泉随井渫，满营歌舞拜王明。其十二鼯鼠从知技已穷，著林飞炮响随风。铅丸拾得还歼寇，翻为天朝助火攻。其十三天厩飞腾万骑来，追风已过拂云堆。更番士卒符神算，恰作奇兵拔垒回。其十四六城唇齿扼和阗，一夕降旗因垒传。五里何妨迷涿野，转乘霹雳靖狼烟。其十五群番秉令尽从风，联部扶携厥角同。重译献来回字表，喜为臣仆象胥通。其十六绣旗乍卷锐师分，戈壁风沙结暮云，半夜贼营齐破胆，惊从天上下将军。其十七腹背交攻攻并力，爪牙尽挫挫安逃。天风吹荡蚍蜉阵，伏穴潜藏似犴牢。其十八叶尔奇木门洞达，哈什哈尔城崔巍。此间风景古未识，祇今惟有天兵来。其十九缠头夹道拜旌旗，洄泽扬沙久赫曦。最是神奇回造化，雨师今亦迓王师。其二十久传妇子望云霓，今听欢呼应鼓鼙。跪奉雕盘争献果，葡萄蒟酱比难齐。其二十一殊方何幸戴尧天，从此坤城列市廛。薄赋但孝供苜蓿，同文先为易金钱。其二十二劲师分道袭刀环，转战经时草木殷。入夜穷追声影绝，山头明月一弓弯。其二十三万众争先虏气销，呼声天半落盘雕。至今人过伊西洱，犹觉轰霆撼碧霄。其二十四旧闻天宇原知向，今耆神锋不可撄。一一颛＜□幽页＞尽泥首，夜来刁斗静无声。其二十五阵合将军飞羽箭，战酣勇士掣琱戈。降戎奉檄皆鹰犬，兔走山前得脱麽。其二十六残生暂保齐那尔，狡窟难寻＜□罒干＞布孩。白鹊旗高函逆首，都丸亲奉凯书来。其二十七虮肺蜮肱自不支，亲离众叛欲何之。轻刀砍阵蹂轻骑，又报分张贰负尸。其二十八奏捷星驰绝域书，御园云物小阳初。葭灰未动春先到，应瑞花争四照舒。其二十九送喜璇闱昼正长，共邀慈福乐时康。武成敬颂无疆寿，锡类同瞻日月光。其三十山川竞说《方舆记》，风土争传《王会图》。此日西维逾二万，昆仑犹自在东隅。其三十一默伽乐国旧曾檑，岂谓还成井底蛙，自此天方增喜色，真教土宇属天家。其三十二旭日曈昽元象开，八紘七政在璇台。噜斯纳默知钦若，同向葨阶

奉朔来。其三十三万古冰山雪嶡间，尽教职贡附朝班。落梅何处春风笛，一路筠冲接玉关。其三十四献馘肤功纪泮林，天章更勒远山岑。祗看云汉昭中外，字字唐虞二典心。其三十五功成始仰庙谟神，测海扪盘见未真。崇论昭宣聋昧觉，共钦至理析天人。其三十六泰坛琮璧陈天贶，清庙圭璋告大猷。盛典辉煌群祝嘏，皇心肃穆自凝庥。其三十七日丽风暄敞凤楼，九霄丹诏瑞云浮。敷天湛露恩施溥，奏凯声中恺泽流。其三十八骏烈都从睿断成，登三咸五总难名。祗今尺箠收天外，岁籥才看第五更。其三十九舞羽＜彐橐处＞弓偃六师，策勋饮至拜丹墀。小臣愿谱《鸣笳》曲，珥笔惭无《朱鹭》词。其四十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高宗御制《凯歌》三十章

廿四十秋夜丑时，木兰营里递红旗。本来不寐问军报，孰谓今宵宛见之。其一其千里外路迢遥，向十余朝兹八朝。可识众心同一志，嘉哉行赏自宜昭。其二贼巢最是勒乌围，甲杂小连噶喇依。破竹势成应不日，速传捷信愿无违。其三行营半夜那来喧，即是红旗到叙门。五载勤劳同上下，鸿勋集总沐天恩。其四红镫一点引红旗，顷刻行营人尽知。旧部新藩同贺喜，古来报捷可如斯。其五成言原有付儿行，一见红旗即奏将。虽是慈心早知喜，更驰侍卫报山庄。其六一破贼巢飞骑驰，未遑详细尽陈之。将军宣力应优赐，先示端倪加勉宜。其七前次受降惟戢斧，今番报捷乃犁庭。敬承天眷能无慰，未至武成心未宁。其八宵衣惟吾理合然，喜而不寐那能眠。乃知屐齿事诚有，较彼殊犹高下悬。其九三捷盼来一月间，此时军务正相关。执渠埽穴歌耆定，伫待郊台奏凯还。其十甲午桃花寺跸停，军书正此俯窗櫺。幸哉今日仍凭处，绿柳中飞一点星。其十一勒围报捷夜行营，重值上陵昼返程。一刻万人齐色喜，光明日月永销兵。其十二三穴犹延一月余，六军奋勇岂饶渠，周遭火器炽攻处，早烂区区釜底鱼。其十三旬余栈驿八朝至，一片红旗万马飞。夹路群番喜且惧，国之庆也国之威。其十四险恶山川靖枭獍，邪深机阱绝根株。从今番部都安堵，强食奸欺自此无。其十五蚕丛绝险隐妖氛，百战功成古未闻。鼛鼓冬冬声凯献，羌儿稽首送将军。其十六坚碉林立万重山，破险冲锋历尽艰。奏绩都资军将力，红旗一道入桃关。其十七姜维征处号维州，艳羡戎人谣语留。今日勒围为内地，无忧城果是无忧。〗其十八盼捷经冬复入春，垂成偏觉意厪频。今宵料得方安枕，明告慎哉用武人。其十九流离此日穴巢倾，耆定从兹可罢兵。歌莫教容易听，五年功幸一朝成。其二十郊台仍是此郊台，何幸重修盛事来。漫谓数年经契阔，精神注似日相陪。其二十一勋臣率拜列灵旗，军士鸣螺赫武仪。乐奏铙歌行抱见，诘戎家法万年垂。其二十二己巳班师本受降，庚辰郊劳典鸿庞。放牛归马予素志，凯献何期此见双。其二十三准部回城定五年，金川小寇亦如前。嘉邓将士久敌忾，不觉对之增恻焉。其二十四地险加之众志坚，林碉步步载而前。小于昔事难过倍，慰意恒因意＜⿰亻 間＞然。其二十五凿穴而居避火器，终于面缚出蕃城。贪生蝼蚁固如此，聚族将焚语岂诚。其二十六倏经于役五春秋，栈道崎岖似坦邮。夹路花红复柳绿，阿谁致悔觅封侯。其二十七脱却戎衣换吉衣，龙章示奖特恩稀。同心戮力还抡最，便解天闲赐六飞。其二十八兵洗金川永不波，潢池跋扈竟如何。良乡近远多黎庶，欢喜都来听凯歌。其二十九凯歌亦岂易为闻，五岁辛勤劳众军。我实未曾安午夜，几多忧虑与平分。其三十

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吏部尚书彭元瑞集御诗为《万寿衢歌》三百章，帝自圆明园回宫，奏以前导。而内戡外攘，治定功成，群臣亦屡有奏御之篇。康熙二十年，叶方蔼上《皇雅》，曰《泾丘》十二章，美受降也；曰《关陇》十二章，平陇右也；曰《南纪》十一章，平闽也；曰《巨浸》十一章，平海寇也。徐嘉炎上《铙歌鼓吹曲》，曰《圣皇出》，皇帝受命也；《辽水奠》，平察哈尔之乱也；《安陇右》，平王辅臣也；《豫章翻》，定江西贼也；《扫七闽》，平耿精忠也；《海波平》，驱郑锦也；《平五羊》，讨尚之信也；《桂水深》，定广西也；《歼渠魁》，吴三桂死，逆党解散也；《洞庭湖》，平湖南也；《收成都》，平全蜀也；《克黔阳》，定贵州也；《定昆明》，诛吴世璠，平全滇也；《文德舞》，告成功也。凡一十四章。袁佑亦上《平滇铙歌》，曰《圣同天》，曰《出师初》，曰《皇矣》，曰《于铄》，曰《氏亩》，曰《昔夜郎》，曰《万方平》，曰《于都》，曰《审天心》，曰《山石》，凡十章。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巡幸阙里。徐元文上《东巡雅》十三章。李振裕上《亲祠阙里雅》一篇。顾汧上《述圣政雅》，《东山》十章，《南勋》十章。金居敬上《驾幸阙里乐府》十二章。康熙二十八年，圣

祖南巡，赵执信上《南巡乐府》，凡四章：曰《东南春》，道路无扰也；曰《岁星谣》，蠲租税也；曰《江水清》，吏知法廉也；曰《桃花然》，变民俗也。彭会淇亦上《南巡风谣》十章。康熙三十六年，亲征沙漠，厄鲁特遁，陈廷敬上《圣武雅》三篇，《惟天》十有一章，言初临沙漠，安边破敌，武功盛也；《皇矣》十有一章，言抚降人民也；《武成》十有一章，言擒孽歼凶，武功大成也。王士桢上《平北雅》一篇。杜臻上《平漠北铙歌鼓吹曲》：曰《扬圣武》，《神几捷》，《峙金汤》，《踣猘兽》，《天驷蝗》，《天行健》，《＜穿＞孤雏》，《伏天诛》，《衢歌繁》，《武功成》，《光芝检》，《陈王会》，凡十二章。陈论上《圣武功成铙歌鼓吹曲》：曰《圣武昭》，《行天讨》，《虔祭告》，《命将帅》，《嘉祥应》，《三出塞》，《广招来》，《大无外》，《凯歌还》，《辞尊号》，凡十章。宋骏业上《平北雅》：成命九章，言天子自将出塞，靖边尘，安万民也；《皇祐》九章，言天子再出塞，料军实，决机宜也；《天监》九章，言天子三出塞，凶丑穷蹙，服天诛，集大功也。沈涵上《圣驾北巡铙歌》四章：《抚万国》，言天威北指，厄鲁特远遁也；《乘法驾》，言大驾巡边，喀尔喀恳切输诚也；《紫坛高》，言德合天人，甘霖屡沛也；《六龙旋》，言还宫斋祓，亲诣北郊也。姜宸英上《平沙漠还宫凯歌》七章：《皇矣》，颂宸断也；《有山崔嵬》，述贞符也；《从军乐》，恤将士也；《绝大漠》，颂神武也；《二仪乐》，好生也；《雄狐》，美诸将能禀神算，成大功也；《歌凯旋》，乐寇平大驾早旋也。雍正二年，钱陈群上《青海平定铙歌》，曰《麋之穷》，《贼母俘》，《屈群丑》三章。乾隆八年，沈德潜上《谒陵庆成乐府》，曰《圣大孝》，《发銮辂》，《盛京乐》，《谒三陵》，《怀祖烈》，《礼成宴》，《群蕃朝》，《大狩阅》，《永锡类》，《六龙回》十章。万承苍亦上《帝鉴》十章。乾隆十四年，梁诗正上《平定金川雅》：《有绎》五章，美出师也；《戎车》四章，翦二竖也；《繁云》五章，番酋降也；《鸾镳》五章，告成功也。梦麟亦上《圣武远扬雅》一篇。乾隆四十二年，程景伊上《平定两金川雅》四篇：曰《苞蘖》十章，缵拉肇衅，按旅组征，遂平之也；《寅威》七章，索诺木纳我叛人，守险拒命，简师济师，番戎机以摧坚锐也；《周陆》十章，师武臣力，克承睿策，悉俘群丑，武功成也；凯怿十章，圣武既昭，行庆秩典，中无疆也。雍容揄扬，第群臣之嘉颂，虽未颁乐官，而掌固有可纪者，附见于末云。

清史稿卷一〇一　志第七六

中和韶乐　丹陛大乐　中和清乐

清代乐制，有《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导迎乐》、《铙歌乐》、《禾辞桑歌乐》、《庆神欢乐》、《宴乐》、《赐宴乐》、《乡乐》，器则随所用而各异，悉依乐部次第，胪列而备举之。所获藩属乐器，列于《宴乐》，古所未详，尤不可略。然第志其名称形制而已，若夫尺度声律，则有司存。

《中和韶乐》，用于坛、庙者，镈钟一，特磬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建鼓一，箎六，排箫二，埙二，箫十，笛十，琴十，瑟四，笙十，搏拊二，祝一，敔一，麾一。先师庙，琴、箫、笛、笙各六，箎四，余同。巡幸祭方岩，不用镈钟、特磬，琴、箫、笛、笙各四，瑟、箎各二，余同。用于殿陛者，箫四，笛四，箎二，琴四，瑟二，笙八，余同。

镈钟，范金为之，凡十二，应十二律。其制皆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大，横径小。乳三十六。两角下垂。十二钟各虡，大小异制。黄钟之钟，两栾高一尺八寸二分二厘，甬长一尺零八分，以次递减至应钟之钟，两栾高九寸六分，甬长五寸六分八厘。黄钟之钟，十一月用之；大吕之钟，十二月用之；太簇之钟，正月用之；夹钟之钟，二月用之；姑洗之钟，三月用之；仲吕之钟，四月用之；蕤宾之钟，五月用之；林钟之钟，六月用之；夷则之钟，七月用之；南吕之钟，八月用之；无射之钟，九月用之；应钟之钟，十月用之。钟之簴虡凡四，皆涂金、上簴左右刻龙首，脊树金鸾，咮衔五采流苏，龙口亦如之，下垂至趺。中簴有业，镂云龙。附簴结黄绒紃以悬钟。左右两虡，承以五采伏狮。下为趺，趺上有垣，镂山水形。黄钟、大吕、太簇三虡尺度同，夹钟、姑洗、仲吕三虡尺度同，蕤宾、林钟、夷则三虡尺度同。南吕、无射、应钟三虡尺度同，用时不并陈，如以黄钟为宫，则祗悬黄钟之钟。余月仿此。

特磬，以和阗玉为之，凡十二，应十二律。其制为钝角矩形，长股，谓之鼓，短股谓之股，皆

两面为云龙形，穿孔系纫而悬之。十二磬各虡，大小异制。黄钟之磬，股长一尺四寸五分八厘，鼓长二尺一寸八分七厘。以次递减，至应钟之磬，股长七寸六分八厘，鼓长一尺一寸五分二厘。愈小者质愈厚，黄钟之磬，厚七分二厘九豪，递增至应钟之磬，厚一寸二分九厘六豪。黄钟之磬，十一月用之；大吕之磬，十二月用之；太簇之磬，正月用之；夹钟之磬，二月用之；姑洗之磬，三月用之；仲吕之磬，四月用之；蕤宾之磬，五月用之；林钟之磬，六月用之；夷则之声，七月用之；南吕之声，八月用之；无射之磬，九月用之；应钟之磬，十月用之；磬之簴虡亦四，惟上簴左右刻凤首，趺饰卧凫，白羽朱喙。十二磬不并陈，当月则悬其一，与镈钟同。

编钟，范金为之，十六钟同虡，应十二正律、四倍律，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各有倍律。阴阳各八。外形椭圆，大小同制，惟内高、内径、容积各不同。实体之薄厚，以次递增。第一倍夷则之钟，体厚一分三厘三豪，至第十六应钟之钟，体厚二分八厘四豪。簴虡涂金，上簴左右刻龙首，中、下二簴俱刻朵云，系金钩悬钟。两承以五采伏狮，下为趺，镂山水形。

编磬，以灵壁石或碧玉为之，十六磬同虡，应十二正律、四倍律，与编钟同。阴阳各八。皆为钝角矩形，大小同制。股长七寸二分九厘，鼓长一尺九分三厘五豪，惟实体之薄厚，以次递增。第一倍夷则之磬，厚六分六豪八丝。至第十六应钟之磬，厚一寸二分九厘六豪。簴虡制同编钟，惟上簴左右刻凤首，趺饰臣凫，白羽朱喙。

建鼓，木匡冒革，贯以柱而树之。面径二尺三寸四厘，匡长三尺四寸五分七厘，匡半穿方孔，贯柱上出擎盖，下植至趺。盖上穹下方，顶涂金，上植金鸾为饰。承鼓以曲木，四歧抑匡，趺四足，各饰卧狮。击以双桴，直柄圆首，凡鼓桴皆如之

篪二，皆截竹为质，间缠以丝，横吹之。一孔上为吹口，五孔外出，一孔内出，又二孔并间下出为出音孔。管末有底，中开一孔，吹孔上留竹节以闭音。一姑洗篪，径八分七厘，自吹口至管末，九寸九分五厘九豪，阳月用之。一仲吕篪，径八分三厘二豪，自吹口至管末，九寸五分二厘五豪，阴月用之。

排箫，比竹为之，其形参差象凤翼。十六管，阴阳各八，同径殊长。上开山口单吹之，无旁出孔。自左而右，列二倍律、夷则，无射。六正律以协阳均。自右而左，列二倍吕，南吕，应锺。六正吕以协阴均。管面各镌律吕名，纳于一椟，而齐其吹口。椟用木，形如几，虚其中以受管。

埙有二，烧土为之，形皆椭圆如鹅子，上锐下平。前四孔，后二孔，顶上一孔，以手捧而吹之。一黄钟埙，内高二寸二分三厘，腹径一寸七分一厘七豪，底径一寸一分六厘八豪，阳月用之。一大吕埙，内高二寸一分三厘三豪，腹径一寸六分四厘二豪，底径一寸一分一厘七豪，阴月用之。

箫二，截竹为之，皆上开山口，五孔前出，一孔后出，出音孔二，相对旁出。一姑洗箫，径四分三厘五豪，自山口至出音孔，长一尺五寸八分四厘二豪，阳月用之。一仲吕箫，径四分一厘六豪，自山至至出音孔，长一尺五寸一分五厘二豪，阴月用之。

笛二，截竹为之，皆间缠以丝，两端加龙首龙尾。左一孔，另吹孔，次孔加竹膜，右六孔，皆上出。出音孔二，相对旁出。末二孔，亦上出。一姑洗笛，径四分三厘五豪，自吹孔右尽，通长一尺二寸五分一厘七豪，阳月用之。一仲吕笛，径四分一厘六豪，自吹孔右尽，通长一尺一寸九分七厘二豪，阴月用之。

琴，面用桐，底用梓，髹以漆。前广、后狭、上圆、下方、中虚。通长三尺一寸五分九厘。底孔二，上曰龙池，下曰凤池。腹内有天地二柱，天柱圆，当肩下；地柱方，当腰上。凡七弦，皆朱。第一弦一百八纶，第二弦九十六纶，第三弦八十一纶，第四弦七十二纶，第五弦六十四纶，第六弦五十四纶，第七弦四十八纶。轸七，徽十三。其饰岳山焦尾用紫檀，徽用螺蚌，轸结黄绒纫，承以髹漆几。

瑟体用桐，髹以漆，前广、后狭、面圆、底平、中高、两端俯。通长六尺五寸六分一厘。底孔二，是为越。前越四出，后越上圆下平。凡二十五弦，弦皆二百四十三纶。中一弦黄，两旁皆朱。设柱和弦，柱无定位，各随宫调。弦孔饰螺蚌，承以髹金几二。

笙二，截紫竹为管，环植匏中，匏或以木代之。管皆十七，束以竹，本丰末敛，管本近底削半

露窍。以薄铜叶为簧，点以蜡珠，其上各按律吕分开出音孔。匏之半施椭圆短嘴，昂其末。中为方孔，别为长嘴如凤颈，置于短嘴方孔中。末为吹口，气从吹口入，鼓簧成音。小笙制如大笙而小，亦十七管，惟第一、第九、第十六、第十七管不设簧，有簧者凡十三管，余均与大笙同。

搏拊，如鼓而小。面径七寸二分九厘，匡长一尺四寸五分八厘。匡上施金盘龙二，衔小金镮，以黄绒绌系之，横置趺上。用时悬于项，击以左右手。每建鼓一击，则搏拊两击以为节。

柷，以木为之，形如方斗，上广下狭，三面正中各隆起为圆形以受击，一面中为圆孔以出音。以趺承之，击具曰止。

敔，以木为之，形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趺承之。鼓之以籈，以竹为之，析其半为二十四茎，于齟齬上横轧之。

麾，黄帛为之，绣九曲云龙。上饰蓝帛，绣红日，日中绣中和字。上绣三台星，左北斗，右南斗。帛上下施横木，上镂双龙，下为山水形，皆髹金。朱杠，上曲为龙首以悬麾，麾举乐作，麾偃乐止。

《丹陛大乐》，凡御殿受贺及宫中行礼皆用之。其器：戏竹二，大鼓二，方响二，云锣二，箫二，管四，笛四，笙四，杖鼓一，拍板一。箫、笛、笙同《中和韶乐》。

戏竹，析竹为之，凡二，各五十茎。髹朱，承以涂金壶卢，下有柄，亦髹朱。人各执其一，立丹陛上，合则乐作，分则乐止。戏音与麾同，其用亦与麾同。

大鼓，木匡冒革，面径三尺六寸四分五厘，匡高三尺二寸四分。腹施铜胆，面髹黄，绘五采云龙。匡髹朱，绘交龙，匡半金镮四。承以髹朱架，架有钩，以钩镮平悬之。架高六尺，鼓者藉蹈以击之。

方响，以钢为之，形长方，十六枚同虡，应十二正律、四倍律，与编钟、磬同。形质皆同。惟以薄厚为次。倍夷则之厚，三分三豪四丝，递增至应钟之厚，六分四厘八豪。后面近上三分之一皆为横脊，窃其上端，系以黄绒绌，悬于虡而斜倚之，击以小钢槌。各部乐皆同，惟马上凯歌乐分用其八，人各一枚，擎而击之。

云锣，范铜为之，十枚同架，应四正律、六半律，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四正律，半黄钟至半无射六半律。皆四旁穿窃，以黄绒绌系于架，中四，左右各三，合三行为九宫形，其一上出。以薄厚为次，下右应姑洗之律，厚二厘五豪二丝。递增至最上，应半无射之律，厚五厘九豪八丝。

管，即头管，以坚木或骨角为之，大小各一，皆前七孔后一孔，管端设芦哨，入管吹之。大管以姑洗律管为体，径二分七厘四豪，哨下口至末，长五寸七分六厘。小管以黄钟半积同形管为体，径二分一厘七豪，哨下口至末，长五寸六分二豪。皆间束以丝，两端以象牙为饰。

杖鼓，上下二面，铁圈冒革，复楦以木匡，细腰。匡高一心九寸四分四厘、腰径二寸八分八厘，两端径各八寸一分，上下面径各一尺二寸九分六厘。面匡俱髹黄，绘五采云龙，缘以绿皮掩钱。上下边缀金钩各六，以黄绒绌交络之。腰加束焉。腰饰绿皮焦叶文。以髹朱竹片击之

拍板，以坚木为之，左右各三片。近上横穿二孔，以黄绒绌联之，合击以为节。

《中和清乐》，用于册尊典礼，宴飨进馔，除夕、元夕张灯亦用之。其器：云锣二，笛二，管二，笙二，杖鼓一，手鼓一，拍板一。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板同《丹陛大乐》。

杖鼓同《丹陛大乐》而小，或半之，或为三之二。

手鼓，木匡冒革，面径九寸一分二豪，腰径一尺二分四厘。以柄贯匡，持而击之。

《丹陛清乐》，用于宴飨进茶、进酒、临雍赐茶亦用之。乐器均与《中和清乐》同。

《导迎乐》、《铙歌乐》，用于乘舆出入。銮驾卤簿则奏《导迎乐》，骑驾卤簿则奏《铙歌》之《行幸乐》，法驾卤簿、大驾卤簿则《导迎乐》间以《铙歌乐》，惟大祀诣坛、庙则《导迎乐》、《铙歌乐》设而不作。凡三大节进表及进实录、圣训、玉牒，又亲耕、亲蚕、授时、颁诏、殿试、送榜、迎吻，凡前导以御仗出入者，皆奏《导迎乐》。《铙歌》之乐有《卤簿乐》，其一部，曰《铙歌鼓吹》。有《前部乐》，其部一，曰《前部大乐》。亦曰《大罕波》。有《行幸乐》，其部三：曰《鸣角》，曰《铙歌大乐》，曰《铙歌清乐》。有《凯旋乐》，其部二：曰《铙歌》，曰《凯歌》。《卤簿乐》与《前部大乐》

并列，亦曰《金鼓铙歌大乐》，凡圜丘、祈谷、常雩，用大驾卤簿，则《前部大乐》、《铙歌鼓吹》、《行幸乐》三部并陈。方泽，用法驾卤簿，则陈《前部大乐》、《铙歌鼓吹》。太庙、社稷及各中祀，用法驾卤簿，则陈《铙歌鼓吹》。朝会用法驾卤簿同。御楼受俘，用法驾卤簿，则陈《金鼓铙歌大乐》。巡幸及大阅，用骑驾卤簿，则陈《鸣角铙歌大乐》、《铙歌清乐》。凯旋郊劳，则奏《铙歌》。回銮振旅，则奏《凯歌》。

《导迎乐》用戏竹二，管六，笛四，笙二，云锣二，导迎鼓一，拍板一。笙、笛同《中和韶乐》，戏竹、云锣、管、板同《丹陛大乐》。

导迎鼓，制如大鼓而小，面径二尺四分八厘，匡高一尺六寸二分。绘五采云龙，腹施铜胆。旁施金镮四，系黄绒绌。二人舁行，击以朱槌。

《铙歌鼓吹》用龙鼓四十八，画角二十四，大铜角八，小铜角八，金二，钲四，笛十二，杖鼓四，拍板四。笛同《中和韶乐》，板同《丹陛大乐》。

龙鼓，木匡冒革，面径一尺五寸三分六厘，匡高六寸四分八厘。面匡绘饰金镮俱如导迎鼓。系黄绒，行则悬于项，陈则置于架。架攒竹三，贯以枢而搘之。

画角，木质，中虚腹广，两端锐。长五尺四寸六分一厘二豪，上下束以铜，中束以藤五就，髹以漆。以木哨入角端吹之，哨长七寸二分九厘。

大铜角，一名大号，范铜为之，上下二截，形如竹筒，本细末大，中为圆球。纳上截于下截，用则引而伸之，通长三尺六寸七分二厘。

小铜角，一名二号，范铜为之，上下二截。上截直，下截哆，各有圆球相衔，引纳如大铜角，通长四尺一寸四厘。大角体巨声下，小角体细声高，不以长短论。

金，范铜为之。面平，径一尺四寸五分八厘，深二寸二分七厘五豪。旁穿二孔，结黄绒绌贯于木柄，提而击之。

钲，范铜为之，形如槃。面平，口径八寸六分四厘，深一寸二分九厘八豪，边阔八分六厘四豪。穿六孔，两两相比，周以木匡，亦穿孔，以黄绒绌联属之。左右铜镮二，击黄绒绌，悬于项而击之。

杖鼓，同《丹陛大乐》，惟面绘流云，中为太极。

《前部大乐》，用大铜角四，小铜角四，金口角四。大铜角、小铜角制同《铙歌鼓吹》。

金口角，旧名唢呐，木管，两端金口，上弇下哆。管怅九寸八分九厘。管上金口长二寸一分六厘，为壶卢形，加小铜槃二。管下金口长四寸八分六厘，刻管如竹节相间，前七孔，后一孔，以芦哨入管端吹之。

《铙歌大乐》，用金口角八，铜鼓二，铜点一，金一，钹一，行鼓一。金口角同《前部大乐》，金同《铙歌鼓吹》。

铜鼓，范铜为之，形如金，面径九寸七分二厘，中隆起八分一厘，径二寸六分七厘三豪。边穿孔二，以黄绒绌悬而击之。

钹，范铜为之，面径六寸四分八厘，中隆起一寸二分九厘六豪，径三寸二分四厘。穿孔贯，左右合击以和乐。

行鼓，一名陀罗鼓。木匡冒革，上大下小，面匡绘饰如龙鼓。金镮四，贯以黄绒绌。行则跨于马上，陈则置于架。

《铙歌清乐》，用云锣二，笛二，平笛二，管二，笙二，金一，钹一，铜点一，行鼓一。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同《丹陛大乐》，金同《铙歌鼓吹》，钹、铜点、行鼓同《铙歌大乐》。

平笛，同《中和韶乐》，惟不加龙首尾。

《行幸乐》，合《铙歌大乐》、《铙歌清乐》之数，益以大铜角八，小铜角八，蒙古角二。大铜角、小铜角同《铙歌鼓吹》。

蒙古角，一名蒙古号，木质，中虚末哆，上下二截。角有雌雄二制，雄角上口内径三分四厘五豪，雌角上口内径二分八厘五豪，皆于管端施铜口，以角哨纳入吹之。雄者声浊，雌者声清。

《铙歌》用大角四，小铜角四，金口角八，金四，锣二，铜鼓二，铙四，钹四，小和钹二，花

匡鼓四，得胜鼓四，海笛四，云锣四，箫六，笛六，管六，篴六，笙六。大铜角、小铜角、金同铙歌鼓吹，金口角同前部大乐，铜鼓、钹同《铙歌大乐》，箫、笛、篴、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同《丹陛大乐》。

铙，范铜为之，面径一尺二寸。中隆起，穿孔贯纽，左右合击。

小和铜钹，制与钹同，面径七寸九分。中隆起，穿孔贯纽，均与钹同。

花匡鼓，即腰鼓，木匡冒革，面径一尺五寸二分，匡高一尺六寸，绘花文。座以檀，四柱交趺，以铜镮悬鼓而击之。

得胜鼓，木匡冒革，面径一尺六寸一分，匡高五寸八分，绘云龙。座为四柱，悬鼓于上而击之。

海笛，制如金口角而小，通长九寸五分。

《凯歌》用云锣四，方响八，钹二，大和钹二，星二，铜点二，钖二，箫四，笛四，管十二，笙四，杖鼓二，拍板二。箫、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杖鼓同丹陛大乐，钹、铜点同铙歌大乐。

方响，制同《丹陛大乐》，分用其八，人各一枚，擎而击之。

大和钹，制与钹同，面径一尺一寸八分。中隆起穿孔贯纽，左右合击。

星，铜为之，口径一寸八分，深一寸。中隆起，各穿圆孔，贯以纽，左右合击。

钖，范铜为之，面径二寸七分，口径三寸一分五厘，深六分。穿孔贯纽，击以木片。

拍板三片，束其二，以一拍之。

《禾辞桑歌乐》，亲耕、亲桑用之。亲耕用金六，鼓六，箫六，笛六，笙六，拍板六。亲桑用金二，鼓二，箫、笛、笙各六，拍板二。箫、笛、笙同《中和韶乐》，板同《丹陛大乐》。

鼓，制如龙鼓而微小，悬于项击之。

《庆神欢乐》，凡群祀用之。其器云锣二，管二，笛二，笙一，鼓一，拍板一，惟祀先蚕及关帝、文昌则加隆焉。笛、笙、鼓同《中和韶乐》，云锣、管、板同《丹陛大乐》。

《宴乐》凡九：一曰《队舞乐》，一曰《瓦尔喀部乐》，一曰《朝鲜乐》，一曰《蒙古乐》，一曰《回部乐》，一曰《番子乐》，一曰《廓尔喀部乐》，一曰《缅甸国乐》，一曰《安南国乐》。

队舞有三：一曰《庆隆舞》，凡殿廷朝会宫中庆贺宴飨皆用之；一曰《世德舞》，宴宗室用之；一曰《德胜舞》，凯旋筵宴用之。三舞同制，皆舞而节以乐。其器用筝一，奚琴一，琵琶三，三弦三，节十六，拍十六。

筝，似瑟而小，刳桐为质，通长四尺七寸三分八厘五豪。十四弦，弦皆五十四纶，各随宫调设柱。底孔二。前方，后上圆下平，通体髹金，四边绘金夔龙。梁及尾边用紫檀，弦孔以象牙为饰。

奚琴，刳桐为质，二弦。龙首，方柄。槽长与柄等。背圆中凹，覆以板。槽端设圆柱，施皮扣以结弦。龙头下唇为山口，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

琵琶，刳桐为质，四弦，曲首长颈，平面圆背，腹广而椭。槽面施覆手，曲首中间为山口。设檀轴四以绾弦，左右各二，山口上以黄杨木为四象，下以竹为十三品，按分取声。中腰两旁为新月形，腹内以细钢条为胆，弦自山口至覆手，长二尺一寸六分，第一弦以朱饰之。

三弦，斲檀为质，修柄，方槽，园角，冒以虺皮。柄贯槽中，柄末、槽端覆以木穿孔贯弦，匙头下半凿空纳弦，以三轴绾之，左二右一。

节，编竹如箕，髹朱，背为虎形。用圆竹二，划之以为节。

拍，紫檀板四片，束其三，以一拍之。

太祖平瓦尔喀部，获其乐，列于宴乐，是为瓦尔喀部乐舞。用篥四，奚琴四。奚琴同队舞乐。

觱篥，芦管，三孔，金口，下哆，中有小孔。管端开簧，簧口距管末四寸五分三厘。

太宗时，获朝鲜国乐，列于宴乐，是为朝鲜国俳。用笛一，管一，俳鼓一。笛同《中和韶乐》，管同《丹陛大乐》。

俳鼓如龙鼓而小，悬于项击之。

太宗平察哈尔，获其乐，列于宴乐，是为《蒙古乐曲》。有笳吹，有番部合奏，皆为掇尔多密之

乐，掌于什帮处。笳吹用胡笳一，筝一，胡琴一，口琴一。筝与《队舞》所用同，惟设六弦。

胡笳，木管，三孔，两端施角，末翘而哆。自吹口至末，二尺三寸九分六厘。

胡琴，刳木为质，二弦，龙首，方柄。槽椭而下锐，冒以革。槽外设木如簪头以扣弦，龙首下为山口，凿空纳弦，绾以二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

口琴，以铁为之，一柄两股，中设簧，末出股外。横衔于口，鼓簧转舌，嘘吸以成音。

番部合奏，用云锣一，箫一，笛一，管一，笙一，筝一，胡琴一，琵琶一，三弦一，二弦一，月琴一，提琴一，轧筝一，火不思一，拍板一。箫、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同丹陛大乐，筝、琵琶、三弦同《队舞乐》。

胡琴，二弦，竹柄椰槽，面以桐。槽径三寸八分四厘，为圆形，与笳吹之胡琴椭而下锐者不同。山口凿空纳弦，以两轴绾之，俱在右。弦自山口至柱，长二尺三分五厘二豪，以竹弓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

二弦，斫樟为质，槽面以桐，形长方，底有孔，槽面施覆手如琵琶。曲首后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弦长二尺三寸四厘，设十七品，按分取声。

月琴，斫檀为质，四弦，槽面以桐，八角曲项，柄贯槽中，槽面施覆手。曲项凿空纳弦，绾以四轴，左右各二。弦长二尺三寸四厘，设十七品，与二弦同。

提琴，四弦，圆木为槽，冒以蟒皮而空其下，竹柄贯槽中，末出槽外。覆木扣弦，柄端凿空纳弦，绾以四轴，俱在右。以竹弓系马尾，夹于四弦间轧之。

轧筝，似筝而小，刳桐为质，十弦。前后有梁，梁内弦长一尺六寸一分八厘，各设柱，以木杆轧之。

火不思，似琵琶而瘦，四弦，桐柄，刳其下半为槽，冒以蟒皮。曲首凿空纳弦，四轴绾之，俱在右。弦自山口至柱长一尺七寸七分四厘。

拍板，紫檀三片，束其二，以一拍之。

高宗平定回部，获其乐，列于宴乐之末，是为《回部乐技》，用达卜一，那噶喇一，哈尔札克一，喀尔奈一，塞他尔一，喇巴卜一，巴拉满一，苏尔奈一。

达卜，木匡冒革，形如手鼓而无柄。有大小二制，一面径一尺三寸六分五厘二豪，一面径一尺二寸二分四厘，皆髹黄，面绘彩狮，以手指击之。

那噶喇，铁匡冒革，上大下小，形如行鼓。旁有小镮，系黄绒纠。两鼓相联，左右各以杖击之。

哈尔札克，形如胡琴，椰槽，冒以马革。上木柄，下铁柄。槽底中开一孔，侧开三小孔。以马尾二缕为弦，上自山口穿于后，以两轴绾之，左右各一，下系铁柄。马尾弦下设钢丝弦十，上系木柄，下系铁柄，左右各五轴。另以木杆为弓，系马尾八十余茎，轧马尾弦，应钢弦取声。

喀尔奈，状如世俗洋琴，钢丝弦十八，刳木中虚，左直右曲。左设梁如琴之岳山，以系钢弦之本。钢弦之末施木轴，似琴之轸，入于右端，高下相间作两层，转其轴以定弦之缓急。以手冒拨指，或木拨弹之，通体双弦，惟第一独弦。

塞他尔，形如匕，丝弦二，钢弦七，木柄通槽，下冒以革。面平背圆，柄有线箍二十三道，如琵琶之品。以九轴绾弦，柄端二轴绾丝弦。二面三轴，左侧四轴，绾钢质双弦一，独弦六。以手冒拨指，或木拨弹丝弦，应钢弦取声。

喇巴卜，丝弦五，钢弦二，木柄通槽，槽形如半瓶，下冒以革。曲首凿空纳丝弦，以五轴绾之，左二右三，曲首右侧以两轴绾钢弦。用手冒拨指，或木拨弹丝弦，应钢弦取声。

巴拉满，木管，上敛下哆，饰以铜，形如头管而有底，开小孔以出音。管通长九寸四分，七孔前出，一孔后出，管上设芦哨吹之。

苏尔奈，一名唢呐，木管，两端饰铜，上敛下哆，形如金口角而小。七孔前出，一孔后出，一孔左出，铜管上设芦哨吹之。

高宗平定金川，获其乐，及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来朝，献其乐，均列于宴乐之末，是为《番子乐》。金川之乐：曰《阿尔萨兰》，曰《大郭庄》，曰《四角鲁》。用得梨一、柏且尔一、得勒窝一。

柏且尔，范铜二片，圆径六寸，中隆起，穿孔贯纫，左右合击。

《班禅之乐》：曰《札什伦布》，用得梨二，巴汪一，苍清一，龙思马尔得勒窝四。

得梨同《金川乐》，形制略大。

苍清，制同云锣。

龙思马尔得勒窝，似那噶喇而制以铜，面径一尺三寸，底锐，匡高一尺。

高宗平定廓尔喀，获其乐，列于宴乐之末，是为《廓尔喀乐舞》。用达布拉一，萨朗济三，丹布拉一，达拉一，公古哩二。

达布拉，似那噶喇，一面冒革。有二制：其一面丰底锐，其一底微丰而渐削。四围俱系韦绦，联以彩缕，悬之腰间，以左右手合击之。

萨朗济，刻木为质，韦弦四，铁弦九。项长三寸，刳其中，面以鱼牙刻佛为饰。柄长五寸二分，槽面阔三寸，自上刳之，冒以革。中腰削如缺月，束以黄韦。底椭，凿空于项以纳韦弦，左右各二。轴柄面穿孔九，自右至左，鳞次斜列，各纳铁弦。轴九，俱在右，上五下四。槽面设柱，中为九孔纳铁弦，上承韦弦。以柔木系马尾轧韦弦，应铁弦取声。

丹布拉，刻桐为质，以大匏为槽，直柄，面平背圆，铁弦四，绾以四轴，上二，左右各一。柄上以铁片二为出口，一穿孔纳弦，一承弦。

达拉，范铜二片，圆径二寸一分。中隆起，穿孔，系以彩缕，左右合击。

公古哩，范铜为铃，以彩缕联之，五十枚为一串，凡四串。歌时二人各系于股，双足腾跃以出声。

乾隆五十三年，缅甸国内附，献其乐，列于宴乐之末，是为缅甸国乐。有粗细二制：组缅甸乐，用接内搭兜呼一，稽湾斜枯一，聂兜姜一，聂聂兜姜一，结莽聂兜布一。

接内搭儿呼，木匡冒革，匡上有纽，系以帛，横悬于项，以手击之。

稽湾斜枯，制似云锣，其数八，下各四，同悬于架。架后搘以二木，斜倚而击之。

聂兜姜，木管铜口，近下渐哆，前七孔，后一孔。管端设铜哨，加芦哨于上，管与铜口相接处，以铜签掩之。

结莽聂兜布，范铜二片，圆径三寸五分。中隆起，穿孔，贯以韦，左右合击。

《细缅甸乐》，用巴打拉一，蚌札一，总稿机一，密穹总一，得约总一，不垒一，接足一。

巴打拉，以木为槽，形如船，通长二尺七寸五分。前后两端各为山峰形，两峰之尖，络以丝绳。排穿竹板二十二片，皆阔一寸。第一片长五寸二分，厚三分五厘，以次则长递加而厚递减，至末片则长一尺一寸五分，厚一分。以竹裹绵为槌击之。

蚌札，木匡冒革，上大下小。面径六寸一分，底径四寸，匡高一尺。四围俱系韦绦，以手击之。

总稿机，十三弦，曲柄，通槽，柄上曲如蝎尾。槽面冒革，为四圆孔以出音。顺槽腹设覆手，穿孔十三，系弦，各斜引至柄束之，弹以手。

密穹总，三弦，木质，为鱼形。体长方，腹下通长刳槽，无底，两旁镌鳞甲。面设品五，为小圆孔九以出音，前四，中四，后一。首形锐而上出，镌须角钜齿圆睛，尾形亦锐。项上以铜为山口，系朱弦三，尾有镮纳弦，旁穿孔，设轴，左二右一，以手弹之。

得约总，三弦，木质，中虚，如扇形，中腰两旁弯曲向内。颈半穿孔纳弦，绾以三轴，左二右一，槽末施木以系弦。扣用木弓系马尾八十余茎轧之。

不垒，以竹为管，上端以木塞其半为吹口。七孔前出，一孔后出，最上一孔前出，加竹膜。

接足，范铜二片，口径一寸八分。中隆起，穿孔贯纫，左右合击。

乾隆五十四年，获安南国乐，列于宴乐之末，是为《安南乐舞》。用丐鼓一，丐拍一，丐哨一，丐弹弦子一，丐弹胡琴一，丐弹双韵一，丐弹琵琶一，丐三音锣一。安南土语，凡乐器之名，俱以丐字建首。

丐鼓，木匡冒革，空其下，径八寸四分，承以架。用竹桴二，或左手承鼓，右手以桴击之。

丐拍，用檀板三：其一上端缀以连钱。其一背刻雁齿，其一右为锯牙。左手执二板相击，连钱

激响，右手执锯牙者，引击雁齿，错落成声。

丐哨，即横笛，截竹为筒，漆饰，二十一节。左第一孔为吹口，次加竹膜，右六孔，末二孔，俱上出，旁二孔对出，两端饰以角。

丐弹弦子，三弦，斫檀为质，槽方而椭，两面冒虺皮。匙头凿空纳弦，以三轴绾之，左二右一。

丐弹胡琴，二弦，竹柄，槽形如筒，底微丰，面冒虺皮。曲首凿空，两轴俱自后穿前绾弦，弦自山口至柱，长一尺八寸，余如番部合乐胡琴之制。

丐弹双韵，如月琴，四弦，斫檀为质，槽面以桐，形如满月。径一尺一寸六分，厚一寸八分。曲项凿空纳弦，绾以四轴，左右各二。槽面覆手，山口下七品，俱以檀为之

丐弹琵琶，四弦，刳桐为质，通长三尺。项上凿空纳弦，绾以四轴，左右各二。上设四象，下布十品。弦自山口至覆手，长二尺一寸四分。

丐三音锣，范铜，三面，绾以铁圈，联如品字。上一径二寸四分五厘，右一径二寸三分八厘，左一径二寸三分。承以檀柄，槌用角。

《赐宴乐》，凡经筵礼毕赐宴，文、武乡，会试赐宴，宴衍圣公，宴正一真人皆用之。其器：云锣二，笛二，管二，笙二，鼓一，拍板一。笛、笙、鼓同《中和韶乐》，云锣、管、板同《丹陛大乐》。

乡乐，凡府、州、县学春、秋释奠皆用之。其器麾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琴六，瑟二，排箫二，箫四，笛六，篪二，笙六，埙二，建鼓一，搏拊二，祝一，敔一。制皆同《中和韶乐》。

乡饮酒用云锣一，方响一，琴二，瑟一，箫四，笛四，手鼓一，拍板一。琴、瑟、箫、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方响、板同《丹陛大乐》，手鼓同《清乐》。

节，《中和韶乐》用。结旄九重，盖以金叶，束以绿皮。朱杠，上曲为龙首以衔旄。植架于东西各一，每架二节，司乐者执之以节舞。导文舞曰节，导武舞曰旌，旌亦曰节，制与节同。

干，《中和韶乐》用。木质，圭首，上半绘五采云龙，下绘交龙，缘以五色羽文。中为粉地，朱书“雨旸时若，四海永清。仓箱大有，八方敉宁。奉三永奠，得一为正。百神受职，万国来庭”凡八语，佾各一语。干背髹朱，有横带二，中施曲木，武舞生左手执之。

戚，《中和韶乐》用。木质，斧形，背黑刃白，柄髹朱，武舞生右手执之。

羽，《中和韶乐》用。木柄，植雉羽，衔以涂金龙首，柄髹朱，文舞生右手执之。

籥，中和韶乐用。六孔竹管，髹朱，文舞生左手执之。

舞有二：用于祀神者曰《佾舞》，用于宴飨者曰《队舞》。凡《佾舞》武用干戚，文用羽籥。干戚曰《武功之舞》，羽籥曰文德之舞，祭祀初献以武舞，亚献终献以文舞，惟先师庙、文昌庙初献、亚献、终献皆以文舞焉。若大雩，则童子十六人衣皂衣，持羽翳，歌而舞《皇舞》，凡此皆隶于《佾舞》者也。隶于《队舞》者，初名《蟒式舞》，亦曰《玛克式舞》。乾隆八年，更名《庆隆舞》，内分大、小马护为《扬烈舞》，是为武舞，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是为文舞。是年巡幸盛京，筵宴宗室，增《世德舞》。十四年，平定金川，凯旋筵宴，又增《德胜舞》，三舞同制，各有乐章。《扬烈舞》，用戴面具三十二人，衣黄画布者半，衣黑羊皮者半。跳跃倒掷，象异兽。骑禺马者八人，介胄弓矢，分两翼上，北面一叩，兴。周旋驰逐，象八旗。一兽受矢，群兽慑伏，象武成。《喜起舞》，大臣二十二人，朝服仪刀八，三叩，兴，退东位西向立。以两而进，舞毕三叩，退。次队继进如前仪。此队舞之大较也。外此则有四裔乐舞：东曰瓦尔喀、曰朝鲜，北曰蒙古，西曰回、曰番、曰廓尔喀，南曰缅甸、曰安南，皆同列于宴乐之末。《瓦尔喀部乐舞》，司舞八人，均服红云缎镶妆缎花补袍，狐皮大帽，豫立丹陛之西。将作乐，进前三叩，退。司乐八人，分两翼上，跪一膝，奏瓦尔喀乐曲。司舞进舞，以两为队，每队舞毕，三叩，退。

《朝鲜国俳》，笛技、管技、鼓技各一人，均戴毡帽，镂金顶，服蓝云缎袍，棕色云缎背心蓝绸带，俳长一人，戴面具，青缎帽，红缨，服红云缎袍，白缎长袖，绿云缎虎补背心，十字蓝绸带。倒掷技十四人，服短红衣。立丹陛两旁。俳长从右翼上，北面立，以高丽语致辞，笛、管、鼓技从右翼上，东北面立，倒掷技从左翼上，自东向西，各呈其艺。

《蒙古乐》，笳吹，司乐器四人，司章四人，均蟒服，立丹陛旁。番部合奏，司乐器十五人，亦

均蟒服，立丹陛旁，与笳吹一班同入。一叩，跪一膝，奏蒙古乐曲。

《回部乐》，司乐器八人，均锦衣绢里杂色纺丝接袖衣，锦面布里倭缎缘回回帽，青缎靴，绿绸胳膊。司舞二人，舞盘二人，皆衣靠子锦腰襕纺丝接袖衣。倒掷大回子四人，皆衣靠子杂色纺丝接袖衣，戴五色绸回回小帽。小回子二人，杂色绸衣绢里。皆豫立丹陛下，俟《朝鲜国俳》呈技后，上丹陛作乐。司舞起舞，舞盘人随舞。毕，倒掷小回子继进呈技。

《番子乐》，金川之《阿尔萨兰》，司乐器三人，司舞三人，为戏狮身长七尺，披五色毛，番名僧格乙，引狮者衣杂彩，手执绳，系耍球一，五色，番名僧格乙阿拉喀。《大郭庄》，番名《大拉噶地》，司舞十人，每两人相携而舞，一服蟒服，戴翎，挂珠，斜披黄蓝二带，交如十字；一服蓝袍，挂珠，斜披黄紫二带，交如十字。《四角鲁》，番名《得勒布》，司舞六人，戴舞盔，番名达帽。插鸡翎各六，番名达莫乙。背缚藤牌，番名赛斯丹。带系腰刀，番名江格乙。左执弓，番名得木尼也。右执箭壶，番名柏拉。盛箭五枝，番名格必乙。相对而舞。班禅之《札什伦布》，番名《柏拉噶》，司乐器六人，司舞番童十人，各披长带，手执斧一，番名沙鳖。舞而歌梵曲。

《廓尔喀乐舞》，司乐器六人，均衣回子衣，著红羊皮靴，内二人缠头以洋锦，余皆以红绿布。司歌五人，均以红绿布缠头，内一人衣绿绸衣，著红彩履，余皆回子衣、红羊皮靴。司舞二人，均衣红绿绸衣，戴猩红毡帽，金银丝巾，著红彩履，束腰皆用杂色布。舞者每足各系铜铃一串，曰公古哩，腾跃出声，歌舞并奏。

《粗缅甸乐》，司乐器五人，司歌六人，均拖发扎红，用缅甸衣冠。

《细缅甸乐》，司乐器七人，均拖发扎红，衣蓝缎短衣。司舞四人，衣闪缎短衣，皆杂色裙，以洋锦束腰，戴扎巾。歌合以粗乐，舞合以细乐。

《安南国乐》，司乐器九人，均戴道巾，衣黄鹂补服道袍，蓝缎带。司舞四人，衣蟒衣，冠带与司器同。执彩扇而舞。

清史稿卷一〇二　志第七七

舆服一

皇帝五辂　皇帝辇舆　皇后舆车

皇太后舆车附皇贵妃以下舆车

亲王以下舆车　亲王福晋以下舆车

京外职官舆车庶民车附命妇舆车

自虞廷藻缋，制创垂衣。车服之肪，式昭庸典。夏绲殷辂，文质异观。迄乎有周，监于二代。巾车典路，司服司常。各隶专官，礼明物备。秦、汉以降，代有异同。品数弥繁，曩篇具载。明初木辂，乃用于郊，崇朴去雕，亦有足尚。清之太祖，肇起东陲，远略是勤，戎衣在御。太宗缵服，遂定辽都。天聪六年，已命礼官考定仪卫，并因易服蔑祖之弊，鉴及金、元。国俗衣冠，一沿旧式。勿忘数典，昭示云礽。世祖入关，抚有中夏。武功耆定，文物浸昌。康、雍两朝，续有制作。朝章国采，斯已粲然。亦越高宗，衣闻克绍。治承熙洽，向用儒臣。馆辟《三通》，籀文缉＜□⺮典＞。五辂之数，改符《周官》。参古准今，图详礼器。遂于乘御，增定已多。一代仪文，于斯为盛，自时厥后，上下相承，率蹈前规，尚无侈改。载稽诸制，爰志斯篇。卤簿一门，迻从附著，光、宣之际，海、陆军兴。旗式服章，旧观顿改。已见《兵志》，兹不复书。玺、宝、印、符，所以昭信。龙、龟、虫、鸟，纽篆各殊。列代相沿，皆资法守。备详定式，悉按等差。又自海通，国交最重。往来酬赠，仿制宝星。名级攸分，以荣佩戴。逮乎末季，新制渐繁，兼有爵章，行之未久。若斯之类，＜□隐木＞略云尔。

清初仍明旧，有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之制，与香步辇并称五辇。大朝日设于太和门东。又凉步辇、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均左所掌之。冬至大祀、夏至祀方泽、并乘凉步辇，升殿日亦设于太和门东。乾隆七年，定大祀亲诣行礼，均乘舆出宫，至太和门乘辇。祀毕还宫，仍备舆。八年，改大辂为金辂，大马辇为象辂，小马辇为革辂，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是为五辂，

銮仪卫掌之。遇大朝会，则陈于午门外。十三年，谕定乘用五辂，自今岁南郊始。更造玉辇，改凉步辇为金辇，是为二辇。又定大仪轿为礼舆，改折合明轿为轻步舆，定大轿为步舆，是为三舆。南郊乘玉辇，北郊、太庙、社稷坛，乘金辇，朝日、夕月、耕藉以下诸祀，均乘礼舆。遇大朝会，则并陈于太和门外。行幸御轻步舆，驾出入则御步舆。皇子舆车，俟分封后始制。兹撮集《礼器图》所载，其乾隆以前所定者为初制，依类附见，用备参稽。

皇帝玉辂，木质髹朱，圆盖方轸，高一丈二尺一寸。盖高三尺一分，青饰，衔玉圆版四。冠金圆顶一尺二寸九分，承以镂金垂云檐八尺一寸，贴镂金云版三层。青缎垂幨亦三层，绣金云龙羽文相间。系带四，绣金青缎为之，属于轸。四柱高六尺七寸九分，相距各五尺六寸，绘金云龙。门垂朱帘，四面各三。座纵八尺五寸，横八尺四寸，环以朱阑，饰间金彩。阑内周布花毯。云龙宝座在中，高一尺三寸，阔二尺九寸。两轮各十有八辐，镂花饰金。贯以轴辕二，长二丈二尺九寸五分，金龙首尾饰两端。轸长一丈一尺一寸五分，径八尺四寸。后建太常，十二斿，亦青缎为之，绦绣日用五星，斿绣二十八宿，里俱绣金龙，下垂五彩流苏。用攒竹髹朱竿，左加闟戟，右饰龙首，并缀朱旄五，垂青绥。升用纳陛五级，左右阑皆髹朱金彩。驾象一，鞁以朱绒纽。陈设时，行马二承辕，亦髹朱直竿，两端俱钻铜。初制，玉辂尺寸与大辂同。辂上平盘、滴珠板、轮辐、轮辋、车心、轴首、及驾辕诸索制并同。惟无平盘下十有二樀及左右八樀之饰。辂亭前二柱，饰沥粉贴金升龙，亭柱槛座尺寸，及门樀明欹装饰与亭内软座下诸制，悉同大辂。惟屏风上雕沈香色描金云龙五，屏后下三樀雕木沈香色描金云龙三，下雕云板如其数，较大辂之制少异焉。辂顶、圆盘、天轮、辂亭前诸制，及太常旗、踏梯、行马之类，皆与大辂同。

金辂，亦驾象一。圆盖方轸，黄饰，衔金圆版四。黄缎垂幨三层。系带四，亦黄缎为之，属于轸。后建大旗，十有二斿，各绣金龙。余如玉辂之制。按金辂之名，改由大辂。初制，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上平盘，前后车梀并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下二辕，各长二丈二尺九寸有奇，俱朱髹镀金铜龙首尾，鳞叶片装钉。平盘下方箱，四周朱髹匡，前后十二樀，内青地绘五彩云鹤，左右八隔，内上青下绿地，绘兽鸟各六。轮二，贯以轴，每轮十八辐辋，皆朱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输内车心各一，抹金铜鈒莲花瓣轮盘装钉。轴首左右铁插贯之，抹金铜鈒龙顶管心装钉。轴中缠红绒驾辕诸索。辂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各长五尺八寸四分。槛座高九寸五分，前后柱戗金云龙文，下山水。门高五尺一寸九分，广二尺四寸九分。左右门各广二尺二寸五分，上四周装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各有樀二扇，明欹全，皆朱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樀编黄线绦，后朱髹屏风，屏前上三樀，雕沈香色描金云龙五。上朱髹板，戗金云龙一。中三樀，沈香色描金云龙三。下三樀，描金云板如其数。屏后上三樀，朱髹戗金龙三。其次戗金云板如其数。中三樀，朱髹戗金龙四。其次沈香色描金云板如其数。下三樀，沈香色云板亦如之。俱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内黄线绦编朱髹匡，软座黄绒坠座大索四，下垂莲花坠石。上施花毯草席，并大红织金绮褥。朱髹坐椅一，上靠雕沈香色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朱髹福寿板一，并衣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全。周围施黄绫帷幔，或用黄线罗。亭外青绮缘边红帘十扇，各用拽帘黄线绦二，黄铜圈全。辂顶并圆盘高三尺一分，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二寸九分垂攀顶黄绒索四。盘高二寸，上加朱髹。其下外四面沈香色地，描金云青饰。辂盖亭内贴金斗拱，承朱髹匡宝盖，斗以八顶，黄绮冒之，名曰黄屋。中并四周绣五彩云龙九。天轮三曾，朱髹，上安雕木贴金龙耀叶板八十一片。三层间绘五彩云，衬板数亦如之。盘下四周黄铜装钉，上施金黄绮沥水三层，每层摺片八十有一，间绣五彩云龙文。四角垂青绮络带，各绣五彩云升龙三。圆盘四角连辂座板用攀顶黄线圆绦，并贴金木鱼。辂亭前有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左右转角阑干一扇，皆朱。内嵌雕木贴金龙，间以五彩云。三扇凡十二柱，各柱首雕木贴金蹲龙一，及描金五彩装莲花抱柱。阑内四周施花毯草席。其后树太常旗二，黄云缎为之，皆十有二斿。每斿内外各绣升龙一。朱髹攒竹竿二，左竿旗腰绣日月北斗，竿首用镀金铜龙头。右竿旗腰绣黼字，竿首用镀金铜戟。各缀抹金铜铃二，垂红缨十有二，上施抹金铜宝盖，下垂青线帨。踏梯一，木质朱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行马架二，木质朱髹，抹金铜叶片装钉，上穿黄绒匾绦。黄布面绢里夹幰衣、油绸雨衣各一，红油

合扇梯、红油拓叉各一。贴金铜宝瓶，并木雕贴金仰覆莲座，雕花番草贴金象鞍、鞦辔、毡笼各二副。

象辂，服马四，骖马六，设游环和铃，圆盖方轸。高一丈一尺三寸，盖高二尺六寸五分，红饰衔象牙圆版四。红缎垂幨三层，系带四，亦红缎为之，属于轸。四柱高六尺四寸九分，相距各五尺八寸。座纵一丈五分，横九尺一寸，环以朱阑。辕三，各长二丈二尺三寸，轸长一丈五分，径九尺一寸。后建大赤，十有二斿，各绣金凤。余制与玉辂同。按象辂为大马辇之改定。初制，大马辇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广八尺九寸五分。辕二，各长二丈五寸九分。辇上平盘、滴珠板、轮辐、轮辋、车心、轴首及驾辕诸索制，并如大辂。亦无平盘下前后十二槅及左右八槅之饰。辇亭高六尺四寸九分，朱髹。四柱长五尺五寸四分。槛座高如辇亭，上四周雕木沈香色描金云板十二片，下亦如之。门高五尺九分，广二尺四寸五分。左右门广较减二寸。前及左右各有槅二扇，后槅三扇，明欹全，皆朱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槅心编黄线绦。亭内软座，上施素毯。余制与大辂同。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五分，上下皆朱髹。辇盖青饰，铜龙、莲座、宝盖、黄屋诸制悉如大辂。天轮三层亦如之。辇亭前一字阑干一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一扇，左右阑干二扇，内嵌绦环板，亦皆朱髹。四扇凡十有二柱，各柱首雕饰同大辂。阑内周布素毯草席，太常旗、踏梯、行马、幰衣、雨衣之类亦如之。惟辂以象驾，辇以马驾，故鞍鞯、鞦辔、铃缨之饰均备焉。

木辂，服马二，骖马四，设游环和铃，圆盖方轸。高丈一尺六寸五分，盖高三尺六寸一分，黑饰衔花梨圆版四。黑缎垂幨三层，系带四，亦黑缎为之，属于轸。四柱高六尺五分，相距各五尺一寸。座纵九尺，横八尺八寸，环以朱阑。辕三，各长二丈一尺。轸长九尺，径八尺八寸，后建大麾，十有二斿，各绣神武，余俱如玉辂之制。按木辂为香步辇之改制。初制，香步辇高一丈二尺五寸，座高三尺，方广八尺二寸五分。辇座朱髹，四周雕木五彩云浑贴金龙板十二片，间以浑贴金仰覆莲座，下雕木线金五彩云板二十片。座下四辕，中二辕长三丈五尺九寸，左右辕长二丈九尺五寸有奇，皆朱髹，镀金铜龙首尾装钉，攀辕黄线圆绦八。辇亭高六尺五分，四柱各长五尺八寸。槛高二寸五分，亦皆朱髹，上四周雕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铜辂鈒花叶片装钉。门较大马辇高逾二寸，广与之同。左右门广二尺二寸。前左右各朱髹十字槅二扇，雕沈香色描金云龙板八片，下云板如其数，俱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内布花毯草席，大红织金绮褥，朱髹戗金龙坐椅一。靠背以下诸制与大小马辇并同。辇顶并圆盘高二尺六寸有奇，镀金铜蹲龙顶，余制同大小马辇。天轮制亦如之。辇亭前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左右转角阑干一扇，皆朱髹，嵌雕木贴金龙，间以五彩云。三扇凡十有二柱，各柱首雕饰与大辂同。阑内四周布花毯草席。亭内木雕浑贴金剑山一，朱髹脚踏一，黄缎衣全。踏梯一，木质朱髹，雕贴金行龙五彩云绦环板六片，描金五彩水板十有二片，蹲龙四，皆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其幰衣、雨衣类悉同大小马辇制。

革辂，服马一，骖马三，亦设游环和铃，圆盖方轸。高一丈一尺三寸，盖高二尺五寸五分，泥银饰衔圆黄革四。白缎垂幨三层，系带四，亦白缎为之，属于轸。四柱高五尺五寸九分，座纵一丈六尺，横八尺三寸五分，环以朱阑。辕二，各长一丈九尺五分，轸长一丈六寸，径八尺三寸五分。后建大白，十有二斿，各绣金虎，余制均与玉辂同。按改小马辇为革辂，始于乾隆八年。初制，小马辇视大马辇高广皆减一尺。下二辕长一丈九尺五分。平盘、滴珠板、轮辐、轮辋诸制悉与大马辇同。辇亭高五尺五寸九分，朱髹。四柱长五尺四寸五分。槛高一寸四分，上四周雕沈香色描金云板十二片，下亦如之。门高五尺，广二尺二寸五分。左右门广较减一寸有奇。前左右各有槅二扇，明欹全，皆朱髹，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槅心编黄线绦。后朱髹屏风，雕沈香色描金云龙五，及沈香色描金云龙绦环板三，云板数亦如之。周围亦抹金铜鈒花叶片装钉。亭座朱髹板上施素毯草席，红织金绮褥。外红帘四扇，其坐椅靠背以下诸制悉同大马辇。辇顶并圆盘高视大马辇减一寸。上饰镀金铜宝珠顶。莲座、宝盖等饰，及天轮、辇亭前诸制，亦与大马辇同焉。

玉辇，木质髹朱，圆盖方座。高一丈一尺一寸，盖高二尺，青饰、衔玉圆版四。冠金圆顶，承以镂金垂云。曲梁四垂，端为金云叶。青缎垂幨三层，周为襞积。系紃四，黄绒为之，属于座隅。四柱高五尺三寸，相距各五尺，绘云龙。门高四尺八寸，冬施青毡门帏，夏易以朱帘，黑缎缘，四

面各三。座高二尺四寸，上方七尺六寸，下方七尺七寸，缀版二层，上绘彩云，下绘金云，环以朱阑，高一尺六寸八分，饰间金彩。阑内周布花毯。云龙宝座在中，高一尺三寸。左列铜鼎，右植服剑。辕四，内二辕长三丈八寸五分，外二辕长二丈九尺，金龙首尾衔两端。升用纳陛五级，左右阑皆髹朱，亦饰金彩，舁以三十六人。

金辇，圆盖方轸。高一丈五尺，盖高一尺九寸，饰盖用泥金衔金圆版四。冠金圆顶。檐径七尺一寸。黄缎垂紃二层。柱高五尺，相距各四尺九寸。门高四尺七寸五分。冬垂黄毡门帏，夏易以朱帘，黑缎缘，四面各三。座上方七尺三寸，下方七尺五寸，环以朱阑，高一尺三寸。辕四，内二辕长二丈八尺一寸，外二辕长二丈六尺一寸。舁以二十八人。余如玉辇之制。按乾隆十三年，改凉步辇为金辇。初制，凉步辇高一丈一尺二寸，座高二尺五寸。辇座朱髹，座板并四面朱髹匡，雕木浑贴金云板二十片，上贴金地雕五彩云绦环板十二片，带仰覆莲座。下四辕，中二辕长二丈八尺五寸，左右二辕长较减二尺，皆朱髹，前后俱镀金铜龙首尾装钉，攀辕黄线圆绦八。辇亭高五尺五寸五分，方四尺八寸，朱髹。门高四尺七寸，广二尺二寸。左右门广亦如之。上四周沈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各有槅二扇，后槅三扇，明欹全，皆朱髹，编以黄线绦。辇板上施花毯草席，并红织金绮褥。朱髹戗金云龙坐椅一，坐下四周雕木沈香色描金云，其上靠背雕沈香色描金龙一，并五彩云，下雕贴金云板一片，朱髹福寿板一，并衣。亭内设雕木浑贴金剑山一，脚踏一，黄缎衣全。铜火炉及镀金镶嵌宝石铜炉各一，坐褥、椅裙、帘幔之类，悉与大小马辇同。辇顶高二尺五寸，镀金铜宝珠顶，带仰覆莲座，高一尺三寸二分，垂攀顶黄绒索四。顶朱髹，冒以黄毡，四角如意云并缘绦，亦均黄毡为之。周围施金黄绮沥水二层，每层百二十四摺，绣云龙，间经五彩云文。腰绣行龙十六。或大红罗冒顶，如意云缘绦亦红罗为之。四角镀金铜云四朵。亭内宝盖绣五龙，顶用朱髹木匡，冒以黄绮，谓之黄屋。顶心四周绣云龙各一，辇亭四角至辇座攀顶黄线圆绦四，并贴金木鱼。亭外围红毡面、金黄毡缘绦、绢里毡衣一副。辇亭前左右转角阑干二扇，后一字带转角阑干二扇，皆朱髹，雕木玲珑金地五彩妆云板十六片。四扇凡十二柱，各柱首雕饰同大辂。阑内四周施花毯草席，踏梯一，木质朱髹，贴金五彩云玲珑板六片，描金水板十二片。蹲龙四皆抹金铜錣花叶片装钉。又镀金铜钩四，金黄线圆绦，数亦如之。红油高凳四，黄毡挽凳二，金黄布夹幰衣、金黄油绸雨衣各一。

礼舆，楠质。高六尺三寸。上为穹盖二层，高一尺三寸。上层八角，饰金行龙。下四角，饰亦如之。冠金圆顶，承以镂金垂云，杂宝衔之。檐纵四尺七寸。横三尺五寸。明黄缎垂幨二层，绣金云龙。四柱高五尺，饰蟠龙，门端及左右阑饰云龙，皆镂金。内设金龙宝座，高一尺七寸，帏用明黄云缎纱毡，各惟其时。左右启棂，夏用蓝纱，冬用玻璃。直辕二，长一丈七尺六寸五分。大横杆二，长九尺。小横杆四，长二尺二寸五分。肩杆八，长五尺八寸。皆髹朱，绘金云龙。横钻铜，纵加金龙首尾。舁以十六人。按礼舆为大仪轿之改定。初制，大仪轿高四尺八寸五分，顶高一尺三寸，广二尺八寸。顶双层，浑贴金雕九龙，云花番草绦环，销金龙沥水二层，黄绫为之。髹金直竿二，前后横竿如之。短杠四，肩杠倍之。撑竿二。轿顶蹲龙十二，金顶錣龙文，嵌珊瑚青金松子等石。轿杠装镀金铜龙首尾。黄布幰衣、油绸雨衣、黄毡顶各一。

轻步舆，亦舁以十六人，木质髹朱，不施幰。盖高三尺四寸。倚高一尺五寸八分，象牙为之。座高一尺八寸二分，纵一尺八寸三分，横二尺二寸。踏几高二寸，髹以金。直辕二，长一丈五尺四寸五分，加铜龙首尾。大横杆二，长九尺一寸。小横杆四，长二尺八寸四分。肩杆八，长五尺八寸五分，俱钻铜。余制与步舆同。按轻步舆之称。改由折合明轿。初制，折合明轿，金漆雕花草兽面。广二尺二寸，高三尺四寸。地平广如轿身。直竿下数亦如大仪轿。装饰、幰衣诸制并与明轿同。

步舆，亦舁以十六人，木质涂金，不施幰。盖高三尺五寸。倚高一尺六寸五分，镂花文。中为蟠龙座，座高一尺八寸五分，纵一尺八寸，横二尺二寸。坐具冬施紫貂，夏以明黄妆缎。四足为虎爪螭首，圆珠承之，周绘云龙。踏几高三寸一分，笼以黄缎。直辕二，长一丈五尺五寸。大横杆二，长七尺六寸，中为双龙首相对。小横杆四，长二尺八寸。肩杆八，长五尺六寸。余同礼舆之制。按步舆为大轿之改称。初制，大轿单顶朱髹，广三尺，高五尺，贴金。顶广视轿身较赢八寸，高八寸。销金龙沥水一层，黄绫为之。饰金蹲龙四。直竿下数亦如大仪轿。金顶以下诸制并同。

皇后凤舆，木质，髹明黄，高七尺。穹盖二重，高一尺五寸五分。上为八角，下方四隅，俱饰金凤。冠金圆顶，镂以云文，杂宝衔之。檐纵五尺，横三尺七寸六分，明黄缎垂幨，上下皆销金凤。四柱，高四尺七寸，皆绘金凤。棂四启，网以青绌。前为双扉，高二尺六寸，启扉则举棂悬之，内髹浅红。中设朱座，倚高一尺八寸。髹明黄，绘金凤。坐具明黄缎绣彩凤。前加抚式，明黄金凤髹绘亦如之。直辕二，长一丈七尺二寸五分。大横杆二，长八尺，中为铁＜□䜣 变＞金双凤相向。小横杆四，长三尺。肩杆八，长五尺一寸。皆髹明黄，横钻以铜，纵加铜＜□䜣 变＞金凤首尾，舁以十六人。亲蚕御之。按后妃舆车之制，改定于乾隆十四年。初制，凤舆外并有凤辇，柱高三尺六寸，广五尺二寸。座高一尺八寸，周围阑柱、绦环雕花卉，朱髹贴金饰。宝座在中，下有仙桥，座穿以藤。窗槅编石青线，顶衣用黄结罗为之。销金凤沥水二层。黄缎里衣。外垂珠帘。直竿四，内杠倍之。短杠如内杠之数。俱朱髹。赤金顶錣凤文，嵌青金、珊瑚、松子等石。杠端装金凤首尾。红油凳四。拓叉二。黄布幰衣、油绸雨衣各一。凤舆制广三尺一寸五分，柱高三尺三寸二分，门高二尺八寸，顶广视面较赢八寸。顶楼六瓣，每瓣广一尺五寸，共高一尺二寸。辕长一丈七尺五寸，轮高五尺，俱施黄油彩绘金凤。赤金顶，镀金叶片装钉。黄素绫衣，上销金凤沥水二层。

仪舆，木质，髹以明黄，高视凤舆减一尺一寸。上为穹盖，高六寸七分。冠金圆顶，涂金檐，纵四尺七寸。四隅系黄绒绌，属于直辕。明黄缎垂幨。四柱，高四尺七寸。门帏红里，亦明黄缎为之。中设朱座，高一尺五寸，倚髹明黄，高一尺六寸，绘金凤。坐具明黄缎，绣彩凤。直辕二，长一丈五尺五寸。横杆二，长七尺七寸，中为铁＜□䜣 变＞金双凤相向。肩杆四，长五尺二寸，两端钻铜＜□䜣 变＞金。舁以八人。初制，仪舆广三尺二寸，柱高三尺四寸，顶广视面辕较赢三寸，高九寸，辕长与凤舆同，轮较低二寸，俱施黄油。赤金顶，镀金叶片装钉。衣以黄云缎为之。重檐沥水，红缎里。黄布幰衣、油绸雨衣、黄毡顶各一。

凤车，木质，髹明黄，高九尺五寸。穹盖二层，高一尺七寸，上绘八宝，八角饰以金凤，下绘云文，四隅饰亦如之。冠金圆顶，镂云，杂宝衔之。檐纵四尺九寸，横四尺。明黄缎垂幨，盖明黄络，四隅系绌，明黄绒为之，属于轸。四柱，高三尺三寸，左右及后皆绘金凤。中各启棂，网以青绌。门高三尺，上镂金凤相向。明黄缎帏，黄里。坐具亦明黄缎为之，上绣彩凤。轮径四尺九寸，各十有八辐。辕二，长一丈七尺五寸，两端钻以铁＜□䜣 变＞金。轸长六尺二寸。驾马一。

仪车，木质，髹明黄，高九尺五寸。穹盖，上圆下方，高九寸。冠银圆顶，涂金。檐纵五尺五寸，横四尺一寸。四隅系绌，明黄绒为之，属于轸。明黄缎垂幨。四柱，高二尺八寸，不加绘饰，里髹浅红。黄里明黄缎帏。坐具亦明黄缎为之，上绣彩凤。轮径四尺，各十有八辐。辕二，长一丈五尺，钻以铁＜□䜣 变＞银，轸长五尺八寸，驾马一。按初制无仪车，有大仪轿，广二尺九寸，高四尺八寸。顶广如仪舆。顶楼八瓣，俱施黄油。贴金云凤绦环，嵌五色宝石。黄绫为衣，上销金凤沥水二层。直横竿各二，短杠四，肩扛倍之，撑竿二，俱朱髹。轿顶饰金凤十二，金顶錣海马文，嵌青、红、蓝三色宝石。轿扛装镀金铜凤首尾。幰衣诸制与仪舆同。

皇太后舆车之制，与皇后同，惟绘绣加龙，故遂异其名曰龙凤舆、曰龙凤车。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旬圣寿，皇上自畅春园躬奉慈驾入宫。皇太后御金辇，明黄缎绣寿字篆文。奉辇以二十八人。二十六年、三十六年，皇太后七旬、八旬圣寿，并御是辇，自畅春园入宫。定名曰万寿辇。

皇贵妃翟舆，木质，髹明黄，绘绣皆金翟。横杆中为铁＜□䜣 变＞银双翟相向，翟首＜□䜣 变＞金。凡杆纵加铜＜□䜣 变＞金翟首尾。肩杆四。舁以八人。余同皇后凤舆之制。按初制，皇贵妃舆车，有翟车、翟轿，无仪舆、仪车之称。翟轿制广二尺九寸，高四尺六寸。顶广二尺五寸。顶楼六瓣。俱施金黄油，彩绘云龙翟鸟，饰五色宝石。金黄绫衣，上销金翟沥水。直竿二，横竿如之。肩杠四，撑竿二，俱朱髹。轿顶饰金翟十。纯素金顶，铜事件全。黄布幰衣、油绸雨衣各一。

仪舆，木质髹明黄。倚绘金翟。坐具绣彩翟。横杆中为铁＜□䜣 变＞银双翟相向。翟首＜□䜣 变＞金。余舆皇后仪舆制同。

翟车，木质，髹明黄。盖饰金翟。左右及后均绘金翟。门亦镂金翟相向。坐具绣彩翟。辕钻以铁＜□䜣 变＞银。余如皇后凤车之制。初制，翟车广三尺一寸，柱高三尺三寸有奇，顶高一尺二寸，

辕长一丈六尺六寸，轮高四尺八寸，俱施金黄油。金黄云缎衣。重檐沥水，红绢里。纯素金顶，镀金铜事件全。幰衣、雨衣外，金黄毡顶一。

仪车，坐具绣彩翟。余与皇后仪车制同。

贵妃翟舆、仪舆、仪车，皆木质，髹金黄。盖、幨、坐具皆金黄缎，饰彩绣皆金翟。横杆中为铁<⿰金娈>银双翟相向，翟首<⿰金娈>金。凡杆皆纵加金翟首尾，余俱同皇贵妃舆车之制。

妃嫔翟舆，木质，髹金黄。冠铜圆顶，涂金。直杆加铜髹金翟首尾。肩杆四，髹金。舁以八人。

仪舆，木质，髹金黄。冠铜圆顶，涂金。肩杆二，舁以四人。仪车，木质，髹金黄。冠，铜圆顶，涂金。余如贵妃舆车制。初制，贵妃、妃、嫔车、轿，与皇贵妃同。惟车轿顶及事件俱铜质镀金。

亲王明轿一，木质，洒金，不施幰。盖、辕、杆皆髹朱饰金。暖轿一，银顶，金黄盖幨，红帏，缎、毡各惟其时。初制，亲王明轿广三尺三寸地平广与轿面同。俱施羊肝漆洒金，上下雕玲珑花卉。直杆、横杆、撑杆各二，肩杆四，俱朱髹贴金饰。红布幰衣、油绸雨衣各一。

亲王世子明轿一，制同前。暖轿一。红盖，金黄幨，红帏。余如亲王。

郡王明轿一，暖轿一。红盖，红幨，红帏。余同亲王世子。初制，郡王以下、贝勒以上，俱坐明轿，八人舁之，如亲王仪。辅国公以上，亦坐明轿，四人舁之，愿乘马者听。郡王长子、贝勒明轿一，暖轿一。自贝勒以上，用舆夫八人。红盖，青幨，红帏。余如郡王。

贝子明轿一，暖轿一。红盖，红幨，青帏，余如贝勒。

镇国公明轿一，暖轿一，皂盖，红幨，皂帏。余如贝子。

辅国公明轿一，暖轿一。青盖，红幨，青帏。余如镇国公。自辅国公以上，用舆夫四。

固伦公主暖轿一，金顶朱轮车一。皆金黄盖，红帏，红缘，盖角金黄幨。初制，固伦公主车轿盖以金黄缎为之。盖角垂檐皆红缘。

和硕公主暖轿及朱轮车，红盖，红帏，盖角金黄缘。余同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以下、县主以上，舆用银顶。并按初制，固伦公主车、轿皆红缎为之，盖角亦金黄缘。

郡君车，红盖，红幨，青帏，盖角青缘。初制，郡君车盖红缎为之，蓝帏，盖角蓝缘。

县君车，皂盖，红幨，皂帏，盖角红缘。初制，县君车盖青锻为之，盖角红缘。

镇国公女乡君车，皂盖，皂帏，红幨，盖角青缘。初制，镇国公女乡君车盖、帏亦以青缎为之，盖角蓝缘。

辅国公女乡君车，青帏，盖去缘饰。余如镇国公女。郡君以下车皆朱轮。并按初制，辅国公女乡君车青盖、蓝帏。

亲王福晋暖轿及朱轮车，红盖，四角皂缘。金黄幨，红帏，朱辕，舆用金顶。F〗自亲王以下，贝勒以上各侧室，均降嫡一等。并按初制，亲王妃车、轿红盖，红帏，金黄垂幨，盖角青缘。其侧妃车、轿亦红盖，红帏，盖角青缘，红垂幨。

亲王世子福晋暖轿及朱轮车，红幨。余如亲王福晋。初制，亲王世子妃轿、车盖、帏与亲王侧妃同。其侧妃轿、车，红盖，红帏，盖角青缘，青垂幨。

郡王福晋暖轿及朱轮车，皂幨。余如亲王世子福晋。舆用银顶。初制，郡王妃轿、车盖、帏与亲王世子侧妃同。其侧妃轿、车，红盖，红帏，盖角蓝缘，蓝垂缘。

郡王长子福晋暖轿及朱轮车，四角蓝缘，蓝幨。余如郡王福晋。初制，郡王长子妃轿、车盖、帏与郡王侧妃同。其侧妃轿、车，红盖，四角青缘，青帏，红幨。

贝勒夫人暖轿及朱轮车，四角皂缘，皂帏。余如郡王长子福晋。初制，贝勒夫人轿、车与郡王长子侧妃同，其侧夫人轿车，红盖，蓝缘，蓝帏，红幨。

贝子夫人车，红盖，青缘，青帏，红幨。初制，贝子夫人车与贝勒侧夫人同。其侧夫人车，青盖，红缘，青帏，红幨。

镇国公夫人车，朱轮，皂盖，红缘，皂帏。红幨。自公夫人以上，盖、帏均用云缎，镇国将军夫人以下用素缎。并按初制，镇国公夫人车盖、帏与贝子侧夫人同。其侧夫人车，青盖，蓝缘，青

帏，红幨。

辅国公夫人车，朱轮，皂盖，青缘，皂帏，红幨。初制，辅国公夫人人车盖、帏与镇国公侧夫人同。其侧夫车，青盖，蓝帏，红幨。

镇国将军夫人车，朱轮，皂盖，青缘，皂帏，红幨。初制，镇国将军夫人车盖、帷与辅国公侧夫人同。

辅国将军夫人车，朱轮，青盖，红幨，青帏。初制，辅国将军夫人车盖、惟皆以蓝缎为之，红垂幨。

奉国将军淑人、奉恩将军恭人车，均朱轮，皂盖，皂帏，皂幨。初制，奉国将军淑人及奉恩将军恭人车，盖、帏、幨皆以青缎为之。

民公夫人车，黑辕轮，绿盖，皂缘，绿幨，皂帏。初制，公夫人车，皂盖，青缘。

侯、伯夫人车，四角青缘。余如民公夫人。初制，侯、伯夫人车，青帏，盖角蓝缘。

子夫人车，皂盖。余如侯、伯夫人。初制，子夫人车，青盖，绿幨，绿幨，青帏。

男夫人车，皂盖，不缘。余如子夫人。初制，男夫人车，青盖，青帏，绿幨。

满洲官惟亲王、郡五、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

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

钦差官三品以上，舆夫八人。武职三品仍不得用，武职均乘马。将军、提督、总兵官，年逾七十不能乘马者，奏闻请旨。初制，凡公、侯、伯以下职官，三品以上，坐四人暗轿，镀金装饰，银螭，绣带，青幔。四品以下，坐二人暗轿，或乘车，愿乘马者听。其轿、车之制，四、五品素狮绣带。六品以下，素云头素带，青幔。汉武官有坐轿者，禁如例。

乾隆十五年谕："本朝旧制，文、武满、汉大臣，凡遇朝会皆乘马，并不坐轿。从前满洲大臣内有坐轿者，是以降旨禁止武大臣坐轿，未禁止文大臣。今闻文大臣内务求安逸，于京师至近之地，亦皆坐轿。若谓在部院行走应当坐轿，则国初部院大臣未尝坐轿。此由平时不勤习技业，惟求安逸之所致也。满洲大臣当思本朝旧制，遵照奉行。嗣后文大臣内年及六旬实不能乘马者，著照常坐轿，其余著禁止。"

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之。

一品命妇车，黑轮、辕，皂盖，青缘，绿幨，皂帏。

二品命妇车，皂盖，不缘。余同一品命妇。

三品命妇车，皂盖，皂帏。余同二品命妇。以上舆用银顶。

四品命妇车，皂盖，青帏，舆用锡顶。余同三品命妇。

五品命妇以下车，青盖，青幨，青帏。二品以上，盖、帏、幨用缯，余均用布。并按初制，内大臣、都统、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命妇车，青盖，绿缘，绿幨，青帏。散秩大臣、前锋统领、步军统领、副都统、侍郎、学士、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命妇车，青盖，青帏，绿幨。头等侍卫，参领，步军总尉，王府长史，太常、太仆、光禄寺各正、少卿，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读讲学士，侍读，侍讲，詹事府少詹事，庶子，谕德，洗马，郎中，鸿胪寺卿，给事中，监察御史，轻车都尉命妇车，青盖，青帏，青幨。闲散宗室、二等侍卫、佐领、贝勒、长史、钦天监监正、内阁侍读、国子监司业、鸿胪寺少卿、通政使司参议、詹事府中允、员外郎、步军副尉、骑都尉命妇车，青盖，蓝帏，青幨。三等侍卫、云骑尉、五品以下官命妇车，蓝盖，蓝帏，青幨。

清史稿卷一〇三　志第七八

舆服二

皇帝冠服　皇后冠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附

皇贵妃以下冠服

皇子亲王以下冠服

皇子亲王福晋以下冠服

文武官冠服　命妇冠服

崇德二年，谕诸王、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乾隆三十七年，三通馆进呈所撰《嘉礼考》，于辽、金、元各代冠服之制，叙载未能明晰。奉谕：“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其因革次第，原非出于一时。即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虽加文饰，未至尽弃其旧。至章宗乃概为更制。是应详考，以征蔑弃旧典之由。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去其纯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寝弱。况揆其议改者，不过云衮冕备章，文物足观耳。殊不知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龙藻火，粲然具列，皆义本《礼》经，而又何通天绛纱之足云耶”？盖清自崇德初元，已厘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而犹于变本忘先，谆谆训诫。亦深维乎根本至计，未可轻革旧俗。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兹就乾隆朝增改之制，以类叙次，而仍以初定者附见于篇。

皇帝朝冠，冬用熏貂，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龙四，饰东珠如其数，上衔大珍珠一。夏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缘石青片金二层，里用红片金或红纱。上缀朱纬，前缀金佛，饰东珠十五。后缀舍林，饰东珠七，顶如冬制。

吉服冠，冬用海龙、熏貂、紫貂惟其时。上缀朱纬。顶满花金座，上衔大珍珠一。夏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红纱绸里，石青片金缘。上缀朱纬。顶如冬吉服冠。

常服冠，红绒结顶，不加梁，余如吉服冠。

行冠，冬用黑狐或黑羊皮、青绒，余俱如常服冠。夏织藤竹丝为之，红纱里缘。上缀朱氂。顶及梁皆黄色，前缀珍珠一。

端罩，紫貂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色与里同。

衮服，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其章左日、右月，万寿篆文，间以五色云。春、秋棉、袷，冬裘、夏纱惟其时。

朝服，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白。披领及袖皆石青，缘用片金，冬加海龙缘。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在衣，宗彝、藻火、粉米在裳，间以五色云。下幅八宝平水。十一月朔至上元，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熏貂。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襞积行龙六。列十二章，俱在衣，间以五色云。

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襟左右开，棉、袷、纱、裘，各惟其时。

行裳，色随所御。左右各一，前平，后中丰，上下敛。横幅石青布为之，毡、袷惟时。冬用鹿皮或黑狐为里。

雨冠之制二：冬顶崇，前檐深；夏顶平，平檐敞。皆明黄色，月白缎里。毡及油绸，羽缎惟其时。

雨衣之制六，皆明黄色：一，如常服褂，而长与袍称。自衽以下加博。上裳重衣，领下为襞积。无袖。斜帷相比，上敛，下递丰。两重俱加掩襟，领及钮约皆青色。一，以毡及羽缎为之，月白缎里。不裳重衣。余制同。领及钮约如衣色，油绸为之，不加里。钮约青色。一，如常服褂而加领，

长与袍称。毡羽缎为之，月白缎里。领及钮约如衣色。一，如常服袍而袖端平，前施掩裆，油绸不加里。领用青羽缎，钮约青色。外加袍袖如衣色。一，如常服褂，长与坐齐。毡、羽缎为之，月白缎里。领及钮约如衣色。一，如常服袍而加领，长与坐齐。油绸为之，不加里。袖端平，前加掩裆，领用青羽缎，钮约青色。

雨裳之制二，皆明黄色：一，左右幅相交，上敛下递博。上前加浅帷为襞积。两旁缀以钮约，青色。腰为横幅，用石青布，两末削为带系之。一，前为完幅，不加浅帷，余制同。

朝珠，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杂饰，各惟其宜，大典礼御之。惟祀天以青金石为饰，祀地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杂饰惟宜。绦皆明黄色。

朝带之制二，皆明黄色：一，用龙文金圆版四，饰红蓝宝石或绿松石，每具衔东珠五，围珍珠二十。左右佩帨，浅蓝及白各一，下广而锐。中约镂金圆结，饰宝如版，围珠各三十。佩囊文绣、燧觿、刀削、结佩惟宜，绦皆明黄色，大典礼御之。一，用龙文金方版四，其饰祀天用青金石，祀地用黄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衔东珠五。佩帨及绦，惟祀天用纯青，余如圆版朝带之制。中约圆结如版饰，衔东珠四。佩囊纯石青，左觿、右削，交从版色。

吉服带，用明黄色，镂金版四，方圆惟便，衔珠玉杂宝各从其宜。左右佩帨纯白，下直而齐。中约金结如版饰。余如朝带制，常服带同。

行带，色用明黄，左右佩系以红香牛皮为之，饰金花文<⿰金麦>银环各三。佩帨以高丽布，视常服带帨微阔而短，中约以香牛皮束，缀银花文佩囊。明黄绦，饰珊瑚。结、削、燧、杂佩各惟其宜。初制，皇帝冠用东珠宝石镶顶，束金镶玉版嵌东珠带。康熙二十三年，定凡大黄礼祭坛庙，冠用大珍珠、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五爪、三爪龙缎。雍正元年，定礼服用石青、明黄、大红、月白四色缎，花样三色，圆金龙九，龙口珠各一颗。腰襕小金龙九。周身五彩云，下八宝平水、万代江山。

皇后朝冠，冬用熏貂，夏以青绒为之，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衔大东珠一。朱纬上周缀金凤七，饰东珠九，猫睛石一，珍珠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猫睛石一，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三百有二，五行二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六，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吉服冠，熏貂为之，上缀朱纬。顶用东珠。

金约，镂金云十三，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里。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凡珍珠三百二十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八，末缀珊瑚。

耳饰，左右各三，每具金龙衔一等东珠各二。

朝褂之制三，皆石青色，片金缘：一，绣文前后立龙各二，下通襞积，四层相间，上为正龙各四，下为万福万寿文。一，绣文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无襞积。下幅行龙八。一，绣文前后立龙各二，中无襞积。下幅八宝平水。皆垂明黄绦，其饰珠宝惟宜。

朝袍之制三，皆明黄色：一，披领及袖皆石青，片金缘，冬加貂缘，肩上下袭朝褂处亦加缘。绣文金龙九，间以五色云。中有襞积。下幅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一，披领及袖皆石青，夏用片金缘，冬用片云加海龙缘，肩上下袭朝褂处亦加缘。绣文前后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积。下幅行龙八。一，领袖片金加海龙缘，夏片金缘。中无臂积。裾后开。余俱如貂缘朝袍之制。领后垂明黄绦，饰珠宝惟宜。

龙褂之制二，皆石青色：一，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下幅八宝立水。袖端行龙各二。一，下幅及袖端不施章采。

龙袍之制三，皆明黄色，领袖皆石青：一，绣文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采惟宜。下幅八宝立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开。一，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下幅八宝立水。一，下幅不施章采。

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十一，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末缀绿松石各二。

朝服朝珠三盘，东珠一，珊瑚二，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宜。吉服朝珠一盘，珍宝随所御。绦皆明黄色。

采帨，绿色，绣文为“五谷丰登”。佩箴管、縏袠之属。绦皆明黄色。

朝裙，冬用片金加海龙缘，上用红织金寿字缎，下石青行龙妆缎，皆正幅。有襞积。夏以纱为之。

太皇太后、皇太后冠服诸制与皇后同。初制，皇后冠服，凡庆贺大典，冠用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凤皇翟鸟等缎。太皇太后、皇太后冠服，凡遇受贺诸庆典，冠用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绣缎、妆缎。

皇贵妃朝冠，冬用熏貂，夏以青绒为之。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衔大珍珠一。朱纬上周缀金凤七，饰东珠各九，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猫睛石一，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一百九十二，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吉服冠与皇后同。

金约，镂金云十二，饰东珠各一，间以珊瑚，红片金里。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凡珍珠二百有四，三行三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六，末缀珊瑚。耳饰用二等东珠，余同皇后。朝褂、朝袍、龙褂、龙袍、采帨、朝裙皆与皇后同。

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七，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末缀珊瑚各二。

朝服朝珠三盘，蜜珀一，珊瑚二。吉服朝珠一盘。绦明黄色。

妃朝冠，顶二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东珠九，珍珠十七，上衔猫睛石。朱纬。上周缀金凤五，饰东珠七，珍珠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猫睛石一，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一百八十八，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吉服冠顶用碧王亚<⿰王厶>。余同贵妃。

金约，镂金云十一，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里。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凡珍珠一百九十七，三行三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六，末缀珊瑚。耳饰用三等东珠。余同贵妃。朝褂、朝袍、龙褂、龙袍、领约、朝裙、朝珠皆与贵妃同。

采帨，绣文为“云芝瑞草”。余与贵妃同。

嫔朝冠，顶二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翟，饰东珠九，珍珠十七，上衔<⿰石罗>子。朱纬。上周缀金翟五，饰东珠五，珍珠十九。后金翟一，饰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一百七十二，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三，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吉服冠与妃同。

金约，镂金云八，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里。后系金衔绿松石结，贯珠下垂，凡珍珠一百七十七，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耳饰用四等东珠。余与妃同。

朝褂，与妃同。龙褂，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燮龙四。余同妃制。朝袍、龙袍俱用香色。余与妃同。

朝服朝珠三盘，珊瑚一，蜜珀二。吉服朝珠一盘。绦用金黄色。领约、朝裙皆与妃同。采帨不绣花文。余同妃制。初制，皇贵妃、贵妃、妃、嫔冠服，凡庆贺大典，皇贵妃、贵妃冠顶用东珠十二颗，妃冠顶用东珠十一颗。礼服用凤凰、翟鸟等缎，五爪龙缎、妆缎、八团龙等缎。至黄色、秋香色，自皇贵妃以下，概不许服。嫔冠顶用东珠十颗，礼服用翟鸟等缎，五爪龙缎、妆缎、四团龙等缎。

皇子朝冠，冬用熏貂、青狐惟其时。上缀朱纬。顶金龙二层，饰东珠十，衔红宝石。夏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石青片金缘二层，里用红片金或红纱。上缀朱纬。前缀舍林，饰东珠五。后缀金花，饰东珠四。顶如冬朝冠，吉服冠红绒结顶。

端罩，紫貂为之，金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色与里同。龙褂，色用石青。正面绣五爪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间以五色云。

朝服之制二，皆金黄色：一，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熏貂。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襞积行龙六，间以五色云。一，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缘，冬加海龙缘。绣文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裳行龙八，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蟒袍亦金黄色，片金缘，绣文九蟒，裾左、右开。

朝珠不得用东珠，余随所用，绦皆金黄色。

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四，中衔猫睛石一，左右佩绦如带色。吉服带亦色用金黄，版饰惟宜，佩绦如带色。

雨冠、雨衣、雨裳，均用红色，毡、羽纱、油绸，各惟其时。初制，皇子冠服，凡庆贺大典，冠用东珠十三颗镶顶，礼服用秋香等色，五爪、三爪龙缎，满翠八团龙等缎，束金镶玉嵌东珠带。

亲王朝冠，与皇子同。吉服冠，冬用海龙、熏貂、紫貂惟其时。夏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红纱绸里。石青片金缘。上缀朱纬。顶用红宝石，曾赐红绒结顶者，亦得用之。

端罩，青狐为之，月白缎里，若曾赐金黄色者，亦得用之。服用石青色，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朝服、蟒袍蓝及石青随所用，若曾赐金黄色者，亦得用之。余与皇子同。

朝珠、朝带、吉服带、雨冠、雨衣、雨裳，均与皇子同。崇德元年，定亲王冠顶三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八。前舍林，嵌东珠四。后金花，嵌东珠三。带用金镶玉版四片，嵌东珠四。顺治九年，定冠顶共嵌东珠十，舍林、金花各增嵌东珠一。带四片，每片嵌东珠四。服用五爪四团龙补、五爪龙缎、满翠四补等缎。

亲王世子朝冠，顶金龙二层，饰东珠九，上衔红宝石。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五。后缀金花，饰东珠四。吉服冠、端罩、补服、朝服、蟒袍、朝珠皆与亲王同。

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三。左右佩绦如带色。吉服带与亲王同。顺治九年，定亲王世子冠顶三层，其嵌东珠九。带用金镶玉版四片，每片嵌东珠三。服与亲王同。

郡王朝冠，顶金龙二层，饰东珠八，上衔红宝石。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四。后缀金花，饰东珠三。吉服冠、端罩皆与亲王世子同。

补服，用石青色，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朝服、蟒袍、朝珠皆与亲王世子同。

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二，猫睛石一。佩绦如带色。吉服带与亲王世子同。崇德元年，定郡王冠顶三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七。前舍林，嵌东珠三。后金花，嵌东珠二。带用金镶玉版四片，嵌绿松石四。顺治九年，定冠顶共嵌东珠八，舍林、金花各增嵌东珠一。带四片，每片嵌东珠二。服与亲王同。

贝勒朝冠，顶金龙二层，饰东珠七，上衔红宝石。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三。后缀金花，饰东珠二。吉服冠、端罩皆与郡王同。

补服，色用石青，前后绣四爪正蟒各一团，朝服通绣四爪蟒文，蟒袍亦如之，均不得用金黄色，余随所用。朝珠绦用石青色。余同郡王。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二。佩绦皆石青色，吉服带色用金黄，版饰惟宜。佩绦亦皆石青色。崇德元年，定贝勒冠顶三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六。前舍林，缀东珠二。后金花，缀东珠一。带用金镶玉版四片，嵌宝石四。顺治九年，定冠顶共嵌东珠七，舍林、金花各增嵌东珠一。带四片，每片嵌东珠二。服用四爪两团龙补及蟒缎、妆缎。

贝子朝冠，顶金龙二层，饰东珠六，上衔红宝石。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二。后缀金花，饰东珠一。吉服冠顶用红宝石。皆戴三眼孔雀翎。孔雀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遇赏均得戴用。端罩制同贝勒。补服色用石青，前后绣四爪行蟒各一团。朝服、蟒袍、朝珠皆与贝勒同。

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一。吉服带与贝勒同。崇德元年，定贝子冠顶二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五。前舍林，后金花，各嵌东珠一。带用金镶玉版四片，每片嵌蓝宝石一。顺治九年，定冠顶共嵌东珠六，舍林增嵌东珠一，余如旧。带四片，每片嵌东珠一。服与贝勒同。

镇国公朝冠，顶金龙二层，饰东珠五，上衔红宝石。夏朝冠前缀舍林，饰东珠一。后缀金花，

饰绿松石一。吉服冠，入八分公顶用红宝石，未入八分公用珊瑚，皆戴双眼孔雀翎。端罩紫貂为之，月白缎里。补服前后绣四爪正蟒方补。朝服、蟒袍、朝珠与贝子同。

朝带，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猫睛石一。吉服带与贝子同。崇德元年，定镇国公冠顶二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四。前舍林，嵌东珠一，后金花，嵌绿松石一。带如贝子。顺治九年，定冠顶共嵌东珠五，余如旧。带四片，每片嵌猫睛石一。服用四爪方蟒补。余与贝勒同。

辅国公朝冠，顶金龙二层，饰东珠四，上衔红宝石。余皆如镇国公。崇德元年，定辅国公冠顶二层，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三。前舍林，嵌绿松石一。后金花，嵌宝石一。带如镇国公。顺治九年，定冠顶共嵌东珠四，舍林、金花、带、服色俱与镇国公同。

镇国将军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吉服冠顶用珊瑚。补服前后绣麒麟。余皆视武一品。崇德元年，定镇国将军冠顶上衔红宝石，带用金镶圆版，嵌红宝石四。顺治九年，定冠顶中节嵌东珠，带用金镶方玉版，各嵌红宝石一。补服绣麒麟，余与镇国公同。

辅国将军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上衔镂花珊瑚。吉服冠顶亦用镂花珊瑚。补服前后绣狮。余皆视武二品。崇德元年，定辅国将军冠顶上衔蓝宝石，带用圆金版。顺治九年，定冠顶改衔红宝石，中节嵌小红宝石一。带如镇国将军。补服绣狮。余与镇国公同。

奉国将军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蓝宝石。吉服冠顶亦用蓝宝石。补服前后绣豹。余皆视武三品。崇德元年，定奉国将军冠顶上衔水晶石，带用玲珑＜□□ 妛＞金方铁版。顺治九年，定冠顶上衔红宝石，中节嵌小蓝宝石一。带用起花金圆版。补服绣豹。余与镇国公同。

奉恩将军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青金石。补服前后绣虎，余皆视武四品，惟衣裾四启。带用金黄色，凡宗室皆如之，觉罗用红色。顺治九年，定奉恩将军冠顶上衔蓝宝石，中节嵌小蓝宝石一。带用起花金镶银圆版。补服绣虎，余与镇国公同。

固伦额驸吉服冠，顶用红宝石，戴三眼孔雀翎。吉服带用金黄色。余与贝子同。崇德元年，定固伦额驸冠服与贝子同。顺治八年，定冠顶嵌东珠六。舍林嵌东珠二。金花嵌东珠一。带用金镶玉圆版四片，每片嵌东珠一。

和硕额驸吉服冠，顶用珊瑚，戴双眼孔雀翎。朝带色用石青或蓝，金衔玉圆版四。余与镇国公同。崇德元年，定和硕额驸冠服与超品公同，如封爵在公以上者，仍照本阶服用。顺治八年，定冠顶嵌东珠四，舍林嵌东珠一。金花嵌绿松石一，带用金镶玉圆版四片，每片嵌猫睛石一。

郡主额驸朝带，用镂金圆版四，每具饰绿松石一。余视武一品。崇德元年，定郡主额驸冠顶上衔红宝石，嵌东珠一。带用金圆版四片，嵌绿松石四。顺治八年，定冠、带与侯、伯同。康熙元年，定用四爪蟒补服。

县主额驸冠服，视武二品。崇德元年，定县主额驸冠顶上衔红宝石。带用金圆版四片，每片嵌红宝石四。

郡君额驸冠服，视武三品。崇德元年，定郡君额驸冠顶上嵌蓝宝石。带用金圆版四片。

县君额驸朝带，用＜□□ 妛＞金方铁版四。余与武四品同。崇德元年，定县君额驸冠顶上衔水晶石。带用＜□□ 妛＞金方铁版四片。

乡君额驸朝带，用＜□□ 妛＞金方铁版四。余与武五品同。崇德元年，定乡君额驸冠用金顶。带用＜□□ 妛＞金圆铁版四片。并按固伦额驸若爵在贝子以上、和硕额驸爵在镇国公以上者，冠服各从其品。郡主额驸以下皆如之。

民公朝冠，冬用熏貂，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青狐。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四，上衔红宝石，夏顶制同。吉服冠顶用珊瑚。

端罩，貂皮为之，蓝缎里。补服，色用石青，前后绣四爪正蟒。

朝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披领及袖俱石青，片金缘，冬加海龙缘。两肩前后正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襞积。裳行蟒八。十一月朔至上元，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熏貂。两肩前后正蟒各一，襞积行蟒四，皆四爪。曾赐五爪蟒缎者，亦得用之。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绣九蟒。

朝珠，珊瑚青金绿松蜜珀随所用，杂饰惟宜。绦用石青色，朝带色用石青或蓝，镂金玉圆版四，每具饰猫睛石一。佩帨下广而锐，吉服带佩帨下直而齐，版饰惟宜。雨冠、雨衣、雨裳俱用红色。崇德元年，定民公冠顶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一。带用金圆版四片，嵌绿松石四。顺治二年，定冠用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三。带用金镶圆玉版四片，各嵌绿松石一。八年，定冠顶嵌东珠四，带片各嵌猫睛石一。

侯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三，上衔红宝石。朝带镂金衔玉圆版四，每具饰绿松石一。余皆如公。

伯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二，上衔红宝石。朝带镂金衔玉圆版四，每具饰红宝石一。余皆如侯。

子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补服前后绣麒麟。余皆视武一品。

男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上衔镂花珊瑚。补服前后绣狮。余皆视武二品。顺治二年，定侯、伯冠用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一。带用金镶方玉版四片，每片嵌红宝石一。六年，定冠顶嵌东珠二，带改用圆玉版。八年，定侯冠顶东珠三。带片各嵌绿松石一。

皇子福晋朝冠，顶镂金三层，饰东珠十，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七，小珍珠三十九。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各三，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亦缀珊瑚。青缎为带。吉服冠顶用红宝石。

金约，镂金云九，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红片金里。后系金衔青金石结，贯珠下垂，三行三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耳饰左右各三，每具金云衔珠各二。

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缘。绣文前行龙四，后行龙三。领后垂金黄绦，杂饰惟宜。吉服褂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朝袍用香色，披领及袖皆石青，片金缘，冬加海龙缘。肩上下袭朝褂处亦加缘，绣文前后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一，襟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裾后开。领后垂金黄绦，杂饰惟宜。蟒袍用香色，通绣九龙。

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七，间以珊瑚。两端垂金黄绦二，中贯珊瑚，末缀珊瑚各二。采帨月白色，不绣花文，结佩惟宜。绦皆金黄色。朝裙片金缘，冬加海龙缘，上用红缎，下石青行龙妆缎，皆正幅，有襞积。夏以纱为之。

朝服朝珠三盘，珊瑚一，蜜珀二。吉服朝珠一盘。珍宝随所御。绦皆金黄色。

亲王福晋吉服褂，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余皆与皇子福晋同。侧福晋冠顶等各饰东珠九。服与嫡福晋同，并按崇德元年，定亲王嫡妃冠顶嵌东珠八，侧妃嵌东珠七。顺治九年，定嫡妃冠顶增嵌东珠二。服用翟鸟四团龙补、五爪龙缎、妆缎、满翠四补等缎。侧妃冠顶增嵌东珠二。服与嫡妃同。

世子福晋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九，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各六。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各三，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亦缀珊瑚。青缀为带。

金约，镂金云八，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后系金衔青金石结，垂珠三行三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每具饰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余皆与亲王福晋同。顺治九年，定世子嫡妃冠服如亲王侧妃。其侧妃冠顶嵌东珠八。服与嫡妃同。

郡王福晋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八，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各五。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亦缀珊瑚。青缎为带。吉服冠与世子福晋同。

金约，镂金云八，饰东珠各一，间以青金石。后系金衔青金石结，垂珠三行三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二，末缀珊瑚。

吉服褂，绣五爪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余皆与世子福晋同。崇德元年，定郡王嫡妃冠顶嵌东珠七，侧妃嵌东珠六。顺治九年，定嫡妃冠服与世子侧妃同。其侧妃冠顶嵌东珠七。服用蟒缎、妆缎，各色花、素缎。

贝勒夫人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七，上衔红宝石。朱纬。上周缀金孔雀五，饰东珠各三。后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石青绦二，末亦缀珊瑚。吉服冠与郡王福晋同。

金约，镂金云七。余同郡王福晋。耳饰亦与郡王福晋同。

朝褂，绣四爪蟒，领后垂石青绦。吉服褂前后绣四爪正蟒各一。余与郡王福晋同。

朝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领、袖片金缘，冬用片金加海龙缘。绣四爪蟒，领后垂石青绦。蟒袍通绣九蟒。领约、朝珠、采帨绦用石青色。余皆与郡王福晋同。崇德元年，定贝勒嫡夫人冠顶嵌东珠六。侧夫人嵌东珠五。顺治九年，定嫡夫人冠顶、服饰如郡王侧妃，其侧夫人冠顶嵌东珠六。服与嫡夫人同。

贝子夫人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六。金约镂金云六，吉服褂前后绣四爪行蟒各一。余皆与贝勒夫人同。崇德元年，定贝子嫡夫人冠顶嵌东珠五。侧夫人嵌东珠四。顺治九年，定嫡夫人冠顶服饰如郡王侧妃。其侧夫人冠顶嵌东珠五。服与嫡夫人同。

镇国公夫人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五。金约镂金云五。吉服褂绣花八团。余皆与贝子夫人同。崇德元年，定镇国公嫡夫人冠顶嵌东珠四。顺治九年，定嵌东珠五。服如贝子夫人，其侧夫人冠顶嵌东珠四。服与嫡夫人同。

辅国公夫人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四。金约镂金云四。余皆与镇国公夫人同。崇德元年，定辅国公夫人冠顶嵌东珠三。顺治九年，定冠顶嵌东珠四。服如贝子夫人。其侧夫人冠顶嵌东珠三。服与嫡夫人同。

镇国将军夫人冠、服均视一品命妇。

辅国将军夫人冠、服均视二品命妇。

奉国将军淑人冠、服均视三品命妇。

奉恩将军恭人冠、服均视四品命妇。

固伦公主冠、服制如亲王福晋。崇德元年，定固伦公主冠顶嵌东珠八。顺治九年，定冠顶增嵌东珠二。服用翟鸟五爪四团龙补、五爪龙缎、妆缎、满翠四补等缎。

和硕公主朝冠、金约，制如亲王世子福晋。余与固伦公主同。崇德元年，定和硕公主冠顶嵌东珠六。顺治九年，定冠顶增嵌东珠二。服与固伦公主同。

郡主朝冠、金约，制如郡王福晋。余与和硕公主同。崇德元年，定郡主冠顶嵌东珠六。顺治九年，定冠顶增嵌东珠二。服与和硕公主同。

县主朝冠、金约，制如贝勒夫人。吉服褂制如郡王福晋。余与郡主同。崇德元年，定县主冠顶嵌东珠五。顺治九年，定冠顶增嵌东珠二。服用蟒缎、妆缎，各样花、素缎。

郡君朝冠、金约、制如贝子夫人。朝褂、龙袍、领约、朝珠、彩帨、吉服褂、蟒袍均如贝勒夫人。余同县主。崇德元年，定郡君冠顶嵌东珠四。顺治九年，定冠服与县主同。

县君朝冠、金约，制如镇国公夫人。吉服褂制如贝子夫人。余皆与郡君同。崇德元年，定县君冠顶嵌东珠三。顺治九年，定冠顶增嵌东珠二。服与郡同。

镇国公女乡君朝冠、金约，制如辅国公夫人。吉服褂制如镇国公夫人。余同县君。

辅国公女乡君朝冠，顶镂金二层，饰东珠三。金约镂金云三。余与镇国公女乡君同。崇德元年，定乡君冠顶嵌东珠二。顺治九年，定镇国公女乡君冠顶嵌东珠三。服与县君同。

王、贝勒侧室女，封授视嫡降二等。冠、服各视所降品级服用。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侧室女，虽降等食五品、六品俸，其冠服仍与乡君同。

民公夫人朝冠，冬用熏貂，夏以青绒为之。顶镂花金座，饰东珠四，上衔红宝石。前缀金簪三，饰以珠宝。护领绦用石青色。吉服冠，熏貂为之，顶用珊瑚。金约青缎为之，红片金里。中缀镂金火焰，饰珍珠一，左右金龙凤各一。后垂青缎带二，亦红片金里。耳饰左右各三，每具金云衔珠各二。

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缘。绣文前行蟒二，后行蟒一。领后垂石青绦，杂佩惟宜。朝袍，蓝及

石青诸色随所用。披领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龙缘。绣文前后正蟒各一，两肩行蟒各一，襟行蟒四，中无襞积。披领行蟒二，袖端正蟒各一，袖相接处行蟒各二。后垂石青绦，杂佩惟宜。吉肥褂色用石青，绣花八团。

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通四爪九蟒。领约镂金为之，饰红蓝小宝石五。两端垂石青绦二，中贯珊瑚。末缀珊瑚各二。

朝珠，朝服用三，吉服用一。珊瑚、青金、蜜珀、绿松随所用，杂饰惟宜。绦用石青色。彩帨，月白色，不绣花，杂饰惟宜。绦皆石青色。朝裙，夏片金缘，冬加海龙缘，上用红缎，下石青行蟒、妆缎，皆正幅，有襞积。崇德元年，定未入八分公夫人冠顶服饰，惟正室视其夫品级服用。

侯夫人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三，上衔红宝石，余皆如民公夫人。

伯夫人朝冠，顶镂花舍座，中饰东珠二，上衔红宝石，余皆如侯夫人。

子夫人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余皆如伯夫人。

男夫人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红宝石一，上衔镂花红珊瑚。吉服冠顶镂花珊瑚。余皆如子夫人。

文一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补服前后绣鹤，惟都御史绣獬豸。朝带镂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红宝石一。余皆如公。

武一品补服，前后绣麒麟。余皆如文一品。

文二品朝冠，冬用熏貂，十一月至上元用貂尾，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镂花珊瑚。吉服冠顶亦用镂花珊瑚。补服前后绣锦鸡。朝带镂金圆版四，第具饰红宝石一，余皆如文一品。

武二品补服，前后绣狮。余皆如文二品。

文三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上衔蓝宝石。吉服冠顶亦用蓝宝石。补服前后绣孔雀，惟副都御史及按察使前后绣獬豸。朝带镂花金圆版。余皆如文二品。

武三品朝冠，冬用熏貂，补服前后绣豹。余皆如文三品。惟朝服无貂缘及无端罩。一等侍卫戴孔雀翎。端罩猞猁，间以貂皮，月白缎里。余如武三品。

文四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蓝宝石一，上衔青金石。吉服冠顶亦用青金石。补服前后绣雁，惟道绣獬豸。蟒袍通绣四爪八蟒。朝带银衔镂花金圆版四。余皆如文三品。

武四品补服，前后绣虎。余皆如文四品。二等侍卫戴孔雀翎。端罩红豹皮为之，素红缎里。朝服冬、夏均翦绒缘，色用石青，通身云缎，前后方襕行蟒各一，腰帷行蟒四，中有襞积。领、袖俱石青妆缎，余如武四品。

文五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水晶石。吉服冠顶亦用水晶。补服前后绣白鹇，惟给事中、御史绣獬豸。朝服色用石青，片金缘，通身云缎，前后方襕行蟒各一，中有襞积。领、袖俱用石青妆缎。朝带银衔素金圆版四。余皆如文四品。

武五品补服，前后绣熊。余皆如文五品。惟无朝珠。三等侍卫戴孔雀翎。端罩黄狐皮为之，月白缎里。朝服冬、夏俱翦绒缘。余如武五品，惟得用朝珠。

文六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砗磲。吉服冠顶亦用砗磲。补服前后绣鹭鸶，朝带银衔玳瑁圆版四。余皆如文五品，惟无朝珠。五品官以下，惟京堂、翰詹、科道得用貂裘、朝珠。六品官以下，惟太常寺、鸿胪寺、光禄寺、国子监所属官，坛庙执事、殿庭侍仪得用朝珠。

武六品补服，前后绣彪。余皆如文六品。蓝翎侍卫朝冠顶饰小蓝宝石一，上衔砗磲，戴蓝翎。端罩、朝服、朝珠均同三等侍卫。余如武六品。

文七品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水晶一，上衔素金。吉服冠顶亦用素金。补服前后绣鹙<⿰氵鹙>，朝带素圆版四。蟒袍通绣四爪五蟒。余皆如文六品。

武七品补服，前后绣犀牛。余皆如文七品。

文八品朝冠，镂花阴文，金顶无饰。吉服冠同。补服前后绣鹌鹑。朝服色用石青云缎，无蟒。领、袖冬、夏皆青倭缎，中有襞积。朝带银衔明羊角圆版四。余皆如文七品。

文九品朝冠，镂花阳文，金顶。吉服冠同。补服前后绣练雀。朝带银衔乌角圆版四。余皆如文

八品。

武九品补服，前后绣海马。余皆如文九品。

凡雨冠，民公、侯、伯、子、男，一、二、三品文、武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上书房、南书房翰林，批本处行走人员，皆用红色。四、五、六品文、武官，雨冠中用红色，青缘。七、八、九品文、武官，雨冠中用青色，红缘。雨衣、雨裳，民公、侯、伯、子，文、武一品官，御前侍卫，各省督、抚，皆用红色。二品以下文、武官，皆用青色。其明黄色行褂，则领侍卫大臣、御前大臣、侍卫班长、护军统领、健锐营翼领及凡诸臣之蒙赐者，皆得用之。

凡带，亲王以下、宗室以上，皆束金黄带。觉罗红带。其金黄带、红带，非上赐者，不得给予异性。

凡朝珠，王公以下，文职五品、武职四品以上及翰詹、科道、侍卫，公主、福晋以下，五品官命妇以上均得用。以杂宝及诸香为之。礼部主事，太常寺博士、典簿、读祝官、赞礼郎，鸿胪寺鸣赞，光禄寺署正、署丞、典簿，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除在坛庙执事及殿廷侍仪准用，其平时燕处及在公署，仍不得用。

凡孔雀翎，翎端三眼者，贝子戴之。二眼者，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之。一眼者，内大臣，一、二、三、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前锋侍卫，诸王府长吏，散骑郎，二等护卫，均得戴之。翎根并缀蓝翎。贝勒府司仪长，亲王以下二、三等护卫及前锋、亲军、护军校，均戴染蓝翎。

凡坐褥，亲王冬用貂，夏用龙文赤缯。世子、郡王冬用猞猁狲、缘貂，夏蟒文青缯。贝勒冬用猞狲，夏青缯施采。贝子冬用白豹，夏彩缯缘青缯。均藉红白毡。镇国公冬用全赤豹皮，夏青花赤缯。辅国公冬用方赤豹皮，夏赤花皂缯。均藉红毡。镇国将军视一品，辅国将军视二品，奉国将军视三品，奉恩将军视四品。民公冬用全虎皮，夏皂缯。侯、伯冬均用方虎皮，夏侯用缘花皂缯。伯用青云缯。均藉红毡。子、男各从其品。固伦公主额驸视贝子。和硕公主额驸视镇国公。郡主额驸冬用貛，夏皂褐缘红褐。均藉红毡。郡君额驸视三品。县君额驸视四品。乡君额驸视五品。文、武官一品冬用狼，夏红褐。二品冬用貛，夏红褐缘皂褐。三品冬用貉，夏皂褐缘红褐。四品冬用青山羊，夏皂布。均藉红毡。五品冬用青羊，夏青布。六品冬用黑羊，夏棕色布。七品冬用鹿，夏灰色布。八品冬用狍，夏土布。九品冬用獭，夏与八品同。均藉白毡。

凡寒燠更用冠服，每岁春季用凉朝冠及夹朝衣，秋季用暖朝冠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或初五日，或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酌拟一日。均前一月由礼部奏请，得旨，通行各衙门一体遵照。

凡文、武候补、候选官顶带均与现任同。崇德元年，定都统、尚书冠顶上衔红宝石。带用金圆版四片，嵌红宝石四。内大臣、大学士、副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侍郎冠顶上衔蓝宝石。带用金圆版四片。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学士、满启心郎、郎中冠顶上衔水晶。带用＜□𤧛 妛＞金铁版四片。二等、三等侍卫，护卫，佐领，汉启心郎，员外郎冠用金顶。带用＜□𤧛 妛＞金圆铁版四片。护军校、主事冠用金顶。带用＜□𤧛 妛＞金圆铁版二片。顺治二年，定一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一。带用金镶方玉版四片，每片嵌红宝石一。二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中嵌小红宝石。带用起花金圆版四片，嵌红宝石一。三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上衔红宝石，中嵌小蓝宝石。带用起花金圆版四片。四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上衔蓝宝石，中嵌小蓝宝石。带用起花金圆版四片，银镶边。五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上衔水晶，中嵌小蓝宝石。带用素金圆版四片，银镶边。六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上衔水晶。带用玳瑁圆版四片，银镶边。七品官冠用起花金顶，中嵌小蓝宝石。带用素银圆版四片。八品官冠用起花金顶。带用明羊角圆版四片，银镶边。九品官冠用起花银顶。带用乌角圆版四片，银镶边。顺治九年，定武官补服一品、二品用狮，三品用虎，四品用豹。又雍正五年，定奉国将军及三品官冠用起花珊瑚顶。六品官冠用水晶石顶。

一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东珠一，上衔红宝石。余皆如民公夫人。

二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红宝石一，上衔镂花珊瑚。吉服冠顶亦用镂花珊瑚。余皆如一品命妇。

三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红宝石一，上衔蓝宝石。吉服冠顶亦用蓝宝石。余皆如二品命妇。

四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青金石。吉服冠顶亦用青金石。朝袍片金缘，绣文前后行蟒各二，中无襞积。后垂石青绦，杂饰惟宜。蟒袍通绣四爪八蟒。朝裙片金缘，上用绿缎，下石青行蟒妆缎，均正幅，有襞积。余皆如三品命妇。

五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蓝宝石一，上衔水晶。吉服冠顶亦用水晶。余皆如四品命妇。

六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蓝宝石一，上衔砗磲。吉服冠顶亦用砗磲。余皆如五品命妇。

七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中饰小水晶一，上衔素金。吉服冠顶亦用素金。蟒袍通绣五蟒。余皆如六品命妇。崇德元年，定命妇冠服各视其夫官阶。皇后侍从妇妃冠用金顶，上衔红宝石。贵妃侍从妇女冠用金顶，上衔水晶石。亲、郡王妃侍从妇女与女侍从妇女同。贝勒夫人侍从妇女冠用金顶。贝子夫人侍从妇女冠不用顶。首饰嵌珍珠、宝石、绿松石。

会试中式贡士朝冠，顶镂花金座，上衔金三枝九叶。吉服冠顶用素金。状元金顶，上衔水晶。授职后，各视其品。举人公服冠，顶镂花银座，上衔金雀。公服袍，青绸蓝缘。披领如袍式。公服带，制如文八品朝带。吉服冠，顶银座，上衔素金。贡生吉服冠，镂花金顶。余同举人。监生吉服冠，素银顶。余同贡生。生员冠，顶镂花银座，上衔银雀。公服袍，蓝绸青缘。披领如袍式。公服带，制如文九品朝带。吉服冠，顶与监生同。外郎、耆老，冠顶以锡。从耕农官，袍以青绒为之。顶同八品。祭祀文舞生冬冠，骚鼠为之，顶镂花铜座，中饰方铜，镂葵花，上衔铜三角，如火珠形。袍以绸为之，其色南交用石青，北郊用黑，各坛庙俱用红，惟夕月坛用月白。前后方襕销金葵花。带用绿绸。武舞生冠顶上衔铜三棱，如古戟形。袍以绸为之，通销金葵花。余俱与文舞生同。乐部乐生，冠顶镂花铜座，上植明黄翎。乐部袍红缎为之，一，前后方襕绣黄鹂，中和韶乐部乐生执戏竹人服之；一，通织小团葵花，丹陛大乐诸部乐生服之。带均用绿云缎。卤簿舆士冬冠，以豹皮及黑毡为之，顶镂花铜座，上植明黄翎，袍如丹陛大乐诸部乐生。带如祭祀文舞生。卤簿护军袍石青缎为之，通织金寿字，片金缘。领、袖俱织金葵花。卤簿校尉冬冠，平檐，顶素铜，上植明黄翎。袍、带俱同卤簿舆士。顺治三年，定庶民不得用缎绣等服。满洲家下仆隶有用蟒缎、妆缎、锦绣服饰者，严禁之。九年，定凉帽、暖帽圆月，惟职官用红片金，庶人则用红缎。僧道服，袈裟、道服外，许用紬绢纺丝素纱各色，布袍用土黑、缁黑二色。康熙元年，定军民人等有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为服饰者，禁之。三十九年，定八旗举人、官生、贡生、生员、监生、护军、领催许服平常缎纱。天马、银鼠不得服用。汉举人、官生、贡生、监生、生员除狼皮外，例亦如之。军民胥吏不得用狼狐等皮。有以貂皮为帽者，并禁之。又兵民人等鞍辔不得用绣缎、倭缎、搭线、镶缘及镀金为饰。雍正元年，以职官不按定例，悬带数珠，马项下悬红缨，使人前马。又有越分者，坐褥至以绸为之。令八旗大臣、统领衙门及都察院严行稽察，如大臣等徇情疏忽，同罪。至诸王间赏所属人员数珠等物，并行文本旗记档，岁应汇奏。二年，又申明加级官员顶带、补服、坐褥越级僭用之禁。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色、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该管官员不行举发亦如之。

清史稿卷一〇四　志第七九

舆服三

皇帝御宝　皇后金宝

太皇太后皇太后金宝玉宝附

皇贵妃以下宝印

皇子亲王以下宝印

文武官印信关防条记

清初设御宝于交泰殿，立尚宝司。其后以内监典守，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乾隆十一年，考定

宝谱，藏之交泰殿者二十有五，藏之盛京者十。交泰殿所藏：曰“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白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盘龙纽，高二寸。曰“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若。碧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一分。盘龙纽，高三寸五分。曰“大清嗣天子宝”，以章继绳。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曰“皇帝之宝”，以布诏赦。青玉，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龙纽，高二寸一分。曰“皇帝之宝”，以肃法驾。栴檀香木，方四寸八分，厚一寸八分。盘龙纽，高三寸五分。曰“天子之宝”，以祀百神。白玉，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龙纽，高一寸三分。曰“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白玉，方二寸一分，厚七分。交龙纽。高一寸三分，曰“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白玉，方二寸二分，厚一寸二分。交龙纽，高一寸二分。曰“皇帝行宝”，以颁赐赍。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龙纽，高二寸五分。曰“皇帝信宝”，以征戎伍。白玉，方三寸三分，厚六分。交龙纽，高一寸六分。曰“天子行宝”，以册外蛮。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龙纽，高二寸三分。曰“天子信宝”以命殊方。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三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曰“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吏。白玉，方三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一寸七分，曰“制诰之宝”，以谕臣僚。青玉，方四寸，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七分。曰“敕命之宝”，以钤诰敕。碧玉，方三寸五分，厚一寸三分。交龙纽，高一寸八分。曰“垂训之宝”，以扬国宪。碧玉，方四寸，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二寸。曰“命德之宝”，以奖忠良。青玉，方四寸，厚一寸四分。交龙纽，高二寸一分。曰“钦文之玺”，以重文教。墨玉，方三寸六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一寸六分。曰“表章经史之宝”，以崇古训。碧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一分。交龙纽，高二寸二分。曰“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五分。曰“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五分。曰“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戎行。墨玉，方五寸三分，厚一寸四分。交龙纽，高二寸二分。曰“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五分。盘龙纽，高二寸三分。曰“敕正万民之宝”，以诰四方。青玉，方四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二寸。曰“广运之宝”，以谨封识。墨玉，方六寸，厚二寸一分。交龙纽，高二寸。

盛京所藏：曰“大清受命之宝”，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龙纽，高二寸四分。曰“皇帝之宝”，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交龙纽，高二寸七分。曰“皇帝之宝”，碧玉，方五寸，厚一寸八分。盘龙纽，高三寸。曰“皇帝之宝”，栴檀香木，方三寸八分，厚六分。素龙纽，高五分。曰“奉天之宝”，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龙纽，高二寸。曰“天子之宝”，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龙纽，高二寸。曰“奉天法祖亲贤爱民”，碧玉，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五分。交龙纽，高二寸。曰“丹符出验四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龙纽，高二寸二分。曰“敕命之宝”，青玉，方三寸七分，厚一寸八分。交龙纽，高二寸五分。曰“广运之宝”，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龙纽，高一寸五分。

高宗御制《国朝传宝记》曰：“国朝受天命，采古制为玺。掌以宫殿监正，袭以重盝，承以髹几，设交泰殿中，以次左右列，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其质有玉，有金、有栴檀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有盘龙、有蹲龙。其文自太宗文皇帝以前，专用国书，既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一。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至谓‘皇帝奉天之宝’即传国玺，两郊大祀及圣节宫中告天青词用之。此语尤诞谬。大祀遵古礼，用祝版署名而不用宝。圣节宫中未尝有告天事，或道箓祝厘，时一行之。亦不过偶存其教耳，未尝命文人为青词，亦未尝用宝。且此玺孰非世之传守，而专以一宝为传国玺，亦不经。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尝请旨取裁，仅沿明时内监所书册档，承讹袭谬，遂至于此。甚矣纪载之难也。且《会典》所不戴者，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独玉质莹洁如截肪，方得黍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若论宝，无论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时奏进属员浚宝应河所得玉玺，古泽可爱，又与《辍耕录》载蔡仲平本颇合。朕谓此好事者仿刻所为，贮之别殿，视为玩好旧器而已。夫秦玺煨烬，古人论之详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与本朝传宝

同贮？于义未当。又雍正年故大学士高其位进未刻碧玉宝，一文未刻，未成为宝，而与诸宝同贮，亦未当。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诚能勤令德，系属人心，则言传号涣，万里奔走，珍非和璧，制不龙螭，篆不斯籀，孰敢不敬信承奉，尊为神明。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贶者。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元帝国宝，容而纳之，初不藉以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函夏，垂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善夫唐梁肃之言曰：‘鼎之轻重，玺之去来，视德之高下，位之安危。’然则人君承祖宗付畀，思以永膺斯宝，引而勿替，其非什袭固守之谓。谓夫日新厥德，居安虑危，凝受皇天大宝命，则德足重，而宝以愈重。玺玉自古无定数，今交泰殿所贮，纪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并著成谱，而序其大旨如此。”又《盛京尊藏宝谱序》曰：“乾隆十一年春，阅交泰殿所贮诸宝，既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其应别贮者，分别收贮。至其文或复见，及国初行用者，为数凡十。虽不同现用之宝，而未可与古玩并列。因念盛京为国家发祥地，祖宗神爽，实所式凭。朕既重缮列祖实录，尊藏凤凰楼上，覲扬光烈，传示无疆。想当开天之始，凝受帝命，宝符焕发，六服承式，璠玙孚尹，手泽存焉。记不云乎，‘陈其宗器’，弘璧琬琰，陈之西序，崇世守也。爰奉此十宝，赍送盛京，鐍而藏之，而著其缘起如此。”

乾隆十三年九月，改镌御宝，始用清篆文，左为清篆，右为汉篆。高宗御题《交泰殿宝谱序后》曰：“《宝谱》成于乾隆十一年丙寅，越三年戊辰，始指授儒臣为清文各篆体书。因思向之国宝，官印，汉文用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者，以国书篆体未备也。今既定为篆法，当施之宝印，以昭画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其檀香‘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綍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敕所司一律改镌，与汉篆文相配，并记之《宝谱序》后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高宗七旬圣寿，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并御制《古稀说》，兼系以诗。四十六年正月，用乾清四暖阁贮“敬天勤民宝”之例，贮“古稀天子之宝”于东暖阁。

皇后金宝，清、汉文玉箸篆，交龙纽，平台，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二分。康熙四年，制太皇太后金宝、玉宝，盘龙纽。余皆与皇后宝同。玉宝台高一寸八分，余同金宝。

皇太后金宝、玉宝，俱盘龙纽。余与皇后宝同。

皇贵妃金宝，清、汉文玉箸篆，蹲龙纽，平台，方四寸，厚一寸二分。

妃金印，清、汉文玉箸篆，龟纽，平台，方三寸六分，厚一寸。

康熙十五年，定皇太子金宝，玉箸篆，蹲龙纽，平台，方四寸厚一寸二分。

和硕亲王金宝，龟纽，平台，方三寸六分，厚一寸。亲王世子金宝，龟纽，平台，方三寸五分，厚一寸。多罗郡王镀金银印，麒麟纽，平台，方三寸四，厚一寸。俱清、汉文芝英篆。

外国王镀金银印，清、汉文尚方大篆，驼纽，平台，方三寸五分，厚一寸。顺治十年，以朝鲜国王原领印文有清字无汉字，命礼部改铸清、汉文金印，颁给该王，仍将旧印缴进。

宗人府、衍圣公银印，直纽，三台，方三寸三分，厚一寸。俱清、汉文尚方大篆。公、侯、伯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公三台，侯、伯二台。

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颂侍卫内大臣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俱清、汉文柳叶篆。

军机事务处银印，直纽，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宣统三年四月，改军机处为内阁，旧内阁遂裁。

各部、都察院银印，直纽，三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俱清、汉文尚方大篆。

理藩院银印，直纽，三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兼清、汉、蒙古三体字，清、汉文尚方大篆，蒙古字不用篆。理藩院后改理藩部。

盛京五部银印，直纽，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盛京五部后裁。

户部总理三库事务银印，直纽，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户部后改名度支部。

翰林院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

内务府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

景陵、泰陵内务府总管，东陵、泰陵承办事务铜关防，凡关防皆直纽。长三寸，阔一寸九分。

銮仪卫银印，直纽，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宣统朝因避写故名銮舆卫。俱清、汉文尚方大篆。

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顺天府、奉天府银印，直纽，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通政司后裁，大理寺后改大理院，太常寺后归并礼部。俱清、汉文尚方小篆。

詹事府铜印，直纽，方二寸七分，厚九分。

光禄寺、太仆寺、武备院、上驷院、奉宸院铜印、直纽，方二寸六分，厚六分五厘。詹事府后裁，光禄寺后归并礼部，太仆寺后归并陆军部。

内繙书房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俱清、汉文尚方小篆。

国子监铜印，直纽，方二寸五分，厚六分。

太医院铜印，直纽，方二寸四分，厚五分。

各道监察御史、稽察内务府御史、稽察宗人府御史、巡盐御史铜印，直纽，有孔，方一寸五分，厚三分。

宗人府左、右司，太仆寺左、右司，銮仪卫左、右司，各部、理藩院各司，铜印，直纽，方二寸四分，厚五分。

内务府各司铜印，直纽，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

崇文门税务管理，坐粮厅户部分司，工部木柴监督，工部木厂监督，工部管理街道各仓监督。工部后改并为农工商部。左、右翼管税，户部银库、缎匹库，户部办理八旗俸饷，户部办理八旗现审，顺天、奉天府丞，各关税监督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

巡视五城御史，管理古北口驿务，管理独石口驿务铜关防，长二寸八分，阔一寸九分。

钦天监时宪书铜印，直纽，方二寸一分，厚四分四厘。

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官房税库铜条记，凡条记皆直纽。长二寸六分，阔一寸九分。俱清、汉文钟鼎篆。

大理寺左右司，光禄寺四署，五城兵马司铜印，直纽，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

中书科铜印，直纽，方二寸一分，厚四分五厘。

内阁典籍厅铜关防，长三寸，一寸九分。

翰林院典簿，礼部铸印局，宣统三年印铸局改属新内阁，礼部亦改典礼院。理藩院银库，工部制造库，工部料估所，各部、院督催所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

顺天府府治中、稽察盛京五部将军衙门、稽察黑龙江等处、稽察宁古塔等处铜关防，长二寸九分，阔一寸九分。

兵马司副指挥铜关防，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六分。

宗人府经历司铜印，直纽，方二寸四分，厚五分。

都察院经历司铜印，直纽，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

銮仪卫经历司，各部、院、寺司务厅铜印，直纽，方二寸一分，厚四分四厘。

各坛、庙、祠祭署铜印，直纽，方二寸，厚四分二厘。

太医院药库铜印，直纽，方一寸九分，厚四分二厘。

国子监典籍厅铜印，直纽，方一寸九分，厚四分二厘。

礼部铸印局大使铜条记，长二寸六分，阔一寸九分。

兵马司吏目铜条记，长二寸四分，阔一寸四分。俱清、汉文垂露篆。

护军统领、前锋统领、火器营统领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

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圆明园总管八旗、内府三旗官兵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

总管云梯健锐营八旗传事银关防，直纽，长三寸二分，阔二寸。俱清、汉文柳叶篆。

护军统领、参领、协领、云梯健锐营翼长、各处总管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俱清、汉文殳篆。

八旗佐领，宗室、觉罗族长铜图记。凡图记皆直纽。方一寸七分，厚四分五厘。俱清文悬针篆。

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养心殿造办处铜图记，方一寸七分，厚四分。

看守通州三仓首领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俱清、汉文悬针篆。

镇守将军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

副都统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俱清、汉文柳叶篆。

察哈尔都统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用满洲、蒙古二种字，满文柳叶篆。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兼满、汉、托忒、回子四种字，满、汉文俱柳叶篆，托忒、回子字不篆。

办理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事务大臣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兼满、汉、托忒三种字满汉文俱柳叶篆。

伊犁分驻雅尔城总理参赞大臣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兼满洲、托忒、回子中种字，满文柳叶篆。

办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处事务大臣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兼满、汉、回子三种字，满、汉文俱柳叶篆。

管理巴里坤等处事务大臣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

办理哈密粮饷事务大臣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俱柳叶篆。

八旗游牧总管，察哈尔总管、城守尉铜印，方二寸六分，厚六分五厘。殳篆。

兴京等城守尉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

锦州等城守尉铜关防，长二寸九分，阔一寸九分。

驻防左、右翼长，协领、参领铜条记，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六分五厘。俱殳篆。

防守慰铜关防，长二寸八分，阔一寸九分。

驻防佐领铜条记，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六分五厘。俱清、汉文悬针篆。

直省总督、巡抚银关防，直隶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镌兼巡抚字样。江西巡抚、河南巡抚，镌兼提督字样。山西巡抚，镌兼提督盐政字样。长三寸二分，阔二寸，俱清、汉文尚方大篆。

钦差大臣铜关防，如督、抚式。三品以上用之。

各省承宣布政使司银印，直纽，二台，方三寸一分。厚八分。

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后改提法使。铜印，直纽，方二寸七分，厚九分。

各省盐运使司，铜印，直纽，方二寸六分，厚六分五厘。

各省提督学政后改提学使，并改关防为印信。铜关防，长二寸九分，阔一寸九分。俱清、汉文尚方小篆。

各处管理织造铜关防，长二寸九分，阔一寸九分。

各省守、巡道后于省会地方增设巡警道、劝业道。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俱清、汉文钟鼎篆。

钦差官员铜关防、如道员式。四品以下用之。

各府铜印，直纽，方二寸五分，厚六分。

各府同知、通判铜关防，长二寸八分，阔一寸九分。

各州铜印，直纽，方二寸三分，厚五分。

京县铜印，直纽，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

各县铜印，直纽，方二寸一分，厚四分四厘。

盐课提举司铜印，方二寸四分，厚五分。

淮南仪所监制官铜关防，长二寸八分，阔一寸九分。

布政使司经历司、理问所铜印，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

盐运使司经历司铜印，方二寸一分，厚四分四厘。

布政使司照磨所、京府儒学、各府经历司铜印，方二寸，厚四分二厘。

京府照磨所，司狱司、各府照磨所、司狱司、各府儒学、卫儒学、布政司库大使、府库大使、巡检司、税课司、茶马司铜印，方一寸九分，厚四分。

各州、县儒学铜条记，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六分五厘。

县丞、主簿、吏目、盐课所、批验所、各驿丞、递运所、各局、各仓、各闸铜条记，长二寸四分，阔一寸三分。俱垂露篆。

提督、总兵官银印，虎纽，三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

镇守卦印总兵官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

镇守总兵官铜关防，长三寸二分，阔二寸。俱清、汉文柳叶篆。

副将、参将、游击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

宣慰司铜印，方二寸七分，厚九分，俱清、汉文殳篆。

都司佥书铜关防，长三寸，阔一寸九分。营都司，卫、所千总铜关防，长二寸八分，阔一寸九分。

守备铜条记，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六分。

卫守备铜印，方二寸六分，厚六分五厘。

宣抚司铜印，方二寸五分，厚六分。

宣抚司副使、安抚司领运千总铜印，方二寸四分，厚五分五厘。

长官司指挥、佥事铜印，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俱清、汉文悬针篆。

卫经历、宣慰司经历铜印，方二寸一分，厚四分四厘，垂露篆。

土千户铜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五厘。

土百户铜印，方二寸，厚四分二厘。俱清汉文悬针篆。

管理京城喇嘛班第、管理盛京喇嘛班第铜印，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俱清汉文转宿篆。

正乙真人铜印，方二寸四分，厚五分。清、汉文垂露篆。

乾隆十四年，礼部奉谕：“理藩院印文之蒙古字，不必篆书。外藩扎萨克盟长、喇嘛、并蒙古、西藏，一应满洲、蒙古、唐特文，均亦不必篆书。其在京扎萨克、大喇嘛印，满文俱篆书，蒙古文不必篆书。”又谕：“近因新定清文篆书，铸造各卫门印信，所司检阅库中所藏经略大将军、将军诸印，几百余颗。皆前此因事颁给，经用缴还，未经销毁者。《会典》复有‘命将出师，请旨将库中印信颁给’之文，遂至滥觞。朕思虎符鹊纽，用之军旅，所以昭信，无取繁多。库中所藏，其中振扬威武，建立肤功者，具载历朝实录，班班可考。今择其克捷奏凯，底定迅速者，经略印一，大将军、将军印各七，分匣收贮。稽其事迹始末，刻诸文笥，足以传示奕禩。即仍其清、汉旧文，而配以今制清文篆书，如数重造。遇有应用，具奏请旨颁给。一并藏之皇史宬。其余悉交该部销毁。此后若遇请自皇史宬而用者，葳事仍归之皇史宬。若因遇事特行颁给印信者，事完交部销毁。将此载入会典。”

高宗御定《印谱》，钦命总理一切军务储糈经略大臣关防一，奉命、抚远、宁远、安东、征南、平西、平北大将军印各一，镇海、扬威、靖逆、靖东、征南、定西、定北将军印各一。并御制《印谱序》曰：“国家膺图御宇，神圣代兴，赫濯挞伐，光启鸿业。时则有推毂命将之典。及功成奏凯，还上元戎佩印。载在册府，藏之史宬。盖法物留诒，不啻如曩籍所称玉节牙璋，尚方齐斧者比。乾隆十七年，厘考国书篆字，成因详加酌定。交泰殿所遵奉世传御宝，仍依本文，不敢更易。其常行诰敕所钤用，以及部院司寺以下，外而督、抚、提、镇以下，咸改铸篆文，以崇典章、昭法守。而大将军、经略及诸将军之印，或存旧，或兼篆，一依交泰殿诸宝之例，各以时代为次。兹西陲武功将竣，爰谱图系说如左。《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信大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披斯谱也，必将曰：是印也，是我朝某年殄某寇、定某地所用也。又将曰：是印也，铸自某年，某官既奉以集事，传至某年，某官复奉以策勋者也。想见一时受

成庙算，元老壮猷。丰纽重台，焜耀耳目。继自今覲扬光烈，思所以宏此远谟。弼我亿万世不丕基，将于是乎在。以视铭绩鼎钟，图形台阁者，不尤深切著明也欤？然则观于《宝谱》，而一人守器之重可知；观于《印谱》，而群才翊运之殷又可知。诗曰：‘王之葸臣，无念尔祖’记曰：‘君子听鼓鼙，则思将帅之臣。’一再披阅，其何能置大风猛士之怀哉！装潢葳事，并令守者什袭尊藏。为部凡四：一皇史宬，一大内，一内阁，一盛京也”。

清史稿卷一○ 五　志第八○

皇帝卤簿太上皇卤簿皇太子仪卫
皇后仪驾太皇太皇仪驾皇太后仪驾
皇贵妃以下仪仗采仗
亲王以下仪卫　固伦公主以下仪卫
额驸仪卫　职官仪卫

清自太宗天聪六年定仪仗之制，凡国中往来，御前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其制甚简。自天聪十年改元崇德，始定御仗数目及品官仪从。迨世祖入关定鼎，参稽往制，量加增饰。原定皇帝仪卫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乾隆十三年，复就原定器数增改厘订，遂更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三者合，则为大驾卤簿。而凡皇后仪驾、妃嫔仪仗采仗以及亲王以下仪卫，均视原定加详。兹依乾隆朝所定者标目，而以原定器数及崇德初年所定者附见于后。又太上皇卤簿、皇太子仪卫，皆一时之制，非同常设，亦并著于篇。庶考因革者，得以沿流溯源，详稽一代之制焉。

皇帝大驾卤簿，圜丘、祈谷、常雩三大祀用之。大阅时诣行宫，礼成还宫，亦用之。其制，前列导象四，次宝象五，次静鞭四。次《前部大乐》，其器大铜角四，小铜角四，金口角四。次革辂驾马四，木辂驾马六，象辂驾马八，金辂驾象一，玉辂驾象一。次《铙歌乐》，《铙歌鼓吹》与《行幸乐》并设，名《铙歌乐》。其器金二，铜鼓四，铜钹二，扁鼓二，铜点二，龙笛二平笛二，云锣二，管二，笙二，金口角八。大铜角十六，小铜角十六，蒙古角二，金钲四，画角二十四，龙鼓二十四，龙笛十二，拍板四，仗鼓四，金四，龙鼓二十四，间以红镫六。次引仗六，御仗十六，吾仗十六，立瓜、卧瓜各十六，星、钺各十六，出警、入跸旗各一，五色金龙小旗四十，次翠华旗二，金鼓旗二，门旗八，日、月旗各一，五云旗五，五雷旗五，八风旗八，甘雨旗四，列宿旗二十八，五星旗五，五岳旗五，四渎旗四，神武、朱雀、青龙、白虎旗各一，天马、天鹿、辟邪、犀牛、赤熊、黄罴、白泽、角端、游麟、彩狮、振鹭、鸣鸾、赤鸟、华虫、黄鹄、白雉、云鹤、孔雀、仪凤、翔鸾旗各一。五色龙纛四十，前锋纛八，护军纛八，骁骑纛二十四。次黄麾四，仪锽氅四，金节四，进善纳言、敷文振武、褒功怀远、行庆施惠、明刑弼教、教孝表节旌各二。龙头幡四，豹尾幡四，绛引幡四，信幡四。羽葆幢四，霓幢四，紫幢四，长寿幢四。次鸾凤赤方扇八，雉尾扇八，孔雀扇八，单龙赤团扇八，单龙黄团扇八，双龙赤团扇八，双龙黄团扇八，赤满单龙团扇六，黄满双龙团扇六，寿字黄扇八。次赤素方伞四，紫素方伞四，五色花伞十，五色花伞十，五色妆缎伞十，间以五色九龙团扇十。次九龙黄盖二十，紫芝盖二，翠华盖二，九龙曲柄黄盖四。次戟四，殳四，豹尾枪三十，弓矢三十，仪刀三十。次仗马十。次金方几一，金交椅一，金瓶二，金盥盘一，金盂一，金合二，金炉二，拂二。次九龙曲柄黄盖一。前引佩刀大臣十人，提炉二，玉辇在中。后扈佩刀大臣二人，豹尾班执枪佩仪刀侍卫各十人，佩弓矢侍卫二十人，领侍卫内大臣一人，侍卫班领二人。后管宗人府王、公二人，散秩大臣一人，前锋护军统领一人，给事中、御史二人，各部郎中、员外郎四人，侍卫班领一人，署侍卫班领一人，侍卫什长二人。次黄龙大纛二，领侍卫内大臣一人，司纛侍卫什长二人，建纛亲军四人，鸣佩螺亲军六人。太宗崇德元年，备大驾卤簿，玉玺四颗。黄伞五，团扇二。纛十，旗十。大刀六，戟六。立瓜，卧瓜，骨朵各二，吾仗六。马十。金椅、金杌、香合、香炉、金水盆、金唾壶、金瓶、乐器全设。嗣复定仪仗数目，用金漆椅一，金漆杌一，蝇拂四，金唾盂一，金壶一，金瓶、金盆各一，香炉、香合各二。曲柄伞一，直柄伞四，扇早，节四。骨朵二，

立瓜、卧瓜各二，吾仗六，红仗四，锣二，鼓二，画角四，箫二，笙二，架鼓四，横笛二，龙头横笛二，檀板二，小铜钹四，小铜锣二，大铜锣四，云锣二，唢呐四。世祖入关，一仍旧制。迨顺治三年以后，更定皇帝卤簿，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之别。大驾卤簿之制，曲柄九，龙伞四，直柄九龙伞十六，直柄瑞草伞六，直柄花伞六，方伞八。大刀二十，弓矢二十，豹尾枪二十，龙头方天戟四。黄麾二，绛引幡四，信幡、传教幡、告止幡、政平讼理幡各四，仪锽氅八，羽葆幢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幢各一，豹尾幡、龙头竿幡各四。金节四。销金龙纛、销金龙小旗各二十。金钺六。马十。鸾凤扇八，单龙扇十二，双龙扇二十。拂子二，红镫六，金香炉、金瓶、金香合各二，金唾壶、金盆、金杌、金交椅、金脚踏各一。御仗六，星六。篦头八。棕荐三十。静鞭三十。品级山七十二。肃静旗、金鼓旗、白泽旗各二，门旗八，日、月、风、云、雷、雨旗各一，五纬旗五，二十八宿旗各一，北斗旗一，五岳旗五，四渎旗四，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天鹿、天马、鸾麟、熊罴旗各一。立瓜、卧瓜、吾仗各六。画角二十四，鼓四十八，大铜号、小铜号各八，金、金钲、仗鼓各四，龙头笛十二，板四串。凡郊祀大典，万寿、元旦、冬至三大朝会及诸典礼皆用之。

法驾卤簿，与大驾卤簿同，惟彼用《铙歌乐》，此则用《铙歌鼓吹》。其器大铜角八，小铜角八，金钲四，画角二十四，龙鼓二十四，龙笛十二，拍板四，仗鼓四，金二，龙鼓二十四，间以红灯六，视《铙歌乐》为减。又御仗、吾仗、立瓜、卧瓜、星、钺皆各六，五色金龙小旗二十，五色龙纛二十，九龙黄盖十，豹尾枪二十，弓矢二十，仪刀二十，佩弓矢侍卫十人，其赤满单龙团扇、黄满双龙团扇及五色妆缎伞皆不设，亦均较大驾为减，又玉辇改设金辇，余均与大驾卤簿同。凡祭方泽、太庙、社稷、日月、先农各坛，历代帝王、先师各庙，则陈之。若遇庆典朝贺，则陈于太和殿庭。其制，九龙曲柄黄华盖设于太和殿门外正中，次拂、炉、盒、盂、盘、瓶、椅、几在殿檐东、西。次仪刀、弓矢、豹尾枪亲军、护军相间为十班，暨殳戟，均在丹陛东、西。次九龙曲柄黄盖、翠华盖、紫芝盖、九龙黄盖、五色九龙伞、五色花伞、自丹陛三成，相间达于两阶。阶下静鞭、仗马列甬道东、西。紫、赤方伞、扇幢、幡、旌、节、氅、麾、纛、旗、钺、星、瓜、仗，列丹墀东、西。玉辇、金辇在太和门外，五辂在午门外，宝象在五辂之南，《卤簿乐》即《铙歌鼓吹》。在宝象之南，朝象即导象。在天安门外。若于圆明园行庆贺礼，则陈于正大光明殿阶下，至大宫门外，惟辇辂仪象不设。若御楼受俘，则设九龙曲柄黄华盖于楼檐下，设丹陛卤簿于午门外左右两观下，设丹墀卤簿于阙左右门至端门北，设仗马于两角楼前，设辇辂仪象于天安门外，设静鞭于两角楼夹御道左右，设《金鼓铙歌大乐》《铙歌鼓吹》与《前部大乐》并列，曰《金鼓铙歌大乐》。于午门前。设《丹陛大乐》于卤簿之末，其器云锣二，方响二，箫二，笛四，头管四，笙四，大鼓二，仗鼓一，拍板一。

銮驾卤簿，行幸于皇城则陈之。其制，前列《导迎乐》，先以戏竹二，次管六，笛四，笙二，云锣二，导迎鼓一，拍板一。次御仗四，吾仗四，立瓜、卧瓜、星、钺各四，次五色金龙小旗十，五色龙纛十。次双龙黄团扇十，黄九龙伞十。次九龙曲柄黄华盖一。皆在皇帝步辇前。次前引佩刀大臣十人，后扈佩刀大臣二人，步辇在中，次豹尾班侍卫执枪十人，佩仪刀十人，佩弓矢十人，殿以黄龙大纛。原定行驾仪仗，销金九龙伞十，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双龙扇十，金钺四，星四，御仗四，吾仗四，立瓜、卧瓜各四。凡车驾出入，执事人马上排列。

骑驾卤簿，巡方若大阅则陈之。其制前列《铙歌大乐》。间以《铙歌清乐》，器用大铜角八，小铜角八，金口角八，云锣二，龙笛二，平笛二，管二，笙二，铜鼓四，金二，铜点二，铜钹二，行鼓二，蒙古角二。次御仗六，吾仗六，立瓜、卧瓜、星、钺各六。次五色金龙小旗十，五色龙纛十。次单龙赤团扇六，双龙黄团扇六，五色花伞十。次豹尾枪十，弓矢十，仪刀十。次九龙曲柄黄华盖一。皆在皇帝轻步舆前，若乘马则在马前。次前引佩刀大臣十人，后扈佩刀大臣二人，轻步舆在中。次豹尾班侍卫执枪十人。佩仪刀十人佩弓矢十人，殿以黄龙大纛。驻跸御营，朝陈蒙古角，夕陈《铙歌乐》。大阅则陈卤簿于行宫门外。原定行幸仪仗，妆缎伞十，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双龙扇六，单龙扇四，豹尾枪十。大刀十，弓矢十，金钺六，星六，御仗、吾仗、立瓜、卧瓜各六。金二，笙二，云锣二，管二，笛四，金钲四，铜钹四，鼓二，锁呐八，铜点二，小号、大号各八，蒙古号

六。凡车驾行幸，执事人步行排列。

太上皇卤簿，原定无之。嘉庆元年，因授玺礼成，陈太上皇卤簿于宁寿宫。其制，引仗六，御仗十六，吾仗十六，立瓜、卧瓜各十六，星、钺各十六，旗、纛二百二十四，麾、氅、节各四，旌十六，幡十二，幢二十，扇八十六，伞六十六，戟殳各四，豹尾枪、弓矢、仪刀各三十，金交椅、金马杌各一，拂二，金器八，银水、火壶各一，雨伞二，盘线镫二，红镫六。乐器备设，笙管、管、云锣、平笛、钹、点鼓各二，金及金钲、铜鼓、扁鼓、仗鼓各四，架鼓、金口角各十二，龙笛十四，大铜角、小铜角、蒙古画角各二十四，龙鼓四十八。

皇太子仪卫，清自康熙五十二年后不复建储，故国初虽有皇太子仪仗，几同虚设，乾隆六十年，以明年将行内禅，九月，议定皇太子出入内朝，用导从侍卫四人，乾清门侍卫二人。如出外朝及城市内外，随从散秩大臣一人，侍卫十人，领侍卫内大臣一人，乾清门侍卫四人。前设虎枪六，后设豹尾枪八。是年复谕礼臣，以册立皇太子典礼既不举行，其一切仪仗制造需时，亦毋庸另行备办。原定皇太子仪仗，曲柄九龙伞三，直柄龙伞四，直柄瑞草伞二，方伞四，双龙扇四，孔雀扇四。白泽旗二。金节二。羽葆幢二，传教幡、告止幡、信幡、绛引幡各二，仪锽氅二，销金龙纛十，销金龙小旗十。豹尾枪十，弓矢十，大刀十，马八，金钺四，立瓜、卧瓜、骨朵、吾仗各四。拂二。画角十二，花匡鼓二十四，大铜号八，小铜号二，金、金钲、仗鼓各二，龙头笛二，板二。金香炉、金瓶、金香盒各二，金唾壶、金盆各一、金杌一，金交椅一，金脚踏一。

皇后仪驾，原名卤簿。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五色龙凤旗十。次赤、黄龙、凤扇各四，雉尾扇八，次赤、素方伞四，黄缎绣四季花伞四，五色九凤伞十。次金节二。次拂二，金香炉二，金香盒二，金盥盘一，金盂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次九凤曲柄黄盖一。凤舆一乘，仪舆二乘，凤车一乘，仪车二乘。原定太皇太后卤簿，销金龙凤旗八。金节二。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黄曲柄九凤伞一，黄直柄花伞四，红直柄瑞草伞二，青黑直柄九凤伞各二，红方伞二，黄、红销金龙、凤扇各二，金黄素扇二，红鸾凤扇二。拂二，金香炉二，金瓶二，金香盒二，金唾壶一，金盆一，金杌一，金交椅一，金脚踏一。凡万寿节、元旦、冬至及诸庆典，銮仪卫先时陈设。皇太后、皇后卤簿并同。

太皇太后仪驾暨皇太后仪驾，均与皇后仪驾同。惟车、舆兼绘龙凤文。

皇贵妃仪仗，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赤、黑素旗各二，金黄色凤旗二，赤、黑凤旗各二。金黄、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鸾凤扇各二，赤、黑瑞草伞各二，明黄、赤、黑三色花伞各二。金节二。拂二，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七凤明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翟车一乘。原定皇贵妃仪仗，红、黑凤旗各二，金节二，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红曲柄七凤伞一，红直柄花伞二，红直柄瑞草伞二，红方伞二，金黄素扇二，红绣扇二。拂二，金香炉一，金瓶二，金香盒一，金唾壶一，金盆一，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贵妃仪仗同。

贵妃仗仪，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赤、黑素旗各二，赤黑凤旗各二，金黄、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鸾凤扇各二，赤、黑瑞草伞各二，金黄、赤、黑三色花伞各二。金节二。拂二，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几一。七凤金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仪车一乘。

妃采仗，原名仪仗。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赤、黑凤旗各二。赤黑素扇各二，赤、黑花伞各二，金黄素伞二。金节二。拂二，银质饰金香炉、香盒、盥盘、盂各一，银瓶二，银椅一，银方几一。七凤金黄曲柄盖一。翟舆一乘，仪舆一乘，仪车一乘。原定妃仪仗，黑凤旗二。金节二。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红直柄花伞二，红直柄瑞草伞二，金黄素扇二。拂二，银质饰金香炉、香盒各一，瓶一，唾壶一，盆一，马杌一，交椅一，脚踏一。

嫔采仗，原名仪仗。视妃采仗少直柄瑞草伞二。余同。

亲王仪卫，原名仪仗。以下并同。吾仗四，立瓜四，卧瓜四，骨朵四。红罗绣五龙曲柄盖一。红罗绣四季花伞二，红罗销金瑞草伞二，红罗绣四季花扇二，青罗绣孔雀扇二。旗枪十，大纛二，条纛二。豹尾枪四，仪刀四。马六。遇大典礼，则陈于府第，出使用以导从。常日在京，用曲柄盖

一。红罗伞扇各二。吾仗、立瓜、卧瓜、骨朵全。马四。前引十人，后从六人。因事入景运门，带从官三人。原定有红罗绣花曲柄伞一，豹尾枪二，大刀。二兹改为五龙曲柄盖一，豹尾枪四，仪刀四。余同。崇德初年，定亲王销金红伞二，纛二，旗十，立瓜、骨朵各二，吾仗四。

世子仪卫，吾仗四，立瓜四，卧瓜二，骨朵二。红罗四龙曲柄盖一。红罗绣四季花伞一，红罗销金瑞草伞二，红罗绣四季花扇二，青罗绣孔雀扇二。旗枪八，大纛一，条纛一。豹尾枪二，仪刀二。马六。常日用红罗伞、扇各二，吾仗、立瓜、卧瓜、骨朵全。马四。前引八人，后从六人。原定吾仗二，立瓜二，有红罗绣花曲柄伞一，无豹尾枪，兹增为吾仗四，立瓜四，改曲柄伞为四龙曲柄盖，添豹尾枪二。余同。崇德年所定，无世子仪仗。

郡王仪卫，吾仗四，立瓜四，卧瓜二，骨朵二。红罗绣四龙曲柄盖一。红罗销金瑞草伞二，红罗绣四季花扇二，青罗绣孔雀扇二。旗枪八，条纛二，豹尾枪二，仪刀二。马六。常日用红罗纛、扇各二，吾仗、立瓜、卧瓜、骨朵全。马二。前引八人，后从六人。原定有红罗绣花曲柄伞一，无豹尾枪、仪刀。兹改曲柄伞为四龙曲柄盖，增豹尾枪二，仪刀二。余同。崇德初年，定郡王销金红伞一，纛一，旗八。卧瓜二，吾仗四。

郡王长子仪卫，原定及崇德年所定均无。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骨朵二。红罗销金瑞草伞一，红罗绣四季花扇二。旗枪六，条纛一。马四。常日用伞一，吾仗、立瓜、卧瓜、骨朵全。前引六人，后从六人。

贝勒仪卫与郡王长子同。原定红罗销金伞二，兹减一。余同。崇德初年，定贝勒销金红伞一，纛一，旗六，骨朵二，红仗二。自世子以下至贝勒，因事入景运门带从官二人。

贝子仪卫，吾仗二。立瓜二，骨朵二。红罗销金瑞草伞一，红罗绣四季花扇二。旗枪六，条纛一。常日用吾仗、立瓜、骨朵全。前引四人，后从六人。原定红罗销金伞二，兹减一。余同。崇德初年定贝子彩画云红伞一，豹尾枪二，旗六，红仗二。

镇国公、辅国公仪卫，吾仗二，骨朵二。红罗销金瑞草伞一，青罗绣孔雀扇一。旗枪六。常日用吾仗、骨朵全。前引二人，后从八人。原定同。崇德初年，定镇国公红伞一，豹尾枪二，旗六，红仗二。辅国公减豹尾枪一，余同。

自贝子以下辅国公以上，因事入景运门，带从官一人。

镇国将军仪卫，杏黄伞一，青扇一，旗枪六。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六人。原定有金黄伞一，无青扇。兹改为杏黄伞一，增青扇一，余同。自镇国将军以下，原定均照崇德初年定制。

辅国将军仪卫，与镇国将军同。常日前引一人，后从四人。原定常日前引二人，兹减一。余同。

奉国将军、奉恩将军仪卫，原定无奉恩将军。青扇一，旗枪四。常日后从四人，原定无青扇。

固伦公主仪卫，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骨朵二。金黄罗曲柄绣宝相花伞一，红罗绣宝相花伞二，青罗绣宝相花扇二，红罗绣孔雀扇二。黑纛二。前引十人，朝贺日随侍女五人。F〗原定曲柄伞用红罗，兹改金黄罗。余同。崇德初年，定固伦公主清道旗二。红仗、吾仗各二。销金红伞一，青扇一。拂子二，金吐盂、金水盆各一。

和硕公主仪卫，吾仗二，立瓜二，卧瓜二，骨朵二。红罗曲柄绣宝相花伞一，红罗绣宝相花伞二，红罗绣孔雀扇二。黑纛二。前引八人，随朝侍女四人。原定同。崇德初年，定和硕公主红仗、吾仗各二，销金红伞一，青扇一，拂子二。金水盆一。

郡主仪卫，吾仗二，立瓜二。红罗绣宝相花伞一，红罗绣宝相花扇二。前引六，人，随朝侍女三人。原定同。崇德初年，定郡主吾仗二，销金红伞一，青扇一，拂子二。

县主仪卫，吾仗二，立瓜二。红罗绣宝相花伞一，青罗绣宝相花扇二。前引二人，随朝侍女三人。原定同。崇德初年，定县主红仗二，销金红伞一，拂子二。

郡君随朝侍女二人，县君随朝侍女二人，乡君随朝侍女一人，俱无仪仗。原定郡君以下无仪仗。崇德初年，定郡君红仗二，销金青伞一，县君红仗二。

亲王福晋视固伦公主，惟曲柄伞用红色，随朝侍女四人。世子福晋视和硕公主，郡王福晋视郡主，郡王长子福晋、贝勒夫人均视县主，随朝侍女二人。贝子夫人、公夫人随朝侍女一人。自贝子

夫人以下无仪仗。自将军夫人以下无随朝侍女。原定同。惟福晋皆称妃，又别定侧妃、侧夫人仪仗。其制，亲王侧妃视嫡妃少青罗花扇二。余同。世子侧妃纛二，吾仗、立瓜、骨朵各二，红罗绣花伞、红罗绣孔雀扇各二。郡王侧妃吾仗、立瓜各二，红罗绣花伞一，青罗绣花扇二。贝勒侧夫人及贝子夫人均无仪仗。崇德初年，定亲王妃清道旗二，红仗。吾仗各二，销金红伞一，青扇一，拂子二，金唾盂、金水盆各一。郡王妃同，惟少红仗、金唾盂。贝勒夫人红仗二，销金红伞一，拂子二。贝子夫人以下无仪仗。

额驸仪卫，固伦公主额驸，红仗二，红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十，豹尾枪二。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八人。和硕公主额驸，红棍四，杏黄伞二，大、小青扇二，旗枪十。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郡主额附，红棍四，杏黄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十。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八人。县主额驸，杏黄伞一，青扇一，旗枪六。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郡君额驸，青扇一，旗枪六。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六人。县君额驸，青扇一，旗枪四。常日无前引，惟后从二人。乡君额驸，青扇一，旗枪二。常日惟后从一人。

职官仪卫，原名仪从。民公视和硕公主额驸。侯、金黄棍四，余视郡主额驸。其有加级者，棍得用红。伯，大、小青扇二，余视侯。子，金黄棍二，杏黄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八。前引、后从视侯。男，金黄棍二，杏黄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六。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六人。

京官，一品视子，二品视男，三品，金黄棍二，杏黄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六。常日前引二人，后从四人。四品，杏黄伞一，大、小青扇二，旗枪四。常日无前引，惟后从二人。余官均用青素扇一。常日惟后从一人，宗室、觉罗之有职者，各从其品，惟扇柄及棍皆髹以朱。以上仪卫，于京外得全设，常日在京，不得用旗、伞、黄棍。文官三品以上，得用甘蔗棍二。武官三品以上，得用棕竹棍二。自一品至九品，均得用扇，扇各用清、汉字书衔。若进皇城，扇棍及前引人均不得入。文武大臣因事入景运门，带从官一人。

直省文官，总督，青旗八，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各二，旗枪四，回避、肃静牌各二。巡抚、青旗八，杏黄伞、青扇、兽剑、金黄棍、桐棍、皮槊各二，旗枪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凡二品以上大臣陛见到京，入景运门，带从官一人。布政使、按察使，青旗六，杏黄伞、青扇、金黄棍、皮槊各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各道青旗四，杏黄伞、青扇各一，桐棍、皮槊各二，回避、肃静牌各二。知府与道同。府倅、知州、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县佐、蓝伞一，桐棍二。学官，蓝伞一。杂职，竹板二。河道、漕运总督视总督，学政、盐政、职造暨各钦差官三品以上视巡抚。四品以下视两司。

武官，提督，青旗八，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兵拳、雁翎刀、兽剑、刑仗各二，旗枪四，回避、肃静牌各二。总兵官，青旗八，飞虎旗、杏黄伞、青扇、兽剑、旗枪、大刀各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副将，青旗六，杏黄伞一，青扇二，金黄棍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参将、游击、都司，青旗四，杏黄伞一，青扇一，桐棍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守备，青旗四，杏黄伞一，青扇一，桐棍二。各省驻防将军视内都统。副都统以下均与京职同。顺治三年，定京官仪从，公，掌扇帖方金一。职官掌扇，一品帖圆金四，二品帖圆金三，三品帖圆金二，四品用洒金掌扇，五品至七品俱用素黑掌扇，八品、九品俱用白掌扇。六年，定公以下四品官以上用大、小洒金扇各一，文官用甘蔗棍二，武官用棕竹棍二。八年，定民公、和硕公主额驸，杏黄伞二，旗十，大、小扇二，贴方金四。侯、郡主额驸，杏黄伞一，旗十，大、小扇二，贴方金三。伯，杏黄伞一，旗十，大、小扇二，贴圆金一。一品官，杏黄伞一，旗八，大、小扇二，贴圆金四。二品官，杏黄伞一，旗六，大、小扇二，贴圆金三。三品官，杏黄伞一，旗六，大、小扇二，贴圆金二。四品官，旗四，洒金大、小扇二。五品以下官如三年例。京城内不得排列旗、伞，惟于外用之。宗室、觉罗各官，扇柄及棍皆丹漆。凡入皇城，惟用小扇。九年，定公以下、汉文官三品以上，皇城外坐暗轿，四人舁之，掌扇各书官衔，兼满、汉字。康熙初年，定公、和硕公主额驸，旗十，杏黄伞二，金黄棍四。侯、伯、郡主额驸，旗十，杏黄伞一。金黄棍四。都统，镇国将军，内大臣，县主额驸，子，满、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旗八，杏黄伞一，金黄棍二。辅国将军，郡君额驸，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

统，男，满、汉侍郎，学士，步军总尉及三品官，旗六，杏黄伞一，金黄棍二。四品官旗四。京城内一品官以上惟用伞、棍，二品官并不用伞。四年，定在京文官三品以上，武官散秩大臣以上，一人引马前导，其余各官禁之。七年，定在京各官停用伞、棍，民公以下俱照顺治八年例，出京用鞍笼闲马前导。康熙七年，定外官仪从。总督，杏黄伞二，金黄棍二，旗八，扇二，兵拳二，雁翎刀二。飞虎旗二，兽剑二，桐棍二，槊棍二，伞四，回避、肃静牌各二。巡抚，杏黄伞二，金黄棍二，旗八，扇二，兽剑二，桐棍二，槊棍二，枪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布政使、按察使，杏黄伞二，金黄棍二，旗六，扇二，槊棍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各道掌印、都司、知府，杏黄伞一，旗四，桐棍二，槊棍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同知、通判、知州、知县，蓝伞一，扇一，桐棍一，槊棍一，回避牌二。州同、州判、县丞，蓝伞一，桐棍二。典史、杂职，竹板二。提督，杏黄伞二，金黄棍二，旗八，扇二，兵拳二，雁翎刀二，飞虎旗二，枪二，兽剑二，刑杖二，回避、肃静牌各二。总兵，杏黄伞二，金黄棍二，旗六，扇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参将、游击、都司，杏黄伞一，旗四，扇一，桐棍二，回避、肃静牌各二。守备，杏黄伞一，旗四，扇一，棍二。崇德初年，定固伦额驸，彩画云红伞一，豹尾枪二，红仗二。超品公、和硕额驸，金黄伞一，豹尾枪一，旗六，后从八人。都统、子、尚书、县主额驸，金黄伞一，旗六，后从六人。内大臣、大学士、副都统、护军都领、前锋统领、侍郎、郡君额驸、旗六，后从四人。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前锋参领、县郡额驸、学士、满启心郎、郎中、旗四、后从四人。二等侍卫、护卫、佐领、汉启心郎、员外郎，旗二，后从二人。三等侍卫、护卫、护军校、主事以下官员，止用后从一人。

清史稿卷一〇六　志第八一

选举一

学校上

古者取士之法，莫备于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为最。自唐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鸿词，号称得人。然所试者亦仅诗、赋、策论而已。洎乎末造，世变日亟。论者谓科目人才不足应时务，毅然罢科举，兴学校。采东、西各国教育之新制，变唐、宋以来选举之成规。前后学制，判然两事焉。今综其章制沿革新旧异同之故著于篇。

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

世祖定鼎燕京，修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肄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少詹事李若琳首为祭酒，请仿明初制，广收生徒，官生除恩荫外，七品以上官子弟勤敏好学者，民生除贡生外，廪、增、附生员文义优长者，并许提学考选送监。又言学以国子名，所谓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前朝公、侯、伯、驸马初袭授者，皆入国学读书。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并请送监肄业。诏允增设满洲司业、助教等官，是为八旗子弟入监之始。厥后定为限制，条例屡更，益臻详备。肄业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凡四：曰恩监、荫监、优监、例监。荫监有二：曰恩荫、难荫。通谓之国子监生。

六堂肄业，分内、外班。初，内班百五十名，堂各二十五名；外班百二十名，堂各二十名。户部岁发帑银，给膏火，奖励有差，余备周恤。乾隆初，改内班堂各三十名，内、外共三百名。既而裁外班百二十名，加内班膏火，拨内班二十四名为外班。嘉庆初，以八旗及大、宛两县肄业生距家近，不住舍，不许补内班。补班之始，赴监应试，曰考到。列一、二等者再试，曰考验。贡生一、二等，监生一等，乃许肄业。假满回监曰复班。内班生愿依亲处馆，满、蒙、汉军恩监生习翻译或骑射，不能竟月在学者，改外班。旷大课一次，无故离学至三次以上，例罚改外。置集愆册，治诸不帅教者。出入必记于簿，监丞掌之。省亲、完姻、丁忧、告病及同居伯、叔、兄长丧而无子者，予假归里，限期回监。迟误惩罚，私归黜革，冒替除名。

课士之法，月朔、望释奠毕，博士厅集诸生，讲解经书。上旬助教讲义。既望，学正、学录讲书各一次。会讲、覆讲、上书、覆背，月三回，周而复始。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日摹晋、唐名帖数百字，立日课册，旬日呈助教等批晰，朔、望呈堂查验。祭酒、司业月望轮课《四书》文一、诗一，曰大课。祭酒季考，司业月课，皆用《四书》、《五经》文，并诏、诰、表、策论、判。月朔，博士厅课经文、经解及策论。月三日，助教课，十八日，学正、学录课，各试《四书》文一、诗一、经文或策一。

积分历事之法，国初行之。监生坐监期满，拨历部院练习政体。三月考勤，一年期满送廷试。其免坐监，或免历一月二月者，恩诏有之，非常例也。顺治三年，祭酒薛所蕴奏定汉监生积分法，常课外，月试经义、策论各一，合式者拔置一等。岁考一等十二次为及格，免拨历，送廷试超选。十五年，祭酒固尔嘉浑议："令监生考到日，拔其优者许积分；不与者，期满咨部历事。积分法一年为限。常课外，月试一等与一分，二等半分，二等以下无分。有《五经》兼通，全史精熟，或善摹钟、王诸帖，虽文不及格，亦与一分。积满八分为及格，岁不逾十余人。恩、拔、岁、副，咨部历满考职，照教习贡生例，上上卷用通判，上卷用知县。例监历满考职，与不积分贡生一体廷试。每百名取正印八名，余用州、县佐贰。积分不满数，愿分部者，咨部不得优选。愿再肄业满分者听。"从之。是年，科臣王命岳以贡途壅塞，请暂停恩、拔、岁贡。于是坐监人少，难较分数。十七年，固尔嘉浑奏停积分法，后遂不复行。康熙初，并停拨历，期满咨部考试，用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自是部院诸司无监生，惟考选通文理能楷书者，送修书各馆，较年劳议叙，照应得职衔选用，优者或加等焉。

监生坐监期，恩贡六月，岁贡八月，副贡廪膳六月，增、附八月，拔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恩荫二十四月，难荫六月，例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俊秀二十四月。例监计捐监月分三十六月。雍正五年，定除监期计算。各监生肄业，率以连闰扣满三年为期。告假、丁忧、考劣、记过，则扣除月日。告假依限到监，或逾限而本籍有司官具牍者，仍前后通算。

旧制，祭酒、司业总理监务。雍正三年，始设管理监事大臣。乾隆二年，孙嘉淦以刑部尚书管监事。初嘉淦在世宗朝官司业，奏言："学校之教，宜先经术，请敕天下学臣，选拔诸生贡太学，九卿举经明行修之士为助教，一以经术造士。三年考成，举以待用。"议未及行，迁祭酒，申前请，世宗韪之。先是太学生名为坐监肄业，率假馆散处。遇释奠、堂期、季考、月课，暂一齐集。监内旧有号房五百余间，修圮不时，且资斧不给，无以宿诸生。嘉淦言："各省拔贡云集京师，需住监者三百余人。六堂祗可诵读，不能栖止。乞给监南官房，令助教等官及肄业生居住。岁给银六千两为讲课、桌饭、衣服、赈助之费。"允之。是为南学。

至是，请仿宋儒胡瑗经义、治事分斋遗法。明经者，或治一经，或兼他经，务取《御纂折中》、《传说》诸书，探其原本，讲明人伦日用之理。治事者，如历代典礼、赋役、律令、边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类。或专治一事，或兼治数事，务穷究其源流利弊。考试时，必以经术湛深、通达事理、验稽古爱民之识。三年期满，分别等第，以示劝惩。从之。令诸生有心得或疑义，逐条札记，呈助教批判，按期呈堂。季考月课，改《四书》题一，《五经》讲义题各一，治事策问一。时高宗加意太学，嘉淦严立课程，奖诱备至，六堂讲师，极一时之选。举人吴鼎、梁锡玙，皆以荐举经学授司业。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贡生官献瑤、王文震，监生夏宗澜，皆以潜心经学，先后被荐为本监属官。分长六堂，各占一经，时有"四贤五君子"之称。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而祭酒赵国麟又以经义、治事外，应讲习时艺，请颁六堂《钦定四书文》资诵习。并报可。

清代临雍视学典礼綦重。顺治九年，世祖首视学。先期行取衍圣公、《五经》博士率孔氏暨先贤各氏族裔赴京观礼。帝释奠毕，诣彝伦堂御讲幄。祭酒讲《四书》，司业讲经。宣制勉太学诸生。越日，赐衍圣公冠服，国子监官赏赍有差。各氏后裔送监读书。嗣是历代举行以为常。乾隆四十八年谕曰："稽古国学之制，天子曰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昭文明而流教泽，典至钜也。国学为人文荟萃之地，规制宜隆。辟雍之立，元、明以来，典尚阙如，应增建以臻美备。"命尚书德保，尚书

兼管国子监事刘墉，侍郎德成，仿《礼经》旧制，于彝伦堂南营建。明年，落成。又明年，高宗驾临辟雍行讲学礼。命大学士、伯伍弥泰，大学士管监事蔡新，进讲《四书》。祭酒觉罗吉善、邹奕孝，进讲《周易》。颁御论二篇，宣示义蕴。王、公、衍圣公、大学士以下官，暨肄业观礼诸生，三千八十八人，圜桥听讲。礼成，赐燕礼部，恩赉有加。是时天子右文，群臣躬遇休明，翊赞文化，彬彬称极盛矣。嘉庆以后，视学典礼，率循不废。咸丰初，犹一举行焉。

道光末，诏整饬南学，住学者百余人，监规颓废已久，迄难振作。咸丰军兴，岁费折发，章程亦屡更。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明年，增发岁费三千两。九年，乃复旧额。选文行优者四十人住南学，厚给廪饩，文风稍稍兴起。光绪二年，增二十名。十一年，许各省举人入监，曰举监。其后无论举人、贡监生，凡非正印官未投供，举、贡未传到教习，均得入监，以广裁成。

贡监生诸色目多沿明制，岁贡，取府、州、县学食廪年深者，挨次升贡。顺治二年，命直省岁贡士京师。府学岁一人，州学三岁二人，县学二岁一人，一正二陪。学政严加遴选，滥充发回原学。五名以上，学政罚俸。十五年，令到部时详查，年力强壮者，乃许送监。康熙元年，减贡额，府三岁二人，州二岁一人，县三岁一人。八年，复照顺治二年例。二十六年，罢岁贡廷试。其后但由学政挨序考准咨部选授本省训导。得缺后，巡抚一加考验，愿入监者益鲜矣。恩贡，因明制，国家有庆典或登极诏书，以当贡者充之。顺治元年，诏直省府、州、县学，以本年正贡作恩贡，次贡作岁贡。历代恩诏皆如之。九年，五氏子孙观礼生员十五人，送监读书，准作恩贡。乾隆后，恩赐临雍观礼圣贤后裔廪、增、附生入监以为常。

至康、乾间，天子东巡，亲诣阙里，拔取五氏、十三氏子孙生员贡成均，则加恩圣裔，非恒制也。拔贡，因明选贡遗制，顺治元年举行。顺天六人，直省府学二人，州、县学各一人。康熙十年，令学臣于考取一、二等生员内，遴选文行兼优者贡太学，从祭酒查禄请也。明年，始选拔八旗生员，满洲、蒙古二人，汉军一人。时各省选贡多冒滥，三十七八年间，祭酒特默德、孙岳颁面试山西选拔张汉羽中等六名，陕西吕尔恒等四名，广东陈其玮等三名，均文理不堪，字画舛谬，原卷驳回，学臣参处，遂停选拔。雍正元年，礼部尚书陈元龙疏请严成均肄业之规。部议，太学监生，皆由捐纳，能文之士稀少，应令学臣照旧例选拔送监。从之。五年，世宗以岁贡较食廪浅深，多年力衰惫之人，欲得英才，必须选拔。命嗣后六年选拔一次。明年，又谕学政选拔不拘一、二等生员，酌试时务策论，果有识见才干，再访平日品行，即未列优等，亦许选拔。故雍、乾间充贡国学，以选拔为最盛。

乾隆初定朝考制，列一、二等者，拣选引见录用。三等札监肄业。寻停拣选例。三年期满，祭酒等分别等第，核实保荐，用知县、教职。七年，帝以拔贡六年一举，人多缺少，妨举人铨选之路。且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进身。改十二年一举。遂为永制。十六年，以天下教官多昏耄，滥竽恋栈。虽定例六年甄别，长官每以闲曹，多方宽假。谕详加澄汰。廷臣议，督、抚三年澄汰教职员缺，以朝考拣选拔贡充备。未入拣选者，札监肄业如旧。四十一年，定朝考优等兼用七品小京官。五十五年，朝考始用覆试。学政选拔分二场，试《四书》文、经文、策论。乾隆十七年，经文改经解。二十三年，增五言八韵诗。会同督、抚覆试。朝考试书艺一、诗一。副榜入监，顺治二年，令顺天乡试中式副榜增、附，准作贡监。廪生及恩、拔、岁贡，免坐监，与廷试。十五年，他贡停，惟副榜照旧解送。康熙元年，停副贡额。十一年，以查禄奏复，旧制优贡之选与拔贡并重。

顺治二年，令直省不拘廪、增、附生，选文行兼优者，大学二人、小学一人送监。康熙二十四年，以监生止输纳一途，贫窭之士无由观光，令照顺治二年例选送。雍正间，始析贡监名色，廪、增准作优贡，附生准作优监。乾隆四年，限大省无过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任缺无滥。学政三年会同督、抚保题，分试两场，略同选拔。试《四书》文、经解、经文、策论，后增诗。二十三年，定优生到部，如拔贡朝考例。试书艺一、诗一，文理明通者升太学；荒疏者发回，学政议处。二十九年，学臣有以拔贡年分暂停举优为请者，部议拔贡十二年一举，而学臣三年任满，

宜举优黜劣，通省不过数名，应仍旧例。嘉庆十九年，御史黄中杰条奏，请与拔贡一体廷试录用。礼部议驳。请免来京朝考，示体恤。帝以优生经朝考准作贡生，斯合贡于王廷之义。停朝考，名实不符。弗许。然卒以无录用之条，多不赴京报考。同治二年，议定甲子科始廷试优生，仿顺天乡试例，分南、北、中卷。八旗、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为北卷，江苏、江西、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为南卷，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中卷。考列一、二等用知县、教职，三等用训导。恩、拔、副、岁、优，时称“五贡”。科目之外，由此者谓之正途。所以别于杂流也。

恩监，由八旗汉文官学生、算学满、汉肄业生考取。又临雍观礼圣贤后裔，由武生、奉祀生、俊秀入监者，皆为恩监。例贡与例监相仿，由廪、增、附生或俊秀监生援例报捐贡生者，曰例贡；由俊秀报捐监生者，曰例监。凡捐纳入官必由之。或在监肄业，或在籍，均为监生。恩荫，凡满、汉子弟奉敕送监读书，恩诏分别内外文武品级，荫子入监。顺治二年，定文官京四品、外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送一子入监。十一年，觉罗荫生照各官荫生例，一体送监。包衣佐领下官子弟，向例不得为荫监。康熙九年，例除。宗室给荫入监，自康熙五十二年始也。难荫始顺治四年，以殉难陕西固原道副使吕鸣夏子入监读书。九年，定内、外满、汉三品以上官，三年任满，勤事以死者，荫一子入监。后广其例，凡三司首领，州、县佐贰官死难者，亦得荫子矣。

外国肄业生，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国王始遣陪臣子弟梁成楫等随贡使至，入贡肄业。雍正六年，鄂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后络绎。至同治间，琉球官生犹有至者。

他如顺治二年，于随征入关奉天十五学，取三十人入监，为天下劝。十一年，定随征廪生准作贡监。生员有军功二等，准作生监。更有军功二等，准作贡生，谓之功贡。未几例停，则开国时权宜之制也。

考送校录，始于乾隆三年，令国子监选正途贡生，年力少壮、字画端楷者十人，送武英殿备誊录。年满议叙。三十四年例停，归吏部录贡生内选取。嗣以吏部无合例者，仍由在监拔、副、优贡生考选。嘉庆间增十名，后不复行。

五贡就职，学政会同巡抚验看，咨部依科分名次、年分先后，恩、拔、副贡以教谕选用，岁贡以训导选用。康熙中，捐纳岁贡，并用训导。雍正初，捐纳贡生，教谕改县丞，训导改主簿。既仍许廪生捐岁贡者，用训导；恩、拔、副贡年力富强者，得就职直隶州州判。嘉庆以后，凡朝考未录之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遇乡试年，得具呈就职、就教。优贡就教，附岁贡末用训导。道光初，许满、蒙正途贡生就职，与汉员通较年分先后选用。贡监考职，定例必监期已满，乃许送考。惟特恩考职，不论监期满否。凡正途、捐纳各项贡、监生，及候补誊录、教习、校录，一体送考。其已就教、就职及捐职、袭世职者不许。初制，考职岁一举，贡、监一例以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录用。

乾隆元年，定考职以乡试年，恩科不考。恩、拔、副贡考列一等以州同、二等以州判、三等以县丞选用。岁贡一等以主簿、二等以吏目选用。愿就教者听。捐纳贡监考取如岁贡例。五十六年停考职。嘉庆五年，仅一行之。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停科举折宽筹举贡生员出路一条，“请十年三科内优贡加额录取。己酉选拔如旧，朝考用京官知县。督、抚、学政三科内考选学贡通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之一者，三年一次，保送若干名，略视会试中额两三倍。赴京试取者，用主事、中书、知县。”诏议行。明年，政务处详议，己酉拔贡，照向额倍取，本年丙午考优。以后三年一考，视例额加四倍。廪生出贡许倍额。部院考用誊录，分举人、五贡、生员三等。二年期满奖叙。举人、优拔，择尤改用七品小京官。又为广就职之例，五贡一体以直隶州州判，按察、盐运经历，散州州判、经历，县丞，分别注选，或分发试用。盖五贡终清之世，未尝废弃也。

算学隶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乾隆四年，额设学生满、汉各十二，蒙古、汉军各六。续设汉肄业生二十四。遵《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面、体三部。部限一年通晓。七政限二年。有季考、岁

考。五年期满考取者，满、蒙、汉军学生咨部，以本旗天文生序补。汉学生举人用博士，贡监生童用天文生。

此外隶国学者，为八旗官学。顺治元年，若琳奏："臣监僻在城东北隅，满员子弟就学不便，议于满洲八固山地方各立书院，以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之，以时赴监考课。"下部议行。于是八旗各建学舍。每佐领下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二年，从所蕴言，合两旗为一学。每学教习十人，教习酌取京省生员。其后学额屡有增减，教习于国学肄业生考选，止用恩、拔、副、岁贡生。如无其人，准例监生亦得考取。举人愿就，一例考选。雍正元年，于八旗蒙古护军、领催、骁骑内，选熟练国语、蒙古语者十六人，充蒙古教习。向例官学生分佐领选送。五年，定每旗额设百名。满洲六十，习清、汉书各半。蒙古、汉军各二十，通一旗选择，不拘佐领。年幼者习清书，稍长者习汉文。拨八旗教养兵额满洲三十，蒙古、汉军各十名钱粮分给学生。定汉教习每旗五人。

乾隆初，定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率，三年内讲诵经书，监臣考验，择材资聪颖有志力学者，归汉文班；年长愿学翻译者，归满文班。三年，钦派大臣考取汉文明通者，拔为监生，升太学。与汉贡监究心明经治事，期满，择尤荐，考选录用。八年，定汉教习三年期满，分等引见。一等用知县，二等用知县或教职铨选。一等再教习三年，果实心训课者，知县即用。蒙古教习五年期满实心训课者，用护军校、骁骑校。满助教每旗二人，以八旗文进士、举人，翻译进士、举人，恩、拔、副、岁贡生，文生员，翻译生员，废员，笔帖式考取。三十三年，下五旗包衣每旗增设学生十名。满洲六，蒙古、汉军各二，不给钱粮。五十四年，于每旗百名内裁十名，选取经书熟、文理优者二十人，加给膏火资鼓励。嘉、道以后，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虽明谕屡督责，迄难振刷。光绪初，力筹整顿。每学以满、汉科甲官一人为管学官，专司考核学生课程，教习勤惰。简派满、汉进士出身大员二人为管理八旗官学大臣。每学添设翰林编、检一员。月课季考，分司考校。春秋赴监会考如旧。

同、光间，国学及官学造就科举之才，亦颇称盛。然囿于帖括，旧制鲜变通。三十一年，监臣奏于南学添设科学，未几，裁国子监，并设学部。文庙祀典，设国子丞一人掌之。八旗官学改并学堂，算学亦改称钦天监天文算学，隶钦天监。而太学遂与科举并废云。

宗学肇自虞廷，命夔典乐，教胄子。三代无宗学名，而义已备。唐、宋后，有其名而制弗详。清顺治十年，八旗各设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上，俱入学习清书。雍正二年定制，左、右两翼设满、汉学各一，王、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入学分习清、汉书，兼骑射。以王、公一人总其事。设总、副管，以宗室分尊齿长者充之。清书教习二人，选罢闲旗员及进士、举人、贡生、生员善翻译者充之。骑射教习二人，选罢闲旗员及护军校善射者充之。每学生十人，设汉书教习一人，礼部考取举、贡充之。三年期满，分别等第录用。十一年，两学各以翰林官二人董率课程，分日讲授经义、文法。

乾隆初，以满、汉京堂各一人总稽学课，月试经义、翻译及射艺。九年，定每届五年，简大臣合试两翼学生，钦定名次，以会试中式注册。俟会试年，习翻译者，与八旗翻译贡生同引见，赐进士，用府属额外主事。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同殿试，赐进士甲第，用翰林部属等官。十年，考试汉文、翻译无佳作。谕曰："我朝崇尚本务，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世祖谕停习汉书，所以敦本实、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不能习汉文者，其各娴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器。"明年，定学额，左翼七十，右翼六十。二十一年，裁汉教习九人，改翻译教习。增骑射教习，翼各一人。嘉庆初，画一两翼学额，增右翼十名。定每学教习满三人，汉四人。十三年，两翼各增学额三十，足百名，为永制。

觉罗学，雍正七年，诏八旗于衙署旁设满、汉学各一，觉罗子弟八岁至十八岁，入学读书习射，规制略同宗学。总管王、公，春秋考验。三年钦派大臣会同宗人府考试，分别奖惩。学成，与旗人同应岁、科试及乡、会试，并考用中书、笔帖式。学额镶黄旗六十一，正黄旗三十六，正白旗、正红旗各四十，镶白旗十五，镶红旗六十四，正蓝旗三十九，镶蓝旗四十五。满、汉教习，旗各二人。惟镶白旗各一。

景山官学，康熙二十四年，令于北上门两旁官房设官学，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三百六十名。清书三房，各设教习三人。汉书三房，各设教习四人。初，满教习用内府官老成者，汉教习礼部考取生员文理优通者。寻改选内阁善书、射之中书充满教习，新进士老成者充汉教习。雍正后，汉教习以举人、贡生考取，三年期满，咨部叙用。学生肄业三年，考列一等用笔帖式，二等用库使、库守。乾隆四十四年，许回子佐领下选补学生四名。嘉庆间，定额镶黄旗、正白旗均百二十四，正黄旗百四十，回童四。

咸安宫官学，雍正六年，诏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咸安宫教之。汉书十二房，清书三房，各设教习一人，教射、教国语，各三人，如景山官学考取例。五年钦派大臣考试，一、二等用七、八品笔帖式。汉教习三年，清语骑射教习五年，分别议叙。乾隆初，定汉教习选取新进士，不足，于明通榜举人考充。期满，进士用主事、知县，举人用知县、教职。二十三年以后，不论年分，许学生考翻译中书、笔帖式、库使。定教习汉九人，满六人。

宗学、觉罗学隶宗人府，景山学、咸安宫学隶内务府。诸学总管、教习等，类乏通才，经费徒糜。甚者黉舍空虚，期满时，例报成就学生若干名而已。光绪二十八年，翰林院侍读宝熙奏请援同文馆归并大学堂例，将宗室、觉罗、八旗等官学改并中、小学堂，均归管学大臣办理。从之。

他如世职官学，八旗及礼部义学，健锐营、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皆清代特设，习满、蒙语言文字。

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世祖勘定天下，命赈助贫生，优免在学生员，官给廪饩。顺治七年，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寻颁卧碑文，刊石立直省学宫。谕礼部曰："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末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今天下渐定，联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联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初，各省设督学道，以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充之。惟顺天、江南、浙江为提督学政，用翰林官。宣大、苏松、江安、淮扬、肇高先皆分设，既乃裁并。上下江、湖南北则裁并后仍分设。雍正中，一体改称学院，省设一人。奉天以府丞、台湾以台湾道兼之。甘肃自分闱后，始设学政。

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员额时有裁并。生员色目，曰廪膳生、增广生、附生。初入学曰附学生员。廪、增有定额，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生员额初视人文多寡，分大、中、小学。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嗣改府视大学，大州、县视中学减半，小学四名或五名。康熙九年，大府、州、县仍旧额，更定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名或八名。后屡有增广。满洲、蒙古、汉军子弟，初归顺天考试取进，满洲、汉军各百二十名，蒙古六十名。康熙中减定满、蒙四十名，汉军二十名。旋复增为满、蒙六十，汉军三十。学政三年任满。岁、科两试。顺治十五年停直省科试，康熙十二年复之。

儒童入学考试，初用《四书》文、《孝经》论各一，《孝经》题少，又以《性理》、《太极图语》、《通书》、《西铭》、《正蒙》命题。嗣定正试《四书》文二，覆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雍正初，科试加经文。冬月晷短，书一、经一。寻定科试《四书》、经文外，增策论题，仍用《孝经》。乾隆初，覆试兼用《小学》论。中叶以后，试书艺、经艺各一。增五言六韵诗。圣祖先后颁《圣谕广训》及《训饬士子文》于直省儒学。雍正间，学士张照奏令儒童县、府覆试，背录《圣谕广训》一条，著为令。凡新进生员，如国子监坐监例，令在学肄业，以次期新生入学为满。

教官考校之法，有月课、季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翌日讲《大清律》刑名、钱谷要者若干条。月集诸生明伦堂，诵《训饬士子文》及卧碑诸条，诸生环听。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者黜革。试卷申送学政查覆。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御史辛从益以为言，诏令整顿。嗣是教官闟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

学政考核教官，按其文行及训士勤惰，随时荐黜。康熙中，令抚臣考试。嗣教职部选后，赴抚院试。四等以上，给凭赴任，五等学习三年再试，六等褫职。雍正初，定四、五等俱解任学习。六年考成俸满，尽心训导，士无过犯者，督、抚、学政保题，擢用知县。

学臣按临，谒先师，升明伦堂，官生以次揖见。生员掣签讲书，各讲《大清律》三条，西向立；讲毕，东向立：俟行赏罚。

考试生员，旧例岁、科试俱《四书》文二、经文一。自有给烛之禁，例不出经题。雍正元年，科试增经文，冬月一书、一经。六年，更定岁试两书、一经，冬月一书、一经。科试书一、经一、策一，冬月减经文。乾隆二十三年，改岁试书一、经一，科试书一、策一、诗一，冬月亦如之。欠考，勒限补行。三次，黜革。后宽其例，五次以上乃黜。

驻防考试，清初定制，各省驻防弁兵子弟能读书者，诣京应试。乾隆时，参领金珩请许岁、科试将军先试骑射，就近送府院取进。严旨切责。嘉庆四年，湖南布政使通恩奏如金珩言，诏议行。应试童生，五六名取进一名，佐领约束之。训习清语、骑射，府学课文艺。明年谕曰："我满洲根本，骑射为先。若八旗子弟专以读书应试为能，轻视弓马，怠荒武备，殊失国家设立驻防之意。嗣后各省驻防官弁子弟，不得因有就近考试之例，遂荒本业。"

汉军设廪、增，自顺治九年始。康熙十年，满、蒙亦设廪、增。初制各二十名，嗣减汉军十名。雍正间定额，满、蒙六十，汉军三十。直省廪、增额，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卫十。其新设者，府学视州学，州学视县学。其一学分两学，则均分其额，或差分之。

六等黜陟法，视明为繁密。考列一等，增、附、青、社俱补廪。无廪缺，附、青、社补增。无增缺，青、社复附，各候廪。原廪、增停降者收复。二等，增补廪，附、青、社补增。无增缺，青、社复附。停廪降增者复廪。增降附者复增，不许补廪。三等，停廪者收复候廪。丁忧起复，病痊考复，缘事辨复，增降附者许收复，青衣发社者复附，廪降增者不许复。四等，廪免责停饩，不作缺，限读书六月送考。停降者不许限考。增、附、青、社俱扑责。五等，廪停作缺。原停廪者降增，增降附，附降青衣，青衣发社，原发社者黜为民。六等，廪膳十年以上发社，六年以上与增十年以上者，发本处充吏，余黜为民。入学未及六年者发社。科试一、二等送乡试，帮补廪、增，如岁试大率祇列三等，八旗生员给钱粮，考列四等以下停给，次届列一、二、三等给还。优等补廪、增，劣等降青、社，如汉生员。八旗故重骑射，往往不苛求文艺，但置后等。

凡优恤诸生，例免差徭。廪生贫生给学租养赡。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大者申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学政校文外，赏黜优劣，以为劝惩。如教官徇庇劣生不揭报，或经揭报，学政不严加惩处，分别罚俸、镌级、褫职。其大较也。

光绪末，科举废，丙午并停岁、科试。天下生员无所托业，乃议广用途，许考各部院誊录。并于考优年，令州县官、教官会保申送督、抚、学政，考取文理畅达、事理明晰者，大省百名，中省七十名，小省五十名，咨部以巡检、典史分别注选，或分发试用。各省学政改司，考校学堂。未几学政裁，教官停选。在职者，凡生员考职、孝廉方正各事属之，俸满用知县，或以直州同、盐库大使用。儒学虽不废，名存实亡，非一日矣。

武生附儒学，通称武生。顺治初，京卫武生童考试隶兵部。康熙三年，改隶学院，直省府、州、县、卫武生，儒学教官兼辖之。骑射外，教以《五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学政三年一考。顺天旧设武学，自八旗设儒学教官，兼辖满洲、蒙古、汉军武生，裁武学官。大、宛两县武生，顺天教官辖之，学额如文生童例，分大、中、小学。自二十名递减至七八名。考试分内、外场，先外场骑射，次内场策论。岁试列一、二等，准作科举。故武生有岁试无科试。

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

又有义学、社学。社学，乡置一区，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凡近乡子弟十二岁以上令入学。义学，初由京师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县多设立，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异者。规制简略，可无述也。

清史稿卷一〇七　志第八二

选举二

学校新制之沿革，略分二期。同治初迄光绪辛丑以前，为无系统教育时期；辛丑以后迄宣统末，为有系统教育时期。自五口通商，英法联军入京后，朝廷鉴于外交挫衄，非兴学不足以图强。先是交涉重任，率假手无识牟利之通事，往往以小嫌酿大衅，至是始悟通事之不可恃。又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急须养成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陆军之人才。故其时首先设置之学校，曰京师同文馆，曰上海广方言馆，曰福建船政学堂及南北洋水师、武备等学堂。

京师同文馆之设，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始于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同文馆内添设算学馆。时京嘗于时务，谤读言繁兴，原疏排斥众议，言之剴切。谓："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中国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师心自用，无裨实际。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深明其理，坚持其说，详于奏牍。且西人之术，圣祖深韪之矣，当时列在台官，垂为时宪，本朝掌故，不宜数典而忘。若以师法西人为耻，其说尤谬。中国狃于因循，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耻乎？学期适用，事贵因时，物议虽多，权衡宜定。原议招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由此出身之正途人员。又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与五品以下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年在三十岁以内者，均可送考。三年考列高等者，按升阶优保班次，以示鼓励。"诏从其议。

上海广方言馆，创设于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言："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惟洋人总汇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拟仿照同文馆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并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学成送本省督、抚考验，作为该县附学生。其候补、佐杂等官，年少聪慧者，许入馆一体学习，学成酌给升途。三五年后，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精通番语，凡通商、督、抚衙署及海关监督，应设翻译官承办洋务者，即于馆中遴选派充。庶关税、军需可期核实；无赖通事，亦稍敛迹。且能尽阅西人未译专书，探赜索隐，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由渐通晓，于自强之道，不无裨助。"上谕广州将军查照办理。

福建船厂，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时奏设，并设随厂学堂。分前、后二堂。前堂习法文，练习造船之术；后堂习英文，练习驾驶之术。课程除造船、驾驶应习常课外，兼习策论，令读《圣谕广训》、《孝经》以明义理。首总船政者为沈葆桢，规画闳远，尤重视学堂。十二年，奏陈船工善后事宜："请选派前、后堂生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学生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寻葆桢任南洋大臣。光绪二年，奏派华、洋监督，订定章程。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材，实为中国海军人材之嚆矢。学堂设于马尾，故清季海军将领，亦以闽人为最多。

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次年招取学生，入堂肄业。分驾驶、管轮两科。教授用英文，兼习操法，及读经、国文等科。优者遣派出洋留学，以资深造。厥后海军诸将帅由此毕业者甚夥。

鸿章又于光绪十一年奏设天津武备学堂，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挑选营中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目，入堂肄业。文员愿习武事者，一并录取。其课程一面研究西洋行军新法，如后膛各种枪炮，土木营垒及布阵分合攻守各术。一面赴营实习，演试枪炮阵势及造筑台垒。惟学生系挑选弁目。虽聘用德国教员，不能直接听讲，仍用翻译，展转教授，与水师学堂注重外国文者不同。初制，学习一年后，考试及格学生，发回各营，由统领量材授事。其后逐渐延长年限，选募良家年幼子弟肄业。迨庚子之变，学堂适当战区，全校沦为灰烬矣。

此外广东水陆师学堂，则粤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奏设。之洞调任鄂督，二十一年又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其办法课程，水师分管轮、驾驶两项，陆师分马、步，枪、炮，营造等项，大略参照北洋成法。洎海军成立，新军改建，此类学堂，南洋及各省增设日盛，不具述。

至湖北自强学堂，亦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惟方言一斋，住堂肄业，余三斋按月考课。其后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教授，格致、商务停课，本堂专课方言，以为西学梯阶。方言分英、法、德、俄四门，亦类似同文馆之学堂也。

光绪丙申、丁酉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中外臣工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诏饬裁改，礼部议准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陕西等省创设格致实学书院，以补学堂不逮焉。大抵此期设学之宗旨，专注重实用。盖其动机缘于对外，故外国语及海陆军得此期教育之主要，无学制系统之足言。惟南洋公学虽亦承袭此期教育之宗旨，而学制分为三等，已寓普通学校及豫备教育之意旨。

先是光绪二十一年，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第一年习竣，欲专习一门者，得察学生资质酌定。专门凡五：一工程学，二电学，三矿务学，四机器学，五律例学。二等学堂课程四年，按班次递升，习满升入头等。意谓二等拟外国小学，头等拟外国大学。因初设，采通融求速办法。教员既苦乏才，学生亦难精择，无甚成效。

二十三年，宣怀又于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如津学制而损益之，经费取给招商、电报两局捐助。奏明办理，因名公学。分四院：曰师范院，曰外院，曰中院，曰上院。外院即附属小学，为师范生练习之所。中、上院即二等、头等学堂，寓中学堂、高等学堂之意。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而注重法政、经济。上院毕业生，择尤异者咨送出洋，就学于各国大学。意谓内国大学猝难设置，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最高学府。论者谓中国教育有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后改归邮传部管辖，定名高等实业学堂。其课程性质，非复设立之初旨。此第一期无系统教育之大略也。

自甲午一役，丧师辱国，列强群起，攘夺权利，国势益岌岌。朝野志士，恍然于向者变法之不得其本。侍郎李端棻、主事康有为等，均条议推广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德宗谕曰："迩者诏书数下，开特科，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惟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特明白宣示中外，自王公至士庶，各宜努力发愤，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京师大学为各省倡，应首先举办。凡翰林编、检，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奏闻。寻议复筹办京师大学堂。拟定章程，要端凡四：一宽筹经费，二宏建学舍，三慎选管学大臣，四简派总教习。诏如所拟。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经费由户部筹拨。

五月，又谕各直省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校，其阶级，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颁给《京师大学章程》，令仿照办理。各书院经费，尽数提作学堂经费。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奏请给奖。有独立措捐巨款者，予以破格之赏。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是时管学大臣之权限，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

又以同文馆及北洋学堂多以西人为总教习，于中学不免偏枯。且外国文不止一国，学科各有专门，非一西人所能胜任。必择学贯中、西，能见其大之中国学者，为总教习，破格录用，有选派分教习之权。盖以管学大臣必大学士或尚书充任，而总教习则不拘资格，可延揽新进之人才也。学生分两班，已治普通学卒业者为头班，现治普通学者为二班，犹是南洋公学之旧法。课程分普通、专门两类。普通学，学生必须通习，专门学，人各占一门或二门。普通学科目为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语言文字学。专门学科目为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属之，高等地理学、测绘属之，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属之。考验学生，用积分法。学生月给膏火银两有差。上海设编译局，各学科除外国文外，均读编译课本。筹办大学章程之概要如此。

未几，八月政变，由旧党把持朝局，卒酿成庚子之祸。逮二十七年，学校渐有复兴之议。其首倡者，则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初，世凯奏陈东省开办大学堂章程，有旨饬下各省仿办，令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选举鼓励章程。寻议言："东西各国学堂，皆系小学、中学、大学以次递升，毕业后始予

出身，拟请按照办理。小学毕业生考试合格，选入中学堂。毕业考试合格，再选入大学堂。毕业考试合格，发给凭照。督、抚、学政，按其功课，严密局扃。优者分别等第，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作为举人、贡生。其贡生留下届应考，愿应乡试者听。举人积有成数，由京师大学堂严加考试，优者分别等第，咨送礼部。简派大臣考试，候旨钦定，作为进士，一体殿试，酌加擢用，优予官阶。查世凯办法，以通省学堂一时未能遍举，先于省城建立学堂，分斋督课，其备斋、正斋，即隐寓小学、中学之规制。既经谕令各省仿办，应酌照将来选举章程，用资鼓励。”报可。所议混合科举、学制为一事，谓之《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各省多未及实行而罢。

辛丑，两宫回銮。以创痛巨深，力求改革。十二月，谕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育，以树风声。前建大学，应切实举办。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其裁定章程，妥议具奏。”旋谕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毋庸隶外务部。二十八年正月，百熙奏筹办大学堂情形豫定办法一条，言：“各国学制，幼童于蒙学卒业后入小学，三年卒业升中学，又三年升高等学，又三年升大学。以中国准之，小学即县学堂，中学即府学堂，高等学即省学堂。目前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通融办法，惟有暂时不设专门，先设立一高等学为大学预备科。分政、艺二科，以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隶政科，以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隶艺科。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此外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东时敏、浙江求是等学堂，开办皆在数年以上，不乏合格之才。更由各省督、抚、学政考取府、州、县高材生，咨送来京，覆试如格，入堂肄业。三年卒业，及格者升大学正科。不及格者，分别留学、撤退。大学预科与各省省学堂卒业生程度相同，由管学大臣考验合格，请旨赏给举人。正科卒业，考验合格，请旨赏给进士。惟国家需材孔亟，欲收急效而少弃才，则有速成教员一法。于预备科外设速成科，分二门：曰仕学馆，曰师范馆。凡京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道员以下、教职以上，皆许考入仕学馆。举、贡、生、监，皆许考入师范馆。仕学三年卒业，择尤保奖。师范三年卒业，择优异者带领引见。生准作贡生，贡生准作举人，举人准作进士，分别给予准作小学、中学教员文凭。盖预科生必取年岁最富、学术稍精者，再加练习，储为真正合格之才。速成生则取更事较多、立志猛进者，取其听从速化之效。至增建校舍，附设译局，广购书籍、仪器，尤以宽筹经费为根原。经费分两项：一，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之息金，全数拨归大学堂；一，请饬各省筹助经费，每年大省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拨解京师。”从之。

七月，百熙遵拟学堂章程，疏言：“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致用则一。欧、美、日本诸邦现行制度，颇与中国古昔盛时良法相同。《礼记》载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之各国，则国学即大学，家塾、党庠、州序即蒙学、小学、中学。等级盖甚分明。周以前选举、学校合而为一，汉以后专重选举，及隋设进士科以来，士皆殚精神于诗、赋、策、论，所谓学校，名存而已。今日而议振兴教育，必以真能复学校之旧为第一要图。虽中外政教风气原本不同，然其条目秩序之至赜而不可乱，不必尽泥其迹，不能不兼取其长。谨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暨各省高等学、中学、小学、蒙学章程，候钦定颁行各省，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从严整顿。”诏下各省督抚，按照规条实力奉行。是为《钦定学堂章程》。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

京师大学堂分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预备科。附设者，仕学、师范两馆。大学院主研究，不讲授，不立课程。专门分科凡七：曰政治科，曰文学科，曰格致科，曰农业科，曰工艺科，曰商务科，曰医术科。政治科分目二：政治，法律。文学科分目七：经学，史学，理学，诸子，掌故，词章，外国语言文字。格致科分目六：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动植物。农业科分目四：农艺，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工艺科分目八：土木，机器，造船，造兵器，电气，建筑，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商务科分目六：簿记，产业制造，商业语言，商法，商业史，商业地理。医术科分目二：医学，药学。预备科分政、艺两科。政科课目：伦理，经学，诸子，词章，算学，中外史，中外舆地，外国文，物理，名学，法学，理财，体操。艺科课目：伦理，中外史，外国文，算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及矿产，图画，体操。为入专理某科便利计，得增减若干科目。各三年卒业。仕学馆课目：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交涉，法律，政

治。师范馆课目：伦理，经学，教育，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

各省高等学堂为中学卒业之升途，又为入分科大学之预备。分政、艺两科。课程与大学预科同。三年卒业。高等学外，得附设农、工、商、医高等实业学堂，亦中学卒业生升入。教授用专科教员制，各任一门。中学堂，为高等小学卒业之升途，即为入高等学之预备。课目：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四年卒业。中学外，得设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高小卒业一不愿治普通学者入之。又附设师范学堂，课目视中学，惟酌减外国文，加教育学、教授法。得合两班或三班，以两三教员各任数科目，分教之。小学堂分高等、寻常二级。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此七年定为义务教育。十三岁入高等小学，三年卒业。得附设简易农、工、商实业学堂，寻常小学卒业者入之。寻常小学课目：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术、体操。高等小学课目，增读古文辞、理科、图画，余同寻常小学。教授采用级任制。正教习外，得置副教习。蒙学堂属义务教育，府、厅、州、县、城、镇、乡、集均应设立。凡义塾或家塾，应照蒙学课程，核实改办。课目同寻常小学，惟作文易以字课。蒙学宗旨，在于改良私塾，故章程规定，颇注重教授法之改善，于儿童身心之体察，三致意焉。至学生出身奖励，小学卒业，奖给附生；中学卒业，奖给贡生；高等学卒业，奖给举人；大学分科卒业，奖给进士。各省师范卒业，照大学师范馆例给奖。其大较也。钦定章程虽未臻完备，然已有系统之组织。颁布未及二年，旋又废止。先是百熙招致海内名流，任大学堂各职。吴汝纶为总教习，赴日本参观学校。适留日学生迭起风潮，诼谣繁兴，党争日甚。二十九年正月，命荣庆会同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时鄂督张之洞入觐。之洞负海内重望，于川、晋、粤、鄂，曾创设书院及学堂。著《劝学篇》，传诵一时；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闰五月，荣庆约同百熙奏请添派之洞会商学务，诏饬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厘定一切学堂章程，期推行无弊。

十一月，百熙、荣庆、之洞会奏《重订学堂章程》，言："各省初办学堂，难得深通教育理法之人。学生率取诸原业科举之士，未经小学陶熔而来，言论行为，不免轶于范围之外。此次奉谕会商厘定，详细推求，倍加审慎。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不可解者改之，过涉繁重者减之。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拟成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各章程，大学附通儒院章程。原章有蒙学名目，所列实即外国初等小学之事。外国蒙养院，一名幼稚园，参酌其意，订为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此原章所有，而增补其缺略者也。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原订师范馆章程，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另拟初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并任用教员章程，京城师范馆改照优级师范办理。此外仕学馆属暂设，不在各学堂统系之内，原章应暂仍旧。译学馆即方言学堂；进士馆系奉特旨，令新进士概入学堂肄业，课程与各学堂不同，并酌定章程课目。又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另拟初等、中等、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附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各章程。此原章未及，而别加编订者也。又中国礼教政俗与各国不同，少年初学，胸无定识，咙杂浮嚣，在所不免。规范不容不肃，稽察不容不严。特订立规条，申明禁令，为学堂管理通则。并将设学宗旨、立法要义，总括发明，为学务纲要。果能按照现定章程认真举办，民智可开，国力可富，人才可成，不致别生流弊。至学生毕业考试，升级、入学考试及奖励录用之法，亦经详定专章，伏候裁定。"

又奏："奉旨兴办学堂，两年有余。至今各省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也。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科举不变通裁减，人情不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定学规。况科举文字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实修；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学堂并重行检。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当此时势阽危，除兴学外，更无养才济

时之术。或虑停罢科举，士人竞谈西学，而中学无人肯讲。现拟章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科举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或又虑学堂虽重积分法，分数定自教员，保无以爱憎而意为增损。不知功课优绌，当堂考验。教员即欲违众徇私，而公论可凭，万难掩饰。臣等尚恐偶有此弊，故于中学考试，归学政主持，督同道、府办理。高等学毕业，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考试。大学毕业，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考试。不专凭本学堂所定分数。凡科举抡才之法，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实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就事理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经费方可设筹。惟此时各省学堂，未能遍设，已设学堂，办理未尽合法，不欲遽议停罢科举。然使一无举动，天下未见朝廷有递减以至停罢之明文，实不足风示海内士民，收振兴学堂之效。请查照臣之洞会同袁世凯原奏分科递减之法，明降谕旨，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一面照现定各学堂章程，从师范入手，责成各省实力举行，至第三届壬子科应减尽时，尚有十年。计京、外开办学堂，已逾十年以外，人才应已辈出。天下士心专注学堂，筹措经费必立见踊跃。人人争自濯磨，相率入学堂，求实在有用之学，气象一新，人才自奋。转弱为强，实基于此。”诏悉如所请。是为颁布奏定章程之期，时科举未全废止也。

迨三十一年，世凯、之洞会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有侥幸得第之人，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绝少。如再迟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求。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拟请宸衷独断，立罢科举。饬下各省督、抚、学政，学堂未办者，从速提倡；已办者，极力扩充。学生之良莠，办学人员之功过，认真考察，不得稍辞其责。”遂诏自丙午科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根本铲除。嗣后学校日渐推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

是时学务之组织，尚有一重要之变更，则专设总理学务大臣也。二十九年，之洞言：“管学大臣既管京城大学堂，又管外省各学堂事务。当此经营创始，条绪万端，专任犹虞不给，兼综更恐难周。请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一员，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考核，俾有专责。”诏允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并加派孙家鼐为学务大臣，命大理寺少卿张亨嘉充大学堂总监督。奏定章程，规定学校系统，足补钦定章程所未备。

其分科及课目，较旧章亦多有变更。大学设通儒院及大学本科。通儒院不讲授，无规定课目。大学本科分科八。曰经学科，分十一门：《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傳》、《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附理学。曰政法科，分二门：政治、法律。曰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万国史、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曰医科，分二门：医学、药学。曰格致科，分六门：算学、星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曰农科，分四门：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曰工科，分九门：土木、机器、造船、造兵器、电气、建筑、应用化学、火药、采矿冶金。曰商科，分三门：银行及保险、贸易及贩运、关税。各专一门。经学愿兼习一两经者听。各学科分主课、补助课。三年毕业。惟政治、医学四年毕业。

高等学与大学预备科性质相同。学科分三类：第一类为预备入经学、政法、文学、商科等大学者治之，第二类为预备入格致、农、工等科大学者治之，第三类为预备入医科大学者治之。学科除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外国语、体操各类共同外，第一类课历史、地理、辨学、法学、理财，第二类课算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图画，第三类课蜡丁语、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其有志入某科某门者，得缺或科目加课他科目，分通习、主课。三年毕业。中学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年毕业。高等小学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视地方情形，可加授手工、农、商业等科目。四年毕业。初等小学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为完全科。视地方情形，可加授图画、手工之一二科目。其乡民贫瘠、师儒缺少地方，得量从简略，修身、读经合为一科，中国文学科，

历史、地理、格致合为一科，算术、体操，为简易科。五年毕业。

中、小学科目，不外普通教育之学科。其特殊者，则读经、讲经一科也。《学务纲要》载中、小学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一节，其言曰："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惟学堂科学较繁，晷刻有限，概令全读《十三经》，精力日力断断不给。兹择切要各经，分配中、小学堂。若卷帙繁重之《礼记》、《周礼》，止选读通儒节本，《仪礼》止选读最要一篇。自初等小学第一年日读约四十字起，至中学日读约二百字为止，大率小学每日以一点钟读经，一点钟挑背浅解。中学每星期以六点钟读经，三点钟挑背讲解。温经每日半点钟，归自习时督课。学生并不过劳，亦无碍讲习西学之日力。计中学毕业，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仪礼》节本十经，并通大义。较之向来书塾、书院所读所解，已为加多。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其立论甚正，可考见当时之风气焉。

蒙养院意在合蒙养、家教为一，辅助家庭教育，兼包括女学。

直系学堂外，并详订师范及实业学堂专章。其大异于旧章者，为优级师范学堂。学科分三节：一曰公共科，以补中学之不足，为本科之豫备。科目：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辨学、算学、体操。一年毕业。二曰分类科，凡四类：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以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以算学、物理、化学为主。第四类以动植物、矿物、生理为主。科目除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教育心理、体操各类共同外，第一类课周秦诸子、英语、德语或法语、辨学、生物、生理。第二类课地理、历史、法制、理财、英语、生物。第三类课算学、物理、化学、英语、图画、手工。第四类课植物、动物、生理、矿物、地学、农学、英语、图画。分通习、主课，均三年毕业。三曰加习科，于分类科毕业，择教育重要数门，加习一年，以资深造。科目：人伦道德、教育学、教育制度、教育政令机关、美学、实验心理、学校卫生、专科教育、儿童研究、教育演习，并增入教授实事练习。优级师范附属中学堂、小学堂。初级师范学科程度，与中学略同。完全科学科，于中学科目外，增教育学、习字。视地方情形，可加外国语，手工，农、工业之一科目或数科目。五年毕业。初级师范附属小学堂。

实业学堂之种类，曰实业教员讲习所，曰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曰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曰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及高等、中等、初等商船学堂，曰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曰艺徒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以备教成各项实业学堂之教习。分农、商、工三种，农业、商业教员讲习所，除人伦道德、英语、教育、教授法、体操为共同学科外，农业课算学及测量气象、农业泛论、农业化学、农具、土壤、肥料、耕种、畜产、园艺、昆虫、兽医、水产、森林、农产制造、农业理财实习；商业课应用化学、应用物理、商业作文、商业算术、商业地理、商业历史、簿记、商品、商业理财、商业实践。均二年毕业。工业教员讲习所，置完全科及简易科。完全科凡六：曰金工科、木工科、染织科、窑业科、应用化学科、工业图样科。除人伦道德、算学、物理、化学、图画、工业理财、工业卫生、机器制图实习、英语、教育、教授法、体操为共同学科外，金工科课无机化学、应用力学、工场用具及制造法、电气工业大意、发动机。木工科课无机化学、应用力学、工场用具及制造法、构造用材料、家具及建筑流派、房屋构造、卫生、建筑制图及意匠。染织科课一切器用化学、应用机器、定性分析、工业分析、染色配色、机织及意匠。窑业科课一切应用化学、应用机器、定性分析、工业分析、窑业品制造。应用化学科课一切应用化学、机器、电铸及电矿。工业图样科课图样、材料。均三年毕业。简易科分金工、木工、染色、机织、陶器、漆工六科。课目较略。一年毕业。高等实业学堂程度视高等学堂，分预科、本科。预科授以各科普通基本功课。一年毕业。高等农业本科凡三：曰农学科，曰林学科，曰兽医学科。高等工业分科十三：曰应用化学科，曰染色科，曰机织科，曰建筑科，曰窑业科，曰机器科，曰电器科，曰电气化学科，曰土木科，曰矿业科，曰造船科，曰漆工科，曰图稿绘画科，各授以本科原理、原则、应用方法及补助科目，多者至三十余门，得斟酌地方情形，择合宜数科设之。均三年毕业。中等实业学堂程度视中学堂，亦分预

科、本科，课目较高等为略。初等实业学堂程度视高等小学堂，分普通、实习两种科目。均三年毕业。商船学堂亦分三等，以授航海机关之学术及驾运商船之知识技术。五年或三年毕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以简易教法授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并补习小学科目。艺徒学堂，授平等程度之工筑技术，俾成良善工匠，均可于中、小学堂便宜附设。

其不在学堂统系内者，曰译学馆，曰进士馆。先是同文馆并入大学堂，设英、法、俄、德、日本五国语文专科，后由大学分出，名译学馆。仍设英、法、俄、德、日本文各一科，无论习何国文，皆须习普通及专门学。普通科目：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图画、体操。专门科目：交涉、理财、教育。五年毕业。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馆肄业，讲求实用之学。课目：光学、地理、教育、法学、理财、交涉、兵政、农政、工政、商政、格致。得选习农、工、商、兵之一科或两科。西文、东文、算学、体操为随意科。三年毕业。

各学堂管理通则之规定，与旧章大体相同。月朔，监督、教员集诸生礼堂，宣读《圣谕广训》一条。皇太后、皇上万寿节，至圣先师孔子诞日，春、秋上丁释奠，为庆祝日。堂中各员率学生至万岁牌前或圣人位前行三跪九叩礼。毕，各员西向立，学生向各员行三揖礼，退。开学、散学或毕业，率学生至万岁牌前、圣人位前行礼如仪。学生向监督、教员行一跪三叩礼。监督等施训语，乃散。月朔，率学生至圣人位前行礼如仪。每日讲堂授课，多者不得过六小时。房、虚、星、昴日为休息例假，庆祝日、端午、中秋节各放假一日。每年以正月二十日开学。至小暑节散学，为第一学期。立秋后六日开学，至十二月十五日散学，为第二学期。学生赏罚，由教员、监学摘出，监督核定。赏分三种：曰语言奖励，曰名誉奖励，曰实物奖励。罚分三种：曰记过，曰禁假，曰出堂。学生以端饬品行为第一要义，监督、监学及教员随时稽察，详定分数，与科学分数合算。

学堂考试分五种：曰临时考试，曰学期考试，曰年终考试，曰毕业考试，曰升学考试。临时试无定期，学期、年终、毕业考试分数与平日分数平均计算。年考及格者升一级，不及格者留原级补习，下届再试，仍不及格者退学。评定分数，以百分为满格，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等，六十分以上为优等，四十分以上为中等，二十分以上为下等，谓之及格，二十分以下为最下等，应出学。

毕业考试最重，视学堂程度，由所在地方官长会同监督、教员亲莅之，照乡会试例。高等学毕业，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考试。大学分科毕业，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考试。分内、外二场：外场试，就学堂举行。择各科讲义精要一二条摘问，令诸生答述。内场试，择地扃试。分两场：首场以中学发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发题，政、艺各一，西政用考，西艺用说。通儒院毕业，不派员考试，以平日研究所得各种著述，评定等第，进呈，候钦定。其奖励章程，比照奖励出洋游学日本学生例，通儒院毕业，予以翰林升阶，或分用较优京、外官。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分别用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大学选科，比照分科大学降等给奖。大学豫备科及各省高等学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中学毕业，分别奖以拔贡、优贡、岁贡。高等小学毕业，分别奖以廪、增、附生。初等小学属义务教育，不给奖。优级师范毕业，最优等、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分别以国子监博士、助教、学正用。初级师范毕业，分别奖以拔贡、优贡、岁贡，以教授、教谕、训导用。高等实业学堂毕业，最优等、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分别以知州、知县、州同用。中等实业学堂毕业，奖励视中学。奏定章程规定之概要如此。

三十一年，诏以各省学堂次第兴办，必须有总汇之区，以资董率而专责成。特设学部，命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裁国子监，归并学部。明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略言："今中国振兴学务，宜注重普通教育，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尤以明定宗旨，宣示天下，为握要之图。中国政教所固有，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上谕照所陈各节通饬遵行。寻奏定学部官制，于本部各司、科分掌教育行政事务外，设编译图书局、调查学制局、京师督学局。又拟设高等教育会议所，属学部长官监督。其议员选派部员，及直辖学堂、各省中等以上学堂监督，暨京、外官绅，学识宏通，于教

育素有经验者充任。又拟设教育研究所，延聘精通教育之员，定期讲演，以训练本部员司焉。先是直督袁世凯奏陈学务未尽事宜，以裁撤学政为言。云南学政吴鲁奏请裁撤学政。至是学部会同政务处复议，言："各省教育行政及扩张兴学之经费，督饬办学之考成，与地方行政在在皆有关系。学政位分较尊，事权不属，于督、抚为敌体，诸事不便于禀承，于地方为客官，一切不灵于呼应。且地方寥阔，官立、公立、私立学堂日新月盛，势不能如岁、科试分棚调考之例。而循例按临，更日不暇给。劳费供张，无裨实事。拟请裁撤学政，各省改设提学使司提学使一员，统辖全省学务，归督、抚节制。于省会置学务公所，分曹隶事。选派官绅有学行者，别设学务议绅四人，延访本省学望较崇之绅士充选。议长一人，学部慎选奏派。"从之。嗣是各省学务始有确定之执行机关矣。

劝学所之设，创始于直隶学务处。时严修任学务处督办，提倡小学教育，设劝学所，为厅、州、县行政机关。仿警察分区办法，采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三十二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即修呈订原章也。劝学所由地方官监督，设总董一员，以县视学兼充，综核各学区事务。区设劝学员一人，任一学区内劝学之责，以劝募学生多寡，定劝学员成绩之优劣。其章程内推广学务一条，规定办法凡五：曰劝学，曰兴学，曰筹款，曰开风气，曰去阻力。又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省会设立者为总会，府、州、县设立者为分会，以补助教育行政，与学务公所、劝学所相辅而行。皆普及教育切要之图也。

学部设立后，于各项学堂章程多所更正。其要者，如改订考试办法，详定师范奖励义务，变通中、小学课程，中学分文科、实科之类，然大致不外修正科目，确定限制，其宏纲细目，不能出奏定章程之范围。所增定者，则女学堂章程也。先是学部官制已将女学列入职掌。三十三年，奏定女子师范、女子小学章程，以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要旨。师范科目：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四年毕业。音乐得随意学习。小学分两等，高等科目：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操，得酌加音乐，为随意科。初等科目：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得酌加音乐、图画二随意科。均四年毕业。其授业钟点，较男子小学减少，与男子小学分别设立，不得混合。宣统三年，奏设中央教育会议，以讨论教育应行改进事宜及推行方法。则根据学部原奏，拟设高等教育会议所之规定行之。此为第二期有系统之教育制度也。

至考验游学毕业生，光绪二十九年，鄂督张之洞奏准《鼓励游学章程》。三十一年，学务大臣考验北洋学生金邦平等，援照乡、会试覆试例，奏请在保和殿考试，给予出身，分别录用。迨三十二年，学部奏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举行一次。并为综核名实起见，妥议考验章程。将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分为两事，酌照分科大学及高等学毕业章程，会同钦派大臣，按所习学科分门考试。酌拟等第，候钦定分别奖给进士、举人等出身。仍将某科字样加于进士等名目之上，以为表识。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所习学科择要命题；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罢廷试。明年，学部宪政编查馆会奏《游学毕业廷试录用章程》，仍暂照三十一年成案。于钦派大臣会同学部考试请予出身后，廷试一次，分别授职。廷试用经义、科学、论、说各一，其医、工、格致、农等科大学及各项高等实业学堂毕业者，免试经义。时游学日本、欧、美毕业回国者，络绎不绝，岁举行考验以为常，终清世不废。

清史稿卷一〇八　志第八三

选举三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傅胪。悉仍明旧称也。

世祖统一区夏，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

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

二年，颁《科场条例》。礼部议覆，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首场试时文七篇，二场论、表各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应如各科臣请，减时文二篇，于论、表、判外增诗，去策改奏疏。"帝不允。命仍旧例。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

乡试，先期提学考试精通三场生儒录送，禁冒滥。在监肄业贡、监生，本监官考送。倡优、隶、皂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不得与试。卷首书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士子用墨，曰墨卷。誊录用朱，曰朱卷。主考墨笔，同考蓝笔。乾隆间，同考改用紫笔。未几，仍用蓝。试士之所曰贡院，士子席舍曰号房，拨军守之曰号军。试官入闱封钥，内外门隔以帘。在外提调、监试等曰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曰内帘官。亦有内监试，司纠察，不与衡文事。以大员总摄场务，乡试曰监临。顺天以府尹，各省初以巡按御史，巡按裁，巡抚为之。会试曰知贡举，礼部侍郎为之。顺天提调以府丞，监试以御史。初，各省提调以布政使，监试以按察使，各副以道员。雍正间，以藩、臬两司为一省钱谷、刑名之总汇，入闱月余，恐致旷滞，提调监试，专责二道员。会试监试以御史。殿试临轩发策，以朝臣进士出身者为读卷官，拟名第进呈，或如所拟，或有更定。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

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其间条例之损益，风会之变迁，系乎人才之盛衰，朝政之得失。述其大者，不可阙也。

乡、会试首场试八股文，康熙二年，废制义，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两科而罢。四年，礼部侍郎黄机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报可。七年，复初制，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用给事中杨尔淑请，礼闱及顺天试《四书》题俱钦命。时诏、诰题士子例不作，文、论、表、判、策率多雷同剿袭，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二十六年废诏、诰，既而令《五经》卷兼作。论题旧出《孝经》，康熙二十九年，兼用《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世宗初元，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率题仍用《孝经》。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后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于时艺。科举之弊，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是也。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能责实，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惟务徇名，虽高言复古，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谓时文、经义及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而无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

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论、策，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积习相沿，士子不专心学习。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表、判、论、策，皆加覆核。必淹洽词章、通晓律令，而后可为表、判。有论古之识，断制之才，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为论、策。何一不可见之施为，切于实用？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讼狱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纷扰而不可行？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借虚名以干进取。及莅官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司文衡职课士者，诚能仰体谕旨，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文风日盛，真才自出，无事更张定制为也。”遂寝其议。时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科举制义得以不废。

二十二年，诏剔旧习、求实效，移经文于二场，罢论、表、判，增五言八韵律诗。明年，首场复增《性理》论。御史杨方立疏请乡、会试增《周礼》、《仪礼》二经命题。帝以二《礼》义蕴已具于戴《记》，不从。四十七年，移置律诗于首场试艺后，《性理》论于二场经文后。五十二年，高宗以分经阅卷，易滋弊窦。且士子专治一经，于他经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命自明岁戊申乡试始，乡、会五科内，分年轮试一经。毕，再于乡、会二场废论题，以《五经》出题并试。永著为令。

科场拟题最重。康熙五十二年，以主司拟题，多取《四书》、《五经》冠冕吉祥事，致多宿构幸获。诏此后不拘忌讳。向例禁考官拟出本身中式题，至是弛其禁。历科试官，多有以出题错误获谴者。先是康熙五十六年，从詹语王奕清言，场中七艺，破、承、开讲，虚字概不誊写，以防关节。乾隆四十七年，令考官预拟破、承、开讲虚字，随题纸发给士子遵用。嘉庆四年，以无关弊窦，废止。制艺篇末用大结，有明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康熙末年，悬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编修杨述曾有复用大结之请，大学士张廷玉等以为无益而弊窦愈起，奏驳之。初场文原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百字。五十四年，会元尚居易以首艺字逾千二百，黜革。乾隆四十三年，始定乡、会试每篇以七百字为率，违者不录。自是遵行不易。三场策题，原定不得逾三百字。乾隆元年，禁士子空举名目，草率塞责。其后考官拟题，每问或多至五六百字，空疏者辄就题移易，点窜成篇。三十六年，左都御史张若溎以为言，诏申明定例。五十一年，定答策不满三百字，照纰缪例罚停科。然考官士子重首场，轻三场，相沿积习难移。制义体裁，以词达理醇为尚。顺治九年壬辰，会试第一程可则以悖戾经旨除名。考官学士胡统虞等并治罪。

世宗屡以清真雅正诰戒试官。乾隆元年，高宗诏曰：“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以觇士子学力之浅深，器识之淳薄。风会所趋，有关气运。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应者甚巨。当明示以准的，使士子晓然知所别择。”于是学士方苞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曰钦定《四书文》，颁为程式。行之既久，攻制义者，或剽窃浮词，罔知根柢，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四十五年，会试三名邓朝缙首艺语意粗杂，江南解元顾问《四书文》全用排偶，考官并获谴。嘉庆中，士子捃摭僻书字句，为语文竞炫新奇，御史辛从益论其失。诏曰：“近日士子猎取诡异之词，以艰深文其浅陋，大乖文体。考官务各别裁伪体。支离怪诞之文，不得录取。”历代辄以厘正文体责考官，而迄无实效。议者谓文风关乎气运。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康熙后益轨于正，李光地、韩菼为之宗。桐城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雍、乾间，作者辈出，律日精而法益备。陵夷至嘉、道而后，国运渐替，士习日漓，而文体亦益衰薄。至末世而剿袭庸滥，制义遂为人诟病矣。

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用之洞议也。行之至废科举止。

乡、会考官，初制，顺天、江南正、副主考，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正主考，差翰林官八员。他省用给事中、光禄寺少卿、六部司官、行人、中书、评事。某官差往某省，皆有一定。康熙三年

除其例。顺天初同各省，简正、副二人。乾隆中叶增为三，用协办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编、检不复与矣。道光中，简三四人。同治后，额简四人。初，考官不限出身，康熙初，主事蔡驺、曹首望俱以拔贡典试。十年，从御史何元英请，考官专用进士出身人员。然举人出身者间亦与焉。雍正三年，颁考试令，始限翰林及进士出身部、院官，仍参用保举例。乾隆九年，御史李清芳言："大臣保举应差主考四十九人，满洲四，各直省十六，余均江、浙人。保荐者大都平日往来相知，饶于财而凭于势。至守正不阿者，不肯伺候公卿之门，边陲之士，声气不通，交游不广，无人荐举。请将合例人员通行考试。"帝疑清芳未列保荐，激为是语，不允所请，仍考试、保举并行。三十六年后，考试遂著为令。初御试录取名单皆发出，其后密定名次，不复揭晓。嘉庆以后，更别试侍郎、阁学及三品京堂等官，曰大考差。会试总裁，初用阁、部大员四人或六人，多至七人。嗣简二三人或四五人。咸丰后，简四人，以为常。

同考官，初，顺天试京员，推、知并用。各省用甲科属官及邻省甲科推、知，或乡科教官，房数无定。会试初用二十人，翰林官十二，六科四，吏、礼、兵部官各一，户、刑、工部官每科轮用一。嗣额定十八人，顺天试同。康熙五十四年，令不同省房官二人同阅，互相觉察，用三十六人。未几即罢。康、雍间，顺天房考停用京员，止用直隶科甲知县。各省停用本省现任知县，专调有邻省在籍候选进士、举人。大省十八，中省十四，小省十二至十，均分经校阅。厥后增减不一，小省减至八人。乾隆间，礼闱及顺天同考，始钦简京员，各省复用本省科甲属官。四十二年，停五经分房之例。至顺天房考，南、北省人回避南、北皿卷，边省人回避中皿卷，会房则同省相回避云。

考官综司衡之责，房考膺分校之任，历代极重其选。康熙间，顺天同考官庶吉士郑江以校阅允当，授职检讨。雍正元年，会试总裁朱轼、张廷玉持择公允，帝嘉之，加太傅、太保有差。其衡鉴不公、草率将事者，罚不贷。而交通关节贿赂，厥辜尤重。顺治十四年丁酉，顺天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受科臣陆贻吉、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贿，中田耜、邬作霖举人。给事中任克溥奏劾，鞫实。诏骈戮七人于市，家产籍没，戍其父母兄弟妻子于边。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失察降官。江南主考侍讲方犹、检讨钱开宗，贿通关节，江宁书肆刊《万金传奇记》诋之。言官交章论劾，刑部审实。世祖大怒，犹、开宗及同考叶楚槐等十七人俱弃市，妻子家产籍没。一时人心大震，科场弊端为之廓清者数十年。康熙五十年辛卯，江南士子吴泌、程光奎赂副考官编修赵晋获中。二人素不能文，舆论哗然。事闻，命尚书张鹏翮会江南督、抚严鞫。苏抚张伯行劾总督噶礼贿卖徇庇，噶礼亦劾伯行他罪，诏俱解任。令鹏翮会总漕赫寿确讯，覆奏请镌噶礼级，罢伯行职。帝怒二人掩饰和解，复遣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往鞫，奏略如鹏翮等指。部议，互讦乖大臣体，应并褫职。帝卒夺噶礼职。以伯行清名素著，褫职仍留任。处晋及同考王曰俞、方名大辟，以失察夺正考官左必蕃官。是年福建房考吴肇中亦以贿伏法，考官检讨介孝瑮、主事刘俨失察削职。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举人平龄朱、墨卷不符，物议沸腾，御史孟傅金揭之。王大臣载垣等讯得正考官大学士柏葰徇家人靳祥请，中同考编修浦安房罗鸿绎卷。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柏葰、浦安弃市，余军、流、降、革至数十人。副考官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子郎中炳采，坐接收关节伏法，庭桂遣戍。盖载垣、端华及会审尚书肃顺素恶科目，与柏葰有隙，因构兴大狱，拟柏葰极刑。论者谓靳祥已死，未为信也。然自嘉、道以来，公卿子弟视巍科为故物。斯狱起，北闱积习为之一变。光绪十九年，编修丁维禔典陕试，同年友饶士腾先期为之辗转嘱托。事觉，俱逮问。士腾自杀，寻并削职。有无与关节贿赂而获咎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御史鹿佑劾顺天闱考试不公，正考官修撰李蟠遣戍，副主考编修姜宸英牵连下吏，未置对，死狱中。宸英浙江名士，善属古文，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惜。四十四年乙酉，顺天主考侍郎汪霦、赞善姚士藟校阅草率，落卷多不加圈点。下第者束草如人，至其门戮之。事闻，夺职。六十年辛丑，会试副总裁左副都御史李绂用唐人通榜法，技取知名之士。下第者喧哄于其门，被劾落职，发永定河效力。然是闱一时名宿，网罗殆尽，颇为时论所许。其他贿通关节，未济败露，与因微眚获谴者，例尤不一。

乡试解额，顺治初定额从宽，顺天、江南皆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余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俱分

经取中。顺天试直隶生员贝字号约占额十之七，北监生皿字号十之三，宣化旦字、奉天夹字仅二三名。江南试南监生皿字号约十之二，余为江、安并闱生员额。南雍罢，南监中额并入北监。十四年，监生分南、北卷，直隶八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宣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为北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为南皿，视人数多寡定中额。十七年，减各直省中额之半。康熙间，先后广直省中额。五十年，又各增五之一。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闱，照旧额分中。各省略有增减，乾隆元年，顺天皿字分南、北、中卷，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各中额三十九。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中皿，十五取一。江南分上下江，取中下江江苏十之六，上江安徽十之四。九年，严定搜检之法。北闱以夹带败露者四十余人，临时散去者三千八百数十人，曳白与不终篇、文不切题者又数百人。帝既治学政、祭酒滥送之罪，诏减各直省中额十之一。于是定顺天南、北皿各三十六，中皿改二十取一，贝字百二，夹、旦各四，江南上江四十五，下江六十九，浙江、江西皆九十四，福建八十五，广东七十二，河南七十一，山东六十九，陕西六十一，山西、四川皆六十，云南五十四，湖北四十八，湖南、广西皆四十五，贵州三十六。自是率行罔越。光绪元年，陕、甘分闱，取中陕西四十一，甘肃三十。咸、同间，各省输饷辄数百万，先后广中额。四川二十，江苏十八，广东十四，福建及台湾十三，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安徽、甘肃、云南、贵州各十，陕西九，河南、广西各八，直隶、山东各二。视初定中额尚或过之。

会试无定额，顺治三年、九年俱四百名，分南、北、中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江宁、苏、松、常、镇、淮、扬、徽、宁、池、太十一府，广德一州为南卷，中二百三十三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八府，延庆、保安二州，奉天、辽东、大宁、万全诸处为北卷，中百五十三名。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安、庐、凤、滁、徐、和等府、州为中卷，中十四名。十二年，中卷并入南、北卷。厥后中卷屡分屡并，或更于南、北、中卷分为左、右。或专取川、广、云、贵四省，各编字号，分别中一、二、三名。五十一年，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边省或致遗漏，因废南、北官、民等字号，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历科大率三百数十名，少或百数十名，而以雍正庚戌四百六名为最多，乾隆己酉九十六名为最少。

《五经》中式，仿自明代。以初场试《书》艺三篇，《经》义四篇，其合作《五经》卷见长者，因有“二十三篇”之目。顺治乙酉，山东乡试，法若真以全作《五经》文赐内阁中书，一体会试。康熙丁卯顺天乡试，浙江监生查士韩、福建贡生林文英，壬午顺天南皿监生庄令舆、俞长策，皆以兼作《四书》、《五经》文二十三篇违式，奏闻，俱授举人。诏嗣后不必禁止，旋著为令。乡、会试《五经》卷，于额外取中三名。二场添诏、诰各一，于是习者益众。直隶、陕西等省，至有以《五经》卷抡元者。五十年，增各省乡试一名，顺天二名，会试三名。五十六年，停《五经》应试。雍正初，复其制。顺天皿字号中四名，各省每额九名加中一名。大省人多文佳，额外量取副榜三四名。雍正四年丙午，诏是科以《五经》中副榜者，准作举人，一体会试，尤为特异。乾隆十六年，始停《五经》中式之例。

至历代临雍，增北闱监生中额，恩诏广乡、会试中额，均属于常额外也。乡、会试正榜外取中副榜，会试副榜免廷试，咨吏部授职。康熙三年罢之。乡试副榜原定顺天二十名，江南十二，江西十一，浙江、福建、湖广各十，山东、河南各九，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各八，广西六。取文理优者，不拘经房。康熙元年停取。十一年，取中如旧例。增云南五，贵州四。嗣是各直省率正榜五名中一名，惟恩科广额不与焉。雍正四年，准是科由副榜复中副榜者作举人，非常例也。

雍正五年，命各省督、抚、学政甄别衰老教职休致之缺，以是年会试落卷文理明顺之举人补授。乾隆间，屡行选取如例，大、中、小省各数十名。明通别为一榜。二十六年，廷议于明通榜外选取中书四十名，其余年力老成、宜课士者，另选用学正、学录数名。报可。五十五年悉罢。此后下第者，于正榜外挑取誊录，北闱数百名或百数十名。会试额定四十名，备各馆缮写，积资得邀议叙。此则旁搜博采、俾寒畯多获进身之阶也。

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世祖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顺治八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报可。八旗乡、会试自是年始。其时八旗子弟，每年录下读满、汉书者有定额，应试及各衙门任用，悉于此取给，额外者不得习。往往不敷取中。故自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先是乡、会试，殿试，均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康熙二十六年，诏同汉人一体应试，寻定制，乡、会场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乃应制举。庶文事不妨武备，遂为永制。初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汉军试纰《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闱试论、策各一。逐科递加，自与汉人合试，非复前之简易矣。

乡试中额，顺治八年，定满洲、汉军各五十，蒙古二十，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康熙八年，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十名。二十六年，再减汉军五名。后复递增。乾隆九年，诏各减十之一，定为满、蒙二十七，汉军十二。同治间，以输饷增满、蒙六名，汉军四名。各省驻防，初亦应顺天试，嘉庆十八年，始于驻防省分试之。十人中一，多不逾三名，副榜如例。会试初制，满洲、汉军进士各二十五，蒙古十。康熙九年，编满、合字号，如乡试例，各中四名。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

宗室不应乡、会试，圣祖、世宗降有明谕。乾隆八年，宗人府试宗学，拔其尤者玉鼎柱等为进士，一体殿试，是为宗室会试之始。未久即停。嘉庆六年，宗室应乡、会试始著为令。先期宗人府或奉天宗学考试骑射如例，试期于文闱乡、会试场前，或场后，或同日，试制艺、律诗各一，一日而毕。乡试九人中一人。会试，考官酌取数卷候亲裁，别为一榜。殿试、朝考，满、汉一体，除庶吉士等官有差。

顺治十五年，帝以顺天、江南考官俱以贿败，亲覆试两闱举人，是为乡试覆试之始。取顺天米汉雯等百八十二名，准会试。江南汪溥勋等九十八名，准作举人。罚停会试、除名者二十二名。惟吴珂鸣以三次试卷文理独优，特许一体殿试，异数也。康熙三十八年，帝以北闱取士不公，命集内廷覆试。列三等以上者许会试，四等黜之。五十一年壬辰，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帝疑新进士有代倩中式者，亲覆试畅春园，黜五人。会试覆试自是始。乾隆间，或命各省督、抚、学政于乡试榜后覆试，或专覆试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山西六省丙午前三科俊秀贡监中式者，或止覆试中式进士，或北闱举人，临期降旨，无定例。五十四年，贡士单可虹覆试诗失调讹舛，不符中卷，除名。诏旨严切，谓"礼闱非严行覆试，不足拔真才、惩幸进。"至嘉庆初，遂著为令。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覆试，非经覆试，不许会试。以事延误，于下三科补行。除丁忧展限外，托故不到，以规避论，永停会试与赴部铨选。覆试期以会试年二月。咸、同间，因军兴道路梗阻，光绪季年，以辛《丑条约》，京师停试，假闱河南，俱得先会试后覆试，非恒制也。覆试诗文兹谬，诗失粘，抬写错误，不避御名、庙讳、至圣讳，罚停会试、殿试一科或一科以上。文理不通，或文理笔迹不符中卷者黜。乾隆五十八年，中式举人邓棻春等八名补覆试，停科者五，斥革者二，监临俱获谴。历科因是黜罚者有之。洎末造益趋宽大，光绪十九年，北闱倩作、顶替中式者至数十人，言官劾举人周学熙、汤宝霖、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六人，下所司举出录科中卷不符者，学渊、树声、航三人俱斥革，余覆试无一黜者，监临各官均免议，而侥幸者接迹矣。

定例各省乡试揭晓后，依程限解卷至部磨勘，迟延者罪之。盖防考官闱后修改试卷避吏议也。磨勘首严弊幸，次检瑕疵。字句偶疵者贷之。字句可疑，文体不正，举人除名。若干卷以上，考官及同考革职或逮问。不及若干卷，夺俸或降调。其校阅草率，雷同滥恶，杂然并登，及试卷不谙禁例，字句疵蒙谬颡，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誊录错误，内、外帘官、举子议罚有差。禁令之密，前所未有也。磨勘官初礼部及礼科主之，康熙间，始钦派大臣专司其事。解额渐广，试卷日多，于是令九卿公同磨勘。六部官牵于职事，以其余暇勘校，往往虚应故事。乾隆初，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京堂、中、赞以上翰、詹官，集朝房磨勘。嗣复增编、检。额定四十人，以专责成。先是磨勘试卷不署名，亦无功过之条。与斯役者，每托名宽厚，不欲穷究。乾隆二十一年，始令磨勘官填注衔名。二十五年，复增大臣覆勘例，分别议叙、议处，功令始严。是年特派秦蕙田、观保、

钱汝诚为覆勘大臣。事竟，原勘官御史朱丕烈劾其瞻徇，下军机大臣核覆。蕙田等实有误驳及疏漏之处，丕烈亦以弹劾不实，俱下部议。其时磨勘诸臣慎重将事，不稍假借，一变因循敷衍之习。太仆寺卿宫焕文、御史阎循琦、朱稽、朱丕烈，嘉庆初御史辛从益，俱以抉摘精审闻于时。

历科考官举子因是谴黜者不乏人，而藉端报复，盖亦有之。乾隆六十年乙卯，会元为浙江王以铻，第二名即其弟以衔，帝心异之。正总裁侍郎窦光鼐素与和珅不协，且以诋诃后进忤同列，均欲藉以倾之。因摘两人闱墨中并有“王道本乎人情”语，以为关节。抑置以铻榜末，停其殿试，降光鼐四品休致，镌副总裁侍郎刘跃云、祭酒瑚图礼四级。及廷试传唱，以衔第一，上意释然。谕廷臣曰：“此亦岂朕之关节耶？”以铻后亦入词馆。嘉庆五年，磨勘官辛从益、戴璐于北闱策题、试卷指摘不遗余力。从益江西籍，向以严于磨勘称。是科江西仅中一人，璐子下第，人谓因是多所吹求。上闻，命二人退出磨勘班。同治间，鸿胪寺少卿梁僧宝复以磨勘过严为人所惮。盖自磨勘例行，足以纠正文体，抉剔弊窦，裨益科目，非浅鲜也。

庶吉士之选无定额。顺治三年，世祖始策贡士于廷，赐一甲三人傅以渐等及第，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四年、六年复选用。九年，以给事中高辛允言，按直省大小选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另榜授满洲、蒙古修撰、编修、庶吉士九人。自是考选如例。惟满、蒙、汉军选否无常。康熙间，新进士得奏请读书中秘。辄以家世多任馆阁，或边隅素少词臣为言。间邀俞允。故自四十五年至六十七年科中，各省皆有馆选。世宗令大臣举所知参用，廷对后，亲试文艺。雍正元、二年间，汉军、蒙古、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及诸边省每不入选。三年，太常寺少卿李钟峨疏请分省简选，广储材之路。廷议驳之。五年，诏内阁会议简选庶常之法，寻议照雍正癸卯科例，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仍令九卿确行保举。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乾隆元年，御史程盛修言：“翰林地居清要，欲得通材，和端始进。自保举例行，而呈身识面，广开请托之门；额手弹冠，最便空疏之辈。宜亟停止。”报可。高宗谕禁向来新进士请托奔竞、呈送四六颂联之陋习，既慎校文艺，复令大臣察其仪止、年岁，分为三等，钦加简选。三年，罢大臣拣选例，依省分甲第引见，临时甄别录用。后世踵行其制。嘉庆以来，每科庶常率倍旧额，各省无不入选者矣。

凡用庶吉士曰馆选。初制，分习清、汉书，隶内院，以学士或侍读教习之。自康熙九年专设翰林院，历科皆以掌院学士领其事，内阁学士间亦参用。三十三年，命选讲、读以下官资深学优者数人，分司训课，曰小教习。六十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领教习事。厥后尚书、侍郎、阁学之不兼掌院事者，并得为教习大臣，满、汉各一。雍正十一年，特设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张什物，俾庶吉士肄业其中，尤为优异。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其例先后不一，间有未散馆而授职编、检者。或供奉内廷，或宣谕外省，或校书议叙，或召试词科，皆得免其考试。凡留馆者，迁调异他官。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士子咸以预选为荣，而鼎甲尤所企望。康熙间，庶吉士张逸少散馆改知县，迁秦州知州，其父大学士玉书奏乞内用，复得授编修。三十年辛未，上以鼎甲久无北人，亲擢黄叔琳一甲三名。叔琳，大兴人。雍正间，大学士张廷玉子若靄。廷对列一甲第三，廷玉执不可，上为抑置二甲第一，诚重之也。

先是，顺治九年，选庶常四十人，择年青貌秀者二十人习清书，嗣每科派习十数人不等，散馆试之。乾隆十三年，修撰钱维城考列清书三等，命再试汉书，始留馆。其专精国书者，汉文或日就荒落。十六年，高宗以清书应用殊少，而边省馆选无多，命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庶吉士不必派习清书，他省视人数酌派年力少壮者一二员或二三员，但循举旧章，备国朝典制已足。其因告假、丁忧、年齿已长者，例准改习汉书。于是习者日少。道光间例停。穆宗初元，令以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之书课诸庶常。光绪季年，设进士馆，课鼎甲庶吉士及阁部官以法政诸科学，或赍遣游学异国。业成而试，优者授职奖擢。俱未久即罢。

达官世族子弟，初制一体应试，而中式独多。其以交通关节败者，顺治十四年，少詹事方拱乾子章钺应江南试，以与正主考方犹联族获中，事觉遣戍。康熙二十三年，都御史徐元文子树声、侍

讲学士徐乾学子树屏同中顺天试，上以是科南皿悉中江、浙籍，命严勘。斥革五人，树声、树屏俱黜。三十九年，帝以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畯进身之路。殿试时，谕读卷诸臣，是科大臣子弟置三甲，以裁抑之。寻诏定官、民分卷之法，乡试满、合字号二十卷中一，直省视举额十分中一，副榜如之。会试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外，编官卷二十人中一。未几罢会试官卷。乾隆十五年，廷臣有以官生过优为言者，部议仍旧，诏责其回护，并及吏、礼二部司官编官卷之不当，令再议。始议中额二十五中官卷一，吏、礼部司员及内阁侍读子弟停编官卷。明年再议，以京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等官为限。并减中额，顺天十四，浙江六，余省五至一名。二十三年，大学士蒋溥、学士庄存与复以为言。令官生大省二十卷中一，中省十五卷，小省十卷中一，满、蒙、汉军如小省例，南、北皿如中省便，中皿额中一名，不足一名人民卷。永以为例。乡、会试考官、房考、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孙及宗族，例应回避。雍、乾间，或另试，或题由钦命，另简大臣校阅。乾隆九年停其例，并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子弟、戚族亦一体回避矣。

有清重科目，不容幸获。惟恩遇大臣，嘉惠儒臣耆年，边方士子，不惜逾格。历代优礼予告或在职大臣，与夫奖叙饰终之典，赐其子孙举人、进士、有成例者无论已。至如雍正七年，廷臣遵旨举出入闱未中式之大学士蒋廷锡子溥、尚书嵇曾筠子璜等十二人，俱赐举人。侍郎刘声芳子俊邦以疾未与试，赐举人，尤为特典。康熙间，浙江举人查慎行、江苏举人钱名世、监生何焯、安徽监生汪灏，以能文受上知。召试南书房，赐焯、灏举人。四十二年，赐焯、灏、蒋廷锡进士。六十年，以内廷行走举人王兰生、留保学问素优，礼闱不第，俱赐进士。雍正八年，赐江南举人顾天成、广东举人卢伯蕃殿试。乾隆十八年，赐内廷行走监生徐扬、杨瑞莲举人。四十三年，助教吴省兰、助教衔张羲年以校《四库》书赐殿试，俱非常例。乾隆以来，凡年七十以上会试落第者，予司业、编、检、学正等衔。乡试年老诸生，赐举人副榜。雍正十一年，诏于云、贵、广东西、四川、福建会试落卷，择文理可观、人材可用者，拔取时余等十人，一体殿试，赵绳其等四十人，拣选录用。乾隆初，拣选如例，则边省士子犹沐殊恩也。

历科情形略异者，顺治三年，从大学士刚林请，以天下初定，广收人才，再举乡、会试。十六年，以云、贵新附，绥辑需人，再举礼部试，均不循子丑之旧。康熙十六年，乡试顺天专遣官，山东、山西、陕西并河南省，湖广、江西并江南省，福建并浙江省考试。试期九月，十五人中一，不取副榜，亦无会试。江南榜江西无中式者。咸、同间军兴，各直省或数科不试。或数科并试，倍额取中。或一省止试数府、州、县，减额取中。试期或迟至十月、十一月，不拘成例。顺天正主考，初制均差翰林官。康熙初，沿明制，以前一科一甲一名为之。士子希诡遇者，得预通声气。二十年，修撰归允肃主顺天闱，撰文自誓力除积弊，不通关节，榜后下第者哗然，冀兴大狱。刑部尚书魏象枢暴其事，浮议始息。制亦寻废。二年，顺天《春秋》题“邾子”讹“邾人”，罢考官白乃贞等职。士子因书子字贴出者，弘文院官覆试，优者准作举人，无中式者。雍正元年，顺天榜后，命大学士王顼龄等同南书房翰林检阅落卷，中二人。是年会试复检如前，中落卷七十八人。二年，中七十七人。乾隆元年，中三十八人。后不复行。雍正四年，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著书悖逆，既按治，因停浙江乡、会试。未几，以李卫等请，弛其禁。七年，广东连州知州朱振基私祀吕留良，生员陈锡首告，上嘉之。令是科连州应试完场举子，由学政遴取优通者四人赏举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会试，江南解元钱棨领是科会、状。嘉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广西解元陈继昌亦领是科会、状，士子艳称“三元”。有清一代，二人而已。八旗与汉人一体考试，康、乾以来，无用鼎甲者。同治四年，蒙古崇绮以一甲一名及第，光绪九年，宗室寿耆以一甲二名及第，汉军鼎甲尤多。至历代捐输军饷、赈款、园庭工程赏举人，拿获叛匪及杀贼立功，有贡监给举人、举人给进士之例，则又一时权宜之制也。

初，太宗于于蒙古文字外，制为清书。天聪八年，命礼部试士，取中刚林等二人，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等三人，俱赐举人。嗣再试之。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不能汉文者试清文一篇，再举而罢。康熙初，复行翻译乡试，自满、汉合试制举文，罢翻译科。雍正元年，诏八旗满洲于考试汉字

生员、举人、进士外，另试翻译。廷议三场并试，满、汉正、副考官各二，满同考官四。诏乡试止试一场，或章奏一道，或《四书》、《五经》量出一题，省汉考官，增誊录，余如文场例。嗣后翻译谕旨，或于《性理精义》及《小学》，限三百字命题。乾隆三年，令于翻译题外作清文一篇。七年，定会试首场试清字《四书》文，《孝经》、《性理》论各一篇。二场试翻译。凡满洲、汉军满、汉字贡、监生员、笔帖式，皆与乡试。文举人及武职能翻译者，准与会试。先试骑射如例。蒙古翻译科，雍正九年，诏试蒙古主考官一，同考倍之。初令乡、会试题，俱以蒙字译清字《四书》、章奏各一道。乾隆元年，改译清文《性理小学》，与满洲翻译同场试，别为一榜。时应清文乡试者，率五六百人额中三十三名，应蒙文乡试者，率五六十人额中六名。原定翻译乡、会试三年一次，然会试讫未举行。乾隆四年，以乡试已历六科，八月始行会试。中满洲二十名，蒙古二名。因人数无多，诏免殿试，俱赐进士出身，优者用六部主事。二十二年，以翻译科大率寻章摘句，无关翻译本义，诏停。四十三年，复行乡试，罢誊录对读。明年会试，向例须满六十人，是科仅四十七人，特准会试，免廷试，如四年例。自是每届三年，试否请旨定夺。五十二年，更定乡、会试五年一次，然会闱自五十三年讫嘉庆八年，仅一行之，犹不足定例六十名之数。且枪昌顶替，弊端不可究诘。蒙文尝以不足七八人停试。虽诏旨谆谆勉以国语骑射为旗人根本，而应试者终属寥寥。八年，从侍郎赓音请，复旧制三年一举以为常。二十四年，定乡、会覆试如文闱例。道光八年，罢翻译同考官，末年始有用庶吉士者。各省八旗驻防，初但应汉文乡、会试，道光二十三年，改试翻译，十人中一，三名为额。宗室应翻译试，自乾隆时始。别为一题，中额钦定。

武科，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如文科制。乡试以十月，直隶、奉天于顺天府，各省于布政司，中式者曰武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曰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外场考官，顺天及会闱以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四人为之。内场考官，顺天以翰林官二人，会闱以阁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二人为之。同考官顺天以科甲出身京员四人，会闱以科甲出身阁、科、部员四人为之。会试知武举，兵部侍郎为之。各直省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外场佐以提、镇大员。其余提调、监射、监试、受卷、弥封、监门、巡绰、搜检、供给俱有定员，大率视文闱减杀。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初制，一甲进士或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其后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有差。凡各省武生、绿营兵丁皆得应乡试，武举及现任营千、把总，门、卫、所千总，年满千总，通晓文义者，皆得应会试。惟年逾六十者，不许应试。其后武职会试，以武举出身者为限。康熙间，欲收文武兼备之材，尝许文生员应武乡试，文举人应武会试，颇滋场屋之弊。乾隆七年，以御史陈大玠言，停文武互试例。

考试初制，首场马箭射毡球，二场步箭射布侯，均发九矢。马射中二，步射中三为合式，再开弓、舞刀、掇石试技勇。顺治十七年，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复之。更定马射树的距三十五步，中三矢为合式，不合式不得试二场。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为合式。再试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开满，刀舞花，掇石去地尺，三项能一、二者为合式，不合式不得试三场。合式者印记于颊，嗣改印小臂，以杜顶冒。三十二年，步射改树的距五十步中二矢为合式。乾隆间，复改三十步射六矢中二为合式。马射增地球，而弓、刀、石三项技勇，必有一项系头号、二号者，方准合式，遂为永制。

内场论题，向用《武经七书》。圣祖以其文义驳杂，诏增《论语》、《孟子》。于是改论题二，首题用《论语》、《孟子》，次题用《孙子》、《吴子》、《司马法》。

乡试中额，康熙二十六年制定，略视各省文闱之半。雍正间小有增减，惟陕、甘以人材壮健，弓马娴熟，自康熙讫乾隆，先后各增中额三十名。咸、同间，各省输饷广额如文闱例。综计顺天中额百十，汉军四十，奉、锦三，江南八十一，福建六十三，浙江、四川各六十，陕西五十九，河南

五十五，江西、广东、甘肃各五十四，山西五十，山东四十八，云南四十二，广西三十六，湖北三十五，湖南三十四，贵州二十五。会试中额多或三百名，少亦百名。康熙间，内场分南、北卷，各中五十名。五十二年，始分省取中，临期以外场合式人数请旨裁定。

嘉庆六年，仁宗以科目文武并重，文闱条例綦严，防弊周密，武闱考官面定去取，尤易滋弊，命比照文闱磨勘例，《乡试题名录》将中式武生马步射、技勇一一详注进呈。各省交兵部，顺天另简磨勘官核对。滥中及浮报者惩不贷。覆试始乾隆时。初制从严，仅会闱行之。不符者罚停科，考官议处。三次覆试不合式，除名。道光十五年，始覆试顺天武举如会试例。咸丰七年，覆试各省武举如顺天例，然稍从宽典矣。

初制，外场但有合式一格，其中弓马优劣，技勇强弱，无所轩轾。内场但凭文取中，致娴骑射、习场艺者或遭遗弃。康熙五十二年，令会试外场择马步射、技勇人材可观者，编“好”字号，密送内帘。内场试官先于好字卷内，择文理通晓者取中。不足，始于合式卷内选取。雍正二年，从侍郎史贻直言，各省乡试外场一体别编好字号，嗣于好字号再分双好、单好。内场先中双好，次中单好。而合式卷往往千余人，仅中数人，因之内场枪冒顶替诸弊并作。乾隆二十四年，御史戈涛奏革其弊，于是外场严合式之格，内场罢《四书》论，文理但取粗通者，而文字渐轻。嘉庆十二年，乡、会试内场策论改默写《武经》百余字，无错误者为合式。罢同考官，遂专重骑射、技勇，内场为虚设矣。历代踵行，莫之或易。光绪二十四年，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未许。二十七年，卒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马步射无与兵事，废之。

满洲应武科始雍正元年，乡试中二十名，会试中四名。十二年，诏停，数十年无复行者。嘉庆十八年，复旧制。满、蒙乡试中十三名，各省驻防就该省应试，率十人中一，多者十名，少或一名。会试无定额。凡骁骑校，城门吏，蓝翎长，拜唐阿，恩骑尉，亲军前锋，护军，领催，马甲，巡捕营千总、把总及文员中书，七、八品笔帖式，荫生，俱准与武生同应乡试。乡、会试内、外场与汉军、汉人一例考试。

清史稿卷一〇九　志第八四

制科者，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唐、宋设科最多，视为优选。清代科目取士，垂为定制。其特诏举行者，曰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若经学，若巡幸召试，虽未设科，可附见也。圣祖敦崇实学，康熙甲辰、丁未两科，改试策论。既廷臣以古学不可猝办，请仍旧制。

十七年，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其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嗣膺荐人员至京，诏户部月给廪饩。明年三月，召试体仁阁。凡百四十三人，赐燕，试赋一、诗一，帝亲览试卷，取一等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嘉炎、陆棻、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潘耒、沈珩、施闰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钱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等三十人。三、四等俱报罢。命阁臣取前代制科旧事，查议授职。寻议：“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策高等特授尊官，次等予出身，因有及等、出身之目。宋分五等：一、二等皆不次擢用；三等为上等，恩数视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得旨，俱授为翰林官。以光禄少卿邵吴远为侍读。道员、郎中汤斌等四人为侍讲。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典籍，知县及未仕之进士彭孙遹等十八人为编修。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荫、监、布衣倪灿等二十七人为检讨。俱入史馆，纂修《明史》。时富平李因笃、长洲冯勖、秀水朱彝尊、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皆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其年老未与试之杜越、傅山、王方谷等，文学素著，

俱授内阁中书，许回籍。

雍正十一年，诏曰：“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诏荐举，召试授职，得人极盛。数十年来，未尝广为搜罗。朕延揽维殷，宜有枕经葄史、殚见洽闻、足称鸿博之选者，当特修旷典，嘉予旁求。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在外督、抚、学政，悉心体访，保题送部。朕临轩亲试，优加录用。”诏书初下，中外大吏，以事关旷典，相顾迟回。逾年，仅河东督臣举一人，直隶督臣举二人，他省未有应者。诏责诸臣观望。高宗即位，再诏督促。期以一年内齐集阙下，先至者月给廪饩。

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言：“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崇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下吏部议，定为两场，赋、诗外增试论、策。九月，召试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赐燕如例。试题首场赋、诗、论各一，二场制策二。取一等五人，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等，授编修。二等十人，陈兆仑、刘藻、夏之蓉、周长发、程恂等，授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陈士璠、齐召南等，授庶吉士。二年，补式体仁阁，首场制策二，二场赋、诗、论各一。取一等万松龄，授检讨。二等张汉，授检讨；朱荃、洪世泽，授庶吉士。

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右文之盛，前古罕闻。时承平累叶，海内士夫多致力根柢之学，天子又振拔淹滞，以示风励，爰有保荐经学之制。乾隆十四年，诏曰：“崇尚经术，有关世道人心。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精研本业，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大学士、九卿、督、抚，其公举所知，不限进士、举人、诸生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选毋滥。寻中外疏荐者四十余人。帝为防幸进，下廷臣覆核，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命呈览著述，派翰林、中书官在武英殿各缮一部。寻授鼎、锡玙国子监司业，召对勤政殿。祖范、栋高以年老不能供职，俱授司业衔。后不复举行。

至属车临幸，宏奖士林，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圣祖巡幸江、浙，召试士子，中选者赐白金，赴京录用有差。高宗六幸江、浙，三幸山东，四幸天津，凡士子进献诗赋者，召试行在。优等予出身，授内阁中书；次者赐束帛。仁宗东巡津、淀，西幸五台，召试之典，亦如前例。道光以后，科举偏重时文。沿习既久，庸滥浮伪，浸失精意。三十年，候补京堂张锡庚请复开博学鸿词科，以储人才。礼部议以非当务之急，遂止。

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核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

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适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覆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珏、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钟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钟、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迨授官命下，京职、外任，仅就原阶略予升叙，举、贡用知县、州佐，以视康、乾时词科恩遇，寝不如矣。

三十四年，御史俾寿请特开制科，政务处大臣议以“孝廉方正、直言极谏两科，皆无实际，惟博学鸿词科，康熙、乾隆间两次举行，得人称盛。际兹文学渐微，保存国粹，实为今日急务。应下学部筹议。”时方诏各省徵召耆儒硕彦。湖南举人王闿运被荐，授翰林检讨。两江、安徽相继荐举王耕心、孙葆田、程朝仪、吴传绮、姚永朴、姚永概、冯澂等。部议以诸人覃研经史，合于词科之选，俟章程议定，陈请举行。未几，德宗崩，遂寝。

孝廉方正科，始于康熙六十一年，世宗登极，诏直省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赐六品章

服，备召用。雍正元年，诏曰："国家敦励风俗，首重贤良。前诏举孝廉方正，距今数月，未有疏闻。恐有司怠于采访，虽有端方之品，无由上达。各督、抚速遵前诏，确访举奏。"寻浙江、直隶、福建、广西各荐举二员，用知县；年五十五以上者，用知州。其后历朝御极，皆恩诏荐举以为常。

乾隆元年，刑部侍郎励宗万言："孝廉方正之举，稍有冒滥，即有屈抑。从前选举各官，鲜克公当。非乡井有力之富豪，即宫墙有名之学霸。迨服官后，庸者或以劣黜，黠者或以赃败。请慎选举，以重名器。"吏部议准府、州、县、卫保举孝廉方正，应由地方绅士里党合辞公举，州、县官采访公评，详稽事实。所举或系生员，会学官考核，申送大吏，核实具题，给六品章服荣身。果有德行才识兼优者，督、抚逾格保荐赴部，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验看，候旨擢用。滥举者罪之。

五年，定考试例。除朴实拘谨、无他技能、不能应试者，例予顶戴，不送部外，其膺荐赴部者，验看后，试以时务策、笺、奏各一于太和殿门内。道光间，改于保和殿，如考试御史例。

同治初元，明诏选举，又以知县黎庶昌条陈，谕令在京四品以上，在外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不限绅士、布衣，以躬行实践为先，毋得专取文词藻丽者，滥膺盛典。其有年登耄耋，或诚朴无华，足为里闾矜式，不愿来京者，州县官岁时存问，赐以酒米。光绪六年，定自恩诏日起，予限八年，人文到部。每年二月、八月，各会验奏考一次，逾限者止许章服荣身，不得与考。

初制授官用知州、知县，厥后荐举人众，乃推广用途，分别以知县、直隶州州同、州判、佐杂等官及教职用。知县得缺视拔贡，教职视大挑二等举人，余均分省试用序补。历朝以来，有司奉行，第应故事。徇情冒滥之弊，台谏屡以上闻。惟嘉庆朝湖南严如煜以对策第一，召见授知县。咸丰朝湖南罗泽南以书生率湘勇越境剿贼，皆以勋绩见称于时。宣统初，各省所举多至百数十人，少亦数十人，诏饬严行甄核。选举之风，于斯滥矣。

清代科目取士外，或征之遗佚，或擢之廉能，或举之文学，或拔之戎行，或辟之幕职，荐擢一途，得人称盛，有足述焉。

太祖肇兴东土，选拔英豪以辅大业，委略杖策之士咸与擢用，或招直文馆，或留预帷幄。乙卯十一月，谕群臣曰："国务殷繁，必得贤才众多，量能授职。勇能攻战者，宜治军；才优经济者，宜理国；博通典故者，宜咨得失；娴习仪文者，宜襄典礼。当随地旁求，俾列庶位。"时削平诸国，设八旗制，需才亟。太宗即位，首任儒臣范文程领枢密重事。天聪八年，甲喇章京朱继文子延庆上书，言："我朝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不乏人，守境治民、安内攘外者未多见。"因疏举汉人陈极新、刑部启心部申朝纪，足备任使。帝召延庆等御前，温谕褒奖。命延庆、极新，文馆录用；朝纪仍任部事。九年，谕满、汉、蒙古各官，荐举人才，不限已仕、未仕，牒送吏、礼二部，具名以闻。直文馆宁完我言："古者荐举之条，功罪连坐，所以杜弊端、防冒滥。请自后所举之人，或功或罪，举者同之。若其人砥行于厥初，改节于末路，许举者随时检举，免连坐。"帝嘉纳焉。

世祖定鼎中原，顺治初元，遣官征访遗贤，车轺络绎。吏部详察履历，确核才品，促令来京。并行抚、按，境内隐逸、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顺天巡抚宋权陈治平三策，首广罗贤才以佐上理，并荐故明蓟辽总督王永吉等。诏廷臣各举所知。一时明季故臣如谢升、冯铨、堂崇雅等，纷纷擢用。中外臣工启荐除授得官者，不可胜数。嗣以廷臣所举，类多明季旧吏废员，未有肥遁隐逸逃名之士。诏自今严责举主，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舛谬者严行连坐之罚。荐章止以履历上闻，才品所宜，听朝廷裁夺。倘以货郎杂流及黜革青衿、投闲武弁，妄充隐逸，咎有所归。若畏避连坐，缄默不举，治以蔽贤罪。二年，陕西、江南平，诏征山林隐逸，并故明文、武进士、举人。山东巡抚李之奇以保荐滥及货郎，诏旨切责。十三年，江南巡抚张中元荐故明进士陆贻吉、于沚，帝亲试之。是年复诏各省举奏地方人才，给事中梁鋐言："皇上寤寐求才，诏举山林隐逸，应聘之士，自不乏人。然采访未确，有负盛举。如江南举吕阳，授监司，未几以赃败；山东举王运熙，授科员，未有建明，以计典去。吕阳等岂真抱匡济之才，不过为梯荣之藉耳。山林者何？课远于朝市也。隐逸者何？谓异于趋竞也。必得其人，乃当其位。请饬详加采访。"疏入，报闻。

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

皇后升祔礼成，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后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行，实应者寡。

初制，督、抚升迁离任时，荐举人才一次。嗣令岁一荐举，部议大省限十人，小省限三四人，后复改二年荐举一次。自顺治十八年停差巡按，乃定各省巡抚应举方面有司、佐贰、教官员额，总漕、总河应荐方面有司、佐贰额，亦著为例。康熙二年，御史张吉午奏："三年考满之法，一、二等称职者，即系荐举，请罢督、抚二年荐举例。"从之。六年，停考满。用给事中李宗孔言复荐举，与卓异并行。先是漕、河荐举例停。十二年，漕督帅颜保请复旧例，每年得举劾属吏示劝惩。部议行。因疏荐粮道范周、迟日巽、知县吴兴祚。诏擢兴祚福建按察使。

圣祖亲政，锐意整饬吏治，屡诏群臣荐举天下廉能官。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荐清廉，原任侍郎高珩、达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读萧维豫，郎中宋文运，布政使毕振姬，知县张沐、陆陇其等十人。得旨分别录用。并谕陆陇其廉能之员，宜任繁剧，如直隶清苑、江苏无锡等县，庶可表见其才。十九年，福建巡抚吴兴祚荐按察使于成龙天下廉能第一，迁布政使，寻擢直隶巡抚。二十年入觐，帝温谕褒美。问属吏中亦有清廉者否？成龙以知县谢锡衮、同知何如玉、罗京对。未几，调成龙两江总督。濒行，疏荐直隶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于成龙、南路通判陈大栋、柏乡知县邵嗣尧、阜城知县王燮、高阳知县孙宏业、霸州州判卫济贤，并堪大用。会江宁知府阙，诏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擢补。不数年，擢直隶巡抚。同时两于成龙，先后汲引，并以清操特邀帝眷，时论称之。二十三年，谕部臣保举应补关差，佥以"有才及谨慎者不乏人，而操守实难知"对。帝曰："清操如何可废？如郝浴居官甚好，犹侵蚀钱粮，魏象枢曾荐郝浴，此事安能豫知！腾信部院堂官清操而委任之，堂官亦信司官而委任之。但将有守之人举出，被举者自能效力。"是年九卿、詹事、科、道遵旨疏举清廉：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等。二十六年，帝嘉直隶巡抚于成龙清廉，命九卿各举廉吏如成龙者。大学士等荐云贵总督范承勋、山西巡抚马齐、四川巡抚姚缔虞。帝谓承勋等居官皆优，但尚有勉强之意。成龙则出自诚心，毫无瞻顾。命加成龙太子少保衔，以劝廉能。四十年，敕总督郭秀、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彭鹏、李光地、徐潮荐道、府以下，知县以上，清廉爱民者，勿计罣误降罚，勿拘本省邻属，具以名闻。时天子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循吏被荐膺显擢者，先后踵相接。

先是廷臣会推广西按察使缺，吏部侍郎胡简敬，淮安人，以推举淮扬道高成美违例获谴，至是申禁九卿毋得保举同乡及本省官，复限每人岁举毋逾十人。五十三年，尚书赵申乔举潮州知府张应诏能耐清贫，可为两淮运使。帝曰："清官不系贫富，张伯行家道甚饶，任所日用皆取诸其家，以为不清可乎？一心为国即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裨于国？"

六十一年，世宗嗣位。谕曰："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朕临御之初，简用人才，或品行端方，或操守清廉，或才具敏练，诸大臣密奏所知。勿避嫌徇私，沽名市恩，有负咨询。"又以道、府、州、县，亲民要职，敕总督举三员，巡抚举二员，布、按各举一员，将军、提督亦得举一员，密封奏闻。雍正四年，以各省所举未能称旨，诏切责之。令各明举一人，不得雷同。时荐贤诏屡下，帝综核名实，赏罚必行。七年，以督、抚、布、按，为全省表率。命京官学士、侍郎以上，外官藩、臬以上，各密保一人，不拘满、汉，不限资格，即府、县中有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许列荐剡。

高宗重视亲民之官，乾隆二年，谕仿雍正时例，督、抚、布、按，各密举一、二人。次年，复命大学士、九卿举堪任道、府人员，露章启奏。八年，诏大学士举编、检能任知府者。十四年，命侍郎上举能任三品京堂者，尚书以上举能任侍郎者。其时明扬、密保，并行不废。科、道行取，自康熙七年复旧制。诏督、抚举亲民之官，贤能夙著者，亲加选用。二十九年，诏九卿各举所知。尚书王隼举清苑知县邵嗣尧，李天馥举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徐元文举麻城知县赵苍璧。及廷推时，帝复问都御史陈廷敬，廉者为谁？廷敬亦以陇其、嗣尧天下清官为言。时同举十二人，俱用科、道。得人为最。乾隆四年，吏部奏请行取，高宗命尚书、都御史、侍郎于各部属州、县内，秉公保举，如康熙二十九年例。次年，谕"圣祖时如汤斌、陆陇其学问纯正，言行相符，陈瑸、彭

鹏操守清廉，治行卓越。天下之大，人材之众，岂无与数人颉颃者？大学士、九卿其公举备采择。”

七年，帝思骨鲠质朴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起布衣为御史者，诏大学士、九卿及督、抚，勿论资格，列名举奏。嗣诸臣奏到，下吏部定期考试。明年二月，考选御史，试以时务策，帝亲取中书胡宝瑔第一。引见宝瑔、涂逢震等十人用御史，沈澜发江南补用。既而从御史李清芳奏，选用御史，令吏部将合例人员奏请考试。于是保荐御史例罢。清代未设直言极谏之科，而选择言官至为慎重，裨益政治，非浅鲜也。

自康、乾两朝，敦尚实学，一时名儒硕彦，膺荐擢者，尤难悉数。康熙十七年，圣祖问阁臣，在廷中博学能诗文者孰为最？李惣、冯溥、陈廷敬、张英交口荐户部郎中王士祯，召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三十三年，诏大学士举长于文学者，王熙、张玉书疏荐在籍尚书徐乾学、左都御史王鸿绪、少詹事高士奇。召来京修书。乾学未闻命卒，诏进呈遗书，并召其弟秉义来京。四十五年，大学士李光地荐直隶生员王兰生入直内廷，寻赐举人、进士，授编修，荐跻卿贰。历康、雍、乾三朝，凡天禄秘书，靡不与校勘之役。同时江南何焯，亦以寒儒赐举人、进士，值南书房，授编修。被劾解官，仍值书局。亦光地荐也。雍正中，侍郎兼祭酒孙嘉淦荐举人雷鋐学行，为国子监学正。乾隆初，尚书管监事杨名时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贡生官献瑶、王文震，监生夏宗澜等，潜心经学，并为国子监属官。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延置儒臣，以翰林官纂辑不敷，大学士刘统勋荐进士邵晋涵、周永年，尚书裘曰修荐进士余集、举人戴震，尚书王际华荐举人杨昌霖，同典秘籍。后皆改入翰林，时称“五征君”。此其著者也。

嘉庆初，和珅败，仁宗下诏求贤。谕满、汉大臣，密举操守端洁、才猷干济、居官事迹可据者，降敕褒擢廉吏刘清，风厉天下。十九年，御史卓秉恬请严禁滥保，帝是之。宣宗即位，尚书刘之荐起名儒唐鉴，授广西知府。四川总督蒋攸铦荐川东道陶澍治行第一，擢按察使。澍好臧否人物，开藩皖中，入觐论奏，侃侃多所举劾。宣宗疑之。密谕巡抚孙尔准察其为人，尔准条列善政，密疏保荐。遂获大用，擢两江总督。临殁遗疏荐粤督林则徐继己任。澍以知人称，咸、同中兴诸名臣，多为所识拔。

文宗嗣位，诏求直言。侍郎曾国藩疏陈：“本原至计，尤在用人。人材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帝嘉纳之。诏中外大臣荐举保才。大学士穆彰阿奏保宗室文彩，聂沄。特旨用京堂。大学士潘世恩疏荐前总督林则徐、按察使姚莹、员外郎邵懿辰、中允冯桂芬。尚书杜受田首荐则徐及前漕督周天爵。诏起则徐督师，天爵巡抚广西。侍郎曾国藩荐太常少卿李棠阶、郎中吴廷栋、通政副使王庆云、江苏淮扬道严正基、浙江知县江忠源。尚书周祖培亦荐棠阶、廷栋及郎中易棠等，多蒙擢用。云贵总督吴文熔、贵州巡抚乔用迁荐知府胡林翼，擢道员。

咸丰五年，以各省用兵，诏采访才兼文武、胆识出众之士。御史宗稷辰疏荐湖南左宗棠，浙江姚承舆，江苏周腾虎、管晏，广西唐启华。命各督、抚访察，送京引见。是时海内多故，粤寇纵横。文庆以大学士直枢廷，屡密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谓汉人来自田间，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办贼当重用汉人。国藩起乡兵击贼，战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谓国藩忠诚负时望，终当建非常功，宜专任讨贼。又尝奇林翼才略，林翼以贵州道员留楚带勇剿贼，国藩荐其才堪大用，胜己十倍。一岁间擢湖北巡抚，文庆实中主之。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湖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以观厥成。时论称之。七年，林翼奏兴国处士万斛泉及其弟子宋鼎、邹金粟，砥砺廉隅，不求仕进，请予奖励，诏赏斛泉等七品冠服有差。时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藩、林翼调遣。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声绩烂然。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

穆宗践祚，以军兴后吏治废弛，特擢天津知府石赞清为顺天府尹，谕各省访察循良，有伏处山林、德行醇备、学问渊通之士，督、抚、学政据实奏闻。寻国藩疏称常州士民尚节义，城陷与贼相持。其士子多读书稽古。如候选同知刘翰清，监生赵烈文、方骏谟、华蘅芳，从九品徐寿等，若使

阅历戎行，廓其闻见，有裨军谋。诏谭廷襄、严树森、左宗棠、薛焕访求，遣送国藩军营录用。

同治元年，谕廷臣曰："上年屡降旨令保举人才，各督、抚已将政绩卓著人员登诸荐牍。在京如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衔祁寯藻、翁心存，协办大学士倭仁，侍郎宋晋、王茂荫，科道高延祜、薛春黎、郭祥瑞等，各有荐举。人臣以人事君，不必俟有明诏，始可敷陈。其各胪列事实，秉公保奏。"复屡谕国藩保荐督抚大员。国藩言："封疆将帅，惟天子举措之。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帝优诏褒答。

二年，河南学政景其浚奏副贡生苏源生等学行，授本省训导。命各学臣访举经明行修之士，酌保数人，不为恒制。九年，浙江学政徐树铭，以采访儒修，疏荐已革编修俞樾，请赏还原衔，送部引见；秀水教谕谭廷献、举人赵铭、江西拔贡杨希闵等，比照召试博学鸿词例，予廷试。帝以树铭私心自用，下部严议，镌四级。此因荐举获谴，乃其变也。光绪七年，两督臣张树声、抚臣裕宽，荐在籍绅士山西襄陵知县南海进士朱次琦，国子监典籍衔番禺举人陈澧笃行。诏予五品卿衔，以励绩学。

十年，以外衅迭启，时事日艰。谕大学士、六部、九卿、直省将军、督、抚："无论文武两途，有体用赅备，谋勇俱优，或谙习吏治兵事，熟悉中外交涉，或善制船械，精通算术，或骁有机智，饶勇善战，或谙练水师及沿海情形者，广为访求，具实陈奏。"二十一年，访求奇才异能，精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学者。二十四年，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疏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知府谭嗣同、广东举人梁启超，特予召见。征遵宪、嗣同至京，赏启超六品衔，任译书局事。时德宗亲政，激于外势，亟图自强。诏求通达时务人才，中外纷纷荐举。而草茅新进之臣，刻励求新，昌言变法矣。未几党祸起，慈禧皇太后训政，有为窜海外，其弟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弃市，致靖以党附下狱禁锢，复追论原保诸臣罪。御史宋伯鲁、湖南巡抚陈宝箴，开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俱削官永不叙用。礼部尚书李端棻谪戍边，内阁学士张百熙下部议处。其他言新政者，斥逐殆尽。

迨庚子京师遘乱，越年和议成，两宫西幸回銮，时事日棘。三十三年，诏中外大臣访求人才，不拘官阶大小，有无官职，确知才堪大用，及擅专长者，切实荐举。派王大臣察验询问，出具考语，召见。于时被荐人员，分起赴京，除官录用者，至宣统间犹未已。然自光绪之季，改订官制，增衙署，置官缺，破格录用人员辄以千数，荐擢亦太滥矣。宣统元年，御史谢远涵言："变法至今，长官但举故旧，士夫不讳钻营。请严定章程，以贪劣闻者，反坐旧主，加以惩处。"疏下所司而已。

荐举不拘流品。清代才臣，以佐杂荐跻开府者，如雍正间之李卫、田文镜，乾隆间之杨景素、李世杰，政绩最著。厥后捐纳日广，起家杂流，膺显擢者无算，其人大都饶有干局，以视科目循资迁转，以资格坐致高位，盖不侔也。荐举之尤异者，康熙初，陕西提督王进宝，荐其子用予材武可胜副将，后以功擢总兵，父子同建节钺。雍正间，云南总兵赵坤擢贵州提督，请以其子秉铎为贵州提标参将，帝允所请。孙嘉淦为祭酒，举其弟扬淦为国子监学正，湖南衡永郴桂道汪楙，且荐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沄学问优裕，政事练达，授四川知府。此则举不避亲，其破除成例又如此。

征辟幕僚，雍正元年诏吏部，嗣后督抚所延幕宾，将姓名具奏，称职者题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乾隆元年，侍郎吴应棻以鼓励贤才，请立劝惩之法。洎道光间，幕友滥邀甄叙，台谏屡以为言，诏督、抚、盐政，一切议叙，不许保列幕友，并严禁本省属员滥充，违者吏部查参议处。然康熙时，布衣陈潢佐靳辅治河，特赐佥事道衔。雍正时，方观承为定边大将军平郡王记室，以布衣召见，赐中书衔。乾、嘉间，名臣如王杰、严如煜、林则徐辈，皆先佐幕而后通籍。迨咸、同军兴，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多以幕僚佐绩戎旃，成中兴之业。曾国藩总制军务，幕府号多才，宾从极一时人选，尤卓卓可纪者也。

清史稿卷一一〇　志第八五

选举五

封赠之制，文职隶吏部，八旗、绿营武职隶兵部。顺治间，覃恩及三年考满，均给封赠。康熙

初，废文、武职考满封赠。

文职封赠之阶，初正一品、特进、光禄大夫。寻改光禄大夫，从一品光禄大夫，后改荣禄大夫。正二品资政大夫。从二品通奉大夫。正三品通议大夫。从三品中议大夫。正四品中宪大夫。从四品朝议大夫。正五品奉政大夫。从五品奉直大夫。正六品承德郎。从六品儒林郎，吏员出身者宣德郎。正七品文林郎，吏员出身者宣议郎。从七品征仕郎。正八品修职郎。从八品修职佐郎。正九品登仕郎。从九品登仕佐郎。

武职封赠之阶，初分三系。一曰满、汉公、侯、伯封光禄大夫，后改建威将军。二曰八旗。一品光禄大夫。二品资政大夫。三品通议大夫。四品中宪大夫。五品奉政大夫。六品承德郎，后改武信郎。七品文林郎，后改奋武郎。八品修职郎。九品登仕郎。乾隆三十二年，改同绿旗。三曰绿旗营。封赠官阶屡变。初制正、从一品荣禄大夫。正二品骠骑将军。从二品骁骑将军。正三品昭勇将军。从三品怀远将军。正四品明威将军。从四品宣武将军。正五品武德将军。从五品武略将军。正六品昭信校尉。从六品忠显校尉。后增正七品奋勇校尉。乾隆二十年，改正二品武显大夫。从二品武功大夫。正三品武义大夫。从三品武翼大夫。正四品昭武大夫。从四品宣武大夫。正五品武德郎。从五品武略郎。正六品武信郎。从六品武信佐郎。正七品奋武郎。三十二年，改正一品建威大夫。从一品振威大夫。增从七品奋武佐郎。正八品修武郎。从八品修武佐郎。八旗与绿营制度始画一。五十一年，改正一品建威将军。从一品振威将军。正二品武显将军。从二品武功将军。正三品武义都尉。从三品武翼都尉。正四品昭武都尉。从四品宣武都尉。正五品武德骑尉。从五品武德佐骑尉。正六品武略骑尉。从六品武略佐骑尉。正七品武信骑尉。从七品武信佐骑尉。正八品奋武佐校尉。从八品奋武佐校尉。增正九品修武校尉。从九品修武佐校尉。于是文、武官阶等级相侔矣。

文、武正、从一品妻封一品夫人。满、汉公妻为公妻一品夫人。侯妻为侯妻一品夫人。伯妻为伯妻一品夫人。正、从二品夫人。正、从三品淑人。正、从四品恭人。正、从五品宜人。正、从六品安人。正、从七品孺人。正、从八品八品孺人。正、从九品九品孺人。武职八旗八品以下、绿旗营七品以下妻无封。后改绿旗营正七品妻封孺人。

顺治五年，定制，凡遇恩诏，一品封赠三代，诰命四轴。二、三品封赠二代，诰命三轴。四、五品封赠一代，诰命二轴。六、七品封赠一代，敕命二轴。八、九品止封本身，敕命一轴。凡轴端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四品用裹金，五品以下用角。

凡推封之例，顺治初制，父祖现任者，不得受子孙封。致仕及已故者许给，愿弃职就封者听。两子均仕，其父母受封，从其品大者。妇人因子封赠，而夫与子两有官，亦从其品大者。父官高于子者，嫡母从父官，生母从子官。为人后者，已封赠祖父母、父母，请以本身妻室封典貤封本生祖父母、父母者，许貤封。康熙五年，定父职高于子者，依父原品封赠。官卑于子者，从子官封赠。武职子现任文职，封赠依文官例。雍正三年，定四品至七品官愿将本身妻室封典貤封祖父、母者，八、九品官愿封父、母者，皆许貤封。三品以上封曾祖父、母者，请旨定夺。乾隆间，折中礼制，颇有更定。二十七年谕曰：“子孙官品不及祖、父之崇，则父为大夫子为士，记有明文。旧例依祖、父原阶封赠，殊未允协，其议改之。”吏部议定文、武官子孙职大，祖、父职小，依子孙官阶封赠。祖、父职大，子孙职小，不得依祖、父原品封赠。父官高于子者，生母从子官封赠，嫡母、继母不得依父官请封，愿依子官受封者听。武职子任文职者亦如之。五十年，定一品至三品官不得貤封高祖父、母，四品至七品官不得貤封曾祖父、母，八品官以下不得封祖父、母。

道光以后，捐封例开。二十三年，许三品以上官欲捐请本生曾祖父、母封赠者，得依貤封曾祖父、母例报捐。二十八年，许四品至七品官捐请貤封曾祖父、母，八品官以下捐请貤封祖父、母，均依常例加倍报捐。而限制始废矣。旧例八、九品官许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应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正妻未封已殁，继室当封者，正妻亦得追赠。其再继者不得给封。道光二十三年，许八品以下捐封人员欲捐请及妻室者，加倍报捐。咸丰二年，许京、外文职及捐职人员得先封本身及原配、继配妻室，再依本身品级为第三继妻捐封。四年，并从部议，第三继妻以后，谊同敌体，亦许依次递捐矣。旧例仕宦至三品，幼为外祖父、母抚养，其外祖父、母殁无嗣者，许依其官阶貤赠，

其余外姻不许封。道光二十三年，许捐封人员为其受恩抚养之母舅、舅母、姑夫、姑母、姨夫、姨母、妻父、妻母依封外祖父、母例，捐请貤封。咸丰三年，并许封貤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庶母，兄、嫂并嫡堂伯叔祖父、母，嫡堂伯叔父、母，嫡堂兄、嫂，从堂、再从堂尊长及外曾祖父、母，外祖父、母，妻祖父、母。按例定品级，一体捐请。又许为人妇者，为其已故夫之祖若父捐职请封。为人后者，为祖若父貤封其先人，展转推衍，而经制荡然矣。

加级请封之制，其初限制亦严。顺治初，凡恩诏加级者，以新加之级给封。康熙五十二年，定例七品以下加级请封，不得逾五品，五、六品不得逾四品，三、四品不得逾二品，捐级不得计算。乾隆间，外官加级不论新旧，不得依加级请封。五十年，部议京官八品以下，得依加级请五品封，不惟逾分，亦觉太优。嗣后八品以下不得逾七品，在外未入流不得给封，愿捐纳荣亲者，许其捐封。从之。嘉庆后，限制渐宽。京、外官恭遇覃恩，许报捐新级请封。议叙三、四品职衔人员，加级捐请二品封典，许加倍纳银，按现任及候补、候选例给封。咸丰初，推广捐例，京、外各官及捐职人员，由加级及捐加之级捐封者，现任及候补、候选三、四品官，许捐至二品。其五、六品加等捐请三品封者，依常例加倍报捐。加等捐请至二品者，依四品职衔得捐二品封例，加倍半报捐。其七品加等捐请三、四品封，八品以下加等捐请五、六品封，均依常例，分别加倍报捐。十年，定三品人员加级捐封，按一品人员银数加倍，许给从一品封。二、三品虚衔人员捐从一品封，应按二、三品实职银数加成或加倍报捐。其有为外姻捐从一品封者，许各按二、三品实职虚衔银数，再行分别加成报捐。

陵夷至光绪中，御史李慈铭疏曰：“治国之要，惟赏与罚。罚固不可稍逾，赏亦岂可或滥！康熙、乾隆两朝，享国久长，广典武功，缕指难尽。其时内外臣工，屡逢恩诏，论功行赏，班序秩然，未有越等者。今则外官道员多至二品，其封皆至一品矣。知府、同知多加三品，其封皆至二品矣。牧、令大半四品，簿、尉大半五、六品，其封率至三、四品矣。夫爵赏者，人君所以进退贤愚，人臣所以奔走吏士。得之太易，则人不知恩，予之太骤，则士无由劝。尊卑不别，等级不明，长伪士之浮嚚，惑小民之观听，非所以尊朝廷、清流品也。”奏上，亦未杀减。

厥后外患频仍，人才缺乏。二十六年，诏停报捐实官，而虚衔封典报捐如故。宣统元年，吏部议定条例，京官依加级、外官依本任请封，颇欲规复旧制，格不得行。明年，改定京官依加级，外官依加衔，五品人员许请至三品封赠，八品人员许请至六品封赠。欲稍事补救，而积重难返矣。

荫叙之制，曰恩荫，曰难荫，曰特荫。恩荫始顺治十八年，恩诏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监。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为荫生，余为监生。初制，公、侯、伯予一品荫，子、男分别授荫。雍正二年改世职俱依三品予荫。乾隆三十四年，定公、侯、伯依一品，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雍正初，定例荫生、荫监生通达文义者，交吏部分各部、院试验行走。其十五岁以上送监读书者，年满学成，咨部奏闻，分部、院学习。又令文、武荫、监生通达文理者，遵例考试，以文职录用。其幼习武艺，人材壮健，愿改武职者，呈明吏部，移兵部改荫。

考试之法，雍正三年，令荫生到部年二十以上者，奏请考试引见。乾隆十一年，定考试以古论及时务策，钦派大臣阅卷，评定甲乙，进呈御览。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三年再试。历代遵例行。光绪三十一年，免汉荫生考试如满员例。

录用之法，汉荫生有内用、外用、改武职用三途。内用者，雍正元年定制，尚书一品用员外郎，侍郎二品用主事，总督同尚书，巡抚同侍郎。七年，改定正一品用员外郎、治中，从一品用主事，正二品用主事、都察院经历、京府通判，从二品用光禄寺署正、大理寺寺副，正三品用通政使司经历、太常寺典簿、中、行、评、博，从三品用光禄寺典簿、銮仪卫经历、詹事府主簿、京府经历，四品荫生与捐纳贡监考职者一例，轮班选用。乾隆七年，定左都御史荫同尚书。同治十年，定河道总督荫用员外郎、主事。宣统间，改革官制，裁撤各官，以相当品级改用。外用者，乾隆间定制，正一品用府同知，从一品用知州，二品用通判，三品用知县，汉世职子爵用知县，终清世无变更。改武职用者，雍正间定制，在京一品尚书等官，在外总督、将军，荫生用都司。衔管都司二品侍郎

等官，巡抚、提督，用署都司。衔管都司三品副都御史等官，布政使、总兵官，用守备衔管守备。按察使、加一品衔副将，用署守备衔管守备。二品衔副将，用守御所千总。乾隆间定汉子爵三品用千总，男爵四品用把总。

汉军录用，康熙十二年原定一品用员外郎，二品用大理寺寺正、知州。雍正七年，用知州者以主事改补。乾隆五年，定三品用七品笔帖式，四品用八品笔帖式。宣统元年，吏部奏言："汉文、武官荫生，按品级正、从授职，满荫生不分正、从。汉荫生引见，以内用、外用拟旨，满荫生以文职侍卫旗员拟旨。惟光绪三十二年以后，汉员一体简授，旗职若现任都统、副都统，荫生依满例给荫，不无窒碍。拟请原系尚书、侍郎改授升授者，都统依汉尚书例，副都统依汉侍郎例，三品以下京堂、监司升授之副都统，依汉正二品例，仍以内用、外用拟旨。"允之。

初制，非现任官不得荫，内务府佐领以下官不给荫。康熙六年，定各官不论级衔，均依实俸荫子，是年始许内务府佐领以下官子弟给荫。十二年，并许原品解任食俸者给荫。

先是康熙三年定荫、监生已得官及科目中式者，不得补荫。乾隆四十五年改定嫡长子孙有科名尚未选用，及有职衔愿承荫者，许补荫。道光以后，捐例宏开，既得官职，仍许补荫。铨选混淆，幸进滋多。

光绪二十二年，御史熙麟奏言："吏部铨选，以奉特旨人员统压各班，然如荫生暨及岁引见之员，曾捐道府，引见奉谕仍以道府选用者，本系捐班，部章竟归特旨班铨选。比年以来，率皆营私取巧，预捐道府，为他日例邀特旨统压各班之地。致使同一荫生暨及岁人员，而廉吏儿孙，兴嗟力薄，纨绔子弟，逞志夤缘，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请以此等人员加捐道、府者，与捐纳人员同班铨选。"下部议行。

难荫，顺治三年定制，官员殁于王事者，依应升品级赠衔，并荫一子入监读书，期满候铨。康熙十八年定殉难官依本衔荫子，不依赠衔。雍正十二年，奏定官员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黄河，洞庭、洪泽等湖，遭风漂殁者，依应升品级荫、赠，在内洋、内河漂殁者，减等荫、赠，八品以下，赠衔不给荫。乾隆六十年定官员随营任事，催饷尽力，因病身故者，依内洋、内河漂殁例荫、赠。道光二十三年，许八品以下官因公漂殁及军营病故者，赠衔，荫一子监生，许应试，不得铨选。光绪二年奏定见任官遇贼殉难及军营病故，如系以何种官阶升用、补用、即用并捐保升衔者，依升阶、升衔、赠衔，依实官给荫。候补、候选者，依现任官荫、赠。休致、告病者，依原官荫、赠。降调者，依所降官荫、赠。已拣选之举人，就职、就教之恩、拔、副、岁、优贡生，并考有职衔之捐纳贡监生，各按品级，依现任官荫、赠。未经拣选举人，依七品例。恩、拔、副、岁、优贡生依八品例。廪、增、附文生员依九品例荫、赠。虚衔顶戴人员，止予赠衔，不给荫。

乾隆以前，旗员效力行间，懋著劳绩，及临阵捐躯者，其子孙例得世职。年未及岁，已承袭未任职者，给半俸。绿营员弁阵亡议恤，仅得难荫而已。乾隆四十九年诏曰："旗员及绿营人员，效命疆场，同一抒忠死事，何忍稍存歧视。嗣后绿营员弁军功议叙恤赏，仍依旧例。阵亡人员，无论汉人及旗人，用于绿营者，一体给予世职。袭次完时，依例酌给恩骑尉，俾赏延于世。"自是汉员死难者，亦多得世职矣。

凡殉难赠衔，总督加尚书衔者，赠太子少保衔。巡抚加副都御史衔者，赠左都御史衔。布政使赠内阁学士衔。按察、盐运使赠太常寺卿衔。道员赠光禄寺卿衔。知府赠太仆寺卿衔。同知、知州、通判赠道衔。知县赠知府衔。教谕、训导赠国子监助教、学录衔。其余各官，按品级比例加赠。光绪二年，定内洋、内河漂殁及军营病故者，减等赠衔。惟总督、巡抚、布政使，无庸议减，仍减等给荫。

凡给荫，康熙间定制，三品以上荫知州，四品以下至通判荫知县，布政、按察、都转盐运三司首领官及州、县佐贰六品、七品官荫县丞，八品、九品官荫县主簿，未入流荫州吏目。光绪二年，定遇贼殉难官给荫如康熙旧制。惟知县荫州判，军营病故及因公漂殁者，减等荫子。武职难荫，有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与恩荫改用武职同。凡给世职，阵亡提督，依参赞、都统例，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总兵官依副都统例，给骑都尉。副将以下，把总、经制、外委以上，依参领以下及有

顶戴官以上例，俱给云骑尉。应袭人员年十八岁者，送部引见，发标学习。未及岁者给半俸，及岁补送引见。光绪间，部章恩荫许分发，难荫不得援例。二十二年，熙麟奏言："恩荫既分部并外用，待之已优，又予分发，难荫专外用，待之已绌，又不予分发，殊失其平。今时事多艰，需人孔亟。正赖鼓天下忠义之气，俾临难毋苟。顾于恩荫则为显宦儿孙扩功名之路，于难荫不为忠臣后裔开一线生机，是使国殇饮恨于重泉，忠义灰心于临事。请饬部臣援恩荫外用例，一体分发补用。"下部议行。

特荫，乾隆三年诏曰："皇考酬庸念旧，立贤良祠于京师。凡我朝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永享禋祀，垂誉无穷。其子孙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者，朕甚悯焉。其旁求贤良子孙无仕宦者，或品级卑微者，各都统、督、抚，择其嫡裔，品行材质可造就者，送部引见加恩。"四十七年，原任广西巡抚、灭寇将军傅弘烈曾孙世海等，降旨录用。嘉庆四年，追赠已故御史曹锡宝副都御史，依赠衔给予其子荫生。历代眷念功臣后嗣，恩旨屡颁。光绪季年，海内多故，因思将帅有功之臣，诏曰："咸、同以来，发、捻、回匪，次第戡定。文武大员，勋绩卓著。懋赏酬庸，阅时五十余年。各勋臣子孙，名位显达者，固不乏人；而浮沉下位，伏处乡里者，亦复不少。"令各督、抚、都统详察勋臣后裔，有无官职汇列上闻。军机大臣缮单呈览。前西安将军多隆阿次孙寿庆、曾孙奎弼，湖北提督向荣曾孙楷、乃全，安徽巡抚江忠源孙慎勋、曾孙勤培，布政使衔、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孙长耿、曾孙延祚，协办大学士、四川总督骆秉章孙懋勋、曾孙毓枢，江南提督张国梁孙绳祖、继祖，巡抚衔、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孙前普、曾孙正绳，兵部尚书彭玉麟次孙见绥、曾孙万澂，陕甘总督杨岳斌子正仪、孙道澂，四川提督鲍超次子祖恩、孙世爵，署安徽巡抚、布政使李孟群孙兴仁、兴孝，江西南赣镇总兵程学启嗣子建勋，广东提督刘松山孙国安、曾孙家琨，贵州提督冯子材次子相华、孙承凤等，命各按官级升用。湖南提督塔齐布，令访明立嗣，奏请施恩。其明年，又诏开列勋绩最著之臣，前云贵总督刘长佑，台湾巡抚、一等男刘铭传，赠布政使、道员王鑫，绥远城将军福兴，福建陆路提督、一等男萧孚泗，记名提督、一等子、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浙江提督邓绍良，都统衔、广东副都统乌兰泰，署广西提督、甘肃肃州镇总兵张玉良，工部左侍郎吕贤基，漕运总督袁甲三，都察院副都御史、江西巡抚张芾，署贵州巡抚韩超，布政使衔、福建督粮道赵景贤，云南鹤丽镇总兵朱洪章，直隶提督郭松林，广东等省巡抚蒋益澧，布政使衔、江南道员温绍原，署安徽庐凤颍道金光箸，护军统领恒龄，新疆巡抚、一等男刘锦棠，记名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赠布政使衔、升用知府、天津知县谢子澄，令各都统、督、抚访明有无后嗣，有何官职，请旨施恩。若夫乾隆四十八年录用明臣经略熊廷弼五世孙世先，督师袁崇焕五世孙炳，则推恩特荫胜代忠臣后裔，尤旷典也。

任官之法，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吏部四司，选司掌推选，职尤要。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异途经保举，亦同正途，但不得考选科、道。非科甲正途，不为翰、詹及吏、礼二部官。惟旗员不拘此例。官吏俱限身家清白，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长随，不得滥入仕籍。其由各途入官者，内则修撰、编、检、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则知州、推官、州县教授，由进士除授。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知县、学正，由举人考授及大挑拣选。小京官、知县、教职、州判，由优、拔贡生录用。员外郎、主事、治中、知州、通判，由一、二品荫生考用。此外贡监生考职，用州判、州同、县丞、主簿、吏目、京通仓书、内阁六部等衙门书吏、供事，五年役满，用从九品未入流。礼部儒士食粮三年，用府检校、典史。吏员考职，一等用正八品经历，二等用正九品主簿，三、四等用从九品未入流。官学生考试，用从九品笔帖式、库使、外郎。俊秀识满、汉字者考翻译，优者用八品笔帖式。厥后官制变更，略有出入。其由异途出身者，汉人非经保举、汉军非经考试，不授京官及正印官，所以别流品、严登进也。

凡内、外官分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满洲又有宗室、内务府包衣缺。其专属者，奉天府府尹、奉锦、山海、吉林、热河、口北、山西、归绥等道缺。各直省驻防官、理事、同知、通判为满洲缺。唐古特司业、助教、中书、游牧员外郎、主事为蒙古缺。钦天监从六品秋官正为汉军

缺。宗人府官为宗室缺。内务府官为内务府包衣缺。此外京师各衙门、陵寝衙门、盛京五部、各直省地方俱设额缺。满洲京堂以上缺，宗室汉军得互补。汉司官以上缺，汉军得互补。外官蒙古得补满缺，满、蒙包衣皆得补汉缺。惟顺天府府尹、府丞，奉天府府丞，京府、京县官，司、坊官不授满洲。刑部司官不授汉军。外官从六品首领，佐贰以下官不授满洲、蒙古。道员以下不授宗室。其大凡也。

官吏论俸序迁曰推升，不俟俸满迁秩曰即升。内而大学士至京堂，外而督、抚、藩、臬，初因明制由廷臣会推。嗣停会推，开列题请。太常、鸿胪、满洲少卿，开列引见。不开列，以应升员拟正、陪引见授官曰拣授，论俸推取二十人引见授官曰推授。京司官、小京官、笔帖式，分留授、调授、拣授、考授，皆引见候旨，余则选。外官布政使、按察使开列，运使请旨。道府缺有请旨、拣授、题授、调授、留授，余则选。厅、州、县缺同道、府，无请旨者。佐杂、教职、盐官，要缺则留，余或咨或选。初京司官缺，题、选无定例，长官以意为进退。久之，员缺率由题补，而应升、应补、应选者多致沈滞。乾隆九年，诏以各司题缺咨部注册，余缺则选，不得混淆。于是定各部各司汉郎中、员外部、主事各几缺题授，余若干缺则选。道光间，更定题补缺额，嗣各部时有增益。顺治十二年，诏吏部详察旧例，参酌时宜，析州、县缺为三等，选人考其身、言、书判，亦分三等，授缺以是为差。厥后以冲、繁、疲、难四者定员缺紧要与否。四项兼者为最要，三项次之，二项、一项又次之。于是知府、同、通、州、县等缺，有请旨调补、部选之不同。

凡选缺分即选、正选、插选、并选、抵选、坐选，各辨其积缺不积缺，到班者选之。选班有服满、假满、俸满、开复、应补、降补、散馆庶吉士、进士、举、贡、荫生、议叙、捐纳、推升。大选双月，急选单月。满、蒙、汉军上旬，汉官下旬，笔帖式中旬。初制，选人均到部投供点卯，已而例停，令各回籍，部查年月先后掣选，寄凭赴任。康熙二年，给事中于可托言：“寄凭既虑顶冒，远省选人往返辄经年。遇有事故，缴凭更选，亦复需时。悬缺迟久，劾署员肆贪，催新任速赴者，连章见告。宜仍令人文到部，按次铨选。”八年，御史戈英复以为言。议行。自是应选者悉赴部投供点卯，为永制。圣祖念选人一时不能得官，往往饥寒旅邸，令吏部截留一年选人留京，余听回籍。御史田六善言：“半载以来，截留推官八十选一人，知县三百选三十一人，余须守候三、四年。陪掣空签，选期难料。当按名挨掣实签，临选前两月投供。”下部议，罢按月点卯及掣空签，诏减半截留人数。选人投供，初于应选前月十五日，距选期近，出缺美恶易滋弊。后改每月初一日投供，间一选期铨补，著为令。选人得缺，初试以八股时文，寻罢。改书履历三百字，条列治民厚俗、催科抚字、谳狱听讼诸方法，谓之条陈。补任、升任，并须敷陈旧任地方利弊。然条陈多倩作，或但作颂圣语，其制未久亦废。选人例由吏部会九卿验看，后增科、道、詹事。康熙二十七年，从御史荆元实言，令州、县、同、通等官掣缺后，俱随本引见，后世踵行焉。故事，大臣验看月官，查有行止不端、出身不正、祖父有钱粮亏空或人缺不相当者以闻。乾隆时，月官有人缺不称，引见时帝辄为移易，颇足剂铨法之穷。十年，引见月官，帝以知县周仲等四人衰颓，特降教职。十二年，复亲汰衰庸不胜知县四人，而切责验看诸臣之不纠举。厥后分发、候补、试用之州、县、同、通，且一体引见，不限实官。久之，州、县、同、通在外补官，及杂职分发，并得援例捐免引见，验看益视为具文，无足轻重矣。

内、外官互用，本有成例。初行内升、外转制。在内翰、詹、科、道四衙门品望最清，升转特异他官。编、检迁中允、赞善曰开坊，他若翰、詹、坊、局、国子监堂官、京堂，俱得升调，大考上第，擢尤不次。外转例始顺治十年，诏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员用司、道，治行优者，内擢京堂。寻更定正、少詹事用布政，侍读学士用按察，中允用参政，编、检用副使。十八年，复定侍读以下每年春秋外转各一员，读、讲用参政，修撰用副使，编、检用参议。未几例停。康熙二十五年，甄别翰林官平常者，外用同知、运副、提举通判。二十八年，编修李涛外简知府，翰林官授知府自涛始。三十七年，左都御史吴涵言编、检升转迟滞，请破格外用，照编修李涛、检讨汪楫例，补知府一、二人。若破格改授，请照少詹王士祯、徐潮，侍读顾藻、编修王九龄例，用副都御史、通政使。帝纳其言，为授检讨刘涵知府。雍正初，以编、检、庶吉士人多，内用科、道、吏部，外用道、府、

州、县，以疏通之。嗣是编、检率内升坊缺，用科、道，外授道、府，以为常。吏部六官之长，初定司官内升、外转岁各一人。已，罢其制。康熙八年，用御史余缙言复之。四十年，例复停，与他部司员一体较俸。给事中升转岁一次，御史倍之，外简道、府，内擢京堂。五十九年，诏定历俸制，由编、检、郎中授者限二年，员外郎或主事授者递增一年。乾隆十六年，定科、道三年升转一次，五十五年停其例。内官外用，京察外有截取保送，皆俟俸满保送。分发截取，则选繁简，由长官定之。府、牧、令、丞、倅皆得以其班次改外。外官内升，初定司、道岁三人，汉人以科目出身，且膺卓异、俸荐俱优者为限。

知县行取，盖仿明制，初有荐推、知皆得考选科、道。康熙间屡诏部臣行取贤能，内用科、道。吴江知县郭琇、清苑知县邵嗣尧、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麻城知县赵苍璧，皆以大臣荐举，行取授御史，得人称最。四十三年，川抚能泰请罢督、抚保题例，帝韙之。诏嗣后知县无钱粮盗案者，省行取三、四员。明年，御史黄秉中言知县考选科、道，殊觉太骤。廷议停止。寻定行取三年一次，直隶、江南、湖广、陕西各五员，余省三员、一员不等，以主事补用。雍正间，刑部尚书徐本请复行取御史旧制，格于部议。行取官用主事者，初选补犹易，后与捐纳间补，遂病壅滞。乾隆元年，令视武官保举注册例，仍留本任。已赴京者，许外补同知。时各省视行取为具文，例以无参罚之次等州、县应选，十六年罢之。洎光绪季年，令州、县以上实官及曾署缺者，一体考试御史。非复行取遗意，亦行之未久而罢。

铨选按格拟注，凭签掣缺，拘于成例，历代间行保荐制，以补铨法之不逮。顺治初，定保举连坐之法。十二年，以直隶保定、河间，江南江宁、淮、扬、苏、松、常、镇，浙江杭、嘉、湖、绍等三十府，地方紧要，诏京、外堂官、督、抚各举一人备简，不次擢用。已，有以贪庸败者，给事中任克溥言：“皇上对天下知府中权其繁剧难治者三十，许二品以上官荐举，破格任用。为时未久，以贪劣劾罢者数人。诸臣不能仰承圣意，秉公慎选，乞下吏议。”从之。康熙七年，诏部、院满、汉官才能出众者，许不计资补用。明年，吏部请罢保荐，仍循俸次升转，以杜钻营贿赂。报可。四十年，令总督郭琇、张鹏翮，巡抚彭鹏、李光地等，各举道、府、州、县惠爱清廉者以闻。世宗御极，屡诏京、外大臣荐举道、府、同、通、州、县，所举非人，辄遭严谴。户部尚书史贻直言：“迁擢宜循资格，资格虽不足以致奇士，而可以造中材。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奖励之公，而阴喜进取之独巧；沈滞者不自咎才智之拙，而徒怨进身之无阶。请照旧例，循阶按级，以次铨除。果才猷出众，治行卓越，仍许破格荐擢。”从之。乾隆间，厉行保荐之法，司、道、郡守，多由此选。宣宗初元，郎中郑裕、知府阿麟、唐仲冕，皆以大臣推举，陟方面、擢疆圻。历代相沿，率以荐贤举能责诸臣工，间亦破格任用。初京职简道、府，疆吏察其才不胜任，疏请调京任用，多邀俞允。乾隆初，廷臣有以衰废之人不宜复玷曹司为言者，诏切止之。嗣是外官才力不及者，但有休致、降补，无内用矣。

官吏升转论俸，惟外官视年劳为差，异于京秩。在外有边俸，有腹俸。腹俸之道、府、州、县佐贰、首领官，五年无过失，例得迁擢。边俸异是。广东崖州、感恩、昌化、陵水等县，广西百色、太平、宁明、明江、镇安、泗城、凌云、西隆、西林等府、厅、州、县及忠州、河池等数十杂职，为烟瘴缺。云南元江、鹤庆、广南、普洱、昭通、镇边等府通判、同知，镇雄、恩乐、恩安、永善、宁洱、宝宁等州、县，贵州古州兵备道，黎平、镇远、都匀、铜仁等府同知，清江、都江、丹江通判，永丰知州，荔波知县，四川马边、越巂同知，为苗疆缺。俱三年俸满，有政绩、无差忒者，例即升用。江苏太仓、上海等十县，浙江仁和、海宁等十七县，山东诸城、胶州等七州、县，广东东莞、香山等十三县，福建闽侯等九县，为沿海缺。直隶良乡、通州等十二州、县，河南祥符、郑州等十一州、县，山东德州、东平等十三州、县，江南山阳、邳州等十三州、县，为沿河缺。历俸升擢，与边俸同。边疆水土恶毒，或不俟三年即升。其水土非甚恶劣，苗疆非甚紧要者，升迁或同腹俸。乾隆间，定边缺、夷疆、海疆久任之制，升用有须满八年或六年者，则为地择人，不拘牵常例也。

选班首重科目正途。初制，进士知县惟双月铨五人，选官有迟至十余年者。雍正二年，侍郎沈

近思请单月复铨用四人。于是需次二、三年即可得官。举、贡与进士虽并称正途，而轩轾殊甚。顺治间，贡生考取通判，终身无望得官。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计之，且五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大挑六年一举行，三科以上举人与焉。钦派王大臣司其事，十取其五。一等二人用知县，二等三人用学正、教谕。用知县者，得借补府经历、直隶州州同、州判、县丞、盐库大使。用学正、教谕者，得借补训导。视前为疏通矣。异途人员，初与正途不相妨。康熙初，生员、例监、吏员出身官，须经堂官、督、抚保举，始升京官及正印官。无保举者，郎中、员外郎、主事以运同、府同知分别补用。汉军捐纳官，朝考后方得授官。十八年，复令捐纳官莅任三年称职者，题请升转，否则参劾，以示限制。自二十六年，以宣大运输，许贡监指捐京官正印官者，捐免保举。寻复许道、府以下纳赀者，三年后免其具题，一例升转。于是正途、异途始无差异。乾、嘉以后，纳赀之例大开，洎咸、同而冗滥始甚。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光绪二年，御史张观准条上疏通部员之法：一，捐纳部员勿庸减成；一，主事俸满即准截取；一，散馆主事尽数先选；一，进士主事准以知县改归原班铨选。报可。顺天府府尹蒋琦龄亦言各省即用知县，不但无补缺之望，几无委署之期，至有以得科名为悔者。廷臣多以进士知县壅滞，纷请变更成例，帝辄下所司核议。十六年，御史刘纶襄言："近日诸臣条奏选补章程，吏部议核，日不暇给。朝廷设官，惟欺任用得人，以资治理，非能胥天下仕者使尽偿所愿也。国家缺额有定，士子登进无穷。安得如许美官，以待蒙情黩仕之人？徒滋纷扰，无济于事。"帝为下诏切止之。是时异途竞进，疆吏多请停分发。吏部以仕途幸滥，申多用科甲之请。势已积重，不能返也。

满人入官，或以科目，或以任子，或以捐纳、议叙，亦同汉人。其独异者，惟笔帖式。京师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署，俱设笔帖式额缺。其名目有翻译、缮本、贴写。其阶级自七品至九品。其出身有任子、捐纳、议叙、考试。凡文、武翻译举人、贡监生，文、武翻译生员，官、义学生，骁骑闲散，亲军领催，库使，皆得与试。入选者，举、贡用七品，生、监用八品，官、义学生、骁骑闲散等用九品。六部主事，额设百四十缺，满、蒙缺八十五，补官较易。笔帖式擢补主事，或不数年，辄致通显。其由科甲进者，编、检科仅数人，有甫释褐即迁擢者。翰林坊缺，编、检不敷补用，得以部院科甲司员充之，谓之外班翰林。外官东三省、新疆各城，各省驻防文、武大员，俱用满人。甘肃、新疆等边地道、府、同、通、州、县，各省理事、同知、通判，皆设满洲专缺。满缺外，汉缺亦得补用。其有终养回旗，得授京秩。内、外文职选补，一时不能得官，及降调、咨回各员，许改授武职，尤特例也。

保举为国家酬庸之典，所以励劳勋、待有功也。历朝纂办实录，各馆奉敕修书，及各省军营、河工、徵赋、缉盗有功者奖叙。康熙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四十九年《平定朔漠方略》成，副总裁以下官但奖加级。六十一年算法成书，始议以三等叙功，奖应升、加等、即用有差。康、雍两朝实录成，从总裁请，无议叙。嘉庆间，修书馆臣请超一、二等优奖，帝不许。寻定非特旨专设之官，不得议叙、升用，历代踵行。其军营、河工等奖案，始不过加级，或不俟俸满即升，名器非可幸邀。迨季世以保举为捷径，京、外奖案，率冒滥不遵成例。光绪元年，御史王荣琯请下越阶保升之禁。帝韪之。三年，以纂修《穆宗实录》过半，与事诸臣俱保升并加衔，备极优异。十年，部议限制保举，五、六品京堂、翰、詹坊缺，及遇缺题奏，俱不得擅保。未几，仍有以候补郎中保京堂，编、检保四、五品坊缺，及应升缺并开列在前者。咸、同军兴，保案踵起。吏部于文选司设专处司稽核，事之繁重，与一司埒。同治十二年，闽抚王凯泰言："军兴以来，保案层迭，开捐以后，花样纷繁。军营保案，藉花样以争先恐后，各项保举，又袭军营名目以纷至沓来。名器之滥，至今已极。盈千累百，徒形冗杂。请敕部察核京、外各班人员，酌留二、三成，余令回籍候咨取。"下所司核议。军功外，号称冗滥者，为河工保。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炘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部定决口一处，奖异常、寻常者六人。该省所报决口多寡，辄以所保人数为衡。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请饬所司严定章程。"帝俞其请。

三十二年，御史刘汝骥复言："吏治之蠹，莫如保举一途。其罔上营私者，一曰河工。国家岁糜数十万帑金以慎重河防，封疆大吏乃以此为调剂属员之举。幸而无事，丞、倅保州、县矣，同通保府、道矣。一曰军功。工厂之鼓噪，饥民之啸聚，辄浮夸其词曰大张挞伐。耳未闻鼙鼓，足未履沙场，而谬称杀敌致果、身经百战者，比比然也。一曰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请严禁徇情滥保，以杜幸进。"下所司核议限制之法。其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选司原设派办处，司其事者十余人，犹虞不给。季年乃毅然废捐纳，停部选，为疏通仕途，慎选州、县之计。然捐例虽停，而旧捐移奖，层出不穷。加以科举罢后，学堂卒业，立奖实官。举、贡生员考职，大逾常额。且勋臣后裔，悉予官阶，新署人员，虚衔奏调。纷然错杂，益难纪极。宣统三年，裁吏部，设铨叙局，虽有刷新政治之机，而一代铨政，终不复能廓清也。

武职隶兵部，八旗及营、卫官之选授，武选司掌之。内而骁骑、前锋、护军、步军、火器、健锐、虎枪各营，外而陵寝、围场、热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阿尔泰、乌梁海、西宁、西藏、塔尔巴哈台游牧、察哈尔、绥远城、各省驻防，皆旗缺，属八旗。门千总为门缺，属汉军。河营、陆路、水师皆营缺，满、汉分焉。漕运为卫缺，汉军、汉人得兼补。旗缺副都统以上开列，余则拣选。五品以上题补，六品以下咨补。绿旗总兵以上，初用会推，嗣罢其例，开列具题。副将投供引见，亦有开列者。其次要缺则题，简则推，把总拔补。其大略也。

凡满、汉入仕，有世职、荫生、武科。八旗世职，公、侯、伯、子、男补副都统，轻车都尉、骑都尉补佐领，云骑尉补防御，恩骑尉补骁骑校。汉伯、子、男用副将，轻车都尉用参将，骑都尉用游击或都司，云骑尉用守备。尚书至副都御史等官，总督、将军至二品衔副将荫生改武者，用都司、守备、守御所千总、卫千总。武科进士一甲一名授头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拣选十名授三等侍卫，十六名授蓝翎侍卫，余以营、卫守备补用。汉军、汉人武举拣选一、二等用门千总及营千总，三等用卫千总。其以资劳进用者，营伍差官，提塘，随帮，随营差操，经制及外委，千、把总、无责任效用官，因功加都督至副将等衔者用游击。加参将、游击衔者用都司。加都司、守备衔者用守备。加千总衔者拔补把总。武进士、武举充提塘差官满三年，由部考验弓马，优者用营、卫守备，次者武举用防御所千总。武举随营差操满三年，以营千总拔补。随帮三运报满，用卫千总。凡部推之缺，岁二月，参将、游击缺，用汉一、二等侍卫一人。四、六、八月游击、都司缺，用汉三等侍卫三人。正、三、五、七、九月都司缺，用蓝翎侍卫五人。正月、七月营守卫缺，以门、卫千总升用。其余单月缺轮补之班七，双月缺轮补之班十二，卫守备单月缺轮补之班十一，双月缺轮补之班六，守御所千总、卫千总缺，俱不论双、单月推选，惟门千总专于双月铨补焉。

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缘旗武职，占缺尤多。向例山海关至杀虎口、保德州副、参、游、都、守缺，绿旗补十之三，满洲补十之七。马兰、泰宁二镇，直隶、山西沿边副、参、游、都、守缺，满、汉各补其一。雍正六年，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言京营参将以下、千总以上，不宜专用汉人。得旨："满洲人数本少，补用中、外要缺已足，若京营参将以下悉用满洲，则人数不敷，势必有员缺而无补授之人。"乾隆间，拣发各省武职，率以满人应选。帝曰："绿营将领，满、汉参用，必须员缺多寡适均，方合体制。若概将满员拣发，行之日久，绿营尽成满缺，非所以广抡选而励人材。"饬所司议满、汉间用之法。兵部议上，凡行走满二年之汉侍卫，与巡捕营八旗满、蒙人员，由该管大臣保送记名。拣发时，与在部候补、候推者，按满、汉分派引见。如所议行。三十八年，兵部复疏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五省，自副将至守备，满缺六百四十七，各省自副将至守备，千一百七十九缺，向以绿营人员选补。现满、蒙在绿营者逾原额两倍，实绿各省请员时，多用满员拣选。请嗣后除原用满员省分外，其河南、山东、江南、江西、湖广腹地及闽、浙、两广海滨烟瘴等省。需员请拣，应于绿营候补候选，及保卓荐人员，并行走年满之头、二、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一并拣选。"从之。自是绿营满、汉员缺始稍剂其平，非复从前漫无限制矣。

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故事，考验部推人员衰老病废者，勒令休致。惟军功带伤者，虽年老仍行推用。副、参例以俸深参、游题补。若有军功保举，虽俸浅亦得与焉。科目自康熙初即病壅滞。御史朱斐疏请定科目、行伍分缺选用之制，外委、效力等与武进士、武举较人数多寡，仿二八分缺之例，先选科目人员。其外委各弁，须有战功及捕盗实绩，不得止凭咨送选补。下所司议行。雍正初，廷臣有请改并卫、所各州、县者，部议："科甲人员，专选卫、所守备、千总，若尽裁卫、所，必致选法壅滞，事不可行。"帝不许。为定榜下进士增用营守备以调剂之。乾隆十五年，给事中杨二酉言："各省、卫守备归部选者三十九缺，现武进士以卫用者积至数百人，提塘差官、效力报满归班选用者亦数十人，加以新例飞班压铨，缺少班多，选用无期。请照乾隆元年例，将三等武进士再行拣选，一、二等以营用，三等仍以卫用。"报可。向例拣选武进士以营用者，选缺犹易，卫用往往濡滞不能得官。洎道光间，卫用武进士得捐改营用，而裁缺卫守备、卫千总、守御所千总，均准改归绿营。营守备以上官，并得报捐分发。由是部推、外补，同一沈滞，不仅科目为然矣。

凡不属于部推之缺，皆题补预保注册者最先授。定例边疆、内河、外海水师员缺及陆路紧要者得预保。康熙九年，兵部疏言："总督、提、镇遇标、营员缺，不论地方缓急，衔缺相当，辄将标员坐名题补，使俸深应补人员致多壅滞。请定副将以下、守备以上缺出，实系近海、沿边、岩疆人地相宜者，酌量题补，余不得率行题请。"从之。雍正五年，诏部推缺由各督、抚、提、镇保题备用。乾隆初，罢陆路近省预保例。十年，江督尹继善言："武职预保，咨部注册，遇缺掣补，诚慎重要缺之良法。乃或豫保之初，年力本强，数年后渐已衰老，骑射生疏，营伍废弛。请将预保满三年未得缺者，各提督再行甄别，果堪升用，出具考语咨部，否则注销。"报可。

其时保荐别以三等，限以五年，于副将堪胜总兵、参将堪胜副将者，尤慎选。一经保荐，辄予升擢。洎咸、同军兴，十余年保题旧例不复行，所恃以鼓励人材者，惟军功保举。奖叙之案，层出不穷。以兵丁积功保至提、镇记名者，殆难数计。同治五年，诏以记名提、镇无标、营可归者，发往各省各营差遣。各省投标候补者，提、镇多至数十，副、参以下数百，本职补官，终身无望，于是定借补之法。提、镇准借补副、参、游缺，副、参、游准借补都、守缺，都、守准借补千、把总缺。虽内停部推，外停尽先，仍不足疏通冗滞。

光绪季年，诏裁绿营，练新军，罢武科，设武备学校。一时新军将、弁，与学成授官者，特为优异。历朝武职尊重行伍之意，荡无复存。虽绿营武职未尽废除，然无铨法可言云。

清史稿卷一一一　志第八六

三载考绩之法，昉自唐、虞。清沿明制，而品式略殊。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吏部考功司掌之。京察以子卯午酉岁，部院司员由长官考核，校以四格，悬"才、守、政、年"为鹄。分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加级记名，则加考引见备外用。纠以六法，不谨、罢软者革职，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调，年老、有疾者休致，注考送部。自翰、詹、科、道外，依次过堂。三品京堂由部开列事实，四、五品由王、大臣分别等第，具奏引见取上裁。大计以寅巳申亥岁，先期藩、臬、道、府递察其属贤否，申之督抚，督抚核其事状，注考缮册送部覆核。才守俱优者，举以卓异。劣者，劾以六法。不入举劾者为平等。卓异官自知县而上，皆引见候旨。六法处分如京察，贪酷者特参。

凡京察一等、大计卓异有定额，京官七而一，笔帖式八而一，道、府、厅、州、县十五而一，佐杂、教官百三十而一，以是为率。非历俸满者，未及年限者，革职留任或钱粮未完者，满官不射布靶、不谙清语者，均不得膺上考。其大较也。顺治八年，京察始著为令，以六年为期。十三年，吏部奏定则例，三品以上自陈，四品等官吏部、都察院考察议奏，亲定去留。笔帖式照有职官列一体考察。遇京察时，各官暂停升转。寻复定考满议叙例，三年考满与六年察典并行。十七年，从左都御史魏裔介请，行纠拾之法，以补甄别所未及。康熙元年罢京察，专用三年考满例。三品以上仍自陈。余官分五等：一等称职者纪录，二等称职者赏赍，平常者留任，不及者降调，不称职者革职。三年，御史季振宜请停考满三疏，极言徇情钻营，章奏繁扰，无裨劝惩。因停考满自陈例。六年，复行京察。明年，甄别不及官三十七员。嗣以各部、院甄别司员，类多末职，二十三年，严谕指名

题参，复甄汰王三省等三十六人。明年，京察又停。雍正元年复举行，改为三年，自是为定制。

初，京察一等无定额，康熙三年，御史张冲翼疏请以部、院员数之多寡定一、二等名数，以息奔竞，从之。乾隆间，部、院保送一等，或浮滥溢旧额，诏停兼部行走，仍归本衙门另班声叙，暨到任未满半年，仍由原衙门注考等例。又罢未授职庶吉士保列一等之例，以示限制。四十二年，命部、院保送一等人数，毋庸过泥上届成例，递行裁减，以防溢额。应将上两次数目比较，酌中定制。既无虑滥膺保荐，亦不至屈抑人才。五十年，定例保送一等人数，以不溢四十八年原额为准。后世踵行，间有增损，无甚悬殊也。向例部、院司官由吏部、都察院考核，雍正四年，命内阁大学士同阅。乾隆九年，帝虑部、院堂官有瞻徇情面滥列一等者，敕大学士验看，慎重甄别，不称一等者裁去。十一年谕曰："前命大学士分别去留，亦权宜办理之道。察核司员，惟堂官最为亲切。要在平日留心体察，临时举措公平。如上次定一等者，三年中行走平常，当改为二、三等。上次原列二、三等者，三年中知所奋勉，即改为一等。庶察典肃而人知劝惩。"厥后考察权责，悉属吏部，验看特奉行故事而已。

大臣循例自陈求斥罢，候旨照旧供职，国初以来行之。乾隆八年，曾谕大臣自陈罢斥者举贤自代。嗣以所举不得其人，或树党营私，行不久即罢。十七年，帝以"内、外大臣亲自简擢，随时黜陟，奚待三年，自陈繁文，相率为伪，甚无谓也。"诏罢其例。

先是京堂官无甄叙例，乾隆十五年，帝以三品以上堂官，具本自陈，部、院司员，皆令引见，而四、五品京堂不在自陈之列，亦无引见之例，吏部、都察院考语无实，龙钟庸劣者得姑容，才具优长者无由见。特派王、大臣分别等第，奏闻引见。十八年，敕吏部开列三品京堂事实，亲为裁夺。四十八年，以三品京堂不便派大臣验看，令吏部带额引见。嘉庆十二年，以三、四品京堂，向来京察但有降黜无甄叙，既与内、外大臣办理两歧，并不得与部、院司员同邀加级。于是予太常少卿色克精额等议叙，而予陈钟琛等休致。自后三品以下京堂始有甄叙之例矣。

年老休致，例有明文。乾隆二十二年，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堂官详加甄别。三十三年，改定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六十五岁以上引见。嘉庆三年，命京察二、三等官引见，以年逾七十为限。寻复旧例。六法处分綦严，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屈抑。雍正中，汪景祺、查嗣庭辈论列时政，以部员壅滞为言，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等语。帝责以怨望诽谤，而事实不得谓诬。盖部员冗滥，康、雍时已然矣。

乾隆三年，鸿胪少卿查斯海疏言："京官被劾，不无以嫌隙入吏议者。京察六法官，应援大计例送部引见。"从之。乾隆末，士夫习为谄谀，堂官拔职司员，率以逢迎巧捷为晓事，察典懈弛。仁宗初，锐意求治，颇思以崇实黜华，奖励气节，风示天下。嘉庆五年，诏部、院堂官慎重选举，猷守兼优者膺首荐，余宁取资格较久、谨愿朴实之员，其少年浮薄、才华发越者，应令深其经练，下届保列。尚书、侍郎各备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十一年，大学士、尚书等议奏京察事宜："捐纳人员，限以年资，军机处司员能兼部务者，方列上考，不许滥保充数。"报可。

道光四年，侯际清赎罪舞弊一案，刑部司员恩德等朋谋撞骗堂官，以谬登荐牍，保列一等，下部议处。谕嗣后京察有冒滥徇私者连坐。七年，给事中吴杰奏："大计、军政，皆有举有劾。近年六部办理京察，除保举一等外，不问贤否，概列二等。间有三等数人，仍予留任。六法不施，有劝无惩。应申明旧章，举劾并用。"帝韪其言，降谕饬行。十五年，令于京察外随时纠参，以为补救。咸丰十年，刑部堂官滥保不谙例案之员，朝廷务循宽大，辄以相习成风，不独刑部为然，多为原宥。仅予大学士桂良等镌级留任，出考堂官罚俸而已。穆宗即位，大难未平，厉精澄叙。五年，诏部、院堂官谨遵嘉庆五年备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之谕，并常川进署，与司员讲求公事，藉觇其属贤否。公议同览之谕，并常川进署，与司员请求公司，藉觇其属贤否。

八年，又谕京察不得有举无劾，冀湔涤旧习，一新庶政。然积重之势，不能复返。光绪七年，礼部侍郎宝廷疏陈京察积弊，言之痛切，谓："瞻徇情面之弊，不专在部、院堂官，当责枢臣考察，必公必严。枢臣果精白乃心，破除情面，不特能考察部、院司员之贤否，并能考察内、外大臣之贤否。而考察枢臣功过，在圣明独断。若朝廷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何责乎枢臣，更何责乎部、院堂

官！”论虽切中而难实行，徒托空言而已。宣统二年，吏部设立宪政筹备处，改考功司为考绩科，主文职功过应行变通事宜。其时浮议纷纭，新旧杂糅，吏部等于赘疣矣。

大计始顺治二年，御史张濩疏请有司殿最，宜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为上考。部覆如议。明年，定朝觐考察，颁五花册，令督、抚以四格注考。故事故事计参外，台、省例有拾遗。是岁计群吏，止据抚、按所揭为黜陟。台、省拟循故事。内大臣不喜。大学士陈名夏力主之，给事中魏象枢亦以为请。得旨，纠拾官照大计处分挟私妄纠者论。自后台、省意存瞻顾，纠拾者鲜。已，罢不行，而督、抚权乃日重矣。四年，定大计三年一举，计处官不许还职。谕朝觐官曰：“贪酷重惩，闒茸罔贷。尔等姑许留任，当思祓濯前愆，勉图后效。”嗣是每届入觐之年，必严切诫饬以为常。旧例朝觐计典，藩、臬、府、州、县正官皆入觐。顺治九年，止令藩、臬各一员、各府佐一员代觐。十八年，给事中雷一龙疏言：“三年大计，勿得遗大吏而摘微员，惩去位而宽现在。请令藩、臬赴部，面同指实，按册详察。”下部议行。康熙元年，停藩、臬入觐，以参政、副使等官代。十二年，复令藩、臬入觐。二十五年，以朝觐藉端苛派，奸弊滋生，藩、臬、府佐入觐例悉罢。官吏贤否去留，凭督、抚文册，布、按二司册籍悉停止。国初大计与考满并行，康熙元年，罢大计，止行考满。司、道历腹俸二年，边俸一年半，有司历边俸二年、腹俸三年，钱粮全完者许考满。分别地方荒残、冲疲、充实、简易四者开注，以政绩多寡酌定等第。四年，考满停，复行大计，为永制。大计举劾注考，例由州、县正官申送本府、道考核；教官由学道，盐政官由该正官考核；转呈布、按覆考，督、抚核定，咨达部、院。河官兼有刑名、钱粮之责者，总河、督、抚各行考核。专管河务者，总河自行考核具题。

康熙二十三年，以藩、臬与督、抚亲近，停其卓异。凡卓异官纪录即升，不次擢用。历朝最重其选，徇私滥保者罪之。康熙初，御史张冲翼请申严卓异定额，以详核事迹，使名实相副为言。下部议。六年，从御史田六善请，卓异官以清廉为本，司、道等官必注明不派节礼、索馈送，州、县等官必注明不派杂差、重火耗、亏损行户、强贷富民。以清吏之有无，定督、抚之贤否。其时廉吏辈出，灵寿令陆陇其等擢隶宪府，吏治蒸蒸，称极盛焉。

四十四年，诏举卓异，务期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仓库亏空，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其他虚文，不必开载。乾隆八年，命督、抚以务农本计察核属员，论者谓以劝农为劝吏之要，深得治本，与汉诏同风。先是雍正六年，定卓异荐举失实处分，自行奏参者免。卓异官有贪酷不法，或钱粮、盗案未清，发觉者，原荐督、抚处分较司、道、府为轻。乾隆四十八年，改定卓异官犯脏，核其年月在原荐上司离任前后，分别议处。臬司、道、府减督、抚一等，藩司照督、抚例，以道、府按例转详督、抚、藩司亲为核定也。五十年，帝以保荐卓异，向分正附，未明定限制，易开徼幸之渐。敕部详核各省大小、缺分多寡，酌中定制，裁去附荐名目。于是各省卓异官有定额，终清世无大变更也。

八法处分，行之既久，长吏或视为具文，每将微员细故，填注塞责。历朝训谕谆谆，力戒瞻徇，犹防冤抑。雍正元年，诏大计降级罚俸官，例不许卓异，果有居官廉干因公诖误者，准与卓异。又以卓异八法举劾不过数十人，其不列举劾之平等官，自知县以上，令督、抚注考，报部察核。四年，谕参劾人员或有冤抑及避重就轻等弊，除贪酷官无庸引见外，其不谨，浮躁、不及等被劾官，督、抚给咨送部引见。乾隆二十四年，帝以八法参本内不谨、浮躁官，未将何事不谨、何事浮躁、一一声叙，或有公事无误而节目阔疏，才具有为而气质粗率，上司以意见不洽，概登白简，不无可惜。其或败检逾闲，仅与避重就轻，均非整饬官方之意。命详注实迹，不得笼统参劾。嘉庆八年，定督、抚随时参劾闒冗平庸等事，未列叙实迹，被劾官情愿赴部引见者，得援大计六法例。此则考核不压详密，冀搜求遗才，辅计典之不及也。嘉、道以后，计典一循旧例，督、抚奉行故事，鲜克振刷。道光八年，山东大计卓异，护抚贺长龄原注新城令容珽悃愊慈祥等语，诏以宽厚难膺上考，令各省荐举体用兼备、熟明治理者。咸、同军兴，或地方甫收复，有待抚绥，或疆圉逼寇氛，亟筹保卫，敕各督、抚留心存记廉能之员，列上考，备擢用。时督、抚权宜行事，用人不拘资格，随时举措，固不能以大计常例绳其后也。

光绪间，言者每条奏计典积弊，请饬疆臣认真考察。屡诏戒饬。然人才既衰，吏治日坏，徒法

终不能行。二十八年，诏各省设立课吏馆，限半年具奏一次。三十一年，定考核州、县事实，分最优等、优等、平等、次等四级。顾课吏只凭一日文字，考核仅据一年事实，责以公当，盖亦难矣。宣统二年，宪政编查馆疏请考核州、县，分别学堂、巡警、工艺、种植、命盗、词讼、监押、钱漕，以为殿最。由主管衙门另订考核章程。名目繁多，表册虚伪，徒饰耳目，于劝惩无当也。至若旧例翰、詹大考，分别优劣，升调降革有差，为特别考绩之法。外省司、道，年终有密考。州、县一年期满，教、佐六年俸满，皆有甄别。则又随时考核之法，不属于察、计二典者。

武之军政，犹文之考察，兵部职方司掌之。内、外卫、所，分属于武选司。在京武职，由管旗及部、院核奏，各省由统兵大员注考。京营千总以上，外省绿营守备以上，各由长官考核，分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举劾与文职同。三品以上自陈，由部疏闻候旨。八旗世爵，则校其艺进退之。绿营举劾，每于军政后一年半举行，题升一二人入荐举班升用，劾者照军政处分。此其大略也。

国初未立限制，顺治九年，定六年一举，是为军政考核之始。十一年，改定五年为期。十三年，从给事中张文光请，军政卓异，照文官赐服旌劝，后改为加一级。康熙元年，停军政，专行考满。既而兵部疏请直省武职应依文官例，按年限由总督、提督会同举劾。御史季振宜疏言："武职考满，营谋优等，克扣军饷，贻误封疆。请按历俸功次升转。"于是六年定举行军政事宜，京、外武职长官，注以四格，并详列履行、军功，分别去留，咨部。必注明行止端方、弓马娴熟、管辖严肃、供职勤慎、不扰害地方等考语，方许荐举。必有八法等款实迹，如行纠参。复令提督、总兵官自陈，提督由总督注考，总兵官由总督、提督注考。无总督省分，巡抚注考。嗣以滇省用兵，海内骚动，羽书倥傯，军政旷不举行者十年。

至二十一年，滇逆荡平，从给事中硕穆科请，举行军政大典，各官事实履行，自康熙十一年军政后开起。九门千总等由九门提督注考。候补总兵官亦令自陈。副将以下候缺者，照旧例考察。六十一年，命在京武职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前锋、护军、步军统领、副都统等，毋庸自陈。考选军政时，属员注考，照外省举劾例。各省驻防将军、副都统等，照提、镇例自陈。属员照京城例。德州等处城守尉、协领，派大臣往考，会同察核其属，注考以闻。雍正元年，命平等官守备以上，督、抚、提、镇注考。其冬，诏曰："初次考选军政，有出兵效力、年老俸深、尚能坐理者，留任。不宜留任者，另奏加恩。或虽未效力行间，而供职年久者，亦留心验看。"此则垂念资劳，特颁宽典，非常例也。二年，谕各省所保副、参、游击，轮流引见，察其人材弓马，督、抚、提、镇以其操守训练，分别等第密陈。六年，山西太原总兵官袁立松疏陈平垣营守备梁玉廉洁敏练，以年老入参劾。帝以谙练才不可多得，命酌量以游击题补，尤殊恩也。是年定卓异官原任内有贪酷不法，或升调他省，别犯赃罪，原举长官，分别处分。

乾隆二年，部议出兵效力人员，年老休致，令子弟一人入伍食粮，无子弟亦给守粮养赡。从之。时直省保题员弁，类以明白勤敏、才堪办事列上选。十一年，谕嗣后保题，务重弓马汉仗。十五年，以各省所保总兵官鲜当意，谕曰："年满千总一项，类多猥琐。国家擢用武职，营伍为正途，拔补将弁，必选之若辈。缘次而升，皆自年满千总始。折冲御侮之用，豫筹于升平先事之日，不可视为缓图。"二十四年，以大臣自陈例既罢，敕兵部于军政年，将在京都统、副都统，在外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各省提督、总兵官，分别三本，条举事实候鉴裁，以重考绩。四十二年，定卫、所绿营武职荐举卓异尚未升转，再遇军政列平等者，将上次卓异注销。

嘉庆四年，定侍卫军政考试，向例军政年不许告病乞休，以杜规避。八年，申谕查阅营伍年分，事关考核，照军政例，不得告病、乞休。咸、同军兴，百度稍弛，军政大典，相沿不废。咸丰二年，黑龙江将军英隆以俄兵窥伺，派将弁扼守要隘，疏请本年军政展限举行。不允。嗣湖广总督程矞采等以军务未竣，疏请展限，令凯撤后再行补考。并谕年老力衰者，随时参办。沿及德宗，虽加意振饬，势成弩末，展限之举，史不绝书。

光绪十四年，编定北洋海军，由海军衙门司黜陟。甲午以后，力鉴覆辙，裁绿营，练新军，别订考核章程，三十二年，改兵部为陆军部，其考核隶军衡司。宣统二年，设海军部，其考核隶军制司。朝廷锐意革新，军纪宜可少振。无如积习已深，时艰日棘，卒归罔济云。

清史稿卷一一二　志第八七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开，官吏乃以资进。其始固以搜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矣。捐例不外拯荒、河工、军需三者，曰暂行事例，期满或事竣即停，而现行事例则否。捐途文职小京官至郎中，未入流至道员；武职千、把总至参将。而职官并得捐升，改捐，降捐，捐选补各项班次、分发指省、翎衔、封典、加级、纪录。此外降革留任、离任，原衔、原资、原翎得捐复，坐补原缺。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得捐免。平民得捐贡监、封典、职衔。大抵贡监、衔封、加级、纪录无关铨政者，属现行事例，余属暂行事例。

历代捐例，时有变更，惟捐纳官不得分吏、礼部，道、府非由曾任实缺正印官，捐纳仅授简缺，则著为令。铨补则新捐班次视旧班为优，此通例也。捐事户部捐纳房主之，收捐或由外省，或由部库，或省、部均得报捐。咸丰后，并由京铜局。

凡报捐者曰官生，部予以据，曰执照。贡监并给国子监照。俊秀纳贡监或职衔，贡监纳职衔，由原籍地方官查具身家清白册，季报或岁报。纳职官者，查明有无违碍，取具族邻甘结，依限造报。逾限或查报不实，罪之。其大略也。

文官捐始康熙十三年，以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十六年，左都御史宋德宜言："开例三载，知县捐至五百余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跃争趋。今见非数年不克选授，徘徊观望。宜限期停止，俾输捐恐后。既有济军需，亦慎重名器。"帝纳其言。滇南收复，捐例停。嗣以西安、大同饥，又永定河工，复开事例。五十一年，增置通州仓廒，科臣有请开捐者，廷议如所请。侍郎王掞抗疏言："乡里童騃，一旦捐资，俨然民上。或分一县之符，或拥一道之节，不惟滥伤名器，抑且为累地方。宜禁止，以塞侥幸之路，杜言利之门。"帝韪之，为饬九卿再议。青海用兵，馈饷不继，内大臣议停各途守选及迁补，专用捐资助饷者。刑部尚书张廷枢言："惟捐纳所分员缺可用捐员，正途及迁补者宜仍旧。"从之。

雍正二年，开阿尔台运米事例。五年，直隶水灾，议兴营田，从大学士朱轼请，开营田事例。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滇、黔垦荒，经费无著，请开捐如营田例。帝曰："垦田事例，于地方有裨益。向因各捐例人多，难于铨选，降旨停止。年来捐纳应用之人，将次用完，越数年，必致无捐纳之人，而专用科目矣。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酌议准捐。"下九卿议行。十二年，开豫筹粮运例。

先是俊秀准贡得输资为教职。已，虑异途人员不胜训迪表率之责，康熙三十三年，令俊秀准贡捐学正、教谕者改县丞，训导改主簿。雍正元年，谕"捐纳教职，多不通文理少年，以之为学问优长、年高齿长者之师可乎？"诏改用如前例。

高宗初元，诏停京、外捐例。乾隆七年，上下江水灾，命刑部侍郎周学健、直督高斌往同督、抚办理。寻合疏言赈务、水利需费浩繁，请仿乐善好施例，出资效力者，量多寡叙职官。诏以京官中、行、评、博以下，外官同知、通判以下，无碍正途，如所请行。嗣是上下江、直隶、山东、河南屡告灾，辄徇臣工请，许开捐例。十三年，进剿大金川，四川巡抚纪山奏行运米事例，部议运米石抵捐银二十五两，纳官以是为差。川陕总督张广泗言："军前口粮领折色，石发银五、六两。事例既开，各员以存米纳捐，计贡监纳即用同知不过千余金，即用小京官不过数百金，请令如数交银，以杜弊端。"报可。三十九年，再征金川，复开川运例。惟四库馆誊录、议叙等职，多靳不令捐纳，余得一体报捐。贡监纳道、府例，自雍正五年后，数十年无行者，至是复行。

五十八年，诏曰："前因军需、河工，支用浩繁，暂开事例，原属一时权宜。迄今二十余年，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可见捐例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孙当永以为法。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

嘉庆三年，从户部侍郎蒋赐棨请，开川楚善后事例，帝虑正途因之壅滞，饬妥议条款。寻议："京官郎中、员外郎，外官道、府，有理事亲民之责，未便滥予登进。进士，举人，恩、拔、副、

优、岁贡，始许捐纳。非正途候补、候选正印人员，亦得递捐。现任、应补、候选小京官、佐贰，止准以应升之项捐纳。”从之。嗣以河屡决，续开衡工、豫东、武陟等例。十一年，定捐纳道、府，系曾任知府、同知、直隶州知州并州、县正印等官加捐，及现任京职，堪胜繁缺者，许以繁简各缺选用。其贡监初捐，及现任京职仅堪简缺，并外任佐杂等官递捐者，专以简缺选用。

宣宗、文宗御极之初，首停捐例，一时以为美谈。自道光七年开酌增常例，而筹备经费，豫工遵捐，顺天、两广及三省新捐，次第议行。其时捐例多沿旧制，惟于推广捐例中准贡生捐中书，预工例中准增、附捐教职而已。咸丰元年，以给事中汪元方言，罢增、附捐教职，其已选补者，不许滥膺保荐。是年特开筹饷事例；明年，续颁宽筹军饷章程。九年，复推广捐例。时军兴饷绌，捐例繁多，无复限制，仕途芜杂日益甚。同治元年，御史裘德俊请令商贾不得纳正印实官，以虚衔杂职为限。下部议行。寻部臣言捐生观望，有碍饷需，诏仍旧制。四年，山东巡抚阎敬铭言：“各省捐输减成，按之筹饷定例，不及十成之三。彼辈以官为贸易，略一侵吞钱粮，已逾原捐之数。明效输将，暗亏帑项。请将道、府、州、县照筹饷例减二成，专于京铜局报捐。”从之。时内则京捐局，外则甘捐、皖捐、黔捐，设局遍各行省。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

光绪初，议者谓乾隆间常例，每岁贡监封典、杂职捐收，约三百万。今捐例折减，岁入转不及百五十万。名器重，虽虚衔亦觉其荣，多费而有所不惜。名器轻，则实职不难骤获，减数而未必乐输。所得无几，所伤实多。停捐为便。时复有言捐官宜考试，花翎及在任、候选等捐宜停者。辄下部议。五年，帝以捐例无补饷需，实伤吏道，明诏停止。未几，海疆多故，十年，开海防捐，如筹饷例，减二成核收，常例捐数并核减。是时台湾甫开实官捐。他如四川按粮津贴捐，顺天直隶、河南、浙江、安徽、湖北各赈捐，户部广东军火捐，福建洋药、茶捐，云南米捐，自海防例行，惟川捐如旧，余或并或罢。十三年，河南武陟，郑州沁、黄两河漫决。御史周天霖、李士锟先后请开郑工例，以济要工。部议停海防捐，开郑工捐。十五年，筹办海军，复罢郑工，开海防新捐。新捐屡展限，行之十余年。二十六、七年间，江宁筹饷，秦、晋实官捐，顺直善后赈捐，次第举办。江宁顺直捐视新海防例，秦、晋捐但奖五品以下实官。庚子变后，帝锐意图治，言者多谓捐纳非善政，诏即停止。然报效叙官，旧捐移奖，用继续行之。但有停捐之名而已。

武职捐，雍正初惟纳千、把总、乾隆九年，直赈捐有纳卫守备者。三十九年，川运例，参、游、都、守始得递捐。但武生、临生捐止都司。嘉庆三年，川楚善后例，武营捐纳，略如川运。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言：“闽省武营捐班太多，应严加区别，以肃军政。”并请罢武职捐，从之。光绪二十一年，新海防例展限，议增武职捐。于拣发外别立一班，俾捐输踊跃。三十一年，兵部奏：“开捐十年，入款仅十余万，无裨国帑，有碍营伍。请将实官、虚衔捐复翎衔、封典一切停罢。”报可，捐例初开，虑其弊也，尝设为限制，往往不久而其法坏。康熙十八年，定捐纳官到任三年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题参。然疆吏罕有以不职上闻者。已，令道、府以下捐银者免具题，照常升转。左都御史徐元文言：“国家大体所关，惟贤不肖之辨。三年具题，所以使贤者劝，不肖者惧。输银免具题，是金多者与称职同科。此曹以现任之官营输入之计，何所不至？急宜停止。”

顺治间，准贡、例监出身官不得升补正印。康熙六年，定为保举之法，各途出身官，经该堂官及督、抚、保举称职者，升京官及正印。无保举者，升佐贰、杂职。三十年，大军征噶尔丹，户部奏行输送草豆例，准异途人员捐免保举。御史陆陇其言：“捐纳一事，不得已而暂开，许捐免保举，则与正途无异。且督、抚保举之人，必清廉方为合例。何举可捐免，是清廉可纳资得也。”又言：“督、抚于捐纳人员，有迟至数年不保举亦不纠劾。乞敕部通稽捐纳官到任三年无保举者，开缺休致。”疏下九卿，议：“捐免保举，无碍正途。若三年无保举即休致，则营求保举益甚，应毋庸议。”陇其持之益坚，廷议陇其不计缓急轻重，浮词粉饰，致捐生观望，迟误军机，拟夺职。帝特宥之。自是吏员例监出身者，欲升补或捐纳京、外正印官，必先捐免保举，惟准贡独否。初，纳岁贡者同正途，故捐免保举例开，贡监虽同一捐纳，而轩轾殊甚。乾隆二十六年，部议御史王启绪奏豫工例内，捐贡纳京、外正印官，捐免保举，如例监例。先纳官者，补行捐免。不愿者，以佐贰改补。成例为一变矣。汉军捐纳官，非经考试，不得铨选，如汉官保举例。康熙间，并准捐免。六十一年，帝以捐

纳部员补主事未久即升员郎，外官道、府亦然，饬议试俸之法。寻议郎中、道、府以下，小京官、佐杂以上，于现任内试俸三年，题咨实授，方许升转，从之。乾隆间，试俸复得捐免。四十一年，户部奏请保举、考试、试俸、捐免例，列入常捐。限制之法，至是悉弛。

官吏缘事罢谴，降革留任，非数年无过，不得开复。康熙间，大同赈饥，部议京察、大计罢黜者，悉予捐复。徐元文力言不可。议遂寝。三十三年，河道总督于成龙以黄、运两河，工费繁巨，请仿陕西赈饥例开捐，革职、年老、患疾、休致人员得捐复。帝面谕捐纳称贷者多，非朘削无以偿逋负，事不可行。尚书萨穆哈等议成龙怀私妄奏，拟褫职，得旨从宽留任。乾隆九年，直赈捐，部议捐复条款，京察、大计及犯私罪者，降调人员，无论是否因公，及比照六法条例，武职军政纠参及贪婪者，不准捐复。因公罣误无余罪，悉得捐复。三十五年，帝念降革留任人员，因公处分，辄停升转，诏许捐复。三十九年，川运例增进士、举人捐复原资例。四十八年，定革职、降调官，分段承修南运河工程捐复例。嘉庆三年，川楚善后推广其例，凡常捐不准捐复人员，酌核情节，得酌加报捐。奉旨，降革除犯六法外，因公情节尚轻人员，得加倍捐复。大计劾参，有疾休致，调治就痊，及特旨降革留任限年开复人员，加十分之五捐复。十年，部臣疏请于常例捐复外，增文、武大员捐复革职留任例。帝曰："大员身罣吏议应罢斥，经改革职留任，开复有一定年限。若甫罹重谴，即可捐复，此例一开，毫无畏忌。有资者脱然为无过之人，无资者日久不能开复。殊失政体。"不允行。咸丰二年，王、大臣等议宽筹军饷。凡降革不准捐复人员，除实犯赃私外，余准加倍半捐复。降革一、二品文、武官，向不在捐复之列者，许捐复原官顶带，允行。但饬一、二品大员捐复原衔须请旨。嗣复推广，文职京察、大计六法，武职军政被劾，无奸赃情罪，亦许捐复原衔。终清世踵行，不复更也。

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康熙十三年，知县得纳先用、即用班，工部侍郎田六善极言其弊，谓宜停止。三十三年，户部议行输送草豆例，台臣请增应升、先用捐。御史陆机言："前此有纳先用一例，正途为之壅滞。皇上灼见其弊，久经停止。纳先用者，大都奔兢躁进。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不待辨而知其不可。"乾隆年事例屡开，惟双月、单月，不论双月选用及双月先用，不论双、单月即用等寻常班次。盖是时正途铨补，未病雍滞，无庸加捐花样，纳资者亦至是而止。七年，部议鼓励江省赈捐，各班选用特优。道光年，增插班间选、抽班间选、遇缺、遇缺前等名目。咸丰元年，省遇缺、遇缺前、而增分缺先、本班尽先。三年，复增分缺间、不积班。九年，先后奏设新班遇缺、新班尽先、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本班尽先前、不论班尽遇缺选补等班。推广捐例，又有保举捐入候补班、候补捐本班先用例。花样繁多，至斯已极。

自筹饷例开，既多立班次以广捐输，复减折捐例以期踊跃。时纳捐率以饷票，成数或不及定额之半。同治三年，另订加成新章。于是有银捐新班、尽先、遇缺等项，输银不过六成有奇，而选用之优，他途莫及。八年，吏部以银班遇缺占缺太多，拟改分班轮用，删不积班，于新班遇缺上，别设十成实银一班，曰新班遇缺先，是谓大八成花样。维时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本班尽先前、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统曰银捐。而新班遇缺先最称优异，新班遇缺次之。序补五缺一周，先用新班遇缺先三人，然后新班遇缺及各项轮补班各得其一。光绪二年，江苏巡抚吴元炳言："新班遇缺先、新班遇缺等班，序补过速，有见缺指捐之弊。请停捐免试用例，以救其失。"格于部议。四年，实官及各项花样一律停捐。七年，御史叶荫昉复言："近年大八成各项银捐班次，无论选、补，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今捐例已停，请改订章程，银捐人员，只列捐班之前。"疏下部议。然积重难返，进士即用知县，非加捐花样，则补缺綦难，他无论已。十年，台湾海防相继例开，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复得一体报捐，而知县并增海防新班。十三年，郑工新例增遇缺先班捐例等，大八成班次亦相埒，海防新例因之。至二十七年，各项花样随实官捐并停。

初捐纳官但归部选，乾隆间，为疏通选途，许加捐分发。二十六年，豫工例，京职郎中以下，得捐分各部、院。外官道、府以下，得捐分各省。三十九年，川运例，知州、同知、通判捐分发如旧。知县有碍正途补用，靳不与。四十年，兵部侍郎高朴言："捐班知县，不许分发，恐有碍举班。

查壬辰科会试后，拣选分发，已阅四年，湖北、福建均因差委乏人，奏请拣选，可见举班渐已补完。请变通事例，川运捐不论双单月即用者，许一体报捐分发。”部议如所奏行。惟大省分发不得逾十二人，中省不得逾十人，小省不得逾八人。云、贵两省需员解送铜铅，云南得分发二十人，贵州如大省额。从之。是年兵部奏请候补、候选卫守备、卫千总如文职例，加捐分发，随漕学习。明年，浙江巡抚三宝奏请教职捐不论双单月即用者，设加捐分发，到省委用。均报可。川运例停分发，归入常例报捐，为永例。四十二年，以山东布政使陆燿言东省分发佐杂渐多，停布政司经历、理问、州同以下佐杂官分发例。四十六年，候补布政司经历郑肇芳等、候选州同张衍龄等具呈户部，以投供日久，部选无期，各省佐杂班已疏通，请准报捐分发，为奏行如旧例。嘉庆四年，给事中广兴请将俊秀附生报捐道、府、州、县者，停铨实缺，准加捐分发。责成督、抚试看三年，酌量题补。帝以停选示人不信，令加捐分发，有碍政体，不允行。道、咸间，增加捐指省例。光绪四年，捐例停，而分发指省以常例得报捐如故。五年，御史孔宪鹓以指省分发，流弊不可胜言，请罢之。格部议，不果行。八年，复申前请，部覆如议。未几，海防例开，仍准报捐。时分发人员拥挤殊甚，疆吏辄奏停分发，期满复请展限，各直省比比然也。

定例，捐纳官分发各部、院学习三年，外省试用一年。期满，各堂官、督、抚实行甄别奏留，乃得补官。嘉庆十六年，谕：“捐纳员签分部、院学习行走年满，当详加甄别。近来该堂官于行走报满人员，无不保留。市恩邀誉，不顾登进之滥，可为寒心。”道光八年，谕：“酌增当例报捐，分发人员为数更多，著各督、抚、盐政留心察看，不必拘定年限，认真甄核。”然奉行日久，长官循例奏留，徒有甄别之名，不尽遵上指也。咸丰七年，从御史何兆瀛请，诏各部、院考试捐纳司员，察其能否办理案牍。寻兵部试以论题，御史朱文江以为言，诏切责之，命嗣后毋得以考试虚文，徒饰观听。外官分发到省，例由督、抚考试，分别等第，黜陟有差。光绪初，各省遵例考试，顾云南有咨回降调者。五年，诏各省考试捐纳人员，府、厅、州、县试论一，佐杂试告示判语。八年，闽浙总督何景言：“闽省应试府、厅、州、县百五十四员，盐大使五十五员，佐杂五百九十六员，知府、直隶州知州、盐大使取留十之五，同、通、佐杂留十之四。”报闻。三十三年，宪政编查馆议覆御史赵炳麟疏，捐纳道、府、同、通、州、县佐杂未到省者，入吏部学治馆肄业半年。已到省，入法政学堂肄业，长期三年，速成一年有半。寻议上考验外官章程，各省遵章考试，间亦罢黜数人，以应明诏，而于澄清吏治之道无补也。

贡监捐清初已行。监捐沿明纳粟例。顺治十二年，开廪生捐银准贡例，从御史杨义请也。十七年，礼部以亢旱日久，请暂开准贡，令士民纳银赈济。允之。贡监例得考职，康熙六年，御史李棠言：“进士、举人迟至十年始得一官，今例监考补中书，三年后即升部属，应停罢。”部覆如议。自是贡监考职，只以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用。初考职例行，各省监生或惮远道跋涉，或因文理不通，多倩代顶冒者。世宗深知其弊，特遣大臣司考试。五年，令与考者千一百余人悉引见，时以顶冒避匿者九百余人。帝于引见员中拣选七十余人，授内、外官有差。乾隆元年，停考职。三年，令捐纳贡监如岁贡例，分别等第，以主簿、吏目考取。捐监未满三年者不与。道光后，考职例罢。

雍正间，帝以积贮宜裕，允广东、江、浙、湖广以本色纳监。乾隆元年，罢一切捐例。廷议捐监为士子应试之阶，请于户部收捐，备各省赈济，从之。三年，诏复行常平捐监例，各省得一体纳本色。原定各省捐谷三千余万石，数年仅得二百五十余万石，复令户部兼收折色。十年，湖广总督鄂弥达言：“捐监事例，谷不如银。银有定数，谷无成价。易捐谷为捐银，倘遇荒歉，亦可动支采买。”允行。大学士等复言：“各省纳本色，有名无实，请停止，专由部收折色。”得旨：“各省收捐不必停，在部捐折色者听。”三十一年，以陕、甘监捐积弊最甚，诏停罢。寻并罢安徽、直隶、山西、河南、湖南北，惟云南、福建、广东收本色如旧。三十九年，陕西巡抚毕沅、陕甘总督勒尔谨请如例收纳监粮，允之。是年甘省奏报六个月内捐监万九千十七名，监粮八十余万石。帝疑之。布政使王亶望主其事，私收折色，减成包办，更虚报赈灾，侵冒巨款。继任布政使王廷赞知其弊，不能革。事觉，置亶望、勒尔谨、廷赞于法，官吏缘是罢黜者数十人，报捐监生或加捐职官者，分别停科、罚俸、

停选。其后监捐无复纳粟遗意矣。贡捐属常例，向于部库报捐。嘉庆间，疆吏屡以为请，辄阻部议。十二年，部臣言库帑充裕，请变通常例，各省一体收捐。报可。

此外尚有捐马百匹予纪录、运丁三年多交米三百石给顶带之例。其乐善好施例内，凡捐资修葺文庙、城垣、书院、义学、考棚、义仓、桥梁、道路，或捐输谷米银两，分别议叙、顶带、职衔、加级、纪录有差。余如各省盐商、士绅，捐输巨款，酌予奖叙。皆出自急公好义，与捐纳相似，而实不同也。

清史稿卷一一三　志第八八

新选举制，别于历代取士官人之法。清季豫备宪政，仿各国代议制度，选举议员，博采舆论。议员选举有二：曰资政院议员选举，曰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自辛丑回銮，朝廷锐意求治，派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设考察政治馆。命甄择各国政法，斟酌损益，候旨裁定。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诏曰："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回国陈奏，国势不振，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而各国所以富强，在实行宪法，取决公论。今日惟有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以豫备立宪基础。俟规模初具，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尊崇秩序，保守和平，豫备立宪国民之资格。"九月，庆亲王奕劻等遵旨核议厘定官制，以"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请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诏如所议。

三十三年，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八月，谕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派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妥拟院章，请旨施行。"寻谕："各省应有采取舆论之所，俾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各省督、抚于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为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凡地方应兴应革事宜，议员公同集议，候本省大吏裁夺施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由该局公推递升。"

三十四年六月，资政院奏言："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院之先声。日本豫备立宪，于明治四年设左、右院，七年开地方会议，八年立元老院，二十三年遂颁宪法而开国会。所以筹立议院之基者至详且备。谨旁考各国成规，揆以中国情势，酌拟院章目次，凡十章，先拟就《总纲》、《选举》二章呈览。"报可。

是月宪政编查馆会同资政院拟订《各省咨议局章程》，并《议员选举章程》。奏言："立宪政体之要义，在予人民以与闻政事之权，而使为行政官吏之监察。东、西立宪各国，虽国体不同，法制各异，无不设立议院，使人民选举议员，代表舆论。是以上下之情通，睽隔之弊少。中国向无议院之说，今议倡设，人多视为创举。不知虞廷之明目达聪，大禹之建鞉设铎，洪范之谋及庶人，周官之询于外朝，古昔盛时，无不广采舆论，以为行政之准则，特未有议院之制度耳。今将创设议院，若不严定规则，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流弊不可胜言。中国地大民众，分省而治。各省之政，主于督、抚，与各国地方之治直接国都者不同。而郡县之制，异于封建，督、抚事事受命于朝廷，亦与各国朕邦之各为法制者不同。咨议局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必使下足裒集一省之舆论，上仍无妨国家统一之大权。此日各省咨议局办法，必须与异日京师议院办法有相成而无相悖。谨仰体圣训，博考各国立法之意，兼采外省所拟章程，参伍折衷，拟订《各省咨议局章程》，别为《选举章程》一百十五条，候钦定颁行。"诏饬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限一年内一律办齐。并谕曰："朝廷轸念民依，使国民与闻政事。先于各省设谘议局，以资历练。凡我士庶，当共体时艰，同摅忠爱。于地方应兴应革之利弊，切实指陈。于国民应尽之义务，应循之秩序，竭诚践守。各督、抚当本集思广益之怀，行好恶同民之政，虚衷审察，惟善是从。至选举议员，尤宜督率有司，认真监督，精择慎选。宪政编查馆、资政院迅将君主立宪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择要编辑。并将议院未开以前

应筹备各事，分期拟议具奏。俟亲裁后，即将开设议院年限，钦定宣布。”

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遵拟宪法议院选举法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自本年起，分九年筹备。其关于选举议员者，第一年各省筹办咨议局，第二年举行咨议局选举，各省一律成立，颁布资政院章程，举行资政院选举。第三年召集资政院议员举行开院。第九年始宣布宪法，颁布议院法，暨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谕令京、外各衙门依限举办。

先是资政院奏拟院章目次，第二章为选举。宣统元年七月，资政院奏续拟院章，改订第二章目次为议员，专详议员资格、额数、分类、任期，而另定选举详细章程，以免混淆，从之。院章规定资政院议员资格，由下列各项人员年满三十岁以上者选充。一，宗室王、公世爵；二，满、汉世爵；三，外藩王、公世爵；四，宗室、觉罗；五，各部、院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官，惟审判、检察、巡警官不与；六，硕学通儒；七，纳税多额人；八，各省咨议局议员。定额：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十人，纳税多额者十人。各省咨议局议员一百人。类别为钦选、互选。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官，硕学通儒，纳税多额者，钦选。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任期三年，任满一律改选。

九月，资政院会奏《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疏言：“疏政院议员选任之法，大别为钦选、互选二者，各有取义。而钦选议员名位有崇卑，人数有多寡，当因宜定制，取便推行。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及外藩王、公世爵，阶级既高，计数较少，应开列全单，恭候简命。宗室、觉罗，各部、院官及纳税多额者，合格人数，与议员定额比例，多少悬殊。考外国上院制，敕任议员多经互选。拟略师其意，于钦选之前，举行互选。各照定额，增列多名。好恶既卜诸舆情，用舍仍归于宸断。其硕学通儒，资格确定较难，人数调查不易，互选势所难行。拟略仿从前保荐鸿博之例，宽取严用，以搜访之任，寄诸庶官。抉择之权，授诸学部。仍宽定开列名数，冀不失钦选之本旨。以上各项，略采各国上院办法，为建设上议院之基础。而资政院兼有下院性质，不能无民选议员，与钦选相对待。特以咨议局为资政院半数议员之互选机关，咨议局议员本由各省合格绅民复选而来，则谘议局公推递升之资政院议员，即不啻人民间接所选举。公推递升之标准，不能不以得票多寡为衡。但监督权属于督、抚，非经覆定，不令遽膺是选。既与钦选大权示有区别，自与下院要义不相背驰。”诏如所议行。《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之规定，宗室王、公世爵，列爵凡十二：一，和硕亲王；二，多罗郡王；三，多罗贝勒；四，固山贝子；五，奉恩镇国公；六，奉恩辅国公；七，不入八分镇国公；八，不入八分辅国公；九，镇国将军；十，辅国将军；十一，奉国将军；十二；奉恩将军。按院章定额分配，自和硕亲王至奉恩辅国公十人，自不入八分镇国公至奉恩将军六人。满、汉世爵，以满洲、蒙古、汉军旗员及汉员三等男以上之爵级为限，按定额分配。三等侯以上八人，一等伯至三等男四人。外藩王、公世爵，凡下列蒙古、回部、西藏各爵：一，汗；二，亲王；三，郡王；四，贝勒；五，贝子；六，镇国公；七，辅国公。按定额分配。内蒙古六盟，盟各一人；外蒙古四盟，盟各一人；科布多及新疆所属蒙古各旗一人；青海所属蒙古各旗一人；回部一人；西藏一人。凡各项世爵年满三十岁以上，未奉特旨停止差俸，及因疾病或事故自请开去一切差使者，均得选充资政院议员。每届选举，资政院于前一年九月行知宗人府、各该管衙门、理藩部，分别查明合格者，造具清册，于选举年分二月以前，咨送资政院。由院分别开单，于三月以前，奏请按额钦选。其宗室王、公，满、汉世爵，现任军机大臣，参与政务大臣，及资政院总裁、副总裁者，无庸选充。有缺额时，资政院随时行知各该衙门，修正清册。按爵级或部落应选充者，奏请钦选补足之。

宗室、觉罗，凡男子年满三十岁以上，无下列情事者，得选充资政院议员：一，曾处圈禁或发遣者；二，失财产上信用被人控实未清结者；三，吸食鸦片者；四，有心疾者；五，不识文义者。其现任三品以上职官，审判、检察、巡警官，及现充海、陆军军人者，无庸选充。按定额分配，宗室四人，觉罗二人，由各该合格人先行互选。于选举年分二月初一日，在京师及奉天府行之。京师以宗人府堂官为监督，奉天以东三省总督为监督。每届互选，资政院于前一年九月行知互选监督，

照章举行。设互选管理员，掌调查互选人，管理投票、开票、检票等事宜。由互选管理员查明合格人员，造具互选人名册，先期呈由互选监督宣示公众。如本人认为错误遗漏，得于宣示期内呈请互选监督更正补入。经批驳者，不得渎请。互选选举人及被选举人，均以列名互选人名册者为限。届期互选监督应亲莅投票所，或派员监察之。互选人应亲赴投票所自行投票，用记名单记法。互选人有因职务或因疾病、事故不能亲赴投票者，得就互选人内委托一人代行投票，应由本人亲书密封署名画押，连同委托凭证，送致受托人。该受托人应将密封及委托凭证临时向互选监督呈验，方许代投。以得票较多数者为当选。互选当选人额数，各以议员定额之十倍为准。互选告竣，互选监督即日将当选人名榜示投票所。不愿应选者，得于三日内呈明互选监督撤销，将得票次多数者补入。互选管理员造具当选人名册，连同票纸，呈由互选监督咨送资政院，由院将当选人名及得票数目，于选举年分三月以前，奏请按额钦选。有缺额时，资政院随时将本届当选人开单奏请钦选补足之。本届当选人数不足议员缺额之三倍时，应举行临时互选，一切照寻常互选办理。

各部、院官，以下列各官为限：一，内阁侍读学士以下，中书以上；二，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庶吉士以上；三，各部左、右参议以下，七品小京官以上；四，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及监察御史。各官以年满三十岁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得选充资政院议员：一，现任实缺者；二，曾任实缺未休致、革职者；三，奉特旨署理或奏署者；四，奉特旨候补、补用、选用或学习行走者；五，其余候补满三年以上者。由合格人先行互选，于选举年分二月初一日在京师行之，以都察院堂官为监督。互选当选人额数，以议员定额之五倍为率，各部、院官选充资政院议员者，于院内职权，本衙门长官不得干涉。其因升转降调致失原定资格者，即同时失资政院议员之资格。所有举行互选、奏请钦选、补足缺额各办法，与宗室、觉罗选举同。

硕学通儒资格凡四：一，不由考试、特旨赏授清秩者；二，著书有裨政治或学术者；三，有入通儒院之资格者；四，充高等及专门学堂主要科目教习五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凡年满三十岁以上，具前列资格之一，均得选充资政院议员。每届选举，资政院于前一年九月行知学部，由部通行京堂以上官、翰林、给事中、御史、各省督、抚、提学司、出使各国大臣，各搜访一人或二人，开具事实，保送学部审查。择定合格得保多者三十人，作为硕学通儒议员之被选人。于选举年分二月以前，咨送资政院。由院将被选人姓名及原保人姓名官职开单，于三月以前，奏请按额钦选。有缺额时，资政院随时将本届被选人照章奏请钦选补足之。本届被选人数不足议员缺额之三倍时，应另行保送。

纳税多额人，以下列资格为限：一，男子照地方自治章程有选民权者；二，年纳正税或地方公益捐，在所居省分占额较多者。凡具此资格，年满三十岁以上，得选充资政院议员。由合格人先行互选，于选举年分二月初一日在各省城行之，以布政使或民政使为监督。每届互选，资政院于前一年九月行知各省督、抚，照章举行。互选监督会同商务总会总理、协理，遴派互选管理员。互选办法与普通互选同。互选人额数，每省以二十人为限。投票用记名连记法，以得票过互选人数三分之一者为当选。互选当选人额数，以互选人额数十分之一为率。如当选人不足定额，就得票较多者，令互选人再行投票，以足额为止。其得票及格、额满见遗者，作为候补当选人。当选人不愿应选，得呈明互选监督撤销，以候补当选人依次递补。互选管理员造具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名册，连同票纸，呈由互选监督申送本省督、抚，各督、抚将当选人姓名及得票数目咨送资政院，由院开单，于三月以前，奏请按额钦选。有缺额时，资政院随时将本届当选人开单奏请钦选补足之。本届当选人不足议员缺额之三倍时，以候补当选人递补。候补当选人数不敷时，举行临时互选。

各省咨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按定额分配：奉天三人，吉林二人，黑龙江二人，顺直九人，江苏七人，安徽五人，江西六人，浙江七人，福建四人，湖北五人，湖南五人，山东六人，河南五人，山西五人，陕西四人，甘肃三人，新疆二人，四川六人，广东五人，广西三人，云南四人，贵州二人。互选于选举年分前一年十月十一日，在各省咨议局行之。以督、抚为监督。每届互选，资政院于前一年九月行知各互选监督，照章举行。届期互选监督亲莅监察之。投票、开票、检票等事，由咨议局办事处管理。适用普通互选规则，互选选举人及被选举人均以该省咨议局议员为限。投票用记名连记法，以得票过互选人半数者为当选。互选当选人额数，以各该省议员额数之二倍为率。知

当选人不足定额，就得票较多者，令互选人再行投票，以足额为止。其投票及格、额满见遗者，作为候补当选人。谘议局办事处造具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名册，连同票纸，呈送互选监督，覆如选定，为资政院议员。不愿应选者，得呈明互选监督辞退，依次将本届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覆加选定补充。不敷选充者，举行临时互选。选定后，由互选监督造具名册，连同当选人及候补当选人原册，咨送资政院。凡选充资政院议员者，不得兼充本省咨议局议员，有缺额时，由院行知该省、抚，覆加选定补充，或举行临时互选。此资政院议员钦选、互选办法之概要也。

《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之规定，议员之选任，用复选举法。复选之别于单选者，单选径由选举人投票选出议员，复选则先由选举人选出若干选举议员人，更令选举议员人投票选出议员是也。咨议局议员定额，因各省户口尚无确实统计，参酌各省取进学额及漕粮多寡以定准则。奉天五十名，吉林三十名，黑龙江三十名，顺直百四十名，江宁五十五名，江苏六十六名，安徽八十三名，江西九十七名，浙江百十四名，福建七十二名，湖北八十名，湖南八十二名，山东百名，河南九十六名，山西八十六名，陕西六十三名，甘肃四十三名，新疆三十名，四川百零五名，广东九十一名，广西五十七名，云南六十八名，贵州三十九名。京旗及各省驻防，以所住地方为本籍。但旗制未改以前，京旗得于顺直议员定额外，暂设专额十名，各省驻防得于该省议员定额外，每省暂设专额一名至三名。选举权之规定，用限制选举法。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具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咨议局议员之权：一，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凡非本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有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得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之规定及其限制：凡属本省籍贯或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之男子，年满三十岁以上者，得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品行悖谬、营私武断者；二，曾处监禁以上之刑者；三，营业不正者；四，失财产上信用被人控实未清结者；五，吸食鸦片者；六，有心疾者；七，身家不清白者；八，不识文义者。其有所处地位不适于选举议员及被选举为议员者：一，本省官吏或幕友；二，军人；三，巡警官、吏；四，僧、道及宗教师；五，学堂肄业生，均停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其现充小学教员者，停其被选举权。咨议局设议长一，副议长二，用单记投票法，分次互选。设常驻议员，以议员额数十分之二为额，用连记投票法，一次互选。凡议员三年一改选，议长、副议长任期同。常驻议员任期限一年。议长因事出缺，以副议长递补。副议长出缺，由议员互选充补。议员出缺，以复选候补当选人依次递补。议员改选，再被选者得连任，以一次为限。议员非因下列事由，不得辞职：一，确有疾病，不能担任职务者；二，确有职业，不能常驻本省境内者；三，其余事由，经咨议局允许者。

凡选举区域，初选举以厅、州、县为选举区，复选举以府、直隶厅、州为选举区。直隶厅、州及府之本管地方，均作为初选区。直隶厅无属县者，以附近之府为复选区。初选区，厅以同知、通判，州、县以知州、知县为初选监督。复选区，府以知府，直隶厅、州以同知、通判、知州为复选监督。府、直隶厅、州作为初选区者，得遴派教佐员为初选监督。初选、复选均设投票、开票、管理员、监察员若干名。管理员不拘官绅，监察员以本地绅士为限。初选区选举人名册及当选人姓名票数，由初选监督申报复选监督；复选当选人姓名票数，由复选监督申报督、抚，分别咨报资政院、民政部立案。

选举年限，三年一次，以正月十五日为初选日期，三月十五日为复选日期。凡初选举，初选监督按地方广狭、人口多寡、分划本管区域为若干投票区，分设选举调查员，按照选举资格，详细调查，将合格选举人造具名册，于选举期六个月以前，呈由复选监督申报督、抚，并宣示公众。如本人认为错误遗漏，得于宣示期内呈请初选监督更正。初选当选人额数，按照议员定额加多十倍。各初选区应出当选人若干名，由复选监督分配。投票用无名单记法，其有写不依式者，夹写他事者，字迹模糊者，不用颁发票纸者，选出之人不合被选资格者，作为废票。以本区应出当选人额数除选举人总数，所得半数，为当选票额。得票不满当选票额以上者，不得为初选当选人。复选由初选当

选人齐集复选监督所在地行之。复选当选人，即为咨议局议员。各复选区应得议员若干名，由督、抚按全省议员定额分配，投票当选，一切与初选同。

关于选举之变更，如选举人名册有舞弊、作伪情事，或办理不遵定章，被控判定确实者，初选、复选均无效。当选议员有辞任、或疾病不能应选，或身故，或被选资格不符，当选票数不实，被控判定确实者，其当选无效，各以候补当选人递补。如选举人确认办理人员不遵定章，有舞弊、作伪证据，或当选人被选资格不符，当选票数不实，及落选人确信得票可当选而不与选，候补当选人名次错误、遗漏者，均得向该管衙门呈控。限自选举日起三十日，凡选举诉讼，初选向府、直隶厅、州衙门，复选向按察使衙门呈控。各省已设审判厅者，分别向地方高等审判厅呈控。不服判定者，初选得向按察使衙门，复选得向大理院上控。限判定日起三个月。已设审判厅者，照审判厅上控章程办理。选举人及办理选举人、选举关系人，有违法行为，分别轻重，处以监禁、罚金有差；二年以上、十年以下，不得为选举人及被选举人。

专额议员选举人及被选举人，以京旗及驻防人员为限，选举及被选举资格，与咨议局普通议员资格同。各省驻防专额议员之数，视该省驻防取进学额全数在十名以内者设议员一名，二十名以内设二名，二十名以外设三名。初选当选人额数，以议员定额十倍之数为准。复选当选人额数，以议员定额为准。调查选举人名册，由督、抚会同将军、都统，于京旗及驻防人员内，各酌派选举调查员。当选、改选、补选及诉讼、罚则各事，均照《咨议局选举章程》办理。此各省咨议局议员初选、复选办法之概略也。

各省咨议局选举，宣统元年各督、抚次第奏报举行。于九月初一日，召集开会，举行互选资政、咨议员。二年四月，资政院奏请钦选各项议员，奉敕选定。以八月二十日为召集期，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监国摄政王代行莅选，颁谕嘉勉议员。三年九月，遵章第二次召集开会。

资政院、咨议局议员选举外，尚有地方自治团体之选举。地方自治为立宪基础，列于筹备事宜清单。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宪政编查馆先后核议，民政部奏城、镇、乡、府、厅、州、县及京师地方自治暨选举各章程，各省次第筹办。其选举办法，与咨议局议员选举略有出入。以繁琐，不备载。

清史稿卷一一四　志第八九

职官序　职官一

宗人府　师傅保　内阁

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　中书科军机处

内翻书房　方略馆吏部　户部三库

盛京五部

太祖肇基东土，国俗淳壹，事简职专，置八旗总管大臣、佐管大臣董统军旅，置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厘治政刑，任用者止亲贵数臣，官称职立，人称官置，兴也勃焉。太宗厉精为治，设三馆，置八承政，论功料勤，翕斯郅治。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捐益有物。藩部创建，名并七卿，外台督抚，杜其纷更，著为令甲。绿营提镇以下，悉易差遣为官，旗营御前领卫，年宿位重，意任隆密。都统旗长，军民合治，职视专圻驻防，分翰外畿，规抚京制。西北边陲，守以重臣，绥靖、蒙、番，方轨都护，斯皆因俗而治，得其宜已。世宗综核，罢尚宝、行人、佥都诸目。高宗明哲，损参政、参议、副使、佥事诸衔，沙汰虚冗，奉职肃然。嘉、道以降，整厘如旧。日久颓弛，精意浸失，日革月易，百职相侵。光绪变法，宣统议制，品目张皇，掌寄纷杂，将以靖国，不益嚣乎！夫一国事权，操自枢垣，汇于六曹，分寄于疆吏。自改内三院为内阁，台辅拱袂。迨军机设，题本废，内阁益类闲曹，六部长官数四，各无专事。甚或朝握铨衡，夕兼支计，甫主戎政，复领容台，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曲存禀仰，建树宁论。时军机之权，独峙于其上，国家兴大兵役，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要。吏部助之用人，户部协以巨饷，用能藉此雄职，奏厥肤功。自是权复移于经略，督抚仪品虽与相埒，然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厥后海疆衅起，经略

才望稍爽，权力渐微。粤难纠纷，首相督师，屡偾厥事。朝廷间用督抚董戎，多不辱命，犹复不制以文法，故能霈施魄力，自是权又移于督抚。同治中兴，光绪还都，皆其力也。洎乎末造，亲贵用事，权削四旁，厚集中央，疆事遂致不支焉。初制内外群寮，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逮文宗兼用汉人，勋业遂著。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于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于汉人。季世厘定官制，始未尝不欲混齐畛域，以固厥根本也。而弊风相仍，一物自为鸿乙，徒致疑骇，虽危亡之政，无关典要，亦必辑而列之，以著一时故实，治乱之迹，庶皎然若览焉。

宗人府　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俱各一人。宗室王、公为之。府丞，汉一人。正三品。其属：堂主事，汉主事，经历司经历，并正六品。左、右二司理事官，正五品。副理事官，从五品。主事，委署主事，俱各二人；笔帖式，效力笔帖式，各二十有四人。俱宗室为之。

宗令掌皇族属籍，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系金黄带。旁支曰觉罗，系红带。革字者，系紫带。以时修辑玉牒，奠昭穆，序爵禄，宗室封爵十有二：曰和硕亲王，曰多罗郡王，曰多罗贝勒，曰固山贝子，曰奉恩镇国公，曰奉恩辅国公，曰不入八分镇国公，曰不入八分辅国公，曰镇国将军，曰辅国将军，曰奉国将军，曰奉恩将军。嫡子受封者二等：曰世子，曰长子。福晋、夫人之号，各视夫爵以为差。公主之等二：曰固伦公主，曰和硕公主。格格之等五：曰郡主，曰县主，曰郡君，曰县君，曰乡君。不入五等曰宗女。额驸品级，各视公主、格格等级以为差。丽派别，申教诫，议赏罚，承陵庙祀事。宗正、宗人佐之。府丞掌校汉文册籍。左、右二司分掌左、右翼宗室、觉罗谱牒，序录子女嫡庶、生卒、婚嫁、官爵、名谥，并核承袭次序，秩俸等差，及养给优恤诸事。堂主事掌清文奏稿。汉主事掌汉文典籍。经历掌出纳文移。笔帖式掌翻译文书。各部同。笔帖式为满员进身之阶。国初，大学士达海、额尔德尼、索尼诸人，并起家武臣，以谙练国书，特恩赐号“巴克什”，即后之笔帖式也。厥后各署候补者纷不可纪矣。其兼领者；左、右翼宗学，总理学务王二人，稽察京堂官三人，并请旨简派。总管四人，食七品俸。副管十有六人，食八品俸。并以宗室中分尊年长者引见补授。清书教习、骑射教习各六人，汉书教习八人。所辖银库，以本府堂官及满洲大臣各一人领之，请旨简派。司官二人，由府引见补授。笔帖式四人。空房、司官、笔帖式亦如之。黄档房，司官、笔帖式无员限。

初制，列署笃恭殿前，置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顺治九年，设宗人府，置宗令一人，亲王、郡王为之。左、右宗正，贝勒、贝子兼摄。宗人，镇国公、辅国公及将军兼摄。后择贤，不以爵限。俱各二人。启心郎，觉罗一人，汉军二人，初制，秩视理事官。九年，改视侍郎。始以满臣不谙汉语，议事令坐其中。后多缘以为奸，康熙十二年省。与府丞并为正官。其郎中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二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三人，以觉罗为之，嗣改觉罗、满洲参用。堂主事二人，经历三人，宗室、满洲二人，汉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汉缺。乾隆二十九年改用宗室。笔帖式二十有四人。后增减无恒。初为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寻改六、七、八品及无顶戴笔帖式。各部同。康熙十二年，省启心郎，增满洲主事一人，分隶左、右二司。雍正元年，增汉主事二人。用进士出身者。明年，改郎中为理事官，员外郎为副理事官，并定为宗室、满洲参用。乾隆二十九年，允府丞储麟趾奏，始专用宗室人员。五十三年，增置委署主事四人。笔帖式改。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俱东宫大臣，无员限，无专授。

初沿明制，大臣有授公、孤者。嗣定为兼官、加官及赠官。

内阁　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初制，满员一品，汉员二品。顺治十五年，改与汉同。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尚书内特简，正一品。学士，满洲六人，汉四人。初制，满员二品，汉员三品，顺治十五年，并改正五品，兼礼部侍郎者正三品。雍正八年，定从二品，后皆兼礼部侍郎衔。典籍厅典籍，满、汉、汉军各二人。正七品。侍读学士，满洲四人。蒙、汉各二人。初兼太常寺卿衔，寻罢。雍正三年，定从四品。中书，正七品。满洲七十人，蒙古十有六人，汉军八人。贴写中书，满洲四十人，蒙古六人。

大学士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协办佐之。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经筵领讲官。会试充考试官。殿试充读卷官。春秋释奠，摄行祭事。学士掌敷奏。侍读学士掌典校。侍读掌勘对。典籍掌出纳文移。内阁为典掌丝纶之地，自大学士以下，皆不置印，惟典籍置之，以钤往来文牒。中书掌撰拟、翻译。分办本章处凡五：曰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本房，满签票处，汉签票处。又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副本处，饭银库，俱由大学士委侍读以下官司之。惟批本处额置满洲翰林官一人，请旨简派。中书七人。满中书内补授。

初，天聪二年，建文馆，命儒臣分直。十年，更名内三院。曰国史，曰秘书，曰弘文。始亦沿承政名，后各置大学士一人。顺治元年，置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学士，满洲、康熙九年改置二人，十年增四人，通旧为六人。汉军康熙十年改置二人，十二年并入汉缺。各三人，汉学士无员限。康熙十年改置二人，明年增二人，十二年省汉军入汉缺，通旧为四人。典籍，满、汉、汉军各三人。康熙九年改置二人。侍读，满洲十有一人，清文五人，清汉文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清文一人，清汉文二人。寻复增二人，通旧为十人。蒙古、汉军、康熙九年各置二人。汉康熙九年省。雍正四年置二人。各三人。中书，满洲七十有五人，蒙古十有九人，汉军十有三人，汉三十有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满洲、汉军各五人，蒙古三人，汉四人。乾隆十三年复省汉三人。二年，定为正二品衙门，以翰林官分隶之。三院上并系“内翰林”字。八年，置侍读学士，满、蒙、汉军各三。十八年增满洲二人，蒙古三人。康熙九年增满洲四人，余改置二人。乾隆十七年省汉军入汉缺。十年，置三院汉大学士各二人。十五年，更名内阁，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曰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十八年，复三院旧制。康熙九年，仍别置翰林院，改三院为内阁，置满、汉大学士四人。雍正九年，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特授额外大学士。置协办自此始。厥后多至六人，少或一二人。乾隆十三年，始定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员限，省中和殿，增体仁阁，以三殿、三阁为定制，唯保和殿不常置。嗣后授保和者止傅恒一人。凡遇岁时庆节朝会，汉员列满员下。自光绪间李鸿章系文华殿衔，而宝鋆时系武英殿，班转居其右。五十八年，停兼尚书衔。宣统三年，改组内阁，别令大学士序次翰林院。

先是世祖亲政，日至票本房，大学士司票，拟意任隆密。康熙时，改内阁，分其职设翰林院。雍正时，青海告警，复分其职设军机处，议者谓与内三院无异。顾南书房翰林虽典内廷书诏，而军国机要综归内阁，犹为重寄。至本章归内阁，大政由枢臣承旨，权任渐轻矣。

稽钦奉上谕事件处，兼理大臣无员限。满、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内特简。掌察诸司谕旨特交事件，督以例限。委署主事，满洲一人。行走司官，汉四人。并于吏、兵、刑、工四部选补。笔帖式四十人。额外笔帖式八人。

中书科，稽察科事内阁学士，满、汉各一人，由内阁学士内特简。掌稽颁册轴。掌印中书，满洲一人。掌科中书，汉一人。中书，并从七品。满洲一人，汉三人，掌缮书诰敕。笔帖式十人。

初制，置满洲中书舍人一人，乾隆十四年增一人。汉中书舍人八人。雍正十三年派兼内阁行走。乾隆十三年省四人。顺治九年，置满洲记事官，同掌科事。康熙九年，改记事官为中书舍人。乾隆三十六年，置管中书科事汉内阁学士一人。明年，改管科事为稽察科事；增置满洲内阁学士一人；改中书舍人为中书科，置掌印中书，满、汉各一人。宣统三年省。

军机处　军机大臣，无定员，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旨召入。区其名曰大臣，曰大臣上行走。其初入者加“学习”二字。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常日侍直，应对献替，巡幸亦如之。明降谕旨，述交内阁。谕本处行者，封寄所司。并册藏存记人员，届时题奏。其属曰章京，满洲十有六人，汉二十人，名曰行走，分头班、二班。初无定额，嘉庆四年定每班八人。后增减无恒。光绪三十二年，定三十有六人。复定领班秩视三品，帮领班秩视四品，余并以原官充补。三十四年，改领班为从三品，帮领班为从四品。分掌清文、汉字。

初设议政处，令巩阿岱等为议政大臣，参画军要。雍正十年，用兵西北，虑儆直者泄机密，始设军机房，后改军机处，而满洲大学士尚有兼议政衔者。乾隆五十六年停。高宗莅政，更名总理处，寻复如初。时入直者皆重臣。故事，亲王不假事权。至嘉庆四年，始命成亲王入直，旋出之。咸丰

间，复命恭亲王入直，历三朝领班如故。嗣是醇贤亲王、礼亲王、庆亲王等踵相蹑。光绪二十七年，设政务处，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参预大臣无定员，提调、帮提调、总办、帮总办，俱各二人，章京八人，并以本处员司兼充。二十八年，附设财政处，寻罢。三十二年更名会议政务处，隶内阁。宣统三年省。三十一年，定署名制。越二年，设宪政编查馆，复命军机大臣领之。先是设考察政治馆，命度支部尚书载泽等考察各国政治，至是更名。置提调四；总核、参议各二；庶务处总办一；一、二等咨议官，无恒额。设编制、统计、官报三局，局长、副局长各一，科员视事酌置。又考核科总办一，帮办正科员各二，副科员八，调京、外官兼充。宣统三年省。宣统三年，改责任内阁，以军机大臣为总协理大臣。

内翻书房管理大臣，满洲军机大臣兼充，掌番谕旨、御论、册祝文字。提调、协办提调，各二人。收掌官、掌档官，俱各四人。并于本房行走官内酌派。翻译四十人。宣统初，改隶翰林院。

方略馆总裁，军机大臣兼充。掌修方略。提调、收掌，俱满、汉二人。纂修，满洲三人，汉六人。俱由军机章京内派充。汉纂修缺内由翰林院咨送充补一人。校对，无员限。六部司员、内阁中书兼充。有事权置，毕乃省。

吏部　尚书，初制，满洲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改满尚书二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正二品。雍正八年，俱定从一品。各部同。左、右侍郎，初制，满洲、汉军二品，汉员三品。顺治十六年，改满侍郎三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正三品。雍正八年，俱定从二品。各部同。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初制四品。顺治十六年，改六品。康熙六年，升五品，九年定正六品。各部同。清档房，满洲二人，汉本房，满洲二人，汉军一人。司务厅司务，初制从九品。乾隆三十年定正八品。各部同。满、汉各一人。缮本笔帖式，十有二人。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郎中，初制三品。顺治十六年，改五品，寻升四品。康熙六年仍改三品，九年定正五品。各部同。满洲九人，文选四人，考功三人，验封、稽勋司各一人。蒙古一人，文选司置。汉五人。文选二人，余各一人。员外郎，初制四品。顺治十六年，改五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定从五品。各部同。宗室一人，稽勋司置。满洲八人，文选三人，考功、验封各二人，稽勋一人。蒙古一人，考功司置。汉六人。文选三人，余各一人。主事，宗室一人，稽勋司置。满洲四人，司各一人。蒙古一人，验封司置。汉七人。文选三人，考功二人，余各一人。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五十有七人，蒙古四人，汉军十有二人。学习行走者，有额外司员、七品小京官。各部同。

尚书掌铨综衡轴，以布邦职。侍郎贰之。堂主事掌文案章奏。司务掌出纳文移。以上二员各部同。文选掌班秩迁除，平均铨法。官分九品，各系正从，级十有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选人并登资簿，依流平进，踵故牒序迁之。考功掌考课，三载考绩。京察、大计各听察于长官，著迹计簿。凡论劾、释免、引年、称疾，并核功过处分。交议者，辨公私轻重，条议以闻。稽勋掌勋级、名籍、丧养，兼稽京朝官廪禄，稽俸厅隶之。汉司官员数，八旗世职继袭。验封掌荫叙、正一品子正五品叙，从一品子从五品叙，其下以是为差。封赠、阶十有八：正一品授光禄大夫，从一品授荣禄大夫，正二品授资政大夫，从二品授奉通大夫，正三品授通议大夫，从三品授中议大夫，正四品授中宪大夫，从四品授朝议大夫，正五品授奉政大夫，从五品授奉直大夫，俱授诰命。正六品授承德郎，从六品授儒林郎，吏员出身者宣德郎，正七品授文林郎，吏员出身者宣议郎，从七品授徵仕郎，正八品授修职郎，从八品授修职佐郎，正九品授登仕郎，从九品授登仕佐郎，俱授敕命。命妇之号九：一曰一品夫人，二品亦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八品曰八品孺人，九品曰九品孺人，不分正从。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一品封赠三代，二、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以下止封本身。一品四轴用玉，二品三轴用犀，三品三轴、四品二轴用抹金，五品以下二轴用角。凡嫡母在，生母不得并封。又两子当封，从其品大者。酬庸、奖忠。核赠、荫死难官员，有赠，有荫。当否。袭封则辨分合，别宗支等。其世流降除，勘土官世职，移文选司注拟。推恩外戚，加荣圣裔，优恤胜国，并按典奏闻。别设督催所，趣各司交议事，督以例限。当月处，主受事、付事，兼监堂印。遴司员分司之。各部同。

初，天聪五年，诏群寮议定官制，建六部，各以贝勒一人领之。顺治元年罢。八年复以亲王、

郡王兼摄，九年罢。置承政四人，满二人，蒙、汉各一人。唯工部满一人，汉二人。参政八人，唯工部置蒙、汉各二人。共十有二人。启心郎一人。工部置汉二人。顺治九年，定秩视侍郎。崇德三年，六部定承政一人，左参政二人，右参政三人，户部四人。启心郎三人，满一人，汉二人。理事官四十有三人，吏、礼二部各四人，户、兵二部各十人，刑部六人，工部九人。副理事官六十有五人，吏部六人，户、兵二部各十有六人，礼部七人，刑部八人，工部十有二人。额哲库二人。

顺治元年，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理事官为郎中，副理事官为员外郎，额哲库为主事。初置增减无恒。时满洲尚书，满、汉左、右侍郎，亦无员限。汉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衔。非翰林出身者不兼，寻罢。本部郎中，满洲四人，十二年增四人。光绪十三年增文选一人。汉军二人，雍正五年省。满、蒙员外郎八人，十二年省蒙古缺。十八年复置蒙古八人，康熙元年省，五十七年复置一人。汉军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四人。雍正五年并省。满洲堂主事、清文、清汉文各二人。司主事光绪十三年增文选一人。各四人，汉军一人，汉司务二人。四年省一人。十五年定满、汉各一人。各部同。文选司，汉郎中、员外郎各一人，雍正五年，增员外郎一人。光绪十三年各增一人。主事二人。光绪十三年增一人。考功、稽勋、验封三司，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雍正五年增考功主事一人。并置笔帖式，分隶堂司。各部同。五年，定满、汉尚书各一人。七年，增满洲一人，十年省。十五年，省启心郎，定满、汉左、右侍郎各一人。康熙五十七年，增置蒙古郎中、主事各一人。雍正元年，以大学士领部事。嘉庆四年，更命亲王综之，寻罢。改满洲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为宗室员缺。六年，复以大学士管部，自是为定制。光绪二十三年，澄汰书吏，增文选、考功二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满、汉参用。三十二年，定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议各一人。丞、参品秩，详新官制外务部。

初制，满、蒙、汉军司官，六部统为员额，不置专曹，后始分司定秩如汉人。季世诏泯满、汉畛域，各部复参用矣。吏部班次曩居六部上。各司郎官，非科甲出身者，不得注授。礼部、宗人府、起居注主事同。自外务部设，班位稍爽，改组内阁，设铨叙、制诰等局，吏部遂废。

户部　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南档房，满洲二人，北档房满洲、汉军各二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缮本笔帖式二十人。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四清吏司：郎中，宗室一人，江西司置。满洲十有七人，江南、浙江、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贵州司各一人，福建、湖广、山东、云南司各二人。蒙古一人，山西司置。汉十有四人。司各一人。员外郎，宗室二人，广东、广西司置。满洲三十有六人，山西司一人，浙江、江西、河南、四川、广东、湖广司各二人，江南、陕西、广西、山东、云南、贵州司各三人，福建司五人。汉十有四人。主事，宗室一人，浙江司置。蒙古一人，福建司置。满、汉各十有四人。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百人，蒙古四人，汉军十有六人。

尚书掌军国支计，以足邦用。侍郎贰之。右侍郎兼掌宝泉局鼓铸。十四司，各掌其分省民赋，及八旗诸司廉禄，军士饷糈，各仓，盐课，钞关，杂税。江南司兼稽江宁、苏州织造支销，江宁、京口驻防俸饷，各省平余地丁逾限未结者。江西司兼稽各省协饷。浙江司兼稽杭州织造支销，杭州、乍浦驻防俸饷，及各省民数、谷数。福建司兼稽直隶民赋，天津海税，东西陵、热河、密云驻防俸饷，司乳牛牧马政令，文武乡会试支供，五城赈粟。湖广司兼稽奉省厂课，荆州驻防俸饷，各省地丁耗羡之数。河南司兼稽开封驻防俸饷，察哈尔俸饷，及报销未结者。山东司兼稽青州、德州驻防俸饷，东三省兵糈出纳，参票畜税，并察给八旗官养廉，长芦等处盐课。山西司兼稽游牧察哈尔地亩，土默特地粮，喀尔喀、回部定边左副将军办事官属，张家口、赛尔乌苏台站俸饷，乌里雅苏台、科尔多屯田官兵番换，并各省岁入岁出之数。陕西司兼稽甘肃民赋，行销盐引，西安、宁夏、凉州、庄浪各驻防俸饷，并汇核在京支款，新疆经费。四川司兼稽本省关税，两金川等处、新疆屯务，成都驻防俸饷，并京城草厂出纳，各部院纸朱支费，入官户口，赃罚银两，凡各省郡县丰歉水旱，岁具其数以上。广东司兼稽广州驻防俸饷，八旗继嗣户产更代，凡寿民、孝子、节妇受旌者，给以坊直。广西司兼稽本省矿政厂税，及京省钱法，内仓出纳。云南司兼稽本省厂课，山东、河南、江南、

江西、浙江、湖广漕政，京、通仓储，及江宁水次六仓考核。贵州司兼稽各关税课，并核貂贡。所辖内仓监督，满洲二人。司员内派委。宝泉局监督、各部司员内保送补用。主事。本部司员内派委。俱满、汉各一人，局大使，东、西、南、北四厂大使，俱满洲一人。笔帖式充。初置汉一人。雍正四年，增四人。七年，改满洲员缺。各省钱局监铸官，十有八人。外官兼充，并受法式法部。其别领者三：曰井田科，典八旗土田、内府庄户；曰俸饷处，核八旗俸饷丁册；曰现审处，平八旗户口田房诤讼。又饭银处、减平处、捐纳房、监印处、则例馆，俱派司属分治其事。

初，天聪五年，设户部。顺治元年，置尚书、侍郎。右侍郎管钱法堂事。郎中，满洲十有八人，蒙古四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十七年，复置一人。汉军二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员外郎，满洲三十有八人，蒙古五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十七年，复置一人。汉军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满洲堂主事四人，主事十有四人，汉军堂主事二人。十四司，汉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各三人。六年，司各增一人。十一年省增额。康熙六年省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河南、陕西、广西、四川、贵州各一人。三十八年，省山东、山西、广东、云南各一人。五年，定满、汉尚书各一人。七年增满洲一人，十年省。康熙六年复置，八年又省。康熙五十七年，增置福建司蒙古主事一人。雍正初，始令亲王、大学士领部事。嘉庆四年，以川省用兵，销算务剧，复令亲王永瑆综之。寻罢。并改满洲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为宗室员缺。十一年，仍令大学士管部。光绪六年，增浙江司宗室主事一人。三十二年，更名度支部。初制，按省分职，十三司外，增设江南一司，凡铜、关、盐、漕，及续建行省，别以司之事简领之。

管理三库大臣，满、汉各一人，三年请旨更派。掌库藏出纳，月会岁要，核实以闻。其属：档房主事一人，银、缎匹、颜料三库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二人，司库五人，正七品。银库一人，余各二人。大使四人，银库二人，余各一人。各部司员内补授。笔帖式四人，库使十有一人。未入流。以上俱为满缺。

顺治初，设后库，在部署。置郎中四人，员外郎二人。康熙二十九年，定三库俱各一人。雍正二年，增员外郎各一人。十三年，分建三库，改后库为银库。缎匹库在东华门外，即旧里新库。颜料库在西安门内，即旧甲字库。置理事官综其事。雍正元年，改命王公大臣领之。明年，置大使各一人，乾隆三年，增银库一人。并增主事一人。稽核档案。光绪二十八年省。

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人，分驻通州新城。掌仓谷委积，北河运务。其属：笔帖式四人。所辖坐粮厅，满、汉各一人，满员由六部、理藩院郎员，汉员由六部郎员内简用。掌转运输仓，及通济库出纳。大通桥监督，满、汉各一人，十一仓监督内补用。掌转大通陆运。十一仓监督，曰禄米、曰南新、曰旧太、曰富新、曰兴平、曰海运、曰北新、曰太平，俱清初建。曰本裕，康熙四十五年建。曰储济，雍正六年建。曰丰益，七年建。旧有万安、裕丰，后省。满、汉各一人，各部院保送补用。掌分管京仓。中、西二仓监督，沿明制建。旧有南仓，后省。满、汉各一人，十一仓监督内调补。掌分管通仓。

顺治元年，置汉侍郎一人。康熙八年省，十八年复。京、通各仓，户部员司分理之。通州坐粮厅，十二年设京粮厅。十五年，并入大通桥。康熙二年，置满、汉监督各一人，寻省。四十七年复。以户部官一人承其事。九年，置满洲、汉军侍郎各一人。寻省汉军缺。十五年，定满、汉各一人。康熙五十年，定京、通仓监督满、汉各一人。雍正二年，置副监督，寻省。其缺由内阁中书、部院监寺官番选。又初有总理，满洲侍郎一人，与总漕并理漕务。顺治八年省，十二年复，十八年又省。

京师崇文门，正监督、副监督，左翼、右翼各一人。内府大臣及尚书侍郎兼充。其各常关，或部臣题请特简，或由京掣差部司官，或改令外官兼辖。天津关，长芦盐政兼管。通州，坐粮厅兼管。张家口、杀虎口，部院司员兼充。潘桃口，多伦诺尔同知兼理。龙泉、紫荆、喜峰、五虎、固关、白石、倒马、茨沟、插箭岭、马水口，提督兼管，委参将、都司、府备、把总监收。三座塔、八沟、乌兰哈达，理藩院司员兼充。奉天牛马税，部院司员兼充。中江，盛京将军衙门章京及五部司员番选，后归兴凤道兼理。临清，巡抚兼管，委知州监收。归化城，巡抚兼管，委道员监收。潼关，道员兼理。浒墅关，苏州织造监理。淮安关兼庙湾口，内府司员兼充。扬关，巡抚兼管，委淮扬海道

兼收。西新关，江宁织造兼理，后改归巡抚。凤阳关，皖北道兼理。赣关，巡抚兼管，委吉南赣宁道监收。闽安关，巡抚兼管，后改归总督，委福州府同知监收。北新关，杭州织造兼管，后改归巡抚。武昌厂、荆关，巡抚兼管，后改归总督委员监收。夔关，总督兼管，委知府监收。打箭炉，同知兼理。太平关，巡抚兼管，委南韶连道监收。梧厂、浔厂，巡抚兼管，委梧、浔二知府监收。

初制，榷百货者曰户关，榷竹木船钞者曰工关，为户、工二部分司，后改今制。宣统三年，工关多改称常关，唯直隶等省名称如故。并隶度支部。往例以内府官简充。乾隆间，改令内务府大臣为之。后部院大臣并得简充，定为满洲员缺。

礼部　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清档房，满洲二人，汉本房，满洲、汉军各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三十有四人，蒙古二人，汉军四人。典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郎中，满洲六人，典制、祠祭，各二人，余俱一人。蒙古一人，主客司置。汉四人。司各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主客司置。满洲八人，典制、祠祭司各三人。余俱一人。蒙古一人，祠祭司置。汉二人。典制、祠祭司各一人。主事，宗室、蒙古各一人，精膳司置。满洲三人，典制、祠祭、精膳司各一人。汉四人。司各一人。印铸局，汉员外郎、满洲署主事、汉大使，未入流。各一人。堂子尉，满洲八人。七品二人，八品六人。

尚书掌五礼秩叙，典领学校贡举，以布邦教。侍郎贰之。典制掌嘉礼、军礼。稽彝章，辨名数，颁式诸司。三岁大比，司其名籍。四方忠孝贞义，访懋旌闾。祠祭掌吉礼、凶礼。凡大祀、中祀、群祀，以岁时辨其序事与其用等。日月交食，内外诸司救护；有灾异即奏闻。凡丧葬、祭祀、贵贱有等，皆定程式而颁行之。勋戚、文武大臣请葬祭、赠谥，必移所司核行。并籍领史祝、医巫、音乐、僧道，司其禁令，有妖妄者罪无赦。主客掌宾礼。凡藩使朝贡，馆饩赐予，辨其贡道远迩、贡使多寡、贡物丰约以定。颁实录、玉牒告成褒赏。稽霍茶岁额。精膳掌五礼燕飨与其牲。赐百官礼食，视品秩以为差，光禄供膳饩，会计其数而程其出纳，汇核各司。铸印局题销铸印，掌铸宝玺，凡内外诸司印信，并范冶之。用银质直钮三台者：宗人府、衍圣公，清、汉文尚方大篆，方三寸三分，厚一寸；六部、户部盐茶，都察院、行在部院，清、汉、蒙三体字，清、汉文尚方大篆，蒙文不篆，方三寸三分。厚九分，直钮二台者：盛京五部、户部三库，清、汉文尚方大篆，方三寸三分；厚八分，军机处；内务府、盛京内务府、翰林院、銮舆卫，清、汉文尚方大篆，方三寸二分，厚八分。虎钮三台者：提督、总兵。虎钮二台者：侯、伯、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步军统领、总管火器营神机营、圆明园总管八旗包衣三旗官兵、经略大臣、大将军、镇守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镇守挂印总兵，清、汉文柳叶篆；西宁办事大臣、驻藏办事大臣，清、汉、回三体字；伊犁将军，清、汉、回、托忒四体字；定边参赞大臣，清、汉、托忒三体字，清、汉文柳叶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清文、托忒二体字，清文柳叶篆；库伦办事大臣，清、汉、蒙三体字，清、汉文柳叶篆；外藩札萨克各盟长，清、蒙二体字，不篆，并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向导总领、驻防副都统，清、汉文柳叶篆，方三寸二分，厚八分。直钮者：布政使司，清、汉文小篆，方三寸一分，厚八分；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顺天府、奉天府，清、汉文小篆，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用铜质直钮者：詹事府、按察使司，清、汉文小篆；额鲁特总管，清、汉、蒙三体字，清文殳篆；宣慰使司、指挥使司，清、汉文殳篆，并方一寸七分，厚九分；光禄寺、太仆寺、武备院、上驷院、奉宸苑，清、汉文小篆；盐运使司，清、汉文钟鼎篆；旗手卫、城守尉，清、汉文殳篆；卫守备，清、汉文悬针篆；察哈尔总管，清、蒙二体字，清文殳篆，并方二寸六分，厚六分五厘；府，清、汉文垂露篆，方二寸五分，厚六分；宗人府左右司、左右春坊、司经局、六部理藩院各司，銮舆卫各所、钦天监、太医院、盛京五部各司，清、汉文钟鼎篆宗人府经历、盐课提举司，清、汉文垂露篆，并方二寸四分，厚五分；宣抚使司副使、安抚使司、领运千总，清、汉文悬针篆；方二寸四分，厚五分五厘。州，清、汉文垂露篆，方二寸三分，厚四分五厘；土千户，清、汉文悬针篆，方厚如州；内务府各司、銮舆卫驯象等所，清、汉文钟鼎篆；吏户二部稽俸厅、都察院经历、大理寺、太仆寺左右司、光禄寺四署、乐部和声署、五城兵马司、大兴、宛平二县、盛京承德县、布政使司经历、理问，清、汉文垂露篆；旗手卫左右司、九姓长官司、指挥佥事，清、汉文悬针篆，并方二寸

二分，厚四分五厘；六科、钦天监时宪书，清、汉文钟鼎篆；中书科、太常寺、光禄寺典簿、詹事府、太仆寺主簿，部寺司务、县銮舆卫、通政使司、按察使司、盐运使司、各卫宣慰使司诸经历，并方二寸一分，厚四分四厘；国子监三厅、鸿胪寺、钦天监各主簿，京府儒学、坛庙祠祭署、布政使司照磨、府经历，清、汉文垂露篆，方二寸，厚四分二厘；刑部司狱、国子监典簿、神乐观牺牲所、光禄寺银库、太医院药库、宝泉宝源二局，清、汉文垂露篆，方一寸九分，厚四分二厘；京府照磨、司狱、布政使司司库、按察使司照磨、司狱、府照磨、司狱、库大使、府卫儒学、巡检司、都税司、税课司、茶马司，清、汉文垂露篆，并方一寸九分，厚四分。直钮有孔者：监察御史，稽察宗人府内务府御史、清、汉文钟鼎篆，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喇嘛、呼图克图，或金质，或银质，扎萨克大喇嘛，铜质，并云钮，用清文、蒙古、唐古忒三体字，不篆，或清、汉文转宿篆、正一真人，铜质直钮，清、汉文钟鼎篆，方二寸六分，厚六分五厘。僧录司、道录司，铜质直钮，清、汉文垂露篆，方二寸二分，厚四分五厘。余用关防或图记、条记也。别设书籍库、板片库、南库、养廉处、地租处，俱遴员司分治其事。

天聪五年，设礼部。顺治元年，置尚书、侍郎各官。十五年省汉军侍郎。郎中，满洲四人，十八年增二人。员外郎六人，十二年增四人。堂主事二人，司主事四人；蒙古章京二人；康熙九年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三十八年省。汉军郎中八人，康熙九年，省七人。雍正五年俱省。员外郎五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二人。雍正五年俱省。堂主事一人。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汉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二年，省主客、精膳员外郎各一人。满洲读祝官六人。九年，省四人。康熙十年改隶太常寺。皇史宬尉，正七品。满洲三人。司牲官，正七品。蒙古二人。铸印局，满洲员外郎一人，以上三员寻省。汉大使一人。五年，定满、汉尚书各一人。康熙五十七年，增置蒙古郎中、主客司。员外郎、祠祭司。主事、精膳司。各一人。雍正元年，以亲王、郡王、大学士领部事，随时简任，不为常目。乾隆三年，增置筹印局汉员外郎、笔帖式、署主事各一人。十三年，省行人司入之。嘉庆四年，改满洲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为宗室员缺。光绪二十四年，省光禄、鸿胪二寺入之，寻复故。三十一年，诏罢科举，各省学政改隶学务大臣，自是厘正士风之责，不属本部矣。三十二年，以光禄、太常、鸿胪三寺同为执礼官，仍省入。更精膳司曰光禄，主客司曰太常，并各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鸿胪事稍简，归入典制司，增员外郎一人，并满、汉参用。是岁定尚书、侍郎，左、右丞、参员额如吏部。设礼器库，置郎中、员外郎各一人，赞礼官、读祝官亦如之。俱六品。太常寺丞改充。簿正、光禄寺署正改充。典簿太常寺博士改充者三人，光禄寺典簿改充者一人。各四人，司库二人，太常、光禄两寺司库改充。以上品秩俱如旧。笔帖式十有四人。三寺内拣选酌留。宣统元年，避帝讳，改仪制司曰典制。

初制，礼部设马馆，置正、副监督各一人。正监督，本部司员充。副监督，理藩院司员充。乾隆二十七年，省入理藩院。又初置满洲宣表官四人，后减二人，寻并入太常寺。

会同四译馆，满洲稽察大臣二人，部院司寺堂官内简派。提督馆事兼鸿胪寺少卿一人，礼部郎中内选补。掌治宾客，谕言语。汉大使一人，正九品。正教、序班汉二人，朝鲜通事官八人。六品、七品各二人，八品四人。

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置序班二十人，十五年，定正教、协教各八人。康熙间省至九人，以一人管典务厅事。乾隆十三年，省典务一人，序班六人，额定二人。朝鲜通事官六人。后增十人。凡六品十人、七品六人。乾隆二十三年省六品四人、七品二人，增八品二人。后俱省。十四年，置员外郎品级通事一人，掌会同馆印。寻省。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八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一人摄之。光绪二十九年省。

乐部，典乐大臣无员限，礼部满洲尚书一人兼之。后改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兼理。又满洲王大臣知乐者，亦曰管理大臣。掌考乐律乐均度数，协之以声歌，播之以器物。辨祭祀、朝会、燕飨之用，以格幽明，和上下。神乐署，署正一人，正六品。左、右署丞各一人，从八品。协律郎五人，

正八品。司乐二十有九人。正九品。凡乐生百八十人、舞生三百人属之，俱汉员，兼隶太常寺，掌郊庙、祠祭诸乐。和声署，署正、署丞，俱满、汉各一人。满员，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兼充。汉员，礼部郎中、员外郎兼充。凡供用官三十人，本署八人。礼部笔帖式兼充二人，内务府赞礼郎兼充六人，笔帖式及各项有品级者兼充十有二人，鸿胪寺鸣赞官兼充二人。署史长十有六人，署史百四十有八人属之，掌殿廷朝会、燕飨诸乐。其宫廷之乐，内务府掌礼司中和乐处典之。卤簿之乐，銮舆卫、旗手卫校尉典之。并隶以部。

什傍处，掇尔契达一人，兼三等侍卫。六品衔达、七品衔达各二人。拜唐阿六十人，兼隶侍卫处。掌奏掇尔多密之乐，燕飨列之。

顺治元年，置教坊司，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左、右司乐各一人，协同十人。以上并正九品。俳长无定员。未入流。太常寺神乐观，汉提点一人，正六品。左、右知观各一人，正八品。汉协律郎五人。康熙三十八年省。雍正元年复故。乾隆二年增三人，九年省六人。嘉庆四年，增二人。道光元年，增二人，咸丰二年，增二人。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乐署，省奉銮各官。乾隆七年，设乐部，简典乐大臣领之。置和声署官，以内府、太常、鸿胪各官兼摄，侍从、待诏为加衔。并诏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愿改业者削籍。先是依明制，凡乐官祀丞概用道流。明年，改神乐观为所，知观为知所。十三年，复改神乐所为署，更提点曰署正，知所曰署丞。

兵部　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清档房，满洲二人，汉本房，满洲二人，汉军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缮本笔帖式十有五人。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清吏司：郎中，宗室一人，车驾司置。满洲十有一人，武选三人，职方五人，车驾一人，武库二人。蒙古一人，武选司置。汉五人。职方二人，余俱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车驾司置。满洲九人，武选四人，职方、车驾各二人，武库一人。蒙古三人职方、车驾、武库各一人。汉四人。武选、职方各二人。主事，满、汉各四人。司各一人。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六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八人。

尚书掌厘治戎政，简核军实，以整邦枢。侍郎贰之。武选掌武职选授、品级、阶十有八：正一品授建威将军，公、侯、伯同；从一品授振威将军；正二品授武显将军；从二品授武功将军；正三品授武义都尉；从三品授武翼都尉；正四品授昭武都尉；从四品授宣武都尉；正五品授武德骑尉；从五品授武德佐骑尉；正六品授武略骑尉；从六品授武略佐骑尉；正七品授武信骑尉；从七品授武信佐骑尉；正八品授奋武校尉；从八品授奋武佐校尉；正九品授修武校尉；从九品授修武佐校尉。高下各如其级。命妇之号视文职。封赠、袭荫，俱同文职。并典营制，暨土司政令。职方掌各省舆图。绿营官年老三载甄别，五年军政，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并典处分、叙恤、关禁、海禁。车驾掌牧马政令，以裕戎备。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驰驿者验邮符，泄匿稽留者论如法。武库掌兵籍、戎器，乡会武科，编发、戍军诸事。有征伐，工部给器仗，籍纪其数。制敕下各边徼发，或使人出关，必验勘合。其分摄者，会同馆管理馆所侍郎一人，本部侍郎简派。满、汉监督各一人，司员内补授。典京师驿传，以待使命。又捷报处司官无定额。驻京提塘官十有六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各一人，陕甘、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抚保送本省武进士、举人及守备咨补。后改隶邮传部。

初，天聪五年，设兵部。顺治元年，置尚书、侍郎各官。郎中，满洲八人，十二年增三人。雍正五年，增一人。蒙古四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十七年复置一人。汉军二人，雍正五年省。汉四人。雍正五年，增一人。员外郎，满洲八人，十二年增五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三人。蒙古四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十七年，复置三人。汉军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四人，雍正五年，俱省。汉四人。十一年省二人。雍正五年增一人。堂主事、司主事，俱满洲四人，汉军堂主事一人，汉主事五人。会同馆大使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年，定满、汉尚书各一人。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事。寻罢。

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洲、汉军各一人。后改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

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郎中以下亦有兼督捕衔者。分理八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时八旗武职选授处分，并隶铨曹，康熙二年始来属。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雍正元年，命大学士管部，自后以为常。嘉庆四年，省满洲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为宗室员缺。光绪三十二年，更名陆军部。

刑部　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清档房，满洲二人，汉档房，满洲三人，汉军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缮本笔帖式四十人。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七清吏司：郎中，宗室一人，湖广司置。满洲十有五人，除奉天、湖广两司外，司各一人。蒙古一人，奉天司置。汉十有九人。湖广、陕西司各二人，余俱一人。员外郎，宗室二人，广东、云南司各一人。满洲二十有三人，江苏、湖广、河南、山东、陕西、广东司各二人，余俱一人。蒙古一人，直隶司置。汉十有九人。直隶、浙江司二人，余俱一人。主事，宗室一人，广西司置。满洲十有五人，除奉天、湖广二司外，司各一人。蒙古一人，山西司置。汉十有七人。司各一人。督捕清吏司：郎中，满、汉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一人。主事，满、汉各一人。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百有三人，蒙古四人，汉军十有五人。提牢厅主事，满、汉各一人。由额外及试俸主事引见补授。司狱，从九品。满洲四人，汉军、汉各一人。赃罚库，正七品。满洲一人。库使，未入流。满洲二人。

尚书掌折狱审刑，简核法律，各省谳疑，处当具报，以肃邦纪。侍郎贰之。十七司各掌其分省所属刑名。直隶司兼掌八旗游牧、察哈尔左翼所属，并理京畿道御史、顺天府、东西陵、热河都统、围场总管、密云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芦峰口、塔子沟、三座塔、八沟、乌兰哈达、喀拉阿屯、多伦诺尔文移。奉天司兼掌吉林、黑龙江所属，并理宗人府、理藩院文移。江苏司兼掌各省减免之案，凡遇恩赦，审详具奏。并理江南道御史、江宁将军、京口副都统、漕运总督、南河总督文移。安徽司兼理镶红旗、宣武门文移。江西司兼理江西道御史、中城御史、正黄旗、西直门文移。浙江司兼理都察院刑科、浙江道御史、南城御史、杭州将军、乍浦副都统文移。并司条奏汇题，及各司爰书驳正者，会其成，比年一奏。福建司兼理都察院户科、仓场衙门、左右两翼监督、镶蓝旗、阜成门、福州将军文移。湖广司兼掌湖北、湖南所属，并理湖广道御史、荆州将军文移。河南司兼理礼部、都察院礼科、河南道御史、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东城御史、正红旗、德胜门文移。凡夏令热审，颁行各省钦恤如制。山东司兼理兵部、都察院兵科、山东道御史、太仆寺、青州副都统、东河总督文移。凡步军营捕获盗贼，岁登其数请叙。山西司兼理察哈尔右翼、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并理军机处、内阁、翰林院、詹事府、起居注、中书科、内廷各馆、内务府、山西道御史、北城御史、镶白旗、崇文门文移，及各省年例咨报之案。陕西司兼掌甘肃、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喇沙尔、和阗、哈密所属，并理陕西道御史、大理寺、西城御史、西安将军、宁夏将军、凉州副都统、伊犁将军文移。囚粮则以时散给。四川司兼理工部、都察院工科、四川道御史、成都将军文移。凡秋审，会九卿、詹事於朝房以定爰书，并收发刑具。广东司兼理盐舆卫、正白旗、广东道御史、安定门、广州将军文移。广西司兼理通政司、广西道御史文移。凡朝审，具题稿，囚衣则以时散给。云南司兼理镶黄旗、云南道御史，东直门文移。并司堂印封启。贵州司兼理吏部、都察院吏科、正蓝旗、贵州道御史、朝阳门文移。并定各司汉员升补。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提牢厅掌检狱圄。司狱掌督狱卒。赃罚库掌贮现审赃款，会数送户部。别设律例馆，由尚书或侍郎充总裁。提调一人，纂修四人，司员兼充。校对四人，收掌二人，翻译、誊录各四人。司员及笔帖式充。掌修条例。五年汇辑为小修，十年重编为大修。秋审处，主核秋录大黄。初以四川、广西二司分理。雍正十二年，始别遣满、汉司员各二人，曰总办秋审处。寻佐以协办者四人。录各省囚，谓之秋审；录本部囚，谓之朝审。岁八月，会九卿、詹事、科道公阅爰书，核定情实。凡大辟，御史、大理寺官会刑司录问，案法随科，曰会小三法司。录毕，白长官。都御史、大理卿诣部偕尚书、侍郎会鞫，各丽法议

狱，曰会大三法司。谳上，复召大臣按覆，然后丽之於辟。初制，刑部会拟朝审，俱本部案件。其外省之案，康熙十六年，始命刑部覆核，九卿会议。

初天聪五年，设刑部。顺治元年，置尚书、侍郎各官。设江南、浙江、福建、四川、湖广、陕西、河南、江西、山东、山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四司，置满洲郎中六人，五年增八人。员外郎八人，五年增十人。堂主事五人，司主事十有四人；汉军郎中四人，雍正五年省。员外郎十有二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八人，雍正五年俱省。堂主事一人；汉郎中、雍正五年，增江南、湖广、陕西司各一人。员外郎、十五年，省湖广、广西、云南、广东司各一人。雍正三年复故，并增四川司一人。五年增浙江、山东司各一人。主事，十五年省河南、四川、陕西、贵州司各一人。雍正三年复故。各十有四人。满洲司库一人，汉司狱四人。康熙五十一年，增满洲四人。乾隆六年，定汉军、汉各二人。五年，定满、汉尚书各一人。七年，增满洲一人，十年省。十八年，置蒙古员外郎八人。康熙元年省。康熙三十八年，增设督补前、后司，为十六司。由兵部并入。五十七年，增置蒙古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雍正元年，设现审左、右二司，主鞫讯囚系。十二年，析江南司为江苏、安徽二司，定满、汉郎中俱各一人，满洲员外郎三人，江苏司二人，安徽司一人。汉员外郎二人，满、汉主事司各一人，并督捕前、后司为一。自时厥后，亲王、郡王奉命管部，无常员。乾隆六年，更现审左司为奉天司，右司为直隶司，定满洲、直隶司置。蒙古奉天司置。郎中各一人，汉郎中各一人，满洲员外郎二人，蒙古一人，直隶司置。汉三人，奉天司一人，直隶司二人。满、汉主事俱各一人，是为十七司。嘉庆四年，以大学士领部事，改满洲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为宗室员缺。光绪六年，增置云南司宗室员外郎一人。三十二年，更名法部。

工部　尚书，左、右侍郎，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清档房，满洲三人，汉本房，满洲、汉军各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缮本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十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郎中，宗室一人，屯田司置。满洲十有六人，营缮、虞衡各四人，都水五人，屯田三人。蒙古一人，营缮司置。汉四人。司各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虞衡司置。满洲十有六人，营缮、虞衡各四人，都水五人，屯田三人。蒙古一人，营缮司置。汉四人。司各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虞衡司置。满洲十有六人，营缮、虞衡各四人，都水五人，屯田三人。蒙古一人。营缮司置。汉四人。司各一人。主事，宗室一人，屯田司置。满洲十有一人，营缮、屯田各二人，虞衡三人，都水一人。蒙古一人，营缮司置。汉六人。营缮、都水各二人，虞衡、屯田各一人。笔帖式，宗室一人，满洲八十有五人，蒙古二人，汉军十人。制造库，郎中，满洲二人，汉一人；司库、正七品。司匠，初制七品，康熙九年，定从九品。俱满洲二人，库使，未入流。满洲二十有一人。节慎库，满洲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司库二人，库使十有二人。硝磺库、铅子库，满洲员外郎、主事俱各一人。

尚书掌工虞器用，辨物庀材，以饬邦事。侍郎贰之。右侍郎兼掌宝源局鼓铸。营缮掌营建工作，凡坛庙、宫府、城郭、仓库、廨宇、营房，鸠工会材，并典领工籍，勾检木税、苇税。虞衡掌山泽采捕，陶冶器用。凡军装军火，各按营额例价，计会核销，京营则给部制。颁权量程式，办东珠等差。都水掌河渠舟航，道路关梁，公私水事。岁十有二月，伐冰纳窖，仲夏颁之；并典坛庙殿廷器用。屯田掌修陵寝大工，辨王、公、百官坟茔制度。大祭祀供薪炭，百司岁给亦如之；并检督匠役，审核海、苇、煤课。节慎掌主帑藏，司出纳。制造掌典五工：曰银工、曰镀工、曰皮工、曰绣工、曰甲工。凡车辂仪仗，展采备物，会銮仪卫以供用。所辖宝源局，满、汉监督各一人，满员由宗人府、六部、步军统领衙门司员内保送。汉员由六部司员内保送。大使二人，正九品。本部笔帖式内保送。初置笔帖式一人，雍正七年改置。职视宝泉局。其皇木厂，琉璃窖，木仓，军需局，官车处，惜薪厂，冰窖彩绸库，满、汉监督俱各一人。炮子库，满洲监督一人。皇差销算处，满、汉司员各二人。料估所，满、汉司员各三人。黄档房无定员。以上各员，并由本部司员内选用。

初，天聪五年，设工部。顺治元年，置尚书、侍郎各官。右侍郎兼管钱法。康熙十八年增满洲一人兼管。郎中，满洲八人，内一人管节慎库。十二年，增八人。雍正五年，增一人。蒙古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十七年复故。员外郎，满洲九人，十二年，增八人。康熙五十七年，增一人，

雍正五年，增一人。道光十六年，改营缮司员外郎一人专司铅子库，都水司员外郎一人专司硝磺库。蒙古三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五十七年复置一人。满洲堂主事三人，清文二人，清汉文一人。司主事四人；康熙二十三年，增八人。汉军郎中二人，雍正五年省。员外郎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四人，雍正五年俱省。堂主事一人。节慎库，满洲员外郎一人，司库二人，汉大使一人。十五年省。制造库，满洲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寻省。司库、司匠各二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汉郎中五人，营缮二人，余各一人。十五年，省营缮一人。十六年，增虞衡一人。十八年，复置营缮一人。康熙元年，增额仍省。员外郎七人，屯田一人，余各二人。十五年，省营缮、都水、虞衡各一人。康熙十一年，增都水二人。三十年，增额仍省。主事二十人。营缮、虞衡、屯田各三人，都水十有一人。十四年，增营缮三人。十五年，省都水一人。明年省营缮一人。康熙元年，又省营缮一人。六年，省营缮、虞衡、屯田各一人，都水四人。十二年，又省都水四人。道光十六年，改营缮一人专司铅子库，都水一人专司硝磺库。营缮司所正、所副各一人。文思院，广积库，柴炭司，通州抽分竹木局，各大使俱一人。十五年并省。宝源局监督三人。康熙十七年，定二人。五年，定满、汉尚书各一人。十四年，增置营缮司所丞二人。分管清江厂、临清砖厂。十五年省临清厂一人。康熙六年，省清江厂一人。九年，复置清江一人。雍正四年俱省。康熙五十七年，增置蒙古主事一人。雍正元年，命亲王、郡王、大学士摄部事。寻罢。七年，增置宝源局大使二人。初置笔帖式一人，至是改置。嘉庆四年，改满洲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为宗室员缺。十年，改令大学士管部。光绪六年，增置宗室郎中一人。屯田司置。三十二年，更名农工商部，省节慎库，并土木工程入民政部，木税、船政入度支部，军械、兵舰入陆军部，内外典礼分入内府与礼部。初制，置柴薪正、副监督各一人，本部司员充。煤炭监督二人。一以部员兼摄，一以内府司员兼摄。乾隆四十六年，亦改隶内府。

管理直年火药局大臣二人，钦派一人，本部侍郎一人。掌储火药。监督无恒额。本部司员、笔帖式内派委。

直年河道沟渠大臣四人，本部堂官一人，奉宸院、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堂官各一人，每岁并由工部奏请。掌京师五城河道沟渠。督理街道衙门御史，满、汉各一人。本部司员、步军统领衙门司员各一人，掌道路沟渎。

盛京五部　户部，侍郎一人，自侍郎以下，俱满缺。品秩视京师。各部同。掌盛京财赋。宗室郎中、堂主事各一人。经会、粮储、农田三司，郎中三人，农田司一人，乾隆八年增。员外郎六人，司各二人。主事五人。经会、粮储各二人，农田一人。经会典泉货。粮储典谷糈。农田典亩数。管银库，正关防郎中、副关防员外郎，各一人。管庄，六品官二人。管喇嘛丁银委，六品官一人。司库二人，库使八人。笔帖式二十有二人。内汉军二人。外郎九人。汉军六缺，候补笔帖式内挨补。六年期满，除授州同、州判、县丞。

礼部，侍郎一人，掌盛京朝祭。宗室主事一人，堂主事二人。左、右两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二人。左司典祭物，司关领。右司典祭物，赡僧道。读祝官初制五品。后改九品。八人，赞礼郎初制四品，后改九品。十有六人。管千丁，六、七品官各一人。管学，助教四人。笔帖式十人。库使八人。外郎二人。僧录、道录二司视京师。

兵部，侍郎一人，堂盛京戎政。宗室员外郎一人，堂主事二人。左、右两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各一人。笔帖式十有二人。外郎四人。内汉军二缺。左司典邮政，右司司边禁。

刑部，侍郎一人，掌盛京谳狱。边外蒙古隶之。宗室员外郎一人，掌主事二人。汉军一人。肃纪前、后、左、右四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六人，前司、左司各二人，余俱一人。主事六人。右事蒙古三人，余俱一人。司狱二人。汉军一人。司库一人，库使二人。笔帖式三十有一人。内蒙古二人，汉军五人。外郎二人，汉军缺。前司、左司典十五城狱讼，右司典蒙古狱讼，后司典参库禁令。

工部，侍郎一人，掌盛京工政。宗室主事一人，堂主事二人。左、右两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各一人。左司治木税，右司治苇税。管千丁，四品官一人。世袭。大政殿，六品官一人。满洲、汉军参用。黄瓦厂，五品官一人。侯姓世袭。司匠役，六品官一人。司库二人，库使

八人。笔帖式十有七人。汉军一人。外郎九人。汉军四人。

初，缔造沈阳，建六部，置承政、参政各官。世祖奠鼎燕京，置官镇守，户、礼、兵、工四曹隶之。十五年设礼部。明年，设户、工两部。康熙元年，设刑部。三十年，复设兵部。并置侍郎以次各官，五部之制始备。旧制各置理事官正四品。一人，六十年省。雍正三年，定每岁差御史一人，稽察五部。嘉庆四年停。五年，允御史傅色纳请，增置汉郎中等官。乾隆八年省。复定凤凰城迎送官三人。正五品。乾隆三十六年省。八年，置尚书领其事。寻省。光绪初，定将军兼理兵、刑二部，佩金银库印钥，稽核户部。余悉如故。四年，增置宗室司员。如前所列。三十一年，复命将军赵尔巽兼管五部。寻以政令纷歧，疏省之。报可。

清史稿卷一一五　志第九〇

职官二

理藩院　都察院五城兵马司　六科给事中

通政使司　大理寺　翰林院文渊阁

国史馆　经筵讲官　起居注詹事府

太常寺　光禄寺　鸿胪寺　国子监

衍圣公五经博士钦天监　太医院

坛庙官　陵寝官　僧道录司

理藩院　管理院务大臣，满洲一人。特简大学士为之。尚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间亦有蒙古人为之。额外侍郎一人。以蒙古贝勒、贝子之贤能者任之。其属：堂主事，满档房，满洲二人、蒙古三人，汉档房，汉军一人。领办处，员外郎、主事，满、蒙各一人。司务厅司务，满、蒙各一人。笔帖式，满洲三十有六人，蒙古五十有五人，汉军六人。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徕远六清吏司：郎中，宗室一人，柔远司置。满洲三人，旗籍、王会、典属司各一人。蒙古八人。旗籍、王会、理刑司各二人。典属、徕远司各一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旗籍司置。满洲十人，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司各二人。旗籍、徕远司各一人。蒙古二十有四人。旗籍二人，王会三人，柔远五人，典属六人，理刑、徕远司各一人。主事，满洲二人，旗籍、典属司各一人。蒙古七人。柔远、典属、理刑司各一人。王会、徕远司各二人。笔帖式，满洲三十有六人，蒙古五十有五人，汉军六人。银库，司官二人，司官内奏委。司库一人，正七品。库使、笔帖式各二人。以上俱满洲缺。

尚书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驭抚绥，以固邦翰。侍郎贰之。旗籍掌考内扎萨克疆里，大漠以南曰内蒙古，部二十有四：曰科尔沁，曰扎赉特，曰杜尔伯特，曰郭尔罗斯，曰敖汉，曰奈曼，曰巴林，曰扎鲁特，曰阿鲁科尔沁，曰翁牛特，曰克什克腾，曰喀尔喀左翼，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乌珠穆沁，曰浩齐特，曰苏尼特，曰阿巴噶，曰阿巴哈纳尔，曰四子部落，曰茂明安，曰乌喇特，曰喀尔喀右翼，曰鄂尔多斯，为旗四十有九。畴封爵，凡六等：一亲王，二郡王，三贝勒，四贝子，五镇国公，六辅国公。不入六等者，曰台吉、塔布囊，亦分四等。辨谱系。凡官属、扎萨克之辅曰协理台吉。其属曰管旗章京，曰副章京，曰参领，曰佐领，曰骁骑校。部众会盟、盟地六：曰哲里木，曰卓索图，曰昭乌达，曰锡林郭勒，曰乌尔察布，曰伊克昭。置盟长、副盟长，各一人，由扎萨克请简。军旅邮传，并隶治之；兼稽游牧内属者。凡归化城土默特、黑龙江布特哈皆是。王会掌内扎萨克宾礼，典朝觐、贡献仪式。凡飨赉、馆饩，视等级以为差。典属掌外扎萨克部旗封爵，大漠以北曰外蒙古，部四：曰土谢图汗，曰赛音诺颜，曰车臣汗，曰扎萨克图汗，为旗八十有六。又有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辉特部，绰罗斯部，额鲁特部。别于蒙古者，曰和托辉特，曰哈柳沁，曰托斯，曰奢集努特，曰古罗格沁，并属。以外扎萨克封爵有汗，以列王、贝勒、贝子、公之右。无塔布囊，有台吉。治盟会。喀尔喀四盟：曰汗阿林，曰齐齐尔里克，曰克鲁伦巴尔和屯，曰扎克毕拉色钦毕都尔诺尔。杜尔伯特二盟：曰赛因济雅哈图左翼，曰赛因济雅哈图右翼。土尔扈特五盟：曰南乌讷恩素珠克图，曰北乌讷恩素珠克图，曰

东乌讷恩素珠克图，曰西乌讷恩素珠克图，曰青塞特奇勒图。和硕特一盟：曰巴图塞特奇勒图。置盟长、副盟长各一人，于同盟扎萨克内简用。惟青海之盟无长。置邮驿，颁屯田、互市政令；兼稽游牧内属者。一曰察哈尔，二曰巴尔呼，三曰额鲁特，四曰扎哈沁，五曰明阿特，六曰乌梁海，七曰达木，八曰哈萨克。柔远掌治外扎萨克众部，凡喇嘛、番僧禄廪、朝贡，并司其仪制。徕远掌回部扎萨克、伯克岁贡年班，番子、土司亦如之；并典外裔职贡。附牧回城卡伦外，曰布鲁特。内附者各给以衔，岁遣使输马。他哈萨克，若浩罕，若博罗尔，若巴达克山，若爱乌罕，并各效其职贡。理刑掌蒙古、番、回刑狱诤讼。领办处掌综领众务。银库掌帑金出纳。

其兼领者：蒙古翻译房，员外郎、主事各一人，司官内奏委。校正汉文官二人，满、蒙内阁侍读学士、侍读、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内奏派。主章奏文移。内、外馆监督各一人，六部司员内充补。光绪三十三年省。主宾馆缮完涤除。乌兰哈达、三座塔、八沟司官各一人，分驻塔子沟笔帖式一人，嘉庆十五年撤回，并四处司员俱改为理事官，隶热河都统，仍由本院司员内简放。分主蒙古部落民人讼事。察哈尔游牧处理事员外郎十有六人，以在京蒙古各旗与察哈尔各旗官员内番选。由护军、骁骑校选用者授员外郎。由中书、笔帖式选用者，先授主事，三年称职，升员外郎。分主游牧察哈尔民人讼事。张家、喜峰、独石、杀虎、古北诸口管理驿站员外郎、司员内奏委。笔帖式各一人，主蒙古邮驿政令。围场总管一人，康熙四十五年置。乾隆十四年始来隶。嘉庆七年后，改隶热河都统。左、右翼长各一人，章京八人，初制六品。乾隆十八年升五品。骁骑校八人，主守木兰围场，专司巡察。

初，崇德元年，设蒙古衙门，置承政、参政各官。三年，更名理藩院，定承政，左、右参政，各一人，副理事官八人，启心郎一人。顺治元年，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满、蒙参用。副理事官为员外郎，置二十有一人，康熙二十年增满、蒙八人。乾隆四十二年，省蒙古一人，四十九年，改满洲二人为蒙缺。后满、蒙司官增减不一。启心郎三人，满洲一人，汉军二人。十五年省。堂主事二人，康熙二十八年，增汉文一人。司务二人，满、蒙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雍正十年复故。汉副使一人。从八品。五年，增置汉院判、正六品。知事正八品。自副使以下，俱康熙三十八年省。各一人。十四年，置唐古忒学教习一人。给六品俸。后改司业。其助教以他官兼。乾隆五年，定为额缺，寻省。十六年，定以礼部尚书衔掌院事，侍郎衔协理院事。越二年，以隶礼部未合旧制，停兼衔，依六部例，令入议政，班居工部后。并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置满、蒙郎中共十有一人，乾隆四十二年，增蒙古一人。四十九年，改满洲二人为蒙缺。员外郎二十有一人，康熙二十年增满、蒙八人。乾隆四十二年，省蒙古一人。四十九年，改满洲六人为蒙缺。主事满、汉各四人。康熙二十八年，省汉缺。乾隆四十九年，改满洲二人为蒙缺。康熙二十年，增蒙古文主事二人。三十八年，析柔远司为二，曰前司，曰后司。四十六年，设银库，初制，蒙古王、台吉等入朝，由户、工二部及光禄寺庀器用，具廪饩。至是始创设。置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司员内奏派。司库一人，库使四人。雍正元年，始命王、公、大学士领院事，省库使二人。乾隆二十二年，改录勋司为典属，宾客司为王会，柔远后司为旗籍，前司仍曰柔远。二十六年，合旗籍、柔远为一，增设徕远一司。明年，仍析旗籍、柔远为二。二十九年，改典属司为旗籍，旧旗籍为典属。嘉庆四年，改满洲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为宗室员缺。咸丰五年，定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始司外交职务。见第十七款。十年，定中俄续约，以军机处及本院典外交文移。见第九款。后归外部。光绪三十二年，更院为部，拟设殖产、边卫二司。嗣先设编纂、调查二局，隶领办处，以汉档房、俸档房、督催所改并。汉档房主事缺未省。寻置员外郎、主事各一人。蒙古房改俱蒙缺。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额外侍郎如故。

理藩一职，历古未有专官，唯周官大行人差近之。秦、汉以降，略存规制。遐荒绝漠，统治王官，为有清创制。自译署设，职权渐替已。

都察院　左都御史，初制，满员一品，汉员二品。顺治十六年，并改二品。康熙六年，仍升满员为一品，九年，并定正二品。雍正八年，升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俱满、汉二人。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厅都事，正六品。俱满、汉一人。笔帖式四十有二人。十五道掌印监察

御史，初制，满洲、汉军三品，顺治十六年，改七品。康熙六年，升四品。九年，复为七品。雍正七年，改由编、检、郎员授者正五品。由主事、中、行、评、博授者正六品。乾隆十七年，并定从五品。满、汉各一人。监察御史，京畿、江西、浙江、福建、湖广、河南、山西、陕西八道，满、汉各一人，江南道满、汉各三人，山东道满、汉各二人。

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率科道官矢言职，率京畿道纠失检奸，并预参朝廷大议。凡重辟，会刑部、大理寺定谳。祭祀、朝会、经筵、临雍，执法纠不如仪者。左副都御史佐之。十五道掌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各核本省刑名。京畿道分理院事，及直隶、盛京刑名，稽察内阁、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河南道照刷部院诸司卷宗，稽察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五城。江南道稽察户部、宝泉局、左右翼监督、京仓、总督漕运，磨勘三库奏销。浙江道稽察礼部及本院。山西道稽察兵部、翰林院、六科、中书科、总督仓场、坐粮厅、大通桥监督、通州二仓。山东道稽察刑部、太医院、总督河道，催比五城命盗案牍缉捕之事。陕西道稽察工部、宝源局，覆勘在京工程。湖广道稽察通政使司、国子监。江西道稽察光禄寺。福建道稽察太常寺。四川道稽察銮仪卫。广东道稽察大理寺。广西道稽察太仆寺。云南道稽察理藩院、钦天监。贵州道稽察鸿胪寺。其祭祀、监礼、侍班纠仪，科道同之。经历掌董察吏胥。知事掌缮写章奏。其分摄者：巡视五城御史，满、汉各一人，科道中简用。一年更替。掌绥靖地方，厘剔奸弊。兵马司指挥、正六品。副指挥、正七品。吏目，未入流。自正指挥以下俱汉员。五城各一人，掌巡缉盗贼，平治道路，稽检囚徒，火禁区为十坊领之。

初沿明制，设都察院。天聪十年，谕曰："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者，许直言无隐。"崇德元年，置承政、参政各官。明年定承政一人，左、右参政满、蒙、汉理事官各二人。后省。顺治元年，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各二人。汉左佥都御史一人。先用汉军，后参用汉人。乾隆十三年省。外省督、抚并以右系衔。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为督、抚坐衔。乾隆十三年，停右都御史衔。司务，后改经历。满、汉各一人。都事，满洲二人，乾隆十七年改满、汉各一人。汉军一人。康熙三十九年省。设十五道。河南道参治院事，置监察御史，满洲六人，河南、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掌印各一人。五年，增十有七人。康熙二十八年增一人，后复省四人。乾隆十四年定江南、山东道各三人，京畿、河南、浙江、山西、陕西、湖广、福建道各二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道各一人。汉军八人，协理河南道一人，余隶江南等五道。康熙三十九年，省入汉缺。汉员，江南道五人，内掌印一人。十八年省一人。康熙七年，省二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增一人。浙江道六人，内掌印一人。九年省一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江西道六人，十六年，省一人，十八年，省三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福建道五人，十年省一人。康熙七年，省二人。湖广道六人，八年、九年、十五年俱省一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复省一人。河南道六人，内掌印一人。十年、十八年，俱省一人。康熙七年，省二人。乾隆六年增一人，十四年复省一人。山东道五人，内掌印一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乾隆十四年增一人。山西道五人，内掌印一人。十年省一人，十八年省二人。乾隆六年，增一人，十四年，省一人。陕西道四人，内掌印一人。十八年，省二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四川道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广东道五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二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广西道、云南道各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各省二人。乾隆十四年，各省二人。贵州道四人。十八年，省二人。康熙七年，省一人。雍正四年，增一人。乾隆十四年，省一人。京畿道无专员。乾隆十四年，定满、汉各一人。启心郎，满洲、汉军各一人，十五年俱省。蒙古章京二人。康熙元年省。笔帖式，满洲五十有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十有六人。汉军七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二人。雍正十二年，置蒙古二人。光绪三十三年，满、蒙、汉军共酌留三十人。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司指挥各一人，副指挥各二人，康熙十一年，省五城各一人。乾隆三十一年，改东、西、南、北四城副指挥分驻朝阳、永定、阜成、德胜诸门外，

钤辖关厢，中城如故。吏目各一人。是岁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许风闻言事。给事中同。二年，省京畿道。三年，定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一人。九年，复设京畿道，专司照刷各署卷宗。乾隆十四年，改归河南道。光绪三十二年，停止刷卷。并置五城汉军理事官，是为巡城之始。十年，定满洲、汉军、汉五城御史各一人。十八年，各增满员一人。雍正元年，定满、汉各一人。乾隆三十九年，汉军停开列。康熙二十九年，命左都御史马齐同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列议政大臣。故事，二院长官俱不预议政，预议自此始。五十七年，增置蒙古监察御史二人。满缺改。雍正二年，置内务府御史四人。十三年省。乾隆三年复置二人，本院御史内奏派。光绪三十二年停。五年，增置宗室御史二人。满缺改。乾隆十四年复改二人，通旧为四人。七年，置五城铺司巡检各一人。乾隆初省。乾隆十四年，诏按道定额。先是设十五道，唯河南、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六道授印信，掌印者曰掌道。余曰协道，京畿道亦给印信，未设专官。湖广等八道分隶之，曰坐道，不治事。掌河南道兼理福建道，掌江南道兼理江西、四川道，掌浙江道兼理云南道，掌山东道兼理广西道，掌山西道兼理广东、贵州道，掌陕西道兼理湖广道。至是各道并给印信，规制始称。二十年，复命京畿道列河南道前，互易所掌，京畿道遂为要职。光绪三十二年，改定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按省分道。增设辽沈道，仿京畿道例，置掌道、协道各二人；析江南为江苏、安徽二道，湖广为湖北、湖南二道，并增甘肃、新疆二道，置满、汉御史各一人。是为二十道。令访求利病，专司纠察，后设之外务、农工商、民政诸部事件，多不关报。旧制，各部及各衙门分道稽察，至是停止。其制已洒然非旧云。

顺治初，又有巡按御史，省各一人。十七年省。巡盐御史，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各一人。十年停，十二年复故。康熙十一年停，寻复置。三十年，复差福建、两广各一人。五十九年，停两广盐差。雍正元年，停福建盐差。明年停长芦、河东监差。四年停两浙盐差。巡漕御史一人。十四年停。雍正七年，定差淮安、通州各二人。乾隆二十年，改差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各一人。十七年，增差通州四人。二十三年停差天津一人。二十六年，复差天津一人。嘉庆十三年，定科、道并差。道光二年俱停。巡视京、通各仓御史一人。七年停，八年复故。康熙七年，又停。二十年，定差满、汉各一人，二十六年再停。雍正元年，置巡察御史一人，总查仓弊。五年，改京、通仓各差一人。乾隆十七年，定科、道并差。四十三年，增差内仓一人。五十九年，改令科、道监放，停差查仓官。嘉庆四年，复故。光绪二十八年，又停。巡视江南上下两江御史二人。六年省。巡视屯田御史一人。四年，省。督理陕甘洮宣等处茶马御史一人。康熙七年省，三十四年，复故，四十二年又省。雍正间，置巡察各省御史，江宁、安徽一人，湖北、湖南一人，山东、河南一人。巡视吉林、黑龙江科道，满洲二人。稽察奉天文武衙门御史一人。巡视山东、河南工务御史一人。直隶巡查御史：顺天、永平、宣化二人，保定、正定、河间二人，顺德、广平、大名二人。巡农御史一人。先后俱省。

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印给事中，满、汉各一人。初制，满员四品，汉员七品。康熙二年，改满员七品，六年复为四品。九年俱定七品。雍正七年，升正五品。光绪三十二年，升正四品。给事中，满、汉各一人。初制七品。雍正七年，升正五品。笔帖式八十人。吏、户、兵、刑各十有五人，礼、工各十人。光绪三十二年，酌留三十人。掌言职，传达纶音，勘鞫官府公事，以注销文卷。吏科分稽铨衡，注销吏部、顺天府文卷。户科分稽财赋，注销兵部文卷。礼科分稽典礼，注销礼部、宗人府、理藩院、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文卷。兵科分稽军政，注销兵部、銮舆卫、太仆寺文卷。刑科分稽刑名，注销刑部文卷。工科分稽工程，注销工部文卷。有封驳即闻。

初沿明制，六科自为一署，给事中无员限，并置汉军副理事官。顺治十八年，定满、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各一人，都给事中由左给事中转，左给事中由右给事中转。汉给事中二人，省副理事官。康熙三年，六科止留满、汉各一人。五年，改都给事中为掌印。雍正初，以六科内升外转，始隶都察院。凡城、仓、漕、盐与御史并差，自是台省合而为一。光绪三十二年，省六科名，别铸给事中印，额定二十人。

通政使司　通政使，初制，满员二品，汉员三品。顺治十六年，并定为三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定正三品。副使，初制，满员三品，汉员四品。顺治十六年，并定为四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定正四品。参议，初制，满员四品，汉员五品。顺治十六年，并定正五品。俱满、汉各一人。其属：经历司经历、正七品。知事，初制四品，后改正七品。满、汉各一人。笔帖式，满洲六人，汉军二人。

通政使掌受各省题本，校阅送阁，稽核程限，违式劾之。洪疑大狱，偕部、院预议。副使、参议佐之。经历、知事，分掌出纳文移。其兼领者：登闻鼓厅，以参议一人分直，知事帅役巡察。笔帖式，满洲、汉军各一人，掌叙雪冤滞，诬控越诉者论如法。

初，顺治元年，诏："自今内外章奏，俱由通政司封进。"置满、汉通政使各一人，左通政使各一人。汉右通政使二人。乾隆十年，省一人，十三年俱省。左参议，满、汉各二人。康熙五十三年，省汉一人。乾隆十三年，各省一人。右参议，汉二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一人。乾隆十三年俱省。满、汉司务各一人。后改经历。知事，满洲二人、汉军一人。乾隆十七年，改满、汉各一人。康熙六十一年，以登闻鼓厅笔帖式来属。故事，通状、通政司状。鼓状，登闻院状。纷争无已。自控诉者赴都察院，以给事中或御史一人主受诉讼，至是停科道差，改隶本司。乾隆十三年，改左通政使为副使，去左、右衔；参议亦如之。光绪二十四年，省入内阁，寻复故。二十八年，以改题为奏，职无专司，复省。

大理寺　卿，初制，满员二品，汉员三品。顺治十六年，并定为三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定正三品。少卿，初制，满员三品，汉员四品。顺治十六年，并定为四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定正四品。俱满、汉一人。其属：堂评事，初制四品。顺治十六年，改七品。康熙六年，升五品。五年，定正七品。满洲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左、右寺丞，初制，满员四品，汉员六品。顺治十六年，并定为六品。康熙六年，升五品。九年，仍改定正六品。满洲、汉军、汉俱各一人。左、右评事，汉各一人。笔帖式，满洲四人，汉军二人。

卿掌平反重辟，以贰邦刑。与刑部、都察院称三法司。凡审录，刑部定疑谳，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不协，许两议，上奏取裁。并参豫朝廷大政事。少卿佐之。寺丞掌核内外刑名，质成长官，参纠部谳。评事掌缮左、右两寺章奏。

顺治元年，定满、汉卿各一人。少卿满洲一人、汉二人。乾隆十三年，省一人。满寺丞一人。正五品。康熙三十八年省。汉司务二人。十五年，定满、汉各一人。左、右寺正，正六品。满洲、汉军、汉各一人；左、右寺副，从六品。汉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堂评事，满、汉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汉军一人。左、右评事，汉各一人。十一年，差寺正、寺副各一人充各省恤刑官。刑部差郎中、员外郎十三人。寻省。乾隆十七年，改左、右寺正为寺丞。光绪二十四年，省入刑部，寻复故。三十二年，更寺为院。

翰林院　掌院学士，初制，正五品。顺治元年，升正三品。雍正八年，升从二品。大学士、尚书内特简。满、汉各一人。侍读学士、初制，从四品。光绪二十九年，升正四品。侍讲学士，初制，从四品。宣统元年，升正四品。满洲各二人，汉各三人。侍读、初制，正六品。雍正三年，升从五品。光绪二十九年，升正五品。宣统元年，升从四品。侍讲，初制，正六品。雍正三年，升从五品。宣统元年，升从四品。满洲各三人，汉各四人。修撰、初制，从六品。编修、初制，正七品。检讨、初制，从七品。自修撰以下，宣统元年，并改从五品。庶吉士，由新进士改用。试博学鸿词入式，或奉特旨改馆职者，间得除授。光绪末停科举，改由外国留学毕业及本国大学毕业者，廷试后授之，食七品俸。或径授编修、检讨，与旧制殊。俱无定员。其属：主事，满洲二人，汉军一人。典簿厅典簿、从八品。孔目，满员从九品，汉员未入流。俱满、汉各一人。待诏厅待诏，从九品。满、汉各二人。笔帖式，满洲四十人，汉军四人。

掌院掌国史笔翰，备左右顾问。侍读学士以下掌撰著记载。祭告郊庙神祇，撰拟祝文。恭上徽号、册立、册封，撰拟册文、宝文，及赐内外文武官祭文、碑文。南书房侍直，尚书房教习，咸与其选。修实录、史、志，充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庶吉士入馆，分习清、汉书，吏部疏请

简用大臣二人领教习事。初以内院学士为之，侍读等官亦间有与者。后令掌院兼其职。康熙六年，始以工部尚书陈元龙领之，自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并得充之。是为大教习。其小教习由掌院选派，始于康熙三十三年。雍正间停止，高宗复旧制。侍读、侍讲司训课，派编、检二人提调馆饩。三年考试，分别散留。办事翰林，满、汉各二人，雍正元年，命俸浅编、检主定稿说堂，此清秘堂办事翰林之始。厥后人数稍增，有奏办、协办之目。侍读、侍讲间亦为之。掌帅厅官治事。主事、典簿、孔目，掌章奏文移，董帅吏役。待诏掌缮写校勘。

初，翰林之职隶内三院。顺治元年，设翰林院，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置汉员一人，兼礼部侍郎衔。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十五年各增二人。侍读、侍讲各二人。十五年各增一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典簿二人，十五年，改一人为满缺。孔目一人，十五年，增满洲一人。俱汉人为之。明年，省入内三院。十五年，复旧制，增满洲掌院学士一人，兼衔如故。乾隆五十八年停。置待诏六人。满员四人，汉员二人。十八年，复归内三院。康熙九年，定满、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各三人。乾隆五十年，省满洲各一人。光绪二十九年，增侍读、侍讲满、汉各二人。典簿、孔目各一人，待诏各二人。康熙九年，定满、汉各一人。十六年，命侍讲学士张英等入直南书房。先是诏册词命多由院拟，至是始为西清专职。后改归军机处。二十八年，以院务隳废，命大学士徐元文兼掌院事，重臣兼领自此始。明年，定尚书、侍郎、左都御史俱得兼摄。光绪二十九年，增置堂主事，满洲二人、汉一人。是岁省詹事府，以词臣叙进无阶，增置满、汉学士正三品。各一人，撰文正六品。宣统元年，升正五品。各二人。三十三年，增置秘书郎，从六品。宣统元年，升正五品。满、汉各二人。并设讲习馆，令翰林官研习学科，备各部丞、参选。宣统元年，复崇侍讲学士以下品秩，停止外班升用。初制、翰、詹出缺，编、检不敷升转，以部、院科甲出身司员升用，是为外班。初制，进士论甲第，修撰、编修、检讨不分升降。顺治间，授编修程芳朝等为修撰。检讨李惣等为编修，姜元衡以编修降检讨，不为定制。又内三院编修等官不必尽由科目，靳辅、刘兆麟等并以官学生授编修，盖亦创举。庶吉士旧隶内弘文院，后设本院，始来属。雍正十三年，建庶常馆。故事，散馆后始授职，然亦有未选庶常而遽授者，均异数也。

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掌院学士兼充。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缉。内阁学士、少詹事、讲读学士兼充。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庶子、讲、读、编、检兼充。检阅八人。内阁中书派充。内务府司员、笔帖式各四人。由提举阁事大臣番选奏充。

国史馆总裁，特简，无定员。掌修国史。清文总校一人。满洲侍郎内特简。提调，满洲、内阁侍读学士或侍读派充。蒙古、内阁蒙古堂或理藩院员司派充。汉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官派充。各二人。总纂，满洲四人，蒙古二人，汉六人。纂修、协修，无定员。蒙古由理藩院司官充。满、汉由编、检充。校对，满、蒙、汉俱各八人。内阁中书充。光绪间，增置笔削员十人。

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掌进读讲章，敷陈训典。岁仲春、仲秋两举之。满员由大学士以下，都察院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兼充。汉员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国子监祭酒等官，由读翰林出身者兼充。讲官满、汉各二人。翰林院请旨简派。

初制以大学士知经筵事。后定经筵讲官满、汉各六人，阁臣遂不进讲。自徐元文、熊赐履辈相继以尚书擢大学士，仍与兼充，嗣是以为常。宣统初，各部丞、参亦间有与者。

起居注馆，日讲起居注官，满洲十人，汉十有二人。由翰、詹各官简用。唯满、汉掌院学士例各兼一缺。主事，满洲二人，汉一人。以科甲出身者充之。笔帖式，满洲十有四人，汉军二人。日讲官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经筵临雍，御门听政，祭祀耕藉，朝会燕飨，勾决重囚，并以二人侍班。凡谒陵、校猎、巡狩方岳，请旨、扈从、侍直，敬聆纶音，退而谨书之。月要岁会，贮置铁匦，送内阁尊藏。主事掌出纳文移，校勘典籍。

初，天聪二年，命儒臣分两直，巴克什达海等译汉字书，即日讲所繇始，巴克什库尔禅等记注政事，即起居注官所繇始。顺治十二年，始置日讲官。康熙九年，始设起居注馆，在大和门西庑。置满洲记注官四人，汉八人，以日讲官兼摄。十二年，增满洲一人，汉二人。十六年，复增满洲一

人。二十年，增汉八人。三十年，定汉员十有二人。时日讲与起居注各自为职，并置满洲主事二人，汉军一人。五十七年省。雍正元年，置满洲二人。十二年，增汉一人。二十五年，停日讲，其起居注官仍系衔“日讲”二字。五十七年，省起居注馆，改隶内阁，遇理事日，以翰林官五人侍班。雍正元年，复置日讲起居注，满洲六人，汉十有二人。乾隆元年，增满员二人。嘉庆八年，复增满员二人。于是日讲、起居注合而为一。

詹事府　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左春坊左庶子，正五品。左中允，正六品。左赞善，从六品。右春坊右庶子，右中允，右赞善，品秩俱同左。司经局洗马，从五品。俱满、汉各一人。其属：主簿厅主簿，从七品。满、汉各一人。笔帖式，满洲六人。

詹事、少詹事掌文学侍从。经筵充日讲官。编纂书籍，典试提学，如翰林。并豫秋录大典。左、右春坊各官掌记注撰文。洗马掌图书经籍。主簿掌文移案牍。

顺治元年，置少詹事一人，掌府事。其冬省入内三院。九年，复置詹事一人，少詹事二人，主簿一人，录事、通事舍人各二人。并从九品。左、右春坊庶子、谕德各一人，中允、赞善各二人，司经局洗马一人，正字二人，从九品。俱汉人为之，令内三院官兼摄。专置满洲詹事一人，掌府印。十五年，省詹事府官。康熙十四年，复置满、汉詹事各一人，汉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衔。少詹事各二人，汉员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衔。三十七年，省满员一人。乾隆十三年，省汉员一人。主簿各一人，录事各二人。三十七年省满缺，留汉一人。五十二年俱省。左、右春坊置满、汉左、右庶子各一人，满员以四品冠带食五品俸，左、右同。汉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衔，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衔。左、右谕德各一人，汉员兼翰林院修撰衔。三十七年，省满右谕德一人。五十七年，省汉右谕德一人。乾隆十三年俱省。左、右中允各二人，满员以五品冠带食六品俸。汉员兼翰林院编修衔。三十七年，省满员各一人。明年，省汉右中允一人。五十二年，省汉左中允一人。左、右赞善各二人。汉员兼翰林院检讨衔。三十七年，省满员各一人。明年，省汉右赞善一人。五十二年，省汉左赞善一人。司经局满、汉洗马各一人，汉员兼翰林院修撰衔。以上各兼衔，俱乾隆五十四年停。正字各二人。三十七年，省满员缺。明年，省汉一人。例以应选内阁中书者除授，遂为中书兼衔。乾隆三十六年俱省。二十五年，命詹事汤斌、少詹事耿介等为皇太子讲官，尚沿宫僚旧制。三十一年，命徐元梦入直上书房，皇子在上书房读书，选翰林官分侍讲读，简大臣为总师傅。总师傅之称，自乾隆二十二年以介福、观保等为总师傅始，曩时俱称入直。嗣是本府坊、局止备词臣迁转之阶。嘉庆二年，以府事改隶翰林院。五年，复旧制。光绪二十四年，仍省入翰林院，寻复故。二十八年，再省入。

太常寺　管理寺事大臣一人。满洲礼部尚书兼。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俱满、汉各一人。其属：寺丞，正六品。满、汉各二人。赞礼郎，宗室二人，满、汉二十有八人。初制，满员四品。顺治十六年，改九品。康熙四年，升六品，六年，升五品，九年，仍改九品。寻定由护军校、骁骑校选授者六品职衔，八品笔帖式、库监生选授者八品职衔，无品笔帖式、库使、前锋护军选授者九品职衔。乾隆元年，改定以六品冠带，食七品俸。学习，宗室四人，满洲五人，汉十有四人。正九品。读祝官，宗室一人，满洲十有一人；初制五品。康熙九年，改正九品。寻定品秩如赞礼郎，视出身为差。乾隆元年，改定以六品冠带，食七品俸。学习，宗室三人，满洲五人。正九品。博士厅博士，满洲、汉军、汉各一人。典簿厅典簿，满、汉各一人。满洲司库一人，博士以下并正七品。库使二人。正九品。笔帖式，满洲九人，汉军一人。

卿掌典守坛壝庙社，以岁时序祭祀，诏礼节，供品物，辨器类。前期奉祝版，稽百官斋戒，祭日帅属以供事。少卿佐之。寺丞掌祭祀品式，辨职事以诏有司，并遴补吏员，勾稽廪饩。赞礼郎、读祝官分掌相仪序事，备物洁器，并习趋跄读祝，祭礼各充执事。博士考祝文礼节，著籍为式，坛庙陈序毕，引礼部侍郎省粢，并岁核祀赋。典簿掌察祭品，陈牲牢，治吏役。库使掌守库藏。

顺治元年，设太常寺，隶礼部。置卿，少卿、满、汉各一人。满洲寺丞一人，光绪十二年，增一人。汉左、右丞各一人。典簿，博士，满、汉各一人。读祝官，满洲四人。康熙十年，礼部改隶二人，寻增额外二人。雍正十一年改正额。嘉庆四年，增一人。道光元年，增一人。咸丰二年，增一人。赞礼郎，满、雍正十一年，增八人。乾隆三十七年，改二人隶銮舆卫补鸣赞鞭官。嘉庆四年，

增二人。道光元年，增二人。咸丰二年，增二人。汉康熙三十八年，省二人。雍正元年复故。乾隆二年，增二人，九年，省四人。各十有六人。牺牲所正千户、五年更名所牧。副千户，五年更名所副。汉各一人。从七品。乾隆二十四年，改满缺。二十六年，改隶内府。满洲司库一人。乾隆十一年省。十六年，改归本寺。康熙二年，复隶礼部。十年，仍归本寺。十五年，敕诸官肄习雅乐。雍正元年，特简大臣综理寺事，并增库使二人。乾隆十三年，改寺丞为属官。先是沿明旧制，丞为正官，议者病赘余，至是体制始协。明年，定礼部满洲尚书兼管太常职衔。四十年，增学习赞礼郎、四十六年，增三人。嘉庆十六年，增三人。读祝官，四十六年，增三人。嘉庆十六年，增三人。满洲各二人。光绪二十四年，增宗室学习赞礼郎四人、读祝官三人。寻省入礼部，旋复故。三十二年，仍省入。

光禄寺　管理寺事大臣一人。特简。卿，从三品。少卿，初制，满员、汉军四品，汉员五品。顺治十六年，并定正五品。俱满、汉各一人。其属：典簿厅典簿，从七品。大官、珍馐、良醞、掌醢四署署正，初制，满员四品。顺治十六年，改六品。康熙六年，升五品。九年，定从六品。汉员同。亦如之。署丞，初制六品。康熙九年，定从七品。满洲各二人。银库司库，满洲二人。笔帖式，满洲十有八人。

卿掌燕劳荐飨，辨品式，稽经费。凡祭祀，会太常卿省牲，礼毕，进胙天子，颁胙百执事。蕃使廪饩，具差等以供。少卿佐之。大官掌供豕物，备器用，稽市直，徵菜地赋额致诸库。珍馐掌供禽兔鱼物，大祭祀供龙壶、龙爵，辨燕飨等差。良醞掌供酒醴，别水泉，量曲蘖，并大内牛酪。掌醢掌供醢酱，筵燕廪饩皆供其物，徵果园赋额致诸库。典簿掌章奏文移。司库掌库帑出纳。别设督催所、当月处，俱派员分治其事。

顺治元年，设光禄寺，置满、汉卿各一人。少卿，满洲一人，汉二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一人。汉寺丞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满、汉典簿各一人。大官、珍馐、良醞、掌醢四署，满、汉署正各一人，满洲署丞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各增一人。汉署丞、十五年省。监寺，十二年省。俱各一人。满洲司库二人，司牲司汉大使一人十五年省。凡事并由礼部具题，札寺遵行。十年，定各省额解银米径送礼部，并司府、州、县考成。十五年，仍归本寺。十八年，复隶礼部。钱粮由寺奏销，考成仍归礼部。康熙三年，以礼部清厘无法，复改储户部。十年，仍以礼部精膳司所掌改归本寺。乾隆十三年，始命大臣兼管寺事。光绪二十四年，省入礼部，寻复故。三十二年，仍省入。

鸿胪寺　管理寺事大臣各一人。满洲礼部尚书兼。卿，初制，满员从三品，汉员正四品。顺治十六年，并定正四品。少卿，从五品。俱满、汉各一人。其属：鸣赞，从九品。满洲十有四人，汉二人，学习，满洲四人。序班，从九品。汉四人；学习，八人。主簿，从八品。满、汉各一人。笔帖式，满洲四人。

卿掌朝会、宾飨赞相礼仪，有违式，论劾如法。少卿佐之。鸣赞掌傧导赞唱。序班掌百官班次。主簿职掌同太仆寺。

顺治元年，设鸿胪寺，置满、汉卿各一人。满洲少卿一人，汉左、右少卿各一人。十五年，省一人。汉左、右寺丞各一人。正六品。十五年省一人。康熙五十二年，省一人。满、汉主簿各一人。鸣赞，满洲十有六人，乾隆三十七年，改隶銮舆卫二人。汉八人。二年，省一人。十二年，省一人，十三年，省二人。乾隆七年，省二人。序班二十有二人，十五年，省十人。康熙三十八年，省六人。乾隆七年，省二人。司宾序班二人，乾隆二年省。学习序班无恒额。雍正六年，定以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儒学生内考取。乾隆九年，定为十二人。十七年，定直隶六人，余各二人。十七年，省山东等省四人。凡事由礼部具题，十六年，改归本寺。十八年，仍隶礼部。康熙十年复故，雍正四年，复归礼部统辖。乾隆十四年，始以满洲尚书领寺事。五十九年，增置满洲学习鸣赞四人。光绪二十四年，省入礼部。寻复故。三十二年，仍省入。

国子监　管理监事大臣一人。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祭酒，从四品。初制，满员三品。顺治十六年，俱定从四品。满、汉各一人。司业，正六品。满、蒙、汉各一人。其属：绳愆厅监丞，初制，满员五品，汉员八品。后并改正七品。博士厅博士，从七品。初制，汉员八品。乾

隆元年，改同满员。典簿厅典簿，从八品。俱满、汉各一人。典籍厅典籍，从九品。汉一人。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初制，从八品。乾隆元年，升从七品。学正，学录，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四堂曰学正，崇志、广业二堂曰学录。初制，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乾隆元年并升正八品。各一人。八旗官学助教，俱满洲二人，蒙古一人。教习，俱满洲一人，蒙古二人，汉四人。恩、拔、副、优贡生内选充。笔帖式，满洲四人，蒙古、汉军各二人。

祭酒、司业掌成均之法。凡国子及俊选以时都授，课第优劣。岁仲春、秋上丁，释奠，释菜，综典礼仪。天子临雍，执经进讲，率诸生圜桥观听。新进士释褐，坐彝伦堂行拜谒簪花礼。监丞掌颁规制，稽勤惰，均廪饩，核支销，并书八旗教习功过。博士掌分经教授，考校程文，偕助教、学正、学录经理南学事宜。典簿掌章奏文移。典籍掌书籍碑版。其兼领者：算法馆，汉助教二人，特简满洲文臣一人管理。俄罗斯馆，满、汉助教各一人。琉球学，汉教习一人。肄业贡生选充。后俱省。又档子房，钱粮处，俱派厅员司其事。

初，顺治元年，定满、汉祭酒各一人，兼太常寺少卿衔。满洲司业二人，乾隆十三年省一人。蒙、汉各一人，兼太常寺寺丞衔。后停兼衔。满、汉监丞、典簿俱各一人，汉博士三人。十年省一人。康熙五十二年，省一人。建八旗官学，置满洲助教十有六人，康熙五十七年，省四人。雍正三年复故。蒙古八人。十八年省四人。雍正三年复故。分设六堂，置满、汉助教，十五年省六人。康熙五十七年，省四人。雍正三年复增四人。学正，康熙三十八年，省一人。五十二年，省二人。各十有二人；学录六人，十五年省四人。典籍一人，隶礼部。十五年复故。十八年，置满洲博士一人。康熙二年，复隶礼部。十年，仍归本监。雍正元年，诏监丞等官停用捐纳。明年，特简大臣管监事。九年，建南学。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高宗莅治，向用儒术，以大学士赵国麟、尚书杨时、孙嘉淦领太学事，官献瑶、庄亨阳辈综领六堂，世号“四贤五君子”。乾隆四十八年，建辟雍于集贤门，国学规制斯为隆备。道光三年，以成均风励中外，诏监臣无旷厥职。光绪三十三年，省入学部。嗣以文庙、辟雍典礼隆重，特置国子丞以次各官，分治其事。

初制，诏各省选诸生文行兼优者，与乡试副榜贡生，入监肄业。圣祖初政，给事中晏楚澜疏停乡试副榜贡生，遂不复举。康熙五年，徐元文为祭酒，始请学政间岁一举优生，乡试仍取副榜，自是为恒制。光绪间，并推广举人入监，时风稍振。未几科举废，此制替已。

衍圣公　孔氏世袭。正一品。顺治元年，授孔子六十五世孙允植袭封。其属：司乐，典籍，屯田管勾，俱由衍圣公保举题授。管勾之属，屯官八人，分掌巨野、郓城、平阳、东阿、独山五屯。林庙守卫司百户，秩视卫守备。以上为兵、农、礼、乐四司。知印，掌书，书写，奏差，启事，各一人。随朝伴官六人。初制一人。乾隆十五年，定为六人。自司乐以下，俱正七品，由衍圣公保举题授或题补。圣庙执事官四十人。三品二人，四品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九品各十人，由衍圣公会同山东学政拣选孔氏族人充补。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孔氏北宗一人，顺治元年，授孔子六十五世孙允钰，奉子思庙祀。南宗一人。自明彦绳授职后，数世未袭。康熙四十一年，始授孔子六十六世孙兴燫主衢州庙祀。东野氏、康熙二十三年，授元圣周公七十三世孙东野沛然。姬氏、乾隆四十三年，授周公七十七世孙肇勋，主咸阳庙祀。颜氏、顺治元年，授复圣颜子渊六十八世孙绍绪。曾氏、顺治元年，授宗圣曾子舆六十四世孙文达。孟氏、顺治元年，授亚圣孟子子舆六十三世孙贞仁。仲氏、顺治二年，授先贤仲子路六十一世孙子升。闵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贤闵子骞六十五世孙衍籀。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贤冉子伯牛六十五世孙士朴。冉氏、雍正二年，授先贤冉子仲弓六十七世孙天琳。端木氏、康熙三十八年，授先贤端木子贡七十世孙谦。卜氏、康熙五十九年，授先贤卜子夏六十四世孙尊贤。言氏、康熙五十一年，授先贤言子游七十三世孙德坚。颛孙氏、雍正二年，授先贤颛孙子张六十六世孙诚道。道光四年，改归嫡长树勋。有氏、乾隆五十三年，授先贤有子若七十二世孙守业。伏氏、嘉庆十年，授先儒伏子胜六十五世孙敬祖。韩氏、乾隆三年，授先儒韩子愈三十世孙法祖。张氏、康熙二十六年，授先儒张子载二十八世孙守先，主凤翔庙祀。邵氏康熙四十一年，授先儒邵子雍三十世孙延祀。俱各一人。朱氏二人。顺治十二年，授先儒朱子熹徽派十五世孙煌，奉婺源庙祀。康熙二十九年，授闽派十八世孙滐，主建安庙祀。关氏

三人。康熙五十八年，授关公羽五十七世孙惣，主洛阳庙祀。雍正四年，授五十二世孙居斌，奉解州庙祀。十三年，授五十二世孙朝泰，主当阳庙祀。其属于孔氏者，又有太常寺世袭博士一人；正七品。顺治九年，以孔允铭暂主圣泽书院祀。康熙二十六年，授六十七世孙毓琮。国子监学正一人；正八品。顺治八年，授六十五世孙允齐，由衍圣公保举。尼山书院学录，正八品。顺治元年，授六十二世孙闻然，由衍圣公咨送弟侄题补。洙泗书院学录，顺治元年，授六十四世孙尚澄。世袭六品官，由衍圣公拣选族人充补。各一人；孔、颜、曾、孟四氏教授，正七品。学录历俸六年升补。学录，由衍圣公咨送孔氏生员题补。后改由移送抚臣验看，送部具题。各一人。

衍圣公掌奉至圣阙里庙祀。圣贤后裔翰博各掌奉其先世祀事。圣裔太常博士掌奉圣泽书院祀。国子监学正掌奉仪封圣庙祀。学录分掌尼山、洙泗两书院祀。世袭六品官掌分献崇圣祠。四氏教授、学录掌训课四氏生徒。执事官掌祭祀分献，并司爵帛香祝。司乐掌乐章、乐器。典籍掌书籍及礼生。管勾掌祀田钱谷出入。百户掌陵庙户籍，典守乐器，祭祀则司涤濯。知印、掌书书写掌文书印信。奏差掌赍表笺章疏。随朝伴官掌随从朝觐办事。

顺治元年，复衍圣公及四氏翰博等爵封，命孔允植入觐，班列阁臣上。明年，改锡三台银印。十六年，改满、汉文三台银印。乾隆十四年，复改清、汉篆文三台银印。九年，世祖视学释奠，召衍圣公孔兴燮及四氏博士赴京陪祀观礼，自后以为常。十三年，依例授光禄大夫。康熙六十一年，定锡荫视正一品，荫一子五品官，著为例。旧制，衍圣公锡荫依正二品。雍正八年，以崇奉祀典，广置圣庙执事官，各按品级给予章服。乾隆二十一年，改世职知县孔传令为世袭六品官。先是曲阜知县为世职，由衍圣公选族人题授。至是改为在外拣选调补。五十年，诏：“博士有枉法婪赃革职治罪者，停其承袭。”定例衍圣公归长子袭，北宗博士次子袭，太常博士三子袭，余并以嫡子袭。东野氏及圣门各贤裔，由衍圣公达部上名，余各报部云。

钦天监　管理监事王大臣一人。特简。监正，初制，满员四品。康熙六年，升三品。九年，满、汉并定正五品。左、右监副，初制，五品。康熙六年，升四品，九年，定正六品。俱满、汉各一人。其属：主簿厅主簿，正八品。满、汉各一人。时宪科五官正，从六品。满、蒙各二人，汉军一人。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并从六品。汉各一人。司书，正九品。汉一人。博士，从九品。满洲四人，蒙古二人，汉军一人，汉十有六人。天文科五官灵台郎，从七品。满洲二人，蒙古、汉军各一人，汉四人。监候，正九品。汉一人。博士，满洲四人，汉二人。漏刻科挈壶正，从八品。满、蒙各一人，汉二人。司晨，从九品。汉军一人，汉七人。笔帖式，满洲十有一人，蒙古四人，汉军二人。天文生，食九品俸。满、蒙各十有六人，汉军八人，汉二十有四人。食粮天文生，汉五十有六人。食粮阴阳生，汉十人。并给九品冠带。助教厅助教一人，教习二人。

监正掌治术数，典历象日月星辰，宿离不贷。岁终奏新历，送礼部颁行。监副佐之。时宪科掌度验岁差以均节气，制时宪书，以国书、蒙文译布者，满、蒙五官正司之。推算日月交食、七政相距、冲退留伏、交宫同度，汉五官正司之。颁之四方。天文科掌观天象，书云物讥祥；率天文生登观象台，凡晴雨、风雷、云霓、晕珥、流星、异星，汇录册簿，应奏者送监，密疏上闻。漏刻科掌调壶漏，测中星，审纬度；祭祀、朝会、营建，谘吉日，辨禁忌。主簿掌章奏文移，簿籍员数。天文生分隶三科，掌司观候推算。阴阳生隶漏刻科，掌主谯楼直更，监官以时考其术业而进退之。助教掌分教算学诸生。

初，顺治元年，设钦天监，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四科，置监正、监副、五官正、保章正、挈壶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主簿等官，并汉人为之，行文具题隶礼部。是岁仲秋朔日食，以西人汤若望推算密合，大统、回回两法时刻俱差。令修时宪，领监务。十四年，省回回科，改其职隶秋官正，寻复旧制。十五年，定与礼部分析职掌。康熙二年，仍属礼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满洲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又明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满、蒙五官正各二人。省回回科博士仍隶秋官正。置汉军秋官正一人，春、夏、中、秋、冬五官正汉各一人。满洲灵台郎三人，乾隆四十七年，改一人为蒙古员缺。汉军一人，汉四人。满洲挈壶正二人，乾隆四十七年，改一人为蒙古员缺。汉二人。汉监候一人，保章正二人，正八品。十

四年省。司书二人。十四年省一人。汉军司晨一人，汉一人。十四年省。满洲博士六人，乾隆四十七年，改一人为蒙古员缺。汉军二人，汉三十有六人。寻省十四人，五年，复置二人，通旧二十有四人。并定监官升转不离本署，积劳止加升衔，著为例。先是新安卫官生汤光先请诛邪教，镌若望职。至是以光先为监副，寻升监正，仍用回回法。南怀仁具疏讼冤。八年，复罢光先，以南怀仁充汉监正，更名监修，用西法如初。雍正三年，实授西人戴进贤监正，去监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监副一人。乾隆四年，置汉算学助教一人，隶国子监。十年，定监副以满、汉、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满、汉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亲王领之。道光六年，仍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时西人高拱宸等或归或没，本监已谙西法，遂止外人入官。光绪三十一年，改国子监助教始来隶。

太医院　管理院事王大臣一人。特简。院使，初制，正五品。宣统元年，升正四品。左、右院判，初制，正六品。宣统元年，升正五品。俱汉一人。其属：御医十有三人，内兼首领厅事二人。初制，正八品。雍正七年，升七品，给六品冠带。宣统元年，升正六品。吏目二十有六人，内兼首领厅事一人。初制八、九品各十有三人。宣统元年，改八品为七品，九品为八品。医士二十人，内兼首领厅事一人，给从九品冠带。医生三十人。

院使、院判掌考九科之法，帅属供医事。御医、吏目、医士各专一科，曰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疡科、针炙科、眼科、咽喉科、正骨科，是为九科。初设十一科。后痘疹科归小方脉，咽喉、口齿并为一科。掌分班侍直，给事宫中曰宫直，给事外廷曰六直，西苑寿乐房以本院官二人直宿。

顺治元年，置院使，左、右院判各一人，吏目三十人，十八年，省二十人，康熙九年，复故。十四年省十人，雍正元年，又复。豫授吏目十人，十八年省。康熙九年，复故，三十一年，又省。御医十人，康熙五十三年，省二人。雍正元年，复故，七年，增五人。道光二十三年，省二人。医士二十人。十八年，省二十人。康熙九年，复故，十四年，省十人。雍正元年增二十人。凡药材出入隶礼部。十六年，改归本院。十八年，生药库复隶礼部。康熙三年，定直省岁解药材，并折色钱粮，由户部收储付库。雍正七年，定八品吏目十人，九品二十人。后定各十三人。乾隆五十八年，命内府大臣领院务。宣统元年，院使张仲元疏请变通旧制，特崇院使以次各官品秩。初制，入院肄业，考补恩粮，历时甚久，军营、刑狱医士悉由院简选。光绪末叶，民政部医官，陆军部军医司长，与院使、院判品秩相等。至是厘定，崇内廷体制也。又定制，院官迁转不离本署。同治间，曾议吏目食俸六年，升用按察司经历、州判。嗣以与素所治相刺，乃寝。

坛庙官　天坛尉，地坛尉，各八人。五品一人，六品七人。太庙尉十人。四品二人，五品八人。社稷坛尉五人。五品一人，六品四人，并隶太常寺。堂子尉八人。七品二人，八品六人，隶礼部。俱满员。掌管钥，守卫直宿，朔望奉芗以行礼。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各祠祭署奉祀、从七品。祀丞，从八品。俱各一人。日、月二坛祀丞后省。帝王庙祠祭署无专员。以汉赞礼郎、司乐内一人委充，并隶乐部。俱汉员。掌典守神库，以时巡视，督役泛埽；凡葺治墙宇、树艺林木，并敬供厥事。四品尉以五品序升，其下以是为差。唯太庙尉以各坛六品尉及各部院休致郎员间次选授。六品等尉吏部牒八旗番送除授，奉祀以祀丞序升，祀丞以祝版生番选除授。

陵寝官　三陵总理事务大臣，盛京将军兼充。光绪三十年，改归东三省总督。承办事务衙门大臣，光绪三十一年，改盛京守护大臣置。各一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读祝官八人。赞礼郎十有六人。四品、五品、七品官各一人，六品官四人，外郎九人。旧置户部六品官二人。礼部六、七品官，工部四、五、六品官，各一人。又户、礼、工三部外郎二十人。光绪三十一年，省外郎十有一人。自读祝以下，并改隶三陵总理事务衙门。永陵：掌关防官，四品。副关防官兼内管领，正五品。副关防官兼尚膳正，五品。尚茶副，尚膳副，副内管领，并八品。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福陵、昭陵：掌关防官各一人，副关防官各二人。五品。尚茶正，尚膳正，并五品。尚茶副，尚膳副，内管领，正五品。副内管领，俱各一人。笔帖式各二人。掌守卫三陵。凡班直、飨献、泛埽，以时分司其事。

东陵：总管大臣一人。泰宁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简充。承办事务衙门礼部主事，笔帖式，各二人。石门衙署工部郎中一人。员外郎，笔帖式，各四人。昭西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嘉庆十五年，调往景陵，仍管昭西陵事务。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并四品。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郎中一人。孝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副内管领，正六品。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笔帖式二人。工部员外郎一人。孝东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尚茶副，尚膳副，并正七品。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景陵：内务府总管，从五品。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尚膳正，笔帖式，各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景陵皇贵妃园寝：内务府员外郎，尚膳正，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景陵妃园寝：内务府尚茶副，尚膳副，副内管领，委署副内管领，七品衔。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笔帖式二人。裕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裕陵皇贵妃园寝：内务府尚茶副，尚膳副，并七品。副内管领，委署副内管领，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二人。端慧皇太子园寝：内务府内管领，副内管领，尚茶副，尚膳副，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定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郎中，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普祥峪定东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菩陀峪定东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定陵妃园寝：内务府副内管领，委署副内管领，尚茶副，尚膳副，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惠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惠陵妃园寝：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内务府不设官，暂置领催一人，闲散拜唐阿一人。

西陵：总管大臣，泰宁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简充。承办事务衙门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笔帖式四人。易州衙署工部郎中一人，员外郎三人，主事一人，笔帖式二人。泰陵：内务府总管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尚茶副，九品。尚膳副，九品。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读祝官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郎中，主事，各一人。泰东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尚茶副，尚膳副，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泰陵皇贵妃园寝：内务府主事，副内管领，各一人。礼部主事一人。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工部主事一人。昌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茶副，尚膳副，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尚膳正，笔帖式，各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笔帖式，各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昌西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尚茶副，尚膳副，内管领，各一人。笔帖式二人。礼部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昌陵皇贵妃园寝：内务府主事，副内管领，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慕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茶副，尚膳副，内管领，副内管领，各一人。尚膳正，笔帖式，各二人。礼部郎中一人。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工部员外郎一人。慕东陵：内务府掌关防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各一人。尚茶副，尚膳副，委署副内管领，笔帖式，各二人。礼部员外郎，读祝官，各二人。赞礼郎四人。工部主事一人。后省。慕东陵皇贵妃园寝：内务府尚茶副，尚膳副，委署副内管领，各一人。礼部读祝官二人。赞礼郎三人。东陵宗室主事，昭西陵宗室员外郎，泰陵宗室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余并满洲员缺。

总管大臣掌督帅官兵巡防游徼，以翊卫陵寝。内务府官掌奉祭祀奠享之礼，司扫除开阖。礼部

官掌判署文案，监视礼仪，岁供品物，以序祀事。工部官掌修葺缮治，凡祭祀供厥楮币。顺治十三年，置礼陵、昭陵掌关防等官。康熙二年，复置各陵寝内府、礼部、工部司官。光绪三十一年，改盛京户、礼、工三部陵寝官隶总理三陵事务衙门。宣统三年，陵寝郎、员、主各缺并改归内务府，带礼部、工部衔如故。

僧录司　正印，副印，各一人。口品。左、右善世，正六品。阐教，从六品。讲经，正八品。觉义，从八品。俱二人。道录司一人。口品。左、右正一，正六品。演法，从六品。至灵，正八品。至义，从八品。俱二人。分设各城僧、道协理各一人。僧官兼善世等衔，道官兼正一等衔，给予部札。协理给予司札。龙虎山正一真人。正三品。提点，提举，法箓局提举，由太清宫法官充补。各一人。副理二人。赞教四人。知事十有八人。自提点以下，并由正一真人保举，报部给札。

初，天聪六年，定各庙僧、道以僧录司、道录司综之。凡谙经义、守清规者，给予度牒。顺治二年，停度牒纳银例。八年，授张应京正一嗣教大真人，掌道教。康熙十三年，定僧录司、道录司员缺，及以次递补法。十六年，诏令僧录司、道录司稽察设教聚会，严定处分。雍正九年，嘉法官娄近垣忠诚，授四品提点，寻封妙正真人。十年，定提点以次员缺。乾隆元年，酌复度牒，并授正一真人光禄大夫，妙正真人通议大夫。五年，正一真人诣京祝万寿，鸿胪寺卿梅珏成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于是停朝觐筵宴例。十七年，改正一真人为正五品，不许援例请封。三十一年，以法官品秩较崇，复升正一真人正三品。三十九年，真人府监纪司张克诚留京，置协理提点二人。四十二年，授克诚提点，兼京畿道录司，省协理。

清史稿卷一一六　志第九一

职官三外官

库仓税课河泊各大使闸官　医学

阴阳学　僧纲司道纪司

顺天府　兼管府尹事大臣，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尹，正三品。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其属：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经历司经历，从七品。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并从九品。俱各一人，并汉员。儒学教授，正七品。训导，从八品。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正五品。二十州、县，正七品。各一人。在京者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各一人，正六品。县丞，正七品。四人，大兴一人，宛平三人。巡检，从九品。七人，大兴三人，宛平四人。典史，闸官，崇文门副使，俱未入流。副使后隶监督。各一人。

尹掌清肃邦畿，布治四路，帅京县颁政令条教。岁立春，迎春东郊。天子耕耤，具耒耜丝鞭，奉青箱播种，礼毕，率庶人终亩。田赋出纳，以时勾稽，上其要于户部。治乡饮典礼。乡试充监临官。丞掌学校政令，乡试充提调官。治中掌贰府事，纪纲众务，兼乡会试场务。通判掌主牙税，平禁争伪。经历、照磨掌出纳文书。司狱掌罪囚籍录。儒学掌京畿黉序，文武生月课其艺射，不帅教者戒饬之，三岁报优劣于学政。大兴、宛平二县各掌其县之政令，与五城兵马司分壤而治，品秩服章视外县加一等。

初，世祖奠鼎燕京，建顺天府，置尹一人，丞一人，兼提督学政衔。乾隆五十八年停。别置学政。丞止申送童生。治中三人，通判三人，顺治六年留管粮一人。省马政、军匠各一人。经历、照磨、司狱，各一人，推官、知事、并从六品。检校、从九品。以上三员俱康熙六年省。递运所大使、康熙三十八年省。库大使、康熙三十九年省。张家湾宣课司大使，康熙四十年省。以上三员俱未入流。各一人。儒学汉教授一人，训导六人。顺治二年省四人。康熙四年俱省，五年复置一人。京卫武学汉教授一人，训导二人。顺治二年省。康熙十五年复置一人。辖大兴、宛平二县，知县各一人，县丞各一人，雍正四年，增宛平管河一人。嘉庆十三年复增宛平管河一人。巡检七人，主簿、顺治三年省。典史、闸官，详内务府。各一人。顺治六年，省治中二人。康熙十五年，始以昌平等十九州、县来隶。二十七年，置东、西、南、北四路同知。雍正元年，特简大臣领府事，号兼尹。三年，改京卫武学为府武学。明年，省武学教授、训导官；增府儒学教授、训导，满洲各一人。乾隆八年，

定为二十四州、县隶府。嘉庆十八年，定所属官吏归尹考察。光绪元年，省治中。别设驿巡道。宣统二年，罢兼尹。

奉天府　兼管府事大臣一人。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将军兼管。尹，满洲一人，丞，汉一人。其属：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各一人。所辖海防同知，军粮同知，各一人。承德县知县，典史，各一人。

尹掌留都治化与其禁令，小事决之，大事以闻。丞掌主学校，兼稽宗室、觉罗官学、义学。治中以次各官所掌视顺天府。

初建盛京，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置尹一人，经历、教授、训导，康熙三年省。各一人。康熙二年，置丞一人；治中、通判、推官，六年省。各一人。设承德县附郭，置知县、典史，各一人。巨流河巡检一人。乾隆四十二年省。七年，增府司狱一人。二十八年，定府丞主奉天考试事。乾隆二十七年，诏府尹受将军节度。明年，增兴京理事厅通判一人。光绪二年省。三十年，始以侍郎为兼尹，著为令。光绪二年，省治中，别设驿巡道。改命将军兼管；加兼尹总督衔，府尹二品衔，以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行巡抚事。三十一年，改行省，罢尹丞，置知府。宣统元年，省教佐各官。越明年，省承德县。

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巡抚从二品。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标下有参将、游击等官。其三年大比充监临官，武科充主试官，督、抚同。

初沿明制，督、抚系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衔，无定员。顺治十年，谕会推督、抚，不拘品秩，择贤能者具题。康熙元年，停巡抚提督军务加工部衔。不置总督省分，兼辖副将以下等官。十二年复故，并设抚标左、右二营。三十一年，定总督加衔制。由各部左、右侍郎授者，改兵部左、右侍郎；由巡抚授者，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乾隆十三年，定大学士兼管总督者仍带原衔。明年，改授右都御史衔，其兵部尚书衔由吏部疏请定夺。嘉庆十四年，定以二品顶戴授者兼兵部侍郎衔，俟升品秩再加尚书衔。光绪三十二年，更名陆军部尚书衔。宣统二年停。七年，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定巡抚加衔制。由侍郎授者，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衔；由学士、副都御史及卿员、布政使等官授者，俱为右副都御史；由左佥都御史或四品京堂、按察使等官授者，俱为右佥都御史。乾隆十四年，定巡抚不由侍郎授者，俱兼右副都御史；其兵部侍郎衔，疏请如总督。光绪三十二年，更名陆军部侍郎衔。宣统二年停。时西安有同署巡抚者，山东、山西并有协办巡抚之目，非制也。是岁，谕山陕督、抚参用蒙古、汉军、汉人，纂为令甲。乾隆十八年，以漕运、河道总督无地方责，授衔视巡抚。嘉庆十二年，定由尚书授者，应否兼兵部尚书衔，疏请如总督。光绪二十四年，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衔，寻罢。三十二年，定辟除掾属、分曹治事制。条为十科：曰交涉、曰吏、曰民、曰度支、曰礼、曰学、曰军政、曰法、曰农工商、曰邮传，各置参事、秘书，是为幕职。宣统二年，充会办盐政大臣兼职，寻亦罢。

初，河南、山东、山西等省专置巡抚，无统辖营伍权，以提督为兼衔。直隶、四川、甘肃等省专置总督，吏治归其考核，以巡抚为兼衔。而巡抚例受总督节度，浸至同城巡抚仅守虚名。即分省者，军政民事亦听总督主裁。文宗莅政，命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各巡抚节制镇、协武职；总督兼辖省分，由巡抚署考会题，校阅防剿，定为专责，职权渐崇。光绪季年，裁同城巡抚，其分省者，权几与总督埒，所谓兼辖，奉行文书已耳。宣统间，军政、盐政厚集中央，督、抚权削矣。

总督东三省等处地方兼管三省将军、奉天巡抚事一人。康熙元年置将军。详武职。光绪二年，兼管兵、刑二部及府尹，以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行总督事。三十二年，建行省，改将军曰总督，授为钦差大臣，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宣统二年，兼奉天巡抚事。初建行省，置巡抚一人，至是省。

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一人。顺治五年，置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驻大名。十五年，改为直隶巡抚。十七年，徙真定。明年，复置总督于大名。康熙三年，仍

为三省总督。八年省，移巡抚还驻保定。五十四年，加巡抚以总督衔，不为例。雍正元年，诏嘉李维钧勤慎，特授总督，自是为永制。四年，以礼部右侍郎协理总督，不为常目。乾隆十四年，令兼河道。二十八年，诏依四川例，兼管巡抚事。咸丰三年，兼管长芦盐政。同治九年，加三口通商事务，授为北洋通商大臣，驻天津。冬令封河，还驻保定。初置有宣大总督，顺天、保定、宣府三巡抚。顺治八年，省宣府巡抚，以宣大总督兼其事。十三年，省宣大总督，令顺天巡抚兼之。十八年，省顺天巡抚，归保定巡抚兼管。后亦省。

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一人。顺治二年，以内阁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寻改应天府为江宁，罢南直隶省府尹。四年，置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驻江宁。九年，徙南昌，时号江西总督；已，复驻江宁。十八年，江南、江西分置总督。康熙元年，加江南总督操江事务。初置凤庐巡抚，驻淮安，以操江管巡抚事领之。六年省归漕督。至是始来隶。四年，复并为一。十三年，复分置。二十一年仍合。寻定名两江总督。雍正元年，以综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道光十一年，兼两淮盐政。同治五年，加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遥峙焉。

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一人。顺治元年，置陕西总督，驻固原，兼辖四川。十四年，徙汉中。康熙三年，更名山陕总督，兼辖山西，还驻西安。十四年，改为陕甘总督。时山西别置总督。十九年，仍改陕甘为山陕，省山西总督入之。辖四川如故。雍正元年，以综治陕西、甘肃、四川三省，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三年，授兵部尚书岳钟琪为总督。先是定为满缺，参用汉人自此始。九年，谕仍专辖陕、甘。十四年，复辖四川，更名川陕甘总督。乾隆十三年，西陲用兵，仍置陕西总督。十九年，省甘肃巡抚，移陕甘总督驻兰州，兼甘肃巡抚事。二十四年，别置甘肃总督，兼辖陕西，驻肃州；移川陕总督驻四川。寻复定名陕甘总督，还驻兰州，仍兼巡抚事。光绪八年，新疆建行省，复兼辖之。

总督闽浙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一人。顺治二年，置福建总督，驻福州，兼辖浙江。五年，更名浙闽总督，徙衢州，兼辖福建。十五年，两省分置总督，福建总督驻漳州，浙江总督驻温州。康熙十一年，移福建总督驻福州。明年，省浙江总督。二十六年，改福建总督为福建浙江总督。雍正五年，特授李卫总督浙江，整饬军政吏治，并兼巡抚事；郝玉麟以浙闽总督专辖福建。十二年，复省浙江总督，仍合为一。乾隆元年，诏依李卫例，特授嵇曾筠为浙江总督，郝玉麟仍专辖福建。三年，嵇曾筠入阁，郝玉麟仍总督闽、浙如故。闽、浙或分或合，至是始为永制。光绪十一年，省福建巡抚，并兼巡抚事。

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一人。顺治元年，置湖广总督，驻武昌。康熙七年省，九年复置。十九年，改川湖总督复为湖广总督，还驻武昌。二十六年，更名湖北湖南总督。光绪三十年，兼湖北巡抚事。

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一人。顺治元年，置四川巡抚，驻成都，不置总督。十年，以川省兵马钱粮皆从陕西调发，诏陕西总督孟乔芳兼督四川。十四年，停陕督兼辖，专置四川总督，驻重庆。康熙七年，更名川湖总督，徙荆州。九年，还驻重庆。十三年，四川省会别置总督一人。十九年，省隶陕甘总督，其川湖总督省归湖广总督兼理。雍正九年复置，驻成都。十三年又省。乾隆十三年，以金川用兵，始定为专缺，兼管巡抚事。二十四年，兼辖陕西，寻停兼辖。宣统元年，以将军所辖松潘、建昌二镇，阜和协所属各营，建昌、松茂二道府、厅、州、县改隶之。

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一人。顺治元年，置广东总督，驻广州，兼辖广西。十二年，徙梧州。康熙二年，别置广西总督，移广东总督驻廉州。三年，复并为一，驻肇庆。雍正元年，复分置。明年仍合。七年，以苗患，令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仍隶广东。光绪三十一年，兼广东巡抚事。

总督云贵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一人。顺治十六年，置经略，寻改总督，两省互驻。康熙元年，分置云南总督，驻曲靖；贵州总督，驻安顺。三年，复并为一，徙贵阳。十二年，仍分置，寻复故。二十六年，徙云南府。雍正十年，上嘉鄂尔泰才，以云贵总督兼制广西，给三省总督

印。十二年，仍辖两省，以经略苗疆，授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巡抚事，尹继善为云南总督，专辖云南。十二年复故。光绪三十一年，兼云南巡抚事。

总督漕运一人。掌治漕挽，以时稽核催趱，综其政令。标下官同总督。顺治元年，遣御史巡漕，寻置总督，驻淮安。四年，以满洲侍郎一人襄治漕务。八年省。十三年复置，十八年又省。六年，兼凤庐巡抚事。十六年，停兼职。康熙二十一年，定粮艘过淮，总漕随运述职。咸丰十年，令节制江北镇、道各官。光绪三十年，以淮、徐盗警，改置巡抚。明年省。

河道总督，江南一人，山东河南一人。直隶河道以总督兼理。掌治河渠，以时疏浚堤防，综其政令。营制视漕督。顺治元年，置总河，驻济宁。康熙十六年，移驻清江浦。二十七年，还驻济宁，令协理侍郎开音布等驻其地。三十一年，总河并驻之。三十九年，省协理。四十四年，兼理山东河道。雍正二年，置副总河，驻武涉，专理北河。七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驻清江浦，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驻济宁，分管南北两河。八年，增置直隶正、副总河，为河道水利总督，驻天津。自是北河、南河、东河为三督。九年，置北河副总河，驻固安，并置东河副总河，移南河副总河驻徐州。十二年，移东河总督驻兖州。乾隆二年，省副总河。厥后省置无恒。十四年，省直隶河道总督。咸丰八年，省南河河道总督。光绪二十四年，省东河河道总督，寻复置。二十八年又省，河务无专官矣。

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江南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十八年，江南分省，更名江苏巡抚。

巡抚安徽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操江兼巡抚安徽徽、宁、池、太、广，驻安庆。康熙元年，省操江，所部十二营改隶总督，始置安徽巡抚。嘉庆八年，以距寿春镇窎远，加提督衔。

巡抚山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理营田一人。顺治元年置，驻济宁。时海防巡抚驻登州，九年省。康熙四十四年，管理山东河道。五十三年，兼临清关务。乾隆八年，依山西、河南例，加提督衔。

巡抚山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巡抚，驻太原，提督雁门等关。雍正十二年，管理提督事务，通省武弁受节度。

巡抚河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理河道、屯田一人。顺治元年置，驻开封。康熙十七年，定管理河南岁修工程。雍正四年，加总督衔，不为例。寻省。十三年复置。乾隆五年，以盗警，加提督衔。

巡抚陕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驻西安，定为满缺。雍正九年，以兵部尚书史贻直署巡抚，参用汉人自此始。

巡抚新疆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甘肃巡抚，驻甘州卫。雍正二年改卫为府。五年，徙兰州。康熙元年，移驻凉州卫。后亦改府。五年，还驻兰州，寻改驻巩昌。十九年，仍回兰州。四十四年，兼管茶马事。乾隆十九年省，移陕甘总督来驻，兼巡抚事。光绪十年，新疆建行省，置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初置有延绥巡抚、宁夏巡抚各一人，康熙间俱省。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驻杭州。雍正五年，改总督。十三年，仍为巡抚，兼总督衔。乾隆元年，复置总督。三年复故。

巡抚江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驻南昌，辖十一府。康熙三年，兼辖南安、赣州。初置南赣巡抚，至是省入。乾隆十四年，加提督衔。

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偏沅巡抚，驻偏桥镇。同时置抚治郧阳都御史，驻沅州，以控湘、蜀、豫、晋之交，十八年省。康熙十五年，以盗警复置。十九年又省。康熙三年，湖南分省，移驻长沙。雍正二年，更名湖南巡抚，令节制各镇。

巡抚湖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湖广巡抚，驻武昌。康熙三年，更名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四年省，寻复置。三十二年又省。

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驻广州。雍正二年，兼太平关务。光

绪二十四年省，寻复置。三十一年，以广西军务平，又省。

巡抚广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加节制通省兵马衔一人。顺治元年置，驻桂林。六年，省凤阳巡抚标兵来隶。雍正九年，令节制通省兵马。

巡抚云南等处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驻云南府。雍正四年，命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为巡抚，兼总督事。十年，升总督，兼巡抚事。张广泗继之，亦兼巡抚。乾隆十二年，始授图尔炳阿为巡抚。光绪二十四年省，寻复置。三十年又省。

巡抚贵州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加节制通省兵马衔一人。顺治十五年置。十八年，停提督军务。乾隆十二年，以苗患复之。明年，加爱必达节制通省兵马衔。十八年，著为例。

巡抚台湾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一人。顺治元年，置福建巡抚，驻福州。光绪元年，移驻台北。十一年，台湾建行省，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兼学政事，其福建巡抚事归闽浙总督兼管。二十一年，弃台湾，省巡抚。

提督学政，省各一人。以侍郎、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各带原衔品级。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

初，各省并置督学道，系按察使佥事衔，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补用。惟直隶差督学御史一人。后称顺天学政。顺治十年改用翰林编、检、中、赞、讲、读并差。乾隆以来多用卿贰。江南、江北二人。顺治十年改用翰林官，明年仍用佥事。康熙元年省并为一。二十四年复用翰林官。雍正三年，析置江苏、安徽各一人。称学院。顺治七年，定学道考选部属制。由内阁与吏、礼二部会考选，礼部二人，户、兵、刑、工各一人。十六年停。十五年，省宣大学政归山西学道兼理。康熙元年，并湖北、湖南提学道为一，更名湖广提学道。雍正二年，复分置。明年，命奉天府丞主考试事，省陕西临巩学政改归西安学道兼理。二十三年，停督学论俸补授例，并定浙江改用翰林官，依顺天、江南北例称学院，其各省由部属、道、府任者，仍为学道。三十九年，定翰林与部属并差。雍正四年，各省督学并更名学院，凡部属任者，俱加编修、检讨衔，自是提学无道衔矣。明年，命巡察御史兼理台湾学政。乾隆十七年，改台湾道兼理。光绪十二年，巡抚兼学政事。七年，改广东学政为广韶学政，增置肇高学政一人。乾隆十六年，复并为一。光绪二年，增置甘肃学政一人。先是甘肃岁、科试由陕西学政兼理，至是始置。三十一年，省奉天府丞，增置东三省学政一人。是岁罢科举，兴学校，改学政为提学使。详新官制。初置有提督满洲、蒙古翻译学政，以满洲侍读、侍讲充。雍正元年省。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省各一人。从二品。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从七品。照磨所照磨，从八品。理问所理问，从六品。库大使，正八品。仓大使，从九品。各一人。布政使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三年宾兴，提调考试事，升贤能，上达礼部。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经历、都事掌出纳文移。照磨掌照刷案卷。理问掌推勘刑名。库大使掌库藏籍帐。仓大使掌稽检仓庾。

初，直隶不置布政使，置口北道一人司度支，兼山西布政使衔。雍正二年，改从直隶布政使衔。各省置左、右布政使一人，贵州事简，不置右布政使。左、右参政、参议，因事酌置。守道并兼参政、参议衔。所属经历，江宁、苏州、湖南、甘肃不置。都事，福建、河南各一人。照磨，浙江、福建、湖北、山西、四川、甘肃各一人。检校，正九品。雍正二年省。理问，副理问，从七品。康熙三十八年省。库大使，仓大使，宝源局大使，正九品。康熙三十八年省。因时因地，省置无恒。顺治三年，罢南直隶旧设部院遣侍郎，满、汉各一人，驻江宁治事，至是省，定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十八年，江南分省，右布政使徙苏州，左仍驻江宁。康熙二年，陕西分省，右布政使徙巩昌，分治甘肃。明年，湖广分省，右布政使徙长沙，分治湖南。六年，改江南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左为安徽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为西安布政使，右为巩昌布政使；湖广左布政使为湖北布政使，右为湖南布政使。并定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陕西二人，罢左、右系衔，名曰守道。七年，定山西、陕西、甘肃为满洲缺。雍正元年，授胡期恒陕西布政使。明年，授高成龄山西布政使。又明年，授孔毓璞甘肃布政使。参用汉人自此始。八年，置直隶守道一人，综司度支。改西安布政使为陕西布政使；徙巩昌布政使驻兰州，为甘肃布政使。雍正二年，改直隶守道为布政使。乾隆十八年，停各省守道兼布政使、参政、参议衔。二十五年，以江宁钱谷务剧，增置布政使一人，析江、淮、扬、徐、通、海六府、州隶之；苏、松、常、镇、太五府仍隶苏州布政使；其安徽布政使回治安庆。光绪十年，新疆建行省，增置甘肃新疆一人，驻乌鲁木齐。十三年，台湾建行省，增置福建台湾一人，驻台北。二十一年弃台湾，乃省。三十年，命江宁布政使兼理江淮布政使事，寻罢。宣统二年，各省设财政公所，或名度支公所。分曹治事，以布政使要其成，间省经历等官。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省各一人。正三品。其属：经历司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所照磨，正九品。司狱司司狱，从九品。各一人。按察使掌振扬风纪，澄清吏治。所至录囚徒，勘辞状，大者会藩司议，以听于部、院。兼领阖省驿传。三年大比充监试官，大计充考察官，秋审充主稿官。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掌检察系囚。经历、照磨所司视藩署。

初，直隶不置按察使，置大名巡道兼河南按察使衔，通永天津巡道兼山东按察使衔，霸昌井陉巡道兼山西按察使衔。雍正二年，改直隶按察使衔。各省置按察使一人。副使、佥事，因事酌置。巡道并兼副使、佥事衔。所属经历、安徽、湖南、甘肃、贵州不置。知事，江西、福建、山西、广东、广西各一人。照磨，安徽、福建、浙江、湖南、甘肃、贵州各一人。检校、康熙六年定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各一人。三十九年省。司狱，因时因地，省置无恒。顺治三年，增置江宁按察使一人。康熙三年，增置江北按察使，驻泗州；湖广按察使，驻长沙；甘肃按察使，驻巩昌。六年，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名曰巡道，徙安徽按察使驻安庆。七年，定山西、陕西、甘肃为满洲缺。雍正元年，授高成龄山西按察使。二年，授费金吾陕西按察使，张适甘肃按察使。参用汉人自此始。八年，增置直隶巡道一人，综司刑名。徙甘肃按察使驻兰州。雍正二年，改直隶巡道为按察使。八年，江苏按察使徙苏州。江宁隶此。乾隆十八年，停各省巡道兼按察使副使、佥事衔。咸丰三年，加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按察使衔。后改皖南道。同治五年，加奉天奉锦山海道按察使衔。后改锦新营口道。光绪十三年，福建台湾道、甘肃新疆道并加按察使衔。三十年，加江苏淮扬海道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后省，余并改提法使衔。宣统三年，更名提法使，间省经历等官。

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从三品。奉天、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四川各一人。盐法道，江南、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广西、云南各一人，甘肃二人。兼分守地方者二，分巡地方者六。详道员。运同，从四品。长芦、山东、广东分司各一人。运副，从五品。两浙分司一人。监掣同知，正五品。山西、河东、两淮、淮南、淮北各一人。盐课提举司提举，从五品。云南三人，分司石膏、黑盐、白盐三井。运判，从六品。直隶蓟永分司、两淮海州通州泰州分司、两浙嘉松分司各一人。盐课司大使，正八品。直隶、场凡八：曰越支、曰岩镇、曰芦台、曰丰财、曰石碑、曰归化、曰济民、曰海丰。山东场凡八：曰王家冈、曰永阜、曰永利、曰富国、曰涛雒、曰石河、曰官台、曰西繇。各八人，山西三人，曰东场、曰西场、曰中场。两淮二十有三人，曰板浦、曰临兴、曰中正、曰金沙、曰吕四、曰余西、曰掘港、曰丰利、曰石港、曰角斜、曰拼茶、曰庙湾、曰刘庄、曰新兴、曰伍佑、曰富安、曰安丰、曰梁垛、曰河垛、曰草偃、曰丁溪、曰东台，场各一人。福建十有六人，内西河、浦下验掣大使各一人。其场曰福清、曰诏安、曰莆田、曰下里、曰浯州、曰福兴、曰浔美、曰石马、曰惠安、曰祥丰、曰莲河。又有江阴西场、漳浦南场、前江圃场。两浙三十有二人，内崇明巡盐大使一人。其场曰仁和、曰三江、曰钱清、曰曹娥、曰穿山、曰石堰、曰鸣鹤、曰清泉、曰大嵩、曰双穗、曰长林、曰长亭、曰黄岩、曰下沙、曰下沙头、曰杜渎、曰西路、曰许村、曰海沙、曰鲍郎、曰芦沥、曰横浦、曰袁浦、曰永嘉、曰青村、曰浦东、曰龙头、曰玉泉、曰黄湾、曰东江、曰金山。四川五人，曰青堤渡、曰庸家渡、曰牛华溪、曰云阳、曰大宁，场各一人。广东十有二人，曰白石、曰博茂、曰大洲、曰招收、曰淡水、曰小靖、曰石桥、

曰茂晖、曰隆井、曰东界、曰墩白、曰电茂，场各一人。云南七人。曰黑盐井、曰白盐井、曰石膏井、曰阿陋井、曰按板井、曰大井、曰丽江井，场各一人。盐引批验所大使，正八品。直隶、分驻小直沽、长芦。山东、分驻雒口、蒲台。两淮分驻仪征、淮安。各二人，四川三人，重庆、嘉定府经历各兼一人。遂宁县丞兼一人。两浙四人，杭州、绍兴、松江、嘉兴各一人。广东一人。驻西汇关。库大使，从八品。长芦、两淮、两浙、山东、广东、隶盐运使。山西、福建、四川、云南隶盐法道。各一人。经历，从七品。长芦、两淮、两浙、山东、广东、隶盐运使。山西隶盐法道。各一人。知事，从八品。两淮、广东各一人。巡检，从九品。长芦一人，驻张家湾。两淮、分驻白塔河、乌沙河。山西分盐池驻长乐。各二人。

运使掌督察场民生计，商民行息，水陆輓运，计道里，时往来，平贵贱，以听于盐政。长芦、两淮各一人。其福建、四川、广东，总督兼之。两浙、山西、云南，巡抚兼之。沿革详下。盐法道亦如之。运同，运副，运判，掌分司产盐处所，辅运使、盐道以治其事。同知掌掣盐政令。提举治事如分司。场大使掌治盐场、池、井，分辖于运同、运判，统辖于运使或盐法道。

初，差御史巡视盐课，长芦、咸丰十年省归直隶总督兼理。河东、雍正二年省归川陕总督兼理，明年复故。乾隆四十三年省归山西巡抚兼理。嘉庆十二年改隶河东道。两淮、道光十一年省归两江总督兼理。两浙雍正三年省归浙江巡抚兼理。乾隆五十八年改织造为盐政。嘉庆二十五年仍归巡抚。各一人。十年，停差巡盐御史，十二年复故。康熙六年，定各部郎员并差满、汉各一人。八年仍改御史。十年定差一人。十一年俱归各省巡抚兼理。十二年复差。后兼差内府员司。并称盐政。置都转盐运使，长芦、山东、河东、乾隆五十七年省。两淮、两浙、康熙四十九年改驿盐道。乾隆五十八年复故。福建、雍正四年改驿盐道，十二年更名盐法。两广寻改驿盐道。康熙三十二年复故。各一人，云南盐法道一人。其各省行销事务，并守巡道兼之。运同，长芦、山东、俱康熙十六年省，明年复置。两淮、康熙六十年省。两浙、康熙十六年省。明年复置。四十三年又省。河东、康熙十六年省。雍正二年复置。乾隆五十七年又省。两广康熙十六年省。三十二年复置。各一人，副使各一人。顺治十三年省两淮一人。康熙十六年俱省。明年，复置两浙一人。运判，两淮四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一人。长芦、康熙十七年省。乾隆四十六年复置。山东、河东、俱雍正二年省。嘉庆十二年复置。十七年又省。两浙各一人。提举，广东一人，康熙五年省市舶提举七人，归盐提举兼理。三十二年省。云南三人。吏目，从九品。广东、康熙三十二年省。云南雍正十年省。各一人。经历，知事，并所辖各场盐课司，盐引批验所，库仓大使，巡检，省置无恒。顺治三年，置江南驿盐道一人。十三年省。康熙十三年置二人，分驻江宁、安庆。二十一年省安庆一人。七年，置湖北驿盐道一人。改屯盐水利、驿传二道置。康熙七年省，十三年复置。五十八年又省。雍正元年复置。乾隆四十四年改分守武昌盐法道。明年，置甘肃庆阳盐课同知一人。寻省。康熙四年，以广西桂平梧郁道兼盐法。明年，置江西驿盐道一人。十七年，置福建运同一人。四十三年省。三十年，差巡盐御史，两广、三十二年停。五十七年差广东一人。五十九年改归两广总督兼理。福建雍正元年改隶闽浙总督。十二年改归盐法道。各一人。雍正四年，置山西盐捕同知一人。嘉庆十二年省。明年，置四川驿盐道一人。先是归粮道兼理。二十五年，专司盐茶。十一年，置江苏盐务巡道，乾隆六年省。两广运判，乾隆七年省。各一人。十二年，改陕西驿传道为驿盐，专司盐法。乾隆五十九年，改置分巡凤邠道。并置湖南驿盐道一人。兼辖常、宝。十三年，改河南开归道为分守粮驿盐道。先是归大梁道兼理。乾隆元年，置广西梧州运同一人。七年省。二十四年，定淮南、淮北盐掣同知二人。拣员兼摄。明年定为额缺。嘉庆十一年，定陕西凤邠道、宣统元年省归巡警道兼理。甘肃宁夏道兼盐法。明年，复设山西盐署，以河东道兼盐法，置监掣同知一人。宣统二年，增置奉天运使一人，复改四川盐茶道为运使。明年，改各省运使为盐务正监督，增福建、云南、山东、河东各一人。省盐法道，改置副监督，定淮南、江岸、皖岸、西岸、鄂岸、湘岸、淮北、四川、滇黔边计、济楚、广西、甘肃，各一人。统辖于盐政大臣。

道员，正四品。　粮道。江南、苏松、江安、浙江、云南各一人。其山东、湖北、湖南、广东、贵州，俱光绪、宣统间省。江西兼巡南抚建、福建兼巡福宁、陕西兼守乾鄜，并省。河道。直隶永

定河道驻固安。山东运河道、江苏河库道，俱光绪季年省。各道兼河务者详后。海关道。津海关道驻天津。兼关务者详后。巡警道。劝业道。省各一人，均驻省。详新官制。分守道：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兼驿传、水利，驻省。山西雁平道，驻代州。宣统元年省。冀宁道，兼水利，驻省。宣统二年省。湖北武昌道，广西桂平梧道；俱盐法道兼，驻省。其带兵备者，黑龙江兴东道，兼营务、垦务、木植、矿产，驻内兴安岭。山西河东道，盐法道兼，驻运城。陕西潼商道，驻省城。福建兴泉永道，兼海政、驿传，驻厦门。湖北安襄郧荆道，兼水利，驻襄阳。湖南衡永郴桂道；兼驿传，驻衡州。整饬兵备道，直隶口北道，驻宣化，定为满缺。后参用汉人。甘肃甘凉道。驻凉州。分巡道：直隶清河道，兼河务，驻省。霸昌道，驻昌平。光绪三十年省。河南河陕汝道，兼水利、驿传，驻陕州。福建延建邵道，驻延平。浙江金衢严道，兼水利，驻衢州。湖南岳常澧道，兼驿传、商埠、关务，驻澧州。四川川南道，驻卢州。广东广肇罗道，兼水利，驻肇庆。云南临安开广道；兼关务，驻蒙自。其带兵备者，奉天洮昌道，兼蒙旗事，驻辽源州。临长海道，驻临江。锦新营口道，兼关务，驻营口。兴凤道，驻安东。吉林东南路道，兼关务，驻珲城。东北路道，兼关务，驻三姓。西路道，专司交涉，驻长春。黑龙江呼伦道，驻呼伦。瑷珲道，驻瑷珲。以上五员并加参领衔。直隶通永道，兼河务、海防、屯田，驻通州。天津道，兼河务，见前。大顺广道，兼河道、水利，驻大名。苏州道，粮道兼，并司水利，见前。苏松太仓道，兼水利、渔业、关务，驻上海。常镇通海道，兼河道、关务，驻镇江。淮扬海道，兼盐法、漕务、海防，加提法使衔，驻淮安。徐州道，兼河务，驻宿迁。安徽安庐滁和道，驻省城。光绪三十三年省。皖南道，省宁太池广道改置，兼关务，加提法使衔，驻芜湖。皖北道，省凤颍六泗道改置，驻凤阳。山东兖沂曹济道，兼驿传、河务、水利，驻兖州。山西归绥道，兼关务、驿传及蒙旗事，驻绥远。初定为满缺，后参用汉人。河南开归陈许郑道，兼河务，驻省。河北道，兼河务、水利，驻武陟。南汝光道，兼水利，驻信阳州。陕西陕安道，兼水利，驻汉中。凤邠道，盐法道兼。宣统元年省。甘肃平庆泾固化道，盐法道兼，驻平凉。兰州道，兼屯田、茶马，驻省城。宣统二年省。阿克苏道，兼水利、屯政、抚驭蒙部，稽查卡伦，驻本城。喀什噶尔道，兼水利、屯垦、通商，抚驭布鲁特，稽查卡伦，驻本城。福建汀漳龙道，驻漳州。台湾道，光绪二十一年弃台湾，省。浙江杭嘉湖道，兼海防，驻嘉兴。宁绍台道，兼水利、海防，驻宁波。温处道，兼水利、海防，驻温州。江西瑞南临道，盐法道兼，驻萍乡。抚建广饶九南道，兼关务、水利、窑务，驻九江。吉南赣宁道，兼关务、水利、驿传，驻赣州。湖北汉黄德道，兼水利，驻汉口。上荆南道，兼关务、水利，驻沙市。施鹤道，兼辖文武，驻施南。湖南辰沅永靖道，兼界亭，镇苗疆，驻凤凰营。四川成绵龙茂道，兼水利，驻省城。光绪三十四年省。建昌上南道，兼驿传，抚土司，驻雅州。川东道，兼驿传，驻重庆。川北道，驻保宁。康安道，驻巴安，加提法使衔。边北道，驻登科。以上二员，宣统二年置，隶川滇边务大臣。广东南韶连道，兼水利，驻韶州。惠潮嘉道，驻惠州。廉钦道，驻钦州。高雷阳道，驻高州。琼崖道，驻琼州。广西左江道，驻南宁。右江道，驻柳州。太平思顺道，驻龙州。以上二员，并控制汉、土。云南迤东道，兼驿传，驻曲靖。迤西道，兼驿传、关务，驻大理。迤南道，兼驿传，驻普洱。贵州贵东道，兼驿传，镇苗疆，驻古州。贵西道，驻安顺。宣统二年省。整饬兵备道，直隶热河道，加提法使衔，驻本城。江南江宁道，盐法道兼，并司水利，驻省。山东登莱青道，兼海防、水利，驻登州。陕西延榆绥道，兼盐茶，驻榆林。甘肃宁夏道，兼盐法、水利，驻宁夏。巩秦阶道，兼茶马、屯田，驻秦州。新疆镇迪道，兼驿传，加提法使衔，驻省。伊塔道；兼水利、屯田，稽查卡伦，驻宁远。抚治兵备道，甘肃西宁道，兼治蒙、番，驻西宁。乾隆间定为满、蒙缺，后参用汉人。嘉庆间复旧制，后仍参用。安肃道。兼屯田，驻肃州。各掌分守、分巡，及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并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帅所属而廉察其政治。其杂职有库大使，从九品。仓大使，关大使，俱未入流，详后杂职。皆因地建置，不备设。

布、按二司置正、副官。寻改置布政使左、右参议，是为守道；按察使副使、佥事，是为巡道。时道员止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也。顺治十六年，谕各道兼带布、按二司衔，著为例。康熙六年，省守、巡道百有八人，厥后渐次复置，有统辖阖省者，有分辖三、四府州者，省置无恒，衔额靡定，

均视其升补本职为差。如由京堂等官补授者为参政道，掌印给事中、知府补授者为副使道，由科道补授者为参议道，郎中、员外郎、主事、同知补授者为佥事道，守、巡皆同。乾隆十八年，罢参政、参议、副使、佥事诸衔，特峻其品秩。初制，参政道从三品，副使道正四品，参议道从四品，佥事道正五品。至是俱定正四品。嗣是守、巡诸道先后加兵备者，八十余人。四十一年，诏道员署布、按二司者，许上封奏。嘉庆四年，以道员职司巡察，诏复雍正间旧制，许言事。德宗以降，别就省会置巡警、劝业二道，分科治事，议省守、巡道，酌留一二带兵备者，未果。又初制有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兴屯道，浙江、江苏海防道，福建巡海道，江苏江防道，马政道，后俱省。

府　知府一人。初制正四品。乾隆十八年改从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无定员。其属：经历司经历，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从九品。司狱司司狱，从九品。各一人。又江苏检校、贵州长官司吏目，各二人。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同知、通判，分掌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职。其直隶布政使者，全国二十有二，制同直隶州，或隶将军与道员，各因地酌置。经历、知事、照磨、司狱，所掌如两司首领官。自同知以下，事简者不备。

初制，知府秩正四品，区三等，多用汉员，时满洲郎、员外转布、按不占府缺。康熙初始参用。并置推官康熙六年省。及挂衔推官。顺治三年省。督捕左、右理事官康熙三十八年省。各一人。康熙元年，以委署州、县专责知府，行保举连坐法。五十一年，允御史徐树庸请，引见督、抚特举人员。自是知府授官，引见时观敷奏，报最时课治迹，著为令甲。雍正元年，谕督、抚甄别知府，厥后府与同知且许言事。后停。十二年，以府职重要，援引古谊，思复久任制。部议以迁擢为鼓励，止于限年升调。仁宗亲政，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严谕各督、抚考核。宣宗时犹然。文、穆而下，古辙浸远矣。宣统之季，省各府附郭县，以知府领其事。自江南、陕西、湖广分省，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建省，四川、云南改土归流，各以府隶之，计全国府二百十有五。

州　知州一人。初制从五品。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隶州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无定员。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知州掌一州治理。属州视县，直隶州视府。唯无附郭县。州同、州判，分掌粮务、水利、防海、管河诸职。吏目掌司奸盗、察狱囚、典簿录。

初制，州置知州一人。嗣后因地制宜，省析并随时更易，佐贰亦如之。计全国直隶州七十有六，属州四十有八。

县　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一人。正八品。主簿无定员。正九品。典史一人。未入流。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

初制，县置知县一人。顺治十二年，谕吏部参酌州、县制，区三等。先是台谏需人，依明往例，行取知县。圣祖亲政，以亲民官须谙利弊，命督、抚举贤能。康熙二十九年，复谕九卿察廉吏。清苑知县邵嗣尧等十二人擢置宪府，铮然有声。高宗犹亟称之。自部议防太骤，俾回翔曹司间，其途稍纡矣。乾隆十六年，停止行取升部员，其贤能者仍得题擢也。嘉庆十五年，刊《钦定训饬州县规条》一书，颁示各省。文宗时，军书旁午，民生凋敝，申谕督、抚随时严察。顾其时杂流竞进，廉能者寡。穆宗厉精图治，谕各省甄别捐纳、军功人员，寻以招流亡、垦地亩课第殿最。同治七年，复命设局刊《牧令》诸书，犹存振厉至意。光绪间，督、抚违例更调州、县官，视同传舍。二十四年，议复久任制。三十一年，定考核州、县章程，详考绩。制亦少密焉。计全国县凡千三百五十有八。

儒学　府教授、正七品。训导，从八品。州学正、正八品。训导，县教谕、正八品。训导，俱各一人。教授、学正、教谕，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训导佐之。例用本省人。同府、州者否。江苏、安徽两省通用。初沿明制，府、厅、州、县及各卫武学并置学官。康熙三年，府、州及大县省训导，小县省教谕。十五年复置。自是教职分正复。厥后开俊秀监生捐纳教职例。三十年，允江南学政许汝霖请，凡捐学正、教谕者改为县丞，训导改为主簿，繇是

唯生员始得入赀，教授必由科目。三十二年，省各卫武学训导。三十九年，颁学宫圣谕十六条，月朔望命儒学官集诸生宣读。四十一年，颁《御制训饬士子文》，命学宫鐫石。四十二年，定教职，学各二人。雍正元年，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绥等处建立义学，嗣是改土归流，塞外荒区渐次俱设儒学。明年，置云南井学训导，井学自此始。又明年，省都司儒学、京卫武学教授，满洲生员并归汉官月课。十三年，定府、州、县儒学官品秩。如前所列。光绪三十年后，科举既罢，各省教职缺出不补。时议改置文庙官，不果。

巡检司巡检，从九品。掌捕盗贼，诘奸宄。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隶州厅者，专司河防。

驿　驿丞，未入流。掌邮传迎送。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视使客品秩为差，支直于府、州、县，籍其出入。雍正六年，定满人不得为驿丞。典史同。

库大使一人。隶布政使者正八品，运使、盐法道、各道从九品，盐茶道及各所俱未入流。掌主库藏。

仓大使一人。隶布政使及各府从九品。州、县未入流。掌主仓庾。

税课司大使一人。隶道、府者从九品。州、县未入流。掌主税事。凡商贾、侩屠、杂市俱有常征，以时榷之，输直于道、府若县。

闸官一人。未入流。掌潴泄启闭。

河泊所大使一人。未入流。掌征鱼税。

医学　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俱未入流。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宣统元年，奉天模范监狱成，置医务所所长，省府正科。

阴阳学　府正术，州典术，县训术，各一人。俱未入流。由所辖有司遴行端者，咨部给札。雍正七年，令兼辖星学。

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州僧正司僧正，县僧会司僧会，各一人。

府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州道正司道正，县道会司道会，各一人。俱未入流。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

清史稿卷一一七　志第九二

职官四武职　藩部土司各官

公侯伯子男　额驸　侍卫处

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总统

三旗包衣骁骑营　三旗包衣护军营步军统领

上虞备用处　善扑营王公府属各官

公主府长史陵寝驻防各官

各省驻防将军等官　提督等官

各处驻扎大臣　回部各官

藩属各官　土司各官　番部僧官

公、侯、伯超品。子、正一品。男、正二品。轻车都尉、正三品。以上俱分三等。骑都尉、正四品。云骑尉、正五品。恩骑尉，正七品。凡九等，以封功臣及外戚。

初，天命五年，论功序列五爵，分总兵为三等，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牛录额真称备御。天聪八年，始设一等公，即五备御之总兵。及一、二、三等昂邦章京，即总兵。梅勒章京，即副将。扎兰章京，一、二等即参将，三等游击。牛录章京。即备御。顺治元年，加封功臣公、侯、伯世爵，锡之诰券。时公、侯、伯下无子、男，副、参即其爵也。四年，改昂邦章京为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为阿思哈尼哈番，扎兰章京为阿达哈哈番，牛录章京为拜他喇布勒哈番。授爵自拖沙喇哈番始，旧为半个前程，汉称外所千总，正五品。递上为拜他喇布勒哈番，汉称外卫指挥副佥事，从四品。再一拖沙喇哈番，称外卫指挥佥事，正四品。阿达哈哈番，三等称外卫副同知，二等称外卫指挥同知，俱从三品。一等称外卫指挥副使，再一拖沙喇哈番，称外卫指挥使，正三品。阿思哈尼哈番，

三等称外卫都指挥副同知，二等称外卫都指挥同知，俱从二品。一等称外卫都指挥副使，再一拖沙喇哈番，称外卫都指挥使，俱正二品。精奇尼哈番。二等称銮仪卫都指挥同知，从一品。一等称銮仪卫都指挥使，正一品。积拖沙喇哈番二十六，为一等公。八年，定世袭罔替制。十八年，定合并承袭制。

康熙元年，以世爵合并至公、侯、伯者，仍与分袭。雍正二年，锡明裔朱之琏一等侯。乾隆十四年，锡名延恩。八年，嘉大学士张廷玉等辅弼勤劳，赐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汉世职自此始。明年，锡公爵嘉名。如褒绩、忠达类。外戚命为承恩公。往制为一等公。乾隆四十三年改三等。

乾隆元年，定精奇尼哈番汉字为子，阿思哈尼哈番为男，阿达哈哈番为轻车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拖沙喇哈番为云骑尉，满文如故。十三年，定公、侯、伯以次封爵表。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一等侯兼一云骑尉袭二十三次，一等伯兼一云骑尉十九次，一等男兼一云骑尉十一次，自公至男，一、二、三等依次递降。十四年，追锡侯、伯嘉名。如奉义侯、敦惠伯类。自是垂为永制。十六年，定世袭七品官为恩骑尉，是为九等。三十二年，嘉黄芳度功，予袭公爵十二世，并依八旗例，复给恩骑尉，优恤于无穷。时将军张勇等，提督孙思克等，并缘此推恩，繇是汉官亦有世袭罔替例。同治中兴，剖符析圭者，汉官为多，犹古武功爵也。光绪三十三年，制定创兴大业者予子、男，号曰商爵，则颁爵之制少异已。

公主额驸，位在侯、伯上。尚固伦公主、中宫所生女。曰固伦额驸，秩视固山贝子；尚和硕公主、妃所生女及中宫抚养者。曰和硕额驸，秩视超品公。亲王女曰郡主，额驸秩视武职一品。世子、郡王女曰县主，额驸视二品。贝勒女曰郡君，额驸视三品。贝子女曰县君，额驸视四品。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女曰乡君，额驸视五品。近支格格予岁禄，远支止予虚衔。下嫁蒙藩亦如之。所生之子，各予其父品级。

初，太祖时，额驸何和礼授都统，达尔汉继之。太宗时，巴雅思祜朗授都统，拉哈继之。自是御前领卫大臣、护军前锋统领，皆为专职。亦有仅受岁禄，而护从随征受命一充其任者。至出镇西北，则自定边左副将军策凌始。踵其后者，世宗时，观音保为领队大臣，高宗时，色布腾巴勒珠尔为参赞大臣。其授文职者，止天命间苏鼐、乾隆间福隆安二尚书而已。

侍卫处　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内大臣，初制正一品，后改从一品。各六人。镶黄、正黄、正白旗各二人。散秩大臣、都统、护军前锋统领、满大学士、尚书内特简。散秩大臣无员限。从二品，食三品俸。主事一人。署主事三人。笔帖式二十有七人。内委署十五人。协理事务侍卫班领，正三品。侍卫班领，正四品。各十有二人。署班领二十有四人。侍卫什长七十有九人，宗室九人。侍卫一等正三品。六十人，旗各二十人。宗室九人。旗各三人。二等正四品。百五十人，旗各五十人。三等正五品。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宗室六十有三人。旗各二十一人。蓝翎侍卫九十人。旗各三十人，三旗通为五百七十人。内隶黏竿处三十四人，上驷院二十四人，上虞备用处三十六人。善扑营、武备院无常额。四等侍卫、汉侍卫，分一、二、三等及蓝翎。俱无员限。亲军校，正六品。署亲军校，初无品级。乾隆五十一年，定从八品。各七十有七人。

领侍卫掌董帅侍卫亲军，偕内大臣、散秩大臣翊卫扈从。协理、主事、笔帖式，分掌章奏文移。侍卫掌营卫周庐，更番侍直。分两翼宿卫。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为内班，太和门为外班。行幸驻跸如宫禁制。朝会、祭祀出入，则卫官填街，骑士塞路。领侍卫内大臣、侍卫班领，帅豹尾班侍卫。散秩大臣、侍卫什长，执纛亲军以供导从，大阅则按队环卫。亲军校掌分辖营众。其常日侍直者，御前大臣、王大臣兼任。御前侍卫、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俱侍卫内特简。无常员。故事，凡宿卫之臣，惟满员授乾清门侍卫，其重以贵戚或异材，乃擢入御前。汉籍辄除大门上侍卫，领侍卫内大臣辖之。其以材勇擢侍乾清门者，班崇极矣。惟嘉庆间杨芳特授国什哈辖，汉国什哈内大臣，叹为未有。其出入扈从者，后扈大臣二人，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任。前引大臣十人。内大臣、散秩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兼任。所辖奏事处，御前大臣兼管。侍卫一人，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内特简。章京六人，内府司员四人。各部、院司员二人。笔帖式二人，内府笔帖式兼充。奏蒙古事侍卫六人。乾清门或大门侍卫兼充。

初，太祖以八旗禁旅戡定区夏，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自将，爰遴其子弟，命曰侍卫，亦间及宗室秀彦、外藩侍子，统以勋戚，备环直焉。顺治元年，定侍卫处员数。如前所列。时汉荫生亦与选，寻罢。康熙二十九年，擢武进士娴骑射者为侍卫，附三旗。三十七年，增宗室侍卫，无常员。雍正七年定九十人。雍正三年，选蓝翎侍卫材力魁健者置四等。后复如故。明年，定武进士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二甲选三等，三甲选蓝翎，置满洲主事一人。乾隆三十六年，以随印协理事务侍卫班领为一等，侍卫班领为二等。凡十人置一长，三旗什长六十人，宗室九人。四十年，增委署亲军校七十有七人。嘉庆十九年，以散秩大臣无办事责，谕凡擢都统者停兼职。

銮舆卫　掌卫事大臣一人。正一品，无专员。以满、蒙王、公、大臣兼授。銮舆使，初制正二品。康熙二年，改正三品。七年复故。满洲二人，凡满缺并以蒙古人兼授。汉军一人。凡汉军缺并以汉人兼授。其属：堂主事，满洲一人。经历厅经历，汉一人。笔帖式，满洲七人，汉军三人。又六所、一卫：曰左所，曰右所，曰中所，曰前所，曰后所，曰驯象所，曰旗手卫。冠军使，初制正三品。康熙二年，改正四品，七年复故。宗室一人，满洲、汉军七人。云麾使，初制正四品。康熙二年，改正五品，七年复故。宗室二人，满洲、汉军十有八人。治宜正，初制正五品。康熙二年，改正六品，七年复故。宗室三人，满洲、汉军二十有九人。整宜尉，初制正六品，康熙二年，改从。七年复故。雍正十年，升正五品。后复改从六品。宗室三人，满洲、汉军二十有三人。鸣赞鞭官，由太常、鸿胪二寺赞礼郎、鸣赞官咨补。满洲四人，学习二人。

銮舆使掌供奉乘舆秩序卤簿，辨其名物与其班列。凡祭祀、朝会、时巡、大阅，帅所司供厥事。左所掌舆乘辇路；右所掌伞盖、刀戟、弓矢、殳枪；中所掌麾氅、幡幢、纛帜、节钺、仗马；前所掌扇垆、瓶盂、杌椅、星拂、御仗、棕荐、静鞭、品级山；后所掌旗爪、吾仗；驯象所掌仪象、骑驾、卤簿、前部大乐；旗手卫掌金钲、鼓角、铙歌大乐，兼午门司钟，神武门钟鼓楼直更。主事掌章奏。经历掌文移。

其别设者：往制，步辇云麾使一人，治宜正三人，驾库管理整宜尉二人，俱汉军为之。后分金、玉、象、革、木五辂，并拜褥，棕毯、篦头、亭座、驾衣诸管理，派冠军使以次各官兼摄，则参用满员。

顺治元年，设锦衣卫，置指挥等官。明年，更名銮仪卫，定各官品秩。时共五所，所止存一司。四年，省指挥使，置銮仪使以次各官。明年，省副官及卫官百十有四人。六年，增摄政王下汉二品銮仪使，三品冠军使，四品云麾使，五品治仪正，各二人；整仪尉三人。后俱省。九年，始以内大臣掌卫事。乾隆九年，置兼理卫事一人。十四年省，二十六年，复置总理卫事内大臣一人，三十年又省。十一年，定銮仪使满、汉各二人。康熙三十一年，省汉一人。乾隆五十年，分满使为左、右。五十七年，复旧制。陪祀冠军使，汉二人。康熙二十三年，掌步辇事。三十七年，以一人掌库事。四十八年俱停。设左、右、中、前、后五所，銮舆、驯马、擎盖、弓矢、旌节、幡幢、扇手、斧钺、戈戟、班剑十司。设驯象一所，分东、西二司。设旗手一卫，分左、右二司。定冠军使十人，宗室一人，满洲七人，汉军二人。云麾使二十有二人，宗室二人，满洲十二人，汉军八人。闲散六人。满缺。治仪正二十有四人，宗室四人，汉军二十人。闲散十有八人。满缺。整仪尉二十有九人。宗室四人，满洲十有五人，汉军十人。十五年，省满洲经历一人。康熙十六年，改经历为汉缺，增置满洲主事一人。乾隆三十七年，增置鸣赞鞭官四人。嘉庆十三年，增学习二人。四十八年，置总办、协办、堂务、冠军使各一。所、卫冠军使兼充。嘉庆六年更名综理七所事务冠军使，派云麾使二人协理。光绪三十三年，省冠军使二人，云麾使八人，治仪正十人，整仪尉四人。定宗室员限，如前所列。余并满、汉参用。宣统元年，避帝讳，改銮仪使为銮舆使，治仪正、整仪尉并易“仪”为“宜”。

骁骑营　八旗都统，初制正一品，后改从一品。满、蒙、汉军旗各一人。副都统，正二品。旗各二人。参领，正三品。副参领，正四品。俱九十有六人。满洲、汉军各四十人，蒙古十有六人。佐领，正四品。骁骑校，正六品。俱千一百五十有一人。满洲各六百八十有一人，蒙古各二百有四人，汉军各二百六十有六人。协理事务参领四十人。满洲、汉军各十有六人，蒙古八人。本旗参领内选充。章京，笔帖式，俱百四十有四人。满洲各六十有四人，蒙古各三十有二人，汉军各四十有

八人。随印房行走散秩官无定员。

都统，副都统掌八旗政令，宣布教养，厘诘戎兵，以赞旗务。参领、副参领掌受事、付事以达佐领。佐领掌稽所治户口田宅兵籍，岁时颁其教戒。协理各官掌章奏文移，计会出纳。各营同。其特派者：直年旗大臣八人；其属有参领，章京，笔帖式。旗员内派委。管理旧营房大臣，满、蒙各一人；其属有营总章京，骁骑校。新营房大臣，官房大臣，满、蒙、汉军各八人；其属与旧营房同。左、右翼铁匠局副都统，其属有参领，散秩官，骁骑校。稽察宝坻等处驻防大臣，各二人；左、右翼世职官学总理大臣十人；其属有参领章京，清语、骑射教习。十五善射处管理大臣，翼各一人；汉军清文义学稽察学务参领八人。其分摄者：俸饷处、马册房、管理马圈、藤牌营参领各官，汉军鸟枪营领催各官，城门偏吉章京骁骑校，俱于旗员内选充。

初，太祖辛丑年，始编三百人为一牛录，置一额真。先是出兵校猎，人取一矢，一长领之，称牛录，至是遂以名官。天命元年，编制满洲牛录。八年，增编蒙古牛录。天聪四年，汉军牛录成。先分四旗，寻增为八旗。乙卯年，定五牛录置一扎兰额真，五扎兰置一固山额真，左、右梅勒额真佐之。太宗御极，置总管旗务八大臣，主政事；即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佐管十六大臣，主理事听讼。即梅勒额真兼理事大臣。天聪八年，改额真为章京，固山额真如故。管梅勒曰梅勒章京，管扎兰曰扎兰章京，管牛录曰牛录章京。其随营马兵曰阿礼哈超哈。是为骁骑营之始，然犹统满、蒙、汉军为一也。九年，始分设蒙古八旗。崇德七年，复分设汉军八旗。先是二年设二旗，四年分为四。二十四旗之制始备。顺治八年，定扎兰章京汉字称参领。十七年，定固山额真汉字称都统，雍正元年，改满文固山额真为固山昂邦。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牛录章京称佐领，分得拨什库称骁骑校，并定都统、副都统员额。如前所列。参领，满洲、汉军旗各五人，蒙古各三人。寻各增一人。佐领，随事为员。分四等：部落长率属归诚，爰及苗裔，曰勋旧佐领；功在旗常，锡之户口，曰优异世管佐领；止偕兄弟族众来归，授职相承，曰世管佐领；户口寥落，合编数姓，迭为是官，曰互管佐领。康熙十三年，复以各佐领余夫增编公中佐领。骁骑校如参领数。康熙三十四年，增委署参领，视扎兰为员限。雍正元年，改副骁骑参领，定满洲、汉军旗各五人，蒙古各三人。雍正七年，增左、右司掌关防参领及司务等官。旗各二人。俱十三年省。明年，定汉军上三旗为四十佐领，乾隆三十九年，增镶黄旗一人。四十年又增一人。五十五年，又增一人。嘉庆九年，省一人。下五旗为三十佐领，乾隆二十一年，省正红、镶红旗各二人，镶蓝旗一人。三十九年，省正蓝旗一人。及满洲、镶黄、正白、镶红旗各八十六人，镶白旗、正蓝旗各八十四人，正黄旗九十三人，正红旗七十四人，镶红旗八十六人。蒙古正黄、镶白旗各二十四人，正红、镶红旗各二十二人，镶黄旗二十八人，正白旗二十九人，正蓝旗三十人，镶蓝旗二十五人。员数。乾隆元年，增置印务参领、章京。

前锋营　前锋统领，正二品。王、公、大臣兼领。左、右翼各一人。自统领以下，俱满、蒙人为之。护军、火器、健锐各营同。参领，正三品。侍卫，初制正五品。乾隆元年，升正四品。各八人。委署侍卫，给五品顶戴，仍食前锋校月饷。各四人。前锋校，正六品。各四十有四人。协理事务参领、侍卫，各一人。本翼参领、侍卫内充补。前锋校各二人。本翼前锋校内酌委。笔帖式四人。

统领掌前锋政令，遴满、蒙锐兵，以时训练其艺。参领、侍卫掌督率前锋，警跸宿卫。

天聪八年，定巴牙喇营前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顺治十七年，定噶布什贤噶喇衣昂邦汉字为前锋统领，其章京为参领；置前锋侍卫、前锋校各官，并定员数。如前所列。雍正三年，置随印协理事务参领、侍卫左、右翼各一人，前锋校各二人。乾隆十七年，增委署前锋侍卫，旗各一人。五十四年，置避暑山庄带翎前锋校十人。仍归入前锋校员数内。

护军营　护军统领，正二品。八人。参领，正三品。副参领，初制正五品。雍正十二年，升正四品。俱百十有二人。满洲各八十人，蒙古各三十有二人。委署参领，给五品顶戴，护军校内选委。五十有六人。护军校，正六品。八百八十有五人。满洲六百八十一人，蒙古二百有四人。委署护军校给金顶虚衔，食护军月饷。如署参领数。协理事务参领、副参领，各八人。各由本旗参领、副参领内选补。护军校，本旗酌委。笔帖式，各十有六人。

统领掌护军政令，遴满、蒙精兵，以时训练其艺。大阅为首队，夹前锋列阵。凡遇朝会，得举

非法。参领、副参领掌董率护军。出则骑从夹乘舆车，居则宿卫直守门户。

初，设巴牙喇营，统以巴牙喇纛章京，甲喇章京分领之。顺治十七年，定巴牙喇纛章京汉字为护军统领，旗各一人；甲喇章京为护军参领，旗各十有四人。护军校编制视佐领，乾隆三十三年增二百十四人。并置署护军参领员额。雍正元年，改署参领为副参领，旗各十有四人。乾隆三十三年增十六人。三年，置随印护军参领、副参领、护军校等官。乾隆十七年，增委署护军参领，旗各七人。三十三年，增三十有二人。四十一年，遴护军材力优者七十有七人，为委署护军校。

景运门直班大臣一人。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番直。印务章京，前锋、护军印务参领十人番直。上三旗、下五旗各司钥章京，本旗护军参领番直奏充。俱一人。直班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二十有九人。前锋二人，护军二十七人。巴克什护军如参领数。前锋校，护军校，九十有三人。前锋二人，护军九十一人。主事一人。上三旗主事、署主事，各一人番直。门笔帖式五人。上三旗十人，以五人番直。

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掌印总统大臣一人。本营总统大臣内特简。各营同。总统大臣无员限。王、公、大臣兼任。八旗营总护军参领，各八人，俱正三品。副参领倍之，初制五品。雍正十年，升正四品。署参领又倍之。初制六品。雍正十年，升正五品。护军校，正六品。副护军校，从八品。各百二十有八人。协理事务营总护军参领，各二人，护军校四人。笔帖式三十有二人。三旗营总一人。初制四品。乾隆三十七年，定三品衔，食四品俸。护军参领，三品衔，食五品俸。副参领，四品衔，食五品俸。委署参领，五品衔食护军校俸。各三人。护军校九人，副护军校三人。笔帖式四人。

总统掌圆明园翊卫政令。驾出入则警跸。环园门汛，督摄守卫。营总以下掌辖营众警夜巡昼。雍正二年，设圆明园护军营，置八旗营总八人，副护军参领十有六人，署副参领三十有二人，护军校八十人。十年增三十三人。乾隆十二年，增十六人。并设内务府三旗护军营，置参领、侍卫、委署参领、后改副参领。护军校、委署参领，旗各一人，护军校各三人，委署护军校各一人，后改副护军校。简总统大臣领之。七年，八旗置护军校七十有二人。十年增四十人。乾隆十二年，增十有六人。十年，三旗置营总一人，八旗护军参领各一人。乾隆十六年，置随印协理事务营总各官。

三旗包衣骁骑营参领，内务府郎中兼充。初制五品。乾隆三十六年，定三品衔，仍食五品俸。副参领，初制六品。乾隆三十六年，定四品衔，食俸如故。满洲佐领，从四品。各十有五人。旗鼓佐领，汉军十有八人，正黄旗世袭朝鲜佐领二人，正白旗回子佐领一人。三旗骁骑校三十有六人。正六品。内朝鲜二人，回子一人。校尉长骁骑校二人。内管领，初制正五品。道光二十五年改从。副内管领，正六品。旗各十人。

三旗包衣护军营统领三人。正三品。参领，初制五品。乾隆三十二年，改四品衔。三十六年，定三品衔，食俸如故。副参领，同骁骑校。委署参领，本旗护军校内委署。各十有五人。护军校，五品衔，雀翎。委署护军校，金顶蓝翎。各三十有三人。食护军饷。护军蓝翎长十有五人。正九品。

三旗包衣护军前锋营参领，护军校、委署参领内简选。雀翎。仍食护军校俸。委署参领，护军内简选。五品衔。雀翎。食俸如故。前锋校，副护军校内简选。蓝翎。仍食护军饷。委署前锋校，护军内选。蓝翎。各六人。蓝翎长十有二人。金顶蓝翎。

骁骑营参领、副参领掌备禁城宿卫，兼司袭职考射挑甲。佐领以下掌辖旗众，稽核户口俸饷，籍达参领。护军营掌守宫掖，典导引扈从。前锋营掌习解马、花马箭。

初设内务府，置内管领四人。顺治三年、六年俱增四人。十一年增八人。康熙二十四年，又增四人。三十年，增六人。顺治元年，置内府三旗满洲佐领九人，旗鼓佐领十有二人，康熙三十四年，旗各增二人。朝鲜佐领一人，康熙三十四年，增一人。雍正十年，改世管佐领。隶领侍卫内大臣。十八年，置满洲佐领下护军校各二人，旗鼓佐领内管领护军校各一人。康熙二十三年，省十二人。雍正九年，增十五人。康熙十三年，改隶内务府。十六年，定三旗各编五参领，置护军参领、骁骑参领，乾隆十六年，遴府属司官五人掌关防。旧置参领改为副参领。如其数。骁骑校编制视佐领。康熙三十四年，增佐领三十三人，骁骑校亦如之。二十年，置委署护军参领，雍正九年，旗各增五

人，十二年，各省五人。委署护军校，雍正三年，改副护军校。九年，旗各增五人。十三年省，旗各五人。二十三年，增副内管领一人。二十四年，增四人。三十年、三十四年俱增三人。三十四年，护军仍隶侍卫处。三十六年，增侍卫、委署参领，旗各三人。雍正九年，各增二人。乾隆三十年，增一人，管前锋营。四十三年，增骁骑营副参领如参领数。雍正十三年省。雍正元年，增护军统领，旗各一人，复改隶内府。四年，置委署副骁骑校如佐领数。十三年省。乾隆十三年，始立前锋营，置参领、委署参领、前锋校各二人，以护军统领辖之。十五年，增委署前锋校二人。护军内选用。二十五年，置回子佐领、骁骑校各一人。三十二年，增护军蓝翎长五人。四十七年，增校尉长骁骑校二人。嘉庆七年，增前锋营蓝翎长四人。宣统三年，改隶前锋、护军等营事务处。

步军营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一人，亲信大臣兼任。初制正二品。嘉庆四年升从一品。左、右翼总兵各一人。正二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一人，笔帖式十有二人，左、右二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主事，各三人。司务以下俱满缺。所辖：翼尉、正三品。副翼尉、从三品。协尉、正四品。副尉，正五品。满、蒙、汉军俱各八人。捕盗步军校，正五品。满洲二十有四人，蒙古、汉军各八人。步军校，满洲百六十有八人，蒙古、汉军各六十有四人。内职捕盗者四十人。委署步军校，正六品。满洲四十人，蒙古、汉军各十有六人。城门领，初制正四品。乾隆十四年改从。城门吏，正七品。满洲各十有八人，汉军各七人。门千总，正六品。汉军三十有二人。巡捕五营副将一人，中营置。参将四人。南、北、左、右营各一人。游击、都司各五人，守备十有八人，千总四十有六人，把总九十有二人。副将之下，品级详见绿营。信炮总管，正四品。满洲一人；监守信炮官，正五品。满洲、汉军各四人。

统领掌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军五营将弁，以周卫徼循，肃靖京邑。总兵佐之。郎中各官掌勾检簿书，平决诤讼。司务掌典守档册，计会俸饷。翼尉各官掌分辖步军，守卫循警。城门领掌司门禁，稽查出入。巡捕营各官掌分汛防守，巡逻纠察，以执御非违。信炮总管掌有警奉金牌声众。

初置步军统领一人，左、右翼总尉各一人，乾隆十九年，改翼尉。步军校，八旗满、蒙参领下各四人，汉军各二人；乾隆十九年，改步军尉。三十六年复故。并定巡捕二营，置参将以次各官。以兵部职方司汉主事一人司政令。京城内九门、外七门，置指挥、千百户隶之。顺治四年，改门千总。顺治五年，置步军副尉，满、蒙、汉军，旗各一人。乾隆十九年改协尉。十年，允尚书噶洪达请，设白塔山及内九门信炮各五，置汉军信炮官左、右翼各二人。雍正二年更名，并定员限。乾隆八年，始来隶。员数如前所列。十四年，置巡捕中营官。康熙十三年，始命步军统领提督九门事务，并定城门尉、城门校，乾隆十九年，改城门领、城门吏。内九门俱各二人，外七门俱各一人，千总门各二人，以统辖十六门门军。二十四年，八旗满、蒙各参领下增委署步军校一人。三十四年，定八旗满洲各五人，蒙古、汉军各二人。三十年，复命步军统领兼管巡捕三营。三十四年，增捕盗步军校四十人。步军校内遴委。六十一年，置满洲员外郎一人。雍正四年，置步军参尉，乾隆十九年，改副尉。满、蒙、汉军，旗各一人。七年，简部臣一人协理刑名。乾隆四十三年，省步军统领，由都统、副都统授者仍置。明年，增满洲员外郎一人，置主事二人。十三年，置满洲司务一人。四十六年，以三营辖境辽廓，增设左、右二营，是为五营，并置副将各官。嘉庆四年，增左、右翼总兵各一人，郎中一人。九年，增副翼尉二人。

火器营　掌印总统大臣一人。总统大臣无员限。王、公、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护军统领、副都统内特简。内、外营翼长，正三品。署翼长营总，正三品。各一人；营总各三人。鸟枪护军参领各四人，正三品。副参领倍之，正四品。署参领又倍之。从五品。鸟枪护军校，正六品。蓝翎长，俱各百十有二人。协理事务翼长、署翼长、营总各一人，鸟枪护军参领四人，俱以内营人员兼充。委署参领上行走十人。以协理参领不敷督率，增内营三人、外营七人。笔帖式十有六人。

总统掌教演火器政令，遴满、蒙兵习其艺者别为营，分内、外，以时较试。其御河旁一营，兼督水军习楫棹，巡幸则备扈从。翼长各官掌分辖训练。

康熙二十七年，设汉军火器兼练大刀营，置总管、翼长各一人，副都统兼管。协领、参领，旗各一人，操练尉、骁骑校各五人。三十六年俱省。三十年，始设火器营，置鸟枪护军参领十有六人，

以旗员兼任。雍正三年，省察哈尔八旗护军参领，改入本营为专缺。乾隆二十七年，省八人。鸟枪骁骑参领二十有四人，乾隆二十八年省，鸟枪骁骑校百十有二人，乾隆三十五年，省入护军校。简王、公、大臣领之。乾隆二十八年，改置营总、鸟枪护军参领，旗各一人，副护军参领各二人，委署护军参领各四人，护军校蓝翎长各二十有八人。三十五年，以副护军参领八人兼司炮位。先是置管炮散秩官五十六人。乾隆二十八年省，至是来隶。并增正、副翼长各一人。三十八年，遴护军校十人为委署参领上行走。

健锐营　掌印总统大臣一人。总统大臣无员限。王、大臣兼任。翼长、委署翼长、前锋参领各一人，前锋参领八人，正三品。副参领倍之，正四品。署参领又倍之。从五品。前锋校百人，正六品。副校四十人，前锋内选用。蓝翎长五十人。护军内选用。番子佐领、防御各一人，骁骑校二人，前锋军水师教习、委署千总、把总各四人。笔帖式八人。协理事务章京无恒额。本营参领内委派。

总统掌左、右翼健锐营政令，遴前锋、护军习云梯者别为营，以时训练其艺。大阅为翼队。会外火器营交冲，并督水军习战。翼长各官掌董率营卒。番子佐领掌督摄番兵。水师千、把掌教驾船驶风，演习水嬉。

乾隆十四年，设健锐营，驻香山，简王大臣领之。分两翼，置翼领各一人，八旗前锋参领、副参领各一人，二十八年，增前锋参领二人，副参领八人。三十五年，简前锋参领二人为委翼长。前锋校各五人。十五年，增十人，二十八年，增二十四人。三十三年，增二十六人。十五年，定昆明湖教水战，置教习把总八人。内四人为委署千总，向天津、福建水师营调取。十八年，置委前锋参领十有六人，二十八年、五十年，俱增八人。副前锋校四十人。三十九年，增蓝翎长五十人。四十一年，金川番子徙京，置佐领、骁骑校各一人。五十三年，增番子骁骑校、防御各一人。

总理行营大臣六人，宗室、蒙古王、大臣兼任。掌行营政令。巡幸前期，考其日月行程，以定翊卫扈从，并稽察各营翊卫官兵。所辖办事章京十有六人。护军参领兼充。

神机营　掌印管理大臣一人。亲王、郡王兼任。管理大臣无员限。王、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护军各统领、副都统内特简。掌本营政令，遴前锋、护军、步军、火器、健锐诸营精捷者别为营，以时训练其艺。大阅各备练式，分官兵以守卫。总理全营事务翼长三人，掌董帅队伍。文案、营务、粮饷、核对、稿案五处总理翼长七人，文案、营务各二人，余一人。委翼长二人，文案、营务各一人。帮办翼长二人，隶文案处。学习翼长三人，隶营务处。承办章京一人，隶核对处。差委侍卫章京七十有四人，隶营务处。委员九十有四人。文案三十九人，营务四十五人，粮饷六人，核对七人，稿案五人。印务处委员二人。军火局制造军火器械。管带官、营总各一人，办事章京二人。军器库受付军火器械。管带官、委翼长、管库章京各二人，委员四人。枪炮厂司训练测量算学。总办二人，委员二十有七人。机器局制造枪支、铜盂、火箭、铅丸、火药。总办三人，提调二人，总监工一人，委员十人，办事官二人。马步队兵二十五营，专操管带二十有四人，帮操二十有五人，营总四十有一人，令官十有七人。

道光十九年，御前大臣奕纪请建神机营，铸印信，未成军。咸丰十一年，始练兵设营，置专操大臣十有六人，帮操侍卫章京二十有二人，带队章京百九十有六人。同治初，改订官制，如前所列。简亲王领之。

虎枪营　总统无员限。王、公、大臣兼任。总领六人。上三旗各二人，自一品至五品内特简。虎枪校、委虎枪校，各二十有一人。旗各七人，俱虎枪营内选用。笔帖式六人。总统、总领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搜狩列前驱。

康熙二十三年，黑龙江将军送满兵善骑射者四十人，分隶上三旗，始设虎枪营，以总统一人领之，置总领虎枪校，旗各一人。雍正元年，增总领，旗各一人，虎枪校各六人，置委虎枪校各七人。乾隆三年，始铸关防。

向导处掌印总统大臣一人。总统大臣内特简。总统大臣无员限。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兼任。章京三十有二人，旗各四人，护军参领内选补。蓝翎长四人，协理事务章京、章京内选充。笔帖式，各二人。本处掌度地建营。凡时巡省方，驾行佩橐鞬前导。

上虞备用处亦曰黏竿处。管理大臣无员限。王、公、额驸、满、蒙大臣内特简。黏竿长头等侍卫一人，二等内拣补。二等三人，三等内拣补。三等二十有一人，蓝翎内拣补。蓝翎十有五人。拜唐阿内拣补。协理事务头等侍卫一人，黏竿长头等侍卫兼充。笔帖式三人。库掌一人。库拜唐阿内拣补。本处掌协卫扈从。

善扑营总统大臣无员限。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内特简。左、右翼翼长各三人。本营侍卫教习、各营侍卫章京内拣补。协理事务翼长二人。翼长兼任。笔帖式六人。本营掌选八旗勇士习角抵技，扈从则备宿卫。

王公府属各官　长史，从三品。亲王、世子、郡王、长子府各一人，司礼长，从四品。贝勒府一人，掌董帅府寮，纪纲众务。散骑郎，世职领之。亲王府四人，世子、郡王府三人，长子府二人，掌佐长史理府事。护卫，亲王府二十人，一等六人，从三品；二等六人，从四品；三等八人，从五品。自三等以下并戴蓝翎。世子府十有七人，一等、三等各六人，二等五人。郡王府十有五人，一等六人，二等四人，三等五人。长子府十有二人，一等二人，二等四人，三等六人。贝勒府十人，二等六人，三等四人。贝子府六人，公府四人，俱三等。掌府卫陪从。典卫，亲王府六人，四、五、六品各二人。世子府五人，四品一人，五、六品各二人。郡王府四人，五、六品各二人。长子府三人，五品二人，六品一人。贝勒、五品一人，六品二人。贝子、六品一人，七品二人。公七品一人，八品二人。府各三人，掌礼节导引。五旗参领各五人，从三品。佐领各七人，从四品。骁骑校如佐领数，从六品。掌王府所属旗籍政令，稽田赋户口。管领，从六品。亲王府四人，郡王府三人，掌文移遣委事。典膳，从六品。亲王、郡王府各一人，掌供食荐羞。司库，从七品。亲王、郡王府各二人，掌监守库藏。司匠，从八品。亲王、郡王府各四人，掌营缮修葺。牧长，从八品。亲王府四人，郡王府三人，掌蕃育牛马。

顺治元年，定诸王、贝勒、贝子、公护卫员：摄政王三十人，一、二、三等各十人。辅政王二十有三人，一、二等各七人，三等九人。和硕亲王二十人，一、二等各六人，三等八人。多罗郡王十有五人，一等六人，二等四人，三等八人。多罗贝勒十人，二等六人，三等四人。固山贝子六人，公四人。俱三等。八年，定王府武职官制，置长史、司仪长、散骑郎、护卫、典仪各官，并佐领下各置骁骑校有差。雍正四年，定王府散骑郎员数，贝子以下并省之。乾隆十九年，定王、公护卫、典仪等官，俱为从品。宣统元年，避帝讳，改司仪长为司礼长，典仪为典卫。公主府同。

先是怡贤亲王赞襄世宗，庄恪亲王辅翊高宗，俱封双亲王，护卫倍之。嘉庆初，仪、成二王并增置一、二、三等护卫各二人；定亲王、庆郡王增置一等护卫一人，二、三等各二人。宣统嗣位，议定监国摄政王官员制度，较亲王倍之，俱旷典也。

固伦公主府：长史，一等护卫，各一人，二、三等各二人；典卫二人。和硕公主府：司礼长一人；二等护卫二人，三等一人；六、七品典卫各一人。乾隆五十一年，始定公主府属员数。

陵寝驻防各官　兴京副都统一人。辖永陵翼长各官及护守兵役。守陵总管各一人。正三品。翼长各二人。正三品。唯昭西陵、孝东陵、泰东陵、昌西陵、普祥峪定东陵、菩陀峪定东陵，专置防御、骁骑校，额如下。司工匠各一人。初制五品。康熙八年，升四品。永陵、福陵、昭陵置。防御各十有六人，正五品。骁骑校各二人。正六品。园寝守卫防御各八人，骁骑校各一人。

总管掌守卫陵寝，翼长以下悉隶之，受副都统节度。初，天聪八年，置永陵烧造砖瓦散秩五品官。顺治五年，增福陵、昭陵各一人。康熙八年，改司工匠。顺治二年，置福陵防御一人。明年增一人。十三年，福陵、昭陵置总管、翼领、乾隆五十九年改翼长。防御各官。乾隆二年，置各陵骁骑校二人，自是为定制。光绪元年，始置兴京副都统。

各省驻防将军等官　将军，初制正一品。乾隆三十三年改从。都统，从一品。专城副都统，正二品。同城者分守各地。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参赞大臣，掌佐画机宜。领队大臣，掌分统游牧。品秩俱从原官。总管，正三品。副总管，正五品。掌分理营务。城守尉，正三品。防守尉，正四品。掌本城旗籍。参领、协领俱从三品。以次各官，分掌驻防户籍，以时颁其教戒，仍隶京旗。亦有佐领或防御分驻他所者，东三省、察哈尔所属是也。初铸大将军、将军诸

印，库藏经略、大将军、将军印凡百余，乾隆十四年始毁。抚远、宁远、安东、征南、平西、平北大将军印七，镇海、扬威、靖逆、靖东、征南、定西、定北将军印七，收藏皇史宬，命将出师，奏请颁给。康、雍间，有靖寇、安远、奉命、平逆、平寇、建武、讨逆、宁远、靖边、定边、绥远、振武、靖逆、荡寇，乾隆间，宁远、靖边、奋威、靖逆，嘉庆间定西，道光间扬威诸目，并颁印信。品秩俱从原官。

先是经略大臣、大将军、将军、简王、贝勒、贝子、公或都统、亲信大臣为之，大征伐则置，毕乃省。逮建八旗，驻防简将军、都统领之。将军始专为满官，西北边陲大臣及城守尉各官，亦概定满缺。自畿辅达各省，东则奉、吉、黑，西回、藏，北包内外蒙古，分列将军、都统及大臣镇抚之。摭其梗概，志之左方。

盛京驻防将军一人。其属有主事、笔帖式各官。吉林、黑龙江同。初以内大臣一人为留守。顺治三年，改昂邦章京。康熙元年，徙辽东，号辽东将军。乾隆十二年，移驻盛京。光绪三十三年省，归东三省总督兼摄。副都统四人。旧置梅勒章京二人。康熙元年更名。雍正五年，徙一人驻锦州，复增置熊岳一人。道光二十三年，徙熊岳一人驻金州。光绪元年，增置兴京一人。宣统元年，省锦州一人。副都统衔总管一人。城守尉八人。盛京四人，兴京、凤凰、辽阳、开原城各一人。协领十有五人。内水师一人。防守尉二人。分驻牛庄、熊岳，佐领百三十有一人，内宗室二人，水师二人。防御百有二人。内水师四人。骁骑校二百有七人。内水师八人。

吉林驻防将军一人。顺治十年，置宁古塔昂邦章京二人。康熙元年更名。省一人。十五年，徙吉林。光绪三十三年省。副都统七人。顺治间置二人。康熙十年，徙一人来驻。十五年，还驻宁古塔。三十一年，置伯都讷一人。五十三年，置三姓一人。雍正三年，置吉林一人。乾隆元年，置阿勒楚喀一人。宣统元年俱省。协领二十有三人。参领一人。佐领百三十有七人。防御八十有一人。骁骑校百四十有一人。旧置四、五、六品管水手官。咸丰二年，置水师营总管一人。光绪十四年增置一人。宣统二年俱省。

黑龙江驻防将军一人。康熙二十二年，嘉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征俄有功，授将军，驻瑷珲。二十九年，徙墨尔根。三十八年，徙齐齐哈尔。光绪三十三年省。副都统七人。初置二人。康熙四十九年，增置墨尔根一人。光绪五年，改呼兰城守尉为副都统。七年，改呼伦贝尔总管为副都统。二十一年，增置布特哈一人。二十五年，增置通肯一人。三十一年，省齐齐哈尔、呼兰、布特哈、通肯副都统。三十三年，省墨尔根、呼伦贝尔、黑龙江副都统。副都统衔总管一人。总管九人。内水师一人。协领二十人。参领一人。打牲处副总管二十有三人。佐领二百五十人。防御二十有八人。骁骑校二百五十人。护军校二人。水师营管水手四品官四人、五品官三人、六品官五人。

江南驻防将军一人。顺治二年，置昂邦章京。十七年，改总管。康熙二年，更名将军，驻江宁。副都统二人。顺治二年置，驻江宁。十六年，增置京口二人。乾隆二十八年，省京口一人。三十四年，省江宁一人。协领十人。佐领四十有六人。防御、骁骑校各五十有六人。旧置京口将军。乾隆二十二年省。

福建驻防将军一人。顺治十三年，置固山额真。十七年，改都统。康熙二年省。十九年，置将军，驻福州。副都统一人。康熙十九年置。雍正五年，增一人。乾隆四十四年省一人。协领九人。内水师一人。佐领、防御各十人。内水师各二人。骁骑校二十有二人。内水师二人。

浙江驻防将军一人。顺治四年，置固山额真。十五年，改昂邦章京。十七年，改总管。康熙二年，更名将军，驻杭州。副都统二人。顺治十年置，分左、右翼，驻杭州。康熙十三年，增汉军二人。雍正七年，徙杭州右翼一人，驻乍浦。乾隆十六年，省汉军一人。二十八年，汉军俱省。协领十有四人。内水师五人。佐领三十有四人。内水师十一人。防御二十有八人。内水师八人。骁骑校四十有八人。内水师十六人。

湖北驻防将军一人。康熙二十二年置，驻荆州。副都统二人。同时置，分左、右翼。协领十人。佐领四十有六人。防御、骁骑校各五十有六人。

四川驻防将军一人。乾隆四十一年置，驻成都。副都统一人。康熙六十年置。协领五人。佐领

十有九人。防御、骁骑校各二十有四人。

广东驻防将军一人。顺治十八年置，康熙五年省，十九年复故，驻广州。副都统二人。康熙二十年，置汉军二人。乾隆二十一年，定满洲、汉军各一人。协领九人。佐领十人。防御三十有四人。骁骑校三十有八人。康熙五年，置广西将军、都统各一人。十三年省。

绥远城驻防将军一人。乾隆三年，置建威将军，二十六年更名。二十八年，兼司土默特蒙古事务。初置都统一人，管土默特二旗。至是省入。副都统一人。康熙三十三年，置归化二人。乾隆二年置绥远二人。十三年，省二人。二十八年，分驻二城。寻省绥远一人。协领五人。佐领六十有四人。防御二十人。骁骑校六十有九人。又归化城初置都统二人，分左、右翼。康熙三十三年，省右翼。四十四年，复故。乾隆二十六年省左翼。二十八年俱省。

陕西驻防将军一人。顺治二年，置昂邦章京。康熙元年，更名，驻西安。副都统二人。顺治十八年，置西安右翼二人。康熙二十八年，增汉军二人，徙一人驻江宁，以江宁左翼一人来驻。乾隆二十六年，省左翼满洲一人，右翼汉军一人。二十八年定左、右翼各一人。三十七年，徙一人驻凉州。四十九年，复增一人。协领八人。佐领二十有三人。防御、骁骑校各四十人。

甘肃驻防将军一人。雍正三年置，驻宁夏。乾隆二年，别置凉州一人。三十八年省。副都统二人。同时置，分左、右翼，驻宁夏。乾隆二年，增凉州、庄浪各一人。二十八年，省庄浪一人。三十四年省宁夏右翼一人。三十八年省凉州一人，徙西安一人驻凉州，曰凉庄副都统。城守尉一人。驻庄浪。协领七人。佐领三十有二人。防御四十有一人。骁骑校三十有九人。

新疆驻防伊犁将军一人。乾隆二十七年，置参赞大臣一人。副都统二人。光绪十年，省参赞大臣。明年，置副都统二人。十四年，徙一人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四人。分驻索伦、额鲁特、察哈尔、锡伯。总管六人。副总管七人。兼司驼场、马场。协领十有二人。佐领、骁骑校各百有八人。防御五十六人。

热河驻防都统一人。雍正二年置总管，嘉庆十五年改置。道光八年，命管承德刑名、度支。围场总管一人。翼长二人。协领五人。佐领十有五人。防御三十人。围场八人。骁骑校二十有八人。围场八人。前锋校十人。

游牧察哈尔驻防都统一人。康熙十四年，置八旗总管各一人。乾隆二十六年，改置都统，驻张家口。副都统一人。初置二人。乾隆三十一年，省一人。总管十人。副总管一人。参领、副参领各八人。佐领、骁骑校各百二十人。护军校百十有五人。亲军、捕盗六品官各四人。

直隶驻防副都统二人。康熙二十七年，置山海关总管。乾隆七年，改置副都统。四十五年，增置密云一人。城守尉二人。分驻保定、沧州，隶驻京稽察九处旗务大臣。协领四人。防守尉十有六人。驻东安、固安、采育里、雄县、宝坻、霸州、良乡者，所隶与城守尉同。驻古北、昌平州者，隶密云副都统。驻永平、三河、喜峰口、玉田、顺义、冷口者，隶山海关副都统。驻独石口者，隶察哈尔都统。佐领二十有五人。防御七十有三人。乾隆间，置天津水师营副都统、独石口副都统各一人。后俱省。

山东驻防副都统一人。雍正十年置，驻青州。旧有将军。乾隆二十六年省。城守尉一人。驻德州。协领四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二十人。

山西驻防城守尉二人。顺治六年，置太原一人。康熙三十三年，右卫置将军一人，护军统领二人，副都统四人。三十七年，省护军统领、副都统各二人。乾隆二年，省将军、副都统。三十三年，置右卫城守尉一人，隶巡抚。防御、骁骑校各八人。

河南驻防城守尉一人。康熙五十七年置，驻开封，隶巡抚。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人。

提督等官　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巩护疆陲，典领甲卒，节制镇、协、营、汛，课第殿最，以听于总督。镇守总兵官，正二品。掌一镇军政，统辖本标官兵，分防将弁，以听于提督。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险汛曰提标，为总督综理军务曰督标中军，将军标、河标、漕标亦如之。参将，正三品。游击，初制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从。掌防汛军政，充各镇中军官。都司，初制正三品。顺治十年改从。十八年，改正四品。康熙九年，复故。二十四年，定正四品。所掌视参、游，

充副将中军官。守备，初制正四品。康熙三十四年，定正五品。掌营务粮饷，充参、游中军官。千总，初制正六品。康熙三十四年，营千总改从六品。五十八年，复故。把总，正七品。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各掌营、哨汛地。

初制，提督、总兵无定品，系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各衔。乾隆十八年停。始定品秩。提督典兵，自畿辅海甸迄雪山炎徼，星罗棋布。腹地兼以巡抚，承以总兵。副将以下，品目粲然，有事随提、镇为员，如随征、营援、剿营之类。事毕乃省。自三藩之乱，提、镇效用者众。咸、同间，戡定发、捻，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益累累然，保举冗滥，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光绪间，创设海军，亦置提、镇，无绩罢之。厥后更定陆军官制，河、漕标营，以次并废。绿营岁有汰革，厉行者浙江，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谨就可考者著于篇。

直隶提督一人。顺治十八年置，驻大名。康熙二十七年省。三十年复故，徙古北口。总兵七人。天津、正定二镇俱顺治元年置。其正定，康熙二十七年省，雍正四年再置。宣化镇，康熙七年，改镇朔将军置。马兰镇，雍正二年，改副将置。泰宁镇，乾隆元年置，兼内务府大臣。大名镇，道光元年改副将置。通永镇，二十三年改陕西西安镇置。副将八人。山永协，顺治六年置。通州协，八年改镇置。河间协，康熙八年移真定协改置。开州协，雍正十年改参将置。督标中军，十一年置。河屯协，乾隆元年改营置。大沽协，二十三年改营置。多伦诺尔协，光绪七年改都司置。参将八人。提标、紫荆关、务关路及保定城守、涿州、八沟、昌平、固关诸营。游击二十有七人。都司五十有九人。河标一人。守备七十有二人。河营二人，河营协办一人。千总百五十有七人。所千总二人。把总三百四十有六人。奉天捕盗营把总十有四人。

四川提督一人。初置剿抚提督。顺治五年省。十七年复置，驻省。总兵四人。建昌镇，顺治四年置。川北镇，十五年改保宁镇置。重庆镇，康熙八年，移永宁镇改置。松潘镇，十年改副将置。副将八人。夔州协，康熙十年，改镇置。督标中军，十九年置。维州协，乾隆十八年改威茂协置。阜和协，四十三年，改都司佥书置。将军标中军，四十六年置。懋功协，四十七年改营置。绥宁协，嘉庆二年改营置。马边协，九年改绥定协置。参将七人。提标及峨边、普安、永宁、漳腊、越嶲、会川诸营。游击二十有三人。都司三十有二人。守备五十有一人。千总百十有四人。把总二百有七人。

广东提督一人。顺治八年置。十八年，徙惠州。康熙三年，置水师一人，驻顺德。七年省。嘉庆十四年，改陆路提督，复置水师一人，驻虎门。光绪三十三年，并为一。寻以海盗警复故。宣统三年，仍省水师提督。总兵七人。潮州镇、琼州水师镇，俱顺治八年置。高州镇，十二年置。碣石水师镇，十一年置。康熙三年省，八年复故。南澳水师镇，二十四年改海防参将置。南韶连镇，嘉庆十五年，改左翼镇置。北海镇，光绪十二年，改平阳水师镇置。其琼州、南澳、碣石俱宣统三年省。副将十有三人。南雄协，顺治八年置。龙门水师协、督标中军，俱康熙四年置。中军初分左、右翼，后并为一。广州、惠州、黄岗、肇庆诸协，俱八年置。罗定协，十二年置。三江口协，四十一年置。顺德水师协，四十三年改虎门协置。大鹏水师协，道光二十年改澄海协置。崖州水师协，二十二年改参将置。赤溪水师协，同治七年改广海寨游击置。宣统三年止留中军及广州协，余俱省。参将十有二人。督标中军左营、增城营。其督标右营、前营、提标中军、肇庆海口水师、钦州、新会、平海、海门、澄海诸营，俱宣统三年省。游击二十有七人。内、外海水师八人。内河水师三人。宣统三年止留琼州镇中军、南韶连镇中军、靖远营，各一人。都司三十有四人。外海水师二十人。内河水师八人。宣统三年止留广州协左营兼中军右营、佛山、饶平营、黄冈各一人。守备八十有二人。外海水师二十人。内河水师八人。宣统三年止留增城营、从化、肇庆协、那扶，各一人。千总百六十有八人。宣统三年止留陆路提标中营北城一人。把总三百二十有七人。宣统三年止留广州协右营缆路尾一人。

广西提督一人。顺治八年置，十七年省，寻复故，驻柳州。光绪十一年，徙龙州。宣统三年，徙南宁。总兵三人。左江镇，康熙元年改右翼总兵置。右江镇，雍正二年改泗城副将置。柳庆镇，

嘉庆十二年置。光绪三十年省，移右江镇驻柳州，左江镇驻百色。宣统三年，复移百色驻龙州。副将七人。乐平协，顺治十二年置。梧州协、浔州协，康熙二十一年，改梧浔协分置。庆远协，雍正七年置。新太协，八年置。镇安协，十三年置。义宁协，乾隆六年置。宣统三年俱省。参将四人。宣统三年，省融怀、全州二营，止留提标中军左、增城二营。游击十人。都司十有一人。守备二十有九人。千总六十有五人。把总百二十有一人。光绪二十九年后，止留抚标都、守各一人，提标守、千、把各一人，两镇游、千各一人。宣统三年，俱议省。

云南提督一人。顺治十八年置，驻永昌。康熙元年，徙大理。总兵六人。临元镇，顺治十年置。开化镇，康熙六年置。鹤丽镇，七年置。昭通镇，雍正九年改东蒙镇置。普洱镇，十年改元普镇置。腾越镇，乾隆四十一年改副将置。副将六人。督标中军，顺治十六年置。维西协，乾隆十二年置。曲寻协、楚雄协，俱三十五年改镇置。永昌协，四十年改永顺镇置。顺云协，道光二十九年改营置。参将十有一人。提标及寻沾、武定、元新、镇雄、东川、永北、威远、广南、龙陵、镇边诸营。游击二十有一人。都司十有六人。守备五十有一人。千总百有三人。把总二百十有四人。

贵州提督一人。顺治十六年置，驻省。康熙六年，徙安顺。总兵四人。镇远镇，康熙元年置，七年省。乾隆二年，改台拱镇置。咸宁镇，康熙三年置，六年省。乾隆元年复故。古州镇，雍正七年置。安义镇，嘉庆二年置。副将十人。铜仁协，顺治十六年置。乾隆三年省，五年复故。定广协，康熙三年置。平远协，八年改镇置。大定协，雍正三年改镇置。遵义、清江、都匀三协，俱七年置。上江协，十三年置。松桃协，乾隆三年置。永安协，六年置。其都匀、上江，宣统三年俱省。参将七人。抚标、提标及罗斛、丹江、台拱、黎平、朗洞诸营。游击二十有五人。都司二十有三人。守备五十有二人。千总百二十有二人。把总二百有五人。

江南提督兼水师一人。顺治二年，置江南提督，驻江宁。四年，置苏松提督，驻松江，专辖苏、松、常、镇四府。康熙元年，省江宁一人，以苏松一人辖全省。十四年，更名江宁提督，辖下江七府一州。增置安徽提督，分辖上江七府三州。十七年，省安徽一人，仍辖全省。总兵四人。苏松镇兼水师，顺治二年置。狼山镇，十八年改副将置。徐州镇，嘉庆十四年改河标左营协置。崇明镇兼水师，道光二十三年置。副将五人。督标中军，顺治五年置。江宁城守协，康熙七年改镇置。太湖水师协兼辖浙江太湖游击，乾隆十一年改参将置。里河淞北水师协、海门水师协，俱同治七年置。参将七人。抚标、提标、水师右营，又苏州城守、镇江、吴淞、川沙诸营。游击二十有五人。水师十人。都司三十有四人。水师九人。守备五十有五人。水师十有五人。千总百十有六人。把总百八十有九人。卫守备一人。

安徽巡抚兼提督一人。康熙十四年，置提督，十七年省。嘉庆八年，巡抚始兼衔。总兵二人。寿春镇，乾隆二年改副将置。皖南镇，咸丰五年置。副将一人。安庆协，顺治四年改镇置。参将五人。抚标及徽州、芜采、宁国、六安诸营。游击六人。都司八人。守备十有七人。千总二十有五人。把总五十有六人。卫守备九人。

江北提督一人。咸丰十年，置淮扬镇总兵。光绪三十一年改置。副将一人。提标中军左营。参将三人。提标右营，淮安城守、海州诸营。游击五人。都司六人。守备十有二人。千总二十有八人。把总六十有一人。

长江水师提督一人。同治元年置。太平、岳州互驻，江南、湖广两总督辖之。总兵四人。江南瓜州镇，江西湖口镇，湖北汉阳镇，湖南岳州镇，俱同治五年置。副将五人。提标中军，安庆营，江阴营，田镇营，荆州营，俱同治五年置。参将六人。裕溪、金陵、吴城、饶州、簰州、沅州诸营。游击十人。都司四十有二人。守备四十有三人。千总百五十有八人。把总百九十有五人。

山东巡抚兼提督一人。康熙元年，置提督，驻青州。四年，徙济南。二十一年省。乾隆八年，巡抚始兼衔。总兵三人。登州镇，顺治十八年改临清镇置，辖陆路，康熙六年兼水师，道光三十年改辖水师兼陆路。兖州镇，雍正三年，改参将置。曹州镇，嘉庆二十二年，改参将置。副将三人。胶州协，顺治十年置。沂州协，康熙二十二年改镇置。临清协，道光三十三年，改文登协置。参将十人。抚标及莱州、即墨、青州、泰安、台庄、德州、东昌、单县、济南城守诸营。游击九人。水

师二人。都司十有二人。守备二十有六人。水师三人。千总五十有六人。把总百十有二人。东河营副将、参将各一人。都司三人。守备十有一人。协办五人。千总十有三人。把总二十人。卫守备三人。领运千总二十有四人。

山西巡抚兼提督一人。顺治十八年，置提督。康熙元年，徙平阳。四年，改徙太原。七年省，十三年复故，二十年又省。雍正十二年，巡抚始兼衔。总兵二人。大同镇，顺治元年置，六年省，十一年复故。太原镇，康熙十一年改副将置。雍正六年升提督，九年复故。副将三人。杀虎口协，康熙三十年改宁武协置。蒲州协，雍正二年，改游击置。潞安协，咸丰十一年，改潞泽营参将置。参将九人。抚标及太原城守、平阳、汾州、泽州、新平路、助马路、东路诸营。游击八人。都司十有七人。守备二十有九人。千总五十有一人。把总百十有二人。

河南巡抚兼提督一人。顺治十八年，置提督，驻河南府。康熙三年徙开封，七年省。乾隆五年，巡抚始兼衔。总兵三人。南阳镇、河北镇，俱顺治元年置。归德镇，咸丰八年置，旧有参将隶之。副将二人。荆子关协，嘉庆六年置。信阳协，咸丰八年改营置。参将五人。抚标中军及河南城守、汝宁、永城、彭德诸营。游击七人。都司十人。守备二十有三人。千总四十有六人。把总八十有二人。领运千总四人。

陕西提督一人。顺治二年，置西安提督兼乌金超哈。康熙三年，改固原提督。乾隆二十九年复故。嘉庆六年，徙汉中。七年，还驻固原。总兵三人。延绥镇，顺治元年置。汉中镇，嘉庆三年改汉羌协置。陕安镇，五年改兴汉镇置。副将五人。西安城守协、洮岷协、靖远协，俱顺治二年置。其洮岷，六年改参将，十四年复故。西安协，康熙四十年改参将。道光二十三年，复移神木协改置。定边协，顺治六年移延绥镇西协改置。潼关协，咸丰十年移靖宁协改置。参将十人。抚标、提标及西凤、宜君、静宁、神木、延安、宁陕、循化、兰城城守诸营。游击二十有七人。都司三十有八人。守备四十有四人。千总七十有二人。把总百七十有四人。

甘肃提督一人，旧为总镇。康熙二年改置，二十二年省。三十年复故，驻甘州。二十四年，徙凉州。二十九年，徙张掖。总兵五人。宁夏镇，顺治元年置，康熙十五年升提督，二十年复故。西宁镇，顺治十五年置。凉州镇，康熙二年改副将置，二十六年省，三十年复置。乾隆二十四年又省，越五年又置。肃州镇，康熙三十年置。河州镇，乾隆四十七年置。参将九人。督标左、右营，提标中营，及静宁、甘州城守、灵州、花马池、平罗、灵武诸营。游击三十有六人。都司三十有七人。守备五十有六人。千总百有五人。把总二百四十有六人。

新疆提督一人。雍正十三年，置哈密提督。乾隆二十四年省，移安西提督驻巴里坤，更名巴里坤提督。二十三年，徙乌鲁木齐。光绪十一年，徙喀什噶尔，更名喀什噶尔提督。总兵三人。巴里坤镇，乾隆二十九年移乌鲁木齐镇改置。伊犁镇，四十四年置。阿克苏镇，光绪十年移喀什噶尔换防总兵置。副将七人。哈密协，乾隆二十四年置。玛纳斯协，四十二年置。乌什协，道光二十六年置。伊犁军标塔城协，光绪九年置。乌鲁木齐城守协，十三年置。回城协、莎车协，俱十四年置。参将八人。抚标、提标及济木萨、精河、英吉沙尔、和阗、喀喇沙尔、霍尔果斯诸营。游击二十人。都司十有七人。伊犁军标四人。守备六十有一人。伊犁军标六人。千总七十有五人。伊犁军标八人。把总二百二十有八人。伊犁军标二十人。

福建提督二人。辖陆路者，顺治四年置，驻泉州。辖水师者，康熙元年置，驻海澄，七年省。十六年，以海澄公领之。十七年复故，驻厦门。总兵四人。汀州镇，顺治六年改左路总兵置，七年省，康熙三十六年改兴化镇复置。福宁镇，顺治十四年改参将置。漳州镇，康熙二十七年，改漳浦镇置。建宁镇，雍正十一年改副将置。副将八人。福州、兴化、延平三城守协，俱顺治七年置。督标中军，十五年置。同安水师协，康熙二十七年改镇置。顺昌协，咸丰八年置。金门水师协，同治五年改镇置。海坛水师协，光绪十三年移澎湖协改置。参将九人。水师、陆路提标及督标左、右，泉州、邵武二城守、水师，同安烽火门水师诸营。游击三十人。都司二十有五人。内、外海水师八人。守备六十人。水师十有七人。千总八十有四人。把总百七十有九人。旧置台湾总兵一人，副将三人，参将、游击各四人，都司九人，守备十人，千总十有七人，把总十有一人。光绪二十一年弃

省，革。

浙江提督兼水师一人。顺治三年置，驻宁波。康熙元年，置水师提督。七年省，十四年复故，十八年又省。总兵五人。衢州镇，顺治四年置。温州镇兼水师，十二年置。处州镇，康熙四十九年，改平阳镇置。定海镇兼水师，雍正八年，改左路总兵置。海门镇兼水师，同治十一年置。副将十有一人。杭州城守兼水师，嘉兴、湖州、绍兴、金华、严州六协，俱顺治五年置。乐清协，康熙元年置。象山协兼水师，八年改宁波协置。台州协，九年置。瑞安水师协，雍正二年置。乍浦水师协，道光二十三年改参将置。参将六人。抚标、提标及镇海水师、玉环兼水师，宁海、太平诸营。游击二十人。外海水师十人。内河一人。都司二十有三人。外海水师三人。内河二人。守备五十有二人。外海水师十有七人。内河一人。千总百有九人。把总二百十有三人。自提督以次各官，俱宣统二年省。

江西巡抚兼提督一人。旧为总兵，驻南昌。顺治三年，改置提督。十八年，徙赣州。康熙元年，徙建昌，五年，还驻南昌，七年省。十三年复故，徙九江。二十一年复省。乾隆十八年，巡抚始兼衔。总兵二人。九江镇，顺治二年置，康熙七年改南瑞镇，十三年省，二十一年复置，嘉庆九年，还驻九江。南赣镇，顺治三年省。副将二人。袁州协，顺治三年置，康熙十三年升总兵，二十一年复故。南昌城守协，嘉庆五年改九江协置。参将、抚标及广信、饶州、宁都、南安、吉安诸营。游击各六人。都司二十有三人。水师二人。守备十有五人。水师一人。千总三十有一人。把总八十人。卫守备三人。领运千总二十有五人。

湖北提督一人。嘉庆六年置，驻襄阳。总兵二人。宜昌镇，雍正十三年改彝陵镇置。郧阳镇，嘉庆六年改襄阳镇置。副将五人。黄州协，顺治三年置，宣统元年省。施南协，乾隆元年置。督标中军、竹山协，俱嘉庆六年置。汉阳协，同治四年置，宣统三年省。参将七人。提标，荆州、武昌二城守，均光、德安诸营。其兴国营、抚标中军，俱宣统三年省。游击十有二人。都司八人。守备二十有九人。千总七十有二人。把总百四十有三人。卫守备十人。

湖南提督一人。旧为湖广提督，驻辰州。嘉庆六年改置，徙常德。道光十八年，还驻辰州。宣统三年省。总兵三人。永州镇，康熙九年改副将置。镇＜□艹旱＞镇，三十八年，移沅州镇改置。绥靖镇，嘉庆二年置。副将九人。沅州协，顺治元年置，八年改镇，后复如故。宝庆协，十一年改都司置。靖州协，十五年置。长沙协、衡州协，俱康熙五年置。永顺协，雍正七年置。永绥协，八年置。乾州协、常德协，俱嘉庆二年置。其宝庆、永顺、常德，宣统元年俱省。参将七人。抚标及澧州、宜章、桂阳三营。其岳州城守、临武二营，俱宣统元年省。提标中军，三年省。游击十有五人。都司十有七人。守备三十有四人。千总七十有七人。把总百五十有四人。屯守备、千总各六人。把总十人。卫守备一人。水师二人。

各处驻扎大臣　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一人。参赞大臣二人。雍正九年，设阿尔泰营置，辖唐努乌梁海五旗三佐领，兼辖土谢图汗部汗阿林盟一部二十旗，赛音诺部齐齐尔里克盟一部二十四旗，并所附额鲁特旗乌梁海十二佐领，车臣汗部喀鲁伦巴尔和屯盟一部二十四旗，扎萨克图汗部毕都里淖尔盟一部十九旗，并所附辉特一旗，乌梁海五佐领。内参赞一人，以蒙古王、公、台吉兼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一人。乾隆二十六年置，辖札哈沁、明阿特、额鲁特各一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又二旗，兼辖布尔干河新扈尔特青色启勒盟一部二旗，哈弼察克新和硕特部一旗、杜尔伯特乌兰固木赛音济雅哈图盟左翼十一旗，右翼三旗，及所附辉特二旗。同治七年，增置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八年省，仍隶科布多。库伦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雍正九年，设互市处，驻司员经理。后改置办事大臣，监督恰克图俄罗斯通商事宜。乾隆四十九年，增一人。寻定为额缺。内一人以蒙古王、公、台吉兼任。所属有印房章京，理刑司员，管理商民事务司员，笔帖式等官。分驻恰克图办事司员一人。塔尔巴哈台副都统，乾隆二十九年置参赞大臣一人。光绪十四年省，移伊犁副都统来驻。领队大臣，乾隆四十一年置，辖额鲁特。所属有印房章京，管理粮饷司员，笔帖式等官。西宁办事大臣，乾隆元年置，辖青海三十六旗会盟。所属有司员，笔帖式。各一人。西藏办事大臣一人。雍正五年置。光绪三十四年增一人。宣统二年省一人。兼辖达木

蒙古八旗。所属有办事司员，笔帖式。左、右参赞各一人。初置帮办大臣，宣统二年改置。左参赞驻前藏，右参赞监督三埠通商事宜。所属有翻译、书记等官。川滇边务大臣一人。光绪三十二年置，专司移殖。所属有书记等官。总管十有六人，塔尔巴哈台属一人，科布多属十人，唐努乌梁海五人，并归定边左副将军兼辖。副总管一人，塔尔巴哈台属。参领三人。科布多属。佐领、骁骑校各三十有三人。塔尔巴哈台属各三人，科布多属各十七人，唐努乌梁海、蒙古达木俱各八人。守卡伦侍卫，自京调遣，三岁一更。边镇无额兵者，旗营、绿营官兵番戍，兼治屯焉。

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各一人。初设安西提标绿旗五营。乾隆三十六年改满兵驻防，置参赞大臣二人。三十八年复置领队大臣二人。四十八年改置。协领六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二十有四人。吐鲁番领队大臣一人。乾隆二十四年，建城辟展，置办事大臣一人，以广安城为回城。四十二年改置。协领二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四人。所辖：回子四牛录、佐领、骁骑校各四人。巴里坤、古城领队大臣各一人。乾隆三十七年，置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各一人。后俱改领队大臣，徙一人驻古城。协领各二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人。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一人。初置侍卫，隶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七年改置。所属有管理粮饷官。又台站、屯政文武各员，由陕甘、伊犁、乌鲁木齐调充。哈密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乾隆二十九年置。所属有印房章京，笔帖式。同治初，遭回乱，各地相继沦陷，唯巴尔库勒旗营仅留孑遗。光绪八年，议改新疆行省，乌鲁木齐暨吐鲁番各官并奏裁之。十年，省库尔喀喇乌苏各官，改直隶厅、州。明年，复省巴尔库勒领队大臣各官，迁旗营入古城，改置城守尉。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综理八城事务。帮办大臣，各一人。协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事务。俱乾隆二十四年置。三十年，徙参赞大臣驻乌什，改置办事大臣，其帮办大臣如故。五十三年复旧制。所属有印房、回务处、经牧处、粮饷局各司员，及笔帖式。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一人。兼管卡伦。乾隆二十四年置总兵，三十一年改置。所属有笔帖式。叶尔羌办事大臣，帮办兼理粮饷事，各一人。乾隆二十四年置。二十六年置领队大臣二人，后省。所属有印房章京，回务章京，笔帖式。和阗办事大臣兼领队事一人。乾隆三十年，置副都统一人。四十二年改置。所属有章京，笔帖式。阿克苏办事大臣一人。乾隆二十四年置。三十二年并隶乌什。四十四年复移乌什领队大臣驻。嘉庆二年，分为专城改置。所属有章京，笔帖式。乌什办事大臣一人。初置副都统。乾隆二十四年改置，三十年省，移喀什噶尔参赞、帮办各大臣来驻，并置领队大臣一人。四十四年移领队大臣驻阿克苏。五十二年，参赞、帮办各大臣还驻喀什噶尔，复旧制。所属有印房章京，管理粮饷官，笔帖式。库车办事大臣一人。乾隆二十四年置。所属有印房章京，粮饷章京，笔帖式。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一人。乾隆二十四年置。所属有印房章京，粮饷章京，回务章京，笔帖式。高宗底定回疆，分建八城，置办事、领队各大臣。时英吉沙尔隶喀什噶尔，和阗隶叶尔羌，阿克苏隶乌什。嘉庆二年始分立，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综之。光绪十年，新疆建行省，俱改直隶厅、州。

回部各官　总理回务扎萨克郡王一人。协理图撒拉克齐二人。驻哈密、辟展，归诚著绩，封爵世袭。阿奇木伯克。掌综回务。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伊里齐城，库车及所属沙雅尔，喀喇沙尔，库尔勒及所属布古尔，阿克苏及所属赛里木，各一人，俱三品。喀什噶尔属牌素巴特，英吉沙尔，和阗属哈拉什城、玉陇哈什村、策勒村、克里雅城、塔克弩喇村，阿克苏属拜城，各一人，俱四品。喀什噶尔属阿斯图阿尔图什、伯什克勒木、塔什密里克，叶尔羌属英额齐盘、哈尔哈里克、和什喇普、托果斯铅、牌斯铅、桑珠、色勒库尔、乌什，各一人，俱五品。喀什噶尔属玉斯图阿尔图什三人，内兼管回兵蓝翎玉资巴什二人，阿尔瑚、乌帕尔、叶尔羌属巴尔楚克，阿克苏属柯尔坪，各一人，俱六品。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伊犁、喀什噶尔兼回兵总管，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伊里齐城，阿克苏及所属赛里木，库车及所属沙雅尔，喀喇沙尔，库尔勒，布古尔，各一人，俱四品。阿克苏属拜城一人，五品。叶尔羌属色勒库尔一人，六品。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粮赋。喀什噶尔兼回兵副总管，叶尔羌，各一人，俱四品。伊犁二人。和阗、阿克苏及所属赛里木，库车及所属沙雅尔，各一人，俱五品。阿克苏属拜城一人，七品。商伯克。掌徵输粮赋。喀什噶尔二人，内一人兼回兵副总管，叶尔羌一人，俱四品。和阗，伊里齐城二人。所属哈拉哈什，阿

克苏及所属沙雅尔，喀喇沙尔，库尔勒，布古尔，各一人，俱五品。叶尔羌属色勒库尔一人，六品。哈资伯克。掌平决诤讼。喀什噶尔一人，五品。伊犁喀什噶尔一人，五品。伊犁喀什噶尔属阿斯图阿尔图什、伯什克勒木、玉斯图阿尔图什、察拉根、阿尔瑚、罕爱里克，叶尔羌属哈尔哈里克、托果斯铅、坡斯坎木，和阗，伊里齐城及所属哈拉哈什城、玉陇哈什村、策勒村、克里雅城、塔克弩喇村，阿克苏及所属赛里木，乌什，库车及所属沙雅尔，喀喇沙尔，木库尔勒，布古尔，各一人，俱六品。叶尔羌属色勒库尔一人，七品。斯帕哈资伯克。掌理头目诤讼。拉雅哈资伯克。掌理细民诤讼。以上二员俱五品，叶尔羌置。密喇布伯克。掌水利。喀什噶尔属塔斯浑，叶尔羌及所属牌斯铅，各一人，俱五品。伊犁喀什噶尔属伯什克勒木、罕爱里克、霍尔罕、和色尔布作、赛尔瑞、扎古萨克、阿尔瓦特，英吉沙尔，叶尔羌属英额齐盘、哈尔哈里克、喇普齐、鄂通、楚鲁克，各一人，俱六品。喀什噶尔属木什素鲁克，英吉沙尔属赛里克，和阗，伊里齐城及所属图萨拉庄、伯尔臧庄、哈拉哈什城、巴拉木斯雅庄、玛库雅庄、杂瓦庄、玉陇哈什村、三普拉庄、洛普庄、策勒村、克里雅城、哈尔鲁克庄，各一人；阿克苏六人，所属赛里木、拜城各一人；乌什，库车各二人；库车属沙雅尔一人；喀喇沙尔，库尔勒，布古尔，各一人，俱七品。讷克布伯克。掌匠役营建。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五品。和阗，伊里齐城，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及所属布古尔，各一人，俱七品。帕提沙布伯克。掌巡缉狱囚。叶尔羌一人，五品。又叶尔羌，喀什噶尔，各一人，六品。和阗，伊里齐城及所属哈拉哈什城，库车，各一人，俱七品。莫提色布依伯克。掌回族教法。喀什噶尔一人，五品。叶尔羌一人，六品。和阗，伊里齐城，阿克苏，库车，各一人，俱七品。密图瓦利伯克。掌田产税务。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五品。和阗，伊里齐城，阿克苏，各一人，俱七品。柯勒克牙拉克伯克。掌商贾贸易。叶尔羌一人，五品。巴济吉尔伯克。掌理税务。伊犁，喀什噶尔，阿克苏，各一人，俱六品。乌什一人，七品。色迪尔伯克。掌襄理税务。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七品。阿尔巴布伯克。掌差役。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六品。叶尔羌属色勒库尔，阿克苏，乌什，库车，各一人，俱七品。巴克玛塔尔伯克。掌果园。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六品。都管伯克。掌兵马粮饷，官物文移。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六品。和阗，伊里齐城，二人；所属哈拉哈什城一人，阿克苏，库车，各三人；俱七品。哈喇都管伯克。掌台站兵械。叶尔羌一人，五品。和阗，伊里齐城及所属哈拉哈什城，各一人，俱七品。明伯克。掌千户征输。喀什噶尔及所属伯什克勒木、阿尔瑚、霍尔罕，叶尔羌及所属英额齐盘、哈尔哈里克、鄂普尔，各一人，俱六品。又喀什噶尔三人，及所属牌素巴特一人，阿斯图阿尔图什三人，塔斯浑二人，塔什密里克、玉斯图阿尔图什、乌帕尔、罕爱里克、和色尔布作、赛尔瑞、托古萨克、阿尔瓦特、木什素鲁克，英吉沙尔、叶尔羌属巴尔楚克、密特西林、和阗、伊里齐城、图萨拉庄、伯尔臧庄、素巴尔庄、哈拉哈什村、三普拉庄、济普庄、克里雅城、哈尔鲁克庄、策勒村，各一人，阿克苏十六人，所属赛里木、拜城，各一人，乌什一人，库车三人，所属沙雅尔二人，喀喇沙尔属布古尔一人，俱七品。玉资伯克。掌百户征输。伊犁七十人，喀喇沙尔，库尔勒四人，布古尔二人，俱七品。鄂尔沁伯克。掌数十人征输。叶尔羌属鄂普尔一人，六品。杂布提墨克塔布伯克。掌教习经馆。哲伯伯克。掌修造甲械。色依得尔伯克。掌巡察道路、园林果木。以上三员俱六品。叶尔羌置。什和勒伯克。掌驿馆米刍。喀什噶尔，叶尔羌，各一人，俱六品。乌什，和阗，叶尔羌属色勒库尔，各一人，俱七品。六品伯克。掌修坝管台。喀什噶尔二十一人，内兼管回兵蓝翎玉资巴什三人。阿克苏及所属木苏尔、达巴罕多兰，叶尔羌属喀尔楚、玉喇里克、塔尔塔克，各一人。七品伯克。掌司台站。英吉沙尔，叶尔羌属色勒库尔、塔噶喇木，各一人。采铅伯克。和阗属克里雅城一人，五品。挖铜伯克。喀喇沙尔，库尔勒及所属布古尔，各一人。采铜伯克。阿克苏三人。管铜伯克。库车及所属沙雅尔，各一人。自挖铜以下，俱七品。并随事为员。由办事大臣疏请。乾隆十九年，封吐鲁番伯克莽里克扎萨克公，综理回务，后获罪，改封额敏和卓。置图撒拉克齐佐之。三十四年，抚定西陲，因其旧名，置伯克等官。时随征效力者，并封三品阿奇木，以叶尔羌授鄂对，喀什噶尔授色提巴尔第，库车授鄂斯满，和阗授汉咱尔巴，阿克苏授达墨特，乌什授阿布都拉，是为六大城伯克，自三品至七品，各以授地为差。三品给二百帕籽特玛帕地亩，种地人百名。四品百五

十亩，人五十名。五品百亩，人三十名。六品五十亩，人十五名。七品三十亩，人八名。密喇布各员专司灌溉，例分地亩不再给，种地人各五名。徙阿克苏回族驻伊犁，授茂萨、额敏和卓次子。阿奇木。二十七年，伊犁建宁远城，复移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回族来驻，置大小各伯克。二十八年，定升补制。三十一年，移喀喇沙尔、库尔勒回族驻库辙玛，省六品哈资一人，增四品阿奇木一人，与五品噶杂拉齐、七品玉资各伯克，并驻其地。三十八年，还驻库尔勒，复旧制。嘉庆九年，依喀什噶尔、叶尔羌例，增伊犁六品巴济吉尔、七品色迪尔各一人。道光八年，定三品至五品伯克由本城大臣填注履行，咨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覆核上闻，六、七品伯克咨送验放。故事，大伯克回避本城，小伯克回避本庄，至申严禁令，叶尔羌属色勒库尔距卡伦远，不在是例。并徙喀什噶尔五品讷克布、密图瓦利、莫提色布依各三人驻罕爱里克，给五品阿奇木职衔，以六品哈资驻察拉根，主治农田，省阿斯图阿尔图什七品明伯克二人，徙一人佐之，别移一人驻阿尔瑚、抵补哈资。是岁以英吉沙尔事剧，赏六品哈资伊什罕衔，佐阿奇木治事。光绪十年，改建郡县，俱省。以阿奇木、伊什罕职秩较峻，仍留原衔，俾别齐民。

藩属各官　外藩蒙古扎萨克，旗各一人，大漠内科尔沁等二十四部，旗四十有九。大漠外喀尔喀四部，旗八十有六。青海五部，旗二十有九。西套额鲁特、额济讷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凡十部，旗三十有四。以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为之。不置扎萨克者，隶将军、都统及大臣。掌一旗政令，协理台吉二人或四人，唯土默特左翼旗、喀喇沁三旗称塔布囊，与台吉同。赞襄旗务。管旗章京各一人，副章京各二人，十佐领以下置一人。参领、六佐领置一人。佐领、百五十丁一人，或二百丁、或二百五十丁置一人。骁骑校，如佐领数。并佐扎萨克董理民事。回部哈密一旗扎萨克、协理台吉、管旗章京、副章京各一人，参领二人，佐领十有三人。吐鲁番一旗扎萨克一人，协理台吉二人，管旗章京一人，副章京、参领各二人，佐领十有五人，伯克十人。所掌如蒙古制。

初定扎萨克综理旗务，依内八旗编制，置管旗章京以次各官。顺治十六年，置佐领、骁骑校百五十丁一人。嗣有所增益。十八年，定管旗章京、副章京员限。如前所列。雍正初，平青海，编旗置官如故事。

西藏达赖喇嘛一人，驻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一人，驻扎什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并受成于驻藏大臣。其属：辅国公，一等台吉，各一人。前藏唐古特三品噶布伦四人。掌综理藏务。内一人喇嘛充补，不给顶戴。四品仔琫三人。掌稽商上事务。凡喇嘛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四品商卓特巴三人。掌库务。五品叶尔仓巴、掌粮务。朗仔辖、掌治拉撒番民。协尔帮、掌刑名。硕第巴、掌治布达拉番民。六品达琫、掌马厂。大中译，各二人。六品卓尼尔、七品小中译，各三人。以上三员，并掌噶厦事务。凡噶布伦议事之所曰噶厦。四品戴琫六人。五品如琫十有二人。六品甲琫二十有四人。七品定琫百二十人。第巴十有三人。管草一人，糌粑、柴、帐房各二人，门、牛羊厂各三人。五品边营官二十有三人。江卡、喀喇乌苏、官觉、补人、工布硕卡、绒辖尔营各一人。惟噶尔本、错拉、拍克里、定结、聂拉木、济咙、博窝、达巴喀尔营各二人。喇嘛营一人，无顶戴。下同。大营官十有九人。桑昂曲宗、工布则岗、昔孜、协噶尔、纳仓营各一人。乃东、琼结、贡噶尔、仑孜、江孜营各二人。喇嘛营四人。六品中营官五十有九人。角木宗、打孜、作岗、江达、古浪、沃卡、曲水、突宗、僧宗、杂仁、锁庄子、夺营，直谷、朗营，墨竹宫、卡尔孜、文扎卡、达尔玛、聂母、拉噶孜、岭营，岭喀尔营各一人。洛隆宗、巴浪、仁本、仁孜、朗岭、宗喀、撒噶、达尔宗、硕般多营各二人。桑叶、冷竹宗、茹拖、结登、拉里、沃隆、辖鲁、策堆得、纳布、错朗、羊八井、麻尔江喇嘛营各一人，喇嘛营七人。七品小营官二十有五人。雅尔堆、拉岁、颇章、扎溪、色营，堆冲、汪垫、甲错、琼科尔结、蔡里、扎称、折布岭、扎什、洛美、嘉尔布营各一人。金东、撒拉、浪荡、拉康、曲隆、朗茹、里乌、隆、业党、工布塘喇嘛营各一人。后藏唐古特三品大营官四人。拉孜喇嘛营二人。练金龙喇嘛营各一人。六品中营官十有七人。昂忍喇嘛营二人。仁侵孜、结侵孜寺、帕克仲、翁贡寺、千殿热布结寺、托布甲、里卜、德庆热布结寺、绒错、央、葱堆喇嘛营各一人。胁、千坝营各一人。喇嘛营二人。七品小营官十有六人。彭错岭喇嘛营二人。伦珠子、拉耳塘

寺、达尔结、甲冲、哲宗、擦耳、晤欲、碌洞、科朗、扎喜孜、波多、达木牛厂喇嘛营各一人。冻噶尔、扎苦营各一人。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喇嘛、扎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并堪布监督之。藏地分卫、藏、喀木、阿里四部，各置噶布伦治其地，职任綦重。仔琫以降，为佐理国事官。戴琫以降，为各城典兵官。边营官以降，为各城治民官。自国师至喇嘛，专司教事。置驻藏大臣辖之。昉自雍正三年，然犹未与达赖、班禅抗衡也。至乾隆五十七年，噶布伦以下始归约束，大臣职权乃与埒。并增戴琫一人，原置五人，至是始定。如琫十有二人，定奉百二十人，升补各按其等差。其噶厦、小中译、卓尼尔，择东科译言世家子弟。优秀者为之。

土司各官　明代土司，淫昏暴戾，播州、水西、蔺州、麓川，边患如栉。清鉴前辙，迭议归流。曩昔土司隶外藩二，隶行省七。康、雍之盛，湖北散毛、旧为宣抚司，辖大旺安抚司，东流，腊壁二长官司。雍正十三年，改来凤县。施南、旧为施州卫，辖忠建、忠孝二宣抚司，忠路、忠峒、东乡五路、高罗、龙潭、金峒各安抚司，木册、上爱茶峒、下爱茶峒、镇南、摇把峒、镇远蛮彝、隆泰蛮彝、西萍蛮彝、剑南、思南、唐崖各长官司。雍正十三年，改置恩施、宣恩、咸丰、利川四县。容美，旧为宣慰司，辖盘顺水、尽源、通塔坪各安抚司，椒山、玛瑙、石梁、下峒、下冈、平茶、五峰、石宝各长官司。雍正十三年，改置鹤峰州长乐县。湖南永顺、旧为宣慰司，辖施容安抚司，下峒、田家峒、驴迟峒、腊惹峒、麦著黄峒、白崖峒各长官司，南渭、上溪二土官。雍正七年，改置永顺、龙山二县。保靖、旧为宣慰司，辖五砦、＜⿰⿱⺮旱＞子坪二长官司。雍正七年改县。桑植旧为安抚司。辖美坪、朝南、那步、人士、黄河、鱼龙、夹石、苦南、杆坪、蚕寮、金藏、拓山、烂洞、黄家、板山、龙潭、书洛十七峒，安福所上、下二峒。雍正七年改县。及永绥、六里红苗地。雍正八年，改流官。乾州、凤凰营，＜⿰⿱⺮旱＞边红苗地。康熙四十三年，改流官。并以生苗内附，列为郡县。四川建昌、旧为指挥司。顺治初改卫。雍正四年，置宁远府。松藩、旧为卫。雍正九年改流。天全、旧为六番招讨司。雍正七年改流。打箭炉，旧为长河西鱼通安远宣抚司。雍正七年改流。广西镇安、旧为土府。康熙二年改流。泗城，旧为州。顺治十五年升府。寻为土府。雍正五年改流。云南开化、旧为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康熙六年改流。昭通、旧为蒙地。雍正五年，自四川来隶。明年改流。丽江、旧为土府。雍正初改流。镇沅、旧为土州。雍正三年改流。四年自四川来隶。蒙化、旧为土府。康熙四年改流。威远，旧为土州。雍正三年改流。明年自四川来隶。贵州威宁、旧为水西宣慰司。康熙元年，置黔西府，改比喇塔为平远府，大方城为大定府，四川马撒为威宁。来隶后，改黔西诸府为州，并隶威宁。郎岱、雍正九年改流。归化、康佐及冲苗地。雍正十二年改流。永丰，安笼长官司地。雍正五年改流。因时损益，遍置流官。乾隆以降，大小金川重烦兵力。酉阳、旧为宣慰司。乾隆元年改流。石砫，旧为宣抚司。二十七年改流。＜⿰犭不＞猱全革，猛缅炎荒，翕然内面。十三年，改置缅宁厅。滇南边徼，闻风震聋。三十一年，计平莽菲，诸部内附，分置整卖、线诸司。详后。嘉、道之世，贵州守备、嘉庆二十五年，省归化厅属一人。道光元年，省安顺府属一人。四年，省普安厅属一人。十二年，省普定县属一人。千总、道光元年，省安顺府属二人。四年，省归化厅属生苗枝、册亭州同属上分亭各一人。十年，省普安县属上五苑枝一人。把总、道光元年，省普定县属五人。郎岱厅属六枝一人。四年，省洛何枝、册亨州同属下分亭各一人。六年，省平远县属一人。八年，省贞丰州罗浪亭一人。二十年，省长塞厅一人。裁损尤多。光、宣之际，云南富州、镇康，四川巴塘、里塘、德尔格忒、高日、春科、瞻对、察木多，置吏一依古事。改巴塘曰巴安直隶厅经历，驻盐井。里塘曰顺化县巡检，驻中渡河。乡城曰定乡县县丞，驻稻坝。并隶边务大臣。兼辖明正、霍耳、五家、道坞、冷碛诸蛮部。广西忠州、南丹、万承、茗盈、全茗、结安、镇远、江州、下石西、上下冻、下雷、那地各州，罗白一县，古零、定罗、安定、下旺诸巡司，永定长官司，永顺副司，迁隆峒土官，停其袭职。向武、都康、安平、凭祥、思州诸州，上林、忻城、罗阳诸县，东兰、凤山州同，上龙、白山、兴隆诸巡司，代以汉官。核衡厥实，陇沿旧制，湘、楚廓清，滇、蜀改流，十之三四。黔、桂长官州、县，以今况往，弱半仅存，详稽志乘，尚百数十。叙其世系，与其土地，凡武职非世袭，及番部僧官，附辑于后，庶有所考焉。

甘肃指挥使司：指挥使八人。正三品。平番县属三人：连城，顺治元年鲁宏袭；大营湾，九年

鲁之鼎袭；古城，十八年授鲁大诰指挥同知，岁余改袭。西宁府属三人：南川，顺治三年授纳元按指挥佥事，雍正八年改袭；寄彦才沟，顺治五年祁廷谏袭；北川，八年陈师文袭。河州属一人：韩家集，旧为外委，乾隆六年韩世改袭。狄道州属一人：临洮卫，顺治十六年赵枢勷袭。指挥同知七人。从三品。碾伯县属四人：赵家湾，顺治元年赵瑜袭；上川口，五年李天俞袭；老鸦堡，六年阿世慈袭；胜番沟，祁国屏袭。平番县属一人：西大通峡口，鲁培袭。俱九年授。西宁县属一人：起塔镇，十年李珍品袭。河州卫沙马族一人：顺治二年何永吉袭。指挥佥事八人。正四品。洮州府属一人：资卜，顺治元年咎承福袭。平番县属一人：红山堡，二年鲁典袭。西宁县属二人：乩迭沟，十五年吉天锡袭；西川旧为外委，康熙四十年汪升龙改袭。碾伯县属三人：米拉沟，康熙十四年冶鼎袭；美都沟，三十七年甘廷建袭；朱家堡旧为外委，四十一年朱廷珍改袭。又洮州卓泥堡一人：旧为外委，四十五年杨朝梁改袭。千户七人。正五品。河州保安撒喇四房、保安撒喇五族，平番，武威，永昌，古浪，碾伯各一人。副千户二人。从五品。平番、洮州各一人。百户九人。正六品。循化乩藏一人。平番、碾伯各二人。岷州四人。西宁千户一人。巴彦南称族。百户二十有三人。蒙果尔津族、邕希叶布族、苏鲁克族、尼牙木错族、库固察族、称多族、下扎武族、下阿拉克沙族、上隆坝族、下隆坝族、苏尔莽族、多伦尼托克安都族各一人。阿里克族、扎武族各二人。格尔吉族三人。玉树族四人。百长二十有六人。在黄河、大江、鸦砻江、澜沧江、怒江各地。西藏百户十有五人。纳克书贡巴族、纳克书色尔查族、纳克书毕鲁族、纳克书奔频族、纳克书拉克什族、纳克书达格鲁克族、邛布纳克鲁族、依式夥尔族、勒纳夥尔族、夥尔逊提麻尔族、上冈噶鲁族各一人。邛布噶鲁族、邛布色尔查族各二人。百长五十有二人。喀喇乌苏河南岸各地。

四川宣慰使司：宣慰使七人。从三品。天全州属一人：穆坪董卜韩胡，顺治元年，坚参喃哈袭。茂州厅属一人：瓦寺，九年授曲翊伸安抚司，康熙五十年，论随征西藏功，加桑朗温恺宣慰司衔，嘉庆元年即真。杂谷厅属一人：梭磨，雍正元年授长官司，乾隆十五年升安抚司，三十六年，论随征金川功，斯丹巴改袭。打箭炉厅属四人：明正，康熙五年蛇蜡喳吧袭；布拉克底，四十年授绰布木凌安抚司，乾隆三十九年，其孙阿多尔改袭。巴旺，乾隆二十九年绰布木凌长子囊索袭；德尔格忒，雍正六年，授丹巴七立安抚司，十一年改袭：宣抚使司宣抚使五人。从四品。越嶲厅属一人：邛部，康熙四十二年岭南柱袭。西昌县属一人：沙麻，四十九年安巩威袭。打箭炉厅属三人：绰斯甲布，康熙四十一年授资立安抚司，乾隆四十年，论随征金川功改袭；里塘，康熙五十七年江摆袭；巴塘，五十八年罗布阿旺袭。安抚使司安抚使十有六人。从五品。茂州厅属一人：长宁，顺治九年苏廷辅袭。懋功厅属一人：鄂克什，旧名沃日，十五年授巴碧太贯顶净慈妙智国师，乾隆二十年色达拉改袭。盐源县属二人：瓜别，康熙四十九年玉珠迫袭；木里，雍正八年六藏涂都袭。打箭炉厅属十二人：单东革什咱，康熙三十九年魏珠布策凌袭；喇＜□口衮＞，四十九年阿倭塔尔袭；其雍正六年授者，霍尔竹绥，索诺木衮卜袭；霍耳章谷，罗卜策旺袭；瓦述余科，沙克嘉诺尔布袭；霍耳甘孜孔撒，麻苏尔特亲袭；霍耳甘孜麻书，那木卡索诺木袭；霍耳咱，阿克旺错尔耻木袭；春科、桑卜旺扎尔袭；林葱，衮卜林亲袭；上纳夺，索诺木旺扎尔袭；下瞻对，策凌卜袭。副使二人。从六品。喇＜□口衮＞、春科各一人。长官司长官三十有七人。正六品。叙州府属蛮夷、泥溪、平夷、沐川。龙安府属阳地隘口。宁远府属威龙州、普济州、河东、阿都、昌州、马喇、邛部。雅州府属沈边、冷边。泸州厅属九姓。打箭炉厅属瓦述色地、上瞻对、茹，后隶西藏。瓦述毛丫、瓦述崇善、瓦述曲登、瓦述咙、纳林冲、瓦述更平、霍耳白利、霍尔东科、春科高日、蒙葛使结。理番厅属从噶克、卓克采、丹坝各一人。副长官一人。正七品。阿部。千户四十有一人。咱理松坪、双则红凹寨、班俗寨、川柘寨、佘湾寨、祈命寨、寒盼寨、商巴寨、谷尔坝、那浪寨、竹当寨、包子寺寨、甲多寨、墨苍寨、阿强寨、呷竹寺、丢谷塞、云昌寺、沙坝、阿里洞寨、峨眉喜寨、七布寨、毛革阿按寨、麦杂蛇湾寨、酥州、黎溪州、迷易所、盐井卫中所、左所、右所、古柏树、瓦述写达、瞻对峪纳、上纳夺、中郭罗克、押落寨、中阿树、上瞻对、撒墩木期、古土拖车、阿朵阿与各一人。百户百五十有九人。打箭炉厅属八十有三人。松潘厅属四十有一人。冕宁县属十有三人。马边厅属六人。茂州属四人。盐源县属、会理州属各二人。清溪县属、峨边厅属各一人。

广西长官司：长官二人。庆远府属永定、永顺各一人。副长官司：二人。永顺。

云南指挥使司：指挥使二人，普洱府属孟艮，古孟捐，召丙袭；整欠，叭光捧袭。俱乾隆三十一年授。指挥同知一人。广西州属猛龙，乾隆三十一年叭护猛袭。宣慰使司：宣慰使一人。普洱府属车里，古商产里，顺治十八年刀穆祷袭。乾隆三十八年省，四十二年复故。土地十三版纳：宁洱县五，思茅厅八。宣抚使司：宣抚使七人，直隶耿马一人：罕闷＜⿰扌丢＞袭。腾越厅属三人：南甸，古南宋，刁呈祥袭；陇川，古平缅，多安靖袭；干崖亦曰平赖睒、渠澜睒、刁建勋袭。俱平滇后授。永昌府属一人：孟连亦曰哈瓦，旧为长官司，康熙四十八年刁派鼎改袭。普洱府属二人：整卖，召纳提袭；景线，呐赛袭。俱乾隆三十一年授。古八百媳妇国地。副使三人。腾越厅属猛卯、盏达，龙陵应属遮放，各一人。安抚使司：安抚使二人。龙陵厅属潞江，古怒江，甸线有功袭。芾市，唐书，“芒施蛮”，放爱众袭。俱平滇后授。长官司：长官三人，腾越厅属户撒腊撒，临安府属纳楼、茶甸，各一人。副长官司二人。大理府属十二关，临安府属亏容甸，各一人。土千户一人。亏容甸。

贵州长官司：长官六十有五人。贵阳府属中曹、养龙、白纳、虎坠、定番州属程番、小程番、上马桥、卢番、方番、韦番、卧龙番、小龙番、金石番、大龙番、木瓜、麻向、开州属乖西，龙里县属大谷龙、小谷龙、羊肠，贵定县属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新添，修文县属底寨，永宁州属项营、募役、沙营，平越府属杨义，黄平州属岩门，都匀府属都匀、邦水，麻哈州属乐平、平定，独山州属丰宁上、丰宁下、烂土，镇远府属偏桥，镇远县属邛水，思南府属随府办事、蛮夷、沿河、祐溪、朗溪，思州府属施溪，铜仁府属省溪、提溪、乌萝、平头，黎平府属潭溪、八舟、龙里、中林、古州、新化、欧阳、亮寨、湖耳、洪州，各一人。思州府属都平、都素、黄道，各二人。副长官司：十有九人。白纳、木瓜、乖西、底寨、都匀、蛮夷、都素、沿河、溪祐、朗溪、省溪、提溪、乌萝、平头、欧阳、湖耳、洪州、镇宁县属康佐，石阡府属石珩，各一人。偏桥左、偏桥右，各二人。邛水一人，后改七品土官。

四川土通判二人。石砫厅属一人：顺治元年授马祥麟宣慰司，乾隆间，孔昭缘事降。杂谷厅属一人：阳地隘口，顺治冰年王启睿袭。土知事一人。龙安府属龙溪堡，顺治六年薛兆选袭。土巡检二人。茂州属牟托水、草坪，各一人。副巡检一人。茂州竹木坎置。

广西土知州二十有五人。归顺直隶州属一人：上映，顺治元年许国泰袭。庆远府属二人：南丹，是岁莫自乾袭；那地，九年罗德寿袭。并古蛮地。南宁府属三人：归德，莫道袭；果化，赵国鼎袭；忠州，黄光圣袭。镇安府属三人：下雷，许文明袭；向武，黄嘉正袭。俱元年授。都康，冯太乙袭，九年授。太平府属十有六人：下石西，闭承恩袭；田州，岑廷铎袭。俱元年授。万承，许嘉镇袭；思陵，韦懋迁袭；凭祥，李维藩袭；太平，唐波州地，李开锦袭；茗盈，李应芳袭；全茗，许家麟袭；结安，张郭兴袭；佶伦，冯家猷袭；龙英，赵廷耀袭；都结，农廷封袭；江州，黄廷杰袭；上下冻，赵应锡袭；镇远，赵秉业袭。俱十六年授。其田州，光绪元年改流，置恩隆县。土州同一人。东兰州，顺治九年，韦光祚袭知州。雍正七年，朝辅缘事降普安州。康熙四十一年废。土知县四人。百色厅属一人：上林，顺治元年黄国安袭。庆远府属一人：忻城，九年莫猛袭。太平府属二人：罗阳，黄启祚袭；罗白，梁徵鼐袭。俱十六年授。土州判一人。旧土田州地。乾隆七年析置阳万，一人。光绪五年改流。置恩阳分州。土巡检九人。太平府属上龙司，思恩府属白山司、兴隆司、定罗司、旧城司、安定司、都阳司、古零司，百色厅属下旺司，各一人。从九品土官一人。思恩府辖。其不管理土岗者，正六品土官二人，从六品、正八品、正九品土官各一人，从九品土官一人，未入流土官二人。

云南土知府二人。永昌府属孟定，古景麻甸，罕宋袭；永宁，阿镇麟袭。俱顺治元年授。后永宁改隶永北。其景东、蒙化二人，俱康熙四年改流。土同知一人。隶广南府，顺治十六年侬鹏袭。土知州四人。永北厅属二人：蒗蕖，康熙间改土舍，道光十七年阿为柱改袭。永昌府属一人：湾甸，古细睒，景文智袭。明史误“刀”姓。镇康州一人：古石睒，刀闷达袭。明史误“刀孟”。俱顺治十六年授。土州同三人。永北厅属顺州，于禄祥袭。镇南州，段光赞袭。姚州，高显爵袭。俱顺治十

六年授。州同职衔一人。隶武定州。顺治十六年，授那天宠暮连乡土目。雍正八年，升那德洪千户。同治元年，那康保改袭。土州判二人。镇南州，顺治十六年陈昌虞袭。新兴州，康熙二十二年王凤袭。土知事一人。景东厅，顺治十六年陶启滨袭。土县丞五人。楚雄、平彝、新平、蒙化厅、南涧各一人。土主簿二人。云南、孟远县各一人。土典史一人。浪穹县置。土巡检十有九人。罗次县练象关，禄丰县南平关、汤郎马，赵州定西岭，浪穹县蒲陀崆、凤羽乡、上江嘴、下江嘴，邓川州青索鼻，云龙州箭杆场，临安府纳更山，广通县回磴关、沙矣，旧景东厅保甸、三岔河，顺宁府猛猛、大猛麻，鹤庆州观音山，镇南州阿雄关、镇南关，各一人。土驿丞三人。鹤庆州在城驿、板桥驿、观音山，各一人。其不管理苗裔村寨者，土通判二人，丽江府、鹤庆州，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一人。嘉庆三年，省经历置。

贵州土同知二人。镇远府属一人：何大昆袭。独山州属一人：蒙一龙袭。俱顺治十五年授。土通判、镇远府，顺治十五年杨世基袭。土推官，镇远府，顺治十五年杨秀玮袭。各一人。土县丞五人。安化、印江、余庆县，各一人。瓮安县属瓮水司、草塘司，各一人。土主簿二人。安化、余庆县，各一人。土吏目一人。黄平州重安司。土巡检二人。永宁州盘江、安化，各一人。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正七品土官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三人，正九品、从九品土官各二人。右文秩凡七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隶吏部。

四川土游击，驻越嶲厅暖带密。康熙四十九年授岭安泰千户。同治二年改袭。土都司，驻越嶲厅松林地。康熙四十九年授王德洽千户。同治二年改袭。各一人。屯守备十有二人。抚边屯属一人：攒拉别思满阿忠本袭。章谷屯属一人：赞拉宅龚阿安本袭。崇化屯属一人，促侵河西固拉约尔瓦袭。懋功屯属二人：攒拉八角碉木塔尔袭，攒拉汉牛工噶袭。松潘厅属四人，杂谷脑沙加豆日袭，上孟董美诺更噶豆日袭，下孟董沙马班马袭，九子寨杨阿太袭。乾保寨二人：阿忠暨阿忠保袭。俱乾隆间授。土千总七人。西昌县属河西，雷波厅属千万贯，峨边厅属瞻巴家、哈纳家、蚩瓜家、魁西家，各一人。屯千总十有九人。促浸河西三人。杂谷脑、乾保寨、上下孟董、九子寨、促浸河东，各二人。攒拉八角碉、攒拉汉牛、攒拉别思满、攒拉宅龚，各一人。土把总七人。河西、千万贯、瞻巴、纳哈、魁西，各一人。蚩瓜二人。屯把总三十有四人。促侵河西六人。杂谷脑、乾保寨、上下孟董、九子寨，各四人。攒拉汉牛、攒拉别思满、促浸河东，各二人。攒拉八角碉、攒拉宅龚，各一人。

云南土都司一人。驻镇边府大雅口。光绪十三年，录李芝龙随征猓黑功授职。土守备五人。思茅厅属二人：六本猛斋袭；景海猛彪袭。俱乾隆十三年授。腾越厅属一人：茨竹寨，是岁授左正邦把总。道光二十一年，录大雄随征云州乌土各寨功改袭，加明光宣慰司衔。镇边厅属二人：蛮海，咸丰十年授石朝龙把总光绪十三年，录大余随征猓黑功改袭：大山，咸丰九年授石麟千总，光绪十三年，录朝凤平东王猓菲功改袭。土千总十有八人。云龙州老窝六库，维西厅奔子栏、阿墩子，思茅厅猛戛遮，宁洱府普藤、猛勇，威远厅猛，腾越厅杉木笼隘，保山县登梗、鲁掌，永北厅羊坪，镇边厅猛角、猛董、圈糯、黄草岭，新平县斗门、磨沙补哈，顺宁府猛撒，各一人。土把总三十有六人、云龙州漕涧，临安府稿吾卡，维西厅奔子栏，临城澜沧江、其宗喇普，思茅厅倚邦、猛遮、易武、猛腊、六顺、猛阿、猛笼、橄榄坝，宁洱县猛旺、整董，他郎厅儒林等里、定南等里，威远厅猛戛、猛班，腾越厅大塘隘、明光隘、古勇隘，保山县卯照，镇边厅下猛、引贤官寨、兼募乃寨、东河，元江州永丰里、茄革里，新平县喇博、他旦、老是违岩、旺瓦遮宗、哈正掌寨，各一人。又宁洱县猛乌、乌得，各一人。光绪二十一年，割隶法兰西。

甘肃土守备一人。洮州厅资卜族，世系无考。土千总十有六人。寄彦才沟、西川、起塔镇、赵家湾、美都沟、为拉沟、西宁县陈家台、纳家庄，各一人。资卜、胜番沟，各二人。上川口四人。土把总二十人。寄彦才沟、陈家台、纳家庄、起塔镇、西川、赵家湾、美都沟、米拉沟，各一人，资卜二人，胜番沟四人，上川口六人。

贵州土千总十人。贵阳府属青岩、吉羊枝，龙里县属大谷龙、羊肠，麻哈州属养鹅，都江厅属顺德、归仁，丹江厅属鸡讲、黄茅、乌叠，各一人。土把总一人。小谷龙。其不管理村寨者，湖北世袭千总衔十人。江夏县属四人。汉阳县属、孝感县属各三人。把总衔五人。汉阳一人。孝感四人。

湖南千总衔十有三人。石门县属、慈利县属各六人。永定县属一人。把总衔五十有二人。石门县属二十有二人。慈利县属二十有六人。桑植县属二人。龙山县属、永定县属各一人。贵州六品武土官二人。贵阳府属、思南府属各一人。七品武土官四人。镇远府属三人。石阡府属一人。右武秩凡五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隶兵部。

武职非世袭者，云南土守备三人。丽江府一人。中甸、迭巴二人。土千总七人。丽江府二人。大中甸神翁、小中甸神翁、中甸江边神翁、中甸格咱神翁、中甸泥西神翁，各一人。土把总十有五人、中甸迭宾五人。小中甸迭宾、中甸江边迭宾，各二人。中甸格咱迭宾、中甸泥西迭宾，各三人，土官二十有六人。中甸厅辖二十三人，丽江府木氏辖三人。初皆世袭。雍正二年改拔补。

番部僧官　甘肃珍珠族国师、禅师，化族国师，灵藏族禅师，各一人。初隶河州。后珍珠、灵藏属循化，余杂处二十四关。禅定寺禅师，嘉庆十九年无人袭。由土司兼辖，隶洮州。番寺禅师，同治间回变后，不修职贡。各一人。垂巴寺、辖番人十族。著洛寺、辖番人二十三族。麻你寺辖番人二十一族。僧纲，圆成寺、辖番人四族。阎家寺后无人袭。僧正，各一人。

清史稿卷一一八　志第九三

职官五内务府

内务府行宫园囿　御船处等　官学

武英殿修书处上驷院　武备院

奉宸苑　盛京内务府　宦官

内务府　总管大臣，无员限。满洲大臣内特简。初制从二品。乾隆十四年，定正二品。其属：堂郎中，主事，各一人。笔帖式三十有六人。广储司总管六库郎中四人。内二人由各部员司兼摄。银、皮、磁、缎、衣、茶六库郎中四人。银库二人，兼司皮、磁二库。缎库二人，兼司衣、茶二库。员外郎十有八人。库各二人，兼摄各一人。六品司库六人，库各一人。八品司匠六人，银、磁、衣三库各二人。副司库十有二人，库使八十人。俱无品级。织造，苏州、杭州各一人，司员内奏简。六品司库各一人，库使、笔帖式各二人。会稽、掌礼、都虞、慎刑、营造、庆丰六司，郎中十有二人，司各二人。员外郎三十有二人。会稽、都虞、庆丰各五人，掌礼、营造各六人，慎刑四人。主事各一人。催长二十有三人，广储八人，会稽五人，都虞四人，掌礼、慎刑、营造各二人。自八品至无品级不等。副催长十有三人，广储、都虞各四人，会稽三人，掌礼、慎刑、营造各二人。自九品至无品级不等。委署催长一人，司匠二人。俱无品级。营造司置。钱粮衙门亦曰管理三旗银两处。郎中一人，员外郎四人，催长、副催长各三人。俱九品。司俎官四人，正六品。读祝官四人，学习三人。赞礼郎十有三人，学习四人。俱六品衔食七品俸。八品催长一人，果房掌果、副掌果各二人，果上人十有二人，催长一人。俱九品。自司俎以下隶掌礼司。木、铁、房、器、薪、炭六库库掌，副库掌，各三人。库守五十有五人。木、房二库各十有一人，炭库八人，铁库四人，器、薪二库、圆明园薪炭库各七人。无品级。铁作、漆作司匠，八品衔。委署司匠，俱各一人。爆作库掌、副库掌各一人。俱未入流。隶营造司。牛羊群牧值年委署主事一人。六品衔食笔帖式原俸。隶庆丰司。官房租库库掌一人，库守三人。内管领掌关防一人，郎中充。协理二人。员外郎充。内管领、初制正五品。道光二十五年改从五品。副内管领，正六品。各三十人。库掌十有五人，菜库六人，车库五人，酒、醋、房、器库各二人。仓长十有三人。官三仓六人，外饽饽房三人，内饽饽房、器仓、糖仓、米仓各一人。俱无品级。养心殿造办处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一人，六品库掌六人，副库掌十人，八品催长十有四人。其兼辖者：圆明园活计处副库掌四人，副司匠九人。俱无品级。中正殿员外郎、副内管领，三十额内题补。各二人，无品级催长一人。宁寿宫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武英殿修书处正监造员外郎、副监造副内管领、六品库掌、委署主事各一人，七品衔库掌二人。御书处正监造司库六品衔食七品俸。一人，副监造库掌六品衔食八品俸。二人，七品衔副库掌六人。茶膳房一、二、三等侍卫，一等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尚膳正各三人，四品。尚茶正各二人，四品。尚膳副、尚茶副、俱五品。主事俱各一人。膳上侍卫十有三人，

茶上侍卫八人，俱六品。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承应长十有三人，庖长八人，库掌五人，库守十有六人。承应长以下，给虚衔金顶。御药房初以总管首领太监管理。康熙三十年始来隶。主事一人，七品衔库掌二人，委署主事、催长各一人。火药库库掌二人。各处笔帖式二百有七人。自养心殿以下，并简大臣领之，与内府大臣同为内廷右职。其兼摄者，升平署、官房租库、牺牲所司员各二人。保和、太和、中和三殿司员、内管领各一人。寿康宫、慈宁宫花园司员各二人。御药房内管领一人，副内管领二人。总理工程处司员无恒额。查核房、督催房、汇稿处，并遴司员分莅其事。

总管大臣掌内府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堂郎中、主事掌文职铨选，章奏文移。广储掌六库出纳，织造、织染局隶之。会稽掌本府出纳，凡果园地亩、户口徭役，岁终会核以闻。掌礼掌本府祭祀与其礼仪乐舞，兼稽太监品级，果园赋税。都虞掌武职铨选，稽核俸饷恩恤，珠轩岁纳，佃渔岁输，并定其额以供。慎刑掌本府刑名，依律拟罪，重谳移三法司会讯题结，番役处隶之。营造掌本府缮修，庀材饬工，帅六库三作以供令。庆丰掌牛羊群牧，嘉荐牺牲。钱粮衙门掌三旗庄赋，治其赏罚与其优恤。内管领处掌承应中宫差务，并稽官三仓物用、恩丰仓饩米。官房租库掌收房税。养心殿造办处掌制造器用。中正殿各司员掌喇嘛唪经。武英殿修书处掌监刊书籍。雍和、宁寿两宫司员掌陈设泛埽，兼稽宫监勤惰。御书处掌镌摹御书。御茶膳房掌供饮食。御药房掌合丸散。牺牲所掌牧养黝牛。总理工程处掌行营工作。凡遇工程，简勘估大臣、承修大臣，事毕简查验大臣。

初制，设内务府，以旧属司其事。入关后，明三十二卫人附之，设内管领处，置内管领八人。顺治三年增四人，十一年增八人，分隶三旗。康熙二十四年增四人，三十年增三人，三十四年增三人。设茶饭处，置总领各三人，饭上人三十有五人，茶上人十有七人，康熙二十年，置饭上人委署总领一人。雍正元年，定总领授二等侍卫，饭上人授三等侍卫六人，蓝翎侍卫七人；茶上人三等侍卫三人，蓝翎侍卫四人；复置茶房侍卫内委署总领一人。乾隆八年，定三等侍卫内各授一等侍卫一人。十五年，改饭房为外膳房。二十四年，改总领为尚膳正、尚茶正，副总领为尚膳副、尚茶副。承应长十人，康熙六十一年增一人。雍正元年增一人。庖长三人，康熙五十六年增六人，六十一年增一人。雍正元年增二人。及苏州、江宁、杭州织造官。光绪三十年省江宁一人。顺治十一年，命工部立十三衙门，设司礼、御用、御马、内官、尚衣、尚膳、尚宝、司设八监，尚方、惜薪、钟鼓三司，兵仗、织染二局；并三旗牛羊群牧处，置员外郎六人。管理牛只、羊只各三人。康熙二十三年各增二人。乾隆十四年，省入宁寿宫一人。咸丰三年，省入慎刑司二人。光绪三十年省一人。明年，改尚方司为院，置郎中三人，康熙三十一年省一人。员外郎六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一人，六十一年省一人。光绪三十年省四人。催总一人。雍正二年增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更名催长。下同。十三年，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司。时犹旧臣、寺臣兼用也。十七年，改礼仪监为院，置郎中三人，康熙三十八年省一人。员外郎八人，光绪三十年省一人。赞礼郎十有二人，雍正五年增五人。司胙官四人，康熙三十七年增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改“胙”为“俎”。光绪三十年省一人。喇嘛唪经处催总一人。乾隆三十三年省。改内官监为宣徽院，置郎中三人，康熙二十八年省一人。雍正元年增一人。乾隆四十年改隶宁寿宫一人。员外郎六人，光绪三十年省一人。催总八人。康熙间屡有增损。嘉庆十一年定留顶戴催长五人。十八年，御用监设银、皮、缎、衣四库，置郎中三人，员外郎八人，库使四十人。康熙九年增二十人，十四年增二十有四人，明年省四人，二十八年增十有二人。乾隆十二年，升十二人为副司库。

康熙元年，诛内监吴良辅辈，复以三旗包衣设内务府，改尚膳监为采捕衙门，置郎中三人，三十八年省一人。员外郎六人，六十一年省一人。催总四人。并改惜薪司为内工部，置郎中三人，三十八年省一人。员外郎六人，十六年增二人。光绪三十年省二人。无品级库掌十有二人，三十五年增二人。雍正三年增三人，明年增一人。复增置库守、内副库掌八人。寻又改为库掌、副库掌各十有二人，炮作库掌、副库掌各一人。八品催总一人，雍正四年增。无品级。催总一人，复于领催内增委署三人。乾隆二十四年，改委署催总为委署司匠。库守五十有九人。三十五年增八人。并置总管大臣，兼以公卿，无专员。三年，置钱粮衙门员外郎六人。咸丰二年，省入慎刑司四人。九年，四库各置六品司库二人。十二年，置御药房库掌二人。明年，总管大臣兼辖内三院。十六年，置堂

主事一人。改御用监为广储司，宣徽院为会稽司，礼仪院为掌仪司，省牛羊群牧处入之。置掌果二人，果上人十有二人。尚方院为慎刑司，采捕衙门为都虞司，内工部为营造司。二十三年，又分掌仪司立庆丰司，置郎中二人。乾隆四十年，省入宁寿宫一人。五十七年，复增一人。是为七司。至是奄宦之权悉归于府矣。是岁置内副管领二十人。二十四年增四人，三十年增三人，三十四年增三人。二十五年，茶饭房设乾肉库，置库掌一人。三十年增一人，五十八年增二人。雍正五年增一人，十二年增一人。二十八年，广储司设瓷、茶二库，各置员外郎二人，司库二人，六库通旧十有二人。光绪三十年省六人。匠役催总六人，乾隆二年，增买办催总二人。二十四年，改买办催总为催长，匠役催总为司匠。无品级催总四人，乾隆二十四年改副催长。是为六库。明年，改文书馆为武英殿修书处，置监造官六人。雍正二年省，四年复故。乾隆四十七年，定正监造为员外郎，副监造为副内管领。御书处监造官四人。四十六年增二人。雍正二年省。八年置一人。乾隆四十七年，定监造为司库。二十五年，畅春园设柴炭库，置无品级库掌二人，库守八人。四十二年，置堂郎中一人。授永定河分司齐苏勒，升后未补。四十五年，置掌仪司副掌果二人。六十年，设官房租库，置库掌一人。

雍正元年，设钱粮衙门，置郎中一人，堂司委署主事十人。十二年省。乾隆二十二年复故。嘉庆四年增堂上一人。光绪三十年省。留庆丰司一人。明年，设养心殿造办处，置六品库掌四人。乾隆三十年增二人。嘉庆四年增四人。光绪三十年省四人。御书处库掌一人，乾隆四年增二人。四十七年，改一人为副监造。稽查御史一人。十一年省。乾隆三年，改由都察院派员稽查。三年，置钱粮衙门无品级催总一人。七年增一人。乾隆四年增一人。复于领催内增副催总三人。二十四年，改副催长。嘉庆三年，留顶戴催长、副催长各三人。四年，置茶饭房主事一人。改都虞司承办鲜鱼归掌仪司，增催总一人。八年增一人。乾隆八年，增置承办姜蒜领催、内副催总二人。二十四年，更名副催长。十三年，复置坐办堂郎中，省督催所入之。乾隆元年，置钱粮衙门主事一人。四十年改隶宁寿宫。五年，置造办处专管库务官，造办事务官各一人，御药房主事一人。七年，置御书处库掌二人，八年增一人，十五年增一人，四十四年增二人。官房租库委署主事一人。寻省。十二年，六库置委署司库各二人，寻改为副司库。二十三年，改造办处库务事务官为郎中，各置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御药房委署主事一人。二十六年，置总理工程处委署主事一人。后改司员兼管。四十年，置宁寿宫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一人。咸丰六年，增置读祝官四人。故事，内府读祝官咨取太常寺赞礼郎为之，至是始定员缺。宣统元年，避上讳改掌仪司曰掌礼。

初制，司吏、宣徽、礼仪、尚方诸院，置总理，左、右协理各一人。御用、御马、尚衣、尚膳诸监，置都管，左、右副管各一人。尚宝、惜薪二司，置都知，左、右参知各一人。司设、兵仗二局，置总辖，左、右佐辖各一人。文书馆，置承制，左、右佥承各一人。后俱省。

东陵所属盘山总管一人。从五品。乾隆二十九年置。内围千总、六品。委署千总，七、八品兼用。各七人。外营千总一人，把总七人。分驻盘山、燕郊、白涧、桃花寺、隆福寺、大兴庄、＜彡丫＞髻山。

西陵所属黄新庄总管一人。乾隆二十九年置。内围千总、委署千总、外营把总，各四人。分驻黄新庄、半壁店、秋兰村、梁格庄。

汤泉所属总管一人。康熙五十四年，置八品总领。乾隆六年改置。苑丞、六品衔食八品俸。嘉庆十七年置。苑副，未入流。各一人。内围千总、委署千总各六人，外营把总九人。分驻石槽、三家店、密云县、要亭、罗家桥、怀柔县。自盘山以下各千总，俱乾隆间置。

热河所属总管、康熙四十二年置。乾隆十六年，定为本府额外郎中。二十一年改佐领职衔。三十五年，给四品职衔。光绪三十年省归都统管。副总管，乾隆二十一年置，定为郎中职衔。三十五年增三人，秩定五品，后改苑副。光绪三十年省。各一人。苑丞、乾隆五十四年，改苑副置。苑副乾隆三十五年后置三人，四十五年增一人。五十四年改苑丞。嘉庆十八年后，复以千总十人改置。二十年增一人。二十四年定与千总互为转补。自是员额无恒制。道光十八年省四人，二十八年又省四人。各四人。内围千总十有八人，乾隆九年置。道光十二年省二人，十八年又省二人。委署千总

二十有八人。道光九年省七品一人。十八年省七品、八品各十有二人。千总、委署千总分驻两间房、巴克什营、长山峪、王家营、喀喇河屯、钓鱼台、黄土坎、中关、十八里台、汰波洛河屯、张三营、吉尔哈郎园。

总管以下掌翊卫行宫，稽察陈设。千总以下掌典守器物，稽察内围，董帅泛埽。

圆明园总管事务大臣，无员限。特简。其属：郎中、主事各一人，员外郎二人，苑丞六人，六、七品兼用。苑副十有六人，七、八品兼用。委署苑副十有三人。九品衔。银库、器皿库委署库掌一人，库守十有六人，笔帖式十有四人。雍正元年，置总管大臣。有协理事务官，或奏派，或简授，无恒额。明年，置总领六人，乾隆十六年，长春园建成，置六品一人。二十四年改苑丞。三十二年，增熙春园六品一人。四十六年，增春熙院七品一人。嘉庆七年，省春熙院一人入熙春园。十六年改畅春园七品一人为本园苑副。咸丰十年，省六品二人。光绪三十年，省六品一人。副总领十有二人。乾隆八年，增七品、八品各一人。十六年，增长春园七品、八品各一人。二十四年，改苑副。三十九年，增绮春园七品一人。四十五年，增春熙院八品一人。嘉庆七年，省春熙院一人，改为本园额缺。十六年，复省畅春园八品一人，改为本园额缺。道光二年，省畅春园四人入绮春园。咸丰十年省七品二人、八品三人。光绪三十年，省七品一人、八品二人。七年，定总领为六品戴蓝翎，后六、七品兼用。副总领七、八品半之。乾隆六年，置委署副总领二人。十六年增五人。三十二年，改委署苑副，复增九人。嘉庆十六年增二人。咸丰十年省二人。光绪三十年省三人。八年，置主事一人。十四年，置库掌一人，三十八年，定为六品，增七品一人。光绪三十年俱省。委署库掌一人，三十二年增一人，三十八年省一人。库守六人。四十六年增十有二人。咸丰十年省二人。二十二年，增置委署主事一人。光绪三十年省。明年，定协理事务郎中、员外郎各一人。道光二年，改畅春园郎中为绮春园郎中，咸丰十年省。并省其员外郎一人，令专司长春园事。

畅春园总管大臣，无员限。特简。其属：苑丞三人，六、七品兼用。苑副五人，八品。委署苑副六人，九品衔。笔帖式三人。康熙间，置郎中一人，道光二年省入绮春园。八品总领三人，四十三年，增西花园二人。乾隆五年，省一人入静明园。二十四年改苑丞。三十二年，改授六品一人，七品三人。嘉庆十六年省七品一人。无品级总领十人。四十三年增西花园一人。乾隆五年省一人入静明园。三十二年，改委署苑副，额定十有六人。嘉庆十二年，省二人入圆明园。道光二年，省四人入绮春园。二十九年，置总管大臣。乾隆三十二年，置八品苑副六人。嘉庆十六年，省一人入圆明园。

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总管大臣，无员限。特简。其属：郎中一人，员外郎三人，苑丞十有七人，颐和园十有一人，静明园、静宜园各三人，并六、七品兼用。苑副二十有三人，颐和园十有三人，静明园六人，静宜园四人，并六、七品兼用。委署苑副七人，静明园三人，静宜园四人，俱九品衔。笔帖式十有四人。乾隆十五年，瓮山命名万寿山，建行宫，改金海为昆明湖。明年，更名清漪园。光绪十四年更名颐和园。置八品衔委署总催一人。四十八年，升六品苑丞。十六年，置总理大臣兼领静明园、静宜园事，并六品总领一人，十九年增六品二人。二十四年改苑丞。嘉庆五年，省一人入静明园。十年增六品二人。光绪十四年后，移静明园六品四人、七品六人，赓续置为本园员额。三十年省六品、七品各二人。七品、八品副总领各二人，十八年增七品六人。二十四年改苑副。咸丰十年省八品一人。光绪十四年后，移静明园八品八人，赓续置为本园员额。三十年省八品四人。八品催总一人。二十四年改催长。四十六年升六品衔苑丞。四十八年定六品秩。十八年，置委署副总领十有二人。寻省六人。咸丰十年省二人。光绪三十年省四人。二十二年，置员外郎一人，兼司静明园事。二十六年增一人。嘉庆四年，置郎中一人，协理三园事务。明善堂、观妙堂、西爽村并隶之。其园外鉴远堂、藻鉴堂、畅观堂、景明楼、凤凰墩、治镜阁、耕织图，又功德寺，并由大臣遴本处官承其事。玉泉山静明园初为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更名。置无品级总领一人，乾隆五年增一人，八年定秩七品。二十四年改苑丞。三十四年增六品一人。嘉庆四年增六品一人，明年又增六品一人。道光二十三年省七品一人。光绪十三年增六品四人、七品六人。后省入颐和园。副总领二人。康熙三十年增一人。乾隆五年增一人。九年省入静宜园一人。十八年定秩八品。二十四年

增八品一人，改为苑副。三十四年增八品二人。嘉庆五年增置七品二人。道光二十三年省八品一人。咸丰十年省八品一人。光绪十三年增八品八人。后省入颐和园。乾隆二十四年，置委署副总领二人。三十四年增二人。嘉庆五年增一人。道光二十三年省二人。静宜园初为香山行宫。乾隆十二年更名。乾隆九年，置员外郎一人，道光二十三年省。副总领二人。二十四年改苑副。十年，置八品总领一人，十二年增一人。十六年定秩七品，复增一人。二十四年改苑丞。三十四年增七品一人。四十六年增宗镜大昭庙六品一人。嘉庆四年增七品二人；寻又增一人。道光二十三年省六品一人，七品二人。无吕级副总领一人。十二年增一人。十六年定秩八品，复增一人。二十四年改苑副。三十四年增八品一人。四十六年增宗镜大昭庙七品一人。四十八年增普觉寺七品一人。道光二十三年省八品三人。咸丰十年省八品一人。二十六年，置委署苑副六人。三十四年增二人。四十年增二人。道光二十三年省四人。咸丰十年省二人。

御船处统领大臣，无员限。兼管司员一人，笔帖式二人，八品司匠一人，八品水手催长四人，八品网户催长二人。乾隆十六年，改圆明园清漪园御舟事务设御舟处，置统领大臣以次各官。明年，置八品水手催总三人，三十一年增一人。八品网户催总一人。嘉庆四年增一人。二十四年，改催总为催长。

管理养鹰狗处大臣，无员限。养鹰鹞处统领二人。侍卫内拣补。蓝翎侍卫头领、副头领各五人。六品冠戴。养狗处统领二人。蓝翎侍卫头领五人，副头领十人，六品冠戴九人。七品一人。笔帖式六人。初设养狗处及鹰房、鸦鹘房。乾隆十一年改房为处。三十一年裁养鸦鹘处。其员额并入鹰上。

咸安宫官学管理事务大臣，本府大臣内特简。协理大臣，各部院满尚书内特简。各一人。总裁，满洲二人，汉四人。翰林院读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以下兼充。翻译教习六人。八旗满、蒙、汉军举贡生监考充。清语教习，满洲三人。弓箭教习，满洲四人。本府内挑补。汉书教习，汉九人。进士、举人考补。笔帖式一人。雍正七年，置蒙古官学管理事务大臣一人。理藩院尚书简充。总裁三人。理藩院司员充。教习，蒙古二人，额外一人。乾隆十三年，置景山官学总管四人。本府司员兼充。翻译教习，满洲九人。本府内考补。汉书教习，汉十有二人。举贡内考补。康熙二十四年置以上三学，俱光绪三十年后省。又，初制有回、缅官学总管二人，本府司员兼充。教习回子、回子佐领下派充。缅子，缅甸人派充。各二人。长房官学教习，满洲二人，本府笔帖式内拣补。蒙古一人。理藩院笔帖式内咨补。先后俱省。

武英殿总裁，满、汉各一人。尚书、侍郎内简。提调二人，纂修内奏充。纂修十有二人，协修十人，翰林官充。笔帖式四人。

上驷院　兼管大臣，无员限。卿二人。正三品。其属：堂主事二人，委署主事一人，左、右二司郎中一人，掌左司印。右司，员外郎管。员外郎各二人。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内张家口直年一人。笔帖式十有一人。阿敦侍卫十有五人。司鞍长三人，正六品。副长二人。六品衔。蒙古医师长三人，正六品。副长二人。八品。牧长二人，初无品级。雍正元年定正七品。副长五人。八品。厩长、署主事各一人。雍正元年各增一人，十二年省，乾隆二十二年复故。光绪三十年省。雍正六年，卿秩定三品。乾隆十一年，置蒙古医生头目二人。四十三年额定三人。十四年，定卿额二人，一用侍卫，一用内府官。二十三年，置八品顶戴司鞍长二人。三十九年定拜唐阿补放者给六品衔，戴蓝翎。四十五年额定三人。嘉庆六年，依左、右司例，堂上令侍卫兼司。

武备院　兼管大臣，无员限。卿二人。正三品。郎中一人，主事二人。南鞍、北鞍、甲、毡四库员外郎，六品库掌，各二人；委署六品库掌各一人。伞房掌盖、正六品。乾隆四十四年赏戴蓝翎。副掌盖，八品。帐房处司幄、三等侍卫衔食六品俸。副司幄，六品职衔食七品俸。各三人。备弓处司弓、六品职衔食七品俸。乾隆四十四年赏戴蓝翎。副司弓，八品职衔。备箭处司矢、副司矢，各二人。职衔同备弓处。箭匠、骷头、靴皮、熟皮、鞍板、染毡、沙头毡作诸司匠，及穿甲官头目，各一人。锾作司匠二人。俱八品。无品级库掌六人，库守三十有二人。笔帖式二十有四人。

卿掌四库工作，修造器械，陈设兵仗。凡车驾出入，官属服＜㠯橐处＞鞬以从。郎中、主事掌库帑出纳，章奏文移。北鞍库掌御用鞍辔、伞盖、幄幕，伞房、帐房、鞍板作隶之。南鞍库掌官用

鞍辔、皮张、雨缐、绦带，熟皮作隶之。甲库掌盔甲、刀仗、旗纛、器械，锾作隶之。毡库掌弓箭、靴鞋、毡片，骰头作、靴皮作，毡作、沙河毡作、帽作、杂活作帽作以下置领催各一人。隶之。

初名鞍楼，置三旗侍卫三人综其事。所属：员外郎四人，康熙十五年、四十五年俱增三人。库掌三人，顺治十一年，定六品。康熙十五年增三人，四十五年增二人。库守二十有四人。康熙十五年增十有八人。三十六年增四人。四十五年增十人。毡库、弓匠固山达，委署固山达，各三人。亦曰弓箭协领。康熙十一年增置备箭固山达一人，亦曰备箭协领。二十一年，定弓匠固山达七品，三十八年，定备箭固山达八品。乾隆二十九年，更名司弓、司矢，委署者曰副司弓、副司矢。四十四年定司弓、司矢六品职衔，副司弓、司矢八品职衔。光绪三十年各省一人。掌伞总领二人。康熙三十三年增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更名掌盖。帐房头目，委署帐房头目，各三人。康熙二十七年，定头目为七品。乾隆三年定委署头目八品职衔。二十四年，改头目为司幄，委署者为副司幄。三十六年，定司幄六品职衔，副司幄七品职衔。顺治十一年，更名兵仗局。十八年，更名武备院。康熙九年，沙河毡作置催总一人。乾隆二十四年改司匠。下同。十五年，分设鞍、甲、毡三库，置无品级库掌三人。四十三年增二人，四十五年增四人。明年，以职掌事务侍卫一人掌印。二十一年，置郎中一人，并定锾作、亮铁作、原置锾作、亮铁作催总六人。二十七年，省锾作三人。光绪三十年，省亮铁作一人。毡作催总秩八品。三十七年，分鞍库为南、北，增置骰头作催总一人。亦曰鸣镝长。三十九年，置靴皮作催总。明年，置熟皮作催总，并定其品秩。复置穿甲官头目一人。由拜唐阿内委放。乾隆八年，定八品职衔。六十一年，置委署主事一人。雍正十二年省。乾隆二十二年复故。雍正六年，以职掌事务侍卫为三品卿。乾隆十四年，定卿额二人，仍管以大臣。

奉宸苑　兼管大臣，无员限。卿二人。正三品。郎中一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一人，苑丞十人，六品。苑副十有九人，九品。委署苑副十人，笔帖式十有五人。天坛斋宫苑丞、六品一人。六品衔一人。苑副各二人。稻田厂库掌，六品。无品级催长，委署催长，各一人。笔帖式三人。南苑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苑丞七人，六品衔。苑副十有三人，八品衔。委署苑副六人，九品衔。委署催长三人，笔帖式五人。

卿掌苑囿禁令，以时修葺备临幸。郎中以下各官掌分理苑囿河道。斋宫掌陈设泛扫。稻田厂掌供内庭米粟，兼征田地赋税。南苑各官掌征南苑地赋，并治园庭事务。其兼摄者：斋宫兼理郎中，值年员外郎，稻田厂值年员外郎，各一人。

初紫禁城后山、西华门外台，隶尚膳监管理，置八品催总二人。雍正二年增二人。顺治十二年，更名景山、瀛台。明年，改令内监管理，玉泉山、南苑并隶之。十八年，改南苑隶采捕衙门，置员外郎二人。雍正元年增一人。康熙八年，省南苑员外郎一人，改授郎中。十年，命内务府总管海喇孙、侍卫布喇兼司景山、瀛台事。十六年，改归都虞司管理。二十三年，始设奉宸苑，置郎中一人，乾隆十六年增一人，轮管长河行宫事。员外郎四人，主事一人。三十年，置南苑八品催总二人，乾隆四年增一人，十八年复增一人，分隶三旗。无品级总领一人，三十六年增南红门行宫一人。副总领二人。三十六年增南红门行宫二人。五十二年增南红门新行宫一人。雍正元年，置奉宸苑、南苑委署主事各一人。十二年省。乾隆二十二年复故。光绪三十年又省。别命大臣领稻田厂，旧派司官二人兼理。三年始来隶。乾隆二十年，命会同清漪园大臣管理。置玉泉山六品库掌一人兼司之。三年，增置稻田厂无品级催总一人。明年，兼辖下清河以上闸口。置闸官司之。六年，定卿秩三品。乾隆元年，置南苑主事一人。十一年，增置阐福寺八品催总一人。十四年，依上驷院例，定卿额二人，仍简大臣领苑事。十六年，增置乐善园、永安寺八品催总各一人，十七年增乐善园一人。乐善园无品级副总领二人，明年增一人。南苑委署催总一人。原置一人。明年复增一人。分隶三旗。是岁依各行宫园囿例，改瀛台、永安寺等处催总为总领，副催总为副总领。二十四年，复改总领曰苑丞，副总领曰苑副，催总曰催长。二十六年，兼辖正觉寺，置苑副一人，令万寿寺、倚虹堂苑丞分司之。并令阐福寺苑丞兼管宏仁、仁寿二寺，置委署苑副二人，积水潭置苑副、委署苑副各二人。是岁省各处委署苑副，酌留南苑三处行宫二人。析置瀛台、永安寺、乐善园及河道四人，并给八品职衔。三十五年，极乐世界、万佛楼建成，置委署苑副一人。明年，定奉宸苑苑丞品秩。先是苑丞

秩八品，与各园庭体制不一，至是俱给六品虚衔。仍食八品原俸。三十八年，复定南苑苑丞品秩，食俸同上。改三旗八品催长三人为苑丞，副催长为苑副。四十一年，置钓鱼台苑丞、苑副各一人，新挖旱河、闸座、莲花池、河泡、岔河并隶之。四十二年，南苑、团河新行宫告成，省新旧各行宫苑丞一人、苑副二人、委署苑副一人，置为本园额缺。新旧各行宫原置苑丞二人，苑副、委署苑副各四人，南苑行宫苑副三人。四十六年，省乐善园苑丞一人入团河行宫。嘉庆六年，定奉宸苑苑丞食六品俸、苑副食九品俸，各二人，余悉如故。九年，复省乐善园苑丞、苑副额缺，析置中海苑丞、苑副，倚虹堂苑丞，钓鱼台苑副，北海及长河委署苑副各一人。十二年，复析三海等处苑丞、苑副各二人，令司天坛斋宫。故事，斋宫隶太常寺，归奉祀坛户典守。雍正间，置八品催总治其事。至是，额置苑丞各官，定苑丞食六品俸一人。以郎中、员外郎兼领之。

盛京内务府　总管大臣一人。盛京将军兼。后改东三省总督。佐领，骁骑校，各三人。堂主事，委署主事，各一人。广储司司库三人，库使十有六人。会稽、掌礼、都虞、营造四司，及文溯阁九品催长，无品级催长，各一人。织造库催长，内管领处内管领，六品虚衔。仓领长，无品级。各一人。牧掌，隶都虞司。仓长，隶内管领处。各三人。俱无品级。笔帖式十有五人。顺治元年，盛京包衣三旗置佐领三人，简一人掌关防，并置司库三人，乾隆十九年省一人。四十二年增一人。及催总、笔帖式各官。寻置库使十人。乾隆九年增一人。康熙十七年，置领催下骁骑校一人。乾隆十七年，置总管。明年，置堂主事一人。司库内改置。二十四年，改催总为催长。二十九年，定各催长员数。如前所列。增置内管领、委署主事，笔帖式内改置。各一人。四十八年，文溯阁建成，置九品催长，无品级催长，各一人。光绪三十年，省主事各官。

宦官　四品总管太监衔曰宫殿监督领侍。五品总管衔曰宫殿监正侍。亦有以七品执守侍充者。六品副总管衔曰宫殿监副侍。亦有系执守侍衔者。首领太监衔二：七品曰执守侍，八品曰侍监。又有副首领，八品侍监充。亦有无品级者。笔帖式。八品侍监充。敬事房置。自四品至八品凡五等。升迁降调，由内府移咨吏部。

敬事房。兼读清字书房，汉字、蒙字书房，总管三人。宫殿监督领侍一人。宫殿监正侍二人。宫殿监副侍总管六人。委署总管无定额，执守侍充。专司遵奉谕旨，承应宫内事务与其礼节，收核外库钱粮，甄别调补内监，并巡察各门启闭、火烛关防。执守侍、首领、侍监、笔帖式各二人，专司掌案办事，承行内府文移，并司巡防坐更。乾清宫。首领四人，执守侍、侍监各二人。专司供奉实录、圣训，江山社稷殿香烛，收贮赏用器物，并司陈设泛扫，御前坐更。后省二人。正首领，执守侍充。副首领，侍监充。乾清门。侍监首领二人。专司御门听政，宝座黼扆，晨昏启闭，稽察臣工出入，登载南书房翰林入直、侍卫番宿。昭仁殿，兼龙光门。弘德殿。兼凤彩门。侍监首领各二人。专司陈设泛埽，御前坐更。故事，内廷重坐更，御前更尤重。更头、更二惟首领及执事内监方充是差。以下同。端凝殿。兼自鸣钟执守侍首领一人。专司近御随侍赏用银两，并验钟鸣时刻。懋勤殿。兼本房首领二人，执守侍、侍监各一人。专司承直御笔，收掌文房书籍，并登载内起居注。四执事。执守侍首领一人。专司上用冠袍带履，随侍执伞执炉，承应上用武备，收贮备赏衣服。后增置首领一人，以侍监充之。四执事库。侍监首领一人。专司上用冠袍带履，铺设寝宫帷幔。奏事处。初制隶四执事。后置侍监首领一人，专司传宣纶綍，引带召对人员，承接题奏事件。乾隆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泄漏朱批记载，自后惟军机奏事由此进呈。各部院奏折及内府奏家事，并由奏事处官转上。日精门。兼上书房侍监首领一人。专司启闭关防，及至圣先师位前香烛。月华门。兼南书房侍监首领一人。专司启闭关防，承应内廷翰林出入。尚乘轿。侍监首领二人。专司承应请轿随侍。御药房。兼太妃、太嫔以次各位下药房，侍监首领二人。专司带领御医各宫请脉，及煎制药饵。交泰殿。侍监首领二人。专司尊藏御宝，收贮勋臣黄册，并验钟鸣时刻。坤宁宫。兼坤宁门侍监首领二人。专司祭神香烛，启闭关防，后改置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东暖殿。兼永祥门。西暖殿。兼增瑞门。执守侍首领、侍监副省领俱各一人。专司陈设泛扫，关防坐更。后省副首领各一人，首领改侍监为之。景和门，隆福门，基化门，端则门。侍监首领各二人。后基化、端则二门各省一人。内左门，内右门。侍监首领俱各二人。内右门兼稽膳房众太监出入，每晚具单报无事送

敬事房。景仁，兼近光左门及御书房收贮书画。御书房初置侍监首领一人，后始改隶。永寿，兼近光右门。承乾，翊坤，钟粹，储秀，延禧，启祥，永和，长春，景阳，兼大宝殿。景阳初置侍监首领一人。后省，始来隶。咸福十二宫。侍监首领俱各二人。专司承应传取，余同各处。养心殿，重华宫，建福宫。首领四人。执守侍、侍监各二人。专司收贮赏用物品。后省执守侍首领一人。养心殿内，兼吉祥门宫殿监副侍副总管一人。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二人。专司近御随侍，收掌内库钱粮及古玩书画。古董房，侍监首领一人。专司收贮古玩器皿。御茶房，执守侍首领三人。侍监副首领四人。专司上用茗饮果品，及各处供献，节令宴席。后省总管一人。御膳房，执守侍总管三人。侍监首领十人。专司上用膳羞，各宫馔品，及各处供献，节令宴席。后省总管一人、首领二人。鸟枪处，执守侍首领一人。专司随侍上用鸟枪。弓箭处、按摩处隶之。后改为侍监。南果房。侍监首领一人。专司收贮乾鲜果品。毓庆宫，侍监首领二人。嘉庆元年，青宫临御始置。苍震门，遵义门。侍监首领、副首领各二人。专司启闭关防。苍震门首领兼稽祭神房众人出入。后省首领，增副首领一人。斋宫。侍监首领一人。御花园。侍监首领、副首领各二人。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香烛，培灌花木，饲养仙鹤池鱼。后改置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祭神房。侍监首领二人。无品级副首领一人。专司祭神省牲。后省首领一人。中正殿，英华殿。无品级首领各一人。专司香烛。钦安殿。兼城隍庙侍监首领三人。专司唪诵经忏，焚修香火。后省二人。寿皇殿。兼永思殿侍监首领一人。专司御容前香烛。后增置无品级副首领一人。雍和宫。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一人。后俱省，改置无品级首领一人。兆祥所。兼遇喜处无品级首领一人。打扫处。侍监首领一人。专司运水添缸，并承应杂务。后省柴炭、烧炕二处侍监各二人隶之。熟火处。侍监首领三人。专司各处安设热火，抬运柴炭，并承应杂务。造办处。侍监首领一人。专司带领处匠制造物件。做钟处。侍监首领一人。所司同造办处。北小花园。无品级首领一人。专司培灌花木。皇太后宫。执守侍副总管二人。侍监首领五人。茶房、膳房、药房首领各一人。后省宫首领一人，增置茶、膳、药三房首领一人。太妃，太嫔，侍监首领各一人。膳房执守侍首领一人。侍监首领二人。太妃以次位下膳房。统设执守侍首领一人，侍监首领二人。慈宁宫佛堂。无品级首领十人，内充喇嘛者二人。后改为首领五人，充喇嘛者三人。副首领二人。寿康宫。无品级首领四人。后改置执守侍首领、侍监副首领各二人。皇子，侍监首领一人。公主，皇孙，皇曾孙。无品级首领各一人。瀛台。兼武成殿侍监首领、无品级副首领各一人。后增副首领一人。画舫斋。兼蚕坛侍监首领一人，无品级副首领二人。初未置，后增。永安寺。兼承先殿侍监首领、无品级副首领各一人。后增置副首领一人。景山。执守侍总管一人，侍监首领二人。委署首领无品级，无恒额。南府。执守侍总管一人，侍监首领四人。委署首领与景山同。圆明园。兼长春园静寄山庄宫殿监副侍总管一人，执守侍总管二人，执守侍首领十人，无品级首领四十有二人。后增置执守侍总管一人，首领四人，无品级首领九人，内恩赏侍监首领二人。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盘山，畅春园，泉宗庙，圣化寺。俱圆明园总管首领等承应差务。内务府所属掌礼司，侍监首领五人，无品级副首领八人。后省首领二人、副首领四人。司乐，无品级副首领二人。初未置，后增。营造司。侍监首领二人，无品级副首领四人。后省首领一人，副首领三人。陵寝及妃园寝。无品级首领二人。后省一人。南花园。无品级首领一人。永安寺、大西天。无品级首领各一人。兼充喇嘛。帘子库。兼门神库无品级首领一人。后增一人。太庙。无品级首领一人。后改置执守侍首领一人，侍监副首领二人。銮舆卫。无品级首领四人。后省二人。又传心殿、万善殿、番经厂、汉经厂、奉宸院、武备院、尚衣监、酒醋局各首领太监，后俱省。亲王、郡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并有定制。首领俱各一人。亲王七品，郡王、公主俱八品。

顺治元年，按十三衙门给太监品级。十八年省，以内务府大臣总管。康熙十六年，设敬事房，置总管、副总管。定太和、中和、保和、文华四殿三作首领太监员数，给八品职衔。乾隆二十六年，省文华殿员额。四十七年，三大殿直殿太监俱省。六十一年，定五品总管一人，五品太监三人，六品太监二人。太监授职官自此始。雍正元年，定总管秩四品，副总管六品，随侍首领七品，宫殿首领八品。四年，定敬事房正四品总管为宫殿监督领侍衔，从四品副总管为宫殿监正侍衔，寻改五品。六品副总管为宫殿监副侍衔，七品首领为执守侍衔，八品首领为侍监衔。八年，复定四品至八品，

不分正、从。乾隆七年，定内监受爵制不使逾越。故事，寺人不过四品，至是纂为令甲。五十一年，定亲王、郡王、公主太监首领员数，并给八品衔。嘉庆间，增亲王首领秩七品。嘉庆六年，赏庆郡王七品太监三人，仪亲王、成亲王、定亲王增置八品太监一人，不为恒制。

太祖、太宗鉴往易轨，不置宦官。世祖入关，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员额，数止千余。谕曰："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秦、汉以后，典兵干政，流祸无穷。"敕官员毋与内官交结。复于交泰殿铸铁碑，文曰："以后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凌迟处死。"未几，吴良辅辈煽立十三衙门，擅窃威福，世祖遗诏发奸。圣祖嗣统，歼厥大憝。时明季内监犹有在宫服役者，纲纪肃然。雍正间，防范内监家属，敕内官约束，直督具题。高宗立法峻厉，太监高云从稍豫外事，张凤盗毁金册，并正刑书。车驾幸滦阳时，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内监，特擢七阶，并颁则例，俾永遵守。又谕："明代内监多至数万人，蟒玉滥加。今制宫中苑囿，综计不越三千。"尔时并隶内府，盖犹有冢宰统摄奄人之义。然其员数视世祖时已倍之。至教字停派汉员，报充弗由礼部，奏事改易王姓，屡加裁抑，以清风轨。故终高宗六十余年，宦官不敢为恶。嘉庆初年，以内外交结，降吴天成七品总管；复以常永贵骄纵无法，革去六品总管；萧得禄坐滥保罪，并革去督领侍。洎刘得财、刘金辈崇信邪教，谋纳叛人，酿成林清巨变，凶悖滋甚。其后曹进喜向吏兵曹长索道府职名册，马长喜冒滥名器，曹得英私放鸟枪，张府且私藏军械。同治元年，御史贾铎疏闻内监演剧，裁贡缎为戏衣，乃未闻纠厥罚。八年，遂有安得海冒名钦差，织办龙衣，船飐旗帜，居民惶骇。他如蓄养优伶，驰马冲仗，累蠹法度，不可殚纪。光绪十二年，御史朱一新疏陈李莲英随醇亲王巡阅海口，易蹈唐代覆辙，诏降主事。二十七年，总督陶模疏陈近日宦官事微患烈，弊政宜除，书上不报。宦官遂与国相终云。

清史稿卷一一九　志第九四

职官六新官制

内阁　外务部出使大臣　税务处

民政部内外巡警总厅度支部

清理财政处　大清银行　造币总厂学部

国子监　大学堂陆军部　海军部

法部修订法律馆　大理院　京师各级审检厅

农工商部　邮传部　军谘府

东三省各司　禁卫军　督练公所

清初厘定官制，职仪粗具。中更六七作，存改洄沿，世不同矣。延及德宗，外患踵迹，译署始立。继改专部，商、警、学部接踵而设，并省府、寺，乃分十部。嗣议立宪，理藩改部，军咨设处，复更巡警为民政，户为度支，商为农工商，兵为陆军，附立海军处，刑为法，别立大理院，又取工部所司轮路邮电专设邮传部。以今况往，洵称多制。宣统绍述，合枢于阁，增海军部，省吏部，改礼部为典礼院，盐政处为盐政院。犹虑阁权过重，设弼德院以相维系，资政院以为监督。增埤前事，取枭殊方，因事创名，官冗职杂，阶资官品，肇域未区。简奏咨补，故实斯在，辑而存之，具载后简，亦得失之林也。

内阁　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一人。特简。国务大臣十人。各部大臣兼充。丞一人。承宣厅厅长，副厅长，各一人。制诰、叙官、统计、印铸四局，局长各一人。丞以下俱请简。其属有：佥事，印铸艺师，俱奏补。艺士，录事俱咨补。各员。所辖法制院，院长，副院长，各一人。参议四人。俱请简。参事，奏补。佥事，录事，视事繁简酌置。

总理掌参画机要，缔纶时务。法律诏令，会国务大臣尾署名衔。事涉一部或数部，会所司大臣署之。会议时充议长，协理佐之。丞掌主阁务，综领众局，方轨诸长。承宣掌布丝纶，守法典，司文书图籍。制诰掌诏旨制敕，玺书册命，起草进画，稽颁宝星勋章，典领藩封勋级。叙官掌考功定课，汇核履行。统计掌统一计表，刊行年鉴。印铸掌编辑官报。余依往制。详礼部。法制院掌编纂

法规，修明法令，拟上候裁。

光绪三十二年，改组内阁，设会议政务处，以各部尚书为内阁政务大臣。宣统三年，改责任内阁，以军机大臣为总、协理大臣，并定内阁属官制。如前所列。

外务部　外务大臣，副大臣，各一人。特简。承政厅左、右丞，参议厅左、右参议，各一人。俱请简。参事四人。奏补。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咨补。和会、考工、榷算、庶务四司，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二人。俱奏补。以上各部同。

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副大臣贰之。丞掌机密文移，综领众务。参议掌审议法令，参事佐之。各部同。和会掌使臣觐见，盟约赏赉，兼司领事更替，司员叙迁。考工掌司铁轨、矿产、电线、船政，凡制造军火，聘用客卿，招工、游学诸事，各擅其职。榷算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综典国债、邮政，勾检本部暨出使度支。庶务掌江海防务，疆域界址，凡传教、游历、赏恤、禁令，裁判狱讼，并按约以待。有丞、参上行走，额外司员，七品小京官。民政、邮传、法部小京官定额缺。所辖：储材馆，提调、帮提调各一人。本部司员内遴派。文案、支应、庶务，俱派员分治其事。

雍正五年，定《恰克图市约》，置办理俄事大臣，见第五款。不为恒职。咸丰元年，改归理藩院。十年，文宗北狩，特置专官办理抚局。其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譞领之。司员统称章京，置满、汉各八人。时行分署治事制。户部司员核关税，理藩部司员典文移，兵部司员治台站驿递，内阁人员主机密，俱隶总办、帮办。三年，改为英、法、俄、美四股。九年，增设海防股。后改俄、德、英、法、日本五股。宣统元年，合俄、德为一，增股秘书、机要二股。明年，置总办四人，曰总办章京。同治元年，增置额外章京，满、汉各二人。二年各增六人。光绪九年各增四人。十年各减四人。二十三年各增二人。三年，设司务厅，置司务二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成，更名外务部，班列各部上。置总理亲王，会办尚书，兼会办左、右侍郎，各一人；改总办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并置郎中以次各官，不分满、汉。三十二年改订官制，意合满、汉，而翰林、都察两院仍依往制。是岁增置翻译官十有五人。七、八、九品各五人，分股治事。宣统三年，新内阁成，省总理、会办兼职，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省侍郎一缺，各部同。管部之制，至是遂废。

头等出使大臣，正一品。特简。参赞，正三品。通译官，正五品。俱奏补。无定员。有事权置，毕乃省。

二等出使大臣，正二品。特简。参赞官，初制四品，后改从四品。奏补。各一人。英、俄、德、日本、奥、义、和、比各一人。法、日、葡各一人。美、墨、秘、古各一人。分馆代使二等参赞官二人。日斯巴尼亚一人。葡萄牙一人。二等参赞兼总领事三人。墨西哥一人。秘鲁一人。古巴一人。三等参赞八人。初制五品，后改正五品。奏补。英、法、德、俄各一人。美、日本各二人。二、三等通译官。二等从五品。三等从六品。奏补。一、二等书记官。一等从五品。二等从六品。奏补。商务委员，正五品。奏补。武随员，各使馆俱一人。唯奥、义、和、比不置三等通译官、武随员。分馆二等通译官、书记官俱一人。总领事从四品。奏补。十有三人。新嘉坡、澳洲、南斐洲、坎拿大各一人，隶英使。海参崴一人，隶俄使。墨西哥、古巴、金山、小吕宋、美利滨、巴拿马各一人，隶美使。横滨、朝鲜各一人，隶日本使。爪哇一人，隶和使。领事正五品。奏补。十有四人。槟榔屿、纽丝纶、仰光、温哥埠各一人，隶英使。檀香山、嘉里约各一人，隶美使。萨摩岛一人，隶德使。神户、长崎、仁川、釜山、新义州各一人，隶日本使。泗水、巴东各一人，隶和使。副领事从五品。奏补。二人。元山、甑南浦各一人，隶日本使。又有外国人兼代领事者。法、马赛；义，米朗、纳婆尔士；美，波士顿、费城诸处。

使臣掌国际交涉。参赞佐之。领事掌保护华侨。

康熙初，俄国通使，未垂为制。同治六年，始遣使办理交涉，以道员志刚等及美使蒲安臣膺其选。光绪元年，定出使制，命侍郎郭嵩焘使英，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使日本，京卿陈兰彬使美、日、秘国，俱置副使。别设秘、日分馆，置金山、嘉里约、古巴各总领事。后为自主国，改遣公使。二

年，定使馆参赞二人，翻译四人。十四年，复定翻译、随员二人或三人。分馆参赞兼领事一人，翻译、随员各一人，参赞如故。三十二年，定参赞以次各员额，如前所列。厥后联翩四出，英使兼领义、比，俄使兼驻德，以奥、和隶之。四年，置新嘉坡领事，后改总领事。日本各口岸理事官。后改领事。明年，省副使，置檀香山领事。八年，置纽约领事。十三年，置小吕宋总领事，仰光领事，槟榔屿副领事。后改领事。十七年，置南洋各岛领事。二十一年，简法国专使。二十三年，简德国专使，和改隶之，并增置韩使。三十三年撤回，改总领事。二十六年，置韩国各口岸领事，及海参崴商务委员。后改总领事。二十八年，改驻法使臣兼使日国，驻美使臣兼使古巴，别设分馆，并简奥、义、比三国专使。明年，设墨分馆。三十年，置南斐洲总领事。三十一年，简和国专使兼理保和会事，并以法日使臣兼领葡使，寻设葡分馆。三十四年，定使臣为二品专官，并参赞等官品秩。宣统元年，置美利滨、坎拿大、巴拿马总领事。嗣是澳洲、温哥埠、萨摩岛、纽丝纶诸领事踵相蹑。三年，置爪哇总领事，泗水、巴东领事。其秋置朝鲜新义州领事。

三等出使大臣，正三品。特简。参赞官，通译官，无定员，不恒置。

保和会专使大臣一人。正二品。特简。陆军议员一人。武官谙西文者充之。光绪三十三年，罢和使兼职改置。

督办税务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以大学士、尚书、侍郎充。后改大臣、副大臣充。掌主关税，督率关吏。提调，帮提调，分股总办，帮办，俱各一人。外务部、度支部丞、参兼充。所辖：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各一人。税务司四人，副税务司六人，各关税务司五十有九人，潮海五人。粤海、岳州、北海各三人。胶海、镇江、东海、闽海、津海、金陵、苏州、吉林各二人。江海、梧州、拱北、哈尔滨、山海、浙海、厦门、九龙、芜湖、九江、亚东、长沙、大连、瓯海、福海、三水、龙州、杭州、安东、沙市、重庆、江门、南宁、琼海、宜昌、奉天、腾越、思茅、蒙自各一人。副税务司三十有七人。江汉、粤海、江海、三水、津海、珲春各三人。大连、潮海、琼海、九龙各二人。苏州、南宁、龙州、重庆、奉天、杭州、厦门、闽海、哈尔滨、芜湖、大通、厘局各一人。以上俱外国人为之。初，海关置监督。各部俸深司员充之。旋改归督、抚监督，名焉耳。自道光以来，海疆日辟，于是始置北洋、南洋通商大臣，关道及监督隶之。亦有将军兼理者。津海归直隶津海道管理，山海归奉天奉锦山海道管理，东海归山东登莱青道管理，俱隶北洋。镇江归江苏常镇通海道管理，江海归江苏苏松太道管理，芜湖归安徽皖南道管理，浙海归浙江宁绍台道管理，瓯海归浙江温处道管理，江汉归湖北汉黄德道管理，宣昌归湖北荆宜施道管理，重庆归四川川东道管理，俱隶南洋。闽海归福州将军管理。粤海、潮海、北海、琼海、九龙、拱北，监督各一人。嘉峪归甘肃安肃道管理，龙州归广西太平思顺道管理，蒙自归云南临安开广道管理，隶本省督、抚。咸丰以后，聘用英人威妥玛、美人斯密斯氏襄办税务，李泰国继之，派为总税务司；凡海关俱置税务司、副税务司，后沿江各埠，及内地陆路增开口岸，并属海关。是为海关募用客卿之始。时管辖之权属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三年，始设税务处，总税务司以次各官并受其节度。先是户关、工关分隶户、工两部，至是始以常关标名。嗣外部与本处定常关分设税局，五十里外者归监督，五十里内者归税务司，此内、外常关名称所由昉也。

民政部　民政大臣，副大臣，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厅员外郎，主事，小京官，各四人。参议厅参事二人。民治、警政、疆里、营缮、卫生五司，郎中八人，民治、警政、疆里各二人，余各一人。员外郎十有六人，民治、警政、营缮各四人，余各二人。主事十有八人，民治、警政各五人，营缮四人，余各二人。小京官各一人。习艺所员外郎一人，兼充消防队总理。主事二人，五品警官五人，消防队三人。习艺所二人。六、七品警官各九人，消防队各六人。习艺所各三人。八、九品警官各十有二人。消防队各八人。习艺所各四人。以上俱隶警政司。六、七品艺师各一人。隶营缮司。六、七品医官各一人。隶卫生司。自警官以下俱奏补。八品录事二十人，九品录事三十有二人。俱咨补。

大臣掌主版籍，整饬风教，绥靖黎物，以奠邦治。副大臣贰之。民治掌编审户口，兼司保息乡政。警政掌巡察禁令，分稽行政司法。疆里掌经界图志，审验官民土地。营缮掌陵寝工程，修治道

路，并保守古迹祠庙。卫生掌检医防疫，建置病院。所辖：预审所，后隶大理院。路工局，教养局，俱遴员分治之。

光绪三十年，设巡警部，置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警政、警法、警保、警学、警务五司，郎中五人，三十二年增二人。员外郎、主事各十有六人，三十二年增员外郎二人，主事四人。三十四年增营缮司一人。小京官四人，三十二年增五人。一、二、三等书记官各十人。仿七、八、九品笔帖式旧制。三十二年改为八、九品录事。习艺所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三十二年，更名民政部。设承政、参议两厅，置参事二人。改设民治、疆里、营缮、卫生诸司，警政如故。宣统元年，定习艺所及消防队员额。如前所列。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

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各一人。初制正四品。光绪三十三年升从三品。请简。掌徼循坊境，并典跸路警卫。总务处总佥事各一人。从四品。奏补。行政、司法、卫生三处各佥事三人。正五品。俱奏补。五品警官各四人。六品警官十有九人。内城十人。外城九人。七品警官二十人。内城十有一人。外城九人。八品警官二十有七人。内城十有四人。外城十有三人。九品警官二十有八人。内城十有五人。外城十有三人。七品以上奏补。八品以下咨补。八、九品录事各四人。委用。

光绪三十年，设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置厅丞各一人。设总务、警务、卫生三处，置参事各一人。正五品。三十二年改佥事。内城五分厅，外城四分厅，知事九人。正五品。三十二年，增司法处。改警务曰行政。升总务处佥事品秩为属官首领。置五品以下各警官，无定员。八、九品录事各四人。并内五分厅为中、左、右三厅，外四分厅为左、右二厅，省知事四人。设内城二十六区，外城二十区，置区官、六、七品警官充。寻改区长。区副，八、九品警官充。寻改区员。各一人。三十四年，省内、外城区半之。宣统元年，裁分厅，省知事。

度支部　度支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参议两厅，俱郎中三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三人。田赋、漕仓、税课、管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十司，郎中三十有一人，制用四人。余各三人。员外郎四十有四人，制用六人。田赋、库藏各五人。余各四人。主事三十有五人。田赋、管榷、通阜、廉俸、会计各四人，余各三人。金银库，郎中一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二人。收发稽察处，督催所改。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

大臣掌主计算，勾会银行币厂，土药统税，以经国用。副大臣贰之。田赋掌土田财赋，稽核八旗内府庄田地亩。漕仓掌漕运核销，仓谷委积，各省兵米谷数，合其籍帐以闻。税课掌商货统税，校比海关、常关赢绌。管榷掌盐法杂课，凡盘查道运，各库振敛，土药统税，并校其实。通阜掌矿政币制，稽检银行币厂文移。库藏掌国库储藏，典守颜料、缎匹两库。廉俸掌核给官禄，审计百司职钱餐钱。军饷掌核给军糈，勾稽各省报解协饷。制用掌核工银，经画京协各饷，兼司杂支例支。会计掌国用出纳，审计公债外款，编列出入表式。金银库掌金帛期会。收发稽察处掌各司受事付事。所辖：币制局，提调一人，帮提调二人。本部丞、参兼充。庶务处，调查、筹办、稽核、编译各股，俱派员分治其事。

光绪三十三年，改户部设，省财政处入之，置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并十四司为十司，改置郎中以次各官。如前所列。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

清理财政处，提调，帮提调，各二人。本部丞、参兼充。总办，帮总办，各一人。总核坐办科员无恒额。各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二十人，给三、四品卿衔、奉天、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副监理官二十有四人。奏派吉林、黑龙江、江宁、两淮各一人，余同正监理官。宣统元年置。

大清银行，正监督，正三品。请简。副监督，各一人。储蓄银行总办一人。分行总办二十人。津、沪、汉、济、奉、营、库、重、广、赣、晋、汴、浙、闽、吉、秦、皖、湘、滇、宁各一人。以上由大臣奏派。光绪三十三年，设户部银行，置总监督，秩视左、右丞。寻更名正监督。明年改为大清银行。

造币总厂，正监督一人，正三品。请简。副监督二人。分厂总办、奉天、江宁、广州、四川、

云南，由清理财政正监理官兼充。帮办江宁、武昌、广州、四川、云南，由副监理官兼充。各五人。光绪三十三年置。

学部　学务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参事厅参事四人。司务厅司务二人。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郎中各二人，员外郎十有五人。总务五人，普通四人，余各二人。主事十有八人。总务、普通各六人，余各二人。一等书记官正七品。奏补。十有一人，二等正八品。十有七人，三等正九品。十有五人。二、三等俱咨补。

大臣掌劝学育材，稽颁各学校政令，以迪民智。副大臣贰之。总务掌机要文移，审核图书典籍。专门掌大学及高等学校，政艺专业，咸综领之。普通掌师范、中、小学校，各以其法定规程稽督课业。实业掌农工商学校，并审核各省实业，为民兴利。会计掌支计出入，典领器物，及教育恩给。其兼辖者：八旗学务处总理，协理，督学，调查图书各局长，局员，编订名词馆总纂，图书馆正副监督以次各员，俱择人任使，不设专官。

光绪二十二年，置管理官书局大臣。先是京师设强学书局，详练时务。至是改归官办。二十七年，更命尚书张百熙充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二十九年，改学务大臣。三十二年，始设学部，置尚书，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五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十有二人，主事十有五人，视学官无恒额。定正五品。派司员暂充。明年，命大学士张之洞领部事，非永制。宣统元年，改视学官为差，增郎中五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三人。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

国子监，丞一人。正四品。请简。掌文庙辟雍典礼。典簿正七品。奏补。四人，掌祀典庙户。典籍正八品。咨补。四人，掌祭器、乐器。文庙七、八、九品奉祀官各二人。咨补。正通赞官、从六品。奏补。副通赞官，从八品。咨补。各二人。二、三等书记官各三人。光绪三十二年置。

大学堂，总监督一人。正三品。请简。经、法、文、工、商五科监督各一人。奏派。教务、庶务、斋务各提调，俱延聘通晓学务者为之。光绪二十五年，创设京师大学堂，命大学士孙家鼐领之。三十二年，定总监督为专官。

陆军部　陆军大臣，正都统。特简。副大臣，副都统。特简。各一人。参事四人。检察官八人。部副官四人。各省调查员无恒额。俱正参领以次军官充之。副参领以上请简，协参领以下奏补，额外军官、军佐咨补。录事二人。额外军官及中、下士充之。下同。承政、军制、军衡、军需、军医、军法六司，各司长一人，副协都统、正参领充。处长同。副官一人。正、副军校及相当文官充。科长十有六人，承政科四：曰秘书，曰典章，曰庶务，曰收支。军制科七：曰搜简，曰步兵，曰马兵，曰炮兵，曰工兵，曰辎重，曰台垒。军衡科四：曰考绩，曰任官，曰赏赉，曰旗务。军需科三：曰统计，曰粮服，曰建筑。军医科二：曰卫生，曰医务。军实科二：曰制造，曰保储。科各一人。正、副参领充。一、二、三等科员百六十有二人。承政二十八人。军制四十有一人。军衡四十有七人。军需三十人。军医十有四人。一等副协参领充。二等协参领，正军校充。三等正、副军校充。译员四人，司电员三人，递事官十有七人。隶承政司。绘图员、艺师、艺士各一人。隶军制司。以上陆军官佐或学生充之。法规总编纂员二人，编纂员三人。隶军需司。以文武相当人员充之。监长、协参领、正军校充。监副，正、副军校充。各一人。司法官十有四人，看守官三人。隶军法司。以学律军官充之。审计处处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二人，综察、核销科各一人。科员二十有八人。各十四人。各司处录事百三十有六人。其暂设者：军实司司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二人，制造、保储科各一人。科员十人。制造四人。保储六人。军牧司司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二人，均调、蕃殖科各一人。科员十有二人。科各六人。军学处处长，副官，各一人。科长六人，教育，步、马、炮，工程，辎重队，科各一人。科员三十有四人。教育十二人，步队八人，马队、炮兵、工程队各四人。辎重队二人。普通编辑员三人。兵事编辑员六人。绘图员一人。属辎重队。

大臣掌主陆军，稽颁营制饷章，以巩陆防。副大臣贰之。参事掌法律章制。检察官掌察军队、学校、局厂。部副官掌传宣命令。承政掌出纳文移，旌别员司功过。军制掌编制征调，凡军械制造，交通建筑，并审验法式。军衡掌班秩、阶品、大将军、将军正一品，以正都统有积劳者充之。正都统从一品，副都统正二品，协都统从二品，正参领正三品，副参领从三品，协参领正四品，正军校

正五品，副军校正六品，协军校正七品，司务长、技士长正八品，上士从八品，中士正九品，下士从九品。阶十有四。等级、共三等九级：上等一级正都统职，任总统官，秩视提督。二级副都统职，任统制官，秩视总兵。三级协都统职，任统领官，秩视副将。中等一级正参领职，任统制官，正参谋官，工队参领官，总军械官，护军官；同正参领职，任总军需官，总理医官，总执法官，秩视参将。二级副参领职，任教练官，一等参谋官，正军械官，中军官；同副参领职，任正军需官，正军医官，正执法官，总马医官，一等书记官，秩视游击。三级协参领职，任管带官，二等参谋官，副军械官，参军官；同协参领职，任副军需官，副军医官，正马医官，二等书记官，秩视都司。次等一级正军校职，任督队官，队官，三等参谋官，查马长，军械长，执事官；同正军校职，任军需长，军医长，稽查官，军乐队官，副马医官，三等书记官，秩视守备。二级副军校职，任排长，掌旗官；同副军校职，任司事生，医生，司号官，军乐排长，马医长，书记长，秩视千总；同协军校职，任司号长，医生，司书生，秩视把总。封赠、袭荫，凡军官、军佐并领其籍。军需掌粮饷廉饩，兼司军需人员教育。军医掌防疫、治疗，兼司军医升迁教育。军法掌审判、监狱，勾检军事条约。军实所掌，视旧武库司。军牧所掌，视旧太仆寺。军学掌学校教育，队伍操演。审计掌预算、决算，审核支销。所辖：宪政筹备处，银库，捷报处，马馆，俱派员分治其事。

光绪三十三年，改兵部设，省并练兵处入之。旧置总理亲王一人，会办、襄办、提调各一人。军政、军令、军学三司正、副使各一人。自亲王以下俱请简。考功搜讨粮饷，医务、法律、器械隶军政，运筹、向导、测绘、储材隶军令，翻译、训练、教育、水师隶军学。十四科监督各一人，俱由总理遴委。置尚书，左、右侍郎，各一人。设承政、参议两厅、置左、右丞，参议，各一人。一、二、三等咨议官、检察官，简文武官贤能者充之。正、副从事官，副协参领充。无定员。设军衡、军乘、军计、军实、军制、军需、军学、军医、军法、军牧十司，职置司长各一人，科长三十有三人，一、二、三等科员二百有五人，承发官十有二人。承政二人。余各一人。军法未置。译员五人，绘图员、艺师、艺士各二人，录事百十有六人。官置郎中十有六人，员外郎十有八人，主事二十有二人，笔帖式百有十人。以上统为部额，不系以司。正参领八人，同正参领四人。副参领十有二人，同副参领六人。协参领十有八人，同协参领八人。额视郎中、员外郎、主事。正军校十有八人，同正军校八人。副军校二十有四人，同副军校十有二人。协军校三十有二人，同协军校十有六人。额视七、八、九品笔帖式。以官分任各职。三十三年，命庆亲王奕劻领部事，非恒制。宣统元年，修正陆军官制，军官自正参领以下，军佐自副都统以下，并就所习科目，冠以各队如马、步、炮、工、辎、警察各队，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司务长，及上士、中士、下士之类。专门如军需、军医、制械副协都统，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马医、测绘正、副协参领，正、副协军校，军乐协军校，测绘、军乐司务长，上、中、下各士，会计、调护上、中、下各士。名称削同字。二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省左、右丞，参议，谘议，承发各官。并两厅十司为八司。增承政一司，省军乘、军计、军学三司。设军学、审计二处。明年，定陆军官佐补充制，置部副官调查员，以军实司省入军制，改军牧司、军学处为暂设，冀树军马总监、军学院基础也。三年，复定陆军官佐充任制，如前所列。仍与旧司员参错互用。

海军部　海军大臣，正都统。副大臣，副都统。各一人。一等参谋官二人，二等四人。海军学生充。参事官二人。秘书官六人。资格相当军官，文官充。司电员，艺师，艺士，酌用海军官佐或文官学生。录事，酌用文官学生及额外军官、军佐。无恒额。军制、军政、军学、军枢、军储、军法、军医七司，各司长一人。协都统、正参领充。科长二十有一人。军制科五：曰制度，曰考核，曰铨衡，曰驾驶，曰轮机。军政科三：曰制造，曰建筑，曰器械。军学科五：曰教育，曰训练，曰谋略，曰侦测，曰编译。军枢科三：曰奏咨，曰典章，曰承发。军储科三：曰收支，曰储备，曰庶务。军医科二：曰医务，曰卫生。科各一人。正、副参领充。下同。一、二、三等科员六十人。军制、军学各十有四人。军枢、军储各十人。军政八人。军医四人。充任视陆军部。一等司法官二人，二、三等司法官，学习司法官八人。学律军官充。主计处计长一人。正参领充。科长二人。会计、统计科各一人。各司处录事四十有八人。

大臣掌主海军，稽核水师及司令部，以固海疆。副大臣贰之。参谋掌参订改革。参事掌法律章制。秘书掌机密文移。军制掌规制铨法，旌别水师人员，功过、封荫、恤赏并典领之。军政掌营造船舰，检校器械，兼司军港工程。军学掌学校教育，舰队训练。军枢掌文牍典章，汇纪员司集课文簿。军储掌经营费用，稽核粮廪服装与其物用。军法、军医、主计职掌视陆军部。

光绪十一年，诏设海军衙门，依军机总署例，命醇亲王奕譞综之，大学士李鸿章专司筹办。十三年，北洋海军成，置提督、总兵等官。甲午师熸。至三十三年，始议恢复，设海军处，暂隶陆军部。置正使，视协都统。副使，视正参领。各一人。承发官二人，录事四人。设机要、船政、运筹三司，置司长、副官各一人。科长七人，机要科四：曰制度，曰筹械，曰驾驭，曰轮机。运筹科三：曰谋略，曰教务，曰测海。科各一人。船政不分科。承发官三人，司各一人。一、二、三等科员十有八人。机要十二人，运筹六人。考工官五人，船政司置。艺师三人，船政一人，运筹二人。艺士四人。船政运筹各二人。股长、股员，视事闲剧酌置。录事十有八人。明年，改设海政、船政、筹备、储蓄、医务、法务六司。寻设主计处，置计长、副长各一人。宣统元年，命肃亲王善耆等筹备海军，设参赞厅，分秘书、庶务两司，置一、二、三等参谋官，并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司，置司长以下各职。其夏，更命贝勒载涛等充筹办海军大臣，增设医务司。二年，订海军暂行官制，改第一司曰军制，第二司曰军政，第三司曰军学，第四司曰军防，医务司曰军医，秘书司曰军枢，庶务司曰军储，别设军法一司，是为八司。省参赞厅各职。寻改处为部，省军防司，置大臣、副大臣各一人。

法部　司法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右丞，参议，各一人。参事四人。审录、制勘、编置、宥恤、举叙、典狱、会计、都事八司，郎中二十有五人，审录四人，内宗室一缺。余各三人。员外郎三十有四人，制勘、编置各五人，内宗室各一缺。余俱四人。主事三十有三人。宥恤五人，内宗室一缺。余俱四人。收发所员外郎、主事各二人。七品小京官二十有六人。内宗室二缺。八品录事五十有三人，九品三十人。内宗室各二缺。

大臣掌主法职，监督大理院及京、外审判、检察，以维法治。副大臣贰之。审录掌朝审录囚，复核大理院、审判厅刑名。兼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察哈尔左翼案状。制勘掌秋录实缓，定科刑禁。兼稽四川、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案状。编置掌盗犯减等，定地编发。兼稽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察哈尔右翼、绥远城、归化城案状。宥恤掌恩诏赦典，清理庶狱。兼稽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案状。举叙掌升迁调补。籍纪功罪，征考法官、律师、书记。典狱掌修葺囹圄，严固扃钥，习艺所俘隶簿录并典司之。会计掌财用出入，勾稽罚锾钧金。都事掌翻译章奏，收发罪囚文移。所辖：司狱总管守长、正管守长各二人，副管守长六人，监医正、正八品。监医副，正九品。各一人。

光绪三十二年，改刑部设，置尚书，侍郎，左、右丞、参以次各官。并十七司为八司。设收发所。置员外郎、主事各官。明年，增置宗室郎中、主事各一人；员外郎，小京官，八、九品录事，各二人。裁司务入都事司，司库入会计司。司狱一职，改令典狱司小京官兼充，曰正管守长；八、九品录事兼充，曰副管守长。旧设提牢厅，以典狱司员外郎、主事兼充，曰总管守长。三十四年，依提牢厅司狱往制，仍定为兼职。寻置监医正、医副各一人。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

修订法律馆大臣，无定员。特简兼任。提调二人。总纂四人，纂修、协修各六人。庶务处总办一人。译员、委员无恒额。并以谙法律人员充之。光绪三十三年设。

大理院，正卿，正二品。少卿，正三品。俱特简。各一人。刑科、民科推丞各一人。正四品。请简。推事二十有八人。正五品。刑科、民科第一庭俱各四人，第二、三庭俱各五人。典簿厅都典簿一人，从五品。典簿四人。从六品。主簿六人，正七品。以上俱奏补。八、九品录事三十人。咨补。

正卿掌申枉理谳，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以一法权。少卿佐之。推丞分掌民、刑案款，参议疑狱。刑科掌被旨推鞫宗室官犯，披详刑事京控上诉法状。民科掌宗室诤讼，披详民事京控上诉

法状。都典簿掌簿籍罪囚。典簿掌出纳文移。大理于重罪为终审。凡法庭审判，推事五人会鞫之，是为合议制。附设总检察厅，掌综司大理民、刑案内检察事务，监督各级检察厅，调度司法警察官吏。厅丞一人，从三品。请简。检察官六人，正五品。奏补。主簿二人，八、九品录事四人。看守所所长一人，从五品。奏补。所官四人，正八品。奏补。九品录事二人。

光绪三十三年，改大理寺设，置正卿、少卿各一人，推丞二人。刑事四庭，推事十有九人。民事二庭，推事九人。并置典簿厅以次各官。又总检察厅厅丞一人，检察官六人，主簿一人，录事四人。设看守所，置所长各官。宣统元年，改刑科四庭为民科三庭，置推事各十有四人。三年，增置总检察厅典簿一人，改录事为八、九品各二人。

京师高等审判厅，厅丞一人，正四品。请简。掌治厅务，监督下级审判厅。下同。刑科、民科推事十有二人。从五品。刑科、民科一二庭俱各三人。典簿厅典簿二人，正七品。主簿四人，从七品。以上俱奏补。九品录事六人。于重罪为二审，轻罪为终审。审判会鞫视大理。检察厅检察长一人，正四品。请简。掌纠正同级审判，监督下给检察厅。下同。检察官四人，从五品。奏补。典簿、主簿各一人，九品录事二人。看守所所长，正六品。奏补。所官从八品。咨补。各一人，录事六人。

光绪三十三年设。宣统三年，增置检察厅典簿、主簿各一人，并置所长各官。

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一人。从四品。请简。刑科、民科推事三十人。从五品。民、刑一二庭俱各六人，三庭俱各三人。典簿二人，正七品。主簿二人，正八品。以上俱奏补。录事十有四人。于重罪为初审，轻罪为二审。推事三人会鞫之，亦合议制。检察厅检察长一人，正五品。奏补。检察官五人，正六品。奏补。典簿、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录事各二人。看守所所长一人，从六品。奏补。所官二人。

光绪三十三年设。先是京城内外设预审厅，掌主诤讼，隶民政部。至是省入，置厅丞一人。设民、刑各二庭，置推事二十有四人。典簿、主簿各二人，录事十人。检察厅检察长一人，检察官四人，典簿、主簿各一人。宣统元年，以狱讼烦兴，增设民、刑各一庭，置推事各三人，录事四人。检察厅检察官一人。三年，增检察厅典簿、主簿各一人。

京师初级审判厅，区为五处。刑科、民科推事各一人。从六品。奏补。录事二人。于轻罪为初审，推事一人讯断之，是为单独制。检察厅检察官二人，从六品。奏补。录事一人。初级俱不置长官，由部拣资深者一人为监督。

农工商部　农工商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农务、工务、商务、庶务四司，郎中十有二人，司各三人。员外郎十有六人，司各四人。主事十有八人。庶务六人，余各四人。一、二等艺师，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奏补。艺士，一等正八品，二等正九品。咨补。各二人。

大臣掌主农工商政令，专司推演实业，以厚民生。副大臣贰之。农务掌农桑、屯垦，树艺、畜牧并隶，通各省水利，汇核支销。工务掌综事训工，制器尚象，并物占各省矿产，设法利导。商务掌埠市治教，励民同货，修订专利保险约章，稽颁保护诉讼禁令。庶务掌章奏文移，计会本部收支，籍纪员司迁补。艺师、艺士掌治专门职业。所辖：农事试验场，工艺局，劝工陈列所，化分矿质所，度量权衡局，商标局，商律馆，俱遴颛业者分治其事。

光绪二十四年，设矿务铁路总局，寻复设农工商总局，令大臣综之。寻省。二十九年，设商部，省铁路矿务总局入之。置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司务所司务二人。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二人。其冬，复省工部入之。三十二年，更名农工商部，改平均司为农务，以户部农桑等事隶之。通艺司为工务，以铁道等事划归邮传部。保惠司为商务。增置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主事各二人。并司务厅会计司为庶务，省司务二人，增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四人。宣统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

邮传部　邮传大臣，副大臣，各一人。左、右丞，左、右参议，各一人。承政、参议两厅佥事，正五品。奏补。员外郎，主事，小京官，各二人。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四司，郎中各二人，员外郎十人，船政、邮政各二人。路政、电政各三人。主事二十人，船政、邮政各四人。路政、电政

各六人。小京官各二人。八、九品录事无定员。

大臣掌主交通政令，汽行舟车，电达文语，靡所不综，以利民用。副大臣贰之。船政掌议船律，兼司营辟厂坞，测量沙线。路政掌议路律，兼司厘定轨制，规画路线。电政掌议电律，兼司官商局则例，海陆线规程。邮政掌议邮律，兼司邮局汇兑，邮盟条约。所辖：邮政总局局长，副大臣兼充。总办，法国人充。各一人。铁路总局提调二人。京汉路局总办、提调各一人，南局、京局会办各一人。京奉路局总办二人，提调一人。京张铁路总办、会办，各一人。沪宁路局总办一人。吉长路局、广九路局，总办、提调各一人。张绥铁路总办、会办各一人。萍株铁路、正太路局、汴洛路局、道清路局，总办各一人。电政总局局长一人，提调二人。分局总办、帮办、提调各一人。各省分局总办各一人。电话局总办、会办各一人。天津、广州、太原、烟台总办各一人。交通银行总理、帮理各一人。北京总银行，上海、汉口、广州分银行，总办各一人。天津、营口管理各一人。差官三十有四人。提塘官十有三人。旧隶兵部。俱遴员分治其事。

光绪三十三年设。先是船政招商局隶北洋大臣，内地商船隶工部，邮政隶总税务司，路政、电政别简大臣领其事，至是俱并入。置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议，各一人，及承政、参议两厅佥事各官。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置郎中十人，员外郎十有二人，主事二十有四人，小京官十有四人。宣统元年，省庶务司郎中、员外郎、小京官各二人，主事四人。增承政、参议两厅员外郎、主事各二人。三年，改尚书为大臣，侍郎为副大臣。

军谘府　军咨大臣二人，特简。掌秉承诏命，翼赞军谟。总务厅军咨使二人，副协都统、正参领充。掌综领众务。副官二人。协参领，正、副军校充。下同。递事长一人，递事员五人。陆军官佐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厅长，协都统、正参领充。副官，俱一人。条为四科，科长各一人。正、副参领充。一等科员，副协参领、同副协参领充。二、三等科员，协参领，正、副军校及同协参领、同正、副军校充。视事闲剧酌置。所辖：测地局，局长一人，第四厅长兼充。司务三人。三角、地形、制图三股，各股长一人。第四厅各科长兼充。班长，班员，印刷所科员，艺士，司务，无恒额。军事官报局，正、副局长各一人。庶务，文牍，收支，编纂，译述，校对，无恒额。俱隶第四厅。唯第五厅别置编纂官三人，译述一人。录事六十有三人。额外军官及中士、下士充。军事参议官十有五人。直隶、江宁、江苏、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浙江、陕西各一人。协都统、正、副协参领充。

光绪三十三年，设军咨处，置协都统一人充正使，正参领一人充副使，副参领六人，同副参领一人，协参领十人，同协参领二人，正军校十人，同正军校二人，副军校十有二人，同副军校三人，协军校十有六人，同协军校五人，分充各司长、科长，一、二、三等科员。第一、第二两司，协、副参领充。测地司，同正、副参领充。十八科科长各一人，一、二司副参领充。测地司，同副、协参领充。第一司科员十有六人，第二司四人，正、副协军校充。测地司六人，同正、副协军校充。其承发官司各一人，译员五人，属第一司。艺师四人，艺士六人，属测地司。并以陆军官佐或学生充之。隶陆军部。宣统元年，以立宪大纲皇帝统率海陆军，别建军咨处，命贝勒载涛等领之。设总务厅，置军咨使二人。分设四厅，各置厅长一人，科长十有六人，科员无恒额。并定文官补充制。如前所列，寻削同字。详上陆军部。明年，设军事会议处。三年，改称府，令陆军大臣领其事。

弼德院　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特简兼任。顾问大臣三十有二人。特简兼任。掌参预密勿，朝夕论思，并审议洪疑大政，参议十人，请简。掌纂拟章制。秘书厅秘书长一人，请简。秘书官一、二等各三人，三等六人，俱奏补。分掌庶务。宣统三年设。

资政院　总裁，王、公、大臣内特简。副总裁，三品以上大臣内简充。各一人。掌取决公论。凡岁入岁出，法典朝章，公债税率，及被旨咨议者，经议员议决，会国务大臣上奏取裁。秘书厅秘书长一人，请简。一、二、三等秘书官各四人，奏补。掌计会文牍。议员，宗室王、公世爵十有六人，满、汉世爵十有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有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有二人，硕学通儒纳税多额者各十人，俱钦选。各省咨议局六人。民选。

光绪三十三年设，置总裁二人。寻增协理四人。明年，复置帮办、参议各三人。宣统元年，定

秘书厅官制。二年，定总裁、副总裁各一人。

盐政院　盐政大臣国务大臣内特简兼任。一人。丞一人。总务厅厅长，参议，南盐厅厅长，北盐厅厅长，各一人。以上俱请简。参事二人，一、二、三、四等佥事，俱奏补。一、二、三等录事，咨补。视事闲剧酌置。

大臣掌主盐政。丞掌佐理龃纲。总务掌综理庶务，典守机密。参议掌拟法制，佥事佐之。南盐厅掌淮、浙、闽、粤盐务，北盐厅掌奉、直、潞、东盐务。初沿明制，差御史巡视盐课。后改盐政。特旨兼充。都察院奏差者，亦以盐政名之。由内务司官充者，仍带御史衔。各省以督、抚综理者，并因地制宜，定为永式。宣统元年，设督办盐政处，命镇国公载泽充督办大臣，产盐行盐各省督、抚具充会办。三年，以整理国税，改处为院，特置盐政专官。

典礼院　掌院学士，副掌院学士，各一人。特简。学士，直学士，各八人。请简。总务厅厅长一人。簿正、典簿、司库，俱奏补。无定员。礼制、祠祭、奉常、精膳四署署长各一人。一、二、三等佥事，鸣赞，俱奏补。序班，录事，咨补。视事闲剧酌置。读祝官、赞礼郎、陵寝各官如故。

掌院学士掌修明礼乐，典领朝会，虔肃明禋。副掌院学士佐之。学士、直学士掌讨论参订。总务掌综理众务。簿正掌库储收发，与其陈设，并司监牢事。典簿掌典守库储册籍，兼稽核出入。司库掌典守各库，并督率库使，点验库兵。礼制掌朝会庆典。祠祭掌坛庙陵寝。奉常掌赞引傧导。精膳掌筵燕祭品。宣统三年，改礼部设。凡涉行政，俱划归各部。

外省官制，变更略少，唯省会、司道别易新名，巡警、劝业两道详前。员额愈益。改学政为提学使。按察使为提法使，各级审检厅隶之。故事，凡遇地方要政，藩、臬两司得与督若抚议，议定禀仰施行，遇吏员升迁调补，亦会详焉。至是，改称为三司云。

提学使司　提学使一人，正三品。掌教育行政，稽核学校规程，征考艺文师范。署设六科：曰总务，曰专门，曰普通，曰实业，曰图书，曰会计。科长、科员分治之。遴谙学务者充之。别设学务公所，有议长、议绅以讨论其事。奏充。光绪三十一年改置。增吉林、黑龙江、江宁、江苏、旧置江南学政。新疆各一人，余仍学政额。

提法使司　提法使一人，正三品。掌司法行政，督监各级审判厅，调度检察事务。署设三科：曰总务，曰民刑，曰典狱。科长各一人，正五品。一等科员各一人，正六品。二等科员正七品。无恒额。惟奉天置佥事科员。别有正司书，正八品；副司书，正九品。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各置提法使一人。宣统二年，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停辖驿传。

高等审判厅，厅丞一人。从四品。商埠分厅，推事长代之。刑科、民科推事六人。正六品。典簿一人。正七品。主簿二人，正八品。录事无定员。从九品。检察厅检察长一人，从四品。检察官一人，正六品。录事二人。

地方审判厅，推事长一人。从五品。刑科、民科推事六人。从六品。典簿、从七品。主簿从八品。事繁或二人，事简不置。各一人，录事无定员。检察厅检察长一人，从五品。检察官一人，从六品。录事二人。年守所所官一人，正九品。录事无定员。

初级审判厅，推事二人。正七品。事繁或三、四人。录事无定员。检察厅检察官一人，正七品。录事二人。看守所所官一人。

管狱官一人，从五品。副管狱官一人。从六品。课长三人。正八品。文牍、守卫、庶务各一人。所长二人。正九品。教诲、医务各一人。府管狱官一人。从七品。州、县副管狱官一人。从八品。光绪三十四年，奉天设模范监狱，置正管狱官，省府司狱、县典史。宣统二年，增置副管狱官。厥后各府、厅、州、县有仿而行之者。时天津、保定、湖北监狱成，未置专官。

东三省地处边要，自改建行省，变通例章，增置司道。提学、提法，各省通置，无庸赘述。今综新设诸司详左。初建行省，督署设承宣、咨议二厅、置左、右参赞各一人，从二品。佥事一人，一、二、三等科员佐之。旋省。

民政使司　民政使一人，从二品。掌主民籍。佥事，从四品。科员，一等从五品，二等正六品，三等正七品。各司同。各有恒任。一、二等医官无定员。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光绪三十三年

置，秩正三品。宣统元年，依布政使例，升从二品，主属吏升迁调补。

交涉使司　交涉使一人，正三品。掌主邦交。有佥事，科员，一、二等译官佐之。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吉林各置一人。宣统二年，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云南，并援奉天例续置。

度支使司　度支使一人，正三品。掌主财赋。有佥事，科员，一、二等库官佐之。一等正六品。二等正七品。光绪三十三年，三省各置一人。宣统元年，省黑龙江一人，隶民政司兼理。又光绪三十三年，奉天置旗务使司一人，佥事、科员如各司。宣统元年省。

甲午不竞，当事者鉴于军政未善，取则强邦，内自禁卫军，外自督练公所，并遵新定章制，以渐从事。乃三军、两协方告成，而巨变作焉。爰就可考者著于篇。

禁卫军训练大臣三人，王、大臣兼充。掌全军政令。军咨官六人，执事员十人，掌章奏文移，兼稽四科。协、标、营、队执事佐之。书记员五人，一等一人，二、三等各二人。绘图员二人，印刷、收支、庶务、递事各一人。军械、军法、军需、军医四科监督各一人，科员十有五人，军械四人。军需五人。余各二人。俱遴员分治其事。协司令处统领官一人，协都统充。掌统帅全协。参军官协参领充。掌赞画机宜，副官正军校充。掌综理众务，各一人。司号长一人。协军校充。司书生二人。同上。标本署统带官一人，正参领充。掌统辖全标。教练官，副参领充。副官，掌旗官，俱副军校充。副军械官，副军需官，副军医官，俱协参领充。副马医官，正军校充。司号长，各一人。司书生二人。步、马、工程、辎重、交通、陆路炮、机关炮、警察各队管带官，协参领充。副官，军需长，军医长，俱正军校充。俱各一人。队官正军校充。俱各四人。排长俱各三人。副军校一人，协军校二人。原置步队、机关炮队各十有二人，马队八人，陆路炮队九人，工程、辎重、交通、警察队各六人。宣统三年，改定如今制。司务长七十有九人。马、步、机关炮队各四人，陆路炮队三人，工程、辎重、交通队各二人。初以协军校充。宣统元年，改札补。军械长四人。正军校充。工程、交通、陆路炮、机关炮队各一人。查马长，正军校充。马医长，副军校充。各三人。司书生三十有五人。马、步、机关炮队各六人，陆路炮队五人，工程、辎重、交通队各四人。艺师三人。隶交通队。军乐队官，排长，各一人。

光绪三十四年，设禁卫军，监国摄政王自领之，以贝勒载涛等司训练。宣统元年，定训练大臣三人，及军咨官以次员额。先是各协、标、营置执事督队诸官，至是俱改为副官，省协、标二等书记官及全协书记长。

督练公所　督办一人，督、抚、将军、都统领之。掌整饬全省新旧营伍。军事参议官一人，协都统、正参领充。掌综领科、局。一等副官一人，协参领充。二等副官二人，正军校充。分掌文移众务。一、二、三等书记官五人，五、六、七品文官充。司书生十有六人。八、九品文官充。筹备、粮饷二科，科长各一人，分掌编练新军，裁汰旧营，会计出纳，服装物品。军械局局长一人，掌新旧军枪炮弹药。以上俱副军校充。一等科员五人，筹备、粮饷科各二人。军械一人。协参领充。二等十有一人，筹备四人。粮饷五人。军械二人。正军校充。三等十有二人。筹备五人。粮饷四人。军械三人。协军校充。测地分局，员阙。

光绪三十年，各省设督练公所，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置总办、帮办、提调诸目。宣统三年，改设科、局，仿陆军新制，任官授职。如前所列。

军制　总统一人，正都统充。掌全军政令。总参谋官，协都统充。一等参谋官，正参领充。二等参谋官，协参领充。掌协赞号令，参画机宜。一、二等各员佐之。工程队参领官，掌佐本队事务。护军官掌理庶务，辖弁兵。炮队协领官职掌如工程队。总军械官，总执法官，总军需官，总军医官，详禁卫军。自工程队以下，俱正参领充。总马医官，副参领充。俱各一人。司书生十有五人。副协军校充。初，军、镇、协、标并置司事，后省。

镇制　统制官一人，副都统充。掌统帅全镇。正参谋官，正参领充。二、三等参谋官，所司同军制。执事官，俱正军校充。中军官，副协参领充。掌理庶务。正军械官，正执法官，正军需官，正军医官，俱副协参领充。正马医官，协参领充。司号长，副军校充。俱各一人。司书生十有五人。

其协、标、营制如禁卫军。

光绪三十年，改练新军，区为三十六镇，定镇、协、标、营官制。宣统元年，各省先后编混成等协，暂置执法官、司事生各一人，寻省。三年，报成镇者二十有六，置总统一人。总参谋以下员阙。余或成二协，或一协一标，镇数未全。

陆军镇监，监长，协参领、正军校充。监副，正、副军校充。各一人。司书生二人。光绪三十四年，定监狱人员编制。

巡防队　分路统领官，事简缓置。帮统官，书记官，会计官，执事官，各一人。马、步队管带官一人。哨官、哨长各三人。书记长一人。以上各员，俱绿营将弁兼充。光绪三十三年，以防练旧营杂项队伍章制不一，仿新军成法，置统领以次各职。

海军舰制　巡洋长江舰队统制一人。副都统加正都统衔。统领二人。协都统。海圻巡洋舰管带，总管轮，正参领。一等参谋官，海筹、海琛、海容巡洋舰，南琛、镜清、通济练船，江元、江利、楚同、楚泰、楚有、江员炮船，保民运船诸管带，副参领。飞鹰鱼雷猎船，建威、建安鱼雷炮船，江亨、楚谦、楚豫、联鲸、楚观、舞凤炮船诸管带，协参领。驻英威克斯阿摩士庄各船厂监造员，正参领。俱各一人。余皆未补官。

同治十三年，朝议防海，购置兵轮都二十艘。光绪十年，法兵构衅，尽歼焉。越三年，编海军经制，分为四军，置提督一人为左翼，总兵二人为右翼，并置副将五人，参将四人，游击九人，都司二十有七人，守备六十人，千总六十有五人，把总九十有九人，至是又复成军。甲午一役又歼焉。宣统元年，设筹备处，复置海军提督，仿陆军等级，订海军官制。三年部成，先后除授如上制。

清史稿卷一二〇　志第九五

食货一

明末，苛政纷起，筹捐增饷，民穷财困。有清入主中国，概予蠲除，与民更始。逮康、乾之世，国富民殷。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道、咸以降，海禁大开，国家多故。耗财之途广，而生财之道滞。中外大势，召祸兴戎，天府太仓之蓄，一旦荡然，赔偿兵费至四百余兆。以中国所有财产抵借外债，积数十年不能清偿。摊派加捐，上下交困。乃改海运以节漕费，变圜法以行国币，讲盐政以增岁入，开矿产以扩财源。以及创铁路，改邮传，设电局，通海舶。新政繁兴，孳孳谋利，而于古先圣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道，昧焉不讲。夫以唐、虞治平之世，而其告舜、禹也，谆谆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为戒。有国者其可忽哉！兹取清代理财始末，条著于篇。

户口　清之民数，惟外藩扎萨克所属编审丁档掌于理藩院。其各省诸色人户，由其地长官以十月造册，限次年八月咨送户部浙江清吏司司之。而满洲、蒙古、汉军丁档则司于户部八旗俸饷处。年终，将民数汇缮黄册以闻。

其户之别，曰军，曰民，曰匠，曰灶。此外若回、番、羌、苗、瑶、黎、夷等户，皆隶于所在府、厅、州、县。凡民，男曰丁，女曰口。男年十六为成丁，未成丁亦曰口。丁口系于户。凡腹民计以丁口，边民计以户。盖番、回、黎、苗、瑶、夷人等，久经向化，皆按丁口编入民数。其以户计者，如三姓所属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叶、鄂伦春、哈克拉五十六姓，甘肃各土司，及庄浪厅所属番子，西藏各土司所属三十九族，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贡貂户，科布多所属阿尔泰乌梁海贡貂户、贡狐皮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贡貂户、贡灰鼠皮户，皆是。至土司所属番、夷人等，但报明寨数、族数，不计户者不与其数。

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其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倘本身已故，子孙于他省有田土丁粮，愿附入籍者，听。军流人等子孙随配入籍者，准其考试之类是也。又必辨其宗系。如民人无子，许立同宗昭穆相当者为后。其有女婿、义男及收养三岁以下小儿，酌给财产，不得遂以为嗣之类是也。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

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

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及乾隆二十二年，更定十五条：一，直省所属每户岁给门牌，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赌具、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踩曲、贩卖硝磺，并私立名色敛财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随时报明，门牌内改换填给。一，绅衿之家，与齐民一体编列。一，旗民杂处村庄，一体编列。旗人、民人有犯，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至各省驻防营内商民贸易居住，及官兵雇用人役，均另编牌册，报明理事厅查核。一，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设立牌头总甲及十家长等。如有偷窃为匪，及隐匿逃人者，责令查报。一，凡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一，盐场井灶，另编排甲，所雇工人，随灶户填注。一，矿厂丁户，厂员督率厂商、课长及峒长、炉头等编查。各处煤窑雇主，将佣工人等册报地方查核。一，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地主并保甲结报。广东寮民，每寮给牌，互相保结。一，沿海等省商渔船只，取具澳甲族邻保结，报官给照。商船将船主、舵工、水手年貌籍贯并填照内，出洋时，取具各船互结，至汛口照验放行。渔船只填船主年貌籍贯。其内洋采捕小艇，责令澳甲稽查。至内河船只，于船尾设立粉牌，责令埠头查察。其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一，苗人寄籍内地，久经编入民甲者，照民人一例编查。其余各处苗、瑶，千百户及头人、峒长等稽查约束。一，云南有夷、民错处者，一体编入保甲。其依山傍水自成村落者，令管事头目造册稽查。一，川省客民，同土著一例编查。一，甘肃番子土民，责成土司查察。系地方官管辖者，令所管头目编查，地方官给牌册报。其四川改土归流各番寨，令乡约甲长等稽查，均听抚夷掌堡管束。一，寺观僧道，令僧纲、道纪按季册报。其各省回民，令礼拜寺掌教稽查。一，外来流丐，保正督率丐头稽查，少壮者递回原籍安插，其余归入栖流等所管束。自是立法益密。

时各省番、苗与内地民人言语不通，常有肇衅之事。二十四年，定番界、苗疆禁例。凡台湾民、番不许结亲，违者离异。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

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而广东穷民入山搭寮，取香木舂粉、析薪烧炭为业者，谓之寮民。雍正四年，定例照保甲法一体编查。乾隆二十八年，定各省棚民单身赁垦者，令于原籍州县领给印票并有亲族保领，方准租种安插。倘有来历不明，责重保人纠察报究。五十五年，谕："广东总督奏称，撤毁雷、廉交界海面之涠洲及迤东之斜阳地方寮房，递回原籍，免与洋盗串通滋事，并毁校椅湾等三十二处寮房共百六十二户，另行抚恤安插。沿海各省所属岛屿，多有内地民人安居乐业。若遽饬令迁移，使数十万生民流离失所，于心何忍。且恐办理不善，转使良民变而为匪。所有各省海岛，除例应封禁者外，余均仍旧居住。至零星散处，皆系贫民，尤不可独令向隅。而渔户出洋探捕，暂在海岛搭寮栖止，亦不可概行禁绝。且人民既少，稽察无难，惟在各督抚严饬文武员弁编立保甲。如有盗匪混入，及窝藏为匪者，一经查出，将所居寮房概行烧毁，俾知儆惧。其渔船出入口岸，务期取结给照，登记姓名。倘进口时藏有货物，形迹可疑，严行盘诘，自不难立时拿获也。"五十七年，谕："据福宁所奏，山东一省海岛居民二万余名口，各省海岛想亦不少。当遵照前言，不准添建房屋，以至日聚日众。仍应留心访察，勿任勾结匪徒，滋生事端。"咸丰元年，浙江巡抚常大淳奏言："浙江棚民开山过多，以致沙淤土壅，有碍水道田庐。请设法编查安插，分别去留。"如所议行。

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寓之人。雍正五年，因逃荒而至者益众。谕令四川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

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无籍流民居住。及三

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请限一年尽行驱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嘉庆中，郭尔罗斯复有内地新来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吉林厅有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厅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户，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其山东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万余人。圣祖谕：“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东者，应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稽查，互相对核。”其后直隶、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

雍正初，因陆续设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三同知管理，旋移万全县丞于张家口，其古北口增设巡检一，归化城增设通判四、巡检一，各按所属民人，照保甲法，将姓名籍贯注册，逐年咨部查核。凡民人出入关口，由原籍州县给印票验明放行。所有放过票张，造册报部。

其福建、广东民人徙居台湾者尤众。嘉庆十五年，浙闽总督方维甸奏：“噶玛兰田土膏腴，内地民人流寓者多。现检查户口，漳州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州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东人百四十余丁，与生熟各番杂处，必须有所钤制。”于是议增噶玛兰通判一。此外如江苏铜、沛两县，自黄河退涸，变为荒田，山东曹、济等属民人陆续前往，创立湖团，相率垦种。铜、沛土民因客民占垦，日相控斗。同治五年，户部奏：“查明容留捻匪之刁、王两团，驱回原籍。安分良团，即令各安生业。”凡此夷、汉之杂处，土、客之相猜，虑其滋事，则严为之防，悯其无归，则宽为之所，要皆以保甲为要图。

顾保甲行于平时，而编审则丁赋之所由出也。编审之制，州县官造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凡军、民、匠、灶四籍，各分上中下三等。丁有民丁、站丁、土军丁、卫丁、屯丁。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督抚据布政司册报达之户部，汇疏以闻。顺治十四年，命州县官编审户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康熙五十一年，有“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之谕，自是圣祖仁政，遂与一代相终始。顾丁有开除，即不能不有抵补。故康熙五十五年，户部请以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如有余丁，归入滋生册内造报，从之。高宗谕内阁曰：“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庐舍所占田土，亦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非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未易享升平之福。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责者，务当随时劝谕，俾皆俭朴成风，惜物力而尽地利，慎勿以奢靡相竞，习于怠惰也。是时编审之制已停，直省所报民数，大率以岁造之烟户册为据。行之日久，有司视为具文，所报多不详核，其何以体朕欲周知天下民数之心乎？”又谕：“据郑辉祖称，从前所办民数册，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年底。倘再疏舛，定当予以处分。”当时民册恐不免任意填造之弊，然自圣祖以来，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民生其间，自少至老，不知有兵革之患，而又年丰人乐，无有夭札疵疠，转徙颠踣以至于凋耗者，其户口繁庶，究不可谓尽出子虚也。

至编审之停，始于雍正四年。直隶总督李绂改编审行保甲一疏略云：“编审五年一举，虽意在清户口，不如保甲更为详密，既可稽察游民，且不必另查户口。请自后严饬编排人丁，自十六岁以上，无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布政司汇齐，另造总册进呈。册内止开里户人丁实数，免列花户，则簿籍不烦而丁数大备矣。”乾隆五年，户部又请令各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番疆、苗界不入编审者，不在此例。从之。三十七年，从李瀚请，永停编审。自是惟有运漕军丁四年一编审而已。

盖清承明季丧乱，户口凋残。经累朝休养生息，故户口之数，岁有加增。约而举之：顺治十八年，会计天下民数，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口。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一十四口。六十年，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又滋生丁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口。雍正十二年，二千六百四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口，又滋生丁九十三万七千五百三十口。乾隆二十九年，二万五百五十九万一千一十七口。六十年，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嘉庆二十四年，三万一百二十六万五百四十五口。道光二十九年，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口。咸、同之际，兵革四起，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稽者，只二万数千万口不等。光绪元年，三万二千二

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一口。

三十三年，厘定官制，以户部为度支部，而改前所设之巡警部为民政部，调查户口，归其职掌，各省则以巡警道专司其事。明年，谕直省造报民数，务须确查实数，以为庶政根本。民政部奏称：“伏查三十二年黑龙江、安微、江苏、福建、甘肃、广西、云南丁册，并三十一年丁册，均未补造。在各督抚明知逾限，例当查参，而积习挽回不易。臣部于接收伊始，筹一切实办法，拟请敕下各督抚，责成府、厅、州、县，分乡分区，自行调查丁口确数，统以每年十二月底截算，以清界限。仍限次年十月送部汇奏。”制可。

宣统元年，复颁行填造户口格式，令先查户口数，限明年十月报齐，续查口数，限宣统四年十月报齐。至三年十月，据京师内外城、顺天府、各直省、各旗营、各驻防、各蒙旗所报，除新疆、湖北、广东、广西各省，江宁、青州、西安、凉州、伊犁、贵州、西宁各驻防，泰宁镇、热河各蒙旗，川、滇边务，均未册报到部外，凡正户五千四百六十六万八千有四，附户千四百五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四户；凡口数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万二千二百有八，共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六十八口。

自雍正十三年户部题准，准福建台湾府生番百九十九名，汇入彰化籍，广西庆远府归流土民百七十九名，汇入宜山籍，嗣后台湾生番、四川生番、岭夷归化者甚众，定例令专管官编立保甲，查缉匪类，逢望日宣讲上谕，以兴教化，自是番民衣冠言语愁与其地民人无异，亦有读书应考者。

及同治、光绪间，交通日广，我国之民耕种贸迁，遍于重瀛，亦有改入他国版籍之事。宣统元年，外务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拟定《国籍条例》。因各国国籍法有地脉系、血脉系，即属地、属人两义，两义相持，必生抵触，于是采折衷制，分为《固有籍》、《入籍》、《出籍》、《复籍》四章，注重血脉系办法。宪政编查馆就所定四章厘为二十四条。

其《固有籍章》，第一，凡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者，其疑有三：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以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若父母均无所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见之弃儿，同。

其《入籍章》，第三，凡外国人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其必具备之款五：一，寄居中国接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其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财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其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消除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项第一、第三、第四款者为合格。第四，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一至四各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妇人嫁与中国人者；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如有此等情事之一，均作为入籍。惟妇女嫁与中国人，须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余款以照其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其照其国法律并不随同销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自愿使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一至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第七，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一至四各款，亦准呈请入籍。第八，凡入籍人不得就之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谘议局议员。此等限制，特准入籍人十年以后、余入籍人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请旨豁免。第九，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各出具保结。第十，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所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径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

其《出籍章》，第十一，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凡中国人准出籍，其款有四：一，无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无兵役之义务；三，无应纳未缴之租税；四，无官阶及出身。第十三，凡中国人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私生子，父为外国人，

其父认领者；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如有此等事情之一，均作为出籍。惟妇女嫁与外国人，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余款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凡妇女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不得享受。第十七，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径呈出使大臣咨部。其未经呈请批准，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

其《复籍章》，第十九，凡因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凡出籍人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及未成丁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凡呈准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合第三条三、四款者，准其呈请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后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凡呈请复籍，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何结，并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所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第二十三，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之官职。第二十四，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此外改籍为良，亦有清善政。山西等省有乐户，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编为乐籍。雍正元年，令各属禁革，改业为良。并谕浙江之惰民，苏州之丐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五年，以江南徽州有伴当，宁国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甚有两姓丁口村庄相等，而此姓为彼姓执役，有如奴隶，亦谕开除。七年，以广东疍户以船捕鱼，粤民不容登岸，特谕禁止。准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体编入保甲。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学政刘酋奏请山、陕乐户、丐户应定禁例。部议凡报官改业后，必及四世，本族亲友皆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广东之疍户，浙江之九姓渔船，诸似此者，均照此办理。嘉庆十四年，又以徽州、宁国、池州三府世仆捐监应考，常为地方所讦控，上谕：“此等名分，总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如年远文契无考，著即开豁。”

八旗人丁，定例三年编审一次，令各佐领稽查已成丁者，增入丁册。有隐匿壮丁入官，伊主及佐领、领催各罚责有差。凡壮丁三百名为一佐领，后改定为二百名。康熙四年，令满洲、蒙古佐领内余丁多至百名以上，愿分两佐领者，听。雍正四年，谕八旗都统及直省驻防都统、将军等，交与佐领、骁骑校、领催，将新旧壮丁逐户开明，并编审各官姓名，保结送部。其未成丁，成非正身良家子弟，并应除人丁，验实开除。五年，令凡编审丁册，每户书另户某人某官，无官则曰闲散某，上书父兄官职名氏，傍书子弟及兄弟之子，及户下若干人。或在籍，或他往，皆备书之。其各省驻防旗员兵丁，及外任文武各官子弟家属，令各将军、督抚造册咨送该旗。乾隆六年，令八旗编审各佐领下已成丁及未成丁巳食饷之人，皆造入丁册，分别正身开户，户下于各名下开写三代履历。其户下人祖父或系契买，或系盛京带来，或系带地投充，分别注明。正户之子弟，均作正身分造。

七年，谕：“八旗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者，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有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无庸另议更张。其余名项人民等，朕欲广其谋生之路。倘愿改归原籍，准其一例编入保甲。有愿外省居住者，亦准前往。此内如有世职，仍许承袭。不愿出旗者，听。”八年，又谕：“前降谕旨，原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均不得呈请出旗。”十二年，又谕：“八旗别载册籍之人，原系开户家奴冒入正户，后经自行首明，及旗人抱养民人为子，有愿出旗为民者，其入籍何处，均听其便。本身田产，并许带往。”二十六年，定汉军凡现任外省自同知、守备以上，京员自主事以上，旗员自五品以上，俱不许改归民籍。其余在京报明该旗咨部转行各省，在外呈明督抚咨报部旗，编入民籍，并准一体考试。

大抵清于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及后孳生藩衍，虽岁糜数百万金，犹苦不给，而逃人之禁复严，旗民坐是日形困敝。及乾隆初，御史舒赫德、范咸、赫泰，户部侍郎梁诗正等，先后奏请清查东三

省旷地，俾移住开垦，以图自养。虽叠奉谕旨议行，然终未能切实举办。至八旗户下人开户，必有军功劳绩，或艺能出众，亦有本主念其服勤数世，准其另户，或放出为民者，亦有不准放出为民，但准开户者，其例又各不同云。

田制　曰官田。初设官庄，以近畿民来归者为庄头，给绳地，一绳四十二亩。其后编第各庄头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编定。设粮庄，庄给地三百垧，垧约地六亩。庄地坐落顺、保、永、宣各属，奉天、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领于内务府。此外有部、寺官庄，分隶礼部、光禄寺。又设园地，植瓜果蔬菜，选壮丁为园头。世宗初，设总理专官，司口外报粮编审。南苑本肄武地，例禁开田。宣宗尝谕前已开者并须荒弃。而咸、同间，嵩龄、德奎、刘有铭、铁祺先后疏陈开放，均严旨诘斥。然至光绪季年，仍赋予民。自后承地者乃接踵矣。

考各旗王、公、宗室庄田，都万三千一百余顷。分拨各旗官兵，都十四万九百余顷。凡王公近属，分别畀地，大庄给地亩四百二十至七百二十，半庄二百四十至三百六十，园给地亩六十至百二十或百八十，王府管领及官属壮丁人三十六亩，不支粮。凡拨地以现在为程，嗣虽丁增不加，丁减不退。

顺治元年，定近京荒地及前明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圈地议自此始。于是巡按御史柳寅东上满、汉分居五便。部议施行。二年，令民地被指圈者，速筹补给，美恶维均。四年，圈顺直各州县地百万九千余垧，给满洲为庄屯。八年，帝以圈地妨民，谕令前圈占者悉数退还。十年，又令停圈拨。然旗退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仍复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鳌拜专柄，欲以正白旗屯庄予镶黄旗，而别圈民地圈补。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咸以不如指，罪至死。圣祖亲政，谕停止圈地。本年所圈房地俱退还。又以张家口、山海关等处旷土换拨各地，并令新满洲以官庄余地拨给，其指圈之地归民。是为旗退地亩。

凡官地，例禁与民交易。然旗人不习耕种，生齿日繁，不免私有质鬻。雍正初，清理旗地，令颁帑赎回。凡不自首与私授受者，胥入官为公产。旗地，令宗人府、内务府八旗具各种地亩坐落四至，编制清册，是为红册，以备审勘旗民田土之争。乾隆初，定回赎旗地仍归原佃承种，庄头势豪争夺者罪之。凡赎入官地并抵帑、籍没等田，皆征租曰旗租。旧查交入官地定租，由旗员主之。三十四年，以直督杨廷璋言，停其例。民租旗地，本限三年。或私行长租，业户、租户科以违禁律。八旗地主，久禁夺佃增租。自和珅管大农，奏改前章，于是旗人及府庄头率多撤地别佃，贫民始多失业。嘉庆五年，部臣请复申前禁。诏纂入定例通行。咸丰初元，又申令如额征租，主佃皆不得以意赢缩。若典鬻旗地，从盗卖官地律，授受同惩。顾日久法疏，或指地称贷，或支用长租，阳奉阴违，胥役讹索句结，弊遂丛生。虽屡申明诫，往往因他故，禁弛靡常。洎光绪中，乃定此业无论旧圈自置，概不准售与民人。惟从前民购升科者，仍予执业。

盛京官庄，于顺治初即定八旗屯界。旋令沙河以外、锦州以内，旗员家丁给地，人三十六亩。康熙中，定以奉天所属地畀新满洲迁来者，凡丈出地为顷三十二万九千余，以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余顷为旗地，按旗分界。又设各旗官员庄屯，各城兵丁，均酌给随缺地亩。旋令索伦、达呼尔官兵耕种墨尔根地，奉天官兵耕种黑龙江地。乾隆初，设黑龙江屯庄，呼兰立庄四十所，选盛京旗丁携家往，官为资装筑屋庀具，丁给地亩六十，十丁一庄，每六亩给籽种二斗，庄给牛六头，口粮并给。温德亨、都尔图亦如之。凡随缺官地归旗入册，禁职官侵占。嘉庆间，令盛京入官地亩，应招无地贫民领租，职官子弟不得承种。管界各官，并不得于所管区以子弟之名置房地。道光中，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各官庄，共原额地万二百垧，吉林八旗与各处旗地暨乌拉旗地，共三十六万五千九十二垧。而光绪初，拨三姓荒为官兵随缺地，计垧二万九千余。宣统时，以奉省各旗地多盗典隐占之弊，令通稽确核，毋与清赋溷淆，先城旗，后外城，依次厘定。此官庄之属东三省者。

直省各置驻防旗兵，立庄田于所驻地，给田人各三亩。其全眷挈赴者，前在京所得圈地撤还。旗员分畀园地，多则二百四十亩，少则六十亩，各省不尽同。惟浙江驻防无田，仍支俸饷。乾隆时，弛防兵置产之禁，惟八旗官仍禁如故。光绪之季，谕：“所在检旗丁名数，尽旧有马厂庄田，画地口

分，责以农作。其本无厂田，或有而弗备者，所司于邻近分购民地配发，以为世业。由渐推广，俾旗丁归农，受治州县，与齐民不异。”未及实施。蒙古初分五等。一、二等备与庄屯、园地。三等以下，只与庄屯。各守土疆，毋得越境。后渐有民人贱收蒙地者。乾隆中定“有质鬻者峻罚之，著为永令”。分拨外藩官地，其略如此。故明内监庄田，总领于户部。其宗室禄田散在各省者，胥视民田起科。先是以新城、固安官地二百四十顷制井田，选旗民百户，户授百亩，公百亩，共力养公田。嗣更于霸州、永清仿行，然成效卒鲜。乾隆初，改屯庄。择勤敏者充屯户，按亩科粮。是为井田改屯地。

凡京师坛壝官地，暨天下社稷、山川、厉坛、文庙、祠墓、寺观、祭田公地，一切免征。建国初，赐圣贤裔祭田。其孔林地、四氏学学田、墓田地、坟地，咸除租赋。学田，专资建学及赡恤贫士，佃耕租而租率不齐，旧无常额。乾隆中，都天下学田万一千五百八十余顷。光绪变法，直省遍兴学堂，需费无艺，则又拨所在荒地，划留学田以补剂之。耕田行于首都先农坛。坛地凡千七百亩。雍正间，令疆吏饬所属置藉田。东西陵地，红桩以内例绝耕樵。东陵白桩界外初听民耕。道光朝乃严其禁，青桩以外，遵、蓟、密、承诸界内兵民私垦，至地万余区，久益增廓。光绪末，定为计区勘丈，将熟地分则升科，储学堂之用焉。牧马草场在畿辅者，顺治二年，以近畿垦荒余地斥为牧场，于顺天、津、保各属分旗置之。自御马厂以下，各按其旗地牧养。亲王方二里，郡王一里，亦圈地也。

曰屯垦。康熙中，招垦天津两翼牧地，计亩二万一千五百余。乾隆时，丈直隶马厂地振业贫民，命曰恩赏官地。在盛京者，奉天屯卫各地，八旗分作牧厂，自东迤西，本禁民垦，于定界所筑封堆制限之。然大凌河东厂、西厂荒地三十一万八百余亩，养息牧余地万四千六百垧，乾、嘉中陆续放垦。后又综各城旗马厂可垦地三十八万九千余亩，悉归城旗承种，并令八旗王公及闲散宗室，于所分牧地愿垦者，得自呈报。惟松筠请于养息闲壤移驻旗人，以费绌而罢。咸丰中，以大凌西岸垦妨马政，申禁如前。而同治二年，变通锦州、广宁、义州厂荒，西厂留牧，东厂招佃；其东北隅之高山子地数万亩，义州教场闲地万余亩，并行租佃，以为城兵伍田。然是时西厂有旗领旧地，久而越垦妨牧。八年，命划弃之。于是大凌河垦议遂沮。而吉、黑山荒多牧猎场，益严杜奸民揽售矣。养息牧地，初放时判东西界，置专官掌其租入。彰武本官牧，旋亦劝垦议科。于是养息牧生熟地共放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余亩，其余荒八万九千六百余亩，余地三万五千三百余亩，即以为蒙、汉杂居牧佃，兼拊畜穷黎。吉林之乌拉，康熙时，于五屯分庄丁地，遂为五官牧场，颇富零荒。宣统时，拨充学田，放垦实地二千三百余垧。

凡驻防营皆置马厂，其牧庄旁余，靡不放垦。至荆防马厂垦熟之地，久畀诸民，而石首、监利，光绪末厘出厂地二万余亩，俱令招垦，以租息济警政小学。宣统初，宁夏满营牧地余界，开渠垦地，亩可二十一万，旗、民各半之。民领则纳价为旗兵垦本。三年，安徽万顷湖牧场，改垦放田八万二千七百余亩，其流民占耕及民间认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旗丁田二万亩，亦招民佃，岁输谷麦，是为官佃。至是以抗租胶葛，定议民租田，令公司补价承业，资八旗生计焉。

口外牧场，隶独石者为御马厂。此外礼部、大仆寺、左右翼及八旗，均有牧场在张家口外。而杀虎口之议亩租，察哈尔属之戢私垦，大青山之宽免民占，奕兴地之招商领耕，列朝因时制宜，不拘成例。其后密云、热河同时放荒。热河宽旷，于留牧外得地千四五百顷，更以三一留牧，余咸招垦。地利辟而耕牧不相妨，甚善政也。

明之设卫也，以屯养军，以军隶卫。洎军政废而募民兵，屯军始专职漕运，无漕者受役不息，屯户大困。清因明之旧，卫屯给军分佃，罢其杂徭。顺治元年，遣御史巡视屯田。三年，定屯田官制。卫设守备一，兼管屯田。又千总、百总，分理卫事。改卫军为屯丁。六年，定直隶屯地输租例。其时裁屯田御史，继裁巡按，由巡抚主之。十三年，定屯军贴运例。浙江各卫有屯无运与无屯有运者，均征拨帖，屯户困始少苏。康熙十五年，以各卫荒田在州县辖境，军地民田多影射，令檄所司清厘。雍正二年，从廷臣请，并内地屯卫于州县，裁都司以下官。惟带运之屯，与边卫无州县可归者，如故。九年，令屯卫田亩可典与军户，不得私典与民。

乾隆元年，豁免广东屯田羡余，因除各省军田额外加征例。先是屯丁鬻产，官利其税入，给契允行。至此又令运田归船者，并禁军民复典。实则各省典屯于民，所在而有。六年，定屯田限一年。无论在军在民，并清出归丁赡运。十二年，漕督顾琮请田已典与民者，令旗丁购赎。然民执业久，丁贫无以赎，从阿思哈言，厘江西丁田，在军归军，在民增租给丁，永为定制。三十七年，又以漕督嘉谟奏，命清理湖广、江、浙、山东等省屯田。明年，裴宗锡因陈两江向不归运之裁卫屯田，加征津费。帝以累民，不允。四十年，鄂抚陈辉祖奏："武昌诸卫清出典鬻屯田，请加津赡运。"部议："如此则私相授受者知诫，而仍不病失业，庶典鬻之弊渐除。"五十年，以长沙、澧州原有弁田，转售纷纭，令除弁田名，准民产授受。五十四年，毕沅等奏，各省屯丁四年一编审，止稽户口之数，其田产或有漏匿，以时核之。百余年来，屯田利病与漕运终始。及南漕改海运，屯卫隐蔽难稽，至是而一大变。

光绪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奏理屯田，因有改卫为屯之谕，令天下核卫田亩数，详定租章。而江西以租悉充饷，与他省赡运者不同，吁仍旧贯。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条议屯卫宜裁。略称："运军久虚，卫官复无事，一卫所属屯田，或隔府，或跨省，一切操诸胥吏之手，田饷弊窦，不可胜穷。"明年，谕各省勘实屯地，檄屯户税契执业，改屯饷为丁粮，归州县征解。除屯丁、运军名目，裁卫官。是时综计各省屯田约二十五万余顷，顾多与民田淆杂。又各丁私相质售，久失其旧。重以兵后册籍荡然，粮产无从钩稽。漕督陈夔龙陈大要三端：一，分丁业民业；一，现征毋追原额；一，补缴田价宜轻。而江、皖、两浙俱折衷定规，分别交价输税。如淮、扬、徐四卫，定有上则三两、中二两、下一两，屯税每两纳三分，余互有同异。惟山东以艰歉请免征纳。鄂督张之洞则谓湖北卫田，军户仰赡，即民人冒替，率非素封，均难责其呈价，仅有征契税而已。其税价视民田率。洎三十一年，宣城屯田构衅，以卫田例不便也。之洞更筹简易八法，大旨删除原则，分年减税豁派，累免杂课。但学堂捐与民田同，以备改屯为民。如式者官予文证。嗣湘省亦仿此行焉。宣统元年，浙抚增韫更请令承田者但刻期报明，统不纳价。部议即允占业，屯价不妨量收。盖屯卫嬗变，时势然也。

清自开创初，拨壮丁于旷土屯田。又近边屯处，筑城设兵以卫农人。世祖始入关，定垦荒兴屯之令。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次年纳半，三年全纳。大学士范文程上屯田四事：一，选举得人；一，收获适宜；一，转运有方；一，赏罚必信。上是之。令凡自首投诚者，授荒田为永业。魏裔介亦请饥民转徙，得入籍占田。罪徒当遣者，限年屯垦，已事释还。其愿留占业者，听。定直省屯田，官助牛种者，所收籽粒三分取一；民自备者，当年十分取一，二年、三年三分取一。初定劝惩例，限年之法甚严。康熙初，虑官吏虚报摊派，停限年令。寻御史徐旭林论垦荒三弊，言甚切至，然限年卒不可行。旋令士民垦地二十顷，试其文理优者，以县丞用；百顷以知县用。凡新垦地，初定三年起科。又文宽至六年后。寻令通计十年。既仍用六年例，亦有循三年旧制者。

雍正初元，谕升科之限。水田六年，旱田十年，著为例。当顺、康间，直省大吏以开拓为功，其报垦田总额，多者如河南，至万九千三百六十一顷，少者如山东，百二十顷有奇。世宗末年，以数多不实，严诫审核。其有浮饰，论如律。定议叙法。凡官吏召佃资垦者，按户数多寡，军民自措工本者，按亩数多寡行之。乾隆时，令官山、官地，无论土著、流人，以呈报之先后予垦。民地由业主先报。或实力绌，他人始得承之。凡屯户加垦者，俱令改屯升科。又令已垦之地，宜慎防护。凡官民地，于水道蓄泄相关，毋擅行垦。倘帖己业，私垦塘堰陂泽为田，立予惩艾。

今考历朝屯垦之政，首直省屯田，次新疆屯田，次东三省开垦，次蒙古开垦，及青海、热河等处垦务，悉具于篇。

当顺治初元，令山西新垦田免租税一岁；而河南北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允巡抚罗绣锦言，俾兵课垦。二年，顺天行计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亩，牛具、籽种官资之。又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秦、豫及庐、凤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毋豫征私派，六年后按熟地征粮。十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

垦。陕荒则酌调步兵，官给牛、粮。

康熙六年，定江、浙等省分驻投诚官兵屯田，人给荒田五十亩，得支饷本。其眷属众者，亩数量口递加。福建无荒，则分驻有屯诸省。七年，御史萧震疏言："国家岁费，兵饷居其八，而绿旗兵饷又居其八。诚屯田黔、蜀，以驻郡县之兵，耕郡县之地，则费省而荒渐辟。"下部议行。时直隶、陕西、粤、闽先后定垦荒例，而四川更立特例，官吏准立功论。于是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

雍正四年，甘肃、宁夏之插汉、托辉地平衍，可垦田六十万余亩，招户认领，户授百亩。五年，粤督阿克敦陈近年粤东垦弊四：一，豪强占夺；一，胥吏婪索；一，资本不充；一，土瘠惧为课累。劝导法五：定疆界，杜苛取，贷籽种，轻科额，广招徕。其后惠、潮贫民垦肇庆属地，高、廉、雷属山荒墝埆，皆给资招垦，并免升科。嗣琼州亦如之。又扩滇、黔垦计，乌蒙兵民并承，户勿逾二顷。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甘肃安西久行兵垦，移眷驻防，以与凉、肃二镇。屯兵多贫，垦赀悉出官贷，并令边省、内地零星可垦者，听民、夷垦种；及山西新垦瘠地，自十亩以下，陕西畸零在五亩以下，俱免升科。凡隙地及水冲沙杂，与田不及亩者，及史省山麓河壖旷土，均永远免科。浙江新涨沙涂，民、灶皆承领，百亩为号，十号为甲，十甲老农导耕。后值涨地，人咸利之。嗣有侵垦西湖之禁。乾隆五十九年，巡抚吉庆言，沿海沙地滩涨靡常，约十三万三千余亩，悉令入官，交原佃耕作纳租，永著为例。凡各省州县每岁新垦荒田荒地，以及荡地湖淤，督抚随时疏报升科。盖雍、乾以来，各省军屯民垦，称极盛焉。

福建各番鹿场旷土，例许租与民耕。然台湾自历任镇臣创庄招佃，往往侵据民、番地。乾隆时，谕禁武弁垦荒。旋禁土民私购番田。五十三年，福康安请拨余地畀番、民自种，遴壮健作屯丁。内山未垦及入官荒废埔地八千八百余甲，每甲准民田十一亩零，共屯丁四千，分地任耕，免赋而不给饷，从之。嘉庆中，噶玛兰开辟田园七千五十甲有奇。道光初，定番社未垦荒埔分给民人征租。粤西设土兵、狼兵，均给军田。粤东有狼田、瑶田，仍按田充兵，其田均禁民典。台湾番地亦然。顾云南永北、大姚等处，汉典夷地，积隙数十年。道光建元，措理稍定。十三年，四川复有汉耕夷地之衅，乃析界址，令汉、夷不得互占。又用滇督阮元议，禁流民私佃苗田，并近苗客户典售苗产。十六年，以开化、广南、普洱地多旷闲，流民覆棚启种，因议论入户甲。御史陶士霖论其病农藏奸，禁之。

先是江苏涨滩，冒垦日甚，迨道光八年，始定归公。而官产民业，纠互缴绕。于是江督陶澍建言听民承售。部议江河不以垦殖为利，则沙洲不得以占鬻徇民。仍一律入官处置。寻耆英谓"民间价购兴筑，一旦夺还，迹类争利。请宽其既往而阑其将来"。从之。二十三年，祁＜□土贡＞言修复虎门等炮台，须屯田防护。明年，程裔采募丁二千试行。上曰："以本地之民种本地之田，守要隘即捍身家，允为长算。"

同治初元，以军储亟，檄凤、颍等属戍兵垦邻近废田，以渐推行诸郡。山东遭教匪之乱，邹、滕诸县田里为墟。三年，决用移民策，而东昌、临清、兖、曹各属逆产及绝户地，尽没入官。五年，乃有办理湖团之谕。湖兖者，曹、济客民种苏、齐界铜、沛湖地，聚族立团。既而土著归乡，控阋无已。然客垦由官招集，不乏官荒，所占土田不甚广，且讼者非实田户也。于是曾国藩研烛其情，为之驱逐莠户，留其良团，各安所业。陕西叛绝荒产，前一岁谕令筹设屯田。巡抚刘蓉言军事方殷，不如招垦便。部从其议。乃定募垦新章四：曰正经界，立制限，缓钱粮，定租谷。广东沿海沙地，定例水涸报勘，承垦者人勿过一顷，三年成熟，照水田起科。至后搢绅垄断侵渔，因命查文禁止。

当是时，值东南兵火之余，农久失业。光禄少卿郑锡瀛言国家岁入金约四千数百万，饷糈支耗半之，宜广屯田养兵以节费。寻御史汪朝棨称各省新复土疆，宜急垦辟。徐景轼亦以修农利、安流徙为言。由是曾国藩于皖、杨昌浚于浙，皆分别土、客，部署开荒。而马新贻于苏，刘典于陕，亦汲汲督劝。曾壁光、黎培敬前后于黔兴屯田之政。八月，用苏廷魁言，筹垦兰仪以下乾河滩地。十一年，谕陕西延、榆各属，地瘠民贫，宜亟垦辟，严州县考成。时回众初就抚也。

先是御史黄锡彤请设苏、皖屯营，选湘、淮散勇垦沿江地。光绪二年，朱以增亦言："或谓屯政

宜边陲不宜腹地，不知有荒可垦，何兵不可农，何地不可屯？但抽调数营，陆续兴举，将来化兵为农，裨国非细。”时津海防兵营垦有效，故云然。曾国藩尝言：“必得千亩无主之田，不与民田杂，方可资兵立屯。”李鸿章亦谓兵民杂处，不宜于内地。议遂寝。

初贵州屯军于古州、八寨、台控、丹江、清江五厅，分设百二十堡，为屯八千九百三十九户。户给上田六亩，中八亩，下十亩，附近山地不限。逮乾隆中，禁止承佃屯军私鬻。嘉庆初，铜仁、石岗苗地建碉卡，置屯军，每军百名，设百户一，总旗二。每军一名予水田四亩，百户六亩，总旗五亩，皆免租。洎同治初，更定黎平屯章。及是，罗应旒言：“黔苗建屯已久，虚名鲜实，不如去兵之名，收农之实。”时屯军凡十卫，寻奏定分为两番，与守兵同，操防征调各额，屯设之百户、总旗等。有不力者，立时革替。先是沈桂芬有疏陈安置旗人听往各省之议。御史黄元善亦称山西暨江苏等省开荒，当仿双城堡旧章，令旗民移垦。顾以事体艰钜，未尽举也。十二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筹垦内山番荒，伐木变价，以资抚恤。十六年，湖南洞庭新涨淤洲，建南洲厅治，入官佃租，共勘实民田十三万余亩，官田八万九千二百余亩。二十二年，桂抚史念祖言，粤西各属官民荒田可垦，令官力为倡，酌简屯兵，督令开熟，会民领耕，量地厚薄定科，计各属总垦荒田万四千三百余亩。

时陕西清荒甚力，巡抚张汝梅言：“陕地兵祲交乘，百姓流散，北山气候，夏寒霜早，穑事无凭，又人工少而谷价廉，得不偿失。匪惟客民去留无定，即土民亦作辍靡常。欲求地不复荒，惟纾首垦期限，宽牧令责成，则民少逃亡，官不顾虑，而公私两益矣。”二十五年，定新阳荒芜额田约十万亩，无主者作官田招领，分田、地、场三等缴价，名曰系脚钱，有主限期报垦，逾限入官。从江督刘坤一请也。二十八年，陕抚升允言：“西安马厂各荒地，试开水旱田，行屯垦。营哨官赋地亩自六十以下，屯勇人十亩。每百亩贷官牛两头，籽种三石，官备农器，一年还牛，二年全交。并拟令分年节饷。开屯之初，岁发全饷，二岁裁半，三岁尽裁。”嗣后地为水冲雹坏，穑入弗丰，因复上言：“驱无饷之兵，使自食其力，势且壮志销于畎亩，精锐蚀于农作，有屯而实无兵，有兵而实无用，转非创屯本意，不如不裁其饷，而悉以屯利归公，再颁岁获之二三行赏，此所谓两利者也。”

江西义宁、新昌之交，有黄冈山，自明以还，恒为盗薮。二十九年，从巡抚柯逢时请，开地以益民。直隶安州白洋淀淤地肥沃，是岁弛禁，招民佃作，分四等收预租。三十一年，海洲、赣榆间有鸡心、燕尾二滩，利垦牧。又徐州微山湖淤滩地，均召民垦升科。三十二年，议定广西垦，荒丁壮既稀，资本又绌，乃仿外洋法，招商领垦。南宁则招商本立公司，募裁兵充垦丁。至宣统初，共放山荒十六万六千五百余亩。三十三年，江督端方上言苏属兵后荒田不下二百余万亩，请令历年报荒者定为板荒，余新荒，许各户指报豁粮，俱由局招垦则虚荒易查。又定垦章，区别官荒民荒，分三等输价，受荒无问土客，皆得领种。三十四年，清丈安徽沿江洲地，计怀宁等州县官荒应缴价者共三十万余亩。广东琼崖从未开殖，至是集商本创公司，官行清丈，分官荒民荒，先正其经界。宣统三年，云南清出荒地五十六万亩，安徽官民荒地四万一千余顷，河南沙荒地三万三千余顷。可垦者分三等，曰轻沙，曰平沙，曰重沙，各州县试行招垦，多则四百数十顷，少亦二三十顷。浙江仁和等属，垦熟甲地山陇百八十余顷，各府绅商领垦荒地万五千余亩。甘肃自光绪季年设局垦荒。达二十余万亩。

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诺尔地驻兵，因于苏勒万图、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监视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议立屯。命傅尔丹、苏尔德、梁世勋分职其事。吐鲁番亦驻屯兵。雍正三年，命喀尔喀驻兵垦鄂尔昆田。

乾隆初，定一兵垦二十五亩，凡兵二千五百，种地三之，驻守二之。时回部如辟展各要冲，多设屯，厚兵力。逮准噶尔平，版图益廓，边防与屯政相维。七年，川陕总督尹继善请以蔡把什湖地租与回民，假赀耕种，事得允行。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尔喀东陲多闲壤，悉遣满、汉、蒙兵数千开屯，视蒙古授田例。又设额尔齐斯屯田，巴里坤亦置屯，遣甘、凉、肃屯地兵五百往种，秋收后入城，三年更迭，塔勒纳沁开田三千余亩。

二十三年，用雅尔哈善、永贵等言，于辟展、鲁克察克、吐鲁番、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规度官垦。是时馈饷犹亟，诚巴里坤至伊犁循序增屯，其愿挟家者，俾安业如内地村庄。初人种

十五亩，令益五亩。置新旧屯兵万七千，出帑三百万备籽种诸用。而特纳格、昌吉、罗克伦均益兵广屯。大率乌鲁木齐增垦以来，岁获悉供伊犁饷需。伊犁垦成，又资接续，更移喀什噶尔等回众二千五百户屯阿克苏。其事则黄廷桂、杨应琚、兆惠等主之。定章百兵一屯，地亩人二十，分小麦十一、谷七、青稞豌豆各一。然吐鲁番、辟展、鲁克察克兵屯外皆兼回屯，而库车东、哈喇沙尔西，或分布多伦回人溉种。

二十五年，伊犁屯议起，于河南之海努克立回屯，察罕乌苏立兵屯。翌年，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等城增回屯，减兵额。时戎事方息，惟厄塞留兵，余齐赴伊犁屯殖，获粟赢裕，即益屯兵。兵不供屯，则招集流人，分土任业。巴里坤饶剩壤，穆垒土沃泉滋，俱募人大开阡陌。盖舒赫德、阿桂、明瑞等所建为多。三十七年，陕督文绶以新疆余地宜推广募垦，条列五事以闻。

四十一年，令叶尔羌成丁余回，特畀耕地编户，凡千五百户为一所，三千户为一卫。初，乌鲁木齐屯地，共绿旗兵三千，二千操练，一千屯耕，番休，三岁后令移眷，官予资装。及地日廓而兵不赡，率迁甘肃贫民，不靳烦费，赤贫全给，小康半之，岁穰自愿挈家则不给。四十五年，定眷兵分编户籍，其牛籽、农具、屋价、口粮，皆官措贷，约升科时，分三年缴纳。凡承种新疆熟地，本年升科，新垦三年后升科，而商民承垦新地，户三十亩，六年升科。盖自此楚呼楚、穆垒、玛纳斯、库尔哈喇乌苏，屯务骎骎日近矣。

新疆军屯分数，人获细粮十五石至十八石，官议叙，兵丁赏一月盐菜银，二十五石倍之，十二石以上，功过半，不及，官议处。兵重责留屯，次年收足予复。乌鲁木齐但获粮十一石以上即叙赏。塔勒纳沁尤硗瘠，赏罚递降杀之。无盐菜则给口粮，其阿奇木伯克等则赏缎匹。顾伊犁额多苦累，福康安尝以为言。最后将军长庚请仿乌鲁木齐例行，然部议仍未及减也。向例遣犯得留种新地，哈密各属截留伊、乌遣犯垦耕，年满乃各致其所，罪重勿留。又以不敷农作，仅限断洋盗而已。后令情轻者改防为眷，用羁縻之。遣犯获额兵丁，其叙赏诸事从原例。

嘉庆十三年，拨塔尔巴哈台兵赴伊犁殖田，以农隙简练，置武员领之，三年一更迭。而伊犁原定屯兵三千，每岁耕种，于中抽调如干，藉习戎备，其数岁有增减，各视其时，已耕之十八屯，番休轮种，以息地力。寻定自二十年始，每年加种两屯云。初，伊犁多可耕田，令惠远、惠宁两满城派闲散旗人分地试种，借给牛具，成效昭然。九年，松筠因言照锡伯营屯种例，分畀旗兵地亩，各使自耕，永为世产。以有妨操务，只令转交闲散代耕。二十五年，令满营兼种杂粮，先后分田四万四千余亩，授八旗闲散自耕，但不得违禁佃租，私相典卖。

道光初，既勘定张格尔，令回兵试垦大河拐，增额则募贫回。于是乌什、阿克苏、和阗每散布回户行垦，乌鲁木齐属阜康、奇台暨吐鲁番，均募民户，伊犁惠远城迤东，亦选土著，阿卜勒斯荒俱拨回户，设五庄，庄百户，户得地亩二百，喀喇沙尔则裁屯安户，库车荒地，亦予无业回人，叶尔羌属巴尔楚喀多旷土，则广招眷民。其霍尔罕新田，散与回户，喀什噶尔初开地，分处河东西，东畀回人，西招民户，或专属，或兼募，冀相安而已。凡民人赴回疆领地，皆官给印券，自赍以行，其征粮多至亩二斗四升，次小麦八升，次六升五合，最少三升，大率视壤肥瘠为断。阿卜勒斯入三色粮十六石，满营马兵练饷于兹取赡。自嘉、道以来，数十年中，伊犁屯垦，后先其事者，将军松筠、那彦成、布彦泰等，而林则徐遣戍日，履勘诸地，又兴水利于伊拉里克，厥绩尤伟焉。

同治二年，都统平瑞上言，乌鲁木齐闲旷孳生马厂，招商户移垦，并请于伊犁各城，一律经画分屯地畀屯兵。命次第兴举。三年，饬哈密推广原屯。

光绪三年，侍读张佩纶请抽旗丁屯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谓有所窒碍疑阻凡六事，议遂寝。是时南路缠、民富庶，荒旷尚稀，北路镇、迪各属，垦熟地不过十二三，赋纳既亏，闾里窳敝。已而建置新疆省治。十三年，巡抚刘锦棠更酌定新章，户给地六十亩，官借籽粮二石，农具银六两，葺屋银八两，牛两头，二人即当一户，月给盐菜口粮，立限初年还半，次年全缴，缴讫，按亩起征，第三年半征，次年足全额。仍仿营田制，十户一屯长，五十户一屯正，每屯正五，设一管领专员，正、长领地贷本，悉如户民，总计安纳土、客千九十户，以次推行。而南路各属新垦地万九千余亩，分年起徵，均不领垦费。丈清南北两路各则荒熟地千一百四十八万亩有奇。各城伯克向有养廉地，

自改郡县，裁伯克廉地一律入官佃租。十七年，魏光焘分划伊犁各地归旗屯、民屯各六万余亩，使各自力耕。其后土、客生息蕃庶，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挟眷承垦，络绎相属。

宣统三年，巡抚袁大化言："新疆夙号农牧国，今日贫瘠，由地旷人疏。自迪化以西，精河以东，遍地官荒，草湖苇滩，无虑千万顷，而南疆东路萧旷亦同。拟集华侨立公司，速效非易。今令在新各员，有独力或合资开荒灼著明效者，分别奏奖，以示鼓励。"事得允行。

金川在乾隆四十年以武功底定，初从定西将军阿桂言，于西川之攒拉就近屯田，其美诺、底木达等处，令驻兵受地习耕，别斯满以次改土为屯，各置屯弁处理。又帛噶尔、角尧诸降番，悉视屯兵例，概畀以牛具籽粮。其番户多者三四十，少者一二十，初垦免赋，三年后输粮，旋令驻兵挈眷前赴，而丁口日增，又拨地户三十亩，俾加垦自给，地利浸辟矣。于是四川之懋功五屯，安置降番，亦户给地亩三十，选精壮千人，半为屯练给饷，半为余丁无饷。厥后厘出荒壤，亦分等加赀，巴塘、里塘沃区亦不乏。至光绪三十三年，川督赵尔丰疏筹垦计，招内地农户，而官资遣之焉。

关外土旷人稀，蒙古地尤广袤，利于屯垦。清初分旗有定界，继因边内壤瘠粮亏，拓边移垦。天聪中，令各牛录就各屯近地，择种所宜。以沈佩瑞言，于广宁东西、闾阳驿，选壮农充步卒屯田，分八固山，厘牛录为二等。备牛种农具，令材敏者率屯兵往耕。崇德五年，官兵于义州筑城开屯。康熙二十五年，以锦州、凤凰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营垦，又遣徒人屯种盛京床壤。二十八年，定奉天等处旗、民各守田界，不得互相侵越。乾隆五年，侍郎梁诗正请置八旗闲散屯边，以广生计，命阿里衮往奉天相度地宜。于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珲春及长春，俱事垦殖，贫无力者，发官帑相贷。四十年，流人偷垦岫岩牧场地亩，遂定例使入官纳租。四十二年，以大凌河西北杏山、松山地丰美，徙闲散宗室，资地三顷，半官垦，半自垦，筑屋编屯，助其籽具。五十五年，令奉天自英额至磨阳边止，丈荒分畀城旗之无田者，除留围场参山，余均量肥瘠配给，禁流民出口私垦，而积久仍予编户。嘉庆十六年，令各关隘诘禁之。

初以八旗口众，拨拉林地俾开田垦种。十七年，赛冲阿言"拉林近地间荒可垦者二万五千余垧，而三道卡、萨里诸处地多未垦，请移驻旗人"。寻富俊请拣屯丁千人，拨荒三十垧，给银二十五两，籽粮二石，垦二十垧，留十垧，试种三年后，第四年起交粮。俟移驻京旗分给以熟十五垧、荒五垧，余荒熟各五垧，即与原种屯丁为业而免兵粮。已，富俊建议更于拉林之西北双城堡开屯，移驻京旗闲散，为地九万数千垧，移户三千，年移二百户，依户划地，一切费悉领于官，区中、左、右三屯，屯鉴井二，选丁给地，例同拉林，京旗领地五年后，征粮二十石，每大屯容四十屯，每旗五屯，置总、副屯达各八人，每屯屯丁京旗各三十户，二三人以上即准户论，三屯各建义塾课幼丁。

道光五年，移驻户七十七，垦熟地三万三千一百余垧，盖富俊、松筠始终其事，故其效甚著。自后当事浸懈，又其地早霜气寒，愿徙者少，于是博启图改移驻户为千，因以所余地，户益十五垧，闲散不任耕，得买仆或赁佣以助。英和尝上言宜推广成功，而绪卒弗竟。伯都讷空旷围场二十余万垧，荒久壤腴，视双城堡事半功倍。富俊请令分屯画界，略仿前规，命其地曰新成，缀列户号，前后凡百二十屯。章凡六七上，廷议旋以双城堡事未遑他及，且用弗充，事竟已。二十八年，令凤凰城边私垦地，已熟及中垦者，招佃征租。无几，旗、民报垦至二十四万亩。

咸丰四年，开吉林五常堡荒田。先是齐齐哈尔设官屯，令罪徒及旗奴承种。寻以游惰遣退，选壮丁补之。嗣御史吴焯谓呼兰蒙古尔山荒宜垦，寻以参珠禁域，兼妨边务，竟不行。

同治时，广宁南之盘蛇驿，拟放地百万亩，民领及半。厥后水患频仍，迄光绪末，开放始竣。是时金场流民失业。用富明阿言，以藏沙诸河暨桦皮甸子诸处官荒畀垦，免交押价，而法库门、磨江往往有游民偷垦。迨都兴阿履查，磨江西岸密迩朝鲜，安置匪易，惟严禁越渡，以谨其防。有沿江阴垦骚扰沿边者，立予拘罚。九年，乃就磨阳门至凤凰门边荒九十一所，分勘展界，绥奠穷黎，而私垦充塞边境如故。

光绪七年，吴大澄上言："宁古塔之三岔口壤沃宜耕，可募齐、鲁愿农，编屯一营，以实边塞。"十四年，将军希元始设局立制，以边瘠收薄，限十年后升科。寻设五社，垦地万三千四百垧有奇。二十二年，延茂覆陈吉林开垦，始误于旗、民之不和，继误于委员之自利，开局十六年，得不偿失。

部议因定分别裁留。于是方正泡、蕴梨场、二道漂河、头二道江、蚂蜒河、大沙吉洞等河，亟亟以拓地殖民为务。初，吉林放有揽头包领，虽荒疃绵袤，辄刻期集事，而弊溢于利，至是始惩革焉。又腹地加荒附著各屯，多寡不等，皆甚饶沃，领者麇至，则探筹决之。先是十二年，黑龙江将军恭镗请开呼兰属通肯荒地，疏陈十利。已而决议实行。至二十四年，营通肯克音荒务，画屯安井，招民代佃，民纳课粮，旗供正赋，官为之契，不夺佃益租。二十五年，垦布特哈之纳谟尔河间荒约四十万垧，旗民领佃，入费免租，从恩泽请也。越八年，讷河以南放垦三十七万五千一百余垧。

二十八年，吉林设局清赋，兼放零荒，各属旗户原无粮额，各地查报科徵。顾其时经界既淆，包套诡寄，棼如乱丝。旋日、俄变生，事益棘手。将军达桂、巡抚陈昭常先后清核，至宣统初元，都吉林大租原地为垧百一十八万三千一百有奇，浮多二十八万四千八百余垧。其明年，通吉省民田、旗地及夹段零荒勘放讫事，又清出七十九万三千三百余垧。浮多地者，如地形方及东西长，均以西为浮多，南北长则以北，西北有庐墓则以东南。或一地兼二则，次则即浮多也。

奉天大围场分东西流二围，自国初拨留是荒，有鲜围十五以捕鲜，大围九十以讲武。日久防弛，流人私垦历年。光绪初，将军岐元奏以二十围增海龙治，就地升科。至三十年，海龙两翼升科者，已达百二十九万八百余亩。余八十五围。西四十五围，于二十二年议垦，至三十年放讫，共正零山荒树川草甸三百二万二千余亩。其荒价亩纳银一两二钱，山场熟地六钱，生三钱，城镇基地亩二十两。其久年私垦土地则信纳二钱四钱，中下差减，原户领回，不愿则撤放。东四十围，以安置金州迁户，开禁拨荒，迄三十一年，共放百十二万七千二百余亩。城地上者亩二十五两，中二十两，下十五两。荒地亩收正课二分，耗十分。其始两流围荒地听民择，所余夹荒，往往侵垦，吏缘为奸。自廷杰重勘，一清积弊。东流围即东平全境，隐并殆过西流，讼阋滋繁。三十二年，复丈两流山荒，俱十亩作七亩。至浮多地已先纳价，未及折合，则限八年升科，以平剂之。大率熟地当年起科，荒地四年为限。时日、俄构兵，奉省税滞帑虚，复查东边海龙各属私垦余荒，收价集资，藉维新政。又丈放锦州属海退河淤及各滋生地亩共三十二处云。

黑龙江地，当光绪十八年，于绥化之北团林子设屯田旗户千二百，巴兰苏苏之山林设户六百有余，计户授田，户四十五垧中以十五垧归屯丁永业，三十垧起科。拳匪乱作，流徙频年，续于铁山包招户，又招抚瑷珲各屯，久乃稍还其旧。然是时江省以东，民户日蕃，污莱攘剔，十才二三，富豪包揽居奇，零户无力分领，放荒速而收价迟，领地多而开地少。三十三年，乃议变通，令闲退兵愿农者，分年给垦，寓殖于屯。宣统元年，又令广招徕，定奖章，杜包承，赏经费。户仍领地十五垧，垧收公费四钱，大都荒价量地为等差。木兰、绥化垧收银七钱，通肯二两一钱，呼兰、墨尔根押租则一两四钱，赢朒不齐，均加征一五经费，其大较也。时又酌留嫩江迤西未放各荒为无地官兵生业。拨兵助屯之策，始自哈拉火烧试行，而地鲜上腴，兵惰不耐耕，亩仅获斗粮，甚且无颗粒收入，口食仍仰给于官，因复议缓。二年，仍改招民佃。

初，奉省厉行清赋，凡浮多地限令民户首实，纳价起科，历三岁余，仅得荒熟地八十余万亩。已而议局建，用分年免价法。东督锡良上言："清赋重升科不重收价，其利久暂悬殊。又东省为八旗根本，旗、民杂居皆土著，异于各省驻防，内外城旗随缺伍田，向有定额，即计口授田遗意。数百年来，户口增而地不给，口分体大难举，垦种事便易行。今长白新设治，移殖最宜，如以实边之策，资厚生之利，所谓两益者也。夫必先去其待食于人之习，然后渐为人自为养之谋，给田则奋于力农，徙地则除其依赖，为八旗计，无要于此。"三年，奉天各属大放民荒，共得十二万亩。

自顺治时，令各边口内旷地听兵治田，不得往垦口外牧地。顾其地丰博宜农，雍正初，遣京兵八百赴热河之哈喇河屯三处创垦，设总管各官。旋置张家口同知，十分其地，岁人耕逾分予叙，不及五分处罚。洎乾隆初，热河东西共画旗地约二万顷。古北口至围场旧无民地，历年民垦滋纷，乃令分拨旗户。未几，高斌请还其旧，从之。热河自改州县后，山场平原，讲求开殖，悉向蒙古输租，沿袭已久。其围场周千余里，为围七十二，置总管一，驻防旗兵千。

同治中，用都统瑞麟言，展垦闲荒，以济兵食，令招富户承领，禁占毗连民地，于红桩外定界立卡伦。寻翼长贵山等以阻挠得罪。时全围已放其半，领荒者渐侵正围，于是谕河东西佃垦及偷垦

地一律封禁，斥遣私垦诸户。其侵入山坡沟岔，及报领匿多为少者，重按之。其后库克吉泰部署兹事，将旗佃围外隐地，拨补围内民佃，俾得移徙安业，以清围界。然委员措置失宜，奸佃抗聚生衅，经崇实再举勘量，更定照册永禁已腾之正围，瑞麟继之，仍无要领。

光绪初，御史邓庆麟胪列积弊，已而定议举办京旗徙户开屯，其后确勘热河五川荒地顷数，都二千三百有奇，平川地仅及其半，旋即招垦，以押荒抵饷。季年，都统锡良论开放围荒十事，大要留围座，编号目，增荒价，杜揽售，事皆允行。

蒙古当康熙时，喀喇沁等旗地，以民种而利其息入，辄廉募之，致妨游牧。乾隆初，亦令察哈尔蒙、民易居，但杂处积年，户众垦蕃，难归徙而轻生衅，议者数称驱斥之便。至嘉庆初，土谢图汗各旗地，常有游民栖息。蒙人负民债不能偿，而贫民复苦无归，则为之明界设限，不咎前失，倘将来私开一垄，增迁一人，坐所管盟长等罪，其租课官不之问，各扎萨克自徵之。时郭尔罗斯熟地亩二十六万五千余，粮亩四升为定率。至十一年，垦者踵相属，因伸关禁，并谕禁私与民授受，违者台吉连坐之。然流人私种成习，莫能格也。初令归化种地人按编甲例，岁上其籍，而口外绥远等地，仅容孑身商贩往来，挈室者有禁。其后科尔沁属达尔汗、宾图二王旗，卓哩克图、冰图二旗所招垦户，亦均编甲社，置乡长焉。

道光十二年，盛京将军裕泰上科尔沁垦章八事：凡写地必以自名，毋过五顷；一地复写者，后户与前户相均；村屯或典于民，追契折偿；地主无力回赎，任民再种，限年抵还；年满第允自种，或租与原佃，不得复典及招人；民户交地后，得自踏闲荒，白局承种；其蒙种熟地，毋许租人；界外民开者亦毋许影射。咸如拟行。土默特牧场，旧惟任意垦治，嗣分余地畀蒙人，口率一顷，而佃与民种者多。至十七年，令入蒙押租，以其四佐官用，其租息无业蒙人四之，公家及本旗贝勒各三之。同治七年，徙喀喇沁越垦诸户分归各旗。

光绪七年，创乌里雅苏台垦田十顷六十亩为一屯，凡为屯七，浚渠、建居、牛、籽诸费，亦官为补助。八年，选库伦土著于图什、车臣西部落学试屯垦，从喜昌请也。当蒙古生息浸盛时，于地之不妨牧者垦之，曰牧地，又有租地、养赡地、香火地，皆自种自租。九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言：“丰、宁二厅、归绥五厅，自招垦蒙荒而户日蕃，所在余荒，时亦畀无业佃民租种，其租所入，除例与蒙旗外，凡开地基本薪公岁耗弥补一切，皆取给其间，为益匪细。”

二十一年，奉天将军增祺请丈放各蒙荒，副都统寿山亦以为言，而国子司业黄思永请垦内蒙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牧地，盟长有谓妨其生业者，未克实施。是时晋边之丰镇、宁远垦民积数万户，而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陆续报垦，人争趣之。察哈尔旗牧及草地虽禁私开，然自咸丰中马厂弛禁，至近岁越占纷纭，客户旗丁，讼不胜诘。二十四年，都统祥麟因言“欲蒙地无私垦，必严科罪，欲蒙员无私放，必惩奸商。”

二十八年，命侍郎贻谷督垦务，筹察哈尔事，陈扩充变通数端，大旨“主清旧垦，招新垦。蒙旗生计在耕不在牧。蒙古于地租，或抵偿，或私肥，或一地数主，抑且数租，黠商乘间包揽。宜由各旗总管详晰呈明，交地开放，悉汰从前地户商总等名，设垦务公司于两翼，各旗先后试办，各盟旗顺令即奖，抗延即罚。”于是伊克昭盟郡王等旗，及准噶尔，以次报地。杭锦、乌审颇反复，乌兰察布亦怀疑，已皆赴议。绥远已垦未垦地亩，在乾隆初即无确数，迄今八旗牧厂，地杂沙石，中垦者希，民情观望。乃建议自将军以下俱指认地亩，为商民导。旋以财用不足，创牛捐，并推广屯捐继之。凡丈蒙地，五尺为弓，二百四十弓为亩，百亩为顷，顷编为号。察哈尔两翼，则亩以三百六十弓，编号以五顷。札萨克图亩则二百八十八弓，十亩为垧，四十五垧为方。凡蒙旗荒价，半归国家，半归蒙旗。其归蒙者，自王、公、台吉至于壮丁、喇嘛，厘其等差，各有当得之数。凡地额设者为排地，向免押租。生地亩收押租三钱三分，滋生地倍之。贻谷以恤蒙艰，故亩收押荒二钱外，仅加一钱，局用取其六，本旗取其四。杭锦在后套近渠水地，押荒上地亩八钱，中七钱，下六钱。又言租数多则累民，少则累蒙，此旗与彼旗难强同，外蒙与内蒙不一例，因定乌审、札萨克、郡王三旗荒价，上则三钱，中二钱，下一钱。鄂托克、准噶尔两旗地区四等，别立中下一则，鄂旗上则四钱，准旗上则六钱，中四钱，以下均差减。乌兰盟四子王、达尔罕、茂明安及乌拉特后旗皆旱地，

悉如向章。

三十四年，文哲珲讦贻谷败坏边局，查办大臣鹿传霖论其办垦有二误四罪，因策善后四事，谓“荒价及绳丈从宽，则丈放易，欲多收地价，则应先尽原佃承耕，减岁租而加渠租，以其租充渠费，渠增即地增，地增即租增，久之斥卤皆腴壤矣。”贻谷既逮系，信勤继之。减杭锦荒价，上地顷九十两，其次递减以五，最下七十两。分乌拉特地为东、西、中三公。旱地押荒分六等，上地顷百四十两，次百，中七十，中次四十，下二十，下下十两。先提公费三成，其余半蒙半公，胥如例。其归蒙地租亦四等，渠地亩岁征渠租四分五厘。

科布多及乌兰古木试行屯垦，肇自康熙末年。时参赞连魁陈办科属新政，谓“乌兰古木、巴雅特均科属杜尔伯特牧地，宜广营垦。科布多属虽积沙漠，而札哈沁旗、明阿特左右翼各旗及厄鲁特旗，各临其所属河泊，沿河田陌可耕者，多兴垦实边，于是乎在。”廷议允行。若乌梁海属布伦托海蒙地，自同治时开屯，颁帑金十万。嗣李云霖以操切激兵变，垦事中停。至是修渠，告成，以上渠屯兵并合下渠从其便也。阿尔泰旗高寒稀雨泽，仅成官屯四、民屯一云。托萨克图王公旗荒，每垧上等四两四钱，中二两四，下一两四，均收一五经费。凡依次领地，熟地百垧，须兼生荒二百垧。王旗至十一年放竣，都六十二万五千余垧。其明年，续放旗界山余各荒，设洮南属县二。公旗自招之户曰红户，台吉壮丁等私招者曰黑户。洮南沿荒段放齐后，河北荒段，至宣统元年，共丈十九万四千余垧。图什业图蒙荒，亦仿札萨克成案。

热河蒙荒，喀喇沁东旗已成良沃，敖汉半硗确，巴林较富。都统廷杰建言八事，以渐兴举。其蒙旗荒之隶奉属者，约放八万九千余垧，而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东西扎鲁特三旗可耕地，共八千顷，上则顷收价七十两，中五十，下三十。扎赉特蒙旗新旧放荒综六七万垧，置大赉厅，捆出本旗蒙屯四十七所，外旗五十九所，近地余荒，垧收押租一两四钱。时复丈科尔沁公旗地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余垧，郭尔罗斯后旗沿江地荒而实腴，垧加收公费三十两，蒙地及学务各半之。及是开放无余。翌年，城甸余荒亦毕放。长春本前旗蒙地，凡四十一万九千余垧。宣统二年，复放新荒，以公费资办府属审判，拓荒务以裨新政。更定巴林荒价，上则顷七十两，中五十，下三十。达尔汗王旗采哈新甸荒地分三则，上则垧六两，中四两，下二两。二共放实荒六万二百余垧。三年，复放达尔罕洮、辽站荒，备置驿通道焉。

青海向为蒙、番牧薮，久禁汉、回垦田，而壤沃宜耕者不少。曩年羹尧定议开屯，发北五省徒人能种地往布隆吉尔兴垦。最后庆恕主其事，以番族杂居，与纯全蒙地殊异，极陈可虑者五端。嗣又劝导蒙、番各族交地，以资拓殖，无论远近汉民皆得领，惟杜绝回族，以遏乱萌。于是开局放荒，黄河以南出荒万余亩，迤北至五万余亩。又虑其反复也，募实兵额，分留以镇詟之。番地僻，山峻且寒，仅燕麦菜籽，虽岁穰，亩收不过升四五，课务取轻，以次推行。近地始自光、宣之际，议垦荒尤亟，以物力之不易，而大举之无时，冀其地无弃利，人靡余力，盖犹有待焉。

清丈芦洲田亩，前允行之九江滨江芦地，原定下则起科，是后芦洲征粮，普令以一分以下为率。奉天广宁一带荡田垦殖旧矣，嗣以将军弘垧言，开鹞、鹰二河荡田三十八万二千余顷，令三年后升科，五年后丈量。而牛庄等处苇塘，近年河徙荒出，苇商大半匿垦，往往召争，先后订变通章程，迥别于故荒旧例。寻又丈放凤凰、岫岩、安东苇塘约十余万亩，按地编号，具鱼鳞图册，事在光绪末年。江南苇营草地，向由大河卫子领垦纳租，而江北则置樵兵备河务，左右两营，当海州、阜宁间，共地八千五百余顷，而续涸新涨不与焉。自河道改而樵兵虚设。宣统时部议裁汰，改为放荒，任人入赀承业云。

自光绪中叶，御史曾忠彦疏请振兴农学，特立农工商部，专其职司。数诏天下长吏，讲求厘剔荒产，以为振兴之资。宣统初，部上农林推广二十二事，始于筹款办荒，而坦区宜辟田，山陇畸零边地宜林木，责所司各于其境测验气候土性，表之图之，荒价之免否，升科之缓急，争等厘别，而以考核官吏编报成绩，以行其惩劝。复订种树行水奖掖专例。洎乎革命势成，事之未毕举者，正复不少也。

曰营田水利。圣祖时，垦天津荒地万亩为水田。世宗于滦、蓟创营田，设营田水利府，命怡亲

王董其事。王与大学士朱轼汇上事例四端。寻于天津等属分立营田四局，领以专官。因地势浚流筑圩，建闸开渠，民人愿耕者，官给工本，募江、浙老农，予月饩，教耕获，翌年，得熟田百五十余顷。至雍正七年，营成水田六千顷余，虽糜帑不赀，而行之有验，惜功未竟，后渐废弛。独磁州沟洫如故，岁常丰稔。

高宗饬直督李卫修治水田，复遣大理卿汪漋总江南水利工务，南北并营。已而高斌言桑乾河两岸可开大渠，引水治稻田，从之。嘉庆之季，命方受畴经画直省水利，兼戒鲁、晋、豫亦于其境各筹所施。顾犹有言直隶难举水田者。百年以来，李光地、陆陇其、朱轼等皆详言直隶水田利益，林则徐拟开近畿水田疏尤切至。财绌议沮，迄未畅行。自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属捐兴水利，得稻田四千二百余亩，崇厚继之，频年劝垦盐水沽亦颇效。其后周盛传镇天津，修水利，成稻田六万余顷，土润获饶，至今利之。

同治时，陕西西安、同州等属设局厘荒产，兴营田。自光绪中，次第招垦至三万四千余亩，改局为所，州县领理之。时直属营田半荒弃，三晋驎灾，台臣夏献馨、唐树楠、彭世昌、刘瑞祺等先后疏言水利，华亦陈八事。直督王文韶谓“轻租价以恤民艰，疏沟渠以利水道，则乐垦者多”，因是天津营田征租至四万九百余亩。山东巡抚张汝梅亦请疏河道，浚沟渠以兴水利为农政本源；陕甘总督升允则请于陕西募水利新军左右两旗，将来拨归屯所，授地使耕，藉广屯政。其后奉天以东西辽河’大凌河诸川无涓滴水利，亦奏定采内地引渠灌地诸法，先就小河枝水鉴渠试办焉。

清史稿卷一二一　志第九六

食货二

赋役一曰赋则。清初入关，首除明季加派三饷。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顺治三年，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计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犹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六年，户科右给事中董笃行请颁行易知由单。八年，世祖亲政，分命御史巡行各省，察民间利病。苏松巡按秦世桢条奏八事：曰，田地令业主自丈，明注印册；曰，额定钱粮，俱填易知由单，设有增减，另给小单，以免奸胥藉口；曰，由单详开总散数目，花户姓名，以便磨对；曰，设立滚单，以次追比；曰，收粮听里户自纳簿柜，加钤司府印信；曰，解放先急后缓，勒限掣销；曰，民差查田均派，与排门册对验；曰，备用银两，不得额外透支，征解银册，布政司按季提取，年终报部。自后钱粮积弊，厘剔渐清。

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有赤历，令百姓自登纳数，上之布政司，岁终磨对。有会计册，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注明解部年月。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一条鞭者，以府、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之额，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至运输给募，皆官为支拨，而民不与焉。颁易知由单于各花户。由单之式，每州县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末缀总数，于开征一月前颁之。又佐以截票、印簿、循环簿及粮册、奏销册。截票者，列地丁钱粮实数，分为十限，月完一分，完则截之，钤印于票面，就印字中分，官民各执其半，即所谓串票也。印簿者，由布政司颁发，令州县纳户亲填入簿，季冬缴司报部。循环簿者，照《赋役全书》款项，以缓急判其先后，按月循环征收。粮册者，造各区纳户花名细数，与一甲总额相符。奏销册者，合通省钱粮完欠支解存留之款，汇造清册，岁终报部核销。定制可谓周且悉矣。

十五年，江西御史许之渐言：“财赋大害，莫如蠹役，官以参罚去，而此蠹役盘踞如故。请饬抚按清查，甚者处以极刑，庶积弊可冀廓清。”工科给事中史彪古请严禁正供外加派，并将申饬私派之旨刊入易知由单，俾民共晓。帝以所奏皆切中时弊，下所司详议以闻。

圣祖即位，严申州县官隐匿地亩、不纳钱粮、捏报新垦之禁，更定州县催征议叙经徵督催各官处分。其州县官挪用正款、捏称民欠，及加派私征者，罪之。帝以由单款项繁多，民不易晓，命将

上中下等则地每亩应征银米实数列单内；由单报部，违限八月者，罪州县卫所及转报官。给事中姚文然上言："灾荒蠲免，有收完在前奉令在后者，以本年应蠲钱粮抵次年应纳正赋，名曰流抵，自应载入由单，俾人沾实惠。但部题定额由单，于上年十一月颁发州县，磨算编造，必在九十月间，而各省题报灾伤，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九月，部中行查复奏，咨行抚臣，饬知地方官吏，辗转需时，计已在颁发由单之后，其势无由填入。应请于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单，以杜其弊。"下部议行。

直省征收钱粮，夏税于五六月，秋粮于九十月，其报部之数，责成各司于奏销时详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赋税之制，正杂款繁多，咨题违错，驳令查复，印官即借部驳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吏遇有别项需用，辄令设法，实与加派无二。至是下令严禁，罢州县欠粮、留任候代、完全开复之制。七年，以夏税秋粮定限稍迟，恐误协饷，仍复旧制，州县开征后，随收随解。凡各省地丁钱粮，巡抚于岁终奏销，详列通省钱粮起运存留、拨充兵饷、办买颜料及余剩之数，造册具报。其黄册、会计册繁费无益，悉罢之。十五年，严定官民隐田罪例。官吏查出隐田，分别议叙。人民举首隐地逾十顷者，即以其地与之。

十八年，令州县每岁将日收钱粮流水簿解司磨对，罢赤历。自顺治间订正赋设全书，至是二十余年，户口土田，视昔有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易于淆混。二十四年，下令重修，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名曰简明赋役全书。二十六年书成。廷议以旧书遵行已久，历年增减地丁银米，俱有奏销册籍可稽，新书遂罢颁行。是岁谕各省悉免刊刻由单，以杜派费扰民之弊。

二十八年，令各省巡抚于每年奏销时，盘查司库钱粮。先是各州县催征用二联串票，官民分执，不肖有司句结奸胥，以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弊窦日滋。至是议行三联串票，一存有司，一付役应比，一付民执照。其后更刊四联串票，一送府，一存根，一给花户，一于完粮时令花户别投一柜以销欠。未几，仍复三联串票之制。各省绅衿本有优免丁银之例，而豪强土著，往往诡寄滥免，更有绅衿包揽钱粮耗羡，尽入私橐，官民交累。有诏，诡寄地亩，愁退还业户。三十年，以由单既停，令直省州县卫所照赋役全书科则输纳数目，勒石署门外。复谕民间隐匿地亩，限两年内自首，寻又展限两年，谕福建清丈沿海地亩，厘定疆界，湖南幅员辽阔，先饬民人自行丈量，官府再事抽丈，隐漏者罪之。

时征收钱粮，民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名曰软抬，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于是设滚单以杜其弊。其法于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匮。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缴者岩惩，民以为便。浙江、湖北、山东诸省匠班银，元旦归入地丁征收。四十五年，九江府丈出滨江芦州地亩三千余顷，均按下则起科。

五十一年，四川抚年羹尧上言："四川钱粮原额百六十一万雨有奇，现仅征及十分之一，宜立劝惩法，五年内增及原额之四五者准升，不及二分停升，不及一分降调，无增者褫其职。"御史段曦上疏驳之，略言："川海里自经明季兵燹，地广人稀。我朝勘定之后，虽叠次清查，增报仅及原额十分之一。近日抚臣加意催查，增至二万六千余两。今欲五年内增及原额十之二或十之四五，是增现粮三四倍也。贤能之吏，必罹不及他数之参处，不肖者抑勒首报，滋扰无穷。请川省隐漏钱粮，彻底清查，不必另立劝惩之法。"从之。五十九年，谕："嗣后各州县钱粮，随征随解。若州县批解后，而布政司抵充杂派，扣批不发，许州县迳申督抚将仓粮亏空，限三年补完。

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核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将、核仁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藉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濒江沿海地，定例十年一清丈，雍正元，谕令随时清查，坍者豁免，涨者升科。

二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熔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徵收，不得不稍

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烤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于竽耗而已。康熙委年，陕甘总督年羹尧请酌留秦省火耗充各官用度，余者捐出弥祉亏空，圣祖不许。至是诺敏等复以为言。诏从其请。诺敏又请限定分数。帝以“酌定分数，则将来竟成定例，必致有增无减。今耗羡与正项同解，州县旨知重耗无利于已，孰肯加征？若将应得之数扣存，势必额外取盈，浮于应得之数”，于是定为官给养廉之制。河南巡抚石文焯请将捐台耗羡充公，帝曰：“耗羡存库，所以备地方公用也。国家经费，自有常额，岂可以耗羡入正项，致滋另取挪移诸弊乎！”又谕户部曰：“州县亏空钱粮，有阖属百姓代赏者，名曰乐捐，实无异强派，应饬禁止。”

苏、松浮粮多于他少，诏蠲免苏州额征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永著为例。江苏巡抚张楷疏言：“江苏每年额赋，降低蠲免浮粮外，应实征银三百五十万有奇。计已达千二百余万。竭小民一岁所获，势难全完，现筹征收之法，本年新粮，责令全完，旧欠匀作十分，自明年始，年征其一，十年而毕，每岁奏销时，另册造报，嘉定一县积欠至百四十余万，请匀作十五分分征，上海、昆山、常熟、华亭、宜兴、吴江、武进、娄、长洲九县皆积至四十万，应匀作十二分分征，以纾民力。”帝深纳之。

各省中赋税繁重，苏、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为最。五年，诏减十之一，共银八万余两。又命浙省南、秋等米，每年额征作十分核算，别为一本题销，如完解不全，罪承督各官。各省钱粮完欠细数，官吏多不宣示，胥吏因缘为奸，亏空拖欠，视为故常。诏各督、抚、布政饬州县官每年将各乡里完欠之数，呈送覆核，张贴本里，俾民周知。如有中饱，许人民执串票具控。其分年带征之项，亦应将花户每年应完之数，详列榜示，俾不得额外溢征。七年，蠲浙江额赋十之三，共十万两。其江苏逋赋，自壬子年始，侵蚀包揽之项，分十年带征。实在民欠之项，分二十年带征。本年完纳之项若干，次年即依其数蠲免额征之粮，如额外多完，次年亦按多完之数蠲免。

十一年，安徽巡抚徐本条陈征粮事宜：一，州县征收粮匮，请迳用州县封条；二，花户完粮，宜仍用三联串票；三，小民零星钱粮，一钱以下者，许其变通完纳制钱。许之，十二年，修赋役全书。凡额征地丁钱粮商牙课税内，应支官役俸工驿站料价，以及应解本折绢布颜米银硃铜锡茶猎等项，分晰原额新征总散之数，务为精核。自后十年修辑一次。

江南、湖广等省，芦洲坍涨靡定，定制五年一清丈，不肖官吏，恒藉以纳贿舞弊。乾隆元年，下诏清查。又禁各生活上虚报开垦。大学干朱轼请禁民间田地丈量首报。御史蒋炳奏州县征粮三弊：一，田亩科则不同，请每年照部颁定额，核明刊示；一州县拆封如有短平，即于袋面注明数目，令花户自行补交；一，州县设立官匠，倾销银两，勒索包完，侵渔重利，嗣后准花户随处倾销，官匠永行禁革。皆从之。谕改减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二十万石。

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未定以前相较，尚不寻常其半，是迹近加赋而实减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悉皆革除，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耗之累，法良意美，可以笄诸久远。”御史赵青藜亦言：“耗羡归公，裒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且既存耗羡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额之外，请无庸轻议变更。”惟御史柴潮生以为耗羡乃今日大弊。诏从鄂尔泰诸臣议。先是各省解京饷银，有随平陋规。雍正初，曾有诏禁止。嗣因清查部库亏空二百五十余万，怡亲王议以京饷平余弥补，每饷银千两，收平余二十五两，俱于耗羡内动支起解，较从前陋规减省已多。寻以弥补足额，减收其半。至是停止解部，存储司库，以充本省赈济荒灾及裨益民生之举。自明以来，江南岁额钱粮地丁糟项芦课杂税之外，复有所谓杂办者，款目甚多，汇入地丁分数奏销。逮编赋役全书，止载应解之拟，未列杂办原委。至是乃妥定章程，以杜浮收，其实在缺额有累官民者豁免之，禁州县征粮浮收零尾。

十二年，大学士讷亲等议江苏钱粮拖欠至二百余万，不免吏役侵蚀，酌定自首减免之条。复谕

黄廷桂等厘剔江苏催诸弊。各省积父钱粮，岁终奏报，然必待次岁五月奏销，方能定完欠实数。谕：“嗣后各省每年完欠钱粮，随奏销时核实具奏，毋庸循岁终奏闻之例。”二十二年，免江南乾隆十年以前积欠漕项银米地价耗羡。江苏巡抚陈宏谋奏：“江苏钱粮积年未能归款，由于州县案卷，任书承携赃私室，以致残缺无由查考，应岩饬各州县将卷宗黏连盖印，妥存署中。至江省用款繁多，州县不免借垫，嗣后仍令随时详请抵况。逾四月不详报，数达五百两以上者，参处；迟至一年，并府州题参。”均如所议行。

三十年，谕：“奏销册前列山地田荡版荒新垦，次列三门九则额徵本折地丁起解存留，至为明晰。令嗣后刊《赋役全书》，以奏销条拟为式，止将十年内新坍新垦者添注，其琐碎不经名目，概删除之。”户部议定各省征收钱粮，及一切奏销支放等，凡银悉以厘为断，不及厘者，折衷归减。米粮以勺为断，奇零在五秒以上者作为一勺，不及五秒者删除。搭放俸饷制钱以一文为止，而册内有丝毫忽微虚数，一并删降低。至各州县卫所应征银两，统令于由总单数下将奇零归减，其单仙前列细数，仍存其旧，期与赋役全书、鱼鳞册数相符。三十三年，谕直省勘田，令民户首报，一体输纳。

三十六年，以比岁蠲免天下钱粮，民力饶裕，令各督抚值轮免之年，将缓带拟项，务催徵完纳，毋致次年有新旧同征之累。四十七年，御史郑澄请令督抚清查仓库，如有亏缺，本员治罪赏补，督抚从重议处，并加倍分赔。仍令各州县将仓库实贮之数，三月汇报，督抚随时督核。山东州县恒多亏挪仓库之弊，并有本无亏短，于离任时假捏亏数，私立欠约，移交后任，以为肥橐之计者。请饬下各督抚，查有前任亏缺、后任有欠约可凭者，除丽成后任弥补外，仍令前任照数追缴入民，以杜短交滥接之弊。帝嘉纳之。嘉庆初，复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自是以后，禁纲益密矣。御史彭希洛奏各省钱粮多有浮收之弊。谕嗣后各督抚务于开征前，按时价核实换银上库之数，榜示通衢，纳银折钱，听民自便。时各省地方官吏，于应征钱粮，往往挪移新旧，以征作欠，自三四年以来，积欠至两千余万。有诏将各省历年积欠，在民在官，一体清查，或留贮，或拨解，违者罪之。户部奏：“近五年各省耗羡盈余内借拟，请责成督抚查明补归原拟，并将动支耗羡之拟酌量删减，其各项存贮间拟，并详列以闻。”直隶清查各属历年亏短数达巨万。安徽仓库亏缺各项银百八十余万。帝谕新亏各员，自本年始，限四年完缴旧亏。未完者，每年酌扣司道府州县养九五成存库归款。部奏直隶等十五省，除缓征带征，其未完地丁余尚有八百七十余万，而十二年分又续增未完地丁银二百九十余万。帝以上官于经徵之员，参限将满，即设法调署，俾接署者另行起限，州县藉是规避。令嗣后州县调署，须先查任内果无应征未完钱粮，咨部核明，毋得于参限届满时，违例调署。给事中赵佩湘奏：“各省亏空，辗转清查，多致悬宕，请岩行饬禁。”先是直隶因州县亏欠仓库，密令大吏清查，分别追赔。其后各省援例，请立局清查，挪新掩旧，弊窦潜滋，其有借名弥补，暗肆朘削者，故佩湘以为言。帝谕直隶三次清查案内未完各拟，分期勒令归补，逾限不完者，即责成所管上司摊赔，自后永罢清查，有渎请者罪之。

十七年，户部综计各省积欠钱粮及耗羡杂税之数，安徽、山东各四百余万，江宁、江苏各二百余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积欠百余万、数十万、数万不等。帝以大吏督征不力，切责之，并令户部于岁终将各省原欠已完未完各数，详列以闻。各省逋赋以江苏为最多。巡抚朱理奏酌定追补之制，分年补完，杜绝新亏。然属员掩视拖延如故。直隶自二年至十八年，积欠银三百四十余万，米粮等项十四万余石。总督那彦成疏请酌予蠲免，诏严行申饬。山东州县亏欠新旧六百余万两，一县有亏至六万余两。乃严定科条，亏缺万两者斩监候，二万以上者斩决。所亏之数，勒限监追，限内全完贷死，仍永不叙用，逾限不完斩无赦。

御史叶中万请清厘藩库借款，胡承珙请整顿直隶亏空诸弊。时各省藩库，因州县有急需，往往滥行借款，日久未归，展转挪抵，弊混丛生。而摊捐津贴，名目日增，州县派累繁多，办事竭蹶，亏欠正项势所必然，虽严刑峻法不能禁也。当乾隆之季，天下承平，庶务充阜，部库帑项，积至七千余万。嘉庆中，川楚用兵，黄河泛滥，大役频兴，费用不赀，而逋赋日增月积，仓库所储亦，渐耗矣。

道光二年，御史罗辰条陈直省解征钱粮，请仿盐引茶引法，防官吏蚀吏。帝以纷扰，不许。革州县粮总、库总，从御史余文铨请也。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廷议八折征收，以为限制浮收之计。大学士汤金钊疏驳之。御史王家相亦言“八折之议，行之常、镇、江、淮、扬、徐等府，或可尝试，苏、松粮重之地，窒碍孔多。”议遂寝。时东南财赋之区，半遭蹂躏。未被兵州县，又苦贪吏浮收勒折，民怨沸腾，聚众戕官之事屡起。州县率以抗粮为词，藉掩其浮勒之咎。江苏苏、松等属，每遇蠲缓，书吏等辄向业户索钱，名曰卖荒。纳钱者，虽丰收仍得缓征；不纳者，纵荒歉不获查办。诏并禁之。湖北漕务积弊已久，巡抚胡林翼疏请折漕革除规费，民间减钱百四十余万千文，国帑增银四十余万两，节省提存银三十余万两。诏褒美之。

军兴以后，四川等省，办理借征，以充兵饷。裕瑞奏请劝谕绅民，按粮津贴，罢借徵。英桂奏：“交纳钱粮半银半钱之制，而官取民仍以银，每钱二千作银一两，耗银无出。请于应入拨之地丁，准搭官票，不入拨之耗羡，仍征实银。”部臣以办法两歧，请依原章，正杂钱粮，一体搭交官票。然地方官吏仍收实银，而以贱值之票交纳藩库，帝令严禁。

同治元年，清查直省钱粮。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国初以来，承平日久，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巳大水，元气顿耗，然犹勉强枝梧者十年。逮癸巳大水而后，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部臣职在守法，自宜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不得不为暗减之术。始行之者，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着。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苏属全漕百六十万，厥后遂积渐减损。道光辛卯以后十年，连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辛丑以后十年，除垫欠，得正额之五六；咸丰辛亥十年，除垫欠，仅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丘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征之吏，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吁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著为定额。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俾去无益之空藉，求有着之实征。至苏、松漕粮核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名为清厘浮收之原，以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先是太常卿潘祖荫、御史丁寿昌交章言减赋事，皆下部议。覆奏准苏、松减三之一，常、镇减十之一。大抵苏、松、太一亩之税，最重者几至二斗，轻者犹及一斗。列朝屡议核减，率为部议所格。雍正间，从怡亲王请，免苏、松两府额征银。乾隆间，又减江苏省浮粮，皆减银而不及米。至是诏下，百姓莫不称庆。

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征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石。宁波属一厅五县六场，减浮收钱十万四有奇，米八百余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豁减金华浮收钱十五万余串，米五百余石，衢州钱十万余串，米六十余石，严州钱六万余串，米六千余石，洋银八十余元，米百余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南漕浮收过多，请痛加裁汰。事下部议。覆奏杭、嘉、湖漕粮，请仿江苏例，减原额三十分之八，并确查赋则，按轻重量为核减，所有浮收陋规，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无庸议减。计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百万余石，按三十分之八，共减米二十六万六余石。国藩请将苏、松等属地丁漕项一体酌减，不许。

自乾、嘉以来，州县征收钱粮，多私行折价，一石有折钱至二十千者。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每石不得过六千钱。其后山东亦定每石收钱六千。江苏定每石年内完者收四千五百，年外收五千。江西收钱三千四百。河南敏石折银三两。安徽二两二钱。漕粮浮收，其来已久。河运、海

运，皆有津贴。嘉兴一郡，征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又征收漕粮，例有漕余，其数多寡不一，大抵视缺分肥瘠为准。历来本折并收，而折色浮收，较本色更重。自正额减折价定，遂渐少浮收之弊。

直隶、奉天多无粮之地，名曰黑地，或旗产日久迷失，或山隅海涘垦之田。咸丰季年，宝鋆等查出昌平黑地四百四十余顷，试办升科。诏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同治初，令黑地业户各赴所管官署呈报升科，许永远为业。御史陈寯奏：“直隶、奉天除昌平外，呈报升科者寥寥，盖由地方官吏征收入己，延不具报，甚有将报地人抑勒刑逼诸弊。”帝遣大臣分查。大学士倭仁疏陈黑地升科，州县畏难苟安，请申明赏罚。寻定州县查出隐地逾二十顷优叙，升科地多者奖之；有徇隐匿垦、吏胥诈赎，以溺职论；其无赖假称委员，恐吓得赃，照例严惩。

德宗即位之初，复新疆，筹海防，国用日增。户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溯自发逆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乃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岁计三千四百余万两，实征仅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约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报荒不实，二曰报灾不确，三曰捏作完欠，四曰征存不解，五曰交代宕延。核计近年赋税短征，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多者所收不及五分，少者亦亏一二分不等。请饬各督抚藩司认真厘剔，以裕度支。”诏从其请。然终清之世，诸弊卒未能尽革也。

二十年，中、日之战，赔兵费二万万。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复赔各国兵费四万五千万。其后练新军，兴教育，创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于丁漕例征外，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也。

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万两，粮四百七十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为极盛云。

一曰役法。初沿明旧制，计丁授役，三年一编审，嗣改为五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人。岁除里长一，管摄一里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里长十人，轮流应征，催办钱粮，句摄公事，十年一周，以丁数多寡为次，令催纳各户钱粮，不以差徭累之。编审之法，核实天下丁口，具载版籍。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外复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

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其后改随地派，十居其七。都直省徭里银三百余万两，间征米豆。其科则最轻者每丁科一分五厘，重至一两有余。山西有至四两余，巩昌有至八九两者。因地制宜，不必尽同也。三等九则之法，沿自前明，一条鞭亦同。其法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以一条鞭从事。凡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县，而府，而布政司。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里甲与两税为一。凡一州县丁银悉输于官，官为佥募，以充一岁之役，民不扰而事易集。定内外各衙署额设吏役，以良民充之。吏典由各处佥拨，后改为考取，或由召募投充。役以五年为满，不退者斥革。其府州县额设祇候、禁子、弓兵，免杂派差役。又有快手、皂隶、门卒、库子诸役，皆按额召募。额外滥充者谓之白役，白役有禁。然州县事剧役繁，必藉其力，不能尽革也。又定州县铺司及弓兵之制，禁止私役。禁人民私充牙行、埠头。

濒河之地，例有夫役守护。顺治四年，以御史佟凤彩言，设直隶沿河堤夫。九年，河决封丘，起大名、东昌、兖州及河南丁夫数万塞之。十二年，增给河夫工食。河工用民之例有二：曰佥派，曰召募。佥派皆按田起夫，召募则量给雇值。其后额设之夫，悉给工食，由佥派而召募，役民给值，较古制为善矣。十七年，禁州县私派里甲之弊。

康熙元年，令江南苏、松两府行均田均役法。户科给事中柯耸言：“任土作赋，因田起差，此古今不易常法。但人户消长不同，田亩盈缩亦异，所以定十年编审之法，役随田转，册因时更，富者无兔脱之弊，贫者无虻负之累。臣每见官役之侵渔，差徭之繁重，其源皆由于佥点不公，积弊未剔。

查一县田额若干，应审里长若干，每里十甲，每甲田若干，田多者独充一名，田少者串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户，此定例也。各项差役，俱由里长挨甲充当，故力不劳而事易集。独苏、松两府，名为佥报殷实，竟不稽查田亩，有田已卖尽而报里役者，有田连阡陌全不应差者。年年小审，挪移脱换，丛弊多端。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以致贫民竭骨难支，逃徙隔属。今当大造之年，请饬抚臣通行两府，按田起役，毋得凭空佥报，以滋卖富差贫之弊。其了花分子户、诡寄优免、隔属立户、买充册书诸弊，宜严加禁革。”下部议行。六年，严禁江西提甲累民。提甲之说，在明曰提编，现年追比已完，复提次甲，责成备办。广信诸府，有连提数甲者，实与加派无二。以御史戈英言，罢之。

七年，定驿递给夫例。凡有驿处，设夫役以供奔走，其额视路之冲僻为衡，日给工食，皆入正赋编征。此项人夫，大率募民充之，差役稍繁，莫不临时添雇。水驿亦然。十二年，停河南佥派河夫，按亩征银，以抵雇值。十六年，河道总督靳辅上言：“河工兴举，向俱勒州县派雇里民，用一费十。今两河并举，日需夫十余万，乃改佥派为雇募，多方鼓舞，数月而工成。”大工用雇募自辅始。是年禁有司派罚百姓修筑城垛。二十九年，以山东巡抚佛伦言，令直省绅衿田地与人民一律差徭。

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丁多者补之；又不足，以同甲粮多之丁补之。”

雍正初，令各省前进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随地起征，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嗣后直省一体仿行。于是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征。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

二年，江西巡抚裴＜⿰亻率＞度奏裁里长。时廷臣有言大小衙署，遇有公事需用物件，恣行科派，总甲串通奸胥，从中渔利；凡工作匠役，皆设立总甲，派定当官，以次轮转；又设贴差名目，不愿赴官者，勒令出银，大为民害。诏并禁止。然日久玩生，滋扰益甚。乾隆元年，复有诏申禁。又谕各处岁修工程，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工，向皆于民田按亩派捐，经管里甲，不无苛索，嗣后永行停止。凡有工作，悉动用帑金。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奏兴修各属城垣，请令州县捐廉，共襄其事。帝曰：“各官养廉，未必有余，名为帮修，实派之百姓，其弊更大。”不许。乃定各省城工千两以下者，分年修补，土方小工，酌用民力，余于公项下支修。二十二年，更定江西修堤力役之法。凡修筑土堤，阖邑共摊，夫从粮征，听官按堤摊分，募夫修筑。从巡抚胡宝瑔请也。二十五年，御史丁田树言：“自丁粮归于地亩，凡有差徭及军需，必按程给价，无所谓力役之征。近者州县于上官迎送，同僚往来，辄封拿车船，奸役藉票勒派，所发官价，不及时价之半，而守候回空，概置不问，以致商旅裹足，物价腾踊。嗣后非承辨大差，及委运官物，毋得减发官价，出票封拿，违者从重参处。”得旨允行。三十二年，以用兵缅甸，经过各地，夫马运送，颇次民力，特颁帑银，每省十万，分给人民。

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直隶力役之征，有按牛驴派者，有按村庄派者，有按牌甲户口科者，间亦有按地亩者。然富者地多可以隐匿，贫者分厘必科，杂乱无章，偏枯不公。其尤甚者，莫如绅民两歧。有绅办三而民办七者，有绅不办而民独办者，小民困苦流离，无可告诉。时有议仿摊丁于地之例，减差均徭，每亩一分，无论绅民，按地均摊。直隶总督颜检力言其不可，并谓：“如议者所言，每地一亩，摊征差银一分，其意在藉赋以收减差之实效，不知适藉差而添加赋之虚名，累官病民，弊仍不免。”疏入，议遂寝。

咸丰时，粤西役起，征调不时，不得不藉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定，差徭繁重如故，且钱粮或有蠲缓，差银则歉岁仍征。

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疏陈晋省疮痍难复，请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其略曰："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车马既资之民间，役夫亦责之里甲。而各属办理不同。有阖邑里甲通年摊认者，资众力以应役，法尚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轮认者，初年摊之一甲一里，次年摊之二甲二里，各年差徭多寡不等，即里甲认派苦乐不均。豪猾者恃有甲倒累甲、户倒累户之弊，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言自认其粮。三五年后，乘间潜逃，于是本甲既代赔无主之粮，又代认无主之差，贻害无穷。计惟减差均徭，尚堪略为补救。除大差持伟单勘合，循例支应，其他概不得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车马者，治以应得之罪。"从之。五年，阎敬铭复条陈八事：一，裁减例差借差；二，由臬司发给车马印票；三，喇嘛来往，须有定班；四，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索；五，严除衙蠹地痞；六，令民间折交流差钱，由衙门自办；七，严查驿马足额备用；八，本省征防各兵，给予长车，由营自办。下所司议行。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复言："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向例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亦万缗不等，按粮摊派，官吏朋分，冲途州县，设立车柜，追集四乡牲畜，拘留过客车马，或长年抽收，或临时勒价，居者行者均受其患。现拟筹款生息，官设差局，严定应差章程，禁止差员滥支。"车柜陋习遂革。

先是先代陵墓，皆设陵户司巡查洒扫，例免差徭。又各先贤祠宇，凡有祭田，皆免其丁粮。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子侍养，免其杂泛差役。

顺治二年，免直省京班匠价，并除其匠籍。定绅衿优免例，内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丁三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丁二十四，其下以次递减，外任官减其半。十四年，部议优免丁徭，本身为止。雍正四年，四川巡抚罗殷泰言，川省各属，以粮载丁，请将绅衿贡监优免之例禁革。部议驳之。复下九卿议，定绅衿止免本身；其子孙族户冒滥，及私立儒户官户者，罪之。乾隆元年，申举贡生监免派杂差之令。三十七年，停编审造册。时丁银既摊入地粮，而续生人丁又不加赋，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至是因李瀚言，遂罢之。翌年，陈辉祖请将民屯新垦丁银随年摊征。帝以所奏与小民较及锱铢，非惠下恤民之道，谕嗣后，各省办理丁粮，悉仍旧制，毋得轻议更张。一曰蠲免赋税。蠲免之制有二：曰恩蠲，曰灾蠲。恩蠲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用兵，辄蠲其田赋。

世祖入关，首免都城居民被兵者赋役三年。顺治二年，以山西初复，免本年田租之半。三年，收江南，免漕粮三之一。八年，世祖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一万五千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恩蠲灾蠲之诏，岁数四下。康熙十年东巡，免跸路所经今年租。十三年，蠲免各省八九两年本折钱粮积欠在民者。时海内大定，诏用兵以来积欠钱粮悉免之。二十七年南巡，免江南积欠地丁钱粮，及屯粮芦课米麦豆杂税。三十三年，蠲免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应征地丁银米。四十五年，免直隶、山东本年积欠钱粮，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十二万有奇，粮十万五千石有奇，悉行蠲免。

承平日久，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诏直省自五十年始，分三年轮免钱粮一周。三年中计免天下地丁粮赋三千八百余万。五十六年，免直隶、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广、西安、甘肃带征地丁屯卫银二百三十九万余两，其安徽、江苏所属带征漕项银四十九万余两，米麦豆十四万余石，免征各半。五十七年，以征策妄阿拉布坦，免陕、甘明年地丁百八十余万。圣祖尝读汉文帝蠲民田租诏，叹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穷谷荒陬，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崇节俭，不能行此。"故在位六十年中，屡颁恩诏，有一年蠲及数省者，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

世宗即位，蠲免江苏各属历年未完民屯地丁芦课等银千二百十余万。西藏、苗疆平，免甘肃、四川、广西、云、贵五省田租。又谕国家经费已敷，宜散富于民，乃次第免直省额赋各四十万。乾隆元年，诏免天下田租，先后免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逋赋及江南钱粮之官侵吏蚀者。四年，免直

隶本年钱粮九十万，江苏百万，安徽六十万，正耗一体蠲除。十年，普免天下钱粮二千八百二十四万有奇，援康熙五十一年之例，将各省分为三年，以次豁免。三十一年，诏次第蠲各省漕米，五年而遍，其例征折色者亦免之。三十五年，值帝六旬，明岁又际太后八旬，照十年之例，按各省额赋分三年轮免一周。

四十二年，普免天下钱粮，自明年始，分三年轮免，计二千七百五十九万有奇。各省漕粮，自四十五年普免一次。四十九年，豁免甘肃压欠起运粮银百六十余万，其存留项下民欠银粮，起运项下民欠草束，悉免之。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诏按各省额征银数，将所属各府州县次第搭配三次，按年轮免，三年而竣，一省之中，仍先尽上年灾缓之区，首先蠲免。五十九年，普免各省应征漕粮。六十年，普免各省积欠，及因灾缓带银千五百五十余万两、粮三百八十余万石，其奉天、山西、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六省向无积欠，免下年正赋十之二。又以明年将归政，免嘉庆元年各省应征地丁钱粮，其省方时巡跸路所经，辄减额赋十之三。

仁宗即位，以湖北、湖南教匪苗民蠢动，免次年两省钱粮，并及川、陕被兵之区。四年，以郊祀升配礼成，普免各省积欠缓征地丁耗羡，及民欠籽种口粮漕粮银，并积欠缓征民借米谷草束。十年，谒祖陵，免跸路所经州县钱粮之半。二十四年，以六旬万寿，免天下正耗民欠，及缓带银谷，计银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两有奇、米谷四百余万石。四川、贵州两省无民欠，免明年正赋十之二。

灾蠲有免赋，有缓征，有赈，有贷，有免一切逋欠。清初定制，凡遇灾蠲，起运存留均减。存留不足，即减起运。顺治初，定被灾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以上免三。雍正六年，又改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灾情重者，率全行蠲免。凡报灾，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七月。既报，督抚亲莅灾所，率属发仓先赈，然后闻。康熙三年，户部奏遇灾之地，先将额赋停征十之三，以待题免。四年，御史郝维讷请凡灾地田赋免若干，丁亦如之。其后丁随地起，凡有灾荒，皆丁地并蠲。旨下之日，州县不即出示，或蠲不及数、纳不留抵者，科以侵欺之罪。乾隆元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请“嗣后各省水旱应免钱粮之数，于具题请赈日始，限两月造报，并请将丁银统入地粮银内核算蠲免。”从之。圣祖、高宗两朝，叠次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蠲免之诏，不能悉举。仁宗之世，无普免而多灾蠲，有一灾而免数省者，有一灾而免数年者。文宗以后，国用浩繁，度支不给，然遇疆臣奏报灾荒，莫不立与蠲免。若灾出非常，或连年饥馑，辄蠲赈兼施云。

仓库　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仓，京师十有五。在户部及内务府者，曰内仓，曰恩丰；此外曰禄米，曰南新，曰旧太，曰富新，曰兴平，曰海运，曰北新，曰太平，曰本裕，曰万安，曰储积，曰裕丰，曰丰益。在通州者，曰西仓，曰中仓。各省漕运，分贮于此。直省则有水次仓七：曰德州，曰临清，曰淮安，曰徐州，曰江宁，各一；惟凤阳设二。为给发运军月粮并驻防过往官兵饷之需。其由省会至府。州、县俱建常平仓，或兼设裕备仓。乡村设社仓，市镇设义仓，东三省设旗仓，近边设营仓，濒海设盐义仓，或以便民，或以给军。大抵京、通两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养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时，宗臣封亲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亲王者一，此九王子孙，自适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统名恩米，二者去京仓百之一。是以雍正以前，太仓之粟常有余。

乾隆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英廉疏言：“迩年因赈恤屡截留漕运，间遇京师粮贵，复发内仓米石平粜，储积渐减。请于湖广、江西、江南、浙江产米之区，开捐贡监，均收本色，收足别贮。遇截漕之年，即于次年照数补运京仓。”下九卿议准，旋复停止。及嘉庆中，楚川盗起，水旱间作，工匠既倍于昔，而九王之后亦愈衍愈众。咸丰后，复有粤寇之乱，运道不通，仓储益匮，乱平稍复旧例。

向京师平粜，有五城米局、八旗米局。五城米局始于康熙。雍正四年，于内城添厂，并添五城、通州厂各一。乾隆二年，增五城为十厂，寻又添设八厂于四乡。九年，于四路同知设四厂。八旗米局凡二十四，又通州左右翼两局，皆设于雍正六年。乾隆元年，并为八局，旋仍旧。十五年，命二十四局分左右翼办理，不拘旗分。十七年，以米价未平，且有勒买之弊，谕并通州两局停止。

其直省常平、裕备等仓，顺治十一年，命各道员专管，每年造册报部。十七年，户部议定常平

仓谷，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康熙六年，甘肃巡抚刘斗疏言："积米年久恐烂，请变价籴新谷。"从之。七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请将积谷变价生息。帝谕出陈入新，原以为民，若将利息报部，反为民累，著停止生息。十九年，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留本村镇备赈。三十年，户部议令直隶所捐米石，大县存五千石，中县四千，小县三千，嗣又令再加贮一倍。三十一年，议定州县积谷，照正项钱粮交代，短少以亏空论。三十四年，议定江南积谷，每年以七分存仓，三分发粜，并著为通例。四十三年，议定州县仓谷霉烂者，革职留任，限一年赔完复职；逾年不完，解任；三年外不完，定罪，著落家产追赔。

时各省州县贮谷之数，山东、山西大州县二万石，中州县万六千石，小州县万二千石；江西大州县一万二千石；江苏、四川率不过五六千石；而福建现在捐谷二十七万石，常平又存五十六万石；台湾捐谷及常平为最多，共八十余万石。令酌留三年兵需，余变价充饷。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于额贮外加买贮仓，准其议叙，若捐谷以少报多，或将现贮米捏作捐输，后遇事发，除本管知府分赔外，原报督抚一并议处。至官将仓谷私借于民，计赃以监守自盗论，谷石照数追赔。五十四年，议定绅民捐谷，按数之多寡，由督抚道府州县分别给扁，永免差役。

雍正三年，以南方潮湿，令改贮一米易二谷。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疏言："闽省平籴有二大病：一，交盘之弊不清，各官授受，皆有价无谷，而价又不敷买补；一，平粜之价太贱，每石减价至一两，且有不及一两者，各属虽欲买补，缘价短束手，而奸民乘此谋利，往往借价贵，煽惑穷民，竟欲平粜之期，一岁早于一岁，平粜之价，一年贱于一年。请嗣后视米之程高下，每石以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谷则定以六钱五分或六钱，总以秋成后既平之价为准。"帝韪其言。寻定州县仓廒不修，致米谷霉烂者，照侵蚀科断，并将亏空各州县解任。其谷令自行催还，限以一年，逾限者治罪。五年，定各省常平仓，每年底令本府州盘查。如春借逾十月不完，或捏造，俱行参处，照数追赔。又因福建常平仓各属有银谷两空者，有无谷而仅存价者，查实，将亏空之州县官更换。

十三年，内阁学士方苞上平粜仓谷三事："一，仓谷每年存七粜三，设遇价昂，必待申详定价，穷民一时不得邀惠。请令各州县酌定官价，一面开粜，一面详报。一，江淮以南地气卑湿，若通行存七粜三，恐积至数年，必有数百万霉烂之谷，有司惧罪，往往以既坏之谷抑派乡户。请饬南省各督抚，验察存仓各谷色，因地分年，酌定存粜分数；河北五省倘遇岁歉，亦不拘三七之例。一，谷之存仓有鼠耗，盘粮有折减，移动有脚价，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之价即稍有赢余，亦仅足充诸费。请饬监司郡守岁终稽查，但数不亏，不得借端要挟，倘逢秋籴价贱，除诸费外，果有赢余，详明上司别贮，以备歉岁之用。"下部议行。

乾隆三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疏言平粜之事，止须比市价酌减一二分。两广总督鄂弥达亦言："平粜之价，不宜顿减。盖小民较量锱铢，若平粜时官价与市价悬殊，则市侩必有藏以待价，而小民藉以举火者，必皆仰资官谷。仓储有限，商贩反得居奇，是欲平粜而粜仍未平也。从来货积价落，民间既有官谷可籴，不全赖铺户之米，铺户见官谷所减有限，亦必稍抵其价以冀流通。请照市价止减十一，以次递减，期年而止，则铺户无所操其权，而官谷不至虞其匮。"均报可。七年，谕："从前张渠奏请减价粜谷，成熟之年，每石照市价减五分，米贵之年减一钱。但思歉岁只减一钱，穷民得米仍艰。嗣后著督抚临时酌量应减若干，奏明请旨。如有奸民贱籴贵籴，严拿究治。"

十三年，高宗谕大学士、户部曰："迩来常平仓额日增，有碍民食，嗣后应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寻议云南不近水次，陕、甘兼备军务，向无定额，请以现额为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奇。又福建环山带海，商运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谷无几，贵州不通舟楫，积贮均宜充裕，以现额为准，福建二百五十余万石，广东二百九十余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余照雍正年间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百五十万石，安徽百八十万石，江西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奇，通计十九省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余万石，较旧额四千四百余万石，应减贮千四百余万石。自是各省或额缺不补。二十三年，特谕采买还仓。三十一年，各省奏销，报实存谷数，惟江西、河南、广东与十三年定额相同。其视旧额增

多者：湖南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百八十五万石，广西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皆八十余万石。而浙江视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百万，甘肃减少百四十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或减五六十万。盖聚之难而耗之易如此。

嘉庆初，仁宗屡下买补之令。四年谕："国家设立常平仓，若不照额存储，仅将谷价贮库，猝遇需米之时，岂银所能济用？"命各省采买还仓。十七年，户部浙江司所存常平仓谷数凡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额犹不远。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谷，其价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抚严核究治。然据十五年户部奏，查各省常平仓谷实数，仍止二千四百余万石，又非嘉庆时可比，况咸丰间天下崩乱之日乎。同治三年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蜂起，所至地方辄以粮尽被陷，其故由各州县恣意侵挪，遇变无所依赖。嗣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迨光绪初，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日近万人。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邬纯嘏，复先后请筹办仓谷，于是各督抚始稍加意焉。

其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朱轼奏请山西建立社仓，谕曰："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谷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朱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劝捐须俟年丰，如值歉岁，即予展限。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谷一石。闻楚省谷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寻议定：凡州县官止任稽查，其劝奖捐输之法，自花红递加扁额以至八品冠带。如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亦以八品冠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谷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至十年后，息倍于本，只以加一行息。

三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止颁行社仓五事：一，赈贷均预造排门册存案；一，正副社长外，再举一殷实者总司其事；一，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一，所需纸笔，必劝募乐输，或官拨罚项充用；一，积谷既多，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

五年，因湖广社仓亏空，谕："迩年督抚办社仓最力者，惟湖广总督杨宗仁。今据福敏盘查，始知原报甚多，而现贮无几。朕思举行此法实难。我圣祖仁皇帝深知之，是以李光地奏请而未允，张伯行暂行而即罢。盖在富民无藉乎仓，则输纳不前，而贫者又无余粟可纳。至于州县官，实心者岂可多得？湖广亏缺之数，倘系州县私用，必严追赔补，或民间原未交仓，或交仓之数与原报多寡不符，若令照数完纳，恐力未敷，须斟酌办理。"六年，世宗谕曰："前岳钟琪请于通省加二火耗内应行裁减每两五分之数，且暂征收，发民买谷，分贮社仓，俟数足即行裁减，是以暂收耗羡之中，隐寓劝输之法，实则应行斟酌之耗羡，即小民切己之货财，而代民买贮之仓储，即小民自捐之积贮。乃陕省官员以为收贮在官，即是官物，而胥吏司其出纳者，遂有勒买勒借之弊。今特晓示，镌石颁布，倘地方官有如前者，以挠扰国政、贻误民生治罪。"

乾隆四年，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社仓事例：一，社长三年更换；一，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歉；一，限每年清还；一，将借户谷数姓名晓示；一，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五年，议定陕、甘社谷凡系民间者，听自择仓正、副管理。其系加二耗粮内留五分为社粮者，责成地方官经理，入于交代。自是之后，州县官视同官物，凡遇出借，层递具详，虽属青黄不接，而上司批行未到，小民无由借领。此后应请令州县于每年封印后，酌定借期，一面通详，一面出借，其期按耕种迟早以为先后。得旨允行。

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疏言：“义仓始于隋长孙平，至宋朱子而规画详备。虽以社为名，实与义同例。其要在地近其人，人习其事，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为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今使诸有司于四乡酌设，粟黍从便，并选择仓正、副长管理，不使胥吏干预。现据报捐谷数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合百四十四州县卫所，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千有五。”帝嘉之。三十七年，户部议准，社仓仍令官经理出纳。

嘉庆四年，又议准社义各仓出纳，由正、副经理，止呈官立案。道光五年，安徽巡抚陶澍疏言：“义仓苟欲鲜弊，惟有秋收后听民间量力输捐，自择老成者管理，不减粜，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待放赈。”如所议行。其后军兴，各省皆废。同治六年，特谕兴复。光绪中，惟陕西巡抚冯誉骥所筹建者千六百余所为最多云。

其旗仓在东三省者，初皆贮米二千万石。营仓自康熙二十二年始。时山海关各口建仓，达于黑龙江墨尔根。三十年，令江宁、京口等处各截留漕米十万石存贮。三十六年，谕沿边卫堡如榆林等处均贮谷。四十九年，以湖南镇＜□＂旱＞改协为镇，拨借帑银三千两，买谷贮仓。五十四年，命贮米密云、古北口。雍正三年，贮谷归化城土拉库。四十七年，先后命广东提标各营暨诸镇协均贮谷，其后复推行贵州、四川、浙江、福建、河南。十一年，命喜峰口贮谷。

乾隆元年，设河标营仓。十一年，又命山东河标设立。盐义仓，自雍正四年始。时两淮众商捐银二十四万，为江南买谷建仓之用，巡监御史噶尔泰以闻，并缴公务银八万，共三十二万。谕以三万赏给噶尔泰，余照所请，赐名“盐义”。既而浙江众商亦捐银十万，谕巡抚李卫于杭州建仓。乾隆九年，又准山东票商仿行。

库之在京师属内务府者，设御用监掌之。顺治十六年改为广储司。十八年，分设缎库、银库、皮库、衣库。康熙十八年，增设茶库、磁库，合之为六。其属于户部者，曰银库、曰缎库、曰颜料库，合之为三。此外盛京户部银库，贮金银、币帛、颜料等物，以供二陵祭祀，及东三省官兵俸饷赏赉之用。各省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各贮官兵俸饷，及杂税官庄粜买粮价。布政使司库，贮各州县岁银田赋、杂赋银。按察司库，贮赃罚银钱。粮道库，贮漕赋银、驿站马夫工料。河道库，贮河饷。兵备道库，贮兵饷。盐运使司盐课各税务由部差者，有监督库。如道、府、厅、州、县官兼理者，有兼理官库，均贮关钞。地居冲要之分巡道库、府库、直隶州库及分驻苗疆之同知、通判库，均量地方大小，距省远近，酌量拨司库银分贮。州、县、卫、所库，贮本色正杂赋银，存留者照数坐支，输运者输布政使司库。

凡诸库每岁出纳之数，皆造册送户部察核，惟赃罚例输之刑部。河工兵饷又兼达兵、工两部。户部于直省库储，其别有五。曰封储。如酌留各布政司银两，督抚公同封储，有急需，题奏动支，擅用论斩是也。此制定于雍正五年。以直隶近京，独无留贮。各省自三十万至十万析为三等。其后直隶亦有之。惟盛京户部银库，自乾隆四十二年由京拨给一千万永远存贮。四十三年，复命将军兼管。曰分储。如各省道库、府库，封贮银两，遇州县急需，请领即行发给，一面详报藩司督抚，仍令各州县将支销银两，随案具详听核是也。其后各繁剧州县，亦照京县例拨贮，而未有定额。及雍正八年，乃定各省道、府、州、县分贮之额，自三十万至十万析为四等。曰留储。如存留属库坐支银两，拨款给发，例免解司是也。曰解储。如布政使司库，储府、州、县、卫解送正杂赋银；按察司库，收赃罚银；及将军、副都统、城守尉库，粮道库，收各处移解官兵俸饷漕项等银是也。曰拨储。如各省兵备道库，岁储由政政司或邻省拨解官兵银，河道库，岁储本省及邻省拨解官兵俸饷，并岁修抢修银，及伊犁岁需俸饷银，塔尔巴哈台岁需新饷银，西藏岁需台费银，云南岁需铜本银，贵州岁需铅本银，皆由各省拨解是也。户部总稽之，俾慎其收发，令各省解部地丁，将足色纹银倾熔元宝，合部颁法马，每枚五十两，勿加滴珠。

凡起解饷银，布政使亲同解官兑封押字，令库官钤印，当堂装鞘，给发兵牌。又州县官钱粮交代，由接任官造具接收册结，同监盘官印结，上司加结送司，详请咨部，不得逾限。布政使升转离任，将库储钱粮并无亏挪之处附奏，其新任接收，亦具摺奏闻，仍照例限详题。按察使交代，由巡抚会同藩司查核详题，且时其盘查，令各督抚于布政使司库钱粮奏销交代时，亲赴盘查，具结报题。

督抚新任亦然。府、州、县库储钱粮奏销时，所管道、府亲赴盘查结报，不得委查取结，及预示日期，纵令掩饰。

至户部银库，康熙四十五年，以贮银多，谕将每年新收银别行收贮，至用银时，将旧银依次取用。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奏准各直省解京银两，无论元宝、小锭，必錾凿州县年月及银匠姓名。嘉庆十九年，命各省银解部，随到随交。道光十二年，又命官解官交。盖向来京饷及捐项，皆由银号交库也，然其弊不易革。同治三年，户部奏准凡由银号交库者，均收足色银两，锭面錾明某号字样，倘有弊端，即照原数加十倍罚赔。光绪四年，又奏准嗣后各省督抚并各路统兵大臣赴部领饷，须遵章递印领，盖所以重库储而杜流弊也。

清史稿卷一二二　志第九七

食货三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运军船，所谓改兑者也。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夫河运剥浅有费，过闸过淮有费，催趱通仓又有费。上既出百余万漕项，下复出百余万帮费，民生日蹙，国计益贫。海运则不由内地，不归众饱，无造船之烦，无募丁之扰，利国便民，计无逾此。洎乎海禁大开，轮舶通行，东南之粟源源而至，不待官运，于是漕运悉废，而改征折漕，遂为不易之经。今叙次漕运，首漕粮，次白粮，次督运，次漕船，次钱粮，次考成，次赏恤，而以海运终焉。

漕运初悉仍明旧，有正兑、改兑、改征、折征。此四者，漕运本折之大纲也。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实征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余石，改兑米五十万石有奇，其随时截留蠲缓者不在其例。山东、河南漕粮外有小麦、黑豆，两省通征正兑。改耗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一升有奇，皆运京仓。黑豆系粟米改征，无定额。凡改征出特旨，无常例。

折征之目有四：曰永折，曰灰石米折，曰减征，曰民折官办。永折漕粮，山东、河南各七万石，石折银六钱、八钱不等；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有奇，石折银六钱不等；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有奇，石折银五钱至七钱不等；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各有奇，石均折银七钱。其价银统归地丁报部。灰石改折，江苏二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浙江万八千六百五十三石，遇闰加折四千十有五石，石折银一两六钱，以供工部备置灰石之用，自顺治十七年始也。

次年，饬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大吏，凡改折止许照价征收，如藉兑漕为名，滥行科索者，即行参勘。又以苏、松、常、镇四府差繁赋重，漕米每石折银一两，其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银，仍征之耗米，及给军行月赠耗等米，亦按时价折征。康熙八年，定河南漕粮石折银八钱。九年，浙江嘉、湖二府被灾，每石折征一两。五十八年，覆准河南附近水次之州县，额征漕粮每石八钱内，节省银一钱五分，仍令民间上纳，余六钱五分，令征本色起运。至距水次较远及不近水次之州县，额征米石，仍依旧例征银八钱，以一钱五分解部，余交粮道采办米石。雍正元年，以嘉、湖二属州县灾，谕令收征漕米本折各半，其折价依康熙九年例。六年，议定河南去水次稍远州县，均征本色，惟南阳、汝宁二府属，河南府之卢氏、嵩、永宁三县及光、汝二州并属县，又离水次最远之灵宝、阌乡，路远运艰，共酌减米万五千六十二石有奇，免其办解，分拨内黄、浚、滑、仪封、考城等五县协办，于五县地丁银内扣除完漕，照部价每石八钱，以六钱五分办运，节省之一钱五分，征解粮道补项。其南、汝等府属，每石折银八钱解司，以抵浚、滑等五县地丁银数，所谓减征是也。

乾隆二年，以大浚运河，江苏淮安之山阳、盐城、阜宁、扬州之江都、甘泉、高邮、宝应各县

漕粮，每石征折银一两。其后海州、赣榆两邑亦然。山东、河南向所改征黑豆，不敷支给，河南再改征二万石，山东四万石。三年，湖广总督德沛言湖南平江距水次五百余里，请改折色，分拨衡阳、湘潭代买兑运，从之。七年，江西泸溪以折价八钱不敷采买，定嗣后每年八月借司库银拨县采买，照买价征银归还。其后江苏之嘉定、宝山、海州、赣榆，安徽之宁国、旌德、太平、英山，湖北之通山、当阳诸州县，悉遵此例。十一年，定河南祥符等四十州县额征粟米内，每年改小麦万石，与漕米黑豆并征运通。

十六年，以京师官兵向养马驼，需用黑豆，豫、东二省自雍正十年以来，于漕粮粟米内节次改征，每年额解黑豆二十万九千余石，每省酌量再改征黑豆一二万石。寻定山东三万石，河南二万石，额征粟米，照数除抵，其节省银一钱五分为运脚之用者并征之。十八年，仓场侍郎鹤年言："现在京仓黑豆六十万余石，足供三年支放，请自明年始，豫、东二省应运黑豆，酌半改征粟米，分贮京、通各仓，则豆无潮＜□黑贞＞之虞，粟价亦平。"从之。

二十六年，以江苏之清河、桃源、宿迁、沭阳不产米粟，命嗣后先动司库银两，按照时价采办，令民输银还款，是谓民折官办。其后阜宁、旌德、泰兴、宁国、太平、英山诸县皆仿行之。

二十一年谕曰："漕粮岁输天庾，例征本色。勒收折色，向干严禁。现值年丰谷贱，若令小民以贱价粜谷，交纳折色，是闾阎终岁勤劬，所得升斗，大半粜以输官，以有限之盖藏，供无穷之朘削，病民实甚。著通谕有漕省分大吏，饬所属征收粮米，概以本色交纳，无许勒折滋弊。如有专利虐民者，据实严参。"然州县往往仍藉改折浮收，虽有明令，莫能禁也。

正兑、改兑、改折之外，复有截漕及拨运。各省截留漕船，介于起运停运之间，行月二粮，应给应追，向无定例。自乾隆元年，议定江苏、安徽、浙江截留漕船应支本折月粮三修银，照数全给。至行粮盘耗赠银负重等项，按站发给。若帮船截留本次，或旋兑旋卸，或数月后清，赠米亦按月计算。江西船大载重，每年三修银不敷，则取办于行月二粮。遇有截留，将原领折耗行月赠银赠米斛面米均免扣追。嗣以运军挂欠之项，谕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截留漕船应追等项悉免之。七年，以各省截留漕船已兑开行，例须扣追，酌定加给，视程途远近、船粮多寡为衡。山东、河南每船给银五十两。江南、浙江六十两，湖广七十两，江西九十两，以充各军在次修船置备器具，及雇募舵工水手安家养赡之用。其应给之银，即于行月折色银内扣给。十八年，谕曰："前命截留南漕二十万分贮天津水次各仓备用，但恐旗丁等于米色斛面任意搀和短少，而州县胥役又往往藉端勒索，令方观承饬天津道亲往监看。嗣后截漕之省，俱派就近道员稽查，不得委州县。著为令。"

拨运者，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粮，拨充陵糈及驻防兵米者也。康熙三十四年，议定年需粟米三万六百余石，将山东漕粮杰米照数截留，以原船自天津运至新河口，拨天津红剥船百五十艘，运至蓟州五里桥，船载百石，每百里给脚价一两三钱二分，所需之银，于过闸入仓脚价内拨给。四十五年，定密云驻防兵米，在豫、东二省每年征存蓟粮项下拨运，令该县于春夏之交，赴通领运收仓。平时由水运，有故则陆运。脚价由地粮银内给发。次年，令豫、东各添拨米百石，备支销折耗。又拨运保定、雄县两处驻防兵米，截至西沽就船受兑，以节耗费。嘉庆初，因东省轮免漕粮，先令豫省兑运，不敷之数，许动支节年仓存蓟米，并动碾公谷。其后河南被灾，亦准在蓟仓存米存谷内碾动。其各州县派拨之数，蓟州五万八千六百石、易州三万八千六百石各有奇，密云一万一千五百余石，保定、雄县共三千一百余石，良乡暨大兴之采育三百余石，顺义、昌平二百余石，霸州、东安、固安、宝坻三百余石，玉田及迁安之冷口各五百余石，沧州二千七百余石。又青州驻防兵米二千一百余石，亦于蓟粮内截留运供，德州驻防兵米不敷，亦得动支。此拨运之大略也。

各省之征收漕粮也，向系军民交兑，运军往往勒索扰民。顺治九年，始改为官收官兑，酌定赠帖银米，随漕征收，官为支给。雍正六年，以江、浙应纳漕粮为额甚巨，若必拘定粳米，恐价昂难于输将，以后但择乾圆洁净，准红白兼收，微籼粳并纳，著为令。乾隆初，奏定民纳漕米，随到随收，严禁蠹书留难。四年，谕曰："朕闻湖北粮米，以十五万一千余石运赴通仓，名曰北漕，十二万六千余石为荆州官米，名曰南漕，二项原可合收分解。乃有不肖州县，分设仓口，令粮户依两处完纳，以图多得赢余，重累吾民。著行文该省，将二项漕粮合收，永远遵行。"七年，定直省有漕各属，

于隔岁年终，刊易知由单，条悉开载，按户分给，以杜滥科。十年，工部侍郎范灿奏：“江南下江征收漕米，向借漕费之名，或九折，或八折，自巡抚尹继善定每石收费六分，诸弊尽革。久之，吏胥复乘紧兑之际，多方刁难，小民势难久待，不得不议扣折。”谕饬有漕省分大小官吏，严行厘剔积弊。嘉庆八年，禁止各州县漕粮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监收揽包交。

凡漕粮皆随以耗费，耗皆以米，正兑一石耗二斗五升至四斗，改兑一石耗一斗七升至四斗，皆随正入仓，以供京、通各仓并漕运折耗之用。其南粮又有随船作耗米，自五升至二升三升不等，以途之远近为差。嘉庆间，定江苏漕粮耗米原备筛扬，耗米四升有奇。嗣后以二升余划付旗丁，二升随粮交仓。浙江、江西、两湖悉依此例。逮漕务改章，凡改征折色各省，耗米亦折价与正米并征，自是漕耗之名遂废。

初，各省漕粮改为官收官兑，赠贴名称，山东、河南谓之润耗，江苏、安徽谓之漕贴，浙江谓之漕截，江西、两湖谓之贴运，其数多寡不一，随粮征给，均刊列易知由单，私派挪移者罪之。其后江南每粮百石，竟私截至百余两，浙江至三十余两。粮道刘朝俊以贪婪漕贴万二千余两被劾，给事中徐旭龄亦疏陈赠耗之弊。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康熙十年，议定江宁等府起运耗米及正粮一体贴赠，苏、松、常三府改折灰石，帮贴漕折等银悉免之。二十四年，令各省随漕截银免解道库，径令州县给发。乾隆七年，定江南漕米赠耗永免停支例。各省收漕州县，除随正耗米及运军行月粮本折漕赠等项外，别收漕耗银米，其数亦多寡不一，此项耗外之米，皆供官军兑漕杂费及州县办公之用者也。

轻赍银者，始于有明中叶。以诸仓兑运，须给路费，征耗米，兑运米一平一锐，其锐米量取随船作耗，余皆折银，名曰轻赍。清因之。每年正兑米一石，江西、两湖诸省加耗四斗六升或六斗六升，锐米皆一斗。加耗四斗六升者，则以三斗随船作耗，而以连锐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加耗六斗六升者，则以四斗随船作耗，而以连锐三斗六升折银一钱八分，谓之三六轻赍。江苏、安徽每石加耗五斗六升，锐米一斗，除四半随船作耗，而以余米二斗六升折银一钱三分，谓这二六轻赍。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升，锐米一斗，除二斗五升随船作耗，余米一斗六升折银八分，谓之一六轻赍。其改兑只有耗米，或三斗二升至一斗七升不等，止给本色随船作耗，而以存米二升易银一分，谓之折易轻赍。均每升折征银五厘，解仓场通济库。康熙四十七年，令每年江南等省额解轻赍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内除山东、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等省额解银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余两，仍留通济库应用，其苏松粮道所属额解银十三万七千余两，径解户部。如仓场不敷，得咨行户部支发。寻分拨苏松粮道所属额解轻赍银五万分解通济库备用。用此项轻赍银，例应兑漕通以济运务，外此有席木竹板等存，皆随漕交纳，其尺寸长短广狭，均有定制。

道光二十九年，两江总督李星沅奏南漕改折，户部定价太轻，开不肖州县浮勒之端。江苏巡抚陆建瀛亦言其不便。遂罢改征折色。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请将江苏镇洋、太仓二州县漕粮改征折色，不许。光绪十年，翰林院侍读王帮玺疏陈丁漕有五弊、三难、五宜、三不可。是时直省丁漕积欠频仍，故邦玺以为言。二十三年，侍讲学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无损。先是江、浙漕米，除河运十二三万石外，岁约海运百二十余万。二十年，办理海防，江、浙各省各折十之五六。翌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拟令苏省州县收折收本仍其旧，而由官全行折解。部令仍运本色。张之洞复奏，苏漕全折，岁可省运费八十万，浙江全折，两湖采买全停，剥船挑河各费、漕职卫官各项，均可酌减，负可省百五十万。嗣户部以库储支绌，请将江苏海运漕粮暂减运三十万石，得银九十八万余两。奕劻等奏言：“南漕岁有定额，兵民生计攸关，京师根本重地，尤须宽为储备。言者动称折漕岁五六百万，实则不过百余万有奇，似不宜轻议更张。”从之。

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耗米，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每石加耗三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余随船作耗，共二万七百七石有奇；嘉、湖二府每石加耗四斗，以五升或三升随正米起交，余随船作耗，共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粮概征本色，惟光禄寺改折三万石，石征银一两五钱。十四年，议定江南白粮仿浙省例，抽选

漕船装运，每船给行月粮米六十九石三斗，银五十六两七钱六分。经费银，浙江旧例四百五十七两一钱一厘，议减去银百二十六两二钱四分、米二十八石。嗣以运漕、运白事同一体，裁江、浙白粮经费，仿漕粮之例，支给行赠银两。至白粮悉系包米运送，并无折耗，俟抵通照例交收。

先是江、浙输将白粮二十二万余石，太常寺、光禄寺各宾馆需用二千余石，王公官员俸约需十五六万石，内务府、紫禁城兵卒及内监食用需一万石，尚余五万石。乾隆二年，高宗谓："光禄寺等处收支，原以供祭祀及宾馆之用，在所必需。其王公百官俸米，应用白粮酌减其半，以粳米抵充。至赍赏禁城兵卒及内监米石，应将白粮易以粳米，以纾民力。"自是实征白糯不过十万石有奇矣。又准松江、太仓额征白糯，改征漕粮，即在派运白米十万石内通融盈缩，以均应减应运之数。浙江向不产糯，白粮中糯米一项，随漕统征糙粳，官为易糯兑运。两省白粮经费前已议裁，至是复照旧例征收。江苏征银十八万六千九百作十五两有奇，米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舂办米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九石有奇，浙江征银四万五千七十五两有奇，米三千九百六十九石，舂办米万三千二百九十石有奇，共实征银二十三万二千六十一两，米五万五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除给运弁运军、并解通济库为运送京、通各仓脚价之用，余银及米折，均造册送部酌拨。逮嘉庆中，白粮经费，江苏征银六万余两，米及舂办米各万余石，浙江征银五万余两，米三千余石，舂办米万余石，共实征银十一万四千五百十八两有奇，米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石有奇，较之乾隆时经费银所减又逾半矣。

江、浙之运白粮也，初沿明代民运之制。嗣以临期雇募民船，时日稽迟，改行官运；仍不便民，乃令漕船分带，以省官民之累。康熙三年，定浙江行漕带法，需船百二十六艘，于漕帮内抽出六十二艘装运，增造六十四艘并入佥运，后江苏亦踵行之。每船装运五百石，择军船殷实坚固者装运，五年一易。制定每年未兑之前，责令粮道赴次查验，如运军力疲、船不坚固者，别选殷军补运。十六年，漕运总督瑚宝奏："江苏运白粮船向例五年更调，但为时过久，请依漕船三年抽调例，定运白三年即行另选。"从之。江、浙两省运白粮船，原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一帮，领运千总每帮二，随帮武举一。改行官运后，以府通判为总部，县丞、典史为协部，吏典为押运。旋裁押运。后白粮改令漕船带运，复裁总、协二部。苏、松、常每府增设千总二，更番领运，每帮设随帮百总一，押趲回空。浙江增设千总四、随帮二，苏州、太仓仓运白粮船，原定百十八艘，船多军众，分为前后两帮，增设千总二、随帮一。白粮减征后，并两帮为一，其千总随帮悉予裁减。

清初，都运漕粮官吏，参酌明制。总理漕事者为漕运总督。分辖则有粮储道。监兑押运则有同知、通判。趲运则有沿河镇道将领等官。漕运总督驻淮南，掌佥选运弁、修造漕船、派拨全单、兑运开帮、过淮盘掣、催趲重运、查验回空、核勘漂流、督催漕欠诸务，其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七省文武官吏经理漕务者皆属焉。粮道，山东、江安、苏松、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一。河南以开归盐驿道兼理。粮道掌通省粮储，统辖有司军卫，遴委领运随帮各官，责令各府清军官会同运弁、佥选运军。兑竣，亲督到淮，不得委丞倅代押。如有军需紧要事件，须详明督抚、漕臣方许委员代行其职务。

监兑，旧以推官任之。推官裁，改委同知、通判。山东以武定同知，东昌清军同知，济南、兖州、泰安、曹州四通判，济宁、临清两直隶州同；河南以归德、卫辉、怀庆三通判；江南以江宁、苏州督粮同知，松江董漕同知，凤阳同知，苏州、扬州、庐州、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常州八管粮通判，太仓州临时添委丞倅一；浙江以湖州同知，杭州局粮通判，嘉兴通判；江西以南昌、吉安、临江三通判；淮北、湘南每年于通省同知、通判内详委三员，监兑。江西、湖广、安徽监兑押淮之员寻裁。

凡开兑，监兑官须坐守水次，将正耗行月搭运等米，逐船兑足，验明米色纯洁，面交押运官。粮船开行，仍亲督到淮，听总漕盘验。粮数不足、米色不纯者，罪之。道、府、厅不揭报，照失察例议处。意存袒护，照徇庇例议处。

押运本粮道之职，但粮道在南董理运务，无暇兼顾。江、浙各粮道，止令督押到淮盘验，即回任所。总漕会同巡抚遴委管粮通判一，专司督押，约束运军，防范侵盗搀和等弊。山东、河南通判

各一，江南七，浙江三，江西二，湖北、湖南各一。后因通判官卑职微，复令粮道押运。其漕船回空，仍令通判管押。过淮必依定限，如有迟误，照重运违限例议处。江南、浙江、江西寻复通判押运之制。

押运同知、通判抵通后，出具粮米无亏印结，由仓场侍郎送部引见。粮道押运三次，亦准督抚咨仓场侍郎送部引见。其员弁绅董随同押运到通，并准择尤保奖，以昭激劝。其后各省大吏往往藉漕运保举私人，朝廷亦无由究诘也。

淮北、淮南沿河镇道将领，遇漕船入境，各按汛地驱行，如催趱不力，听所在督抚纠弹。江南京口、瓜洲渡江相对处，令镇江道督率文武官吏催促，并令总兵官巡视河干，协催过江。总兵裁，改由副将管理。雍正三年，巡漕御史张坦麟条上北漕事宜：一，自通抵津，沿河旧汛窎远，请照旱汛五里之例，漕船到汛，催漕官弁坐视阻抵不行申报者，依催趱不力例参处；一，沿途疏浅约十三四处，坐粮厅难以兼顾，请交各汛弁率役疏通，应销钱粮，仍令坐粮厅管理。从之。巡漕御史伊喇齐疏劾河南粮道提催之弊，巡抚尹继善亦疏请革除各州县呈送监兑押运官役陋规。凡漕船回空到省，未开兑之前，责成本省巡抚及粮道，既开兑出境，则责成漕督及沿途文武官吏，抵津后，责成仓场侍郎、坐粮厅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行稽查。有违犯者，捕获惩治。

四十八年，漕督毓奇言："各省督押，惟山东粮道抵通，余只押抵淮安。嗣后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山东运河，每年十一月朔煞坝挑浅。开坝之日，以南省漕船行抵台庄为准。微山等湖收蓄众泉，为东省济运水柱，不许民间私截水源。闸河遇春夏水微，务遵漕规启闭。漕船到闸，须上下会牌俱到，始行启板。如河水充足，相机启闭，以速漕运，不得两闸齐启，过泄水势。其在江中偶遇大风，原可停泊守候，而催漕官吏惟知促迫，军船冒险进行，恒有漂没之虞。回空之船，管运员及运丁等恒意存怠玩，或吝惜雇价，将熟习舟子遣散，留不谙驾驭之人，而押运员弁每先行回署，并不在船督率，往往有运船失风之事。"上谕饬"沿途各员催趱，应察风色水势，毋得过于急迫，至涉险失事，亦不得因此旨遂任意逗留，致逾定限。"初，运河中铜铅船及木排，往往肆意横行，民船多畏而让之。粮船北上，亦为所阻。至是令巡漕御史转饬沿途文武员弁，将运漕船催趱先行，余船尾随，循次前进，恃强争先、不遵约束者，罪之。

领运员弁，各省粮船分帮，每帮以卫所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或举一人随帮效力。顺治六年，奏定就漕运各卫中择其才干优长者授职千总，责其押运，量功升转，挂欠者治罪追偿。其后裁卫所外委百总，改为随帮官。康熙五十一年，拣候选千总三十员，发南漕标效力，如有领运千总员缺，听总漕委署押运，果能抵通全完，仓场总督咨送兵部，准其即用。拣选武举，候推守卫所千总有愿补随帮者，可在总署处呈明，遇缺准其顶补，三年无误，以卫千总推用。雍正二年，漕运总督张大有奏称山东、河南轮运蓟州、遵化、丰润官兵米石，沿途管押及回空催趱，例责成押运通判，请添设蓟粮千总二，更番领运，从之。各卫既有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分为押重押空，一重运费二三千金，一空运费浮于千金，帮丁之脂膏竭，而浮收之弊日滋矣。嘉庆十二年，谕漕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运弁等收受馈赠。十四年，巡漕御史又请大加减省。自咸丰三年河运停歇，船只无存，领运之名亦废。

巡漕御史本明官，顺治初省。雍正七年，以粮船过淮陋规甚多，并夹带禁物，遣御史二，赴淮安专司稽察。粮船抵通，亦御史二稽察之。乾隆二年，设巡漕御史四：一驻淮安，巡察江南江口至山东交境；一驻济宁，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一驻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一驻通州，巡察至天津。凡征收漕粮，定限十月开仓，十二月兑毕。惟山东临清闸内之船，改于次年二月兑开，依限抵通，闸外之船，仍冬兑冬开。乾隆间，令闸内闸外一律春兑春开，从漕督杨锡绂请也。嘉庆四年，谕曰："冬兑冬开，时期促迫。嗣后东省漕粮，仍照旧例起征，运赴水次，立春后兑竣开帮，翌年改为冬兑春开。"十五年，令闸河内外帮船，照春兑春开例办理。江北冬漕，定于十二月朔开兑，限次年二月兑竣开行。

凡漕兑，首重米色。如有仓蠹作奸，搀和滋弊，及潮湿霉变，未受兑前，责成州县，既受兑后，

责在弁军，核验之责，监兑官任之。如县卫因米色争持，即将现兑米面同封固，送总漕巡抚查验，果系潮湿搀杂，都令赔换筛扬，乃将米样封送总漕，俟过淮后，盘查比较，分别纠劾。然运军勒索州县，即借米色为由。州县开仓旬日，米多廒少，势须先兑。运军逐船挑剔，不肯受兑，致粮户无廒输纳，因之滋事。运军乘机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开行，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及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通关出自尖丁。尖丁者，积年办事运丁也，他运丁及运弁皆听其指挥。尖丁索费州县，不遂其欲，则靳通关不与，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运军运弁沆瀣一气，州县惟恐误兑，势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上官虽明知其弊，而惮于改作。且虑运军裁革，遗误漕运，于是含容隐忍，莫之禁诘。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难于精择。运军既有贴费，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卖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潮湿不纯之弊，率由于此。积重难返，而漕政日坏矣。乾隆间，漕运总督顾琮条上筹办漕运七事：一，州县亲收漕粮，以免役胥藉端累民；一，杜匿富佥贫包丁代运之弊；一，受未开之帮船催令速行；一，粮船过淮后，分员催趱，以速运漕；一，河道旧有横浅，豫为疏浚，以免阻滞；一，各闸俱照漕规，随时启闭，江、广漕船携带竹木，限地解卸；一，回空三升五合余米，速给副丁，以济回时食用。诏从其议。

各省漕粮过淮，顺治初，定限江北各府州县十二月以内，江南江宁、苏、松等处限正月以内，江西、浙江限二月以内，山东、河南限正月尽数开行。如过淮违误，以违限时日之多寡，定督抚粮道监兑推官降罚处分。领运等官，捆打革职，带罪督押。其到通例限，山东、河南限三月朔，江北四月朔，江南五月朔，江西、浙江、湖广六月朔。各省粮船抵通，均限三月内完粮，十日内回空。仓场定立限单，责成押帮官依限到淮，逾限不能到次，照章纠劾。

承平日久，漕弊日滋。东南办漕之民，苦于运弁旗丁，肌髓已尽，控告无门，而运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如漕船到通，仓院、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敛。至于过坝，则有委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余金。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署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抵通之苦也。逮漕船过淮，又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费用。总计每帮漕须费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此过淮之苦也。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抵通，一切不加苛察。各丁于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藉博微利。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开灌，运道日淤，漕臣虑船重难行，严禁运丁多带货物，于是各丁谋生之计绌矣。运道既浅，反增添夫拨浅之费，每过紧要闸坝，牵挽动须数百人，道路既长，限期复迫，丁力之敝，实由于此。虽经督抚大吏悉心调剂，无如积弊已深，迄未能收实效也。

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帶、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每届修造十一，谓之岁造，其升科积缺漂没者，谓之补修改造，限以十年。至给价之多寡，视时之久暂、地之远近为等差。造船之费，初于民地征十之七，军地征十之三，备给料价。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运者，量给加修银，仍令再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督抚查实纠劾。司修造漕船各官，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或该管官督催不力，及朽坏船不估价申报，均降罚有差。

直隶、山东、凤阳地不产木，于清江关设厂，由船政同知督造。江宁各帮共船千二百余，亦于清江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县民急于考成，旗丁利于诈索，船未到即行交兑，名曰转廒，于是赠耗、使费、赔补、苛索诸弊日滋，运军苦之。嗣裁船政同知，统归粮道管理，令运军支领料价赴厂成造，不敷，即于道库减存漕项银内动支。徐州卫、河南后帮漕船，向亦在清江船厂成造，驾赴河南水次兑粮，程途辽远，易误兑限。寻改在山东临清设厂成造。遇满号之年，令各军于江、安道库银内领价成造。其济南前帮，则在江南夏成镇成造，嗣又改于临清胡家湾设厂。

船成查验之法九：一，验木，二验板，三验底，四验梁，五验栈，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九舱头梢。山东各帮于额运漕船外，向设量存船三十。江苏扬州亦有量存船二十四。先后议裁，并

将扬州卫应裁之船，抵补江、兴二卫贫疲军船。乾隆八年，漕运总督顾琮上漕船变通事宜：一，漕船当大造之年，遇有减歇，即停造一年，与先运之船年限参差，将来无须同时配造；一，赔造之船已出运多次，恒欠坚固，嗣后将赔造接算原船，已满十年尚能出运者，准其将船在通售卖；一，满号之船，向俱分年抽造，其中坚固者，交总漕择令加修，出运一次，许其流通变卖。从之。二十九年，漕督杨锡绂言：“各省漕船当十运届满应行成造之年，如运粮抵通，准在通变价。再买补之船未经满运，或中途猝遇风火，请准就地折变。”诏从其议。大河、淮安等帮漕船，恒有遭风沈溺之事。阿桂奏称，因船过高大，掉挽维艰所致，请较原定尺寸酌量减小。嘉庆十五年，复酌减江、广两省漕船尺寸。运丁利于揽载客货，船身务为广大，不知载重则行迟，行迟则壅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旬者，兼之强拿剥运，捶挞交加，怨声载道，不仅失风之虞也。十七年，以浙省成造漕船赔累日甚，每船除例给二百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纾丁力。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年糜国帑数十百万。及其出运，勒索于州县者又数十百万。催趱迎提，终岁劳攘，夹带愈多，虽苏、松内河，亦无岁不剥运。剥运仍责舟于沿途，甚至拦江索费，夺船毁器，患苦商民，抗违官长，以天庾为口实，援漕督为护符，文武吏士，畏其势燄，莫或究诘。

凡漕船载米，毋得过五百石。正耗米外，例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加增四十，共为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土宜二十石。嘉庆四年，定每船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屯军领运漕粮，冬出冬归，备极劳苦，日用亦倍蓰家居，于是有夹带私货之弊。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馈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其始运道通顺，督漕诸臣不事苛察。逮黄屡倒灌，运道淤浅，漕臣严申夹带之禁，丁力益困。

当商力充裕时，军船回空过淮，往往私带盐斤。漕运总督张大有条上六事：一，长芦、两淮产盐之处，奸民勾串灶丁，私卖私贩，伺回空粮船经过，即运载船中，请严行禁止，违者俱依私盐例治罪；一，粮船回空时，请于瓜洲江口，派瓜洲营协同厅员搜查；一，运司等官拿获私盐，请依专管兼辖官例议叙；一，随帮官专司回空，有能拿获私盐三次及帮船三次回空无私盐事者，以千总推用；一，每船量带食盐四十斤，多带者以私盐例治罪；一，例带土宜之外，包揽商船木筏者，照漏税例治罪，货物入官。自是禁网益密矣。帮丁困苦，爰有津贴之议。江苏漕船，以松江帮丁力为最疲。定例松、太等属每船津贴银三百两，旋加为五百两。帮丁视为额给之项，仍欲另议津贴，开船迟延，州县恐贻误获谴，恒私馈之，以致津贴日增，流弊无已。

漕运抵通及遇浅，皆须用剥船。清初设红剥船六百艘，每船给田四十顷，收租赡船，免其征科。近畿州县距河甚远，恒雇觅民船，河干游民藉之邀利，及接运漕粮，往往有盗卖搀和之弊，甚有盗卖将尽，故倾覆其船，逮运官查明，仍责地户赔偿，倾家荡业。又领船船户例受天津钞关部差管辖，每岁河冰未泮之日，部差催促过堂守候，莫不有费，苦累实甚。三十九年，裁红剥船，依原收租数分派各省，于漕粮项下编征，解粮道库支发。乾隆二年，定每船给红剥银二两，由随帮千总领发，漕船遇浅，由运军自雇民船，坐粮厅酌定雇价。十三年，增设垡船六十艘，造船及用具夫役工食，均于红剥银内支用，余仍分给运军。南粮入北河后，官为雇船剥运，粮艘未到，剥船先期预备，守候累日，且有妨商盐挽运。五十年，谕令另造剥船，南粮抵北河，即剥运赴通，嗣后毋得封固民船，致滋扰累，违者罪之。寻议定官备剥船千二百艘，发交附近沿河天津等十八州县收管，如有商货盐斤，许其揽载，四月以后，调赴水次，毋得远离。翌年复添造三百只，交江西、湖广成造，运送天津，与原设剥船在杨村更番备剥。豫、东二省，因水浅阻滞，定造剥船三百艘，交德州、恩、武城、夏津、临清五州县分管。

清初沿明卫所之制，以屯田给军分佃，罢其杂徭。寻改卫军为屯丁，毋得窜入民籍，五年一编审，粮道掌之。康熙初，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三十五年，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余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凡佥选运丁，佥责在粮道，举报责卫守备，用舍责运弁，保结责通帮各丁。寻佥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雍正初，免文学生员佥运。先是江苏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卫去苏、松水次遥远，遇有应更换之丁，运官赴卫查佥，往返须时，请预佥备丁，造册送粮道，转送总

漕备案。经户部议准。漕督杨锡绂上疏争之，略言："预佥闲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各省卫帮，贫富不等。殷富之帮，本无俟闲丁预备；贫乏之帮，遇有应换之丁，百计搜查，求一二殷丁且不可得，安有数十闲丁可以预备？其不必一也。又殷实军丁，生计粗裕，猝遇收成歉薄，一二年或即转为贫乏，今既佥选注册矣，设需用之时，已经贫乏，是仍以疲丁应选，其不必二也。至送粮道点验，仆仆道途，废时失业，不便一也。卫所州县书吏，喜于贿脱，贫者受佥，不便二也。请停止预选闲丁注册。"从之。

旧制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其后丁地半归民户，运丁生计贫乏，经户部行文清查，不许民间侵占。乾隆初，巡漕御史王兴吾奏："屯田籍册年久散失，无可稽考。亦有册籍仅存而界址难于徵实，或军丁典佃于民，而展转相售、屡易其主者。清田归运，徒滋扰累。盖津贴之举已成通例，民出费以赡丁，丁得项以承运，相沿既久，无碍于漕。况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是与未赎时之津贴同一得项承运，未见有益也。"二十五年，锡绂奏："漕运之有疲帮，实缘运丁债负为累。浙江之金、衢、严、温、处、绍、台、嘉等帮，江南之江、淮、兴、武、凤阳、大河等帮，债欠尤多，帮疲益甚。欲除私负之累，莫若出借官帑。请于浙江江、安道库各提银六万两，专备疲帮领借。每岁督运道员，查按沿途及抵通需用银数，提交押运，至期散给，于次年新运应领项下扣还，俟疲帮渐起，奏明停止。

各省州县卫帮承佥运丁，均以奉文派佥日起，限两月佥解，并查明田地房产，造册送总漕存案。设有亏短挂欠，令其赔补。若佥派后实系卖富差贫，或弃船脱逃，或重佥已革之丁，以及徇情出结、将军丁改入民籍者，承佥之员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其上司照失察例议处。从漕督毓奇请也。道光十三年，给事中金应麟奏："江、浙内河一带漕船，讹诈商民，有买渡、排帮等名目。州县以兑米畏其挑剔，置若罔闻，滞运扰民，为害甚大。"诏林则徐、富呢扬阿严行查禁。

运军往来淮、通，终岁勤苦，屯田所入有限，于是别给行月钱粮资用，其数各省不一。江南运军每名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八石至十二石。浙江、江西、湖广行粮三石，月粮九石六斗。山东行粮二石四斗，月粮九石六斗。其通、津等卫协运河南漕船运丁行月之数，与山东同。各省领运千总等官，于廉俸外多有兼支行粮者。行月二粮，旧时本少折多，且折价每石不过三四五钱，各处官丁常有偏枯之控。诏令漕督议定查照岁支行月旧额本折各半，折色照漕欠每石银一两四钱，永著为令。康熙二十九年，行月钱粮设立易知由单，列明应给各项钱粮，丁各一纸，照款支给。如官役克扣婪索，许本丁将事由载单内，于过淮时陈控。

雍正元年，覆准运船到次，先将本色行月钱粮于三日内给发折色银，由卫守备出具印领受，领运千总钤章，解道验明，以半给军，半封固，粮道赍淮，由总漕监发，愆期迟延者罪之。乾隆五年，议定运丁于解淮验给一半钱粮内，酌留回空费用，数多者扣留三之一，少者酌扣八两，令粮道另行封兑，于过淮时交随运官弁收领，俟抵通交粮后，给发各丁。缘各省漕船回空，每因资斧缺乏，不能及时抵次也。十年，漕督顾琮上言："粮道所押帮船，多少不同，兑开复有迟早，必俟最后之帮开竣，方得赴帮督察，而首进之帮，又不免守候领银之累。请仍令粮道兑准封给领运千总，解淮呈验散给。"从之。

凡漕船停歇，月粮减半给发，民船停运，给月粮原额四之一。三十年，车驾南巡，截留江、浙二省冬兑漕粮各十万石，减歇之船，于应给月粮外，加恩再给十之二，以示体恤。运军月粮，遇闰按月本折均平支给，寻罢。嗣以闰月钱粮乃计日授食，各军春出冬归，停支一月，不免枵腹。山东、河南、浙江、江宁、凤阳等卫闰月有粮，仍照原额支给。山东、浙江及苏、太等卫，遇闰各有额编加征银，江、兴等卫无之，遇闰于道库减存银内支用。江西、湖北、湖南系按出运船米之数支给。河南遇闰亦无加征银，向准山东等省一例支给，经部驳追，寻准其照支。

各省运军名数参差不齐。江、浙每船十一二名不等。嗣议定每船概以十军配运，按名支给行月。安庆卫旧系按漕用军按名派行月二粮。自画一裁减后，每船只用十军，而所载漕粮则倍于他船，应仍按粮支给行月。山东德州等卫有自雇民船装运漕粮者，一体支给行月钱粮。江宁省卫无赡运屯田，遇有减存，同出运之船支给安家月粮。江淮、兴武二卫，原减驾军二名，准其复设，派给行月二粮，

例由布政司行文各府州县支领，每船馈遗书吏六七金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而州县粮书又有需索，每船约二三金不等。十金之粮，运丁所得实不及半也。

漕粮为天庾正供，司运官吏考成綦严。顺治十二年，定漕、粮二道考成则例。经征州县卫所各官，漕粮逾期未完，分别罚俸、住俸、降级、革职，责令戴罪督催，完日开复。康熙二年，议定随漕行月、轻赍各项钱粮，总作十分计算，原参各官限一年接征，而接征之员止限半年，殊未平允。嗣后接徵官限一年，粮道、知府、直隶州一年半，巡抚二年。如仍不完，照原参分数议处。其经征督催白粮各官考成条例，悉与漕粮同。白粮项下减存经费银不得擅用，违者题参，并勒令赔缴。粮道完储钱粮，春秋造册达部，候拨解京饷。年终及离任日，藩司盘查出如有侵亏，揭报巡抚题参。

凡漕欠，无论多寡，均发各粮道严追，承追官吏严查本弁本军产业，估计变售偿补。如运军侵粮逃逸，报明户部，行文总督提究。挂欠米石，追完补运，与本帮原欠米不符者，将过淮不驳换之总漕及督漕、承运各官并采买搭运之员，一并纠劾。其运到之米，按数收用，以免累及运军。承平日久，法令日弛，粮道及监兑、押运官既不亲临水次，粮船抵淮，漕总复不严行稽查，于是弁军任意折银，沿途盗卖，抵关时遂多挂欠矣。

四十五年，令嗣后耗赠漕截等银米，暂存粮道仓库，俟回空时，仓场查明，按其挂欠数扣抵。不足，以行粮抵补。旋议定挂欠漕粮不及一分至六分之弁军治罪，总漕、粮道按所欠分数议处，并将所欠漕粮，由总漕、粮道及监兑、押运、佥丁、卫所各官至运丁，分别担任，均限定期内偿还。不完，总漕、粮道交部议，运官、运军分别治罪，仍责成总漕、粮道赔偿。全完者，优叙。

粮船抵通起卸漕米，例买别帮余米抵补。雍正三年，奏准嗣后漕米如有不足，即分别参处偿还，不得以别帮余米买补。其运军日用余米，许其售卖，余并禁阻。

漕船经涉江湖，偶遇风涛漂没，沿途催趱各官，及汛地文武官，亲临勘验出结，总漕及巡抚覆勘奏免。若军弁诈报漂没，及漂没而损失不多，乘机侵盗至六百石者，拟斩；不及六百石，充发极边，漕米按数赔缴。文武官遇漕船沉溺，不将情由申报，押运官弁巡查不谨，致失火焚毁者，俱降一级调用。地方官不协救，延烧他船者，罚俸一年。雍正初，奏准漕船在内河失风漂沉者，不许豁免，押运官弁照失于防范例，罚俸一年。如有假捏，严加治罪，出结官弁，从重议处。凡海洋江河遭风漂没，领运弁运幸获生全者，照军功保守在事有功例，晋级赐金。其漂没身故者，官弁照军功阵亡例，分别准荫加赠，运军给予祭葬银。

乾隆七年，议定漕船失风火灾，船未沉没，无论已未过淮，即令修固复载抵通。如已被沈难舁者，雇民船载运，随帮过淮盘验抵通。如失事在过淮以后，黄河中流，民船难募，令先分通帮带运开行，沿途仍雇觅民船装载。通帮各丁，出具互结，稍有亏欠，责令偿补。江、广漕船失风沈溺，如果不堪舁修，无论已未满号，地方官验明，申报总漕，就近变价，令运弁赍交粮道发给。回空漕船失事亦如之。嗣议准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省买补船艘，如已满号，遇失风事故，就近折变，价银封交员弁携回，由粮道验给各军，以补新漕。漕船遇冰凌迅下，致被损坏，及雷火焚毁，沈失米粮，免其偿补。

各省漕粮，岁有定额，凡荒地无征者，督抚勘实报免，随漕银米，一例蠲免。灾伤之区，应征漕粮，及折改漕价，酌量各被灾轻重，分别缓征、带征。遇带征之年，复又被灾伤，分年压征带补。沿江沿海田地坍没水中者，保题豁免。水旱偏灾民地，例得蠲免，惟应船役，即被灾甚重，仍须供修船雇募等事，不得同邀宽典。康熙三十七年，议定京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六州县红剥船户所领地，水旱一体蠲免。水淹田亩，例于岁终确勘，涸前起征，淹则停免。雍正十年，定淹田漕米照压征例，俟冬勘后，涸则带征，淹则豁免。

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赋额最重。世宗以来，屡议蠲缓，然较之同省诸府县，尚多四五倍或十数倍。道光时，两遭大水，各州县每岁歉蠲减，遂成年例。嗣是征收之数，除官垫民欠，每年仅得正额之七八或五六而已。军兴以后，两府一州，受害尤酷。同治二年，谕江督、苏抚查明，折衷议减，期与旧额本轻之常、镇二府，通融核计，著为定额。其绅户把持、州县浮收诸弊，永远禁革。四年，户部遵议："江苏常、镇、太五属编征米，系会同漕赠行月南恤局粮等款征收。应如李

鸿章等所奏，无分起运留支，一体并减，酌科则之重轻，视减成之多寡，计原额编征米豆二百二万余石，减五十四万余石。”民困稍舒。曾国藩又请将苏、松地漕钱粮一体酌减。部覆漕项为办运要需，若议核减，费必不敷，势须另加津贴，于民生仍无裨益。诏令国藩、鸿章仿浙省成例，核实删减浮收，并严禁大户包揽短交等弊。是年减浙江杭、嘉、湖三属米二十六万余石。

海运始于元代，至明永乐间，会通河成，乃罢之。清沿明代长运之制。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奏不可行者十二事，略谓，“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于不测之地。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上谓“海运既多窒碍，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万一赢绌不齐，惟有起剥盘坝，或酌量截留，为暂时权宜之计，断不可轻议更张，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也。”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

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高堰漫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浅阻，输挽维艰。吏部尚书文孚等请引黄河入运，添筑闸坝，钳束盛涨，可无泛溢。然黄水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上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海运之议复兴。诏魏元煜、颜检、张师诚、黄鸿杰各就辖境情形筹议。诸臣惮于更张，以窒碍难行入奏。会孙玉庭因渡黄艰滞，军船四十帮，须盘坝接运，请帑至百二十万金。未几，因水势短绌，难于挽运，复请截留米一百万石。上令琦善往查，覆称玉庭所奏渡黄之船，有一月后尚未开行者，有淤阻御黄各坝之间者，其应行剥运军船，皆胶柱不能移动。上震怒，元煜、玉庭、检均得罪。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建言：“治道久则穷，穷则必变。河道既阻，重运中停，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虽一时之权宜，实目前之急务。盖滞漕全行盘坝剥运，则民力劳而帑费不省，暂雇海船分运，则民力逸而生气益舒。国家承平日久，航东吴至辽海者，往来无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微湿侵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至于屯军之安置，仓胥之稽察，河务之张弛，胥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亦病，不变通将何策之从？臣以为无如海运便。”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时琦善督两江，陶澍抚安徽，咸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乃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嗣澍言：“现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剥费巨，仍由河运。”上乃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

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余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后，转运京仓，派步军统领衙门文武员弁沿途稽查。沙船耗米，于例给旗丁十八万余石内动放，所节省耗米六万石，仍随同起运。承运漕粮每石给耗米八升，白粮耗米一斗，以补正米之不足。仍将漕运商耗核出二成，白粮核出三成，由津局给价收买，随正交运。漕粮无故短少微变，于备带耗米内补足；不敷，勒令买补。如有斫桅松舱伤人等事则免之。船户脚价饭米折色并津贴等银，先于受兑后发七成，余三成交押运员弁，到坝后查无弊端，始行全发。沙船余米不下十万石，初照南粮例，听天津人照市价收买。嗣以商人希图贱价售买，改由官为收买，其价银由江南委员转发船户，后仍令商船自行售卖。

每届海运期，沿海水师提镇，各按汛地，派哨涓船兵丁，巡防护送，并派武职大员二，随船赴津。上海交兑时，先期咨照浙江提镇水师营出哨招宝、陈钱一带地方，江南提镇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会于马迹山，山东总镇出哨成山、石岛，会于鹰游门，以资弹压。山东洋面，责成游击、守备，搜查岛屿，防护迎送。后以邵灿言，停派护送武职大员，责成沿海水师逐程递护。嗣宁、沪商人各置火轮船一，遇新漕兑开行时，分别扼要巡防。

剥船，直隶旧设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拨故城等处，八百艘留杨村，余千五百艘集天津备用。后雇觅堪装漕粮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津，先仅府县仓廒庙宇拨卸三十万石，余令剥船径运通仓。随将天津仓廒庙宇所储漕米运通，无庸转卸北仓，致多周折。至商船二次

抵津，如剥船不敷装载，即将米先储府县仓庙宇；不敷，再剥储北仓。随令原剥将所储米石尽数运通。剥船足敷装载，即按首次商船办法，不必分储北仓，以归简便。剥船百六十只为一起，由经纪自派人分起押运交仓，押运员役禀报仓场，复驰回续押后起米船。经纪等止须带领斛手到船起卸，如有藉端刁难需索，交地方官从严治罪。

各州县经管剥船，每年例给修艌银五两，三年小修一次，给费二十两，岁终漕竣，逐一挑验，船身坚固者，酌量修艌，如损坏较甚，即核赏估价，所需经费，于道库油艌银项下动拨。封河守冻期内，每船工食银十五两，运米百石，给脚价八两四钱，食米一石一斗五升。嗣每百石加脚费五两。李鸿章因官剥船户贫困滋弊，例定工食银十五两，仅领一半，不敷赡家，请每船由苏、浙漕项内酌贴五两，部格不行。鸿章上疏争之，诏从其议。商船领运漕粮，迅速无误，万石以下给匾额，五万石奖职衔，每次奏保以百二三十人为限。

七年，蒋攸铦请新漕仍行海运。上以近年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不许。其后各省岁运额漕，逐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二十六年，诏复行海运。二十七年，议准苏、松、太二府一州漕白粮米，自明岁始，改由海运。三十年，复令苏、松太二府一州白粮正耗米，援照成案，由海运津。咸丰元年，户部尚书孙瑞珍请河海并运。御史张祥晋请将江苏新漕，援案推广常、镇各属及浙江，一体海运。下江督陆建瀛、苏抚杨文定、浙抚常大淳妥议。覆称明年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白粮米，请一律改由海运。浙漕碍难海运，请仍循旧章，从之。二年，建瀛上筹办海运十事，下部议行。是年以浙江漕船开兑过迟，回空不能依期归次，诏来岁新漕改为海运，从巡抚黄宗汉请也。五年，河决铜瓦厢，由张秋入大清河，挟汶东趋，运道益梗。六年，截留江苏应运漕粮二十万石供支兵饷，实运漕白正耗及支剩给丁余耗米七十五万五千余石，其歉缓南漕，令各州县依限催征运通。

同治七年，议试用夹板船装运采买米石，水脚银数悉仍沙船例，给银五钱五分，挽至天津紫竹林，由商董就近寄栈，听验米大臣会同通商大臣验收过剥，所需小船剥价、栈租、挑力，每石给银七分，由商董承领经理。又每石给保险银三分，设有遭风抛失，责令贴补。至每米千石，随耗八十石，备带余米二十石，剥船食耗米十一石五斗。又每百石给津、通剥价银八两一钱四厘，通仓个儿钱折银二两，均照海运正漕采买各案办理。是年以津沽河面狭隘，常有沉船失米之虞，于大沽增设海运外局。

九年，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浙省来岁新漕，酌拟海运章程十四条：一，委员分办，以专责成；一，新漕仍由上海受兑放洋，白粮仍循案装盛麻袋，首先运沪；一，宽备海运商船，并由苏省多拨沙船，移浙济用；一，经耗等米，仍照支给，商耗饬带本色并余耗申糙等米搭交仓；一，增给天津剥船耗米，以弥亏欠；一，津、通经费，照案备带，＜⿰⿱米亶＞羡等款，仍按数抵解；一，商船准带炮械，并由商捐轮船护送，仍责成沿海水师实力巡防；一，天津交米后，循旧责成经纪，续到之船，仍由天津道验收；一，循案加增海运经费；一，米船到津，应多添排数，宽备剥船；一，商船水脚等项，照案核给，并二成免税，酌定赏罚；一，商船二成免私之货，仍以米石计斤，所带竹木，照案免税；一，商船回空载货，照向章免税；一，米船抵津交卸，严禁经纪斗斛剥船需索浮费。"十部议行。十年，鸿章言："剥船守候苦累，每载米百石，请加给脚价银五两，并另筹运白粮民船守候口粮银万二千两，由苏、浙粮道库漕项内拨解；不敷，则由司库通融借拨。"

十一年，昌浚请以轮船运漕，从之。轮船招商，由商人借领二十万串为设局资本，盈亏悉由商任之。购坚捷轮船三艘，每年拨海运糟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仍照向章办理。轮船到津，命直督筹备剥船转运，并会同仓场侍郎监栈查验，仍仿照白粮例，由江、浙抚道运通交纳，以杜折耗偷漏。轮船协运江、浙漕粮，签明某省漕白粮米字样于米袋之上。粮米上栈时，由沪局派员临兑；兑竣，即由轮船商局给收米回文，以后装船起运，俱由商局核办，沪局不再与闻。其栈费夫力，亦由商局任之。凡漕粮派装轮船，轮船商局酌委执事，会同沪局详验，米色干洁，方行收兑，文轮局押赴浦江东栈斛收。抵津，饬津局各员董提前验收，以免壅滞。轮船每艘载米三千石，填发连单，由津局稽核，一切领银领米等结悉罢之。轮船运米，由上海道填给免税执照，并援

例得酌带二成货物。其洋药及二成之外另带货物，仍须纳税。

乔松年奏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淤塞，拟因势利导，俾黄水先驱张秋。其张秋南北，普行挑浚，修建曾坝以利漕。丁宝桢、文彬奏请挽复淮、徐故道。事下廷臣会议。复称铜瓦厢决后，旧河身淤垫过高，势不能挽复淮、徐故道。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鸿章奏请仍由海道转运，令各省酌提本色若干运沪，由海船解津，余照章折解，以节运费。并随时指拨漕折银两采买接济，并请停止河运采买粮石，推广海运。仍下部议。行是江北漕粮，由河运通，至是亦试办海运。十三年，奏准江西在沪采买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每石脚价银二两七钱。光绪元年，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交招商局由海运津。江西、湖南寻停。

宝桢奏运河废坏，莫非黄水之害，治运必先治黄。应先将微山湖之湖口双闸及各减闸，迅速修砌，及时收蓄，以保湖潴；运河正身亦须量为疏浚。嗣桂清、毕道远、广寿、贺寿慈等亦以筹款修复运河为请。黄元善复称："自黄河北徙，运河阻滞，改由海运，原属权宜之计。当时奏定江苏漕额，以河运经费作为海运支销，每石不得过七钱。嗣以经费不敷，迭次请增。江苏所加，距一两不远，浙江已加至一两，较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二年海运经费尚有节省归公者，大相径庭。且海运历涉重洋，风波靡定，万有不测，所关匪细。河运虽迂滞，而沿途安定，经费维均。自各省以达京仓，民之食其力者，不可数计。裕国利民，计无善于此者。现停运未久，及时修复，尚属未晚。再迟数年，河道日淤，需费更巨。臣以为河运迂而安，海运便而险，计出万全，非复河运不可。"上命河督、漕督及沿河各督抚筹画具奏。沈葆桢疏驳桂清、毕道远等请将有漕省分酌提漕项及将海运粮石分出十数万石改办河运之议，并力言："河运决不能复。运河旋浚旋淤，运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路亦随为转移。而借黄济运，为害尤烈。前淤未尽，下届之运已连樯接尾而至，高下悬殊，势难飞渡。于是百计逆水之性，强令就我范围，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届之淤复积。设令因济运而夺溜，北趋则畿辅受其害，南趋则淮、徐受其害，亿万生灵，将有其鱼之叹，又不仅徒糜巨帑无裨漕运已也"。七年，令直督饬招商局有协运漕粮时，酌分道员驻津验兑，并责成粮道严督治漕事人员，兑米时加意查察。因招商局协运江、浙漕粮，有搀杂破碎诸弊故也。

十年，法人构衅，海运梗阻。太常卿徐树铭言："漕粮宜全归河运，请于运道经行处疏浚河流，修治闸坝，并选雇民船以济运。"明年，曾国荃言："来年河运酌添江苏漕粮五万石，并将邳、宿河道淤浅处，酌估挑浚。"从之。卢士杰言："郑州黄河漫口夺溜，山东运河十里堡门外积淤日宽，回空漕船，不能挽抵口门。现宁、苏新漕待船装载，邳、宿挑淤筑坝，必待空船过竣，方可兴工。"上命迅饬疏浚积淤，俾漕船早日南下。十五年，从山东巡抚张曜请，改拨海运漕米二十万石，仍归河运。曾国荃、黄彭年奏："江、安河运米石业经截留充赈。苏属河运漕米十万，前已改归海运，各州县起运，均已抵沪，骤改河运，窒碍难行。且雇船将近千艘，亦非旦夕可致。请俟本年冬漕，再行遵旨提前河运，以期规复旧章。"制可。

十九年，北运河上游潮、白等河狂涨，水势高于堤颠数尺，原筑上堰，俱没水中，运河水旱大小决口七十余处，由津运京米麦杂粮千数百艘，在杨村阻浅，命鸿章将各口门堵合，并疏浚河身，停蓄水势，以利舟行。二十二年，王文韶奏："南漕改行海运，惟江北漕粮仍由河运，复于苏、松项下提拨米十万石并入河运。船多道远，自黄入运，自运入卫，节节阻滞，船户穷无复之，窃米搀水，诸弊丛生。本年漕船到津，较昔已迟二三月，诚恐有误回空。已饬并程催趱，克日兑收。但此次截留江北漕米五万石，米色尚佳。江苏五万石，米色参差，甚或蒸变，剔除晾晒，几费周章，盖运受黄病，已非人力所能挽救。拟请自本年始，改拨苏漕之十万石统归海运。其江苏冬漕仍办河运，以保运道。"下部议行。御史秦夔扬以江北河运劳费太甚，疏请停办，改折解部。部议漕粮关系京仓储积，未便遽更旧制。

二十六年，以战端既开，从陈璧请，于清江浦设漕运总局。车驾西幸，转运局移汉口，清江改设分局。是年南漕改用火车由津运京。二十七年，以财用匮乏，谕："自本年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各省大吏清厘整顿，节省局费运费，并查明各州县征收浮费，勒令缴出归公，以

期汇成巨款。”奕劻请于应办白粮外，每年采办漕粮百万石，纯用粳米，并不得率请截留，从之。二十八年，部议本年江、浙漕粮，纯归招商局轮船承运，费应力从减省。盛宣怀奏：“近年沪局轮船，因事起运太迟，栈耗既巨，及运至塘沽，又值联军未退，费用倍于常时。二十六、二十七年两年，招商局所领水脚，实不敷所出。本年太古洋行愿减价揽载，英、日议定商约，均欲漕运列入约章，臣等力拒之。盖招商局为中国公司，前李鸿章奏准漕米、军米悉归招商局承运，实寓有深意也。此次详察中外情形，拟请自二十八年冬漕始，于向章每石轮船水脚保险等项漕米银三钱八分八厘一毫内减去五分，永为定制。”从之。

江、浙漕粮由海运津，向用剥船运至通仓，每石支耗米一升一合五勺，名曰“津剥食耗”。自南漕必用火车运京，此项耗米，必令随正交仓。嗣因运米事竣，每有亏耗，许仍旧支给，以抵车运亏耗云。

清史稿卷一二三　志第九八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地，而内地十一区，尤有裨国计。十一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

长芦旧有二十场，后裁为八，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旧有二十场，后分为九，及日本据金川滩地，乃存八场，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场，其地分隶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场，行销福建、浙江两省。其在台湾者，尚有五场，行销本府，后入于日本。广东二十七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七省。四川盐井产旺者，凡州县二十四，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云南盐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销本省。河东盐池分东、中、西三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陕甘盐池最著者，曰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两省。

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之盐出于海，四川、云南出于井，河东、陕甘出于池。其制法，海盐有煎、有晒，池盐皆晒，井盐皆煎。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板晒次之，煎又次之。论成本，则晒为轻，煎之用荡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愈重。此其大较也。

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乃命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裁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曰都转运使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

其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惟两淮以道光时陶澍变法，奏除引目，由户部宝泉局铸铜板印刷。顺治三年，以淮、浙领引距京远，设都理引务官驻扬州，至七年裁。十五年，发引于运司，寻命运司仍委员赴部关领，票亦领于部。

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事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得盐则贮之官地，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坨。未检查者曰生盐，已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两淮总栈始由商主，后改官栈。四川以行销黔、滇者为边岸，本省及湖北为计岸，潼川州为潼岸。河东总岸立于咸丰初。其行陕西者，以三河口为之汇。行河南者，以会兴镇为之汇。山西则蒲、解，于安邑运城立岸，而泽、潞等处亦分立焉。

大抵畅岸外有滞地，或展限，或减引，或停运，或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诸法。并引附销者，将积盐附入，三引销一引。又纳引半之课行一引之盐，纳三引之课行二引之盐是也。统销者，将积引统毁，其正杂钱粮令商人分年完缴。融销者，以畅岸济滞地是也。

凡引有大引，沿于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所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

引、余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于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以其抬价，奏请每引限给一钱二分，旋禁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五百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万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地，售额亦同。嘉庆以前，引多票少，后乃引少票多，盖法以时变如此。

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盐课分二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丘折。边布者，明时灶户按丁征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征银三钱，是谓布盐。灶课向分地、丁为二。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用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言，将丁银摊入于地征收，由是各省如所奏行，然长芦边布之名犹仍旧。丘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土扁＞所纳钱粮，谓之盐丘。其供应内府及京师、盛京各衙门之盐，康熙中悉裁，只供内府、光禄寺二十万斤，折银解部充纳。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厘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末造，加价之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征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其后统一区夏，引日加而课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嘉庆五年，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光绪末，合课厘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豫算，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盖税以时增又如此。

顺治二年，谕各运司，盐自六月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徵收。旋蠲免明末新饷、练饷及杂项加派等银。十六年，户部议准各商盐船用火烙记船头，不许滥行封捉，其过关只纳船料，如借端苛求，以枉法论。十七年，用两淮巡盐御史李赞元言，回空粮艘禁缉夹带私盐。康熙九年，两淮巡盐御史席特纳、徐旭龄言："两淮积弊六大苦：一，输纳之苦；一，过桥之苦；一，过所之苦；一，开江之苦；一，关津之苦；一，口岸之苦。总计六者，岁费各数万斤，应请革除。又掣挚三大弊：一，加铊之弊；一，坐斤之弊；一，做斤改斤之弊。此三弊者，惟有严禁斤重一法，乞交部酌议。"定例，凡桥所掣挚，溢斤割没，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额。如夹带过多，掣官虚填太重者，商则计引科罪，官则计斤坐赃，庶掣挚公而国法信。上命勒石严禁，立于桥所及经过关津口岸。席特纳又陈："自康熙七年，盐臣差遣稍迟，前任盐差于征完本年课银外，又重征新盐。盐尚未卖一引，而课已征至二十余万。此种金钱，追呼无措，非重利借债，即黄鬻赴比，应请停止。"如所请行。十六年，用户科给事中余国柱言，命将商盐掣验每引加二十五斤，加课二钱五分，永远革除，著为例。二十年，命革除三藩横征盐课。

自滇、黔告变，所在揭蜂起，盐无行销地，商皆裹足不前，至亦榛墟弥望，地所得售。计臣以军需所恃，督饷之檄，急如星火，商于是大困。时天下盐课两淮最多，困亦最甚，赖巡盐御史刘锡、魏双凤多方抚恤，输纳忘疲。至是海内殷富，淮南宁国、太平、池州等府，及两浙、山东、广东、福建，先后增引，利获三倍。不特额外照旧行销，且愿先呈课银，请将以前停引补还。四川经明季之乱，江、楚人民迁移其地，食盐日多，请引数倍于昔；所开之井，为滇、黔资，水陆无滞。而福建、广东、两浙招徕灶丁，垦复盐地、盐丘，报部升课者不绝。又两浙各场涨垦荡地二万二千七百余亩，广东各埠每斤加七十斤，江西南、赣二府盐引，至三十六年，加斤配课亦如之。上以寰宇升平，免浙江加斤银之半，共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余万。三十八年南巡，复谕各盐差："向因军需，于正额外更纳所私得赢余，著将此项停罢。其两淮盐课，前曾加四十万，著减其半。"四十三年，用江南总督阿山言，革除两淮浮费数十万，勒石永禁。五十六年，长庐巡盐御史田文镜请将山东所裁盐引补足办课，经部议准。上以加引增课无益，不许。

先是顺治二年，世祖定巡视长芦、两淮、两浙、河东盐政，差监察御史各一，岁一更代。其山东盐务归长芦兼管，陕西归河东兼管。十年停，盐务专责成运司。寻因运司权轻，仍命御史巡察。康熙十一年，复停巡盐。明年，巡抚金世德以直隶事繁，请仍差御史。于是两淮、两浙、河东皆复

旧制。既而两广、福建并设巡盐御史。五十九年，仍交督抚管理。

时盐课惟广东、云南常缺额，因康熙初粤商由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故弊端百出。嗣将排商费万余两入正课，举报殷户以充场埠各长商，而场商货薄，不能尽数收买，致场多卖私。五十七年裁场商，由运库筹帑本三十六万，分交场员收买。且置艚船给水脚，运向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配盐，按包纳价，获有盈余，名为场羡。其卤耗余剩盐斤，及配引外多收余盐，发商行运。又有子盐京羡、余盐、羡银等名。后余盐改引，将余羡归入正额，而粤盐遂有办羡之事。后粤商倒歇至五十余埠，滇盐由商认票办运，而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全恃木柴，故运费工本皆重，而盐课率以一分，又重于他省。富商弃之弗顾，强签乡人承充。及倒罢末由追缴，乃责里中按户摊纳。迨乾隆时，一蹶不振，遂令历年督抚分偿。

世宗初年，裁福建、浙江巡盐御史。时上于盐政颇加意。河东盐池形低，屡为山水灌入，向例修墙筑堰，皆派蒲、解十三州县之民应役。从巡盐御史硕色言，岁拨银六千两，以三千作岁修，三千贮运库备大修，民累始纾。又以盐法莫急于缉私，但有场私、有商私、有枭私，而邻私、官私为害尤钜。欲缉场私，必恤灶而严其禁。故于雍正二年两淮范堤决，沿海二十九场为潮淹，特发帑金以赈。五年，以淮商捐银建盐义仓积谷，谕更立数仓于近灶地，以备灶户缓急之需。此政之在于恤灶者。

六年，江南总督范时绎言："两淮灶户烧盐，应令商人举干练者数人，并设灶长巡役，查核盐数，输入商垣，以杜私卖。"两淮巡盐御史戴音保言："场灶烧盐之具，深者盘，浅者＜□鉓 敝＞，设有定数，而煎盐以昼夜为火伏，并巡查息火后私烧。近有灶户私置盐敝，火伏又不稽查，故多溢出之数。请饬盐官申严旧法。至淮南晒扫，惟有商人收买配运，酌加引课。"均命著为例。此所以严其禁也。

欲缉商私，必恤商而严其禁。故二年两淮各场，因灾灶盐不继，商本倍增，从巡盐御史噶尔泰言，令将本年成本之轻重，合远近脚价，酌量时值买卖。至食盐难销处，值有纲地行销不敷，亦准改拨。兵部尚书卢询请加引免课，以期减价敌私，命长芦、两淮每引加五十斤，免纳课银。此政之在于恤商者。十一年，从江南总督尹继善言，改设淮南巡道，督理扬州、通州等处盐务，并于仪征之青山头立专营缉私。

其稽官私也，自明以来，膺盐差者，回京例有呈献，及上严禁，始各将所得报缴。独福建八万余两为总督满保查出，于是裁撤盐官，盐商命各场由州县监管。嗣广东总督杨琳言："地方官办课，必委之家丁衙役，非设铺分卖中饱，即发地里勒派。且恐赀本不足，挪动地丁钱粮。应将场商停设，发帑委官监收，埠商仍留运销纳课。"从之。

是时上于盐官量重李卫。卫在浙江可称者，莫如办帑盐。帑盐者，由松江、台州、温州三府场盐产旺，灶多漏私，卫请发帑银八万，交场员收买。复奏设玉环同知，使经理收盐事，而舟山内港内洋、岱山附近之秀山长涂、平阳县界之肥艚，均委官管理收发。崇明场盐，令知县主之。所收帑盐，尽销本处鱼户、蜇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他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余银作为盈余。由是私净官畅，每年引不敷运，加领余引十五万。凡商运余引，引输租银四分，所完课银，与帑盐盈余，并案题报，年约银十万余。

自上清厘盐政，积弊如洗。然自裁革陋规，归入正项，上又有"耗羡入正额，恐正额外复有耗羡，商何以堪"之谕，盖已知其弊矣。十三年，署副都御史陈世倌言："盐课引有定额，斤有定数。按引办课，未必果有奇赢，即获微利，何妨留与商人，裕其资本。乃近年多有以随利归公者，考其实乃阴勒商重出。故在官多一分之归公，在商添一分之诛求，此商受其弊者也。又有以捐助题请者为急公，亦阴勒商总公派。及项无所出，非拖欠引纲，即暗增引斤，或高抬盐价，此国与民并受其弊者也。请嗣后办按引办课，一切归公捐助等名，应永远停止。"上命庄亲王议。寻覆如所请行。

时江西驿盐道沈起元与江南总督赵宏恩书，亦言："昔年陋规，非皆收纳，今以墨吏私赃作报部正款，在大员自无再收之理，而僚佐岂能别无交际？其为商累实甚。"后有闻于高宗者，乃将两淮盐政公费、运使薪水，及云南黑、白、琅井规体银蠲除。

初，世宗从宏恩言，命给贫民循环号筹，听于四十斤内负贩度日。至乾隆初元，户部题准六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少壮有残疾、妇女老而无依者，许于本县报明，给印烙腰牌木筹，日赴场买盐一次。既两淮巡盐御史尹会一、两广总督鄂弥远先后奏言："奸民藉口贫苦，结党贩私，两查兵役，未便概撤。"后以贫民过多，停牌盐，每名日给钱十文至二十四文。

寻改浙江巡抚为总督，兼管盐政，谕酌定增斤改引法，将杭、嘉、绍三所引盐，照两淮旧额，每引加五十斤，松所照温、台例，改票引九万余道，引给四百斤，均不加课，以期复旧。又谕裁云南羸余，其价减至三两以下，广西仍减二厘，免征两广盐课每千斤余平银二十五两。三年，改浙督仍为巡抚，兼管盐政。六年，以淮南灶盐署月多耗，命五六月每引加耗十五斤，七八月递减五斤。至十三年，淮北亦仿行。又命两淮于定额外，每引加给十斤。

十六年，以省方所至，谕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加十斤。先是雍正初，因长芦积欠甚多，每引加五十斤。嗣经部覆按所加斤折中核算，年应增课银八万六千余两。高宗念商力艰难，命减半纳课。二十八年，裁运商支应。以云南巡抚刘藻言，加给黑、白两井薪本银。四十二年，以河东监斤陆运亏折，命每斤加耗五斤。时价平销速，两淮请豫提下纲之引，岁入至五六百万。惟乘舆屡次游巡，天津为首驻跸地，芦商供亿浩繁，两淮无论矣。

或遇军需，各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盐商时邀眷顾，或召对，或赐宴，赏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习，亦由此而深。或有缓急，内府亦尝贷出数百万以资周转。帑本外更取息银，谓之帑利，年或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五十一年，以两淮历四年未豫提，命江督查奏。寻请嗣后每间一纲豫提一次。上谕以正引畅销为主，无庸拘定年限。厥后惟五十七年及嘉庆五年各行一次。且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缴提引余息银数逾十万，命江苏巡抚彰宝查办，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赔。至四十七、四十九两年，乃先后豁免三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后遇大经费，商人但藉输将之数，分限完纳，一二限后，率皆拖欠。

五十六年，江西巡抚姚棻奏："建昌府界连闽省，路径较多，必添设缉私卡巡，始收实效。"上曰："行盐分界，必使民食不至舍近求远、去贱就贵乃善。建昌既距福建为近，其价必轻，何以不就近行销？若酌改盐征、盐课移彼地输纳，非惟便民，即私贩亦将不禁自止。"旋两江总督觉罗长麟、湖广总督毕沅等奏称："小民惟利是图，往往得寸思尺。如建昌划归闽省，则私贩即可越至抚州，于全局所关不细。"乃命仍旧。既长麟奏请建昌设总店，属县设子店，分销课引，依闽省时价斤减二文以敌私，更于各要隘分巡严缉。得旨速行。

河东自十年众神保就见行贱价，定为长额，而商始困。后池盐收歉，借配芦、蒙、花马池各盐，又开运城西六十里之小池。时民食缺少，商倒无人承充，乃令退商举报短商，五年更换，富户因受累多规避。四十七年，巡抚农起奏准，仍定为长商，引地分三等配匀，复请加价二厘，试行三年再核定。嗣经部议驳，得旨允行。久之，力仍竭蹶。五十六年，命冯光熊巡抚山西，调甘肃布政使蒋兆奎为山西布政使。初，兆奎以河东运使入觐，帝问办潞盐之策，以课归地丁对。及光熊入京，命与军机大臣议之。未定，而山西署巡抚布政使郑源璹疏至，力言不便。上曰："课归地丁，朕早虑及地方官曾受盐规，必持异议。今郑源璹果然。伊调任河南，河南亦有行销河东引地。倘从中阻挠，从重治罪。"八月，光熊言："河东盐务积疲，惟有课归地丁，听民自运。既无官课杂费，又无兵役盘诘及关津阻留，未有不前者。请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凡山西、陕西、河南课额，在于三省引地百七十二属地丁项下摊征。"于是山西摊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二两、陕西摊十四万六千三十七两、河南摊八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各有奇，并议章程十：一，课银各解本省藩库，虽遇蠲免地丁之年，不得蠲免；一，部引停领，免纳纸朱银；一，无许地方官私收税钱；一，盐政运使以下各官俱裁汰；一，移河东道驻运城，总管三场；一，盐池照旧岁修；一，三场仍立官秤牙行；一，课项内有并余积余

等银，应分别摊免；一，运阜运储二仓谷石，应分别归并存借；一，盐政应支各款，各就近省藩库动支。从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光熊、兆奎奏言，自弛盐禁，民无摊课之苦，有食贱之利。而陕西巡抚秦宗恩、河南巡抚穆和蔺亦以盐充价减闻。上甚悦。甘肃盐课，雍正元年尝摊入地丁，九年复招商，至是仍行前法。而陕西汉中、延安二府及鄜州各属之食花马池盐者，亦一并摊入地丁焉。

嘉庆四年，命停各省盐政中秋节贡物。五年，以云南课额常亏，从巡抚初彭龄言，改为灶煎灶卖，民运民销。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见煎实数，将定额匀算摊征，有余作为溢课，尽征尽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至八年，著为定章。十年，谕两淮监每引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先是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向听民贩于托克托城办盐，分销山西食土盐各地，不准运赴下游。其后稽察渐懈，竟顺流而下，不独池盐为所占，且侵及长芦、两淮。十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办奸民出贩，请饬阿拉善王将所留汉、回奸民献出。王惧，献盐池，命将其岁入银八千两如数赏给。寻户部侍郎英和同山西、陕甘督抚会奏："潞商赔累，缘以贱价定为常额。请照乾隆十年以前例，按本科价。其吉兰泰池，潞商力难兼顾，请另招他商。"十五年，以新商亏课，改官运。工部侍郎阮元言："官运不难，难于官销。若亏课额，势必委之州县，非亏挪仓库，即勒派闾阎，是能销之弊更甚于不销。"于是部议吉兰泰引，请饬还阿拉善王，赏项停给。原定额引，改为潞盐，余引名吉兰泰活引。

两广自康熙时发帑收盐，运销后乃收课。乾隆五十三年，总督孙士毅以商欠积至六十九万八千余两，请停发帑本，令各出己资，在省河设局经理。五十四年，新任总督福康安会同士毅筹定章程，并两粤百五十埠为一局，举十人为局商，外分子柜六，责成局商按定额参以销地难易，运配各柜，所有原设埠地，悉募运商，听各就近赴局及各柜领销，交课后发盐二十九埠如旧。所谓改埠归纲也。行之二十余年，局商以无应销之埠，歧视埠商。其始准局商捆运余盐，弥补帑息。嗣乃不问正引完否，贪销余盐，反碍正引。疲埠欠饷，辄用盐本垫解，久之亏益钜，虽局商认完后，埠商仍按引捐输，而此十人者已物故，家产荡然矣。嘉庆十一年，总督蒋攸铦以闻，乃裁局商，改公局为公所。择埠商六人经理六柜事，各有埠地，自顾己资，不至滥用。且定三年更换，以免把持，谓之改纲归所。二十五年，命停两淮玉贡折价银。

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言，淮盐至楚，岸本无封轮之例，盐政全德始行之，请散卖为便。湖广总督陈若霖奏称积盐尚多，若全开售，恐疏销不及，盐行水贩压价赊欠。谕俟积盐售毕，再随到随卖。二年，两淮巡盐御史曾燠奏称轮规散后，争先跌价抢售，有亏商本。玉庭奏无其事。若霖言本年较前实溢销二十六万余引。于是定议开轮。既，湖广总督李鸿宝又言抢售难免，八年复封轮。

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其在两淮，岁应行纲盐百六十余万引。及十年，淮南仅销五十万引，亏历年课银五千七百万。淮北销二万引，亏银六百万。上召攸铦还京，以江苏巡抚陶澍代之。寻遣户部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往查。澍奏言："其弊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惟有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庶销畅价平，私盐自靖。"命裁巡盐御史，归总督管理。自九年后，御史王赠芳、侍讲学士顾莼、光禄卿梁中靖皆请就场定税，太仆少卿卓秉恬又请仿王守仁赣关立厂抽税法。下澍议。澍商于运使俞德渊，以为难行。遂覆称："课归场灶有三难。一由灶丁起课。淮南煎盐以＜⿰氵敝＞，淮北晒盐以池，约征银百余两。灶皆贫民，若先课后盐，则力未逮；先盐后课，设遇产歉，必课宕丁逃。此灶丁起课之难行也。一由垣商纳课。寓散于整，较为扼要。惟灶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愿。况商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灶不乐以盐归垣，商亦必无资完课。此垣商纳课之亦难行也。一由场官收买。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照纳，似亦核实。无如淮课为数甚巨，岂微员所能任？若听其尽收尽解，难保不匿报侵欺。此场官收税之亦难行也。又言："盐在场灶，每斤仅值钱一二文，若就而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民灶杂处，扫煎至易，将比户皆私，课且更绌。至设场抽税，哐可试行一隅。若各省岂皆有隘可守？漏私必比场灶为甚。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业经有课有税，即属有官有私。如谓归场灶或设盐厂，即可化枭为良，恐未能也。"上韙之。

明年，澍周历各场，拟行票盐法于淮北，奏定章程十一条。一，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

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立限到岸，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到岸。二，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三，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四，于各场适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五，民贩买盐出场，由卡员查验，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六，委员驻扎青口。七，严饬文武查拿匪棍。八，防河。九，定运商认销法，以保畅岸。十，裁陋规。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澍不为动，委员领运倡导。既而人知其利，远近辐辏，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是岁海州大灾，饥民赖此辅移备值，全活无算。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私贩无利，皆改领票盐。但所试行者，仅在湖运滞岸，皖之凤阳、怀远、凤台、灵璧、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洲、盱贻、五河，豫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与食岸在江苏境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沭阳、安东、海州三十一州县，而皖之寿州、定远、霍山、霍邱、六安，豫之信阳、罗山、光州、光山、固始、商城十一州县，皆昔所定为畅岸，尚仍旧法也。十三年，乃一律改票，惟前议科则较原额为减，复依原额引征一两五分一厘，益以各费，定银二两五分一厘，永不议加。于是所未改者，惟例由江运之桐城、舒城、无为、合肥、庐江、巢县、滁州、来安，及由高邮湖运之天长九州县，以地与淮南相错，未宜招贩，启浸灌之端故也。

其立法在改道不改捆。盖淮北旧额未尝不轻，而由畅运至口岸，每引成本已达十余两，价不偿本，故官不敢私。今票盐不由七坝淮所旧道，而改从王营减坝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场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盐价钱粮外，只加运费一两，河湖船价一两，每引五两有奇，减于纲盐大半。其江运数万引亦仿此。自改章后，非特完课有赢无绌，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畅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时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余号，损钱粮银本五百余万，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瀛从护理运使童濂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吏积弊，则改为领引纳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裁，而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盐船经过桥关，有掣验规费，则改为坝掣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余皆停免。盐包出场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杠盐各人工勒索，则改为商自雇觅。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只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食岸正课同，杂费减半。其要尤在以带连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巳纲盐船遭火，而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场至仪徵，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我。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虽两纲后复引滞课亏，则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贩为小贩跌价抢运所误。始澍行于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则广，故利弊殊。又值粤乱起，趱务全废，非无补救之方也。

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征七十余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巨，于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余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悬、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万，未完积欠至二千余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厘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县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征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余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余两。自

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余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征。带征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征，而积欠已五百三十余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于是设法调剂，以积欠并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余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现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征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见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于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厘，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余引。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余处。时新旧积欠计八百余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余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余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征。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余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征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于征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含章请加余价，盐贵引壅所致。迨十一年停止，销数遂至九成。二十九年，命芝昌往查，时又短销，仅至五六成。乃请将停歇各地招商承办，并酌加盐斤。

其在广东，所办羡银颇多。盖粤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余斤，嗣又添买余盐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羡，是为秤头盐羡，约二万七千余两。庆远等五府苗疆食盐无引额，皆捆运余盐，交近埠带销，为土司盐羡，约五千余两额。海船运盐，灶户补船户耗，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羡，约四千余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余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余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又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十包，皆取之余盐，按包计羡，藉此充外支经费，故无杂课。正饷有部饭、平头、纸朱等银，又东省盐船所过抽税约四千余，西省约四万余，其帑息则八万余。各项历年拖欠，初省河因损款多，致奏销迟缓。道光二十四年后，潮桥疲滞，甚于省河。然军兴糜烂，广西淮盐全弃于地，而粤课犹十得八九焉。

其在四川，始以潼川府之射洪、蓬溪产盐为旺，嘉定府之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富顺次之。不数年，射洪、蓬溪厂反不如犍、乐、富、荣。方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歇。有林俊者，官盐茶道，听民穿井不加课，蜀盐始盛。惟潼川难如初。且产盐花多巴少，又煎盐用草工费，致欠课七万，始议与犍商合行，以十二年为限，期满归清积欠，因请续合十二年，及期满自办。甫一载即欠二万余，于是复请续合。至道光八年，三次期满，而其厂产盐愈少，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羡截。羡即羡余。截者，于缴课截角时交纳也。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因卤衰销滞，商倒岸悬，民在近厂买盐以食，正杂课银归入地丁摊征。盖盐商奢侈，家产日衰，乃觅殷户出租于引商，名曰“号商”。所完课羡，须交引商封纳，引商往往挪用，且官复有与为弊者。至三十年，全纲颓废。会徐泽醇为总督，查积欠羡截银共二十三万七千余两，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于是酌拨代销，将号商姓名入册，责其自行封匦。时惟犍、富边商及成都、华阳计商稍殷实，销岸亦畅，余皆疲滞，

而潼商尤甚。乃撤出黔边所行水引，交犍、富两商承办。

其地云南，自改章后，私盐尤多，而诸井或常缺额，又在迤西、迤南。其东北隅食川盐，东南隅食粤盐，至难如期。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疏请就井稽盐多寡，定地行销。御史廖敦行又言分地行盐，不若广觅子井。上命新任总督阮元试行。蜱后诸大井淹废，犹赖子井挹注，乃复振云。

长芦于咸丰八年，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防津，奏准将道光二十八年减价二文起征，名盐斤复价，得银十八万余。时粤匪北犯，运道多阻，盐集浚县之道口镇，自道口南皆以贩运。运商省岸费，有余利，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所获尤厚。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又议行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二文，得八万两撤防。以七年荥阳大工耗帑百数十万，改为荥工加价。于是较道光末增款二十六万。山东因捻匪，不能南运。同治三年，积引百三十余万，分八年带销，虽部议提拨道光十八年一文加价解充京饷，每年约加银七万，而正课未能全完。

河东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一文，较乾隆课额已增至十六万余。十七年加入吉兰泰活引，又六万余两。河东盐向侵淮岸，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票，反灌河东，而商力益困。乃将活引减半，河工加价减二成，既由招商变为举报，又变为签商，破产者众。咸丰二年，命户部侍郎王庆云往查。寻奏定留商行票，分立总岸，商运盐至，发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余两，运城商厅所摊公费七万余两，并知池价踊贵，由坐商销乏，将畦地出租，坐食销价，伙租者按年轮，先晒者盗挖盐根，囤私肥己，故每名价至百二三十两。于是严禁，定白盐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过四十两，泽、潞节省等银摊入通省引内，每引九分，另筹经费办公，每引七分，并酌加盐斤，计成本引仅一两六钱，商情悦服，愿将活引之半及加价二成完纳。未几，殷商九十余家，以急军需，共捐银三百万，给永免充商执照，改为民运民销。山西、陕西、河南为官运官销，删除河工活引节费名目，定每斤征银三厘五毫，每名合银百五两，较前增七万余，此咸丰四年也。时长江梗阻，河东以侵淮纲大畅，先后加河南灵宝口岸引三百名。

山西岢岚等食土盐十三州县，引二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陕甘盐池旧辖于河东。康熙二十八年，改令花马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自咸丰五年，陕西巡抚王庆云议改课归地丁。庆云旋调山西。吴振棫之奏言："陕民贫乏，若征盐课，力实不遑，小民纳无盐之课，驵侩卖无课之盐，事殊欠允。请饬豫省改招为便。"谕与庆云会商。寻改为官民并运。时库款支绌，部议令河东抽厘济饷。巡抚以难行，每第额引加引，每名各取羡余，约加银五万。直隶总督因海防亦请加斤加价，庚申纲遂加引六百名，辛酉纲加五百名，共加银四十八万，然惟辛酉纲全完。旋值陕回乱，捻匪窜河南、陕西，销路骤塞，乃酌停加引。

两淮于咸丰三年，以江路不通，南盐无商收卖，私贩肆行，部议令就场征税。四年，复令拨盐引运赴琦善、向荣大营抵饷。怡良旋奏易引为斤，每百斤抽税钱三百，以二百四十文报拨，以六十文作外销经费。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皆以淮引不至，请借运川、粤盐分售于太湖南北，江西则食闽、浙、粤之盐。部议由官借运，不若化私为官，奏准川、粤盐入楚，商民均许贩鬻，惟择堵私隘口抽税，一税后给照放行。

北盐自军营提盐抵饷，遂为武人垄断。提督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栈盐不足，辄下场自捆，夹私之弊，不可究诘。同治三年，御史刘毓槐疏请整顿。事下江督曾国藩。国藩疏论："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二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一在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臣思办法不外疏销、经本、保价、杜私四者。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难与之敌。查之既烦，堵且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化私为官，淮盐亦得进步。现已咨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私厘金加抽，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畅，然后逐之而申其禁，此疏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厘在十五两以上。今改逢卡抽收为到岸销售后汇总完厘。前收十五两有奇，今楚岸只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九两四钱四分，皖省四两四钱。既减厘以便商，人先售而后纳，此轻本之略也。商贩求利，皆愿价昂，然往往跌价抢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物先销，不肯守日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虽欲

挽回以保成本，不可得也。见于楚西各岸设督销局，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伙私枭，不难捕拿，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斤，船户之夹带。见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六百斤分八包，每包给耗卤七斤半，包索二斤半，共重八十六斤，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即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另给税单，苟无单贩私，即按律治罪，此杜私之略也。”

又论：“淮北盐务，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漕臣以清淮设防，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斤，旋因逐包捐缴不便，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盐课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须停止者一也。徐州本山东引地，前因捻氛，引未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画收东课，日久弊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今东引业已通行，不能再托借运虚名，贻侵销实患。此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已改捆为净盐，未改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枭句串营弁，朋贩毛盐，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疏，则官引尽被占销。此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臣所谓整理之方，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寻耳。淮北纲引，前奏至戊午为止。今于五月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请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引收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人，他款一概删除。此现筹整理一也。近来军饷赖盐厘接济，而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每包约完厘钱二千余。今拟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五百文，运赴上海，再关正阳尖收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收。盖非减厘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淮北解饷，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四成，滁州四成，安徽抚营二成。今临、滁两营已裁，而漕臣应量予拨济，嗣后仍应以十成分派，臣营五成，抚营四成，漕营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制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卤耗重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百三十斤，盐票不符。臣已严禁，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填明舱口清单，庶可杜避重就轻，不致以多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均如所请行。

国藩更张盐法，与陶澍不同者，澍意在散轮，与玉庭、若霖同。国藩意在整轮，与全德、曾燠同。然玉庭、若霖筹办散轮，必前两月之轮卖毕，再开后两月续到之轮，未尝不以散寓整，澍实师其意。故国藩鉴于抢售之弊而主整轮，爰有总栈督销之设，一以保场价，一以保岸价。总栈初以仪征未易修复，设于瓜洲，后岸为水啮而圮，复移仪征。督销局鄂岸于汉口，湖岸于长沙，西岸于南昌，皖岸于大通。未几，国藩移督直隶，李鸿章继之。其所增捐，莫要于循环给运。其法以认引之事并归督销，俾商贩售出前档之盐，即接请后档之引。初行之淮南，后及于淮北。盖参纲法于票法之中，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商有世业，则官有责成，视以前验赀掣签流弊为少，自是历任循之。

至光绪五年而增引之说起。增引者，部咨淮北增额八万。时总督沈葆桢疏言：“近年盐商以票价昂，觊觎增引。历任盐臣精盐政者无过曾国藩，每审定一法，必举数十年之利病，如身入其中，而通盘计之。然淮北引额，仅定为二十九万有奇，岂置国计商情于不顾哉？盐政之坏，首由额浮于销，其始尚勉符奏销之限，久乃不可收拾。于是新陈套搭，未几而统销融销矣，又未几而带征停运矣。惟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弊易，疏销亦易也。”八年，左宗棠督两江，乃请增引，淮北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二千余。部议淮北照行，其鄂岸仅增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余。

及曾国荃莅任，复将淮北加引奏免。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款，只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款遂巨，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

至南盐销数，向以鄂岸为多。及为川盐所据，同治七年，国藩请规复引地，部议令川盐停止行

楚。湖广总督李瀚章疏言未可停，惟于沙市设局，以川八成、淮二成配销。后以包计，淮盐较川盐每包斤少，名二成实不及一成。十年，国藩复言："川侵淮地，当使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川三。今楚督以鄂饷数巨，恐川盐不畅，入款骤减。臣所求者，淮盐得销行楚岸，则商气苏，愿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成或全数归鄂。"命川、楚督抚会议。国藩等疏言以"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还淮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五府，荆门州仍准川盐借销，湖南祁岳、常、澧三属行销川盐，岳州、常德亦应归淮，澧州暂销川盐。"经部议准。光绪二年，贵州肃清，御史周声澍疏陈川盐引地已复，请将湖南北各府州全归淮南。部议如所请。于是葆桢奏称湖北川厘，每年报部百五十余万串，计合银不足九十万，请令淮商包完。然湖广督抚以川厘有定，虑包饷难凭，合辞袒川拒淮。至八年，宗棠复移文商榷，讫不果行。

长芦自顺治初只征课二十万二千有奇。十二年，按明制查出宁饷酬商滴珠缺额等款，照旧征解。康熙中，复增课增引，遂至四十二万六千有奇。乾隆季年，以逐年误课，参革者众，于是众商公议，完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名为参课。迨道光末，课额愈重，岸悬愈多，于是又添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而仍不足。至是国藩督直，疏言："认商既交寄库银千余两，宜与保商以三年定限，凡欠在限内，于本商追缴二成，其一成纲总与出结之散商分赔，过限即无涉，以免畏避。"从之。

是时盐臣自国藩、鸿章、葆桢外，惟宗棠及丁宝桢以能名。同治初，宗棠抚浙，疏言："自金陵陷，淮盐侵灌杭、嘉、松三所，惟绍所勉力撑柱。后行盐地多不守，浙省亦陷。及浙东克复，始饬绍兴暂办票盐，省城及嘉、湖继定，而旧商力难运销，请将四所通改票盐，并设局稽销数。"经部议准。十年，御史奇臣奏言：浙东府局，于商贩盐至，辄低其价，以便盐行收买，旋复商其价，以便转售，利归中饱。应请裁撤。"部议敕下巡抚杨昌浚查覆。寻覆称："两浙本先课后盐。自改票运，因商力薄，仅完半课，其半课俟销后补完。拟撤盐行，仍留府局，督催后半课银。"报可。

福建当乾隆时，西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属十五州县，东路福宁府属五州县，南路闽侯二县，归商办，号"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属二十一厅州县，由官办，号"官帮"，亦谓之"县澳官帮"，包与商办，名"朴户"，嗣后匀配西路各商代销，于是有"代额"之名。商帮以课轻，乐于承运，而本课转拖欠。嘉庆初，乃行带征与减引法。旋革除代额，久之倒罢相继。道光元年，乃改签商。时旧欠皆价新商，加以场务废弛，官居省城，听海船装盐，私相买卖，谓之"便海"，流弊滋多。至二十九年复倒罢，乃改官运，而承办者以运本半入囊橐。盖闽省行盐，乾隆时用团秤，每百斤折申砝秤百六十斤，以三十斤抵偿折耗。嘉庆中，改用部砝秤，又不给耗盐，其担引折篷引每百斤仅给四十二斤，令作百斤售卖，而完代额百斤之课，是以亏折日甚、其后法逾变愈坏。同治四年，宗棠为闽督，乃请改票运，饬各场官住场。西路以引商为票商，县澳以朴户为贩户，用盐道票代引，名曰"贩单"。西路以三十引起票，东南两路及县澳以百引起票，盖西路每引六百七十五斤，东南路并县澳每引百斤故也。裁杂课，令正课一两加耗一钱，于领票时交纳。外抽厘五钱，于行盐各地设局抽收。计西路每引征银四两五钱零，东南路及县澳四钱四分零。后以西路课重，奏减每课一两随征厘四钱。凡旧欠各款豁免。帑息既免帑本则责令陆续归还。是年征课耗厘银四十万余，带收旧欠课十九万余，即以四十万定为正额。行之数年，商情大欢，私贩敛迹。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由布政使收纳。及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因西陲用兵，改课为厘，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厘。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省。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运商困敝，所恃以畅销者，惟济楚一策。及淮南规复引地，滞引积至八万有奇，积欠羡截百数十万金。光绪初，宝桢督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黔岸，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厘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厘，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引底者，运商向于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余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余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设总局于泸州，四岸各设分局，檄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接办

滇岸，川盐行滇，只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黔岸为难者，滇自有盐，侵越最易。宝桢筹堵遏法，至五年乃开运。

自官运商销，计本年边计各额引全数销清外，复带销积引万余，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又百余万，而奸民不便。会上遣恩承、童华查办他岸，至川，富顺富绅王余照假灶户具词呈控，请改官督商销。有旨垂询。宝桢奏言："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讯明，奏请拿办。迨光绪末，各计岸亦多改官运焉。

此外如奉天由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百七十余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厘法，每盐一榷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盐厘，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盐厘，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盐厘，是为兴学之款。此三项总称八四盐厘。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榷制钱四，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议由官设局收买，置仓运售，名为督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亦未实行。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裁督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滩纳税运销。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征课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及尔巽至，满百万，其后至百四十万。

蒙古盐向归藩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民运销。咸丰八年，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课逋，经宗棠改课为厘，斤加制钱五。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征税，每斤一分五厘。其外尚有三种：曰鄂尔多斯旗盐，曰苏尼特旗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沁旗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例，于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厘法。

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厘，每斤制钱四，约年得银十二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二两，约年得三万有奇。三十三年，热河亦设局，每百斤征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约年得六万有奇。

新疆向听民掣销。光绪三十四年后，始于精河盐池征税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征五千一百两，鄯善征二千四百两，余仍无税。

初，盐厘创于两淮南北，数皆重。自国藩整顿，乃稍减。继以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厘。咸丰五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厘八两，嗣因商贩私加至万七千斤，川督骆秉章请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两，共正厘二十五两。后各省皆加。及光绪时行铜圆，盐价已暗增，而厘金外更议加价。

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厘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疏称"商课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一两换制钱千四五百，每盐一斤，钱十六文。今每两合钱二千，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十三四文者，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应请部臣会同督臣详议"。至十年，题准每斤加银一厘。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川、楚未靖，奏请加价济用。仁宗谕曰："以饷需扰及闾阎，朕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只一二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费，道光后犹多。至光绪二年，办西征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一体加二文，以两江总督沈葆桢力争乃寝。

嗣是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构衅设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筹还赔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补药税，又加四文，半抵补练兵经费，半归产盐省分拨用，其最著者也。时疆吏集商会议，佥以滞销为忧，而势不能已，自是所入较道光前又增数倍。然长芦经拳匪之扰，商本损失，至借洋款。山东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归官办，弊窦殊多。河东仍归官民并运，而不能畅销。福建之票运、四川之官运皆然。广东潮桥，旧由官运，至时与六柜统归商办，成效亦寡。云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疏言："淮南因海势东迁，卤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三场，离海近，卤气尚厚，惟盐出于砖池，例须按池定引。近则砖池以外，广开池基，甚至新基已增，旧滩未铲，致产额益无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池，北商尤以为不便。两浙产盐之旺，首推余姚、岱山，次则松江之袁浦、青村、横浦等场，皆板晒之盐也。而杭、嘉、宁、绍所属煎盐各场，卤料亦购自余姚。近年卤贵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晒，灶户亦废灶而停煎。煎数日微，故龙头、长亭、长林等场久缺，而注重转在余、岱。余姚海滩距场远，岱山孤悬海外，向不设场，虽经立局建厂，而官收有限，私晒无穷。此产盐各处之情形也。淮、浙行盐，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废岸，湘之衡、永、宝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销粤盐，鄂之安、襄、郧、荆、宜五府及荆门州，本淮界而销川盐，浙之温、台、宁、处等处，只抽厘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论之，淮北以三贩转运，于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贩不问关销，豫贩又多归怨湖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联，而各省抽税，势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销，权等运司，故运司不能制督销，分销亦不尽受辖于督销，此其病在官权之不相统，而商情涣散，势亦足以自病。浙场距场近者，不肩引、住引之分。距场远者，有纲地、引地之别。加以官办商包，其法不一，纷纭破碎，节节补苴。至捆盐出场，沿途局卡之留难，船户之夹带，则皆不免。此销盐各处之情形也。淮盐行于苏、皖，与浙盐、东盐引界邻；行于豫岸，与东盐、芦盐引界邻；行于西岸，与浙、闽、粤盐经界邻；行于湘、鄂两岸，与川盐、鄂盐引界邻。而鄂之襄、樊，又为芦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宝，又为粤私所占，两浙引地，苏、皖、西三岸皆与淮邻，即本省之温、台等处，亦为闽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错，理起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豫省而下，淮、芦之争更烈。将来津浦、粤汉等路告成，淮界且四而皆敌，然此犹言邻私也。尤甚者，皖、豫同为淮界，而皖之颍州与汝、光界壤，则以加价轻而及豫岸，台、处同为浙境，而处之缙云为台商承办，则又以包厘微而侵及处郡。江西建昌久为废岸，近设官运局以图规复，而贬价敌私。抚州已虞倒，上海租界向为私薮，近设事务所以筹官销，而越界行运，苏属时有责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缉私严耳。然弁勇窳败，不能制枭贩，而转扰平民。地方官亦以纲法久废，不负责成，意存膜视。此又引界毗连各处之情形也。近来筹款，以盐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关于全局尤重。为整顿计，非事权统一不可。拟请将盐务归臣部总理，其产盐省分，督抚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制曰可。其言南商铺池者，盖光绪三十三年，淮南因盐不敷销，于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三十四年，北商称有碍旧池销路，经江督张人骏令按淮南缺额，以十万引为率。三贩转运者，淮北票盐旧由票贩自垣运至西坝，售于湖贩，再由湖贩运至正阳关，按轮售于岸贩也。

载泽既受督办盐政大臣之命，乃设盐政处，按各区分为八厅，先筹淮北。章程四：曰规复西遂废岸，曰撤退淮边芦店，曰体恤路捐商累，曰包缴豫省厘价。咨商河南巡抚吴重熹，惟末条坚持仍旧。载泽又奏定于西坝设盐厘总局，临淮关设掣验局，余局卡悉裁，三贩统改岸贩，淮自赴总局完纳厘金加价，定每引为银币二元二角，折收库平银一两六钱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销引地，酌减银币四角，折收一两二钱，较原额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隶张家口外收蒙盐各场，向由商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至是复改设官栈，以各厅州县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万，征银十五万七千。四种归丁各地票运，咸丰后增至六十八厅州县，官运常为所碍。至是奏查井灶就见有者为额，严禁偷卖，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银行款七百万，直隶银行款六十万为芦商偿外债，收引地三十六归官办，设局天津。其永平七属，道光间由州县办课。光绪二十九年，改设官运局。至是与新河、平乡二县无商认办者，统归津局经理。

初与各国通商，违禁货物，不许出入口，盐其一也。乃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香港、澳门所在浸灌。至山东胶州湾租借于德，而侵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租借于俄，又转于日，而占金州盐滩；与复州之交流、凤鸣两岛，有包购余盐、派员缉私两议。后缉私策行，购盐不果。广东广州湾租借于法，吴川之茂珲场为所占，每运盐至香港及

越南销售，以入内地，实皆败乱盐法。治嶲政者当有以善其后云。

清史稿卷一二四　志第九九

食货五

钱法　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铸局，始定一品。于户部置宝泉局，工部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各省、镇遵式开铸，先后开山西、陕西、密云、蓟、宣、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铸局。五年，停盛京、延绥二局。六年，移大同局于阳和。七年，开襄阳、郧阳二府铸局。八年，停各府、镇铸。十年，复开密云、蓟、宣、阳和、临清铸局。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余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

是年廷议疏通钱法，以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厘为定式，幕左汉文“一厘”二字，右宝泉铸一字曰“户”，宝源曰“工”，各省、镇并铸开局地名一字，如太原增原”字、宣府增“宣”字之类，钱千准银一两，定为书一通行之制。禁私局，犯者以枉法赃论。时官钱壅滞，通以敛散法，酌定京、外局钱，配搭俸饷。钱粮旧制征银七钱三，皆著为令。而直省局钱不精，私铸乘之，卒壅不行，悉罢铸，专任宝泉、宝源，精造一钱四分重钱，幕用满文，俾私铸艰于作伪。现行钱限三月销毁。更定私铸律，为首及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及知情买使，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别坐斩绞，告奸赏银五十两。

十七年，复直省铸，令准重钱式，幕兼用满、汉文。康熙元年，铸纪元钱，后凡嗣位改元，皆铸如例。高宗内禅，铸乾隆银十二，嘉庆钱十八，非常例也。自改铸一钱四分钱，奸民辄私销，乃定律罪之比私铸。遂禁造铜器，为私销也。十八年，申严其禁，军器、乐器之属，许造用五斤以下者。时重钱销益少，直苦昂。二十三年，允钱法侍郎陈廷敬纠复一钱旧制。久之，钱贵如故，乃申定钱直禁，银一两易钱毋得不足一千，然钱直终不能平。季年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乃发五城平粜银易钱以平其价。

自旧钱申禁，而闽地僻远，犹杂制钱行之。二十四年，巡抚金鋐以为言，学士徐乾学疏称：“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听从民便。”因历数历代旧事，谓“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隋销古钱，明天启后尽括古钱充铸，钱之变也。且钱法敝，可资古钱以澄汰，故易代仍听流通。矧闽处岭外，宜听民行使。”上韪其言，尽宽旧钱废钱之禁。是年定旗籍私铸私销罪如律。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廷臣请罢小制钱，仍铸一钱四分重钱，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诏从之。然私铸竟不能止。

四十五年，山东请铸大钱。会获得常山私铸，上以私铸不尽大钱，必多私销，宜先收后禁，乃令钱粮银一两折收二千文，钱尽，折收铜器。户部以新钱不敷，请展至五年后毁旧铸。越二年，襄阳私铸钱潜贮漕艘入京，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查，疏请严禁收毁，再犯私铸私贩罪如律，船户运弁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斩决，没其家；失察，夺职。法益加严。

官局用铜，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廷议即山铸钱为便，因开云南大理、沾益四局，铸运京钱，幕文曰：“云泉”。上以钱为国宝，更名“宝云”，并令直省局钱，幕首“宝”字，次省名，纯满文。其后运京钱时铸时罢。

乾隆二年，以钱价久不平，饬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益厉行铜器禁。官非三品以上不听用，旧有铜器限三年内输官，逾限以私藏禁物论，已禁仍造，罪比盗铸为从。遂通令禁造铜器。寻益严限制，惟一品始听用，余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十二年，上以钱重则私销，轻驻私铸，令复一钱二分旧制。十三年，定翦钱边律罪为绞监候。先是尚书海望以铜禁病民，疏陈四弊，高宗然之，遂罢禁铜收铜令。

复以京师钱价昂，银一两仅易八百文，诏发工部节慎库钱平价。御史陶正靖疏陈钱价不平，弊由经纪蠹害钱法，遽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言钱贵弊在私毁。如使配合铜铅，参入点锡，铸成青钱，则销者无利。试之验，因采其议，铸与黄钱兼行。定私铸铜钱禁，为首及匠人绞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减一等。申严贩运及囤积制钱之禁，凡积钱至百千以上，以违例论上谕廷臣曰："今之言禁者，亦第补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置货物，皆以银。"

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上以民间杂用吴三桂"利用"、"洪化"、"昭武"诸伪钱，第听自检出，官为易之以充铸，旧钱仍听行使。二十四年，回部平，颁式于叶尔羌，铸"乾隆通宝"，枚重二钱，幕铸叶尔羌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普尔钱充铸。越二年，阿克苏请铸，如叶尔羌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分。以上二类钱，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二十九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

时至中叶，钱直昂，直省皆增炉广铸，价暂趋于平。会铜运迟滞，市侩居奇增直，害钱法，通饬督抚毋得轻请停炉减卯。季年私铸益多，四川、云、贵为渊薮，流布及江、浙。云、贵官钱亦以不善罢铸。又自律严私铸，常宽之以收毁，莠民恃以行诈，私钱日出不穷。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收买毋立限。上谓湖北乃私铸总汇，不图禁绝而预思所以卸过，会严稽私贩，仍予宽限二年。五十九年，以官私钱错出，钱贱，乃暂罢直省铸，私钱通限一年收缴，而吏胥缘为奸。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十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模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而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秘匿。至道光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隆"诸夷钱，奸民利之，辄从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亦别铸底大钱，钱法自是益坏。

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咸以为言。而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番银，亦潜输内地以规利，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上患之，命粤督申严禁约，然所禁不及洋银，仿铸之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耗华银如故。御史黄爵滋请并禁使出洋，更立专条，议从重科。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督，饬属严稽偷漏，定功过，行赏罚，而海内银卒耗竭，每两易钱常至二千。廷臣谋所以重钱以杀银之势，而议格不行。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广西巡抚梁章钜疏言其利。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钞尝行于顺治八年，岁造十二万八千有奇。十年而罢。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亦以为请。廷议以窒碍难行，却之。是时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脱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边文龙。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乾隆间，京局用铜，滇、洋兼资，后专行滇运。时以道梗铜滞，故权宜出此。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阻挠罪以违制，伪造钞票斩监候，私铸加严。通饬京、外设置官钱局。寻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后议于各府置钞局，发大钱于行店，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尾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折勒＜□纟互＞法，商民交易不平价，从严处治。七

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寻从户部议，自本年下忙始，直隶照银七票三征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内，交票交钱听便。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亦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盗铸丛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局钱亦渐恶，杂私铸中不复辨，奸商因之折减挑剔，任意低昂。商贩患得大钱，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张文告，屡禁罔效。法弊而挠法者多，固未有济也。当十钱行独久，然一钱当制钱二，出国门即不通行。咸丰之季，铜苦乏，申禁铜、收铜令。同治初，铸钱所资，惟商铜、废铜，当十钱减从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

时孝钦显皇后锐意欲复制，下廷臣议，以滇铜运不如额，姑市洋铜，交机器局试铸。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卒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天津行之，重准一钱，遂赏唐炯巡抚衔，专督云南铜政。十四年，广东试铸机器钱，以重库平七分识于幕。二十四年，命直省铸八分钱。而京师以制钱少，行当十钱如故。三十二年，铸铜币当十钱，民不乐用，于是创铸银、铜圆，设置银行，思划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相抗衡。

初，洋商麇集粤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适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鸿章继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幕绞龙。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开铸。寻以广东、湖北、江西所铸最称便用，许以应解京饷拨充铸本。直省未开铸者，饬从附铸。京、外收放库款，准搭三成。因命刘坤一、张之洞、陶模筹议三局造铸事宜。已复由户部核定，七省所铸规模成色苦参差，不利通行。会造币总厂成，拟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隶、广东为分厂。初铸准重墨圆，议者颇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试行一两银币。户部亦以中国立算，夙准两钱分厘，因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而以五钱、一钱小银币暨铜圆、制钱辅助之，令总分厂如式造行。

铜元铸始闽、广，江苏继之。时京局停铸，命各运数十万入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省分，并饬筹款附铸。而直省陆续开铸，造币总厂反从成。总厂拟铸之币凡三品：曰金，曰银，曰铜。最先铸铜币。自当制钱二十降至当二，自重四钱降而四分，凡四种，文视直省小异大同。直省曰“光绪元宝”，总厂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铜币”，皆识某所造，幕皆龙文，紫铜铸，直省间亦用黄铜。凡私造铜币、伪造纸币，罪视制钱加等。初铸铜元，为补制钱之不足，旋艳其余利，新政饷需皆取给焉，竞铸争售，乃至不能敷铸本。两江总督周馥首疏其弊，户部为立法限制之。继与政务处上补救八事。旋以开铸者多至十七省，省至二三局，恐终难言画一，乃令山东归并直隶，湖北归并湖南，江南、安徽归并江宁，浙江归并福建，广西归并广东，合奉天、河南、四川、云贵为九厂，由部派员会办，遣大臣周历察核，与户部筹定会办事宜。顾铜元以积贱，当十钱仅能及半数，民私局私颇丛奸弊。应准银者，铜元折合，类致亏损，物价翔贵，民生日益凋敝。省与省复相轧，至不相流通。山东巡抚袁树勋继陈十害。时总厂初铸铜币，尚留宝泉铸六分制钱。广东请改铸一文钱，由总厂颁式通行。三十四年，命各铜元厂加铸一文新钱，如铜圆式，盖存一文旧制，藉为铜圆补救也。

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议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持国内外财政，二十九年，允户部请，设置官银行，以部专其名，纠合官商资本四百万，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款公债皆主之。寻为发行纸币，并开纸、印刷二厂。会户部改度支，更银行名曰“大清”，设正副监督各一，造币总厂亦如之。银行内并附设储蓄银行。画一币制，载入各国新定商约。部议宜先审定银币，试行效，则积金铸币三品之制，可使同条共贯。第计元计两，尚持两端。德宗下其事于督抚。适有以

实行商约速定币制请者，下政务处核议，各督抚亦先后议上。主两者至十一省，主圆者仅八省。度支部前亦颁布用两，遂定一两为主币。复由部设币制调查局，而审慎于铸造推行、画一成色分量之间。至宣统二年，仍前定名曰“圆”，银币一圆为主币，五角、二角五、一角三种，镍币五分一种，铜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为辅币。银币重七钱二分，余递降。并撤直隶银铜造币厂，而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四厂。前所铸大小银元，暂照市价行使，将来由总厂银行收换改铸。

三品之制，首金，次银。光绪中叶，英金磅岁腾长，每磅自华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增至八两有奇。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宜治尝建议积金仿铸。三十年，户部疏请备造币之用，纳官者皆准金。出使大臣汪大燮极言用金之利。孙宝琦则请对内用银，对外必预计用金。廷臣之论国币者，亦以不臻至用金，币制不为完善，皆请速定用本位金，卒未能实行云。

茶法　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纪者。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备书例款，直省预期请领，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帖。行过残引皆缴部。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与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隶江宁府。

岁征之课，江苏发引江宁批发所及荆溪县属张渚、湖汊两巡检司。安徽发引潜山、太湖、歙、休宁、黟、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十七州县。江西发引徽商及各州县小贩。此三省税课，均于经过各关按则征收。浙江由布政使委员给商，每引征银一钱，北新关征税银二分九厘二毫八丝，汇入关税报解。又每岁办上用及陵寝内廷黄茶共百一十余篓，由办引委员于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领引，发种茶园户经纪坐销。建始县给商行销。坐销者每引征银一两，行销者征税二钱五分，课一钱二分五厘，共额征税课银二百三十两有奇。行茶到关，仍行报税。湖南发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州县行户，共征税银二百四十两。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府及神木厅亦分销焉。每引纳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二封，共征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银三钱。其原不交茶者，则征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亦有不设引；止于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课，共征银五百三十两有奇。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皆纳课税，共课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各有奇。云南征税银九百六十两。贵州课税银六十余两。凡请引于部，例收纸价，每道以三厘三毫为率。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均不颁引，故无课。惟茶商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或略收落地税，附关税造销，或汇入杂税报部。此嘉庆前行茶事例也。

厥后泰西诸国通商，茶务因之一变。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宁波茶输至日本。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此三市场外，又有广州、天津、芝罘三所，洋商亦麇集焉。盖茶之性喜燠恶寒，喜湿恶燥，又必避慓烈之风，最适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国，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

其业此者，有总商，有散商。领引后，行销各有定域。亦有兼行票法者，如四川自乾隆五十二

年开办堰工茶票后，各目甚繁，然第行于产多或销畅之区，非遍及各州县也。惟甘商旧分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自咸丰中回匪滋事，继以盗贼充斥，两柜均无人承课。总督左宗棠勘定全省，乃奏定章程，以票代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时领票止八百余张。嗣定为三年一案，领票准加不准减。计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伊、塔之晋票。迄于宣统二年，茶务日盛。

茶之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只数百两或数十两。即陕、甘、四川号为边引，亦不满十万金。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册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款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

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二年，差御史辖五茶马司。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利其值贱，趋之若鹜。兼番僧驰驿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吏不能诘。户部奏言："陕西以茶易马，明有照给金牌勘合之例。今可勿用，但定价值。至番僧所至，如官吏纵容收买私茶，听巡按御史参究。"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言："茶马旧额万一千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解二千匹，请永行蠲免。"并从之。四年，命巡视茶马满、汉御史各一，直隶河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明时鄂尔多斯部落曾于此交易茶马，旋封闭。至是，户部差理事官履勘，以状闻。谕仍准互市。七年，以甘肃旧例，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谕嗣后各引均由部发，照大引例，以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引附六十篦，小引附六十七斤。定为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

十三年，以甘肃所中之马既足，命陈茶变价充饷。十四年，复以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监马蕃，命私马私茶没入变价。原留中马支用者，悉改折充饷。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七年，裁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十九年，以军需急，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至二十六年豁免，并除湖广新增茶税银。时四川产茶多，其用渐广，户部议增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荥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并有所增。

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言洮、岷诸处额茶三十余万篦，可中马万匹。陈茶每年带销，又可中数万匹。请遣员专管。三十六年，遂差部员督理茶马事务。四十年，以陕西私茶充斥，令严查往来民人，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勿问，其驮载十斤以上无官引者论罪。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带零运，私贩转多，饬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理。自康熙三十二年，因西宁五司所存茶篦年久浥烂，经部议准变卖。后又以兰州无马可中，将甘州旧积之茶，在五镇俸饷内，银七茶三，按成搭放。寻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易马，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折六钱，充饷。至六十一年，复增西宁、庄浪、岷州、河州茶引，各处所存旧茶，悉令变卖。

雍正三年，遂议自康熙六十一年始，五年内全征本色，五年后即将旧茶变卖。嗣是出陈易新，总以五年为率。四年，定陕西行茶，改令产茶地方官给发船票，照商人引目茶数开明，如于部引外搭行印票，及附茶不遵定额者，照私盐律论，查验失察故纵，均加处分。八年，命陕西商运官茶，于旧例每百斤准附带十四斤外，再加耗茶十四斤。又谕："四川茶税皆论园论树，夫树有大小，园有宽狭，岂能一致？若据以为额，未得其平。应照斤两收纳，著该抚详议。"寻议："旧例每斤征课二厘五毫，今但征四丝九忽有奇，前后悬绝，应酌减其半，无论边、土、腹引，俱纳银一厘二毫五丝。"时川茶行销，引尚不敷，于是复增，各府、州、县再行给发。九年，命西宁五司复行中马法。十年，又命中马应见发茶。时安徽亦增引，照四川例，以余引暂存司库，遇不敷时，配给行运。十三年，复停甘肃中马。始定云南茶法，以七元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照例收税。

乾隆元年，令甘肃官茶改征折色，每篦输银五钱。时西宁五司陈茶充牣，令每封减价二钱，刻期变卖。二年，以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地不产茶，四川成都、彭、灌等县滞销，其引或停或减，并豁除课银。七年，免甘肃地震处之课，乃命西宁五司征本色。入年，免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之羡余截角，成都、彭、灌等县之未完银两。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言："西宁、河州、庄浪三

司番、民错处，惟茶是赖。迩年以粮易茶，计用茶六万五千五百余封，易杂粮三万八千一百余石，请著为例。”报可。十三年，定甘肃应征茶封，每年收二成本色、八成折色，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引截角法，推行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二十四年，从甘肃巡抚吴达善言，命西宁五司茶封，照康熙三十七年例，搭放各营俸饷。二十五年，吴达善又言：“甘省茶课向为中马设。今其制已停，在甘、庄二司地处冲衢，西河二司附近青海，犹有销路，惟洮司偏僻，商销茶斤，历年俱改别司售卖，而交官茶封，仍归洮库，往往积至数十万封，给请疏销。应将洮司额颁茶引，改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俟洮司库贮搭饷完日，即行裁汰。”

二十七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复条上疏销事宜四：“一，官茶应改征折价也。查甘肃库贮官茶，向例如存积过多，改征折色。今五司库内，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百五十余万封。经前抚臣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搭放兵饷，已搭放四十余万封。在市肆官茶日多，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数疏销。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二十四万封，商茶既多，官茶益滞。莫若将商交二成官茶五万四千余封，照例每封征折价三钱，俟陈茶销售将完，再征本色。一，商茶应准减配也。查甘肃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无论本折，即系额课。外有充公银三万九千余两，亦系按年交纳，无殊正供。至商人自卖茶封，每引止应配正茶五十斤，连附茶共配售三十余万封，商人即以配售之茶纳课。经吴达善奏准增配以纾商力，并无课项。第茶封既增，又有搭放兵饷之官茶，势致愈积愈多，难免停本亏折。今商人愿每引止五封，内应减无课茶十五万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本色茶封既议改征折价，无庸配运。一，陈积茶封应召商减售也。查各司俱有陈茶，而洮司为多。见每封四钱发售，商民裹足。请仍照原议，每封定价三钱，召商变卖。一，内地、新疆应一体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汉各营以茶封搭饷。至新疆茶斤，向资内地。今官茶以沿途站车挽运，无庸脚费，其自肃州运至各处，将脚价摊入茶本之内，较之买自商贾，尚多减省。”疏入，议行。

二十九年，裁甘肃巡抚，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理。三十四年，以甘省库贮官茶渐少，复征本色一成。三十六年，又以伊犁等处安插投诚土尔扈特等众，赏给茶封，仍议照旧征收二成。三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买茶，以千斤为率，使仅敷自食，不能私行转售。四川设边引，商人纳税领运于松藩等处销售，无论土司蛮商，俱准赴边起票贩运。嘉庆七年，以陕西神木官销茶引久经拨归甘省商销，令豁除旧存羡余名目。四川教匪滋扰，蠲除大宁、广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县茶税。十年，复免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县厅税课。十七年，以甘肃库茶充羡，定商纳官茶，全征折色。二十二年，谕：“闽、皖、浙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赴粤销售，向由内河行走，近多由海道贩运，夹带违禁货物私卖。饬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违者治罪、茶入官。”

道光三年，谕：“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兹将军果勒丰阿等奏，此项砖茶，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已六十余年，未便遽行禁止。惟新疆既为官茶引地，商茶究有碍官引，令嗣后商民每年驮载砖茶一千余箱，前赴古城，仍照例给票，无许往他处售卖。”六年，谕：“前因新疆各城运茶，前将军等请给引招商纳课。兹据庆祥等奏称，各城无殷实之户，若遽令承充官商，必致运课两误。著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课。俟试行三年，再行定额。至附茶仍由甘商运销。”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言：“甘肃官茶，年例应出关二十余万封。近来行销至四五十万封，皆以无引私茶影射，价复递加，每附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余两不等。请嗣后每封定价，阿克苏不得过四两，喀什噶尔不得过五两，并于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诏如所请。九年，命甘肃茶务责成镇迪道总司稽查，奇台县就近经管。

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商茶设关征税。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复言：“闽茶向不颁给执照，征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闽商贩运，官私莫辨，议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征收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暂弛海禁，各路茶贩，

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即浙、粤、江西亦形短绌。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见粤匪未平，军需孔急，众商身拥厚赀，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征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洋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加增田赋者比。但闽茶不止数县，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给印照以凭查核。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征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自此闽税始密。然至十年，犹未报部，经部饬催，乃按期奏报。六年，允伊犁将军扎拉芬泰请，伊犁产茶，设局征税，充伊犁兵饷之用。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奏请抽收落地茶税。

同治元年，饬下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抚，详查本省产茶及设茶庄处所，妥议章程具奏。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疏，略言：“江西自咸丰九年，定章分别茶厘、茶捐。每百斤除境内抽厘银二钱，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零外，向于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给收单，准照筹饷事例汇齐请奖。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请遵照户部奏准，饬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征关税，已于三月起征。江西茶叶运至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完子口半税，固不抽厘，华商既纳浔关正税，亦未便再令完厘。臣即照部章，于义宁州开办落地税。惟原奏内大箱净茶科则稍重，分别核减。参酌茶捐向章，每百斤，义宁州等处征一两四钱，河口镇征一两二钱五分，概充臣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员经收。或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至发贩时，统由共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厘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系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华商既免逢卡抽厘，亦不至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

五年，户部奏准甘省引滞课悬，暂于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设分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呈报。上色茶百斤收课银一，中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解甘弥补欠课。七年，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至恰克图，假道俄边，前赴西洋各国通商，请领部照，比照张家口减半，令交银二十五两，每票不得过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准甘省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之新商试新课。其杂课、养廉、充公、官礼四项缓征。十三年，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厘税项下征收。各项名色概予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三两外，于行销地各完厘税，每引以一两数钱为度，多不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别。

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于茶法略言：“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万九千余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不及十一。拟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十斤就园户征银三钱。增课既多，洋人无所藉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征银三两九钱之例，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照百斤，征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厘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复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督请领，原照一年后作废。或于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既完课三两，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征七两八钱，一切杂费均予豁除。惟于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仍照向章完纳。若在内地行销贩运，无论经过何省何处厘卡关榷，均免再征。则改厘为课，改散为总，既便稽查，复免侵渔。惟园户及贩商若何防其走漏，应令各省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十二年，以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领票，诡称运销蒙古地方，实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一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厘漏税。经部奏准，嗣后领票，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厘。倘复运销私茶，查出没官。

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盖印度种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绪三年乃大盛。锡兰、意大利其继起者也。法兰西既得越南，亦令种茶，有东山、建吉、富华诸园。美利坚于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发给

农民，其后愈购愈多，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足供其国之用。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巨，未几渐为所夺。印度茶往英国者，岁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约二千四万两。吾国茶往者八十九万八千石，价约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少于华，而价反多。迨二十二年我国运往，乃止二十一万九千四百余石而已。日本之茶，多售于美国，亦有运至我国者。光绪十三年，我茶往日本者万二千余石，而彼茶进口万六千余石。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于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之一。十三年，并杂货计，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余两，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然十二年茶少价多，十三年茶多价少，华商已有受困之势，厥后亦兼购于他国，用此华茶之利骤减。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余事，惟以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三十三年，茶叶公会以状陈于度支部，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于是命筹整理之策。宣统初，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厘之议。汉口、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畅旺。

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及此。故日本虽有茶，必购于我，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印度、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

矿政　清初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谷踊，辄用封禁。

世祖初开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罢之。十四年，开古北、喜峰等口铁矿。康熙间，遣官监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银矿。二十二年，悉行停止。并谕开矿无益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均不准行。世宗即位，群臣多言矿利。粤督孔毓珣、粤抚杨文乾、湘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疏请开矿，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十三年，粤督鄂弥尔达请开惠、潮、韶、肇等府矿，下九卿议行。上以妨本务停止。盖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啸聚剽掠。故其时粤东开矿，较他省尤为厉禁。

乾隆二年，谕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其金银矿悉行封闭。先是，五年允鲁抚朱定元请，开章邱、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峄、泗水、兰山、剡城、费、莒、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煤矿，而藁城知县高嵣请自备赀开峄、滕、费、淄、沂、平阴、泰安银铜铅矿则禁之。然贵州思安之天庆寺、镇远之中峰岭，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之扎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之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之迪化、硅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之回龙、昭通之乐马各银矿，相继开采。嘉庆四年，给事中明绳奏言民人潘世恩、苏廷禄请开直隶邢台银矿。上谓：“国家经费自有正供，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利，敢藉纳课为词，实属不安本分。”命押递回籍，明绳下部议。六年，保宁以请开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以开平泉州铜矿，均奉旨申饬。

道光初年，封禁甘肃金厂、直隶银厂。盖其时岁入有常，不轻言利。惟云南之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岁课银五万八千余两，其余金矿岁至数十两，银矿岁至数千两而止。又旋开旋停，兴废不常，赋入亦鲜。铜铅利关鼓铸，开采者多邀允准，间有蠲除课税者。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至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广州、肇庆两府，铜铅矿均行开采。百余年来，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而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

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焉。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

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故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

道光二十四年，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愿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复诏“四川、云、贵、两广、江西各督抚，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其余各省督抚，亦著留心访查，酌量开采，不准托词观望。至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庭不为遥制。”一时矿禁大弛。咸丰二年，以宽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金银诸矿。三年，诏曰：“开采矿产，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地，较之一切权宜弊政，无伤体制，有裨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督抚务当权衡缓急，于矿苗丰旺之区，奏明试办。”时军兴饷乏，当时开采者，仅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之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之银矿，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之铜锡矿数处。同治七年，吉林请开火石岭子等处煤矿，以伏莽未靖，格部议不果行。十三年，以滇矿经兵燹久废，谕饬开办，从滇督岑毓英请也。

是年海防议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上允其请，命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光绪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亦言北洋筹办防务，制造船炮，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最为大宗，请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报闻。嗣是以次修筑铁路，煤铁益为当务之急。于是煤矿则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开平、唐山，内邱县之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之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之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厅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厅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厅蜜蜂沟，辽阳州窑子峪，江西萍乡、永新、余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余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陇州、淳化。铁矿则直隶迁安县、滦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州，江西永新县，云南开、广两府，贵州青溪，皆先后开采，而秦、晋商民零星开采，尤难悉数。

二十二年，诏开办各省金银矿厂。自光绪初年，开直隶窑沟银矿，甘肃西宁、甘、凉，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乾河各金矿，外无闻焉。自明令颁行而后，金矿则直隶之平泉州属转山子，建昌县属金厂沟，抚宁县属双山子，滦平县属宽沟，丰宁县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之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而迁安县所产尤旺。奉天之凤凰、安东、辽阳、宽甸、怀仁、铁岭、开原、通化、海城、锦县，蒙古之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朱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硅腾河、图什业图汗，四川之冕沟，湖南之平江、浙江之诸暨，黑龙江之黑河，新疆之和阗、焉耆。银矿则四川之天全、卢山、大穴山头，皆报明开采。

而铜、锡、铅、锑、石油、硫磺、雄黄等矿，亦接踵而起。铜则云南迤东汤丹、茂麓正厂六，子厂十一。迤西回龙、得宝正厂八，子厂九。楚雄永北及云武所属万宝、双龙，又永字顺宁、临安、开化、曲靖各厂，均招商承采。而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库车亦有铜厂。锡则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铅则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锑则湖南益阳、邵阳、新淮、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南太、泗镇、陵阳都。石油则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硫磺则山西阳曲，奉天辽阳、锦州。雄黄则湖南慈利。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或用土法，或用西法。

九年，诏各省煤矿招商集股举办。自是云南、四川均设招商及矿务局，贵州设矿务公商局，山西设矿务公司。粤东琼州之铜矿，浙江宁波之铅矿，皆率招商集股开办。开办历数十年，惟开平、萍乡之煤，大冶之铁，规模宏远。次则平江之金，益阳之锑，常宁之铅，犹为民利。漠河金矿所产虽富，岁解部银仅二十万两。滇铜自十三年命唐炯督办，岁运京铜不过百余万，各省鼓铸，犹以重

值购洋铜。铁产为汉阳厂炼钢造轨，略供轮路之需。粤、桂、晋出铁虽饶，以提炼不精，国内制造，仍多购自英厂。

二十四年，诏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以王文韶、张荫桓主之。奏定章程二十二，准华商办矿，假贷洋款，及华洋合股，设立公司。自是江西萍乡煤矿则借德款，湖北大冶铁矿则借日本款，浙江宝昌公司则借义款，直隶临城煤矿则借比款。当其议定合同，于抵押息金外，辄须湎延聘矿师，甚者涉及用人管理。至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煤矿，山西盂平、泽、潞、平阳，四川江北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铅铁，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尾明山，及吉林新旧矿，均华洋合办，一经订约，时生轇轕。若福公司之于晋矿，其尤甚者也。二十四年，河南豫丰公司以其专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各矿之权，山西商务局以其专办盂平、泽、潞、平阳煤铁各矿之权，同时让与办理。一公司垄断两省矿务，更议修铁道自晋讫汴，因矿及路，利权损失，争持三年，始允合办。汴既侵攘华官主权，晋复干涉人民开采。全晋绅民，坚持废约。迟之又久，始以银二百七十余万赎回。他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万石油矿，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矿，均因商民私相授受，酿成交涉。

自议订胶济、东清路约，附路十三里内华人无开矿权。而开平煤矿，漠河观音山金矿，复因内乱为外人所侵占。开平煤矿，自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集官商之力，经营二十年，效力大著。二十六年，拳匪乱后，洋员德璀琳因督办张翼委其保护，与矿师胡华私立卖约，而张翼亦即签押移交，转以加招洋股中外合办奏闻。由是而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矿，秦皇岛口岸地亩附属之承平、建平、永平金银矿，悉操于英公司。严诏责令收回，赴英控诉，卒未就绪。三十四年，筹办滦州煤矿，英公司阻挠之。乃劫为营业联合之法，合设开滦总局。观音山金矿，亦因拳乱为俄人占据。三十二年，始以俄银万二千卢布赎回。

二十八年，外务部改定矿章，凡华洋商人得一体承办矿务，惟必禀部批准，乃为允行之据。是年皖抚聂缉规许英人凯约翰承办歙、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矿产，嗣以专办铜陵之铜官山，订约定期百年，占地三十八万四千余亩。皖中绅民合力争之，始以银四十万两赎回自办。法人弥乐石亦于是年以勘办全滇矿务请于滇督及外务部，皆拒之，仍获澄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厅、州矿权以去。继是英商立乐德以合办东、昭两府金银矿不获，遂援弥乐石例，索广南、曲靖、丽江、大理、顺宁、普洱、永昌七府矿，亦坚拒未允。一时举国上下，咸以保全矿产为言。由是蜀设保富公司，华洋承办川省矿务，购地转租事宜属之。闽设商政局，旋奏设矿务总公司，凡请办各矿场，查核准驳之。权属之山西保晋公司，安徽矿务总局，类能集合殷富，鸠赀开办。湘、鄂则于所属矿地勘明圈购，以杜私售。

二十五年，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学堂，两湖复筹设高等矿业学堂。三十一年，商部以洋商私占矿地矿山，疏请申明约章，以维权限。寻奏设各省矿政调查局，以勘明全国矿产，严禁私卖为先务。鄂督张之洞条上矿务正章七十四，附章七十三。盖自二十四年以来，矿章屡易，每因矿务龃龉，洋商辄引为口实。二十九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订商约，许以开采矿产之利，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而中国矿章，则比较各国通行者为之准则，特诏张之洞拟定。乃取英、美、德、法、比利时、西班牙矿章参互考证，区别地面地腹，厘定矿界矿税，分晰地股银股，暨华洋商，限制至周；尤注重于中国主权，华民生计，地方治理。阅数年乃成，下部议行，中国矿章始具云。

清史稿卷一二五　志第一〇〇

征榷　清兴，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仍明制。自海禁开，常关外始建洋关，而厘局之设，洋药之征，亦相继而起。三者皆前代所无，兹列著于篇。至印花税、烟酒加征，均试行旋罢，不具载。

常关。顺治初，定各省关税，专差户部司员督征。左、右两翼，张家口税，差满官督征。时京师初定，免各关征税一年，并豁免明季税课亏欠。嗣浙、闽以次荡平，复禁革明末加增税额，及各州县零星落地税。三年，革明末加增太平府姑溪桥米税、金柱山商税。四年，定户、工各关，兼差满洲、汉军、汉官。八年，减定关差员数，并停止关差议叙。九年，并西新关、江宁仓为一差，停

独石口差。严关差留用、保家委官之禁。凡额设巡拦，各制号衣、腰牌。

十年，令各关刊示定则，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规，并禁关役包揽报单。十一年，用给事中杜笃祜言，清厘关弊四事：一，裁吏役；一，查税累；一，关差回避本籍；一，批文核对限期。十六年，移潘桃口于永平，移古北口于密云，并设关征木植税，十分取二。十七年，裁永平、密云新关，归并古北口兼督管理。二十八年，定各口木植什一而税。停临清砖差。其板闸税交北河分司征收。

康熙元年，移设河西务于天津，更名天津关。更定各关兼差满、汉官笔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轮掣，停蒙古、汉军差。其张家、杀虎二口，专差满、蒙官。二年，定盘诘漕船，止于仪真、瓜州、淮安、济宁、天津五关。免外国货物入崇文门税。四年，严禁各关违例征收，永免溢额议叙之例。五年，命各关税均交地方官管理。于是崇文门归治中，天津归天津道，龙泉等归井陉道，紫荆归直隶守道，临清归东昌道，挖运厅归通蓟道，居庸归昌密道，西新归镇江道，芜湖归池太道，扬州归驿传道，浒墅归荆苏昌道，淮安归淮海道，北新归浙江布政使，荆归州同知，九江归九江道，赣归吉安赣道，太平桥归南雄知府，遇仙桥、洽光厂归韶州知府，各稽征税课。又裁古北口差归密云县管理，惟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只差户部司员，申令直省关刊示税则。罢崇文门出京货物税。

八年，临清仓归并临清关。以给事中苏拜言“地方官兼关税，事务繁多，且恐畏惧上司，希图足额，派累商民”，复定税额较多之浒墅、芜湖、北新、九江、淮安、太平桥、扬州、赣、西新、临清、天津、凤阳仓，仍差部员督征，余如故。是年定关差缺出，以六部俸深司员轮掣，其差过之员，不准重差。又定关差考核法：欠税不足半分者罚俸；半分至四分，分别降调；五分以上革职。旋又定不及半分者降留，全完者纪录。凡部差官员，不令督抚管辖。

九年，定淮安关兼辖淮安仓及工部清江厂，两翼专差满官笔帖式。十年，裁西新户关归并龙江工关，裁芜湖工关归并芜湖户关，各兼理。既而改凤阳仓归凤阳知府，正阳归通判，临淮交大使征收，停差部员。十七年，裁北河分司，临清闸税归济宁道兼管。十九年，开山东海禁，令查船户匿税。差满部员督收潼关、山海关税课，潼关兼辖大庆关、龙驹寨税务。二十一年，移九江关驻湖口，停潼关、山海关部员差，仍归地方官管理。凤阳仍差六部满员。二十三年，更定各关轮差各部院司员例。

是时始开江、浙、闽、广海禁，于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关设监督，满、汉各一笔帖式，期年而代。定海税则例，免海口内桥津地方抽税，分设西新、龙江二关课税专官。二十四年，西新仍归户部。免外国贡船税，减洋船丈抽例十之三三。十五年，定州县海船隐匿处分。时海禁初开，沿海渔船，州县既征渔课，海关复税梁头，民甚苦之。上用福建巡抚张仲举言，定渔船五尺以上，梁头税统归地方官征收。先是康熙四年罢抽税溢额议叙例。至十四年，又定溢额多寡，分别加级升用。及是，上以苛取累商，复停止溢额议叙。二十六年，浒墅监督桑额征收溢额二万一千有奇，上以扰累闾阎，罪之。永减闽海税额六千四百两有奇。二十八年，蠲沿海鱼虾船及民间日用物糊口贸易之税，著为令。先是沙沟于二十六年归并淮关，其朦胧、轧东、岔河等处悉免稽查。至是以沙沟系朦胧、轧东总汇，不宜再增一税，将朦胧归海关，轧东归淮关，沙沟免税。复归并西新户关于龙江工关。

三十三年，仍差部员督收山海关税，张家口税归宣化府兼收。三十四年，分设浙海关署于宁波、定海，令监督往来巡视。三十五年，定洋海商船往天津运米至奉天者，但收货物正税。三十六年，严关差官自京私带年满旧役谋占总科库头之禁。三十七年，永减粤海关额税三万二百两有奇。三十八年，上恐各关差苛取瘠商，停罢额外盈余银。设河宝营，差满官督收大青山木税。四十年，裁陕西三原县商税，归潼关、龙驹寨、大庆关兼收。裁通会河分司，通州木厂归通永道管理。四十一年，大青木税归并杀虎口兼辖。

四十六年，以金州、牛庄交山海关监督巡察越关漏税。设渝关于重庆，归川东道征收木税。四十七年，仍差工部司员督收荆关税。五十三年，以临清关税阙额，改归巡抚监收。未几，凤阳、天津、杭州、荆州、江海、浙海、淮安、板闸及淮关，先后改交各巡抚监收。停瓜州税，裁税课大使。

定台湾收泊江、浙等省商船，经过厦门就验者不重征。福建糖船至厦门者，赴关纳税，其往江、浙贸易者免征。设横城税口，归山海关监督监收，增税千两，作为定额。六十一年，禁各番部落夹带硝磺军器出边，其进口税许从轻减。

雍正元年，移湖口关于九江，并设大孤塘分口。裁淮安、北新、凤阳、天津、临清、江海、浙海、荆州各关加增赢余银。严禁各省关及崇文门胥役分外苛求。是年定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惟崇文门仍差内务府官，山海关、两翼，古北、潘桃、杀虎三口，暨打箭炉，仍差部员。盛京呼纳呼河木税，亦交将军、府尹委沿河官征收。明年，淮安仍差部员，浒墅改归苏州织造，凤凰城中江税，派盛京部员各督收。河西务运粮船料，改于通州征收。三年，以暹罗进献稻种果树等物，免回空压载货物税。禁边关城门索取蒙古贡物税，其假名匿税者罪之。五年，宿迁关归并淮关征收，由闸税交地方官管理。河宝营木税，由杀虎口监督征收。奉天牛马税，改差部院司员。

六年，更定临清关米麦杂粮船税。定各关税则。龙江、西新二关，交江宁织造兼管。永免暹罗米税。七年，夔州关改委专员督收。南北二新关交杭州织造兼收。移荆州之徐关于田家洲，更名田关。江苏庙湾税归淮关兼管。定闽海关减折船税丈尺例。裁古北口监督，交密云县征收。以潼关商税浮于部例，相安已久，照现征之数，著为令。移潘桃口正关于潘家、桃林二分口征收。八年，减各关余平银之半，革除天津戥耗例外征收。定落地税搜求溢额议处例。严黄金出洋之禁。十年，设交城县水泉滩木厂，武元城设立税口征收。十一年，改天津关归长芦盐政管理。十三年，设居庸关税课大使，定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给商屯票，兼满、汉、蒙三体文字。山东海口各州、县、卫设两联印票，填注客商年貌籍贯、船只字号、梁头丈尺、豆石数目、出口年月，分给商船，回日查销。

乾隆元年，革除龙江、西新二关衙规票银。初，外洋夹板船到粤，起其炮位，候交易事毕给还。其税法每船按梁头征银二千两左右，货税照则征收。革除额税外另征置货银加一缴送税。定闽省渔船税，分上、中、下三则起科，除额外重征。定各省税课则例颁行。定九江、赣州二关三联税单例，一给商人，一交抚署，一存税署。准张家口、居庸关收取车驮货物过税饭钱，以资养赡。禁偷运米谷接济外洋，分别拟罪有差。免沿海采捕鱼虾单桅船税。二年，定米谷税，凡遇地方旱涝，米谷船到即放行，俟成熟后照旧征收。永停征广东开建、恩平二县米船税。三年，裁浒墅关之转水、柏渎二口，改瓜洲由闸税归两淮盐政。九江差内务府司员，芜湖、凤阳派部员，各管理监督。四年，定归化城木税额，归杀虎口征收。五年，复差部员监督荆关。用御史陆尹耀言，严捏名讨关之禁。

六年，复定考核关税赢余例，清查外省私增口岸。免领帑采铜锡铅及米谷税，仍征船料，惟黄豆非麦秫比，虽歉岁照常征收。改宿迁之丰、沛、萧、砀四县陆税，仍交各县分征。永禁龙江关木税飞量法。定各关赢余，比较上年数目考核，著为令。七年，永免直省关豆米额税。复设通州分司之黄村，临清关之德州、魏家湾、尖冢、樊口等口岸。免征临清关船料。以扬州关归两江总督遴员征收。停止闽海关之南山边口征税，专司稽查。八年，定官运米谷免征船料。九年，严蒙古来京漏税，及为奸商私运货物之禁。

十年，交阯乱平，复开征云南马臼税。禁止宿迁关通船一载收税例，改按担数征收。定一官兼管两关，其征额有此赢彼绌者，准其抵补；再有短歉，仍著追赔。移福建诏安之雅溪税馆于悬钟，以闽省旧有＜□舟古＞子头船包揽走私，永禁制造。十三年，复征米豆税。十四年，定各关赢余，以雍正十三年为准，短少者按分数分别议处，罚俸降调有差。十五年，移福建宁德县税口于酒屿。十七年，改渝关木税归并夔关征收。十八年，移厦门查税之玉洲馆驻石美，凤阳关查税之濉阳口驻虹县，改虹县征税之青阳滇驻濉河口。二十年，移淮南关之流均口驻泾河。

二十二年，增定浙、闽二海关税则，照粤海关例。寻又申禁洋船不准收泊浙海，有驶至者，仍令回粤贸易纳税。二十四年，定叶尔羌、喀什噶尔牲率税二十取一，缎布皮张税十之一，自外番贩入者倍徵，严丝斤出洋之禁。二十五年，始派员征收多伦诺尔皮张等税，并设盛京拉林、阿勒楚喀税局，派员征收，如宁古塔、伯都讷例。革除粤海关陋规银，归公造报。二十六年，设淮安关石税口，又设归化城总税局，并绥远、归化、和林格尔、托克托、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子等口，差蒙古笔帖式二员，分督征收牲畜税。

二十七年，以龙江、淮安二关归两江总督，浒墅归江苏巡抚，各稽查严禁榷关漏税积弊，并定漏税罚数。江苏巡抚陈宏谋条上浒墅关四弊：一，铺户代客完税，包揽居奇，仍令商人自行完纳，按簿亲填；一，货船抵关，签验纳税，给票后始准过关，以杜偷越；一，官员遴委佐杂官，半年而代；一，督抚与监督原相助为理，所征数目，应令监督按月知会督抚，再于年满奏报时统咨知会。从之。是年弛丝斤出洋之禁，仍示限制。定崇文门、两翼税差期满，由部开列满、蒙大学士、尚书、都统、侍郎、副都统等职名，请简更代，遂为永制。二十八年，画一天津各口税则。定商贩山东豆石由海运浙，照运赴江南例输税。张家口出口铁器，照杀虎口例纳税。革除芜湖关之户、工帮贴饭费，江海关之驳票给单持号、油烛饭费、看验舱钱文、扬关由闸之给串钱。

二十九年，更定临清关船只补税例。定外番商货至回部贸易者，三十抽一，皮货二十抽一；回商往外番贸易，二十抽一，皮货十之一；其牲畜货物不及抽分之数，视所值折算。三十年，更定吉林等处税额，裁潘桃口监督税归张家口征收，所属六小口，改归通永道管理。明年，复改潘桃口税归多伦诺尔同知征收。设局大河口，差理藩院司员督收归化城税。既而改归山西巡抚遴员征收。岫岩城属之鲍家码头等七口岸海船商税，归山海关监督设局征收。三十三年，定山海关、张家口、八沟、塔子沟、三座塔、乌兰哈达、多伦诺尔交直隶总督，杀虎口、归化城交山西巡抚，盛京牛马税、中江税交盛京户部侍郎，坐粮厅交仓场侍郎，打箭炉交四川总督，荆关交湖广总督，均兼管稽差。各监督有侵蚀、情弊、参处后不能完项者，即令兼管之员代赔。三十四年，准九江关正税一两加平余一分，以供饭食费需之用。停洋船入口夹带硫磺之禁，著为令。三十五年，裁浔、梧二厂公费归入正税。

三十八年，裁多伦诺尔监督，归多伦诺尔同知管理。移由闸、南坝税口于中闸。四十年，封闭广西由村溢口，禁内地商民越关交易。四十一年，改通州分司及河西务计价科税为计数科税，并革除张家湾油面等出店进店税。改定打箭炉商货按数征税例。明年，定打箭炉税差，照山海关例，于宗人府及部院司员内选派。四十五年，停荆关、打箭炉司员差，交各督抚遴员管理。四十六年，裁荆关监督养廉银，于荆宜施道、荆州知府遴派一员监收。四十九年，定粤海关珍珠宝石概不征税，著为令。五十一年，裁荆州之郝关及郝支关，另设口于越市，更名越关。移杨关于调贤口，更名调关。定除暹罗贡使船外，其带货私船，照例征收。

五十二年，定各关预期请领收税册档，及请领迟延，擅用本关簿册参处例。以安南奉贡请封，弛水口等关之禁。越四年，缅甸效顺，亦准开关通市，于永昌、腾越、顺宁收征出口税，杉木笼、暮福、南河口征收入口税。以福建五虎门与台湾淡水八里岔设口开渡，由闽安镇征收进口税，南台口征收出口税。货物进口，复运往他处，限一月内免重征；若逾限出口，或限内移货别船，均征出口税。

五十七年，定粤海关到关船货，责成督抚查明，按月册咨。一年期满，与监督清册核对不符，参办。五十八年，定西洋除贡船外，别项商船不得免征。以杭州织造改归盐政，南北二新关交巡抚管理。开山西得胜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时英吉利货船求往江、浙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等处收泊交易，上不许，仍令照例于澳门互市，向粤海关纳税，并征船料。

嘉庆二年，并左、右翼为一差。越二年，复简派二员。定辰关、渝关、潘家口、通永道、古北口五处各关例。是年命核减各关赢余额数，于是定户关之坐粮厅六千两，天津二万，临清一万一千，江海四万二千，浒墅二十三万五千，淮安十一万一千，海关庙湾口二千二百，扬州六万八千，西新二万九千，九江三十四万七千八百，赣关三万八千，闽海十一万三千，浙海三万九千，北新六万五千，武昌一万二千，夔关十一万，粤海八十五万五千五百，太平七万五千五百，梧州七千五百，浔州五千二百，归化城一千六百，山海关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杀虎口一万五千四百十四，张家口四万五百六十一，打箭炉尽收尽解；工关之辰关三千八百两，宿迁七千八百，芜湖四万七千，龙江五万五千，荆关一万三千，通永道三千九百；闸、南新、渝三关，潘桃、古北、杀虎三口，竹木税向无赢余，无庸更议。

五年，议准回空漕船于六十石例额外夹带二十石，均免输税。严禁崇文门、芦沟桥及各省关役

讹索行旅。以辰州知府李大隆接管税额外赢余万两有奇，下部议叙。六年，定盛京牛马税差，于盛京五部侍郎内简派。定打箭炉正税额二万两。革除闽海征收二八添平银。七年，改密云县征收古北口木税为尽收尽解，并缴销原额监督关防。九年，复增定各关赢余额数，浙海四万四千，西新三万三千，九江三十六万七千，浒墅二十五万，淮安十三万一千。十一年，定辰关岁征加一耗银二千七百七十余两。十五年，定崇文门参税则例。令营汛官分查崇文门私放私收冒充白役之弊。二十二年，饬各海关查禁例不出洋之货。

道光元年，裁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兼管南北新关税务。三年，饬各省关整顿奸蠹包揽、书吏徇纵等积弊，严各关员例外横征及粮船夹带偷漏之禁。定多伦诺尔木税。更定浙海关税则。九年，申定回疆税课三十抽一。时英吉利大班等以洋行闭歇，拖欠货银，商船停泊外洋，延不进口。每言在粤海关年纳税银六七十万，以为居奇。上曰："洋商私带鸦片入口，偷买纹银出洋，得不偿失。倘故刁难，即不准开舱。少此一国货税，所损几何！至请分别商船大小纳饷，尚可变通。"

十年，定各关盈余银以六成为额内，四成为额外，核其溢额绌额分别功过例。先是御史许乃济言崇文门税局需索，曾令巡视五城御史随时稽查。至是，御史晋昌复言巡役勒索，胥吏卖放，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专司稽查，一年而代。十一年，减浒墅盈余二万两，淮安二万一千两。定赔缴短征关税，按数多寡分别限期久暂例。命广东严缉快蟹船为洋商运私偷税。十二年，停止白铅出洋。十三年，革除各关标礼并查船谢仪，及地棍报单等名目。以霍罕悔罪输诚，复准入卡贸易，并免税课。十四年，严禁各关家丁需索卖放，及书役盘踞、地棍包揽之弊。又查禁粤商增收洋商私税。定贡物到京，崇文门免税验放。

十七年，严禁纹银出洋。查办粤省匪艇及窑口走私漏税。十九年，设韶州、东江二关，归南韶连道管理。二十一年，移设荆州正关于柳家集，更名柳关，并改支关为柳支关。二十四年，免暹罗接正贡使船货税。二十五年，裁龙江关查验木植税局。

咸丰二年，查禁沿海各关走私积弊。三年，以捻匪扰江南、浒墅、淮安、芜湖、凤阳等关，纷请尽征尽收，漫无限制，令仍遵定额照常征收。六年，定打箭炉税额二万两。八年，定盛京盈余税以钱抵银，及渔船、大小牛船交纳船规例。九年，设山东烟台税局。十年，以士子会试入京，照例验放，严禁崇文门巡役讹诈。更定奉天海口税则，增收黄豆、豆饼、包头、油篓四税，加赢余八万两。又定各关监督未及一年离任者，交后任接征，扣足一年分晰汇报例。革除北新关南北二口货税过关五日十日之限。是年，俄罗斯于黑龙江互市免税课。

同治二年，免巴尔楚克过税，加征叶尔羌正税。三年，设福建台南之打狗口海关，归巡抚管理。暂停北新关征税。四年暂停龙江、西新关、浒墅三关征税。湖北新关竹木税，遴木省道府一员督征。先是粤海关额征，常洋不分。至是，定货由华船装运者为常税，额征五万六千五百余两，赢余十万，再有赢余，尽征尽解。是年裁革太平关文武各署规费，并饬粤海关严查各口偷漏隐匿。裁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稽征。七年，定太平关归南韶连道专管，其四分厂委员，仍由巡抚遴派。八年，申定贡物解京，崇文门放行，毋许留难勒索。十一年，停江苏淮关传办活计。

光绪二年，复开芜湖、凤阳两关。三年，严定考核各关章程。四年，定辉发、穆钦等处及宁古塔、三姓税务，均由吉林将军委员征收。山西交城县木税，由知县设口于武元城故交村征收。八年，定芜湖关税额十三万六千余两。九年，中江税务改归东边道征收。十三年，改广东黄江厂税委员专管，裁厂书、签子、官房、总散房名目，并革除额外加平、办用官钱、厘头、船钱、墟艇钱、黑钱、包揽钱七项陋规，榜示通衢。定梧、浔二厂赢余六万两。改沪尾、打狗两关归台湾巡抚监督。二十五年，敕各将军、督抚综核各关卡陋规中饱之数，酌量归公，勒限禀报。三十四年，减崇文门华商税为值百抽三，如洋商税例；免日食蔬菜等物税。宣统元年，设立吉林省税务处，分设稽征、庶务、支应、核销四所，所有捐税各局、所、公司概行裁撤归并。更定《四川常关征收章程及办事规则》。

洋关之设，自五口通商始。前此虽有洋商来粤贸易，惟遵章向常关纳税而已。道光十九年，有趸船缴烟之役。是秋各商船来粤者，皆为英兵船所阻，不得入口。粤海税课，以洋货为大宗，至是征收短绌。二十二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岸，允于沿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开埠通

商。明年，定《洋货税则》值百征五，先于广州、上海开市。洋货进口，按则输纳。后由华商运入内地，所过税关，只照估价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

二十四年，定《法商条约》：一，允法人赴五口通商船只，不得进别口及沿海岸私行交易，违者货没官；一，法商出入五口，照则输华税船钞外，不再收别项规费；一，商船进口，二日不缴船牌货单，由领事照会海关者，每逾一日罚洋五十元，但不得过二百元，倘未领海关牌照，擅自开舱卸货，罚银五百元，货并没官；一，船进口未卸货，在二日内可往别口，即在彼口纳税；一，船进口二日外全完船钞，百五十吨以上吨纳银五钱，以下吨纳一钱；一，估价之货有损坏者，得核减税银；一，船进口按卸货之多寡输纳，余货如带往别口卸卖，即在彼口输税。二十五年，定《比利时商约》，照《章纳税输钞》。二十七年，定《瑞典挪威商约》，税钞亦如之。

咸丰四年，设江海关于上海。八年，复定《英约》：一，牛庄、台湾、登州、潮州、琼州等口，均准开埠通商；一，值百抽五之货，多有价值渐减者，应将旧则重修，此次新定税则，如欲重修，以十年为限，须先六月知照，否则照前章完纳，复俟十年；一，子口税按值百抽二五，如愿一次输纳，洋货在进口、土货在经过第一关纳税给票后，他口不再征；一，英船纳钞给照后，四月内不重征；一，货船进口二日，即全纳钞；一，英商自用艇，如带例应纳税之货，每四月纳钞一次；一，商货纳税后，改运他口，系原包，免重征。是年，允法商于潮州、琼州、台湾之淡水、登州、江宁通市，纳税输钞均同有约国。

九年，设粤海关于广州。允俄人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口通商，税则视各国例。定美约亦如之，并允于潮州、台湾两口开市，照新章完纳税钞。十年，设潮海关于油头。允英人于汉口、九江通商。以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帮司各口税务。设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十一年，设浙海关，归宁绍台道监督，津海关归通商大臣统辖。并设闽海、镇江、九江三关。定各国洋税自上年八月始，每三月结报一次，四结奏销一次。英、美二国于九江、汉口开埠，俄亦于汉口通商，于是定《长江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货入江，于上海纳正税及子口税；土货出口，纳出口税；复进口时，完一正税，准扣二成；若完半税，不扣二成，再入内地，仍照纳税厘。又定《德商约》，其税约与英同。

同治元年，设厦门关。以五口商务归通商大臣兼理。二年，设东海、台南、淡水三关。免英租界洋货厘金，并准添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岸，其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均准英轮船暂时停泊，用民船上下货物。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外，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又英商自置土货，非运出海口，不得援子口半税例。是年定《丹麦及荷兰商约》，输纳税钞如英例。三年，设山海关于牛庄。定《日斯巴尼亚税则》，视咸丰八年各国例。明年，定比约，税钞亦如之。又改定《法船钞章程》；凡商船进口已纳税，往他口，并往来安南之法国各埠，与附近之日本码头，由海关给照，逾四月再纳钞。初粤海关税常、洋不分，至是始定由洋船装运者为洋税。五年，定《义商约税钞》，商船入口漏捏者，罚船主五百两，余如《法约》。

八年，定《奥商税钞》，均视《义约》。又定《俄商约》：一，边界百里内及往蒙古各盟贸易者，不纳税；一，俄商运货至天津，纳进口税减三之一，其酌留张家口之货纳正税，如再运赴通州、天津，不再征，并将张家口多纳之一分补还；一，由天津运俄货至各口，须补足减一之税，他口不再征，如由他口复入内地，另纳子口半税；一，运土货及洋货由水路进口，纳税视各国例；一，在天津、通州运干货由陆路返国，照便纳正税，不再征，沿途不得销块；一，在津运复进口土贷由陆返国，纳税后限，一年起运，不再征，并给还复进口税，沿途不得销块；一，在津或他口运别国货由陆返国，已交正税子税，不再征，如只交正税，应补交子税；一，议定税章，试行五年，限满欲修改，先六月照曾，九年，设江汉关。裁三口通商大臣，东海、山海二关均归直隶总督统辖，另设津海道，监督新、钞两关。

光绪三年，设芜湖、宜昌二关，归徽宁池太广道、荆宜施道各监督，琼海、北海二关，归粤海关兼理。又设瓯海关于温州。六年，续定德商约；一，中国允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岸并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又允德船于吴淞口停

泊，上下货物；一，夹板进口，停泊十四日，应纳减半之钞；一，船货报关有漏捏，应罚船主不得过五百两；一德商运土煤出口，吨纳正税三钱；一，无照冒充引水才，罚银不得过百两；一，船只损壤，准在各口修理，饰词偷漏，罚倍图免吨钞之数；一，中船挂德旗而德人知情，与德船挂中旗而贷主知情，货均没官。是年定《美商约》，税钞视各国例。

七年，设嘉峪关，归安肃道监督。改定《俄陆路商约》；一，俄货至嘉峪关，照天津关例，纳三分减一之税，再运内地，纳税亦视天津例；一货至天津与原照不符者，没官，查仅绕越避查验者，罚令完一正税；一，在通州运土货回国，完出口正税，在张家口运回，暨在内地运土货至通州、张家口回国者，均纳子口税，疝途不得售买。余同前约。

十二年，复定《法商约》“一，中国准于北圻界择开两处通商，设关征税；一，洋货入云南、广西两边关，纳减半正税三之一；一，洋货入此关纳税，转往彼关者，三十六月内不再征，如转入各口，另纳正税，土货在此关，纳税复转彼关，只征复进口税，如转入各口，另征正税，入内地仍纳子口税；一，进出口货到关逾十八时不报验，日罚五十两，惟不得过二百两，报有漏捏，货并没官。余同前约。十三年，允法人于广西之龙州、云南之蒙自及蛮耗，开埠通商，并减洋货进口税十之三，出口税十之四。寻改蛮耗为河内，并添云南之思茅口岸。由通商各口运土货前往四口时，征出口十成正税，到四口照十分减四征复进口半税。又定葡约，其税钞及罚例均视上年法约，是年设拱北关于澳门，九龙关于香港，由粤海关监督。改台南、淡水两税归台湾巡抚监督。十五年，设镇南、蒙自二关。十六年，设重庆关。

二十年，开西藏之亚东关，允英通商。除禁运货物外，自开关日始，免进口税五年。限满再定税章照纳。又允由蛮允、盏西两路贩运各货，限六年内减进口税十之四。二十一年，设思茅关及猛烈、易武二分关，归思茅同知兼理。

二十二年，定《日本商约》：一，进出口货视各国例，只输进口或出口税；一，已进口货再运各口，不论货主及运货系何国人及何国船，所有钞税厘金派各项一概豁免；一，运货入内地，再纳子口税，系免税者，按值百抽二五；一，出口土货，完正税子税后，限十二月运往外国，如系禁运出外洋之物，出口时只完正税；一，洋货已完进口税，三年内复运出口，不再征；一，船钞视各国例。是年设杭州、苏州及沙市三关。明年，设梧州、三水二关，并甘竹、江门二分关。改定英人长江通商章程：一，在长江贸易输船，由上海税务司给专照，年换一次，或在汉口及宜昌换领亦可，船钞在给照之关交纳，远者照罚，再犯缴销专照；一撤销出口正税复进口半税同时完纳之便，有专照江输，出口及复进口税照各口例，在装货起货之口分次完纳，至装货拨货卸货，亦如各口例。

十四年，设岳州关及江海之吴淞分关。明年，设胶州关。与德会定征税办法：一，青海设关，应拣派德人充税务司；一，海运进口之货不征税，若胶州界口运赴内地，征进口税，惟无海关准单不准出胶州界；一，土货陆运入租界，再水运他口征出口税，惟租界内产土货并土产，及海运入口之物料制成各货，出口时不征；一，土货进口复运内地，照约纳税；一，土货纳出口税，复运他口纳半税。又定韩暨墨国税钞及各费，悉视海关例。是年设金陵关。又设福海关于三澳。二十六年，设腾越关及蛮允、弄璋二分关。二十七年，定常关距口岸在五十里内，税由洋关兼征。二十八年，设秦王岛分关。

先是商约大臣盛宣怀、聂缉槼等言，税务司赫德筹拟洋货进口税，援照洋药税厘并征之法，核估时值，按正税子口税七二五，统加厘金一倍为值百抽十五，由海关并征以免各处厘局留难纷杂，货可畅销，洋商或可允从。并抉出口土货向完半税者，改完厘金，以抵洋货厘捐改归海关并征之数，于各省厘金亦无所损。上以此事利害出入关系甚大。下南北洋大臣、各督抚参酌各省情形，妥议具陈。至是，始与英定裁厘加税之约：一，约款照行时，中国允除现有各常关外，向设各厘卡及抽类似厘捐之关概行裁撤；一，英国允于进口洋货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加一额外倍半之税，以抵撤厘金子口税及各项税捐，至土货出口税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数；一，现有常关仍旧存留，其有海关而无常关，及沿海边非通商口岸处，均可添设常关，如新开口岸应设海关者，可并设常关；一，民帆各船运货所纳出入口税，不得少余输船进口正税及添加税之总数，土货运出至第一常关，照海闰

例征出口加税，给照单，限一年内无谕经何关出口，不再征，如运出各租界外销售，应纳销场税；一，土货运出，除正税外，加征半税，以为裁撤厘捐之抵补，至丝斤出口正，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数；一，向不出洋之货，于销售处征销场税，凡民船运至口岸之土货将销售本地者，无谕货主何国，均征销场税惟不在租界内征收；一，华洋各商在内地用机器纺织之纱布，只纳出场税，余概豁免，凡机器织成类似之洋货视此，以便汉阳大冶铁厂，及国有免税各厂，与后设之制造局、船澳等厂所出物件，不在此例，寻与美、日、大西洋各国均定此约，卒以事费调查，迄未能实行也。

二十九年，与俄协定《北满税关试办章程》：一，铁路运货减三之一纳税，指定界限，按车站大小，四面各距十里或五里三里不等，如运出指定界限外，应补足正税，并照运货入内地章程办理；一，铁路运货减价，此中俄特约，除俄货外，各国货经东省铁路运入者准此；一，章程税项有应更改者，俟一年再商定。又定通商进口善后章程；一，进口洋货税则不载者，照值百抽五例，按市价估货，以市平合足关平，并扣除使费，方为货物实价，一，货未报关已售于华商，即视合同价值之总数为市价；一，由海关估定之价与该商不合，即由海关与该商本国领事，并领袖领事，各派一人公同断定，若查出该商所报每百少至二十四两，按估定价值征正税，并按所报应完之正税罚缴四倍；一，洋船专载免税之来粮等仍税钞。是年设澳门分关。

三十年，与德会定《青岛设关征税办法》，附件一。无论华洋输船，行驶内港，应领关牌。一年而易。初次纳牌费十两，换领只纳二两，每四年纳钞一次。明年，与德修改《青岛征税办法》：一，改青岛口岸，概行免税，惟择定税界内一区为无税地，余均起征，一，无税区外制成各货，出口纳税，不得逾运原料应完之税数。改三水之江门为正关。三十三年，设南宁、大运二关，又设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三十四年，设滨江关及满洲里、绥芬河二分关，宣统元年，设爱珲、三姓二分关。二年，设珲春关及延吉分关。三年，更定东海关各口税则为值百抽二五，再收一二五内地捐，所有规费概行裁免。

自光绪二十二年，裁撤台南、淡水、汉城各关外，为关二十七。宣统三年，续增南宁、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吴淞、金陵、胶海、腾越、江门、安东、大东沟、大连、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爱芬、三姓、珲春、延吉等，为关四十七。

先是土药各税列入进口。同治十二年始列专款，合计洋并岁征各税。咸丰未年，只四百九十余万。同治未年，增至千二百四十余万。光绪十三年，兼征洋药厘金，增为二千五十余万。三十四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宣统未年，都三千六百十七万有奇，为岁入大宗云。

厘金抽捐，创始扬州一隅，后遂推行全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诚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是年，苏、常叠陷，丁、漕无收，乃设厘局于上海，藉资接济；又设江北厘捐，归大营粮台经理。五年，江西设六十五局卡，湖北设四百八十余局卡，湖南亦设城内外总分各书，江苏扬、常、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局。御史宗稷辰言：“大江南北设卡过多，收捐太杂。”刑部左侍郎罗惇衍亦言：“泰州仙女庙厘局官绅弁兵，刁难勒索。”上令酌量裁并，严禁查办。

六年，盛京抽收商货及粮石捐，值百取一，吉林亦如之。乌鲁木齐之吐鲁悉亦抽收棉花厘金。七年，设湖北厘金总局。八年，定豫省厘捐除水烟、药材、茶叶外，余概不抽收，并裁撤陕州、荆子关及沿河各局卡。是年福建、广西均设局卡，抽收货厘。九年，登、莱、青三府属海口设局抽厘。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十年，以张家口办理厘金不善，激成事变，文武各员俱获严谴。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湘军援鄂，请于长沙设东征局克复一处，即酌添局卡以济军储。凡货物皆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允这，是时江北八里铺及广东韶关、肇庆府俱设局卡抽厘。十五年，改山西行商药厘为税。安徽抽收厘金，设立正卡，省局所属四，皖南及淮北局属各三，并设分瞳分巡五十九。贵州亦设货厘局于川、楚邻近之区。时吃亏省厘局过多，上恐有累商民，命除各省通衢要口外，其余局卡概行裁撤。

同治元年，以广东官绅办理厘捐，营私病民，特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幻韶关，督办广东厘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生活上厘捐积弊为言。上诫端书以“厘捐原出于不得已，总期有益军饷，无

戾民情。”御史丁绍周言：“厘捐各委员徒事中饱，民怨沸腾。”命裁革各委员，统归地方官管理。其通都大邑捐厘事繁，著派道府等官办理，并照部章分晰开载，榜示通衢。是年设江宁大胜关厘卡。河南禹州、陕州暨河蛤县、清化镇均设药材厘金分局，禹州并抽收百货。移设衢州府牙厘总局于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外，余八府均设分局分卡。设周口、三河尖两厘税局。

三年，帮办扬州军务汉军统领富明阿言：“裹下河一带，南北粮台设立捐卡百余处。有一处而设数卡，一卡而分数局。每月局用少者二百金，多者至千余。金委员既繁，局费尤滥。”上以江北如此，他省可知，严饬各督抚归并裁革，遴委贤能地方官经理。寻湖北巡抚岩树森言：“胡林翼创办湖北厘金，仿刘晏用士类不用吏胥之法，历久卓有成效。若改归地方官，诸多窒碍。”并胪陈入弊，请仍旧章。又言：“湖北厘金年收百三十四万，赖分设小局，稽查偷漏，大局之征收始旺，零卡势难议裁。且以一省之财力，协济数省军饷，多藉资厘金，轻议更张，恐入款顿减。”均允之。是年江北设厘捐总局，裁并各卡，留存大胜关等二十六卡。江苏亦设牙厘捐总局，裁并各卡，留存苏城等十四卡。浙江定百货厘捐值百抽九，浙东两起两验，间卡抽收，货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验卡减半，捐足两起两验不重征。浙西则一起一验，由第一卡并征，余皆验放。

三年，直隶设天津双庙卡。淮南亦设卡抽收邻私厘金。浙江定丝斤捐。河南以捻匪肆扰，停止禹州厘捐，寻复之。时湖广部督官文言：“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云、贵、广西等省厘金不多，军务告峻，即可议撤。其余东南各省厘金，不可骤裁，留作善后之费。”曾国藩则以江宁克复，请停广东厘金。上恐饷项不继，未之许也。四年，撤湖南东征局，改江北总局。为金陵厘捐总局，福建设税厘总局，征收百货及茶厘。六年，湖北裁存厘局分卡八十六。湖南合并分局，统名厘金盐茶总局。七年，定厘金服部，照两淮盐厘排式，年分两次。时军务渐平，督抚、台谏屡以裁撤厘金为言。上饬各省酌留大宗，裁去零星分局。于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局卡，浙江裁并十六十。

八年，甘肃开百货及盐茶捐。定广东省城及佛山、江门、陈村各繁盛处所，补抽百货坐厘，由商承办。九年，广西减厘，改征西税。十年，用御史黄槐森言“禁革广东厘局帛费名目，并裁汰吏胥。直隶改天津府捐输义馆为百货厘捐局，设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分卡，并于东关设洋药厘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关之临榆县厘。云南省城设牙厘总局，各府属设分局二十三，及各井盐厘局。

光绪元年，浙江复裁并十四卡，存留六十五卡。免湖北米谷厘金。二年，安微规复，芜湖、凤阳两关分别裁撤厘卡，永免湖南境内运售米谷厘金，贩运出境者，仍于首卡完厘一次。三年，山西大祲，商货滞销，裁并各路添设之分卡。吉林于双城堡、农安城抽收七厘货捐。四年，贵州货厘减收二成五。七年，给事中刘瑞祺言厘捐无裨国计，饬各督抚酌量截留。山西以厘金减收，复设各分卡。八年，江、杨裁撤分卡一、巡卡二，沪厘局裁亲布货捐局，闽、广三帛杂货捐局暨东沟四厘卡，并撤古山、水桥巡卡。明年，沪局又裁东沟、大泾两巡卡。十年，陕西裁留二十八卡。十三年，贵州增设二十五分局。先是各省局卡林立。扰民病商，屡经奉饬裁并，而江西一省尚金至七十余局。御史郑思贺又以为言，核实删减。

二十三年，户部疏言：“各省厘局中饱，弊在承办之员不肯和盘托出。各省例不应支而非得已者，辄于厘税收款提留济用，所谓外销者也。院司类有存案，原非自谋肥已。然既有外销之事，即有匿报之款，否则从何罗掘？无惑乎人言藉藉，佥谓各省实收之数，竟数倍报部之数。现在中饱之弊，已谕饬各将、军督抚认真整顿，自不至仍前泄沓。惟外销之数若不和盘托出，臣部总握度，支岁入岁出，终于无可句稽。即外销款目不能预骤议全裁，亦宜咨报臣部，权衡缓急，内外一气。共济时艰。拟准将外销最要之款，切实明，量予留支，使无窘公用。此后再有隐匿，甚或巧立名目，谬称入不敷出，则典守之官，不能辞咎。”上下大学士及廷臣议。越二年，上从诸臣议，饬各将军、督无详细稽核，究竟裁去陋规中饱之数若干，酌量提归公用之数若干，勒限奏明，其外销款项，应准胪列报部，以昭核实，所有水陆总分各局卡，应如何因地制宜，官绅并委，著体察情形办理。

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柯逢时言：“江西厘局积弊过深，改办统捐，凡纳捐货物，粘贴印花，概不重征。”报闻。宣统元年，四川以实行禁烟，筹抵土药各税厘，加倍征收肉厘，允之。二年，贵州三

江厘局改办木植统捐局。陕西百货厘捐亦改照统税办法，减为二十七局。

洋药道光初，英吉利大舶终岁停泊零丁洋、大屿山等处，名曰趸船，凡贩鸦片烟至粤者，先剥赴趸船，然后入口。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议定价值，同至夷船兑价给单，即雇快艇至趸船，凭单取土。其快艇名快蟹，械炮毕具，行驶如飞，兵船追捕不及，灌输内地，愈禁愈多。各项货物，亦多从趸船私售。纹银之出洋，关税之偷漏，率由于此。叠经谕饬驱逐严拿，而趸船停泊、快蟹递私如故。

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言："自烟土入中国。粤奸商句通巡海弁兵，运银出洋，运土入口。查道光初年，岁漏银数百万；十四年以前，岁漏二千余；近年岁漏三千余万。此外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实力查禁，宜加重罪名。"上韪其言，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明年，截获趸船烟土二万八百八十余箱，焚之。时定禁烟章程，凡开设窑口及烟馆，与兴贩吸食，无论华洋，均拟极刑。

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始有军需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之请。朝旨允行。八年，与法定约。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稍宽其禁，听商贸易。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在口销售，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准华商运往内地，法商不得护送。嗣与各国定约皆如之。九年，上以洋药未定税前，地方官多有私收情弊，现既议定税章，自应一律遵办。上海为各商荟萃之区，尤宜及早奉行，不得以多报少，藉肥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减轻洋药税，下廷议。寻议"洋药税则，各省关均照办，江苏何得独异？所征税银，每三月报解，不准留支。至洋药厘捐，与关税有别，原定银二十两，毋庸再加十两，惟不得以洋税抵作厘捐。"允之。云贵总督张亮基言滇省向无洋药，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征收税厘，不得以洋药混土药。

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而普鲁斯领事密迪乐以洋商既定进口税，重征华商，有碍洋商贸易。上曰："洋商进口，华商出口两税各不相碍。"不允其请。时税务司赫德言："洋药抽税，今昔情形不同，收税愈重，则走漏愈甚。"上以其言可采，下所司酌议施行。

光绪初元，广东招商包收洋药捐，年认交四十二万元，五年限满，每年递增二万元。二年，与英定约，洋药入口，由官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集团卖时，照则纳税；并令购者输纳例税，以防偷漏。其数由各省酌定。六年，广东新商接办洋药捐，年认交九十万元，仍五年为限。

七年，大学士左宗棠言："禁食鸦片，宜先增税。洋药百觔，拟征税厘百五十两。土药价低，准依洋药推算。"上命将军、督抚及海关监督各就情形妥议以闻。寻直隶总督李鸿章言："洋药既难骤禁，只可先加税厘。烟价增，则吸者渐减，未始非徐禁示罚之意。惟厘税太重，恐偷漏愈多，亦须通盘筹计，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各口，奸商即于该港私相授受。检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港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余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余箱。五年到港十万七千余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八万六千余箱，年计私销二万数千箱。加捐易办，偷漏难防。拟于洋药每百觔正税三十两外，加征八十两，统计厘税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之高下，每百觔征四十两。"帝用其议。又以洋药来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确商。至九年，始如前议定约，并在进口时输纳。十年，定不分洋土药，给华商行坐部票例。其行票每限十斤，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另纳税厘。无票，货没官。其行店坐票，无论资本大小，年捐二十两，换票一次。无票不得售卖。十一年，定洋药入口，由官验明封存，俟每箱百斤，完纳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方允出运。十三年，与葡定议，在澳门协助中国征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厘，一如英香港办法。

二十八年，定洋药税厘并征，仍照现行约章，嗣后应以厘金作为加税。又定英商莫啡鸦之禁。其为医药用者，进口仍照则纳税，俟领海在专单，方准起岸，违者没官。是年裁浙江洋药厘金局，归海关厘税并征。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限十年将洋药一律革除净尽。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种，为清源办法，力令递年减种，统限十年将洋土药尽绝根株。是年开广西巡抚柯逢时缺，赏侍郎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设总局于湖北，各省并设分局。逾年，以洋土两药税厘为岁入巨款，既严行禁断，应预筹的疑以资抵补，初定莫啡鸦进口每两征税三两，至是以既准医药需用，

减轻照百货例，值百征五。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言：“各省土药减收，业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工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其两湖、陕、陕、甘、两粤、略有收数，自应及时收束。惟税局之应否裁撤，以有无税项为断，而统税之应否停征，以有无产土为衡。”于是分遣司员，派赴各省调查。明年，又奏言：“现在拟裁土药统税分局尚未据各省议定办法，派员接收。而洋药进口，已与英定约，税厘并征，每百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三分之二。以征为禁，税则无妨略重，即照洋药税推算，定土药百觔加征二百三十两。凡未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即按新章征收。”从之。时与英议定，禁烟递减，已满三年，如于末满之七年期内，土药禁绝，则洋药亦禁进口。以洋药加税实行，停止各项捐收。

会计　顺治初，既除明季三饷，南服诸省尚未底定，岁入本少，而频年用兵，经营四方，供亿不赀，岁出尤巨。至九年，海宇粗定。岁入则地丁等款征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奇，盐课征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一百余万两、米、麦、豆之征本色者五百六十二万石有奇。岁出则诸路兵饷需千三百余万两，王公官俸各费需二百余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等款三百余万两。其后兵饷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地丁亦至二知五百余万两。

康熙之初，三藩叛逆，岁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余万减至二千一百余万。二十一年，三藩削平，岁入地丁等银复至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奇，盐课银亦至二百七十六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二百余万两、米、麦、豆之征本色者为六百三十四万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颇增。

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仍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余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余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余万两，外藩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卫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帅各卫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帅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余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余万两，岁不全支，现走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余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自是至道光之季，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及历次事例之开，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摊征，凡为不时之入与供不时之出者，为数均巨。然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是以乾隆五十六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四千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奇。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为大宗，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为巨款。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厘三百万。旧出款，如兵饷、河工、京饷、各少留支四千万，今止支二千四五百万。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各省防军约一千万。”

十年，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臣部为钱粮总汇之区，从前出入均有定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最为简括。乃自军兴以来，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汇核良非易易。此次所办册籍，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征收，以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征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是为银收，以陵寝供应、交

进银、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廉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等十七项为常例开支，以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以补发旧欠，豫行支给两项为补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除去欠发未报各数，通计实出共支银七千八百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是为银支。原奏并及钱民、粮收、钱支、粮支，实为明核。今按十七年岁入岁出之籍，入项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有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有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厘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十二万八千七百国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奇。统为岁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奇。出项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完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各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立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有九两，廉膳十一万二千有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有三万三千九百有三两，织造一百有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古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银经费各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统为岁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三年为甲午，朝鲜役起，军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议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钦，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益以汇丰、克萨、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庆等军饷，共八百万。盖岁出之增于前者二千万。迨于庚子、复酿兵祸，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巨，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余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

庚子以后新增之征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征收丁漕钱价、规复差摇、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余、酌提优缺盈余之类；国厘加税如芋酒土药之加厘税、百货税之改统捐、税契加征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广商局余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类八：曰田赋，经常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皆有奇。曰盐茶课税，经常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各三百五十五两。曰洋关税，经常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曰常关税，经常六百九十九万两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临时八千五百二十四两。曰正杂各税，经常二千六百十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厘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厘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十万三千八百四十二两。曰厘捐，经常四千三百十八万七千九百七两。曰官业收入，经常四千六百六十万八百九十九两。曰杂收入，经常一千九百二九万四千一百有一两，临时一千六百有五万六百四十八两。附列者为类二：曰捐输，五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三二三两。曰公债，三百五二六万两。皆临时岁入。岁出为类二八：曰行政，经常二千六百六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临时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四两。曰交涉，经常三常三十七万五千一百有三十两，临时六古二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曰民政，经常四百四十一万六千三百三十八两，临时一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一两。曰财政，经常一千七百九十万三千五百

四十五两，临时二百八十七万七千九百有四两。曰洋关经费，经常五百七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七两，临时九千一百六十三两。曰常关经费，经常一百四十六万三各三百三十二两。曰典礼，经常七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九两，临时五万四千有三十七两。曰教育，经常二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十六两，临时一百四万一千八百九十二两。曰司法，经常六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两，临时二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辨认两。曰军政，经常八千三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十一两，临时一千四百万有五百四十六两。曰实业，经常一百六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五两。曰交通，经常四千七百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两，临时七百有八十万四千九百有八两。曰工程，经常二百四二九万三千二百四两，临时二百有二万二千有六二四两。曰官业支出，经常五百六十万四百三十五两。曰各省应解赔款、洋款，三千九百有十二万九百二十二两。曰洋关应解赔款、洋款，一千一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两。曰常关应解赔款、洋款，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两。曰边防经费，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九百有八两。附列者为类一：曰归还公债，四百七十七万二千六百十三两。统为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有奇。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有奇。十二月，资政院核覆，于岁入有增加，于岁出有减削。次年即值变更国体，故有预算而无决算。盖自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即奏准令京帅各衙署及各省实报岁入岁出，又于各省设财政监理官以督之。凡昔日外销之款项，与夫杂捐陋规之类，及新定之教育、民事法、实业、军政、外债诸费，皆列于簿书斯曾，故较顺治、康熙之出入多至十倍。兹录之以见一代财政之盈亏焉。

其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巨者，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九百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知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嘉庆川、湖、陕、教匪之役，二万万两。红苗之役，湖南一省请销一千有九十万。洋匪之役，广东一省请销三百万两。道光初次回疆之役，一千一百余万两。二次回疆之役，七百三十万两。英人之役，一千数百万两。咸丰初年粤匪之役，二千七百万。其后江南大营月需五十万两，徽宁防营月需三十万两，则一年亦千万。湖北供东征之需者，岁四百余万，湖南亦不赀。而北路及西南各省用兵之费不与焉。同治中，曾国藩奏湘军四案、五案，合之剿捻军需，共请销三千余万两。李鸿章奏苏沪一案、二案，合之淮军西征两案，共请销一千七百余万两。左宗棠奏西征两案，共请销四千八百二十余万两。此外若福建援浙军需，合之本省及台湾军需，截至三年六月，已逾六百万两。四川、湖南援黔军需，岁约四百万两，积五年二千万两。云南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二年，请销军需一吉四百六十余万两。而甘肃官绅商民集捐银粮供军需者，五千余万两，再加各省广中额学额计之，当不下数万万。光绪中，惟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若西征之饷，海防之饷，则已入年例岁出，不复列。

河工，自康熙中即趋重南河。十六年大修之工，用银二百五十万两。原估六百万两，迨萧家渡之工，用银一百二十万两。自乾隆十八年，以南河疝邮、邵伯、车逻坝之决，拨银二百万两。四十四年，仪封决河之塞，拨银五百六十万两。四十七年，兰阳决河之塞，自例需工料外，加价至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两。浙江海塘之修，则拨银六百余万两。荆州江堤之修，则拨银二百万两。大率兴一次大工，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嘉庆中，如衡工加价至七百三十万两。十年至十五年，南河年例岁修抢修及另案专案各工，共用银四千有九十九万两。逾十年则四千余万。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五百五十万两。二十二年，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有加。咸丰初，丰工亦拨四百万两以上。同治，山东有侯工、贾庄各工，用款二百余万两。光绪十三年，河南郑州大工，请拨一千二百万两。其后山东时有河溢，然用款不及道光之什一。

赈务康熙中赈陕西之灾，用银至五百余万两。乾隆七年，江苏、安、安徽夏秋大水，抚恤、正赈、加赈，江苏给被灾军民等米共一百五十六万石有奇，银五百五万两有奇。安徽给被灾军民等米八十三万石有奇银二百三十三万两有奇。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古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此其最巨者。其后直隶、山东、江苏、河南、湖北、甘肃诸省之灾，发帑截漕及资于捐输者，不可胜举。嘉庆初，山东遭遇、单等县灾，赈银米合计三四百万两。六年，以直隶水灾，

拨赈银一百万两，截漕米六十万石。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诸省之因灾赈恤者，节次糜帑，均不下数十百万。资于捐输者，如十九年江苏、安徽之灾，至二三百万两。道光十一年，拨江苏赈需银一百余万两。二十七年，赈河南灾银一百余万两。二十八年，赈河北灾银一百三十八万两。二十九年，拨江苏等四省赈灾银一百万两。而安徽、浙江之截留办赈者，皆近百万，江苏一省则一百四十余万，此外尚多，而官绅商民捐输者尚不与。光绪初，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帑截漕为数均巨。合官赈、义赈及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二百五十余万两。时各省有水旱之灾，吼请开赈捐。直隶自十六年之水至二十一年海啸之灾，用银七百余万两。山东自十一年后，频年河溢至二十五年，用银七百余万两。江苏自十五年之水至二十四年淮、徐、海之灾，用银五百余万两。二十五年，用银七百余万两。二十七年秦、晋之灾，则开实官捐以济之，为数至七百六十万两有奇。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作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余两。

清代田赋征粮之数，乾隆三十一年，为八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石有奇，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入省，自岁漕京帅外，留充本省经费。直隶、奉天、山西、陕西、甘肃、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则全充本省经费。光绪十年，新疆改行省，岁征粮二十七一千石有奇，亦全充本省经费。吉林、黑龙江之征米者亦如之。各省驻防旗营官兵、绿营兵丁皆支月米。凡留充本省经费者，大率供旗绿营月支米豆之需，有余则报粜易银候拨云。

清史稿卷一二六　志第一〇一

河渠一

中国河患，历代详矣。有清首重治河，探河源以穷水患。圣祖初，命侍卫拉锡往穷河源，至鄂敦塔拉，即星宿海。高宗复遣侍卫阿弥达往，西逾星宿更三百里，乃得之阿勒坦噶达苏老山。自古穷河源，无如是之详且确者。然此犹重源也。若其初源，则出葱岭，与《汉书》合。东行为喀什噶尔河，又东会叶尔羌、和阗诸水，为塔里木河，而汇于罗布淖尔。东南潜行沙碛千五百里，再出为阿勒坦河。伏流初见，辄作黄金色，蒙人谓金“阿勒坦”，因以名之。是为河之重源。东北会星宿海水，行二千七百里，至河洲积石关入中国。经行山间，不能为大患。一出龙门，至荥阳以东，地皆平衍，惟赖堤防为之限。而治之者往往违水之性，逆水之势，以与水争地，甚且因缘为利，致溃决时闻，劳费无等，患有不可胜言者。

自明崇祯末李自成决河灌汴梁，其后屡塞屡决。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由开封经兰、仪、商、虞，迄曹、单、砀山、丰、沛、萧、徐州、灵璧、睢宁、邳、宿迁、桃源，东径清河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秋，决温县，命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总督河道，驻济宁。二年夏，决考城，又决王家园。方兴言：“自遭闯乱，官窜夫逃，无人防守。伏秋汛涨，北岸小宋、曹家口悉冲决，济宁以南田庐多淹没。宜乘水势稍涸，鸠工急筑。”上命工部遴员勘议协修。七月，决流通集，一趋曹、单及南阳入运，一趋塔儿湾、魏家湾，侵淤运道，下流徐、邳、淮阳亦多冲决。是年孟县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二日，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臣致祭。明年，流通集塞，全河下注，势湍激，由汶上决入蜀山湖。五年，决兰阳。

七年八月，决荆隆朱源寨，直往沙湾，溃运堤，挟汶由大清河入海。方兴用河道方大猷言，先筑上游长缕堤，遏其来势，再筑小长堤，八年，塞之。九年，决封丘大王庙，冲圮县城，水由长垣趋东昌，坏平安堤，北入海，大为漕渠梗。发丁夫数万治之，旋筑旋决。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使河北流入海。方兴言：“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以迄我朝，东南漕运，由清口至董口二百余里，必藉黄为转输，是治河即所以治漕，可以南不可以北。若顺水北行，无论漕运不通，转恐决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今乃欲寻禹旧迹，重加疏导，势必别筑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晓然。且河流挟沙，束之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九，则水缓沙积，数年之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上然其言，乃于

丁家寨凿渠引流，以杀水势。

是年，复决邳州，又决祥符朱源寨。户部左侍郎王永吉、御史杨世学均言："治河必先治淮，导淮必先导海口，盖淮为河之下流，而滨海诸州县又为淮之下流。乞下河、漕重臣，凡海口有为奸民堵塞者，尽行疏浚。其漕堤闸口，因时启闭，然后循流而上。至于河身，剔浅去淤，使河身愈深，足以容水。"皆议不果行。十一年，复决大王庙。给事中林起龙劾方兴侵冒，上解方兴任，遣大理卿吴库礼、工科左给事中许作梅往按。起龙坐诬，复方兴任。

十三年，塞大王庙，费银八十万。十四年，方兴乞休，以吏部左侍郎朱之锡代之。是年决祥符槐疙疸，随塞。十五年，决山阳柴沟姚家湾，旋塞。复决阳武慕家楼。十六年，决归仁堤。先是御史孙可化疏陈淮、黄堤工，事下总河。之锡言："桃源费家嘴及安东五口淤淀久，工繁费巨。且黄河谚称"神河"，难保不旋浚旋淤，惟有加意修防，补偏救弊而已。"之锡陈两河利害，条上工程、器具、夫役、物料八弊。又言："因材器使，用人所亟。独治河之事，非澹泊无以耐风雨之劳，非精细无以察防护之理，非慈断兼行无以尽群夫之力，非勇往直前无以应仓猝之机，故非预选河员不可。"因陈预选之法二：曰荐用，曰储才；谙习之法二：曰久任，曰交代。又条上河政十事：曰议增河南夫役，曰均派淮工夫役，曰察议通惠河工，曰建设柳园，曰类剔弊端，曰厘核旷尽银两，曰慎重职守，曰明定河工专职，曰申明激劝大典，曰酌议拨补夫役。均允行。十七年，决陈州郭家埠、虞城罗家口，随塞。

康熙元年五月，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河势既逆入清口，又挟睢、湖诸水自决口入，与洪泽湖连，直趋高堰，冲决翟家坝，流成大涧九，淮阳自是岁以灾告。二年，决睢宁武官营及朱家营。三年，决杞县及祥符阎家寨，再决朱家营，旋塞。四年四月，河决上游，灌虞城、永城、夏邑，又决安东茆良口。

五年，之锡卒，以贵州总督杨茂勋为河道总督。六年，决桃源烟墩、萧县石将军庙，逾年塞之。又决桃源黄家嘴，已塞复决。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三汊河以下水不没骭。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遣官蠲赈。冬，命明珠等相视海口，开天妃、石闵、白驹等闸，毁白驹奸民闭闸碑。八年，决清河三汊口，又决清水潭。副都御史马绍曾、巡盐御史李棠交章劾茂勋不职，罢之，以罗多为河道总督。九年，决曹县牛市屯，又决单县谯楼寺，灌清河县治。是岁五月暴风雨，淮、黄并溢，撞卸高堰石工六十余段，冲决五丈余，高、宝等湖受淮、黄合力之涨，高堰几塌，淮阳岌岌可虞。工科给事中李宗孔疏言："水之合从诸决口以注于湖也，江都、高、宝无岁不防堤堤增，与水俱高。以数千里奔悍之水，攻一线孤高之堤，值西风鼓浪，一泻万顷，而江、高、宝、泰以东无田地，兴化以北无城郭室庐。他如渌阳、平望诸湖，浅狭不能受水。各河港疏浚不时，范公堤下诸闸久废，入海港口尽塞。虽经大臣会阅，严饬开闸出水，而年深工大，所费不赀，兼为傍海奸灶所格，竟不果行。水迂回至东北庙湾口入海，七邑田舍沈没，动经岁时。比宿水方消，而新岁横流又已踵至矣。"御史徐越亦言高堰宜乘冬水落时大加修筑。于是起桃源东至龙王庙，因旧址加筑大堤三千三百三十丈有奇。腊后冰解水溢，尚河村舍林木铲刷殆尽。

十年春，河溢萧县。六月，决清河五堡、桃源陈家楼。八月，又决七里沟。以王光裕总督河道。光裕请复明潘季驯所建崔坝镇等三坝，而移季太坝于黄家嘴旧河地，以分杀水势。是岁，茆良口塞。十一年秋，决萧县两河口、邳州塘池旧城，又溢虞城，遣学士郭廷祚等履勘。十二年，桃源七里沟塞。十三年，决桃源新庄口及王家营，又自新河郑家口北决。十四年，决徐州潘家塘、宿迁蔡家楼，又决睢宁花山坝，复灌清河治，民多流亡。十五年夏，久雨，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高邮之清水潭，陆漫沟之大泽湾，共决三百余丈，扬属皆被水，漂溺无算。上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访究利病。是岁又决宿迁白洋河、于家冈，清河张家庄、王家营，安东邢家口、二铺口，山阳罗家口。塞桃源新庄。

十六年，如锡等复陈河工坏溃情形，光裕解任勘问。以安徽巡抚靳辅为河督。辅言："治河当审

全局，必合河道、运道为一体，而后治可无弊。河道之变迁，总由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处，其他决口，则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河水裹沙而行，全赖各处清水并力助刷，始能奔趋归海。今河身所以日浅，皆由从前归仁堤等决口不即堵塞之所致。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约长三百里，向日河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则石工与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则深者不过八九尺，浅者仅二三尺矣。河淤运亦淤，今淮安城堞卑于河底矣。运淤，清江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河身既垫高若此，而黄流裹沙之水自西北来，昼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即缓弱散漫。臣目见河沙无日不积，河身无日不加高，若不大修治，不特洪泽湖渐成陆地，将南而运河，东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见三面壅遏，而河无去路，势必冲突内溃，河南、山东俱有沦胥沈溺之忧，彼时虽费千万金钱，亦难克期补救。”因分列大修事宜八：曰取土筑堤，使河宽深；曰开清口及烂泥浅引河，使得引淮刷黄；曰加筑高家堰堤岸；曰周桥闸至翟家坝决口三十四，须次第堵塞；曰深挑清口至清水潭运道，增培东西两堤；曰淮扬田及商船货物，酌纳修河银；曰裁并河员以专责成；曰按里设兵，画堤分守。廷议以军务未竣，大修募夫多，宜暂停。疏再上，惟改运土用夫为车运，余悉如所请。于是各工并举。大挑清口、烂泥浅引河四，及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创筑关外束水堤万八千余丈，塞于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又筑兰阳、中牟、仪封、商丘月堤及虞城周家堤。明年，创建王家营、张家庄减水坝二，筑周桥翟坝堤二十五里，加培高家堰长堤，山、清、安三县黄河两岸及湖堰，大小决口尽塞。优诏褒美。

十八年，建南岸山毛城铺、北岸大谷山减水石坝各一，以杀上流水势。二十年，塞杨家庄，盖决五年矣。是岁增建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徐州长樊大坝外月堤千六百八十九丈。大修至是已三年，河未尽复故道，辅自劾。部议褫职，上命留任。二十一年，决宿迁徐家湾，随塞。又决萧家渡。先是河身仅一线，辅尽堵杨家庄，欲束水刷之，而引河浅窄，淤刷鼎沸，遇徐家湾堤卑则决，萧家渡土松则又决。会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上河防刍议，条列二十四事，请尽变辅前法。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履勘，命维雅随往。维雅欲尽毁减水坝，别图挑筑。伊桑阿等言辅所建工程固多不坚，改筑亦未必成功。辅亦申辩“工将次第告竣，不宜有所更张。”并下廷议。因召辅至京，辅言“萧家口明正可塞，维雅议不可行。”上是之，命还工。二十二年春，萧家渡塞，河归故道。明年，上南巡阅河，赐诗褒美。

二十四年秋，辅以河南地在上游，河南有失，则江南河道淤淀不旋踵。乃筑考城、仪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荥阳埽工三百十丈，又凿睢宁南岸龙虎山减水闸四。上念高邮诸州湖溢淹民田，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修治海口及下河，听辅节制。旋召辅、成龙至京集议。成龙力主开浚海口；辅言下河海口高内地五尺，应筑长堤高丈六尺，束水趋海。所见不合，下廷臣议，亦各持一说。上以讲官乔莱江北人，召问，莱言辅议非是。因遣尚书萨穆哈等勘议，还言开海口无益。会江宁巡抚汤斌入为尚书，询之，斌言海口开则积水可泄，惟高邮、兴化民虑毁庐墓为不便耳。乃黜萨穆哈，颁内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时又有督修下河宜先塞减水坝之议，上不许。召辅入对，辅言南坝永塞，恐淮弱不敌黄强，宜于高家堰外增筑重堤，截水出清口不入下河，停丁溪等处工程。成龙时任直抚，示以辅疏，仍言下河宜浚，修重堤劳费无益。议不决。复遣尚书佛伦等勘议，佛伦主辅议。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劾辅治河无绩，内外臣工亦交章论之，乃停筑重堤，免辅官，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之，仍督修下河，镌在丰级，以学士凯音布代之。明年，上南巡，阅高家堰，谓诸臣曰：“此堤颇坚固，然亦不可无减水坝以防水大冲决。但靳辅欲于旧堤外更筑重堤，实属无益。”并以辅于险工修挑水坝，令水势回缓，甚善。车驾还京，复其官。三十一年，新命罢，仍令辅为河督。辅以衰疾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副之。辅请于黄河两岸值柳种草，多设涵洞，俱报可。是冬，辅卒，上闻，叹悼，予骑都尉世职。以于成龙为河督。

越二年，召询成龙曰：“减水坝果可塞否？”对曰：“不宜塞，仍照辅所修而行。”上曰：“如此，何不早陈？尔排陷他人则易，身任总河则难，非明验耶？”三十四年，成龙遭父忧，以漕督董安国代之。明年，大水，决张家庄，河会丹、沁逼荥泽，徙治高埠。又决安东童家营，水入射阳湖。是

岁筑拦黄大坝，于云梯关挑引河千二百余丈，于关外马家港导黄由南潮河东注入海。去路不畅，上游惕溃，而河患日亟。三十六年，决时家码头。明年，仍以成龙为河督。三十八年春，上南巡，临视高家堰等堤，谓诸臣曰："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河底浚深，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兴化、盐城等七州县无泛滥之患，田产自然涸出。若不治源，治流终无裨益。今黄、淮交会之口过于径直，应将河、淮之堤各迤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不致倒灌矣。"

明年，成龙卒，以两江总督张鹏翮为河督。是岁塞时家码头，从鹏翮先疏海口之请，尽拆云梯关外拦黄坝，赐名大清口；建宿迁北岸临黄外口石闸，徐州南岸杨家楼至段家庄月堤。四十一年，上谓永定河石堤甚有益，欲推行黄河两岸，自徐州至清口皆修石堤。鹏翮言："建筑石工，必地基坚实。惟河性靡常，沙土松浮，石堤工繁费钜，告成难以预料。"遂作罢。四十二年，上南巡，阅视河工，制河臣箴以赐鹏翮。秋，移建中河出水口于杨家楼，逼溜南趋，清水畅流敌黄，海口大通，河底日深，黄水不虞倒灌。上嘉鹏翮绩，加太子太保。四十六年八月，决丰县吴家庄，随塞。明年，鹏翮入为刑部尚书，以赵世显代之。

四十八年六月，决兰阳雷家集、仪封洪邵湾及水驿张家庄各堤。六十年八月，决武陟詹家店、马营口、魏家口，大溜北趋，注滑县、长垣、东明，夺运河，至张秋，由五空桥入盐河归海。自河工告成，黄流顺轨，安澜十余年矣，至是遣鹏翮等往勘。九月，塞詹家店、魏家口；十一月，塞马营口。世显罢，以陈鹏年署河道总督。六十一年正月，马营口复决，灌张秋，奔注大清河。六月，沁水暴涨，冲塌秦家厂南北坝台及钉船帮大坝。时王家沟引河成，引溜由东南会荥泽入正河，马营堤因无恙。鹏年复于广武山官庄峪挑引河百四十余丈以分水势。九月，秦家厂南坝甫塞，北坝又决，马营亦漫开；十二月，塞之。

雍正元年六月，决中牟十里店、娄家庄，由刘家寨南入贾鲁河。会鹏年卒，齐苏勒为总河，虑贾鲁河下注之水，山盱、高堰临湖堤工不能容纳，亟宜相机堵闭，上命兵部侍郎嵇曾筠驰往协议。七月，决梁家营、詹家店，复遣大学士张鹏翮往协修，是月塞。九月，决郑州来童寨民堤，郑民挖阳武故堤泄水，并冲决中牟杨桥官堤，寻塞。是岁建清口东西束水坝以御黄蓄清。

二年，以嵇曾筠为副总河，驻武陟，辖河南河务，东河分治自此始。六月，决仪封大寨、兰阳板桥，逾月塞之。三年六月，决睢宁朱家海，东注洪泽湖。明年四月，塞未竣，河水陡涨，冲塌东岸坝台，睢宁、虹、泗、桃源、宿迁悉被淹，命两广总督孔毓驰也勘协防，十二月塞。是月河清，起陕西府谷讫江南桃源。五年，齐苏勒以朱家海素称险要，增筑夹坝月堤、防风埽，并于大溜预冲处削陡岸为斜坡，悬密叶大柳于坡上，以抵溜之汕刷。久之，大溜归中泓，柳枝沾持泥滓，悉成沙滩，易险为平，工不劳而费甚省。因请凡河崖陡峻处，俱仿此行。六年，曾筠内迁礼部尚书，副总河如故，命署广东按察使尹继善协理江南河务。

七年，改河道总督为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江，以孔毓珣任，省副总河。以曾筠为山东河道总督，驻济宁。上以明臣潘季驯有每岁派夫加高堤身五寸之议，前靳辅亦以为言，计岁费不过三四万，下两河总督议。毓珣等请酌缓急，分年轮流加倍，约岁需二万余金，下部议行。八年，毓珣卒，曾筠调督南河，田文镜兼署东河总督。五月，敕建河州口外河源神庙成，加封号。是月，河清，起积石关讫撒喇城查汉斯。是岁决宿迁及桃源沈家庄，旋塞。以封丘荆隆口大溜顶冲开黑堌口至柳园口引河三千一百五十丈。十年，增修高堰石堤成。十一年，拣派部院司员赴南河学习，期以三年。授曾筠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督南河如故，命两淮盐政高斌就习河务。曾筠旋遭母忧，斌署南河总督。

乾隆元年四月，河水大涨，由砀山毛城铺闸口汹涌南下，堤多冲塌，潘家道口平地水深三五尺。上以下流多在萧、宿、灵、虹、睢宁、五河等州县，今止议浚上源而无疏通下游之策，则水无归宿，下江南、河南各督抚暨两总河委勘会议，并移南副总河驻徐州以专督率。旋高斌请浚毛城铺迤下河道，经徐、萧、睢、宿、灵、虹至泗州安河陡门，纡直六百余里，以达洪泽，出清口会黄，而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言其不便。明年，召斌询问，斌绘图呈览，乃知之芳等所言失实，令同总督庆复确估定议，并将开浚有利无害，晓喻淮扬士民。初，斌疏浚毛城铺水道，别开新口塞旧口，以免黄河倒

灌。至三年秋，河涨灌运，论者多归咎新开运口。斌言："十月后黄水平退，湖水畅流，新淤随溜刷去，可无虞浅涩。"四年，斌又言："上年清水微弱，时值黄水异涨，并非开新口所致"，而南人言者不已。上遣大学士鄂尔泰驰勘，亦言新口宜开。明年，黄溜仍南逼清口，仿宋陈尧佐法，制设木龙二，挑溜北行。

六年，斌以宿迁至桃源、清河二百余里，河流湍激，北岸只缕堤六，并无遥堤，又内逼运河，将运河南岸缕堤通筑高厚，作黄河北岸遥堤，更于缕堤内择要增筑格堤九。未成，斌调督直隶，完颜伟继之。先是上以河溜逼清口，倒漾为患，诏循康熙间验迹，开陶庄引河，导黄使北，遣鄂尔泰会勘。议甫定，以汛水骤涨停工，斌亦去任。至是，完颜伟虑引河不就，于清以以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北走，引河之议寝。厥后四十一年，上决意开之，逾年工竣，新河直抵周家庄，会清东下，倒漾之患永绝。

七年，决丰县石林、黄村，夺溜东趋，又决沛县缕堤，旋塞。完颜伟调督东河，改白钟山南河总督。初丰、沛决时，大学士陈世倌往勘，添建滚水石坝二于天然南北二坝处，以分泄水势。十年，决阜宁陈家浦。时淮、黄交涨，沿河州县被淹。漕督顾琮言："陈家浦逼近海口，以下十余里向无堤工，每遇水涨，任其散溢。若仍于此堵塞，是与水争地，费多益少，应于上流筑遥堤以束水势。"事下讷亲、高斌，仍议塞旧决口。十一年，钟山罢，顾琮署南总河，建木龙三于安东西门，逼溜南趋，自木龙以上皆淤滩，化险为平。

十三年，琮调督东河，诏大学士高斌管南河事。斌以云梯关下二套涨出沙滩，大溜南趋，直逼天妃宫辛家荡堤工，开分水引河，并修补徐州东门外蛰裂石堤。琮亦以祥符十九堡南岸日淤，大溜北趋逼堤根，建南北坝台，并于坝外掷埽签桩。十六年六月，决阳武，命斌赴工，会琮堵筑，十一月塞。十七年，上以豫省河岸大堤外有大行堤一，连接直、东，年久残缺，在直隶者，令方观承勘修，其山东界内，有无汕刷残缺，令鄂容安查修。鄂容安言曹、单二县大行堤大小残缺三千四百三十丈，并加帮卑薄，补筑缺口三百三十余丈，疏浚堤南泄水河以宣坡水。

十八年秋，决阳武十三堡。九月，决铜山张家马路，冲塌内堤、缕越堤二百余丈，南注灵、虹诸邑，入洪泽湖，夺淮而下。以尹继善督南河，遣尚书舒赫德偕白钟山驰赴协理。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侵帑误工，为学习河务布政使富勒赫所劾，勘实，置之法。高斌及协理张师载坐失察，缚视行刑。是冬，河塞。

方铜山之始决也，下廷议，吏部尚书孙嘉淦独主开减河引水入大清河，略言："自顺、康以来，河决北岸十之九。北岸决，溃运者半，不溃者半。凡其溃道，皆由大清河入海者也。盖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环，亦不迁移。前南北分流时，已受河之半。及张秋溃决，且受河之全，未闻有冲城郭淹人民之事，则此河之有利无害，已足徵矣。今铜山决口不能收功，上下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不能消涸，故臣言开减河也。上游减则下游微，决口易塞，积水早消。但河流湍急，设开减河而夺溜以出，不可不防，故臣言减入大清河也。现开减河数处，皆距大清河不远。计大清河所经，只东阿、济阳、滨州、利津四五州县，即有漫溢，不过偏灾，忍四五州县之偏灾，可减两江二三十州县之积水，并解淮、扬两府之急难，此其利害轻重，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减河开后，经两三州县境，或有漫溢，筑土埂以御之，一入大清河，则河身深广，两岸堵筑处甚少，计费不过一二十万，而所省下游决口之工费，赈济之钱米，至少一二百万，此其得失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计无便于此者。"上虑形势隔碍，不能用。自铜山塞后，月堤内积水尚深七八尺至丈八九尺。上命于引河兜水坝南再开引河分溜，使新工不受冲激。二十一年，决孙家集，随塞。明年二月，上南巡至天妃闸阅木龙。时钟山调总南河，偕东河总督张师载言："徐州南北岸相距甚迫，一遇盛涨，时有溃决。请挑浚淤浅，增筑堤工，并堵筑北岸支河，为南北分筹之计。"制可。二十三年，命安徽巡抚高晋协理南河。秋七月，决寨家寨新筑土坝，直注毛城铺，漫开金门土坝。晋言："土坝过高，阻遏水势，以致壅决，不须再筑。"上不许，并令开蒋家营、傅家洼引河仍导入黄。

二十六年七月，沁、黄并涨，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遣大学士刘统勋、公兆惠驰勘，巡抚常钧请先筑南岸。上谓河流夺溜，宜

亟堵杨桥，钧言大谬，调抚江西，以胡宝瑔为河南巡抚，并令高晋赴豫协理。十一月塞，上闻大喜，命于工所立河神庙。三十年，上南巡，祭河神，阅清口东坝木龙惠济闸。三十一年，决铜沛厅之韩家堂，旋塞。

三十三年，豫抚阿思哈请以豫工节省银加筑堤岸，总河吴嗣爵言："豫省河面宽，溜势去来无定，旋险旋平，若将土埽划为成数，恐各工员视为年例额支，转启兴工冒销之弊。"议遂寝。明年，嗣爵言："铜瓦厢溜势上提，杨桥大工自四五埽至二十一埽俱顶冲迎溜。请于桃汛未届拆修，加镶层土层柴，镶压坚实。两岸大堤外多支河积水，汛发时，引溜注堤，宜多筑土坝拦截。"上俱可其奏。三十七年，东河总督姚立德言："前筑土坝，保固堤根，频岁安澜，已著成效。请俟冬春间旷，培筑土坝，密栽柳株，俾数年后沟槽淤平，可永固堤根。"上嘉奖之。

三十八年五月，河溢朝邑，涨至二丈五尺，民居多漂没。三十九年八月，决南河老坝口，水溜由山子湖下注马家荡、射阳湖入海，板闸、淮安俱被淹没，寻塞。四十一年，嗣爵言黄水倒灌洪湖、运河，清口挑挖引河恐于事无济。会内迁，萨载署南总河，上命偕江南总督高晋勘议。晋等言："臣晋在工二十余年，历经倒灌。惟有将清口通湖引河挑挖，使得畅流汇黄东注，并力刷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补偏救弊，惟此一法。"又言："清口西所建木龙，原冀排溜北趋，刷陶庄积土，使黄不逼清。但骤难尽刷，宜于陶庄积土之北开一引河，使黄离清口较远，至周家庄会清东注，不惟可免倒灌，淤沙渐可攻刷，即圩堰亦资稳固，所谓治淮即以治黄也。"明年二月，引河成。上喜成此钜工，一劳永逸，可废数百年藉清敌黄之说，饬建河神庙于新口石坝，自制文记之。

四十三年，决祥符，旬日塞之。闰六月，决仪封十六堡，宽七十余丈，地在诸口上，掣溜湍急，由睢州、宁陵、永城直达亳州之涡河入淮。命高晋率熟谙河务员弁赴豫协堵，拨两淮盐课银五十万、江西漕粮三十万赈恤灾民，并遣尚书袁守侗勘办。八月，上游迭涨，续塌二百二十余丈，十六堡已塞复决。十二月再塞之。越日，时和驿东西坝相继蛰陷。遣大学士公阿桂驰勘。明年四月，北坝复陷二十余丈。上念仪工綦切，以古有沈璧礼河事，特颁白璧祭文，命阿桂等诣工所致祭。四十五年二月塞。是役也，历时二载，费帑五百余万，堵筑五次始合，命于陶庄河神庙建碑记之。六月，决睢宁郭家渡，又决考城、曹县，未几俱塞。十一月，张家油房塞而复开。

四十六年五月，决睢宁魏家庄，大溜注洪泽湖。七月，决仪封，漫口二十余，北岸水势全注青龙冈。十二月，将塞复蛰塌，大溜全掣由漫口下注。四十七年，两次堵塞，皆复蛰塌。阿桂等请自兰阳三堡大坝外增筑南堤，开引河百七十余里，导水下注，由商丘七堡出堤归入正河，掣溜使全归故道，曲家楼漫口自可堵闭。上从其言。明年二月，引河成，三月塞。四十九年八月，决睢州二堡，仍遣阿桂赴工督率，十一月塞。

先是上念豫工连岁漫溢，堤防外无宣泄之路，欲就势建减水坝，俾大汛时有所分泄，下阿桂及河、抚诸臣勘议。至是，阿桂等言："豫省堤工，荥泽、郑州土性高坚，距广武山近，毋庸设减坝。中牟以下，沙土夹杂，或系纯沙，建坝不能保固。至堤南泄水各河，惟贾鲁河系泄水要路，经郑州、中牟、祥符、尉氏、扶沟、西华至周家口入沙河。又惠济系贾鲁支河，二河窄狭淤垫，如须减黄，应大加挑浚，需费浩繁，非一时所能集事。惟兰、仪、高家寨河势坐湾，若挑浚取直，引溜北注，河道可以畅行。"上然之。五十一年秋，决桃源司家庄、烟墩，十月塞。明年夏，复决睢州，十月塞。十二月，山西河清二旬，自永宁以下长千三百里。五十四年夏，决睢宁周家楼，十月塞。五十九年，决丰北曲家庄，寻塞。

嘉庆元年六月，决丰汛六堡，刷开运河余家庄堤，水由丰、沛北注山东金乡、鱼台，漾入昭阳、微山各湖，穿入运河，漫溢两岸，江苏山阳、清河多被淹。南河总督兰锡第导水入蔺家山坝，引河由荆山桥分达宿迁诸湖，又启放宿迁十家河竹络坝、桃源顾家庄堤，泄水仍入河下注，并于漫口西南挑挖旧河，引溜东趋入正河，绘图以闻。上令取直向南而东，展宽开挖，俾溜势直注正河，较为得力。命两江总督苏凌阿、山东布政使康基田会勘筹办。十一月，复因凌汛蛰塌坝身二十余丈，时苏凌阿按事江西，改命东河总督李奉翰赴工会办。明年二月塞，加奉翰太子太保，调督两江，兼管南河事。是年七月，河溢曹汛二十五堡。

三年春，坝工再蛰，奉翰自劾，遣大学士刘墉、尚书庆桂履勘，并责问奉翰等因循。墉等言漫口已跌成塘，珣届凌汛，请展至秋后兴工。八月，溢睢州，水入洪泽湖。上游水势既分，曹工遂以十月塞。明年正月，睢工亦塞。三月，以河南布政使吴璥署东河总督。敬言："豫东两岸堤工丈尺加增，而淤垫如故，病在丰、曹、睢叠经漫溢，虽塞后顺轨安澜，然引河不能宽畅，且徐城河狭，旁泄过多，遂成中梗。去淤之法，惟在束水攻沙，以堤束水。闻江南河臣康基田培筑堤工，极为认真，应令酌看堤埽情形，守护闸坝，宣泄有度，自可日见深通。"上命与基田商办。八月，决砀汛邵家坝。十二月，已塞复渗漏，又料船不戒，延烧殆尽，基田夺职留工，调璥督南河，以河南布政使王秉韬为东河总督，移东河料物迅济南河。

五年冬，邵家坝塞。六年九月，溢萧南唐家湾，十一月塞。八年九月，决封丘衡家楼，大溜奔注，东北由范县达张秋，穿运河东趋盐河，经利津入海。直隶长垣、东平、开州均被水成灾。上饬布政使瞻住抚恤，复遣鸿胪卿通恩等治赈，兵部侍郎那彦宝赴工，会同东河总督嵇承志堵筑。明年二月塞。

十年闰六月，两江总督铁保言："河防之病，有谓海口不利者，有谓洪湖淤垫者，有谓河身高仰者。此三说皆可勿论。惟宜专力于清口，大修各闸坝，借湖水刷沙而河治。湖水有路入黄，不虞壅滞，而湖亦治。"上嘉其言明晰扼要。"至谓清水敌黄，所争在高下不在深浅，所论固是，但湖不深，焉能多蓄？是必蓄深然后力能敌黄。俟大汛后，会商南河总督徐端，迅将商堰五坝，及各闸坝支河，酌量施工。"时有议由王营减坝改河经六塘河入海者，铁保偕南河总督戴均元上言："新河堤长四百里，中段漫水甚广，急难施工，必须二三年之久，约费三四百万。堵筑减坝，不过二三月，费只二百余万。且旧河有故道可寻，施工较易。"上从之。

十一年四月，兵部侍郎吴璥再督东河。六月，复置南副总河，降徐端为之。七月，决宿迁周家楼。八月，决郭家房。先后塞之。十二年六月，漫山、安马港口、张家庄，分流由灌口入海，旋塞。七月，决云梯关外陈家浦，分流强半由五辛港入射阳湖注海。十三年二月，陈家浦塞。铁保等请复毛城铺石坝、王营减坝，培两岸大堤，接筑云梯关外长堤，及培高堰、山盱堤后土坡。遣大学士长麟等驰勘。太仆寺卿莫瞻菉言："河入江南，惟资淮以为抵御。淮萃七十二河之水汇于洪泽，以堰、盱石堤五坝束之，令出清口汇黄入海，此即束水攻沙之道。今治南河，宜先治清口，保守五坝。五坝不轻启泄，则湖水可并力刷黄。黄不倒灌，运河自可疏通。今河臣请接筑云梯关外长堤二百余里，则于坐湾取直处，必须添筑埽段以为防护。既设修防，必添建厅营，多设官兵。是徒多糜费之烦，示必收束刷之效。至谓修复毛城滚坝，挑挖洪、濉，为减黄流异涨，以保徐城则可，若恃此助清济运则不可。自黄水入湖淤停，水势奔注，堰、盱五坝且难防守，又何能使之畅出清口？故加培五坝，使湖水畅出，悉力敌黄，顺流直下，即可淘刷河身以入海。"御史徐亮言："铁保等条陈修防各事，惟于原议高堰石坦坡，未曾筹及蓄清刷黄，专在固守高堰，实得全河关键，以柔制刚，其法最善。风浪冲击，至坡则平。然全堰俱得坦坡外护，则五坝可永闭不开，清水可全力刷黄，淮阳可长登衽席，此万世永图而目前急务也。海口，尾闾也。清口，咽喉也。高堰则心腹也。要害之地，宜先著力。"璥亦以为言。长麟等覆称："毛城坝易致冲决，应无庸议。王营减坝积水太深，难以施工。请改建滚坝于其西，并添筑石坝。至碎石坦坡，工段绵长，时难猝办，先筑土坡。"余如铁保言。均元病免，端复督南河。初，陈家浦漫溢，由射阳湖旁趋入海。铁保等以挑河费钜，径由射阳湖入海，较正河为近，因有改河道之议。至是，命璥等履勘。璥等言："前明及康熙间所有灌河入海之路，覆辙俱在。现北潮河汇流马港口、张家庄漫水尚在，壅积可见。去路不畅，又不能刷出河槽，此外更无可另辟海口之路。仍请修复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东水东注。"上如其言。是年六月，决堂子对岸千根棋杆及荷花塘，掣通临湖砖百余丈，堂子对岸及千根棋杆随塞，荷花塘既堵复蛰。端再降副总河，以璥总南河。明年正月塞。是年冬，筑高堰碎石坦坡。

十五年八月，端复督南河，省副总河。十一月，大风激浪，决出盱属仁、义、智三坝砖石堤三千余丈，及高堰属砖石堤千七百余丈。端启高邮车逻大坝及下游归江各闸坝，并先堵仁、智坝以泄水势。时敬养病家居，上垂询办法。璥言义坝应一律堵筑，高堰石工尤须于明年大汛前修竣。上嘉

所论切要。未几，仁、义、智三坝及马港俱塞，河归正道入海。明年四月，马港复决。五月，王营减坝蛰陷。七月，决邳北绵拐山及萧南李家楼。十二月，王营减坝塞。十七年二月，李家楼亦塞。十八年九月，决睢州及睢南薛家楼、桃北丁家庄，褫东河总督李亨特职，以均元代之。明年正月，均元内召，起璥再督东河，董理睢工。二十年二月塞。二十三年六月，溢虞城。二十四年七月，溢仪封及兰阳，再溢祥符、陈留、中牟，夺叶观潮职，以李鸿宾督东河。璥时为刑部尚书，偕往会筹。未几，陈留、祥符、中牟俱塞，而武陟缕堤决，观潮连堵沟槽五。又决马营坝，夺溜东趋，穿运注大清河，分二道入海。仪封缺口寻涸。上命枷示观潮河干。均元以大学士偕侍郎那彦宝履勘。那彦宝留督马营坝工。久之，坝基不定，鸿宾被斥责，遂以不谙河务辞。上怒，夺其职，观潮复督东河。二十五年三月，马营口塞，加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朱大王封号。是月仪封又漫塌，削观潮及豫抚琦善职。宣宗立，仍命璥及那彦宝赴工会办，十二月塞。

道光元年，礼部右侍郎吴烜言："据御史王云锦函称，去冬回籍过河，审视原武、阳武一带，堤高如岭，堤内甚卑。向来堤高于滩丈八尺，自马营坝漫决，滩淤，堤高于滩不过八九尺。若不急于增堤，恐至夏盛涨，不免有出堤之患。"上命河督张文浩偕豫抚姚祖同履勘。三年，江督孙玉庭、河督黎世序加培南河两岸大堤，令高出盛涨水痕四五尺，除有工及险要处堤顶另估加宽，余悉以丈五尺及二丈为度。五月工竣。四年十一月，大风，决高堰十三堡，山盱周桥之息浪庵坏石堤万一千余丈，夺文浩职，以严烺督南河，遣尚书文孚、汪庭珍驰勘。侍讲学士潘锡恩言："蓄清敌黄，相传成法。大汛将至，则急堵御黄坝，使黄水全力东趋。今文浩迟堵此坝，致黄河倒灌，酿成如此巨患。且欲筹减泄，当在下游。乃辄开祥符闸，减黄入湖。坝口既灌于下，闸口复灌于上，黄无出路，湖垫极高，为患不可胜言。"寻文孚等亦以为言。文浩遣戍，玉庭褫职留任。十二月，十三堡、息浪庵均塞。

五年十月，东河总督张井言："自来当伏秋大汛，河员皆仓皇奔走，救护不遑。及至水落，则以见在可保无虞，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至清水不能畅出，河底日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水底之下，惟仗岁积金钱，抬河于最高之处。"上嘉所言切中时弊。初，琦善等有改移海口以减黄，抛护石坡以蓄清之议。至是，井言灌河海口屡改屡决，自不可轻易更张，即碎石坦坡，亦有议及流弊者，尤不可不从长计议。是月增培河南十三厅、山东漕河、粮河二厅堤堰坝戗各工，皆从井请也。

六年春，河复涨，命井偕琦善、烺会勘海口。琦善、烺知海口不能改，乃条上五事，皆一时补苴之计。井言："履勘下游，河病中满，淤滩梗塞难疏，海口无可移改，请由安东东门工下北岸别筑新堤，改北堤为南堤，相距八里十里，中挑引河，导河由北傍旧河行至丝网滨入海。河水高堤内滩丈五六尺，引河挑深一丈，则水势高下几三丈，形势顺利。自东门工至御黄坝六十里，去路既畅，上游可落水四五尺。黄落则御坝可启，束清坝，挑清水，外出刷黄，底淤攻尽，黄可落至丈余。湖水蓄七八尺，已为建瓴，石工易保。"上善其策。于是烺坐堰、盱新工掣卸，降三品调署东河，而以井督南河，淮扬道潘锡恩副之，使经画其事。而琦善以改河非策，请启王家营减坝，将正河挑挖深通，放清水刷涤，再堵坝挽黄归正河。已允行矣，给事中杨煊言："嘉庆中王家营减坝开，上下游州县俱灾。如止减黄不夺溜，何必奏筹抚恤？今奏启减坝，至预及抚恤堵口事宜，即与从前情形无异。下壅上溃，不可不防。"事下江督、河督会议。井初议安东改河，时挠之者谓东门工埽外有旧抛碎石，正当咽喉，恐有阻遏。井谓有石处可启除其吴工碎石千余方，但上下掣通，亦断不致碍全河。然议者终以为疑。及井见煊奏，复言："嘉庆间减坝遇水后，次年黄仍倒灌，今河底淤高丈四五尺，岂如当时深通。兼以洪湖石工隐患甚多，本年二月，存水丈二尺八寸，遇风已多掣卸。秋后湖水止能蓄至三丈，冬令有耗无增，来年重运经行，必黄水止存二丈八九尺，清方高于黄一尺。若黄加高，即成倒灌。御黄坝外河底垫高，淤运淤湖，为害不小。且海州积水未消，盐河遥堤地高，去路不畅，启坝后河必抬高，徒深四邑之灾，无补全河之病。请于减坝迤下安东门工上山安厅李工遥堤外筑北堤，斜向趋东，仍与前议改河堤工相连，增长七千余丈，挑河至八套即入正河。李工至八套旧堤长四万一千丈，取直筑堤，仅长三万二千余丈，可避东门碎石之阻。河减清高，漕行自利。督臣意以开放减坝已经奏定，不得以旁观一言辄思变计，并胪列七难驳臣所议。臣已逐条致覆。"疏入，上终

以改河为创举，从琦善议。

十一年七月，决杨河厅十四堡及马棚湾，十二月塞。十二年八月，决祥符。九月，桃源奸民陈瑞因河水盛涨，纠众盗挖于家湾大堤，放淤肥田，致决口宽大，掣全溜入湖。桃南通判田锐等褫职遣戍。是月祥符塞。明年正月，于家湾塞。十五年，以栗毓美为东河总督。时原武汛串沟受水宽三百余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汛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汛素无工，故无稽料，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堤。毓美试用抛砖法，于受冲处抛砖成坝。六十余坝甫成，风雨大至，支河首尾决，而坝如故。屡试皆效。遂请减秸石银兼备砖价，令沿河民设窑烧砖，每方石可购二方砖。行之数年，省帑百三十余万，而工益坚。会有不便其事者，持异议。于是御史李莼请停烧砖。上遣莼随尚书敬征履勘，卒以溜深急则砖不可恃，停之。

十九年，毓美复以砖工得力省费为言，乃允于北岸之马营、荥原两堤，南岸之祥符下汛、陈留汛，各购砖五千方备用。二十一年六月，决祥符，大溜全掣，水围省城。河督文冲请照睢工漫口，暂缓堵筑。遣大学士王鼎、通政使慧成勘议。文冲又请迁省治，上命同豫抚牛鉴勘议。时河溜由归德、陈州折入涡会淮注洪泽，湖，折展御黄、束清各坝，尚不足资宣泄，并展放礼、智、仁坝，义河亦启放。八月，鉴言节逾白露，水势渐落，城垣可无虞，自未便轻议迁移。鼎等言："河流随时变迁，自古迄无上策，然断无决而不塞、塞而不速之理。如文冲言，俟一二年再塞，且引睢工为证。查黄水经安徽汇洪泽，宣泄不及，则高堰危，淮扬尽成巨浸。况新河所经，须更筑新堤，工费均难数计。即幸而集事，而此一二年之久，数十州县亿万生灵流离，岂堪设想。且睢工漫口与此不同。河臣所奏，断不可行。"疏入，解文冲任，枷示河干，以朱襄继之。

二十二年，祥符塞，用帑六百余万，加鼎太子太师。七月，决桃源十五堡、萧家庄，溜穿运由六塘河下注。未几，十五堡挂淤，萧家庄口刷宽百九十余丈，掣动大溜，正河断流。河督麟庆意欲改道，遣尚书敬征、廖鸿荃履勘。敬征等言，改河有碍运道，惟有迅堵漫口，挽归故道，俟明年军船回空后，筑坝合龙，从之。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潘锡恩总督南河。二十三年，御史雷以諴言，决口无庸堵塞，请改旧为支，以通运道。下锡恩勘议。锡恩言灌口非可行河之地，北岸无可改河之理，不敢轻议更张，漕船仍由中河灌塘。上然之，更命侍郎成刚、顺天府尹李德会勘。六月，决中牟，水趋朱仙镇，历通许、扶沟、太康入涡会淮。复遣敬征等赴勘，以钟祥为东河总督，鸿荃督工。旋以尚书麟魁代敬征。二十四年正月，大风，坝工蛰动，旋东坝连失五占，麟魁等降黜有差，仍留工督办。七月，上以频年军饷河工一时并集，经费支绌，意欲缓至明秋兴筑。钟祥等力陈不可。十二月塞，用帑千一百九十余万。二十九年六月，决吴城。十月，命侍郎福济履勘，会同堵合。

咸丰元年闰八月，决丰北下汛三堡，大溜全掣，正河断流。时侍郎瑞常典试江南，命试竣便道往勘，又命福建按察使查文经驰赴会办。三年正月，丰北三堡塞，敕建河神庙，从河督杨以增请也。五月大雨，水长溜急，丰北大坝复蛰塌三十余丈。上责以增及承修各员加倍罚赔。五年六月，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正河断流。上念军务未平，饷糈不继，若能因势利导，使黄流通畅入海，则兰阳决口即可暂缓堵筑。事下河督李钧察奏。钧旋陈三事："曰顺河筑埝。东西千余里筑堤，所费不赀，何敢轻议。除河近城垣不能不筑提坝以资抵御，余拟就漫水所及，酌定埝基，劝民接筑，高不过三尺，水小藉以拦阻，水大听其漫过。散水无力，随漫随淤，地面渐高，且变沙碛为沃壤矣。曰遇湾切滩。河性喜坐湾，每至涨水，遇湾则怒而横决。惟于坐湾之对面，劝令切除滩嘴，以宽河势，水涨即可刷直，就下愈畅，并可免兜滩冲决之虞。曰堵截支流。见在黄流漫溢，既不能筑坚堤以束其流，又不能挑引河以杀其势，宜乘冬令水弱溜平，劝民筑坝断流，再于以下沟槽跨筑土格，高出数尺。漫水再入，上无来源，下无去路，冀渐淤成平陆。"东抚崇恩亦以为言。上令直隶、山东、河南各督抚妥为劝办。

十一年，御史薛书堂言："南河自黄水改道，下游已无工可修，请省南河总督及厅员。"下廷臣议。侍郎沈兆霖言："导河始自神禹，九河故道皆在山东，入海处在今沧州，是禹贡之河，固由东北入海。自汉王莽时河徙千乘入海，而禹之故道失。历东汉迄隋、唐，从无变异。宋神宗时，河分南北两派并行，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即今大清河。至元至元间，会通河成，惧河北行碍运，而北流塞。

历今五六百年，河屡北决，无不挽之使南。说者谓河一入运，必挟泥沙以入海，而运道亦淤，故顺河之性，北行为宜。乾隆朝，孙嘉淦请开减河入大清河一疏，言之甚详，足破北行碍运之疑。夫河入大清，由利津入海，正今黄河所改之道。见在张秋以东，自鱼山至利津海口，皆筑民堰，惟兰仪之北、张秋之南，河自决口而出，夺赵王河及旧引河，滥平原，田庐久被淹浸。张秋高家林旧堰残缺过多，工程最钜。如东明、长垣、菏泽、郓城，其培筑较张秋为易。宜乘此时顺水之性，听其由大清河入海，谕令绅民力筹措办，或应开减河，或应筑堤堰，统于水落兴工。河庆顺轨，民乐力田，缺额之地丁可复，历年之赈济可停，就此裁去南河总督及厅员，可省岁帑数十万，而归德、徐、淮一带地几千里，均可变为沃壤，逐渐播种升科，似亦一举而兼数善者矣。”下直督恒福、东抚文煜、豫抚庆廉、东河总督黄赞汤勘议。六月，省南河总督，及淮扬、淮海、丰北、萧南、宿南、宿北、桃南、桃北各道厅，改置淮扬徐海兵备道，兼辖河务。

同治二年，复省兰仪、仪睢、睢宁、商虞、曹考五厅。六月，漫上南各厅属，水由兰阳下注，直、东境内涸出村庄，复被淹没。菏泽、东明、濮、范、齐河、利津等州县，水皆逼城下。署河督谭廷襄上言：“河已北行，拦水惟恃民埝，从未议疏导，恐渐次淤垫，海口稍有捍格阻滞，事更为难。查濮、范一带旧有金堤，前臣任东抚时，设法修筑，未久复被冲缺，上游毗连直隶开州处亦有冲缺。开州不修，濮、范筑亦无益。东、长之埝，开、濮之堤，须设法集赀督民修筑，庶可以卫城池而保庐墓。此外既未专设河员，要在沿河地方官督率修理，并劝助裒集，以助民力之不逮。请饬下直督、东抚迅将兰阳下游漫溢地方，拣员会同该州县妥办。”从之。十二月又言：“今年夏秋阴雨，来源之盛，回异寻常。一股直下开州，一股旁趋定陶、曹、单。豫省以有堤坝，幸获保全。直、东则无不能不听其汛滥。迄今半载，直隶未闻如何经画。开州缺口，亦未兴工。至山东被害尤深。或欲培筑堤埝，或欲疏浚支河，议无一定。濮州金堤，亦因开未动工，不能兴办。瞬届春汛，何以御之？臣遣运河道宗稷辰履勘，直至利津之铁门关，测量水势，深至六七丈，去路不为不畅，而上游仍到处旁溢，则大清河身太狭不能容纳之故。如蒲台、齐东、济阳、长清、平阴、肥城民埝缺口，宽数丈或数十丈，不下三四十处，不加修筑，则来岁依然漫淹。是欲求下游永奠，必先开支渠以减涨水，而后功有可施。必将附近徒骇、马颊二河设法疏浚，庶水有分泄，再堵各缺口，并筑坝以护近水各城垣，此大清河下游之当先料理者也。至开、濮金堤及毗连菏泽之史家堤，当先堵筑，并加培旧堰，择要接修，此大清河上游之当先经画者也。”复下直督刘长佑、东抚阎敬铭会筹。明年三月，以濮州当河冲，允敬铭请，移治旧城，并筑堤捍御。

五年七月，决上南厅胡家屯。长佑言：“溜势趋重西北，新修金堤，概被冲刷。开州冲开支河数道，自开、滑之杜家寨至开、濮界之陈家庄，险工五段，长九千六百余丈，均须加厚培高，方资捍御。惟上游在豫，下游在东，非直隶一省所能办理，应会同三省统筹全修，再行设汛，拨款备料，庶可一劳永逸。自河流改道，直隶堤工应并归河督管辖，作为豫、直、东三省河督，以专责成。”疏入，命河督苏廷魁履勘，会同三省督抚筹议。

七年六月，决荥泽十堡，又漫武陟赵樊村，水势下注颍、寿入洪泽湖。侍郎胡家玉言：“不宜专塞荥泽新口、疏兰阳旧口，宜仿古人发卒治河成法，饬各将领督率分段挑浚旧河，一律深通，然后决上游之水，掣溜东行，庶河南之患不移于河北，治河即所以治漕。”下直督曾国藩、鄂督李瀚章、江督马新贻、漕督张之万，及河督，江苏、河南、山东、安徽各巡抚妥议。国藩等言：“以今日时势计之，河有不能骤行规复者三。兰阳漫决已十四年，自铜瓦厢至云梯关以下，两岸堤长千余里，岁久停修，堤塌河淤，今欲照旧时挑深培高，恐非数千万金不能蒇事。且厅营久裁，兵夫星散，一一复设，仍应分储料物，厢办埽坝，并预筹防险之费，又岁须数百万金。当此军务初平，库藏空虚，安从筹此钜款？一也。荥泽地处上游，论形势自应先堵荥泽，兰工势难并举。使荥口掣动全黄，则兰工可以乾涸。今荥口分溜无多，大溜仍由兰口直注利津入海，其水面之宽，跌塘之深，施工之难，较之荥工自增数倍。荥工堵合无期，兰工更无把握。原奏决放旧河，掣溜东行，似言之太易。且瞬产春令，兴工已难。二也。汉决酸枣，再决瓠子，为发卒治河之始。元、明发丁夫供役，亦以十数万计。见在直、东、江、豫捻氛甫靖，而土匪游勇在在须防。所留勇营，断难尽赴河干，亦断不敷

分挑之用。若再添募数十万丁夫，聚集沿黄数千里间，驾驭失宜，滋生事端，尤为可虑。三也。应俟国库充盈，再议大举。因时制宜，惟有赶堵荥工，为保全豫、皖、淮扬下游之计。”上然之。八年正月，荥泽塞。

十年八月，决郓城侯家林，东注南旺湖，又由汶上、嘉祥、济宁之赵王、牛朗等河，直趋东南，入南阳湖。时廷魁内召，命新河督乔松年会同东抚丁宝桢勘办。宝桢方以病在告，乃偕护抚文彬至工相度。文彬言：“河臣远在豫省，若往返咨商，恐误要工。一面飞咨河臣遴派掌坝，并管理正杂料厂员弁，及谙习工程之弁兵工匠，带同器具，于年内来东，一面由臣筹购应需料物，以期应手。”上责松年克期兴工，松年言已饬原估委员并熟习工程人员赴东听遣，并饬购备竹缆，及觅雇捆镶船只备提用。惟已交立春，春水瞬生，办工殊无把握。并移书文彬主持其事。文彬不能决。宝桢力疾视事，上言：“河臣职司河道，疆臣身任地方，均责无旁贷。乃松年一概诿之地方，不知用意所在。现在已过立春，若再候其的信以定行止，恐误要工。且此口不堵，必漫淹曹、兖、济十余州县。若再向南奔注，则清、淮、里下河更形吃重。松年既立意诿卸，臣若避越俎之嫌，展转迁延，实有万赶不及之势。惟有力疾销假，亲赴工次，择日开工，俟松年所遣员弁到工，即责成该工员等一手经理，克期完工，保全大局。应请破格保奖，以昭激劝。倘敢阳奉阴违，有心贻误，一经验实，应请便宜行事，即将该员弁正法工次，以为罔上殃民者戒。”上嘉其勇于任事，并谕松年当和衷共济，不遽加责也。

十一年二月，侯家林塞，予宝桢优叙。先是同知蒋作锦条上河、运事宜，朝廷颇韪其议，下河、漕、抚臣议奏。未几，侯家林决，松年、宝桢意见龃龉。及宝桢塞侯家林，松年上言：“作锦所陈，卓然有见，可以采取。并称东境黄水日愈泛滥，运道日愈淤塞，宜筑堤束黄，先堵霍家桥诸口，并修南北岸长堤，俾黄趋张秋以济运。挑浚张秋迤南北淤塞，修建闸坝，以利漕行。”上以松年意在因势利导，不为无见，令宝桢、文彬详议，毋固执己见。旋覆称：“目前治黄之法，不外堵铜瓦厢以复淮、徐故道，与东省筑堤即由利津入海两策。顾谓二者之中，以筑堤束黄为优，而上下游均归缓办，臣实未见其可。自铜瓦厢至牡蛎嘴，计千三百余里，创建南北两堤，相距牵计，约须十里。除现在淹没不计外，尚须弃地数千万顷，其中居民不知几亿万，作何安插？是有损于财赋者一也。东省沿河州县，自二三里至七八里者不下十余。若齐河、齐东、蒲台、利津，皆近在临水，筑堤必须迁避，是有难于建置者二也。大清河近接泰山麓，山阴水悉北注，除小清、溜瀰诸河均可自行入海，余悉以大清河为尾闾。置堤束黄以后，水势抬高，向所泄水之处，留闸则虞倒灌，堵遏则水无所归，是有妨于水利者三也。东纲盐场，坐落利津、沾化、寿光、乐安等县，滨临大清河两岸。自黄由大清入海，盐船重载，溯行于湍流，甚形阻滞，而滩地间被漫溢，产盐日绌，海滩被黄淤远，纳潮甚难，东纲必至堕废，私枭亦因而蜂起。是有碍于鹺纲者四也。臣宝桢身任地方，于通省大局所关，固宜直陈无隐。然使于治运漕果有把握，则京仓为根本至计，犹当权利害之轻重，而量为变通。臣等熟思审计，实未见其可恃，而深觉其可虑。似仍以堵合铜瓦厢使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并陈四便。御史游百川亦言河、运并治，宜详筹妥办。疏入，廷议不能决。

下直督李鸿章。鸿章因遣员周历齐、豫、徐、海，访察测量，期得要领。十二年六月，上言：“治河之策，原不外恭亲王等‘审地势，识水性，酌工程，权利害’四语，而尤以水势顺逆为要。现在铜瓦厢决口宽约十里，跌塘过深，水涸时犹逾一二丈。旧河身高，决口以下，水面二三丈不等。如欲挽河复故，必挑深引河三丈余，方能吸溜东趋。查乾隆间兰阳青龙冈之役，费帑至二千余万。阿桂言引河深至丈六尺，人力无可再施，今岂能挑深至三丈余乎？十里口门进占合龙，亦属创见。国初以来，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且屡堵屡溃，常阅数年而不成。今岂能合龙而保固乎？且由兰阳下抵淮、徐之旧河，身高于平地三四丈。年来避水之民，移住其中，村落渐多，禾苗无际。若挽地中三丈之水，跨行于地上三丈之河，其停淤待溃、危险莫保情形，有目者无不知之。岁久堤乾，即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见之处。万一上游放溜，下游旋决，收拾更难。议者或以河北行则穿运，为运道计，终不能不强之使南以会清口。臣查嘉庆以后清口淤垫，夏令黄高于清，已不能启坝送运。道光以后，御黄坝竟至终岁不启，遂改用灌塘之法，自黄浦泄黄入湖。湖身顿高，运河水少，灌塘

又不便，遂改行海运。今即能复故道，亦不能骤复河运，非河一南行，即可侥幸无事。此淮、徐故道势难挽复，且于漕运无益之实在情形也。至河臣所请就东境束黄济运一节，查清口淤垫，即借黄济运之病。今张秋运河宽仅数丈，两岸废土如山，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水势抬高，其淤倍速。人力几何，安能挑此日进之沙？且所挑之沙，仍堆积于积年废土之上，雨淋风荡，河底日高，闸亦壅塞，久之黄必难引。明弘治中，荆龙口，铜瓦厢屡次大决，皆因引黄济张秋之运，遂致导隙滥觞。临清地势低于张秋数丈，而必以后无掣溜夺河之害，臣亦不敢信也。至霍家桥堵口筑堤，工尤不易。该处本非决口，乃大溜经行之地，两头无岸，一望浮沙，并无真土可取。勉强堆筑，节节逼溜下注，恐浮沙易塌，实足攖河之怒，而所耗实多。一遭溃决，水仍别穿运道，而不专会张秋，岂非全功尽弃？至作锦拟导卫济运，原因张秋以北无清水灌运，故为此议。查元村集迤南有黄河故道，地多积沙，施工不易。且以全淮之水不能敌黄，尚致倒灌停淤，岂一清浅之卫，遂能御黄济运耶？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不知泰山之阳，水皆西流，因势利导，十六州县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派多，自足济运。卫水来源，甚弱最顺，今必屈曲使之南行，势多不便。此借黄济运及筑堤束水均无把握，与导卫济运之实在情形也。惟河既不能挽复故道，则东境财赋有伤，水利有碍，城池难以移置，盐场间被漫淹，如宝桢所陈，诚属可虑。臣查大清河原宽不过十余丈，今已刷宽半里余，冬春水涸，尚深二三丈，岸高水面又二三丈，是不汛时河槽能容五六丈，奔腾迅疾，水行地中，此人力莫可挽回之事，亦祀祷以求而不可得之事。目下北岸自齐河至利津，南岸齐东、蒲台，皆接筑民埝，虽高仅丈许，询之土人，遇盛涨出槽不过数尺，尚可抵御。岱阴、绣江诸河，亦经择要筑堤，汛至则涨，汛过则消，受灾不重。至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各城，近临河岸十九，年来幸防守无患，以后相势设施。若骤议迁徙，经费无筹，民情难喻，无此办法。东省盐场在海口者，虽受黄淤产盐不旺，经抚臣南运胶济之盐时为接济，引地无虞淡食，惟价值稍昂耳。河在东省固不能无害，但得设法维持，尚不至为大患。昔乾隆中，铜山决口不能成功，孙嘉淦曾有分河入大清之疏。其后兰阳大工屡败垂成，嵇璜又有改河大清之请。此外裘曰修、钱大昕、胡宗绪、孙星衍、魏源诸臣议者更多。其时河未北流，尚欲挽之使北。今河自北流，乃欲挽使南流，岂非拂逆水性？大抵南河堵筑一次，通牵约七八百万，岁修约七百余万，实为无底之壑。今河北徙，近二十年未有大变，亦未多费巨款，比之往代，已属幸事。且环拱神京，尤得形胜。自铜瓦厢东决，粤、捻诸逆窜扰曹、济，几无虚日，未能过河一步，而北岸防守有所凭依，更为畿辅百世之利。此两相比较，河在东虽不亟治而后患稍轻，河回南即能大治，而后患甚重之，实在情形也。近世治河兼言治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臣愚以为天庾正赋，以苏、浙为大宗，国家治安之道，尤以海防为重。今沿海洋舶骈集，为千古创局，已不能闭关自治。正不妨借海运转输之便，逐渐推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苏、浙漕粮，现既统由海运，臣前招致华商购造轮船搭运，渐有成效，由海船解津，较为便速。至海道虽不畅通，河务未可全废，此时治河之法，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一语。查北岸张秋以上，有古大金堤可恃以为固，张秋以下，岸高水深，应由东抚随时饬将民埝保扩加培。至侯家林上下民埝应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更为久远之计。又铜瓦厢决口，水势日向东坍刷，久必泛滥南趋。请饬松年察看形势，量筑堤埝，与曹州之堤相接，俾资周防而期顺轨。至南河故道千余里，居民占种丰收，并请查明升科，以免私垦争夺之患。”疏入，议乃定。是年夏秋，决开州焦邱、濮州兰庄，又决东明之岳新庄、石庄户民埝，分溜趋金乡、嘉祥、宿迁、沭阳入六塘河。宝桢勘由郓城张家支门筑堤堵塞。旋乞假展墓。十三年春，溜益南趋，溃漫不可收拾，江督累章告灾。九月，宝桢回任，改由菏泽贾庄建坝。十二月兴工。

光绪元年三月，东明决塞，并筑李连庄以下南堤二百五十里。时河督曾国荃请设南岸七厅。部议俟直、东、豫筹有防汛的款再定。二年春，署东抚李元华言：“黄河南堤，自贾庄至东平二百余里均完固，惟上游毗连直、豫，自东明谢寨至考城七十余里，并无堤岸，此工刻不可缓。昔年侯家林塞，后怵于费多，未暇顾问，遂至贾庄决口。此次贾庄以下堤虽完固，上游若不修筑，设有漫决，岂惟前功尽弃，河南、安徽、江苏仍然受害，山东首当其冲无论已。臣拟调营勇，兼雇民夫，筑此七十余里长堤。深恐呼应不灵，已商直督、豫抚协力襄办。至濮、范之民，自黄河改道，昏垫十有

余年。贾庄决后，稍有生机，及贾庄塞，受灾如故。查南堤距北面金堤六七十里，以屏蔽京师则可，于濮、范村庄田亩则不能保卫。该处绅民愿修北堤，惟力有未支，请酌加津贴，既成以后，派弁勇一律修防，濮、范、阳谷、寿张、东阿五县地亩可涸出千余顷。又查濮、范以上，有黄水二道。拟于寿张、东阿境内新河尾闾，抽挑引河二，冀归并一渠。于南堤之北、黄河之南，再立小堤以束水，又可涸出地亩千余顷。至北堤上游内有八里系开州辖，若不一律修筑，不惟北堤徒劳无功，即畿辅亦难保不受其患。已商直督遣员协助，妥速葳功。惟所压直、豫地亩，该处居民无甚大益，而山东百姓受益无穷，自应由山东折偿地价。上游收束既窄，下游水溜势急，不可不防。自东平至利津海口九百余里，已饬沿河州县就民堤加培，酌给津贴，以工代赈。各项通计需费二千余万。此黄河大段拟办情形也。”事下所司。

五年，决历城溞沟。明年，复决。八年，决历城桃园，十一月塞。九年，东抚陈士杰创建张秋以下两岸大堤。时山东数遭河患，朝士屡以为言。上遣侍郎游百川驰往会勘。百川言：“自来论河者，分持南行北行二说。臣详察形势，将来遇伏秋盛涨，复折而东，自寻故道，亦未可知。若挽以人力，则势有万难。一则北堤决后，已冲刷净尽，筑堤进占，工已甚钜。且全河正流北行，中流堵御以图合龙，必震骇非常，办理殊无把握。一则故道旁沙岭势难挑动，且徐、海一带河身涸出淤地千余里，民尽垦种，一旦驱而之他，民岂甘心失业？此南行之说应无庸议也。至大清河本汶、济交会，自黄流灌入，初犹水行地中，今则河身淤垫，既患水不能泄，自济河上下，北则济阳、惠民、滨州、利津，南则青城、章丘、历城至邹、长、高、博，漫决十一处。窃惟河入济渎已二十八年，其始误于山东无办河成案，诱民自为堤埝，纵屡开决，未肯形诸奏牍，贻患至斯。今则泛滥数百里，漂没数百村，遍历灾区，伤心惨目。谨拟办法三。一，疏通河道。黄初入济，尚能容纳，淤垫日高，至海口尤日形淤塞。沙淤水底，人力难施，计惟多用船只，各带铁篦混江龙，上下拖刷，使不能停蓄，日渐刮深。疏导之方，似无逾此。一，分减黄流。济一受黄，其势岌岌不可终目。查大清河北，徒骇最近，马颊较远，鬲津尤在其北。大清河与徒骇最近处在惠民白龙湾，相距十许里。若由此开筑减坝，分入徒骇河，其势较便。再设法疏通其间之沙河、宽河、屯民等河，引入马颊、鬲津，分疏入海，当不复虞其满溢。一，亟筑缕堤。民间自筑缕堤，近盐河干，多不合法，且大率单薄，又断续相间，屡经塌陷，一筑再筑，民力困竭。今拟自长清抵利津，南北岸先筑缕堤，其顶冲处再筑重堤，约长六百余里，仍借民力，加以津贴，可计日成功，为民捍患，民自乐从。至谓治水不与水争地，其法无过普筑遥堤。然济、武两郡，地狭民稠，多占田亩，小民失业，正非所愿。且其间村镇庐墓不可数计，兼之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皆城临河干，使之实逼处此，民情未免震骇。价买民田，需款不下四五百万，工艰费钜，可作缓图。臣所以请筑缕堤以济急，而不敢轻持遥堤之议者此也。”士杰持异议。会海丰人御史吴峋言徒骇、马颊二引河不可轻开，命直督李鸿章偕士杰会勘，亦如峋言。乃定议筑两岸长堤。

是年决利津十四户，十年三月塞。闰五月，决历城河套圈、霍家溜，齐河李家岸、陈家林、萧家庄，利津张家庄、十四户，先后塞之。是年两岸大堤成，各距河流数百丈，即缕堤也，而东民仍守临河埝，有司亦谕令先守民埝，如埝决再守大堤，而堤内村庐未议迁徙，大涨出槽，田庐悉淹，居民遂决堤泄水，官亦不能禁，嗣是只守埝不守大堤矣。

十一年，萧家庄、溞沟再决，又决齐河赵庄。十二月，溞沟、赵庄塞。明年二月，萧家庄塞。六月，再决河套圈，又决济阳王家圈、惠民姚家口、章丘河王庄、寿张徐家沙窝，惟王家圈工缓办，余皆年内塞。东境河虽屡决，然皆分溜少夺溜，每堵筑一次，费数万或数十万，多亦不过一二百万，较南河时所省正多，被淹地亩亦较少，地平水缓故也。

十三年六月，决开州大辛庄，水灌东境，濮、范、寿张、阳谷、东阿、平阴、禹城均以灾告。八月，决郑州，夺溜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正河断流，王家圈旱口乃塞。郑州既决，议者多言不必塞，宜乘此复故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潘祖荫同上言：“河自大禹以后，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余年，南行不过五百余年，是河由云梯关入海，本不得谓故道。即指为故道，而现在溜注洪泽湖，形北金南下，不能导之使出清口，去故道尚百余里，其势断不能复。或谓山东数被水害，遂

以河南行为幸。不知河性利北行。自金章宗后，河虽分流。有明一代，北决者十四，南决者五；我朝顺、康以来，北决者十九，南决者十一。况淮无经行之渠，黄入淮安有归宿之地？下流不得宣泄，上游必将复决，决则仍入东境，山东之患未能弭。至黄水南注，有二大患、五可虑。黄注洪泽，而淮口淤垫，久不通水，仅张福口引河，阔不过数丈，大溜东注，以运河为尾闾，仅恃东堤为护，已岌岌可危。今忽加一黄河，必不能保。大患一。洪泽淤垫，高家埝久不可恃，黄河势悍，入湖后难保不立时塌卸。不东冲里下河，即南灌扬州，江、淮、河、汊并而为一，东南大局，何堪设想！大患二。里下河为产米之区，万一被淹，漕米何从措办？可虑一。即令漕米如故，或因黄挟沙垫运，不能浮送。或因积水漫溢，纤道无存，漕艘停滞。且山东本借黄济运，黄既远去，沂、汶微弱，水从何出？河运必废。可虑二。两淮盐场，胥在范公堤东。范堤不保，盐场淹没，国课何从徵纳？可虑三。颍、寿、徐、海，好勇斗狠，小民荡析，难保不生事端。可虑四。黄汛合淮，势不能局于湖潴，必别寻入海之道，横流猝至，江乡居民莫保旦夕。可虑五。至入湖之水，亦须早筹宣泄。里下河地势，西北俯、东南仰，宜顺其就下之势，由兴化以北，历朦胧、傅家坞入旧河，避云梯关淤沙，北浚大通口，入潮河以达淮河，海口则取径直，形势便，经费亦不过巨。”

上命江督曾国荃、漕督卢士杰筹议。适国荃、士杰亦言：“悍河汇淮东下，其危险百倍寻常。查治水不外宣防二策，而宣之用尤多。洪湖出路二，皆由运入江。今大患特至，不能不于湖之上游多筹出路，分支宣泄，博采群议。桃源有成子河，南接洪湖，北至旧河，又北为中运河。若加挑成子河，使通旧河，直达中运河，两岸筑堤，即可引漫水由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此洪湖上面新辟一去路也。清河有碎石河，西接张福口，引河东达旧河，大加挑挖，亦可引漫水由杨庄旧河至云梯关入海，此洪湖下面新辟一去路也。询之耆旧，佥谓舍此别无良法。是以臣等议定即勘估兴工，不敢拘泥成规，往返迁延，致误事机。”上韪之，并遣前山西布政使绍誠降调浙江按察使陈宝箴、前山东按察使潘骏文迅赴郑工，随同河督成孚、豫抚作文蔚襄理河务。时工赈需款钜且急，户部条上筹款六事：一，裁防营长夫；一，停购军械船只械器；一，停止京员兵丁米折银；一，酌调附近防军协同工作；一，令盐商捐输给奖；一，预徵当商汇号税银。议上，诏裁长夫、捐盐商及预征税银，余不允。

九月，命礼部尚书李鸿藻偕刑部侍郎薛允升驰勘，鸿藻留督工。时黄流漫溢，河南州县如中牟、尉氏、扶沟、鄢陵、通许、太康、西华、淮宁、祥符、沈丘、鹿邑多被淹浸，水深四五尺至一二丈，特颁内帑十万，并截留京饷三十万赈抚。而河工需款急，允御史周天霖、李世琨请，特开郑工新捐例，夺成孚职，以李鹤年署河督。

十月，东抚张曜言：山东河淤潮高，黄流实难容纳，请乘势规复南河故道。下鸿藻、鹤年议。鸿藻等遂请饬迅筹合办。上以“黄河筹复故道，迭经臣工条奏，但费钜工繁，断难于决口未堵之先，同时并举。此奏于故道宜复，只空论其理，语简意疏。一切利害之轻重，地势之高下，工用之浩大，时日之迫促，并未全局通筹，缕晰奏覆。如此大事，朝廷安能据此寥寥数语，定计决疑？故道一议，可暂从缓。至所称一切工作，先自下游开办，南河旧道现在情形如何，工程能否速办，经费能否立筹，有无滞碍，著国荃、士杰、崧骏迅速估奏。”国荃言：“黄流东注，淮南北地处下游，宜筹分泄之策。请就杨庄以下旧河二百余里挑浚，以分沂、泗之水，腾出中运河，预备洪河盛涨，挟黄北行，堪以容纳，是上游筹有去路。而淮由三河坝直趋而东，则运堤极为汔重，势不能不开坝宣泄，里下河如临釜底，而枝河颇多，若预先疏导，使水能顺轨，则田庐民命亦可保全。同穌、祖荫所言，洵得水性就下之势，业经遣员履勘，并请调熟悉河工之江苏臬司张富年督理。”制可。先是侍郎徐郙有通筹黄河全局之疏。文蔚言：“郙所陈口门北岸上游酌开引河，上南厅以下河内挑川字河，及筑排水坝，三者皆河南必办之事，即前人著效之法。臣前请于河身阔处切滩疏淤，即郙酌开引河及川字河之意。河员以近日河势略变，须更筹办法，且有引河不可挑之说。而此项土夫，皆系应赈之人，无论何工，皆系应办之事。将来或帮挑运河，七帮筑河身，应就商河臣随时调度。”报闻。

十二月，国荃、士杰言：“同穌等所陈二患五虑，不啻身历其境，将臣等所欲言者，代达宸聪。当经派员分投履勘。自傅家坞入旧黄河，过云梯关至大通口，测量地势，北高丈五七尺，揆诸就下

之性，殊未相宜。不敢不恪遵圣训，于兴化境内别筹疏淤。查下河入海河道，以新阳、射阳两河为最，斗龙港次之，只以支河阻塞，未能通畅。查兴化属之大围闸、丁溪场属之古河口小海，均极淤浅。疏浚以后，如果高邮开坝，可冀水皆顺轨，由新阳等河宣畅归海。其闸门窄狭过水不畅者，另于左右开挖越河，俾得滔滔直注。此外干支各河，再接续择要兴挑，以期逐节通畅，核与同和、祖荫之奏事异功同。”

十四年正月，国荃等又言：“徐郙通筹河局疏，称淮扬实无处位置黄河，宜先筹宣泄之方，再求堵合之法，洵属确中肯綮。至请挑天然及张福口引河，本系由淮入黄咽喉，昔人建导淮之议，皆从引河入手。只以张福淤垫太高，挑不得法，且恐沂、泗倒灌。又顺清河为清江三闸来源，曩时堵筑以资自卫。自河北徙，此坝久废。今既引淮入黄，仍须堵筑顺清坝，庶三闸可保无虞。经臣等派员审度河底，虽北高南低，加工挑深，尚可配平。顺清河虽水深溜急，多备料土，亦可设法堵筑。又经臣士杰履勘，陈家窑可开引河，上接张福口，下达吴城七堡，与碎石河功用相同。已于十月分段兴挑，自张福口、内窑河起，至顺清河止，开深丈四尺至二丈，冀上游多泄一分之水，下河即少受一分之灾。其工段亦间调哨勇帮同挑浚，以补民夫之不足。以上办法，与该侍郎所陈江南数条，不谋而合。”先是上以将来河仍北趋，有“趁湍流骤减，挑浚东明长堤，开州河身，加培堤埝”之谕。至是，鸿章言：“直境黄河长八九十里，一律挑浚，工钜费烦。即酌挑北面数处，亦需二三十万。两岸河滩高于中洪一二丈，河身尚可容水。惟东明南堤历年冲刷，亟应择要修筑，已调派大名练军春融赴工，并募民夫同时力作。开州全堤残缺已甚，亦经派员估修。至长垣南岸小堤，离河较远，尚可缓办。北岸民埝，饬劝民间修培，不得逼束河流，致碍大局。”

六月，小杨庄塞。是月，鸿藻言郑工两坝，共进占六百一十四丈，尚余口门三十余丈，因伏秋暴涨，人力难施，请缓俟秋汛稍平，接续举办。上严旨切责，褫鹤年职，与成孚并戍军台。鸿藻、文蔚均降三级留任。以广东巡抚吴大澂署河道总督。大澂言：“医者治病，必考其致病之由，病者服药，必求其对症之方。臣日在河干，与乡村父老谘询旧事，证以前人纪载，知豫省河患非不能治，病在不治。筑堤无善策，镶埽非久计，要在建坝以挑溜，逼溜以攻沙。溜入中洪，河不著堤，则堤身自固，河患自轻。厅员中年久者，佥言咸丰初荥泽尚有砖石坝二十余道，堤外皆滩，河溜离堤甚远，就坝筑埽以防险，而堤根之埽工甚少。自旧坝失修，不数年废弃殆尽，河势愈逼愈近，埽数愈添愈多，厅员救过不遑，顾此失彼，每遇险工，辄成大患。河员以镶埽为能事，至大溜圈注不移，旋镶旋蛰，几至束手。臣亲督道厅赶抛石垛，三四丈深之大溜，投石不过一二尺，溜即外移，始知水深溜激，惟抛石足以救急，其效十倍埽工，以石护溜，溜缓而埽稳。历朝河臣如潘季驯、靳辅、栗毓美，皆主建坝朱溜，良不诬也。现以数十年久废之要工，数十道应修之大坝，非一旦所能补筑竣工。惟有于郑工款内核实撙节，省得一万，即多购一万之石垛，省得十万，即多做十万之坝工，虽系善后事宜，趁此乾河修筑，人力易施，否则郑工合龙后，明年春夏出险，必至措手不及。虽不敢谓一治而病即愈，特愈于不治而病日增。果能对症发药，一年而小效，三五年后必有大效。”上嘉勉之。大澂又言：“向来修筑坝垛，皆用条砖碎石，每遇大汛急溜，坝根淘刷日深，不但砖易冲散，重大石块亦即随流坍塌。闻西洋有塞门德土，拌沙黏合，不患水侵。趁此引河未放，各处须筑挑坝，正在河身乾涸之时，拟于砖面石缝，试用塞门德土涂灌，敛散为整，可使坝基做成一片，足以抵当河溜，用石少而工必坚，似亦一劳永逸之法。”报闻。十二月，郑工塞，用帑千二百万，实授大澂河督，诏于工次立河神庙，并建黄大王祠，赐匾额，与党将军俱加封号。是年七月，决长垣范庄。未几塞。十五年六月，决章邱大寨庄、金王庄，分溜由小清河入海。又决长清张村、齐河西纸坊，山东滨河州县多被淹浸。是冬塞。

十六年二月，东抚张曜言：“前南总河辖河工九百余里，东总河辖五百余里。自决铜瓦厢，河入山东，遂载南总河，而东河所辖河工仅二百余里。今东河县长九百里，日淤日高，全恃堤防为保卫。本年臣驻工二百余日，督率修防，日不暇给。请将自菏泽至运河口河道二百余里，归河督辖，与原辖之河道里数相等。”部议以此段工程，向由巡抚督率地方官兼管，河督恐呼应不灵。曜又言：“向来沿河州县，本归河臣兼辖，员缺仍会河臣题补，遇有功过，河臣亦应举劾，尚无呼应不灵之患。

请并下河督筹议。”先是大澂遣员测绘直、东、豫全河，至是图成上之。五月，决齐河高家套，旋塞。

十八年六月，决惠民白茅坟，夺溜北行，直趋徒骇入海。又决利津张家屋、济阳桑家渡及南关、灰坝，俱汇白茅坟漫水归徒骇河。七月，决章丘胡家岸，夹河以内，一片汪洋，迁出历城、章丘、济阳、齐东、青城、滨州，蒲台、利津八县灾民三万三千二百余户。初，河督许振祎请于岁额六十万内，提十二万归河防局，筹添料石，先事预防，由河督主之，至是部令分案题销。振祎言：“河工大险，恃法不如用人。如以恃法论，则从来报销例案，工部知之，河工亦知之，故自每年添款及郑工报销之千数百万，未闻其不合例也。如以用人论，则臣近此改章从事，比年大险横生，亦增次第枪补，幸奏安澜，至添料添石，固有不尽合例者矣。原臣立河防局，意有二端。一则恐应员遇险推诿，藉口无钱无料，故提此钜款先事预防之资。一则恐厅员不实不尽，故添委官绅临时匡救之用，而限十二万纤悉到工，不准丝毫入局，并不准开支薪水。河南官绅吏民罔不知之。即如今岁之得保钜险，就买石一款，已用过十一万数千两，余则补郑工金门沈裂之堤，此不能分案题销者也。又多方买石，随处抢堵，险未平必加抛，险已过即停止，此不能绘图贴说者也。”上如所请行。是年白茅坟各口塞。

二十一年六月，决寿张高家大庙、齐东赵家大堤。未几，决济阳高家纸坊、利津吕家洼、赵家园、十六户。是冬次第塞。明年六月，决利津西韩家、陈家。御史宋伯鲁条上东河积弊：一，冒领朦消，宜严定处分；一，收发各料，宜设法稽查；一，申明赔修旧例，以防随意改名；一，武弁宜认真巡察。诏东抚严除积弊，并令有河务各督抚查察，遇有劣员，严参惩办。二十三年正月，决历城小沙滩、章丘胡家岸，随塞。十一月凌汛，决利津姜家庄、扈家滩，水由沾化降河入海。二十四年六月，决山东黑虎庙，穿运东泄，仍入正河。又决历城杨史道口、寿张杨家井、济阳桑家渡、东阿王家庙，分注徒骇、小清二河入海。遣鸿章偕河督任道熔、东抚张汝梅会勘。未几，省东河总督，寻复置。二十五年二月，鸿章等言“山东黄河自铜瓦厢改道大清河以来，时当军兴，未遑修治。

同治季年，渐有溃溢，始筑上游南堤。光绪八年后溃溢屡见，遂普筑两岸大堤。乃民间先就河涯筑有小埝，紧逼黄流。大堤成后，复劝民守埝，且有改为官守者。于是堤久失修，每遇泛涨埝决，水遂建瓴而下，堤亦随决，此历来失事病根也。上游曹、兖属南北堤凑长四百余里，两堤相距二十里至四十里，民埝偶决，水由堤内归入正河，大决则堤亦不保。计南北埝工二十四，同治以来，决仅四五见，此上游情形也。中游济、泰属两岸堤埝各半，凑长五百里，南岸上段傍山无堤，下段守埝，北岸上守堤，下守埝，参差不一，无非为堤内村庄难迁，权为保守计。下游武、定属南岸全守堤，北岸全守埝，凑长五百余里，地势愈平，水势愈大，险工七十余处，二十五年来，已决二十三次，此中下游情形也。东省修防事本草创，间有兴作，皆因费绌，未按治河成法。前抚臣李秉衡历陈山东受河之害，治河之难，谓近几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朝廷屡糜巨金，闾阎终无安岁。若不按成规大加修治，何以仰答爱养元元之意？臣等详考古来治河之法，惟汉贾让徙当水冲之民，让地于水，实为上策。前抚臣陈士杰建筑中下游两岸大堤，凑长千里，两堤相距五六里至八九里，就此加培修守，似不失为中策。惟先有弃堤守埝处，如南岸泺口上下，守埝者百一十里，上段近省六十里，商贾辐辏，近险工稍平，暂缓推展；下段要险极多，十余年来，已决九次，拟迁出埝外二十余村，弃埝守堤，离水稍远，防守易固。此南岸酌拟迁民废埝办法也。至北岸堤工，自长清至利津四百六十里，埝外堤内数百村庄。长埝逼近湍流，河面太狭，无处不湾，无湾不险。河唇淤高，埝外地如釜底，各村断不能久安室家。且埝破堤必破，欲保埝外数百村，并堤外数千村同一被灾，尤觉非计。但小民安土重迁，屡被沈灾，不肯远去，非可旦夕议定。今拟北岸自长清官庄至齐河六十余里，河面尚宽，利津至盐窝七十余里，地皆斥卤，不便徙民，均以埝作堤，埝外之民，无庸迁徙。其齐河至利津尚有三百二十里，民埝紧逼河干，竟有不及一里者，势不得不废埝守堤。但北堤残缺多半，无可退守，且需款过钜，迁民更难，应暂守旧埝，此北岸分别守埝作堤，及将来再议废埝守堤办法也。至南北大堤，为河工第一重大关系。既处处卑薄，拟并改埝之堤，及暂定之民埝，照河工旧式，一律修培，总期足御汛涨。至下口入海尾闾，尤关全河大局。查铁门关故道尚有有八十余里，愈下愈宽深，直通海口，形势较丝网口、韩家垣为顺，工费亦较省。然建拦河大坝、挑引河、

筑两岸大堤，需费颇钜，下口不治，全河皆病，不得不核实勘估，此又加培两岸堤工、改正下口办法也。约估工费需九百三十万有奇，分五六年可告竣。”朝议如所请，先发帑百万，交东抚毓贤督修。毓贤言：“黄河治法，诚如部臣所云，展宽河面、盘筑堤身、疏通尾闾三事为扼要。查尾闾之害，以铁板河为最。全河挟沙带泥，到此无所归束，散漫无力，经以风潮，胶结如铁，流不畅则出路塞而横流多，故无十年不病之河。拟建长堤直至淤滩，防护风潮，纵不能径达入海，而多进一步即多一步之益。至堤埝卑薄，拟修培时，土方必足，夯硪必坚，尤加意保守。其坐湾处，一湾一险，如上游贾庄、孙家楼，中流坰家岸、霍家溜、桑家渡，下游白龙潭、北镇家集盐窝，均著名巨险，余险尤多，固非裁湾取直不可，然亦须相度形势，必引河上口能迎溜势、下口直入河心方得。蒲台迤西魏家口至迤东宋庄，约长四十里河水分流，纳正河之溜三分之。若就势修堤建坝挑溜，使归北河，正河如淤，蒲台城垣永免水患。此裁湾取直之最有益者，拟即勘估兴办。”报闻。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未续请款。嗣时局日艰，无暇议及河防矣。是年凌汛，决滨州张肖堂家。明年三月塞。六月，决章丘陈家窑、惠民杨家大堤，随塞。黄河之初北徙也，忠亲王僧格林沁有裁总河之请。嗣东河改归巡抚兼辖，河督乔松年复以为请。至是，河督锡良言：“直、东河工久归督抚管辖，豫抚本有兼理河道之责。请仿山东成案，改归兼理，而省东河总督。”制可。

二十八年夏，决利津冯家庄。秋，决惠民刘旺庄。逾年二月，刘旺庄塞。六月，决利津宁海庄，十二月塞。三十年正月，凌汛，决利津王庄、扈家滩、姜庄、马庄，随塞。六月，河溢甘肃皋兰，淹没沿滩村庄二十余。又决山东利津薄庄，淹村庄、盐窝各二十余。先是山东屡遭河患，当事者皆就水立堤，随湾就曲，水不畅行。张秋以下，堤卑河窄，又无石工帮护。利津以下，尾闾改向南，形势益不顺。巡抚周馥请帑三百万，略事修培，部臣靳不予。不得已，自筹二十万添购石料，又给赀迁利津下民之当水冲者，而民徙未尽。又于堤南增建大堤，以备旧堤坏，民有新居可归。至薄庄决，水东北由徒骇河入海。馥言：“旧河淤成平陆，若依旧堵合，估须九十万有奇，巨款难筹。且堵合之后，防守毫无把握，漫口以下，水深丈余至二三丈，奔腾浩瀚，就下行疾，入徒骇后，势益宽深，较铁门关、韩家垣、丝网口尤畅达。与其逆水之性，耗无益之财，救民而终莫能救，不如迁民避水，不与水争地，而使水与民各得其所。依此而行，其益有三：尾闾通顺，流畅消速，益一；舟楫便利，商货流通，益二；河流顺直，险轻费省，益三。所省堵筑费犹不计也。然补救之策，费财亦有三：一，迁民之费；二，筑埝之费；三，移设盐垣之费。约需五十万金，较堵筑费省四之三，而受益过之。”制可，遂不堵。嗣是东河安澜，数年未尝一决。

宣统元年，决开州孟民庄。明年塞。三年，东抚孙宝琦言：“自黄入东省，河道深通，初无修防。积久淤溢，始筑民埝，紧逼黄流。嗣经普筑大堤，而复令民守埝。埝有漫决，官无处分，直、东两省，定例皆然。元年开州决，水循东省上游埝外堤内下注，至中游始归正河，濮、范、寿张受灾甚重。臣会商直督，遣员协款堵筑，上年始告成功。如能通筹，分别勘治，改归官守，明定责成，自无推诿。河工向以秸料为大宗，不如砖石经久，砖又不如石质坚重。东省南岸临河多山，前周馥请拨款购石，改修石坝，颇著成效。现轮轨交通，如直、豫设法运石，渐逐改作，则一劳永逸。治河良法，无逾于此。下游至海口，尚有数十里无堤，南高则北徙，北淤则南迁，数十年来，入海之区，已经数易。长此不治，尾闾淤垫日高，必致上游横决，为患何堪设想！臣昔随李鸿章来东勘河，时比工程司建议筑堤伸入海深处为最要办法，卒以费钜不果。如由主治者统筹经费，分年筑堤，藉束水为攻沙之计，再酌购外洋挖泥轮机，往来疏浚，尾闾可望深通，全局皆受其益。河工为专门之学，非久于阅历，不能得其奥窍。亟宜仿照豫省定章，改定文武额缺为终身官，三省互相迁调。臣上年设立河工研究所，招集学员讲求河务，原为养成治河人材，如设厅汛，此项人员毕业，即可分别试用，于工程大有裨益。以上四端，必应兴办。臣愚以为宜设总河大员，历勘会商，将三省常年经费百数十万，统归应用，俟议定大治办法，随时请拨，俾免掣肘而竟事功。”疏入，诏会商直督、豫抚通筹。未及议覆，而武昌变作，遂置不行。

清史稿卷一二七　志第一〇二

河渠二

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

明代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清自康熙中靳辅开中河，避黄流之险，粮艘经行黄河不过数里，即入中河，于是百八十里之河漕遂废。若白漕之藉资白阿，卫漕之导引卫水，闸漕、湖漕之分受山东、江南诸湖水，与明代无异。嘉庆之季，河流屡决，运道被淤，因而借黄济运。道光初，试行海运。二十八年，复因节省帮费，续运一次。迨咸丰朝，黄河北徙，中原多故，运道中梗。终清之世，海运遂以为常。

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盖清口一隅，意在蓄清敌黄。然淮强固可刷黄，而过盛则运堤莫保，淮弱末由济运，黄流又有倒灌之虞，非若白漕、卫漕仅从事疏淤塞决，闸漕、湖漕但期蓄泄得宜而已。至江漕、浙漕，号称易治。江漕自湖广、江西沿汉、沔、鄱阳而下，同入仪河，溯流上驶。京口以南，运河惟徒阳、阳武等邑时劳疏浚，无锡而下，直抵苏州，与嘉、杭之运河，固皆清流顺轨，不烦人力。今撮其受患最甚、工程最巨者著于篇。

顺治四年夏久雨，决江都运堤，随塞。六年夏，高邮运堤决数百丈。七年，运堤溃，挟汶水由盐河入海。八年，募民夫大挑运河。十四年，河督朱之锡言："南旺南距台庄高百二十尺，北距临清高九十尺，应遵定例，非积六七尺不准启闸，以免泻涸。闭下闸，启上闸，水凝亦深；闭上闸，启下闸，水旺亦浅。重运板不轻启，回空板不轻闭。"从之。十五年，董口淤。之锡于石牌口移南开新河二百五十丈，接连大河，以通飞挽。先是漳水于九年从丘县北流，迁青县入海。至十七年春夏之交，卫水微弱，粮运涩滞，乃堰漳河分溉民田之水，入卫济运。时河北累的亢旱，部司姜天枢言："昔佥事江良材欲导河注卫，增一运道，今独不可借其议而反用之导卫以注河乎？"之锡从其言，并置卫河主簿，著为令。

康熙元年，定运河修筑工限：三年内冲决，参处修筑官；过三年，参处防守官；不行防护，致有冲决，一并参处。四年秋，高邮大水，决运堤。五年，运河自仪征至淮淤浅，知县何崇伦募民夫浚之。漕督林起龙言："粮艘北行，处处阻闸阻浅，请饬河臣履勘安山、马踏诸湖，暨各柜闸子堤斗门堤岸，及东平、汶上诸泉，有无堵塞，务期浚泉清湖，以通运道。"六年，决江都露筋庙。明年，塞之。十年，决高邮清水潭。明年，再决，十三年始塞。十四年，决江都邵伯镇。十五年夏，久雨，漕堤崩溃，高邮清水潭、陆漫沟，江都大潭湾，共决三百余丈。

十六年，以靳辅为河督。时东南水患益深，漕道益浅。辅言："河、运宜为一体。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向来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关之处，断不容歧视也。又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长约二百三十里，因黄内灌，河底淤高，居民日患沈溺，运艘每苦阻梗。请敕下各抚臣，将本年应运漕粮，务于明年三月内尽数过淮。俟粮艘过完，即封闭通济闸坝，督集人夫，将运河大为挑浚，面宽十一丈，底宽三丈，深丈二尺，日役夫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三百日竣工。并堵塞清水潭、大潭湾决口六，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需帑九十八万有奇。"又言："向因河身淤垫，阻滞盘剥，艰苦万端。若清口一律浚深，则船可畅行，省费甚多。因令量输所省之费，作治河之用，请俟运河浚深，船艘通行，凡过往货物船，分别徵纳剥浅银数分，一年停止。"均允行。

十七年，筑江都漕堤，塞清水潭决口。清水潭逼近高邮湖，频年溃决，随筑随圮，决口宽至三百余丈，大为漕艘患。前年尚书冀如锡勘估工费五十七万，夫柳仍派及民间，犹虑功不成。辅周视决口，就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为偃月形，抱两端筑之，成西堤一，长六百五丈，更挑绕西越河一，长八百四十丈，仅费帑九万。至次年工竣。上嘉之，名河曰永安，新河堤曰永安堤。是岁挑山、清、高、宝、江五州县运河，塞决口三十二。辅又请按里设兵，分驻运堤，自清口至邵伯镇南，每兵管

两岸各九十丈，责以栽柳蓄草，密种菱荷蒲苇，为永远护岸之策。又言：“运河既议挑深，若不束淮入河济运，仍容黄流内灌，不久复淤。请于高堰堤工单薄处，帮修坦坡，为久远卫堤计。”均如所议行。

十八年，决山阳戚家桥，随塞。明初江南各漕，自瓜、仪至清江浦，由天妃闸入黄。后黄水内灌，潘季驯始移运口于新庄闸，纳清避黄，仍以天妃名。然口距黄、淮交会处仅二百丈，黄仍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无已。兼以黄、淮会合，漩洄激荡，重运出口，危险殊甚。至是，辅议移南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自新庄闸西南挑河一，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永济河头起挑河一，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接太平坝，俱达烂泥浅。引河内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以舒急溜，而烂泥浅一河，分十之二佐运，仍挟十之八射黄，黄不内灌，并难抵运口。由是重运过淮，扬帆直上，如履坦途。是岁开滚水坝于江都鲥鱼骨，创建宿迁、桃源、清河、安东减坝六。

十九年，创建凤阳厂减坝一，砀山毛城铺、大谷山，宿迁拦马河、归仁堤，邳州东岸马家集减坝十一。康熙初，粮艘抵宿迁，由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遂取道骆马湖。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挑掘舁送，宿邑骚然。辅因创开皂河四十里，上接泇河，下达黄河，漕运便之。是岁淫雨，淮、黄并涨，决兴化漕堤，水入高邮治，坏泗州城郭，特筑滚坝于高邮南八里，及宝应之子婴沟。

二十年七月，黄水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众议欲仍由骆马湖，辅力持不可，亲督挑掘丈余，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闭皂河口拦黄坝，于迤东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挑新河三千余丈，使出皂河，石砘之清水尽由新河行，至张家庄入黄河，是为张庄运口。是岁增筑高邮南北滚水坝八，对坝均开越河，以防舟行之险，凡旧堤险处，皆更以石。二十二年九月，黄河由龙冈漫入，新河又淤。随于石勘筑拦黄坝，复设法疏导，旬余，新河仍畅行。二十三年，上南巡阅河，至清口，以运口水紧，令添建石闸于清河运口。二十五年，辅以运道经黄河，风涛险恶，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粮船北上，出清口后，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运口，以避黄河百八十里之险。议者多谓辅此功不在明陈瑄凿清口下。而按察使于成龙、漕督慕天颜先后劾辅开中河累民，上斥其阻挠。

二十七年，复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等往视，亦称中河安流，舟楫甚便。但逼近黄流，不便展宽，而里运河及骆马湖之水俱入此河，窄恐难容，应于萧家渡、杨家庄、新庄各建减坝，俾水大可宣泄；仲家闸口大直恐倒灌，应向东南斜挑以避黄流。诏俟临阅时定夺。是岁大雨，中河决，淹清河民田数千顷。明年春，上南巡，阅视河工，至宿迁支河口，谓诸臣曰：“河道关系漕运民生，地形水势，随时权变。今观此河狭隘，逼近黄岸，万一黄堤溃决，失于防御，中河、黄河将溷为一。此河开后，商民无不称便，安识日后若何？”图纳、马齐言：“臣等勘河时，正值大水，惧河隘不能容诸水，故议于迤北遥堤修减坝三，令由旧河形入海。”辅言：“臣意开此河，可束水入海，及浚毕观之，漕艘亦可行。今若加增遥堤，以保固黄河堤岸，当可无虑。”河督王新命言：“支河口止一镇口闸，微山湖诸水甚大，遇淫潦不能支，必致溃决。若于骆马湖作减坝，令涨水入黄，再修筑郯城禹王台，以御流入骆马湖之水，令注沐河，则中河无虑。”上谓可仍开支河，其黄河运道，并存不废。先是玉书等请闭拦马河，事下总河，至是新命言：“拦马河原以宣黄水异涨，似应仍留，水涨则开放，水平则闭，以免中河淤垫。至骆马湖三减坝，玉书等议留二座于堤内，减水入中河，又恐中河不能容，拟于迤东萧家渡、杨家庄、新河口量建减坝宣泄。臣谓既以中河不能容，何必留此二坝之水减入中河，复从萧家渡等处建坝，多此曲折？不若将三坝俱留遥堤外，令由旧河形入海，于萧家渡三处量留缺口二，酌水势以宣塞之为愈。郯城沭水口旧有禹王台，障遏水势，会白马河、沂河之水入骆马湖，愈觉泛溢不可遏，应于台旧基迎水处堵塞断流，令仍由故道入海。”下扈从诸臣确议。惟骆马湖减坝用玉书等原议，余如新命言。三十二年，直隶运河决通州李家口等五口，天津耍儿渡等八口。卫河微弱，惟恃漳为灌输，由馆陶分流济运。明隆、万间，漳北徙入滏阳河，馆陶之流遂绝。至是三十六年，忽分流，仍由馆陶入卫济运。三十八年，廷议改高邮减坝及茆家园等六坝均为滚水坝，增加高堰石工五尺。

三十九年，上以清口日淤，恐误粮艘，海道运津又极艰险，拟以沙船载粮，自江下海，至黄河入海之口，运入中河，则海运不远。下河督张鹏翮筹议。鹏翮言运河决口已塞，清水又已引出，粮船当可畅达。若改载沙船，雇募水手，徒滋糜费。且由江入海，从黄河海口入中河，风涛不测，实属难行。从之。初，河督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难以筑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至是，鹏翮见新中河浅狭，且盛家道口河头湾曲，挽运不顺，因于三义坝筑拦河堤，截用旧中河上段、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重加修浚，运道称便。

四十年，以湖口清水已出，宜筹节宣之法，允鹏翮请，于张福口、裴家场二引河间，再开引河一，合力敌黄。若黄涨在粮艘已过，堵拦黄坝，使不得倒灌，涨在行船时，闭裴家场引河口，引清水入三汊河至文华寺济运。是岁建中河口南岸石闸。四十二年，以仲庄闸清水出口，逼溜南趋，致碍运道，诏移中河运口于杨家庄，即大清水故道，由是漕盐两利。逾年，又命建直隶运河杨村减坝以分水势。四十四年，上言高堰及运河减坝不开放，则危及堤堰，开泄又潦伤陇亩，宜于高堰三滚坝下挑河筑堤，束水入高邮、邵伯诸湖，其减坝下亦挑河筑堤，束水由串场溪注白驹、丁溪、草堰诸河入海。令江、漕、河各督勘估，遣官督修。自是淮、扬各郡悉免漫溢之患。四十五年，鹏翮于中河横堤建草坝二，鲍家营引河处建草坝一，相机启闭，免中河淤垫。又以运河水涨，堤岸难容，于文华寺建石闸，闸下开引河，自杨家庙、单杨口迄白马湖，长万四千八百丈有奇，水涨开放入湖，水涸堵闭。是年，济宁道张伯行请引漳自成安柏寺营通漳之新河，接馆陶之沙河，古所谓马颊河者，疏其淤塞，使畅流入卫。议未及行。越二年，全漳入馆陶，漳、卫合而势悍急，恩、德当冲受害，乃于德州哨马营、恩县四女寺建坝，开支河以杀其势。

六十年，东抚李树德请开彭口新河。先是济宁道某言，彭口一带有昭阳、微山、西湖，喷沙积于三洞桥内，屡开屡塞，阻滞粮艘，应挑新河、避喷沙，以疏运道。至是，树德以为言。上曰："山东运河，自西湖之水流入。前此百姓以为宜开即开，以为宜闭亦闭。开者何意？堵者何意？务悉其故，方可定其开否。不然，虚耗矣。"又曰："山东运河，全赖湖、泉济运。今多开稻田，截上流以资灌溉，湖水自然无所蓄潴，安能济运？往年东民欲开新河，朕恐下流泛滥，禁而弗许。今又请开新河。此地一面为峄微山湖，一面为峄县诸山，更从何处开凿耶？张鹏翮到东，将此旨详谕巡抚，申饬地方，相度泉源，蓄积湖水，俾漕运无误，自易易耳。"

雍正元年，河督齐苏勒偕漕督张大有言："山东蓄水济运，有南旺、马踏、蜀山、安山、马场、昭阳、独山、微山、郗山等湖，水涨则引河水入湖，涸则引湖水入槽，随时收蓄，按应运河，古人名曰"水柜"。历年既久，昭阳、安山、南旺多为居民占种私垦。现除已成田不追外，余俟水落丈量，树立封界，永禁侵占，设法收蓄。至马踏、蜀山、马场、南阳诸湖，原有斗门闸座，加以土坝，可收蓄深广，备来年济运之资。惟独山一湖，滨临运河，一线小堰，且多缺口。相度水势，河水盛涨，听其灌入湖中；湖、河平，即筑堰堵截；河水稍落，不使湖水走泄涓滴。或遇运河浅塞，则引湖水下注，庶几接济便捷。至诸湖闸座，仍照旧例，灌塘积水，启闭以时，则湖水深广，运道疏通矣。"下所司议行。

二年，齐苏勒以骆马湖东岸低洼易泄，旧坝不足抵御，于湖东陆塘河通宁桥西高地筑拦河滚坝，再筑拦水堤六百丈，口门宽三十丈，以便宣泄。又帮筑运河西岸地洞口堤身五百十丈，高、宝、江东西岸堤工五千二十四丈，宝应西堤七里闸迤南至柳园头埽工五百七十丈。四年，齐苏勒改种家渡南之旧彭口于十字河，而彭口沙壅积如故。先是侍郎蒋陈锡疏陈漕运事宜，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勘视豫东运道，至是覆称："山东运河必赖湖水接济，请将安山湖开浚筑堤；南旺、马踏诸堤及关家坝俱加高培厚，建石闸以时启闭；其分水口两岸沙山下，各筑束水坝一；汶水南戴村坝应加修筑；建坎河石坝于汶水北；恩县四女寺应建挑坝一；砖平运河西岸修复进水关二，东岸建滚坝一濮州沙河会赵王河处，旧有土坝引河，应修筑开浚，其河西州县，听民开通水道，汇入沙河，于运道民生，均有裨益；武城及恩县北岸，各挑引河一。河南运河自北泉而下，历仁、义、礼、智、信五闸，遏水旁注，愚民不无截流盗水之弊。请拆去五闸，于泉池南口建石堰一，开口门三，分为三渠，筑小堤使无旁泄；东西各开一渠，渠各建五闸，分溉民田。小丹河自清化镇下应开浚筑小堤，河东一里

开水塘一，石闸三，分为三渠，以小丹河为官渠，东西各一为民渠。其洹河石坝皆已湮废，宜增修为挑坝。诸泉源应各开深广，入卫济运。”下所司议行。

五年，东抚塞楞额以柳长河日见淤浅，虽一带相连，而中有金钱岭分隔，特开引河二，一从岭北注安山入湖，一从岭南出闸口济运。八年，河督嵇曾筠言：“宿迁骆马湖旧有十字河口门，引湖济运，兼以刷黄。嗣湖水微弱，恐黄倒灌，堵闭河口，又于西宁桥迤西建拦湖坝，因是湖水不通，专资黄济运，致中河之水挟沙淤垫。今秋山水暴涨，去路遏塞，漫溢横出。请复十字河旧口门，俾湖水入中河，刷深运道，拦湖坝酌量开宽，俾上游之水，由六塘河入海。”从之。是年始设黄、运两岸守堤堡夫，二里一堡，堡设夫二，住堤巡守，远近互为声援。九年，兼总河田文镜言：“汶南流济运，向有玲珑及乱石、滚水三坝。伏秋盛涨，水由滚坝入盐河，沙由玲珑、乱石洞隙随水滚泻。自何国宗于三坝内增建石坝，涓滴不通，既无尾闾泄水，又无罅隙通淤，致汶挟沙入运，淤积日高。请改坝为闸，建矶心五十六，中留水门五十五，安闸板以资宣泄。又以不能启闭，别筑土堤，名春秋坝。”如所请行。十一年，东抚岳浚言：“东省水柜，旧有东平之安山湖废闸四。自国宗议复安山湖水柜，重筑临河及圈湖堤，修通湖、蛇沟二闸，并于八里湾、十里铺两废闸间建石闸一，曰安济闸，俱经修竣，仍不能蓄水济运。绿湖底土疏，非圈堤所能收蓄，均宜修。防其圈湖堤缺，概停补筑，以免糜费。”从之。十二年，直督李卫以故城与山东德州、武城毗连，系河流东注转湾处，向无堤埝，水涨漫溢，劝谕民间赙修土埝，量给食米，以工代赈。东抚岳浚以德州河溜顶冲，于东岸挑新河、建滚坝，两岸各筑遥堤，酌开涵洞，以资宣泄。

乾隆二年，御史马起元言：“直、东运河，近多淤塞。”尚书来保言：“卫水济运灌田，请饬详查地势，使漕运不阻，民田亦资灌溉。”上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直、漕、河三督，豫、东两抚勘奏。经部议：“东省泉源四百三十九，无不疏通，闸坝亦完固，惟戴庙、七级、柳林、新店、师庄、枣林、万年、顿庄各闸，或雁翅潮蛰，或面石裂缝，两岸斗门涵洞，有满家三空桥雁翅低陷，石闸面太低，应交河督兴修。又马踏、蜀山、马场、独山、微山诸湖，严禁占种芦苇，南旺、南阳、昭阳诸湖水柜，仅堪泄水，小清河久淤塞，均宜次第修治。至卫水济运灌田，宜于馆陶、临清各立水则一，测验浅深，以时启闭。”起元又言，通州至天津河路多淤浅，粮艘不便。命殿最偕顾琮勘议。寻议天津溯流而上，设有兵弁，无官管辖。应增置漕运通判一，驻张家湾，专司疏浚；把总二，外委四，听通判调遣。又普济寺等四闸属通州，增置吏目一，庆丰等七闸属大兴，增置主簿一，遇应开挑处，报坐粮厅核实修浚。用鄂尔泰言，建独流东岸滚坝，并开引河，注之中塘洼，以免静海有羡溢之虞，并减天津三汊口争流之势。是岁，大挑淮、扬运河，自运口至瓜洲三百余里。

三年，河督白钟山言：“卫河水势，惟在相机启闭。殿最前奏设馆陶、临清二水闸，可不必立。嗣雨水调匀，百泉各渠闸照旧官民分用。倘值水浅涩，即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或河水充畅，漕艘早过，官渠官闸亦酌量下板以灌民田。”是年，修复三教堂减坝，挑浚淤填支河，使泄水入马颊河。又于三空桥旧址修减坝，仍挑通支河，使泄水入徒骇河。增建裴家口东南涵洞二，修筑房家口上下堤岸、马家闸土堤，及自峄县台庄迄临清板闸运堤八百里纤道，亦资障护濒河田庐。

先是疏浚毛城铺河道时，高斌以黄流倒灌，移运口于上游七十余丈，与三汊河接。次年，黄仍灌运，论者多谓新开运口所致，特命大学士鄂尔泰相度。旋言：“运口直对清口，湖水由裴家场引河东北直趋清口，入运之水仍系回流平缓；惟新口外挑水坝稍短，清水盛旺，或恐溜宽，宜再筑长坝，不必仍旧开口。惟旧河直捷，新河纡曲，今新建闸坝未开，漕船应行旧河，以利挽运。新河于天妃闸下重建通济、福兴二闸，随时启闭。每岁漕船过后，河水充溢，则开放新河以分水势，湖水涨溢，则闭旧河及新河闸以待水消，庶新旧两河可以交用。”鄂尔泰又言：“详勘漳河故道，一自直录魏县北，经山东丘县城西，至效口村会滏阳河，入大陆泽，下会子牙河，由天津入海。一由魏县北老沙河，自潘尔庄经丘县城东，历清和、武城、景州、阜城各地，过千顷洼，入运归海。丘县城西故道去卫河较远，旧迹既淹，开通匪易。且滏阳河下会子牙河，全漳之水亦难容纳。惟老沙河即古马颊河，河形宽阔，于此挑复故道，自和尔寨村东承漳河北折之势，开至漳洞村，归入旧河，势顺工省。即于新挑河头下东流入卫处建闸，如卫水微弱，则启以济运，卫水足用，则闭闸使归故道；再于青

县下酌建闸坝，临清以北运道可免淤垫，青县以下田庐永无浸淹。应饬直、东两省会勘估修。”五年，改山东管河道为运河道，专司蓄泄疏浚闸坝事，仍管河库，从白钟山请也。

二十二年，添建高邮东堤石坝，酌定水则，视水势大小以为启闭。巡漕给事中海明言：“江南运河，惟桃源之古城砂礓，溜滩湾沙积，黄河以南，惟扬州之湾头闸至范公祠三千三百余丈间段阻浅，均应挑浚。镇江至丹徒、常州，水本地源，恃江潮灌注，冬春潮小则浅。加以每日潮沙易淤，两岸土松易卸，应六年大挑一次，否则三年亦须择段捞浅。丹徒两闸以下，常州之武进等县，亦间段浅滞，均应一律挑浚。”诏：“挑河易滋浮冒，宜往来查察，毋得属之委员。”

二十四年，会海明及河督张师载、东抚阿尔泰会勘直、东运河。初，运河水涨，漫溢德州等处，景州一带道路淤阻。至是，海明等言：“漳、卫二河，伏秋盛涨，宜旁加疏泄。自临清至恩县四女寺二百五十余里，河身盘曲，临清塔湾东岸原有沙河一，即黄河遗迹，由清平、德州、高唐入马颊河归海。请开挑作滚水石坝，使汶、卫合流，分泄水势。四女寺、哨马营两支河，原系旁泄汶、卫归海之路，请将狭处展宽，以免下游德州等处冲溢。”二十五年，巡漕给事中耀海偕师载言：“南旺以北仅马踏一湖，水患不足。独山湖有金钱闸，水办南流，利济闸水可北注。请移金线闸于柳林闸北，使独山诸湖全注北运河。”制可。二十七年，以鱼台辛庄桥北旧有泄水口二，口门刷深，难以节制，允师载等请改建滚坝一。是岁，挑德州西方庵对岸引河，自魏家庄至新河头，长四十丈，建筑齐家庄挑溜埽坝，接筑清口东西坝，修李家务石闸。二十八年，用阿尔泰言，于临清运河逼近村庄处开引河五，以分水势。

三十三年，黄水入运，命大学士刘统勋等往开临黄坝，以泄盛涨，并疏浚运河淤浅。三十七年，河督姚立德言：“泗河下流董家口向建石坝分泄，今泗水南趋，转为石坝所累。请拆去，并展宽孟家桥旧石桥。”如所请行。五十年，命大学士阿桂履勘河工。阿桂言：“臣初到此间，询商萨载、李奉翰及河上员弁，多主引黄灌湖之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藉黄水浮送，方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借黄济运，自此始也。五十一年，运河盛涨，致淮安迤下东岸泾河泄水石闸墙蛰底翻，难资启闭。越五年，山阳、宝应士民修复之。

嘉庆元年，河决丰汛，刷开南运河佘家庄堤，由丰、沛北注金乡、鱼台，漾入微山、昭阳各湖，穿入运河，漫溢两岸。是冬，漫口塞，凌汛复蛰陷。次年，东西两坝并蛰，二月工始竣。自丰工决后，若曹工、睢工、衡工，几于无岁不决。九年，因山东运河浅塞，大加浚治；又预蓄微山诸湖水为利运资。然自是以后，黄高于清，漕艘转资黄水浮送，淤沙日积，利一而害百矣。十二年，仓场侍郎德文等请挑修张家湾正河，堵筑康家沟以复运道，御史贾允升请挑浚减河，均下直督温承惠勘办。承惠请浚温榆河上游。上命侍郎托津、英和偕德文等覆勘。寻奏言：“频年漕运皆藉温榆下游倒漾之水，以致泥沙淤积。若从上游深挑，直抵石坝，实为因势利导。惟地势高下，须逐细测量，俾全河毫无滞碍方善。”制可。

十三年，通州大水，康家沟坝冲决成河，张家湾河道遂淤。仓场侍郎达庆请来年粮艘由康家沟试行一年，暂缓挑复张家湾河身。上命尚书吴璥往勘，与达庆议合，遂允之。明年，御史史祜言，康家沟河道难行，请复张家湾正河。下直督温承惠。承惠言：“康家沟溜势奔腾，漕船逆流而上，大费纤挽。该处地势正高，恐旱乾之岁，河水一泻无余，漕行更为束手。惟张家湾两岸沙滩，坝基难立，而正河积淤日久，挑浚亦甚不易。”上复遣工部尚书戴均元往勘，亦言坝基难立，且时日已迫，恐河道未复，漕运已来，请仍由康家沟行，再察看一年酌定。如所请行。时淮、扬运河三百余里浅阻，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请俟九月内漕船过竣，堵闭清江三坝，筑坝断流，自清江至瓜洲分段挑浚。下部议。覆称：“近年运河浅阻，固由叠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则由黄水倒灌，倒灌之故，则由河底垫高，清水顶阻，不能不借黄济运，以致积淤溃决，百病丛生。是运河为受病之地，而非致病之原。果使清得畅出敌黄，并分流济运，则运口内新淤不得停留，旧淤并可刷涤。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运河为事，恐旋挑旋淤，运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势愈猛，决堤吸溜，为患滋多。”命尚书

托津等偕河督勘办。十八年，漕督阮元以邳、宿运河闸少，水浅沙停，请于汇泽闸上下添建二闸。下江督百龄核奏。

道光元年，山东河湖山水并发，戴村坝迤北堤埝漫决六十余丈，草工刷三十余丈，四女寺支河南岸汶水旁泄处三。用巡抚姚祖同言，于正河旁旧河形内抽沟导水济运，兼顾湖潴。三年，漫直隶王家庄，由各厅汛赔修。是岁添筑戴村坝北官堤碎石坝四。四年，侍讲学士潘锡恩陈借黄济运之弊，略言："蓄清敌黄，为相传成法。今年张文浩迟堵御黄坝，致倒灌停淤，酿成巨患。若更引黄入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决口之患。"下尚书文孚等妥议。

自嘉庆之季，黄河屡决，致运河淤垫日甚，而历年借黄济运，议者亦知非计，于是有筹及海运者。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筹议海运，群以窒碍难行，独大学士英和有通筹漕、河全局，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资治河之议，下所司及督抚悉心筹画。卒以黄、运两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暂行海运一次。新授两江总督琦善言："臣抵清江，即赴运河及济运、束清各坝逐加履勘。自借黄济运以来，运河底高一丈数尺，两滩积淤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丈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在在胶浅，进退俱难。济运坝所蓄湖水虽渐滋长，水头下注不过三寸，未能畅注。淮安三十余里皆然，高、宝以上运河全赖湖水，其情大可想见。请饬河、漕二臣将河面淤垫处展挑宽深，再放湖水，藉资挽送，以期不误北上期限。"上以"借黄济运，原系权宜办理，孙玉庭察看漕艘挽运艰难，不早陈奏变计，魏元煜旧任漕督，及与颜检坐观事机败坏，隐忍不言，糜帑病民，是诚何心？令将运河淤垫一律挑深，费由玉庭、元煜、检分赔。"琦善又言，自御黄坝堵闭，运河淤垫不复增高，而洪湖清水蓄至丈余，各船可资浮送，不敢冒昧挑浚。工费至省在百万外，玉庭等罄其所有，断无如许家资。更可虑者，欲浚运河，必先堵束清坝，阻绝来源，而后可以涸底挑办。现湖水下注湍急，束清坝外跌塘甚深，又系清水，不能挂淤闭气。设正事兴挑，而东清坝蹙开，则工废半途，费归虚掷。请停止里、扬运河挑工，以免草率而节糜费。"允之。是年，筑温榆河上游果渠村坝埽。

七年，东河总督张井、副总河潘锡恩请修复北运河刘老涧石滚坝、中河厅南纤堤、扬粮二厅东西纤堤及堤外石工，移建昭关坝。上遣英和等驰勘，乃定移昭关坝于其北三元宫之南，余如所请行。十一年，高邮湖河漫马棚湾及十四堡，湖河连为一。江督陶澍请依嘉庆间故事，运河决口，重空粮艘均绕湖行。八月，十四堡塞。冬，马棚湾塞。先是澍抚苏时，以镇江运河并无水源，只恃江潮浮送，下练湖湮塞已久，移建黄泥闸于张官渡以当湖之下流，俾得擎托湖流，使之回漾，稍济江潮之不逮，曾著成效。至十四年迁江督，复偕巡抚林则徐相度。于湖顶冲之黄金坝及东冈筑两重蓄水坝，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使水得入湖。又建减水石坝二于湖之东堤，俾可宣泄暴涨。于入运处修复念七家古涵，以作水门，并建石闸以放水济运。是冬工竣，由涵引水出，竟能倒漾上行数十里，军船得衔尾而南。越二年，溜势变迁，河形湾曲，复移建黄泥闸于迤上二百丈，改为正越二闸，中建矶心，并改张官渡迤下六十里吕城闸为正越二闸，以利漕行。十五年，移筑囊沙引渠沙坝于西河滩外，以资收蓄，从东河总督吴邦庆请也。

十八年，运河浅阻，用河督栗毓美言，暂闭临清闸，于闸外添筑草坝九，节节擎蓄，于韩庄闸上朱姬庄迤南筑拦河大坝一，俾上游各泉及运河南注之水，并拦入微山湖。定收潴济运章程六。十九年，毓美以戴村坝卑矮，致汶水多旁泄，照旧制增高之。初，给事中成观言淮、扬芒稻闸、人字河不宜堵坝，阻水去路，下陶澍等议。至是覆称："此坝蓄水由来已久，并不拦阻众水归江，不得轻议更张。"从之。时卫河浅涩，难以济运。东抚经额布请变更三日济运、一日灌田例。诏将百门泉、小丹河各官渠官闸一律畅开，暂避民渠民闸，如有卖水阻运盗挖情弊，即行严惩，明年，漕督朱澍复言："卫河不能下注，有妨运道。"命河督文冲、豫抚牛鉴察勘。文冲等言："卫河需水之际，正民田待溉之时。民以食为天，断不能视田禾之枯槁置之不问。嗣后如雨泽愆期，卫河微弱，船行稍迟，毋庸变通旧章。倘天时亢旱，粮船阻滞日久，是漕运尤重于民田，应暂闭民渠民闸，以利漕运。"从之。

咸丰元年，甘泉闸河撑堤溃塌三十余丈，河决丰县，山东被淹，运河漫水，漕艘改由湖陂行。

先是户部尚书孙瑞珍言十字河为全漕之害，若于河西改宽新河，以旧河为囊沙，于彭口作滚坝，纳浊水而漾清流，漕船无阻，可省起剥费二十万。下东河总督颜以燠议。至是以燠言："改挖新河事无把握，无庸轻议更张。"报闻。二年，决北运河北寺庄堤，命尚书贾桢、侍郎李钧勘堵，并改次年漕粮由海道运津。自是遂以海运为常。同治而后，更以轮舶由海转运，费省而程速，虽分江北漕粮试行河运，然分者什一，藉保运道而已。五年，铜瓦厢河决，穿运而东，堤埝冲溃。时军事正棘，仅堵筑张秋以北两岸缺口。民埝残缺处，先作裹头护埽，黄流倒漾处筑坝收束，未遑他顾也。十年，决淮扬马棚湾。

同治五年，决清水潭。八年，河决兰阳，漫水下注，运河堤埝残缺更甚。自张秋以北，别无来源，历年惟借黄济运而已。九年，漕督张之万请于黄流穿运处坚筑南北两堤，酌留运口为漕船出入门户，并筑草坝，平时堵闭以免倒灌。已下所司议，之万旋改抚江苏，继任张兆栋以"既筑堤束水留口门，又筑坝堵闭，恐过水稍滞，而上游一气奔注，新筑堤闸难当冲激。设夺运北趋，则东昌、临清暨天津、河间，淹没在所必至，北路卫河亦将废坏。惟有于郓城沮河一带遏黄东流，即以保南路之运道，于张秋、八里庙等处疏运河之淤垫，即以通北上之漕行，较之筑堤束水，稍有实际。"制可。

十年，侯家林河决，直注南阳、昭阳等湖，郓城几为泽国。漕督苏凤文言："安山以北，运河全赖汶水分流，至临清以上，始得卫水之助。今黄河横亘于中，挟汶东下，安山以北毫无来源，应于卫河入运及张秋清黄相接处，各建一闸，蓄高卫水，使之南行，俟漕船过齐，即启临清新闸，仍放卫北流，以资浮送。并于张秋淤高处挑深丈余，安山以南亦一律挑浚，庶黄水未涨以前，运河既深，舟行自易。"江督曾国藩言："河运处处艰阻，如峄县大泛口沙淤停积，水深不及二尺，必须挑深四五尺，并将近滩石堆铲除，与河底配平，方利行驶。北则滕县郗山口入湖要道，浅而且窄，微山湖之王家楼、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之利建闸，南阳湖北之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化之刘老口、袁口闸，处处淤浅，或数十丈至百余丈，须一律挑深。此未渡黄以前，阻滞之宜预为筹办者。至黄水穿运处，渐徙而南，自安山至八里庙五十五里运堤，尽被黄水冲坏，而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均极淤浅，宜一面疏浚，一面于缺口排钉木桩，贯以巨索，俾船过有所依傍牵挽。此渡黄时运道艰滞，宜预为筹办者。渡黄以后，自张秋至临河二百余里，河身有高下，须开挖相等，于黄涨未落时，闭闸蓄水，以免消耗，或就平水南闸迤东筑挑坝，引黄入运。此渡黄后运道易涸，宜预为筹办者。东平运河之西有盐河，为东省盐船经行要道。若漕船由安山左近入盐河，至八里庙仍归运道，计程百余里，较之径渡黄流，上有缺口大溜，下有乱石树桩者，难易悬殊。如行抵安山，遇黄流过猛，宜变通改道，须先勘明立标为志。此又渡黄改道，宜预为筹办者。"下河、漕督及东抚商筹。

十一年，河督乔松年请在张秋立闸，借黄济运。同知蒋作锦则议导卫济运。上询之直督李鸿章，鸿章言："当年清口淤垫，即借黄济运之病。今张秋河宽仅数丈，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水势抬高，其淤倍速。至作锦导卫，原因张秋北无清水灌运，故为此议。以全淮之强不能敌黄，尚致倒灌停淤，岂一清浅之卫，遂能御黄济运耶？其意盖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不知泰山之阳，水皆西流，因势利导，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派多，自足济运。卫水微弱，北流最顺，今必屈曲使之南行，一水两分，势多不便。若分沁入卫以助其源，沁水猛浊，一发难收，昔人已有明戒。近世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以来创局。正不妨借海道转输，由沪解津，较为便速。"疏入，诏江、安粮道漕米年约十万石仍由河运，余仍由海运。光绪三年，东抚李元华条上运河，上中下三等办法，并言量东省财力，拟用中等，将北运河一律疏通，复还旧址并建筑北闸。时值年荒，寓赈于工，省而又省，需费三十万有奇。下所司议。

五年，有请复河运者。江督沈葆桢言："以大势言之，前人之于河运，皆万不得已而后出此才也。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舍河运无他策。然屡经险阻，官民交困，卒以中道建仓，伺便转馈，而后疏失差少。元则专行海运，故终元世无河患。有明而后，汲汲于河运。遂不得不致力于河防。运甫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政与为转移，我朝因之。前督臣创为海运之说，漕政于穷无

复之之时，藉以维持不敝。议者谓运河贯通南北，漕艘藉资转达，兼以保卫民田，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运道废则水利亦废。臣以为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溉田，官必闭涵洞以养船。迨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农事益不可问。议者又太息经费之无措，舳舻之不备，以致河运无成。臣以为即使道光间岁修之银与官造之船，至今一一俱存，以行漕于借黄济运之河，未见其可也。近年江北所雇船只，不及从前粮艘之半，然必俟黄流汛涨，竭千百勇夫之力以挽之，过数十船而淤复积。今日所淤，必甚于去日，而今朝所费，无益于明朝。即使船大且多，何所施其技乎？近因西北连年亢旱，内河来源不旺，遂乃狎而玩之。物极必返，设因济运而夺溜，北趋则畿辅受其害，南趋则淮、徐受其害，如民生何？如国计何？”

八年，伏秋大汛，张家湾运河自苏庄至姚辛庄冲开新河一段，长七百余丈，上下口均与旧河接，形势顺直，大溜循之而下。旧河上口至下口，长六千四百余丈，业已断流，惟新河身系自行冲开，不能一律深通。明年，直督李鸿章饬制新式铁口刮泥大板，在两岸拖拉，使一律通畅。十二年，通州潮白河之平家蝉疃漫口，东趋入箭杆河。未几，堵复运河故道。十三年六月，复漫刷平家疃新工下之北市庄东小堤，并老堤续塌百数十丈，连成一口，夺溜东趋十之八。寻堵塞之。是年，河决郑州，山东黄水断流，漕船不能南下，向之借黄济运者，至是束手无策。旋将临口积淤疏挑，空船始得由黄入运。十五年，东抚张曜言：“河运未能久停，请改海运漕米二十万仍归河运。”从之。

十六年，用江督曾国荃言，修扬属南运河堤闸涵洞，及附城附镇砖工。又用漕督松椿言，浚邳、宿运河。十九年，潮白河涨溢，运堤两岸决口七十余，上游务关厅决口七。是冬均塞。二十年，浚济宁、汶上、滕、峄、茌平、阳谷、东平各属运河。明年，浚陶城埠至临清运河二百余里。二十四年，侍读学士瑞洵言南漕改折，有益无损，请每年提折价在津购米以实仓庾。御史秦夔扬亦言河漕劳费太甚，请停江北河运。皆不许，仍饬认真疏浚，照常起运。二十六年，联军入京师，各仓被占踞，仓储粒米无存，东北河运行至德州，改由陆路过送山、陕。二十七年，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言：“漕粮储积，关于运务者半，因时制宜，请诏各省漕粮全改折色，其采买运解收放储备各事，分饬漕臣仓臣筹办。”自是河运遂废，而运河水利亦由各省分筹矣。

清史稿卷一二八　志第一〇三

河渠三

淮水源出桐柏山，东南经随州，复北折过桐柏东，历信阳、确山、罗山、正阳、息、光山、固始、阜阳、霍丘、颍上，所挟支水合而东注，达正阳关。其下有沙河、东西淝河、洛河、洱河、芡河、天河，俱入于淮。过凤阳，又有涡河、濉河、东西濠及漴、涂、沱、潼诸水，俱汇淮而注洪泽湖。又东北，径清河、山阳、安东，由云梯关入海。径行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千有七百余里，淮固不为害也。自北宋黄河南徙，夺淮渎下游而入海，于是淮受其病。淮病而入淮诸水泛溢四出，江、安两省无不病。夫下壅则上溃，水性实然，故治河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先于治河。

有清一代，经营于淮、黄交汇之区，致力綦勤，糜帑尤钜。迨咸丰中，铜瓦厢决，黄流北徙，宋、元来河道为之一变。然河徙淤留，导淮之举又乌容已。今于淮流之源委分合，及清口之蓄泄，洪泽湖之堰坝工筑，皆列备焉。

顺治六年夏，淮溢息县，坏民田舍。康熙元年，盱、泗民由古沟镇南及谷家桥北盗决小渠八，淮水强半分泄高、宝诸湖，而清口淮弱，无力敌黄。六七年间，淮大涨，冲溃古沟、翟家墩，由高、宝诸湖直射运河，决清水潭，又溢武家墩、高良涧，清口湮而黄流上溃。十五年，淮又大涨，合睢湖诸水并力东激，高良涧板工决口二十六，高堰石工决口七，涓滴不出清口。黄又乘高四溃，一入洪泽湖，由高堰决口会淮，并归清水潭，下流益淤垫。

总河靳辅言：“洪泽下流，自高堰西至清口约二十里，原系汪洋巨浸，为全淮会黄之所。自淮东决黄内灌，一带湖身渐成平陆，只存宽十余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之小河，淤沙万顷，挑浚甚难。惟有于两旁离水二十丈许，各挑引河一，俾分头冲刷，庶淮河下注，可以冲辟淤泥，径奔清口，会

黄刷沙，而无阻滞散漫之虞。”辅又言：“下流既治，淮可直行会黄刷沙，但临湖一带堤岸，除决口外，无不残缺单薄，危险堪虞。板工固易坏，即石工之倾圮亦不可胜数。惟堤下系土坦坡，虽遇大水不易冲，今求费省工坚，惟有于堤外近湖处挑土帮筑坦坡。每堤一丈，筑坦坡宽五尺，密布草根草子其上，俟其长茂，则土益坚。至高堰石工，亦宜帮筑坦坡，埋石工于内，更为坚稳，较之用板用石用埽，可省二十一万有奇，且免冲激颓卸之患。”又言：“自周家闸历古沟、唐埂至翟家坝南，估计筑三十二里之堤，并堵此原冲成之九河，及高良涧、高家堰、武家墩大小决口三十四，需费七十万五千有奇，皆系用埽，不过三年，悉皆朽坏。臣斟酌变通，除镶边裹头必须用埽，余俱宜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绳扎而填之，费可省半，而坚久过之。今拟改下埽为包土，仍筑坦坡。”制可。十八年，大浚清口、烂泥浅、裴家场、帅家庄引河，使淮水全出清口，会黄东下。

三十五年，总河董安国因泗州知州莫之翰议，请开盱眙圣人山禹王河，导淮注江，略言：“禹王古河，自盱眙圣人山历黑林桥、桐城镇、杨村、天长县迄六合之八里桥，各有河形溪涧岗不等。若开引入江，则天长、杨村、桐城各汊涧，大水时可不入高邮湖，湖水不致泛溢，而下河之水可减。至古河之口，见见淮不通流，必立闸座，水小闭闸以济漕，涨则开闸以泄水，庶淮水汹涌之势可减。”格廷议不行。明年，上有宜堵塞高堰坝之谕。逾二年，总河于成龙申塞六坝之请。会病卒，未底厥绩。其年水复大至，已堵三坝，旋委洪流。三十九年，张鹏翮为总河，尽塞之，使淮无所漏，悉归清口；又开张福、裴家场、张家庄、烂泥浅、三岔及天然、天赐引河七，导淮以刷清口；又以清口引河宽仅三十余丈，不足畅泄全湖之水，加开宽阔。于是十余年断绝之清流，一旦奋勇而出，淮高于黄者尺余。四十年，筑高堰大堤。

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阅高堰堤工，诏于三坝下浚河筑堤，束水入高邮、邵伯诸湖。又洪湖水涨，泗州均被水灾，应于受水处酌量筑堤束水。四十五年，两江总督阿山等请于泗盱溜淮套别开河道，直达张福口，以分淮势，计费三百十余万。部议靳之。廷臣亦以河工重大，请上亲临指示。逾年，上南巡阅河，谕曰：“详勘溜淮套地势甚高，虽开凿成河，亦不能直达清口。且所立标杆多在坟上，若依此开河，不独坏田庐，甚至毁坟冢，何必多此一事。今欲开溜淮套，必凿山穿岭，不独断难成功，且恐汛水泛溢，不浸入洪湖，必冲决运河。”命撤去标杆，并谴阿山、鹏翮等有差。上又谓：“明代淮、黄与今迥异。明代淮弱，故有倒灌之虞。今则淮强黄弱。与其开溜淮套无益之河，不若于洪湖出水处再行挑浚宽深，使清水愈加畅流，为利不浅。”四十九年，加长御黄西坝工程，从河督赵世显请也。

雍正元年，重建清口东西束水坝于风神庙前以蓄清，各长二十余丈。三年，总河齐勒苏因朱家海冲决，湖底沙淤，恐高堰难保，改低三坝门槛一尺五寸以泄湖水，而救一时之急。不知水愈落，淮愈不得出，致力微不能敌黄，连年倒灌，分溜直趋。李卫颇非之。先是高堰石工未能一律坚厚。至七年冬，发帑百万，命总河孔继珣、总督尹继善将堤身卑薄倾圮处拆砌，务令一律坚实。十年秋，高堰石工成。

乾隆元年，用总河高斌言，饬疏浚毛城铺迤下河道，经徐、萧、睢、宿、灵、虹各州县，至泗州之安门陡河，纡曲六百余里，以达洪湖，出清口，而淮扬京员夏之芳等言其不便，下各督抚及河、漕督会议，并召询斌，斌至，进图陈说，及知芳等所言非现在情形，卒从斌议。明年，毛城铺河道工竣。四年，高宗以高堰三坝既改低，过岸之水足泄，用大学士鄂尔泰言，永禁开放天然二坝。五年秋，西风大暴，湖浪汹涌，高堰汛第八堡旧堤掸击，倒卸十四段，旋修补之。六年，斌言：“江都三汊河乃瓜、仪二河口门，瓜河地势低，淮水入瓜河分数少，故溜缓不能刷深，河道致日渐淤垫。应筑坝堵闭瓜河上口门，于洋子桥营房迤下别，挑越河，减淮水入瓜河之分数，则仪河可分流淤，并堵闭瓜洲广惠闸之旧越河，于闸下别开越河，使闸越二河水势均平，既缓淮水直下入江之势，于运道更为便利。”七年，河湖并涨，议者又谓淮河上游诸水俱汇入洪湖，邵伯以下宜多开入江之路。斌亦以为言。于是开浚石羊沟旧河直达于江，筑滚坝四十丈，并开通芒稻闸下之董家油房、白塔河之孔家涵三处河流，增建滚坝，使淮水畅流无阻。

八年，淮暴涨丈余，逼临淮城，改治于周梁桥。十六年，上以天然坝乃高堰尾闾，盛涨辄开，

下游州县悉被其患，命立石永禁开放。并用斌言，于三坝外增建智、信二坝，以资宣泄。十八年七月，淮溢高邮，坏车逻坝、邵伯二闸，下河田庐多没。二十二年，以湖水出清口，赖东西二坝堵束，并力刷黄，湖水过大，奔溢五坝，亦恐为下河患。因定制五坝过水一寸，东坝开宽二丈，以此递增，泐石东坝。嗣是遇湖水增长，即展宽东坝以泄盛涨，有展宽至六七十丈者。二十七年，上言："江南滨湖之区，每遇大汛，霖潦堪虞，洪泽一湖，尤为关键。为泽国计安全，莫如广疏清口，为及今第一要义。见在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有奇，清口口门见宽三十丈，当即依此酌定成算。将来两坝水增长至一尺，拆宽清口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是年六月，五坝水志逾一尺。河督高晋遵旨拆宽清口十丈，宣泄甚畅。三十二年，南河总督李宏言："正阳关三官庙旧立水志，考验水痕，本年所报消长，与下游不符。请于荆山、涂山间及临淮镇，各增设水志一，以验诸水消长。"允之。

三十四年，上恐高堰五坝顶封土障水，不足当风浪，命酌加石工。高晋等言其不便，乃增用柴柳。四十年，大修堰、盱各坝及临河砖石工。先是上以清口倒灌，诏循康熙中张鹏翮所开陶庄引河旧迹挑挖，导黄使北，遣鄂尔泰偕斌往勘，以汛水骤至而止。旋完颜伟继斌为河督，虑引河不易就，乃用斌议，自清口迤西，设木龙挑溜北趋，而陶庄终不敢议。次年，南河督吴嗣爵内召，极言倒灌为害。萨载继任，亦主改口议。上乃决意开之。于是清口东陵坝基移下百六十丈之平成台，筑拦黄坝百三十丈，并于陶庄迤北开引河，使黄离清口较远，清水畅流，有力攻刷淤沙。明年二月，引河成，黄流直注周家庄，会清东下，清口免倒灌之患者近十年。

五十年，洪湖旱涸，黄流淤及清口，命河南巡抚毕沅祭淮渎，疏贾鲁、惠济诸河流以助清，湖水仍不出，黄复内灌。上欲开毛城铺、王家营减坝，下大学士阿桂等议。阿桂言："欲治清口之病，必去老坝工以下之淤，尤当掣低黄水，使清水畅出攻沙，不劳自治。"于是闭张福口四引河，浚通湖支河，蓄清水至七尺以上，始开王营坝减泄黄水，尽启诸河，出清口涤沙，修清口兜水坝，易名束清坝。复移下惠济祠前之东西束水坝三百丈于福神巷前，加长东坝以御黄，缩短西坝以出清，易名御黄坝。

嘉庆元年，湖水弱，清低于黄者丈余，淮遏不出。淮涨则开山盱五坝、吴城七堡，黄涨或减水入湖，以救清口之倒灌。五年，用江督费淳、河督吴璥言，开吴城七堡引渠，使泄湖水入黄，以减盛涨。八年，黄流入海不畅，直注洪泽湖。璥赴海口相度，请力收运口各坝，止留口门，清虽力弱难出，黄亦不能再入。七月，淮涨，高堰危甚，开信、义两坝泄水。西风大作，坏仁、智两坝，淮南奔清口。上责璥，遂罢免。九年春，湖水稍发，伏汛黄仍倒灌。河督徐端以束清坝在运口北，分溜入运，致不敌黄，请移建湖口迤南。从之。

十一年，江督铁保言："潘季驯、靳辅治河，专力清口，诚以清口畅出，则河腹刷深，海口亦顺，洪泽亦不致泛滥。为今之计，大修闸坝，借清刷沙，不能不多蓄湖水。即不能不保护石堤，尤不能不急筹去路。"又偕徐端陈河工数事：一，外河厅之方家马头及三老坝为淮、扬保障，宜填护碎石；一，义坝宜堵筑；一，仁、智、礼、信四坝残损宜拆修。廷议如所请。上恐四坝同修，清水过泄，命次第举行。

十五年十月，大风激浪，义坝决，堰、盱两工掣坍千余丈。议者谓宜筑碎石坦坡，以费巨不果。璥与端请加培大堤外靳辅所筑二堤，以为重门保障，亦为廷议所驳。及陈凤翔督南河，复申二堤之请。下江督百龄议。百龄言不若培修大堤。十七年，遣协办大学士松筠履勘，亦主百龄议。于是筑大堤子堰，自束清坝尾至信坝迤南止。凤翔以不知蓄清于湖未涨之先，即启智、礼两坝，致礼坝溃，下游淹清水消耗，贻误全河，为百龄所劾，夺职遣戍。十八年，百龄及南河督黎世序以仁、义、礼三坝屡经开放，坏基跌塘，请移建三坝于蒋家坝南近山冈处，各挑引河，先建仁、义坝，因礼坝基改筑草坝，备本年宣泄。上命先建议坝，如节宣得宜，再分年递修。二十三年，增建束清二坝于束清坝北，收蓄湖水。

道光二年，增修高堰石工。四年冬，河涨，洪泽湖蓄水至丈七尺，尚低于黄尺许，高堰十三堡堤顶被大水掣动，山盱周桥之息浪庵亦过水八九尺，各坝均有坍损。上遣尚书文孚、汪庭珍履勘，而褫河督张文浩职。十三堡缺口旋塞。侍郎朱士彦言："高堰石工在事诸臣，惟务节省，办理草率。

又因抢筑大堤，就近二堤取土，事后亦不培补。至山盱五坝，宣泄洪湖盛涨，未能谨守旧章，相机开放，致石工掣卸。”并下文孚等勘核。明年春，从文孚等议，改湖堤土坦坡为碎石，于仁、义、礼旧坝处所各增建石滚坝，以防异涨。

八年，上以御黄坝上下积淤丈余，清水不能多蓄，御黄坝终不可开，下南总河张井等筹议。井等言：“乾隆间湖高于河七八尺或丈余，入夏拆展御黄坝，泄清刷淤，至冬始闭。嘉庆间，因河淤，改夏闭秋启。而黄水偶涨，即行倒灌。今积淤日久，纵清水能出，止高于黄数寸及尺余，暂开即闭，仅免倒灌，未能收刷淤之效。”上不怿，曰：“以昔证今，已成不可救药之势。为河督者，只知泄清水以保堰，闭御坝以免倒灌，增工请帑，但顾目前，不思经久，如国计何？如民生何？如后日何？”十年，井言：“淮水归海之路不畅，请于扬粮厅之八塔铺、商家沟各斜挑一河，汇流入江，分减涨水，并拆除芒稻河东西闸，挑挖淤滩，可抵新辟一河之用。”从之。十二年，移建信坝于夏家桥。十四年，以义字引河跌深三四丈，堵闭不易，允河督麟庆请，改挑义字河头。二十一年，河决祥符，夺溜注洪泽湖，而江潮盛涨，又复顶托，因拆展御黄、束清及礼、智、仁各坝，并启放车逻等坝，以泄湖水。二十三年，河决中牟，全溜下注洪泽湖，高堰石工掣卸四千余丈，先后拆展束清、御黄、智、信各坝，并启放顺清、礼、义等河，金湾旧坝及东西湾坝同时并启，减水入江。

咸丰五年，河复决铜瓦厢，东注大清河入海。黄河自北宋时一决滑州，再决澶州，分趋东南，合泗入淮。盖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河病而淮亦病。至是北徙，江南之患息。士民请复淮水故道者，岁有所闻。

同治八年，江督马新贻浚张福口引河，淮遂由清口达运。嗣又挑杨庄以下之淤黄河，以泄中运河盛涨。九年，新贻等言：“测量云梯关以下河身，及成子河、张福口、高良涧一带湖心，始知黄河底高于洪湖底一丈至五六尺不等，必先大浚淤黄，使淮得畅流入海，继辟清口，导之入旧黄河，再堵三河，以杜旁泄而资抬蓄。然非修复堰、盱石工，坚筑运河两堤，不敢遽堵三河、辟清口。统筹各工，非数百万金不能集事。拟分别缓急，次第筹办，不求利多，但求患减，为得寸得尺之计，收循序渐进之功。”

光绪七年，江督刘坤一言：“臣此次周历河湖，知淮扬水利有关国计民生。前议导淮，未可中辍。自杨庄以下，旧黄河淤平，则山东昭阳、微山等湖之水，由中运河直趋南运河，夏秋之间，三闸甚形吃重。自洪泽湖淤浅，淮水不能合溜，北高于南，水之分入张福引河者无多，大溜由礼河径趋高、宝等湖。上年挑浚旧黄河后，山东蛟水屡次暴发，由此分泻入海。筑礼坝后，湖水潴深，且由张福河入运口者颇旺。此挑旧河、筑礼坝之不无微效也。惟是张福河浅，湖水仍趋重礼河越坝，终为可虑。倘遇湖水泛滥，礼河即无越坝，亦难分消，必开信、智两坝，由高宝湖入南运河，亦必开车逻、南关等坝，由里下河入海，沿途淹没田庐，所损匪细。今拟就张福河开挖宽深，以引洪泽湖之水，复挖碎石河，以分张福河之水，由吴城七堡汇顺清河。水小则由顺清入运，途纡而势稍舒，水大则由旧黄河入海，途直而势自顺。约三四年间，便可告竣，所费尚不过钜。议者或谓导淮入海，当尽泻洪湖之水，有妨官运民田。臣以为别开引河，或不免有此患。今循张福河、碎石河故道以归顺清河，自非淮涨一二丈，则顺清河之水何能高过中运河，溢出旧黄河？如使淮水暴涨，方有溃决之虞，惟恐水无去路，此正导淮之本意也。议者或谓多引湖水入运，恐三闸不能支持。不思洪湖未淤以前，湖水四平，蓄水深广，张福以外，有四引河以济漕运。维时黄未北徙，每遇漕船过闸，方且蓄清敌黄，以五引河全注运口，而三闸屹然，今特张福一河，决无致损三闸之理。且上年挑通旧黄河，已分减中运河水，其入南运河者不过三四成。湖水虽增，与前略等，即遇大水，有旧黄河可以分减，亦不至专出三闸也。议者又谓如此，导淮无弊，亦属无利，何必虚费帑藏。其说亦不尽然。夫治水之道，必须通盘规画，并须预防变迁。洪湖南有礼河，北有张福河，均为分泄淮水。而水势就下，礼河常苦水大，筑礼河坝所以蓄以福之水，浚张福口所以顾礼河之堤，彼此互相维系。如使礼河受全湖之冲，新坝恐不能保，续修则所费弥巨，不修则为害滋深，下者益下，高者益高，张福河渐形壅塞矣。且导淮之举，原防盛涨肆虐。如引湖由张福出，顺清，以旧黄河为出海之路，偶有泛溢，该处土旷人稀，趋避尚易。若张福不畅，全湖之水折而南趋，则淮扬繁盛之区，亿万生灵将有其鱼

之叹。导淮之利，见于目前才尤小，见于后才乃大也。”疏入，下部知之。

八年，江督左宗棠言：并“浚沂、泗为导淮先路，洵为确论。惟云梯关以下二百余里，河身高仰，且有远年沙滩。昔以全黄之力所不能通者，今欲以沂、泗分流通之，其势良难。大通在云梯关下十余里，旧黄河北岸，系嘉庆中漫口，东北流四十余里，至响水口，接连潮河，至灌河口入海。就此加挑宽深，出海较便。沂、泗来源，当大为分减，淮未复而运道亦可稍安，淮既复而归海无虞阻滞。此疏浚下游，宣泄沂、泗，实导淮先路，不可不亟筹者也。淮挟众流，汇为洪泽，本江、皖巨浸。自道光间为黄所淤，北高南下，由礼河趋高宝湖以入运者垂三十年。今欲导之复故，不啻挽之逆流。自张福口过大通、响乡水口入海，三百五十余里，节节窒碍，非下游畅其去路，上游塞其漏卮，其不能舍下就高入黄归海也明甚。查张福口及天然引河，皆北趋陈家集之大冲，至碎石河以达吴城七堡，又北至顺清河口，接杨庄旧黄河。张福河面六十余丈，宜加宽深，天然河更须疏濬，吴城七堡一带高于张福河底丈六七尺，尤必大加挑浚，使湖水果能入黄，然后可堵礼河，以截旁趋之出路，堵顺清河，以杜运河之夺河。此引淮入海工程，当以次接办者也。湖水不高，不能入黄。太高，不特堰、盱石工可虑，运口闸坝难支，且于盱眙五河近湖民田有碍。拟修复智、信等坝以泄湖涨，更建闸大冲，俾湖水操纵由人，多入淮而少入运。此又预筹以善其后者也。”

三十四年，江督端方会勘淮河故道，力陈导淮四难，因于清江浦设局，遴绅筹议。久之无端绪，乃撤局。宣统元年，江苏谘议局开，总督张人骏以导淮事列案交议，决定设江淮水利公司，先行测量，务使导淮复故，专趋入海。二年，侍读学士恽毓鼎以滨淮水患日深，上言：“自魏、晋以降，濒淮田亩，类皆引水开渠，灌溉悉成膏腴。近则沿淮州县，年报水灾，浸灌城邑，漂没田庐，自正阳至高、宝，尽为泽国，实缘近百年间，河身淤塞，下游不通，水无所归，浸成泛滥。是则高堰坝之为害也。异时黄、淮合流，有南下之势，治河者欲束淮以敌黄，故特坚筑高堰坝头，逼淮由天妃闸以济运。今黄久北徙，堰坝无所用之，当别筹入海之途。其道有二，以由清口西坝、盐河至北潮河为便。尾闾既畅，水有所归，不独颍、寿、凤、泗永澹沈灾，即高、宝、兴、泰亦百年高枕矣。”事下江督张人骏、苏抚程德全、皖抚朱家宝勘议。人骏等言：“正事测量，俟测勘竣，即遴员开办。”报闻。

三年，御史石长信言：“导淮一举，询谋佥同。美国红十字会亦拟遣工程师来华查勘。则我之思患预防，尤不可缓。江苏水利公司既允部拨费用，安徽亦应设局测量，以为消弭巨灾之图。”下部议允之。导淮之举，经始于同治六年，时曾国藩督两江，尝谓“复渎之大利，不敢谓其遽兴，淮扬之大害，不可不思稍减。”迨黄流北徙，言者益多，大要不出两策。一谓宜堵三河，辟清口，浚旧河，排云梯关，使由故道入海。一谓导淮当自上流始，洪泽湖乃淮之委，非淮之源，宜于上游辟新道，循睢、汴北行，使淮未注湖，中途已泄其半，再由桃源之成子河穿旧黄河，经中河双金闸入盐河，至安东入海，使全淮分南北二道，纳少泻多，淮患从此可减。二说所持各异。然同、光以来，浚成子、碎石、沂、泗等河，疏杨庄以下至云梯关故道，固已小试其端。卒之淮为黄淤，积数百年，已无经行之渠，由运入江，势难尽挽，迄于国变，终鲜成功。

永定河亦名无定河，即桑干下游。源出山西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复出，汇众流，经直隶宣化之西宁、怀来，东南入顺天宛平界，径卢师台下，始名卢沟河，下汇凤河入海。以其经大同合浑水东北流，故又名浑河，元史名曰小黄河。从古未曾设官营治。其曰永定，则康熙间所赐名也。永定河汇边外诸水，挟泥沙建瓴而下，重峦夹峙，故鲜溃决。至京西四十里石景山而南，径卢沟桥，地势陡而土性疏，纵横荡漾，迁徙弗常，为害颇巨。于是建堤坝，疏引河，宣防之工亟焉。

顺治八年，河由永清徙固安，与白沟合。明年，决口始塞。十一年，由固安西宫村与清水合，经霸州东，出清河；又决九花台、南里诸口，霸州西南遂成巨浸。康熙七年，决卢沟桥堤，命侍郎罗多等筑之。三十一年，以河道渐次北移，永清、霸州、固安、文安时被水灾，用直隶巡抚郭世隆议，疏永清东北故道，使顺流归淀。

三十七年，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径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

角淀，达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自是浑流改注东北，无迁徙者垂四十年。三十九年，郎城淀河淤且平，上游壅塞，命河督王新命开新河，改南岸为北岸，南岸接筑西堤，自郭家务起，北岸接筑东堤，自何麻子营起，均至柳岔口止。四十年，加筑南岸排桩遥堤，修金门闸。四十八年，决永清王虎庄，旋塞。五十六年，修两岸沙堤大堤，决贺尧营。六十一年，复决贺尧营，随塞。

雍正二年，修郭家务大堤，筑清凉寺月堤，修金门闸，筑霸州堂二铺南堤决口。三年，因郭家务以下两岸顿狭，永清受害特重，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引浑水别由一道入海，毋使入淀，遂于柳岔口少北改为下口，开新河自郭家务至长洵河，凡七十里，经三角淀达津归海，筑三角淀围堤，以防北轶。又筑南堤自武家庄至王庆坨，北堤自何麻子营至范瓮口，其冰窖至柳岔口堤工遂废。十二年，决梁各庄、四圣口等处三百余丈，黄家湾河溜全夺，水穿永清县郭下注霸州之津水洼归淀。总河顾琮督兵夫塞之。十三年，决南岸朱家庄、北岸赵家楼，水由六道口小堤仍归三角淀。

乾隆二年，总河刘勷勘修南北堤，开黄家湾、求贤庄、曹家新庄各引河，浚双口、下口、黄花套。六月，涨漫南岸铁狗、北岸张客等村四十余处，夺溜由张客决口下归凤河。命吏部尚书顾琮察勘，请仿黄河筑遥堤之法。大学士鄂尔泰持不可，议“于北截河堤北改挑新河，以北堤为南堤，沿之东下，下游作泄潮埝数段，复于南北岸分建滚水石坝四，各开引河：一于北岸张家水口建坝，即以所冲水道为引河，东汇凤河；一于南岸寺台建坝，以民间泄水旧渠入小清河者为引河；一于南岸金门闸建坝，以浑河故道接牤牛河者为引河；一于南岸郭家务建坝，即以旧河身为引河。合清隔浊，条理自明。”诏从其请。

四年，直督孙嘉淦请移寺台坝于曹家务，张客坝于求贤庄。又于金门闸、长安城添筑草坝，定以四分过水。顾琮言，金门闸、长安城两坝水势仅一河宣泄，恐汛发难容，拟分引河为两股，一由南洼入中亭河，一由杨青口入津水洼。又言郭家务、小梁村等处旧有遥河千七百丈，年久淤塞，请发帑兴修。均从之。五年，孙嘉淦请开金门闸重堤，浚西引河，开南堤，放水复行故道。六年，凌汛漫溢，固、良、新、涿、雄、霸各境多淹。从鄂尔泰议，堵闭新引河，展宽双口等河，挑葛渔城河槽，筑张客、曹家务月堤，改筑郭家务等坝。八年，浚新河下口，及董家河、三道河口，修新河南岸及凤河以东堤埝。又疏穆家口以下至东萧庄、凤河边二十里有奇。九年，以范瓮口下统以沙、叶两淀为归宿，而汛水多归叶淀，遂疏注沙淀路，并将南北旧减河浚归凤河。

十五年五月，河水骤涨，由南岸第四沟夺溜出，径固安城下至牛坨，循黄家河入津水洼，一由牤牛河入中亭河。命侍郎三和同直督堵御，于口门下另挑引河，截溜筑坝，遏水南溢，使归故道。十六年，凌汛水发，全河奔注冰窖堤口，即于王庆坨南开引河，导经流入叶淀，以顺水性。十九年，南埝水漫堤顶，决下口东西老堤，夺溜南行，漫胜芳旧淀，径永清之武家厂、三圣口，霸州之信安入口。明年，高宗临视，改下游由调河头入海，挑引河二十余里，加培埝身二千二百余丈。二十一年，直督方观承请于北埝外更作迤堤，预为行水地，凤河东堤亦接筑至遥埝尾。从之。二十四年，大雨，直隶各河并涨，下游悉归淀内，大清河不能宣泄，转由凤河倒漾，阻遏浑流，南岸四工堤决。命御前侍卫赫尔景额协同直督克日堵筑。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两岸屡决。

三十七年，命尚书高晋、裘曰修偕直督周元理履勘，疏言：“永定河自康熙间筑堤以来，凡六改道。救弊之法，惟有疏中洪、挑下口，以畅奔流，筑岸堤以防冲突，浚减河以分盛涨。”遂兴大工，用帑十四万有奇。自是水由调河头径毛家洼、沙家淀达津入海。三十八年，调河头受淤，其澄清之水散漫而下，别由东安响水村直趋沙家淀。四十年，堵北三工南头工漫口。四十四年，展筑新北堤，加培旧越堤，废去濒河旧堤，使河身宽展。四十五年，卢沟桥西岸漫溢，北头工冲决，由良乡之前官营散溢求贤村减河归黄花店，爰开引沟八百丈，引溜归河。五十九年，决北二工堤，溜注求贤村引河，至永定河下游入海。旋即断流，又漫南头工堤，水由老君堂、庄马头入大清河，凡筑南堤百余丈。又于玉皇庙前筑挑水坝。

嘉庆六年，决卢沟桥东西岸石堤四、土堤十八，命侍郎那彦宝、高杞分驻堵筑，并疏浚下游，集民夫五万余治之。御制河决叹，颁示群臣。两月余工竣。十五年，永定河两岸同时漫口，直督温

承惠驻工堵合之。十七年，河势北趋，葛渔城淤塞，水由黄花店下注。乃于旧淤河内挑挖引河，并于上游筑草坝，挑溜东行，另建圈堤以防泛衍。二十年，拆凤河东堤民埝以去下壅。六月大雨，北岸七工漫塌，开引河，由旧河身稍南，直至黄花店，东抵西洲，长五千六百九丈。九月，水复故道。二十四年，北岸二工漫溢，头工继溢，侧注口门三百余丈，大兴、宛平所属各村被淹。九月塞决口，并重浚北上引河。

道光三年，河由南八工堤尽处决而南，直趋汪儿淀。四年，侍郎程含章勘议浚复，未果。十年，直督那彦成请于大范瓮口挑引河，并将新堤南遥埝加高培厚。报可。十一年春，河溜改向东北，径窦淀，历六道口，注大清河，汪儿淀口始塞，水由范瓮口新槽复归王庆坨故道。十四年，宛平界北中、北下汛决口，水由庞各庄循旧减河至武清之黄花店，仍归正河尾闾入海。良乡界南二工决口，水由金门闸减河入清河，经白沟河归大清河。爰挑引河，自漫口迤下至单家沟，间段修筑二万七千四百余丈。二十四年，南七工漫口，就迤北三里许之河西营为河头，挑引河七十余里，直达凤河。三十年五月，上游山水下注，河骤涨，北七工漫三十余丈，由旧减河径母猪泊凤河。勘于冯家场北河湾开引河，十月竣工。咸丰间，南北堤溃决四次。时军务方棘，工费减发，补苴罅漏而已。

同治三年，因河日北徙，去路淤浅，于柳坨筑坝，堵截北流，引归旧河，展宽挑深张坨、胡家房河身，经东安、武清、天津入海。六年以后，时有溃决。八年，直督曾国藩请于南七工筑截水大坝，两旁修筑圈埝，并挑浚中洪，疏通下口，以免壅溃。从之。十年，南岸石堤漫口，夺溜径良乡、涿州注大清河入海。明年，允直督李鸿章请，修金门闸坝，疏浚引河，由童村入小清河。石堤决口塞。十二年，南四工漫口，由霸州牤牛河东流。爰将引河增长，复筑挑水坝一。

光绪元年，南二汛漫口，随塞。四年，北六汛决口，筑合后，复于坦坡埝尾接筑民埝至青光以下。十年，以凤河当永定河之冲，年久淤垫，以工代赈，起南苑五空闸，讫武清缑上村，间段挑浚，并培筑堤坝决口。十六年，大水，畿辅各河并涨，永定北上汛、南三汛同时漫决。命直督迅筹堵筑，添修挑坝岸堤，又疏引河六十余里。十八年夏，大雨，河水陡涨，南上汛灰坝漫口四十余丈。给事中洪良品言北岸头工关系最重，请接连石景山以下添砌石堤，以资捍卫。下所司筹议。因工艰费巨，择要接筑石堤八里，并添修石格。十九年冬，因频年溃决为患，命河督许振祎偕直督会勘筹办。振祎陈疏下游、保近险、浚中洪、建减坝、治上游五事。直隶按察使周馥并建议于卢沟南岸筑减水大石坝，以水抵涵洞上楣为准，逾则泻去。诏如所请。二十二年，北六工、北中汛先后漫溢，由韩家树汇大清河，遂挑浚大清河积淤二十余里。

二十五年，诏直督裕禄详勘全河形势，以纾水患。裕禄言：“畿辅纬川百道，总汇于南北运、大清、永定、子牙五经河，由海河达海，惟永定水浑善淤，变迁无定。从前下口遥堤宽四十余里，分南、北、中三洪。嗣因南、中两洪淤垫，全由北洪穿凤入运。”因陈统筹疏筑之策七：一，先治海河，俾畅尾闾，然后施工上游；一，宜以凤河东堤外大洼为永定下口；一，修筑北运河西堤；一，规复大清河下口故道于西沽；一，修筑格淀；一，修筑韩家树横直各堤；一，疏浚中亭河，以期一劳永逸。需费七十七万有奇。帝命分年筹办。适有拳匪之乱，不果行。三十年后，南北岸屡见溃决，均随时堵合。论者以为若将险工全作石堤，湾狭处改从宽直，并于南七工放水东行，傍淀达津，再加以石坝分泄盛涨，庶几永保安澜云。

海塘惟江、浙有之。于海滨卫以塘，所以捍御咸潮，奠民居而便耕稼也。在江南者，自松江之金山至宝山，长三万六千四百余丈。在浙江者，自仁和之乌龙庙至江南金山界，长三万七千二百余丈。江南地方平洋暗潮，水势尚缓。浙则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其冲突激涌，势尤猛险。唐、宋以来，屡有修建，其制未备。清代易土塘为石塘，更民修为官修，钜工累作，力求巩固，滨海生灵，始获乐利矣。

顺治十六年，礼科给事中张惟赤言：“江、浙二省，杭、嘉、湖、宁、绍、苏、松七郡皆滨海，赖有塘以捍其外，至海盐两山夹峙，潮势尤猛。故明代特编海塘夫银，以事岁修。近此款不知销归何地，塘基尽圮。倘风涛大作，径从坍口深入，恐为害七郡匪浅。请严饬抚、按勒限报竣，仍定限岁修，以防患未然。”下部议行。

康熙三年，浙江海宁海溢，溃塘二千三百余丈。总督赵廷臣、巡抚朱昌祚请发帑修筑，并修尖山石堤五千余丈。二十七年，修海盐石塘千丈。三十七年，飓风大作，海潮越堤入，冲决海宁塘千六百余丈，海盐塘三百余丈，筑之。五十七年，巡抚朱轼请修海宁石塘，下用木柜，外筑坦水，再开浚备塘河以防泛溢。五十九年，总督满保及轼疏言："上虞夏盖山迤西沿海土塘冲坍无存，其南大亹沙淤成陆，江水海潮直冲北大亹而东，并海宁老盐仓皆坍没。"因陈办法五：一，筑老盐仓北岸石塘千三百余丈，保护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一，筑新式石塘，使之稳固；一，开中小亹淤沙，使江海尽归赭山、河庄山中间故道，可免潮势北冲；一，筑夏盖山石塘千七百余丈，以御南岸潮患；一，专员岁修，以保永固。下部议，如所请行。

雍正二年，帝以塘工紧要，命史部尚书朱轼会同浙抚法海、苏抚何天培勘估杭、嘉、湖等府塘工，需银十万五千两有奇，松江府华、娄、上海等县塘工，需银十九万两有奇，部议允之。六年，巡抚李卫请将骤决不可缓待之工，先行抢修，随后奏闻。"抢修"之名自此始。十一年，命内大臣海望、直督李卫赴浙查勘海塘，谕曰："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费帑千万不必惜。"寻请于尖、塔两山间建石坝堵水，并改建草塘及条石块石各塘为大石塘，更于旧塘内添筑上备塘。十二年，因堵尖山水口、开中小亹引河久未施工，责浙督程元章等督办不力，命杭州副都统隆升总理，御史偏武佐之。五月工竣。十三年，命南河督嵇曾筠总理塘工。曾筠言："海宁南门外俯临江海，请先筑鱼鳞石塘五百余丈，保卫城池。"下廷臣议行。

乾隆元年，署苏抚顾琮请设海防道，专司海塘岁修事。曾筠请于仁、宁等处酌建鱼鳞大石塘六千余丈，均从之。明年，建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余丈。四年，允浙抚卢焯请，筑尖山大坝，次年秋工竣，御制文记之。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言："前据闽浙总督德沛请改老盐仓至章家庵柴塘为石塘，廷议准行。臣意以为草塘改建不必过急，南北岸塘工实不宜缓。盖通塘形势，海宁之潮犹属往来荡，而海盐之潮，则对面直冲，其大石塘岁久罅漏，尤宜及早补苴。臣以大概计之，动发七十万金，而通塘可有苞桑之固。"疏入，命统勋会同浙督德沛、浙持常安察勘。寻覆称："改建石工，诚经久之图，但须宽以时日，年以三百丈为率。"七年，总督那苏图请先于最险处间段排筑石篓，俟根脚坚实，再建石塘。越二年，遣尚书讷亲勘视。疏言："仁、宁二邑柴塘稳固，若虑护沙坍涨无常，第将中小故道开浚，俾潮水循规出入，上下塘俱可安堵。"于是改建石工之议遂寝。七月，苏抚陈大受言："宝山地滨大海，月浦土塘被潮冲刷，请建单石坝，外加桩石坦坡各百七十丈，并接筑沙塘，使与土塘联属，中设涵洞宣泄。"下部议行。

十一年，常安言："蜀山迤北有积沙四五百丈，横亘中间。先就沙嘴开沟四，以引潮水攻刷。今伏汛已过，南沙坍卸殆尽，蜀山已在水中，潮汐渐向南趋。倘秋汛不复涌沙，则大溜竟行中小亹矣。"报闻。十二年，常安委员疏浚蜀山一带，用切沙法疏刷。十一月朔，中小亹引河一夕冲开，大溜经由故道，南北岸水远沙长，皆成坦途。十三年，大学士高斌、讷亲先后奉命查勘塘工。斌请于东西柴石各塘后身加筑土堰，挡护潮头。四月，讷亲疏陈善后事宜，命巡抚方观承酌议。观承请于北塘北大亹故道，及三里桥、掇转庙等处，设竹篓滚坝，堵御潮沟，大小山圩改建石塘，南塘各工，预筹防护，并将右营员弁兵丁调派，分汛防驻。下廷议允行。

十六年，允巡抚永贵请，改建山阴宋家漊土塘为石塘，加筑坦水。十七年，巡抚雅尔哈善言："中亹山势仅宽六里，浮沙易淤，且南岸文堂山脚有沙嘴百三十余丈，挑溜北趋，北岸河庄山外亦有沙嘴五十余丈，颇碍中漊大溜。现将两处涨沙挑切疏通，俾免阻滞。"得旨嘉勉。十九年，因浙省塘工无险，省海防道。二十一年，喀尔吉善言："水势南趋，北塘稳固，而险工在绍兴一带。拟于宋家漊、杨柳港，照海宁鱼鳞大条石塘式，建四百丈。"从之。二十三年，增筑镇海县海塘。二十六年，苏抚陈宏谋言，常熟、昭文滨海地方，从太仓州境接筑土塘。嗣开白茆河、徐六泾二口，建闸启闭。本年潮涨，石墙倾圮，请改为滚坝。得旨允行。

二十七年，帝南巡，阅海宁海塘工。谕曰："朕念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比岁潮势渐趋北大亹，实关海宁、钱塘诸邑利害。计改老盐仓一带柴塘为石，而议者纷歧。及昨临勘，则柴塘沙性涩汕，石工断难措手，惟有力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其悉心经理，定岁修以固塘根，增坦水石篓以

资拥护。”又谕曰：“尖山、塔山之间，旧有石塘。朕今见其横截海中，直逼大溜，实海塘扼要关键。就目下形势论，或多用竹篓加镶，或改用木柜排砌。如将来沙涨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如砥柱，庶北岸海塘永资保障。该督抚等其善体朕意，动帑僝办，并勒石塔山，以志永久。”二十八年，苏抚庄有恭言：“江南松、太海壖土性善坍，华亭、宝山向筑坦坡，皆不足恃。应仿浙江老盐仓改建石篓塘。”诏如所请。

三十年春，帝南巡，阅视海宁海塘。谕曰：“绕城石塘，实为全城保障。塘下坦水，只建两层，潮势似觉顶冲。若补筑三层，尤资裨益。著将应建之四百六十余丈一律添建。”三月工竣。三十五年，巡抚熊学鹏请于萧山、山阴、会稽改建鱼鳞大石塘。帝以潮势正趋北亹，与南岸渺不相涉，斥之。三十七年，巡抚富勒浑疏报中亹引河情形，略言：“潮头大溜，一由蜀山直趋引河，一由岩峰山西斜入引河，至河庄山中段会合，互相撞击，仍分两路西行，随令员弁于引河中段挑堰沟二十余道，导引潮溜，俾复中亹故道。”谕曰：“潮汛迁移，乃嘘吸自然之势，若开挖引河，恐徒劳无益。只宜实力保卫堤塘，以待其自循旧轨，不必执意开沟引溜，欲以人力胜海潮也。”

四十三年，浙抚王亶望疏陈海塘情形，命江督高晋会同相度。寻疏言：“章家庵一带柴工五百丈，潮神庙前柴塘三百丈，应添建竹篓，并排列两层桩木以防动摇。”从之。四十五年，帝南巡，幸海宁尖山阅海塘。十二月，命大学士阿桂、南河督陈辉祖赴浙履勘。疏言：“海塘工程，应建石塘二千二百丈，若改为条石，施工易而成事速，约计三年可以蒇工。”又言：“办理鱼鳞石塘，仿东塘之例，量地势高下，用十六层至十八层，约需三十万。”帝命工部侍郎杨魁驻工协办，次年八月竣工。四十九年，帝幸杭州，阅视海塘，谕曰：“老盐仓旧有柴塘，一律添建石塘四千二百余丈，于上年告竣，自应砌筑坦水保护。乃该督抚并未虑及，设遇异涨，岂能抵御？著将柴塘后之土顺坡斜做，并于其上种柳，俾根株盘结，则石柴连为一势，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至范公塘一带，亦必接建石工，方于省城足资巩护。著拨帑五百万，交该督抚核算，分限分年修筑。”五十二年工竣。

嘉庆四年，浙抚玉德请改山阴土塘为柴塘。十三年，浙抚阮元请改萧山土岸为柴塘。十六年，浙抚蒋攸铦请将山阴各土塘堤一律建筑柴塘；苏抚章煦请将华亭土塘加筑单坝二层。均从之。

道光十三年五月，巡抚富呢扬阿疏言“东西两防塘工，先择尤险者修筑，需银五十一万二千余两”。十一月，又言“限内限外各工俱掣坍，需银十九万四千余两”。十二月，又言“东塘界内，应于前后两塘中间，另建鳞塘二千六百余丈，需银九十二万二千两。”均下部议行。十四年，命刑部侍郎赵盛奎、前东河督严烺，会同富呢扬阿查勘应修各工。寻疏言：“外护塘根，无如坦水，拟自念里亭汛至镇海汛，添建盘头三座，改建柴塘三千三百余丈；其西塘乌龙庙以东，应接筑鱼鳞石块；海宁绕城石塘，应加高条石两层。俟明年大汛时续办。”遣左都御史吴椿往勘，留浙会办。十六年三月工竣，计修筑各工万七千余丈，用银一百五十七万有奇。三十年，巡抚吴文熔叠陈海塘石工冲缺，令速抢办。十月工竣。

咸丰七年八月，海塘埽各工猝被风潮冲坍。十二月，次第堵合。同治三年，御史洪燕昌言浙江海塘溃决，请速筹款修理。部议将浙海关等税拨用。五年，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疏陈海塘关系东南大局，有四害三可虑。命巡抚马新贻详勘，修海宁鱼鳞石工二百六十余丈。六年，以浙江海塘工钜费多，议分最要次要修筑，期以十年告竣。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等请修华亭石塘护坝，嗣是塘工岁有修筑。

光绪三年，修宝山北石塘护土，建护塘拦水各坝，及仁和、海宁鱼鳞石塘千三百余丈。十年，修昭文、华亭、宝塘等处山坝及石坦坡。十二年，浙江巡抚刘秉璋言，海盐原建石塘四千六百余丈，积年坍损过半，拟择要兴办，埋砌者五百丈，建复者四百六十丈，需银二十万。允之。十八年，浙抚刘树棠疏言，海宁绕城石塘坍塌日甚，请添筑坦水，以塘工加抽丝捐积存余款先行开办，随筹款次第兴修。从之。十九年，修太仓茜泾口桩石坦坡百五十一丈，镇洋杨林口桩石二百丈，昭文施家桥至老人滨双桩夹石护坝二百丈，华亭外塘纯石斜坝四十六丈。

综计两省塘工，自道光中叶大修后，叠经兵燹，半就颓圮，迄同治初，兴办大工，库款支绌，遂开办海塘捐输，并劝令两省丝商，于正捐外，加抽塘工丝捐，给票请奖。旋即停止。光绪三十年，

浙江巡抚聂缉规请复捐输旧章，以济要工。因二十七年以后，潮汐猛烈，次险者变为极险，拟将柴埽各工清底拆筑，非筹集巨款，不能历久巩固云。

清史稿卷一二九　志第一〇四

清代轸恤民艰，亟修水政，黄、淮、运、永定诸河、海塘而外，举凡直省水利，亦皆经营不遗余力，其事可备列焉。

顺治四年，给事中梁维请开荒田、兴水利，章下所司。十一年，诏曰："东南财赋之地，素称沃壤。近年水旱为灾，民生重困，皆因水利失修，致误农工。该督抚责成地方官悉心讲求，疏通水道，修筑堤防，以时蓄泄，俾水旱无虞，民安乐利。"

康熙元年，重修夹江龙兴堰，又凿大渠以广灌溉。二年，修和州铜成堰，龙首、通济二渠。交城磁瓦河涨，水侵城，筑堤障之。三年，修嘉定楠木堰。九年，修鄖县金渠、宁曲水利。十二年，重修城固五门堰。十九年，浚常熟白茆港、武进孟渎河。二十三年，修五河南湖堤坝。二十七年，修徽州鱼梁坝。

三十七年，命河督王新命修畿辅水利。三十八年，圣祖南巡，至东光，命直隶巡抚李光地察勘漳河、滹沱河故道。覆疏言："大名、广平、真定、河间所属，凡两河经行之处，宜开浚疏通，由馆陶入运。老漳河与单家桥支流合，至鲍家嘴归运，可分子牙河之势。"三十九年，帝巡视子牙河堤，命于阎、留二庄间建石闸，随时启闭。御史刘珩言，永平、真定近河地，应令引水入田耕种。谕曰："水田之利，不可太骤。若克期齐举，必致难行。惟于兴作之后，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励效法，事必有成。"四十年，李光地言："漳河分四支，三支归运皆弱，一支归淀独强。遇水大时，当用挑水坝等法，使水分流，北不至挟滹沱以浸田，南不至合卫河以害运。"如所请行。四十三年，挑杨村旧引河。先是子牙河广福楼开引河时，文安、大城民谓有益，青县民谓不便，各集河干互控。至是河成，三县民皆称便。天津总兵官蓝理请于丰润、宝坻、天津开垦水田，下部议。旋谕曰："昔李光地有此请，朕以为不可轻举者，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当时水大，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涨之水，其涸甚易。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可知。"次年部臣仍以开垦为请，谕以此事暂宜存置，可令蓝理于天津试开水田，俟冬后踏勘。

四十八年，浚郑州贾鲁河故道，自东赵讫黄河涯口新庄。于东赵建闸一，黄河涯口筑草坝石闸各一。甘肃巡抚舒图言："唐渠口高于身，水势不畅，应引黄河之水汇入宋澄堡。如水不足用，更于上游近黄处开河引水，酌建闸坝，以资蓄泄。"从之。江苏巡抚于准言："丹阳练湖，冬春泄水济运，夏秋分灌民田。自奸民图利，将下湖之地佃种升科，民田悉成荒瘠。请复令蓄水为湖，得资灌溉。"从之。

五十七年，以沛县连年被水，命河督赵世显察勘。世显言："金乡、鱼台之水，由沛之昭阳湖历微山湖，从荆山口出猫儿窝入运。近因荆山口十字河淤垫，致低田被淹。应将沙淤浚通，再于十字河上筑草坝。若遇运河水浅，即令堵塞，俾水全归微山湖，出湖口闸以济运，则民田漕运两有裨益。"从之。

世宗时，于畿辅水利尤多区画。雍正三年，直隶大水，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相度修治。因疏请浚治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更于京东之滦、蓟，京南之文、霸，设营田专官，经画疆理。召募老农，谋导耕种。四年，定营田四局，设水利营田府，命怡亲王总理其事，置观察使一。自五年分局至七年，营成水田六千顷有奇。后因水力赢缩靡常，半就湮废。是年命侍郎通智、单畴书，会同川督岳钟琪，开惠农渠于查汉托护，以益屯守，复建昌润渠于惠农渠东北。六年，浚文水近汾河渠，引灌民田，开嵩明州杨林海以泄水成田。八年，帝以宁夏水利在大清、汉、唐三渠，日久颓坏，命通智同光禄卿史在甲勘修。是年修广西兴安灵渠，以利农田，通行舟。浚陈、许二州沟洫。

十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言："滇省水利全在昆明海口，现经修浚，膏腴田地渐次涸出。惟盘龙江、金棱、银棱、宝象等河俱与海口近，亟宜建筑坝台。"又言："杨林海水势畅流，周围草塘均可招民

开垦。宜良江头村旧河地形稍高，宜另开河道以资灌溉。寻甸河整石难凿，宜另浚沙河，俾得畅流。东川城北漫海，水消田出，亦可招垦。”均从之。十二年，营田观察使陈时夏言：“文安、大城界内修横堤千五百余丈，营田四十八顷俱获丰收。但恐水涸即成旱田，请于大堤东南开建石闸，北岸多设涵洞，以资宣泄。”从之。

乾隆元年，大学士嵇曾筠请疏浚杭、湖水利。两广总督鄂弥达言：“广、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关系民田庐舍，常致冲坍，请于险要处改土为石，陆续兴建。”下部议行。江南大雨水，淮阳被淹，命浚宿迁、桃源、清河、安东及高邮、宝应各水道。二年，命总督尹继善筹画云南水利，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有关民食者，及时兴修。陕西巡抚崔纪陈凿井灌田以佐水利之议。谕令详筹，勿扰闾阎。

三年，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查郎阿言：“瓜州地多水少，民田资以灌溉者，惟疏勃河之水，河流微细。查靖逆卫北有川北、巩昌两湖，西流合一，名蘑菇沟。其西有三道柳条沟，北流归摆带湖。请从中腰建闸，下浚一渠，截两沟之水尽入渠中，为回民灌田之利。”贵州总督张广泗请开凿黔省河道，自都匀经旧施秉通清水江至湖南黔阳，直达常德，又由独山三脚坨达古州，抵广西怀远，直达广东，兴天地自然之利。均下部议行。四年，安徽布政使晏斯盛言，江北凤、颍以睢水为经，庐州以巢湖为纬，他如六安旧有堤堰，滁、泗亦多溪壑，概应动帑及时修浚，从之。川陕总督鄂弥达等言：“宁夏新渠、宝丰，前因地震水涌，二县治俱沉没。请裁其可耕之田，将汉渠尾展长以资灌溉。惟查汉渠百九十余里，渠尾余水无多，若将惠农废渠口修整引水，使汉渠尾接长，可灌新、宝良田数千顷。”上嘉勉之。

五年，河督顾琮言：“前经总河白钟山奏称‘漳河复归故道，则卫河不致泛溢，为一劳永逸之计’。臣等确勘，自和儿寨东起，至青县鲍家嘴入运之处止，计程六百余里，河身淤浅，两岸居民稠密。若益以全漳之水，势难容纳，则改由故道，于直隶不能无患，然不由故道，又于山东不能无患。惟有分泄防御，使两省均无所害，庶为经久之图。”总办江南水利大理卿汪漼言：“盐城东塘河及阜宁、山阳各河道，高邮、宝应下游，及串场河、溱潼河，俱淤浅，应挑浚。其串扬河之范堤，及拼茶角二场堤工，俱逼海滨，应加宽厚。扬州各闸坝应疏筑，限三年告成。”均如所请行。安徽巡抚陈大受言：“江北水利关系田功。原任藩司晏斯盛奏定兴修，估银四十余万。窃思水利固为旱涝有备，而缓急轻重，必须熟筹。各州县所报，如河圩湖泽，及大沟长渠，工程浩繁，民力不能独举，自应官为经理。其余零星塘埝，现有管业之人，原司自行疏浚，朝廷岂能以有限钱粮，为小民代谋畚锸？”上韪之。河南巡抚雅尔图言：“豫省水利工程，惟上蔡估建堤坝，系防蔡河异涨之水。其余汝河、洵河堤堰，应令地主自行修补。至开浚汝河、颍河等工，请停罢以节糜费。”报闻。

六年春，雅尔图言：“永城地洼积潦，城南旧有渠身长三万一千余丈，通浍河，年久淤浅。现乘农隙，劝谕绅民挑浚，俾水有归。”又言：“前奉谕旨，开浚省城乾涯河，复于中牟创开新河一，分贾鲁河水势，由沙河会乾涯河，以达江南之涡河而汇于淮，长六万五千余丈，今已竣工。”赐名惠济。

九年，御史柴潮生言：“北方地势平衍，原有河渠淀泊水道可寻。如听其自盈自涸，则有水无利而独受其害。请遣大臣赍帑兴修。”命吏部尚书刘于义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督率办理。寻请将宛平、良乡、涿州、新城、雄县、大城旧有淀渠，与拟开河道，并堤埝涵洞桥闸，次第兴工。下廷议，如所请行。先是御史张汉疏陈湖广水利，命总督鄂弥达查勘。至是疏言：“治水之法，有不可与水争地者，有不能弃地就水者。三楚之水，百派千条，其江边湖岸未开之隙地，须严禁私筑小垸，俾水有所汇，以缓其流，所谓不可争者也。其倚江傍湖已辟之沃壤，须加谨防护堤塍，俾民有所依以资其生，所谓不能弃者也。其各属迎溜顶冲处，长堤连接，责令每岁增高培厚，寓疏浚于壅筑之中。”报闻。

十一年，大学士署河督刘于义等疏陈庆云、盐山续勘疏浚事宜，下部议行。青州瀰河水涨，冲开百余丈决口，旋堵。博兴、乐安积水，挑引河导入溜河。十二年夏，宿迁、桃源、清河、安东之六塘河，及沭阳、海州之沭河，山水涨发，地方被淹，命大学士高斌、总督尹继善，会同河臣周学健往勘。议于险处加宽挑直，建石桥，开引河，官民协力防护，从之。

十三年，湖北巡抚彭树葵言：“荆襄一带，江湖袤延千余里，一遇异涨，必借余地容纳。宋孟珙于知江陵时，曾修三海八柜以潴水。无如水浊易淤，小民趋利者，因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随借水粮鱼课，四围筑堤以成垸，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惟有杜其将来，将现垸若干，著为定数，此外不许私自增加。”报闻。十四年，云南巡抚图尔炳阿以疏凿金沙江底绩，纂进金沙江志。

十七年，江苏巡抚庄有恭言：“苏州之福山塘河，太仓之刘河，乃常熟等八州县水利攸关，岁久不修，旱涝无备。请于附河两岸沾及水利各区，按亩酌捐，兴工修建。”得旨嘉奖。十八年，陕甘总督黄廷桂言：“巴里坤之尖山子至奎素，百余里内地亩皆取用南山之水，自山口以外，多渗入沙碛，必用木槽接引，方可畅流。请于甘、凉、肃三处拨种地官兵千名，前往疏浚。”如所请行。以江南、山东、河南积年被水，而山东之水汇于淮、徐，河南之水达于凤、颍，须会三省全局以治之，命侍郎裘曰修、梦麟往来察阅，会江苏、安徽、河南各巡抚计议。寻曰修言：“包、浍二河在宿、永连界处，为泄水通商之要道。入安徽境内有石桥六，应加宽展。洪河、睢河与虹县之柏家河、下江之林子河、罗家河，应补修子堰。凤台之裔沟、黑濠、泾泥三河应挑深，使畅达入淮。”梦麟言：“砀山、萧县、宿迁、桃源、山阳、阜宁、沭阳共有支河二十余，应分晰疏浚。”均从之。

二十三年，豫省开浚河道工竣，允绅民请，于永城建万岁亭，并御制文志之。山东巡抚阿尔泰言：“济宁、汶上、嘉祥毗连蜀山湖，地亩湮没约千余顷，拟将金钱、利运二闸启闭，使湖水济运，坡水归湖，可以尽数涸出。”得旨嘉奖。二十四年，浚京师护城河及圆明园一带河。御史李宜青请疏浚畿辅水源，命直隶总督方观承条议以闻。观承言：“东西二淀千里长堤，即宋臣何承矩兴堰遗迹。今昔情形有异。倘泥往迹，害将莫救。如就淀言利，则三百余里中水村物产，视昔加饶，惟遇旱而求通雨泽于水土之气，则人事有当尽者耳。”四川总督开泰言：“灌县都江大堰引灌成都各属及眉、邛二州田亩，宁远南有大渡河，自冕宁抵会理三口，与金沙江合，支河杂出，堰坝最多，俱应相机修浚。”部议从之。

初，御史吴鹏南请责成兴修水土之政，命各督抚经画。浙江巡抚庄有恭言水之大利五，江、湖、海、渠、泉。他省得其二三，而浙实兼数利。金、衢、严三郡，各有山泉溪涧，灌注成渠，堰坝塘荡，无不具备。惟仁和、钱塘之上中市、三河垸、区塘、苕溪塘，海盐之白洋河、汤家铺庙、泾河，长兴之东西南湨港，永嘉之七都新洲陡门、九都水湫、三十四都黄田浦陡门，实应修举，以收已然之利。至杭州临平湖、绍兴夏盖湖，有关田畴大利，应设法疏挑，或召佃垦种，再体勘办理。”允之。

二十五年，阿尔泰疏言：“东省水利，以济运为关键，以入海为归宿。济、东、泰、武之老黄河、马颊、徒骇等河，兖、沂、曹之洸、浚等河，共六十余道，皆挑浚通畅。运河民埝计长七百余里，亦修整完固。青莱所属乐安、平度、昌邑、潍县、高密等州县，应挑支河三十余，俱节次挑竣。莱州之胶莱河，纳上游诸水，高密有胶河，亦趋胶莱，易致漫溢，应导入百脉湖，以分水势。沂州属兰、郯境内应开之武城等沟河二十五道，又续挑之响水等沟河二十五道，引洼地之水由江南邳州入运，并已工竣。”帝嘉之。

二十六年，河东盐政萨哈岱言：“盐池地洼，全恃姚暹渠为宣泄。近因渠身日高，涨漫南北堤堰禁墙内。黑河实产盐之本，年久浅溢。浚水河西地势北高南下，倘汛涨南趋，则盐池益难保护。五姓湖为众水所汇，恐下游沮滞，逆行为患。均应及时疏通。”从之。明年，帝南巡，谕曰：“江南滨河沮洳之区，霖潦堪虞，而下游蓄泄机宜，尤以洪泽湖为关键。自邵伯以下，金湾及东西湾滚坝，节节措置，特为三湖旁疏曲引起见。若溯源絜要，莫如广疏清口，乃及今第一义。至六塘河尾闾横经盐河以达于海，所有修防事宜，该督、抚、河臣会同盐政，悉心核议以闻。”

二十八年，帝以天津、文安、大城屡被淫潦，积水未消，命大学士兆惠督率经理。又以曰修前办豫省水利有效，命驰往会勘，复命阿桂会同总督方观承酌办。阿桂等以“子牙河自大城张家庄以下，分为正、支二河，支河之尾归入正河，形势不顺。请于子牙河村南斜向东北挑河二十余里；安州依城河为入淀尾闾，应挑长二千二百余丈；安、肃之漕河，应挑长三千七百余丈。其上游之姜女庙，应建滚水石坝，使水由正河归淀。新安韩家埝一带为西北诸水汇归之所，应挑引河十三里有奇。”

如所议行。

二十九年，改建惠济河石闸。修湖北溪镇十里长堤，及广济、黄梅江堤。浚江都堰，开支河一，使涨水径达外江。三十二年，修筑淀河堤岸，自文安三滩里至大城庄儿头，长二千七百余丈。山东巡抚崔应阶言："武定近海地洼，每遇汛涨，全恃徒骇、马颊二河分流入海。徒骇下游至沾化入海处，地形转高，难议兴挑。勘有坝上庄旧漫口河形地势顺利，应开支河，俾两道分泄。"江苏巡抚明德言："苏州南受浙江诸山经由太湖之水，北受扬子江由镇江入运之水，伏秋汛发，多致漫溢。请修吴江、震泽等十县塘路。"均从之。

三十三年，滹沱水涨，临正定城根，添筑城西南新堤五百七十余丈，回水堤迤东筑挑水坝五。河神祠前筑鱼鳞坝八十丈。蒿城东北两面，滹水绕流，顺岸筑埽三百六十丈，埽后加筑土埝。三十五年，挑浚苏郡入海河道，白茆河自支塘镇至滚水坝，长六千五百三十余丈；徐六泾河自陈荡桥至田家坝，长五千九百九十余丈。三十六年，浚海州之蔷薇、王家口、下坊口、王家沟四河。以直隶被水，命侍郎袁守侗、德成分往各处督率疏消。尚书裘曰修往来调度，总司其事。山东巡抚徐绩查勘小清河情形，请自万丈口挑至还河口，计四十里，使正、引两河分流，由河入泊，由泊达沟归海。诏如所议行。广西巡抚陈辉祖言："兴安陡河源出海阳山，至分水潭，旧筑铧嘴以分水势，七分入湘江为北陡，三分入滩江为南陡，于进水陡口内南北建大小天坪，以资蓄泄，复建梅阳坪，以遏旁行故道，并以引灌粮田。近因连雨冲陷，请修复土石各工。"下部知之。

三十八年，挑浚禹城漯河、高密百脉湖引河。四十年，修筑武昌省城金河洲、太乙宫滨江石岸。江南旱，高、宝皆歉收。总督高晋，河督吴嗣爵、萨载合疏言："嗣后洪湖水势，应以高堰志桩为准，各闸坝涵洞相机启放，总使运河存水五尺以济漕，余水尽归下河以资灌溉。"从之。四十一年，修西安四十七州县渠堰共千一百余处。总叔高晋言："瓜州城外查子港工接连回澜坝，江岸忽于六月裂缝，坍塌入江约百余丈，西南城墙塌四十余丈。现在水势已平，拟将瓜州量为收进，让地于江，并沿岸筑土坝以通纤路。"谕令妥善经理。

四十二年，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言："太原西有风峪口，旁俱大山，大雨后山水下注县城，猝难捍御。请自峪口起，开河沟一，直达汾水，所占民田止四十余亩，而太原一城可期永无水患。"四十三年，疏浚湖州溇港七十二。修昌邑海堤，居民认垦堤内废地千二百余顷。浚镇洋刘河，自西陈门泾上头起，至王家港止。四十四年，改建宣化城外柳川河石坝，并添筑石坦坡。漳河下游沙庄坝漫口，淹及成安、广平，水无归宿。于成安柏寺营至杜木营，绕筑土埝千一百余丈。

四十七年，云南巡抚刘秉恬言："邓川之濒苴河，上通浪穹，下注洱海，中分东西两湖。东湖由河入海，河高湖低，每遇夏秋涨发，回流入湖，淹没附近粮田。绅民倡捐，将湖尾入海处堵塞，另开子河，引东湖水直趋洱海，又自青石涧至天洞山，筑长堤、建石闸，使河归堤内，水由闸出，历年所淹田万一千二百余亩，全行涸出。"得旨嘉奖。又言："楚雄龙川江自镇南发源，入金沙江。近年河溜逼城，请于相近镇水塔挑浚深通，导引河溜复旧。又澂江之抚仙湖下游，有清水、浑水河各一，浑水之牛舌石坝被冲，汇流入清，以致为害。请于牛舌坝东另开子河，以泄浑水，并将河身改直，使清水畅达。"上奖勉之。

五十年，河南巡抚何裕城言："卫河历汲、淇、滑、浚四县，滨河田亩，农民筑堤以防淹浸，不能导河灌田。辉县百泉地势卑下，而获嘉等县较高，难以纡回导引。其余汲县、新乡并无泉源，只有凿井一法，既可灌田，亦藉以通地气，已派员试开。"浚贾鲁、惠济两河。修宁夏汉延、唐来、大清、惠农四渠。五十一年，山东商人捐资挑浚盐河，并于东阿、长清、齐河、历城建闸入。

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堤溃，水从西北两门入，命大学士阿桂往勘。寻疏言："此次被水较重，土人多以下游之窖金洲沙涨逼溜所致，恐开挑引河，江水平漾无势，仍至淤闭。请于对岸杨林洲靠堤先筑土坝，再接筑鸡嘴石坝，逐步前进，激溜向南，俟洲坳刷成兜湾，再趁势酌挑引河，较为得力。"报闻。五十四年，浚通惠河、朝阳门外护城河及温榆河。五十五年，培修千里长堤，潴龙河、大清河、卢僧河等堤，凤河东堤，及西沽、南仓、海河等叠道，改建丰城东西堤石工。筑潜江仙人旧堤千二百八十余丈。挑浚永城洪河。

五十七年，两江总督书麟等言：“瓜州均系柴坝，江流溜急，接筑石矶，不能巩固。请于回澜旧坝外，抛砌碎石，护住埽根，自裹头坍卸旧城处所靠岸，亦用碎石抛砌，上面镶埽。嗣后每年挑溜，可期溜势渐远。”得旨允行。又言：“无为州河形兜湾，应将永成圩坝加筑宽厚。拟于马头埂开挖河口三十丈，曾家脑至东圩坝旧河亦展宽三十丈，俾河流顺畅。”上韙之。改萧山荷花池堤为石工，堵河内民堰漫口五十余丈，修复丰城江岸石堤。五十九年，荆州沙市大坝，因江流激射，势露顶冲，添建草坝。

嘉庆五年，挑浚牤牛河、黄家河，及新安、安、雄、任丘、霸、高阳、正定、新乐八州县河道。六年，京师连日大雨，拨内帑挑浚紫禁城内外大城以内各河道，及圆明园一带引河。文安被水，命直督陈大文详议。疏言：“文地极洼，受水浅，地与河平，自建治以来，别无疏浚章程。惟查大城河之广安横堤，为文邑保障，迤南有河间千里长堤，可资外卫。两堤之中，有新建闸座，以泄河间漫水。再于地势稍下之龙潭湾，开沟疏浚，或不致久淹。”从之。

八年，伊犁将军松筠言：“伊犁土田肥润，可耕之地甚多，向因乏水，今拟凤法疏渠引泉，以资汲灌。应请广益耕屯，以裕满兵生计，并借官款备办耕种器物。”如所请行。十一年，疏筑直隶千里长堤，及新旧格淀堤。十二年，湖广总督汪志伊言：“堤垸保卫田庐，关系紧要。汉阳等州县均有未涸田亩，未筑堤塍。应亟筹勘办，以兴水利而卫民田。”从之。十六年，以畿辅灾歉，命修筑任丘等州县长堤，并雄县叠道，以工代赈。十七年，浚武进孟渎河。挑阜宁救生河，太仓刘河。修天津、静海两县河道。浚东平小清河，及安流、龙拱二河，民便河。十八年。江南河道总督初彭龄疏陈江省下河水利，宜加修理。得旨允行。十九年，大名、清丰、南乐三县七十余庄地亩，久为卫水淹没，村民自愿出夫挑挖，请官为弹压。御史王嘉栋疏言：“杭、嘉、湖被旱歉收，请开浚西湖，以工代赈。”皆允之。

二十一年，疏浚吴淞江。二十二年，章丘民言，长白、东岭二山之水，向归小清河入海。自灰坝被冲，水归引河，章丘等县屡被水灾。命礼部侍郎李鸿宾往勘。次年，巡抚陈预疏言：“小清河以章丘、邹平、长山、新城为上游、高苑、博兴、乐安为下游，正河及支派沟多有淤垫。请先疏浚上游，并将浒山等二泊一湖挑挖宽深，则水势不至建瓴直注，下游亦不骤虞漫溢。”得旨允行。建沔阳石闸，挑引渠，以时启闭。

二十五年，修都江堰。御史陈鸿条陈兴修水利营田事宜，命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各督抚一体筹画兴举。修襄阳老龙石堤。库车办事大臣嵩安疏报别什托固喇克等处挑渠引水，垦田五万三千余亩。有诏褒勉。

道光元年，修湖州黑窑厂江堤，浚泾阳龙洞渠、凤阳新桥河。二年，加筑襄阳老龙石堤。浚正定柏棠、护城、泄水、东大道等河，并修斜角、回水等堤。兴修杭州北新关外官河纤道。直隶总督颜检请筑沧州捷地减河闸坝，浚青县、兴济两减河，修通州果渠村坝埝。皆如议行。疏浚铜山荆山桥河道，及南乡奎河。挑江都三汊河子、盐河五闸淤浅，及沙漫州江口沙埂。修丰城及新建惠民桥堤。三年，修汾河堤堰，并移筑李绰堰，改挖河身。修天门、京山、钟祥堤垸。及盐利樱桃堰、荆门沙洋堤。挑挖热河旱河，并添修荆条单坝。堵文安崔家窑、崔家房漫口。修河东盐池马道护堤，并浚姚暹渠、李绰堰、涞水河。刑部尚书蒋攸言：“上年漳河漫水下流，由大名、元城直达红花堤，溃决堤埝，由馆陶入卫，应亟筹议。”命大学士戴均元驰勘。寻奏言：“元城引河穿堤入卫，河身窄狭，应挑直展宽，以畅其流。红花堤以下新刷水沟五百余丈，应挑成河道，以期分泄。”又：“漳自南徙合洹以来，卫水为其顶阻，每遇异涨，民埝不能捍御，以致安阳、内黄频年冲决。今漳北趋，业已分杀水势。拟于樊马坊、陈家村河干北岸筑坝堵截，使分流归并一处。自柴村桥起，接连洹河北岸，建筑土坝，樊马坊以下王家口添筑土格土坝，以免串流南趋，使漳、洹不致再合。”诏皆从之。

四年，筑德化、建昌、南昌、新建四县圩堤。修培荆州万城大堤横塘以下各工，及盐利任家口、吴谢垸漫决堤塍。给事中朱为弼请疏浚刘河、吴淞，及附近太湖各河。御史郎葆辰请修太湖七十二漊港，引苕、霅诸水入湖以达于海。御史程邦宪请择太湖泄水最要处所，如吴江堤之垂虹桥、遗爱亭、庞山湖，疏剔沙淤，铲除荡田，令东注之水源流无滞。先后疏入，命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苏巡

抚韩文绮、浙江巡抚帅承瀛会勘。玉庭等言："江南之苏、松、常、太，浙江之杭、嘉湖等属，河道淤垫，遇涨辄溢。现勘水道形势，疆域虽分两省，源委实共一流。请专任大员统治全局。"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

御史陈沄疏陈畿辅水利，请分别缓急修理。给事中张元模请于赵北口连桥以南开桥一座，以古赵河为引河，并挑北卢僧河，以分减白沟之独流。帝命江西巡抚程含章署工部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会同蒋攸铦履勘。含章请先理大纲，兴办大工九。如疏天津海口，浚东西淀、大清河、及相度永定河下口，疏子牙河积水，复南运河旧制，估修北运河，培筑千里长堤，先行择办。此外如三支、黑龙港、宣惠、滹沱各旧河，沙、洋、洺、滋、洨、唐、龙凤、龙泉、潴龙、牤牛等河，及文安、大城、安州、新安等堤工，分年次第办理。又言勘定应浚各河道，塌河淀承六减河，下达七里海，应挑宽曹口河以泄北运、大清、永定、子牙四河之水入淀。再挑西堤引河，添建草坝，泄淀水入七里海，挑邢家坨，泄七里海水入蓟运河，达北塘入海。至东淀、西淀，为全省潴水要区，十二连桥为南北通途，亦应择要修治。均如所请行。浚虞城惠民沟、夏邑巴清河、永城减水沟。玉庭言："三江水利，如青浦、娄县、吴江、震泽、华亭承太湖水，下注黄浦，各支河浅滞淤阻，亟应修砌。吴淞江为太湖下注干河，由上海出闸，与黄浦合流入海。因去路阻塞，流行不畅，应于受淤最厚处大加挑浚。"得旨允行。

五年，陕西巡抚卢坤疏报咸宁之龙首渠，长安之苍龙河，泾阳之清、冶二河，周至之涝、峪等河，眉县之井田等渠，岐山之石头河，宝鸡之利民等渠，华州之方山等河，榆林之榆溪河、芹河，均挑浚工竣，开复水田百余顷至数百顷不等。修监利江堤，襄阳老龙石堤。已革御史蒋时进畿辅水利志百卷。直隶总督蒋攸铦疏陈防守千里长堤善后事宜，报闻。安阳、汤阴广润陂，屡因漳河决口淤垫，命巡抚程祖洛委员确勘挑渠，将积水引，入卫河，使及早涸复。筑荆州得胜台民堤。

七年，闽浙总督孙尔准言："莆田木兰陂上受诸渠之水，下截海潮，灌溉南北洋平田二十余万亩。近因屡经暴涨，泥沙淤积，陡门石堤损坏，以致频岁歉收。现经率同士民捐资修培南北两岸石工告竣。"得旨嘉奖。浚汉川草桥口、消涡湖口水道。御史程德润言荆山王家营屡决，下游各州县连年被灾。请饬相度修筑。命湖广总督嵩孚筹议，因请仿黄河工程切滩法，平其直射之溜势，再将下游沙洲开挑引河，破其环抱，以顺正流。帝恐与水争地，虚糜无益，命刑部尚书陈若霖等往勘。覆言："京山决口三百二十余丈，钟祥溃口百七十余丈，正河经行二百余年，不应舍此别寻故道。惟有挑除胡李湾沙块，先畅下游去路，将京山口门挽筑月堤，展宽水道，钟祥口门于堵闭后，添筑石坝二，护堤攻沙。"帝韪之，命嵩孚驻工督办。

八年，河南巡抚杨国桢言："汤河、伏道河并广润坡上游之羡河、新惠等河，向皆朝宗于卫，因故道久湮，频年漫溢。现为一劳永逸之计，因势利导，悉令畅流。又南阳白河、淅川、丹江水势浩瀚，俱切近城根，亟应筑碎石、磨盘等坝二十余道，分别挑溜抵御。"均如所请行。挑浚冀州东海子淤塞沟身，以工代赈。

九年，修宿迁各河堤岸，丹阳下练湖闸坝。浚宿州奎河。筑喀什噶尔新城沿河堤岸。两江总督蒋攸铦言："徐州河道，如萧县龙山河，邳州睢宁界之白塘河，邳州上城民便河，砀山利民、永定二河，又沛县堤工，邳州沂河民埝，丰县太行堤，皆最要之工，请次第估办兴挑。"从之。十年，修湖北省会江岸，并添建石坝。挑浚漳河故道。修保定南关外河道，及徐河石桥、河间陈家门堤。浚东平小清河，及安流、龙拱二河。修公安、监利堤。

十一年，修南昌、新建、进贤圩堤，及河间、献县河堤，天门汉水南岸堤工。桐梓被水，开浚戴家沟河道。命工部尚书朱士彦察勘江南水患，疏请修筑无为及铜陵江坝。给事中邵正笏言江湖涨滩占垦日甚，谕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卢坤等饬属详勘，其沙洲地亩无碍水道者，听民认垦，否则设法严禁。十二年，挑除星子蓼花池淤沙，疏通沟道，并筑避沙堑坝。修筑南昌、新建圩堤，又改丰城土堤为石。

十三年，湖广总督讷尔经额请修襄阳老龙及汉阳护城石堤，武昌、荆州沿江堤岸。两江总督陶澍请修六合双城、果盒二圩堤埂，浚孟渎、得胜、湾港三河，并建闸座。均如议行。户部请兴修直

隶水利城工，命总督琦善确察附近民田之沟渠陂塘，择要兴修，以工代赈。御史朱逵吉言，湖北连年被水，请疏江水支河，使南汇洞庭湖，疏汉水支河，使北汇三台等湖，并疏江、汉支河，使分汇云梦，七泽间堤防可固，水患可息。御史陈谊言，安陆滨江堤塍冲决为害，请建五闸坝，挑浚河道，以泄水势。疏入，先后命讷尔经额、尹济源、吴荣光等遴员详勘。

十四年，修良乡河道桥座。浚沔阳天门、牛蹄支河，汉阳通顺支河，并修筑滨临江、汉各堤。浚石首、潜江、汉川支河，修荆州万城大堤，华容等县水冲官民各垸。浚砀山利民、永定二河。筑南昌、新建、进贤、建昌、鄱阳、德安、星子、德化八县水淹圩堤。修潜江、钟祥、京山、天门、沔阳、汉阳六州县临江溃堤，以工代赈。修邳、宿二州县沂河堤埝及王翻湖等工。浚太仓、七浦及太湖以下泖淀并修元和南塘宝带桥。

十六年，浚海东姚暹渠。修库车沿河堤坝。浚河盐河道。又贷江苏司库银浚盐城皮大河、丰县顺堤河，并修筑堤工，从两江总督林则徐等请也。命大学士穆彰阿、步军总领耆英、工部尚书载铨，勘估京城内外应修河道沟渠。十七年，修武昌沿江石岸，钟祥刘公庵、何家潭老堤，潜江城外土堤，及丰城土石堤工，并建小港口石闸石埽。十八年，修黄梅堤。浚丰润、玉田黑龙河。

十九年，修武昌保安门外江堤，蕲州卫军堤，汉阳临江石堤。叶尔羌参赞大臣恩特亨额覆陈巴尔楚克开垦屯田情形。先是，帝允伊犁将军特依顺保之请，命于巴尔楚克开垦屯田。嗣署参赞大臣金和疏陈不便，复命恩特额详筹。至是，疏言："该处渠身仅三百二十八里有奇，沿堤两岸培修，水势甚旺，足资灌溉。并派屯丁分段看守，遇水涨时，有渠旁草湖可泄，不致淹漫要路。"谕："照旧妥办，务于屯务边防实有裨益。"伊犁将军关福疏报，额鲁特爱曼所属界内塔什毕图，开正渠二万五千七百余丈，计百四十余里，得地十六万四千余亩，实属肥腴，引水足资灌溉。诏褒勉之。是岁汉水盛涨，汉川、沔阳、天门、京山堤垸溃决。二十年，总督周天爵疏报江、汉情形，拟疏堵章程六：一，沙滩上游作一引坝，拦入湖口，再作沙堤障其外面，以堵旁泄；一，江之南岸改虎渡口东支堤为西堤，别添新东堤，留宽水路四里余，下达黄金口，归于洞庭，再于石首调弦口留三四十里沮洳之地，泻入洞庭；一，江之北岸旧有闸门，应改为滚坝，冬启夏闭；一，襄阳上游多作挑坝，撑水外出，再于险要处所，加筑护堤护滩；一，襄阳河四面堤畔，应用砖石多砌陡门，夏令相机启闭；一，襄河水势浩大，应添造滚坝，冬启夏闭，于两岸低洼处所，引渠纳水。下所司议行。是年修华容、武陵、龙阳、沅江四县官民堤垸，又修荆州大堤，及公安、监利、江陵、潜江四县堤工。

二十二年，堵鹿邑涡河决口。先是黄水决口，大溜直趋涡河，将南岸观武集、郑桥、刘洼庄、古家桥及淮宁之阎家口、吴家桥、徐家滩、娄家林、季家楼堤顶漫塌，太和民田悉成巨浸，阜阳以次州县亦被漫淹。至是，安徽巡抚程楙采言："豫工将次合龙，涡河决口若不及时兴修，下游受害益深。请敕河南抚臣迅筹堵筑。"从之。湖广总督裕泰等疏报江水盛涨，冲陷万城堤以上之吴家桥水闸，并决下游上渔埠头大堤，直灌荆州郡城，仓库监狱监被均被淹漫。水消退后，而埠头漫口较宽，势难对口接筑。拟修挽月堤一，并先于上下游各筑横堤一。如所请行。修筑库伦堤坝，及邹县横河口、李家河口民堰。

二十三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疏陈直隶难以兴举屯政水利，略云："天津至山海关，户口殷繁，地无遗利。其无人开垦之处，乃沿海滩，潮水咸涩，不足以资灌溉。至全省水利，历经试垦水田，屡兴屡废，总由南北水土异宜，民多未便。而开源、疏泊、建闸、修塘，皆需重帑，未敢轻议试行。但宜于各境沟洫及时疏通，以期旱涝有备，或开凿井泉，以车戽水，亦足裨益田功。"如所议行。修海阳寮哥宫、涸溪、竹崎头堤工。

二十四年，修江夏江堤。浚海州沭河。七月，荆州江泛涨，李家埠内堤决口，水灌城内。江陵虎渡口汛江支各堤亦多漫溢。谕总督裕泰筹款修筑。九月，万城大堤合龙。伊犁将军布彦泰等言："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可垦复良田十余万亩，拟引哈什河水以资灌注，将塔什鄂斯坦田庄旧有渠道展宽，接开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并间段酌挑支河。"又言："伊拉里克地亩与喀喇沙尔属蒙古游牧地以山为界，该处河水一道，由山之东面流出，距游牧地尚隔一山，于蒙古生计无碍，堪以开垦。请浚大渠支渠并泄水渠，引用伊拉里克河水。"又言："奎屯地方宽广，有河一道，系由库尔

喀喇乌苏南山积雪融化汇流成河，近水地亩早有营屯户民承种。又苏沁荒地有万余亩，土脉肥润，只须挑渠引水，可以俱成沃壤。”均如所请行。

二十五年，浚贾鲁河，修汶上马踏湖民堰。命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查勘和尔罕水利，疏言：“和尔罕地本膏腴，宜将西北哈拉木扎什水渠并东南和色热瓦特大渠接引，可资耕种。中隔大小沙梁，业已挑通，宜于冲要处砌石钉桩，使沙土不致坍卸，渠道日深，足以灌溉良田。”又言：“伊拉里克地居吐鲁番所辖托克逊军台之西，土脉腴润，谓之板土戈壁，其西为沙石戈壁。二百余里，至山口出泉处，有大阿拉浑、小阿拉浑两水，汇成一河。从前渠道未开，水无收束，一至沙石戈壁，散漫沙中，而板土戈壁水流不到，转成荒滩。今将极西之水导引而东，在沙石戈壁凿成大渠三段，复于板土戈壁多开支渠，即遇大汛，水有所归。又吐鲁番地亩多系掘井取泉，名曰卡井，连环导引，其利甚溥。惟高埠难引水逆流而上，应听户民自行挖井，冬春水微时，可补不足。”下廷臣议行。

二十六年，乌鲁木齐都统惟勤请修理喀喇沙尔渠道坝堤，并陈章程四，命伊犁将军萨迎阿覆核，尚我流弊，诏如所请行。六塘河堤冲溃，各州县连年被水，命两江总督璧昌等核办。覆言：“海州境内六塘河及蔷薇河淤垫冲决，田庐受淹，于运道宣防，大有关系，应从速借款挑筑，允之。修温榆河果渠村坝埽。二十七年，扎萨克郡王伯锡尔呈献私垦地亩，内有生地四千八百三十余亩，接浚新渠二，添开支渠二，以资分灌。

二十八年，两江总督李星沅请修沛县民埝埽坝，裕泰请修江夏堤工、钟祥廖家店外滩岸，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请修筑万全护城石坝，均如所请。御史杨彤如劾河南抚臣三次挑挖贾鲁河决口，费几百万，迄无成功，请敕查办。诏褫鄂顺安以下职。新任巡抚潘铎疏言：“贾鲁河工程应以复朱仙镇为修河关键。惟朱仙镇内及街南北河道淤垫最甚，今议添办柴秸埽工，以防两岸淤沙。其淤沙最深处，挑浚较难，另择乾土十数里，改道以通旧河，责成各员赔修，限四十五日工竣。”从之。

二十九年，江苏巡抚傅绳勋言：“阴雨连绵，积水无从宣泄，以致江、淮、扬等属堤圩多被冲破。请仿农政全书柜田之法，以土护田，坚筑高峻，内水易于车涸，劝民举行，以工代赈，并查勘海口，开挖闸洞泄水。”帝嘉勉之。三十年，修襄阳老龙石堤，及汉阳堤坝，武昌沿江石岸，潜江土堤、钟祥高家堤。御史汪元方以浙江水灾，多由棚民开山，水道淤阻所致，疏请禁止。谕巡抚吴文熔严查，并命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各督抚一体稽查妥办。

咸丰元年，浙江巡抚常大淳疏陈清理种山棚民情形，略言：“浙西水利，余杭、南湖骤难浚复，应先开支河、修石闸，以资蓄泄。上游治而下游之患亦可稍平。浙东则绍兴之三闸口外，鄞县、象山等河溪，现经筹挑。”报闻。三年，太常卿唐鉴进畿辅水利备览，命给直隶总督桂良阅看，并著于军务告竣时，酌度情形妥办。

同治元年，御史朱潮请开畿辅水利，并以田地之治否，定府县考绩之殿最。命直隶总督文煜等将所辖境内山泉河梁淀湖及可开渠引水地方详查，并妥议章程。寻覆疏言：“有可举行之处，或碍于地界，或限于力量，或当掘井制车，或须抽沟筑圩，均设法催劝，推行尽利。”三年，江苏士民殷自芳等以“山阳、盐城境内市河、十字河、小市河蜿蜒百里，东注马家荡，沿河民田数千顷，旱则资其灌溉，潦则资其宣泄。自乾隆六年大挑以后，迄今百余年，河淤田废，水旱均易成灾。恳请挑浚筑墟，引运河水入市河，以苏民困。”命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核办。

五年，御史王书瑞言，浙江水利，海塘而外，又有漊港。乌程有三十九漊，长兴有三十四漊。自逆匪窜扰后，泥沙堆积，漊口淤阻，请设法开浚。又言苏、松诸郡与杭、嘉、湖异派同归，湖州处上游之最要，苏、松等郡处下游之最要。上游阻塞，则害在湖州，下游阻塞，则害在苏、松，并害及杭、嘉、湖。请饬江苏一并勘治。从之。六年，浚清河张福口引河。八年，安徽巡抚吴坤修言，永城与宿州接壤之南股河，久经淤塞，下接灵璧，低洼如釜，早成巨浸，水无出路，拟查勘筹办。从之。

九年，浚白茆河道，改建近海石闸。江苏绅民请浚复淮水故道，命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漕运总督会筹。覆疏言：“挽淮归故，必先大浚淤黄河，以畅其入海之路，继开清口，以导其入黄，继堵成子河、张福口、高良涧三河，以杜旁泄。应分别缓急兴工，期以数年有效。”下部议，从之。是年

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亦以疏浚海港为请。于是浙抚杨昌浚言：“湨港年久淤塞，查明最要次要各工，分别估修，拟趁冬隙时，先将寺桥等九港及诸、沈二湨赶办，其余各工及碧浪湖工程，次第筹画，应与吴江长桥及太湖出水各口同时修浚。”得旨允行。

十年，修龙洞旧渠，并开新渠以引泾水。江苏巡抚张之万请设水利局，兴修三吴水利。于是重修元和、吴县、吴江、震泽桥窦各工。最大者为吴淞江下游至新闸百四十丈，别以机器船疏之。凡太仓七浦河，昭文徐六泾河，常熟福山港河、常州河，武进孟渎、超瓢港、江阴黄田港、河道塘闸、徒阳河、丹徒口支河，丹阳小城河，镇江京口河，均以次分年疏导，几及十年，始克竣事。行是侯家林决口，河督乔松年以为时较晚，请来年冬举办。至是，巡抚丁宝桢言，此处决口不堵，必致浸淹曹、兖、济十余州县，若再向东南奔注，则清津、里下河一带更形吃重，请亲往督工堵筑。诏奖勉之。

十二年，以直隶河患频仍，命总督李鸿章仿雍正间成法，筹修畿辅水利。旋议定直隶诸河，皆以淀池为宣蓄。西淀数百里河道，为民生一大关键，先堵赵村决口，筑磁河、潴龙河南堤，以御外水，挑浚卢僧、中亭两河，分减大清河水势，以免倒灌。并疏通赵王河道，将苟各庄以上巨堤及下口鹰嘴坝各建闸座。是年秋，直隶运河堤决，内阁学士宋晋请择修各河渠，以工代赈，从之。十三年，挑浚天津陈家沟至塌河淀边减河三千七百余丈，又自塌河淀循金钟河故道斜趋入蓟运河，开新河万四千一百余丈，俾通省河流分溜由北塘归海。石庄户决口，夺溜南趋，命宝桢速筹堵筑。旋以决口骤难施工，请在迤下之贾庄建坝堵合，即于南北岸普筑长堤。而北岸濮州之上游为开州，并饬直督合力筹办。

光绪元年，浚文安胜芳河，修菏泽贾庄南岸长堤及北岸金堤。二年，浚张家桥新旧泗河。三年，浚济宁夏镇迤南十字河。给事中夏献馨请修水利以裕民食，谕各督抚酌夺情形，悉心区画。四年，修补滨江黄柏山至樊口四十里老堤，并于樊口内建石闸。五年，修都江堰堤，灌县、温江、崇庆旧淹田地涸复八万二千余亩。

七年，挑浚大清河下游，使水畅入东淀，并于献县朱家口古羊河东岸另辟滹沱减河，使水归子牙河故道，达津入海。浚宝坻、武清境内北运减河。大学士左宗棠请兴办顺直水利，以陕甘应饷之军助直隶治河之役。总督李鸿章言：“近畿水利，受病过深，凡永定、大清、滹沱、北运、南运五大河，及附丽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闸坝堤埝，无一不坏，减河引河，无一不塞，而节宣诸水之南泊、北泊、东淀、西淀，早被浊流填淤，仅恃天津三岔口一线海河，迤逦出口。平时既不能畅消，秋冬海潮顶托倒灌，节节皆病。修治之法，须先从此入手。五大河中，以永定之害为最深。其大清、北运、南运，须分别挑浚筑堤，修复减河。滹沱趋向无定，自来未设堤防。同治七年，由蒿城北徙，以文安大洼为壑，其故道之难复，上游之难分，下游之难泄，曾国藩与臣详陈有案。东西淀宽广数百里，淤泥厚积，人力难施。频年以来，修复永定河金门闸坝，裁湾切滩，加筑堤段。大清河则于新、雄境内开卢僧减河，霸州、文安境内接开中亭、胜芳等河，分泄上游盛涨，于任丘开赵王减河，分泄西淀盛涨，于文安左各庄至台头挑河身二十余里，以畅下游去路。滹沱河则于河间及文安洼开引河二，又于献县朱家口另辟减河三十余里，均归子牙河达津。北运河则于通州筑坝，挽潮白河归槽，于香河王家务、武清筐儿港修复石坝，以泄涨水，于天津霍家嘴疏浚引河，以通下口。又于武清、宝坻挑挖王家务、筐儿港两减河，以资畅泄。南运河则于青、沧、静海修堤二百余里，于静壑海新官屯另辟减河六十余里，使别途出海。又于天津城东永定、大清、滹沱、北运交会之陈家湾，开河百余里，分泄四大河之水，径达北塘入海。其无极、蠡、博、高阳一带，则坚筑珠龙河堤，以防滹沱北越。任丘至天津一带，则加筑千里堤、格淀堤，使河自河而淀自淀。又于广平开洺河，顺德挑澧河，赵州浚沕、槐、午诸河。此外河道受害较深者，均酌量疏筑。今宗棠请以随带各营移治上游，正可辅直隶之不逮。此后应修何处，当随时会商，实力襄助。”疏入，命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会同办理。是年加修子牙河堤万七千四百余丈，文安西堤二千九进余丈，展宽静海东堤二千四百余丈。

九年，安徽学政徐郙言：“江、皖两省水患频仍，亟须挑泗、沂为导淮先路，仿抽沟法，循序疏

治，由大通口引河入海，泄水较易。”命宗棠、昌浚会商筹办。寻疏覆言：“天下无有利无害之水，疏旧黄河，分减泗、沂，近年已著成效，自当加挑宽深，兼疏大通口以畅出海之途，设复淮局于清江，派员提调。估计分年分段兴办，去其太甚之害，留其本然之利。江北于皖省为下游，下游利，上游自无不利矣。”报闻。

十年，河南巡抚鹿傅传霖言：“豫省地势平衍，卫、淇、沁、潭襟带西北，淮、汝、涡、颍交汇东南，如果一律疏通，加以沟渠引灌，农田大可受益。今河道半皆壅滞，沟渠亦多荒废，拟借人力以补天灾，派员分赴各州县履勘筹画，或疏或浚，志在必成，使民间晓然于有利农田，自能踊跃用命。”诏如所请行。宗棠言：“兴修江南水利各工，最大者为朱家山、赤山湖。朱家山自浦口至张家堡，接通滁河，绵亘百二十余里。赤山湖自道士坝、蟹子坝至三汊河下游，亦绵亘百二十里。两年工竣，不惟沿江圩田均受其利，而粮艘货船亦可由内河行，尤属农商两便。”下部知之。十一年七月，以张曜所部十营、冯南斌二营、蒋东才四营，浚京师内外护城河，十一月竣工。十三年，河决郑州，全溜注淮，因浚张福口引河，及兴化之大周闸河、丁溪场之古河口、小海三河，俾由新阳、射阳等河入海。十四年，凿广西江面险滩，由苍梧迄阳朔七百余里，共开险滩三十五。

十六年，江苏巡抚刚毅以宝山蕰藻河道失修，迤西大坝壅遏水脉，请兴工挑筑。给事中金寿松言利少害多，命总督曾国荃妥筹。覆疏言，拟拆去同治间所筑土坝，以通嘉定、宝山之水道，仍规复咸丰间所建旧闸，以还嘉定之水利。另开引河以通河流，俾得随时宣泄。下部知之。挑浚余杭南湖，并疏浚苕溪。华州罗纹河下游各村连年遭水，沿河数百顷良田尽成泽国。巡抚鹿传霖请由吴家桥北大荔之胡村，开渠引水注渭，则其流舒畅，被淹民田，即可涸复耕作，从之。

给事中洪良品以直隶频年水灾，请筹疏浚以兴水利。事下总督筹议。鸿章言：“原奏大致以开沟渠、营稻田为急，大都沿袭旧闻，信为确论，而于古今地势之异致，南北天地之异宜，尚未深考。夫以太行左转，西北万峰矗天，伏秋大雨，口外数千里溪万派之水，奔腾而下，畿南一带地平土疏，顷刻辄涨数尺或一二丈，冲荡泛溢，势所必然。圣祖虑清浊河流之不可制也，乃筑千里堤、格淀堤，使淀与子牙河各行一路。世宗虑永定河南行之淤淀也，令引浑河别由一道，改移下口。其余官堤民堤，今昔增筑，综计不下三四千里，沙土杂半，险工林立，每当伏秋盛涨，兵民日夜防守，甚于防寇，岂有放水灌入平地之理？今若语沿河居民开渠引水，鲜不错愕骇怪者。且水田之利，不独地势难行，即天时亦南北迥异。春夏之交，布秧宜雨，而直隶彼时则苦雨少泉涸。今釜阳各河出山处，土人颇知凿渠蓺稻。节届芒种，上游水入渠，则下游舟行苦浅，屡起讼端。东西淀左近洼地，乡民亦散布稻种，私冀旱年一获，每当伏秋涨发，辄遭漂没。此实限于天时，断非人力所能补救者也。以近代事考之，明徐贞明仅营田三百九十余顷，汪应蛟仅营田五十顷，董应举营田最多，亦仅千八百余顷，然皆黍粟兼收，非皆水稻。且其志在垦荒殖谷，并非藉减水患。今访其遗迹，所营之田，非导山泉，即傍海潮，绝不引大河无节制之水以资灌溉，安能藉减河水之患，又安能广营多获以抵南漕之入？雍正间，怡贤亲王等兴修直隶水利，四年之间，营治稻田六千余顷，然不旋踵而其利顿减。九年，大学士朱轼、河道总督刘于义，即将距水较远、地势稍高之田，听民随便种植。可见直隶水田之不能尽营，而踵行扩充之不易也。恭读乾隆二十七年上谕‘物土宜者，南北燥湿，不能不从其性。倘将洼地尽改作秧田，雨水多时，自可藉以储用，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从前近京议修水利营田，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谟训昭垂，永宜遵守。即如天津地方，康熙间总兵蓝理在城南垦水田二百余顷，未久淤废。咸丰九年，亲王僧格林沁督师海口，垦水田四十余顷，嗣以旱潦不时，迄未能一律种稻，而所费已属不赀。光绪初，臣以海防紧要，不可不讲求屯政，曾饬提督周盛传在天津东南开挖引河，垦水田千三百余顷，用淮勇民夫数万人，经营六七年之久，始获成熟。此在潮汐可恃之地，役南方习农之人，尚且劳费若此。若于五大河经流多分支派，穿穴堤防浚沟，遂于平原易黍粟以粳稻，水不应时，土非泽埴，窃恐欲富民而适以扰民，欲减水患而适以增水患也。”

十七年，刚毅言：“吴淞江为农田水利所资，自道光六年浚治后，又经六十余年，淤垫日甚。前年秋雨连旬，河湖泛滥，积涝竟无消路。去年十月，派员开办，并调营勇协同民夫，分段合作，约

三月内可告竣。”报闻。鸿章又言：“宝坻青龙湾减河，自香河之王家务经宝坻至宁河入海。去岁淫雨兼旬，河流狂涨，横堤决岸，宝坻受害独深。广安桥以下，河身浅窄，大宝庄以上，并无河槽，应与昔年所开之普济河、黄庄新河一律挑深，添建石闸。”沈秉成、松椿言：“淮南堰圩厅所管之洪泽湖，关系水道利病盐漕诸务。今全湖之水下趋，毫无节制。现勘得应行先办之工，曰修复三坝，曰修整束水堤，曰展挑三福口，计三项工程，不过数万两可以集事。或有议于礼河迤西蔡家庄建滚水石坝，使水可蓄泄，较有把握。惟巨款难筹，应暂缓办。”均诏如所请。堵筑吴桥宣惠河缺口二。河陕汝道铁珊，以阌乡北滨黄河，城垣屡被冲坍，因于城外筑大石坝，挑溜护城。

十八年，疏凿福山港、徐六泾二河，及高浦、耿泾、海洋塘、西洋港四河。山东巡抚福润言：“小清河为民田水利所关，年久淤塞。前抚臣张曜筹议疏通，因工长款绌，仅修下游博兴之金家桥至寿光海道，长百余里。其上游工程，应接续兴挑，庶使历城等县所受各水，悉可入海。今拟规复小清河正轨，而不拘牵故道，由金家桥而西取直，择洼区接开正河，历博兴、高苑、新城、长山、邹平至齐东曹家坡，长九十七里，又于金家桥迤下开支河二十四里，至柳桥，以承济麻大湖上游各河之水，引入新河，计长四千二百余丈。”诏从之。

二十年，崇明海岸被潮冲啮，逼近城墙。于青龙港东西两面设立敌水坝四，加建木桥，叠砌石块，以御风潮。二十一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言：“黄河支流之减水河洪河，自虞城、夏邑、永城经砀山、萧县，达宿州、灵璧、泗州之睢河，而注于洪湖。其间湖港纷歧，皆下注睢河。乾隆年间，以睢河不能容，导水为三，曰北股、中股、南股。中股为睢河正流。咸丰初，黄河日益淤垫，渐及改徙，豫、江、皖各河亦逐段淤阻，水潦泛溢为害，尤以永、萧、砀为甚。同治间建议疏河，恒以工程过大，屡议屡辍。今拟改道办法，导北股河之水以达灵璧岳河，导中股、南股河之水合流入宿州运粮沟，以达浍河，而运粮一沟恐不能容纳，应治沱河梁沟以复其旧，使各河之水皆顺轨下注洪湖，不致横溢，则各属水患永息矣。”诏如所请行。

二十二年，御史华辉疏陈兴修水利八事：曰引泉，曰筑塘，曰开渠，曰通湖，曰开井，曰蓄水，曰用车，曰填石。下所司议。二十四年，浚太仓刘河，自殷港门至浦家港口四千一百余丈。二十八年，江西巡抚李兴锐言：“近年水患频仍，皆由鄱阳湖日见淤浅，而长江昔宽今狭，骤遭大雨，疏泄不及，遂至四溢为灾。请于冬晴水浅时，购制挖泥机器轮船数艘，将全湖分别挑挖。其上游河道亦一律择要疏治。既为防水患起见，亦为兴商务张本。”从之。修湖北省城北路堤红关至春山八段，南路堤白沙洲至金口十段，以御外江之泛涨。建石闸数座，以备内湖之宣泄。又于附郭沿江十余里，一律增修石剥岸。浚小清河，开徒阳河百二十余里。

宣统元年，署直隶总督那桐言：“通州鲇鱼沟堤岸，自光绪九年决口，流入港沟而归凤河。嗣后屡堵屡溃。至二十四年大汛复决，迄今未能堵闭，以致武清百数十村频年溃没。今拟于鲇鱼沟暂建滚水坝，俾全溜不致旁趋。倘遇盛涨，即将土埝挑除，俾资分泄。一面将上游堤坝挑补整齐，疏浚青龙湾等处引河，以减盛涨，筑拦水埝以御浑流，修估龙凤河以疏积潦。滚水坝工程应即兴办。其修堤及疏引河，应于来年秋后部署，本年二月兴工。拦水埝及龙凤河，应于来年秋后部署，次年二月兴工。均限伏汛前报竣。”下部议行。湖广总督陈夔龙请修复江、襄溃口，略谓：“江、襄各堤，以潜江之袁家月堤为最要。此次溃口，堤身冲刷，顿落四百余丈，回流湍急，附近悉成泽国，应及时筑合。此外郭家嘴、禹王庙溃堤，及天门黑牛渡、沔阳吕蒙营、公安高李公、松滋杨家脑、监利河龙庙各堤工，均拟派员督办筹修，以期巩固。”从之。

宁夏满营开垦马厂荒地，先治唐渠，以裕潴停之地。挑浚百二十余里，曰正渠；自靖益堡开支口，引水西北行四十余里而入之沟，曰新渠；沿渠列小口四十，挟水以归诸田，曰支渠。唐渠以西，沦为泽国，非沟以宣之不为功。自杏子湖起，穿沟二百八十余里，建大小石闸、木闸四十二，石桥、木桥三十三，经始上年九月，至本年八月告成，名曰湛恩渠，约成腴田二十万亩。是年，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合词请修辽河，先从双台子河堤入手，次年续修鸭岛、冷家口工程，并挑挖海口拦江沙，与辽河工程同时举办。下部知之。

清史稿卷一三〇　志第一〇五

兵一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入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盖数变矣。道、咸以后，海禁大开，德宗复立海军，内江外海，与水师并行。而练军、陆军又相继以起，扰攘数年，卒酿新军之变，以兵兴者，终以兵败。呜呼，岂非天哉！今作《兵志》：一曰八旗；二曰绿营；三曰防军，附陆军；四曰乡兵；五曰土兵；六曰水师；七曰海军；八曰边防；九曰海防；十曰训练；十一曰制造；十二曰马政，并分著于篇。

清初，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归附日众，设四旗，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复增四旗，曰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八旗之制自此始。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五牛录，领以札兰额真。五札兰额真领以固山额真。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天命五年，改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天聪八年，定八旗官名，总兵为昂邦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各分三等。备御为牛录章京。旗长为专达。又定固山额真行营马兵为阿礼哈超哈，真后曰骁骑营。巴雅喇营前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其后曰护军及前锋营。驻防盛京兵为守兵，预备兵为援兵。各城寨兵为守边兵。旧蒙古左右营为左右翼兵。旧汉兵为乌真超哈。孔有德之天佑兵，尚可喜之天助兵并入汉军。九年，以所获察哈尔部众及喀喇沁壮丁分为蒙古八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崇德二年，分汉军为二旗，置左右翼。四年，分为四旗，曰纯皂、曰皂镶黄、曰皂镶白、曰皂镶红。七年，设汉军八旗，制与满洲同。世祖定鼎燕京，分置满、蒙、汉八旗于京城。以次厘定兵制。

禁卫兵大类有二：曰郎卫，曰兵卫。郎卫之制，领侍卫内大臣六人，镶黄、正黄、正白旗各二人。内大臣六人。散秩大臣无定员。侍卫分四等。更有蓝翎侍卫。凡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由三旗简用，汉侍卫由武进士简用，皆无定员。初，镶黄、正黄、正白三旗，天子自将，选其子弟曰侍卫，凡值殿廷，以领侍卫内大臣统之。宿卫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为内班，宿卫太和门为外班。行幸驻跸咸从。其扈从，后扈二人，前引十人，豹尾班侍卫六十人。凡佐领亲军，镶黄旗满洲八十五佐领，蒙古二十八佐领，每佐领亲军二人；正黄旗满洲九十三佐领，蒙古二十四佐领；正白旗满洲八十六佐领，蒙古二十九佐领。三旗亲军选六十人随侍卫行走，余皆值宿。巡幸则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咸从。行营则列两厢，余于幔城之隅，环拱宿卫。康熙二十九年，以武进士技优者拔置侍卫，皆三旗值宿。雍正十一年，以亲军未满十年者，挑选前锋。满、汉八旗左右翼各设前锋统领一人，备警跸宿卫。侍卫班内有上驷院侍卫，司辔、司鞍，其兼尚虞、鹰鹞房、鹘房、十五善射、射鹄、善扑等侍卫，统在三旗额内，俱无定员。銮仪卫亦侍从武职。设掌卫司内大臣一人，銮仪使三人，冠军使十人，云麾使、治仪正、整仪尉各有差，专司乘舆卤簿。校尉由内府选者为旗尉，由五城选者为民尉。此八旗郎卫制也。

兵卫之制，定鼎初，即以上三旗守卫紫禁宫阙，以护军统领、参领、前锋统领率之。噶布什贤超哈满洲、蒙古八旗分左右翼备宿卫。内务府三旗，各设佐领三人，旗鼓佐领四人，正黄旗设朝鲜佐领一人，每二丁设马甲一，每佐领各设领催六、护军十五，以领侍卫内大臣率之。内务府官兵守护行宫者，分东西北三路，设千总等官，兵额不等。热河行宫亦如之。其守护陵寝者，顺治初，永陵、福陵、昭陵各设云骑尉、骑都尉。嗣后，盛京三陵增设总管、防御、骁骑校。京师东西陵制亦如之。所属各旗，骁骑有差。八年，制定亲王至辅国公等，以次设长史、护卫等官。十七年，定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曰都统，梅勒章京曰副都统，甲喇章京曰参领，牛录章京曰佐领，昂邦章京曰总管，乌真超哈曰汉军。凡满、蒙、汉各旗共选四千八百人为养育兵，训练技艺。嗣后兵额屡增。乾隆中，满、蒙养育兵至二万三百余人。盛京捕牲乌拉设总管、协领、佐领等员，辖打牲兵丁。吉林之参户、蜜户、渔户、猎户，鹰、狐、獭、鹳诸户，咸隶内府三旗。其巡捕营汛守外七城门，上

设步兵汛二十五所，城外分中南北三营，马步兵汛额各有差，统以参将、游击等。畅春、圆明、静明等园守兵，统以守备。康熙初，定驻跸之地，八旗护军分左右翼巡宿，启跸则三旗营总、护军参领随行。十三年，定八旗步兵二万一千余名，鸟枪步几凡千七百三十七名。又定内九门外七门设城门校，辖十六门门军。其步军营汛守皇城内各汛专用满洲，城外各汛兼用蒙古、汉军。寻定上驻园，则八旗两翼，翼分七汛，更番宿卫。每日当值之前锋、鸟枪护军共七百二十人。二十一年，定田猎每年三举，八旗各简前锋军校以从。二十二年，定车驾巡幸期。八旗骁骑营于内外城并增汛所。二十三年，以黑龙江所进精骑射、善杀虎者编虎枪营。三十年，设火器营。雍正元年，设巡捕营，马兵汛十五，步兵汛五十二。凡朝会期，协尉、副尉率步军巡警。二年，谕各旗共选四千八百教养兵，习长枪挑刀各艺。四年，令八旗前锋习射，月六次。其专司防火者曰防范兵。九年，令五旗门汛护军、马甲均归本营操演。令三旗增训练兵二千，编为二营。十三年，额定马甲五千二百五十，春秋二季合操。乾隆十四年，设云梯兵一营。又于昆明湖设赶缯船，以前锋军习水战。二十五年，令来京回人编一佐领，以和卓为佐领统辖之，后皆准此。三十九年，定大阅头队前锋八旗，分为八队，每队小旗八、海螺四，为殿后兵。四十一年，以来京之番子视回人例，编一佐领，统于内务府正白旗。四十六年，增京师步军左右二营，合南北中为五营，分二十三汛，领兵一万，于八旗汉军鄂尔布、步甲、闲内择壮丁充补。嘉庆四年，令巡捕五营以中营作提标，管圆明园五汛，参将四人，分管南北左右四营，共十八汛，两翼总兵分辖之。十七年，以增设之健锐营归左翼，外火器营归右翼，合八旗前锋、内火器营、骁骑营凡三十六营。咸丰三年，谕京师各旗营兵十四万九千有奇，统兵大臣分班亲阅，马步火器务令精整，不得以临时召募滥充。十年，从胜保请，令八旗兵加练枪炮抬枪。同治四年，谕醇亲王训练神机营，旗、绿各营，亦随时校阅。光绪二十四年，选练神机营马步队，以万人为先锋队，习枪炮及行阵战法。此八旗兵卫制也。

八旗驻防之兵，大类有四：曰畿辅驻防兵，其藩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藩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防兵；曰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藩部兵。

畿辅驻防兵制，顺治初，独石口、张家口、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并设防御一人或二人，采育里、固安县设防守尉，防御有差。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八旗，每旗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一人，参领三人，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各有差。捕盗官每旗二人，亲军、前锋各二，护军十七，领催四，骁骑二十五。在京蒙古都统兼辖之。山海关总管一人，防御八人，满、蒙、汉兵七百有奇。寻设张家口总管一，防御七，兵百三十有奇。独石口、古北口增防御各二，喜峰口防御二，冷口、罗文口防御各一，兵多则六十八，少则十二人。雍正三年，设天津水师营都统一，协领六，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三十二，旗兵千六百人，蒙古兵四百人，分左右两翼。乾隆三年，增热河驻防兵二千人，委前锋校、前锋、领催、鸟枪领催、马甲、鸟枪马甲、炮甲、弓矢匠各有差，以千四百人驻热河，四百驻喀喇河屯、二百驻桦榆沟。八年，改山海关总管为副都统，增协领、佐领诸属，满、蒙、汉兵共八百人，分左右翼。二十六年，设察哈尔都统一人，驻张家口，理八旗游牧，兼辖防兵；副都统二人，驻左右翼游牧边界。四十五年，设驻防密云满、蒙兵二千。嘉庆三年，增热河围场副都统。九年，改总管。十五年，改设都统一人。以厄鲁特达什达瓦降众徙居科布多，旋分其属为三旗，设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寻移至热河，作为官兵。先是康熙中，建避暑山庄于热河，设总管、守备、千总分守各行宫。乾隆间，增建行宫，设千总、委署千总一二人，兵自六人至九十八人不等。木兰围场总管一人。康熙季年，设有防御八及满、蒙兵百余。迨乾隆中年，增左右翼长二，骁骑校八，驻兵共八百人。每一兵给地一顷二十亩，或地不宜耕种，则改给牛羊。木兰之地，周遭树栅为界，设营房八，卡伦四十，八旗各分五卡伦，各以旗兵守之。道光四年，谕驻京旗兵，遇闰月赏给甲米，他省不得援例。此畿辅驻防制也。

东三省驻防兵制，共驻四十四所，兵三万五千三百余人。凡前锋、领催、马甲、守门库等兵，步甲、夜捕手、匠役、养育兵、鸟枪马甲、领催、水手之属，或设或否，名额多寡，各视驻地所宜，损益区置之，初无定限。

其在盛京，天聪间始设驻防于牛庄、盖州，兵九十六人。顺治元年，世祖将迁燕京，设盛京八

旗驻防兵，以正黄旗内大臣和洛会总统之，以镶黄旗梅勒章京统左翼，正红旗梅勒章京统右翼。每旗设满洲协领一，佐领四，蒙古、汉军佐领各一。设熊岳城守官，其下满洲佐领三，汉军佐领一，锦州、凤凰城、宁远城守官，其下各设满洲佐领各二，汉军佐领一，兴京、辽阳、牛庄、岫岩、义州城守官，满洲佐领各一人，盖州、海州满、汉佐领各一，统驻防兵。康熙元年，改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梅勒章京二人为副都统，统辖协领、佐领、骁骑校。四年，改辽东将军为奉天将军。十四年，设锦州、义州城守尉各一，佐领、骁骑校各有差。各边门皆置防御一。寻设开原防御三，金州防御一，兵弁各有差。五十五年，设金州驻防水师营船十，号兵五百，水手一百。雍正五年，设熊岳副都统一人，广宁、义州、锦州、宁远至山海关设副都统一，复州、南金州、凤凰城、岫岩、旅顺等处设副都统一，分辖旗兵。乾隆十二年，改奉天将军为镇守盛京将军。盛京各额兵都一万五千有奇。

其在吉林，顺治十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一，梅勒章京二，佐领、骁骑校各八。十八年，设吉林水师营。康熙元年，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将军，梅勒章京为副都统。三年，设水师营总管各员。七年，增宁古塔协领二。十年，以宁古塔副都统一，佐领、骁骑校各十一，兵七百，移驻吉林。又增吉林协领八，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二，兵六百人。寻增防御十五人。十五年，移宁古塔将军驻吉林，留副都统于宁古塔，增吉林副都统一人。三十一年，设伯都讷协领二人，佐领、骁骑校各三十，防御八。五十三年，设三姓、珲春协领一，佐领、骁骑校、防御有差。雍正三年，设阿勒楚喀协领一人，佐领、骁骑校、防御各五。十年，设三姓副都统一人。寻设吉林乌枪营参领一人，佐领、骁骑校各八，乌枪兵千。乾隆十三年，令打牲乌拉兵归吉林将军兼辖。先是顺治时，设打牲乌拉协领二，又设总管一人，统辖珠轩头目，及参、蜜、渔、猎诸户，专司采捕诸役。后增佐领、防御八，骁骑校十或八，额兵千。至是以在吉林境，命兼统于吉林将军。二十一年，设阿勒楚喀副都统一人。道光六年，以双城堡移驻京旗，分左右翼，各设总、副屯达二人。嗣又分一旗五屯，增总、副屯达各六人。

其在黑龙江，当康熙初年，自吉林移驻水师营来驻齐齐哈尔等处，水手一千有奇。盛京壮丁散处者，随时编入八旗。巴尔呼人、锡伯人居近吉林，卦勒察人居近伯都讷，库尔喀人居近珲春，并设佐领、骁骑校等分驻。其东北最远者，索伦、达呼尔二部，天命、天聪间，相率内附，其后分充各城额兵。至鄂伦春所居益远，使马、使鹿部分处山林，业捕貂，审番户比丁，列于军伍。二十二年，初置黑龙江将军，原水师营总管等并属之，设副都统二，协领四，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四，防御八，满洲兵千，索伦、达呼尔兵五百，驻爱珲城。二十三年，设打牲处总管一，副总管二，以索伦、达呼尔壮丁编设佐领、骁骑校。寻于墨尔根城设驻防兵。二十九年，移将军驻墨尔根，又增协领四，佐领、骁骑校各七，索伦、达呼尔兵四百余，以副都统一人统兵驻爱珲。寻设兵千余驻防齐齐哈尔。三十八年，将军复自墨尔根移驻齐齐哈尔。四十九年，设墨尔根副都统一人。雍正六年，增设打牲处总管三，满洲、索伦、达呼尔副总管十六，索伦、达呼尔佐领、骁骑校各六十二。十年，设呼伦贝尔统领一，索伦、巴尔呼总管、副总管各二，佐领、骁骑校各五十，兵三千，寻增兵二千有奇。厄鲁特总管、副总管各一。乾隆八年，改呼伦贝尔统领为副都统。嘉庆九年，以齐齐哈尔等处承种官田马甲归各本旗，所垦新田，改增养育兵耕种。咸丰八年，增黑龙江马甲千。光绪八年，将军文绪请由黑省至茂兴设七站，由茂兴至呼兰设五台，共台站六十人，置掌路记防御一，骁骑校二，领催六，分隶钤束。黑龙江八旗兵约分五类：曰前锋，共百四十六人，佩櫜鞬，负旗帜，为先导；曰领催，供会计书写，马甲之长也，共七百四十八人；曰马甲，又称披甲，共九千二百十三人；曰匠役，为鸟枪、弓、铁、鞍诸匠，共一百五十二人；曰养育兵，康熙季年，始以旗兵屯田，至嘉庆中，改屯田马甲为养育兵，共八百人。别有未入伍者，曰西丹，译言控马奴，不得预征伐之事。此东三省驻防制也。

各直省驻防制，顺治二年，始设江南江宁左翼四旗，陕西西安右翼四旗，皆置满、蒙兵二千，弓匠二十八，铁匠五十六。六年，于山西太原设正蓝、镶蓝二旗满、蒙驻防兵，暨游牧察哈尔兵。初，太宗亲征察哈尔，降土默特之众，后编为二旗，设左右翼，都统部众得同办事。旋裁都统，以

旗务掌之将军、副都统，与内八旗等。至是，游牧察哈尔遂列于山西驻防。十一年，设山东德州镶黄、正黄二旗满、蒙领催、马甲暨弓、铁匠。十五年，增设西安佐领、骁骑校二十八，骁骑一千。设浙江杭州满、蒙八旗马甲、步甲、弓匠，汉军马甲、步甲、铁匠，满、汉棉甲兵，共四千有奇。其后，每旗并增佐领、骁骑校、骁骑。十六年，改设京口驻防镇海将军一，副都统二，协领、参领、防御、佐领、骁骑校有差。寻增江宁、西安步甲各一千。

康熙十三年，增西安右翼四旗满、蒙马甲千，弓、铁匠十四，汉军马甲等，江宁马甲千。后又各增兵二千及弓、铁匠等。是年增京口步甲千人。十五年，设陕西宁夏八旗满、蒙领催，马甲、步甲，弓、铁匠。十九年，设福建福州左翼四旗汉军领催、马甲、步甲、铁匠及满、蒙步甲。二十年，设广东广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汉军领催、马甲、炮甲、弓匠。二十二年，设湖广荆州八旗满、蒙领催，马甲，步甲，弓、铁匠，共二千八百有奇，寻增至四千人。是年又增西安将军，增满洲左右翼副都统各一，汉军左右翼亦如之，八旗满、蒙协领各八，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不等，满、蒙、汉兵共七千，满、蒙步军七百，暨弓、铁匠等。二十二年，续设广州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五旗汉军兵，设将军一人，副都统二，协领、参领各八，防御、骁骑校各四十，八旗鸟枪领催、鸟枪骁骑、领催、骁骑、炮骁骑、弓、铁匠共三千有奇，兼置绿旗左右前后四营，将领八，兵三千四百有奇。寻于福州、荆州、宁夏、江宁、京口、杭州并分设鸟枪领催、鸟枪骁骑、领催、骁骑各有差。京口步军内兼设鸟枪、弓、箭、长枪、藤牌等兵额。是年增设杭州驻防八旗满、蒙、汉兵共三千二百人。三十二年，设山西右卫八旗满、蒙、汉护军领催、马甲、铁匠共五千六百有奇，以将军统之，设随甲四十八，笔帖式六。三十六年，裁京口绿旗水师总兵，改设京口副将，分左右二营，设游击以下将领八人，兵一千九百人。五十九年，设河南开封满、蒙领催，鸟枪领催，马甲，鸟枪马甲，弓、铁匠。六十年，设四川成都副都统一，协领四，佐领、防御、骁骑校、鸟枪领催、鸟枪骁骑、骁骑暨步军，弓、箭、铁匠。

雍正元年，福州驻防汉军步兵悉改马兵。二年，增太原、德州驻防兵各五百人。六年，设福州驻防水师营协领一人，佐领、防御各二，骁骑校六，水师五百。七年，设驻防浙江乍浦水师营。设青州驻防将军、副都统各一人，协领四，佐领、防御、骁骑校十六，暨八旗满、蒙兵弓、铁匠。设广州驻防水师营协领一人，佐领、防御各二，骁骑校、八旗汉军水师领催有差。八年，以各省驻防汉军营伍废弛，令所在将军训练之。设驻防青州八旗满洲兵二千人。增右卫驻防兵五百人，自将军及两翼副都统以下，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满、蒙前锋，满、蒙、汉领催等，及骁骑三千有奇。十三年，设甘肃凉州八旗满、蒙、汉兵凡二千人。设驻防庄浪八旗满、蒙、汉兵凡千人。

乾隆二年，设驻防绥远城，以征准噶尔之满、蒙、汉开户家丁二千四百，热河驻防兵千，及右卫蒙古兵五百，凡三千九百人。设凉州将军、副都统各一人，满、蒙、汉佐领、防御、骁骑校、步军尉及八旗骁骑二千人，步军六百人。又设庄浪驻防副都统一人，满、蒙、汉协领、佐领、防御、步军尉及八旗骁骑一千人，步军四百人。四年，改宁夏驻防步甲六百为养育兵。增荆州养育兵四百人。十年，设江宁驻防养育兵。二十一年，定开封城守尉归巡抚统辖。二十二年，裁京口将军，以绿旗左右营改隶江宁将军。二十五年，改绥远城将军驻防兵额，步军、养育兵各四百，共领催、前锋、骁骑实二千四百人。二十八年，以土默特二旗归绥远城将军统辖。设归化城副都统一人。三十九年，改杭州驻防步军一百二十八人为养育兵。四十一年，设成都驻防将军一人。四十九年，增西安副都统一人。嘉庆十二年，饬各将军不得以老弱充兵额。此各直者驻防制也。

新疆驻防兵制，乾隆二十五年，始议于新疆设兵驻守。命阿桂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绿营兵百，回人二百，至伊犁搜捕马哈沁，招抚厄鲁特，并筑城屯垦。其后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人，五年更替，以五百人差操，二千人屯种，分二十五屯，设屯镇总兵。其明年，阿桂奏定卡伦侍卫十五人，增伊犁驻防马兵千五百，合原额兵凡二千五百人。二十七年，以凉州、庄浪驻防兵五千，并户口移驻伊犁。旋以新疆底定，设驻防兵制。凡卡伦兵以侍卫领之，屯田兵以督屯武职领之，驻防马兵以佐领领之，绿旗兵以营员领之，而特设将军为之总辖。侍卫、章京等皆按年番替。二十九年，调绿营兵千，在伊犁河岸筑惠远城。其管理筑城兵，设副将一，守备二，千总二，把总

八。以察哈尔移驻兵一千八百户编两昂吉，领队大臣统之，设十二佐领，分左右二翼，每佐领设兵二百。以黑龙江移驻户千编一昂吉，设六佐领，领队大臣统之。又拨锡伯兵、热河满、蒙兵各一千，及达什达瓦厄鲁特兵五百，俱携眷驻伊犁。定马兵永远驻守，绿旗兵五年番换。三十年，以投出之厄鲁特人编一昂吉，与达什达瓦部众俱为厄鲁特昂吉，以领队大臣统之。原厄鲁特兵作厄鲁特右翼。自领队大臣以下，二三等侍卫、蓝翎侍卫无定员。三十一年，定乌鲁木齐驻办事大臣及协办大臣，统驻防兵及工作官兵，置经理新疆贸易、稽察卡伦台站各官。三十二年，定左翼厄鲁特六佐领为上三旗，右翼厄鲁特共十佐领编为下五旗。三十四年，增惠宁城满兵领队大臣一人。三十七年，以投诚之沙毕纳尔人等归入下五旗厄鲁特，增设四佐领统之。嘉庆二十年，于沙毕纳尔四佐领内增副总管一人。道光十年，以惠远城满兵四千六百有奇，巴燕岱满兵二千一百有奇，谕将军等不得议增兵额。同治六年，以哈萨克人东犯，饬李云麟训练厄鲁特、蒙古兵以防之。增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督率喇嘛，建署治事，并设帮办一人。此属新疆北路者也。

其在南路防兵，乌什驻总理回务参赞大臣、协办大臣各一人，统辖满洲、绿旗及屯田各官兵，兼辖阿克苏、赛里木、拜城各驻防兵。所属有侍卫、章京等官。满洲营领队侍卫二，驻辖翼长、参领各一，副参领、委署参领各二，前锋校六，绿旗营游击以下、屯田副将以下各十八人。阿克苏驻章京一，绿旗营游击一。赛里木驻翼长一，兼统拜城驻防。叶尔羌驻办事参赞大臣及领队大臣，统辖满洲营领队副都统、侍卫、参领、副参领等，如乌什例。和阗、喀什噶尔并驻办事大臣及领队大臣，统辖满洲营侍卫、章京、领队侍卫、参领、副参领等，暨绿营总兵、参将等官。库车驻办事官，统辖绿营都司以下官，兼辖沙雅尔事。哈喇沙尔驻办事官，统辖绿旗营城守，及屯田驻防兵。辟展驻领队大臣一，统协领、佐领以下暨步兵、绿旗兵。

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于乌什驻办事大臣，阿克苏驻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各一人，叶尔羌办事大臣二人，及章京、卡伦侍卫等。满洲营设副都统一人，统健锐营前锋参领、副参领等，安西满洲营佐领五品官、索伦五品官、察哈尔佐领等，绿营总兵、游击以下各官。又于和阗驻领队总兵官及游击以下。又喀什噶尔驻总兵、理回疆事务大臣、协办大臣各一。满洲营设副都统一，领队侍卫二。领队侍卫兼统索伦兵。索伦设委署副总管及佐领各二，察哈尔总管一，副总管二，及护军校以下。绿营设提督及都司以下官。英阿萨尔驻领队总兵官一，兼统索伦、察哈尔、绿旗兵。又于库车、哈喇沙尔、辟展并驻办事大臣。初，台站之改，属辟展者凡六。每台置外委千、把总一人。叶尔羌西路南北路卡伦六，各置坐卡侍卫一人，东西南三路凡二十一台，各置笔帖式一人。沙雅尔南路卡伦一。库车东路至哈喇沙尔西凡十台。台置笔帖式一人。每台、卡俱置防守兵，多至十人，少或一人，俱有供役回人十户。寻各官兵归并乌什、阿克苏，止驻一章京及游击以下，旋改驻协办大臣及领队侍卫等。喀什噶尔之总理大臣移驻乌什之永宁，寻改设办事大臣二人。三十一年，撤回索伦兵，改遣健锐营兵九百人换防，并令健锐营翼领一人，正副委署参领十八人，护军校二十四人，统兵分驻各回城。四十四年，裁辟展办事大臣，改设领队大臣。旋设吐鲁番屯田都司以下官。

道光八年，以阿克苏为南路适中之地，增兵一千，移柯尔坪防兵五百归阿克苏，裁拜城参将以下弁兵，共新旧防兵二千二百人，守卡借差兵外，得练兵一千三百人，控制各路。九年，于喀什噶尔边增八卡伦弁兵。寻以八卡伦内喀浪圭、图舒克塔、乌拍拉特三处通霍罕要路，于明约洛建堡，设都司一人，绿营兵二百人驻守。阿尔瑚马厂三处建堡，置兵二百或六十人。叶尔羌属卡伦七，以亮葛尔、库库雅尔为通夷要隘，英吉沙尔属卡伦五，惟乌鲁克为要路，皆建土堡兵房，设千总官，其次设把总、外委，驻守兵多者六十人，少者十五或十人。

咸丰三年，以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余人，岁饷一百四十五万，军兴后馈饟艰难，谕陕、甘赴口外驻防官自是年始，即行停止。其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八城防兵，由乌鲁木齐驻防满洲兵、绿旗兵酌拨。四年，改定新疆南路换防兵制。增伊犁满洲兵二百人，乌鲁木齐绿营兵千二百人，满洲兵三百人。裁叶尔羌、喀什噶尔、乌什、阿克苏四城防兵一千人。七年，以喀城肃清，撤回土尔扈特蒙兵，留伊犁官兵防守。八年，令南路换防官兵自是年始，分六年抽换，以节繁费。天山以南，为回部所居，自设台站、卡伦，无俟重兵防守。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英阿萨尔咸

以满、汉兵协力守边。他如和阗、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辟展则守以绿旗兵。凡满洲营驻防兵，以三年更换，绿旗营驻防兵，以五年更换。此南路之制也。

同治以来，回疆不靖，钦差大臣左宗棠次第殄平之，新疆渐归版籍。光绪初年，改省议起。左宗棠拟令将军率旗营驻伊犁，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并统绿、旗各营。迨八年收复伊犁，从谭钟麟、刘锦棠言，于南北两路增设额兵，其旧有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悉予裁汰。即自哈密至伊犁都统暨诸大臣名额亦酌撤之。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拉乌苏等处所余旗丁，归并伊犁满营，均改从各省驻防将军营制。十一年，行省制成。伊犁旗营实存勇七千，留其精壮，改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以提督、总兵分领之。伊犁开屯由此始，而旗屯居其一焉。盖新疆自藩部迄于设行省，综其驻防旗兵制度，约略如此。

其藩部兵制，曰内外蒙古，曰青海，曰西藏。内外蒙古之兵，设旗编次，略同内八旗。每旗设札扎克一人，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之。协理旗务二或四人，亦台吉以上充任。按丁数编为佐领。设佐领一，骁骑校六。每六佐领设参领一人。佐领较多者，设章京、副章京。各率所属以听于扎萨克。内扎萨克蒙古凡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科尔沁六旗，分左右二翼，二翼又各分前后旗。崇德元年，设左翼旗、左翼前旗、右翼旗、右翼前后旗。顺治六年，设左翼后旗。郭尔罗斯前后二旗，杜尔伯特一旗，扎赉特一旗，皆顺治五年设。扎鲁特二旗，左翼崇德元年设。土默特二旗，左翼崇德元年设，右翼顺治二年设。喀汛喇汛三旗，右翼崇德元年设，右翼顺治五年设。喀尔喀左翼一旗，康熙三年设。奈曼一旗，敖汉一旗，皆崇德元年设，左翼顺治五年设，康熙中增设一旗。翁牛特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一旗，皆崇德元年设。巴林左右二旗，顺治五年设。克什克腾一旗，顺治三年设。乌珠穆沁二旗，右翼崇德六年设，左翼顺治三年设。浩齐特二旗，顺治三年设左翼，十年设右翼。阿巴哈纳尔二旗，康熙四年设左翼，六年设右翼。阿巴噶二旗，崇德六年设右翼，顺治八年设左翼。苏尼特二旗，崇德六年设左翼，七年设右翼。四子部落一旗，顺治八年设。乌喇特右翼一旗，顺治十年设。茂明安一旗，顺治元年设。乌喇特前中后三旗，顺治五年设。鄂尔多斯七旗，两翼、中旗、前旗、后旗皆顺治六年设，雍正九年增设一旗。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崇德元年设，后置副都统，隶绥远城将军辖之。是为内蒙古兵制。

外扎萨克蒙古，喀尔喀四部，凡八十六旗。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二十旗为中路。康熙三十年，设十七旗。逮雍正间，递增至三十八旗。寻分二十旗属三音诺颜部，存十八旗。乾隆初，复增二旗，于本旗外分十九扎萨克掌之，仍统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二十三旗为东路。康熙三十年，设十二旗。其后增至二十一旗。乾隆间，递增二旗，于本旗外分二十二扎萨克掌之，仍统于车臣汗。扎萨克图汗部十七旗为西路。康熙三十年，设八旗。逮雍正间，递增至十五旗。乾隆时，递增二旗，于本旗外分十六札萨克掌之，仍统于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亲王部二十二旗，雍正十年设，即于土谢图汗部内分辖二十旗。乾隆初，增二旗，于本旗外分二十一扎萨克掌之，仍统于三音诺颜札萨克亲王。乌兰乌苏、厄鲁特部二旗，康熙二十五年分设。乾隆间，隶移乌兰乌苏并隶三音诺颜部。贺兰山厄鲁特一旗，康熙三十六年设。青海厄鲁特部二十一旗，雍正三年设二十旗，乾隆十一年增设一旗。青海游牧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一旗，喀尔喀部一旗，皆雍正三年设。哈密一旗，康熙三十六年设。吐鲁番一旗，雍正十年设。都尔伯特十四旗，乾隆十八年编设。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编设。康熙十三年，定每年春季，王、贝勒以各旗下台吉兵丁合操。乾隆元年，谕内扎萨克六会，防秋兵丁各备牧马器械，分二班，锡林郭勒、乌兰布、伊克昭三会为一班，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会为一班，以大扎萨克为盟长，每年遣大臣会同盟长，按旗察阅兵丁。其喀尔喀四部，游牧防守兵万人，遣参赞大臣同喀尔喀将军、贝勒、公等分年简稽军实。三年，命赏六会防秋牧马之兵，视康熙间成例，分给弓矢、衣服、银两有差。五十一年，谕蒙古兵丁应习围场者，车臣汗、土谢图汗二部，由库伦办事王、大臣，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二部，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等分领练习，并令各部落汗、王、公选大台吉各四人，小台吉十人，赴木兰围场。道光三年，从陕西总督那彦成言，以青海二十四旗分左右二翼，每翼设盟长、副盟长，每六旗设霍硕扎噶尔齐，每三旗设一梅勒，每旗设一甲喇，各旗兵按人数之多寡，随官兵番值巡防。十一年，允杨遇春请，

以蒙古兵五百人析为二班，分防八卡。十五年，谕令察哈尔兵丁选补缺额，与札扎萨克游牧共卫北边。同治十年，谕边外各路台站，都统或盟长分任管辖。每台额定骆驼百头，马五十匹，戈壁地备骆驼百五十头。此内外蒙古及青海兵制也。

蒙古各盟，当雍、乾时，征讨准、回，资其兵力以集事。自俄人阑入，乌兰海南北并受羁牵，喀鲁伦东西侵为田牧，杂居无限，卡伦鄂博，盖同虚设矣。

西藏旗兵，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前后藏各设番兵千。定日、江孜各设五百。前藏领兵者曰戴琫，其下如琫，又下甲琫、定琫。原置戴琫三人，二驻后藏，一驻定日，复增戴琫一人，驻江孜。前藏番兵，游击统之。后藏及江孜、定日，都司统之。原有唐古特兵，归戴琫督练。初制，每番兵千，弓箭三之，鸟枪七之。嗣选唐古特兵三千，鸟枪、刀矛各半。至是新设额兵三千，每千人五成鸟枪，三成弓矢，二成刀矛。其唐古特兵，由驻防将领督同番目教练。前藏驻游击、守备各一，千总二，把总三，外委五。后藏驻游击、都司各一，守备三，千总二，把总七，外委九。是年，以福康安疏请江孜增守备一，外委一，兵三十人，定日增守备一，把总一，外委一，兵四十人。寻用和琳疏言，定日要隘曰辖尔多，曰察木达杏岭，曰古喇噶木洞，曰宗喀，每处各设定琫一人，番兵二十五人。此西藏兵制大略也。

当乾隆十五年，始除西藏王爵，设驻藏大臣，以达赖喇嘛统前藏，班禅统后藏。前后藏凡设四汛，游击、都司、守备、千把总、外委十六人，兵丁六百六十人，戴琫、如琫、甲琫、定琫百六十六人，番兵三千人，骑兵五百人，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参制之。咸、同以后，廓尔喀崛强于西，英吉利侵轶于南，中朝威力羁縻而已。

八旗官兵额数，代有增减，举其最近者以见例。光、宣之季，实存名数，职官约六千六百有奇，兵丁十二万三百有奇。八旗各营印务参领虽设专职，大率参领、副参领兼之。印务章京、印务笔帖式亦兼职。亲军校、亲军、拜唐阿等在各旗支饷，实于他所供差。其醇王园寝守护兵，光绪间始增设前锋、护军统领诸职，虽已汰去，而设官已久，职亦较崇，仍序列之。其他不具录云。

镶黄旗满洲，都统一，副都统二，印务参领二，参领、副参领各五，印务章京八，佐领八十六，骁骑校八十六，印务笔帖式八，凡二百有三人。领催四百二十八，马甲千五百六十二，随甲八十六，养育兵二千二百二十七，亲军校十一，亲军百五十八，弓匠长七，弓匠七十八，仓甲二十五，通州十九，清河六。余如通州领催，备宴马甲，盔、镞、鞍、骰头、箭、铁诸匠，拜唐阿分网户、粘杆、备箭，一人至九人，陆军部承差三人，凡四千六百三十人。

正黄旗满洲，自都统至印务章京及笔帖式并同镶黄旗，惟佐领九十三、骁骑校九十二，为小异，凡二百十六人。领催四百六十二，马甲千六百二十八，随甲九十三，养育兵二千三百九十三，亲军校十一，觉罗亲军四，亲军百七十一，南苑骁骑校一，弓匠长八，弓匠八十四，余如南苑马甲，备宴马甲，仓甲，盔、镞、鞍匠，库使、守吏、酒吏、鹰手、鞭子手、亭兵，网户、粘杆拜唐阿等一至六人，陆军部承差一人，凡四千九百十二人。

正白旗满洲，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亦同镶黄旗，凡二百有三人。领催四百三十，马甲千四百十四，随甲八十六，养育兵二千二百四，亲军校十一，觉罗亲军五，亲军百五十六，弓匠长十，弓匠七十六，仓甲三十，通州二十，清河十。余如南苑马甲，备宴马甲，骰头、鞍、箭、盔诸匠，鞭子手，网户、备箭拜唐阿，传事兵等一至十二人，陆军部承差三人，凡四千四百八十八人。

正红旗满洲，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七十四，凡一百七十九人。领催三百七十，马甲千二百八十七，随甲七十四，养育兵一千八百八十八，亲军校十六，亲军百三十二，弓匠长二，弓匠七十二，仓甲二十七，通州十九，清河八。余如南苑马甲，守吏，库使，传事兵，粘杆、宰牲拜唐阿等一至九人，凡唐三千八百九十五人。

镶白旗满洲，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八十四，凡一百九十九人。领催四百二十，马甲千四百十四，随甲八十四，养育兵二千一百八十，亲军校十三，亲军百五十四，觉罗亲军二，弓匠长二，弓匠七十二，帐房头目二，仓甲二十七，通州二十，本裕仓七。余如镞、盔诸匠，鞭子手、传事兵、渡吏、亭兵，备箭、宰牲拜唐阿等一至四人，陆军部承差三人，凡四千三百九十七人。

镶红旗满洲，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亦同镶黄旗，凡二百三人。领催四百三十，马甲千五百四十八，随甲八十六，养育兵二千二百四，亲军校十九，觉罗亲军三，亲军百五十，弓匠长六，弓匠八十，仓甲二十七，通州二十，本裕仓七。余如盔匠、镞匠、鞭子手、南苑马甲、承差、传事兵、亭兵、宰牲拜唐阿等一至四人，凡四千五百七十七人。

正蓝旗满洲，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八十三，凡一百九十七人。领催四百十七，马甲千四百九十一，随甲八十三，养育兵二千一百三十九，亲军校十七，觉罗亲军十一，亲军百四十，弓匠长二，弓匠八十三，仓甲十九，通州十七，清河二。余如镞匠、盔匠、鞭子手、承差兵、传事兵、亭兵、南苑马甲、守吏、拜唐阿、宰牲拜唐阿等一至五人，凡四千四百三十三人。

镶蓝旗满洲，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俱同镶白旗，凡二百有七人。领催四百三十九，马甲千五百九十，随甲八十六，公缺马甲二十四，恩缺马甲一，养育兵二千二百四十九，亲军校十五，觉罗亲军六，亲军百五十五，弓匠长六，弓匠八十八，余如南苑马甲、南苑领催、帐房头目、镞匠、鞭子手、酒醋局吏、库使、传事兵、亭兵、宰牲兵等一至八人，陆军部承差一人，凡四千六百九十人。

镶黄旗蒙古，都统一，副都统二，印务参领一，参领二，副参领二，印务章京四，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八，印务笔帖式四，凡七十二人。领催一百四十，马甲四百九十七，随甲二十八，养育兵五百九十二，亲军校四，亲军五十二，弓匠长一，弓匠二十七，余如长号达、长号、盔匠、鞍匠、网户、苑甲、承差、传事兵、亭兵等一至六人，凡千三百六十三人。

正黄旗蒙古，自都统以下至印务章京及笔帖式，并同镶黄旗，惟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四，凡六十四人。领催百二十，马甲四百五十二，养育兵五百八，亲军校四，亲军四十四，弓匠二十四，余如长号、拜唐阿、茶拜唐阿、鞍匠，一至七人，凡千一百七十一人。

正白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九，凡七十四人。领催百四十五，马甲四百八十七，随甲二十九，养育兵六百九，亲军校四，亲军五十四，弓匠长二，弓匠二十七，余如长号、拜唐阿达、拜唐阿、网户拜唐阿、南苑马甲、盔匠、鞍匠、亭兵等一至七人。凡千三百七十八人。

正红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二，凡六十人。领催一百十，马甲三百八十一，随甲二十二，养育兵四百六十，亲军校六，亲军三十八，弓匠长三，弓匠十八，余如南苑马甲、哈那器马甲、盔匠、粘杆拜唐阿、亭兵等一至五人，凡一千五十人。

镶白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俱同正黄旗，凡六十四人。领催一百二十，马甲四百四十，养育兵五百八，亲军校二，亲军四十八，凡千一百十八人。

镶红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如正红旗，凡六十人。领催一百十，马甲三百八十八，随甲二十二，养育兵四百五十九，亲军校三，亲军四十一，弓匠长一，弓匠十八，承差、盔匠各一，凡一千四十五人。

正蓝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三十，凡七十六人。领催一百五十，马甲五百四十四，随甲三十，养育兵六百三十，亲军校九，亲军五十一，弓匠长二，弓匠二十八，承差、盔匠、马甲、亭兵、蒙古通事兵各一，凡一千四百四十八人。

镶蓝旗蒙古，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五，凡六十六人。领催百二十五，马甲四百四十二，随甲二十五，养育兵五百二十七，亲军校五，亲军四十四，包衣护军校二，弓匠长一，弓匠二十二，鞍匠、盔匠、恩缺马甲、听差马甲、亭兵各一，凡千一百九十八人。

镶黄旗汉军，都统一，副都统二，印务参领二，参领、副参领各五，印务章京六，佐领、骁骑校各四十一，印务笔帖式六，凡一百有九人。领催二百五，马甲千六百八十一，随甲四十一，敖尔布三百二十八，养育兵九百三十七，蓝甲三十九，弓匠长六，弓匠三十一，炮手四十，余如更夫、承差兵、拜唐阿、铜匠、盔匠、鞍匠、亭兵等一至五人，凡三千三百三十二人。

正黄旗汉军，自都统以下至印务章京及笔帖式，并同镶黄旗，惟佐领、骁骑校各四十，凡一百有七人。领催二百，马甲、随甲千六百八十，敖尔布三百二十，养育兵九百十四，蓝甲三十一，弓

匠长三，弓匠三十六，炮手四十，余如更夫、承差兵、拜唐阿、备箭拜唐阿、铜匠、盔匠、鞍匠、听差兵、亭兵一至十二人，随印外郎一人，凡三千二百六十人。

正白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亦同镶黄旗，凡一百有七人。领催二百，马甲千六百四十，随甲四十，敖尔布三百二十，养育兵九百十四，蓝甲五十二，弓匠长二，弓匠三十八，炮手四十，余如更夫、承差兵、拜唐阿、铜匠、盔匠、鞍匠等一至六人，随印外郎三人，凡三千二百六十八人。

正红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二十八，凡八十三人。领催百三十八，马甲千一百五十三，随甲一，敖尔布二百二十，蓝甲五，养育兵六百四十一，弓匠长八，弓匠十四，炮手三十九，余如更夫、拜唐阿、盔匠、鞍匠、亭兵、承差兵等一至五人，凡二千二百三十二人。

镶白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三十，凡八十七人。领催百五十，马甲千二百三十，随甲三十，敖尔布二百四十，养育兵六百九十九，弓匠长四，弓匠十五，炮手四十，余如更夫、备箭拜唐阿、承差兵、盔匠等一至五人，随印外郎一人，凡二千四百二十四人。

镶红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惟佐领、骁骑校各二十九，凡八十五人。领催百四十五，马甲千一百八十七，随甲二十九，敖尔布二百三十三，养育兵六百七十四，弓匠长二，弓匠二十，炮手四十，余如拜唐阿、更夫、承差兵、盔匠、亭兵，一至四人，随印外郎二人，凡二千三百四十二人。

正蓝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俱同镶红旗，凡八十五人。领催百四十五，马甲千一百九十四，随甲二十二，敖尔布二百三十二，养育兵六百七十六，弓匠长四，弓匠二十二，炮甲、炮手各二十，余如盔匠、马甲盔匠、公主门甲、更夫、拜唐阿、承差兵、亭兵等一至七人，凡二千三百六十二人。

镶蓝旗汉军，都统以下并同上，佐领、骁骑校亦同镶红旗，凡八十五人。领催百四十五，马甲千二百十八，敖尔布二百三十二，养育兵六百七十五，蓝甲十八，弓匠长五，弓匠二十四，炮手四十，余如更夫、拜唐阿、盔匠、匠役、亭兵等一至五人，随印外郎二人，凡二千三百七十六人。

圆明园随同办事营总二，营总六，护军参领八，副护军参领十六，委护军参领三十二，护军校、副护军校各百二十八，包衣营总一，包衣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各三，包衣护军校九，凡三百三十六人。护军三千六百七十二，马甲三百，枪甲四百，养育兵千八百二十六，包衣护军一百二十，包衣马甲三十，包衣养育兵六十，凡六千四百八人。

健锐营翼长四，正参领八，副参领十六，委参领三十二，番子防御一，前锋校、副前锋校各七十，凡百有二人。前锋千九百六十，委前锋一千，领催四，马甲八十一，养育兵八百三十三，凡三千八百七十八人。

内火器营管营长官二，正翼长、委翼长各一，营总四，正参领四，副参领八，委参领十六，护军校一百十二，凡一百四十八人。鸟枪护军二千五百十二，炮甲五百二十八，养育兵八百八十，凡三千九百二十人。

外火器营全营翼长一，委翼长一，营总三，正参领四，副参领八，委参领十六，护军校一百十二，凡一百四十五人。鸟枪护军二千五百三十，枪甲三百五十二，养育兵八百十八，凡三千七百人。

左右翼前锋营，左右翼前锋统领二，前锋参领、前锋侍卫各十六，委前锋侍卫八，空衔花翎十六，前锋校九十六，空衔前锋校八，蓝翎长四十八，委蓝翎长十六，印务笔帖式四，凡二百三十人。前锋兵千六百六十八人。

八旗护军营，护军统领八，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各一百十二，委护军参领五十六，空衔花翎一百十二，护军校八百八十二，空衔护军校五十六，蓝翎长一百十二，门笔帖式三十六，印务笔帖式十六，凡一千五百有二人。护军万四千八十一人。

八旗包衣属镶黄旗者，参领、副参领各五，佐领十一，管领十，章京一，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各五，护军校三十五，骁骑校十一，凡八十八人。领催七十九，护军四百，披甲千六百八十九，随甲十一，养育兵八十八，拜唐阿四百二十一，凡二千六百八十八人。属正黄旗者，参领、副参领各五，佐领十三，管领十，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委护军参领各五，护军校三十三，前锋校二，

骁骑校十三，凡九十六人。领催九十五，护军四百七十八，披甲千八百，随甲十三，养育兵八十九，拜唐阿等三百四十七，凡二千八百三十一人。属正白旗者，参领、副参领各五，佐领十二，管领十，护军参领、副护军参领、委护军参领各五，护军校三十三，前锋校二，骁骑校十二，凡九十四人。领催八十八，护军三百六十，前锋四十，披甲等千七百三十八，随甲十二，养育兵八十五，拜唐阿等六百三十五，凡二千九百五十八人。属正红旗者，参领五，佐领十一，管领十九，包衣达等十六，护军校六十，骁骑校十二，凡一百二十三人。领催三十四，护军八十五，马甲八百四十六，蓝甲三百三十二，蒙古护军七十，凡千三百六十七人。属镶白旗者，参领五，佐领十四，管领十一，包衣达等三十二，亲军校一，护军校八十，骁骑校十三，凡一百五十六人。领催七十四，护军百四十二，蓝甲五百六十六，白甲千一百三十一，拜唐阿三，凡一千九百十六人。属镶红旗者，参领五，佐领十七，管领六，包衣达等六十三，护军校五十八，骁骑校十二，凡一百六十一人。领催四十七，护军一百八，红甲千一百十八，蓝甲五百四十五，凡千八百十八人。属正蓝旗者，参领五，佐领六，管领七，包衣达等五十九，护军校一百三，骁骑校十六，凡一百九十六人。领催七十八，护军二百二十六，马甲千六百二十四，蓝甲七百六十一，拜唐阿十五，凡二千七百四人。属镶蓝旗者，参领五，佐领二十一，管领三十八，司库等九十二，护军校一百三十七，骁骑校十六，凡三百有九人。领催七十八，护军百八十九，马甲千三百八十六，蓝甲千二百八十二，凡二千九百三十五人。

醇贤亲王园寝翼领一，防御一，骁骑校一，凡三人。领催二，披甲四十六，凡四十八人。

以上凡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

清史稿卷一三一　志第一〇六

兵二

绿营规制，始自前明。清顺治初，天下已定，始建各省营制。绿营之制，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综天下制兵都六十六万人，安徽最少，闽、广以有水师故最多，甘肃次之。绿营隶禁旅者，惟京师五城巡捕营步兵。将军兼统绿营者维四川。有屯兵者惟湖南、贵州。其新疆之绿营屯防，始乾隆二十五年，由陕、甘陆续移往驻防。各省标兵规制，督抚得随时疏定。绿营战功，自康熙征三藩时，用旗、绿兵至四十万，云、贵多山地，绿营步兵居前，旗兵继之，所向辄捷。其后平定准部、回疆、金川，咸有勋绩。乾隆四十六年增兵，而川、楚教匪之役，英、法通商之役，兵力反逊于前。迨粤寇起，广西绿营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遇敌辄靡。承平日久，暮气乘之，自同治迄光绪，叠经裁汰，绿营之制，仅存而已。

京师巡捕五营，设步军统领一人，统左右翼总兵官以及十六门门千总，海淀、畅春园、树村汛、静宜园、乐善园设副将或守备各官不等，置兵共三千人。京城内九门、外七门，每门设千总二，门甲十或二十，门军四十人。左翼总兵统步军营巡捕南、左二营各汛官，凡兵三千六百有奇。右翼总兵统步军营巡捕北、右二营各汛官，凡兵二千五百有奇。

各直省营制，顺治元年，定直隶官兵经制，设直隶巡抚，标兵分左、右二营，游击以下八人。设宣府、正定、蓟州、通州、天津、山海关六镇总兵官及镇标守备、游击等，设紫荆关等七协副将及协标官兵，设拱极城等十七处参将，山永等营游击，巩华城等处守备、都司，分领各营兵。

定山东官兵经制，设河道总督，标兵分中、左、右三营，设副将或游击以下将领八，兵凡三千，备河防护运。山东巡抚，标兵分左右二营，设游击以下将领八，兵凡二千。设临清、沂州二镇总兵官及将领八，兵共二千四百有奇。设德州、青州、武定三营参将或守备将领八或六，兵共二千二百有奇。设登州水师营守备，登州、莱州、临清、济南各营游击或守备四，兵共一千二百有奇。初，山东与直隶、河南共一总督，康熙元年，设山东提督，寻并裁去，以巡抚兼任。

山西、江南、陕西官兵经制，并于顺治二年定之。山西设宣大总督及巡抚，督标分中、左、右三营，抚标分左右营，各设将领八，兵凡二千。设太原、平阳二协副将及协标官兵。设汾州等营参将、游击、守备，分领营兵。十三年，裁宣大总督，康熙元年，设山西提督，迭裁迭复，雍正九年，仍裁之，以巡抚兼任。

江南设漕运总督，江志、凤庐二巡抚，标兵及左右营如制，将领九或八人，兵共四千有奇，并设奇兵营、游兵营。设江南汉兵提督，分中、左、右、前、后五营，分设将领八，兵凡四千。设苏州、镇江、浦口、安庆、池太、东山、广德八镇总兵官，镇标兵及将领。设狼山等七协副将，金山、常州各营参将、游击、守备分领营兵。国初设江南江西河南总督。其后分合不常。康熙间，定为两江总督。又裁凤庐巡抚归并江苏。设苏松提督。寻定为江宁提督，增安徽提督，分辖营务。又裁安徽提督，改江南水陆提督，统全省官兵。先是，设操江巡抚，辖安庆等五府，滁、和等三州兵。后改安徽巡抚，以凤庐兵并属之。

陕西初设川陕总督，并辖四川兵，标兵分五营。别设西安、延绥、甘肃、宁夏四巡抚，标兵各分左右营，将领略如诸省。设延绥、固原、临巩、凤翔、汉羌、甘肃六镇总兵官，镇标兵亦分五营，将领如之，延绥又分设东西二协。设西安、庆阳等八处副将，宜君、阶州等各营参将、游击、都司及守备分领营兵。康熙时，迭改川陕总督，并辖山、陕、甘，寻改川陕甘总督。乾隆间，甘肃分设总督，以四川总督兼辖陕西兵，为川陕总督，复改陕甘总督。国初设甘肃巡抚，其宁夏、延绥巡抚先后裁撤，宁夏归甘肃，延绥归陕西。后又裁甘肃巡抚，陕甘统督兼总抚标兵。甘州置甘肃总兵官，寻改设甘肃提督。初设陕西汉兵提督及宁夏提督，分五营，皆设将领八，兵凡四千人。后改西安提督，又移驻固原，改固原提督云。

顺治三年，定河南、江西、湖广官兵经制。河南设巡抚，标兵分左右营，将领八，兵二千，制同上。设河南提督，标兵分中、左、右三营，设将领分统。设河北、南阳、开归三镇总兵官，标兵各分左右营，将领兵数如抚标制。设开封副将、守备以下将领七，兵一千人，河南卫辉、汝宁、归德各营各参将等，兵各一千。设磁州营都司，兵五百人，后属直隶嵩县等二营守备，兵三百或二百。先是，河南与直隶、山东共一总督，兼辖河南官兵。其后，或专设河南总督，或裁改之。至雍正十三年，仍为河南巡抚。

江西初设巡抚及南赣巡抚，标兵分左右营，设将领五人，兵凡千五百人。设江西提督，标兵分五营，营设将领八，兵凡五千人。设南赣、九江二镇总兵官，标兵分五营，各设游击以下将领官，兵如提标之数。设袁州等四协副将，分左右营，将领各八，兵凡二千人。设广德各营参将，抚州各水师营守备，兵六百人，南康等营守备兵三百人。康熙初年，裁南赣巡抚，以标兵属江西巡抚。七年，裁提督。十三年，复设。嗣增设抚建提督，旋裁之。并裁江西提督，以巡抚兼任。

湖广设总督，标兵分中、左、右营，将领各八，兵凡三千人。设湖北巡抚、郧阳巡抚、偏沅巡抚，抚标兵分左右营，将领官兵如江西抚标例。设湖广提督，标兵分五营，将领官兵如江西提标例。设荆州、郧阳、长沙三镇总兵官，辰州协副将，标兵各分中、左、右营，各设将领八，兵凡三千人。设黄州、承天、常德三协副将，协标兵各设将领七，兵凡千二百人。承天协后改安陆营。设汉阳等营参将将领各四，兵六百人。夷陵等营游击各设将领三，兵四百人。设三江口等营守备、把总，兵各二百人。康熙初，并湖广总督为川湖总督。其后四川总督不辖湖广，复设湖广总督。裁郧阳巡抚，以湖北巡抚统辖标兵。

顺治四年，定四川官兵经制。设四川巡抚，标兵分左右营，各设将领八，兵凡千三百人。设建昌、保宁、永宁、夔州四镇总兵官，镇标分三营，设将领八，兵凡二千人。设松潘、成都、重庆三协副将，协标兵分二营，设游击以下将领官兵。设威茂等各营参将、游击、守备，分领营兵。四川初仅设巡抚，驻成都府。川陕总督驻陕西，兼辖四川十四年。嗣设四川总督，驻重庆府。其间或并为川湖总督，驻荆州九年，移驻重庆十九年。或云川陕甘，或云川陕，迁改靡常。至乾隆间，定为四川总督。

顺治五年，定浙江官兵经制。设总督，标兵分三营，设副将或游击将领各八，兵共三千。设浙江巡抚，标兵皆二营，将领各八，兵共二千。浙江提督标兵三营，营设将领八，兵共三千。设定海、衢州二镇总兵官，标兵皆三营，营设将领八，共兵各三千。钱塘水师二营，台州水师三营，营设将领八，共兵各三千。衢州设水师左右路总兵官，标兵三营，游击以下将领分统营兵。设衢州、湖州、嘉兴等七协副将，标兵皆三营，营皆设将领八，每协共兵二千五六百。设金华、严州、处州三协副

将，标兵二营，将领各八，共兵皆千六百。设吉安等各营守备、参将，分统营兵。先是，设浙江总督，其后，改称闽浙，兼辖福建，裁改不常。雍正间，定为闽浙总督。

顺治七年，定福建官兵经制。设福建巡抚，标兵二营，将领八，兵凡二千。设福建水陆提督，标兵三营，营设将领八，兵凡三千。设汀州、泉州、铜山三镇总兵官，及援剿总兵官、中路总兵官，标兵各二营，各设将领八，兵二千。设福州、漳州、建宁三协副将，标兵三营，各设将领八，兵凡三千。设福州水师，及汀州、兴化、邵武、延平、闽安、同安七协副将，标兵各设将领八，兵凡二千。设福宁协副将二营，将领七，兵凡千八百人。设泉州等营参将、长乐等营游击，将领各八，共兵各一千。

顺治八年，定两广官兵经制。广东设巡抚，标兵二营，将领八，兵凡二千。设广东提督，标兵五营，将领八，兵凡五千。设广东水师总兵官，标兵六千，分左右二协，中、左、右三营。二协设副将，复分二营，设将领八，兵一千五百。三营水师，各设将领八，兵各一千。设肇庆、潮州、琼州三镇总兵官，标兵二营，将领八，兵凡二千。设韶州、惠州、高州、南雄四协副将，协标兵皆二营，将领各八，共兵各二千。惟南雄为一千六百。设肇庆、高州水师及吴川等营参将，柘林镇各营游击，将领各七，共兵各一千。设东莞、始兴等州县守备以下将领，兵二百至五百有差。广西设巡抚，标兵二营，将领八，兵凡千五百。广西提督，标兵分五营，将领八。兵凡四千有奇。设左右翼总兵官，并桂林暨南宁城守营。九年，增设浔梧、柳庆、思南三协，副将以下将领，兵各千二百；郁林、新太、河池三营参将以下将领，兵各六百；永宁、昭平二营参将以下将领，兵各四百；上思、三里二营守备以下将领，兵各二百；贺县营守备，兵百人。十年，定两广总督标兵分五营，中营设将领八，左、右、前、后营共将领八，兵凡五千。国初，置两广总督，康熙二年，专辖广东，四年，兼辖两广，雍正元年，复专辖广东，十三年，仍兼辖两广。

顺治十六年，定云、贵官兵经制。设云贵总督，标兵分中、左、右、前四营，中营设将领八，余三营将领八，兵凡四千。设云南巡抚，标兵二营，将领八，兵一千五百。先一年，贵州设巡抚，营制亦同。及是设贵州提督，标兵分左、右、前、后四营，左营设将领八，余三营将领八，兵凡三千。设大定、黔西、镇远、威宁四镇总兵官，标兵三营，将领八，兵各二千有奇。设贵阳城守协及平远、定广、铜仁、平越、安南五协副将，标兵二营，游击以下将领。设思南营等处参将、游击、守备，分统官兵。国初云贵总督，两省互驻。康熙元年，分置两省总督，自后或改或并。迨乾隆中，仍定为云贵总督。此直省绿营初制也。

雍正四年，靖逆将军富宁安于哈密置大小卡路八，西安总兵潘之善于沙州西南诸隘设哨探、置台站防夷。五年，以浙江绿营积弱，选山、陕、甘兵壮健者移驻之。十年，以苗疆辽阔，贵州改设总兵、游击，统辖丹江、台拱等营及铜仁、镇远、石阡各协，并新设上江、下江诸营协，隶古州，以镇摄之。十一年，谕各总兵官巡察营伍。乾隆五年，用湖广总督那苏图言，裁虚设战船，除私立提塘，及字识占冒口粮之弊。十六年，定哈密驻防兵制，于安、甘、凉、肃四提镇营分遣将弁廿余，兵二千往驻。二年一受代，四月、八月迭更半数，新旧相间，以资教练。回营时，镇臣核其勤惰，分别擢用之。十八年，陕甘总督尹继善疏陈西陲防务，宜慎选安西将材，多备枪弹，预蓄资粮，筑城垣，择畜牧，允行。二十四年，改安西提督为巴里坤提督，设哈密副将以下将领八，兵八百，余裁改有差。寻改设乌鲁木齐总兵官，分中、左、右营及城守营，隶巴里坤提督。凡巴里坤、乌鲁木齐将领官兵，归陕甘总督统属。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新入版图，屯兵驻守，制同内地，设懋功、绥靖、崇化、抚边、庆宁等营，置游击、守备等官，兵共二千六百有奇。四十九年，以陕甘总督福康安言，甘肃原设额兵五万六千六百人，陕西额兵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人，迭经移驻裁并，存兵五万五千九百余，减原额过半。嗣增兵万二千七百余，合旧存兵额凡七万人。而州县墩戍兵力犹单，请于平凉等府州县各增兵额，墩堡四十四座，于各标兵内酌选移驻，从之。旋议再增兵三千。又议陕、甘各营兵习弓矢、鸟枪、马上枪箭，每日在本营习技，五日小合操，十日大合操，演九进十连环阵法，练劲旅三万人。五十三年，谕提镇不得私立旗牌、伴当等名，致侵兵额。嘉庆四年，剿办教匪，各省额兵徵调四出，令各省召募补充。五年，陕西设宁陕镇总兵、副将以下官，咸如昔

制。十年，谕各督、抚、提、镇，以练习乡勇法练习绿旗兵。道光五年，谕直隶备战兵万五千三百有奇，演习车炮阵式。旋即议裁。十六年，谕直隶营兵以四成习弓矢，二成习步枪兼马枪，其刀矛二技，令藤牌军尽习之。二十二年，直隶芦台增设通永镇总兵官，以北塘、海口等十五营均归统属，分三营，设游击、守备等将领，新镇标兵凡五千四百余，专操水陆技艺。咸丰八年，河南归德营升为镇，设总兵官、左右营都司、游击等，马兵五百八十，步兵千一百有奇。同治元年，谕专设总督之直隶、江南、四川、甘肃及督抚同城之福建、广东、湖北，由总督会同提督节制。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各镇兵，就近由巡抚节制。四年，增安徽皖南镇总兵官，设将领弁兵如制。六年，谕宁夏镇绿营兵原额七千，陕西定边协原额千人，回匪乱后，存者寥寥，咸令补足。九年，改广东赤溪营为水师，隶阳江镇统辖，变通巡洋旧章。又移湖北武昌城守营分防金口、簰洲二汛。十二年，于山西南北二镇选兵一千，分二营，设将领训练。光绪十一年，以广西南边二千余里，原设隘一百九，分卡六十六，兵力犹单，分要处为三路，镇南关口关前隘凭祥土州为中路，自关以东诸隘为东路，以西诸隘为西路，就原有防军二十二营并为二十四营，以十二营专防中路，余十二营分防东、西路。广西提督自柳州移驻龙州。其城守营设游击及守备等。增设柳庆镇总兵官，驻柳州。

绿营历年增损规制，大略如是。其移驻编改节目不能覼缕以详也。

若其裁汰之数，自顺治中，所裁山西标兵四千余，陕、甘将领四十八，兵一万六百余，河南五百，湖广五千，江西三千，将领八，江南万九千余，将领百十七，其最多者也。余者海州一协，裁将领七，兵六百余，临清一镇，裁将领五，兵一千三，营兵五百；沂州镇裁将领九；临清城守营将领五，兵三百；寿张营兵二百。又裁江西及南赣抚标二营官兵，四川抚标、湖北及郧阳抚标各二营官兵，多少不等。康熙八年，裁辰常镇总兵，设辰州协标官兵。二十三年，裁崇明提督，设崇明水师总兵，定三营及奇兵营制。三十四年后，计所裁标兵，南赣镇千余，九江协九百余，铜鼓营兵八百余为最多，余者自四、五百以下，少至六、七人。乾隆中，裁抚标新设二营，余所裁最多三百余，最少十人、九人。嘉庆十九年，谕各标额兵六十二万四千余，较雍、乾以来所增实多，令督、抚、提、镇量加裁汰。于是次第减万四千有奇。二十五年，又谕各省勿糜饷以养额兵。道光中，裁陕、甘绿营马兵三千六百余。又裁山东、山西抚标及兖州等三镇，太原、大同二镇，东河河标，云、贵督、抚、镇、协各标兵额，暨福建水陆各营，浙江马、步兵，两广、江苏、安徽马、步、守兵各有差。

咸丰元年，曾国藩疏言：“八旗劲旅，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其额数常不过三十五万。缘营兵名为六十余万，其实缺额常六、七万人。乾隆中叶，增兵议起。向之空名坐粮，悉令补足，一举而增兵逾六万。经费骤加，大学士阿桂争之不得。至嘉庆、道光间，睹帑藏之渐绌，思阿桂之远虑，特诏裁兵，而两次所裁仅一万六千。请饬各省留强汰弱，复乾隆初制。”谕如所请，命各督、抚分三年裁复旧额，所裁之数，年终汇陈，不得再有空粮之弊。四年，裁山西马、步、守兵五千八百余，云南步、守兵三千九百余。同治八年，裁九江、洞庭、岳州、荆州等水师营，改城守营，并酌设陆汛。

光绪五年，左宗棠、杨昌浚疏言：“军兴未收制兵之效，由饷薄而额多，不能应时精练，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精与不练同。甘肃赋少兵多，军实向资他省，饷源稍绌，动滋事端。亟宜量减可裁之兵，以节饷糈，即以所裁军饷加所留之兵，庶可责其勤练。雍正中，甘兵定额较内地为多，后虽陆续裁减，计尚存马、步、守兵五万七千余。即须分成核减。”六年，丁宝桢言：“四川自军兴后，招募营勇，裁者少而增者多。同治间，楚、黔、川勇多至六万余。次第裁撤，至今存营勇二千九百余，尚可裁其什一。”是岁，湖南各营弁兵及水陆防勇次第裁者四千三百余，湖北裁者三千二百余，安徽陆续裁者约九千余。八年，张曜疏言：“裁汰勇丁，即可规复兵额，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九年，张之洞奏整顿山西绿营练军，裁湘军正勇千人，设筹资遣，寻复裁汰，综合前后裁兵约及六千人。时贵州制兵裁汰二成，守兵裁者三千二百余，战兵二千九百余。江西额兵万一千九百余，近始以制兵作练军，然长年调练，冒替弊生，遂有“兵只一人，人已三变”之诮。因定抚标选锋仍旧

操练，裁外属各营抽练之军，悉回原汛。

十一年，谕直省裁汰绿营，卞宝第言："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粤逆初起，不过二千人。合此巨数之兵，不能击少数之贼。广西如此，他可类推。自后发、捻、回、苗恣乱，绿营战绩无闻。今宜以渐变通营制，裁额并粮，以两饷挑一兵。如额兵一万，分二十营，一半驻守，一半巡防。无事则计日操防，有警则随时援应。绿营积习，无许复存。"

二十二年，谕："近者户部奏请裁兵，宜汰绿营七成，勇营三成。通谕以来，惟山东陈明分限五年裁减五成，此外酌裁无几。综合省兵勇尚八十万有余，岁饷约共三千余万。绿营积惰，久成虚设。当兹借款期迫，弃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因之国穷民蹙。各将军、督、抚亟应定限切实裁减以闻。"

二十四年，从胡燏棻等言，裁并绿营、练勇，选练新操。时山东兵额已陆续裁十之三。至是以不敷分配，未裁之二成，仍止不裁。于是山西以汰存兵额不敷防卡之用，请增练新军数营。恭寿亦言绿营弊深，屡裁而益弱，须藉民力以辅之，宜急行团练。

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奏汰绿营，言："绿营官皆选补，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亦如州县之于吏役，欲其整饬变化，服教从风，此必无之事。况绿营将弁熏染官习，官弁且不易教，况于兵乎！层层积弊，已入膏肓，既甚骄顽，又极疲弱，本难练成可用之兵，自非裁汰不可。惟有分年渐裁一策，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二十分之一，计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计成扣饷，按次销除，即以节省之饷，作缉捕营察之用。惟湖南镇＜⿰⿱⺮旱＞镇，系改土归流，无土著农户，除苗产外，地皆屯田，民皆兵籍，绥靖镇亦然，请于此两镇兵额不再裁汰，但将绿营改为勇营。所裁将领，可用者改隶勇营，不能带勇者，开缺或改官。使武职无把持之弊，合天下兵出于勇营之一途。更定营名，以符名实。"

二十九年，从徐世昌等言，以绿营挑改巡警。

宣统元年，步军统领衙门疏言："巡捕五营，原设马、战制兵万人。嗣因屡次裁并，中营见兵千五百人，内分马兵五百四十，战兵八百六十，简差战兵百人。南营兵千二百五十人，内分马兵三百二十，战兵三百三十，简差战兵百人。左营兵八百人，内分马兵三百二十，战兵三百八十，简差战兵百人。右营兵七百人，内分马、战兵各三百，简差战兵百人。惟南营汛地设巡警，后差务较简，请拨南营兵三百七十五人隶北、左、右三营，每营马兵各三百六十五人，战兵四百十人。"是年，免裁之镇＜⿰⿱⺮旱＞、绥靖二镇，定议改为续备军。此外，乾州、永绥、常德诸协，河溪、保靖等营，留兵各三、四百人，去绿营之名，改勇营规制，作为续备军。岳州、沣澧州等营，各裁将弁，存兵六十四人或至九十三人。其余抚、提、镇、协诸营，各裁统将一，以同城将领兼统余兵。湖北通省将领，副将五人裁去一人，参将七人裁二人，游击十七人裁五人，都司十一人裁三人，守备三十三人裁十人。其抚标各营尚未尽裁，俟分军裁汰。是年，裁江北旧役卫兵左右二哨兵。贵州绿营已裁二成，寻裁副将以下各官，归并四营，酌改六营，惟边防要地佐防军所不及者缓裁。

二年，浙江绿营裁汰后，尚余将领三百九十九，兵七千余，一律裁尽，收取马匹军械，改编巡防队八营。四川绿营次第裁尽，挑选精壮改练防军。湖广营已裁十成之七，一、二年后，即可裁尽。湖北自咸丰八年裁马兵改步兵，同治八、九年，先后裁撤水陆军二千一百有奇，马二百余匹，光绪十一年以来，又裁二千九百有奇，马、步、战、守兵七千六百有奇，马八百八十余匹，实存马、步、守兵共七千余，马千六百六十匹，以后分年裁尽。寻湖北之汉阳协兴国等营，湖南之衡州协保靖等营，副将以下各官，一律停补。裁福建绿营，计至宣统六年裁尽，现存将领三百八十人，步、战、守、舵、炊、兵夫五千九百有奇。直隶绿营，于同治年间改为练军。光绪以来，通永等镇分年裁减，至二十九年，实存马、步、战、守兵二万六千余人。其天津城守及葛沽、通永、通州、北塘等凡十一营，当庚子之变，溃散无余，遂悉裁撤。此外各营均十裁其三，复裁将弁三百十四人。其大沽六营，庚子年伤亡过甚，亦全裁之，改设巡警。

三年，直隶绿营尚存官弁七百余，兵六千六百余，实行裁汰，惟淮、练、巡防各营，暂仍其旧。四川关外原设台兵，向由绿营拨派，共三十九台，将弁兵丁，一律裁撤。福建绿营，豫定裁尽年限，所节之饷，编练巡防队。江西亦拟裁尽绿营。甘肃边要，陆军尚未成镇，仅存马、步、守兵万七千

余，资其防制之力，暂从缓裁。山西绿营所存无几，分三年尽裁之。江南绿营亦然，惟徐州镇标缓撤。山东以全裁绿营情事窒碍，因请缓裁。广东绿营，三江、崖州二协，儋州营，督标中营均免裁。其余十减其四，将领五百余，除边要及兼防营之缺缓裁，余悉停补，改练陆军。广西绿营，自光绪二十九年裁后，仅存抚、提标将领五或四人，兵四五十人，左江、右江两镇将领各二人，兵各二十人。此历朝裁兵大较也。

绿营积重，沿数百年。同治中兴以后，疆臣列帅，惩前毖后，渐改练勇巡防之制。光、宣间屡加裁汰。宣统三年，武昌事起，陆军部疏言时局艰危，各省绿营、巡防队一律从缓裁撤。绿营之制，遂与有清相终始云。

直隶总督统辖督标四营，节制一提督、七总兵，兼辖保定城守，热河、喀尔沁、吉林、奉天捕盗，永定河、运河等营。

督标四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保定城守等营。新雄营，涿州营，拱极营，良乡营，中路，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张家口，独石口。热河喀尔沁等营。乌兰哈达，塔子沟，承德府，平泉州，三座塔，多伦诺尔厅。吉林捕盗营。宾州厅，五常厅，敦化县，双城厅，伊通州。奉天捕盗营。昌图府，新民厅，海城厅，承德县，开原县，铁岭，辽阳州，锦县，宁远州，义州，广宁县，盖平县，复州，金州厅，怀德县，奉化县，唐平县，海龙厅，凤凰厅，安东县，宽甸县，怀仁县，通化县，兴京，岫严州。永定河、运河等营。北运河务关厅，杨村厅，通惠河漕运厅，南运河。

直隶古北口提督统辖提标四营，节制七镇，兼辖河屯一协三屯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密云城守营，顺义营，承德府河屯协左营、右营，唐三营，三屯营，喜峰路，燕河路，建昌路，八沟营，建昌营，赤峰营，朝阳营，昌平营，居庸路，巩华营，怀柔路，汤泉营，古北口。

马兰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遵化等营。镇标左营、右营，遵化营，蓟州营，曹家路，墙子路，黄花山，余丁营。

泰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紫荆关等营。镇标左营、右营，水东屯营，紫荆关，白石口营，广昌营，插箭岭，矾山营，易州营，房山营，涞水营，马水口，沿河口。

宣化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独石口、多伦诺尔二协，蔚州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独石口协左营、右营，镇安营，龙门所营，云州堡，马云堡，镇宁堡，松树堡，滴水堡，赤城堡，君子堡，靖安堡，多伦诺尔协中营、左营、右营，蔚州营，东城营，宣化城守营，怀来营，怀来城守营，岔道营，龙门路营，怀安营，左卫营，柴沟营，西阳河堡营，张家口营，万全营，膳房堡营，新河口堡营，洗马林堡营。

天津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河间、大沽二协，务关等营。镇标左营、右营，四党口营，河间协左营、右营，郑家口营，景州营，大沽协前左及中左、后左、前右、中右、后右六营，葛沽营，祁口营，务关营，霸州营，武清营，静海营，旧州营，天津城守营。

正定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固关等营。镇标左营、右营，固关营，龙泉关营，倒马关营，忠顺关营，龙固城守营。

大名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开州协、大名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开州协，杜胜营，东明营，长垣营，大名城守营，广平营，顺德营，磁州营。

通永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通州、山永二协，北塘等四营。镇标左营、右营，通州协左营、右营，张家湾营，采育营，三河营，山永协左营、右营，山海路营，石门路营，蒲河营，乐亭营，北塘营，丰顺营，玉田营，宝坻营。

山东巡抚兼提督，驻济南府，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登荣水师一协。

兖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沂州一协、泰安等六营。镇标左营、右营，沂州协，泰安营，台庄营，济南城守营，武定营，安东营，沙沟营。

登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文登等七营。镇标左营、右营，文登营，胶州协，莱州营，即墨营，青州营，宁福营，寿乐营。

曹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临清协、德州等营。镇标中营、右营，临清协，德州营，东昌

营，单县营，寿张营，濮州营，高唐营，梁山营，巨野营，桃源营。

河东河道总督统辖河标三营，兼辖济宁城守及运河、怀河、豫河等营。

河标中营、左营、右营，济宁城守营，运河营，怀河营，黄河北岸、下北河、黄沁河、阳封，豫河营上南河，中河下、南河。

山西巡抚兼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精兵两哨、口外七厅捕盗营。

太原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蒲州、潞安二协，太原等营。镇标左营、右营，蒲州协，运城营，吉州营，潞安协，泽州营，东阳营，粟城营，太原营，平阳营，隰州营，汾州营，平垣营，孟寿营，东滩营，平定营。

大同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杀虎口一协、新平路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杀虎协左营、右营，宁武营，偏关营，镇西城，河保营，保德营，水泉营，平鲁营，靖远营，归化城，新平路，天城营，阳和营，浑源营，得胜路，丰川营，助马路，怀仁城，北楼营，东路，忻州营，灵丘路，山阴路。

河南巡抚兼提督，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开封营。

河北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河南城守等营。镇标左营、右营，河南城守营左营、右营，卫辉营，彰德营，陕州营，内黄营，嵩阳营，王禄店营，滑县营。

南阳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荆子关、信阳二协，汝宁等营。镇标左营、右营，荆子关协，卢氏营，信阳协左营、右营，汝宁营，邓新营，襄城城守营，新野营，光州营，固始县营。

归德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永城等营。镇标左营、右营，永城营，考城营，陈州营。

两江总督统辖督标二营，节制三巡抚、一提督、九总兵，兼辖江宁城守一协、扬州、监捕二营。

督标中营、右营，江宁城守协左、右两营，奇兵营，青山营，浦口营，溧阳营，瓜州营，扬州营，盐捕营。

漕运总督统辖各卫所外，复统辖旗、绿、漕标三营，兼辖淮安城守等营。

漕标中营、左营、右营，淮安城守营，海州营，盐城水师营，东海水师营。

江苏巡抚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苏州城守营。

江南水陆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太湖、松北二协，松江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太湖协左营、右营，松北协，松江城守营，金山营，柘林营，青村营，平望营，江阴营，靖江营，孟河营，常州营，镇江营，松南水师营，南汇水师营。

狼山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通州等营。镇标中营、右营，通州水师营，掘港水师营，泰州营，泰兴营，三江水师营。

苏松镇水师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海门一协。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海门协。

徐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中营，兼辖徐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徐州城守营，萧营，宿州营。

淮扬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清江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清江城守营，宿迁营，庙湾水师营，佃湖营，洪湖水师营，苇荡左营，苇荡右营。

福山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吴淞、川沙二营。镇标左营、右营，吴淞水师营，川沙水师营。

安徽巡抚兼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安庆一协，游兵、潜山二营。

寿春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六安等营。镇标中营、右营，六安营，颍州营，泗州营，庐州营，亳州营，龙山营。

皖南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徽州等营，镇标中营、右营，徽州营，池州营，芜采营，广德营。

江西巡抚兼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南昌城守一协。

九江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九江城守等营。镇标前营、后营，九江城守营，广信营，铅山营，饶州营，浮梁营，建昌营，广昌营，武宁营，瑞州营，抚州营，铜鼓营，南康营。

南赣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袁州一协、赣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后营，袁州协，临江营，赣州城守营，宁都营，南安营，吉安营，龙泉营，万安营，永丰营，莲花营，兴国营，文

英营，永镇营，横冈营，羊角营。

长江水师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五营，兼受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节制。提标中营，金陵营，裕溪营，大通营。芜湖营。

长江水师岳州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荆州营，沅江营，陆溪营。

长江水师汉阳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田镇营，蕲州营，巴河营。

长江水师湖口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镇标中营，安庆营，吴城营，饶州营，华阳营。

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镇标中营，江阴营，三江营，孟河营。

闽浙总督节制二巡抚、三提督、十二镇，统辖督标三营，兼辖抚标二营、南台水师营。

督标三营。中营、左营、右营，抚标左营、右营，南台水师营。

福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兼辖福州城守营，节制福宁镇标、福州城守及同安等营。

福建陆路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福州城守、兴化城守二协，泉州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福州城守协左营、右营，兴化城守协左营、右营，泉州城守营，长福营。

福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其左营系水师提督节制，兼辖海坛、闽安二协，烽火门四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海坛协左营、右营，闽安水师协左、右两营，烽火门水师营，桐山营，连江营，罗源营。

汀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邵武城守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邵武城守营左营、右营。

建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延平城守协、枫岭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延平城守协左营、右营，枫岭营。

漳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顺良协、同安等营。镇标中营，顺昌协，同安营，诏安，平和营，云霄营，龙岩营，漳州城守营。

福建水师提督节制三镇及福宁镇左营，广东南澳镇左营，统辖提标五营，兼辖金门协、铜山、湄州等营。镇标中营，左、右、前、后四营，金门协，铜山水师营，湄州水师营。

福建台湾巡抚节制二镇。

台湾镇总兵统辖镇标中营，兼辖台湾北路、台湾水师二协，台湾城守及台湾南路等营。镇标中营，台湾北路协中营、右营，台湾水师协中营、左营、右营，台湾城守营左营、右营，台湾南路营，台湾嘉义营，台湾艋舺水师营，沪尾水师营，噶吗兰营，台湾恒春营，台湾道标，台湾南路下淡水营。

澎湖镇外海水师总兵统辖镇标二营。镇标左营右营。

浙江巡抚统辖抚标二营，兼辖海防营。

浙江水陆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杭州等协、太湖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杭州城守协，钱塘水师营，嘉兴协左、右两营，湖州协左、右两营，安吉营，绍兴协左营、右营，乍浦水师协左营、右营，太湖水师营，宁波城守营，澉浦水师营，海宁水师营。

定海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象山协，镇海、定海城守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象山协左营、右营，石浦水师营，镇海水师营，定海城守营。

海门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台州协、海门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台州协中营、左营、右营，海门城守水师营，宁海营，太平营。

温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乐清、瑞安、平阳三协，玉环、温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乐清协，大荆营，磐石营，瑞安协左营、右营，平阳协左营、右营，玉环营左营、右营，温州城守营。

处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金华协、丽水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金华协左营、右营，丽水营。

衢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严州协，枫岭、衢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严州协左、右两营，枫岭营，衢州城守营。

湖广总督节制二巡抚、二提督、五镇，统辖督标三营。

督标中营、左营、右营。

湖北巡抚统辖抚标二营。

湖北提督节制二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黄州、汉阳二协，荆州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黄州协，蕲州营，汉阳协，荆州城守营，武昌城守营，德安营，兴国营，均光营，襄阳城守营，荆门营，安陆营。

郧阳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竹山协、郧阳城守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竹山协，郧阳城守营。

宜昌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施南协、远安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前营、后营，施南协左营、右营，远安营，卫昌营，宜都营，荆州堤防营。

湖南巡抚节制三镇，统辖抚标二营，兼辖凤凰等屯军营。

湖南提督节制三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长沙等协、澧州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长沙协左营、右营，乾州协左营、右营，镇溪营，河溪营，永顺协，常德协，龙阳城守营，澧州营，岳州营，九溪营，永定营，辰州城守营，古丈坪营。

镇＜□⺮旱＞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沅州、靖州二协，绥宁、长安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沅州协，晃州营，靖州协，绥宁营，长安营。

永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宝庆、衡州二协，临武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宝庆协，衡州协，临武营，宜章营，桂阳营，武冈营，岭东营。

绥靖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永绥协、保靖营。镇标左营、右营，永绥协中营、左营，芭茅坪营，保靖营左营、右营。

陕甘总督节制二巡抚、三提督、十一镇，统辖督标五营。

督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

陕西巡抚统辖抚标三营。

抚标中营、左右两营。

陕西固原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靖远等协、静宁等营。提标中营、左、右、前、后四营，靖远协，芦塘营，盐茶营，下马关营，八营，潼关协，金锁关，三要司，商州协中营、左营、右营，西安城守协左营、右营，盐至营，静宁营，马营监营，安定营，隆德营，西凤营，邠州营，长武营，庆阳营，泾州营，红德城守营，固原城守营，硝河城汛，平凉城守营，秦州营，利桥营，宜君营，化平营。

延绥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定边协、神木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定边协，靖边营，镇靖营，安边营，神木营，黄甫营，麻池潢营，高家营，镇羌营，波罗营，绥德城守营，延安营，鄜州营，延绥城守营。

陕安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镇安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镇安城守营，砖坪营，兴安城守营，镇坪营，孝义城守营，紫阳营，白河营，洵阳营。

河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洮岷协、循化等营。镇标左营、右营，洮岷协，阶州营，文县营，西固营，岷州营，旧洮营，循化宫，保安营，起台营，兰州城守营，巩昌营，临洮营，河州城守营。

汉中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宁陕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宁陕营，阳平关营，宁羌营，略阳营，留坝营，定远营，西乡营，华阳营，东江口营，汉中城守营，汉凤营，铁炉川营，佛坪营。

甘肃提督统辖提标五营，兼辖永固城守协，节制西宁等四镇。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永固城守协，甘州城守营，梨园营，洪水营，南古城营，山丹营，硖口营，大马营，察汉俄博营。

西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兼辖镇海协、西宁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

镇海协，哈拉库图尔营，西宁城守营，巴燕戎格营，巴暖三川营，贵德营，南川营，大通营，永安营，白塔营，碾伯营，威远营。

宁夏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兼辖中卫协、花马池等营。镇标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兼管城守营、城守营，中卫协，石空寺堡，古水井堡，花马池营，安定堡，灵武营，灵州营，同心营，平罗营，洪广营，玉泉营，广武营，兴武营，横城营。

凉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兼辖永昌、庄浪二协。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西把截堡，永昌协，宁远营，水泉营，新城营，张义营，镇番营，安城营，大靖营，土门营，庄浪协，俄博岭营，松山营，镇羌营，岔口营，红城堡，红水营，三眼井营。

肃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金塔、安西二协，肃州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金塔协，镇彝营，清水营，高台营，抚彝营，红崖堡，安西协，布隆吉尔营，桥湾营，肃州城守营，嘉峪关营，沙州营，靖逆营，赤金营。

甘肃新疆巡抚节制三镇，统辖抚标四营、玛纳斯协、济木萨等营。

抚标中营、左营、右营，城守协中营，喀喇巴尔噶逊营，玛纳斯协，济木萨营，库尔喀喇乌苏营，精河营，吐鲁番营。

新疆喀什噶尔提督节制三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回城、莎车二协，英吉沙尔等营。提标中营、左右两营、前营、城守营，回城协中营、左右两旗，莎车协中营、中左右三旗，英吉沙尔营，和阗营，玛喇巴什营。

新疆阿克苏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乌什协、哈喇沙尔等营。镇标中左右三营，城守营，乌什协，喀喇库车营，沙尔营。

新疆巴里坤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哈密协、古城等营。镇标中营、左右两营、城守营，哈密协，古城营，塔尔纳沁营，木垒营。

伊犁将军节制一镇，统辖军标二营。军标中营、左营。

伊犁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塔尔巴哈台协、霍尔果斯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绥定城守营，塔尔巴哈台协，霍尔果斯营，宁远城营。

四川总督节制一提督、四镇，统辖督标三营。

督标中营、左营、右营。

成都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统辖军标绿营二营，节制建昌、松潘二镇。军标左营、右营。

四川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三营，兼辖阜和、懋功、马边三协，成都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阜和协左营、右营，黎雅营，泰宁营，懋功协，崇化营，绥靖营，庆宁营，抚边营，马边协左营右营，存城营，万全营，平安营，成都城守营、右营，永宁营，泸州营，叙马营，建武营，普安营、右营，安阜营，峨边营、右营，镇远营，绵州营。

川北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绥定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绥定营，顺庆营，太平营，巴州营，广元营，潼川营，城口营，通江营。

重庆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夔州、绥宁二协，忠州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夔州协左营、右营，巫山营，梁万营，盐厂营，绥宁协左营、右营，酉阳营，黔彭或，邑梅营，忠州营。

建昌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会川等营。镇标中营、左营，会川营，永定营，越嶲营，宁越营，保安营，靖远营，泸宁营，会盐营，怀远营，冕山营。

松潘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维州协、漳腊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维州协左营、右营，茂州营，漳脑营，叠溪营，龙安营，平番营。

两广总督节制二巡抚、三提督、九镇，统辖督标五营，兼辖本标水师、绥瑶等营。

督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督标水师营，绥瑶营。

广州将军除统辖八旗驻防官兵外，节制南韶连镇标、潮州镇标、高州镇标、琼州镇标、惠州协标、肇庆协标、广州城守协、三江口协、黄冈协、罗定协、增城各二营，南雄协、钦州各一营，雷州左营，前山、永靖、连阳、惠来、骁平、潮阳、廉州、儋州、万州、和平、四会、那扶、永安、

兴宁、平镇、潮州城守、石城、阳春、三水、徐闻、绥瑶等营。

广东巡抚统辖抚标二营。

广东陆路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广州城守等协、增城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广州城守协左营、右营，三水营，惠州协左营、右营，和平营，肇庆城守协左营、右营，四会营，那扶营，增城营左营、右营，永靖营，永安营。

南韶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三江口、南雄二协，清远佛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三江口协左营、右营，连阳营，南雄协，清远营左军、右军，佛冈营。

潮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黄冈协、惠来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黄冈协左营、右营，惠来营，饶平营，潮阳营，兴宁营，平镇营，潮州城守营。

高州镇水师兼陆路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罗定协、阳江等营。镇标左营、右营，罗定协左营、右营，阳江营，硇州营，吴川营，电白营，东山营，阳春营。

广东水师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五营，香山等四协，新会、前山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香山协左营、右营，顺德协左营、右营，大鹏协左营、右营，赤溪协左营、右营，新会营左营、右营，前山营。

碣石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平海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平海营。

琼州镇水师兼陆路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崖州协、海口等营。镇标左营、右营，崖州协，海口营，万州营，儋州营，海安营。

南澳镇总兵分管闽、粤二省，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澄海等营。镇标左营隶福建水师提督节制，右营，澄海营左营、右营，海门营，达濠营。

北海镇水陆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龙门协、雷州等营。镇标左营、右营，龙门协左营、右营，雷州营，钦州营，白龙营，徐闻营，石城营，灵山营。

广西巡抚统辖抚标二营。

广西提督节制三镇，统辖提标中军一营，兼辖平乐、新太二协，全州等营。提标中军，平乐协左营、右营，富贺营，麦岭营，新太协，馗纛营，全州营，宾州营，三里营，上思营，东兰营，桂林城守营，龙州城守营。

左江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梧州、浔州二协，南宁城守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梧州协左营、右营，怀集营，浔州协左营、右营，南宁城守营，郁林营。

右江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镇安协、思恩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镇安协左营、右营，思恩营，隆林营，上林营，恩隆营。

柳庆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庆远、义宁二协，融怀等营。镇标左营、右营，庆远协左营、右营，义宁协左营、右营，融怀营，永宁营，柳州城守营。

云贵总督节制二巡抚、二提督、十镇，统辖本标三营，兼辖曲寻协、云南城守、寻沾等营。

督标中营、左营、右营，曲寻协左营、右营，云南城守营，寻沾营。

云南巡抚统辖抚标二营。

云南提督节制六镇，统辖提标三营，兼辖楚雄协、武定、大理城守等营。提标中营、左营、右营，楚雄协，武定营，大理城守营。

临元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元新、澂江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元新营，澂江营。

开化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广南、广西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后营，广南营，广西营。

腾越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永昌等二协、龙陵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永昌协左营、右营，顺云协中营、左营、右营，龙陵营。

鹤丽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维西协、永北、剑川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维西协左营、右营，永北营，剑川营。

昭通镇总兵统辖镇标四营，兼辖东川、镇雄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东川营，镇雄营。

普洱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威远、景蒙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威远营，景蒙营。

贵州巡抚统辖抚标二营，兼辖古州等十卫、都江、下江等营。

贵州提督节制四镇，统辖提标三营，兼辖大定等协、罗斛等营。提标左营、右营、前营，大定协左营、右营，平远协左营、右营，遵义协左营、右营，定广协左营、右营，罗斛营左营、右营，贵阳营，平越营，归化营，黔西营，安顺城守营，仁怀营，新添营。

安义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永安协、长坝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永安协左营、右营，长坝营，普安营，安南营，册亨营。

古州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上江、都匀二协，朗洞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上江协左营、右营，都匀协左营、右营，朗洞营左营、右营，黎平营左营、右军，荔波营，下江营。

镇远镇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清江等三协、台拱等营。镇标中营、左营、右营，清江协左营、右营，松桃协左营、右营，铜仁协左营、右军，台拱营左营、右军，丹江营左营、右军，思南营，凯里营，黄平营，天柱营，石阡营。

威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二营，兼辖毕赤、水城等营。镇标左营、右营，毕赤营，水城营。

绿营兵额，清初未定。考明代京军二十万余，外军九十九万余。顺治间不可考，大约视旧额约裁减十三四。康熙兵制，京巡捕三营经制马步兵三千三百，直隶各标兵三万七百，山西二万五千，川陕总督，陕、甘两巡抚及提镇各标兵八万五千九百七十八，四川四万，云南四万二千，贵州二万，广西二万，湖广四万，广东七万三千一百十人，江南总督，总漕，江宁、安徽两巡抚，京口将军四万九千八百五十，浙江四万三千四百五十，江西万五千，福建六万九千七百二十六，山东、总河及抚镇标兵二万，河南一万，都各省经制马步兵五十九万四千四百十四。逮乾隆二十九年，次第增加，各省多者一千至六千余，惟贵州加至万八千二百余，减者江西七百余，广东四百余，浙江二千余，福建三千余，都六十三万七千三百二十三。

至五十年，各省绿营兵额京巡捕五营一万，直隶三万九千四百二，山东万七千五百四，山西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二，河南万一千八百七十四，江南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江西万三千九百二十九，福建六万三千一百十九，浙江四万三十七，湖北万七千七百九十四，湖南二万三千六百四，四川三万千一百十二，陕、甘八万四千四百九十六，广东六万八千九十四，广西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云南四万千三百五十三，贵州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九，都五十九万九千八百十四，综计数减于旧者凡四万余。各省减者，自数百至数千不等，惟陕、甘减至万二千，则以四十六年新增者不在此数，而山东、河南、江南视旧额转多，盖河、漕标兵本定分额，此实并入各省中也。

嘉庆十七年，绿营都数为六十六万千六百七十一，视乾隆中叶增额六万余，各省均所有益，惟浙江减额千余。其江南总额，此分江宁七千三十九，南河万五千六百六十六，漕运三千六百八十一，江苏二万三千七百四十八，安徽八千七百三十八，总为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二，增旧额八千余。又旧额但举山东，此分山东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东河四千二百四十一，增额三千余，略可考见。十九年，山西等省共裁兵万五千四百余，内改马、战兵为步、守兵共千二百余。

道光初元，谕行裁汰，减额万余，复议裁改。二十九年兵额，直隶四万千三百三十五，山东二万五十七，河南万五千三百八十一，东河并入河南、山东。山西二万二千八百五，江苏三万八千一百八，安徽九千四百四十二，南河漕运并入江南。江西万二千四百七十二，福建六万千六百七十五，浙江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五，陕西二万四千七百二十，甘肃六万八千八百六十二，湖北二万五百五，湖南二万七千百十五，四川三万三千八百十一，广东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二，广西二万二千四百七十二，云南三万九千七百六十二，贵州三万六千四百七十七，都五十八万五千四百十二，京营万名在外。减于乾隆旧额且逾万矣。

咸丰军兴以来，绿营议裁。迄同治、光绪间，兵制一变，直省厉行简汰，顾不能悉废，存额尚不为少。再综近时绿营兵额，京巡捕营一万外，十六门门甲三百，十门军六百四十，凡万九百五十，直隶四万二千八百十，山东万七千八百七十五，山西万六千四十五，河南万四百六十八，江苏二万

五千七百七十，安徽九千三百六十四，江西万一千七百四十，长江水师万一千六十四，福建二万三千六百七十八，台湾八千二百六十八，浙江二万三千四百九，湖北万五千三百四十三，湖南三万零二十四，陕西万八千六百八十七，甘肃万二千七百二十五，新疆二万六千五百十五，四川三万千二百八十一，广东四万六千七百七十四，广西万四千一百十五，云南万二千五百七十二，贵州四万二千九百五，都四十六万二千三百八十二。取道光末年额较之，减于旧者几十二万，但旧额不及长江水师与台湾云。

清史稿卷一三二　志第一〇七

兵三

防军初皆召募，于八旗、绿营以外，别自成营，兵数多寡不定，分布郡县，遇寇警则隶于专征将帅，二百年间，调发征戍，咸出于此。若乾隆年台湾之役，乾、嘉间黔、楚征苗之役，嘉庆间川、陕教匪之役，道光年洋艘征抚之役，皆暂募勇营，事平旋撤。故嘉庆七年，楚北初设提督，即以勇丁充补标兵。道光十七年，以练勇隶于镇＜□⺮旱＞镇标，二十三年，以防守海疆之水陆义勇三万六千人仍遣回本籍，无防、练军之名也。道、咸间，粤匪事起，各省多募勇自卫，张国梁募潮州勇丁最多。咸丰二年，命曾国藩治湖南练勇，定湘军营哨之制，为防军营制所昉。迨国藩奉命东征，湘勇外益以淮勇，多至二百营。左宗棠平西陲，所部楚军亦百数十营。军事甫定，各省险要，悉以勇营留防，旧日绿营，遂同虚设。绿营兵月饷不及防勇四分之一，升擢拥滞，咸辞兵就勇。粤、捻既平，左宗棠诸臣建议，防营诚为劲旅，有事则兵不如勇，无事则分汛巡守，宜以制兵为练兵，而于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营屯驻，遂有防军之称。

练军始自咸丰间，以勇营日多，屡令统兵大臣以勇补兵额，而以余勇备缓急，尚无别练之师。至同治元年，始令各疆吏以练勇人数口粮，悉数报部稽核。是年，于天津创练洋枪队。二年，以直隶额兵酌改练军。四年，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六军，始定练军之名。各省练军乃踵行之。练军虽在额设制兵内选择，而营哨饷章悉准湘、淮军制，与防军同。其绿营制兵分布列郡汛地，练军则屯聚于通都重镇，简器械，勤训练，以散为整，重在屯防要地，其用亦与防军同，故练军亦防军也。

同治、光绪间，各省所增编防、练军，兵部、户部于光绪二十四年核其总数，直隶练军一万一千人，留防淮军三万一千人，新军一万一千四百人，毅军一万人；奉天练军一万一千四百人；吉林防军八千五百九十八人，练军四千四百三十八人，黑龙江练军七千九百七十一人，山西练军四千九百人，河南防军九千一百九十人，陕西防、练军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人，甘肃防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新疆防军二万七千八百四十五人，塔尔巴哈台勇营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四川勇营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人，云南防军一万五千三十三人，贵州练军九千四百八十六人，广东勇营一万一千八百人，广西勇营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人，湖南练军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人；湖北勇营一万二千六百九十人，新军一千九十三人；江西防军九千三百六十三人，安徽防、练军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人；江苏防军二万三千七百九十人，自强军三千一百七十人，得胜军三千人；浙江防军二万一千三百人，山东防军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人，福建防军一万五百四十人，各省防军、练勇凡三十六万余人，岁需饷银二千余万两。其后绿营兵屡加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于防、练军。光绪中叶后，防、练军改为巡防队。光、宣之间，又改为陆军。至宣统三年，各省巡防队犹未裁尽也。兹列同、光、宣三朝改设防、练军规画于篇，而以陆军新制附焉。

防军，同治元年，直隶省于大沽协标六营内选练五百人，复增至二千五百人，分为五营，营分十队，设总统一人，翼长二人，各营管带一人，副管带二人，正副令官二人，带队官十人，分队官二十人。沈葆桢于江苏省额兵一万二千人内严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为二班，一班调至省城操练，一班留防汛地，半年换班。其赴操者，酌加练费，较募勇之费不及其半，练成即调赴前敌助战。

二年，刘长佑以直隶省营务积年废弛，各营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乃改仿湘军成规，以五百人为一营，设营官、哨队官及亲兵，分别队伍旗帜，申明号令，改设六军，凡筑营结阵诸法，一

律请求。其步队营制，设营官一人，哨官四人，哨长五人，什长四十人，正兵三百六十人，营官亲兵五十人，哨官护兵四十人，营官自率中哨，凡五百人。其马队营制，设营官一人，帮办二人，督队官五人，每哨五棚，每棚什长一人，正兵九人，营官自率中哨，合伙兵、马夫凡三百十六人。保定练军马、步、守兵一千九百五十人为一军宣化练军，一千四百八十人为一军，古北口练军，二千四百十人为一军，大名练军一千二百三十四人为一军，正定练军一千四百八十人为一军通永练军，一千七百五十四人为一军，共编为六军。

五年，令遵化等处各驻防军，每军定为步队二千人，马队五百人，在督标、提标内选取，凡一万五千人，分为六军，颁练兵章程十七条，隶总督节制，以防畿辅。又于六军外续练防勇二军。以奉天留防队伍调补直隶练军缺额。其训练京营，由神机营量增兵额。是年，左宗棠以福建省绿营额冗饷薄，乃裁兵十成之四，即以裁饷加留营之兵，并营操练。

六年，丁宝桢于山东省增练马队三千人。

七年，以各省绿营日益孱弱，令各省以壮健练勇易之。令曾国藩经理直隶省练兵事宜，就全省绿营内抽练六千人，仿勇营规制，分地巡防。海防议起，调驻天津，分中、左、右、前、后五营，与勇营相犄角。

八年，曾国藩以军事既竣，宜练兵不宜练勇，而勇营良法为练军所当参用者，一、文法宜简。一、事权宜专。一、情意宜洽。减兵增饷，汰弱留强，严杜顶替之弊。于原有练军四千人外，古北口、正定、保定各练千人，统以东南战将。练成之后，分为四军。以二军驻京北，二军驻京南，俟功效既著，增练五千人。全省防营于未撤之九营外，以刘铭传全部淮军驻防张秋，以督标亲军炮队营及前营副营驻天津，以亲军炮队营驻大沽炮台，以盛字中军六营、左军三营，仁军二营，马队五营驻马厂、青县，于运河西岸筑炮台五座，驻盛字前军三营、右军三营、老左军一营，于沧洲驻乐字中、左各一营，其盛字营兼办屯田，以卫畿辅。是年，丁日昌以江苏省自淮军全部撤防以后，江苏抚标兵仅有一千六百余人，乃裁汰老弱，补以勇丁，分左右二营，练习洋枪及开花炮诸技。马新贻以江南全省额兵一万二千七百余人，分防各处，徒有其名，必须化散为整，始能转弱为强，乃于督标内选千人为左右营，浦口、瓜洲营内选五百人为中营，扬州、泰州营内选五百人为前营，驻省城训练，于徐州镇标内选千人为徐防新兵左右营，以地方之轻重，定练兵之多寡。刘锦棠以新疆全境自回民乱后，旗营零落殆尽，乃于乌鲁木齐创设标兵，于天山南北路各置额兵，新疆所有驻防旗兵，归并伊犁整顿，别以精骑重兵居中屯驻，为南北各路策应之师。崇实以四川省军事渐定，酌裁防军，选练旗、绿各营。

九年，曾国藩于直隶省增募马勇千人，分为四营，原有额兵增足万人，分练马队、步队，奏定各营哨之制，及底饷、练饷、出征加饷之制，为北方重镇。

十年，鲍源深以山西省抚标兵仿曾国藩直隶练兵之法，选练马队一营、步队二营，以次推行各镇。吴棠以四川全省额兵类多疲弱，乃归并训练，得精壮万人。王文韶以苗疆戡定，所有湖南省留防军三十营，分布于湖南、贵州接壤之区，又于抚标、提标内各选练精壮一营。

十二年，令陕甘督臣左宗棠、云贵督臣岑毓英各选所部勇丁，以补营兵之额。是时，中外臣工皆注意练兵。李宗羲谓勇与兵有主客聚散勤惰之异，未可易勇为兵。王恺泰谓各省练兵，宜令更番换防，云贵荡平以后，两省制兵亦宜换防调操，以杜久驻疲惰之渐。兵部诸臣会议，以同治初年创议练兵，京师神机营及直隶省六军，别筹练饷，特立营制。福建、浙江、广东、江苏等省，皆就所减之饷加于练军。河南、山西、山东、湖南等省，则按直隶之法，于额兵内抽练，于正饷外略加练费。甘肃省则因军事初定，先练千五百人。但各省所抽拨之兵过原额十之二三。若其余之兵，置之不问，终成疲弱。应令各省统兵大臣，已练之兵，以时休息，其未练者，次第调操，期通省额兵咸成劲旅。

十三年，都兴阿于奉天各城额兵内选练马队二千人，于各城八旗内选苏拉千人为余兵，俟客兵裁撤，再行增练。

光绪二年，崇实因奉天换防旗兵日久弊生，乃于岫岩、熊岳、大孤山、青堆子等处改设练军。

三年，允李庆翱之议，于河南省增设练军步队。

六年，令各疆臣酌量裁兵。各省防军自裁撤后，为数尚多。直隶、陕、甘须办边防，云南、贵州则防军较少，此外各省，均应大加裁汰。水师自设兵轮船后，旧式战船水师，亦分别去留。旋广西抚臣庆裕以广西省兵单饷薄，乃酌裁防军，以所节之饷，仿直隶练兵章程，在省标、提标内各选练二营，左右江两镇各选练一营。岐元以奉天省自同治间马贼四出肆扰，先后商调客军，增练旗、绿各营，而营制饷章未能画一。光绪五年，乃以直隶客军归并奉天省，合枪、炮、马、步各队，厘定营制编为奉字中、左、右、前、后马步队五营，中军增步队一营。丁宝桢因四川省自军兴以后川勇而外，益以湖南、贵州各军多至六万余人，事定次第裁并，至光绪三年，实存防军一万余人，须分守要隘，未可再裁。贵州防军，较他省为少，李明墀于光绪五年后，陆续裁汰四千余人。李瀚章以湖北省防军，若升字三营、忠义八营、武毅七营、水师七营，皆扼要驻守，不宜裁汰，就湖北通省额兵酌量裁去三千余人。裕禄以安徽省自捻寇平后，驻防皖南、皖北各军凡一万八千余人，次第归并训练，实存水陆防军万人。

以裁军补额兵，酌改练军。旋移抚福建，乃率贵州练军二千人赴闽，教练闽省制兵。谭钟麟以浙江省防军于光绪六年募足三十营，旋裁去四营，以练军十营驻温州，海门、省垣各一营，余皆归守汛地。是年，以各省防军岁饷甚巨，令统兵大臣一律严核，不得有吞蚀空额诸弊。

八年，崇绮裁并奉天各军，于八旗捷胜营及东边道标兵、蒙古练勇外，所有马步营中之南方防勇迁地勿良，乃裁并为一营，余悉遣归原省。任道熔于山东省抚标及兖、曹镇标内抽调步兵千二百人，分为三营，加饷训练。张曜、刘锦棠以伊犁收复，就关外营勇选练制兵，改行饷为坐粮，略更旧制，增马队重火器，设游击之师，复参用屯田法，以足军食。

九年，张之洞练山西省军队，由省标先练，扫除积习，为全省军营模范。李鸿章裁撤直隶省防军，除裁撤外，实存直字、荣字、义胜各营数千人，与淮军之亲兵及仁军、盛军、铭军、楚军等马、步、水师三十九营，分防各地。岑毓英以贵州苗疆多事，原设重兵数逾三万，积久废弛，专恃防军定乱，事定后，以防军归入制兵。云南省制兵，凡战兵九千余人，守兵七千余人，塘汛、堆卡零星散布，而巡防缉捕专任练军，乃以战兵屯聚于统将驻所，随时整饬。潘鼐裁并江西省防军，实存七千八百余人，每消续裁十余人，量为省并。曾国荃核广东省募兵之数，于光绪六年，张之洞曾募沙民千人守虎门，杨玉科增募千人及惠清营五百人，郑绍忠募安勇二千人，八年，募劲勇千人驻钦州，郑安邦续募千人，散布广州各属，其广东额兵实存九千余人。

十年，奎斌裁汰山西省两镇兵三千余人，挑练大同镇马、步队各一营，太原镇步队一营。

十一年，卞宝第裁湖南省绿营，选精壮为练军，给以双饷，其未足之额，以营勇补之。希元等抽拨吉林防军左右路马步营千五百人，又于未练之兵及八旗台站西丹内选三千人，编为吉字营，分左右二翼，修筑壁垒，归营训练。岑毓英以云南省沿边之防军一万六千人分编三十营，于每年瘴消之际，亲历边疆巡视防务。卞宝第分湖南全额兵之半，加以训练，编为巡防营。

十二年，刘秉璋以四川省防营渐染习气，所有寿字、武字等十营，巡盐五营，一律选练整饬。

十三年，穆图善整理东三省练兵事宜，每省挑练马队二起，步队八营，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足成四千五百人，以克鲁伯炮六十尊分配三省防营。刚毅裁并山西省额兵六千人，就饷练兵，抚标马队一旗，步队三营太原镇马队二旗，步队四旗大同镇马队七旗，步队二营，编列成军，其北路则以树字各营分地巡防。

十四年，岑毓英就云南省内地防军及边关勇营内共选练九千六百余人，以符通省战兵五成之数。而边境辽阔，分防尚属不敷，乃增练三十营，凡一万五千四百余人，分防腾越、蒙自各边及大理、普洱各府。

十五年，谭钧培更定云南省营制。云南防军，于光绪二年，刘长佑挑练战兵，以三百七十人编为一营。十年，岑毓英以督师出关，改编二百二十人为一小营，营分五哨，哨各四队，队各十人。十一年，合练军各营，以半防内地，半防边境，仍以二百人上下为一小营。凡调防八成战兵七十七营，留防粤勇十二营，猓黑防勇六营，西南土防二十五营。乃裁汰三成，归并整齐，以三营为一营，

每营分编五哨，中哨六队，余各三队，以散合整。凡战兵二十六营，粤勇五营，猓黑勇二营，土勇十三营。

十六年，张曜练山东省步队一营。

十七年，福润增练步队左营。鹿传霖以陕西省自经乱后兵制未复，乃酌留马步防军并练军各营，居中策应，各路马队，利于巡缉，乃改步队为马队以节饷糈，凡防、练军马队千五百人，在平原及北山扼要驻守。张煦以湖南省自湘勇回籍后，专恃防军弹压各路，凡防军万人，水勇二千四百余人，乃归并损益，互为声援。

二十一年，依克唐阿编定奉天省炮兵三哨，合原有之防军为五营，又以效力猎户二千人编为四营。是年，张之洞创练自强军十三营于江南，器械训练，悉仿欧洲。

二十二年，张之洞练洋操队二营于湖北。聂士成于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队三十营，仿德国营制操法，编为武毅军。

二十三年，张之洞以练军重在操演，令分防各营，以十之一更番来省，教以新操，俟练成后，转授各营。

二十四年，王毓藻练贵州军队，先就省防三营改习洋操，次第推及各营。王文韶挑留直隶全省淮练各军二万余人，编为二十营，分左右翼驻守大沽口及山海关，以练军三十三营分防内地及热河等处。色楞额以热河兼辖蒙古两盟十七旗，而马步防兵仅有千人，乃增练壮丁五百人为一营，马队五百人为二营，佐以炮队百人。增祺以福建省多山，新练防军宜重步队，参以炮队，增制过山快炮十二尊。胡聘之以东、直、秦、豫各省皆有防军，支饷自数十万至百万不等，而山西省屏蔽畿疆，仅有练军五千人，乃增练新军，固西路之防。荣禄因北洋四大军训练已成，分路驻防，以武毅军驻芦台为前军，甘军驻蓟州为后军，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新建军驻小站为右军，别练万人驻南苑为中军，军械不足，令江南机器局拨解新式快枪三千枝，快炮七尊，原有之淮军一万二千人防练军一万九千人，归并训练。刘坤一以江南省之江宁、镇江、吴淞、江阴、徐州五路防军悉改习洋操，所用军械统归一律。是年，令王大臣选京师神机营马步万人为选锋营。令北方各省营伍，由新建军遣员教习，南方各省营伍，由自强军遣员教习。东三省防练各营伍，由北洋武备学堂遣人教习。

二十五年，李秉衡上言：奉天、仁育二军，训练已成，应择地修筑营垒，俾成重镇。裕禄以直隶防、练各军为数太多，乃挑留马步精兵一万八百余人，编为练军步队十二营，马队二十营，更定营制，步队以三百人为一营，马队以二百余人为一营，凡三十二营，分为直隶练军左右翼，以通永镇总兵统左翼，天津镇总兵统右翼，其新建等军，仍与宋庆之二十五营各守原防。刘树堂以浙江防军云字、吉字、胜字、旅字各营凡十一营二十三旗，并为五军，名为两浙新军，用北洋武毅军操法训练。松寿以江西省防军有忠新等营二千余人，内江及赣防水师二千四百余人，武威等营旗三千余人，分布各路，乃在省城设全省营务处，为训练各军之总汇。刘坤一以江南各军归并为三十七营，加以新法教练，渐有成效。文兴以盛京八旗制兵汰弱留强，仿北洋练军新法教。练裕祥就四川驻防旗兵内选精锐为一营，阵法营制与防军一式。松寿以江西省新练防军三千人拨解南北洋新式枪炮，以资操练。黄槐森选广西省各军先就省标、提标及左右江各营挑练一千四百人，为各军模范。廖寿丰以浙江省宁波、镇海各营次第改习洋操，省防各军先练步队三哨、炮队一哨，凡标营及防练军，俟四哨教成，更番改练，推及全省。

二十六年，端方以陕西新练洋操之马步十三旗，分防南北山隘。是年，令各省疆臣严定将弁贪墨之刑，并整理浙江省防营积弊。

二十七年，李兴锐以江西防军人数不一，乃分为五路，厘定人数，以中军为常备军，前、后、左、右军为续备军，军各五营，营各五哨。刘坤一以江南武卫先锋军、江胜军各二千人为常备左右军，其余防军四十余营悉编为续备军。岑春煊以山西省兵制纷歧，有练军、防军、晋威军之判，乃仿北洋武卫军制，以省标三千人分左右翼为常备军，以太原、大同二镇兵共练三千人为续备军。魏光焘以云南省防军二十四营，营各二百五十人，改编为常备军十二营，营各三百人，旧有练军改为续备军，均练习洋操。丁振铎于广西省防军三营内选千人为常备军，各属防军，就人数多寡，练一

二队不等。郑华熙以贵州防军及威远营并练五营，凡千五百人，为常备军，东西路练军及缉捕营共二十九营，选练五千七百人为续备军，分防各隘。是年，设军政司于天津，总司直隶省淮、练各防军操防事宜。

二十八年，升允以陕西省新旧各军均已改习洋操，乃选精锐六旗为常备新军，其忠靖八旗两翼步队、武威两翼马队改为步队十二旗，以六旗为续备防军，六旗为续备长军。防军有地方之责，长军为开荒之需，以马队、炮队佐之。

二十九年，夏时以江西省新军仅有千二百人，江防重要，殊苦不足，九江为全省门户，乃别募一军，亦为常备军、合中、前常备两军共十营，专防省城及九江二处，以左、右、后续备三军分防各地。

三十年，曹鸿勋以贵州各军于光绪二十六年改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共二十四营，嗣因沿边戒严，增募防勇十九营，而筹饷艰难，遂每营酌减人数，凡防练军及亲兵减存一万五百余人，次第改习洋操。潘效苏于新疆标、防、巡、练各军三万二千余人内，选存正勇一万三千余人，于南北各路勻配分防。

三十一年，练兵处王大臣以山东省武卫先锋队二十营分防散漫，令择地屯驻，增募城镇。是年，命铁良校阅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各省防军、练军、陆军、旗兵、巡警兵。铁良遍阅各军，大都军械不一，操法亦未尽娴，旧营改练，进步甚迟。惟安徽练军二队，九江常备五营、湖北二镇较为生色。

三十三年，张之洞以沿江督捕营、下游缉匪营改编为水陆巡缉队。王士珍以江北巡防队改为步队六营、马队二营，其余淮海水师、练军卫队，悉仍其旧。锡良以云南防军二十七营、铁路巡防十一营、土勇一营、凡三十九营，次第改编新军，以全省防军每营二百五十人为定额，分南防、西防、普防、江防、铁路巡防为五路，凡四十七营。

宣统元年，以热河巡防强胜营改编常备军，以察哈尔原有之精壮、精健等营改编为巡防马队一营、步队二营。徐世昌以奉天巡防队分驻五路剿匪，旋合编为步队一标，其河防营亦一律改编。王士珍因江南防军步队六营、炮队二营改隶江北，乃合原有之巡防队及留防各营编为巡防第七营，共巡防步队八营，以备练成一镇，原有卫队，增募一哨，编为一营，尚有练军三百人，水师十棚，均改为巡防队。沈秉坤以云南防军内有各属之保卫队，系旧日团营，名为营队，实即乡团，未能遽改为巡防队。广福以伊犁军标汉队系金顺西征营勇之旧，其营制饷章均仿湘军，乃遵新章，以步队一营、马队二旗为左路巡防队，马队二旗为右路巡防队，分驻惠远、惠宁各城。袁树勋以山东省原驻淮军于光绪二十四年移防长江，新增防兵二营，驻兖、沂二府及德州，均当南北要道，未能遽裁。联魁以新疆筹饷维艰，就原有防营改编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又增编工程兵一队、马队一营，勉成一协。宝棻以山西省军队，向分太原、大同、口外三大支巡防队，乃归并分编为中、前、后三路，各以统领节制之，凡马步二十二队。吴重熹以河南省巡防营不合部章，就通省巡防步队二十八营、马队十二营分为五路，豫正左军为中路，南阳镇为前路，归德镇为左路，河州镇为右路，豫正右军为后路。赵尔巽以四川省防军二十九营编为六军，每军六营，分中、前、后、左、右、副中为六路，分驻防境。其防守宁远之靖字二营、游击步队二营，增募宁远之靖字后营，改为巡防副左路、副右路两军，每三营为一军。成都驻防满营亦改编巡防队三营，俾臻一律。瑞澄以江苏省各营练成一协外，尚有太湖水师巡防队、陆师左右巡防队，系陆路三旗及苏捕营卫队等先后改编者，乃次第换防调操，以免弛懈。

二年，岑春煊改编湖南省巡防队，酌定饷章，即日成军，其余缉私三旗改为南路巡防队。孙宝琦改编山东省巡防队，所有中、前、后、左、右五路，各就坐营之中哨改编，其炮队以快炮六尊为一队，各府州县巡勇悉改为巡防队，兖、沂、曹三府原有之巡防营，亦遵新章编练。恩寿以陕西省巡警军悉改为巡防队。杨文鼎以湖南省巡防队分为中、东、西、南四路，驻防各府。昆源以察哈尔八旗壮丁编练巡防马队。松寿以裁撤福建全省之绿营兵改为巡防队十六营，分五路驻防各府。张人骏以两江巡缉队及师船十艘改为探访队，其沿江巡防队深资得力，以协解北洋之淮军饷为巡防军饷，

并以江防军分驻江宁省城。锡良以奉天原有之协巡队、备补队、炮队、卫队各防营，遵章改编为陆军步队一标、炮队一营。是年，山东、山西抚臣咸拟缓裁巡防军，以靖地方。

三年，张人骏以两江巡防军关系重要，其属于江宁者，马步三十二营，属于江苏者，步队六营，属于江北者，步队八营一哨、马队一营，江南北地势扼要，未可议裁，并拟以新兵中、副二营留防三队改为第一、二、三巡防队，以一哨为提督卫队。丁宝铨以山西太原满营，于光绪二十八年已改练新操，乃遵章改编为巡防队。恩寿以陕西省巡警军已改编巡防队，并设马步巡防营务处。庆恕以青海垦荒已开垦六万余亩，原有巡防队不敷分布，增练防军一旗。诚勋以热河虽有直隶练军八营，仅防朝建一带，其先后所练巡防队十三营分防各属，未能遽改陆军。张勋以长江巡防马、步、炮队十三营，分驻浦口、六合、江宁、苏州、怀远各府县，并在沿江一带广布侦探，以靖盗源。瑞澄以湖南六营已裁，所有抚标之兵，选精壮编巡防一营。此改设防练军之大略也。

自咸丰军兴，由绿营改为勇营，为留防营，为练军，为巡防队，为陆军，兵制变而益新。至宣统年，非特绿营尽汰，即湘、淮营勇驻防南北洋者，所存亦无几矣。

陆军新制，始于甲午战后，步军统领荣禄疏保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复练兵小站，名曰定武军。两江总督张之洞聘德人教练新军，名曰江南自强军。其后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益练新军，是为武卫军。

庚子乱后，各省皆起练新军，或就防军改编，或用新式招练。至光绪三十年，画定军制，京师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新军制始画一。

三十三年，京外新练陆军，除禁卫军外，统计近畿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官七百四十八员，兵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名。第六镇驻南苑，官七百四十七员，兵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名。直隶第二镇驻保定、永平等府，官七百三十七员，兵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名。第四镇驻马厂，官七百四十八员，兵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名。山东第五镇驻省城、潍县、昌邑等处，官七百四十八员，兵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四名。江苏第二十三混成协驻苏州等处，官二百七十四员，兵四千三百四十五名。江北第十三混成协驻清江浦，官三百七十六员，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名。安徽步队二标、马队一营、炮队一队驻省城，官二百五十三员，兵四千一百五十五名。江南第九镇步队一营、马队二队驻省城等，官七百八十九员，兵八千二百五十五名。江西步队一协、马队二队驻省城，官二百三十一员，兵四千二百八十七名。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驻省城，官三百三十八员，兵五千六百十八名，步队一协，马、炮队各一营调驻京城，官一百六十二员，兵三千八十五名。湖南步队一协、炮队一营驻省城，官二百四十八员，兵四千五十六名。湖北第八镇驻省城，官七百二员，兵一万五百二名，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武昌、汉阳及京汉铁路，官二百八十八员，兵四千六百十二名。浙江步队一协驻省城，官一百五十九员，兵二千三百八十四名。福建第十镇驻省城及福宁、延平等处，官四百五十五员，兵六千七百八十八名。云南步队一协、炮队一营驻省城及临安，官二百三十八员，兵四千二百四十八名。贵州步队一标、炮队一队驻省城，官一百七员，兵一千八百四十六名。四川步队驻省城，官十二员，兵六十一名。山西步队二标，马炮队各一营驻省城，官二百六十二员，兵四千五百五十七名。陕西步队一协、炮队一队驻省城，官二百二十员，兵三千九百三十六名。甘肃步队二标、炮队一营驻省城、河州、固原、西宁，官二百二十一员，兵四千一百二十八名。新疆步队一协、马队一标、炮队一营驻省城，官一百六十七员，兵二千三百二十二名。东三省第三镇驻吉林省城长春、宁安、延吉及奉天锦州等处，官七百五十三员，兵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三名。第一混成协驻奉天省城，官三百三员，兵三千五十九名。第二混成协驻奉天新民等处，官三百四员，兵五千五十三名，步队一协一标、炮队一营驻吉林，官三百六十一员，兵七千八百七十名。宣统三年统计，除前列外，浙江成第二十一镇，云南成第十九镇，四川成第十七镇，奉天成第二十镇，吉林成第二十三镇，广东成第二十六镇，驻省城，广西成第二十五镇，驻省城及桂林等处，先后共成二十六镇。未几，武昌陆军先变，各省应之，而三十六镇卒未全立云。

清史稿卷一三三　志第一〇八

乡兵始自雍、乾，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嘉庆间，平川、楚教匪，乡兵之功始著。咸丰之季，粤东寇起，各省举办团练，有驻守地方者，有随营征剿者。侍郎曾国藩以衡湘团练讨寇，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卒平巨憨，其始皆乡兵也。而边徼之地，剿有乡兵。其在东三省者，则宁古塔以东之赫哲部、克雅克部，混同江东北之鄂伦春部。不设佐领，惟设乡兵姓长。其在黑龙江者，有打牲人，在江以南之锡伯、卦勒察，江以北之索伦、达瑚尔，则附属于满营。在蒙古者，蒙兵而外，有奇古民勇。在山、陕边外者，有番兵，有僧俗兵。在四川、云南、贵州边境者，有夷兵，有土司兵，有黑猓勇丁。在西藏者，有藏番兵。皆与内地乡兵不同，故不详。其各直省之乡兵，曰屯练，曰民壮，曰乡团，曰猎户，曰渔团，曰沙民。额数之多寡不齐，器械之良窳不一，饷章之增减不定，良以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兹特志其始末于后焉。

雍正八年，鄂尔泰平西南夷乌蒙之乱，调官兵万余人，乡兵半之，遂定东川，是为乡兵之始。

乾隆三十八年，用兵小金川，定边将军温福、定西将军阿桂疏言，调满洲兵道远费重，不如多用乡兵，人地相宜。四川乡兵，以金川屯练为强，自平定金川以后，设屯练乡兵，其粮饷倍于额兵，分屯大小金川两路，春夏训练，秋冬搜猎，有战事则搜剿山路，退兵则为殿后之用。

嘉庆初，苗疆事起，傅鼐以乡兵平苗，功冠诸将。诏以总理边务，令各省督抚以鼐练乡兵之法练官兵。川、楚教匪之役，官兵证讨，而乡兵之功为多。其勋绩最著者，文臣则四川按察使刘清，武臣则西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各统乡兵，分路剿寇，大小数百战，遂奏肤功。嘉庆十七年，以云南边外野夷猓匪肆扰，而缅宁、腾越各隘皆瘴疠之地，难驻官兵，乃练乡兵一千六百人，以八百人驻守缅宁之丙野山梁等处，以八百人驻守腾越蛮章山等处，省官兵征调之劳。其时苗疆底定，亦增设乡兵，凡屯丁七千人，训练之暇，开垦屯防田数十万顷。

道光二年，令直隶疆臣招集团练，修筑土堡，互为策应。十五年，令各州县额设民壮，一律充补训练，复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范以纪律。是年，调大小金川乡兵千名，给以千人之粮，随营征战，归屯则仍食五百人之粮。二十一年，领山东巡抚于蓬莱、黄县、荣成、宁海、掖县、胶州、即墨所属之十三枭编练乡兵，互相防卫。又令沿海疆臣仿浙江定海县土堡之法，凡近海村落，招募乡兵，兴筑土堡，以联声势。二十三年，令广东省以团练助防海口。旋疆吏疏言，广东民风宜于乡团，招集已得十万人，以升平学社为团练总汇之区，推及韶州、廉州等处，一律举行。二十六年，令各州县民壮随营考察技艺。是年，甘肃沿边番贼肆扰，令疆臣召募猎户千人，编为一军，供远探近防之用。及道光季年，张国梁募广东潮州乡兵追逐粤寇，转战东下，卒以犷悍不驯，遂至溃散。

咸丰二年，令在籍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乡团。旋国藩疏言先行练勇一千人，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是为乡团改勇营之始。三年，令山东登、莱、青三府举办联庄团练，给以兵械。四年，令甘肃沿边增募猎户三千人，以防番骑。八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疏言，皖省定远、寿州、合肥等县办团练，旬日之间，远近响应，和州踞贼屡出焚掠，多被乡团击回，以其深明大义，踊跃同仇，凡董事团总人等，传谕嘉勉。九年，河南巡抚恒福疏言，皖寇进逼豫境，令道府大员于接近皖寇之地，举办乡团，睢州等州县兴筑堡寨已数十处。旋谕河南官绅训练乡勇，联村筑寨，迅速举行。

十年，谕胜保等督办乡团，以资统率，酌定章程，凡办团州县一律遵行，惟乡团更番调营，所领粮饷，易滋流弊，毋得冒滥。又谕："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已经办理团练外，其明晓大义、律身公正者，自不乏人，所有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官员，将如何举行乡团随同官兵剿贼，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各陈所见，各举所知，迅即上闻。"

寻侍郎沈兆霖疏陈："自咸丰三年以后，迭奉朝旨举行乡团，已至再至三，各省官绅士民，未尝不遵旨办理，而贼势披猖，卒无成效。良由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请求，或募勇以充数，徒取外观，或藉端以营私，转成欲壑，无事则恃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遁逃，流为盗贼。议者几谓乡团之无益而有损矣。不知名为民团，即当以民为团，而不可以募勇塞责也。民统于绅，则绅之邪正宜慎择也。绅倚于官，则官之贤否宜严辨也。不归并于一路，则督察无人，必不能一律坚固。不专

力于四乡，则城守虽严，已难免四面受敌。官与绅宜两相孚，不宜两相厄；兵与民宜两相顾，不宜两相仇。任封疆者，当知民本吾民，用兵数少，何如用民数多。任将帅者，当知兵本卫民，我能救民，自然民能救我。现在贼氛猖獗，非实办民团，更无安全之法。”乃拟上事宜十二条：“一、民团须招本地有业之民，不可招市井无赖也。一、宜分别地段，以近贼一二百里为最要，距贼稍远，中隔一、二县者为次要，其远在三四百里外者，则从缓办团也。一、各州县要地，宜一律办团，无使一处疏漏，俾寇得乘隙而入也。一、办团宜四乡加密，有警则互相应援，无事则严诘奸宄，庶城守完固也。一、牧令宜择贤能，与办团之绅不得各存意见，亦不得任用劣绅也。一、宜简道府大员分路办团，俾各县联为一气也。一、民团有急，官兵速往救援，不得观望也。一、宜择要设卡盘查也。一、民团只可就地助战，不宜调遣，变为练勇，失其恒业也。一、立功宜即奖励，视官兵稍优也。一、团费宜自捐自办，不得藉端渔利也。一、民团办成，则分防之兵可省，集合成军，攻剿更为得力也。”

同时应诏陈言者，有载垣等所议团练章程十条，贾桢等所拟办理章程八条。旋命顺天府府丞毛昶熙为督办河南团练大臣，南汝光道郑元善帮办团练事宜，按照怡亲王载垣等所拟章程办理。命户部右侍郎杜＜⿰乔羽＞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登莱青道贡璜、登州府知府卢朝安帮办团练事宜，按照大学士贾桢等所拟条款，并参酌河南章程，体察情形办理。又以皖南地方紧要，应一律办团，令两江总督曾国藩察看情形，择其谙练军务素有人望者，酌保一人，即令督办皖南团练事宜。

旋曾国藩覆陈：“乡团本是良法，然奉行不善，县官徒借以敛费，局绅亦从而分肥，贼至则先行溃逃，贼退则重加苛派，转为地方之弊。所经过各省，从未见有乡团能专打一股、专克一城者，不过随官兵之后，胜则贪财，败则先奔，常藉口于工食之太少。而办理歧异者，每多给钱文，团丁所领之饷，与官勇例价相同，且有过之。其取之民间，无非劝捐抽厘之类。是于团练已失其本义，于军饷又大有妨碍。今奉谕举行皖南团练，皖南岭隘纷歧，若筑碉设卡，有险可凭，徽、宁各要隘，宜择地筑碉，以资防守。有在籍翰林院编修宋梦兰当贼由太平县窜扰徽州，宋梦兰督带练丁协力严守，众论翕然。请即以该员办理皖南团练事宜，会同委员董劝各属绅民，兴筑碉塞。其未经克复者，官兵攻剿，概不令团丁随往。其已经克复者，绅耆修碉，团丁守之。庶几军民两利，名实相符矣。”

又以四川地属岩疆，毗连云、贵，滇匪滋扰未能肃清。嘉庆间，四川举办乡团，行坚壁清野之法，著有成效，自应仿办。所有应肠行事宜，谕四川在京各员，就地方情形，各抒所见。官绅中有练达时务者，各举所知，以俟后命。同时，尚书陈孚恩等以江西毗连安徽、浙江、广东等省，疏请办理团练，酌保办事人员，并拟团练事宜八条。疏入，允行。命在籍翰林院修撰刘绎为江西督办团练大臣，吉南赣宁道沈葆桢、甘肃安肃道刘于浔帮办团练事宜，按照陈孚恩等所拟章程，妥为办理。

同时督办河南团练大臣、顺天府府丞毛昶熙疏陈团练办法，并酌拟规条：一、添筑堡寨以扼要隘。一、请求险要以便堵御。一、慎择首事以资统率。一、分选团丁以备训练，一、摊派练费以备公用，一、互为声援以资联络。一、申明号令以壹众志，一、严定约束以禁顽暴，一、秉公赏罚以示劝惩，一、严察奸宄以防内应，一、旌表忠义以作民气。一、事贵实力以冀成功。疏入，允行。

毛昶熙又疏陈河南团练，以归、陈二府为先。前统兵大臣胜保因调团不齐，勒派百姓出资雇丁，统计勇粮运费，较正供多至倍蓰，百姓苦累，纷纷禀请，以抽丁一项民力已竭，乡团势难再办。其开封等府百姓，闻归、陈雇勇之苦，亦复观望，不肯实办团练之事，仍恐有名无实。寻奉谕：“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胜保等所办章程，雇与民心不洽，自应改弦更张，以期得力。庆廉即体察情形，将此项雇勇酌量裁撤。毛昶熙按照载垣等会议章程，速即集团练勇，以辅兵力。”又以甘肃控制西陲，地方辽阔，且与陕西、四川毗连，匪患未靖，自应一律举办团练，以靖边陲。所有甘肃省团练事宜，即命陕甘总督乐斌督办，并命甘凉道萧浚兰、刑部员外郎吴可读、江西候补道杨升帮办团练。

十一年，以归化之番众僧俗兵四千余人、马四千余匹，防御抱罕羌人。是年，奉谕：“乡团之设，原以济兵力所不逮。必须官绅一体，兵勇同心协力，内靖土匪，外御贼氛，于地方庶有裨益。若如清盛疏劾山东章丘之水赛街、新城之南娄里等庄，以及博山、莱芜等县乡团，遇有经过客商，往来

差役，辄敢擅行杀戮，害及无辜。抚署之差弁马匹，亦被劫夺。是团练御贼尚无成效，而抗官滋事竟有滋蔓之势。巡抚谭廷襄速将清盛所奏各情严密查访。如有藉团为名，肆行不法及私立黑团，聚众抗官，立即严惩。”又谕浙江巡抚：“前以浙省军务未平，筹办团练，劝谕捐输，原以保卫民生。若如王履谦疏劾办团情形，杂乱无章，劝捐委员令捐户加捐至数十倍之多，并于捐户加以威逼。今贼氛逼近浙东，若因劝捐办理不善致失人心，必致激成内讧。巡抚王有龄速即会同王履谦妥为劝办，议定章程，不得徇私委派贪劣之员。”

是年，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疏言：“各省设立团练大臣，办理年余，曾无一效，请奖请叙，纷纷效尤，并未克复一城，其为无益，已可概见。应将团练大臣分别裁撤，以一事机而节糜费。”翰林院侍讲学士颜宗仪疏言：“乡团之设，原以百姓之财力，卫百姓之身家，果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即一举、贡、生、监，足以统领之，无俟大员为之督率。若必以大僚综任之，帮办司员分理之，是督抚之外又设督抚，僚属之外又增僚属，徒滋纷扰。上年豫省办团，各省团练大臣亦纷纷四出。旋因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省情形不同，旋即裁撤。而直隶、山东、江南、江北等处，则仍归由团练大臣办理。于是帮办人员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或查阅各处团防，支应纷烦，地方告乏，或任令家人奴仆勒索规费，约束不严。帮办人员或十余人，或数十人，薪水所出，皆刻剥民间。刁生劣监，因以把持地方，狡吏贪夫，藉以希图名利，流弊实多。各省团练大臣，直隶桑春荣操守尚严，山东杜＜⿰乔羽＞已啧有烦言，至于江北、江南所办乡团，自上年至今，未闻有团练大臣收复一州一县者，徒以骚动天下，无益有损。今山东杜＜⿰乔羽＞已经撤回，河南毛昶熙较有成效，其直隶、江南、江北等处团练大臣，宜一并撤回。其各省州县距贼较远者，停止办团，以安民业。其距贼较近之处，仍责地方官切实办团，而以本省督抚总其成，庶事权不至纷歧，商民可免滋扰。”

旋奉谕：“直隶团练大臣桑春荣回京供职，直隶团练事宜，责成文煜办理。江西团练大臣刘绎来京任用，江西团练事宜，责成毓科督同官绅办理。其二省京官如有回籍办团者，各部院查取职名，饬令来京供职。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江西团练大臣庞钟璐，其办理团练，是否仍须该员经理，抑或即可裁撤，令曾国藩、薛焕速议以闻。王履谦帮办浙江团练，兼办浙东捐务，今浙江军务方殷，自难遽撤。令王有龄会同王履谦切实筹办，以固疆圉。毛昶熙在河南归德著有成效，应否仍令毛昶熙督办团练，及有无把握之处，令严树森速议以闻。”

旋两江总督曾国藩覆陈：“团练之设，只能防小支千余之游匪，不能剿大股数万之悍贼。其练丁口粮，若太多，则与募勇之价相等，不必仅以团名；若太少，则与官勇之饷迥殊，不能得其死力。其团防经费，若取诸丁、漕、厘、捐四者之中，则有碍督抚筹款之途；若设法四者之外，则更无措手之处。事权既无专属，刚柔实觉两难。晏端书在江北不设饷局，但劝各邑筑圩自保；庞钟璐在江南激劝乡民，俾知同仇敌忾之义，办理极有斟酌。今之贼势，决非乡团所能奏功。应俟贼氛稍衰，大功将成，然后办团练以善其后。晏端书、庞钟璐二员，清操雅望，内任最宜。应请裁去团练差使，回京供职。”疏入，允之。

同治元年，谕：“乡团之设，原以使民自卫身家，藉可保全地方，以辅官兵。前因各路办理团练大臣随带多员，任意骚扰，有害无利，是以陆续裁撤，仍责令地方官切实经理。乃迩来统兵大员、守土牧令，或恐其分饷而轻为裁撤，或疑其无益而视为具文，于是民心不固，盗贼横行，所过州县村庄，动遭劫掠，是又地方官不能因地制宜举行团练之所致，因噎废食，贻误殊多。嗣后各省团练，仍由督抚臣通饬各州县，选公正绅士，实力兴办。务使官不掣肘，民悉同心，城市乡村，声势联络。其有认真办理保全地方者，将其实在劳绩声明保奖。”

二年，以都察院代递山东贡生朱德秀条陈团练事宜，语多可采，命朱德秀回籍，随同英桂、赵德辙办理团练，并命英桂督饬官绅，就地方情形认真办团，毋得有名无实。

是年，统兵大臣僧格林沁疏言：“各省练团筑寨，本以助守望而御寇盗，为权宜补救之法。乃各团每以有寨可据，辄藐视官长，擅理词讼，或聚众抗粮，或挟仇械斗，甚至谋为不规，踞城戕官，如山东之刘德培河南之李瞻，先后倡乱，而安徽之苗沛霖尤为枭桀，反复劳师糜饷，始得次第翦除。

办团之举，始则合一乡为一团，继则联众团为一练，地广人多，良莠不齐，不肖团长有跋扈情形，承办团练绅士又不能杜渐防微，随时举发，致有尾大不掉之势。况捻匪屡经窜扰之区，亦未见各团堵御得力。其河南团练，均由侍郎毛昶熙管理。毛昶熙于通省地方，势难周历兼顾，而各练既有专管大员，地方官转至呼应不灵。今贼氛渐平，请命毛昶熙回京供职，所有团练，视直隶、山东之例，归地方官经理，以一事权。并请饬河南巡抚严查各团，如有增置军械等事，均责令禀请地方官允准置备。如不肖团长借修围制械，种种敛钱，以致苦累乡民，即从严惩办，庶几权归于上，免滋流弊。”御史裘德俊疏言：“团练之举，本属有治人无治法。今直隶善后章程，有抽拨乡团训练之议。但抽拨乡兵，必得贤明牧令，驾驭有方，乃能权不下移，民无扰累。若遇不肖州县，借端苛敛，抽丁派费，吏胥因缘为奸，上下咸思中饱，小民已不聊生，加以每县聚众数百人，游手无著，以强凌弱，甚或恃众把持，一有乱萌，尤易响应，不可不远虑及之。”

旋奉谕：“山东乡团已由官为经理，所有河南省团练事宜，亦统归官办，以一事权。其直隶抽练团丁，督臣刘长佑权其利害，是否可行，如有窒碍之处，即据实以闻。”

六年，李云麟招募奇古民勇驻八里冈，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蒙兵为犄角。

七年，谕各疆臣：“捻寇荡平，勇丁亦各还乡里，诚恐江南、安徽、河南、山东从前被兵处所，不免伏莽潜匿，乘隙为害。江、皖等省督抚，于徐、海、颍、亳、归、汝、曹、沂等处，饬各地方官劝谕民间照旧修理圩寨，整顿乡团，互相保卫。此外各处民团，亦应一律整饬，慎选牧令，安良除暴，以靖地方。”

十二年，因四川峨边厅蛮族投诚，择充千百户等职，编制夷兵，建修碉堡。

光绪.六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募沙民千人助守虎门，杨玉科增募千人及惠清营五百人，郑绍忠募安勇二千人，所募乡兵，以防勇规制编之。是年，命黑龙江将军于增练马队外，秋冬之季，招集打牲人等，加以训练。

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以江苏沿江海州县捕鱼为业者甚多，于内江外海风涛沙线无不熟谙，而崇明尤为各海口渔户争趋之所，其中有技勇而悉洋务者，所在不乏。外洋船驶入内江者，每用渔户为导。江苏自川沙迄赣榆二十二州县，滨临江海，渔户约数万人。乃令苏松太道员为沿海渔团督办，于渔户每百人中选壮健三十人，练渔团五千名，设总局于吴淞口，设分局于滨海各县，每月操练二次，习水勇技艺，用以捕盗缉私，兼备水师之选。

十一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厘定云南通省营制，猓黑勇丁，编为六营，西南土防，编为二十五营。又因云南沿边由西而东南，皆野人山寨，布列于九隘之外，乃调兵二千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督办广东军务大臣彭玉麟以钦州、廉州地广兵单，招募乡团协守。是年，吉林将军增练防军，佐以乌拉牲丁，凡万五千人。

二十四年，都察院代陈湖南举人何镇圭条陈团练事宜，命兵部议奏。又谕：“侍郎张荫恒疏请实行团练，同时臣工屡有仿西法练民兵之请。若各省实行团练，即以乡团为民兵，用更番替换之法，较诸遽练民兵为有把握。广西会匪滋事，尤宜速办，以收捍御之功。各省督抚一律切实筹办。各省于三月内，广东、广西于一月内，将办理情形具疏以闻。”

三十年，广西巡抚柯逢时令广西各州县增募乡勇八千人，给以毛瑟后膛枪，并令民间多筑碉堡，共御外侮。

三十一年，两广总督李经羲增练防营，并募土著乡兵，备广西边境。新疆巡抚潘效苏以新疆兵费太重，改募土著，仿勇营训练，次第遣散客军。

三十四年，云南防军裁并，于腾越、临安两路创设团练，藉资捍卫。

宣统元年，各省改防营为巡防队。云贵总督沈秉坤以云南防军内有各属之保卫团，系昔日之乡团，名为营队，实即乡兵，未能遽改为巡防队，乃仍其旧。此乡兵举废之概略也。

清史稿卷一三四　志第一〇九

兵五

土兵惟川、甘、湖广、云、贵有之，调征西南，常得其用。康熙间，莽依图战马宝于韶岭，瑶兵为后援。傅弘烈平广西，亦藉土兵义勇之力。乾隆征廓尔喀，调金川土兵五千，讨安南，以土兵随征。傅恒征金川，疏言："奋勇摧敌，固仗八旗。向导必用土兵，小金川土兵尤、骁勇善战。"岳钟琪平西藏，咸、同间，讨黔、蜀发匪，其明效也。

古西南夷多槃獠瓠遗种，曰獠、曰伶、曰<⿰亻质>、曰僮、曰瑶、曰苗。其后蕃衍，有西番僰、人、摆夷、麽些、侈<⿰亻鹿>、咱哩、狸<⿰亻罷>、狼、瑶等目。苗蛮种类尤多，如花苗、红苗、花仡佬、红仡佬、白猓猡、黑猓猡皆是。土兵多出其中，故骁强可用。土兵之制，甘肃、四川、两广、湖南、云、贵或隶土司，或属土弁，或归营汛。甘肃土兵附番部。四川土兵附屯弁、屯蕃。湖南土兵附练兵、屯兵。别有番民七十九族，分隶西宁、西藏。兹并述于篇。

狄道州　临洮卫指挥佥事辖十五族。河州指挥佥事辖四十八户。韩家集指挥使辖二族。

岷州宕昌城指挥使辖十六族。攒都沟外委百户辖四十一庄。麻龙里委土官辖二族。闾井外委百户辖十一庄。归安里副千户辖土民四十八族，番民四十三族。

洮州厅卓泥堡指挥使兼护国禅师辖五百二十族，马兵五百，步兵千五百，土守备一，千总、把总四，外委七。资卜指挥使辖七十六族，土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各二，马兵五十，步兵百。著逊百户辖七族，兵十人。西宁县寄彦才沟指挥使辖八族，土千总一，把总二，马兵五十，步兵百。陈家台指挥使辖一百十二户，土千总、把总各一，马兵五，步兵二十。乞塔城指挥使辖四十八族，土千总、把总各一，马步兵各五十。纳家庄指挥佥事辖百二十户，土千总、把总各一，兵二十五人。西川海子沟指挥佥事辖番民十八户，土民三十户，土千总、把总兵额同上。乩迭沟指挥佥事辖九十户，土千总、把总兵额同上。循化厅土千户辖西乡上四工韩姓撒拉。保安堡土千户辖东乡下四工马姓撒拉。撒拉不同番回，似羌而奉回教，旧十三工，今隶循化八工，余隶巴燕戎格。乩藏土百户辖五族。

大通县大通川土千户辖五族。

碾伯县胜番沟指挥同知辖七百户，土千总二，把总四，马步兵百。上川口指挥同知辖四千户，土千户一，百户二，土千总四，把总六，马步兵三百。赵家湾指挥同知辖百二十户，土千总、把总各一，马兵五，步兵二。白崖子指挥同知辖百五十户，兵二十五。美都川指挥佥事辖三百户，土千总、把总各一，兵二十五。朱家堡指挥佥事辖六十二户，兵二十五。米拉沟指挥佥事辖七十户，土千总、把总各一，马步兵二十五。九家巷百户辖百余户，兵二十五。王家堡百户辖百余户，兵二十。喇守庄指挥佥事辖七十二户。

庄浪掌印土司指挥使辖指挥佥事、指挥使、指挥同知、正副千户各一，百户二，土民十旗，番民八旗，文职隶甘凉道，武职隶西宁镇。红山堡掌土司印指挥佥事兵五十。古城及大营湾指挥使、大通峡口指挥同知、古城正千户、马军堡副千户、西坪正千户、西六渠百户均率亲丁效力，不辖土民。

永昌县流水沟寺千户辖番民五旗。

甘肃番部：狄道州三族，河州十八族，皆康熙时旧族，杂处二十四关内。

洮州厅八族，大小九十余处，亦曰南番。土司杨积庆属番民五百二十族。咎天锡属番民七十六族。杨永隆属番民七族。著洛寺僧纲杨溯洛旺秀辖番民二十三族。麻你寺僧纲马昂旺丹主辖番民二十一族。圆成寺僧正侯洛扎旦主辖番民四族。

岷州熟番四十三族，旧属土司，后为归安里，惟白水江以南、南山内外，皆黑番所在，亦称若瓦。南山以东马土司辖，以西杨土司辖，凡番寺三十五所，辖番民古喇哈等二十四族。

文县番族五百族，番地二十二处。马百户番地二十八处，雍正八年，改番归流曰新民。

西宁县番民十三族，番寺三十八族。

贵德厅熟番旧五十四族，存五族；生番旧十九族，存五族；野番十九族。俱插帐河滨，番寺大者六所。

循化厅口内熟番十二族，口外西番四十九寨，口外南番二十一寨。

丹噶尔厅南乡熟番一族，河南西番八族。

武威县峡沟番民三族，沙沟一族，上下大水寺五族，南山八族。

镇番县八力曼插汉番民一族。

永昌县番民五族。

古浪县东山围场沟番民四族。黄羊川五族。柏林沟二族。

平番县熟番三十六族，旧十余万丁，同治间存千余人，番寺十四所。洛洛城十三堡番民八族，二千三百余丁。

张掖县唐乌忒黑番三族，康熙间给首领札衔。抚彝通判辖西喇古儿黄番五族，唐乌忒黑番三族，八族设正副头目，给守备、千总职衔，番民俱充兵伍。

高台县唐乌忒黑番一族，每壮丁一，纳马一匹入营。西喇古儿黄番二族，隶红崖营。

松潘厅中营所属土司七寨，土百户二，千户五。左营所属土司二寨，土千户、百户各一。右营所属土司一寨，土百户一。漳腊营所属土司五十二寨，土千户十四，百户二十五，土目十三。平番营所属土司二寨、一寺，土千户三。南坪营所属土司二寨，寨首二人。

茂州叠溪营所属土司六寨，土千户、百户各一。

龙安府龙安营所属土司隘口一、堡一，长官司一，土通判、知事各一。

杂谷厅维州协左营所属土司宣慰司一，辖大小二十八寨。右营所属土司宣慰司一，辖十九寨，长官司三，辖四十五寨。

茂州营所属土司长官司一，副长官司一，安抚司、土巡检各一。

懋功厅懋功协所属土司，安抚司、宣抚司各一，辖大小四十六寨。

建昌镇中营所属土司，河东长官司一，土百户三，土目十一，民户皆猓猡罗部落。阿都正长官司一，辖土目四人，阿都副长官司一，辖土目十一，民户皆苗夷。沙骂宣抚司所辖土目五十，民户皆蛮夷。右所属河西土千总一，土目四，民户皆平夷。

越隽厅越隽营所属土司，邛部宣抚司一，土目十一。宁越营所属暖带密土千户一，辖乡总七，土目一。暖带田坝土千户一。松林地土千户一，辖土百户五。以上民户皆番夷。

盐源县会盐营所属土司，木里安抚司一。瓜别安抚司一。马喇副长官司一。古柏树土户一，辖土目二。中所、左所辖土目一，右所土千户各一。前所、后所土百户各一。以上民户皆番夷。

冕宁县冕山营所属土千户、土百户十三，土目四，村户皆夷也。

会理州会川所属营司土千户三，土百户四，民户皆番也。永定营所属土千户一，村户皆夷也。

打箭炉泰宁营所属沈边长官司一。冷边长官司一，民户皆番也。

天全州黎雅营所属穆坪宣慰司一。

清溪县黎雅营所属土千户一，土在户二。

打箭炉阜和协所属明正宣慰司一，土千户一，土百户四十八。革什咱安抚司一。巴底宣慰司一。喇衮安抚司一。霍耳竹窝安抚司一，辖土千户、百户各一。章谷安抚司一，辖土百户四。纳林冲长安司一。瓦述色他长官司一。瓦述更平长官司一。瓦述保科安抚司一。以上户皆土民，多少不等。

德耳格忒宣慰司一，辖土百户六，民户皆番。霍耳白利长官司一。霍耳咱安抚司一，辖土百户二。霍耳东科长官司一。春科安抚司一，副土司一。上瞻对茹长官司一。峪纳土千户一。蒙葛结长官司一。林葱安抚司一。上纳夺安抚司一，辖土千户一，百户三。下瞻对安抚司一，辖土百户二。上瞻对撤墩土千户一。中瞻对茹色长官司一。以上户皆土民。

上述土司，其中如春科等，有已纳印者，清季设专官治之。三瞻曾畀西藏，为其辖境。其后边衅屡生，宣统初收复。

里塘粮务所属里塘宣抚司一，副土司一，辖长官司三，土百户二，户皆番民。

巴塘粮务所属巴塘宣抚司一，副土司一，辖土百户七，户皆土民。

石硅厅夔州协所属宣慰司一。乾隆间改土通判。

泸州泸州营所属长官司一。

雷波厅普安营所属土千总一，土舍二。安阜营所属土舍一。屏山县所属长官司四。以上民户皆番夷。

马边听马边营所属土千户一，百户九，土外委一。

峨边厅归化汛、冷碛汛所属岭夷十二地，夷人头目十二。赤夷十三枝。瞻巴家土千总、把总各一，辖头目四。哈纳家土千总、把总各一，辖头目三。蜇瓜家千总一，把总二，辖头目二。魁西家土千总把总各一。以上民户娃子为多。娃子者，汉人被掠入夷巢之名。

杂谷厅维州协所属杂谷脑屯守备一，辖屯千总二，屯把总四，屯外委八。乾堡寨上孟董、下孟董、九子寨均屯守备一，辖千总、把总、外委十四。以上民户皆番。

懋功厅懋功协所属攒拉八角碉屯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六。抚边屯所属屯把总一。攒拉汉牛屯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六。抚边屯所属攒拉别思满屯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七，马尔富屯外委一，曾头沟千总一。章谷屯属攒拉屯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八，分辖宅垄屯把总一、外委四。崇化屯属促侵河东屯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十五。绥靖屯属促浸河西屯守备一，千总、把总、外委二十四。以上户皆屯番。

建昌道所属天全六番招讨司、副招讨司各一。大凉山阿都宣抚司一。建昌坝南路安抚司一。河西宣慰司一，土百户四。审札等处土百户三。北路甸沙关土千户一。

冕山营所属宁番安抚司一，土百户二。皮罗木罗等处土百户四，头人三枝。靖远营土百户四，头人四枝。凉山等处番夷头人六枝。如昆等处头人九枝。冕山营徵收土千户及头人二枝。

雅州府属司徒一，大国师一。

打箭炉属中瞻对长官司一。

川东道属宣慰司、长官司各一。

松茂道属杂谷土司一。

广东高州府　茂名县瑶兵六百六十四，狼兵六百六十六，辖瑶山四十四。电白县僮兵百六十五，辖瑶山二十一。信宜县瑶兵百七十七，狼兵五百九十五，辖瑶山四十一。化州瑶兵五百二十四，狼兵百九十四，辖瑶山五十一。石城县瑶兵四百九十七，辖瑶山二。廉州府牛藤闸狼总一，兵四十六。马头闸狼目一，兵十五。水鸣闸狼目一，兵三十四。冷水闸狼目一，兵二十三。九叉闸狼目一，兵十四。沙尾闸狼目一，兵二十。藤柯闸狼目一，兵二十。丹竹闸狼目一，兵十九。樟木闸狼目一，兵三十。

广西桂林府　龙胜厅二堡，堡目各一。临桂十三堡，堡目十三。灵川五堡一隘，堡目五，隘长一。永宁州二镇，狼长二。永福十一堡，堡目十一。义宁五堡，堡目五。全州隘长六。以上各土兵，自二十四至二百九十二。灌阳狼兵最少，临桂最多。

柳州府　雒容土舍一，堡目三。罗城十五堡，堡目十五。柳城二十一堡，堡目二十一。融县二堡，堡目二。以上土兵自十四至二百六十五。融县最少，雒容最多。

庆远府　宜山堡目一。天河堡目一。河池州堡目一。思恩堡目一。东阑土州目一。永定土司一。永顺正、副土司各一。土兵自三十二人至百十人，惟那地土州兵二百八十，南丹土州兵五百十二。土州又各分兵五十属德胜厅。又忻城土县兵三百，数为最多。

上林土舍、头目、总练三十八，兵五百七十五为多。土田州兵四百，阳万土州判兵三百次之。土上林县兵三十，武缘堡兵五十为少。

平乐府　恭城凤皇堡队长六。贺县田总一，哨长三，队长十四。荔浦堡目二。修仁堡目五。永安土舍二。以上土兵自六十五至三百十。荔浦最少，永安最多。

梧州府　岑溪狼总狼目。怀集耕总、哨长、耕兵、抚兵。二县兵皆逾三百。

浔州府　桂平、平南、贵县皆兵，武宣为土勇、土兵，自三、四十至三百十四不等。

南宁府　宣化土勇，隆安隘兵。横州狼兵，永淳狼兵、耕守兵。迁隆土侗兵。自三十至三百不等。

太平府　龙州厅属下龙土司、两关、三卡、十四隘。明江厅属上石西州兵。崇善兵、安平土州

兵。万承土州九甲兵，应调运粮，及六坊土兵。茗盈、全茗、龙英、佶伦、镇远、思陵等土州兵。土江州兵。土思州兵。下石西土州兵。上下冻土州兵。罗阳土县兵。上龙土巡检隘兵。以上兵四、五十至五百不等。余如都结土州头目三，兵十六为极少，土思州兵七百余，太平土州兵千余为最多。

镇安府　府额土兵。小镇安厅土勇。天保兵。归顺州隘兵。湖润寨隘目兵。都康、上映两土州兵。下雷土州土勇。自三十至二百五十不等，惟向武土州土目二百二十，土兵额千二百，其最多者也。

郁林州　北流狼兵。陆川狼目、狼兵。兴业狼兵皆不过三、五十。

综广西土兵，盖万三千八百有奇。

湖南苗疆，凤凰厅设中营、右营守备各官，苗兵二千，练兵千，屯兵四千。乾州厅设守备各官，苗兵八百，屯兵六百。永绥厅设守备各官，苗兵千八百，屯兵二千。永顺县设守备各官，苗兵、屯兵各百。保靖县设守备各官，苗兵、屯兵各三百。嘉庆十年，设屯弁统屯丁，原有备战练兵千人，准营制操习，著为例。

云南土兵：镇远厅，　大雅口土都司各一。

丽江府，大山茨竹寨土守备各一。中甸迭巴土守备二。

镇边厅黄草岭、杉木笼隘、六库、阿敦子、猛遮、普宁县普藤、维西厅奔子阑、元江州、云龙州老窝、威远厅猛戛、永北厅羊坪、保山县登梗、鲁掌、丽江府、新平县斗门磨沙、大中甸神翁、小中甸神翁、中甸江边神翁、中甸格沙神翁、中甸泥西神翁、镇边厅猛角猛董、圈糯千总各一。临安府稿吾卡、漕涧、奔子栏、阿敦子、澜沧江、临城、其宗喇普、思茅厅倚邦、易武、猛猎、六顺、猛笼、橄榄坝、猛旺、整董、他郎厅懦林里、定南里、威远厅猛戛、猛班、腾越厅大塘隘、明光隘、古勇隘、卯照、下猛引、贤官寨、募乃寨、东河、元江州永丰里、茄革里、喇博、他旦、老是达、岩旺、乌猛、乌得土把总各一。迭宾土把总五。中甸江边、小中甸迭宝、中甸格咱、中甸泥西土把总各三。

镇边厅大山分防、猛弄掌寨、猛喇掌寨、水塘掌寨、五亩掌寨、五邦掌寨、者米掌寨、茨桶坝掌寨、马龙掌寨、瓦遮宗哈正掌寨、瓦遮副掌寨，宗哈副掌寨、斗岩掌寨、阿土掌寨、土外委各一。宾川州赤谷里、保山县练地、武定州勒品甸土巡捕各一。

止那隘、猛豹隘、坝竹隘、黄草岭隘抚夷各一。八关抚夷。铜壁关、万仞关、神护关、巨石关、铁壁关正副抚夷，各有努练土兵自二十五六户至百五十余户。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正副抚夷。

贵阳府属　中曹长官司，养龙长官司，白纳长官司、副长官司，虎坠长官司。

定番州属　程番长官司，上马桥长官司，小程番长官司，卢番长官司，方番长官司，韦番长官司，卧龙番长官司，小龙番长官司，金石番长官司，罗番长官司，大龙番长官司，木瓜长官司、副长官司，麻向长官司。

开州属　乖西长官司、副长官司。

龙里县属　大谷龙长官司，小谷龙长官司，羊场长官司。

贵定县属　平伐长官司，大平伐长官司，小平伐长官司，新添长官司。

郎岱厅属　西堡副长官司。

归化厅属　康庄副长官司。

永宁州属　顶营长官司，沙营长官司。

镇远府属　偏桥长官司，邛水长官司。

黄平州属　岩门宣化长官司。

思南府属　蛮夷长官司，朗溪长官司、副长官司，沿河佑溪长官司、副长官司。

平越州属　杨义长官司。

思南府属　都坪长官司、副长官司，都素长官司、副长官司，黄道溪长官司、副长官司，施溪长官司。

黎平府属　潭溪长官司、副长官司，欧阳长官司、副长官司，龙里长官司，亮寨长官司，中林

验洞长官司，古州长官司，湖耳长官司、副长官司，八舟长官司，新化长官司，洪洲泊里长官司、副长官司。

都匀府属　都匀长官司、副长官司，邦水长官司。

麻哈州属　平定长官司，乐平长官司。

独山州属　烂土长官司，丰宁上长官司、下长官司。

铜仁府属　省溪长官司、副长官司，提溪长官司、副长官司。

松桃厅属　乌罗长官司、副长官司，平头著可长官司、副长官司。

雍正九年，新抚南称、巴彦等处番民七十九族，地居四川、西藏、西宁间。十年夏，川、藏暨西宁分遣专官会同勘定，近西宁者归西宁管辖，近西藏者暂隶西藏云。

西宁管辖四十族：阿哩克族、蒙古尔津族、雍希叶布族、玉树族、噶尔布族、苏鲁克族、尼雅木错族、固察族、称多族、洞巴族、多伦尼托克安图族、阿萨克族、克列玉族、克阿永族、克叶尔济族、克拉尔济族、克典巴族、隆布族、上隆布族、札武族、上札武族、下札武族、札武班右族、上阿拉克硕族、上隆坝族、下隆坝族、苏尔莽族、白利族、哈尔受族、登坡格尔吉族、下格尔吉族、格尔吉族、巴彦南称族、南称桑巴尔族、南称隆冬族、南称卓达尔族、吹冷多拉族、巴彦南称界住牧喇嘛、拉布库克住牧喇嘛。

西藏管辖三十九族：纳书克贡巴族、毕鲁族、琫盆族、达格鲁族、拉克族、色尔札族、札嘛尔族、阿札克族、上阿札克族、下阿札克族、夥尔川木桑族、夥尔札麻苏他尔族、夥尔札麻苏他尔、只多族、瓦拉族、夥尔族、麻鲁族、宁塔、尼札尔、参麻布玛、尼牙木札族、利松麻巴族、勒达克族、多麻巴族、革巴族、依戎夥尔族、夥尔族、彭他麻族、夥尔拉赛族、上刚噶鲁族、下刚噶鲁族、琼布拉克鲁族、噶鲁族、色尔札族、上多尔树族、下多尔树族、三札族、三纳拉巴族、朴族。

以上四十族，共八千四百四十三户。三十九族，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户。雍正间，定族内人户千户以上设千户一，百户以上设百户一，不及百户者设百长一，每千、百户下设散百长数人。至乾隆末，别定三十九族，总百户一，百户十三，百长五十三，后增为百户十六，百长六十一。

清史稿卷一三五　志第一一〇

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其内河水师，天聪十年，自宁古塔征瓦尔喀，以地多岛屿，初造战船。

天命元年，以水师循乌勒简河，征东海萨哈连部落。

顺治初，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八年，始于沿江沿海各省循明代旧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十年，以水师克舟山，增造战舰，扩充兵额。十四年，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十六年，增设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十八年，设吉林水师营造舢船及划子船。

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十七年，设福建水师提督及参将以下各官。二十四年，裁京口右路水师，改左路水师为京口总兵官。二十六年，增设南台水师营，置参将以下各官。二十九年，更定修造战船之制，外海战船、哨船，自新造之年为始，三年后以次小修、大修，更阅三年，或大修，或改造。内江战船、哨船，则小修、大修后，更阅三年，仍修治用之。三十四年，令督、抚、提、镇，凡修理战船银两，不得浮冒核减，致船料薄弱。五十二年，令赶缯等船，于船之首尾刊捕盗各营镇船名，以次编列。五十三年，增设金州水师营于海岛内，选谙习水性者充之。五十六年，设松江水师营。

雍正二年，令沿海各督、抚出洋巡视。其战船向由地方官修造者，改归营员修造。是年，设乍浦水师营。三年，以满洲兵丁未习水战，增设天津水师营，以满洲、蒙古兵二千人隶之。四年，以福建水师常驻内地，不耐风浪，浙江水师尤甚，乃更改旧制，于本省洋面巡哨外，每年选派船弁，

在闽、浙外洋更番巡历会哨，以靖海氛。五年，以杭州驻防旗兵抽练水师。江宁驻防旗兵，即以镇江原有战船隶江宁将军，督率旗兵习水战。寻令旗兵四千人悉习水营事务。令江南、江西各水师营，于弓矢、鸟枪外，增练藤牌、大刀、钩镰枪、过船枪、钺、斧、标弹等武器。战船分大中小三等。增练排枪。湖广水师，每兵千人，增鸟枪四百杆。

六年，令水师船厂附近省城者，凡战船造成，在城之督、抚、提、镇会同验看。是年，因浙江水师技艺生疏，乃于福建水师中择精练之兵，赴浙江教练。寻定浙江战船用木之丈尺，及船身深广之制。奉天水师亦如之。七年，以旅顺水师不谙战务，拨福建水师营精卒赴奉天教练。是年，增浙江乍浦水师营。八年，拨江宁驻防兵八百人隶乍浦营。旋因各省水师营承修造船之员逐层需索，迨交收后，复盗卖损毁，各营皆然，京口标兵尤甚，令督、抚严惩之。九年，以文武各员承修战船，每多贻误，弊窦丛生，乃严治各员，限期修竣，以除巧脱中饱之弊。

十年，令天津水师大小赶缯船所用梗木舵牙及藤蔑等具，收存备用。各省战船设承修官，以董造船之役。由督、抚、提、镇委副将、参将会同文职道、府，领价督修，委都司会同文职府佐办料修造。隶将军标者，委参领等官办理。大修小修之年，各营呈报有司，题咨承修官，具册领价。江南、江西、湖广、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于届修两月前领银备料。台湾、琼州于四月前备料。天津、山东于八月前备料。各营驾船赴厂，承修官即于次月兴工，如期修竣，违则惩之。其船名号各殊，大小异式，皆因地制宜。山东登州、胶州南北二汛海口赶缯船、双篷船，福建大号赶缯船及二三号船、双篷＜⿰舟古＞船，江西南湖营沙唬船，天津大小赶缯船，京口水师船，苏州狼山、川沙、吴淞水师船，湖北、湖南、广东各水师船之船身大小，木板厚薄，咸遵定制，令道员会同副将等监视督造。广东外海内河战船亦如之。

十一年，定修造战船限期，直隶限四月福建、台湾限十月，山东限六月江西大修拆造限三月，小修限两月，江南限四月，湖广大修拆造限六月，小修限四月，浙江限四月，广东琼州限六月，其余各厂均限四月。十二年，裁江苏太湖营参将，改设太湖协副将，兼辖浙江太湖营游击各官，定为内河水师营。十三年，议定天津、福建、浙江、广东各战船所需物料，或按年更新，或越年更新。

乾隆元年，议准江南各厂拆造及修理沙唬船、艉缯船，两淮厂拆造沙唬船、修造赶缯船，于部价外，加津贴银两有差。各厂同之。二年，令山东登、胶南北二汛额设双篷船、赶缯船，届修之年，亦增津贴银。三年，拨湖北武昌水师驻汉口，为汉阳水师营中军。议准广东各标营外海战船拆造，视修工大小，加津贴有差。四年，因沿海各省战船报部，有缺少至十之二三者，或侵蚀修船帑银，或赁与商人谋利。令督抚严惩。又谕浙江艉缯船拆修视江苏省之例，＜⿰舟古＞艄船视江苏省沙唬船之例，量加津贴。五年，复申禁沿海战船缺少赁用之弊。六年，以台湾远隔重洋，修造战船，仍循旧制。其福建各船厂，兴泉道之泉厂，与兴、泉、永三府协办，汀漳龙道之漳厂，与汀、漳、龙三府协办，盐法道承修之福建厂，与延、邵、建三府协办。七年，裁江苏黄浦营弁兵，改为提标水师右营。八年，加福建三船厂津贴银。十二年，加台湾船厂运费。十四年，令外海、内河水师战船、哨船修竣后，承修官以船身丈尺及器具报有司毋损。

十五年，以闽、浙海洋绵亘数千里，远达异域，所有外海商船，内洋贾舶，藉水师为巡护，尤恃两省总巡大员，督饬弁兵，保商靖盗。而旧法未尽周详，自二月出巡，至九月撤巡，为时太久。乃令各镇总兵官，每阅两月会哨一次。其会哨之月，上汛则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定海、崇明、黄岩、温州、海坛、金门、南澳各水师总兵官，南北会巡，指定地方，蝉递相联，后先上下，由督抚派员稽察。至台、澎水师，仍循曩例。

十六年，令福建三江口营大小战船按季整洗。十七年，令各省水师，除江南省沙唬船、巡快船，福建省＜⿰舟古＞艉船，轻便易使，广东虎门协营沙礁迂曲外，其沿海各省战船，一律制备头巾插花，借助风力，以资巡哨。巡船则仿民船，随时修整。五十四年，以外海、内河战船，旧例，酌留一半为捕盗之用，其余各船，次第届期改造，咸令展期三月，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各省，咸展期半年。五十五年，以搜捕海盗战船拙滞，允水师将弁之请，仿民船改制战船，以期迅捷。五十八年，因广东海盗充斥，自南澳至琼、崖，千有余里，水师战船，虽有大小百数十号，仅能分防本营

洋面，不敷追捕，致商船报劫频闻。历年捕盗，俱赁用东莞米艇，而船只不多，民间苦累。乃筹款十五万两，制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限三月造竣，按通省水师营，视海道远近，分布上下洋面，配兵巡缉，以佐旧船所不及。五十九年，以浙江定海县之舟山外有五奎山，外洋船只，皆于此寄泊，实为海滨要区，于定海镇标内，酌拨弁兵，更番戍守。六十年，以沿海战船过于累重，不便捕盗，每届修造，需费尤多，通饬各督抚，届修造之年，俱仿商船之式改造，以所节浮费，为外洋缉捕之用。

嘉庆二年，浙江战船俱仿民船改造。山东战船亦仿浙省行之。其余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收小，仿民船改造，以利操防。五年，谕各省水师向设统巡、总巡、分巡及专汛各员，出洋巡哨。奉行日久，有以千总等代巡之弊。嗣后令总兵官为统巡，副将、参将、游击为总巡，都司、守备为分巡，遇有事故，以次代巡，不得以微员擅代。山东水师，向未有统巡等职名，亦一律行之。九年，因各省师船向遵部颁定式，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多改雇商船出洋捕盗。廷臣建议，战船改商船制度，以收实用。旋谕江苏省滨海之区，屡有盗劫，所有旧式战船，令疆臣仿广东、福建、浙江之例，即行改制。十一年，谕沿海疆吏，当乾隆五十五年，曾严饬统兵官实力训练舟师，乃日久玩生，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放洋之时，雇用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嗣后通饬所辖各营，勒期训练，一切帆舵各技，务皆娴习。其最优者，不次擢用，惰者惩之。二十一年，规复天津水师营汛，以闽、浙、两广、两江各省所裁水师，遵旧制募足额数，改隶天津水师，分营管辖。二十二年，增设天津水师总兵官，以专责成。

道光四年，谕福建疆臣，前以闽省战船迟重，驾驶不便，曾裁汰十五船，其余俟拆修之年，令承修官仿同安梭船式，一律改造。嗣后，闽洋米艇，缉捕仍不得力，其已改造之胜字六号米艇八艘无须裁汰外，所有届修之捷字六号十二艘，存营之胜字一号十号两艘，修竣之胜字三号一艘，悉行裁撤。十年，令直隶、浙江、福建统兵官增拨哨船，梭巡南北洋面。是年，定水师人员一年试验之制，各统兵官随带出洋，亲加考验。又严定改用外海水师人员之制，其外省世职及陆路呈改人员，有才具可用或曾立功绩者，同督抚保题。十三年，整顿浙江省水师，增造阔船、舢板船。十五年，以各省水师废弛，惮于出巡，致盗案叠出，严饬水师提、镇实力训练缉捕。十八年，以各省战船每届修造之年，承办各员昌领中饱不能如式制造，或以旧代新，或操驾不勤，驯至朽腐，令统兵大臣核实办理。十九年，令督、抚、提、镇禁将弁扣索之弊，并甄汰劣员，如有呈改召募，不得瞻徇。

二十年，以各省战船修造草率，并有迟延积压各弊。福建船厂所修成字四号大船，甫经拆造，即致破坏。自道光六年至二十年，积压各船至三十艘之多。承修各员悉予惩处。各厂应修之船，一律严催。其水师各船巡洋之余，各提、镇大员饬将弁操练燂洗，毋任久泊海壖。又因广东虎门海口为海防中路要区，以西境之香山，东境之大鹏为左右两翼。嘉庆十五年，设水师提督，节制各路。香山副将所辖水师，兵力稍厚。大鹏参将所辖弁兵，仅九百余人。道光十年，又分为二营，其所辖大屿山及尖沙嘴洋面，为夷船聚泊之所，乃择要建炮台二座，与水师相依护，以澄海副将改为大鹏协副将，移驻九龙山，增额设水师兼守炮台，增造大号、中号米艇四艘，快船二艘，在水师各协营，抽配弁兵，巡缉洋面。

二十一年，以外夷船坚炮利，旧设外海水师强弱不敌，等于虚设，拟改水师为陆师，专防内地。寻以海盗滋扰，全恃水师缉捕，广东之虎门，为外海藩篱，尤藉舟师之力，乃定议缓裁。

二十二年，以海上用兵，专恃炮火，令各疆臣训练弁兵，一律以施放炮位有准为弁兵去取。又以海上用兵二载，闽、粤、江、浙水师迭致挫败，令四川、湖广等省采购巨木，速制坚船，驶往闽、浙等省，防守海疆。寻因各省战船，如快蟹、拖风、捞缯、八桨等船，仅能用于江湖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备内河巡缉，难于海上冲锋。惟潘仕成捐资新制之船，坚固适用，炮亦得力，并仿美利坚国兵船制造船样一艘，又仿英吉利国中等兵船之式，调取各省工匠，改造大船。其例修师船一律停造，以资挹注。并以船炮图说，饬江苏、福建、浙江三省督抚详勘，何者利用，由广东省制成，分运各省。又因湖北省所辖长江千余里，旧设宜昌镇标，荆州、汉阳各水师营，战船不能载炮。广东匠役何礼贵曾为外洋造船，能造火轮及各式战船，饬赴湖北，择何项战船利于长江驾驶，即就海船

之式，量为变通。裕泰拟造之开浪船，于海战未宜，罢之。

二十三年，饬沿海各提、镇，于每岁出洋及巡洋事毕，所经历情形，悉以上闻。三十年，因浙江省水师废弛，饬有司整治船炮，严禁奸民接济海盗，并令沿海将领，按时出洋会哨。又令山东疆臣，以三汛师船、四县水勇，合而为一，统以专员，往来策应，并于扼要岛屿，设置大炮。

咸丰元年，以长江辖境绵长，令张亮基等购置船炮，择要驻守。三年，调广东外海水师拖罟战船及快蟹、大扒等船百艘，统以大员，由海道驶赴江宁，助剿粤寇。是年，江忠源疏请广制战船，以靖江面。旋令两广督臣，以广东拖罟船式咨行四川、湖广各督抚，或在本省、或在湖北宜昌一带，迅简工匠，造水师船百余艘，每船载兵五十人，于三月内竣事。兼饬湖南、湖北二省，购船募兵，与长江下游艇船协力防江。旋以所购民船不合用，乃收买江船之巨者，仿广东船式，安置炮位，与广东所募红单船及赁用拖罟船，驶赴江南剿寇。又以广东内河及滨海各厅县，均有捐造缉捕快蟹船，道光间，江海捕盗，悉藉其力。船头藏巨炮，旁列子母炮，勇丁咸技艺精练，洵水战最长。令各船由海道至长江会师。是年，曾国藩试造师船于湖南，以规模过小，乃就广东之拖罟船、快蟹船二种，参酌其制，先造十艘，续增二、三十艘，以能载千斤之炮为度。至拖罟船，则由两湖督抚如式制造。

四年，令广东赁用之红单船二十三艘，并修治十九艘，凡四十二艘，统一武员，驶入长江。是年，以粤寇窜扰东南，水师不敷剿堵，下游惟广东红单、拖罟等船渐集瓜洲，上游惟曾国藩新造战船，自湖南顺流而下，已达武昌。其九江、安庆等处，尚无战舰，令张亮基、骆秉章购置江船及钓钩等船，裕瑞、夏廷樾在四川采购材料，与骆秉章商办。旋骆秉章以四川造船，江险而途远，水程不便，仍在湖南购料制造。两湖绅士丁善庆，遵曾国藩所定之式，已成大板艇五十号，长龙等船亦次第告成。长江剿寇，在江南取胜者，以红单船、拖罟船二种为最，体势雄壮，置炮最多，而能顺风不能逆风，宜江面宽阔，不宜港汊。在湖南取胜者，以舢板船、长龙船、快蟹船三种为最，往来轻便，搜捕尤宜，而风急水溜，一下难于遽上，势散而力单。令湖南水师沿江攻剿，与江南水师会合，各用其所长，以期制胜。

六年，以曾国藩在江西所造战船最为得力，令福济选择将弁，率工匠赴庐州仿造，所需洋炮，在上海拨款办解。六年，胡林翼以长江水师，自五年春间回驻武、汉以后，战舰无多，乃与骆秉章协商，督率船炮局各员尽力筹谋，水师复振。湖南绅局所制船械，交至营中者，大小战船凡三百余艘，火药四十余万斤，炮子一百四十万斤，其余各械咸备，请优诏奖之。水师重在炮位，广东运到洋炮二百尊，续运六百尊，配置各师船，自武汉至九江，所向克捷。惟长江水战，上下游形势不同，武、汉以上，利用轻便战船，浔、皖以下，江面渐广，利用巨舰。秋冬风劲，宜巨舰，春夏宜小艇，船炮之大小，宜因时因地而损益之。请令两广督臣，续购大小洋炮，自四百斤至一千五百斤，凡八百尊，尽易旧式炮位，以利东征。八年，以天津原设水师，道光间，先后裁撤，乃筹复设，以重海防。令福建、广东疆吏，各抽调大号战舰，备齐炮械，由海道驶赴天津，设水师三千人。十年，令清淮筹防局筹款，为防湖水师常年经费，增设淮扬水师营，以保两淮盐场，兼佐陆军。芜湖孤悬水中，令曾国藩筹设宁国水师，以攻芜湖，为克金陵之本。增设太湖水师，为克苏州之本。

同治二年，谕沿海督臣举水师将才。又令曾国藩所部内江水师、都兴阿所部扬防水师，有胜外海水师之任者，各举以闻。四年，在山东省仿长江战船之式，造长龙舢板船，于黄河水性驾驶合宜。以水师泊黄、运二河，防堵逸寇，必须分段扼守，而地势绵长，不敷调遣。复由山东增造长龙船，并增舢板船十艘，以武职大员督领巡防。五年，改造江南海口之红单、广艇三十艘，合原有广艇凡四十艘，分防海口。六年，整顿福建、台湾海防，增置龙艚等船。

七年，曾国藩议改水师之制，以江南水师向分外海、内河二支，外海水师六千七百七十六名，武员一百十八人，内河水师八千二十一名，武员一百三十三人。船数则近稽道光二十四年江南旧例，水师船二百七十五艘，朽坏居多，别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艘，大船十二艘，约计各船不过载兵二千数百人，而额定之兵数，尚有万余人。徒费饷项，有水师之名，无舟楫之实，宜大为变通，请求实际。江苏水师，其营制饷章，悉仿长江水师之例，外海之红单、广艇亦略增其饷，与李鸿章、丁日昌诸臣协力筹办，期于外防与内盗并谋，旧制与新章兼顾。俟章程既定，沿海福建、广东各省水师，

均可酌改行之。

八年，部臣定议，从曾国藩所陈，改江苏水师为内洋、外海、里河三大支，以资控御。里河水师，以原设提标右营，太湖左营、右营及增设淞北、淞南二营为五营，隶提督统辖。舢板船每营船数不等，一律兴修，不得缺额。所有太湖七营，改为里河五营，其裁员归并提标序补。马新贻等续议，九江水师营改城守营，设陆汛四处。鄱阳营改陆汛二处。洞庭水师营改龙阳城守营。岳州水师营酌留水兵，隶陆路管辖。荆州水师营酌留弁兵有差。九年，谕定安等，以宁灵各军运饷艰难，增造炮船，由黄河运送。所有大小战船三十二艘，编为一营，设统带等官。

十年，沈葆桢以外海兵船制成，应简知兵大员督率操练。寻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兵船统领。是年，曾国藩以江南水师章程初议十四条，嗣由马新贻等增为二十五条，乃删减归并定为二十一条。外海六营，以次巡哨。内洋五营，分定汛界。里河五营，分定汛界。淞南营、淞北营、太湖左营、太湖右营酌增战船。水师营所遣陆汛，移并留防。京口三营陆汛炮堤，分别管辖。改定辖营，及留设守备，要汛多留陆兵，定将弁处分则例。规定各营船数，酌定外委员数酌定裁缺薪粮。营官建衙署地方、各营座船之数、官兵额定数目、书吏名数、雨篷旗帜等费、官兵粮额，各船酌用枪炮数目，各船酌用火药枪炮弹，综计饷项之数，下所司核议行之。十一年，丁宝桢调拨福建省所制安澜兵轮赴山东洋面巡缉。瑞麟调拨福建省小号兵轮赴奉天海口巡缉。

光绪四年，裁去广东轮拖巡船水勇二千三百余人。五年，以各省举办水师，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次第驻泊兵轮，编制水师，而沿海各省形势不同，操法未能一律，吴淞口为南北海疆适中之地，乃命江南提督李朝斌为外海兵轮统领，督率各省大小兵轮，定期在吴淞口会操。六年，以新置蚊炮船便利合用，续向外洋购置数十艘，募福建、广东沿海精壮之民为水师，分屯北洋各海口。七年，以奉天旅顺口原有旗营艇船朽坏，弁兵疲弱，悉行裁汰，归陆师巡防，别以快炮防海。时丁汝昌由英国率战舰回国，为中国水军航外海之始，乃擢丁汝昌为水师提督。

八年，以江南形势，先海后江，朝议拟以长江水师提督驻吴淞口，狼山、福山、崇明三镇标隶之，以江南提督移驻淮、徐，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寻左宗棠、彭玉麟议覆，以海防不外战守二端，战宜厚集兵力，守宜因势设险，仍循旧制为宜。福建水师自裁兵加饷后，实存水师六千九百余人，旗营水师三百余人，各营拖罟、龙艚、快艇等大小战船实存四十艘，台湾、澎湖战船六艘，大小兵轮十艘，宜联合浙江省水师会操，官制则仍循其旧。

九年，以广东内河之肇庆河面绵长六百余里，仅有小巡船二十余艘，不敷分布，九龙洋面水浅，大船难于行驶，乃于二处各增设浅水兵轮船。十年，试造尖底舢板船，分布海口。旋以船质弱小，罢之。十一年，彭玉麟以海防日亟，议设水师总统于吴淞，分设二镇：一驻直隶大沽，凡盛京、直隶、山东、江南各海口战船隶之；一驻福建厦门，凡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各海口战船隶之。两镇每年周巡海口，会哨于吴淞。是为南北洋水师建议之始。十二年，议裁减浙江沿海水师。旋浙抚刘秉璋以旧额战船二百五十余艘，粤寇乱后，购造不及半数。光绪八年，裁水师船十三艘，停修旧船三艘，已符裁兵三成之数。惟巡洋之红单船十一艘，不在额设裁减之例。十四年，因台湾疆土日辟，改安平水师副将为台东陆路副将，改鹿港游击为安平水师游击，任新设地方镇守之职。十五年，以福建内河水师炮船旧额共九艘，频年裁撤，实存三十艘每船配置水师六人，专任巡缉内洋。十六年，调拨福建海坛水师驻防福清县属，以靖海盗。十七年，于湖南选锋水师中、前、后、左、右营内拨一千六百余人，分防省城及岳州等处，拨长胜、毅安水师四百余人，分防辰州、沅州、常德等处，拨澄湘水师三百余人，分防衡州等处，以专责成。是年，因奉天辽河下游旧有巡船，上游则仅有陆队兼巡，未有水师。乃增置长龙炮船一艘，舢板船八艘，于练军内选拨弁勇，梭巡辽河上下及省南之洋河。

十九年，令提督黄翼升校阅长江提标五营，上江十三营，下江四营，定训诫之规，禁陆居，戒嗜好，勤练艺，屏虚文，不得蹈绿营之习，日久玩生。闽浙疆臣会议，以浙江省有元凯、超武二兵轮，福建省有伏波、琛航、靖远三兵轮，与沿海水师协力缉捕。而浙省水师船自裁减后，仅存五十余艘，闽省自马江战后仅存艇船二十九艘，乃在宁波海口赁用红单等船八艘，酌拨弁兵，以靖海盗。

二十四年，令江苏省之外海、内洋、里河、太湖四支水师，一律酌裁水勇。二十五年，以安徽省江防在下游者为东西梁山，建有炮堤炮台，在上游者为阑江矶前江口及省城之江心洲，咸有炮台，而缺乏水师，乃拨澄清营炮船二十五艘，及长江水师之芜湖、裕溪、大通、安庆、华阳各营，联络防守。又令长江五省督抚，各派将领，不分畛域，严密设防。二十六年，以奉天凤凰厅沿海一带，素称盗薮，曾由北洋拨兵轮巡洋，其支港各处，宜屯泊水师，乃于大孤山、太平沟、沙河三口岸，各造兵船三艘，酌配水师巡缉。三十四年，因浙江杭、嘉、湖三府捕匪兵单，于原有水师中，抽练游击一队，驻嘉兴府，增练游击三队，分布嘉兴、湖州各河港，以游击小队驻杭州省城，赁用上海商人之小轮船十艘，曳带兵梭船巡水道，以期迅捷。在南洋船坞造浅水兵轮船四艘，配快炮八尊，江苏亦制浅水兵轮船四艘，协同内河水师，仿欧西各国章程，编为联队，以资防剿。此整治水师之概略也。

其兵额之增减，船械之配置，各省随时编定。外海水师，北自盛京，南讫闽广，凡拖缯、红单等船隶焉。内河水师，各省巡哨舢板等船隶焉。奉天、直隶、山东、福建水师船均属外海。江西、湖广水师船均属内河。江南、浙江、广东水师船分属外海、内河。其别练之师，有巡湖水师、巡盐水师、亲兵营、练军营。同治以后，增定长江水师、太湖水师之制，视旧制加详矣。

其巡防之规，外海水师巡防盛京，以协领为总巡，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直隶等沿海各省，以总兵官为总巡，副将以下为分巡。各于所治界内，率水师沿海上下，更番往来，诘奸禁暴，两界相交之处，戒期会哨，以巡缉情形申报所属将军、总督、提督，委员稽察。若因风阻滞，各厂到界之日具报。其每岁定期，以二月、四月、五月为始，至九月事竣回营。有引避不巡，或巡而不周遍者，论如军律。其内河水师巡防之制，长江自四川巫山而东，出三江口，至湖广界，经岳州、武昌、兴国至江西界，经九江、江宁、京口等处，东至于海，各省将军、总督、提、镇分委旗标弁兵，沿江游巡，及界而还。

自康熙以后，以外海利用巨舰，内河利用轻舟，故船制屡改，而辖境辽阔，水师兵额，时有增加，遇有战事，增舰尤多。征吴三桂之役，命尚善率舟师入洞庭湖取岳州。及鄂鼐统水师，增造鸟船百艘、沙船四百三十八艘，置水师三万人。征台湾之役，命万正色督率湖南、浙江战船二百艘，由海道赴福建。姚启圣亦修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施琅之克澎湖，用战船三百艘，水师二万人。施世骠之平朱一贵，用大小战船六百余艘。乾隆间，征缅甸之役，命湖广船匠造船于蛮暮，取道金沙江以攻缅甸，兼调福建、广东水师助之。李长庚之剿海寇，在福建造大船三十艘，名曰霆船，配置大炮四百尊，合闽、浙水师全力，转战重洋，遂平蔡牵。

道光以后，海警狎至，木质旧船不敌外洋铁舰之坚利。同治五年，始仿欧洲兵轮船式，于福建省开厂制造轮船。江苏初设轮船四艘。十一年，广东、山东各设轮船一艘，奉天设小轮船一艘，咸配置水师。其后沿海各省购置兵轮，岁有增益，旧式水师战船分别裁汰。至光绪中叶，综各省外海、内河实存师船之数，奉天外海缯船十艘。直隶外海长龙船二艘，先锋舢板船四十八艘。山东外海拖罾船十四艘，内河哨船六艘。江苏外海轮船二艘，艇船八艘，内洋轮船二艘，舢板船六十艘，内河舢板船、艇船三百八十五艘，长江舢板船七十六艘，督阵舢板船七艘，长龙船十艘，巡哨舢板船一百二十八艘。安徽舢板船二百八十二艘，长龙船十五艘，八团船一艘，枪划十艘，护卡巡船十五艘，督阵舢板船七艘，轮船二艘。江西长龙船十五艘，舢板船二百六十三艘，督阵舢板船六艘，轮船一艘。福建外海长龙船一艘，舢板船十九艘，小艇十四艘，哨船十四艘，龙艚船二艘，拖艚船一艘，内河炮船三十艘。浙江外海钓船二十七艘，艇船十二艘，龙艚船十七艘，哨船二艘，快船一艘，内河大舢板船五十八艘，中舢板船八十四艘，飞划船四十九艘，长龙船、座船二百十三艘，枪船八艘，炮船五艘。湖北督阵大舢板船八艘，长龙船十二艘，舢板船一百八十艘。湖南督阵大舢板船四艘，长龙船四艘，舢板船六十艘。广东外海大小轮船二十二艘，巡船十四艘拖船十艘，长龙船一艘，扒船一艘内河两橹桨船一艘，橹船一艘，桨船四十艘，巡船一百九十六艘，急跳船十五艘，平底桨船二艘，快哨船二艘，快船十四艘，快桨船七艘，舻船四艘，船二艘。

各省战船，咸分隶标营，择地屯泊，以时会哨。外海师船，以海军规制渐立，仅任沿海捕盗之

责。各省内河师船，均仿长江水师舢板船之式。惟巡缉等船，分巡支河汊港，利用轻捷，船制少殊耳。其漕、河水师营制，始于明代隆庆间。清代略更其制。以卫卒专司挽运漕粮，以营兵专任护漕，别设城守营守护城池。分漕院与巡抚为二，漕运总督标下，统辖左、右、中三营及城守四营，驻山阳境及漕运要地，分别置兵。淮郡旧为黄、淮二河交注之区，特建两大闸，设河兵及堡夫守之。河营遂与漕营并重，各有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官。河营升迁之例，与军功等，专司填筑堤防之事，而缉捕之责不与焉。

清代水师武功之盛，守洞庭而平吴逆，战重洋而歼蔡牵，下长江而制粤寇，东南数千里，威行桴鼓，劳臣健将，蹈厉功名，超逾曩代。及海禁宏开，铁船横驶，舟师旧制，弱不敌坚，遂尽失所恃。时会迫迮，非规画之疏也。

凡直省旧额船数分防之制，分列于篇：曰东三省，曰直隶，曰山东，曰江南，附太湖湖标、漕标各水师，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湖南，曰湖北，曰安徽，曰长江水师。

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以金州、旅顺口为尤要。清初即有水师之制。松花江、嫩江贯注吉林、黑龙江二省腹地。所设水师营汛，由吉林而北抵墨尔根、黑龙江一带。至光绪间，旅顺筑海军港，屯驻铁舰，回殊曩制。其东部之图们、混同江上，时有俄罗斯战舰侵轶，非旧制师船械弱兵单所能控制矣。列经制水师于后：

奉天旅顺口，于顺治初年设水师营，以山东赶缯船十艘隶之，始编营汛。康熙十五年，设水师协领二人、佐领二人、防御四人，骁骑校八人，水兵五百人。五十三年，由浙江、福建二省船厂造大战船六艘，由海道至奉省，驻防海口。

金州水师营隶城守尉，水兵百人。

吉林水师营，顺治间，设四、五、六品官。光绪十四年，增设总管一人，六品官二人。

齐齐哈尔水师营，康熙二十三年，设总管一人，四品官二人，六品官二人，造船四、五、六品官各一人，领催八人。水兵二百六十八人，后增至五百六十八人。大战船二艘，二号战船十五艘。康熙四十年，拨归黑龙江十艘。雍正间，拨归墨尔根六艘，存大小战船二十五艘，江船五艘，划子船十艘。

墨尔根水师营，康熙二十三年，设四品官一人、领催一人，由本城协领兼辖，凡战船六艘，水兵四十三人，雍正间增战船六艘。

黑龙江水师营，康熙二十三年，设总管一人，五品官二人，六品官二人，领催八人，战船三十艘，水兵四百十九人。四十年，自齐齐哈尔拨船增之，凡大战船十艘，二号占船四十艘，江船十艘，划子船十艘。

直隶省水师，始于雍正四年，设天津水师营，都统一人，驻天津，专防海口，水师凡二千人。省内各河，咸归陆汛，无内河水师。乾隆八年，增设副都统一人，水师千人，大小赶缯船二十四艘，＜⿰舟彭＞仔船八艘。三十二年，以海口无事，徒费饷糈，全行裁汰。嘉庆二十一年，复设水师千人。旋设大名镇，以水师总兵归并，大名实存守备一人、参将一人、千总二人、把总三人、水师四百九十一人。嘉庆十九年，直隶督臣那彦成以官兵虚设，兵船多朽，疏请裁撤，仍并入大名镇。咸丰八年，以海疆多警，增设海口六营，于大沽南北两岸修筑炮台，凡大炮台五座，平炮台十座，大炮九十九尊，水师三千人，以五百人为一营，分编左右六营。九年，改为一千八百人。同治八年，督臣李鸿章疏请酌定营制，设大沽协副将，驻新城海口，防守炮台。光绪元年，李鸿章于大沽、北塘等处，增建炮台，购置欧洲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以海军将领统之，不隶旧制协标之内。

其内河水师船，始于同治间，仿长江水师之制，设督标水师中营，管带官一人，哨官三十二人，水师四百七十六人，舢板战船三十二艘，驻三岔河口，亲兵总哨官一人，哨官十四人，水师二百二人，舢板战船十四艘，驻西沽河口。

山东，顺治元年，始于登州府设水师营，领以守备、千总等官，凡沙唬船、边江船十三艘，水兵三百八十六人，驻扎水城，分防东西海口。十五年，移沂州镇于胶州，改胶州水师为陆营。十八年，移临清镇于登州，以隶属城守营之水师，改为前营水师。康熙四十三年，增设游击二员及守备

以下各官，增水师为千二百人，改沙唬船为赶缯船，为二十艘，分巡东西海口，东至宁海州，西至莱州府，分为前后二营，各专其职。四十五年，以前营水师移驻胶州，巡哨南海，后营水师驻水城，巡哨北海。五十三年，裁后营经制员弁，裁水师七百人，拨赶缯船十艘赴旅顺口，仅存前营水师游击等官，赶缯船十艘，分南北二汛，以游击、守备分辖兵船之半。雍正七年，每船增兵十人，两汛共增兵百人，增双篷艉船七艘，每艘配兵三十人，南汛艉船三艘，北汛艉船四艘，北汛增将弁一人。九年，又增设艉船三艘，增兵一百九十人，每艉船共配兵四十人，南北汛各五艘。十二年，增将弁六人，又于成山头增设东汛水师，抽拨南北汛赶缯船各一艘，双篷艉船各一艘，分配战守兵，拨南北汛将弁四人，配船巡哨成山、马头嘴一带，与各汛会旗，总归水师前营管辖，以本镇统之。列定制于后：

前营水师，游击、守备各一人，千总二人，把总四人，外委千总二人，外委把总四人，水战兵八百人，守兵二百人，赶缯船十艘，双篷艉船十艘，每船各带脚船一艘。南汛驻胶州之头营子，游击一人，把总二人，外委千总、把总各一人，赶缯船四艘，双篷艉船四艘，共配战守兵四百人，南境巡哨至江南交界之莺游山，东至荣成县马头嘴，与东汛会旗。东汛驻养鱼池，千总、把总各一人，外委千总、把总各一人，赶缯船四艘，双篷艉船四艘，共配战守兵四百人，南境巡哨至马头嘴，与南汛会旗，北境巡涓至成山头，与北汛会旗。北汛驻登州府水城，中军守备、千总、把总各一人，外委把总二人，赶缯船四艘，双篷艉船四艘，共配战守兵四人，南境巡哨至成山头，与东汛会旗，北境巡哨至隍城岛，与直隶水师、盛京水师分界。

江南水师，顺治初年，江苏松江等营，各有捕盗小快船四十艘，常州、镇江等营，各有一二十艘不等。自康熙七年，查毁沿江海各营出海之船，其内河快船亦从裁汰。嗣巡抚马祜、提督杨捷疏请苏、松、常、镇四府，各塘汛设水师巡船三百二十五艘，以靖水盗。雍正元年，江苏、浙江督抚会商，以太湖连跨二省，夙为盗薮，乃于湖滨各口，增设水师营汛巡船，分界巡防。其湖内各地，系二省交会者，令参将各率水师会同巡缉。雍正五年，令京口八旗营仿天津水师之制，设京口水师营，分拨京口大小战船二十艘至江宁练习。其驻宁水师，凡满洲、蒙古兵千人，设协领四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二人，是为江南水师之始。

镇守京口左右两路水师，设统兵官二人，分统左右营，各置沙船二十八艘，水艉船八艘，犁缯船八艘，舵碇手二百二十人，水手、匠役四百九十二人。康熙二十一年，改隶江南提督标下，分为中、左、右三营。三十六年，裁总兵官，设副将以下各官，每营设沙船二十三艘，唬船七艘，小巴船四艘，水手四百六十八人。自雍正二年后，迭有改拨，每营存唬船二艘，小巴虎船七艘，渡马浅船六艘。

江南提督水师标兵，顺治四年，始设参将以下各官，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及城守六营。中营唬船一艘，巡船十五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左营虎船三艘，巡船十五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右营浦江游巡哨船四艘，改设哨船一艘，桨船一艘，二橹哨船一艘，巡船七艘。前营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一艘，巡船二十二艘。后营唬船一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巡船八艘。

松江城守营唬船一艘，中号四橹哨船二艘，桨橹快哨船二艘，巡船一艘。

金山营巡船十三艘。

青村营巡船二艘，小哨船一艘。

南汇营大罟船二艘，小哨船四艘。

川沙营捕匪大罟船三艘，放大罟船三艘，大罟船二艘，小哨船二艘，小号二橹哨船二艘。

吴淞营沙船三艘，艉犁船四艘。

福山营沙船四艘，官渡船四艘，巡船十六艘，后改为福山镇标，设总兵以下各官。

太湖营沙船、快船、巴唬船共三十二艘，后改为太湖协标，设副将以下各官。

常州营巡船二十九艘。

江阴营唬船二艘，巡船七艘。

靖江营唬船二艘。

杨舍营巡船二艘。

镇江城守营，顺治十五年，设镇守苏松水师总兵官，分中、左、右水师三营，各设沙船九艘，赶缯船五艘，寻改为参将等官，设巡船二十三艘。

江南督标游兵营，顺治初年，隶操江巡抚标下，设游击以下各官，大唬船一艘，小唬船二十七艘。康熙元年，裁并入督标。

奇兵营，顺治初年，随操江巡抚赴安徽省驻防，改为太平右营，设游击以下各官。康熙元年，裁并入安庆营。

瓜洲营，顺治二年，设守备以下各官，专防江北水汛，唬船八艘康熙元年，改为参将，并入江南督标。十一年，改为瓜洲城守备，唬船八艘。其各县分防水师，宝应汛船十五艘，汜水汛船十四艘，永安汛船二十三艘，高邮汛船十六艘，江都汛船十四艘。

淮安庙湾营，顺治初年，设游击以下各官，沙船五艘，唬船四艘。

佃湖营，雍正九年，由庙湾营分防，设都司以下各官，沙船三艘，巡船四艘，唬船一艘，内河巡哨船一艘。

营城营，顺治三年，设守备以下各官，唬船四艘，小巡船四艘。乾隆十一年，改为唬船一艘，巡海哨船二艘，三号四号沙船二艘，小巡船四艘。

小关营，雍正十一年，由盐城营分防，设都司以下各官，沙船二艘，唬船一艘，快船一艘。

海州营，顺治四年，设游击以下各官，小巡船五艘。康熙三年，并入东海营，增设沙唬船十艘。

东海营，顺治初年，设守备以下各官。十八年裁撤。康熙十八年复设。其分防汛地，鹰游内外洋汛＜□舟古＞船二艘，大浦汛商船二艘，海头汛唬船一艘，临洪口汛哨船二艘，高公岛汛沙船一艘。

江苏抚标左右营，顺治四年，设参将以下各官，左营巡船十艘，右营巡船十艘。

苏州城守营，顺治四年，设参将以下各官，巡船五十八艘。

平望营，顺治三年，设游击以下各官，巡船十七艘。初隶提督标，乾隆以后，改隶巡抚标，巡船二十艘。

福山营，自提督标分防，设游击以下各官，其沙船四艘，巡船六艘，官渡船四艘，船数仍如曩制。道光间，以海疆要地，改为镇标，设总兵以下各官，分为中、左、右三营。

淞北营，原隶督标内河水师，同治十一年，改隶江南提标水师，增设副将以下各官，仿长江水师之制，设舢板船十六艘。

淞南营，同治十一年，改隶里河淞北协标，增设游击以下各官，仿长江水师之制，设舢板船、座船凡三十七艘。

江北狼山镇标，顺治十八年，设总兵以下各官，分中、左、右三营。中营赶缯船一艘，沙船一艘，唬船三艘，渡船五艘。左营赶缯船一艘，沙船二艘，唬船三艘，渡船六艘。右营赶缯船六艘，沙船一艘，唬船四艘，渡船三艘。

泰州营，顺治二年，设游击以下各官，赶缯船二艘，沙船二艘。

掘港营，顺治三年，设守备以下各官，唬船三艘。

康熙二十三年，以京口将军标下沙船二十二艘，唬船十八艘，隶狼山镇标，为海口巡防水师。二十八年，以战船四艘，仍拨归京口。四十八年，改为中、左、右三营。中营赶缯船三艘，沙船二艘。左营赶缯船三艘，沙船三艘。右营赶缯船四艘，沙船二艘，唬船四艘。雍正十年，实存大小水师船二十二艘。十三年，右营增小哨沙船一艘。同治五年，增设绥通、绥海二营，隶长江水师提督。

江南福山镇标，道光二十三年，设总兵以下各官，分中、左、右三营，以旧有之福山营水师为福中营，苏松奇兵营水师为福左营，杨厍水师为福右营。中营旧设巡船十五艘，日久朽坏无存，以沙船四艘增换阔头舢板船五艘。左营设大小舢板船八艘，右营设大小舢板船五艘。同治九年，改定营制，以中营并入左右营。以左营原辖之海门厅属西半洋沙等汛，隶通州营，以左营分中左右三哨，

分驾巡船十二艘，出巡洋面，以右营驻防陆路各汛。

太湖水师，始于雍正间。太湖连跨苏州、常州、湖州之境，为全吴巨浸。湖中风浪与江海异，故巡湖水师船制亦殊。其卫所巡司则以巡船，水师则以哨船。雍正二年，设太湖营游击、千总、把总各一人。五年，以大钱汛口为浙江省濒湖要道，增守备、千总各一人，把总三人，战守水兵原额千人，历年裁并，实存水战兵一百八十六人，守兵四百七十二人，分防各处：角头汛兵一百八十五人，沙快船五艘；西山汛兵六十九人，沙快船二艘；浙江乌程汛兵一百九十七人，沙快船九艘；伍浦汛兵六十九人，快巡船九艘；南浦汛兵一百七人，快巡船九艘。七年，以沙船六艘为湖中大汛巡防，其余改小号巡船二十艘，巡缉支河小港。九年，分水师为左右二营，左营守备驻简村，列汛凡六，当震泽县界。千总一人，驻鲇鱼口，列汛十有二，当吴县、吴江、震泽界。把总二人：一驻东山，列汛凡八，当吴县界；一驻吴江，列汛凡八，当吴江、震泽界。右营守备驻周铁桥，列汛凡六，当宜兴、阳湖界。千总一人，驻马山，列汛十有四，当常州、无锡、阳湖界。把总二人：一驻鼋山，列汛凡七，当吴县界；一驻凤川，列汛凡七，当宜兴、荆溪界。乾隆间，设副将以下各官，水师战船，凡巴唬船十六艘，沙船三艘，大快船七艘，小快船三十二艘。至道光间，存巴唬船十六艘，沙船二艘，大快船六艘，小快船二十艘，桨船十艘。迨咸丰年粤匪乱后，营伍船械全失。同治间，重整水师，尽易旧制，仿长江营制，设太湖协标二营，舢板战船三十六艘。此江南水师之制也。

其长江水师之在江南省者，为瓜洲镇标，辖瓜洲营、孟湖营、三江营、江阴营，战船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同。

河道总督标营凡二十营。雍正七年，以漕标右营改隶河标设，巡船九艘。山清里河上营，康熙十七年设，船六十八艘。里河下营，雍正六年，由里河营分设，船十三艘。外河上营，船一百十四艘。山安海防河营，雍正七年，由外河营分设，船五十四艘。高堰上营，康熙三十八年，由盱眙营分设，船三十四艘。山盱下营，雍正七年，由高堰营分设，船十七艘。桃源安清营，康熙三十八年设，船二十三艘。扬河上营，康熙十七年设，船八十二艘。扬河下营，雍正七年设，船十四艘。徐河南北营，雍正六年设，船三十艘。邳睢河营，顺治初年设，船七十五艘。宿虹南北营，顺治初年设，船百艘。桃源南北营，顺治初年设，船六十八艘。宿迁运河营，雍正六年设，船十九艘。凡河防各营，设守备以下各官，大小各船，分浚船、柳船二类，修防河工，以营制部勒之。

漕运总督水师标营，分中营、左营、右营、城守四营，以中、左、右三营任护漕之责，以城守四营任地方之责，驻山阳境及漕运所经之地。其运挽漕粮，则以卫卒任之。

浙江水师，杭州协钱塘水师营，顺治初年，设守备各官，兵一百十五人，鳖子门汛兵七十九人，新城汛兵三十一人，塘栖汛兵九十三人，钱江汛兵七十七人，富阳汛兵一百五十人，防守河庄山唬船四艘，运河内河快唬船十一艘，钱塘江渡马船六艘。

乍浦水师营，雍正二年，以定海镇右营改归乍浦，设参将各官，水战兵二百四十人，守兵二百七十六人，战船十艘，内洋岑港辖洋面汛三十三，内洋沥港辖洋面汛十五，内洋岱山辖洋面汛十九。

嘉兴协营，设副将各官，驻防府城，兵四百三十二人，快唬船五艘。海盐汛兵一百七十五人，快唬船三艘。乍浦汛兵二百十三人，快唬船二艘。澉浦汛兵百人，快唬船一艘。石门汛兵一百十人，快唬船四艘。桐乡汛兵七十六人，快唬船二艘。濮院汛兵六十一人，快唬船三艘。新城汛兵四十人，快唬船一艘。平湖汛兵九十九人，快唬船三艘。嘉善汛兵七十人，快唬船二艘。嘉兴汛兵六十九人，快唬船二艘。王江泾汛兵五十六人，快唬船二艘。雍正十年，裁撤快唬船二十艘，改造大号巡船二十艘，小号巡船二十艘，分配各汛。

湖州协营，设副将各官，驻防府城，兵四百七十六人，快巡船十三艘。左营分防双林汛兵五十人，快巡船三艘，德清汛兵三十四人，快巡船四艘，新市汛兵四十二人，快巡船四艘，含山汛兵四十二人，快巡船四艘，菱湖汛兵三十九人，快巡船五艘。右营分防泗安汛兵五十人，快巡船三艘。长兴汛兵四十四人，快巡船二艘。武康汛兵二十人，快巡船一艘。马要汛兵二十人，快巡船一艘。乌镇汛兵十四人，快巡船一艘。南浔汛兵五十八人，快巡船六艘。菁山汛兵十六人，快巡船一艘。梅溪汛兵八十人，快巡船二艘。

绍兴协营，设副将各官，水师一千八百七十二人，用卫所之制，设临海、观海二卫，沥海、三江二所。雍正十年，设周家路水师汛，置绍字一、二号巡船二艘。

宁波府，顺治三年，设水师营参将二人，分左右二营，水战兵四百人，守兵四百人。十四年，设宁台温水师总兵官及以下各官。康熙九年，设水师提督及左右二路总兵官，七年罢之。设总兵官一人，辖中左右水师三营，兵三千人。春秋二汛，率战船出洋巡缉。其战船之数，随时增改。顺治三年，水师左右二营，大小战船五十二艘。九年，定海镇左右二营，战船四十九艘。十四年，水师左右前后四营，战船二百二艘。康熙元年，水师前左右三营，战船一百七十三艘。九年，定海镇中左右三营，战船八十艘，增设哨船二十艘。历年裁汰，定为水艉船十二艘，犁缯船七号水艘中艉船一艘，中号犁缯船五艘，沙船七艘，双篷船十三艘，唬船二艘，哨二十艘。象山城守营，设副将各官，哨船四艘，海口汛兵一百五十人，哨船十艘。雍正四年，裁存四艘。昌石营，设都司等官，汛兵五百六十五人，战船六艘。镇海营，原设定海水师左右二营。雍正二年，改设镇海营参将各官，汛兵二百三十五人，哨船八艘。

台州府，顺治十四年，设宁台总镇。十五年，改水师提督。寻改总兵。设黄岩镇标三营，水师二千七百七十五人，战哨船二十五艘。海门驻游击等官。前所驻都司等官。右营分防海洋七汛：玉环山、干江、鸡齐山、标桃屿、石塘、龙王堂、沙护。中营分防海洋六汛：郎几山、黄礁门、深门、三山、老鼠屿、川礁。左营分防海洋八汛：圣堂门、米筛门、白岱门、牛头门、靖寇门、狗头门山、茶盘山、迷江山。

温州府，顺治三年，设副将各官。十三年，改总兵官，设镇标中左右水师三营，战哨船二十二艘。中营水战兵六十五人，守兵一百五十二人，战船九艘，快哨船二艘，钓船三艘。分巡二处：一专防三盘口，水师百六十二人，战船二艘；一专防长沙海洋，水师一百二十八人，沙战船二艘。分防汛地凡七：曰霓岙黄大岙、三盘、大门、长沙、鹿西、双排。左营水战兵六十八人，守兵一百七十三人，战船九艘，快哨船二艘。分巡二处：一专防凤山汛，一专防南龙海洋。分防汛地凡五：曰凤皇山、铜盘山、南龙山、大瞿山、白脑门。右营辖陆地汛兵。瑞安水师营，设副将各官，水战兵九十八人，守兵一百四十三人，内洋巡哨战船四艘，外洋巡哨战船五艘，快哨船四艘，钓船二艘。分巡二处：一专防北关洋，水师七十人，战船一艘；一专防官山洋，水师五十人，战船一艘。分防汛地凡六：曰北关、官山、金乡岙、琵琶山、南鹿山、四大屿。玉环水师营，设参将等官，水战兵一百四十五人，守兵二百五十四人，八桨船四艘，战船四艘，快哨船四艘。左营辖陆地汛兵。右营水师一百八十四人，战船四艘。分巡二处：一专防坎门，水师六十五人，战船一艘；一专防长屿，水师三十四人，战船一艘。内洋凡三汛：曰乌洋、梁湾、黄门。外洋一汛，曰沙头。左右营率水师一百八十四人，战船一艘，轮巡洋面。又江口水师一百八十四人，战船四艘。

雍正二年，额定四种战船：曰水艉船，曰赶缯船，曰双篷船，曰快哨船。其六桨船、八桨船，雍正七年后所增设也。

福建水师，顺治十三年，始设福建水师三千人，唬船、哨船、赶缯船、双篷船百余艘。康熙二十四年，裁撤双篷船八十艘，以二十艘分防台湾及澎湖岛。雍正三年，于福州、漳州、台湾三处各设船厂，制造外海内河大小战船。七年，设泉州船厂，修造各提、镇、协标水师战船。福州船厂承修四十六艘。泉州船厂承修四十八艘。漳州船厂承修五十二艘。台湾船厂承修九十六艘。乾隆十六年，令三江口战船按季煟洗。三十三年，裁撤哨船五十艘。嘉庆四年，令战船悉改同安船式。五年，裁撤内地额设战船三十艘，增造米艇船三十艘，编为胜字号。七年，以福宁府陆路镇标左营改为水师左营，驻三沙海口，编新字号战船十二艘。十年，增台湾水师同安梭船三十艘，编为善字号，分设台湾协标中左右三营。十一年，增米艇八艘，编为捷字号，又增大横洋梭船二十艘，分编为集字号十艘，成字号十艘，分防内地。十三年，裁撤中号、小号梭船十七艘。十四年，增集字号、成字号大同安梭船二十艘，捷定号米艇八艘。十五年，裁撤台湾港口善字号船二十一艘。于鹿耳门增守港师船十六艘，编为知字号，增八桨快船十六艘，编为方字号。十六年，裁撤各营中号、小号梭船三十七艘。道光二年，裁撤捷字号米艇、胜字号米艇共十五艘，余改为一、二、三号同安梭船之式。

七年，裁撤台湾水师营知字号、方字号船共三十二艘，善字号船九艘，别造白底艉船三十二艘，编为顺字号十六艘，济字号十六艘，分拨台湾协标中左右三营，澎湖协标艋舺营。

其外海战船名号凡十类：曰赶缯船，曰双篷艉船，曰双篷船，曰平底哨船，曰圆底双篷＜□舟古＞船，曰白艕＜□舟古＞船，曰哨船，曰平底船，曰双篷哨船，曰平底＜□舟贡＞船。内河战船名号凡九类：曰八桨船，曰六桨平底小巡船，曰花驾座船，曰八桨哨船，曰小八桨船，曰中八桨船，曰大八桨船，曰花官座船，曰哨船。各船水师多寡之数，以船之大小为衡。

提督标分中、左、右、前、后五营，中营战船九艘，左营八艘，右营八艘，前营十艘，后营十艘。总督标水师左营战船二艘。金门协标后改镇标，左营战船九艘，右营九艘，改镇标后，增战船二艘。海坛协标后改镇标，左营战船十艘，右营八艘。闽安协标左营战船七艘，右营七艘。福宁镇标左营战船十艘。烽火营战船十一艘。南澳镇标战船十艘。铜山营战船十一艘。台湾协标中营战船十九艘，左营十四艘，右营十六艘。澎湖协标左营战船十七艘，右营十六艘，艋舺营十四艘。

广东水师，自顺治九年设官弁千人，嗣设总督标水师，驻肇庆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中营二舻桨船一艘，急跳船一艘。左营桨船二艘，急跳船一艘，舢板船三艘。右营桨船二艘，急跳船二艘。前营急跳船二艘，舢板船四艘。后营桨船一艘，急跳船一艘，舢板船三艘。水师营二舻桨船十四艘，四舻桨船六艘，急跳船六艘。四会营四字号桨船三艘。新会营急跳船一艘，急跳桨船一艘，小舢板船二艘。后改肇庆城守协标，辖左右营、四会营、那扶营、永安营。以新会营改隶提标水师之顺德协。

巡抚标辖水师左右营、广州协左右营、三水营、前山营、顺德协左右营、新会左右营、增城左右营、大鹏营、永靖营。光绪二十九年，裁广东巡抚，以各营分隶提督标及广州城守协。

水师提督标，康熙元年设，驻惠州府，辖四营。嘉庆后移驻虎门，分中、左、右、前、后五营，香山协左右营，顺德协左右营，新会左右营，大鹏左右营，赤溪协左右营，清远右营，广海寨营，永靖营。凡六舻船十一艘，八舫船四艘，十舻船二艘，十二舻船二艘，米艇十一艘，捞缯船六艘，快桨船二十七艘，浅水桨船十二艘，巡船十四艘，二舻船六艘，四舻船十二艘，艉船四艘。嗣后裁广海寨营，以清远左右营隶三江口协标，以永靖营改隶抚标，又改隶城守协标，增设赤溪左右营。

南澳水师镇标，左营战船十艘，属福建省，右营赶缯船九艘，＜□舟彭＞仔船六艘，八桨船二艘。澄海协，左营艉船二艘，＜□舟彭＞仔船二艘，乌＜□舟皮＞船一艘，快桨船三艘；右营赶缯船一艘，艉船二艘，＜□舟彭＞仔船一艘，乌＜□舟皮＞船一艘，快桨船二艘。海门营赶缯船二艘，艉船二艘，＜□舟彭＞仔船四艘，快桨船四艘。达濠营艉船二艘，＜□舟彭＞仔船一艘，快桨船一艘。

碣石水师镇标，康熙八年展界，分中左右三营，米艇十艘，哨船一艘。平海营，康熙元年，以惠州协右营驻平海所，雍正四年，设平海营，隶镇标，一号赶缯船一艘，二、三、四号艉船三艘，五、六、七、八号拖风船四艘，一号愉船一艘。归善城守营，舢板哨船十三艘。惠来营，属陆路。潮州镇标，分中左右三营。城守营快船五艘。饶平营快船四艘。黄冈协左右营，左营哨船二艘，右营哨船二艘。

北海镇标及城守营，康熙初年设。二十三年，改设龙门水师协标，分左右二营，左营水师八百二十三人，右营八百十一人，共大米艇三艘，中米艇四艘，小米艇一艘，捞缯船三艘，艉船一艘。乾隆二十年后，实存赶缯船二艘，艉船四艘，拖风船一艘，快马船三艘。旧辖有硇州营，大小战船二十七艘，后改隶高廉水师镇标。

高廉镇标阳江营，嘉庆十五年，以南韶连镇标左翼兵移驻阳江，设阳江镇标，左营大米艇五艘，捞缯船二艘，右营大米艇三艘，捞缯船一艘，后改隶高廉镇标。电白营双篷艉船七艘。吴川营外海双篷艉船二艘，外海拖风船三艘，桨船二艘。硇州营旧为乾体营，大战船十三艘，龙艇六艘，哨船五艘。康熙四十二年，改为硇州营，存赶缯船三艘，艉船六艘，拖风船十二艘，外海双篷船四艘，快桨船七艘。东山营大米艇一艘，捞缯船二艘。

雷琼镇标，康熙二十七年设，分左右二营，赶缯船二艘，船六艘，快哨船六艘。雍正间，增快

哨船十艘。嘉庆十五年，改称水师营，左营水师八百七十六人，右营水师八百八十八人。海安营，康熙初年，设副将各官。八年，改设游击，隶镇标，大小哨船九船凡二十艘。白鸽寨营，顺治初年，设参将各官，大小哨艘。康熙间裁撤，存哨船三艘。海口营，嘉庆十五年，设水师协标，左营水师四百九十二人，右营四百八十五人，后改参将，并左右营为一营。崖州水师协标，中营属陆路，右营水师一、二、三号拖风哨船三艘，四、五、六号艉船三艘。

又广东驻防八旗营水师，乾隆十年，设领催等三十人，水师四百七十人，分左右二营，匠役十二人，教习副工兵百人。

广西水师，旧设驻柳州，后移驻龙州。康熙二十一年，以梧州地居两广之中，扼三江之要，分额设弁兵之半，于浔、南一带，设哨船巡防。其后惟梧州、浔州、平乐、南宁、庆远各府有经制水师，为数无多。

至光绪初年，以漓江、左江、右江水程绵亘，盗贼充斥，设水师五营。嗣因饷绌，并为三营。旋增募勇丁，凡巡哨船一百四十艘，兵丁一千三百余人。仍苦不敷分布，乃复设水师五军，以水程之长短，定师船之多少。自桂林府至平乐府，为中军汛地，设将领四人，巡船四十艘，兵五百人。自梧州府至浔州府，为前军汛地，设将领二人，巡船二十艘，兵三百五十二人。自太平府至南宁府，为左军汛地，设将领三人，巡船三十艘，兵三百七十六人。自庆远府至武宣，为右军汛地，设将领四人，拨车扒船四艘，巡船三十六艘，兵五百三十六人。自南宁府至百色等厅河面，为后军汛地，设将领三人，扒船八艘，巡船二十艘，兵四百二十四人。此光绪季年之制也。

其旧设水师弁兵船数列后：梧州府水师三营，设副将各官，水师千人，塘船十三艘，快船六艘，舢板船三十八艘。庆远府协标左营，兼辖水师哨船二艘。平乐府水师哨船四十七艘。广运营八桨哨船七艘，柳兵哨船七艘。大亮营八桨哨船一艘，柳兵哨船一艘。大定营八桨哨船一艘，柳兵哨船二艘。足滩营柳兵哨船十二艘。浔州府左营，兼辖来宾江口水师哨船，勒马汛水师哨船。南宁府隆安县水塘十八处，哨船十五艘，水师一百四十人，横州水塘二十处，哨船三艘，水师三十四人。永淳县水塘九处，哨船一艘，水师十人。

湖北水师，武昌府城守营，旧有水师营，设守备以下各官。乾隆二年，拨入汉阳营，任江、汉巡防之责。武昌省城，存城守营内河巡哨船五艘，下游道士洑营巡江船三艘。汉阳城守营兼辖水师营，战船三艘，虎战船一艘，汉川虎战船二艘。黄州协营，巡江船三艘。蕲州城守营，巡江船二艘。荆州水师营，设守备以下各官，战船二十五艘，巡江船二艘。宜昌府水师，顺治十三年设彝陵镇，辖水师前后二营。康熙十九年，改为彝陵水师协标。乾隆元年，改为宜昌镇标，仍设水师前后二营，战船三十艘，小＜□舟秋＞船十一艘。经粤寇之乱，旧制无存。同治间，充长江水师。其属湖北省者，为汉阳水师镇标，辖汉阳营、田镇营、簰洲营、巴河营。其战船、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同制。

江西水师，清初设九江镇标水师营，南湖水师营、鄱湖水师营，唬船二十艘，分防水巡，各营设塘船一艘。康熙元年，改九江镇标为九江协标，水师七百七十三人，增设沙船三十艘，水汛巡哨船十七艘。乾隆间，实存沙船八艘，唬船二十三艘。后改为城守营。同治八年，裁撤城守营。其南湖水师营、鄱湖水师营，自设长江水师后，亦皆裁撤。长江水师之属于江西省者，为湖口水师镇标，辖湖口营、吴城工宫、饶州营、华阳营、安庆营，战船、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同制。

安徽省水师，安庆镇标、寿春镇标及游兵营、泗州营，均有战船。顺治初年，安庆镇标游兵营隶操江巡抚标。康熙元年，改隶江南总督标。泗州营旧隶江南提督标，后改隶安徽巡抚标。安庆镇标，分防怀宁、桐城、望江、东流、贵池、铜陵及江西彭泽县等处，大唬船一艘，小唬船二十二艘。游兵营，分防和州、无为、含山、铜城、繁昌、芜湖、当涂等处及江苏之江宁县，大唬船一艘，小唬船二十七艘。寿春镇标，颍州营哨船二艘，泗州营扒唬船四艘。经粤寇之乱，师船尽毁。同治间，设长江水师，属安徽省者，为长江提督标中营，驻太平府，辖裕溪营、芜湖营、大通营、金陵营，战船、兵额，与各省长江水师同制。

湖南水师，清初设辰州、洞庭二营。康熙二十八年，裁辰州水师，改设岳州水师营，归岳州营参将兼辖，设守备各官，头舵战兵六十八人，水步战兵六十五人，水守兵一百四十八人，分防岳州

府城及东西湖、上下江二汛。自雍正至嘉庆，迭有增减，存头舵战兵三十四人，水步战兵三十九人，水守兵一百四十二人，战船十八艘。

洞庭水师营，原设洞庭协标。嘉庆二年，以洞庭副将、都司移驻常德，改常德为协。以常德游击、守备移驻洞庭，改洞庭协为水师营，设游击各官，战兵一百九人，守兵四百三十六人，战船十二艘，分防小船、游巡小船各十艘，分驻龙阳县及东西湖各汛。承平日久，将弁兵丁，咸居陆地，船敝不修，旧制浸废。

咸丰三年，曾国藩治水师于湖南，造船练兵，以长龙船、舢板船尤为便利，粤寇定后，至同治八年，裁撤水勇，设长江水师。在湖南境者，设岳州镇标四营，为岳州营、沅江营、荆州协标营、陆溪营。原设之岳州水师，归并岳州城守营。原设洞庭水师，归并龙阳城守营。

咸丰军兴以后，常于省城驻水师二营，湘潭驻水师一营，衡州驻水师一营，益阳县则由省城拨师船驻防，常德驻水师一营，辰州驻一营，靖州之洪江驻一营，澧州则由常德拨师船驻防，又于岳州、安乡合驻水师一营，不在经制水师之列，而分地驻巡，参错布置，实与经制水师相辅云。

长江水师，道光季年，各省内河水师及沿江水师，船多朽敝，值操练之期，虚衍仪式。粤寇东犯，无以制之。咸丰三年，江忠源始建制舰练兵之议。四年，命侍郎曾国藩治水师于衡州，造拖罟、快蟹、长龙、舢板各船，惟舢板船尤为轻捷制胜，长龙船次之。大率水师一营，长龙船一、二艘，舢板船或十余艘，或二十余艘，以拖罟船、快蟹船守营，不以出战。其后水师日增，悉废拖罟、快蟹旧式之船，专以舢板船摧敌。任彭玉麟、杨岳斌为水师统帅，循长江转战东下，克名城以百计，踣巨憨于金陵。

同治三年，东南底定，曾国藩、彭玉麟以江防重要，疏请设立长江经制水师。简授长江水师提督一人，得专折奏事，隶两江、湖广总督节制，率提标五营驻安徽太平府。每岁于所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南五省江面巡阅。设岳州、汉阳、瓜洲、湖口四总兵官。每镇标各统水师四营，惟湖口镇标五营，以狼山镇标水师二营并隶之，凡二十四营。总兵及参将、游击，于收泊战舰处所立汛建署，为营汛治事之地。以船为家，不得在署常居。都司、守备各官以至兵丁，不得陆居。

总兵座船三艘，督阵舢板二艘，亲兵十二人。副将座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长龙二艘，亲兵十二人。游击座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长龙一艘，亲兵十二人。都司二人，各座船一艘，长龙一艘。守备二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四哨千总八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四哨把总九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四哨外委十一人，各座船一艘，舢板一艘，飞划一艘。又外委一人，管带督阵舢板，有座船一艘，无舢板。战船之大者，每艘或设兵二十人，为舵兵一人，头兵一人，炮兵二人，桨兵十六人；或设兵二十五人，为舵兵一人，舱兵一人，头兵一人，炮兵四人，桨兵十八人。舢板船每艘设兵十四人。

总兵以下各官，设稿书、书识，自七人至一人不等。以都司一人管驾长龙船为领哨，守备为副领哨。每哨战船十艘。惟岳州、汉阳系游击营制，而统战船三十三艘，视参将例。左哨都司专任钱粮，右哨都司专任船炮军械及巡查诸务。

大小战船咸设炮位。长龙船千斤头炮二位，七百斤边炮四位，艘炮一位。舢板船八百斤头炮一位，六、七百斤哨炮一位，船边五十斤转珠小炮二位。洋枪刀矛之属，随宜分配。旗帜以桅旗为主，悬方式长龙旗，凡长一丈二尺。舢板船旗长九尺，船艄悬尖式龙旗，书某标某营某哨。桅上小旗，或船首立旗，书驾船将弁之姓，以示区别。

凡驻师之处，渔船由水师编号稽查，以清盗源。其疏防之责，以哨官为专汛，营官为本辖，遇有盗劫，视汛地所辖题参。江鄂各营，半年更调一次。副将与副将之营互调，参将、游击与参将、游击之营互调。每营调居客汛二次，又调回本汛一次，如承缉盗案未获，则不得更调。

凡副将、参将以下，由本境巡抚节制，总兵由总督节制。土匪猝发，须用战船，由督抚檄调境内水师往剿。总兵奉檄即发兵。督抚调水师操练，亦奉檄即行。其事涉重大者，督抚会同长江提督疏陈。其余水营政务，由长江提督主持。

饷糈之制，将弁则视其职以定廉养公费。兵丁月饷，每名银三两有差。全军饷糈，由沿江厘捐

局指定支拨。

设火药局于湖北、安徽，购硝斤于江苏、江西、湖南。设子弹局于湖南之长沙。设造船厂于湖北之汉阳，江西之吴城，江南之草鞋夹。战船均三年一修，十二年更换。

定水师事宜三十条，未尽者续定十条。银米有稽，铨补有章，训练有规。郑重江防，严申禁约，有犯必惩。自荆州以达海门，沿江数千里，称天堑雄师。至光绪季年，特命大臣查阅长江营伍，实存长龙、舢板战船七百六十二艘，飞划船六百四十二艘，水师弁兵一万有七十九人。

其自荆州以上，溯江至宜昌、巴东，汉阳以上，溯江至襄阳、郧阳，湖南之湘江、沅江，江西之吴城，以上诸河，各疆吏自设防营。其淮河一带，自正阳关至洪泽湖，及江苏境各支河水师，隶淮阳镇标，光绪间，改设江北提督。凡清江营、洋河营、庙湾营、佃湖营、洪湖营、苇荡营咸隶之。自镇江以东，内河各汛及太湖水师五营，则统以江南提督。凡各省内河有水师者，悉改旧式，一准长江水师。其海口原有之狼山镇、福山镇，仍如前制，由镇将督率大号战船，巡防内海。惟狼山镇兼隶长江水师提督，每营设大舢板船二十艘，并仿红单、拖罟船式，设大号战船数艘，多置炮位，为巡缉内洋之用。其长江水师营制防汛列后：

岳州设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战船三十三艘，仿参将营之例，分防自城陵矶至鹿角、垒石、泸陵潭、湘阴一带。沅江设参将，属岳州镇左营，分防君山、西湖及常德、龙阳、华容等河通洞庭湖之处。其沅、湘等水汛，由湖南省别行设防。荆州设副将，属岳州镇后营，分防自荆州以下江面石首、监利一带，至荆河口止。陆溪口设游击，属岳州镇前营，分防自荆州河以下江面，螺山、新堤及倒口内之黄盖湖。

汉阳设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战船三十三艘，仿参将营之例，分防自沌口以下江面，至团风等处，并防省城两岸，后湖、青林湖。其汉水上通樊城千余里及各河汊，由湖北省别行设防。簰洲设参将，属汉阳镇后营，分防自倒口以下江面至沌口，兼防金口以内之斧头湖。巴河设游击，属汉阳镇右营，分防自团风以下江面，黄州、兰溪至道士洑，兼樊口以内之梁子湖。田家镇设副将，属汉阳镇前营，分防自道士洑以下江面漳源口、蕲州、武穴至陆家嘴，兼防漳源口及隆平以内之湖。

湖口设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分防自陆家嘴以下江面，至九江老洲头。吴城设参将，属湖口镇左营，分防自湖口以内姑塘、南唐、渚矶一带。饶州设参将，属湖口镇后营，分防都昌、鄱阳、康山一带。其彭蠡湖东境各湖，南达省城赣江，由江西省别行设防。华阳镇设游击，属湖口镇右营，分防自老洲头以下江面，彭泽县、香口至东流等处，兼防吉水沟以内各湖。安庆府设副将，属湖口镇前营，分防自东流以下江面，黄石矶、李阳河至枞阳，兼防北岸盐河及枞阳以下，南岸通殷家汇之河。

太平府设长江水师提督衙署，置中军中营副将，分防金柱关以下江面至乌江。大通设参将，属提标后营，分防自枞阳以下江面，池州土桥至荻港。芜湖设游击，属提标右营，分防自荻港以下江面至裕溪口，并湾沚、青弋江等处。裕溪口设参将，属提标左营，分防东西梁山江面至金柱关，兼防运漕、无为州各内河，及巢湖百余里水汛。金陵草鞋夹设参将，属提标前营，分防乌江以下江面至通江集，兼防江浦、六合内河。

瓜洲设总兵官，置中军中营游击，分防通江集以下江面至焦山，兼防内河至扬州。自扬州以上，高邮等湖，由淮扬镇别行设防。孟河营设游击，属瓜洲镇右营，分防南岸各夹江自焦山至江阴口。其南岸内河，由松江提标别行设防。三江营设游击，属瓜洲镇左营，分防北岸各夹江自焦山至靖江口。其北岸内河，由淮扬镇别行设防。江阴设副将，属瓜洲镇前营，分防自江阴以下江面，而至鹿苑港及寿兴等河。其鹿苑港以下，由福山镇标接防。

狼山镇总兵，循旧日之制，增水师二营，兼隶长江提督。原统中左右三营，盐捕、扬州、三江、泰州、泰兴、掘港各营，悉仍其旧。惟通州设绥通营，置游击各官，分防自靖江八团港以下江面至通州，凡长龙战船二艘，督阵舢板一艘，舢板十艘，大舢板十艘，仍酌增红单、拖罟等船。海门厅设绥海营，置副将各官，分防自狼山至海门北岸江口海汊，凡长龙战船二艘，督阵舢板二艘，大舢板二十艘，仍酌增兵轮船及红单、拖罟等船。其崇明南岸海汊，由江南提督别行设防。

综长江经制水师，副将六营，参将七营，游击十一营，凡二十四营。

清史稿卷一三六　志第一一一

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藩、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而甲申马江，甲午东海，师船尽毁。嗣后兵舰岁有购置。自光绪中叶迄宣统初，南北洋海军仅有船五十余艘，旧式居半。其能出海任战者，止海筹、海圻等巡洋舰四艘，楚泰、楚谦、江元、江亨等炮舰十余艘而已。爰纪开创之渐，修缮之规，厂坞之建筑，兵舰之购造，咸列于篇。

道光二十二年，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是为海军购舰之始。

咸丰六年，怡良疏言，允英国司税李泰国之请，置买火轮船，以剿粤匪。旋隶向荣调遣。

十一年，曾国藩疏请购买外洋船炮。奕欣等请以关税款购外洋小兵轮十余艘。饬广东、江苏各督抚募内地人学习驾驶。以已租之美利坚轮船二艘，一名土只坡，一名可敷本为护运之用，配以炮械，驶赴安庆，隶曾国藩调遣。

同治元年，曾国藩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二年，令容闳出洋购买机器。四年，曾国藩、丁日昌于上海设铁厂造枪炮。

五年，左宗棠疏请于福建省择地设厂，购机器，募洋匠，自造火轮兵船。聘洋员日意格等，买筑铁厂船槽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开设学堂，招选生徒，习英、法语言文字、算学、图画。采办钢铁木料。期五年内成大小轮船若干，均仿外洋兵船之式，需银三百万两。并阵船政事宜十则，请简重臣督理。旋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六年，李鸿章迁虹口制造局于高昌庙，建船坞，名曰江南制造局。沈葆桢疏言："福州马尾山，为省垣奥区天险，设船坞于马尾之中歧。坞周四百五十丈有奇。铁船槽长三十丈，宽十五丈，可修造二千五百吨之船。坞内滨江者为铁厂、轮厂、木匠架木栈房。坞东北为船政大臣驻所、绅员公所及外国匠房。其左为法文、英文学堂及生徒住舍。江干为煤厂，山麓为中国匠房，山之左驻楚军一营，山之右为洋员驻所。傍江岸为官街，以便贸易。"旋派洋员日意格回国采办器具，选用工匠。是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兵船。

七年，沈葆桢疏言："于船坞之右，创建船台四座，台长二十余丈，船成入水，顺推而下。其旁增五厂，曰铁厂，曰水缸厂，曰打铁厂，曰铸铁厂，曰合拢铁器厂。规模既具，次第兴工。"寻疏陈："外洋机器到闽，复运煤运木于台湾，运砖于厦门。厂内增设转锯厂、木模厂、铜厂、风洞、绘事厂、广储厂、储材厂、东西考工所，先后告竣。"疏入，谕英桂、马新贻、李福泰、卞宝第等筹给经费，俾葳要工。是年，曾国藩疏言："上海设厂，自造第一号轮船告成。汽炉船身皆考究图说，自出机杼。长十八丈，宽二丈余，命名恬吉。请续造二十余丈之大舰。"旋谕两江总督马新贻等，从曾国藩、李鸿章所请，制器设厂，增建译馆诸端，悉心请求。是年，福州船厂自造安澜等小轮船十艘告成，济安、永保、海镜等轮船亦告成。

八年，沈荷桢疏言："厂中自制第一号大轮船下水，长二十三丈八尺，宽二丈七尺八寸，每小时行八十里，以副将率弁兵水手管驾，安置巨炮，驶出大洋，暂名曰万年青。第二号暂名曰湄云，俟驶赴天津，再请锡名以光海宇。"是年，购法国澄波兵船。江南制测海、操江兵船成。又购建威、海东云二船。

九年，沈葆桢疏言："第三号福星船，第四号伏波船告成，本属战舰，利于巡洋，以学堂上等学生移处船中，令洋员教其驾驶，由近而远，以收实效。"是年，江南威靖兵船成。

十年，令学生十八人驾建威练船，巡历南北各海口。是年，曾国藩疏请仿英国小铁船式，令沪厂制造，为守海口之用。

十一年，船政制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五兵船成。文煜、宋晋等以造船费重，疏请暂罢，不许。是年，李鸿章疏言："沪厂造成第五号船，长三十丈，锅炉均在水线之下，置大炮二十六

尊，系仿外洋三枝桅兵船式，英、法人称为中国最巨之船。请饬沿江海各省，不得自向外洋购船，如有所需，向闽、沪二厂商拨订制，以节度支。”

十二年，江南制海安兵船成。沈葆桢疏言：“闽厂七号扬武、八号飞云兵船下水。扬武用英国前膛炮，飞云用布国后膛炮。以后十三、十四、十五号兵船，请兼仿外洋商舶之式，运裁货物，以裕经费。九号靖远、十号振威、十一号济安、十二号永保、十三号海镜兵船已告成，以都司、游击等官驾出洋。其建威练船，巡历浙江、上海、天津、牛庄及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在船学徒练习风涛，成绩甚优。来年遣散洋匠，以中国学徒自造。然能守已成之法，不能拓未竟之绪。请选择学生，分赴英、法二国，深究造船驾驶之方，练兵制胜之理。”

十三年，船政制济安、琛航、大雅三运船成。福建善后局购美国二炮船，曰福胜、建胜。李鸿章疏言：“中国东南北三洋，请各设大兵船六艘，根铪小兵船十艘，合成四十八艘。三洋各需大铁船二艘，北洋驻烟台、旅顺等处，东洋驻长江口外，南洋驻厦门、虎门等处。铁甲船每艘需银百万两外，分年向外洋购置。余船由闽、沪二厂仿造，以足四十八艘之数。请饬沿江沿海各省，裁并新旧红单、拖罟、艇船、舢板等船，以节省之款，专练海军。”是年，沈葆桢疏言：“续办船工，尚有三端：一、挖土大机船，一、船土铁胁，一、新式轮机。铁胁须购自法国，以闽船皆法匠所造也。卧机、立机须购自英国，以其制精无弊也。”

光绪元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寻谕南北洋大臣筹办海防，令总税务司赫德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订购英国二十六吨半、三十八吨半之炮船各二艘，专备海防之用。是年，沈葆桢购法国威远兵船。

二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是年，船政制登瀛洲、蓊新两兵船成。制造局制金瓯小铁甲船成。

三年、四年，泰安、威远、超武兵船亦成。沈葆桢疏请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枝，犹恐缓不济急，请以四百万先解北洋，俟成军后，再解南洋。

五年，李鸿章疏言，外洋订购之四炮船来华，以福建船政局员管驾，名飞霆、策电、龙骧、虎威，炮射甚远，轮机亦精，请再购四艘。沈葆桢疏言，续购蚊炮船四艘到华，以留学英国毕业生管驾，名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分防吴淞、江阴二口，为夹护炮台之用。何璟疏言：“闽厂制造各兵船，惟扬武、威远、济安较为得力，其余止供巡缉内洋之用。”旋谕沿江海各督抚整顿海军。沈葆桢旋卒，海军属李鸿章。设海军营务处于天津。

六年，江督刘坤一疏言：“蚊炮船购自外洋，费巨而炮位过重。请由粤自造木壳船，丈尺与包铁者同，炮位改用三万余斤之后膛炮，先造二艘，以备守口之用。”李鸿章疏请购外洋每半时行十五海里之快船及碰船、蚊子船。又疏言：“购办铁甲船之举，倡议已历七年，福建已定购蚊子船四艘，碰船二艘。请移二碰船之价一百三十万两，先购铁甲船一艘，专归台湾防剿。以原有之福胜、建胜二蚊子船及船厂自造兵轮之坚利者，合为一军，则台防可固。南洋拟购之快碰船二艘，亦请抵购铁甲船一艘。当与南洋大臣会商，合原有之各兵轮，编练海军，互为应援。”旋以沪厂因铸造枪炮经费过重，停造轮船。闽厂亦以财绌停造木质兵船，专造快船与铁甲船。是年，吉林将军铭安请于三姓一带造舢板战船。谕李鸿章筹度。鸿章覆陈俄国于库叶岛设厂造兵轮，辄由混同江驶入松花江等处，非舢板所能敌。请于三姓水深之处设厂造蚊子船，可巡驶及黑龙江，以佐陆军。鸿章寻向英订造新式铁甲船，并饬闽厂仿造。彭玉麟亦请饬闽厂分造十七、八丈之小兵轮十艘，以长江任战之员为管带，巡缉洋面。谕两江、福建、广东各省筹办。是年，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快碰船来华，令提督丁汝昌管驾，与镇中、镇边蚊炮船二艘同泊旅顺。又于闽厂订造快船二艘，专为朝鲜口岸之用。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旋以在德国船厂定购之定远、镇远二铁舰，济远穹甲舰将成，令管轮学生赴德国练习。令洋教习率镇东等四兵船赴渤海一带梭巡。是年，船政制澄庆兵船成。

七年，李鸿章在大沽口建船坞。九月，超勇、扬威二舰制成来华。鸿章乘赴旅顺，察看形势，筹备建筑船坞、炮垒。大沽设水雷营、水雷学堂。旅顺设水雷鱼雷营、挖泥船。威海设鱼雷局、机

器厂，并设屯煤所。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定兵舰国旗质地章色之制。会同福建船政，派学生赴欧洲肄业。

八年，北洋、粤督各购德国雷艇数艘。以英人琅威理司海军训练，与各国兵舰相遇，始有迎送交接之礼。李鸿章疏言："英、法、美、德国近年所造船，曰穹面钢甲快船，入水十五尺八寸，马力二千八百匹，奈水力二千三百吨，每时行十五海里，合中国五十里，机舱等钢面厚三寸半，炮台周围钢面厚至十寸，每艘需银六十二万两，与铁舰相辅，最为海军利器。闽厂自造快船不及其精，已由出使大臣订购一艘，与镇远铁舰同驶来华。

九年，船政制开济快碰船成。南洋向德国购南琛、南瑞二巡洋舰。

十年，船政制镜清快碰船、横海兵船成。李鸿章疏言："自光绪元年至六年，经营北洋海防，有龙骧等蚊炮船八艘，水雷小艇一艘。其龙、虎、霆、电四船，于六年拨赴南洋调遣。七年以后，先后购到超勇、扬威快碰船二艘，镇中、镇边蚊炮船二艘。由闽厂调至北洋，修改练船之威远、康济兵轮二艘。调赴朝鲜、旅顺等处，海镜一艘。在沪制造之快马小轮船一艘。在津制造之利顺小轮船一艘。守雷、下雷所用之暗轮包钢小轮船二艘。察看船只之大小，吨载之轻重，机器、炮位、桅帆器械之繁简，配定人数、饷章，与水师统领、教习洋员分别损益，务使利器可得实用。"是年五月，以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统南洋兵轮。总督曾国荃疏言："江南购买兵轮蚊、快等船及自造者，为数无多。所有登瀛洲、靖远、澄庆、开济、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威靖、测海、驭远、金瓯大小兵轮，及新购之南琛、南瑞，上海机器局所造之钢板保民兵轮，各船大小不齐，兵额不一，以之海战则不足，以之扼守江海门户，与炮台相辅，藉固江防。"八月，法国海军犯福建。驻防福州海口之扬武、振威、飞云、伏波、济安、福星、葑新兵船七艘，蚊炮船二艘，琛航、永保商轮二艘，与法国兵船战于马江，悉数沈毁，存者惟伏波、葑新二船。时李鸿章令德国武员率快船五艘，与曾国荃所部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五船援闽，未至而闽师已覆，澄庆、驭远二船亦沉于石浦。是年，总理衙门请设海军专部。出使大臣许景澄在德国订购之定远、镇远铁甲舰二艘，济远钢甲舰一艘均告成。粤督向德国订购雷艇八艘。

十一年，曾国荃疏言："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嗣后各兵船专事操练巡洋，不得载勇施船。"与北洋大臣会奏，派第三届学生出洋。同时，左宗棠疏请开采铁矿，择吴楚扼要处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制造局制保兵钢板船成。九月，海军衙门成立。以醇亲王总理海军，庆郡王、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善庆为帮办。

十二年，粤省造浅水兵轮，曰广元、广亨、广利、广贞，防护海口。向德国购福龙鱼雷艇一艘。三月，南洋兵船赴北洋会操。命醇亲王、李鸿章校阅海陆军及沿海台垒。丁汝昌率兵船巡历朝鲜。船政大臣裴荫森于福州增设练船，造铁甲船，疏言："江苏之上海，广东之黄埔，虽有船坞，而港道狭浅。福建罗星塔之下、员山寨之上，两山间有天成巨港，请建大船坞，备定远等铁舰修理之处。"

十三年，闽厂寰泰快碰船、广甲兵船造成，并造双机钢甲轮船及穹式快船、浅水兵轮。是年，北洋向英国购左一出海鱼雷大快艇一艘，向德国购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鱼雷艇五艘，挖泥船一艘。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广东设水师学堂于黄埔。

十四年，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官。是年，在英、德厂所造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来华。英百济公司所造出海鱼雷快艇亦告成。六月，台湾番民叛，命致远、靖远二舰往剿平之。

十五年，船政制平远钢甲船、广庚兵船成。

十六年，裴荫森疏言："闽厂修整龙威钢甲兵轮，更名平远，广乙鱼雷快船亦告成，并入北洋舰队操演。"又言："石船坞告成，请简专员董理。"八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南洋设水师学堂于南京。十月，李鸿章疏言："旅顺口船坞工竣，堪为修理铁舰之用，并筑刘公岛、青岛等处沿海炮台。北洋所聘海军总查英人琅威理，以争提督升旗，辞职回国。英政府遂拒我海军学生在英留学。"

十七年，船政制广丙鱼雷快船成。二月，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出海阅海军操。北洋之定远等十二舰，广东之广甲等三舰，南洋之寰泰等六舰，毕会于旅顺口，操演船阵枪炮鱼雷，

并勘炮台、船坞。四月，户部请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二年，以所节价银解部充饷。六月，提督丁汝昌率兵舰六艘赴日本东京。七月，威海增设鱼雷三营。

十九年，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粤督改水师请堂为水师学堂。

二十年，船政制通济练船成。订购英国炮舰一艘，命名福安。二月，镇远、定远二舰置新式克鹿卜快炮十二尊。四月，朝鲜内乱，北洋遣兵舰往剿。五月，与日本兵船战于牙山口外，济远船伤，广乙船沉，操江船失，载兵之高升商船亦沉。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

二十一年，日本以师船攻威海，定远、镇远各舰亦失，丁汝昌败死。冬，南洋订购之辰、宿、列、张四雷艇来华。飞霆、飞鹰二驱逐舰在英、德厂造成。以康济、飞霆、飞鹰、建靖各舰驻防北洋。以南洋之开济、镜清、寰泰、南琛，福建之福靖兵舰往来调防。

二十二年，福州罗星塔石坞成。闽浙总督边宝泉请设法扩充船政。总理衙门疏陈："船政始于大学士左宗棠、两江总督沈葆桢。嗣后十余年，泰西制造日精，闽厂虽有出洋毕业学生，而财力短绌，既不能增机拓厂，复不能制料储材。自光绪八、九年后，以购买之机器就厂合拢，成寰泰、镜清、平远、开济各快舰。而新出之法，以无机无厂，不能急起谋新。同治年间所制之琛航、靖远木质各舰，马力微者，又不适于用。凡一船之成，材居其七，工居其三。各材之中，属煤、铁、土、木等为生料，有产自中国者，有产自外洋者；属钢甲、铁甲、帆、缆等为熟料，有能自制者，有必待增机厂而制者。请简用重臣督办，开采矿产，增购机械，奖励学生，筹度经费，以期日起有功。"四月，在德国订造海容、海筹、海琛三巡洋舰。五月，在英国订造海天、海圻二巡洋舰。是年，以福州将军裕禄兼船政大臣，谕加整顿。

二十三年，德国据山东胶州湾，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旅顺、大连湾。是年，船政制福安运船成。

二十四年，船政制吉云拖船成。谕各督抚，于船政原有经费外，别筹专款，以振海军。

二十五年，在德订购之海龙、海华、海青、海犀来华。谕沿海疆臣，增设海军学堂，请求驾驶战术。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北洋各舰悉赴南洋。

二十七年，和义成，海容军舰回防。

二十八年，船政制建威、建安鱼雷快船，建翼鱼雷艇成。又制浅水巡洋兵船二艘，一曰安海，一曰定海。是年，船政会办魏瀚以监督杜业尔不职，遣回法国。

二十九年，张之洞疏言："南洋各兵舰年久，咸不适用，徒费国帑。各舰惟寰泰、镜清二兵轮，威靖、登瀛二运船，尚可备巡缉之用。其南瑞、南琛、保民三兵轮，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四蚊船，请一律裁停。钧和一船，令商人自养，为护商之用。以所节之款，积之十年，可购长江浅水新式快船六、七艘。"允之。是年，烟台设海军学校。江督向日本订造江元浅水快船。

三十年，端方疏请选择水师学生，由驻沪英国水师总兵，分派在英舰学习，较出洋游历，费少而收效同。报可。南洋大臣周馥等，疏请以提督叶祖珪督办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厂购雷艇四艘，曰湖鹏、湖鹗、湖鹰、湖隼；浅水炮舰六艘，曰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两广总督岑春煊开办鱼雷局于黄埔。

三十一年，以萨镇冰总理南北洋海军。江督在日本厂购浅水快舰三艘，曰江亨、江利、江贞。

三十二年，政务处王大臣疏言："振兴海军，首重军港。沿海惟象山港形势合宜。请饬南北洋大臣勘度经营，以重戎备；并饬各省选派学生四十人，赴日本留学海军。"

三十三年，设海军处附于陆军部内，设正副二使，机要、船政、运筹、储备、医务、法务六司。北洋大臣令海筹、海容二舰巡历西贡、新加坡等处。商部令海圻、海琛二舰巡历菲律宾岛、爪哇岛、苏门答拉等处。粤督令广亨、广贞、安香、安东四舰巡历九洲洋等处。

三十四年，江南船坞制甘泉、安丰二船成。派学生赴日本习航海各技术。

宣统元年，以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处大臣，度支部拨开办费七百万两，各省

每年分筹海军费五百万两。六月，事务处成立，设参赞及八司，统一南北洋各舰为巡洋舰队、长江舰队。八月，载洵等赴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令学生留学英国。

二年，江南船坞制联鲸兵船成。日本订购之二炮舰亦成。七月，载洵等赴日、美二国考察。寻在英造应瑞、肇和，在德造建康、豫章、同安、江鲲、江犀，在日本造永翔、永丰，在江南船坞造永建、永绩，在扬子江造船公司造建中、拱辰、永安，在胶州船坞造舞风各军舰。冬，改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以载洵、谭学衡为海军部正副大臣，萨镇冰为海军统制，定九级官制。

三年，令海琛军舰赴南洋各埠，抚慰华侨。六月，查察沿海炮台。令海圻军舰赴英贺加冕礼，旋赴美国。八月，江南船坞造澄海炮船成。是月，武昌变起，江海各兵舰悉附民军。此建置海军之概略也。

北洋海军规制，北洋海军，设于光绪中叶，直隶总督李鸿章实总之。其时有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六艘，鱼雷艇六艘，威远、康济、敏捷练船三艘，利运运船一艘。镇远、定远弁兵各三百二十九人。致远、济远、靖远、来远、经远弁兵各二百二人。超勇、扬威弁兵各一百三十七人。左队一号鱼雷艇，弁兵二十妗人。二号鱼雷艇，三号鱼雷透过，二号鱼雷艇，三号鱼雷艇，弁兵各二十八人。镇中、镇东蚊炮船弁兵各五十五人。镇边、镇西、镇南、镇北弁兵各五十五人。威远、康济练船弁兵各一百二十四人。敏捷夹板练船弁兵六十人。利运运船弁兵五十七人。练勇学堂弁兵十四人。炮目练勇二百七十人。凡弁兵四千余人。

其员弁之目：曰管带，曰帮带大副，曰鱼雷大副，曰驾驶二副，曰枪炮二副，曰船械三副，曰舢板三副，曰正炮弁，曰水手总头目，曰副炮弁，曰巡查，曰总管轮，曰二、三等管轮，曰水手正、副头目，曰一、二、三等水手，曰一、二等管旗，曰鱼雷头目，曰一、二、三等升火，曰二等管舱，曰一、二等管油，曰一等管汽，曰油漆匠，曰木匠，曰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曰夫役，曰文案，曰支应官，曰医官，曰一、二等舵工，曰一、二等雷兵，曰一、二、三等练勇，曰教习，曰学生。

其官制，海军提督一员，统领全军，驻威海卫。总兵二员，分左右翼，各统铁舰，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以所带船舰之大小，职事之轻重，别其品秩。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副将五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十七员，守备六十员，千总六十五员，把总九十九员，经制外委四十三员。

其升擢之阶，分为三途：曰战官，由水师学堂出身，兼备天算、地舆、枪炮、鱼雷、水雷、汽机诸学及战守机宜，充各船管带，暨大、二、三副职事。曰艺官，由管轮学堂出身，充各船管轮，专司汽机者。曰弁目，由练勇水手出身，充炮弁、水手等，专司枪炮、帆绳者。各归各途，论资升转。提镇大员等，请旨简放。弁目等咨选海军衙门送兵部带领引见。统由北洋大臣节制调遣。

其考选海军官学生也，一、英国语言文字。二、地舆图说。三、算学至开平方诸方。四、几何原本前六卷。五、代数至造对数表法。六、平弧三角法。七、驾驶诸法。八、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诸法。九、重学。十、化学格致。肄业期四年，学成录用。

其考选练勇也，招沿海渔户年壮者充之。在练船练习帆绳荡桨泅水及轮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由三等递升至一等，以备充补水手。水手以上各级，核其才艺劳绩，以次递擢。

其俸饷规制，曰官弁俸银、兵匠钱粮、船上差缺薪粮，各船俸饷、官弁伤废俸、兵丁加赏、行船公费。医药费，酬应公费，岁需银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一百余两。

其定仪制也，曰冠服，曰相见礼节，曰国乐，曰军乐，曰王命旗牌，曰印信。

其立军规也，由提督秉公酌拟，呈报北洋大臣核办，轻者记过，重者降级、革职、撤任。其余不法等事，由提督援引《会典》雍正元年军规四十条，参酌行之。

其简阅巡防也，逐日小操，按月大操。立冬以后，各舰赴南洋，与南瑞、南琛、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舰合操，巡阅江、浙、闽、广沿海要隘，至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兼资历练。每逾三年，钦派王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以定赏罚。

水师后路，储备有资，应时取给。船政由本境驻防提督主之。枪炮药弹，收发考验，则总管军火专员主之。兵弁衣粮，因公用费，总管粮饷专员主之。他若学堂专员，测候译书画图专员、医药专员，皆受命于海军部，以专责任。旅顺口大石船坞，及海口操防，特命文武大员董理。其大沽木船坞，海防支应局，旅顺、天津军械局、制造局，旅顺鱼雷营，威海机器厂、养病院，由北洋大臣简员董理，规模略备。

自光绪二十一年海军挫败，所余南洋各兵舰，新旧大小不齐，仅备巡防之用。后虽复设北洋统领及帮统官，董理海军事宜，名存而已。

福州船厂，同治五年，创于闽浙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桢。闽县马尾江，距省会四十里，海口六十里。船坞，光绪十三年，创于船政大臣裴荫森，十九年告成。罗星塔距船厂三里，费二千余万，实为中国海军之基。

其船厂所分隶者：一曰工程处办公所。以洋员领办公所，华员入工程处。

一曰绘事院。承绘船身、船机、锅炉以及镶配等总图、分图，图成，乃按图造船，兼精测算之学。院广六千八百方尺，绘生三十九人。

一曰模厂。专任制造船模、汽鼓模各机件，以及细木雕刻各工。其能力须审图理，谙折算，悉模型奥窍，辨五金冷热涨缩之度。厂广一万五千一百二十方尺，设各种锯机、刨机，各种旋机，凡二十具。工程繁时，匠额一百六十人，恒时四十七人。

一曰铸铁厂。专任船上所需之铸铜铁机件。其能力须谙图理，明算术，仿木模制土模，及鼓铸之时，辨明火候，研考铜铁原质。曾铸成重大铁件达三万斤，铜件达一万斤。厂广二万八千八百余尺，设铸铜铁大小炉凡十一座，转运重件之将军柱、碾机、风箱、风柜凡二十三具。工程繁时，匠额一百六十余人，恒时五十余人。

一曰船厂。凡舢板、皮厂、板筑厂咸属之，专任船身工程。设石制船台一座，长二百九十七英尺，木制船台一座，长二百七十六英尺。凡船身长短广狭，桅舵、舱位、吨载、速率、中心黠度数，咸均算之。先绘经寸总图，后绘全船，按图造船。曾造木质、铁质、钢质、穹甲、钢甲各式兵船四十余艘。其能力可制四、五千吨之船。所有起盖镶配，亦厂中经理。设有锯木机八架。所辖之皮厂，则制皮带及各式皮件。舢板厂则制桅舵及大小舢板船。板筑所则造船上炉灶，及各烟筒炉灶一切泥水修筑各工。厂广十五万六千四百余尺。工程繁时，匠额一千三百余人，恒时一百五十人。

一曰铁胁厂，专任制造钢铁船胁、船壳、龙骨横梁及船上钢铁件、拗弯镶配各工厂。于光绪元年增设。其能力须审识船身图理制度、钢铁原质各法。曾制成钢甲钢铁船身二十余艘。厂广七万九千八百余尺，配设锯机、翦机、钻机、卷机、碾机、刨机三十五具。工程繁时，匠额七百人，恒时六十八人。

一曰拉铁厂。专任拉制铜铁，为制船所必需。能拉制重大之铜钢铁板、铜铁槽条，及重大之轮机、转轮轴、车轴、转轮臂、汽饼杆、活轨、铁锚各件。厂广九万四千四百余尺，设汽锤七架，汽锤力大者至七吨。此外拉机翦旋床、钻机刨床并转运重机之将军柱，凡大小五十一具。拉铜铁打铁各炉，凡大小一十七座。工程繁时，匠额三百八十余人，恒时八十七人。

一曰轮机厂，附属有合拢厂，专任全船大小机器，制成，先在厂试验，故合拢厂属之。须较准中线，尤须审明图理，通晓进脱冷暖压助嘘吃机关各窍汽力。厂广三万三千二百余尺，设车光机、削机、刨机、砺石机、螺丝床、钳床等，凡大小二百二十三具。工程繁时，匠额三百六十人，恒时一百二十人。

一曰锅炉厂。专任锅炉、烟筒、烟舱、汽表、向盘各工。其能力须审辨钢铁原质，究汽机之理由、天气之涨力以及镶配法度。厂广二万九千六百尺，配设掷铁床、水力泡丁机翦床、钻床、船床，凡四十一具。工程繁时，匠额三百五十人，恒时一百十七人。

一曰帆缆厂。专造船上之风帆、天遮、帆索桅上镶配绳索，及起重塔架各工。其能力须审帆缆制度，登高工作及风帆面积、绳索力度。厂广一万八千五百尺，不设机器，以手制为多。工程繁时，匠额七十人，恒时四十人。

一曰储炮厂，专备收储各船炮械、炮弹、鱼雷各件。厂广二千六十尺，恒时守兵二人。

一曰广储所，附设储材所，专任收发铜铁煤炭机件油杂各料件，储材之所，专任收发各种木料。凡船政料件到工，先由两厂验收。其职任须审料质之良窳，慎重存储。凡储料栈房九座，广四万二千一百尺。储煤厂广一万五千一百尺。广储所夫役，工程繁时六十人，恒时四十人。储材所簿夫，工程繁时三十六人，今存二人。

一曰船槽，各国自建船坞后，多不设船槽，此槽乃初兴船政时所设，可修一千吨以上之船。年久多损，仅能修整小船，较入坞为易。槽长三百二十二尺，上设机房，凡广一万七千三百尺。设拖船机四十架，大螺丝四十条，四十匹马力一副。工程繁时，匠额六十人，恒时三十七人。

一曰船坞，建筑费五十万，坞身纯用石砌，长四百二十尺，广一百十尺，足容定远等铁舰，闽、粤、江、浙各兵舰，及外国兵舰，咸得入坞修整。并建抽水机厂、机器厂、丁役水手房、木料栈房等。面积凡二十九万三千尺。有船入坞，由各厂饬匠修之。恒时匠额二十七人。

船政经费，同治十三年，首次报销造船购费、盖厂各费达五百十六万两，养船费十九万两。光绪二年后，船政常年费为六十万两。自同治五年至光绪三十三年，造船四十艘，用银八百五十二万两。营造厂屋，用银二百十一万两。装造机器，用银六十四万两。洋员岁俸及修机器、置书籍，用银五百五万两。学堂费六十七万两。养船费一百四十六万两。经营船政四十余年，凡用银一千九百万两有奇。此福州船厂、船坞之概略也。又制火砖练铁，亦具规模。至光绪三十三年以后，洋监工全数遣散，遂无续制之船云。

旅顺船坞，创议于光绪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时值外洋订购兵舰到华，鸿章疏言，奉天金州旅顺口形势险要，局厂、船坞各工，当陆续筹兴。九年二月，续陈旅顺工程，开山浚海，工大费巨，实难预为估定。旋由法国人德威尼承揽，鸿章派员督同兴办，并增筑拦潮石坝。

十六年秋，全工告成，派员赴旅顺验工。所筑大石船坞，长四十一丈三尺，宽十二丈四尺，深三丈七尺，石阶、铁梯、滑道俱全。坞口以铁船横拦为门。全坞石工，俱用山东大方石，垩以西洋塞门德土，凝结坚实，堪为油修铁甲战舰之用。其坞外停舰大石澳，东南北三面，共长四百十丈六尺，西面拦潮大石坝，长九十三丈四尺，形如方池。潮落时，尚深二丈四尺。西北留一口门，为兵船出入所由。四周悉砌石岸。由岸面量至澳底，深三丈八尺。周岸泊船，不患风浪彭鼓。凡兵舰入坞，油底之后，即可出坞傍岸，镶配修整，至为便利。坞边修船各厂九座，占地四万八千五百方尺，为锅炉厂、机器厂、吸水锅炉厂、吸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又澳南岸建大库四座，坞东建大库一座。每座占地四千八百七十八方尺，备储船械杂料。以上厂库，既用铁梁铁瓦，高宽坚固，足防风雪火患。又于澳坞之四周，联以铁道九百七丈，间段设大小起重铁架五座，专起重大之物，以济人力之穷。又于各厂库码头等处，设大小电灯四十六座，为并作夜工之用。虑近海咸水之不宜食用也，远引山泉，束以铁管，由地中穿溪越陇，曲屈达于澳坞四旁，使水陆将士，机厂工匠，不致饮水生疾。又虑临海远滩之不便起卸也，建丁字式大铁码头一座，使往来兵舰上煤运械，不致停滞。其余如修小轮船之小石坞，藏舢板之铁棚，系船浮标铁臼，以及各厂内一应修船机器，设置完备。于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工竣。由是日起，限一年，系代德威尼担保之银行照料。限满，再保固十年，均与包工监工洋人订明。此项工程，共用银二百余万两。甲午后，遂迭为日、俄所踞云。

沿海军港，旅顺、威海既失，海军无驻泊之所，于是筹边者起议筑港。宣统初，命亲藩南下，建筑未遑。而沿海七千里，港湾鳞次，就海军部所预筹，分为四区。第一区，营口在奉天辽河左岸锦州湾，为渤海两岸之良港。大沽口为直隶诸水入海所汇。秦皇岛东控山海关，为不冻之港。长山列岛分内外三层，为旅顺外援。大连湾在辽东半岛南。芝罘港在山东福山县，三面负山，北临渤海。第二区，扬子江口为沿江七省之门户，沙滩连亘，多暗礁。舟山在定海县，诸山环列，为杭州海湾之屏蔽。象山港海深可泊巨舰，为宁波后路。三门湾在临海县，有三门列岛，海水甚深。第三区，永嘉湾即瓯江口，三都澳即三沙湾，在福建霞浦县，港口水浅，港内水深，容大军舰。福州湾即闽江口，群岛林立，浅岸交错，为完固之港。海檀岛为闽省海岸中枢。厦门港有厦门、金门二岛，近

接台湾。汕头港在广东澄海县，崖岸峻险。番禺湾即广州湾，巨石环列，擅天然形势。第四区，海口岛在广东琼山县北，与雷州岛对峙，为拒隘之所。榆林港在琼州岛南，背负崖壁，前临东京湾。以上各港，惟象山港、三都澳确定为修筑军港之地。他如北塘口、荣成湾、靖海湾、葫芦岛、大鹏湾、庙岛等处，亦由渐扩充云。

外国订购各兵舰，始于咸丰十年，廷议购船舰炮位助剿粤寇。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总税务司会商购买。自同治、光绪朝迄宣统初年，历五十年，得船不及百艘，爰依次岁月列其船名。凡所购之国，所造之厂，及丈尺、马力、吨数、炮位、兵弁咸详之。其应瑞巡洋舰一艘，永丰、永翔炮舰二艘，建康、豫章、同安驱逐舰三艘，建中、永安、拱辰浅水快船三艘，告成于宣统三年后者不与焉。

金台船、原名北京。一统船、原名中国。广万船、原名厦门。得胜船、原名穆克德恩。百粤船、原名广东。三卫船、原名天津。镇吴船，原名江苏。同治元年，在英国订购。二年到华，价银八十万两。以英国总兵阿思本为总统，以长江水师武员分统各船。旋议以武职大员为汉总统，阿思本副之。是年六月，李鸿章以金陵垂克，勿庸外国兵船助剿，疏请所购七船，令阿思本驾驶回英，变价售卖，款归中国。所募水兵，一律遣散。

天平船，同治二年，由总税务司购买。

安澜船、定涛船、澄清船、绥靖船、飞龙船、镇海船，同治五、六年间，两广总督瑞麟自英国购置，价银二十四万两。

恬波船，同治七年，两广总督瑞麟自法国购置，价银四万两。

海东云船，原名五云车。同治九年，闽浙总督英桂自洋商购置，以武员管驾，巡缉台湾洋面。

建威练船，同治九年，闽浙总督英桂购自德国，为驻练学生之用。

福胜炮舰、建胜炮舰，同治十三年，福建善后局购自美国，光绪二年到华，价银二十四万两。

龙骧炮舰、虎威炮舰、飞艇炮舰、策电炮舰，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自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繁艘价银十五万两，拨归南洋调遣。

镇东炮舰、镇西炮舰、镇南炮舰、镇北炮舰，光绪元年，两江总督李宗羲自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每艘价银十五万两，拨归北洋调遣。

镇中炮舰、镇边炮舰，光绪七年，李鸿章代山东省自英国船厂订购，每艘价银十五万两。

超勇巡洋舰、扬威巡洋舰，光绪五年，李鸿章自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六年，令提督丁汝昌率员弁二百余人，赴英国驾驶回华。二舰均木身钢板。

定远铁甲舰、镇远铁甲舰，光绪六年，李鸿章自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价银六百二十万马克。十一年来华，附小鱼雷艇三艘，鱼雷筒三具，小轮船一艘。

济远钢甲舰，光绪六年，与定远船同厂订购。

单雷艇二艘，光绪八年，由德国订购，归北洋调遣。

雷龙鱼雷艇、雷虎鱼雷艇、雷中鱼雷艇，光绪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由德国订购。

雷乾鱼雷艇、雷坤鱼雷艇、雷离鱼雷艇、雷坎鱼雷艇、雷震鱼雷艇、雷艮鱼雷艇、雷巽鱼雷艇、雷兑鱼雷艇，光绪十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由德国订购。

南琛巡洋舰、南瑞巡洋舰，又名运送舰。光绪九年，两江总督左宗棠由德国伏尔铿厂订购。

福龙鱼雷艇，光绪十二年，由德国订购。十六年隶北洋海军。

致远巡洋舰、靖远巡洋舰、光绪十二年，由英国订购，船价及炮位，凡银一百六十九万有奇。经远巡洋舰、来远巡洋舰，光绪十二年，由德国订购，船价及炮位，凡银一百七十三万有奇。光绪十三、四年，与致远、靖远先后到华，均隶北洋海军。

左队一号鱼雷大快艇，光绪十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由英国百济公司订购，价银八万有奇，十三年到华。

左队二号鱼雷大快艇、左队三号鱼雷大快艇、右队一号鱼雷大快艇、右队二号鱼雷大快艇、右队三号鱼雷大快艇，以上鱼雷艇六艘，光绪十二、三年，先后由德国船厂购买材料，到华配合，以

德员教授。

辰字鱼雷艇、宿字鱼雷艇，由德国伏尔铿厂订购，光绪二十一年到华。

列字鱼雷艇、张字鱼雷艇，由德石效厂订购，光绪二十一年到华。

福安炮舰，光绪二十年，由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

飞霆驱逐舰，光绪二十一年，由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

飞鹰驱逐舰，光绪二十二年，由德国伏尔铿厂订购。

海天巡洋舰、海圻巡洋舰，即穹甲快船。光绪二十二年，由总税务司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每艘价值三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二镑。

海筹巡洋舰、海容巡洋舰，光绪二十二年，由总理衙门在德国伏尔坚厂订购，每艘价值十六万三千镑。二十四年，与海天、海圻巡洋舰先后到华。

江元炮舰、江亨炮舰、江利炮舰、江贞炮舰，由两江总督在日本川崎厂订购。江元于光绪三十三年告成，江亨于三十四年告成，江利、江贞于宣统元年告成。先造一艘，价日本金三十一万五千元。续造三艘，每艘价日本金二十九万三百二十五元。

湖鹏鱼雷艇、湖鹗鱼雷艇、湖鹰鱼雷艇、湖隼鱼雷艇，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川崎厂订购。湖鹏、湖鹗二艇，于光绪三十三年到华。湖鹰、湖隼二艇，于三十四年到华。每艘合日本金三十八万元。

楚泰炮舰、楚同炮舰、楚豫炮舰、楚有炮舰、楚观炮舰、楚谦炮舰，均航海炮舰。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日本川崎厂订购。楚同、楚泰、楚有三炮舰，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到华。楚豫、楚观、楚谦三炮舰，于十月到华。每艘合日本金四十五万五千元。

海龙鱼雷艇、海青鱼雷艇、海华鱼雷艇、海犀鱼雷艇，在德国实硕厂订购，于光绪三十四年到华。

舞凤航海炮舰，宣统三年，在青岛德国船厂订购。

江犀炮舰、江鲲炮舰，均浅水炮舰，原名新璧、新珍。江犀舰在德国克鲁伯厂订购，江鲲舰在德国伏尔铿厂订购，均以材料运华，宣统三年，在江南造船所配合，每艘价值一万八千九百八十镑。

肇和巡洋舰，宣统三年，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价值二十一万镑。

福州船厂，自造各兵舰。始建船厂，聘工师于法，延教员于英。建船台，购机器。同治八年秋，第一号万年清轮船成。十二年冬，华匠渐谙制造，厂机亦称备，乃遣散洋员。凡九年，成大小兵船、商船十五艘，成于洋员者十二，成于华匠者三。光绪三年，始遣学生、艺徒至英、法二国留学。六年归国，制造、驾驶，悉以任之。其制船之质，始皆以木，继易木胁为铁胁，易木板为铁板，更进则纯用钢胁、钢板，且护以钢甲。船机则由立机改卧机。船式则由常式为快船、为穹甲、为钢甲。至光绪三十三年，成船达四十艘。凡商船八艘，木质兵船十四艘，铁胁木质兵船五艘，钢胁木质兵船一艘，铁甲双重木质快碰船三艘，钢甲兵船一艘，钢甲钢胁鱼雷快船六艘，钢胁拖船一艘，钢胁练船一艘。已失者二十六艘。存者十四艘，曰湄云、曰伏波、曰靖远、曰琛航、曰元凯、曰登瀛洲、曰镜清、曰通济、曰福安、曰吉云、曰建威、曰建安、曰建翼、曰浅水江船。备列船制于后：

湄云，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三千两，同治八年八月造成。

福星，木质兵船，船价银十万六千两，同治九年九月造成。

伏波，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一千两，同治十年二月造成。

安澜，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五千两，同治十一年十一月造成。

镇海，木质兵船，船价银十万九千两，同治十一年六月造成。

扬武，木质兵船，船价银二十五万四千两，同治十一年十一月造成。

飞云，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三千两，同治十一年九月造成。

靖远，木质兵船，船价银十一万两，同治十一年十一月造成。

振威，木质兵船，船价银十一万两，同治十二年二月造成。

济安，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三千两，同治十三年三月造成。

永保，木质武装商船，船价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元年八月造成。
元凯，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元年八月造成。
艺新，木质兵船，船价银五万一千两，光绪二年闰五月造成。
登瀛洲，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二年七月造成。
泰安，木质兵船，船价银十六万二千两，光绪三年三月造成。
威远，铁胁木壳兵船，船价银十九万五千两，光绪三年八月造成。
超武，铁胁木壳兵船，船价银二十万两，光绪四年八月造成。
澄庆，铁胁木壳兵船，船价银二十万两，光绪六年十一月造成。
开济，铁胁双重快碰船，船价银三十八万六千两，光绪九年八月造成。
横海，铁胁木壳兵船，船价银二十万两，光绪十年二月造成。
镜清，铁胁双重木壳快碰船，船价银三十六万六千两，光绪十年七月造成。
寰泰，铁胁双重木壳快碰船，船价银三十六万六千两，光绪十三年七月造成。
广甲，铁胁木壳兵船，船价银二十二万两，光绪十三年十月造成。
平远，钢甲钢壳兵船，船价银五十二万四千两，光绪十五年四月造成。
广乙，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船价银二十万两，光绪十六年十月造成。
广庚，钢胁木木壳兵船，船价银六万两，光绪十五年十月造成。
广丙，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船价银十二万两，光绪十七年十月造成。
福靖，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船价银二十万两，光绪十九年十月造成。
通济，钢胁钢壳练船，船价银二十二万六千两，光绪二十年八月造成。
吉云，钢胁钢壳拖船，船价银五万六千两，光绪二十四年八月造成。
建威，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船价银六十三万七千两，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造成。
建安，钢胁钢壳鱼雷快船，船价银六十三万七千两，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造成。
建翼，钢胁钢壳鱼雷艇，船价银二万四千两，光绪二十八年五月造成。

广东船厂，自造各兵舰，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于省河设厂，选募华工，采用香港英国船厂图说，自造浅水兵轮四艘，曰广元、广亨、广利、广贞。

直隶大沽船坞，自造拖船，遇顺暗轮钢拖船，光绪十四年造成，又守雷暗轮包钢小轮船一艘，下雷暗轮包钢小轮船一艘。

江南船厂，自造各兵舰。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始有购买船炮及中国试造轮船之疏。同治二年，于安庆设局，不用洋员，自造一小轮行驶。令容闳出洋购买机器。四年，国藩于上海虹口奏设制造局。李鸿章抚苏，偕丁日昌于上海铁厂专造枪炮，以供征伐。六年四月，国藩疏请拨留洋税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汽炉、机器、船壳三者，咸研究图说，自出机杼。先造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库房、栈房、工务房、工匠室，以应要需。复筑船坞以整破舟，建瓦棚以储材料，立学馆以译图说。建筑既坚，规模亦肃。同治六年，李鸿章建江南制造局，从事制船。八年，测海、操江两兵船制成。九年，威靖兵船成。以万金购德国船为练船之用。十二年，海安兵船制成。光绪元年，驭远兵船制成。二年，金瓯小铁甲船制成。五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疏言："江南船厂所制兵船，五百匹马力以下者五艘，其兵数饷章，与福州所造各兵船相等。"八年，购外洋商船一艘，改造为防缉之用，名曰钧和。嗣后未有造作。

光绪三十年，南洋大臣周馥等，以南洋近年以来，旧有兵船日益窳朽，徒糜饷项，无裨实际，亟应分别裁留，认真整理。非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非专派大员督办，不能造就将才。因奏派现统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圭督办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凡饷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者，均归考核。嗣复奏称江南制造机器总局内旧有船坞，本为制造官商轮船并修理船械而设，日久弊生，多糜经费，而办理之员，类无造船专门之学，以致承修船只，工价高昂。近年以来，商船里足不前，兵船反入洋坞，非认真整理，无由振兴。经与北洋大臣会商，定议船坞别简大员经理，仿商坞办法，扫除旧习，妥筹改良船坞，与海军事相表裹。广东水师提督叶祖圭，系总理南北洋海

军，往来津、沪，则上海船坞事宜，自应归其督察，以一事权。遂将船坞与制造局划分，名曰江南船坞，制造局归陆军部辖，船坞归海军部辖，以专责任。

此后制造复兴，三十四年，甘泉、安丰二兵船成。宣统二年，联鲸兵船成。三年，澄海炮船成。

海军自甲午战后，所余南洋各舰，不复成军。嗣后逐渐购置，其编制非复北洋旧章。每舰设舰长一员，副长一员，协长一员，航海正一员，航海副一员或二员，枪炮正一员，枪炮副一员或二员，鱼雷正、鱼雷副一员或二员，轮机长一员，轮机正一员或二员，轮机副一员至八员，军需正一员，军需副一员或二员，军医正一员，军医副一员或二员，书记官一员。

其战舰约分新旧二类，新式而有武力者，巡洋舰四，曰海圻、四千三百吨。曰海容、曰海琛、曰海筹。各二千九百五十号。炮舰十一，曰楚泰、曰楚谦、曰楚观、曰楚豫、曰楚有、曰楚同、各七百八十吨。曰江元、曰江亨、曰江利、曰江贞、曰江镜。各五百号。水雷炮舰一，曰飞鹰。八百五十顿吨。其属于旧式者，巡洋舰五，曰通济、一千九百吨。曰南琛、一千九百零五吨。曰镜清、一千一百吨。曰保民、一千四百七十七吨。曰登瀛洲。一千一百五十八吨。水雷炮舰二，曰建威、曰建安。各八百十七吨。炮舰二十，曰泰安、曰甘泉、曰广玉、曰广戍、曰靖海、曰荫洲海、曰并徵、曰海镜清、曰广金、曰广己、曰广庚、曰策电、曰第电、曰海长清、曰清海、曰钧和、曰飞虎、曰靖远、曰绥远、曰镇涛。共一万零八百二十七吨。报知舰四，曰超武、曰琛航、曰元凯、曰伏汉。共五千一百七十七顿。雷鱼艇八，曰湖鹏、曰湖隼、曰湖鹗、曰湖鹰、曰辰、曰宿、曰列、曰张。共一千顿。新旧大小各舰凡五十五艘。

清史稿卷一三七　志第一一二

中国边防，东则三省，北则蒙边，西则新、甘、川、藏，南则粤、湘、滇、黔，而沿边台卡，亦内外兼顾，盖边防与国防并重焉。兹分述之：曰东三省，曰甘肃，曰四川，曰云南，曰广东，曰广西，曰蒙古，附直隶、山西、蒙边防务，曰新疆，曰西藏，曰苗疆，曰沿边墩台、卡伦、鄂博、碉堡。

东三省为陪都重地，曰奉天，曰吉林，曰黑龙江，东连日、韩，北连俄罗斯，边防尤要。

奉天当康熙元年，廷臣建议，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余里，自开原至金州，南北千余里，有河东西之分：河东自开原至牛庄，河西自山海关历松杏山、大凌河，为明季边防之地，户口寥落，请预筹实边。嗣后休养生聚，城镇日繁。凡大城十四，边门二十余。至同治间，边界渐广。将军都兴阿以凤、磉二边门外之地，自磉阳门外八里甸子东至两江汇口，转西南至海沿而下，直至贡道北老边墙，南路经孤顶子等冈，由西南至旧边小黑山，均展拓为边界。此外若大东沟江海相连之处，一律查勘，以绥藩服。寻以地方辽阔，增调防军。其防军之外，尤以练军为重。光绪二年，崇实以金州、大东沟等处，旗兵不足，增练步队分防。十一年，王大臣等会议，奉天界接朝鲜，旧以辽阳迤东凤凰城等四城为要地。今则水路趋重大连湾、旅顺口，陆路自同治间开垦荒地以后，耕廛比栉，直抵鸭绿江西岸。额设防兵二万二千余人，新设练军及缉捕勇丁一万三千余人，而练习新式枪炮者不及半数，宜加练大支劲旅，扼要屯驻。宣统元年，以延吉厅一带为交涉要地，令奉省疆吏调遣军队，分配宪兵，建筑营房。新设之长白厅，开山通道，驻兵建署。鸭绿江上游之防务，亦次第筹备。盖自日据朝鲜，与奉、吉接壤，东边防务，日益亟矣。

吉林凡大城八，边门四。其防务至重者，一为珲春，与俄罗斯逼壤，兼接朝鲜，旷无障阻。一为三姓，乃松花江之上游，伯都讷腹地之屏蔽。其三岔口，可由蒙古草地达奉天法库边门。光绪初年，就未练之兵及八旗台站西丹内，选精壮者，练马步四营。七年，吴大澂始于吉林创设机器局，制造军械，并于扼要处建筑炮台。以陆路转运维艰，协商直隶督臣李鸿章，派员及熟手工匠至吉林开厂。俟厂局告成，再于宁古塔、珲春等处增筑炮台。十一年，增练马队步队共六营，足四千五百人之数，隶左右翼统率训练。吉林额设防兵及乌拉牲丁，凡一万五千余人，内靖雀苻，外支强敌，时虞不给云。

黑龙江凡大城六，新旧卡伦七十一。中、俄接界，向以尼布楚与恰克图为重地，故斥堠之设，

多在北徼。旧制于岁之五、六月间，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处疆吏，各遣协领、佐领等官，率兵分三路，至格尔毕齐、额尔古讷、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等处巡视，岁终具疏以闻。康熙二十三年，始设将军以下各官以镇守之。凡前锋、领催、马甲、匠役、养育兵，咸归统率，额设之兵，一万三千余人。光绪元年，以正兵六千人、西丹四千人，合练步队万人。时俄骑东略，沿边自北而东，列戍防秋，遂无宁岁。六年，加练西丹五千人，分布爱珲、呼伦贝尔、布特哈、墨尔根、呼兰、齐齐哈尔等处。原有马队二千人，加练千人，秋冬之际，招集打牲人等，加以训练，以佐兵力。八年，筹备黑龙江边防，在奉天调教习，在天津运炮械，共练马队五千人，分驻各城。裁旧设卡伦二十六处，以新练之队伍巡防。十一年，命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疆吏各练劲兵，为东西策应之师，并垦辟荒地，开采矿山，为实边之计。黑龙江复增练马步各营。盖自俄人侵食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兴凯湖以东各地，处处与我连界，边防日重。及俄筑东清铁道，日占南满，于是防不胜防云。

甘肃北达蒙部，南杂番、回，西接新疆、宁夏，以河套为屏藩，西宁与撒喇相错处，为西陲奥区。

康熙三十三年，增戍兵五百于大马营，控扼雪山要路，增马步兵三千人于定羌庙，以守硖口，咸隶于肃州总兵官。

雍正二年，青海荡平，于西宁之北，川边之外，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创筑边墙城堡，于青海、巴尔虎、盐池等处，设副将以下各官，于大通河南北，设参将以下各官。以西陲重要，全省马步战守兵凡五万七千余人，关外换防兵凡九千余人，兵额独多于他省。三年，以布隆吉尔为安西镇，设总兵等官，额兵五千人。因庄浪西之仙米寺地方山深林密，设守备等官，移凉州高古城额兵驻守。五年，于大通镇设马步兵二千人，以白塔川、侧尔吐二处逼近边境，各设兵八百人。以插汉地方辽阔，设宝丰、新渠二县，设文武各官，并增戍兵，控制贺兰山一带。八年，岳钟琪于吐鲁番通伊犁之要路严设卡伦，巴尔库库等处多驻防兵，阔舍图地方为南北二山锁合处，屯驻重兵，分防南北山口。十一年，因西路之布隆吉尔北连哈密，西接沙州，为关外重地，乃建筑城垣，屯兵防守。

乾隆四十九年，福康安、阿桂筹备边防，自兰州迤东至泾州一千余里，北达边城，外则番族环居，内则回民错处，墩戍寥落，乃择要增设营戍，凡将弁二十三人，兵丁二千人。嗣又增兵三千人，北路靖远，南路秦、阶，大河东西各处，互为捍卫。

道光二年，以察罕诺门汗投诚，其所辖二十族分为左右二翼，视蒙古例，每翼统以专员，严稽关卡，以孤河北野番之势。三年，因青海蒙古向未有受事盟长，乃就青海二十旗内，设正副盟长各一人，随同官兵习武，以防番众渡河。十一年，杨遇春于察罕托洛地方增设蒙古兵，分作二班，布守各卡，以佐官兵。二十三年，富尼扬阿于将军台会亭子二处，各建城垣，防御西番。二十六年，布彦泰以番贼扰边，规复防河旧制，增兵千人，分布沿河渡口。又哈喇库图尔营所属之南山根，及南川营所属之青石坡二处，为野番出入总路，各以汛兵驻守。永安营、红崖营、永昌协所属之扁都口、石灰关各要口三十八处，均拨兵巡守，自数十人至百余人不等。沿边小口，各备坑堑，以遏贼骑。时番贼恃其枪马便利，频年窜扰。亦斯门沁地方为番骑来往要区，募猎户千人编为一军，供远探近防之用。旋以亦斯门沁设兵，仅可防甘、凉二州之扁都口等隘二十七处，兵力尚嫌不足，复于沙金城设兵千人，以防凉州所属之一棵树等三十处隘口，于野牛沟设兵千人，以防甘州所属之大磁窑等十八处隘口。提镇大员，复督率沿边将弁，先事预防。

自粤寇披猖，回匪乘之，玉关、雪岭间骚然不靖。咸丰元年，以番贼复出，令琦善等拨兵设卡，严密巡防。二年，令舒兴阿等督率边卡文武，修濠垒，增马探，各营定期会哨，分途堵截。四年，因西宁一带番族窥伺，增募猎户三千人，分防隘口。八年，以青海迤西戈壁给番民暂居，令西宁总兵、道员，定立界址。九年，令甘肃省疆臣督办团练事宜。

同治十年，豫师等于甘、凉各处边隘，自平番至威远各口，及巴燕戎格山后与西宁番地通连者，一律加意严防。张曜因甘肃之金塔一带，边墙损坏，平番之裴家营，古浪之大靖、土门，甘、凉之南山各口，时有土番窜扰，分遣员弁侦探防堵。十一年，左宗棠于河州迤西之西南北三面，毗连番界，及槐树关、老鸦关、土门关三隘口，与抱罕羌人接境之处，以归化之番众僧俗四千人，马四千

余匹，防守各关。是时，平定关、陇，皆客军之力，数万兵额几同虚设。左宗棠惩前毖后，乃减兵加饷，缮器械，简军实，以重边防。惟新设之灵武、化平、硝海三营兵数无多，逼近蒙、番之永昌、庄浪、松山三营，仍循旧额云。

四川西连卫、藏，北接青海，南尽蛮夷。自雍正、乾隆间，青海、大小金川次第绥定，沿边之防，以打箭炉为尤重。

康熙三十九年，移化林营于打箭炉，以防炉番。

雍正元年，年羹尧于川、陕各处边隘，择要增兵。一为中渡河口乃通西藏要路，修筑土城，以守备移驻。一为保县，在大河之南，乃土番出没之所，一为越嶲，地多蛮倮，一为松潘外之阿树及黄胜冈、察木多，均拨兵驻守，设游击、千总等官。二年，青海荡平，于边外单葛耳斯地方设参将等官。暗门、拉科、恒铃子三处，设守备等官。河州保安堡，设游击等官。打箭炉外之木雅吉达、鸦龙江中渡、里塘、巴塘、鄂洛五处，设总兵、副将等官，率兵驻守。六年，岳钟琪因河东西苗民改土归流以后，建昌遂为沿边重镇，乃于柏香坪、冕山、宁番、宁越、盐井、波沙、托木、热水等处，增设将备营汛，合原有之弁兵，咸隶于建昌镇标。十年，黄廷桂以建昌之竹核及凉山西南之鱼红地方，当诸蛮出入门户，谷堆、格落二处，大赤口、小河坝、勒必铁、阿都四处，皆系边要，乃于竹核设将备兵丁，共三千人，阿都设兵千人。

乾隆十七年，岳钟琪因番众投诚，以威茂副将移驻杂谷脑，设兵千二百人，西南境与梭卓接壤之处，均设汛驻兵。四十一年，金川平定，于雅州建城，命提督移驻，增兵六千五百人，分守沿边。四十四年，设懋功、绥靖、崇化、抚边、庆宁五营，制同内地，隶松潘镇总兵，以控番徼。四十五年，特成额因川边外之察木多，曾设游击等弁兵，控制西藏。今藏事敉平，乃抽拨营兵，移防江卡，增筑碉房，并于三暗巴一带设守备等官。

道光十三年，以副将率兵二千人，驻大树堡，浚濠建碉，兼防河道。以松潘屯千九百人归并峨边。十九年，因川边防兵仅四千余人，不敷防守，于马边、雷波、越嶲、峨边、屏山各厅县增兵二千人，增练兵千六百人，改营制，修碉堡，并饬镇道各员，于秋冬分巡边界。寻以马边等厅，夷匪不靖，命大臣齐慎亲往筹防。

同治十二年，因峨边厅蛮族投诚，择充千、百户等职，编制夷兵，建修碉堡。

光绪二十三年，鹿传霖以三瞻地接里塘，为入藏北界，拟设定瞻直隶厅，而移建昌道于打箭炉，仿金川五屯之制，设立屯官及将弁汛兵，并接展电线至前藏。其事议而未行。三十三年，部臣议裁并边防军，赵尔巽以川边原有巡防五营，已属不敷调遣，遂定议缓裁。

宣统初年，赵尔巽以打箭炉外所有改土归流属地，拟悉隶于边务大臣，并增设官吏，宽筹经费，协济兵食，以固边圉。三年，赵尔巽收回三瞻，土司之梗化者，遂自请归流云。

云南沿边，环接外夷，南境之蒙自，当越南国，西南境之腾越，当缅甸国，尤为南维锁钥。腾越界连野番，旧设八关九隘，以土练驻防。缅甸国入贡之道，向由虎踞关入，经孟卯、陇川等处，以达南甸，设南营都司以备之。自外海轮舶南来，直抵新街，商贾咸趋北道，由腾城西南行，经南甸、千崖、盏达三宣抚司，历四程而至蛮允，过此即野人境。其间有三路，下为河边路，中为石梯路，上为炎山路。下路较近，上路则柴草咸便，行四日至蛮暮，入缅甸界。舟行一日，可达新街。又印度东境之野山，系珞瑜番族，英吉利人由印度侵入，辟地种茶桑，其地可通孟养而达腾越，边外强邻野俗，错处可虞。明代旧置铜壁、巨石、万仞诸关，以固边圉。水道则海珀江自千崖以下，水势渐宽，与大金沙江合流，元代征缅甸，以舟师制胜，取建瓴之势也。其永昌、顺宁、大理三府，及蒙化一厅，楚雄府之姚州，皆迤西边界，山深箐密，汉夷杂处。清初原设永顺镇总兵，迨改镇为协，仅于永昌城驻兵，沿边一带，有鞭长莫及之虞。

雍正二年，青海平定，于鸦龙江各处设副将等官，宗鄯地方，当云南孔道，设参将等官，以靖边服。三年，因威远大山为苗、倮盘踞之所，乃于普茶山各处设参将等官，兵丁千二百人，并于九龙江口设立防汛。四年，以四川阿墩子地方当中甸门户，移其防汛归云南省管辖，与里塘、打箭炉相为犄角。五年，以中甸延袤千里，为滇省西南藩篱，维西乃通西藏要隘，增设参将营于中甸，守

备营于维西。六年，因乌蒙、镇雄二处地方辽阔，于乌蒙设总兵等官，镇雄设参将等官，分隘驻防。所有旧设之贵州威宁营，云南镇雄营、东川营咸隶乌蒙镇总兵调遣，建筑城垣。旋增兵千五百人，设寻甸州参将等官。七年，设普洱府及普洱镇将，标兵三千二百人，分防各路。

乾隆三十二年，以木邦为通缅甸要路，并九龙江、陇川、黑山门各隘，咸以兵驻守。四十三年，李侍尧因永昌、普洱等府，向以镇、协标千五百人，在三台山、龙江一带驻营防缅，冬去春回，颇形烦累。云南省控制全边，重在腾越。其南甸之东南为杉木笼，距虎踞关百余里，当腾越左臂。南甸之西南为千崖，距铜壁、万仞、神护、巨石诸关，均一、二百里，实为各路咽喉。乃于杉木笼、千崖二处各增将弁营汛。龙陵地方，道通木帮，原驻兵千五百人，其南三台山尤为扼要，亦增设弁兵。以顺宁一路旧有之额兵分驻缅宁，与永顺右营协同防守。总督、提、镇大员，每年酌赴腾越边外巡阅一周，以期严密。

嘉庆十七年，以云南边外野夷倮匪肆扰，而缅宁、腾越各隘，皆瘴疠之地，难驻官兵，复设土练兵一千六百人，以八百人驻守缅宁之丙野山梁等处，八百人驻守腾越之蛮章山等处，省官兵征调之劳。

道光间，林则徐于迤西移改协、营，增设弁兵。其扼要之处为永平县、永昌府龙街汛、永定汛、漾濞汛、姚关汛等，凡二十一汛，咸增兵驻防，而澜沧江桥尤为扼险。顺宁府毗连夷地，以龙陵协与顺宁参将对调。缅宁厅、锡腊、右甸、阿鲁、史塘等处防军，或分汛多而存城少，或分汛少而存城多，地之夷险与兵之多少不均，咸酌量增调。大理府原驻提督，而上下二关及太和县城、弥渡、红岩、赵州等处，尚属空虚，均增兵填防。姚州、蒙化二处，亦改汛增兵。

同治间，云南平定，岑毓英因迤西丽江府城地处极边，界连西藏，丽江、剑川交界之喇鸡鸣地方，系江边要隘，江外即野人境，向未设兵。乃以丽鹤镇都司移驻丽江府，剑川营都司移驻喇鸡鸣。此外楚雄府属之八哨地方三、四百里间，倮夷杂居，亦系要地，令楚雄协副将设汛驻兵。十三年，以昭通标兵之半，赴金沙江外驻守。

光绪七年，刘长佑因剑川城地当孔道，为迤西要区，以喇井营移驻剑川。喇井亦澜沧江要地，以吉尾汛移驻，互相会哨。十一年，岑毓英因滇省入越南之路，以白马关为要，法兰西人通商之路，以蒙自县为冲，沿边千里，处处错壤，留防之兵一万六千人，编为三十营，以白马关隶开化镇总兵，蒙自隶临元镇总兵，每年瘴消之际，亲赴边陲，简阅营伍。个旧锡厂，规制宏大，厂丁数万人，汉夷杂处，且通三猛、蛮耗各路，乃增设同知一员，移临元之都司营兵驻防个旧，调原驻开化游击移守白马关，以右营都司分防古林，移右营守备驻长冈岭，以临元游击驻蒙自县，右营都司分防水田，右营守备分防嵩田，为因地制宜之计。自云南入缅甸，共有六途，以蛮允一途为捷径，沿边由西而南而东，皆野人山寨，布列于九隘之外，兵团守望，时虞不足。乃调关外劲旅二千余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备。十四年，岑毓英以边境倮黑夷匪频年滋事，分别剿抚。倮黑所屯踞之地，分上下改心，在澜沧江畔，界接土司，其东西大路与缅甸逼处，为顺宁、普洱两府屏蔽，其下改心地方，尤为扼要。乃增设镇边抚夷厅，择地建筑城垣，并设参将等官，驻防兵丁一千一百五十八人。二十二年，鹿传霖以维西协所属阿墩子汛地，界接川边之巴塘，左临澜沧江，右挹金沙江，地势至要，英缅甸铁路所经，相距渐近，仅四、五日程。乃协商四川疆臣，酌设重镇，并于川、滇交界处，两省各设交武员弁，协力防边。云南自英据缅甸，法夺越南，防守两难。光绪之季，西南腾越、临安两路，创设团练，稍资捍卫。而饷绌兵单，国防渐弛矣。

广东边防，海重于陆。同治十三年，越南不靖，督臣瑞麟虑其越界，以防勇二千人扼守钦州。光绪八年，曾国荃因钦州之东兴街地接越南，拨劲兵二营驻守，续拨老勇三营助之。十年，法兰西侵夺越南，彭玉麟督办粤防，以钦州与廉州并重，增调营勇赴钦、廉，恐地广兵单，以团练协守。至省内防务，则有三江口之排猺，琼、崖之黎匪，时或出巢滋事。排猺山境四百余里，康熙四十一年，于瑶境适中之三江口，设立寨城，置副将等官，兵丁千余人。道光十二年，增三江口戍兵二千人，建筑碉台，以控制悍猺。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剿平琼州黎匪，山路开通，收抚黎众十万人，定抚黎章程十二条。粤省负山带海，西来欧舶，首及粤洋，陆路仅钦、廉一路当敌，防戍较易于海疆

也。

广西南边，绵亘千余里，原设隘所百有九处，分卡六十六处，与越南之谅山、高平、宣光等处接壤。丛山密箐中，小径咸通。镇南关至龙州一路，地较宽平，为中越商旅通衢，东出太平、南宁，西出归顺、镇安之总汇。自龙州以东，下水直达梧、浔，有建瓴之势。历朝南藩向化，自清初至道光、咸丰间，惟于龙凭营所辖水陆各隘口，以戍兵及沿边土司协力防守。

同治十一年，令冯子材等就戍所之镇拣选各营，分布各隘，是为防军守边之始。迨法、越战事起，边氛日亟，征调频烦，兵无久驻之地。

光绪十二年，中、法款议既成，两广总督张之洞以镇南一关钤辖中外，固属极冲之地，即镇南关之中后左右各路，亦须分兵设防。关以内之关南隘及凭祥土州为中路。自关以东，明江厅辖之由隘，宁明州辖之罗隘，思陵土州辖之爱店隘，上思州辖之百仑隘、剥机隘为东路。自关以西，龙州厅辖之平西关、水口关，下冻土州辖之布局隘、梗花隘，归顺州辖之频峒隘、龙邦隘，镇安厅辖之猛峒隘、剥淰隘、百怀大隘等为西路。以上各隘，咸增兵屯守。以十二营防镇南关中路，以四营防东路，六营防西路。其道路宽者，筑台置炮；路窄者，设卡浚濠；甚僻者，则据断径路，禁阻往来。豫造地营，无事则操练，有警则征调赴援。广西提督由柳州移驻龙州，以控制边夷。而边境过长，贵能扼要。关前隘为谅山来路，罗隘为间道所通，归顺之龙邦隘，镇安之那坡隘，分扼牧马、保乐夷寇来路，由隘当文渊之冲，即龙州后路，下冻土州通镇边声息，令驻边各将领，宜加严防。旋督臣张之洞以沿边之新太协、上思营、镇安协各营兵，或改勇补兵，或裁兵留勇，各就所宜，即分防之举，为并省之谋。十三年，复移驻镇、道各员，以资分任。

二十三年，谭钟麟因边境迤长凡千七百里，仅恃营汛，终嫌单薄，乃扼要建筑炮台。原有防军二十营，以分防见少，每营止能抽拨二棚驻守炮台。二十六年，苏元春因南、太、泗、镇及上思、归顺四府二厅州，皆为边地，勇丁数仅万人，凡三关百隘、沿边炮台，皆须防守。乃以新募调赴江南之五营，并抽调边军五营，合成十营，为剿办沿边游勇土匪之用。三十年，柯逢时令各州县增募勇丁八千余人，给以毛瑟后膛枪，以佐防军，并令各属劝民间多筑碉堡，藉御外侮。

三十一年，李经羲以广西沿边全恃防军，近年边防大军专驻龙州训练，而南、太、镇等郡迄滇边，无复边营踪迹，客军又撤回过半，乃酌增防营，募土著亲兵，就地防御。盖广西制兵，旧额六万二千余人，自同治四年以后，屡加裁汰，由制兵而趋重防军。法、越事起，于边地防军尤为注重。至光绪季年，改练新军，非复防营规制矣。

蒙古以瀚海为界画，其部落之大类有四：曰漠南内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鲁特蒙古，曰青海蒙古。清初，漠南蒙古臣服最先。至康熙初年，而漠北喀尔喀三部内款。及亲征准噶尔，而青海诸部来庭。惟漠西厄鲁特部，至乾隆间始征定焉。漠北外四盟蒙古，康熙间初定，增为五十五旗。雍正间，增三音诺颜部，共前三部为四部。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其会盟分四路：土谢图汗为中路，车臣汗为东路，札萨克图汗为西路，三音诺颜为北路。乾隆间，筑城于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二处以镇抚之。其统率蒙兵之制，内札萨克之兵，统于盟长。外札萨克之兵，统于定边左副将军。杜尔伯特及新土耳扈特和硕特之兵，统于科布多办事大臣。土耳扈特之兵统于伊犁将军。青海各部落之兵，统于西宁办事大臣。雍正间，西陲未靖，阿尔泰及河套以北，迤西直达巴里坤，平原沙碛，数千里间，无险可扼。乃于四台至三十五台，每台选精兵驻守，互为声援。于乌里雅苏台城外山颠扼要处，复各建炮台，屯重兵于特斯台锡里。旋增设卡路八处于盐口、戈壁二口，遣兵更番巡探，以期严密。其时防在西徼，而北鄙无惊。自乾隆间荡平准部，而卫拉特来归，内外各盟长，从征回、准，屡奏边勋，新旧土耳扈特，同膺茅土，北境俄罗斯亦方辑睦，阴山、瀚海间，百有余年无事矣。

迨咸丰、同治间，中原多故，蒙边亦多不靖。同治四年，增热河马队三百人。五年，以包头镇为绥远要区，原有防兵，积年疲乏，调吉林马队协同驻守。六年，李云麟以三音诺颜蒙兵专防乌城，而招募奇古民勇驻八里冈，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二城蒙兵为犄角。八年，以布伦托海各领队大臣所有旗兵，改隶科布多大臣，分防热河等处。令乌梁海总管，自卜果苏克霸至沙宾达巴哈与俄罗斯接界处，新立鄂博界牌八处，严密巡察。徙厄鲁特僧众于阿尔泰山，徙俗众于青格里河。九年，调

大同、宣化练军二千人驻防库伦，修复推河以北至乌城十五台站，并牧马三千匹，热河增练洋枪队三百人，以固库伦西路之防。十年，以济斯洪果尔台站为察哈尔及归化、绥远运粮要区，拨兵驻守。令蒙古各台，自张家口至八台，以察哈尔都统管理。自九台至科布多，及库伦、归化二路，以各盟长管理。每台增设驼马百五十匹，凡军械粮食，接护转运，以利军行。十一年，改建乌里雅苏台石城，并整顿沿边台务。库伦西接俄疆，向未设兵，乃于图、车两盟蒙兵内轮派四百人，分驻库伦四境。十二年，调察哈尔马队协防乌里雅苏台。旋以军台四十四站，地势绵长，分防散漫，乃分为四路，于中二路择要驻营，调绥远城马队移防哈尔尼敦，以原有之兵守塞尔乌苏。

至光绪间，新疆大定，西顾无虞，而北境俄患渐逼。光绪六年，调宣化练军、直隶步队赴库伦防俄。七年，因乌城三面邻俄，边防重要，而原有防军技艺生疏，乌城共驻蒙古练军及黑龙江、察哈尔马队二千五百人，由京营派教习前往教练，俾成劲旅。十八年，李鸿章以热河东境山谷丛杂，毗连奉天，拨直隶练军马步队各一营择要驻防。二十四年，以热河、察哈尔为蒙边要地，令各都统等选练兵丁，整备军实。三十二年，以热河马步队三营改编为常备军，其兵额均次第补足。时内外蒙古兵日益孱弱，俄人遂骎骎阑入，乌梁海以南受其牢笼，喀鲁伦河以东恣其垦牧，鄂博、卡伦遂同虚设矣。

直隶沿蒙边防务，雍正九年，令直隶疆臣修治边墙，其古北、宣化、大同三处，咸募兵增防。自独石口以西，至杀虎口一带要隘，亦酌增弁兵。十年，于独石口改设副将以下各官，增额兵八百人，边墙冲要处，增设鹿柵木柵，以备堵御。自清初至乾隆、嘉庆朝，蒙边绥辑。咸、同之间，西陲用兵，蒙匪亦渐滋事。同治四年，以直隶北境沿边关口五十余处，兵数甚单，调拨京师火器营、威远队、提标马步队，分驻喜峰口、铁门关、滦阳、洒河桥、遵化、罗文峪迤北迤西等处。光绪七年，李鸿章以北边多伦厅地兼蒙旗，仅有新旧防军七百余人，不敷分布，增调宣化练军马队一营分段梭巡。十八年，以直隶防军五营驻古北口。十九年，李鸿章因古北口防营调回内地，而热河地广兵单，乃别练马队三哨，与原有之朝阳马队一营、围场马队百人，互为援应。直隶边务，重在海疆，东之山海关，为辽、沈门户，南之天津、大沽，为京师屏蔽。其北境惟缉捕蒙匪，无事重兵屯戍也。

山西边界之归化、绥远、包头镇，控扼草地，毗连大青山，南抵杀虎口，西逾缠金，东接得胜口，与蒙古、回部错壤。咸丰军兴以后，官兵四出征讨，边备空虚，寇盗乘机窃发。同治六年，左宗棠督师秦、晋，以山西省弁兵团勇均不可恃，乃分拨营勇，驻守黄河西南两岸，别募三千人，赴禹门、保德间防守，并造炮船四十艘，酌配水师，驻垣曲、三门一带。军事定后，防军旋撤。光绪间，曾国荃调拨湘军，择要屯守，而兵数仅一千二百人。九年，张之洞以雁门关为晋边要口，止有练军千人，令各营以次抽练，以固边防。十年，增练大同、太原二镇马步营。卫荣光增练马队五旗，以三旗驻口外，二旗驻口内，以佐湘军之不逮。由山西省迤西，为陕西之北境，惟榆林、神木一隅，地接蒙疆，而障以长城，环以河套，民情驯朴，防备更简于燕、晋也。

新疆为西域三十六国故壤，历代筹边列戍，近在玉门，远亦仅龙堆而外。自乾隆年准部平，道光朝回疆定，至光绪间，再定天山，开省治于迪化城，设五府三十六县。而俄罗斯边境由北而西，绵延错互。自夺取霍罕三部后，伊犁及南路喀什噶尔皆与俄属相接。全境中界天山，分南北二路。北路为准噶尔部落，西北以伊犁为重镇，乌鲁木齐当往来孔道，塔尔巴哈台为北境屏藩。南路悉回族所居，乌什当适中之地。叶尔羌、喀什噶尔雄冠诸城。英吉萨尔西达外藩。

乾隆十八年，以准噶尔逼处边境，哈密及西藏北路虽已设防，而选将备，具驼马，简军实，勘水草，储粮饷，修城垣，诸端待理。命疆吏先事筹备，次第施行。哈密已驻重兵，而防所全恃卡伦。天山冰雪严寒，加意抚循士卒。南路各城，以满洲营、绿旗营协同防守。和阗、库车、辟展诸城，则但设绿旗营兵。其卡伦台站，自哈密西至辟展，北至巴里坤，自辟展西至库车，北至乌鲁木齐，自库车西至乌什，又西至叶尔羌，又西至喀什噶尔，其南至和阗，视卡伦之大小，定戍兵之多寡。各台站设驼马车辆毋缺，前行阻水，则造舟以济之。二十四年，戡定准部，北路重地，咸分兵设防，山川隘口，悉置卡伦台站。各卡伦设索伦、锡伯、厄鲁特兵丁自十名至三十余名有差。各台站设满洲、绿旗、察哈尔兵丁各十五名。南路各城设办事大臣。其理事回官阿奇木伯克以下，各有所司，

分统回兵，隶驻防大臣调遣。二十六年，设伊犁马步兵二千五百人。二十七年，设伊犁将军及参赞领队大臣。三十一年，设乌鲁木齐办事大臣。

嘉庆二年，于惠远城之北关增调戍兵。

道光六年，以新疆防军已增至万余人，令疆吏调兵四千人赴回疆，二千人赴阿克苏，协力防堵。又因喀什噶尔防兵较少，于城北要隘增兵三营，城南增兵二营。八年，分遣喀什噶尔防兵四千三百人防守各路，选精壮二千人分十班教练。那彦成因阿克苏为南路要地，增兵千人，合原有防兵凡二千余人，以控制南北二路。其冰岭一路，北通伊犁西南卡伦，外通乌什之捷径，一律封禁。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萨尔各卡伦，向仅驻兵十余名，乃于各卡伦适中处，凡通霍罕、巴达克山、克什米尔外夷之路，增筑土堡，以都司等官率兵驻守，兵数自数十人至二百人不等。九年，于喀什噶尔边界增卡伦八处。十一年，回疆大定，命参赞大臣驻叶尔羌，总理八城回务，节制巴里坤、伊犁两路满、汉兵一万四千余人，分防各路。喀什噶尔之八卡伦，道通霍罕，筑土堡三座，增建兵房。叶尔羌所属卡伦，通克什米尔外夷要隘，英吉萨尔通布鲁特要隘，各修土堡驻兵。于乌克苏、乌什二处，各驻八旗兵一千三百人。于喀什噶尔驻绿营兵三千人，为前锋，兼守边卡。英吉萨尔驻马队五百人，绿营兵千人，为前后二城中权接应之师。巴尔楚克绿营兵三千人，筑堡屯守。和阗增足防兵五百人。所余满、汉兵六千余人，悉数驻叶尔羌，隶参赞大臣统辖，遇警援剿。其喀什噶尔、叶尔羌旧额回兵，仍挑补训练，以替防兵。十四年，以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处营兵，守卫伊犁沿边大小卡伦七十余座，按期会哨，统兵将领不得轻出邀功。

咸丰二年，廷臣会议，以新疆南北路驻兵益多，数逾三万，频年由内地换防，殊苦烦费，乃于伊犁等处绿营兵内调拨换班，其不足者，就地募之。

咸、同间，中原用兵，关外南北各城，边氛四起。同治二年，调察哈尔蒙兵，悉数由科布多赴乌鲁木齐屯守。五年，调乌里雅苏台蒙兵六千人赴伊犁。九年，调黑龙江兵二千人，察哈尔兵千人，马队二百余人驰赴乌城，并令喀尔喀各盟长，随时整顿蒙兵。十年，在乌梁海一带安设台站，迤西亦一律设台，直抵塔尔巴哈台。十一年，因库尔喀喇乌苏等处，为晶河要地，招募勇丁，协同马队防守。调宣化、古北口营兵，分赴乌城。十二年，调大同、宣化兵千人，赴防塔尔巴哈台。十三年，以塔城为西路防务扼要之区，调伊犁迤北之察哈尔兵二千人及蒙古兵益之。寻命左宗棠由关、陇西征，天山内外，次第戡平，而俄罗斯亦归我伊犁。

光绪三年，左宗棠于伊犁增筑炮台，多驻劲旅。刘锦棠就关外营勇之精壮者，编为制兵，改行饷为坐粮，参用屯田之法，以足军实。张曜更定新疆营制三事：一、增骑兵，佐步兵之不逮；一、重火器，减养兵之费，为购器之资；一、设游击之师，驻南北路之间，预防俄患。六年，恭镗因乌鲁木齐之巩宁城接壤精河，旁达乌城间道，而旧城已圮，乃于迪化城外高原，别建新城，以驻防兵，而资控扼。十二年，刘锦棠以巴里坤满营归并古城，伊犁共驻马步防军二十八营，酌裁新募之勇，编留精壮，为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自伊犁至大河沿及精河以东，分路驻防。十四年，额尔庆额因塔尔巴哈台驻防汉队，久役思归，就甘肃额兵及察哈尔部内，选二千六百人调防。十五年，复于塔城增募防兵，凡步队三营，马队四旗，弁勇二千人。十六年，以伊犁满洲营经兵乱后，额数久虚，酌量挑补，定为二千人，再挑留锡伯、新满洲千人，以备不足。伊犁汉队改立标营，凡步队一营，马队二营，格林炮队一哨。惠远城北关设炮队一哨，定远城设马队三旗。十七年，杨昌浚因塔城境内，汉、蒙、回、哈杂居，东接乌梁海，西接伊犁，地既险要，路复分歧，共增将弁三十一员，步队三旗，马队四旗，以备巡防弹压。十九年，以总兵官驻防绥定，统汉队三千人，策应四境，若广仁城、果子沟、三台、瞻德城、三道河、霍尔果斯、拱宸城、宁远城，以马步炮队分防。三十一年，潘效苏因新疆兵费过重，改练土著，遣散客军。回缠民性各殊，以二三成搀入汉军训练，汉军则各营旗皆减为哨，节饷防边，始能兼顾。

宣统二年，札拉丰阿因塔尔巴哈台屏蔽西北，以原有马步炮队及左右旗蒙、满队，悉改新式操法。时中朝方议减饷裁兵，未遑远略。俄罗斯正经营东陲，遂暂安无事云。

西藏初设驻藏大臣，而番众仍统属于喇嘛。当崇德七年，达赖、班禅与厄鲁特同时入贡。顺治、

康熙间，朝请不绝。康熙之季，准噶尔侵藏，由西宁进兵平之。

雍正五年，弭噶隆之争，以颇罗乃有定乱功，进封郡王。十年，留云南兵于察木多，以防番众。

乾隆十五年，除颇罗乃王爵，始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参互制之。其西南之廓尔喀，时窥藏境，中朝以兵力佐之，收复巴勒布所侵占藏地，增设塘汛守兵十三处，以寨落之多寡为衡，前藏增唐古特兵八百人，后藏增四百人。五十四年，始于前后藏各设番兵千人。其通内地之定日、江孜二处要隘，各设番兵五百人，就近选补。设戴琫三人，以二人驻后藏，一人驻定日。增江孜戴琫一人。前藏番兵隶驻防游击，后藏番兵隶驻防都司。令四川督臣以头等将备为驻藏之选，统以大臣。其驻藏之兵，令驻藏大臣新为校阅。嗣因定日、江孜为各部落来藏必经之路，各增防汛，设守备等官。打箭炉之外，择地设游击等官。五十八年，和琳等会勘后藏边界及鄂博情形，江孜番、汉兵已敷防守，惟定日地方辽阔，为聂拉木、宗喀、绒辖三处总汇之区，其捷径如辖尔多、古利噶等处，均为要隘，增设番兵，统以戴定琫，修寨落以备栖止，立鄂博以守界画。

道光二年，惩治聂拉木、绒辖各营官私释喇嘛之罪，别遣番兵补营兵之额。二十一年，令番兵习弓矢者改习鸟枪。二十二年，令后藏大臣督率将弁教练堆葛尔本挖金番民武技。

咸丰五年，以廓尔喀不靖，驻防兵单，令喇嘛等联络防范，调前藏僧俗土兵二千人赴策垫地方防范。

同治四年，驻藏大臣满庆等，调派土兵及统兵番员防备披楞。八年，因披楞侵占哲孟雄，与唐古特相持，令恩麟等整顿后藏番、汉营伍。十一年，命德泰赴藏，校阅江孜、定日、后藏三汛防营，以固哲孟雄及聂拉木门户。

光绪二十四年，驻藏大臣文海因后藏定日地方营伍及靖西设防，驻藏大臣久未巡视，乃率兵亲往各处校阅。光绪季年，驻藏大臣联豫仿内地制，设武备学堂，择营弁卫队及达木三十九族中之优秀者，习速成科，俟毕业后，先练一营，以开风气。

宣统二年，联豫因工布平定，以马步炮队工程队分地驻守。旋疏请裁去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分驻前后藏。三年，波密野番滋事，即以工布之兵剿办，并以步队择地驻防，为各营后援。

至川军入藏之举，始于雍正初年，准噶尔窥边，诏以川、陕兵二千人驻防，设正副大臣，分驻前后藏。其时，云南省军队亦分途入藏。事定，仍撤归原省。历朝镇抚藏地，多用汉军、番卒。至光绪三十一年，四川督臣锡良奏调川军出打箭炉，并招募土勇为向导，以剿窜回。是年八月，巴塘喇嘛戕害大臣，全藏震动。四川提督马维祺、建昌道赵尔丰合兵进克巴塘、里塘，勘平边乱。三十二年，里塘逆番桑披复率众倡乱，锡良命赵尔丰等以川军讨平之。其时，番僧与北部回民日就衰弱，全藏边境为英吉利、俄罗斯远势所包，藏事遂不可问云。

苗疆当贵州、湖南之境，叛服靡常，历朝皆剿抚兼施。康熙三十八年，以镇＜⿰⺮旱＞居苗疆冲要，改沅州镇为镇＜⿰⺮旱＞镇，设总兵以下各官，增额兵千人，合原有之兵凡二千一百人，以防红苗。雍正九年，复增兵二千人。是年，鄂尔泰因都江与清水江形势划分，增设清江镇标，以新设之丹江、台拱等营及原有之铜仁、镇远等营，咸隶清江镇，而以都匀、黎平并上江、下江各协、营，隶于古州镇总兵。乾隆元年，杨名时锐意治苗，以贵州省苗众分生熟二苗，生苗在南，熟苗在北，乃屯驻重兵于内地，而择邻苗之要道，增修壁垒，使民有所归，兵有可守。遇苗众山巢滋事，则互相援剿，战胜勿事穷追，兼抚熟苗，俾渐知向化。五年，那苏图因永顺所属紧接苗疆，且与湖北省之容美土司、四川省之酉阳土司连界，乃以永顺协标兵改隶镇＜⿰⺮旱＞镇总兵，联络楚南声势，合力防苗。

嘉庆初年，戡定苗疆以后，于凤皇、乾州、永绥、古丈坪、保靖各厅县，沿边次第建修屯堡碉台，筑边墙以严界画，筑土堡以资守御，筑哨台以凭了望，碉卡则战守咸资，炮台则堵截尤利。设练勇千余人，屯丁七千人，垦辟屯防田十三万一千余亩，悉以屯兵耕种。其地皆附近碉堡，以便驻守，且节饷糈。历嘉、道两朝，沿边宁谧。

咸丰军兴以后，苗众乘机肆扰。至同治年，席宝田等大举平苗，虽间有剽掠之事，以防勇随时剿抚。光绪十二年，谭钧培因苗民驯扰无常，乃仿傅鼐防苗之法，增修石碉土堡，由附郭而渐及山

林险阻之处，互为守望，以备苗民出入，于旧日之苗疆营制，无所变更也。

沿边墩台、卡伦、鄂博、碉堡，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寇至百人者，挂一席，鸣一炮；至三百人者，挂二席，鸣二炮；至五百人者，挂三席，鸣三炮；至千人者，挂五席，鸣五炮；至万人者，挂七席，连炮传递。康熙七年，谕各省将领，凡水陆孔道之旁，均设墩台营房，驻宿兵丁，传报紧急军机，稽察匪类，护卫行人。乾隆三年，兵部议定，下汛兵缺少处，按地方卫僻情形，酌量拨补器械，务令整备，随时察验。有离汛误防者革责，官吏严惩之。

其军台之制，始于顺治四年，自张家口迤西，黄河迤东，设台三百四十四座，台军七百三十二名。自张家口迄山海关迤西，设台四百十七座，台军一千二百五十一名。

蒙古各旗台、卡、鄂博之制，以大漠一望无垠，凡内外扎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或以鄂博，或以卡伦。盛京、吉林则以柳条边为界，依内兴安岭而设。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内蒙路近，商旅通行，水草无垠。其外蒙古之驿，则由阿尔泰军台以达于边境各卡伦。康熙朝征准噶尔时，设定边左副将军，而外蒙古军台之设，由内而外，其制始密。自察哈尔而北，而西北，而又西，迄乌里雅苏台，共置四十八台。康熙三十一年，自古北口至乌珠木秦，置台九。自独石口至浩齐忒，置台六。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置台五。自张家口到归化城，置台六。自杀虎口至吴喇忒，置台九。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置台八。自喜峰口至扎赖特，置台十六。乾隆三十四年，自喜峰口路扎赖特尽处起，置台十四。自古北口路乌珠木秦尽处起，置台六。自杀虎口路吴喇忒大路外起，置台七。自张家口路四子部落尽处起，置台十六。喀尔喀则自备邮站。其东路首站曰尼尔得尼拖罗海，西路首站曰哈拉尼敦，后路首站曰肯特山。迤逦而北，直抵三音诺颜境，其首站曰博罗布尔哈苏。凡汗、王、贝勒过境，警晨夜，饲牲畜。商旅出其途，亦资捍卫焉。

围场卡伦之制，规取高地为之，或于冈，或于阪，或于山川之隙，随宜设置。其柳条边境之设立卡伦者，东为崖口，西为济尔哈朗图，北为色堪达巴汉色钦等处，又西为库尔图罗海等处，又南为木垒喀喇沁等处，又南而西为珠尔噶岱等处，又南为海拉苏台等处，又南而东为巴伦克得依等处。老柳边在外，卡伦在内。其故地在周阹之中者，为翁牛特，为哈喇沁，为敖汉，为奈曼，为喀尔喀，左翼等故地咸在焉。

其恰克图及沿边鄂博、卡伦之制，因山河以表鄂博，无山河则表以卡伦。鄂博者，华言石堆也。其制有二：以垒为鄂博，以山河为鄂博。蒙古二十五部落，察哈尔牧厂八旗各如其境，以鄂博为防。其与俄罗斯接界，中间隙地，蒙古语曰萨布。凡萨布皆立鄂博以申画之。恰克图之中、俄边界，凡俄国卡伦、房屋，在鄂尔怀图山顶，中国鄂博、卡伦，适中而平分之。如有山河，即横断山河为界。由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讷河岸，向阳为中国，背阴为俄国。盖沿边之地，自黑龙江、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四属迤逦而西，凡八十二卡伦。科布多所属极西之卡伦，曰和尼迈拉呼。由此渡额尔齐斯河至辉迈拉呼一带卡伦，均与俄罗斯接壤。

其在黑龙江境内之卡伦，以将军辖之。在蒙古喀尔喀等部落之卡伦，按其游牧远近，每卡伦设章京一员，率兵携眷戍守。遇森林丛杂，难立鄂博、卡伦之处，则削大树而刊识之。

自同治七年裁撤科布多境内卡伦以后，各项哈萨克人赴界强据。光绪初年，乃于乌克克等处，由沁达盖图乌尔鲁向西南至马尼嘎图勒斡止，与塔尔巴哈台卡伦相接，一千数百里之要隘，与俄罗斯接壤者，均设卡伦。所有协理台吉等员，咸复旧制。

其新疆全境之卡伦，分南北二路。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毗连，以额尔齐斯河为界，河东卡伦隶科布多，河西卡伦隶塔尔巴哈台。自辉迈拉呼至塔城，夏季设大小卡伦十三处，冬季设卡伦八处。此外皆哈萨克游牧之地。塔城西南一带卡伦八处，界连伊犁。卡伦以外，为哈萨克游牧。伊犁东北七百余里，与塔城接界之处，由哈布塔海达阑一带而南，设大小卡伦二十三处。此外亦哈萨克游牧。又西而南，至伊犁河北岸，设大小卡伦八处，乃索伦领队大臣专辖。自伊犁河南而西，设大小卡伦十六处，乃锡伯领队大臣专辖。卡伦之外，与哈萨克接壤。其锡伯屯牧西南，因有回子

屯所，每年夏秋设卡伦于达耳达木图，以资巡察。由锡伯卡伦迤西转南而东，设大小卡伦十七处，乃厄鲁特领队大臣专辖。西南为布鲁特游牧，西北为哈萨克游牧。又厄鲁特游牧东南，界连喀喇沙尔之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设大小卡伦八处，亦厄鲁特领队大臣专辖。其伊犁城北塔耳奇一带，及伊犁河渡口，设卡伦七处，专为哈萨克贸易交通，并稽察逃人而设，乃惠宁领队大臣专辖。此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大小卡伦之方向也。

其南路自伊犁南经木苏耳达巴罕至回疆乌什城西北一带，设卡伦六处，外通布鲁特，乃乌什办事大臣专辖。自乌什而西，经草地及布鲁特游牧地树窝子等处七百余里，直达喀什噶尔城，由城东北而西转南，设卡伦十七处，外通布鲁特，西达霍罕安集延，乃喀什噶尔领队大臣专辖。自喀什噶尔东南行二百余里，至英吉沙尔城，由城西北而南，设卡伦十二处，外通布鲁特，西南行千数百里，至巴达克山，乃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专辖。自英吉沙尔东行三百余里，至叶尔羌城，由城西南转而东北，设卡伦七处，西南一带，外通布鲁特，东北一带，专为稽查逃人，乃叶尔羌办事大臣专辖。又东南行七百余里，至和阗城，城外之东西河，共设卡伦十二处，为稽查采玉回民，又札马耳路通河克苏，专设卡伦一处，均和阗领队大臣专辖。自叶尔羌东北行一千四百里，至阿克苏城，其东北路通著勒土斯，专设卡伦一处，稽查喀喇沙尔所属之土耳扈特游牧，乃阿克苏办事大臣专辖。又东北行七百余里，至库车城，由城西北而南，设卡伦五处，又东北行八百余里，至喀喇沙尔城，城之东北设卡伦二处，又东北行九百余里，至吐鲁番城，由城西南而东，设卡伦六处，又东北行一千七百余里，至哈密城，城东北设卡伦四处，均由驻扎各城大臣专辖。此回疆各城所属大小卡伦之方向也。

自咸、同朝回逆鸱张，俄罗斯复乘机蚕食，边堠尽废。迨新疆定后，至光绪五年，收回伊犁，与俄罗斯画定边界，规复旧日卡伦之制。卡伦之例有三：其在内者曰常设卡伦，在外者曰移设卡伦，最在外者曰添设卡伦。三者惟常设卡伦为永远驻守之地。余皆值气候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沙漠浩荡，漫无定准，皆在常设卡伦之外。自西域乱作，凡移设、添设之卡伦，悉为俄人所攘夺。左宗棠平定新疆，乃与俄罗斯重定界约，凡常设卡伦以外，均作为瓯脱之地，中、俄边境之民，彼此不居，以免逼处。其常设卡伦，严申旧制，边烽少息矣。

其黔、楚苗疆碉堡之制，始于嘉庆朝征苗之役，傅鼐精练乡兵，遍设碉堡，师苗技以制苗，遂平边患。自湖南乾州界之木林坪起，至中营之四路口，筑围墙百数十里，以杜窜扰。其险隘处增设屯堡，联以碉卡。凤皇厅境内，设堡卡碉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设堡卡碉台一百三十二座。乾州厅境内，设汛碉一百二十一处。古丈坪及保县境内，设汛碉六十九处。环苗疆数百里，烽燧相望，声息相闻。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处筑之，哨台则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关墙以严边界，炮台以备堵截战守，哨台为巡逻了望之用，屯堡为边民聚卫之所，卡碉则战守兼资。其防守兵丁，有警则荷戈，无事则秉耒，进攻退守，为持久计，以待敌之可胜，遂以底定蛮荒云。

清史稿卷一三八　志第一一三

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海防向分南北洋。山东烟台归北洋兼辖。闽、浙、粤三口，归南洋兼辖。兹取沿海各省有海防者分述之，曰东三省，曰直隶，曰山东，曰江南，附江防，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

奉天沿海，南自牛庄至金、盖各州，转东至鸭绿江口，西则自山海关至锦州，地皆滨海，口岸凡三十九处。康熙初，廷议锦州一带筹备沿边。旋定金州旅顺口设水师战船，隶金州副都统督率训练，战船皆木质旧式。雍正四年，将军噶尔弼以自旅顺海口至凤凰城，水程千里，仅恃旅顺水师一营，议增二营，联络巡哨。道光二十一年，耆英以奉省海防经营不易，有移民内徙之议，海防渐重。咸丰之季，欧舰北犯津、沽，奉天亦严海防。同治四年，崇厚调天津洋枪队千人赴营口屯驻。五年，以奉天兵船拙重，调天津轻利兵船十余艘赴长岛驻防。复增新练洋枪队五百人于营口。十一年，瑞麟以南洋自制兵舰告成，炮械咸备，乃商拨兵舰一艘，巡防牛庄海口。光绪初年，以俄罗斯有窥北

边，沿海亦有俄舰游弋，乃于制兵外加饷练兵，几选练马步队四千二百余人。又增绿营兵四千人，调拨吉林、黑龙江、蒙古马队各二百余人驻营口，与宋庆豫军协同防守。其东边道之练军马步队一千三百人，则分驻凤凰城、大孤山、北河、长甸河口及安东等处。额设正兵，几同虚设，海上有警，全恃客军。金州与海参威毗连之处，尤为重要。李鸿章遣镇东等四炮舰巡防奉省海口。八年，鸿章以北洋迤东口岸，惟奉天旅顺口为首冲，乃在旅顺之黄金山顶，仿筑德国新式炮台，设巨炮多尊，并建筑兵房、子药库，近山要路，复设行营炮垒，海口内则布置水雷，沿海岸可登陆处，择要埋藏地雷，陆路则有护军营八哨，毅军十一营，水路则有快炮船、蚊炮船各二艘，表里依护。其次为营口，海滩平衍，敌易抄袭，复调劲旅接应后路。十年，将军定安于营口创设水雷营，电线火药，建雷库十间存储。十七年，李鸿章以大连湾为渤海门户，筑老龙头等处炮台六座，仿西洋曲折式，兵房、药库皆备。二十六年，将军增祺以岫岩、安东沿海，虽有北洋兵舰巡防，而海滨港汊纷歧，乃增造大号水师船八艘，布列于沙河、大孤山、太平沟等处。

至吉林、黑龙江之海防，以有松花、黑龙二江，贯省境而趋海，旧制二省各设水师营巡防，水师船止运船三十艘，桨船二十艘，每为运粮及采东珠、取桦皮之用，亦称水手营，非战舰也。

吉林海防，首重珲春。松花江虽可行海舶，而江水浅处为多。同治四年以后，屡有俄罗斯兵船，乘江水涨时，驶入至阿勒楚喀及伯都讷境内。将军岐元拟于三姓设水师营，不果。光绪六年，府丞王家璧有整顿东省水师改造战舰之议。李鸿章以长江水师船不适用于松花、黑龙二江，宜于吉林、三姓左近，择水深溜大之处设船厂，造小号兵轮船，如广东蚊炮船之式，入水不深，上可行驶伯都讷、省城附近，下可巡行黑河口，转入黑龙江，以佐陆军，备俄船侵入。并拨开花炮、新式马枪、快枪等，为吉省练兵之用。时将军铭安、及督办宁古塔等处防务吴大澄、喜昌，以俄患未平，于吉省沿江沿边，增练防军马步队五千人，各旗及西丹又募千五百人，练成即赴珲春驻守，并设护江关，防范水路。又臣俄国海军船坚力猛，水关不能阻其冲突，乃择要依山建筑炮台，以御俄舰。

黑龙江省于光绪三年始筹办海防，通省额兵及西丹共一万人，增鄂伦春兵五百人，兼习新式枪炮。黑省近俄，俄人环黑龙江左岸盘踞，达二千余里，每相间百余里，辄有俄兵屯驻之所，刁斗相闻。故黑省防务，重在陆而不在海。其江流入海之口，在省境东北隅，虽额设师船三十余艘，仅循例操演。

东三省海防，奉天尤重。自日占旅、大，辽东半岛藩篱尽撤。而吉、黑二省，向受俄患，北海屡警，防务益形棘手云。

直隶津、沽口，为南北运河、永定、大清、子牙五河入海处，北连辽东，有旅顺、大连以为左翼，南走登、莱，有威海卫以为右翼，为北洋第一重镇。顺治初，天津巡抚雷兴疏言，“大沽海口为神京门户，请置战船以备海防。”下所司议行。雍正四年，于海口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令满洲兵丁驻扎，学习水师，特简都统大员，守御海口。复自天津城南门外起至庆云县止，所有沿海各州县，设立海拨二十五处，分置守兵，扼要防范。

乾隆四年，直隶总督高斌请拓天津水师营、汛，增驻满兵一千，合旧额为三千。及道光六年，那彦成奏请裁撤海口官兵，改归大名镇。十二年，琦善奏天津地处海隅，与山东登州、奉天锦州遥相拱卫，沙线分歧，非熟习海径者，无由曲折而至。县海口二十里外，有拦港沙一道，融结天成，俨若海口外卫。总兵陆路营伍，足资捍卫，所有天津水师，无庸复设。于是水师营遂裁。二十年，又据琦善奏英舰到粤，难保不分投窜扰，天津密迩京畿，尤宜慎重防堵。遂复严旨派员驻扎要隘，协同防御。二十一年，天津海口增驻官兵，建炮台营房，近海村落，招集团练，修筑土堡，互为策应。二十二年，令直隶沿海营兵，善于凫水及谙习风涛驾驶之技者，饬统兵官训练，并增设巡哨兵船，以芦台为北塘后路，设通永镇标十五营驻守。二十三年，令天津水师营每年拨战船六艘，分三路巡防，与奉天、山东师船，定期会哨，以登州、岫岩城、锦州三处为呈票考验之地。有畏避风浪，巡哨贻误者，严惩之。三十年，令讷尔经额察视海防。

咸丰八年，令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双港修筑炮台，设水路木筏，及沿岸营垒，调宣化镇兵会大沽协兵，守护海口炮台。又令史荣椿等由天津赴山海关履勘海防要隘。同治元年，令曾国藩、薛焕

等购买外洋兵船巨炮，统以镇将，酌分数艘，驻泊天津海口。九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大沽、北塘等处为京师门户，虑直隶兵力不足，调山东旧部十八营，赴直隶边境候调。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增设大沽协海口六营，酌定营制。修筑大沽口南北两岸炮台，与北塘相犄角，调遵化练军千人移驻。十三年，又以北洋海防，仅恃大沽、北塘二海口炮台，后路尚恐单薄，乃就运河北岸，用三合土建筑新城，四围设大小炮台，护以金刚墙，引海河为城濠，屯驻重兵，与大沽防营相应。

光绪元年，李鸿章复于大沽、北塘、新城各处，增筑洋式炮台营垒，购置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以备攻守。二年，令总兵周盛传率淮军马步二十余营，建筑新城炮台。三年，成之。六年，李鸿章以北塘迤东至山海关，延长数百里，调宋庆、郭松林二军，分驻沿海蒲河口、秦皇岛等处，并增建炮台。又以淮、练各军驻天津，防守大沽、北塘各口。以鲍超全军三十营驻昌黎、乐亭，防守大清河、洋河各口。以山海关防军，兼顾金山嘴、秦皇岛、老龙头各处。时曾国荃建议直隶海防，不宜远守营口，宜以重兵守山海关。乃命曾国荃统率安徽、湖北、山西各军赴山海关驻守。八年，李鸿章于大沽、北塘炮台下埋伏水雷，大沽口内设拦河木筏，山海关内外筑三合土大炮台一，土炮台二，濒海营墙，均仿炮台建筑。又宁海城临海受敌，于炮台墙外，悉以沙土掩护。其时大沽南北岸炮台大小共数十座，辅以水雷铁舰，沿岸以陆军驻守。十一年，因京东沿海空虚，调练军各营，移驻滦州、昌黎等处。二十三年，直隶总督王文韶以武毅军训练初成，率前后二军及马队一军，周历山海关沿海一带，以重防务。自欧舰来窥，僧格林沁战败，廷议始专津、沽之防。中日之役，旅顺、威海相继沦陷，而津海未开战事。及拳匪肇衅，联军北犯，沽口炮台，毁于一旦，北洋沿海防务，遂日形懈弛云。

山东海岸绵亘，自直隶界屈曲而南以达江苏，其间大小海口二百余处。东北境之登、莱、青三府，地形突出，三面临海。威海、烟台岛屿环罗，与朝鲜海峡对峙，为幽、蓟屏藩。海禁既开，各国商帆战舰，历重洋而来，至山东成山而折入渤海，以达沽口。故创练海军，以威海、旅顺为根据地。欲守津、沽，先守威、旅。齐、鲁关山，遂与畿疆并重矣。

顺治十一年，令苏利为水军都督，驻军碣石，为山东防海之始。乾隆五十五年，以胶州、文登、即墨等营，兼防海口，以总兵驻登州，统水师三营，战船十二艘，修治各海口炮台。道光二十一年，以芝罘岛扼东海之口，拨兵防守。蓬莱、黄县、荣城、宁海、掖县、胶州、即墨所属之十三岛，编练民团，互为防卫。三十年，以濒海之三汛师船，四县水勇，合并防守海口，并扼要安设大炮。咸丰元年，登州总兵陈世忠以海寇夺掠官船，山东水师无多，会闽、粤大号师船，合力截捕。三年，于登、莱、青三府举办联庄团练，给以兵械。八年，饬天津镇总兵赴山东，详勘海丰一带海口。九年，以海丰县之大沽河有防营故址，饬崇恩等拨兵防守。十年，文煜令青州等沿海各城满、绿营兵，勤加训练，分守城官兵之半以守海口。同治九年，丁宝桢以东境海口纷歧，惟有扼要防守。其文登县属之马头石岛，福山县属之烟台，蓬莱县属之庙岛，掖县属之小石岛，为洋船北来所必经，地居险要，共拨兵六千余人分守。十一年，拨大号兵船一艘，驻泊登州洋面。光绪元年，丁宝桢以山东之东三府，三面环海，外寇随处可登，宜扼要屯守。其要地有三：一、烟台，于通申冈设防营，驻兵三千。烟台山下及八蜡庙、芝罘岛之西，共建浮铁炮台三座。芝罘岛之东，筑沙土曲折炮台一座。一、威海卫，于刘公岛之东口，建浮铁炮台一座，而于岛口内筑沙土曲折炮台，于口外海面密布水雷，其北口内亦建沙土浮铁炮台，可作兵轮船水寨之用。一、登州，于城北建沙土高式炮台，城内建沙土圆式炮台。长山之西，建沙土曲折炮台，与郡城相犄角。炮台用克鲁伯后膛大炮，参用阿姆司脱朗前膛大炮。兵丁用格林炮、克鲁伯四磅炮、亨利马悌尼快枪，讲求行阵攻守之法。六年，以新购外洋蚊炮船驻防烟台海面。十二年，许景澄建议山东胶州湾当南北洋之中，东为浮山，西为灵山，口狭而水深，宜规画形势，为新练海军屯港，与旅顺口东西相应。是年，李鸿章于威海卫南北岸筑炮台，布水雷。十七年，于威海黄泥岩增筑新式炮台，又于南岸龙庙嘴炮台外，增筑赵北口炮台。刘公岛新筑地阱炮台，设后膛巨炮于隧道。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亦设炮台，与南岸相应。刘公岛又设大铁码头，为海军寄碇上煤之所，防务益周密。

东省形势，以威海、胶州为要口，于海军屯泊尤宜。乃甲午一役，威海水陆之防既毁于日本，

而德因教案，曾以大队铁舰夺踞胶州湾，辟商埠，开铁路，浸窥腹地。东省海防，遂无所藉手云。

江南海防，自海州南历长江、吴淞江二口，稍折而西，至松江奉贤县境之海湾，南接浙江洋面，其间港口罗列。惟江阴、吴淞二处，一为长江之筦键，一为苏、松之门户，防务尤重。至江阴以上，以江流深广，外海兵舰商船，溯流而上，西达夔、渝，三千里流域，虽皖、赣、楚、蜀各有江防，实以江南当下游之冲。自狼、福山以迄京口、金陵，炮垒防营，星罗棋布。上游防卫，与下游繁简迥殊。而江苏辖境，长江千里，兵舰炮台，无异海防，水陆营汛，亦与海疆联络。故安徽省以上江防，即隶于苏省海防焉。

自海州南抵江口，乃昔年黄河入海处，泥沙积久，凝结内海，称五条沙，海潮甚急。海舶北赴燕、齐者，必东行一昼夜以避其沙，故淮、海州郡，得稍宽海防者，以五条沙为之保障也。自狼、福山口南抵吴淞，沙凝潮急，略同北境。惟长江、吴淞二口，水深溜大，巨舰可直驶内江，故海口防务，视海滨倍重。

清初平定江南，分八旗劲旅驻京口，以镇海大将军统之，设水师营，造沙唬船以习水战。旋以沙唬船难涉大洋，乃改造鸟船。时郑成功据台湾，以师船进窥江表，由京口薄金陵，梁化凤击败之。顺治十四年，命梁化凤为水军都督，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以松江府三面临海，设提督，驻重兵。康熙六年，因崇明孤悬大海，严出海之禁。十四年，以提督统八营驻崇明。二十三年，减存四营，列汛六十有八。太仓州为元代海运放洋之口，明代置兵屯守，清初设游击，以刘河营移驻茜泾镇。雍正四年，分设宝山县，列汛五十有七。上海县当发黄浦江之冲，原有墩台十七座，康熙二年，以墩台距海较远，乃建外塘斥堠。其南为金山县，踞青浦、南汇之上游，设参将驻守，列汛七十有八。常熟之福山，与隔江之狼山对峙，常熟、昭文濒海之口，为许浦、徐陆泾、白茆港，康熙间，设墩堡戍守，列汛二十有四。通州为狼山营汛地，如皋为掘港营汛地，皆近海要区也。其北境之海州，为南北襟要，海口之大者凡九，最北为获水口，其东北云台山，清初曾徙民内地，阻塞入海之道，康熙二十年复开通，设通海营，列汛五十有五。淮安府昔为淮河入海之处，设庙湾、盐城二营，会哨巡防，列汛四十有二。扬州府北之兴化，南之泰州，为滨海之县，清初设守备，康熙十一年，设游击镇之，列汛凡十。雍正八年，以福山营为江海门户，于江苏镇标四营内分兵船二艘隶之，与狼山营会哨。此清初至雍正年江南之海防也。

乾隆至道光，江海清平，防汛率循旧制。及道光中叶，海警骤起，东南戒严。二十一年，以宝山海口为江南要区，屯驻大营，分设游缉之兵。吴淞亦屯兵，增设濠垒。二十二年，令耆英等周历吴淞、狼山、福山、圌山关各处，整顿战船炮械。二十三年，以江阴鹅鼻嘴为由海入江要口，设险守御。又防堵瓜洲及南河、灌河、射阳湖之口。令璧昌等察沿海城邑，联络保障。所用炮位，设局开铸，并造水师舢板船，筑炮台于江岸南北。二十四年，璧昌因狼、福山江面太宽，于刘闻沙、东生洲、顺江洲、沙圩等处，修筑炮堤。水师各营，增大战船一百三十余艘，分厂制造。二十七年，李星沅筹防泖湖，贮石沈船，增置木牌，并存储炮位，分布重兵。而其时所筑炮台，实止因土为堤，且器械窳旧，布置多疏，非特不足御欧洲巨舰，咸丰间，粤寇东下，沿江防戍，咸望风奔靡。及湘军底定东南，军势始振。

同治元年，谕薛焕等购西洋兵舰，在上海等要口防守。四年，曾国藩于狼山镇标，每营增造大舢板船二十号，仿红单船之式，多设炮位，巡缉内洋。海门设绥海营，置大舢板船二十号，酌设兵轮，分防北岸海汊。七年，更定内洋水师五营，外洋水师六营之制。以兵轮四艘，分隶苏松、狼山、福山三镇总兵，驻防海口。九年，南洋初设兵轮统领，驾驶出洋，周历岛屿。十三年，调陕防武毅军马步二十二营，赴山东、江南沿海适中之地驻防日本。时台湾告警，李宗羲以苏、松之门户，吴淞为要，长江之关键，江阴为先，而镇江府属之焦山、象山，对岸之都天庙，江宁府属之乌龙山，省城外之下关，均为扼要。以大木方石为基，三合土，筑炮台炮门，护以铁柱铁板，空其下以藏炮兵。先筑乌龙山炮台十六座，以次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各筑明暗炮台，置巨炮。北岸之沙州圩、吴淞口，及江阴北岸之刘闻沙，亦一律增建炮台，以严防务。

光绪元年，刘坤一于江阴鹅鼻嘴炮台外，复于下游增筑炮台。其北岸之十圩港，亦增筑炮台，

与南岸相犄角。又修改焦山、圌山关、乌龙山等处炮门，以期合法。五年，以外海兵轮统领驻吴淞口，凡沿海各省兵轮，悉归调遣。七年，令彭玉麟筹办江阴至吴淞口一带海防。重修圌山关、东生洲两岸旧筑炮堤，并筑营垒，置大炮。又改天都庙旧式炮台为明炮台。八年，左宗棠举办沿海渔团，选渔户精壮者五千人隶吴淞镇，给以粮械，随时操练。彭玉麟以狼、福山为长江总口，长江下游虽修治炮台，而江面空虚，铁甲大战舰无多，止有海防，未能海战。议造铁甲小兵舰十艘，专顾内洋，与炮台相掩护。十年，令安徽疆臣筹备上游江防。乃于安庆城外，筑明暗炮台各一座，石营一座。拦江矶北岸、建明炮台二座，石营一座，南岸建明炮台、＜□石营＞各一座。西梁山建明炮台四座，石营一座，土营二座。东梁山就其形势，筑石城、炮堤各一道，以控制江面。十年，曾国荃以新购西洋十四口径八百磅子大炮及开花子弹，分置江阴、吴淞二口炮台。又购马梯尼快枪二千枝，分给各营。又于吴淞炮台增兵八营，江阴炮台增兵十二营，扼守江海总路。十三年，又增建吴淞、江阴炮台，以铁木石土各料筑成，各设新式后膛大炮，其旁佐以哈乞开司炮。江阴之四门大炮台，分建于小角山、黄山二处。黄山旧炮台所存之八十磅子后膛炮，移设于大石湾明炮台。凡炮台之门，各建炮房，护以三合土墙。又田鸡炮为军中利器，于江干要隘，建炮房，置田鸡炮，以资操练。二十二年，张之洞以江南各炮台分为四路，南路狮子林、南石塘各台为一路，南北岸各台为一路，象山、焦山、圌山关、天都庙各台为一路，江宁之狮子山、幕府山、钟山、下关各台为一路，设总管炮台官四员，以新购外洋四十余磅子快枪炮三十具分置各炮台。二十五年，以长江水师兵力单弱，皖省防军尤少，令沿江督抚，不分畛域，节节设防。

三十一年，以东南各省新军，次第练成，命兵部侍郎铁良至江南考察江海防务。旋铁良覆陈，江南之沿江海炮台，分为四路，曰吴淞，曰江阴，曰镇江，曰金陵。第一路吴淞炮台，在宝山县南，分设三台，置前后膛大小炮三十四具，炮勇三百余人，水旱雷营二哨，雷勇一百余人，以盛字五营驻防。第二路江阴炮台，在县城北，于长江南北岸分设炮台，南岸置前后膛大小炮三十七具，北岸置炮二十具，炮勇共四百余人，水旱雷营三哨，雷勇二百余人，以合字、南字等八营分两岸驻守。第三路镇江炮台五处，曰圌山关，曰东生洲，曰象山，曰焦山，曰天都庙。南岸各台置炮十五具，北岸各台置炮六具，炮勇二百余人，以新湘二旗驻防。溯江至镇江府城，南岸象山，北岸天都庙，中流焦山，分设三台，象山置炮十八具，焦山六具，天都庙九具，炮勇三百余人，以武威六营、新湘三旗驻防。金陵城外炮台七处，曰乌龙山，曰幕府山，曰下关，曰狮子山，曰富贵山，曰清凉山，曰雨花台。乌龙山在省城外四十里，于南岸分设五台，置炮十二具，炮勇一百余人。幕府山在北门外，炮台依次置炮七具，迤西老虎山置炮四具，炮勇一百余人。下关炮台在城外东面对岸，东岸置炮二具，西岸置炮十具，炮勇一百余人。狮子山在城内，分设东西二台，置炮八具，炮勇九十人。富贵山在钟山之麓，置炮六具，炮勇四十余人。清凉山在西门内，依城为炮台，置炮二具，炮勇十四人。雨花台在聚宝门外，置炮二具，炮勇十四人。

安徽省炮台分为四路，曰东西梁山，曰拦江矶，曰前江，曰棋盘山。梁山夹江对峙，东台置炮十四具，西台十二具，以精锐营步兵三哨为炮兵。拦江矶炮台在省城外四十里西岸，置炮十五具，以续备步队中营驻台为炮兵。前江口炮台在上游十余里，踞东岸高阜，分上下二台，置炮十二具，由续备中营拨兵分驻。棋盘山炮台在安庆东门外北岸，置大小炮六十八具，以步兵前营驻防。

江西省炮台分为四路，曰马当，曰湖口，曰金鸡坡，曰岳师门。马当在彭泽县东南岸，分设五台，置炮五具，炮勇六十人。湖口炮台在县城北之东西岸，分设二台，置炮十具，炮勇七十人。金鸡坡炮台在九江府十里外东西岸，分设三台，列东西北三面，置炮十二具，炮勇二百人。岳师门炮台在九江东门外，分上下二台，沿江岸建筑，置炮二十一具，炮勇七十人。

湖北省炮台，仅田家镇一路，分中南北三台，置炮三十一具，炮勇五十人。自同治间，经营江海防务，历四十余年，始称完密云。

浙江东南境濒海者，为杭、嘉、宁、绍、温、台六郡，凡一千三百余里。南连闽峤，北接苏、松。自平湖、海盐西南至钱塘江口，折而东南至定海、舟山，为内海之堂奥。自镇海而南，历宁波、温、台三府，直接闽境，东俯沧溟，皆外海。论防内海，则嘉兴之乍浦、澉浦，海宁之洋山，杭州

之鳖子门，绍兴之沙门为要。论防外海，则定海县与玉环厅皆孤峙大洋。定海为甬郡之屏藩，玉环为温、台之保障，尤属浙防重地。定海之东，其远势罗列者，首为海中之马迹山。山北属江苏境，山南属浙江境，而五奎山亦为扼要。陈钱山则在马迹之东北，山大而隩广，可为舟师屯泊之所。迤南经岱山、普陀山，出落迦门，至东霍山，与陈钱山南北相为犄角。其南有昌国外之韭山，均可驻泊舟师。自宁波而南，内有佛头、桃渚、松门、楚门诸山，外有茶盘、牛头、积谷、石塘、大小鹿山，为温、台所属水师会哨之所。由玉环厅而更南，历渔山、三盘、凤凰、北屿、南屿而至此关，则接闽省防地矣。

清初平定浙江后，沿明制严海防。顺治八年，令宁波、温州、台州三府沿海居民内徙，以绝海盗之踪。康熙二年，于沿海立桩界，增设墩堠台寨，驻兵警备。四年，以钦差大臣巡视浙江海防。七年，命偕总督出巡沿海，直至福建边境，提督则每年必巡历各海口，增造巨舰，备战守。二十九年，命江、浙二省疆臣，会勘辖境海面，分界巡哨，勒石于洋山，垂为定制。雍正五年，以提标之游击、守备二员，统率兵丁，改隶水师。六年，定沿海商船渔船之帆樯符号，以别奸良，并增设汛弁。选福建之精练水兵至浙，教练浙军十二营水战诸务，巡游海口。七年，增建沿海要口炮台，增设巡船，及防汛移驻之区，总兵官出巡之制。乾隆五十九年，以五奎山为浙洋扼要之地，拨定海标兵驻守。道光二十年，奇明保等以杭州之鳖子门，为钱塘通海要口，于潮神庙江狭之处，屯兵防守。二十一年，令沿海疆臣，仿定海土堡之法，凡近海村落，招募团练，筑土堡，互相联络。三十年，以渔山孤悬海外，令黄岩镇总兵以舟师靖盗。光绪六年，谭钟麟以浙省沿海各口，巨舰之可深入者，距省最近为乍浦，次则宁波之镇海、定海、石浦，台州之海门，温州之黄华关，旧有炮台三十余座，惟海门镇炮台建筑合法。其澉浦之长山，乍浦之陈山，定海之舟山，海门镇之小港口各炮台，咸加修改。镇海之金鸡、招宝二山，于原有炮台外，增筑金鸡山嘴炮台一座。十三年，刘秉璋以浙江海防，首重舟山，次以招宝、金鸡二山为要塞。乃酌度形势，分建宏远、平远、绥远、安远炮台四座，置克鲁伯后膛大小铜炮，东御蛟门海口。十四年，卫荣光以浙江原有之营勇炮兵，已陆续汰弱留强，加以整练，镇海新筑炮台，及改造旧工炮台，皆已竣工，增置新购后膛巨炮，以新练之军驻守。十九年，谭钟麟以浙江水师船仅五十余艘，增红单船八艘，助巡洋面。二十五年，刘树棠以浙江武备新军左营操法最精，其陆军水师前敌驻防洋枪队各营，步伐分合进退，亦均娴熟，饬分驻宁、台、三门湾各隘，并澉浦、乍浦沿海口岸。三十三年，张曾扬建言，浙江象山港在定海之南，深入象山境六十六里，口宽而水深，群山环绕，作海军根据地最宜。寻谕南北洋大臣勘度经营。

浙江海岸绵长，省垣据钱塘江上游，外恃衾、赭二山为口门，江狭沙横，俨如天堑，敌舰卒难阑入。道光以后，海疆屡警，虽宁、台戒严，而不致牵动全局。中法之役，法舰曾至宁波洋面，招宝山炮台却之。此后遂无欧舰之踪。惟象山港天然形胜，与胶澳、旅顺鼎峙而三，惜筑港未成云。

福建东南沿海凡二千余里，港澳凡三百六十余处，要口凡二十余处。额设水师二万七千七百余人，分三十一营，大小战船二百六十六艘。自清初以迄乾隆，削平郑氏，三定台湾，及嘉庆间靖海之役，福建用兵海上，较他省为多。岛屿星罗，处处与台、澎相控制，故海防布置，尤为繁密。其州郡滨海者，为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五府，而台湾障其东方。五府防务，各有注重之处。福宁重在各港口，自北境之南关山、沙埕港口迤逦而西南，为乌岐港口、盐田港口、白马门口、金垂港口、飞鸾江口、东冲总口，海舶之轻利者，随处可入。其外海岛屿较大者，为东西台、七星礁、浮瀛、大小嵛山，足资屏卫。此福宁之防也。福州重在闽江，以江口内为省治所在。其外自北境松崎、江户，经东西洛、南北竿塘、鳌江口，至闽江近口之琅崎岛、金牌、五虎门，皆扼要之所。入口经大小屿、罗星塔，乃同、光间所创建之海军船厂、军械制造局，咸在于是。出口沿海而南，经梅花江口、龙江口，少东即海坛岛，水师重镇所在。其外海之岛，若猴屿受闽江之冲，东永当长乐之臂，较白犬、东沙诸岛为要。此福州之防也。兴化重在海滨诸岛，自三江口经鹿耳、大小丘，循平海卫、湄洲屿，至双溪港口，乃沿海之境。其外海岛屿，为平海、南日二岛，列汛置官，视为重地，而湄洲亦兴郡屏藩。此兴化之防也。泉州重在金、厦二岛。自北境惠安峰、崎港口，经雒阳江、晋江、安海港三口。其南为金州镇。又西经大登、小登，即厦门岛。岛北为同安港口。金、厦二门，

远控台、澎，近卫泉、漳，为海防重地。其外海之永宁、定安、乌浔诸岛，亦设汛置兵。此泉州之防也。漳州重在南澳，鼓浪屿为南境尽处，尤擅形势。其沿海之境，自九龙江口折而西南，经六鳌港、漳江二口，循铜山而南，为诏安港口。其南隔海为南澳镇，南疆要地，与粤海共之。其外海岛屿，首为乌丘，最当冲要。而鼓浪屿当海门之口，与镇海城炮台同为重地。此漳州之防也。中国沿海各省，自浙洋而北，海滨淤沙多而岛屿少，其海岸径直，故防务重在江海总口，而略于海岸。自浙洋而南，岛屿多而淤沙少，其海岸纡曲，故防务既重海口，而巨岛与海岸亦并重焉。

顺治十七年，王命岳以闽省之海门与厦门相望，左为镇海卫，乃漳州府之门户，同安县之高浦城等处，地近厦门，为泉州府屏卫，乃屯兵于镇海、高浦二城，而分营以防邻近隘口。雍正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奏陈操练沿海水师，并令闽洋水师巡视本省各口，兼赴浙洋巡缉。嘉庆四年，令闽省水师仿商船式改造战船八十艘，编为两列。自泉州之崇武，分南北犄角。由崇武而南，令南澳、铜山、金门及提标后营各镇将率船巡缉。崇武而北，令海坛、闽安及金门右营各镇将率船巡缉。道光二十年，谕郑廷桢招募练勇，严守澎湖，以扼闽省赴台湾之路。二十二年，谕怡良等屯兵福州金牌各要口。其距省二十里外之洪塘河及少岐，均沈船布桩设防。闽省门户在外洋者，为五虎、芭蕉二口。入口为壶江，水势稍狭，无险可扼。进至金牌、长门，有巨石横亘中流，扼守较易。又进乃闽安之南北岸，为水路总汇，两山夹峙，可称天险。光绪六年，于南岸建铁门暗炮台六、明炮台八，北岸建铁门暗炮台七。七年，又于长门建暗炮台四、明炮台六，悉仿洋式。二十四年，增祺因闽省滨海，屯戍空虚，增练旗、绿各营，以厚兵力。二十五年，许应骙以漳州之鼓浪屿设防尚未周备，增建炮台，置新式炮。

综闽省海防，所注重者，随时异宜。当康熙间，以郑氏由台、澎据海坛、金、夏，故海防独重泉、漳。其时水师以沙唬船不适于海战，改造鸟船。施琅之平台湾，即藉鸟船之力。及嘉庆间，海盗蔡牵窜扰浙、闽、粤三省洋面，而闽省当其中，宁、福、兴、泉、漳五郡皆剽掠经由之幸，故列郡咸重海防。其时水师利用巨舰，季长庚造霆船三十艘，置大炮四百余具，屡败牵于闽海，卒合闽、浙水师之力，围而歼之。最后为光绪中法之战，法人以大队铁舰专攻福州。故海防独重闽江口，而各郡无惊。同治以后，创船厂，造铁舰，筑炮台，制枪炮，海防渐臻严密。乃马江失律，尽隳前功，良足慨耳。

台湾西与福、兴、泉、漳四府相值，距澎、厦各数百里。其山脉北起鸡笼，南尽沙马碕。东西沃野，一岁三熟。宋称毗舍那国。明季日本、荷兰人迭踞之。顺治间，郑成功占台湾、金、厦，时犯泉、漳。康熙初，姚启圣以闽省水师三百艘讨之，先克金、厦。二十二年，施琅以水师二万克台湾。乃置台湾府，设厅县各官，铸铁币，开学校，筑城垣，逐生番，戍兵万有四千，遂为海外重镇。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叛，施世骠由厦门率水师六百艘进攻，七日而克之。乃以总兵官镇台湾，副将守澎湖。乾隆间，福康安平林爽文之乱，台湾北境乃渐展拓。其山后之地，至嘉庆间始辟之。光绪十三年，开台湾为省治，设巡抚以下各官，为中国海南右臂。及中日之战，割让于日本，而疆事益不可问云。

广东南境皆濒海，自东而西，历潮、惠、广、肇、高、雷、廉七郡，而抵越南。其东境始于南澳，与闽海接界。潮郡支山入海，有广澳、赤澳诸岛，皆水师巡泊所在。迤西为惠州，民性剽悍，与潮郡无异，设碣石镇总兵以镇之。又西为广州境，其海湾深广。自新安折而北，又折而南，至香山，是为内海，群岛环罗，为广州省治之外护。又西为金州、马鞍诸山，则肇郡、阳江之屏障也。又西为高州海，多暗礁暗沙，海防较简。又西为雷州，其南干突出三百余里，三面皆海。渡海而南为琼州。又西为廉、钦，与越南错壤。廉州多沙，钦州多岛，襟山带海，界接华夷。琼州孤悬海表，其州县环绕黎疆，沿海多沉沙，行舟至险，水师可寄泊港口仅有六七处。此全境海防之形势也。

广州海防，自零丁洋过龙穴而北，两山斜峙，东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入内洋，为第一重隘。进口七里有山曰横当，前有小山曰下横当，左为武山，亦曰南山，为海船所必经，乃第二重隘。再进五里曰大虎山，西曰小虎山，又西曰狮子洋，乃黄埔入省城之路，为第三重隘。历朝于此虽筑垒驻兵，而设备未周。欧舰东来，粤东首当其冲。道光禁烟之役，英舰进薄广州内海，林则徐督粤，

屡战却之。其时布防较密，而壁垞皆循旧式。至光绪间，彭玉麟、张之洞守粤，始有曲折掩护之炮台，后膛连珠之枪炮，防务益严矣。

清初规制，设大小兵船一百数十艘，仅能巡防内洋，不能越境追捕，遇有寇盗，则赁用民船。康熙五十六年，始建广州海滨横当、南山二处炮台。乾隆五年，以广东战船年久失修，谕疆吏加意整顿。四十六年，巴延三以各海口时有寇船出没，于石棋村总口设立专营，与虎门营汛联络。五十八年，吴俊以东莞米艇坚固灵捷，便于追捕海寇，造二千五百石大米艇四十七艘，二千石中米艇二十六艘，一千五百石小米艇二十艘，分布上下洋面，配置水兵，常年巡缉。嘉庆五年，于沙角建炮台。九年，倭什布以粤海穷渔伺劫商船，遇水师大队出巡，辄登陆肆扰，遂无宁岁，乃规画水陆缉捕事宜。十五年，设水师提督驻虎门，扼中路要区，以二营驻香山，一营驻大鹏，为左右翼。二十年，就横当炮台加筑月台，又于南山之西北，增建镇远炮台，置炮多具。二十二年，建大虎山炮台，置炮三十二具。

道光十年，于大角山增建炮台一，置炮十六具。十五年，在虎门炮台置六千斤以上大炮四十具。又于南山威远炮台前环筑月台，亦置炮位于横当之阴，及对岸芦湾山，增建永安、巩固二炮台，沙角、大角并增建了望台。十九年，林则徐筹防粤海，以零丁洋入口之要隘数重，历年虽增筑炮台，而武山、横当海面较狭，设大木排八千排，分为二道，大铁练七百丈，临以炮台，辅以水兵，以阻敌船来路。时邓廷桢因虎门当粤海中路，亦于横当山前海狭之处，增设练排。又于武山下威远、镇远二炮台之间，增大炮台一座，置炮六十具，以护排练。二十年，林则徐以大鹏营所辖尖沙嘴一带海门岛屿，为海舶东赴惠、潮，北往闽、浙所必经，乃于尖沙嘴之石脚上官涌偏南之处，皆建炮台，并药库兵房。二十三年，祁贡等以广东民风宜于团练，招集已得十万人，以升平社学为团练总汇之所，推及韶州、廉州等处。二十七年，增筑高要县属琴沙炮台，并虎门广济墟兵卡。同治十年，瑞麟以钦州海面与越南接界，调拨兵轮，会同舟师巡洋。时闽、沪二厂兵轮次第告成，粤省亦仿造兵轮，以备巡防。

光绪六年，刘坤一修整大黄窖及中流砥柱、虎门各炮台，威远及下横当共筑炮台六十余座，沙角及浮舟山各炮台亦依次建筑。八年，曾国荃以琼、廉二郡洋面，与越南沿海相通，拨兵轮八艘，拖船二艘，赴北海驻防。九年，国荃以虎门为省城门户，而黄埔、长洲、白兔、轮冈、鱼珠、沙路尤为要区，乃于南岸屯重兵，为炮台犄角，兼顾后路。十年，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就粤省原有各炮台，修整改造，并于炮台后辟山开路，以藏弁兵。筑绵亘墙濠，联络各炮台声势。自虎门、大角、沙角以次各隘，节节设防。其新会、香山、顺德等县，选练精壮渔团，及新编靖海营兵，防堵各口。十一年，玉麟以省城要口虽已严防，而横门、磨刀门、崖口皆可由海口互达，窥伺后路，浅水兵轮尚未造成，先造舢板船百艘，编为水师，以散御整，藉固内口。十二年，张之洞于广州驻防兵内，选千五百人，习洋枪洋炮，以旗营水师并入，编为两翼，分防海疆。十四年，张之洞、吴大澄以琼州一岛，内绥黎族，外通越南，就琼州原有制兵，酌设练军，并加练饷，一洗绿营积弊，旧额四千九百余人，按七底营抽练，共编练一千七百五十人。崖州等处水师，加以整顿，原有拖船，亦配拨练军，以二艘驻崖州，二艘驻海口二艘驻儋州，二艘驻海安。其守兵二千人，匀拨紧要塘汛。三十三年，以广东民风不靖，已裁之广东水师提督，复其旧制，以资镇慑。此粤海防务之概略也。

历朝海疆有警，若大沽，若吴淞，若马江，迭遭挫败。惟林则徐、彭玉麟先后守粤，忠勇奋励，身当前敌，将士用命，敌舰逡巡而退云。

清史稿卷一三九　志第一一四

清代训练军士，综京、外水陆各营，咸有成规。而历朝整军经武之谕，则随时训练，因地制宜。兹分述之。

其定期训练者，为领侍卫府三旗亲军训练之制，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八旗骁骑营训练之制，每月分期习射六次，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之。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由本旗定期。擐甲习骑射，由部臣定期。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二次，预奏

操期。仲春孟秋，登城操习，兵部稽察之。岁以为常。八旗汉兵训练之制，于春秋月试炮于芦沟桥，各旗咸出炮十位演放，五日而毕。越三年，鸟枪营兵与炮兵合演枪炮藤牌于芦沟桥。其春秋季常操，四旗合操四次，八旗合操二次，初冬则分遣各旗演习步围。前锋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骑射二次，左右翼各分前锋之半，兼习鸟枪，月习十次，均由统领督率。每年秋季，前锋统领会同护军统领奏闻，率所属兵演习步围二、三次。护军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骑射二次，与前锋同。圆明园八旗护军营训练之制，作习步射六次，春秋习骑射，兼习鸟枪。步军营及巡捕营训练之制，八旗步军习步射，城门骁骑习鸟枪，均以春秋操演。内九门，外七门，咸设炮位。每届三年，随同八旗兵运炮至芦沟桥演放。巡捕营参将、游击，月考其属之弓矢，守备等各练其汛兵。春秋兼习鸟枪，与城门骁骑同。内府三旗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春秋擐甲习射二次，立冬后，内府护军及尚虞处执事等演习步围，别选三旗护军习马射各技。火器营训练之制，月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上技艺六次。统辖鸟枪炮兵护军骁骑各官，按日于本旗考验。至合操之日，八旗分左右翼列阵，环施枪炮。秋季至芦沟桥演炮五日。健锐营训练之制，月习云梯鸟枪各艺六次，余射步射鞭刀等艺六次，余日于本期习枪箭。值驻跸圆明园，左右翼各以舟演习水战。旗营校阅之时，自七月开操至次年四月，设教场于九门外，将军、都统、副都统掌校阅骑射枪炮之事，第其优劣，以为赏罚。春秋合操，与京营同。

陆路绿旗营训练之制，总督所属为督标兵，巡抚所属为抚标兵，提督所属为提标兵，总兵所属为镇标兵。每岁秋季霜降日，先期各营将弁肃伍赴教场，设军幕。届时军士擐甲列阵，中军建大纛于场中，统兵大臣于将台上传令合操，中军扬旗麾众，台下举炮三，军中鸣角伐鼓，步骑甲士列队行阵，施放火枪，连环无间，如京营之制。若长矛、藤牌、扁刀、短刀之属，各因其地之宜，以教士卒，咸有成法。阅竟，试材官将士骑射技勇，申明赏罚，犒军，释甲归伍。漕运总督标、河道总督标训练之制，咸与京营同，各营将弁率其所属，按日督练。八旗水师营训练之制，每年春秋二季，将军、都统、副都统督率官兵，分驾战舰，奉天、福建、浙江、广东水师，各赴海口，齐齐哈尔、墨尔根、江宁省水师，各赴江面，天津水师赴海口洋面。每年自四月至八月，于潮平风顺时，张帆起碇，列阵出洋，以次鸣炮操演，余日各率所属讲习水务。其绿旗水师营，有内河水师、江海水师，出洋会哨，信候各省不同。每岁春秋之季，乘舰列阵，扬帆驶风，鸣角发炮，操演咸如军律。

其随时训练者，天聪七年，太宗始举大阅之典。八旗护军、汉军马步、满洲步军咸集。分八旗为左右翼，汉军、满洲步兵为二营，四方环立，前设红衣炮三十位。上擐甲乘马，诸贝勒率护军如对严敌，亲军为后盾。传令闻炮而进，闻蒙古角声而退。次汉军马步，次满洲步军，进攻炮军。大阅礼成。严申退后之令。崇德八年，大阅于沈阳北郊，前列汉军炮手，次满洲步兵、蒙古步兵，次骑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绵亘二十里，闻炮合战。上亲临简阅，步伐止齐，军容整肃。

顺治七年，诫各将领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弓马务造精良。十一年，定每年阅操赏银之制。定骑射各兵分期演习之制。定督、抚、提、镇奖赏优等弁兵之制。

康熙十一年，令各省营伍，须武职大员巡察。嗣后各镇臣以巡察之期上闻，不得扰累各营。十二年，以汉军不能骑射者甚多，每旗宜增练火器。寻议八旗汉军骁骑，每佐领下，增鸟枪兵十八名。十六年，令各营于安营驻宿之道，驰骋奔走之劳，皆须习练，不得仅拘操演成法，直省提、镇，每岁督选标兵行围，以习劳苦。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炮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炮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炮十位至芦沟桥西，设枪营、炮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炮手咸往。工部修炮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炮。越十日开操。太常寺奏简都统承祭，兵部奏简兵部大臣验操。各旗演炮十出，记中的之数。即于炮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炮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三十年，定春操之制。每旗出炮十位，火器营兵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炮十位，鸟枪兵千五百名。每佐领下之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参领下之散秩官、骁骑校，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更番以从。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五十年，定火器营合操阵式。八旗炮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立十六营。中列镶黄、正黄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队，将台在中，两翼各建令纛以下加工为表。每旗鸟枪护军在前，

次炮兵，次鸟枪兵，次骁骑。台下鸣海螺者三，以次整械结队出营。施号枪三，台下及阵内海螺递鸣，乃开阵演枪炮九次至十次，炮与鸟枪连环无间。

雍正四年，改定芦沟桥演枪炮为三年一次，均演一月。兵校等火药器用，由工部预储。五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为废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七年，以直隶营汛多演空枪，通饬直省将帅，令各营以铅子演准，八年，刘汝麟建议，汉军应习步围。寻谕各旗兵于初冬行步围，每旗行二、三次，统以各旗大臣，步行较猎，侍卫、打牲人等，一律学习。九年，以八旗官兵未能精整，统兵各官，择不堪骑射者，立为一营，稍优者，别立一营。每营千人，勤加操练，化弱为强。又以兵丁重在步行，凡八旗兵给限一年习步，以日行百四十里为率，优者赏之。十年，以边陲用兵，操演加勤，免各旗轮班值日，专习骑射长枪。十二年，定八旗汉军骁骑演习鸟枪之制。春季二月为始，秋季八月为始，各习枪四十五日，本旗四翼仍合操二次。

乾隆四年，定旗兵合操之制。每年春季，本旗各营官兵，于本旗教场分操二次。八旗各营官兵，于镶黄、正黄二旗教场合操一次。至秋季合各营大操，其队伍号令，旗纛器械，均遵大阅之制。六年，议准八旗骁骑营步射由本旗定期，骑射由兵部定期，八年，令八旗汉军至芦沟桥演放枪炮，于九月朔为始，演放一月，简都统大臣监视，日演十出，兵部阅操之日，每旗各演百出，演毕，合操枪炮。其金鼓号令，悉如大阅之制。十年，以沿海水师，经大臣察阅，其操演多属具文，未谙水务，通饬将军、督、抚、提、镇，实心训练甄别。十四年，以旗兵习练云梯，随征金川有功，凯旋后，别立健锐营，云梯兵千名为一营，统以大臣，专练云梯、鸟枪、马步射及鞭刀等艺，并随侍行围。又于昆明湖设赶缯船，以前锋军习水战驾船驶风之技。是年，莽阿纳上言，整顿边省营伍章程：一、步弓均改五力以上，一、马射与步射一式，一、马兵骑射宜枪箭二技，一、鸟枪专练准头。一、枪兵兼习弓矢。一、定优劣赏罚。一、预储军械。以固边陲。十七年，定八旗汉军藤牌兵之制，春季与旗兵一律操演，遇大阅及诸营合操，则守护炮位，入队演习。三十六年，令鸟枪兵宜遵定例，于演枪时，检回铅子，以励勤能。三十八年，定各营增演马上四箭四枪之制。三十九年，以金川用兵，京城之健锐、火器二营，功绩最多，令各省绿营习鸟枪兵弁，悉仿火器营进步连环之法操练，不得虚演阵式。寻定各营枪兵升补之序，以资鼓励。四十年，令健锐营兵月习枪十二日，定三等为赏罚。四十三年，令各省习枪兵弁，仿京营火器操练之法，各总兵于巡阅时，有进步连环精熟者纪功。四十四年，令各省绿营兵习射，以五矢中三为一等。五十年，以绿营阵法，向习两仪四象方圆等旧式，无裨实用，改仿京营阵式，由提督颁发各标镇，如式教演。各营每月定期合操，并演九进十连环之阵。其堆拨应差兵丁，暇日一律练习。又以各省巡抚标兵，向供给使，训练甚稀，饬各抚臣实力整理。其旧式之藤牌兵，均兼习鸟枪。五十五年，令军机大臣会同兵部，审定演放炮位步数及惩劝之例。

嘉庆二年，罢水师冬令凫水习艺，以恤兵艰。四年，令水营兵丁一律兼习陆战。又令新疆屯田之兵，每营分半屯种，余悉回营操练。令各省督抚，修理营汛墩台。督操将备，加力振奋。九年，令各统兵官习射以六力弓为度，习枪以迅速命中为度，申明教诫，力挽积习，不得养尊处优。十一年，令德楞泰等兵丁，以十成之一兼习长矛，其制不得逾丈。

道光元年，令各军均习长矛步枪，不得专精马枪。是年，杨芳上言：“兵丁于练骑射枪矛之外，加以车骑合步连环三项，融结参合，日操一队，以五队更番演习，六日合操为一阵。直隶额兵，抽练四成，得一万五千三百余人，成二百四十队，按图操演，以齐勇怯而节进退。”允之。二年，以广东营伍废弛，严饬抚臣，实力练习，不得多立章程。四年，罢撤梅花车炮阵式，专习部颁九进连环阵式。五年，允英和之请，以八旗圈马四百匹，改拨巡捕营，令满洲、蒙古马兵演习骑射，春秋二季，步军统领会同左右翼总兵简阅，三年后亲临大阅。八年，令那彦成等回疆增设防兵，筹给饷糈，议定操兵章程，并于喀什噶尔防兵内，抽练二千名，伊犁满兵亦勤习骑射，由参赞大臣及总兵督操。十五年，以山西满、汉营伍废弛，严饬阅兵大臣严明甄别。是年，常大淳上言，新疆、湖南、广东、四川各营伍，日久生玩，满营则奢靡自逸汉营则粮额多虚。由于拔补之循私，操演之不实，以国家养兵之资，为众人雇役之用。请饬将军、督、抚，力除积习。遇剿匪保案，不得冒滥，以励戎行。

允之。并令各州县额设民壮，一律充补训练。十七年，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演，授以纪律，以辅兵力所不及。十八年，令盛京满洲兵各勤操务，遇行围之时，不得有雇役情弊。十九年，以四川各营，技疏胆怯，致夷匪日张，特简大臣，督率镇、道，亲往校阅。二十二年，令天津增兵六千余人，饬各将、备率新旧兵丁，悉加练习，首火炮，次鸟枪刀矛，辅以马队。遇警则各营联合南北炮台。命精能武员，专司稽察，讲求方略。二十六年，令各州县民壮，随营调考刀矛杂技。三十年，令各督、抚、提、镇，汰老弱冗滥之兵，抽练精壮，俾各营皆有选锋劲旅。不得以工匠仆役，虚占兵粮。

咸丰元年，奕山等以伊犁及乌鲁木齐二处满洲营增练鸟枪，拟定考验章程，并绿营一律办理。三年，综各省绿营额兵共六十余万人，除征调之兵，所余存营者，汰弱留强，定期分练。各省驻防旗兵亦如之。五年，令健锐、火器、圆明园轩八旗营，及前锋、护军、八旗汉军营，饬阅兵大臣核实校令，分别劝惩。又令僧格林沁等增满洲火器营操演阵式。十一年，以盛京、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日就疲弱，饬将军、副都统，无谕在城在屯，一体挑练，可造者多方鼓励，贫苦者酌量周恤，遇行围兵数不足，以余丁随同操演。

同治元年，以上海、宁波等海口官兵，延欧洲人训练，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酌选武员数十人，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统之，学成之后，自行教练中国兵丁。又以广东、福建营伍久弛，饬耆龄、刘长佑等于旗、绿营营内，择骁勇员弁，习外国兵法。天津练军亦如之。其内地营兵，仍遵旧章，随时训练。是年，令文煜等定京营绿旗兵枪队炮车合阵之制。四年，醇郡王等训练神机营兵及练兵三万余人，操演渐著成效，绿营亦就整肃。令仍隶醇郡王节制，督操阅兵大臣，一并阅看。是年，令崇厚率洋枪队千五百人赴畿南，饬天津镇、芦台镇选择标兵，增练新式洋枪。六年，以丁宝桢所拟训练马队章程十四条，饬特普钦于黑龙江所属、富明阿于吉林所属打牲人内，招募壮丁三千人，遵章速练马队，以剿捻匪。曾经出师回旗之员，分起训练，入关候调。十年，曾国藩建议，“用兵十余年，绿营几同虚设。查阅江南营伍，约有四宗：曰经制绿营，曰新设水师，曰挑练新兵，曰留防勇营。凡陆兵四十一营，水师十一营，水师十一营，新兵十一营，防勇十二营，兵数实存二万四千余人。旧习宜改者，约有四端：一、兵丁应差与操演分为二事，应差以分塘分汛为额，操演以分营分哨为额。一、绿营饷薄兵疲，宜仿新军练军之制，裁兵加饷。一、旧用鸟枪土药，不利战阵，各营宜以次悉改洋枪。一、水师不得仍沿马兵、战兵、守兵之名，各省水师，皆应筹造船之费，以船为家，但兼陆操，不得居陆，外海、内洋、里河水师，器械船支，力求精整。凡此皆事关全局，请特旨通行内外臣工，合议遵行。是年，令长江水师，及外海、内洋、里河水师，均应专习枪炮，不得藉口演习弓矢，致开陆居之渐。沿海兵轮水师，亦免习弓矢。十二年，沈葆桢以各兵轮虽分驻各省，而操演徵调必应声势联络，请饬兵轮统领，躬历各海口，随时调操。十三年，李鸿章以八旗、绿营兵，用弓矢刀矛抬枪鸟枪旧法训练，固难制胜，即新练各军，用洋枪者已少，用后膛枪及炸炮者更少，可靖内匪，而不可御外侮。曾国藩曾拟以新械练兵，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人，沿江三省，共练三万人，计年饷八百万，两总理衙门议以制胜之洋枪队练习水战，丁日昌议合各省练精兵十万人，皆以费重未能遽行。陆军与水师规制各殊，训练亦异，水师犹可陆战，陆军不能操舟。请以现有陆营，一律选练洋枪，裁绿营疲弱之额，加新军之饷，沿海防营，悉改后膛枪，于海岸要口，屯大支劲旅，专请操练及筑垒诸事。各海口修洋式沙土炮台，置十余寸口大炮，择良将劲兵练习，以命中及远为度，以固海疆。

光绪五年，李鸿章以德国陆军步队尤精，得力在每日林操，熟演料敌应变之法，夏秋大操，熟演露宿野战攻守之法。其法备于一哨，扩而充之，可营可军。前于海防营内，选游击等七员，赴德国学习林操及迎敌、设伏、布阵、绘图各法三年余，学成回国。乃于亲军营内，挑选哨队，仿德国一哨之制，依法教练，渐次扩充。九年，李鸿章始创设水师学堂于天津，习驾驶等艺。十一年，张之洞酌定海防各营操练章程，旧式刀叉弓矢已无实用，改用新操，一练卧枪，一练过山炮队，一练掘造地营，一练安放水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一练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疾步逾濠越岭，一练夜战，一练坚守地营及浚濠筑墙一切工程。是年，李鸿章以外洋留学生回华，

于操法、阵法、电学、水雷、旱雷，均有心得，饬分赴各营教练弁兵，并设武备学堂。十二年，张之洞以广东省驻防营，于光绪六年，选甲兵千五百人，改练洋枪洋炮及阵法，乃裁汰旗营水师，附入步军，编为两翼，合阵操演。饬制造局移解新式枪炮，增练炮队。十三年，李鸿章以北洋武备学堂学生，于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诸新法，咸有成就，饬令回营，转相傳授。是年，张之洞始于广东设水师、陆师学堂，水师分管轮及驾驶攻战二种，陆师分马步、枪炮、营造三种，兼采各国之长。二十年，张之洞以南洋水师学堂著有成效，加以奖励。又于江宁省设陆军学堂，讲求地理、测量、营垒诸术，马、步、炮队诸法。

二十一年，张之洞建议，旧营积弊太深。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居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若以洋将统之，期其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精，技艺必娴，勇丁不供杂差，将领不得滥充，此七者练兵之必要。所聘德国武将三十五人已来华，即仿德国营制，设步队八营，二百五十人分为五哨，马队二营，一百八十骑分为三哨，炮队二营，二百人分为四哨，工程队一营百人，医官、枪匠等咸备。凡勇丁二千八百六十人，饷四十四万两。俟操练有效，推广加练，增至万人。以此军洋将移练第二军，俾次第以成劲旅。是年，胡燏芬建议，新练各军，宜用一律枪炮。北洋先练五万人为大军，南洋练三万人，广东、湖北练二万人，余省万人，操法军械，务归一律，以便征调。各省应一律设立武备学堂。

二十二年，始以新法训练海陆各军。各省设立学堂，同时举办。是年，张之洞始裁撤湖北武防等三旗，改练洋操二营，工程队一营，仿直隶武毅军新练洋操章程，参用德国军制，聘德国武员为教习，以开风气。是年，盛宣怀建议，全国绿营兵岁饷千余余，练勇岁饷亦千余余，凡八十余余人，徒耗财力，无裨实用，宜悉行裁撤。共练新军三十万人，就各省情形轻重，定兵数多寡，征募训练，悉仿西法。旋总理衙门以各省营伍，骤难尽裁，先就北洋新练两军，及江南自强军、湖北洋操队，切实教练。俟裁兵节饷，次第推广。饬两江、两湖督臣，较准制造局枪炮画一办理。又于武昌城设武备学堂，聘洋员教习。

二十四年，令各省稽察缺额摊派之弊，严行革除。至操练之法，宜不拘成格，尽力变通，饬督办军务王大臣识之。寻以神机营、火器营、健锐营、武胜新队，操演娴熟，赏统兵大臣有差。令满、蒙、汉各军骁骑营、两翼前锋、护军营，五成改习洋操，五成改用洋枪，八旗汉军炮队营、藤牌营，一并改练，神机营汰弱留强，共练马步兵万人。其阵法器械营制饷章，酌仿泰西兵制。是年秋，上亲诣团河及天津大阅新操。又令各省增水师学堂学额，增造练船，习驾驶诸术。二十五年，以北洋各军训练三年，饬统兵大臣取各种操法，绘图贴说以闻。步队以起伏分合为主。炮队以攻坚挫锐为期。马队以出奇驰骤为能。工程队以扩地利、备军资为事。以平时操练之法，备异日战阵之需。二十六年，邓华熙于安徽省城设立武备学堂，习枪炮战阵诸学。

二十七年，以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饬将军、督、抚，就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更定饷章，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又令南北洋、湖北之武备学堂，山东之随营学堂，酌量扩充，认真训练。是年，刘坤一、张之洞等，以二十年来，各省练习洋操，屡经整顿，而旧日将领，于新操多未谙习。东西各国教将练兵要旨，约有十二：一曰教士以礼，使知有耻自重，一曰调护干卒起处饮食，一曰讲明枪炮弹药质性源流之法，一曰枪炮线路取准之法，一曰掘濠筑垒避枪炮之法，一曰马步各队择地借势之法，一曰测量绘图之法，一曰队伍分合转变之法，一曰守卫侦探之法，一曰行军工程制造之法，一曰筹备行军衣粮辎重之法，一曰行军医药之法。各疆臣均应选择统领、营、哨各官，均切实研究。练兵固亟，练将尤要。数年以后，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充将弁。更请仿英、法之总营务处，日本之参谋部，于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预筹，临时之调度，悉以此官掌之。兼采众长，务求实用。令内外臣工合议。二十八年，设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实演战击诸法。此历朝训练之规也。

清史稿卷一四〇　志第一一五

兵十一

清代以弧矢定天下，而威远攻坚，亦资火器。故京营有火器营鸟枪兵之制，屡命各省防军参用枪炮。初皆前膛旧制，继购欧洲新器。其后始命各省设局制造。制造之事，实始天津。当咸、同间，中原未靖，李鸿章疏请在天津设机器局，自造枪炮，以供北方军队之用。同时，江苏亦创立机器局。

同治四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统军在江南剿贼，习见西洋火器之精，乃弃习用之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留防各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四万枝，铜帽月须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十数万斤，均在香港、上海购买。又开花炮四营，每炮一具，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炮具精坚，药弹繁重。惟器械子弹皆系洋式，所用铜铁木煤各项，均来自外洋。必须就近设局自造，以省繁费。江苏先设三局。嗣因丁日昌在上海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韩殿甲二局移并上海铁厂。以后能移设金陵附近，滨江僻地，最为久远之谋。”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疏言，“外洋开花炮，近日督饬工匠仿造，已成三十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与西洋同其功用。”十三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饬沿江海各省，仿津、沪二厂，自设枪炮子药厂局。

光绪二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疏请选派制造学生十四人，制造艺徒四人，由出洋监督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此项学生，既宜另延学堂教习课读，以培植根本，又宜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兼程并进，以收速效，备他日监工之选。其艺徒学成后，可备分厂监工之选。凡所习之艺，均须新巧，勿循旧式。如有他厂新式机器，及炮台、兵船、营垒、矿厂，应行考订之处，由监督酌带生徒前往学习。山东巡抚丁宝桢疏言：“今在山东省城创立机器制造局，不用外洋工匠一人，局基设在泺口，自春及秋，将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木样厂、绘图房，及物料库、工料库大小十余座，一律告成。其火药各厂，如提硝房、蒸硫房、煸炭房、碾炭房、碾硫房、碾硝房、合药房、碾药房、碎药房、压药房、成粒房、筛药房、光药房、烘药房、装箱房，亦次第告竣。其各厂烟筒，高自四十尺至九十尺不等，凡大小十余座。所买外洋机器，次第运取。俟机件煤炭各种备全，厂局告成，不逾一年，即可开工。将来如格林炮、克鲁伯炮、林明登枪、马梯尼枪，均可自造，不至受制于人，并可接济各省，由水路转运。即使洋商闭关，不虞坐困也。”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疏言：“上海制造局自同治四年开办，阅七年，曾请奖一次。今又阅七年，先后增造机器二百三十三座，大小铜铁炮三百四十八尊，炮架七百八十余座，开花实心炮弹十万一千余颗，各式洋枪一万八千六百余枝，枪弹八十余万颗，火药十七万磅，其他零件关系军事者甚多。在事诸人，寝馈于刀锯汤火之侧，出入于硝磺毒物之间，积数年之辛苦，乃克有此成绩。请优奖以资鼓励。”

三年，湖南巡抚王文韶疏言：“近年上海、天津、江宁均有制造局，滨海固宜筹备，而内地亦应讲求。湘省一年以来，先建厂，次制器，仿造洋式，规模粗具。后膛枪及开花炮子，试演均能如法，与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以后随时添造，自数千斤以至万斤大炮，或钢或铜，均可自造。湘省向产煤铁，修县、安化各处所产之铁，与洋铁一律受钻。火药一项，督匠精造，与洋火药不相上下。自光绪元年五月开办，至二年十月，共用二万二千余两。以后每月以三千两为度。请援津、沪二局成案，专折奏销。”四川总督丁宝桢疏言：“川省已设机器局，今外洋机件运到，即行开局，自造洋枪子弹等项。”

四年，总理衙门王大臣疏言：“前陈海防事宜，有简器一条，巨炮应如何购办，各军洋枪应如何一律，以后应如何自行仿造，请饬疆臣切实详议以闻。”嗣据各将军、督、抚覆陈、“有言前膛枪稳实者，有言后膛枪灵捷者，有言线枪胜于洋枪者，有言宜勤加操练磨洗者，有言不宜多购防新出更胜者，有言宜派人赴外洋学习者，有言宜内地设局以防后患者。臣等查外洋枪炮，近时皆用后膛，名目甚多，必须择其至精之品，一律切实办理，庶在彼不敢售其欺，在我得以适其用。外洋军械价值，本无成案可考，故承办之员，视为利薮。查上海为各洋商聚集之地，多在该处交易。请以精明廉正之员，总理其事。各省有委办军火者，责成该员核定。如有浮冒等事，严行治罪。至仿造外洋军火，李鸿章先后奏在上海、天津设局制造。丁宝桢、王文韶亦在山东、湖南二省各设局厂，不用

洋人，其费最省。丁宝桢复于四川设局。以上三局，均设在内地。沪局制造枪药，岁用银四、五十万两。津局岁用银二十余万两。近据李鸿章、沈葆桢奏报，津局造后膛炮，沪局则前膛、后膛洋枪并造，既非通力合作，未必易地皆宜。请饬两局派得力人员，随时酌核，画一办理。”时廷臣有议以上海机器局款充固本饷及赈捐者。两江总督沈葆桢疏陈，谓机器局缔造十余年，仅恃二成洋税，入不敷出，而南北洋所用枪炮子药，咸取给于此。海防重要，未可停工。

五年，丁宝桢疏言，“四川机器局近以恩承、童华疏请停办，奉谕令酌度办理，仍请设法兴办，毋令废堕，”遂复开局制造。

七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言：“金陵制造局，于光绪六年，即饬工匠加工制造。各军拨用洋枪，先后已及万枝。今军械所尚存来福前膛枪一万三千余枝，马梯尼后膛枪七千余枝，林明登后膛枪八千余枝，细洋火药六十五万余磅，洋炮火药四十余万磅，棉花火药九万九千余磅，铜火一千万磅，各项铜管火十七余万件，又水雷应用之电线七十五车，所储尚不为少。而上海制造局现造之洋药及林明登枪，可随时接济金陵。复定购机器，增设洋火药局，并定购前后膛枪一万五千枝，尚不在此数内。至各处明暗炮台所用之炮位，有上海制造局现造之一百二十磅子之钢炮，年内可成。金陵局中所造陆营之炮，亦多可用。”是年，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吴大澄疏请吉林创办机器局。

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疏言：“上海、江宁、天津、广东各机器局，大都分造炮械子药，以供各军操练战守之用，尚未能仿造后膛大炮。至若三、四寸口径后膛小炮，后膛连珠炮，为水陆军必需之利器，应就内地已开煤铁矿近水之处，分设造枪、造炮专厂。至克鲁伯钢炮，近来德、奥、义各国，恐纯钢不尽合用，均改造硬铜后膛小炮，融炼别有新法。日本已聘洋匠仿造。中国亦宜踵行。各国后膛枪式样不一，新式改用连珠，或六、七响，精利无匹。日本已设厂自造，中国亦宜专造，以应各省之用。约计造枪及小炮机器皆不过数十万金，尚不甚钜。水师所用之鱼雷、伏雷，与炮并重。各种伏雷，中国机器局多能自造。至鱼雷则理法精奥，别有不传之秘，只可向西洋订购。天津机器局已购备试雷修雷之具，仿造则未易言也。”两广总督张之洞疏言：“粤省请募款开设枪、雷各局，其大炮仍归沪、闽二厂制造。”又疏言：“省城有机器局，城西增步地方有军火局，以器具未备，仅能制小钢炮开花子、寻常洋火药、白药、水雷壳、洋火箭、修理船炮寻常机器，除火药、火箭尚可用，其余能成而不能精。设局十余年，用银数十万，迥非津、沪、闽各局之比。今重加整顿，以机器、军火二局，并入城西增步一局，以就水运之便，名曰制造局，仍制枪炮弹火药等物。其修理鱼雷，归黄埔雷局。就制械而言，以枪弹与行营炮为尤要。盖购枪可用数年，购弹不能支三月，一举而购枪数千则易，一举而购炮数十则难。自宜分条并举，循序图功。期以一年半而铸枪炮厂成，两年而炮台备，庶足以御强敌。”大学士左宗棠疏言：“各省制造局厂，宜合并筹办，以专责成。前曾疏请开徐州、穆源各矿，为铁甲钢炮材料。兹奉谕饬议设厂处所，若论常格，自应由两江、闽浙筹款试办，或委公正富绅，集股创办，并招通晓化学之人，研求炼法，俾速出钢铁应用。其实矿政船炮，相为表裏。应设海防全政大臣，所有制造船炮矿厂军火事宜，皆宜一手经理，以归画一。”

十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荃疏报金陵洋火药局竣工。四川总督丁宝桢疏言：“川省建设制造局，已及五年。仿造洋枪，为数不下一万五千余枝。除接济广西、云南军营外，局中尚存后膛洋枪三千五百枝，前膛洋枪四千枝。恐不敷用，向上海洋商订购克鲁伯开花炮、格林炮各十尊，另造得用之劈山炮七十余尊，抬枪五百枝备用。其火器弹丸铜帽等，除拨用外，尚存九万余斤。今加工制造，每月可得火药七千余斤，以资接济。”

十三年，四川总督刘秉璋疏言：“川省机器委员曾照吉等，能用巧思，不招洋匠，自教工徒，仿造外洋枪炮，创用水轮机器，以省煤力。又于省城外设局，以水机制造火药。数年以来，成机三部，机器一千五百九十件，洋枪一万四千九百枝，火药二十八万余斤，铜火帽一千三百七十五颗，后膛药弹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颗，铅子六十万五千颗，洋炮三具，成绩甚优。”两广总督张之洞疏言：“前以筹办海防，购支军火，并济云南、广西军营，而后膛枪弹需用尤多，必须购置机器，自行仿制。乃在上海洋行购运制造枪弹机器来粤。正拟设厂开办，适广西抚臣李秉衡，以广西所购枪弹机器一部，支解到粤，而广西撤防，且无力设局，请留在广东备用。当即在省城之北石井墟地方，创立制

造枪弹厂一所。所有机器大厂一座，打铁、烘铜壳、锅炉、造木箱、装子药房共五处，储料、发料库各一处，又有装蜡饼纸饼火药及工匠等房，共安设机器二副，能造毛瑟、马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四种枪弹。试办之初，每日约造二千颗。熟习之后，每日可造八千颗。目前即可开造。尚有需用熔铜、碾铜等机器，并增建厂屋，俟次第到齐，即可举办。”

十五年，张之洞疏言：“广东筹建水师、陆师学堂，并于堂外建机器厂一座，铸铁厂一座，烟筒一座，及储料所、打铁厂、工匠房、操场、演武厅、石堤、马头等，约用银六万两。机器厂内有十二匹马力汽锅机炉全座，大小旋铁床、削铁床、钻铁机、剪铁机共一十七架，手用器具，铜铁钢料，约用英金二千五百镑。其机器在英国厂订购之。”又疏言：“前曾由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分年捐银八十万，造小兵轮十号。今接续捐募三年，专为购买制造机器并建筑厂屋经费。乃电询德国柏林地方力拂机器厂，订购新式制造连珠毛瑟枪，及造克鲁伯炮、过山炮各项机器全副，其汽机马力加大，以例枪炮兼造，锅炉并为一厂，较为节省。旋由出使德国大臣与该厂订造枪机器一分，每日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枪五十枝，汽机马力一百二十匹，又造炮机器一分，每年能成克鲁伯炮口径七生的半至十二生的之过山炮五十具，又购枪尾尖刀机器全分，价共一百八十一万七千两。今择定省城西北石门地方，依山临江，输运便利，于建厂相宜，乃即日开工起筑。其枪管钢料及炼钢罐等，均向德国名厂购备，以期精良。他日铁矿各山开采得法，则钢铁材料取给内地，次第扩充，并可接济各省军营也。”

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湖北省城初建兵工厂。是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与户部会议，以广东枪炮厂改移湖北省，开厂后，常年经费，由湖北筹办。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覆陈：“鄂省开厂后，督饬洋匠，悉心考求。原定造枪机器一副，每年能造新式连珠十响毛瑟枪一万五千枝，造炮机器每年能成克鲁伯七生的半至十二生的行营炮及台炮共一百具。又应添购造枪炮药、造白药、造弹、造炮车、造炮架各机器。每枪一枝，随弹五百颗，每年须成枪弹七百五十万颗。每炮一尊，外洋向例随带炮弹三百颗，兹就最少之数，亦须随弹二百颗，每年须成实心弹、开花弹各种弹共三万颗。统计一切经费，约需银七十五万两。计一年所造枪炮全分，比外洋买价所省甚多。特是钜款难筹，此次开厂试办，所有枪炮药弹，每年各造一半，约需银四十万两。机器今已到鄂，置闲必至锈壤，工匠亦必练习，方能精熟。就鄂省财力自行筹措，查四川机器制造局，系奏明支用土药税厘，今湖北枪炮厂乃奉旨特办，较四川制造局大小悬殊，关系尤重。请将湖北省岁入土药税银二十万两，川监加价银十万两，共三十万两，拨充枪炮厂常年经费。将来各省需用，拨款由鄂厂代造，则随时收回价本，即可推广多造。此次鄂省新设枪炮厂所造各械，皆系南北洋、广东、山东、四川等省制造局所无者。至鄂厂所造克鲁伯各种连炮，尤为边防海防及陆道战守必不可少之利器。前大学士左宗棠曾言“购械外洋，以银易铁，实为非计，一旦有警，敌船封口，受制于人，运购均无从下手。况陆续远购之器，种式既殊，弹码亦异，每至误事。惩前毖后，则建厂自造，乃未雨绸缪之计也。”是年，兵工厂成。

十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言：“上海机器局于光绪十五年，令道员刘麒祥办理局务，专心创造新式枪炮，及自炼钢料。外洋新出利器，不肯以秘法示人。其机括灵巧，猝难臆测。开办之始，几无端绪可寻。乃精选洋匠，博访穷控，考索成式，参以心得，造成试验之，有稍不如法者，拆改重造。于二年之内，尽群才之力，竟造成新式枪炮，并练就钢料，迭次考验，与西洋所造一律精坚。”湖广总督张之洞疏言：“湖北新建炼铁厂告成，开炼时铁炉一座，已练成生熟铁具铜碾铁轨铁条，均有成效。其炼西门士钢厂，开炼时极险，北洋、上海各炉，迭有炸裂堵塞之患。鄂省此项钢炉，饬洋匠详考火候，向来至速须六点余钟出钢，今止三点余钟已能炼就钢料，成色无异洋制，足以为造炮之用。炮厂亦即开工，即以炼出之钢，试造六生的半及七八生的克鲁伯陆路车炮。若能钢料精坚，演放有准，即可造十二生的大炮。以军需孔急，饬工匠多炼西门士钢，及贝色麻钢，为制造枪炮之用。外洋陆战，全恃连珠快炮，仅有后膛枪炮，不足以尽之。鄂厂添购制快炮机器，尤为利用也。炼铁厂之铁路运道，及洋匠华工，原为二炉之用。今止一炉，每年只能出铁一万五千余顿，折亏甚钜。马鞍山煤井焦炭炉完工在即，拟以湖南省所出白煤和搀焦炭冶练，勉供二

炉之用，始足以资周转。”

二十年，总理衙门王大臣疏言：“军务紧急，以赶造军火为先务，而经费有限。以之购买外洋军火则不足，且多须时日，以之就各省现有局厂加工制造，则军火可倍而出之。前由户部拨款，在吉林设立机器局，专供吉林、黑龙江二省常年操防之用。请饬吉林机器局加添工料，增造军火，以应急需。”湖广总督张之洞疏言：“湖北新设之汉阳铁厂，先开生铁大炉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余顿，以后日见进步，有每日出六七十顿者。其次乃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碾铁条、制钢轨以及锤炼烘压各法，一时并举。所出之铁，虽系初炼，已与外洋相较，无甚轩轾。现在江夏马鞍山煤井所出之煤，可作焦炭，合于炼铁之用，已开横穴煤巷，现拟进掘三层横穴。外洋之大洗煤机及运煤之铁挂线路，均已次第竣工。洋式焦炭炉十座，年内当可一律告成，足敷生铁一炉及各厂炼钢之用。参以湖南所产白煤油煤，即可二炉齐开。”此制造钢铁已有成效之情形也。

又疏言：“铁厂之设，实兼采铁、炼钢、采煤三大端为一事。而开煤所费，几与炼铁相等，本难并入造厂炼铁计算。开平煤矿，费至二百万，始克成功。今铁厂自经始至观成，用款繁钜，所有奏明拨用之款，早经用罄，虽以枪炮经费匀拨，不敷仍多。非原估续估之多疏漏，实因开炼以后，经费与造厂工程本系二事，必须先行筹垫一年。且事皆创举，机局变更无常，随时补救，多在洋匠原拟之外，非预料所及。其增出之款，除零星杂费数十项不计外，举其重大者数端：一、增购机炉工料，如增置十五顿大汽锤一具，增贝色麻大压汽机一副，增造西门士炉底火泥管及造火砖机器，增改生铁大炉架一座，炉内用砖，令与矿煤之性相合，增生铁厂内之铁瓦敞棚，增中西两式洗煤机，增内地火砖焦炭炉，增铺地铁板，增厂内运物铁路，增运矿煤铁车，增炉上铁盖，炉外水池水沟，及四周之保险门，增铜铁管及水箱，增化验煤铁大小各项器具材料，以及汽表风表水表，皆为精细贵重之件。一、增募开炼洋匠，原拟雇用八人，其余雇用熟手之华匠百余人应用。开炼之事，以生铁大炉为重，中国向未炼过。若欲选用华匠，非有极聪明之人在厂精练多年，难与此选。即练钢各厂，亦非得专门名家之洋匠领首作工不可。若手法稍不中程度，即致变生意外，危险之至。现募至洋匠二十八人，均万不可少，较原估八人多出二倍余。一、添补不全机器，外洋运到之机件，沿途损缺颇多。其简便者，由汉阳本厂自行修补。二千余件外，其重大精细机器，必须由外洋或上海洋行重行购补。或此种不甚灵动，则洋匠必另购一机以救之。或此式之炉，试练焦炭不净，或旧法所采之矿不多，则洋匠又思一法以损益之。旷日加工，致多糜费。一、外洋金镑值价日昂，此初定机器时，价高过半。而改换机器，访订洋匠等事，日积月累，亦成钜款。一、多用煤斤。凡铁山煤矿，开采转运，以及铁厂起重运料、试钻开井、抽水奈气，无在不需机器，即无日不用煤斤，为数甚钜。又生铁大炉，购用外洋焦炭，试炼两月，费亦不赀。各款皆原估所难周悉，加以煤井开至数十丈，已费尽人工机器之力，而煤层忽脱节中断。外洋办法，必仍就原处追寻，另行开井。而重开一井，非钜款不办。现实无此财力。若非马鞍山煤井有成，则全恃湘煤，所费更钜。此则时局变迁，多费用款，初非意料所及。前曾督饬局员及洋匠矿师，续估用款，以为能销货周转，不致再有增加之款。乃移步换形，层折过多，加工遂致加料，费日因以费工，不特非局员所能限定，并非洋匠所能预知，多方补救，繁费滋多。今拨借各款，所余无几，若行销挹注，必俟两炉齐开，一年以后，始能流通周转。尤须钢铁各料，胥臻精美，合于制造之用，方可期流通无滞。至畅销后，尤防洋铁有减价夺售之患。此开炼之初，必须宽筹经费，庶不致停炉待款。原拟就枪炮厂经费挹注，无如枪炮厂增设炮弹、枪弹、炮架三厂，计机器运费等，已需银三十万两，建厂之费，尚不在内，势不能全行拨用。值此厂工已竣，炼铁已成之际，所欠者仅此筹垫之款。若熔钢炼铁，因此停工，则制造枪炮，何所取资？当海防紧急之秋，而军械缺乏，贻误戎机，关系匪浅。今各省财力，自顾不遑，岂能协助。惟有就湖北本省各款，竭力匀拨周转，机炉勿使停工，军实得资接济，庶不致功亏一篑也。”

又疏言：“前因开炼钢铁为造械之本，以枪炮厂经费匀拨济用，而枪炮厂更形支绌。前办海防所购军械。每枪式参差，弹码互异，及旧枪搀杂，药弹潮湿，流弊滋多。故炮架、炮弹、枪弹三厂之设，万不可缓。今竭力筹款，先将炮架、炮弹机器，于十八年夏间，在德国力拂厂购定制造水陆行营各种炮架机器全副，每年能成六七生的至十二生的炮架炮车一百副。购定制造克鲁伯炮弹机器一

副，每日能成六七生的至十二生的炮弹一百颗。其他开花弹、实心弹、群子弹、子母弹，均能自造。又购定小口径枪弹机器一副，每日可成枪弹二万五千颗，造铜板、造铅条、装药入弹、修理器具俱全，共用银三十万两有奇。又添厂屋、大小铁梁、铁地板、水泥、火砖各种建筑工程，三厂合计共用银十五万八千两。近日外洋快炮益精，即兵船八十磅至百磅之大炮，亦用机器造成。鄂厂本系制造新式连珠枪，若能兼造快炮，于军事尤多裨益。已电询洋厂，增购新式快炮机器及炮管各件，共价银三万两有奇。其厂仍旧，俟机器到齐，即可改制，较之另起厂屋，所省经费实多。此种快炮六生的者，每分钟可放三十出，九生的者，每分钟可放二十余出，洵为制胜之具也。”是年，陕西巡抚鹿传霖疏请以甘肃省旧存制造军火机器全具，运至陕西省城，试造枪炮子药。

二十一年，奉天增练新军，将军依克唐阿遣员在山东、吉林、奉天、辽阳等处，制造铜铁等各项炮位，华、洋各式步枪，以及炮车炮架，并购制造子弹、碾火药、造地雷器具，暨刀矛等件，在正饷动支。山东巡抚李秉衡以山东省自设立枪炮机器局后，供给各路军火，逐年增加制造，请增常年经费。两江总督张之洞以前年任湖广总督，创办湖北汉阳炼铁厂，及兴国州、马鞍山二处采煤，以供炼铁之用，著有成效，请优奖在事人员。陕西巡抚张汝梅以陕西省各军所用里明、毛瑟、中针、后膛各式洋枪，皆由他省协拨，不尽合用。咨商甘肃省拨旧存制造军火之机器等件，运至陕西，即在省城设立机器局，试造枪炮子药，随时修理旧械。

两江总督张之洞上言：“天津、江南、广东、山东、四川原有制造局，所造军需水陆应用各件颇多，而所成枪炮甚少。或止能造枪炮弹而不能造枪炮，或能造枪，而汽机局厂尚小，均宜量加扩充。福建船政局现有大锅炉机器及打铁各厂，并我谙悉机器员司工匠，若增置造枪炮机器，费省而工亦易集。如奉天为根本重地，而道远难于接济，宜专设一厂。陕西为中原奥区，且可以接济西路，亦宜专设一厂。至各厂制造，大率皆宜以小口径快枪及行营快炮为主，或枪炮亦造，或枪炮分造，宜每项择定一式，各厂统归一律，以免参差。腹省各局，只须陆路过山小炮，即足供陆战之用。若沿江沿海数局，并宜造船台大快炮，每厂每年至少须出快枪五六千枝，陆路过山二种小快炮一百余尊，方能济用。一百雇用洋匠，一面选派工匠赴外洋名厂学习，冀他日能扩充制造厂数处。惟各省局厂，上海、金陵二处虽各有制造局，而金陵局规模颇小，机器未备，所出枪炮无多。其设局之处，限于地势，不能展拓，仅能择行军要需者酌增机器，究不能多。上海制造局虽较宏大，惟所造枪弹、炮弹、水雷、火药及修理轮船等门类颇多，而不专一，并非专造快枪之机器，每月成枪不过百余枝，亦无造陆路、过山二种快炮之机器。至大炮则一年或出一、二尊不等。且该局军械，须运出吴淞江后，再转入长江。若有兵事，敌人以战船封口，一切转运，立即束手。前此开局沪上，只图取材便利，未能尽善。故沿江内地，必须添设局厂。湖北枪炮厂，因上年枪厂被火后，改造铁料厂屋，修补机器，甚费经营。快炮所增新机，以工匠初试，未熟线路，猝难较准。今甫造快枪式样数十枝，快炮式样一尊，车炮二尊，均尚合用。以后所出，自可日多。惟枪机曾经火灼，敏速之力稍减。一年以内，人器相习，每年约计可造成快枪七八千枝，陆路、过山二种快炮百尊。局厂地踞上游，最为稳固。上可接济川、湘、陕、豫，下可接济江、皖，转运甚便。若在江南另行择地建造，所费至钜。不如就湖北厂添购机器，广为扩充，其钢铁即用鄂省铁厂所炼。除鄂厂原造之数外，今每年能加出快枪一万枝，无烟药枪弹一千万颗，陆路、过山二种快炮二百尊，炮弹二十万颗。湖北向无新式药厂，拟并造无烟药、棕色药、黑药，令足敷各种枪炮之用。合计枪炮架药弹各项机器，与外洋名厂考较，诸从节省，凡运费造厂，约需银二百万两。又因湖北省铁厂，开煤井，炼焦炭，炼各种精钢、熟铜、熟铁，正在紧要之际，枪炮厂则赶造五处厂屋，试造枪炮。此二厂皆经费支绌，所造军械，非专供湖北之用，请就江南筹防局拨款协济。”

又以“江南省制造局，自光绪十七八年，沿江各省，教案会匪纷起，深恐海上有警，当将制造局应行增制快枪快炮、新式火药各件，筹议购机试造。迨光绪二十年，日本军事起，各省徵调频繁，处处调拨军火，局中积年所造之枪炮药弹，几至拨发一空。自应及时扩充机器，加紧制造。近年军械，以枪炮药弹为先，而枪炮尤以新出快式为利。是以鄂省设厂自炼钢料，为炮筒枪管之用。又因新式巨炮，皆用栗色火药饼，快炮快枪皆用无烟火药，局中自造者无多，应增置各项机器，择要先

办。将炼钢、制药，及造快枪、快炮各机器数十座，向洋商定购。又购买基地，增建炼钢厂、造栗色火药饼厂、无烟火药厂，及添购制造钢料，与造火药物料，合计用银四十余万两。其在外洋订购之器件，与洋商筹议，令其暂行垫办，不致稽延时日，先将各项机器运到，即可开厂制造。自光绪二十年海防戒严，各省防军需用军火甚急，而火药子弹尤为大宗。外洋守局外之例，不肯代购。即使设法运购，而价值骤增数倍，远涉重洋，敌船又不时邀截，至为困难。今江南制造局购机设厂，自能仿造，不待外求，自为当务之急。但局中常年经费，仅有二成洋锐数十万两，只能制造各项子药，分济南北两洋操练防守之需。若加造新式枪炮接济各军，则机厂既增，工料自倍加于昔。拟于江海关常年洋税，或洋药税厘，每年加拨银二十万两，为扩充制造后常年工作之需。”

二十二年，成都将军恭寿因四川省军实不充，而防务重要，乃与驻防川省之八旗协领等量力捐廉，制造抬枪九十六枝，鸟枪四百八十枝，均用煅炼纯铁缠丝制造，坚实可恃。其旧存枪枝，一律修整，为操练之需。直隶总督王文韶以北洋机器局所造各种炮子，名目虽不同，而十生的半之子弹居多，皆系旧式，不尽合用。乃向洋商订购洋式翻沙泥，及造弹各机器，自行仿欧西新式制造。两江总督刘坤一考核机器局成绩，于常年制造之外，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快枪筒及枪炮枪件炮架器具等钢料共二千二百余顿，栗色火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火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所创立造枪炮新厂，购机已备，加工制造，每年可出快利新式枪一千五百枝，一百磅子之快炮六尊，四十磅子之快炮十二尊，快利新枪子一百三十余万颗，快炮子弹一千五百颗，大小铁弹一万余颗，渐著成绩。四川总督鹿传霖以四川省机器局自光绪十二年至十七年，前督臣刘秉璋曾将在局出力人员奖励。今又届五年，所陆续造成机器药弹等项，皆精良合用，增造后膛毛瑟抬枪亦颇快利。在局各员，仍行奖励之。

直隶总督王文韶因京师练兵处王大臣以京营训练，需用打帽抬枪一千五百枝，令北洋制造局如式制造，以应要需。乃造成边机抬枪、中机抬枪各一枝，试放均属灵捷合用。惟边机抬枪分两太重，不便施放。若用中机抬枪改造边机，其尺寸斤两，仍与中机抬枪一致。即令制造局按照此式，制造边机前门大式抬枪五百枝，随枪物件共五百分，以中机抬枪改造边机前门小式抬枪一千枝，随枪特件共一千分。其制造款项，由北洋作正开支。北洋制造局向有岁造荷炮子弹经费银四万两，本年以此项荷弹岁费，改造后门抬枪。今练兵处需枪孔急，拟即以此款移用。

湖广总督谭继洵以“湖北省制造军火，向年所造旧式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等项，均系前膛，不及后膛新枪炮之敏捷，拟向外洋购置机器，改造各项后膛枪炮，并制造炮弹枪弹铜壳等项。今因部臣允从奉天府丞李培元之议，令各省制造局兼造抬枪，并造内地火药，筹度办理。因抬枪、抬炮本中国向日制胜之具，将弁兵丁素所习练，今若改用后膛，操演易于精熟，用款不多，而日后可收大效。虽汉阳枪炮厂规模宏远，而机器种类各有不同，若抬枪、抬炮等器，他日能制造精纯，亦可为汉厂之助也”。山东巡抚李秉衡考核机器局成绩，于光绪二十一年所造成各种火药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斤，大铜帽火七十二万颗，开花炸子一千六百颗，炸子铜螺丝引门一千六百副，克雷力伯铜炮拉火铜管四万四千枝，带活架瓶炮九尊，大炮子一千四百九十颗，洋铅弹丸一百三十九万四百五十粒，添造各厂应用机器及熟铁大锅炉一具，修理各营损坏洋枪洋炮，制成各项军火箱盒，修理枪子厂、轧铜厂房屋及大锅炉，炉台、烘铜炉、大烟筒、生铁厂、保险炉、提硝房、工务厂之屋宇等，又采买硝磺铜铁钢铅及华、洋各种物料，暨员匠工役薪工运脚杂费等，共支用银六万四千七百余两有奇。是年，户部从吉林将军长顺之议，增吉林机器局制造军火常年经费除黑龙江军队领用外，其余分给奏天防军。

二十三年，大学士荣禄上言：“制造军火，以煤铁为根本。外洋购价日昂，中国各省煤铁矿产，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为最，应令山西等疆吏筹款，从速开采，设立制造局厂，渐次扩充，以重军需。”廷议允之。令督抚臣就地方情形认真筹办，总期有备无患，庶足仓卒应变。是年，湖北巡抚谭继洵以湖北省制造军火，增置炮架、枪弹、炮弹三厂，所有机器工料之价，并改换新式快炮机器，尚需银十四万余两，即在筹捐项下拨给。

山东巡抚李秉衡上言：“山东机器局于光绪二十二年间所造军火，共造成各种洋火药十九万六千

余斤，坚利远后膛大抬枪二百十六枝，步枪六枝，大铜帽火四百四十二万颗，粗细铜管拉火六万二千枝，铜炮炸子二千一百颗，炸子引门二千一百副，炮子一千一百九十个，各种群子八万四千八百个，各种后膛自来火带药枪子一百十六万八千四百颗，洋铅丸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五百粒，抬枪、抬炮、来福枪、鸟枪及装配毛瑟枪、哈乞开司枪各种大小铅丸一百五十九万粒，卷筒铅子二万一千二百斤，并修成各营抬枪、抬炮、洋枪、洋炮，添买车床、钻床及各项杂费，均归户部核销。原有机器局，设法扩充制造，添造枪械，采购应用材料，增建厂屋，购买机器，乃于机器厂后建设洋式大枪厂一所。造枪需用铜铁零件甚多，则熟铁厂必须扩充，乃于旧铁厂之后，另建洋式熟铁大厂一所。造枪则用枪子倍多，乃于旧枪子厂之东，另建洋式枪子厂一所。枪子需铜最多，乃另建轧铜大厂一所。外洋制造厂，视锅炉之大小，以定烟筒之高下。今造成九十五尺高之烟筒一座，七十五尺高之烟筒一座，五十五尺高之烟筒一座，铁烟筒一座。厂基深掘五尺，烟筒基深掘八尺，均密钉排桩，上筑三合土，盖以大石板，再砌条石墙脚，则扁砖实砌，纯灌灰浆，梁栋皆用外洋木之方而巨者，屋柱则生铁铸成，即机器常年震动，不致有鼓裂之虞。此外所增建者，军械日富，则有存储之区，工匠日多，则有休息之所，乃建军火库二十间，工匠房四十间。又建水龙房以备不虞，泥工厂以资修葺，皆不可少之工。共增厂四座，群屋八十余间，较原厂扩充三分之二。至制造抬枪机器，外洋本无抬枪名目，故无此专用机器。嗣选通晓制造之员，与洋商参酌，定造抬枪机器，并可兼造毛瑟洋枪机器共六十余种。此外地轴、皮带、锤钳轴枕螺丝各种轮模刀钻，共一百七十余件，已陆续运解到省。俟机器及铜铁钢料运齐，工匠募足，即可开车制造。共用银十二万两，先由藩库及南运局筹给。”

大学士荣禄建议，通饬各省制造快枪、快炮、无烟火药，并炼钢铁各项机器。海疆多事，武备为先，须通力合作，以备强敌。河南巡抚刘树棠上言，“河南机器局规模甚小，若遵荣禄所议，兼造各式军械，财力实有未逮。豫省机器局建设于省城南门外卓屯地方。其造弹机器，已向上海信义洋行定购，在外洋加工造成，陆续运至河南，安置妥贴，开工制造枪弹火药。其造抬枪车床，亦经运到，并订购钢筒五百枝。先造后膛抬枪五百杆，以资应用。本省新练之豫正全军，一律改习洋操。又通令各州县，筹款自练勇队，所需枪械子药，皆省局自造。”

湖广总督张之洞上言：“大学士荣禄议令产煤铁各省，咸从速开采，已经设立有制造局厂省分，规模未备者，尤宜扩充，自炼钢以迄造无烟药弹各项机器，均须实力讲求，以重军需。所言切中机宜，亟应筹办。湖北制造厂所造快枪、快炮，为新式最精之械。若有械无弹无药，仍属虚器。故既添设铜壳厂，又须添设无烟药厂。因外洋装配快枪、快炮，悉用无烟火药，他项洋药皆不合用。又枪管炮身，必须精炼之罐子钢，方足以受无烟火药之涨力。湖北铁厂所炼之西门马丁钢，以之制他器，则已称精良。以之制枪炮，则尚非极致。外洋罐子钢之价值，数十倍于常钢，非徒购运道远也。故钢药二者，必须购机自造。虽物力困绌，终不敢畏难自沮，致已成之枪炮厂，有不全不备之弊。故于上年即饬局员在汉口礼和洋行方定向德国格鲁森厂添购无烟火药机，每十点钟能出火药三十三磅，每年约出火药五十顿，共价德银十三万六千八百马克。今机器已运至上海。上年又与礼和洋行订购德国名厂炼罐子钢机器全副，每日能炼罐子钢二、三顿，铸钢机能铸块钢，每块重二顿，价值运保各费，共用德银十三万马克，久已起运，即可到沪。至厂中尽制行营快炮，以备陆战之用。因经费太绌，故于炮台之大炮，未经议及。外洋新式十二生的长快炮，安置沿江炮台，能施放有准，足御敌舰。上年由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在力拂厂订购十二生的快炮并架弹等机，共用德银三十二万五千马克，机器月内可到。以上各机，皆属无款可筹，不得不与洋商婉商垫欠，分期归款，庶可及早举办。加以添购大小新式样炮、碾铜板机、拉钢机、压钢机、大汽锤以及添配最精之钢模样板等件，约须银十数万两。再加增建厂屋，又需银十余万两。其增雇华、洋工匠常年制造工料之费，为数甚钜，又需银二十三万两。各款均无所出。如上海制造局年拨八十万两，嗣因浦制快枪，并加拨常年工作之需，每年用款已逾百万两。现在湖北厂所造枪炮子弹，比津局既逾数倍，比沪局亦复加多，近又添造无烟火药，添炼罐子钢，添造炮台所用十二生的大快炮，功用益广，而常年经费仅土药税等三十六七万两，较沪局止及三分之一。惟有请加拨常年专款，符原估七十五六万之数，庶可

增料加工，使旧有各厂得尽机器之力，新增各厂早收美备之功。况近年武备最重，鄂厂调拨枪炮供给各处，为数甚多，造成枪炮，并非湖北一省之用。事关全局，沪厂、鄂厂，理无二致，军实要需，必多为筹备也。”

二十四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以山西省向无机器制造局，亟宜筹办。因派员赴天津向洋商定购制造枪炮各种机件，并酌建厂屋，雇集工匠，仿洋式自行制造。在省城北关外择地建厂。因山西僻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凡办料募匠等事，用费极昂，即以归化城关税盈余之款拨用。各机器运到晋省，开厂兴工。山东巡抚张汝梅以山东省机器局自创造至今，并未延聘西人，而内地风所初开，其精于制造人员，实不多见。且所造全系铜铁硝磺等火器，局员工匠，素鲜经验，非洋匠专门之比，稍一不慎，即有损伤炸裂之虞，至难极险，与寻常差使不同，乃量予奖叙。

直隶总督裕禄以北洋之军械共有二局，一为机器局，一为制造局。机器局所有制造火药、毛瑟枪子铜帽、各式后膛炮弹及硝磺镪水、雷电器具、卷铜炼钢等机，每年能造黑色火药七十余万磅，栗色火药二十五万余磅，棉花火药五万余磅，无烟火药八千余磅，毛瑟后膛枪子四百余万粒，铜帽火二千八百余万粒，钢弹一千二百颗，大小炮子一万四千余颗。制造局每年能造七生的半开花炮子一万二千颗，铜件一万六千副，克鲁伯铁身炮车十具，铜管拉火二万四千枝，哈乞炮子五万余颗，哈乞开司枪子二百十万余粒，云者士得枪子一百四十余万粒。而外洋所出军械，日新月异。今各路军营所用毛瑟快枪、小口毛瑟枪、格鲁森五生的过山快炮、克鲁伯七生的半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过山快炮，颇为合用，宜次第仿造。

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江南省制造局之后膛抬枪，上海制造局之快利新枪，及大小炮位，均称合用。金陵局机器无多，凡大宗军火，胥由上海制造局供用。近年增设炼铜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三处，其所制炮，有十二磅子六磅子二种快炮，与北洋所用快炮口径相同。惟北洋之七生的快炮，湖北之三生的七快炮，南洋之六生的快炮，若购自外洋，终非久计。乃拟增换机炉，自行制备，专精仿造。所有枪炮子弹，与天津、湖北二厂咸归一律。四川总督文光因前奉朝旨，令四川制造局渐次扩充。前督臣恭寿拟就川省原有机器局扩充制造，不必另设局厂。但机器局虽创设多年，而规制未宏，若欲广制枪炮，殊不敷用。乃拟增置长刨床一部，小东床及压铜机器、引长机器、齐口机器各四部，紧口机器二部，均已一律制全，灵动坚固，与购自外洋者不异。惟机器既已增加，则制造亦宜推广，应加常年经费银二万两，以备制造之需。

二十五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言：“军实最为急需，利器必须完备，近日炼钢造药，尤为枪炮厂必不可少之需，无罐子钢则枪炮不精，非无烟药则枪炮无用。屡经奉旨，责令湖北与上海各局，赶造军械，供京营之用。而筹款艰难，何从赶办。丧所请加拨宜昌关税银五万两，仍请照拨，俾购机建厂制造等事，徐底于成。上海制造局增钢药三厂，每年加拨经费银二十万两，鄂厂事同一律，旧设各厂，经费本属不敷，新厂所需，更无从出。若从部议，不得动用关税，则制造将无可措手。综计新厂需款共二十余万两，但能加拨宜昌税银五万，当设法周转，不使厂务停滞也。”吉林将军延茂于吉林省机器局增置机器，并代造黑龙江镇边军及靖边新军各营军火。山东巡抚毓贤扩充东省机器局，增建制造新枪大厂、造枪子厂、熟铁厂、轧铜厂、化铜厂、泥工厂、军火库房、水龙厂房、法蓝炉房、储器房。又造大小砖铁烟筒铁栅等件。黑龙江将军恩泽上言：“黑龙江镇边军，每年由练饷内提银三万两充军火经费，归吉林机器局兼造。近年物料昂贵，实不敷用。以新编之师，操练宜勤，军火尤为繁巨。应仿照奉天、吉林二省设局自造军火成案，于黑龙江省城择地设立专局，悉心制造。此项购买机器建筑厂房各费，约用银十万余两，在镇边新军岁需军火经费内分年筹拨。”

是年，令各省疆臣，制造枪炮，为边防第一要著。惟各省财力不齐，自应就原有局厂切实扩充，以备邻近各省就近购用。又令各疆臣：“天津、上海、江宁、湖北等处，均有制造枪炮局厂，曾令督抚臣切实会商，务将所制枪炮膛口，子弹大小，各局统归一律，以期通用。并将每年所造枪件子药若干，据实上闻，并按季咨报户部、神机营查核。乃为时已久，并未据报有案。枪炮为行军要需，岂容因循延宕。”令裕禄、刘坤一、张之洞：“详析查明各厂局所造枪炮，究系何项名目，是否业已会商，造成一律，迅即切实复陈。嗣后仍遵前旨，按年按季分别奏咨，毋得延缓。各督抚督率承办

各员，认真经理，精益求精。并将枪炮膛口子弹，彼此比较画一，务令不差累黍，庶各省互相接济，临时不致缺误。倘管理局员草率从事，虚糜经费，或演放时有炸裂等事，治以重罪。”旋经两江总督刘坤一覆陈：“当饬沪、宁二处制造局员，将出入款项，核实勾稽，制造军械，详细考究。并令与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随时知照，互相讲求。复由上海制造局员驰赴湖北比较数次，两局所制成枪炮子弹，格式分量，口径大小，一律合膛，并无歧异。惟江宁制造局所造后膛抬枪，系出新创，各省枪械，均无此式。其两磅子、一磅子后膛快炮，亦与上海局中所造一律。此外炮架、炮弹、各种枪子拉火等件，分解南北洋各军应用。以经费有限，未能加拨扩充。该局在江宁城外，粗具规模。且居腹地形胜之区，一旦海上有事，在内地制造，接济军需，庶几缓急足恃。至上海制造局，并能造各项快炮，除炮台所用之大炮外，其所造四十磅一种，即北洋之十二生的快炮，其十二磅一种，即北洋之七生的半快炮，其六磅子一种，即北洋之五十七米里快炮，其两磅子一种，即湖北三生的七快炮。洋厂名称虽殊，其尺寸大小，则不差累黍。今由上海制造局派员与天津、湖北二局逐一比试，均无参差。其快利新枪，系以旧机参用人工所造，亦颇便利。究嫌费用多而出枪少，去年饬各军改用小口径毛瑟快枪。本拟订造此种枪枝及造枪弹机器，专一仿制，以归一律。访之上海各洋行，需款数十万，为期且甚久，一时无此财力。遂仍用旧机，更易机簧，添配车座，订购改造七米里之毛瑟枪枝枪弹等件，按照合同，每日可出枪十枝。俟安装全备，即日开工，严定章程，按年按季上闻，以期核实。各局兼造各项快炮，均系新式，尚敷应用。至仿造小口径毛瑟枪，仅有湖北、上海二厂，其机器一系新购专门，一系旧式更改，能力所限，每年造枪不多，各路军营，恐难遍给。曾与直隶、湖广督臣商酌添购造枪新机，无论在津、鄂、宁、沪何厂承造，均以款绌，未能即行扩充。南洋军火经费，但期洋税畅收，并竭力撙节，另款存储，以备添置仿造小口径毛瑟枪机器一部，能数年之内，机器购全，与湖北枪炮厂分途仿造，以期器械日精。又拟请设立工艺学堂，学习船械枪炮汽雷等各种制造，以广人才。”是年，浙江巡抚刘树堂向金陵军械所拨用德国老毛瑟枪三千枝，子弹一百五十万颗，供浙省防军之用。

二十六年，直隶总督裕禄上言：“北洋机器局经费，每年用银二十五万余两，所造军火，向供北洋海军及淮、练各营操防之用。近年经费减收，而向例拨解军火之外，又加以新练武卫等五大军，而京师神机、虎神等营，复时有调拨，每虞缺乏。况增募各军，皆以快枪、快炮为利器，各项枪炮子弹，必须自行制造，始能不误操防。因于光绪二十四年，始陆续购办制造快炮快枪子弹及造无烟枪炮火药等项机器，今始由外洋次第运至天津，安设入厂。并派员赴上海、江宁等处，将各局所造快枪、快炮格式，及枪子、炮弹分量，互相讨论，取到江南、湖北二局所造枪炮各种子弹，详加比较，以求画一。所有北洋增造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快炮子厂，并整顿炼钢厂等项经费，每年至少须增用银十五万两，应由部臣在各海关洋税内加拨，以济军用。”

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以上海制造局自制之新式无烟快枪、车轮快炮协济广西军营。四川总督奎俊以四川省机器局自光绪三年创建厂房，制造枪炮，五年停办。六年奉旨复开局制造，并增修熟铁锅炉碾火药各厂房，各洋火药局，迄今二十余年，所造军械，成绩颇多。而屋宇年久渐多朽坏，一律修造，以济要工。上年因扩充制造，已增设绘图委员，既经培修各厂，乃增绘图房、白火药房各一所。四川人心浮动，调拨威远军一营，常年驻守局旁，以资巡察。并建修表码厂一所，为演试枪炮之地。闽浙总督许应骙以上年防务戒严，福建机器局制造枪子所需用鱼子火药，及海口炮台所用炮位药饼，因外洋禁售军火，乃采购土硝硫磺，以备制造。复饬机器局，按照洋式，自造车轮快炮并快枪，共采买土硝七万斤，硫磺一万斤，自制成鱼子洋式火药五万磅，各大炮药饼六百九十三出，三磅子车轮快炮十二尊，十二磅子快炮二尊，后膛新式抬枪一百枝，修改后膛子轮快炮六尊，在海防经费内开支。

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以沪上之制造局所有机器，七年以前所造，系林明登枪，乃外洋陈旧不用之式。两年以前所造，系快利枪，乃制造局臆造之式，亦不甚合用。故枪械新旧凑配，出数无多，炮机亦未能完备，而岁费巨款，颇为可惜。当整顿武备之时，军营所用枪械，宜归一律。乃定议上海厂仿照湖北厂，改造小口径新式毛瑟快枪。惟上海厂枪机不能全备，必须兼以人工，费工

多而出枪少。近年虽增机整顿，每日止能出枪七枝，一年出二千余枝，于武备大局无裨。其炮厂所造车轮炮，亦不甚合用，必须购新式造枪机器，每年能造五万枝快枪者，添配新式造炮机器，每年能造大台炮十尊，七生的半口径快炮二百尊者，庶数年之后，足以应各省之求，而归画一。

江西巡抚夏岩以江西省制造局规模狭小，拟先造快枪，向外洋定购小口径毛瑟枪新式机器全副，每日约能出枪十五枝，弹壳机器全副，每日约能造枪弹三千颗，并向洋商酌配购机件，俾一机能造数器，以期价省而用宏。另备公用机器一副，为添配修理各厂机器之用。

闽浙总督崇善以福建省于光绪二十五年，将前所移附马尾船厂之机器，仍移设省城水部门内，专制各炮台炮子炸钉等项。旋于二十六年，在机器局旁扩充地基，增建枪子厂屋一座。又于二十八年，在省城西关外另设制造局，专造无烟快枪。其机器枪子二厂，自开办至二十八年，止共用经费银一十七万八千余两，制成三磅子快炮二十四尊，与上海局所造炮同式，福字一号二号陆军后膛快炮二尊，洋式十二磅半快炮二尊，而机簧标准，均不甚灵捷。尚有修改船厂旧式陆路快炮四尊，福强军后膛车炮六尊，制造新式后膛抬枪一百技，改造短柄洋枪一百枝，制造各项后膛枪子三百二十余万颗。其余修理各项洋枪，制造前膛炮子弹等件，为费甚多。其机器枪子二厂，建设在水部门内人烟稠密之处，存储军火，大非所宜，不如西关外制造局地面宽大，不近民居。盖制造枪炮，与制造子弹，本系一事，与其分厂而费大，不如合厂而费省。乃饬二厂一律暂行停造，归并制造一局，将制成枪炮子弹及机件材料，妥为存储。其员役工匠，大加裁减，每年只造各式抬枪，及各式子弹，以备操防所用。

山东巡抚周馥以山东省为海防要地，而军队器械不足。请向金陵制造局购新制三十七米里小快炮，湖北枪炮厂购格鲁森五生的七过山快炮，并开花子弹。两江总督张之洞以东西洋各国章程，于枪炮等件，每得新式，一律通行，其旧式军械概行作废。今湖北、上海二局，一律专造小口径毛瑟快枪，乃将上海制造局所存快利枪枝悉行报废，期军火日精。河南巡抚张人骏以河南省机器局制造军械，规模未备亟应增购枪炮子弹需用铜铁各料，并自造毛瑟快枪、无烟火药。山东巡抚周馥以山东省机器局历年造成各种西式枪枝火药枪丸，今复采买外洋铜铁各料，增造各厂机器炉房箱盒。是年，以湖北汉阳厂仿格鲁森新式所造五生的三及五生的七之开花炮弹二种，又曼利亚枪弹、黎意枪弹各枪拉火，拨毅军备用。福建机器局增造无烟火药机器。

三十年，河南巡抚陈夔龙以河南省原有机器局，因陋就简，未能讲求新法，请增购机器十部，及一切应用物件，并购两磅铜炮胚二十尊，四磅铜炮胚十尊，以备自行制造，逐渐开拓。两江总督魏光焘扩充金陵机器局，仿照外洋，制造各式炮位架具、炸弹铜火，及炮台需用各件，分设机器翻沙、铁木、火箭各厂。

三十一年，兵部议江南、天津、山东各处机器局，并金陵洋火药局，所有运送军装军火等运费，一律报部。四川总督锡良因奉部臣议，自光绪三十年以后，所有修整厂房机器，并造成机器火药洋枪等件，遵新章呈报户部。山东巡抚杨士骧以山东省机器局自创设以来，所造西式各种火药大铜帽火，各种后膛枪来福枪，各式洋铅丸，并增各厂机器炉房，尚不敷用。又采买外洋铜铁物料，扩充制造。河南巡抚陈夔龙扩充河南机器局，即开工制造枪炮子弹，以供军实。是年，户部定议，通饬各省所有机器制造局，以后如采购物料，必报部核销。

三十二年，四川总督锡良综核机器局成绩，续造机器枪械、蜀利抬枪、利川手枪先进一百有四起，火药二万余斤，马梯尼枪弹、毛瑟枪弹三十余万颗。湖广总督长之洞以湖北省新增钢药各厂，所有经费，由兵工总局兑收。两江总督周馥上言，上海制造局各项军火，悉仿西式造成，分给各省，共经费二百三十八万两有奇，所用材料，多系洋产，工资物价，均无定例，难以常例相绳。陕西巡抚曹鸿勋以陕西省制造局陆续制给各营火药三万余斤，铅丸七千余斤，为满、绿各营操防之用。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会议，令金陵机器局仿照外洋制造各式炮位车辆架具、炸弹铜火以及修配炮台等处需用物件，分设机器翻沙、铁木、枪子、卷铜、火药各厂，雇募工匠，常川制造。四川总督锡良扩充川省制造枪炮所，造毛瑟枪弹，一切改良，仿造外洋九响毛瑟等枪子弹，亦能如式命中，修造机件，日益加多。是年，命政务处大臣会同部臣，严核各省机器枪炮局厂，五年保奖一

次。

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建四大兵工厂，使所出军械，日精日多，以备缓急之用。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综核机器局成绩，于光绪三十二年内，共修理机器五十九起，旧式洋枪一千余枝，新造法蓝单响毛瑟枪一千四百余枝，标刀帽火针簧一千四百二十余起，洗把一百四十余个，九响毛瑟枪药弹一百零四万二千余颗，毛瑟枪药壳三十三万余颗，单响毛瑟枪药弹三十三万六千颗，铜击火八百颗，十三响马枪弹一千二百颗，碰火二千颗，红铜小火四十六万颗，黄铜钉五十二万颗，火枪八枝，洋鼓二百十二个，各项机件一万五千十一起，已成洋火药二万八千一百八十五斤，均经试放合用，分别存储。

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湖北兵工厂，始于光绪十六年，经营筹度，至是年而规模始具。初办时，每日所出七米里九口径毛瑟快枪不过十余枝，复经设法扩充，增置机器，以后每日可造成五十余枝。枪弹一项，仅日造数千颗，逐渐加造至五万余颗。所造三生的七格鲁森快炮，自开机至二十五年止，共造成六十余尊。嗣于二十五年改造五生的七过山快炮，每年可造成六十余尊至九十尊。开花炮弹，由五万余颗递加至每年七万余颗。所造各项枪炮子弹，与来自外洋者无所区别。至钢药二种，逐年次第增设炼钢、拉钢各厂，所炼出钢质，亦颇精良合用。火药厂所造成无烟火药，足能源源接济，使兵工厂无误制造子弹之用。所造军械至三十二年年底止，共造成马步快枪十万一千六百九十枝，枪弹四千三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颗，各种快炮七百三十尊，前膛车炮一百三十五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一千七百颗，前膛炮弹六万零八百六十颗。办事各员，不辞劳瘁，寒暑无间，乃能有此成绩。光绪二十四年，曾加奖励，今又及十年之久，仍汇案给奖。

安徽巡抚冯煦以安徽省所用枪弹，向年购自他省，乃以原有之造币厂改为制造局，为自造子弹及修理枪械之用，遂购机募匠，开局兴办。四川总督锡良以上年曾派员出洋考察制造军械事宜，即在德国名厂订购制造小口径毛瑟快枪及造子弹、造无烟火药各种机器，分运到川。因旧日制造局无可展拓，乃另择相宜之地，建筑造枪厂、造枪弹厂、造无烟火药厂，仿德国蜀赫厂新式自造。

三十四年，直隶总督杨士骧在保定省城内军械局增建火药库及兵房。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近年东省新军日增，乃于省城设立军械总局，吉林、黑龙江二省各设分局，以修械司附属之。

宣统元年，陆军部建议，泰西各国军械制造局厂内首领以次各官，多与我国副、协都统、参领、军校诸秩相埒。我国制造军械，设立学堂，将来制造人才造就日多，应仿各国成规，于各制造厂设工官以供驱使。湖广总督陈夔龙以湖北省兵工钢药厂自成立以来，为军械要需，每年经费，增银至八十万两，以维局务。

二年，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奉天省垣设立军装制造局，选集木材铁革各工师，分科制造，以供奉、吉、黑三省军队、巡警之用。

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以吉林省陆军改编成镇，设立军械专局，附设修械司，备军警之需。

综举各省制造军械之事，同治元年，天津初造枪炮，二三年间，江苏分设机器局于江宁、上海，共设三局。四年，并三局于上海，定名机器制造局。六年，天津扩充制造，设军火机器局。九年，改名天津机器局。十三年，福建设机器局，自造开花炮。上海制造局仿造林明登枪。天津、上海二局，均仿造水雷。广东设机器局、军火局。上海、江宁二局，增枪炮子弹机。光绪二年，派学生艺徒出洋，分赴各国学习制造。湖南、山东二省，均设机器局，自造军械，不用洋匠。三年，四川设局专造马梯尼后膛枪。四年，津局造后膛炮。六年，江宁局造来福枪、马梯尼枪、林明登枪。七年，上海局造炮台钢炮。吉林设机器局。江宁增设洋火药局。十一年，广东设制造局及水雷局。十三年，江宁局造田鸡炮。广东设枪弹厂。十六年，湖北设兵工厂，所造新式枪炮，为南北洋、川、广各制造局所无，并筹备炼铁厂及开煤矿，为制造之基。十八年，贵州设炉炼铁。十九年，天津、上海二局，均设炉炼铁。上海局增造新式枪炮。湖北设炼铁厂。二十年，湖北增设炮架、炮弹、枪弹三厂。陕西运取甘肃旧存机器以备造械。二十一年，天津机器局改名总理北洋机器局。广东造抬枪、线枪。湖北、江南二省，均增设练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陕西设机器局。二十二年，江南新厂造快利新枪。天津局购机造新式炮子。四川局造后膛毛瑟抬枪。天津局造中机，边机前门抬枪，湖

北厂以旧日之抬枪，线枪，抬炮，劈山炮均改造后膛。山东增熟铁厂、轧铜厂、枪子厂、大枪厂。河南局增造枪弹火药及造抬枪机器。二十三年，湖北厂曾造仓贯子钢及造无烟火药机器。二十四年，山西设制造枪炮厂。上海、天津二局，均增造快炮机器。二十五年，山东增建造枪、造弹、化铜、轧铜各厂。黑龙江设机器局。二十六年，福建增建枪子厂。天津增建快炮子厂、快枪子厂、无烟火药厂。二十八年，江西局增造枪炮机器。二十九年，福建并造枪造药二厂为一厂。三十年，河南局增造枪炮机器。三十三年，陆军部议建四大兵工厂。四川设造枪厂、造弹厂、造无烟火药厂。安徽建枪弹厂。宣统二年，奉天建军装制造局。宣统三年，吉林设军械局。各省机器局厂之设，历时垂五十余年，开局遍十七行省，几经增改，渐就精良。此制造军械之大概也。

清史稿卷一四一　志第一一六

兵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厂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弥。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厂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顺治十五年定军马，亲王出征，马四百匹，郡王三百，贝勒二百，贝子百五十，镇国公百匹，辅国公八十，不人八分镇国公七十，辅国公六十五，将军八十，副将军七十，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副都统皆六十，其下各有差，最少者护军、领催各六匹。康熙三十五年，敕出征兵一人马四匹，四人为伍，一伍主从骑八匹，驮器粮用具亦八匹。是岁，征噶尔丹，以兵丁马瘦，褫兵部尚书索诺和职。五十一年，定军中职官马数，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十六匹，侍郎以下递减，经略、大将军各二十五匹，副将军以下递减。乾隆十六年，八旗牧官马二万七千七百余匹，以万匹于都城外牧养，热河千匹，各庄头二千匹，余者分畀直隶标营。圈马之设，始乾隆二十八年，从都统舒赫德请也。满洲八旗，旗养马二百匹。蒙古八旗，旗百匹。洎五十九年撤圈，分给各兵拴养。嘉庆十二年，谕成亲王永瑆议复圈马，大学士戴衢亨等会议，立章程十条，圈马仍旧。道光末，军兴遂废，后亦不复筹矣。同治元年谕曰：“马政废弛，积弊已深，以致军马罢瘠。牧厂大臣等应妥实整顿，差功罪以挽颓风，著为令。”溯自世祖入关，迄于康、乾之际，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江南、浙江、广东、福建、湖北、四川、陕、甘、山东、山西诸省设驻防满洲营，马凡十万六千四百余匹，惟福建水师驻防仅数十匹。乾隆季年，定西藏兵制，前藏供差营马六十匹，后藏二十匹，旧塘四十三，共塘马二百二十匹，新设番塘二十四，共番马九十八匹。黑龙江兵向无额马，道光十六年，从哈丰阿请，始设置之。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厂，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厂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厂，均在口外。是时，大凌河设牧厂一，边墙设厂二，曰商都达布逊诺尔，曰达里冈爱，隶上驷院。寻分设牧厂五，曰大凌河牧群马营，曰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曰养息所边外苏鲁克牧牛羊群，及黑牛群牧营，曰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并在盛京境。凡马牡曰儿，牝曰骒，不及三岁曰驹，及壮择割其牡曰骟。别其骒骟以为群，率骒马五配儿马一，群无过四百匹。骒马及羊三年一平群，牛六年，骒马群三岁以息补耗，三马而取一驹，骟马群岁耗其十一。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镟＜⿰金厥＞镩杓，每群各二，五年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春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厂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日费万金不足矣。”雍正三年，定在厂马以四万匹为率。至乾隆五年，足额外溢七千余

匹。两翼牧厂，共骒马百六十群，骟马十六群，令分在两翼厂牧放。八年，敕牧界毋许侵越。先是甘、凉、肃三州及西宁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四十。寻改甘州厂属巴里坤。二十五年，伊犁设孳生马驼厂，畀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四营牧之。三十二年，定牧厂官属所需马，视内地驿传例，按官品给之，不得逾额。嘉庆中，从都统庆溥言，撤回厄鲁特人牧厂。初，富俊建言，撤大凌河牧厂，分归东三省，仁宗严谕斥之。迨道光七年，上经杏山东阅马厂，风河岸马群壮整。因谕："是间牧厂宽阔，水草蕃滋，马恃以生息，若轻议裁，则散之甚易，聚之甚难。再有率为此请者，以违制论。"咸丰四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剿捻，檄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不堪乘用，奏闻。上大怒，严谕都统庆昀整顿，盖马政渐衰弛矣。光绪九年，太仆寺言两翼骒马骟马一百十四群，并孳生马五群，驼亦五群，较乾隆时群数大减。嗣是穆图善练兵，至黑龙江求马无良，愀然曰："地气其尽乎！"迨于末叶，历行新法，旧时牧政益废不讲，岂非时势使然欤？

顺治初，陕西设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茶马司，及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岁遣御史一人专理之。七年，喀尔喀、额鲁特来市马，谕令自章京监察之贩客及贾人，与不系披甲者，概不许购，违者鞭一百，马入官。蒙古携马来京，不许商贩私买，胥役私购者罪之。康熙七年，裁茶马御史，以马政归甘肃巡抚。三十四年，谕遣师中等往蒙古诸旗购马，归化城、科尔沁各二千匹，余定额有差。乾隆十二年，禁朝鲜买马。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余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二十八年，定江宁、浙江、福建驻防马匹出口采买例。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陕、甘营马，例调自伊犁转补，道远耗时。咸丰四年，用赓福请，由伊犁、塔尔巴哈台随地变价，令各营自购。七年，并敕山东缺额马，亦就近买补云。

贡马于国初，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每岁四时贡马百匹。顺治十三年，吐鲁番贡三百二十四匹，嗣减令贡西马四匹，蒙古马十匹。康熙八年，以边外蒙古贡马，沿途抑买，谕严禁之。三十年，谕土谢图、车臣俱留汗号，贡白驼一、白马八如初，自余毋以九白进。三十五年，喀尔喀蒙古献驼马，多不可计，感圣祖破噶尔丹，得归原牧地也。四川各土司"例贡及折徵马，各营少者一、二匹，最多十二匹。甘肃唐古特七族西喇古儿例贡马匹，各营最多者八十二匹，少者递减至二、三匹。乾隆元年，谕四川土司折价马每匹纳银十二两，通省营马改从驿马例，纳银八两，永著为令。"三十年，哈萨克沁德穆尔等献马。敕其余马赴伊犁，毋于喀什噶尔诸地贸易。寻令沙拉伯尔游牧之哈萨克，与沙拉伯尔一体贡马。嘉庆元年，停叶尔羌进马。十六年，谕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贡马及备用马选取之。又谕伊犁进马，材具佶闲，足供御用，令正备贡各五匹，有私带者，以违制论。道光二年，从那彦成奏，青海属玉树番族岁纳贡马，据丁口数，依二十壮丁贡马一匹例，按数递裁。凉州属番族岁仍纳马一匹。初内外蒙部多贵戚，每征伐，争先输马、驼，汉、唐以来所未有也。康熙初，察哈尔亲王、郡王、贝勒等，闻三藩叛，各犬马匹佐军。道光九年，章佳胡图克图捐马百匹，收其半。二十三年，察哈尔蒙旗捐马千九百七十匹。咸丰初，哲布尊丹巴等捐马千匹，喀尔喀土谢图等二千匹，锡林果勒盟长等三千匹，帝以其多，却之。嗣闻已在途中，令择善地牧以待用。自是三音诺颜部等，以军事输马、驼，旋捐马二千一百，锡林果勒盟等千二百，或留或否。七年，各部落蒙古王等捐马六千四百匹，诏纳之。时粤、捻扰畿东，利于用骑也。同治间，黑龙江将军德英于呼伦贝尔各城劝捐军马。光绪初，丰绅托克湍办海防，时昭乌达盟郡王捐马六百匹，因请踵行推广劝谕，以助军实云。

驿置肇自前汉，历代因之。清沿明制，设驿马，为额四万三千三百有奇。各省驿制，定于康熙二年，凡赍奏官驿马之数，各藩马五匹，公、将军、提督、督、抚三匹，总兵、巡盐御史二匹，从兵部侍郎石麟请也。边外之驿，定于九年，凡明诏特遣，及理藩院饬赴蒙古诸部宣谕公务，得乘边外驿马。三十五年，征噶尔丹，设边外五处驿站，用便车粮运输。又从理藩院言，自张家口外设蒙古驿。其大略也。驿传在僻地者，仅供本州县所需，亦曰递马，额不过数匹。冲繁州县，置驿或二或三，额马至六七十匹。驿差大者，皇华使臣，朝贡蕃客，余如大臣入觐、莅官、视鹺、监税皆是。

若赍奏员役，呈奉表册，其小者也。要者，如星驰飞递，刻期立赴之属。若闵劳恤死，允给邮传，其散者也。驿政弊坏，张汧尝极言之。越数诛求，横索滋扰，蠹国病民，势所必至。已定例诸驿额马，每年十蹈其三，循例买补。咸丰中，粤氛孔炽，湖、湘境为贼据，劫失驿骑，焚毁号舍，往往有之。各州县或买马填补，或赁马应差，其有失驿未设，即雇夫代马。甘肃旧设马额六千余，亦以军兴废弛。光绪九年，军务既平，驿递渐简，所留马视前减三分二，而驿政亦无所妨。十一年，新疆南路设驿。是时，综通国驿站岁费，约三百万余金。二十九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谓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递信速，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驿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韙其言。已而驿马渐裁，嗣是驿遂废不用。

顺治初，建常盈库，凡车驾司朋桩站银，武库司马值，太仆寺马价皆储之。康熙初，改常盈库储归户部。乾隆十六年，敕云南营马除十蹈其三按例应赔外，其逾额蹈毙者免赔桩银。二十七年，定给留圈马乾，每匹视绿营稍优异。三十八年，又令云南买补马价，每匹减银三两。初马乾岁费约四十四万有奇。道光中，从载铨等言，裁八旗官拴马半额，以节出之费补兵饷焉。

清初定现任官得养马，余悉禁之。寻许武进士、武举、兵丁、捕役养马。康熙元年，禁民人养马。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其主有官职，予重罚。平民荷校鞭责。十年，令民人仍得养马。二十六年，定出厂马、驼，或践食田禾，或纵逸侵扰，兵鞭责，官罚俸有差。其兵丁强人代牧，及勒索扰累者，兵发刑部，官降调。凡牧马毙，则验其皮，蹈毙例须赔抵，有一九、一七之罚。应取驹千匹者，以百匹为一分，百匹者以十匹为一分。雍正十三年，定马、驼出厂时，毛齿皆有册，回日核验，如疲瘠十不及三，免议，否则兵鞭责，官罚俸有差。乾隆初，禁牧丁等盗马私售，及与人乘，峻其科罚。十六年，严牧马减克料草之罪。二十八年，官马出青，每百匹准倒十匹，逾额勒其买补。嘉庆十一年，行围木兰，查获私贩马匹诸犯，重惩之。因谕："我朝请武时巡，扈从均给官马。大臣禄入较优，给马较少。官员兵丁，视差务之繁简，定马数之多寡，少者一、二匹，多至五匹，事竣原马还官。如蹈毙，呈验耳尾，仍按价折交。收放时，命王大臣督察。乃官兵等竟私鬻官单，察哈尔官兵收马利，其折银易于买补。积弊日深，大妨马政。自后设有卖单及折收者，一体科罚。私买之马贩，从严问拟。大臣等其妥议定章以闻。"凡营马或走脱窃失，责令赔补，谓之赔桩，年递减十之一，至十年悉免之。应敌伤损者免赔。骑至三年蹈毙者亦免。其余一年或二三年内蹈毙，赔额视其省而异，以十金为最多。同治二年，定古北口盘获私马逾三十匹者送京，不及三十匹赏与兵丁，者为令。

清史稿卷一四二　志第一一七

刑法一

中国自书契以来，以礼教治天下。劳之来之而政出焉，匡之直之而刑生焉。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故《尚书》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周衰礼废，典籍散失。魏李悝著《法经》六篇，流衍至于汉初，萧何加为《九章》，历代颇有增损分合。至唐《永徽律》出，始集其成。虽沿宋迄元、明而面目一变，然科条所布，于扶翼世教之意，未尝不兢兢焉。君子上下数千年间，观其教化之昏明，与夫刑罚之中不中，而盛衰治乱之故，蔑可睹矣。

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余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综其终始，列朝刑政，虽不尽清明，然如明代之厂卫、廷杖，专意戮辱士大夫，无有也。治狱者虽不尽仁恕，然如汉、唐之张汤、赵禹、周兴、来俊臣辈，深文惨刻，无有也。德宗末叶，庚子拳匪之变，创巨痛深，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是故论有清一代之刑法，亦古今绝续之交也。爰备志之，俾后有考焉。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遣国舅阿

什达尔汉等往外藩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复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定乱，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刑科给事中孙襄陈刑法四事，一曰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画一遵守，庶奸慝不形，风俗移易。”疏上，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二年，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也。

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敕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法，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十三年，复颁满文《大清律》。

康熙九年，圣祖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复行校正。十八年，特谕刑部定律之外，所有条例，应去应存，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加酌定，确议具奏，嗣经九卿等遵旨会同更改条例，别自为书，名为《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台臣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乞重加考定，以垂法守。特交九卿议，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随命大学士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诸臣以律文自《唐律》，辞简义赅，易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次第酌定名例四十六条，三十四年，先行缮呈。三十六年，发回刑部，命将奏闻后更改之处补入。至四十六年六月，辑进四十二本，留览未发。

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世宗允之，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谕令于应增应减之处，再行详加分晰，作速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盖《明律》以《名例》居首，其次则分隶于六部，合计三十门，都凡四百六十条。顺治初，厘定律书，将《公式》门之信牌移入《职制》，漏泄军情移入《军政》，于《公式》门删漏用钞印，于《仓库》门删钞法，于《诈伪》门删伪造宝钞。后又于《名例》增入边远充军一条。雍正三年之律，其删除者：《名例律》之吏卒犯死罪、杀害军人、在京犯罪军民共三条，《职制》门选用军职、官吏给由二条，《婚姻》门之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条，《宫卫》门之悬带关防牌面一条。其并入者：《名例》之边远充军并于充军地方，《公式》门之毁弃制书印信并二条为一，《课程》门之盐法并十二条为一，《宫卫》门之冲突仪仗并三条为一，《邮驿》门之递送公文并三条为一。其改易者：《名例》之军官军人免发遣更为犯罪免发遣，军官有犯更为军籍有犯；《仪制》门之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为收藏禁书。其增入者：《名例》之天文生有犯充军地方二条。总计《名例律》四十六条。《吏律》：曰《职制》十四条，曰《公式》十四条。《户律》：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七条，曰《仓库》二十三条，曰《课程》八条，曰《市廛》五条。《礼律》：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曰《宫卫》十六条，曰《军政》二十一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六条。《刑律》：曰《贼盗》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一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盖仍《明律》三十门，而总为四百三十六条。律首《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大都沿明之旧。《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银数皆从现制。其律文及律注，颇有增损改易。律后总注，则康熙年间所创造。律末并附《比引律》三十条。此其大较也。自时厥后，虽屡经纂修，

然仅续增附律之条例，而律文未之或改。惟乾隆五年，馆修奏准芟除总注，并补入《过失杀伤收赎》一图而已。

例文自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曰《原例》，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曰《增例》，康熙间现行例凡二百九十条；曰《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有五条。其立法之善者，如犯罪存留养亲，推及孀妇独子；若殴妻致死，并得准其承祀，恤孤嫠且教孝也。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察有祖父子孙阵亡，准其优免一次劝忠也。枉法赃有禄人八十两，无禄人及不枉法赃有禄人一百二十两，俱实绞，严贪墨之诛也。衙蠹索诈，验赃加等治罪，惩胥役所以保良懦也。强盗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歼渠魁、赦协从之义也。复仇以国法得伸与否为断，杜凶残之路也。凡此诸端，或隐合古义，或矫正前失，皆良法也。而要皆定制于康、雍时。

又国初以来，凡纂修律例，类必钦命二三大臣为总裁，特开专馆。维时各部院则例陆续成书，苟与刑律相涉，馆员俱一一厘正，故鲜乖牾。自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十一年，内阁等衙门议改五年一修。由是刑部专司其事，不复简派总裁，律例馆亦遂附属于刑曹，与他部往往不相关会。高宗临御六十年，性矜明察，每阅谳牍，必求其情罪曲当，以万变不齐之情，欲御以万变不齐之例。故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

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辗转纠纷，易滋高下。雍正十三年，世宗遗诏有曰："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前严而改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核而后更定，自可垂诸永久。若前宽而改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事斟酌，如有应从旧例者，仍照旧例行。"惜后世议法诸臣，未尽明世轻世重之故，每届修例，第将历奉谕旨及议准臣工条奏节次编入，从未统合全书，逐条厘正。穆宗号称"中兴"，母后柄政，削平发、捻、回疆之乱，百端待理，尚于同治九年纂修一次。德宗幼冲继统，未遑兴作。兼之时势多故，章程丛积，刑部既惮其繁猥，不敢议修，群臣亦未有言及者，因循久之。

逮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忧时之士，咸谓非取法欧、美，不足以图强。于是条陈时事者，颇稍稍议及刑律。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旨如所请，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自此而议律者，乃群措意于领事裁判权。

是年刑部亦奏请开馆修例。三十一年，先将例内今昔情形不同，及例文无关引用，或两例重复，或旧例停止者，奏准删除三百四十四条。三十三年，更命侍郎俞廉三与沈家本俱充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乃征集馆员，分科纂辑，并延聘东西各国之博士律师，藉备顾问。其前数年编纂未竣之旧律，亦特设编案处，归并分修。十二月，遵旨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又删并旧例四十九条。宣统元年，全书纂成缮进，谕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覆奏订定，名为《现行刑律》。

时官制改变，立宪诏下，东西洋学说朋兴。律虽仍旧分三十门，而芟削六部之目。其因时事推移及新章递嬗而删者，如《名例》之犯罪免发遣、军籍有犯、流囚家属、流犯在道会赦、天文生有犯、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充军地方，《职制》之大臣专擅选官、文官不许封公侯、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朝参公座、奸党，《公式》之照刷文卷、磨勘卷宗、封掌印信，《户役》之丁夫差遣不平、隐蔽差役、逃避差役，《田宅》之任所置买田宅，《婚姻》之同姓为婚、良贱为婚姻，《课程》之监临势要中盐、阻坏盐法、私矾、舶商匿货，《礼制》之朝见留难，《宫卫》之内府工作人匠替役，《军政》之边境申索军需、公侯私役官军、夜禁，《关津》之私越冒度关津、诈冒给路引、递送逃军妻女出城、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私役弓兵，《厩牧》之公使人等索借马匹，《邮驿》之占宿驿舍上房，《贼盗》之起除刺字，《斗殴》之良贱相殴，《诉讼》之军民约会、词讼诬告、充军及迁徙，《受赃》之私受公侯财物，《犯奸》之良贱相奸，《杂犯》之搬做杂剧，《捕亡》之徒流人逃，《断狱》之徒囚不应役，《营造》之有司官吏不住公廨是也。其缘政体及刑制迁变而改者，如《名例》之化外人有犯改为蒙古及入国籍人有犯，徒流迁徙地方改为五徒三流二遣地方，《婚姻》之娶乐人为妻妾改娶娼妓为妻，《人命》之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节去“及奴婢”字，《斗殴》之奴婢殴家长改为雇工人殴家长，《骂詈》之奴婢骂家长改为雇工人骂家长，《犯奸》之奴婢奸家长妻改为雇工人奸家长妻是也。综计全律仍存三百八十有九条，而《比引律》则删存及半，依类散入各门，不列比附之目。旧例除删并外，合续纂之新例，统一千六十六条。其《督捕则例》一书，顺治朝命臣工纂进，原为旗下逃奴而设。康熙十五年重加酌定，乾隆以后续有增入，计条文一百一十，亦经分别去留，附入《刑律》，而全书悉废。律首仍载《服制全图》，以重礼教。是年冬颁行焉。若蒙古治罪各条，载诸《理藩院则例》，及《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别行诸岷、洮等处者，以其习俗既殊，刑制亦异，未敢轻议更张。

新律则光绪三十二年法律馆撰上《刑民诉讼律》，酌取英、美陪审制度。各督抚多议其窒碍，遂寝。三十三年，复先后奏上《新刑律草》案，《总则》十七章：曰法例，曰不论罪，曰未遂罪，曰累犯罪，曰俱发罪，曰共犯罪，曰刑名，曰宥恕减轻，曰自首减免，曰酌量减轻，曰加减例，曰缓刑，曰暂释，曰恩赦，曰时效，曰时期计算，曰文例。《分则》三十六章：曰关于帝室之罪，曰关于内乱之罪，曰关于国交之罪，曰关于外患之罪，曰关于漏泄机务之罪，曰关于渎职之罪，曰关于妨害公务之罪，曰关于选举之罪，曰关于骚扰之罪，曰关于逮捕监禁者脱逃之罪，曰关于藏匿罪人及湮灭证据之罪，曰关于伪证及诬告之罪，曰关于放火决水及水利之罪，曰关于危险物之罪，曰关于往来通信之罪，曰关于秩序之罪，曰关于伪造货币之罪，曰关于伪造文书及印文之罪，曰关于伪造度量衡之罪，曰关于祀典及坟墓之罪，曰关于鸦片烟之罪，曰关于赌博彩票之罪，曰关于奸非及重婚之罪，曰关于饮料水之罪，曰关于卫生之罪，曰关于杀伤之罪，曰关于堕胎之罪，曰关于遗弃之罪，曰关于逮捕监禁之罪，曰关于略诱及和诱之罪，曰关于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之罪，曰关于窃盗及强盗之罪，曰关于诈欺取财之罪，曰关于侵占之罪，曰关于赃物之罪，曰关于毁弃损坏之罪。两编合共三百八十七条，经宪政编查馆奏交部院及疆臣核议，签驳者多。

宣统元年，沈家本等汇集各说，复奏进《修正草案》。时江苏提学使劳乃宣上书宪政编查馆论之曰：“法律大臣会同法部奏进修改刑律，义关伦常诸条，未依旧律修入。但于《附则》称中国宗教遵孔，以纲常礼教为重。如律中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发冢犯奸各条，未便蔑弃。中国人有犯以上各罪，应仍依旧律，别辑单行法，以昭惩创。窃维修订新律，本为筹备立宪，统一法权。凡中国人及在中国居住之外国人，皆应服从同一法律。是此法律，本当以治中国人为主。今乃依旧律别辑中国人单行法，是视此新刑律专为外国人设矣。本末倒置，莫此为甚。《草案》案语谓修订刑律，所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刑律内有一二条为外国人所不遵奉，即无收回裁判权之实。故所修刑律，专以摹仿外国为事。此说实不尽然。泰西各国，凡外国人居其国中，无不服从其国法律，不得执本国无此律以相争，亦不得恃本国有此律以相抗。今中国修订刑律，乃谓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必尽舍固有之礼教风俗，一一摹仿外国。则同乎此国者，彼国有违言，同乎彼国者，此国又相反，是必穷之道也。总之一国之律，必与各国之律相同，然后乃能令国内居住之外国人遵奉，万万无此理，亦万万无此事。以此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策，是终古无收回之望也。且夫国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国之民有不遵礼教者，以刑齐之。所谓礼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辅而行，不可缺一者也。故各省签驳《草案》，每以维持风化立论，而案语乃指为浑道德法律为一。其论无夫奸曰：‘国家立法，期于令行禁止。有法而不能行，转使民玩法而肆无忌惮。和奸之事，几于禁之无可禁，诛之不胜诛，即刑章具在，亦祇具文。必教育普及，家庭严正，舆论之力盛，廉耻之心生，然后淫靡之风可少衰。’又曰：‘防遏此等丑行，不在法律而在教化。即列为专条，亦无实际。’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故一意摹仿外国，而于旧律义关伦常诸条弃之如遗，焉用此法为乎？”谓宜将旧律有关礼教论纪各节，逐一修入正文，并拟补干名

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相殴、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各条。法律馆争之。明年资政院开，宪政编查馆奏交院议，将总则通过。时劳乃宣充议员，与同院内阁学士陈宝琛等，于无夫奸及违犯教令二条尤力持不少怠，而分则遂未议决。余如《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俱编纂告竣，未经核议。惟《法院编制法》、《违警律》、《禁烟条例》均经宣统二年颁布，与《现行刑律》仅行之一年，而逊位之诏下矣。

清史稿卷一四三　志第一一八

刑法二

《明律》渊源唐代，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自笞一十至五十，为笞刑五。自杖六十至一百，为杖刑五。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死刑二：曰斩，曰绞。此正刑也。其律例内之杂犯、斩绞、迁徒、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刑，或取诸前代，或明所自创，要皆非刑之正。

清太祖、太宗之治辽东，刑制尚简，重则斩，轻则鞭扑而已。迨世祖入关，沿袭明制，初颁《刑律》，笞、杖以五折十，注入本刑各条。康熙朝《现行则例》改为四折除零。雍正三年之律，乃依例各于本律注明板数。徒、流加杖，亦至配所照数折责。盖恐扑责过多，致伤生命，法外之仁也。文武官犯笞、杖，则分别公私，代以罚俸、降级、降调，至革职而止。

徒者，奴也，盖奴辱之。明发盐场铁冶煎盐炒铁，清则发本省驿递。其无驿县，分拨各衙门充水火夫各项杂役，限满释放。

流犯，初制由各县解交巡抚衙门，按照里数，酌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嗣以各省分拨失均，不免趋避拣择。乾隆八年，刑部始纂辑《三流道里表》，将某省某府属流犯，应流二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二千五百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应流三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按计程途，限定地址，逐省逐府，分别开载。嗣于四十九年及嘉庆六年两次修订。然第于州县之增并，道里之参差，略有修改，而大体不易。《律》称："犯流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乾隆二十四年，将佥妻之例停止。其军、流、遣犯情愿随带家属者，不得官为资送，律成虚设矣。

斩、绞，余是死刑。然自汉以来，有秋后决囚之制。《唐律》除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明弘治十年奏定真犯死罪决不待时者，凌迟十二条，斩三十七条，绞十二条，真犯死罪秋后处决者，斩一百条，绞八十六条。顺治初定律，乃于各条内分晰注明，凡律不注监候者，皆立决也；凡例不言立决者，皆监候也。自此京、外死罪多决于秋，朝审遂为一代之大典。杂犯斩、绞准徒五年与杂犯三流总徒四年，大都创自有明。《清律》于官吏受赃，枉法不枉法，满贯俱改为实绞，余多仍之。名实混淆，殊形轇轕。

迁徙原于唐之杀人移乡，而定罪则异。律文沿用数条，然皆改为比流减半、徒二年，并不徙诸千里之外。惟条例于土蛮、瑶、僮、苗人仇杀劫掳及改土为流之土司有犯，将家口实行迁徙。然各有定地，亦不限千里也。

明之充军，义主实边，不尽与流刑相比附。清初裁撤边卫，而仍沿充军之名。后遂以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为五军，且于满流以上，为节级加等之用。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抚定地。雍正三年之律，第于十五布政司应发省分约略编定。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据《邦政纪略》，辑为《五军道里表》，凡发配者，视表所列。然名为充军，至配并不入营差操，第于每月朔望检点，实与流犯无异。而满流加附近、近边道里，反由远而近，司谳者每苦其纷歧，而又有发遣名目。初第发尚阳堡、宁古塔，或乌喇地方安插，后并发齐齐哈尔、黑龙江、三姓、喀尔喀、科布多，或各省驻防为奴。乾隆年间，新疆开辟，例又有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回城分别为奴种地者。咸、同之际，新疆道梗，又复改发内地充军。其制屡经变易，然军遣止及其身。苟情节稍轻，尚得更赦放还。以视明之永远军戍，数世后犹句及本籍子孙者，大有间也。若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则新疆当差。成案相沿，

遂为定例。此又军遣中之歧出者焉。

枷杻，本以羁狱囚。明代《问刑条例》，于本罪外或加以枷号，示戮辱也。《清律》犯罪免发遣条：“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号代刑，强干之义则然。然犯系寡廉鲜耻，则销除旗档，一律实发，不姑息也。若窃盗再犯加枷，初犯再犯计次加枷，犯奸加枷，赌博加枷，逃军逃流加枷，暨一切败检逾闲、不顾行止者酌量加枷，则初无旗、民之别。康熙八年，部议囚禁人犯止用细炼，不用长枷，而枷号遂专为行刑之用。其数初不过一月、二月、三月，后竟有论年或永远枷号者。始制重者七十斤，轻者六十斤。乾隆五年，改定应枷人犯俱重二十五斤，然例尚有用百斤重枷者。嘉庆以降，重枷断用三十五斤，而于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匪徒，又有系带铁杆石礅之例，亦一时创刑也。

刺字，古肉刑之一，律第严于贼盗。乃其后条例滋多，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遣、改遣、改发。有刺事由者，有刺地方者，并有分刺满、汉文字者。初刺右臂，次刺左臂，次刺右面、左面。大抵律多刺臂，例多刺面。若窃盗责充警迹，二三年无过，或缉获强盗二名以上、窃盗三名以上，例又准其起除刺字，复为良民。盖恶恶虽严，而亦未尝不予以自新之路焉。

赎刑有三：一曰纳赎，无力照律决配，有力照例纳赎。二曰收赎，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纳赎。三曰赎罪，官员正妻及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例赎罪。收赎名曰律赎，原本唐律纳赎。赎罪名为例赎，则明代所创行。顺治修律，五刑不列赎银数目。雍正三年，始将《明律赎图》内应赎银数斟酌修改，定为《纳赎诸例图》。然自康熙《现行例》定有承问官滥准纳赎交部议处之条，而前明纳赎及赎罪诸旧例又节经删改，故律赎俱照旧援用，而例赎则多成具文。

其捐赎一项，顺治十八年，有官员犯流徒籍没认工赎罪例；康熙二十九年，有死罪现监人犯输米边口赎罪例；三十年，有军流人犯捐赎例；三十四年，有通仓运米捐赎例；三十九年，有永定河工捐赎例；六十年，有河工捐赎例。然皆事竣停止，其历朝沿用者，惟雍正十二年户部会同刑部奏准预筹运粮事例，不论旗、民，罪应斩、绞，非常赦所不原者，三品以上官照西安驼捐例捐运粮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照营田例捐运粮银五千两，六品官照营田例捐银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军、流各减十分之四，徒以下各减十分之六，俱准免罪。西安驼捐，行自雍正元年，营田例则五年所定也。乾隆十七年，西安布政使张若震奏请另定捐赎笞、杖银数。经部议，预筹运粮事例，杖、笞与徒罪不分轻重，一例捐赎，究未允协。除犯枷号、杖责者照徒罪捐赎外，酌拟分杖为一等，笞为一等。其数，杖视徒递减，笞视杖递减。二十三年，谕将斩、绞缓决各犯纳赎之例永行停止。遇有恩赦减等时，其惮于远行者，再准收赎。而赎锾则仍视原拟罪名，不得照减等之罪。著为令。嗣后官员赎罪者，俱照运粮事例核夺。刑部别设赎罪处，专司其事。此又律赎、例赎而外，别自为制者矣。

凌迟，用之十恶中不道以上诸重罪，号为极刑。枭首，则强盗居多。戮尸，所以待恶逆及强盗应枭诸犯之监故者。凡此诸刑，类皆承用《明律》，略有通变，行之二百余年。至过误杀之赔人，窃盗之割脚筋，重辟减等之贯耳鼻，强盗、贪官及窝逃之籍家产，或沿自盛京定例，或顺治朝偶行之峻令，不久革除，非所论也。

自光绪变法，二十八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经刑部议准，徒犯毋庸发配，按照年限，于本地收所习艺。军、流为常赦所不原者，照定例发配，到配一律收所习艺。流二千里限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八年，三千里者十年。遣军照满流年限计算，限满释放，听其自谋生计，并准在配所入籍为民。若为常赦所得原者，无论军、流，俱无庸发配，即在本省收所习艺。工作年限，亦照前科算。自此五徒并不发配，即军、流之发配者，数亦锐减矣。二十九年，刑部奏准删除充军名目，将附近、近边、边远并入三流，极边及烟瘴改为安置，仍与当差并行。自此五军第留其二，而刑名亦改变矣。三十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第二折内，有恤刑狱九条。其省刑责

条内，经法律馆议准，笞、杖等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改为罚银。凡律例内笞刑五，以五钱为一等，至笞五十罚银二两五钱，杖六十者改为罚五两。每一等加二两五钱，以次递加，至杖一百改为罚十五两而止。如无力完纳，折为作工。应罚一两，折作工四日，以次递加，至十五两折作工六十日而止。然窃盗未便罚金，议将犯窃应拟笞罪者，改科工作一月；杖六十者，改科工作两月；杖七十至一百，每等递加两月。又附片请将军、流、徒加杖概予宽免，无庸决责。自此而笞、杖二刑废弃矣。

三十一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数端，略称："见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凌迟之刑，唐以前无此名目。《辽史　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内。宋自熙宁以后，渐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枭首在秦、汉时惟用诸夷族之诛，六朝梁、陈、齐、周诸律，始于斩之外别立枭名。自隋迄元，复弃而不用。今之斩枭，仍明制也。戮尸一事，惟秦时成峤军反，其军吏皆斩戮尸，见于《始皇本纪》。此外历代刑制，俱无此法。明自万历十六年，定有戮尸条例，专指谋杀祖父母、父母而言。国朝因之，后更推及于强盗。凡此酷重之刑，固所以惩戒凶恶。第刑至于斩，身首分离，已为至惨。若命在顷忽，葅醢必令备尝，气久消亡，刀锯犹难幸免，揆诸仁人之心，当必惨然不乐。谓将以惩本犯，而被刑者魂魄何知；谓将以警戒众人，而习见习闻，转感召其残忍之性，实非圣世所宜遵。请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凡《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斩决。斩决而下，依次递减。一曰缘坐。缘坐之制，起于秦之参夷及收司连坐法。汉高后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相坐律，当时以为盛德。惜夷族之诛，犹间用之。晋以下仍有家属从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他无有也。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诸项俱缘坐矣，反狱、邪教诸项亦缘坐矣。一案株连，动辄数十人。夫以一人之故而波及全家，以无罪之人而科以重罪，汉文帝以为不正之法反害于民，北魏崔挺尝曰"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膺盗跖之诛，不亦哀哉"，其言皆笃论也。今世各国，皆主持刑罚止及一身之义，与"罪人不孥"之古训实相符合。请将律内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坐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宽免。余条有科及家属者，准此。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汉之黥也。文帝废肉刑而黥亦废，魏、晋、六朝虽有逃奴劫盗之刺，旋行旋废。隋、唐皆无此法。至石晋天福间，始创刺配之制，相沿至今。其初不过窃盗逃人，其后日加烦密。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讵知习于为非者，适予以标识，助其凶横。而偶罹法纲者，则黥刺一膺，终身戮僇辱。夫肉刑久废，而此法独存，汉文所谓刻肌肤痛而不德者，未能收弼教之益，而徒留此不德之名，岂仁政所宜出此。拟请将刺字款目，概行删除。凡窃盗皆令收所习艺，按罪名轻重，定以年限，俾一技能娴，得以糊口，自少再犯、三犯之人。一切递解人犯，严令地方官佥差押解，果能实力奉行，逃亡者自少也。"奏上，谕令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犯仍入于秋审，分别实缓。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悉宽免。其刺字等项，亦概行革除。旨下，中外称颂焉。

三十二年，法律馆奏准将戏杀、误杀、擅杀虚拟死罪各案，分别减为徒、流。自此而死刑亦多轻减矣。又是年法律馆以妇女收赎，银数太微，不足以资警戒，议准妇女犯笞、杖，照新章罚金。徒、流、军、遣，除不孝及奸、盗、诈伪旧例应实发者，改留本地习艺所工作，以十年为限，余俱准其赎罪。徒一年折银二十两，每五两为一等，五徒准此递加。由徒入流，每一等加十两，三流准此递加。遣、军照满流科断。如无力完缴，将应罚之数，照新章按银数折算时日，改习工艺。其犯该枷号，不论日数多寡，俱酌加五两，以示区别。自此而收赎银数亦稍变矣。

故宣统二年颁布之《现行刑律》，第将近数年奏定之章程采获修入，于是刑制遂大有变更。其五刑之目，首罚刑十，以代旧律之笞、杖。一等罚，罚银五钱，至十等罚，为银十五两，据法律馆议覆恤刑狱之奏也。次徒刑五，年限仍旧律。次流刑三，道里仍旧律，然均不加杖，以法律馆业经附片奏删也。次遣刑二：曰极边足四千里及烟瘴地方安置，曰新疆当差。以闰刑加入正刑，承用者广，不得不别自为制也。次死刑二：曰绞，曰斩。时虽有死刑唯一之议，以旧制显分等差，且凌迟、枭

首等项甫经议减，不敢径行废斩也。徒、流虽仍旧律，然为制不同。按照习艺章程，五徒依限收入本地习艺所习艺；流、遣毋论发配与否，俱应工作。故于徒五等注明按限工作，流二千里注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注工作八年，三千里注工作十年，遣刑俱注工作十二年。收赎则根据妇女赎罪新章酌减银数，改为通例。罚刑照应罚之数折半收赎，徒一年赎银十两，每等加银二两五钱，至徒三年收赎银二十两。流刑每等加银五两，至三千里赎银三十五两。遣刑与满流同科。绞、斩则收赎银四十两。亦分注于各刑条下。然非例应收赎者，不得滥及也。捐赎，据光绪二十九年刑部奏准照运粮事例，减半银数，另辑为例。其笞、杖虽不入正刑，仍留竹板，以备刑讯之用。外此各刑具，尽行废除，枷号亦一概芟削，刑制较为径省矣。

惟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嗣军务敉平，疆吏乐其便己，相沿不改。光绪七八年间，御史胡隆洵、陈启泰等屡以为言。刑部声请饬下各省，体察情形，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嗣各督抚俱覆称地方不靖，碍难规复旧制。刑部不得已，乃酌量加以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自此章程行，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讫未之能革。

清史稿卷一四四　志第一一九

刑法三

太祖始创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扎尔固齐十人，号为理事十大臣。凡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冤抑，亲加鞫问。天命元年，谕贝勒大臣曰："国人有事，当诉于公所，毋得诉于诸臣之家。兹播告国中，自贝勒大臣以下有罪，当静听公断，执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听断于公所，其私诉于家，不执送而私断者，治罪不贷。"十一年，太宗以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不皆分授，或即以总管、佐管兼之，于是集诸贝勒定议裁撤。每旗由佐管大臣审断词讼，不令出兵驻防。其每旗别设调遣大臣二员，遇有驻防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天聪七年，设刑部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听讼始有专责。

世祖入主中夏，仍明旧制，凡诉讼在外由州县层递至于督抚，在内归总于三法司。然明制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清则外省刑案，统由刑部核覆。不会法者，院寺无由过问，应会法者，亦由刑部主稿。在京讼狱，无论奏咨，俱由刑部审理，而部权特重。刑部初设十四司。雍正元年，添置现审左右二司，审理八旗命盗及各衙门钦发事件。后复改并，定为十八清吏司：曰直隶，曰奉天，曰江苏，曰安徽，曰江西，曰福建，曰浙江，曰湖广，曰山东，曰山西，曰陕西，曰四川，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凡各省刑名咨揭到部，各司具稿呈堂，以定准驳。吉林、黑龙江附诸奉天，甘肃、新疆附诸陕西，京曹各署关涉文件，亦分隶于十七司。现审则轮流签分。顺治十年，设督捕衙门，置侍郎满、汉各一员，其属有前司、后司。初隶兵部，专理缉捕逃旗事宜。康熙三十八年裁撤，将前后司改隶刑部。嗣复并为督捕一司，不掌外省刑名，亦不分现审。刑部收受讼案，已结未结，每月汇奏。设督催所，而督以例限。审结寻常徒、流、军、遣等罪，按季汇题。案系奏交，情虽轻，专案奏结。死罪既取供，大理寺委寺丞或评事，都察院委御史，赴本司会审，谓之会小法。狱成呈堂，都察院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或少卿，挈同属员赴刑部会审，谓之会大法。如有翻异，发司覆审，否则会稿分别题奏。罪干立决，旨下，本司派员监刑。监候则入朝审。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例称自理。词讼每月设立循环簿，申送督、抚、司、道查考。巡道巡历所至，提簿查核，如有未完，勒限催审。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审转，徒罪由督抚汇案咨结。有关人命及流以上，专咨由部汇题。死罪系谋反、大逆、恶逆、不道、劫狱、反狱、戕官，并洋盗、会匪、强盗、拒杀官差，罪于凌迟、斩、枭者，专折具奏，交部速议。杀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题。其余斩、绞，俱专本具题，分送揭帖于法司科道，内阁票拟，交三法司核议。如情罪不符及引律错误者，或驳令覆审，或径行改正，合则如拟核定。议上立决，命下，钉封飞递各州县正印官或佐贰，会同武职行刑。监候则入秋审。

朝审原于明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从实审录。秋审亦原于明之奏决单，冬至前会审决之。顺治元年，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言："旧制凡刑狱重犯，自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候处决。在京有热审、朝审之例，每至霜降后方请旨处决。在外直省，亦有三司秋审之例，未尝一丽死刑辄弃于市。望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此有清言秋、朝审之始。嗣后逐渐举行，而法益加密。初制分情实、缓决、矜、疑，然疑狱不经见。雍正以后，加入留养承祀，区为五类。截止日期，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以年前封印日，福建以正月三十日，奉天、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以二月初十日，河南、山东、山西以三月初十日，直隶以三月三十日。然遇情重之案，虽后期有声明赶入秋审者。刑部各司，自岁首将各省截止期前题准之案，分类编册，发交司员看详。初看蓝笔句改，覆看用紫，轮递至秋审处坐办、律例馆提调，墨书粘签，一一详加斟酌，而后呈堂核阅。朝审本刑部问拟之案，刑部自定实缓。秋审则直省各督抚于应勘时，将人犯提解省城，率同在省司道公同会勘，定拟具题。刑部俟定限五月中旬以前，各省后尾到齐，查阅外勘与部拟不符者，别列一册。始则司议，提调、坐办主之。继则堂议，六堂主之，司议各员与焉。议定，刑部将原案及法司督抚各勘语刊刷招册，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分，八月内定期在金水桥西会同详核。先日朝审，三法司、九卿、詹事、科道入座，刑部将监内应死人犯提至当堂，命吏朗诵罪状及定拟实、缓节略，事毕回禁。次日秋审，凭招册审核，如俱无异议，会同将原拟陆续具题；有异，前期签商。若各执不相下，持异之人奏上，类由刑部回奏听裁。苟攻及原审，则径行扣除再讯。二百余年来，刑部历办秋、朝审，句稽讲贯，备极周密，长官每以此校司员之优劣。究之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其所矜慎，尤在实、缓。乾隆以前，各司随意定拟，每不画一。三十二年，始酌定《比对条款》四十则，刊分各司，并颁诸各省，以为勘拟之准绳。四十九年，复行增辑。嗣刑部侍郎阮葵生别辑《秋谳志略》，而后规矩略备，中外言秋勘者依之，并比附历年成案，故秋、朝审会议，其持异特奏者，每不胜焉。

秋审本上，入缓决者，得旨后，刑部将戏杀、误杀、擅杀之犯，奏减杖一百，流三千里，窃赃满贯、三犯窃赃至五十两以上之犯，奏减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余仍旧监固，俟秋审三次后查办。间有初次入缓，后复改实者，权操自上，非常例也。入可矜者，或减流，或减徒。留养承祀者，将该犯枷号两月，责四十板释放。案系斗杀，追银二十两给死者家属养赡。情实则大别有三，服制、官犯、常犯是也。本下，内阁随命钦天监分期择日。句到，刑部按期进呈黄册。至日，素服御殿，大学士三法司侍，上秉硃笔，或命大学士按单予句。服制册大都杀伤期功尊长之案，既以情轻而改监候，类不句决；情实二次，大学士会同刑部奏请改缓。官犯则情重者，刑部从严声叙，未容倖免；轻则一律免句，十次改缓。常犯之人情实，固罪无可逭者；其或一线可原，刑部粘签声叙，类多邀恩不句，十次亦改缓。向例句决重囚，刑科三覆奏，自乾隆十四年简去二覆，第于句到前五日，覆奏一次。句到时，将原本进呈覆阅，一俟批发，在京例由刑科给事中，刑部侍郎各一人赴西市监视。官犯无论句否，俱绑赴行刑场候决。在外则刑部各司将句单连同榜示钉封送兵部发驿，文到之日行刑。如恭逢庆典或国家有故，则下旨停句。

顺治十三年，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今决期伊迩，朝审甫竣，招册繁多，尚未及详细简阅，骤行正法，朕心不忍。今年姑著暂停秋决，昭朕矜恤至意。"自是列朝于秋谳俱勤慎校阅。康熙二十二年，圣祖御懋勤殿，召大学士、学士等入，酌定在京秋审情实重犯。圣祖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因谕曰："人命事关重大，故召尔等共相商酌。情有可原，即开生路。"雍正十一年，世宗御洞明堂，阅秋审情实招册，谕刑部曰："诸臣所进招册，俱经细加斟酌，拟定情实。但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在前日定拟情实，自是执法，在此刻句到商酌，又当原情，断不可因前奏难更，遂尔隐默也。"高宗尤垂意刑名，秋审册上，每干饬责。乾隆三十一年，湖南官犯饶佺，以其回护已过予句。迨阅浙省招册，知府黄象震亦以承审回护，原题仅拟军台效力。急谕湖南巡抚将饶佺暂停处决，令刑部查明两案情节不同，始行明谕处分。其慎重谳典如此。仁宗亦娴习法律。嘉庆七年，御史广兴会议秋审，奏请将斗杀拟缓之广东姚得辉改入情实，援引乾隆十八年"一命必有一抵"之旨。仁宗谓：

“一命一抵，原指械斗等案而言，至寻常斗殴，各毙各命，自当酌情理之平，分别实缓。若拘泥‘一命必有一抵’之语，则是秋谳囚徒，凡杀伤毙命之案，将尽行问拟情实，可不必有缓决一项。有是理乎？”命仍照原拟入缓。其剖析法意，致为明允。自后宣宗、文宗遵循前轨，罕可纪述。穆宗、德宗两经垂廉，每逢句到，命大学士一人捧单入内阁恭代，后遂沿为故事。而前行之秋审条款，因光绪季年死刑递有减降，法律馆重加厘定，奏颁内外焉。

热审之制，顺治初赓续举行。康熙十年，定每年小满后十日起，至立秋前一日止，非实犯死罪及军、流，俱量予减等。四十三年，谕刑部停止。雍正初复行。乾隆以后，第准免笞、杖，则递行八折决放，枷号渐释，余不之及。且惟京师行之，外省笞、杖自理，无从考核，具文而已。列朝无寒审，而有军、流、遣犯隆冬停遣之例。未起解者，十月至正月终及六月俱停遣。若已至中途，至十一月初一日准停。倘抵配不远，并发往东南省分，人犯有情愿前进者，一体起解。

又有停审之例，每年正月、六月、十月及元旦令节七日，上元令节三日，端午、中秋、重阳各一日，万寿圣节七日，各坛庙祭享、斋戒以及忌辰素服等日，并封印日期，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初二日，皆不理刑名。然中外问刑衙门，于正月、六月、十月及封印日期、每月初一二等日不尽如例行也。其农忙停审，则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一应户、婚、田土细故，不准受理，刑事不在此限。又有停刑之例，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从前有擅入午门、长安门、堂子跪告，及打长安门内、正阳门外石狮鸣冤者，严禁始绝。即迎车驾而冲突仪仗，亦罪至充军。京控及叩阍之案，或发回该省督抚，或奏交刑部提讯。如情罪重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抑经言官、督抚弹劾，往往钦命大臣莅审。发回及驳审之案，责成督抚率同司道亲鞫，不准复发原问官，名为钦部事件。文武官犯罪，题参革职。道府、副将以上，遴委道员审理。同知、游击以下，遴委知府审理。巡按御史，顺治初犹常设。四年，从大理寺卿王永吉奏，差官往直省恤刑，然皆不久停罢。外省刑名，遂总汇于按察使司，而督抚受成焉。京师笞、杖及无关罪名词讼，内城由步军统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完结，徒以上送部，重则奏交。如非常大狱，或命王、大臣、大学士、九卿会汛。自顺治迄乾隆间，有御廷亲鞫者。律称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句问。在京大小官员亦如之。

若宗室有犯，宗人府会刑部审理。觉罗，刑部会宗人府审理。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屡犯军、流，发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圈禁；死刑，宗人府进黄册。阉寺犯轻罪，内务府慎刑司讯决，徒以上亦送部。八旗地亩之讼，属诸户部现审处，刑事统归刑部。清初有都统会审之制，有高墙拘禁之条，至乾隆时俱废。旗营驻防省分，额设理事同知。旗人狱讼，同知会同州县审理。热河都统衙门特设理刑司，刑部派员听讼，三年一任。同治三年，以吉林狱讼繁多，诏依热河设立刑司例，令刑部拣派满、汉郎中、员外、主事各一员，分别掌印主稿，统归将军管辖。嗣吉林建省裁撤，而热河如故。

蒙古刑狱，内外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等承审。康熙三十七年，曾遣内地官员教导蒙古王等听断盗案，后不常设。沿边与民人交涉案件，会同地方官审理，死罪由盟长核报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奏当。在京犯斩、绞，刑部审讫，会理藩院法司亦如之。盛京刑部掌谳盛京旗人及边外蒙古之狱。秋审，会同四部侍郎、奉天府尹酌定实、缓汇题，盖皆特别之制。

凡检验，以宋宋慈所撰之《洗冤录》为准，刑部题定《验尸图格》，颁行各省。人命呈报到官，地方正印官随带刑书、仵作，立即亲往相验。仵作据伤喝报部位之分寸，行凶之器物，伤痕之长短浅深，一一填入尸图。若尸亲控告伤痕互异，许再行覆检，不得违例三检。如自缢、溺水、事主被杀等案，尸属呈请免验者，听。京师内城正身旗人及香山等处各营房命案，由刑部当月司员往验。街道及外城人命，无论旗、民，归五城兵马司指挥相验。检验不以实者有刑。

凡讯囚用杖，每日不得过三十。熬审得用掌嘴、跪练等刑，强盗人命酌用夹棍，妇人拶指，通不得过二次。其余一切非刑有禁。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

凡审限，直省寻常命案限六阅月，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俱定限四阅月。其限六月者，州县三月解府州，府州一月解司，司一月解督抚，督抚一月咨题。其限四月者，州县两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抚，督抚二十日咨题。如案内正犯及要证未获，或在监患病，准其展限或扣限。若隔属提人及行查者，以人文到日起限。限满不结，督抚咨部，即于限满之日起算，再限二、三、四月，各级分限如前。如仍迟逾，照例参处。按察司自理事件，限一月完结。州县自理事件，限二十日审结。上司批发事件，限一月审报。刑部现审，笞杖限十日，遣、军、流、徒二十日，命盗等案应会三法司者三十日。每月奏报，声明曾否逾限。如有患病及查传等情，亦得依例扣展。速议速题，均限五日覆。死罪会核，自科钞到部之日，立决限七十日，监候限八十日。会同题覆，院寺各分限八日。由咨改题之案，展限十日。系清文加译汉十日或二十日，逾限附参。盗贼逾月不获，捕役汛兵予笞，官罚俸。吏兵两部《处分则例》，尚有疏防及初、二、三、四参之分。命案凶犯在逃，承辑、接缉亦按限开参。然例虽严，而巧于规避者，盖自若也。

凡解犯有三：一、定案时之解审。徒犯解至府州转报，军、流、遣及死罪，自府州递省，逐级讯问无异，督抚然后咨题。一、秋审时之解勘。死罪非立决，发回本州县监禁，逮秋审，径行解司审勘。官犯自定案即拘禁司监待决。常犯缓决者，二次秋审，即不复解。其直省各边地离督抚驻处远，有由该管巡道审勘加结转报者，非通例也。一、发遣时之解配。徒囚问发隔县，军、流起解省分，预行咨明应发省分督抚，查照《道里表》，酌量州县大小远近、在配军流多寡，先期定地，饬知入境首站州县，随到随发。遣犯解至例定地方安插。犯籍州县佥差，名曰长解。沿途州县，派拨兵役护送，名为短解。罪囚视罪名轻重，定用铁锁杻镣道数。若中途不觉失囚，讯明有无贿纵，分别治罪。隔属关提及发交各地方官管束者，视此为差。京师现审，徒犯发顺天府充徒。流囚由刑部定地，札行顺天府起送。五军咨由兵部定地提发，外遣亦咨兵部差役起解。综计诉讼所历，自始审迄终结，其程序各有定规，毋或逾越。

迨光绪变法，三十二年，改刑部为法部，统一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配置总检察厅，专司审判。于是法部不掌现审，各省刑名，画归大理院覆判，并不会都察院，而三法司之制废。题本改为折奏，内阁无所事事。秋、朝审专属法部，其例缓者随案声明，不更加勘，而九卿、科道会审之制废。京师暨各省设高等审检厅，都城省会及商埠各设地方及初级审检厅，改按察使为提法司。三十二年，法部奏定《各级厅试办章程》。宣统二年，法律馆奏颁《法院编制法》，由初级起诉之案不服，可控由地方而至高等，由地方起诉之案不服，可控由高等而至大理院，名为四级三审。从前审级、审限、解审、解勘之制，州县行之而不行于法院。审判分民事、刑事。民律艰于成书，所据者第旧律户役、田宅、钱债、婚姻各条，而法未备。司法事务有年度，判断有评议，刑事有检察官莅审，人命由检察官相验，法院行之而不能行于州县。刑诉制度，盖杂糅矣。

然尔时所以急于改革者，亦曰取法东西列强，藉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也。考领事裁判，行诸上海会审公堂，其源肇自咸丰朝，与英、法等国缔结通商条约，约载中外商民交涉词讼，各赴被告所属之国官员处控告，各按本国律例审断。嗣遇他国缔约，俱援利益均沾之说，群相仿效。同治八年，定有《洋泾浜设官章程》，遴委同知一员，会同各国领事审理华洋诉讼。其外人应否科刑，谳员例不过问。华人第限于钱债、斗殴、窃盗等罪，在枷杖以下，准其决责。后各领扩张权限，公堂有迳定监禁数年者。外人不受中国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清季士大夫习知国际法者，每咎彼时议约诸臣不明外情，致使法权坐失。光绪庚子以后，各国重立和约，我国龂龂争令撤销，而各使藉口中国法制未善，靳不之许。迨争之既亟，始声明异日如审判改良，允将领事裁判权废弃。载在约章，存为左券。故二十八年设立法律馆，有“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之旨。盖亦欲修明法律，俾外国就范也。夫外交视国势之强弱，权利既失，岂口舌所能争。故终日言变法，逮至国本已伤，而收效卒鲜，岂法制之咎与？然其中有变稍善而未竟其功者，曰监狱。有政体所关

而未之变者，曰赦典。

监狱与刑制相消息，从前监羁罪犯，并无已决未决之分。其囚禁在狱，大都未决犯为多。既定罪，则笞、杖折责释放，徒、流、军、遣即日发配，久禁者斩、绞监候而已。州县监狱，以吏目、典史为管狱官，知州、知县为有狱官，司监则设按司狱。各监有内监以禁死囚，有外监以禁徒、流以下，妇人别置一室，曰女监。徒以上锁收，杖以下散禁。囚犯日给仓米一升，寒给絮衣一件。锁杻常洗涤，席荐常铺置，夏备凉浆，冬设暖床，疾病给医药。然外省监狱多湫隘，故例有轻罪人犯及干连证佐，准取保候审之文。无如州县惧其延误，每有班馆差带诸名目，胥役藉端虐诈，弊窦丛滋。虽屡经内外臣工参奏，不能革也。刑部有南北两监，额设司狱八员、提牢二员，掌管狱卒，稽查罪囚，轮流分值。每月派御史查监，有瘐毙者亦报御史相验。年终并由部汇奏一次，防闲致为周备。自光绪三十二年审判画归大理院，院设看守所，以羁犯罪之待讯者，各级审检厅亦然，于是法部犴狴空虚。别设已决监于外城，以容徒、流之工作，并令各省设置新监，其制大都采自日本。监房有定式，工厂有定程。法律馆特派员赴东调查，又开监狱学堂，以备京、外新监之用。然斯时新法初行，措置未备，外省又限于财力，未能遍设也。

赦典有恩赦、恩旨之别。历朝登极、升祔、册立皇后、皇上五旬以上万寿、皇太后六旬以上万寿及武功克捷之类，例有恩赦。其诏书内开：一、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大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奴婢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真正人命、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军务获罪、隐匿逃人及侵贪入己亦不赦外，其余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未结者，咸赦除之。若寻常万寿及喜庆等事，则传旨行赦。恩赦死罪以下俱免，恩旨则死罪已下递减。诏书既颁，刑部检查成案，分别准免不准免，开单奏定，名为恩赦条款。恩旨则分别准减不准减，名为减等条款。部设减等处，专司核驳。其巡幸所经，赦及一方，及水旱兵灾、清理庶狱者，则视诏旨从事焉。明制，徒、流已至配，不复援赦。清自康熙九年准在配徒犯会赦放免。乾隆二年恩诏，军、流在配三年，安静悔过，情愿回籍，查明准释。迨嘉庆二十五年，始将到配未及三年人犯一体查办，尤为旷典。昔人有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意第谓赦恩之不可滥耳。若夫非常庆典，特颁汗号，使之荡涤瑕秽，洒然自新，未始非仁政之一端。有清一代，赦典屡颁，然条款颇严，毋虞滥及。且行庆施惠，王者驭世之大权，非苟然也。故光绪三十四年宣统登极，犹循例大赦云。

清史稿卷一四五　志第一二〇

艺文一

清起东陲，太宗设文馆，命达海等翻译经史。复改国史、秘书、弘文三院，编纂国史，收藏书籍，文教始兴。世祖入定中原，命冯铨等议修《明史》，复诏求遗书。圣祖继统，诏举博学鸿儒，修经史，纂图书，稽古右文，润色鸿业，海内彬彬向风焉。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命纪昀等撰《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都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复命于敏中、王际华撷其精华，别为《四库荟要》，凡一万二千册，分缮二部，藏之大内离藻堂及御园味腴书屋。又别辑《永乐大典》三百八十五种，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时大典储翰林院者尚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合九千八百八十一册。其宋、元精椠，多储内府，《天禄琳琅》，备详《宫史》。经籍既盛，学术斯昌，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也。各省先后进书，约及万种，阮元既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四种，复刊《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又《续经解》一千三百十五卷，而各省督抚，广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备。其后曾国藩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官书局，张之洞设广雅书局，延聘儒雅，校刊群籍，私家亦辑刻日多，丛书之富，曩代莫京。及至晚近，欧风东渐，竞译西书，道艺并重。而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奇书秘宝，考古所资，其有裨于学术者尤多，实集古今未有之盛焉。艺文

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史》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夥，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

经部十类：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四书》类，九曰经总义类，十曰小学类。

《易经通注》九卷。顺治十三年，傅以渐等奉敕撰。《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牛钮等奉敕撰。《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周易述义》十卷。乾隆二十年，傅恒等奉敕撰。《易图解》一卷，《周易补注》十一卷。简亲王德沛撰。《易翼》二卷。孙承泽撰。《读易大旨》五卷。孙奇逢撰。《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外传》七卷。王夫之撰。《易学象数论》六卷。黄宗羲撰。《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寻门余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黄宗炎撰。《读易笔记》一卷。张履祥撰。《周易说略》四卷。张尔岐撰。《易酌》十四卷。刁包撰。《易闻》十二卷。归起先撰。《田间易学》十二卷。钱澄之撰。《大易则通》十五卷，《闰》一卷，《易史》一卷。胡世安撰。《周易疏略》四卷。张沐撰。《易学阐》十卷。黄与坚撰。《读易绪言》二卷。谢文洊撰。《易经衷论》二卷。张英撰。《读易日钞》六卷。张烈撰。《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彖大指》二卷，《周易观彖》十二卷。李光地撰。《周易浅述》八卷。陈梦雷撰。《周易定本》一卷。邵嗣尧撰。《易经识解》五卷。徐秉义撰。《易经筮贞》四卷。赵世对撰。《周易明善录》二卷。徐继发撰。《易原就正》十二卷。包仪撰。《周易通》十卷，《周易辨正》二十四卷。浦龙渊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纳喇性德撰。《周易筮述》八卷。王弘撰撰。《周易应氏集解》十三卷。应撝谦撰。《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毛奇龄撰。《乔氏易俟》十八卷。乔莱撰。《大易通解》十卷。魏荔彤撰。《周易本义蕴》四卷。《周易蕴义图考》二卷。姜兆锡撰。《周易传注》七卷，《周易筮考》一卷。李恭撰。《学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说》八卷。晏斯盛撰。《周易札记》二卷。杨名时撰。《易经详说》不分卷。冉覲祖撰。《易经辨疑》七卷。张问达撰。《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朱轼撰。《易宫》三十六卷，《读易管窥》五卷。吴隆元撰。《读易观象惺惺录》十六卷，《读易观象图说》二卷，《太极图说》二卷，《周易原始》一卷，《天水答问》一卷，《羲皇易象》二卷，《羲皇易象新补》二卷。李南晖撰。《孔门易绪》十六卷。张德纯撰。《易图明辨》十卷。胡渭撰。《身易实义》五卷。沈廷励撰。《先天易贯》五卷。刘元龙撰。《易互》六卷。杨陆荣撰。《周易玩辞集解》十卷，《易说》一卷。查慎行撰。《易说》六卷。惠士奇撰。《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胡煦撰。《易笺》八卷。陈法撰。《周易观象补义略》不分卷。诸锦撰。《索易臆说》二卷。吴启昆撰。《周易孔义集说》二十卷。沈起元撰。《陆堂易学》十卷。陆奎勋撰。《易经揆一》十一卷，《易学启蒙补》二卷。梁锡玙撰。《易经诠义》十五卷，《易经如话》十五卷。汪绂撰。《周易本义爻徵》二卷。吴日慎撰。《周易图说正编》六卷。万年茂撰。《易翼述信》十二卷。王又朴撰。《周易原始》六卷。范咸撰。《周易浅释》四卷。潘思榘撰。《易学大象要参》四卷。林赞龙撰。《周易解翼》十卷。上官章撰。《东易问》八卷。魏枢撰。《周易洗心》九卷。任启运撰。《空山易解》四卷。牛运震撰。《周易剩义》二卷。章能灵撰。《周易汇解衷翼》十五卷。许体元撰。《易象援古》不分卷。申尔宣撰。《丰川易说》十卷。王心敬撰。《周易粹义》五卷。薛雪撰。《周易图说》六卷。蔡新撰。《读易别录》三卷。全祖望撰。《周易经言拾遗》十四卷。徐文靖撰。《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任陈晋撰。《周易集解纂疏》三十六卷。李道平撰。《周易图书质疑》二十四卷。赵继序撰。《易象通义》六卷。秦笃辉撰。《易深》八卷。许伯政撰。《易说存悔》二卷。汪宪撰。《卦气解》一卷，《八卦观象解》二卷，《彖传论》一卷，《彖象论》一卷，《系辞传论》二卷。庄存与撰。《易例举要》五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吴鼎撰。《周易大衍辨》一卷。吴鼐撰。《周易井观》十二卷，周大枢撰。《周易注疏校正》一卷。卢文绍撰。《易守》三十二卷。叶佩荪撰。《周易二闾记》三卷，《周易小义》二卷。茹敦和撰。《周易辑要》五卷。朱骏撰。《易卦私笺》二卷。蒋衡撰。《易经明洛义》六卷。孙慎行撰。《易卦图说》一卷。崔述撰。《周易章句证异》十一卷。翟均廉撰。《周易考占》一卷。金傍撰。《易经贯》一二十二卷。金诚撰。《周

易辨画》四十卷。连斗山撰。《大易择言》三十六卷，《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说辨正》四卷。程廷祚撰。《周易悬象》八卷。黄元御撰。《周易本义注》六卷。胡方撰。《周易略解》八卷。冯经撰。《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易微言》二卷，《易大谊》一卷，《周易本义辨证》五卷，《增补周易郑注》一卷，《周易郑注爻辰图》一卷，《易说》六卷。惠栋撰。《观象居易传笺》十二卷。汪师韩撰。《周易述翼》五卷。黄应骐撰。《周易述补》五卷。李林松撰。《孙氏周易集解》十卷。孙星衍撰。《卦本图考》一卷。胡秉虔撰。《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言》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易变表》二卷，《周易郑氏义》二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图条辨》一卷，《易纬略义》三卷。张惠言撰。《易大义补》一卷。桂文烜撰。《学易讨原》一卷。姚文田撰。《易说》十二卷，《易说便录》二卷。郝懿行撰。《易经衷要》十二卷。李式谷撰。《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周易补疏》二卷，《易余籥录》二十卷，《易话》二卷，《易广记》二卷。焦循撰。《易经异文释》六卷，《李氏集解剩义》三卷，《校异》二卷。李富孙撰。《易问》四卷，《观易外编》六卷。纪大奎撰。《周易指》三十八卷，《易例》一卷，《易图》五卷，《易断辞》一卷。端木国瑚撰。《卦气解》一卷，《周易考异》二卷。宋翔凤撰。《古易音训》二卷。宋咸熙撰。《周易倚数录》二卷，《图》一卷。杨履泰撰。《周易虞氏略例》一卷。李锐撰。《周易学》三卷。沈梦兰撰。《周易述补》四卷。江藩撰。《六十四卦经解》八卷，《易郑氏爻辰广义》二卷，《易经传互卦卮言》一卷，《易章句异同》一卷，《易消息升降图》二卷，《学易札记》四卷。朱骏声撰。《易经述传》二卷，《周易讼卦浅说》一卷，《周易解诂》一卷，《易经象类》一卷。丁晏撰。《周易姚氏学》十六卷，《周易通论月令》二卷，《易学阐元》一卷。姚配中撰。《虞氏易消息图说》一卷。胡祥麟撰。《易确》十二卷。许桂林撰。《易汉学考》二卷，《易汉学师承表》一卷，《易彖传大义述》一卷，《易爻例》一卷。吴翊寅撰。《周易附说》一卷。罗泽南撰。《周易旧疏考证》一卷。刘毓崧撰。《读易丛记》二卷。叶名澧撰。《周易旧注》十二卷。徐鼒撰。《郑氏爻辰补》六卷。戴棠撰。《周易爻辰申郑义》一卷。何秋涛撰。《诸家易学别录》一卷，《虞氏易学汇编》一卷，《周易卦象集证》一卷，《周易互体详述》一卷，周易卦变举要》一卷。方申撰。《周易故训订》一卷。黄以周撰。《易例辑略》五卷。庞大坤撰。《易贯》五卷，《玩易篇》一卷，《艮宦易说》一卷，《邵易补原》一卷，《卦气直日解》一卷，《易穷通变化论》一卷，《八卦方位说》一卷，《卦象补考》一卷，《周易互体徵》一卷。俞樾撰。《陈氏易说》四卷，《读易汉学私记》一卷。陈寿熊撰。《易释》四卷。黄式三撰。《读易笔记》二卷。方宗诚撰。《周易释爻例》一卷。成蓉镜撰。《易解说》二卷。吴汝纶撰。《易经通论》一卷。皮锡瑞撰。

唐史征《周易口诀义》六卷。宋司马光《温公易说》六卷。宋邵伯温《易学辨惑》一卷。宋李光《读易详说》十卷。宋郑刚中《周易窥余》十五卷。宋都絜《易变体义》十二卷。宋程大昌《易原》八卷。宋赵善誉《易说》四卷。宋徐总斡《易传》灯四卷。宋冯椅《厚斋易学》五十二卷。宋蔡渊《易象意言》一卷。宋李杞《周易详解》十六卷。宋俞琰《读易举要》四卷。宋丁易东《周易象义》十六卷。元吴澄《易纂言外翼》八卷。元解蒙《易精蕴大义》十二卷。元曾贯《易学变通》六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周卜氏易传》一卷。汉孟喜《周易章句》一卷。汉京房《周易章句》一卷。汉马融《周易传》一卷。汉荀爽《周易注》一卷。汉郑玄《周易注》三卷，《补遗》一卷。汉刘表《周易章句》一卷。汉宋衷《周易注》一卷。魏董遇《周易章句》一卷。魏王肃《周易注》一卷。蜀范长生《周易注》一卷。吴陆绩《周易述》一卷。吴姚信《周易注》一卷。吴虞翻《周易注》十卷。晋王廙《周易注》一卷。晋张璠《周易集解》一卷。晋向秀《周易义》一卷。晋干宝《周易注》一卷。晋翟玄《周易义》一卷。齐刘巘《易义疏》一卷。以上均孙堂辑。《连山》一卷。《归藏》一卷。汉蔡景君《易说》一卷。汉丁宽《易传》二卷。汉韩婴《易传》二卷。汉刘安周《易淮南九师道训》一卷。汉施仇《周易章句》一卷。汉梁丘贺《周易章句》一卷。汉费直《易注》一卷。《易林》一卷。《周易分野》一卷。古五子《易传》一卷。不著时代薛虞《周易记》一卷。魏王肃《周易音》一卷。魏何晏《周易解》一卷。晋邹湛《周易统略》一卷。晋杨周《易卦序论》一卷。晋张轨《周易义》一卷。晋黄颖《周易注》一卷。晋徐邈《周易音》一卷。晋李轨《周

易音》一卷。晋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一卷。晋桓玄《周易系辞注》一卷。祥荀柔之《周易系辞注》一卷。齐明僧绍《周易系辞注》一卷。齐沈麟士《周易要略》一卷。梁武帝《周易大义》一卷。梁伏曼容《周易集解》一卷。梁褚仲都《周易讲疏》一卷。陈周弘正《周易义疏》一卷。陈张讥《周易讲疏》一卷。后魏卢景裕《周易注》一卷。后魏刘昞《周易注》一卷。隋何妥《周易讲疏》一卷。隋侯果《周易注》三卷。不著时代姚规《周易注》一卷。崔覲《周易注》一卷。王凯冲《周易注》一卷。王嗣宗《周易义》一卷。傅氏周易注》一卷。庄氏《易义》一卷。唐崔憬《周易探元》三卷。唐李淳风《周易元义》一卷。唐阴弘道《周易新率论传疏》一卷。唐徐勋《周易新义》一卷。唐僧一行《易纂》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齐刘巘《乾坤义》一卷。黄奭辑。汉京房《易飞候》一卷。晋郭璞《易洞林》一卷。以上均王谟辑。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库勒纳等奉敕编。《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六十年，王顼龄等奉敕撰。《书经图说》五十卷。光绪二十九年奉敕撰。《尚书近指》六卷。孙奇逢撰。《书经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王夫之撰。《书经笔授》三卷。黄宗羲撰。《尚书体要》六卷。钱肃润撰。《尚书埤传》十七卷，《禹贡长笺》十二卷。朱鹤龄撰。《尚书集解》二十卷，《九州山川考》三卷，《洪范经传集义》一卷。孙承泽撰。《书经衷论》四卷。张英撰。《尚书解义》一卷，《尚书句读》一卷，《洪范说》一卷。李光地撰。《古文尚书考》一卷。陆陇其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阎若琚撰。《古文尚书冤词》八卷，《尚书广厅录》五卷，《舜典补亡》一卷。毛奇龄撰。《古文尚书辨》一卷。朱彝尊撰。《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洪范正论》五卷。胡渭撰。《书经蔡傅参议》六卷。姜兆锡撰。《禹贡解》八卷。晏斯盛撰。《尚书地今释》一卷。蒋廷锡撰。《尚书质疑》八卷。王心敬撰。《禹贡谱》二卷。王澍撰。《尚书质疑》二卷。顾栋高撰。《今文尚书说》三卷。陆奎勋撰。《书经诠义》十二卷。汪绂撰。《尚书约注》四卷。任启运撰。《禹贡会笺》十二卷。徐文靖撰。《尚书注疏考证》一卷。齐召南撰。《尚书既见》三卷，《尚书说》一卷。庄存与撰。《晚书订疑》三卷。程廷祚撰。《尚书注疏堂正》三卷。卢文绍撰。《尚书质疑》二卷，《尚书异读考》六卷。赵佑撰。《尚书后案》三十卷，《附后辨》一卷。王鸣盛撰。《尚书小疏》一卷。沈彤撰。《尚书释天》六卷。盛百二撰。《禹贡三江考》三卷。程瑶田撰。《古文尚书考》二卷。惠栋撰。《古文尚书辨伪》二卷。崔述撰。《尚书义考》二卷。戴震撰。《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段玉裁撰。《古文尚书正辞》三十三卷。吴光耀撰。《尚书读记》一卷。阎循观撰。《尚书今古文疏证》七卷。庄述祖撰。《禹贡川泽考》二卷。桂文灿撰。《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一卷。恽敬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尚书逸文》二卷。孙星衍撰。《禹贡地理古注考》一卷。孙冯翼撰。《尚书训诂》一卷。王引之撰。《尚书叙录》一卷。胡秉虔撰。《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江声撰。《尚书周诰考辨》二卷。章谦存撰。《禹贡郑注释》二卷，《尚书补疏》二卷。焦循撰。《书说》二卷。郝懿行撰。《尚书略说》二卷，《尚书谱》二卷。宋翔凤撰。《逸汤誓考》六卷。徐时栋撰。《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附经文》二卷。李遇孙撰。《书异文释》八卷。李富孙撰。《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一卷，《书序述闻》一卷。刘逢禄撰。《古文尚书私议》二卷。张崇兰撰。《召诰日名考》一卷。李锐撰。《尚书古注便读》四卷。朱骏声撰。《禹贡集释》三卷，《禹贡锥指正误》一卷，《禹贡蔡传正误》一卷，《尚书余论》一卷。丁晏撰。《太誓答问》一卷。龚自珍撰。《禹贡正字》一卷。王筠撰。《尚书伸孔篇》一卷。焦廷琥撰。《尚书通义》二卷，《尚书传授异同考》一卷。邵懿辰撰。《尚书沿革表》一卷。戴熙撰。《禹贡旧疏考证》一卷。刘毓崧撰。《尚书今文二十八篇解》。杨钟泰撰。《禹贡郑注略例》一卷。何秋涛撰。《尚书后案驳正》二卷。王劼撰。《考正胡氏禹贡图》一卷。陈澧撰。《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二卷，《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陈乔枞撰。《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曾钊撰。《书传补商》十七卷。戴钧衡撰。《书古微》十二卷。魏源撰。《达斋书说》一卷，《生霸死霸考》一卷，《九族考》一卷。俞樾撰。《禹贡说》一卷。倪文蔚撰。《书傅补义》一卷。方宗诚撰。《尚书历谱》二卷，《禹贡班义述》三卷。成蓉镜撰。《尚书故》三卷。吴汝纶撰。《尚书古文辨惑》十八卷，《释难》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洪良品撰。《书经通论》一卷，《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皮锡瑞撰。《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王先谦撰。《尚书大传考异补遗》一卷。卢文绍撰。

《别本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孙之騄撰。《尚书大传注》四卷。孔广林撰。《尚书大传注》五卷，《五行传注》三卷。陈寿祺撰。

宋胡瑗《洪范口义》二卷。宋毛晃《禹贡指南》四卷。宋程大昌《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一卷。宋史浩《尚书讲义》二十卷。宋夏僎《尚书详解》二十六卷。宋傅寅《禹贡说断》四卷。宋杨简《五诰解》四卷。宋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宋黄伦《尚书精义》五十卷。宋钱时《融堂书解》二十卷。宋赵善湘《洪范统一》一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今文尚书》一卷。《古文尚书》三卷。汉欧阳生《尚书章句》一卷。汉夏侯建《尚书章句》一卷。汉马融《尚书传》四卷。魏王肃《尚书注》二卷。晋徐邈《古文尚书音》一卷。晋范甯《尚书舜典注》一卷。隋刘焯《尚书义疏》一卷。隋刘炫《尚书述义》一卷。隋顾彪《尚书疏》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伏胜《尚书大传》四卷。汉张霸《百两篇》一卷。汉刘向《五行传》二卷。以上均王谟辑。汉郑玄《尚书注》九卷，《尚书五行传注》一卷，《尚书略说注》一卷。以上均袁钧辑。

《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康熙六十年，王鸿绪等奉敕撰。《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傅恒等奉敕撰。《诗经稗疏》四卷，《诗经考异》一卷，《诗广传》五卷。王夫之撰。《田间诗学》十二卷。钱澄之撰。《诗说简正录》十卷。提桥撰。《诗经通义》十二卷。朱鹤龄撰。《毛诗稽古篇》三十卷。陈启源撰。《诗问》一卷。汪琬撰。《毛诗日笺》六卷。秦松龄撰。《诗所》八卷。李光地撰。《毛朱诗说》一卷。阎若琚撰。《毛诗写官记》四卷，《诗札》二卷，《国风省篇》一卷，《诗传诗说驳义》五卷，《续诗传鸟名》三卷，《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毛奇龄撰。《诗蕴》四卷。姜兆锡撰。《诗识名解》十五卷。姚炳撰。《毛诗国风绎》一卷，《读诗随记》一卷。陈迁鹤撰。《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陈大章撰。《诗说》三卷，《附录》一卷。惠周惕撰。《诗经札记》一卷。杨名时撰。《陆堂诗学》十二卷。陆奎勋撰。《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严虞撰。《朱子诗义补正》八卷。方苞撰。《诗经测义》四卷。李钟侨撰。《毛诗类说》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顾栋高撰。《诗疑辨证》六卷。黄中松撰。《毛诗说》二卷。诸锦撰。《诗经诠义》十五卷。汪绂撰。《毛诗名物图说》九卷。徐鼎撰。《诗经正解》三十卷。姜文灿撰。《毛诗说》四卷。庄存与撰。《诗细》十二卷，《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二卷。赵佑撰。《虞东学诗》十二卷。顾镇撰。《三家诗拾遗》十卷，《诗渥》二十卷。范家相撰。《诗序补义》二十四卷。姜炳章撰。《读风偶识》四卷。崔述撰。《毛诗广义》不分卷。纪昭撰。《毛郑诗考正》四卷，《诗经补注》二卷。戴震撰。《诗经小学》四卷，《毛诗故训傳》三卷。段玉裁撰。《童山诗说》四卷。李调元撰。《邶风说》一卷。龚景瀚撰。《诗志》八卷。牛运震撰。《诗考异字笺余》十四卷。周邵莲撰。《韩诗内传征》四卷，《叙录》二卷。宋绵初撰。《韩诗外传校注》十卷。周廷采撰。《毛诗考证》四卷，《周颂口义》三卷。庄述祖撰。《毛诗证读》不分卷，《读诗或问》一卷。戚学标撰。《三家诗补遗》三卷。阮元撰。《毛诗天文考》一卷。洪亮吉撰。《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臧庸撰。《诗古训》十卷。钱大昭撰。《诗谱补亡后订》一卷。吴骞撰。《毛诗传笺异义解》十六卷。沈镐撰。《毛诗通说》三十卷，《补遗》一卷。任兆麟撰。《毛诗补疏》五卷，《毛诗地理释》四卷，《陆玑毛诗疏考证》一卷。焦循撰。《三家诗遗说考》一卷。陈寿祺撰。《诗经补遗》一卷。郝懿行撰。《诗说》二卷，《待问》二卷。郝懿行妻王照圆撰。《诗氏族考》六卷。李超孙撰。《诗经异文释》十六卷。李富孙撰。《诗序辨正》八卷。汪大任撰。《毛诗绀义》二十四卷。李平撰。《毛诗后笺》三十卷。胡承珙撰。《山中诗学记》五卷。徐时栋撰。《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续补遗》二卷。冯登府撰。《重订三家诗拾遗》十卷。叶钧撰。《多识录》九卷。石韫玉撰。《毛郑诗释》四卷，《郑氏诗谱考正》一卷，《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毛诗陆疏校正》二卷，《诗集传附释》一卷。丁晏撰。《读诗札记》八卷，《诗章句考》一卷，《诗乐存亡谱》一卷，《朱子诗集传校勘记》一卷。夏炘撰。《毛诗通考》二十卷，《毛诗识小》三十卷，《郑氏诗谱考正》一卷。林伯桐撰。《毛诗礼征》十卷。包世荣撰。《齐诗翼氏学》二卷。迮鹤寿撰。《读诗小牍》二卷。焦廷琥撰。《诗古微》二十卷。魏源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马瑞辰撰。《三家诗遗说考》四十九卷，《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陈乔枞撰。《诗经集传拾遗》二卷。吴德旋撰。《诗名物证古》一卷，

《达斋诗说》一卷，《读韩诗外传》一卷。俞樾撰。《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郑氏笺考征》一卷，《释毛诗音》四卷，《毛诗说》一卷，《毛诗传义类》一卷。陈奂撰。《诗小学》三十卷。吴树声撰。《毛诗多识》二卷。多隆阿撰。《诗学详说》三十卷，《正诂》五卷。顾广誉撰。《诗地理征》七卷。朱右曾撰。《诗本谊》一卷。龚橙撰。《诗经异文》四卷，《韩诗辑》一卷。蒋曰豫撰。《毛诗序传》三十卷，《毛诗读》三十卷。王劼撰。《毛诗异文笺》十卷。陈玉树撰。《毛诗谱》一卷。胡元仪撰。《诗经通论》一卷。皮锡瑞撰。《诗三家义集疏》二十九卷。王先谦撰。

宋杨简《慈湖诗传》二十卷。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宋袁燮《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宋林《毛诗讲义》十二卷。元刘玉汝诗缵绪》十八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汉申培鲁《诗故》三卷。汉后苍《齐诗传》三卷。汉韩婴《诗故》二卷，《诗内传》一卷，《诗说》一卷。汉薛汉《韩诗章句》二卷。汉侯苞《韩诗翼要》一卷。汉马融《毛诗注》一卷。魏刘桢《毛诗义问》一卷。魏王肃《毛诗注》一卷，《毛诗义驳》一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一卷。魏王基《毛诗驳》一卷。吴韦昭、朱育《毛诗答杂问》一卷。吴徐整《毛诗谱畅》一卷。晋孙毓《毛诗异同评》三卷。晋陈统难《孙氏毛诗评》一卷。晋郭璞《毛诗拾遗》一卷。晋徐邈《毛诗音》一卷。齐刘桓《毛诗序义》一卷。宋周续之《毛诗周氏注》一卷。梁简文帝《毛诗十五国风义》一卷。梁何胤《毛诗隐义》一卷。梁崔灵恩《集注毛诗》一卷。不著时代舒瑗《毛诗义疏》一卷。不著时代、撰人《毛诗草虫经》一卷，《毛诗提纲》一卷。后周沈重《毛诗义疏》二卷。后魏刘芳《毛诗笺音义证》一卷。隋刘炫《毛诗述义》一卷。唐施士《丐诗说》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辕固《齐诗传》一卷。魏王基《毛诗申郑义》一卷。均黄奭辑。汉郑玄《毛诗谱》一卷。王谟辑。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等奉敕撰。《周官笔记》一卷。李光地撰。《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李光坡撰。《高注周礼》二十卷。高愈撰。《周官辨非》一卷。万斯大撰。《周礼问》二卷。毛奇龄撰。《周礼训纂》二十一卷。李钟伦撰。《周礼节训》六卷。黄叔琳撰。《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周官辨》一卷。方苞撰。《周官翼疏》三十卷。沈淑撰。《周礼辑义》十二卷。姜兆锡撰。《礼说》十四卷。惠士奇撰。《周官记》六卷，《周官说》二卷，《周官说补》三卷。庄存与撰。《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江永撰。《周礼精义》十二卷。连斗山撰。《周官禄田考》三卷。沈彤撰。《周官禄田考补正》三卷。倪景曾撰。《考工记图注》二卷。戴震撰。《周礼军赋说》四卷。王鸣盛撰。《周礼汉读考》六卷。段玉裁撰。《田赋考》一卷。任大椿撰。《考工记论文》一卷。牛运震撰。《周礼故书考》一卷。程际盛撰。《周礼故书疏证》六卷。宋世荦撰。《车制图考》一卷。阮元撰。《车制考》一卷。钱坫撰。《周官臆测》六卷，《叙录》一卷。孔广林撰。《周礼学》二卷。王聘珍撰。《周官故书考》四卷。徐养原撰。《周礼畿内授田考实》一卷。胡匡衷撰。《周官礼郑氏注笺》十卷。庄绶甲撰。《周礼学》一卷。沈梦兰撰。《周礼释注》二卷。丁晏撰。《考工轮舆私笺》二卷。郑珍撰。《图》一卷。珍子知同撰。《周官注疏小笺》五卷。曾钊撰。《考工记考辨》八卷。王宗涑撰。《周礼补注》六卷。吕飞鹏撰。《周官参证》二卷。王宝仁撰。《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孙诒让撰。

宋王安石《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宋易祓《周官总义》三十卷。元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汉郑兴《周礼解诂》一卷。汉郑众《周礼解诂》六卷。汉杜子春《周礼注》二卷。汉贾逵《周礼解诂》一卷。汉马融《周官传》一卷。汉郑玄《周礼音》一卷。晋干宝《周礼注》一卷。晋徐邈《周礼音》一卷。晋李轨《周礼音》一卷。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一卷。不著时代刘昌宗《周礼音》二卷。聂氏《周礼音》一卷。后周沈重《周官礼义疏》一卷。陈戚袞《周礼音》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

以上《礼》类《周礼》之属

《仪礼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等奉敕撰。《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一卷。张尔岐撰。《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徐乾学撰。《仪礼述注》十七卷。李光坡撰。《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万斯大撰。《丧礼吾说篇》十卷，《三年服制考》一卷。毛奇龄撰。《丧服翼注》一卷。阎若琚撰。《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撰。《仪礼节要》二十卷。朱轼撰。《仪礼析疑》

十七卷，《丧礼或问》一卷。方苞撰。《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姜兆锡撰。《飨礼补亡》一卷。诸锦撰。《朝庙宫室考》十三卷，《肆献裸馈食礼》三卷。任启运撰。《礼经本义》十七卷。蔡德晋撰。《仪礼汉释宫增注》一卷，《仪礼释例》一卷。江永撰。《仪礼小疏》一卷。沈彤撰。《仪礼管见》十七卷。褚寅亮撰。《丧服文足征记》十卷。程瑶田撰。《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卢文绍撰。《仪礼读考》一卷。段玉裁撰。《仪礼集编》四十卷。盛世佐撰。《仪礼今古文疏证》二卷。宋世荦撰。《礼经释例》十三卷，《目录》一卷。凌廷堪撰。《仪礼图》六卷，《读仪礼记》二卷。张惠言撰。《冕服考》四卷。焦廷琥撰。《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五卷。徐养原撰。《仪礼校正》十七卷。黄丕烈撰。《礼经宫室答问》二卷。洪颐煊撰。《仪礼经注一隅》一卷。朱骏声撰。《仪礼释官》九卷。《郑氏仪礼目录校正》一卷。胡匡衷撰。《仪礼学》一卷。王聘珍撰。《仪礼今古文疏义》十七卷。胡承珙撰。《丧礼经传约》一卷。吴卓信撰。《仪礼正义》四十卷。胡培翚撰。《仪礼宫室提纲》一卷。胡培系撰。《仪礼经注疏正讹》十七卷。金曰追撰。《仪礼礼服通释》六卷。凌曙撰。《仪礼释注》二卷。丁晏撰。《仪礼私笺》八卷。郑珍撰。《读仪礼录》一卷。曾国藩撰。《丧服会通说》四卷。吴嘉宾撰。《士昏礼对席图》一卷，《丧服私论》一卷。俞樾撰。《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二卷。刘寿曾撰。

宋李如圭《仪礼集释》三十卷，《仪礼释宫》一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蔡氏月令》二卷。蔡云辑。汉戴德《丧服变除》一卷。汉何休《冠礼约制》一卷。汉郑众《昏礼》一卷。汉马融《丧服经传注》一卷。汉郑玄《丧服变除》一卷。汉刘表《新定礼》一卷。魏王肃《丧经传注》一卷，《丧服要记》一卷。吴射慈《丧服变除图》一卷。晋杜预《丧服要集》一卷。晋袁准《丧服经传注》一卷。晋孔伦《集注丧服经传》一卷。晋刘智《丧服释疑》一卷。晋蔡谟《丧服谱》一卷。晋贺循《丧服谱》一卷，《葬礼》一卷，《丧服要记》一卷。晋葛洪《丧服变除》一卷。晋孔衍《凶礼》一卷。不著时代陈铨《丧服经传注》一卷。谢徽《丧服要记注》一卷。宋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二卷。宋崔凯《丧服难问》一卷。宋周续之《丧服注》一卷。齐王俭《丧服古今集记》一卷。齐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

以上《礼》类《仪礼》之属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乾隆元年敕编。《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敕撰。《礼记章句》四十九卷。王夫之撰。《深衣考》一卷。黄宗羲撰。《礼记纂编》六卷。李光地撰。《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李光坡撰。《礼记偶笺》三卷。万斯大撰。《庙制图考》四卷。万斯同撰。《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纳喇性德撰。《曾子问讲录》四卷，《檀弓订误》一卷。毛奇龄撰。《礼记章义》十卷。姜兆锡撰。《礼记疑义》十八卷。吴廷华撰。《礼记析疑》四十六卷。《丧礼或问》一卷。方苞撰。《戴记绪言》四卷。陆奎勋撰。《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汪绂撰。《礼记章句》十卷。任启运撰。《檀弓疑问》一卷。邵泰衢撰。《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深衣考误》一卷。江永撰。《学礼阙疑》八卷。刘青莲撰。《续卫氏礼记集说》一百卷。杭世骏撰。《礼记注疏考证》一卷。齐召南撰。《礼记注疏校正》一卷。卢文绍撰。《祭法记疑》二卷。王元启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惠栋撰。《深衣释例》三卷。《弁服释例》八卷。任大椿撰。《抚州本礼记郑注考异》二卷。张敦仁撰。《释服》二卷。宋绵初撰。《明堂考》三卷。孙星衍撰。《明堂亿》一卷。孔广林撰。《礼记郑读考》四卷，《礼记天算释》一卷。孔广牧撰。《卢氏礼记解诂》一卷，《蔡氏月令章句》一卷。臧庸撰。《礼记集解》六十一卷。孙希旦撰。《七十二候考》一卷。曹仁虎撰。《礼记补疏》三卷。焦循撰。《礼记说》八卷。杨秉杞撰。《礼记异文释》八卷。李富孙撰。《礼记笺》四十九卷。郝懿行撰。《礼记宫室答问》二卷。洪颐煊撰。《燕寝考》三卷。胡培翚撰。《礼记经注正讹》六十三卷。金日追撰。《礼记训纂》四十九卷。朱彬撰。《礼记释注》四卷，《投壶考原》一卷。丁晏撰。《檀弓辨诬》三卷。夏炘撰。《礼记郑读考》六卷。陈乔枞撰。《礼记质疑》四十九卷。郭嵩焘撰。《礼记异文笺》一卷，《礼记郑读考》一卷，《七十二候考》一卷。俞樾撰。《礼记集解补义》一卷。方宗诚撰。《礼记浅说》二卷。皮锡瑞撰。

宋张虙《月令解》十二卷。宋袁甫《蒙斋中庸讲义》四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汉马融《礼记注》一卷。汉卢植《礼记注》一卷。汉荀爽《礼传》一卷。汉蔡邕《月令章句》

一卷，《月令问答》一卷。魏王肃《礼记注》一卷。魏孙炎《礼记注》一卷。不著时代谢氏《礼记音义隐》一卷。晋范宣《礼记音》一卷。晋徐邈《礼记音》一卷。不著时代刘昌宗《礼记音》一卷。宋庾蔚之《礼记略解》一卷。梁何胤《礼记隐义》一卷。梁贺＜□王易＞《礼记新义疏》一卷。梁皇侃《礼记义疏》四卷。后魏刘芳《礼记义证》一卷。后周沈重《礼记义疏》一卷。后周熊安生《礼记义疏》四卷。唐成伯玙《礼记外传》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唐明皇《月令注释》一卷。黄奭辑。吴射慈《礼记音义隐》一卷。汉蔡邕《明堂月令论》一卷。汉崔寔《四民月令》一卷。以上均王谟辑。

以上《礼》类《礼记》之属

《夏小正解》一卷。徐世溥撰。《曾子问天员篇》一卷。梅文鼎撰。《夏小正注》一卷。黄叔琳撰。《夏小正诂》一卷。诸锦撰。《夏小正辑注》四卷。范家相撰。《夏小正考注》一卷。毕沅撰。《曾子注释》四卷。阮元撰。《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叙录》一卷。孔广森撰。《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庄述祖撰。《夏小正传校正》三卷。孙星衍撰。《大戴礼解诂》十三卷，《叙录》一卷。王聘珍撰。《大戴礼记正误》一卷。汪中撰。《夏小正分笺》四卷，《异义》二卷。黄谟撰。《大戴礼记笺证》五卷。胡培系撰。《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汪照撰。《大戴礼记考》一卷。吴文起撰。《夏小正传笺》四卷，《公符篇考》一卷。王谟撰。《夏小正补注》四卷。任兆麟撰。《夏小正补传》三卷。朱骏声撰。《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梁章钜撰。《夏时考》五卷。安吉撰。《夏时考》一卷。刘逢禄撰。《夏小正经传考》二卷，《本义》四卷。雷学淇撰。《夏小正集解》四卷，《校录》一卷。顾凤藻撰。《孔子三朝记》七卷，《目录》一卷。洪颐煊撰。《夏小正疏义》四卷，《附释音异字记》一卷。洪震煊撰。《夏小正正义》四卷。王筠撰。《夏小正笺疏》四卷。马徵麟撰。《夏小正集说》四卷。程鸿诏撰。《夏时考》一卷。郑晓如撰。《夏小正戴氏传训解》四卷，《考异》一卷，《通论》一卷。王宝仁撰。《夏小正私笺》一卷。吴汝纶撰。

以上《礼》类《大戴礼》之属

《学礼质疑》二卷，《宗法论》一卷。万斯大撰。《读礼志疑》十三卷，《礼经会元疏解》四卷。陆陇其撰。《郊社禘祫问》一卷，《北郊配位尊西向义》一卷，《昏礼辨正》一卷，《大小宗通绎》一卷，《明堂问》一卷，《庙制折衷》一卷，《学校问》一卷。毛奇龄撰。《参读礼志疑》二卷。汪绂撰。《钓台遗书》四卷。任启运撰。《礼经质疑》二卷。杭世骏撰。《稽礼辨论》一卷。刘凝撰。《三礼郑注考》一卷。程际盛撰。《礼笺》三卷。金榜撰。《礼学卮言》六卷。孔广森撰。《五服异同汇考》二卷。崔述撰。《禘祫觿解篇》一卷。孔广林撰。《三礼义证》十卷。武亿撰。《白虎通阙文》一卷。庄述祖撰。《三礼图》三卷。孙星衍、严可均同撰。《礼说》四卷。凌曙撰。《郑氏三礼目录》一卷。臧庸撰。《答问》一卷。胡培翚撰。《礼堂经说》二卷。陈乔枞撰。《三礼陈数求义》三十卷。陈乔荫撰。《四禘通释》三卷。崔适撰。《白虎通疏证》十二卷。陈立撰。《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林昌彝撰。《求古录礼记》五卷，《补遗》一卷。金鹗撰。《求古录礼说校勘记》三卷。王士骏撰。《学礼管释》十八卷，《三纲制服述义》三卷。夏炘撰。《佚礼扶微》五卷。丁晏撰。《礼经通论》一卷。邵懿辰撰。《积石礼说》三卷。张履撰。《礼说》二卷。吴嘉宾撰。《郑康成驳正三礼考》一卷，《玉佩考》一卷。俞樾撰。《礼书通故》五十卷，《礼说略》三卷。黄以周撰。《经述》三卷。林颐山撰。

汉戴圣《石渠礼论》一卷，汉郑玄《鲁礼禘祫志》一卷，《三礼图》一卷，魏董勋《问礼俗》一卷，晋卢谌《杂祭法》一卷，晋范汪《祭典》一卷，晋干宝《后养义》一卷，晋范甯《礼杂问》一卷，晋范宣《礼论难》一卷，晋吴商《礼杂议》一卷。宋颜延之《逆降义》一卷。宋徐广《礼论答问》一卷。宋何承《天礼论》一卷。宋任豫《礼论条牒》一卷，齐王俭《礼义答问》一卷，齐荀万秋《礼论钞略》一卷，梁贺述《礼统》一卷，梁周舍《礼疑义》一卷，梁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卷，后魏李谧《明堂制度论》一卷，不著时代梁正《三礼图》一卷，唐张镒《三礼图》一卷，唐元行冲《释疑论》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叔孙通《礼器制度》一卷，汉郑玄《三礼目录》一卷，晋孙毓《五礼驳》一卷。以上均王谟辑。汉郑玄《答临硕难礼》一卷。袁钧辑。

以上《礼》类总义之属

《朱子礼纂》五卷。李光地撰。《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家礼辨说》十六卷。毛奇龄撰。《读礼偶见》二卷。许三礼撰。《吕氏四礼翼》一卷。朱轼撰。《礼学汇编》七十卷。应撝谦撰。《礼乐通考》三十卷。胡抡撰。《礼书纲目》八十五卷。江永撰。《六礼或问》十二卷。汪绂撰。《四礼宁俭编》一卷。王心敬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秦蕙田撰。《五礼经传目》五卷。沈廷芳撰。《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林伯桐撰。《三礼从今》三卷。黄本骥撰。《四礼榷疑》八卷。顾广誉撰。

以上《礼》类通礼之属

《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御撰。《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敕撰。《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敕撰。《乐律》二卷。薛凤祚撰。《大成乐律》一卷。孔贞瑄撰。《古乐经传》五卷。李光地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竟山乐录》四卷。毛奇龄撰。《古乐书》二卷。应撝谦撰。《李氏学乐录》二卷。李恭撰。《昭代乐章恭纪》一卷。张廷玉撰。《易律通解》八卷。沈光邦撰。《乐律古义》二卷。童能灵撰。《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汪绂撰。《乐律表微》八卷。胡彦升撰。《琴旨》三卷。王坦撰。《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卷。江永撰。《律吕考略》一卷。孔毓焯撰。《大乐元音》七卷。潘士权撰。《律吕古义》六卷。钱塘撰。《燕乐考原》六卷，《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凌廷堪撰。《乐悬考》二卷。江藩撰。《乐谱》一卷。任兆麟撰。《律吕臆说》一卷，荀勖《笛律图注》一卷，《管色考》一卷。徐养原撰。《古律经传附考》六卷。纪大奎撰。《乐志辑略》三卷。倪元坦撰。《音分古义》二卷，《附》一卷。戴煦撰。《声律通考》十卷。陈澧撰。《律吕通今图说》一卷，《律易》一卷，《音调定程》一卷。缪阗撰。

元熊朋来《瑟谱》六卷，元余载《韶舞九成乐补》一卷，元刘瑾《律吕成书》二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汉阳城子长乐经一卷，汉刘向《乐记》一卷，汉刘德《乐元语》一卷，汉扬雄《琴清英》一卷，梁武帝《乐社大义》一卷、《钟律纬》一卷，陈僧智匠《古今乐录》一卷，后魏信都芳《乐书》一卷，后周沈重《乐律义》一卷，不著时代、撰人《乐部》一卷，《琴历》一卷，隋萧吉《乐谱集解》一卷，唐赵惟暕《琴书》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刘歆《钟律书》一卷，汉蔡邕《琴操》一卷。以上均黄奭辑。

《左传读本》三十卷。道光三年，英和等奉敕编。《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顾炎武撰。《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卷。王夫之撰。《读左日钞》十二卷，《补录》二卷。朱鹤龄撰。《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马骕撰。《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春秋国都爵姓考》一卷，《补》一卷。陈鹏撰。《春秋分年系传表》一卷。翁方纲撰。《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顾宗玮撰。《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陈厚耀撰。《春秋识小录》九卷。程廷祚撰。《春秋左传补注《六卷。惠栋撰。《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江永撰。《读左补议》五十卷。姜炳璋撰。《春秋左传小疏》一卷。沈彤撰。《春秋左传古经》十二卷，《附五十凡》一卷。段玉裁撰。《春秋左传会要》四卷，《左传官名考》二卷。李调元撰。《春秋左传诂》五十卷，《春秋十论》一卷。洪亮吉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一卷。汪中撰。《左通补释》三十二卷。梁履绳撰。《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二卷，《春秋列国职官》一卷，《春秋器物宫室》一卷。沈淑撰。《左传刘杜持平》六卷。邵英撰。《春秋名字解诂》二卷。王引之撰。《春秋左氏补疏》五卷。焦循撰。《读左言》一卷。石韫玉撰。《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刘逢禄撰。《春秋左传补注》三卷。马宗连撰。《左传识小录》一卷，朱骏声撰。《春秋左传补注》十二卷，《考异》十卷，《左传地名补注》十二卷。沈钦韩撰。《春秋左氏古义》六卷，臧寿恭撰。《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李贻德撰。《左传杜注辨正》六卷。张总咸撰。《春秋国都爵姓续考》一卷。曾钊撰。《左传旧疏考正》八卷。刘文淇撰。《春秋名字解诂补义》一卷。俞樾撰。《春秋世族谱拾遗》一卷。成蓉镜撰。《春秋名字解诂驳》一卷。胡元玉撰。《补春秋僖公事阙书》一卷。桑宣撰。

晋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宋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汉刘歆《春秋左氏传章句》一卷，汉贾逵《春秋左氏传解诂》二卷、《春秋左氏传长经章句》一卷，汉服虔《春秋左传解谊》四卷，汉彭汪《左氏奇说》一卷，汉许淑《春秋左传注》一卷，魏董遇《春秋左氏经传章句》一卷，魏王肃《春秋左传注》一卷，魏嵇康《春秋左传音》一卷，

晋孙毓《春秋左氏传义注》一卷，晋干宝《左氏传函义》一卷，陈沈文阿《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一卷。陈王元规《续春秋左氏经传议略》一卷，不著时代苏宽《春秋左氏传议疏》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隋刘炫《左氏传述义》一卷。黄奭辑。汉郑玄《春秋传服氏注》十二卷。袁钧辑。

以上《春秋》类《左传》之属

《春秋正辞》十一卷，《春秋举例》一卷，《春秋要指》一卷。庄存与撰。《公羊墨史》二卷。周拱辰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叙》一卷。孔广森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箴膏肓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刘逢禄撰。《公羊补注》一卷。马宗连撰。《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答问》二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凌曙撰。《春秋决事比》一卷。龚自珍撰。《公羊义疏》七十六卷。陈立撰。《公羊注疏质疑》二卷。何若瑶撰。《公羊历谱》十一卷。包慎言撰。《公羊逸礼考征》一卷。陈奂撰。

汉董仲舒《春秋决事》一卷，汉严彭祖《公羊春秋》一卷，汉颜安乐《春秋公羊记》一卷，汉何休《春秋公羊文谥例》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

以上《春秋》类《公羊》之属

《谷梁释例》四卷。许桂林撰。《谷梁大义述》三十卷。柳兴恩撰。《谷梁礼证》二卷。侯康撰。《谷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钟文烝撰。

汉尹更始《春秋谷梁传章句》一卷，汉刘向《春秋谷梁传说》一卷，魏糜信《春秋谷梁注》一卷，晋徐邈《春秋谷梁传注义》一卷、《音》一卷，晋范甯薄叔元问《谷梁义》一卷，晋郑嗣《春秋谷梁传说》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晋范甯《谷梁传例》一卷。黄奭辑。

以上《春秋》类《谷梁》之属

《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王掞等奉敕撰。《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雍正七年敕撰。《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二十三年，传恒等奉敕撰。《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王夫之撰。《春秋平义》十二卷，《春秋四传纠正》一卷。俞汝言撰。《春秋传议》四卷。张尔岐撰。《学春秋随笔》十卷。万斯大撰。《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共一卷，《春秋毋余》四卷。李光地撰。《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毛奇龄撰。《春秋集解》十二卷，《校补春秋集解绪余》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应为谦撰。《春秋参义》十二卷，《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公谷汇义》十二卷。姜兆锡撰。《春秋管窥》十二卷。徐庭垣撰。《春秋三传异同考》一卷。吴陈琰撰。《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八卷。邵钟仁撰。《三传折诸》四十四卷。张尚瑗撰。《春秋阙如编》八卷，《小国春秋》一卷。焦袁熹撰。《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张自超撰。《春秋通论》四卷，《春秋义法举要》一卷，《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方苞撰。《半农春秋说》十五卷。惠士奇撰。《春秋义》十五卷。孙嘉淦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顾栋高撰。《春秋七国统表》六卷。魏翼龙撰。《春秋义存录》十二卷。陆奎勋撰。《春秋日食质疑》一卷。吴守一撰。《春秋集传》十六卷，首、末各一卷。汪绂撰。《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牛运震撰。《春秋原经》二卷。王心敬撰。《春秋深》十九卷。许伯政撰。《春秋一得》一卷。阎循观撰。《三正考》二卷。吴鼒撰。《春秋三传定说》十二卷。张甄陶撰。《春秋夏正》二卷。胡天游撰。《春秋究遗》十六卷。叶酉撰。《春秋随笔》二卷。顾奎光撰。《春秋三传杂案》十卷，《读春秋存稿》四卷。赵佑撰。《三传补注》三卷。姚鼐撰。《春秋三传比》二卷。李调元撰。《春秋疑义》二卷。华学泉撰。《公谷异同合评》四卷。沈赤然撰。《春秋经传朔闰表》二卷。姚文田撰。《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郝懿行撰。《春秋目论》二卷。邓显鹤撰。《三传异同考》一卷。陈莱孝撰。《春秋经传比事》二十二卷。林春溥撰。《春秋三家异文核》一卷，《春秋乱贼考》一卷。朱骏声撰。《春秋三传异文释》十三卷。李富孙撰。《春秋属辞辨例编》六十卷。张应昌撰。《春秋上律表》四卷。范景福撰。《春秋至朔通考》四卷。张冕撰。《驳正朔考》一卷。陈钟英撰。《春秋三传异文笺》四卷。赵坦撰。《春秋新义》十二卷，《春秋岁星表》一卷，《日食星度表》一卷，《日表》一卷。朱兆熊撰。《春秋释地韵编》五卷。徐寿基撰。《春秋述义拾遗》九卷，《春秋规过考信》九卷。陈熙晋撰。《春秋古经说》二卷。侯

康撰。《达斋春秋论》一卷，《春秋岁星考》一卷，《春秋古本分年考》一卷。俞樾撰。《春秋朔闰异同考》三卷。罗士琳撰。《春秋钻燧》四卷。曹金籀撰。《春秋经传朔闰表发覆》四卷，《推春秋日食法》一卷。施彦士撰。《春秋日月考》四卷。谭云撰。《春秋朔闰日食考》二卷。宋庆云撰。《春秋释》一卷。黄式三撰。《春秋测义》三十五卷。强汝询撰。《春秋说》一卷。陶正靖撰。《春秋传正谊》四卷。方宗诚撰。《春秋日南至谱》一卷。成蓉镜撰。《春秋说》二卷。郑杲撰。

宋刘敞《春秋传说例》一卷，宋萧楚《春秋辨疑》四卷，宋崔子方《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例要》一卷，宋张大亨《春秋通训》六卷，宋叶梦得《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二卷，宋高闶《春秋集注》四十卷，宋戴溪《春秋讲义》四卷，宋洪咨夔《春秋说》三十卷，元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以上均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春秋大传》一卷，汉郑众《春秋牒例章句》一卷，汉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一卷，汉戴宏《解疑论》一卷，汉颖容《春秋释例》一卷，晋刘兆《春秋公羊谷梁传》解诂一卷，晋江熙《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一卷，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一卷，后魏贾思同《春秋传驳》一卷，隋刘炫《春秋述义》一卷、《春秋规过》一卷、《春秋攻昧》一卷，不著时代撰人《春秋井田记》一卷，唐啖助《春秋集传》一卷，唐赵匡《春秋阐征纂类义统》一卷，唐陆希声《春秋通例》一卷，唐陈岳《春秋折衷论》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严彭祖《春秋盟会图》一卷，晋乐资《春秋后传》一卷。以上均黄奭辑。汉郑玄《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以上均王复、武亿同辑。

《孝经注》一卷。顺治十三年御撰。《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敕撰。《钦定翻译孝经》一卷。雍正五年敕撰。《孝经全注》一卷。李光地撰。《孝经问》一卷。毛奇龄撰。《孝经类解》十八卷。吴之录撰。《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一卷。李之素撰。《孝经集注》二卷。陆遇霖撰。《孝经详说》二卷。冉覲祖撰。《孝经注》三卷。朱轼撰。《孝经三本管窥》三卷。吴隆元撰。《孝经章句》一卷，《或问》一卷。汪绂撰。《孝经章句》一卷。任启运撰。《孝经通义》一卷。华玉淳撰。《孝经约义》一卷。汪师韩撰。《孝经外传》一卷，《孝经中文》一卷。周春撰。《孝经音义考证》一卷。卢文绍撰。《孝经通释》十卷。曹庭栋撰。《孝经郑注补证》一卷。洪颐煊撰。《孝经义疏补》九卷。阮福撰。《孝经述注》一卷，《孝经徵文》一卷。丁晏撰。《孝经曾子大孝》一卷。邵懿辰撰。《孝经指解补正》一卷，《辨异》一卷。伊乐尧撰。《孝经今古文传注辑论》一卷。吴大廷撰。《孝经十八章辑傅》一卷。汪宗沂撰。《孝经郑注疏》二卷。皮锡瑞撰。

明项彬《孝经述注》一卷。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周魏文侯《孝经传》一卷，汉后苍《孝经说》一卷，汉张禹《孝经安昌侯说》一卷，汉长孙氏《孝经说》一卷，魏王肃《孝经解》一卷，吴韦昭《孝经解赞》一卷，晋殷仲文《孝经注》一卷，晋谢万《集解孝经》一卷，齐永明诸王《孝经讲义》一卷，齐刘桓《孝经说》一卷，梁武帝《孝经义疏》一卷，梁严植之《孝经注》一卷，梁皇侃《孝经义疏》一卷，隋刘炫《古文孝经述义》一卷，隋魏真己《孝经训注》一卷，唐元行冲《御注孝经疏》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郑玄《孝经注》一卷。袁钧辑。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库勒纳奉敕撰。《翻译四书集注》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敕译。《四书近指》二十卷。孙奇逢撰。《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二卷。朱用纯撰。《孟子师说》二卷。黄宗羲撰。《四书训义》三十八卷，《读四书大全说》十七卷，《四书稗疏》一卷，《四书考异》一卷。王夫之撰。《四书反身录》十四卷，《续录》二卷。李颙撰。《四书翊注》四十二卷。刁包撰。《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续困勉录》六卷，《松阳讲义》十二卷，《三鱼堂四书大全》四十卷。陆陇其撰。《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李光地撰。《四书述》十九卷。陈诜撰。《四书贯一解》十二卷。闵嗣同撰。《论语稽求篇》七卷，《四书剩言》四卷，《补》二卷，《大学证文》四卷，《四书改错》二十二卷，《四书索解》四卷，《大学知本图说》一卷，《大学问》一卷，《中庸说》五卷，《逸讲笺》三卷。毛奇龄撰。《四书释地》一卷，《续》一卷，《又续》二卷，《三续》二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阎若琚撰。《四书朱子异同条辨》四十卷。李沛霖、李桢撰。《四书诸儒辑要》四十卷。李沛霖撰。《大学传注》四卷，《中庸传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传注问》一卷。李恭撰。《四书札记》四卷，

《辟雍讲义》一卷，《大学讲义》二卷，《中庸讲义》二卷。杨名时撰。《四书讲义》四十三卷。吕留良撰。《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王澍撰。《成均讲义》不分卷。孙嘉淦撰。《大学翼真》七卷。胡渭撰。《此木轩四书说》九卷。焦袁熹撰。《大学说》一卷。惠士奇撰。《四书诠义》十五卷。汪绂撰。《中庸解》一卷。任大任撰。《四书录疑》三十九卷。陈倬撰。《四书本义汇参》四十五卷。王步青撰。《论语说》二卷。桑调元撰。《四书约旨》十九卷。任启运撰。《论语随笔》二十卷。牛运震撰。《论语附记》二卷，《孟子附记》二卷。翁方纲撰。《四书温故录》十一卷。赵佑撰。《四书逸笺》六卷。程大中撰。《四书注说参证》七卷。胡清取撰。《乡党图考》十卷。江永撰。《鲁论说》三卷。程廷祚撰。《四书考异总考》三十六卷，《条考》三十六卷。翟灏撰。《论语补注》三卷。刘开撰。《论语骈枝》一卷。刘台拱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戴震撰。《论语后录》五卷。钱坫撰。《论语余说》一卷。崔述撰。《中庸注》一卷。惠栋撰。《四书摭余说》七卷。曹之升撰。《四书偶谈》二卷。戚学标撰。《四书考异句读》一卷。武亿撰。《四书拾义》五卷。明绍勋撰。《孟子四考》四卷。周广业撰。《孟子七国诸侯年表》一卷。张宗泰。《论语偶记》一卷。方观旭撰。《论语俟质》三卷。江声撰。《孟子时事略》一卷。任兆麟撰。《论语古训》十卷。陈鳣撰。《论语异文考证》下十卷。冯登府撰。《论语补书》三卷，《论语通释》一卷，《孟子正义》三十卷。焦循撰。《读论质疑》一卷。石韫玉撰。《四书琐语》一卷。姚文田撰。《论语说义》十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宋翔凤撰。《论语鲁读考》一卷。徐养原撰。《大学旧文考证》一卷，《中庸旧文考证》一卷。朱日佩撰。《论语旁证》二十卷。梁章钜撰。《论语类考》二十卷，《孟子杂记》四卷。陈士元撰。《四书拾遗》五卷，《孟子外书补证》四卷。林春溥撰。《论语孔注辨伪》二卷。沈涛撰。《乡党正义》一卷。金鹗撰。《六书段借经征》四卷。朱骏声撰。《孟子音义考证》二卷。蒋仁荣撰。《论语述何》二卷，《四书是训》十五卷。刘逢禄撰。《论语古解》十卷。梁廷枏撰。《孟子学》一卷。沈梦兰撰。《四书地理考》十一卷。王鎏撰。《四书释地补》一卷，《续补》一卷，《又续补》一卷，《三续补》一卷。樊廷枚撰。《四书典故核》三卷。凌曙撰。《大学臆古》一卷，附《古今文附证》一卷，《中庸臆测》二卷。王定柱撰。《四书说略》四卷。王筠撰。《论语集注附考》一卷。丁晏撰。《读孟子札记》二卷。罗泽南撰。《孟子班爵禄疏证》十六卷，《正经界疏证》六卷。连鹤寿撰。《论语正义》二十卷。刘宝楠撰。《大不质疑》一卷，《中庸质疑》二卷。郭嵩焘撰。《论语古注集笺》十卷，考一卷。潘维城撰。《论语古注择从》一卷，《论语郑义》一卷，《何邵公论语义》一卷，《续论语骈枝》一卷，《论语小言》一卷，《孟子古注择从》一卷，《孟子高氏义》一卷，《孟子缵义》一卷，《四书辨疑辨》一卷。俞樾撰。《论语注》二十卷。戴望撰。《何休注训论语述》一卷。刘恭冕撰。《论语后案》二十卷。黄式三撰。《读孟子质疑》二卷，《孟子外书集证》五卷。施彦士撰。《论语集解校》补卷。蒋日豫撰。《读大学中庸笔记》二卷，《读论孟笔记》二卷，《补记》一卷。方宗诚撰。《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二卷。潘衍桐撰。

宋余允文《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以上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古论语》十卷，《齐论语》一卷，汉孔安国《论语训解》十一卷，汉包咸《论语章句》二卷，汉周氏《论语章句》一卷，汉马融《论语训说》一卷，汉郑玄《论语注》十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魏陈群《论语义说》一卷，魏王朗《论语说》一卷，魏王肃《论语义说》一卷，魏周生烈《论语义说》一卷，魏王弼《论语释疑》一卷，晋谯周《论语注》一卷，晋卫瓘《论语集注》一卷，晋缪播《论语旨序》一卷，晋缪协《论语说》一卷，晋郭象《论语体略》一卷，晋栾肇《论语释疑》一卷，晋虞喜《论语赞注》一卷，晋庾翼《论语释》一卷，晋李充《论语集注》二卷，晋范甯《论语注》一卷，晋孙绰《论语集解》一卷，晋梁凯《论语注释》一卷，晋袁乔《论语注》一卷，晋江熙《论语集解》二卷，晋殷仲堪《论语解释》一卷，晋张凭《论语注》一卷，晋蔡谟《论语注解》一卷，宋颜延之《论语说》一卷，宋僧慧琳《论语说》一卷，齐沈麟士《论语训注》一卷，齐顾欢《论语注》一卷，梁武帝《论语注》一卷，梁太史叔明《论语注》一卷，梁褚仲都《论语义疏》一卷，不著时代沈峭《论语说》一卷，熊埋《论语说》一卷，不著时代撰人《论语隐义注》一卷，汉赵岐《孟子章指》二卷、《篇叙》一卷，汉程曾《孟子手章句》一卷，汉高诱《孟子章句》一卷，汉

刘熙《孟子注》一卷，汉郑玄《孟子注》一卷，晋綦母邃《孟子注》一卷，唐陆善经《孟子注》一卷，唐张镒《孟子音义》一卷，唐丁公著《孟子音》一卷。以上马国翰辑。《逸论语》一卷。赵在翰辑。《逸语》十卷。曹庭栋辑。《逸孟子》一卷。李调元辑。

《翻译五经》五十八卷。乾隆二十年敕译。《五经翼》二十卷。孙承泽撰。《墨庵经学》不分卷。沈起撰。《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毛奇龄撰。《松源经说》四卷。孙之录撰。《七经同异考》三十四卷，《韦庵经说》一卷。周象明撰。《此木轩经说汇编》六卷。焦袁熹撰。《十三经义疑》十二卷。吴浩撰。《经义杂记》三十卷。臧琳撰。《经稗》六卷。郑方坤撰。《经玩》二十卷。沈淑撰。《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程川撰。经咫一卷。陈祖范撰。《经言拾遗》十四卷。徐文靖撰。《考信录》三十六卷，《读经余论》二卷。崔述撰。《古经解钩沈》三十卷。余萧客撰。《易堂问目》四卷。吴鼎撰。《九经说》十七卷。姚鼐撰。《群经补义》五卷。江永撰。《群经互解》一卷。冯经撰。《十三经札记》二十二卷。朱亦栋撰。《经学卮言》六卷。孔广森撰。《经传小记》三卷，《汉学拾遗》一卷。刘台拱撰。《九经古义》十六卷。惠栋撰。《经考》六卷。戴震撰。《通艺录》四十八卷。程瑶田撰。《群经释地》六卷。吕吴撰。《五经小学述》二卷。庄述祖撰。《群经识小》八卷。李淳撰。《经义知新记》一卷。汪中撰。《诗书古训》八卷。阮元撰。《浙士解经录》五卷。阮元编。《周人经说》四卷，《王氏经说》六卷。王绍兰撰。《九经学》三卷。王聘珍撰。《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陈寿祺撰。《邃雅堂学古录》七卷。姚文田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经传释词》十卷。王引之撰。《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宋翔凤撰。《群经宫室图》二卷。焦循撰。《顽石庐经说》十卷。徐养原撰。《经义未详说》五十四卷。徐卓撰。《十七史经说》十二卷。张养吾撰。《经义丛钞》三十卷。严杰编。《凤氏经说》三卷。凤韶编。《介庵经说》十卷。雷学淇撰。《十三经诂答问》六卷。冯登府撰。《说纬》六卷。王崧撰。《安甫遗学》三卷。江承之撰。《实事求是斋经说》二卷。朱大韶撰。《读经说》一卷。丁晏撰。《玉函山房目耕帖》三十一卷。马国翰撰。《汉儒通义》七卷。陈澧撰。《娱亲雅言》六卷。严元照撰。《经传考证》八卷。朱彬撰。《十三经客难》五十五卷。龚元介撰。《一镫精舍甲部稿》五卷。何秋涛撰。《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茶香室经说》十五卷，《诂经精舍自课文》二卷，《经课续编》八卷，《群经剩义》一卷，《达斋丛说》一卷。俞樾撰。《开有益斋经说》五卷。朱绪曾撰。《读书偶志》十一卷。邹汉勋撰。《贵阳经说》一卷，《经说残稿》一卷。刘书年撰。《巢经巢经说》一卷，《郑学录》三卷。郑珍撰。《儆居经说》四卷。黄式三撰。《愚一录》十二卷。郑献甫撰。《＜⿰木果攵＞经笔记》一卷。陈倬撰。《隶经剩义》一卷。林兆丰撰。《郑志考证》一卷。成蓉镜撰。《汉碑征经》一卷。朱百度撰。《汉孳室经说》一卷。陶方琦撰。《经说略》二卷。黄以周撰。《操＜⿰羊攵＞斋遗书》四卷。管礼耕撰。《经窥》四卷。蔡以盛撰。《九经误字》一卷，《五经同异》三卷。顾炎武撰。《助字辨略》五卷。刘淇撰。《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沈廷芳撰。《注疏考证》六卷。齐召南撰。《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沈炳震撰。《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卢文绍撰。《经典文字考异》一卷。钱大昕撰。《群经义证》八卷，《经读考异》八卷，补一卷，《句读叙述》二卷，补一卷。武亿撰。《经典文字辨正》五卷。毕沅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十七卷，《孟子音义校勘记》一卷，《释文校勘记》二十五卷。阮元撰。《群经字考》四卷。曾廷枚撰。《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钱坫撰。《经苑》不分卷。钱仪吉撰。《七经异文释》五十卷。李富孙撰。《群经字考》十卷。吴东发撰。《经典释文补条例》一卷。汪远孙撰。《经典异同》四十八卷。张维屏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四卷。汪文台撰。《汉书引经异文录证》六卷。缪祐孙撰。《授经图》四卷。明朱睦㮮原本，黄虞稷、龚翔麟重编。《十三经注疏姓氏》一卷。翁方纲撰。《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孙星衍撰。《传经表》一卷，《通经表》一卷。洪亮吉撰。《西汉儒林传经表》二卷。周廷采撰。《汉西京博士考》二卷。胡秉虔撰。《两汉五经博士考》三卷。张金吉撰。《两汉传经表》二卷。蒋日豫撰。《国朝汉学师承记》七卷，《附经义目录》一卷，《隶经文》四卷。江藩撰。《古文天象考》十二卷，《附图说》一卷。雷学淇撰。《经书算学天文考》一卷。陈懋龄撰。《学计一得》二卷。邹伯奇撰。《石经考》一卷。顾炎武撰。《石经正误》一卷。张尔岐撰。《汉魏石经考》一卷，《唐宋石经考》一卷。万斯同撰。《石经考异》二卷。杭世骏撰。《汉石经残字考》一卷。翁方纲撰。《魏石经毛

诗残字》一卷。王昶撰。《蜀石经毛诗考异》二卷。陈鳣撰。《石经考文提要》十三卷。彭元瑞撰。《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二卷。孙星衍撰。《石经仪礼校勘记》四卷。阮元撰。《汉石经残字证异》二卷。孔广牧撰。《唐石经校文》十卷。严可均撰。《石经补考》十二卷。冯登府撰。《北宋汴学篆隶二体石经记》一卷。丁晏撰。《唐开成石经图考》一卷。魏锡曾撰。

汉刘向《五经通义》一卷，汉郑玄《六艺论》一卷，《郑记》一卷，不著时代雷氏《五经要义》一卷，魏王肃《圣证论》一卷，晋谯周《五经然否论》一卷，晋束晢《五经通论》一卷，晋杨芳《五经钩沈》一卷，晋戴逵《五经大义》一卷，后魏常爽《六经略注》一卷，后魏邯郸绰《五经析疑》一卷，后周樊文深《七经义纲》一卷，汉《石经尚书》一卷，《鲁诗》一卷，《仪礼》一卷，《公羊传》一卷，《论语》一卷，魏《三字石经尚书》一卷，《春秋》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汉郑玄《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魏郑小同《郑志》三卷，《补遗》三卷。以上均王复、武亿同辑。

《尔雅补注》六卷。姜兆锡撰。《尔雅补郭》二卷。翟灏撰。《尔雅正义》二十卷，《音义》三卷。邵晋涵撰。《尔雅补注》四卷。周春撰。《尔雅汉注》三卷。臧庸撰。《尔雅释文补》三卷。钱大昭撰。《尔雅义疏》二十卷。郝懿行撰。《尔雅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尔雅古义》二卷。钱坫撰。《尔雅古义》二卷。胡承珙撰。《尔雅小笺》三卷。江藩撰。《尔荂古义》十二卷。黄奭撰。《尔雅注疏本证误》五卷。张宗泰撰。《尔雅匡名》二十卷。严元照撰。《尔雅补注残本》一卷。刘玉麟撰。《尔雅诂》二卷。徐孚吉撰。《尔雅郭注补正》三卷。戴莹撰。《尔雅经注集证》三卷。龙启瑞撰。《尔雅正郭》三卷。潘衍桐撰。《尔雅古注斠》三卷。闺秀叶蕙心撰。《续方言》二卷。杭世骏撰。《方言校正》十三卷。卢文绍撰。《方言补校》一卷。刘台拱撰。《方言疏证》十三卷。戴震撰。《续方言补证》一卷。程际盛撰。《方言笺疏》十三卷。钱绎撰。《续方言疏证》二卷。沈龄撰。《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江声撰。《广释名》二卷。张金吾撰。《释名补证》一卷。成蓉镜撰。《广雅疏义》二十卷。钱大昭撰。《广雅疏证》十卷。王念孙撰。《小尔雅约注》一卷。朱骏声撰。《小尔雅训纂》六卷。宋翔凤撰。《小尔雅义证》十三卷。胡承珙撰。《小尔雅疏》八卷。王煦撰。《小尔雅疏证》五卷。葛其仁撰。《补小尔雅释度量衡》一卷。邹伯奇撰。《字诂》一卷。黄生撰。《越语肯綮录》一卷。毛奇龄撰。《连文释义》一卷。王言撰。《别雅》五卷。吴玉搢撰。《经籍纂诂》一百六卷，《附补遗》一百六卷。阮元撰。《比雅》十九卷。洪亮吉撰。《释缯》一卷。任大椿撰。《通诂》二卷。李调元撰。《越言释》二卷。茹敦和撰。《释庙》一卷，《释车》一卷，《释帛》一卷，《释色》一卷，《释词》一卷，《释农具》一卷。朱骏声撰。《释服》一卷。宋翔凤撰。《释谷》一卷。刘宝楠撰。《释人注》一卷。孙冯翼撰。《释祀》一卷。董鑫舟撰。《拾雅》二十卷。夏味堂撰，夏纪堂注。《骈字分笺》二卷。程际盛撰。《骈雅训纂》十六卷。魏茂林撰。《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王萱龄撰。《叠雅》十三卷。史梦兰撰。《别雅订》五卷。许瀚撰。

汉郭舍人《尔雅注》三卷，汉刘歆《尔雅注》一卷，汉樊光《尔雅注》一卷，汉李巡《尔雅注》三卷，魏孙炎《尔雅注》三卷、《音》一卷，晋郭璞《尔雅音义》一卷、《图赞》一卷，梁沈旋《集注尔雅》一卷，陈施乾《尔雅音》一卷，陈谢峤《尔雅音》一卷，陈顾野王《尔雅音》一卷，唐裴瑜《尔雅注》一卷。以上马国翰辑。吴韦昭《辨释名》一卷。黄奭辑。

以上小学类训诂之属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张玉书等奉敕撰。《字典考证》三十六卷。道光十一年，王引之奉敕撰。《急就章考异》一卷。孙星衍撰。《急就章姓氏补注》一卷。吴省兰撰。《急就章音略》一卷，《音略考证》一卷。王绍兰撰。《急就章考证》一卷。钮树玉撰。《急就篇统笺》一卷，《急就姓氏考》一卷。陈本礼撰。《急就篇考异》一卷。庄世骥撰。《说文广义》三卷。王夫之撰。《说文引经考》二卷。吴玉搢撰。《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汪宪撰。《说文答问》一卷。钱大昕撰。《六书通》十卷。闵齐汲撰。《说文偏旁考》二卷。吴照撰。《说文旧音》一卷，《音同字异辨》一卷。毕沅撰。《六书转注古义考》一卷。曹仁虎撰。《说文解字段氏注》三十卷，《六书音韵表》五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段玉裁撰。《惠氏读说文记》十五卷。惠栋撰。《说文解字通正》十四卷。潘奕隽撰。《王氏读说文记》一卷，《说文解字校勘记》一卷。王念孙撰。《说文补考》一卷，《汉学

谐声》二十四卷，《古音论》一卷，《附录》一卷。戚学标撰。《说文古籀疏证》六卷。庄述祖撰。《说文古语考》二卷。程际盛撰。《六书转注录》十卷。洪亮吉撰。《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说文段注钞案》一卷，补一卷。桂馥撰。《说文段注订补》十四卷。王绍兰撰。《说文徐氏新附考证》一卷，《说文统释序注》一卷。钱大昭撰。《说文解字斠诠》十四卷。钱坫撰。《说文述谊》二卷。毛际盛撰。《说文字原集注》十六卷，《表》一卷，《说》一卷。蒋和撰。《席氏读说文记》十五卷。席世昌撰。《说文管见》三卷。胡秉虔撰。《六书说》一卷。江声撰。《说文校义》三十卷。姚文田、严可均同撰。《说文声系》十四卷，《说文解了考异》十四卷，《偏旁举略》一卷。姚文田撰。《说文翼》十六卷，《说文声类》二卷，《说文订订》一卷。严可均撰。《说文五翼》八卷。王煦撰。《说文辨字正俗》八卷。李富孙撰。《说文解了群经正字》二十八卷。邵英撰。《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补遗》一卷，《隶韵》一卷，《说雅》一卷，《小学识余》四卷。朱骏声撰。《说文经字考》一卷。陈寿祺撰。《说文检字》二卷，《补遗》一卷。毛谟撰。《说文双声叠韵谱》一卷，邓廷桢撰。《形声类编》五卷。丁履恒撰。《说文段注札记》一卷。徐松撰。《读说文证疑》一卷。陈诗庭撰。《小学说》一卷。吴夌云撰。《说文古字考》十四卷。沈涛撰。《说文说》一卷。孙济世撰。《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说文释例》二十卷，《说文补正》二十卷，《说文解字句读》三十卷，《句读补正》三十卷，《说文韵谱校》五卷，《新附考校正》一卷，《正字略》一卷，《文字蒙求》四卷。王筠撰。《说文谐声谱》九卷，张成孙撰。《说文段注订》八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说文玉篇校录》一卷。钮树玉撰。《说文释例》二卷，《说文音韵表》十八卷。江沅撰。《说文段注匡谬》八卷。徐承庆撰。《说文辨疑》一卷。顾广圻撰。《说文段注札记》一卷。龚自珍撰。《许氏说音》四卷。许桂林撰。《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柳荣宗撰。《说文疑疑》二卷。《附录》一卷。孔广居撰。《说文拈字》七卷，《补遗》二卷。王玉树撰。《说文校定本》二卷。朱士端撰。《说文答问疏证》六卷。薛传均撰。《说文新附考》六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郑珍撰。《说文声读考》七卷，《说文声订》二卷，《说文建首字读》一卷。苗夔撰。《六书转注说》二卷。夏炘撰。《说文谐声孳生述》一卷。陈立撰。《说文引经考证》八卷，《说文举例》一卷。陈撰。《读说文记》一卷。许连撰。《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莫友芝撰。《谐声补逸》十四卷，《附札记》一卷。宋保撰。《六书系韵》二十四卷，《检字》二卷。李贞撰。《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刘熙载撰。《儿笘录》四卷。俞樾撰。《印林遗著》一卷。许瀚撰。《说文段注撰要》九卷。马寿龄撰。《说文外编》十六卷，《说文引经例辨》三卷。雷浚撰。《说文揭原》二卷，《说文发疑》六卷，《汲古阁说文解字校记》一卷。张行孚撰。《说文解字索隐》一卷，《补例》一卷。张度撰。《说文系传校勘记》三卷。承培元、夏灏、吴永康撰。《说文引经证例》二十四卷。承培元撰。《说文古籀补》十四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字说》一卷。吴大澂撰。《说文本经答问》二卷，《说文浅说》一卷。郑知同撰。《说文重文本部考》一卷。曾纪泽撰。《古籀拾遗》三卷，附《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一卷，《名原》二卷。孙诒让撰。《说文引群说故》二十七卷。郑文焯撰。《说文解字引汉律令考》二卷，《附录》一卷。王仁俊撰。《洨民遗文》一卷。孙传凤撰。《小学考》五十卷。谢启昆撰。《九经字样疑》一卷，《五经文字疑》一卷。孔继涵撰。《汗简笺正》七卷。郑珍撰。《隶释刊误》一卷。黄丕烈撰。《复古编校正》一卷，《附录》一卷。葛鸣阳撰。《古音骈字续编》五卷。庄履丰、庄鼎铉同撰。《缪篆分韵》五卷，《补》一卷。桂馥撰。《篆隶考异》二卷。周靖撰。《隶辨》八卷。顾蔼吉撰。《隶法汇纂》十卷。项怀述撰。《汉隶拾遗》一卷。王念孙撰。《汉隶异同》六卷。甘扬声撰。《隶通》二卷。钱庆曾撰。《隶篇》十五卷，《续》十五卷，《补》十五卷。翟云升撰。《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邢澍撰。《钟鼎字源》五卷。汪立名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阮元撰。《筠清馆金文》五卷。吴荣光撰。《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徐同柏撰。《捃古录金文》九卷。吴式芬撰。《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吴云撰。《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潘祖荫撰。《石鼓然疑》一卷。庄述祖撰。《石鼓文考释》一卷。任兆麟撰。《石鼓文读七种》一卷。吴东发撰。《石鼓文定本》十卷。沈梧撰。《续字汇补》十二卷。吴志伊撰。《字贯提要》四十卷。王锡侯撰。《字学辨正集成》四卷。姚心舜撰。

《仓颉篇》三卷，《续》一卷，《补》二卷。孙星衍原辑，任大椿续辑，陶方琦补辑。《小学钩沉》

十八卷。任大椿辑。《字林考逸》八卷，《补》一卷。任大椿原辑，陶方琦补辑。周《太史籀篇》一卷，秦李斯等《仓颉篇》一卷，汉司马相如《凡将篇》一卷，汉扬雄《训纂篇》一卷，汉杜林《仓颉训诂》一卷，汉服虔《通俗文》一卷，汉卫宏《古文官书》一卷，汉蔡邕《劝学篇》一卷，汉郭显卿《杂字指》一卷，魏张揖《埤苍》一卷、《古今字诂》一卷、《杂字》一卷，魏周成《杂字解诂》一卷，吴朱育《异字》一卷，吴项峻《始学篇》一卷，晋索靖《草书状》一卷，晋卫恒《四体书势》一卷，晋葛洪《要用字苑》一卷，晋束晳《发蒙记》一卷，晋顾恺之《启蒙记》一卷，晋李彤《字指》一卷，附《单行字》一卷，宋何承天《纂文》一卷，宋颜延之《庭诰》一卷、《纂要》一卷、《诂幼》一卷，梁元帝《纂要》一卷，梁阮孝绪《文字集略》一卷，梁庾俨默《演说文》一卷，梁樊恭《广苍诂幼》一卷，后魏杨承庆《字统》一卷，后魏江式《古今文字表》一卷，隋曹宪《文字指归》一卷，隋诸葛颖《桂苑珠丛》一卷，不著时代、撰人《分毫字样》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后魏宋世良《字略》一卷，不著时代陆善经《新字林》一卷，《字书》一卷，唐开元《文字音义》一卷、《小学》一卷。以上均黄奭辑。

以上小学类字书之属

《易音》三卷，《诗本音》十卷。顾炎武撰。《诗叶韵辨》一卷。王夫之撰。《易韵》四卷。毛奇龄撰。《诗经叶音辨讹》八卷。刘维谦撰。《九经韵证》一卷。吴廷华撰。《十三经音略》十三卷。周春撰。《诗音表》一卷。钱坫撰。《诗音辨》二卷。李调元撰。《诗声类》十二卷，《诗声分例》一卷。孔广森撰。《诗经韵读》四卷，《群经韵读》一卷，《先秦韵读》一卷。江有诰撰。《诗声衍》一卷。刘逢禄撰。《撰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王筠撰。《毛诗韵订》十卷。苗夔撰。《三百篇原声》七卷。夏味堂撰。《尔雅直音》二卷。王祖源撰。《唐韵正》二十卷，《补正》一卷。顾炎武撰。《广韵正》四卷。李因笃撰。《唐韵考》五卷。纪容舒撰。《唐韵四声正》一卷。江有诰撰。《九经补韵考正》一卷。钱绎撰。《集韵考正》十卷。方成珪撰。《广韵说》一卷。吴夌云撰。《集韵校误》四卷，《群经音辨校误》一卷。陆心源撰。《音论》三卷，《古音表》二卷。顾炎武撰。《古今通韵》十二卷。毛奇龄撰。《古今韵考》四卷。李因笃撰。《声韵丛说》一卷，《韵问》一卷。毛先舒撰。《古音通》八卷。柴绍炳撰。《古今韵略》五卷。邵长蘅撰。《古音正义》一卷。熊士伯撰。《声韵图谱》一卷。钱人麟撰。《古韵标准》四卷。江永撰。《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转语》二十章。戴震撰。《声类》四卷，《音韵问答》一卷。钱大昕撰。《汉魏音》四卷。洪亮吉撰。《古音谐》八卷。姚文田撰。《古韵论》三卷。胡秉虔撰。《廿一部谐声表》一卷，《入声表》一卷。江有诰撰。《古今韵准》一卷。朱骏声撰。《歌麻古韵考》四卷。苗夔撰。《五音论》二卷。邹汉勋撰。《述韵》十卷。夏燮撰。《古韵通说》四卷。龙翰臣撰。《刘氏遗著》一卷。刘禧延撰。《韵府钩沉》四卷。雷浚撰。《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梁诗正等奉敕撰。《榕村韵书》五卷。李光地撰。《韵歧》四卷。江昱撰。《诗韵析》五卷，《附录》二卷。汪绂撰。《官韵考异》一卷。吴省钦撰。《韵辨附文》五卷。沈兆霖撰。《诗韵辨字略》五卷。黄倬撰。《韵诂》五卷，《补遗》一卷。方逵颐撰。《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韵谱》一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五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撰。《钦定音韵述微》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敕撰。《类音》八卷。潘耒撰。《等切元声》十卷。熊士伯撰。《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江永撰。《沈氏四声考》二卷。纪昀撰。《四声韵和表》五卷。洪榜撰。《四声易知录》四卷。姚文田撰。《等韵丛说》一卷。江有诰撰。《字母辨》一卷。黄廷鉴撰。《四声切韵表补正》三卷。汪日桢撰。《刘氏碎金》一卷，《中州切音论赘论》一卷。刘禧延撰。《四声定切》四卷。刘熙载撰。《切韵员》六卷，《外篇》三卷。陈澧撰。《翻切简可篇》二卷。张燮承撰。

宋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捡例》一卷。以上乾隆三十八年王际华等奉敕辑。魏李登《声类》一卷，晋吕静《韵集》一卷，北齐阳休之《韵略》一卷，唐僧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钮图》一卷。以上均马国翰辑。宋李燔《音谱》一卷，《声谱》一卷，唐孙愐《唐韵》二卷，唐颜真卿《韵海镜源》一卷，唐李舟《切韵》一卷。以上均黄奭辑。

以上小学类韵书之属

《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傅恒等奉敕撰。《增订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傅恒等奉敕撰。《满汉对音字式》一卷。乾隆三十七年敕撰。《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阿桂等奉敕撰。《清文汇书》十二卷。李延基撰。《清文补汇》八卷。宗室宜兴撰。《清文备考》六卷。戴谷撰。《清文启蒙》四卷。舞格撰。《三合便览》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清文总汇》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小学类清文之属按：《艺文志》序，关外一次本与此相同，而关内本与此详略互异，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清代肇基东陲，造创伊始，文教未宏。太宗首命大学士希福等译逊、金、元三史，逮世祖译史告成，二年又有议修《明史》之诏。惟其时区于未要，日不暇给，是以石渠之建，犹未遑焉。圣祖继统，诏举博举鸿儒，继修《明史》，复纂诸《经解》、《图书集成》等书，以纲罗遗逸，拔擢英才，宏奖斯文，润色鸿业，驯致太平之治，而海内彬彬靡然向风矣。世宗嗣位，再举鸿词，未行而崩。

高宗妆元，继试鸿博，采访遗书。乾隆三一年谕曰："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别，即在识小这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助。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关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学政加意购访，量为给价，家藏钞本，录副呈送。庶几藏在石渠，用储乙览，《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于是安徽学政朱筠条奏明《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局纂辑，缮写各自为书。时《永乐大典》储翰林院，已有残缺，原书为卷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缺二千四百四卷，存二万四百七十三卷，为册九千八百八十一。高宗下筠议，大学士于敏中力赞其说。明年，诏设四库全书馆，以皇子永容、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等为总纂，其纂修等官则有戴震、邵晋涵、庄存与、任大椿、王念孙、姚鼐、翁方纲、朱筠等，与事者三百余人，皆博选一时之俊。历二十年，始缮写告成。先后编辑之书三百八十五种，以聚珍版印行百余种。三十九年，催缴直省藏书，四方竞进秘籍甚众，江、浙督抚采进者达四五千种，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家藏之籍，呈进者各六七百种，击厚育、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等亦各进书百种以上。至是天府之藏，卓越前代，特命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著录六千七百八十八种，都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复以《总目提要》卷帙浩繁，学子翻阅匪易，又命纪昀就《总目》之书别纂《四库简明目录》，其存目之书不预焉。

先是高宗命撷《四库》精华，都四百六十四部，缮为《荟要》，藏诸离藻堂，以备御览。当是时，四库写书至十六万八千册，诏钞四分，分庋京师文渊、京西圆明园文源、奉天文溯、热河文津四阁，复简选精要，命武英殿刊版颁行。四十七年，诏再写三分，分贮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珏兰堂之文澜阁，令好古之士欲读中秘书者，任其入览。用是海内从风，人文炳乱，文澜亦有散佚。独文渊、文溯、文津三阁之书，巍然具存，书皆钞本，其宋、元精，多储大内天禄琳琅等处，载诸《宫史》；而外省督抚，礼聘儒雅，广修方志，郡邑典章，粲然大备。阮元补《四库》未收书四百五十四种，复刊学海堂《经解》一千四百十二卷，王先谦续刊一千三百十五卷，甄采精博，一代经学人文萃焉。曾国藩督两江，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浙江、武昌官书局，张之洞督粤，设广雅书局，皆慎选通儒，审校群籍，广为剞劂，以惠士林，而私家校勘，精镂亦夥，丛书之，曩代莫京。

清之末叶，欧风东渐，科学日昌。同治初，设江南制造局，始译西籍。光绪末，复设译书局，流风所被，译书竞出，夏世俊英，群研时务。是时敦煌写经，殷墟龟甲，异书秘宝，胥见埒壤，实足献纳艺林，宏裨学术，其间硕学名儒，各标宗派，故鸿篇钜制，不可殚纪。

艺文旧例，胥列古籍，清代《总目》，既已博戴，兹声著录，取则《明史》，断自清代。四部分类，多从《总目》，审例订讹，间有异撰。清儒箸述，总目所载，采靡遗，存目稍芜，录从慎。乾隆以前，漏者补之，嘉庆以后，缺者续之，苟有纤疑，则从盖阙。前朝群书，例既弗录，清代辑佚，异乎斯旨，裒纂功深，无殊撰述，故附载焉。

按自《易经通注》九卷至《易学大象要参》之“易”字止，关内本无。

清史稿卷一四六　志第一二一

艺文二

史部十六类：一曰正史类，二曰编年类，三曰纪事本末类，四曰别史类，五曰杂史类，六曰诏令奏议类，七曰传记类，八曰史钞类，九曰载记类，十曰时令类，十一曰地理类，十二曰职官类，十三曰政书类，十四曰目录类，十五曰金石类，十六曰史评类。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康熙十八年敕撰。乾隆四年书成表进。《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史记补注》一卷。方苞撰。《史记疑问》一卷。邵泰衢撰。《史记考证》七卷。杭世骏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梁玉绳撰。《读史记十表》十卷。汪越撰。徐克范补。《史记天官书补目》一卷，《考证》十卷。孙星衍撰。《史记律历天官书正讹》三卷。王元启撰。《史记三书释疑》三卷。钱塘撰。《史记功比说》一卷。张锡瑜撰。《史记毛本正误》一卷。丁晏撰。《校刊史记札记》五卷。张文虎撰。《史汉笺论》十卷。杨于果撰。《史汉骈枝》一卷。成蓉镜撰。《汉书辨疑》二十二卷。钱大昭撰。《汉书拾遗》一卷。刘台拱撰。《汉书疏证》三十六卷。沈钦韩撰。《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周寿昌撰。《汉书管见》四卷。朱一新撰。《汉书补注》一百卷。王先谦撰。《汉初年月日表》一卷。姚文田撰。《汉书律历志正讹》二卷。王元启撰。《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全祖望撰。《汉书地理志补注》一百三卷。吴卓信撰。《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钱坫撰。《汉书地理志校注》二卷。王绍兰撰。《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汪远孙撰。《汉志水道疏证》四卷。洪颐煊撰。《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陈澧撰。《汉志释地略汉志志疑》一卷。汪士铎撰。《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四卷，《西域传补注》二卷。徐松撰。《汉西域图考》七卷。李光廷撰。《汉书古今人表考》九卷。梁玉绳撰。《人表考校补》一卷，《续补》一卷。蔡云撰。《汉书正误》四卷。王峻撰。《汉书刊误》一卷。石韫玉撰。《汉书注考证》一卷。何若瑶撰。《两汉朔闰表》二卷，附《汉太初以前朔闰表》一卷。张其＜□曾羽＞撰。《两汉举正》五卷。陈景云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惠栋撰。《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后汉书辨疑》九卷，《后汉书补表》八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钱大昭撰。《后汉书疏证》三十卷。沈钦韩撰。《后汉书补注续》一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侯康撰。《后汉书注补正》八卷。周寿昌撰。《后汉书注又补》一卷。沈铭彝撰。《后汉书儒林传补》二卷。李聿修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姚之撰。《后汉书注刊误》一卷，《后汉公卿表》一卷。练恕撰。《后汉三公年表》一卷。华湛恩撰。《后汉书注考证》一卷。何若瑶撰。《三国志举正》四卷。陈景云撰。《三国志考证》八卷。潘眉撰。《三国志补注》六卷。杭世骏撰。《三国志续考证》一卷。卢文绍撰。《三国志辨疑》三卷。钱大昭撰。《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赵一清撰。《三国志补注》十六卷。沈钦韩撰。《三国志旁证》三十卷。梁章钜撰。《三国志证闻》二卷。钱仪吉撰。《三国纪年表》一卷。周嘉猷撰。《补三国疆域志》三卷。洪亮吉撰。《三国职官表》三卷。洪饴孙撰。《三国志注续》一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侯康撰。《三国志注证遗》四卷。周寿昌撰。《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毕沅撰。《东晋疆域志》四卷。洪亮吉撰。《晋书补传赞》一卷。杭世骏撰。《补晋书兵志》一卷。钱仪吉撰。《晋书校勘记》四卷。周云撰。《晋书校勘记》三卷。劳格撰。《补晋书艺文志》四卷，《晋书校文》五卷。丁国钧撰。《晋宋书故》一卷，《补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郝懿行撰。《宋书州郡志校勘记》一卷。成蓉镜撰。《补梁疆域志》四卷。洪饴孙撰。《魏书校勘记》一卷。王先谦撰。《北周公卿表》一卷。练恕撰。《南北史识疑》四卷。王懋竑撰。《补南北史表》七卷。周嘉猷撰。《补南北史志》十四卷。汪士铎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章宗源撰。《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杨守敬撰。《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赵绍祖撰。《旧唐书疑义》四卷。张道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撰。《唐学士年表》一卷。钱大昕撰。《五代史志疑》四卷。杨陆荣撰。《五代史纂误补》四卷。吴兰庭撰。《五代史纂误续补》六卷。吴光耀撰。《五代史纂误补续》一卷。周寿昌撰。《旧五代史考异》二卷。邵晋涵撰。《新五代史注》七十四卷。彭元瑞、刘凤诰同撰。《五代纪年表》一卷。周嘉猷撰。《五代史地理考》一卷。练恕撰。

《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顾杯三撰。《五代学士年表》一卷。钱大昕撰。《宋史地理志校勘记》一卷。成蓉镜撰。《宋史艺文志补》一卷。倪灿撰。《宋中兴学士年表》一卷，《宋修唐书史臣表》一卷。钱大昕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补五卷。厉鹗撰。《辽史拾遗续》三卷。杨复吉撰。《金史详校》十卷，《金源札记》二卷。施国祁撰。《元史本证》五十卷，《元史证误》二十三卷。汪辉祖撰。《元史氏族表》三卷，《补元史艺文志》四卷。钱大昕撰。《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洪钧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卷，《辽金元三史拾遗》五卷。钱大昕撰。《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倪灿撰。《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金门诏撰。《明史考证逸》四十二卷。王颂蔚撰。《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诸史拾遗》五卷。钱大昕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王鸣盛撰。《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赵翼撰。《四史发伏》十二卷。洪亮吉撰。《读史举正》八卷。张熷撰。《诸史然疑》一卷。杭世骏撰。《诸史考异》十八卷。洪颐煊撰。《历代史目表》一卷。洪饴孙撰。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宋吴缜《五代史记纂误》三卷。以上乾隆时奉敕辑。《汉书音义》三卷、《补遗》一卷。臧镛堂辑。

编年类

《太祖实录》十三卷。崇德元年敕纂，康熙二十一年圣祖重修，雍正十二年敕加校订。《太宗实录》六十八卷。顺治九年敕纂，康熙十二年圣祖重修，雍正十二年敕加校订。《世祖实录》一百四十七卷。康熙六年敕纂，雍正十二年敕加校订。《圣祖实录》三百三卷。康熙六十一年敕纂。《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雍正十三年敕纂。《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嘉庆四年敕纂。《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道光四年敕纂。《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咸丰二年敕纂。《文宗实录》三百五十六卷。同治元年敕纂。《穆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光绪五年敕纂。《德宗实录》五百六十一卷。宣统时敕纂。《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乾隆三十二年傅恒等奉敕撰。《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敕撰。《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敕撰。《竹书统笺》十二卷。徐文靖撰。《竹书纪年集证》五十卷。陈逢衡撰。《考定竹书》十三卷。孙之录撰。《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郝懿行撰。《校正竹书纪年》二卷。洪颐煊撰。《竹书纪年集注》二卷。陈诗撰。《竹书纪年校补》二卷。张宗泰撰。《考订竹书纪年》十四卷，《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雷学淇撰。《竹书纪年补证》四卷。林春溥撰。《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徐乾学撰。《续资治通鉴后编校勘记》十五卷。夏震武撰。《续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卷。毕沅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六十卷。秦缃业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拾遗》六十卷。黄以周撰。《通鉴胡注举正》一卷。陈景云撰。《通鉴注辨正》二卷。钱大昕撰。《通鉴注商》十八卷。赵绍祖撰。《通鉴刊本识误》三卷，《通鉴补略》一卷。张敦仁撰。《通鉴校勘记》七卷。张瑛撰。《通鉴地理今释》十六卷。吴熙载撰。《纲目订误》四卷。陈景云撰。《纲目分注补遗》四卷。芮长恤撰。《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释地补注》六卷。张庚撰。《纲目志疑》一卷。华湛恩撰。《读通鉴纲目条记》二十卷。李述来撰。《明鉴前纪》二卷。齐召南撰。《明通鉴》一百卷。夏燮撰。《明纪》六十卷。陈鹤撰。《周季编略》九卷。黄式三撰。《古史纪年》十四卷，《古史考年异同表》二卷，《战国纪年》六卷，附《年表》一卷。林春溥撰。《国策编年》一卷。顾观光撰。《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徐鼒撰。《东华录》三十二卷。蒋良骐撰。《十朝东华录》四百二十五卷。王先谦撰。《咸丰朝东华续录》六十九卷。潘颐福撰。《光绪东华录》二百二十卷。朱寿朋撰。《滇云历年传》十二卷。倪蜕撰。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宋不著撰人《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宋王益之《西汉纪年》三十卷，宋熊克《中兴小纪》四十卷。以上乾隆时敕辑。陆机《晋纪》一卷，干宝《晋纪》一卷，习鉴齿《汉晋春秋》一卷，郑粲《晋纪》一卷，孙盛《晋阳秋》一卷，刘谦之《晋纪》一卷，徐广《晋纪》一卷，檀道鸾《续晋阳秋》一卷，刘道荟《晋起居注》一卷。以上黄奭辑。《晋纪》五卷，《晋阳秋》五卷，《汉晋春秋》四卷，《三十国春秋》十八卷。以上汤球辑。

纪事本末类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勒德洪等奉敕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温达等奉敕撰。《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奉敕撰。《平定准

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傅恒等奉敕撰。《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于敏中等奉敕撰。《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奉敕撰。《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敕撰。《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敕撰。《安南纪略》三十二卷。乾隆五十六年敕撰。《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乾隆时敕撰。《平苗匪纪略》五十二卷。嘉庆二年，鄂辉等奉敕撰。《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三百六十一卷，《续编》三十六卷，《附编》十二卷。嘉庆十五年，庆桂等奉敕撰。《平定教匪纪略》四十二卷。嘉庆二十一年，托津等奉敕撰。《平定回疆剿捡逆裔方略》八十卷。道光九年，曹振镛等奉敕撰。《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同治十一年敕撰。《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同治十一年敕撰。《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二年敕撰。《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光绪二十二年敕撰。《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四十卷。光绪二十二年敕撰。《绎史》一百六十卷。马骕撰。《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高士奇撰。《通鉴本末纪要》八十一卷。蔡毓荣撰。《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李有棠撰。《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谷应泰撰。《续明纪事本末》十八卷。倪在田撰。《明朝纪事本末补编》五卷。彭贻孙撰。《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杨陆荣撰。《四藩始末》四卷。钱名世撰。《绥寇纪略》十二卷。吴伟业撰。《滇考》二卷。冯苏撰。《皇朝武功纪盛》四卷。赵翼撰。《圣武记》十四卷。魏源撰。《平定罗刹方略》四卷。不著撰人氏名。《平台纪略》一卷，附《东征集》六卷。蓝鼎元撰。《平定粤匪纪略》十卷，《附记》四卷。杜文澜撰。《湘军志》十六卷。王闿运撰。《湘军记》二十卷。王定安撰。《平浙纪略》十六卷。秦缃业、陈钟英同撰。《吴中平寇记》八卷。钱助撰。《淮军平捻记》十二卷。周世澄撰。《豫军纪略》十二卷。尹耕云撰。《山东军兴纪略》二十二卷。不著撰人氏名。《霆军纪略》十六卷。陈昌撰。《平定关陇经略》十三卷。易孔昭、胡孚骏同撰。《粤东剿匪纪略》五卷。陈坤撰。《平回志》八卷。杨毓秀撰。《剿定新疆记》八卷。魏光焘撰。《浙东筹防录》四卷。薛福成撰。《国朝柔远记》十八卷。王之春撰。《中西纪事》二十四卷。夏燮撰。《普法战纪》二十卷。王韬撰。《中东战纪本末》八卷。蔡尔康撰。

《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王之枢等奉敕撰。《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逸周书补注》二十二卷，《补遗》一卷。陈逢衡撰。《汲冢周书辑要》一卷。郝懿行撰。《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朱右曾撰。《逸周书集训校释增校》一卷。朱骏声撰。《逸周书管笺》十六卷。丁宗洛撰。《逸周书王会篇笺释》三卷。何秋涛撰。《校辑世本》二卷。雷学淇撰。《世本辑补》十卷。秦嘉谟撰。《帝王世纪考异》一卷。宋翔凤撰。《帝王世纪地名衍》四卷。连鹤寿撰。《春秋战国异词》五十六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陈厚耀撰。《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李凤雏撰。《尚史》一百七卷。李锴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姚之骃撰。《季汉书》九十卷。章陶撰。《季汉书》九十卷。汤成烈撰。《季汉五志》十二卷。王复礼撰。《后汉书》十四卷。王廷璨撰。《晋记》六十八卷。郭伦撰。《晋略》六十卷。周济撰。《西魏书》二十四卷。谢启昆撰。《续唐书》七十卷。陈鳣撰。《宋史翼》四十卷。陆心源撰。《元史新编》九十五卷。魏源撰。《元秘史注》十五卷。李文田撰。《元史备志》五卷。王光鲁撰。《续宏简录》四十二卷。邵远平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传维鳞撰。《明史稿》三百十卷。王鸿绪撰。《明史稿》二十卷，《续》二卷。汤斌撰。《拟明史列传》二十四卷。汪琬撰。《拟明史传》不分卷。姜宸英撰。《明史分稿残编》二卷。方象英撰。《明史拟传》六卷，《艺文志》五卷，《外国志》五卷。尤侗撰。《国史考异》六卷。潘柽章撰。《开辟传疑》二卷。林春溥撰。《历代甲子考》一卷。黄宗羲撰。《二十一史年表》十卷。顾炎武撰。《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万斯同撰。《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历代世系纪年编》一卷。沈炳震撰。《历代帝王年表》三卷。齐召南撰。《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一卷。陆费墀撰。《纪元要略》二卷。陈景云撰。《历代建元考》十卷。钟渊映撰。《元号略》四卷，《补遗》一卷。梁玉绳撰。《纪元通考》十二卷。叶维庚撰。《列代建元表》十卷，《建元类聚考》二卷。钱东垣撰。《纪元编》三卷。李兆洛撰。《历代统纪表》十三卷。段承基撰。

汉刘珍《东观汉记》二十四卷，元郝经《续后汉书》九十卷。乾隆时敕辑。《世本》一卷。孙冯

翼辑。汉宋衷《世本注》五卷。张澍辑。《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汪文台撰。《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五卷。孙志祖辑。薛莹《后汉书》一卷，华峤《后汉书》注一卷，谢沈《后汉书》一卷，袁山松《后汉书》一卷，张璠《后汉记》一卷，虞预《晋书》一卷，朱凤《晋书》一卷，何法盛《晋中兴书》一卷，谢灵运《晋书》一卷，臧荣绪《晋书》一卷，《众家晋书》一卷。以上黄奭辑。《九家旧晋书》三十七卷。汤球辑。

《蒙古源流》八卷。蒙古小彻辰萨囊台吉撰。乾隆四十二年敕译。《国语韦昭注疏》十六卷。洪亮吉撰。《国语校文》一卷。汪中撰。《国语补注》一卷。姚鼐撰。《国语补校》一卷。刘台拱撰。《国语补韦》四卷。黄模撰。《国语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考异》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汪远孙撰。《国语翼解》六卷。陈瑑撰。《国语释地》三卷。谭云撰。《国语正义》二十一卷。董增龄撰。《战国策去毒》二卷。陆陇其撰。《战国策释地》二卷。张琦撰。《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程恩泽撰，狄子奇笺。《读战国策随笔》一卷。张尚瑗撰。《战国策札记》三卷。顾广圻撰。《武王克殷日记》一卷，《灭国五十考》一卷。林春溥撰。《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三卷，《考古续说》二卷，《考信附录》二卷。崔述撰。《熹庙谅阴记》一卷，《圣安本纪》六卷，《明季实录》六卷。顾炎武撰。《南宋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万斯同撰。《见闻随笔》二卷。冯苏撰。《安南使事记》一卷。李仙根撰。《建文帝后纪》一卷。邵远平撰。《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毛奇龄撰。《烈皇勤政记》一卷，《思陵典礼记》四卷。孙承泽撰。《三朝野纪》七卷。李逊之撰。《弘光日录》四卷，《永历实录》二十五卷，《行朝录》十二卷，《汰存录》一卷，《赣州失事记》一卷，《绍武争立记》一卷，《舟山兴废记》一卷，《四明山寨》一卷，《沙州定乱记》一卷，《赐姓始末》一卷，《郑成功传》一卷，《滇考》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黄宗羲撰。《永历实录》二十六卷。王夫之撰。《鲁春秋》一卷。查士佐撰。《伪东宫伪后及党祸记略》一卷，《榆林城守记略》一卷，《保定城守记略》一卷，《扬州城守记略》一卷。戴田有撰。《二申野录》八卷。孙之录撰。《逊代阳秋》二十八卷。余美英撰。《复社记事》一卷。吴伟业撰。《社事始末》一卷。杜登春撰。《启祯野乘》十六卷，二集八卷。邹漪撰。《蜀难叙略》一卷。沈荀蔚撰。《金陵野钞》十四卷。顾苓撰。《甲申传信录》十卷。钱士馨撰。《史外》八卷。汪有典撰。《明季北略》二十四卷，《南略》十八卷。计六奇撰。《东南纪事》十二卷，《西南纪事》十二卷。邵廷采撰。《南疆逸史》三十卷，《恤谥录》八卷，《摭遗》十八卷。温睿临撰。《南疆绎史》五十八卷。李瑶撰。《海东逸史》十八卷。不著撰人氏名。《爝火录》三十卷。李本撰。《小腆纪传》六十五卷。徐鼐撰。《补遗》五卷，《考异》一卷。徐承礼撰。《闽事纪略》二卷。华廷献撰。《平定耿逆记》一卷。李之芳撰。《平闽记》十三卷。杨捷撰。《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三卷。礼亲王昭梿撰。《养吉斋丛录》二十二卷。吴振棫撰。《郎潜记闻初笔》十四卷，《二笔》十六卷，《三笔》十二卷。陈康祺撰。《圣德纪略》一卷，《直纪略》一卷，《恩遇纪略》一卷，《旧闻纪略》一卷。瞿鸿玑撰。

宋不著撰人《咸淳遗事》二卷，《大金吊伐录》四卷，元王鹗《汝南遗事》四卷。乾隆时敕辑。《国语贾注》一卷。蒋日豫辑。郑众《国语解诂》一卷，贾逵《国语注》一卷，唐固《国语注》一卷，王肃《国语章句》一卷，孔晁《国语注》一卷，孔衍《春秋后语》一卷，陆贾《楚汉春秋》一卷，伏侯《古今注》一卷，王粲《英雄记》一卷、司马彪《战略》一卷、《九州春秋》一卷，傅畅《晋诸公赞》一卷，荀绰《晋后略》一卷，卢林《晋八王故事》一卷，《晋四王遗事》一卷。以上黄奭辑。

《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康熙二十五年敕编。《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顺治时敕编，康熙二十六年告成。《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康熙二十六年敕编。《亲政纶音》不分卷。顺治时敕编。《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雍正九年敕编。《庭训格言》不分卷。世宗御编。《圣谕广训》不分卷。雍正二年敕刊。《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雍正七年敕刊，乾隆时续刊。《硃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雍正十年敕编，乾隆三年告成。《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九年敕编。《训饬州县条规》二十卷。雍正八年敕刊。《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乾隆五年敕编。《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嘉庆十二年敕编。《仁宗睿皇帝圣训》一百十卷。道光四

年敕编。《宣宗成皇帝圣训》一百三十卷。咸丰六年敕编。《文宗显皇帝圣训》一百十卷。同治五年敕编。《穆宗毅皇帝圣训》一百六十卷。光绪五年敕编。《明名臣奏议》二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编。《息斋疏草》五卷。金之俊撰。《龚端毅奏议》八卷，《附录》一卷。龚鼎孳撰。《孟忠毅公奏议》二卷。孟乔芳撰。《赵忠襄奏疏存稿》六卷。赵良栋撰。《张襄壮奏疏》六卷。张勇撰。《兼济堂奏议》四卷。魏裔介撰。《寒松堂奏议》四卷。魏象枢撰。《文襄公奏疏》十五卷。李之芳撰。《抚虔奏议》一卷。佟国器撰。《平岳疏议》一卷，《平海疏议》一卷。万正色撰。《郝恭定集》五卷。郝惟讷撰。《中山奏议》四卷。郝浴撰。《靳文襄奏疏》八卷。靳辅撰。《乾清门奏对记》一卷。汤斌撰。《抚浙奏议》一卷，《督闽奏议》一卷。范承谟撰。《抚浙疏草》五卷。朱昌祚撰。《抚吴封事》八卷，《抚楚封事》一卷，《抚黔封事》一卷，《抚漕封事》一卷，《辑瑞陈言》一卷。慕天颜撰。《于山奏牍》七卷。于成龙撰。《清忠堂奏疏》不分卷。朱宏祚撰。《西台奏议》一卷，《亦兆奏议》一卷，《附曲徙录》一卷。杨素蕴撰。《杨黄门奏疏》不分卷，《抚黔奏疏》八卷。杨雍建撰。《华野疏稿》五卷。郭秀撰。《河防疏略》二十卷。朱之锡撰。《西陂奏疏》六卷。宋荦撰。《督漕疏草》二十二卷。董讷撰。《奏疏稿》不分卷。江藻撰。《抚豫宣化录》四卷。田文镜撰。《防河奏议》十二卷。嵇曾筠撰。《平蛮奏疏》一卷。鄂尔泰撰。《张公奏议》二十四卷。张鹏翮撰。《条奏疏稿》二卷。蒋廷锡撰。《奏疏》十卷。高其倬撰。《望溪奏疏》一卷。方苞撰。《尹元孚奏议》十卷。尹会一撰。《裘文达奏议》一卷。裘日修撰。《那文毅奏议》八十卷。那彦成撰。《两河奏疏》不分卷。严烺撰。《思补斋奏稿偶存》一卷。潘世恩撰。《恭寿堂奏议》十二卷。韩文绮撰。《楚蒙山房奏疏》五卷。晏斯盛撰。《东溟奏稿》四卷。姚莹撰。《林文忠政书》三卷。林则徐撰。《陶云汀先生奏议》三十二卷。陶澍撰。《耐庵奏议存稿》十二卷。贺长龄撰。《吴文节遗集》八十卷。吴文镕撰。《张大司马奏稿》四卷。张亮基撰。《骆文忠奏议》十六卷。骆秉章撰。《李文恭奏议》二十二卷。李星沅撰。《李尚书政书》八卷。李宗羲撰。《王侍郎奏议》十卷。王茂荫撰。《台垣疏稿》一卷。丁寿昌撰。《张文毅奏稿》八卷。张芾撰。《曾文正奏稿》三十二卷。曾国藩撰。《胡文忠奏稿》五十二卷。胡林翼撰。《左文襄奏疏初编》三十八卷，《续编》七十六卷，《三编》六卷。左宗棠撰。《曾忠襄奏疏》六十一卷。曾国荃撰。《沈文肃政书》十二卷。沈葆桢撰。《李忠武奏议》一卷。李续宾撰。《刘中丞奏稿》八卷。刘昆撰。《刘中丞奏议》二十卷。刘蓉撰。《刘武慎奏稿》十六卷。刘长佑撰。《彭刚直奏议》八卷。彭玉麟撰。《郭侍郎奏疏》十二卷。郭嵩焘撰。《岑襄勤奏稿》三十卷。岑毓英撰。《丁文诚奏议》二十六卷。丁宝桢撰。《毛尚书奏稿》十六卷。毛鸿宾撰。《曾惠敏奏议》六卷。曾纪泽撰。《出使奏疏》二卷。薛福成撰。《养云山庄奏稿》四卷。刘瑞芬撰。《钱敏肃奏疏》七卷。钱鼎铭撰。《黎文肃奏议》十六卷。黎培敬撰。《许太常奏稿》一卷。许乃济撰。《豸华堂奏议》十二卷。金应麟撰。《水流云在馆奏议》二卷。宋晋撰。《吴柳堂奏疏》一卷。吴可读撰。《王文敏奏疏稿》一卷。王懿荣撰。《袁太常戊戌条陈》一卷。袁昶撰。《谏垣存稿》四卷。安维峻撰。《李文忠政书》一百六十五卷。李鸿章撰。《张宫保政书》十二卷。张之洞撰。《端忠敏奏议》十六卷。端方撰。《三贤政书》十八卷。汤斌、宋荦、张伯行撰。《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四卷。徐致祥、宝廷撰。

宋陈次升《谠论集》五卷。乾隆时敕辑。

传记类

《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四年敕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敕撰。《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乾隆四十一年敕撰。《满汉名臣传》八十卷，《贰臣传》十二卷，《叛臣传》四卷。乾隆时敕撰。《史传三编》五十六卷。朱轼撰。《历代忠臣义士卓行录》八卷。戴作铭撰。《历代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朱恒撰。《广群辅录》六卷。徐汾撰。《臣鉴录》二十卷。蒋伊撰。《历代党鉴》五卷。徐宾撰。《续高士传》五卷。高兆撰。《续补高士传》三卷。魏裔介撰。《孝史类编》十卷。黄齐贤撰。《元党人传》十卷。陆心源撰。《明名臣言行录》四十五卷。徐开仕撰。《崇祯五十宰相传》一卷，《年表》一卷。曹溶撰。《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十卷。沈佳撰。《东林列传》二十四卷，《留溪外传》十八卷。陈鼎撰。《复社姓氏传略》十卷。吴山嘉撰。《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七百二十卷，《编目》十九卷。李恒撰。

《碑传集》一百六十卷。钱仪吉撰。《续碑传集》八十六卷。缪荃孙撰。《国朝先正事略》六十卷。李元度撰。《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一作《咸同以来功臣别传》，一作《中兴名臣事略》，一作《续先正事略》。《续编》六卷。朱孔彰撰。《大清名臣言行录》一卷。留保撰。《文献徵存录》十卷。钱林撰。《从政观法录》三十卷。朱方曾撰。《初月楼闻见录》十卷，《续录》十卷。吴德旋撰。《学统》五十六卷。熊赐履撰。《雒闽渊源录》十九卷。张夏撰。《圣学知统录》二卷，《圣学知统翼编》二卷。魏裔介撰。《道统录》二卷，《附录》一卷，《道南源委》六卷，《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张伯行撰。《儒林宗派》十六卷。万斯同撰。《理学宗传》二十六卷。孙奇逢撰。《理学宗传辨正》十六卷。刘廷诏撰。《宋元学案》一百卷。黄宗羲原本，全祖望补编。《明儒学案》六十二卷。黄宗羲撰。《明儒林录》十九卷。张恒撰。《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唐鉴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张星鉴撰。《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江藩撰。《国朝儒林文苑传》四卷。阮元撰。《康熙己未词科录》十二卷。秦瀛撰。《鹤徵录》八卷。李集、李富孙、李遇孙同撰。《词科掌录》十七卷，《余话》二卷。杭世骏撰。《鹤徵后录》十二卷。李富孙撰。《畴人传》四十六卷。阮元撰。《续畴人传》六卷。罗士琳撰。《畴人传》三编七卷。诸可宝撰。《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二卷。郑方坤撰。《畿辅人物志》二十卷。孙承泽撰。《洛学编》四卷。汤斌撰。《中州人物考》八卷。孙奇逢撰。《中州道学编》二卷，《补编》一卷。耿介撰。《关学编》十卷。廉伟然撰。《东越儒林后传》一卷，《文苑后传》一卷。陈寿祺撰。《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闽学志略》十七卷。李清馥撰。《粤东名儒言行录》二十四卷。邓淳撰。《豫章十代文献略》五十卷。王模撰。《金华徵献略》二十卷。王崇炳撰。《嘉禾献徵录》四十六卷。盛枫撰。《松陵文献录》十五卷。潘柽章撰。《海州文献录》十六卷。许乔林撰。《吴门耆旧记》一卷。顾承撰。《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叙录》一卷，《校正》一卷。闺秀王照圆撰。《列女传校注》八卷。闺秀梁端撰。《列女传集注》八卷。闺秀萧道管撰。《广列女传》二十卷。刘开撰。《胜朝彤史拾记》六卷。毛奇龄撰。《贤媛类徵初编》十二卷。李桓撰。《越女表微录》五卷。汪辉祖撰。

宋不著撰人《庆元党禁》一卷，《京口耆旧传》九卷，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八卷。以上乾隆时奉敕辑。魏嵇康《圣贤高士传》一卷，后魏常景《鉴戒象赞》一卷。以上马国翰辑。赵岐《三辅决录》一卷，刘向《孝子传》一卷，萧广济《孝子传》一卷，师觉授《孝子传》一卷。以上黄奭辑。

以上传记类总录之属

《晏子春秋音义》一卷。孙星衍撰。《晏子春秋校正》一卷。卢文绍撰。《晏子春秋校勘》一卷。黄以周撰。《周公年表》一卷。牟廷相撰。《孔子年谱》五卷。杨方晃撰。《孔子年谱辑注》一卷。江永撰，黄定宜辑注。《孔子编年注》五卷。胡培翚撰。《至圣编年世纪》二十四卷。李灼、黄晟同撰。《先圣生卒年月考》二卷。孔广牧撰。《孔子世家考》二卷，《仲尼弟子列传考》一卷。郑环撰。《宗圣志》十二卷。孔允植撰。《阙里文献考》一百卷。孔继汾撰。《孔子世家补订》一卷，《孔门师弟年表》一卷，《孔孟年表》一卷，《孟子列传纂》一卷，《孟子时事年表》一卷。林春溥撰。《孔子编年》四卷，《孟子编年》四卷。狄子奇撰。《洙泗考信录》四卷，《余录》一卷，《孟子事实录》二卷。崔述撰。《孔子弟子门人考》一卷，《孟子弟子门人考》一卷。朱彝尊撰。《孟子年谱》一卷。黄玉蟾撰。《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阎若琚撰。《孟子游历考》一卷。潘眉撰。《三迁志》十二卷。孟衍泰、王特选、仲蕴锦同撰。《从祀名贤传》六卷。常安撰。《刘更生年表》一卷。梅毓撰。《许君年表》一卷。陶方琦撰。《郑司农年谱》一卷。孙星衍撰。《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唐陆宣公年谱》四卷。丁晏撰。《郑康成纪年》一卷。袁钧撰。《郑学录》四卷。郑珍撰。《诸葛忠武故事》五卷。张澍撰。《忠武志》八卷。张鹏翮撰。《王右军年谱》一卷。鲁一同撰。《安定言行录》一卷。丁宝书撰。《濂溪周夫子志》十五卷。吴大镕撰。《增订欧阳文忠年谱》一卷。朱文藻撰。《胡少师年谱》一卷。胡培翚撰。《王荆公年谱》二十五卷，《杂录》二卷，《附录》一卷。蔡上翔撰。《米海岳年谱》一卷。翁方纲撰。《考订朱子世家》一卷。江永撰。《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王懋竑撰。《重订朱子年谱》一卷。褚寅亮撰。《别本朱子年谱》二卷，《附录》一卷。黄中撰。《陆象山年谱》二卷。李绂撰。《杨文靖年谱》二卷。张夏撰。《洪文惠年谱》一卷，《洪文敏年谱》一卷，《陆

放翁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钱大昕撰。《王深宁年谱》一卷。张大昌撰。《谢皋羽年谱》一卷。徐沁撰。《元遗山年谱》三卷。翁方纲撰。《元遗山年谱》二卷。凌廷堪撰。《元遗山年谱》一卷。施国祁撰。《周文襄公年谱》二卷。周仁俊撰。《李文正公年谱》一卷。法式善撰。《王文成集传本》二卷。毛奇龄撰。《王弇州年谱》一卷。钱大昕撰。《归震川年谱》一卷。孙岱撰。《杨升庵年谱》一卷。李调元撰。《周忠介公遗事》一卷。彭定求撰。《缪文贞公年谱》一卷。缪之镕撰。《袁督师事迹》一卷。不著撰人氏名。《倪文正公年谱》一卷。倪会鼎撰。《黄忠端公年谱》二卷。黄炳垕撰。《左忠毅年谱》二卷。左宰撰。《张忠烈公年谱》一卷。赵之谦撰。《刘子行状》二卷。黄宗羲撰。《蕺山年谱》二卷。刘均撰。《顾亭林年谱》一卷。吴映奎撰。《顾亭林年谱》四卷。张穆撰。《黄黎洲年谱》二卷。黄炳垕撰。《孙夏峰年谱》二卷。汤斌撰。《李二曲历年纪略》二卷。惠龘嗣撰。《杨园先生年谱》四卷。陈樟撰。《杨园先生年谱》一卷。苏惇元撰。《颜习斋先生年谱》二卷。李恭撰。《李恕谷先生年谱》五卷。冯辰撰。《申甫盟先生年谱》一卷。申涵煜、申涵盼同撰。《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不著撰人氏名。《渔洋山人自订年谱注》一卷。惠栋撰。《施愚山年谱》四卷。施念曾撰。《陆清献年谱》一卷。罗以智撰。《陆稼书年谱》二卷。吴光酉撰。《阎潜丘年谱》四卷。张穆撰。《朱文端公行述》一卷。朱必阶撰。《阿文成年谱》二十四卷。那彦成撰。《钱文端公年谱》三卷。钱仪吉撰。《王述庵年谱》二卷。严荣撰。《孙文靖年谱》一卷。孙惠撰。《黄昆圃年谱》一卷。黄叔琳撰。《黄莞圃年谱》一卷。江标撰。《戴东原年谱》一卷。段玉裁撰。《洪北江年谱》一卷。吕培撰。《焦理堂事略》一卷。焦廷琥撰。《寄圃老人自记年谱》一卷。孙玉庭撰。《思补老人自订年谱》一卷。潘世恩撰。《石隐山人自订年谱》一卷。朱骏声撰。《彭文敬自订年谱》一卷。彭蕴章撰。《翁文端年谱》一卷。翁同和撰。《骆文忠年谱》一卷。骆天保撰。《曾文正年谱》十二卷。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大事记》四卷。王定安撰。《吴柳堂孤忠录》三卷。傅岩霖撰。《豫章先贤九家年谱》九卷，《四朝先贤六家年谱》七卷。杨希闵撰。《四史疑年录》七卷。阮元撰。《历代名人年谱》十七卷。吴荣光撰。《疑年录》四卷。钱大昕撰。《续疑年录》四卷。吴修撰。《补疑年录》四卷。钱椒撰。《疑年赓录》二卷。张鸣珂撰。《三续疑年录》十卷。陆心源撰。

以上传记类名人之属

《史纬》三百三十卷。陈允锡撰。《读史蒙拾》一卷。王士禄撰。《廿一史约编》十卷。郑元庆撰。《汉书蒙拾》三卷，《后汉书蒙拾》二卷。杭世骏撰。《汉书古字类》一卷。郭梦星撰。《国志蒙拾》二卷。郭麟撰。《宋书琐语》一卷。郝懿行撰。《两晋南北集珍》六卷。陈维崧撰。《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沈名孙、朱昆田同撰。《南北史识小录补正》二十八卷。张应昌撰。《南北史捃华》八卷。周嘉猷撰。《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沈炳震撰。

《吴越春秋校文》一卷。蒋光煦撰。《吴越春秋校勘记》一卷，《逸文》一卷。顾观光撰。《读吴越春秋》一卷，《读越绝书》一卷。俞樾撰。《越绝书札记》一卷，《逸文》一名。钱培名撰。《增订吴越备史》五卷，《补遗》一卷。钱时铔撰。《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一卷。廖寅撰。《华阳国志校勘记》一卷。顾观光撰。《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洪亮吉撰。《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汤球撰。《十六国年表》一卷。张愉憎撰。《十六国年表》三十二卷。孔尚质撰。《西秦百官表》一卷。练恕撰。《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吴任臣撰。《拾遗》一卷，《备考》一卷。周昂撰。《南汉书》十八卷，《考异》十八卷，《丛录》二卷，《文字略》二卷。梁廷相撰。《南汉纪》五卷，《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吴兰修撰。《南唐拾遗记》一卷。毛先舒撰。《西夏国志》十六卷。洪亮吉撰。《西夏书事》四十二卷。吴广成撰。《西夏纪事本末》三十六卷。张鉴撰。《西夏书》十卷。周春撰。《西夏事略》十六卷。陈昆撰。

晋陆翙《邺中记》一卷，唐樊绰《蛮书》十卷，宋不著撰人《江南余载》二卷。乾隆时奉敕辑。

《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等奉敕撰。《古今类传岁时部》四卷。董谷士、董炳文同编。《时令汇纪》十六卷，《余日事文》四卷。朱濂撰。《月日纪古》十二卷。萧智汉撰。《节序同风录》十二卷。孔尚任撰。《七十二候考》一卷。曹仁虎撰。《月令粹编》二十四卷。秦嘉谟撰。《二十四史日月考》二百三十六卷。汪日桢撰。《古今冬至表》四卷。谭云撰。

唐韩鄂《四时纂要》一卷。马国翰辑。

《皇舆表》十六卷。康熙四十三年，喇沙里等奉敕撰。《方舆路程考略》不分卷。康熙时，汪士宏等奉敕撰。《大清一统志》三百四十卷。乾隆八年敕撰。《大清一统志》五百卷。乾隆二十九年敕撰。《皇朝职贡图》九卷。乾隆十六年，傅恒等奉敕撰。《历代疆域表》三卷，《沿革表》三卷。段长基撰。《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陈芬绩撰。《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一卷。徐文范撰。《舆地沿革表》四十卷。杨丕复撰。《周末列国所有郡县考》一卷，《古国都今郡县合考》一卷。闵麟嗣撰。《战国地舆》一卷。林春溥撰。《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刘文淇撰。《历代郡国考略》三卷。叶云撰。《今古地理述》二十卷。王子音撰。《历代地理沿革图》一卷，《舆地图》一卷，《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皇朝舆地韵编》二卷。李兆洛撰。《王会新编》一百四十五卷。茹铉撰。《乾隆府厅州县志》五十卷。洪亮吉撰。《皇朝舆地全图》不分卷。董佑诚撰。《大清一统舆图》三十卷。胡林翼撰。《皇朝舆地韵编》一卷，《舆地略》一卷。严德撰。《郡县分韵考》十卷。黄本骥撰。《肇域志》一百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顾炎武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形势纪要》九卷。顾祖禹撰。《太平寰宇记补缺》二卷。陈兰森撰。《山河两戒考》十四卷。徐文靖撰。

晋《太康三年地记》一卷，王隐《晋书地道记》一卷，唐濮王泰等《括地志》一卷。以上黄奭辑。

以上地理类总志之属

《满洲源流考》二十卷。乾隆四十二年，阿桂等奉敕撰。《热河志》八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和坤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敕撰。《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朱彝尊撰。《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四年，阿桂等奉敕撰。《新疆识略》十三卷。道光元年，汪廷珍等奉敕撰。《盛京通志》四十八卷。雷以诚等修。《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李卫等修。《畿辅通志》三百卷。李鸿章等修。《江南通志》二百卷。赵宏恩等修。《安徽通志》二百六十卷。陶澍修。《安徽通志》三百五十卷。刘坤一等修。《江西通志》二百六卷。白璜等修。《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谢旻等修。《江西通志》一百八十卷。刘坤等等修。《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嵇曾筠等修。《福建通志》七十八卷。郝玉麟修。《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吴棠等修。《湖广通志》八十卷。徐国相等修。《湖广通志》一百二十卷。迈柱等修。《湖北通志》一百卷。吴熊光等修。《湖南通志》一百七十卷。陈宏谋等修。《湖南通志》二百二十八卷。巴哈布等修。《湖南通志》三百十五卷。裕禄等修。《河南通志》八十卷。王士俊等修。《续河南通志》八十卷。阿思喀等修。《山东通志》三十六卷。岳浚等修。《山东通志》六十四卷。钱江等修。《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觉罗石麟等修。《山西通志》一百八十四卷。张煦等修。《山西志辑要》十卷。雅德撰。《陕西通志》一百卷。刘於义等修。《甘肃通志》五十卷。许容等修。《甘肃通志》一百卷。长庚等修。《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黄廷桂等修。《四川通志》二百二十六卷。杨芳灿等修。《广东通志》六十四卷。郝玉麟等修。《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阮元等修。《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金鉷等修。《广西通志》二百八十卷。吉庆等修。《云南通志》三十卷。鄂尔泰等修。《续云南通志稿》一百九十四卷。王文韶等修。《贵州通志》四十六卷。鄂尔泰等修。《吉林通志》一百二十二卷。长顺等修。《顺天府志》一百三十卷。李鸿章修。《保定府志》八十卷。李振祜修。《承德府志》六十卷。海忠修。《永平府志》七十二卷。游智开修。《河间府志》二十卷。周嘉露修。《天津府志》四十卷。李梅宾修。《天津府志》五十四卷。李鸿章修。《正定府志》五十卷。郑大进修。《顺德府志》十六卷。徐景曾修。《广平府志》二十四卷。吴谷修。《大名府志》二十二卷。李煐修。《大名府志》六卷。武蔚文修。《宣化府志》四十二卷。王畹修。《江宁府志》五十六卷。吕燕昭修。《江宁府志》十五卷。苏启勋修。《苏州府志》八十卷。习隽撰。《苏州府志》一百六十卷。石韫玉撰。《苏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冯桂芬撰。《松江府志》八十四卷。宋如林修。《松江府志》四十卷。博润修。《常州府志》三十八卷。于琨修。《淮安府志》三十二卷。顾栋高撰。《扬州府志》四十卷。张万寿修。《扬州府志》七十二卷。张世浣修。《扬州府志》三十卷。晏端书撰。《徐州府志》三十卷。王峻修。《安庆府志》三十二卷。张楷修。《徽州府志》八卷。郑交泰修。《宁国府志》三十八卷。鲁铨修。《池州府志》五十八卷。张士范修。《太平府志》四十四卷。

朱肇基修。《庐州府志》五十四卷。张祥云修。《凤阳府志》二十一卷。冯煦修。《颍州府志》十卷。王敛福修。《南昌府志》七十六卷。黄良栋修。《饶州府志》三十六卷。黄家遴修。《广信府志》二十六卷。康基渊修。《南康府志》十二卷。廖文英修。《九江府志》二十二卷。胡宗虞修。《建昌府志》三十四卷。姚文光修。《抚州府志》四十五卷。张四教修。《临江府志》十六卷。施润章撰。《瑞州府志》二十四卷。黄廷金修。《袁州府志》十五卷。陈乔枞撰。《吉安府志》七十六卷。卢松修。《赣州府志》七十八卷。李本仁修。《南安府志》二十卷。陈奕禧撰。《南安府志》三十二卷。黄鸣珂修。《杭州府志》四十卷。马铎修。《杭州府志》一百十卷。郑沄修。《嘉兴府志》十六卷。吴永芳修。《嘉兴府志》八十卷。伊汤安修。《嘉兴府志》九十卷。许瑶光修。《湖录》一百五卷。郑元庆撰。《湖州府志》十二卷。程量修。《湖州府志》四十八卷。李堂修。《湖州府志》九十六卷。宗源瀚撰。《宁波府志》三十六卷。曹秉仁修。《绍兴府志》六十卷。邹尚周修。《绍兴府志》八十卷。李亨特修。《台州府志》十八卷。冯苏修。《金华府志》三十卷。张荦修。《衢州府志》三十五卷。杨廷望修。《严州府志》三十五卷。吴士进修。《温州府志》三十卷。汪黻修。《处州府志》二十卷。曹抡彬修。《处州府志》三十二卷。潘绍贻修。《福州府志》七十六卷。高景崧修。《泉州府志》七十六卷。章倬标修。《建宁府志》四十八卷。张琦修。《延平府志》四十六卷。徐震耀修。《汀州府志》四十五卷。曾日煐修。《邵武府志》三十卷。王琛修。《邵武府志》二十四卷。张凤孙修。《漳州府志》五十卷。沈定均修。《福宁府志》三十卷。李绂修。《台湾府志》二十六卷。六十七修。《武昌府志》十二卷。裴天锡修。《汉阳府志》五十卷。陶士偰修。《安陆府志》三十六卷。张尊德修。《襄阳府志》四十卷。陈谔修。《郧阳府志》十卷。王正常修。《郧阳府志》三十八卷。杨廷耀修。《德安府志》二十四卷。傅鹤祥修。《黄州府志》二十卷。王勃修。《荆州府志》五十八卷。施廷枢修。《宜昌府志》十六卷。聂光銮修。《施南府志》三十卷。松林修。《长沙府志》五十卷。吕肃高修。《岳州府志》三十卷。黄凝道修。《宝庆府志》一百五十七卷。黄宅中修。《衡州府志》三十二卷。饶佺修。《常德府志》四十八卷。应光烈撰。《辰州府志》十一卷。毕本烈修。《沅州府志》四十卷。张官五修。《永州府志》十八卷。宗绩辰撰。《永顺府志》十二卷。张天如修。《开封府志》四十卷。管竭忠修。《陈州府志》三十卷。崔应楷修。《归德府志》三十六卷。陈锡辂修。《彰州府志》三十二卷。汤康业修。《卫辉府志》五十五卷。德昌修。《怀庆府志》三十二卷。杜悰修。《河南府志》一百十六卷。施诚修。《南阳府志》六卷。孔传金修。《汝宁府志》三十卷。德昌修。《济南府志》七十二卷。王赠芳修。《泰安计志》三十二卷。成城修。《武定府志》三十八卷。李熙龄修。《袞州府志》三十二卷。陈顾联修。《沂州府志》二十三卷。李希贤修。《曹州府志》二十二卷。周尚质修。《东昌府志》五十卷。白嵩修。《青州府志》六十四卷。毛永相修。《登州府志》六十九卷。贾瑚修。《莱州府志》十六卷。严有禧修。《太原府志》六十卷。沈树声修。《平阳府志》三十六卷。章廷圭修。《蒲州府志》二十四卷。周景柱修。《潞安府志》四十卷。张淑渠修。《汾州府志》三十六卷。孙和相修，戴震撰。《泽州府志》五十二卷。朱樟修。《大同府志》三十二卷。吴辅宏修。《宁武府志》十二卷。周景柱修。《朔平府志》十二卷。刘士铭修。《西安府志》八十卷。严长明撰。《同州府志》三十四卷。李思继修。《凤翔府志》十二卷。达灵阿修。《汉中府志》三十二卷。严如煜撰。《兴安府志》三十卷。叶世倬修。《延安府志》八十卷。张蕙修。《榆林府志》五十卷。李熙龄修。《兰州府志》四卷。陈如稷修。《西宁志》七卷。苏锐修。《甘州府志》十六卷。钟赓起修。《保宁府志》六十二卷。史观修。《重庆府志》九卷。王梦庚修。《夔州府志》三十六卷。恩成修。《雅州府志》二十卷。陈钧修。《广州府志》六十卷。沈廷芳修。《肇庆府志》二十一卷。何梦瑶撰。《韶州府志》十六卷。唐宗尧修。《惠州府志》二十卷。吕应奎修。《惠州府志》四十五卷。刘桂年修。《潮州府志》四十二卷，《廉州府志》二十卷。周硕勋修。《高州府志》十六卷。黄安涛撰。《雷州府志》二十卷。雷学海修。《琼州府志》四十四卷。张岳崧撰。《平乐府志》四十卷。清桂修。《浔州府志》三十九卷。魏笃修。《镇安府志》八卷。傅聚修。《云南府志》三十卷。张毓修。《大理府志》三十卷。黄元治修。《临安府志》二十卷。江浚源修。《楚雄府志》十卷。张嘉颖修。《澂江府志》十六卷。柳正芳修。《广南府志》四卷。何愚修。《顺宁府志》十卷。刘靖修。《曲靖府志》八卷。程封修。《丽江府志》二卷。万咸燕修。《永昌府志》二十六卷。宣

世涛修。《永北府志》二十八卷。陈奇典修。《东川府志》二十卷。方桂修。《思州府志》八卷。蒋深修。《镇远府志》二十卷。蔡宗建修。《铜仁府志》十一卷。徐阎修。《黎平府志》四十一卷。刘宇昌修。《遵义府志》四十八卷。郑珍、莫友芝同撰。《遵化直隶州志》十二卷。刘靖修。《易州直隶州志》十八卷。张登记修。《冀州直隶州志》二十卷。范清旷修。《赵州直隶州志》十卷。祝万祉修。《深州直隶州风土记》二十二卷。吴汝纶撰。《定州直隶州志》四卷。王榕吉修。《口北三厅志》十八卷。黄可润修。《川沙厅志》十四卷。俞樾撰。《海州直隶州志》三十二卷。唐仲冕撰。《通州直隶州志》十五卷。王宜亨修。《广德直隶州志》五十卷。周广业修。《滁州直隶州志》三十卷。敦泰修。《和州直隶州志》二十四卷。夏炜修。《六安直隶州志》五十卷。周广业修。《泗州直隶州志》十八卷。莫之干修。《莲花厅志》十卷。李其昌修。《宁州直隶州志》三十二卷。刘丙修。《定南厅志》八卷。赖勋修。《定海直隶厅志》三十卷。陈重威、黄以周同撰。《玉环厅志》四卷。张坦龙修。《玉环厅志》十五卷。吕鸿焘修。《厦门厅志》十六卷。周恺修。《永春直隶州志》十六卷，《龙岩直隶州志》十六卷。郑一崧修。《噶吗兰厅志》八卷。董正官修。《淡水厅志》十五卷。陈培桂修。《荆门直隶州志》十二卷。黄昌辅修。《鹤峰直隶厅志》十四卷。吉钟颖修。《澧州直隶州志》二十八卷。魏式曾修。《桂阳直隶州志》二十七卷。陈延棨修。《凤皇直隶厅志》二十卷。黄应培修。《永绥直隶厅志》十八卷。周玉衡修。《乾州直隶厅志》十六卷。赵文在修。《晃州直隶厅志》四十四卷。俞光振修。《靖州直隶州志》十二卷。汪尚文修。《郴州直隶州志》四十三卷。朱屋修。《郑州直隶州志》十二卷。张钺修。《许州直隶州志》十六卷。段汝舟修。《陕州直隶州志》二十卷。龚崧林修。《浙川直隶厅志》九卷。徐光第修。《汝州直隶州志》十卷。钱福昌修。《济宁直隶州志》三十四卷。周永年、盛百二同撰。《临清直隶州志》十一卷。朱度修。《胶州直隶州志》八卷。于智修。《平定直隶州志》十卷。金明源修。《忻州直隶州志》四十二卷。方戊昌修。《代州直隶州志》六卷。吴重光修。《保德直隶州志》十二卷。王秉韬修。《霍州直隶州志》二十五卷。崔允临修。《解州直隶州志》十八卷。言如泗修。《绛州直隶州志》二十卷。张成德修。《沁州直隶州志》十卷。雷畅修。《商州直隶州志》十四卷。王如玖修。《潼关厅志》九卷。杨端本修。《定远厅志》二十六卷。余修凤修。《留坝厅志》十卷。贺仲瑊修。《汉阴厅志》十卷。钱鹤年修。《鹿州直隶州志》十卷。吴鸣捷修。《泾州直隶州志》二卷。张延福修。《阶州直隶州志》二卷。林忠修。《秦州直隶州志》十二卷。任其昌修。《肃州直隶州志》不分卷。黄文炜修。《循化厅志》八卷。龚景瀚撰。《资州直隶州志》三十卷。刘焜修。《绵州直隶州志》五十四卷。范绍泗修。《茂州直隶州志》四卷。杨迦怿修。《马边厅志》六卷。周斯才修。《叙永直隶厅志》四十六卷。周伟叶修。《江北厅志》八卷。宋煊修。《酉阳直隶州志》二十四卷。冯世瀛修。《忠州直隶州志》八卷。吕鋆麟撰。《石砫直隶厅志》十二卷。王槐龄修。《眉州直隶州志》十九卷。徐长发修。《邛州直隶州志》四十六卷。吴巩修。《连州直隶州志》十二卷。单兴诗修。《连山直隶厅志》一卷。姚柬之修。《南雄直隶州志》三十四卷。黄其勤修。《嘉应直隶州志》十二卷。王之正修。《钦州直隶州志》十二卷。朱椿年修。《阳江直隶州志》八卷。胡椿修。《崖州直隶州志》十卷。宋锦修。《景东直隶厅志》二十八卷。罗含章修。《广西府志》二十六卷。周采修。《元江直隶州志》四卷。广裕修。《蒙化直隶厅志》六卷。徐时行修。《永北府志》二十八卷。陈奇典修。《镇边抚彝直隶厅志》八卷。谢体仁修。《永清县志》二十四卷。章学诚撰。《迁安府志》二十卷，《抚宁县志》十二卷。史梦兰撰。《灵寿县志》十卷。陆陇其撰。《上元江宁县志》三十卷。莫友芝、甘绍盘同撰。《高淳县志》二十八卷。张裕钊撰。《吴江县志》四十六卷。郭秀撰。《黎里志》十六卷。徐达源撰。《崇明县志》十八卷。李联秀撰。《华亭县志》二十四卷。姚光发、张文虎撰。《娄县志》三十卷。陆锡熊撰。《上海县志》二十卷。李林松撰。《南汇县志》二十二卷。张文虎撰。《青浦县志》四十卷。王昶撰。《武进阳湖县志》三十卷。汤成烈撰。《无锡金匮县志》四十卷。秦缃业撰。《宜兴荆溪县志》十卷。吴德旋撰。《荆溪县志》四卷。唐仲冕撰。《丹徒县志》六十卷。吕耀斗撰。《宝应图经》六卷。刘宝楠撰。《邳州志》二十卷，《清河县志》二十四卷。鲁一同撰。《山阳县志》二十一卷。何绍基、丁晏同撰。《合肥县志》三十六卷。左辅撰。《凤台县志》十二卷。李兆洛撰。《弋阳县志》十四卷，《宜春县志》十五卷，《分宜县志》十五卷，《万载县志》十八卷。陈乔枞撰。《海昌备志》十六卷。

钱泰吉撰。《海盐县续图经》七卷。王为圭撰。《南浔镇志》四十一卷。汪日桢撰。《黄岩县志》四十卷。王永霓撰。《罗源县志》三十卷。林春溥撰。《台湾县志》十七卷。王礼撰。《黄冈县志》二十四卷。刘恭冕撰。《麻城县志》五十六卷。潘颐福撰。《东湖县志》三十卷。王柏心撰。《湘阴县志》三十六卷。郭嵩焘撰。《武陵县志》三十一卷。杨丕复、杨彝珍同撰。《龙阳县志》三十一卷。黄教熔撰。《杞纪》二十二卷。张桢撰。《孟县志》十卷。冯敏昌撰。《偃师县志》三十卷。孙星衍撰。《登封县志》二十八卷。洪亮吉撰。《新城县志》十四卷。王士祯撰。《曲阜县志》二十六卷。孔毓琚撰。《聊城县志》四卷。傅以渐撰。《云石县志》十二卷。王志融撰。《澄城县志》二十一卷。洪亮吉、孙星衍同撰。《武威县志》一卷，《镇番县志》一卷，《永昌县志》一卷，《古浪县志》一卷，《平番县志》一卷。张绍美撰。《什邡县志》五十四卷。纪大奎撰。《罗江县志》十卷。李调元撰。《遂宁县志》六卷。张鹏翮撰。《新会县志》十四卷。黄培芳、曾钊同撰。《师宗州志》二卷。夏治元撰。《弥勒州志》二十七卷。王纬撰。《禄劝州志》二卷。李廷宰撰。《永宁州志》十二卷。沈毓兰撰。

以上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

《盘山志》二十一卷。乾隆十九年，蒋溥等奉敕撰。《清凉山新志》十卷。康熙间敕撰。《万山纲目》二十一卷。李诚撰。《长白山录》一卷，《补遗》一卷，王士撰。《万岁山考证》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一卷。顾炎武撰。《泰山志》二十卷。金棨撰。《泰山道里记》一卷。聂文撰。《岱览》三十二卷。唐仲冕撰。《泰山述记》十卷。宋思仁撰。《说嵩》三十二卷，《嵩岳庙史》十卷。景日＜□日診一言＞撰。《南岳志》八卷。高自位撰。《狱麓志》八卷。赵宁撰。《华岳志》八卷。李榕撰。《恒岳志》三卷。张崇德撰。《恒山志》五卷。桂敬顺撰。《摄山志》八卷。陈毅撰。《宝华山志》十五卷。刘名芳撰。《盔山志》八卷。顾云撰。《茅山志》十四卷。笪重光撰。《北固山志》二卷。释了璞撰。《金山志略》四卷。释行海撰。《焦山志》二十六卷。吴云撰。《虎丘山志》二十四卷。顾诒禄撰。《慧山记续编》四卷。邵涵初撰。《黄山志》七卷。闵麟嗣撰。《九华纪胜》二十三卷，《齐山岩洞志》二十六卷。陈蔚撰。《庐山小志》二十四卷。蔡瀛撰。《青源山志略》十三卷。施润章撰。《四明山志》九卷。黄宗羲撰。《普陀山志》十五卷。朱谨、陈睿同撰。《西天目祖山志》八卷。释广宾撰。《天台山全志》十六卷。张联元撰。《广雁荡山志》三十卷。曾唯撰。《天竺山志》十二卷。管廷芳撰。《武夷山新志》二十四卷。董天工撰。《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罗森撰。《鼓山志》十二卷。僧元贤撰。《大别山志》十卷，《黄鹄山志》十二卷。胡凤丹撰。《莲峰志》五卷。王夫之撰。《洛阳龙门志》一卷。路朝霖撰。《太岳太和山纪略》八卷。王槩撰。《峨眉山志》十八卷。蒋超撰。《罗浮山志会编》二十二卷。宋广业撰。《西樵志》六卷。马符篆撰。《桂郁岩洞志》一卷。贾敦临撰。《鸡足山志》十卷。范承勋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沈炳巽撰。《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一卷。赵一清撰。《水经注校》三十卷，《水地记》一卷。戴震撰。《水经注校正》四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全祖望撰。《水经注释地》四十卷，《水道直指》一卷，《补遗》一卷。张匡学撰。《水经释地》八卷。孔继涵撰。《水经注疏证》四十卷。沈钦韩撰。《水经注图说残稿》四卷。董祐诚撰。《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陈沣撰。《水经注洛泾二水补》一卷。谢钟英撰。《水经注图》二卷。汪士铎撰。《合校水经注》四十卷，《附录》二卷。王先谦撰。《河源纪略》三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纪昀、陆锡熊等奉敕撰。《今水经》一卷。黄宗羲撰。《水道提纲》二十八卷。齐召南撰。《江源记》一卷。查拉吴麟撰。《导江三议》一卷。王柏心撰。《长江图说》十二卷。黄翼升撰。《淮流一勺》二卷。范以煦撰。《昆仑河源考》一卷。万斯同撰。《黄河全图》五卷。吴大澄、倪文蔚同撰。《中国黄河经纬度图》一卷。梅启照撰。《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四卷。刘鹗撰。《东西二汉水辨》一卷。王士撰。《汉水发源考》一卷。王筠撰。《直隶河渠志》一卷。陈仪撰。《二渠九河图考》一卷。孙彤撰。《永定河志》三十二卷。李逢亨撰。《西域水道记》五卷。徐松撰。《关中水道记》一卷。孙彤撰。《蜀水考》四卷。陈登龙撰。《汴水说》一卷。朱际虞撰。《漳水图经》一卷。姚柬之撰。《山东全河备考》四卷。叶方恒撰。《山东运河备览》十二卷。陆燿撰。《扬州水道记》四卷。刘文淇撰。《太湖备考》十六卷。金友理撰。《新刘河志》一卷，《娄江志》一卷。顾士连撰。《章水经流考》一卷。朱际虞撰。《浙江图考》三卷。阮元撰。《洞庭湖志》十四卷。万年淳撰。《两

河清汇》八卷。薛凤祚撰。《河纪》二卷。孙承泽撰。《居济一得》八卷。张伯行撰。《治河奏积书》四卷。靳辅撰。《畿辅水利辑览》一卷，《水利营田图说》一卷，《畿辅河道管见》一卷，《水利私议》一卷。吴邦庆撰。《河防刍议》六卷。崔维雅撰。《畿辅水利四案》四卷，《附录》一卷。潘锡恩撰。《畿辅安澜志》十卷。王履泰撰。《畿辅水利议》一卷。林则徐撰。《北河续记》八卷。阎廷谟撰。《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傅泽洪撰。《续行水金鉴》一百五十六卷。黎世序撰。《五省沟洫图说》一卷。沈梦兰撰。《西北水利议》一卷。许承宣撰。《东南水利》八卷。沈恺曾撰。《明江南治水记》一卷。陈士矿撰。《三吴水利条议》一卷。钱中谐撰。《江苏水利图说》二十一卷。陶澍撰。《江苏水利全案正编》四十卷，《附编》十二卷。李庆云撰。《浙西水利备考》八卷。王凤生撰。《西湖水利考》一卷。吴农祥撰。《萧山水利书》七卷。来鸿雯、张文瑞、张学懋同撰。《湘湖水利志》三卷。毛奇龄撰。《海塘新志》六卷，《两浙海塘通志》二十卷。方观承撰。《海塘揽要》十二卷。杨荣撰。《捍海塘志》一卷。钱文瀚撰。《海塘录》二十六卷。翟均廉撰。《海道图说》十五卷。金约撰。

元沙克什《河防通议》二卷，王喜《治河图略》一卷。以上乾隆时奉敕辑。

以上地理类山川河渠之属

《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刘统勋等奉敕撰。《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西域释地》一卷，《西域行程记》一卷，《万里行程记》四卷。祁韵士撰。《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张穆撰。《汉西域图考》七卷。李光廷撰。《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松筠撰。《西域闻见录》八卷。七十一撰。《卫藏图志》五十卷。盛绳祖撰。《西藏通考》八卷。黄沛翘撰。《康輶纪行》十六卷。姚莹撰。《金川琐记》六卷。李心衡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卷。沈尧撰。《朔方备乘》八十五卷。何秋涛撰。《三州辑略》九卷。和宁撰。《蛮司合志》十五卷。毛奇龄撰。《楚南苗志》六卷。段汝霖撰。《苗防备览》二十二卷，《三省边防备览》十六卷。严如煜撰。《苗蛮合志》二卷。曹树翘撰。《楚峒志略》一卷。吴省兰撰。《云缅山川志》一卷。李荣升撰。《台湾纪略》一卷。林谦光撰。《澎湖纪略》十二卷。胡建伟撰。《澳门记略》二卷。印光任、张汝霖同撰。《海防述略》一卷。杜臻撰。《海防备览》十卷。薛传源撰。《防海辑要》十八卷，《图》一卷。俞昌会撰。《洋防辑要》二十四卷。严如煜撰。

以上地理类边防之属

《西湖志纂》十二卷。乾隆十六年，梁诗正奉敕撰。《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顾炎武撰。《历代陵寝备考》五十卷，《宗庙附考》八卷。朱孔阳撰。《帝陵图说》四卷。梁份撰。《唐两京城坊考》五卷。徐松撰。《宋东京考》二十卷。周城撰。《圆明园记》一卷。黄凯钧撰。《南宋古迹考》二卷。周春撰。《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谯觚》一卷。顾炎武撰。《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毕沅撰。《江城名迹》二卷。陈宏绪撰。《潞城考古录》二卷。刘锡信撰。《两浙防护录》不分卷。阮元撰。《西湖志》四十六卷。傅玉露撰。《先圣庙林记》一卷。屈大均撰。《阙里广志》二十卷。宋际、李庆长同撰。《阙里述闻》十四卷。郑晓如撰。《仓圣庙志》一卷。祝炳森撰。《梅里志》四卷。吴存礼撰。《伍公庙志》六卷。金志章撰。《卧龙冈志》二卷。罗景星撰。《鹦鹉洲志》四卷。胡凤丹撰。《兰亭志》一卷。王复礼撰。《南岳二贤祠志》八卷。尹继隆撰。《濂溪志》七卷。周诰撰。《岳庙志略》十卷。冯培撰。《于忠肃公祠墓录》十二卷。丁丙撰。《平山堂小志》十二卷。程梦星撰。《沧浪小志》二卷。宋荦撰。《竹垞小志》五卷。阮元撰。《白鹿书院志》十九卷。毛德琦撰。《鹅湖讲舍汇编》十二卷。郑之侨撰。《明道书院纪绩》四卷。章秉法撰。《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高桂、高隆、高廷珍、高陛、许献同撰。《毓文书院志》八卷。洪亮吉撰。《学海堂志》一卷。林伯桐撰。《文澜阁志》二卷。孙树礼等撰。

以上地理类古迹之属

《宸垣识略》十六卷。吴长元撰。《天府广记》四十四卷。孙承泽撰。《金鳌退食笔记》二卷，《松亭行纪》二卷，《塞北小钞》一卷，《东巡扈从日录》一卷，《西巡扈从日录》二卷。高士奇撰。《都门纪略》四卷。杨静亭撰。《盛京疆域考》六卷。杨同桂、孙宗瀚同撰。《辽载前集》二卷。林本裕撰。《吉林外纪》十卷。萨英额撰。《黑龙江外纪》四卷。西清撰。《龙江述略》六卷。徐宗亮撰。

《龙沙纪略》一卷。方式济撰。《宁古塔纪略》一卷。吴振臣撰。《柳边纪略》五卷。杨宾撰。《封长白山记》一卷。方象瑛撰。《畿辅地名考》三卷。王灏撰。《颜山杂记》四卷。孙廷铨撰。《津门杂记》三卷。张焘撰。《江南星野辨》一卷。叶燮撰。《三吴采风类记》十卷。张大纯撰。《百城烟水》九卷。徐崧、张大纯同撰。《白下琐言》十卷。甘熙撰。《清嘉录》十二卷。顾禄撰。《具区志》十六卷。翁澍撰。《林屋民风》十二卷。王维德撰。《广陵通典》三十卷。汪中撰。《广陵事略》七卷。姚文田撰。《扬州画舫录》十八卷。李斗撰。《邗记》六卷，《北湖小志》五卷。焦循撰。《淮壖小记》六卷。范以煦撰。《桃溪客语》五卷。吴骞撰。《太仓风俗记》一卷。程穆衡撰。《云间第宅志》一卷。王云撰。《皖省志略》四卷。朱云锦撰。《皖游纪略》二卷。陈克劬撰。《姑孰备考》八卷。夏之符撰。《杏花村志》十二卷。郎遂撰。《二楼小志》四卷。程元翕撰，汪越、沈廷璐补。《浔阳蹠醢》六卷。文行远撰。《东乡风土记》一卷，《鹅湖书田志》四卷。吴嵩梁撰。《浙江通志图说》一卷。沈德潜撰。《杭志三诘三误辨》一卷。毛奇龄撰。《武林志余》三十二卷。张昉撰。《西湖梦寻》五卷。张岱撰。《西湖览胜志》十四卷。夏基撰。《增修云林寺志》八卷。厉鹗撰。《武林第宅考》一卷。柯汝霖撰。《东城杂记》四卷。厉鹗撰。《北隅掌录》二卷。黄士珣撰。《清波小志》二卷。徐逢吉撰。《南湖纪略稿》六卷。邱峻撰。《龙井见闻录》六卷。汪志销撰。《定乡小志》十六卷。张道撰。《湖壖杂记》一卷，《北墅琐言》一卷。陆次云撰。《唐栖景物略》二卷。张半庵撰。《乍浦九山补志》十二卷。李确撰。《峡石山水志》一卷。蒋宏任撰。《濮川所闻录》六卷。金淮、濮璜同撰。《海昌外志》不分卷。谈迁撰。《石柱记笺释》五卷。郑元庆撰。《四明谈助》十六卷。徐兆昺撰。《越中观感录》一卷。陈锦撰。《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毛奇龄撰。《偶阳杂录》一卷。章大来撰。《瓯江逸志》一卷。劳大与撰。《江心志》十二卷。释元奇撰。《闽越巡视纪略》六卷。杜臻撰。《闽小纪》四卷。周亮工撰。《续闽小纪》一卷。黎定国撰。《台海使槎录》八卷。黄叔敬撰。《东槎纪略》五卷。姚莹撰。《中州杂俎》三十五卷。汪价撰。《鄢署杂钞》十二卷。汪为熹撰。《光绪湖北舆地记》二十四卷。不著撰人氏名。《汉口丛谈》六卷。范锴撰。《监利风土记》一卷。王柏心撰。《湖南方物志》八卷。黄本骥撰。《浯溪考》二卷。王士祯撰。《澧志举要》三卷，《补》一卷。潘相撰。《海岱史略》一百三十卷。王驭超撰。《济宁图记》二卷。王元启撰。《海岱日记》一卷。张榕端撰。《云中纪程》二卷。高懋功撰。《高平物产记》二卷。邹汉勋撰。《河套志》六卷。陈履中撰。《延绥镇志》六卷。谭吉璁撰。《陕西南山谷口考》一卷。毛凤梧撰。《三省山内风土杂记》一卷。严如熤撰。《新疆大记》六卷。阎凤楼撰。《伊犁日记》二卷，《天山客话》二卷。洪亮吉撰。《荷戈纪程》一卷。林则徐撰。《轮台杂记》二卷。史善长撰。《蜀徼纪闻》四卷，《陇蜀余闻》一卷。王士祯撰。《蜀典》十二卷。张澍撰。《蜀都碎事》六卷。陈祥裔撰。《锦江脞记》十二卷。戴璐撰。《广东新语》二十六卷。屈大均撰。《羊城古钞》八卷。仇巨川撰。《广州游览志》一卷。王士祯撰。《岭南杂记》二卷。吴方震撰。《韩江闻见录》十卷。郑昌时撰。《南粤笔记》十六卷。李调元撰。《岭海见闻》四卷。钱以垲撰。《粤行纪事》三卷。瞿昌文撰。《岭南风物记》一卷。吴绮撰。《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李来章撰。《惠阳山水纪胜》四卷。吴骞撰。《星余笔记》一卷。王钺撰。《粤西偶记》一卷。陆祚蕃撰。《桂游日记》三卷。张维屏撰。《滇系》四十卷。师范撰。《云南备徵志》二十一卷。王崧撰。《滇南杂志》二十四卷。曹树翘撰。《滇海虞衡志》十三卷。檀萃撰。《洱海丛谈》一卷。释同揆撰。《滇黔土司婚礼记》一卷。陈鼎撰。《黔书》二卷。田雯撰。《续黔书》八卷。张澍撰。《黔记》四卷。李宗昉撰。《黔话》二卷。吴振棫撰。《黔轺纪程》一卷。黎培敬撰。《淮西见闻记》一卷。俞庆远撰。

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元讷新《河朔访古记》二卷。以上乾隆时奉敕辑。

以上地理类杂志之属

《海国闻见录》二卷。陈伦炯撰。《坤舆图志》二卷。西洋南怀仁撰。《异域录》一卷。图理琛撰。《八紘译史》四卷，《纪余》四卷，《八紘荒史》一卷。陆次云撰。《海录》二卷。杨炳南撰，《瀛寰志略》十卷。徐继畬撰。《海国图志》一百卷。魏源撰。《朝鲜史略》六卷。不著撰人氏名。《朝鲜载记备编》二卷，《朝鲜史表》一卷。周家禄撰。《奉使朝鲜日记》一卷。柏俊撰。《朝鲜箕田考》一卷。韩百谦撰。《越史略》三卷。不著撰人氏名。《海外纪事》六卷。释大汕撰。《安南史事记》一卷。

李仙根撰。《安南纪游》一卷。潘鼎圭撰。《越南世系沿革略》一卷，《越南山川略》一卷，《中外交界各隘卡略》一卷。徐延旭撰。《中山沿革志》二卷。汪楫撰。《中山传信录》六卷。徐葆光撰。《琉球志略》十五卷。周煌撰。《续琉球志略》五卷。费锡章撰。《中山见闻辨异》二卷。黄景福撰。《记琉球入学始末》一卷。王士祯撰。《琉球入学见闻录》四卷。潘相撰。《琉球朝贡考》一卷。王韬撰。《缅述》一卷。彭崧毓撰。《缅事述闻》一卷。师范撰。《缅甸琐记》一卷。傅显撰。《征缅纪闻》一卷。王昶撰。《从征缅甸日记》一卷。朱裕撰。《滇缅边界纪略》一卷。不著撰人氏名。《暹逻考略》一卷。龚柴撰。《暹逻别记》一卷。李麟光撰。《日本外史》二十二卷。赖襄撰。《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傅云龙撰。《日本图志》四十卷。黄遵宪撰。《日本新政考》二卷。顾厚焜撰。《东槎闻见录》四卷。陈家麟撰。《使东杂记》一卷。何如璋撰。《东游丛录》四卷。吴汝纶撰。《使俄罗斯行程录》一卷。张鹏翮撰。《绥服纪略》一卷。松筠撰。《俄罗斯国纪要》一卷。林则徐撰。《俄游汇编》十二卷。缪祐孙撰。《俄罗斯疆界碑记》一卷。徐元文撰。《吉林勘界记》一卷。吴大征撰。《中俄交界图》不分卷。洪钧撰。《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一卷，《帕米尔图说》一卷。许景澄撰。《东三省韩俄交界表》一卷。聂士成撰。《使俄草》八卷。王之春撰。《英吉利考略》一卷。汪文台撰。《英政概》一卷，《英藩政概》四卷，《法政概》一卷。刘锡彤撰。《法国志略》二十四卷。王韬撰。《英法德俄四国志略》四卷。沈敦和撰。《美利加图经》三十二卷。傅云龙撰。《初使泰西记》一卷。宜厚撰。《乘槎笔记》一卷。斌春撰。《使西纪程》一卷。郭嵩焘撰。《奉使英伦记》一卷。黎庶昌撰。《英轺私记》一卷。刘锡鸿撰。《西轺纪略》四卷。刘瑞芬撰。《出使英法日记》二卷。曾纪泽撰。《出使英法义比日记》六卷，《续》十卷。薛福成撰。《出使美日秘日记》十六卷。崔国因撰。《使德日记》一卷。李凤苞撰。《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二卷。蔡尔康编。《三洲日记》八卷。张荫恒撰。《游历巴西图经》十卷，《游历图经余记》十五卷。傅云龙撰。《使美纪略》一卷。陈兰彬撰。《四述奇》十六卷。张德彝撰。《环游地球新录》四卷。李圭撰。《西史纲目》二十卷。周维翰撰。《边事汇钞》十二卷，《续钞》七卷。朱克敬撰。

宋赵汝适《诸蕃志》二卷。乾隆时奉敕辑。

以上地理类外志之属

职官类

《词林典故》八卷。乾隆九年，鄂尔泰等奉敕撰。《皇朝词林典故》六十四卷。嘉庆十年，朱圭等奉敕撰。《国子监志》六十二卷。乾隆四十三年，梁国治等奉敕撰。《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乾隆四十五年敕撰。《刑部则例》二卷。康熙十八年敕撰。《工部则例》五十卷。乾隆十四年，史贻直等奉敕撰。《工部续增则例》九十五卷。乾隆二十四年，史贻直奉敕撰。《吏部则例》六十六卷。乾隆三十七年，傅恒等奉敕撰。《户部则例》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一年，于敏中等奉敕撰。《户部则例》一百卷。同治十二年，潘祖荫等奉敕撰。《礼部则例》一百九十四卷。乾隆四十九年，德保等奉敕撰。《兵部处分则例》三十九卷。道光五年，明亮等奉敕撰。《金吾事例》十卷。咸丰三年，步军统领衙门奉敕撰。《内务府则例》四卷。光绪十年，福锟等奉敕撰。《宋人府则例》二十卷。光绪十四年，世铎等奉敕撰。《理藩院则例》六十四卷。光绪十七年，松森等奉敕撰。《光禄寺则例》九十卷。官本。《古官制考》一卷。王宝仁撰。《历代制考略》二卷。叶云撰。《汉官答问》五卷。陈树镛撰。《汉州郡县吏制考》一卷。强汝询撰。《唐折冲府考》四卷。劳经撰。《枢垣纪略》十六卷。梁章钜撰。《重修枢垣纪略》二十六卷。朱智等撰。《中书典故考》八卷。王正功撰。《槐厅载笔》二十卷，《清秘述闻》十六卷。法式善撰。《清秘述闻续》十六卷。王家相撰。《国朝翰詹源流编年》二卷，《馆选爵里谥法考》二卷。吴鼎雯撰。《南台旧闻》十六卷。黄叔敬撰。《春曹仪注》一卷。王士祯撰。《南省公余录》八卷。梁章钜撰。

宋程俱《麟台故事》五卷，陈骙《南宋馆阁录》十卷，不知撰人《续录》十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以上职官类官制之属

《人臣儆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御撰。《朋党论》一卷。雍正三年，世宗御撰。《训饬

州县条规》二十卷。雍正八年敕撰。《政学录》五卷。郑端撰。《为政第一编》八卷。孙宏撰。《百僚金鉴》十二卷。牛天宿撰。《臣鉴录》二十卷。蒋伊撰。《大臣法则》八卷。谢文存撰。《学仕遗规》八卷，《在官法戒录》四卷。陈宏谋撰。《居官日省录》六卷。乌尔通阿撰。《居官寡过录》六卷。李元春撰。《临民金镜录》一卷。赵殿成撰。《从政余谈》一卷。王定柱撰。《学治臆说》二卷，《续说》一卷，《说赘》一卷。汪辉祖撰。《庸吏庸言》二卷，《庸吏余谈》二卷，《蜀僚问答》一卷。刘衡撰。《牧令书》二十三卷。徐栋撰。《劝谕牧令文》一卷。黄辅辰撰。《劝戒浅语》一卷。曾国藩撰。《吏治辑要》一卷。倭仁撰。《福惠全书》三十二卷。黄六鸿撰。《道齐正轨》二十卷。邹鸣鹤撰。《图民录》四卷。袁守定撰。《富教初桄录》二卷。宗源瀚撰。《宦海慈航》一卷。周埴撰。

不著撰人《州县提纲》四卷。乾隆时敕辑。

以上职官类官箴之属

《大清会典》二百五十卷。起崇德元年迄康熙二十五年，圣祖敕撰。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世宗敕撰，雍正十年刊。《大清会典》一百卷，《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六年，履亲王允祹奉敕撰。《大清会典》八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嘉庆二十三年敕撰。《大清会典》一百卷，《图》二百七十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五年敕撰。《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乾隆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志》二百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敕撰。《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孙承泽撰。《明会要》八十卷。纪文彬撰。

宋李攸《宋朝事实》二十卷。乾隆时敕辑。

以上政书类通制之属

《幸鲁盛典》四十卷。康熙二十三年，孔毓圻编。《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康熙五十二年，王原祁等编。《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一年，高晋等编。《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五十四年，阿桂等编。《西巡盛典》二十四卷。嘉庆十六年，董诰等编。《大清通典》四十卷。乾隆元年敕撰。《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乾隆二十四年敕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乾隆四十二年敕撰。《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敕撰。《宫史续编》一百卷。嘉庆六年敕撰。《大清通礼》五十四卷。道光四年敕撰。《庙制图考》一卷。万斯同撰。《坛庙祀典》三卷。观撰方承。《坛庙乐章》一卷。张乐盛撰。《万寿衢歌乐章》六卷。彭元瑞撰。《北郊配位议》一卷，《辨定嘉靖大礼议》二卷。毛奇龄撰。《北岳恒山历祀上曲阳考》一卷。刘师峻撰。《盛京典制备考》八卷。崇厚撰。《满洲四礼考》四卷。索宁安撰。《太常纪要》十五卷，《四译馆考》十五卷。江藜撰。《学典》三十卷。孙承泽撰。《国学礼乐录》二十四卷。李周望、谢履忠同撰。《頖宫礼乐全书》十六卷。张安茂撰。《圣门礼乐统》二十四卷。张行言撰。《文庙祀典考》五十卷。庞钟璐撰。《直省释奠礼乐记》六卷。应宝时撰。《醴陵县文庙丁祭谱》四卷。蓝锡瑞撰。《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郎廷极撰。《孔庙从祀末议》一卷。阎若琚撰。《家塾祀典》一卷。应谦撰。《大清通礼品官士庶仪纂》六卷。刘师陆撰。《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吴荣光撰。《国朝谥法考》一卷。王士祯撰。《皇朝大臣谥法录》四卷。邵晋涵撰。《皇朝谥法考》五卷。鲍康撰。

汉卫宏《汉官旧仪》一卷，《补遗》一卷，不著撰人《庙学典礼》四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以上政书类典礼之属

《学政全书》八十卷。乾隆三十九年，素尔纳等奉敕撰。《磨勘简明条例》二卷，《续》二卷。乾隆时奉敕撰。《科场条例》六十卷。光绪十四年奉敕撰。《奏定学堂章程》不分卷。光绪二十九年，管学大臣奉敕撰。《吏部铨选则例》十七卷。嘉庆十年敕撰。《吏部处分则例》五十二卷，《验封司则例》六卷，《稽勋司则例》八卷。道光十年敕撰，光绪十三年重修。《历代铨选志》一卷。袁定远撰。《铨政论略》一卷。蔡方炳撰。《登科记考》三十卷。徐松撰。《国朝贡举年表》三卷。陈国霖、顾锡中同撰。《国朝贡举考略》三卷。黄崇简撰。《历科典试题名录》一卷，《考官试题录》四卷。黄崇简、饶玉成同撰。《国朝鼎甲考》一卷，《状元事考》一卷。饶玉成撰。《制义科琐记》四卷，《续记》一卷，《淡墨录》十六卷。李调元撰。《国朝右文掌录》一卷。宗源瀚撰。《制科杂录》一卷。毛奇龄

撰。《汇征录》一卷。不著撰人氏名。《历代武举考》一卷。谭吉璁撰。

以上政书类铨选科举之属

《赋役全书》一百卷。顺治间敕撰。《孚惠全书》六十四卷。乾隆六十年，彭元瑞奉敕撰。《辛酉工赈纪事》三十八卷。嘉庆六年敕撰。《户部漕运全书》九十六卷。光绪二年敕撰。《官田始末考》一卷。顾炎武撰。《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不著撰人氏名。《杭州府赋役全书》一卷。不著撰人氏名。《浙江减赋全案》十卷。杨昌浚编。《大元海运记》二卷。胡敬撰。《明漕运志》一卷。曹溶撰。《丁漕指掌》十卷。王大经撰。《海运刍言》一卷。施彦士撰。《江苏海运全案》十二卷。贺长龄撰。《浙江海运全案》十卷。黄宗汉编。《江北运程》四十卷。董恂编。《钱币刍言》一卷。王鎏撰。《泉刀汇纂》不分卷。邱峻撰。《钱录》十二卷。张端本撰。《大钱图录》一卷。鲍康撰。《长芦盐法志》二十卷，《附编》十卷。珠隆阿修。《河东盐法志》十卷。石麟等修。《山东盐法志》二十四卷，《附编》十卷。崇福等修。《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六卷。王定柱编。《两淮盐法志》四十卷。吉庆修。《两淮盐法志》五十六卷。佶山修。《两淮盐法志》一百二十卷。刘坤一修。《淮南盐法纪略》十卷。庞际云撰。《淮盐备要》十卷。李澄撰。《淮盐问答》一卷。周济撰。《淮南调剂志略》四卷。不著撰人氏名。《淮北票盐续略》十二卷。许宝书撰。《两浙盐法续纂备考》十二卷。杨昌浚编。《两广盐法志》三十五卷。阮元等修。《翻盐蠡测编》一卷。陈铨撰。《盐法议略》一卷。王守基撰。《历代征税纪》一卷。彭宁和撰。《续纂淮关统志》十四卷。元成编。《北新关志》十六卷。许梦闳撰。《粤海关志》三十卷。豫坤编。《荒政丛书》十卷，《附录》二卷。俞森撰。《救荒备览》四卷。劳潼撰。《荒政辑要》十卷。汪志伊撰。《康济录》六卷。倪国琏撰。《筹济编》三十卷。杨景仁撰。《捕蝗考》一卷。陈芳生撰。《捕蝗汇编》一卷。陈仅撰。《伐蛟说》一卷。魏廷珍撰。《畿辅义仓图》六卷。方观承撰。《左司笔记》二十卷。吴景撰。《己庚编》六卷。祁韵士撰。《石渠余纪》六卷。王庆云撰。《光绪会计录》三卷。李希圣撰。

以上政书类邦计之属

《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鄂尔泰奉敕撰。《八旗通志》三百五十四卷。乾隆三十七年，福隆安等奉敕撰。《八旗则例》十二卷。乾隆三十七年，福隆安等撰。《军器则例》二十四卷。嘉庆十九年敕撰。《绿营则例》十六卷。官本。《中枢政考》三十二卷。嘉庆二十年，明亮等奉敕撰。《中枢政考续纂》七十二卷。道光九年，长龄等奉敕撰。《杭州驻防八旗志略》二十五卷。张大昌撰。《荆州驻防八旗志》十六卷。希元撰。《驻粤八旗志》二十四卷。长善撰。《马政志》一卷。蔡方炳撰。《保甲书》四卷。徐栋撰。《乡守外编辑要》十卷。许乃钊撰。

以上政书类军政之属

《督捕则例》二卷。乾隆二年，徐本等奉敕撰。《大清律例》四十七卷。乾隆五年，三泰等奉敕撰。《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二卷。乾隆二十五年敕撰。《五军道里表》四卷。乾隆四十四年，福隆安等奉敕撰。《三流道里表》四卷。乾隆四十九年，阿桂等奉敕撰。《删除律例》附《商律》不分卷。光绪三十一年，沈家本奉敕撰；《商律》，三十二年，商部奉敕撰。《清现行刑律》三十六卷，《秋审条款》一卷。光绪时，沈家本等奉敕撰。《禁烟条例》一卷。光绪时，善耆等奉敕撰。《蒙古律例》十二卷。官本。《刑部奏定新章》四卷。官本。《刑部比照加减成案》三十二卷。许连、熊义同撰。《刑案汇览》六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拾遗备考》一卷，《续编》十卷。祝庆祺撰。《驳案新编》三十九卷。全士潮等编。《秋审比较汇案续编》八卷。不著撰人氏名。《清律例歌括》一卷。不著撰人氏名，丁承禧注。《重修名法指掌图》四卷。徐灏撰。《法曹事宜》四卷。不著撰人氏名。

以上政书类法令之属

《乘舆仪仗做法》二卷。乾隆十三年奏刊。《工程做法》七十四卷。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等撰。《物料价值则例》二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三年，陈宏谋等奉敕撰。《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卷。乾隆三十八年，金简等奉敕撰。《内廷工程做法》八卷，《简明做法》无卷数。工部会同内务府撰。《圆明园工部则例》不分卷。不著撰人氏名。《城垣做法册式》一卷。官本。《工部军器则例》六十

卷。嘉庆十六年，刘权之等奉敕撰。《战船则例内河》五十八卷，《外海》四十卷。官本。《重订铁路简明章程》一卷。光绪二十九年，商部撰。《河工器具图式》四卷。麟庆撰。《浮梁陶政志》一卷。吴允嘉撰。《筑圩图式》一卷。孙峻撰。

以上政书类考工之属

《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乾隆四十年敕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嘉庆二年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乾隆三十七年，纪昀等奉敕撰。《简明目录》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纪昀等奉敕撰。《抽毁书目》一卷。官本。《禁书目录》一卷。官本。《违碍书目》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官刻颁行。《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王太岳、曹锡宝等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邵懿辰撰。《四库全书提要纂稿》一卷。邵晋涵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阮元撰。《四库阙书目》一卷。徐松撰。《国子监书目》一卷。不著撰人氏名。《征刻唐宋人秘本书目》三卷。黄虞稷、周在浚同编。《传是楼宋元板书目》一卷。徐乾学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一卷。曹溶撰。《汲古阁珍蔵秘本书目》一卷。毛扆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一卷。汪士钟撰。《古泉山馆宋元板书序录》一卷。瞿中溶撰。《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一卷。潘祖荫撰。《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一卷。莫友芝撰。《宋元本行格表》二卷。江标撰。《崇文总目辑释》五卷，《补佚》一卷。钱东垣撰。《通志堂经解目录》一卷。翁方纲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目》百三卷，严可均撰。《天一阁书目》四卷。汪本撰。《天一阁见在书目》六卷。薛福成撰。《绛云楼书目》一卷。钱谦益撰。《述古堂藏书目》四卷。钱曾撰。《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黄虞稷撰。《传是楼书目》八卷。徐乾学撰。《培林堂书目》二卷。徐秉义撰。《含经堂书目》四卷。徐元文撰。《潜采堂书目》四卷，《曝书亭宋元人集目》一卷。朱彝尊撰。《青纶馆藏书目录》三卷。宋筠撰。《季沧苇藏书目》一卷。季振宜撰。《楝亭书目》三卷。曹寅撰。《孝慈堂书目》不分卷。王闻远撰。《佳趣堂书目》二卷。陆漻撰。《百岁堂书目》三卷。惠栋撰。《小山堂藏书目》二卷。赵一清撰。《好古堂藏书目》四卷。姚际恒撰。《文瑞楼书目》十二卷。金檀撰。《塾南书库目录》六卷。王昶撰。《稽瑞楼书目》一卷。陈揆撰。《振绮堂书目》六卷。汪诚撰。《抱经楼书目》一卷。卢沚撰。《清吟阁书目》四卷。瞿瑛撰。《环碧山房书目》一卷。汪辉祖撰。《瞑琴山馆藏书目》四卷。范楷撰。《别下斋书目》一卷。蒋光育撰。《乐意轩书目》四卷。吴成佐撰。《石研斋书目》四卷。秦恩复撰。《竹掩盦传钞书目》一卷。赵魏撰。《孙氏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孙星衍撰。《绩溪金紫胡氏所箸书目》二卷。胡培系撰。《鉴止水斋书目》一卷。许宗彦撰。《津逮楼书目》十八卷。甘福撰。《结一庐书目》四卷。朱学勤撰。《带经堂书目》五卷。陈徵芝撰。《海源阁书目》一卷。杨以增撰。《持静斋书目》五卷。丁日昌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莫友芝撰。《行素堂目睹书目》十卷。朱记荣撰。《读书敏求记》四卷。钱曾撰。《熏习录》二十卷。吴焯撰。《廉石居藏书记》二卷，《平津馆鉴赏记》三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孙星衍撰。《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四卷，《续录》一卷，《百宋一厘录》一卷。黄丕烈撰。《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六卷。吴寿阳撰。《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张金吾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二十四卷。瞿镛撰。《百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续志》四卷。陆心源撰。《滂喜斋藏书记》三卷。潘祖荫撰。《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附录》一卷。丁丙撰。《盈书偶录》五卷，《续编》四卷。杨绍和撰。《经义考》三百卷。朱彝奠撰。《经义考补正》十二卷。翁方纲撰。《古今伪书考》一卷。姚际恒撰。《历代载籍足征录》一卷。庄述祖撰。《知圣道斋读书跋尾》二卷。彭元瑞撰。《校订存疑》十七卷。朱文藻撰。《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何元锡编。《经籍跋文》一卷。陈鳣撰。《经籍举要》一卷。龙翰臣撰。《曝书杂记》三卷，《可读书斋校书谱》一卷。钱泰吉撰。《群书答问》二卷，《补遗》一卷。凌曙撰。《书目答问》七卷。张之洞撰。《群书提要》一卷，《皇清经解提要》一卷，《皇清经解渊源录》一卷。沈豫撰。《半毡斋题跋》二卷。江藩撰。《东湖丛记》六卷。蒋光煦撰。《开有益斋读书志》六卷，《续》一卷。朱绪曾撰。《木居士书跋》二卷。瞿中溶撰。《郑堂读书日记》不分卷。周中孚撰。《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跋》十六卷。陆心源撰。《浙江采辑遗书总录》十一卷。三宝等撰。《关右经籍考》十一卷。邢澍撰。《长河经籍考》十卷。田雯撰。《昆陵经籍志》四卷。卢文绍撰。《武林藏书录》三卷。丁申撰。《日本访书志》十七卷。杨守敬撰。《汲古

阁题跋初集》二卷，《续》一卷。毛凤苞编。《汲古阁校刻书目》一卷，《补遗》一卷，《刻板存亡考》一卷。郑德懋编。《金山钱氏家刻书目》十卷。钱培荪编。《勿庵历算书目》一卷。梅文鼎撰。《嘉定钱氏艺文略》三卷。钱师景撰。《庐江钱氏艺文略》一卷。钱仪吉撰。《流通古书约》一卷。曹溶撰。《藏书纪要》一卷。孙庆增撰。《百宋一厘赋》一卷。顾广圻撰。《藏书纪事诗》六卷。叶昌炽撰。《灵隐书藏纪事》一卷。潘衍桐撰。《焦山藏书约》一卷，《书目》一卷，《续》一卷。梁鼎芬撰。《艺文待访录》一卷。罗以智撰。《国朝箸述未刊书目》一卷。郑文焯撰。《国朝未刻遗书志略》一卷。朱记荣编。

汉刘向《七略别录》一卷。马国翰辑。

《西清古鉴》四十卷。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奉敕编。《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附录》一卷。乾隆五十八年敕编。《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乾隆三十四年，金简奉敕编。《积古斋藏器目》一卷。阮元藏。《清仪阁藏器目》一卷。张廷济藏。《竹崦盦藏器目》一卷。赵魏撰。《嘉荫簃藏器目》一卷。刘喜海撰。《平安馆藏器目》一卷。叶志诜撰。《双虞壶馆藏器目》一卷。吴式芬撰。《怀米山房藏器目》一卷。曹载奎藏。《簠斋藏器目》一卷。陈介祺藏。《木庵藏器目》一卷。程振甲藏。《梅花草盦藏器目》一卷。丁彦忠藏。《选青阁藏器目》一卷。王锡启撰。《爱吾鼎斋藏器目》一卷。李璋煜撰。《石泉书屋藏器目》一卷。李佐贤撰。《两罍轩藏器目》一卷。吴云撰。《窓斋藏器目》一卷。吴大沅藏。《天壤阁藏器目》一卷。王懿荣撰。《窓斋集古录》二十六卷，《恒轩吉金录》不分卷，《度量权衡实验说》不分卷。吴大澂撰。《匋斋吉金录》八卷，《续》二卷。端方撰。《焦山鼎铭考》一卷。翁方纲撰。《周无专鼎铭考》一卷。罗士琳撰。《齐侯罍铭通释》二卷。陈庆镛撰。《盘亭小录》一卷。刘铭傅撰。《京畿金石考》二卷。孙星衍撰。《畿辅金石记残稿》不分卷。沈涛撰。《畿辅碑目》二卷。樊彬撰。《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沈涛撰。《赵州石刻录》一卷。陈钟祥撰。《江宁金石记》八卷，《待访录》二卷。严观撰。《江左石刻文编》四卷。韩崇撰。《江宁金石待访录》四卷。孙彤撰。《吴郡金石目》一卷。程祖庆撰。《吴中金石记》一卷。顾沅撰。《徐州金石记》一卷。方骏谟撰。《崇川金石志》一卷。冯云鹏撰。《安徽金石略》十卷，《泾川金石记》一卷。赵绍祖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毕沅、阮元同撰。《山左访碑录》十三卷。法伟堂撰。《山左碑目》四卷。段赤芩撰。《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一卷。尹彭寿撰。《至圣林庙碑目》六卷。孔昭薰撰。《孔林汉碑考》一卷。顾仲清撰。《济州金石志》八卷。徐宗干撰。《济州学碑释文》一卷。张绍撰。《济南金石记》四卷。冯云鹓撰。《历城金石考》二卷。周永年撰。《诸城金石略》二卷。李文藻撰。《益都金石记》四卷。段赤芩撰。《山右金石志》一卷。夏宝晋撰。《山右金石记》八卷。杨笃撰。《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胡聘之撰。《中州金石记》五卷。毕沅撰。《中州金石考》八卷。黄叔敬撰。《中州金石目》四卷，《补遗》一卷。姚晏撰。《中州金石目录》八卷。杨铎撰。《安阳金石录》十三卷。武亿、赵希璜同撰。《河阳金石记》三卷。冯敏昌撰。《河内金石记》二卷，《补遗》一卷。方履篯撰。《嵩洛访碑日记》一卷。黄易撰。《嵩阳石刻集记》二卷。叶封撰。《登封县金石志》一卷。洪亮吉撰。《偃师金石记》四卷，《偃师金石遗文补录》二卷，《郏县金石志》一卷，《宝丰金石志》五卷，《鲁山金石志》三卷。武亿撰。《孟县金石志》三卷。冯敏昌撰。《浚县金石录》二卷。熊象阶撰。《关中金石记》八卷。毕沅撰。《雍州金石记》十卷。朱枫撰。《关中金石附记》一卷。蔡汝霖撰。《陕西得碑目》二卷，《长安获古编》二卷，《补遗》一卷。刘喜海撰。《关中金石文字存佚考》十二卷。毛凤枝撰。《唐昭陵石迹考》五卷。林侗撰。《昭陵六骏赞辨》一卷。张绍撰。《昭陵碑考》十三卷。孙三锡撰。《扶风金石录》二卷，《眉县金石遗文录》二卷，《兴平金石志》一卷。张埙撰。《宝鸡县金石志》一卷。邓梦琴撰。《武林金石刻记》十卷。倪涛撰。《武林金石记残稿》不分卷。丁敬撰。《两浙金石志》十八卷，《补遗》一卷。阮元撰。《吴兴金石志》十六卷。陆心源撰。《墨妙亭碑目考》二卷。张鉴撰。《越中金石记》十二卷。杜春生撰。《东瓯金石录》十二卷。戴咸弼撰。《台州金石录》十三卷，《阙访》二卷。黄瑞撰。《括苍金石志》十二卷，《续》四卷。李遇孙撰。《括苍金石志补遗》四卷。邹柏森撰。《湖北金石存佚考》二十二卷。陈诗撰。《湖北金石诗》二卷。严观撰。《永州金石略》一卷。宗稷辰撰。《三巴耆古志》不分卷。刘喜海撰。《蜀碑补记》十卷。李调元撰。《粤东金石略》十八卷。阮

元撰。《高要金石略》四卷。彭泰来撰。《粤西金石略》十五卷。谢启昆撰。《粤西得碑记》一卷。杨翰撰。《滇南古金石录》一卷。阮福撰。《和林金石录》一卷。李文田撰。《高丽碑全文》八卷。叶志诜撰。《海东金石苑》四卷，《海东金石考存》一卷。刘喜海撰。《日本金石志》二卷。傅云龙撰。《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翁方纲撰。《隋唐石刻拾遗》二卷。黄本骥撰。《南汉金石志》二卷。吴兰修撰。《元刻偶存》一卷。陆增祥撰。《元碑存目》一卷。黄本骥撰。《寰宇访碑录》十二卷。孙星衍、邢澍同撰。《访碑续录》一卷。严可均撰。《访碑后录》三卷。黄本骥撰。《补寰宇访碑录》五卷。赵之谦撰。《揽古录》二十卷。吴式芬撰。《天一阁碑目》一卷。《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钱大昕撰。《小蓬莱阁金石目》一卷。黄易撰。《平安馆碑目》八卷。叶志诜撰。《玉雨堂碑目》四册。韩泰华撰。《式训堂碑目》三卷。章寿康撰。《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顾炎武撰。《来斋金石考》三卷。林侗撰。《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李光暎撰。《金石续录》四卷。刘青藜撰。《金石经眼录》一卷。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七卷，《金石小笺》一卷。叶奕苞撰。《金薤琳琅补遗》一卷。宋振誉撰。《平津馆读碑记》八卷，《续记》一卷，《再续》一卷，《三续》二卷。洪颐煊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钱大昕撰。《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武亿撰。《古泉山馆金石文跋》不分卷。瞿中溶撰。《铁桥金石跋》四卷。严可均撰。《古墨斋金石文跋》六卷。赵绍祖撰。《宝铁斋金石跋尾》三卷。韩崇撰。《石经阁金石跋文》一卷。冯登府撰。《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不分卷，《碑跋》不分卷。许瀚撰。《清仪阁题跋》一卷。张廷济撰。《枕经堂金石题跋》三卷。方朔撰。《求是斋金石跋尾》四卷。丁绍基撰。《宜禄堂金石记》六卷。朱士端撰。《斋金石文字考释》一卷，《笔记》一卷。陈介祺撰。《开有益斋金石文字记》一卷。朱绪曾撰。《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十八卷。汪鋆撰。《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王昶撰。《金石萃编补目》三卷。黄本骥撰。《金石续编》二十一卷，《目》一卷。陆耀撰。《金石萃编补略》二卷。王言撰。《金石萃编补正》四卷。方履篯撰。《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陆增祥撰。《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端方撰。《金石表》一卷。曹溶撰。《金石存》十六卷。吴玉搢撰。《金石索》十二卷。冯云鹏、冯云鹓撰。《金石品》二卷，《金石存》十五卷。李调元撰。《金石契》四卷。张燕昌撰。《金石屑》四卷。鲍昌熙撰。《金石摘》十卷。陈善墀撰。《香南精舍金石契》二卷。觉罗崇恩撰。《金石遗文录》十卷。陈奕禧撰。《金石文释》六卷。吴颖芳撰。《古志石华》三十卷。黄本骥撰。《金石文钞》八卷。赵绍祖撰。《碑录》二卷。朱文藻撰。《绩语堂碑录》不分卷。魏锡曾撰。《金石图》二卷。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求古精舍金石图》四卷。陈经撰。《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不分卷。黄易撰。《古均阁宝刻录》一卷。许连撰。《平安馆金石文字》不分卷。叶名澧撰。《随轩金石文字八种》无卷数。徐渭仁撰。《二铭草堂金石聚》十六卷。张得容撰。《淇泉摹古录》一卷。赵希璜撰。《汉碑篆额》不分卷。何澂撰。《红崖碑释文》一卷。邹汉勋撰。《汉武梁祠画象考证》二卷。沈梧撰。《汉射阳石门画象汇考》一卷。张宝德撰。《华山碑考》四卷。阮元撰。《石门碑醳》一卷。《郘阁铭考》一卷。王森文撰。《天发神谶碑释文》一卷。周在浚撰。《国山碑考》一卷。吴骞撰。《汉魏碑刻记存》一卷。谢道承撰。《北魏郑文公碑考》一卷。诸可宝撰。《龙门造象释文》一卷。陆继煇撰。《瘗鹤铭辨》一卷。张绍撰。《瘗鹤铭考》一卷。汪士宏撰。《瘗鹤铭考》一卷。吴东发撰。《瘗鹤铭考补》一卷。翁方纲撰。《山樵书外纪》一卷。张开福撰。《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附录》一卷。赵钺、劳格同撰。《楚州石柱考》一卷。范以煦撰。《分州石室录》三卷。叶昌炽撰。《石鱼文字所见录》一卷。姚觐元撰。《九曜石刻录》一卷。周中孚撰。《苍玉洞题名石刻》一卷。刘喜海撰。《翠微亭题名考》一卷。释达受撰。《龙兴寺经幢题跋》一卷。罗榘撰。《金天德钟款识》一卷。丁晏撰。《铁券铜塔考》三卷。钱泳撰。《岳庙彝器铭》一卷。不著撰人氏名。《分灵偶存》二卷。万经撰。《碑文摘奇》一卷。梁廷丹撰。《碑别字》五卷。罗振鋆撰。《金石要例》一卷。黄宗羲撰。《碑版广例》十卷。王芑孙撰。《志铭广例》二卷。梁玉绳撰。《金石例补》二卷。郭麟撰。《金石综例》四卷。冯登府撰。《金石订例》四卷。鲍振方撰。《金石称例》五卷，《续》一卷。梁廷丹撰。《汉石例》六卷。刘宝楠撰。《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吴灏撰。《唐人志墓例》一卷。徐朝弼撰。《金石学录》四卷。李富孙撰。《金石学录补》四卷。陆心源撰。《金石札记》四卷，

《祛伪》一卷。陆增祥撰。《语石》六卷。叶昌炽撰。《闲者轩帖考》一卷。孙承泽撰。《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王澍撰。《淳化阁帖考证》十卷。吴有兰撰。《淳化阁跋》一卷。沈兰先撰。《淳化阁帖源流考》一卷。周行仁撰。《法帖释文》十卷。徐朝弼撰。《南村帖考》四卷。程文荣撰。《鸣野山房帖目》四卷。沈复粲撰。《禊帖综闻》一卷。胡世安撰。《苏米斋兰亭考》八卷。翁方纲撰。《定武兰亭考》一卷。王灏撰。《凤墅残帖释文》二卷。钱大昕撰。《惜抱轩法帖题跋》三卷。姚鼐撰。《苏米斋题跋》二卷。翁方纲撰。《竹云题跋》四卷。王澍撰。《铁函斋书跋》六卷。杨宾撰。《芳坚馆题跋》四卷。郭尚先撰。《钱录》十六卷。乾隆十六年敕撰。《泉神志》七卷。李世熊撰。《泉志校误》四卷。金嘉撰。《钱志新编》二十卷。张崇懿撰。《琴趣轩泉谱》一卷。黄灼撰。《广钱谱》一卷。张延世撰。《历代古钱目》一卷。朱炜撰。《泉布统志》九卷。孟麟撰。《选青小笺》十卷。许原恺撰。《虞夏赎金释文》一卷。刘师陆撰。《古今待问录》六卷。朱枫撰。《吉金所见录》十六卷。祁尚龄撰。《古今钱略》三十四卷。倪模撰。《货布文字考》四卷。马昂撰。《泉宝所见录》十六卷。沈巍皆撰。《历代钟官图经》八卷。陈莱孝撰。《吉金志存》四卷。李光廷撰。《癖谈》六卷，《附录》四卷。蔡云撰。《运甓轩钱谱》四十卷。吕全孙撰。《癖泉臆说》六卷。高焕撰。《古泉丛话》三卷，《藏泉记》一卷。戴熙撰。《观古阁泉说》一卷，《丛稿》二卷，《续稿》一卷，《三编》二卷。鲍康撰。《论泉绝句》二卷。刘喜海撰。《古泉汇》六十卷，《续》十四卷，《补遗》二卷。李佐贤撰。《齐鲁古印揽》四卷，《续》一卷。高庆龄撰。《集古官印考证》七卷。瞿中溶撰。《两罍轩印考漫存》九卷。吴云撰。《秦汉瓦当文字》二卷，《续》一卷。程敦撰。《浙江砖录》不分卷。冯登府撰。《百砖考》一卷。吕全孙撰。《千甓亭砖录》六卷，《续》四卷，《古砖图释》二十卷。陆心源撰。《匋斋藏砖记》二卷。端方撰。《秋景庵主印谱》四卷。黄易撰。《龙泓山人印谱》八卷。丁敬撰。《讱葊集古印存》三十二卷。汪启淑撰。《求是斋印谱》四卷。陈豫钟撰。《吴让之印存》二卷。吴廷飏撰。《杨聋石印存》二卷。杨澥撰。《选集汉印分韵》二卷，《续》二卷。袁日有撰。《杨啸村印集》二卷。杨大受撰。《胡鼻山人印集》二卷。胡震撰。《观自得斋印集》十六卷。徐子静撰。《秦汉印选》六卷。石潜撰。《二金蝶堂印谱》四卷。赵之谦撰。《封泥考略》十卷。吴式芬、陈介祺同撰。

宋不著撰人《宝刻类编》八卷。乾隆时敕辑。宋欧阳棐《集古录目》五卷。黄本骥辑。

《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一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康熙四十六年御撰。《评鉴阐要》十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刘统勋等奉敕编。《古今储贰金鉴》六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承华事略补图》六卷。元王恽撰，光绪时徐甫等奉敕补图。《史记评注》十二卷。牛运震撰。《史汉发明》五卷。傅泽鸿撰。《宋论》十五卷。王夫之撰。《史论五答》一卷。施国祁撰。《明史评》二卷。纳兰常安撰。《明印十二论》一卷。段玉裁撰。《读通鉴论》三十卷。王夫之撰。《读通鉴札记》二十卷。章邦元撰。《通鉴评语》五卷。申涵煜撰。《看鉴偶评》四卷。尤侗撰。《鉴语经世编》二十七卷。魏裔介撰。《唐鉴偶评》四卷。周池撰。《纲目通论》一卷，《历代通论》一卷。任兆麟撰。《读史杂记》一卷，《读宋鉴论》三卷。方宗诚撰。《鉴评别录》六十卷。黄恩彤撰。《阅史郄视》四卷，《续》一卷。李恭撰。《读史管见》一卷。汤斌撰。《午亭史评》二卷。陈廷敬撰。《茗香堂史论》四卷。彭孙贻撰。《史见》二卷。陈遇夫撰。《史评》一卷。谢济世撰。《四鉴》十六卷。尹会一撰。《中山史论》二卷。郝浴撰。《十七朝史论一得》一卷。郭伦撰。《石溪史话》八卷。刘凤起撰。《史学提要笺释》五卷。杨锡祐撰。《读书任子自镜录》二十二卷。胡季堂撰。《史林测义》三十八卷。计大受撰。《读史大略》六十卷，《附录》一卷。沙张白撰。《味隽斋史义》二卷。周济撰。《读史笔记》十二卷。吴烜撰。《读史提要录》十二卷。夏之蓉撰。《史论五种》十一卷。李祖陶撰。《史说》一卷。黄式三撰。《史说略》四卷。黄以周撰。《读史臆说》五卷。杨琪光撰。《史通》二十卷。周悦让撰。《救文格论》一卷。顾炎武撰。《炳烛偶钞》一卷。陆锡熊撰。《南江书录》一卷。邵晋涵撰。《读史札记》一卷。卢文绍撰。《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文史通义补编》一卷。章学诚撰。《史通通释》二十卷。浦起龙撰。《史通训故补》二十卷。黄叔琳撰。《史通校正》一卷。卢文绍撰。《史通削繁》四卷。纪昀撰。

宋曹彦《约经幄管见》四卷，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卷。以上乾隆时奉敕辑。

清史稿卷一四七　志第一二二

艺文三

子部

子部十四类：一曰儒家，二曰兵家，三曰法家，四曰农家，五曰医家，六曰天文算法，七曰术数，八曰艺术，九曰谱录，十曰杂家，十一曰类书，十二曰小说，十三曰释家，十四曰道家。

《劝善要言》一卷。世祖御撰。《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御撰。《内则衍义》十六卷。顺治十三年，世祖御定。《圣谕广训》一卷。《圣谕》，圣祖御撰。《广训》，世宗推绎。《庭训格言》一卷。雍正八年，世宗御纂。《日知荟说》四卷。乾隆元年，高宗御撰。《孝经衍义》一百卷。顺治十三年奉敕撰。康熙二十一年告成。《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二年，李光地等奉敕撰。《性理精义》十二卷。康熙五十六年，李光地等奉敕撰。《执中成宪》八卷。雍正六年敕撰。《御览经史讲义》三十一卷。乾隆十四年，蒋溥等奉敕撰。《孔子家语疏证》十卷。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六卷。孙志祖撰。《孔子家语证讹》十一卷。范家相撰。《孔子集语》十七卷。孙星衍撰。《孔丛子正义》五卷。姜兆锡撰。《曾子注释》四卷。阮福撰。《子思内篇》五卷，《外篇》二卷。黄以周撰。《删定荀子》一卷。方苞撰。《荀子杨倞注校》二十卷，附《校勘补遗》一卷。谢墉撰。《荀子补注》一卷。刘台拱撰。《荀子补注》二卷。郝懿行撰。《荀子集解》二十卷。王先谦撰。《贾子次诂》十六卷。王耕心撰。《盐铁论考证》三卷。张敦仁撰。《新序校补》一卷，《说苑校补》一卷。卢文绍撰。《读说苑》一卷。俞樾撰。《潜夫论笺》十卷。汪继培撰。《周子疏解》四卷。王明弼撰。《读周子札记》不分卷。崔纪撰。《通书注》一卷。李光地撰。《通书集解》二卷。王植撰。《通书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李文照撰。《太极图说论》十四卷。王嗣槐撰。《太极图说集注》一卷。孙子昶撰。《太极图说集释》一卷。王植撰。《太极图说注解》不分卷。陈兆咸撰。《太极图解拾遗》一卷。李文照撰。《太极图说遗议》一卷。毛奇龄撰。《张子渊源录》十卷。张锳撰。《张子正蒙注》九卷。王夫之撰。《注解正蒙》二卷。李光地撰。《正蒙初义》十七卷。王植撰。《正蒙集解》九卷。李文照撰。《西铭集释》一卷。王植撰。《西铭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李文照撰。《西铭讲义》一卷。罗泽南撰。《二程学案》二卷。黄宗羲撰。《二程子遗书纂》二卷。李光地撰。《二程语录》十八卷。张伯行撰。《程门主敬录》一卷。谢文洊撰。《集程朱格物法》一卷。王澍撰。《邵子观物篇注》二卷。李光地撰。《皇极经世考》三卷。徐文靖撰。《尊朱要旨》一卷。李光地撰。《读朱随笔》四卷。陆陇其撰。《朱子语类辑略》八卷。张伯行撰。《朱子圣学考略》十卷。朱泽云撰。《紫阳大旨》八卷。秦云爽撰。《朱子学归》二十三卷。郑端撰《朱子为学考》三卷。童能灵撰。《朱子语类纂》十三卷。王钺撰。《集朱子读书法》一卷。王澍撰。《朱子讲习辑要编》十卷。龙启垣撰。《朱子言行录》八卷。舒敬亭撰。《朱子语类日钞》五卷。陈沣撰。《考正朱子晚年定论》二卷。孙承泽撰。《朱子晚年全论》八卷。李绂撰。《朱子论定文钞》二十卷。吴震方撰。《述朱质疑》十六卷。夏炘撰。《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茅星来撰。《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江永撰。《近思录集解》九卷。李文照撰。《近思录集解》十四卷，《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张伯行撰。《近思续录》四卷。刘源渌撰。《读近思录》一卷。汪绂撰。《续近思录》二十八卷。郑光羲撰。《小学集解》六卷，《小学衍义》八十六卷。张伯行撰。《小学集解》六卷。黄澄撰。《小学集解》六卷。蒋承修撰。《小学纂注》六卷。高愈撰。《小学纂注》二卷。彭定求撰。《小学浅说》一卷。郭长清撰。《小学分节》二卷。高熊征撰。《小学句读记》六卷。王建常撰。《小学大全解名》六卷。陆有容、谢庭芝、沈眉同撰。《续小学》六卷。叶鈖撰。《朱子白鹿洞规条目》二十卷。王澍撰。《读白鹿洞规大义》五卷。任德成撰。《陆子学谱》二十卷。李绂撰。《大学衍义辑要》六卷，《补辑要》十二卷。陈宏谋撰。《大学衍义续》七十卷。强汝询撰。《薛子条贯篇》十三卷，《续篇》十三卷。戴楫撰。《薛文清读书录》八卷。张伯行节录。《薛文清读书录钞》四卷。陆纬撰。《读书录钞》二卷。纪大奎撰。《读读书录》一卷。汪绂撰。《薛氏粹语》四卷。刘世馨撰。《王阳明遗书疏证》四卷。胡泉撰。《王学质疑》五卷，《附录》一卷。张烈撰。《姚江学辨》二卷。罗泽南撰。《吕子节录》四卷，《补遗》一卷。陈宏谋撰。《吕语解释》四卷。尹

会一撰。《新吾粹语》四卷。汪霦原撰。《呻吟语质疑》一卷。陆陇其撰。《周程张朱正脉》不分卷。魏裔介撰。《濂洛关闽书》十九卷。张伯行撰。《三子定论》五卷。王复礼撰。《王刘异同》五卷。黄百家撰。《下学指南》一卷。《当务书》一卷。顾炎武撰。《思问录内外篇》二卷。《语录》二卷。王夫之撰。《理学心传纂要》八卷，《岁寒居答问》二卷，《附录》一卷，《语录》二卷。孙奇逢撰。《观感录》一卷，《悔过自新录》一卷。李颙撰。《二曲粹言》四卷。吴凤藻撰。《二曲集录要》四卷。倪元坦撰。《毋欺录》一卷。朱用纯撰。《洙泗问津》一卷。巢鸣盛撰。《匏瓜录》六卷。芮长恤撰。《潜室札记》二卷。刁包撰。《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论学酬答》四卷。陆世仪撰，张伯行删削。《思辨录疑义》一卷。刘蓉撰。《圣学入门书》一卷，《淮云问答》一卷。陈瑚撰。《言行见闻录》四卷，《备忘录》四卷，《近古录》四卷，《初学备忘录》三卷，《经正录》一卷，《顾记》一卷，《答问》一卷。张履祥撰。《事心录》一卷。万斯大撰。《正学隅见述》一卷。王弘撰撰。《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颜元撰。《颜习斋言行录》二卷。钟錂撰。《颜氏学记》十卷。戴望撰。《颜学辨》八卷。程朝仪撰。《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瘳忘篇》二卷，《平书订》十四卷。李恭撰。《藤阴札记》不分卷，《明辨录》二卷。孙承泽撰。《学言》三卷。白允谦撰。《紫阳通志录》四卷。高世泰撰。《此庵语录》十卷。胡统虞撰。《张界轩集》八卷。张时为撰。《性图》一卷。黄采撰。《学案》一卷。王甡撰。《致知格物解》二卷，《论性书》二卷，《约言录》二卷，《希贤录》十卷。魏裔介撰。《知言录》一卷，《儒宗录》一卷，《庸言》一卷。魏象枢撰。《郝雪海笔记》三卷。郝浴撰。《读书质疑》二卷，《欲从录》十卷。王锡撰。《臆言》四卷。朱显祖撰。《儒宗理要》二十九卷。张能鳞撰。《理学辨》一卷。王庭撰。《常语笔存》一卷。汤斌撰。《理学要旨》不分卷。耿介撰。《双桥随笔》十二卷。周召撰。《闲道录》三卷，《下学札记》三卷。熊赐履撰。《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讲授》三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道南讲授》三卷，《观澜录》一卷，《初夏录》一卷。李光地撰。《三鱼堂剩言》十二卷，《松阳钞存》二卷，《学术辨》一卷，《问学录》四卷，《日记》十卷。陆陇其撰。《性理谱》五卷。萧企昭撰。《困学录集粹》八卷，《性理正宗》四十卷。张伯行撰。《儒门法语》一卷。彭定求撰。《读书偶记》三卷，《励志杂录》一卷。雷宏撰。《理学逢源》十二卷，《读困知记》一卷，《读问学录》一卷。汪绂撰。《儒林谱》一卷。焦袁熹撰。《大儒粹语》二十八卷。顾栋高撰。《愤助编》四卷。蔡方炳撰。《溯流史学钞》二十卷。张沐撰。《程功录》五卷。杨名时撰。《切近编》一卷。桑调元、沈廷芳编。《沈端恪遗书》四卷。沈近思撰。《健余札记》四卷，《读书笔记》四卷。尹会一撰。《圣贤儒史》一卷。王复礼撰。《理学正宗》十五卷，《事亲庸言》二十卷。窦克勤撰。《性理纂要》八卷，《天理主敬图》一卷。冉覲祖撰。《嵩阳学凡》六卷。景日＜□日診一言＞撰。《会语支言》四卷。陆鸣鳌撰。《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应撝谦撰。《体独私钞》四卷。黄百家撰。《信阳子卓录》八卷。张鹏翮撰。《正修录》三卷。于准撰。《心印正说》三十四卷。吴台硕撰。《尊道集》四卷。朱搴撰。《儒门语要》六卷。《儒学入门》一卷。《慎独图说》一卷。倪元坦撰。《读书日记》六卷。刘源撰。《性理辨义》二十卷。王建衡撰。《原善》三卷。戴震撰。《静用堂偶编》十卷。涂天相撰。《广字义》三卷。黄叔敬撰。《虚谷遗书》三卷。何国材撰。《慎思录》二卷。李南晖撰。《载道集》六十卷。许焞撰。《耻亭遗书》十卷。周宗濂撰。《棉阳学准》五卷。蓝鼎元撰。《绸斋随笔》一卷。孔毓焞撰。《躬行实践录》十五卷。桑调元撰。《理学疑问》四卷。童能灵撰。《性理浅说》一卷。郭长清撰。《淑艾录》十四卷，《下学编》十四卷。祝洮撰。《逸语》十卷。曹廷栋撰。《困勉斋私记》四卷。阎循观撰。《明儒讲学考》一卷。程嗣章撰。《读书小记》三十一卷。范尔梅撰。《东莞学案》不分卷。吴鼎撰。《坊表录》六卷。苏宗经撰。《宗辉录》六卷。陆元纶撰。《省身录》一卷。王灏撰。《省身录》十卷。苏源生撰。《忏摩录》一卷。彭兆荪撰。《省疚录》一卷。孔广牧撰。《非石子》二卷。钮树玉撰。《养一斋札记》九卷。潘德舆撰。《焚香录》一卷，《求复录》一卷，《晚闻录》一卷。孟超然撰。《倭文端遗书》十四卷。倭仁撰。《忱行录》二卷。邵懿辰撰。《梅窗碎录》六卷。陈会芳撰。《弟子箴言》十四卷。胡达源撰。《畜德录》二十卷。席启图撰。《大意尊闻》三卷，《进修录》一卷，《未能录》二卷，《志学录》八卷，《俟命录》十卷。方宗诚撰。《来复堂学内篇》四卷，《学外篇》

六卷，《讲义》四卷。丁大椿撰。《生斋读易日识》六卷，《自知录》三卷，《自识》一卷，《自识续》一卷。方坰撰。《经说拾余》一卷，《经说弟子记》一卷。胡泉撰。《敦艮斋遗书》十七卷。徐润第撰。《辨心性》二卷，《心述》三卷，《性述》三卷。方潜撰。《持志塾言》二卷。刘熙载撰。《理学辨似》一卷。潘欲仁撰。《孝友堂家规》一卷，《家训》一卷。孙奇逢撰。《奉常家训》一卷。王时敏撰。《丧祭杂记》一卷，《训子语》一卷。张履祥撰。《养正类编》十三卷。张伯行撰。《蒋氏家训》一卷。蒋伊撰。《家规》一卷。窦克勤撰。《家规》三卷。倪元坦撰。《范身集略》四卷。秦坊撰。《里堂家训》一卷。焦循撰。《双节堂庸训》六卷。汪辉祖撰。《敬义堂家训》一卷。纪大奎撰。《丧礼辑略》二卷，《家戒录》一卷。孟超然撰。《养蒙大训》一卷。熊大年撰。《养正篇》一卷，《初学先言》一卷。谢文存撰。《闲家编》八卷。王士俊撰。《先正遗规》四卷。汪正撰。《人范》六卷。蒋元撰。《身范》十三卷。孙希朱撰。《五种遗规》十五卷。陈宏谋撰。《学规类编》二十七卷。张伯行撰。《学规》一卷，《训门人语》一卷。张履祥撰。《学约续编》十四卷。孙承泽撰。《教习堂条约》一卷。徐乾学撰。《鳌峰学约》一卷。蔡世远撰。《泌阳学规》一卷，《寻乐堂学规》一卷。窦克勤撰。《志学会规》一卷。倪元坦撰。《国朝先正学规汇钞》一卷。黄舒昺撰。《箴友言》一卷。赵青藜撰。《士林彝训》八卷。关槐撰。《古格言》十二卷。梁章钜撰。《箴铭录要》一卷。倪元坦撰。《座右铭类钞》一卷，《续钞》一卷。汪汲、顾景濂同编。《子史粹言》十二卷。丁晏撰。《小学韵语》一卷。罗泽南撰。《女教经传通纂》二卷。任启运撰。《女学》六卷。蓝鼎元撰。《秦氏闺训新编》十二卷。秦云爽撰。《妇学》一卷。章学诚撰。《经世篇》十二卷。顾炎武撰。《明夷待访录》二卷。黄宗羲撰。《教民恒言》一卷。魏裔介撰。《绎志》十九卷。胡承诺撰。《拟太平策》六卷。李塨撰。《潜书》四卷。唐甄撰。《居济一得》八卷。张伯行撰。《法书》十卷。檀萃撰。《治嘉格言》一卷，《莅政摘要》二卷。陆陇其撰。《齐沿录》三卷。于准编。《万世玉衡录》四卷。蒋伊撰。《强学录》四卷。夏锡畴撰。《仕学备余》二卷。纪大奎撰。《枢言》一卷，《续枢言》一卷，《经论疏》一卷。王柏心撰。《校邠卢抗议》二卷。冯桂芬撰。

唐太宗《帝范》四卷，宋袁采《袁氏世范》三卷，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八卷，宋胡宏《知言》六卷、《附录》一卷，宋刘萌《明本释》三卷，宋吕祖谦《少仪外传》二卷，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十卷、《附录》二卷，宋张洪、齐熙《朱子读书法》四卷，旧题朱子撰《家山图书》一卷。以上乾隆时敕辑。周管夷吾《内业》一卷，周《漆雕子》一卷，周宓不齐《宓子》一卷，周《景子》一卷，周世硕《世子》一卷，周魏斯《魏文侯书》一卷，周《李克书》一卷，周《公孙尼子》一卷，周孔穿《谰言》一卷，周宁越《宁子》一卷，周《王孙子》一卷，周《李氏春秋》一卷，周董无心《董子》一卷，周《徐子》一卷，周鲁仲连《鲁连子》一卷，周虞卿《虞氏春秋》一卷，汉朱建《平原君书》一卷，汉《刘敬书》一卷，汉贾山《至言》一卷，汉刘德《河间献王书》一卷，汉《儿宽书》一卷，汉《公孙弘书》一卷，汉《终军书》一卷，汉《吾邱寿王书》一卷，汉王逸《正部》一卷，汉仲长子《昌言》一卷，汉魏朗《魏子》一卷，魏周生烈《要论》一卷，魏王肃《正论》一卷，魏杜恕《体论》一卷，魏王基《新书》一卷，吴周昭《周子》一卷，吴顾谭《新言》一卷，吴陆景《典语》一卷，晋袁宏《去伐论》一卷，晋殷基《通语》一卷，晋谯周《法训》一卷，晋袁准《正论》二卷、《正书》一卷，晋孙毓《孙氏成败志》一卷，晋王婴《古今通论》一卷，晋蔡洪《化清经》一卷，晋夏侯湛《新论》一卷，晋华谭《新论》一卷，晋陆机《要览》一卷，晋梅氏《新论》一卷，晋虞喜《志林新书》一卷、《广林》一卷、《释滞》一卷、《通疑》一卷，晋干宝《干子》一卷，晋顾夷《义训》一卷，隋王邵《读书记》一卷。以上马国翰辑。魏文帝《典论》一卷，晋杨泉《物理论》一卷。以上黄奭辑。

《握奇经注》一卷。李光地撰。《握奇经解》一卷。王＜⿰日育攵＞撰。《握奇经定本》一卷，《正义》一卷，《图》一卷。张惠言撰。《孙子汇征》四卷。郑端撰。《孙子集注》一卷。邓廷罗撰。《司马法古注》三卷，附《音义》一卷。曹元忠撰。《军礼司马法考征》一卷。黄以周撰。《卫公兵法辑本》二卷，《考证》一卷。汪宗沂撰。《惧谋录》四卷。顾炎武撰。《兵谋》一卷，《兵法》一卷。魏禧撰。《兵镜》十一卷，《兵镜或问》二卷。邓廷罗撰。《戊笈谈兵》十卷。汪绂撰。《洴澼百金方》

十四卷。吴宫桂撰。《治平胜算全书》十六卷，《年将军兵法》二卷。年羹尧撰。《兵法类案》十三卷。谢文洊撰。《兵法集鉴》六卷。史策先撰。《兵鉴》五卷，《测海录》五卷。徐宗干撰。《行军法戒录》二卷。秦光第撰。《奇门行军要略》四卷。刘文淇撰。《兵法入门》一卷。左宗棠撰。《武备志略》五卷。傅禹撰。《慎守要录》九卷。韩霖撰。《防御纂要》一卷。游闳撰。《坚壁清野议》一卷。龚景瀚撰。《练勇刍言》五卷。王鑫撰。《临陈心法》一卷。刘连捷撰。《简练集》一卷。程荣春撰。《教练纪要》十卷。谢瑛撰。《武备辑要》六卷，《续编》十卷。许乃钊撰。《武备地利》四卷。施永图撰。《读史兵略》四十六卷。胡林翼撰。《百将传》二卷。丁日昌撰。《学射录》二卷。李塨撰。《贯虱心传》一卷。纪鉴撰。《征南射法》一卷，《内家拳法》一卷。黄百家撰。《手臂录》四卷。吴殳撰。《历代车战叙略》一卷。张泰交撰。《练阅火器阵纪》一卷。薛熙撰。《火器真诀解证》一卷。沈善蒸撰。《火器略说》一卷。王达权、王韬同撰。《中西火法》一卷。薛凤祚撰。《炮规图说》一卷。陈旸撰。《炮法撮要》一卷。董祖修撰。

《六韬逸文》一卷。孙星衍辑。《六韬逸文》一卷。孙同元辑。《六韬》一卷。孙奭辑。《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阵心法辑略》一卷。汪宗沂辑。《别本司马法》一卷。张澍辑。

《钦颁州县事宜》一卷。田文镜撰。《删定管子》一卷。方苞撰。《管子校正》二十四卷。戴望撰。《管子义证》八卷。洪颐煊撰。《弟子职集解》一卷。庄述祖撰。《弟子职笺释》一卷。洪亮吉撰。《弟子职集注》一卷。任文田撰。《弟子职注》一卷。孙同元撰。《弟子职正音》一卷。许瀚撰。《弟子职音谊》一卷。钟广撰。《弟子职正音》一卷。王筠撰。《管子地员篇注》四卷。王绍兰撰。《商君书新校正》五卷。严万里撰。《韩非子识误》三卷。顾广圻撰。《韩非子校正》一卷。卢文弨撰。《韩非子集解》二十卷。王先慎撰。《疑狱集笺》四卷。陈芳生撰。《洗冤录详义》四卷，《摭遗》二卷。许连、葛元煦撰。《洗冤录集证》四卷。王乂槐撰。《洗冤录辨正》一卷。瞿中溶撰。《洗冤录集解》一卷。姚德豫撰。《洗冤录证》四卷。刚毅撰。《巡城条约》一卷，《风宪禁约》一卷。魏裔介撰。《提牢备考》四卷。赵舒翘撰，《审看拟式》六卷。刚毅撰。《爽鸠要录》二卷。蒋超伯撰。《牧令书辑要》十卷。徐致初撰。《筮仕金鉴》二卷。邵嗣宗撰。《学治臆说》二卷，《续说》一卷，《说赘》一卷，《佐治药言》一卷，《续》一卷。汪辉祖撰。《学治一得录》一卷。何耿绳撰。《学治偶存》八卷。陆维祺撰。《吏治悬镜》一卷。徐文弼撰。《续刑法叙略》一卷。谭宣撰。《读律佩觿》一卷。王明德撰。《读律琯朗》一卷。梁他山撰。《读律提纲》一卷。杨荣绪撰。《读律心得》三卷。刘衡撰。《明刑官见录》一卷。穆翰撰。《明刑弼教录》六卷。王祖源撰。《折狱卮言》一卷。陈士矿撰。《办案要略》一卷。王乂槐撰。《检验合参》一卷。郎锦麒撰。《幕学举要》一卷。万维翰撰。《未信编》六卷。潘杓灿撰。《萧曹随笔》四卷。不著撰人氏名。《治山经律札记》一卷。朱廷励撰。《守禾日记》六卷。卢崇兴撰。《天台治略》八卷。戴兆佳撰。《问心一隅》二卷。何秋涛撰。《寄簃文存》八卷，《二编》二卷。沈家本撰。

宋郑克《折狱龟鉴》八卷。乾隆时敕辑。周申不害《申子》一卷，汉晁错《新书》一卷，汉崔寔《政论》一卷，魏刘廙《部论》一卷，魏阮武《政论》一卷，魏桓范《世要论》一卷，吴陈融《要言》一卷。以上马国翰辑。李悝《法经》一卷。黄奭辑。

《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二年，鄂尔泰等奉敕撰。《授衣广训》二卷。嘉庆十三年，董诰等奉敕撰。《补农书》二卷。张履祥撰。《梭山农谱》三卷。刘应棠撰。《恒产琐言》一卷。张英撰。《宝训》八卷。郝懿行撰。《农业易知录》三卷。郑之任撰。《泽农要录》六卷。吴邦庆撰。《增订教稼书》四卷。盛百二撰。《农雅》六卷。倪倬撰。《农候杂占》四卷。梁章钜撰。《农圃备览》一卷。丁宜曾撰。《区田书》一卷。王心敬撰。《区种五种》五卷，《附录》一卷。赵梦龄撰。《江南催耕课稻篇》不分卷。李彦章撰。《豳风广义》三卷。杨屾撰。《蚕桑萃编》十五卷。卫杰撰。《种桑说》三卷，《附饲蚕诗》一卷。周凯撰。《蚕桑说》一卷。沈练撰。《蚕桑简编》一卷。杨名扬撰。《广蚕桑说辑要》二卷。仲学辂撰。《广蚕桑说辑补》一卷。宗源瀚撰。《桑志》十卷。李聿修撰。《湖蚕述》四卷。汪曰桢撰。《橡茧图说》二卷。刘祖震撰。《樗茧谱》一卷。郑珍撰。《木棉谱》一卷。褚华撰。《种苎麻法》一卷。李厚裕撰。《广种柏树兴利除害条陈》一卷。徐绍基撰。《野菜赞》一卷。顾景崇撰。

《抚郡农产考略》二卷。何刚德撰。

元官撰《农桑辑要》七卷，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二卷，元王祯《农书》二十二卷。以上乾隆时敕辑。《神农书》一卷，《野老书》一卷，周范蠡《范子计然》三卷，《养鱼经》一卷，汉《尹都尉书》一卷，汉《氾胜之书》一卷，汉《蔡癸书》一卷，汉卜式《养羊法》一卷，唐郭橐驼《种树书》一卷。以上马国翰辑。《范子计然》一卷。黄奭辑。

《御定医宗金鉴》九十卷。乾隆十四年，鄂尔泰等奉敕撰。《素问直解》九卷。高世栻撰。《素问集注》九卷。张志聪撰。《素问悬解》十三卷。黄元御撰。《素问释义》十卷。张琦撰。《素问校义》一卷。胡澍撰。《内经知要》二卷。李念莪撰。《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运气表》一卷，《内经难字》一卷。陆懋修撰。《灵枢经集注》九卷。张志聪撰。《灵枢悬解》九卷。黄元御撰。《素问灵枢类纂》九卷。汪昂撰。《灵枢素问浅注》十二卷。陈念祖撰。《难经悬解》二卷。黄元御撰。《难经经释》二卷。徐大椿撰。《金匮玉函经注》二十二卷。张扬俊撰。《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二十二卷。魏荔彤撰。《金匮要略论注》二十四卷。徐彬撰。《金匮悬解》二十二卷。黄元御撰。《金匮要略浅注》十卷，《金匮方歌括》六卷。陈念祖撰。《金匮心典》三卷。尤怡撰。《伤寒论注》六卷。张志聪撰。《伤寒悬解》十五卷，《伤寒说意》十一卷。黄元御撰。《伤寒论注》四卷，一名《伤寒来苏集》。《伤寒论翼附翼》四卷。柯琴撰。《伤寒论注》六卷，《伤寒论附录》二卷，《伤寒例新注》一卷，《读伤寒论心法》一卷。王丙撰。《伤寒论纲目》十六卷。沈金鳌撰。《伤寒分经》十卷。吴仪洛撰。《伤寒论条辨续注》十二卷。郑重光撰。《伤寒论浅注》六卷，《长沙方歌括》六卷，《伤寒医诀串解》六卷，《伤寒真方歌括》六卷。陈念祖撰。《伤寒论阳明病释》四卷。陆懋修撰。《伤寒卒病论读》不分卷。沈又彭撰。《伤寒集注》十卷，《附录》五卷，《伤寒六经定法》一卷。舒诏撰。《伤寒论后条辨》十五卷。程应旄撰。《伤寒赞论》二卷，《伤寒绪论》二卷。张璐撰。《伤寒类方》一卷。徐大椿撰。《伤寒论补注》一卷。顾观光撰。《伤寒辨证广注》十四卷，《中寒论辨证广注》三卷。汪琥撰。《伤寒古鉴》一卷。张登撰。《伤寒兼证析义》一卷。张倬撰。《伤寒贯珠集》八卷。尤怡撰。《伤寒审证表》一卷。包诚撰。《伤寒大白论》四卷。秦之桢撰。《长沙药解》四卷。黄元御撰。《圣济总录纂要》二十六卷。程林撰。《四圣心源》十卷，《四圣悬枢》四卷，《素灵微蕴》四卷。黄元御撰。《尚论篇》四卷，《后篇》四卷，《伤寒答问》一卷，《医门法律》六卷，《寓意草》一卷，《生民切要》二卷。喻昌撰。《医学真传》一卷。高世轼撰。《诊家正眼》二卷，《病机沙篆》二卷。李中梓撰。《诊宗三昧》一卷。张璐撰。《四诊抉微》八卷。林之翰撰。《证治大还》四十卷。陈治撰。《马师津梁》八卷。马元仪撰。《医笈宝鉴》十卷。董西园撰。《兰台轨范》八卷，《医学源流论》二卷，《医贯砭》二卷。徐大椿撰。《医林纂要》十卷。汪绂撰。《医学从众录》八卷，《医学实在易》八卷。陈念祖撰。《医学举要》六卷。徐镛撰。《医门棒喝》四卷，《二集》九卷。章楠撰。《救偏琐言》十卷。费启泰撰。《侣山堂类辨》一卷。张志聪撰。《名医汇粹》八卷。罗美撰。《辨证录》十四卷。陈士铎撰。《病机汇论》十八卷。沈朗山撰。《医学读书记》三卷，《续》一卷。尤怡撰。《续名医类案》六十卷。魏之秀撰。《医林集腋》十六卷。赵学敏撰。《医学汇纂指南》八卷。端木缙撰。《医理信述》六卷。夏子俊撰。《医经原旨》六卷。薛雪撰。《医津筏》一卷。江之兰撰。《医醇剩义》四卷。费伯雄撰。《张氏医通》十六卷。张璐撰。《李氏医鉴》十卷，《续补》二卷。李文来撰。《洄溪医案》一卷。徐大椿撰。《王氏医案》五卷。王士雄撰。《康斋医案偶存》一卷。陈其晋撰。《钱氏医略》四卷。钱一桂撰。《燮臣医学》十卷。屠通和撰。《世补斋医书》十六卷。陆懋修撰。《李翁医记》三卷。焦循撰。《柳州医话》一卷。魏之秀撰。《冷庐医话》五卷。陆以恬撰。《潜斋医话》一卷。王士雄撰。《神农本草百种录》一卷。徐大椿撰。《神农本草经读》四卷。陈念祖撰。《本草述》三十二卷。刘若金撰。《得宜本草》一卷。王子接撰。《本草备要》四卷。汪昂撰。《本草崇原》三卷。高世栻、张志聪撰。《本草通原》二卷。李中梓撰。《本草纲目药品药目》一卷。蔡烈先编。《图》三卷。许燮年绘。《本草万方缄线》八卷。蔡烈先撰。《本草话》二十二卷，《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药性元解》四卷，《花药小名录》四卷，《奇药备考》六卷。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求真》十一卷。黄宫绣撰。《本草汇纂》十卷。屠通和撰。《本经逢原》四卷。张璐撰。《本经疏证》十二卷，《续疏》六卷，《本经序疏要》八

卷。邹澍撰。《药性歌括》一卷，《日用菜物》一卷。汪昂撰。《玉楸药解》四卷。黄元御撰。《要药分剂》十卷。沈金鳌撰。《药性赋音释》一卷。金萃华撰。《古方考》四卷。龙柏撰。《名医方论》三卷。罗美撰。《程氏易简方论》六卷。程履新撰。《绛雪园古方选注》三卷。王子接撰。《医方集解》二十三卷，《汤头歌括》一卷。汪昂撰。《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叶桂撰。《养素园传信方》六卷。赵学敏撰。《洄溪秘方》一卷。徐大椿撰。《成方切用》十四卷。吴仪洛撰。《得心录》一卷。李文渊撰。《时方妙用》四卷，《时方歌括》二卷，《景岳新方砭》四卷，《十药神书注解》一卷。陈念祖撰。《四科简效方》十卷。王士雄撰。《集验良方》六卷。年希尧撰。《便易经验集》三卷。毛世洪撰。《良方集腋》二卷，《良方合璧》二卷。谢元庆编。《医方易简》十卷。龚月川撰。《行军方便方》三卷。罗世瑶撰。《平易方》三卷。叶香侣撰。《万选方》一卷。金懋撰。《急救良方》一卷。余成甫撰。《世补斋不谢方》一卷。陆懋修撰。《运气精微》二卷。薛凤祚撰。《时节气候决病法》一卷。王丙撰。《升降秘要》二卷。赵学敏撰。《经络歌括》一卷。汪昂撰。《脉诀汇辨》十卷。李延是撰。《脉理求真》一卷。黄宫绣撰。《释骨》一卷。沈彤撰。《杂病源流》三十卷。沈金鳌撰。《温证语录》一卷。喻昌撰。《广温热论》五卷。戴天章撰。《温热论》一卷。薛雪撰。《瘟疫传症汇编》二十卷。熊立品撰。《温疫条辨摘要》一卷。吕田撰。《松峰说疫》六卷。刘奎撰。《温热经纬》五卷。王士雄撰。《温症痧痧辨证》一卷。许汝楫撰。《痧胀玉衡书》三卷，《后书》三卷。郭志＜□遂宁＞撰。《治瘧痢方》一卷。倪涵初撰。《痢疾论》四卷。孔毓礼撰。《痧法备旨》一卷。欧阳调律撰。《霍乱论》二卷。陈念祖撰。《霍乱论》二卷。王士雄撰。《吊脚痧方论》一卷。徐子默撰。《喉科秘钥》二卷。许佐廷撰。《烂喉痧辑要》一卷。金德鉴撰。《时疫白喉捷要》一卷。张绍修撰。《血症经验良方》一卷。潘为缙撰。《傅青主男科》二卷，《女科》二卷，《产后编》二卷。傅山撰。《济阴纲目》十四卷。武之望撰，汪淇笺。《女科要旨》四卷。陈念祖撰。《宁坤宝笈》二卷，附一卷。释月田撰。《女科辑要》八卷。周纪常撰。《妇科玉尺》六卷。沈金鳌撰。《女科经论》八卷。萧埙撰。《产科心法》二卷。江吉撰。《产孕集》二卷。张曜孙撰。《胎产护生编》一卷。李长科撰。《达生编》一卷。亟斋居士撰。《保生碎事》一卷。汪淇撰。《幼科铁镜》六卷。夏鼎撰。《雅爱堂痘疹验方》一卷。邵嗣尧撰。《冯氏锦囊秘录杂证大小合参》二十卷，《痘疹全集》十五卷，《杂证痘疹药性合参》十二卷。冯兆张撰。《痘疹不求人方论》一卷。朱隆撰。《疹痘集解》六卷。俞茂昆撰。《保童济世论》一卷。陈含章撰。《痘证宝筏》六卷。强健撰。《庄氏慈幼二书》二卷。庄一夔撰。《幼科释谜》六卷。沈金鳌撰。《幼幼集成》六卷。陈复成撰。《天花精言》六卷。袁旬撰。《牛痘要法》一卷。蒋致远撰。《外科正宗评》十二卷。徐大椿撰。《外科证治全生》一卷。王维德撰。《治疔汇要》三卷。过铸撰。《一草亭目科全书》一卷。邓苑撰。《眼科方》一卷。叶桂撰。《治蛊新方》一卷。路顺德撰。《理瀹骈文》二卷。吴尚先撰。《串雅》八卷，《祝由录验》四卷。赵学敏撰。《药证宜忌》一卷。陈澈撰。《医学三字经》四卷。陈念祖撰。《慎疾刍言》一卷。徐大椿撰。《勿药须知》一卷。尤垂撰。《摄生间览》四卷。赵学敏撰。《医故》二卷。郑文焯撰。

不知时代撰人《颅囟总经》二卷，宋王衮《博济方》五卷，宋沈括《苏沈良方》八卷，宋董汲《脚气治法总要》二卷、《旅舍备要方》一卷，宋韩祇《伤寒微旨》二卷，宋王贶《全生指迷方》四卷，宋夏德《卫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二卷，不知撰人《太医局程文》九卷，《产育宝庆方》二卷，宋李迅《集验背疽方》一卷，宋严用和《济生方》八卷，不知撰人《产宝诸方》一卷，《救急仙方》六卷，元沙图穆苏《瑞竹堂经验方》五卷。以上乾隆时敕辑。《神农本草经》三卷。孙星衍、孙冯翼同辑。《神农本草经》三卷。顾观光辑。

《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御撰。《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敕撰。《仪象考成》三十二卷。乾隆九年，戴进贤等奉敕撰。《仪象考成续编》三十二卷。道光二十四年，敬征等奉敕撰。《律历渊源》一百卷。雍正元年，世宗御定。《万年书》不分卷。道光时奉敕撰。《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三卷。道光时奉敕撰。《天经或问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游艺撰。《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薛凤祚撰。《天元历理大全》十二卷。徐发撰。《天文考异》一卷。徐文靖撰。《续天文略》一卷。戴震撰。《天学入门》一卷。徐朝俊撰。《圜天图说》三卷，《续编》二卷。李明

征撰。《天学问答》二卷。梅启照撰。《天算或问》一卷。李善兰撰。《测天约术》一卷。陈昌齐撰。《晓庵新法》六卷，《晓庵杂著》一卷，《历法表》三卷。王锡阐撰。《历学会通正集》十二卷，《考验部》二十八卷，《致用部》十六卷。薛凤祚撰。《历学疑问》三卷，《疑问补》二卷，《历学骈枝》四卷，《历学答问》一卷，《交会管见》一卷，《交食蒙求》三卷，《七政细草补注》一卷，《平立定三差解》一卷。梅文鼎撰。《平立定三差详说》一卷。梅毂成撰。《历象本要》一卷。李光地撰。《历法记疑》一卷。王元启撰。《推步法解》五卷，《历学补论》一卷，《岁实消长辨》一卷，《恒气注历辨》一卷，《中西合法拟草》一卷，《七政衍》一卷。江永撰。《八线测表图说》一卷。余熙撰。《古今岁实考校补》一卷，《古今朔实考校补》一卷。黄汝成撰。《交食图说举隅》一卷，《推算日食增广新术》二卷。罗士琳撰。《表算日食三差》一卷，《朔食九服里差》三卷，《强弱率通考》一卷，《古今积年解源》二卷。徐有壬撰。《日法朔余强弱考》一卷。李锐撰。《陵犯新术》三卷。司徒栋、杜熙龄同撰。《交食细草》三卷。张作楠撰。《尺算日晷新义》二卷。刘衡撰。《推步简法》三卷。顾观光撰。《推步迪蒙记》一卷。成孺撰。《推步惟是》四卷。安清翘撰。《古今推步诸术考》二卷，《太岁超辰表》一卷，《疑年表》一卷。汪曰桢撰。《躔离引蒙》一卷，《交食引蒙》一卷。贾步纬撰。《交食捷算》四卷，《五纬捷术》四卷。黄炳垕撰。《五星行度解》一卷。王锡阐撰。《中星谱》一卷。胡亶撰。《五星纪要》一卷，《火星本法》一卷。梅文鼐撰。《中西经星异同考》一卷。《南极诸星考》一卷。梅文鼐撰。《金水发微》一卷。江永撰。《中星表》一卷。徐朝俊撰。《恒星说》一卷。江声撰。《岁星表》一卷。朱骏声撰。《恒星余论》一卷。张星江撰。《中星全表》三卷。刘文澜撰。《星土释》三卷。李林松撰。《恒星图表》一卷。贾步纬撰。《新测恒星图表》一卷，《中星图表》一卷，《更漏中星表》三卷，《金华晷漏中星表》二卷。张作楠撰。《句陈晷度》一卷，《廿星距度》一卷，《日星测时表》二卷。余煌撰。《赤道南北恒星图》一卷。邹伯奇撰。《赤道经纬恒星图》一卷。六严撰。《黄道经纬恒星图》一卷。戴进贤撰。《北极经纬度分表》一卷。齐彦槐撰。《北极高度表》一卷。刘茂吉撰。《冬至考》一卷。梅文鼎撰。《冬至权度》一卷。江永撰。《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许伯政撰。《璿玑遗述》七卷。揭暄撰。《三政考》一卷。吴鼐撰。《颛顼历考》二卷。邹汉勋撰。《颛顼新术》一卷，《夏殷历章部合表》一卷，《周初年月日岁星表》一卷。姚文田撰。《汉太初历考》一卷。成孺撰。《三统术衍》三卷，《术钤》三卷。钱大昕撰。《三统术衍补》一卷。董佑诚撰。《三统术详说》三卷。陈沣撰。《汉三统术注》三卷，《汉四分术注》三卷，《汉乾象术注》二卷，《补修宋奉元术并注》一卷，《补修宋占天术并注》一卷。李锐撰。《麟德术解》三卷。李善兰撰。《大统历法启蒙》一卷。王锡阐撰。《大统书志》十七卷。梅文鼎撰。《六历通考》一卷，《回回历解》一卷。顾观光撰。《历代长术辑要》十卷。汪曰桢撰。《古术今测》八卷，《附考》二卷。梁僧宝撰。《万青楼图编》十六卷。邵昂霄撰。《揆日候星纪要》一卷，《岁周地度合考》一卷，《诸方日轨高度表》一卷。梅文鼎撰。《揆日正方图表》一卷。徐朝俊撰。《地球图说补》一卷。焦循撰。《地圆说》一卷。焦廷琥撰。《二仪铭补注》一卷。梅文鼎撰。《授时术解》六卷。黄钺撰。《测地志要》四卷。黄炳垕撰。《舆地经纬度里表》一卷。丁取忠撰。

元赵友钦《原本革象新书》五卷。乾隆时敕辑。黄帝《泰阶六符经》一卷，不知撰人《五残杂变星书》一卷，汉张衡《灵宪》一卷、《军仪》一卷，吴姚信《昕天论》一卷，晋虞喜《安天论》一卷。以上马国翰辑。

以上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

《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康熙十三年，圣祖御撰。《周髀算经图注》一卷。吴烺撰。《周髀算经校勘记》一卷。顾观光撰。《周髀算经述》一卷，《算略》一卷。冯经撰。《方田通法》一卷，《方程论》六卷，《句股举隅》一卷，《句股阐微》四卷。梅文鼎撰。《句股引蒙》五卷，《句股述》二卷。陈訏撰。《句股矩测解原》二卷。黄百家撰。《句股正义》一卷。杨作枚撰。《句股割圜记》三卷。戴震撰。《句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罗士琳撰。《句股浅术》一卷。梅冲撰。《句股尺测量新法》一卷。刘衡卷。《句股六术》一卷。项名达撰。《句股截积算术》二卷。罗士琳撰。《句股图解》四卷。焦腾凤撰。《少广拾遗》一卷。梅文鼎撰。《少广补遗》一卷。陈世仁撰。《少广正负术内

外篇》六卷。孔广森撰。《少广缒鉴》一卷。夏鸾翔撰。《开方补记》六卷，《求一算术》一卷，《附通论》一卷。张敦仁撰。《开方释例》四卷，《游艺录》二卷。骆腾凤撰。《开方之分还原术》一卷。宋景昌撰。《开诸乘方捷术》一卷。项名达撰。《方程新术细草》一卷。李锐撰。《方程术》一卷，《句股术》一卷，《句股目录》一卷，《句股细草》一卷，《散根方释例》一卷。吴嘉善撰。《方田通法补例》六卷。张作楠撰。《海岛算经细草图说》一卷。李潢撰。《海岛算经纬笔》一卷。李锳撰。《五经算术考证》一卷。戴震撰。《缉古算经考注》二卷。李潢撰。《校缉古算经》一卷，《图解》一卷，《细草》一卷，《音义》一卷。陈杰撰。《缉古算经细草》三卷。张敦仁撰。《缉古算经图草》四卷。揭庭锜撰。《缉古算经补注》一卷。刘衡撰。《九章录要》十二卷。屠文漪撰。《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李潢撰。《天元一术图说》一卷。叶裳撰。《天元一术》一卷，《天元名式释例》一卷，《天元一草》一卷，《天元问答》一卷。吴嘉善撰。《天元一释》二卷。焦循撰。《天元句股细草》一卷，《测圆海镜细草》十二卷。李锐撰。《测圆海镜法笔》一卷。李锳撰。《校正算学启蒙》三卷。罗士琳撰。《算学启蒙通释》三卷。徐凤诰撰。《四元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附》一卷，《增》一卷，《四元释例》二卷。罗士琳撰。《四元玉鉴省笔》一卷。李锳撰。《四元算式》一卷。徐有壬撰。《四元解》二卷。李善兰撰。《四元名式择例》一卷，《四元草》一卷。吴嘉善撰。《四地术赘》一卷。方克猷撰。《弧矢启秘》二卷。李善兰撰。《弧矢算术补》一卷。罗士琳撰。《弧矢算术细草图解》一卷。李锐草，冯桂芬图解。《几何补编》五卷，《几何通解》一卷。梅文鼎撰。《几何论约》七卷。杜知耕撰。《几何易简集》三卷。李子金撰。《几何举隅》六卷。郑毓英译。《新译几何原本》十三卷，《续补》二卷，《代微积拾级》十八卷，《曲线说》一卷。李善兰译。《增删算法统宗》十一卷。梅毂成撰。《割圜密率捷法》四卷。明安图撰。《校正割圜密率捷法》四卷。罗士琳撰。《庄氏算学》八卷。庄亨阳撰。《数学钥》六卷。杜知耕撰。《笔法便览》五卷。纪大奎撰。《算剩》一卷。江永撰。《九数通考》十三卷。屈曾发撰。《衡斋算学》七卷。汪莱撰。《算牖》四卷，《宣西通》三卷。许桂林撰。《算迪》八卷。何梦瑶撰。《学强恕斋笔算》十卷。梅启照撰。《算学发蒙》五卷。潘逢禧撰。《九艺算解》一卷，《九数外录》一卷，《算剩初编》一卷，《续编》一卷，《余稿》二卷。顾观光撰。《古算演略》一卷，《古算器考》一卷，《笔算》五卷，《筹算》七卷。梅文鼎撰。《百鸡术演》二卷。时曰醇撰。《珠算入门》一卷。张豸冠撰。《算术问答》一卷。钱大昕撰。《学计一得》二卷。邹伯奇撰。《西算新法直解》八卷。冯桂芬、陈阳同撰。《平三角举要》五卷，《弧三角举要》五卷，《环中黍尺》六卷，《堑堵测量》二卷，《方圆幂积》一卷，《割圜八线表》一卷，《度算释例》二卷。梅文鼎撰。《数度衍》二十四卷。方中通撰。《测算刀圭》三卷，《视学》二卷，《面体比例便览》一卷，《对数表》一卷。年希尧撰。《同度记》一卷。孔继涵撰。《正弧三角疏义》一卷。江永撰。《弧角简法》四卷。余煌撰。《象数一原》六卷。《椭圆术》一卷。项名达撰。《加减乘除释》八卷，《释弧》三卷，《释轮》二卷，《释椭》一卷，《开方通释》一卷。焦循撰。《矩线原本》四卷，《一线表用》六卷。安清翘撰。《三角和较算例》一卷，《演元九式》一卷，《台锥积演》一卷，《比例会通》四卷，《缀术辑补》一卷，《增广新术》二卷。罗士琳撰。《洞方术圆解》二卷，《致曲术》一卷，《致曲术图解》一卷，《万象一原》九卷。夏鸾翔撰。《平三角平视法》一卷。陈澧撰。《格术补》一卷，《对数尺记》一卷，《乘方捷术》三卷。邹伯奇撰。《外切密率》四卷，《假数测圆》二卷，《对数简法》二卷，《续对数简法》一卷。戴煦撰。《弧田问率》一卷，《演元要义》一卷，《直积回求》一卷。谢家禾撰。《量仓通法校笔》一卷，《算学奇题削笔》一卷。李锳撰。《量仓通法》五卷，《仓田通法续编》三卷，《八线类编》三卷，《八线对数类编》二卷，《八线对数表》一卷，《弧角设如》三卷，《高弧细草》一卷。张作楠撰。《弧三角举隅》一卷。江临泰撰。《筹表开诸乘方捷法》二卷，《借根方浅说》一卷，《四率浅说》一卷。刘衡撰。《割圜连比例述图解》三卷，《椭圆求周术》一卷，《堆垛求积术》一卷，《斜弧三边求角补术》一卷。董祐诚撰。《测圆密率》三卷，《堆垛测圜》一卷，《垛积招差》一卷，《椭园正术》一卷，《截球解义》一卷，《弧三角拾遗》一卷，《圜率通考》一卷，《椭圆求周术》一卷，《割圜八线缀术》四卷，《造各表简法》一卷。徐有壬撰。《方圆阐幽》一卷，《对数探源》二卷，《垛积比类》四卷。《椭圆正数解》二卷。《椭圆新术》一卷。《椭圆拾遗》三卷，《尖锥变法释》一卷。《级数回术》

一卷。李善兰撰。《缀术释明》二卷，《缀术释戴》一卷。左潜撰。《圜率考真图解》一卷。曾纪鸿、左潜、黄宗宪同撰。《求一术通解》二卷。左潜、黄宗宪同撰。《客园七术》三卷，《曲面容方》一卷。黄宗宪撰。《开方用表简术》一卷。程之骥撰。《弧角拾遗》一卷，《开方表》一卷。贾步纬撰。《对数详解》五卷。曾纪鸿、丁取忠同撰。《对数四问》一卷。刘彝程撰。《八线对数表》一卷。《对数详解》一卷，《数学拾遗》一卷。丁取忠撰。《借根方句股细草》一卷。李锡蕃撰。《粟米演草》二卷，《补》一卷。第一卷，丁取忠、左潜、曾纪鸿、吴嘉善、李善兰同撰；第二卷，邹伯奇，丁取忠、左潜同撰；补卷，丁取忠撰。《笔算》一卷，《今有术》一卷，《分法》一卷，《开方释》一卷，《立方立圆术》一卷，《平方术》一卷，《平圆术》一卷，《平三角术》一卷，《弧三角术》一卷，《测量术》一卷，《差分术》一卷，《盈朒术》一卷，《割圜八线缀术》一卷，《方程天元合释》一卷。吴嘉善撰。《西算初阶》一卷，《算法须知》一卷，《开方别术》一卷，《数根术解》一卷，《开方古义》一卷，《积较术》三卷，《算草丛存》四卷，《学算笔谈》六卷。华蘅芳撰。《尖锥曲线学》一卷，《八线法术》一卷，《诸乘差对数说》一卷。方克猷撰。

不知时代、撰人《九章算术》九卷，《孙子算经》三卷，晋刘徽《海岛算经》一卷，不知撰人《五曹算经》五卷，夏侯阳《算经》三卷，北周甄鸾《五经算术》五卷，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十八卷，元李冶《益古演段》二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以上天文算法类算书之属

《易林释文》一卷。丁晏撰。《易林校略》十六卷。翟云升撰。《太元解》一卷。焦袁熹撰。《太元别训》五卷。刘斯组撰。《太元经补注》四卷。孙滋撰。《太玄阐秘》十卷。陈本礼撰。《太玄后知》六卷。许桂林撰。《潜虚解》一卷。焦袁熹撰。《潜虚述义》三卷。苏木天撰。《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王植撰。《皇极数钞》二卷。陶成撰。《皇极经世绪言》九卷。黄泉、泰包耀同撰。《皇极经世易知》八卷。何梦瑶撰。《洪范补注》五卷。潘士权撰。《洪范图说》四卷。舒俊鲲撰。《衍范》二卷，顾昌祚撰。《数书探赜》不分卷。《数书索引》五卷，《数书致远》二卷。不著撰人氏名。《浚元》十六卷。张必刚撰。《河洛理数便览》一卷。纪大奎撰。

宋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二卷，宋丁易《大衍索隐》三卷。乾隆时敕辑。

以上术数类数学之属

《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黄鼎撰。《推测易知》四卷。陈松撰。《请雨经》一卷。纪大奎撰。《校正开元占经九艺术》一卷。徐有壬撰。

以上术数类占候之属

《葬经笺注》一卷。吴元音撰。《撼龙经校补》十二卷，《疑龙经校补》三卷。杨锡勋撰。《撼龙经注》二卷。李文田撰。《天玉经注》七卷，《天玉经说》七卷。黄越撰。《青囊天玉通义》五卷。张惠言撰。《杨氏地理元文注》四卷，《附周易葬说》一卷。端木国瑚撰。《地理大成》三十六卷。叶九升撰。《山法全书》十九卷，《平阳全书》十五卷。叶泰撰。《地理辨直正解》五卷，《地理存真》一卷，《地理古镜歌》一卷，《归厚录》一卷。蒋大鸿撰。《地理末学》六卷，《水法要诀》五卷。纪大奎撰。《罗经解定》七卷。胡国桢撰。《青囊解惑》四卷。汪沆撰。《地理述》八卷。陈讹撰。《地理旨宗》二卷。程永芳撰。《地理或问》二卷。陆应谷撰。《堪舆泄秘》六卷。熊起撰。《阳宅大成》十五卷。魏青江撰。《阳宅撮要》二卷。吴鼐撰。《阳宅辟谬》一卷。原题梅漪老人撰。《风水祛惑》一卷。丁芮朴撰。《五种秘窍》十七卷。甘时望撰。《定穴立向开门放水坟宅便览要诀》四卷。梅自实撰。《灵城秘旨》一卷。余懋撰。

以上术数类相宅相墓之属

《卜法详考》四卷。胡煦撰。《易冒》十卷。程良玉撰。《风角书》八卷。张尔岐撰。《三才世纬》一百卷。不著撰人氏名。《景祐六壬神定经》一卷。杨维德撰。《六壬指南》五卷。程起鸾撰。《六壬经纬》六卷。毛志道撰。《六壬课经集》四卷。郭载騋撰。《六壬类叙》四卷。纪大奎撰。《大六壬寻源》四卷。张纯照撰。《奇门一得》二卷。甘时望撰。《奇门阐秘》六卷。罗世瑶撰。《奇门金章》一卷。不著撰人氏名。

以上术数类占卜之属

《太乙照神经》三卷，《经验》二卷。刘学曾撰。《子罕言》四卷。沈志言撰。《命盘图说》三卷。陶胥来撰。《中西星命丛说》一卷。温葆深撰。《五星聚腋》十卷，《续编》一卷。廖冀亨撰。

旧题周老子《月波洞中记》二卷，周鬼谷子《命书》唐李虚中注三卷，晋郭璞《玉照定真经》张颙注一卷，南唐宋齐丘《玉管照神局》三卷，后周王朴《太清神鉴》六卷，宋徐子平《徐氏珞琭子赋注》二卷，宋岳珂注《三命指迷赋》一卷，辽耶律纯《星命总括》三卷，金张行简《人论大统赋》一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以上术数类相书命书之属

《星历考原》六卷。康熙五十二年，李光地等奉敕辑。《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庄亲王允禄等奉敕撰。《选择历书》十卷。康熙二十三年，钦天监奉敕撰。《禽遁七元成局书》十四卷。汪汉谋撰。《永宁通书》十二卷。王维德撰。《选择天镜》三卷。任端书、熊镇远同撰。《诹吉便览》二卷。俞荣宽撰。《诹吉汇纂》六卷。梅菁门撰。《择吉禽要》四卷。姚承恩撰。《陈子性藏书》十二卷。陈应选撰。《出行宝镜》一卷。不著撰人氏名。

以上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

《字触》六卷。周亮工撰。《栝琰经》一卷。吴屿撰。《梦书》一卷。闺秀王照圆撰。《纪梦编年》一卷。释成鹫撰。

以上术数类杂技之属

《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孙岳颁奉敕撰。《石渠宝笈》四十四卷，《秘殿珠林》二十四卷。乾隆九年，张照等奉敕撰。《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续编》十二卷。倪涛撰。《隶八分辨》一卷。方辅撰。《楷法溯源》十二卷。潘存撰。《十七帖述》一卷。王弘撰撰。《草韵汇编》二十六卷。陶南望撰。《颜书编年录》四卷。黄本骥撰。《飞白录》二卷。陆绍曾撰。《书法正传》十卷。冯武撰。《重校书法正传》不分卷。蒋和撰。《钝吟书要》一卷。冯班撰。《书法雅言》一卷。项穆撰。《书学汇编》十卷。万斯同撰。《书学捷要》二卷。朱履贞撰。《汉溪书法通解》八卷。戈守智撰。《临池心解》一卷。朱和羹撰。《临池琐语》一卷。陈昌齐撰。《龚安节书诀》一卷。龚贤撰。《书筏》一卷。笪重光撰。《评书帖》一卷。梁巘撰。《频罗庵论书》一卷。梁同书撰。《艺舟双楫》九卷。包世臣撰。《初月楼论书随笔》一卷。吴德旋撰。《墨海人名录》十卷。童翼驹撰。《国朝书人辑略》十一卷。震钧撰。《玉台书史》一卷。厉鹗撰。《读画录》四卷。周亮工撰。《缋事备考》八卷。王毓贤撰。《重编图绘宝鉴》八卷。冯仙湜撰。《月湖读画录》一卷。王梁撰。《画学钩深》一卷。汪曰桢撰。《苦瓜和尚画语录》一卷。释道济撰。《画诀》一卷。龚贤撰。《画筌》一卷。笪重光撰。《题画诗》一卷，《画跋》一卷。恽格撰。《雨窗漫笔》一卷。王原祁撰。《东庄论画》一卷。王昱撰。《指头画说》一卷。高秉撰。《石村画诀》一卷。孔衍栻撰。《画尘》一卷。沈灏撰。《缋事发微》一卷。唐岱撰。《小山画谱》二卷。邹一桂撰。《传神秘要》一卷。蒋骥撰。《山静居画论》二卷。方薰撰。《松壶画赘》二卷，《画忆》二卷。钱杜撰。《国朝画征录》三卷，《续录》二卷，《图画精意识》一卷，《浦山论画》一卷。张庚撰。《郑板桥题画》一卷。郑燮撰。《二十四画品》一卷。黄钺撰。《山南论画》一卷。王学浩撰。《画学心印》八卷，《桐阴论画》三卷，《续》一卷，《画诀》一卷。秦祖永撰。《画絮》十卷。戴熙撰。《溪山卧游录》四卷。盛大士撰。《绲园烟墨著录》一卷。徐坚撰。《画筌析览》一卷。汤贻汾撰。《南宋院画录》八卷。厉鹗撰。《明画录》八卷。徐沁撰。《南薰殿图象考》二卷，《国朝院画录》二卷。胡敬撰。《无声诗史》七卷。姜绍书撰。《历代画家姓名韵编》七卷。顾仲清撰。《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曾峻撰。《明画姓氏汇编》八卷。陈豫钟撰。《画史汇传》七十二卷。彭蕴灿撰。《历代画史汇传附录》二卷。邱步洲撰。《墨林今话》十八卷，《续编》一卷。蒋宝龄撰。《海虞画苑略》一卷，《补遗》一卷。鱼翼撰。《越画见闻》一卷。陶元藻撰。《玉台画史》五卷。闺秀汤漱玉撰。《芥子园画传》五卷。王安节撰。《西清札记》四卷。胡敬撰。《石渠随笔》八卷。阮元撰。《庚子消夏记》八卷。孙承泽撰。《庚子消夏记校正》一卷。何焯撰。《江村消夏录》三卷。高士奇撰。《书画记》六卷。吴其贞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卞永誉撰。《吴越所见书画

录》六卷。陆时化撰。《大观录》二十卷。吴敏撰。《鸣野山房书画记》三卷。沈启浚撰。《好古堂书画记》二卷。姚际恒撰。《卧庵藏书画目》一卷。朱之赤撰。《湘管斋寓赏编》六卷。陈焯撰。《烟云过眼录》二十卷。周在浚撰。《梁溪书画征》一卷。嵇曾筠撰。《墨缘汇观》四卷。原题松泉老人撰。《寓意录》四卷。缪日藻撰。《辛丑消夏记》八卷。吴荣光撰。《岳雪楼书画录》五卷。孔广镛、孔广陶同撰。《听帆楼书画记》五卷。潘正炜撰。《梦园书画录》二十五卷。方浚颐撰。《红豆树馆书画记》八卷。陶梁撰。《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一卷。潘世璜撰。《玉雨堂书画记》四卷。韩泰华撰。《过云楼书画记》十卷。顾文彬撰。《书画鉴影》二十四卷。李佐贤撰。《穰梨馆过眼录》四十卷，《续录》十六卷。陆心源撰。《皕皕斋书画记》四卷。谢诚钧撰。《甌钵罗馆书画过目考》四卷。李玉棻撰。《诸家藏书画簿》十卷。李调元撰。《砥斋题跋》一卷。王弘撰。《义门题跋》一卷。何焯撰。《湛园题跋》一卷。姜宸英撰。《麓台题画稿》一卷。王原祁撰。《隐绿轩题识》一卷。陈奕禧撰。《天瓶斋书画题跋》二卷。张照撰。《半毡斋题跋》二卷。江藩撰。《汪文端题跋》一卷。汪由敦撰。《清仪阁题跋》四卷。张廷济撰。《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十六卷。陆心源撰。《退庵金石书画题跋》二十卷。梁章钜撰。《太涤子题画诗跋》一卷。释道济撰。《南田画跋》一卷。恽格撰。《墨井题跋》一卷。吴历撰。《画梅题跋》一卷。查礼撰。《画竹题记》一卷，《画梅题记》一卷，《画马题记》一卷，《画佛题记》一卷，《自写真题记》一卷。金农撰。《画梅题记》一卷。朱方蔼撰。《装潢志》一卷。周嘉胄撰。《赏延素心录》一卷。周二学撰。

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元李衍《竹谱》十卷，元郑杓《衍极》十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印典》八卷。朱象贤撰。《续三十五举》一卷，《再续三十五举》一卷，《重定续三十五举》一卷。桂馥撰。《再续三十五举》一卷。黄子高撰。《续三十五举》一卷。余懋撰。《再续三十五举》一卷。姚晏撰。《篆刻减度》八卷。陈克恕撰。《说篆》一卷。许容撰。《六书缘起》一卷，《篆印发微》一卷。孙光祖撰。《古印考略》一卷。夏一驹撰。《印文考略》一卷。鞠履厚撰。《印章要论》一卷。朱简撰。《敦好堂论印》一卷。吴先声撰。《秋水园印说》一卷。陈炼撰。《折肱录》一卷。周济撰。《摹印述》一卷。陈澧撰。《印人传》三卷。周亮工撰。《飞鸿堂印人传》八卷。汪启淑撰。《紫泥法》一卷。汪镐京撰。

以上艺术类篆刻之属

《松风阁琴谱》二卷，《抒怀操》一卷。程雄撰。《操缦录》十卷。胡世安撰。《溪山琴况》一卷。徐祺撰。《琴学心声》一卷。庄臻凤撰。《琴谈》二卷。程允基撰。《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曹庭栋撰。《立雪斋琴谱》二卷。汪绂撰。《与古斋琴谱》四卷。祝凤喈撰。《以六正五之斋琴学秘谱》六卷。孙宝撰。《自远堂琴谱》十二卷。吴灴撰。《琴学正声》六卷。沈琯撰。《琴旨补正》一卷。孙长源撰。《琴谱合璧》十八卷。何素绎译。《弦歌古乐谱》一卷，《箫谱》一卷。任兆麟撰。《操缦庐言》一卷。梅穀成撰。

以上艺术类音乐之属

《奕妙》一卷。梁魏今、程兰如、施襄夏、范世勋撰。《奕理指归》三卷。施襄夏撰。《桃花泉棋谱》二卷。范世勋撰。《投壶考原》一卷。丁晏撰。

以上艺术类杂技之属

《西清古鉴》四十卷。乾隆十四年，梁诗正等奉敕撰。《西清续鉴》二十卷，附录一卷。乾隆五十八年，王杰等奉敕撰。《西清砚谱》二十四卷。乾隆四十三年，于敏中等奉敕撰。《焦山古鼎考》一卷。王士禄撰。《汉甘泉宫瓦记》一卷。林佶撰。《保母砖跋尾》一卷。高士奇撰。《宣炉歌注》一卷。冒襄撰。《纪听松庵竹炉始末》一卷。邹炳泰撰。《玉纪》一卷。陈性撰。《古玉图录》一卷。翟中溶撰。《古玉图考》一卷。吴大澄撰。《琼居谱》三卷。姜绍书撰。《怪石赞》一卷。宋荦撰。《观石录》一卷。高兆撰。《观石后录》一卷。毛奇龄撰。《石谱》一卷。诸九鼎撰。《怪石录》一卷。沈心撰。《石画记》一卷。阮元撰。《黄山松石谱》一卷。闵麟嗣撰。《水坑石记》一卷。钱朝鼎撰。《端溪砚史》三卷。吴兰修撰。《说砚》一卷。朱彝尊撰。《砚录》一卷。曹溶撰。《砚林》一卷。余怀撰。

《砚小史》四卷。朱栋撰。《宝研堂砚辨》一卷。何传瑶撰。《端溪砚谱记》一卷。袁树撰。《淄砚录》一卷。盛百二撰。《漫堂墨品》一卷。宋荦撰。《雪堂墨品》一卷。张二熙撰。《曹氏墨林》二卷。曹素功撰。《笔史》一卷。梁同书撰。《金粟笺说》一卷。张燕昌撰。《文房四谱》四卷。倪涛撰。《文房肆考图说》八卷。唐秉钧撰。《笔墨纸砚谱》一卷。不著撰人氏名。《浮梁陶政志》一卷。吴允嘉撰。《景德镇陶录》四卷。蓝浦撰。《陶说》六卷。朱琰撰。《窑器说》一卷。程哲撰。《琉璃志》一卷。孙廷铨撰。《阳羡茗壶系》二卷。吴骞撰。《绣谱》一卷。陈丁佩撰。《杖扇新录》一卷。王廷鼎撰。《川扇记》一卷。谢鸣篁撰。《羽扇谱》一卷。张燕昌撰。《湖船录》一卷。厉鹗撰。《续湖船录》二卷。丁午撰。《骨董卷》十二卷。李调元撰。

以上谱录类器物之属

《续茶经》三卷，《附录》一卷。陆廷灿撰。《茶史》二卷。刘源长撰。《茶史补》一卷。余怀撰。《岕茶汇钞》一卷。冒襄撰。《洞山岕茶系》一卷。周高起撰。《饭有十二合说》一卷。张英撰。《酒部汇考》十八卷。不著撰人氏名。《酒社刍言》一卷。黄周星撰。《南村觞政》一卷。张撰。《醯略》四卷。赵信撰。《居常饮馔录》一卷。曹寅撰。《豆区八友传》一卷。王蓍撰。《养小录》一卷。顾仲撰。《随息居饮食谱》七卷。王士雄撰。《随园食单》一卷。袁枚撰。《香乘》二十八卷。周嘉胄撰。《非烟香法》一卷。董说撰。《烟谱》一卷。张耀撰。《勇卢闲话》一卷。赵之谦撰。

以上谱录类食用之属

《广群芳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汪灏等奉敕撰。《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吴其浚撰。《寻花日记》一卷。归庄撰。《倦圃莳植记》三卷。曹溶撰。《北野抢瓮录》一卷。高士奇撰。《花部农谈》一卷。焦循撰。《种鸟柏树图说》一卷。吴寿康撰。《竹谱》一卷。陈鼎撰。《兰言》一卷。冒襄撰。《艺兰四说》一卷。杜文澜撰。《兰蕙原说》一卷。徐苹湖撰。《青在堂菊谱》一卷。不著撰人氏名。《菊说》一卷。计楠撰。《艺菊须知》一卷。顾禄撰。《艺菊志》八卷。陆廷灿撰。《东篱中正》一卷。许兆熊撰。《洋菊谱》一卷。邹一桂撰。《亳州牡丹述》一卷。钮秀撰。《曹州牡丹谱》一卷。余鹏年撰。《茶花谱》三卷。不著撰人氏名。《凤仙谱》一卷。赵学敏撰。《徐园秋花谱》一卷。吴仪一撰。《笺卉》一卷。吴崧撰。《苔谱》六卷。汪宪撰。《岭南荔支谱》六卷。吴应达撰。《荔支谱》一卷。陈鼎撰。《荔谱》一卷。陈宝国撰。《赖园橘记》一卷。谭莹撰。《槜李谱》一卷。王逢辰撰。《水密桃谱》一卷。褚华撰。《吴蓴谱》一卷。吴崧撰。《甘薯谱》一卷。陆耀撰。《参谱》一卷。黄叔灿撰。《人参谱》一卷。陆烜撰。《龙经》一卷。王晫撰。《谈虎》一卷。赵彪诏撰。《猫乘》一卷。王初桐撰。《猫苑》一卷。黄汉撰。《燕子春秋》一卷。郝懿行撰。《鸟衣香牒》四卷。陈邦彦撰。《画眉笔谈》一卷。陈均撰。《鹌鹑谱》一卷。陈石麟撰。《异鱼图赞笺》四卷，《异鱼图赞补》三卷，《闰集》一卷。胡世安撰。《记海错》一卷。郝懿行撰。《晴川蟹录》四卷，《后蟹录》四卷。孙之騄撰。《蛇说》一卷。赵彪贻撰。《春驹小谱》二卷。陈邦彦撰。《四虫备览》二十三卷。倪廷英撰。《蠕范》八卷。李元撰。

以上谱录类植物动物之属

《墨子经说解》二卷。张惠言撰。《墨子注》十五卷，《目录》一卷。毕沅撰。《墨子闲诂》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后语》二卷。孙诒让撰。《吕子校补》二卷。梁玉绳撰。《吕子校补献疑》一卷。蔡云撰。《吕氏春秋正误》一卷。陈昌齐撰。《吕氏春秋杂记》十卷。徐时栋撰。《淮南天文训补注》二卷。钱塘撰。《淮南校勘记》一卷。顾广圻撰。《淮南子补校》一卷。刘台拱撰。《淮南子正误》十二卷。陈昌齐撰。《淮南子校勘记》一卷。汪文台撰。《淮南许注异同诂》六卷，《补遗》一卷。陶方琦撰。《淮南天文训存疑》一卷。罗士琳撰。《颜氏家训补注》七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赵曦明撰。《息斋藏书》十二卷。裴希度撰。《激书》二卷。贺贻孙撰。《衡书》三卷。唐大陶撰。《格物问答》三卷，《螺峰说录》一卷，《圣学真语》二卷。毛先舒撰。《潜斋处语》一卷，《蒙训》一卷。杨庆撰。《理学就正言》十卷。祝文彦撰。《圣学大成》不分卷。孙钟瑞撰。《拳拳录》二卷，《颜巷录》一卷，《晚闻篇》一卷。李衷灿撰。《万世太平书》十卷。劳大舆撰。《龙岩子集》十二卷。李丕则撰。《唾居随录》四卷。张贞生撰。《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张沐撰。《五伦懿范》

八卷。不著撰人氏名。《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刘智撰。《进善集》不分卷。张天柱撰。《方斋补庄》不分卷。方正瑗撰。《公余笔记》二卷。张文炳撰。《苕西问答》一卷。吴学孔撰。《续笺山房集略》十八卷。郑道明撰。《圣学逢源录》十八卷。金维嘉撰。《圣门择非录》五卷。毛奇龄撰。《圣门辨诬》一卷。皇甫焞撰。《书林扬觯》二卷，《汉学商兑》六卷。方东树撰。

梁孝元帝《金楼子》六卷。乾隆时敕辑。许叔重《淮南子注》一卷。孙冯翼、蒋曰豫辑。《淮南万毕术》一卷。丁晏辑。周《由余书》一卷，汉唐蒙《博物记》一卷，汉伏无忌《伏侯古今注》一卷，魏蒋济《蒋子万机论》一卷，魏杜恕《笃论》一卷，晋邹氏《邹子》一卷，吴诸葛恪《诸葛子》一卷，吴张俨《默记》一卷，吴裴元《裴氏新言》一卷，吴刘廙《新义》一卷，吴秦菁《秦子》一卷，晋张显《析言论》一卷、《古今训》一卷，晋杨伟《时务论》一卷，晋郭义恭《广志》二卷，晋陆机《陆氏要览》一卷，宋范泰《古今善言》一卷，宋江邃《文释》一卷，梁刘杳《要雅》一卷，沈约《俗说》一卷。以上马国翰辑。

以上杂家类杂学之属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注》二十卷。翁元圻辑。《困学蒙证》六卷。宋薇卿撰。《日知录》三十二卷，《日知录之余》四卷。顾炎武撰。《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刊误》二卷，《续刊误》二卷。黄汝成撰。《识小录》一卷。王夫之撰。《义府》二卷。黄生撰。《群书疑辨》十二卷。万斯同撰。《艺林汇考》二十四卷。沈自南撰。《潜丘札记》六卷。阎若琚撰。《湛园札记》四卷。姜宸英撰。《白田杂著》八卷，《读书记疑》十六卷。王懋竑撰。《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何焯撰。《樵香小记》二卷。何琇撰。《管城硕记》三十卷。徐文靖撰。《订讹杂录》十卷。胡鸣玉撰。《识小编》二卷。董丰垣撰。《修洁斋闲笔》四卷。刘坚撰。《天香楼偶得》十卷。虞兆隆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赵翼撰。《言鲭》二卷。吕种玉撰。《事物考辨》六十二卷。周象明撰。《天禄识余》二卷。高士奇撰。《畏垒笔记》四卷。徐昂发撰。《古今释疑》十八卷。方中履撰。《螺江日记》八卷，《续记》四卷。张文枫撰。《知新录》三十二卷。王棠撰。《西圃蒙辨》三十二卷。田同之编。《经史问》五卷。郭植撰。《掌录》二卷。陈祖范撰。《读书记闻》十卷。陈景云撰。《读书笔记》六卷，《札记》四卷。尹会一撰。《矩斋杂记》一卷。施闰章撰。《经传绎义》五十卷。陈炜撰。《群书札记》十六卷。朱亦栋撰。《松崖笔记》三卷，《九曜斋笔记》三卷。惠栋撰。《韩门缀学》五卷，《续编》一卷，《谈书录》一卷。汪师韩撰。《经史问答》十卷。全祖望撰。《南江札记》四卷。邵晋涵撰。《群书拾补》三十七卷，《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四卷。卢文绍撰。《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恒言录》一卷，《潜研堂答问》十卷。钱大昕撰。《蛾术编》一百卷。王鸣盛撰。《晓读书斋杂录初录》二卷，《二录》二卷，《三录》二卷，《四录》二卷。洪亮吉撰。《读书杂志》八十卷。王念孙撰。《考古录》四卷。钟褒撰。《清白士集》二十八卷，《瞥记》七卷。梁玉绳撰。《清白士集校补》四卷。蔡云撰。《庭立纪闻》四卷。梁学昌撰。《援鹑堂随笔》四十卷。姚范撰。《溉亭述古录》二卷，《迩言》六卷。钱塘撰。《目耕帖》三十卷。马国翰撰。《晒书堂笔记》二卷。郝懿行撰。《读书脞录》七卷，《续编》四卷。孙志祖撰。《惜抱轩笔记》八卷。姚鼐撰。《札朴》十卷。桂馥撰。《拜经日记》十二卷。臧庸撰。《大云山房杂记》一卷。恽敬撰。《寄傲轩读书随笔》十卷，《续笔》六卷，《三笔》六卷。沈赤然撰。《柚堂笔谈》四卷，《续笔谈》八卷。盛百二撰。《南野堂笔记》十二卷，《续笔记》五卷。吴文溥撰。《筠轩读书丛录》二十四卷，《台州札记》十二卷。洪颐宣撰。《四寸学》六卷。张云敖撰。《经史管窥》六卷。萧昙撰。《邃雅堂学古录》七卷。姚文田撰。《小学庵遗书》四卷。钱馥撰。《随园随笔》二十八卷。袁枚撰。《蠡勺编》四十卷。凌扬藻撰。《愈愚录》六卷。刘宝楠撰。《合肥学舍札记》十二卷。陆继辂撰。《通俗编》三十八卷。翟灏撰。《丙辰札记》一卷。章学诚撰。《郑堂札记》五卷。周中孚撰。《借闲随笔》一卷。汪远孙撰。《擢对》八卷。许桂林撰。《彖友蚁术编》二卷，《彖友丛说》一卷。王筠撰。《刘氏遗书》八卷。刘台拱撰。《读书小记》二卷。焦廷琥撰。《古书拾遗》四卷，《开卷偶得》十卷。林春溥撰。《宝甓斋札记》不分卷。赵坦撰。《过庭录》十六卷。宋翔凤撰。《炳烛编》四卷。李赓芸撰。《读书杂记》一卷，《随笔》一卷。周镐撰。《质疑删存》三卷。张宗泰撰。《经史质疑录》二卷。张聪咸撰。《潘澜笔记》一卷。彭兆荪撰。《寒秀草

堂笔记》四卷。姚衡撰。《痴学》八卷。黄本骥撰。《经史答问》四卷。朱骏声撰。《　斋琐录》十卷，《仇林冗笔》四卷，《剿说》四卷。李调元撰。《读书杂识》十二卷。劳格撰。《多识录》四卷。练恕撰。《说纬》二卷。王崧撰。《癸巳类稿》十五卷，《癸巳存稿》十五卷。俞正燮撰。《斠补录偶录》不分卷。蒋光煦撰。《读书随笔》一卷。吴德旋撰。《落帆楼初稿》四卷。沈垚撰。《窥豹集》二卷。《南漘楛语》八卷，《麓漱芸录》十四卷，《榕堂续录》四卷。蒋超伯撰。《吴顼儒遗书》一卷。吴卓信撰。《逊志斋杂钞》十卷。吴翌凤撰。《研六室杂著》不分卷。胡培翚撰。《蕙櫋杂记》一卷。严元照撰。《玉井山馆笔记》一卷。许宗衡撰。《武陵山人杂著》一卷。顾观光撰。《读书偶识》八卷。邹汉勋撰。《礼耕堂丛说》一卷。施国祁撰。《求阙斋读书录》四卷，《日记类钞》二卷。曾国藩撰。《有不为斋随笔》十卷。光律元撰。《铜熨斗斋随笔》八卷，《瑟榭丛谈》二卷，《交翠轩笔记》四卷。沈涛撰。《钮匪石日记》一卷。钮树玉撰。《读书偶得》一卷。吴养原撰。《诸子平议》三十五卷，《俞楼杂纂》五十卷，《曲园杂纂》五十卷，《古书疑义举例》七卷，《读书余录》二卷，《湖楼笔谈》七卷，《春在堂随笔》十卷，《九九消夏录》十四卷。俞樾撰。《读书杂释》十四卷。徐鼒撰。《群书校补》一百卷。陆心源撰。《纲思堂答问》一卷。成蓉镜撰。《无邪堂答问》五卷。朱一新撰。《学古堂日记》不分卷。雷浚撰。《思益堂日札》二十卷。周寿昌撰。《临川答问》一卷。刘寿曾撰。《札移》十二卷。孙诒让撰。《舒艺室随笔》六卷，《续笔》一卷，《余笔》三卷。张文虎撰。《复堂日记》八卷。谭献撰。《悔翁笔记》六卷。汪士铎撰。《东父笔记》一卷，《杂记》一卷。郑杲撰。《子通》二十卷。周悦让撰。《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陈澧撰。《云山读书记》六卷，《藻川堂谈艺》四卷。邓绎撰。《横阳札记》十卷。吴承志撰。

唐苏鹗《苏氏演义》二卷，宋张洨《云谷杂记》四卷，宋袁文《瓮牖闲评》八卷，宋邢凯《坦斋通编》一卷，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六卷，宋陈昉《颍川语小》二卷，不著撰人《爱日斋丛钞》五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以上杂家类杂考之属

《亭林杂录》一卷。顾炎武撰。《俟解》一卷，《噩梦》一卷，《黄书》一卷。王夫之撰。《枣林杂俎》不分卷。谈迁撰。《春明梦余录》七十卷。孙承泽撰。《书影》十卷。周亮工撰。《读书偶然录》十二卷。程正揆撰。《见闻记忆录》五卷。余国桢撰。《冬夜笺记》一卷。王崇简撰。《椁林三笔》五卷。魏裔介撰。《雕丘杂录》十八卷。梁清远撰。《居易录》三十四卷，《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香祖笔记》十二卷，《古夫于亭杂录》六卷，《分甘余话》四卷。王士祯撰。《蒿庵闲话》二卷。张尔岐撰。《听潮居存业》十卷。原良撰。《匡林》二卷。毛先舒撰。《庸言录》不分卷。姚际恒撰。《筠廊偶笔》二卷，《二笔》二卷。宋荦撰。《广阳杂记》五卷。刘献廷撰。《山志》六卷。王弘撰撰。《尚论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标异》一卷。陆次云撰。《在园杂志》四卷。刘廷玑撰。《东山草堂迩言》六卷。邱嘉穗撰。《经史慧解》六卷。蔡含生撰。《此木轩杂著》八卷。焦袁熹撰。《熙朝新语》十六卷。余奎撰。《岭西杂录》二卷，《后海堂杂录》二卷。王孝咏撰。《南村随笔》六卷。陆廷灿撰。《枝语》二卷。孙之騄撰。《谔崖脞说》五卷。章楹撰。《然疑录》六卷。顾奎光撰。《潇湘听雨录》八卷。江昱撰。《人海记》二卷。查慎行撰。《艮斋杂说》十卷。尤侗撰。《仁恕堂笔记》一卷。黎士宏撰。《客舍新闻》一卷。彭孙贻撰。《聪训斋语》四卷。张英撰。《澄怀园语》四卷。张廷玉撰。《古欢堂杂著》八卷。田雯撰。《据鞍录》一卷。杨应琚撰。《日贯斋涂说》一卷。梁同书撰。《玉几山房听雨录》一卷。陈撰撰。《寒灯絮语》一卷。汪宪撰。《春草园小记》一卷。赵昱撰。《桃溪客语》五卷。《尖阳丛笔》十卷。吴骞撰。《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赵翼撰。《定香亭笔谈》四卷，《小沧浪笔谈》四卷。阮元撰。《瀛舟笔谈》十二卷。阮元撰。《小琅嬛丛记》四卷。阮福撰。《西征随笔》二卷。王景祺撰。《楚南随笔》一卷。吴省兰撰。《匏园掌录》一卷。杨夔生撰。《天山客话》一卷，《外家纪闻》一卷。洪亮吉撰。《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王应奎撰。《鸡窗丛话》一卷。蔡澄撰。《退余丛话》二卷。鲍倚云撰。《瓜棚避暑录》一卷，《诚是录》一卷，《广爱录》一卷。孟超然撰。《茶余客话》十二卷。阮葵生撰。《蕉窗日记》二卷。王豫撰。《收田杂录》二卷，《琐记》二卷，《缀语》二卷，《桑梓外志》二卷，《涉世杂谈》一卷，《大怪录》一卷，《闻见杂记》

四卷，《知味录》二卷。崔述撰。《天慵庵笔记》二卷。方士庶撰。《水曹清暇录》十六卷，《粹掌录》二卷。汪启淑撰。《桥西杂记》一卷。叶名澧撰。《思补斋笔记》八卷。潘世恩撰。《淮南杂识》四卷。闻益撰。《退庵随笔》二十二卷，《南省公余录》二卷。梁章钜撰。《无事为福斋随笔》二卷。韩泰华撰。《忆书》六卷。焦循撰。《竹叶亭杂记》八卷。姚元之撰。《爨余丛话》四卷，《楝园消夏录》三卷。郭麟撰。《向果微言》三卷。方东树撰。《石亭纪事》二卷。丁晏撰。《吹网录》六卷，《鸥波渔话》六卷。叶廷琯撰。《履园丛话》二十四卷。钱泳撰。《萝摩亭笔记》八卷。乔松年撰。《蕉轩随录》十二卷，《梦园丛说内篇》八卷。方浚师撰。《转徙余生记》一卷。方浚颐撰。《维摩室遗训》四卷。庄受祺撰。《古南余话》五卷。《湘舟漫录》五卷。舒梦兰撰。《艺概》六卷。刘熙载撰。《浮丘子》十二卷。汤鹏撰。《冷庐杂识》八卷，《苏庐偶笔》四卷。陆以恬撰。《桐阴清话》八卷。倪鸿撰。《庸间斋笔记》十二卷。陈其元撰。《丹泉海岛录》四卷。徐景福撰。《寄龛甲志》四卷，《乙志》四卷，《丙志》四卷，《丁志》四卷。孙德祖撰。《多暇录》二卷。程庭鹭撰。《鸡泽脞录》一卷，《迎霭笔记》二卷。程鸣诏撰。《天壤阁杂记》一卷。王懿荣撰。《养和轩随笔》一卷。陈作霖撰。

宋吕希哲《吕氏杂记》二卷，宋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十卷，宋吴箕《常谈》一卷，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笔记》一卷，宋郑至道《琴堂谕俗编》二卷，元李冶冶《敬斋古今注》八卷，元李翀《日闻录》一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以上杂家类杂说之属

《韵石斋笔谈》二卷。姜绍书撰。《七颂堂识小录》一卷。刘体仁撰。《研山斋杂记》四卷。不著撰人氏名。《老老恒言》五卷。曹庭栋撰。《初学艺引》二十三卷。李士学撰。《博物要览》十二卷。谷应泰撰。《秋园杂佩》一卷。陈贞慧撰。《物类相感续志》一卷，《补遗》一卷。王晫撰。《心斋杂俎》二卷。张潮撰。《清闲供》一卷。程羽文撰。《怡情小录》一卷。马大年撰。《陆地仙经》一卷。马谨撰。《游戏录》一卷。程景沂撰。《西湖器具录》一卷。庄仲方撰。《幽梦影》一卷。张潮撰。《幽梦续影》一卷。朱锡绶撰。《前尘梦影录》二卷。徐康撰。

以上杂家类杂品之属

《悦心集》五卷。世宗御编。《唐马总意林注》五卷，《逸文》一卷。周广业撰。《元明事类钞》四十卷。姚之骃。《钝吟杂录》十卷。冯班撰。《懿行编》八卷。李莹撰。《伦史》五十卷。成克巩撰。《雅说集》十九卷。魏裔介撰。《嗜退庵语存》十卷。严有谷撰。《胜饮编》一卷。郎廷枢撰。《经世名言》十二卷。苏宏祖撰。《寄园寄所寄》十二卷。赵吉士撰。《四本堂右编》二十四卷。朱潮远。《敦行录》二卷。张鹏翮撰。《仕学要咸》五卷。张圻编。《人道谱》不分卷。闵忠撰。《砚北杂录》不分卷。黄叔琳编。《查浦辑闻》二卷。查嗣瑮撰。《会心录》四卷。孔尚任撰。《权衡一书》四十一卷。王植撰。《多识类编》二卷。曹昌言撰。《养知录》八卷。纪昭撰。《闲家类纂》二卷。彭绍谦撰。《物诠》八卷。汪汲撰。《宋稗类钞》八卷。潘永因编。《古愚老人消夏录》六十二卷。汪绂撰。《茶香室丛钞》二十三卷，《续钞》二十五卷，《三钞》二十九卷，《四钞》二十九卷。俞樾撰。

元张光祖《言行龟鉴》八卷。乾隆时敕辑。《意林补阙》二卷。李富孙辑。

以上杂家类杂纂之属

《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康熙四十九年，张英等奉敕撰。《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康熙五十八年，吴士玉等奉敕撰。《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康熙六十年，何焯等奉敕撰。《子史精华》一百六卷。康熙六十年，吴士玉等奉敕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雍正三年，蒋廷锡等奉敕撰。《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康熙四十三年，张玉书等奉敕撰。《佩文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康熙五十九年，张廷玉等奉敕撰。《编珠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高士奇撰。《鉴古录》十六卷。沈廷芳撰。《考古类编》十二卷。柴绍炳撰。《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应撝谦撰。《政典汇编》八卷。王芝藻撰。《政谱》十二卷。朱粟夷撰。《文献通考节贯》十卷。周宗渡撰。《考古略》八卷，《考古原始》六卷。王文清撰。《说略》三十卷。顾启元撰。《同书》四卷。周亮工撰。《古事苑》十二卷。邓志谟撰。《同人传》四卷。陈祥裔撰。《古事比》五十三卷。方中德撰。《孪史》四十八卷。王希廉撰。《五经类编》二十八卷。周世樟撰。《三才汇编》四卷。陈在升撰。《三才藻异》三十三卷。屠粹忠撰。《读书记数

略》五十四卷。宫梦仁撰。《格致镜原》一百卷。陈元龙撰。《花木鸟兽集类》三卷。吴宝芝撰。《历朝人物氏族会编》十卷。尹敏撰。《氏族笺释》八卷。熊峻运撰。《姓氏谱》六卷，《类纂》五十卷。李绳远撰。《姓氏寻源》十卷，《姓氏辨误》一卷，《辽金元三史姓录》一卷。张澍撰。《姓氏解纷》十卷，《避讳录》五卷。黄本骥撰。《百家姓韵语三编》一卷。丁晏编。《千家姓文》一卷。崔冕撰。《代北姓谱》一卷，《辽金元姓谱》一卷。周春撰。《希姓补》五卷。单隆周撰。《齐名纪数》十二卷。王承烈撰。《奇字名》十二卷。李调元撰。《别号录》九卷。葛万里撰。《廿四史讳略》一卷。周榘撰。《国志蒙拾》二卷。郭麟撰。《史姓韵编》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补遗》一卷，《三史同名录》四十卷。汪辉祖撰。《同姓名录》八卷。王廷灿撰。《历代同姓名录》二十三卷。刘长华撰。《亲属记》二卷。郑珍撰。《称谓录》三十二卷。梁章钜撰。《异号类编》二十卷，《双名录》一卷。史梦兰撰。《人寿金鉴》二十二卷。程得龄撰。《古今记林》二十九卷。汪士汉撰。《类林新咏》三十六卷。姚之骃撰。《喻林一叶》二十四卷。王苏撰。《广事类赋》四十卷。华希闵撰。《十三经注疏锦字》四卷，《方言藻》二卷。李调元撰。《连文释义》一卷。王言撰。《清河偶钞》四卷，《骈字分义》二卷。程际盛撰。《汉书蒙拾》一卷，《后汉书蒙拾》一卷，《文选课虚》四卷。杭世骏撰。《唐句分韵初集》四卷，《二集》四卷，《续集》二卷，《四集》五卷。马瀚撰。《杜韩集韵》三卷。汪文柏撰。《韵粹》一百七卷。朱彝撰。《三体摭韵》十二卷。朱昆田撰。《唐诗金粉》十卷。沈炳震撰。《月满楼甄藻录》一卷。顾宗泰撰。

梁孝元帝《古今同姓名录》二卷，唐林宝《元和姓纂》十八卷，宋马永易《实宾录》十四卷，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吴任臣撰。《山海经存》九卷。汪绂撰。《山海经笺疏》十八卷，《图赞》一卷，《订讹》一卷。郝懿行撰。《读山海经》一卷。俞樾撰。《穆天子传补正》六卷。陈逢衡撰。《穆天子传注疏》六卷。檀萃撰。《谲觚》一卷。顾炎武撰。《汉世说》十四卷。章抚功撰。《世说补》二十卷。黄汝琳撰。《今世说》八卷。王晫撰。《明语林》十四卷。吴肃公撰。《陇蜀余闻》一卷，《皇华纪闻》四卷。王士祯撰。《矩斋杂记》二卷。施闰章撰。《玉堂荟记》一卷。杨士聪撰。《客途偶记》一卷。郑与侨撰。《玉俞尊闻》十卷。梁维枢撰。《潜园集录》十六卷。屠倬撰。《关陇舆中偶忆编》一卷。张祥河撰。《客话》三卷，《剧话》二卷，《弄话》二卷。李调元撰。《两般秋雨庵随笔》八卷。梁绍壬撰。《藤阴杂记》十二卷。戴璐撰。《归田琐记》八卷，《浪迹丛谈》十一卷，《续》八卷。梁章钜撰。《说铃》一卷。汪琬撰。《觚剩》八卷，《续编》四卷。钮秀撰。《坚瓠集》六十六卷。褚人获撰。《虞初新志》二十卷。张潮撰。《虞初续志》十二卷。郑澍若撰。《史异纂》十六卷，《有明异丛》十卷。傅燮詷撰。《续广博物志》十六卷。徐寿基撰。《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纪昀撰。《池上草堂笔记》八卷。梁恭辰撰。《笔谈》二卷。史梦兰撰。《右台仙馆笔记》十六卷。俞樾撰。《奁史》一百卷。王初桐撰。《影梅庵忆语》一卷。冒襄撰。《西清散记》四卷。史震林撰。《板桥杂记》三卷。余怀撰。《古笑史》三十四卷。李渔撰。

宋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宋张洎《贾氏谈录》一卷，宋范镇《东斋记事》六卷，宋高晦叟《珍席放谈》二卷，宋王谠《唐语林》八卷，宋朱彧《萍洲可谈》三卷，宋曾慥《高斋漫录》一卷，宋张知甫《张氏可录》一卷，宋陈长方《步里客谈》二卷，不著撰人《东南纪闻》三卷。以上乾隆时敕辑。《青史子》一卷，周宋鈃《宋子》一卷，魏邯郸淳《笑林》一卷，晋裴启《裴子语林》二卷，晋郭澄之《郭子》一卷，郭氏《玄中记》一卷，宋东阳无疑《齐谐记》一卷，隋杜宝《水饰》一卷。以上马国翰辑。

《拣魔辨异录》八卷。世宗御撰。《语录》十九卷。世宗御撰。《南宋元明僧宝传》十五卷。释自融撰。《五叶弘传》二十三卷。释智安撰。《重定教乘法数》十二卷。释起海、通理、广治同撰。《宗统编年》三十二卷。释记荫撰。《摩尼烛坤集要》七十二卷。尼得一撰。《宗门颂古摘珠》二十八卷。释净符撰。《洞宗会选》二十六卷。释智考撰。《现果随录》一卷。释戒显撰。《正宏集》一卷。释本果撰。《万法归心录》三卷。释超溟撰。《万善光资》四卷，《欲海探源》三卷。周思仁撰。《续指月录》二十卷，《尊宿集》一卷。聂光撰。《治心编》一卷。李芬撰。《如幻集》四卷。释心源撰。

《归元镜》二卷。释智达撰。《揞黑豆集》八卷。平圣台撰。《种莲集》一卷。陈本仁撰。《净土圣贤录》九卷，续录四卷，《善女人传》二卷。彭际清撰。《佛尔雅》八卷。周春撰。《释雅》一卷，《梵言》一卷。李调元撰。《楞严经蒙钞》十卷，《心经略疏小钞》二卷，《金刚经疏记悬判》一卷，《疏记会钞》一卷，《金刚经论释悬判》一卷，《偈记会钞》一卷。钱谦益撰。《金刚经注》一卷，《多心经注》一卷。石成金撰。《圆觉经析义疏》四卷。释通理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解注》一卷，附《金刚经诸衷心经浅说》。王定柱撰。《阅藏随笔》二卷，《续笔》一卷。释元度撰。《心经集注》一卷。徐泽醇撰。《金刚经注》二卷。俞樾撰。《浮石禅师语录》十卷。释行浚等编。《林野奇禅师语录》八卷。释行谧等编。《龙池万如禅师后录》一卷。释行果、超英同编。《憨予暹禅师语录》六卷。释法云、广学同编。《径山费隐禅师语录》一卷。释行和编。《具德禅师语录》二卷。释济义编。《普济玉林禅师语录》十二卷，附《年谱》二卷。释音讳编。《山峰宪禅师语录》五卷。释智质编。《芥子弥禅师语录》二卷。释明成等编。《信中符禅师偶言》二卷。释净符撰。《南山天愚宝禅师语录》四卷。释智普编。《雄圣惟极禅师语录》三卷。释超越编。《东悟本禅师语录》四卷。释通介编。《丈云语录》一卷。释澈＜⿰氵罔＞编。《彻悟禅师遗稿》二卷。释了亮编。《梦东禅师遗集》二卷。释际醒撰。《昌启顺禅师语录》二卷。释明成等编。《普照禅师文录》一卷，附《净业记》一卷。释显振等编。

《御注道德经》二卷。顺治十三年，世祖御撰。《阴符经注》一卷。李光地撰。《阴符经注》一卷。徐大椿撰。《阴符经本义》一卷。董德宁撰。《读阴符经》一卷。汪绂撰。《阴符经注》一卷。宋葆淳撰。《阴符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老子衍》一卷。王夫之撰。《老子说略》二卷。张尔岐撰。《老子道德经考异》二卷。毕沅撰。《老子参注》四卷。倪元坦撰。《老子解》一卷，《老子别录》一卷，《非老》一卷。吴鼒撰。《老子章义》二卷。姚鼐撰。《老子约说》四卷。纪大奎撰。《道德经编注》二卷。胡与高撰。《读道德经私记》二卷。汪缙撰。《道德经悬解》二卷。黄元御撰。《道德经注》二卷。徐大椿撰。《道德经臆注》二卷。王定柱撰。《道德宝章翼》二卷。金道果撰。《道德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列子释文》二卷，《考异》一卷。任大椿撰。《列子辨》二卷。不著撰人氏名。《冲虚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王夫之撰。《庄诂》不分卷。钱澄之撰。《庄子解》三卷。吴世尚撰。《庄子因》六卷，《读庄子法》一卷。林云铭撰。《庄子独见》三十三卷。胡文英撰。《庄子本义》二卷。梅冲撰。《庄子解》一卷。吴俊撰。《说庄》三卷。韩泰青撰。《庄子集解》八卷。王先谦撰。《庄子约解》四卷。刘鸣典撰。《南华通》七卷。孙家淦撰。《南华释名》一卷。金人瑞撰。《南华本义》二卷。林仲懿撰。《南华经传释》一卷。周金然撰。《南华简钞》四卷。徐廷槐撰。《南华摸象记》八卷。张世荦撰。《南华真经影史》九卷。周拱辰撰。《南华通》七卷。屈复撰。《南华经正义》不分卷。陈寿昌撰。《南华经发隐》一卷。杨文会撰。《列仙传校正》二卷，附《列仙赞》一卷。闺秀王照圆撰。《参同契章句》一卷，《鼎符》一卷。李光地撰。《读参同契》三卷。汪绂撰。《参同契注》二卷。陈兆成撰。《参同契集注》六卷。刘英龙撰。《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袁仁林撰。《周易参同契集韵》六卷。纪大奎撰。《参同契金隄大义》三卷。许桂林撰。《参同契集注》二卷。仇沧柱撰。《悟真篇集注》五卷。仇知几撰。《列仙通纪》六十卷。薛大训撰。《仙史》八卷。王建章撰。《金仙证论》一卷。柳华阳撰。《万寿仙书》四卷。曹无极撰。《果山修道居志》二卷。叶鈖撰。《金盖心灯》八卷。鲍廷博撰。《真诠》二卷。不著撰人氏名。《得一参五》七卷。姜中贞撰。《瓣香录》一卷。邵璞撰。《质神录》一卷。彭兆升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一卷。徐廷槐撰。《黄庭经发微》二卷。董德宣撰。《太上感应篇注》二卷。惠栋撰。《感应篇赞义》一卷。俞樾撰。

宋杜道坚《文子赞义》十二卷。乾隆时敕辑。《抱朴子内篇佚文》一卷，《外篇佚文》一卷。顾广圻、严可均同辑。《商伊尹书》一卷，周《辛甲书》一卷，魏《公子牟子》一卷、《田骈子》一卷，楚《老莱子》一卷、《黔娄子》一卷，郑《长者书》一卷，魏任嘏《任子道论》一卷、关朗《洞极真经》一卷，吴唐滂《唐子》一卷，晋苏彦《苏子》一卷、陆云《陆子》一卷，杜夷《杜子幽求新书》一卷、孙绰《孙子》一卷、苻朗《苻子》一卷，齐张融《少子》一卷，顾欢《夷夏论》一卷。以上马国翰辑。

清史稿卷一四八　志第一二三

集部五类：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诗文评类，五曰词曲类。

《补绘离骚全图》二卷。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楚辞通释》十四卷。王夫之撰。《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楚词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蒋骥撰。《楚辞灯》四卷。林云铭撰。《楚辞新注》六卷。屈复撰。《楚辞疏》八卷。吴世尚撰。《楚辞会真》一卷。卿彬撰。《楚辞贯》一卷。董国英撰。《楚辞章句》七卷。刘飞鹏撰。《离骚图》一卷。萧云从图并注。《离骚经注》一卷。李光地撰。《离骚正义》一卷。方苞撰。《离骚经解》一卷。方桨如撰。《离骚解》一卷。顾成天撰。《离骚笺》二卷。龚景瀚撰。《离骚解》一卷。谢济世撰。《离骚辨》一卷。朱冀撰。《离骚节解》一卷。张德纯撰。《离骚中正》二卷。林仲懿撰。《离骚补注》一卷。朱骏声撰。《天问补注》一卷。毛奇龄撰。《天问校正》一卷。屈复撰。《九歌注》一卷。李光地撰。《九歌解》一卷。顾成天撰。《屈原赋注》六卷，《通释》二卷，《音义》三卷。戴震撰。《屈子生卒年月考》一卷。陈阳撰。《楚辞人名考》一卷。俞樾撰。《离骚草木疏辨证》四卷。祝德麟撰。《楚词辨韵》一卷。陈昌齐撰。《楚辞韵读》一卷，《宋赋韵读》一卷。江有诰撰。《离骚释韵》一卷。蒋曰豫撰。《屈子正音》三卷。方绩撰。

清圣祖《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世宗《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高宗《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五集》一百卷、《余集》二十卷、《乐善堂定本》三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仁宗《文初集》十卷、《二集》十四卷、《余集》二卷、《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六十四卷、《三集》六十四卷、《余集》六卷、《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四十卷、附《随笔》二卷、《全史诗》六十四卷，宣宗《文集》十卷、《余集》六卷、《诗集》二十四卷、《余集》十二卷、《养正书屋全集定本》四十卷，文宗《文集》二卷、《诗集》八卷，穆宗《文集》十卷、《诗集》六卷。诸王、宗室诗文集已见本传，不载。

魏曹植《子建集铨评》十卷。丁晏撰。晋阮籍《咏怀诗注》四卷。蒋师沦撰。晋孙楚《冯翌集发微》四卷。于宗林撰。晋陶潜《诗汇注》四卷。吴瞻泰撰。《陶诗笺》五卷。邱嘉穗撰。《陶诗集注》四卷。詹夔锡撰。《陶靖节集注》十卷。陶澍撰。《陶诗附考》一卷。方东树撰。周庾信《开府集笺注》十卷。吴兆宜撰。《庾子山集注》十六卷。倪璠撰。陈徐陵《孝穆集笺注》六卷。吴兆宜撰。唐王勃《子安集注》二十五卷。蒋清翊撰。骆宾王《临海集注》十卷。陈熙晋撰。《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王琦撰。杜甫《工部集注》二十卷。钱谦益撰。《杜诗辑注》二十三卷。朱鹤龄撰。《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仇兆鳌撰。《杜诗镜铨》二十卷。杨伦撰。《杜诗注解》二十卷。张晋撰。《杜诗注释》二十四卷。许宝善撰。《杜工部诗疏解》二卷。顾施祯撰。《知本堂读杜》二十四卷。汪灏撰。《杜诗提要》十四卷。吴瞻泰撰。《杜诗说》十二卷。黄生撰。《杜诗疏》八卷。纪容舒撰。《杜诗会粹》二十四卷。张远撰。《杜诗阐》三十三卷。卢元昌撰。《杜诗论》五十六卷。吴见思撰。《杜诗注解》十二卷。顾宏撰。《杜诗集说》二十卷。江浩然撰。《杜诗谱释》二卷。毛张健撰。《岁寒堂读杜》二十卷。范辇云撰。《读杜心解》六卷。浦起龙撰。《杜诗通解》四卷。李文炜撰。《杜工部诗注》五卷。陈之壎撰。《杜诗直解》五卷。范廷谋撰。王维《右丞集注》二十八卷，《附录》二卷。赵殿成撰。《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年谱》一卷。顾嗣立编及笺释。韩愈《昌黎诗笺注》十一卷。顾嗣立撰。《昌黎诗增注证讹》十一卷。黄钺撰。《编年昌黎诗注》十二卷。方世举撰。《韩集点勘》四卷。陈景云撰。《昌黎集补注》四十卷。沈钦韩撰。《读韩记疑》十卷。王元启撰。《柳集点勘》三卷。陈景云撰。李贺《长吉歌诗汇解》四卷，《外集》一卷。王琦撰。《协律钩元注》四卷。陈本礼撰。樊宗师《绍述集注》二卷，卢仝《玉川子诗集注》五卷。孙之录撰。杜牧《樊川文集注》二十卷。冯集梧撰。李商隐《义山诗注》三卷，《补注》一卷。朱鹤龄撰。《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三卷，《外集笺注》一卷。程梦星撰。《李义山诗集注》十六卷。姚培谦撰。《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笺，徐树谷撰；注，徐炯撰。《玉溪生诗详注》三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冯浩撰。

《樊南文集笺注补编》十二卷，附录一卷。笺，钱振伦撰；注，钱振常撰。温庭筠《飞卿集笺注》九卷。顾予咸撰，子嗣立增补。《孙文志疑》一卷。汪师韩撰。罗邺《比红儿诗注》一卷。沈可培撰。宋王安石《荆公文集注》四十四卷。沈钦韩撰。《苏诗施注补注》四十二卷，《王注正讹》一卷。邵长蘅、李必恒同撰。《苏诗补注》一卷。冯景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查慎行撰。《苏诗查注补正》四卷。沈钦韩撰。《苏诗合注》五十卷，《附录》五卷。冯应榴撰。《苏诗编注集成》一百三卷，《杂缀》一卷。王文浩撰。《苏诗补注》八卷。翁方纲撰。范成大《石湖诗集注》三卷。沈钦韩撰。谢翱《西台恸哭记注》一卷。黄宗羲撰。金元好问《遗山诗集注》十四卷。施国祁撰。元吴莱《渊颖先生集注》十二卷。王朝、王绳曾曾同撰。杨维桢《铁崖乐府注》十卷，《逸编注》八卷，《咏史注》八卷。楼卜瀍撰。明高启《青丘诗集注》十八卷，附《凫藻集》五卷。金檀撰。陈子龙《忠裕集注》三十卷。王昶等撰。

以上笺注自魏至明诗文集

《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余集》一卷，《佚诗》一卷。顾炎武撰。《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诗历》四卷。黄宗羲撰。《姜斋文集》十卷，《诗集》十八卷。王夫之撰。《夏峰先生集》十四卷。孙奇逢撰。《用六集》十二卷。刁包撰。《桴亭诗钞》八卷，《文钞》六卷。陆世仪撰。《居易堂集》二十卷。徐枋撰。《隰西草堂诗集》五卷，《文集》三卷。万寿祺撰。《蜃园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梅花百咏》一卷，《九山游草》一卷。李确撰。《愧讷集》十二卷。朱用纯撰。《杨园先生文集》五十四卷。张履祥撰。《霜红龛文集》四卷，《诗集》不分卷。傅山撰。《白耷山人诗集》十卷，《文集》二卷。阎尔梅撰。《悬弓集》三十卷，《玄恭文续钞》七卷。归庄撰。《田间诗集》二十八卷，《文集》三十卷。钱澄之撰。《二曲集》二十六卷。李颙撰。《五公山人集》十四卷。王余祐撰。《巢民诗集》八卷，《文集》六卷。冒襄撰。《魏伯子文集》十卷。魏际瑞撰。《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八卷。魏禧撰。《魏季子文集》十六卷。魏礼撰。《邱邦士文集》十七卷。邱维屏撰。《寒支初集》十卷，《二集》四卷。李世熊撰。《变雅堂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杜浚撰。《聪山集》十四卷。申涵光撰。《柿叶庵诗选》一卷。张盖撰。《为可堂诗集》十六卷。朱一是撰。《蒿庵集》三卷。张尔岐撰。《冯氏小集》七卷。冯班撰。《屈翁山诗集》八卷，《外集》十八卷。屈大均撰。《独漉堂稿》六卷。陈恭尹撰。《犀崖文集》二十五卷，《云湖堂集》六卷。易学实撰。《陈士业全集》十六卷。陈宏绪撰。《枣林诗集》一卷。谈迁撰。《水田居士文集》五卷。贺贻孙撰。《宇台集》四十卷。孙治撰。《潜斋先生集》十卷。应撝谦撰。《五经堂文集》五卷。范鄗鼎撰。《敬修堂钓业》一卷。查继佐撰。《濑园文集》二十卷，《诗后集》三卷。严首升撰。《内省斋文集》三十二卷。汤来贺撰。《虎溪渔叟集》十卷。刘命清撰。《落木庵诗集》二卷。徐波撰。《困亨斋集》二卷。王锡阐撰。《紫峰集》十四卷。杜越撰。《白茅堂集》四十六卷。顾景星撰。《愚庵小集》十五卷。朱鹤龄撰。《景棠文钞》六卷，《诗钞》七卷。李邺嗣撰。《初学集》一百十卷，《有学集》五十卷。钱谦益撰。《梅村集》四十卷。吴伟业撰。《吴诗集览》二十卷，《谈薮》一卷。靳荣藩编注。《吴梅村诗笺注》二十卷。吴翌凤撰。《燕香斋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刘余祐撰。《金文通集》二十卷。金之俊撰。《灌研斋集》四卷。李元鼎撰。《秀岩集》三十一卷。胡世安撰。《澹友轩集》十六卷。《桴庵集》四卷。薛所蕴撰。《青溪遗稿》二十八卷。程正揆撰。《己亥存稿》一卷。孙承泽撰。《浮云集》十一卷。陈之遴撰。《静惕堂诗集》四十四卷。曹溶撰。《了斋文集》九卷，《且园近集》、《且园近诗》四卷。王岱撰。《读史亭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彭而述撰。《山围堂集》二十三卷。郑宗圭撰。《石云居士集》十五卷，《诗》七卷。陈名夏撰。《栖云阁诗》十六卷。高珩撰。《青箱堂文集》三十三卷，《诗集》三十三卷。王崇简撰。《东村集》十卷。李呈祥撰。《东谷集》三十四卷，《归庸集》四卷，《桑榆集》三卷。白允谦撰。《定山堂诗集》四十三卷。龚鼎孳撰。《雪堂先生集选》十一卷。熊文举撰。《赖古堂集》二十四卷。周亮工撰。《沚亭删定文集》二卷，《自删诗》一卷。孙廷铨撰。《兼济堂文集》二十卷。魏裔介撰。《寒松堂文集》十卷，《诗集》三卷。魏象枢撰。《西北文集》四卷。毕振姬撰。《兰雪堂诗集》三卷。谢宾王撰。《祓园集》九卷。梁清远撰。《心远堂诗集》十二卷。李尉撰。《且亭诗集》不分卷。杨思圣撰。《四思堂文集》八卷。傅维鳞撰。《王文

靖集》二十四卷。王熙撰。《傅忠毅集》八卷。傅弘烈撰。《佳山堂集》十卷。冯溥撰。《林屋文稿》十六卷，《诗稿》十四卷。宋征舆撰。《慎斋遇集》五卷。蒋永修撰。《安雅堂诗》不分卷，《文集》四卷，《未刻稿》十卷。宋琬撰。《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施闰章撰。《屺思堂文集》八卷，《诗集》一卷。刘子壮撰。《熊学士诗文集》三卷。熊伯龙撰。《志壑堂文集》十三卷，《诗集》十五卷。唐梦赉撰。《中山文钞》四卷，《诗钞》四卷。郝浴撰。《汤文正遗稿》五卷。汤斌撰。《莲龛集》十六卷。李来泰撰。《嵩游集》一卷。叶封撰。《万青阁全集》八卷，《林卧遥集》三卷。赵吉士撰。《堪斋诗存》八卷。顾大申撰。《学源堂文集》十八卷。郭棻撰。《尧峰文钞》五十卷，《钝翁类稿》一百十八卷。汪琬撰。《司勋五种集》二十卷。王士禄撰。《抡山集选》一卷。王士禧撰。《古钵集选》一卷。王士祐撰。《带经堂全集》九十二卷。王士祯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十卷。惠栋撰。《精华录笺注》十二卷，《补遗》一卷。金荣撰。《乐圃集》七卷。颜光敏撰。《鹤岭山人诗集》十六卷。王泽弘撰。《耻躬堂文集》二十卷。王命岳撰。《七颂堂集》十四卷。刘体仁撰。《午亭文编》五十卷。陈廷敬撰。《经义斋集》十八卷。熊赐履撰。《庸书》二十卷。张贞生撰。《苍岘山人文集》六卷，《诗集》五卷。秦松龄撰。《读书斋偶存藁》四卷。叶方霭撰。《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彭孙遹撰。《张文贞集》十二卷。张玉书撰。《忠贞集》十卷。范承谟撰。《抱犊山房集》六卷。嵇永仁撰。《莲洋诗钞》十卷。吴雯撰。《西陂类稿》三十九卷。宋荦撰。《正谊堂诗集》二十卷，《文集》不分卷。董以宁撰。《铁庐集》三卷，《外集》二卷，《附录》一卷。潘天成撰。《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孙枝蔚撰。《闇修斋稿》一卷。萧企昭撰。《藕湾全集》二十九卷。张仁熙撰。《织斋集钞》八卷。李焕章撰。《谢程山集》十八卷。谢文存撰。《燕峰文钞》一卷。费密撰。《省庐文集》七卷，《诗集》七卷。彭师度撰。《省轩文钞》十卷。柴绍炳撰。《张秦亭诗集》十二卷。张丹撰。《潠书》八卷，《思古堂集》四卷，《东苑文钞》二卷，《诗钞》一卷，《小匡文钞》四卷，《蕊云集》一卷，《晚唱》一卷。毛先舒撰。《会侯文钞》二十卷。毛际可撰。《学园集》一卷，《续编》一卷。沈起撰。《黄山诗留》十六卷。法若真撰。《春树草堂集》六卷。杜恒灿撰。《天延阁诗前集》十六卷，《后集》十三卷。梅清撰。《托素斋集》十卷。黎士宏撰。《雪鸿堂文集》十八卷。李蕃撰。《秋笳集》十卷。吴兆骞撰。《改亭文集》十六卷，《诗》六卷。计东撰。《挹奎楼文集》十二卷，《吴山纂音》八卷。林云铭撰。《嵩庵集》五卷。冯苏撰。《世德堂集》四卷。王钺撰。《古愚心言》八卷。彭鹏撰。《聊园全集》十五卷。孔贞宣撰。《叶忠节遗稿》十三卷。叶映榴撰。《谷口山房诗集》十卷。李念慈撰。《中岩集》六卷。宋振麟撰。《稽留山人集》二十卷。陈祚明撰。《陋轩诗》四卷。吴嘉纪撰。《定隆乐府》十卷。沙张白撰。《突星阁诗钞》十五卷。王戩撰。《冠豸山堂文集》三卷。童能灵撰。《丁野鹤诗钞》十卷。丁耀亢撰。《吾好遗稿》一卷。章静宜撰。《莱山堂集》八卷，《遗稿》五卷。章金牧撰。《怀葛堂文集》十五卷。梁份撰。《江泠阁诗集》十四卷，《文集》四卷，《续集》二卷。冷士嵋撰。《海日堂诗集》五卷，《文集》二卷。程可则撰。《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丁炜撰。《己畦诗集》十卷，《文集》十四卷。叶燮撰。《习斋记余》十卷。颜元撰。《恕谷后集》十三卷。李塨撰。《居业堂集》二十卷。王源撰。《林蕙堂集》二十六卷。吴绮撰。《思绮堂文集》十卷。章藻功撰。《善卷集》四卷。陆繁绍撰。《尺五堂诗删》六卷。严我斯撰。《读书堂集》四十六卷。赵士麟撰。《笃素堂诗集》七卷，《文集》十六卷，《存诚堂诗集》二十五卷，《应制诗》五卷。张英撰。《戒庵诗存》一卷。邵远平撰。《古欢堂集》三十六卷。田霡雯撰。《鬲津草堂诗集》不分卷。田脉撰。《学文堂集》四十三卷。陈玉撰。《石屋诗钞》八卷，《补钞》一卷。魏麟徵撰。《榕村集》四十卷。李光地撰。《皋轩文编》一卷。李光坡撰。《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二卷。陆陇其撰。《憺园集》三十八卷。徐乾学撰。《健松斋集》二十四卷，《续集》十卷。方象瑛撰。《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汪懋麟撰。《赵恭毅剩稿》八卷。赵申乔撰。《玉岩诗集》七卷。林麟撰。《安静子集》十三卷。安致远撰。《临野堂文集》十卷。钮秀撰。《有怀堂诗文稿》二十八卷。韩菼撰。《苹村类藁》三十卷。徐倬撰。《凤池园集》十六卷。顾汧撰。《宝啬堂诗藁》四卷，《河上草》二卷，《兰樵归田稿》一卷。张榕端撰。《张文端集》七卷。张鹏翮撰。《因园集》十三卷。赵执信撰。《宝菌堂遗诗》二卷。赵执端撰。《通志堂集》十八卷。纳喇性德撰。《青门簏稿》

十六卷，《青门旅稿》六卷，《青门剩稿》六卷。邵长蘅撰。《清芬堂存稿》八卷。胡会恩撰。《横云山人集》十六卷。王鸿绪撰。《于清端政书》八卷。于成龙撰。《世恩堂集》三十五卷。王顼龄撰。《受祺堂诗集》三十四卷。李因笃撰。《遂初堂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潘耒撰。《抱经斋集》二十卷。徐嘉炎撰。《丛碧山房集》五十七卷。庞垲撰。《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朱彝尊撰。《曝书亭集上稿》八卷。冯登府辑。《曝书亭诗注》二十二卷。杨谦撰。《曝书亭赋诗注》二十三卷。孙银槎撰。《曝书亭诗钞笺注》十二卷。汪浩然撰。《湖海楼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八卷。陈维崧撰。《陈检讨四六注》十二卷。程师恭撰。《西河集》一百八十九卷。毛奇龄撰。《西堂全集》六十六卷。尤侗撰。《白云村集》八卷。李澄中撰。《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李良年撰。《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徐撰。《深秀亭近草》五卷。潘钟麟撰。《超然诗集》八卷。张远撰。《香草居集》七卷。李符撰。《秋水阁文钞》一卷。陈维岳撰。《野香亭集》十三卷。李孚青撰。《冯舍人遗诗》六卷。冯廷撰。《居业斋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金德嘉撰。《葛庄分类诗钞》十四卷。刘廷玑撰。《益戒堂诗集》十六卷。揆叙撰。《南堂集》十二卷。施世纶撰。《与梅堂集》十三卷。佟世思撰。《棟亭诗钞》八卷，《文钞》一卷。曹寅撰。《墨井诗钞》二卷。吴历撰。《瓯香馆集》十二卷。恽格撰。《离垢集》五卷。华喦撰。《蓄斋集》十六卷。黄中坚撰。《笠翁一家言》十六卷。李渔撰。《柯庭余习》十二卷。汪文柏撰。《后甲集》二卷。章大来撰。《正谊堂集》十二卷，《续集》八卷。张伯行撰。《爱日堂诗》二十七卷。陈元龙撰。《鹤侣斋集》三卷。孙勷撰。《＜□山介＞老编年诗钞》十三卷。金张撰。《昆仑山房集》三卷。张笃庆撰。《怀清堂集》二十卷。汤右曾撰。《药亭诗集》二卷。梁佩兰撰。《湛园未定稿》六卷，《苇间诗集》五卷。姜宸英撰。《经进文稿》六卷，《清吟堂集》九卷，《归田集》十四卷。高士奇撰。《纰寒亭诗集》十卷，》文集》四卷。赵俞撰。《杕左堂诗集》六卷，孙致弥撰。《过江集》四卷。史申义撰。《寒村集》三十六卷。郑梁撰。《峣山文集》四卷，《诗集》一卷。田从典撰。《潘中丞集》四卷。潘宗洛撰。《东山草堂文集》二十卷。邱嘉穗撰。《陆堂文集》二十卷。陆奎勋撰。《时用集》不分卷。陈訏撰。《小谷口著述缘起》不分卷。郑元庆撰。《思复堂集》十卷。邵廷采撰。《高阳山人文集》十二卷。刘青藜撰。《南山文集》十六卷。戴名世撰。《吕用晦文集》六卷，《续集》四卷。吕留良撰。《幸跌草》三卷。黄百家撰。《眺秋楼诗》八卷。高岑撰。《赤嵌集》四卷。孙元衡撰。《四香楼集》四卷。范赞撰。《酿川集》十三卷。许尚质撰。《南园诗钞》十卷。尤世求撰。《在陆草堂集》六卷。储欣撰。《道荣堂文集》六卷，《近诗》十卷。陈鹏年撰。《固哉叟诗钞》八卷。高孝本撰。《咸斋文钞》七卷。查旭撰。《味和堂诗集》六卷。高其倬撰。《德荫堂集》十六卷。阿克敦撰。《清端集》八卷。陈宾撰。《梦月岩诗集》二十卷，《冶古堂文集》五卷。吕履恒撰。《青要集》十二卷。吕谦恒撰。《严太仆诗文集》十卷。严虞撰。《天鉴堂集》八卷。沈近思撰。《朴学斋诗集》十卷。林佶撰。《畏垒山人诗集》四卷。徐昂发撰。《杨文定文集》十二卷。杨名时撰。《澄怀园全集》三十七卷。张廷玉撰。《咏花轩诗集》六卷。张廷璐撰。《秋江诗集》六卷。黄任撰。《黑蝶斋诗钞》四卷。沈岸登撰。《楼村集》二十五卷。王式丹撰。《古剑书屋文钞》十卷。吴廷桢撰。《纬萧草堂诗》六卷。宋至撰。《彭南畇文稿》十二卷，《诗稿》十卷，《编年诗》十七卷。彭定求撰。《补瓢存稿》六卷。韩骐撰。《砚溪先生诗稿》七卷。惠周惕撰。《甓湖草堂文集》六卷，《近集》四卷。高世杰撰。《二希堂文集》十二卷。蔡世远撰。《查浦诗钞》十二卷。查嗣撰。《敬业堂集》五十卷。查慎行撰。《望溪集》十八卷，《外集》十二卷。方苞撰。《四知堂集》三十六卷。杨锡绂撰。《存砚楼文集》十六卷。储大文撰。《绩学堂文钞》六卷，《诗钞》四卷。梅文鼎撰。《滋兰堂诗集》十卷。沈元沧撰。《澹初诗稿》八卷。沈翼机撰。《十峰集》五卷。徐基撰。《圭美堂集》二十六卷。徐用锡撰。《性影集》八卷。王时宪撰。《橘巢小稿》四卷。王世琛撰。《改堂文钞》二卷。唐绍祖撰。《师经堂集》十八卷。徐文驹撰。《闾丘诗集》六十卷。顾嗣立撰。《今有堂诗集》六卷。程梦星撰。《墨香阁诗文集》十三卷。彭维新撰。《何端简集》十二卷。何世基撰。《赵裘萼剩稿》四卷。赵熊诏撰。《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王懋竑撰。《近道斋诗集》四卷，《文集》六卷。陈万策撰。《孟邻堂文钞》十六卷。杨椿撰。《健余文集》十卷。尹会一撰。《义门先生集》十二卷。何焯撰。《解春文钞》十二卷，《补遗》二卷，《诗钞》二卷。冯景撰。《穆堂类稿》五十卷，《续

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李绂撰。《近青堂诗集》一卷。卓尔堪撰。《积山先生遗集》十卷。汪维宪撰。《可仪堂文集》二卷。俞长城撰。《虞东先生文录》八卷。顾镇撰。《黄叶村庄诗集》十卷。吴之振撰。《大谷集》六卷。方殿元撰。《大樗堂初集》十二卷。王隼撰。《云华阁诗略》六卷。易宏撰。《鹿洲初集》二十卷。蓝鼎元撰。《龙溪草堂集》十卷。王世睿撰。《云溪文集》五卷。储掌文撰。《寒香阁诗集》四卷。邓钟岳撰。《垒麟诗集》十二卷。马维翰撰。《秋塍文钞》十二卷，《三州诗钞》四卷。鲁曾煜撰。《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鄂尔泰撰。《楚蒙山房诗文集》二十卷。晏斯盛撰。《香树斋文集》二十八卷，《续集》五卷，《诗集》十八卷，《续集》三十六卷。钱陈群撰。《澄潭山房古文存稿》四卷，《诗集》十七卷。程襄龙撰。《师善堂诗集》十卷。嵇曾筠撰。《小兰陔集》十二卷。谢道承撰。《桐村诗》九卷。冯咏撰。《崇德堂集》八卷。王植撰。《墙东杂著》一卷。王汝骧撰。《王己山文集》十卷，《别集》四卷。王步青撰。《甘庄恪集》十六卷。甘汝来撰。《课忠堂诗钞》不分卷。魏廷珍撰。《灵川阁诗集》九卷。杜诏撰。《学古堂诗集》六卷。沈季友撰。《渠亭山人半部稿》一卷，《潜州集》一卷，《或语集》一卷，《娱老集》一卷。张贞撰。《湖海集》十二卷。孔尚任撰。《陈司业文集》四卷，《诗集》四卷。陈祖范撰。《芙蓉集》十七卷。宋元鼎撰。《怀舫集》三十六卷。魏荔彤撰。《笛渔小稿》十卷。朱昆田撰。《秋水集》十卷。严绳孙撰。《清芬楼遗稿》四卷。任启运撰。《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汪由敦撰。《蔗尾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卷。郑方坤撰。《树人堂诗》七卷。帅念祖撰。《涵有堂诗文集》四卷。游绍安撰。《江声草堂诗集》八卷。金志章撰。《王艮斋集》十四卷。王峻撰。《四焉斋文集》八卷，《诗集》六卷。曹一士撰。《金管集》一卷，《花语山房诗文小钞》一卷。顾成大撰。《柳渔诗钞》十二卷。张湄撰。《秋水斋诗集》十五卷。张映斗撰。《松桂读书堂集》八卷。姚培谦撰。《寒斋诗集》四卷。岳钟琪撰。《道腴堂诗编》三十卷，《诗续》十二卷。鲍鉁撰。《孱守斋遗稿》四卷。姚世钰撰。《在亭丛稿》二十卷。李果撰。《后海书堂遗文》二卷。王孝咏撰。《丰川全集》二十八卷，《后集》三十四卷。王心敬撰。《纑塘诗集》一卷，《楚颂亭诗》二卷，《扈从清平遗调》一卷。顾贞观撰。《质园诗集》三十四卷。商盘撰。《绿荫亭集》二卷。陈奕禧撰。《江湖间吟》八卷。王道撰。《翰村诗稿》六卷。仲昱保撰。《芝庭文稿》八卷、《诗稿》十六卷。彭启丰撰。《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尹继善撰。《柳南诗钞》十卷，《文钞》六卷。王应奎撰。《上湖纪岁诗编》四卷，《续编》一卷，《分类文编》一卷，《补钞》二卷。汪师韩撰。《矢音集》十卷。梁诗正撰。《筠谷诗钞》六卷，《别集》一卷。郑江撰。《露香书屋遗集》十卷。张映辰撰。《蔗堂未定稿》八卷，《外集》四卷。查为仁撰。《吞松阁集》二十卷。郑虎文撰。《朱文端公集》四卷。朱轼撰。《铜鼓书堂遗集》三十二卷。查礼撰。《珂雪集》二卷，《实庵诗略》二卷。曹贞吉撰。《培远堂偶存稿》四十八卷。陈宏谋撰。《双池文集》十卷。汪绂撰。《陶晚闻先生集》十卷。陶正靖撰。《经笥堂文钞》二卷。雷宏撰。《晴岚诗存》八卷。张若靄撰。《寿藤斋集》三十五卷。鲍倚云撰。《南华山人诗钞》十六卷，《赐诗赓和集》六卷。张鹏翀撰。《问青堂诗集》十卷。朱伦瀚撰。《蒋济航先生文集》二卷。蒋汾功撰。《奉石堂集》二卷。达礼撰。《受宜堂集》四十三卷。常安撰。

以上顺治、康熙、雍正朝

《绳庵内外集》二十四卷。刘纶撰。《东山草堂集》六卷。潘安礼撰。《绛跗阁诗稿》十一卷。诸锦撰。《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诗集》二十六卷。杭世骏撰。《紫竹山房文集》十一卷，《诗集》十二卷。陈兆仑撰。《隐拙斋集》五十卷。沈廷芳撰。《宝纶堂文钞》八卷，《诗钞》六卷。齐召南撰。《石笥山房诗集》十一卷，《补遗》四卷，《文集》六卷，《补遗》一卷。胡天游撰。《归愚诗文钞》五十八卷。沈德潜撰。《小仓山房文集》三十卷，《诗集》三十一卷，《外集》七卷。袁枚撰。《随园诗录》十卷。边连宝撰。《白云诗集》七卷。卢存心撰。《白云山房文集》六卷，《诗集》二卷。张象津撰。《云逗楼集》二卷。杨度汪撰。《黄静山集》十二卷。黄永年撰。《桧门诗存》四卷。金德瑛撰。《强恕斋文钞》五卷。张庚撰。《睫巢集》六卷，《后集》一卷。李锴撰。《大谷山堂集》六卷。梦麟撰。《雷溪草堂诗》一卷。那兰长海撰。《陈玉几诗集》三卷。陈撰撰。《无悔斋集》十五卷。周京撰。《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厉鹗撰。《果堂集》十二卷。沈彤撰。《赐书堂诗选》八卷。周长发撰。《明

史杂咏》四卷。严遂成撰。《位山诗赋全集》二卷。徐文靖撰。《云在诗钞》九卷。查祥撰。《六峰阁诗稿》一卷。朱稻孙撰。《黍谷山房集》十卷。吴麟撰。《桑弢甫集》八十四卷。桑调元撰。《唐堂集》六十一卷，《香屑集》十六卷。黄之隽撰。《集虚斋学古文》十二卷。方棨如撰。《绿萝山房文集》二十四卷，《诗集》三十三卷。胡浚撰。《海峰文集》十卷，《诗集》四卷。刘大櫆撰。《鲒埼亭文集》三十八卷，《外集》五十卷，《诗集》八卷，《句余土音》四卷。全祖望撰。《爱日堂吟稿》十五卷。赵昱撰。《沙河逸老小稿》一卷。马曰琯撰。《南斋集》二卷。马曰璐撰。《澄悦堂集》十四卷。国梁撰。《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二集》二卷。方观承撰。《裘文达诗集》十二卷，《文集》六卷。裘曰修撰。《春凫小稿》十二卷。符曾撰。《择石斋诗集》四十九卷。钱载撰。《空山堂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牛运震撰。《阮斋集》十卷。劳孝舆撰。《槐堂诗文稿》二十卷。汪沆撰。《秀砚斋吟稿》二卷。赵信撰。《兰藻堂集》十二卷。舒瞻撰。《西斋诗辑遗》三卷。博明撰。《固载草亭集》六卷。高斌撰。《陶人心语》六卷。唐英撰。《缉斋文集》八卷，《诗稿》八卷。蔡新撰。《板桥全集》四卷。郑燮撰。《海门诗钞初集》十卷，《外集》四卷。鲍皋撰。《赐书堂文集》六卷，《诗集》四卷。翁照撰。《介石堂诗集》十卷，《古文》十卷。郭起元撰。《素余堂集》三十四卷。于敏中撰。《敬思堂诗集》六卷，《文集》六卷。梁国治撰。《知足斋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卷。朱圭撰。《笥河文集》十六卷。朱筠撰。《切问斋集》十六卷。陆炜撰。《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十卷，《续集》十卷。钱大昕撰。《可庐十种箸述叙例》一卷。钱大昭撰。《春融堂集》六十八卷。王昶撰。《西庄始存稿》三十九卷，《西沚居士集》二十四卷。王鸣盛撰。《椉亭诗稿》十八卷。萨哈岱撰。《兰玉堂文集》二十卷，《诗集》十卷。张云锦撰。《燕川集》十四卷。范泰恒撰。《援鹑堂文集》六卷。姚范撰。《苏园仲文集》二卷，《补遗》一卷，《诗集》六卷。苏去疾撰。《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朱仕秀撰。《研经堂文集》三卷，《诗集》十三卷。吉梦熊。《松崖文钞》二卷。惠栋撰。《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诗集》六十六卷。翁方纲撰。《听莺居文钞》三十卷。翁广平撰。《纪文达遗集》十六卷。纪昀撰。《一瓢斋诗存》六卷。薛雪撰。《枯坡居士集》十二卷。万光泰撰。《澄碧斋诗钞》十二卷。钱琦撰。《静廉斋诗集》二十四卷。金牲撰。《刘文清遗集》十七卷。刘墉撰。《冬心集》四卷。金农撰。《产鹤亭诗集》七卷。曹廷栋撰。《省吾斋集》二十卷。窦光鼐撰。《笥心书屋诗钞》十二卷。褚廷璋撰。《月满楼诗集》四十一卷，《别集》六卷。顾宗泰撰。《葆淳阁集》二十六卷。王杰撰。《泊鸥山房存》三十八卷。陶元藻撰。《墨香阁文集》十五卷。彭惟新撰。《小山诗钞》十一卷。邹一桂撰。《东原集》十卷。戴震撰。《南江集钞》四卷。邵晋涵撰。《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卢文绍撰。《玉芝堂文集》六卷，《诗集》三卷。邵齐焘撰。《隐几山房文集》十六卷。邵齐熊撰。《学福斋文集》二十卷，《诗集》三十卷。沈大成撰。《还读斋诗稿》二十卷。韩封撰。《西涧草堂集》四卷。阎循观撰。《南阜山人诗集》七卷。高凤翰撰。《红桐书屋文稿》七卷，《诗稿》四卷。孔继涵撰。《玉虹楼遗稿》一卷。孔继涑撰。《灵岩山人文集》四十卷，《诗集》二十卷。毕沅撰。《青溪文集》十二卷。程廷祚撰。《存悔斋集》二十八卷。刘凤诰撰。《恩余堂经进初稿》十二卷，《续稿》二十二卷，《三稿》十一卷。彭元瑞撰。《秋士先生遗集》六卷。彭续撰。《二林居士集》二十四卷。彭绍升撰。《尊闻居士集》八卷。罗有高撰。《惜抱轩诗文集》三十八卷。姚鼐撰。《山木集》十四卷。鲁仕骥撰。《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九卷。蒋士铨撰。《白华前稿》六十卷，《后稿》四十卷。吴省钦撰。《听彝堂偶存稿》二十一卷。吴省兰撰。《悦亲楼诗集》三十卷。祝德麟撰。《三松堂诗集》二十卷，《文集》四卷，《续集》六卷。潘奕隽撰。《勉行堂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四卷。程晋芳撰。《小岘山人文集》六卷，《诗集》二十八卷。秦瀛撰。《钱南园遗集》五卷。钱沣撰。《经韵楼集》十二卷。段玉裁撰。《百一山房诗集》十二卷。孙士毅撰。《宝奎堂集》十二卷。陆锡熊撰。《瓯北集》五十卷，《续》三卷，《瓯北诗钞》二十卷。赵翼撰。《海愚诗钞》十二卷。朱孝纯撰。《梦楼诗集》二十四卷。王文治撰。《红豆诗人集》十九卷。董潮撰。《清献堂集》十卷。赵佑撰。《频罗庵集》十六卷。梁同书撰。《无不宜斋稿》四卷。翟灏撰。《陈乾初文集》十八卷，《诗集》十二卷，《别集》十九卷。陈确撰。《临江乡人诗》四卷。吴颖芳撰。《青虚山房集》十一卷。王太岳撰。《程侍郎遗集》十卷。程恩泽撰。《认庵诗存》六卷。汪启淑撰。《响泉集》三十卷。顾光旭撰。《梅庵文

钞》六卷，《诗钞》五卷。铁保撰。《石闾诗稿》三十卷。陈景元撰。《竹叶庵集》三十三卷。张埙撰。《柚堂文存》四卷。盛百二撰。《藏韵堂诗集》八卷，《御览集》四卷。沈初撰。《孟亭居士文稿》五卷，《诗稿》四卷。冯浩撰。《述学内外篇》六卷，《诗集》六卷。汪中撰。《校礼堂集》三十六卷。凌廷堪撰。《无间集》四卷。崔述撰。《授堂文钞》八卷。武亿撰。《禦轩所著书》六十卷。孔广森撰。《拜经堂文集》四卷。臧庸撰。《问字堂集》五卷，《岱南阁集》五卷，《五松园文集》一卷，《芳茂山人诗录》九卷。孙星衍撰。《卷施阁文甲集》十卷，《补遗》一卷，《乙集》十卷，《续编》一卷，《诗集》二十卷，《更生斋文甲集》四卷，《乙集》二卷，《诗集》八卷，《续集》十卷。洪亮吉撰。《纯则斋骈文》二卷，《诗》二卷。洪齮孙撰。《嘉树山房诗文集》二十卷，《外集》二卷。张士元撰。《大云山房文稿》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恽敬撰。《渊雅堂编年诗稿》二十卷，《惕夫未定稿》二十六卷，《诗外集》四卷，《文外集》四卷。王芑孙撰。《吉堂文稿》十二卷，《诗稿》八卷。钦善撰。《壹斋集》四十卷。黄钺撰。《瓶庵居士文钞》四卷，《诗钞》四卷。孟超然撰。《双佩斋文集》四卷，《骈体文》一卷，《诗集》八卷。王友亮撰。《船山诗草》二十卷。张问陶撰。《衍庆堂诗稿》十一卷。颜检撰。《晚学集》八卷。桂馥撰。《简松草堂诗集》二十卷，《文集》十卷。张云璈撰。《揖山堂文集》八卷，《诗集》十六卷。管世铭撰。《陶山诗录》十二卷。唐仲冕撰。《两当轩集》二十二卷。黄景仁撰。《刘端临遗书》四卷。刘台拱撰。《稼门诗文草》十卷。汪志伊撰。《第六弦溪文钞》四卷。黄廷鉴撰。《双桂堂稿》十卷，《续编》八卷。纪大奎撰。《亦有生斋诗集》三十二卷，《文集》二十卷。《续集》六卷。赵怀玉撰。《珍艺宦文钞》七卷，《诗钞》二卷。庄述祖撰。《真率斋初稿》十卷，《芙蓉山馆诗稿》十六卷。杨芳灿撰。《童山文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李调元撰。《烟霞万古楼文集》六卷，《仲瞿诗录》一卷。王昙撰。《荣性堂集》二十卷。吴俊撰。《易简斋诗钞》四卷。和宁撰。《香湖文存》一卷，《诗钞》二卷。李尧文撰。《存素堂诗初集》二十四卷，《二集》二卷。法式善撰。《素修堂诗集》二十四卷，《后集》六卷。吴蔚光撰。《双藤书屋诗集》十二卷。何道生撰。《瓶水斋诗集》十七卷。舒位撰。《清爱堂集》二十三卷。魏成宪撰。《留春草堂诗钞》七卷。伊秉绶撰。《五砚斋文钞》十卷，《诗钞》二十卷。沈赤然撰。《澹静斋文钞》六卷，《诗钞》六卷。龚景瀚撰。《陶园文集》八卷，《诗集》二十四卷。张九钺撰。《笙雅堂文集》四卷，《诗集》十四卷。张九镡撰。《有正味斋文集》十六卷，《骈体文》二十四卷。《诗集》十六卷。吴鼒锡麟撰。《树经堂文集》四卷。谢启昆撰。《思不辱斋文集》四卷，《诗集》四卷。万承风撰。《吴学士文集》四卷。吴鼒撰。《东潜文稿》二卷。赵一清撰。《玉山逸稿》四卷。鲍廷博撰。《炳烛斋遗文》一卷。江藩撰。《棕亭古文钞》十卷，《骈体文钞》八卷，《诗钞》十八卷。金兆燕撰。《迈堂文略》四卷。李祖陶撰。《南涧文集》二卷。李文藻撰。《南野堂诗集》七卷。吴文溥撰。《论山诗选》十五卷。鲍之钟撰。《悔生文集》八卷。王灼撰。《祇平居士集》三十卷。王元启撰。《揅经室一集》十四卷，《二集》八卷，《三集》五卷，《四集》十一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九卷，《再续集》六卷。阮元撰。《茗柯语文集》五卷。张惠言撰。《崇百药斋文集》二十卷，《续集》四卷，《三集》十二卷。陆继辂撰。《太乙舟文集》八卷。陈用光撰。《东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姚莹撰。《南村草堂文钞》二十卷。邓显鹤撰。《壮学斋文集》十二卷。周树槐撰。《月沧文集》八卷。吕横撰。《孟涂文集》十卷。刘开撰。《通艺阁文集》十二卷，《诗录》八卷，《和陶诗》二卷。姚椿撰。《休复居文集》六卷。毛岳生撰。《初月楼集》十八卷，《诗钞》四卷。吴德旋撰。《雕菰楼集》二十四卷。焦循撰。《思适斋集》十八卷。顾广圻撰。《蜕稿》四卷。梁玉绳撰。《左海文集》二十卷，《绛蛱阁诗集》六卷。陈寿祺撰。《鉴止水斋集》二十卷。许宗彦撰。《铁桥漫稿》八卷。严可均撰。《尚絅堂文集》二卷，《诗》五十二卷。刘嗣绾撰。《小谟馆文集》四卷，《续》二卷，《诗集》八卷，《续》二卷。彭兆荪撰。《章氏遗书》十一卷。章学诚撰。《泰云堂文集》二十五卷。孙尔准撰。《赏雨茆屋诗集》二十二卷，《骈体文》二卷。曾燠撰。《求是堂诗集》二十二卷，《文集》六卷，《骈体文》二卷。胡承珙撰。《养素堂文集》三十五卷。张澍撰。《柯家山馆遗诗》六卷，《悔庵学文》八卷。严元照撰。《简庄文钞》六卷，《续编》二卷，《诗钞》一卷。陈鳣撰。《心斋诗稿》一卷。任兆麟撰。《养一斋文集》二十六卷。李兆洛撰。《丹棱文钞》四卷。蒋彤撰。《幼学堂诗集》十七卷，《文集》八卷。沈钦韩撰。《香苏山

馆诗集》二十一卷，《文集》二卷。吴嵩梁撰。《落帆楼文稿》六卷，《剩稿》二卷。沈垚撰。《校经廎文稿》十八卷。李富孙撰。《借闾生诗》三卷。汪远孙撰。《花宜馆诗钞》十六卷，《续钞》一卷，《文略》一卷。吴振棫撰。《是程堂集》二十二卷。屠倬撰。《颐道堂文钞》十三卷，《诗选》三十卷，《外集》十三卷，《戒后诗存》十六卷，《补遗》六卷。陈文述撰。《崇雅堂骈体文钞》四卷，《文钞》二卷，《诗钞》十卷，《删余诗》一卷。胡敬撰。《潘少白古文》八卷，《诗》五卷。潘谘撰。《太鹤山人集》十三卷。端木国瑚撰。《秋室集》十卷。杨凤苞撰。《沈四山人诗录》六卷。沈谨学撰。《晚闻居士遗集》九卷。王宗炎撰。《三长物斋诗略》五卷，《文略》六卷。黄本骥撰。《筠轩文钞》八卷，《诗钞》四卷。洪颐煊撰。《鹤泉文钞》二卷。戚学标撰。《研六室文钞》十卷，《补遗》一卷。胡培翚撰。《石经阁文集》八卷，《拜竹诗龛诗存》四卷。冯登府撰。《悔过斋文集》七卷，《续集》七卷，《补遗》一卷。顾广誉撰。《白鹄山房诗选》四卷，《骈体文钞》二卷。徐熊飞撰。《灵芬馆诗集》三十五卷。郭麟撰。《游道堂集》四卷。朱彬撰。《真有益斋文编》十卷，《诗娱室诗》二十四卷，《息耕草堂诗》十八卷。黄安涛撰。《桂馨堂诗集》八卷。张廷济撰。《倚晴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四卷。黄燮清撰。《后甲集》二卷。章大来撰。《陶文毅公全集》六十四卷。陶澍撰。《养一斋诗文集》二十五卷。潘德舆撰。《适斋居士集》四卷。舒敏撰。《余暇集》二卷。特衣顺撰。《寸心知堂存稿》六卷。汤金钊撰。《秋水堂文集》六卷，《诗集》六卷。庄亨阳撰。《群峰集》五卷。沈清端撰。《岑华居士诗》八卷，《凤巢山樵诗》十一卷，《文集》四卷。吴慈鹤撰。《书堂文集》十二卷，《外集》二卷，《别集》一卷。郝懿行撰。《汪子文录》十卷，《诗录》十卷。汪缙撰。《功甫小集》十一卷，《东津馆文集》三卷。潘曾沂撰。《知止堂文集》八卷，《诗稿》十二卷。朱绶撰。《邃雅堂文集》十卷。姚文田撰。《蕴素阁文集》八卷，《诗集》十二卷。盛大士撰。《小万卷斋文稿》二十四卷，《诗稿》三十二卷。朱存撰。《野云诗钞》十二卷。鲍文逵撰。《独学庐初集》九卷，《二集》九卷。石韫玉撰。《与稽斋丛稿》十八卷。吴翌凤撰。《天真阁集》五十四卷，《外集》六卷。孙原湘撰。《刘礼部集》十二卷。刘逢禄撰。《陶山诗录》二十八卷。唐仲冕撰。《贞定先生遗集》四卷。莫与俦撰。《印雪轩文钞》三卷，《诗钞》十六卷。俞鸿渐撰。《儆居集》十卷。黄式三撰。《问奇室诗集》二卷，《续集》一卷，《文集》一卷。蒋曰豫撰。《见星集庐集》九卷。林家桂撰。《钩鱼篷山馆集》六卷。刘佳撰。

以上乾隆、嘉庆朝

《旧香居文稿》十卷。王宝仁撰。《仙樵诗钞》十二卷。刘文麟撰。《抱冲斋诗集》三十六卷。斌良撰。《求是山房遗集》四卷。鄂恒撰。《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续集》一卷，《诗集》十卷，《骈文》二卷。梅曾亮撰。《小安乐窝文集》四卷，《诗存》二卷，张海珊撰。《怡志堂集》八卷。朱琦撰。《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絅庐诗存》二卷。吴嘉宾撰。《龙壁山房文集》十卷，《诗钞》十二卷。王拯撰。《通甫类稿》四卷，《续编》二卷，《诗存》四卷，《诗存之余》二卷。鲁一同撰。《玉笥山房诗集》四卷，《文》一卷。顾廷纶撰。《苍筤文集》六卷。孙鼎臣撰。《因寄轩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补遗》一卷。管同撰。《仪卫轩文集》十二卷，遗诗五卷。方东树撰。《＜殷－殳＞斋居士文集》八卷。张穆撰。《傅经室文集》十卷，《赋》一卷，《临啸阁诗钞》五卷。朱骏声撰。《味经山馆文集》四卷，《续集》二卷。戴钧衡撰。《万善花室文集》六卷，《续集》一卷，《诗集》五卷。方履篯撰。《孙仰晦先生文集》七卷。孙希朱撰。《味无味斋诗钞》七卷，《文》一卷，《骈文》二卷。董兆熊撰。《栘华馆骈体文》四卷。董基诚撰。《董方立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董祐诚撰。《柴辟亭诗集》四卷，《十经斋文集》四卷。沈涛撰。《衎石斋纪事稿》十卷，《续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钱仪吉撰。《甘泉乡人文稿》二十四卷。钱泰吉撰。《安吴四种》三十六卷。包世臣撰。《古微堂内集》三卷，《外集》七卷，《诗集》六卷。魏源撰。《介存斋诗》六卷，《文稿》二卷。周济撰。《弇榆山房诗略》十卷。许乔林撰。《红豆树馆诗集》十四卷。陶梁撰。《定庵文集》三卷，《续集》四卷，《文诗集补》二卷，《杂诗》一卷，《文集补编》四卷。龚自珍撰。《复庄诗问》三十四卷，《骈体文榷》八卷。姚燮撰。《青溪旧屋文集》十卷。刘文淇撰。《齐物论斋文集》六卷。董士锡撰。《悔庐文钞》六卷。张崇兰撰。《密梅花馆诗录》二卷。焦廷琥撰。《李文恭公文集》

十六卷，《诗集》八卷。李星沅撰。《胡文忠公集》八十八卷。胡林翼撰。《倭文端公遗书》十二卷。倭仁撰。《吴文节公遗集》八十卷。吴文熔撰。《曾文正公文集》四卷，《诗集》三卷。曾国藩撰。《曾忠襄公集》三十二卷。曾国荃撰。《唐确慎公集》十卷。唐鉴撰。《拙修集》十卷。吴廷栋撰。《习苦斋诗文集》十二卷。戴熙撰。《沈文忠公集》十卷。沈兆霖撰。《盾鼻余渖》一卷。左宗棠撰。《罗忠节公诗文集》八卷。罗泽南撰。《彭刚直公诗集》八卷。彭玉麟撰。《江忠烈公遗集》十卷。江忠源撰。《王壮壮武公遗集》二十五卷。王鑫撰。《张文节公遗诗》一卷。张洵撰。《彭文敬集》四十四卷。彭蕴章撰。《躬耻斋文钞》十四卷，《后编》六卷，《诗钞》十四卷，《后编》十一卷。宗稷辰撰。《受恒受渐斋集》十二卷。沈日富撰。《半岩庐文集》二卷，《诗集》二卷。邵懿辰撰。《逊学斋文钞》十卷，《诗钞》十卷。孙衣言撰。《一灯精舍甲部稿》五卷。何秋涛撰。《显志堂文集》十二卷。冯桂芬撰。《思益堂古诗》二卷，《骈文》二卷，《诗集》六卷。周寿昌撰。《昨非集》四卷。刘熙载撰。《敦艺斋文存》三卷，《诗存》一卷，《外集》一卷。邹汉勋撰。《蓬莱阁诗录》四卷。陈克家撰。《养晦堂文集》十卷，《诗集》二卷。刘蓉撰。《水流云在馆诗钞》六卷。宋晋撰。《玉井山馆文略》五卷，《文续》二卷，《诗》十五卷。许宗衡撰。《经德堂文集》七卷，《浣月山房诗集》五卷。龙启瑞撰。《柈湖文录》八卷。吴敏树撰。《听松庐诗略》二卷。张维屏撰。《海陀华馆文集》一卷，《诗集》三卷。何若瑶撰。《面城楼集》十卷。曾钊撰。《乐志堂文集》十八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三卷。谭莹撰。《修本堂稿》一卷，《月亭诗钞》一卷。林伯桐撰。《东塾集》六卷。陈沣撰。《守柔斋诗集》八卷。苏廷魁撰。《斯未信斋文编》十二卷。徐宗干撰。《虹桥老人遗稿》九卷。秦缃业撰。《未灰斋文集》八卷。徐鼒撰。《翠岩室文稿》二卷，《诗钞》五卷。韩弼元撰。《枫南山馆遗集》八卷。庄受祺撰。《漱六山房全集》十三卷。吴昆田撰。《无近名斋文钞》四卷。彭翊撰。《阅莒草堂遗草》四卷。王拓撰。《意苕山馆诗稿》十六卷。陆嵩撰。《懋花庵诗》二卷。叶廷琯撰。《袖海楼文录》六卷。黄汝成撰。《郘亭诗钞》六卷，《遗诗》八卷，《遗文》八卷。莫友芝撰。《宾萌集》六卷，《外集》四卷，《春在堂杂文》二卷，《续编》五卷，《三编》四卷，《四编》八卷，《五编》八卷，《六编》十卷，《诗编》二十三卷，《诂经精舍自课文》二卷，俞樾撰。《武陵山人杂著》一卷。顾观光撰。《微尚斋遗文》一卷。冯志沂撰。《东洲草堂诗钞》二十七卷。何绍基撰。《大小雅堂诗钞》十卷。邵堂撰。《西沤全集》十卷。李惺撰。《简学斋诗文钞》十二卷。陈沆撰。《小重山房初稿》二十四卷。张祥河撰。《好云楼集》二十八卷。李联秀撰。《易画轩诗录》二卷。王学浩撰。《依旧草堂遗稿》一卷。费丹旭撰。《海秋诗集》二十六卷，《后集》二卷。汤鹏撰。《如舟吟馆诗钞》一卷。瑞常撰。《大小雅堂集》一卷。承龄撰。《佩蘅诗钞》十二卷。宝琳撰。《＜□谷曼＞＜□谷九＞亭集》三十二卷。祁寯藻撰。《澄怀书屋诗草》四卷。穆彰阿撰。《香南居士集》六卷。崇恩撰。《通艺阁全集》四十三卷。姚椿撰。《梅麓诗钞》十八卷，《文钞》八卷。齐彦槐撰。《巢经巢诗钞》九卷。郑珍撰。《积石诗存》十八卷。张履撰。《木鸡书屋文钞》三十卷。黄金台撰。《静远堂集》三卷。陈寿熊撰。《健修堂诗集》二十二卷。边浴礼撰。《澄怀堂诗集》十四卷。陈裴之撰。《勿二三斋诗》一卷。孔广牧撰。《琴隐园诗集》三十六卷。汤贻汾撰。《竹石居文草》四卷，《诗草》四卷。童华撰。《李文忠公全集》一百六十三卷。李鸿章撰。《求补拙斋文略》二卷，《诗略》二卷。黎培敬撰。《大潜山房诗钞》一卷。刘铭传撰。《周武壮公遗书》九卷。周盛传撰。《曾惠敏公诗文集》九卷。曾纪泽撰。《结一庐遗文》二卷。朱学勤撰。《心白日斋集》四卷。尹耕云撰。《养云山庄文集》四卷，《诗集》四卷。刘瑞分撰。《湖塘林馆骈体文钞》二卷。《白华绛趺阁诗集》十卷。李慈铭撰。《拙尊园文稿》六卷。黎庶昌撰。《有恒心斋集》四十四卷。程鸿诏撰。《谪麟堂文集》四卷。戴望撰。《复堂文》四卷，《文续》五卷，《诗》十一卷。谭献撰。《舒艺室杂著甲编》二卷，《乙编》二卷，《剩稿》一卷，《诗存》七卷。张文虎撰。《仰萧楼文集》一卷。张星鉴撰。《通斋诗集》五卷，《外集》一卷，《文集》二卷，《垂金荫录轩诗钞》二卷，《圃珑岩诗钞》四卷。蒋超伯撰。《晓瀛遗稿》二卷。蒋继伯撰。《赌綦山庄集》七卷。谢章铤撰。《陶堂遗文》一卷，《志微录》五卷。高心夔撰。《毋自欺室文集》十卷。王炳燮撰。《剑虹居文集》二卷，《诗集》二卷。秦焕撰。《天岳山馆文钞》四十卷。李元度撰。《归庵文稿》八卷。叶裕仁撰。《悔余庵诗稿》十三卷，《文稿》九卷。何栻撰。《携雪堂全集》四卷。吴可读撰。《存素堂

诗文》十三卷。钱宝琛撰。《集义斋咏史诗钞》六十卷。罗惇衍撰。《倚睛楼诗集》十二卷，《续集》四卷。黄燮清撰。《小匏庵诗存》六卷。吴仰贤撰。《汀鹭文钞》三卷，《诗钞》二卷，《诗余》一卷。杨传第撰。《蒿庵遗集》十二卷。庄棫撰。《小酉腴山房全集》二十卷。吴大廷撰。《百柱堂诗稿》八卷。王柏心撰。《亨甫诗选》八卷。张际亮撰。《悔庵诗钞》十五卷。汪士铎撰。《烟屿楼文集》四十卷，《诗集》十六卷。徐时栋撰。《柏堂集》七十一卷。方宗诚撰。《琴鹤山房遗稿》八卷。赵铭撰。《仙心阁诗钞》八卷。彭慰高撰。《古红梅阁遗集》八卷。刘履芬撰。《渐西村人诗初集》十三卷，《安般簃诗续钞》十卷，《水明楼诗》一卷，《于湖文录》六卷。袁昶撰。《泽雅堂诗集》六卷，《文集》八卷。施补华撰。《寒松阁诗集》四卷。张鸣珂撰。《汉孳室文钞》四卷。陶言琦撰。《缦雅堂骈体文》八卷。王诒寿撰。《扁善堂文存》二卷，《诗存》一卷。邓嘉缉撰。《郑东父遗书》六卷。郑杲撰。《濂亭文集》八卷。张裕钊撰。《仪顾堂集》二十卷。陆心源撰。《枕经堂文钞》二卷，《骈文》二卷。方朔撰。《虚受堂文集》十六卷。王先谦撰。《庸庵全集》十五卷。薛福成撰。《吴挚甫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吴汝纶撰。《函雅堂集》二十四卷。王咏霓撰。《诵芬诗略》三卷。黄炳垕撰。《意园文略》一卷，《郁华阁遗诗》三卷。盛昱撰。《灵石山房诗草》二卷。贵成撰。《藤香馆诗词删存》六卷。薛时雨撰。《退补斋诗存》十六卷，《二编》七卷，《文存》十二卷，《二编》五卷。胡凤丹撰。《宝韦斋类稿》一百卷。李恒撰。《香禅纪游草》四卷。潘钟瑞撰。《汲庵文存》六卷，《诗存》八卷。杨象济撰。《小芋香馆遗集》十二卷。李杭撰。《萝摩亭遗诗》四卷。乔松年撰。《养知书屋文集》二十八卷，《诗集》十五卷。郭嵩焘撰。《句溪杂著》二卷。陈立撰。《广经室文钞》一卷。刘恭冕撰。《学诂斋文集》二卷。薛寿撰。《心巢文录》一卷。成蓉镜撰。《颐情馆闻过集》十二卷。宗源瀚撰。《元同文钞》六卷。黄以周撰。《爱经居杂著》四卷。黄以恭撰。《崇兰堂诗存》十卷。张预撰。《玉鉴堂诗存》一卷，《栎奇诗存》一卷。汪曰桢撰。《味静斋诗存》八卷。徐嘉宾撰。《范伯子诗集》十九卷。范当世撰。《通雅堂诗钞》十卷。施山撰。《伏敔堂诗录》十五卷，《续录》四卷。江湜撰。《随安庐文集》六卷，《诗集》九卷。亢树滋撰。《西圃集》十卷。潘遵祁撰。《佩弦斋文存》三卷，《诗存》一卷。朱一新撰。《姚震甫文略》十卷。姚舆撰。《榴石山房遗稿》十卷。吴存义撰。《啸古堂文集》八卷。蒋敦复撰。《读有用书斋杂著》二卷。韩应陛撰。《秋蟪吟馆诗钞》六卷，《文钞》一卷。金和撰。《冬暄草堂诗钞》二卷。陈豪撰。《训真书屋诗存》二卷。黄国瑾撰。《鲜庵遗稿》一卷。黄绍箕撰。《缦庵遗稿》一卷。黄绍第撰。《籀稿述林》十卷。孙诒让撰。《人境庐诗》十一卷。黄遵宪撰。《雁影楼诗存》一卷。李希圣撰。《贺先生文集》四卷。贺涛撰。《张文襄公全集》二百四十卷。张之洞撰。《雄白文集》一卷。张宗瑛撰。《望云山房文集》三卷，《诗集》一卷。安维峻撰。《瞿文慎公诗选遗墨》四卷。瞿鸿禨撰。《题曾文正公祠百咏》一卷。朱孔彰撰。《蒿庵类稿》三十二卷。冯煦撰。

以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

《六宜楼稿》一卷，《绿华草》一卷。吴宗爱撰。《拙政园诗集》二卷。陈之遴室徐灿撰。《徐都讲诗》一卷。徐昭华撰。《芸香巢剩稿》一卷。查为仁室金玉元撰。《挹青轩诗稿》一卷。华浣芳撰。《玉窗遗稿》一卷。葛宜撰。《寓书楼稿》一卷。陈谷撰。《蕴真轩诗草》二卷。高其倬室蔡琬撰。《培远堂诗》四卷。毕沅母张藻撰。《蠹窗诗集》十四卷。张英女令仪撰。《柴车倦游集》二卷。蒋士铨母钟令嘉撰。《晚晴楼诗草》二卷。陆锡熊母曹锡淑撰。《长离阁集》一卷。孙星衍室王采薇撰。《写韵轩小稿》二卷。王芑孙室曹贞秀撰。《五真阁吟稿》一卷。陆继辂室钱惠尊撰。《长真阁集》七卷。孙原湘室席佩兰撰。《古春轩诗文钞》二卷。许宗彦室梁德绳撰。《闺中文存》一卷。郝懿行室王照圆撰。《梯仙阁余课》一卷。曹一士室陆凤池撰。《如亭诗草》一卷。铁保室莹川撰。《芳荪书屋存稿》四卷。吴瑛撰。《澹仙诗钞》四卷，《文钞》一卷。熊琏撰。《兰居吟草》一卷。陈玉瑛撰。《绣闻集》一卷。浦淡英撰。《问花楼遗稿》三卷。许权撰。《传书楼诗稿》一卷。金顺撰。《南楼吟稿》二卷。徐映玉撰。《盈书阁遗稿》一卷。袁棠撰。《素文女子遗稿》一卷。袁机撰。《楼居小草》一卷。袁杼撰。《浣青诗草》一卷。钱维城女孟钿撰。《纕芷阁遗稿》一卷。左如芬撰。《蕴玉楼集》四卷。屈秉筠撰。《红香馆诗草》二卷。麟庆母恽珠撰。《绣余小草》一卷。归懋仪撰。《起云阁诗钞》

四卷。鲍之兰撰。《清娱阁吟稿》六卷。鲍之蕙撰。《三秀斋诗钞》二卷。鲍之芬撰。《听秋轩诗集》四卷。骆绮兰撰。《不栉吟》三卷。潘素心撰。《鼓瑟楼存》一卷。叶鱼鱼撰。《贻砚斋诗稿》四卷。孙薏意撰。《珠楼遗稿》一卷。徐贞撰。《兰如诗钞》一卷。叶蕙心撰。《兰揾诗草》四卷。徐裕馨撰。《梅花绣佛斋草》一卷。毕汾撰。《秋红丈室遗诗》一卷。王昙室金礼嬴撰。《澹鞠轩诗稿》四卷。张＜⿰纟习＞英撰。《纬青遗稿》一卷。张＜⿰纟册＞英撰。《邻云友月之居诗集》四卷，《餐枫馆文集》三卷。张纨英撰。《绿槐书屋诗稿》五卷。张纶英撰。《自然好学斋诗钞》十卷。陈裴之室汪端撰。《芸香阁诗稿》一卷。黄婉璚撰。《滤月轩集》七卷。赵芬撰。《小维摩集》一卷。江珠撰。《绣篋小集》四卷。朱绶室高眉撰。《天游阁集》五卷。贝勒奕绘侧室顾太清撰。《芸香馆遗诗》二卷。宗室盛昱母那逊兰保撰。《清足居集》一卷。邓瑜撰。

以上闺阁

《宝云堂集》四卷。南潜撰。《完玉堂诗集》十卷。元景撰。《冬关诗钞》六卷。通复撰。《懒斋别集》十四卷。通门撰。《双树轩诗钞》一卷。湛汛撰。《香域内外集》十二卷。敏膺撰。《敲空遗响》十二卷。如乾撰。《偏行堂续集》十六卷。今释撰。《石堂集》七卷。元玉撰。《芝崖诗集》二卷。超凡撰。《流香一览》一卷。明开撰。《话堕集》六卷。篆玉撰。《洞庭诗稿》六卷。大镫撰。《笠堂诗草》一卷。福红撰。《倚杖吟》五卷。古风撰。《南涧吟草》一卷。实月撰。《＜⿰冖开火＞虚大师遗集》三卷。明中撰。《法喜集》三卷，《唾余集》三卷。禅一撰。《水明山楼集》四卷。宝懿撰。《借庵诗草》十二卷。清恒撰。《竹窗剩稿》一卷。伴霞撰。《口头吟》一卷。龙池撰。《镘头吟》一卷。起信撰。《茶梦山房吟草》二卷。达宣撰。《古树轩录》一卷。啸颠撰。《小绿天庵吟草》一卷。达受撰。

以上方外

宋潘阆《逍遥集》一卷，赵湘《南阳集》六卷，夏竦《文庄集》三十六卷，宋庠《宋元宪集》四十卷，宋祁《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胡宿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宋强至《祠部集》三十六卷，王珪《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金君卿《金氏文集》二卷，刘敞《公是集》五十四卷，刘攽《彭城集》四十卷，陈舜俞《都官集》十四卷，郑獬《郧溪集》三十卷，吕陶《净德集》三十卷，刘挚《忠肃集》二十卷，王安礼《王魏公集》八卷，李廌《济南集》八卷，张舜民《画墁集》八卷，陆佃《陶山集》十四卷，华镇《云溪居士集》三十卷，李复《潏水集》十六卷，刘跂《学易集》八卷，毕仲游《西台集》二十卷，吴则礼《北湖集》五卷，谢逸《溪堂集》十卷，李彭《日涉园集》十卷，吕南公《灌园集》二十卷，慕容彦远《摛文堂集》十五卷、《附录》一卷，许翰《襄陵集》十二卷，毛滂《东堂集》十卷，周行己《浮沚集》八卷，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洪朋《洪龟父集》二卷，李新《跨鳌集》三十卷，李若水《忠愍集》三卷，王安中《初寮集》八卷，许景衡《横塘集》二十卷，洪刍《老圃集》二卷，葛胜仲《丹阳集》二十四卷，张守《毘陵集》十五卷，汪藻《浮溪集》三十六卷，李光《庄简集》十八卷，赵鼎忠《正德文集》十卷，张扩《东窗集》十六卷，翟汝文《忠惠集》十卷、《附录》一卷，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十二卷，吕颐浩《忠穆集》八卷，张嵲《紫微集》三十六卷，王洋《东牟集》十四卷，王之道《相山集》三十卷，黄彦平《三余集》四卷，李正民《大隐集》十卷，洪皓《鄱阳集》四卷，李流谦《澹斋集》十八卷，朱翌《潜山集》三卷，郭印《云溪集》十二卷，綦崇礼《北海集》四十六卷、《附录》三卷，李处权《崧庵集》六卷，吴可《藏海居士集》二卷，曾几《茶山集》八卷，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十卷、《附录》一卷，邓深《邓绅伯集》二卷，仲并《浮山集》十卷，吴芾《湖山集》十卷，汪应辰《文定集》二十四卷，陈长方《唯室集》四卷、《附录》一卷，王之望《汉滨集》十六卷，曹协《云庄集》五卷，林季仲《竹轩杂著》六卷，王质《雪山集》十六卷，李石《方舟集》二十四卷，喻良能《香山集》十六卷，崔敦礼《宫教集》十二卷，陈棣《蒙隐集》二卷，卫博《定庵类稿》四卷，李吕《澹轩集》八卷，虞俦《尊白堂集》六卷，袁说友《东堂集》二十卷，许及之《涉斋集》十八卷，赵蕃《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彭龟年《止堂集》二十卷，曾丰《缘督集》二十卷，袁燮《絜斋集》二十四卷，蔡戡《定斋集》二十卷，员兴宗《九华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赵善括《应斋杂著》六卷，李洪《芸庵类稿》六卷，张兹《南湖集》十卷，韩

元吉《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章甫《自鸣集》六卷，杨冠卿《客亭类稿》十五卷，史尧弼《莲峰集》十卷，孙应时《烛湖集》二十卷、《附编》二卷，曹彦约《昌谷集》二十二卷，廖行之《省斋集》十卷，周南《山房集》九卷，卫泾《后荣集》二十卷，度正《性善堂稿》十五卷，葛绍体《东山诗选》二卷，袁甫《蒙斋集》十八卷，吴泳《鹤林集》四十卷，许应龙《东涧集》十四卷，戴栩《浣川集》十卷，陈元晋《渔墅类稿》八卷，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十四卷，苏泂《冷然斋集》八卷，韩淲《涧泉集》二十卷，陈耆卿《筼窗集》十卷，王迈《臞轩集》十六卷，包恢《敝帚稿略》八卷，赵汝腾《庸斋集》六卷，赵孟坚《彝斋文编》四卷，张侃《张氏拙轩集》六卷，唐士耻《灵岩集》十卷，徐元杰《楳埜集》十二卷，高斯得《耻堂存稿》八卷，阳枋《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释文珦《潜山集》十二卷，刘辰翁《须溪集》十卷，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四卷，马廷鸾《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舒岳祥《阆风集》十二卷，卫宗武《秋声集》六卷，董嗣杲《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农铉翁《则堂集》六卷，连文凤《百正集》三卷，陈杰《自堂存稿》四卷，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六卷。金王寂《拙轩集》六卷。元张养浩《归田类稿》二十四卷，艾性夫《剩语》二卷，陆文圭《墙东类稿》二十卷，赵文《青山集》八卷，胡祗遹《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杨宏道《小亨集》六卷，魏初《青崖集》五卷，刘将孙《养吾斋集》三十二卷，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八卷，滕安上《东庵集》四卷，程端礼《畏斋集》六卷，姚燧《牧庵文集》三十六卷，陈宜甫《陈秋岩诗集》二卷，王旭《兰轩集》十六卷，张之翰《西岩集》二十卷，刘敏中《中庵集》二十卷，王结《王文忠集》六卷，萧＜□爽斗＞《勤斋集》八卷，同恕《榘庵集》十五卷，王沂《伊滨集》二十四卷，程端学《积斋集》五卷，朱希颜《瓢泉吟稿》五卷，张仲深《子渊诗集》六卷，刘仁本《羽庭集》六卷，吴皋《吾吾类稿》三卷，周巽《性情集》六卷，胡行简《樗隐集》六卷。明谢肃《密庵集》八卷，钱宰《临安集》六卷，蓝仁《蓝山集》六卷，蓝智《蓝涧集》六卷，郑潜《樗庵类稿》二卷，龚敦《鹅湖集》九卷。以上乾隆时敕辑。宋晏殊《元献遗文》一卷。胡亦堂辑。宋尤袤《梁溪遗稿》一卷。尤侗辑。

以上辑佚

《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徐乾学等奉敕编。《唐宋文醇》五十八卷。高宗御定。《全唐文》一千卷。嘉庆十九年敕编。《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乾隆十二年，张廷玉等奉敕编。《清续文颖》一百八卷。嘉庆十五年敕编。《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六年，彭定求等奉敕编。《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一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御选。《四朝诗》三百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全金诗》七十四卷。郭元釪原本，康熙五十年奉敕刊。《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张玉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高宗御定。《熙朝雅颂集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八卷。嘉庆九年，铁保等奉敕编。《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一年敕编。《千叟宴诗》三十四卷。乾隆四十九年敕编。《重举千叟宴诗》三十四卷。乾隆五十五年敕编。《南巡召试录》三卷。乾隆时，谢墉等奉敕编。《上书房消寒诗》一卷。嘉庆时，董观国等奉敕编。《三元诗》一卷，附《三元喜宴诗》一卷。嘉庆二十五年，陆锡熊奉敕编。《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方苞奉敕编。

《文选举正》二卷。陈景云撰。《文选理学权舆》八卷。汪师韩撰。《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文选李注补正》四卷，《文选考异》四卷。孙志祖撰。《文选考异》十卷。胡克家撰。《文选音义》八卷。余萧客撰。陈彬华补辑。《文选集释》二十四卷。朱存撰。《选学胶言》二十卷。张云璈撰。《文选旁证》四十六卷。梁章钜撰。《文选笺正》三十二卷。胡绍煐撰。《读选意签》一卷。陈仅撰。《选学规李》一卷，《选学规何》一卷。徐攀凤撰。《文选疏解》十九卷。顾施桢撰。《选诗定论》十八卷。吴湛撰。《古诗十九首说》一卷。徐昆撰。《古诗十九首注》一卷。卿彬撰。《古诗十九首解》一卷。张庚撰。《古诗十九首详解》二卷。饶学斌撰。《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薛传均撰。《文选考音》一卷。赵晋撰。《文选编珠》一卷。石蕴玉撰。《文选通段字会》四卷。杜宗玉撰。《文选课虚》四卷。杭世骏撰。《玉台新咏考异》十卷。纪容舒撰。《玉台新咏笺注》十卷。吴兆宜撰。《才调集补

注》十卷。殷元勋、宋邦绥同撰。《三体唐诗补注》六卷。高士奇撰。《唐诗鼓吹笺注》十卷。注，钱朝鼐、王俊臣撰；笺，王清臣、陆贻典撰。《诗纪匡谬》一卷。冯舒撰。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严可均辑。《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郭麟辑。《唐文拾遗》八十卷，《续》十六卷。陆心源辑。《宋文选》三十卷。顾宸编。《宋四大文选》八卷。陶珽编。《南宋文范》七十卷。庄仲方编。《南宋文录》二十四卷。董兆熊编。《辽文萃》七卷。王仁俊辑。《金文雅》十卷。庄仲方编。《金文最》一百二十卷。张金吾辑。《南汉文字》四卷。梁廷枏编。《西夏文缀》二卷。王仁俊辑。《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文授读》六十二卷。黄宗羲编。《明文在》一百卷。薛熙编。《国朝古文汇钞初集》一百七十六卷，《二集》一百卷。朱存编。《国朝文录》八十二卷，《续录》六十六卷。李祖陶编。《国朝文录》一百卷。姚椿编。《国朝文征》四十卷。吴翌凤编。《国朝古文正的》七卷。杨彝珍编。《国朝六家文钞》八卷。刘执玉编。《三家文钞》三十二卷。宋荦编。《湖海文传》七十五卷。王昶编。《切问斋文钞》三十卷。陆耀编。《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盛康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十九卷。张伯行编。《唐宋八大家全集录》五十一卷。储欣编。《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三十卷。沈德潜编。《唐宋八家文分体初集》八卷，《二集》八卷，《三集》八卷。汪份编。《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五十三卷。李祖陶编。《斯文正统》十二卷。刁包编。《古文雅正》十四卷。蔡世远编。《古文精藻》二卷。李光地编。《续古文雅正》十四卷。林有席编。《文章正宗读本》十六卷。王翰熙编。《文章练要》十卷。王源编。《古文近道集》二卷。王赞元编。《古文约编》十卷。倪承茂编。《乾坤正气集》五百七十四卷。潘锡恩编。《古文词类纂》四十八卷。姚鼐编。《古文词略》二十四卷。梅曾亮编。《续古文词类纂》三十四卷。王先谦编。《续古文词类纂》二十卷。黎庶昌编。《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卷。《经史百家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曾国藩编。《续古文苑》二十卷。孙星衍辑。《金石文钞》八卷。赵绍祖编。《八旗文经》五十六卷，《作者考》一卷。盛昱编。《燕台文选》八卷，《补遗》一卷。田茂遇编。《容城三贤集》十卷。张斐然编。《金陵文钞》十六卷。陈作霖编。《七十二峰足征集》一百一卷。吴定璋编。《松陵文录》二十四卷。凌淦编。《南昌文考》二十卷。徐午编。《临川文献》八卷。胡亦堂编。《丰阳人文纪略》十卷。聂芳声编。《金华文略》二十卷。王崇炳编。《当湖文系初编》二十八卷。朱壬林编。《缙云文征》二十卷，《补编》一卷。汤成烈编。《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罗汝怀编。《中州文征》五十四卷。苏源生编。《续垂棘编三集》十卷，《四集》九卷。范鄗鼎编。《滇南文略》四十七卷。袁文揆、张登瀛编。《杨氏五家文钞》十二卷。杨长世及从子以叡、以俨从孙兆凤、兆年撰。《义门郑氏奕叶集》十卷。郑尔坦编。《申氏拾遗集》二卷。申居郧编。《汪氏传家集》一百三十卷。汪琬编。《三陶集》二十二卷。杨沂孙编。《沈氏三代家言》十五卷。沈中祐编。《彭氏三先生集》七卷。彭祖贤编。《安吉施氏遗著》七卷。戴翊清、朱廷燮同编。《钱氏四先生集》十五卷。不著编人。《骈体文钞》三十一卷。李兆洛编。《唐骈体文钞》十七卷。陈均编。《宋四六选》二十四卷。彭元瑞、曹振镛同编。《骈体正宗》十二卷。曾燠编。《骈文类苑》十四卷。姚燮编。《八家四六》八卷。孙星衍编。《十家四六》十卷。王先谦编。《历朝赋格》十五卷。陆棻编。《历朝赋楷》九卷。王修玉编。《赋汇录要笺略》十卷。吴光昭撰。《七十家赋钞》五卷。张惠言编。《藏庋集》十六卷。周在浚编。《尺牍嘤鸣集》十二卷。王相编。《颜氏家藏尺牍》四卷，《姓氏考》一卷。潘仕成编。《明尺牍墨华》三卷。黄本骥编。《宫闱文选》三十五卷。周寿昌编。

《汉诗音注》五卷，《汉诗评》五卷，李因笃撰。《汉诗统笺》三卷。陈本礼撰。《唐诗选》十七卷，《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唐贤三昧集》三卷。王士祯编。《唐贤三昧集笺注》三卷。吴煊、胡棠撰。《全唐诗录》一百卷。徐焯编。《唐四家诗选》八卷。汪立名编。《说唐诗》二十三卷。戴明说撰。《续三体唐诗》八卷，《唐诗掞藻》八卷。高士奇撰。《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杜诏、杜庭珠同编。《唐诗贯珠笺释》六十卷。胡以梅编。《唐诗别裁集》三十卷。沈德潜编。《读雪山房唐诗选》四十卷，《序例》一卷。管世铭编。《全五代诗》一百卷。李调元编。《宋诗钞》一百六卷。吴之振编。《宋诗删》二十五卷。顾贞观编。《宋百家诗存》二十八卷。曹廷栋编。《宋诗选》四十九卷。曹学佺编。《元诗选三集》一百十一卷，《元诗选癸集》十卷。顾嗣立编。《列朝诗集六集》八十

一卷。钱谦益编。《明诗综》一百卷。朱彝尊编。《明诗别裁集》十二卷。沈德潜编。《明三十家诗选二集》十六卷。闺秀汪端编。《古诗选》三十二卷。王士祯编。《诗原》二十五卷。顾大申编。《历朝诗约选》九十二卷。刘大櫆槐撰。《古诗录》十二卷。张琦编。《十六家诗钞》二十卷。曾国藩编。《宋元诗会》一百卷。陈焯编。《宋金元诗永》二十卷，《补遗》二卷。吴绮编。《宋金元诗选》八卷。吴翌凤编。《宋元四家诗选》四卷。戴熙编。《清诗选》三十卷。孙鋐编。《清诗初集》十二卷。蒋龙等编。《盛朝诗选初集》十二卷。顾施桢编。《本朝应制琳琅集》十卷。邹一桂编。《本朝馆阁诗》二十卷。阮学洪编。《国朝赓扬集注》十六卷。张日珣、邱允德同编。《国朝应制诗粹》四卷。许大纶编。《清诗鼓吹》四卷。周佑予编。《国雅集》二卷。傅王露编。《国朝诗别裁集》三十六卷。沈德潜编。《国朝正雅集》一百卷。符葆森编。《国朝诗》十卷，《外编》一卷，《补》六卷。吴翌凤编。《国朝诗的》六十三卷。陶煊等编。《国朝诗乘》十卷。刘然编。《国朝诗铎》二十六卷。张应昌编。《国朝诗隐》一卷。不著编人氏名。《国朝诗萃初集》十卷，《二集》四卷。潘瑛等编。《国朝六家诗钞》八卷。刘执玉编。《国初十家诗钞》七十五卷。王相编。《四家诗钞》二十八卷。王企靖编。《诗持》十卷，《广集》八十九卷。魏宪编。《陆陈二先生诗钞》十六卷。蒯德模编。《二家诗钞》二十卷。邵长蘅编。《七子诗选》十四卷。沈德潜编。《八家诗选》八卷。吴之振编。《二冯诗集》九卷。胡思敬编。《国朝四家诗集》四卷。叶燮编。《诗观》十二卷。邓汉仪编。《明遗民诗》十六卷。卓尔堪编。《感旧集》十六卷。王士祯编。《同人集》十二卷。冒襄编。《旧怀集》二卷。冯舒编。《篋衍集》十二卷。陈维崧编。《溯洄集》十卷。魏裔介编。《近光集》二十四卷。汪士宏编。《群雅集》十二卷。李振裕编。《高言集》四卷。田茂遇、董俞编。《于野集》七卷。王原编。《友声集》七卷。赖鲲升编。《续同人集》十三卷。袁枚编。《金兰续集》一卷。徐坚编。《八表停云集》三十卷。严长明编。《群雅集》四十卷，《二集》九卷。王豫编。《清尊集》十六卷。汪远孙编。《刻烛集》一卷。曹仁虎编。《盍簪集》十卷。刘国楫编。《过日集》十六卷。曾灿编。《幽光集》一卷。方登贤编。《沈珠集》一卷。陈辰生编。《金铃集》十二卷。张纶编。《天籁集》一卷。郑旭旦编。《慰托集》十六卷。黄安涛编。《卬须集》八卷，《续集》六卷，《又续集》六卷，《怀旧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吴翌凤编。《同调集》一卷。龙铎、舒位同编。《拜扬集》八卷。马俊臣编。《兰言集》二十卷。谢坤编。《兰言集》十二卷。赵绍祖编。《笃旧集》十八卷。刘存仁编。《师友集》十卷。梁章钜编。《撷芳集》二卷。谢桐冈编。《共赏集》一卷，《二编》一卷。钱辰编。《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王昶撰。《扶轮新集》十四卷。黄傅传祖编。《同岑诗选》十二卷。黄孙灿编。《同人题赠集》四卷。何承燕编。《蜕翁所见录》十卷。叶廷官编。《白山诗介》十卷。铁保编。《国朝畿辅诗传》六十卷。陶梁编。《沧州诗钞》十二卷。王国均编。《津门诗钞》三十卷。梅成栋编。《燕齐四家诗集》十二卷。不著编人。《磁人诗》十卷。杨方晃编。《易台风雅》四卷。苏宏祖编。《易台风雅续集》四卷。苏元善编。《江苏诗征》一百八十卷。王豫编。《国朝金陵诗征》四十八卷。朱绪曾编。《石城七子诗钞》十四卷。翁长森编。《金陵名胜诗钞》四卷，《秦淮诗钞》二卷。李鳌编。《南邦黎献集》十六卷。鄂尔泰编。《吴风》二卷，《江左十五子诗选》十五卷。宋荦编。《江左三大家诗钞》九卷。顾有孝编。《江左十子诗钞》十卷。王鸣盛编。《吴会英才集》二十四卷。毕沅编。《吴门三家诗》三卷。朱琳编。《姑苏杨柳枝词》一卷。汪琬编。《木渎诗存》十四卷。汪正编。《国朝松陵诗征》二十卷。费周仁编。《禊湖诗》十八卷。徐达源编。《松风余韵》五十一卷。姚宏绪编。《国朝练音集》十二卷。王辅铭编。《青浦诗传》三十二卷。王昶编。《海曲诗钞》十六卷。冯金伯编。《太仓十子诗选》十卷。吴伟业编。《毘陵六逸诗钞》二十三卷。庄仕芬、徐梅同编。《梁溪诗钞》五十八卷。顾光旭编。《京江耆旧集》十三卷。张学仁编。《焦山诗集》一卷。卢见曾编。《淮海英灵集》二十二卷。阮元编。《邗上题襟集》一卷，《续集》一卷。曾燠编。《甓湖联吟集》七卷。李光国撰。《高邮耆旧诗存》二卷。王敬之编。《东皋诗存》四十八卷。王之珩编。《崇川诗钞汇存》五十一卷。王藻编。《崇川诗集》十二卷。孙翔编。《续宛雅》八卷。蔡蓁编。《合肥三家诗录》二卷。谭献编。《江西诗征》九十四卷。曾燠编。《岳阳诗传》四卷。李＜⿰山隽＞、李嵘同编。《江浙诗存》六卷。阮元、秦瀛同编。《两浙輶轩录》四十卷，《补遗》十卷。阮元编。《续两浙輶轩录》五十四卷，《补遗》六卷。潘衍桐编。《浙

人诗存》八卷。柴杰编。《国朝杭郡诗辑》三十二卷。吴颢编，孙振棫重编。《国朝杭郡诗辑续编》四十六卷。吴振棫编。《国朝杭郡诗三辑》一百卷。丁丙编。《西泠三太守诗钞》三卷，《西泠六君子诗钞》六卷。聂先编。《西泠五布衣遗著》二十五卷。丁丙编。《钱唐怀古诗》一卷。王德麟编。《湖墅诗钞》八卷。孙以荣编。《西泠十子诗选》十卷。不著编人。《西湖柳枝词》五卷。王昶编。《海昌丽则》八卷。吴骞编。《槜李诗系》四十二卷。沈季友编。《续槜李诗系》四十卷。胡昌基撰。《嘉禾百咏偶钞》一卷。不著编人。《梅里诗辑》二十八卷。许灿编。《梅里续诗辑》十二卷，《补遗》一卷。沈爱莲编。《梅会诗集》十三卷。李维钧编。《梅会诗选》十二卷。李稻塍编。《魏唐诗陈》八卷。钱佳编。《峡川诗钞》二十卷。曹宗载编。《峡川诗续钞》十六卷。许仁沐、蒋学坚同编。《鸳鸯湖棹歌》四卷。不著编人。《柳洲诗集》十卷。陈曾新编。《国朝湖州诗续录》十六卷。郑佶编。《吴兴诗存四集》四十八卷。陆心源编。《浙西六家诗钞》六卷。吴应和编。《甬上耆旧诗》三十卷。胡文学编。《四明四友诗》六卷。郑性编。《越姥诗蒐》十二卷。倪励编。《越风》三十卷。商盘编。《姚江逸诗》十五卷。黄宗羲编。《续姚江逸诗》十二卷。倪继宗编。《越七十二家诗集》八卷。不著编人。《越三子集》七卷。潘祖荫编。《诸暨诗存》十六卷。郦滋德编。《诸暨诗存续编》四卷。郭肇编。《嵊诗钞》四卷。吕岳孙编。《上虞诗选》四卷。徐干编。《上虞四家诗钞》十八卷。不著编人。《金华诗录》六十卷。朱琰编。《永康十孝廉诗钞》二十二卷。胡凤丹编。《东阳历代诗》九卷。董肇勋编。《国朝严州诗录》八卷。宗源瀚编。《黄岩集》三十二卷。王咏霓编。《三台诗录》三十二卷。戚学标编。《仙居集》二十四卷。王寿颐编。《两浙教官诗录》十八卷。许正绶编。《国朝全闽诗录初集》三十二卷，《续集》十一卷。郑杰编。《莆风清籁集》六十卷。郑杰编。《莆风清籁集》六十卷。郑王臣编。《黄冈二家诗钞》三十四卷。陈师晋编。《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邓显鹤编。《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卢见曾编。《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张鹏展编。《曲阜诗钞》八卷。孔宪彝编。《渠风集略》七卷。马长淑编。《山右诗存》二十四卷，《附录》八卷。李锡麟编。《晋四人诗》六卷。戴廷栻编。《蒲溪吟社三家诗钞》四卷。顾贻禄编。《潞安诗钞前编》四卷。程之珂编。《潞安诗钞后编》十二卷。常煜编。《陇西二家诗钞》三卷。李俊编。《蜀雅》二十卷。李调元编。《蜀诗》十五卷。费经虞编。《粤东诗海》一百卷，《补遗》六卷。温汝能编。《粤风集》四卷。李调元编。《广东诗粹》十二卷。梁善长编。《岭南群雅集》六卷。刘彬华编。《岭海诗钞》二十四卷。凌扬藻编。《楚庭耆旧诗前集》二十一卷，《后集》三十二卷。伍崇曜编。《端人集》四卷。彭泰来编。《粤诗蒐逸》四卷。黄子高编。《粤十三家诗钞》一百八十三卷。伍元薇编。《倪城风雅》二卷。劳嶓编。《黔诗纪略》二十三卷。黎兆勋编。《滇诗嗣音集》二十卷，《补遗》一卷。黄琮编。《滇诗重光集》十八卷。许印芳编。《滇诗拾遗》六卷。陈荣昌编。《午梦堂诗钞》四卷。叶燮编。《曲阜孔氏诗钞》十四卷。孔宪彝编。《长林四世弓冶集》五卷。林其茂编。《述本堂诗集》二十一卷。桐城方氏编。《二方诗钞》六卷。方观承编。《笃叙堂诗集》五卷。侯官许氏编。《棣华书屋近刻》四卷。朱湘、朱绛、朱纲撰。《沈氏诗录》十二卷。沈祖禹编。《桐鹤诗钞》二十九卷。单铭编。《湖陵江氏集》五卷。江八斗编。《春星堂诗集》十卷，《续集》一卷。汪篯编。《汪氏传家集》一卷。汪宗豫编。《邵氏联珠集》四卷。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撰。《陈氏联珠集》十五卷。王肇奎编。《翟氏诗钞》一卷，《附录》一卷。翟瀚编。《诸氏家集》十卷。诸家乐编。《后村周氏渊源录》十三卷。周源编。《萧山任氏遗芳集》三卷。任渠编。《虞山黄氏五家集》五卷。黄泰编。《秀水王氏家藏集》五十卷。王褧之编。《锡山秦氏诗钞》十五卷。秦彬编。《钱氏傅芳集》一卷。钱泳编。《继生堂集》四卷。张宾、张淇、张灏、张椿年撰。《鄂韡联吟集》二卷。马国伟、马用俊撰。《桐城马氏诗钞》七十卷。马树华编。《尹氏历代诗钞》七十卷。尹抡编。《许氏巾箱集》四卷。许兆熊编。《琴川黄氏三集》三卷。黄鹤、黄叔灿、黄廷鉴撰。《瑞竹亭合稿》四卷。王愈扩、王愈融撰。《屠氏昆季诗钞》二卷。屠秉钧等撰。《戴氏三俊集》三卷。戴芬、戴福谦、戴莼撰。《胡氏群从集》三卷。胡珽、胡琨、胡琮撰。《方氏乔梓集》一卷。方及子宗诚撰。《毗陵杨氏诗存》六卷，《附编》三卷。杨葆彝编。《新安先集》二十卷。朱之榛编。《海丰吴氏诗存》四卷。吴重熹编。《石氏乔梓集》二卷。潘钟瑞编。《二熊君诗剩》二卷。熊其英、熊其光撰。《二许集》二卷。许乃济等撰。《同怀忠孝集》二卷。

严辰编。《高氏一家稿》一卷。高云麟编。《汪氏全集》十二卷。汪曾唯编。《湖墅钱氏家集》十八卷。钱锡宾等撰。《济阳家集》一卷。丁丙编。《城北唱随集》一卷。徐叶钧及妻吴婉宜撰。《唱和初集》一卷，《随草》二卷，《随草续编》一卷。李元鼎及妻朱中楣撰。《鸣和集》一卷，《抵掌八十一吟集》一卷。马履泰及婿锁成、子庆孙、怡孙撰。《亭林同志赠言》一卷。沈岱瞻编。《双节堂赠言》三十卷。汪辉祖编。《汤将军怀忠录》八卷。汤成烈编。《查氏一门烈女编》一卷。查礼编。《紫阳书院课余选》二卷。屠倬编。《敬修堂诗赋课钞》十五卷。胡敬编。《八砖吟馆刻烛集》二卷。阮元编。《问梅诗社诗钞》一卷。尤兴诗编。《林屋吟榭诗钞》十二卷，《附录》三卷。任兆麟编。《谢琴诗钞》八卷。吴景潮编。《载书图题咏》一卷。王士祯编。《填词图题咏》一卷。陈维崧编。《枫江渔父图咏》一卷。徐轨编。《松吹堂读书图题咏》一卷。杭世骏编。《梦境图唱和诗》一卷。黄丕烈编。《张忆娘簪花图题咏》一卷。不著编人。《乐府英华》十卷。顾有孝编。《乐府广序》三十卷。朱嘉征编。《古谣谚》一百卷。杜文澜编。《古今谣谚补注》二卷，《古今风谣拾遗》四卷，《古今谚拾遗》六卷。史梦兰编。《古谚笺》十卷。林伯桐撰。《唐宫闱诗》三卷。费密编。《妇人集》一卷。陈维崧编。《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闺秀恽珠编。《红树楼名媛诗选》十二卷。陆＜⿰日永＞编。《国朝闺阁诗钞》九十九卷。蔡殿齐编。《女士诗钞》不分卷。吴翌凤编。《袁家三妹合稿》三卷。袁枚编。《鲍氏三女妇诗钞》三卷。闺秀鲍之兰等撰。《随园女弟子诗选》六卷。袁枚编。《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一卷。陈文述编。《京江三上人诗选》三卷。洪亮吉编。

宋陈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元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汪泽民、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十二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救文格论》二卷。顾炎武撰。《夕堂永日绪论》一卷。王夫之撰。《论学三说》一卷。黄与坚撰。《伯子论文》一卷。魏际瑞撰。《日录论文》一卷。魏禧撰。《枣林艺簣》一卷。谈迁撰。《铁立文起》二十二卷。王之绩撰。《惺斋论文》一卷。王元启撰。《古文绪论》一卷。吴德旋撰。《述庵论文别录》一卷。王昶撰。《鸣原堂论文》二卷。曾国藩撰。《艺概》六卷。刘熙载撰。《论文章本原》三卷。方宗诚撰。《四六金针》一卷。陈维崧撰。《四六丛话》三十三卷。孙梅撰。《宋四六话》十二卷。彭元瑞撰。《读赋屋言》一卷。王芑孙撰。《见星庐赋话》十卷。林联桂撰。《赋话》十卷。李调元撰。《春秋诗话》五卷。劳孝輿撰。《选诗丛话》一卷。孙梅撰。《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一卷。管世铭撰。《李杜诗话》三卷。潘德輿撰。《五代诗话》十二卷。王士祯撰。《五代诗话》十卷。郑方坤撰。《西昆发微》三卷。吴乔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一卷。张泰来撰。《辽诗话》二卷。周春撰。《明人诗品》二卷。杜荫棠撰。《历代诗话》八十卷。吴景旭撰。《历代诗话考索》一卷。何文焕撰。《全闽诗话》十二卷。郑方坤撰。《榕城诗话》三卷。杭世骏撰。《南浦诗话》八卷，《雁宕诗话》二卷。梁章钜撰。《全浙诗话》五十四卷。陶元藻撰。《全浙诗话刊误》一卷。张道撰。《广陵诗事》十卷。阮元撰。《社律诗话》二卷。陈廷敬撰。《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周春撰。《玉溪生诗说》二卷。纪昀撰。《苏海识余》四卷。王文诰撰。《苏亭诗话》六卷。张道撰。《诗律蒙告》一卷。顾炎武撰。《诗铎》一卷。王夫之撰。《梅村诗话》一卷。吴伟业撰。《带经堂诗话》三十卷。王士祯撰，张宗柟辑。《师友诗传录》一卷，郎廷极撰。《续录》一卷。刘大勤撰。《然灯记闻》一卷。何世基撰。《蠖斋诗话》二卷。施闰章撰。《谈龙录》一卷。赵执信撰。《漫堂说诗》一卷。宋荦撰。《静志居诗话》二十四卷。朱彝尊撰。《西河诗话》八卷。毛奇龄撰。《诗辨坻》四卷。毛先舒撰。《初白庵诗评》三卷。查慎行撰。《寒厅诗话》一卷。顾嗣立撰。《谈诗录》一卷，《诗学纂闻》一卷。汪师韩撰。《野鸿诗的》一卷。黄子云撰。《诗义固说》二卷。庞垲撰。《围炉诗话》八卷。吴乔撰。《原诗》一卷。叶燮撰。《说诗晬语》四卷。沈德潜撰。《莲坡话》三卷。查为仁撰。《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袁枚撰。《石洲诗话》八卷。翁方纲撰。《北江诗话》六卷。洪亮吉撰。《茗香诗论》一卷。宋大樽撰。《瓯北诗话》二卷。赵翼撰。《雨村诗话》二卷。李调元撰。《拜经楼诗话》四卷。吴骞撰。《月山诗话》一卷。宗室恒仁撰。《柳亭诗话》三十卷。宋俊撰。《槐塘诗话》一卷。汪沆撰。《鸟亭诗话》二卷。陶元藻撰。《灵芬馆诗话》十八卷。郭麟撰。《雅歌堂诗话》二卷。陈经撰。《瓶水斋诗话》一卷。舒位撰。《山静居诗话》一卷。方薰撰。《匏庐诗话》三卷。姚椿撰。《养一斋诗话》十卷。

潘德舆撰。《筠石山房诗话》六卷。杨霈撰。《小匏庵诗话》十卷。吴仰贤撰。《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林昌彝撰。《寿松堂诗话》四卷。陈来泰撰。《灯窗琐话》四卷。于源撰。《春雪亭诗话》一卷。徐熊飞撰。《春草堂诗话》八卷。谢坤撰。《缘庵诗话》三卷。李堂撰。《耐冷谭》十六卷。宋咸熙撰。《小沧浪诗话》四卷。张燮承撰。《养自然斋诗话》十卷。钟骏声撰。《缉雅堂诗话》二卷。潘衍桐撰。《然脂集例》一卷。王士禄撰。《诗法萃编》十五卷。许印芳撰。《闺秀诗话》四卷。梁章钜撰。《闺秀诗话续编》四卷。丁芸撰。《全唐文纪事》一百二十二卷。陈鸿墀撰。《宋诗纪事》一百卷。厉鹗撰。《宋诗纪事补遗》一卷。罗以智撰。《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附《小传补正》四卷。陆心源撰。《本事诗》十二卷。徐釚撰。《词坛纪事》三卷。李良年撰。《国朝诗人小传》四卷。郑方坤撰。《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二编》六十四卷。张维屏撰。《制艺丛话》二十四卷。梁章钜撰。《试律新话》四卷。倪鸿撰。《声调谱》一卷，《续谱》一卷。赵执信撰。《声调谱拾遗》一卷。翟灏撰。《声调八病说》一卷。吴镇撰。《声调谱说》一卷。吴绍灿撰。《声调三谱》四卷。王祖源撰。《声调四谱》十二卷。董文焕撰。

宋吴可《藏海诗话》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环溪诗话》一卷，王正德《余师录》四卷，李耆卿《文章精义》二卷，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元陈绎《文说》一卷。以上乾隆时敕辑。

《鼓棹初集》一卷，《二集》一卷，《潇湘怨词》一卷。王夫之撰。《隰西草堂词》一卷。万寿祺撰。《梅村词》二卷。吴伟业撰。《定山堂诗余》四卷。龚鼎孳撰。《棠村词》三卷。梁清标撰。《玉琴斋词》四卷。余怀撰。《炊闻词》二卷。王士禄撰。《衍波词》二卷。王士祯撰。《艺香词钞》四卷。吴绮撰。《苍梧词》十二卷。董元恺撰。《二乡亭词》二卷。宋琬撰。《曝书亭词》七卷，《江湖载酒集》三卷，《蕃锦集》二卷。朱彝尊撰。《曝书亭词注》七卷。李富孙撰。《迦陵词》三十卷。陈维崧撰。《珂雪词》二卷。曹贞吉撰。《纳兰词》五卷。纳喇成德撰。《弹指词》三卷。顾贞观撰。《紫云词》一卷。丁炜撰。《微云词》一卷。秦松龄撰。《秋笳词》一卷。吴兆骞撰。《溉堂诗余》二卷。孙枝蔚撰。《茗斋诗余》二卷。彭孙贻撰。《延露词》三卷。彭孙遹撰。《秋锦山房词》一卷。李良年撰。《枫香词》一卷。宋荦撰。《西河填词》六卷。毛奇龄撰。《百末词》六卷。尤侗撰。《蓉渡词》一卷。董以宁撰。《玉山词》一卷。陆次云撰。《余波词》二卷。查慎行撰。《蔬香词》一卷。《竹聪词》一卷，《独旦词》一卷。高士奇撰。《棟亭词钞》一卷。曹寅撰。《茗柯词》一卷。程梦星撰。《归愚诗余》一卷。沈德潜撰。《红藕庄词》三卷。龚翔麟撰。《石笥山房诗余》一卷。胡天游撰。《樊榭山房词》二卷，《续集》一卷。厉鹗撰。《押帘词》一卷。查为仁撰。《冬心先生自度曲》一卷。金农撰。《青衫词》一卷。郑方坤撰。《板桥词钞》一卷。郑燮撰。《铜弦词》二卷。蒋士铨撰。《冰天雪窖词》一卷，《机声灯影词》一卷。洪亮吉撰。《竹眠词》二卷。黄景仁撰。《茗柯词》一卷。张惠言撰。《念宛斋词钞》一卷。左辅撰。《蒹塘词》一卷。恽敬撰。《晒书堂诗余》一卷。郝懿行撰。《蠢翁词》二卷。李调元撰。《嶰谷词》一卷。马曰琯撰。《南斋词》二卷。马曰璐撰。《月满楼词》二卷。顾宗泰撰。《有正味斋词》八卷。吴锡麒撰。《红薇翠竹词》一卷。焦循撰。《求是堂词》一卷。胡承珙撰。《扁舟载酒词》二卷。江藩撰。《棕亭词钞》七卷。金兆燕撰。《亦有生斋词》五卷。赵怀玉撰。《芙蓉山馆词钞》二卷，《真率斋词》二卷。杨芳灿撰。《梅边吹笛词》二卷。凌廷堪撰。《金牛湖渔唱》一卷。张云璈撰。《齐物论斋词》一卷。董士锡撰。《香草词》二卷。《洞箫词》一卷，《碧云庵词》二卷。宋翔凤撰。《立山词》一卷。张琦撰。《享帚词》四卷。秦恩复撰。《瑶想词》一卷。王芑孙撰。《借闲生词》一卷。汪远孙撰。《梅边吹笛谱》二卷，《篷窗韵烛集》二卷。李堂撰。《百缘语业》一卷。朱昂撰。《筝船词》一卷。刘嗣绾撰。《银藤花馆词》四卷。戴延介撰。《琴筑山房乐府》二卷。盛大士撰。《小谟觞馆诗余》一卷。彭兆荪撰。《蘅梦词》二卷，《浮眉楼词》二卷，《忏余绮语》二卷，《焚余词》一卷。郭麟撰。《百萼红词》二卷。吴鼒撰。《香苏山馆词》一卷。吴嵩梁撰。《露蝉吟词钞》一卷。唐仲冕撰。《蜩翼词》一卷。李兆洛撰。《思贤阁词》一卷。丁履恒撰。《万善花室词》一卷。方履篯撰。《兰石词》一卷。董祐诚撰。《存审斋词》三卷。周济撰。《杕雅》一卷。蒋曰豫撰。《耶溪渔隐词》二卷。屠倬撰。《红豆树馆词》八卷。陶梁撰。《临啸阁诗余》四卷。朱骏声撰。《知止堂词录》三卷。朱绶撰。《桐月修箫谱》一卷。王嘉禄撰。《翠微雅词》一卷。戈载撰。《因柳阁词》

二卷。焦廷琥撰。《拙宜园词》二卷。黄宪清撰。《柯家山馆词》三卷。严元照撰。《玉壶词选》二卷。改琦撰。《种芸仙馆词》四卷，《钓船笛谱》一卷。冯登府撰。《六花词》一卷。徐熊飞撰。《倚晴楼诗余》四卷。黄燮清撰。《桐花阁词钞》一卷。吴兰修撰。《鸳鸯宜福馆吹月词》二卷。陈元鼎撰。《清梦庵二白词》五卷。沈传桂撰。《金梁梦月词》二卷。《怀梦词》一卷。周之琦撰。《冰蚕词》一卷。承龄撰。《空青词》三卷。边浴礼撰。《清邻词》一卷。陆继辂撰。《竹邻词》一卷。金式玉撰。《养一斋词》三卷。潘德舆撰。《无著词》一卷，《怀人馆词》一卷，《影事词》一卷，《小奢摩词》一卷，《庚子雅词》一卷。龚自珍撰。《双砚斋词》二卷。邓廷桢撰。《玉井山馆诗余》一卷。许宗衡撰。《苍筤馆词》一卷。孙鼎臣撰。《心庵词》一卷。何兆瀛撰。《诗舲词续》一卷。张祥河撰。《茂陵秋雨词》四卷。王拯撰。《春在堂词录》三卷。俞樾撰。《玉泾词》一卷。潘曾玮撰。《眉绿楼词》八卷。顾文彬撰。《芬陀利室词》一卷。潘祖荫撰。《思益堂词》一卷。周寿昌撰。《东川草堂诗余》一卷。何绍基撰。《拜石山房词》四卷。顾翰撰。《敦艺斋诗余》一卷。邹汉勋撰。《琴隐园词》四卷。汤贻汾撰。《汀芦诗余》一卷。杨传第撰。《藤香馆词》一卷。薛时雨撰。《悔翁诗余》五卷。汪士铎撰。《忆云词》五卷。项鸿祚撰。《水云楼词》二卷。蒋春霖撰。《沤梦词》一卷。刘履芬撰。《复堂词》三卷。谭献撰。《新蘅词》六卷。张景祁撰。《笙月词》五卷，《花影词》一卷。王诒寿撰。《疏影楼词》一卷。姚燮撰。《陈比部词钞》一卷，《诗余别集》一卷。陈寿祺撰。《緗秋词》一卷。程庭鹭撰。《索笑词》二卷。张文虎撰。《太素斋词钞》二卷。勒方錡撰。《采香词》四卷。杜文澜撰。《黄雁山人词》四卷。庄缙度撰。《空一切庵词》一卷。邓嘉纯撰。《晴花暖玉词》二卷。邓嘉缜撰。《荔墙词》一卷。汪曰桢撰。《寒松阁词》二卷。张鸣珂撰。《香禅精舍词》四卷。潘钟瑞撰。《袖墨集》一卷，《虫秋词》一卷，《味梨集》一卷，《鹜翁集》一卷，《蜩知集》一卷，《校梦龛集》一卷，《庚子秋词》一卷，《春蛰吟》一卷。王鹏运撰。《兰当词》二卷。陶方琦撰。《郁华阁词》一卷。宗室盛昱撰。《赌棋山庄词》八卷。谢章铤撰。《璞斋词》一卷。诸可宝撰。《漱泉词》一卷。成肇麟撰。《霞川花隐词》二卷。李慈铭撰。《云起轩词钞》一卷。文廷式撰。《麟榎词》一卷。刘恩黻撰。《山中和白云》一卷，《拈花词》一卷。蒋敦复撰。《搴红词》一卷。陈如升撰。《樵风乐府》九卷。郑文焯撰。《红蕉词》一卷。江标撰。

宋葛胜仲《丹阳词》一卷。乾隆时敕辑。

以上词曲类词集之属

《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沈辰垣等奉敕撰。《绝妙好词笺》七卷。查为仁、厉鹗同辑。《词综》三十四卷。朱彝尊撰。《词综补》八卷，《明词综》十二卷。王昶撰。《词综补遗》二十卷。陶梁撰。《选声集》三卷。吴绮撰。《东日堂词选初集》十五卷。佟世南编。《历朝名人词选》十三卷。夏昕秉衡撰。《词选》二卷。张惠言撰。《五代词选》三卷。成肇麟撰。《宋七家词选》七卷。戈载撰。《词辨》二卷，《宋四家词选》一卷。周济撰。《续词选》二卷。董毅撰。《林下词选》十四卷。周铭撰。《十六家词》三十九卷。孙默撰。《今词苑》三卷。陈维崧等编。《今词选》二卷。纳喇成德、顾贞观编。《昭代词选》三十八卷。蒋重光撰。《国朝词综》四十八卷。王昶撰。《国朝词综补》五十八卷。丁绍仪撰。《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黄燮清撰。《国朝词雅》二十四卷。姚阶编。《绝妙近词》六卷。孙麟趾编。《绝妙近词续钞》二卷。余集、徐楘同编。《诗余偶钞》六卷。王先谦编。《燕市聊吟集》四卷，《讨春合唱》一卷。袁通编。《金陵词钞》八卷。秦际唐编。《江东词社选》一卷。秦耀曾编。《广陵唱和词》一卷。孙金砺编。《高邮耆旧诗余》一卷。王敬之编。《粤风续九》四卷。吴淇编。《闽词钞》四卷，《本事词》二卷，《天籁轩词选》六卷。叶申芗编。《明湖四家词》四卷。赵国华编。《四明近体乐府》十五卷。袁钧编。《硖川词钞》一卷。曹宗载编。《同声集》九卷。王鹍编。《侯鲭词》五卷。边保枢编。《篋中词》六卷，《续》四卷。谭献编。《词学全书》十四卷。查继起编。《词学丛书》二十三卷。秦恩复编。

以上词曲类词选之属

《花草蒙拾》一卷。王士祯撰。《词话》二卷。毛奇龄撰。《词苑丛谈》十二卷。徐釚撰。《古今词话》六卷。沈雄撰。《词藻》四卷，《词统源流》一卷，《金粟词话》一卷。彭孙遹撰。《词家辨证》

一卷。李良年撰。《七颂堂词绎》一卷。刘体仁撰。《词综偶评》一卷。许昂霄撰。《填词名解》四卷。毛先舒撰。《远志斋词衷》一卷。邹祇谟撰。《词林纪事》二十二卷。张宗橚撰。《雨村词话》一卷。李调元撰。《香研居词麈》五卷。方成培撰。《莲子居词话》四卷。吴衡照撰。《听秋声馆词话》二十卷。丁绍仪撰。《赌棋山庄词话》十二卷。谢章铤撰。《芬陀利室词话》三卷。蒋敦复撰。《词谱》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御定。《词律》二十卷。万树撰。《词律拾遗》六卷。徐本立撰。《词律校勘记》二十卷。杜文澜撰。《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二卷。赖以邠撰。《白香词谱》一卷。舒梦兰撰。《白香词谱笺》四卷。谢朝征撰。《天籁轩词谱》六卷。叶申芗撰。《词韵选集》一卷。应撝谦撰。《榕园词韵》一卷。吴宁撰。《学宋斋词韵》一卷。吴烺撰。《词韵》二卷。仲恒撰。《词林正韵》三卷。戈载撰。《词韵考略》一卷。许昂霄撰。《碎金词韵》四卷。谢元维撰。《新声谱》一卷。朱和羲撰。

以上词曲类词话、词谱、词韵之属

《曲谱》十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九宫大成曲谱》八十一卷，《闰集》一卷。庄亲王撰。《昭代箫韵》二十卷。王廷章等辑。《制曲枝言》一卷。黄周星撰。《南曲入声答问》一卷。毛先舒撰。《乐府传声》二卷。徐大椿撰。《一笠庵北词广正谱》不分卷。李元玉撰。《南词定律》十三卷。杨绪等撰。《太古传宗》二卷。邹金声等撰。《曲目表》一卷。支丰宜撰。《曲海总目》一卷。黄文旸撰。《雨村曲话》二卷。李调元撰。《曲话》五卷。梁廷枏撰。

以上词曲类南北曲之属。

清史稿卷一四九　志第一二四

交通一

有清之世，欧洲诸国以制器相竞致强富，路船邮电，因利乘权。道光朝五口通商，各国踵迹至。中外棣通，外舟侵入我江海置邮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公司海底电线贯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亦骈集我海上，骎骎有返客为主之势焉。李鸿章、郭嵩焘诸臣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巨，抗疏论列。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于时鸿章总督直隶，领北洋通商大臣，忍诟负重，卒观厥成。长江招商轮船局始于同治十三年。逮光绪三年，有唐山胥各庄铁路之筑。四年，设邮政局。五年，设电线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西达天津。自时厥后，岁展月拓，分途并进。轮船则有官轮、商轮之别，铁路则有官办、商办之别，电线则有部办、省办之别，邮政则有总局、分局之别。宣统初，邮传部计路之通车者逾万里，线之通电者九万余里，局之通邮者四千余处。岁之所入，路约银二千万，电约一千万，邮六百余万，而岁支外所盈无几，无乃分其利者众欤？昔者车行日不过百里，舟则视风势水流为迟疾，廷寄军书，驿人介马竦，尽日夕行不过六七百里已耳。今则京汉之车，津沪之舟，计程各二三千里而遥，不出三日，邮之附舟车以达者如之。若以电线达者，数万里外瞬息立至。民情虑始难，观成易，故船、电、路皆有商办名。顾言利之臣胥欲笼为国有，以加诸电商者加之川汉自办之路，操之过激，商股抗议者辄罪之。淫刑而逞，以犯众怒，党人乘之，国本遂摇。孔子论治，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为极盛。清之天下，可谓同文同轨矣，惟行殊焉，而理乱顿异。则知伏羲氏所谓通天下之志者，有形下之器，尤贵有形上之道以维系之，未可重器而遗道也。撰《交通志》。

铁路创始于英吉利，各国踵而行之。同治季年，海防议起，直督李鸿章数为执政者陈铁路之利，不果行。

光绪初，英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命鸿章禁止，因偕江督沈葆桢，檄盛宣怀等与英人议，卒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废置不用，识者惜之。

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六年，刘铭传入觐，疏言："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

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事下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议覆。鸿章言：“铁路之设，关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溥。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坤一以妨碍民生、厘税为言。学士张家骧言兴修铁路有三大弊。复下其疏于鸿章，鸿章力主铭传言。会台官合疏力争，侍讲张楷言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言五害，语尤激切。以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嗣是无复有言之者矣。

十一年，既与法国议和，朝廷念海防不可弛，诏各臣工切筹善后。李鸿章言：“法事起后，借洋债累二千万，十年分起筹还，更无力筹水师之岁需。开源之道，当效西法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为美富，铁路实有远利。但招商集股，难遽踊跃，官又无可资助。若轻息假洋款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乃群情所骇诧，非圣明主持于上，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大学士左宗棠条上七事，一言宜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清江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征调，而额兵即可多裁。且为费仅数百万，由官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疏下王大臣议，虽善其言而不能用也。是年冬，鸿章复言：“陶城、临清间二百余里，运道淤垫，请试办铁道，为南北大道枢纽。”上用漕督崧骏等言，格不行。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十三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譞等言：“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经前岁战事，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奕譞总理事务，见闻较切。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之益。现公同酌核，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择要而图。据天津司道营员等禀，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请将开平至阎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八十余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余里，逐渐兴修。津沽铁路告成，续办开平迤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此项海防要工，集资不易，应以官款兴办，调兵勇协同工作，以期速成。如蒙俞允，即派员督率开平公司经理。”从之。明年，路成。总理衙门奏言：“新造津沽铁路，自天津府城经塘沽、芦台以至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其自阎庄至滦州之唐山，长八十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轮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通塞之权，操之自我，断无利器假人之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征兵运械，挽粟飞刍，咄嗟可致；商民贸迁，无远弗届，榛莽之地，可变通衢，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

会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略言：“现造铁路，其所入不敷养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直督李鸿章以闻，已如所请矣；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澧，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交章谏阻。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亦有言宜于边地及设于德州、济宁以通河运者。命俱下海军衙门。寻议上，略言：“原奏所虑各节，一在资敌。不知敌至而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一在扰民。建设铁路，首在绕

避民间庐舍丘墓，其万难绕避者，亦给重价，谕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一在失业。铁路兴而商业盛，谋生之途益广，更鲜失业之虞。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乃议者不察底蕴，不相匡助，或竟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上渎天听。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其往也，非干羽所能格，其来也，非牛气所能退，全视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枢机。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期应援全局。诚能于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乾或裁或节。此外如海防河运，裨益实多，而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而事属创办，不厌求详。请下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遂如所请，命各详议以闻。

台湾巡抚刘铭传议由津沽造路至京师，护苏抚黄彭年议先办边防、漕路，缓办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而试行于津通。粤督张之洞请缓办津通，改建腹省干路，疏言：“今日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进口外货，岁逾出口土货二千万两。若听其耗漏，以后万不可支，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济之。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流行于九洲四瀛之外矣。而沿江沿海、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强邻窥伺，防不胜防。若无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巨饷而守之？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为经营全局之计。至津通铁路，则关系甚巨，不便尤多。设此路创造之时，稍有纷扰，则习常蹈故者，益将执为口实，视为畏途。以后他处续造，集股之官商必裹足，疑沮之愚民必有辞，则铁路之功终无由成，而铁路之效终无由见矣。翁同龢请试行于边地以便运兵，徐会沣等请改设于德州、济宁以便运漕，均拟缓办津通，为另辟一路之计。但边地偏远，无裨全局，效亦难见；且非商贾辐辏之所，铁路费无所出，不足以自存。德济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工费太巨。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语其便利，约有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三千余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不似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干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理既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有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征兵之道，莫此为便，利五。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质最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熔，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利六。海上用兵，首虑梗漕。东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京城。由芦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县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飞輓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糜。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转有把握，利七。若虑费巨难成，则分北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每里不过五六千金，每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筹款之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酌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之地，由藩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铁料运自晋省，置炉炼冶，以供取用，庶施工有序，而藏富在民。”

奏上，仍下海军衙门。寻复议上：“各国兴办铁路，以干路为经，以枝路为纬，有事则以路征兵，无事则以商养路。就五大洲言之，宜于西洋，宜于东洋，岂其独不宜于中国？就中国言之，或云宜于边防，或云宜于腹地，岂其独不宜于臣衙门所奏准之津通？津通，畿东南一正干也。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输，陆路通关东三省之命脉。豫鄂则畿西南一正干也，控荆襄，达关陇，以一道扼七八省之冲。初意徐议中原，而先以津沽便海防，继以津通扩商利，区区二百里，其关系与豫鄂之千里略

同。今张之洞亦设为津通五宜审之说，其中所虑各节，前奏固已剖析无遗。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津通铁路应即暂从缓办，而卢汉必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层递而北，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投试办，综计需银三千万两，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为集款之法。”议上，诏旨允之。

初，鸿章倡津通铁路之议，举朝以为不可，鸿章持之甚力。之洞特创卢汉干路之说，调停其间，而醇亲王奕譞复赞之于内，其事始定。然其时廷臣尚多不以卢汉造路为然，但无敢昌言者。故通政黄体芳谓铁路不可借洋债以自累，而台臣亦有言黄河桥工难成者，以执政者坚持举办，久之浮议始息。鸿章与之洞书，谓局外议论纷歧，宜速开办，免生枝节，之洞深然之。未几，之洞总督湖广。之洞既移鄂，益锐意兴办卢汉铁路，其所经画，曰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以商股难恃，请岁拨帑金二百万两以备路用。上如所请。

十六年，以东三省边事亟，从海军衙门王大臣及直督李鸿章言，命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拟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另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年拨银二百万两为关东造路专款，命李鸿章为督办大臣，裕禄为会办大臣，而卢汉路工因之延缓。盖自光绪初年，内外臣工往往条陈铁路，当国者亦欲试行以开风气，而疆吏畏难因循，顾虑清议，莫敢为天下先。卢汉铁路已定议矣，寻复中辍。至是年，国内铁路，仅有唐山至阎庄八十五里，阎庄至林西镇二百三十五里，又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

二十一年，命张之洞遴保人才，及筹议清江至京路事。之洞言铁路以卢汉为要，江宁、苏、杭次之，清江筑路非宜。上韪其言。时之洞方督两江，特命移鄂综其事。以卢汉路长款巨，谕有招股千万者，许设公司自办。粤人许应锵、方培尧等咸言集赀如额，遵旨承办。直督王文韶与之洞言承办各商举不足恃，请以津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允之，命以四品京堂督路事。宣怀条上四事，一请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募商股，借洋债。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上如所请。是年设总公司于上海，而卢汉之始基以立。

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俄索接造西伯利亚干路，横贯黑、吉两省，修枝路以达旅顺、大连湾。英则请修五路：一苏杭甬，自苏州经杭州以达宁波；一广九，自广州以达九龙；一津镇，自天津以达镇江；一浦信，自浦口以达信阳；一自山西、河南以达长江。法自越南筑路以达云南省，自龙州筑路以达镇南关。德踞胶州湾，筑路以达济南。葡据澳门，筑路以达广州。日本擅于新民厅筑路达奉天，更获有奉天至安东铁道之权。此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之大略也。

先是俄人阴结朝鲜窥奉天，建言者请急建关内外路以相钤制，乃命顺天府尹胡燏芬督办津榆路事；后以续造吉林一路款绌中辍。二十四年，俄事急；芬请息借英款为之。疏言：“关外一路，初拟迳达吉林，以无款又落后著。迨归并津卢，俄即起而争执。近允其由俄边直接大连湾，奉、吉两省东北之利尽为所占。计惟有由大凌河赶至新民厅铁路，以备联络沈阳之路，并可兼护蒙古、热河矿务。一面由营口至广宁，庶中国海关不致为俄侵占，尚可保全奉省西北之利。现东三省全局已在俄人掌握，幸留此一线之路，堪以设法抵御。若坐失机宜，后悔何及。”从之。

初，英人图粤路甚亟。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合疏言：“粤汉南干路，原拟稍缓续筹，无如时局日亟，刻不及待。群雄环伺，辄以交涉细故，兵轮互相驰聘，海洋通塞，靡有定期。今海军既无力能兴，设有外变，隔若异域，必内地造有铁路，方可联络贯通。广东财赋之区，南戒山河，未可遐弃，此粤汉南路当与北路并举者也。”又疏言：“德国无理肇衅，占踞胶、墨要害，并获承办山东铁路。俄已造路于黑龙江、吉林，为通奉天、旅顺之谋。法已造路于广西，以为割滇之计。独英人窥伺最久，尚无所得。今年春，英商屡来揽办粤路，坚持未允。其所拟急行者，在赶营中国中部，或广东建筑轨道。盖英所欲者，一借款，一修路，一拟索香港对岸之深水埠，其为觊觎铁路无疑。现在德已踞胶，俄已留旅，法已窥琼，英有图扼长江、吴淞之谋。是中国各海口几尽为外国所占，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若粤汉一线再假手英人，将来俄路南引，英轨北趋，惟有卢汉一路踡蹐其中，何能展布？甚或为英、俄之路所并。惟有赶将粤汉一路占定自办，尚足补救万一。”嘉纳之。

初，粤汉路议由鄂入赣达粤。嗣病其迂远，改道湘之郴、永、衡、长。至是，定议三省绅商自

办，总公司综其纲领。盖各省干路，以关东肇其端，卢汉、粤汉次之。此外则建天津至卢沟桥之津卢路，正定至太原之正、太路，郑州东至开封、西历荥阳、汜水达洛阳之汴、洛路，广州至九龙之广九路，上海至江宁之沪宁路，萍乡至昭山之萍昭路，道口至清化镇之道清路，京师至张家口之京张路，天津至浦口之津浦路，吉林、长春之吉长路，齐齐哈尔卜魁城至昂昂溪之齐昂路，此属于官办者也。若潮汕、新宁、川汉、同蒲、洛潼、西潼、广厦、归包、归新、桂全、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苏、皖、赣、滇、蜀诸省，咸请自修干枝等路，悉如所请。至是建造铁路之说，风行全国，自朝廷以逮士庶，咸以铁路为当务之急。

趋向既定，筹款与办法最关紧要。筹款有官帑，有洋债，有民股。修路有官办，有商办，有官督商办。自刘铭传倡借债筑路之议，为众论所尼，借款修路，遂为当时所讳言。故卢汉建议之初，犹以部帑为请，未敢昌言借洋债也。借洋债自津卢、关内外铁路始。迨盛宣怀督办路事，首以三路分三国借款之策进。曰卢汉借比款，沪宁借英款，粤汉借美款。上俞其请。由是正太则借俄款，汴洛则借比款，广九、苏杭甬则借英款，津浦则借英、德款。贷之者，大率资金什予其九，息金二什而取其一；以路为质，或并及附路之产物。付息、还本、赎路，咸有定程，而还本、赎路未及其时，且勿许。购料、勘路、兴工，多假外人为之。故外人多以款为饵，冀获承办之利。

卢汉路近三千里，费逾四千万，黄河桥工糜款尤巨，官帑仅资开办而已。借款始拟美，以所望奢，改与比议。英、德、法诸国接踵而至。卒借比款一百十二兆五十万佛郎。比小国，饶铜铁，娴工事，于中国无大志。三十一年，续借一百二十五万佛郎。逾年，路成。北端直抵京师，因易名京汉。京汉之枝路曰正太，曰汴洛。正太借款，始二十三年。俄璞科第与晋官绅议定而中止。二十八年，盛宣怀与议借款四千万佛郎。约成，而俄人挨士巴尼忽索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石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岔道，及同蒲诸路。均格部议，而岔道卒如所请。三十三年秋，工竣。

自容闳倡办津镇，盛宣怀恐夺卢汉之利，因议办汴洛、开济以相钤制。汴洛借款始于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而约成，借比款二千五百万佛郎。比人卢法尔主工事。嗣续借千六百万佛郎。三十四年，路成。津沽用款百三十万，官帑、商股兼备，以洋债补其不足。津卢假英金四十万镑。关内外路借英金二百三十万镑。本由商办，迨胡燏芬为督办，始官为之。拳匪乱起，关外路为俄踞，关内路为英踞。命袁世凯等与英使立约收回，英人遂攫有百里内不准他人承修之权。三十一年，全路告竣，是为京奉路。道清路为英商福公司所造，长九十里，利微费巨。初，英商索泽襄、怀浦，俱不获。遂以借款收回道清为言，内外臣工咸持不可，终借英金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镑赎回。津浦路，因津镇之议不果行，改议北起天津，南讫浦口，借英、德款五百万镑。尚书吕海寰主其事。宣统三年，工竣。

其促成各省铁路自办与拒绝外债之机者，则沪宁、苏杭甬、粤汉借款所致也。沪宁筑路，倡于盛宣怀，南北洋大臣据以入告，得请。方从事淞沪工作，而英声请承办，宣怀与订草约。二十九年，正约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五十年为期。商部以借款几倍于原估之数诘之。而工未及半，款已告罄，复议续借百万镑。苏人群起责难，并疏闻于上。命唐绍仪督办沪宁、京汉，罢铁路总公司。绍仪既任事，徇英工程司之请，复议售小票六十五万镑。疏言："盛宣怀移交合同文卷及购地工程帐册，支款浮滥，当经驳回。沪宁合同吃亏，比京汉干路为甚。其最棘手者，在设立总管理处。华员二人，洋员三人，每会议时，彼众我寡，已占低著。议者有添举监督之说。岂知权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订明，虽有监督，实不济事。其尤棘手者，财政之权操于洋人掌握，用款虽由华员签字，而司帐者为洋员也。分段司帐，其支发权仍在工程司也。购料事宜，向由怡和洋行经手。行车总管、材料总管，皆洋员专司也。本彼众我寡之因，以成事事制肘之果。挽回补救之术，惟有改订总管理处章程，加派华员司帐，并分任各总管，现已分别办理。至路款不敷，尚拟续售小票六十五万镑以资接济。"下所司议行。方绍仪拟续借英款也。侍郎吴郁生上疏力争，略言："沪宁铁路由英国银公司要求承造，盛宣怀与之订立合同。以长不逾六百里之路工，借款至三百五十万镑之巨，估价多，必至浮滥。自合同宣布后，远近骇然。上年奉严旨改派唐绍仪妥筹办理。近闻沪宁工程司来京，又

以工款不敷，有议续售小票七十万镑之说。此项路工，即就业经借定之三百五十万镑尽数开支，每里合银三万两以上，视他路浮逾两倍，公家受亏已多。今若再借巨债，是唐绍仪接办以来，于盛宣怀失算之处并无补救之方。请饬按照合同，严核用款，一面自行筹款接济。不可再令银公司出售小票，致以九折虚数，受人盘剥。”疏上，下所司知之。而沪宁铁路终以本息过巨，收赎无期也。

苏杭甬铁路，自二十四年许英商承办。是年，盛宣怀与订草约，大要悉本沪宁。约成而英人置之。三十一年，浙路自办之局定，御史朱锡恩请废前约，上命宣怀偕浙抚主其事。英人恃有前约，坚欲承办，往复办难要挟，久之不决。侍郎汪大燮与议，分修路、借款为二事。浙人以路股集有成数，一意拒款，闻之大哗，诋大燮甚力。大燮旋使英，以梁敦彦继之。浙推孙廷翰、苏推王同愈等议于京，终以成约难废，由部借英款，贷之两省而事息

粤汉借用美款，倡于盛宣怀。驻美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议借美金四千万，期以五年工竣。美以毕来斯司路事。起粤之三水，筑路十五里，糜款逾二百万。毕来斯殁，工事亦辍，而美股多售之比人。鄂督张之洞以比已承修卢汉，粤汉再假之比，两路相合，非国之利，力倡废美约之议，湘人助之。上用御史黄昌年言，命之洞妥筹办理。之洞主废约益力。宣怀不愿，阴挠其事，诏宣怀不得干预。之洞复属驻美使梁诚与合兴公司议，年余始定，借英金百十万镑赎回焉。

方之洞议借英款也，英人乘间请改订广九路约。广九为英人请办五路之一，二十五年签订草约，悬而未定者也。三十年，沪宁约成，英人索议未果。迨苏杭甬事起，相持方急，部许英人先议广九，以缓其事，而正约以成。至是议粤汉借款，英人复索合办广九全路，粤督持不可。旋索以粤盐及路质借款，粤人亦不之许。终假英金百五十万镑而约成。之洞既借英款赎美约，一时议者以为以英易美，其害相埒，相与诟病。昌年复言路权至重，赎款难担，亟宜兴修，严杜干涉。诏以借款修路，流弊滋多，应由三省集股兴修，以保利权。自明诏严禁借债修路，而商部复有限制借款之条。各省人士亦以外人谋我之亟，咸谋铁路自办，以杜外患，鉴外债受亏之巨，争欲招集股款，自保路权。此由官办改为商办之所由来也。

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阎庄，更自天津、大沽以达林西镇，皆开平公司为之。嗣是武举李福明请修京至西沽路，粤人许应锵等请办卢汉路，俱不获，自此无复有言商办者。二十九年，粤人张煜南请设公司承办潮汕铁路。既得请，而川汉继之。川督锡良以英、美商人竞涎川路，而美商班士复索灌县富顺枝路，奏准由川人筹款自办。明年，赣人以李有棻总理江西铁路，以南寻为干路第一段。三十一年，编修陈荣昌等以法人已修滇越路，滇省内地应自行推广，以杜口实，请办滇蜀铁路，滇督丁振铎据以入告，报可。黔抚林绍年言黔路不通，滇亦少利，因并及黔。荣昌嗣请展修腾越，以编修吴琨总理其事。皖以李经方为总理，经始于芜湖，以期北接卢汉、南通赣浙。闽以陈宝琛为总理，筑路厦门。浙以汤寿潜为总理，干路一自杭达苏，一历富达江西；枝路则南道江山以通闽，西道湖、长以通皖。新宁、广厦铁路，粤人陈宜禧、张振勋经办。西潼路，近联汴洛，远达甘新，为西北纬干之枢纽，陕抚曹鸿勋奏准。三十二年，苏人以王清穆为总理，规画江苏全路，江南自上海经松江以达浙江，北自海州入徐以达豫。桂以于式枚为总理，拟自桂林筑路至全州以达湘，经梧州以达粤。粤汉自美约废后，三省公设路局于鄂，筹款筑路，各自为之，不相搀越，先干后枝，以为要约。湘以袁树勋为总理，粤人内阁侍读梁庆桂、道员黎国廉与粤督岑春煊争粤路商办，被劾夺官。上命往查，旋起二人原官，路由官督商办，旬日集股数达四千万元，以郑官应为总理。

当其时，以铁路为救时要图，凡有奏请，立予俞允。请办干、枝各路，经纬相属，几遍全国。其筹款，于招集民股外，大率不外开办米谷、盐、茶、房屋、彩券、土药等捐，及铜元余利、随粮认股数者。而程功之速，事权之一，首推新宁。陈宜禧者，籍新宁，娴铁路学，众相推戴，始终其事，故二年而路竣。次则潮汕，虽勘路招股，事变屡起，而卒底于成。总理张煜南，奖擢三品京堂。此外，以粤汉路粤人集股为最多，倾轧亦最剧。总理屡易，路工停滞。川省以租股为大宗，数达千余万元。浙、闽、皖、赣亦均次第兴工。其余各省，大都集股无多，有名鲜实。西潼一路，以商股难成，奏归官办，其见端也。

三十四年，上用苏抚陈启泰言，以大学士张之洞督办粤汉，冀以统一事权，亦无所济。是年，

诏以铁路为交通大政，绅商集股，各设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命所司遴员分往查勘。寻奏上勘路查款办法。时川汉已派员往查。其余以洛潼、西潼、同蒲、江苏、浙江最要，为一起；粤汉、潮汕、新宁、惠潮、广西、福建次要，为一起；滇、蜀、安徽、江西再次，为一起。拟先查洛潼、西潼、同蒲三路，报闻。宣统二年，川路司出纳者，亏倒路股百九十余万，川人宦京者甘大璋等闻于上，查明饬追，徒托空言而已。

三年，给事中石长信言："我国兴造各省铁路，事前并未谋定后动。今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使天下咸知国家铁路政策之所在，此后有所遵循，不再如从前之群议庞杂，茫无主宰。当此时事日亟，边防最要。国家若不赶将东西南北诸大干路迅速次第兴筑，则强邻四逼，无所措手。人民不足责，其如大局何。此中利害，间不容发。惟有仰恳乾纲独断，不再游移。在德、奥、法、日本、墨西哥诸国，其铁路均归国有，而我分枝路与民，已为优异。况干枝相辅，上下相维，于理尚顺，于事稍易。此路政之大纲，亟宜明定办法者一也。又东南干路，以粤汉议办为最早。光绪二十六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奏准借美款兴造。当时订定合同后，业已筑成粤省之佛山三水铁路一百余里，广州至英德干路亦已购地开工。乃三十年春间，张之洞忽信王先谦等之言，不惜巨资，经向美公司废约，坚持固执，卒至停罢。废约后，原欲集鄂、湘、粤三省之力以成此路。讵悠忽数年，粤则有款而绅士争权，办路甚少，湘、鄂则集款无著，徒糜局费。张之洞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签押后正欲入告，因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计自废约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至川汉集款，皆属取诸田间，其款确有一千余万。绅士树党，各怀意见，上年始由宜昌开工至归州以东，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将川路租股之所入，倒帐竟至数百万之多。此又川、粤、汉干路之溃败延误，亟宜查办者又一也。近来云贵督臣李经羲议造滇桂边路，于国防尤有关系。然不有粤汉干路自湖南之永兴与广西之全州相接，则滇桂路何能自守？今我粤汉直贯桂滇，川汉远控西藏，实为国家应有两大干路，万一有事，缓急可恃。故无论袤延数千里之干路，断非民间零星凑集之款所能图成，即使迟以十年或二十年，造成之后，而各分畛域，倘于有事之际，命令不行，仍必如东西洋之议归国家收买。此干路之必归国有者又一也。国家成法，待民宽厚，虽当财赋极困难之时，不肯加赋。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追呼尤觉难堪。但路局以路亡地亡之说惊吓愚民，遂不得不从。川省民办较纾，尚能勉强担负。湘民本非饶足，若数年之间，强逼百姓出此数千巨万之重赀，而路工一日不完，路利一日无著，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是以干路收归国有，命下之日，薄海百姓必无阻挠之虑。况留此民力以造枝路其工易成其资易集其利易收。使其土货得以畅行民间渐资饶富此枝路之可归民有者又一也。"

疏上，下所司议行。诏曰："中国幅员辽阔，边疆袤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谘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奏："粤、川、湘、鄂四省所抽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倘愿抽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抽本。其不愿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其亏耗之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本，照本发还。其米捐、租股等款，准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并准一律照

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愿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从之。诏停川、湘两省租股。起端方以侍郎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英、德、法三国借款，亦即签订。

方干路收归国有之诏既颁，湘、粤人士群起哗噪，力谋抗拒，顾未久即定。护川督王人文代陈川谘议局请缓接收川路，诏旨斥之。川人罗纶等言：“部臣对待川民，均以威力从事，毫不持平。”人文复据以上闻，仍严斥之。未几，以赵尔丰署四川总督。川人因路事持久不决，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继则集众围攻督署，再攻省垣。遂命端方率军入川。又以川事日棘，命前粤督今春煊赴川办理剿抚。春煊既受命，请以现金偿川省路股，桂抚沈秉坤亦以为言部议借英金三百万镑，不能决也。春煊至鄂，会成都围解，称疾不往。

御史陈善同上章，请罢斥邮传大臣盛宣怀，以弭巨变。疏言：“窃维国以民为本，自古未有得民心而国不兴者，即未有失民心而不危者。传曰：“众怒难犯。”书曰：“民可近，不可下。”此中消息至微。此次以铁路干线归国有，政策本极相宜。比者屡诏蠲除各项杂捐，所以恤民者，固已仁至义尽。而湘、粤等省人心惶骇，扰扰不靖，川患且日以加剧者，则以邮传大臣盛宣怀于此事之办理实有未善也。各路商办之局，其始皆历奉先皇帝谕旨，根据大清商律。如欲改归官办，自应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量力递收，于国于民，方为两利。今盛宣怀事前毫无预备，徒仰仗借款，突然将批准各案奏请一律取消。各路以十余年之经营，千数百万之筹集，一旦尽取诸其怀而夺之。而所订借款合同，利率之高，虚折之多，抵押之巨，债权之重，又著著失败，予人口实。各省人民，痛念前劳，怵心后祸，宜其奔走骇告，岌岌若不终日也。查给事中石长信之请定干路、枝路办法，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之覆奏，宣布国有政策，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之签押，在二十二日。似政策之改定，实缘借款而发生也者。举办此等大事，乃平时漫无布置，出以猝＜□居辶＞如此，反使朝廷减轻民累之旨晦没不彰。而复不能审慎临机，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由川款开支，实与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川路仍存七百余万，愿否入股，或办实业，并听其便”等语大相违背。必欲使我皇上体恤商民之恩，壅遏之不使下逮，陷朝廷以不信，示天下以可疑，群起抵抗，何怪其然。幸以国家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沦浃人心，故虽众怨交集于盛宣怀，终无敢有归怨朝廷者。比闻川省风潮日烈，皆以盛宣怀丧权误国，欲得而甘心。月余以来，屡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者近万人，誓与路为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泣下。合十余州县地方，并相约不纳钱粮，不上捐输，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户恭设先皇帝灵位，朝夕痛哭，人无乐生之心，士怀必死之志，悉惨萧条，如经大劫，至可怜念。夫今日皇皇失所之穷民，皆国家在疚之赤子，情形狼狈至此，我皇上闻之，必有恻然动念者。若不亟为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日，或有不轨之徒，从中鼓煽，强者并命于寻仇，弱者绝望于逃死，众志一睽，全体瓦解，终非国家福也。现在湘、鄂争路，余波尚未大熄，而雨水为灾，几近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风鹤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应之者，其为患又岂止于路不能收而已。顷者我皇上谕派鄂、粤、川、湘等省督抚，令于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洽舆情，已可概见，应如何惩处，以儆将来。至川民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巨变。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酌度情形，妥速维持，以息众喙。”时宣怀入为邮传大臣，干路收归国有、及息借外债筑路、处分四省路股、实主其事，故善同及之，语至切直。

疏入不省。而川省温江等十余州县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至焚掠，势极猖獗。大军击退之，旋据崇庆、新津、顿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哗变，汶川县署被毁，命湘、鄂、陕诸军赴援。会鄂事起，川乱愈亟，以岑春煊为川督，而川省旋为民军所据，端方、赵尔丰均及于难。乃罢盛宣怀以谢川人，而国事已不可为矣。

盖论办路之优劣，官办则筹款易、竣工速，自非商办可及。而外债之亏耗，大权之旁落，弊害孔多，亦远过于商路。惟京张铁路，以京奉余利举办，詹天佑躬亲其役，丝毫不假外人，允为中国自办之路。而鄂之铁厂，制钢轨以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为不鲜。统计官办之路：京汉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余元。京奉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

零八十八万四千余元。津浦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余元。京张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余元。沪宁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余元。正太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十二万六千余元。汴洛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余元。广九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余元。吉长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余元。齐昂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余元。商办之路：：浙江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余元。新宁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余元。南当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余元。福建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余元。潮汕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余元。其借外债所筑各路，惟京汉届期赎归我有，其他则尚未及去云。

清史稿卷一五〇　志第一二五

交通二

自西人轮船之制兴，有兵轮，有商轮。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与英吉利订《江宁条约》，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续与订《天津条约》，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时内江外海之利尽为所占。

同治十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论者谓妨河船生计。鸿章谓当咸丰间河船三千余艘，今仅存四百艘。及今不图，将利权尽失。请破群议力行之。十三年，鸿章又疏言：“同治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造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商人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同治七年，仅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本年夏间，臣于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知府朱其昂酌拟轮船章程。嗣以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当令朱其昂回沪设局招商。商人争先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艘。经臣咨商浙江督抚臣饬拨明年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以免藉口。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疏入，报可。

先是闽厂专为制造兵轮而设。学士宋晋言糜款过巨，议请罢之。事下，鸿章力持不可。略言：“欧洲诸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至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也。”又言：“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藩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现与曾国藩筹议，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且各口岸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巨用繁，初办恐亦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闻华商愿领者，必准其兼运漕粮，方有专门生意，不至为洋商排挤。将来各厂商船造有成数，再请敕下总理衙门，商饬各省筹办。”疏上，下所司议行。

是年冬，招商局成立，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道员盛宣怀佐之。其昂以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招徕商股，入赀者极为踊跃，宣怀亦援粤人唐廷枢、徐润董局事。购船、设械、立埠，次第经营，悉属商本，规模粗具。光绪元年，鸿章奏奖其昂等有差。三年，增购旗昌船舰，始假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东海关官款百九十万两有奇。初拟购旗昌轮船，宣怀持之最力，需银二百数十万两。

商本无几，不足以应。宣怀以国防大计、江海利源之说，力陈于江督沈葆桢。葆桢为所动，拨银百万以济，论者咸谓是举为失计，至以“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适体”为喻。事后募集商股，应者寥寥，仅得银四万者以此也。御史董俊翰言：“招商局每月亏至五六万两。致亏之由，因置船过多，轮车行驶，经费过巨，必须一船得一船之用，方可无虞折耗。闻商局各船揽载之资，不敷经费，船多货少。刻下既未能遽赴外洋各国，以广收贸易之利，祇宜量为变置，使所出之数不至浮于所入也。”六年，祭酒王先谦请整顿招商局务，语涉宣怀。疏下江督刘坤一，言宣怀于购旗昌轮船时，声言有商款百余万，实无所有，有意欺谩，冀获酬金，请夺宣怀职。复请以官款概作官股，以其赢余作海防经费。疏入，均不报。

招商局所假官帑，至光绪六年，应分期拔还。乃偿已逾半，复假洋债。鸿章言兼筹并顾，招商局力有未逮，请先偿洋债，后及官帑，格于部议。嗣以递年清还，而商股尚达四百万两焉。当招商开办之初，仅轮船三艘。嗣承领闽、沪两厂，购之英国，增至十二艘。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遂与英商太古、怡和并称三公司。资本过巨，收入转微。

是年，以言官劾奏招商局办理毫无实济，请饬认真整顿，谕李鸿章及江督吴元炳澈查。鸿章等奏言：“轮船招商局之设，乃各商集股，自行经理，已于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与他项设立官局开支公款者，迥不相同。惟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事体重大，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光绪三年冬曾将商局事宜筹画整顿复奏，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帐，就近分赴沪洋各局清查帐目，如有隐冒，据实奏请参赔。数年以来，虽有英商太古、怡和洋行极力倾挤，而局事尚足相持，官帑渐可拔还。复先承运京仓漕米，各省赈粮，不下数百万石，征兵调饷、解送官物军械者，源源不绝，岂得谓于国事毫无实济？其揽载客货，以及出入款目，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廷枢、徐润总理其事，每年结帐后，分晰开列清册，悉听入本各商阅看稽查。若局中稍有弊端，则众商不待官查，必已相率追控。而自开办至今，并无入股商人控告者。现值漕运揽载吃紧之时，若纷纷调簿清查，不特市面徒滋摇惑，生意难以招徕；且洋商嫉忌方深，更必乘机倾挤，冀遂其把持专利之谋，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总之，商局关系国课最重，而各关各纳税课，丝毫无亏，所借官款由商局运漕水脚分年扣还，公款已归有着，其各商股本盈亏，应如前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应俟每年结帐时，照案由沪、津两关道就近清查，以符定章。”疏入，报闻。

十一月，学士梅启照言：“招商局自归并旗昌轮船，各国轮船之利渐减，然只在香港、福州、宁波、上海、天津、牛庄、长江等处码头，不如推广，竟令其赴东西洋各国。请饬南北洋大臣，督令局员，酌派丰顺、保大等船，先赴东洋试行。行之有效，渐及于西洋，则贸迁有无之利，中外分之。”明年，祭酒王先谦亦以为言。均下所司核议。先是招商局船驶往新嘉坡、小吕宋、日本等处，不足与外轮竞利，寻即停罢。嗣遣和众船往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之旧金山两埠，华人麕集，航业颇振。因复遣美富船往。而各国商业，英为巨擘。七年，粤人梁云汉等设肇兴公司与伦敦，船政大臣黎兆棠实倡斯议。鸿章疏言：“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相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则整顿尤为急务。迩者各国商船争赴中国，计每年进出口货价约银二万万两以外。洋商所逐什一之利，已不下数千万两，以十年计之，则数万万两。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故当商务未兴之前，各国原可闭关自治。逮风气大开，既不能拒之使不来，惟有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前此招商局轮船尝使往新嘉坡、小吕宋、越南等埠揽载。近年和众、美富等船分驶夏威仁国之檀香山、美国之旧金山，载运客货，究止小试其端，尚未厚集其力。英国伦敦为通商第一都会，并无华商前往。黎兆棠志在匡时，久有创立公司之议，尽心提倡，力为其难。现既粗定规模，自当因势利导，期于必成。”报闻。

十年，法人来扰，海疆不靖，股商汹惧，局船虑为劫夺，以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暂售之旗昌行主。事平收回，复增置江新、新昌、新康、新铭各舰。而沈没朽敝者，不一而足，其后共达二十九艘云。十二年，鄂督张之洞遣总兵王荣和至南洋，筹办捐船护商事项。宣统三年，设商船学校于吴淞。凡此皆为扩充航业之张本，而局船行驶外洋之利，终不能与各国争衡也。

招商局之设，本为挽回江海已失航利。开办之始，即知为洋商所嫉，而弥补之策，首在分运苏、浙漕米，嗣更推之鄂、赣、江、安。而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胥由局船经营其事。光绪十一年，道员叶廷眷复条上扶持商局运鄂茶、鄂盐，增加运漕水脚诸策。事下直督李鸿章。先是局船运漕，石银五钱有奇。嗣英、美人揽运，故廉其值，商局运费因之减少，势益不支。鸿章请稍增益之，格部议，不果行。盖招商局自开办以来，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商股不足，贷及官款，继以洋债。当事者日言维持补救之策，裨益实鲜，而以用款浮滥，复屡为言官所劾。至是部臣疏言："三代之治法，贵本而抑末，重农而贱商，从古商务未尝议于朝廷。海上互市以来，论者乃竞言商政。窃谓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积、权子母为事者也。厚居积，必月计之有余；权子母，必求倍入之息。若计存本则日亏，问子母则无著，甚且称贷乞假以补不足，犹号于众曰"此吾致富之术也"，有是理乎？尝见富商大贾，必择忠信之人以主会计。其入有经，其出有节。守余一余三之法，核实厚积，乃能久远。若主计不得其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不旋踵而终窭。用人理财之道，与政通矣。前者李鸿章、沈葆桢创立此局，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固为收江海之利，与洋商争衡，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乃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如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皆其明证。主计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又安得以局本亏折，诿之于海上用兵耶？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局中现存江海轮若干支，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报可。然管理招商之权，始终属之直隶总督，部臣无从过问。迨三十三年，商局与英商怡和、太古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此招商局办理之大略情形也。

招商轮船航行各埠，悉自沪始。驶行长江者曰江轮，驶行海洋者曰海轮。停泊口岸，大小不一，惟商务殷阗之所，设货栈焉。以故上海设总栈，而苏之镇江、南京，皖之芜湖，赣之九江，鄂之汉口，浙之宁波、温州，闽之福州、汕头，粤之广州、香港，鲁之烟台，奉之营口，直之塘沽、天津，皆设行栈，而通州以漕运所关，亦设栈焉。江轮、海轮，时统名之为大轮。其与大轮并行于内江外海，或驶行大轮所不能达之处，则有小轮。光绪初，商置小轮之行驶，仅限于通商口岸。十年，明申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官商雇用，须江海关给照乃可。然只限于苏杭之间。其输运客货、驶入江北内河者，皆在所禁。

十六年，詹事志锐疏请各省试行小轮。总署王大臣议以为不可。护湘抚沈晋祥言："湘民沿河居住，操舟为业者，实繁有徒。自上海通商以后，仅有淮盐一项，尚可往来装运，其余货物，多由轮船载送，湘省民船只能行抵江、汉而止，舵工水手失业者多。今再加以小轮行驶内河，诚如总理衙门原奏所云，必至夺民船之利，有碍小民生计。"江督刘坤一亦言小轮行驶内河，流弊滋多，碍民生，妨国课，病地方，请严禁之。俱如所请。

初，外轮行驶长江，由沪至汉口而止。二十一年，《马关约》成，许日轮一自汉口达宜昌，更溯江上至重庆，一自上海入运河以抵苏、杭，于时朝旨始许华商小轮于苏杭间行驶。而江督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于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二十四年，《长江通商约》成，而通州芦泾港、泰兴天星桥、湖北荆河口悉定为洋轮上下搭客处，而桂之西江、直之白河、沈之辽河、松花江，亦先后许外轮行驶。迨《中英马凯约》成，更及于粤之北江、东江。与英、日订内港行轮章程，凡内地水道，外轮悉攫得行驶之权，于是向之华商小轮不得行驶各地，始一律弛禁焉。江、浙、闽、粤轮船公司次第设立，转输客货，人称便捷。特以洋商创始于前，华商瞠乎其后，而跌价倾挤，时有所闻，欲求赢利，盖綦难矣。

三十年，商部参议王清穆言："植商业之基础，莫如内河航政一事。凡铁路之尚未通者，可藉航路控接之，凡轨路所不能达者，可由航路转输之。江、鄂诸省，若汉湘，若九南，若镇扬、镇浦、苏杭、苏沪、常镇各航路，四通八达，往往为外人所经营，其公司多不过数万金，视轨路之动需千

百万者，难易迥殊，华商之力尚能兴办，洵为今日切要之举。请饬各省有航路处所，于华商轮船公司亟予保护。未设者，提倡筹办。”报可。自是小轮公司渐推渐广。

闽、粤滨海之区，轮樯如织，随处可通。直则有往来安东、天津、大连、营口、牛庄、烟台、龙口、义马岛、威海卫、海参威之小轮，苏则有往来镇江、清江浦、通州、海门、上海、苏、杭、江宁、扬州、六合之小轮，皖则有往来芜湖、庐州、安庆、宁国、巢县之小轮，赣则有往来南昌、九江、吴城、湖口、丰城、樟树镇、吉安、饶州之小轮，湘、鄂则有往来汉口、黄州、沙市、宜昌、武昌、嘉鱼、长沙、株州、常德、咸宁、岳州、湘潭、益阳、仙桃镇、老河口之小轮，桂则有往来梧州、南宁、贵县、柳州之小轮，浙则有往来宁波、温州、穿山、定海、象山、宁海、台州、海门、沈家门、普陀山、余姚、西陨、瑞安、平望、震泽、南浔之小轮，川则有往来宜昌、重庆、嘉定、叙府之小轮，各公司盈亏不一，而航路四达，商旅便之，实与江海大轮有相辅而行之利。此外则有各省官用小轮暨专用小轮，是又于商轮之外特设者也。

三十一年，修撰张謇醵银五十万，设大达轮步公司于上海。宣统三年，吉林巡抚陈昭常创办吉林图长航业公司，自沪越日本长崎达图们江，以沪商朱江募赀为之。此皆于招商局外别树一帜者也。

清史稿卷一五一　志第一二六

交通三

电报之法，自英吉利人初设于其国都，推及于印度，再及于上海。同治十三年，日本犯台湾，两江总督沈葆桢疏言电报之利，诏旨饬办，不果行，光绪五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始于大沽、北塘海口礮台设线达天津，试行之而利，明年因有安设南北洋电报之请。先是同治间，英使阿礼国请设电线于中国境内，力拒之，乃已。九年，其使臣威妥玛复申前议，易陆线为水线，自广州经闽、浙以达上海，争之数月，卒如所请。嗣是香港海线循广州达天津，陆线达九龙。而丹国陆线亦由吴淞至沪上，駸駸有阑入内地之势。

天津道盛宣怀言于鸿章：“宜仿轮船招商之例，醵集商股，速设津沪陆线，以通南北两洋之邮，遏外线潜侵之患；並设电报学堂，育人才，备任使。”鸿章韪之。明年，疏言：“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鎗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祇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以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馀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三千馀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先于军饷内垫办。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並设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广几权自我操，历久不敝”。疏入，报可。逾年，工竣，以宣怀董其事。

未几，英、法、德、美各使拟设万国电报公司于上海，增沪至香港各口海线。英使格维纳並援案请增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海线。鸿章言：“宜令华商速设沿海陆线，以争先著，使彼无利可图，庶几中止。有从此海疆各省与京、外脉络贯注，实与洋务海防有裨。即商民转输贸易，消息灵通，为利更大。”从之。而苏州至浙、闽、奥陆线因之告成。其时香港英商方欲设水线至广州，粤督曾国荃亟造陆线以遏之。于是港线不得侵入粤境，英线不获造至福州。而上海丹线、九龙英线先后毁去，或赀购之。沿海电线，其权悉操于中国之手。此因外线之侵入而次第创设者也。

当沿海陆线未设之先，海疆万里，消息阻绝，缓急无以为备。御史陈启泰上防海六策，其一言：“洋面既派兵轮分驻，即不可不设电线以通消息。议者必以不急之务虚糜钜款为疑。不知非常之原，断非省啬所能集事。即以目前而论，越南情形，每藉各国新闻纸以为耳目。今年朝鲜之变，非由日本发来电信，中国尚不得知。军情紧急，日夕万状，邮传迂缓，既恐有误机宜，藉助外人，事体更多窒碍，自不如招雇洋匠自行安设之为愈。中国电报，似宜推广各省海口，凡兵船寄椗之处，一律开办。广东琼州之线迳达越南，奉天旅顺之线迳达朝鲜，总期脉络联贯，呼应灵通，遇有警报，瞬息可至。”下所司议行。十年，法、越事起，海防急，设线北塘以讫山海关，递及于营口、旅顺。江督左宗棠则设长江线以通武汉，粤督张树声则设广西线以达龙州。二十一年，中日战事亟，虑直东一线有阻，接设老河口至西安线。是役江苏增上海至狮子林、金山卫、乍浦，清江至青口、板浦，扬州至通州、泰州，镇江至圌山关、天都庙，崇明至吴淞等线，而奉天至仁川电线先成于十一年。台湾以濒海要区，十四年亦水陆线並设焉。此因海防紧要而次第安设者也。

滇、桂密迩越南、缅甸，边备为急。滇省电线，其始仅通鄂通蜀，与南宁接线之议，光绪十一年得请而未果行。十三年，滇督岑毓英复言：“由缅入滇，以腾越为入境门户，犹蒙自之于越南也。今英国有开办通商之请，自当先事筹维。拟就粤西工匠到滇之便，即将省城至腾越一路安设电线，以通英缅声息。”时粤督张之洞亦言：“广西南界接壤滇边，桂、滇皆西邻越南，滇则西接缅甸。若仅恃由鄂入滇一线传达电音，设有雷雨折断电桿，阻滞堪虞。且遇有军务之时，由滇、川、沪、鄂展转至粤，恐有交会壅滞之患。已商之滇督，自剥隘至蒙自，由粤接造，並增腾越之线。”疏入，报闻。盖剥蒙设线，所以备越南、腾越设线，所以备缅甸也。

吉林、黑龙江偪处俄疆，边防尤要。十五年，自吉林省城设线至松花江南岸，历茂兴站、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兴安岭、黑龙江以达黑河镇，从练兵大臣穆图善之言也。十八年，陕甘总督杨昌濬言：“新疆西北邻俄，西南与英属部接壤，文报濡滞，贻误必多。宜由肃州设线至新疆省城，及于伊犁、喀什噶尔。”宣统元年，桂抚张鸣岐疏陈设柳邕电线二千三百馀里。俱得请。此因边备而增设者也。

初，奏设南北洋陆线，北端仅至天津。法事将起，出使大臣曾纪泽请接营近畿电线，谓可壮声威以保和局，灵呼应以利战事。事下所司，与鸿章议展拓之法。鸿章言：“神京为中外所归向，发号施令，需用倍切。前于创办电报之初，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其于军国要务，裨益实多。今总理衙门与曾纪泽皆以近畿展线为善策，拟暂设至通州，逐渐接展至京。”允行。逾年，津线遂逾通州达京师。自时厥后，各省咸知电报之利。或本无而创设，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区，则陆线、水线兼营。正线、支线並设，纵横全国，经纬相维。直、苏、粤、桂、滇、鲁、鄂诸省，设局多至二十馀所，馀省亦十馀局或数局有差。其互相衔接者，京师之线所达，曰库伦、济南、太原。天津之线所达，曰奉天。奉天之线所达，曰天津、旅顺、吉林。吉林之线所达，曰海参崴、齐齐哈尔、奉天。黑龙江之线所达，曰吉林、海兰泡。江苏之线所达，曰京师、芜湖。安徽之线所达，曰江宁、九江。山西之线所达，曰京师、西安。山东之线所达，曰京师、开封、清江浦。河南之线所达，曰京师、济南、西安。陕西之线所达，曰开封、太原、兰州、汉口。甘肃之线所达，曰迪化、西安。亲疆之线所达，曰兰州。浙江之线所达，曰上海、福州。江西之线所达，曰广州、芜湖、河口。湖北之线所达，曰九江、成都、长沙、郑州。湖南之线所达，曰汉口、桂林。四川之线所达，曰汉口。福建之线所达，曰杭州、广州。广东之线所达，曰福州、梧州、九江。广西之线所达，曰长沙、广州。云南之线所达，曰汉口、重庆、八莫、南宁。贵州之线所达，曰重庆。外蒙则达京师、张家口焉。濒海之区则设海线。直隶自大沽以通之罘。江苏自上海东通长崎，北通之罘、大沽，南通厦门、香港。广东自香港通海防、新嘉坡、厦门、上海、马尼喇。山东自之罘通大沽、旅顺、威海卫、青岛、上海。福建自川石山通台湾淡水，自厦门通上海、香港。盖总计陆线之设，不下四万里有奇，而水线不与焉。

电报设局，亦如轮船招商之例，商力举办而官董其成，谓官督商办也。津沪一线，其始倡以官帑，未几即归商局，馨赀至二百馀万。而各省电线不尽由商办者，良以商人重利，入赀则权子母、

计盈亏，其于海防边备情势缓急，国内交通利便与否，不以措意。往往一钱，官办商办，参互错综，大率以官办补商办之不足。两粤电线，广州至龙州则属之官，至梧州则属之商。钦、廉、雷、琼及镇南关、虎门，则官商协力。而滇线一自鄂入，一自蜀入，一自桂入。西安迄嘉峪关、甘、新、奉、吉、黑等省，通州至承德，陆线俱官为之。此类是也。然由沪达粤之线，本为防止外线而设，需费四十馀万两，咸由商力措备。其时香港英人並欲引线达广州，亦赖华合公司预设线至九龙，其谋始戢。方华合公司设线九龙也，华民抗拒，英商挠阻，其势汹汹。公司商人何献墀等排众难而为之，不为所屈，卒底于成。中日战事棘，引襄阳线千馀里直达西安，俾京、沪军报不至梗阻。而张家口至恰克图一线，以俄使援约相促，亦由商局集金六十馀万两，接线二千七百馀里，经营至二三年之久，工钜费繁，为全国最。此外造成之线，不能里数，其所裨殆非浅鲜矣。

二十五年，大学士徐桐言电报局获利不赀，並无裨益公家之实。廷臣亦有以招商、电报各局假公济私为言者。俱下协办大学士刚毅查复。刚毅时以事衔命赴苏，寻疏陈："电局自恰线成后，所亏至钜，俟有赢馀，岁输南北洋学款十二万四千两。"报可。明年，廷臣复言电局利权太重，宜遴员接办。诏饬宣怀按年册报收支款目，官电应免收费。宣怀上疏，略言："电局本系集华商合众之力，以与洋商争衡，旁观每惊为大利所丛，其实析分千百股商，仍皆寸寸铢铢之微利。近年电线开拓日广，则局用及修线养线之费亦日增。上年因中俄条约，接造恰克图之线用费六十馀万两，未请官款，悉系电商集赀办成。沙漠荒僻之区，绝少报费，而常年用数尤钜。至本年应办之工，因办理铁路，卢沟桥至保定线已造成，又须造保定至汉口干线。因办理海防，乃须造宁波至温州之线。总理衙门因洋人之请，则须造山东泰安、沂州之线。此外各路加线要工，络绎不绝，官款並无可筹，皆借股商之力，以赴公家之急。总局收支各账，均系按年刊布。各局详细坐簿，亦任股商随时查阅。一出一入，众见众闻，非如官中所办报销，出于一二人之手者可比。原奏所疑各节，似属不知此中原委。至官报之费，前定章程，拟一半报效，一半给赀，期于官商兼顾，持久不废，仍宜照旧办理，以维大局。"报闻。

宣怀时综司轮、电两局，疊被指摘。二十八年，言于直督袁世凯："电报宜归官有。轮船纯系商业，可易督办，不可归官。"世凯谋诸执政者，以为然，闻于上。寻命世凯督办电局，候补侍郎吴和喜副之。明诏发还商股，不遽予行。众商汹惧，争欲持券售之外人。宣怀力遏之，乃已。寻诏原有商股一仍其旧，盖其时仅易一商股官办之局而已。

三十四年，邮传设部已二年，将以全国电局为实行部辖之计。邮传部尚书陈璧疏言："电报为交通全国机关。各国电报之权皆操诸国家。中国电报，创始原归商办。而光绪初年，商股微薄，仍赖官力以为补助，非完全商办也。历年获利，约计五六百万。果使全国交通推行无阻，则富商即可富国，亦何必别议更张？乃观商线所至之处，皆属市镇都会，而边远省分，如云、贵、广西、甘肃、新疆，商人以无利可图，均推归官办。虽商力实有未逮，而顾私利、忘远略，实悖朝廷立部之初心。衡以中国近状，自非改为官办，无以定区画之方，即末由收扩充之效。更西各国，电线如织，策应灵通，故伏莽方生，旋就扑灭。中国电报，无论要荒，即腹地稍僻者，亦多缺而未举。一旦有事，道途修阻，声息不通，实于军务有碍。况当百度维新，外交内政关系非轻，稍滞交通，辄形扞格。近来科布多、川、藏、蒙古、闽、浙、江西、苏、松纷纷请设电线。本年四月，奉旨迅设贵阳至义兴电线。又陆军部以秋间江、鄂各军在安徽会操，请设安庆至太湖电线。外务部请设川、藏通印度电线，以为收赎英人江孜线路张本。湖北官电局以赔累不堪，请改归部办。纷来沓至，均为不可稍缓之图。核计各省请设各线，不下万有馀里，工程当在一百馀万以上。且此万馀里，半皆荒村僻壤，报务不多，增一线即赔一线之本，修一里即亏一里之费。前此添设云、贵一二边省电线，各股商尚虑亏损。今统筹荒瘠之区，更难著手。至利则归己，损则归公，恐亦无此情理。此展线之宜归官办者也。各省线路，待修者众，朽败难支，而陕、豫、闽三省尤甚。设遇军兴仓猝，何堪设想。现在遴员调查，通盘筹画，尚有应移近铁路者，有关系交涉亟须先占者，有文报日多应行添线者。次第修举，工费浩繁，需银约五六十万两。此项巨费，即尽括商股馀利息项，亦难支抵。此大修之宜归官办者也。中国报费昂贵，甲于全球。远省一二字之费，几与各国二十字相等。近据宁忧副都统志

锐，请核减报费以利交通。又据赴葡部员周万鹏称，葡国公会亦以中国报费太昂为词。自当酌减，使价目与各国略同，为入万国电政会之预备。惟核减电费，以岁入三百馀万元计算，若减一二成，即在五六十万以上。若递减至四五成，或减至与东西洋相等，为数尤多。此事一行，则商股年息恐不可保，馀利更不待言。此减费之宜归官办者也。凡此三事，实为电政今日最要之图，即为商股今日最损之策。与其苟且因循，日积月累，致官商之两病，曷若平价收赎，期上下之交益。实见夫今日电报有必须扩充之势，即有不免折阅之时。在商人祇课赢馀，在国家必求利便。事实不同，断难强合。臣等拟恪遵光绪二十八年谕旨，改为官办，筹还商股。即由部备价收赎，于每股股本外特予加价，以示国家恤商之意。”奏入，允行。

八月，电股收赎完竣。陈璧疏言：“臣部收赎商电，酌核市值赎之，每百圆电股，给予一百七十圆。旋复从众商之请，加价十圆，作为优待费。计共二十二万圆。自颁发收赎章程后，旬月之间，共收回商股二万一千四百馀股。其未到之五百馀股，委系外埠及内地僻处，递寄维艰，拟请宽予限期，照章给价，提存现款，以便续领，仍给优待费，以示体恤。此后即全归国有，与商无涉。收赎之款三百九十六万，臣部暂由路款借拨，仍须另行设法归还，以清款目。”又言：“电政为交通枢机，图扩充方期发达。今既改归国有，应将减费、展线、修线诸事次第整顿。而减价为中外众目所睹，非实行筹办，尤不足以餍人望而广招徕。拟自光绪三十五年正月始，酌减电费二成，以所收商报约三百万圆之额计之，即少收约六十万圆，不敷在二十万圆以上。减费之后，报费必增，可供挹注。而一时添线、修线，並扩充电话，在在需款。所增之数，必须抵拨，逐渐推广工程之用。预算短额，拟暂由臣部各路馀利项下，每年分拨二十万圆，以三年为限，自第四年起至六年止，每年匀还二十万圆，一律还清。一转移间，路款均归有著，电政亦可渐兴，不烦续借他款，实收财政统筹之益。”报可。自时厥后，事权统一，呼应灵通，每岁展拓电线三四千里以为常。而取值之廉，迥異畴昔，此则非商办之所及也。

中国幅员辽阔，文报稽延，至于变起仓猝，往往因消息迟滞，坐误机宜，酿成钜患。历朝变乱之起，大率以此。自有电报，举向来音信隔绝之弊，一扫而空。若朝阳教匪之倡乱，云南猛喇游匪魏名高之滋事，均因电报之告警，与军事佈置之迅速，得以立即剿平。而外则朝鲜之二次内讧，越南事变之先事防御，亦惟电报是赖。此其明效大验也。然当创办之初，乡僻囿于见闻，外人多所挠阻，艰难曲折，乃克成功。设线之处，若系边疆瘴疠、塞外荒凉之地，措手之难，什伯内地。以故在事人员，得邀奖叙，而近省不得援例以请者此也。

至于意外之损坏，其事尤夥。贵州毕节乡民之拆线；山西霍山乡民之毁桿；湘省澧州民误以电线为外人所设，集众毁棄；陕之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之泾州、平凉等处，人民谓旱疫为电线所致，拆毁殆尽。俱由地方官出赀修复，首犯有论重辟者。二十六年拳匪之变，京师至保定电线先为所毁，京津、京德继之，山西、河南又继之。驯至晋、豫、直隶、山东四省境内，荡然无一钱之遗。南北隔阂，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者数月。而外兵盘踞京、津，初设行军电线，嗣拟设大沽至上海水线，以大东、大北两公司主其事。宣怀密行作价，购其机器料物，属于中国商局，其谋竟不得逞。宣怀寻请修复已毁各线。其经战事损坏者，商局任之。晋、豫未有战事，地方官保护不力，甚且指使拆坏者，援毕节、霍山之例，分别赔修。报可。三十年，东三省线再毁于日俄之战。迨三十四年，总督徐世昌修复之。此已毁复修各线之大略情形也。

电报之利于交通，与铁路相辅而行，缺一不可。然铁路需费过钜，每有兴筑，拟假外赀集事，非如电报工省费轻，商力已足举办，其借外债而成者，仅沪、烟、沽正副水线而已。光绪二十六年，外兵方据京、津，谋设大沽至沪水线。宣怀以其侵我主权，密向承办之大东、大北公司购归商局办理。方是时，两公司因利乘便，故昂其值。中国官商交困，复绌于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殆迫于势之不得已也。前外人在中国设线，由商股购回者，如丹国所设之淞沪旱线、德国所设之京沽干线、铁路至天津支线是也。电报非仅达于国同已也，必行驰域外，而其用益宏。于是与外国通线，若法、若英、若俄，既订通线费之约，并分订联合其价摊分之约，以相约束焉。

电局既日渐扩充，尤以培养人才为要。电报学堂创于光绪六年。嗣分设按报、测量、高等诸塾，

以宏造就。二十五年，並设电话学科以附益之。

电话初名曰“德律风”。二十五年，宣怀疏言：“德律风创自欧、美。入手而能用，著耳而得声，坐一室而可对百朋，隔颜色而可亲謦欬，此亘古未有之便宜。故创行未三十年，徧于各国。其始止达数十里，现已可通数千里。新机既辟，不可禁遏。日本电报、德律风，统归递信省。学生教于一堂，几器出于一厂。中国之有德律风也，自英人设于上海租界始。近年各处通商口岸，洋人纷纷谋设。吴淞、汉口则请借桿掛线矣，厦门则请自行设线矣。电报公司竭力坚拒，但恐各国使臣将赴总理衙门要求，又滋口舌。一经应允，为患甚钜。况西人眈眈逐逐，欲攘我电报之权利而未得其间。沿江沿海通商各埠，若令皆设有德律风，他日由短线而达长路，由传声而兼传字，势必一纵而不可收拾。不特中国电报权利必为所夺，而彼之消息更速于我。防备不早，补救何从？现在官款恐难筹措。臣与电报各商董再四熟筹，惟有劝集华商货本，自办德律风，与电报相辅而行。自通商各口岸次第开办，再以次及于省会各郡县，庶可预杜彼族觊觎之谋，保全电报已成之局。”报可，自是京师、天津、上海、奉天、福州、广州、江宁、汉口、长沙、太原皆设之，此则连类而及者也。

清史稿卷一五二　志第一二七

海国大通以来，異域侨民，恒自设信局。咸丰十一年订约，驻京公使邮件，初与总理衙门交驿代寄。同治五年，改由总税务司汇各驻京公使文件，递天津寄上海。光绪五年，增设封河后由天津至牛庄、烟台、镇江三路邮差。迄十一年，邮务愈繁，总税务司乃于天津、镇江、上海各税务司处专员理之。此总税务兼理邮递之权舆也。

初，光绪二年，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建议创办邮政。四年，始设送信官局于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以赫德主其事，九江、镇江亦继设局。是为中国试办邮政之始。十六年，命通商口岸推广举办。十九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各国增设各地信局，妨推广之路，请速筹善策。总署付赫德议。

二十一年十二月，署南洋大臣张之洞疏请举办邮政。略言：“泰西各国视邮政重同铁路，特设邮政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钜。即以英国而论，一岁所收之费，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各国通行，莫不视为巨帑。且权操于上，有所统一，利商利民，而即以利国。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先后在上海设立彼国邮局，其馀各口岸亦于领事署内兼设邮局，侵我大权，攘我大利，实背万国通例。光绪十一年间，前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据委员李奎条陈，请中国自行设局，以挽利权，並经税务司葛显礼前往香港、日本，向彼国商议，收回上海所设英、日两国邮局，已有端倪。南洋大臣曾国荃曾据咨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赫德议复办法。赫德亦谓此举为裕国便民大政，陈有要端七事。並称须有奏准饬办之明文，使各国皆知系中国国家所设，即可商令各国将在中国所设之邮局撤回，並可商入万国信会之举。查各关试办邮递有年，未能推行及远。外国所设信局，並未裁撤。良由税关所办邮递，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每多窒碍。现复与葛显礼面加筹议，知其情形熟悉，各关税务司熟谙办法者当不乏人。请饬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撤，並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互相联络。如果认真举行，各国在华所设信局必肯裁撤。此各国通行之办法，有利无弊，诚理财之大端，便民之要政也。”

总理衙门疏言：“光绪二年间，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四年，拟开设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嗣因各国纷纷在上海暨各口设立邮局，虑佔华民生计。九年，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十一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条陈邮政利益，並据宁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申称，香港英监督有愿将上海英局改归华关自办之议。十六年三月，劄行赫德，以所拟办法无损民局，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俟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此各税关试办邮递之始也。十八年冬，赫德以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官邮政局，恐将另生枝节。十九年五月，李鸿章、刘坤一称江海关道聂缉槼禀称，上海英、美工部局现议增设各口信局，異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维艰。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普国始议代民经理，统以大臣，位齐卿贰。各国以为上下交通，争相仿效。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者六十馀国。大端以先

购图记纸，黏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每封口信重五钱者，取银四分，道远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径达。如有事时，並可查禁敌国私函。诚如张之洞所称‘权有统一，为利商利民即以利国’之要政也。溯自十八年以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一纸，所收银圆至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圆之多。张之洞所举英国收数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尚系约略之辞。利侔铁路，诚为不虚。且西国邮政与电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来法国设立公司轮船十艘，通名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能开碇，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金山、檀香山、新嘉坡、槟榔屿、古巴、秘鲁者，不下数百万人，往往有一纸家书十年不达者，缘邮会有扣阻无约国文函之例也。中国邮政若行，即以获资置备轮船出洋，藉递信以流通商货。其挽回利权，所关尤钜。臣等博访周谘，知为当务之急。爰于十九年劄饬赫德详加讨论。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复与总税务司面商屡次，先后据其递到四项章程，计四十四款。臣等详加披阅，大致釐然，自应及时开办。应请旨敕下臣衙门，转饬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仍由臣衙门总其成，即照赫德所拟章程，定期开办。应制单纸，亦由赫德一手经理。遇有应行酌改增添之处，随时呈由臣衙门核定，务期有利无弊。至赫德呈内称万国联约邮政公会，系在瑞士国，应备照会，寄由出使大臣转交其国执政大臣，为入会之据。自可援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所设信局一律撤回。以上所议，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钦遵分别咨照劄饬办理。俟办有头绪，即推行内地水陆各路，克期兴办。並咨行沿江沿海及内地各直省将军督抚知照，届期即将简要办法，饬地方州县晓谕商民，咸知利便。凡有民局，仍旧开设，不夺小民之利。並准赴官局报明领单，照章帮同递送，期与各电局相为表里。其江海轮船及将来铁路所通处所，应如何交寄文信，由总税务司与各局员会商办理。官邮政局岁入暨开支款目，由总税务司按结申报，臣衙门汇核奏报。”奉旨：如所议行。此开办邮政之始末也。自是徧通国，上下交受其利。

其邮政区域，北部东起朝鲜、渤海，西讫新疆、青海，北起西比利亚、蒙古，南讫江苏、湖北、四川，而盛京、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括焉。中部东起浙江、福建，西讫西藏、云南，北起安徽、陕西、河南、甘肃，南讫广东、广西、云南，而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括焉。东部即长江下游，东起黄海，西讫湖北、江西，北起山东、河南，南讫福建，而江苏、安徽、浙江括焉。南部东起台湾，西讫缅甸，北起江西、贵州、湖南、四川，南讫越南，而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括焉。

其邮局，则总局、副总局、分局、支局、代办处，总计六千二百又一。其邮路里数，则邮差邮路、民船邮路、轮船邮路、火车邮路，总计三十八万一千里。每面积百里，通邮线路七里又四九。其邮件，则通常、物种，总计三万万六千二百二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九。其包裹，则通常、特种，总计件数三百零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二，重量一千零六万零四百三十三启罗。其汇兑，则旱汇局、火汇局，总计七百五十八，汇入银数三百九十三万六千两，兑出银数三百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两，总计银数七百九十二万零二百两。岁入经常二百五十二万八千五百馀两，临时六百八十三万五千八百馀两。岁出经常二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馀两，临时六百四十六万六千五百馀两。出入两抵，实盈六万九千九百馀两。此据宣统三年统计也。

其各国邮局设于中国各口岸者，英国则上海、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宁波九处。德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南京、济南、青岛、宜昌、镇江十四处。法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宁波、重庆、琼州、北海、龙州、蒙自十四处。日本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重庆、南京、牛庄、唐沽、沙市、苏州、杭州十六处。美国则上海一处。俄国则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烟台五处。此其大略也。

清史稿卷一五三　志第一二八

邦交一

中国古重邦交。有清盛时，诸国朝聘，皆与以礼。自海道大通而后，局势乃一变。其始葡萄牙、和兰诸国，假一席之地，迁居贸易，来往粤东；英、法、美、德诸大国连袂偕来，鳞萃羽集，其意

亦仅求通市而已。洎乎道光己亥，禁烟衅起，仓猝受盟，于是畀英以香港，开五口通商。嗣后法南西、美利坚、瑞典、那威相继立约，而德意志、和兰、日斯巴尼亚、义大里、粤斯马加、葡萄牙、比利时均援英、法之例，订约通商，海疆自此多事矣。俄罗斯订约在康熙二十八年，较诸国最先，日本订约在同治九年，较诸国最后，中国逼处强邻，受祸尤烈。其他若秘鲁、巴西、刚果、墨西哥诸小邦，不过尾随大国之后，无他志也。咸丰庚申之役，联军入都，乘舆出狩，其时英、法互起要求，当事诸臣不敢易其一字，讲成增约，其患日深。至光绪甲午马关之约，丧师割地，忍辱行成，而列强据利益均霑之例，乘机攘索，险要尽失。其尤甚者，则定有某地不得让与他国之条，直以中国土疆视为己有，辱莫大焉。庚子一役，两宫播迁，八国连师，势益不支，其不亡者倖耳。

夫中国幅员之广，远轶前古，幽陵、交阯之众，流沙、蟠木之属，莫不款关奉贽，同我版图。乃康、乾以来所力征而经营者，任人蚕食，置之不顾，西则浩罕、巴达克山诸部失之于俄，南则越南、缅甸失之英、法，东则琉球、朝鲜失之日本，而朔边分界，丧地几近万里，守夷守境之谓何，此则尤令人痛心而疾首者也。爰志各国邦交始末，以备后人之考镜焉。

俄罗斯，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清初，俄东部有罗刹者，由东洋海岸收毳矿之贡，抵黑龙江北岸，据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侵扰诸部。嗣又越兴安岭南向，侵掠布拉特乌梁海四佐领。崇德四年，大兵再定黑龙江，毁其城，兵退而罗刹复城之。

顺治中，屡遣兵驱逐，以饷不继而返。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然不言边界事。康熙十五年，帝召见其商人尼果赍，贻书察罕汗，令管束罗刹，毋扰边陲。既而罗刹复肆扰，帝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围雅克萨城。会荷兰贡使至，乃赐书付荷兰转达其汗。二十五年九月，其新察罕汗复书至，言："中国前屡赐书，本国无能通解者。今已知边人搆衅之罪，自当严治，即遣使臣诣边定界，请先释雅克萨之围。"许之，遂诏萨布素退师。

二十八年冬十二月，与俄定黑龙江界，立约七条。先是俄使臣费岳多罗额里克谢等由陆路至喀尔喀土谢图汗境，文移往复。至是始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会议于黑龙江：一，循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上游之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讷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尽属俄。乃归中国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尔喀东部之库伦。立石于黑龙江两岸，刊泐会议条款，用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字。是为尼布楚条约。自后贸易之使每岁间岁一至，未尝稍违节制。

三十三年，遣使入贡。时有二犯逃入俄，俄遣人送回，理藩院行文奖之，遂复遣使入贡。帝阅其章奏，谕大学士曰："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三十九年，遣使赍表至。

雍正五年秋九月，与俄订恰克图互市界约十一条。俄察罕汗卒后，其妃代临朝，为叩肯汗。遣使臣萨瓦暨俄官伊立礼，与理藩院尚书图礼善、喀尔喀亲王策淩在恰克图议定。喀尔喀北界，自楚库河以西，沿布尔固特山至博移沙岭为两国边境，而互市于恰克图。议定，陈兵鸣礮，谢天立誓。是月，定俄人来京就学额数。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萨克者崇回教，其东境近蒙古者崇佛教。康熙间，尝遣人至中国学喇嘛经典，並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居旧会同馆，以满、汉助教各一人教习之。至是，定俄人来学喇嘛者，额数六人，学生额数四人，十年更代为例。

乾隆二十三年春正月，俄人献叛人阿睦尔撒纳屍。初，厄鲁特辉特部阿睦尔撒纳背准噶尔来附，帝封为亲王，命副定北将军班第征准噶尔，降其部众。已复叛归，逃入俄，索之，以渡河溺死闻。既而患痘死，遂移屍至恰克图来献。未几，厄鲁特台吉舍楞戕中国都统唐喀禄，叛逃入俄，索之又不与，绝其恰克图贸易。三十年秋八月，俄绰尔济喇嘛丹巴达尔扎等请附，又恐俄人追索，中国擒送，遣人来探。瑚图灵阿以闻，帝命纳之。三十年秋八月，复俄恰克图互市，理藩院设库伦办事大臣掌之。四十四年，再停互市，次年复之。五十四年，又以纳叛人闭市，严禁大黄、茶叶出口，俄人复以为请。五十七年，乃与订恰克图市约五条。

嘉庆七年秋七月，喀尔喀亲王蕴端多尔济请巡查恰克图两国边界，帝命逾十年与库伦办事大臣

轮次往查。十年冬十二月，俄商船来粤请互市，不许。

道光二十五年，俄进呈书籍三百馀重。二十八年，俄商船来上海求互市，不许。初嘉、道间，俄由黑海沿里海南侵游牧各回部。英吉利既据东南两印度，渐拓及温都斯坦而北。于是葱岭西自布哈尔、浩罕诸部皆併于俄，夹恒河城郭回国半属于英，英、俄边界仅隔印度歌士一大山，连年争战。俄思结援中国，遣使约中国以兵二万由缅甸、西藏夹攻印度。事未行。英旋助土耳其与俄战，始讲和而罢。逮江宁抚议定，法、美未与议者，亦照英例，並在五口通商。而俄人自嘉庆十一年商船来粤驳回后，至是有一船亦来上海求市，经疆臣奏驳，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

咸丰元年，俄人请增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互市，经理藩院议允伊、塔而拒喀什噶尔。文宗即位，命伊犁将军奕山等与之定约，成通商章程十七条。三年，俄人请在上海通商，不许。又请立格尔毕齐河界牌，许之。至五年，俄帝尼哥拉斯一世始命木喇福岳福等来画界。

先是木喇福岳福至莫斯科议新任地诸事，以为欲开西伯利亚富源，必利用黑龙江航路；欲得黑龙江航路，则江口及附近海岸必使为俄领，而以海军协力助之。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史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堪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龙江，由松花江下驶，即请在松花江会议。八月开议，以三款要求，既指地图语我，谓格尔毕齐河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止，俱属俄界，而请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及海口分给俄；又以备防英、法为辞，且登岸设砲，逼迁屯户。迭由奕山、景淳与之争议，迄不能决。六年四月，俄人复率舰队入黑龙江。七年，木喇福岳福归伊尔库次克。

时英法联军与中国开衅，俄人乘英国请求，遣布恬廷为公使，来议国境及通商事宜。中国拒之。布恬廷遂下黑龙江，由海道进广东，与英、法、美公使合致书大学士裕诚，请中国派全权大臣至上海议事。答以英、法、美三国交涉事由广东总督办理，俄国交涉事由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布恬廷乃与三国公使进上海。木喇福岳福乘机扩地于黑龙江左岸，並广筑营舍。遣使诘责，则答以与俄公使在上海协商。寻遣使告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爱珲议界。奕山遂迎木喇福岳福至爱珲会议。木喇福岳福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境，提出条件。明年四月，遂定爱晖条约，先划分中俄东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界，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为中国界；由乌苏里河至海之地，有接连两国界者，两国共管之。于是绘图作记，以满、汉、俄三体字刊立界碑。

时英法联军已陷大沽礮台，俄与美藉口调停，因钦差大臣桂良与英、法缔约，遂援例增通商七海口。初，中、俄交涉，向由理藩院行文，至是往来交接用与国礼，前限制条款悉除焉。是年，议结五年塔尔巴哈台焚俄货圈案，俄屡索偿，至是以茶箱贴补之。九年五月，俄遣伊格那提业福为驻北京公使。十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帝狩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域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订北京续约。其重要者：一，两国沿乌苏里河、松阿察河、兴凯湖、白琳河、瑚布图河、珲春河、图们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二，西疆未勘定之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及中国常驻卡伦等处，立标为界，自雍正五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碑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境为界；三，俄商由恰克图到北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准零星贸易，库伦设领事官一员；四，中国许喀什噶尔试行贸易。十一年夏五月，仓场侍郎成琦与俄人勘分黑龙江东界。秋七月，俄设领事于汉阳。八月，俄人进枪礮。是年，俄人请进京贸易，不许；后援英、法例，改至天津。

同治元年春二月，与俄订陆路通商章程。俄人初意欲纳税从轻，商蒙古不加限制，张家口立行栈，经关隘免稽查。总署以俄人向在恰克图等处以货易华茶出口，今许其进口贸易，宜照洋关重税，免碍华商生计。又库伦为蒙古错居之地，其为库伦大臣所属者，向止车臣汗、图什业图汗等地，此外各游牧处所地旷族繁，不尽为库伦大臣所辖，若许俄随地贸易，稽查难周。又张家口距京伊迩，严拒俄商设立行栈。久之，始定章程二十一款于天津，续增税则一册。三月，俄人以喀什噶尔不靖，请暂移阿克苏通商，不许。

时俄人在伊犁属玛呢图一带私设卡伦，阻中国赴勒布什之路，复于沙拉托罗海境率兵拦阻查边

人，声称哈萨克、布鲁特为其属国，又于各卡伦外垒立鄂博。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诘责之，不听。八月，明谊等与俄人会议地界。俄使以续约第二条载有“西疆尚在未定之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之语，执为定论，並出设色地图，欲将卡外地尽属俄国。明谊等以为条约内载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至浩罕边为界，袤延万里，其中仅有三处地名，未详逐段立界之处。况条约内载“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並无“为界”之语，自不当执以为词。屡与辨论，不省。忽遣兵队数百人，执持器械礮车，于伊犁卡伦附近伐木滋扰。是月，俄人请派兵船至沪助剿粤贼，许之。十月，俄人复进枪礮。是年，俄人越界盗耕黑龙江右岸地亩，诘之。

二年四月，俄官布色依由海兰泡遣人到齐齐哈尔省城借用驿马，並求通商，请假道前往吉林自松花江回国。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以非条约所载，不许。是月，俄人复遣兵队数百人至塔尔巴哈台巴克图卡伦住牧。中国谕令撤回，不听。又遣队往伊犁、科布多，又派兵数千分赴斋桑淖尔等地耕种建屋，遣兵四出潜立石垒，为将来议界地步。明谊等议筹防，並与交涉，不省。五月，俄人以哈萨克兵犯伊犁博罗胡吉尔卡伦，击之始退。六月，复来犯沿边卡伦，复击之。七月，俄使进议单，仍执条约第二款为辞。又以条约所载“西直”字为“西南”字误，必欲照议单所指地名分界，不许更易。乃许照议单换约。于是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上言：“照议单换约，实与乌梁海蒙古及内服之哈萨克、布鲁特並伊犁距近边卡居住之索伦四爱曼人等生计有妨，请筹安插各项人众及所有生计。”廷谕令与俄人议，须使俄人让地安插，及中国人照旧游牧。俄人仍不许。

三年秋八月，俄人复遣兵进逼伊犁卡伦。九月，俄使杂哈劳至塔尔巴哈台与明谊会，仍执议单为词。时新疆回氛甚炽，朝廷重开边衅，遂照议单换约。综计界约分数段：一为乌里雅苏台所属地，即乌城界约所立为八界牌者，自沙滨达巴哈起，往西南顺萨彦山岭至唐努额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至赛留格木山岭之柏郭苏克山为止，岭右归俄，岭左归中国。二为科布多所属地，即科城界约所立牌博二十处者，自柏郭苏克山起，向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沿大阿勒台山，至海留图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转往东南，沿斋桑淖尔边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三为塔尔巴哈台所属地，即自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先往东南，后向西南，顺塔尔巴哈台山岭至哈巴尔苏，转往西南，顺塔境西南各卡伦以迄于阿勒坦特布什山岭，西北为俄地，东南为中国地。四为伊犁所属地，即顺阿勒坦特布什等山岭以北偏西偏属俄，再顺伊犁以西诸卡伦至特穆尔图淖尔，由喀什噶尔边境迤逦达天山之顶而至葱岭，倚浩罕处为界，期明年勘界立牌。会回乱亟，中、俄道阻，界牌迁延未立。

四年，伊犁将军明绪因回乱，请暂假俄兵助剿，许之。然俄人延不发兵，仅允饷需假俄边转解，及所需粮食枪砲火药允资借。五年春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俄允借兵，仍迟延不至。三月，与俄议改陆路通商章程。俄人欲在张家口任意通商，及删去“小本营生”、天津免纳子税二事。中国以张家口近接京畿，非边疆可比，不可无限制。“小本营生”字样若删去，则俄商货色人数无从稽考。惟天津免纳子税，与他国贩土货出口仅纳一正税相合，遂议免天津子税。而张家口任意通商，及删去“小本营生”事，並从缓商。五月，俄人请往黑龙江内地通商，不许。是月，俄人占科布多所属布克图尔满河北境。六年六月，俄使倭良嘎哩以西疆不靖，有妨通商，贻书总署责问。是月，俄人占科布多所属霍呢迈拉扈卡伦及乌里雅苏台所属霍呢音达巴罕之乌克果勒地。诘之，不省。

七年二月，俄人越界如库伦所属乌雅拉噶哈当苏河等处採金，阻之，不听，反以为俄国游牧地，不认雍正五年所定界址及嘉庆二十三年两国所绘地图界址。中国屡与争议，不决。时新疆毘连俄境未立界牌鄂博，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请派大员会定界址，许之。然迟久未勘。俄人又私伐树株，标记所侵库伦所属地。又于朝鲜庆兴府隔江遥对之处建筑房屋，朝鲜国王疑惧，咨中国查询。七月，俄人又如呼伦贝尔所属地盗伐木植，阻之，不听。

八年春三月，与俄国续订陆路通商条约。五月，荣全等与俄立界大臣巴布阔福等会立界牌鄂博，至乌里雅苏台所属赛留格木，俄官藉口原约第六条谓非水源所在，辩议三日，始遵红线条约，于博果苏克坝、塔斯启勒山各建牌博，其由珠噜淖尔至沙宾达巴哈分界处，原图所载，险阻难行。俄官辄欲绕道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雅齐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

朝旨不许，乃改由珠噜淖尔东南约十数里哈尔噶小山立第三牌博。又顺珠噜淖尔北唐努山南约二百里察布雅齐坝上立第四牌博，照原图所绘红线以外珠噜淖尔圈出为俄国地，哈尔噶小山以东、察布雅齐坝以北，为中国地。又顺珠噜淖尔北唐努山南直向西行，至珠噜淖尔末处转折而北而东，均系红线以外科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已分给俄，至库色尔坝上已接唐努乌梁海向西偏北极边地，于此坝上立第五牌博。由此向西，无路可通，乃下坝向东北入唐努乌梁海，复转折而西而北，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迤西有水西流，名楚拉察河，亦系红线以外分给俄者，于此立第六牌博。其东南为唐努乌梁海边境，其西北为俄地。又由楚拉察河顺萨勒塔斯台噶山至苏尔坝上，立第七牌博。由此坝前进，直至沙宾达巴哈山脉，一线相连，此处旧有两国牌博。与此坝相接，因不再立。荣全仍欲复增牌博，俄官允出具印结，听中国自立，荣全乃遣人立焉。

八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又与俄官议立科属牌博，俄官仍欲以山形水势为凭。奎昌等抗辩，非按原图限道建立不可，遂于科布多东北边末布果素克岭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各立牌博，至塔尔巴哈台所属布伦托海分界。中国因塔城未经克复，道途梗塞，未暇办理。俄使遽欲于塔城所属玛呢图噶图勒干至哈巴尔苏从北起先建鄂博，並称无中国大臣会办，亦可自行建立。中国以分界关两国地址，决无独勘之理，允俟明年春融，派员会勘。是年，俄人轮船由松花江上驶抵呼兰河口，要求在黑龙江内地通商。黑龙江将军德英以闻，朝旨以非条约所载，不许。

九年正月，俄人来言哈巴尔苏牌博已于去秋自行建立。中国以不符会办原议诘之，並命科布多大臣奎昌按图查勘。二月，俄人复请派员赴齐齐哈尔、吉林与将军议边事，命禁阻之。秋八月，奎昌至塔城所属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与俄立界大臣穆鲁木策傅会勘俄自立牌博，中国亦于俄国自立牌博内建立牌博。复往塔尔巴哈台山岭等处勘查，直至哈巴尔苏，共立牌博十。至是分界始竣。十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以乌里雅苏台失陷，乌梁海与俄界毘连，请防侵占。

十年夏五月，俄人袭取伊犁，复欲乘胜收乌鲁木齐。帝命将军、参赞大臣等止其进兵，不省。既又出兵二千，欲勦玛纳斯贼，以有妨彼国贸易为词。中国命荣全、奎昌、刘铭传等督兵图复乌鲁木齐，规收伊犁。俄人既得伊犁，即令图尔根所驻索伦人移居萨玛尔屯。又于金顶寺造屋，令汉、回分驻绥定城、清水河等处。复遣人赴喀喇沙尔、晶河，劝土尔扈特降。又说玛纳斯贼投降。事闻，命防阻。十二月，俄人请援各国例通商琼州，行之。是年，俄人带兵入科布多境。谕令退兵，久之始去。

十一年四月，伊犁将军荣全与俄官博呼策勒傅斯奇会于俄国色尔贺鄂普勒，议交还伊犁事。俄官置伊犁不问，仅议新疆各处如何平定，並以助兵为言，要求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哈密、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处通商、设领事，及赔补塔城商馆，及匡苏勒官庞龄等被害各节，並请让科布多所属喀喇额尔济斯河及额鲁特游牧额尔米斯河归俄。荣全等拒之。博呼策勒傅斯奇遂置伊犁事不议。已忽如北京总署，请仍与荣全会议。博呼策勒傅斯奇又忽辞归国。至是接收伊犁又迟延矣。

八月，俄人载货入乌鲁木齐所属三塘湖，请赴巴里坤、哈密等处贸易。阻之，不听。既闻回匪有由哈密东山西窜察罕川古之信，乃折回。己复有俄官来文，谓伊犁所属土尔扈特游牧西湖、晶河、大沿子居民均归顺俄国，中国军队不得往西湖各村。中国以当初分界在伊犁迤西，並无西湖之名，西湖系乌鲁木齐所属军队，原由总署与俄使议有大略，何可阻止？拒之。时荣全将带兵由塔赴伊安设台站，俄人以越俄国兵所占地，不许。又阻荣全接济锡伯银两。十月，俄商赴玛纳斯贸易，中途被杀伤五十馀人。十二年夏四月，俄人忽带兵及哈萨克、汉、回等众，入晶河土尔扈特游牧，索哈萨克所失马，並执贝子及固山达保来绰囉木等，又修治伊犁迤东果子沟大路，更换锡伯各官，图东犯，又于塔尔巴哈台所属察罕鄂博山口驻兵，盘诘往来行旅。十三年八月，俄人自库伦贸易入乌里雅苏台建房，诘以非条约所载，不省。旋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

光绪元年夏五月，俄游历官索思诺等来兰州，言奉国主之命，欲与中国永敦和好，俟中国克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便交还。左宗棠以闻。既而左宗棠以新疆与俄境毘连，交涉事繁，请旨定夺。帝命左宗棠主办。

三年，议修陆路通商章程。俄使布策欲于伊犁未交之先，通各路贸易。中国不允，仅允西路通商，而仍以交收伊犁与商办各事並行为言。俄人又以荣全张示激伊犁人民不遵俄令，乌里雅苏台官吏擅责俄人，江海关道扣留俄船，英廉擅杀哈萨克车隆，及徵收俄税，指为违约，谓非先议各事不可。会新疆南路大捷，各城收复，回匪白彦虎等窜入俄，中国援俄约第八款，请其执送。屡与理论，未决。

四年五月，命吏部左侍郎崇厚使俄，议还伊犁及交白彦虎诸事。十二月抵俄。五年二月，与俄外部尚书格尔斯开议。格尔斯提议三端：一通商，一分界，一偿款。而通商、分界又各区分为三。通商之条：一，由嘉峪关达汉口，称为中国西边省分，听其贸易；一，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称为天山南北各路，妥议贸易章程；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称为蒙古地方，及上所举西边省分，均设立领事。分界之条：一，展伊犁界，以便控制回部；一，更定塔尔巴哈台界，以便哈萨克冬夏游牧；一，新定天山迤南界，以便俄属浩罕得清界线。崇厚皆允之，惟偿款数目未定。崇厚以闻，命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接收伊犁及分界各事。既议偿款卢布五百万圆，俄亦遣高复满等为交还伊犁专使。

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訢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饬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纶等，将各条分别酌核密陈。于是李鸿章等及一时言事之臣交章弹劾，而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力。略谓："新约十八条，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窥。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讷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任其游行无異，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后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屏藩，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限夷狄。如蒙古全站供其役使，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广大，无事而商往，则讥不胜讥；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鎗，其意何居？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若各国希冀均霑，洋关税课必至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硗瘠，棄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由出入。且各国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等，乃我延境，今日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尔海岛以北，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廛，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地利尽失。不可许者十。"又言："改议之道：一在治崇厚以违训越权之罪；一在请谕旨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使评曲直；一在据理力争，使知使臣画押，未奉御批示覆，不足为据；一在设新疆、吉林、天津之防，以作战备。"疏入，命与修撰王仁堪等及庶吉士盛昱所奏，併交大学士等议，並治崇厚罪。

六年正月，命大理寺少卿曾纪绎为使俄大臣，续议各款。时廷臣多主废约，曾纪泽以为废约须权轻重，因上疏曰："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通商一端，亦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久办乃分利弊，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年限修改，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受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以为分界既属永定，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馀者宜从权应允。"

时俄人以中国治崇厚罪，增兵设防，为有意寻衅，欲拒纪泽不与议事。英、法二使各奉本国命，亦以因定约治使臣罪为不然，代请宽免。中国不得已，允减崇厚罪，诏仍监禁。已又与俄使凯阳德

先议结边界各案。

六年七月，纪泽抵俄，侍郎郭嵩焘疏请准万国公法，宽免崇厚罪名，纪泽亦请释崇厚，许之。初纪泽至俄，俄吉尔斯、布策诸人咸以非头等全权大臣，欲不与议，遣布策如北京议约。已成行，而朝旨以在俄定议为要，命纪泽向俄再请，始追回布策。纪泽与议主废约。俄人挟崇约成见，屡与忤。纪泽不得已，乃遵总署电，请可缓索伊犁，全废旧约。寻接俄牒，允还帖克斯川，馀不容议。布策又欲俄商在通州租房存货，及天津运货用小轮船拖带。纪泽以非条约所有，拒之。而改约事仍相持不决。

十一月，俄牒中国，允改各条，其要有七：一，交还伊犁；二，喀什噶尔界务；三，塔尔巴哈台界务；四，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由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五，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六，增设领事；七，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曾纪泽得牒，以俄既许让，则缓索之说，自可不议。于是按约辩论：于伊犁，得争回南境；喀什噶尔，得照两国现管之地，派员再勘；塔尔巴哈台，得于崇厚、明谊所订两界之间，酌中勘定；嘉峪关通商，得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字均删去；松花江行船，因爱珲条约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致俄人历年藉口，久之始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珲旧约如何办法，再行商定；增设领事，俄人请设乌鲁木齐一处，总署命再商改，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馀俟商务兴盛时再议增设；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将原约“均不纳税”字改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盛再订税章”。此外，偿款，崇厚原约偿五百万卢布，俄人以伊犁南境既已让还，欲倍原数，久之始允减定为卢布九百万。纪泽又以此次改约並未用兵，兵费之名绝不能认。于是将历年边疆、腹地与俄人未结之案，有应赔应恤者一百九案，併入其中，作为全结。又于崇厚原订俄章字句有所增减。如条约第三条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条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旧管业，声明伊犁迁出之民，不得援例，且声明俄民管业既在贸易圈外，应照中国民人一体完纳税饷；並于第七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声明系安置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第六条写明所有前此各案，第十条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暨第十三条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行栈，均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第十五条修约期限，改五年为十年。章程第二条货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样，其无执照商民，照例惩办，改为从严罚办；第八条车脚运夫，绕越捷径，以避关卡查验，货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是为收回伊犁条约。又同时与俄订陆路通商章程。七年正月，与俄外部尚书吉尔斯及前驻京使臣布策，在俄都画押钤印，旋批准换约。七月，贺俄君即位，递国书。索逆犯白彦虎等，俄以白彦虎等犯系属公罪，不在条约所载之列，不允交还，允严禁。

寻命伊犁将军金顺、参赞大臣升泰接收伊犁。八年二月，接收讫。金顺进驻绥定城。升泰会同俄官勘分地界，並以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会办西北界务，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会办西南界务。四月，俄人带兵潜入科布多所属哈巴河，清安等以闻。因言图内奎峒山、黑伊尔特什河、萨乌尔岭等处形势，与积年新旧图说不符。朝旨命就原图应勘之处，力与指辩，酌定新界。

十一月，分界大臣长顺等与俄官佛哩德勘分伊犁中段边界。先是距那林东北百馀里之格登山有高宗平准噶尔铭勋碑，同治三年已画归俄，至是争回，立界约三条。

九年，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以新疆南界乌什之贡古鲁克地为南北要津，请按约索还。先是，旧约所载伊犁南界，系指贡古鲁克山顶而言。上年沙克都林扎布与俄使勘分南界，由贡古鲁克等处卡伦绕贡古鲁克山麓至别疊里达坂设立界牌，侵佔至毕底尔河源，故锦棠以为言。朝旨命长顺等据理辩论。既而沙克都林扎布又与俄官咩登斯格勘伊犁南界，俄人必欲以萨瓦巴齐为界，沙克都林扎布以为萨瓦巴齐在天山之阳，距天山中梁尚远，不许，乃以天山中梁为界。又立牌博于别疊里达坂，是为喀什噶尔界约。

七月，分界大臣升泰等与俄官巴布阔福等勘分科、塔界务。巴布阔福等欲照图中直钱，以哈巴河为界。升泰等以哈巴河地居上游，为科境之门户，塔城之藩篱，若划分归俄，不惟原住之哈萨克、蒙、民等无地安插，即科属之乌梁海、塔属之土尔扈特等处游牧之所，亦俱受逼，界址既近，衅端必多，拒之。俄使乃允退离哈巴河迤西约八十馀里之毕里克河划分。升泰等以毕里克系小河，原图

並未绘刊，若以此划界，则哈巴河上游仍为俄所佔，复与力争。俄使乃允复退出五十里，议定在于阿拉喀别克河为界，计距哈巴河至直线共一百三十馀里，即原图黄线之旁所开之小河也。馀均照黄线所指方位划分。至两国所属之哈萨克，愿归俄者归俄，愿归中国者归中国。如有人归中国而产业在俄，或人居俄而产业在中国，均照伊犁办法，以此次议定新界换约日为始，限一年迁移。约定，又与俄官斐里德勘塔城西南未分之界。俄使意欲多分，升泰以此段界务，新约第七条内业经指明，系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即原约第二条内所指依额尔格图巴尔鲁克、莫多巴尔鲁克等处卡伦之路办理，是原有图線条约可循，非若他处尚须勘酌议分可比，不许。俄使乃以巴尔鲁克山界内住牧之哈萨克久已投俄，一经定界，不免迁移，请借让安插，许之。仍援旧约第十条所开塔属原住小水地方居民之例，限十年外迁，随立牌博。

九月，分界大臣额尔庆额等与俄官撒斐索富勘分科布多界。自阿拉克别克河口之喀拉素毕业格库玛到小山梁起，至塔木塔克萨斯止，共立牌博四，又立牌博于阿克哈巴河源。先是喀什噶尔西边界务已经长顺与俄人划分，以依尔克池他木为界，而帮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张曜以为有误，请饬覆查。长顺以勘界系依红线，依尔克池他木虽旧图不载，而新图正在红线界限，不容有误。寻总署以约内有现管为界一语，意曾纪泽定约时，必因新图不无缩入，又知左宗棠咨报克复喀城，有佔得安集延遗地，边界展宽之说，故约内添此一语。既以现管为界，即可不拘红线，仍命长顺与争。俄人以喀拉多拜、帖列克达湾、屯木伦三处虽现为中国所管，然均在线外百数十里，执不允，仍依红线履勘，自喀克善山起，至乌斯别山止，共立牌博二十二，指山为界者七，遂定议。是为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与俄人会议俄商在塔贸易新圈地址。

十年三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与俄人会定哈萨克归附条约，凡在塔城境内混居之哈萨克提尔赛呼克部、拜吉格特部、赛波拉特部、托勒图勒部、满必特部、柯勒依部、图玛台部各大小鄂拓克，约五千馀户，除愿迁回俄境外，其自愿归中国者一千八百户，均由中国管辖，並订管辖条款。七月，法因越南与中国开衅，法人请俄国保护在华之旅人教士及一切利益，俄使允保护，牒中国。

十一年三月，总署以吉林东界牌博中多舛错，年久未修，请简大员会勘，据约立界。先是俄人侵佔珲春边界，将图们江东岸沿江百馀里误为俄国辖地，並于黑顶子安设俄卡，招致朝鲜流民垦地。前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吴大澂，请饬查令俄人交还。朝廷乃命吴大澂等为钦差大臣，与俄人订期会勘。大澂等以咸丰十年北京条约中俄东界顺黑龙江至乌苏里河及图们江口所立界牌，有俄国“阿”“巴”“瓦”“噶”“达”“耶”“热”“皆”“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二十字头，十一年成琦勘界图内尚有“伊”“亦”“喀”“拉”“玛”“那”“倭”“怕”“啦”“萨”“土”“乌”十二字头，何以官界记文内仅止“耶”“亦”“喀”“拉”“那”“倭”“怕”“土”八字头？图约不符。又界牌用木难经久，应请易石，及补立界牌。又以俄人所佔黑顶子地，即在“土”字界牌以内，尤为重要。又以自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五百馀里，处处与俄接壤，无一界牌。又成琦所立界牌八处，惟“土”字一牌之外，尚有“乌”字一牌。以交界记文而论，图们江左边距海不过二十里，立界牌一，上写俄国“土”字头，是“土”字一牌已在交界尽处，更无补立“乌”字界牌之地，二者必有一误。又补立界牌，无论“乌”字、“土”字，总以图们江左边距海二十里之地为断。十二年夏，吴大澂等赴俄境岩杵河，与俄勘界大员巴啦诺伏等商议界务。大澂等首议补立“土”字界牌，因咸丰十一年所立“土”字界牌之地，未照条约记文“江口相距二十里”之说。大澂等与之辩论，俄员以为海滩二十里，俄人谓之海河，除去海河二十里，方是江口。大澂等以为江口即海口，中国二十里即俄国十里，沙草峰原立“土”字界牌，既与条约记文不符，此时即应更正。巴啦诺伏仍以旧图红線为词。久之，始允于沙草峰南越岭而下至平冈尽处立“土”字牌，又于旧图内“拉”字、“那”字两牌之间，补立“玛”字界牌，条约内“怕”字、“土”字两牌之间，补立“啦”“萨”二字界牌，悉易以石。又于界牌相去甚远之处，多立封堆，或掘濠为记。至俄人所佔黑顶子地，亦允交还。大澂等又以宁古塔境内“倭”字、“那”字二界牌，与记文条约不符，请更正，缘“倭”字界牌本在瑚布图河口，因当时河口水涨，木牌易于冲失，权设小孤山顶，离河较远。大澂等以为若以立牌之地即为交界之所，则小孤山以东至湖布图河口一段又将割为俄地。乃与巴啦诺伏议定，将

“倭”字石界牌改置瑚布图河口山坡高处，“那”字界牌原在横山会处，距瑚布图河口百馀里，仅存朽烂木牌二尺馀，因易以石，仍立横山会处，迤西即系小绥芬河源水向南流处，又于交界处增立铜柱。是为中俄珲春东界约。

是年，俄莫斯克瓦商人欲携货赴科布多、哈密、肃州、甘州、凉州、兰州等处贸易。中国以科布多、哈密、肃州皆系条约订明通商处所，自可前往；甘州、凉州、兰州系属内地，非条约所载，不许。十四年，俄人在乌梁海所属，掘金开地建房，阻之不听。十五年，俄人越界入黑龙江所属，以刈草为名，搭棚占地。总署以询北洋大臣李鸿章，鸿章请但许刈草，不许搭棚，切与要约，以示限制，从之。十六年，俄商请照约由科布多运货回国，许之。初，俄商由陆路运货回国，旧章祇有恰克图一路。光绪七年，改订新约，许由尼布楚、科布多两路往来运货。至是，许由科布多行走，其收缴执照诸办法，由科布多参赞大臣派员查验。是年，出使大臣洪钧以俄人在恰克图境穴地取金，请自设厂掘金，不果。俄人又勾结藏番私相餽赠。十七年，俄遣兵至海参崴开办铁路。是年，俄太子来华游历，命李鸿章往烟台款接。初俄欲中国简亲藩接待，未允，乃遣鸿章往，有加礼。

十八年，与俄人议接珲春、海兰泡陆路电线。先是中国陆路电线创自光绪六年，惟丹国大北公司海线，先于同治十年由香港、厦门迤逦至上海，一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名为南线；一通海参崴，由俄国亚洲旱线以达欧洲，名为北线。俄、丹早有连线之约。嗣丹复与英合办水线。逮各省自设陆线，併拆去英、丹在沪、粤已成之陆线。迨中国吉林、黑龙江线成，与俄之东海滨境内近接。大北公司等深虑中俄线接，分夺其利，屡起争议。至是，命鸿章与俄使喀希呢议约，酌拟沪、福、厦、港公司有水线处，不与争减，此外各口电价，亦不允水线公司争减，遂定议。是为中俄边界陆路电线相接条约。

是年，俄入帕米尔。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回疆边外，旧为中国所属。自俄、英分争，而迤北、迤西稍稍归属于俄，迤南小部则附于英属之阿富汗，惟东路、中路久服中国，迄今未变。俄欲取帕米尔以通印度，英人防之，以划清阿富汗边界为辞，欲使中国收辖帕境中间之地，勘明界址；俄人亦欲会同中国勘界分疆，不使英与闻。至是，俄兵入帕，英领事璧利南以从前英、俄立约，喀什噶尔、阿富汗之间並无俄地，愿出作证，又据所绘图，力辟俄图。俄人不顾，欲以郎库郎里湖为界，移军而南，将据色勒库尔。色勒库尔乃莎车境，益逼近新疆南境。陕甘总督杨昌濬请设防，许之。既因出使大臣洪钧所绘地图有误，李鸿章据薛福成所寄图，谓：“喀约既称乌斯别里南向系中国地界，自应认定‘南向’二字方合，若无端插入‘转东’二字，所谓谬以千里；況乌斯别里为葱岭支脉，如顺山梁为自然界，以变一直往南之说，不特两帕尽棄，喀什噶尔顿失屏蔽，叶尔羌、西藏等全撤藩篱，且恐后此藉口于交界本循山脊而行，语更宽混，尤难分划，此固万难允也。如彼以喀约语太宽混为辞，拟仿照北亚墨利加英、美用经纬度分界之法，以乌斯别里山口之经线为界，北自乌斯别里山口一直往南，至阿富汗界之萨雷库里湖为止，方与经线相合。如此，则大帕米尔可得大半，小帕米尔全境俱在线内，其简当精确，更胜于自然界，而与原议之约亦相符合。否则阿里楚尔山环三面，惟东一面与喀境毗连，界亦自然。何彼竟舍外之山梁，而专用内之山梁，以求多占地界耶？”议久不决。是年，俄茶在戈壁被焚，索偿，允由揽运俄茶之人分偿，俄使欲公家代偿，不允。

十九年四月，议收俄国借地。初，俄借塔尔巴哈台所属之巴尔鲁克山，给所属哈萨克游牧，限十年迁回。至是限满，伊犁将军长庚请遣员商办，俄人请再展十年，不许。久之，俄始允 还地迁民，遂立交山文约，声明限满不迁，即照人随地归之约。又续立收山未尽事宜文约，以清釐两属哈萨克欠债及盗牲畜等事。

二十年，与俄复议帕界。俄初欲据郎库里、阿克塔什，出使大臣许景澄以此为中国地，力争不许。既而俄允于色勒库尔山岭之西，请中国指实何地相让，中国仍以自乌仔别里至萨雷库里湖为言，俄人不允。总署欲改循水为界，拟循阿克拜塔尔河，南逾阿史苏河，东南循河至阿克塔什平地，转向西南，循伊西提克河，直至萨雷库里湖，各将分界水名详叙，仍未决。是年俄嗣皇即位，遣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往贺。

明年春，与日本讲成，割台湾及辽河以南地，俄联法、德劝阻辽南割地，日本不允。俄忽调战

舰赴烟台，日本允还辽，惟欲于二万万外加偿费。俄皇特命户部大臣威特见出使大臣许景澄，云欲为中国代借钜款，俾早日退兵。许景澄以闻。总署命与俄商办，遂订借法银四万万佛郎，以海关作保，年息四釐，分年偿还。是为中俄四釐借款合同。

九月，俄人分赴东三省勘路。初俄兴造悉毕尔铁路，欲在满洲地方借地接修。总署议自俄境入华境以后，由中国自造。十月，俄水师轮船请暂借山东胶澳过冬，许之。山东巡抚李秉衡上言："烟台芝罘岛並非不可泊船，胶州向非通商口岸，应请饬俄使进泊后，退出须定期限。"报可。十二月，赏俄使喀希呢及法、德二使头等第三宝星。

二十二年四月，俄皇尼哥拉斯二世加冕，命李鸿章为专使，王之春为副使，赠俄皇头等第一宝星。九月，与俄订新约。时李鸿章尚未回国，俄使喀希呢特密约求总署奏请批准。约成，俄使贵族邬多穆斯契以报谢加冕使来北京，议立华俄银行，遂命许景澄与俄结华俄道胜银行契约，中国出股本银五百万两，与俄合办。别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又立条例九章，其第二章银行业务之第十项，规定对于中国之业务：一，领收中国内之诸税；二，经营地方及国库有关系之事业；三，铸造中国政府允许之货币；四，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五，布设中国内之铁道电线，並订结东清铁道会社条约，以建造铁路与经理事宜悉委银行。

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佔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道权。十二月，俄以兵入金州城徵收钱粮，阻之，不省。乡民聚众抗拒，俄人遂于貔口枪毙华民数十。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以闻，命出使大臣杨儒迅与俄人商办，议久不决。俄皇谓许景澄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佔据。"景澄再与商，不应。二十四年二月，命许景澄专论旅、大俄船借泊及黄海铁路事，俄以德既占胶州，各国均有所索，俄未便不租旅、大。又铁路请中国许东省公司自鸭绿江至牛庄一带水口择宜通接，限三月初六日订约，过期俄即自行办理，词甚决绝。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示，限中国官吏交金州城。中国再与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订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已画押遣员分勘，将军伊克唐阿以"附近"二字太宽泛，电总署力争，谓金西、金东各岛，离岸一二十里、三四十里不等，谓之"附近"尚可，至索山以南庙儿七岛，近者三四十里，远者二百馀里，在山东登莱海面，非辽东所属，不得谓之"附近"。争之再三，俄请将庙羣岛作为隙地，免他国佔据。总署告以中国但可允认不让与他国享用並通商等利益，不能允作隙地，致损主权。俄人又请允许立字不设礮台、不驻兵。总署仍与力驳，不省。久之，始允照中国议，删去"作为隙地"及"不设礮台"等语；复于专条庙羣岛下增缮"不归租界之内"字，而金州东海海阳、五蟒二岛仍租俄。

七月，出使大臣许景澄、杨儒与东省铁路公司续订合同。初，中、俄会订条约，原许东省铁路公司由某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枝路，未行。至是与议，许景澄与俄外部商明枝路末处在大连湾海口，不在辽东半岛沿海别处，列入专条订合同。俄人嗣以造路首重运料，拟照原合同所许各陆路转运之事，订定暂筑通海口枝路暨行船办法，並自行开採煤矿木植等事。许景澄等以原合同第一款，载明中国在铁路交界设关，照通商税则减三分之一，此系指陆路而言，今大连湾海口开作商埠，货物来往内地，竟援减徵税，恐牛庄、津海两关必致掣碍。至内地与租地交界，视中俄两国交界有别，设关处所亦须变通，拟改定专款。俄人尚欲并开各矿产，拒之，並议限制转运开採各事。又商加全路工竣年限，俾暂筑枝路届期照拆。凡七款：一，枝路名东省铁路南满洲枝路；二，造路需用料件，许公司用轮船及别船树公司旗，驶行辽河並枝河及营口並隙地各海口，运卸料件；三，公司为运载料件粮草便捷起见，许由南路暂筑枝路至营口及隙地海口，惟造路工竣，全路通行贸易后，应将枝路拆去，不得逾八年；四，许公司採伐在官树株，每株由总监工与地方官酌定缴费，惟盛京御用产物，暨关系风水，不得损动，並许公司所过开採煤矿，亦由总监工与地方官酌定，计斤纳税；五，俄可在租地内自酌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徵收货物从租界运入内地，或由内地运往租地之税，照海关进出口税则无增减，並允俄在大连湾设关，委公司代徵，别遣文官驻紮为税关委员；六，许公司自备行海商船，照各国通商例，如有亏折，与中国无涉，应照原合同十二条价买及归还期限办理；七，造路方向所过地方，应俟总监工勘定，由

公司或北京代办人与铁路总办公司商定。复定铁路经过奉天，应绕避陵寝，俄允绕距三十里，遂画押。

二十五年，盛京将军文兴等遣知府福培、同知涂景涛与俄员倭高格伊林思齐等，勘分旅大租界。俄员拟先从租地北界西岸亚当湾起勘。福培等以中国舆图无亚当湾地名，应照总署电，亚当即普兰店之文为凭，当从普兰店西海湾之马虎岛起。俄员以续约明言西从亚当湾北起，无普兰店字，坚不允改。遂从北界西岸起，次第立碑，至大海滨，凡三十有一碑，北刻汉文，南镌俄国字母。复立小碑八，以数目为号。界线由西至东，长九十八里馀九十四弓。界既定，与俄员会议分界专条，又将所绘界图，用华、俄文注明，画押盖印，互换后，分呈俄使及总署批定完结。初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使巴布罗福订此约于北京，至是，命王文韶、许景澄加押。

时中国欲自造山海关至营口枝路，英欲投资。俄使牒总署，谓借用外国资本，与续约相背。俄人又以东省铁路将兴工，拟在北京设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招中国学生学习俄国语言文字，以备铁路调遣之用。许之。是年，俄以辽东租借地为“关东省”。

二十六年，拳匪乱，各国联军入北京，俄乘势以兵佔东三省，藉口防马贼、保铁路。初，奉天土匪先攻俄铁道警卫兵，乱兵烧天主教堂，破毁铁岭铁道，掠洋库；旋攻辽阳铁道，俄铁道员咸退去，同时黑龙江亦礮击俄船。俄闻警，遣军分道进攻，由瑷珲、三姓、宁古塔、珲春进据奉天，乃迫将军增祺订奉天交地约，拟在东三省驻兵，政赋官兵均归俄管辖。时朝廷以庆亲王、李鸿章为全权与各国议款，並命驻俄钦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办接收东三省事。杨儒与争论久，始允作废。而俄人别出约稿相要，张之洞等连电力争，遂暂停议。

二十七年七月，各国和议成，李鸿章乃手拟四事：一，归地；二，撤兵；三，俄国在东三省，除指定铁路公司地段，不再增兵；四，交还铁路，偿以费用。与俄使开议于北京。讲未成而鸿章卒，王文韶继之。二十八年三月，订约四条。

四月，俄人强占科布多所属阿拉克别克河，参赞大臣瑞洵以闻，命外务部商办，不得要领。七月，铁路公司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正太铁路借款及行车合同，又与俄续订接线展限合同。九月，交还关外铁路及撤退锦州辽河西南部之俄军，是为第一期撤兵。至翌年三月第二期，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阿拉楚喀、哈尔滨驻紮之俄兵仍不如期撤退，俄代理北京公使布拉穆损向外务部新要求七款，拒之，俄使撤回要求案。会俄使雷萨尔复任，复提新议五款，宣言东省撤兵，断不能无条件，纵因此事与日本开战，亦所不顾。

三十年，日、俄开战，中国守中立。是年，俄造东三省铁路成，又改定中俄接線续约，议照伦敦万国公会所订条例各减价。三十一年，日本战胜，旅顺、大连租借权移归日本，俄专力于东清铁道。于是有哈尔滨行政权之交涉。哈尔滨为东清铁道中心地，初祇俄人住居。自三十一年开放为通商口岸，各国次第置领事，按中国各商埠办法，中国有行政权。乃俄人谓哈尔滨行政权当归诸东清铁道会社，中国拒之。既而俄领事霍尔哇拖忽布东清铁道市制，凡居住哈尔滨市内中外人民，悉课租税。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俄人交涉，不洽。宣统元年，俄领事赴北京与外务部议，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霍尔哇拖议设自治会于东清铁道界内，以保中国主权，亦不违反东清铁道会社诸条约，遂议结。而松花江航权之议又起。

初，中俄条约所指之松花江，系指黑龙江下流而言，未许在内地松花江通航也。俄谓咸丰八年、光绪七年所结条约，系指松花江全部而言。至是，命滨江关道施肇基与俄领事开议，俄人仍执旧约为词。中国以日、俄订立朴资茅斯约，已将中、俄在松花江独得行船之权利让出，旧约不适用。相与辩论不决。既而俄人又欲干预中国管理船舶之权，及防疫並给发专照等事，复严拒之。俄人仍执全江贸易自由，不认商埠、内地之区别，又以江路与陆路为一类，不与海路并论，久之始就范。明年缔约：一，满洲界内之松花江，许各国自由航行；二，船泊税依所载货物重量收纳；三，两国国境各百里之消费货各免税；四，谷物税比从来减三分之一；五，内地输出货在松花江税关照例纳税。此约成，于是各国得航行于松花江内，而北满之局势一变。时中国与俄订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俄人以中国开放商埠，与东清铁路地段性质不同，东清铁路地段内有完全行政之权，意在于东清铁路

界内施行其行政权。政府以俄侵越主权，严拒之。并通告各国曰：“东清铁路合同首段即载明中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合夥开设生意，曰‘合夥开设生意’，明系商务之性质，与行政上之权限丝毫不得侵越。乃俄引此合同第六条为据，谓有‘由公司一手经理’字样为完全行政之权，不知其一手经理，即合同所指铁路工程实在必需之地段，而公司经理之权限，不得越出铁路应办之事，绝无可推移到行政地位。又宣统元年中、俄两国所订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条款，自第一条以至第五条，均声明铁路界内中国主权不得稍有损失。又光绪三十一年俄、日在美国议定条约，第三条载明俄、日两国政府统行归还中国全满洲完全专主治理之权。又俄政府声明俄国在满洲並无地方上利益或优先及独得让与之件，致侵害中国主权，或违背机会均等主义。岂能强解商务合同，並以未经中国明认宣布之言为依据，而转将两国之约废棄不论耶？”俄人屈于词，乃定议。

宣统二年，届中俄通商条约期满，应改订，因与驻京俄使交涉，俄使坚执旧约。正争议间，俄使奉本国政府电旨，转向中国提出要求案：一，两国国境各百里内，俄制定之国境税率，不受限制，两国领土内之产物及工商品，皆无税贸易；二，旅中国俄人讼案，全归俄官审理，两国人民讼案，归两国会审；三，蒙古及天山南北两路，俄人得自由居住，为无税贸易；四，俄国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古城、张家口等处，得设置领事官，並有购置土地建筑房屋之权。久之，始复俄使云：一，国境百里内，中国确遵自由贸易之约，並不限制俄国之国境税率；二，两国人民讼案，应照旧约办理；三，蒙古、新疆地方贸易，原定俟商务兴盛，即设定税率；四，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既认为贸易隆盛，中国依俄国设领事之要求，俄国亦应依原约，允中国制定关税。俄使以告本国政府，俄以制定关税不应与增设领事並提，更向中国质问，並命土耳其斯坦驻军进伊犁边境，遂允之。俄人又遣兵驻库伦，向外务部邀求开矿优先权，拒之。会革命军兴，库伦独立，事益不可问矣。

清史稿卷一五四　志第一二九

邦交二

英吉利在欧罗巴西北。清康熙三十七年置定海关，英人始来互市，然不能每岁至。雍正三年来粤东，所载皆黑铅、番钱、羽缎、哆囉、哔叽诸物，未几去。七年，始通市不绝。乾隆七年冬十一月，英巡船遭风，飘至广东澳门，总督策楞令地方官给赀粮、修船舶遣之。二十年，来宁波互市。时英商船收定海港，运货宁波，逾年遂增数舶。旋禁不许入浙，並禁丝觔出洋。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欲赴宁波开港。既不得请，自海道入天津，仍乞通市宁波，並讦粤海关陋弊。七月，命福州将军来粤按验，得其与徽商汪圣仪交结状，治圣仪罪，而下洪任辉于狱。旋释之。二十七年夏五月，英商啮嚩等以禁止丝觔，其货艰于成造，仍求通市。粤督苏昌以闻，许之，然仍限每船只许配买土丝五千觔，二蚕湖丝三千觔，至头蚕湖丝及绸缎绫匹仍禁。

五十八年，英国王雅治遣使臣马戛尔尼等来朝贡，表请派人驻京，及通市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广东等地，並求减关税，不许。六十年，复入贡，表陈“天朝大将军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国曾发兵应援”。的密即廓尔喀也。奏入，敕书赐赍如例。

嘉庆七年春三月，英人窥澳门，以兵船六泊雞颈洋，粤督吉庆宣谕回国，至六月始去。十年春三月，英王雅治复遣其臣多林文附商船来粤献方物。十三年秋九月，复谋袭澳门，以兵船护货为词，总督吴熊光屡谕使去，不听，遂据澳，复以兵船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命剿办绝市，褫熊光职，英人始于十月退师。明年春二月，增筑澳门礮台。夏五月，定广东互市章程。十九年冬十一月，禁英人传教。二十年春三月，申鸦片烟禁。

二十一年夏六月，英国遣其臣加拉威礼来粤东投书，言英太子摄政已历四年，感念纯皇帝圣恩，遣使来献方物，循乾隆五十八年贡道，由海洋舟山至天津赴都，恳总督先奏。时总督蒋攸銛方入朝，巡抚董教增权督篆，许其晋见，援督抚大吏见暹逻诸国贡使礼，加拉威礼不受，再三议相见仪，教增不得已许之。其日总督及将军、两副都统、海关监督毕坐节堂，陈仪卫，加拉威礼上谒，免冠致敬，通事为达意，教增离坐起立相问答，允为入告，加拉威礼径出。比教增奏入，而贡使罗尔美都、

副贡使马礼逊乘贡舟五，已达天津。帝命户部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往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伴贡使来京，一日夜驰至圆明园，车路颠簸，又衣装皆落后。诘朝，帝升殿受朝会，时正使已病，副使言衣车未至，无朝服不能成礼，和世泰惧获谴，诡奏二贡使皆病，遂却其贡不纳，遣广惠伴押使臣回粤。初英贡使齎表，帝览表文，抗若敌体，又理藩院迓接不如仪，帝故疑其慢，绝不与通。罗尔美都等既出都，有以实入告者，帝始知非贡使罪，复降谕锡赍，追及良乡，酌收贡物，仍赐国王珍玩数事，並敕谕国王归咎使臣不遵礼节谢宴，英使怏怏去。七月，降革苏楞额、和世泰、广惠等有差。

道光元年，复申鸦片烟禁。七年，广东巡抚朱桂桢毁英商公局，以其侵佔民地也。十三年，英罢商公司。西洋市广东者十馀国皆散商，惟英有公司。公司与散商交恶，是年遂散公司，听商自运，而第征其税。明年，粤督卢坤误听洋商言，以英公司虽散，而粤中不可无理洋务之人，遂奏请饬英仍派遣公司大班来粤管理贸易。英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粤。寻代以义律。义律议在粤设审判署，理各洋交涉讼事，其贸易仍听散商自理。

十六年，定食鸦片烟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后，私设贮烟大舶十馀只，谓之“趸船”，又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由窑口兑价银于英馆，由英馆给票单至趸船取货。有来往护艇，名曰“快蟹”，礮械毕具。太常寺卿许乃济见银输出岁千馀万，奏请弛烟禁，令英商仍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许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示限制。已报可，旋因疆臣奏请严贩卖吸食罪名，加重至死，而私贩私吸如故。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严吸食罪，行保甲连坐之法，且谓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疏上，下各督抚议，于是请禁者纷起。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尤剴切，言：“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馀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帝深然其言，诏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粤东查办。明年春正月，至粤东，与总督邓廷桢会申烟禁，颁新律：以一年又六月为限，吸烟罪绞，贩烟罪斩。时严捕烟犯，洋人泊零丁洋诸趸船将徙避，则徐咨水师提督各营分路扼守，令在洋趸船先缴烟方许开舱。又传集十三行商人等，令谕各商估烟土存储实数，並索历年贩烟之查顿、颠地二人，查顿遁走。义律托故回澳门。及事亟，断水陆饷道，义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悉焚之，而每箱偿以茶叶五觔，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结。于是烟商失利，遂生觖望。

义律恥见挫辱，乃鼓动国人，冀国王出干预。国王谋于上下议院，佥以此类贸易本干中国例禁，其曲在我。遂有律士丹者，上书求禁，並请禁印度栽种。又有地尔洼，作鸦片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猜忌英人，反碍商务。然自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茶丝日见翔踊，银利日长，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

时林则徐令各洋船先停洋面候查，必无携带鸦片者，始许入口开舱。各国商俱如命。独义律抗不遵命，谓必俟其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而递书请许其国货船泊近澳门，不入黄埔。则徐严驳不许，又禁绝薪蔬食物入澳。义律率妻子去澳，寄居尖沙嘴货船，乃潜招其国兵船二，又取货船配以礮械，假索食，突攻九龙山。参将赖恩爵礮沈其双桅船一，馀船留汉仔者亦为水师攻燬。义律求澳人转圜，愿遵新例，惟不肯即交殴毙村民之犯；又上书请毋逐尖沙嘴货船，且俟其国王之命。水师提督关天培以不交犯，掷还其书。冬十月，天培击败英人，义律遁。十一月，罢英人互市，英货船三十馀艘皆不得入。又搜捕侦探船，日数起。英商人人怨义律，义律不得已，复遣人投书乞恩，请仍回居澳门。林则徐以新奉旨难骤更，复严斥与之绝。而英货船皆泊老万山外洋不肯去，惟以厚利啗岛滨亡命渔舟蜑艇致薪蔬，且以鸦片与之市。是月，广东增严海防。

二十年春正月，广东游击马辰焚运烟济英匪船二十馀。夏五月，林则徐复遣兵逐英人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益兵，其国遂命伯麦率兵船十馀及印度兵船二十馀来粤，泊金星门。则徐以火艘乘风潮往攻，英船避去。英人见粤防严，谋扰闽，败于厦门。六月，攻定海，杀知县姚怀祥等。事闻，特旨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督师。七月，则徐遣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率船五艘攻英帅士密于磨刀洋。马辰一艘先至，乘风攻之，礮破其船。

八月，义律来天津要抚。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其国巴里满衙门照会中国宰相书，

遣人诣大沽口上之，多所要索：一，索货价；二，索广州、厦门、福州、定海各港口为市埠；三，欲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之船贻累岸商；六，欲尽裁洋商浮费。琦善力持抚议，旋宴其酋目二十馀人，许陈奏。遂入都面陈抚事。乃颁钦差大臣关防，命琦善赴粤东查办。是月，免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以失守海疆，又英人投书不受故也。义律既起椗，过山东，巡抚托浑布具犒迎送，代义律奏事，谓义律恭顺，且感皇上派钦差赴粤查办恩。罢两广总督林则徐，上谕切责，以怡良暂署总督事。会义律南行过苏，复潜赴镇海。时伊里布驻浙，接琦善议抚咨，遣家丁张喜赴英船犒师。英水师统领伯麦踞定海数月，闻抚事定，听洋艘四出游弈。至馀姚，有土人诱其五桅船入拦浅滩，获黑白洋人数十。伊里布闻之，飞檄馀姚县设供张，委员护入粤。

冬十月，琦善抵广州，寻授两广总督。义律请撤沿海诸防。虎门为广州水道咽喉，水师提督驻焉。其外大角、沙角二礮台，烧烟后，益增戍守。师船、火船及蜑艇、扒龙、快蟹，悉列口门内外，密布横档暗桩，至是裁撤殆尽。义律遂日夜增船橹，造攻具；首索烟价，继求香港，且行文趣琦善速覆。十二月五日，突攻沙角礮台，副将陈连升等兵不能支，遂陷，皆死之。英人又以火轮、三板赴三门口，焚我战船十数艘，水师亦溃。英人乘胜攻大角礮台，千总黎志安受伤，推礮落水，溃围出，礮台陷。英人悉取水中礮，分兵戍守，于是虎门危急。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守靖远、威远礮台，仅兵数百，遣弁告急，不应。廷钰至省泣求增兵，以固省城门户。琦善恐妨抚议，不许。文武僚属皆力请，始允遣兵五百。义律仍挟兵力索烟价及香港。二十一年春正月，琦善以香港许英，而未敢入奏，乃归浙江英俘易定海。义律先遣人赴浙缴还定海，续请献沙角、大角礮台以易之。琦善与订期会于莲花城。义律出所定贸易章程，並给予香港全岛，如澳门故事，皆私许之。

既而琦善以义律来文入奏，帝怒不许。罢琦善並伊里布，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赴粤剿办。时义律以香港已经琦善允给，徧谕居民，以香港为英属埠。又牒大鹏营副将令撤营汛。粤抚怡良闻之，大骇，奏闻。帝大怒，命籍琦善家。遂下诏暴英人罪，促奕山等兼程进，会各路官兵进剿。寻以两江总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视师。时定海、镇海等处英船四出游弈，裕谦遣兵节次焚剿，並诛其酋目一人。二月，英人犯虎门，水师提督关天培死之；乘胜薄乌涌，省城大震。十三日，参赞杨芳抵粤，各路官兵未集，而虎门内外舟师悉被燬。杨芳议以堵为剿，使总兵段永福率千兵扼守东胜寺，陆路总兵长春率千兵扼凤凰冈水路。英人率师近逼，虽经凤凰冈官兵击退，仍乘潮深入，飞礮火箭並力注攻。会美领事以战事碍各国商船进口，赴营请进埔开舱，兼为英人说和，谓英人缴还定海，惟求通商如旧，並出义律书，有“惟求照常贸易，如带违禁物，即将货船入官”之文。时定海师船亦至粤，杨芳欲藉此缓兵退敌，遂与怡良联衔奏请。帝以其复踵请抚故辙，严旨切责不许。三月，诏林则徐会办浙江军务，寻复遣戍新疆。

四月，奕山以杨芳、隆文等军分路夜袭英人，不克。英人遂犯广州城，不得已，仍议款。义律索烟价千二百万。美商居间，许其半。议既定，奕山奏称义律乞抚，求许照旧通商，永不售卖鸦片，将所偿费六百万改为追交商欠。抚议既定，英人以撤四方礮台兵将扰佛山镇，取道泥城，经肃关三元里，里民愤起，号召各乡壮勇，四面邀截，英兵死者二百馀，殪其渠帅伯麦等。义律驰援，复被围。亟遣人突出告急于广州知府余葆纯，葆纯驰往解散，翼义律出围登舟免。时三山邨民亦击杀英兵百馀。佛山义勇围攻英民于龟冈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新安亦以火攻燬其大兵船一，馀船遁。义律牒总督示谕，众始解散。

义律受挫，久之，始变计入闽，攻厦门，再陷。复统兵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等战没。裕谦以所部兵赴镇海，方至，而英人自蛟门岛来攻。时镇海防兵仅四千，提督余步云与总兵谢朝恩各领其半。步云违裕谦节制，不战先走。英遂据招宝山，俯攻镇海，陷之。裕谦赴水死，谢朝恩亦战歿。英人乘胜据宁波。八月，英人攻雞笼，为台湾道姚莹所败。九月，命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以怡良为钦差大臣，赴闽，会办军务。二十二年春正月，大兵进次绍兴，将军、参赞定议同日分袭宁波、镇海。豫洩师期，及战，官军多损失。是月，姚莹复败英人于大安。二月，英人攻慈谿营，金华协副将朱贵及其子武生昭南、督粮官即用知县颜履敬

死之。是月，起用伊里布。先是伊里布解任，並逮其家人张喜入都遣戍。至是，浙抚刘韻琦请起用，报可，旋以耆英为杭州将军，命台湾设防。

夏四月，英人犯乍浦，副都统长喜、同知韦逢甲等战死。时伊里布已来浙，即命家人张喜见英酋，告以抚事有成，令先退至大洋，即还所俘英人。英人如约，遂以收复乍浦奏闻。英人连陷宝山、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等死之，遂犯松江，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淮扬盐商惧甚，赂英师乞免。

秋七月，犯江宁。英火轮兵船八十馀艘溯江上，自观音门至下关。时耆英方自浙启行，伊里布亦奉诏自浙驰至，遣张喜诣英船道意。英人要求各款：一，索烟价、商欠、兵费银二千一百万；一，索香港为市埠，並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一，英官与中国官用敌体礼；馀则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末请钤用国宝。会耆英至，按款稍驳诘。英突张红旗，扬言今日如不定议，诘朝攻城，遂即夜覆书，一如所言。翼日，遣侍卫咸龄、布政司黄恩彤、宁绍台道鹿泽长往告各款已代请，俟批回即定约。奏上，许之。时耆英、伊里布、牛鉴以将修好，遣张喜等约期相见。马利逊请以本国平行礼见。耆英等遂诣英舟，与璞鼎查等用举手加额礼订约，复亲具牛酒犒师，画诺于静海寺，是为白门条约。自此烟禁遂大开矣。而英犹以台湾杀英俘，为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罪来诘，不得已，罢之。

十二月，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督办通商事。二十三年夏，伊里布卒，诏耆英往代。先许英广州通市。初，英粤东互市章程，各国皆就彼掛号始输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属”，不肯从，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

二十四年，英人筑福州乌石山，英领事官见浙闽总督刘韻珂，请立商埠，欲于会城内外自南台至乌石山造洋楼，阻之。值交还欠款，照江宁约，已付甲辰年银二百五十万，应将舟山、鼓浪屿退还中国。英公使籍不许福州城内建楼事，不与交还。屡经辩论，始允退还鼓浪屿，然执在彼建屋如故。

福州既得请，遂冀入居广州城。广州民愤阻，揭帖议劫十三洋行，英酋逸去，入城之议遂不行。二十六年秋七月，英人还舟山。十二月，请与西藏定界通商，以非条约所载，不许。二十八年，英酋文翰复请入广州城互市，总督徐广缙拒之。越日，英舟闯入省河，广缙单舸往谕，省河两岸义通呼声震天。文翰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

咸丰元年，文宗嗣位，英人以火轮船驶赴天津，称来弔大行皇帝丧。直隶总督以闻，命却之。三年，洪秀全陷江宁，英以轮船驶至江宁，迎入城，与通款，英人言：“不助官，亦不助洪。”四年，刘丽川据上海作乱。初，英人阻官军进兵，江督怡良等诘之。既而英人欲变通贸易章程，联法、美二国请于粤督叶名琛，不许，遂赴上海见苏抚吉尔杭阿。九月，赴天津。帝命长芦盐政崇纶等与相见，拒其遣使驻京诸条，久之始去。

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书叶名琛，请循江宁旧约入城，不省。英人攻粤城，不克逞，复请释甲入见，亦不许。冬十月，攻虎门横档各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乃驰告其国。于是简其伯爵额尔金来华，拟由粤入都，先将火轮兵船分泊澳门、香港以俟。额尔金至粤，初谋入城，不可。与水师提督、领事等议款，牒粤中官吏，俟其复书定进止，名琛置不答。七年冬十二月，英人遂合法、美、俄攻城，城陷，执名琛去。因归罪粤中官吏，上书大学士裕诚求达。裕诚覆书，令赴粤与新命粤督黄宗汉商办，不省。

八年夏四月，联兵犯大沽，连陷前路礮台。帝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师赴天津防剿，京师戒严。帝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查办，复起用耆英偕往。耆英至，往谒英使，不得见，擅自回京，赐自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闻桂良至，即持所定新议五十六条，要桂良允许，桂良辞之。津民愤，与英人鬬，擒里国太将杀之。桂良、谭廷襄恐误抚局，亟遣人释里国太，送回舟。时廷臣交章请罢抚议，以疆事棘，不得已，始命桂良等与定和约五十六款。六月，遣桂良、花沙纳巡视江苏，筹议诸国通商税则。冬十月，定通商税则。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逾月而返。

是年，议通商善后事。时各国来天津换约，均因桂良原议，改由北塘海口入。独英船先抵天津海口，俄人继之，突背前约，闯入大沽口。直隶总督恒福遣人持约往，令改道，不听。九年夏五月，英船十馀艘驶至滩心。越日，竖红旗挑战，拽倒港口铁鏁、铁桩，遂逼礮台，开礮轰击。时僧格林沁防海口，开礮应之，沈燬其数船。英人复以步队接战，又败之。十年夏六月，复犯天津海口，直隶提督乐善守北岸礮台，拒战，中礮死。时僧格林沁尚守南岸礮台。诏罢兵议抚，乃自天津退军张家湾。英遂乘势陷天津。寻复遣僧格林沁进军通州。帝仍命大学士桂良往天津议抚。桂良抵津，牒洋人商和局。英公使额尔金、参赞巴夏里请增军费及在天津通商，並请各国公使带兵入京换约。桂良以闻，严旨拒绝，仍命僧格林沁等守通州。

八月，英人犯通州，帝命怡亲王载垣赴通议款。时桂良及军机大臣穆荫皆在，英使额尔金遣其参赞巴夏里入城议和，请循天津原议，並约法使会商。翼日，宴于东狱庙。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以昭诚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愤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沁，擒送京师，兵端复作。时帝适秋獮，自行在诏以恭亲王奕訢为全权大臣，守京师，並诏南军入援。时团防大臣、大学士周祖培，尚书陈孚恩等议筹办团练城守事。恭亲王、桂良驻城外，而英师已薄城下，焚圆明园。英人请开安定门入与恭亲王面议和，乃约以次日定和议，而释巴夏里于狱，遣恒祺送归。九月，和议成，增偿兵费八百万，並开天津商埠，复以广东九龙司地与英人。是年，用里国太帮办税务。

十一年春二月，英人始立汉口、九江市埠，均设洋关。九月，总署因与英使卜鲁士议暂订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纳税章程五款。是月，交还广东省城。卜鲁士始驻京。同治元年，粤贼陷苏、松、常、太各城，各国惧扰上海商务，谋自卫。英水师提督何伯随法、美攻剿，复青浦、宁波诸处。捷闻，嘉奘。九月，与英人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二年春，以英将戈登统常胜军，权授江苏总兵。四年秋七月，英交还大沽礮台。

五年春正月，与英人议立招工章程。七年十二月，台湾英领事吉必勋因运樟脑被阻，牵及教堂，洋将茄当踞营署，杀伤兵勇，焚烧军火局库，索取兵费。事闻，诘英使，久之，始将吉必勋撤任。未几，英兵船在潮州，又有毁烧民房、杀死民人事，几酿变。八年九月，与英换新约，英使阿礼国请朝觐，不许。九年，请办电线、铁路，不许。既而请设水底电线于中国通商各口，许之。十年，请开琼州商埠。先是同治七年修新约，英使阿礼国允将琼州停止通商，以易温州。至是，英使威妥玛与法、俄、美、布各国咸以为请，允仍开琼州。十二年，穆宗亲政，始觐见。初因觐见礼节中外不同，各国议数月不决，英持尤力，至是始以鞠躬代拜跪，惟易三鞠躬为五，号为加礼。

光绪元年正月乙卯，英繙译官马嘉理被戕于云南。先是马嘉理奉其使臣威妥玛命，以总署护照赴缅甸迎探路员副将柏郎等，偕行至云南腾越厅属蛮允土司地被戕。时岑毓英以巡抚兼署总督。威妥玛疑之，声言将派兵自办。帝派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查办。威妥玛遂出京赴上海，于是有命李鸿章、丁日昌会同商议之举。威妥玛至津见李鸿章，以六事相要，鸿章拒之。政府派前兵部侍郎郭嵩焘使英，威妥玛亦欲拒议。又驻沪英商租上海、吴淞间地敷设铁轨，行驶火车，总督沈葆桢以英人筑路租界外，违约，饬停工。至是，威妥玛遣其汉文正使梅辉立赴沪商办，鸿章乃与约，令英商停工，而中国以原价购回自办。初上海既通商，租界内仍有釐捐局，专收华商未守半税之货。至是，威妥玛欲尽去釐捐局，界内中国不得设局徵收釐税，鸿章请政府勿许。

二年五月，谕："马嘉理案，疊经王大臣与英使威妥玛辩论未洽，命李鸿章商办早结。"六月，命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威妥玛会商，相持者逾月，议始定。七月，鸿章奏称："臣抵烟台，威妥玛坚求将全案人证解京覆讯，其注意尤在岑毓英主使。臣与反复驳辨，适俄、德、美、法、日、奥六国使臣及英、德水师提督均集烟台，往来谈谳，因于万寿圣节，邀请列国公使、提督至公所燕饮庆贺，情谊联洽。翌日，威使始允另议办法，将条款送臣查核。其昭雪滇案六条，皆总理衙门已经应允，惟偿款银数未定。其优待使臣三条：一，京外两国官员会晤，礼节仪制互異，欲订以免争端；一，通商各口会审案件；一，中外办案观审，两条可合併参看。观审一节，亦经总署于八条内允行。至通商事务原议七条：一，通商各口，请定不应抽收洋货釐金之界，並欲在沿海、沿江、沿

湖地面，添设口岸；一，请添口岸，分作三项，以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五处为领事官驻紮，湖口、沙市、水东三处为税务司分驻，安庆、大通、武穴、陆溪口、岳州、玛斯六处为轮船上下客商货物；一，洋药准在新关併纳税釐；一，洋货半税单，请定划一款式，华、洋商人均准领单，洋商运土货出口，商定防弊章程；一，洋货运回外国，订明存票年限；一，香港会定巡船收税章程；一，各口未定租界，请再议订。以上如洋药釐税由新关併徵，既免偷漏，亦可随时加增；土货报单严定章程，冀免影射冒骗诸弊；香港妥议收税办法，均尚于中国课饷有益。其馀亦与条约不背。英使又拟明年派员赴西藏探路，请给护照，因不便附入滇案、优待、通商三端之内，故列为专条。免定口界、添设口岸两事，反覆争论，乃允免定口界，仅于租界免抽洋货釐金，且指明洋货、土货仍可抽收。将来洋药加徵，稍资拨补，似于大局无甚妨碍。至添口岸一节，总署已允宜昌、温州、北海三处，赫德续请添芜湖口，亦经奏准。今仍坚持前议，准添四口，作为领事官驻紮处所。其重庆派英员驻寓，总署已于八条内议准，未便即作口岸，声明俟轮船能上驶时，再行议办。至沿江不通商口岸上下客商货物一节，自长江开码头后，轮船随处停泊，载人运物，因未明定章程，碍难禁阻。英使既必欲议准，似不在停泊处所之多寡，要在口岸内地之分明。臣今与订‘上下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除洋货税单查验免釐外，有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其馀应完税釐，由地方官一律妥办’等语，是与民船载货查收釐金者一律，只须各地方关卡员役查察严密耳。英使先请湖口等九处，臣与釐定广东之水东系沿海地方，不准骤开此禁，岳州距江稍远，不准绕越行走，姑允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轮船可暂集泊，悉照内地抽徵章程。臣复与德国使臣巴兰德议及德国修约添口，即照英国议定办理。威妥玛请半年后，开办口岸租界，免洋货釐，洋药並纳釐税，须与各国会商，再行开办，因准另为一条。至派员赴西藏探路一节，条约既准游历，亦无阻止之理。臣于原议内由总理衙门、驻藏大臣查度情形字样，届时应由总理衙门妥慎筹酌。迨至诸议就绪，商及滇案偿款。英使谓去冬专为此事，调来飞游帮大兵船四只，保护商民，计船费已近百万。臣谓两国並未失和，无认偿兵费之例，嘱其定数。英使谓吴淞铁路正滋口舌，如臣能调停主持，彼即担代，仍照原议作二十万，遂定议。因于二十六日，将所缮会议条款华、洋文四分，彼此画押盖印互换。至滇边通商，威使面称拟暂缓开办，求于结案谕旨之末，豫为声明。”疏入，报闻。鸿章仍回直督本任。约成互换，是为烟台条约。约分三端：一曰昭雪滇案，二曰优待往来，三曰通商事务。又另议专案一条。是年，遣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持玺书往英，为践约惋惜滇案也。

三年，英窥喀什噶尔，以护持安集延为词。陕甘总督左宗棠拒之。英人欲中国与喀什噶尔划地界，又请入西藏探路，皆不行。是年始于英属地星嘉坡设领事。四年秋八月，福建民燬英乌石山教堂，英人要求偿所失乃已。五年，英欲与中国定釐税併徵确数。总署拟仍照烟台原议条款，税照旧则，釐照旧章。

七年十月，李鸿章复与威妥玛议洋药加徵税釐。初，洋药税釐併徵之议，始发于左宗棠，原议每箱徵银一百五十两。其后各督抚往来商议，讫无成说。滇案起，鸿章乃与威妥玛议商洋药加徵税釐。威妥玛谓须将进出口税同商，定议进口税值百抽十，而出口税以英商不愿加税为辞，並主张在各口新关釐税並加，通免内地釐金。鸿章以欲通免釐金，当于海关抽税百二十两，须加正税三倍。如不免釐金，则须增加一倍至六十两。既，威妥玛接到本国拟定鸦片加税章程数条：“一，釐税併徵增至九十两；二，增正税至五十两，各口釐金仍照旧收；三，拟由中国通收印度鸦片，而印度政府或约于每年减种鸦片，或由两国商定当减年限，至限满日停种，至每石定价，或按年交还，或另立付价，时候亦由两国订明，其价或在香港拨还，或在印度交兑，其事则官办商办均可；四，拟立专办洋药英商公司，每箱应偿印度政府一定价值，应纳中国国家一定釐税，至缴清此项釐税后，其洋药在中国即不重徵，印度政府约明年限，将鸦片逐渐裁止。”初，威妥玛于进口已允值百抽十，至是因洋药税釐未定，又翻。又欲于各口租界外，酌定二三十里之界，免收洋货釐。鸿章以租界免釐，载在条约，业经开办有年，何得复议推广？拒之。威妥玛又请由香港设电线达粤省，其上岸祇准在黄埔轮船停泊附近之处，由粤省大吏酌定。

九年三月，上谕："洋药税釐併徵，载在烟台条约，总理衙门历次与英使威妥玛商议，终以咨报本国为词，藉作延宕。威妥玛现已回国，著派出使大臣曾纪泽妥为商办，如李鸿章前议一百一十两之数，併在进口时输纳，即可就此定议。洋药流毒多年，自应设法禁止。英国现有戒烟会，颇以洋药害人为耻。如能乘机利导，与英外部酌议洋药进口、分年递减专条，逐渐禁止，尤属正本清源之计。並著酌量筹办。"纪泽奉旨与英外部议，三年始定。十一年六月，奏曰："臣遵旨与英外部尚书伯爵葛兰斐尔，侍郎庞斯弗德、克雷等商论，力争数目，最后乃得照一百一十两之数。今年二月，准彼外部允照臣议，开具节略，咨送臣署，且欲另定专条，声明中国如不能令有约诸国一体遵照，英国即有立废专约之权。臣复力争，不允载入专条，彼乃改用照会。详勘所送节略，即系商定约稿。其首段限制约束等语，缘逐年递减之说，印度部尚书坚执不允。其侍郎配德尔密告臣署参赞官马格里云，照专条办法，印度每年已减收英金七十万馀镑，中国欲陆续禁减洋药入口，惟有将来陆续议加税金，以减吸食之人，而不能与英廷豫定递减之法。遂未坚执固争，而请外部于专案首段，加入于行销洋药之事须有限制约束一语，以声明此次议约加税之意，而暗伏将来修约议加之根。至如何酌定防弊章程，设立稽徵总口，烟台条约第三端第五节固已明定要约。臣此次所定专条第九款又复声明前说，将来派员商定，自不难妥立章程，严防偷漏。其馀各条，核与疊准总理衙门函电吻合。旋承总署覆电照议画押。时适英外部尚书葛兰斐尔退位，前尚书侯爵沙力斯伯里推为首相，仍兼外部。六月三日，始据来文定期七日画押。臣届期带同参随等员前往外部，与沙力斯伯里将续增条约专条汉文、英文各二分，互相盖印画押。按此次所订条约，除第二条税釐併徵数目，恪遵谕旨，议得百一十两外，又于第五条议得洋药于内地拆包零售，仍可抽釐，是内地並未全免税捐。将来若于土烟加重税釐，以期禁减，则洋药亦可相较均算，另加税釐。臣于专条中並未提及土烟加税之说，以期保我主权。"疏入，得旨允行。旋两国派员互换，是为烟台续约。

秋八月，英人议通商西藏。是岁英窥缅甸、踞其都。滇督岑毓英奏请设防，旋遣总兵丁槐率师往胜越备之。中国以缅甸久为我属，电曾纪泽向英外部力争，令存缅祀立孟氏。英外部不认缅为我藩属，而允立孟氏支属为缅甸教王，不得与闻政令。纪泽未允，外部尚书更易教王之说亦置诸不议矣。既，英署使欧格讷以烟台约有派员入藏之文，坚求立见施行。总署王大臣方以藏众不许西人入境，力拒所请，会欧格讷以缅约事自诣总署，言缅甸前与法私立盟约，是以兴师问罪。今若重立缅王，则法约不能作废，故难从命。今欲依缅甸旧例，每届十年，由缅甸长官派员赴京，而勘定滇、缅边界，设关通商，以践前约。王大臣等以但言派员赴京，並未明言贡献，辨争再四，始改为呈进方物，循例举行，而勘界、通商，则皆如所请。欧格讷始允停止派员入藏，藏、印通商，仍请中国体察情形，再行商议。议既定，总署因与欧格讷商订草约四条，得旨允行。十二年九月，请英退朝鲜巨文岛，不听。十月，议琼州口岸。英领事以条约有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府城口字样，谓城与口皆口岸，中国以英约十一款虽有琼州等府城口字样，而烟台续约第三端，声明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无庸议云云。英约天津郡城海口作通商埠，紫竹林已定有各国租界，城内亦不作为口岸，以此例之，则琼州海口系口岸，琼州府城非口岸也。十三年秋七月，与英换缅约于伦敦。

十四年春，英人麻葛蠡督兵入藏，藏人筑卡御之，为英属印兵所逐。藏人旋又攻哲孟雄境之日纳宗，又败。先是，藏地国初归附，自英侵入印度后，藏遂与英邻。乾隆年，英印度总督曾通使班禅求互市，班禅谓当请诸中国，议未协而罢。哲孟雄者，藏、印间之部落也。道光间，英收为印属。及烟台订约有派员入藏之说，而藏人未知，遂筑磳台于边外之隆吐山，冀阻英兵使不得前。英人以为言，帝谕四川总督刘秉璋，飞咨驻藏大臣文硕、帮办大臣升泰，传各番官严切宣示，迅撤卡兵。于时升泰尚未抵任，文硕未谙交涉，辄以拒英护藏覆奏。于是严旨切责，以长庚代之。仍有旨催令升泰赴藏，传齐番官，谕以："上年与英人订议，缓办通商，正朝廷护持黄教、覆庇藏番，代筹一永保安全之至计。但令迅速撤卡，印督已言明彼决不越藏、中定界热勒巴拉山岭一步。彼此未经开战，无论此地属藏属哲，将来尚可从容辨论。"时十四年正月也。

寄谕未至，英兵已进攻隆吐，毁其垒，藏番悉溃。乃欲藉通商以缓师，文硕复左右之，竟以藏

人与英自行立约入奏。四月丁亥，谕曰：“印、藏通商一事，英人约定并不催办。此次开衅，与通商绝无干涉。文硕始终不明机要，乃欲藉通商为转圜，不思藏为中国属地，岂有听其自行与人立约之理！升泰、文硕接奉此旨，即传集番官，谕以事须禀明驻藏大臣具奏，由总理衙门核定，候旨遵办。”五月庚申，又谕曰：“使英大臣刘瑞芬电称，‘印督近又函达藏官，但令藏众退回原界，便可仍旧和好，绝不欲侵入藏地，致碍两国睦谊。’向来藏务专归商上，第穆呼图克图人尚和平晓事，现在掌办商上，责有专归。升泰接奉此旨，即传谕第穆，令其妥为了结。”

未几，升泰抵任受事。九月，奏言：“藏番自作不靖，肇起兵戈。所有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英人虽视为保护境内，实则哲孟雄、布鲁克巴皆西藏属藩，每届年终，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呈递贺禀，驻藏大臣循例优加赏犒。唐古特自达赖喇嘛以下，均有额定礼物，商上亦回赏缎疋银茶，与两部复书草稿，必呈送驻藏大臣批准，始行缮覆。哲、布两部遇有争讼，亦禀由藏官酌派汉、番官办理，此哲、布本为藏地属藩之实在情形也。两部长于光绪二年曾各递番字禀，以英人有窥伺藏地之心，请早为设法办理。虽经前西藏粮员四望关通判周溱带同戴琫札喜达结往办，祇取哲孟雄空结一纸，敷衍了事，並不妥筹善后，贻悞边疆，其祸实自此始。嗣后哲夷知藏番並无远虑，始一意与英人交接，又复贪利取租，听英人修路直至捻纳，迄今仍称租界，又藏中自失藩篱之始末也。藏人不知优待属藩，哲部偶受欺凌，不为申理，此时浙觉英人有偪己之心，忽又攘夺哲地以为己有，更扬言哲夷私结英人，屡议起兵攻伐，哲夷内不自安，则益句结英人以图自保，此又藏、印交兵之所由来也。藏人自四月十三日战败之后，不思设法弛患，又复添调各路土兵，分由小道至帕克里，沿途骚扰，良民大受荼毒。番官管饷，又多减刻，人有怨言，军无鬬志。除向隶戴琫之兵三千，及工布兵数百人，差可用命，馀则悉系乌合。现劄帕隘以外者一万馀人，分布各口又数千人，一旦败北譁溃，则数千里台站伏莽增多，此内患之堪虞者也。近时开导之难，实因曩时初与外人交涉，商上办事诸员邀三大寺僧众，以护教为名，共立誓词，云‘藏地男女不愿与洋人共生于天地，此后藏中男女老弱有违此誓，即有背黄教，人人得而诛之’。此本不肖之徒，为聚众抗官之谋，三大寺僧众亦藉此干预政事。今事机危迫，特旨到藏，第穆亦知凛畏。无如遽违初议，即祸在目前，虽掌办商务之尊，恐亦不免自危，其噶布伦以次更不待言。窥其情形，似非背城一战，难望转机。此臣探其隐衷而言，非藏番等自有此语也。此时兵尚未撤，委员不便前往。且委员至彼办理界务，应与英国何人会议，应请饬询英使，由总署知照藏中，庶免隔阂。近年藏番異常刁悍，今自开兵衅，尚不自知悔悟，实难姑容。第藏卫距川过远，饷绌兵单，无事不形掣肘。臣万不敢不出之审慎，筹虑万全，相机驾驭，冀纾朝廷西顾之忧。”

是月丁卯，又奏：“臣于五月二十六日抵藏，第穆与大小番官僧俗公同递禀，译其情词，总以隆吐之南日纳宗为藏界，藏人设卡系在境内，英人无端恃强动兵侵地为言。臣以经界为地方要政，从前岂无案牍。乃派员将新旧各案卷概行检阅，始寻出乾隆五十九年前大臣尚书和琳、内阁学士和英任内奏设鄂博原案一卷，注明藏内界址，系在距帕克里三站之雅拉、支木两山，设有鄂博。又有春丕、日纳宗两处，上年虽系藏界，乾隆五十三年廓番用兵，哲孟雄被廓夷追过藏曲大河，哲部穷蹙，达赖喇嘛始将日纳宗地赏给哲部筦理，原派委员西藏游击张志林原禀，即声叙日纳宗不应作为藏界，只在雅拉，支木两山设立鄂博，禀词甚为明晰。此图惜已佚，又觅得旧图一张，並注明纳荡一地乃哲孟雄边境，藏图南面极边界线之上亦绘有雅拉山，是雅拉山确属藏地南界。至藏人设卡之隆吐山，考之旧图，实无此名，以英人所云日纳宗在隆吐北数十里，而藏番新图则日纳宗又在隆吐之南，显系藏人多绘此一段，饰称藏界。臣既考察明确，即以原卷旧图发交开导委员，转给藏番阅看。番人虽有愧色，然终以日纳宗本属藏地，从前虽赏给哲夷，今哲夷已归英属，应即收回自筦。旋奉电传寄谕，臣即面授第穆。臣深虑第穆使将屯兵先行撤入帕克里，並札饬哲、布两部长亲赴英军，告以藏人畏偪，故兵难先撤，印兵亦宜克践前言，彼此约期同日撤退，仍由臣致信英官，促其速撤。忽又得报，英人于六月二十八日添兵九百馀名，又益以大礮六门。第穆旋亦禀英人屡次攻扑我营。且廓尔喀前王子果尔杂捻曾出奔印度，今亦由印带兵五百名前来助战，闻已过大吉岭，是以未敢撤兵。伏乞饬下总署详告英使，转电印督，约期撤兵，並饬印兵毋得再动。”

疏入，奉上谕："升泰所陈，颇中肯綮。刘瑞芬八月二十八日电称：'印兵在热勒巴拉山近处与藏兵攻战，藏兵伤亡数百，印兵追入徵毕山岔。'九月十五日电称：'英外部照覆，云来攻纳荡之英军统领拉哈玛，已遵印度政府之谕，不可占据藏地，故追入徵毕后，立即退回。印督又报告其政府，谓驻藏大臣将以西历十月三日由拉萨前赴边界，已派政事官保尔前往会晤。'目前升泰想已接晤保尔。藏、哲界址当已查明，印督又有'甚望速了'之语。著即熟商妥办。"

升泰先使江孜守备萧占先驰往开导，又以知县秀荫继之。藏兵之败也，英兵追至仁进冈，将尽焚山上下民舍。会占先至，见英将力争，乃退屯对邦，而促升泰前往会议。数日，复进据姑布。升泰十一月至，与英员保尔相见于对邦，议经月未就。乃奏言："英人战胜而骄，必欲诸事议妥始允撤兵。现议哲孟雄事不下十次，保尔必欲将哲为英属，注明条约，而画咱利拉山为界，即历次奏牍所谓热勒巴拉山也。臣议以印督前言'藏众退回原界，仍守二年以前情形，不在隆吐山驻兵，便可照旧办理，绝不侵入藏界'等语折之，保尔则谓此语当在未开战前，战衅既开，自当另议。通商一事，英人开来条款，直欲到藏贸易。臣百端辨说，始允退至江孜。又答以万不能行，则又意在帕克哩。帕隘乃藏南门户，其险要在山腰之格林卡，若至帕克哩，则已在高原，为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三部通衢。目前开导藏番，通商必在界外，始可期其遵从。是以臣坚未允许，保尔意甚怫然。臣惟有平心静气，婉与商榷，冀纾目前之急。"是年英定华工往澳大利亚例限。英君主维多利亚登位五十年，中国遣使致贺。

十五年，升泰复与英人接议通商、分界，久不决。十六年二月，朝旨派总税务司赫德之弟赫政赴藏协商藏、印约事。升泰奏言："撤兵藏番已愿遵旨，所难者分界、通商两大端耳。臣自到边，哲部长之母率其亲族头目来营具禀，云：'英人昔年立约，曾经议明，无论如何不得逾日喜曲河一步。哲部租地与英，每年应收租费洋银十二千圆，英人分毫未给。此次印、藏搆兵，以致殃及，实不愿再归英属。'臣维哲孟雄本属小邦，僻在极边。本年印、藏用兵，被英人掠取全土，复迁其部长，安置印度噶伦绷之地，而以重兵驻守扛多，即部长平时治所也。流离转徙，情实可矜。是以此次会议，但许其保护，而必争'照旧'两字，使藏人不至咎臣办理边事失去属藩，並可藉此羁縻布鲁克巴。至布鲁克巴，地大物博，民俗强悍，其地数倍哲孟雄，实为前藏屏蔽，西人呼为布丹国。上年曾经入贡，其部长向无印信，亦无封号。臣此次到边，其部长派兵千七百人来营效力。臣方饬藏兵遣撤，岂可留此多人，致贻口实？是以优给赏赍，勉以大义，饬令速回，许事后为之代恳天恩。该部人欢忻鼓舞而去。"

赫政既抵藏，升泰与英官开议。保尔虽奉命印督为议约专员，然不得自主，事事仍请命印督。藏番不愿与英接壤，必间哲孟雄于中，乃可定界。英既幽哲酋于噶伦绷，直欲收入印度幅员之内，藏人闻之益愤。升泰严饬番官僧俗毋率行干预哲事，而亟使赫政劝阻英官，勿遽更易哲酋，使藏人有所藉口。藏、哲旧界本在雅纳、支木两山间，其后商贩往来另辟捷径，于是有所谓咱利孔道者，即热勒巴拉岭之支麓也。升泰议即咱利山立石画分藏、哲之界，其印、哲旧界在日喜河者，亦拟仍旧，而于条约注明。藏番不愿通商，初指对邦附近地为商埠，后始议定后藏之亚东，于其地修建关卡，设汉官治之。藏番甫首肯，而英官又迁延不遽决。升泰亟奏请饬总署促英使迅速议约。总署王大臣旋拟四条，与英使华尔身筹商久之，始议定八款。总署乃上奏，谓："第一款，藏、哲以咱利山一带山颠为界；第二款，哲地归英保护；第三款，两边各无犯越；其馀缓议。各条善后应办事宜，尽可徐与商榷，彼此派员定议。请简派升泰为全权大臣，与英员先行画押。"奉旨俞允。是岁秋七月，出使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互换于伦敦，是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是年德宗大婚，英派使臣华尔身齎英主维多利亚国书致贺，並自鸣钟一座，上刻祝辞云："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旋命驻使薛福成赴英外部传旨致谢，并递国书。是年英开重庆商埠。

十七年春正月，换约限满，前驻藏大臣升泰遣员黄绍勋、张昉及总务司赫政与英印督兰士丹所派之保尔在大吉岭会议，各拟办法。保尔欲在仁进冈入藏一百五十馀里之法利城（即帕克里）设关通商，並俟十年后再定入口货税。升泰执定十二年条款"藏、印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之语，

辩驳久不决，十八年夏六月，复与保尔商议办法九款，续款二条，定于交界之咱利山下亚东境内为英商贸易所。商上等复怀疑虑，坚请于二款内注明“不得擅入关内”字样，又请禁印茶运藏，一再与英使华尔身辩论，仍不决。至十九年五月，总理衙门奏：“现据赫德称：‘印度已将办法九款更改商订，最紧要之第二款内，注明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而止；第四款内注明进出口税，俟五年期满酌定税则；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俟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此外各款，均照升泰所拟办理。’臣等查中英通商税则，茶叶每百斤徵银二两五钱，而洋商运华茶至英，每百斤徵银十两。现在先与议定，如印茶入藏，应照华茶入英每百斤税银十两，磋议经年，始克就范。窃思藏约未结三端，自十七年开议至今，已届三年之久，始得印、藏两情翕然允协，即可就此收束，以绥边圉。”是为续议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是年十月，在大吉岭互换。

既又与英议滇、缅界务。初，曾纪泽与英议约，英许中国稍展边界，拟予以潞江以东南掌、掸人之地。既，纪泽又向英外部要求八募之地，不允。英外部侍郎克蕾谓英廷已饬驻缅之英官勘验一地，允中国立埠设关收税，有另指旧八募之说，在八募东二三十里。纪泽因与外部互书节略存卷，暂停不议。旋受代回华。

至是，出使大臣薛福成见英人与暹罗勘界，并有创筑铁路通接滇边之讯，恐分界、通商事宜不早筹议，临时必受亏损。于是上书请与英人提议。及福成往促践前议，英以公法为解，谓：“西洋公法，议在立约之后，不可不遵：议在立约以前，不能共守。”盖不认让中国展边界及以大金沙江为公共江、八募近处勘地、中国立埠设关三端。

薛福成以英既翻前议，因思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复照外务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归滇。而印度总督不允，出师盏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愿分地之意。又欲借端停商全约。福成仍促速议。久之，英始允将久沦于缅之汉龙、天马两关还中国。又久之，始允让所据之铁壁关。惟虎踞关，英人以深入彼境七八十里，与八募相近，不允让。至于设关，拒尤力。福成以英既不允我地，则英所得于我之权利亦应作废。相持甚久，始就滇境东南商定于孟定橄榄坝西南边外让一地曰科干，又自猛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划归中国，约计八百英方里。又车里、孟连土司所属镇边厅，系为两属，亦允全让，並野人山毗连之昔马亦允让。至此界务告一结束。而商务，大金沙江行船、八募立埠设关，英仍不允。福成久与争论，始于行船一事，于约中另立一条，不许他国援例，而设关仍不肯通融。惟约中于英人所得权利，如缅盐不准运入滇境，英关暂不徵收货税，领事仅设一员、限一定驻所，商货仅由二路，不准开埠，英亦无词。遂于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在伦敦定约，共二十条：一、二、三、四，划定各段界线；五，中国不再索问永昌、腾越边界外隙地，英国于北丹泥及科干照所划边界让与中国，孟连、江洪之地亦归中国，惟未定议前不得让与他国；八，各货物分别应税不应税；十、十一，分别各货物准贩运不准贩运；十三，中国派领事驻仰光，英国派领事驻蛮允；十五，定交逃犯例；十七，定中、英民在两国界内相等最优例；又专条内各条款，仅用于两国所指属地，不能用于别处。是为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

是年又与英议接滇、缅边界陆路电线条约。寻又议藏、印条款。二十一年夏，中、日和议既成，法索云南普洱徼外猛乌、乌得两地。英使欧格讷以两地属缅江洪，指为违约，欲中国将八募北野人山地，由萨伯坪起，东南到盏达，西南顺南碗河折向瑞丽江，循江至猛卯，向南至工隆、八关、科干皆在内，让归英。不许。英忽请允西江通商，再议野人山地，许之。复要求在肇庆、梧州、桂林、浔州、南宁五府设立领事，佛山、高要、封川、南新墟等处停泊轮船，由广州澳门出入。中国以野人山地减索无几，而通商口岸太多，且桂林在北江之北，浔州、南宁在藤江、龚江上游，並非西江，岂能强索？阻止之。英外部又以北丹尼、科干两地原属缅，为前薛福成定界时误画入华，求索回；又请于腾越、顺宁、思茅三处设领事；及缅甸现有及将来续开之铁路接入中国；又请援照俄、法条约利益，于新疆设领事。再三驳论，始允将新疆设埠及援照俄、法利益一节删去；滇、缅接路一节，改为俟中国铁路展至缅界时彼此相接；滇界领事一节，改为将已设之蛮允领事，改驻或顺宁或腾越

一处，其思茅领事，系援利益均霑之例，非英独创；其野人山界线，改为南坎一处作为永租，馀俟两国派员勘定。惟西江通商一节，允至梧州而止，梧州之东，祇开三水县城、江根墟两地，商船由磨刀门进口，其由香港至广州省城，本系旧约所许，仍限江门、甘竹、肇庆、德庆四处，遂定议立中缅条约附款。时二十三年正月也。是年英主维多利亚在位六十年，命张荫桓前往致贺。

二十四年四月，议展香港界址至九龙城，租期九十九年。五月，英租威海卫。初，威海为日本军占领，英人致书日相伊籐博文，愿代缴偿款，要求早撤兵。会我偿款缴清，北洋大臣派员收回，英使窦纳乐遂请租借。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尚书廖寿恒与立约，文云："以刘公岛並在威海湾之羣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之地租与英国，威海卫城墙以内仍由中国自行管理。又所租于英国之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並另备照会，谓"中国重整海军，船舶可泊港内，请英人代为训练"。

是月，英领事因沙市教案，照请开办湖南通商口岸。张之洞以岳州系奉准开埠，尚须体察详商办理，致总署请商缓。总署拟推展两年，英使不允。总署以湖南系我自开口岸，与他口不同，不许，亦不许牵入沙案。久不决。二十五年五月，驻汉英领事牒鄂督张之洞云："本国巴管带欲乘威拉小兵轮往洞庭湖上下游，先至岳州，再往湘阴、长沙，后往沅江、龙阳、常德、安乡等处。"张之洞以条约並无兵轮准往内地之说，阻之。十二月，英参赞璧阁衔欲由湖南长沙取道常德、永顺入川，过酉阳州抵重庆。张之洞复阻之。寻允改由宜昌入川。

二十六年，拳匪起。五月，汉口英领事法磊斯见张之洞，面述沙侯电云："如长江一带布置弹压，英愿以水师相助。"张之洞答以当与江督刘坤一力任保护，不须外助，力阻之。时英以保全东南商务为辞，已派水师提督西摩入长江。七月二十日，联军入京，英军从广渠门入，各据地段。八月，英与德结保护中国商务土地条款，又欲代中国理财、练兵，却之。西摩欲派小轮入襄河探水道，张之洞阻之。既复议浙衢教案。时湘案未结，英又欲派兵轮往，屡阻之。是年英君主逝，国书致唁，皇太后复专电弔唁之。

二十七年，既与各国议定和约大纲十二条，四月，英人请直隶、山西停考。张之洞以所请与大纲条约第十条不符，辨驳久之，七月，始定议。八月，英商立德欲在川河行驶轮船，沿江购地七处，请地方官注册。英领事照会到鄂，以条约非通商口岸，无准洋商置买地基产业之条，拒之。

十一月，英使马凯赴江、鄂，与刘坤一、张之洞商议免釐，答以去年在京与赫德筹议洋货税釐併徵，必须税至值百抽二五方能免釐。马凯允加进口税而不欲多加。于是朝命尚书吕海寰为办理商约大臣，侍郎盛宣怀副之，並命刘坤一、张之洞皆与议。研商数月，海寰等乃会奏："臣等奉命会办商约，英使马凯开送约稿二十四款，聚议六十馀次。加税免釐一款，业经奏明，允如所请。此外各款，均经臣等随时会奏。惟第十款内港行轮，续经妥定章程，第十一款通商口岸权利，共议列三条，马凯自请删除。统核所索二十四款，驳拒未允者七：曰洋盐进口，曰内地侨居贸易，曰邮政电报，曰设海上律例，曰整顿上海会审衙门，曰口岸免釐界限，曰货物同在一河免复进口税。议定后而又删除者一：曰通商口岸利权归入加税免釐款内併议。藉为抵制者五：曰新开口岸，曰减出口税，曰三联单，曰子口单，曰常关归新关筦理。商允改妥者十一：曰存票，曰国币，曰广东民船轮船税则一律，曰华洋合股，曰整顿珠江、川江，曰推广关栈，曰保护牌号、曰加税免釐，曰矿务章程，曰内港行轮，曰米谷禁令。此就马凯原议款目分别删改归併者也。臣之洞等复向马凯索议，彼允入约者三款：曰治外法权，曰筹议教案，曰禁止吗啡。皆我补救国计民生要图，幸就范围，实有裨益。马凯于定议后补请入约者二款：曰修改税则年限，曰约文以英文为凭。查系照旧约办理，为约中应有之义。共计十六款。臣等按马凯所请加税之款，意在不得抵原拨釐金五百万以外之洋债赔款及挪作别用，恐各省再将货物收捐，业已先后奏明。本定八月初二日画押，马凯又接英廷来电，必欲增叙详明，以慰加税洋商之意。驻英使臣张德彝亦称英外部谓拟加之税务须降旨归督抚提用，否则不能画押，似英廷用意总虑税加而釐不能撤。臣等详细审度，彼虽请全数拨还各省，而内叙各省向解北京及应还洋债仍如数照拨。我复照会，声明应拨各项即留存海关，听候户部与各省商定抵解。将来户部如何商定派拨划抵，由我自主，彼亦无从过问。且现议偿款易金还银，正以我财力竭蹶为言，

则加税声明祇抵裁釐，不涉赔款，可见毫无盈馀，藉可杜列国之口实。画押已延多日，即于八月初四日亥刻，会同英使马凯在上海画押盖印。”疏入，报闻。

同时又续改内港行轮章程十款。自沪苏、沪杭、苏杭三线外，江苏则有海门线（自上海东北至海门）、苏镇线（自苏州至镇江）、镇宁线（自镇江至江宁）、镇清线（自镇江至清江）；浙江则有馀姚线（自宁波至馀姚）、舟山线（自宁波至舟山）、海门线（自宁波至台州之海门）；安徽则有庐州线（自芜湖至庐州）；江西则有南昌线（自九江至南昌）；湖北则有武穴线（自汉口至武穴）、襄河线（自汉口至仙桃镇）、岳州线（自汉口至湖南岳州）；湖南则有湘潭线（自岳州至湘潭）、常德钱（自岳州至常德）；而福建亦有水口、梅花两线（皆发自福州）。又议湖南辰州府毙英教士案。是月，英交还关内外铁路。是年，英皇爱惠将加冕，特命贝子载振为专使往贺。先期递国书，向例须候各国专使齐集同见，英皇特定单班先见。届期行鞠躬礼，英主答礼，各述颂词、答词。

二十九年春二月，与英订沪宁铁路借款合同。初，英于光绪二十四年欲揽自沪至宁铁路，令英商怡和承办。已议草约，旋以拳匪乱延缓。久之，始定议以年息五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张之洞乃上奏，言：“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虚数九扣，年息五釐，五十年为期，准其分次印售金镑小票。如中国国家有款拨给，或中国绅富集资愿购，借款总数便应照减，拨还淞沪铁路工价后，即将已成车路暨备造沪宁全路作为借款抵押，所获馀利，银公司得五分之一，即照售票应分之数，另给馀利凭票，十二年半后，每百镑加给二镑半，随时可将小票赎还，二十五年后，便照一百镑原价取赎，毋庸加给。至馀利凭票年期届满，分给馀利即时作废，毋庸取赎。造路期内，就本付息，路成以后，赎票拨本，悉在铁路进款支给。全路订定五年全竣。设无事故，逾此期限，银公司五年内应得馀利全行扣罚。上海设立总管理处一所，本省督抚与督办大臣会派总办两员，会同英员专理工程，另由南洋大臣加派一员，职衔相当，随时查阅账目，禀报督抚稽核。洋工司祇管工程，不能干预地方公事。凡所建筑，悉应顺洽华人意见，尊敬中国官员。借款期内，不收专税。如日后中国推设各项税捐，如印花税之类，别项商税一律徵收，则沪宁铁路亦应照准。全路双轨。地亩总公司自备，仍由银公司垫款，另须购地于标界之外，预备日后推展商务所必需，一併加售小票，综计不得逾英金二十五万镑，年息六釐，在中国应得馀利项下支给，不能仍由铁路进款支付。此项加售购地小票，並无年限，随时可以取赎。造路购用中外材料，按照西例，每百给五，此外别无丝毫加用。汉阳铁厂自造料件，订明尽先购用。凡遇调兵、运械、赈饥各事，照核定车价减半给发，尽先载运。侵碍中国主权，概不得经由此路。正约签定，草约作废。十二个月不兴工，即将正约注销。中国祇认英国银公司，不准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民。”报可。十月，又与英订沪宁路电交接办法合同。

三十年四月，英新任水师提督率大小兵船十艘抵沪，欲进长江。张之洞闻之，电阻，英提督仅以四艘入江，至江宁而止。是年与英订保工条约。时英于南斐洲新属欲招华工开矿，政府援咸丰十年约，与订专章。至是，约成，遣领事于华工驻在地善视之。三十一年四月，与英续订滇缅电线约款。英派委印度电务司贝林登为议约专员，电政大臣袁世凯委道员朱宝奎与议。贝林登又请添造江通至思茅副线一条，不许。遂定议签押。

又与英订道清铁路借款行车合同。初，英使向总署索英商承造铁路五条，不许。英复援矿务合同许有修筑铁路由矿山运送矿产至河口以达长江，欲修泽襄铁路。嗣以襄阳至汉口水道不能通畅，请改道泽铁路，欲在河南怀庆府与卢汉衔接；渡河后，折入安徽正阳关以达江苏江浦县之浦口，改名怀浦铁路。总署以怀浦远跨豫、皖，名为纬路，实已斜亘南北，隐然增一干路，以为有妨卢汉，仍不许。英使乃请修由泽州至道口铁路，许之。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与议借款，为目二十一，行车款十，英金七十万镑，五釐行息，九扣交付，折实六十三万镑。又同时订拟设山西镕化厂及合办矿务合同，並请修广州九龙铁路。英使复请借款合同须由外务部将上谕照会立案，方允画押，许之。

三十二年四月，与英订藏印条约。初，中国于光绪十六、十九两年与英订藏印条约，然藏、哲界牌既未建立，英人入藏细则又久未定。二十九年，印督遣兵入藏。次年春，度大吉台岭，据江孜；其夏，遂入拉萨。及达赖私与英订约，驻藏大臣有泰始入告，而英、藏约已成。政府命有泰与英议废约，无效。复命外务部左侍郎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赴印度，与英外部专使费利夏会议。费利

夏欲我认印藏新约，方允改订，绍仪不可，英遂欲停议。绍仪不得已，与商订约稿六条。外务部王大臣以约内第一款有“英国国家允认中国为西藏之上国”一语最有关系，电绍仪使改“上国”为“主国”，费利夏持不可。约久未定。九月，召绍仪回京，而以参赞张荫棠为大臣，接办约事。外务部商诸英使萨道义，删约稿第一条，英政府允诺，而其他条款则不容再改。然费利夏仍坚持初议，数促荫棠画诺，即第一条亦不能增减一字，荫棠力拒之。会英廷新易政府，继任者乃饬萨道义在京续商。久之始议订正约五条。

未几，片马交涉又起。片马处滇、缅交界之间，属于腾越。英併缅甸，至是两国会勘境界。至片马附近，各执为本国土地，久不决。时英又欲遣工程师勘腾越至大理中间道路，请中国保护。滇督丁振铎照会英领事，以滇现奏设公司自行修造，与前会勘时情形不同，请勿派往。英使朱尔典旋照会外务部，云：“据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照会，英得有承造新街至腾越铁路之权，而承办此段较短之铁路，英政府不能视为足抵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准法政府或法政府所指之法商修造劳开至云南府铁路之利益。”外务部覆，引中缅附约，谓：“第十二条载明中国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是该处中国境内铁路应由中国自行审量。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九、十月十六等日，本部先后复萨前大臣照会，均一再守此旨，並声明法国铁路由云南边界修至云南，本为条约所准，与滇缅约意不同。缘两国交涉各有约章可据，固不能相提並论也。逮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准萨前大臣照称本国署理腾越烈领事不日将往云南府，与滇督面商铁路边界各事宜，滇缅铁路相接为振兴商务之举，凡在滇省，允给法商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本部当以原照所称面商铁路边界各事宜，又称滇缅铁路相接，曰边界，曰相接，均系按照原约立论，故于是月初七日以据咨滇督也。嗣于本年正月准滇督文，称准英务领事照会，接烈领事来电，奉缅政府电，拟由新街达腾越修造一铁路，以便商人运货，先派公司勘明可否能修，再议商办。当复以派员会勘，各修各路、各出各费等语，是滇与英领事所迭次议商者，亦均扼定约章铁路相接之一语，毫无刺谬。本年五月，滇督奏请修理腾越小铁路，筹款自办，奉旨允准，原期中国云南境内次第修建，以符与缅路相接之权。乃贵大臣来照，以为英政府得有承造新新街至腾越铁路之权，並引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之文为据，而以允给法商之利益相比例，实与中缅附约暨本部迭次照会之意不符。”盖不认英有造腾越铁路之权也。

三十三年正月，与英订九广铁路借款正合同。初，英既得九龙，即请承修由广州至九龙铁路。总署令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议办，已签草合同五条，旋因事未行。至是，又以为请。外务部电知粤督岑春煊，以此项草约虽云仿照沪宁办法，而沪宁路长费钜，九广路短费少，情形不同，应查酌第二款，熟权利弊，派员与中英公司研商，以符原议。四月，与英公司代理人罗士、濮兰德议，岑春煊欲照津榆铁路办法。濮兰德以成议在先，不允，由粤到京，与唐绍仪等接议。久之约成，议借英金一百五十万镑，照虚九四折纳，年息五釐，以本路作抵押，三十年为期满，十二年半后按照列表分期还本。二十五年以前，如欲于表额外多还股本，每英金一百镑加还两镑半。中英公司代售此项股票。其股票填明价值若干镑，由中国驻英大臣与英公司商定，所有建路及一切工需，均由粤督督办。其重要职司，应用中国人，允当开工时，即于广州设立总局一所，总理造路行车各事，由总督派中国总办一人管理，佐以英国总工程司及总管帐各一人，均由总督核准。英公司办事出力，给予酬金三万五千镑，两期交付，其一切用钱暨酬劳费均在内。並声明此路确系中国产业。倘自本合同签定之日起，八个月並未兴工，即作废纸。所载权利，均不得让给他国，中国亦不得另建一路以夺本路利益。旋签押。

六月，政府命湖南巡抚岑春蓂查办云南与英画界失地案。先是云贵总督丁振铎委候补知府石鸿韶与英领事烈敦会勘腾越北段尖高山以北界，从尖高山起向北勘，越高黎共雪山直抵丽江府所管地。烈敦执定以大哑口为界，石鸿韶执定以小江边为界。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奏参石鸿韶定界有失地事，政府命岑春蓂查办。春蓂派候补道沈祖燕往勘，旋覆禀云：“卷查烈领事此次所勘之界，系从尖高山起，东至胆札山，过狼牙山、磨石河头、搬瓦丫口、姊妹山、大哑口、茨竹丫口、片马丫口直上高黎共雪山北往西藏。所云大哑口，即为恩买卡河与潞江中间之分水岭。其照会石道有云，由明光河

头直上高黎共雪山顶，由山顶北往西藏，凡水入金沙江者，概归缅甸管理等语。若不幸照此定界，则是由滇而蜀而藏，边界之地所被其割去者，当以数千里计。外务部所谓‘直是分割华境，是断不能允从，可无庸置议’者也。若石道所拟以小江边为界，系从尖高山起，由磨石河头直上歪头山，过之非河，经张家坡，登高良共山，又抵九角塘河，顺小江边，复另行横出，上至小江源，又至板厂山为止。查其所勘之界，于腾越、保山、云龙、龙陵各属土司素所管辖之地，数百年来向化中国者，一旦棄去不少。又言北段界务，自以外务部所言之界线，由尖高山起至石我、独木二河之间，循恩买卡河至小江西恩买卡河之东之分水岭为界。按此岭当是他戛甲大山，最为持平。且英使本有以小江即恩买卡河以东之分水岭作为定界，又去天然界线系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诸江之分水岭等语，与此正合。则此次勘界，即于恩买卡河循流而行，至小江止，已足满意。且所勘滇、缅北段，本祇为腾越与野人山之界，则必执定腾越诸土司之属地及野人山之分界处以画界，自是一定不易之理。而与小江即恩买卡河以东之分水岭，又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诸江之分水岭，並与译出薛星使福成二十年签押英文图内之恩买卡分水岭，其部位亦均相符合。石首併不先自详审界限，而惟处处曲徇，以致失误，此真为人意料所不及者也。查此次勘界，英使既言以小江即恩买卡河以东之分水岭为界，又言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诸河之分水岭，既明曰以东，又明曰自东流入，何以任烈领事之混为西流，竟勘至狼牙山迤北至大哑口而止？此其误者一。又外务部覆称明有‘各守边界’之文，此为甘稗地、茨竹、派赖烧杀之役而起，各守之地，自即在此。何以不实守此小江边界之说，至小江顺流而下，而反另向东行，指鹿为马，再直上别寻一小江源至板厂山为界？此其误者二。又英使所言天然界线，乃自东流入恩买卡河即小江诸水之分水岭，而烈领事所勘，乃指恩买卡河与龙江之分水岭，谓岭之东所有溪河均入明光龙江，岭之西所有溪河均入恩买卡、金沙江，以此岭之东西为中、缅之分界。石道不能明据小江东流，力为驳斥，而乃以山形水势则然一语，含混答覆，而竟任烈领事之随意所指，东西自便。此其误者三。且即如英使照会恩买卡河与潞江之分水岭之说，此岭即为大哑口，亦祇西勘至片马丫口为止，何以任烈领事直上高黎共雪山，竟偕测绘王生，勘至丽江府属兰州边界始回也？此其误者四。又小江外如噬戛等寨，系腾越属之茨竹、大塘土司所辖。笼榜系保山属之登埂土司所辖，确凿可据。乃烈领事照会言‘贵道来示，谓已摒诸化外’，而石道覆称又言‘业经声明久在化外’。石道责在勘界，並不援据力争，而反先自认‘久在化外’，实所不解。此其误者五。又茅贡等寨原系滇滩属土司所辖，本中国旧有之地，不过英兵曾经至此，並强收门户税而已，並非英人实已占为属地，而中国有允认之明文也。乃石道照会谓‘早经贵国办过案件，不复管理’，竟绝不置辨。此其误者六。至于大哑口外，如甘稗地等各处，烈领事欲仿三角地成案，作为永租。既欲议租，则已明认为中国之地，正可趁此力驳，使之无辞可遁。计大哑口外共有一十八寨，其地甚广，岂可轻棄？且既认租，则茨竹、派赖烧杀一百十四命之案，明是入我中国之界，正可提议，使之不能诿卸，何以绝不辨论？此其误者七。又狼速之地，甚为辽阔，一名狼宋。大理府志：‘莪昌散处于狼宋、曹涧、赶马撒之间，道光十八年准兵部议，以赶马撒、曹涧等寨归云龙州管辖’，则狼速乃大理府属境。若如石道所勘，另寻一小江源至板厂山为界，则不特噬戛等一十八寨摒诸化外，且並将狼速地一带地方亦概棄之不问矣。此其误者八。然此八者，其害尚祇在滇省也。更有大误足以为将来之后患者：一则小江外之狼速地一旦棄去，再北而为怒夷，其地踞龙、潞两江之上流，东接维西、中甸，直通丽江，北与四川之巴塘、里塘诸土司相接，西北即可以通至西藏；一则高黎共雪山之地任其节外生枝，自往履勘，将来若果曲从，则即可从此高黎共雪山之顶，沿潞江、金沙江之上流由北直进，不特球夷、怒夷之地去其大半，即维西属之铺拉笼、西藏属之擦瓦龙一带皆将被其所侵佔，所失之土地岂尚可以数计？”岑春蓂得覆，即据以入奏。上谕革石鸿韶等职，仍不允。

时因津镇铁路借款，直隶、山东、江苏三省商民欲废约，英不允，允改章，德与英同。英又因鄂境修造粤汉、川汉两路需款，欲借款于中国，却之。是年，山西商务局与英福公司议定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初，晋省矿由晋商与福公司商人罗沙第订立合同。旋于光绪二十四年复由商务局绅商与福公司改订借款章程二十条。三十一年，又经盛宣怀续立合同四条。案久未结。至是商务局员

绅並全省代表各员在京开议，订定赎回自办合同十二条，赎款行平化宝银二百七十五万两，由山西商务局担任，按期交清。

三十四年二月，与英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先是沪杭甬铁路已立有草合同四条：一，订草约章程，与扈宁铁路章程一样；二，将来订正约，仍与嗣后商定核准之沪宁正约一样；三，从速测勘；四，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俟订正约，即会同入奏。至是浙江绅士筹办全省铁路，欲废前约，收回自办。英使不允，因命侍郎汪大燮等与英公司改商借款办法，久未决。于是政府再命侍郎梁敦彦接议，分办路、借款为两事，路由中国自造，除华商原有股本尽数备用外，约仍需英金一百五十万镑，即向英公司筹借，按九三折扣交纳，年五釐息，以三十年为期；並声明如所收此路进项不足，由关内外铁路馀利拨付；凡提用款项，均由邮传部或其所派之人经理；此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以三万五千镑作为酬劳，一切用银均在内；选用英总工程司一人，仍须听命于总办等语。遂定议。九月，与英订藏印通商章程。是年，借英汇丰及法汇理银行款，收回京汉铁路。

宣统元年四月，督办铁道大臣张之洞与英及德、法、美四国银行订粤汉川汉铁道借款草约，豫定六百万镑。会之洞卒，复与盛宣怀立约续成之。又与英及德两公司续订津浦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四款，借英金五百万镑，年息五釐，路工四年造竣。二年，英人以兵力据片马，设礮台于高黎贡山，侵踞小江以北茶山土司地。滇人大愤，各省人亦起应之，遂电政府请力争。滇督李经羲亦请外务部与英使交涉，英卒不退兵。三年，复派员与英划境，不省。是年度支部尚书载泽与英及德、法、美缔结一千万镑借款契约，以改革币制及东三省兴业为词，是为四国借款契约。又与英订禁烟条件。原议十年递减，至是中国以为国内栽种吸食渐已减少，欲缩短年限禁绝，与英特订专条，期印药不入中国。而第三条又言广州、上海二口为最后之结束，不能骤禁，于是烟卒不能禁矣。

清史稿卷一五五　志第一三〇

邦交三

法兰西一名佛郎机，在欧罗巴之西。清顺治四年来广东互市，广东总督佟养甲疏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境澳门，与粤商互市，仍禁深入省会。”法人素崇天主教，康熙以来，屡禁汉人入教。

道光二十五年，法商赴粤，诣总督署，请弛汉人习教之禁。总督耆英据以入告，许之开堂传教，仍限于海口，禁入内地。咸丰三年十二月，有法轮船一驶入长江，未几解缆去。而法与英、美又欲变通成约，广东总督叶名琛以换约未届期，拒之。遂偕英、美迳赴天津，要求如英、美，并请释陕西传教人，长芦盐政崇纶等以闻。上以定例五口通商外，不许外人擅入内地，何以陕西盩厔县有法人传教？饬令详查，並严词拒之，乃去。时粤贼踞上海，筑礮隄防御，吉尔杭阿因向法提督辣厄尔告以“贼筑礮隄，尔国领事署首当其冲，应速迁以免受伤。”竦厄尔立毁其隄，并礮击贼。事闻，奖之。六年六月，英、美各国求换约，法公使顾思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援约与英、美一体，力阻不从。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人结法公使噶历为援，袭入广东省城，掳名琛以去。先是法人谓有人杀其说书老人，向名琛索犯。限三日交出，並要求五事：一，入城；二，索河南地；三，求改章程；四，索补兵费；五，求通商。限日答覆。名琛回牒许通商，馀皆不许，而又不设备，遂至被掳。英、法连樯赴天津，美、俄亦相继至，各有所求。法人又欲推广商埠，任意传教，遣公使驻京，入内地买丝茶，並请查办广西西林县杀马神父案，皆不许。八年三月，法与英人攻踞海口礮台，进逼天津。于是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往议，徇所请。遂于五月定约，法得通商、传教及兵费，几与英等。

九年五月，法公使布尔布隆以进京换约为名，随英公使普鲁斯赴天津，拒不纳，致伤败数百人，折回上海，声言调兵复仇。未几，法人复北驶，分扰登、青等处。十年六月，随英来攻，连陷新河、唐儿沽北岸礮台，遂入天津。先是遣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往议，不报。至是，又遣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往津会议，冀缓师，而法与英益咨要求。初，津约原许补法军费二百万，英四百万。至是，英索倍加，法欲照英数，复要求天津通商、京师长驻。朝旨不许。乃随英督兵北上，

进逼通州，京师戒严。怡亲王载垣等再议和，不就。进薄京师。八月，恭亲王奕訢留守，再议和。九月，和议成，所得通商、军费、权利与英等，而传教、建堂初无限制。十月，始定传教之人须薙须服中国衣冠，其入内地，预领中、法合同护照，向所过地方官钤印，以为信据。法人以江南为新许商埠，欲早通商，请助勦粤贼，不许。十一年二月，法公使布尔布隆偕英使普鲁斯由津如京，此为各国公使驻京之始。先是条约有还清军费始行退出广东省城之议。至是，法人哥士耆来言，愿先撤兵退出粤城，並求广东藩署赁作领事署，又索还京城及各省天主堂旧基，均许之。九月，交还广东省城。

同治元年正月，粤贼陷苏、松、常、太等郡，朝议募洋将助勦，法人与焉。是年，贵州提督田兴恕杀教民，毁天主堂，法使哥士耆以为言，朝廷命崇实、骆秉章、劳崇光及张亮基入黔查办，久不决。会哥士耆回国，新公使柏尔德密至，始允照中律拟结。同治四年，法请开江宁商埠。五年，评招工章程。七年冬，四川酉阳州有杀伤教士案，又有贵州遵义民教仇杀事。法使罗淑亚上书称远臣，归咎于中国官吏，且言当离京往津，候本国水师提督到后偕行，以为要挟。命湖广总督李鸿章查办，久之始结。十二月，始遣钦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偕美前使蒲安臣至法递国书，见其国主那波仑第三，复见其后，各致颂词，成礼而退。

九年夏五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初，天津喧传天主教堂迷拐幼孩，抉眼割心为药料，人情汹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诣法领事丰大业赴堂同讯，观者麕集。偶与教堂人违言，砖石相抛击，丰大业怒，径至崇厚署忿詈，至拟以洋枪。出遇刘傑，复以枪击伤某仆，遂羣起殴毙丰大业，鸣锣集众，焚燬教堂、洋房数虎，教民及洋人死者数十人。事闻，命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赴津查办。国藩至津，示谕士民，宣布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法公使罗淑亚来见，以四事相要：曰赔修教堂；曰埋葬丰大业；曰查办地方官；曰惩究凶手。寻牒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罪，国藩拒之。与崇厚会奏，称："仁慈堂查出男女，讯无被拐情事，恳降谕各省，俾士民咸知谣传多系虚诬，请将道、府、县三员均撤任查办。"奏入，报可。遂于八月拟结，办为首十数人，天津府、县减戍黑龙江。

十一年，法遣全权大臣热福里如京换约，並进书籍。十二年，穆宗亲政，各国请觐见，法与焉。是年法人侵越南，入河内省城。光绪四年，始遣兵部左侍郎郭嵩焘以英使兼法使。明年，代以太常寺少卿曾纪泽。

越南向隶藩属，自法据西贡，胁越人订约，许于红江通舟。曾纪泽与法外部言："法、越私立之约，中国不能认。"不省。八年二月，法兵船由西贡驶至海防进口。三月，陷河内省。朝议始遣提督黄桂兰等军出关。既而法公使宝海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中国退兵，及通商保胜，驱逐盗贼，画红江南北为界。朝廷下各督抚议。法人见不允所求，遂欲增军撤使以相恫喝。

九年三月，战事起。法据南定，旋为刘永福所败。会越王薨，法以兵胁嗣王立新约二十七条，尽攘其兵权、利权、政权，並申明越境全归保护，中国不得干预。中国闻之，乃命唐炯、徐延旭出关，彭玉麟办粤防，张佩纶会办军务。会山西、北宁连陷，官军退守太原，法乘势扰浙、闽，陷基隆、澎湖，至是始宣战。十年二月，谅山大捷，法忽请和，帝命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会办海防，以议和全权任李鸿章。先是福禄诺所拟五条，仅允不索兵费，不入滇境，而要挟中国不再与闻越事。议久不决。五月，法兵以巡防为名，忽攻谅山，败走。藉口中国不能如约退师，责赔费，不允。法使巴德诺出京。六月，攻台北基隆，为刘铭传所败。秋七月，法水师提督孤拔等率兵船入闽，泊马尾等处，迫交船厂，欲据为质。时张佩纶以会办海防兼船政大臣，漫不设备，法遂开礮毁船厂。复分兵扰东京、台湾，陷基隆，窥谅山。十一年春正月，犯镇南关，杨玉科战没。旋收复，大创之，並砲毙孤拔于南洋。法人乃请和，愿照天津原约，不索偿款。李鸿章与议新约十条：一，法自行弭乱，华不派兵赴北圻；二，法与越自立约，或已定或续立，中、越往来，不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违此次约；三，六箇月会勘界，北圻界处或稍改正，以期两益；四，法保护人民欲过界入中国，边员给照，华人入越，请法给照；五，保胜以西、谅山以北通商，华设关，法设领事，北圻亦可驻华领事；六，三个月内会定商款，法运越货税照他处较减；七，法在北圻造铁路，中国若造铁路，雇

法工；八，此约十年再修；九，法即退基隆，二月内台湾、澎湖全退，中、法前约照旧等语。旋法派戈可当代为驻华公使，欲改前约，出所拟二十四条。鸿章以与原约不符，不许。戈使又欲办滇、粤矿务，及制造土货，运越南食盐，复拒之。又欲于云南省城及广西内地设领事。时正遣邓承修、周德润与法勘界，鸿章谓宜俟边界勘明，方能指定通商码头。戈使又要求税则减半，鸿章祇允五分减一。又别拟通商章程十八款，並将互交逃犯、洋药进出口各条亦拟在内。法使复援咸丰八年约内第七款有“工作”二字，仍要求增入在口制造，许之。

时云南界务，周德润会商岑毓英后，出关与法使狄隆晤商，拟先勘保胜上游一二段，並同拟全局办法八条：一，中、法两国勘界大臣等说明所应勘之界，俱是现在之界；一，勘现界后，或有改正之处，两国勘界大臣公同商酌，如彼此意见不合，各请旨商办；一，续开勘云、越交界，中国大臣等意欲一律勘完，所以照会法国请旨；一，各大臣等商议先由老街勘到龙膊河，及龙膊河邻近地方，复回老街，再勘老街邻近地方；一，勘老街至龙膊河之界，中、法绘图各官从红江南岸归，一路同走，中国绘图官归法国保护，自老街起至龙膊河止，两国勘界大臣等各走云、越边界；一，红河自北河岸之老鏊至南岸之龙膊，以河中为界；一，云、越之界，遇有以河为界，均以河中为界，如有全河现在归中国界者，仍归中国，现在归越南界者，仍归越南；一，勘界时随处开节略图说，均由两国大臣等画押。以上节略，彼此画押遵守。德润与狄隆各按地图校改，互有争执，而于大小赌呪河、猛援、猛赖两段，争执尤力。会法勘路弁兵在者兰被越游勇所戕，法指为云南提督散勇，中国不承，狄隆欲缓勘，但就图定界。粤东、粤西界务，命承修与张之洞、李秉衡等会商，其与法使浦理燮在关门文渊会议。承修执约内“北圻边界必要更正，以期两国有益”之语，欲以谅山迤西自艻葜、高平省至保乐州，东自禄平、那阳、先妥州至海宁府划归中界。浦使以据约不过于两边界址略为更改，不能及谅山及东西地。旋允请示本国，卒不行。十二年复议界，会浦理燮病，仅由镇南起勘至平关而止，东西不过三百馀里，馀未履勘。浦理燮旋回国，法改派狄隆由滇赴粤，与邓承修等议界。

先是鸿章欲先议界，后议商约，法使不从，乃复议商约。至是议成十九款：一，保胜以上某处、谅山以北某处，中国设关通商，许法设立领事；二，中国可在河内、海防二处设立领事，並可商酌在北圻他处设领事，惟须后日；三，两国领事驻紮及商民通商，均须优待；四，中国人在越置地建屋，及官商往来公文、书信、电报，法允保护递送；五，两国游历人过界，各发给护照；六、七，出口货照税则三分减一，进口货照税则五分减一，估价之货为税则所未载者，进出口仍照值百抽五徵收，至洋土各货赴内地买卖，应完子口税，不在减徵之列；八、九，载明洋、土各货在边关已完税，复转运通商各海关者，均照海关税则另收正税，不以边关单作抵，其在边关所领存票，亦只准在边关抵税，概不发还现银；十至十二，严防诈伪偷漏之法；十三，定洋人自用杂物免税之法；十四，定洋、土各药不准贩运买卖；十五，米谷等粮不准贩运出中国边关，进关准免税，违禁物各禁；十六，中国商民侨居越南，所有命案、赋税、词讼等件，法国应优待；十七，中国人犯罪，照中律，法领事宜拘送，不得庇匿；十八、十九，定条约续修期限及互换遵守各事。是为滇粤边界通商约。

商约既定，邓承修即赴钦州之东兴与狄隆议勘东界。狄隆以中国所属江平、黄竹、白龙尾为越境。邓承修以数地皆内地，有图可据，不许。辩论不洽。狄隆又约履勘，承修欲照云南分途履勘办法，並请先撤江平法兵。越日，复议请旨立约三条：一，大段相合；二，较图不合，作为未定，各请示本国；三，勒其去江平之兵及办事官员。又命以后未定界内，不得再派兵及官员前往。狄隆不允，转要承修不得于未定界内驻兵。时张之洞所派道员王之春、李兴锐亦与会议。议界将及一年，中国屡请撤兵，法兵分屯江平、黄竹、石角、句冬、白龙尾等处如故。会总署允承修所定三条，承修命王之春往议，狄隆执不允，而法人突以兵踞白龙尾，驱害汛兵。华民筑营垒，承修诘令撤退，狄隆诿之。时桂界已校竣，钦界南自嘉隆河、北抵北崙十万山分茅岭、西至峒中墟北，亦允归中国，而白龙、江平，狄隆谓须以商务抵换。又以九头山未议，及之春与议，亦无效。狄隆又欲议海界，以津约所无，未奉旨议海界，却之。法又欲以白龙、江平抵换龙州通商。初恭思当来华也，即有求改商约之请，总署以界务方殷，且商约既经画押，何能议改？拒之。至是复以为请，並以商务苟可

通融，界务亦可稍让。称已奉本国训，准令在京商办。总署以狄隆与邓承修议界久不决，允与商办。恭思当始允中国广东边界除现在勘界大臣划定外，所有白龙尾及江平、黄竹一带地方，並云南边界前归另议之南丹山以北、西至狗头寨、东至清水河一带地方，均归中国管辖。又议减税，总署以俄国通商章程办有成案，滇、桂边界皆为陆路，不得不酌议减税，以归平允。于是议进口税减十分之三，出口税减十分之四，滇土药每百觔定税釐各二十两，必完釐者，方准法商完税接买，並不准法、越商人往入内地贩运，高平、谅山往来之船只免徵税，仍纳船钱，惟运贩食盐、接办铁路及越南与滇、粤通商进出口税则，均请减半，运中国土货往中国各海口，税则减三分之一各节，均拒绝删节。计订商务续约十条，界务续约四条。又照会缓设领事，及法在龙、蒙等处之领事等官，不得设立租界二端。是为与法勘界通商续约。

十四年，法领事藉口华船常到海防，向廉州请示谕示谕船户须向领事领照，无照即将船扣留。张之洞以条约向章所无，海防各国船只均可往，何独华船不许？嗣闻法领事张贴告白，收取船规，每船输银自数元至数十元不等，云系法使所定。之洞致总署请其停止收规。是年，法人请接中国两粤电线，许之。又芒街法兵越界焚劫那沙，之洞致总署，请向法使责赔偿。十五年，法船驶进琼州所属崖州东百里之榆林港测探水道，上岸钉桩插标，阻之。法领事又在北海徵收渔船照费，政府以有侵中国主权，不许。十月，定界委员李受彤与法官勘东兴一带河界，定议此后河中淤有沙洲，近华者归华，近越者归越，河道即有更改，无论河在何境，两国均许行船。是年，法使以华兵驻越南之板邦为言。又称那沙墟不在中国界内，实在北圻横模社对面先安河北岸，与板邦相近。又称去冬官兵迎收被剿败匪，系指离芒街八里之宁阳大庙对面大河北岸而言。並命查复。嗣李受彤复电，谓："州西分界，自八庄历板兴、板山、冷峒止，前有沟离越南峒中三里，即以此沟为界，冷峒系丑艮寅向，峒中系未坤申向，那沙在西北，戌乾亥向，峒中墟居中，两旁有沟，水向西合流入先安河。以方向论，沟西南概为越地，沟西北概为华地。以社论，那沙与板峒为建延社地，与峒中为横模社地无涉。以交界论，那沙北历那怀，约二十五里即北岩，系广西上思州地。以钦差所定界图论，那怀属我，那沙即附连那怀，相离仅三里，前並无墟。去年正月，峒中墟华民始由峒中迁此。去年十一月以前，法未逾沟到此，十二月始有焚杀那沙墟事，掳去妇女，随即给银放回。其法官自向妇女言系逾界误拏。再查界图，西北有板邦隘，系广西地。又土人言横模西南离六十里有板邦，属越地。峒中之东並无板邦，只有板奔，离峒中约九里，系内地。去年秋，萃军防营驻此，因疫退驻板兴，今板奔並无防勇。又查宁阳离芒街十馀里，在东兴西南，中隔河，必船乃渡，即有勇亦难迎庇，且並无勇。"等语。又冯子材电亦云然。张之洞以两说歧異，由于华民以沟水为界，法以先安河北岸为界。沟即河也，原图均未指明。那沙系去年正月新立之墟，距界甚近，故致彼此争执。既悉板邦隘另是一地，实属广西。

十六年九月，归逃人魏名高等十八人。十七年八月，法使林椿改拟新咖雷多尼招工合同第十四条。缘第十四条中国原拟派员作"理事官"，林使不允，改作为"华工统领"，所得权利仅止赴诉公堂及请状师理论。李鸿章以所改仍与工头无異，焉得有权保护？不许。时湖南民攻诋洋教，法领事欲赴长沙开马头、设教堂，阻之。十九年四月，请东兴、芒街接修电线。粤督以前办界案，尚有数十里至今未定，遽与接线，界未划定之处归何人保护？必致多生轇轕。仍促先速定界。二十年，法使日海递国书。又议寓越华人减身税事，並论暹罗边界。李鸿章据英与法议暹罗交界有瓯脱地，应归中国，日海不允。三月，与法会勘钦、越界。初，法派巴拉第、法兰亭均以约内载明属我之板兴、岭怀等处争为己有，政府不允。至是法改派柯麻暨其总办<□约鸟>釐<□口衣>接办。粤督李瀚章派李受彤与会勘，始知巴拉第、法兰亭所争险要，与越南皆隔深沟峻岭，而沟尤多。因与约定，按界线有水处以水为界，有山处以山为界，计长四百里。陆界仅五十里，皆峻岭，馀悉沟界，惟披劳纵横约三里，各分一半。馀如原勘图约所载，分茅岭、板典、岭怀等处，及峒中十里，均归中国。时滇、越亦议界。滇督王文韶不允争已定界，祇就黄树皮、箐门及猛冈各处向驻有华兵处，缓撤兵以待法防之至。界约遂定。二十一年，中、日约成，法求换商约、界约，遂许开龙州、蒙自等埠，並与越界线内猛乌、乌得二地。初，中国认此二地为宁洱县属车里土司之地，法使谓旧属越，遂归

法有。

二十三年，法要求琼州不割让租借于他国，许之。二十四年，法乘广东雷州人杀其士民二人，以兵舰据广州湾，来商租借，言为停船屯煤之所，无损中国主权，而所租借跨高、雷二府之间，由海岸以入内地，所得东海、＜□石匈＞洲各岛，及赤坎、志满、新墟等处，均归入租界。又得吴川之半岛及通明港。是年，又以兵强佔上海、宁波四明公所义地，宁人罢市，几激变。久之始定。时广西永安有杀毙法教民之事，方议办犯、劾官、赔偿、建堂四条，适值北海铁路造至南宁，援龙州铁路案，中、法合办，法使遂要求将铁路归併教案。议久始允就案议结，不及他事。又施南、宜昌、长沙均因教堂、教民启衅未结。二十六年春，拳匪乱，法人调兵与德、英、俄、美、日本联军入京，复督兵西进至广昌，屡阻之。二十七年，展汉口租界。是年法遣鲍渥为驻华公使。二十八年，外务部与法隆兴公司总办弥乐石订云南矿务章程。先是弥乐石到滇，与矿务大臣唐炯议欲设中西矿务公司，唐炯入告，奉旨交云贵总督魏光焘等与弥乐石议，历七阅月始竣。乃入奏，略谓：一，初议限制中国公司延聘矿师，贷用洋款，后亦不入别国洋股，专用英、法矿师，定议；一，运矿自修铁路，接通滇越干路，订明俟干路成时再议，並禁售票搭载客货，预存限制；一，公司收买山地，按民间租价，公平租赁，地由滇官指交，价由公司照给，逾限三年不办，原地归还业主；一，完纳矿税，议定按出井出炉矿质，每百抽五，抵纳税课，並派员分矿监收。适弥乐石由滇入京，向外务部催订合同，外务部告以矿地未定，未便先议章程，並不准揽办全省。弥乐石允指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等府及元江州、永北厅凡七处，载入章程第一款内，将原议“嗣后别国公司概不准来滇办矿”，改为“嗣后别国公司概不准在公司所指之地勘采”，以清界限。弥乐石以原议包办全省矿利，故愿岁给京铜一百五十万斤，並津贴员弁兵勇护厂银二万两。今既改为七处，应请减议定缴京铜一百万斤。护厂费由公司给发，不拘定数。招募土勇，改为禀请地方官招募，遴选武官一员管带。遂定议。惟第一款内载有“公司寻出之金、银、煤、铁、五金、白铜、锡及火油、宝石、朱沙矿，允给公司承办”等语，滇督魏光焘以矿类白金、白铜、锡三项为原章所无，因咨外务部，请照滇中前定原章，照会英、法公使，转令弥乐石仍将三项删除。

二十九年，总理外务部庆亲王奕劻与法使吕班订滇越铁路条约三十四条：一，铁路自河口抵蒙自，或由蒙自附近至云南省城，日后拟改，须彼此商准；二至四，勘路绘图及交地购地各事；五，各项厂栈同时开工；六，铁轨宽一迈当；七，铁路经过地方，不得损坏城垣公署；八、九，购料及挖取沙石、採伐林木各事；十，运路及暂时兴工各地，用竣后即交还；十一，干路造成，商接支路；十二，各执事凡须专门学者，可用外国人；十三、四，工匠之招募管理及赏恤伤亡、惩办犯罪各办法；十五，巡丁可募土民，不得请派西兵；十六，洋员请给护照事；十八，租赁房屋事；十九，不得损及民人产业，有则赔偿；二十，火药炸药之运制及防险；二十一，二，运货纳税、免税各例；二十三，收费、减费、免费各例；二十四，铁路不准载运交盐及西国兵械，如中国有战事，悉听调度；二十八，设专门学堂；二十九，设电线、电话；三十一，滇省派员襄助公司；三十二，定公司补偿中国查看费，各员来往照料费；三十四，此路十八年期满，中国可与法国商议收回。是年，法人因吉林教案索赔偿。三十年秋七月，法使馆交还钦天监观象台仪器二十八件。三十一年春，法商欲自上海至绍兴行轮，阻之。是年与各国定值百抽五税则，法有违言，久之始允。三十二年春正月二十九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被杀于天主堂。先是召棠办教案颇持正。法教士王安之因上年萍港教案，有二教民邓贵和、葛洪泰在南昌县监禁，强请释放，召棠向索纵囚，其一匿法教堂中，王安之不交，函约召棠会饮，被杀。民情大愤，集众毁法教堂，伤毙王安之及教习等数名，並波及英教堂，久之始定。法人欲坐召棠自刎，及派兵船来赣责偿。命鄂督张之洞查办，屡执仵伤单及医凭单与争，终徇其请，赔以法银二十馀万。三十三年，法遣领事入滇商办事。六月，蒙自法邮局设代收递人役，诘之。九月，索还法人所佔塘沽码头。宣统三年，与四国银行定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原借五百五十万金镑，五釐行息，专为筑造粤汉、川汉两路，法与英、德、美均与焉。

清史稿卷一五六　志第一三一

美利坚在亚美利加洲。初来华，货船常至粤东。道光二十一年，英因鸦片之役，诏停贸易，美为英人请准货船入口，不许。二十二年，与英和，许宁波互市。美商船由定海驶至宁波，请报税通商，浙抚刘韻珂以闻。朝旨以美通商向在粤东，不许。已，复请增商埠，将军伊里布以闻，许之，命与英併议税则。明年三月，美商船驶至上海求通商，拒以税则未定。既闻英通商章程已议定，复请援英例开市；又称进口洋参、铅斤二项税则繁重，请减轻，以百斤取五为率。江督耆英等以洋参、铅斤岁来无多，允酌改。美人福士又请入觐，不许。冬十月，福士忽称有使臣顾盛来粤，仍求觐见，並递国书，欲与中国商议定约，並称没兰的弯兵船欲赴天津。谕令折回，不省。二十四年四月，美兵船进黄浦，阻之，答以进口专为约束商民，防范海盗，无他意。又责中国款待，要求甚坚者十款。耆英等屡与驳诘。于是酌定条款：如商船纳钞已毕，因货未全销，改往别口转售，免重徵；又商船进口，並未闻舱即欲他往，限二日出口，不徵税钞；又商船进口，纳清税饷，欲将已卸之货运往别口售卖，免重纳税钞；此外又许其于贸易港口租地建礼拜堂及殡葬处所；又许延请中国士人教习方言、佐理笔墨，及採买中国各项书籍。又增入商人擅赴五口外私行交易、及走私漏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听中国官自行办理治罪一款。遂定议。寻进国书，耆英请赐诏书褒美，许之。

二十六年，谕通商、传教祇许在五口，不得羁留别地。缘美人在定海传教非条约所许故也。十一月，美使义华业来粤呈递国书，初欲入觐面呈，耆英等以条约折之，乃已。咸丰三年七月，美酋马沙利来粤接办本国公使事务，齎有国书，仍欲进京投递。中国持定约不许。时贼氛未靖，美兵船忽至沪，扬言往镇江等处察看贼情，並整顿海口商务，如督抚不与会晤，当缮奏齎往天津投递。苏抚许乃钊以闻。命赴粤听钦差大臣察办。同时美兵船又入琉球，琉球王世子咨闽浙总督王懿德，懿德以闻。命粤督叶名琛晓谕，使撤回兵船。四年六月，美人麦莲至上海，要求赴扬子江一带贸易，请代奏。江督怡良谕令回粤，候叶名琛察办。麦莲返粤，名琛不予接见，乃复回上海，与英、法人往见苏抚吉尔杭阿，要求赴天津变通成约。吉尔杭阿拒之，不听。既而船至天津，命长芦盐政文谦等复阻之。仍以进京求觐为词，递清摺要求十一款，驳之。惟华洋诉讼、豁免积欠及广东茶税每担加抽二钱，允与商办。麦莲等遂去。

六年，美人伯驾来粤请换约。时英人包令、法人顾思同至，亦请换约，与伯驾同赴天津，朝命叶名琛阻之。旋驶至福建递国书，要求公使驻京、中国遣大臣驻美京华盛顿。朝命闽浙总督王懿德约回广东，严词驳之，伯驾不省。八月，偕本国水师提督奄师大郎乘火轮至上海，云奉国主命，必须入京觐见，屡谕不从。是年减免美在沪未缴关税，因粤贼滋扰，美商受损失故也。七年十月，美遣新公使列卫廉来粤代伯驾，会英人虏叶名琛，省城被据，美人来沪投递牒大学士裕诚文，愿劝和。裕诚覆以已命黄宗汉赴广办理外国事务，可速赴广东会晤。八年二月，美随英、法调兵船来津，命直隶总督谭廷襄等接晤。美使与俄使普提雅廷同见廷襄，欲变通旧约，未允。五月，命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与美使列卫廉定约。初，美条款要求添商埠、保教民、立塔表、铸银元、赔损失、防凌害、船只驶扬子江及粤东珠江並各支流、文移达内阁、使臣驻北京、丈量船身计吨纳钞法、以各用法律治本国人民、特援最惠国利益均霑之例载入约中，迄未行。至是，复请。

冬十月，定通商税则，桂良致书美与英、法使臣议通商善后事，极陈领事之弊。美列卫廉覆书，略谓："美国商民进内地，按天津条约，利益均霑，是则美进内地所有请执照等情，应同英、法一例。俟国主及国会议允批准和约后，必明立律例交领事，禁止不请执照或强请执照等事，致免国民违犯中国宪典。又整理有约、无约各国之法，本大臣向知此事应变通，今请将中国所能行者略为陈列。按泰西各国公使，凡此国领事奉遣至别国者，若不得所往之国准信延接，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称领事，而中华国家或省宪地方官不肯明作准信延接者，彼即无权办事，是则中国于此等兼摄领事即可推辞不接，已延接者亦可声明不与交往。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藉作护身符以图己益者，地方官可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令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间或美国人兼摄领事，而代无约商民讨求地方官协助申理，地方碍情代为办理者，亦可对彼说明，並非职守当然，祇由于情面而已。

又若此等自称领事，有与海关办理船只饷项事宜者，地方官可却以必须按照条约遵行。倘彼固执己见干犯则例者，中国地方官应用强禁阻。前在天津时，本大臣照会桂中堂、花豕宰，以中国必须购造外国战舰火轮船者，特为此故，足徵所言非谬也。又领事不得干预贸易，现美国定制，凡干涉卖买者，不得派作领事官。又领事与地方官争论，前此动多牴牾，本大臣深为恨愤，业经设法将一切事宜妥为辨正。嗣后果有仍前事款，请照知本大臣，定当修正。若领事官不合之处，地方官按理据实，直斥其非，不与共事，此最善之法也。总领事之设，美国奉使驻紮中华者，从无此制，领事官亦无发给旗号之事。本大臣复严谕领事，嗣后不得有此。以上据问直达。犹有管见须照知者，中国宜立国家旗号，俾中国公私船尽行升用。盖美国制度，凡本国人必用本国旗号，泰西各国莫不皆然。今中华贸易之盛，而无旗号以保护，何不亦仿他国之法，使商船与盗贼有所区别，而免商民之借用与假冒外国旗号哉？”桂良据奏。厥后中国造轮船、购战舰、用龙旗，多采其议。

九年夏五月，美使华若翰遵沪约，改道北塘呈递国书，谕旨嘉奖。七月换约，还所掳前附和英人之蒋什坡。美使回沪，请照新章完纳船钞，及在潮州、台湾先行开市。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前大学士桂良等给与照会，言明各口通商，俟英、法条约议定，再照新章办理，不服。乃允先开潮州、台湾两口市，及照新章纳船钞，馀仍从缓。十年，美船随英法联军北驶。是年美国书及原本条约、税则遗失，特命苏抚薛焕先与说明，照俄国一律，以通行刊本为凭，美人许诺。

十一年四月，始至汉口通商。旋立九江市埠。先是三月，美水师总领施碟烈伦以火轮船至九江，寻去。至是，美商择地，勘定九江城西琵琶亭空地三十亩，以地势低洼，兴工建筑，居民以未给价，阻之。领事别列子始赴道署，许照英国价例给发。九江关监督以此地在大街繁盛之区，与龙开河偏僻有水者不同，驳诘之，别列子去。监督因牒驻汉口总领事，始许依民间卖买，又增索至五十亩。是为美立九江市埠之始。秋七月，美设领事于汉阳，並代理俄国汉口通商事务。又为美人在汉设领事之始。

同治元年，粤贼陷苏、太各城，上海为各国通商之地，苏松太道吴煦招募壮勇，雇洋人领队。有美人华尔者，煦令管带印度兵。既印度兵遣撤，煦令华尔管带常胜军，协守松江，屡出讨贼有功，奏给翎顶。又白齐文者，亦美人，因华尔进，命並在松江教习兵勇，协同官军勦贼，屡立功。华尔旋攻慈谿阵亡。秋七月，美伯理玺天德林肯亚伯剌罕遣使蒲玲堪安臣致皇帝书。二年，白齐文不遵调遣，殴伤道员杨坊。並劫饷四万馀元。事闲，褫白齐文职，命苏抚李鸿章拿办。白齐文匿英兵舰，美使蒲安臣以白齐文为美国人，覆牒为代辨无罪。总署以白齐文受中国官职，应照中国法律惩办。辨驳久之，美使始代白齐文认罪。白齐文寻投贼被获，牒美使卫廉士述其罪状，请照前议亟予正法。美使覆以请示本国，白齐文寻溺死。

六年十月，以美卸任使臣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时外洋诸国公使、领事等先后来华，于是特派蒲安臣，以英人柏卓安、法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志刚、孙家谷二员同往会办。缘蒲安臣充美公使最久，中外交涉，总署深相倚任，故特派往。特与议定条款，凡事须咨总署覈定，准驳试办，以一年为期。又以中外仪节不同，呈递国书，须存国体。又虑各国因蒲安臣系西人，以西例优待，当告以中国体制，使各国了解，不致疑中国将来无报施之礼。迭咨蒲安臣，蒲安臣遂西。

是年，美罗妹商船至台湾之瑯<□王喬>洋面，遭风船破，被生番戕害。又前有美商船罗发遭风飘至台湾极南海岛，亦被害。至是，美住厦门领事李让礼欲坐兵船赴台住泊。八月到瑯杞，会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究诘此案，而龟仔角生番纠集十七番社谋抗拒，刘明灯招番目卓杞笃往谕，始知五十年前，龟仔角一社之番，悉被洋人杀害，仅存樵者二人，以致世世挟仇图报。因谕番人解散，劝李让礼无深究，免再结仇。李让礼许诺，遂议结。既而李让礼请在象鼻山设立礮台，未允。

七年春二月，美使来言，前年九月有本国商船两只在高丽搁浅被害，尚馀四人，请转知高丽，设法救护。政府请高丽自行查明酌覈。六月，美人派兵船入高丽，国王李熙奏闻。中国查明並无羁留美人情事，函致美使代为解释。美使乃无言，其兵船亦启椗去。

是月，蒲安臣等至美递国书，並增定条约，其要目有八：二，美国与他国失和，不得在中国洋面夺货劫人；二，除原定贸易章程外，与美商另开贸易之路，皆由中国作主；三，中国派领事驻美

通商各口；四，中、美奉教各異，两国不得稍有屈抑；五，两国人民互相往来游历，不得用法勉强招致；六，两国人民互相居住，照相待最优之国利益均霑；七，两国人民往来游学，照最优之国优待，並指定外国所居之地，互设学堂；八，美国声明並无干预中国内治之权。其时曾国藩等鉴于道、咸间条约失利，特建议遣使往订此约，于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预防干涉内治云。九月，美使劳文罗斯来华递国书，並呈书籍及五谷各种，请换中国书籍、谷种，许之。

九年三月，美遣镂斐迪充出使中国大臣，递国书，前使劳文罗斯回国。四月，中国出使大臣蒲安臣在俄病卒，特予一品衔，给恤银万两。

十年正月，美致朝鲜函，请中国代达，谓将以兵船前往商办事务。中政府以权宜许为转达。旋接朝鲜咨，谓美使所投封函，专为曩年美商船来韩，一遭风遇救，一人没货无，以为一救一害，相悬太甚，欲请究治。朝鲜以己国无残害美船之事，不允所请，並请中国降旨开谕美使。美使以降旨开谕，是以属国相待，不受。乃以兵船抵朝鲜胁之。朝鲜人不服，与力争，並报中国牒美使解之。十二月，美请援例开琼州商埠。

十一年春二月，许美国领事官代办瑞士国商务。瑞士国一名苏益萨，又称绥沙兰，其商船至中国，向以无约小国不设领事官，至是请美领事官代办商务。美使牒称遂次兰国，总署覆美使，以瑞士事务祇可照料，不能兼摄，至通商纳税等事，仍照向来无约各国祇许在海口通商，其内地口岸及内地游历设局招工等事，均不得一律均霑。美使照覆更正遂次兰为瑞士。美领事虽得照料瑞士国商务，不得称瑞士国领事官。十二年春，穆宗亲政，美随英、法、俄、德请觐见。十三年，美使镂斐迪回国，以艾忭敏为驻华全权大臣，觐见面递国书。

光绪二年十一月，美旗昌公司归併中国招商局，南洋大臣沈葆桢奏请给价银二百二十万两，报可。四年，出使大臣陈兰彬等蒞美呈递国昼，旋请设领事，言华人侨美各邦约二十馀万，不设领事，无以保护华民。奏入，许之。五年，美前统领格兰忒来华。值日本灭琉球，政府因格兰忒将游日本，托其转圜。格兰忒至日本，函劝中国与日本各设领事，保护琉球中部，其南部近台湾，为中国属地，割隶中国，北部近萨摩岛，为日本属地，割隶日本。两国均不允。又请派员会议，卒不得要领。

六年七月，美遣使臣安吉立及修约使臣帅腓德、笛锐克来华，请与中国大臣议事，总署以闻。並言：“同治七年中国与美续增条约，其第五款内有‘两国人民任便往来得以自由’等语。近来金山土人深嫉华人夺其工作，不能相容，上年美议院曾有限制华人之议，经其总统据约批驳。去年彼国开议，又欲苛待华人，经副使臣容闳牒外部，言与约不符，始将此例停止。是华人在彼得有保护者，惟恃续增条约之力居多。今遣使来华，恐有删改续增条约之意，请派员商议。”奏入，命总署大臣宝鋆、李鸿藻为全权大臣，与美使议约。初，美续约第五款祇言两国人民往来及游历贸易久居等人，无“华工”字样。至是，美使安吉立等递修约节略，内称华工分住各口不下十万人，于本国平安有损，请整理限制禁止。总署以禁止一层与旧约不符，惟限制一层尚可酌拟章程。安吉立等以章程须由本国议院酌定，此次来华，祇求中国一言，许其自行定限。总署遂入奏，与安吉立等议定四款：凡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等仍往来自由，其已在美华工亦仍旧保护，惟续往承工之人，定人数年数限制，不得凌虐。遂画押盖印，期一年两国御笔批准互换。既而美金山于中国招商局和众轮船进口有额外加徵船钞货税之事。出使美国大臣陈兰彬等请乘美派人来华议约之际与交涉。时美使安吉立亦牒总署，询中国徵收美国各船税钞与徵收中国及别国船税钞是否相同，又中国在常关纳税钞之船是否均与新关纳税钞之船相同各等语。又欲将两国商民贸易有益之事，及两国商民争讼申明观审办法，加入约款。总署以商民贸易一款，原可随时商办，观审一款，本烟台条约所载，此次申明与原议亦无出入。因与定议，仍候两国御笔批准互换。明年六钤印。

八年三月，美欲与朝鲜结约通商，遣总兵萧孚尔为全权大臣，乘兵船往议约。朝鲜遣余允植赴保定谒见李鸿章，请代为主持，与美使商议。美使旋出所拟约稿，其约稿未提明朝鲜为中国属邦。鸿章请删改，萧孚尔执不允。会美署使天爵在京，与总署议，允增“属邦”字样，而内治外交仍许朝鲜自主。

九年，出使美国大臣郑藻如请于美纽约设领事官，略言：“美国西通太平洋，以金山埠为首站，东通大西洋，以纽约埠为首站，两埠为往来必经之路。金山业设领事。近纽约华民往者日见增多，土人不无嫉忌。兼以古巴一岛与纽约水路相通，华民由古巴回籍者必假道纽约，实为通行要路。请仿金山例设领事以资保护。”报可。是年美与朝鲜换约，遣使驻朝鲜汉城，朝鲜遣使报之，仍咨中国，礼部仅报闻而已。十年，中、法因越南启衅，招商局轮船商人筹照西国通例，暂售与美国旗昌洋商保管，旋事定，仍收回。

十二年春，美旧金山华民被美西人虐害，中国索赔，总统却之。粤人闻之，大愤，争欲起抗。粤督张之洞恐其滋事，一面晓谕粤民，一面致总署及驻美使臣与美交涉，请其赔偿惩办，因疏言：“出洋粤民所诉焚劫杀逐，种种遭害，胪列各案内，如光绪十年十二月，夭李架埠一案，焚舖逐商，劫财七万馀元；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洛市丙冷埠一案，惨杀廖臣颂等二十八命，伤十五人，焚毁舖屋财物值十四万馀元；七月二十八日，舍路埠一案，惨杀莫月英等三命，焚烧煤厂，约值数万，旋将华人尽逐；八月十一日，倒路粉坑一案，枉杀李驹南等五命；九月二十八日，喊罢埠一案，焚逐失财数万；十二月初四日，尾矢近地一案，惨杀伍厚德等二命：皆为无辜被害。其馀密谋杀害，不可朕纪。以致卓忌埠、礼静埠则有被逐之事，兴当埠、拓市埠、喜路卜埠、铃近埠、匿架市埠、酒市埠、钵伦埠、云乃埠、坎下埠、古鲁姐埠、粒卜绿埠亦皆有定期议逐之事。其金山大埠，华民住房则有十苦之诉，洗衣裳馆则有六不近情之诉，统大小各埠工商人等则有七难之诉。所谓十苦者：金山大埠住房，每人限地八尺，不足八尺者查拏监禁，谓之■房。■房之苦，计地少绌，同居概捉。一也。监后寓财，尽窃无追。二也。回华有期，暂寓被禁。三也。到埠资乏，借寓亦拏。四也。畏捉夜行，卧街被打。五也。工艺出监，无处佣食。六也。监房地狭，疾疠益增。七也，入监勒银，始任赎出。八也。监郁鬓乱，被翦违制。九也。昏夜巡查，破窗越屋。十也。所谓六不近情者：洗衣馆八九百间，木楼木屋，历数十年，乃借防火私擅，勒令改建砖楼铁门，既非美廷所命，别处又不一律。一也。拆改不独劳费，工众无处容身。二也。砖铁本重租贵，主客两受其害。三也。晒棚谬谓惹火，别处楼棚更多。四也。任意拏人罚银，被扰至数百间。五也。洋馆木楼晒棚，何以不用此律？六也。所谓七难者；一为欲守业之难，二为欲拒匪之难，三为求保护之难，四为居散埠之难，五为居大埠之难，六为业工者之难，七为业商者之难，等语。又言金山各埠，始则利华民之工勤价省，多方招徕开矿修路诸工，美商藉华工以获利者，不知其几千亿万。乃因埃利土党人嫉妬把持，合谋驱逐，残毒焚掠，以夺其资财，勒逼行主辞用华工，以断其生路。华工既无生计，华商亦遂赔折穷蹙，留不能留，归不能归，保护亦无从保护，情形实为危惨。假如将此十馀万华民尽行驱归中国，沿海各省何处容之？既属可悯，亦多隐忧。此外南洋诸埠，设皆踵事效尤，何堪设想？美与中国虽无嫌隙，但此事系由美境土人专利而起，其视华工究不免稍分畛域。且美国官员，近亦多有埃利士党人在内，多设苛政，实有此情。应请敕催美国严惩速办。”初，沙面烧洋房十四间，偿款至钜。至是，出使美国大臣郑藻如电张之洞，请查案援例。之洞以金山杀掠重情，过之十倍，应照本案华民所失之数赔足，並须财命两究，电覆令与交涉。先是美使田贝允电本国速办。时新任张荫桓为美使，仍留郑藻如会同经理。既而美调兵缉匪，毙匪一名，伤数名，美总统及议院亦渐议护禁，久之始允赔。

寻议寓美华工约，定约六款：首言中国以华工在美受虐，申明续约禁止华工赴美；次言华工在美有眷属财产者，仍准往来；三言华工以外，诸华人不在限禁之例，並准假道美境；四言华人在美，除不入美籍外，美国仍照约尽力保护；五言华工人被害各案，美国一律清偿；六言此约定期二十年互换。议定画押，复命张荫桓再与筹议。荫桓以三端要美：一，请酌减年限，二，请订约以前回华之工，如有眷产，亦可禀报中国领事，补给凭批回美；三，回华工人在美财产不及千元者，作何办法，亦应商及。议久不决。

十四年四月，广西桂平县美教士富利淳医馆初毁，领事索赔五千馀元，拒之。时粤民愤华工见拒，羣起抵制，且归咎张荫桓。会命翰林院侍讲崔国因代为美日祕国出使大臣。十六年，国因到美，美户部忽订新例，于假道华民入境，索质银二百元，出境发还。下议院又议立限清查寓美华民户口

给照。国因力与辩，例旋废。初，金山新例，拘执华人令徙迁者限地界，以华工居处不洁酿疾为言，至是始废例销案。时换约期将届，适杨儒出使。总署又以商改新例事委之。儒沤美，值美迫行华工注册新例，当援条约驳诘。美外部始商允议院展限半年，被拘工人释放，而于注册之例坚不改移。华工以例专分别新旧工人，旧工固有安居乐业之便，而新工因限禁，不能到美，屡倩律师控诉察院，欲除此例。美外部以例经议院议定，不能废，仍限华人注册。而总署电儒，以先修约、后注册为关键。儒当牒外部，並就十四年约稿删去赔偿一款，易为互交罪犯；原约二十年之期改为十年。旋又接总署电，言美必欲先行注册，拟令寓华美民亦注册以相抵制，屡议不决。既美外部谓交犯一款，与限禁华工保护华民不相涉，应另订专约，不列款内；十年之期，可以允从，寓华美工，亦听中国注册。杨儒力争寓华之美国教士亦须注册。遂拟除工人外，寓华别项美民，自换约日起，美政府允每年造册一次，报知中国政府。乃定议，並于第五款中寓华别项美民下，注包括教士在内。二十年二月，画押盖印，是为重订限禁华工保护华民约款。又立互交罪犯约。

约既成，杨儒复筹寓美华民善后事宜，因上言："华工在美，始自咸丰年间。光绪六年，始有限制工人之约。华人万美，洋人指为风俗之害者，约有三端：一曰鸦片，一曰赌博，一曰械鬬。今惟有将此诸弊力图革除。一在申明律例，治以各项应得之罪，中国不为袒庇；一在详示教条，使知目前限制之故，皆与烟赌械鬬各弊有涉。俾各愧奋改图，庶不至为人厌薄，此治本之法也。至于治标之法，一在严禁冒商，俾真商不至受累；一在疏通工路，使新来之工得以谋生海外。如此，不独华民生计可纾，即中外邦交，从此愈固矣。"是年，中、日启衅，美代中国保护在日本华商。明年，四川、福建教案相继起，而古田案尤剧。美与英、法均请中国偿款办犯，议久不决。既而美使田贝函总署，称有各国耶稣教人公举在华办理教务教士李提摩太惠志，缮册摺拟呈查阅，请谒见，允之。

二十三年，美人在上海侵占租界外地。初，美所租同治初年止九百馀亩，后美领事西华自画界，圈入未租民地万馀亩。光绪十九年十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饬将界线内东北未租地收回二千六百亩，而于西北界外所占之地未及清釐。至是，美领事在苏州河边自立界石，而河内地起建楼房。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请与英、法界外侵占同严禁，疏入，交议。

二十四年，出使大臣伍廷芳见德与中国因胶州失和，请联美，略谓："美合众为国，其保邦制治，国律以兼併他洲土地为戒。溯自海上用兵以来，美兵船皆由英军牵率而至。道光二十一年，粤东议款，美实居间排解，遂得定盟。咸丰九年，英、法阑入大沽，毁我防具，美守前约，船由北塘驶入，呈递国书，情词谦逊，先换约而归。是通商以来，美视诸国最为恭顺。此次守约惟谨，不肯附和。虽因古巴议自主，檀岛议兼隶，近在同洲，大局未定，不遑远略，亦因与我交谊素笃，故不从合从之谋。若能联络邦交，深相结纳，似与大局不无裨益。"又因檀香山归併于美，请设领事，保护华民，略谓："檀香山居太平洋之冲，前本君主，后改民主。近因弱小，求庇美邦，设为行省，美议院业经议行。此岛华民不下三万人，向由商董立中华会馆，排难解纷。光绪七年，曾令商董陈国万为领事。后美禁华工抵埠，华民出洋，皆趋檀岛，请设领事。"报可。

是年中国议修卢汉、粤汉、宁沪、宁汉四路，借款各国，美国愿贷四百万镑于粤汉路，旋聘美工师勘路。二十六年，拳匪作乱，各国联军入京，既各国会议条款，美惟增教案、被议人员不准复用之条，馀未与附和。会俄与中国订退还东三省约，中国复请美政府排解。明年，和议成，议偿款四百五十兆，美所分得偿金三十二兆九十三万有奇，合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万馀元。除给商人损失及海陆军费外，尚有溢出数十二兆七十馀万元。美总统罗斯福向议院提议，溢出金仍还中国，助中国教育，即以此款为格致学生留美之用。议行牒中国，中国特遣专使唐绍仪赴美申谢。既而各国赔款欲改银为金，以金价算。美为商劝各国，並谓众议合索四百五十兆两，由各国自行均派，中国不管其易作何项金钱，是此项赔款，照约载金价核算，即四百五十兆海关银数，照约银数付还，亦即与用金付给无異。美旋允照约还银。

二十八年春三月，议各国商约，美使不愿加税至十五，免釐与否，听中国自便。是年，命吕海寰、盛宣怀议美约，与美使迭次磋商，张之洞、刘坤一通电参酌，始定议。因上言釐定约款十七条，大致与英约相同，而其中得失损益，稍有区别。第一款曰驻使体制。美使原送约文，声明驻使可以

行文各省将军、督抚、驻紮大臣；驳以美国向由外部转行，中国亦系由外务部咨转，不能两岐，驳令删去，改为中国驻使为美国优待，是以美使驻京，中国亦一律优待，以昭平允。第二款曰领事权限。报施一如驻使，而声明美国领事按例妥派，外务部按照公例认许，如所派不妥，或与公例不合，我即可不认，冀以挽回主权。第三款曰口岸利益。此系查照日本旧约，不能不许，因即此照日约核改妥协。第四款曰加税免釐。此为全约主脑，美使初祗允加至值百抽十，並请我裁内地常关，又不提明销场出厂等税，以为中国主权所系，不欲有所干碍，屡费磋商，动至决裂。臣等往复电酌，彼始允加至十二五，其所裁内地常关之税，任我改抽出产税以为抵补。窃思内地常关不过十馀处，各省土货未必悉所经由。按照英约载明进出口货加税后，均得全免重徵，则内地常关亦祗能徵土货运出第一道之二五半税。若非第一常关，则並无税可收。至土货未经第一常关徵过二五半税者，出口时仍须徵足七五之数，是常关虽裁，亦无大碍。今既任我改抽出产税，则从源头处抽收，较无遗漏，似更合算。当时尚以与英约两歧为虑，美使自认将来劝英照办，祗得允裁。至于销场税、出厂税及议增之出产税，美使虽不愿详载名目，而于专条中声叙本款所载各节，毫无干碍中国主权徵抽他等税项之意，以浑括销场等税，保我主权。第五款曰税则附表。彼请美国人在中国输纳税项，较最优待之国，不得加重另徵。臣等索其增入中国人民在美国纳税亦如之一节。第六款曰准设关栈。系照英约酌办。第七款曰振兴矿务。前半悉照英约，彼请准美国人遵章开办矿务。此本路矿衙门定章所许，因订明美国人民办理矿务居住之事，应彼此会定章程，以资钤束。第八款曰存票抵税。第九款曰保护商标。均与英约意义相等，而于存票款中声明除去船钞一项，以补英约所未及。第十款曰创制专照。此款深虑有碍中国工艺仿造，驳论再三，改为俟中国设立专管衙门，定有创制专律后，再予保护，其权仍自我操。第十一款曰保护版权。即中国书籍翻刻必究之意。与之订明，若系美文由中国自繙华文，可听刊印售卖；並中、美人民所著书籍报纸等件，有碍中国治安者，应各按律例惩办，为杜渐防微之计。第十二款曰内港行轮。前两节照英约大意，声明嗣后无论何时修改，应由我查看酌办；末节如奉天府安东县开埠事，扼定自开，而办法略有变通。第十三款曰改定国币。将英约所附照会纳税仍照关平一节，增入款末。第十四款曰辑睦民教。教民犯法，不得因入教免究，並应遵纳例定捐税；教士不得干预中国官员治理华民之权，详晰列明，冀资补救。第十五款曰治外法权。第十六款曰禁止吗啡鸦片。皆我索其增添，与英约一律。第十七款曰修约换约期限。系照立约通例。复于约款之外，另行订附件三端：一为内地徵抽鸦片、盐觔税捐之事，及保全税捐防范走漏之法，均任由中国政府自行办理；二为所留通商口岸之常关，设立分关，保持税饷；三为申明第五款所载税则附表，即前定切实值百抽五之税则，至内地常关虽裁，並不藉此以裁北京崇文门並各城门及左右翼等处之税，由美使备一照会存案。又第四款不碍徵抽他等税项一语，尚涉笼统，由我备一照会，声明他等税项，即系包括销场、出厂及改抽之出产各税，应仍听中国自行办理。彼亦复一照会，言明彼此意见相同，分别签押盖印。是为中美商约，一名通商行船条约。

三十年春，美公司背约私售粤汉股票于比利时，允比在湘造湘阴过常德至辰州一路。张之洞致湖南巡抚赵尔巽请力阻，並援合同第十七条专认美公司，不得转与他国人为主旨。湘人议自承办，禀请废约，赵尔巽力主之。时张之洞已奉廷寄废约，遂以三省绅民力持废约电致盛宣怀。宣怀旋电出使大臣梁诚牒美外部，略谓："美公司显背合同，必应作废。续约十七款不得转售他国。现查底股，比、法居多，事权他属。正约四十款禁别人侵坏合同，现派非美公司之锡度来华干预。全路工程逾限，广州一节，逾估甚钜，请牒外务部注销正续合同。"美政府覆牒允注销合同，仍不允废约。既而美公司举前兵部路提等代议路事，中国亦延美前外部大臣福士达、铁路律师良信等与之辩，始允再集股东议售股本购价，及合同特权等费，必须付现，又索赔给工程司执事人等合同未满撤退，及注销订购物料合同之用二十五万。久不决。至三十一年夏，始签字。久之，始以美金六百七十五万元还美，再加利息，定议签押。时粤民因美禁华工，並苛待留美商民，私议抵拒美货，不果。三十二年，遣学生赴美留学。三十三年，美教士在河南信阳州所属雞公山购地造房，豫抚张人骏执条约公法教规与争，始允撤房退地停工，卒延未撤销。

三十四年八月，与美订立公断专约。初，美使康格曾奏其总统命，向中国提议，与英、法一律

订立公断专约。嗣以美总统与议院意见不合，英、法约作废，因罢议。至是第二次和会和解纷争之约，又已画押，各国多互订公断专约，美亦与英、法、日本订约，中国即电致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向美廷提议，遂订条约四款，凡关于法律意义或条约解释，为外交法不能议结者，皆属之。换约以五年为限。是年美约请各国在沪会议禁鸦片事宜，中国命南 s 洋大臣端方等蒞会。

宣统元年春正月，美使牒外务部，谓免收东三省新开各埠一切杂税。旋由外务部咨东三省，覆称不能免收。因覆美使，谓："现所收各税，于各埠试办章程並无妨碍。若必欲使洋货于抽釐一事毫无轇轕，自非实行加税免釐不可，中国固甚愿各国赞成斯举也。"五月，定留学生赴美名额，因美退还庚子赔款，为中国学生赴美游学费，议自退还之年起，初四年每年遣一百名，以后每年至省须遣五十名，遂订办法大纲。是年美工商部新颁华人入美保护例凡十条，大旨仍重在禁止限制华工影射赴美，而于商贾、教习、学生等游历则从宽。牒外部立案，並同时通咨南北洋施行。二年九月，度支部大臣载泽与美使喀尔霍商定借款一千万镑，利息五釐，美招英、法、德、日结为借款团体，是为四国借款。

清史稿卷一五七　志第一三二

邦交五

德意志

德意志者，日耳曼列国总部名也，旧名邪马尼，居欧洲中原，同盟三十六国，而中惟布路斯最强。

咸丰十一年，布路斯及德意志诸国请照英、法等国换约，江苏巡抚薛焕不可。其使臣艾林波赴天津，呈三口通商大臣，请立条约。王大臣以闻，命总理各国事务、仓场总督崇纶充全权大臣，赴天津会崇厚酌办。布使呈条约四十二款，附款一条，通商章程十款，另款一条，税则一册，其代呈德意志公会各国部名，均照布国条约办理。既又称，日耳曼通商诸国欲在台湾之雞笼、浙江之温州通商，並照各国驻京办事。崇纶覆以日耳曼各国通商，均归布路斯统辖约束，只办通商，不得涉别事；並谕以京师非贸易之区，不能派员常驻；至雞笼、温州二处，为英、法两国条约所无，不能增益。时当四国换约，法使哥士耆言："日耳曼各国，其最大者为布路斯，此外尚有邦晏等二十馀国，一切章程归布国议定。"崇纶等以所言告总署，总署令哥士耆代阻之。忽有布国人入京，直入辅国将军奕䜣宅强住。总理各国事务、房部左侍郎文祥赴英馆晤英使普鲁斯，言："布国既不以礼来，我国即不能以礼往。"並告以："艾林波如或来京，亦当拒之，不得谓中国无礼也。"普鲁斯请牒知艾林波，令迅速调回。未几，布人相率回津，而艾林波牒总署，犹要求如故。遂定议以五年后许派秉权大臣一员驻京，兼办各国事，馀与法国条约略同。是为德意志与中国立约之始。约既定，总署又恐五年后布国派员来京，仿照英、法国住居府第，复函属崇纶等令其将不住府第一层载明约内。艾林波允递牒声明将来不住府第，由中国给一空闲地基，听其自行修盖，许之。艾林波随来京诣总署谒见，未几回津。

同治元年冬，布使列斐士牒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薛焕、江苏巡抚李鸿章，谓换约一事，德意志公会内，除本国外，尚有二十二国，曰拜晏，曰撒逊，曰汉诺威，曰威而颠白而额，曰巴敦，曰黑辛加习利，曰黑星达而未司大，曰布伦帅额，曰阿尔敦布尔额，曰鲁生布而额，曰撒逊外抹艾生纳，曰撒逊麦宁恩，曰撒逊阿里廷部而额，曰撒逊各部而额大，曰拏扫，曰宜得克比而孟地，曰安阿而得疊扫郭定，曰安阿而得比尔你布而额，曰立贝，曰实瓦字部而鲁德司答，曰实瓦字部而孙德而士好逊，曰大支派之各洛以斯，曰小支派之各洛以斯，曰郎格缶而德，曰昂布而士，曰模令布而额水林，曰模令布而额锡特利子，曰律百克，曰伯磊门昂布尔。请将和约照录二十二册，钤印分送各国，薛焕等不许。久之，始议会同互换和约，列举德意志拜晏以下各国，不再分送。明年，列斐士复遣随员韦根思敦来京，要求分送各国条约，钤用江苏藩司印，並请收各国国书，许之。

三年春三月，布国遣使臣李福斯来京，欲见总署王大臣呈递国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以闻，並称布国坐来兵船，在大沽拦江沙外扣留丹国商船三艘。总署以布使不应在中国洋面扣留敌船，诘之。

李福斯接牒，即将丹船放回二艘，并遣译官谢罪，总署始允会晤。

七年夏四月，布路斯君主维利恩复以李福斯为秉权大臣，来华呈递国书。八年，咸伯国商人美利士私在台湾大南澳境伐木垦荒，闽浙总督以闻。总署以美利士违约妄为，牒布使诘问，请其查办。十年春，李福斯递国书，言德意志各国共推戴布国君主为德意志国大皇帝，中国覆书致贺。是年李福斯回国，以领事安讷克为署使。十一年，安讷克以条约十年期满，牒中国请换约，未果。李福斯复来，十二月，复递国书。明年正月，穆宗亲政，请觐见，许之。届时李福斯因病回国，署使和立本特备文庆贺，因声明将来本国使臣朝觐，应按此次所定节略办理，许之。光绪元年九月，德国安讷船在福建洋面遭水贼杀毙船主、大夥，並毁其船，闽抚丁日昌当将犯拏获斩枭，并追赃一万三千馀元。德使责中国赔偿，总署以德约三十三款明言不能赔偿赃物，不许。

二年，德以巴兰德为驻华公使。春三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始遣游击卞长胜等五弁，赴德武学院学习陆军鎗礮操法。巴兰德牒总署，催请换约。十月，巴兰德复牒总署索三事：一，洋商在租界内售卖洋货，不再抽釐金；二，发给存票，不立期限，並准其以存票支取现银；三，德商入内地採买土货，准携现银。又请于年内开办上海一口；又求在大孤山添开口岸，鄱阳湖拖带轮船，吴淞口上下货物三端。总署拒之，屡辩驳，不省。明年五月，遂揩繙译官阿恩德出京。既抵天津，往晤李鸿章，鸿章晓以两国意见既有不合，应往返商办，力观之，巴使乃回京。总署促与开议，忽立俟十月间再议。是年德使馆定居东交民巷，仍纳租价。四年，以光禄寺少卿刘锡鸿为出使德国大臣，並递国书。刘锡鸿寻奏，闻德外务大臣促巴兰德速立新约，而巴兰德谥吴淞起卸货物、鄱阳拖带轮船、内地租住店房三条仍力争，至是竟回国。明年闰三月，巴使复来华议约，仍著重前三条。时德丕里约夹板船至山东荣成县所属海面触礁，巴使要求赔偿，拒之。巴使又以天津紫竹林无德国租界，要求在法界以上另添租界，不许。是年闰五月，以候选道李凤苞为出使德国大臣。

六年春二月，朝廷因德约议久未成，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沈桂芬，户部尚书景廉为全权大臣，复与巴使开议。久之，巴使始允将“大孤山、鄱阳湖及洋商入内地”删去，並照英国新约办法，彼此条款略相抵；惟江苏吴淞口一处，允德船只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章程仍由中国江海关道自订。遂于二月二十一日画押，並声明二事：一，德国夹板在中国口岸停泊十四日以外者，则自第十五日起，即于应交正数船钞减半，先行试办；一，第六款内“德国允，德国人等”条内有“游历”二字，德译与华文不符，应将德文字意更正。遂约自画押之日起，限一年内互换。已，巴使于六月三十日又来牒，称德国国法，凡议立条约，必须先问国会，国会允许，方能批准；本国国会约在明年，所议光绪七年三月初二日互换约章一款，请将期限改为光绪七年十月初十日。七年秋七月，巴使请定期互换条约，政府命景廉与巴使在北京总署画押互换，是为中德续约十款，并善后章程九条。

八年夏六月，德始与朝鲜议约，中国派员蒞盟，声明为中国属邦。九年冬十月，议结德鲁麟洋行地亩案。初，广东汕头新开附地有海坪官地，中国欲填筑作为商埠，忽有德鲁麟洋行买办华民郭继宗谓系伊地，阴结德驻汕领事沙博哈，及德水师兵船，竖旗强佔。中国闻之，牒向德使诘问，並命出使大臣李凤苞与德外部辩论。时德相为毕士马克，电致巴使，命速令师船退出，并撤领事任。已，德使归咎中国地方官，屡请派员查办，议久不决。至是，总署从李鸿章议，令赫德派洋员会同粤员议办，遂办结。

十年，赠德皇景泰窑器，答历次派员监造铁舰、拨借鱼雷及兵船教习等事，修好也。十二年春二月，出使英国大臣曾纪泽将回华，德驻英公使伯爵哈子斐尔德遣参赞官伯爵美塔尼克来言，德皇暨德相毕斯马克欲与晤谈，邀临其国，遂游各制造局厂。十四年秋七月，德皇薨，命出使大臣洪钧弔唁，德命驻华公使巴兰德致谢。

二十年夏四月，德人阿尔和欲在汉口建火油池。初，德商在上海创设火油池栈，许之。既又欲于汉口购地踵建，不许。德使争六辩，旋议将火油照市价收买，及偿造油制器各费，德使仍不从。明年，又请增开天津、汉口租界，许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德外部马沙尔求在中国借地泊船，出使大臣许景澄以告。时李鸿章使德将还，留税务司德璀琳与德外部商办加税事，德廷谓须中国让给兵

船埠地始允加税，德璀琳阻之，不省。

二十三年十月，山东曹州府钜野县有暴徒杀德教士二人，德以兵舰入胶州湾，逼守将章高元退出礮台，占领之。德使海靖向总署要求六款：一，革巡抚李秉衡职，永不叙用；二，给天主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三，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教师住房，共给工费二万四千两；四，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五，以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筑造山东全省铁道，並许开採铁道附近之矿山；六，德国办理此案费用，均由中国赔偿。总署屡与折冲，始将第一款“永不叙用”四字删去；二、三两款全允；四、六两款全削除；五款许以胶州湾至济南府一段铁道由德筑造。议渐就绪，忽曹州有驱逐教师、杀害洋人之说，德使复要求租借胶州湾。二十四年二月，总署与德使海靖另订专条三章。一章，胶州湾租界：一，湾内各岛屿及湾口与口外海面之羣岛，又湾东北岸自阴岛东北角起划一線东南行至劳山湾止，湾西南岸自齐伯山岛对岸划一線西南行至笛罗山岛止，又湾内全水面以最高潮为标之地，皆为租借区域；二，租借区域，德国得行使主权、建筑礮台等事，但不得转租与他国；中国军舰商船来往，均照德国所定各国往来船舶章程一例待遇；三，租借期限以九十九年为期，如限内还中国，则德国在胶州湾所用款项由中国偿还，另以相当地域让与德国；四，自胶州湾水面潮平点起，周围中里一百里之陆地为中立地，主权虽归中国，然中国若备屯军队，须先得德国许可，但德国军队有自由通过之权。二章，铁道矿务办法：一，中国准德国在山东筑造自胶州湾经潍县、青州等处至济南及山东界，又自胶州湾至沂州经莱芜至济南之二铁道；二，铁道附近左右各三十里（中国里）内之矿产，德商有开採之权。三章，山东全省开办各项事务：一，以后山东省内开办何项事务，或须外资，或须外料，或聘外人，德国有尽先承办之权。是为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二十四年，山东日照教案起，德人进兵据城，案结仍不退。又中国拟修天津至镇江铁路，德人阻之，並欲自修济南至沂州一段，总署不许。又要求中国借德款，用德工程师。二十五年，山东高密民人阻德人修铁路，山东巡抚袁世凯谕解之，因立铁路章程，设华商德商胶济铁路公司，立交涉局，招股购地丈量建筑。又立胶澳交涉章程十一款：一，两国交涉案件，须两国会办；二，德人游历，须发护照；三，两国交涉事，统由交涉官商办；四，青岛租界内华洋案件，归交涉官提讯审断；五，租界内华人牵涉德人案件，须德官会同山东交涉官审问；六，德雇用华民之案，须由德官审讯；七，华人案件，仍由华审断；八，租界外罪犯逃入青岛华民及德人住处者，分别由华官、德官提拏解交；九，华、德人在租界内外行兇，华、德兵均可拿禁解交；十，华、德官商办案件，须和衷；十一，重大案件，本省不能结者，由总署及驻京德使商办。

又与德议立矿务章程，未定，二十六年五月，驻京德使克林德为拳匪所戕。七月，德与英、法、俄、美、日本、荷兰、意、比、奥、瑞十一国联军入北京，推德将瓦德西为总司令。瓦德西入居禁城仪銮殿。时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入京议和。各国提出条款：一，中国政府为被戕德公使克林德置立石碑；一，中国政府应派亲王前往德国谢罪；一，将总理衙门撤去；一，严办祸首；一，废去大沽口及直隶各处礮台；一，禁止军装礮火入口；一，各省有曾经杀戮西人，停止乡试小考五年；一，有事直达中国皇上；一，驻华各使馆永远设兵保护；一，由京至海电报邮政设兵保护；一，国家公司以及私产均照赔。久之始定议，共十二款，而为克林德立碑京城，及遣醇王载沣入德谢罪，均如所请行。十月，获戕德使克林德犯恩海，交德驻京提督诛之。明年，醇亲王载沣至德，见德皇递书，时带廕昌一人，俱行鞠躬礼。

二十八年秋七月，德商在汉口华界偪近襄河口请设立趸船，驳之。时政府要求德及英、法、日本撤兵，德使闻他国有在扬子江独享中国特予权利者，请定明长江上下游进兵要隘不得让与他国，以定撤兵日期，拒之。三十年，与德会订小清河岔路合同。初，胶济铁路章程原不许擅行另造枝路，今为商务便利计，特委胶济铁路公司代办。是年，德水舰队拟入长江及各内河游巡演礮，阻之。

三十一年，德撤退胶州、高密两处兵队。初，德人在山东修造胶济铁路，因高密民聚众阻工，先后由青岛派兵赴胶、高保护铁路。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员查办议结，驻胶德兵旋即撤回青岛。既，拳匪滋事，德人又派兵分驻胶州，並于城北车站旁价购民地十四亩，修造兵房。二十九年秋，又于

附近沈家河续租民地七亩，安设水管，以便取汲。高密兵队先驻城内，后又在城外古城地方议租民地九十馀亩，修造兵房，议定以六个月为限。寻又修筑由古城至小王庄火车站马路一道。时六个月限期已满，东抚商令退兵，屡延展，至是始订撤兵善后事宜五款，遂议结。

又议商约，朝廷派吕海寰、盛宣怀为商约大臣。德人提出十四款，袁世凯、张之洞往返电商，海寰等与德使穆默、总领事克纳俱迭次会议，彼此坚持。至三十三年，始议定条约十三款，在北京互换。第一款，釐金：中国政府与诸国立约裁撤现有之釐金，加增进出口之关税以抵裁釐。此约须立约各国派员议决，德国政府亦允派员议结此事，惟中国须当担保釐金定必全行裁撤方可。第二款，住居：德国人民及德国保护之人民，准在中国已开及日后所开为外国人民通商各口岸或通商地方，往来居住，办理商工各业制造等事，以及他项合例事业；且准租买房屋、地基、经商之地及他项实产，並可在租买之地内建造房屋。第三款，关栈：中国政府允准在通商口岸设法屯积洋货及拆包改装等事。中国政府一经由德领事请将某德商或德国保护人民之栈得享关栈之利益，则中国政府须准如所请，惟须遵照海关所订之专章办理，以保饷源。海关官员又须与各国领事议定关栈专章，以及规费若干，须按照该栈离关远近，屯何货物，並工作早晚，酌量核定。凡在通商地方所设之关栈，德国人民及德国保护人民均准用之。第四款，矿务：中国政府振兴矿务，並招徕外洋资本兴办矿业，故允自签押此约之日起，于一年内，倣照德国及他国现行矿务章程，颁发矿务新章，以期一面振兴中国人民之利益，于中国主权毫无妨碍，一面于招致外洋资财无碍，且比较诸国通行章程，于矿商亦不致有亏。是以中国政府须准德国人民及德国保护人民在中国地方开办矿务及矿务内所应办之事。凡所办矿业，不得因税项之故致其财源有所亏损，除徵抽淨利之税及矿产之地税外，不得另抽他项之税。第五款，货税：还税之存票，须自商人禀请之日起，如查系应领者，限于二十一日内由海关发给。此等存票，可用在各处海关，按所载银数，除子口税一项外，以抵各项出入口货税。至洋货入口后三年之内，转运外洋，凡执持此等存票者，即准任便在发给之港向海关银号按全数领取现银。倘请发存票之人意图走漏关税，一经查出，则须罚银，照其所图骗之数不得逾五倍，或将其货入官。第六款，保护商标：凡中国商标，一经呈出在中国各领事所给之据，证明此项商标已在中国认可，且实属于禀请之人者，均可在德国享保护之利益，与德国之商标相同。华商之姓名牌号，必须在德国保护，以免倣冒。德国商标亦须在中国保护，以防假冒，惟须呈出德国官员並领事所给之据，证明该商标实已在德国注册，德商之姓名商标以及中国行名均须保护。凡德商包裹货物之特法，在中国之同业会已认为某行用以区别某项货物者，亦须一律保护。德国保护之人民亦能享以上所言之利益。商标注册局一经成立，保护商标章程亦已刊佈，则中、德两国必须开议特约，以便彼此保护商标。至此约未议之前，以上之款必须施行。第七款，营业：中国人民购买他国营业及公司之股票，是否合例，尚未明定。又因华民如此购买，为数颇巨，故中国现将华民或已购买或将来购买他国公司股票，均认为合例。凡同一合资公司，愿入股购票者，彼此一律，不得稍有歧異。遇有华民购买德公司股份者，应将该人民购买股份之举，即作为已允遵守该公司订定法律章程，並愿按德国公堂解释该法律章程办法之据。倘不遵办，致被公司控告，中国公堂应即饬令买股份之华民遵守该章程，当与德国公堂饬令买股份之德国人民相等无異，不得另有苛求。德国人民如购中国公司股票，其当守本分，与华民之有股份者相同。凡寻常合资股东，及一人或数人有无限之责任，与一人或数人有有限之责任，为合资股东，在德属经商之有限合资公司注册，合办会社有限公司，及各项商业公司等，均须按照以上二节办理。兹並订明，本约告成之时，凡曾经呈控公堂而由公堂判定，及不予准理之案，均与是款无涉。第八款，开埠：凡各国代其本国人民船舶索开之口岩地方，德国商人与德国保护之人民，及德国船舶，均可共享此益。第九款，行船：中国本知宜昌至重庆一带水道宜加整顿，以便轮船行驶，所以彼此订定，未能整顿以前，应准轮船业主听候海关核准，自行出资安设拖拉过滩利便之件。其所安设利便之件，无论民船、轮船，均须遵照海关与创办利便之人商议后所定章程办理。其标示记号之台塔及指示水槽之标记，由海关酌度何地相宜备设。将来整顿水道，及利于行船而无害于地方百姓，且不费中国国家之款，中国不宜拒阻。第十款，内港行船章程：前已特准在通商口岸行驶贸易，因是年七月二十八号及九月先后所订此项章程间有未便，是以彼此订明，

从新修改。第十一款，圜法：中国允愿设法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德国商人及德国保护人民並中国人民，应遵照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第十二款，禁令：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九月二号中德条约附载之通商章程第五款第三节内开，“凡米谷等粮，德商欲运往中国通商别口，照铜钱一律办理”等因，兹彼此应允，若在某处，无论因何事故，如有饥荒之虞，中国政府先于二十一日前出示禁止米谷等粮由该处出口，各商自当遵办。倘船只为专租载运谷米，若在奉禁期前，或甫届禁期到埠尚未装完已买定之米谷者，仍可准于禁期七日内一律装完出口。惟米谷禁期之内，应于示内声明漕米、军米有无出口。如运出口者，应于海关册簿详细登记进出若干，其馀他项米谷，中国政府必须设法一概不准转运出口。其禁止米谷以及禁期内应运之漕米、军米数目，各告示均须由中国政府颁发，以期共见。二十一日之期限，必须自京报登刊之日起计。限满弛禁之告示，亦须载于京报，使众得闻。至米谷等粮，仍不准运出外国。第十三款，中、德两国于本约以前所立各条约，除因立本约有所更改外，均仍旧施行。嗣后如有文词辩论之处，应以德文作为正义。

是年与德订互寄邮件暂行章程。订后，德使穆默牒总税务司声明三事：一，高密所设之德国邮局，应俟德军撤屯方能裁撤；二，山东一带涉及德人之处，所有华局酌用德文人员；三，山东铁路允中国邮政得有任藉此路运送邮袋之权。总税务司得牒，均照允，惟酌用德文人员，谓须视有无人才，方能照办。会德人收中国商报，电政大臣袁世凯请外务部严禁。既而德允停收商报，並允中国电报局设在山东铁路车站。已，复又请由烟台至上海線及北京至大沽行军陆線求借用，拒之。又拒德商礼和洋行私购湖南矿产。

又德定济南、汉口、江宁等处领事兼管各处交涉事宜，照会外务部，略谓“山东省除登州府仍归烟台本国领事办理本国交涉事宜，並胶澳租地归驻青岛德国总督外，其馀所有东省本国交涉事，统归驻济南商办事件委员经理。其烟台本国领事官，仅有登州府本国交涉事归其经理。又定明汉口本国领事应办本国交涉事宜，系湖南、陕西、甘肃三省。湖北除归宜昌领事办理各府外，並江西省之袁州府等处，悉归汉口本国领事经理。至驻江宁府领事应办本国交涉事宜，系安徽、江西二省。除归汉口领事之袁州府外，又江苏省之江宁府等处”云云。

是年德福亲王来京觐见。德皇子婚礼，命出使德国大臣瞻昌往贺，并派学生往析林留学。三十二年二月，德人始在津关请领联单，赴新疆採买土货。三月，德使穆默牒中国，请派员往柏林商议无线电会约章，政府约二次开会再行核办。闰四月，德交还天津马队营盘等处房地，並礮队、机器枪队、屠牲场、养病院各房屋。是月，德在营口改设正领事。德使穆默回国，署使葛尔士牒中国，复以通商口岸限制洋人置地办法与条约不符，请除限制，並谓德人地产收回公用，可会商。六月，德人李卜克在北京设立学堂，德使请中国摊出经费，不许。三十三年四月，以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臣，递国书。是月，外务部咨改订青岛租界制成货物徵税新章。初，青岛设关徵税一事，已于光绪二十五年与德使海靖议定办法，嗣于三十一年又与德使穆默修改，其大意即系德国允在海边划一地界，作为停泊船只、起下货物之定所，凡出口货在未下船以前，即完出口税，进口货除军用各物暨租地内所用机器並建修物料免税外，其馀百货，于起岸后未出新定之界以前，即完进口税，关员在彼办理，德国相助无阻。又由中国允每于结底，将本结所收进口税提出二成，拨交青岛德国官宪应用。既因续订章程，德租界内制成货物徵税一条，语义未尽，因与德使葛尔士再订徵税亲章。

初，中国欲修天津至镇江铁路，与德、英借款，已立合同。至是，直隶、江苏、山东三省京官请揽归自修，命张之洞、袁世凯商办，议改合同，德、英执不允。乃又增派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会同张之洞等筹议。初，津镇铁路借款之开议也，德使增索接造支路二道，一由德州至正定，一由兖州至开封，为原议所无，不允。德使乃始变计：一，允由胶澳至沂州府一段，仍作为津镇支路，归入官路；二，允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包入津镇官路。中国亦允由德州至正定府及由兖州府或干路中之他处过济宁州至开封府两支路，于十五年内由中国自行筹办，並声明傥用洋款，须向德华公司商借。至是遂由梁敦彦与德、英银行等改订借款合同二十四款，名为中国国家天津浦口铁路五釐利息借款。既定议，即由外务部牒德使，声明胶沂、济东路线应作为津镇支路，其由德州至正定、兖州至开封支路，均由中国自造。已，复与德议订电政合同，即青、烟、沪水线交接办法，並购回

京沽军线条款，及山东铁路附设电線办法章程共十四款。是年，德柏林赛卫生民学会及万国玩耍排列馆请中国派员入会，许之。

宣统元年，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立山东收回五矿合同。先是光绪三十三年，山东巡抚杨士骧与德商採矿公司议定合同八条，所指之沂州、沂水、诸城、潍县四处，已次第查勘，惟第五处矿界内宁海州属之茅山金矿，查勘未竟。会山东士民倡立保矿会，德公司遂欲将茅山转售，向中国索价二百二十五万马克，並声言此外四处一並归还。中国官绅亦以收回为然。筹议久之，始以库平银三十四万两，分四年清还作结。

三年，山东巡抚孙宝琦与德订收回各路矿权合同。初，德商矿务公司照约在坊子、马庄开矿，屡禁华人在附近开矿，争执有年。迨津浦借款合同签定。又要索胶沂、津浦路内矿权，並请封禁大汶口华矿，政府不许。于是德使照会始有划清矿权之语。孙宝琦即派道员萧应椿等与德公司总办毕象贤、领事贝斯商议收回，而毕象贤等则以中国欲收回三路矿权，须以相当之利益互换，否则不允。初议淄、博矿界，公司第一次绘送矿界图，系淄川全境，並毗连博山，萧应椿等以淄、博穷黎向以採煤为衣食，若两境全为公司所有，势必至华民无以为生，因议博境全留，淄境各半，以天台、崑崙两山为界，山北归公司，山南归华人，公司未允。萧应椿因亲赴淄川会毕象贤查勘，並邀集绅董矿商，旋议定淄川东南境由大奎山起斜经龙口镇西北至淄川东境为界，界南矿产归华商办理，博山亦全让还，次议淄川华矿，次议潍县矿界，次议金岭镇铁矿，次议偿给勘矿购地费。自是公司已成之胶济铁路，未成之津浦铁路，甫勘之胶沂路。及曹州教案条约许与公司之三十里矿权，均允取消。

清史稿卷一五八　志第一三三

日本

日本久通中国。明季以寇边禁互市，清兴始复故。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请通商舶。闽、粤商人往者益众，杂居长崎市。初有船百八十艘，后由七十艘迭减至二十馀艘。货运中国岁限八千贯，置奉行三人讥察之，榷其税。然日本方严通海之禁，其国人或潜来台湾及各口贸易，事发辄罪之。三十二年，广东广西总统督石琳奏，日本船避风至阳江县。诏资以衣食，送浙江，具舟遣归。

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制造战船，虑为边患，奏明：“密饬沿海文武营县，及各口税关员役，严行稽查，水师兵船不时消巡，以为有备无患之计。”上览奏，谕曰：“昔圣祖遣织造乌林达麦尔森阳为商人，往觇其国。此复命，盛言国小民巽，开洋之举继此而起。朕数谕闽、广督抚留意考察。闻日本近与朝鲜交亲，往来无间。夫安内攘外之策，以固本防患为先。其体朕前谕无怠。”並颁谕沿海诸省防海。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请沿海练舟师、置火器、增礮台，並自赴厦门、虎门诸口巡察。上不欲启外人疑惧，但令饬备而已，李卫复奏称：“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报可。乾隆四十六年，户部奏请颁江海关则例，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税律。嘉庆元年，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

初，日本专主锁港，通华商而禁四洋诸国。及明治维新，始与各国开港通商。后以各国咸在中华互市，同治元年，长崎奉行乃遣人至上海，请设领事，理其国商税事。通商大臣薛焕不许。三年，日本商船介英领事巴夏礼以求通。七年，长崎奉行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信，乞念邻谊保护。许之。

九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齎外务卿书致总理各国事务署，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邻如贵国，宜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内国多故，迁延至今，信谊未修，深以为憾。兹令前光等诣台下，豫商通信，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幸取裁焉。”前光至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达其书总署，议允通商而拒其立约。前光谒鸿章曰：“西人胁我立约，彼此相距十万里，尚遣公使、领事远来保其侨民。中、日唇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

反托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今特使人远输诚意，而其来也，西人或交尼之；若不得请，是重吾耻心，前光虽死，不敢奉命。”鸿章复为请于朝，下廷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疏言：“日本二百年来，与我无嫌。今援西国之例，诣阙陈辞，其理甚顺。自宜一视同仁，请与明定规约，分条详列，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上韪其议，允前光请，命总署答书，诏鸿章豫筹通商事。

十年，日本以大藏卿藤原宗臣为专使来聘，命授李鸿章钦差大臣，应宝时、陈钦副之，与议条款。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久之，始订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设领事，以上海等十五口与日本横滨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内地，微異西国。诸约既成，宗臣来献仪物，期来年换约。十一年，日本罢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诣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照会，谓来岁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欲酌改所议事件，与欧西一律，豫拟条款请商。鸿章答以去秋甫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特令津海关道陈钦等与商，均俟换约后照约商办。

十二年四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来京换约，遣其随员柳原前光、繙译官郑永宁诣总署询三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询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等语。王大臣等当与辩正。寻命李鸿章为换约大臣，与之互换。副岛种臣並致国书，庆贺大婚及亲政大典。时各国因请覲，报可，副岛种臣亦请面递国书，许之。寻进贺仪方物，答以礼，並给玺书。副岛种臣照会，使事毕回国。李鸿章以日本换约时，其上谕内仅盖用太政官印，未用国玺，驳令换用。繙译官郑永宁谓：“本国向与西洋各邦换约，均钤用太政官印。”鸿章谓：“见尔国副本，声明钤用国玺，又上海道抄送总领事井田让等敕书，亦用国玺。”郑永宁允回国换寄。时日本未设驻京公使，交涉事托俄使倭良嘎哩代办。

十三年三月，日本兵船至厦门，声称赴台湾查办生番。李鸿章致书总署，谓：“各国兴兵，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赴衅。台湾生番一节，並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既闻美人李让礼带领陆军，又雇美国水师官领兵船，欲图台湾，李鸿章复致总署，谓：“此事如果属实，不独日本悖义失好，即美人帮助带兵，雇商船装载弁兵军械，均属违背万国公法，且与美约相助调处之意不符。应请美使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应雇装载弁兵。日本既无文函知会，仅将电信抄送上海道。云派员往台湾查问，难保不乘我不备，闯然直入闽省，应先派兵轮水师，往台湾各港口盘查瞭望，另调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王喬＞附近一带，择要屯紮，为先发计。”乃日本兵船忽犯台湾番社，以兵船三路进攻，路各五六百人。生番惊窜，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各社咸被焚。其时尚有兵轮船泊厦门。于是台湾戒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台设防。葆桢密疏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事。闽浙总督李鹤年亦陈台湾地利，併遣水路各营分往凤山、澎湖等处屯紮。

是月日本攻生番网索、加芝来等社，移兵胁龟仔角社，社番誓不降。帝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台湾会商设防。五月，沈葆桢、潘霨率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至台湾，奏陈理谕、设防、开禁等事，皆报可。初八日，番霨偕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及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乘轮船由安平出海抵琅＜⿰王喬＞。诣日营，晤中将西乡从道，示以葆桢照会，略云：“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馀年，杀人者死，律有明条，虽生番岂能轻纵。然此中国分内应办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迺闻贵中将忽然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王喬＞登岸。台民惶恐，谓不知开罪何端，使贵国置和约于不顾？及观贵中将照会闽浙总督公文，方知为牡丹社生番戕害琉球难民而起。无论琉球虽弱，尽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邻，亦何妨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乃积累年之旧案，而不能候数日之回文，此中曲直是非，想亦难逃洞鉴。今牡丹社已残毁矣，而又波及于无辜之高士佛等社。来文所称殛其兇首者，谓何也？所称往攻其心者，谓何也？帮办潘布政使自上海面晤贵国柳原公使，已商允退兵，以为必非虚语。乃闻贵中将仍紮营牡丹社，且有将攻卑南社之谣。夫牡丹社戕琉球难民者也。卑南社救贵国难民者也。以德为怨，想贵中将必不其然。第贵中将知会闽浙总督公文，有佐藤利八至卑南番地亦被劫掠之语，诚恐谣传未必无因。夫凫水逃生者，有馀资可劫，天下有劫人之财，肯养其人数月不受值者耶？即谓地方官所报难民口供不足据，贵国谢函俱在，並未涉及劫掠一言。贵国所赏之陈

安生，即卑南社生番头目也。所赏之人即所诛之人，贵国未必有此政体。两国和谊，载在盟府，永矢弗谖。本大臣敢不开诚布公，以效愚者之一得，惟高明裁察见覆。”霈复造其营，从道辞以病。霈及献纶遂遣人传各社番目，至者凡十五社，译传大意，皆求保护。因谕令具状，愿遵约束，不敢劫杀。霈等宣示国家德意，加以犒赏。番目等咸求设官经理，永隶编氓。霈等因从道不出，将还。从道复来谒，坚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词。及示以台湾府志所载生番岁输番饷之数，与各社所具结状，日将始婉谢。请遣人附我轮船，一至上海，致书柳原前光，一请厦门电报本国，暂止添兵。霈等遂返。

初，日本逐牡丹社番踞其地。旋有轮船二先后至，一迳往后山射蔾港，一载兵二百、妇人十馀泊射蔾港，携食物什具农器，及花果草木各种，分植龟潭、后湾，为久居计。窥我兵力不厚，仍肆要求。沈葆桢请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师来台湾。日旋增兵驻风港。沈葆桢急饬营将王开俊由东港进驻枋蔾，以戴德一营由凤山驻不港为后应。日人水野遵人猪勝索、高士佛诸社，又自后湾开道达龟山巅，其风港之营将分驻平埔为援应。因遣其通事彭城中平至琅＜□王喬＞，谒委员周有基，讯中国四处布兵何意。有基以巡察应之。葆桢照会日将，劝令回兵。时李鸿章亦深虑台地兵单。及沈葆桢请借拨洋枪队，即奏以提督唐定奎统军赴台湾助防。葆桢亦奏称：“澎湖为台、厦命脉所关，守备单弱，非大枝劲旅，仍无以壮民气而戢戎心。请催迅速前来，庶台、澎气脉藉以灵通，金、厦诸防亦资巩固。”奉旨俞允。潘霈又偕前署镇曾元福等赴凤山旧城募土勇，並励乡团。因亲履海口之打鼓山等处，踏勘要隘，建立兵栅，以待淮军分驻。

是月柳原前光入京先谒李鸿章，鸿章遣道员孙士达往答拜，属以到京后勿言兵费及请覲两事。日本又遣大久保利通入京。美领事毕德格复出任调停，说鸿章仍允照柳原原议三条，並加抚恤赔命。

初，日人刘穆斋在花莲港遭风，破船失银，称社番盗劫。沈葆桢命夏献纶集讯其地居人及船户，查无劫掠失银之事。惟日人欲从生番租地，给有洋银，番目来益不受而止，並缴出日本前给旗物。葆桢因奏言：“日本和约第三条，禁商民不准诱惑土人；第十四条，约沿海未经指定口岸，不准驶入；第二十七条，船只如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买卖，准地方官查拿。今台后歧莱地方，中国所辖，並非通商口岸。此次前赴歧莱之成富清风等，携游历执照，勾引土番，均违和约。现已确查歧莱各社並无窃盗银物。其缴出旗、扇各件，当即发交苏松太道，转给驻沪日本领事收回，将游历执照追销。其违约妄为之处，应由彼国自行查办。並录民、番供结，咨呈总署，牒其外务省，转饬日本领事照章办理，以弭衅端。”从之。命速修安平礮台，及筹办铁甲船。续谕：“日本虽未启兵端，然日久相持，终非了局。现淮军续抵凤山，罗大春业抵苏澳、沪尾、鸡笼等口，调兵扼紮。”葆桢于是设防益严，日人乃谋撤兵。而西乡从道仍迁延不即退，欲牡丹社赔给兵费。

柳原前光既至京，先递照会有“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之语。先请覲见。总署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不应称为‘无主野蛮’。迭次来京，並未与中国商明，何以揑称中国允许日本自行办理？”柳原前光答辩。久之，始议定三条，给抚恤银十万，再给修道建房费四十万两，定期撤兵付银，互换条约。于是大久保往琅＜□王喬＞，命领事福岛九成谒沈葆桢陈五事：一，请派人受代；一，请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一，请被害遗骸于收埋处建碑表墓，並许日人以后登岸扫祭；一，请以后台湾交涉事件，由中国官交厦门领事。葆桢以抚局已成，允之。惟于登岸扫祭一节，覆以须有领事官钤印执照，祭毕即归。遂各遣员交代。事讫，西乡从道率兵去。

光绪元年八月，日本署公使郑永宁牒中国，请补正前约。李鸿章令津、沪两道详议，复将各条逐加查核，因致总署云：“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进出口税未便一例，及日本进口税则第八十三条＜□毛曷＞布类，又日入至日出不准开封锁舱，应行更正补载等事，可以照准。但换定之约，不便改写，祇可由总署另给照覆，附刊章程之后。至鸦片严定罚款一条，彼国既有各国贸易通例，或可权宜照办，无须补列。查曾国藩预筹日本议约奏内亦云，彼国严禁传教与鸦片，中国犯者即由中国驻员惩办，或解回本省审办，而郑署使照会末段，华民归彼地方官照料，是中国遣理事官一端，实有难再从缓之势。查横滨、长崎、神户三处华民最多，总理事官驻最要之口，各口即选各帮公正司事，俾为副理事官，遇事妥商办理，实与中外大局有裨，应主持早办。”总署亦以为然。会日使议改章，

欲于鸦片进口照西例加倍严罚，李鸿章亦援西例与争。议久不决。

是秋，日本派使臣带兵船往朝鲜攻毁礮台，以朝鲜礮击日船，特遣森有礼为驻华公使，要求总署发给护照，派人前往，又欲代递文信。总署坚拒。李鸿章谓宜由总署致书朝鲜政府，劝其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礮轰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之计。总署即派办理大臣往问朝鲜政府。朝鲜政府颇不愿与日本通商往来，而日使森有礼往谒李鸿章，则以高丽非中国属邦为词。因提出条件三：一，高丽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一，日本或有被风船只，代为照料；一，商船测量海礁，不要计较。鸿章答以高丽系中国属国。事既显违条约，中国岂能不问，森使急求与高丽通好，鸿章请徐之。

二年八月，始命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日本，拟设理事、副理事各员。日使森有礼诣李鸿章，谓中国商民向由日本地方官管理。中国若派领事官前往，恐日本不肯承认。鸿章答以同治十年修好条规第八条云，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兹照约选派理事，日本何能不认？日本自订约后，在上海、厦门、天津设立领事，中国无不照约招待。彼此一例，何能稍有区别？森使乃不复言。

是年，日本屯兵琉球。福建巡抚丁日昌以琉球距台北鸡笼，水程不过千里，请统筹全局以防窥伺，报可。三年三月，日本因内乱，来借士乃得枪子百万，政府以十万应之。五月，琉球国王密遣陪臣齎咨赴闽，诉日本阻贡物。闽浙总督何璟等以闻，並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如璋乃往日本外务寺岛宗则商议，並照会其外务卿，延不答覆。五年正月，日人驱遣琉球官员之在日本者，令回琉球，並派内务大丞松田往琉球，废琉球为郡县，並令改用纪元。如璋函报总署，复亲往见其内务卿伊藤博文及外务卿，皆不得要领。时有美前总统格兰忒者，游历来华，又将有日本之行。鸿章因以琉球事相托，格兰忒慨然以调处自任。及至日本，以琉球各岛本分三部，商拟将中部归球立君复国，中、东两国各设领事保护，其南部近台湾，为中国属地，割隶中国，北部近萨摩岛，为日本属地，割隶日本，冀可息事。而日本总称琉球为己属国，改球为县，系其内政。格兰忒请另派大员会商。李鸿章因达总署，请照会日本外务省，请其别派大员来华会商。而日本则欲中国另派大员前往东京，或如光绪二年在烟台会议。李鸿章执不许。

会俄因废约事，与中国肇衅。詹事府左庶子张之洞奏："俄人恃日本为后路，宜速联络日本。所议商务，可允者早允，但行彼国两不相助，俄事自沮。"政府得奏，因徇日使宍户玑之请，以南部宫古、八重山二岛归中国，而加入内地通商照各国利益均霑之条。宍户玑又以本国现与西洋各国商议增加关税、管辖商民两事，美国已允，请一併加入条约。总署以日本既与各国商议，俟日本与各国订定后，再彼此酌议，暂不併加入约。已定议矣，而右庶子陈宝琛以俄事垂定，球案不宜遽结，日约不可轻许上言。两江总督刘坤一、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内阁学士黄体芳各有建议，皆不果行。八年十二月，李鸿章复与总署议球案，欲就前议中国封贡议结，仍不决。

十年九月，日本公使榎本武扬请于登州、牛庄二口运豆饼。政府以非条约所有。李鸿章谓："同治元年总署徇英使之请，暂弛豆禁，而已开竟难禁止。同治八年，沪上洋商雇用轮船径从牛庄装豆运往长崎，当经总署饬总税司查禁议罚，不果。以后豆石渐多流入东洋，旋值中、日订约，其时豆禁开已十年。日使援例为请，但允以通商别口买运，至登、牛两处，仍坚持不许。榎使所请，仅豆饼一项。中日通商章程载明年限届满，两国方可会商酌改。今尚未订改期，若婉辞以缓，至重修商办，似无不可。如仍晓渎，应予通融，声明原约其馀各款照旧信守，庶于羁縻之中，仍寓限制之义。"

会朝鲜乱，日本进兵，以保护使馆为名，又以中国兵枪伤日本兵为口实，十一年正月，派参议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来华议事，并递国书，进谒李鸿章。初日本敕书内有"议办前日案件，妥商善后方法"之语，李鸿章以为檃括朝案宗旨。伊藤开议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鸿章以撤兵一节尚可商议，议处统将、偿恤难民，力争不许。函致总署，谓议处、偿恤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但我军入宫保护，名正言顺，交战亦非得已，断无再加惩处之理。伊藤强请三事皆允，鸿章只允撤兵，並要同撤，伊藤亦允。吴大澂拟四条，送交伊藤：一，一同撤兵；二，练兵各营，须有中国教习武弁若干人，定立年限，年满再行撤回；三，以后朝鲜与日本商民争端，日本派员查办，不得带兵，中国亦然；四，朝鲜如有内乱，朝王若请中国派兵，

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亦即撤兵，不再留防。伊藤不以为然，自出所拟条款：一，议定将来中、日两国永不派兵驻朝；二，前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亦不在前条之例；三，将来在朝鲜如有中、日两国交涉，或一国与朝鲜交涉，两国各派员商办；四，朝鲜教练兵士，宜由朝鲜选他国武弁一员或数员教练；五，两国驻朝兵，于画押盖印后四个月限尽撤。鸿章以伊藤所拟五条，意在将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辨驳不允。旋奉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鸿章奉旨后，与伊藤会议，因议将前五条改为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遂定议，而于议处、偿恤仍不许。惟因当时日兵实被我军击败伤亡，鸿章因牒日本致惋惜，並自行文戒饬官兵，以明出自已意，与国家不相干涉。三月初四日，立约画押，是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十二年五月，日本公使盐田议修约，李鸿章以为宜缓，因致总署，谓："日廷现与欧、美各国改约，应俟彼商定后，我再与议，庶可将西国所订各款参酌办理。又球案亦当並商妥结，免致彼此久存芥蒂。请总署酌夺。"旋因长崎兵捕互鬬案出，暂置未议，而琉球遂属于日，不复议及矣。

十三年正月，盐田因崎案已结，请催修约，总署仍令李鸿章核覆。鸿章谓："原约分修好条规、通商章程为二。条规首段声明彼此信守，历久弗渝。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则声明现定章程十年重修。是章程可会商酌改，条规並无可改之说。至通商章程，大致本与西约无甚悬殊。惟第十四、五款，不准日人运洋货入内地、赴内地买土货，为最要关键。当时伊藤与柳原前光为此两款力争，鸿章坚持不改。今日稿第一款内，一曰遵守彼国通商章程，再曰遵守清国与各与国所缔通商章程。固寓一体均霑之意，实欲将十四、五款删除，关系甚大，请缓议。"时日本伊藤博文新秉政，仍欲中国派全权商议，卒不果。

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乱作，乞援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日本旋亦以兵往。李鸿章电驻日公使汪凤藻，与日本政府抗议，日仍陆续出兵。及事平，驻韩道员袁世凯牒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援约同时撤兵。日本外务省提出三项：一，中、日两国兵协同平定韩国内乱；二，乱定后，两国各设委员于京城，监督财政及吏治；三，募集公债，以为朝鲜改革经费。总署电令汪凤藻答覆，略谓朝鲜内政，应由朝鲜自由改革，不应干预。日本政府覆凤藻，谓朝鲜缺独立资格，日本为邻邦交谊，不能不代谋救济。既又提出二条件，谓无论中国政府赞成提案与否，日本军队决不撤回。中国主撤兵再议，日本则要求议定再撤兵，持久不下。

七月，日本遂宣战，误击沈高陞英船。时日本寓华商民，属美领事保护，中国寓日商民，亦托美保护，美使调停无效。及战事起，提督叶志超、卫汝贵守平壤牙山，先溃，左宝贵阵亡，海军继败。于是日军渡鸭绿江，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海城、大连、旅顺、盖平、营口、登州次第失守，又破威海卫，袭刘公岛，降提督丁汝昌，海军舰尽燔。

初，日人志在朝鲜，至是並欲中国割地赔费，指索台湾，又提出四条件：一，派大员往东洋议约；二，赔兵费五万万；三，割旅顺及凤凰城以东地；四，韩为自主之邦。二十一年正月，命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本议和，拒不纳，乃再以李鸿章为全权。鸿章至日本，日本派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与鸿章会议于马关，月馀不决。鸿章旋为日本刺客所伤，又命其子李经芳为全权帮办，卒订约十一款：认朝鲜独立，割辽南及台湾，赔款二万万，且许以内地通商、内河行轮、制造土货等事，暂行停战。

张之洞、刘坤一等闻之，亟电力争。俄国亦约法、德劝日让还辽南。日索交台湾益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並引公法力争。政府不得已，又因王文韶、刘坤一电阻，乃谕之曰："新定和约，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日人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连日廷臣来奏，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主断。"命直陈。又命李鸿章覆电伊藤展期。鸿章以原议批准电知，若改约另议，适速其决裂，请暂行批换。乃派道员伍廷芳、联元等往烟台换约。初限期四月十四日。及伍廷芳等至烟台，日使伊东美久治请速换约，限十四日申刻。廷芳驳以停战至十四夜子刻为止，乃听稍缓。亥刻换讫，伊东美久治即行。会台湾民变，将劫唐景崧、刘永

福守台，别求各国查照公法，从公剖断。于是日派水师提督桦山资纪赴台，限日交割。政府乃派李经芳为交付台湾大臣。经芳之澎湖，与桦山指交于舟次。自是台湾属日矣。

寻议还辽，日派林董为全权，与李鸿章议商，辩论久不决。嗣定议分为六款：一，还辽南地；二，偿兵费三千万；三，交款三个月以内撤兵；四，宽贷日本军队占踞之间所有关涉日本之中国臣民；五，汉文、日本文遇有解译不同之处，以英文为凭；六，两国批准自署名盖印之日起，遂在北京互换。复订专条，于定议五日内互相达知，以期迅速。是为中日辽南条约。

先是中日新约第六款所列各条，如苏州、杭州、重庆、沙市等处添设口岸，听其任便往来；第二条，日本轮船得驶入各口搭客运货；第三条，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第四条，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制造各项工艺，又得将各项机器装运进口，止交进口税，日本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即照日本运入中国货物一体办理等节：朝廷因损失利权，欲挽救之。又值通商行船章程将开议，乃命中外臣工筹议。廖寿丰、谭继洵、鹿传霖均有论奏，而张之洞言尤切直，並拟办法十九条，电总署代奏：“一，宁波口岸並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在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费雇募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地方官出资募人办理，不准日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二，制造货物，自系单指通商口岸而言，华文有含混内地之意，须更正。‘任便’两字太宽，宜议定限制。三，出示晓谕产货地方，须先完坐贾釐捐，方准售卖。无论洋商、华商，一律办理。日本人在内地购买土货，只可暂行租栈存放，不准自行开行，及自向散户收买，以免夺我产货地方坐贾釐税，且杜华商影射洋票漏釐。四，内地收买土货，准其租栈暂存，不准购买房地、悬掛招牌。所买土货，务须运载出口，不得在内地转售。洋货运入内地，须大宗贩卖，不准零售。租栈应给地方公举费用，须照华民房屋一律摊派。五，日本人在内地制造土货，出厂后即完正税一道，运出通商地界，无论行销内地及运出外洋，均须再完半税一道。六，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所载各项器用食物进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税，原为洋商在各口岸自用。若作货物转售，应照值百抽五纳税，不得藉口家用杂物蒙混免税。七，日本轮船不准贩运食盐。八，米谷、铜钱不准贩运出洋。九，军火禁贩，非有官买执照，不准进口。十，日本轮船不准拖带民船，免致影射漏釐。十一，日本行内河轮船，尺寸大小、时刻早晚，须有限制，以免伤碍民船。十二，日本轮船只准到指定口岸装卸人货，不准沿途起卸搭载。十三，内河轮船应收船钞，须较长江加多，以备修理河道之费。十四，日本人入内地办货卖货，不准蓅发改为华装，违者查出即作华人照奸细治罪。十五，雇用华民工作，须按日给值，听其自愿，不得立约限期，抑勒作工，鞭挞虐待。十六，装运机器，制造各物，须无伤民命，方能照准，不得以‘任便’两字藉口，十七，船只非日本商人购置，行户藉日本商资本不得悬掛日本旗，若有冒名包庇，查出即行充公。十八，制造各厂，如有藏匿犯法华人，一面由地方官知照领事，一面即派人到厂缉拏，厂主不得袒庇。如厂主确知为好人，须照洋例存银作保，到审讯日交出候审。十九，厂内如有华工滋闹，毁伤机器厂屋，地方官只能办犯，不能赔偿。若仅罢工细故，应由厂主自行调停，官不与闻。”于是派张荫桓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林董议商约。林董交约稿四十款，之洞致总署请驳辩，即由全权另拟约本与林董议，屡延不决。是年开苏州商埠，日人欲即行船，总署以租界未定，税关未设，行船不便。日本又欲于租界设巡捕、立工程等局，总署援宁波章程，复不允。

二十二年正月，商约开议，张荫桓将日使原稿驳删九款，驳改七款。惟第三十四款，日本官商财产，遇有办理案件，均照相待最优之国一律；第三十五款，日本商民所有事件，均照中国臣民、中国船、中国货並相待最优之国臣民、船货一律相待；第三十六款，他国国家官员、船货、人民得有利益，日本一律同获其美：此三款日本旧约皆不得与各国均霑，不能过拒，乃照英约第二十四款，改作一条，删此三款。遂定议。初，马关约准开四口，本有均照向开海口及内地镇市章程办理之言。中国欲以宁波办法为程，日本欲取法上海章程专管租界之条，乃不得不允矣。

是年开四口租界。初开沙市租界，因地洼下，要中国筑提，中国以与各国通例不符，却之。又

索汉口城外德国租界起沿江之地长三百丈作租界，中国以所索地在中国兴办铁路应用限内，不许，惟许在德界千丈以外，偪近铁路，让给租界三百丈。因声明两条入条款：“一，偪近铁路江岸，日本一年须自筑堤岸，以资保障；二，所给界内轨道穿过之处，已为铁路购用，若干方数内，应仍归铁路总公司管业，两不相碍”等语。二十四年三月，日使至总署，请沙市租界未定以前，日商运货暂免釐金，许之。

是月侨寓沙市湘人，因与招商局起衅，延烧日本领事馆，驻沙日领事永泷诉于日本公使矢野，要求五事；已，复提四条；一，索赔一万八千两；二，以八万六千馀两作沿江隄费，两国各半；三，专界内道路免价豁租；四，界内租地价酌行核减。张之洞即电总署，谓：“一条索赔一万八千两一节，拟允给一万两。第二条以八万六千馀两作沿江隄费两国各半一节，彼此两益，事属可行，当照允。第三条专界内道路免价豁租一节，其租可免，地价未便不给。第四条界内租地价酌行核减一节，可行，当照允。”案旋结。五月，准中国商民居住日本专界，援德界例也。六月，驻沙日领事请地价减一半，道路沟渠地价认十分之一，许之。七月，命派学生游学日本。十月，日使矢野又请中国南北洋、湖北三处各派武备学生前往肄业。

二十六年春，拳匪起，连戕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德使克林德，各国皆出兵。日本福岛正安统兵赴津。六月，与各国联军攻天津城。七月二十日，入京师。时政府已特召李鸿章，未至而京师陷，两宫出狩。日本外部电告李鸿章等维持中国善后。福岛正安请速奕劻返京，奕劻遂有全权大臣之命，与李鸿章同议和。敌盛京将军增祺与俄擅定暂约，日本外部谓公约未定，不应立私约，俄约应归公议，与英、德同。然劝俄讫不应。时祸首已惩办，公约亦定，朝廷因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特简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本道歉，所得偿款四百五十兆，日本应得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两，惟以俄不退东三省、俄约不归公议为言。

二十八年三月，日本领事小田切奉其政府命诣张之洞：一，告阻止俄约情形；二，劝中国收买洋药；三，劝江、鄂会奏改东三省官制章程；四，欲与中国商人合开银行；五，欲与招商局合办推广江海轮船。既又谈商约三条；一曰美使不愿加税，日本意与美同；二曰长沙、常德开口岸；三曰米谷出洋。张之洞分别答辨，並将所言致书商约大臣吕海寰等核议。未几，日本商税使日置益、小田切又送新约十款，大抵皆抽税、免釐、行轮、开埠、居住、合股等特殊利益。时方议英约，中国只欲于英约已允者照办，未允者不允。屡议不行。九月，改派伍廷芳充商约大臣，並派袁世凯会议。日本于加税免釐，仍不允如英约加至十二五，仅允值百抽十，並欲将由日本运进中国之煤炭、棉纱及一切棉货概不加税，尤与英约相背。中国不允。惟第三款川江设施拖揽，第四款内港行轮及修补章程，第七款中、日商民合股经营，第八款保护商牌，第九款改定国币，均为英约所有，允之。又于商牌款内议增保护版权一事，内港行轮款后议增照会声明，往来东三省轮船亦系照内港章程办理，不能驳拒。此外第五款索开各处口岸，第六款口岸城镇任便居信，第九款第二节釐饬度量权衡，第十款请运米谷出口，均驳拒不允。日使内田康哉赴部晤商，又提出北京开埠、加税免釐、米谷出口三条，欲在京与张之洞议，馀仍归沪定。时之洞在京，外务部答以不能两处分议，遂暂停。

十月，汉口因议给比利时界增日本租界。初，日本索租界三百方丈，止允给一百方丈，留二百方丈备中国公司之用。当时日使言明，日界外地如别有馀地让给他国，日本仍须照原议添索二百方丈。兹议给比界中仅馀地约三百丈，拟添给日本租界一百五十丈，仍画留约一百五十丈立作华业公司地界，以备中国官商自用。日本犹争不许。日本议设两湖轮船公司，欲华洋合股，不果。是月，撤驻沪日兵。

寻复议约。日使内田康哉与张之洞在京会议，研商数月，始渐就绪。即致总署，谓我所索允者三事：一，照各国一律加税；一，查禁违碍书报；一，中国人民在日本者，极力优待。驳辩删去者三事：一，请运米谷出口；一，口岸城镇任便居住；一，常德府等九处口岸。以要索为抵制者一事：各国护路护馆兵队全撤后，北京方能开埠。因有益于中国商民，可除积弊，而许其入约者，度量权衡一款；照沪议原文增改字句者，改定国币一款，内港行轮一款，川江没施揽一款；因英已有而许其入约定议者，长沙通商一款。馀皆仍照沪议原文。又致外务部及吕海寰等，谓日约东三省开埠，

言明悉照美约文法，惟安东县改大东沟，缘大东沟系日本原议所索。嗣增索安东县，再三商驳，内田始允仍将安东县删去。遂定议，于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沪画押，是为日本商约。是年与日使议索还前借汉口大阪马头，仍未还。又盛宣怀与日本立汉冶矿石借款合同，数三百万元，息六釐，预定三十年还清，不还现银，以矿价扣还。

三十年，日商三井在汉厂购生铁一万六千顿，值日俄战起，中国虑于局外中立有碍，拟阻止。会日本领事永泷来函，谓订运生铁，不在战时禁货之列，日使亦来函声明，作为商工制造之用，不得以禁货论，遂许运。三十一年，日战胜俄，两国议和，政府令外务部照会日、俄，谓关涉中国之事，若中国不与闻者，中国将来断不承认。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务部庆亲王奕劻与日本大使小村寿太郎、公使内田康哉订新约。正约三款：一，凡俄国允让之利益，中政府悉承诺之；二，凡中、俄所订借地造路等项，日本悉照约履行；三，此约签字即便施行。附约十二款：一，中国将东三省自行开辟商埠；二、三，撤兵事宜；四，日本允将所佔公私产业，在撤兵前后交还；六、七、八，安奉、南满铁道建筑事宜；九，另订奉天日本租界办法；十，鸭绿江右岸设中日木植公司；十一、十二，中、日彼此以最优国相待遇。

三十二年，日人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並于关东州置都督府，另设领事五人，总领事驻奉天。安奉铁道外有间岛领土权，抚顺炭坑、新法铁道、营口支线、新奉、吉长两铁道借款诸事，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徐世昌及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先后与日使争议，久不决。

三十三年三月，外务部大臣那桐与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订中日新奉吉长铁路协约七条：一、二，中国以日金一百六十六万元收买日本所已造之新奉铁路，其续造辽河以东一段及自造吉长铁路需款，均向南满洲公司筹借半款。三，除还清期限外，均照山海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办理。其主要事务，又开列六条：甲，借款还清期限，辽河以东十六年，吉长二十五年，限前不得还清；乙，借款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保，未还清以前，不得以此作他项借款之抵保物，中国自行筹款建筑他路，与南满洲公司无涉；丙，借款本息，由中国政府作保，到期爽约，应由政府代还，或将产业交公司暂管；丁，在借款期内，总工程师应用日本人，並添派铁路日帐房一员；戊，如遇军务、赈务，政府在各路运送兵食，均不给价；己，各路进款，应存日本国银行。四，与南满洲铁路公司订立关于辽河以东之借款合同，及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五，中国奉新、吉长铁路，均应与南满洲铁路联络，派员会订章程。六，借款实收价值，照中国最近与他国借款酌定。此约结后，日人又要求吉长铁路延长至延吉厅南境，以与韩国会宁铁道相联，且照吉长铁道例，于南满铁道会社借资本之半数筑之。政府不允，遂成悬案。

三十四年，日使忽提出安奉铁道案，要求解决。先是满洲善后协约之附约，允安奉铁道仍归日本经营，改为工商业铁道，规定自此路竣工日起，以十五年为限。至是复提议。邮传部乃派委员与日本委员会勘改良之新路线。日政府又要求勘定路线即行收买地基。东三省总督锡良祇许按旧线改筑，要求日本撤退铁道守备兵与警察等事，日本不允，令铁道会社自由起工，海陆皆作警备，乃命锡良会同奉天巡抚程德全与日本奉天总领事缔结安奉铁道协约，此宣统元年七月事也。协约要目如左：一，中国确认前次两国委员勘定之路线，陈相屯至奉天一段，由两国再协议决定；二，轨道与京奉铁道同样；三，此约调印之当日，即协议购买土地及一切细目；四，此约调印之翌日，即行急进工事；五，沿铁道之中国地方官，关于施行工事，应妥为照料。

未几，间岛之争议又起。先是，康熙年间，政府与朝鲜划定国境，于鸭绿江、图们江水源之长白山上树之界碑，规定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两国国境。因图们江中有江通滩，地面不及二千亩，因地居江间，四面环水，故以“间岛”呼之。此岛向属吉林，惟皇室以长白山一带为发祥之地，不许人民移居，因之吉林东部所在人烟稀少，间岛愈形荒僻。同治间，朝鲜钟城岁饥，其民多渡图们江移居间岛，按年纳地租于我国光霁峪经历署。光绪初年，朝鲜人忽请免纳地租，政府以主权攸关，令朝鲜人退出间岛，不果，乃置延吉厅以治之，间岛仍准朝鲜人民居住，按纳地租。

日俄战后，日本伊藤统监命斋藤中佐率兵据之。政府与日使交涉，日使谓光霁峪以东为东间岛，和龙峪一带为西间岛，系两国未定之界。且谓长白山上界碑载土门江为界，朝鲜人称海兰河为“土

门河”，图们江系豆满江，非“土门江”，中、韩国境实为海兰河。中国以“土门”、“豆满”、“图们”均系一音之转，图们江北岸界碑矻立，凿凿可据。且光绪十三年，朝鲜王致北洋大臣书，声明鸭绿江、豆满江为两国境界，是豆满江即土门江无疑，执不许。至是，日使伊集院彦吉与外务部尚书梁敦彦重提旧案，缔间鸟条约：一，中、日两国协约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境，其江源地方以界碑为起点，依石乙水为界；二，中国准外国人居住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等处贸易，日本于此等地方得设置领事馆；三，中国准韩国人民在图们江北之垦地居住；四，图们江垦地之韩人，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及裁判，中国官吏于此等韩人与中国人一律待遇，所有纳税及其他一切行政上处分，亦同于中国人；五，韩人诉讼事件，由中国官吏按中国法律秉公办理，日本领事或委员可任便到堂听审。惟人命重案，则须先行知日领事到堂，如中国有不按法律判断之处，日领事可请覆审；六，图们江杂居区域内韩人之财产，中国地方官视同中国人民财产，一律保护，该江沿岸，彼此人民得任便往来，惟无护照公文，不得持械过境；七，中国将吉长铁道延长至延吉南边界，与朝鲜会宁铁道联络，一切办理与吉长铁道同；八，本协约调印后，日本统监府派出所及文武人员于两月内完全撤退。是约既成，政府以吴禄贞为延吉边务大臣。

嗣议五案协约，即新法铁道，营口支線，抚顺、烟台炭矿，安奉铁道沿線及南满铁道干路沿線之矿务是也。新法铁道者，新民屯至法库门之铁道，政府欲借英款筑造此路，以分南满铁道之势力，日本谓系南满铁道竞争線，极力抗议。营口支线者，光绪二十五年东清铁道会社规定筑造旅顺、哈尔滨间之铁道，得设营口支线，以运送材料，俟铁道落成后拆去。日俄战争后，南满铁道归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拆此支线，日本不允。抚顺炭矿，距奉天城东六十里，日公使以此地炭矿为东清铁道附属品，利权应归日本。政府以炭山在东清铁道三十里外，不认为附属财产，日使不允；並烟台炭矿均成悬案。因安奉铁道交涉，定约如下；一，中国如筑新法铁道时，当先与日本商议；二，中国允日本营口支路，俟南满铁道期限满，同时交还，並允将该支線延长至营口新市街；三，中国承认日本有开採抚顺、烟台两处炭矿之权，日本承认该两处开採之煤觔纳税与中国，惟税率应按照中国他处最轻煤税之例，另行协定，其矿界及一切章程，亦另委员定之；四，安奉铁道沿线及南满洲铁道干路沿線之矿务，除抚顺、烟台外，应按照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督抚与奉天日本总领事议定之大纲，归中、日合办；五，京奉铁道沿长至奉天城根一节，日本无異议。自此南满洲大势遂一变矣。

吉长、新奉两路借款细目，旋亦议定。其后锦齐铁道、渤海渔权与领海、鸭绿江架桥、南满铁道附属电线、收买日本辽东方面军用电线及旅顺芝罘间海底电线诸交涉，次第起焉。锦齐铁道者，即自锦州经洮南至齐齐哈尔之铁道也。日本原允中国自修，惟要求昌图洮南间之铁道归日本筑造。及满洲诸协约成，英、美争锦齐铁道借款，迭与中国交涉，事皆中阻。渤海渔业与领海交涉，自光绪三十二年，中国课关东渔业团渔税，迭经日本领事要求住关东之日本人有满洲沿岸渔业权，日本渔团因避税，全出距海岸三海里外海面。东督锡良通告日本领事，谓三海里外之海面系中国领海，应准中国渔业规则课税。日本领事以三海里外为公海，反抗之。鸭绿江驾桥，联络满、韩，议定依安奉铁道契约，十五年后卖还中国。南满铁道附属电线，原中国所设，日本占有之，后取供公用，中国抗争无效。又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南满洲所设军用电线，战局终，应归中国收买，日本初起反抗，后始归中国收买。旅顺芝罘之海底电线，系俄国布设，战时皆断绝，至此，日本要求依该海底电线直通芝罘之日本电线局，为中国所拒。卒以距芝罘海岸七里半以内之一部归中国，馀尽属诸日本。其后复有日俄协约之议，于是东三省大势又一变矣。

清史稿卷一五九　志第一三四

瑞典那威　丹墨　和兰　日斯巴尼亚　比利时　义大利

瑞典即瑞丁，在欧罗巴西北境，与那威同一区。雍正十年始来华互市。道光二十七年春二月，与瑞典及那威国订通商约。时法、美诸国通商，俱仿英和约条款。瑞本小国，亦求照英、法、美三国成案议通商条约。时瑞钢铁等项价甚贱，并求酌减税则。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善后事宜耆英以各项税钞甫经议定通行，未便因瑞钢铁率议轻减，不许；惟通商条约奏请许之。遂与瑞公使李利华订

约三十三条。同治六年，政府派出使大臣志刚等游历各国，至瑞递国书。光绪三年八月，瑞典开整理万国刑罚监牢会，使臣爱达华达摆柏照会驻英使臣郭嵩焘，请中国派员入会。嵩焘以闻，许之。

十八年五月，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殴致毙，上海瑞典总领事柏固闻，赴鄂见张之洞，要求四事：一，办犯；一，抚恤；一，参麻城县知县；一，宋埠设教堂。时犯已缉获，张之洞允办犯、抚恤，而参麻城县则不许，谓麻城县事前力阻，事后即获正犯，未便参劾。至开教堂，宋埠民情正愤，改在汉口武穴觅一地建堂，柏固亦不允。久之，始议定绞犯二名，给两教士各一万五千元，失物诸项一万五千元，期二十月后再往传教。

三十四年六月，与瑞修改通商条约。先是瑞使倭伦白来京，请觐见呈递国书，並照称奉本国君主谕，请修改通商条约，並录其君主所给议约全权文凭送外务部。外务部以道光二十七年所订瑞典那威条约系两国联合所立，近两国已各独立，前订之约距今六十年，通商情形今昔不同，当重订约，以资遵守，许之。于是瑞使拟具约稿三十九款，大致多採各国与中国所订约款。外务部以所拟款目繁多，加拟约稿，併为十七款，研商久之始定议。外务部因上奏，言：“臣部另拟约稿，归併为十七款。查向来与各国所订条约，我多允许与各国利益，而各国鲜允许与我利益，按诸彼此优待之例，实非平允。惟光绪七年巴西条约暨二十五年墨西哥条约，多持平之处。此次拟议约稿，注重此意，不使各项利益偏归一面，更于各约中採用较为优胜之条，取益防损。如第三款领事官应照公例发给认许文凭，第十款订明俟各国允棄其治外法权，瑞典亦必照办，第十三款声明给与他国利益，立有专条者，须一体遵守，方准同霑，俱系参照巴西、墨西哥二约。第十二款入教者犯法不得免究，捐税不得免纳，教士不得干预华官治理华民之权，俱系参照中美商约。又瑞使原拟约稿有数款照录英、美、日各商约，今皆删去。如商标、矿务之类，则以第十三款内载所有商业、工艺应享各利益均一体享受等语括之，如加税、免釐之类，则以第十四款内载中国与各国商允通行照办遵守等语括之，以免掛一漏万。于第五款内又载进出口税悉照中国与各国现在及将来所订之各税则办理等语，亦可为将来加税不得異议之根据。此外各款，如派驻使、设领事，及通商、行船一切事宜，始终不离彼此均照最优待国相待之意，以扼要领而示持平。虽瑞典远在欧洲北境，现尚无前往贸易之华商，其所许我利益，未能遽霑实惠，然际此中外交通，风气日开，不可不预为地步。数旬以来，与瑞使往返磋磨，间有字名删改无关出入之处，亦辄允其请，而大旨已臻妥协。谨录全约款文，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应请简派全权大臣一员，会同瑞使署名画押，仍候批准互换。”疏入，报可。宣统元年四月，在北京互换。

丹墨即嗹马，在欧罗巴洲西北。其来市惩东也，以雍正时，粤人称为“黄旗国”。同治二年三月，丹马遣其使臣拉斯勒福来华，抵天津，径赴京师。署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丹使並未知照，无故来京，亟函知总署，饬城门阻之。而英使言：“丹国来人乃本馆宾客，请勿阻。”总署遂置不问。英威妥玛复代请立约，恭亲王告以丹使擅越天津来京议约，万难允其立约。威妥玛乃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並援法使为布路斯、葡萄牙代请换约之例固请。王大臣等因语以丹使如欲中国允行，宜循中国定章，仍回天津照会三口通商大臣，方可立约。威妥玛乃请嗣后外国使臣到津，应令天津领事告知中国常例，又为函致三口大臣代为之谢。大臣等以闻，朝旨交总署核议。旋派工部左侍郎恒祺会同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办理。

五月，约成，大致以英约为本。初，恒祺等议约拟仿照大西洋成案，威妥玛谓丹系英国姻娅，应从英文义。辩论久之，各有增减，定和约五十五款，通商条约九款，税则一册。明年五月，丹遣水师副提督璧勒来沪，派提督衔李恒嵩及江苏布政使刘郇膏与换约。届时李恒嵩等向璧勒索观应换条约，而原定印约未携，只另书英字条约。璧勒谓此约系照英文原定条约写工整，以示尊崇中国之意，並无别故；又以本国军务方殷，不能久待。遂将条约核对，与英文相符，允互换。属将原定用印和约补订照缮和约之内，补钤丹副提督印信，並签押，遂互换收执。九年十月，丹遣使来华呈递国书，报中国简派使臣蒲安臣、志刚、孙家谷使丹之聘也。十年，复呈递国书。

光绪七年十月，督办中国电报事宜盛宣怀与丹总办大北电报公司恒宁生会订收递电报合同。先是同治十年，丹国大北公司海线，由香港、厦门迤逦至上海，一通新嘉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名为

南線，一通海参崴，由俄国亚洲旱线以达欧洲，名为北线，此皆水线也。至同治十二年，又擅在上海至吴淞设有旱线。至是中国甫设电局，因先与订合同十四条：一，中国电报寄往外国之线路；二，电局与大北互定通电之价；三、四，由中国寄外国、外国寄中国内地之报，其报价应先行收清，后再划还，並在上海立册，每月互对；六，电价概由自定，惟寄外国报须按照万国电报定章，又传报可自编新码；七，电局与大北往来用英文，惟合同以华文为主；八，大北愿竭力帮助中国设电，惟中国自主之事不得干预；十，大北海线、中国旱线如有断绝停滞，互相通知；十一，中国电政归北洋大臣主持，有向大北购料者，应禀明北洋核夺；十二，大北应缴回中国电报之费，每三月一结。时法、英、美、德四国以大北公司仅有单股海线，又沿途祇通厦门口岸，其馀如汕头、福州、温州、宁波各口皆距较远，请添设海线，就便通至各口。拒之，仍专与大北公司合办。方议立合同，大北公司恒宁生欲载明中国不再租陆线与李人，且须永租大北，议遂中止。

九年，李鸿章致总署及盛宣怀，拟中、英、丹三公司合约，英、丹海线均至吴淞为止，将丹自淞至沪旱线购回，由我代递。议久之始收回。初，大北公司原禀六条内，有“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二条，为大北公司独得之利益。因之中国亦取得总署、南北洋及出使大臣往来电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为中国独得之利益。当时鸿章已批准咨行。英、美、法、德各使闻之，合词照会总署。威妥玛复援同治九年允英人设海线之案，必欲大东公司添设，政府不能阻。因之大北公司恒宁生请将中国官报照常给费。旋复来电，谓“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等语。

十六年，薛福成议与大北及大东公司订立合同。初，大北与大东虑我与俄接陆线夺其水线之利，故愿订明沪、福、厦有水线处，贴中国十分之一，其馀各口出洋报费，悉归华局续议，並允报效海线官电之费。嗣因各国並俄使牵制，以致久搁。至是，由福成另议，祇让官电费，不要贴价，岁银十万圆。

和兰，明史作“荷兰”，欧罗巴宾海之国。清顺治十年，因广东巡抚请于朝，愿备外藩、修职贡。十三年，齎表请朝贡，部议五年一贡，诏改八年一贡，以示柔远。十八年，郑成功攻台湾，逐和兰而取其地，诏徙沿海居民，严海禁。康熙二年夏六月，和人始由广东入贡：刀剑八，皆可屈伸；马四，凤膺鹤胫，能迅走。二十二年，和兰以助剿郑氏功，首请开海禁通市，许之。乾隆元年冬十月，裁减和兰税额。初，和兰通商粤省，纳税甚轻，后另抽加一税。至是，谕曰：“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泊于黄埔，起所带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给还。至输税之法，每船按樑头徵银二千两左右，再照则抽货物之税，此向例也。近来礮位听其安置船中，而于额税之外，将伊所带置货现银另抽加一之税，名曰缴送，殊与旧例不符。朕思从前洋船到广，既有起礮之例，仍当遵守。至加添缴送银两，尤非嘉惠远人之意。”命照旧例裁减，並谕各洋人知之。

同治二年秋八月，与和兰立约。和兰与中国通商最早，至是见西洋诸国踵至，亦来天津援请立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以闻，朝议许之，即命崇厚在津与其使臣订和约十六款。初和兰使送来约稿，皆照英、法各国及参用续立之布、西、丹国等条约、章程，分别各款请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答以现在各口通商，均有定章，不必多列条款。和使亦允删减，惟前往京师、南京通商，並内地传教、减税，暨在京互换条约各节，以和文为正义。争论久之，始允删去。而于税则一层，许另立一款，议明各国税则届重修之年，和国亦许重修。並与照会，言将来重修税则时，亦应按照价值秉公增减。遂定议：一，通使；二，海舶通商；三，游历；四，传教；六、八至十二，关税；六、七，交涉案件；十三，交际议文；十四，行移文书各用本国文字；十五，利益均霑；十六，批准一年内换约。此与和兰立约之始。三年五月，和公使矶大何文以换约期将届，遣员伯飞鲤诣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请在广东省城换约。崇厚以所请符原议，奏请简员往。朝廷命广东巡抚郭嵩焘为换约大臣。届期，和使仅以钞录副本上。嵩焘驳令取原本再定换约期。逾年始换。

十年四月，出使各国大臣志刚、孙家谷诣和兰呈递国书。十二年四月，和兰公使费果荪来华呈递国书，总署允与各国使臣同觐见，礼节亦如之。光绪七年，和使牒中国，称本国将于光绪九年夏

在都城亚摩斯德尔登等处设立衙奇公会，请中国与各国同入会，许之。是年，以候补道三品卿衔李凤苞充德义和奥四国出使大臣，此为和兰遣使之始。八年二月，和使费果荪复将衙奇会章程，及增拟华商赴会章程，並开中国物产及工艺奇巧制造等件，请其会集运往。总署饬各海关照办。十一年，出使大臣许景澄如和兰递国书。十三年，许景澄出使期满，以内阁学士洪钧代之。

是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特派副将王荣和、知府余璩先往和兰所属南洋各岛调查，和兰不允。前出使大臣许景澄与和外部辩论，以游历为名，和始允行。既返，张之洞上疏请设领事，略谓：“日里有华工万馀众，噶罗巴华民七万馀众，其附近之波哥内埠、文丁内埠、以及三宝垅、与疏罗、及麦里芬、及泗里末、及惹加，皆和属地，华人二十馀万众，宜设总副领事以资保护。”旋议从缓。

二十年，出使大臣许景澄请禁机器进口，牒和兰外部，略谓：“外洋各项机器，除中国自购並托洋商代购外，其洋商自行贩运机器，查系无碍华民生计性使之物，酌照税则不载之货估价值百抽五，准其进口。若洋商贩运机器有碍华民生计性命者，皆不准进口。”二十一年，命许景澄递万寿致谢国书。二十四年，以候补四品京堂吕海寰充出使德国大臣，兼充和、奥两国公使。二十五年，各国在和都海牙设保和公会，和使牒中国请入会，许之。旋派前驻俄使臣杨儒赴会。又推广红十字会、水战条约，请用御宝，由驻俄使臣胡惟德转送和政府。

二十七年，吕海寰以和属南洋各岛虐待华民，乃上言：“和属南洋各岛开埠最早，华民往彼谋生者亦最多。噶罗巴一岛尤为荟萃之区，寄居华民不下六十万人。初尚优待，后因迫令入籍，率多残虐，其故以中国未经设立领事保卫之也。各岛有所谓玛腰、甲必丹、雷珍兰者，管理华人，以生长其岛者充之，擅作威福。华人初到，概入供堂问供注册；赴各乡营生，须经批准，方许前往。嗣下不准华民居乡之例，限二十四点钟立将生意产业贱售而去，逾限罚银逐出，产业消归无有。此其一。又华人到和属地，向须凭照方准登岸。嗣又变立新例，无论有无凭照，登岸后带至官衙，绳圈一处，俟查老客有原日出口凭照放行，新客则驰入绳圈之内，候带入玛腰公馆照像，俟有人担保始放，否则辄上镣杻刑具，遇有轮船，驱逐出境。此其二。又华人来往本岛贸易，必领路票，使费外仍缴印花银若干，到一处又须掛号，再缴银若干。如一日到三五处，则两处缴费亦须三五次。掛漏查出重罚。此其三。又华人词讼，审费照西人最多之例，科罚则照土番最重之例。纵令理直，追回银数，已不敷状师之费，以至沉冤莫诉。此其四。再如华人家资产业，身故后权归和官。虽妻子儿女执遗嘱照章领取，亦必多方挑剔，反复延宕；若无遗嘱，则产业概没入官。此其五。华人在日里承种菸叶者，往往系由奸贩诱惑拐骗出洋，身价五六十元、八九十元、三四十元不等。立据三年为期，入园后不准自由出入，虽父兄子弟不能晤面。加以克扣工资，盘剥重利，华人吞声忍气，呼吁无门。且各国人民皆得购地自业种菸，华人镯否。此其六。以上苛虐各节，惨不忍闻。正拟设法向和廷理论，忽英文报纸载有班喀地方，华人在锡矿各厂作工，突遇水患，饥寒潮溼，病死相仍。又经厂主勒购厂物，物劣价昂，支借工资，则一两纳息五钱，以致积愤肇事，为厂主鎗击，死伤无算。和官拿获逃散华民，穷诘再三，始知为厂主苛刻所致。按华工素循规矩，若非相待太苛，必不至于启衅等语。窃思华民作工各岛，受此任意凌虐，与古巴之夏湾拿同一残忍。领事之设，断难再缓。迭与和外部大臣朴福尔再三争论，並译录商禀及报纸所载苛待情形，详为申述。复备文照会，请其允设领事，保我侨民生计。彼外部以事属藩部为词，支梧未决。臣复照会彼外部，以新嘉坡、小吕宋等处，中国早设有领事。即以荷属之噶罗巴而论，欧、美各国无不设有领事，何独于中国而靳之？反覆辩论，稍有转机。查和属岛屿林立，应设领事之处有七：即如噶罗巴、三宝垄、泗里歪、望加锡、勿里洞、日里、文岛等处，均关紧要。今一时万难徧设，惟噶罗巴一岛，设立总领事一员，万不可缓。”奏入，交外务部议。二十八年，外部议准在噶罗巴等处设立领事，未实行。

三十年，各国议免红十字会施医船税钞，请中国派员赴和兰会议，许之。是年，热河都统松寿奏称：“蒙古喀嘈沁王贡桑诺尔布拟与和商白克耳合办本旗右翼地方巴达尔胡川金矿，作为华洋合办，股本各居其半，一切遵章办理。”外务部以“喀嘈沁王原将右翼全旗指给逸信公司开办五金各矿业，经饬令画清界限，不得包佔全旗。若今又遽允和兰商人，难保不滋轇轕，应请暂缓。”报可。三十一年，和使照称本国南洋属地苏门答腊以北名撒般者，遇有外国兵船进口，施放敬炮，请外务部知照

南北洋大臣。三月，外务部奏：“万国保和会和解公断条约业经批准。各国欲在和兰都城设立万国公所，作为公断衙门，请中国派员入会作为议员。”许之，寻以伍廷芳充选。保和会即弭兵会也。是月和使照称本国属地茫咖、萨巴东二处，遇有外国兵船进口，不再施放敬炮，仍请外部知照南北洋大臣。八月，万国弭兵会举和人男爵米何离斯为判断公堂总办。十月，简知府陆徵祥充出使荷国大臣，並兼办保和公会事宜。三十二年，派驻美使署顾问洋员福士达充和兰保和会公断议员。

宣统二年，和京设万国禁烟会。请中国派员入会。寻遣外务部右丞刘玉麟往。嗣因禁烟会展期，刘下麟简充英使，别遣出使德国大臣梁诚赴会。三年四月，与和定设立领事约。初，和送交领约全稿十七条，政府命陆徵祥与议。顾约文外另有附则一条，谓施行本约，不得以所称和兰臣民之人视为中国臣民，徵祥议加以“亦不得以中国臣民视为和兰臣民”一句，和外部不允，乃命徵祥回京，由外务部照请和使来署接议。和使初仍持前议，断允将附则改为公文，不入约。又久之，始允将“生长和属之人，遇有国籍纷争，在彼属地可照和律解决”等语，备文互换。又一面将“此项人民回至中国，如归中国籍，亦无不可”等语。由彼备文叙明存案。议遂定。外务部于是上言：“臣部查和属设领，系积年悬案，屡议屡搁，垂二十年。此次重提前议以来，一年有奇，始克开议。旋因附则一条，致生枝节，彼此研商，又更两稔。盖近世各国国籍法，多偏重出生地主义。生义其地之人，大率隶属其籍。而我国新定之国籍法，则採用血脉主义。根本解释，迥然不同。彼之欲加附则者以此，我之坚持删去亦以此。至回国侨民沿用外籍，诚多流弊。兹定明和属人民回至中国可归华籍，藉资补救。其非出生于和属之侨民，仍可认为华籍，与我国国籍法亦不致相背。就此结束，俾可迅派领事，以慰侨民喁喁之望。”又奏和属苛例修改情形，略谓：“华人流寓和属所最难堪者，如种种苛例，臣部迭据华商来禀，电驻和使陆徵祥向和政府交涉。彼初以为治理属地数百年，成例未易更张，强词拒驳。经我大臣极力磋商，据称警察裁判，祇允将改良之法从事调查，未能即时遽改。其入境、居留、旅行三项，允先修改。现入境新章虽尚未见颁布，而居留及旅行二者，先已从爪哇、马渡拉两岛改有新章，较之旧例已多宽大。”奏入，派陆徵祥为全权大臣，与和使贝拉斯署名画押。条约用法文。

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即大吕宋也。明嘉靖初，据南洋之蛮里喇，是为小吕宋，樯帆遂达粤东。及清咸丰八年，见英、法、俄、美立五口通商之约，遂与葡萄牙同请立约，不许。同治三年五月，西班牙使臣玛斯复来请，並呈所奉全权凭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令玛斯在天津候旨。朝廷复命候补京堂薛焕蒞津，会同崇厚与玛斯议约。玛斯援丹马、西洋各国进京议约之案。薛焕等以丹马等国虽在京议约，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不得谓之在京立约。玛使始允在津商办。久之，出所拟条款，有为各国条约所无者，而于驻京一节，立意尤坚。久之始议定，共定条约五十二款，专条一款。六年四月，崇厚与玛斯始公立交凭互换。十年，穆宗亲政，各国请觐见呈递国书，日使与焉。自是岁沿为例。

光绪三年，日国因索伯拉那船遭风案，声称欲派兵船来台湾。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言：“西班牙属岛小吕宋之北，即连台湾之南，海中山势，断续相接，较之日本尤为迫近。本年五六月间，用兵苏禄，攻破其城，故有狡焉思逞之意。非亟加整备，速办矿务、垦务、水雷、铁甲船、轮路、电线诸举，无以图自强。”已而兵船不果来。

是年日属地古巴因招华工，请订专约。时日使为伊巴理，政府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沈桂芬、毛昶熙、董恂、夏家镐、成林为全权大臣，与议约。先是光绪元年，总署奏派陈兰彬出使美国及日斯巴尼亚、祕鲁三国，办理交涉事件。日与祕鲁均有应议华人出洋承工事宜。祕鲁已经李鸿章议有条款。日则自陈兰彬查复后，复由总署议定保护华工条款，与各国使臣定期晤论。日使丁美霞及各国使臣亦议具条款，复将此条款参酌合而为一。正在会议，适滇省有戕毙英国繙译官马加理事，英使威妥玛来言，事遂中止。自滇案议结，伊巴理时已来京晤议，讫未就绪。至是始议出章程凡十六款：一，维持同治三年天津条约，不得收留中国逃人；二，既除去前约承工出洋未能尽善之情，所有赔偿一层作罢论；三，华人出洋须出情愿，不得勉强及施诡谲之计；四，听华民前往，不得禁阻；五，出洋报名领盖印执照；六，派遣领事；七，予华人随便往来准单，须与各国人一律；八，诉讼事件；

九，查验华民多寡之数；十，载华民出洋应守之船规；十一、十二，资送华工回国事件；十三，限制华人前往居住事件；十四，执照准单一切事宜，新到之华人与期满之华人享同等利益；十五，此次条约未载之利益，中国若与他国，则日国应一体均霑；十六，换约事件及期限。是为重订华工条款，画押盖印，明年换约，复公立文凭。六年，小吕宋华民请设领事，不果。

十三年四月，张荫桓由美赴日都马得利呈递国书，届期君后临朝，张荫桓恭捧国书敬递，君后亲接后，即付外部谟烈，起立与荫桓为英语，繙绎代答。礼成，君后回宫，荫桓立送，君后回顾，三曲膝为礼。时中国议在小吕宋设领事，日外部已允发准照，而商务总办米阿斯以条约未载为言。张荫桓商之律师科士达，谓若必挟条约为言，约内第四十七款“中国商民至小吕宋贸易，应与最优之国一律相待”，此明文也。而日官所收身税、路税，自丁卯换约起，至甲申，共十八年，小吕宋刊发新例止，共徵华人银七百七万八千一百六十一元二角四仙。专徵华人每人岁纳九元六仙，甲申后乃兼徵西人，每人一元五角，华人则四元五角。计至丁亥共四年，又长徵银五十二万八百三十六元。又路照一项，西人每徵四角五，华人每徵则一元二五，又须预纳一年身路税，无理之甚。即与西人比较，将四角五除去，实长徵华人八角。自丁卯至丁亥，廿一年，共银七十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元四角，预纳之身路税犹在外也。又每华人岁徵医院费二角五仙，甚微，自丁卯换约至本年，廿一年，共徵银二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元七角五仙。此项与甲申以前之身路税，均系独徵华商，甚违一律优待之约。此中人数，就去年正月至九月数目，共计华人四万三千四百零三人，逐年清计，尚不止此数也。苛待华人如此，应索偿已往，禁遏将来，方合办法。旋得外部文，言日后将议新例，为各领事而设，而于小吕宋设官一事仍不能决。寻见日后，並见两公主及君姊，问答如礼。荫桓旋去日赴美，议久无效。

十五年，张荫桓受代，以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大臣，驻美，别遣杨慕璿为驻日参赞。十六年四月，崔国因自美赴日递国书。届期，日接引大臣以宫车来迎。是日大君主未御殿，后著公服南面坐，国因奉国书，入门行三鞠躬礼，各问君主起居，退。十九年，崔国因受代，以四品京堂杨儒为出使美日祕大臣。

二十六年七月，联军入京。八月二日，日使葛络干函留京办事大臣，称各国统兵各员及公使人等，定于四日辰刻入大内瞻仰，许之。二十七年，各国要求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单行入觐必在乾清宫，及递国书用御舆入中门，皇帝亲陪宴等。以日使葛络干领衔，政府准驳有差。明年，日君主阿肃丰第十三行加冕礼，驻京日使贾思理照会总署，欲中国遣专使往贺。出使美日祕大臣伍廷芳亦以为请。政府乃以张德彝为贺日加冕专使。

比利时旧名弥尔尼壬。清初，其国商船曾来粤东。道光季年，法人复为请通市，而货舟不至。及五口通商，比遣使臣包礼士赴上海，呈请照各国立约通商。时薛焕抚江苏，答以应与无约诸邦同一通市，无须另立条约。包礼士谓须入都定议，阻之，允暂留上海。先是咸丰九年，比遣使臣怡性要求苏抚何桂清三条：一，比官商眷属、船只、货物，与中国相待最优国同视；二，定约后以十二年为度；三，和约议定，须请用宝。至是复以为请。薛焕亦开三条：一，各口均设领事；二，禁商民赴内地游历、通商；三，使臣不得赴京。比使坚不允更易。辩论久之，始议定。初，比使称本国主为“大皇帝”，焕援英称君主例称“君主”，遂定约四条。时同治元年六月也。

四年七月，比遣使臣金德来华，牒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谓前包礼士与薛焕所订约，未将两国通商章程並各等事宜详叙，请再议，不允。迭牒要求，于是派董恂、崇厚为全权大臣，办理比通商事务。金德旋拟约五十款，大致皆采各国条约。董恂併去三款，共存四十七款。旋画押钤印。五年九月，在沪与苏抚郭柏荫换约，並致君主第二礼波勒德国书。郭柏荫以西洋通商各国从无恭进国书之事，金德称系新君嗣立，应当入告，乃许呈进。九年六月，比复进国书，请使臣驻京，许之。

十一年冬，使臣许景澄如比都伯鲁巴递国书，君主及其妃並邀宴宫内，参赞随员均预焉。又是年刚果国立为自主之邦，奉比国君主为君，比侍从大臣伯施葛辣照会中国，比主复致国书，自称“大比利时国主留波德第二谨上书大清国仁圣威武大皇帝陛下：窃查刚果地方设有商会，开辟疆土，曾

与各国订约，立为自主之邦，又推不佞为该处之主。现经议院核准，自应统驭此邦，理合报明大皇帝陛下。惟此亲国，乃专归不佞兼辖，並非比国统属。辟地之始，允宜宣教布化，治政养民，联与国之谊以敦和睦，兴通商之利以固邦基，尽心图维，昇平同庆，仰副各国期望之意。尚祈大皇帝眷顾优隆，俾免陨越”云云。十三年正月，比使以本国汇印各国税则，请中国入会，许景澄以闻。政府旋致比外部，谓：“中国现行税则即各国议定通行税则，各国条约均经载明，此外别无通商税则，与西洋诸国各约各订者情形不同，未便入会。”五月，比遣谢惠施为驻京公使，呈递国书，並觐见。

光绪十五年三月，以江苏按察使陈钦明为英法义比大臣。十七年八月，请中国派员入第四次铁路公会，考求铁路新法，许之。十八年正月，湖广总督张之洞遣繙译俞忠沅，带工匠十人，赴比国工厂学炼钢铁。二十三年，议借外债修卢汉铁路，比领事法兰吉诣张之洞言其国家愿借，比他国尤为公道。寻与比商定议，共十七款：二，借四百五十万金镑，九扣，实付银四百零五万镑，分四期交到；三，按周年四釐起息；四，前十年还利不还本，十年后，分二十年还清；五，以路业作保；六，五年工竣；八，由比派工程师，名曰监察，但督办大臣一人节制；九，外国路员由监察遴荐，督办定派，公司所用工路人员，除监察外，均归督办所派之大员节制，中西员如有意见，听督办核定，但准监察在旁听断；十，比员如有不职，由督办勒退；十一，材料尽中国本有者购买，如购外料，将一半投标，其馀由比公司照办；十二，所购外料，比公司应扣五釐之用；十四，此合同期内，比公司无论何事，均不得托他国商民管理，並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十五，如中国未到合同之限，愿将此款一概还清，利息即以清还之日停止。已又增订合同，又续订详细合同，于原利四釐之外，加收四毫。又办事银行按所付照酬以二毫半，各股票提前还本者，亦酬以二毫半。

二十五年，比使请增汉口租界，谓沿江日本租界旁地，除设铁路站外，中间尚馀一万尺，本国请用一千尺，不允。已而驻汉比国总领事复见张之洞，援同治四年中比条约第十二款，仍请在汉口日本界下给比租界百丈。张之洞告以各国专界皆须有专约。同治四年之约，祇言比人在通商各口宜居住、宜建造之处，可听其租地建造，並无圈画租界归比国管辖之语。因与约三条：比人在汉口如欲租地居住，上有英、俄、法、德、日本各界，下有自日本界至铁路中国之地，均宜居住，可听各与业主议租。在他国租界，则遵守各界巡捕纳捐各章程。在租界外中国之地，则遵守中国巡捕纳捐章程，不准自修道路、自设巡捕，亦不准抗违拏犯。一也。比商欲买何处，可向业主商议，彼此情愿，公平议价，照条约不得强压迫受租值。二也。有比商一家，即议地一段，不能预圈空地一片归比管辖，以致暗中作成租界。三也。

二十八年四月，比使诣外务部，谓汉口租界早经购妥地亩，即将圈筑围墙。外务部命张之洞查复。之洞致外务部，谓：“比人在汉口铁路总站附近夹铁路两旁，购地一大片，请划为租界。当告以铁路为中国之路，总站处不能为他国所佔，万难照办。嘱其沿江一段，后至距铁路三十丈，左至距铁路总站六十丈止，作为租界，其馀路线以后沿路之三十丈、六十丈各地段，必须全数让还中国。此系格外通融办法。比使来鄂时，亦已当面切实辩论。迨饬关道备文照会比领事，比领事照复，将给与租界照收，而未提及其馀应还中国地段。务望嘱其早日照鄂定界址定界，将馀地归还。若再延宕，即已准之界亦不能作为租界。请坚持驳之。”久不决。是年八月，比商赴信阳办货，运至汉口，並未请领联单，又抗不完釐。张之洞饬关道暨税司诘之。

二十九年八月，与比公司订汴洛铁路借款合同暨行车合同，附铁路管理材料厂章程、土木合同、购地章程。先是光绪二十五年，铁路大臣盛宣怀奏请将开封、河南两府枝路统归总公司筹款接造，奉旨报可。旋因拳匪事起，停议。至是，比公司代理人卢法尔重申前议，于是盛宣怀乃与卢法尔商议借款。因上奏言：“卢汉干路在荥泽左近渡河，东至开封，约一百七十里，西至河南府，约二百五十里，现由卢法尔估计，应借工款一百万镑，约合法金二千五百万佛郎克，议明利息期限悉照卢汉章程，俟合同签定后九个月内开办。所有议订合同各条，饬由总公司法文参赞候选道柯鸿年等与卢法尔数月研商，並经臣盛宣怀与河南巡抚陈夔龙逐条斟审，删汰商榷，並经外部增改，定细目二十九条，又行车合同十条。”奉旨：交外务部覈议具奏。外务部奏言：“臣等查卢汉分枝开封、河南两府，既经奏蒙俞允，自应准其展造。本年六月，盛宣怀函造合同到部。臣详加复核，其还本、付息、

用人、购器一切办法，均与卢汉合同相符，而意义较为周密。惟合同第二十三款内载‘倘日后中国国家准由河南府接长至西安府，督办大臣可以应允先尽比公司按照本合同章程妥商议办’等语。查二十五年十月盛宣怀原奏，虽经申明自洛以通秦陇，应归总公司筹款接造，而此段枝路地势绵长，将来如议用华款自办，亦不可不预留地步。当令添叙‘倘中国国家自行筹款，或招集华商股本，接展此路，比国公司不能争执’。又令于行车合同第九款内添叙‘中国邮政局由此铁路寄送各邮件，应特备专车；沿途各站，皆须备给房屋，以设邮局，均照中国各铁路通行章程办理。沿途並不得由承办之国另设邮局’等语，以保权利。”朱批：依议。宣怀遂与卢法尔定议，借金款二千五百万佛郎克，合英金一百万镑，年息五釐；归还之期，由卖票之第十年起，分二十年均还。

三十年二月，张之洞闻比国欲在湘造湘阴过常德至辰州一路，特电致湘抚赵尔巽，以绅商禀请承办拒之。

三十四年，始议收回汉口比国租界。张之洞上奏，言：“比国乘铁路购地之际，在汉口私购民地三万六千馀方，以预备铁路比国工人赁住为辞。自光绪二十四年向总署索订比国路界，经臣力拒，自光绪二十四年起议，相持至二十八年。比使复迭向外务部催咨。臣思比国原购地段，紧倚京汉铁路南端江边马头之刘家庙火车站，包过铁路，实扼南北铁路咽喉，于中国管理铁路主权，及京汉、粤汉两路交接之马头，大有妨碍，坚不允许。仅就滨江一边划地一万六千馀方，拟作比界，东北两面，皆与铁路相离数十丈。比使复求加宽，驳以查明窒碍，咨复外务部酌复。自是又相持数年。比驻汉领事将所买地契送交关道税印，要挟甚力。臣思此地跨越铁路，横当要冲，虽一再驳令减让，究于附近铁路地权地利有损，不如议价收回，留作扩充华商贸易，以永保权利。惟自铁路告成后，地价数十倍于前。经臣磋议经年，始将全数基地议定价银八十一万八千馀两，暂行息借华洋商款垫付。”奏入，报可。

义大利即意大利亚，后汉书所称大秦国也，在欧罗巴洲南境。康熙九年夏六月，义国王遣使奉表，贡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琥珀珠、伽南香、哆囉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香、丁香、金银花露、花幔、花毡、大玻璨镜等物。使臣留京九年，始遣归国。召见于太和殿，赐宴。圣祖以其远泛重洋，倾诚慕义，锡赍之典，视他国有加。

同治五年秋八月，义国使臣阿尔明雍介驻京法国领事德微亚诣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请立通商条约，许之。旋派户部左侍郎谭廷襄为全权大臣、会同崇厚办理通商条约。九月，阿尔明雍偕法国繙译官李梅亲齎所拟条约五十五款请核，並递国书，其约大致本丹国和约而参用法、布等国条约，独禁用“夷”字一条，本之英约。而中国于义向未称“夷”，与英事实不同，政府以无关紧要，亦不予驳。遂定议。其目之要者为二，附税则一，与法、布二国同，与英、美、丹、奥、日本各国权度名略異。通商章程善后九款，与丹、奥、比等国大致同。约定后，阿使回国。旋由法使伯洛内致送我国订约大臣圆形金牌，上印本国君主容仪，以为纪念，受之。

六年九月，义使骆通恩抵沪请换约，朝命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与互换。法领事狄隆赴日昌行馆，声称此次义国换约，派伊为繙译官，请日昌先往骆通恩处致候。日昌告以义国公使奉其国差遣出使中华，应先见中国使臣，致其君命，方为尽礼。狄隆又言前在天津照会，声明于九月在沪换约。今已十月。日昌告以上年比利时国订于九月换约，先于五月通知。今义国订于九月换约，迟至九月中旬始行通知。由三口通商大臣咨呈总署王大臣，奏请派使用宝，委员齎送来苏。现于十月换约，已极迅速。其迟延不在中国也。届期，骆通恩偕法总领事白来尼，副领事狄隆等齐集日昌行馆，公服带剑，恭请圣安。日昌偕苏松太道应宝时等按章礼待。骆通恩索观凭据，日昌恭捧谕旨，给与开读，並将条约公同展对。骆通恩出视条约一匣，缀有义国君主用印之银盒蜡饼，装饰整齐，惟系用洋字另书，並无上年在京所定原本。日昌不允互换。骆通恩免冠恳求，自认错误，谓值新旧使臣交换之际，误以为有其国君主用印之条约即可为凭，致将原约漏未携带。此次蒙恩准予换约，各国皆知。今届期不换，实觉无颜对人等语。白来尼等亦为之代求，愿代为繙译，並谓现带用洋字条约，傥与汉文原约文义不符，惟法国领事是问，恳为通融办理。日昌与应宝时商明，先饬洋务委员督同熟谙意大里亚国文义之监生沈鼎钟，並白来尼等，将骆通恩所齎洋字条约与奉颁条约详校无讹，仍不允

与换。骆通恩一再情恳，日昌乃与变通，告以贵使祇齎有君主用印之洋字条约一分，则中国使臣亦祇能先将我皇上用宝之汉文条约一分与之互换，所附洋文条约，暂为拆下，留在上海道署，限骆使于四个月内取上年原定条约来换此约，並声明彼时祇能由苏松太道就近与换，不再遣使。骆使允照办，惟四个月限期改为六个月。十年三月，义遣使臣费三多来华，並递国书，兼考求浙江养蚕事。

光绪十一年夏，义国拟开养生会，请中国入会。十五年，命江苏按察使陈钦铭为出使英法义比大臣，旋代以大理寺卿薛福成。十七年春二月，薛福成呈递国书，义王出见，慰劳备至，立谈甚久，大旨谓“义与中国数百年来交谊最先，极为企慕。我观地图，始知中国之大，义国之地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云云。旋辞退，礼三鞠躬，复握手。次日谒见王后，亦鞠躬，遵西例也。二十二年，以四品卿衔罗丰禄为出使英法义比国钦差大臣。二十五年，义国索三门湾，不许。先是各国皆于中国索有海军根据地，至是义命驻京公使玛尔七诺向总署要求租借三门湾，向总署发最后通牒，要求四日内答复。未几，义政府命取消最后通牒，调马尔七诺回国。

二十八年，义请派专使驻京，许之。政府亦以许珏为出使义国专使。十一月，呈递国书，义主躬亲接授。向例公使见义主无座，至是赐坐。逾月，又见义后及义太后。义主设讌宫中，请各国公使，义主义后均入座。席散，义后详询中华文字书籍。二十九年三月，义国开农学会，请中国入会，珏派员往。四月，许珏译送义国财政考于外务部，谓义国幅员广袤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岁入之款较中国多至五倍，岁出之款较中国亦多四倍有馀。十月，又译送义国关卡税则于外务部，谓徵税章程二十条，应税之物分十七类，共三百六十八种，又包皮税及去包皮章程十六条，注册费章程十一条，其中综核至悉，分析至精，较之中国通商税则，疏密悬殊，冀中国取则。是月许珏请商部派员赴义考察商务，谓“义国在华商务无多，间有他国商人运华货来义者，除蚕茧、茶叶二宗外，他物绝鲜。至华商从未到义国及其属地贸易，应即派员考察”云云。二十九年，日、俄开战。十二月，义与英、美、德、法公同照会俄、日，云：“除满洲外，不得在北洋水陆境内开战。”三十年，许珏又译义国榷烟志及银行章程。三十一年，许珏译送义国国债册律章程汇编及官售烟价表。

三十二年夏，驻沪义领事面递约稿十一条于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海寰等即将历次与外务部电商之加税、传教、吗啡鸦片、国币、治外法权等五款照交，因致外务部及鄂督张之洞、直督袁世凯，谓：“查义约前四条系新款：一，欲丝货出口兴旺，索开绍兴、无锡两处口岸：一，愿襄助中国详细考求养蚕学堂，及设立局所，代为经理；一，于未加税以前，改订苏杭铁路运货釐金，推广义商办茧税单期限。后七条为英、美各约所有，均略变其词：一，内地行轮：一，治外法权：一，华洋合股；一，矿务；一，国币；一，优待利益；一，条约期限及以义文为正义等。”外部得电，即逐款指驳。海寰等因告义领，义领一再争辨。遂议口岸援日约长沙例照办，蚕学用兼聘教员字样。大致已就，已忽翻異，欲废议约。海寰等恐于加税有碍，欲照所拟允准，令税司为转圜焉。

是年，议国密拉诺赛会，牒请中国派员入会，並送到章程各册及会场总图。许珏得牒，当将总章全译，分章九门，祇译子目。因致外务部，谓：“此会原起，系为庆贺义大利、瑞士两国交界地方所凿新泼龙山洞铁道告成而设。欧洲山洞铁道，向以法、义交界之蒙斯尼山洞工程为最钜，计长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三迈当。现开之新泼龙山洞，计长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三迈当，实为欧洲山洞第一深长铁道。从前轮船商货运往北欧者，必由法国马赛起岸陆运。今此路告成，以后可改由义境之折努阿起程陆运。此为义国新得商利之大端，故会中章程以陆运、海军、河运三项居首。中国各省现议开铁道，如派员前来考察，似于讲求路政有裨。”政府得电，许之。义又设农业会，意在联络地球诸国崇本劝农，请中国入会。计此次入会者四十国，会员共一百十人，前后会议者十，分议者五。许珏仅于开会及签押日一到而已。

清史稿卷一六〇　志第一三五

奥斯马加即奥地利亚，久互市广东，粤人以其旗识之，称双鹰国。同治八年，遣使臣毕慈来华，介英使阿礼国请立约，并呈其君主敕谕，欲在京议约。总署以在京议约与历来各国成案不符，应先照会三口通商大臣，由三口通商大臣请旨。粤使递照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以闻。朝议许之，命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董恂会同崇厚办理。奥使呈所递条约四十九款，大致均从各国内採集而成。董恂等于应删应添各节，逐一改定，而奥使于恂所添“商人不准充领事官”一语，不愿列入约，于恂所删传教一条仍列入约。迭议不决。久之，粤使始允删传教一条，而于“商人不准充领事官”一节，仍欲另备照会，于画押日一同呈递，许之。遂订定和约四十五款，通商章程九款，税则一册。是年奥夹板船名伊来撒各利亚，用英国旗号，私运外国盐一百馀包，计重二万馀斤，进口。天津税务司函致总署。总署以奥船运盐进口，显违条约，应查拏，並知照英领事前往查起。十年九月，奥换约届期，使臣嘉理治照会总署请换约，特旨派江苏布政使恩锡赴上海互换。嗣因约本内汉文所载善后章程第五、第八两款，均有引用条约“第八条”字样，其奥文内皆误写作“第一条”；又税则进口项下呀＜□口蘭＞治木，汉文载明长不过“三十五幅地”，奥文误写作“五十五幅地”；又羽绫、羽纱、羽绸、小呢等类，汉文载明“每丈”，奥文误写作“每疋”，须更改。至十一年六月始竣事。十一年，奥使照会总署，以接奉本国文，称去岁本国出有政令，自同治十年七月十七日起，凡量奥斯马加各样海船吨数之法，皆与英国丈量吨数之法相同，请劄知总税务司转知各口海关遵行。十二年，穆宗亲政，奥随各国公使觐见。

光绪六年，使臣李凤苞函致李鸿章，称：“奥君长子明年正月十六日婚期，中国虽未派驻使，宜令邻邦驻使往贺，以尽友谊。”总署即电饬李凤苞届期往贺。十年夏四月，以翰林院侍讲许景澄充出使德美和奥大臣，驻德。十三年，代以内阁学士洪钧。十四年四月，洪钧赴奥呈递国书，见奥主于马加行宫，颂答如礼。冬十月，奥尔而伯纳亲王来京，欲瞻仰天坛，许之。十六年秋七月，复以许景澄充出使俄德奥和大臣。十七年夏四月，景澄赴奥通问，觐见奥主，奥主为述前岁有兵舰抵华，承中国官员以礼相待，属为陈谢。九月，奥使毕格哩本觐见上于承光殿。十八年，奥主以西历六十七年即马加王位，距今满二十五年，西俗以为庆事，先期由奥外部通知各国公使诣马加都城申贺。许景澄备文传贺，旋即亲赴伯达彼斯马加都城。觐见奥主申谢悃，奥亦发电至京答谢。

二十年四月，许景澄照会奥与俄、德、和等外部，申明总署现章，酌定洋机进口税文。十月，皇太后六旬寿，奥使随各使呈递国书致贺，上见之于文华殿。二十一年，奥主叔父病故，许景澄请旨致唁，许之。二十二年十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杨儒充出使俄奥和大臣。十一月，驻德奥使送节略，称奥廷拟派瓦耳布伦为驻京专使，请中国国家允认，中国派使驻奥亦如之。二十三年四月，奥使齐干觐见上于文华殿。二十六年春三月，命内阁学士桂春使俄兼使奥。七月，拳匪之变，奥兵随德、美、法、英、意、日、俄联军入京师。二十八年四月，三品卿吴德章充出使奥国大臣。二十九年，代以山东道员杨晟。三十年十月，奥使齐干觐见上于皇极殿。三十一年八月，以三品京堂李经迈充出使驻奥大臣。三十二年三月，奥使顾新斯基觐见上于乾清宫。三十三年七月，以外务部参议雷补同充出使驻奥大臣。

秘鲁在南亚美利加洲。同治十一年，秘鲁国玛也西船私在澳门拐华民二百馀人，行抵日本横滨，经日本截留讯办，知会中国派员前往。时通商大臣何璟派补用同知知县陈福勋偕英、美两领事派员前往，旋各运回，並谢日本。

十二年，秘鲁遣使来华议立约。已而秘使葛尔西耶到津谒李鸿章，鸿章诘以虐待华工等事，不允相商。秘使旋以本国新立雇工章程，实无凌虐情事，牒鸿章。鸿章覆牒，谓：“贵国新立雇工章程虽尚公道，但查同治八年、十年间，华民公禀内所称‘苛求、打骂、枷锁、饥寒，虽立合同，而章程虚设，虽曰送回，而限满无归’等语，是即保护华工未能照办之证据也。又来文所载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八月十四日议立搭客船规，不准载大帮之人。查同治十一年，日本国扣留秘鲁玛也西船，载有拐买华民二百三十人之多，据各国领事公同讯问，船主苛酷相待，饮食不继，並有割去辫发、鞭打囚禁等事。又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同治九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十三人，同治十年，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此皆系大帮，秘国並不查禁。近又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本年七月间，广东省城黄埔河面有秘鲁船七只前来招工，因其违背通行章程，谕令驱逐出口’。以上各节，是又帆船禁载大帮华人未能照办之证据也。查上年中国通行各国照会内载，凡系无约各国，一概不准设局招工，

其船只不准搭载华工出洋。即有约各国，亦不准在澳门招工。均经各国知照在案。秘国向系无约之国，照章不准装载华人出口。乃昨据贵大臣面称，现载往秘鲁华人已有十万馀人，明系违背公法。况华民在秘鲁重受凌虐，曾两次公禀美国钦差转达总理衙门，是以日前疊据英、美、法各大臣述知贵大臣欲来华议约，即经总理衙门王大臣照覆各国，以‘秘鲁向来专以拐贩华工为事，华工受尽痛苦，其相待中国情形与别国不同，必须与伊国说明，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中国，並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否则实难办理’等语。想贵大臣必已与闻，无烦赘述。”

旋据函称遵照总署原议，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中国，自可妥商。鸿章订期会议，届时不至，鸿章责之。复请期，鸿章因再约期，至日，秘使偕爱勒谟尔秘妥士来。适同知容闳由美国回津，鸿章公闳与议。秘使将鸿章原函取出，逐条剖辨，谓无苛待情事；又谓中国既令无约之国不准招工，是以本国亟派使前来议约，以后自必照约互相稽查保护。并称华工送回，可于约内声明，除华人在秘鲁设肆寓居，自不愿归，无庸送回，其馀工人等合同限满，即令原主送回，分别办理。容闳因言美国向例，无立合同年限雇工之事。华民在金山等处佣工，去留自便，美官不能勉强勒掯。即有先立合同者，若不愿当，随时将合同缴销，作为废纸。秘国亦应照办。秘使允商办。鸿章仍以拐去华民为言。秘使怫然，谓即回国。屡议不决。

十三年三月，复与秘使接议，秘使自交所拟条约，鸿章不受。久之，始定查办华工专条，其文曰“现因秘国地方有华民多名，且有称华民有受委屈之处。兹会同商订，先立通商条款，和好往来，庶几彼此同心。由中国派员往秘，将华民情形澈查，並示谕华工，以便周知一切，秘国无不力助，以礼接等。如查得实有受苦华工，合同年限未满，不拘人数多寡，均议由委员知照地方官。雇主倘不承认，即由地方官传案讯断。若华工仍抱不平，立许上告秘国各大员，再为覆查。凡侨寓秘国，无论何国人民，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自秘国核定此项章程之日起，凡华工合同已经期满，若合同内有雇主应出回国船脚之议，该工人有愿回国者，即当严令雇主出资送回。又各华工合同若无送回字样，合同已满期，该工人无力自出船资，有愿回国者，秘国应将该工人等附华船送回，船资无须工人自备，秘国自行料理”云云。

复将通商条约十九款及已订查办专条改定，因致总署，谓：“在秘使之意及各国公论，彼既允定查办资遣华工专条，是秘鲁已予中国以便宜，我亦当照各国和约，允以一律。现订通商十九款，大致亦与西约词意略同。然均经鸿章逐条酌改，如各约篇首所称‘互相较阅，俱属妥当’或‘妥善’字样，转觉不妥，兹将‘俱属妥协’四字删去。各约钦差驻京往来，有彼国而无我国，兹先载明中国钦差。各约领事官无商人不准兼充明文，兹添‘不得委商人代理。’各约游历通商执照，秘使不肯删通商货物字样，兹特添入‘货物应照报单章程办理’。各约多以英、法文为凭，兹改‘彼此各用本国文字，亦可兼看英文’。其馀凡通商、纳税、兵船、商船、控告、词讼各节，均将中国一面叙入。所最要者，招工流弊无穷。澳门贩运已久，华民既在秘国受苦，以前虽允查办，以后若仍开招，害将何所底止？兹会订第六款，上半节照美国续约，云‘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下复添叙‘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等语。嗣后中国但能照约严禁，不独秘鲁不敢违犯，即各国招工之举，亦得援引办证。又前订查办华工专条，商领派员前往，秘使允即遵照。”

旋派容闳往查办。容闳查办讫，报告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糖寮、鸟粪岛等处虐待情形，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会届换约之期，秘鲁遣使臣爱勒谟尔来华求换约。光绪元年，派巡抚丁日昌为换约大臣。日昌谓：“去年中国所以与秘国立约者，因秘国葛使照会内言秘国设有新章新例，保护华民，尽除弊端。乃立约之后，派员前往秘国确查，始知华工受屈，显与条约内保护优待之例相背。甫经立约，而秘国即种种违约，是不能不加一照会，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秘使闻之，不待辞毕，即怫然去。日昌以秘使无礼，因致总署，请暂缓换约。

四年，秘鲁因澳门停止招工，香港英总督又申严禁，秘鲁乃赴广东省城与美商同孚洋行私立运载华工合同，五年为期，每年得船费洋银十六万圆，设局招诱。粤督闻之，即予查禁。秘使诣天津

谒鸿章，拒之。时出使大臣为陈兰彬，虽由美使兼日秘，並未赴秘。七年，以津海关道郑藻如为出使美日秘大臣。十年五月，始由美赴秘，谒总统递国书，开办使署于利马都城，奏派参赞一员代办使事。又于嘉理约海口设领事一员，管理华民事宜，仍禁绝招工，並咨请查拿广州城外私设招工行栈。十二年，郑藻如归，迭以傅云龙、张荫桓、崔国因、杨儒充公使。又增设代理领事十，就秘籍中之廉正者充之，遇事报使署，由参赞区处，公使仍不驻秘。二十一年，秘总统即位，各国均有国书致贺，介由美使请总署代达。二十二年，始颁国书。二十三年六月，驻秘代办李经叙行抵嘉理约，因疫疾盛行恐传染，阻止入口，从秘制也。久之始听入。时公使杨儒赴秘递国书，秘外部先派护卫大臣一员在嘉理约迎伺 ，随派火车接至利马，又派副外部在车站迎伺。递书日又用宫车迎接。公使递国书，他国均用军装佩剑。中国以秘系民主，沿例用行装，行鞠躬礼，致颂词，秘主答颂如礼。

二十四年，利马华人在香港办货，秘驻港领事照验加戳。向例戳费值百抽一，至是增加，又改用金镑，比前增逾倍。华商以秘违例，请秘外部饬知港领事照向例核收，又吁请于驻秘代办谢希傅。于是照会秘外部，谓：“货单戳费向有定章，值百抽一，又为万国通例。货本用金用银，各国不一，而抽费皆按此为衡。即就利马论，麦面一项由智利贩运者，抽费俱按智洋，洋货各项由英伦贩运者，抽费俱按金钱，载在秘国税则，众所共知。乃同一抽费，于智于英皆就地照抽，独至香港一处忽示歧異，于理不解。或谓香港为英属口岸，应改金镑，则粤商货本亦应升算金钱，方与通商各国一律，应请批示。”秘外部不允批示。旋称港银成色太低，换兑金镑亏损过多。谢希傅告以一律改从金镑，华商亦所甚愿。秘外部始允收费按照货本，一律改从金镑。

宣统元年五月，秘工党仇视驻秘利马华人暴动，秘政府特颁苛例，令进口华人每名须有英金五百镑呈验，始得入口。时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赴秘与交涉，先谒总统递国书，即照会秘外部，谓秘所设苛例，违反两国所立条约。旋复见秘总统辨论，请废止饬谕。总统不允。已复由秘外部覆文。秘外部大臣玻立士谓廷芳，请先妥议限制中国工人出口来秘善法，附入条约。廷芳答以章程不应附入条约。玻立士又欲使秘领事有察验华官所给护照是否合例之权，及到秘时，仍由地方官查验，方准登岸。廷芳驳之，执不允。廷芳阅草案，又请加“寓智利、厄瓜多、巴拿马等处华商欲来秘者，可由代理中国领事等官发给护照，以为入境凭据”等语，玻立士允诺。时留秘华人多吸食鸦片，廷芳请秘赞助设法限制，秘总统许之。旋复定议，廷芳与秘外部立废除苛例证明书九条：一，中国允自限工人来秘；二至六，定非作工之华人往秘护照办法；七，定非作工者概不限制；八，定免请护照者之资格；九，发照验照祇须缴费五圆。并停止秘国五月十四号颁发饬谕之效力。时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八月二十号。署押盖印。

巴西国，南亚美利加洲共和民主新国也。光绪六年，始遣使臣喀拉多来天津，请议立和约。总署请饬南北洋大臣就近商办。旋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议约。六月一日，喀使抵天津，照会鸿章请立约，並拟先送约稿呈阅。遂订期接议，研商至再始定约。鸿章因上奏，言：“此次巴西议约，数易其稿。嗣以秘鲁条约为底本，删去招工各条，並参用别国条约，定为十六款。其关系中国权利者，皆力为辩论，变通酌定。如第一款‘两国人彼此皆可前往侨居’句下，添入‘须由本人自愿’一语，即寓禁阻设法招致之弊。第三款‘设立领事官，必须奉到驻紮之国批准文凭，方得视事，如办事不合，可将批准文凭追回’，本系西国通例。其立法之善有二：一则其人或非平素公正，或与我国向不浹洽，我皆可以不准；一则通商口岸或系新设，人情未安，不欲领事骤至，我亦可以不准。至办事不合，追回文凭，是予夺之权我亦得而操之。第四款游历执照一节，洋人游历各处，多有由领事自填执照，送请关道用印，几若内地往来，全凭领事作主。今改为‘领事照会关道，请领印照’，可稍助地方官之权。第五款遵守专章一节，即是德国新约第一款之义。查‘均霑’二字，利在洋人，害在中土，设法防弊，实为要图。特声明嗣后如有优待他国利益，彼此须将互相酬报之专条或互订之专章，一体遵守，方准同霑优待他国之利益，似较周妥。第六款本拟照德国新约，酌用漏报捏报办法。惟巴约系仿秘鲁约本。並无通商详细章程。若仅添漏报捏报一层，转恐掛一漏万。今定为‘两国商人商船，凡在此国通商口岸，即应遵从此国与各国原议续议通行商务章程办理’。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款，皆指问案之事。查西国案件，俱由地方官讯断，领事不得干预。惟中西法律

悬殊，各国不能听地方官审办，于是领事遂有其权。此次定为‘被告所属之官员专司讯断，各依本国律例定罪’。盖被告多系华民，前因会审掣肘，受亏不少。兹由被告所属之官讯断，当可持平办理。又第十一款内‘将来另议中西交涉公律，巴西亦应照办’一节，虽公律骤难定议，究为洋务紧要关键，特倡其说，以作权舆。以上各节，皆按照各国约章酌议变通，期归妥善。至洋药一项，虽非巴西出产，惟中土受害滋深。今议令巴使知会巴国外部查酌，禁止巴商贩卖，先由巴使另备照会存案，臣亦给予照覆。”约既订，遂于八月初一日会同画押钤印。明年三月，喀拉多忽诣李鸿章，谓接本国电报，复请商改。于是增删巴西原约共十七款，前约正副本作废。八年四月，换约于上海。八月，巴西赠鸿章宝星，旋答之。

宣统元年，巴西使臣贝雷拉请与中国立公断专约。先是巴使诣外务部，援照保和会公约，请与中国商订一公断条约，並呈所拟洋文约稿。遂派外务部左侍郎联芳为全权大臣，与贝雷拉议约四条：一，两国外交官不能和平了结之案，可向海牙所设之常川公断衙门投控，並请审断，但须无碍两国利益及国权荣誉，亦不得干涉第三国之利益；二，公断员之权限及细则，须临时由中国皇帝及巴西总统斟酌合宜办法；三，次约以五年为限，限满六阅月未声明作废者，作为续订五年，嗣后期限照此计算；四，本约批准后，在巴西京城换约，用华文、葡文、法文三体，而遇碍难解释之处，则以法文为凭。此约画押后，因事羁延，未及互换。三年十月，驻法代办使事戴陈霖与巴西驻法代办达旒格芬始在巴黎互换。

葡萄牙在欧罗巴极西。明正德年初至中国舟山、宁波、泉州。隆庆初，至广东香山县濠镜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两，实为欧罗巴通市粤东之始。

清雍正五年夏四月，葡国遣使臣麦德乐表贡方物。抵粤，巡抚杨文乾遣员伴送至京，召见赐宴。于赏赍外，特赐人葭、缎匹、瓷漆器、纸墨、字画、绢镫、扇、香囊诸珍，加赏使臣，命御史常保住伴送至澳，遣归国。麦德乐在澳天主堂，率洋商诵经行礼，恭祝圣寿。乾隆十八年夏四月，葡国遣使巴哲格、伯里多玛诺入贡奉表，言：“臣父昔年仰奉圣主圣祖皇帝、世宗皇帝备极诚敬。臣父即世，臣嗣服以来，缵承父志，敬效虔恭。臣闻寓居中国西洋人等，仰蒙圣主施恩优眷，积有年所，臣不胜感激欢忭，谨遣一介使臣以申诚敬，因遣使巴哲格等代臣恭请圣主万安，並行庆贺。伏乞圣主自天施降诸福，以惠小邦。至寓居中国西洋人等，更乞鸿慈优待。再所遣使臣明白自爱，臣国诸务俱令料理，臣遣其至京，必能慰悦圣怀。凡所陈奏，伏祈採纳。”

道光二十九年，其酋哑吗嘞为澳民所杀，藉端寻衅，钉关逐役，抗不交租，又屯兵建台，编牌勒税。于是澳地关闸以内，悉被侵佔，粤省大吏置之不问。

咸丰八年冬十月，葡萄牙遣人来上海请立约。时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驻沪，初拒之。旋为奏闻，未许。光绪七年，葡人欲在澳门设立领事，粤督张树森不允，欲令驻香港领事兼办。出使大臣曾纪泽谓：“葡人之于澳门，俨然据为己有，唯租住之名尚存。若忽令香港领事兼理，将借香港领事之名，引为澳门领事之据。查澳门本有县丞等官，似宜倣上海租界之例，设立官职较崇委员，並令督同县丞办理交涉事件，庶几可图补救。”

十二年，政府因开办洋药税釐併徵新章，总署奏请饬派邵友濂，会同总税务司赫德，前往香港会商办法。查知洋药自印度来华，香港为总汇之区，必须英、葡两国一律会办，始能得力。因与澳门总督商缉私办法。又恐葡为无约之国，遽与商办，或多要求。于是遣赫德与之电商，拟设税务司，澳督亦允。乃订草约四条：一，两国在京互换通商条约；一，中国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一，葡国允非中国则澳地不让与他国；一，洋药税徵香港如何，会同澳门即类推办理。当派税务司金登干在葡国画押，並允其派使来华，拟议详细条约。

粤督张之洞上疏，言：“澳门为香山县管辖，距省城二百馀里，陆路可通，实为广东滨海门户，非如琼州之孤悬海外，亦非如香港之矗立海中。葡人今因事要求，曲徇其请，迁就立约，实多可虑。换回补救之策，约有五条：一曰细订详约。查简约虽经金登干画押，而详细条约应删应增，仍须俟葡使到华，会同总署核议，请旨办理。其永驻澳门一条，原因协办药徵，格外见让租银，非画地归葡者可比。且约有‘不得转让他国’之文，可见澳门系中国疆土，让与葡国居住，应声明葡国居住

免其租银，不得视为葡国属地。其不让于他国一条，应声明澳门系中国疆土，葡国不得让于他国。如此，则我有让地之名，而无损权之实，仍与原约之义毫不相背。一曰画清界限。有陆界，有水界。何谓陆界？东北枕山，西南滨海，是为澳门。其原立之三巴门、水坑门、新开门旧址，具在志乘可徵，所筑礮台、马路、兵房，均属格外侵佔。应于立约时坚持围墙为界，不使尺寸有逾。何谓水界？公法载地主有管辖水界之权，以礮子能及之处为止。两国土地毗连，中隔小河，则以中流为界。此系指各国自有之地，及征伐所得者而言。澳门本系中国之地，不过准其永远居住，葡人只能管辖所住之地。宜明立条款，所有水道，准其船只往来，不得援引公法，兼管水界。一曰界由外定。准葡住澳，免其租银，水界仍是中国所有，自无水界之可分，陆界至旧有围墙为止。葡人于同治初年将围墙拆卸，希图灭跡。然墙可拆，而旧址终不可没。将来约有成议，似应由粤省督抚臣就近派员会同葡使亲往勘验，详查旧址，公同立界，俾免影射逾越。一曰核对洋文。查赫德申称所订草约四条，与澳门洋报所载者，文义轻重悬殊。第一条派使来华拟议通商条约，洋文内加‘须有利益均霑’字样。第二条葡国永驻澳门管理一切，洋文内加‘悉与葡国别处属地无異’字样。草约内澳门字样凡三见，洋文皆作‘澳门及澳门附地’。查‘附地’二字，意极含糊，不惟将围墙外至望厦村阴括在内，即附近小岛毗连村落，皆可作附地观。至谓‘与葡国别处属地无異’一语，措词亦谬。虽洋报所载未尽可信，传说必非无因。既与总署奏案不符，亦非奉旨准其永驻之本意。应请饬下总署，先将草约汉、洋文详细核对，以防侵越。一曰暂缓批准。立约虽有成议，批准权在朝廷，此各国之通例。美国烟台条约，光绪二年所立，有未经批准三条，直至上年始行议定，成案可据。自应明与之约，定约后，须俟税釐款项大增、拐骗逃亡随捉随解诸事皆有明效可徵，两国始行批准互换，庶彼不得终售其欺。”疏入，报可。

葡使罗沙旋来华诣总署呈节略及地图。总署王大臣阅图，与现在葡人所居之地界址不清，多所辩驳。复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员赴澳确查。张之洞复上疏，请先清界址，缓议条约。略谓：“澳门水陆一带，大抵有葡人原租之界，有久佔之界，有新佔之界，有图佔未得之界。除原租之围墙以内，仍旧听其居住外，已佔者明示限制，未佔者力为划清。”又谓：“洋药来华，皆径到香港，分运各口，从无径运澳门之船。是稽察之关键，在香港不在澳门”等语。总署因界址一时难清，仍主先议约、后划界，久之始定。

于是总署上言曰：“向者总署两次商办此事，一议通商订约，一议给价收回，迄无成说。今因洋药缉私一事，允其重申前议。並以澳门地方界址一层，从先久经含混，因与葡使罗沙迭商，于约内言明澳门界址俟勘明再定，並声明未经定界以前，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仍将不得让与他国一层专立一条，永昭信守。葡使允即电达本国，照此定议。正筹办间，续接李鸿章函，称粤省督抚臣分别原租、久佔、新佔、未佔四层办法。所谓久佔者，不知何年。新佔者，亦在咸丰、同治以后。委员程佐衡回津面与讨论，查围墙以内为原租，关闸以内皆所久佔，谭仔、过路环则为新佔。此皆已佔者也。关闸以北，直达前山澳西对岸湾子、银坑各处，远及东南各岛，皆欲佔而未佔者也。应俟将来派员勘界时随时斟酌办理。”寻报可。

嗣因交犯一条，葡使欲照英约载明华人犯罪逃至澳门者，查明实系罪犯交出。总署不允。磋商久之，始允添改华民犯案逃往澳门，官员仍照向来办法，查获交出。又稽查洋药一事，复于专约内添写“所有澳门出口前往中国各海口之洋药，必须由督理洋药之洋员给发准照，一面由该洋员立将转运出口之准照，转致拱北关税务司办理”。遂定议。共计条约五十四款，及缉私专约三款，当即划押。是年葡人散钞单于望厦，不纳。明年三月，命李鸿章与葡使在天津换约，复公立换约文凭，华、洋文各一，画押盖印蒇事。

是月葡人出关闸外设一路灯，又修复前山营厂卡，张之洞责令撤去。旋据澳酋照称：“关闸外至北山岭中间一带，向为局外之区。建厂须两国会商，非一国所能擅主，已照会钧署”云云。张之洞即致总署，谓“条约载未定界以前，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自系指澳境关闸以内彼所已占者而言。同治元年，葡使来京议约，亦言关闸以外系华官把守，未敢侵及，从无‘局外’之说。此次来文，实堪诧異，请折辩。”五月，葡人又欲争执舵尾山管辖权。张之洞致总署，谓：“舵尾山在十字门小

横琴岛上，为香山县属，向无葡人居此。此处疯人得葡人养济，不过寻常善举，何得视为管治证据？如各省常有洋人施医院，岂能即为洋界乎？请严切驳复。”

二十七年，与各国修改税则，各国皆会同签押，葡不派员。特与照会，葡使仍不至。久之，始派参赞阿梅达来，仍不主改税则。既又请求澳门对面各岛开商埠，复拒绝之。二十八年正月，葡使白朗谷来言：“本国商民愿在澳门振兴商务，修濬河道。前定和约，已认澳门附近属地为葡国永居管理，应将此地之界址广阔等项丈量妥订。按对面山一岛居澳门之西，小横琴、大横琴二岛居澳门西南，各岛系澳门生成属地，又经和约认明，请会商妥定。”外务部王大臣等复以：“中国边海岛屿向隶府厅州县，从无此岛属于彼岛之事，祇能就澳门现管界址照约勘定，不得于界之外另有属地。”二月初，葡使复来照会，以上年各国公约第六款所载进出口税则改为切实值百抽五，葡未与议，表明本国人民所运各项货物，应仍照光绪十三年两国条约所订税则办理。王大臣等严词驳拒，葡仍请求不已。

初，葡使面称愿将界务暂置不提，但求扩充商务，开具条款，大要照分两端。如应允改定税则，稽徵洋药税饷，在澳门设立分关，为有益中国之款。在澳门附近任便工程，由澳至广东省城修造铁路，为有益葡国之款。王大臣等以澳门附近任便修造工程，仍虑暗侵界址，驳令先行删除。设关一款，札饬总税务司赫德核办。铁路一款，电咨前两广总督陶模、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分别核复。旋据赫德复称，澳门设关，有裨税收，但章程必须妥定。陶模复称由澳至省修造铁路，于地方情形尚无妨碍。盛宣怀复称，造路于税务有益，必须由总公司与之定立合同，不必列入约款。王大臣等得复，复与葡使一再研商，将允造铁路另用照会声明，不入约内。葡使亦允从，遂与定议。乃上言曰：“此次葡使来京，意在展拓澳界。磋商十馀次，始将勘界之议，商允停办。现与议订条款：第一款声明旧约照旧遵守。第二款声明上年各国公约加增税则，大西洋国均允遵照，並与订明该国人民所纳税项，不得较别国稍有增减，以预留日后加税地步。第三、第四款，在澳门设分关一道，以稽查出入澳门洋药，並徵收各项税项。该关须在澳门界内。但使税司稽徵得力，似于饷项不无裨益。第五、第六两款，均申论设关事宜，章程由两国酌定。第本款订约文字。第八、第九款，批准互换各节，皆向来订约应叙之款。应请简派大臣，与葡使定期画押，再将约本进呈，请用御宝，以凭互换。至设立中葡公司，修造由澳门至广东省城铁路，地仅二百馀里。现办粤汉、九广两路，已议定通至省城，再添一路，亦藉以扩充商务。既与葡使订明另用照会为凭，拟俟命下，即将照会互换，仍咨行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葡详定合同，以期周妥。”报可。庆亲王奕劻旋画押。

三十年二月，葡驻京使臣白朗谷照称奉本国谕，改修税则一事，派使前赴上海画押，並将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新订增改条款暨是年十二月会订分关章程条款内之意同语異之处，改为一律。其修改税则及新定增改条款，並会订分关章程条款，合订一本，以归画一。葡使赴沪，与商约大臣吕海寰等会晤。海寰等面询照会内所称各节，将何者为意同语異，及如何改归一律之处，详为解明，以便会同办理。葡使答以光绪二十八年新定增改条款及会订分关章程条款，本国议院未经核准，不克互换。是以此次修改商约，另行拟送条款，即将前此条款章程意同语異之处，包括在内。海寰等以葡使晤对之词与照会外务部文意不符，驳之。並照会诘问葡使，令其明晰照复。葡使旋复，以“本国训谕，业在外务部声明：一，本政府准议院所议，给权于驻华公使，新立商约，即照近日各国与中国所立之商约无異。二，现欲请立新约，包括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所立之条款，暨是年十二月会订之专条，但内有更改者，俾中、葡两国主权免有视为关碍之处。三，至于葡国协助中国防缉走私洋药一事，奉本国政府训谕，可将此项缉私之法整顿，以便全免走私。四，因今欲立之新约，应包括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所立条款，並十二月所订专条内之宗旨，或系更改，或系推广，悉行包括在内。所以本国之意，毋庸将前约核准。”海寰等电询外务部，复云：“葡使並未向部声明前约作废。当日议约，原以分关、铁路为彼此互换利益。傥不将光绪二十八年之约核准，藉包括为词，以废分关之议，则中国亦必将铁路互换之照会声明作废。”海寰等即照部电直告葡使，拒不与议。葡使迭来商恳，以“澳门设立分关，实有碍于本国主权，故议院未能核准。欲明言前约作废，又有碍于本国体制，故以包括宗旨毋庸核准为词”。海寰等遂与议订新约。

初，葡使送来商约款文二十条，海寰等就中摘其不能允者，往返磋商。葡使又请为寓澳华民每年准运米六百万石，免纳税课，以资食用。海寰等以澳门华民不过十万人，何至岁需六百万石？拒之。旋外务部据粤督调查，每年只准运三十万石。又购米地方，限以广东一省。葡使不允。久之，始将各款议定。海寰乃入奏曰：“综计釐订条约二十款。第一款，声明旧约照旧遵守。第二款，声明和议所定加增税则，葡国允遵照办。第三款，声明入澳门洋药均囤于官栈。每年澳门食用洋药，定数以外，不得再有般出。凡报运中国各处，亦应设法以防私行运往。所有应定各项章程，应由彼此两国商订。又葡国迅定律例，如有犯此约章，应分别惩处。第四款，澳门水陆地方如何防缉走私，彼此派员会订查缉之地位，並可行之办法。第五款，照英约推广西江各口及广州府属各埠行轮，惟须遵守现行一切章程。如不遵守，仍不准照办。葡国並定律例，分别惩办。第六款，葡萄牙酒无葡国执照，不得照本约所附税则纳税。第七款，通商口岸地方居住贸易。第八款，华人入葡国版籍，须专定律例，杜其在内地所享利益，及藉葡国籍以脱卸在华所立有合同责任。第九款，加税免釐。第十款，发还海关存票。第十一款，釐定国币。第十二款，禁止吗啡鸦片。第十三款，振兴矿务。第十四款，合股经营。第十五款，保护货牌及创蘗执照。第十六款，整顿律例。第十七款，筹安民教。第十八款，条约年限。第十九款，本约以英文为准。第二十款，在北京互换。以上各款，为我所侧重者，在洋药缉私一事。葡使立意，约文以浑括为准，免致议院再有疑阻。商酌至再，将详细办法另立专章。计釐定第三款专章五条，大旨在洋药运至澳门，必须囤入官栈。其由栈报运中国，则由彼此会同稽查，必须完清海关税釐，始准搬出。如不进官栈，私自登岸，按葡律核办。其由原船私运中国，由拱北关缉办。並嗣后有应行商酌加添，由澳官与税务司商订。第五款专章十五条，在澳门专设趸船，以便由拱北关查验由澳门来往各处货物为要义。其一切限制办法，悉照英约内港行轮章程核议。迭经臣世凯、臣之洞往复筹度，公同斟酌妥善，电请外务部核准，然后与之定议。至陆路稽徵税项，订明设在总车站，载入铁路合同之内。又第三款，澳门食用洋药定数，恐将来澳督与税司多少争执，意见不同，特用照会声明，可由彼此在北京之代表人细查会定。又筹安民教一款，葡使奉其政府训条，另备照会声明，凡有天主教堂在华之他国已经允许者，葡国始可照办。此会订约款章程及另备照会之情形也。伏念葡萄牙国以和约未经与议，不认各国修改税则，而要索澳门分设铁路与粤汉铁路相接，是以外务部原议在澳门设关，以为互换利益。今葡国以议院未能核准，前约已不废而废，故此次详订中国海关在澳门水陆地方查缉洋药走私办法权限，以为补救。葡使欲以新约包括前约，诚心相助，妥订条款章程，虽无设关之名，可收缉私之实。並由臣宣怀与葡使将粤澳铁路合同，同两国商董妥议，已将车站徵税一条列入合同之内，已请外务部核准。忽接来电，谓广东绅商不允葡运粤米，不能不俯顺舆情，令再研商。适葡使急于返国，不能再候，拟将米事留后再议，先将商约暨章程先行画押。”报可。

三十四年正月，日本船辰丸号密运鎗礮弹药向中国输入，假泊澳门附近之过路环岛东方二海里地，为中国礮舰所捕获。日本政府以系葡萄牙领海为词，葡国政府亦言辰丸碇泊地系葡国领海。于是复议中、葡画境一事。宣统二年，葡政府派海军提督玛喀多，中政府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为画境全权大臣，会议于香港。葡使初要求澳门半岛及拱北、小横琴、大横琴、谭仔、过路环诸岛，与附近海面，均为葡领，谦不允。又要求谭仔、过路环二岛，澳门半岛，及拱北、大小横琴诸岛之一部，及附近海面为葡领，谦仍不允，只允谭仔、过路环二岛承认为葡领，馀皆不承认。相持四阅月不决。葡使请付万国和平会议解决，谦又拒之。旋停止会议，移议于北京。甫开议，会葡萄牙革命起，遂辍议，成为悬案。

墨西哥在北亚美利加洲。光绪甲申、乙酉年间，墨以立约招工，来请中国驻美公使杨儒派员赴墨察看情形，拟定约款，电请总署筹办。久未定。二十三年，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墨驻美使臣卢美路重提前议。会卢美路卒，继使臣阿斯芘罗斯复议此事。久之，始定为二十款。初，廷芳与卢美路议也，已允将前议永行墨圆一节删除，交犯一款，允照总署来函办法。至是定议。廷芳乃上奏，言：“查泰西通例，领事初到，须领驻劄之国认准文凭，方得视事。大小各国，无不皆然。中国除巴西约外，各国约内皆无此款。今于第三款内订明，‘领事得有认准文凭，方能视事’；‘如办事不合，违

背地方条约，可将认准文凭收回’。将来各国修订条约，亦可视此为衡。第五款，不准诱拐华人出洋一节，是查照日斯巴尼亚约办理。墨约之订，实前任使臣郑藻如首倡其议。盖谓‘出洋不必禁，诱拐则不可不防，与其受凌虐之后始行设官，不若乘未往之先妥为设法’。现定必须本人情愿，不准诱令出洋，则包揽诱拐之风不禁自绝。第六款，中国人民与列国人民一律同霑利益一节，我国人民往来贸易，与别国一律无異，将来开荒种植之事，均可援照各国章程办理。第八款，原稿‘彼此土产税则未载者，暂时免税’。承准总理衙门电示，遵即改为‘彼此进出口税均照相待最优之国一律办理’。此是仿照法、墨商约改订。第十款，遇有军务，不准勒令侨民充当兵勇，不得强令捐输一节，此是仿照英、墨约办理。第十五款，中国将来议立交涉公律一节，欧、美通例，凡侨居他国人民，遇有控告案件，均归地方官讯断。惟中国与各国定约，各归本国领事讯断。墨国以利益均霑为词，不得不暂行照办。惟于约内声明，‘若中国将来与各国议立交涉公律，以治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墨民亦应照办’。第十六款，‘凡船到口岸，船上诸色人等如有上岸在二十四点钟内滋事者，准由地方官讯断，罚锾监禁’。此是创给中国官讯问外国人之权。如地方官办理得宜，他日各国修约，即可循此而推。第十七款，‘中国人民有事，在墨国控告，得享权利与墨国或相待最优之国人民无異’一节，查本年五月间，墨国覃壁古埠华民数百人，被工头凌虐，克扣工资，具词呈诉，经臣备文由墨使转达彼国政府，派员严切查办。惟条约未立，保护莫及。今约内声明控告事件得享权利，则遇有不平，随时赴官剖白，于侨居商民不无裨益。以上各款，均经悉心酌定，並将汉文与英、墨文字句一一校对，皆相符合。查墨西哥国地分二十九部。其南部一岁三获，尤为沃壤。民惰耕作，地利未兴。近年新定招人开荒章程，一经开垦，即为永业。内地人稠，时虞艰食，托足海外，谋生日难，有此邦为消纳之区，既可广开利源，又可隐消患气。历任使臣均以订墨约为要务，职此之由，向例草约定后，议约之员，即须会同签押。臣随将约本缮就，订期十一月十二日，率同参赞随员，将会订条约汉文、墨文、英文各二分，覆校无讹，与墨国全权大臣阿斯芘罗斯互相画押盖印，咨送总理衙门，请旨批行。”报可。

二十八年，伍廷芳据粤商禀，咨外务部，谓：“自上年中墨订约后，华人由香港搭船赴墨者日多。惟华人由香港附轮，先须假道美国旧金山埠，方能赴墨，殊非便商之道，因美正禁止华工入境故也。拟商明轮船公司，特派数艘由香港迳赴墨国口岸，俾侨民任便往来。现在中国业已换约，华人附搭轮船来往，庶不致有所窒碍。”外务部照会英公使，转行香港总督，饬知英轮公司照办。二十九年，出使美日秘古国大臣梁诚咨外务部，请援古巴成案，设总领事官一，兼充参赞，驻墨国萨理那古卢司海口，遇有与外部商办事件，即可驰赴墨都，並以美使兼摄日、秘、古三国使事。外务部奏请允行。是年，墨派员充驻广州等处领事官。寻又派领事分驻上海、福州、厦门。是年墨因防疫，禁止华人前往。梁诚与交涉，旋弛禁。墨订立中国及东方诸国移民入境章程六条，俾共遵守。三十年，梁诚赴墨都递国书，开办使署分馆。墨亦派使臣郦华来华递国书，並邀觐见，请颁给墨总统暨其国各执政大臣宝星，许之。三十一年，墨前总统由国民公举续任六年，墨致国书，由其国驻京公使乌海慕呈递。寻由外务部拟覆国书。是年，墨开万国地理会，请中国派员入会，许之。

刚果在亚非利加洲刚果河左右。光绪二十四年六月，遣其使臣余式尔来华，请订和好通商之约，许之。先是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刚果国外部大臣伊特倭照会中国，谓：“奉命充外部大臣，愿与中国开通往来，遇有交涉事件，必当妥善办理。尚望贵王大臣推诚相待，以敦睦谊。”至是乃订简明条约二条：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二，议定中国民人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产不动产，皆可购买执业，並可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民人相同。各大臣先为亲笔画押，盖用关防，以昭信守。

清史稿卷一六一　表第一

皇子世表一

自周室众建同姓，穆属维城；炎汉以降，帝王之子，靡不锡以王爵。考帝系者，于以见亲亲之

谊焉。清初封爵之制，未尝厘定，武功、慧哲、宣献诸王，皆以功绩而获崇封。崇德元年，定九等爵。顺治六年，复定为亲、郡王至奉恩将军凡十二等，有功封，有恩封，有考封。惟睿、礼、郑、豫、肃、庄、克勤、顺承八王，以佐命殊勋，世袭罔替。其他亲、郡王，则世降一等，有至镇国公、辅国公而仍延世赏者。若以旁支分封，则降至奉恩将军，迨世次已尽，不复承袭。盖自景祖以上子孙谓之“觉罗”，与显祖以下子孙谓之“宗室”者，亲疏攸别，爵秩亦殊，数传而后，仅得子、男。原夫锡爵之本意，酬庸为上，展亲次之，故有皇子而仅封贝勒、贝子、公者。揆诸前禩，至谨极严。雍正后，惟怡贤亲王以公忠体国，恭忠亲王以赞襄大政，醇贤亲王以德宗本生考，皆世袭罔替。至末年，而庆亲王奕劻乃亦膺兹懋赏矣。自余宗潢繁衍，非国有大庆，不得恩封；非娴习骑射，不得考封。而入关二百余年，习尚文胜，无复开国勇健之风，每届岁终，与于选者益鲜。此盛衰强弱之原欤？今自肇祖以下子孙，列为世表，本诸瑶牒，支别派分。其不列于十二等之封者，谓之“闲散宗室”，则从略焉。作《皇子世表》。

充善肇祖第一子。

妥罗充善第一子．无嗣。

妥义谟充善第二子．无嗣。

锡宝齐篇古充善第三子．

褚晏肇祖第二子。早卒。

德世库兴祖第一子。

尼扬古德世库子。

库尔喀尼扬古子。

布三库尔喀子。

布祜布三子。封三等男。

额讷布布祜子。封三等男。

刘阐兴祖第二子。

索长阿兴祖第三子。

务泰索长阿子。

僧额务泰子

翁阿岱僧额子。

阿克善翁阿岱子。

塞克森阿克善子。封二等男。

巴彦德塞克森子。封二等男。

包朗阿兴祖第五子。

郎腾包朗阿子。

伯林郎腾子。

拜三伯林子。封三等男。

顾纳岱拜三子。封一等男。

谟洛浑顾纳岱子。封一等子。

顾巴岱拜三子。

席持库顾巴岱子。封一等子。

舒禄席持库子。封一等子。

伊灵阿舒禄子。袭二等子。

玛尔泰舒禄子。

安崇阿玛尔泰子。

四宝安崇阿子。封二等子。

机达席库郎腾子。

穆成格机达席库子。封一等男

德勒浑机达席库子。封二等男。

纳泰德勒浑子。封二等男。

宝实兴祖第六子。

礼敦巴图鲁景祖第一子。崇德元年，追封武功郡王。

博伊和齐礼敦巴图鲁第一子。天聪七年，卒。

塞勒博伊和齐第一子。顺治四年，封一等子。十四年，卒。谥勤悫。

额尔德塞勒第三子。封一等子。康熙八年，革爵。寻袭二等子，十年，卒。

喇祜塔额尔德第一子。康熙十年，袭二等子。二十三年，卒。

噶尔汉额尔德子。康熙二十四年，袭二等子。三十四年，革爵。

阿赛博伊和齐第六子。顺治十六年，卒。

萨赛阿赛第一子。封三等男。顺治十七年，卒。

额尔衮景祖第二子。顺治十年，追封慧哲郡王。无嗣。

斋堪景祖第三子。顺治十年，追封宣献郡王。无嗣。

塔察篇古景祖第五子。顺治十年，追封恪恭贝勒。

祜尔哈齐塔察篇古第一子。早卒。

阿世布祜尔哈齐第二子。庚戌年，以罪赐自尽。

叶穆济阿世布第一子。顺治元年，卒。

瓦尔玛叶穆济第一子。顺治七年，封三等男。九年，晋一等。十七年，卒。

苏尔玛瓦尔玛第二子。顺治十七年，袭一等男。康熙二十二年，革爵。二十七年，卒。

朗唐苏尔玛子。康熙二十二年，袭一等男。缘事革爵。

佛英额苏尔玛第三子。康熙三十一年，袭玛克苏之一等男。乾隆元年，卒。

莽嘉阿世布第五子。康熙二十五年，卒。

玛克苏莽嘉第一子。康熙二十二年，袭朗唐之一等男。三十七年，卒。无嗣。

萨克图莽嘉第三子。康熙十三年，阵亡。

舒淑朗图第二子萨克图嗣子。康熙三十二年，袭二等男。四十四年，卒。

朗图莽嘉第五子。顺治十八年，袭三等男。康熙三十二年，卒。

穆尔哈齐显祖第二子。初封诚毅贝勒。天命五年，卒。顺治十年，追封多罗谥曰勇壮。

达尔察穆尔哈齐第二子。天命九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辅国公，谥曰刚毅。

穆青达尔察第四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六年，晋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三等镇国将军，寻晋辅国公。康熙十二年，卒。谥曰悫厚。

勒塞礼穆青第四子。康熙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六年，以西路昭莫多军功，晋二等。

达里祜勒塞礼第六子。康熙四十三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八年，革退。

巴延布达里祜第一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一年，因病告退

海存巴延布第二子。乾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卒。

永登额海存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年，卒。

国祥永登额第一子。乾隆五十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七年，卒。

润寿国祥嗣子。道光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连华国祥嗣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一年，卒。

札朗阿连华嗣子。光绪十六年，袭奉恩将军。

达里伯勒塞礼第七子。康熙五十年，封奉恩将军。雍正三年，卒。

海诚达里伯第二子。雍正四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六年，因病告退。五十四年，卒。

特恒额海诚第六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七年，卒。

圭达杭阿海诚第七子。乾隆三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寻卒。

赫勒布勒塞礼第九子。康熙四十七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八年，卒。

巴启纳赫勒布第二子。乾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四年，卒。

天师保巴启纳第一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一年，卒。

长永天师保第二子。乾隆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三年，卒。无嗣。

达里珠勒塞礼第十子。康熙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六年，卒。

成岱达里珠第一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因病告退。

清岱成岱第二子。乾隆二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二年，卒。

喀勒充阿成岱第四子。乾隆五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六年，因病告退。

博奇屯成岱第六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十三年，因病告退。

安平阿博奇屯。第二子。嘉庆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元年，卒。

哈格博奇屯第四子。道光二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五年，卒。

长山勒塞礼第十一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四年，卒。

八十六长山第三子。乾隆五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三年，卒。

仙聪八十六第三子。乾隆四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四年，卒。

松桂仙聪第三子。嘉庆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二年，卒。无嗣。

德赛礼穆青第八子。康熙十二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五年，卒。

崇扬赫德塞礼第一子。康熙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元年，卒。

巴延德崇扬赫第一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四年，因病告退。

善志巴延德第二子。乾隆五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年，卒。

色克图恳善志子。

国柱色克图恳子。乾隆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年，卒。无嗣。

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崇德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顺治二年，晋二等。四年，晋三等镇国将军。五年，晋贝子。十二年，卒。谥曰襄敏。

托克托慧务达海第六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镇国公。康熙十二年，卒。谥曰纯和。

当阿赖托克托慧第三子。康熙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七年，因病告退。无嗣。

卓随托克托慧第七子。康熙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九年，卒。

卓善卓随第四子。康熙四十三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十二年，因病革退。

宝月卓善第四子。雍正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一年，卒。不准承袭。

扬福托克托慧第八子。康熙十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四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寻卒，谥曰襄毅

三官保扬福第四子。康熙五十二年，封奉国将军。五十五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六十一年，卒。

嵩阿礼扬福第八子。雍正三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乾隆十九年，缘事革退。

素尔登额嵩阿礼第二子。乾隆九年，封辅国将军。二十一年，卒。

爱新德素尔登额第二子。乾隆二十一年，袭奉国将军。二十三年，卒。无嗣。

噶尔玛扬福第十一子。雍正二年，袭镇国将军。三年，卒。

德尔登额噶尔玛子。雍正四年，袭辅国将军。乾隆四十年，缘事革退。

富尔嵩阿扬福第十六子。雍正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八年，缘事革退。

魁文富尔嵩阿第三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一等奉国将军。三十二年，缘事革退。

宗泰富尔嵩阿第四子，乾隆二十一年，封奉国将军。三十五年，卒。

义和礼宗泰第一子。乾隆三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四年，卒。无嗣。

英善富尔嵩阿第五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三年，卒。

伊昌阿英善第一子。乾隆六十年，封奉恩将军。咸丰二年，卒。

锡祜伊昌阿第一子。咸丰三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二年，缘事革退。

莽顾赉扬福第十七子。乾隆四十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五十年，卒。

来龄莽顾赉第六子。乾隆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一年，缘事革退。

新瑞来龄胞弟来义之子。嘉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十五年，因病告退。

恭耀来龄堂侄。嘉庆二十二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六年，卒。

福芬恭耀嗣子。道光十六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元年，卒。

瑞和福芬第一子。咸丰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三年，卒。

延庆瑞和第二子。光绪四年，袭奉恩将军。

白努机托克托慧第九子。康熙二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雍正二年，卒。

噶林白努机第八子。雍正二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年，卒。

阿朗阿噶林嗣子。乾隆三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三年，卒。

和齐匡武阿朗阿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伊里布和齐匡武第二子。道光四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二年，卒。

崇龄伊里布第一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九年，缘事革退。

盛宽崇龄第一子。咸丰二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五年，卒。

斌瑄盛宽第二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顺治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年，晋辅国公。八年，晋镇国公。十一年，因罪革爵。十二年，封镇国将军品级。十三年，以罪革爵。

海兰汉岱第一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六年，晋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十二年，卒。谥曰悫厚。

哈尔萨海兰第一子。顺治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康熙十九年，卒。

占泰哈尔萨第二子。康熙十八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二年，卒。

德克精额占泰第九子。雍正四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卒。

栋科诺德克精额子。

明俊栋科诺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七年，卒。

端明明俊第二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元年，卒。无嗣。

席布锡纶汉岱第二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寻卒。谥曰悼敏。

苏尔德宜席布锡纶嗣子。顺治十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康熙十七年，卒。

纳苏图苏尔德宜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封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卒。

康武利纳苏图第一子。康熙三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雍正二年，卒。无嗣。

纳拉泰苏尔德宜第六子。康熙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十九年，卒。无嗣。

嵩布图汉岱第三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公。八年，晋辅国公。寻卒。谥曰怀恩。

锡立浑嵩布图第一子。顺治九年，封奉恩将军。康熙九年，晋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因病告退。

天祥锡立浑第二子。康熙二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

霄格天祥第五子。康熙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九年，卒。

庆善霄格第一子。乾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三年，因病告退。

显龄庆善第一子。乾隆四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一年，因病告退。

梦麟显龄第一子。嘉庆二十一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缘事革退。

务立浑嵩布图第二子。康熙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十二年，卒。无嗣。

塔海穆尔哈齐第七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四年，卒。

台穆布禄塔海第二子。顺治十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二十五年，卒。

满珠锡礼台穆布禄第二子。康熙二十五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八年，卒。

善海满珠锡礼第三子。乾隆三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萨穆达善海第一子。乾隆二十八年，封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素松额萨穆达第一子。乾隆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一年，卒。
谟尔耕额素松额子。
崇丰谟尔耕额子。道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五年，卒。
塞尔赫台穆布禄第四子。康熙三十六年，封奉国将军。乾隆十二年，卒。
鄂洛顺塞尔赫第四子。雍正十二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卒。
德音泰鄂洛顺第二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
保兴德音泰第一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九年，卒。无嗣。
德楞塔海第四子。康熙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年，卒。
额尔赫布德楞第一子。康熙二十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二年，卒。无嗣。
玛勇德楞第二子。康熙二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雍正十二年，卒。
常山保玛勇第五子。雍正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六年，卒。
诚实常山保第一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五年告退。
福昇诚实子。
邦英福升子。嘉庆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四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讷尔特宜德楞第五子。康熙三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无嗣。
祜世祜穆尔哈齐第九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二年，卒。
祜世布祜世塔第一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三等镇国将军。康熙九年，卒。
满达祜世布第二子。康熙九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四十六年，卒。
八十三满达第四子。康熙四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四年，缘事革退。
苏赫祜世塔第二子。顺治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二年，卒。谥曰怀思。无嗣。
伊尚阿祜世塔第四子。顺治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八年，卒。
锡布伊尚阿第二子。康熙九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雍正十三年休致。
锡通额锡布第十子。乾隆元年，袭奉恩将军。十年，卒。无嗣。
庆泰阿锡布第十二子。乾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定禄伊尚阿之曾孙，同泰之子。乾隆三十七年，袭庆泰阿之奉恩将军。四十一年，卒。
扬庆定禄第四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七年，卒。
续文扬庆第二子。乾隆五十七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七年，卒。
诚敬续文子。道光十七年，袭袭奉恩军。光绪二十一年，卒。
煜勋诚敬子。
恩铭煜勋子。光绪二十二年，奉恩将将军。三十一年，卒。
崇俊恩铭第一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
喇世塔穆尔哈齐第十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八年，封辅国公。十七年，卒。谥曰恪僖。
喇克达喇世塔第一子。顺治十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三十二年，卒。
敬德喇克达第一子。康熙十一年，封三等奉恩将军。四十七年，卒。
班进泰敬德第二子。康熙三十四年，封奉恩将军。雍正七年，因病告退。
增诚班进泰第二子。雍正七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五年，卒。
德良阿增诚第二子。乾降二十一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四年，卒。
连禄德良阿第一子。乾隆五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色和洪额连禄第二子。道光二年，袭奉恩将军。军治十三年，卒。
英山色和洪额第三子。同治九年，袭泰恩将军。光绪三十年，卒。
桂芳英山第一子。光绪三十年，袭奉恩将军。
雍占喇克达第二子。康熙二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三年，卒。
琳康雍占第三子。康熙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卒。

武兴琳康第一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年，因病告退。

果尔明阿武兴第二子。乾隆二十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因病告退。

禄哈布礼果尔明阿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四年，卒。

色炳额禄哈布礼第一子。乾隆四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一年，卒。

景年色炳额第二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五年，卒。

明恩景年第四子。

春煦明恩子。同治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二十六年，卒。

隆誉春煦第一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琳安雍占第六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一年，卒。

硕安琳安第一子。乾隆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五年，卒。

禄增硕安第一子。乾隆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八年，卒。

廉聪禄增第一子。嘉庆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元年，卒。

成福廉聪第二子。道光元年，袭奉恩将军。十七年，缘事革退。

舒尔哈齐显祖第三子。初封贝勒，以军功赐号达尔汉巴图鲁。辛亥年，薨。顺治十年，追赠亲王，谥曰庄。

阿敏舒尔哈齐第二子。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天聪四年，以罪削爵。

宏科泰阿敏第一子。

塞克图宏科泰第一子。顺治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一年，卒。谥曰怀仪。无嗣。

塞勒伯宏科泰第二子。顺治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一年，卒。谥曰怀仪。

舒特塞勒伯第一子。顺治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十八年，卒。无嗣。

都尔伯宏科泰第三子。顺治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五年，卒。谥曰悫厚。无嗣。

固尔玛浑阿敏第三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寻因父获罪革爵。顺治五年，复封辅国公。六年，晋贝子。康熙二十年，卒。谥曰温简。

玛尔图固尔玛浑第一子。顺治六年，封镇国公。十五年，卒。谥曰怀思。

索斐玛尔图第一子。康熙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六年，以西路昭莫多军功晋二等。三十七年，卒。

恩特赫默索斐第四子。康熙三十七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四年，卒。

色克恩特赫默第五子。雍正四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六年，因病告退。

德茂色克第一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九年，卒。无嗣。

富清索斐第五子。康熙四十二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十三年，卒。

福康富清第二子。雍正六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八年，卒。无嗣。

绶海索斐第七子。康熙五十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八年，卒。

寿德绶海第一子。乾隆三年，封奉恩将军。八年，卒。无嗣。

多龄阿绶海第三子。乾降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元年，卒。

德礼琫额多龄阿第一子。嘉庆元年，袭奉恩将军。十六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鄂斐玛尔图子。康熙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六年，袭堂弟齐克塔尔之辅国公爵。五十四年，卒。

鄂齐鄂斐第五子。康熙三十八年，封奉恩将军。四十八年，缘事革退。雍正四年，袭辅国公。五年，晋镇国公。六年，缘事革退。

僧额固尔玛浑第二子。顺治六年，封镇国公。十五年，卒。谥曰怀愍。

赣额僧额第一子。顺治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康熙四年，卒。无嗣。

玛三固尔玛浑第三子。顺治六年，封镇国公。十四年，卒。谥曰怀仪。无嗣。

瓦三固尔玛浑第四子。康熙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年，袭辅国公。二十四年，卒。谥曰襄敏。

齐克塔哈瓦三第二子。康熙二十五年，封辅国公。四十六年，缘事革退。
伊克塔哈瓦三第三子。康熙三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十二年，卒。
双麟伊克塔哈第四子。雍正十二年，袭辅国将军。乾隆十五年，卒。
亨兴双麟第一子。乾隆十六年，袭奉国将军。十四年，卒。无嗣。
宝麟伊克塔哈第五子。乾隆三年，封奉恩将军。十七年，卒。
和中额宝麟第一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三年，卒。
喀尔崇义和中额第一子。乾隆五十年，封奉国将军。道第二十二年，卒。
奎朗喀尔崇义第一子。嘉庆二十年，袭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平麟伊克塔哈第六子。乾隆三年，封奉国将军。二十二年，卒。
果明额平麟第一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九年，卒。
景凤果明额第一子。嘉庆九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二年，卒。
英秀景凤第一子。道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杭麟伊克塔哈第十子。乾隆十一年，封奉国将军。二十二年，卒。无嗣。
扎三固尔玛浑第五子。康熙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三年，卒。谥曰敏恪。无嗣。
萨三固尔玛浑第七子。康熙二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四年，缘事革退。
恭阿阿敏第四子。顺治六年，封镇国公。寻卒。
法塞恭阿子。顺治八年，袭辅国公。康熙四十九年，卒。
阿裕尔法塞第二子。康熙二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九年，改袭三等奉国将军。五十八年，卒。
德塞勒阿裕尔子
苏赫讷德塞勒子。康熙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雍正二年，卒。无嗣。
鄂岳法塞第三子。康熙二十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二年，卒。
多福鄂岳第一子。康熙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五年，缘事革退。乾隆二年，袭奉恩将军。十一年，卒。无嗣。
阿哈尼法塞第四子。康熙二十四年，封二等奉国将军。雍正二年，卒。
五十九阿哈尼第三子。雍正三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二十三年，因病告退。
和隆武五十九第四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七年，卒。无嗣。
安图法塞第十子。康熙四十二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四年，卒。
阿尔金安图第一子。雍正六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七年，卒。
亨霖阿尔金第一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年，卒。
荣善亨霖第四子。乾隆五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三年，缘事革退。
果盖阿敏第五子。顺治六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镇国公。十七年，卒。谥曰端纯。
塞祜德果盖第三子。顺治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三十六年，卒。
塞赫礼塞祜德第一子。康熙二十四年，封奉国将军。雍正六年，卒。
熙成塞赫礼第八子。雍正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八年，恩病告退。
成翰熙成第一子。乾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一年，因病告退。
明凯成翰第一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二年，卒。无嗣。
雅鼐塞祜德第三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因病告退。无嗣。
果赖阿敏第六子。顺治六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镇国公。十月，卒。
翁武果赖第一子。顺治九年，袭辅国公。十四年，卒。谥曰怀思。无嗣。
萨克新果赖嗣子。康熙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十二年，因病告退。
汉章阿萨克新第九子。雍正十二年，袭奉国将军。乾隆二十九年，因病告退。
祥彦汉章阿第一子。乾隆二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元年，卒。
连英祥彦第一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七年，缘事革退。

扎萨克图舒尔哈齐第三子。

扎克纳扎萨克图第二子。崇德四十年，封镇国公。寻缘事降辅国公。七年，以罪黜宗室。顺治二年，复入宗室，封辅国公。六年，晋贝子。九年，以罪革爵。十四年，以军功授辅国公品级。十六年，卒。于军。

玛喀纳扎克纳第五子。康熙四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品级。四十三年，缘事革退。五十七年，卒。

玛稷玛喀纳子。

玛尚阿玛稷子。雍正十一年，袭奉国将军。乾隆十四年，卒。

英禄玛尚阿第二子。乾隆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年，卒。子福亨额，降袭云骑尉。

图伦舒尔哈齐第四子。甲寅年，卒。追封多罗贝勒。谥曰恪僖。

屯齐喀图伦第一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顺治元年，封贝子。五年，缘事降镇国公。六年复封贝子。十四年，缘事革爵。无袭。

温齐哈屯齐喀第一子。顺治九年，封镇国公。十五年，卒。谥曰怀思。

满度温齐哈第一子。顺治十五年，袭辅国公。十七年，卒。谥曰怀思。无嗣。

屯齐图伦第二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顺治元年，晋贝子。六年，晋贝勒。九年，缘事革爵。十二年，授镇国公品级。寻封镇国公。康熙二年，卒。

温齐屯齐第一子。顺治六年，封贝子。康熙十六年，降辅国公。十八年，缘事革退。

额尔图温齐第二子。康熙七年，封镇国公。五十七年，卒。

爱音图额尔图第一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六年，缘事革退。五十八年，袭辅国公。乾隆六年，卒。谥曰敦勤。

吉存爱音图第七子。雍正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七年，袭辅国公。十二年，卒。谥曰勤僖。

特通额吉存第一子。乾隆十二年，袭辅国公。三十四年，卒。

英盛额特通额第一子。乾隆三十五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降下入八分辅国公。五十七年，卒。无嗣。

达明阿吉存第三子。乾隆三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年，因病告退。五十五年，卒。

英章阿达明阿第一子。乾隆五十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五年，卒。

英隆英章阿第一子。嘉庆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休致。

崇芳英隆第一子。咸丰十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四年，缘事革退。

赛音图额尔图第二子。康熙三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年，卒。

东海赛音图第一子。康熙五十年，袭奉国将军。乾隆九年，卒。

杨森东海第七子。乾隆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一年，休致。

廷伯杨森第一子。嘉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一年，卒。

贵当阿廷伯第一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二年，卒。无嗣。

讷音图额尔图第三子。康熙三十八年，封辅国将军。五十五年，缘事革退。

塞桑武舒尔哈齐第五子。天命十年，卒。追封多罗贝勒。谥曰和惠。

洛托塞桑武子。崇德元年，封贝子。七年，缘事革爵。顺治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六年，晋一等。康熙四年，卒。

琶帕洛托第一子。顺治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五年，卒。谥曰怀愍。

扬岱琶帕子。顺治十五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康熙十五年，卒。

威范扬岱子。康熙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三年，缘事革退。

巴克均洛托第二子。顺治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五年，卒。谥曰怀思。

伯尔图巴克均第二子。顺治十五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康熙十六年，卒。无嗣。

富达礼洛托第七子。康熙四年，袭奉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将军。二十五年，缘事革退。

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初封贝勒。崇德元年，以军功晋郑亲王。顺治元年，加封信义辅政

叔王。五年，缘事降郡王。旋复亲王爵。九年，加封叔郑亲王。十二年，薨。谥曰献。乾隆四十三年，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庙。

富尔敦济尔哈朗第一子。封世子。顺治八年，卒。谥曰悫厚。

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顺治八年，封简郡王。寻封世子。十四年，袭和硕亲王，仍号曰简。十七年，薨。谥曰纯。

墨美济度第一子。康熙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拜塞墨美第一子。康熙二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二年，卒。

玛富塔拜塞第一子。康熙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四年，卒。无嗣。

喇布济度第二子。康熙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九年，袭简亲王。二十年，薨。二十二年，缘事追削王爵。

德塞济度第三子。顺治十八年，袭简亲王。康熙九年，薨。谥曰惠。无嗣。

雅布济度第五子。康熙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二年，袭简亲王。四十年，薨。谥曰修。

雅尔江阿雅布第一子。康熙三十六年，封世子。四十一年，袭简亲王。雍正四年，缘事革爵。

永谦雅尔江阿第三子。雍正三年，封镇国公。四年，缘事革退。

永焕雅尔江阿第五子。雍正三年，封一等镇国将军。乾隆六年，卒。

仪启永焕第二子。乾隆十年，袭一等辅国将军。十八年，卒。

林辉仪启第一子。乾隆十九年，袭奉国将军。四十四年，卒。

金福林辉第一子。乾隆四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七年，缘事革退。

连辉仪启第二子。乾隆三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三十六年，卒。无嗣。

永叙雅尔江阿第六子。雍正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十二年，卒。

仪常永叙第四子。乾隆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嘉庆二年，卒。

讷伊勒仪常第一子。乾隆四十二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七年，卒。

多罗銮讷伊勒第一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三年，卒。

瑞庆多罗銮第一子。道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无嗣。

讷伊格仪常第三子。乾隆五十五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十三年，卒。

福禄堪讷伊格第一子。嘉庆十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三年，卒。

桂林福禄堪第一子。道光二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元年，卒。无嗣。

阿扎兰雅布第三子。康熙四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六年，因病退告。

实格雅布第五子。康熙四十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四年，卒。无嗣。

敬顺雅布第六子。康熙四十五年，封镇国公。五十五年，缘事降一等镇国将军。乾隆九年，卒。

长兴敬顺第一子。乾隆九年，袭一等辅国将军。二十三年，卒。

舒贤长兴第三子。乾隆二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年，因病告退。

重厚舒贤第一子。乾隆三十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三年，卒。

嘉瑞重厚第一子。乾隆六十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二年，因病告退。

继信嘉瑞第三子。道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二年，缘事革退。

巴禄雅布第七子。康熙四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八年，卒。

鼐绶巴禄第一子。康熙四十九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卒。无嗣。

理盛额雅布第八子。康熙四十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一年，卒。

德纶泰理盛额子。康熙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六年，卒。无嗣。

扬桑阿雅布第九子。康熙四十九年，封镇国公。五十五年，缘事降一等镇国将军。乾隆四年，缘事革退。

武格雅布第九子。康熙五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雍正九年，卒。

牟尼保武格第四子。雍正九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八年，卒。

舒尔金牟尼保第一子。乾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七年，卒。

廉桂舒尔金第一子。乾隆三十七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四年，卒。

祥瑞廉桂第二子。道光五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五年，卒。无嗣。

忠保雅布第十一子。康熙五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十九年，卒。无嗣。

敬俨雅布第十三子。康熙五十三年，封一等镇国将军。雍正四年，缘事革退。

神保住雅布第十四子。康熙五十五年，封一等镇国将军。雍正四年，袭简亲王。乾隆十三年，缘事革退。

勒度济尔哈朗第三子。顺治八年，封敏郡王。十二年，薨。谥曰简。无嗣。

巴尔堪济尔哈朗第四子。顺治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七年，缘事降二等奉国将军。八年，复封三等辅辅国将军。十六年，缘事革退。十九年，卒。四十九年，追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元年，追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谥曰武襄。巴尔堪墓碑阴刻有乾隆十七年追封简亲王之号。

巴赛巴尔堪第一子。康熙二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雍正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九年，阵亡。谥曰襄敏。乾隆十七年，追封简亲王。

奇通阿巴赛第一子。雍正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九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乾隆十七年，袭德沛之简亲王爵。二十八年，薨。谥曰勤。

丰讷亨奇通阿第一子。乾隆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八年，袭简亲王。四十年，薨。谥曰恪。

积拉闵丰讷亨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封二等奉恩将军。四十二年，因病告退。

福珠龄阿积拉闵第五子。乾隆四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二年，卒。

素博麟福珠龄阿第一子。嘉庆十二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七年，卒。

长吉素博麟第一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缘事革退。

积哈纳丰讷亨第二子。乾隆四十一年，袭简亲王。四十三年，以济尔哈朗茂著壮猷，仍复号郑亲王。十九年，薨。谥曰恭。

乌尔恭阿积纳哈第一子乾隆五十九年，袭郑亲王。道光二十六年，薨。谥曰慎。

肃和乌尔恭阿第二子。道光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二年，卒。无嗣。

端华乌尔恭阿第三子。道光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六年，袭郑亲王。咸丰十一年，以罪革爵，赐自尽，降世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恩华乌尔恭阿第五子。道光十三年，封辅国将军。咸丰三年，以罪革退。四年，卒。

寿善恩华第一子。道光三十年，封奉国将军。同治十二年，卒

增鑅寿善第一子。同治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七年，卒。无嗣。

增杰寿善第二子。同治十一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三十一年，卒。

赓麟增杰第一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

嘉善恩华第二子。道光三十年，封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年，缘事革退。

增慧嘉善第一子。同治十一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三十一年，卒。

续麟增慧第一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

肃顺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十一年，以罪革职处死。

惠略乌尔恭阿第七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七年，卒。

宝善惠略第二子。同治七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二十三年，卒。无嗣。

宽略乌尔恭阿第八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三年，卒。无嗣。

爱仁积哈纳第二子。嘉庆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七年，卒。

瑞至爱仁第二子。道光四年，封二等奉国将军。二十五年，卒。

戬谷瑞至子。道光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四年，卒。无嗣。

恩至爱仁第一子。道光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咸丰七年，卒。

遐龄恩至第一子。道光三十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三年，卒。无嗣。

遐昌恩至第二子。道光三十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十一年，阵亡。无嗣。

遐康恩至第三子。同治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二年，卒。无嗣。

遐亨恩至第四子。同治三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六年，卒。无嗣。

廉至爱仁第三子。道光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同治五年，卒。

耆徵廉至第一子。同治三年，封奉恩将军。宣统三年，卒。

庆至爱仁第四子。同治十年，袭郑亲王。光绪四年，薨。谥曰顺。

凯泰庆至第二子。光绪四年，袭郑亲王。二十六年，薨。谥曰恪。

昭煦凯泰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郑亲王。

乐泰庆至第三子。光绪二十三年，封镇国将军。

伊锷额丰纳亨第三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嘉庆十六年，革退。

叶锷额丰纳亨第四子。乾隆五十四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嘉庆十七年，卒。

兴增额叶锷额第一子。嘉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无嗣。

兴林叶锷额第二子。嘉庆十七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九年，卒。

英奎兴林第一子。道光二十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二年，卒。无嗣。

伊弥扬阿丰纳亨第七子。乾隆六十一年，封奉国将军。嘉庆二十三年，卒。

松德伊弥扬阿第二子。嘉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经拉亨奇通阿第四子。乾隆三十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十年，卒。同治三年，追封郑亲王。

积纳堪经纳亨第一子。乾隆四十一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十二年，缘事革退。

积忠额经纳亨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六十年，卒。

额勒冲额积忠额子。嘉庆元年，袭奉恩将军。十五年，卒。

咸林额勒冲额第一子。嘉庆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九年，卒。无嗣。

伊丰额经纳亨第五子。乾隆五十四年，封二等奉国将军。嘉庆十二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元年，卒。同治三年，追封郑亲王。

西朗阿道光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八年，卒。同治三年，追封郑亲王。

承志西朗阿第三子。道光二十九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袭郑亲王。十年，以罪革爵。

岳龄济尔哈朗之八世孙，保彝之子。同治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年，以承志袭郑亲王，改袭承志之不入八分辅国公。五年，卒。

崇吉奇通阿之五世孙，素博通额之子。同治十一年，袭岳龄之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元年，卒。

联宽崇吉嗣子。光绪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

阿尔苏巴尔堪第四子。康熙二十五年，封奉国将军。雍正十一年，卒。

德有阿尔苏第九子。雍正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五年，卒。

灵通德有第一子。乾隆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二年，卒。

恒课灵通第一子。乾隆四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六年，卒。

扎伦布恒课第一子。嘉庆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九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辉兰济尔哈朗第五子。顺治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二十四年，缘事革退。

固美济尔哈朗第七子。顺治十六年，封辅国将军。康熙三十二年，卒。无嗣。

武锡济尔哈朗第九子。康熙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七年，因病告退。

西克特恩武锡第一子。康熙二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一年，卒。无嗣。

西亲武锡第三子。康熙二十五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七年，卒。无嗣。

费扬武舒尔哈齐第八子。崇德元年，封贝子。四年，缘事革爵。寻复封辅国公。八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贝勒。谥曰靖定。乾隆十五年，因曾孙德沛袭简亲王，复追封简亲王。

尚善费扬武第二子。顺治元年，封辅国公。寻晋贝子。六年，封贝勒。十六年，缘事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封贝勒。十七年，卒。于军十九年，追革。

门度尚善第四子。康熙七年，封镇国公。三十七年，缘事革退。寻封辅国公。雍正四年，因罪

革爵。

准度门度第三子。康熙三十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六年，卒。

都祥准度第一子。雍正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三十一年，因病告退。

向顺都祥子。

德海向顺子。乾隆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四年，卒。无嗣。

都俞准度第二子。雍正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元年，卒。

裕喜都俞第三子。乾隆元年，袭奉国将军。三年，卒。无嗣。

准保门度第六子。康熙四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二年，缘事革退。

古禄固尚善第五子。康熙八年，封奉恩将军。三十六年，晋奉国将军。五十年，卒。

舒鲁浑古禄固第一子。康熙二十六年，封奉恩将军。三十二年，卒。无嗣。

延都古禄固第三子。康熙三十九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

登柱延都第二子。康熙五十十七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十二年，卒。无嗣。

履顺古禄固第五子。康熙三十九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七年，卒。

登布履顺第一子。雍正六年，封奉恩将军。十二年，缘事革退。

登九履顺第七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海英阿登九第一子。乾隆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无嗣。

七十九古禄固第十一子。雍正六年，封奉恩将军。八年，卒。无嗣。

履德古禄固第十二子。雍正七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三年，卒。

德忒赫履德第一子。乾隆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卒。

五讷锡德忒赫第一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

杭惠五讷锡第一子。乾隆五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六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根度尚善第六子。康熙十一年，封镇国将军。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裕绶根度第四子。雍正四年，袭门度之辅国公爵。乾隆五年，卒。谥曰敏恪。

嵩椿裕绶第六子。乾隆六年，袭辅国公。六十年，谥曰勤僖。

景熠嵩椿第一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五十七年，袭辅国公。嘉庆六年，缘事革退。

景焕嵩椿第二子。嘉庆六年，追封辅国公。

禄义景焕子。嘉庆六年，袭辅国公。咸丰九年，卒。

恩弼禄义嗣子。咸丰十年，袭辅国公。同治四年，缘事革退。

荣颐恩弼族弟，桂香之子。同治四年，袭恩弼之辅国公爵。光绪二十三年，卒。

寿全荣颐第一子。光绪六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四年，袭辅国公。

钟奇尚善第九子。康熙十八年，封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卒。

尤奇钟奇第三子。康熙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十年，卒。

绶祜尤奇第一子。雍正六年，封奉恩将军。十三年，缘事革退。

绶克尤奇第五子。雍正十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一年，卒。

绶全尤奇第六子。乾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

珠兰泰尤奇第七子。乾隆二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卒。

灵嵩珠兰泰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一年，卒。

兴达灵嵩第一子。乾隆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二年，缘事革退。

傅喇塔费扬武第四子。顺治二年，封辅国公。六年，晋贝子。十六年，缘事降辅国公。十八年，复封贝子。康熙五十年，卒于军。谥曰惠献。乾隆十五年，因孙德沛袭简亲王，追封为简亲王。

福善傅喇塔第二子。康熙六年，封镇国公。十七年，袭贝子。十九年，缘事革退。

德瞻福善第一子。康熙二十四年，封镇国公。三十年，缘事革退。

福存傅喇塔第五子。康熙十七年，封镇国公。二十年，袭贝子。三十九年，卒。乾隆十五年，追封简亲王。

德普福存第二子。康熙三十九年，袭镇国公。雍正七年，卒。

恒鲁德普第一子。雍正七年，袭辅国公。乾隆三十年，卒。谥曰恭恪。

兴兆恒鲁第二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三十七年，公。嘉庆四年，缘事革退。

成宽兴兆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嘉庆四袭辅国国公。十二年，卒。

年，袭辅

成秀兴兆第三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嘉庆十二年，袭辅国公。十九年，卒。

继昆成秀第一子。嘉庆十九年，袭辅国公。咸丰二年，卒。

续铭继昆第一子。咸丰二年，袭辅国公。同治十三年，卒。

奎瑛续忠子。续铭嗣子。光绪元年，袭辅国公。

续忠继昆第二子。咸丰十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三十四年，卒。

继峰成秀第二子。道光九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咸丰元年，卒。

兴郡恒鲁第三子。乾隆三十五年，封辅国将军。二十八年，卒。

成英兴郡子。乾隆五十七年，袭二等奉国将军。道光二十八年，卒。

纯龄成英第一子。道光九年，封奉恩将军。十八年，卒。无嗣。

纯昭成英第二子。道光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三年，卒。无嗣。

兴瑞恒鲁第四子。乾隆四十年，封一等奉恩将军。嘉庆十九年，卒。

成谨兴瑞第一子。嘉庆四年，封奉恩将军。十九年，卒。无嗣。

成章兴瑞第三子。嘉庆四年，封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恩隆成章第五子。道光二年，袭奉恩将军。八年，卒。无嗣。

成钧兴瑞第四子。嘉庆十年，封奉恩将军。十六年，卒。无嗣。

恒质德普第二子。乾隆十七年，封辅国将军。十九年，因病告退。

诚兴恒质第二子。乾隆十九年，袭奉国将军。四十三年，因病告退。

穆精阿兴诚子。乾隆四十六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一年，卒。

阿克色布库穆精阿第一子。乾隆五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四年，卒。

文霖阿克色布库嗣子。道光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八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德沛福存第八子。雍正十三年，封镇国将军。乾隆十二年，袭神保住之简亲王爵。十七年，薨。谥曰仪。无嗣。

德全福存第九子。康熙四十七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二年，卒。无嗣。

德延福存第十子。康熙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三年，卒。无嗣。

努赛费扬武第六子。初封辅国公。顺治六年，晋贝子。七年，卒。谥曰悼哀。

拉笃祜努赛第一子。顺治八年，袭镇国公。十七年，卒。谥曰端纯。无嗣。

雅尔哈齐显祖第四子。无嗣。顺治十年，追封通达郡王。十开创功一年，以配享太庙。

巴雅喇显祖第五子。以军功赐号笃义。天命八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贝勒。谥曰刚果。

拜音图巴雅喇第二子。顺治二年，封一等镇国将军。四年，晋镇国公。五年，晋贝子。六年，晋贝勒。九年，以罪削爵，黜宗室。嘉庆四年，复入宗室。

清史稿卷一六二　表第二

皇子世表二

褚英太祖第一子。以军功赐号洪巴图鲁。寻封广略贝勒。乙卯年，以罪赐死。

杜度褚英第一子。初封贝勒。崇德元年，以功封安平贝勒。七年，卒。

杜尔祜杜度第一子。初封辅国公。崇德七年，袭镇国公。因罪革爵，黜宗室。顺治二年，以功复宗室，封辅国公。八年，晋贝勒。十二年，卒。谥曰悫厚。

敦达杜尔祜第五子。顺治十二年，袭贝子。康熙十三年，卒。谥曰恪恭。

普贵敦达第一子。康熙十三年，袭镇国公。雍正元年，因病告退。

明保普贵第三子。康熙四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二年，缘事革退。

诚保普贵第七子。雍正五年，封辅国公。乾隆十九年，卒。谥曰温僖。

庆春诚保第一子。乾隆二十年，袭辅国公。三十八年，卒。

恒颖庆春第二子。乾隆三十八年，袭辅国公。道光元年，卒。

纯福恒颖第二子。追封辅国公。

崇锡纯福子。道光元年，袭辅国公。咸丰四年，卒。

端秀崇锡第一子。咸丰四年，袭辅国公。光绪二年，卒。

德裕端秀第一子。光绪十四年，封二等辅国军将。

光裕端秀第四子。光绪二年，袭辅国公。二十六年，殉难。赠贝子衔，入祀昭忠祠，谥曰勤愍。

广寿光裕子。光绪二十八年，袭辅国公

纯惠恒颖第四子。道光元年，封奉国将军。同治七年，卒。

崇善纯惠第四子。咸丰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三十四年，卒。

荣秀崇善子。宣统元年，袭奉恩将军。二年，卒

常禄荣秀子。宣统三年，袭奉恩将军。

崇斌纯惠第五子。咸丰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五年，卒。

益秀崇斌第一子。光绪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宣统二年，卒。

常泰益秀子。宣统三年，袭奉恩将军。

崇谦纯惠第七子。道光二十四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八年，卒。

智保普贵第十一子。雍正元年，袭辅国公。三年，卒。

苏保普贵第十三子。雍正三年，袭辅国公。四年，卒。

普奇敦达第四子。康熙二十四年，封镇国公。十七年，缘事革退。五十一年，复封镇国公。五十四年，又缘事革爵职。

普昌敦达第六子。康熙三十三年，封辅国公。三十五年，卒。无嗣。

准达杜尔祜第八子。康熙六年，封贝子。二十年，缘事降镇国公。雍正四年，卒。谥曰温恪。

善绶准达第五子。康熙五十九年，卒。雍正元年，追封辅国公品级。

永齐准达第七子。康熙四十二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四年，袭辅国公。十一年，缘事革退。

苏尔禅准达第十二子。雍正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一年，袭辅国公。乾隆四年，卒。谥曰简恪

广龄苏尔禅第二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四年，袭辅国公。十年，卒。谥曰敦僖。

博尔壮武广龄第三子。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五十二年，卒。

明崇博尔壮武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一等奉国将军。五十三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十年，卒。

瑞泰明崇第二子。嘉庆二年，袭镇国将军。十七年，缘事革退。

德本瑞泰族弟瑞吉之子。道光八年，袭瑞泰之镇国将军。同治八年，卒。

联森德本第二子。同治八年，袭镇国将军。光绪十八年，卒。

际亨联森第二子。光绪十七年，袭镇国将军。二十七年，卒。无嗣。

际符联森第三子。光绪十四年，封辅国将军。二十八年，袭镇国将军。

际昌联森第德本第绪十四年，封辅国将军。卒。无嗣。

联曜四子。光三子。同治三年，封辅国将军。光绪十六年，卒。无嗣。

联魁德本第四子。同治七年，封辅国将军。光绪十六年，卒。无嗣。

穆尔祜杜度第二子。天聪九年，以功封辅国公。崇德七年，因罪革爵，黜宗室。顺治元年，因功复入宗室。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年，晋一等。四年，晋辅国公。六年，晋贝子。九年，缘事革爵。十一年，卒。

长源穆尔祜第二子。顺治十六年，袭镇国将军品级。康熙三十四年，缘事革退。六十年，卒。

察尔岱长源第四子。康熙三十四年，袭辅国将军品级。雍正十一年，卒。

讷尔博察尔岱第三子。雍正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品级。乾隆二十五年，因病告退。

凤文讷尔博第四子。乾隆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品级。嘉庆九年，卒。第一子荣光降袭云骑尉品级。

特尔祜杜度第三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七年，因罪革爵，黜宗室，顺治二年，以功复入宗，封辅国公。六年，晋贝子。十五年，卒。谥曰恪僖。

噶尔哈图特尔祜第二子。顺治十八年，袭镇国公。康熙二年，卒。

登塞特尔祜第三子。康熙三年，袭辅国公。十二年，晋镇国公。雍正二年，卒。谥曰恪恭。

瑟尔臣登塞第十一子。康熙五十五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二年，袭辅国公。乾隆十五年，卒。谥日温僖。

德朗阿瑟尔臣第二子。乾隆二十一年，袭辅国公。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德尊德朗阿第二子。乾隆二十三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嘉庆十三年，卒。

秀福德尊子。嘉庆七年，封奉恩将军。十四年，袭辅国将军。道光二十九年，卒。

瑞华秀福第二子。道光二十九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四年，卒。

恒广瑞华第一子。光绪五年，袭奉恩将军。十七年，卒。

福宽恒广嗣子。光绪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

玉通恒隆之子。光绪二十四年，袭福宽之奉恩将军。

玛尔噶图特尔祜第五子。康熙八年，封奉恩将军。三十七年，因病革退。

杜努文杜度第六子。顺治二年，以功封辅国公。五年，卒。康熙三十七年，追封贝子。谥曰怀愍。

苏努杜努文子。顺治十四年，封镇国公。康熙三十七年，晋贝子。六十一年，晋贝勒。雍正二年，以罪革爵，黜宗室。

萨弼杜度第七子。顺治二年，以功封辅国公。六年，晋贝子。十二年，卒。谥曰怀愍。

巴鼐萨弼第一子。顺治十八年，袭镇国公。康熙二十三年，卒。

阿布兰巴鼐第三子。康熙二十三年，袭辅国公。雍正元年，封贝勒。二年，缘事革爵，仍授辅国公。

福尔善阿布兰第二子。康熙五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十年，卒。谥日温僖。

旭升福尔善第一子。乾隆三年，封奉恩将军。九年，因病告退。

书伯旭升第一子。乾隆十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三年，因病告退。

郡德书伯第一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

祝康郡德第一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七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旭英福尔善第二子。乾隆三年，封奉恩将军。十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乾隆三十一年，卒。

富明额旭英第三子。乾隆三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七年，卒。

定海富明额第一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七年，因病告退。

那当阿定海第一子。嘉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五年，卒。

明安那当阿第二子。咸丰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一年，卒。

恩常明安第二子。同治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哲尔庆额旭英第六子。乾隆三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五年，卒。无嗣。

西清额旭英第七子。乾隆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五年，卒。

玉广西清额第一子。嘉庆六年，袭奉恩将军。十三年，卒。

法布兰巴鼐第四子。康熙三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九年，卒。乾隆十五年，追封辅国公。

法尔善法布兰第一子。雍正五年，袭阿布兰之辅国公。乾隆五年，卒。谥曰和悫。

禄庆法尔善第二子。乾隆五年，袭辅国公。二十三年，缘事降三等镇国将军。二十七年，卒。

伦成禄庆子。乾隆二十七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五十七年，卒。

定明炳康子。乾隆五十八年，袭伦成之镇国将军。嘉庆五年，卒。

硕寿定明第一子。嘉庆五年，袭镇国将军。道光九年，卒。

保英硕寿子。道光十年，袭镇国将军。光绪十年，卒。

景勋保英子。光绪十四年，袭镇国将军。二十五年，卒。

安龄景勋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镇国将军。

固鼐萨弼第二子。顺治十二年，袭镇国公。十五年，卒。谥曰悼愍。无嗣。

尼堪褚英第三子。天聪九年，以功封贝子。顺治元年，晋贝勒。五年，晋敬谨郡王。六年，晋敬谨亲王。寻缘事降郡王。八年，复封亲王。九年，薨。谥曰庄。

兰布尼堪第一子。顺治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八年，袭贝勒。康熙六年，袭敬谨郡王。七年，以父尼堪功袭亲王。八年，缘事降镇国公。七年，卒。十九年，缘事追削。

赖士兰布第四子。康熙十八年，袭辅国公。五十三年，缘事革退。雍正八年，授辅国公品级。十年，卒。谥曰悼愍。

伊尔敦赖士第二子。雍正四年，袭辅国公。乾隆十四年，卒。谥曰简恪。

富春伊尔敦第七子。乾隆十四年，袭辅国公。四十二年，缘事革退。

斌英富春第三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二等奉国将军。十二年，袭辅国公。四十三年，晋镇国公。嘉庆四年，卒。

果尔丰阿斌英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嘉庆五年，袭镇国公。道光七年，卒。

有麟果尔丰阿第二子。道光元年，封辅国将军。八年，袭镇国公。十二年，缘事降辅国公。十九年，缘事革退。

玉洁有麟第一子。道光十八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同治十三年，卒。

有凤果尔丰阿第四子。道光四年，封辅国将军。十九年，袭镇国公。咸丰十年，卒。

桂池顺乐子。同治元年，袭有凤之镇国公。五年，缘事革退。

桂丰顺乐子。同治六年，袭镇国公。光绪十八年，卒。

全荣桂丰第一子。光绪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十八年，袭镇国公。

全福桂丰第三子。光绪二十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有兴果尔丰阿第五子。道光四年，封辅国将军。咸丰六年，卒。

玉镇有兴第三子。咸丰七年，袭奉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博尔庆阿斌英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五十七年，卒。无嗣。

斌泰富春第五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四十二年，卒。

伊忠阿斌泰第一子。乾隆四十二年，袭奉国将军。道光二十年，卒。

德鼐伊忠阿第一子。嘉庆二十一年，封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年，卒。

致祥德鼐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卒。无嗣。

斌静富春第七子。乾隆四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三年，缘事革退。

务友兰布第五子。康熙十八年，封辅国公。四十八年，卒。

富增务友第六子。康熙四十八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五十三年，袭赖士之辅国公。雍正四年，缘事革退。

富宏务友第七子。雍正四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卒。

阿敏图富宏第二子。雍正十三年，袭三等辅国将军。乾隆二十七年，因病告退。

惠英阿敏图第八子。乾隆二十八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道光四年，卒。

焕魁惠英第一子。乾隆五十五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八年，卒。

讷尔和春焕魁子。

濯麟讷尔和春子。道光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十年，卒。

近光濯麟第一子。咸丰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九年，缘事革退。

焕明惠英第二子。乾隆五十五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一年，卒。

舒锦焕明子。

缉御舒锦子。道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拜音布务友子。

玖雅图拜音布子。雍正四年，封奉恩将军。十三年，卒。无嗣。

尼思哈尼堪第二子。顺治十年，袭敬谨亲王。十七年，薨。谥曰悼。无嗣。

代善太祖第二子。以军功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年，封贝勒。崇德元年，晋和硕兄礼亲王。顺治五年，薨。谥曰烈。乾隆四十三年，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庙。

岳托代善第一子。天命十一年，以功封贝勒。崇德元年，晋成亲王。寻缘事降贝勒。二年，又降贝子。三年，以功复封贝勒。四年，薨。追封克勤郡王。乾隆四十三年，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庙。

罗洛浑岳托第一子。崇德四年，封贝勒。七年，缘事革爵。八年，复封贝勒。顺治元年，以功晋衍禧郡王。三年，薨。谥曰介。

罗科铎罗洛浑第一子。顺治五年，袭衍禧郡王。八年，改号平郡王。康熙二十一年，薨。谥曰比。

讷尔图罗科铎第四子。康熙十八年，封世子。二十二年，袭平郡王。二十六年，以罪革爵。

讷清额讷尔图子。追封克勤郡王。

雅朗阿讷清额子。乾隆四十五年，袭克勒郡王。五十九年，薨。谥曰庄。

恒节雅尔图第二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嘉庆二十五年，卒。

春和恒节第一子。嘉庆十七年，封奉国将军。二十五年，袭二等辅国将军。道光五年，卒。

硕景春和第二子。道光五年，袭奉国将军。二十四年，卒。

惠兴硕景第一子。道光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三年，卒。

松瑞惠兴第三子。光绪十四年，袭奉恩将军。

惠云硕景第三子。同治三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卒。

崇瑞惠云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一年，卒。

祺升崇瑞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

硕成春和第三子。道光二十五年，封奉国将军。二十九年，卒。无嗣。

春庭恒节第二子。道光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六年，缘事革退。

恒谨雅朗阿第三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六十年，袭克勤郡王。嘉庆四年，以罪革爵。

春龄恒谨第一子。嘉庆七年，封辅国将军。八年，袭镇国将军。十六年，卒。

庆恩春龄第一子。嘉庆十七年，袭辅国将军。十九年，卒。无嗣。

春林恒谨第二子。嘉庆十年，封奉国将军。十三年，卒。无嗣。

恒元雅朗阿第四子。追封克勤郡王。

尚格恒元子。嘉庆四年，袭克勤郡王。道光四年，因病告退。十三年，薨。谥曰简。

承硕尚格第二子。道光元年，封一等镇国将军。九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三年，袭克勤郡王。十九年，薨。谥曰恪。

庆惠承硕第一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克勤郡王。咸丰十一年，薨。谥曰敬。

晋祺庆惠第一子。咸丰十一年，袭克勤郡王。光绪十五年，加亲王衔。二十六年，薨。谥曰诚。

崧杰晋祺第二子。光绪二十六年，袭克勤郡王。宣统元年，薨。谥曰顺。

晏森崧杰子。宣统元年，封克勤郡王。

延祺庆惠第二子。同治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三年，卒。佑祺庆惠第三子。同治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年，卒。无嗣。

廷魁延祺第二子。光绪二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

龄祺庆惠第四子。同治十一年，封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六年，卒。

崧耀龄祺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增祺庆惠第七子。光绪六年，封奉国将军。

承顺尚格第三子。道光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三年，卒。

景锡承顺第一子。道光二十三年，袭辅国将军。同治十二年，卒。

吉钧景锡第二子。同治十三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六年，卒。

光耀吉钧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国将军。

吉瀛景锡第三子。光绪十三年，封奉国将军。十五年，卒。

迈拉逊吉瀛子。光绪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十六年，卒。无嗣。

庆炤承顺第二子。同治三年，封辅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卒。

吉康庆炤第一子。光绪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承庆尚格第四子。道光九年，封镇国将军。二十九年，卒。

景恩承庆第二子。道光二十九年，袭辅国将军。光绪三十四年，卒。

宝贤景恩子。光绪二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四年，袭辅国将军。

承智尚格第五子。道光二十四年，封奉国将军。同治二年，卒。

景惠承智第一子。同治三年，袭奉恩将军。四年，卒。

禄祺景惠第二子。同治四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卒。无嗣

讷尔福罗科铎第六子。康熙二十四年，封贝子。二十六年，袭平郡王。四十年，薨。谥曰悼。

讷尔苏讷尔福第一子。康熙四十年，袭平郡王。雍正四年，因罪革爵。乾隆五年，卒。照郡王品级殡葬。

福彭讷尔苏第一子。雍正四年，袭平郡王。乾隆十三年，薨。谥曰敏。

庆明福彭第一子。乾隆十四年，袭平郡王。十五年，薨。谥曰僖。

福秀讷尔苏第四子。乾隆二十年，卒。照贝子品级殡葬。

庆恒福秀子，福彭嗣子。乾隆十五年，袭平郡王。二十七年，降贝子。四十年，复封平郡王。四十三年，以岳托茂著庄猷，仍复号克勤郡王。四十四年，薨。谥曰良。

福靖讷尔苏第六子。乾隆二年，封奉国将军。二十四年，卒。

庆祥福靖第一子。乾隆十二四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八年，缘事革退。

诺尼罗洛浑第三子。顺治三年，封贝勒。康熙四年，因罪革爵。三十九年，复封贝勒。四十四年，卒。

诺恩托和诺尼第十三子。康熙四十三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四年，袭辅国公。乾隆四年，卒。谥曰恪顺。

斗宝诺恩托和第五子。乾隆五年，袭辅国公。二十四年，缘事革退。

福明阿斗宝第一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年，缘事革退。

喀尔楚浑岳托第二子。顺治二年，封镇国公。六年，以功晋贝勒。八年，卒。谥曰显荣。

克齐喀尔楚浑子。顺治九年，袭贝勒。康熙六十一年，薨。

禄宾克齐第一子。康熙二十三年，封贝子。雍正四年，缘事革退。复封辅国公。乾隆八年，卒。谥曰恪思。

巴尔楚浑岳托第四子。顺治六年，封贝勒。十二年，卒。谥曰和惠。

巴思哈岳托第五子。崇德四年，封镇国将军。顺治六年，晋贝勒。十一年，缘事革爵。十二年，封镇国将军。十八年，卒。

固克度浑巴思哈第二子。顺治十八年，袭辅国将军。康熙四年，卒。

库普素浑巴思哈第三子。康熙五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四年，因病革退。

兰鼐库普素浑第一子。康熙三十四，袭封奉国将军。五十八年，卒。

宗智兰鼐第四子。康熙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九年，卒。

讷穆金宗智子。乾隆九年，袭禄宾之奉恩将军。四十八年，因病告退。寻卒。

萨宾图讷穆金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八年，缘事革退。

恒萃讷穆金第二子。嘉庆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卒。

崇庆恒萃子。

兴瑞崇庆子。道光十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元年，卒。

恩钰国启子，崇荣嗣子。光绪二年，袭族叔兴瑞之奉恩将军。

祜里岳托第六子。顺治六年，封贝勒。九年，卒。谥曰刚毅。

硕托代善第二子。天聪八年，以功封贝子。崇德四年，缘事降辅国公。寻复封贝子。八年，以罪削爵，黜宗室。

萨哈璘代善第三子。天命十一年，以功封贝勒。崇德元年，晋郡王。寻薨。追封颖亲王。谥曰毅。

阿达礼萨哈璘第一子。崇德元年，袭郡王。八年，以罪处死，黜宗室。

勒克德浑萨哈璘第二子。顺治元年，以兄罪黜宗室。寻复入宗室，封贝勒。五年，以功晋顺承郡王。九年，薨。谥曰恭惠。

诺罗布勒克德浑第三子。康熙五十四年，袭顺承郡王。五十六年，薨。谥曰忠。

熙良锡保第一子。雍正三年，封辅国公。十年，封世子。十一年，以父罪革世子。寻袭顺承郡王。乾隆九年，薨。谥曰恪。

泰斐英阿熙良第一子。乾隆九年，袭顺承郡王。二十一年，薨。谥曰恭。

恒英泰斐英阿第一子。乾隆三十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七年，因病告退。

伦盖恒英第一子。嘉庆八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一年，卒。

纯玉伦盖第一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六年，卒。

松通纯玉第三子。同治六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年，卒。

恩奎松通第一子。光绪十一年，袭奉恩将军。

恒龄泰斐英阿第二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道光十三年，卒。

伦康恒龄第一子。乾隆六十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七年，卒。

顺英伦康第一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十四年，卒。无嗣。

伦兴恒龄第二子。嘉庆七年，封奉恩将军。十二年，卒。

顺庆伦兴第一子。嘉庆十二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七年，卒。

福禧顺庆第一子。道光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卒。无嗣。

伦恭恒龄第三子。嘉庆十一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八年，缘事革退。

恒昌泰斐英阿第四子。乾隆二十一年，袭顺承郡王。四十三年，薨。曰慎。

伦柱恒昌第一子。乾隆五十一年，袭顺承郡王。道光三年，薨。谥曰简。

春山伦柱第四子。道光元年，封镇国将军。三年，袭顺承郡王。咸丰四年，薨。谥曰勤。

庆恩春山第五子。咸丰四年，袭顺承郡王。光绪七年，薨。谥曰敏。

讷勒赫庆恩子。光绪七年，袭顺承郡王。

春佑伦柱第五子。道光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年，卒。

谦士春佑第一子。道光三十年，封辅国将军。同治二年，卒。无嗣。

谦德春佑第六子。咸丰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十一年，卒。

铨福谦德第二子。光绪二十二年，袭奉国将军。

谦光春佑第七子，咸丰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十一年，晋二等。二十五年，卒。

兴瑞谦光第一子。光绪二十五年，袭奉国将军。

麒瑞谦光第三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国将军。

春禄伦柱第九子。道光十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同治七年，卒。无嗣。

春英伦柱第十子。道光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同治元年，卒。

谦禧春英第一子。咸丰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二年，晋袭二等。光绪十六年，卒。

灵熙谦禧第二子。光绪十六年，袭奉国将军。

文灏灵熙第五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恩将军。宣统元年，卒。

铁珊文灏子。宣统元年，袭奉恩将军。

文治灵熙第七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恩将军。

谦华春英第三子。同治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

春定伦柱第十一子。道光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同治六年，卒。

谦升春定第三子。咸丰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年缘事革退。同治七年，袭辅国将军。光绪八年，卒。

灵魁谦升第一子。光绪八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十六年，卒。

春静伦柱第十二子。道光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春安伦柱第十三子。道光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咸丰十一年，卒。春益伦柱第十七子。道光十六年，封镇国将军。同治九年，卒。无嗣。

谦寿春安子。同治元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三年，卒。无嗣。

春戴伦柱第十八子。道光十九年，封奉国将军。光绪九年，卒。春瑞伦柱第十九子。道光二十四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十一年，卒。无嗣。

庆恕春戴第二子。光绪九年，袭奉恩将军。

伦成恒昌第二子。乾隆六十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嘉庆三年，卒。无嗣。

伦正恒昌第三子。嘉庆四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一年，卒。

顺萃伦正第一子。嘉庆二十一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道光十三年，卒。无嗣。

春修伦正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奉国将军。同治十二年，卒。

扎隆阿春修第一子。同治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二十六年，殉难。

朴厚扎隆阿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恒庆泰斐英阿第五子。乾隆四十年，封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因病告退。

恒柏泰斐英阿第六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六年，缘事革退。

克明熙良第四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嘉庆二年，卒。

文献克明第一子。乾隆四十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六十年，卒。

伦忠文献子。乾隆六十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三年，晋袭辅国将军。咸丰九年，卒。

崇俭伦忠第二子。道光四年，封奉国将军。咸丰二年，卒。无嗣。

文弼克明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十七年，缘事革退。

德宗熙良第五子。乾隆二十一年，封奉恩将军。四十九年，卒。

封讷赫诺罗布第七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一年，因病告退。三十年，卒。缘事追革。

勒尔锦勒克德浑第四子。顺治九年，袭顺承郡王。康熙十九年，缘事革爵。四十五年，卒。

勒尔贝勒尔锦第三子。康熙二十年，袭顺承郡王。二十一年，薨。

延奇勒尔锦第四子。康熙二十一年，袭顺承郡王。二十六年，薨。

穆布巴勒尔锦第五子。康熙三十八年，袭顺承郡王。五十四年，缘事革爵。

充保勒尔锦第七子。康熙二十六年，袭顺承郡王。三十七年，薨。

杜兰萨哈璘第三子。顺治六年，封贝勒。康熙七年，降镇国公。十四年，卒。

讷默孙杜兰第一子。康熙四年，封贝子。十一年，缘事革退。十四年，袭辅国公。五十三年，卒。

讷图讷默孙第三子。康熙三十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十三年，袭辅国公。乾隆二年，卒。谥曰敦敏。

兴英讷图第四子。乾隆二年，袭辅国公。十八年，卒。谥曰勤僖。

崇尚兴英第一子。乾隆十八年，袭辅国公。嘉庆十二年，卒。

恒勋崇尚第一子。嘉庆十四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六年，卒。

保龄恒勋第一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六年，袭镇国将军。道光十三年，卒。

弼礼克杜兰第二子。康熙九年，封辅国公。十六年，卒。

弼尔特讷弼礼克第四子。康熙十六年，袭镇国将军。四十三年，缘事革退。

瓦克达代善第四子。顺治三年，以功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年，晋镇国公。五年，晋郡王，加号曰谦。九年，薨。谥曰襄。

留雍瓦克达第二子。顺治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康熙六年，晋镇国将军。八年，缘事降奉国将军品级。二十五年，袭镇国公。三十七年，革爵。停袭。

台浑留雍第三子。康熙三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九年，缘事革退。

忠端台浑子。

洞福忠端子。乾隆四十三年，以瓦克达有功，命洞福袭一等镇国将军。五十七年，卒。

德文洞福第二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二等奉国将军。五十七年，袭镇国将军。道光六年，卒。

苏藩德文第一子。嘉庆十七年，封一等奉国将军。道光六年，袭一等镇国将军。十六年，卒。

承瑞苏芳第五子，苏藩嗣子。道光十六年，袭镇国将军。同治六年，卒。

岳康承泽子。承瑞嗣子。同治七年，袭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四年，卒。

恩厚斌昌第二子，岳康嗣子。光绪二十一年，袭镇国将军。

苏敏德文第二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三年，卒。无嗣。

苏芳德文第三子。道光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元年，卒。

成藩苏芳第一子。道光四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咸丰九年，卒。

斌昌成藩第二子。咸丰九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年，卒。

恩荣斌昌第一子。光绪十年，袭奉恩将军。

苏哲德文第四子。道光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德恭泰洞福第三子。乾隆六十年，封二等奉国将军。嘉庆二十五年，卒。

达英德恭泰第二子。道光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无嗣。

噶尔赛瓦克达第三子。顺治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康熙六年，袭镇国公。八年，缘事降奉国将军品级。二十一年，复封镇国公。二十五年，以罪革爵。

海清噶尔赛第一子。康熙二十一年，封辅国公。二十五年，以父罪革退。

玛占代善第六子。崇德元年，以功封辅国公。三年，卒。无嗣。

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崇德六年，以功封辅国公。顺治二年，晋贝子。六年，袭亲王。八年，赐号曰巽。九年，薨。谥曰简。十六年，缘事追夺谥法及碑文。

常阿岱满达海第一子。顺治九年，袭亲王。十六年，以父罪降贝勒。康熙四年，卒。谥曰怀愍。

锡楞图常阿岱第二子。康熙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二十八年，缘事革退。雍正八年，卒。

英俊锡楞图第三子。雍正八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八年，卒。无嗣。

英永锡楞图第二子。乾隆八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九年，卒。无嗣。

世宪常阿岱第三子。康熙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

成文世宪第三子。康熙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十三年，缘事革退。

积善成文第二子。乾隆元年，袭奉恩将军。十八年，缘事革退。

广昌常阿岱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封奉国将军。三十六年，卒。

申德广昌第二子。康熙三十七年，袭奉恩将军。雍正三年，卒。

巴尔萨申德第二子。雍正四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因病告退。

普正巴尔萨第一子。乾隆二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四年，缘事革退。

素清阿普正第二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年，卒。

达三布素清阿第一子。嘉庆三年，袭奉恩将军。七年，卒。

德春达三布第一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一年，卒。

安禄德春第二子。道光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五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希常常阿岱第五子。康熙十七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二年，缘事革退。

星尼常阿岱第六子。康熙四年，袭贝子。二十七年，缘事革退。五十二年，复降袭辅国公。

星海星尼第一子。康熙二十七年，袭镇国公。五十二年，缘事革退。

常平星海子。

福色锷额常平子。乾隆五十三年，封一等辅国将军。道光元年，卒。

明嵩福色锷额第一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十八年，卒。

明宪福色锷额第三子。道光元年，袭辅国将军。十三年，卒。

禄智明宪第二子。道光十四年，袭辅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禄绅明宪堂侄明益子。同治元年，袭辅国将军。光绪二十一年，卒。

铁山禄绅第三子。光绪二十一年，袭一等辅国将军。

都隆额星尼第七子。雍正八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五年，缘事革退。

祜塞代善第八子。顺治二年，封镇国公。三年，卒。十年，追封郡王。谥曰惠顺。康熙元年，追封亲王。

精济祜塞第二子。顺治三年，袭镇国公。寻普郡王。六年，薨。谥曰怀愍。

杰书祜塞第三子。顺治六年，袭郡王。赐号曰康。十六年，袭巽亲王，改号曰康。康熙三十六年，薨。谥曰良。

呢他哈杰书第一子。康熙二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一年，缘事革退。

扎尔图杰书第三子。康熙三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四年，缘事革退。雍正二年，卒。

尚德扎尔图第三子。雍正三年，袭奉国将军。乾隆十七年，卒。

德明尚德第三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

富云德明第二子。乾隆五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七年，卒。

阿昌阿富云第二子。道光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一年，卒。

春元阿昌阿第一子。光绪十二年，袭奉恩将军。

巴尔图杰书第四子。康熙三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十二年，袭康亲王。乾隆十八年，薨。谥曰简。

谟章巴尔图第一子。雍正十年，封奉国将军。乾隆二十七年，卒。谟本巴尔图第四子。雍正十三年，封奉国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卒。

善存谟章第四子。乾隆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八年，卒。无嗣。善广谟本第一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二年，卒。无嗣。

谟云巴尔图第八子。乾隆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九年，卒。

崇敬谟云第五子。乾隆二十九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嘉庆六年，卒。

哲丰崇敬第一子。嘉庆七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道光九年，卒。

魁舒哲丰第一子。道光四年，封奉恩将军。十四年，卒。无嗣。

魁乐哲丰第二子。道光十一年，封奉恩将军。十六年，缘事革退。

崇林谟云第六子。乾隆四十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嘉庆八年，卒。无嗣。

崇英谟云第七子。乾隆四十年，封辅国将军。五十八年，卒。

哲麟崇英第二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奉国将军。嘉庆二十五年，卒。

奎璧哲麟第一子。嘉庆二十二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八年，卒。无嗣。奎福哲麟第二子。道光元年，封奉恩将军。九年，卒。无嗣。

奎华哲麟第三子。道光六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七年，卒。

玉清奎华第一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七年，卒。

祺昌玉清第三子。光绪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二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奎安哲麟第四子。道光九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九年，卒。

玉估奎安第一子。道光二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五年，卒。

奎定哲麟第五子。道光十三年，封奉恩将军。咸丰五年，卒。

玉刚奎定第一子。咸丰六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三年，卒。

祥厚玉刚第一子。同治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奎文哲麟第六子。道光十八年，封奉恩将军。咸丰二年，缘事革退。

谟恭巴尔图第十三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二等奉国将军。四十二年，卒。

善仪谟恭第一子。乾隆四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五年，卒。

富尔阐善仪第一子。嘉庆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卒。无嗣。

谟经巴尔图第十四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五年，卒。无嗣。

谟典巴尔图第十五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四年，缘事革退。

谟广巴尔图第十七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三十年，卒。

善永谟广子。乾隆三十一年，袭一等奉国将军。五十六年，卒。无嗣。

谟显巴尔图第二十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五十三年，卒。无嗣。

谟亮巴尔图第二十三子。乾隆二十六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六十年，卒。

良凤谟亮第二子。嘉庆元年，袭三等辅国将军。道光六年，卒。

福年良凤第一子。道光元年，封奉国将军。同治四年，卒。

昆山福年第二子。咸丰六年，封奉恩将军。同治八年，卒。

钟沛昆山第一子。同治八年，袭奉恩将军。十三年，卒。

福彰良凤第二子。道光四年，封奉国将军。十三年，卒。无嗣。

椿泰杰书第五子。康熙三十六年，袭康亲王。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崇安椿泰子。康熙四十八年，袭康亲王。雍正十一年，薨。谥曰修。

永恩崇安第二子。雍正十二年，封贝勒。乾隆十八年，袭康亲王。四十三年，以代善茂著庄猷，仍复原号为礼亲王。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昭槤永恩子。嘉庆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年，袭礼亲王。二十一年，缘事革爵。

永＜㠯奎心＞崇安第三子。乾隆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五十五年，卒。嘉庆二十一年，追封礼亲王。

麟趾永＜㠯奎心＞第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二年，袭礼亲王。道光元年，薨。谥曰安。

锡春麟趾子。嘉庆十四年，封奉恩将军。二十四年，卒。道光四年，追封礼亲王。

全龄锡春子。嘉庆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元年，袭礼亲王。三十年，薨。谥曰和。

世铎全龄第三子。道光三十年，袭礼亲王。

诚厚世铎子。光绪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阿拜太祖第三子。崇德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晋二等。五年，卒。十年，追封镇国公。谥曰勤敏。

席特库阿拜第一子。初封奉国将军。崇德六年，缘事革退。顺治二年，封镇国将军。六年，晋镇国公。七年，缘事降镇国将军。康熙十六年，卒。

能额里席特库第二子。顺治六年，封奉恩将军。康熙十二年，卒。无嗣。

英额里席特库第三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二十一年，卒。

务尔登英额里第二子。康熙二十二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缘事革退。

启昭务尔登三第子。康熙五十五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六年，卒。

鹏志启昭第一子。乾隆二十六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九年，卒。

献福鹏志第一子。乾隆三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八年，缘事革退。

务尔德宜英额里第四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九年，卒。

扬安务尔德宜第三子。康熙五十九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十三年，因病告退。

六十八务尔德宜第六子。雍正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四年，卒。

俊福六十八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三年，卒。

忠秀俊福第一子。道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六年，卒。无嗣。

英格宜席特库第四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二十四年，卒。

业尔图英格宜第一子．康熙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因病告退。

新岱业尔图第二子。康熙五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三年，卒。

富勒森新岱第一子．乾隆三年，封奉恩将军。三十一年，卒。

苏隆阿富勒森第二子．乾隆三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八年，缘事革退。

费雅三阿拜第三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三年，卒。无嗣。

干图阿拜第四子。崇德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顺治六年，晋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十六年，卒。谥曰介直。

范图阿拜第五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五年，卒。十年，追封辅国将军。谥曰怀仪。

法喀范图第一子。顺治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七年，缘事降一等奉国将军。康熙四十七年，卒。

法复礼范图第二子。顺治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三十四年，因病告退。

塞德宜法复礼第二子。康熙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卒。

色本臣塞德宜第五子。康熙五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六十一年，卒。无嗣。

巩安阿拜第六子。顺治三年，封奉恩将军。五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六年，晋辅国公。康熙二十一年，卒。

图萨巩安第二子。康熙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四年，因病告退。

塞尔都图萨第一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卒。

格尔斐音塞尔都第五子．康熙五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元年，卒。

格尔宾塞尔都第六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一年，卒。

瑶章格尔宾第一子。乾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五年，卒。

承宗格尔宾第五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六年，卒。

庆瑶承宗第一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二年，因罪革爵，黜宗室。

托尔浑塞尔都第七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五年，卒。

巴哈穆巩安第三子。康熙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六年，卒。

务鼐巴哈穆第三子。康熙五十六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雍正元年，卒。

德尔弼巴哈穆第六子。乾隆五年，袭奉恩将军。十六年，卒。

珠灵阿德尔弼第四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年，卒。

景禄珠灵阿第二子。嘉庆十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八年，卒。

定柱景禄第二子。道光八年，袭奉恩将军。十三年，卒。

玉柱景禄第三子。道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二年，卒。

承谦玉柱第一子。同治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元年，卒。无嗣。

玉岑景禄子。光绪元年，袭巩安一支之奉恩将军。二十四年，卒。

承卓玉岑第一子。光绪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宣统元年，卒。

文绪承卓子。宣统二年，袭奉恩将军。

灏善阿拜第七子。顺治六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四十五年，卒。

佛格灏善第一子。康熙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四年，缘事革退。雍正二年，封镇国将军。寻缘事革退。十年，卒。

瑚连佛格第一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雍正二年，缘事革退。

保格灏善第二子。雍正二年，封奉恩将军。十二年，卒。

善福灏善第三子。康熙十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十二年，卒。
珠隆善福第六子。雍正十二年，袭奉国将军。乾隆二十五年，因病告退。
普顺德敏第六子，珠隆嗣子。乾隆二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五年，卒。
尚禄灏善第六子。康熙十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四年，因病革退。乾隆八年，卒。
玛锡礼灏善第五子。康熙十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六年，卒。
德敏佛格子，玛锡礼嗣子。乾隆六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十四年，缘事革退。
顺昌德敏第二子。乾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五年，卒。
保秀顺昌第四子。嘉庆五年，袭奉恩将军。十一年，卒。
顺勇德敏第三子。嘉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十九年，因病告退。
保伦顺勇第一子。嘉庆十九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卒。
海鸾保伦子。
定荣海鸾子。道光十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元年，休致。
祥增定荣第一子。光绪元年，袭奉恩将军。
萨穆当灏善第七子。康熙二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十二年，因病告退。乾隆九年，卒。
西林萨穆当第三子。雍正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四十六年，因病革退。
富察西林第一子。乾隆八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
庆云富察第二子。乾隆五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七年，卒。
特祥庆云第一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三十年，卒。无嗣。
富瑞西林第五子。乾隆二十二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九年，因病告退。
祥敬富瑞第一子。乾隆五十九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苏勒保祥敬第一子。道光二年，袭奉恩将军。十一年，缘事革退。
伯祥萨穆当第五子。雍正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四年，因病告退。
广宽伯祥第一子。乾隆十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二年，卒。
宽诚广宽第三子。乾隆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五年，卒。
武尔衮宽诚第一子。乾隆四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年，卒。无嗣。
祥柱伯祥第二子。乾隆十二年，封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卒。
明庆祥柱第三子。乾隆四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年，卒。
吉升明庆第二子。嘉庆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十年，卒。无嗣。
广普伯祥第三子。乾隆十四年，封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卒。
双敬广普第二子。乾隆四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四年，卒。
德克进双敬第二子。嘉庆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七年卒。无嗣。
忠顺萨穆当第八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一年，因病告退。
伊克积善忠顺第一子。乾隆三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二年，卒。
和克积善忠顺第二子。乾隆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六年，缘事革退。
汤古代太祖第四子。崇德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年，卒。谥曰克洁。

聂克塞汤古代第一子。崇德五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顺治二年，以功封二等奉国将军。四年，晋一等。六年，晋镇国公。九年，缘事降辅国公。寻又降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五年，卒。无嗣。

穆尔察汤古代第二子。封三等奉国将军。崇德五年，袭三等镇国将军。顺治四年，晋二等。六年，卒。谥曰恪恭。

莽古尔泰太祖第五子。天命元年，封贝勒。天聪六年，卒。以谋为大逆夺爵，子孙降为红带子。

塔拜太祖第六子。天聪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崇德四年，卒。顺治十五年，追封辅国公。谥曰悫厚。

额克亲塔拜第二子。崇德四年，封奉国将军。寻袭三等辅国将军。顺治元年，以功晋二等。四年，晋一等。寻封辅国公。六年，晋镇国公。七年，晋贝子。八年，因罪革爵，黜宗室。寻复入宗

室。

额奇额克亲第一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六年，晋辅国将军。康熙二十一年，缘事革退。三十五年，仍封三等辅国将军。寻卒。

度尔霸额克亲第二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二十五年，卒。

巴甸紫度尔霸第一子。康熙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三年，缘事革退。噶尔图度尔霸第四子。康熙十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六年，缘事革退。

伯奇额克亲第三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九年，卒。

阿尔巴伯奇第二子。康熙十一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阿尔图伯奇第六子。康熙十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伯尔赫宜额克亲第四子。顺治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二十八年，缘事革退。

伯尔森伯尔赫宜第二子。康熙十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伯赫额克亲第八子。康熙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一年，缘事革退。

巴穆布尔善塔拜第四子。崇德四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顺治元年，以功晋二等。四年，晋一等。六年，晋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五年，革爵。八年，以罪处死。子孙黜宗室。拔都海塔拜第六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六年，晋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十七年，卒。谥曰恪僖。

巴尔岱巴穆布尔善第四子。顺治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八年，以父罪革爵。

塞图巴穆布尔善第尔善第五子。顺治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八年，以父罪革爵。席尔图拔都海第一子。顺治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元年，卒。

博尔都拔都海第三子。顺治十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康熙八年，以罪革退。十九年，复原封。三十六年，卒。寻追削封爵。

时通博尔都第五子。康熙五十二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十六年，卒。

七福时通第三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五年，卒。

喇都海塔拜第七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六年，卒。谥曰怀仪。

巴特玛费扬武塔拜第八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六年，卒。十年，追封辅国将军。谥曰悼殇。

巴尔善巴特玛费扬武第一子。初封辅国将军。康熙八年，缘事革退。十九年，复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四年，卒。

增盛巴尔善第四子。康熙二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元年，卒。

康泰增盛第一子。乾隆二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九年，因病告退。

瑞松康泰第四子。乾隆二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九年，因病告退。

长晓瑞松嗣子。嘉庆十九年，袭奉恩将军。等卒。

佑锡长晓第一子。嘉庆十九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二年，卒。无嗣。

庆泰增盛第六子。康熙五十一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无嗣。

永德巴尔善第六子．康熙二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六年，卒。

英静永德第一子．康熙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雍正二年，卒。

瑞昌英静第三子．雍正三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五年，缘事革退。

瑞华英静第四子。乾隆五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九年，卒。

如恒瑞华第一子。乾隆五十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八年，卒。无嗣。

格色泰永德第四子。雍正二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卒。

都尔济格色泰第七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六十年，以罪革爵处死。

德兴巴尔善第七子。康熙二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三年，因病告退。

阿巴泰太祖第七子。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崇德元年，封饶余贝勒。顺治元年，晋饶余郡王。三年，薨。康熙元年，追封饶余亲王。谥曰敏。

尚建阿巴泰第一子。天聪四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贝子。谥曰贤悫。

苏布图尚建第一子。初封辅国公。顺治三年，以功晋贝子。五年，卒。谥曰悼愍。

颜龄苏布图子。顺治九年，封镇国公。康熙四十年，卒。无嗣。

强度尚建第二子。顺治六年，封贝子。八年，卒。谥曰介洁。

博和托阿巴泰第二子。初封辅国公。顺治元年，以功晋贝子。八年，卒。谥曰温良。

翁古博和托第一子。初封辅国公。顺治四年，卒。谥曰怀愍。

博尼翁古第一子。顺治四年，袭辅国公。六年，卒，无嗣。

锦柱博和托第二子。初封辅国公。顺治六年，卒。谥曰怀仪。无嗣。

佛克齐库博和托第三子。顺治六年，封贝子。十四年，卒。谥曰介洁。无嗣。

彰泰博和托第四子。顺治八年，封镇国公。寻晋贝子。康熙二十九年，卒。

百绶彰泰第一子。康熙七年，封镇国公。二十五年，缘事降镇国将军。二十七年，缘事革退。

屯珠彰泰第三子。康熙十一年，封镇国公。二十七年，缘事降镇国将军。二十九年，袭镇国公。五十七年，卒。追封贝子品级。谥曰恪敏。

安詹屯珠子。

逢信富尔都子，安詹嗣子。康熙五十七年，袭辅国公。乾隆十二年，卒。谥曰恭恪。

盛昌逢信第二子。乾隆十二年，袭辅国公。二十二年，缘事革退。二十三年，封镇国将军，寻晋辅国公。五十二年，卒。

庆怡盛昌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五十二年，袭辅国公。嘉庆十八年，卒。

景纶成绵子，庆怡嗣子。嘉庆十八年，袭辅国公。道光十九年，缘事革退。

景崇成绵子。道光十九年，袭辅国公。咸丰八年，缘事革退。

纯堪景锡子，景崇侄。咸丰九年，袭辅国公。光绪八年，卒。

麟嘉纯堪第一子。光绪九年，袭辅国公。二十七年，卒。

增培麟嘉嗣子。光绪二十八年，袭辅国公。

麟兴纯堪第二子。光绪十五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十二年，卒。无嗣。

明瑞彰泰第五子。康熙十九年，封镇国公。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博洛阿巴泰第三子。崇德元年，封贝子。顺治元年，以功晋贝勒。四年，晋端重郡王。六年，晋端重亲王。七年，缘事降郡王。八年，复亲王。九年，薨。谥曰定。十六年，以罪追削爵谥。

塔尔纳博洛第四子。顺治十四年，封郡王。寻薨。谥曰敏思。以父罪追削爵。

齐克新博洛第八子，顺治九年，袭端重亲王。十六年，以父罪降贝勒。十八年，卒。谥曰怀思。

岳乐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六年，以功晋贝勒。八年，袭郡王号曰安。十四年，晋安亲王。康熙二十八年，薨。谥曰和。三十九年，缘事追降郡王。夺谥。

玛尔浑岳乐第五子。康熙十六年，封世子。二十九年，袭安郡王。四十八年，薨。谥曰懿。

华＜⿰忄己＞玛尔浑第四子。康熙四十九年，袭安郡王。五十八年，薨。谥曰节。雍正元年，以岳乐罪不准袭爵。

锡贵华＜⿰忄己＞嗣子。华斌第二子。

岱英锡贵子。追封辅国公。

布兰泰岱英子。嘉庆十年，袭辅国公。道光元年，卒。

恒明布兰泰第四子。道光元年，袭辅国公。咸丰十年，卒。

裕善恒明第一子。道光二十四年，封奉国将军。咸丰四年，卒。

惠普裕善第一子。咸丰四年，袭奉恩将军。

裕安恒明第二子。道光三十年，封奉国将军。光绪元年，卒。无嗣。

裕恪恒明第三子。咸丰十一年，袭辅国公。同治十二年，卒。

意普裕恪第二子。同治十二年，袭辅国公。

奇昆锡贵子。乾隆四十三年，以阿巴泰、岳乐功，命奇昆袭辅国公。四十七年，卒。

崇积奇昆第三子。乾隆四十七年，袭辅国公。嘉庆九年，缘事革退。

华斌玛尔浑第三子。康熙四十四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十一年，缘事革退。

色楞额岳乐第八子。康熙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七年，卒。

色痕图色楞额第一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奉国将事革退。军。三十八年，袭二等。六十一年，缘事革退。

熙文色痕图第二子。康熙五十年，封奉恩将军。雍正三年，缘

绰鼐色痕图第三子。康熙五十一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元年，缘事革退。

色贝色楞额第四子。康熙四十四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六年，卒。

塞冲阿色贝第十二子。乾隆十六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

乌尔希松阿塞冲阿第二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九年，卒。无嗣。

务尔图色楞额第六子。雍正十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五年，因病告退。

龄嵩务尔图第一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三十六年，因病告退。

达庆阿龄嵩第一子。乾隆二十一年，封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卒。

伊崇额达庆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四年，缘事革退。

赛布礼岳乐第十六子。康熙十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七年，缘事革退。

经希岳乐第十七子。康熙二十一年，封僖郡王。十九年，以父罪降镇国公。五十六年，卒。

蕴端岳乐第十八子。康熙二十三年，封勤郡王。二十九年，降贝子。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巴布泰太祖第九子。崇德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顺治二年，晋一等。四年，晋辅国将军。寻晋辅国公。八年，晋镇国公。十二年，卒。谥曰恪僖。

噶布喇巴布泰第一子。初封三等奉国将军。顺治四年，晋二等。六年，晋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十六年，卒。

辉塞噶布喇第一子。顺治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康熙三十八年，卒。

威塞辉塞第一子。康熙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卒。无嗣。

握内辉塞第二子。康熙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九年，卒。

杜穆德握内第一子。康熙五十二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四年，卒。

松年杜穆德第四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九年，缘事革退。寻复原封。二十八年，复革退。

齐塞辉塞第三子。康熙九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五年，因病革退。

甘笙齐塞第一子。康熙三十六年，封奉恩将军。四十三年，缘事革退。

齐尔弼辉塞第四子。康熙十一年，封奉国将军。三十四年，卒。无嗣。

齐穆布噶布喇第二子。康熙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六年，缘事革退。

索达塞齐穆布第一子。康熙二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四年，缘事革退。

宝善索达塞第一子。康熙四十一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十三年，因病告退。

沙尔伸宝善第二子。乾隆元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年，缘事革退。

佛常宝善子。

那尔慎佛常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七年，卒。

松吉那尔慎第一子。嘉庆七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四年，卒。

清凯松吉子。咸丰五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三年，卒。

联福清凯子。光绪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宝良索达塞第二子。康熙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十三年，卒。

尚金宝良第一子。乾隆元年，袭奉恩将军。十年，卒。

隆泰尚金第一子。乾隆十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裕英索达塞第三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十八年，卒。无嗣。

敬文裕英第四子．乾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五年，卒。

宝德索达塞第四子。雍正七年，封奉恩将军。十二年，卒。无嗣。

勒特浑齐穆布第二子。康熙二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六十一年，卒。

昂阿图勒特浑第一子。康熙五十四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年，卒。

经英昂阿图第五子。乾隆二十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四年，卒。

嵩惠经英第二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五年，卒。无嗣。

亨德齐穆布第三子。康熙二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元年，卒。

穆锡亨德第二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四十年，缘事革退。

发度噶布喇第四子。康熙十年，封辅国将军。三十五年，以昭莫多军功晋二等。四十年，缘事革退。五十一年，卒。

铭全发度第一子。康熙三十九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十二年，卒。

和正额铭全第四子。乾隆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四年，卒。

庄泰和正额子。

桓矩庄泰子。嘉庆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二年，缘事革退。

德仪噶布喇第五子。康熙十七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一年，因病革退。

尚宝建德仪第四子。康熙五十七年，袭奉国将军。乾隆二十一年，卒。

格图肯尚宝建子。乾隆二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寻以罪处死，黜宗室。

拉善德仪第五子。雍正三年，封二等奉国将军。乾隆二年，卒。

勒克拉善第一子。乾隆三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卒。

双贵拉善第二子。乾隆八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

佛尔恒额双贵第一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蒙额图双贵第三子。乾隆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六年，卒。

富康阿蒙额图第二子。嘉庆十七子，袭奉恩将军。十八年，卒。

西林布富康阿第一子。嘉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年，卒。无嗣。

景安拉善第三子。乾隆九年，封奉恩将军。二十四年，缘事革退。

祜锡禄巴布泰第三子。顺治十三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康熙三十四年，缘事革退。

富良祜锡禄第一子。康熙二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九年，卒。

尼雅翰富良第二子。康熙三十九年，袭三等奉国将军。雍正五年，卒。

佛照尼雅翰第四子。雍正六年，袭奉恩将军。九年，卒。

多义尼雅翰第五子。雍正十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四十一年，卒。

鞥额穆多义第三子。乾隆四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二年，卒。

魁秀鞥额穆第一子。嘉庆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十七年，卒。

舒图富良第三子。雍正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年，卒。

托禅舒图第二子。雍正五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二年，因病告退。

倭克经额托禅第二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五年，缘事革退。

斐新富良第五子。雍正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六年，卒。

多隆额斐新第一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一年，卒。

禄兴多隆额第五子。乾隆二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三年，卒。

倭升额禄兴第一子。乾隆五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三年，卒。

福松阿倭升额第一子。嘉庆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九年，卒。

瑞庆福松阿第三子。道光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二年，卒。

连喜瑞庆第一子。同治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三十二年，卒。

裕德连喜第一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哈富喀富良第八子。雍正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八年，卒。

托锡哈富喀第二子。雍正九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三十九年，卒。

和伦泰托锡第一子。乾隆四十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

素兴和伦泰第二子。乾隆五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四年，卒。

秀良素兴第一子。嘉庆四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三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德格类太祖第十子。天命十一年，封贝勒。天聪九年，卒。以谋逆发觉夺贝勒，子孙降红带子。

巴布海太祖第十一子。初封镇国将军。崇德八年，以罪并子阿喀喇处死。

阿济格太祖第十二子。天命十一年，以功封贝勒。崇德元年，以功晋武英郡王。顺治元年，晋英亲王。八年，以罪处死，其子孙降为庶人。寻以其次子傅勒赫无罪，仍入宗室。乾隆四十三年，将其后人伯尔逊等各支子孙列入宗谱。

和度阿济格第一子。初封辅国公。顺治元年，晋贝子。三年，卒。无嗣。

傅勒赫阿济格第二子。顺治二年，封镇国公。八年，以父罪黜宗室，为庶人。十七年，卒。十八年，复入宗室。康熙元年，追封镇国公。

构孳傅勒赫第二子。顺治十八年，封辅国公。康熙五年，卒。

讷延构孳第一子。康熙五年，袭镇国将军。六年，卒。无嗣。

绰克都傅勒赫第三子。康熙四年，封辅国公。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素严绰克都第一子。康熙二十一年，封辅国公。三十一年，卒。

素拜素严第三子。康熙三十一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三十四年，卒。无嗣。

兴绶绰克都子。追封辅国公。

九成兴绶子。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二十六年，缘事革退。

谦德九成第四子。乾隆二十六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三十二年，卒。无嗣。

顺德九成第七子。乾隆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元年，休致。

华英顺德第一子。嘉庆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缘事革退。

华德硕臣子。道光十一年，袭华英之奉恩将军。二十七年，卒。

秀平华德第一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五年，卒。

良哲秀平第二子。咸丰六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六年，卒。

隆煦良哲第二子。光绪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宣统元年，卒。

存耀隆煦子。宣统二年，袭奉恩将军。

普照绰克都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袭辅国公。五十二年，缘事革退。雍正元年，以功复封辅国公。二年，卒。

亨新普照子。雍正二年，袭辅国公。十年，追论父罪革爵。

经照绰克都第九子。康熙五十二年，袭辅国公。雍正十年，缘事革退。

璐达绰克都孙隆德子。雍正十年，袭辅国公。乾隆六年，卒。谥曰恭简。

麟魁璐达第一子。乾隆六年，袭辅国公。十年，缘事革退。

楼亲阿济格第五子。原封亲王。以罪削爵赐自尽。

赖慕布太祖第十三子。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二年，卒。十年，追封辅国公。谥曰介直。

来祜赖慕布子。顺治三年，袭奉恩将军。寻封三等镇国将军。八年，晋辅国公。康熙八年，缘事革退。

来度来祜第三子。康熙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年，卒。

扎昆泰二等侍卫爱珠子。乾隆元年，袭来祜之奉恩将军。二十二年，卒。

永武扎昆泰第一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以功封贝勒。崇德元年，晋睿亲王。顺治四年，薨。以罪追夺王爵，黜宗室。乾隆四十三年，复睿亲王爵，谥曰忠，配享太庙。

多尔博多铎第五子。顺治十四年，封贝勒。康熙十一年，薨。乾隆四十三年，命为多尔衮后。

苏尔发多尔博第二子。康熙十二年，袭贝子。三十九年，降镇国公。四十七年，卒。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塞勤苏尔发第一子。康熙三十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七年，袭辅国公。雍正七年，卒。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齐努浑塞勤第一子。雍正七年，袭辅国公。乾隆九年，卒。谥曰简僖。

功宜布塞勤第五子。乾隆九年，袭辅国公。十一年，卒。谥曰恪勤。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如松功宜布第三子。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二十七年，袭信郡王。三十五年，薨。谥曰恪。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淳颖如松子。乾隆三十六年，袭辅国公。四十三年，袭睿亲王。嘉庆五年，薨。谥曰恭。

宝恩淳颖第一子。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六年，袭睿亲王。七年，薨。谥曰慎。

禧恩淳颖第二子。嘉庆七年，封镇国将军。道光十二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六年，缘事降镇国将军。咸丰二年，卒。

荣寿禧恩第一子。道光六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四年，卒。

克诚荣寿第一子。同治五年，袭二年奉国将军。六年。卒。无嗣。

崇寿禧恩第四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九年，卒。无嗣。

徵寿禧恩第五子。道光二十四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四年，卒。兴寿禧恩第八子。咸丰六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八年，卒。

琳诚徵寿子。同治四年，袭二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卒。德宽兴寿第五子。同治八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十年，卒。无嗣。

文斌琳诚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惠恩淳颖第三子。嘉庆十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降三等。寻卒。

安寿惠恩第一子。道光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十年，卒。

惟诚安寿第一子。同治十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年，卒。无嗣。

端恩淳颖第四子。嘉庆七年，袭睿亲王。道光六年，薨。谥曰勤。

仁寿端恩第六子。道光六年，袭睿亲王。同治三年，薨。谥曰僖。

德长仁寿第三子。咸丰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治四年，袭睿亲王。光绪二年，薨。谥曰悫。

魁斌德长第四子。光绪二年，袭睿亲王。

德隆仁寿第四子。同治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一年，卒。无嗣。

德岫仁寿第六子。光绪六年，封镇国将军。宣统二年，卒。

文光德岫子。宣统二年，袭镇国将军。

德昆仁寿第七子。光绪十二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年，卒。

文华德昆子。光绪三十年，袭辅国将军。

德钢仁寿第八子。光绪三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十年，卒，无嗣。

裕恩淳颖第六子。嘉庆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五年。卒。无嗣。

吉恩淳颖第八子。嘉庆十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同治七年，卒。

岳寿吉恩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十一年，卒。无嗣。

谦恩淳颍第九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咸丰七年，卒。无嗣。

多铎太祖第十五子。初封贝勒。以功赐号额尔克楚虎尔。崇德元年，封豫亲王。四年，缘事降贝勒。七年，晋豫郡王。顺治元年，复晋豫亲王。二年，以功加德豫亲王。四年，加封辅政叔德豫亲王。六年，薨。九年，坐多尔袞罪追降郡王。谥曰通。乾隆四十三年，复豫亲王。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庙。

多尼多铎第二子。崇德七年，封郡王。顺治六年，袭亲王，赐号曰信。顺治九年，坐父罪降郡王。十八年，薨。谥曰宣和。

鄂札多尼第二子。顺治十八年，袭信郡王。康熙四十一年，薨。

扎尔布鄂札第一子。康熙二十五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年，卒。

基绶扎尔布第一子。康熙四十年，袭奉恩将军。雍正十年，卒。

茂惠基绶第二子。雍正十年，袭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卒。

盛福茂惠第一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三年，卒。

哲崇额盛福第一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军。道光十四年，卒。

赓瑞哲崇额第一子。道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二十五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德昭鄂扎第五子。康熙四十五年，袭信郡王。乾隆二十七年，薨。谥曰恪。四十三年，追封豫亲王。

华龄德昭第二子。乾隆十一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五年，缘事革退。

修龄德昭第十五子。乾隆三十六年，袭信郡王。四十三年，以多铎战功为开国诸王之最，追复亲王，令修龄仍袭豫亲王。五十一年，薨。谥曰良。

裕丰修龄第一子。乾隆五十一年，袭豫亲王。嘉庆十九年，缘事革爵。

裕瑞修龄第二子。乾隆六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十八年，缘事革退。裕兴修龄第二子。乾隆六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十九年，袭豫亲王。二十五年，缘事革退。

裕全修龄第五子。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五年，袭豫亲王。道光二十年，薨。谥曰厚。

义道裕全第二子。道光二十一年，袭豫亲王。同治七年，薨。谥曰慎。

本格义道第一子。同治七年，袭豫亲王。光绪二十四年，薨。谥曰诚。

懋林盛照子，本格嗣子。光绪二十五年，袭豫亲王。

义阅裕全第三子。道光三十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咸丰七年，卒。无嗣。

义宝裕全第四子。咸丰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治四年。卒。无嗣。

英龄德昭第十六子。乾隆三十五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三年，卒。

福祥阿英龄第二子。嘉庆四年，袭奉恩将军。十年，卒。

咸宜福祥阿第一子。嘉庆十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卒。无嗣。

鄂明多尼第四子。康熙九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八年，卒。

扎克丹鄂明第一子。康熙三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六十年，卒。

玛察扎克丹第一子。康熙六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十一年，卒。

保纲玛察第一子。乾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

博尔和保纲嗣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四年，卒。

扎拉芬鄂明第五子．康熙五十一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五年，卒。

济昌多尼第子。

庆麟济昌嗣子。乾隆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六年，卒。

察尼多铎第四子。顺治十二年，封贝勒。康熙十九年，缘事革爵。二十七年，卒。以辅国公品级殡葬。谥曰恪僖。

查达察尼第一子。康熙十年，封奉恩将军。四十三年，缘事革退。雍正二年，复封奉恩将军。乾隆十三年，卒。

德福察尼第五子。康熙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三十七年，缘事革退。

洞鄂多铎第七子。顺治十八年，封贝勒。康熙十六年，以无军功革退。四十二年，袭信郡王。四十五年，薨。

鄂齐礼洞鄂第一子。康熙三十七年，封奉国将军。乾隆四年，卒。

鄂泰鄂齐礼第三子。康熙五十一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四年，缘事革退。

费扬阿鄂齐礼第五子。康熙五十一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无嗣。

积善鄂齐礼第十五子。乾隆五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年，卒。

乌尔恭阿积善第二子。乾隆二十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因病革退。

庆硕乌尔恭阿第二子。乾隆五十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元年，卒。无嗣。

查库齐洞鄂第十六子。雍正九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十四年，缘事革退。十六年，卒。

贝和珠查库齐第二子。乾隆八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七年，缘事革退。

绰和诺查库齐第四子。乾隆十二年，封奉恩将军。三十九年，卒。

爱新泰绰和诺第一子。乾隆四十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三年，卒。

明智爱新泰第一子。嘉庆三年，袭奉恩将军。十八年，因病告退。尽，不袭。

诚永明智第一子。嘉庆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二年，卒。袭次已

费扬古多铎第八子。康熙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一年，晋辅国公。五十八年，缘事革退。雍正元年，卒。

毕喇席费扬古第二子康熙十一年，封奉恩将军。雍正四年，卒。

讷延毕喇席第八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因病告退。

达福讷延第二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元年，卒。无嗣。

巴延毕喇席第九子。雍正三年，封奉恩将军。八年，卒。

尚福巴延第一子。乾隆八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二年，卒。达喜巴延第二子。乾隆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五年，卒。无嗣。

世照毕喇席第十三子。雍正四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卒。

永明阿世照第六子。乾隆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八年，缘事革退。

詹布费扬古第五子。康熙三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九年，卒。

岳和詹布第七子。乾隆九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因病告退。

叙恒岳和第三子。乾隆四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年，卒。

色克星额叙恒第一子。嘉庆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元年，卒。

吉泰色克星额第一子。道光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三年，卒。

吉谦色克星额子。

文英吉谦子。同治四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年，卒。

裕诚文英第二子。光绪十一年，袭奉恩将军。

遥努费扬古第六子。康熙三十八年，封奉恩将军。四十四年，卒。

根英遥努第一子。康熙四十五年，袭奉恩将军。乾隆四年，卒。

费扬果太祖第十六子。太宗时，获罪正法，子孙降为红带子。

清史稿卷一六三　表第三

皇子世表三

豪格太宗第一子。初封贝勒。天聪六年，晋和硕贝勒。崇德元年，以功晋肃亲王。寻缘事降贝勒。二年，复封肃亲王。六年，降郡王。七年，以功复封肃亲王。顺治元年，缘事削爵。寻复封肃亲王。五年，革爵幽禁自尽。七年，以无辜被害，追封肃亲王。十三年，追谥曰武。乾隆四十三年，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庙。

国泰豪格第二子。顺治十年，封辅国将军。康熙三年，缘事革退。

握赫纳豪格第三子。顺治十年，封辅国将军。康熙元年，卒。

武礼握赫纳第一子。康熙元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一年，缘事革退。

图讷武礼子。封奉国将军。缘事革退。

松健图讷子。封奉恩将军。

额尔德蒙额图讷子。封奉恩将军。

富绶豪格第四子。顺治八年，袭亲王。改号曰显。康熙八年，薨。谥曰悫。

丹臻富绶第四子。康熙九年，袭显亲王。四十一年，薨。谥曰密。

成信丹臻第二子。康熙四十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二十三年，卒。四十三年，追封肃亲王。

永俊成信第二子。乾隆十七年，封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春韶永俊第三子。乾隆二十二年，封奉恩将军。四十七年，卒。

永锡成信第五子。乾隆四十三年，袭肃亲王。道光元年，薨。谥曰恭。

敬敏永锡第一子。乾隆六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元年，袭肃亲王。咸丰二年，薨。谥曰慎。

华连敬每第一子。嘉庆十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九年，卒。无嗣。

华丰敬敏第封三等镇国将军。九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咸丰三年，袭肃亲王。同治八年，薨。谥曰恪。

隆懃华丰第封二等镇国将军。九年，袭肃亲王。光绪二十四年，薨。谥曰良。

善耆隆懃第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四年，袭肃亲王。

宪章善耆第二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宪德善耆第二子。光绪三十二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善豫隆懃第二子。光绪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

善亨隆懃第三子。光绪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善旌隆懃第四子。光绪二十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宣统元年，卒。

宪同善旌子。宣统元年，袭镇国将军。

隆爱华丰第四子。同治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三年，卒。

善岫隆爱第一子。光绪二十三年，袭辅国将军

隆普华丰第十子。光统三年，封二等镇国将军。

隆鉴华丰第十一子。光绪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

隆慧华丰第十二子。光绪三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十六年，休致。

善诒隆慧第一子。光绪十七年，袭辅国将军。

隆志华丰第十三子。光绪六年，封二等镇国将军。

华庄敬敏第四子。道光六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咸丰五年。卒。

隆怡华庄第二子。咸丰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六年，袭二等。十年，卒。无嗣。

隆懋华庄第四子。咸丰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十一年，卒。无嗣。

敬叙永锡第二子。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六年，卒。

硕庆敬叙子。道光六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三十年，卒。

德琨硕庆子。咸丰元年，袭辅国将军。

敬效永锡第三子。嘉庆十一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十年，卒。

蔚枢敬效第二子。道光十一年，袭镇国将军。同治四年，卒。

春贤蔚枢第一子。同治四年，袭辅国将军。光绪七年，卒。

成麟春贤子。光绪八年，袭奉国将军。

敬征永锡第四子。嘉庆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咸丰元年，卒。无嗣。

敬敦永锡第五子。嘉庆十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四年，卒。

恒龄敬敦第一子。道光四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三十年，卒。

盛昌恒龄子。道光三十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五年，卒。

普荣盛昌第一子。光绪六年，袭奉国将军。十七年，卒。无嗣。

恒训敬敦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辅国将军。光绪九年，卒。

盛昆恒训第一子。光绪十年，袭奉国将军。

敬敨永锡第六子。嘉庆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道光十八年，卒。

志勋敬敨第三子。道光十八年，袭辅国将军。咸丰八年，卒。无嗣。

志良敬敨第四子。道光十八年，封辅国将军。同治九年，卒。

承光志良第一子。同治九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十年，休致。

桂龄承光第一子。光绪十五年，袭奉恩将军。

敬■永锡第八子。嘉庆十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七年，卒。

锐庄敬■第二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元年，卒。

麒兆锐庄第二子。光绪二十年，袭奉国将军。宣统元年，卒。无嗣。

瑞全敬■第三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二年，卒。无嗣。

锐艺敬■第四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十二年，因病告退。

恩荣锐艺第五子。同治三年，封奉国将军。

锐芬敬■第五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十年，因病告退。

麟定锐芬第二子。同治十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四年，卒。

益秀麟定子。光绪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

敬斌永锡第十子。道光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咸丰七年，卒。

质善敬斌第一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三年，卒。

保岱质善第三子。同治三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四年，卒。无嗣。

质浚敬斌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十二年，卒。无嗣。

衍璜丹臻第六子。康熙四十一年，袭显亲王。乾隆三十六年，薨。谥曰谨。

延德丹臻第七子。康熙五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二十四年，因病告退。

宝铭延德第三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八年，卒。

纯裕宝铭第一子。乾隆五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寻卒。

祥璧纯裕第一子。乾隆六十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七年，卒。

灵秀祥璧第二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三年，因病告退。

崇恩灵秀第一子。同治四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二十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拜察礼富绶第五子。康熙二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七年，卒。乾隆三十七年，追封显亲王。

蕴著拜察礼第三子。康熙四十七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乾隆三十七年，袭显亲王。四十三年，复始封之号曰肃。寻薨，谥曰勤。

舒明蕴著第一子。乾隆八年，封奉恩将军。二十八年，卒。

忠灵舒明第三子。乾隆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七年，卒。

聪顺忠灵第一子。乾隆五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一年，卒。

蕴清拜察礼第四子。雍正三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十九年，卒。

淑衡蕴清第二子。乾隆十九年，袭奉恩将军。三十年，卒。

忠杰淑衡第一子。乾隆三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三年，卒。

惠喜忠杰子。

璧芳惠喜子。嘉庆十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四年，卒。无嗣。

蕴兴拜察礼第六子。雍正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因病告退。

淑德蕴兴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九年，缘事革退。

伽蓝保富绶第六子。康熙二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六年，缘事革退。

猛峨豪格第五子。顺治十四年，封温郡王。康熙十三年，薨。谥曰良。

佛永惠猛峨第一子。康熙十三年，袭温郡王。十七年，薨。谥曰哀。

延绶猛峨第二子。康熙十七年，袭温郡王。三十七年，降贝勒。五十四年，卒。

揆惠延绶第一子。康熙五十年，封奉恩将军。五十四年，袭辅国公。雍正元年，缘事革爵。

揆良延绶第二子。康熙五十五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七年，卒。

普禄揆良第三子。乾隆七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五年卒。

延信猛峨第三子。康熙二十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雍正元年，袭贝子。寻以功晋郡王。六年，因罪革爵，子孙降为红带子。

星保豪格第六子。顺治十四年，封辅国将军。康熙五年，缘事革退。

洛格太宗第二子。早卒。无嗣。

洛博会太宗第三子。早卒。无嗣。

叶布舒太宗第四子。封三等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公。二十九年，卒。

苏尔登叶布舒第一子。康熙十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一年，因病告退。

佛尔奇苏尔登第四子。康熙五十年，袭辅国将军。雍正二年，卒。

扎延佛尔奇第三子。雍正二年，袭奉国将军。乾隆六年，卒。无嗣。

额尔奇苏尔登第六子。乾隆七年，封奉恩将军。十六年，卒。

双关保额尔奇第二子。乾隆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二年，卒。

灶君保双关保第三子。乾隆四十三年，袭奉恩将军。五十一年，卒。无嗣。

硕塞太宗第五子。顺治元年，封承泽郡王。八年，以功晋亲王。十一年，薨。谥曰裕。

博果铎硕塞第一子。顺治十二年，袭亲王，改号曰庄。雍正元年，薨。谥曰靖。以圣祖十六子允禄为后。

博翁果诺硕塞第二子。康熙四年，封惠郡王。二十三年，缘事革爵。

福苍博翁果诺第五子。乾隆五年，卒。以贝勒品级殡葬。十五年，追封贝勒。

球琳福苍第一子。雍正元年，袭贝勒。六年，晋惠郡王。乾隆十一年，降贝勒。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德谨球琳第二子。乾隆二十三年，袭辅国公。二十八年，缘事革退。

德春球琳第三子。乾隆二十九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三十年，因病告退。

德三球琳第四子。乾隆三十三年，袭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六年，卒。

徙义德三第一子。乾隆五十七年，袭奉国将军。嘉庆十一年，缘事革退。

万祥肃章阿子，徙义族弟。嘉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五年，卒。

恒麟万祥第二子。道光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三年，卒。

英萃恒麟子。

中端英萃子。同治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四年，卒。

英茂恒麟第三子。光绪十四年，袭奉恩将军。

明赫博翁果诺孙，伊泰子。乾隆二年，封镇国公。四年，缘事革退。

鞶额布硕塞第三子。康熙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年，卒。谥曰温僖。

荣贵鞶额布第六子。康熙二十年，袭奉国将军。二十二年，卒。无嗣。

高塞太宗第六子。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晋镇国公。九年，卒。谥曰悫厚。

靖恒高塞第一子。康熙九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雍正六年，缘事革退。

云升高塞第三子。康熙十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六年，缘事革退。雍正三年，卒。

释迦保云升第二子。雍正六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乾隆元年，缘事革退。

忠福释迦保第一子。乾隆二年，袭辅国将军。二十八年，缘事革退。

成孚高塞第五子。康熙二十二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六十年，缘事革退。雍正元年，卒。以公品级殡葬。

常舒太宗第七子。初封三等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公。十四年，缘事革退。三十七年，封辅国公品级。三十八年，卒。韬塞太宗第十子。初封三等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公。三十四年，卒。

德明常舒第二子。康熙十二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十四年，缘事革退。

海林常舒第十子。乾隆元年，封奉恩将军。八年，卒。容吉韬塞第四子。康熙二十二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三年，缘事革退。

福喜海林第一子。乾隆九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灵泰容吉第五子。康熙五十一年，袭三等辅国将军。雍正十二年，缘事革退。

塞沙达福喜子。

慧文塞沙达嗣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五十年，卒。

谕德韬塞第五子。乾隆元年，封奉恩将军。十年，卒。

明尧谕德第二子。乾隆十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年，卒。

阿尔吉图明尧第一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年，卒。

庆诚阿尔吉图第一子。嘉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元年，卒。无嗣。

博穆博果尔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封襄亲王。十三年，薨。谥曰昭。无嗣。

牛钮世祖第一子。早卒。

福全世祖第二子。康熙六年，封裕亲王。四十二年，薨。谥曰宪。

保泰福全第三子。康熙四十一年，封世子。四十二年，袭裕亲王。雍正二年，缘事革爵。

广善保泰第一子。康熙六十一年，封世子。雍正二年，缘事革退，封公品级。六年，又革退。

广华保泰第三子。雍正二年，封辅国公。寻缘事革退。

保绶福全第五子。初封辅国公品级。康熙四十五年，卒。雍正三年，追封亲王，谥曰悼。

广灵保绶第二子。雍正二年，袭裕亲王。四年，缘事革爵。

广禄保绶第三子。雍正四年，袭裕亲王。乾隆五十年，薨。谥曰庄。

亮景广禄第三子。乾隆十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七年，卒。

恒国亮景第三子。乾隆十八年，袭辅国将军。十九年，卒。无嗣。

亮智广禄第七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三十八年，缘事革退。

亮清广禄第八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四十一年，卒。

恒维亮清第一子。乾隆四十一年，袭二等奉国将军。嘉庆十四年，卒。

文彦恒维第一子。嘉庆十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八年，卒。

祥来文彦第一子。道光九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元年，卒。

春荣祥来第二子。光绪二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三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文瑚恒维第三子。嘉庆二十一年，封奉恩将军。同治元年，卒。

亮柱广禄第十一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四十八年，卒。

恒璧亮柱第一子。乾隆四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四年，卒。

亮焕广禄第十二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一年，袭裕郡王。嘉庆十三年，薨。谥曰僖。

恒存亮焕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元年，卒。十三年，追封贝勒。

文和恒存子。嘉庆二年，袭奉恩将军。十三年，袭贝勒。二十年，卒。

祥端文和第一子。嘉庆二十一年，袭贝子。道光十六年，卒。

继善祥瑞第一子，祥端嗣子。道光十六年，袭镇国公。咸丰十一年，卒。

荣毓继善第一子。咸丰十一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三年，卒。

魁璋荣毓子。光绪二十四年，袭镇国公。

文杰恒存第二子。嘉庆七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四年，卒。

祥瑞文杰第三子。道光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十七年，卒。

恒略亮焕第四子。嘉庆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十二年，卒。

文征恒略第三子。嘉庆十二年，袭一等奉国将军。道光二十一年，卒。

祥登文征第一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七年，因病告退。

继凤祥登第二子。光绪七年，袭奉恩将军。十七年，卒。

荣昌继凤第一子。光绪十七年，袭奉恩将军。

祥翰文征第二子。道光三十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八年，卒。

继麟祥翰子。

荣兆继麟子。光绪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祥亨文征第三子。道光三十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三十年，卒。无嗣。

恒晋亮焕第五子。嘉庆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卒。

文义恒晋第七子。道光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八年，卒。无嗣。

恒津亮焕第七子。嘉庆十五年，封奉国将军。道光十八年，卒。

文锡恒津第一子。道光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八年，卒。无嗣。

亮魁广禄第十三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嘉庆二十一年，因病告退。

恒持亮魁第二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十二年，告退。

文谦恒持第一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寻袭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五年，卒。

祥善文谦子。嘉庆二十五年，袭奉国将军。道光元年，卒。无嗣。

亮庆广禄第十四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十二年，卒。

恒多亮庆子。乾隆五十三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嘉庆十四年，卒。

亮远广禄第十七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嘉庆十三年，卒。

恒贵亮远第一子。嘉庆十三年，袭奉国将军。十五年，卒。无嗣。

亮瑚广禄第十八子。乾隆四十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嘉庆二年，卒。无嗣。

亮聪广禄第二十一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嘉庆二年，卒。

恒翰亮聪第一子。嘉庆二年，袭二等辅国将军。同治元年，卒。

文初恒翰第四子。同治二年袭二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卒。无嗣。

荣亲王世祖第四子，未命名。顺治十五年，卒。无嗣。

常颖世祖第五子。康熙十年，封恭亲王。四十二年，薨。

永绶常颖第一子。康熙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满都护常颖第二子。康熙五十一年，袭贝勒。雍正四年，缘事降贝子。寻复降镇国公。九年，卒。

海善常颖第三子。康熙三十四年，封奉恩将军。四十二年，袭贝勒。五十一年，缘事革退。雍正十年，复封贝勒。乾隆八年，卒。谥曰僖敏。

禄穆海善子。

斐苏布禄穆布子。雍正九年，袭贝勒。乾隆二十八年，卒。

明韶斐苏第二子。乾隆二十八年，袭贝子。五十二年，卒。

晋昌明韶第一子。乾隆四十年，封辅国将军。五十三年，袭镇国公。嘉庆八年，缘事革爵。二十二年，复袭辅国公。

祥林晋昌第二子。道光八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十四年，因病告退。

承熙祥林第一子，道光二十八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光绪十七年，卒。

崇略承熙第一子。光绪十八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二十年，卒。

德荫崇略第一子。光绪二十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二十一年，卒。

德茂崇略第二子。光绪二十二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

晋隆明韶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嘉庆八年，袭辅国公。二十二年，缘事革爵。

玉彩晋隆第一子。嘉庆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十三年，因病告退。

明恭斐苏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嘉庆元年，卒。

嘉培明恭第二子。嘉庆二年，袭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二年，卒。

连喜嘉培第二子。嘉庆二十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六年，缘事革退。

明佩斐苏第六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道光五年，卒。

纯嘏明佩子。

庆琳纯嘏子。道光五年，袭奉国将军。二十年，卒。

灵瑞庆琳第二子。道光二十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七年，卒。无嗣。

明缵斐苏第十一子。乾隆四十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九年，卒。
宜贵明缵第一子。乾隆六十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七年，卒。
官瑞宜贵第一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七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明该斐苏第十一子。乾隆四十年，封奉恩将军。五十七年，因病告退。
玉显明该第一子。乾隆五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五年，卒。无嗣。
明范斐苏第十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二十年，卒。
明昆斐苏第十四子。乾隆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十八年，因病告退。道光五年，卒。
恒春明昆第二子。嘉庆十九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四年，卒。
荣秀恒春第一子。道光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九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对清额常颖第四子。康熙三十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乾隆五年，因病告退。
爱隆阿对清额第四子。乾隆五年，袭奉国将军。九年，卒。
安楚杭阿爱隆阿第三子。乾隆九年，袭奉恩将军。十年，卒。无嗣。
福格对清额第八子。乾隆二十二年，封奉恩将军。四十二年，卒。无嗣。
奇臣对清额第九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嘉庆十二年，缘事革退。
卓泰常颖第五子。康熙四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四年，卒。无嗣。
奇授世祖第六子。早卒。无嗣。
隆禧世祖第七子。康熙十三年，封纯亲王。十八年，薨。谥曰靖。
富尔祜伦隆禧子。康熙十九年，袭纯亲王。寻薨。无嗣。
永干世祖第八子。早卒。无嗣。

清史稿卷一六四　表第四

皇子世表四

允禔圣祖第一子。康熙三十七年，封直郡王。四十七年，缘事革爵。雍正十二年，卒。照贝子例殡葬。
弘昉允禔第二子。雍正十二年，封镇国公。七年，卒。革退。
永扬弘昉第九子。乾隆三十八年，袭辅国公。寻缘事
弘晌允禔第十三子。乾隆三十八年，封奉恩将军。四十六年，卒。
永多弘晌第一子。乾隆四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四年，卒。
绵亘永多子。
奕章绵亘子。嘉庆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八年，因病告退。
载礽奕章子。
溥瑞载礽嗣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卒。
毓荃溥瑞第三子。同治元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五年，卒。
毓英溥麟子，溥瑞嗣子。光绪十五年，袭奉恩将军。
允礽圣祖第二子。康熙十四年，立为皇太子。四十六年，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复废。雍正二年，薨。追封理亲王，谥曰密。
弘晰允礽第二子。雍正元年，封理郡王。六年，晋理亲王。乾隆四年，缘事革爵。
弘晋允礽第三子。康熙五十六年，卒。照辅国公品级殡葬。
永璥弘晋第三子。乾隆元年，封辅国公。五十二年，卒。
弘曦允礽第六子。雍正六年，封辅国公。乾隆十五年，卒。谥曰恪僖。
永玮弘曦第一子。乾隆十五年，袭辅国公。五十二年，卒。谥曰恪勤。
绵俊永玮第一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因病告退。嘉庆三年，卒。
奕泽绵俊第一子。乾隆五十五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八年，卒。
载普奕泽第三子。道光二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一年，卒。

溥荣载普子。

毓宽溥荣子。光绪十一年，袭奉恩将军。

绵侃永玮第二子。乾隆三十五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二年，卒。无嗣。

绵佐永玮第五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三年，袭辅国公。嘉庆十一年，卒。

奕质绵佐第一子。嘉庆十二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二年，卒。

奕赞绵佐第三子。嘉庆十七年，封奉恩将军。同治八年，卒。无嗣。

弘晓允礽第七子。雍正十二年，封辅国公。乾隆三十四年，缘事革退。

永增弦晓第一子。乾隆二十六年，封奉恩将军。四十八年，卒。

绵赕永增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七年，缘事革退。

永璒弘晓第四子。乾隆三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三十九年，卒。

绵恂永璒第一子。乾隆四十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二年，卒。无嗣。

永<⿰石攵>弘晓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奉国将军。三十三年，卒。

绵<⿰瓜丰>永<⿰石攵>第二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六年，卒。

奕锦绵<⿰瓜丰>第三子。嘉庆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元年，因病告退。

载绩奕锦第一子。咸丰元年，袭奉恩将军。十年，缘事革退。

永遐弘晓第七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奉国将军。道光元年，卒。

绵烈永遐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一年，卒。

奕亶绵烈第二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二年，卒。无嗣。

弘<⿰日为>允礽第十子。乾隆元年，封辅国公。四年，袭理郡王。四十五年，薨。谥曰恪。

永暖弘<⿰日为>第一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五年，袭贝勒。五十三年，卒。

绵溥永暖第二子。乾隆五十四年，袭贝子。嘉庆六年，卒。

奕灏绵溥第一子。嘉庆六年，袭镇国公。道光十年，缘事革退。十八年，复袭辅国公。寻缘事革退。

载受奕灏第一子。道光十一年，封辅国将军。二十八年，卒。

福存载受第二子。道光二十九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十四年，卒。

毓均福存子。光绪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宣统元年，卒。无嗣。

载宽奕灏第三子。道光十年，袭辅国公。十八年，卒。

载岱奕芝子，奕灏族侄。道光十九年，袭奕灏之辅国公爵。同治十三年，卒。

溥丰载岱第一子。道光三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光绪元年，袭辅国公。二十二年，卒。

毓炤溥丰第四子。光绪二十二年，袭辅国公。

溥盛载岱第二子。道光元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光绪十七年，因病告退。二十二年，卒。

毓佑溥盛第三子。光绪十七年，袭奉国将军。

溥征载岱第三子。咸丰七年，封辅国将军。光绪十五年，卒。

毓鐍溥征子。光绪十六年，袭奉国将军。

溥锐载岱第六子。光绪十二年，封一等奉国将军。二十一年，卒。无嗣。

奕魁绵溥第二子。嘉庆十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三年，卒。

载锈奕魁子。嘉庆二十三年，袭辅国将军。道光七年，卒。无嗣。

永育弘<⿰日为>次子。乾隆四十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九年，卒。

绵沄永育第三子。乾隆六十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卒。

奕堂绵沄第三子。咸丰八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四年，卒。

载钰奕堂第二子。光绪十四年，袭奉恩将军。

永准弘<⿰日为>第五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二年，卒。无嗣。

弘皖允礽第十二子。乾隆三年，封辅国公。四十年，卒。

永浩弘皖第二子。乾隆四十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十三年，卒。

允祉圣祖第三子。康熙三十七年，封诚郡王。三十八年，缘事降贝勒。四十八年，晋诚亲王。雍正六年，缘事降诚郡王。八年，复封诚亲王。寻缘事革爵。十年，薨。照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曰隐。

弘晟允祉第三子。康熙五十九年，封世子。雍正二年，缘事革退。

弘暟允祉第七子。雍正五年，封镇国公。八年，晋贝子。乾隆四十二年，卒。

永珊弘暟第三子。乾隆四十二年，袭镇国公。嘉庆二年卒。

绵策永珊第三子。嘉庆二年，袭辅国公。五年，卒。

奕果绵道子，绵策嗣子。嘉庆六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九年，卒。

载龄奕果第一子。同治九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元年，卒。

溥元载双子，载龄嗣子。光绪十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

允琪圣祖第五子。康熙三十七年，封贝勒。四十八年，晋恒亲王。雍正十年，薨。谥曰温。

弘升允琪第一子。康熙五十九年，封世子。雍正五年，缘事革退。乾隆十九年，卒。照贝勒品级殡葬。谥曰恭恪。

永泽弘升第三子。乾隆四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五十五年，袭贝子。嘉庆十五年，卒。

绵疆永泽第三子。嘉庆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五年，袭镇国公。十六年，卒。

奕奎绵崧子，绵疆嗣子。嘉庆十六年，袭镇国公。道光十五年，缘事革退。

绵崧永泽第四子。嘉庆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道光十五年，袭辅国公。十七年，卒。

奕礼绵槐子。道光十八年，袭绵崧辅国公之爵。二十九年，卒。

载茯奕礼第一子。道光十八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九年，袭辅国公。同治元年，卒。

溥泉载茯第一子。同治二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年，卒。

毓森溥泉子。同治四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

载茂奕礼第三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咸丰八年，卒。

溥镜载茂子。咸丰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五年，缘事革退。

弘晭允祺第二子。雍正三年，封辅国公。五年，晋镇国公。十年，袭恒亲王。乾隆四十年，卒。谥曰恪。

永馨弘晭第一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五年，卒。

绵铨永馨第一子。乾隆二十六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四十年，缘事革退。

永勋弘晭第三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奉国将军。五十一年，卒。

绵果永勋第四子。乾隆五十一年，袭奉恩将军。嘉庆二十一年，卒。

奕征绵果第一子。嘉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九年，卒。无嗣。

永皓弘晭第十子。乾隆四十年，袭恒郡王。五十三年，薨。谥曰敬。

弘昂允祺第四子。雍正三年，封一等镇国将军。乾隆四十年，缘事革退。

弘昫允祺第六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五年，因病告退。

永庆弘昫第二子。乾隆五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二年，因病告退。

绵彰永庆第一子。乾隆四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五年，卒。无嗣。

弘曈允祺第七子。雍正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乾隆六年，因病告退。

永春弘曈第一子。乾隆六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因病告退。

绵纲永春第一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五年，缘事革退。

永鼐弘曈第二子。乾隆六年，袭奉恩将军。寻卒。

允祚圣祖第六子。早卒。

允祚圣祖第七子。康熙三十九年，封贝勒。四十八年，晋淳郡王。雍正元年，晋淳亲王。八年，薨。谥曰度。

弘曙允祐第一子。雍正元年，封世子。五年，缘事革退。

弘晫允祐第二子。乾隆八年，封辅国将军。八年卒。

永玨弘晫第二子。乾隆九年，袭奉国将军。十七年，卒。

永庄弘晫第三子。乾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四十二年，因病告退。

弘曝允祐第六子。雍正五年，封世子。八年，袭淳郡王。乾隆四十二年，薨。谥曰慎。

永鋆弘曝第八子。乾隆四十三年，袭贝勒。嘉庆二十五年，卒。

绵清永鋆第二子。嘉庆十七年，封一等辅国将军。道光元年，袭贝子。咸丰元年，卒。

奕梁绵清第四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咸丰元年，袭镇国公。同治十一年，加贝子衔。光绪十三年，卒。

载<⿰多灰>奕梁第六子。光绪十三年，袭镇国公。二十年，卒。

溥坤载<⿰多灰>子。光绪二十一年，袭镇国公。

奕权绵清第五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同治三年，卒。无嗣。

奕榕绵清第六子。道光二十四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元年，缘事革退。

奕枫绵清第十二子。咸丰元年，封奉国将军。光绪七年，卒。

载炜爽枫第三子。光绪八年，袭奉恩将军。

绵浸永鋆第三子。道光六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同治十年，卒。无嗣。

绵洵永鋆第五子。道光六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八年，卒。

奕槛绵洵第一子。咸丰九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二年，卒。

载煜奕槛第一子。光绪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绵瀞永鋆第六子。道光六年，封奉恩将军。咸丰九年卒。

奕梅绵瀞第一子。咸丰十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绵淑永鋆第七子。道光六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七年，卒。

奕桦绵淑第一子。道光二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弘泰允祐第七子。乾隆八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二年，卒。

允禩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封贝勒。六十一年，晋廉亲王。雍正四年，以罪革爵。

允禟圣祖第九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雍正三年，以罪革爵。

弘晟允禟第一子。乾隆四十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十八年，缘事革退。

允<⿰讠我>圣祖第十子。康熙四十八年，封敦郡王。雍正二年，以罪革爵。乾隆二年，封辅国公品级。六年，卒。照贝子例殡葬。

允禵圣祖第十一子。早卒。

允禑圣祖第十二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六十一年，晋嘉郡王。雍正元年，缘事降贝子。二年，降镇国公。八年，复封履郡王。十三年，晋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薨。以高宗第四子永珹为嗣。

弘昆允禑第五子。乾隆十五年，卒。照世子例殡葬。

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康熙六十一年，封怡亲王。雍正八年，薨。谥曰贤。

弘昌允祥第一子。雍正元年，封贝子。十三年，晋贝勒。乾隆四年，缘事革退。

弘暾允祥第三子。雍正六年，卒。照贝勒例殡葬。

永喜弘皎第一子，弘暾嗣子。雍正八年，袭贝勒。九年，卒。无嗣。

弘皎允祥第四子。雍正八年，封宁郡王。乾隆二十九年，薨。谥曰良。

永福弘皎第二子。乾隆二十九年，袭贝勒。四十七年，薨。谥恭恪。同治三年，追封怡亲王。

绵誉永福第四子。乾隆四十七年，袭贝勒。道光二十三年，卒。同治三年，追封怡亲王。

奕蘧绵誉第一子。道一子。道封二等镇国将军。十九年，缘事革退。

奕格绵誉第三子。道光二十四年，袭贝子。咸丰八年，卒。同治三年，追封怡亲王。

载敦奕格第二子。咸丰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八年，袭镇国公。同治三年，袭怡亲王。光绪十六年，薨。谥曰端。

溥静载敦第一子。同治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十七年，袭怡亲王。二十六年，薨。寻以罪革爵。

溥耀载敦第二子。光绪六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六年，卒。

毓麒溥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怡亲王。

载熙奕格第七子。咸丰七年，封镇国将军。光绪元年，卒。

溥荣载熙第一子。光绪二年，袭辅国将军。二十年，卒。无嗣。

奕连绵誉第四子。道光十三年，封奉恩将军。二十九年，卒。无嗣。

奕瑌绵誉第六子。道光十六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九年，卒。

载孔奕瑌第二子。光绪九年，袭奉国将军。二十七年，卒。

溥凯载孔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溥彩载孔第二子。光绪二十三年，封奉恩将军。

奕存绵誉第八子。同治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二年，卒。

载寿奕存第一子。光绪二年，袭奉恩将军。十六年，卒。无嗣。

弘昤允祥第六子。雍正七年，卒。照贝勒品级殡葬。

弘晓允祥第七子。雍正八年，袭怡亲王。乾隆四十三年，薨。谥曰僖。

永杭弘晓第一子。乾隆三十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二年，卒。无嗣。

永琅弘晓第二子。乾隆三十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三年，袭怡亲四年，薨。谥曰恭。

绵标永琅第二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四年，卒。封怡亲王。

奕勋绵标第一子。嘉庆四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寻袭怡亲王。二十三年，薨。谥曰恪。

载坊奕勋第一子。嘉庆二十四年，袭怡亲王。二十五年，薨。

载垣奕勋第二子。道光五年，袭怡亲王。咸丰十一年，因罪革爵，赐自尽。

载坪奕勋第三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一年，卒。

载圻奕勋第四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八年，卒。

溥纶载圻第二子。同治九年，袭奉国将军。十一年，卒。

载增奕勋第五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九年，卒。

溥瑛载增第一子。咸丰九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光绪十七年，卒。

毓俊溥瑛第二子。光绪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一年，卒。无嗣。

载坤奕勋第六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三年，卒。无嗣。

载堪奕勋第七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十一年，卒。

溥仪载堪第一子。咸丰十一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九年，卒。

毓秀溥仪第一子。光绪九年，袭奉恩将军。十二年，卒。无嗣。

永迈弘晓第八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嘉庆四年，卒。无嗣。

载泰允祥第五世孙，奕增子。同治元年，袭载垣所降之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年，袭载敦所遗之辅国公。五年，缘事革退。

载帛允祥第五世孙，奕协子。同治五年，袭载泰所遗之辅国公。

允禶圣祖第十四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雍正元年，晋郡王。三年，缘事降贝子。四年，革爵。乾隆二年，封辅国公。十二年，晋贝勒。十三年，复封恂郡王。二十年，薨。谥曰勤。

弘春允禶第一子。雍正元年，封贝子。二年，缘事革退。四年，封镇国公。六年，晋贝子。九年，晋贝勒。十一年，晋泰郡王。十二年，缘事降贝子。十三年，革退。

永晋弘春子。

绵备永晋子。

奕山绵备子。道光二十七年，封一等镇国将军。光绪四年，卒。

载鹫奕山第二子。咸丰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年，卒。

溥翰载鹫第一子。咸丰七年，封奉国将军。光绪四年，袭辅国将军。十二年，告退。

毓照溥翰第三子。光绪十三年，袭奉国将军。

弘明允禶第二子。雍正十三年，封贝勒。乾隆三十二年，薨。谥曰恭勤。

永忠弘明第一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八年，卒。

绵算永忠第五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奉国将军。道光二十四年，卒。

永硕弘明第二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二年，袭贝子。嘉庆十三年，卒。

绵龄永硕第三子。乾隆六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嘉庆十三年，袭镇国公。道光四年，卒。

奕兴绵龄第四子。道光四年，袭镇国公。咸丰八年，卒。

载森奕兴第二子。咸丰八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光绪十三年，卒。

溥博载森第一子。光绪十三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二十年，卒。

溥多载森第二子。光绪二十一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

载国奕兴第三子。同治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三十一年，卒。无嗣。

绵赞永硕第四子。嘉庆四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三年，卒。

奕诚绵赞第一子。

载桂奕诚子。嘉庆二十四年，袭奉国将军。同治五年，卒。

奕谱绵赞第二子。道光元年，封奉国将军。十四年，卒。无嗣。

奕洽绵赞第三子。道光四年，封奉国将军。同治七年，卒。

载荷奕洽第一子。咸丰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一年，卒。无嗣。

载申奕洽第二子。同治三年，封奉恩将军。

绵榜永硕第五子。嘉庆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七年，缘事革退。

绵默永硕第六子。嘉庆四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四年，卒。

奕班绵默第一子。咸丰四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元年，卒。无嗣。

绵翱永硕第七子。嘉庆十四年，封奉恩将军。道光九年，缘事革退。

绵翔永硕第八子。嘉庆十七年，封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奕萃绵翔第一子。道光三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卒。

载策奕萃第一子。咸丰八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四年，卒。无嗣。

永恬弘明第三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一等奉国将军。三十二年，卒。

绵旭永恬第一子。乾隆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十八年，卒。

奕湄绵旭第一子。嘉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六年，阵亡于和阗。奕道绵旭第四子。道光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四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永梯弘明第四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一等奉国将军。五十五年，因病告退。

绵款永梯第一子。乾隆五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六年，卒。

奕朴绵款第二子。道光六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九年，卒。

载屯奕朴第一子。咸丰九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七年，因病告退。二十一年，卒。袭次已尽，不袭。

允禡圣祖第十五子。雍正四年，封贝勒。八年，晋愉郡王。九年，薨。谥曰恪。

弘庆允禡第三子。雍正九年，袭愉郡王。乾隆三十四年，薨。谥曰恭。

永琇弘庆第一子。乾隆三十五年，袭贝勒。嘉庆二十五年，卒。

绵岫永琇第一子。嘉庆七年，封镇国将军。道光元年，袭贝子。三十年，卒。

奕橚绵岫第一子。道光九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三十年，袭镇国公。同治五年，卒。

载烝奕橚第一子。咸丰七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九年，卒。无嗣。

载璨奕橚第二子。咸丰七年，封辅国将军。同治五年，袭辅国公。光绪十一年，卒。

溥钊载霞子，载璨嗣子。光绪十一年，袭辅国公。

奕枨绵岫第三子。咸丰七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光绪十三年，卒。

载霖奕枨第一子。同治七年，封奉国将军。光绪十五年，卒。无嗣。

载兆奕枨第四子。光绪三年，封奉国将军。

溥培载光第一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恩将军。

载燕奕枨第六子。光绪三年，封奉国将军。宣统三年，卒。

溥坪载燕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恩将军。

奕楸绵岫第四子。咸丰七年，封二等辅国将军。同治三年，卒。无嗣。

栾根绵岫第七子。咸丰七年，封奉恩将军。十一年，卒。无嗣。

奕楠绵岫第八子。同治七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年，因病告退。十六年，卒。

载庄奕楠第二子。光绪十六年，袭奉恩将军。

奕櫑绵岫第九子。同治七年，封奉恩将军。十一年，卒。无嗣。

绵峻永琾第二子。嘉庆七年，封镇国将军。道光二十三年，卒。

奕樟绵峻第二子。道光二十三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光绪十年，卒。

载雯奕樟第一子。光绪三年，封奉国将军。九年，卒。无嗣。

绵岐永琾第五子。嘉庆十七年，封辅国将军。道光十一年，卒。

奕棈绵岐第四子。道光十一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十六年，卒。无嗣。

绵昆永琾第六子。嘉庆十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道光十一年，卒。

奕栋绵昆第一子。道光十二年，袭辅国将军。同治十一年，卒。

载搜奕栋第一子。咸丰七年，封奉国将军。九年，缘事革退。

载臧奕栋第二子。同治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元年，卒。无嗣。

奕桷绵昆第三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元年，卒。

绵仑永琾第七年。嘉庆十七年，封一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年，卒。

奕杰绵仑子。道光十六年，封奉国将军。光绪四年，卒。

载照奕杰第二子。光绪四年，袭奉恩将军。

绵岗永琾第八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一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一年，卒。

奕芳绵岗第二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奉国将军。二十四年，卒。无嗣。

绵峰永琾第九子。道光元年，封辅国将军。二十七年，卒。

奕彬绵峰子。道光二十七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十四年，卒。

绵巃永琾第十子。道光六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十二年，卒。

奕樵绵巃子。同治十三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元年，卒。

载霞奕樵第一子。光绪元年，袭奉恩将军。

永勒弘庆第二子。乾隆五十五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四年，卒。无嗣。

弘富允禡第四子。乾隆十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四十八年，卒。

永浕弘富第三子。乾隆四十九年，袭辅国将军。嘉庆二十三年，卒。

绵鈖永浕第一子。乾隆五十五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元年，卒。

奕元绵鈖子。道光元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元年，卒。

载裕奕元第一子。咸丰八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允禄圣祖第十六子。嗣博果铎后。雍正元年，袭庄亲王。乾隆三十二年，薨。谥曰恪。

弘普允禄第二子。乾隆元年，封贝子。四年，缘事革退。寻封镇国公。八年，卒。追封世子。谥曰恭勤

永璔弘普第一子。乾隆八年，袭辅国公。三十二年，袭庄亲王。五十三年，薨。谥曰慎。

绵课永珂第一子。永璔嗣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庄亲王。道光二年，降庄郡王。四年，复封庄亲王。六年，薨。谥曰襄。

奕賧绵课第四子。嘉庆十八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六年，缘事革退。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十二年，革退。

奕叡绵课第七子。道光六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八年，缘事革退。十一年，封奉国将军。十九

年，休致。

奕腆绵课第九子。道光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八年，缘事革退。十九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四年，卒。

载察奕腆第四子。同治四年，袭奉恩将军。六年，缘事革退。

溥塾载焘子，载察堂侄。同治六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二十六年，卒。

毓翬溥塾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奕卖绵课第十三子。道光六年，袭庄亲王。八年，降郡王。十一年，复封亲王。十八年，缘事革爵。

永珂弘普第二子。乾隆二十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五十九年，卒。

弘明允禄第六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五十二年，卒。

永麻弘明第二子。乾隆五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嘉庆十一年，卒。

绵厚永麻第一子。嘉庆七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四年，缘事革退。

绵综永麻第三子。嘉庆七年，封奉恩将军。道光十三年，卒。

奕沈绵综第四子。道光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四年，卒。无嗣。

弘矗允禄第八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二年，袭辅国公。嘉庆十一年，卒。

永蕃弘矗第一子。乾隆四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五十四年，卒。

绵护永蕃第一子。乾隆五十四年，袭奉国将军。嘉庆十二年，袭辅国公。十八年，袭庄亲王。道光二十一年，薨。谥曰勤。

绵諱永蕃第二子。嘉庆十年，封奉国将军。道光二十二年，袭庄亲王。二十五年，薨。谥曰质。

奕仁绵諱第一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六年，袭庄亲王。同治十三年，薨。谥曰厚。

载勋奕仁第二子。同治十一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元年，袭庄亲王。二十六年，以罪革爵。二十七年，赐自尽。

溥纲载勋第一子。光绪二十三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宣统元年，卒。

毓敏溥纲子。宣统元年，袭镇国将军。

载勋奕仁第三子。光绪三年，封镇国将军。十二年，卒。无嗣。

载功奕仁第四子。光绪六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八年，袭庄亲王。

载溥载功第二子。光绪二十九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奕佩绵諱第二子。道光三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八年，卒。

载勃奕佩第三子。光绪八年，袭镇国将军。

奕保绵諱第三子。同治元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十一年，告退。

永萼弘矗第二子。乾隆四十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嘉庆五年，因病告退。

绵韬永萼第二子。嘉庆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八年，卒。无嗣。

绵枌永萼第三子。嘉庆十七年，封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七年，因病告退。无嗣。

永茁弘矗第四子。嘉庆四年，封一等奉国将军。道光六年，卒。

绵林永茁第一子。道光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同治二年，卒。

奕增绵林第三子。同治二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七年，卒。

载励奕增第二子。光绪七年，袭奉恩将军。

允礼圣祖第十七子。雍正元年，封果郡王。六年，晋果亲王。乾隆三年，薨。谥曰毅。以世宗第六子弘瞻为嗣。

允祁圣祖第十八子。早卒。

允禐圣祖第十九子。早卒。

允祎圣祖第二十子。雍正四年，封贝子。八年，晋贝勒。十二年，缘事降辅国公。十三年，复封贝勒。乾隆二十年，卒。谥曰简靖。

弘闰允祎第二子。乾隆二十年，袭贝子。五十六年，卒。

永玉弘闰第一子，乾隆五十七年，袭辅国公。道光七年，卒。

绵通永群子，永玉嗣子。道光七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十八年，缘事革退。

永揆弘闰第五子。嘉庆四年，封奉国将军。五年，卒。无嗣。

永群弘闰第六子。嘉庆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二十三年，卒。无嗣。

永彩弘闰第七子。嘉庆十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年，卒。

绵寿永彩子。嘉庆二十一年，袭奉国将军。道光十八年，袭绵通之不入八分镇国公。咸丰十一年，因病告退。同治十年，卒。

奕贺绵寿第二子。同治十一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光绪十五年，卒。

载钺奕贺第一子。光绪十五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三十年，卒。

载铠奕贺第二子。光绪二十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三十一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

载镗奕贺第三子。光绪二十九年，封辅国将军。

允禧圣祖第二十一子。雍正八年，封贝子。寻晋贝勒。十三年，晋慎郡王。乾隆二十三年，薨。谥曰靖。以高宗第六子永瑢为嗣。

允祐圣祖第二十二子。雍正八年，封贝子。十二年，晋贝勒。乾隆八年，卒。谥曰恭勤。

弘晓允祐第一子。乾隆九年，袭贝子。十九年，卒。

永芝弘晓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袭镇国公。五十年，缘事革退。

弘嵩允祜第四子。乾隆三十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四十二年，卒。

永若弘嵩第三子。乾隆四十二年，袭三等辅国将军。五十四年，卒。无嗣。

弘丰允祜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嘉庆八年，卒。

绵鸾永晋子，弘丰嗣孙。嘉庆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十年，卒。

奕庆绵鸾第四子。道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四年，卒。

载麟奕庆第三子。光绪五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三年，卒。

溥阳载麟第一子。光绪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

奕昌绵鸾第五子。道光十六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六年，卒。

载哲奕昌第三子。光绪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二年，卒。无嗣。

允祁圣祖第二十三子。雍正八年，封镇国公。十三年，晋贝勒。乾隆二十三年，缘事降贝子。四十二年，又降镇国公。四十五年，晋贝子。四十七年，晋贝勒。四十九年，加郡王衔。五十年，卒。谥曰诚。

弘昤允祁第二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四十六年，卒。

永厚弘昤第二子。乾隆四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四十八年，卒。无嗣。

永本弘昤第三子。乾隆四十九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十五年，卒。无嗣。

弘亮允祁第三子。嘉庆十四年，封奉国将军。十八年，卒。

永楞弘亮第十一子。嘉庆十八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六年，卒。

绵城永楞子。道光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咸丰八年，缘事革退。

弘谦允祁第五子。乾隆五十年，袭贝子。嘉庆十四年，加贝勒品级。二十年，卒。

永康弘谦第一子。嘉庆十四年，封一等奉国将军。二十年，袭镇国公。咸丰八年，卒。

绵兴永康第一子。道光六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四年，卒。无嗣。

绵英永康第二子。道光十八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咸丰八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四年，卒。无嗣。

绵庆永康第三子。道光十八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十一年，卒。无嗣。

绵亨永康第四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七年，卒。

奕光绵亨第一子。咸丰七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十七年，卒。

载玢奕光第一子。光绪十七年，袭奉恩将军。三十三年，卒。

溥裕载玢第一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奕耀绵亨第二子。同治七年，封奉国将军。光绪三十一年，卒。

载全奕耀第二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

奕熹绵亨第三子。同治七年，封奉国将军。光绪二年，卒。无嗣。

绵达永康第五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同治五年，卒。

奕煊绵达子。同治七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二十一年，卒。

载增奕煊第二子。光绪二十一年，袭奉恩将军。

绵忠永康第六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十年，卒。无嗣。

永绪弘谦第三子。嘉庆二十一年，封奉恩将军。道光二年，卒。

绵铭永绪第一子。道光三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二年，卒。无嗣。

弘霈允祁第六子。乾隆六十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十年，卒。

永靠弘霈第一子。嘉庆十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缘事革退。

弘善允祁第七子。乾隆六十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十四年，加辅国将军品级。二十四年，晋辅国将军。道光四年，卒。

永良弘善第二子。道光五年，袭奉国将军。二十三年，缘事革退。

允秘圣祖第二十四子。雍正十一年，封诚亲王。乾隆三十八年，薨。谥曰恪。

弘畅允秘第一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十九年，袭諴郡王。六十年，薨。谥曰密。

永珠弘畅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六十年，袭贝勒。道光二十六年，缘事革退。

永祥弘畅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道光六年，卒。

绵杰永祥第二子。道光六年，袭辅国将军。九年，卒。无嗣。

永芩弘畅第三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道光五年，缘事革退。

绵焕永芩第一子。嘉庆十年，封辅国将军。道光五年，缘事革退。寻封奉恩将军。二十一年，卒。无嗣。

绵<□品生>永芩第三子。道光四年，封辅国将军。五年，缘事革退。寻封奉恩将军。六年，又革退。

永裕弘畅第四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嘉庆五年，卒。

绵丹永裕第一子。嘉庆五年，袭辅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弘昕允秘第二子。乾隆二十八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九年，晋贝子。四十三年，缘事革退。五十九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四年，又革退。十四年，复封奉恩将军。十六年，卒。

永松弘昕第五子。嘉庆十六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七年，卒。十七年，追封贝子。

绵勋永松第二子。道光七年，袭奉恩将军。二十六年，袭永珠之贝子。光绪十九年，卒。

奕均绵勋第二子。同治七年，封镇国将军。十年，卒。

载信奕均子。同治十一年，袭辅国将军。光绪二十年，袭镇国公。二十六年，卒。

溥霭载信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镇国公。

溥雾载信第二子。光绪二十九年，封辅国将军。

溥霏载信第三子。光绪二十九年，封辅国将军。

溥霖载信第四子。光绪二十九年，封辅国将军。

弘康允秘第三子。乾隆三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嘉庆十四年，加不入八分辅国公品级。十九年，卒。

永纯弘康第一子。嘉庆七年，封奉国将军。十九年，袭辅国将军。道光十一年，缘事革退。

弘超允秘第四子。乾隆四十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二年，缘事革退。

承瑞圣祖子。早薨。

承祐圣祖子。早薨。
承庆圣祖子。早薨。
赛音察浑圣祖子。早薨。
长华圣祖子。早薨。
长生圣祖子。早薨。
万黼圣祖子。早薨。
允禶圣祖子。早薨。
允＜□礻禹＞圣祖子。早薨。
允禨圣祖子。早薨。
允禐圣祖子。早薨。

清史稿卷一六五　表第五

皇子世表五

弘晖世宗第一子。康熙四十三年，薨。雍正十三年，追封亲王。谥曰端。无嗣。
弘昀世宗第二子。早薨。无嗣。
弘时世宗第三子。早薨。无嗣。
弘昼世宗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乾隆三十五年，薨。谥曰恭。
永璧弘昼第二子。乾隆二十一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三十五年，袭和亲王。三十七年，薨。谥曰勤。
绵伦永璧第一子。乾隆三十七年，袭和郡王。三十九年，薨。谥曰谨。
绵循永璧第二子。乾隆四十年，袭和郡王。嘉庆二十二年，薨。谥曰恪。
奕亨绵循第三子。嘉庆七年，封辅国将军。二十二年，袭贝勒。道光十二年，卒。
载容奕亨第四子。道光十二年，袭贝子。同治十一年，加贝勒衔。光绪七年，卒。谥曰敏恪。
溥廉载容第一子。光绪三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七年，袭镇国公。二十四年，卒。
毓璋溥廉第一子。光绪二十四年，袭镇国公。
溥益载容第二子。光绪三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三十三年，卒。
毓书溥益第一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国将军。
溥绶载容第三子。光绪三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三十二年，卒。
毓逖溥绶第一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奉国将军。
载崇奕亨第五子。道光三十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年，卒。
溥善载崇第一子。光绪二年，袭奉国将军。
溥良载崇第二子。光绪十二年，封奉国将军。
溥兴载崇第三子。光绪六年，封奉国将军。三十三年，卒。
毓嵩溥兴第二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奕聪绵循第四子。嘉庆十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道光十六年，卒。
载嘉奕聪第一子。道光十六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奕蕊绵循第六子。嘉庆十三年，封镇国将军。道光六年，卒。无嗣。
奕蕊绵循第九子。道光元年，封奉国将军。十九年，卒。
绵倬永璧第五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十二年，卒。无嗣。
永瑔弘昼第四子。乾隆二十二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嘉庆三年，卒。
绵命永瑔第二子。嘉庆四年，袭辅国将军。道光十二年，卒。
奕俊绵命第一子。道光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十二年，晋袭二等。道光二十三年，卒。无嗣。
奕猛绵命第二子。道光十六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咸丰九年，缘事革退。
绵传永瑔第三子。乾隆五十五年，封一等奉国将军。嘉庆六年，因病告退。道光十三年，卒。

无嗣。

永焕弘昼第六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四十八年，卒。

绵僧永焕第一子。乾隆四十九年，袭辅国公。嘉庆十二年，卒。

奕交绵僧第一子。嘉庆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咸丰九年，卒。无嗣。

奕烈绵僧第二子。嘉庆十五年，封奉恩将军。咸丰元年，卒。

载透奕烈第三子。咸丰二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奕璠绵僧第三子。道光四年，封奉国将军。二十五年，卒。

载良奕璠子。道光二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五年，卒。无嗣。

永琨弘昼第七子。乾隆三十三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四年，缘事降奉恩将军，寻晋二等奉国将军。七年，复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八年，卒。

绵仲永琨第一子。嘉庆八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十九年，卒。

奕顺绵仲第一子。嘉庆十九年，袭辅国将军。道光二十一年，卒。

载畴奕顺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奉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绵令永琨第二子。乾隆四十九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嘉庆二年，卒。

奕煌绵令子。嘉庆二年袭二等奉国将军。三年，卒。无嗣。

弘瞻世宗第六子，嗣允礼后。乾隆三年，袭果亲王。二十八年，缘事降贝勒。三十年，复封果郡王。寻薨。谥曰恭。

永瑮弘瞻第一子乾隆三十年袭果郡王。五十四年薨，谥曰简。

绵从永瑮第一子。乾隆五十五年，袭贝勒。五十六年，卒。

奕湘绵律第一子，绵从嗣子。道光十三年，袭镇国公。同治十一年，加贝子衔。光绪七年，卒。谥曰恪慎。

载坤奕湘第一子。咸丰七年，封辅国将军。光绪二年，缘事革退。

载卓奕湘第三子。光绪七年，袭辅国公。三十三年，卒。

溥闵载卓子。光绪三十三年，袭辅国公

绵律永璨第一子，永瑮嗣子，乾隆五十六年，袭贝勒。嘉庆十一年，缘事革退。

永璨弘瞻第二子。乾隆四十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嘉庆五年，因病告退。

绵＜⿰亻同＞永璨第二子。嘉庆十一年，袭贝子。道光十二年，卒。

奕雯绵＜⿰亻同＞第一子。道光十三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治元年，卒。

载品奕雯第一子。同治元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光绪三十年，卒。

溥棠载品第一子。光绪三十一年，袭奉国将军。

弘昉世宗第六子，早薨。

福宜世宗第七子，早薨。

福惠世宗第九子。雍正六年薨。十三年追封亲王。谥曰怀。无嗣。

福沛世宗第十子，早薨。

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五年薨。追封定亲王。谥曰安。

绵德永璜第一子。乾隆十五年，袭定亲王。七年，降郡王。四十一年，缘事革爵。四十二年，封镇国公。四十九年，晋贝子。五十一年，卒。

奕纯绵德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四十九年，晋镇国公品级。五十一年，袭贝子。嘉庆二十一年，卒。

载锡奕纯第一子。嘉庆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四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一年，袭贝子。道光元年，卒。

溥喜载锡第二子。道光元年，袭镇国公。十二年，缘事降不入八分辅国公。十八年，缘事革退。

溥吉载锡第三子。道光八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十八年，袭辅。国公。同治五年卒。

载铭奕纯第三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年，卒。

溥咸载铭第三子。道光二十三年，袭奉国将军。同治五年，袭溥吉之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年，卒。

毓厚溥咸第一子。同治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十六年，卒。

毓祥溥咸族侄，溥和子。光绪十七年，袭毓厚之不入八分辅国公。

绵恩永璜第二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定郡王。五十八年，晋亲王。道光二年，薨。谥曰恭。

奕绍绵恩第二子。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年，晋辅国公。八年，晋贝子。二十四年，晋贝勒。道光二年，袭定亲王。十六年，薨。谥曰端。

载铨奕绍第一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二等辅国将军。道光三年，晋二等镇国将军。十一年，晋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五年，晋辅国公。十六年，袭定郡王。咸丰三年，加亲王衔。四年，薨。追封亲王，谥曰敏。

溥煦载铭第五子，载铨嗣子。咸丰四年，封辅国将军。寻袭定郡王。光绪三十三年，薨。谥曰慎。

毓长溥煦第一子。同治十一年，封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九年，卒。

恒圻毓长第四子。光绪二十九年，袭辅国将军。

毓朗溥煦第二子。光绪十二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十三年，袭贝勒。

毓盈溥煦第四子。光绪二十九年，封镇国将军。

永琏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薨，追封皇太子。谥曰端慧。

永璋高宗第三子。乾隆二十五年，薨。追封循郡王。

绵懿永瑆第二子，永璋嗣子。乾隆五十二年，袭贝勒。嘉庆九年，缘事降二等镇国将军。十年，封贝子。十四年，卒。追封贝勒。

奕绪绵懿弟一子。嘉庆四年，封辅国将军品级。十四年，袭贝子。咸丰八年，卒。

载迁奕绪第二子。咸丰八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五年，卒。

溥葵载迁第一子。光绪二十三年，封辅国将军。二十五年，袭辅国公。

溥荃载迁第二子。光绪二十九年，封辅国将军。

奕经绵懿第二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奕纪绵懿第三子。嘉庆二十一年，封二等辅国将军。道光十五年，晋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年，缘事革退。

永珹高宗第四子，嗣允祹后。乾隆二十八年，袭履郡王。四十二年，薨。谥曰端。嘉庆四年，追封履亲王。

绵惠永珹第一子。乾隆四十二年，袭贝勒。嘉庆元年，薨。六年，追封履郡王。

奕纶绵懃子，绵惠嗣子。嘉庆元年，袭贝子。十四年，晋贝勒。道光十五年，缘事降贝子。十六年，卒。追封贝勒。

载锷奕纶第六子。道光十八年，封一等辅国将军。二十七年，卒。

溥森载锷子。道光二十七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七年，卒。

毓存溥森第四子。光绪七年，袭奉恩将军。寻卒。无嗣。

载鈖奕纶第十子。道光十六年，袭贝子。咸丰三年，卒。

溥楙载钢第三子。载鈖嗣子。咸丰四年，袭镇国公。光绪八年，卒。

毓昌溥楙子。光绪八年，袭镇国公。十年，卒。

载华奕纶第十一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奕绮之贝子。同治四年，缘事革退归宗。

载鹤奕纶第十二子。咸丰六年，封奉恩将军。光绪十年，卒。

溥植载鹤子。光绪十一年，袭毓昌之镇国公。

载蒨奕纶第十三子。咸丰六年，封奉恩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卒。

溥泉载蒨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封荣亲王。三十一年，薨。谥曰纯。

绵亿永琪第五子。乾隆四十九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荣郡王。二十年，薨。谥曰恪。

奕绘绵亿第一子。嘉庆二十年，袭贝勒。道光十八年，卒。

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袭贝子。咸丰七年，卒。

溥楣载钊第一子，载钧嗣子。咸丰七年，袭镇国公。同治五年，缘事革退。

载钊奕绘第二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七年，卒。追封镇国公。

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卒。

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卒。

溥菖载钊第九子。光绪七年，袭奉国将军。

载初奕绘第四子。咸丰七年，封辅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永瑢高宗第六子，嗣允禧后。乾隆二十四年，袭贝勒。三十七年，晋质郡王。五十四年，晋质亲王。五十五年，薨。谥曰庄。

绵庆永瑢第六子。乾隆五十五年，袭质郡王。嘉庆九年，薨。谥曰恪。

奕绮绵庆子。嘉庆十四年，袭贝勒。道光十九年，缘事革爵。二十二年，卒。追复贝勒。

载钢奕纶第九年，奕绮嗣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同治四年，袭镇国公。光绪七年，卒。

溥泰载钢第一子。同治七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八年，袭镇国公。九年，缘事革退。

溥龄载纲第二子。同治十一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九年，袭镇国公。二十三年，卒。

毓亨溥龄第一子。光绪二十三年，袭镇国公。

溥霖载钢第四子。同治十一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光绪十年，卒。无嗣。

溥量载钢第七子。光绪十四年，封辅国将军。

永琮高宗第七子。乾隆十二年，薨。谥曰悼敏阿哥。嘉庆四年，追封哲亲王。

永璇高宗第八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仪郡王。嘉庆四年，晋仪亲王。道光十二年，薨。谥曰慎。

绵志永璇第一子。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年，晋贝子。十四年，晋贝勒。十八年，加郡王衔。二十年，缘事革郡王衔。二十四年，复还加衔。二十五年，又革衔。道光三年，复还加衔。十二年，袭仪郡王。十四年，薨。谥曰顺。

奕绩绵志第三子。嘉庆十八年，卒。追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无嗣。

奕纲绵志第四子。道光十一年，封辅国公。十四年，袭贝勒。光绪十年，加郡王衔。十九年，卒。

载桓奕纲子。追封贝子。

溥颐载桓子。

毓溥颐子。光绪二十年，袭贝子。二十七年，卒。赠贝勒衔。

毓岐溥颐子。光绪二十八年，袭镇国公。

奕彩绵志第五子，绵愍嗣子。道光十七年，袭庆亲王。二十二年，缘事草爵，仍回本支。

永瑆高宗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道光三年，薨。谥曰哲。

绵懃永瑆第一子。嘉庆四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七年，晋贝勒。二十四年，加郡王衔。二十五年，薨。追封成郡王。

奕绶绵懃第一子。嘉庆十七年，卒。十八年，追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三年，追封成郡王。

载锐奕绶第一子。嘉庆十八年，封镇国将军。二十五年，袭贝勒。道光三年，袭成郡王。咸丰九年，薨。谥曰恭。

溥庄载锐第一子。咸丰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九年，袭贝勒。十年，加郡王衔。同治十一年，卒。

毓橚溥蓁子。溥庄嗣子。同治十一年，袭贝子。

溥兰载锐第五子。咸丰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光绪五年，卒。

毓杲溥兰第二子。光绪五年，袭三等辅国将军。

溥蔚载锐第五子。咸丰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卒。无嗣。

溥蕴载锐第六子。咸丰七年，封镇国将军。同治元年，缘事革退。

溥葆载锐第十二子。同治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光绪十五年，卒。

毓振溥葆第一子。光绪十六年，袭辅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溥菊载锐第十三子。同治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光绪十年，卒。无嗣。

溥蘅绵锐第十四子。同治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卒。

毓朴溥蘅第一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奕儒绵勷第八子。道光九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十六年，因病告退。无嗣。

奕绰绵勷第九子。道光十八年，封奉恩将军。同治二年，卒。无嗣。

奕綍绵勷第十一子。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咸丰元年，因病告退。

载碖奕綍第一子。咸丰四年，袭奉国将军。光绪三十二年，卒。无嗣。

载磌奕綍第二子。同治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卒。无嗣。

载＜⿰石安＞奕綍第三子。同治七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六年，卒。

溥敬载＜⿰石安＞子。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

载碄奕綍第四子。同治十一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光绪二十四年，卒。无嗣。

绵聪永瑆第三子。嘉庆四年，封辅国将军。道光三年，晋镇国将军。八年，卒。追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奕绣绵聪第二子。道光八年，袭三等辅国将军。同治二年，缘事革退。

绵＜⿰亻宾＞永瑆第七子。道光元年，封镇国将军。二十一年，卒。

奕＜⿱雨澍＞绵＜⿰亻宾＞第二子。道光二十一年，袭二等辅国将军。光绪二十三年，卒。

载山奕＜⿱雨澍＞第一子。同治十三年，袭三等奉国将军。宣统元年，卒。

溥正载山子。宣统二年，袭奉国将军。

载峻奕＜⿱雨澍＞第五子。光绪十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二十五年，卒。无嗣。

载崑奕＜⿱雨澍＞第六子。光绪二十九年，封奉国将军。三十二年，卒。

溥柏载崑子。光绪三十三年，袭奉恩将军。

载岭奕＜⿱雨澍＞第八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国将军。

载墉奕＜⿱雨澍＞第九子。光绪二十九年，封奉国将军。

载岳奕＜⿱雨澍＞第十一子。光绪三十二年，封奉国将军。

永堪高宗第十二子。乾隆四十一年，卒。嘉庆四年，追封贝勒。

绵偲永瑆第四子，永堪嗣子。嘉庆四年，封一等镇国将军。六年，晋镇国公。二十四年，晋贝子。道光十八年，晋贝勒。二十八年，卒。

奕缙绵偲第一子。道光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九年，袭贝子。咸丰六年，卒。

奕缮绵偲第三子。道光元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咸丰七年，袭镇国公。同治五年，卒。

载岐奕＜⿱雨澍＞第二子，奕缮嗣子。同治六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

永璟高宗第十三子。

永璐高宗第十四子。

永璘高宗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庆郡王。二十五年，晋庆亲王。寻薨。谥曰僖。

绵愍永璘第三子。嘉庆七年，封辅国公。二十四年，晋贝子。二十五年，袭庆郡王。道光十六年，薨。谥曰良。

绵悌永璘第五子。道光十一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七年，晋不入八分镇国公。二十二年，缘事降镇国将军。二十九年，卒。咸丰二年，追封贝子。

奕劻绵性第一子。绵悌嗣子。道光三十年，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晋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晋庆郡王。二十年，晋庆亲王。

载振奕劻第一子。光绪二十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七年，加贝子衔。

载■奕劻第二子。光绪三十二年，封镇国将军。

绵性永璘第六子，道光十三年，封镇国将军。十七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穆郡王仁宗第一子，未命名。乾隆四十五年，薨。嘉庆二十五年，追封。

绵恺仁宗第三子。嘉庆二十四年，封惇郡王。二十五年，晋惇亲王。道光七年，缘事降郡王。八年，复封亲王。十八年，又降郡王。寻薨。复还亲王。谥曰恪。以宣宗第五子奕誴为嗣。

奕缵绵恺第一子。嘉庆二十五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道光元年，卒。追封贝勒。无嗣。

绵忻仁宗第四子。嘉庆二十四年，封瑞亲王。道光八年，薨。谥曰怀。

奕志绵忻子。道光八年，袭瑞郡王。三十年，薨。谥曰敏。

载洵奕譓第六子，奕志嗣子。光绪十三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五年，晋辅国公。十六年，晋镇国公。二十八年，袭贝勒。三十四年，加郡王衔。

绵愉仁宗第五子。嘉庆二十五年，封惠郡王。道光十九年，晋惠亲王。同治三年，薨。谥曰端。

奕询绵愉第四子。咸丰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晋镇国公。十年，卒。

载泽奕枨第七子，亦询嗣子。光绪三年，袭辅国公。二十年，晋镇国公。三十四年，加贝子衔。

奕详绵愉第五子。咸丰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三年，晋镇国公，寻袭惠郡王。十一年，加亲王衔。光绪十二年，薨。谥曰敬。

载润奕详第一子。光绪十二年，袭贝勒。

奕谟绵愉第六子。咸丰十年，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同治三年，晋镇国公。十一年，加贝子衔。光绪十年，晋贝子。十五年，加贝勒衔。三十一年，卒。

载济奕详第二子，奕谟嗣子。光绪十三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年，卒。

溥佶载光第二子，载济嗣子。光绪三十一年，袭镇国公。

奕纬宣宗第一子。嘉庆二十四年，封贝勒。道光十一年，薨。谥曰隐志。三十年，追封郡王。

载治奕纪子，奕纬嗣子。咸丰四年，袭贝勒。十年加郡王衔。光绪六年，卒。谥曰恭勤。

溥伦载治第四子。光绪七年，袭贝子。二十年，加贝勒衔。

溥侗载治第五子。光绪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年，晋一等。三十四年，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

奕纲宣宗第二子。道光七年，薨。三十年，追封顺郡王。谥曰和。无嗣。

奕继宣宗第三子。道光九年，薨。三十年，追封慧郡王。谥曰质。无嗣。

奕誴宣宗第五子。道光二十六年，嗣绵恺后。袭惇郡王。咸丰五年，降贝勒。六年，复封郡王。十年，晋惇亲王。光绪十五年，薨。谥曰勤。

载濂奕誴第一子。同治元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寻晋不入八分镇国公。十一年，晋辅国公。光绪十五年，袭贝勒，加郡王衔。二十六年，以罪革爵。

载漪奕誴第二子，奕志嗣子。咸丰十年，袭贝勒。光绪十四年，加郡王衔。二十年，晋端郡王。二十六年，以罪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二十八年，命仍归本支。

溥僎载漪第一子。光绪二十年，封一等镇国将军。

溥俊载漪第二子。光绪二十五年，立为大阿哥。二十七年，因载漪获罪，撤大阿哥名号，赏入八分公衔俸。

载澜奕誴第三子。同治十二年，封三等辅国将军。光绪十年，晋二等镇国将军。十五年，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六年，以罪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

载瀛奕誴第四子。光绪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年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二十八年，袭贝勒。

载津奕誴第五子。光绪十五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年，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二十二年，卒。

溥修载濂子，载津嗣子。光绪二十二年，袭二等镇国将军。

奕䜣宣宗第六子。道光三十年，封恭亲王。同治十三年，降郡王。寻复亲王。光绪二十四年，薨。谥曰忠。以有功社稷，配享太庙。

载澂奕䜣第一子。咸丰十年，封辅国公。同治元年，晋贝勒。十二年，加郡王衔。十三年，革爵，寻复封贝勒，加郡王衔。光绪十一年，卒。谥曰果敏。

溥伟载滢第一子。载澂嗣子。光绪二十二年，封贝勒。二十四年，袭恭亲王。

载滢奕䜣第二子，奕詥嗣子。同治三年，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七年，袭贝勒。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二十六年，以罪革爵仍归本支。

载浚奕䜣第三子。同治三年，封辅国公。五年，卒。无嗣。

载潢奕䜣第四子。光绪七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一年，卒。无嗣。

奕譞宣宗第七子。道光三十年，封醇郡王。同治三年，加亲王衔。十一年，晋醇亲王。光绪十六年，薨。尊为皇帝。本生考。谥曰贤。

载洸奕譞第四子。光绪七年，封辅国公。十年，卒。无嗣。

载澧奕譞第五子。光绪十年，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十五年，晋镇国公。十六年，袭醇亲王。三十四年，命为监国摄政王。宣统三年，罢去监国摄政王。

奕詥宣宗第八子。道光三十年，封钟郡王。同治七年，薨。谥曰端。

载涛奕譞第七子，奕詥嗣子。光绪十六年，封二等镇国将军。晋不入八分辅国公。二十三年，嗣贝子奕谟后。二十八年，改嗣奕詥后袭贝勒。三十四年，加郡王衔。

奕謤宣宗第九子。道光三十年，封孚郡王。同治十一年，加亲王衔。光绪三年，薨。谥曰敬。

载沛奕栋第六子，奕謤嗣子。光绪三年，袭贝勒。四年，卒。

溥伒载瀛子，奕謤嗣孙。光绪二十四年，封贝子。

载澍奕瞻子，奕謤嗣子。光绪四年，袭贝勒。二十三年，缘事革爵。

悯郡王文宗第二子。未命名。早薨。咸丰十一年，追封。

清史稿卷一六六　表第六

公主表

显祖第一女

宣皇后生。

岁癸未八月，下嫁噶哈善哈斯虎。

噶哈善哈斯虎，伊尔根觉罗氏，附见常书传。

太祖又以女弟下嫁扬书，扬书，郭络罗氏，与常书合传。主旋与扬书不睦。天命八年九月薨。雍正间，追赠和硕公主。太祖又以女弟和硕公主降额亦都，皆不见于玉牒。

太祖第一女

岁戊子，下嫁何和礼。

岁戊寅二月生，顺治九年七月薨。年七十五。

何和礼，栋鄂氏，有传。

太祖第二女

岁丁亥生，顺治三年七月薨。年六十。

达尔汉，郭络罗氏，附常书传。

太祖第三女

天聪三年，下嫁琐木诺杜陵。

生年无考。天聪九年九月，以骄暴削格格号。十二月，以家奴讦告与母兄莽古尔泰等谋，逆诛死。

琐木诺杜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敖汉部长。尚主，赐号济农。主罪诛。削号。顺治元年卒。

五年，追封郡王。

莽古济以罪诛，玉牒不列。

布占泰，纳拉氏，乌喇贝勒，有传。

主适布尔泰为所轻，射以鸣镝，太祖讨布占泰，以主归。

太祖第五女

达启，钮祜禄氏，额亦都子，附见额亦都传。月薨。年十七。

岁庚子生，顺治三年九月薨。年四十七。

苏纳，叶赫纳喇氏，附见阿什达尔汉传。

天命四年十月，下嫁鄂札伊。

岁甲辰三月生，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薨。年八十二。

鄂札伊，纳喇氏，牛录章京世职。崇德六年四月，战死。

天命十年正月下嫁，固尔布什。

岁壬子十二月生，顺治三年二月薨。年三十五。

固尔布什，博尔济吉特氏，附恩格德尔传。

太祖抚弟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四女

初封郡王，进和硕公主。

岁丁己二月，下嫁恩格德尔。

岁庚寅六月生，顺治六年四月薨。年六十。

恩格德尔，博尔济吉特氏，有传。

太祖尚有女：一下嫁吴尔古代。吴尔古代，哈达纳喇氏，附见万传，玉牒不列，不知所自出。一下嫁图尔格。图尔格，钮祜禄氏，有传。主与之不睦。崇德间离婚，命兄巴布泰、弟巴布海养赡。是必庶妃嘉穆瑚觉罗氏所生，玉牒亦不列。又太祖尝言：“巴图鲁伊拉喀，朕以女妻之，乃不终效力，无端弃妻。恐后生变，故杀之。”此又一女也，玉牒亦不列。并附载于此。

太宗第一女

天聪七年正月，下嫁班第。

天命六年三月生，顺治十一年正月薨，年三十四。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敖汉部台吉，太祖婿琐诺木杜陵弟之子也。崇德元年，进敖汉郡王。顺治十三年，卒。

太宗第二女

孝端文皇后生。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十三年，进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永宁长公主。复改温庄长公主。

天聪十年正月，下嫁额哲。

天命十年八月生，康熙二年三月薨，年三十九。

额哲，博尔济吉特氏，察哈尔林丹汗子，号额尔孔果洛尚主，封察哈尔亲王。六年，卒。

额哲弟阿布鼐亦尚主，生子布尔尼。主薨后，布尔尼以叛诛，阿布鼐亦坐死。诏仍收葬主坟园。玉牒不列。

太宗第三女

孝端文皇后生。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十四年进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延庆长公主。复改靖端长公主。

崇德四年正月，下嫁奇塔特。

天聪二年七月生，康熙二十五年五月薨，年五十九。

奇塔特，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兄子。崇德八年，赐固伦额驸仪仗。顺治六年，封科尔沁郡王。八年，卒。

孝庄文皇后生。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十四年，进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兴平长公主。复改雍穆长公主。

崇德六年正月，下嫁弼尔塔哈尔。

天聪三年正月生，康熙十七年闰三月薨，年五十。

弼尔塔哈尔，博尔济吉特氏，亦孝庄文皇后兄子。主既受聘，以弼尔塔哈尔父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有罪，太宗怒，欲绝其婚。吴克善入朝服罪，仍许弼尔塔哈尔尚主。崇德八年，赐固伦额驸仪仗。康熙五年，袭封亲王。六年，卒。

太宗第五女

孝庄文皇后生。

顺治十四年，封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和硕长公主。复改淑慧长公主。

顺治五年二月，下嫁色布腾。

天聪六年二月生，康熙三十九年正月薨，年六十九。

色布腾，博尔济吉特氏，初封辅国公。顺治七年，进封巴林郡王。康熙十七年，卒。

主为孝庄文皇后所爱，康熙十二年，孝庄文皇后有疾，圣祖使迎至京师。后屡入朝，三十一年，诏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

顺治元年十二月，下嫁夸札。

天聪七年十一月生，顺治六年三月薨，年十七。

夸札，伊尔根觉罗氏，固山额真、一等精奇尼哈番阿山子。顺治六年主薨后，逾月卒。

孝庄文皇后生。

天聪七年十一月生，顺治五年二月薨，年十六。

锺吉尔格，博尔济吉特氏，内大臣、二等梅勒章京鄂齐尔桑子。

实录言崇德六年二月，以主许字鄂齐尔桑子锺吉十格。顺治二年正月，下嫁鄂齐尔桑子喇麻思。鄂齐尔桑传言子喇麻喇尚主，授固伦额驸。玉牒但书锺吉尔格，当是锺吉尔格改名喇麻思，译又作喇麻喇耳。

孝端文皇后生。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十四年，封图伦长公主。十六年，封昌乐长公主。复改永安长公主。谥端贞。

顺治二年四月，下嫁巴雅斯护朗。

天聪八年闰八月生，康熙三十一年正月薨，年五十九。

巴雅斯护朗，博尔济吉特氏，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康熙十一年袭爵。是年卒。

顺治五年九月，下嫁哈尚。

天聪九年九月生，顺治九年三月薨，年十八。

哈尚，博尔济吉特氏，尚主。顺治八年，卒。

顺治八年八月，下嫁辉塞。

天聪九年十月生，顺治十八年八月薨，年二十九。

辉塞，瓜尔佳氏，固山额真、一等公图海子，附见图海传。

太宗第十一女

懿靖大贵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生。

顺治四年十二月，下嫁噶尔玛索诺木。

崇德元年三月生，顺治七年七月薨，年十五。

噶尔玛索诺木，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部人尚主，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主薨后，以礼亲王代善女妻焉。加少侣兼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卒。

太宗第十二女

顺治八年八月，下嫁班第。

崇德二年三月生，康熙十七年十月薨，年四十二。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官头等侍卫。康熙十年，授理藩院侍郎。三十年，迁理藩院尚书。三十九年，卒。

太宗第十三女

顺治九年二月，下嫁拉哈。

崇德三年七月生，顺治十四年四月薨，年二十。

拉哈，瓜尔佳氏，官梅勒额真。

初封和硕公主。顺治十四年，进和硕长公主。十六年，封建宁长公主。复改恪纯长公主。

顺治十年八月，下嫁吴应熊。

崇德六年十二月生，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薨，年六十三。

吴应熊，三桂子。尚主，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初，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三年，三桂反。十四年，并其子世霖皆诛死。

主以夫被诛，圣祖常慰藉之。尝有疾，手诏宣谕，谓主为叛寇所累。久之乃薨。

太宗抚从兄克勤郡王岳托等一女

天聪二年正月，下嫁曼珠习礼。

岁乙卯二月生，崇德二年七月薨，年二十三。

曼珠习礼，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台吉。尚主，赐号达尔汉巴图鲁。崇德元年，封郡王。顺治十六年，进封和硕达尔汉亲王。康熙四年，卒。

天命十一年五月，下嫁奥巴。

岁壬子七月生，顺治五年薨，年三十七。

奥巴，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台吉。尚主，赐土谢图汗号。天聪六年，卒。

主为太祖从孙女，天命间抚育宫中。玉牒系于太宗行辈相当，今特从之。奥巴长子巴达礼亦尚主，巴达礼初授台吉，赐号土谢图济农，进亲王。康熙十年卒。玉牒不列。太宗尚有女下嫁索尔哈。索尔哈，博尔济吉特氏，额驸、三等总兵官恩格德尔子。其兄额尔克戴青授三等甲喇章京，以索尔哈袭。顺治初卒。玉牒亦不列，不知所自出。附载于此。

世祖第一女

顺治九年三月生，十年十月殇。

世祖第二女

康熙六年二月，下嫁讷尔杜。

顺治十年十二月生，康熙二十四年十月薨，年三十三。

讷尔杜，爪尔佳氏，官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以从父太师、辅政大臣鳌拜得罪，坐夺官。寻复起，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少师，卒。

世祖第三女

顺治十年十二月生，十五年三月殇。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生，十八年三月殇。

世祖第五女

庶妃王氏生。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生，十七年十二月殇。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生，十八年二月殇。

世祖抚兄承泽亲王硕塞第二女

顺治十七年六月，下嫁尚之隆。

顺治五年八月生，康熙三十年十一月薨，年四十四。

尚之隆，平南亲王可喜子，附可喜传。

世祖抚从兄简亲王济度第二女

初封和硕端敏公主。雍正元年，进封固伦端敏公主。

康熙九年九月，下嫁班第。

顺治十年六月生，雍正七年五月薨，年七十七。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曼珠习礼孙。尚主，袭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康熙四十九，卒。

世祖抚从兄安郡王岳乐第二女

康熙二年十一月下，嫁耿聚忠。

顺治九年五月生，十二年七月薨，年二十二。

耿聚忠，靖南王耿继茂子，附其祖仲明传。

圣祖第一女

康熙七年十一月生，十年十一月殇。

圣祖第二女

康熙十年三月生，十二年二月殇。

圣祖第三女

初封和硕荣宪公主。四十八年，进封固伦荣宪公主。

康熙三十年六月，下嫁乌尔滚。

康熙十二年五月生，雍正六年四月薨，年五十六。

乌尔滚，博尔济吉特氏，色布腾孙。尚主。康熙四十三年，袭巴林郡王。五十八年，命从征西陲。六十年，卒于军。

乌尔滚父鄂齐尔淑慧长公主所出也。主下嫁之明年，命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

康熙十三年二月生，十七年十二月殇。

圣祖第五女

贵人兆佳氏生。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下嫁噶尔臧。

康熙十三年五月生，四十九年三月薨，年三十七。

噶尔臧，乌梁罕氏。尚主，袭喀喇沁杜陵郡王。康熙五十年，坐事夺爵。六十一年，卒。

主下嫁之明年，命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

贵人郭络罗氏生。

初封和硕公主。康熙四十五年，封和硕恪靖公主。雍正元年，进固伦恪靖公主。

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下嫁敦多布多尔济。

康熙十八年五月生，雍正十三年三月薨，年五十七。

敦多布多尔济，博尔济吉特氏，袭喀尔喀郡王。尚主，进亲王。四十一年，坐事降郡王。雍正元年，以军功复进亲王。八年卒。

孝恭仁皇后生。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生，八月殇。

孝懿仁皇后生。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生，闰八月殇。

孝恭仁皇后生。

和硕温宪公主。雍正元年，追进封固伦温宪公主。

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下嫁舜安颜。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生，四十一年七月薨，年二十。

舜安颜，佟佳氏，佟国维孙。尚主，授额驸。康熙四十八年，以党附皇八子允禩削额驸，禁锢，后释之。雍正二年，命总理三陵事务，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和硕纯慤公主。雍正十年，追进封固伦纯慤公主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下嫁策棱。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生，四十九年三月薨，年二十六。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有传。

圣祖第十一女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生，二十五年五月殇。

圣祖第十二女

孝恭仁皇后生。

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生，三十六年闰三月殇。

圣祖第十三女

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下嫁仓津。

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生，四十八年六月薨，年二十三。

仓津，初名班第，博尔济吉特氏，袭翁牛特杜棱郡王。尚主。雍正五年，坐事夺爵。

贵人袁氏生。

康熙四十五年，下嫁孙承运。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生，乾隆元年十一月薨，年四十八。

孙承运，甘肃提督，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思克子。龚爵，授散秩大臣。尚主。五十八年，卒。

圣祖第十五女

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下嫁多尔济。

康熙三十年正月生，四十八年十二月薨，年十九。

多尔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台吉。尚主，授额驸。康熙五十八年，坐事削额驸，仍予台吉品级，五十九年，卒。

庶妃王氏生。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生，四十六年十月殇。

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生，三十九年十一月殇。

康熙四十年十月生，寻殇。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生，四十四年二月殇。

圣祖第二十女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生，十二月殇。

圣祖抚弟恭亲王常宁第一女

初封和硕纯禧公主。雍正元年，进封固伦纯禧公主。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下嫁班第。

康熙十年十一月生，乾隆六年十二月薨，年七十一。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台吉。尚主。累官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雍正四年，卒。乾隆十八年，追谥恭勤。

主下嫁后二年，命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班第卒后，居京师。病笃，乃请还旗。

世宗第一女

懋嫔宋氏生。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生，未逾月殇。

世宗第二女

初封郡君，进郡王。雍正元年，追进封和硕怀恪公主。

康熙五十一年，下嫁星德。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生，五十六年三月薨，年二十三。

星德，纳喇氏。雍正十二年，命往达里刚爱操练蒙古兵。乾隆元年召还。四年，卒。

世宗第三女

懋嫔宋氏生。

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生，未逾月殇。

敦肃皇贵妃年氏生。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生，五十六年五月殇。

世宗抚兄理亲王允礽第六女

雍正四年十二月，下嫁观音保。

康熙四十七年正月生，乾隆四十九年九月薨，年七十七。

观音保，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部人。官理藩院额外侍郎。雍正十三年，卒。

世宗抚弟怡亲王允祥第四女

雍正七年十二月，下嫁多尔济塞布腾。

康熙五十三年十月生，雍正九年十月薨，年十八。

多尔济塞布腾，博尔济吉特氏，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子。尚主，封世子。以丹津多尔济冒功，坐削爵。十三年，卒。

世宗抚弟庄亲王允禄第一女

雍正八年十二月，下嫁齐默特多尔济。

康熙五十三年二月生，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薨，年四十一。

齐默特多尔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郡王罗卜藏喇什子。尚主，袭爵。四十七年，卒。

高宗第一女

孝贤纯皇后生。

雍正六年十月生，七年十二月殇。

高宗第二女

雍正九年四月生，十二月殇。

高宗第三女

孝贤纯皇后生。

乾隆十二年三月，下嫁色布腾巴尔珠尔。

雍正九年七月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薨，年六十二。

色布腾巴尔珠尔，博尔济吉特氏，世祖从女端敏公主额驸班第孙。封科尔沁辅国公。尚主。乾隆十七年，进袭亲王。二十年，赐双俸，增护卫。坐纵阿睦尔撒纳夺爵。二十三年，复以军功封亲王，授理藩院尚书、金川参赞大臣。被劾，复夺爵职幽禁。三十八年，复额驸金川参赞大臣，授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年，卒于军，复亲王，谥曰毅。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下嫁福隆安。

乾隆十年十二月生，三十二年九月薨，年二十三。

福隆安，富察氏，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子，附傅恒传。

高宗第五女

皇后纳喇氏生。

乾隆十八年六月生，二十年四月殇。

乾隆二十年七月生，二十三年八月殇。

孝仪纯皇后生。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下嫁拉旺多尔济。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四十年正月薨，年二十。

拉旺多尔济，博尔济吉特氏，额驸超勇亲王策棱孙。封世子。尚主，袭爵。历官领侍卫内大臣、都统赐御用补服。嘉庆二十一年，卒。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生，三十二年五月殇。

孝仪纯皇后生。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下嫁札兰泰。

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生，四十五年十一月薨，年二十三。

札兰泰，乌雅氏，协办大学士、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子，附兆惠传。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丰绅殷德。

乾隆四十年正月生，道光三年九月薨，年四十九。

丰绅殷德，和坤子，附《和坤传》。

主，高宗少女，素所钟爱，未嫁，赐垂金顶轿。和坤得罪，籍没。仁宗命留资为主养赡。丰绅殷德再赐公爵品级，亦以主故推恩也。

高宗抚弟和亲王宏昼女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下嫁德勒克。

雍正十二年六月生，乾隆二十五年三月薨，年二十七。

德勒克，博尔济吉特氏。尚主，袭巴林辅国公。乾隆四十八年，进贝子，授理藩院额外侍郎。五十九年，卒。

仁宗第一女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生，四十八年十一月殇。

仁宗第二女

孝淑睿皇后生。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生，四十八年八月殇。

仁宗第三女

嘉庆六年十一月，下嫁索特纳木多布济。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生，嘉庆十六年三月薨，年三十一。

索特纳木多布济，博尔济吉特氏，额驸科尔沁郡王齐默特多尔济孙，袭爵。尚主，授御前大臣，赐紫韁。嘉庆二十五年，受顾命。道光五年卒，进亲王。无子，以从子僧格林沁为后。

主葬王佐村，乾隆以上，公主封号皆系于固伦、和硕之下。嘉庆中，改冠于上。道光二十四年，宣宗谕定先列封号，次别固伦、和硕，书法始定。

孝淑睿皇后生。

嘉庆七年十一月，下嫁玛尼巴达喇。

乾隆四十九年九月生，嘉庆十六年五月薨，年二十八。

玛尼巴达喇，博尔济吉特氏，袭土默特贝子。尚主，赐紫韁。历官前锋统领、都统、御前大臣，加郡王衔，赐四团龙补服。道光十一年，进贝勒。十二年，卒。

主葬王佐村。

仁宗第五女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生，六十年五月殇。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生，五十五年五月殇。

孝和睿皇后生。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生，六十年六月殇。

恭顺皇贵纪钮祜禄氏生。

嘉庆十年二月生，十一月殇。

嘉庆十六年正月生，二十年五月殇。

宣宗第一女

孝慎成皇后生。

嘉庆十八年七月生，二十四年十月殇。

宣宗第二女

道光五年正月生，七月殇。

宣宗第三女

孝全成皇后生。

道光五年二月生，十五年十一月殇。

孝全成皇后生。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下嫁德穆楚札克布。

道光六年四月生，咸丰十年闰三月薨，年三十五。

德穆楚札克布，博尔济吉特氏，奈曼部台吉。尚主。袭奈曼部札萨克郡王。历官御前大臣、都统，赐紫韁、黄韁、亲王补服。同治四年卒，进亲王。

宣宗第五女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下嫁恩崇。

道光九年十月生，咸丰六年七月薨，年二十八。

恩崇初名恩醇，那木都鲁氏。尚主。历官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同治三年，卒。

孝静成皇后生。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下嫁景寿。

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

景寿，富察氏，将军、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之裔，有传。

道光二十年七月生，二十四年十二月殇。

同治二年十月，下嫁札拉丰阿。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生，同治五年八月薨，年二十六。

札拉丰阿，初名瑞林，钮祜禄氏，官卫前侍卫。尚主。历官副都统、护军统领、都统、管神机营、赐紫韁、固伦额驸补服。光绪二十四年，卒。

初封寿庄和硕公主。光绪七年，进封寿庄固伦公主。

同治二年十一月，下嫁德徽。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生，光绪十年二月薨，年四十三。

德徽，博罗特氏，都统、一等诚勇公班第之裔。尚主，授散秩大臣。同治四年，卒。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生，二十五年正月殇。

同治十二年八月，下嫁符珍。

咸丰五年五月生，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薨，年二十。

符珍，初名瑞煜，瓜尔佳氏，固山额真、一等雄勇公图赖之裔，袭爵。尚主。历官散秩大臣、副都统、护军统领、御前大臣、都统、内大臣、赐紫韁。宣统元年，卒。

文宗抚弟恭亲王奕䜣第一女

同治五年九月，下嫁志端。

咸丰四年二月，生。

志端，富察氏，都统、袭一等诚嘉毅勇公景寿子，一品荫生。尚主，赐双眼花翎。同治十年，卒。

清史稿卷一六七　表第七

外戚表序

班书始立《外戚恩泽侯表》，辽、明二史因之。辽外戚不皆有封爵，然世选北府宰相预政事。明则扬、徐二王仅假虚号，自后皆封侯伯。嘉靖间，诏不得与汗马余勋并列。惟分封大邑，带砺相承，未尝区以别也。清初，太祖娶于叶赫，草昧干戈，制度未备。太宗、世祖娶于蒙古，追进崇封，外戚恩泽自此始。雍正八年，世宗诏定外戚为承恩公。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又诏后族承恩，与佐命功臣栉风沐雨、拓土开疆者实难并论，俱改为三等公。名既专属，等复攸殊，裁抑制防，视明尤肃。用是终清世外家皆谨守法度，无预政事者，不可谓非诒谋之善也。《明史》用班氏例，兼及宦官、恩倖之得封者，尤清所未有。兹次第诸后族为《外戚表》。凡以外戚封，及其家初有爵以外戚进者皆入焉。后族别以功封，仍列《功臣世爵表》。

外戚表

一世

孝慈高皇后父扬吉努姓纳喇氏叶赫贝勒。

二世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端文皇后父莽古思姓博尔济吉特氏。世居科尔沁左翼中旗。崇德二年六月庚寅，追封和硕福亲王。

二世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庄文皇后父宰桑莽古思子。顺治十一年五月壬辰，追赠和硕忠亲王。

二世

满珠习礼宰桑子。顺治十六年五月乙巳，晋封科尔沁达尔汗巴图鲁亲王。

三世

和拖满珠心礼长子。康熙四年七月丙戌袭，停巴图鲁名号。

班第和拖长子。康熙十年三月丁丑袭。

五世

罗布藏袞布班第长子。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乙未袭。

色腾巴勒珠尔罗布藏袞布三子。乾隆十七年袭。二十年有罪黜。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五世

色旺诺尔布罗布藏袞布次子。乾隆二十年袭。

旺扎勒多尔济色旺诺尔布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

丹曾旺布旺扎勒多尔济长子。嘉庆三年袭。

布彦温都尔丹曾旺布子。嘉庆十三年袭。

索特那木绷苏克布彦温都尔子。道光十八年袭。

十一世

棍布旺济勒索特那木绷苏克子。同治十三年二月辛巳袭。

十二世

那木济勒色楞棍布旺济勒子。光绪十年袭。

一世

孝惠章皇后父绰尔济满珠习礼子，科尔沁镇国公。康熙元年十月戊申，晋封贝勒。

二世

鄂缉尔绰尔济长子。康熙九年十二月戊戌袭。

三世

巴克什固尔鄂缉尔长子。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乙亥袭。

阿喇布坦巴克什固尔长子。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丁未袭。

五世

萨木丕勒扎木素阿喇布坦四子。雍正十三年七月壬戌袭。

三音察衮萨木丕勒扎木素嗣子。乾隆二十二年袭。

色楞多尔济三音察衮子。嘉庆七年八月壬子袭。

贡格拉布坦色楞多尔济子。道光三年十一月庚寅袭。

桑鲁布多特赛贡格拉布坦子。咸丰九年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五世

昂噶扣桑鲁布多特赛从弟。同治五年二月乙未袭。

济克登达克斋瓦昂噶扣子光绪十年袭。

十一世

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札木苏济古登达克齐瓦长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二世

一世

孝康章皇后父佟图赖隶满洲镶黄旗。官兵部尚书、都统。康熙间，追封一等公。赠太师，谥勤襄。佟图赖父佟养真，官游击世职，追封一等公，谥忠烈。

二世

佟国纲佟图赖子。康熙六年八月，袭一等公，征厄鲁特，殁于阵，赠太师，谥忠勇。

三世

鄂伦岱佟国纲子。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袭。雍正三年五月，有罪爵黜。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夸岱佟国纲子鄂伦岱弟。雍正三年五月袭。

纳穆图夸岱子。官都统。雍正八年九月袭。卒谥荣靖

五世

嗣存纳穆图子。官散秩大臣。乾隆三十二年袭。谥悫僖。

晋玺嗣存子。乾隆三十四年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五世

书明阿嗣存继子。官杭州将军。乾隆三十九年袭。四十三年改为三等公。卒。谥勤敏。

裕诚书明阿子。

克昌裕诚子。

坤林克昌子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五世

倚功克昌从子。宣统三年十二月戊申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献姓董鄂氏。隶满洲正白旗。顺治十四年二月，晋封三等伯。

二世

费扬古鄂硕子。顺治十五年二月袭。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以战功晋封一等公。卒。谥襄壮。

三世

陈泰费扬古子。降袭一等侯。康熙四十年十二月，有罚爵黜。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图把陈泰弟。雍正十年五月袭。

图桑阿图把子。乾隆十年袭。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诚仁皇后父噶布拉姓赫舍里氏。隶满洲正白旗。康熙十三年十二月，追封一等公加太子少保。卒，谥恪僖。

二世

长泰噶布拉子。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袭。有罪爵黜。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伦布长泰弟。雍正五年十月，袭一等公。有罪爵黜。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达尔玛伦布叔。雍正九年袭。寻卒。

二世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法尔玛达尔玛兄。雍正九年十二月，庚戌。袭一等公。

二世

善保法尔玛从子。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袭。有罪爵黜。四十七年四月，复爵。

三世

双福善保长子。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丙辰袭。

禄丰双福子。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己卯袭。

五世

和瑞禄丰嗣子。咸丰八年十二月丁巳袭。

玉山和瑞子。光绪六年十二月辛亥巳袭。

兴安玉山子。光绪十五年十二月戊子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阿尔景阿善保叔。乾隆二十九年九月甲申袭。四十三年改为三等公。有罪爵黜。

二世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昭仁皇后父遏必隆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额亦都第六子。宫銮仪卫掌卫事大臣，加少保。辅政大臣，加太师从征山东、湖广有功，袭一等子，晋封一等公。卒。谥恪僖。

二世

法喀遏必隆子。康熙六年八月，袭一等公。二十五年，有罪爵黜。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懿仁皇后父佟国维佟图赖子。官内大臣。康熙间，封一等公。卒。赠太师，谥端纯。

二世

隆科多佟国维子。康熙六十一年袭。有罪爵黜。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庆复隆科多弟。雍正五年，六月袭。乾隆十二年，有罪停袭。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恭仁皇后父卫武姓乌雅氏。隶满洲正黄旗。官护军参领。雍正元年二月癸丑，追封卫武祖额布根，父内大臣额森三代一等公。

二世

博启卫武子。雍正元年二月癸丑袭一等公。

三世

博永博启子。乾隆十九年四月癸未袭。

希明博永子。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甲申袭。

五世

志福希明子。乾隆年袭。四十三年改为三等承恩公。

吉祥保志福子。嘉庆五年十二月乙丑袭。

增喜吉祥保子。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庚辰袭。

瑞兴增喜子。咸丰五年十二月丙午袭。

振升瑞兴嗣子。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敬宪皇后父费扬古姓纳喇氏。隶满洲正黄旗。官正一品步军统领。雍正元年十二月戊子，追封一等侯。十三年十月辛卯，追晋一等公。费扬古祖透纳巴图鲁、父布查克三代追封一等承恩公。

二世

五格费扬古子。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卯，袭一等公，世袭罔替。

三世

德保五格子。官都统。乾隆十六年五月甲午袭。有罪爵黜。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德禄五格第二子。乾隆十九年十二月戊寅袭。

嵩山德禄孙。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癸丑袭。四十三年正月辛未，改为三等公

五世

承恒嵩山子。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袭。

继善承恒嗣子。道光六年十二月甲子袭。

肇馨继善子。同治二年十二月乙丑袭。

麟征肇兴子。光绪四年十二月壬辰袭。

珠尔杭阿麟征子。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丙子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圣宪皇后父凌柱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四品典仪。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戊申，追封一等承恩公，谥良荣。祖额亦腾、父吴禄追封一等承恩公。

二世

伊通阿凌柱子。乾隆十二年十二月戊子袭。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伊松阿凌柱次子。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壬辰袭。

三世

观音保伊松阿子。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丁亥，改袭三等承恩公。

富僧额观音保子。嘉庆六年十二月戊午袭。

五世

盛福富僧额子。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庚子袭。

明存盛福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庚午袭。

瑞兴明存子。同治九年十二月丁丑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贤纯皇后父李荣保姓富察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察哈尔总管。乾隆二年追封一等承恩公。谥庄悫。

二世

富文李荣保子。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袭。

三世

明瑞富文子。乾隆十四年二月庚戌袭。二十四年三月，进一等承恩毅勇公。三十三年，改封一等诚嘉毅勇公。官将军、云贵总督。征缅甸，战死。谥果烈。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三世

奎林明瑞弟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辛卯袭。四十三年正月辛未，改为三等承恩武勇公。官成都将军。卒。谥武毅。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富玉李荣保子。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丁酉袭。

三世

明俊富玉子。嘉庆四年十二月己亥袭。

喜伦明俊子。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丙申袭。

五世

春福喜伦嗣子。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乙丑袭。

志钧春福嗣子。光绪十二年十二月甲戌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仪纯皇后父清泰姓魏佳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内管领。嘉庆二年四月庚子，追封一等承恩公。清泰祖护军校嗣兴、父内务府大臣武士宜，追封三等承恩公。

二世

花沙布清泰曾孙。嘉庆四年四月庚子，晋封三等承恩公。

三世

安诚花沙布子。道光八年十二月辛巳袭。

恩荣安诚子。咸丰七年十二月辛酉袭。

五世

瑞山恩荣子。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淑睿皇后父和尔经额姓嘉塔腊氏。隶满洲正白旗。嘉庆元年二月甲辰，追封三等承恩公。四年四月庚辰，追封和尔经额祖员外郎爱星阿、父拜唐阿常安三等承恩公。

二世

盛住和尔经额长子。嘉庆四年六月庚子，袭三等承恩公。有罪爵黜。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二世

孟住盛柱弟。嘉庆十年十二月癸巳袭。官广州将军。卒。谥敬慎。

三世

智林孟住子。道光四年十二月壬申袭。

崇端智林嗣子。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壬辰袭。

五世

裕辉崇端子。同治三年十二月辛巳袭。

熙俊裕辉嗣子。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丙申袭。

承禔熙俊嗣子。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和睿皇后父恭阿拉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嘉庆四年四月丙午，晋封三等承恩公。官礼部尚书。卒。谥勤恪。父恭保，官笔帖式。追封三等承恩公。

二世

和世泰恭阿拉子。嘉庆十八年三月癸巳袭。

三世

崇恩和世泰子。道光三十年改袭一等承恩侯。

维庆崇恩长孙。同治元年十二月癸巳袭。官宁夏将军。谥恪勤。

五世

信恪维庆长子。光绪十四年十二月甲午袭。

官箴信恪子。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穆成皇后父布彦达赉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官户部尚书。道光元年八月辛亥，追封三等承恩公。卒。谥恭勤。

二世

熙敏布彦达赉子。道光元年九月乙丑袭。

三世

克兴额熙敏嗣子。道光九年十二月丙子袭。

恩庆克兴额子。同治七年十二月乙未袭。

五世

英俊恩庆嗣子。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戊申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慎成皇后父舒明阿姓佟佳氏。隶满洲镶黄旗。佟图赖之后，已袭一等公。道光元年十月丁未，晋封舒明阿子裕宽一等承恩侯。舒明阿卒，谥勤敏。舒明阿祖都统纳穆图，父散秩大臣嗣存，并追谥，已见佟图赖封爵。

二世

裕宽舒明阿子。道光二年十月戊申，袭一等承恩侯。

三世

广林裕宽子。道光十六年三月甲辰袭。

克勤广林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壬戌袭。

五世

伟功克勤子。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壬寅袭。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全成皇后父颐龄姓钮祜禄氏。隶满洲镶黄旗。官乾清门二等侍卫。道光十四年十月庚戌，追封一等承恩侯，谥荣僖。

二世

胡图哩颐龄子。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庚戌袭。

三世

文寿胡图哩长子。道光三十年七月甲辰，改袭三等承恩公。

庆麟文寿嗣子。光绪十三年十二月戊戌袭。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静成皇后父恩龄姓博尔济吉特氏，隶满洲正黄旗。道光三十年五月戊申，晋封一等子。咸丰间加封一等承恩侯。官兵部左侍郎。追封恩龄曾祖刑部员外郎、山三等承恩公，谥简勤；祖浙江乌镇同知兴德三等承恩公，谥荣僖；父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三等承恩公，谥敦敏。

二世

吉拉敏恩龄子。早卒。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德显皇后父富泰姓萨克达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太仆寺卿。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戊辰，追封三等承恩公，谥肃慎。同治元年八月戊辰，追封富泰祖刑部尚书明山三等承恩公，谥端悫；父兵部员外郎祺昌三等承恩公。谥端和。

二世

德懋富泰嗣子。同治元年三月乙酉袭。

三世

钟秀德懋子。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卯袭。

璞玉钟秀嗣子。光绪三十一年甲戌袭。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贞显皇后父穆扬阿姓钮祐禄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广西右江道。同治元年八月戊辰，追封三等承恩公，谥荣敬。同日，追封穆扬阿祖陕西绥镇总兵官策普坦三等承恩公，谥端勤；父西宁办事大臣福克精阿三等承恩公，谥端敏。

二世

广科穆扬阿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辛未袭。官杭州将军。谥勤悫。

三世

恩焘广科子。光绪六年八月丁酉袭。

荣泉恩焘子。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辛酉袭。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钦显皇后父惠征姓叶赫那拉氏。隶满洲镶黄旗。官安徽徽宁太池广道。同治元年八月戊辰，追封三等承恩公，谥端恪。同日，追封惠征祖户部员外郎吉朗阿三等承恩公，谥端勤；父刑部员外郎景瑞三等承恩公，谥庄勤。

二世

照祥惠征长子。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辛巳袭。官护军统领。谥恭慤。

三世

德善照祥子。光绪七年六月壬辰袭。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哲毅皇后父崇绮姓阿鲁忒氏。原隶蒙古正蓝旗，改隶满洲镶黄旗。同治四年一甲第一名进士。官吏部尚书，谥文节。后追削。同治十一年六月丙辰，晋封三等承恩公。

二世

葆初崇绮子。官散秩大臣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壬子。袭。

三世

法亮葆初嗣孙。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甲辰袭。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一世

孝定景皇后父桂祥惠征子。官都统。光绪十四年十月己亥，晋封三等承恩公。

二世

德恒桂祥子。

三世

五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清史稿卷一六八　表第八

诸臣封爵世表一

《史记》、《汉书》皆表列侯。《明史》世表亦及功臣。清于封爵，皆仿古制。世及为礼，视汉特优。非罔替者，甲令按等皆有袭次，不容稍紊。开国所封，沐雨栉风，攀鳞附翼，与汉元功实无差异。其后荡定边徼，开拓疆宇，儋爵酬庸，赫奕当代。内地征讨，役稍巨者，胙茅传胤，亦等边功。惟福康安非有殊勋，竟赠真王，袭降之制，一视天潢，亦云滥矣。子、男以次得世职者，往往并袭，今并为表。最初封者，恒越十代，除爵即鲜，延世莫废，非汉列侯所敢望也。外戚封者，附书于后。作《诸臣封爵世表》。

定南王

孔有德正红旗汉军。崇德元年四月，以来归封恭顺王。顺治六年五月，以军功改封定南王，镇广西。九年七月，殉节桂林。谥武壮。无嗣。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靖南王

耿仲明正蓝旗汉军。崇德元年四月，以来归封怀顺王。顺治六年五月，以军功改封靖南王，征广东。十一月，自杀。加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

一次袭

耿继茂耿仲明子。顺治八年四月袭。镇广西，移镇福建。康熙十年五月，薨。谥忠敏。

二次袭

耿精忠耿继茂子。康熙十年五月袭。镇福建。十三年三月，叛。二十一年正月，伏诛。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平南王

尚可喜镶蓝旗汉军。崇德元年四月，以来归封智顺王。顺治六年五月，以军功改封平南王，与靖南王同征广东，留镇。康熙十四年正月，晋封平南亲王。十五年二月，为子之信幽。十月，薨。谥曰敬。

一次袭

尚之孝尚可喜次子。康熙十三年三月袭。旋辞。命仍父可喜管藩务。

二次袭

尚之信尚可喜子。康熙十五年十二月，幽父可喜叛。十六年六月，反正。诏袭亲王。十九年八月，伏诛。无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平西王

吴三桂辽东人。隶汉军旗。顺治元年五月，以迎降封平西王。镇云南。康熙元年五月，晋平西亲王。十六年十一月，叛。革爵。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义王

孙可望正白旗汉军。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以来归封义王。十七年十一月，薨。谥恪顺。康熙十一年，追降慕义公。

一次袭

孙征淇孙可望子。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袭。寻卒。

二次袭

孙征淳孙征淇弟。顺治十八年十月袭。康熙十二年，薨。谥顺愍。

三次袭

孙征灏袭义王孙征淳弟。康熙十一年八月，降袭慕义公。二十年正月，撤销。五十四年六月，卒。谥清论。子孙弘相降袭，入《世》职表》。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忠锐嘉勇贝子

福康安镶黄旗满洲。自三等嘉勇男累封至一等忠锐嘉勇公。乾隆六十年九月，以剿湖南等处苗匪屡著劳勋，特恩照宗室之例，晋封贝子爵衔。嘉庆元年五月，卒。赠郡王，谥文襄，配享太庙。子袭贝勒。

一次袭

德麟福康安子。嘉庆元年，袭贝勒。子降袭贝子。

二次袭

庆敏德麟子。嘉庆二十三年，降袭贝子。子降袭镇国公。

三次袭

文谦庆敏子。咸丰五年四月，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光绪四年，卒。谥诚靖。

海凌文谦子。光绪四年袭。

五次袭

海年光绪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苏巴西里镶黄旗蒙古。雍正元年，奉旨照宗室例封辅国公。

一次袭

绰依济多尔济苏巴西里弟。

二次袭

德埒克多尔济绰依济多尔济继子。

三次袭

罗普藏尼玛德埒克多尔济族弟。乾隆五十二年，改公衔头等台吉。

巴彦桑罗普藏尼玛子。

五次袭

博端巴彦桑子。

博麟博端弟。

宗祐博麟子。

祺克坦和胜武族弟。宣统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扬古利正黄旗满洲。初积军功，授一等总兵官。天聪八年五月，以军功加牛录章京。寻封超等公。崇德二年正月，征朝鲜阵亡。追封武勋王。顺治元年，配享太庙。雍正九年三月，给号超等英诚公。

一次袭

塔詹扬古利子。崇德二年七月，仍袭超等公。六年十二月，缘事降为一等公。顺治四年，卒。

二次袭

爱星阿塔詹子。顺治四年六月，袭一等公。七年三月，恩诏准世袭罔替。康熙三年，卒。谥敬康。

三次袭

福善爱星阿子。康熙三年七月袭。四十七年，卒。谥恭懿。

海金福善子。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袭。

五次袭

丰盛额海金子。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袭。雍正九年三月，骑尉，袭一等英诚公。

丰安丰盛额子。乾隆二年二月袭。三十九年，以军功兼一云再准袭一次。

阿克东阿丰安子。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袭。

富克锦阿克东阿子。嘉庆十六年袭。

连成富克锦子。咸丰二年袭。

铭勋连成继子。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扎克丹铭勋子。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雄勇公

图赖正黄旗满洲。初积军功，屡加至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三月，以军功超封三等公。三年五月，晋一等公。四年，卒。九年正月，追谥昭勋，配享太庙。雍正九年三月，给号雄勇。

一次袭

惠塞图赖子。顺治四年六月袭。尚太宗皇十女。后为墨勒根王所构，夺爵。八年十月，卒。九年正月事白，追复原爵。

二次袭

颇尔盆惠塞弟。顺治九年四月袭。

三次袭

永谦颇尔盆子。康熙十五一年十二月袭。雍正九年三月，袭一等雄勇公。

景惠永谦子。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景恒景惠弟。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

英海景恒子。嘉庆十年十二月袭。

禄贤英海子。嘉庆十九年袭。

复昌禄贤继子。道光十年袭。

符珍复昌子。咸丰七年袭。尚文宗皇女荣安公主。宣统元年十二月，卒。

松年符珍子。宣统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超武公

鳌拜镶黄旗满洲。初积军功，屡加至一等昂年京。寻封三等侯。顺治八年闰二月，以军功晋一等侯。九年正月，恩诏优封二等公。康熙六年七月，以辅政功晋一等公。原所有二等公，令其子纳穆福袭。八年五月，以罪革，卒。雍正五年十一月，特旨追复一等公。九年三月，给号超武。

一次袭

纳穆福鳌拜子。康熙六年八月，袭二等公。五月，缘事革。

二次袭

达福鳌拜孙。本袭一等男。雍正五年十一月，特旨赐袭一等公。九年三月，袭一等超武公。阵亡。

三次袭

岱吞达福子。雍正九年十一月袭。

德胜岱吞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袭。四十五年十一月，奉旨俟出缺时停袭，仍给予一等男爵。

五次袭

庆玉德胜子。嘉庆十二年，改袭一等男。

锺灵庆玉子。嘉庆十九年袭。

贵麟道光十三年袭。

锺寿贵麟弟。道光二十三年袭。

鹤龄钟寿子。咸丰四年袭。

锡惠鹤龄子。同治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公

索尼正黄旗满洲。初以任事有能及军功，屡加至三等昂邦章京。寻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三等伯。又以恩诏晋一等伯。康熙六年闰四月，以辅政功，于一等伯外加封一等公。寻卒。谥文忠。公爵无袭。子心裕，袭初封之一等伯。

一次袭

心裕索尼子。康熙六年闰四月，袭一等伯。四十二年四月，缘事革。

二次袭

法保心裕弟。康熙六年十月，袭封一等公。二十二年三月，缘事革。四十二年四月，袭兄心裕一等伯。

三次袭

法尔萨法保子。康熙四十九年九月袭。雍正九年十二月，晋袭一等公。见《外戚（噶布喇）表》。

令德法尔萨弟。雍正九年十二月袭。乾隆十四年八月，以祖索尼功，晋号一等翊烈伯。

五次袭

善保令德子。乾隆十五年，销去恩诏所得，袭二等子。二十二年，复袭一等公。以其从弟法隆武袭二等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褒绩公

赖塔正白旗满洲。顺治十三年，以军功封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二十五年，以恢复云南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卒。谥襄毅。雍正五年十月，追封一等公。九年三月，给号褒绩，世袭。

一次袭

拨尔吞赖塔孙。原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雍正五年十月，袭一等公。九年，袭褒袭褒公。十二年，缘事革。

二次袭

舒陵阿拨尔吞兄子。雍正十二年袭。

三次袭

隆兴舒陵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

祥敏隆兴子。嘉庆五年袭。

五次袭

布都尔呼那祥敏子。嘉庆十年袭。

佛尔恒额布都尔呼那继子。道光十七年袭。

锡露佛尔恒额子。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海澄公

黄梧福建平和人。顺治十三年七月，自明郑成功部将以海澄县投诚功，封海澄公。康熙六年五月，锡封一等。十三年，卒。谥忠恪。

一次袭

黄芳度黄梧子。康熙十三年八月袭。十四年十月，漳州陷，合门死之。赠郡王，谥忠勇。

二次袭

黄芳世黄梧兄子。康熙十五年三月袭。十七年，卒。谥忠襄。

三次袭

黄芳泰黄梧世弟。康熙十七年五月袭。二十九年，卒。谥襄愍。

黄应缵黄芳度嗣子。康熙三十月袭。

五次袭

黄仕简黄应缵子。雍正八年年正十月袭。乾隆五十二年，坐罪夺爵。

黄嘉谟黄仕简孙。乾隆五十二年袭。

黄庆春道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忠达公

图海正黄旗满洲。初以勤劳及军功，康熙十四年八月，累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八月，以军功超封三等公。二十年十二月，卒。谥文襄。六十一年十一月，追封一等公。雍正二年，配享太庙。九年三月，给号忠达。

一次袭

诺敏图海子。康熙二十一年六月，袭三等公。

二次袭

玛尔赛诺敏子。康熙三十二年七月，袭三等公。六十一年十二月，袭一等公。雍正九年三月，袭一等忠达公。十年九月，夺爵。

三次袭

玛礼善玛尔赛弟。雍正十年九月袭。

玛贤玛礼善子。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袭，坐事夺爵。

五次袭

玛宾玛贤弟。乾隆五年十二月袭。

特通额玛宾从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隆福特通额承继子。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袭。

德兴隆福子。道光二十二年袭。

恩辉德兴子。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公

费扬古三等伯鄂硕子。顺治十五年二月，袭三等伯。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以平噶尔丹功，晋一等公。卒。谥襄壮。子陈泰袭侯。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公

年遐龄镶黄旗汉军。雍正元年，以子羹尧功封。三年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公

年羹尧镶黄旗汉军。雍正元年三月，自川陕总督叙平西藏功，封三等公。十月，晋二等公。二年三月，自抚远大将军以平青海功，进一等公。三年七月，累降三等公。八月，夺爵。寻赐自尽。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忠勇公。

傅恒镶黄旗满洲。孝贤纯皇后弟。乾隆十四年正月，以平定金川军功，封一等忠勇公。三十五年七月，卒。谥文忠。嘉庆元年五月，晋赠郡王衔，配享太庙。

一次袭

福隆安傅恒子。乾隆三十五年闰三月，卒。谥勤恪。

二次袭

丰绅济伦福隆安子。乾隆四十九年袭。嘉庆十二年二月，卒。

三次袭

富勒珲凝珠丰绅济伦子。嘉庆十二年袭。

庆兴富勒珲凝珠子。道光九年袭。

五次袭

果齐逊咸丰六年袭。

松椿果齐逊嗣孙。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诚勇公。

班第镶黄旗蒙古。乾隆十九年十月，以军功封一等子。二十年五月，以军功晋封一等诚勇公。十二月，殉节伊犁。谥义烈。

一次袭

巴禄班第子。乾隆二十年袭。二十七年，以军功兼一云骑尉。

二次袭

庆林巴禄子。乾隆三十六年袭。

三次袭

官惠庆林伯父色布腾之子。其云骑尉袭次巳完。乾隆五十三年，袭一等诚勇公。

裕恒官惠族侄。道光十年袭。

五次袭

德崇裕恒子。同治三年袭。

联恩德崇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武毅谋勇公

兆惠正黄旗满洲。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以平定回部功，封一等武毅伯。明年十一月，晋封一等武毅谋勇公，世袭罔替。二十九年十一月，卒。谥文襄，配享太庙。

一次袭

扎兰泰兆惠子。乾隆三十年袭。

二次袭

英俊扎兰泰子。乾隆五十三年袭。

三次袭

百善保英俊兄。嘉庆八年十二月袭。

崇恩百善保继子。嘉庆十九年袭。

五次袭

忠山崇恩继子。咸丰元年袭。

恒山忠山弟。咸丰六年袭。

松山恒山弟。同治元年袭。

德寿松山子。光绪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诚嘉毅勇公

明瑞镶黄旗满洲。初袭一等承恩公。乾隆二十四年，以军功晋一等承恩毅勇公。三十三年正月，以进剿缅甸深入贼境，改封一等诚嘉毅勇公，世袭罔替。二月，阵亡。谥果烈。

一次袭

惠伦明瑞子。乾隆三十年袭。

二次袭

博启图惠伦子。嘉庆二年袭。道光十三年七月，卒。谥敬僖。

三次袭

景庆博启图子。道光十四年袭。年袭。

景寿景庆弟。咸丰六年袭。十五年六月，卒。谥端勤。

五次袭

麟光景寿子。光绪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诚谋英勇公

阿桂正白旗满洲。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以平定两金川功，封一等诚谋英勇公，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八月，卒。谥文成，配享太庙。

一次袭

阿迪斯阿桂子。嘉庆二年十二月丁未袭。官成都将军。五年三月，以罪革戍。

二次袭

那彦桂阿迪斯子。嘉庆袭。五年十二月壬戌，袭。

三次袭

承霈那彦桂继子。

继勋承霈继子。光绪二年袭。

五次袭

裕兴继勋子。光绪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超勇公

海兰察镶黄旗满洲。赐号巴图鲁。乾隆二十七年，以军功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四十一年，以军功晋封一等超勇侯。五十二年，以军功晋封二等超勇公。五十七年，以军功晋一等超勇公，世袭罔替。五十八年三月，卒。谥武壮。

一次袭

安禄海兰察子。乾隆四十九年，以海兰察军功袭骑都尉。五十八年十二月，袭一等超勇公。嘉庆四年，卒。谥壮毅。

二次袭

恩特贺莫扎拉芬嘉庆四年袭。

三次袭

安成嘉庆六年袭。

阿玉玺嘉庆二十五年袭。

五次袭

克兴额道光二十年袭。

阿凌阿道光二十二年袭。

祥保道光二十六年袭。

扎绵同治十二年袭。

瑞普扎绵子。光绪十八年袭。

倭林保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谋勇公

孙士毅浙江仁和人。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以平安南封一等谋勇公。明年正月，夺爵。嘉庆元年四月，以剿教匪功，封三等男。旋卒于军。谥文靖，追复公爵。允其遗奏所请，入正白旗汉军籍。以其孙降袭伯爵。

一次袭

孙均孙士毅孙。嘉庆元年七月，袭伯爵。寻停。十一年六月革，并销旗籍。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忠襄公

和坤正黄旗满洲。乾隆四十九年，并其世职封一等男。五十三年，晋封三等忠襄伯。嘉庆三年八月，以俘教匪王三槐功，晋封一等忠襄公。四年正月，赐死，夺公爵，仍留伯爵。

一次袭

丰绅殷德和坤子。嘉庆四年正月，袭伯爵。寻夺。七年十二月，赐民公品级。八年八月，削。十二年十二月，仍授伯爵品级。十五年四月，再晋公爵品级。旋卒。无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威勇公

额勒登保正黄旗满洲。嘉庆元年，以苗境肃清，封一等威勇侯。二年，以剿教匪无功，降三等伯。三年，夺爵。四年，封二等男。寻晋一等勇。六年，晋二等子。寻晋三等伯。七年正月，复降一等男。十二月，以三省教匪荡平，封一等侯，世袭罔替。十年八月，封三等威男公。旋卒。谥忠毅。子降袭。

一次袭

莫尔赓额额勒登保子。嘉庆十年，袭一等侯。

二次袭

哈郎阿莫尔赓额弟。嘉庆十三年袭。道光三十年，卒。谥刚恪。

三次袭

那铭哈郎阿子。道光三十年袭。

荣全那铭子。咸丰元年袭。

五次袭

富康荣全子。光绪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威勇公

长龄正白旗蒙古。道光八年，以平张格尔功，封二等威勇公。十七年，晋一等公，世袭罔替。十八年，卒。谥文襄。

一次袭

桂轮长龄子。道光十八年袭。卒。谥恪慎。

二次袭

麟兴桂轮继子。

三次袭

成德麟兴子。光绪五年袭。

成端麟兴继子。光绪七年袭。

五次袭

奎元成端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公

英古尔代正白旗满洲。初积军功及考绩，屡加至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三月，超封三等公。四年六月，以考绩晋二等公。五年二月，卒。

一次袭

伊图英古尔代子。顺治五年九月袭。后缘事降为三精奇尼哈番。九年，恩诏加为二等。是年卒。

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二次袭

硕塔伊图弟。顺治九年四月，袭二等子。

三次袭

额尔金硕塔叔父之孙。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袭。以罪革。

英敏英古尔代孙。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坐事革。

五次袭

英俊英敏子。雍正六年十二月袭。

保贺英俊子。乾隆十二年四月袭。

哲臣保贺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志勤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公

罗璧一等伯程尼叔父。顺治十二年，并本身所得之一等阿达哈哈番，袭封二等公。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勇勤公

和硕图三等子何和扎子。初袭父职。天聪二年，以军功超封三等公。卒。追谥端恪。雍正九年三月，赠三等勇勤公，世袭

一次袭

何尔本和硕图子。天聪八年五月袭。

二次袭

哲尔本何尔本弟。崇德四年六月袭。

三次袭

苏布哲尔本弟。顺治五年七月袭。

衮布苏布兄之子。顺治七年三月袭。九年正月，恩诏晋一等以。寻卒。

五次袭

彭春衮布叔父之子。顺治九年六月袭。康熙四十年，以病解退。

增寿彭春子。康熙四十年四月，降袭三等公。九年三月，袭三等勇勤公。坐事事。

恒泰增寿子。康熙六十年十二月袭。

色楞格恒泰兄之子。雍正十一年九月袭。

和音布色楞格从弟。乾隆十四年六月袭。

明英和音布从弟。乾隆十六年六月袭。

十一次袭

和色布明英从弟。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袭。

十二次袭

福荫和色布子。嘉庆三年袭。

十三次袭

庆瑞福荫子。道光元年袭。

阿那洪阿庆端继子。咸丰三年袭。

十五次袭

咸龄阿那洪阿子。光绪八年袭。

豫随成龄子。光绪十三年袭。

普龄成龄弟。光绪十二二年袭。

存锺成龄继子。光绪十三四年袭。

三等果毅公

图尔格镶黄旗满洲。一等子、赠宏毅公额宜都子。初积军功，屡加至三等昂邦章京。缘事革。后以军功复加至三等昂邦章京。崇德八年十月，以军功超封三等公。顺治二年，卒。九月，追谥忠义，配享太庙。雍正九年三月，给号果毅。

一次袭

科布梭图尔格子。顺治二年二月，降袭三等昂邦章京。寻以罪革。八年闰三月，事白，袭父三等公。九年正月，恩诏晋二等公。缘事革。

二次袭

遏必隆图尔格弟。初袭一等子，别见。顺治九年正月，并科布梭爵为一等公。康熙六年八月，以辅政功，于一等公外加赐一等公。原所有一等公，令其子法喀袭。九年，缘事革去所赐一等公。寻复与一等公衔。十二年，卒。谥恪僖。十六年，圣祖立其女为皇后，是为孝昭仁皇后。

三次袭

法喀遏必隆子。康熙康熙六年八月袭。二十五年，缘事革。

阿灵阿法喀弟。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袭。

五次袭

阿尔通阿阿灵阿子。康熙五十六年四月，销去恩诏所得，降袭二等公。雍正二年十月，缘事革。

殷德阿灵阿兄。初袭见《子爵表》。雍正二年十月袭。五年四月，因病告退。以其子承袭公爵。十月，卒。谥懿敬。

讷亲殷德子。雍正五年四月袭。十三年十二月，以行走勤慎，宝以供职，晋袭二等果毅公。十三年十二月，晋一等公。乾隆十三年九月，革。

策楞讷亲兄。乾隆十三年，袭二等果毅公。以罪削爵。

达尔党阿策楞从弟。初袭见《子爵表》。乾隆十九年九月袭。二十二年，缘事削爵。

阿里衮达尔党阿从弟。乾隆二十三年袭。二十四年，以军功加一云骑尉，并为一等果毅公。三十四年，卒。谥襄壮。四十二年，追封一等果毅继勇公。

十一次袭

丰升额阿里衮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四十一年，以军功加号继勇，为一等果毅继勇公。并别赏给一等子，世袭，见《子爵表》。四十二年十月，卒。谥诚武。

十二次袭

明安丰升额承继子。乾隆四十二年七月袭。嘉庆七年，革。

十三次袭

兴长嘉庆七年袭。

那苏巴图嘉庆十年袭。

十五次袭

巴雅尔绰克托丰升额孙。道光五年袭。

宝全同治三年袭。

铁麟光绪二十七年袭。

三等奉义公

恩格德理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率众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崇德元年，卒。后谥端顺。雍正七年，特旨追封三等公。九年三月，给号奉义。

一次袭

额尔克代青恩格德理子。崇德元年，袭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加为二等。七年，恩诏超封三等侯。后以事削去侯爵，降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事白，晋封一等侯。九年，两次恩诏加至二等公。是年七月，并其弟索尔哈之一拖沙喇哈番，晋一等公。十一年，缘事降为二等公。后以罪革。

二次袭

囊努克额尔克代青兄顺治十六年，以额尔克代青有罪，将所袭伊父三等精奇尼哈番令囊努克袭，合本身所得之二等阿达哈哈番，并为二等伯。康熙六年，以所袭职与弟之子承袭，仍留本身二等阿达哈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轻车都尉。

三次袭

大寿额尔克代青子。康熙六年，特旨赐袭二等公。

费扬古大寿克。康熙八年，袭三等公，分一拖沙喇哈番与其叔索尔哈之子色凌袭。

五次袭

喇阿泰费扬古子。康熙二十八年袭。

噶尔萨喇尔泰弟之子。康熙五十四年，削去恩诏所得，袭一等侯。雍正七年，特旨袭三等公。九年三月，袭三等奉义公。

英泰噶尔萨子。乾隆九年十二月，仍降袭一等侯。十四年，复给号奉义。

安琳英泰子。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袭。以事革。

成德安琳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道光三年卒。

琦善成德子。道光三年袭。二十一年正月，以专擅割地革。后卒。谥文勤。

十一次袭

松桂琦善族侄。道光二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立瑞松桂继子。同治八年袭。

十三次袭

恩特和图立瑞继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信勇公

费英东镶黄旗满洲。太祖时，积军功授三等总兵官。天命五年，卒。崇德元年，追封直义公，配享太庙。顺治十六年，以开创第一功臣，特赠三等公。雍正九年三月，给号信勇，世袭。

一次袭

索海费英东子。天命五年，袭三等总兵官。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二次袭

纳海索海兄。与弟图赖分袭三等总兵官。缘事革。图赖索海弟。与兄纳海分袭三等总兵官。缘事革。

三次袭

查喀尼索海弟。天聪八年，改袭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倭黑查喀尼子。崇德八年袭，恩诏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顺治九年，累加为一等。十六年，特旨赐袭三等公。

五次袭

傅尔丹倭黑子。康熙三十年袭。雍正九年，晋袭三等信勇公。十年九月，革。后卒。谥温悫。

兆德傅尔丹子。雍正十一年袭。革。

哈达哈兆德弟。乾隆元年坐事二十二年，坐事革。

哈宁安哈达哈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坐事革。

兆德傅尔丹子。乾隆二十三年复袭。

富兴兆德子。原袭云骑尉。乾隆三十六年，并为二等信勇公。四十三年，晋一等公，卒。谥勤毅。

十一次袭

富锐富兴弟。乾隆五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安宁富锐从子。嘉庆五年十二月袭。

十三次袭

盛贵安宁子。嘉庆十五年袭。

联绶咸丰四年袭。

十五次袭

定昌联绶子。光绪四年袭。

锡明光绪二十七年袭。

三等公

吴内格正白旗蒙古。初以来归及军功，屡加至三等总兵官。天聪八年五月，以军功超封三等公。

一次袭

光泰吴内格子。天聪九年二月袭。崇德四年六月，以罪降一等梅勒章京。今其兄齐墨图克袭。

二次袭

齐墨图克光泰兄。崇德四年，袭一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光泰齐墨图克弟。顺治五年四月，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恩诏晋三等精奇尼哈番。缘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九年，两次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后仍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兄之子沙哈纳袭。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沙哈纳光泰兄之子。初袭父齐墨图克之拜他喇布勒哈番，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康熙八年，袭叔父光泰职，并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五次袭

智勇沙哈纳弟之子。康熙二十一年袭。以罪革。

延福智勇子。雍正八年，削去恩诏所得，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阿玉玺延福子。乾隆十八年袭。坐事革。

安泰阿玉玺从弟。乾隆十九年袭。

伊鲁尔图安泰子。乾隆四十年袭。

佛兴额伊鲁尔图子。嘉庆元年袭。

十一次袭

富珠隆阿佛兴额弟。

十二次袭

英瑞富珠隆阿子。

十三次袭

永福英瑞子。

十五次袭

三等建烈公

多尼库鲁格镶黄旗蒙古。初积军功，授一等昂邦章京。崇德七年，阵亡。超赠三等公。雍正九年三月，给号建烈。

一次袭

博罗多尼库鲁格子。崇德七年八月袭。

二次袭

噶尔玛博罗子。顺治九年六月袭。

三次袭

杜噶尔噶尔玛子。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袭。

达什琳陈杜噶尔子。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袭。雍正九年三月，袭三等建烈公。

五次袭

敏珠尔多尔济达什琳陈子。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扎木巴尔车凌敏珠尔多尔济子。乾隆五十五年袭。

索特那木拉阿尔塔西迪子。

凌锦多尔济托克索特那木拉子。

德木楚克扎布凌锦多尔济托克弟。光绪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威信公

岳锺琪四川成都人。雍正二年三月，以平青海功封三等公。十年四月，缘事降侯。七月，夺爵。乾隆十四年三月，复三等威信公。十九年，卒。谥襄勤。子降袭。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义烈公

那木扎尔正白旗蒙古。乾隆二十一年，以军功封一等勤襄伯。二十四年四月，阵亡。追封义烈公，世袭罔替。谥武毅。

一次袭

保宁那木扎尔子。乾隆二十四年四月袭。嘉庆十三年，卒。谥文端。

二次袭

庆祥保宁子。嘉庆十三年十二月袭。道光六年六月，以殉难喀什噶尔，并为一等义烈公。谥壮直。

三次袭

文辉庆祥子。道光六年，袭一等义烈公。

德鉴文辉子。咸丰元年袭。

五次袭

希璋德鉴子。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沈志祥正白旗汉军。崇德四年十月，以来归封续顺公。

一次袭

沈永忠志祥兄之子。十二六年二月袭。十二年，缘事革。

二次袭

沈永兴永忠从弟。顺治顺治年六月袭。

三次袭

沈瑞永忠子。康熙九年四月袭。二十年十一月，在福建全家殉节。

沈熊昭瑞叔父之孙。康熙二十四年十月袭。

五次袭

沈之义熊昭康熙五十九年七月袭。

沈铎之义子。雍正三年三月袭。

沈定文铎子。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袭。二十三年，缘事革。

沈广文定文弟。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袭。

德通广文子。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袭。

玉山德通子。道光四年袭。

十一次袭

善佑玉山子。咸丰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瑞昆善佑子。光绪十四年袭。

十三次袭

明志荣坤子。

荣塾善佑次子。

十五次袭

庆焘荣塾子。

额亦都镶黄旗满洲。太祖时，以功授一等总兵官。天命六年，卒。崇德元年，追封弘毅公，配享太庙。

一次袭

遏必隆额亦都子。天聪六年，袭一等总兵官。后缘事革。今汉文改为一等子。余详前三等果毅公。

二次袭

殷德额亦都孙。康熙五十二年，特恩赐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雍正二年，晋袭三等果毅公。

三次袭

丰阿达殷德伯父之孙。雍正三年袭。

达尔党阿丰阿达弟。乾隆三年袭。十九年，特恩赐袭二等果毅公，将一等子另袭。

五次袭

特通阿达尔党阿从兄子。乾隆二十年袭。坐事革。

仁和额亦都之四世孙。乾隆二十一年袭。坐事革。

毓奇额亦都之四世孙。乾隆四十六年袭。

班喜额亦都之五世孙。乾隆五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郑克塽正红旗汉军。郑成功孙。初，顺治十年五月，封成功为海澄公，不受。十一月，复封，仍不受。康熙二十二年，克塽归顺，仍封海澄公。四十六年病故。无袭。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白文选正白旗汉军。康熙元年十一月，以归顺封承恩公。十四年，卒。

一次袭

白绘文选子。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无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陈福陕西定边堡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加三等精奇尼哈番。康熙十四年，以陕西提督被戕，赠三等公。谥忠愍。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一六九　表第九

诸臣封爵世表二

一等侯

伊尔德正黄旗满洲。初积军功。屡加至二等昂邦章京。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准世袭罔替。五月，以军功加为一等。九年正月，恩诏超封三等侯。缘事降一等伯。又以恩诏由一等伯加一拖沙喇哈番。缘事革。十四年九月，以军功复爵。寻晋一等侯，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侯，又云一骑尉。卒。谥襄敏。

一次袭

巴浑忒伊尔德孙。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袭。卒。子降袭二等伯。

二次袭

马哈达巴浑忒子。雍正元年十二月，降袭二等伯。乾隆四年，卒。十四年八月，赠号宣义；世袭。

三次袭

巴通阿马哈达子。雍正八年，袭。

郭尔多巴通阿子。乾隆四年十二月，袭。十四年八月，袭二等宣义伯。

五次袭

噶尔炳阿郭尔多子。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袭。

巴尔桑阿噶尔炳阿子。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袭。

文恒巴尔桑阿孙。嘉庆八年，袭。

勒英文恒子。道光十四年，袭。

盛启勒英子。

德启盛启弟。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侯

马得功镶黄旗汉军。顺治十三年二月，以来归及军功，屡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五月，超封三等侯。康熙二年十月，征福建海贼，阵亡。四年正月，加赠一等侯，谥襄武。乾隆十四年，赠一等顺勤侯，世袭。

一次袭

马三奇马得功子。康熙四年正月，袭一等侯。雍正二年九月，缘事革。

二次袭

马尔瑛马三奇弟之子。雍正三年五月袭。

三次袭

马国锺马尔瑛子。雍正十年五月袭。乾隆十四年八月，袭一等顺勤侯。以罪革。

马国铭马国钟从弟。乾隆十五年七月，袭。

五次袭

马官正马国铭子。乾隆四十年十二月，袭。

善庆马官正子。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

苏勒芳阿善庆子。嘉庆二十二年，袭。

岳龄苏勒芳阿子。道光十八年，袭。

英俊岳龄子。光绪元年，袭。

德珍英俊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靖逆侯

张勇辽东人，隶陕西潼关卫。康熙十四年四月，以军功由一等轻车都尉封靖逆侯。十五年八月，复晋一等侯。卒。谥襄壮。

一次袭

张云翼张勇子。康熙二十五年，袭。

二次袭

张宗仁张云翼子。康熙四十九年，袭。

三次袭

张谦张宗仁子。康熙五十九年，袭。

张承勋张谦子。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张秉枢张承勋子。乾隆三十二年，袭。五十九年十一月，特旨自其父张承勋始，归入汉军正黄旗。

张禹铭张顺继子。

张培张禹铭子。光绪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昭武侯

陈泰费扬古子。康熙四十年十二月，降袭一等侯。以罪革。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一等昭武侯，世袭。

一次袭

图把陈泰弟。雍正十年五月，袭。

二次袭

图桑阿图把子。乾隆十年十二月袭。十四年八月，袭一等昭武侯。

三次袭

松龄图桑阿子。嘉庆七年。袭。

五次袭

锡光明庆子。

果权锡光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延恩侯

朱之琏正白旗汉军。雍正二年十二月，以明代后裔，由正定知府特赐一等侯。八年，卒。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一等延恩侯，世袭。

一次袭

朱震朱之琏子。雍正八年十一月，袭一等侯。

二次袭

朱绍美朱震子。乾隆十一年二月，袭一等侯。十四年八月，改袭一等延恩侯。缘事革。

三次袭

朱仪凤朱绍美从子。乾隆四十年十二月，袭。

朱毓瑞朱仪凤子。嘉庆二年，袭。

五次袭

朱秀吉朱毓瑞子。

朱秀祥朱秀吉弟。道光八年，袭。

朱贻坦朱秀祥族祖。道光九年，袭。

书桂朱贻坦族叔。道光十六年，袭。

鹤龄书桂继子。

诚端鹤龄族孙。同治八年，袭。

十一次袭

朱煜勋诚端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成勇靖远侯

富德正黄旗满洲。乾隆二十四年，以平回部功封。二十七年，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侯

福长安傅恒子。官军机大臣。嘉庆三年八月，以擒教匪王三槐功封。四年三月，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继勇侯

德楞泰嘉庆七年十二月，以平三省教匪封。十四年九月，卒。谥壮果。

一次袭

苏崇阿德楞泰子。嘉庆十四年九月，袭。道光九年，卒。

二次袭

倭什讷苏崇阿子。道光九年十二月，袭。咸丰二年八月，卒。

三次袭

希元倭什讷子。咸丰三年，袭。光绪二十年八月，卒。

世榕光绪二十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昭勇侯

杨遇春四川崇庆武举。嘉庆十八年，平滑县教匪，封二等男。道光五年，晋一等昭勇侯十七年二月，卒。谥忠武。

一次袭
杨国桢遇春子。道光十七年三月，袭。二十九年八月，卒。
二次袭
杨炘国桢子。道光三十年，袭。咸丰十年，阵亡。谥威肃。
三次袭
杨光坦同治八年，袭。
杨正藩光绪三十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以江南平封。十一年二月，卒。谥文正。
一次袭
曾纪泽国藩子。同治十一年，袭。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卒。谥惠敏。
二次袭
曾广銮纪泽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肃毅侯
李鸿章同治三年六月，以江南平封一等肃毅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卒。晋赠一等侯，世袭。
一次袭
李国杰鸿章孙。光绪三十年八月，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侯
袁世凯河南项城附贡生。官内阁总理大臣。宣统三年十一月，封。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顺义侯

田雄镶黄旗汉军。顺治二年，以来归及军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五月，复叙其擒献明福王功，超封二等侯。康熙三年，卒。谥毅勇。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二等顺义侯，世袭。

一次袭

田象坤雄弟之子。康熙四年正月，袭。二十五年七月，以军功晋一等侯。

二次袭

田存德象坤子。雍正十年闰五月，袭。

三次袭

田国恩存德子。乾隆十二年五月，袭。十四年八月，袭一等顺义侯。坐事革。

田国荣国恩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庆通国荣子。嘉庆十年，袭。

景端庆通子。

恩绶景端子。

锡光恩绶子。同治元年，袭。

延秀锡光子。光绪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果勇侯

杨芳贵州松桃人。道光八年，以俘逆回张格尔，封三等果勇侯。是年，晋二等侯。十三年，晋一等侯。十四年，降二等。二十六年，卒。谥勤勇。

一次袭

杨建熀杨芳曾孙。同治十三年，袭。光绪十九年，卒。

二次袭

杨国墀杨建熀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同治三年，以平浙江封一等恪靖伯。光绪二年，以回疆肃清，晋二等侯。十一年七月，卒。谥文襄。

一次袭

左念谦左宗棠孙。光绪十四年，袭。十八年，卒。

二次袭

左景裕左念谦子。光绪三十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侯

巴世泰三等子图鲁什子。天聪八年十一月，袭父职。顺治九年正月，恩诏晋封至一等伯。四月，以在御前为蒙古侍卫所刺。追赠为三等侯。

一次袭

诸兰泰巴世泰子。顺治九年四月，袭。

二次袭

桑格诸兰泰子。顺治十二年七月，袭。

三次袭

偏图桑格子。康熙二十三年十月，袭。

郎图偏图弟。康熙五十六年，销去恩诏所得，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五次袭

纳尔泰郎图侄。乾隆二年，袭。

德成额纳尔泰子。乾隆五年，袭。

永祥乾隆五十九年，袭。

克什布永祥孙。嘉庆十八年，袭。

希拉布道光二十九年，袭。

崇寿咸丰四年，袭。

十一次袭

安续崇寿嗣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二次袭

安成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侯

李国翰镶蓝旗汉军。国初三等副将李继学子。初袭见《三等男表》。顺治五年六月，晋封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九年正月，晋至一等伯。闰六月，晋三等侯。十七年，卒。谥敏壮。

一次袭

海尔图李国翰子。康熙元年二月，袭。

二次袭

李廷燮海尔图孙。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袭。

三次袭

伊尔拜李廷燮弟。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以罪革。后以伯爵降袭。

李杕伊尔拜从侄。雍正七年六月，降袭三等伯。坐事革。

五次袭

黑格李钦从孙。雍正十三年闰四月，袭。坐事革。

李坦黑格从弟。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李境李坦再从兄。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袭。十四年八月，以其高祖李国翰功，赐号懋烈伯，世袭。

庆寿李境子。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成山庆寿子。嘉庆十年，袭。

庆英成山族叔。道光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恩来庆英子。道光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延康恩来子。光绪十一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靖海侯

施琅镶黄旗汉军。康熙七年三月，封伯爵。二十九年九月，以平台湾功，晋封靖海侯，世袭。三十五年三月，卒。谥襄壮。

一次袭

施世范琅子。康熙三十五年五月，袭。

二次袭

施廷皋世范子。乾隆二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施纯恺廷皋子。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施鏊纯恺子。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施秉仁鏊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施斌秉仁子。嘉庆十九年，袭。

施德霖斌子。道光七年，袭。

施德露德霖弟。咸丰六年，袭。

施振德露子。同治十年，袭。

施恩荣振子。光绪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施澍恩荣堂叔。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施普泽澍族弟。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襄勇侯

明亮镶黄旗满洲。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以功封一等襄勇伯。四十八年七月，革。嘉庆元年十二月，复以苗境肃清封原爵。三年正月，再革。七年十二月，封一等男。十年五月，晋封一等子。十四年正月，再晋三等伯。二十四年十一月，晋封三等襄勇侯。道光二年七月，卒。谥文襄。

一次袭

联庆明亮孙。道光二年，袭。

二次袭

恩昌联庆子。道光九年，袭。

三次袭

恩崇恩昌弟。道光十五年，袭。

奎璧恩崇侄同治四年，袭。

五次袭

存兴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果勇侯

和隆武正黄旗满洲。乾隆二十二年六月，追赠其父和起为一等伯，并给一等子，令其承袭。四十一年正月，以平定金川功，晋封三等果勇侯，世袭罔替。四十七年八月，卒。谥壮毅。

一次袭

和双额和隆武弟。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和英额和双额弟。

三次袭

图麟和英额子。道光元年，袭。

穆辂图麟子。咸丰三年，袭。

五次袭

希兰穆辂子。同治八年，袭。

秀纶希兰孙。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威勤侯

勒保镶黄旗满洲。嘉庆二年九月，以功封一等威勤侯。三年八月，晋封威勤公。四年七月，革。六年八月，封三等男。七年十二月，晋封一等威勤伯。二十四年八月，卒。晋赠一等威勤侯，谥文襄。

一次袭

英惠勒保子。嘉庆二十四年，袭封三等侯。

二次袭

文厚英惠子。道光十二年，袭。

三次袭

廷钧文厚子。同治四年，袭。

廷桢廷钧弟。光绪四年，袭。

五次袭

琦瑶廷桢嗣子。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吴惟华明侯。顺治二年，叙迎顺功封。九年，坐罪削爵。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郑芝龙正红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归顺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年五月，晋封同安侯。后戍辽东。十八年十月，杀。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谭洪顺治十六年，以来降封。康熙十三年叛，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一七〇　表第一〇

诸臣封爵世表三

一等伯

莽古尔代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五月，自蒙古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二月，加为二等。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一等。九年正月，恩诏封二等伯。又以恩诏晋一等伯。是年卒。

一次袭

巴特玛莽古尔代兄之子。顺治九年七月袭。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以病退。

二次袭

额参巴特玛子。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袭。三十七年十月，以庸劣解退。

三次袭

四哥额参兄。康熙三十七年十月袭。缘事革。后降袭。

班达尔沙四哥伯父之二世孙。雍正七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五次袭

班岱班达尔沙子。乾隆八年十二月袭。

班达哈班岱弟。乾隆十一年十二月袭。

特通阿班达哈子。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哈当阿班塔子。嘉庆四年袭。

十一次袭

恩特和图立端继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伯

程尼三等子劳萨子。崇德七年八月袭。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九年正月，两次恩诏超封一等伯。阵亡，加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伯，又一云骑尉。谥诚介。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昭信伯

霸彦三等子李永芳子。顺治九年正月，论功封一等伯。乾隆十四年，追赠一等昭信伯。

一次袭

二次袭

长生释迦保子。

三次袭

五次袭

李侍尧霸彦三世孙。乾隆三十三年袭。

李奉尧李侍尧弟。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伯

舜保二等公罗璧子。康熙元年，分袭一等伯，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伯，又一云骑尉。

一次袭

奇通额舜保子。康熙十二年三月袭。

二次袭

钦拜奇通额子。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固宁阿钦拜侄。乾隆十三年五月，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阿克敦固宁阿子。乾隆三十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武尔恭额阿克敦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松宁武尔恭额叔。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

庆亮嘉庆四年袭。

秀联庆亮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钟润秀联子。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伯

赵良栋宁夏人。康熙三十四年四月，追叙平云南功，封一等子。三十六年三月，卒。谥襄忠。乾隆三十二年，予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诏追晋一等伯。

一次袭

赵弘燮良栋次子。康熙三十七年，袭一等子。六十一年，卒。

二次袭

赵之璧弘燮子。康熙六十一年，袭一等子。

三次袭

赵曰秘之璧孙。乾隆四十七年，袭一等伯。

五次袭

赵其桢道光年，袭一等伯。官河南河北镇总兵。二十年，卒。

赵延烺其桢子。道光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伯

伊勒图正白旗满洲。乾隆五十年七月卒。以久任伊犁将军，办事妥协，由云骑尉追封一等伯，谥襄武。

一次袭

哲琛泰伊勒图子。乾隆五十年七月袭。

二次袭

西尔杭阿哲琛泰子。

三次袭

毓寿哲琛泰继子。

良绩毓寿子。光绪七年袭。

五次袭

良休毓寿继子。

德印良休子。宣统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宣勇伯

和琳正黄旗满洲。乾隆五十八年，任四川总督，以办理廓尔喀军饷妥协，授云骑尉世职，今伊子丰绅宜绵袭。六十年九月，以军功特恩封一等宣勇伯。嘉庆元年八月，卒。赠一等宣勇公，谥忠壮，配享太庙。四年正月，皆追夺。

一次袭

丰绅宜绵和琳子。嘉庆元年袭。四年，夺。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威毅伯

曾国荃同治三年六月，以江南平，封一等威毅伯。光绪十六年十月，卒。谥忠襄。

一次袭

曾广汉国荃孙。光绪二十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果威伯

官文本汉军，姓王拨入正白旗满洲。同治三年六月，以金陵克复封。十年正月，卒。谥文恭。

一次袭

荣綵官文继子。

二次袭

荣绪官文继子。光绪三年袭。

三次袭

兴恩荣绪继子。光绪四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伯

伊尔登镶黄旗满洲。天命六年，授二等副将。缘事革。天聪五年，积军功加至一等副将。十年，又以罪革。崇德六年，以军功授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加为一等。七年，恩诏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恩诏超封三等伯。又以恩诏晋二等伯。十三年，以年老休致。康熙二年，卒。谥忠直。

一次袭

噶杜伊尔登兄之孙。康熙二年八月袭。

二次袭

唐保住噶杜子。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袭。雍正六年三月，缘事革。

三次袭

詹布唐保住嗣子。雍正六年三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恒德詹布叔父。雍正十二年六月袭。

五次袭

伊兴阿恒德兄子。乾隆五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方海伊兴阿兄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袭。

索诺木策凌方海从叔。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袭。四十七年五月，以罪革。寻赐死。

伍尔图那思图方海孙。乾隆四十七年袭。

贵山伍尔图那思图子。道光十七年袭。

维宽贵山子。同治六年袭。

十一次袭

维厚光绪九年袭。

十二次袭

普津维厚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伯

明安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五月，以自蒙古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九年正月，恩诏优封三等伯。又以恩诏晋二等伯。十一年，卒。谥忠顺。雍正七年二月，赠一等侯。乾隆十四年八月，晋赠一等恭诚侯，世袭。

一次袭

郎苏明安子。顺治十一年七月袭。康熙元年九月，缘事革。以其子班第袭。八年八月，复爵。

二次袭

班第郎苏子。康熙元年九月袭。八年八月罢。二十五年六月再袭。三十四年十二月，以病解退。

三次袭

巴图班第弟。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马兰泰巴图子。康熙四十三年九月袭。雍正七年二月，特旨晋一等侯。乾隆元年，革。

五次袭

博伦岱马兰泰从弟。乾隆元年五月袭。十四年八月，给号恭诚。

德宁博伦岱子。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袭。

白清额德宁从弟。原袭三等子，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改袭。

永德白清额堂弟。乾隆五十四年袭。

乐善永德子。嘉庆十年袭。道光十九年，卒。

锡光乐善子。道光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启泰锡光子。光绪元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伯

都雷正红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七年，以系和硕额驸，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并前职为一等。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特恩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两次恩诏超封二等伯。

一次袭

新达里都雷孙。顺治十四年袭。坐事革。

二次袭

石柱新达里子。顺治十八年，将都雷因和硕额驸所得之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销去，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三次袭

七十石柱叔父。康熙元年袭。

朱良七十子。康熙二十二年袭。后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伯

纳海二等子哈山子。以军功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并哈山职袭封二等伯。

一次袭

纳秦纳海弟。顺治十七年二月，袭二等伯。

二次袭

穆尔泰纳秦子。康熙三十三年十月袭。子奇山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伯

马齐一等男李荣保兄。康熙五十六年，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六十一年十一月，仍准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月，复以勤劳晋封二等伯。乾隆四年五月卒。谥文穆。十四年八月，晋二等敦惠伯。

一次袭

富兴马齐子。乾隆四年十月袭。

二次袭

富良富兴弟。乾隆十三年七月，将原袭之骑都尉并为一等伯。十四年八月，袭一等敦惠伯。卒。谥恭勤。

三次袭

善明富良子。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袭。

富尔嵩阿乾隆六十年袭。

五次袭

松阴嘉庆二十年袭。

承志道光二十三年袭。

宗佑光绪十一年袭。

宗英光绪十四年袭。

宗华宣统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噶尔玛僧格二等子博本弟。天聪八年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三等伯。

一次袭

穆哈连噶尔玛僧格兄之子。顺治九年六月袭。以罪革。

二次袭

赫良色穆哈连叔父之孙。康熙二十三年五月袭。以罪革。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襄宁伯

阿积格尼堪正白旗满洲。初袭兄阿哈尼堪之三等甲喇章京，积军功加至一等昂邦章京。顺治四年十月，又以军功优封三等伯。七年，从征湖广卒于军。谥武敏。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三等襄宁伯，世袭。

一次袭

伊理布阿积格尼堪子。顺治八年二月袭。九年正月，恩诏晋二等伯。又以恩诏晋一等伯。康熙十七年，征湖广阵亡。谥武壮。

二次袭

阿什谭伊理布子。康熙十九年八月袭。

三次袭

英德阿什谭弟之子。康熙五十年五月袭。以事革。

马尔逊英德兄。雍正十年十二月袭。寻缘事革。

五次袭

阿尔逊马尔逊兄。雍正十二年二月袭。

六十一阿尔逊子。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袭。

德福六十一从弟。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袭。乾隆

扎拉芬德福子。乾隆五十五年，袭一等襄宁伯。十四年八月，袭三等襄宁伯。坐事革。

哈齐香阿扎拉芬子。

延庆哈齐香阿子。

十一次袭

长有延庆子。光绪光绪二年袭。

十二次袭

锐镛长有继子。光绪十八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石廷柱正白旗汉军。顺治七年八月，以军功由一等精奇尼哈番封三等伯。八年正月，复以军功晋二等伯。九年正月，恩诏晋一等伯。十四年八月，缘事降三等伯。十八年，卒。谥忠勇。

一次袭

石文炳廷柱孙。顺治十八年八月袭。

二次袭

富达礼文炳子。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袭。雍正八年六月，缘事革。后降袭。

三次袭

庆德富达礼弟。雍正八年六月，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又一云骑尉。坐事革。

祥泰庆德兄之子。雍正十一年十月袭。缘事革。

五次袭

石勇祥泰族叔。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袭。

明德石勇子。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袭。

阿裕噜明德子。嘉庆三年袭。

呢尔吉巴图阿裕噜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景全呢尔吉巴图子。光绪五年袭。

凤岐景全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王之鼎二等子王世选子。顺治七年十一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康熙九年二月，以军功晋封三等伯。十九年，在贵州殉节。谥忠毅。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三等诚武伯。

一次袭

王毓秀之鼎子。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袭。

二次袭

王鈇毓秀子。康熙三十四年六月袭。乾隆十四年八月，袭三等诚武伯。

三次袭

王淳鈇子。乾隆十五年七月，降袭二等子。

王条淳子。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王炽条子。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王炎炽子。乾隆三十六年袭。

王增炎子。乾隆五十二年袭。

王羹增叔祖子。道光四年袭。

王基羹子。道光十三年袭。

桂普基子。同治七年袭。

十一次袭

德源桂普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德浩德源弟。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六十二等子普汉弟。崇德二年十月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三等伯。

一次袭

佟国瑶六十子。顺治十七年五月袭。卒。谥忠悫。

二次袭

海福瑶子。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三等伯

车尔布一等子叶臣子。顺治三年，积军功授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缘事降拖沙喇哈番。五年，分袭伊父之二等精奇尼哈番。九年，恩诏晋封三等伯。十四年，以军功晋一等伯，又一拖沙喇哈番。缘事仍降为三等伯。线国安正红旗汉军。顺治十一年九月，以军功由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封三等伯。康熙十四年四月，病故。无袭。

一次袭

蟒喀车尔布子。康熙七年袭。

二次袭

图禄蟒喀子。康熙五十四年袭。

三次袭

亨一图禄子。康熙元年袭。

瑚图灵阿亨一□。乾隆四十三年袭。

五次袭

花里雅松阿嘉庆七年袭。

伊隆阿嘉庆十八年袭。

贵明嘉庆二十一年袭。

常兴贵明叔。道光十八年袭。

常英常兴弟。道光二十年袭。

海泉常英子。同治元年袭。

十一次袭

荣椿光绪十三年袭。

十二次袭

连奎光绪三十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巴都礼正白旗满洲。国初征大同，阵亡。天聪八年十一月，赠三等梅勒章京。康熙四年，晋赠三等伯。

一次袭

卓罗巴都礼子。天聪八年十一月，袭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九月，以功晋一等。九年正月，累晋一等。康熙二年十二月，以功晋封二等伯。卒。谥忠襄。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二等昭毅伯，世袭。

二次袭

赫特贺卓罗孙。康熙七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舒敏赫特贺弟。康熙十六年六月袭。

伊雷舒敏子。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袭。

五次袭

伊勒慎舒敏子。康熙四十三年九月袭。

永庆伊勒慎子。乾隆十三年十二月，降袭三等伯。十四年八月，袭三等昭毅伯。二十四年六月，

以军功晋二等昭毅伯。

丰升额永庆子。

松岫丰升额子。

达明松岫叔祖之孙。同治五年袭。

瑞麒达明子。

十一次袭

恩涛瑞麒子。光绪十五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龚图一等男艾音达睦子。康熙十九年六月，袭一等子。三十六年七月，以军功晋封三等伯。

一次袭

噶敏图龚图子。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袭三等伯。坐事革。

二次袭

永泰噶敏图弟。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仍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三次袭

富勒赫永泰子。乾隆二十年七月，袭二等子。

珠尔松阿富勒赫子。乾隆五十三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阿喇纳一等子哈岱孙。康熙十九年十一月袭。雍正二年，以在布隆吉病故，加赠拜他喇布勒哈番，并为三等伯。乾隆十四年八月，赠三等诚毅伯，世袭。

一次袭

伍弥泰阿喇纳子。雍正二年十二月袭三等伯。乾隆十四年八月，袭三等诚毅伯。

二次袭

伍弥乌逊伍弥泰子。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景文伍弥泰子。嘉庆元年十二月袭。

伍弥乌逊伍弥泰子。嘉庆三年袭。

五次袭

鄂罗什音阿布拉克齐伍弥乌逊子。嘉庆六年袭。

拉什格哩克伍弥乌逊子。嘉庆九年袭。

彦庆道光十八年袭。

彦龄彦庆弟。同治六年，袭三等诚毅伯。

保林彦龄子。同治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襄勤伯

鄂尔泰镶蓝旗满洲。雍正五年十二月，以军功授为一等轻车都尉。七年正月，万寿恩诏晋三等男。十年二月，以平苗积功晋一等伯。十三年七月，诸苗叛，降三等男。八月，加赐一等轻车都尉，并作一等子。乾隆二年十二月，复给一骑都尉，并为三等伯。十年四月，卒。谥文端，配享太庙。十四年八月，赠号三等襄勤伯。

一次袭

鄂容安鄂尔泰子。乾隆十年十二月袭。十四年八月，改袭襄勤伯。二十年八月，殉节伊犁。谥刚烈。

二次袭

鄂津鄂容安子。乾隆二十一年四月袭。

三次袭

鄂岳鄂津之兄。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保伦鄂岳子。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壬寅袭。

五次袭

福谦保伦子。道光六年袭。

赵珏福谦子。同治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勤宣伯

张廷玉江南桐城人。雍正八年十月，以劳赐世职。十三年八月，并其世职封三等子。乾隆二年十二月，晋封三等伯。十四年八月，赐号三等勤宣伯。十四年十二月，革。后卒。谥文和，配享太庙。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忠勤伯

黄廷桂镶红旗汉军。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以军功由骑都尉晋封三等忠勤伯。二十四年正月，卒。谥文襄。

一次袭

黄嘉黄廷桂长孙。乾隆二十四年六月袭。

二次袭

黄文燫黄嘉子。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瑞保黄文燫子。五年嘉庆九年袭。

松山瑞保子。道光袭。

五次袭

黄永安松山子。光绪元年袭。

广俊黄永安子。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敬勤伯

鄂尔奇达逊正黄旗满洲。原额鲁特台吉。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叙功封三等敬勤伯。

一次袭

彻灵达史鄂尔奇达逊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袭。五十一年，移入本旗蒙古。

二次袭

伊昌阿彻灵达史子。乾隆五十三年袭。

三次袭

敦珠布拉史伊昌阿叔父。乾隆五十五年袭。五十七年故。无嗣停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温福镶红旗满洲。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以征金川阵亡，追封一等伯。七月革。

一次袭

永保温福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旋停。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壮烈伯

李长庚嘉庆十三年，自福建水师提督以剿海寇蔡牵阵亡。追封，谥忠毅。

一次袭

李廷钰长庚嗣子。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伯

许世亨四川人。官广西提督。乾隆五十三年，以平安南功封一等子。五十四年，以阵亡富良江，赠三等伯。

一次袭

许文谟世亨子。乾隆五十四年袭。

二次袭

许琳文谟子。道光年袭。

三次袭

许保瑞文谟次子。道光二十六年袭。

许承鳌世亨曾孙。同治十二年八月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郑缵绪正白旗汉军。康熙二年八月，以投诚封二等伯。十二月，改慕恩伯。

一次袭

郑修典郑缵绪子。康熙六年六月袭。后无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周全斌正黄旗汉军。康熙三年四月，以投诚封三等伯。十二月，改承恩伯，食三等伯俸，准袭一次。卒。谥恪顺。

一次袭

周公仁周全斌子。康熙十一年七月袭。

二次袭

周鸣岐周全斌孙。康熙五十九年，因伯爵袭次已完，特旨赐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轻车都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马承荫康熙十八年，以来降封。后反诛。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冯希范正白旗汉军。康熙二十一年，以自台湾归顺封。无袭。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一七一　表第一一

诸臣封爵世表四
一等子

多尔机达尔汉诺彦镶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以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以系太宗恩养之臣，加半个前程，课绩加为三等昂邦章京。恩诏加至一等，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又一云骑尉。卒。谥顺僖。

一次袭
博地多尔机达尔汉诺彦子。顺治十七年七月袭。
二次袭
色楞博地子。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三次袭
黑达色色楞子。雍正三年五月袭。
奇拉克黑达色子。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兴安奇拉克子。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袭。
保清兴安子。
伊什扎木苏保清子。袭。
祥麟伊什扎木苏子。
俊璋祥麟子。光绪十一年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祖泽润正黄旗汉军。崇德元年六月，以随父祖大寿投诚，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元年二月，以军功加为二等。缘事革。寻以军功复职。九年，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又一云骑尉。

一次袭
祖植松祖泽润子。顺治十八年正月袭。
二次袭
祖兴邦祖植松子。康熙二十年六月袭。
三次袭
官保祖兴邦子。二十九年十月袭。
祖俊官保弟。康熙五十九年七月，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五次袭

祖云龙祖俊子。雍正七年二月袭。

拉玛祖云龙子。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袭。缘事革。

那庆拉玛弟。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袭。

如意那庆弟。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袭。

志和庚音布孙。咸丰七年袭。光绪四年，更名志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色楞澈臣镶白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二月，以军功加为二等。九年，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又一云骑尉。

一次袭

阿毓锡色楞澈臣子。康熙十一年十二月袭。无嗣。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张存仁镶蓝旗汉军。崇德元年六月，以同祖大寿投诚，授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三年五月，军功加至三等昂邦章京。九年，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又一云骑尉。是年卒。谥忠勤。

一次袭

张＜□王延＞存仁孙。顺治九年正月袭。

二次袭

张朝午＜□王延＞叔父。顺治十年六月袭。

三次袭

张瑾朝午子。康熙五十六年五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张世芳瑾子。乾隆五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张秉聪世芳子。乾隆三十九年袭。

张仲敬秉聪子。嘉庆十一年袭。

张廷岳仲敬侄。道光十九年袭。

张国正廷岳子。光绪元年袭。

张裕辉国正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阿楠达一等男图霸子。顺治十二年三月袭。康熙五年，并伊伯父瓦色之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

沙喇哈番，袭为一等精奇尼哈番。陈亡。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六格一等子阿楠达子。康熙十九年三月袭。二十五年，追叙伊父阵亡功，加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又一云骑尉。

一次袭

沙晋六格子。雍正十年闰五月袭。降袭一等男。

二次袭

博尔敦沙晋子。乾隆十五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博尔忠额博尔敦子。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陈泰镶黄旗满洲。崇德六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顺治八年正月，以军功晋封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晋三等精奇尼哈番，又晋二等。十三年，以军功晋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忠襄。

一次袭

倪满陈泰嗣子。顺治十三年八月袭。

二次袭

白奇倪满嗣子。顺治十八年正月袭。以才力不及，爵除。

三次袭

善岱白奇子。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陈隆善岱子。乾隆十四年五月，降袭一等男。

五次袭

全泰陈隆孙。乾隆六十年袭。

福恩全泰子。嘉庆二十二年袭。

广顺全泰嗣子。道光七年袭。

桂林广顺子。同治十年袭。

维荣桂林子。光绪九年袭。

惠志维荣子。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阿尔津正蓝旗满洲。顺治五年六月，积军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二月，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晋一等。卒。谥端果。

一次袭

济锡阿尔津子。顺治十七年七月袭。以罪革。

二次袭

卓林济锡弟。康熙八年十月袭。以才力不及，革。

三次袭

噶住卓林叔父。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德克经额噶住子。康熙四十五年九月，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五次袭

伊凌阿德克经额子。雍正九年六月袭。

六十五伊凌阿从弟。乾隆三年十二月袭。

积福六十五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袭。

福禄积福子。乾隆五十三年袭。

三音博勒格图图禄子。嘉庆七年袭。

双寿三音博勒格图子。道光二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连祥双寿子。同治十年袭。

十二次袭

文泽连祥子。

十三次袭

锡善文泽继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冷格里正黄旗满洲。国初积军功，授一等总兵官。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武襄。

一次袭

穆成额冷格里子。天聪八年袭。

二次袭

穆赫林穆成额子。崇德五年六月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二等伯，又晋一等伯。

三次袭

四格穆赫林子。康熙四年正月，袭一等伯。

吉当阿四格子。康熙四十九年二月，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坐事革。

五次袭

色克图吉当阿弟。四年六月袭。

杨桑阿色克图兄子。乾隆九年十二月袭。十八年，缘事革。

舒崇阿杨桑阿子。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二十五年十二月，卒。仍以兄杨桑阿袭。

杨桑阿乾隆二十五年复袭。

赛炳阿杨桑阿弟子。乾隆三十年十二月袭。

舒勋赛炳阿子。

十一次袭

瑞文舒勋子。道光七年袭。

十二次袭

奎文瑞文叔祖扎清阿系。道光二十八年袭。

十三次袭

贵文奎文弟。咸丰三年袭。

毓顺贵文子。同治元年袭。

十五次袭

锺斌毓顺子。光绪十七年袭。

荣华钟斌叔子。光绪三十一年袭。

一等子

顾尔布锡镶黄旗满洲。原系喀尔喀巴禹特贝子。天命六年，率部属来归，授三等总兵官。顺治元年，以军功晋二等。七年，恩诏晋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八年正月革。九年十一月复封。十八年正月，卒。谥襄武。

一次袭

色楞顾尔布锡子。顺治十八年三月袭。

二次袭

多尔济色楞子。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沙穆巴多尔济子。康熙三十年袭。

阿世坦沙穆巴伯父之子。康熙四十七年四月，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五次袭

沙进阿世坦弟。康熙五十年十月袭。

伽蓝保沙进兄之子。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袭。坐事革。乾隆八年十一月复袭。

景文伽蓝保子。乾隆十三年六月袭。

托喜景文弟。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袭。

博昆托喜子。嘉庆十七年袭。

珠尔杭阿博昆子。同治七年袭。

十一次袭

勋良光绪八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敦拜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勤慎，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七年五月，以军功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月，缘事降。事白，复前职。九年正月，恩诏晋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三年闰五月，以军功晋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襄壮。

一次袭

胡什布敦拜弟之孙。顺治十六年七月袭。

二次袭

玛尔岱胡什布子。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富鼐玛尔岱子。乾隆二年十二月袭。以事革。

富如富鼐从侄。乾隆七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阿克栋阿富如子。乾隆十八年三月袭。

傅和德更名文成。阿克栋阿子。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袭。

富僧阿文成从叔祖。乾隆五十二年袭。

成明富僧阿继子。道光二年袭。

凤纪成明子。道光十九年袭。

连兴凤纪子。光绪元年袭。

十一次袭

祥茂连兴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准塔正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崇德四年七月，以军功加至二等梅勒章京。缘事降。顺治五年六月，以军功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襄毅。

一次袭

阿喇弥准塔弟。顺治五年六月袭。七年，恩诏准世袭罔替。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二等伯。缘事降三等伯。

二次袭

雅尔瑚阿喇弥孙。康熙二十一年三月，袭三等伯。

三次袭

舒书准塔兄之子。康熙二十一年七月，恩阿喇弥罪，销去恩诏所得，仍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迈图舒书子。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袭。以罪革。

五次袭

尹达准塔弟之子。康熙四十六年八月袭。

西佛尹达子。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袭。

关保西佛兄之子。雍正四年七月袭。

积德关保伯祖之曾孙。乾隆四年十二月袭。

常安积德子。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袭。

永住常安伯祖之二世孙。乾隆五十嘉庆六年袭。道光十一年九月，以声名狼藉革。

十一次袭

福克精阿永住叔曾祖之三世孙。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清泰福克精阿叔高祖之六世孙。道光三年袭。

十三次袭

额勒精清泰子。

恩绶额勒子。

十五次袭

扎昆珠子。宣统三年袭。

一等子

范文和镶黄旗汉军。天聪八年，以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课绩加为二等。顺治二年二月，以勤劳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五年十一月，加至一等。九年正月，恩诏晋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康熙五年八月，卒。谥文肃。

一次袭

范承斌文程子。康熙六年正月袭。

二次袭

范时捷承斌子。康熙三十四年四月袭。

三次袭

范济时捷子。乾隆三年十二月，降袭一等男。

范建中济子。乾隆七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范树廷建中子。嘉庆五年袭。

范正容树廷子。嘉庆二十四年袭。

范一夔正容子。道光四年袭。

范懋昭一夔子。道光十八年袭。

范懋彰懋昭曾祖之曾孙。咸丰十一年袭。

范先彝懋彰子。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马光远镶黄旗汉军。天聪八年五月，以投诚授一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诚顺。

一次袭

马思文马光远弟之子。顺治四年袭。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三等伯。

二次袭

马世斌马思文子。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袭三等伯。

三次袭

马元熙马世斌子。雍正二年十二月，仍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坐事革。

马元凯马元熙弟。乾隆五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马肇永马元凯子。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

恒兴马肇永子。嘉庆十三年袭。

宝善恒兴子。光绪九年袭。

锤祺宝善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荣振钟祺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祖泽洪镶黄旗汉军。崇德元年六月，以随祖大寿投诚，授一等梅勒章京。顺治八年正月，以军功累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晋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祖良栋祖泽洪子。康熙五年四月袭。

二次袭

祖良璧祖良栋弟。康熙九年八月袭。

三次袭

祖应枢祖良璧子。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祖尚贤祖应枢子。雍正十一年八月袭。

五次袭

祖学恭祖尚贤子。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祖学让祖学恭弟，乾隆三十年十二月袭。

裔恒祖学让子。乾隆四十年十二月袭。

祥安裔恒子。嘉庆二十年袭。

耆庆祥安孙。咸丰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塔什海护鲁格镶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来归授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马德理塔什海护鲁格孙。顺治九年正月袭。

二次袭

黑雅图马德理子。康熙十四年闰五月袭。

三次袭

关寿黑雅图子。康熙四十六年四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善福关寿子。雍正十一年十月袭。

五次袭

常明善福子。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袭。

德奎常明子。

文志德奎子。道光八年袭。

恩裕文志子。

祥霖恩裕继子。同治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郭尔图彻臣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户口来归，授一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塞音察克郭尔图彻臣子。顺治五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班第塞音察克子。顺治十五年七月袭。

三次袭

巴尔弥特班第伯父之子。顺治十八年五月袭。

多尔济巴尔弥特子。康熙三十三年四月袭。

五次袭

鄂奇尔多尔济兄。康熙五十四年二月袭。

永达鄂奇尔乾隆康熙七年十二月袭。

巴扎尔永达伯父。五十八年八月袭。

锺文巴扎尔子。乾隆十六年闰三月袭。坐事革。

锺惠钟文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庆祥钟惠孙。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英志吉善子。光绪九年袭。

十三次袭

启勋英志子。光绪十一年袭。

启元光绪十三年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德参济旺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部属来归，授一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十月，缘事降为三等。四年三月，又以军功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噶尔玛德参济旺子。顺治五年八月袭。

二次袭

刘保住噶尔玛孙。康熙二十九年九月袭。

三次袭

常在刘保住子。雍正七年二月袭。

拜凌阿常在子。乾隆元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五次袭

达崇阿拜凌阿弟。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袭。

塔思哈达崇阿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吉祥保塔思哈子。乾隆五十四年袭。

庆兴吉祥保子。嘉庆三年袭。

十一次袭

荣恩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峨尔克奇代青正白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户口来归，授二等昂邦章京。七年八月，以军功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顺治十八年，追谥勤良。

一次袭

嘉穆素峨尔克奇代青子。崇德八年二月袭。恩诏准世袭罔替。

二次袭

根笃贾布嘉穆素子。康熙六年十月袭。寻卒。

三次袭

绰格图根笃贾布子。康熙六年十二月袭。

希喇巴峨尔克奇代青弟之孙。康熙九年十月袭。

五次袭

喇马札布希喇巴叔父之子。康熙十三年九月袭。

八达理喇马札布弟。康熙四十四年八月袭。

常德八达理子。雍正十二年五月袭。

温都逊常德兄子乾隆九年十二月袭。

德尔格楞贵温都逊子。乾隆十二四年十二月袭。

策楞多尔济德尔格楞贵侄。嘉庆九年袭。

十一次袭

敬昌策楞多尔济孙。咸丰六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布尔哈都正蓝旗蒙古。崇德元年六月，以率户口来归，屡立军功，授一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班肫布尔哈都子。顺治元年三月袭。九年正月，恩诏晋封一等伯。

二次袭

巴特马桑班肫子。康熙二年四月，袭一等伯。

三次袭

索诺木喇什巴特马桑子。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袭。

吉昌索诺木喇什子。康熙五十五年袭。

五次袭

色布腾吉昌子。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袭。

巴彦库拉哲依色布腾子。嘉庆二年袭。

那木札尔巴彦库拉哲依子。嘉庆十六年袭。

哈达固济拉那木扎尔子。

图们达赍哈达固济拉继子。

诚志图们达赍继子。光绪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胡有升镶白旗汉军。崇德四年八月，以投城授三等梅勒章京。顺治元年二月，以军功晋为二等。九年正月，以恩诏晋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康熙三年十月，以军功晋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胡启泰胡有升子。康熙六年闰四月袭。

二次袭

胡绳祖胡启泰子。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胡世勋胡绳祖子。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坐事革。

胡松龄胡世勋子。乾隆八年十二月袭。坐事革。坐事革。

五次袭

胡松年胡松龄从弟。乾隆十一年十二月袭。

百顺胡松年从侄。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袭。

七十一百顺子。乾隆四十五年二月袭。

扎拉丰阿七十一子。道光七年袭。

富珠隆阿扎拉丰阿弟。道光十三年袭。

诚配富珠隆阿族弟。道光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富兴阿诚配族弟。光绪元年袭。

十二次袭

广喜富兴阿子。光绪十年袭。

十三次袭

海山广喜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巴泰镶蓝旗汉军，姓金。崇德六年，以军功授半个前程。顺治二年，加为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三年四月，以竭尽忠义，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十一月，以效力年久，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二十九年十一月，卒。谥文恪。

一次袭

苏赫巴泰子。康熙三十年二月袭。

二次袭

苏白合苏赫子。康熙五十九年九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坐事革。

三次袭

金文彦苏白合子。雍正七年六月袭。坐事革。

通瑞金文彦子。乾隆九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和鸣通瑞从叔。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袭。

金文奎和鸣从弟。乾隆二十年十二月袭。

菩萨保金文奎子。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袭。

庆瑞菩萨保子。嘉庆九年袭。

金泳庆瑞子。咸丰十一年袭。

桂祥金泳子。同治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赖达库三等男安达礼子。崇德八年袭。顺治八年二月，恩诏以军功加为一子。

一次袭

席喇赖达库子。康熙二十三年五月袭。缘事退。

二次袭

萨赖席喇子。康熙二十八年五月袭。三十七年正月，以不胜任罢。

三次袭

席喇萨赖父。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复袭。四十六年四月，以年老革。

三保柱度喇子。康熙四十六年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寻以罪罢。

五次袭

保奈三保柱弟。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七月袭。

傅起保奈子。雍正六年三月袭。

六十五傅起弟。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福伦六十五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袭。

福海福伦子。乾隆五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阿山正蓝旗满洲。顺治二年二月，积军功封三等公。三年正月，缘事降为一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色赫阿山子。顺治四年七月袭。

二次袭

法喀色赫子。顺治六年五月，因阿山罪，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恩诏准世袭罔替。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三月，缘事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寻以罪革。

三次袭

桑格法弟。顺治十三年五月，袭一等男。

雅尔泰桑格子。康熙二十年十一月袭。

五次袭

鄂尔多雅尔泰叔祖之子。康熙六年正月袭。

图纳鄂尔多子。雍正元年七月袭。以事革。

堆音齐图纳从兄之子。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袭。

法灵阿堆音齐子。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袭。

海昌法灵阿子。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

恒康海昌子。

十一次袭

阿穆昌阿恒康伯高祖四世孙。嘉庆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恒福阿穆昌阿子。

十三次袭

奎凤恒福子。道光五年袭。

廷佐奎凤子。

十五次袭

德鉴廷佐子。宣统二年袭。

一等子

许定国镶白旗汉军。顺治二年，以率众投诚，授一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许尔安许定国子。顺治五年八月袭。十二年三月，以罪革戍。

二次袭

许尔吉许尔安弟。顺治十二年六月袭。

三次袭

许世文许尔吉子。康熙二十三年三月袭。

许重琦许世文子。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袭。坐事削，停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吴拜正白旗满洲。顺治四年三月，积军功授一等昂邦章京。七年三月，恩诏晋封二等伯。十六年三月，缘事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勇壮。
一次袭
郎谈吴拜子。康熙四年九月袭。
二次袭
拉歆郎谈子。康熙三十四年十月袭。
三次袭
英兆拉歆子。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袭。
文庆英兆子。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袭。缘事袭。
五次袭
七十一文庆从弟。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玉兴七十一堂侄。乾隆五十九年袭。
吉昌玉兴子。嘉庆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左梦庚正黄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率属投诚，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壮敏。
一次袭
左元荫左梦庚兄之孙。顺治十一年三月袭。
二次袭
左世永左元荫子。康熙四十二年八月袭。
三次袭
左宏锐左世永子。雍正五年闰三月袭。
左渊左宏锐子。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左涛左渊弟。乾隆五十三年袭。
左廷桐左涛子。
左炘左廷桐子。道光十七年袭。任广东参将，在广西打仗阵亡，加给云骑尉世职。
惠成左炘子。
讷勒贺惠成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董学礼正黄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兼立军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董永蕃董学礼子。康熙十九年六月袭。

二次袭

董斯教董永蕃子。雍正九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董官董斯教子。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董瑞梧董官子。

五次袭

治善董瑞梧子。

继光治善子。光绪二年袭。

福顺继光子。

存湛福顺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唐通镶蓝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率众投诚，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唐翰辅唐通子。康熙三年二月袭。

二次袭

唐之汾唐翰辅子。康熙十一年袭。五十一年，特旨停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马尔赛二等男谭拜子。顺治七年三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七年七月，军功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康熙八年二月卒。谥忠敏。未几，追革爵谥。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和善正黄旗蒙古。康熙十年，兼袭叔祖亥色、叔父阿桑爵，晋一等子。

一次袭

色特理和善子。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袭一等子。

二次袭

膺寿色特理子。雍正三年六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班第诺木奇塔布囊叔父之三世孙。雍正八年六月袭。

忒古思班第子。乾隆二十八年袭。

五次袭

明保忒古思子。乾隆四十年袭。

贵亮嘉庆元年袭。

保庆嘉庆十一年袭。

奎祥道光九年袭。

玉麟光绪十四年袭。

升林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多尔机班惕思希布子。康熙十二年五月，袭三等子。三十九年七月，军功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雍正三年四月，又以军功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汪查迩多尔机孙。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武巴希汪查迩叔。乾隆十二年袭。

三次袭

奇旺武巴希弟。乾隆十九年袭。

忒古思奇旺子。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袭。以病罢爵。

五次袭

巴图章驾忒古思弟。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袭。

巴尔党拉蒲齐巴图章驾子。乾隆五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王进宝甘肃靖远人。康熙十九年，以平川、陕等省功，晋三等精奇尼哈番。寻晋二等。乾隆四十七年，追封一等子。

一次袭

王用予进宝子。康熙二十六年，袭二等子。

二次袭

王珏用予子。康熙三十五年袭。

三次袭

王世廉珏子。康熙六十年袭。

王永世廉子。乾隆四年袭。

五次袭

王承勋永子。乾隆三十年袭。四十七年，晋袭一等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根敦赠一等伯拉尔敦子。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以其父尽节，封一等子。
一次袭
隆保根敦从子。乾隆十六年十月袭。三十年三月革。因无应袭之人，停袭。
二次袭
三次袭
多隆武双喜子。咸丰七年袭。
五次袭
成全多隆武子。光绪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明仁赠一等伯傅清子。乾隆十五年十一月袭。
一次袭
宝纶明仁子。乾隆四十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联昌宝纶嗣子。道光十七年袭。
三次袭
振格光绪十一年袭。
重鑫光绪三十三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丰升额镶黄旗满洲。本封一等果毅继勇公，已见《公爵》。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别给一一等子，以其弟袭封。
一次袭
布彦达赍丰升额弟。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袭。余见《外戚表》。
二次袭
熙敏布彦达赍子。嘉庆六年袭。道光元年，改袭三等公。见《外戚表》。
三次袭
兆那苏图熙敏弟。道光十五年十二月袭。咸丰二年八月，卒。
宝寿兆那苏图子。咸丰三年袭。
五次袭
宝联光绪三年袭。
铁栋宣统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王得禄福建嘉义人。嘉庆十四年，官福建水师提督，论平蔡牵功，封二等子。道光二十一年，以台湾海防功，晋一等子，加太子太保。二十二年，卒。赠伯爵、太子太师。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徐广缙河南鹿邑进士。官两广总督。道光二十九年，以粤人阻英人入城封。咸丰二年，以剿粤匪贻误，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瑞昌镶黄旗满洲。官杭州将军。咸丰十年，以复杭州省城功，予一等轻车都尉。同治元年阵亡，加骑都尉，并为一等子。

一次袭

续光瑞昌子。同治六年袭。

二次袭

和霖光绪七年袭。

三次袭

博霖和霖族弟。光绪二十四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李臣典湖南邵阳人。同治三年六月，克金陵功，封一等子。七月卒。谥忠壮。

一次袭

李长禄臣典嗣子。光绪十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子
鲍超四川奉节人。同治三年，由提督以平粤匪功封。光绪十四年，卒。谥忠壮。
一次袭
鲍祖龄超长子。光绪十四年袭。二十七年，革。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索诺穆正蓝旗满洲。国初以率户口来归，授二等总兵官。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卒。谥顺良。
一次袭
博本索诺穆子。袭父职。以罪革。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根笃札布三等伯穆哈连孙。康熙五十七年五月，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以罪革。
一次袭
达克萨哈根笃札布兄。雍正八年六月袭。坐事革。
二次袭
英谦达克萨哈侄孙。乾隆十五年七月袭。
三次袭
鄂硕和英谦子。乾隆四十七年袭。
成林鄂硕和子。嘉庆二十年袭。
五次袭
松凌成林嗣子。道光二十五年袭。一作成麟。
彝箴承厚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佟养性正蓝旗汉军。国初以投诚授三等副将。克达东后，加至二等总兵官。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卒。谥勤惠。
一次袭
普汉佟养性子。天聪八年五月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七复三等伯福海子。康熙四十年五月，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坐事革。
一次袭
佟熔佟养性之三世孙。原袭云骑尉。雍正七年五月，并袭二等子。坐事革。
二次袭
八十六佟养性之四世孙。雍正十二年正月，销去佟熔云骑尉，仍袭二等子。
三次袭
德昌八十六子。乾隆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袭。
和顺武德昌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玉庆和顺武子。道光十年袭。
联勋玉庆子。道光十三年袭。
峻功联勋子。光绪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哈山镶蓝旗满洲。初以来归授备御。天聪八年，以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加至一等。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卒。谥敏壮。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王世选正红旗汉军。天聪八年五月，以归顺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

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达运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自察哈尔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缘事革。寻复原职。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俄奇尔达运子。康熙十年九月袭。

二次袭

巴达尔呼俄奇尔子。康熙四十年十二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色楞巴达尔呼弟。康熙四十九年六月袭。

僧格多尔济色楞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宁德僧格多尔济子。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

保庆道光九年袭。

沐恩保庆子。咸丰二年袭。

沐琎咸丰八年袭。

荣煜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沙理代三等男沙济弟。原袭兄吴班和硕齐之三等甲喇章京，加为二等。顺治十五年五月，袭兄沙济之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并为二等子。

一次袭

达尔查沙理代叔之孙。康熙九年袭。

二次袭

巴特思呼朗达尔查子。雍正三年袭。

三次袭

白玉巴特思呼朗侄。乾隆元年袭。

唐努白玉子。乾隆三十八年袭。

五次袭

常亮唐努弟。乾隆四十七年袭。

齐巴克那木札尔常亮嗣子。乾隆五十六年袭。

伍勒登齐巴克那木札尔叔。嘉庆八年袭。

莫德哩伍勒登子。道光七年袭。

希朗阿道光十五年袭。

恩佑希朗阿子咸丰四年袭。

十一次袭

福荫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巴寨卓尔齐泰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户口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七月，军功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巴岱巴寨卓尔齐泰子。顺治二年七月袭。

二次袭

色楞巴岱弟。顺治五年七月袭。

三次袭

阿玉锡色楞子。顺治十八年五月袭。

吴巴希阿玉锡子。康熙五十一年二月袭。以罪革。

五次袭

吴巴第吴巴希弟。雍正三年六月袭。

班珠尔吴巴希子。乾隆乾隆五年六月袭。

巴图扎布班珠尔弟。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袭。

罗布桑依喜巴图扎布子。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叟格都兰镶红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自察哈尔率众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三年五月，以军功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三津叟格都兰子。顺治三年五月袭。恩诏准世袭罔替。

二次袭

浑进三津弟。顺治十四年十月袭。

三次袭

阿里浑浑进子。康熙十八年四月袭。寻追叙伊父军功，加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根笃札布阿里浑子。康熙五十六年四月袭。

五次袭

达勒玛大都根笃札布子。乾隆八年袭。

班札布达勒玛大都叔。乾隆十六年袭。十七年，以军功加一云骑尉，加为一等子。

丹达尔布玛班札布侄孙。初袭云骑尉，并为一等子兼一云骑尉。乾隆三十年十二月袭。

董鲁丹达尔布玛子。嘉庆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巴彦德拉格尔多尔济孙。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觉罗色勒镶黄旗满洲。崇德二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顺治四年，以系武功郡王之孙，加至一等梅勒章京。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十四年六月，卒。谥勤愍。

一次袭

觉罗额尔德觉罗色勒子。顺治二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缘事降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后袭父职，并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康熙八年，缘事革去本身所得，止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十年九月卒。

二次袭

觉罗喇祜塔觉罗额尔德子。康熙十年袭。二十三年十一月，卒。

三次袭

觉罗噶尔汉觉罗喇祜塔弟。康熙二十四年七月袭。三十四年十二月，以罪爵除。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尼堪镶白旗满洲。崇德五年，以办事勤慎，授三等甲喇章京。定鼎燕京，加为二等。积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十年五月，以效力年久，加为二等。卒后，以其职令四人分袭。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鄂罗塞臣正蓝旗满洲。崇德七年，以军功授二等甲喇章京，恩诏加为一等。特恩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康熙三年九月，卒。谥果敏。

一次袭

鄂浑鄂罗塞臣子。康熙四年四月袭。

二次袭

鄂善鄂浑子。康熙二十七年七月袭。五十二年五月革。后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杜尔麻占巴图鲁镶黄旗蒙古。崇德七年，以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二年，以系太宗亲臣，加至三等梅勒章京。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呢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卒。谥忠直。

一次袭

齐锡杜尔麻占巴图鲁孙。康熙三年五月袭。

二次袭

德尔格尔齐锡子。康熙十五年十月袭。

三次袭

外库德尔格尔弟。康熙三十一年五月袭。

塞布特外库子。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袭。

五次袭

索诺木策楞塞布特子。乾隆三十二年，降袭三等男。

林亲赞布索诺木策楞弟。嘉庆二年袭。

荣奎林亲赞布孙。道光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奇塔特彻尔贝初为察哈尔宰桑。太宗征察哈尔，来归。崇德六年，积军功晋二等子。

一次袭

索诺木奇塔特奇塔特彻尔贝子。康熙三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三音阿木果朗阿木尔布彦子。咸丰元年袭。

五次袭

巴朗三音阿木果朗子。同治四年袭。

阿拉布坦塔奇塔特彻尔贝六世孙。光绪四年袭。

元论阿拉普坦子。光绪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索纳马蒙古乌鲁特贝勒。来归，封二等子。

一次袭

勃绷索纳马子。

二次袭

戛尔马勃绷弟。顺治二年，升一等子。顺治□年，升三等伯。

三次袭

穆贺林戛尔马兄子。

五次袭

根都札布穆贺林孙。销恩诏所加，仍袭二等子。

倭所霍英谦子。

成敏倭所霍子。

松龄成敏继子。

十一次袭

承厚成敏始祖六世孙。光绪十八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刘良佐镶黄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率官弁十万投诚，破贼有功，授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刘泽涵刘良佐子。康熙五年六月袭。

二次袭

刘俊杰刘泽涵子。康熙十八年八月袭。坐事革。

三次袭

常柱刘良佐孙。雍正五年五月袭。十二年，以罪革，停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硕色纳镶红旗满洲。顺治五年，袭叔父和托之三等阿达哈哈番。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并子海澜之二等阿达哈哈番，袭为二等精奇尼哈番。康熙四年八月，以军功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一次袭

蒙古硕色纳子。康熙八年十二月袭。四十一年闰六月，以罪革。

二次袭

苏喀蒙古兄。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三次袭

明全苏喀子。康熙四十二年袭。雍正八年六月，以罪革。

德克旌格明全伯父之子。雍正八年，降袭二等男。

五次袭

明亮德克旌格叔父之子。乾隆元年十二月，降袭三等男。

花沙布明亮侄。乾隆二年十二月袭。

伍当阿花沙布子。乾隆十九年四月袭。

雅尔江阿伍当阿弟。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袭。

巴宁阿雅尔江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耆绅伊绵阿子同治元年袭。

十三次袭

托云保耆绅子。同治三年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苏克萨哈正白旗满洲。顺治七年，以本身之三等阿达哈哈番，袭伊父苏纳之三等阿达哈哈番，并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军功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康熙六年七月，为鳌拜所杀。谥忠勇。

一次袭

苏常寿苏克萨哈子。康熙八年袭。

二次袭

苏永祖苏常寿兄。康熙十一年袭。五十一年，缘事销去恩诏所得，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兄之子袭。五十九年，奉旨复袭。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三次袭

众神保苏永祖兄之子。康熙五十一年，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十九年，因不及解退，复以苏永祖袭。

阿林苏永祖子。雍正七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古木台什镶白旗蒙古。国初率众来归，赏给三等子。军功晋给二等子，世袭罔替。

一次袭

诺尔布古木台什子。军功赏给一等子。

二次袭

索诺木什喇布诺尔希子。

三次袭

巴哩玛特索诺木什喇布子。

齐当巴哩玛特弟。

五次袭

敏珠尔齐当子。

策博克扎布敏珠尔子。

布彦德勒格尔策博克扎布子。嘉庆二十二年袭。

齐墨特永咙布彦德勒格尔堂弟。道光十一年袭。

蒙克鄂齐尔班咱咙子。

十一次袭

鲁普桑则文蒙克鄂齐尔子。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马济胜官福建陆路提督。道光十三年，论剿平台匪功，封二等男。是年十二月，晋二等子。十六年，卒。谥昭武。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子

刘松山湖南湘乡人。官广东陆路提督。同治七年，论平西捻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九年，攻甘肃金积堡之马五寨，中炮卒。十年，金积堡平，追加予一等轻车都尉，并为二等子。

一次袭

刘鼐松山子。光绪年袭。官山西按察使。

二次袭

刘国安鼐子。光绪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何和礼正红旗满洲。天命年间，率所部来归。积军功授三等总兵官。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天命九年八月，卒。追谥温顺。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李永芳正蓝旗汉军。天命年间归顺，恩赐三等副将。克辽东后，加至三等总兵官。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吴巴海正黄旗满洲。国初积军功授三等昂邦章京。崇德四年九月，卒。以其职令三人分袭。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崇德四年，降一等轻车都尉。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古鲁格正白旗蒙古。崇德三年六月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八月，以军功加至三等昂邦章京。四年，缘事降一等梅勒章京。特恩复授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吴巴什代古鲁格子。康熙六年二月袭。
二次袭
阿玉锡吴巴什代子。康熙二十四年二月袭。
三次袭
多尔济阿玉锡子。康熙三十六年十月袭。以罪革。
丹金多尔济叔祖之孙。康熙五十九年七月袭。
五次袭
札什泰丹金子。乾隆二年九月袭。二十四年十一月，兼袭三等男。
富勒赫札什泰子。乾隆六年五年十二月袭。
富保富勒赫弟。乾隆三十三十十二月袭。
罗布藏多尔济富保承继子。乾隆五十四年袭。
沙金达赍罗布藏多尔济子。嘉庆二十五年袭。
诺们达赍沙金达赍弟。道光七年袭。
十一次袭
托克托布诺们达赍子。同治四年袭。
十二次袭
福隆额托克托布子。光绪十四年袭。
十三次袭
安续福隆额子。宣统二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觉善正红旗满洲。国初任备御。积军功加至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军功加为二等。缘事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事白，复还原职。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康熙三年，卒。谥敏勇。

一次袭
噶尔图觉善子。康熙四年正月袭。
二次袭
沙尔图噶尔图子。康熙四年八月袭。
三次袭
三泰沙尔图子。康熙二十三年三月袭。
关保三泰伯父之孙。雍正五年三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五次袭
法保关保子。乾隆七年十二月袭。

五十一法保子。乾隆八年十二月袭。

富忠五十一子。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袭。

法福礼富忠子。道光九年袭。

文英法福礼子。同治元年袭。

乐斌文英继子。光绪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祖可法正黄旗汉军。崇德七年，以投诚授一等副将。军功加半个前程。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谥顺僖。

一次袭

祖永烈祖可法子。顺治八年正月袭。九年正月，晋至一等子。

二次袭

祖永煦祖永烈弟。康熙二十年九月袭。雍正十一年，降骑都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劳萨镶红旗满洲。天聪八年五月，积军功授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四年七月，以军加为二等。缘事降一等甲喇章京。六年，以军功复职。七年八月，锦州阵亡，赠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谥忠毅。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孙有光三等男孙得功子。顺治九年，积军功晋三等子。

一次袭

孙承祖孙有光子。顺治九年正月，袭三等子。

二次袭

孙兰孙承祖子。康熙二十五年十月，袭三等子。

三次袭

孙惟善孙兰子。康熙五十年五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保德孙惟善子。康熙六十年八月袭。

五次袭

色克精额保德子。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袭。

阿尔绷阿色克精额子。

成祥阿尔绷阿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那丹珠成祥子。同治五年袭。

思生那丹珠子。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图鲁什镶黄旗满洲。原系备御。以军功加至二等参将。缘事仍降为备御。天聪八年五月，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十一月阵亡，赠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谥忠宣。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多尔济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率众来归，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特恩加至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绰尔济多尔济弟之子。顺治五年十月袭。七年，恩诏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缘事销去九年恩诏所得，以弟纳穆生格袭三等精奇尼哈番。寻以前议过重，仍以绰尔济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坐事革。

二次袭

保住绰尔济弟之子。康熙十九年八月袭。

三次袭

保寿保住子。康熙五十五年五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以疾爵除。

佛佑保寿弟。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袭。

五次袭

白清额佛佑子。乾隆九年十二月袭。三十四年，晋袭恭诚侯。

祥泰白清额侄。乾隆五十四年袭三等子。

福珠礼祥泰子。乾隆五十六年袭。

博昌福珠礼子。道光十八年袭。

启英博昌侄。光绪十三年袭。

麟兴启英子。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霸拜镶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率众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卒。谥僖顺。

一次袭

阿郁实霸拜子。天聪八年五月袭。顺治七年，恩诏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二次袭

赖善阿郁实子。顺治七年八月袭。

三次袭

安保赖善子。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永福安保子。乾隆四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刚奎永福子。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袭。

祥寿刚奎子。嘉庆十六年袭。

德恩祥寿子。

常志德恩子。光绪二年袭。

培钰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马喇希镶红旗满洲。天聪八年，袭兄噶禄二等甲喇章京。积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七年，恩诏加为二等。缘事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事白，复职。又遇九年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马迩汉马喇希子。顺治十二年三月袭。

二次袭

福迩苏马迩汉子。康熙十六年八月袭。

三次袭

傅来福迩苏子。康熙六十年十二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书通阿傅来子。雍正八年六月袭。

五次袭

舒敏书通阿子。乾隆十年六月袭。

巴绷阿舒敏子。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袭。

喜智喜合弟。道光三十年袭。同治五年革。

喜林喜智弟。同治五年袭。

十一次袭

联英喜林继子。光绪元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傅夸禅镶红旗满洲。天聪八年，袭父翁柯尼之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二月，以军功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穆成格傅夸禅子。康熙八年六月袭。

二次袭

辛住穆成格弟。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袭。以病解爵。

三次袭

傅岱辛住子。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富山傅岱子。乾隆三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福宁阿富山子。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袭。以罪革。

福通阿福宁阿弟。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

咸中福通阿子。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咸章咸中弟。乾隆五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文熙侍顺孙。同治八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张大猷镶黄旗汉军。天聪八年，以出首诱叛之人，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三年五月，积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张应庚张大猷子。顺治九年七月袭。

二次袭

张华国张应庚弟之孙。康熙十七年六月袭。

三次袭

张正兴张华国子。康熙三十八年正月袭。

张正文张正兴弟。康熙四十七年四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五次袭

张昆张正文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张峻张昆从兄。乾隆十九年十二月二月袭。

张玉龙张峻子。三十六年十二月袭。

安得张玉龙子。

成龄安得子。

庆善成龄子。咸丰八年袭。

十一次袭

奎光庆善子。同治二年袭。

十二次袭

汇泉奎光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霸奇兰镶红旗满洲。天聪九年，积军功授一等梅勒章京。以伤发身故。十年二月，赠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拜山霸奇兰子。天聪十年二月袭。顺治九年，恩诏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二次袭

瓦尔达拜山子。康熙六年正月袭。

三次袭

众神保瓦尔达子。康熙二十八年八月袭。

保德众神保子。康熙四十五年五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五次袭

白夔保德子。康熙五十三年十月袭。

何尔敦白夔叔祖。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袭。

黑申何尔敦族孙。雍正七年三月袭。坐事革。

勒伸黑申堂弟。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袭。

齐克唐阿勒伸之孙。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永恰布双和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十二次袭

双瑞永恰布子。同治二年袭。

十三次袭

双顺双瑞弟。光绪十四年袭。

恩龄光绪三十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刘之源镶黄旗汉军。天聪十年，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军功晋三等精奇尼哈番。后缘事革。事白，复职。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刘光刘之源子。康熙二十年四月袭。

二次袭

刘邦柱刘光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袭。

三次袭

尼雅哈刘邦柱弟。康熙三十二年三月袭。

刘凤起尼雅哈兄之子。康熙三十九年八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五次袭

刘永年刘凤起子。康熙四十四年八月袭。坐事革。

刘保住刘凤起叔父之子。康熙四十六年正月袭。以罪革。

章武刘保住从侄。乾隆五年七月袭。以老罢爵。

玉保章武子。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三福玉保子。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袭。

长和三福子。乾隆五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德龄长和子。道光四年袭。

十二次袭

承勋德龄子。同治三年袭。

十三次袭

锐启承勋子。光绪元年袭。

崇志锐启子。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希福正黄旗满洲。天聪十年，积功授三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功加至一等。四月，又以功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九年十一月卒。谥文简。

一次袭

奇塔特希福子。顺治十年正月袭。

二次袭

费扬古奇塔特子。康熙十七年五月袭。

三次袭

希昌费场古子。康熙四十九年六月袭。

来先希昌弟。雍正三年六月袭。坐事革。

五次袭

文玉来先弟。乾隆三年十二月袭。

公安文玉兄子。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袭。

嵩寿公安叔曾祖之孙。乾隆十九年十二月袭。

增保嵩寿孙。乾隆二十年十二月袭。

奎善增保子。嘉庆十五年袭。

荣昌奎善继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文福荣昌继子。光绪十八年袭。

十二次袭

清霖文福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把赖都迩莽鼐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以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八年八月阵亡，加赠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哈岱把赖都迩莽鼐子。崇德七年八月袭。顺治四年三月，以军功加为二等昂邦章京，恩诏准世袭罔替。十一年九月，以军功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卒。谥勤壮。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噶尔玛叶尔登正黄旗满洲。崇德元年，以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宜纳穆噶尔玛叶尔登子。顺治八年袭。恩诏准世袭罔替。

二次袭

班达尔沙宜纳穆子。康熙六年二月袭。

三次袭

巴理弥班达尔沙弟之子。康熙三十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阿尔那巴理弥叔父子子。雍正十一年八月袭。

五次袭

百成阿尔那子。雍正十三年二月袭。

博永武百成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袭。

该哈苏博永武子。乾隆五十九年袭。

永恰布该哈苏子。道光十四年袭。

奎华永恰布继子。光绪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毕喇希镶红旗蒙古。崇德元年六月，以率众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子。

一次袭

多尔吉毕喇希子。顺治三年十二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二次袭

毕礼格多尔吉伯父之孙。顺治九年四月袭。

三次袭

南第毕礼格子。康熙二十二年八月袭。

吴尔图那思图南第子。康熙四十八年三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五次袭

佛保吴尔图那思图子。乾隆七年五月袭。

金刚保佛保子。乾隆十六年十二月袭。

阿尔京阿金刚保子。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袭。

瑞祥阿尔京阿子。乾隆五十年十二月袭。

博玉瑞祥叔高祖扎拉芬之子。嘉庆十五年袭。

苏太博玉子。道光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穆特布苏太子。同治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色棱布笃马镶蓝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众来归，授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多尔济色棱布笃马子。崇德三年八月袭。顺治九年，恩诏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二次袭

库色尔特多尔济子。顺治十一年九月袭。

三次袭

回色库色尔特子。康熙十八年三月袭。

伊灵阿回色子。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五次袭

西灵阿伊灵阿弟。雍正三年五月袭。

河伦特西灵阿子。雍正九年四月袭。乾隆十九年，因事革，停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夏成德正白旗汉军。顺治元年二月，以投诚授三等昂邦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夏璞夏成德子。顺治四年六月袭。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二次袭

夏襄元夏璞子。康熙三十年十一月袭。

三次袭

夏冕夏襄元子。雍正九年六月，降袭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后因夏冕兄夏坤病故，所遗骑都尉，与夏冕本身原有三等子，并为一等子。

夏锐夏冕之孙。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夏永祥夏锐子。

武全夏永祥子。道光十八年袭。后在甘肃阵亡，议给云骑尉世职。

维璋武全子。光绪元年袭。袭。

常福维璋继子。光绪二十五年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朱玛喇镶白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九年正月，恩诏加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又以军功加为二等。又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三年闰五月，又以军功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卒。谥襄敏。

一次袭

博通鄂朱玛喇子。康熙元年三月，并本身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袭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二次袭

柯三博通鄂子。康熙十五年五月袭。

三次袭

富宁柯三子。康熙六十年十二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乾隆十七年，改轻车都尉。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李本深甘肃西宁人。顺治二年，以明提督率高杰所部兵降，封三等子。康熙十二年叛，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吴应熊平西亲王吴三桂子。顺治九年，以额驸封三等子。康熙十三年，以三桂反，诛。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绰尔济正白旗蒙古。顺治五年，以来归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康熙六年正月，袭叔父鄂齐礼之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并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纳马札尔绰尔济子。康熙二十年十一月袭。后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曹恭诚正白旗汉军。崇德元年六月，以投诚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九年，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曹熙麟曹恭诚子。顺治十四年五月袭。
二次袭
曹秉桓曹熙麟子。康熙五年七月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丹代一等男噶尔哈图弟。原系拜他喇布勒哈番。顺治十二年三月，袭兄职，并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夸哈丹代子。顺治十五年袭。康熙元年，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吕应学二等男吕国宝子。崇德七年正月袭。顺治十四年八月，军功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吕云翔吕应学□。康熙十一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班惕思希布一等男色棱子。崇德八年五月袭。顺治年，恩诏准世袭罔替。十四年九月，军功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敬桑正黄旗满洲。噶尔玛索诺木额驸子。康熙三年，因系固伦端顺长公主所生，授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王辅臣山西大同人。康熙十三年，宫陕西提督。首吴三桂逆书，封三等子。十四年，以叛革。十五年降，复爵。二十年，卒。停袭。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陈世怡陈福从子。康熙十五年，袭三等子。

一次袭

陈世琳陈福子。康熙二十一年袭。

二次袭

陈益陈世琳子。雍正八年袭。

三次袭

陈大用陈益子。乾隆二十八年袭。

五次袭

陈述祖道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明宝一等男又一云骑尉法色子。康熙三十年五月袭。雍正二年十二月，军功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布纳海一等男路什子。康熙二十七年七月袭。三十六年七月，军功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额森特正白旗满洲。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以军功封一等男。四十六年六月，以军功晋封三等子。

一次袭

哈金泰额森特子。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哈丰阿哈金泰子。乾隆五十四年袭。

三次袭

伊尔绷阿额森特嗣继子。乾隆五十七年袭。

德山伊尔绷阿子。嘉庆元年袭。

五次袭

额勒精额德山从子。嘉庆七年袭。

扬桑阿额勒精额子。道光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三泰正白旗汉军，姓石。原西路参赞大臣。奉命前赴军营，遇贼被害。乾隆二十四年四月，加恩追封三等子，世袭罔替，谥果勇。

一次袭

佛住三泰子。乾隆二十四年四月袭。在四川阵亡，优给骑都尉加一云骑尉，并原袭三等子，为一等子加一云骑尉。

二次袭

瑞龄佛住子。嘉庆二年袭。

三次袭

纯绶瑞龄子。道光十二年袭。

吉和纯绶子。

五次袭

宜麟吉和子。

阿霖宜麟弟。光绪二十五年，销去佛住所得，仍袭三等子，加一恩骑尉。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那彦成正白旗满洲。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以击灭天理教匪功，封三等子。二十一年六月革。旋卒。谥文毅。

一次袭

容安那彦成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十年十月革。

二次袭
容照容安弟。道光十年十月袭。
三次袭
鄂素容照孙。咸丰二年袭。
鄂礼鄂素伯祖之孙。同治二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子
王文雄贵州玉屏人。官陕西固原提督。嘉庆五年，阵亡西乡县法宝山。予三等子，谥壮节。
一次袭
王开云文雄子。嘉庆五年袭。官山东盐运使。
二次袭
王凤翥文雄孙。道光二十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一七二　表第一二

诸臣封爵世表五上
一等男
孙塔镶蓝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顺治二年，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五年，考绩，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三月，以监造勤慎，加为二等。康熙三年十一月，以军功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四年十二月，卒。谥襄忠。
一次袭
马锡泰孙塔子。康熙五年正月袭。二十五年六月，积军功加至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二次袭
吴尔希马锡泰子。康熙三十年五月，袭一等子。
三次袭
德彝吴尔希子康熙六十年八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达桑阿德彝子。乾隆五年十二月袭。坐事革。子扎勒杭阿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李思忠正黄旗汉军。天聪八年，以军功授一等甲喇章京。九年，以增益丁壮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塞伯理李思忠子。顺治十一年三月袭。

二次袭

李鋑塞伯理子。康熙十五年六月袭。

三次袭

李铸李鋑弟。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袭。坐事革。

李景唐李思忠三世孙。雍正八年五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坐事革。

五次袭

李景虞李景唐弟。雍正十三年二月袭。

李周德李景虞堂叔。乾隆十年九月袭。

九容李周德子弟。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袭。

台补九容子。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袭。以病罢爵。

那达纳台补从侄。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袭。

承启那达纳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皂保富达那子。

十三次袭

恩启穆通阿子。

十五次袭

恒昌恩启子。

李志福恒昌。弟。

一等男

绰尔门镶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户口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顺治四年，以军功加半个前程。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隆古绰尔门子。顺治七年四月袭。恩诏准世袭罔替。十三年闰五月，以军功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二次袭

阿喇纳隆古子。康熙九年二月，袭三等子。

三次袭

毕礼克阿喇纳弟。康熙十八年八月袭。以不及解退。

布达毕礼克兄。康熙三十七年六月袭。

五次袭

色勒布达子。康熙三十九年四月袭。

毕礼克色勒叔父。康熙四十二年复袭。

乌尔图那苏图毕礼克子。康熙五十九年四月袭。

德福乌尔图那苏图孙。乾隆十二年二月袭。二十四年革。无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雅赖正白旗满洲。崇德八年，积军功授牛录章京。顺治七年，恩诏加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八年二月，封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华色雅赖子。康熙三年七月袭。坐事革。

二次袭

安图华色子。康熙三十三年七月袭。坐事革。

三次袭

安扎安图弟。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富清安扎子。康熙四十四年二月袭。

五次袭

阿尔金富清叔父。康熙四十四年八月袭。

九格阿尔金子。康熙五十四年十二月袭。

普札保九格子。乾隆三十四年月袭。

普康普札保子。乾隆四十二年十二二月袭。

丰胜阿普康子。乾隆五十七年袭。

德保丰胜阿子。

十一次袭

德启德保弟。

十二次袭

麟寿德启子。同治八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葛尔沁镶白旗蒙古。崇德八年，袭叔父阿尔沙库墨勒根之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军功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卒。谥襄敏。

一次袭

鄂尔辉葛尔沁子。康熙九年五月袭。

二次袭

马尔图鄂尔辉孙。康熙二十五年五月袭。

三次袭

柏起马尔图父。康熙四十二年七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鄂尔德尼柏起孙。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袭。坐事革。后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路什镶黄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军功授二等甲喇章京。九京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七月，军功加为二等。阵亡，晋赠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哈什屯镶黄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勤劳授牛录章京。四年，加至二等甲喇章京。寻加为一等。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缘事降为拜他喇布勒哈番。特恩复赐原职。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赠见外戚封爵。

一次袭

米思翰哈什屯子。康熙三年五月袭。十三年十二月，卒。谥敏果。乾隆十三年五月，赠一等承恩公”

二次袭

李荣保米思翰子。康熙十四年四月袭。坐事革。乾隆二年十二月，赠一等承恩公，谥壮悫。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金砺镶红旗汉军。天聪八年十一月，封二等梅勒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晋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十八年。卒。

一次袭

金俊金砺弟。顺治十八年袭。

二次袭

金声振金俊子。康熙六年九月袭。

三次袭

金铎金俊子。原名金洪振。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孙思克正白旗汉军。康熙三十一年，以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十六年，军功加一拖沙喇哈番。三十九年，卒。特恩加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孙承运孙思克子。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袭。

二次袭

孙承思孙承运弟。康熙四十五年十月袭。

三次袭

吉福孙承思子。雍正十一年十一月袭。

孙惟中吉福子。乾隆十五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庆麟孙惟中子。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袭。

庆长孙思克之三世孙。

彭寿庆长子。

锐龄彭寿子。

麟辉锐龄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黑东格正黄旗满洲。太祖时，率五十五人来归，以功授一等副将。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尼马禅黑东格弟。绿事革。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硕詹正红旗满洲。初以勤慎授备御。积军功加至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绿事降。十年正月，事白，复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达色硕詹孙。康熙三年，分袭二等阿达哈哈番。阵亡。今汉文改为二等轻车都尉。

二次袭

法色达色伯父之子。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以本身之二等阿达哈哈番，袭达色联，并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因达色阵亡，又加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又一云骑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席特库镶蓝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顺治四年，积军功加至一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塞尔古德席特库子。康熙五年六月袭。

二次袭

生格特塞尔古德子。康熙十四年闰五月袭。

三次袭

苏丹生格特子康熙二十八年二月袭。

楚库苏丹子。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慕克谭镶蓝旗满洲。国初以军功授三等梅勒章京。阵亡，加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忠勇。

一次袭

艾音塔睦慕克谭子。天聪八年五月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至一等。军功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恩格图正红旗蒙古。原系备御。天聪八年，以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二等。积军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七年十二月，恩诏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克什图恩格图克之子。顺治七年三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将原袭之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袭于恩格图子鄂尔济图，止留本身所得之拜他喇布勒哈番。今汉文改为骑都尉。

二次袭

鄂尔济图恩格图子。顺治十八年五月，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关保鄂尔济图子。康熙三十一年正月袭。

伍十关保子。康熙四十六年二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五次袭

广福仁十承继子。乾隆八年十二月袭。

庆亮广福子。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绰拜镶白旗蒙古。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顺治二年，积军功加至一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齐墨格图绰拜子。顺治十年正月袭。

二次袭

常保齐墨格图子。康熙三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巴图常保子。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袭。乾隆十五年，销去恩诏所得，加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与伊子贡楚达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张仲第正黄旗汉军。天聪八年，袭父张世爵之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至一等，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顺治八年正月，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康熙十五年，卒。

一次袭

张应慧张仲第子。康熙十六年四月袭。

二次袭

张松龄张应慧子。康熙二十二年九月袭。子张英降袭一等轻车都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朱玛喇正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二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一等。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伊玛喇朱玛喇弟。顺治十年三月袭。

二次袭

满色伊玛喇子。康熙三十七年袭。军功加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又一云骑尉。

三次袭

满丕满色子。乾隆六年，销恩诏所加，袭三等男。二十一年，销满色军功所加，从子清德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集雅汉瞻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巴特玛集雅汉瞻子。顺治元年六月袭。

二次袭

阿穆护朗巴特玛子。顺治九年五月袭。

三次袭

多尔济阿穆护朗子。康熙二十年十月袭。

富林多尔济子。康熙四十七年六月袭。

五次袭

崇勒浑崇林子。乾隆十二年袭。

索诺木扎史富勒浑子。乾隆四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邓长春镶黄旗汉军。崇德元年五月，同祖大寿投诚，授三等梅勒章京。军功加为二等。缘事降为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邓志琳邓长春子。顺治十年八月袭。

二次袭

邓其璋邓志琳子。康熙二十七年六月袭。后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色棱镶红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自察哈尔率户口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阿禄哈镶黄旗满洲。原系科尔沁扎鲁特贝子。崇德五年，以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二年，以定鼎燕京，加为二等。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卒。谥勤僖。

一次袭

尹济纳阿禄哈孙。康熙二十年七月袭。后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觉罗瓦尔马镶蓝旗满洲。顺治元年，袭父觉罗叶穆济之半个前程。四年，特恩加为牛录章京。七年，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寻并叔父之子觉罗马克图之二等阿达哈哈番，袭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觉罗苏尔马觉罗瓦尔马子。顺治十七年七月袭。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坐事革。

二次袭

觉罗郎汤觉罗苏尔马子。康熙二十二年六月袭。坐事革。

三次袭

觉罗马克苏觉罗郎汤叔祖。康熙二十二年九月袭。三十年十二月，罢爵。

觉罗佛宁峨觉罗郎汤弟。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袭。乾隆元年十二月卒。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阿哈泰正白旗蒙古。顺治二年，以来归授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康熙四年，并伯父之子星南之二等阿达哈哈番，袭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特穆尔阿哈泰子。康熙十八年六月袭。后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希尔根正黄旗满洲。顺治三年四月，积军功授三等梅勒章京。缘事降三等阿达哈哈番，恩诏加为二等。事白，加为一等。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降为三等，军功仍加为二等。事白，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商世泰希尔根孙。康熙十八年十月袭。

二次袭

杜太商世泰子。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白尔黑图正白旗满洲。顺治三年，积军功授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三年二

月，以军功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卒。谥忠勇。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阿哈尼堪镶黄旗满洲。顺治四年，积军功授一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卒。

一次袭

噶尔哈图阿哈尼堪子。原系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九年四月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吴喇禅镶红旗满洲。顺治四年，袭父洪尼牙喀之二等甲喇章京。恩诏加为一等。军功加一拖沙喇哈番。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四年九月，军功加至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胡喇禅吴喇禅子。康熙六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朱麻喇胡喇禅叔父。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袭。

三次袭

朱承格朱麻喇子。康熙四十三年，销恩诏所得，袭三等男。乾隆七年，又销吴喇禅所得两云骑尉，降一等轻车都。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苏拜正白旗满洲。顺治五年六月，积军功授三等精奇尼哈番，恩诏加为二等。十六年三月，缘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卒。谥勤僖。

一次袭

昂安霸苏拜子。康熙四年二月袭。

二次袭

和山昂安霸子。康熙三十年十一月袭。

三次袭

徐常和山兄。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袭。

阿尔泰徐常子。康熙六十一年九月袭。雍正十二年二月，坐事革。

五次袭

马尔泰阿尔泰子。雍正十二年二月袭。

伊立布马尔泰子。乾隆十六年十二年月袭。

穆克德克伊立布子。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袭。

舒隆安穆克德克子。

延煦舒隆安继子。

恩铭延煦子。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鄂莫格图正蓝旗满洲。顺治五年，积军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九年正月，恩诏晋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超思奇鄂莫格图子。康熙十二年九月袭。

二次袭

瑚什吞超思奇子。康熙三十四年九月袭。乾隆十四年，销去恩诏所加，袭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瑚什吞子瑚图礼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刘忠正黄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及军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刘应宗刘忠子。顺治十三年袭。

二次袭

刘应正刘应宗弟。顺治十五年八月袭。

三次袭

刘应柱刘应正弟。康熙三十三年正月袭。

刘琦刘应柱子。康熙五十年五月袭。

五次袭

刘德礼刘琦子。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袭。

刘瑛刘德礼叔父。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袭。

刘沛德刘瑛侄。乾隆三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张天福正黄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及军功，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张其烈张天福子。康熙六年闰四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刘进忠正红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刘泽龙刘进忠子。顺治十六年九月袭。

二次袭

刘震刘泽龙伯父之孙。康熙十三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刘绍洪刘震子。康熙三十四年袭。五十一年，卒。无嗣，停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绰世禧正白旗蒙古。顺治六年，以来归授拜他喇布勒哈番。恩诏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一年正月，袭兄色楞之一等阿达哈哈番，并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吴尔图绰世禧子。康熙三十一年五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觉罗岳色卜镶黄旗满洲。特恩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李率泰正蓝旗汉军。顺治九年十一月，封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四年五月，以平广东功，晋一等，即一等男。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坐事降。康熙五年正月卒。谥忠襄。

一次袭

李正宗李率泰子。康熙五年，袭父李率泰之一等阿达哈哈番。六年四月，追叙伊父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李淑德李正宗子。康熙四十七年六月袭。坐事革。

三次袭

李淑明李淑德弟。雍正元年七月袭。坐事革。

灵保李淑德之二世孙。乾隆四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李仁源灵保子。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

李瑞增李仁源子。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袭。

哈丰阿李瑞增子。嘉庆五年袭。

德英额哈丰阿子。道光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李国英辽东人。官四川总督。康熙七年，追叙巫山剿贼功，封一等男。

一次袭

李烂国英子。

二次袭

李永升烂子。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佛保一等子马尔赛叔父之孙。康熙八年十月，因马尔赛罪，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军功加为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一次袭

多奇禅二等男谭拜孙。康熙四十五年九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二次袭

德保多奇禅子。雍正十二年七月袭。

三次袭

永泰德保子。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袭。

富尔松阿永泰弟。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佛尔卿额富尔松阿子。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袭。

福光佛尔卿额子。

明恒福光子。

锡珍明恒孙。光绪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奇山二等伯穆尔泰子。雍正三年十二月，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缘事革。

一次袭

喀宁阿奇山子。乾隆二十三年袭。

二次袭

查郎阿喀宁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

三次袭

景文查郎阿子。嘉庆六年袭。

惠隆景文子。道光三年袭。

五次袭

普祥惠隆子。道光三十年袭。

恩广德垣子。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札拉丰阿正黄旗满洲。世袭二等轻车都尉。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以军功加一云骑尉。三十三年，在云南阵亡。特旨赠一等男，世袭罔替，谥昭节。

一次袭

春宁扎拉丰阿子。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袭。坐事革。

二次袭

福勒洪阿春宁子。乾隆四十八年九月袭。

三次袭

顺庆福勒洪阿弟之子。道光九年袭。

苏勒芳阿顺庆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五次袭

苏勒当阿苏勒芳阿弟。同治元年袭。

永祥苏勒当阿继子。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奎林镶黄旗满洲。本袭一等承恩公。乾隆四十一年，以军功别封一男爵，即以其子袭。

一次袭

崇伦奎林子。乾隆四十一年袭。

二次袭

博敬崇伦侄。道光四年袭。

三次袭

景成博敬子。咸丰十一年袭。

麟钰光绪二十八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书麟镶黄旗满洲。本汉军，姓高。嘉庆六年四月，卒于军。追封一等男，世袭，谥文勤。

一次袭

吉郎阿书麟子。嘉庆六年袭。

二次袭

常善吉郎阿子。道光四年袭。

三次袭

久寿咸丰十年袭。

德禧久寿继子。光绪二十一年袭。

五次袭

续昌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叶名琛湖北汉阳道士。道光二十九年，官广东巡抚。以粤民阻英人入城封。咸丰八年，以失守广东省城，为英人执去，革。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萧孚泗湖南湘乡人。同治三年，由记名提督论克金陵功，封一等男。光绪十年，卒。谥壮肃。

一次袭

萧有名孚泗子。光绪十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张国梁广东高要人。官福建漳州镇总兵。咸丰六年，以克复镇江，予骑都尉。八年，以收复扬州、溧水，晋三等轻车都尉。十年，阵亡丹阳，赠骑都尉。同治三年，又追予三等轻车都尉，并为一等男。

一次袭

张荫清国梁子。同治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官江西南赣镇总兵。同治二年，以复苏州省城功，予云骑尉。同治三年，以攻嘉兴，中炮卒。赠三等轻车都尉，并为一等男爵。

一次袭

程集勋学启嗣子。同治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多隆阿蒙古正白旗世袭骑都尉。官福州副都统。咸丰十一年，以复安徽桐城、舒城功，予云骑尉。累擢荆州将军。同治元年，以克复庐州府，予骑都尉。寻授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同治三年，攻周至中枪，卒于军。赠太子太保，予一等轻车都尉，谥忠勇。寻并为一等男。

一次袭

双全多隆阿子。同治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刘铭传安徽合肥文童。官直隶提督。同治六年，以平东捻等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七年，以平西捻张总愚功，封一等男。光绪十一年，官福建台湾巡抚。十五年，加少保。二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壮肃。

一次袭

刘朝印铭传长孙。光绪二十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刘锦棠湖南湘乡监生。官甘肃西宁道。光绪二年，以克复乌鲁木齐功，予骑都尉。四年，以新疆平功，晋二等男。累擢甘肃新疆巡抚。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六年，晋太子太保。二十年正月，晋一等男。是年七月，卒。谥襄勤。

一次袭

刘道谦锦棠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二次袭

刘家璠光绪三十二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刘坤一湖南宁乡监生。官两江总督。光绪二十八年，卒。追论庚子匡扶大局功，封一等男，谥忠诚。

一次袭

刘能纪刘坤一嗣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一等男

荣禄正白旗满洲。官大学士。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卒。追封一等男，世袭，谥文忠。

一次袭

良揆荣禄继子。光绪二十九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巴山镶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勤慎授牛录章京。顺治二年，积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二月，以军功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舒书巴山子。康熙十二年七月袭。二十五年七月，军功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喀恺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寻加至一等甲喇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五年，卒。以其子常岱、阿库礼、舒淑三人分袭。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努山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勤慎，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至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陶代努山子。初以军功授牛录章京。顺治十六年二月，袭父职，并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缘事革去本身所得，将父职以其弟之子袭。

二次袭

江瀰陶代弟之子。康熙二十二年八月，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后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萨弼图正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一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郭立萨弼图子。康熙元年袭。

二次袭

阿哈纳郭立子。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丰钟阿哈纳弟。康熙二十年十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谭拜正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定鼎燕京，加为二等。课绩加为一等。五年六月，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霸兰正蓝旗满洲。天聪八年，袭父绰尔嘉尔之二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一等。军功加半个前程。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喇布介霸兰子。顺治九年正月袭。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以军功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刘祥喇布介子。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袭。

三次袭

永寿刘祥子。雍正九年三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乾隆三年，子郭新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甘笃镶蓝旗蒙古。天聪八年，以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二等。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恩诏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吴山布甘笃子。顺治七年三月袭。

二次袭

巴尔赛吴山布叔父。顺治八年正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又一云骑尉。

三次袭

常保巴尔赛孙。康熙三十五年袭。

万神保常保子。康熙三十七年七月袭。故，无嗣，未袭。

五次袭

讷尔朴万神保女之子。雍正七年，特旨袭封。

宗嘉讷尔朴子。乾隆六年袭。十三年，以异姓革。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荆古尔达正白旗满洲。天聪九年，积军功授一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卒。谥忠直。

一次袭

崇阿荆古尔达弟。顺治十三年二月袭。

二次袭

富尔都崇阿弟之子。顺治十三年十月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阿赖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以军功授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高良阿赖弟之孙。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吕国宝镶白旗汉军。崇德元年，以投诚授二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衮出克古英正红旗蒙古。崇德元年五月，以率户口来归，授一等梅勒章京。缘事降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三年四月，以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八年正月，阵亡。加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垂班衮出克古英子。顺治八年三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准世袭罔替。

二次袭

济穆巴垂班孙。康熙十三年三月袭。

三次袭

色楞达什济穆巴子。康熙三十年四月袭。坐事革。

鲁普桑色楞达什弟。雍正十二年六月袭。

五次袭

旺吉勒鲁普桑侄。雍正十三年十月袭。乾隆二十四年，阵亡。赠一等男。

敏珠旺吉勒子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巴图吉尔敏珠子。乾隆三十年十二月袭。

固伦扎布巴图吉尔子。乾隆五十八年，袭二等男。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巴雅斯呼朗达克党朋素克子。光绪二十年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阿育习镶黄旗蒙。古崇德二年，以率户口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至一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达都阿育习子。康熙九年八月袭。

二次袭

多尔济达都弟之子。康熙十九年九月袭。

三次袭

色楞多尔济弟。康熙二十四年八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孙达礼镶白旗满洲。崇德四年，以军功授一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卒。谥果壮。

一次袭

杭书孙达礼子。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雍舜镶红旗满洲。崇德五年，积军功授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根图雍舜子。原系拜他喇布勒哈番。顺治九年十一月，袭父职，并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明格里根图子。顺治十八年十一月袭。

三次袭

吴尔善明格里子。康熙十年十二月袭。

吴尔钦吴尔。善子。康熙四十三年八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五次袭

惠昌吴尔钦子。雍正七年三月袭。

广全惠昌侄。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袭。

富玉道光元年袭。

瑞凌富玉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瑞徵光绪元年袭。

达萨布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金玉和正黄旗汉军。崇德七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寻加至三等甲喇章京。阵亡。顺治二年二月，加增二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金维廷金玉和子。顺治二年二月袭。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金维垣金维廷弟。顺治七年十月袭。

三次袭

金世铎金维垣子。康熙八年十二月等袭。

金璋金世铎子。雍正十年五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坐事革。

五次袭

金履巽金璋子。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袭。

六十三金履巽子。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袭。

长福六十三从弟。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袭。

承禄长福子。

明德承禄子。

瑞麟承禄继子，明德兄。道光七年袭。

十一次袭

金埙瑞麟子。

十二次袭

德志瑞麟继子。

十三次袭

德贵德志弟。

文龄德贵子。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吴巴什镶蓝旗满洲。原系敖汉贝子。崇德七年九月，以来归授三等梅勒章京。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霸图吴巴什叔父。顺顺治八年三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特锦镶红旗满洲。初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顺治二年，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二等。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八月，以军功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卒。谥襄壮。

一次袭

特尔赫特锦子。康熙十一年袭。

二次袭

额尔德特尔赫孙。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袭。后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色尔格正白旗蒙古。初袭父阿拜代巴图鲁之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二年，以定鼎燕京，加为二等。六年二月，因追叙伊父来归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十六年闰三月，缘事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特恩复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锡札保色尔格孙。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索诺木锡札保侄。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瞻禄索诺木弟。乾隆三年十二月袭。

格鲁特瞻禄子。乾隆八年四月袭。

五次袭

赛桑阿格鲁特子。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

噶鲁弟赛桑阿叔。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苏隆阿噶鲁弟子。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德通苏隆阿子道光十年袭。

连寿德通子。咸丰年袭。

连肇连寿叔子。

十一次袭

玉增连肇子。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徐大贵正白旗汉军。积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顺治十四年九月，以军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徐永泰徐大贵孙。康熙十九年二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胡宏先正白旗汉军。初以投诚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七月，军功加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胡秉岳宏先子。顺治十七年十月袭。以罪革。

二次袭

胡秉彝秉岳弟。康熙二十三年七月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兆布泰镶黄旗满洲。顺治二年，积军功授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课绩加为三等甲喇章京，恩诏加为二等。又以军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革。特恩复还原职。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增寿兆布泰子。康熙十七年袭。

二次袭

西图增寿子。康熙三十六年袭。后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费扬古镶黄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勤劳授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一年，又以勤劳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降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事白，复还原职。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色赫费扬古子。康熙九年袭。

二次袭

色克图色赫子。康熙三十一年袭。后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吴赖镶黄旗满洲。顺治二年，积军功授二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卒。谥康毅。

一次袭

顾德吴赖子。顺治十年十月袭。坐事革。

二次袭

绰尔门顾德弟。康熙十六年六月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俄莫克图正黄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勤劳授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一年八月，特恩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降三等阿达哈哈番。事白，复还原职。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班岱俄莫克图孙。康熙二十四年十月袭。军功加至一等阿思哈呢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后其孙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阿慕古朗正红旗蒙古。顺治二年，袭父古鲁达苏尔海之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阿齐图阿慕古朗子。顺治十四年九月袭。

二次袭

龚额阿齐图叔父之子。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袭。三十六年七月，以军功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吴什巴龚额子。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坐事革。后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庄机达镶黄旗满洲。顺治四年正月，袭兄高赫德巴图鲁之三等甲喇章京。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军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达尔占庄机达子。顺治十八年十一月袭。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以效力议叙，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达郎阿达尔占子。康熙五十九年七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以文改为三等男。

三次袭

吴清格达郎阿子。雍正元年六月袭。坐事革。乾隆三年，其弟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刘泽洪镶黄旗汉军。顺治五年，以投诚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正月，袭父刘良臣之三等阿达哈哈番，并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刘俊德刘泽洪子。康熙三十四年九月袭。

二次袭

法灵阿刘俊德孙。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袭。缘事革。

三次袭

刘延灿刘泽洪孙。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袭。

宝柱刘延灿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蓝拜镶蓝旗满洲。顺治六年，积军功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甘都海蓝拜子。康熙四年九月袭。

二次袭

苏白赫甘都海弟。康熙十八年九月袭。

三次袭

苏黑苏白赫子。康熙三十四年二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孙延龄顺治十年封。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马雄顺治十一年封。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胡什屯三等子布纳海子。康熙四十六年六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海昌胡什屯子。雍正二年十二月袭。后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觉罗塞克森正黄旗满洲。顺治十六年，袭父觉罗阿克善之三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袭弟觉罗龚额之二等阿达哈哈番，并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三十四年十月，卒。

一次袭

觉罗拜音德觉罗塞克森子。康熙三十五年正月袭。雍正六年，坐事革。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班秩福镶蓝旗汉军。初以随尚可喜归顺，封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十四年，晋赠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班际盛班秩福子。顺治十四年八月袭。后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后以叛，爵除。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刘武元辽东人。康熙三年，追论南赣巡抚保城功，封二等男。

一次袭

刘渡武元子。康熙三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
李斓正红旗汉军。康熙六年，袭父李国英之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六月，追叙伊父军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李永升李斓子。康熙二十九年十月袭。雍正八年六月革。
二次袭
李永安李永升从弟。雍正十年五月袭。坐事革。
三次袭
李时敏李永安族兄之子。雍正十一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李承泽李时敏子。乾隆六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李承纶李承泽弟。乾隆十六年袭。
李兴爵李承纶子。嘉庆九年袭。
李维德李兴爵子。道光十二年袭。
恩联李维德子。同治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常远正蓝旗满洲。康熙二十年，袭祖毕里克图之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追叙伊祖军功，加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一次袭
七十常远子。康熙四十六年三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二次袭
布喀七十堂弟。乾隆十六年五月袭。
三次袭
宗魁布喀伯父之孙。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普尔普正黄旗蒙古。乾隆四十一年，以军功封三等男。五十四年，以军功加至二等男。将原立之云骑尉销去，世袭罔替。
一次袭
托布济图普尔普子。乾隆五十五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惠龄正白旗蒙古。任陕甘总督，剿捕教匪勤慎。嘉庆九年六月，卒。追封二等男，谥勤襄。
一次袭
桂斌惠龄子。阵亡，议给骑都尉，并为一等男，加一云骑尉。
二次袭
麟绶桂斌子。
三次袭
成栋麟绶继子。
达元成栋子。光绪二十八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乐善正白旗蒙古。官直隶提督。咸丰年，天津海口防堵阵亡，赏给二等男。
一次袭
成友乐善子。
二次袭
锡振成友子。
三次袭
倭和布锡振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赛冲阿正黄旗满洲。嘉庆十九年二月，以军功封二等男。道光八年六月，卒。谥勤袭。
一次袭
特克慎赛冲阿孙。道光八年袭。
二次袭
清安特克慎侄。道光十八年袭。
三次袭
清福清安弟。道光二十六年袭。
明喜清福继子。同治三年袭。
五次袭
何守贵明喜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邱良功福建同安人。嘉庆十四年，官浙江提督。论平蔡牵功，封二等男。卒谥刚勇。
一次袭
邱联恩邱良功子。嘉庆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和春正黄旗满洲。官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咸丰十年闰三月，阵亡。赠二等男，谥忠武。
一次袭
霍顺武和春继子。咸丰十一年袭。
二次袭
恩厚霍顺武孙。光绪十五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李续宾湖南湘乡人。官巡抚衔浙江布政使。咸丰八年，阵亡安徽三河，予骑都尉。同治三年，追予二等轻车都尉，并为二等男。
一次袭
李光久续宾子。同治八年袭。官浙江按察使。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杨玉科湖南善化人，寄籍云南丽江。官记名提督。光绪元年，以全滇肃清，予改一等轻车都尉。旋以兼袭叔父世职，并为二等男。光绪十年，阵亡镇南关。赠太子少保，谥武愍。
一次袭
杨汝康玉科子。光绪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张曜顺天大兴人。同治七年，张总愚平，由总兵予骑都尉。十年，宁夏平，予骑都尉。光绪三年，克吐鲁番，予一等轻车都尉。十七年，卒于山东巡抚。谥勤果，并为二等男爵。

一次袭

张端本曜子。光绪十八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余虎恩湖南平江人。官陕西陕安镇总兵。光绪二年，论克复乌鲁木齐功，予云骑尉。三年，论克吐鲁番功，予骑都尉。四年，论平新疆功，晋一等轻车都尉。二十二年，并为二等男爵。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黄万鹏湖南人。官记名提督。光绪二年，论复托逊城功，予云骑尉。四年，新疆平，改三等轻车都尉。二十三年，并叔父黄登和等云骑尉各世职为二等男爵。二十四年，卒。

一次袭

黄钺万鹏子。光绪三十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岑毓英广西泗城人。官云南巡抚。同治十年，以平云南回匪功，予一等轻车都尉。光绪十一年，以出师越南功，加一云骑尉。十五年，卒。并为男爵。

一次袭

岑春荣毓英子。光绪年袭。官河南河北道。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二等男

冯国璋直隶河间文生。官军谘使。宣统三年十月，以克复汉阳功，封二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一七三　表第一三

诸臣封爵世表五下

三等男

布尔杭俄正红旗满洲。原系叶赫西城贝勒。天命年间，授为三等副将。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格巴库布尔杭俄子。初袭父职。顺治年，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寻将父职分与弟朱孔额袭，止留本身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骑都尉又一云骑尉。

二次袭

朱孔额布尔杭俄子。分袭父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三次袭

殷图朱孔额子。袭父职。康熙二十八年五月，缘事革。停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达诸护正蓝旗满洲。国初以军功授三等副将。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卒。谥襄敏。

一次袭

翁阿代达诸护子。天聪八年五月，袭。崇德六年阵亡，加赠一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锦布翁阿代弟之子。崇德六年七月袭。顺治九年三月恩诏加至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

三次袭

苏尔泰锦布子。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袭三等子。

额尔赫德苏尔泰子。康熙二十六年八月，袭。以庸劣革。革。

五次袭

苏班泰额尔赫德叔父之子。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以罪革。

满丕苏班泰兄。雍正三年六月，袭。

富僧额满丕堂侄。乾隆三年十二月，袭。

永顺富僧额堂弟。乾隆四年十二月，袭。

托克托逊永顺子。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袭。

瑞春托克托逊子。乾隆五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庆春瑞春伯高祖吉。穆布之四世孙。

十二次袭

官明庆春子。

十三次袭

松秀官明子。同治四年，袭。

斌桂松秀子。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把尔巴图里尔镶黄旗满洲。原系蒙古察哈尔贝勒。以来归授三等副将。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诺孟达赖把尔巴图里尔子。天聪八年五月，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阿图海诺孟达赖孙。康熙八年七月，袭。以庸劣革。

三次袭

孙保住阿图海子。康熙三十年十二月，袭。

报国孙保住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德宁报国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袭。

庆明德宁子。嘉庆五年，袭。

伊克唐阿庆明子。嘉庆二十五年，袭。

舒祥伊克唐阿子。道光七年，袭。

乐兆舒祥子。同治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俄奇尔桑镶黄旗满洲。原系蒙古扎鲁特贝子。以来归授备御。天聪八年，积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定鼎燕京，以系太宗旧臣，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褚禄俄奇尔桑子。顺治五年四月，袭。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二次袭

俄绰尔褚禄弟。顺治七年三月，袭。

三次袭

图护禄克俄绰尔兄。顺治十六年二月，袭。以罪革。

毕力克图图护禄克子。顺治十六年五月，袭。

五次袭

沙金达赖毕力克图弟。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袭。以罪革。

特古思沙金达赖弟。康熙五十年正月，袭。

龚山特古思子。乾隆九年四月，降袭三等男。

鄂恒龚山子。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袭。

松禄鄂恒子。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

苏尔泰松禄族兄。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四格苏尔泰之伯祖。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袭。

十二次袭

永清四格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袭。

十三次袭

祥安永清孙。道光八年袭。

国庆祥安子。同治元年袭。

十五次袭

全胜光绪十年，袭。

三等男

雅尔纳镶白旗满洲。国初以来归授备御。天聪八年，以军功加至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年，以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胡纳金雅尔纳子。顺治十三年五月袭。

二次袭

佛伦胡纳金弟。康熙二十四年三月，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马光先镶黄旗汉军。天聪四年，以投诚授二等参将。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马思芳马光先子。顺治十二年六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孙得功正白旗汉军。国初以投诚授游击。天聪八年五月，军功加至三等副将。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王元忠镶白旗汉军。国初以投诚授备御，军功加至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王希贵王元忠子。顺治九年四月，袭。

二次袭

王承祖王希贵弟之子。康熙元年，袭子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觉罗拜三镶黄旗满洲。初以军功授游击。天聪元年五月，阵亡。八年五月，加赠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觉罗顾纳代三等男觉罗拜三子。天聪八年五月，袭。顺治三年，军功加至三等昂邦章京。七月，恩诏加为二等。阵亡。赠一等。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一次袭

觉罗莫洛宏觉罗顾纳代子。顺治七年五月，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七年，阵亡。赠三等伯，谥刚勇，又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嗣子觉罗诺尔逊、叔之子觉罗席图库二人分袭。

二次袭

觉罗席图库觉罗莫洛宏叔父之子。以本身之拜他喇布勒哈番分袭三等精奇尼哈番，并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康熙二十七年七月，袭。

三次袭

觉罗舒鲁觉罗席图库子。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袭。雍正三年五月，卒。

觉罗伊灵阿觉罗舒鲁子。雍正四年二月，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子。十三年，坐事革。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德尔格勒正黄旗满洲。国初以自叶赫来归，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南楮德尔格勒子。天聪八年，袭。以罪革。

二次袭

索尔和南楮弟。崇德二年六月，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缘事降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三次袭

敖色索尔和弟。顺治十二年四月，袭。

噶那海敖色弟之子。康熙二十三年八月，袭。

五次袭

巴锡噶那海伯父之孙。康熙三十一年三月，以本身之拖沙喇哈番并袭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穆尔泰巴锡从侄。雍正八年六月袭。

长庚后更名那延保穆尔尔泰子。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将巴锡之拖沙喇哈番销去，袭三等男。

富顺那延保子。嘉庆十五年袭。

巴彦泰富顺继子。道光光八年袭。

庆瑞巴彦泰子。同治十年袭。

十一次袭

锟钰庆瑞子。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昂洪达尔汉和硕奇正黄旗满洲。国初以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俄奇尔昂洪达尔汉和硕奇子。天聪八年五月，袭。顺治二年二月，特恩加为二等梅勒章京。七年三月，恩诏晋一等。缘事降为三等。九年正月，又遇恩诏加至一等。缘事降为二等。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二次袭

丹岑俄奇尔子。顺治十四年十月，袭。

三次袭

阿禹锡丹岑弟。顺治十七年七月，袭。

通宝昂洪达尔汉和硕奇弟之子。顺治十八年十一月，袭。

五次袭

图喇通宝子。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袭。坐事革。

明中图喇伯父之子。雍正十二年十一月，袭。

永常明中子。乾隆八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永德明中堂弟。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袭。

乐善永德子。

十一次袭

启泰锡光子。光绪元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额尔格图镶黄旗满洲。天聪八年，课绩授牛录章京，加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赖杜额尔格图子。顺治十七年十月，袭。

二次袭

阿哈道赖杜弟。康熙元年，袭。

三次袭

兴麟阿哈道孙。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袭。后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安达礼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缘事降为牛录章京。崇德八年九月，以太宗文皇帝升遐从死，优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昂昆杜棱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五月，以自蒙古来归，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绰尔吉昂昆杜棱子。崇德八年十二月，袭。顺治七年，恩诏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九年，又遇恩诏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坐事革。

二次袭

噶尔玛绰尔吉弟。顺治九年，袭。

三次袭

沙殷查浑噶尔玛兄之子。康熙八年，袭。

德尔格勒沙殷查浑伯父之孙。康熙十年五月，袭。

五次袭

关保德尔格勒子。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袭。

巴喀那关保子。康熙四十八年，销去恩诏所得，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轻车都尉又一云骑尉。

吉龄巴喀那子。乾隆八年，袭。

博德吉龄子。乾隆二十三年，袭。

季禄博德叔。乾隆二十四年，袭。

成德季禄堂侄孙。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将原袭之骑都尉并为三等男。

十一次袭

额尔景额成德子。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袭。

十二次袭

全山额尔景额子。嘉庆六年，袭。

十三次袭

尹铿额全山孙。道光二十二年，袭。

荣贵伊铿额子。光绪三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布颜塔布囊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来归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二等甲喇章京，特恩加为一等。顺治五年，袭兄之子吴纳海阵亡所得之拜他喇布勒哈番，并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莽色布颜塔布囊子。顺治八年二月，袭。恩诏准世袭罔替。

二次袭

阿勒格泰莽色伯父。顺治九年正月，袭。

三次袭

毛奇塔阿勒格泰弟之子。顺治十五年三月，袭。康熙三十六年，以军功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长保毛奇塔子。康熙五十三年十月，袭。

五次袭

松凌长保子。十一年八月，袭。

永太松凌子。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春年永太子。四年，袭。

存贵春年孙。十九年，袭。

德敏存贵堂叔。七年，袭。

常喜德敏子。十年，袭。

十一次袭

达隆阿常喜子。光绪十九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那木泰正黄旗满洲。天聪八年，课绩授三等甲喇章京。十年四月，以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阿哈连那木泰子。天聪十年四月，袭。

二次袭

阿拉密阿哈连兄。顺治二年三月，袭。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降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正月，又遇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缘事复降一等阿达哈哈番。阵亡。仍加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三次袭

齐蓝布阿拉密子。顺治十二年七月，袭。

积寿齐蓝布孙。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真柱恳正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率户口来归，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瓦尔达真柱恳孙。康熙四年五月，袭。子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图尔奇业尔登镶白旗满洲。天聪八年，以自蒙古率众来归，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顾鲁图尔奇业尔登子。天聪八年五月，以随父来归，授牛录章京。后袭父职。以本身职袭予弟绰尔图袭。顺治二年三月，以军功加为二等梅勒章京。九年，恩诏加至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二次袭

克什图顾鲁子。顺治十八年十一月，袭。

三次袭

查弥严克什图子康熙二十四年八月，袭。

富升查弥严子。康熙四十六年八月，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五次袭

富僧额富升子。乾隆十六年十二月，袭。

福伸富僧额子。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袭。五十年，并一骑都尉，世袭。改为一等男。

德昌福伸侄。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袭。

倭清额德昌子。嘉庆十二年袭。

景兴倭清额子。嘉庆二十五年，袭。

嵩玉景兴叔侄。道光三年，袭。

十一次袭

恩逵嵩玉子。

十二次袭

瑞全恩逵叔祖孙。光绪十年，袭。

十三次袭

文启光绪三十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齐尔格申镶黄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牛录章京。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后袭伯父之子多尼喀巴图鲁之拜他喇布勒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并为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石清齐尔格申孙。康熙十二年八月，袭。

二次袭

蒙安塔石清弟。康熙二十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布当正蓝旗满洲。天聪八年，以自蒙古率户口来归，授二等甲喇章京。旋以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衮奇布当子。崇德四年七月，袭。

二次袭

和尔浑衮奇弟。崇德八年七月，袭。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木合林和尔浑兄之子。康熙七年十二月，袭。

塔布岱木合林子。熙康十八年七月，袭。

五次袭

阿玉玺塔布岱子。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袭。

秀林阿玉玺子。乾隆七年三月，降袭三等男。坐事革。

玉林秀林弟。乾隆十年十二月，袭。

永奇玉林子。乾隆二十年十一月，袭。

恒通永奇子。乾隆五十五年，袭。

文奎恒通子。

十一次袭

敬荫文奎子。

十二次袭

敬谦敬荫弟。

十三次袭

续忠敬谦子。光绪十六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宜拜正蓝旗满洲。天聪八年，以办事有能，授半个前程。军功加至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卒。谥勤直。

一次袭

偏俄宜拜子。顺治十五年十月，袭。

二次袭

巴尔户达偏俄子。康熙四年正月，袭。

三次袭

绥哈达巴尔户达伯父之子。康熙四年八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舒赛镶蓝旗满洲。原系牛录分中备御。天聪八年五月，积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改为三等男。卒。谥壮敏。

一次袭

席特库舒赛孙。崇德六年十月，袭。顺治三年四月，以军功加至二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二次袭

常舒席特库子。顺治五年六月，袭。

三次袭

桑格常舒弟。顺治五年十二月，袭。七年正月，恩诏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玛哈理桑格子。康熙二十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舒保玛哈理子。康熙四十七年正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舒德舒保弟。乾隆二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西蒙额舒德侄。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玛兴阿西蒙额子。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袭。

玛升阿玛兴阿族弟。道光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俄本岱正黄旗蒙古。天聪八年五月，以率众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瓦色俄本岱兄。天聪九年正月，袭。

二次袭

俄尔介图瓦色孙。崇德五年二月，袭。

三次袭

古禄固俄尔介图子。顺治七年三月，袭。顺治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土梅古禄固叔祖。顺治七年八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五次袭

拖克塔哈尔土梅子。康熙二十年二月，袭。三十六年七月，以军功加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子。

集柱拖克塔哈尔子。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萨炳阿集柱子。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袭三等男。

富庆萨炳阿弟。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恒龄嘉庆十一年，袭。

恒福恒龄兄。道光二年，袭。

十一次袭

全兴道光十六年，袭。

十二次袭

文贵道光十九年，袭。

十三次袭

松秀光绪十四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马光辉镶黄旗汉军。天聪八年，以投诚授三等甲喇章京。缘事降为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一等甲喇章京，课绩加半个前程。缘事复降拜他喇布勒哈番。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事白，升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卒。谥忠靖。

一次袭

马尔泰马光辉子。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月，袭。

二次袭

马思云马尔泰弟。康熙元年，袭。

三次袭

马世伟马思云子。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佟镇国镶红旗汉军。国初以投诚授三等甲喇章京。又以出首私书，加至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

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佟一鹏佟镇国子。天聪八年五月，袭。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又一云骑尉。

二次袭

佟光先佟一鹏子。顺治十四年九月，袭。

三次袭

佟谘询佟光先子。康熙七年六月，袭。

佟维藩佟谘询子。康熙三十一年五月袭。

五次袭

佟桂佟维藩子。康熙五十七年七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佟兆勋佟桂子。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袭。

佟璜佟兆勋子。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袭。更名佟春。以病罢爵。

达隆阿佟春子。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袭。

恒庆达隆阿子。嘉庆十二年，袭。

达兴阿恒庆胞叔。嘉庆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长寿达兴阿子。道光十二年，袭。

十二次袭

德龄长寿子。咸丰四年，袭。

十三次袭

崇麟德龄子。光绪十七年，袭。

永山崇麟子。宣统元年，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孟乔芳镶红旗汉军。天聪八年，以军功授二等甲喇章京。缘事降为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卒。谥忠毅。

一次袭

孟能弼孟乔芳子。顺治十一年七月，袭。

二次袭

孟绎祖孟能弼子。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袭。

三次袭

孟维祖孟绎祖弟。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袭。子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阿兰柱镶红旗满洲。随父阿格伯燕率所部来归，屡立军功。阵亡。赠三等梅勒章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谥顺毅。

一次袭

布兰硃阿兰柱弟。袭职。天聪八年，其弟布尔堪因兄罪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陈邦选镶蓝旗汉军。崇德元年六月，以同祖大寿投诚，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陈维德陈邦选子。顺治元年三月，袭。

二次袭

陈其谟陈维德兄之子。顺治二年十二月，袭。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三次袭

陈镇陈其谟子。康熙十八年十二月，袭。

陈俊陈镇弟。康熙二十八年七月，袭。

五次袭

陈国仪陈俊子。雍正五年四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乾隆三十六年，以陈邦选次子陈维道所得之世袭骑都尉并为一等男。

陈朝环陈国仪从侄。乾隆三十六年，袭。

陈梁柱陈朝环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桂龄景宽子。光绪十三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姜民望正红旗汉军。崇德元年，以投诚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姜永基姜民望子。顺治十四年三月，袭。

二次袭

姜云庆姜永基子。康熙三年三月，袭。六十一年故。特旨停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邬布格德墨勒根保正黄旗蒙古。崇德元年，以率户口来归，授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多尔济邬布格德墨勒根保子。康熙六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佛保住多尔济子。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袭。雍正十一年，子马思图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充固正白旗蒙古。崇德元年，以军功授半个前程。寻加为牛录章京。顺治五年，课绩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阵亡。顺治十七年七月，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色特尔充固子。顺治十二年七月，袭。

二次袭

鄂山色特尔兄之子。康熙六年九月，袭。四十五年，子辉色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额森侯痕镶白旗蒙古。崇德元年，以率众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军功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多尔济额森侯痕子。顺治十七年十月，袭。

二次袭

胡图克多尔济子。康熙十八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纳穆僧胡图克叔父之子。康熙二十三年三月，袭。

阿玉锡纳穆僧兄之子。康熙三十二年九月，袭。

五次袭

札什阿玉锡弟。康熙三十五年八月，以本身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袭克职，并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普明札什子。康熙三十六年七月，袭。雍正十一年，其族叔子兆保降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苏朗正黄旗蒙古。崇德二年，以率户口来归，授牛录章京。军功加至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朱珥苏朗孙。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袭。四十一年，其弟云敦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阿什正白旗满洲。崇德二年，积军功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罗理正黄旗蒙古。崇德三年，以率户口来归，授一等甲喇章京。阵亡。七年八月，赠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沙济罗理兄。崇德七年八月，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达尔汉和硕奇镶蓝旗满洲。崇德三年八月，以自蒙古率众来归，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安丹达尔汉和硕奇子。崇德七年七月，袭。

二次袭

博思希安丹弟。崇德八年八月，袭。顺治四年三月，以军功加为二等梅勒章京。七年三月，恩诏加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鄂齐尔博思希子。顺治十一年六月，袭。

奇塔奈鄂齐尔伯父。顺治十八年正月，袭。

五次袭

阿喇纳奇塔奈子。康熙十一年三月，袭。

舒淑达尔汉和硕奇弟之孙。康熙十五年八月，袭。

巴图舒淑父。康熙十六年六月，袭。

班达尔沙巴图叔父之孙。康熙十八年三月，并本身之一等阿达哈哈番，袭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子。

蒙克班达尔沙子。康熙三十三年三月，袭。一等子。

恩忒亨蒙克子。乾隆八年六月，袭。

十一次袭

鄂永武恩忒亨子。乾隆十三年四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奇塔特魏征正黄旗满洲。崇德三年，阵亡。赠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虎尼齐奇塔特魏征子。崇德三年八月，袭。

二次袭

诺木奇虎尼齐子。崇德八年八月，袭。顺治年，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三次袭

哈木尚诺木奇子。顺治十二年八月，袭。十三年，因获罪停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许天宠镶黄旗汉军。崇德三年，以同沈志祥投诚，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许廷臣许天宠子。康熙十七年六月，袭。二十四年，以罪革，停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达礼善正黄旗满洲。崇德四年，以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六占达礼善孙。康熙二十五年，袭。后追叙伊祖达礼善军功，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以庸劣革。

二次袭

代奇立达礼善孙。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以伊祖达礼善军功，及三次恩诏所得之职，不可销去，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三次袭

达桑阿代奇立嗣子。雍正十年闰五月，袭。乾隆二年，子苏隆阿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阿什代巴图鲁镶黄旗蒙古。崇德四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寻加半个前程。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七年二月，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顾穆阿什代巴图鲁子。康熙六年四月，袭。

二次袭

马尼代顾穆叔父之孙。康熙三十八年七月，袭。雍正四年，子吴尔图那苏图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金声遥正白旗汉军。崇德四年，以投诚授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金玉成金声遥子。顺治十六年九月，袭。

二次袭

金鋐金玉成子。康熙十二年六月，袭。四十五年，子金启瑞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苏班岱镶黄旗蒙古。崇德五年，以率户口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白冲苏班岱子。顺治十一年十月，袭。

二次袭

色冷嘉锡白冲子。康熙七年四月，袭。寻卒。

三次袭

色尔古冷色冷嘉锡弟。康熙七年十二月，袭。四十九年，子速兴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谭布正黄旗满洲。崇德五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寻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缘事革去拖沙喇哈番。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顺治八年二月，军功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正月，恩诏加为二等。缘事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又遇恩诏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喀代谭布子。康熙四年五月，袭。

二次袭

乌法喀代子。康熙三十一年八月，袭。

三次袭

五雅禄乌法子。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袭。坐事革。

兴安泰五雅禄兄之孙。乾隆十七年五月，袭。

五次袭

音登额兴安泰子。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袭。

六十三音登额叔。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袭。

恭安初名宁安。六十三继子。嘉庆元年，袭。

松寿恭安子。

济焜松寿继子。

札焜珠济焜继子。光绪三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代都正黄旗汉军。本姓李。崇德七年，以军功授半个前程。寻加至三等甲喇章京，课绩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花色代都子。顺治十七年七月，袭。

二次袭

李钥花色弟。康熙十七年，袭。雍正七年，子李裕德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诺木奇正黄旗蒙古。崇德七年九月，以率户口来归，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阿桑诺木奇子。顺治二年四月，袭。缘事降为一等阿达哈哈番。恩诏加一拖沙喇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轻车都尉又一云骑尉。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满韬镶白旗蒙古。崇德七年，以父绰格图率众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顺治十三年五月，以军功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那木僧格第满韬子。康熙十六年八月，袭。四十年，子官保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额对镶黄旗蒙古。崇德八年，积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二年，军功加为二等。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朱马喇额对子。康熙十年五月，袭。五十三年，子费扬古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赖达哈镶白旗满洲。崇德八年，以登城功，授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年，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苏麻喇赖达哈子。康熙十八年，袭。四十年，子马德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舒理浑正黄旗满洲。崇德八年，袭。父扎福尼之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年，

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穆礼宏舒理浑子。顺治十八年闰七月，袭。

二次袭

萨尔禅穆礼宏子。康熙二十七年六月，袭。乾隆五年，子舒尔金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线应琦正白旗汉军。顺治元年，以投诚授三等甲喇章京。军功加为二等。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线应藻线应琦叔父之子。顺治十年五月，袭。

二次袭

线桂线应藻孙。康熙二十三年六月，袭。六十年，子线承烈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夏景梅正白旗汉军。顺治元年，以投诚授三等甲喇章京。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顺治十七年十月，以军功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夏增夏景梅弟之子。康熙十六年五月，袭。四十六年，子夏长瀛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宜尔格德正黄旗满洲。顺治二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课绩加半个前程。恩诏加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又以军功加为二等。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阵亡。顺治十二年六月，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殷达理宜尔格德子。顺治十二年七月，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鲍敬山西应州人。顺治九年，以父承先功，封三等男。
一次袭
鲍铎敬孙。康熙三十六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李朝云镶白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授三等梅勒章京。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李人龙李朝云子。康熙二年十月，袭。
二次袭
李桂兰李人龙子。康熙三十年十二月，袭。四十五年，病殁。停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路有良镶蓝旗汉军。顺治三年，积军功授三等甲喇章京。恩诏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军功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十五年，缘事革。无袭。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韩文镶蓝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韩佐周韩文子。康熙十二年十二月，袭。三十五年，坐事革。停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许得功镶蓝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率众投诚，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许国相许得功孙。康熙十六年十二月，袭。五十四年，特旨停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胡申布鲁正蓝旗满洲。顺治三年，积军功授牛录章京。恩诏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又以军功加至一等又一拖沙喇哈番。阵亡。顺治十八年正月，加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爱音查胡申布鲁子。顺治十八年正月，袭。有军功。伤发，卒。晋赠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即二等男。
二次袭
雅岱爱音查子。康熙十九年八月，袭。二十五年，因追叙伊父军功，加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二等男。
三次袭
僧保雅岱子。康熙二十七年七月，袭。坐事革。后降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喀尔塔喇镶白旗满洲。顺治三年，以军功授半个前程。恩诏加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以军功加一拖沙喇哈番，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阵亡。顺治十二年六月，加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赫特赫喀尔塔喇子。顺治十二年七月，袭。阵亡。
二次袭
格尔德赫特赫弟。康熙二年正月，袭。五十一年，子格尔图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雅喇正白旗满洲。顺治三年，积军功授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三年闰五月，以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阳寿雅喇弟之子。康熙十一年闰七月，袭。

二次袭

夸喀阳寿子。康熙三十一年六月，袭。四十六年，子桓岱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觉罗布古镶红旗满洲。顺治四年，特恩授半个前程。恩诏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袭父觉罗布三之三等阿达哈哈番，并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卒。

一次袭

觉罗额讷布觉罗布古子。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袭。雍正十三年四月，卒。无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苏鲁迈正蓝旗满洲。积军功授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卒谥勤。勇。

一次袭

孙塔哈苏鲁迈子。康熙元年十二月，袭。四十六年，子索柱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赵之龙镶黄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赵清樽赵之龙孙。顺治十一年正月，袭。

二次袭

赵钟岱赵清樽叔。顺治十四年九月，袭。

三次袭

赵清俪赵钟岱弟之子。康熙八年十二月，袭。

赵仁赵清俪子。康熙四十二年二月，袭。

五次袭

赵连璧赵仁子。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袭。坐事革。

赵连炎赵连璧从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以病罢爵。

赵永兴赵连炎子。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袭。缘事革。

赵坦赵永兴从兄。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费雅思哈正黄旗满洲。顺治五年，积军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卒。谥僖恪。

一次袭

苏旦费雅思哈子。康熙十一年十月，袭。

二次袭

苏湖济苏旦子。雍正十年，因苏旦阵亡所得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并为三等男。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郑嘉栋镶白旗汉军。顺治五年八月，以投诚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郑仁瑞郑嘉栋子。顺治十六年三月，袭。

二次袭

郑佩兰郑仁瑞子。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袭。四十四年，故停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吴学礼镶红旗汉军。顺治五年，以同左梦庚投诚，授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七月，以军功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吴尔鼎吴学礼子。康熙二年十一月，袭。以罪革。

二次袭

吴子祥吴尔鼎子。康熙二十三年六月，袭。

三次袭

吴昌祖吴子祥子。康熙四十四年六月，袭。坐事革。

吴文煌吴昌祖弟之子。雍正七年三月，袭。

五次袭

吴文焕吴文煌从兄。乾隆十一年隆十十二月，袭。

吴文灿吴文焕弟。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袭。

庆通吴文灿子。嘉庆二年，袭。

瑞麟吴庆泰子。道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刘麟图镶白旗蒙古。原系山海关副将。顺治五年八月，以来归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唯图刘麟图子。顺治十六年十月，袭。

二次袭

钩塞唯图弟。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袭。四十年，子金梁降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介桑札尔固齐正蓝旗满洲。以自蒙古率户口来归，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贾柱介桑札尔固齐子。顺治六年二月，袭。九年正月，恩诏加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一等男。

二次袭

陶番齐贾柱子。康熙十八年二月，袭。。

三次袭

马尼陶番齐兄之子。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宗柱克马尼子。乾隆四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舒敏宗柱克子。乾隆五十二年，袭。

图善舒敏弟。

富昌图善子。

普林富昌子。

玉坤普林子。光绪六年，袭。

奎光玉坤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阿哈旦正黄旗满洲。顺治八年，袭。元费扬古之二等阿达哈哈番。恩诏加至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阵亡。康熙二年，加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乌格阿哈旦子。康熙二年，袭。乾隆二年，子兴常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蔡禄顺治十八年封。康熙十三年，叛，诛。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梁化凤陕西延安人。官苏松总兵。顺治十六年，以保守江宁败郑成功，予轻车都尉。十八年，晋三等男。康熙十年十一月，卒于江南提督。赠少保，谥敏壮。

一次袭

梁鼎化凤子。康熙十二年，袭。晋二等。坐事削爵。

二次袭

梁祚昌鼎子。康熙二十三年，仍袭三等男。

三次袭

梁宏勋祚昌子。康熙五十五年，袭。

梁秉昉宏勋子。乾隆二十四年，袭。

五次袭

梁秉脊宏勋弟子。乾隆四十三年，袭。

梁翼之咸丰六年，由三等男发云南，以参将用。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杜克正白旗蒙古。康熙八年，袭。父明阿达理之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三十六年七月，军功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明福杜克子。雍正元年六月，袭。乾隆十八年，子永安降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巴雅尔镶红旗蒙古。康熙十二年，袭父桑图之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阵亡。三十年九月，赠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

一次袭

戴通巴雅尔子。康熙三十年九月，袭。

二次袭

那亲戴通侄。乾隆六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高其倬镶黄旗汉军。雍正二年，以尽心力事，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八年九月，以相万年吉地，封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汉文改为三等男。乾隆三年十月，卒。谥文良。

一次袭

高恪高其倬子。乾隆四年十二月，袭。

二次袭

高烺高恪子。乾隆十五年十二月，袭。

三次袭

高坦高烺子。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袭。

高焜高坦之叔。乾隆十八年十二月，袭。

五次袭

高垣高焜子。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袭。

高维钟高垣子。嘉庆五年，袭。

高士俊高维钟子。道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舒明正黄旗蒙古。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以军功加封三等男。

一次袭

雅满泰舒明子。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袭。五十七年十二月，革。

二次袭

台兴阿雅满泰侄。乾隆五十七年，袭。

三次袭

常庆道光十三年，袭。

连瑛常庆子。光绪七年，袭。

五次袭

勋光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札克塔尔四川番目。内务府正黄旗满洲。官护军统领。嘉庆八年闰二月，以捕获逆犯陈德，封三等男。十七年四月，卒。

一次袭

常安札克塔尔子。嘉庆十七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鄂辉正白旗满洲。嘉庆元年十二月，以剿教匪功。封三等男。三年六月，卒。谥恪靖。

一次袭

鄂弥善鄂辉子。嘉庆三年，袭。

二次袭

庆宽鄂弥善子。

三次袭

赛崇阿庆宽子。

穆都哩赛崇阿子。

五次袭

宜格穆都哩继子。光绪三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百龄汉军。嘉庆二十年，官两江总督。以捕获逆犯六荣升功，封三等男。二十一年，卒。

一次袭

札拉芬百龄子。

二次袭
玉年
三次袭
文涛玉年子。同治五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西凌阿正白旗满洲。官察哈尔都统。咸丰六年，以北路肃清功封。
一次袭
托克通阿西凌阿子。
二次袭
德兰泰托克通阿子。光绪十二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德成三等子明宝承继子。乾隆十八年四月，降袭三等男。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黄翼升湖南长沙人。同治二年，由淮扬镇总兵论克复苏州功，予云骑尉。三年，论克金陵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七年，张总愚平，再加一云骑尉，并为三等男爵。光绪十年，卒于长江水师提督。谥武靖。
一次袭
黄宗炎翼升子。光绪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宋庆山东蓬莱人。同治七年，由湖南提督论平张总愚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二十八年，卒。封三等男爵。

一次袭

宋天杰庆子。光绪三十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彭毓橘湖南湖乡人。记名布政使。同治三年，论克金陵功，予一等轻车都尉。寻补福建汀漳龙道。同治六年二月，以剿东捻，阵亡湖北蕲水。赠内阁学士，谥忠壮，予骑都尉。寻并为三等男。

一次袭

彭秀挺毓橘子。同治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三等男

胡子勋湖南益阳人。原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嗣子。以应袭一等轻车都尉及骑都尉，并为三等男。同治八年，袭。

一次袭

胡祖荫子勋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一七四　表第一四

大学士年表序

清大学士，沿明旧名，例称政府，实则国初有议政处以掣其柄，雍正以后，承旨寄信有军机处，内阁宰辅，名存而已。《新唐》、《元史》表宰相者，备列三公。清大学士满、汉两途，勋高位极，乃以相授。内阁实权，远不逮明。然其品列，皆首文班。任军机者，自亲王外，其领袖者必大学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大学士年表一

年分
大学士
　崇德元年丙子
刚林五月，授内国史院大学士。
　范文程五月，授内秘书院大学士。
　希福五月，授内弘文院大学士。
　鲍承先五月，授内秘书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崇德二年丁丑
年分
大学士
　崇德三年戊寅
　鲍承先七月，改吏部右参政。
年分
大学士
　崇德四年己卯
年分
大学士
　崇德五年庚辰
年分
大学士
　崇德六年辛巳
年分
大学士
　崇德七年壬午
年分
大学士
　崇德八年癸未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元年甲申
范文程元年八月辛酉，革。
　冯铨五月，辛丑，以书征。
　洪承畴六月丁巳，仍以太子太保兼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谢升八月壬午，召入内院。
年分
大学士
　顺治二年乙酉
　洪承畴闰六月，招抚南方，总督军务。
　谢升正月癸卯，卒。
　祁世格二月己巳，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李建泰故明文渊阁大学士。三月庚子，陛见，慰谕。之十二月丙午，革。
年分

大学士
　顺治三年丙戌
　宋权正月戊辰，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四年丁亥
　洪承畴十月，命回内院。
年分
大学士
　顺治五年戊子
　宋权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六年己丑
　洪承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宋权
年分
大学士
　顺治七年庚寅
　宋权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八年
范文程闰二月乙亥，革留。
　刚林闰二月乙亥，坐与睿王谋逆，弃市。
　宁完我三月己丑，转内国史院大学士。
　冯铨闰二月乙丑，致仕。
　洪承畴闰二月戊辰，管左都御史事。
　祁世格闰二月乙亥，坐与睿王谋逆，弃市。
　　宋权
　希福三月己丑，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陈泰三月己丑，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七月戊子，革。
　　雅泰七月戊子，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十月，卒。
　陈名夏七月己亥，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
　额色黑十月丁巳，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九年壬辰
　洪承畴五月母忧，仍入直。
　宋权致仕。六月壬子，卒。
　希福十一月，卒。
　陈之遴二月辛酉，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年癸巳

洪承畴正月丁丑，调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五月乙酉，升太保兼太子太师、内国史院、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陈名夏正月丁丑，调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二月丁未，署吏部尚书。

陈之遴二月丁未，仍以太子太保调户部尚书。

高尔俨仍以太子太保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三月戊子，疾假。六月丁酉，病休。

冯铨三月癸巳，仍以弘文院大学士原官。

图海四月丁未，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

成克巩闰六月丙寅，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

张端闰六月丙寅，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刘正宗闰六月丙寅，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十一月丙辰，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

吕宫十二月，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一年甲午

范文程八月壬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己丑，太傅兼太子太师。病解。

宁完我八月壬午，加太子太保。

陈名夏三月辛丑，弃市。

额色黑八月壬午，加太子太保。

冯铨五月乙巳，降三级。

成克巩五月乙巳，降二级。

张端予告。六月，卒。

吕宫五月乙巳，降二级。

金之俊二月丙寅，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蒋赫德三月庚寅，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王永吉四月丁亥，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八月甲戌，革调。

党崇雅五月丙午，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傅以渐八月庚辰，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二年乙未

宁完我二月辛酉，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冯铨四月乙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

图海二月辛酉，加太子太保。

成克巩二月辛酉，加太子太保。

刘正宗四月乙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金之俊四月乙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蒋赫德二月辛酉，加太子太保。

党崇雅二月丁巳，加太保兼太子太傅。病免。

傅以渐二月辛酉，加太子太保。

吕宫二月辛酉，加太子太保。二月壬戌，以太子太保病解。

巴哈纳二月辛酉，加太保兼太子太保。五月庚子，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

车克二月辛酉，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陈之遴二月庚辰，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四月乙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王永吉二月庚辰，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三年丙申

冯铨二月己卯，加太保兼太子太师致仕。

金之俊

傅以渐

车克六月辛巳，兼管户部尚书事。

陈之遴三月乙未革，以原官发往盛京。十月癸卯，著回京入旗。

王永吉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四年丁酉

金之俊

傅以渐

王永吉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五年戊戌九月辛丑，内三院改中和、保和、文华、武英、东阁、文渊大学士。

宁完我九月己未，以原衔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致仕。

洪承畴九月甲寅，改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兵部尚书。

额色黑九月甲寅，改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

成克巩九月甲寅，改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

刘正宗九月甲寅，改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管礼部尚书。

金之俊九月甲寅，改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

蒋赫德九月甲寅，改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管礼部尚书。

傅以渐九月甲寅，改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兵部。

王永吉四月辛卯，降五级调用。

巴哈纳九月甲寅，改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

胡世安五月癸亥，为内院大学士。九月甲寅，改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管兵部尚书。

卫周祚五月癸亥，为内院大学士。九月甲寅，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

李霨五月癸亥，为内院大学士。九月甲寅，改为东阁大学士，兼管工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六年己亥

金之俊

傅以渐

胡世安闰三月壬戌，病假。

李霨五月癸酉，降四级调用。九月壬申，宽免，照旧办事。

冯铨二月丙戌，乃以原衔改兼中和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七年庚子

成克巩六月己亥，革。十一月辛酉，仍留原任。

刘正宗六月己亥，革吏部。十一月辛酉，革。

金之俊

蒋赫德二月病解，病痊起用。

傅以渐

年分

大学士

顺治十八年辛丑六月丁酉，仍复旧制，设内秘书院、国史院、弘文院。

洪承畴四月丙午，致仕。

额色黑七月己酉，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九月，卒。

成克巩七月己酉，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金之俊七月己酉，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蒋赫德七月己酉，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傅以渐六月癸巳，病休。

车克闰七月庚辰，调吏部尚书。

巴哈纳七月己酉，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胡世安七月己酉，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十一月壬午，以原官加少师兼太子太师病休。

卫周祚七月己酉，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李霨七月己酉，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觉罗伊图七月辛酉，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苏纳海九月癸未，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元年壬寅

成克巩十月壬寅，迁内秘书院大学士。

金之俊八月辛丑，以原官休。

车克七月壬寅，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年癸卯

成克巩四月甲寅，病免。

蒋赫德三月癸未，迁内国史院大学士。

卫周祚七月丁亥，予假。

孙廷铨五月丙子，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年甲辰

孙廷铨十一月甲午，病免。

巴泰六月甲午，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魏裔介十一月丁未，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年乙巳

卫周祚六月戊戌，假满，召。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年丙午

苏纳海十二月甲申，革。丙寅，处绞。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六年丁未

班布尔善正月丁卯，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图海正月丁卯，为内弘文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七年戊申

巴泰二月己卯，疾解，以原官休致。

对喀纳九月癸卯，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八年己酉

卫周祚四月丙寅，病免。

巴泰五月乙未，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对喀纳七月乙未，加太子太保管刑部尚书事。

杜立德四月癸酉，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索额图八月甲申，为内国史院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九年庚戌八月乙未，内三院改为内阁。

蒋赫德九月，卒。

李霨十月甲午，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事。

图海十月甲午，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事。

巴泰十月甲午，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事。

对喀纳十月甲午，为文华殿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

杜立德十月甲午，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事。

索额图十月甲午，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事。

魏裔介十一月壬午，为保和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年辛亥

魏裔介正月戊寅，病免。

冯溥二月丁酉，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一年壬子

卫周祚四月壬寅，召入阁。六月壬寅，为保和殿大学士。十二月丁卯，以原官致仕。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二年癸丑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三年甲寅

莫洛二月辛酉，为武英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事，经略陕西。十二月癸巳，兵变，死之。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四年乙卯

图海三月丁亥，为副将军，征察哈尔。闰五月癸卯，凯旋。

巴泰三月戊子，仍以原衔入阁办事。

对喀纳九月乙巳，祭葬。

熊赐履三月戊子，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五年丙辰

图海八月乙亥，封三等公。

熊赐履七月甲午，革。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六年丁巳

巴泰七月甲辰，致仕。

明珠七月甲辰，为武英殿大学士。

勒德洪七月甲辰，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七年戊午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八年己未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十九年庚申

索额图八月戊寅，病免。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年辛酉

图海十二月戊戌，卒。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杜立德五月己未，病解。

冯溥六月甲辰，从原官致仕。

王熙五月戊辰，为保和殿大学士。

黄机十月己丑，为文华殿大学士。

吴正治十月己丑，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王熙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李霨八月甲寅，卒。

王熙

黄机二月己未，病休。

宋德宜七月乙亥，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勒德洪十月丙申，削去太子太傅，降一级留任。

王熙

宋德宜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明珠四月壬寅，加太子太师。

勒德洪四月壬寅，加太子太傅。

王熙四月壬寅，加太子太傅。

吴正治四月壬寅，加太子太傅。

宋德宜四月壬寅，加太子太傅。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王熙

吴正治正月乙巳，休。

宋德宜七月，卒。

余国柱二月甲寅，为武英殿大学士。

李之芳八月壬午，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明珠正月己酉，革。

勒德洪正月己酉，革。

王熙

余国柱正月己酉，革。

李之芳正月己酉，休致。

梁清标正月甲寅，为保和殿大学士。

伊桑阿正月甲寅，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王熙
　阿兰泰五月乙巳，为武英殿大学士。
　徐元文五月乙巳，为文华殿大学士。戊申，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王熙
　徐元文六月癸酉，休致。
　张玉书六月己酉，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年辛未
王熙
　梁清标九月，卒。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王熙
　李天馥十月己卯，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王熙
　李天馥六月己丑，忧。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王熙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王熙
　李天馥十一月庚午，命入阁办事。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王熙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王熙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王熙
　张玉书六月戊辰，丁忧回籍。
　吴珙七月癸酉，为保和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王熙
　阿兰泰九月戊午，卒。
　李天馥十月己卯，卒。
　马齐十一月己亥，为武英殿大学士。
　佛伦十一月乙亥，为文渊阁大学士。
　熊赐履十一月己亥，为东阁大学士。
　张英十一月己亥，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王熙
　佛伦三月丙申，致仕。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年辛巳
王熙九月庚戌，致仕。癸丑，加少傅。
　张英十月癸酉，以原官致仕。
　张玉书十月己未，召。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伊桑阿十一月丙寅，致仕。
　席哈纳九月己巳，自礼部尚书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熊赐履四月丁亥，病免。
　陈廷敬四月丙申，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吴珙五月己卯，祭葬。

李光地十一月己巳，自吏部尚书兼管直录巡抚，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温达十二月丙戌，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席哈纳正月癸酉，致仕。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马齐正月甲午，革。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四十九年庚辰

陈廷敬十一月庚子，致仕。

萧永藻十一月乙巳，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年辛卯

张玉书五月丙午，卒。

李光地五月，患病，陈廷敬暂衙门办事。

陈廷敬五月丙辰，起。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陈廷敬四月，卒。

嵩祝四月乙亥，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王掞四月乙亥，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王掞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温达正月甲子，以原官致仕。十二月己巳，著仍在大学士任办事。

王掞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李光地七月甲午，给假二年，仍来京办事。
王掞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温达五月，卒。
萧永藻六月己丑，革留。
王掞
马齐五月辛酉，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王掞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李光地六月己丑，卒。
王掞
王顼龄九月丙戌，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王掞
王顼龄
年分
大学士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王掞
王顼龄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六十年辛丑
王掞
王顼龄
年分
大学士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马齐十二月乙亥，加太子太傅。
萧永藻十二月癸亥，加太子太傅衔。
嵩祝十二月乙亥，加太子太傅。
王掞
王顼龄
白潢十二月己巳，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富宁安十二月甲子，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元年癸卯

徐元梦五月丁酉，署大学士。

王掞正月乙巳，病免。

王顼龄五月壬午，加太子太傅。

张鹏翮二月壬子，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雍正二年甲辰

王顼龄

田从典六月癸未，协理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雍正三年乙巳

王顼龄八月乙亥，卒。

田从典四月辛卯，迁。

白潢七月壬子，病免。

张廷玉四月，署大学士。

张鹏翮二月辛卯，卒。

高其位七月壬子，为文渊阁大学士。

朱轼九月甲寅，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吏部尚书事。

田从典四月辛卯，为文华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四年丙午

徐元梦八月，革。

富宁安十一月壬子，封三等侯，世袭。

张廷玉二月辛卯，迁。

高其位十一月乙亥，以原官致仕。

朱轼九月癸丑，丁忧，著素服，仍在内阁办事。

张廷玉二月辛卯，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雍正五年丁未

孙柱正月乙巳，署大学士。九月丙寅，迁。

富宁安四月丁亥，加太子太傅。

张廷玉十月戊戌，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事。

孙柱九月丙寅，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六年戊申

尹泰正月丁巳，为额外大学士。

富宁安五月丁卯，革去世职。七月壬午，卒。

陈元龙正月丁巳，为额外大学士。

田从典三月丁巳，加太子太师，老休。

张廷玉三月辛酉，为保和殿大学士。

蒋廷锡三月戊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马尔赛八月乙酉，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雍正七年己酉

张廷玉十月戊辰，加少保。

蒋廷锡十月戊辰，加太子太傅。

陈元龙正月癸酉，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尹泰正月癸酉，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八年庚戌

马齐十一月癸亥，兼管兵部尚书。

朱轼十一月癸亥，兼管兵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雍正九年辛亥

张廷玉正月己丑，赐扁额。

蒋廷锡正月己丑，赐扁额。

马尔赛七月，授镇抚大将军。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十年壬子

福敏七月己酉，协理大学士。

蒋廷锡七月乙巳，卒。

马尔赛十二月丁卯，正法。

鄂尔泰正月壬子，为保和殿大学士。七月乙酉，赐第。丁酉，命督巡陕、甘。十二月甲子，赐扁。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十一年癸丑

孙柱七月乙未，致仕。八月乙卯，卒。

陈元龙七月乙酉，太子太傅致仕。

嵇曾筠四月乙卯，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仍管河道。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十二年甲寅

年分

大学士

雍正十三年乙卯

马齐九月庚申，致仕。

张廷玉十月丁卯，封三等子。

鄂尔泰七月乙卯，解任，仍食俸。十月乙酉，封一等子，世袭罔替。

迈柱七月辛酉，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查郎阿七月辛酉，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元年丙辰

朱轼九月庚戌，卒。

嵇曾筠十一月甲午，加太子太傅。

徐本十一月壬午，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管部事。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年丁巳

张廷玉十二月庚子，赏一骑都尉。癸卯，封三等伯。

鄂尔泰十二月庚子，赏一骑都尉。癸卯，封三等伯。

迈柱十二月壬寅，病免。

徐本十二月庚子，赏一云骑尉。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年戊午

福敏正月乙卯，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年己未

张廷玉五月癸酉，加太保。

讷亲三月甲子，协办大学士。

鄂尔泰正月癸酉，加太保。

嵇曾筠正月癸酉，卒。

查郎阿正月癸酉，加太子太保。

徐本五月癸酉，加太子太保。

福敏五月癸酉，加太保。

赵国麟正月壬申，为大学士。二月，授文渊阁。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年庚申

赵国麟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六年辛酉

赵国麟六月丙辰，降。

陈世倌七月丙子，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七年壬戌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八年癸亥

史贻直十一月己酉，协办大学士。

徐本十二月辛未，卒。

陈世倌十一月己酉，假。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九年甲子

史贻直正月辛巳，迁。

刘于义正月辛巳，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徐本六月己酉，以病休，加太子太傅。

史贻直正月辛巳，实授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年乙丑

讷亲五月戊子，迁。

鄂尔泰三月辛巳，加太傅。四月乙卯，卒。

刘于义

高斌十二月辛亥，协办大学士。

福敏十二月辛亥，致仕，加太傅。

陈世倌三月乙未，加太子太保。

史贻直三月乙未，加太子太保。

讷亲五月戊子，为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庆福十二月辛亥，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留川陕督任。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一年丙寅

刘于义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二年丁卯

高斌三月丙午，迁。

刘于义

查郎阿三月壬寅，病休。

庆福十二月己卯，革。

高斌三月丙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来保十二月庚辰，为武英殿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三年戊辰十二月，裁中和殿名，增体仁阁，定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

张廷玉十月辛丑，罚俸一年。十二月辛卯，免降。

阿克敦正月，协办大学士。四月甲子，免。十二月，复任。

陈世倌十二月辛卯，革。
傅恒四月甲子，协办大学士，兼管吏部。
史贻直正月，管兵部。十二月辛卯，革留。
刘于义二月乙未，卒。
讷亲四月，经略四川军务。十月壬午，革。
陈大受四月癸酉，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九月，暂管户部。
高斌四月癸酉，革留。十二月丁酉，革大学士。
尹继善十月丙午，协办大学士。十一月，授陕西总督，解。
来保正月，管户部兼吏部。七月，免管吏部兼理兵部。九月，暂管吏部。十二月辛卯，降留。
傅恒九月，经略金川。十月丁亥，为保和殿大学士，兼管户部。十二月乙酉，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四年己巳
傅恒正月丁卯，封忠勇公。三月，回京，仍兼管吏、户部。三月，兼管理蕃院尚书。
阿克敦二月，加太子少保。
陈大受二月，加太子少傅。七月，出署直录总督。
张廷玉十一月戊辰，致仕。
汪由敦十一月壬戌，署协办大学士。十二月丙戌，革。
史贻直五月，兼理工部。
来保正月丙辰，加太子太傅。三月，兼管兵部尚书。七月，暂管吏、户部。
梁诗正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书署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五年庚午
陈大受正月，授两广总督。
张允随正月丁未，任大学士。乙巳，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三月丙午，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六年辛未
张允随三月庚戌，卒。
陈世倌三月丁卯，仍入阁。四月癸巳，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九月，管礼部。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七年壬申
梁诗正九月庚辰，告养，免。
孙嘉淦九月庚辰，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八年癸酉
孙嘉淦十二月丁亥，卒。
蒋溥十二月，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十九年甲戌

来保十二月辛亥，予告。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年乙亥

傅恒五月壬辰，加封一等公。

阿克敦五月癸巳，假。

史贻直五月，休致。

达尔党阿五月癸巳，协办大学士。

黄廷桂五月辛卯，为大学士。壬子，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留四川总督。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达尔党阿五月，出为定边右副将军。十二月丙戌，免。

鄂弥达十二月丙戌，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鄂弥达十二月，加太子太保。

史贻直三月甲寅，仍入阁。四月癸酉，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十二月甲申，加太子太傅。

陈世倌十二月甲申，加太子太傅。

黄廷桂三月甲寅，以大学士管陕甘总督。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陈世倌四月庚午，卒。

黄廷桂七月丙午，加少保。十二月甲寅，封三等伯。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蒋溥正月癸卯，迁。

刘统勋正月癸卯，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黄廷桂正月己亥，卒。

蒋溥正月癸卯，为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庚戌，为东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鄂弥达七月辛丑，卒。

刘统勋五月癸巳，迁。

兆惠七月辛丑，协办大学士。

蒋溥四月己卯，卒。

梁诗正五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刘统勋五月癸巳，为大学士，管礼部。丁未，授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史贻直五月庚午，卒。

梁诗正六月壬寅，迁。

刘纶六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梁诗正六月壬寅，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十月甲申，加太子太傅。十一月丁卯，卒。

杨廷璋十一月己卯，为大学士。十二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仍留闽浙总督任。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兆惠十一月乙丑，卒。

来保二月，卒。

阿里衮十一月乙丑，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杨廷璋七月辛亥，改散秩大臣。

尹继善四月壬午，为大学士，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留两江。

陈宏谋七月，为添设协办大学士。

杨应琚七月辛亥，为东阁大学士，留陕甘总督。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年乙酉

刘纶正月，忧免。

庄有恭正月，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庄有恭正月，革。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陈宏谋三月，迁。

刘纶三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杨应琚三月辛巳，革。

陈宏谋三月辛巳，为东阁大学士，兼理工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傅恒二月，经略缅甸军务。

阿里衮二月，授征缅甸副将军。刘纶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阿里衮正月，协办征缅事宜。十一月，卒于军。
官保正月，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傅恒七月丁巳，卒。
官保
　阿尔泰九月丙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留办四川总督事。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官保
　尹继善四月壬辰，卒。
刘纶二月，迁。
　陈宏谋二月辛巳，致仕，加太子太傅。六月壬午，卒。
于敏中二月辛卯，以户部尚书协办。
　阿尔泰十一月丙辰，革。
　刘纶二月辛卯，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
　高晋五月壬戌，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留两江总督任。
　温福十一月丙辰，授大学士。十二月戊辰，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官保
于敏中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刘统勋十一月辛未，卒。
官保九月，吏部尚书。
　刘纶六月癸丑，卒。
于敏中八月戊子，迁。
　温福四月，加太子太保。六月，阵亡。
　舒赫德七月甲子，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一月，管吏部，仍兼刑部。
　于敏中八月戊子，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仍管户部。
　　李侍尧十二月辛丑，为武英殿大学士，仍管两广总督事。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官保
　舒赫德四月甲申，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于敏中四月甲申，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年乙未
官保
　于敏中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官保正月丁巳，病免。
阿桂正月丁巳，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于敏中
英廉正月，署协办。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阿桂正月，往云南。五月，迁。
　舒赫德四月丁巳，卒。五月，永贵暂署大学士。
英廉正月，署。五月，协办。
　于敏中
　阿桂五月丁亥，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于敏中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高晋正月乙未，卒。
　于敏中十二月戊午，卒。
程景伊十二月，迁。
嵇璜十二月己巳，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三宝正月乙未，补大学士。
　程景伊十二月己巳，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李侍尧三月丁酉，革。
英廉三月，迁。
嵇璜九月戊寅，迁。
　三宝
永贵三月，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程景伊八月乙卯，卒。
蔡新九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英廉三月辛丑，补大学士。四月甲子，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嵇璜九月戊寅，为文渊阁大学士，兼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三宝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三宝

英廉八月甲戌，加太子太保。

嵇璜八月甲戌，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永贵五月丙午，卒。

三宝

蔡新七月乙卯，迁。

英廉八月庚寅，卒。

伍弥泰五月丁未，协办大学士。

梁国治七月乙卯，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蔡新七月乙卯，补大学士。八月己巳，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四十九年甲辰

伍弥泰七月癸酉，迁。

三宝六月壬寅，卒。

和坤七月癸酉，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伍弥泰七月癸酉，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年乙巳

梁国治五月丙子，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蔡新四月戊戌，致仕，晋加太子太傅。

刘墉五月丙子，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梁国治五月丙子，为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和坤闰七月，迁。

福康安七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九月，召。

伍弥泰闰七月庚辰，卒。

梁国治十二月壬子，卒。

和坤闰七月庚寅，为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管户部兼吏部。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福康安八月，授将军，剿台湾逆匪林爽文。
　王杰正月丁亥，补大学士。癸巳，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管礼部。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福康安十月，署闽浙总督。
　王杰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福康安正月，调两广总督。
刘墉三月乙丑，降。
　王杰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福康安十一月，授将军，征廓尔喀。
彭元瑞十二月戊辰，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王杰十一月，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彭元瑞四月辛未，革。
孙士毅四月辛未，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王杰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福康安八月，迁。
孙士毅八月，迁。
　王杰
　福康安八月癸酉，授大学士。戊子，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三月，加大将军。
　孙士毅八月癸酉，授大学士。戊子，为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四月，除大学士兼尚书衔
　王杰
　福康安七月，调云贵总督。
年分
大学士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嵇璜七月丙午，卒。
　　王杰
　　孙士毅三月，署四川总督。
年分
大学士
　　乾隆六十年乙卯
　　王杰

清史稿卷一七五　表第一五

大学士年表二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元年丙辰
阿桂九月壬戌，辞兼管兵部。
　　王杰十月己卯，辞兼礼部。
　　福康安五月壬申，卒。
　　孙士毅七月辛亥，卒。
　　董诰十月己卯，授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二年丁巳
阿桂八月己未，卒。
保宁十二月，协办大学士，仍留伊犁将军。
　　王杰
　　董诰三月壬戌，丁忧。
　　苏凌阿九月甲申，任东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三年戊午
和坤八月戊戌，封公爵。
　　王杰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四年己未
和坤正月丁卯，科道列坤纠劾，下狱。
保宁正月，迁。
　　王杰
庆桂正月戊辰，以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刘墉二月己亥，加太子少保。
　　苏凌阿正月乙亥，以原品致仕。
书麟三月癸亥，协办大学士。
　　保宁正月戊辰，任武英殿大学士。二月，加太子太保。
　　庆桂三月己未，任文渊阁大学士，管刑部。九月庚申，加太子太傅。
　　董诰五月甲申，服阕，授文华殿大学士。二月己亥，加太子太保。九月庚午，加太子太傅。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五年庚申
王杰
　董诰六月丁卯，管刑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六年辛酉
王杰
书麟四月，卒。
吉庆四月，协办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
　庆桂四月，管吏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七年壬戌
王杰七月甲申，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十年。
吉庆十月，降。
琳宁十一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
　庆桂十二月癸丑，赏给骑都尉世职。
朱珪八月，以户部尚书协办。
　董诰十二月癸丑，赏给骑都尉世职。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八年癸亥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九年甲子
刘墉十二月庚辰，卒。
琳宁六月，免。
禄康六月，协办。
朱珪正月，迁。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年乙丑
纪昀正月，授。二月，卒。
刘权之二月，授。六月，降。
　朱珪正月辛亥，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事。
费淳闰六月，授。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一年丙寅
保宁十月丁酉，疾免，令食公爵全俸。
禄康十一月，迁。
长麟十一月，授。

朱珪十二月戊寅，卒。

禄康十一月己未，任东阁大学士，管户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二年丁卯

费淳正月，迁。

戴衢亨正月，授。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三年戊辰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四年己巳

庆桂正月辛酉，加太子太师。

董诰正月辛酉，加太子太师。

禄康十二月，降授。

禄康十二月辛丑，降。

费淳十二月庚戌，降。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五年庚午

庆桂五月，管户部。

明亮五月，授。

勒保正月庚辰，任武英殿大学士，五月癸亥，革降。

刘权之正月，复授。

禄康五月癸亥，仍复东阁大学士，管吏部。

戴衢亨五月癸酉，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六年辛未

明亮六月，革。

松筠六月，授。

刘权之五月辛巳，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

刘权之

邹炳泰五月，授。

勒保六月丁巳，任武英殿大学士，管吏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七年壬申

刘权之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八年癸酉

庆桂九月癸未，休。

托津九月，授。
邹炳泰九月，降。
　刘权之九月癸未，休。
曹振镛九月，授。
百龄九月，授。
　松筠九月甲申，任东阁大学士，仍兼伊犁将军。
　曹振镛九月甲申，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工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十九年甲戌
　勒保八月辛未，病休。
百龄十二月，革。
明亮八月，以兵部尚书协办。
章煦十二月，授。
　托津八月辛未，任东阁大学士，管户部。九月癸巳，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二十年乙亥
年分
大学士
　喜庆二十一年丙子
　松筠九月乙未朔，复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董诰六月，管刑部。
　松筠六月甲戌，革。
伯麟六月甲戌，协办，仍留云贵总督。
章煦三月，病免。
　托津六月，管理藩院。
戴均元三月，授。
　明亮六月甲戌，任武英殿大学士，管兵部。辛巳，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董诰二月乙亥，以疾致仕。
　章煦三月庚戌，任文渊阁大学士，管刑部。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年分
大学士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戴均元二月，迁。

吴璥二月，授。

章煦二月癸卯，以疾致仕。

戴均元二月癸卯，任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理刑部。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元年辛巳

曹振镛三月己巳，加太子太傅。

伯麟五月，迁。

托津三月己巳，加太子太傅。

长龄五月庚子，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明亮四月癸巳，致仕。

吴璥二月戊戌，予告。

伯麟五月己未，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兵部

孙玉庭二月庚子，协办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任。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年壬午

长龄六月，迁。

英和六月戊辰，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伯麟六月癸丑，休，仍充实录馆总裁。

长龄六月戊辰，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管理藩院事。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三年癸未

托津正月，革。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四年甲申

孙玉庭闰七月，迁。

戴均元三月戊辰，太子太保。七月辛巳，休。

蒋攸铦闰七月丁未，协办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

孙玉庭闰七月丁未，任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五年乙酉

蒋攸铦六月，迁。

汪廷珍六月戊午，以尚书协办。

孙玉庭六月戊午，降。

蒋攸铦六月戊午，任体仁阁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十一月，召入，管刑部。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六年丙戌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七年丁亥

曹振镛七月壬申，晋太子太师。

英和七月己未，免。

托津五月，管刑部。

富俊七月己未，以理藩院尚书协办。

长龄五月，管户部。

汪廷珍七月，卒。

蒋攸铦五月，授两江总督。七月壬申，加太子太保。

卢荫溥七月丁巳，以吏部尚书协办。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八年戊子

曹振镛正月乙丑，晋加太傅衔，赏用紫韁。

长龄二月丁丑，封二等威勇公。五月庚戌，晋太保，赏三眼花翎。

蒋攸铦正月丙寅，晋太子太傅。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九年己丑

曹振镛十月，赏还双眼花翎。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年庚寅

托津十二月，解管刑部。

卢荫溥九月，迁。

李鸿宾九月戊寅，协办，仍留两广总督。

蒋攸铦九月丁丑，免。

卢荫溥九月戊寅，任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一年辛卯

富俊十二月，迁。

托津十一月丙辰，病免。

文孚十二月乙酉，以尚书协办。

长龄十二月，管兵部。

富俊十二月乙酉，任东阁大学士，管兵部。丁亥，改管理藩院。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二年壬辰

李鸿宾八月甲午，革。

阮元八月甲午，协办，仍留云贵总督。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三年癸巳

卢荫溥三月丙子，致仕，加太子太保，在籍食俸。

潘世恩四月己酉，任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道十四年甲午

曹振镛正月丁卯，加恩在紫禁城内乘车轿。

文孚十一月，迁。

穆彰阿十二月，授。

长龄正月丁卯，加恩在紫禁城内乘车轿。

富俊正月丁卯，加恩在紫禁城内乘车轿。二月乙丑，卒，赠太子太傅。

文孚十一月丙戌，任东阁大学士，管吏部事。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五年乙未

曹振镛正月戊子，卒。

穆彰阿七月，管工部。

长龄正月，解管户部。

潘世恩七月，管户部。

王鼎二月乙亥，以户部尚书协办，管刑部。

文孚七月，管吏部。

阮元二月己亥，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六年丙申

穆彰阿七月，迁。

琦善七月庚子，协办，仍留直隶总督。

文孚七月丙申，致仕。

王鼎

穆彰阿七月庚子，任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七年丁酉

长龄正月己卯，赏四开褉袍。

潘世恩正月己卯，太子太保。

王鼎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八年戊戌

长龄正月乙亥，卒。

潘世恩五月癸丑，改武英殿大学士。

伊里布二月癸卯，协办，仍留云贵总督。

阮元五月癸丑，致仕。

穆彰阿五月癸丑，改文华殿大学士。八月壬辰，丁母忧

王鼎五月，迁。

汤金钊五月癸丑，以户部尚书协办。

琦善二月癸卯，任文渊阁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

王鼎五月癸丑，任东阁大学士，仍管刑部。

年分

大学士

道光十九年己亥

王鼎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年庚子

王鼎正月壬辰，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伊里布二月，革。

奕经二月，授。

琦善正月辛亥，革。

汤金钊闰三月戊寅，降。

王鼎七月，赴河南筹办河工。

卓秉恬闰三月戊寅，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宝兴二月戊辰，任文渊阁大学士，仍留四川总督。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奕经十月甲午，革。

敬征十月乙未，以户部尚书协办。

王鼎二月，加太子太师。四月，卒。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卓秉恬十二月，迁。

陈官俊十二月戊申，以吏部尚书协办。

卓秉恬十二月戊申，任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敬征二月，革。

耆英二月，授。

陈官俊

卓秉恬七月辛未，管兵部事。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陈官俊
宝兴十二月，入觐，留管刑部。
年分
大学士
道二十七年丁未
陈官俊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潘世恩正月丁丑，晋加太傅衔，赏用紫韁。
耆英十一月，迁。
琦善十月，复任。
宝兴正月丁丑，加太保衔。十月甲寅，卒。
陈官俊
耆英十一月己卯，任文渊阁大学士，管兵部。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陈官俊七月，卒。
祁寯藻七月，授。
年分
大学士
道光三十年庚戌
潘世恩六月癸丑，致仕。
穆彰阿十月乙酉，革。
赛尚阿十月，授。
卓秉恬六月庚午，改武英殿大学士。
祁寯藻六月，迁。
耆英十月乙酉，降。
杜受田六月，授。
祁寯藻六月癸亥，任大学士。庚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咸丰元年辛亥
琦善五月，革。
祁寯藻正月戊子，管工部。
裕诚五月，以户部尚书协办。
赛尚阿正月戊子，任大学士，管户部。戊申，为文华殿大学士。
杜受田五月，管户部。
年分
大学士
咸丰二年壬子
卓秉恬九月壬子，改管工部。

祁寯藻三月壬子，加太子太保。九月壬子，改管户部。
禧恩九月，以尚书协办，管理藩院。
杜受田七月，卒。
赛尚阿九月戊申，革。
贾桢九月，授。
裕诚正月辛酉，大学士，管兵部。辛未，为文渊阁大学士。三月壬子，加太子太保。
讷尔经额九月辛亥，大学士。壬戌，为文渊阁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
年分
大学士
咸丰三年癸丑
讷尔经额九月丙午，革，仍留直隶办理防剿事宜。
年分
大学士
咸丰四年甲寅
祁寯藻十一月庚寅，致仕。
贾桢十一月，迁。
贾桢十一月庚寅，为大学士，管户部。十二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咸丰五年乙卯
卓秉恬九月癸亥，卒。
文庆九月己巳，以户部尚书协办。十二月，迁。
桂良十二月乙巳，协办。
贾桢十二月戊申，改武英殿大学士。
叶名琛九月己巳，以两广总督协办。十二月，迁。
文庆十二月乙巳，任大学士，管户部。戊申，为文渊阁大学士。
彭蕴章十二月乙巳，协办。
叶名琛十二月乙巳，任大学士。戊申，为体仁阁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
年分
大学士
咸丰六年丙辰
贾桢六月，忧免。
柏葰十二月，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文庆十一月乙丑，为武英殿大学士。辛未，卒。
翁心存十一月乙卯，以尚书协办。
彭蕴章十一月乙卯，任大学士，管工部。乙丑，为文渊阁大学士。
桂良十二月己酉，任大学士，为东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咸丰七年丁巳
叶名琛十二月庚戌，革。
年分
大学士
咸丰八年戊午

裕诚五月戊子，革。
柏葰九月，迁。
　彭蕴章九月癸巳，改武英殿大学士。
官文九月壬午，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桂良九月癸巳，改文华殿大学士。
　柏葰九月壬午，任大学士，管兵部。癸巳，为文渊阁大学士。
翁心存九月，迁。
　周祖培九月壬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翁心存九月壬午，任大学士，管户部。癸巳，为体仁阁大学士。
　瑞麟十二月庚午，任大学士，管礼部。
年分
大学士
　咸丰九年己未
官文
　柏葰二月甲寅，弃市。
　翁心存五月辛卯，病免。
　瑞麟正月，为文渊阁大学士。五月，管户部。
　贾桢五月甲午，任大学士，管兵部。六月庚戌，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咸丰十年庚申
彭蕴章九月癸巳，病免。
官文
肃顺十二月丙戌，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瑞麟八月己丑，革。
周祖培十二月，迁。
　官文十二月丙戌，任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
　周祖培十二月丙戌，为大学士，管户部。
年分
大学士
　咸丰十一年辛酉
肃顺九月，革土。
　贾桢正月，为武英殿大学士。
　官文正月，为文渊阁大学士。八月辛巳，加太子太保衔。
　周祖培正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元年壬戌
桂良六月癸酉，卒。
麟魁正月，授，卒。
倭仁七月，以工部尚书协办。
　官文闰八月己酉，为文华殿大学士。
瑞常十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周祖培闰八月丙申，管刑部。

曾国藩正月，以两江总督协办。

倭仁闰八月丙申，为大学士，管户部。己酉，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二年癸亥

官文

年分

大学士

同治三年甲子

官文七月，封一等伯。

曾国藩六月，封一等侯。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四年乙丑

官文

年分

大学士

同治五年丙寅

官文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六年丁卯

官文

曾国藩五月，迁。

周祖培四月乙丑，卒。

骆秉章五月，以四川总督协办。十二月，卒。

曾国藩五月，任大学士。六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七年戊辰

贾桢五月癸酉，以太子太保致仕。

官文

朱凤标正月，以尚书协办。三月，迁。

李鸿章七月，以湖广总督协办。

曾国藩四月壬寅，为武英殿大学士。

朱凤标三月乙亥，任大学士，管吏部。四月壬寅，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八年己巳

官文

年分

大学士

同治九年庚午

官文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十年辛未
官文正月壬寅，卒。
瑞常二月，迁。
　倭仁三月戊申，为文华殿大学士。四月庚辰，卒。
文祥二月，授。
　瑞常二月戊子，任大学士。三月癸巳，管刑部。戊申，为文渊阁大学士。七月壬辰，为文华殿大学士。
　瑞麟六月丙子，任大学士，仍留两广总督。七月壬辰，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十一年壬申
曾国藩二月丙寅，卒。
文祥六月，迁。
　朱凤标六月甲子，致仕。
全庆六月，授。
　瑞常三月辛丑，卒。
李鸿章五月，迁。
　瑞麟六月甲子，为文华殿大学士。
单懋谦六月，授。八月，迁。
　李鸿章五月庚子，任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六月甲子，为武英殿大学士。
　文祥六月甲子，任大学士，管工部。七月己酉，为体仁阁大学士。
　单懋谦八月庚申，任大学士，管兵部。九月辛巳，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十二年癸丑
全庆十二月，降。
左宗棠十月，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同治十三年甲戌
瑞麟九月丁未，卒。
宝鋆三月，授。
　李鸿章十二月己未，改文华殿大学士。
左宗棠七月，迁。
　文祥十二月己未，改武英殿大学士。
　单懋谦四月丙子，休。
　左宗棠七月壬子，任大学士。八月己卯，为东阁大学士。
　宝鋆十一月己酉，任大学士，管吏部。十二月己未，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元年乙亥
英桂正月辛丑，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沈桂芬正月辛丑，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年丙子
　文祥五月，卒。
年分
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三年丁丑
英桂正月，迁。
载龄正月癸亥，以尚书协办大学士。
　宝鋆二月乙巳，任武英殿大学士。
　英桂二月乙巳，任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四年戊寅
全庆五月丙戌，以刑部尚书协办。
　英桂三月，休。
　载龄五月庚戌，任大学士，管工部。六月甲申，任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五年己卯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六年庚辰
全庆十一月，迁。
灵桂十一月己巳，以吏部尚书协办。
　载龄九月甲申，致仕。
　全庆十一月己巳，任大学士，管工部。丙戌，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七年辛巳
灵桂十月，迁。
文煜十月，授。
沈桂芬正月，卒。
　全庆八月丁亥，致仕。
李鸿藻六月，授。
　灵桂十月，任大学士。十一月甲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八年壬午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九年癸未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年甲申

额勒和布正月，授。

恩承九月，授。

宝鋆三月戊子，免。

李鸿藻三月，降。

灵桂五月，管吏部。十月癸巳，改武英殿大学士。

阎敬铭五月，以户部尚书协办。

文煜五月丁亥，任大学士，管工部。闰五月甲辰，为武英殿大学士。八月，病免。

额勒和布九月甲子，任大学士，管户部。十月癸巳，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一年乙酉

恩承十一月，迁。

左宗棠七月，卒。

福锟十一月，授。

灵桂九月壬寅，卒。

阎敬铭十一月，迁。

额勒和布十一月戊寅，改管兵部。十二月，改武英殿。

张之万十一月，授。

阎敬铭十一月戊寅，任大学士，管户部。十二月，为东阁大学士。

恩承十一月戊寅，任大学士，管理藩院。十二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二年丙戌

张之万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三年丁亥

张之万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四年戊子

阎敬铭七月丙寅，病免。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五年己丑

福锟正月，加太子太保。

额勒和布正月，加太子太保。

张之万正月，迁。

恩承二月庚辰，改东阁大学士。

徐桐正月辛酉，以吏部尚书协办。

张之万正月辛酉，为大学士，管户部，加太子太保。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六年庚寅

张之万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七年辛卯

张之万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八年壬辰

福锟八月，迁。

麟书八月甲申，以吏部尚书协办。

恩承闰六月，卒。

张之万八月甲申，改管吏部。九月甲午，改东阁大学士。

福锟八月甲申，任大学士，管户部。九月甲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十九年癸巳

张之万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年甲午

李鸿章正月，赏三眼花翎。

张之万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李鸿章正月，赏还三眼花翎，使日本议约。七月，入阁办事。

麟书六月，迁。

崑冈六月，授。

张之万

福锟闰五月，致仕。

麟书六月乙酉，任大学士，管工部。丙申，为文渊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崑冈四月，迁。

额勒和布三月戊戌，致仕。

徐桐十月，迁。

张之万九月丁未，致仕。

荣禄四月戊子，以兵部尚书协办。

麟书四月丙戌，改管户部。五月己亥，改武英殿大学士。

李鸿藻十月，复以礼部尚书协办。

崑冈四月戊子，任大学士。丙戌，管工部。五月己亥，为体仁阁大学士。十一月丙申，为东阁大学士。

徐桐十月己丑，任大学士，管吏部。十一月丙申，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李鸿藻七月，卒。

翁同和八月，授。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麟书闰三月丙辰，卒。

刚毅四月甲辰，以兵部尚书协办。

翁同和四月，免。

孙家鼐五月，以吏部尚书协办。

荣禄四月甲辰，任大学士，管户部。五月丙辰，为文渊阁大学士。五月，授直隶总督。八月，召入，管兵部，节制北洋各军。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孙家鼐十一月，病免。

王文韶十一月，以户部尚书协办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六年庚子

刚毅九月，卒。

崇礼十月，授。

徐桐十一月癸未，自尽。

王文韶十月，迁。

徐郙十月，授。

王文韶十月癸丑，任大学士，管户部。十一月甲申，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李鸿章十月甲午，卒。

崑冈六月，改管兵部。

荣禄六月，改管户部。十二月丙辰，改文华殿大学士。

王文韶六月，为外务部大臣。十二月丙辰，改文渊阁大学士。

孙家鼐十二月甲寅，任大学士。丙辰，为体仁阁大学士，管吏部。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王文韶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崑冈五月戊午，改文渊阁大学士。七月辛卯，致仕。
崇礼四月，迁。
　敬信四月，授。八月，迁。
　荣禄三月己巳，卒。
裕德八月，授。
　王文韶五月戊午。改武英殿大学士。九月，解外务部大臣，管户部。
　　孙家鼐八月丙子，改东阁大学士。
　崇礼四月辛亥，任大学士。五月戊午，为东阁大学士。八月丙子，改文渊阁大学士。
　　敬信八月壬寅，任大学士。丙子，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三十年甲辰
王文韶
裕德十月，迁。
世续十月，授。
　敬信九月癸未，病免。
　裕德十月丁未，任大学士。己酉，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王文韶
世续六月，迁。
　孙家鼐六月丙戌，改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六月，授。十二月，迁。
　崇礼五月己亥，病免。
荣庆十二月，授。
　裕德六月丙寅，改东阁大学士。十一月辛未，卒。
　　世续六月己未，任大学士。丙寅，为体仁阁大学士。十二月甲寅，改东阁大学士。
　　那桐十二月辛亥，任大学士。甲寅，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王文韶
徐郙正月，休致。
瞿鸿禨正月，授。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王文韶五月辛丑，致仕。
　孙家鼐六月丁丑，改武英殿大学士。
瞿鸿禨正月，开缺。

世续六月丁丑，改文渊阁大学士。

张之洞五月，授。六月，迁。

那桐六月丁丑，改东阁大学士。

鹿传霖六月，授。

张之洞六月癸酉，任大学士。丁丑，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鹿传霖

张之洞

年分

大学士

宣统元年己酉

孙家鼐十月，卒。

世续十一月，改文华殿大学士。

鹿传霖九月，迁。

那桐十一月，改文渊阁大学士。

陆润庠九月，授，迁。

张之洞八月，卒。

戴鸿慈十一月，授。

鹿传霖九月，任大学士，为体仁阁大学士。十一月，改东阁大学士。

陆润庠九月，任大学士。十一月，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宣统二年庚戌

戴鸿慈正月，卒。

鹿传霖七月，卒。

徐世昌正月，授。八月，迁。

陆润庠八月，改东阁大学士。

徐世昌八月，任大学士，为体仁阁大学士。

年分

大学士

宣统三年辛亥

清史稿卷一七六　表第一六

军机大臣年表序

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祇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今详著其人，庶后之考心腹股肱之佐，而究其时政化隆污消长之迹者，以览观焉。作《军机大臣表》。

军机大臣年表一

雍正七年己酉六月，始设军机房。

怡亲王允祥六月癸未，命密办军需一应事宜。十月，赐加仪仗一倍。

张廷玉六月癸未，以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命密办军需一应事宜。十月，晋少保。

蒋廷锡六月癸未，以文华殿大学士，命密办军需事宜。十月，加太子太傅。

八年庚戌

怡亲王允祥三月，病。五月辛未，薨。

张廷玉十月，以赞襄机务周详妥协，赐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蒋廷锡十月，以赞襄机务周详妥协，赐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马尔赛五月丁卯，以世袭一等公、武英殿大学士，命与张廷玉、蒋廷锡详议军行事宜。十月，以赞襄机务周详妥协，赐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九年辛亥

马尔赛三月，晋袭一等忠达公。七月甲戌，授抚远大将军。八月，启行。出。

十年壬子三月，改军机房称办理军机处。

蒋廷锡闰五月，病。七月，卒。

鄂尔泰二月，以少保、三等男、保和殿大学士办理军机事务。旋晋一等伯。七月，命往肃州经略西路军务。

哈元生十月，以召觐贵州提督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旋命回籍省亲。十一月，贵州苗叛，命回任。出。

十一年癸丑

鄂尔泰正月，转命经略北路军务。六月，还。

张廷玉十月，给假还籍。

马兰泰二月己未，以一等英诚侯、领侍卫内大臣、蒙古都统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四月戊午，仍命往军前督兵操演。出。

平郡王福彭四月，以右宗正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七月戊子，授定边大将军。出。

讷亲十一月甲辰，以三等果毅公、御前大臣、銮仪使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班第十一月，以理藩院右侍郎在办理军机处行走。

十二年甲寅

张廷玉在假。二月，还。

十三年乙卯十月。罢办理军机处，由总理事务处兼理。

鄂尔泰五月，命兼值办理苗疆事务处。七月乙卯，降三等男，解职。八月己丑，起原官，命总理事务。十月，晋一等子。甲午，裁办理军机处。

张廷玉五月，命兼值办理苗疆事务处。八月，命总理事务。十月甲午，裁办理军机处。

讷亲八月，授满洲都统。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甲午，裁办理军机处，命协办总理事务。

班第第八月庚寅，改在总理事务处差委办事。

索柱以内阁学士办理军机事务。八月庚寅，命改在总理事务处差委办事。

丰盛额一等英诚公、都统办理军机事务。十月甲午，裁办理军机处，命回本任。

海望以内大臣、户部左侍郎办理军机事务。九月，迁户部尚书。十月甲午，裁办理军机处，命协办总理事务。

莽鹄立以兼管理藩院侍郎、满洲都统办理军机事务。十月甲午，裁办理军机处，命回本任。

纳延泰以理藩院左侍郎办理军机事务。十月甲午，裁办理军机处，命在总理事务处差委办事。

徐本十月辛巳，以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在办理军机处行走。甲午，裁办理军机处，命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丙辰总理事务处。

二年丁巳十一月，复办理军机处。

鄂尔泰十一月辛巳，仍以少保、一等子、保和殿大学士为办理军机大臣。十二月，晋三等伯。

张廷玉十一月辛巳，仍以少保、三等子、保和殿大学士为办理军机大臣。十二月，晋三等伯。

讷亲十一月辛巳，仍以一等果毅公、兵部尚书为办理军机大臣。

海望十一月辛巳，仍以户部尚书为办理军机大臣。

纳延泰十一月辛巳，仍以刑部左侍郎为办理军机大臣。

班第十一月辛巳，仍以理藩院左侍郎为办理军机大臣。

三年戊午

讷亲十二月，转吏部尚书。

纳延泰四月，迁理藩院尚书。

班第四月，转兵部右侍郎。

徐本是年仍以东阁大学士为办理军机大臣。

四年己未

鄂尔泰五月，晋太保。

张廷玉五月，晋太保。

徐本五月，加太子太保。

讷亲五月，加太子太保。

海望五月，加太子少保。

班第七月丙寅，授湖广总督。出。

五年庚申

六年辛酉

班第正月乙酉，复以原任湖广总督在军机处行走。三月，授兵部尚书。

七年壬戌

八年癸亥

九年甲子

徐本六月己酉，致仕。

讷亲正月，差赴江、浙、鲁、豫勘事。七月，还。

十年乙丑

鄂尔泰正月，病。三月，晋太傅。四月，卒。

讷亲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

海望十二月乙卯，以精力渐衰罢。

傅恒六月己酉，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汪由敦十月戊午，以刑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

高斌十二月乙卯，以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

蒋溥十二月乙卯，以吏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十一年丙寅

高斌二月，差赴南河勘事。十一月，还。

班第三月，差赴四川办理军务。七月，差赴凤皇城勘界。九月，命署山西巡抚。十二月，召还。

十二年丁卯

讷亲四月，差赴山西勘案。六月，还。

高斌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差赴江南勘河。九月，差赴浙江鞫案。

纳延泰八月，差赴苏尼特给赈。

傅恒三月，迁工部尚书。

十三年戊辰

讷亲正月，差赴浙江审案。四月，命往金川经略军务。九月庚辰，革职。

高斌三月，命转赴山东勘事。闰七月丙辰，授江南河道总督。出。

班第正月己亥，差赴金川办理军务。出。

傅恒四月，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月，命经略金川军务。十月，授保和殿大学士。十二

月，晋太保。

蒋溥四月，迁户部尚书。丁卯，命专办部务。罢。

陈大受四月丁卯，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旋协办大学士。

舒赫德九月己卯，以户部侍郎、汉军都统在军机处行走。十月，迁兵部尚书。十一月，转户部尚书。

来保九月辛巳，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

尹继善十一月己巳，以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甲戌，授陕甘总督。出。

十四年己巳

傅恒经略金川军务。正月，封一等忠勇公。三月，还。

张廷玉八月，晋三等勤宣伯。十一月戊辰，致仕。

来保二月，晋太子太傅。

陈大受二月，晋太子太保。七月，命署直隶总督。十月，还。十一月，病假。

汪由敦二月，加太子少师。十一月，署协办大学士。十二月，革署协办大学士，仍留刑部尚书。

纳延泰二月，加太子少保。

舒赫德正月，授金川参赞大臣。二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庚寅，复转兵部尚书。以职务繁多，命罢。

十五年庚午

陈大受正月丁未，授两广总督。出。

汪由敦七月，降兵部侍郎。

刘纶正月壬戌，以工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兆惠四月庚辰，以刑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转户部侍郎。十一月，差赴西藏会办善后事宜。

舒赫德十一月丙辰，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十二月，差往江南审案。

十六年辛未

汪由敦八月，转户部右侍郎。

刘纶九月壬申，以父忧免。

兆惠八月，命署山东巡抚。

十七年壬申

舒赫德正月，差赴北路军营

汪由敦九月，迁工部尚书

班第九月辛巳，复以都统衔在军机处行走。旋授汉军都统。

刘统勋十一月甲子，以刑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

十八年癸酉

舒赫德九月，差勘南河。十二月，差往北路办理军务。

刘统勋七月，差勘河工。

班第正月，命署两广总督。

兆惠二月，差赴西藏会办事件。

刘纶八月，以服制将阕，召来京补户部右侍郎。寻复入直。

十九年甲戌

舒赫德在差。七月甲辰，以安置准部降人失策，革职。

刘统勋正月，差勘海口。四月，加太子太傅。五月，命驰往西安协办总督事。

汪由敦四月，晋太子太傅。

班第署两广总督。四月，内召。七月甲辰，授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出。

兆惠三月，差往北路协办军务。出。

觉罗雅尔哈善六月壬申，以署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十月，补兵部右侍郎。

阿兰泰八月戊申，以召觐盛京将军暂在军机处行走。壬子，命赴军营带兵。出。

二十年乙亥

刘统勋协办西安总督事。九月丙申，革职。

汪由敦九月，转刑部尚书。

刘纶十二月，差赴浙江审案。

觉罗雅尔哈善十月，命往北路参赞军务。

二十一年丙子

傅恒四月，命往西路经理军务。旋止行。

汪由敦六月，转工部尚书。

纳延泰八月癸卯，差赴北路军营。出。

刘纶四月癸亥，命回部办事，罢直。

觉罗雅尔哈善三月，召还。四月癸亥，命回部办事，罢直。

阿里衮四月甲寅，以户部尚书暂在军机处行走。五月癸酉，差往西路军营领队。出。

裘曰修四月癸亥，以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刘统勋六月癸丑，起授原官，仍入直。九月，差勘铜山漫工。十月，命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一月，内召。

梦麟八月癸卯，以工部右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二十二年丁丑

刘统勋四月，差赴徐州督修石坝。五月，转差云南勘狱。十一月，差赴山西勘狱。十二月，加太子太保。

汪由敦正月，转吏部尚书。

裘曰修

梦麟正月，差赴江南、山东勘事。九月，转户部右侍郎。寻还直。

二十三年戊寅

刘统勋正月，转吏部尚书。五月，内召。

汪由敦正月甲寅，卒。

裘曰修十二月癸亥，以事免。

梦麟四月，仍转工部右侍郎。八月，卒。

三泰正月己酉，以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四月，转户部左侍郎。七月己巳，授库车参赞大臣。出。

刘纶正月己酉，复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二十四年己卯

刘统勋正月，协办大学士。二月，差赴西安勘狱。六月，差赴山西勘狱。

刘纶闰六月，迁左都御史。

二十五年庚辰

刘统勋八月，差赴江南勘事。十月，转赴江西勘事。十二月，内召。

富德二月乙巳，以一等成勇靖远侯、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在军机处行走。三月，授理藩院尚书。

兆惠二月，仍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入直。

阿里衮七月甲寅，仍以袭封一等果毅公、兵部尚书入直。

于敏中八月己亥，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十一月，转左侍郎。

二十六年辛巳

刘统勋五月，授东阁大学士。八月，命督办河南杨桥漫工。十月，内召。

兆惠七月，协办大学士。

刘纶五月，转兵部尚书。

于敏中

二十七年壬午

刘统勋三月，差勘高、宝河入江水道。四月，转勘德州运河。

富德九月丁亥，革职，削爵。

于敏中

二十八年癸未

兆惠十月，加太子太保。

阿里衮六月，命署陕西巡抚。十月，加太子太保。

刘纶五月，转户部尚书。六月，协办大学士。十月，加太子太保。

于敏中

阿桂正月壬申，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四月，差赴归化城、西宁等处勘事。十月，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甲申

来保三月，卒。

兆惠十一月，卒。

阿里衮六月，还直。十一月，转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阿桂三月，署四川总督。十二月，还。

于敏中

三十年乙酉

刘纶正月癸丑，忧免。

阿桂闰二月，以乌什回乱，命往伊犁办事。出。

于敏中正月，迁户部尚书。

尹继善九月，复以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入直。

三十一年丙戌

于敏中

三十二年丁亥

于敏中

刘纶三月，服阕。五月，仍以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入直。

三十三年戊子

傅恒二月，命往云南经略征缅军务。未行。

刘统勋四月，差勘江南清口疏浚事宜。

阿里衮正月壬子，命往云南参赞军务。出。

于敏中八月，加太子太保。

福隆安二月丙戌，以和硕额驸、兵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四月，转工部尚书。

索琳十一月癸卯，以署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三十四年己丑

傅恒二月，往云南经略军务。

刘统勋九月，差勘挑浚运河事宜。

于敏中

索琳二月，补户部右侍郎。

三十五年庚寅

傅恒经略征缅军务。三月，还。七月，卒。

于敏中

福隆安七月，穿孝给假。十月，袭封一等忠勇公。

索琳十二月，差赴土默特鞫狱。

温福闰五月己未，以吏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七月，迁理藩院尚书。

丰升额八月丙戌，以袭封一等果毅公、署兵部尚书在军机学习行走。

三十六年辛卯

尹继善四月，卒。

刘纶二月，授文渊阁大学士。

于敏中二月，协办大学士。

温福五月己巳，命往云南署定边右副将军。出。

索琳三月癸卯，降为军机司员。免。

桂林四月甲戌，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九月己酉，命往四川会办军务。出。

庆桂九月癸卯，以理藩院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三十七年壬辰

于敏中

福隆安五月，差赴四川勘事。寻还直。

丰升额三月，命往四川参赞军务。出。

福康安五月辛丑，以户部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十二月癸酉，命往四川领队。出。

三十八年癸巳

刘统勋十一月辛未，卒。

刘纶六月，卒。

于敏中

福隆安四月，加太子太保。

庆桂四月辛亥，授伊犁参赞大臣。出。

索琳四月庚戌，复以署礼部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十月，补内阁学士。旋差赴归化城勘事。出。

舒赫德七月甲子，复以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入直。

袁守侗九月丙子，以刑部左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十月，差赴浙江勘事。

梁国治十一月壬申，以湖南巡抚内召，在军机处行走。十二月，署礼部左侍郎。

三十九年甲午

于敏中

舒赫德九月，命赴山东剿贼。寻还直。

袁守侗二月，差赴四川勘事。十月，差赴贵州勘事。十二月，转吏部右侍郎。

梁国治六月，补户部左侍郎。

阿思哈七月乙亥，以左都御史在军机处行走。九月，差赴山东剿贼。

四十年乙未

于敏中

阿思哈十月，差赴青海勘事。

袁守侗八月，差赴贵州勘事。

四十一年丙申

于敏中正月，赐世职。

福隆安正月，转兵部尚书。

阿思哈正月庚寅，授漕运总督。出。

袁守侗三月，迁户部尚书。

和坤三月庚子，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阿桂四月辛亥，复以太子太保、一等诚谋英勇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

丰升额四月，迁，仍以太子少保、一等果毅公、户部尚书入直。

福康安四月，还，仍以三等嘉勇男、户部左侍郎入直。

明亮十二月丙午，以入觐一等襄勇伯、成都将军暂在军机处行走。旋命还四川本任。出。

四十二年丁酉

于敏中

舒赫德四月丁巳，卒。

阿桂正月，命赴云南受降。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还。

福隆安十一月，差赴盛京勘事。十二月，还。

丰升额十月，卒。

袁守侗十一月，转刑部尚书。

梁国治十一月，迁户部尚书。

和坤六月，转户部左侍郎。十月，兼步军统领。

福康安六月乙卯，授吉林将军。出。

四十三年戊戌

于敏中

李侍尧六月癸巳，以入觐太子太保、二等昭信伯、武英殿大学士、云贵总督暂在军机处行走。寻还总督本任。出。

四十四年己亥

于敏中十二月丁巳，卒。

阿桂正月，差勘南河坝工。

福隆安三月，差赴真定勘事。寻还直。

袁守侗四月戊寅，授山东河道总督。出。

和坤八月，授御前大臣。

董诰十二月甲寅，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

四十五年庚子

阿桂四月，还。十二月，差勘浙江海塘。

和坤正月，差赴云南勘事。三月，迁户部尚书。五月，还。

福长安正月丙午，以署工部右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二月，授户部右侍郎。

四十六年辛丑

阿桂三月，命转赴甘肃剿叛回。八月，命回途赴豫勘河。十月，命赴浙谳狱。十二月，还。

和坤三月，差赴甘肃剿逆回。五月，还。

四十七年壬寅

梁国治八月，加太子太少傅。

和坤四月，差赴山东勘事。八月，加太子太保。

福长安四月，差赴奉天勘事。九月，差赴浙江勘事。十二月，还。

四十八年癸卯

阿桂正月，差勘河工。四月，还。

梁国治七月，协办大学士。

福长安七月，转户部左侍郎。

福康安五月庚戌，复以太子太保、三等嘉勇男、署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十二月，差赴广东勘事。

四十九年甲辰

阿桂五月，命讨固原叛回。八月，还。寻差督办河工。十二月，还。

福隆安三月己酉，卒。

和坤七月，转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九月，封一等男。

福康安闰三月，转兵部尚书。五月戊辰，授陕甘总督。出。

庆桂五月丁巳，复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旋转兵部尚书。十一月，差赴山东等处勘事。

五十年乙巳

阿桂八月，差赴江南勘河。十一月，还。

梁国治五月，授东阁大学士。

庆桂九月己酉，命署陕甘总督。

五十一年丙午

阿桂四月，差赴江南筹办河工。十月，还。

梁国治十二月壬子，卒。

和坤闰七月，授文华殿大学士。

庆桂九月，内召。十二月，还。

福长安闰七月，迁户部尚书。

王杰十二月壬子，以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

五十二年丁未

阿桂六月，差赴睢州筹办河工。十月，命转勘江南高堰河工。

庆桂十一月，差赴湖北勘事。十二月，命署盛京将军。

福长安十二月，转工部尚书。

王杰正月，授东阁大学士。

董诰正月，迁户部尚书。

五十三年戊申

阿桂正月，还。七月，差赴荆州勘水。十月，还。

和坤二月，晋三等忠襄伯。

王杰

庆桂十月，命署吉林将军。

五十四年己酉

阿桂四月，差赴荆州勘工。八月，还。

王杰

庆桂四月，命署乌里雅苏台将军。

孙士毅六月庚午，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十一月癸巳，命署四川总督。出。

五十五年庚戌

和坤正月，赐用黄带。

王杰十一月，加太子太保。

董诰十一月，加太子少保。

福长安十一月，加太子少保。

五十六年辛亥

王杰

庆桂三月，丁母忧，给假。

福长安十月，转户部尚书。

五十七年壬子

王杰

庆桂十二月，差赴浙江鞫案。

五十八年癸丑

王杰

庆桂四月己卯，授荆州将军。出。

松筠四月庚寅，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九月，差送英吉利贡使马嘎尔呢赴粤。

五十九年甲寅

王杰

松筠正月丁酉，差赴盛京勘案。旋命署吉林将军。出。

六十年乙卯

王杰

台布九月庚申，以内阁学士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旋迁工部左侍郎。

嘉庆元年丙辰

王杰十月，病假。

董诰十月，授东阁大学士。

台布六月，转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差赴浙江、江西勘事。

沈初十月己卯，以左都御史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旋迁兵部尚书。

二年丁巳

阿桂八月丁巳，卒。

王杰闰六月壬戌，罢。

董诰二月，忧免。

沈初三月，转吏部尚书。八月，转户部尚书。

台布正月丙午，命署江西巡抚。出。

傅森闰六月壬戌，以兵部右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十月，转户部右侍郎

戴衢亨闰六月壬戌，以侍讲学士加三品卿衔，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吴熊光闰六月壬戌，以通政使司参议加三品卿衔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十二月壬戌，授直隶布政使。出。

三年戊午

和坤八月，晋一等忠襄公。

福长安八月，封侯。

傅森二月乙卯，命回部办事。罢直。

戴衢亨正月，迁内阁学士。二月，迁礼部右侍郎。七月，转户部右侍郎。

那彦成二月乙卯，以内阁学士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五月，迁工部右侍郎。

四年己未

和坤正月丁卯，革职，逮狱。

福长安正月丁卯，革职，逮狱。

沈初正月丁卯，以年老罢直。

戴衢亨正月丁卯，申命仍留军机处行走。

那彦成正月丁卯，申命仍留军机处行走。旋转户部右侍郎，迁工部尚书。八月，加钦差大臣，赴陕西督办军务。

成亲王永瑆正月丁卯，命在军机处行走。旋署户部尚书。十月丁未，以非祖制罢直。

董诰正月丁卯，复以太子少保、前任大学士、署刑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二月，晋太子太保。五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九月，晋太子太傅。

庆桂正月丁卯，复以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旋转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月，加太子太保。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傅。

傅森十月丁未，复以兵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

五年庚申

傅森三月，差赴盛京勘事。四月，还。

那彦成督办陕西军务。闰四月戊辰，以办贼不力，免直。

戴衢亨正月，转户部左侍郎。

六年辛酉

傅森正月，转户部尚书。二月，卒。

成德二月癸酉，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七年壬戌

庆桂十二月，赐世职。

董诰十二月，赐世职。

成德三月，卒。

戴衢亨七月，迁兵部尚书。十二月，加太子少保，赐世职。

刘权之六月甲寅，以吏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德瑛六月甲寅，以刑部尚书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八年癸亥

刘权之

戴衢亨六月，转工部尚书。

九年甲子

刘权之六月，转兵部尚书。

德瑛正月，差赴山东勘事。六月戊辰，转吏部尚书，命专管部务。罢直。

那彦成六月戊辰，复以礼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乙亥，命署陕西总督。出。

英和六月戊辰，以太子少保、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

十年乙丑

刘权之二月，转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六月辛巳，降级，免直。

戴衢亨正月，转户部尚书。

英和六月辛巳，以事革宫衔，降级，免直。

托津闰六月壬午，以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九月，差赴湖北、广东勘事。

十一年丙寅

托津正月，转户部左侍郎。四月，差赴河南谳狱。十二月，差赴天津谳狱。

十二年丁卯

庆桂三月，赐用紫韁。

戴衢亨五月，协办大学士。

托津七月，差赴热河谳狱。

十三年戊辰

戴衢亨三月，差赴南河勘工，并给假归籍省墓。

托津十月，差勘南河海口。

英和闰五月丙寅，复以工部左侍郎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罢直。

十四年己巳

庆桂正月，晋太子太师。

董诰正月，晋太子太师。

戴衢亨正月，晋太子少师。七月，转工部尚书。

托津正月，差赴江苏谳狱。八月，差赴浙江按事。

十五年庚午

戴衢亨五月，授体仁阁大学士。

托津正月，差赴山西勘事。二月，迁工部尚书。旋差赴四川勘事。五月，转户部尚书。六月，还。十一月，差赴扬州勘事。

十六年辛未

戴衢亨四月，卒。

托津正月，暂署两江总督。六月，加太子少保。

方维甸四月己酉，召原任闽浙总督为军机大臣。以母病不至。癸酉，许在籍终养。

卢荫溥七月戊寅，以光禄寺少卿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旋迁通政司副使。

十七年壬申

庆桂正月，晋太保。九月甲午，以年老罢直。

董诰正月，晋太保。

卢荫溥十一月，转通政司正使。十二月，迁内阁学士。

松筠九月甲午，复以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月，差赴南河勘事。

十八年癸酉

公筠正月乙亥，罢直。

托津九月，协办大学士。十月，差赴河南勘事。十二月，还。

卢荫溥三月，迁兵部右侍郎。八月，转左侍郎。九月，转户部左侍郎。

勒保正月乙亥，以太子太保、一等威勤伯、武英殿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月，病假。

桂芳十月甲寅，以户部右侍郎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九年甲戌

勒保闰二月甲子，乞病，罢直。

托津八月，授东阁大学士。九月，晋太子太保。十一月，差赴江南勘事。

卢荫溥九月，差赴河南勘事。十一月，还。

桂芳闰二月，差往广西勘事。三月癸卯，授漕运总督。出。

英和十一月丁未，复以吏部尚书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罢直。

二十年乙亥

二十一年丙子

托津六月，差赴天津勘事，暂署直隶总督。旋还。

卢荫溥六月，转户部右侍郎。

章煦十月巳亥，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一月，转刑部尚书。

二十二年丁丑

章煦二月，病假。三月辛未，罢。

卢荫溥三月，迁礼部尚书，转兵部尚书。六月，加太子少保。九月，转户部尚书。

二十三年戊寅

董诰二月乙亥，致仕。

戴均元二月辛未，以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和瑛二月辛未，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三月，差赴保定勘事。

二十四年己卯

托津正月，赐用紫韁。

戴均元十月，差赴河南勘事。

和瑛正月丁巳，转刑部尚书，命专任部务。罢直。

文孚正月丁巳，以刑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六月，差赴江南勘事。

二十五年庚辰

托津九月庚申，以撰遗诏错误免直。

戴均元二月，授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九月庚申，以撰遗诏错误免直。

卢荫溥九月，以撰遗诏错误降级留任，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转工部尚书。

文孚二月，差赴甘肃勘事。三月，转户部左侍郎。九月，以撰遗诏错误降级留任，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转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左都御史。

曹振镛九月庚申，以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黄钺九月庚申，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英和九月庚申，复以吏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月，转户部尚书。十二月乙巳，以言事忤旨免直。

清史稿卷一七七　表第一七

军机大臣年表二

道光元年辛巳

曹振镛三月，晋太子太傅。五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卢荫溥十二月癸巳，转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以事繁罢直。

文孚正月，转礼部尚书。

松筠八月丁亥，复以吏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九月，差赴浙江勘事。

二年壬午

松筠正月，命署直隶总督。闰三月，还。六月壬午，以事降级，免直。

文孚三月，转工部尚书。闰三月，差赴陕西勘狱。六月，转吏部尚书。

三年癸未

文孚二月，差赴文安勘事。

长龄正月乙未，以太子少保、文华殿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四年甲申

长龄十二月己卯，授云贵总督。出。

文孚四月，加太子少保。十一月，差勘南河漫口。寻还。

玉麟十一月甲寅，以兵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五年乙酉

黄钺五月丁酉，乞老，命专办部务。罢直。

王鼎五月丁酉，以一品衔署户部左侍郎、服阕左都御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六月，差主浙江乡试。十一月，还直，署工部左侍郎。

蒋攸铦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六年丙戌

王鼎六月，差赴山西勘事。九月，授户部尚书。

七年丁亥

曹振镛七月，晋太子太师。

蒋攸铦三月，差赴江南勘河。五月丙戌，授两江总督。出。

文孚七月，晋太子太保。

玉麟七月，加太子少保。

王鼎七月，加太子少保。

穆彰阿五月丁亥，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八年戊子

曹振镛正月，晋太傅，赐用紫韁。

文孚正月，晋太子太傅，赐用紫韁。二月，差赴黑龙江勘事。

玉麟正月，晋太子太保。

王鼎正月，赐戴花翎。

穆彰阿正月，加太子少保，去“行走上学习”字。

九年己丑

玉麟六月甲戌，授伊犁将军。出。

王鼎

十年庚寅

王鼎十月，差赴江南勘事。

十一年辛卯

文孚十二月，协办大学士。

王鼎二月，命署直隶总督。四月，还。

穆彰阿七月，差赴江南勘赈。八月，转兵部尚书。十月，还。十二月，仍转工部尚书。

十二年壬辰

王鼎

穆彰阿九月，差赴江南勘事。

十二年癸巳

王鼎

穆彰阿四月，还。五月，转户部尚书。

十四年甲午

文孚十一月，授东阁大学士。

王鼎

穆彰阿十一月，转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潘世恩正月丁亥，以体仁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五年乙未

曹振镛正月癸亥，卒。

文孚二月，转授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差勘东河。七月甲辰，以重听自乞罢直。

潘世恩二月，转授东阁大学士。

王鼎二月，协办大学士。

赵盛奎七月甲辰，以刑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差往湖北等处按狱。八月，转户部左侍郎。

赛尚可七月甲辰，以工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六年丙申

穆彰阿七月，授武英殿大学士。

王鼎

赵盛奎六月，内召。七月庚子，以事降级，免直。

赛尚阿十一月，转户部右侍郎。

十七年丁酉

穆彰阿三月，命署直隶总督。七月，还。

潘世恩正月，加太子太保。

王鼎

赛尚阿七月壬午，授察哈尔都统。出。

奎照六月戊午，以左都御史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文庆六月戊午，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八年戊戌

穆彰阿五月，转授文华殿大学士。八月，丁母忧给假。寻仍入直。

潘世恩五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王鼎五月，授东阁大学士。

奎照正月，去“行走上学习”字。七月，转礼部尚书。

文庆正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十九年己亥

王鼎

奎照正月壬戌，以体弱罢直。

文庆十二月丙戌，罢直。

隆文十二月癸未，以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年庚子

王鼎正月，晋太子太保。

隆文正月，转户部尚书。

何汝霖三月丙申，以大理寺少卿加三品衔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旋迁宗人府府丞。

二十一年辛丑

王鼎七月，差赴东河督办大工。八月，暂署河道总督。

隆文正月甲午，命赴广东参赞军务。出。

何汝霖十二月，迁左副都御史。

赛尚阿正月乙未，复以理藩院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差赴天津会勘防务。五月，转工部尚书。十月，再差赴天津勘视海口防具。十一月，还。

祁寯藻九月己未，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二年壬寅

穆彰阿二月，差赴天津会办防务。寻还直。

王鼎二月，河工竣，晋太子太师。三月，还。四月戊申，卒。

赛尚阿五月，授钦差大臣赴天津防堵。七月，撤防还直。

何汝霖五月，迁兵部右侍郎，去“行走上学习”字。十一月，转户部右侍郎。

二十三年癸卯

何汝霖六月，差赴东河勘工。九月，还。

二十四年甲辰

何汝霖十二月，转户部左侍郎。

二十五年乙巳

赛尚阿二月，转户部尚书。

何汝霖四月，迁兵部尚书。

二十六年丙午

赛尚阿正月，差赴江南勘视江防。六月，还。

二十七年丁未

何汝霖五月丙戌，以母忧免。

文庆五月丁亥，复以兵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九月，差赴河南勘赈。

陈孚恩五月丁亥，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差赴山东勘事。十一月，署山东巡抚。旋转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还。

二十八年戊申

潘世恩正月，晋太傅，赐用紫韁。

文庆二月壬子，转吏部尚书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命罢直。

二十九年己酉

潘世恩十月甲申，以年老罢直。

祁寯藻七月，协办大学士。十月，差赴兰州勘事。

陈孚恩闰四月，差赴山西勘事。六月，还。七月，转工部左侍郎。十二月，迁刑部尚书。

何汝霖九月戊午，复以一品衔署礼部左侍郎、服阕兵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月，署户部尚书。

季芝昌九月戊申，以原任山西巡抚、署吏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二月，授户部侍郎。

三十年庚戌

穆彰阿十月丙戌，革职。

祁寯藻二月，还。六月，授体仁阁大学士。

赛尚阿十月，协办大学士。

何汝霖五月，授礼部尚书。

陈孚恩五月庚戌，乞养，罢。

季芝昌六月，迁左都御史。

咸丰元年辛亥

赛尚阿正月，授文华殿大学士。三月，加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

季芝昌五月乙巳，授闽浙总督。出。

穆荫三月丙申，以侯补五品京堂、内阁侍读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二月，授国子监祭酒。

舒兴阿四月己未，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闰八月辛亥，署陕甘总督。出。

彭蕴章五月壬子，以工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年壬子

赛尚阿督办广西军务。九月己酉，革职。

祁寯藻三月，加太子太保。

何汝霖正月，以腿病乞假。三月丁卯，许罢直。

穆荫二月，迁光禄寺卿，再迁内阁学士。

邵灿五月癸亥，以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麟魁五月癸亥，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七月，迁工部尚书。

三年癸丑

麟魁九月，转礼部尚书。十月戊寅，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命罢直。

彭蕴章十二月，转兵部左侍郎。

邵灿十二月乙未，授漕运总督。出。

穆荫四月，署刑部左侍郎。九月，迁礼部左侍郎。十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恭亲王奕䜣十月戊寅，命在军枷大臣上行走。

瑞麟十月戊寅，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差赴天津帮办防剿。

杜翰十二月丙申，以工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四年甲寅

恭亲王奕䜣

祁寯藻八月，病假。十一月庚寅，致仕。

彭蕴章三月，转礼部左侍郎。五月，迁工部尚书。

瑞麟闰七月，转户部左侍郎。

穆荫十月，转吏部右侍郎。

五年乙卯

恭亲王奕䜣七月壬午，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免直。

彭蕴章十二月，协办大学士。

瑞麟正月，以劳赐勇号，加都统衔。二月，还。四月乙未，授西安将军。出。

文庆七月壬午，复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九月，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文渊阁大学士。

六年丙辰

文庆十一月，授武英殿大学士。旋卒。

彭蕴章十一月，授文渊阁大学士。

柏葰十一月壬申，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二月，协办大学士。

七年丁巳

八年戊午

彭蕴章九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柏葰九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十月戊辰，以顺天科场之狱革职。

杜翰九月甲午，以降服忧罢直。

匡源五月戊戌，以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文祥五月戊戌，以内阁学士署刑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六月，迁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转吏部右侍郎。

九年己未

穆荫十二月，转兵部尚书。

匡源十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文祥十月，去“行走上学习”字，转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转户部左侍郎。

杜翰十月癸卯，复以署吏部右侍郎、服阕工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十年庚申

彭蕴章六月壬申，以精力渐衰罢直。

穆荫七月，与怡亲王载垣同为钦差大臣，赴通州筹办抚局。八月，撤还。旋扈从热河行在。九月，丁父忧，给假十四日，仍入直。

匡源八月，扈从热河行在。

文祥八月，命留京署步军统领。旋命兼办军机处钞发各省折奏要件。十二月，兼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

杜翰八月，扈从热河行在。九月，署礼部右侍郎。

焦佑瀛十月戊子，以太常寺少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十一年辛酉

穆荫七月，随怡亲王载垣等同称赞襄政务大臣。九月乙卯，免直。

匡源四月，给假回京，仍赴行在。七月，随称赞襄政务大臣。九月乙卯，免直。

杜翰四月，兼署吏部左侍郎。七月，随称赞襄政务大臣。九月乙卯，免直。

焦佑瀛七月，随称赞襄政务大臣。八月，迁太仆寺卿。九月乙卯，免直。

恭亲王奕䜣十月丙辰，复以管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亲王加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桂良十月丙辰，以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兼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沈兆霖十月丙辰，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差赴兰州勘事。

宝鋆十月丙辰，以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兼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

曹毓瑛十月丙辰，以鸿胪寺少卿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旋迁大理寺卿。

文祥十月丙辰，仍以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同治元年壬戌

恭亲王奕䜣二月，兼稽察弘德殿课程。

桂良六月壬申，卒。

沈兆霖正月，命署陕甘总督。七月乙酉，卒。

宝鋆正月，转户部左侍郎。二月，迁户部尚书。

文祥正月，迁左都御史。闰八月，转工部尚书。

曹毓瑛十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李棠阶闰八月癸巳，以左都御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年癸亥

恭亲王奕䜣

李棠阶二月，转工部尚书。

曹毓瑛正月，迁工部左侍郎。二月，转兵部左侍郎。

三年甲子

恭亲王奕䜣七月，加赐其子一贝勒。

文祥七月，加太子太保。

宝鋆七月，加太子少保。

李棠阶七月，加太子少保，转礼部尚书

曹毓瑛七月，赐头品顶带。

四年乙丑

恭亲王奕䜣三月壬寅，被劾，撤“议政王”号，免直。四月戊寅，仍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文祥七月，差赴蓟州督剿马贼。八月，还。十月，给假迎养，命赴奉天督剿马贼。

李棠阶十一月，卒。

曹毓瑛二月，迁左都御史。十一月，转兵部尚书。

李鸿藻十一月壬申，以弘德殿行走、内阁学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仍兼弘德殿。

五年丙寅

恭亲王奕䜣

文祥二月，转吏部尚书。五月，还。

曹毓瑛三月，卒。

李鸿藻二月，迁礼部右侍郎。三月，转户部右侍郎，去“行走上学习”字。七月，丁母忧，给假百日治丧。十月辛丑，乞病，许罢直。

胡家玉三月戊子，以左副都御史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七月，迁兵部左侍郎。十二月辛卯，被劾受总督官文馈金，免直。

汪元方十月辛丑，以左都御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六年丁卯

恭亲王奕䜣

汪元方十月，卒。

沈桂芬十月甲午，以前任山西巡抚、署礼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二月，补礼部右侍郎。

七年戊辰

恭亲王奕䜣二月，捻贼逼京师，命节制入卫诸军

沈桂芬三月，去“行走上学习”字，转户部左侍郎。七月，转吏部左侍郎。

李鸿藻六月戊午，复以服阕户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直弘德殿，并署礼部左侍郎。

八年己巳

恭亲王奕䜣

文祥九月，病假。十二月，丁母忧，给假穿孝百日，假满入直。

沈桂芬六月，迁左都御史。十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李鸿藻八月，补户部右侍郎。

九年庚午

恭亲王奕䜣

文祥二月，给假归葬。九月，还，仍病假。

沈桂芬四月，转兵部尚书。

十年辛未

恭亲王奕䜣

文祥二月，协办大学士。

李鸿藻七月，迁左都御史。

十一年壬申

恭亲王奕䜣九月，赐其爵世袭罔替。

文祥六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九月，赐乘朝舆。

宝鋆六月，转吏部尚书。九月，晋太子太保。

沈桂芬九月，加太子少保。

李鸿藻八月，转工部尚书。九月，加太子少保。

十二年癸酉

恭亲王奕䜣

文祥六月，给假时葬。十一月，还。

十三年甲戌

恭亲王奕䜣七月晦，降郡王，夺世袭。八月朔，仍晋亲王，世袭如故。

文祥十二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宝鋆二月，协办大学士。八月，转兵部尚书。

李鸿藻十月，上有疾，代批答章奏。

光绪元年乙亥

恭亲王奕䜣

文祥十二月，病假。

沈桂芬正月，协办大学士。

二年丙子

恭亲王奕䜣

文祥五月甲午，卒。

李鸿藻十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景廉三月丁未，以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三年丁丑

恭亲王奕䜣

李鸿藻九月丙寅，以本生母忧免。

景廉正月，补工部尚书，去“行走上学习”字。

四年戊寅

恭亲王奕䜣

景廉五月，转户部尚书。

王文韶二月乙酉，以前任湖南巡抚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旋署兵部左侍郎。四月，补礼部左侍郎。七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五年己卯

恭亲王奕䜣

宝鋆三月，晋太子太傅。

沈桂芬三月，音太子太傅。

王文韶正月，去“行走上学习”字。二月，转户部左侍郎。

六年庚辰

恭亲王奕䜣

沈桂芬十二月癸亥，卒。

王文韶

李鸿藻正月丙子，复以服阕工部尚书、署吏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七年辛巳

恭亲王奕䜣

李鸿藻正月，补兵部尚书。六月，协办大学士。

王文韶

左宗棠正月壬辰，以太子太保、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八月，病假。九月乙未，授两江总督。出。

八年壬午

恭亲王奕䜣

李鸿藻正月，转吏部尚书。

王文韶正月，兼署户部尚书。十月，给假。十一月丁亥，乞养，罢。

翁同和十一月丁亥，以毓庆宫行走、太子少保、工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潘祖荫十一月戊子，以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九年癸未

恭亲王奕䜣

景廉六月，以事降调，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七月，补内阁学士。八月，迁吏部左侍郎。十一月，迁兵部尚书。

潘祖荫正月丙午，以父忧免。

十年甲申

恭亲王奕䜣三月戊子，命归第养病。

宝鋆三月戊子，休致。

李鸿藻三月戊子，降调，免直。

景廉三月戊子，降调，免直。

翁同和三月戊子，免直，仍在毓庆宫行走。

礼亲王世铎三月戊子，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己丑，奉懿旨，军机处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奕环商办。

额勒和布三月戊子，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五月，协办大学士。九月，授体仁阁大学士。

阎敬铭三月戊子，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五月，协办大学士。

张之万三月戊子，以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孙毓汶三月戊子，以工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许庚身三月癸巳，以刑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命不必常川入直，并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八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左宗棠五月己亥，复以太子太保、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七月庚申，合往福建督办军务。出。

十一年乙酉

礼亲王世铎

额勒和布十一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阎敬铭十一月，授东阁大学士。
张之万十一月，协办大学士。
许庚身十二月，署兵部尚书。
孙毓汶六月，去“行走上学习”字，并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十二年丙戌
礼亲王世铎
阎敬铭九月丁巳，乞病，罢直。
张之万
十三年丁亥
礼亲王世铎
张之万
许庚身九月，转吏部右侍郎，仍署兵部尚书。
十四年戊子
礼亲王世铎
张之万
许庚身七月，实授兵部尚书。
孙毓汶七月，授吏部右侍郎。
十五年己丑
礼亲王世铎正月，赐增护卫。
额勒和布正月，加太子太保。
张之万正月，授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
许庚身正月，加太子少保。
孙毓汶正月，迁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十六年庚寅
礼亲王世铎是年十一月，醇亲王薨
张之万
十七年辛卯
礼亲王世铎
张之万
十八年壬辰
礼亲王世铎
张之万八月，转授东阁大学士。
孙毓汶五月，病假。十月，绩假。
十九年癸巳
礼亲王世铎
张之万
许庚身十一月，卒。
孙毓汶十二月，转兵部尚书。
徐用仪十二月辛亥，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二十年甲午
礼亲王世铎正月，赐食双俸，再增护卫。
额勒和布正月，赐用紫韁。十月壬戌，免直。
张之万正月，赐用紫韁。十月壬戌，免直。
孙毓汶正月，赐用紫韁。

徐用仪正月，加太子少保。六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翁同和十月己酉，以复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会办军务。

李鸿藻十月己酉，复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会办军务。

刚毅十月己酉，以原任广东巡抚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以侍郎候补署礼部右侍郎。十一月，补实。十二月，转礼部左侍郎。

恭亲王奕䜣十一月庚辰，复授军机大臣，督办军务。

二十一年乙未

恭亲王奕䜣

礼亲王世铎

孙毓汶五月，病假。六月甲戌，免。

翁同和六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李鸿藻六月，仍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

徐用仪六月乙酉，免直。

刚毅十月，转户部右侍郎。

钱应溥六月乙酉，以礼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二年丙申

恭亲王奕䜣

礼亲王世铎

李鸿藻七月，病假。十月，协办大学士。旋转吏部尚书。

刚毅四月，迁工部尚书。

钱应溥十月，迁左都御史。

二十三年丁酉

恭亲王奕䜣

礼亲王世铎

李鸿藻三月，病假。七月，卒。

翁同和八月，协办大学士。

刚毅七月，转刑部尚书。

钱应溥七月，转工部尚书。

二十四年戊戌

恭亲王奕䜣四月壬原，薨。

礼亲王世铎

翁同和四月己酉，免。

刚毅闰三月，转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二月甲子，以太子少保、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八月，转礼部尚书。

王文韶五月丁巳，复以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兼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六月，命督办矿务铁路事。

裕禄五月乙亥，以原授四川总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七月，署礼部尚书，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八月甲午，授直隶总督。出。

荣禄八月甲午，以文渊阁大学士、现任直隶总督内召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管兵部事，仍节制北洋海陆诸军。

启秀十二月甲寅，以礼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五年己亥

礼亲王世铎

刚毅四月，差赴江南各省。十一月，还直。

王文韶十一月，协办大学士。

钱应溥四月，病假。五月甲寅，病罢。

廖寿恒十一月甲寅，免直。

赵舒翘十一月甲寅，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旋兼管顺天府尹事。

二十六年庚子

礼亲王世铎七月，车驾西巡，未随扈。八月，召赴行在。陈病状，未至。

荣禄七月，派为留京办事大臣。闰八月，召赴西安行在。

刚毅三月，转吏部尚书。五月，差赴保定一带解散义和拳。旋召还。七月，随扈行在。闰八月，卒。

王文韶二月，加太子少保。七月，扈从行在。十月，授体仁阁大学士。

启秀五月，兼在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走。七月，未随扈。十二月庚申，革逮。

赵舒翘五月，差赴保定一带解散义和拳。越二日回京。七月，扈从行在。九月，革职留任。十二月壬戌，革论。

端郡王载漪八月丙子，大同行在命为军机大臣。闰八月辛丑，免。

鹿传霖闰八月辛丑，以随扈行在新授两广总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旋命以尚书候补。九月，授左都御史，转礼部尚书。十月，转户部尚书。

二十七年辛丑

礼亲王世铎七月丙寅，罢直。

荣禄三月，兼督办政务大臣。八月，赐用紫韁，随扈还京。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王文韶三月，兼督办政务大臣。六月，兼外务部会办大臣。八月，赐用紫韁，随扈还京。九月，命办理京榆铁路事。旋署议和全权大臣。十二月，兼督办路矿大臣，转授文渊阁大学士。

鹿传霖三月，兼督办政务大臣。

瞿鸿禨四月甲辰，以工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督办政务大臣。六月，转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九月，命办理京榆铁路事。十二月，兼会办路矿大臣。旋去“行走上学习”字。

二十八年壬寅

王文韶

二十九年癸卯

荣禄三月戊辰，卒。

王文韶四月，转授武英殿大学士。

鹿传霖

瞿鸿禨九月，命会办财政处事务。庆亲王奕劻三月庚午，以督办政务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为军机大臣。九月，命总理财政处事务。十月，总理练兵处事务。

荣庆九月丙申，以管学大臣、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督办政务大臣。十一月，改兼学务大臣。十二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三十年甲辰

庆亲王奕劻

王文韶

鹿传霖

三十一年乙巳

庆亲王奕劻

王文韶五月庚子，以衰老罢直。

鹿传霖四月，转吏部尚书。

荣庆十一月，转学部尚书。十二月，协办大学士。

徐世昌五月庚子，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督办政务大臣。旋命会办练兵事宜。六月，命出洋考察政治，未行。九月，迁巡警部尚书。十二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铁良七月丁酉，以会办练兵事宜、署兵部尚书、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督办政务大臣。十一月，迁户部尚书。十二月，去“行走上学习”字。

三十二年丙午九月甲寅，定军机大臣均兼会议政务大臣。

庆亲王奕劻九月甲寅，改官制，仍授军机大臣。

鹿传霖九月甲寅，改官制，命专管部务，罢直。

瞿鸿禨正月，协办大学士。九月甲寅，改官制，仍授军机大臣。

荣庆九月甲寅，改官制，命专管部务，罢直。

铁良四月，兼督办税务大臣。九月甲寅，改官制，授陆军部尚书，罢直。

徐世昌九月甲寅，改官制，授民政部尚书，罢直。

世续九月甲寅，以东阁大学士为军机大臣。

林绍年九月甲寅，以开缺广西巡抚、侯补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一月，入直。

三十三年丁未

庆亲王奕劻三月，命兼管陆军部事务。

世续六月，转授文渊阁大学士。

瞿鸿禨五月丁卯，免。

林绍年二月，署邮传部尚书。五月，补度支部左侍郎。七月癸巳，授河南巡抚。出。

鹿传霖五月己巳，复以吏部尚书为军机大臣，即罢管部务。六月，协办大学士。

醇亲王载沣五月己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张之洞七月丙辰，以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为军机大臣。八月，兼管学部事。

袁世凯七月丙辰，以太子少保、外务部尚书为军机大臣。

三十四年戊申

庆亲王奕劻十一月，赐其爵世袭罔替。

醇亲王载沣正月，去“行走上学习”字。十月癸酉，封摄政王。

世续十一月，加太子少保，赐用紫韁。

张之洞十一月，晋太子太保，赐用紫韁。十二月，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

鹿传霖二月，差赴山西勘事。三月，还。旋兼办理禁烟大臣。十一月，加太子少保，赐用紫韁。

袁世凯十一月，晋太子太保，赐用紫韁。十二月壬戌，免。

那桐十二月壬戌，以太子少保、东阁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宣统元年己酉

庆亲王奕劻正月，命总核筹办海军处事务。六月，辞兼管陆军部事务。

世续十一月，转授文华殿大学士。

张之洞八月丁酉，卒。

那桐正月，去“行走上学习”字。二月，丁母忧。四月，仍命入直。十一月，转授文渊阁大学士。

鹿传霖九月，授体仁阁大学士。十月，晋太子太保。十一月，转授东阁大学士。

戴鸿慈八月己亥，以法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十一月，协办大学士。

二年庚戌

庆亲王奕劻

世续七月甲寅，命专管内阁事务，罢直。

鹿传霖三月，病假。七月癸亥，卒。

戴鸿慈正月戊午，卒。

吴郁生正月癸亥，以内阁学士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二月，迁吏部左侍郎。旋开部缺，以侍郎入直如故。七月甲寅，罢直。

贝勒毓朗七月甲寅，以步军统领为军机大臣。

徐世昌七月甲寅，复以协办大学士为军机大臣。八月，授体仁阁大学士。

三年辛亥四月戊寅，废军机处。

庆亲王奕劻四月戊寅，改授内阁总理大臣。

贝勒毓朗四月戊寅，改授军谘大臣。

那桐四月戊寅，改授内阁协理大臣。

徐世昌四月戊寅，改授内阁协理大臣。

清史稿卷一七八　表第一八

部院大臣年表一上

《汉书》年表，遍及卿尹。《明史》所表，止于七卿。清增理藩院，蒙、藏、回诸部，都凡要务，于焉汇归，辑民绥边，所任殊重，与七卿等。侍郎之属，虽曰副贰，然与尚书皆为敌体，题奏之草，有一不画，例不得上，奖勤罚过，皆所与同；且内而枢辅，外而督抚，每由兹选，材隽所萃，未可阙也。光绪之季，增新汰旧，并于名称亦多更易，依时为表，期无舛漏。管部管院，权任亦重，以非官制，故概不书。作《部院大臣年表》。

部院大臣年表一上

顺治元年甲申

祖泽洪自参政改。沈惟炳七月，吏部左侍郎。

邓长春十月革。谢启光七月，户部左侍郎。

王国光自参政改。党崇雅七月乙未，户部侍郎。九月迁。十月壬申，王公弼代。

俄莫克图四月革。蓝拜任。

柯汝极三月壬辰，礼部侍郎。孙之獬十一月己未，礼部左侍郎。

祖泽远三月，礼部侍郎。何瑞徵六月己未，礼部右侍郎。

孟乔芳四月迁。十一月戊寅，房可壮刑部左侍郎。

阿拉善自参政改。六月癸亥，提桥刑部右侍郎。

金玉和正月刑部侍郎。八月迁。

济席哈自参政改。巴山七月，工部侍郎。

代都九月，工部侍郎。

李化熙九月己丑，工部右侍郎。

顺治二年乙酉

祖泽洪沈惟炳正月乙巳革。陈名夏，二月丙辰，吏部左侍郎。

马光辉熊文举二月乙酉，吏部右侍郎。六月，罢金之俊吏部右侍郎。

王国光王公弼二月丙辰，户部左侍郎。

祝世荫七月己未，户部侍郎。王公弼二月迁。任浚户部右侍郎。六月辛酉罢。

柯汝极孙之獬六月迁。七月壬戌，李若琳礼部左侍郎。

祖泽远何瑞徵六月丁丑病免。七月壬戌，高尔俨礼部右侍郎。

金之俊七月丁丑迁。己卯，李元鼎兵部右侍郎。

孟乔芳四月迁。党崇雅。

李率泰房可壮十一月，刑部右侍郎。

叶初春忧免。四月癸亥，李化熙工部左侍郎。

巴山十一月迁。代都。

李化熙四月癸亥迁。赵京仕工部右侍郎。

顺治三年丙戌

韩岱正月壬戌迁。二月甲申，谭拜兵部尚书。

马光辉金之俊

王国光王公弼

祝世荫张凤翔五月甲子，户部右侍郎。

谭拜二月迁。甲申，明安达礼兵部侍郎。

朱玛剌佟代五月丙辰，兵部侍郎。

李元鼎四月革。

徐大贵五月丙辰，刑部侍郎。房可壮

佟国应七月丙午，工部侍郎。李化熙五月假

代都喇玛八月丁丑，工部侍郎。

赵京仕

顺治四年丁亥

谭拜四月乙亥，吏部尚书。

谭拜四月迁。阿哈尼堪兵部尚书。

喀喀木七月丁巳出征。

祖泽洪五月戊辰免。陈名夏。

马光辉金之俊

硕詹噶达浑四月乙亥，户部侍郎。

王国光王公弼

库礼喀达浑四月，户部侍郎。

陈泰四月壬申，礼部侍郎。

李元鼎三月甲寅革。四月庚辰，李化熙兵部右侍郎。

李化熙四月庚辰迁。六月癸酉，赵京仕工部左侍郎。

赵京仕六月癸酉迁。王永吉工部右侍郎。丙子革。戊午，刘昌工部右侍郎。

顺治五年戊子七月丁丑，六部设汉尚书各一。

陈名夏七月丁丑，吏部尚书。

英俄尔岱，二月丁卯卒。七月己酉，巴哈纳户部尚书。

谢启光七月丁丑，户部尚书。

李若琳七月丁丑，礼部尚书。

刘余祐七月丁丑，兵部尚书。

党崇雅七月丁丑，刑部尚书。

金之俊七月丁丑，工部尚书。

喀达浑三月己酉，吏部侍郎。

马光辉陈名夏七月丁丑迁。己丑，张凤翔吏部左侍郎。

王一品，三月戊戌，吏部侍郎。八月迁。十月戊戌，周国佐补。金之俊七月迁。八月乙巳，高尔俨吏部右侍郎。

硕詹噶达浑三月己酉迁。车克户部侍郎。

王国光迁。王公弼八月革。九月丁丑，戴明说户部左侍郎。

祝世荫张凤翔七月迁。戴明说户部右侍郎。九月迁。梁云构代。

柯汝极迁。五月壬午，吴汝玠礼部侍郎。李若琳七月迁。八月乙巳，胡世安礼部右侍郎。

祖泽远五月壬午，刘元弼礼部侍郎，寻迁。高尔俨八月乙巳迁。陈之遴礼部右侍郎。

金维城刘余祐七月丁丑迁。李化熙兵部左侍郎。
刘仲金五月壬午，兵部侍郎。李化熙迁。七月己丑，孙承泽兵部右侍郎。
李率泰党崇雅七月丁丑迁。己丑，房可壮刑部左侍郎。
徐大贵五月壬午，马如龙刑部侍郎。房可壮七月己丑迁，熊奋渭刑部右侍郎。
佟国应赵京仕七月己丑迁。刘昌工部左侍郎。
代都八月免。四月辛巳，拜音达工部侍郎。喇玛十月差。
郭朝宗五月壬午，工部侍郎。十月戊戌，卢登科工部侍郎。刘昌七月迁。李迎晙工部右侍郎。
顺治六年己丑
郎球十月免。九月丙寅，卓罗礼部尚书。
金之俊
马光辉五月免。张凤翔
库礼荫梁云构卒。八月乙巳，冯杰户部右侍郎。
陈之刺佟代
刘仲九月丙寅迁。俄罗塞臣刑部侍郎。
徐大哈
顺治七年庚寅十二月乙巳，增设吏部、户部、刑部满尚书各一。
郎球四月迁。十二月，谭泰、韩岱吏部尚书。
巴哈纳噶达浑十二月，为户部尚书。
卓罗三月癸酉迁。阿哈尼堪礼部尚书。
阿哈尼堪三月癸酉迁。明安达礼兵部尚书。
吴达海三月乙卯，阿喇善刑部尚书。四月己巳，郎球代。十二月，济席哈、陈泰刑部尚书。
金之俊
喀达浑十二月迁。
索洪八月戊子，吏部侍郎。
蓝拜十二月迁。
祖泽远五月辛酉，礼部侍郎。胡世安
陈之遴
明安达礼三月癸酉迁。特晋兵部侍郎。
刘仲金三月迁。孙承泽
阿拉善三月迁。四月，济席哈刑部侍郎。十二月迁。房可壮
济席哈四月己亥迁。星鼐工部侍郎。七月乙卯，阿克善工部侍郎。熊奋渭
顺治八年辛卯
谭泰八月壬戌弃市。九月丙戌，卓罗代。韩岱二月庚子调。陈泰代。三月己丑迁。朱玛剌代。
陈名夏七月己丑迁。八月己酉，高尔俨吏部尚书。
巴哈纳四月革。噶达浑三月调。己丑，雅赖户部尚书。九月罢。丙戌，车克户部尚书。
谢启光闰月甲寅调。党崇雅户部尚书。
阿哈尼堪十二月卒。
李若琳闰月乙丑革。陈之遴礼部尚书。
刘余祐闰月甲寅调。金之俊兵部尚书。
韩岱二月庚子，刑部尚书。
党崇雅二月甲寅调。刘余祐刑部尚书。
星内罢。三月己丑，谭拜工部尚书。九月丙戌免。蓝拜代。
金之俊二月甲寅调。谢光启工部尚书。闰月己丑革。张凤翔工部尚书。
索洪迁。罗硕八月乙卯，吏部侍郎。九月迁。图赖吏部侍郎。

周国佐十二月丁卯迁。张凤翔迁。三月乙未，高尔俨吏部左侍郎。八月迁。乙卯，熊文举代。

雅泰四月，吏部侍郎。七月迁。

李率泰闰月丙寅，吏部侍郎。五月迁。高尔俨三月迁。孙承泽吏部右侍郎。

祝世荫四月革。九月丙寅复。戴明说闰月乙丑降。八月乙卯，王永吉户部右侍郎。

库礼二月丙寅病免。车克四月迁。丙戌，佟代户部侍郎。

马光辉五月乙丑，户部侍郎。十月迁。十二月壬子，马鸣佩代。冯杰卒。任浚二月己丑，户部右侍郎。三月迁。八月乙丑，赵继鼎代。

佟图赖闰月丙寅，礼部侍郎。恩格德四月乙丑，礼部侍郎。

毕立克图正月庚申，礼部侍郎。

陈之遴

朱玛剌迁。三月己丑，阿克善兵部侍郎。

孙承泽三月癸未调。八月乙卯，起李元鼎兵部侍郎。

吴喇禅三月壬午革。卓布泰九月丙戌，刑部侍郎。

李率泰闰月丙寅调。马光辉刑部侍郎。五月己丑迁。房可壮十月迁。壬戌，孟明辅刑部左侍郎。

宜巴汉正月庚申，刑部侍郎。五月乙酉迁。硕尔对刑部侍郎。

徐大贵熊奋渭闰月甲子降。孟明辅八月乙丑，刑部右侍郎。十月壬戌转。张鼎延刑部右侍郎。

阿克善三月迁。己丑，绰贝工部侍郎。罗硕，三月己丑，工部侍郎。八月迁。

李显贵八月乙卯，工部侍郎。刘昌

拜音泰伊尔格德五月乙酉，工部侍郎。八月革。乙卯，科尔坤工部侍郎。

臧国祚闰月丙寅，工部侍郎。七月革。李迎晙

顺治九年壬辰

朱玛剌卓罗，十一月出征。四月乙卯，韩岱吏部尚书。寻出征。

党崇雅十月壬子，刘余祐户部尚书。

陈泰正月辛巳，礼部尚书。三月迁。乙未，郎球代。

陈之遴二月迁。三月乙亥，王铎礼部尚书。己丑卒。癸巳，胡世安补。

金之俊

韩岱四月迁。乙卯，蓝拜刑部尚书。十月甲寅免。巴哈纳代。

刘余祐十月壬子迁。李化熙刑部尚书。

蓝拜四月迁。乙卯，星内工部尚书。

图赖佟代二月，吏部侍郎。

熊文举八月壬子，孙承泽吏部左侍郎。

噶尔哈图五月壬午，吏部侍郎。

孙承泽四月丁卯革。五月壬辰，成克巩吏部右侍郎。戊戌，承泽复，成克巩解。八月，承泽迁。成克巩补。

硕詹四月革。五月壬午，额尔德户部侍郎。

祝世荫王永吉

佟代二月迁。五月壬午，孙塔户部侍郎。

马鸣佩赵继鼎

祖泽远二月迁。三月庚寅，祝万春礼部侍郎。胡世安三月癸巳迁。五月壬辰，张端礼部右侍郎。

吕崇熙五月壬辰，礼部右侍郎。

金维城李化熙十月迁。十一月乙未，李元鼎兵部左侍郎。

李元鼎十一月乙未迁。张鼎延兵部右侍郎。

色冷七月丁亥，刑部侍郎。

硕尔对宜尔都齐，四月乙卯，刑部侍郎。

张鼎延十一月迁。刘昌

杨麟祥二月甲辰，工部侍郎。李显贵正月罢。李迎晙

顺治十年癸巳二月己未，裁吏、户、刑部满汉尚书各一。

朱玛剌十一月革。

高尔俨二月甲辰予告。陈名夏署吏部尚书。四月己未，成克巩补。闰六月丙寅迁。乙亥，金之俊补。十一月乙卯罢。丙辰，刘正宗补。

噶达浑三月迁。车克

刘余祐革。甲寅，陈之遴礼部尚书。

金之俊正月庚寅迁。二月甲寅，王永吉兵部尚书。

李化熙五月癸未予告。壬辰，张秉贞刑部尚书。

星内四月戊午致仕。

张凤翔正月乙未致仕。庚寅，刘昌工部尚书。

图赖十月迁。苏纳海十一月丁卯，吏部尚书。。

孙承泽三月庚寅免。四月丙午，成克巩吏部左侍郎。己未迁。孟明辅补。

成克巩四月丙午迁。孟明辅吏部左侍郎。五月，刘正宗补。闰月丙寅迁。吕宫补。十二月丁卯，高珩补。

祝世荫王永吉二月甲寅迁。庚申，孙廷銮户部左侍郎。

马鸣佩闰月辛亥迁。甲寅，范达礼户部侍郎。赵继鼎假。王宏祚三月庚寅，户部右侍郎。

祝万春张端闰月丙寅迁。乙亥，吕崇熙礼部左侍郎。

毕立克图四月调。

吕崇熙闰月乙亥迁。高珩礼部左侍郎。十二月癸未迁。梁清标补。

阿克善二月辛酉免。李元鼎二月辛酉革。丙辰，张秉贞兵部右侍郎。六月迁。壬子，卫周允兵部左侍郎。

金维城二月辛酉革。三月，李荫祖兵部侍郎。张鼎延四月乙卯致仕。己未，卫周允兵部右侍郎。六月迁。壬子，杜立德兵部右侍郎。

孟明辅四月丙午迁。卫周祚刑部左侍郎。

宜尔都齐十一月免。正月己卯，黄熙允刑部右侍郎。四月癸丑病免。己未，龚鼎孳刑部右侍郎。

绰贝刘昌正月庚寅迁。二月乙卯，卫周允工部左侍郎。四月己未迁。杜德立工部左侍郎。六月壬子迁。李士焜工部左侍郎。

科尔坤李迎晙三月丁卯病免。庚寅，杜立德工部右侍郎。四月迁。五月己巳，李士焜工部右侍郎。六月迁。傅景星工部右侍郎。

顺治十一年甲午

卓罗七月乙巳，署吏部尚书。十一月丁亥，陈泰补。

车克七月迁。巴哈纳户部尚书。

陈之遴

王永吉三月乙巳迁。乙卯，孟明辅兵部尚书。八月庚午降。张秉贞补。

巴哈纳七月迁。乙巳，伊图署刑部尚书。

张秉贞八月丙子迁。任浚刑部尚书。

郭科七月乙巳，署工部尚书。

孟明辅迁。四月乙丑，高珩吏部左侍郎。九月辛亥，卫周祚补。

佟代七月迁。九月庚寅，白邑纯吏部侍郎。

高珩四月乙丑迁。杜立德吏部右侍郎。寻降。五月壬子，卫周祚补，九月辛亥转。梁清标补。

祝世荫孙廷銮二月庚午病免。龚鼎孳户部左侍郎。五月迁。壬子，王宏祚补。

海尔图三月乙卯，户部侍郎。

范达礼二月乙卯迁。王宏祚五月迁。壬子，郝杰户部右侍郎。

祝万春八月病免。吕崇熙十二月丁巳，薛所蕴礼部左侍郎。

渥赫七月，礼部侍郎。

梁清标九月迁。十月，薛所蕴礼部右侍郎。十二月丁巳迁。胡兆龙补。

李荫祖二月庚寅迁。三月辛亥，陈逢泰兵部侍郎。卫周允八月降。丙子，李吴祥兵部左侍郎。

杜立德四月乙丑迁。戊寅，张基远兵部右侍郎。八月降。丙子，黄徽。

卫周祚五月甲寅迁。丙寅，李际期刑部左侍郎。

龚鼎孳二月壬午迁。庚寅，李际期刑部左侍郎。五月，林德馨刑部右侍郎。

科尔坤三月，郭科工部侍郎。

蒋国柱十月，工部侍郎。李士焜

胡沙十一月丁亥，工部侍郎。

李显贵二月戊子，工部侍郎。傅景星

顺治十二年乙未

韩岱正月辛丑，吏部尚书。

刘正宗三月乙巳回内院。庚戌，王永吉以大学士管吏部尚书。

巴哈纳迁。五月乙巳，郎球户部尚书。

陈之遴二月庚辰迁。戴明说户部尚书。

郎球五月丁巳迁。丁未，恩格德礼部尚书。

张秉贞卒。五月丙午，李际期兵部尚书。十月卒。癸酉，孙廷铨兵部尚书。

图海五月乙酉，兼刑部尚书。

任浚二月丁巳致仕。戊午，刘昌刑部尚书。

刘昌二月戊午迁。李际期工部尚书。五月丙午迁。己酉，卫周祚代。

卫周祚五月己酉迁。梁清标吏部左侍郎。七月甲申，忧给假，命依限回部。

梁清标迁。孙廷铨吏部右侍郎。十月丙子，袁懋功吏部右侍郎。

祝世荫十月迁。柯永蓁十一月甲申，户部侍郎。王宏祚

郝杰二月甲子免。赵开心户部右侍郎。三月戊子。周亮工代。七月甲申免。曹溶补。十月甲寅，杜笃祐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壬午，朱之弼补。

恩格德五月迁。祁彻白六月，礼部侍郎。

王国雄十一月壬戌，礼部侍郎。胡兆龙正月迁。左未，李奭棠礼部右侍郎。

额黑里二月，兵部侍郎。

陈逢泰李呈祥三月乙未迁。庚子，黄徽允兵部。侍郎。四月庚辰免。五月丁亥，原毓宗兵部左侍郎。

黄徽允三月迁。原敏宗兵部右侍郎。五月丁亥迁子孙廷铨兵部右侍郎。六月癸亥，高景补。

李际期二月壬午迁。戴明说刑部右侍郎。三月戊壬迁。乙未，王尔禄刑部左侍郎。十二月乙丑降。

林德磬卒。正月乙卯，戴明说刑部右侍郎。二月午迁。袁懋功刑部右侍郎。十月丙子迁。十一月壬午，杨义刑部右侍郎。

胡沙迁。五月乙巳，布丹工部右侍郎。

傅景星五月壬寅病免。庚戌，朱鼎延工部右侍郎十月甲寅迁。程正揆工部右侍郎。

顺治十三年丙申

韩岱四月庚戌革。丁卯，科尔昆吏部尚书。

王永吉

郎球五月乙酉免。六月辛巳，车克以大学士管户部尚书。

戴明说四月庚戌罢。己巳，孙廷铨户部尚书。

孙廷铨四月迁。庚午，梁清标兵部尚书。

郭科卸。孙塔三月，工部尚书。

苏纳海四月庚戌革。五月己卯，禅代吏部侍郎。

梁清标四月迁。五月辛巳，高珩吏部左侍郎。闰月戊辰降。六月己丑，梁清远回。十一月降。十二月甲午，白允谦补。

白邑纯四月庚戌革。五月己丑，硕博会吏部侍郎。

卢崇峻四月乙亥，吏部侍郎。袁懋功四月降。己巳，董国祥吏部右侍郎。闰月戊辰降。六月己丑，白允谦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朱鼎延吏部右侍郎。

额尔德四月庚戌革。五月己丑，叶成格户部侍郎。毕力克图四月庚戌革。铿峙闰月，户部侍郎。

柯永蓁三月迁。张朝璘四月，户部侍郎。六月迁。张仲第代。王宏祚

海尔图四月庚戌革。

蒋国柱六月甲寅，户部侍郎。十月迁。朱之弼四月庚戌降。梁清远户部右侍郎。六月己丑迁。郝维讷代。

王国雄十一月辛亥免。李奭棠

石图五月乙未，兵部侍郎。

吴喇禅正月刑部侍郎。

杨义正月己丑，刑部左侍郎。

董应魁正月乙丑，刑部侍郎。杨义正月迁。董国祥刑部右侍郎。四月己巳迁。五月丁亥，庄应会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己亥，张尔素刑部右侍郎。

科尔坤四月迁。郭科工部左侍郎。。

朱鼎延十二月甲午迁。己亥，孙肇兴工部左侍郎。

蒋国柱六月戊寅迁。七月辛酉，贾汉复工部侍郎。程正揆免。九月庚戌，孙肇兴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己亥迁。林起龙工部右侍郎

顺治十四年丁酉

王永吉

噶达浑四月卒。五月癸巳，伊图兵部尚书。

刘昌二月己亥假。四月己巳，白允谦刑部尚书。

白允谦四月迁。六月丙子，朱鼎延吏部左侍郎。

卢崇峻正月庚申迁。三月乙卯，杨茂勋吏部侍郎。朱鼎延六月丙子迁。朱之锡吏部右侍郎。七月庚申迁。八月壬申，王崇简吏部右侍郎。

张仲第谢道，正月乙丑，谢道户部侍郎。王宏祚

谢道正月乙丑，户部侍郎。郝惟讷

薛所蕴十一月乙卯致仕。十二月己卯，李奭棠礼部左侍郎。

潘朝选二月丙子，礼部左侍郎。李奭棠十二月己卯迁。杨运昌礼部右侍郎。

高景二月甲申忧免。壬辰，张天植兵部右侍郎。

杨义八月癸未免。己丑，杜立德刑部左侍郎。

董应魁张尔素六月丁亥病免。辛丑，杜立德刑部右侍郎。八月己丑迁。李藻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辛卯卒。

孙肇兴十一月丁未致仕。十二月戊子，林起龙工部右侍郎。

贾汉复九月迁。林起龙十二月迁。

顺治十五年戊戌七月丙辰，裁礼部汉军侍郎。

王永吉四月辛卯降。五月癸卯，卫周祚吏部尚书。癸亥迁。六月丁卯，孙廷铨吏部尚书。

孙廷铨六月迁。七月己酉，王宏祚户部尚书。

恩格德十一月革。渥赫礼部尚书。

胡世安六月迁。甲申，王崇简礼部尚书。

卫周祚五月迁。戊申，刘昌工部尚书。

朱鼎延二月戊寅假。乙酉，王崇简吏部左侍郎。六月迁。七月壬子，郝惟讷代。

杨茂勋王崇简二月乙酉迁。郝惟讷吏部右侍郎。七月壬子迁。梁清宽吏部侍郎。

张仲第王宏祚七月己酉迁。壬子，傅维鳞户部左侍郎。

谢道郝惟讷二月乙酉迁。三月辛亥，傅维鳞户部右侍郎。七月壬子迁。杜笃祜代。

潘朝选七月迁。杨运昌

原毓宗五月假。六月丁卯，刘达兵部左侍郎。

董应魁李棠馥六月丁卯，兵部右侍郎。

董应魁七月己酉，巡抚河南。钟鼎二月庚寅，刑部右侍郎。

张缙彦二月丙子，工部右侍郎。

顺治十六年己亥

王宏祚

王崇简

图海闰月壬午革。

白允谦九月壬申降。丁丑，杜立德刑部尚书。

郝惟讷忧免。三月壬子，梁清宽吏部右侍郎。九月辛未予告。壬午，石申代。

杨茂勋十二月丙午迁。梁清宽三月壬子迁。石申吏部右侍郎。九月壬午迁。冯溥吏部右侍郎。

张仲第三月己亥迁。傅维鳞十二月丁酉降。杜笃祜户部左侍郎。

谢道杜笃祜十二月丁酉迁。袁懋功户部右侍郎。

宁古里正月，礼部侍郎。

沙澄闰三月丁亥，礼部右侍郎。

杜立德九月迁。丙申，钟鼎刑部左侍郎。

钟鼎九月丙申迁。高景刑部右侍郎。

杨义正月乙巳，工部左侍郎。

顺治十七年庚子六月，停补各部汉军侍郎。

科尔昆二月丁未降。五月乙卯，伊图吏部尚书。

王宏祚

王崇简

伊图五月乙卯迁。甲子，阿思哈兵部尚书。六月调。己丑，苏纳海代。

能图正月庚辰，刑部尚书。

孙塔二月丁未病免。五月甲子，苏纳海工部尚书。六月己丑调。癸巳，穆里玛补。十月己亥，郭科工部尚书。

刘昌二月壬辰致仕。甲寅，霍达工部尚书。七月庚午，杨义代。

禅代四月降。六月庚子，常鼐吏部侍郎。丁亥迁。甲寅，科尔昆代。

硕博会四月降。六月庚子，雅布兰吏部侍郎。十月丁亥迁。甲寅，科尔昆代。

谢道四月戊子免。袁懋功二月迁。四月癸卯，严正矩户部右侍郎。

李奭棠二月壬寅致仕。三月庚辰，沙澄礼部左侍郎。

沙澄三月庚辰迁。黄机礼部右侍郎。

额黑里四月己丑降。石图兵部左侍郎。

石图四月迁。六月辛丑，额奇兵部右侍郎。

阿思哈五月迁。庚子，尼满刑部右侍郎。高景三月庚辰，刑部左侍郎。八月丁亥迁。戊戌，李敬刑部左侍郎。

吴喇禅四月辛丑免。六月庚子，宜礼布刑部左侍郎。高景迁。三月庚辰，李敬刑部右侍郎。

杨义三月辛未迁。五月丁巳，马叶曾工部左侍郎。

布丹二月病免。六月辛丑，霸进泰工部侍郎。

张缙彦二月降。三月辛未，张琚工部右侍郎。四月丙申迁。壬寅，马叶曾工部右侍郎。五月丁巳迁。吴正治工部右侍郎。八月戊戌迁。九月甲子，李呈祥工部右侍郎。

顺治十八年辛丑

伊图七月辛酉迁。闰月庚辰，车克吏部尚书。

孙廷铨七月辛亥免。癸酉，卫周祚署吏部尚书。

车克闰月庚辰调。阿思哈户部尚书。

王宏祚六月甲申予告。七月甲寅，杜立德户部尚书。

王崇简十一月甲午病免。十二月丁未，沙澄礼部尚书。

苏纳海九月癸未迁。甲午，明安达兵部尚书。

杜立德七月甲寅迁。癸亥，高景刑部尚书。

郭科卒。四月丙戌，喇哈达工部尚书。

杨义致仕。五月辛巳，高景工部尚书。七月迁。闰月甲午，傅维鳞代。

科尔昆闰月辛丑，宜理布吏部左侍郎。八月辛亥迁。壬申，折库纳代。

石申九月己亥病免。十月丁巳，胡兆龙吏部左侍郎。

宜理布正月戊寅，吏部右侍郎。闰月辛丑迁。折库纳吏部右侍郎。八月壬申迁。吴达礼吏部右侍郎。

郝惟讷闰月癸巳，户部左侍郎。

朱之弼四月壬午，户部右侍郎。

沙澄迁。十二月丁巳，王熙礼部左侍郎。

宁古里闰月迁。辛丑，布颜礼部右侍郎。

额奇二月免。壬午，介山兵部右侍郎。

宜理布正月迁。二月壬午，尼满刑部左侍郎。

尼满二月壬午迁。对哈纳刑部右侍郎。

介山迁。二月壬午，科尔科代，工部左侍郎。

马叶曾五月己巳，傅维鳞工部左侍郎。九月丙戌，李呈祥工部左侍郎。

霸进泰卒。正月戊寅，雷虎工部右侍郎。

李呈祥九月丙戌迁。冀如锡工部右侍郎。

清史稿卷一七九　表第一九

部院大臣年表一下

顺治元年甲申

刘汉儒六月癸亥，左副都御史。

顺治二年乙酉

顺治三年丙戌

沙济达喇八月丁丑，理藩院侍郎。

刘汉儒六月壬辰免。七月己酉，夏玉左副都御史。

徐启元十月癸巳，左副都御史。

顺治四年丁亥

博洛六月丁酉，尼堪理藩院尚书。

尼堪六月丁酉迁。

沙济达喇十月，席达礼理藩院侍郎。

满达海六月戊戌，多尔济达尔汉诺延都察院承政。

多尔济达尔汉诺延六月迁。罗璧八月，都察院参政。

顺治五年戊子

徐启元七月丁丑，左都御史。

库尔阐三月罢。巴朗

夏玉八月乙卯迁。九月癸亥，蔡士英左副都御史。

徐启元七月丁丑迁。己丑，孙昌龄左副都御史。惠世扬

顺治六年己丑

哈剌库五月癸亥，都察院参政。九月迁。七月甲戌，董阿赖都察院参政。

孙昌龄卒。八月乙巳，赵继鼎左副都御史。佟国应

顺治七年庚寅

多尔济达尔罕免。三月癸酉，卓罗都察院承政。闰二月，迁噶达浑。三月，都察院承政。五月迁。觉善补。八月革。

巴朗三月，都察院参政。

赵继鼎佟国应

顺治八年辛卯

卓罗闰月乙丑革。三月己丑，噶达浑左都御史。五月乙酉迁。觉善补。九月革。丙戌，俄罗硕臣补。

徐启元闰月致仕。戊辰，洪承畴管左都。八月乙卯，赵开心左都御史。

罗璧闰月革。三月，车克补。八月迁。纳都户九月丙戌补。

巴朗闰月革。宜巴汉五月乙酉补。

赵继鼎迁。十月丙午，房可壮左副都御史，右都管。

顺治九年壬辰

阿拉善四月丙午，都察院承政。

赵开心二月庚申革。三月乙亥，房可壮左都御史。

蔡士英四月丙午迁。范达礼五月，副都御史。

房可壮三月迁。癸巳，傅景星左副都御史。

顺治十年癸巳

尼堪四月戊午致仕。

图赖十月，都察院承政。

房可壮致仕。正月庚寅，金之俊左都御史。闰月迁。戊子，赵开心复为左都御史。

范达礼七月迁。张朝璘，副都御史。

傅景星六月壬子迁。闰月丙寅，林德馨左副都御史。佟国应

顺治十一年甲午

沙济达喇十一月丁卯，理藩院尚书。

尼堪十二月庚申，理藩院侍郎。

图赖七月乙巳，阿克善署左都御史，寻解。

赵开心三月降。乙巳，王永吉左都御史。四月丁亥迁。五月丙午，龚鼎孳左都御史。

林德馨六月迁。己卯，周亮工左副都御史。佟国应

顺治十二年乙未

尼堪卒。三月庚子，沙世悌尔理藩院侍郎。

龚鼎孳十一月戊子降。十二月癸丑，成克巩左都御史。

宜巴汉五月己亥，克星格副都御史。

张朝璘四月迁。

周亮工三月乙未迁。庚子，曹溶左副都御史。七月壬辰迁。己亥，孙建宗左副都御史。九月外

用。十月甲寅，魏裔介左副都御史。
顺治十三年丙申
明安达礼五月己亥，理藩院尚书。
宜巴汉十一月辛亥致仕。
顺治十四年丁酉
成克鞏正月癸丑，魏裔介左都御史。
能图正月戊戌，科尔坤副都御史。。
魏裔介，正月癸丑迁。傅维鳞左副都御史。
顺治十五年戊戌
图赖九月己酉，能图左都御史。
王永吉
傅维鳞三月辛亥迁。五月癸卯，钱朝鼎左副都御史。
顺治十六年己亥
王永吉二月卒。袁懋功左副都御史。
顺治十七年庚子
沙世悌尔四月降。六月庚子，塔哈达理藩院侍郎。
能图正月庚辰迁。六月甲申，阿思哈署左都御史。
魏裔介六月解。七月甲寅，霍达左副都御史。
科尔坤十一月迁。十二月，禅代副都御史。
纳都户卒。六月壬子，对哈纳副都御史。
陈协正月辛亥，左副都御史。三月辛未迁。四月甲午，朱之弼左副都御史。
顺治十八年辛丑
明安达礼九月甲午迁。庚子，博罗邑冷理藩院尚书。
席达礼四月癸巳，绰克托理藩院左侍郎。
阿思哈闰月庚辰迁。癸巳，宁古里左都御史。
霍达三月庚申假，寻卒。四月己未，魏裔介复为左都御史。
苗登九月己卯，左副都御史，寻迁。十月，刘光麒左副都御史。十二月癸酉迁。
朱之弼五月迁。丙午，杨时荐左副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八〇　表第二〇

部院大臣年表二上
康熙元年壬寅
车克七月壬申迁。辛卯，阿思哈吏部尚书。
阿思哈七月辛卯迁。戊戌，宁古礼户部尚书。
王宏祚
岛赫正月丁丑免。二月庚戌，祁彻白礼部尚书。
觉罗雅布兰八月丙辰迁。觉罗科尔昆刑部尚书。。
胡兆龙八月辛酉病免。九月甲戌，冯溥吏部左侍郎。
冯溥九月甲戌迁。梁清宽吏部右侍郎。
朱之弼
祁彻白二月庚戌迁。乙卯，布颜礼部左侍郎。
王熙
布颜二月乙卯迁。查布海礼部右侍郎。
李棠馥三月庚子病免。四月辛亥，熊文举兵部右侍郎

李敬四月丁巳，吴正治刑部左侍郎。
吴正治四月迁。张尔素刑部右侍郎。
康熙二年癸卯
孙廷铨五月丙子迁。戊子，魏裔介吏部尚书。
宁古礼三月卒。甲戌，苏纳海管户部尚书。
王宏祚
觉罗科尔昆，六月壬子，尼满刑部尚书。
冯溥乞假。八月甲寅，梁清宽吏部左侍郎。
梁清宽八月甲寅迁。郝惟讷代。
郝惟讷八月甲寅迁。九月乙亥，朱之弼户部左侍郎。
锳泰五月甲申，巴格户部右侍郎。
朱之弼九月乙亥迁。艾元徵户部右侍郎。
王熙
介山二月革。图尔特六月戊申，兵部右侍郎。
熊文举九月甲午病免。十月壬子，曹国柄兵部右侍郎。
尼满六月迁。对哈纳刑部左侍郎。
对哈纳六月迁。丁巳，觉罗勒德洪刑部右侍郎。
康熙三年甲辰
魏裔介十一月丁未迁。杜立德吏部尚书。
王宏祚六月乙酉迁。十一月丁未，王宏祚仍户部尚书。
高景闰月乙亥免。乙酉，王宏祚刑部尚书。十一月丁未迁。癸丑，龚鼎孳刑部尚书。
喇哈纳迁。十二月癸亥，叶成额工部尚书。
折库纳降。七月戊申，吴达礼吏部左侍郎。
吴达礼迁。七月戊申，罗敏吏部右侍郎。
叶成格迁。十二月乙亥，雷虎户部左侍郎。
朱之弼
王熙
雷虎十二月乙亥迁。杭艾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年乙巳
王宏祚
郝惟讷迁。正月乙卯。朱之弼代。
朱之弼正月乙卯迁。壬戌，艾元徵户部左侍郎。
艾元徵二月壬戌迁。严正矩代。
王熙
张尔素八月壬午，石申刑部右侍郎。
李呈祥正月己酉，冀如锡工部左侍郎。十二月忧免。乙亥，杜笃祜工部左侍郎。
冀如锡正月迁。杜笃祜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迁。杨运昌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年丙午
苏纳海十二月庚申革。甲子，马希纳户部尚书。
王宏祚
沙澄八月甲戌忧。九月丁亥，梁清标礼部尚书。
梁清标九月丁亥迁。丙申，龚鼎孳兵部尚书。
尼满七月丁未迁。对喀纳刑部尚书。
龚鼎孳九月丙申迁。甲辰，郝惟讷刑部尚书。

傅维鳞六月甲子病免。郝惟讷工部尚书。九月甲辰迁。十月壬子，朱之弼工部尚书。
吴达礼四月庚申病免。罗敏代。
罗敏迁。四月戊辰，常额吏部右侍郎。
朱之弼迁。七月戊戌，冯溥吏部右侍郎。
王熙十一月丁丑迁。辛卯，黄机刑部左侍郎。
黄机十一月辛卯迁。董安国刑部右侍郎。
对喀纳七月丁未迁。八月丁巳，觉罗勒德洪刑部左侍郎。
吴正治七月假免。九月丁卯，石申刑部左侍郎。
觉罗勒德洪迁。八月丁巳，麻勒吉刑部左侍郎。
石申八月丁巳，麻勒吉刑部右侍郎，寻迁。九月己卯，蔡毓荣刑部右侍郎。
康熙六年丁未
阿思哈正月丁酉迁。明安达礼吏部尚书。三月辛巳免。乙酉，阿思哈吏部尚书。
马希纳十二月戊子，增满户部尚书。马迩赛调补。
王宏祚
祁彻白三月辛巳免。乙酉，觉罗外库礼部尚书。
梁清标三月辛巳免。丁亥，黄机礼部尚书。
明安达礼正月丁酉迁。二月丁巳免。戊辰。阿思哈兵部尚书。三月乙酉迁。噶褚哈兵部尚书。
朱之弼
罗敏三月乙酉迁。常额吏部左侍郎。
常额三月乙酉迁。泰璧图吏部右侍郎。
巴格三月辛巳降。萨尔图户部右侍郎。
黄机三月丁亥迁。丙申，董安国礼部左侍郎。
查布海致仕。正月辛卯，常鼐礼部右侍郎。
董安国三月丙申迁。曹申吉礼部右侍郎。
石图三月辛巳降。罗敏兵部左侍郎。
刘达休致。曹国柄，闰月己卯兵部左侍郎。
图尔特三月降。乙酉，迈音达兵部右侍郎。
曹国柄迁。闰月己卯，刘鸿儒兵部右侍郎。
觉罗勒德洪，三月辛巳免。乙酉，麻勒吉刑部左侍郎。
石申三月辛巳革。乙酉，蔡毓荣刑部左侍郎。
麻勒吉三月乙酉，阿克硕塞刑部右侍郎。
蔡毓荣迁。三月乙酉，王清刑部右侍郎。
杭艾三月辛巳降。乙酉，工部右侍郎。
康熙七年戊申
王宏祚八月壬申免。辛巳，黄机户部尚书。
觉罗外库六月癸未，布颜礼部尚书。
黄机八月辛巳迁。戊子，郝惟讷礼部尚书。
对喀纳九月癸卯迁。戊申，明珠刑部尚书。
郝惟讷八月戊子迁。九月丁酉，朱之弼刑部尚书。
额赫里正月丁未，工部尚书。六月丁亥，济世工部满尚书。五月丙寅，思额得工部尚书。
朱之弼九月甲辰迁。王熙工部尚书。
梁清宽十二月休致。杜笃祜吏部左侍郎。
泰璧图六月癸未，索额图吏部右侍郎。
冯溥九月迁。杜笃祜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迁。蔡毓荣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布颜六月丁未迁。乙未，常鼐礼部左侍郎。
常鼐六月乙未迁。米思翰礼部右侍郎。
罗敏迈音达九月甲辰，兵部左侍郎。
曹国柄十二月癸未休致。
迈音达迁。九月甲辰，塞色赫兵部右侍郎。
麻勒吉十二月癸酉迁。辛巳，阿哈硕塞刑部左侍郎。
阿哈硕塞迁。十二月癸酉，纳布刑部右侍郎。
王清
杜笃祜九月己未迁。杨运昌工部左侍郎。
杨运昌迁。十月乙酉，吴正治工部右侍郎。
康熙八年己酉六月庚辰，裁户部添设尚书。
阿思哈五月庚申革。六月壬戌，马希纳吏部尚书。
杜立德四月癸酉迁。己卯，黄机吏部尚书。
马希纳六月壬戌迁。壬申，米思翰户部尚书。
黄机四月己卯迁。郝惟讷户部尚书。
布颜九月甲午开缺。甲寅，恩额德礼部尚书。
郝惟讷四月己卯迁。五月乙未，龚鼎孳礼部尚书。
噶褚哈五月庚申革。六月癸亥，科尔科代兵部尚书。
龚鼎孳五月乙未迁。壬寅，王宏祚兵部尚书。
明珠迁。七月乙未，对喀纳兼刑部尚书。
朱之弼
济世五月庚申革。六月丙寅，恩额得工部尚书。九月甲寅迁。十月壬申，吴达礼工部尚书。
王熙
泰璧图五月革。六月戊辰，岳思泰吏部左侍郎。
索额图六月罢。戊辰，帅颜保吏部右侍郎。七月丙申迁。辛亥，觉罗德勒洪吏部右侍郎。
萨尔图九月甲午降。十一月戊戌，纳布户部右侍郎。
米思翰六月壬申迁。甲申，顾巴西户部右侍郎。
迈音达革。塞色赫六月辛未，兵部左侍郎。
刘鸿儒正月辛酉兵部左侍郎。
色塞赫六月辛未迁。罗敏为兵部右侍郎。
刘鸿儒迁。李棠馥正月辛酉，兵部右侍郎。九月甲午休致。甲辰，冀如锡代。
纳布九月降。吴达礼刑部右侍郎。十月迁。十一月己亥，多纳刑部右侍郎。
王清正月癸亥迁。张尔素刑部右侍郎。
科尔扩岱六月迁。辛未，罗多工部左侍郎。十二月，觉罗查哈喇工部左侍郎。
罗多六月辛未迁。觉罗查哈喇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庚辰迁。禅布代。
吴正治二月忧免。三月甲午，高辛印工部右侍郎。
康熙九年庚戌
马希纳十月壬午病免。十二月乙酉，对喀纳吏部尚书。
王宏祚闰月己亥乞免。甲寅，朱之弼兵部尚书。
对喀纳迁。十二月癸巳，莫洛刑部尚书。
朱之弼闰月甲寅迁。三月辛酉，冯溥刑部尚书。
王熙
杜笃祜三月癸酉迁。甲申，蔡毓荣吏部左侍郎。四月甲辰迁。艾元徵吏部左侍郎。十一月癸酉迁。辛巳，王清吏部左侍郎。

蔡毓荣三月甲申迁。艾元徵吏部右侍郎。四月甲辰迁。王清吏部右侍郎。十一月辛巳迁。曹申吉代。

艾元徵三月甲申迁。丙戌，严正矩户部右侍郎。

严正矩三月丙戌迁。田逢吉户部右侍郎。

曹申吉十一月辛巳迁。十二月己丑，田种玉礼部右侍郎。

蔡毓荣五月丙寅，张尔素刑部左侍郎。

张尔素五月迁。丙寅，马绍曾刑部右侍郎。

康熙十年辛亥

恩额德二月辛未乞休。戊寅，祁彻白礼部尚书予告。十一月壬申，哈尔哈齐礼部尚书。

科尔科五月甲寅乞免。十一月壬申，明珠兵部尚书。

朱之弼

冯溥二月丁酉迁。戊戌，梁清标刑部尚书。

王熙

岳思泰五月己未乞休。辛未，觉罗勒德洪吏部左侍郎。

王清

觉罗勒德洪五月辛未迁。觉罗舒恕吏部右侍郎。

曹申吉二月庚辰迁。甲辰，陈敨永吏部右侍郎。

严正矩四月己亥休致。田逢吉户部左侍郎。

田逢吉四月己酉迁。刘鸿儒以户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刘鸿儒四月己酉迁。五月壬戌，冀如锡兵部左侍郎。

罗敏四月乞休。五月，班迪兵部右侍郎。

冀如锡五月壬戌迁。杨永宁兵部右侍郎。

张尔素二月壬辰休致。丙午，马绍曾刑部左侍郎。十一月丁巳，高珩刑部左侍郎。

多纳五月戊寅迁。六月癸未，哲尔肯刑部右侍郎。

马绍曾二月迁。丙午，高珩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迁。丁巳，姚文然刑部右侍郎。

高辛印八月丁酉乞休。十一月丁巳，佟宏器工部右侍郎。

康熙十一年壬子

黄机二月丁丑假。丙戌，郝惟讷吏部尚书。

郝惟讷二月丙戌迁。丁酉，梁清标户部尚书。

朱之弼

梁清标二月丁酉迁。三月己酉，艾元徵刑部尚书。

王熙

王清卒。十月壬子，陈敨永吏部左侍郎。

陈敨永十月壬子迁。李之芳吏部右侍郎。

雷虎十月乞休。十一月己卯，班迪户部左侍郎。

田逢吉十一月己丑迁。马绍曾户部左侍郎。

纳布十一月迁。己丑，达都户部右侍郎。

刘鸿儒十一月己酉迁。马绍曾户部右侍郎。

田种玉十月癸丑降。辛酉，张士甄礼部右侍郎。

班迪十一月迁。纳布兵部右侍郎。

高珩正月庚午假。二月辛巳，姚文然刑部左侍郎。

姚文然二月辛巳迁。黄道行刑部右侍郎。

觉罗查哈喇八月丁卯革。九月丙子，哈占工部左侍郎。

杨运昌正月庚午假。二月辛巳，王天眷工部左侍郎。

禅布八月丁卯革。九月丙子，图尔泰工部右侍郎。

佟宏器卒。二月辛巳，梁鋐工部右侍郎。

康熙十二年癸丑

龚鼎孳九月戊辰乞休。乙亥，吴正治礼部尚书。

朱之弼给假。五月辛卯，王熙兵部尚书。

王熙五月辛卯迁。吴正治工部尚书。九月乙亥迁。辛巳，冀如锡工部尚书。

李之芳六月癸卯迁。壬子，陈一炳吏部右侍郎。

刘鸿儒九月庚寅迁。十月丁酉，宋德宜户部左侍郎。

马绍曾六月癸丑病免。七月戊辰，宋德宜户部右侍郎。十月丁酉迁。董安国户部右侍郎。

董安国十月丁酉迁。乙巳，张士甄礼部左侍郎。

顾巴西卒。二月癸亥，折尔肯礼部右侍郎。

张士甄十月乙巳迁。史大成礼部右侍郎。

冀如锡六月迁。丁巳，杨永宁兵部左侍郎。

杨永宁六月迁。丁巳，孙光祀兵部右侍郎。

阿哈硕塞四月卒。癸丑，觉罗阿范刑部左侍郎。

姚文然二月迁。甲子，黄道行刑部左侍郎。三月甲申降。四月癸亥，任克溥刑部右侍郎。

哲尔肯二月壬子迁。觉罗阿范刑部右侍郎。四月迁。癸丑，阿尔多刑部右侍郎。

黄道行二月迁。壬子，任溥刑部右侍郎。四月癸亥迁。陈一炳刑部右侍郎。六月壬子迁。余嗣登刑部右侍郎。

哈占九月迁。甲午，图尔泰工部左侍郎。

王天眷三月甲申降。五月庚午，梁鋐工部左侍郎。七月甲戌，郭廷祚代。

图尔泰九月迁。甲午，廖旦工部右侍郎。

梁鋐五月迁。庚午，郭廷祚工部右侍郎。七月迁，徐继炜工部右侍郎。

康熙十三年甲寅

王熙

陈一炳十月癸巳迁。庚子，宋德宜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宋德宜十月庚子迁。十一月甲子，魏象枢户部左侍郎。

达都迁。十一月丙戌，介山户部右侍郎。

陈洪明四月辛丑，户部右侍郎。六月乙卯迁。七月甲子，魏象枢户部右侍郎。十一月甲子迁。于可托户部右侍郎。

张士甄五月庚寅，史大成礼部左侍郎。

史大成五月庚寅迁。杨正中礼部右侍郎。

图尔泰七月，廖旦工部左侍郎。

廖旦七月迁。祁通额工部右侍郎。

康熙十四年乙卯

对喀纳九月卒。十月乙卯，明珠吏部尚书。

米思翰二月辛丑卒。四月己丑，觉罗勒德洪户部尚书。

明珠十月乙卯迁。塞色黑兵部尚书。

王熙

莫洛迁。四月己丑，塞色黑刑部尚书。十月壬戌迁。十一月丁丑，吴达礼刑部尚书。

吴达礼十月壬午迁。常鼐工部尚书。

觉罗勒德洪四月己丑迁。甲午，觉罗舒恕吏部左侍郎。

觉罗舒恕四月甲午迁。折尔肯吏部右侍郎。

宋德宜

介山十二月壬申迁。丁丑，伊桑阿户部右侍郎。

于可托

常鼐十月壬午迁。十一月癸巳，额星格礼部左侍郎。

史大成

折尔肯四月甲午迁。辛丑，岳诺惠礼部右侍郎。闰月丙申卒。额星格礼部右侍郎。十一月癸巳迁。伊桑阿礼部右侍郎。

杨正中

塞色赫四月迁。甲午纳布兵部左侍郎。十二月庚申革。戊辰，郭四海兵部左侍郎。壬申迁。丁丑，吴努春代。

纳布四月迁。甲午，郭四海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戊辰，吴努春兵部右侍郎，丁丑迁。郭丕代。

觉罗阿范闰月乙未乞休。戊申，鄂尔多刑部左侍郎。

鄂尔多闰月迁。戊申，郭丕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迁。

康熙十五年丙辰

王熙

艾元徵卒。七月丁未，姚文然刑部尚书。

陈敨永八月丙辰迁。丙子，宋德宜吏部左侍郎。

宋德宜八月丙子迁，陈一炳吏部右侍郎。

于可托左侍郎

史大成八月丙辰乞休。己巳，杨正中礼部

马喇正月丁酉，礼部右侍郎。

杨正中八月己巳迁。杜臻礼部右侍郎。

禅塔海正月丁酉，刑部右侍郎。

余嗣登七月丙戌，董安国刑部右侍郎。

康熙十六年丁巳

明珠七月甲辰迁。八月戊午，吴达礼吏部尚书。

觉罗勒德洪七月甲辰迁。八月辛未，伊桑阿户部尚书。

哈尔哈齐三月壬寅革。癸卯，吴达礼礼部尚书。八月迁。辛未，塞色黑代。

塞色黑八月辛未迁。十月庚午，喀代兵部尚书。

王熙

吴达礼三月迁。四月己酉，介山刑部尚书。

常鼐四月迁。丙寅伊桑阿工部尚书。八月辛未迁。十月庚午，马喇工部尚书。

冀如锡四月己酉降。己未，陈敨永工部尚书。

宋德宜四月乙亥，陈一炳吏部左侍郎。

折尔肯七月丁亥，张士甄吏部右侍郎。

陈一炳四月乙亥迁。杜臻吏部右侍郎。

魏象枢四月癸丑，伊桑阿户部左侍郎。四月丙寅迁。六月庚申，察库户部左侍郎。

伊桑阿四月癸丑迁。察库户部右侍郎。六月庚申迁。萨穆哈户部右侍郎。

于可托

杨正中

马喇十月迁。十一月丙子，吴努春礼部右侍郎。

杜臻四月乙亥迁。五月戊子，张士甄礼部右侍郎。七月丁亥迁。辛丑，富鸿基礼部右侍郎。

吴努春十一月丙子迁。己卯，郭丕兵部左侍郎。

郭丕十一月己卯迁。党务礼兵部右侍郎。

董安国十二月丙寅病免。冯苏刑部右侍郎。
廖旦十月免。辛未，祁通额工部左侍郎。
祁通额十月辛未迁。温代工部右侍郎。
徐继炜四月丙寅，田六善工部右侍郎。
康熙十七年戊午
喀代十二月乙亥，郭四海兵部尚书。
王熙十二月甲戌忧。丙子，宋德宜兵部尚书。
姚文然七月戊申卒。宋德宜刑部尚书。十二月丙子迁。壬午，刘楗刑部尚书。
陈敨永三月辛卯，朱之弼工部尚书。
陈一炳七月丁巳，张士甄吏部左侍郎。
张士甄七月丁巳迁。刘楗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壬午迁。辛卯，董安国吏部右侍郎。
魏象枢七月迁。八月甲戌，于可托户部左侍郎。
于可托七月甲戌迁。田六善户部右侍郎。
杨正中
田六善八月甲戌迁。董安国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迁。
康熙十八年己未
宋德宜
刘楗四月戊辰乞休。丁亥，魏象枢刑部尚书。乙未，留左都任。六月庚午，黄机以吏部尚书管刑部尚书事。
朱之弼
觉罗舒恕四月辛巳迁。戊子，折尔肯吏部左侍郎。
折尔肯四月戊子迁。屯泰吏部右侍郎。
董安国八月革。辛卯，杨宁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察库八月癸未，萨穆哈户部左侍郎。
于可托五月己亥，田六善户部左侍郎。
萨穆哈八月癸未迁。达都户部右侍郎。
田六善五月己亥，朱裴户部右侍郎。
杨正中
杨永宁八月辛未迁。十月癸未，焦毓瑞兵部左侍郎。
鄂尔多四月庚辰，禅塔海刑部左侍郎。
任克溥三月京察降。五月，冯苏刑部左侍郎。
禅塔海四月迁。庚辰，宜昌阿刑部右侍郎。
冯苏五月迁。焦毓瑞刑部右侍郎。十月癸未迁。戊子，高珩刑部右侍郎。
郭廷祚八月癸酉，赵璟工部左侍郎。
朱裴正月乙卯，工部右侍郎。六月甲申，赵璟工部右侍郎。八月迁。张问政代。
康熙十九年庚申
郝惟讷十一月忧免。癸酉，黄机吏部尚书。
宋德宜
黄机十一月迁。魏象枢刑部尚书。
朱之弼
折尔肯七月迁。萨穆哈吏部左侍郎。
萨穆哈七月迁。达都户部左侍郎。
达都七月迁。沙赖户部右侍郎。
杨正中

高珩十月戊申病免。十二月辛巳，陈一炳刑部右侍郎。
赵璟
张问政卒。九月丙辰，金鼐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年辛酉
吴达礼三月乙亥乞休。五月庚申，介山吏部尚书。
塞色黑二月乙酉休致。己亥，郭四海礼部尚书。十二月乙未，帅颜保代。
郭四海二月己亥迁。三月壬申，折尔肯兵部尚书衔兼管刑部尚书事。
宋德宜
介山五月庚申迁。七月，郭四海以礼部尚书衔兼管刑部尚书事。
马喇三月革。五月，帅颜保工部尚书。十二月乙未迁。萨穆哈代。
朱之弼
萨穆哈五月辛未，沙赖吏部左侍郎。二月迁。达都吏部左侍郎。
达都三月癸酉迁。壬子，沙赖户部左侍郎。五月辛未迁。乙亥，科尔坤户部左侍郎。
田六善二月乙酉休。己亥，李天馥户部左侍郎。
沙赖三月壬子迁。科尔坤户部右侍郎。五月乙亥迁。额库礼户部右侍郎。
朱裴二月乙酉休。己亥，李仙根户部右侍郎。
杨正中
党务礼六月癸未迁。禧佛兵部右侍郎。
项景襄病免。十月甲辰，陈一炳兵部右侍郎。
冯苏六月假免。七月癸丑，陈一炳刑部左侍郎。甲辰迁。十一月庚戌，杜臻刑部左侍郎。
陈一炳七月迁。癸丑，杜臻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庚戌，叶方霭代。
祁通额十二月休致。丁酉，党务礼工部左侍郎。
赵璟
温代迁。党务礼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迁。丁酉，苏拜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黄机十月己丑迁。丁酉，宋德宜吏部尚书。
吴正治十月己丑迁。丁酉，沙澄礼部尚书。
折尔肯卒。十月丁酉，杭艾兵部尚书。
宋德宜十月迁。十一月丁酉，李之芳兵部尚书。
郭四海十二月卒。
朱之弼
达都二月迁。乙酉，科尔坤吏部左侍郎。
屯泰十一月戊午，禧佛吏部右侍郎。
杜臻四月壬午，吏部右侍郎。
科尔坤二月乙酉迁。壬申，额库礼户部左侍郎。
额库礼二月壬申迁。宜昌阿户部右侍郎。
杨正中
禧佛十一月迁。戊辰，库勒纳兵部右侍郎。
陈一炳
杜臻四月迁。五月戊午，宋文运刑部左侍郎。
宜昌阿二月迁。库勒纳刑部右侍郎。十月戊辰迁。十二月乙亥，鄂哈刑部右侍郎。
叶方霭五月卒。庚午，熊一潇刑部右侍郎。
赵璟十一月迁。十二月乙亥，金鼐工部左侍郎。
金鼐十二月迁。乙亥，金世鉴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介山二月丁丑迁。六月戊寅，伊桑阿吏部尚书。

宋德宜

伊桑阿六月戊寅迁。癸未，杭艾户部尚书。

帅颜保正月丁卯乞休。二月丁丑，介山礼部尚书。

杭艾六月癸未迁。八月戊申，哈占兵部尚书。

李之芳

喀尔图二月癸酉，刑部尚书。

朱之弼

科尔坤八月迁。庚午，色赫吏部左侍郎。

禧佛二月己卯迁。三月辛亥，色赫吏部右侍郎。九月庚午迁。额星格吏部右侍郎。

额库礼十月迁。乙卯，萨海户部左侍郎。

宜昌阿十月甲寅，库勒纳户部右侍郎。

喀星格九月庚午迁。丙子，萨海礼部左侍郎。十月乙卯迁。鄂哈礼部左侍郎。

杨正中卒。十二月壬寅，陈廷敬礼部左侍郎。

吴努春六月革。七月乙未，萨海礼部右侍郎。九月丙子迁。鄂哈礼部左侍郎。十月乙卯迁。温代礼部右侍郎。十一月丁丑，苏拜礼部右侍郎。

富鸿基四月己丑病免。乙未，陈廷敬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壬寅迁。张玉书礼部右侍郎。

库勒纳十月甲寅迁。阿兰泰兵部右侍郎。

陈一炳。

宋文运

鄂哈九月丙子迁。佛伦刑部右侍郎。

熊一潇三月迁。丙午，高尔位刑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宋德宜七月乙亥迁。八月辛亥，李之芳吏部尚书。

杭艾十二月乙巳迁。科尔坤户部尚书。

梁清标八月丁卯迁。余国柱户部尚书。

介山十二月乙巳乞休。杭艾礼部尚书。

李之芳八月迁。九月，梁清标以户部尚书衔管兵部尚书事。

喀尔图四月甲辰乞休。癸丑，诺敏刑部尚书。

魏象枢八月乙卯乞休。丙寅，张士甄刑部尚书。

朱之弼降。正月丙戌，杜臻工部尚书。

张士甄八月迁。戊寅，李天馥吏部左侍郎。

额星格九月迁。庚辰，达哈他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杜臻正月丙戌迁。乙未，陈廷敬吏部右侍郎。八月癸酉迁。己卯，胡简敬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李天馥八月戊寅迁。甲申，焦毓瑞户部右侍郎。

库勒纳八月辛巳迁。丙戌，鄂尔多户部右侍郎。

李仙根八月戊寅降。癸亥，焦毓瑞户部右侍郎。八月甲申迁。王鸿绪户部右侍郎。

陈廷敬正月乙未迁。二月乙巳，张玉书礼部左侍郎。忧免。九月乙丑，胡简敬礼部左侍郎。己卯迁。甲申，严我斯代。

张玉书二月乙巳迁。胡简敬礼部右侍郎。九月迁。乙丑，严我斯礼部右侍郎。己卯迁。甲申，董讷代。

焦毓瑞八月迁。杨雍建兵部左侍郎。

陈一炳

禅塔海正月革。二月辛丑，佛伦刑部左侍郎。

宋文运四月壬子乞休。壬戌，高尔位刑部左侍郎。

佛伦二月迁。辛丑鄂尔多刑部右侍郎。

高尔位四月迁。壬戌，马世济刑部右侍郎。九月迁。十二月壬辰，苏赫刑部右侍郎。

金鼐八月戊申降。己未，金汝祥工部左侍郎。

巴锡八月戊申降。乙卯，席特纳工部右侍郎。

金世鉴八月戊申降。丙寅，徐旭龄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迁。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伊桑阿五月己丑迁。九月己卯，达哈他吏部尚书。

李之芳

杭艾四月辛丑，哈占礼部尚书。

哈占四月辛丑迁。五月己丑，伊桑阿兵部尚书。

色赫二月迁。三月己卯，阿兰泰吏部左侍郎。

达哈他正月丙戌，苏拜吏部右侍郎。二月癸巳免。己亥，阿兰泰吏部右侍郎。三月己卯迁。萨海代。

萨海三月己卯迁。四月壬辰，鄂尔多户部左侍郎。

焦毓瑞卒。二月癸丑。王鸿绪户部左侍郎。

鄂尔多四月壬辰迁。苏赫户部右侍郎。

王鸿绪二月癸丑迁。董讷户部右侍郎。

苏拜正月迁。二月癸巳，额星格礼部右侍郎。

董讷二月癸丑迁。三月壬戌，蒋宏道礼部右侍郎。

阿兰泰二月迁。甲辰，佛伦兵部右侍郎。

陈一炳正月迁。二月，马世济兵部右侍郎。

佛伦二月迁。甲辰，苏赫刑部左侍郎。四月迁。戊戌，席柱刑部左侍郎。

苏赫二月迁。甲辰，席柱刑部右侍郎。四月迁。戊戌，傅腊塔刑部右侍郎。

马世济二月迁。庚子，张可前刑部右侍郎。

陈一炳正月，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李之芳

哈占九月庚寅，诺敏礼部尚书。

沙澄九月辛亥休。十月丙辰，张士甄礼部尚书。

诺敏九月庚寅迁。乙未，禧佛刑部尚书。

张士甄十月丙辰迁。庚申，胡升猷刑部尚书。

萨穆哈六月戊辰革。乙亥，佛伦工部尚书。

杜臻九月辛丑忧。丁未，陈廷敬工部尚书。

阿兰泰六月迁。七月，萨海吏部左侍郎。

萨海七月丙午迁。傅腊塔吏部右侍郎。

胡简敬五月丁亥降。丁酉，董讷吏部右侍郎。九月庚戌迁。十月戊午，胡升猷吏部右侍郎。庚申迁。乙丑，马世济吏部右侍郎。

鄂尔多十一月壬辰，麻尔图户部左侍郎。

王鸿绪闰月乙亥，董讷户部左侍郎。五月丁酉迁。胡升猷户部左侍郎。

苏赫三月癸酉迁。丁丑，傅腊塔户部右侍郎。七月丙戌迁。己丑，麻尔图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壬辰迁。赛弼汉户部右侍郎。

董讷闰月迁。乙亥，胡升猷户部右侍郎。五月丁酉迁。蒋宏道右侍郎。十月壬戌迁。王日藻户部右侍郎。

鄂哈闰月休。庚午，穆称额礼部左侍郎。六月戊辰革。七月丙戌，额星格礼部左侍郎。

额星格七月丙戌迁。孙果礼部左侍郎。

蒋宏道五月丁酉迁。己酉，徐乾学礼部右侍郎。

杨雍建十一月庚子休致。十二月戊午，张可前兵部左侍郎。

傅腊塔正月壬午，兵部右侍郎。三月迁。四月甲申，丹岱兵部右侍郎。

马世济十月迁。乙丑，蔡毓荣兵部右侍郎。十二月革。戊午，张英兵部右侍郎。

席柱闰月迁。戊午，噶尔图刑部左侍郎。

高尔位六月忧免。七月癸未，张可前刑部左侍郎。十二月迁。

傅腊塔正月迁。丁亥，丹岱刑部右侍郎。三月甲申迁。四月己丑，噶尔图刑部右侍郎。闰月迁。癸亥，敦多礼代。

张可前七月迁。癸未，王日藻刑部右侍郎。十月迁。乙丑，张鹏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戊午，赵之鼎代。

金汝祥三月壬戌免。戊辰陈一炳工部左侍郎。

席特纳二月辛亥休致。三月甲子，沙赖工部右侍郎。

陈一炳三月迁。壬辰孙在丰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达哈他八月卒。九月甲申，科尔坤吏部尚书。

李之芳九月壬午迁。戊子，陈廷敬吏部尚书。

科尔坤九月甲申迁。戊子，佛伦户部尚书。

徐国柱二月甲寅迁。己未，陈廷敬户部尚书。九月戊子迁。丙申，王日藻户部尚书。

诺敏迁。二月辛亥，伊桑阿礼部尚书。

伊桑阿二月辛亥迁。壬戌，鄂尔多兵部尚书。

禧佛二月丙辰革。辛酉，佛伦刑部尚书。九月戊子迁。廖旦刑部尚书。

胡升猷二月庚申降。丁卯，张玉书刑部尚书。

佛伦二月辛酉迁。阿兰泰工部尚书。

陈廷敬二月戊午迁。王日藻工部尚书。九月丙申迁。汤斌工部尚书。十月甲子卒。熊一潇工部尚书。

马世济三月癸卯迁。丁未，熊一潇吏部右侍郎。十月甲子迁。庚午，张鹏代。

王日藻二月丁卯迁。癸酉，张鹏户部右侍郎。十月迁。乙亥，王遵训代。

严我斯十一月革。十二月，席尔达礼部左侍郎。

额星格六月假。徐乾学礼部左侍郎。九月迁。甲辰，张英代。

觉罗孙果正月，图尔辰礼部右侍郎。三月乙丑，顾八代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多奇礼部右侍郎。

徐乾学六月乙亥迁。张英礼部右侍郎。九月甲辰迁。王飏昌礼部右侍郎。

郭丕四月甲戌迁。五月庚辰，丹岱兵部左侍郎。

丹岱五月迁。庚辰，拉笃祜兵部右侍郎。十月戊辰免。壬申，禅布兵部右侍郎。

张英六月乙亥迁。七月癸未，成其范兵部右侍郎。

噶尔图二月丁巳革。辛酉，葛思泰刑部左侍郎。九月迁。戊子，席珠刑部左侍郎。

张鹏二月迁。三月辛巳，赵之鼎刑部左侍郎。六月癸巳病免。癸卯，王国安刑部左侍郎。

敦多礼二月丁巳革。辛酉，席珠刑部右侍郎。九月戊子迁。塞楞额刑部右侍郎。

赵之鼎三月辛巳迁。王国安刑部右侍郎。六月迁。癸卯，薛柱斗刑部右侍郎。

觉务礼七月戊子迁。乙未，觉罗沙剌工部左侍郎。十月革。十一月己卯，傅腊塔工部左侍郎。

陈一炳十月壬申革。十一月戊寅，孙在丰工部左侍郎。

觉罗沙赖七月迁。乙未，傅腊塔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己卯迁。伊尔祯图工部右侍郎

孙在丰十一月迁。戊寅，徐玺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科尔坤二月壬子免。甲寅，廖旦吏部尚书。四月戊午乞休。五月壬午，阿兰泰吏部尚书。

陈廷敬五月己卯病免。丙申，张士甄吏部尚书。

佛伦二月壬子免。丙辰，鄂尔多户部尚书。

王日藻十二月壬子假。戊午，徐元文户部尚书。

伊桑阿二月甲寅迁。丁巳，麻尔图礼部尚书。

张士甄五月丙申迁。六月戊辰，熊赐覆礼部尚书。十二月庚子忧。己酉，张玉书礼部尚书。

鄂尔多二月丙辰迁。阿兰泰兵部尚书。五月壬午迁。丁亥，纪尔他布兵部尚书。

梁清标二月甲寅迁。壬戌，张玉书兵部尚书。十二月己酉迁。李天馥兵部尚书。

廖旦二月甲寅迁。丁巳，图纳刑部尚书。

张玉书二月壬戌迁。己巳，徐乾学刑部尚书。五月己卯病免。壬午，李天馥刑部尚书。十二月己酉迁。徐元文刑部尚书。十二月迁。

阿兰泰二月丙辰迁。庚申，苏赫工部尚书。

熊一潇二月壬子免。甲寅，李天馥工部尚书。六月戊辰，翁叔元工部尚书。

李天馥二月甲寅迁。丁巳，张鹏吏部左侍郎。六月丁卯，翁叔元吏部左侍郎。戊辰迁。七月甲戌，张集吏部左侍郎。

张鹏二月丁巳迁。翁叔元吏部右侍郎。六月丁卯迁。张集吏部右侍郎。七月甲戌，王封溎吏部右侍郎。

麻尔图二月丁巳迁。辛酉，赛弼汉户部左侍郎。

赛弼汉迁。二月辛酉，开音布户部右侍郎。

王遵训二月乙未，徐诰武户部右侍郎。

王飏昌

丹岱三月乙亥迁。庚辰，禅拜兵部左侍郎。十一月乙酉迁。辛卯，舜拜兵部左侍郎。

禅布三月庚辰迁。舜拜兵部右侍郎。

成其范十月降。甲子，董讷兵部右侍郎。

王国安

塞楞额免。二月，傅腊塔刑部右侍郎。四月戊申迁。丙辰，阿喇弥刑部右侍郎。

薛柱斗二月辛未革。三月乙亥，郑重刑部右侍郎。

傅腊塔二月迁。癸酉，伊尔图工部左侍郎。

孙在丰三月丁酉降。四月甲辰，徐廷玺工部左侍郎。

伊尔图二月癸酉迁。齐稽工部右侍郎。

徐廷玺四月甲辰迁。王承祖工部右侍郎。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阿兰泰五月乙巳迁。鄂尔多吏部尚书。

鄂尔多五月乙巳迁。麻尔图户部尚书。

徐元文五月乙巳迁。丁未，王骘户部尚书。

麻尔图五月乙巳迁。顾八代礼部尚书。

纪尔他布

杜臻三月壬辰，刑部尚书。

翁叔元五月乙丑免。十二月戊辰，张英工部尚书。

傅腊塔六月戊子降。甲午，索诺和吏部右侍郎。

王封溎闰月戊戌忧。郭琇吏部右侍郎。五月丁未迁。壬子，李振裕吏部右侍郎。

开音布三月癸巳迁。阿山户部右侍郎。

张英十二月戊辰迁。戊寅，王陬昌礼部右侍郎。

王陬昌十二月戊寅，顾汧礼部右侍郎。

张可前四月癸酉假免。丁亥，王维珍兵部左侍郎。

董讷三月丁亥迁。四月辛卯，王维珍兵部右侍郎。丁亥迁。吴珙代，十月迁。十二月壬申，李光地代。

王国安六月迁。戊子，郑重刑部左侍郎。

阿喇弥六月迁。七月，噶世图刑部右侍郎。

郑重六月戊子迁。高尔位刑部右侍郎。

王承祖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麻尔图正月癸卯降。己酉，苏赫户部尚书。

王骘

张玉书六月乙酉迁。七月庚寅，张英礼部尚书。十月辛巳免。十一月己亥，熊赐履代。

纪尔他布

苏赫正月迁。己酉，席柱工部尚书。

萨海正月丁亥，李振裕吏部左侍郎。

李振裕二月迁。丁亥，赵士麟吏部右侍郎。

王陬昌

顾汧三月壬辰忧免。庚子，王泽宏礼部右侍郎。

舜拜十一月庚寅停职。凯音布署兵部左侍郎。

王维珍

席珠正月己未迁。己酉，噶世图刑部左侍郎。三月休致。乙丑，噶尔泰代。

喀世图正月迁。己酉，噶尔泰刑部右侍郎。三月乙丑迁。傅腊塔代。

王承祖

康熙三十年辛未

鄂尔多七月卒。庚申，苏赫吏部尚书。

张士甄五月乙巳降。六月乙卯，李天馥吏部尚书。

苏赫闰月庚申迁。库勒纳户部尚书。

王骘

纪尔他布罢。正月乙卯，马齐兵部尚书。

李天馥六月迁。癸亥，杜臻兵部尚书。

杜臻六月迁。癸亥，陈廷敬刑部尚书。

席柱十月戊申降。十一月丁巳，索诺和工部尚书。

陈廷敬六月迁。辛未，高尔位工部尚书。

萨海十一月癸亥迁。赵士麟吏部左侍郎。

张集十一月庚午，布颜图吏部左侍郎。

索诺和六月辛未，布颜图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庚午迁。沙穆哈吏部右侍郎。

李振裕十一月癸亥，彭孙遹吏部右侍郎。

赛弼汉卒。七月庚申，阿山户部左侍郎。

阿山七月庚申迁。博际户部右侍郎。

王陬昌

王泽宏

舜拜三月甲寅迁。四月戊午，沙穆哈兵部左侍郎。十一月迁。丙子，朱都讷兵部左侍郎。

王维珍

沙穆哈四月戊午迁。朱都讷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迁。丙子，舒恕兵部右侍郎。

噶尔泰正月辛亥病免。乙卯，傅腊塔刑部左侍郎。

傅腊塔正月乙卯迁。布彦图刑部右侍郎。六月迁。戊寅，迈涂刑部右侍郎。

高尔位六月辛未迁。壬午，李回刑部右侍郎。

伊尔格图十月戊申降十一月丁巳，凯音布工部左侍郎。

齐稽十月戊申降。十一月丁巳，图尔宸工部右侍郎。

王承祖十月戊申降。十一月丁巳，年遐龄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一壬申

苏赫卒。二月庚子，库勒纳吏部尚书。

李天馥十月己卯迁。乙巳迁。癸巳，熊赐履吏部尚书。

库勒纳二月庚子迁。乙巳，马齐户部尚书。

王骘

熊赐履十月迁。戊戌，张英礼部尚书。

马齐二月乙巳迁。索诺和兵部尚书。

陈廷敬八月忧免。丙戌，翁叔元刑部尚书。

索诺和二月迁。乙巳，沙穆哈工部尚书。

赵士麟

沙穆哈二月乙巳迁。三月壬子，傅腊塔吏部右侍郎。

阿山十月癸巳，思格色户部左侍郎。二月癸未，阿山免。丁亥，博际户部左侍郎。四月乙巳迁。凯音布代。十月癸巳，思格色任。

徐诰武卒。八月癸未，王士正户部右侍郎。

傅际二月丁亥迁。凯音布户部右侍郎。四月乙巳迁。思格色户部右侍郎。十月癸巳迁。法尔哈户部右侍郎。

王飏昌十一月病免。十二月戊寅，王泽宏礼部左侍郎。

顾汧十二月戊寅，王封濛礼部右侍郎。

王维珍

傅腊塔三月壬子迁，迈涂刑部左侍郎。

迈涂三月丙辰迁。尹泰刑部右侍郎。

凯音布二月迁。丁亥，图尔宸工部左侍郎。

徐廷玺二月丙戌，年遐龄工部左侍郎。十月迁。庚子，李元振工部左侍郎。

图尔宸二月迁。沙纳海工部右侍郎。

年遐龄二月迁。李元振工部右侍郎。十月庚子迁。徐潮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王骘

顾八代九月革。十月甲戌，沙穆哈礼部尚书。

沙穆哈十月迁。己卯，萨穆哈工部尚书。

赵士麟

王士正

王泽宏

王封濛

王维珍

舒恕十月丙寅免。庚子，安布禄兵部右侍郎。

李回十二月癸未假免。己丑，田雯刑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王骘三月戊午休致。十一月戊寅，陈廷敬户部尚书。
沙穆哈三月丁未革。乙卯，佛伦礼部尚书。
布彦图六月甲子革。七月己巳，常书吏部左侍郎。
赵士麟
傅腊塔闰月迁。己丑，常书吏部右侍郎。七月己巳迁。安布禄吏部右侍郎。
思格色七月丁卯迁。王士正户部左侍郎。
王士正七月丁卯迁。王掞户部右侍郎。
王泽宏
王封濛
王维珍十月迁。癸亥，张集兵部左侍郎。
安布禄七月己巳迁。甲戌，马尔汉兵部右侍郎。
李光地五月辛亥，张集兵部右侍郎。十月癸亥迁。张鹏翮兵部右侍郎。
郑重十二月丁未，田雯刑部左侍郎。
田雯十二月丁未迁。陈汝器刑部右侍郎。
沙纳海五月辛亥迁。丁巳，常绶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赵士麟
王士正
法尔哈七月丙戌，阿尔拜户部右侍郎。
王掞
王泽宏
王封濛
徐潮五月忧免。六月庚寅，李楠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索诺和八月丁酉革。甲辰，凯音布兵部尚书。
常书六月癸卯迁。壬子，安禄布吏部左侍郎。
赵士麟
安布禄六月壬子迁。阿尔拜吏部右侍郎。
思格色三月丁卯革。阿尔拜户部左侍郎。六月壬子迁。陶岱户部左侍郎。
王士正
王掞
阿尔拜六月己亥转迁。陶岱户部右侍郎。壬子迁。庸爱户部右侍郎。
王泽宏
王封濛
朱都讷四月乙未革。六月丁卯，马尔汉兵部左侍郎。
马尔汉六月癸卯迁。嵩祝兵部右侍郎。八月己巳迁。九月乙亥，哈雅尔图兵部右侍郎。
尹泰六月癸卯迁。七月乙卯，绥色刑部右侍郎。
陈汝器正月癸未迁。二月甲午，喻成龙刑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凯音布九月庚子迁。乙巳，席尔达兵部尚书。
图纳五月卒。丁酉，傅腊塔刑部尚书。
翁叔元五月辛丑乞休。壬寅，吴琠刑部尚书。
安禄布正月己巳迁。丙子，阿尔拜吏部左侍郎。

赵士麟

阿尔拜正月丙子迁。陶岱吏部右侍郎。

彭孙遹九月己巳假。癸未，王泽宏吏部右侍郎。

陶岱正月丙子迁。庸爰户部左侍郎。

王士正

庸爰正月丙子迁。贝和诺户部右侍郎。

王掞

席尔达五月辛丑迁。丙午，努赫礼部左侍郎。

王泽宏九月迁。王封濛礼部左侍郎。

多奇二月戊戌革。五月辛卯，努赫礼部右侍郎。丙午迁。杨舒礼部右侍郎。

王封濛九月癸未迁。韩菼礼部右侍郎。

哈雅尔图九月迁。十月庚申，觉罗三宝兵部右侍郎。

张鹏翮五月迁。丁酉，严曾矩兵部右侍郎。

迈图七月丁未病免。八月丙辰，绥色刑部左侍郎。

绥色八月迁。丙辰，觉罗三宝刑部右侍郎。十月庚申迁。孟额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辛丑休致。丙午，戴都里刑部右侍郎。

李元振九月丙寅假免。己亥，李光地工部右侍郎。

李楠四月忧免。丁丑，李光地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吴珙七月癸酉迁。庚辰，张鹏翮刑部尚书。十一月壬辰迁。丙申，李振裕刑部尚书。

李振裕十一月丙申迁。熊一潇工部尚书。

赵士麟

王士正七月乙酉迁。庚寅，王掞户部左侍郎。

王掞七月庚寅迁。钱三锡户部右侍郎。十二月己未迁。庚申，鲁伯赫户部右侍郎。

努赫十一月甲午，杨舒礼部左侍郎。

王泽宏

杨舒十一月甲午迁。戴都里礼部右侍郎。

觉罗三宝

戴都里十一月甲午迁。辛宝刑部右侍郎。

喻成龙三月丙申迁。徐潮刑部右侍郎。

图尔宸四月甲寅休致。戊午，常绶工部左侍郎。

李光地十二月辛丑迁。丙午，李楠工部左侍郎。

常绶四月迁。戊午，罗察工部右侍郎。

熊一潇十二月丙申迁。壬寅，李楠工部右侍郎。丙午迁。顾藻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熊赐履十一月己亥迁。陈廷敬吏部尚书。

马齐十一月己亥，授大学士仍兼管户部尚书。

陈廷敬十一月己亥迁。李振裕户部尚书。

佛伦迁十一月己亥，席尔达礼部尚书。

张英十一月己亥迁。杜臻礼部尚书。

席尔达十一月己亥迁。马尔汉兵部尚书。

杜臻十一月迁。己亥，范承勋兵部尚书。

李振裕十一月己亥迁。王士正刑部尚书。

熊一潇二月辛丑乞休。五月癸巳，王鸿绪工部尚书。

赵士麟卒。五月丁亥，王泽宏吏部左侍郎。十一月己亥迁。十二月庚午，王掞吏部左侍郎。

彭孙遹五月丁亥，王掞吏部右侍郎，代王泽宏。十二月庚午迁。韩菼吏部右侍郎。

王掞五月丁亥迁。六月，钱三锡户部左侍郎。

鲁伯赫闰月戊午，温达户部右侍郎。

钱三锡六月迁。田雯户部右侍郎。九月庚申迁。李楠户部右侍郎。

王封濛

戴都里十月壬申，努赫礼部右侍郎。

韩菼十二月迁。庚午，李录予礼部右侍郎。

马尔汉五月丁亥迁。乙未，觉罗三宝兵部左侍郎。

觉罗三宝五月乙未迁。布雅努兵部右侍郎。

田雯六月戊戌迁。徐潮刑部左侍郎。

辛宝九月革。癸丑，吴赫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迁。庚子，常绶刑部右侍郎。

徐潮六月乙未迁。李辉祖刑部右侍郎。

常绶十二月庚午迁。罗察工部左侍郎。

李楠九月庚申迁。顾藻工部左侍郎。

罗察十二月庚午迁。倭赫工部右侍郎。

顾藻九月庚申迁。吴涵工部右侍郎。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库勒纳十月壬午解任。丁亥，席尔达吏部尚书。

席尔达十月迁。

杜臻六月癸亥致仕。己亥，王泽宏礼部尚书。十一月辛丑休致。丙午，韩菼代。

王士正

王鸿绪

阿尔拜十月壬午解任。丁亥，特默德吏部左侍郎。

王掞

陶岱五月丁未，特默德吏部右侍郎。十月丁亥迁。傅继祖吏部右侍郎。

韩菼十一月丙午迁。癸丑，徐秉义吏部右侍郎。

钱三锡

李楠六月己巳迁。乙亥，王绅户部右侍郎。

杨舒四月壬辰，三宝礼部左侍郎。十一月辛丑革。丙午，凯音布礼部左侍郎。

王封濛

觉罗三宝四月壬辰迁。朱都纳兵部左侍郎。

严曾矩卒。七月，胡会恩兵部右侍郎。

徐潮九月己酉迁。丙辰，喻成龙刑部左侍郎。十一月甲午迁。卞永誉代。

李辉祖二月革。喻成龙刑部右侍郎。九月己酉迁。卞永誉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迁。甲申，吴涵代。

罗察十二月降。白硕色工部左侍郎。

倭赫三月己未，特默德工部右侍郎。五月丁未迁。白硕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敦拜代。

吴涵十一月甲午迁。喻成龙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年辛巳

马齐十月壬申，凯音布户部尚书。

席哈纳十月壬申，礼部尚书。

傅腊塔十一月丁未革。辛亥，安布禄刑部尚书。

王士正

王鸿绪
王掞
钱三锡
王绅
凯音布十月壬申迁。邵穆布礼部左侍郎。
王封濛
努赫正月革。甲寅，席哈纳礼部右侍郎。十月壬申，罗察礼部右侍郎代席。
朱都讷八月癸未革。九月丁未，法良兵部左侍郎。
常绶十二月辛未，苏赫讷刑部右侍郎。
白硕色正月甲寅免。敦拜工部左侍郎。
顾藻二月丁丑假免。丙戌，喻成龙工部左侍郎。十二月丁卯，许汝霖工部左侍郎。
敦拜正月甲寅迁。舒辂工部右侍郎。
喻成龙二月丙戌迁。许汝霖工部右侍郎。十二月丁卯迁。李元振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席尔达九月己巳迁。敦拜吏部尚书。
席哈纳九月己巳迁。席尔达礼部尚书。
王士正
王鸿绪
特默德二月甲子革。癸酉，傅继祖吏部左侍郎。
王掞
傅继祖二月癸酉迁。温达吏部右侍郎。九月迁。壬申，常舒以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徐秉义六月辛亥革。吴涵吏部右侍郎。
田雯正月壬寅病免。庚戌，王绅户部左侍郎。
温达二月癸酉迁。三月癸未，赖都户部右侍郎。
王绅正月庚戌迁。范承烈户部右侍郎。
王封濛
李录予四月丙寅忧免。五月丁亥，许汝霖礼部右侍郎。
法良十二月辛丑革。甲辰，纪尔他布兵部左侍郎。
张集四月戊午，胡会恩兵部左侍郎。
胡会恩四月戊午迁。屠粹忠兵部右侍郎。
绥色六月辛亥革。己未，苏赫讷刑部左侍郎。
苏赫讷六月迁。己未，舒辂刑部右侍郎。十二月乙未迁。金玺刑部右侍郎。
吴涵六月己未迁。张泰交刑部右侍郎。
舒辂三月癸未，工部左侍郎。六月迁。癸亥，常恕工部左侍郎。九月壬申迁。恩特工部左侍郎。
许汝霖五月丁亥迁。六月辛亥，李元振工部左侍郎。
舒辂三月癸未迁。常恕工部右侍郎。六月迁。恩特工部右侍郎。九月迁。哈鼐工部右侍郎。
李元振六月迁。辛亥，甘国枢工部右侍郎。十二月甲辰，来道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陈廷敬四月丙申迁。戊戌，李光地吏部尚书。
王士正
王鸿绪
王掞
王绅
王封濛卒。六月丁丑，许汝霖礼部左侍郎。

许汝霖六月丁丑迁。王项龄礼部右侍郎。

纪尔他布

金玺四月壬寅，励杜讷刑部右侍郎。九月卒。丁卯，陈论刑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李振裕十月庚辰迁。徐潮户部尚书。

韩菼十月己未卒。庚辰，李振裕礼部尚书。

范承勋四月乙亥乞休。十月己卯，屠粹忠兵部尚书。

王士正九月降。十月庚辰，王掞礼部尚书。

萨穆哈革。三月丙寅，温达工部尚书。

王鸿绪

王掞十月庚辰迁。乙酉，姜橚吏部左侍郎。十月卒。丙申，李录予吏部左侍郎。

吴涵十月己卯迁。乙酉，李录予吏部右侍郎。十月丙申迁。王九龄吏部右侍郎。

王绅

许汝霖二月癸酉，王项龄礼部左侍郎。

罗察六月甲戌降。癸未，铁图礼部右侍郎。

王项龄二月癸酉迁。王九龄礼部右侍郎。四月癸酉迁。胡会恩礼部右侍郎。

纪尔他布二月癸酉，布雅努兵部左侍郎。

胡会恩四月癸酉迁。屠粹忠兵部左侍郎。十月迁。十一月己酉，梅鋗兵部左侍郎。

布雅努二月癸酉迁。贝和诺兵部右侍郎。

屠粹忠四月癸酉迁。王九龄兵部右侍郎。十一月乙酉迁。梅鋗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己酉迁。曹鉴伦代。

舒辂四月迁。常绶刑部右侍郎。

陈论九月戊午降。十月己卯，张睿刑部右侍郎。

恩特三月革。三月丙寅，色德里工部左侍郎。

哈鼐三月丙寅，穆和伦工部右侍郎。

来道三月己酉革。丙寅，姜橚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壬辰，程文彝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李光地十一月辛酉迁。宋荦吏部尚书。

王掞

王鸿绪

常舒正月庚申迁。希福纳吏部左侍郎。九月甲申迁。乙酉，杜敏吏部右侍郎。

王九龄

庸爰五月癸亥革。癸酉，穆丹户部左侍郎。

王绅五月癸亥革。乙亥，范承烈户部左侍郎。

赖都四月迁。五月庚戌，穆丹户部右侍郎。癸酉迁。巴锡户部右侍郎。

范承烈五月乙亥迁。汪霦户部右侍郎。

王项龄

布雅努十月丁酉休致。满辟兵部左侍郎。

贝和诺五月庚辰迁。乙酉，满辟兵部右侍郎。十月丁酉迁。甲辰，殷特布兵部右侍郎。

苏赫讷十月丁酉休致。常绶刑部左侍郎。甲辰，鲁瑚刑部左侍郎。

色德里九月休致。穆和伦工部左侍郎。

穆和伦九月乙酉迁。巢可托工部右侍郎。

程文彝卒。六月戊戌，赵世芳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己卯迁。十二月辛酉，彭会淇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敦拜十月乙酉乞休，温达吏部尚书。
宋荦
凯音布十二月乙巳迁。。
席尔达十二月乙巳，凯音布礼部尚书。
屠粹忠卒。五月己未，金世荣兵部尚书。
安布禄十一月甲戌乞休。阿山刑部尚书。
王掞
温达十月乙酉迁。己丑，希福纳工部尚书
王鸿绪
李录予三月丁亥罢。四月辛亥，王九龄吏部左侍郎。
王九龄四月迁。辛亥，张廷枢吏部右侍郎。
巴锡十一月癸酉免。
汪霦正月己丑革。二月癸巳，汪晋徵户部右侍郎。
邵穆布十二月辛巳迁。丁亥，铁图礼部左侍郎。
王项龄
铁图迁。十二月丁亥，赫寿礼部右侍郎。
满辟八月己亥，殷特布兵部左侍郎。
梅鋗四月乙未迁。乙卯，曹鉴伦兵部左侍郎。
殷特布八月己亥迁。恩丕兵部右侍郎。
曹鉴伦四月乙卯迁。萧永藻兵部右侍郎。
鲁瑚十月庚子降。丙午，魏齐刑部左侍郎。
常绶十月壬子迁。巢可托刑部右侍郎。
巢可托十月迁。十二月丁亥，莫音代工部右侍郎。
彭会淇三月乙亥免。四月，周清原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温达十二月丙戌迁。马尔汉吏部尚书。
宋荦
正月庚午，希福纳户部尚书。
马尔汉十二月丙戌迁。耿额兵部尚书。
金世荣降。十月庚子，萧永藻兵部尚书。
阿山五月丙子免。六月癸未，耿额刑部尚书。十二月丙戌迁。巢可托刑部尚书。
王掞
希福纳正月庚午迁。赫硕咨工部尚书。
王鸿绪
王九龄十二月己亥迁。
范承烈二月迁。己丑，汪晋徵户部左侍郎。
赫硕咨正月，户部右侍郎。庚午迁。辛巳，赫申户部右侍郎。
汪晋徵二月迁。许汝霖户部右侍郎。
王项龄
萧永藻正月辛巳迁。二月己丑，范承烈兵部右侍郎。五月丙子迁。六月壬午，王国安代。
巢可托六月迁。丁酉，牛钮纳刑部右侍郎。
李元振七月己巳休致。八月庚辰，李旭升工部左侍郎。
阮清原五月丙子，李旭升工部右侍郎。八月迁。庚辰，阮尔询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宋荦闰月庚子致仕。四月己酉，徐潮吏部尚书。
徐潮四月己酉迁。五月甲申，王鸿绪户部尚书。
凯音布四月乙亥乞休。五月己酉，富宁安礼部尚书。
王掞十月乙卯调。张鹏翮刑部尚书。
王鸿绪五月调。十月乙卯，王掞工部尚书。
傅继祖闰月甲辰免。四月壬子，穆和伦吏部左侍郎。
张廷枢正月戊辰，吏部左侍郎。
张廷枢迁。正月戊辰，曹鉴论吏部右侍郎。
穆丹五月戊戌迁。壬寅，赫寿户部左侍郎。
王顼龄
赫寿五月壬寅迁。十月己酉，二鬲礼部右侍郎。
曹鉴伦正月迁。乙亥，王国安兵部左侍郎。
王国安正月乙亥迁。鹿祐兵部右侍郎。
穆和伦四月迁。壬子，莫音代工部左侍郎。
莫音代四月壬子迁。揆叙工部右侍郎。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马尔汉正月乙未乞休。三月己亥，富宁安吏部尚书。
王鸿绪正月乙未免。二月庚午，张鹏翮户部尚书。
富宁安三月迁。四月庚戌，穆和伦礼部尚书。
李振裕正月乙未免。二月庚午，许汝霖礼部尚书。
巢可托免。七月庚寅，齐世武刑部尚书。
张鹏翮二月庚午调。张廷枢刑部尚书。
王掞
穆丹四月庚戌迁。丙辰，赫寿吏部左侍郎。
张廷枢二月迁。三月戊寅，曹鉴伦吏部左侍郎。
杜敏九月革。十一月丁亥，恩丕吏部右侍郎。
曹鉴伦三月迁。戊寅，徐元正吏部右侍郎。
赫寿四月丙辰迁。噶礼户部左侍郎。七月辛卯迁。八月己亥，赫申代。
汪晋徵十二月，张世爵户部左侍郎。
赫申八月己亥迁。能泰户部右侍郎。
许汝霖二月庚午迁。三月戊寅，张世爵户部右侍郎。十二月迁。王度昭户部右侍郎。
王顼龄
二鬲
王国安七月辛巳，鹿祐兵部左侍郎。九月戊寅迁。甲申，李先复兵部左侍郎。
恩丕十一月迁。辛卯，满笃兵部右侍郎。
鹿祐七月辛巳迁。李先复兵部右侍郎。九月甲申迁。宋骏业兵部右侍郎。
莫音代七月庚寅，拉都浑工部左侍郎。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徐潮四月丁酉免。乙巳，萧永藻吏部尚书。
希福纳九月辛亥革。辛酉，穆和伦户部尚书。
穆和伦九月辛酉迁。贝和诺礼部尚书。
许汝霖十一月乙未免。癸卯，王掞礼部尚书。
萧永藻四月乙巳迁。庚戌，王掞兵部尚书。十一月迁。丁未，孙徵灏兵部尚书。
张廷枢六月戊午革。十一月丁卯，郭世隆刑部尚书。

王掞四月庚戌迁。十一月癸丑，徐元正工部尚书。

恩丕五月庚午迁。丙子，哈山吏部右侍郎。

徐元正正月癸巳迁。四月乙巳，仇兆鳌吏部右侍郎。

赫申十月癸酉乞休。辛巳，塔进泰户部左侍郎。

能泰三月丁亥革。四月壬寅，塔进泰户部右侍郎。十月辛巳迁。鄂奇代。

王度昭九月丙午迁。十月戊辰，施世纶户部右侍郎。十一月甲辰迁。石文柱户部右侍郎。

铁图四月癸亥革。五月庚午，恩丕礼部左侍郎。十二月戊寅迁。

王顼龄

二鬲

宋骏业

张睿卒。正月癸巳，艾芳曾刑部右侍郎。

拉都浑七月庚辰迁。揆叙工部左侍郎。

揆叙七月迁。庚辰，张额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年辛卯

贝和诺十月丙辰革。丁巳，嵩祝礼部尚书。

王掞

耿额十月壬午革。十一月丙戌，殷特布兵部尚书。

齐世武十月壬午革。十一月丙戌，哈山刑部尚书。

郭世隆十月革。十一月，吴一蜚刑部尚书。

哈山正月己酉，吏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壬辰，孙柱吏部左侍郎。

曹鉴伦卒。四月庚申，陈元龙吏部左侍郎。八月辛酉迁。癸酉，吴一蜚吏部左侍郎。十一月迁。癸未，胡会恩代。

哈山正月己酉迁。傅绅吏部右侍郎。

仇兆鳌正月庚午乞休。丁丑，陈元龙吏部右侍郎。四月庚申，吴一蜚吏部右侍郎。八月丁巳，胡会恩代。九月，李旭升代。

张世爵六月卒。七月辛亥，叶九思户部左侍郎。

鄂奇四月庚申迁。噶敏图户部右侍郎。

石文柱二月丁丑迁。己酉，吴一蜚户部右侍郎。四月庚申迁。乙丑，李仲极户部右侍郎。

二鬲正月己酉礼部左侍郎。

王顼龄

二鬲正月己酉迁。冯忠礼部右侍郎。

胡会恩正月己酉迁。胡作梅礼部右侍郎。

殷特布三月迁。四月庚申，满笃兵部左侍郎。十一月壬辰迁。觉和托兵部左侍郎。

满笃四月庚申迁。鄂奇兵部右侍郎。五月己丑革。辛丑，觉和托兵部右侍郎。十一月乙未迁。巴颜住兵部右侍郎。

宋骏业

魏齐二月癸未休致。牛祜纳刑部左侍郎。

卞永誉十月辛酉休致。李旭升刑部左侍郎。十一月乙未迁。

牛祜纳三月乙未迁。觉罗法喇刑部右侍郎。

李旭升十月辛酉迁。辛未，阮尔询工部左侍郎。

阮尔询十月辛未迁。刘谦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桑额四月丙子，吴一蜚吏部尚书。。

嵩祝四月乙亥迁。赫硕咨礼部尚书。

王捘四月乙亥迁。陈诜礼部尚书。
吴一蜚四月丙子迁。胡会恩刑部尚书
赫硕咨四月乙亥迁。满笃工部尚书。
陈诜四月乙亥迁。张廷枢工部尚书。
胡会恩四月丙子迁。五月，李旭升吏部左侍郎。
李升旭五月己丑迁。王顼龄吏部右侍郎。
叶九思四月丙子，王原祁户部左侍郎。
李仲极四月壬申革迁。丙子，廖腾煃户部右侍郎。
二鬲
王顼龄五月己丑迁。王思栻礼部左侍郎。
宋骏业
牛祜纳二月庚申，觉罗法喇刑部左侍郎。四月戊午，萨尔台刑部左侍郎。
艾芳曾四月丙子，刑部左侍郎。
觉罗法喇二月迁。庚申，萨尔台刑部右侍郎。四月戊午迁。博音岱刑部右侍郎。
艾芳曾四月丙子迁。张志栋刑部右侍郎。
揆叙十月丙寅迁。己巳，张额工部左侍郎。
张额十月己巳迁。马进泰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吴一蜚五月丙戌卒。十月丙子，张鹏翮吏部尚书。
张鹏翮十月丙子迁。赵申乔户部尚书。
哈山十二月革。
胡会恩五月戊寅假免。
满笃十二月降。己卯，赫奕工部尚书。
张廷枢五月丙戌迁。王顼龄工部尚书。
王顼龄五月丙戌迁。辛卯，汤右曾吏部右侍郎。
王原祁
二鬲
王思栻
冯忠十月迁。癸未，荆山礼部右侍郎。
宋骏业卒。五月丙戌，田从典兵部右侍郎。
张志栋革。正月戊申，王企靖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辛卯革。甲午，李涛刑部右侍郎。
张额十二月辛卯迁。舒兰工部左侍郎。
马进泰十一月甲寅降。十二月己卯，舒兰工部右侍郎。甲午迁。常泰工部右侍郎。
刘谦十月丙子迁。崔徵璧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赵申乔
赖都正月甲子，刑部尚书。
王顼龄
塔进泰四月乙亥乞休。辛巳，噶敏图户部左侍郎。
王原祁
噶敏图四月辛巳迁。鄂奇户部右侍郎。六月迁。十二月甲戌，傅尔笏纳户部右侍郎。
二鬲
王思栻
兰舒十月降。十二月甲戌，常泰工部左侍郎。

常泰十二月迁。甲戌，满丕工部右侍郎。
崔徵璧十二月乙亥，王度昭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赵申乔
王顼龄
噶敏图十二月甲申迁。
王原祁
廖腾煃十一月甲子乞休。十二月甲申，吕履恒户部右侍郎。
二鬲
王思栻
巴颜住十一月戊戌革。癸卯，党阿赖兵部右侍郎。
博音岱十一月戊戌革。己酉，明安刑部右侍郎。
李涛四月乙酉假免。五月戊午，李华之刑部右侍郎。
王度昭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穆和伦五月辛酉，复为户部尚书。
赵申乔
赫硕咨六月己丑革。丁酉，荆山礼部尚书。
孙徵灏十月卒。壬辰，赵弘灿兵部尚书。
赫奕五月丁丑革。孙渣齐工部尚书。
王顼龄
傅尔笏纳五月，户部左侍郎。
梁世勋六月壬辰，户部左侍郎。
傅尔笏纳五月迁。敦稡户部右侍郎。
二鬲十二月乙巳，萨哈布礼部左侍郎。
王思栻
荆山六月迁。十月壬辰，萨哈布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迁。罗瞻礼部右侍郎。
觉和托卒。四月辛丑，党阿赖兵部左侍郎。
党阿赖四月迁。辛丑，查弼纳兵部右侍郎。
萨尔台二月乙丑休致。五月癸亥，阿锡鼐刑部左侍郎。
明安卒。五月癸亥，刘相刑部右侍郎。
李华之
阮尔询卒。十月壬辰，郝林工部左侍郎。
王度昭十月癸丑忧免。十一月丁巳，李锡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赵申乔
荆山三月卒。四月丙申，殷特布礼部尚书。六月乙未革。十月丙午，吞珠礼部尚书。
殷特布四月丙申迁。孙柱兵部尚书。
赵弘灿卒。四月丙申，范时崇兵部尚书。
王顼龄
孙柱四月迁。甲辰，色尔图吏部左侍郎。
吕履恒四月辛丑降。十月丁未，王景曾户部右侍郎。
王思栻
李华之

李锡九月革。十月丁未，王懿工部右侍郎。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赵申乔
吞珠八月甲午卒。十月丙午，贝和诺礼部尚书。
孙渣齐四月甲午迁。五月癸丑，徐元梦工部尚书。
王顼龄八月丙戌迁。陈元龙工部尚书。
梁世勋十月丙午，王景曾户部左侍郎。庚午，李永绍户部左侍郎。
王景曾十月丙午迁。李永绍户部右侍郎。庚午迁。王企靖户部左侍郎。
王思栻
胡作梅卒。十一月戊寅，景日昣礼部右侍郎。
党阿赖五月迁。九月丙戌，查克旦兵部左侍郎。
艾芳曾卒。二月壬午，李华之刑部左侍郎。
李华之二月壬午迁。周道新刑部右侍郎。
王懿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赵申乔
陈诜十一月丙子致仕。十二月壬寅，蔡升元礼部尚书。
色尔图三月乙未罢。四月癸丑，勒什布吏部左侍郎。
傅尔笏纳十一月辛未革。庚寅，敦稡户部左侍郎。
敦稡十一月庚寅迁。赫成额户部右侍郎。
王企靖
王思栻
景日昣
田从典十二月迁。己卯，王度昭兵部右侍郎。
李华之
常泰六月革。丁巳，满丕工部左侍郎。
满丕六月丁丑迁。穆尔台工部右侍郎。
王懿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赵申乔十月甲寅卒。十一月戊寅，田从典户部尚书。
范时崇十月甲寅予告。癸亥，白潢兵部尚书。
王企靖七月戊子迁。白潢户部右侍郎。十月甲寅迁。十二月癸巳，张伯行户部右侍郎。
王思栻
景日昣
王度昭
李华之五月己卯休致。戊子，张廷玉刑部左侍郎。
王懿
康熙六十年辛丑
张鹏翮闰月庚申，孙柱兼吏部尚书。
贝和诺四月丁酉，赖都礼部尚书。
蔡升元闰月庚午假。十二月丁丑，陈元龙礼部尚书。
赖都四月丁酉迁。托赖刑部尚书。
陈元龙十二月迁。
傅绅六月乙未解。闰月丁巳，张廷玉吏部右侍郎。

李永绍王景曾六月丁巳迁。
王思栻
景日昣
王度昭
张廷玉六月迁。丁巳，王景曾刑部左侍郎。
穆尔台闰月甲戌，长寿工部右侍郎。
王懿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富宁安十二月甲子迁。隆科多吏部尚书。
赖都五月壬辰降。十一月庚戌，苏库礼部尚书。
陈元龙十二月丙寅，张廷玉礼部尚书。
李先复正月乙巳，工部尚书。
敦稚十月丙寅，吴尔泰户部左侍郎。
李周望十二月甲寅，户部左侍郎。
王思栻
景日昣
李先复迁。十一月庚戌，励廷仪兵部左侍郎。
查弼纳十月迁。阿克敦兵部右侍郎。
王度昭
王景曾
周道新十一月丙子，黄叔琳刑部右侍郎。
王懿

清史稿卷一八一　表第二一

部院大臣年表二下
康熙元年壬寅
宁古里七月迁。八月丙辰，觉罗雅布兰左都御史。
董安国正月壬辰，左副都御史。
杨时荐五月迁。六月乙巳，曹国柄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年癸卯
魏裔介五月迁。龚鼎孳六月戊申，左都御史。
图尔特六月迁。甲子，额赫里左副都御史。
曹国柄十月迁。六月丁卯，董笃行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年甲辰
康熙四年乙巳
龚鼎孳正月壬辰，郝惟讷左都御史。
康熙五年丙午
觉罗雅布兰七月丁未卒。尼满左都御史。
郝惟讷六月癸酉迁。七月庚辰，朱之弼左都御史。十月迁。十一月丁丑，王熙左都御史。
董安国十一月迁。己亥，宋徵舆左副都御史。
康熙六年丁未
王熙
额赫里正月己卯迁。丁酉，莫洛左副都御史。
觉罗硕博会三月辛巳降。丁亥，纳布左副都御史。

宋徵舆卒。八月甲子，左敬祖左副都御史。

康熙七年戊申

王熙九月甲辰迁。辛亥，冯溥左都御史。

莫洛正月戊申迁。丙辰，哲库讷左副都御史。

纳布十二月迁。己丑，阿恩祜左副都御史。

左敬祖四月癸酉病免。癸未，金世德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己丑迁。

董笃行十一月癸亥休致。癸亥，马绍曾左副都御史。

康熙八年己酉

绰克托六月乙亥革。乙酉，达哈塔理藩院左侍郎。

达哈塔六月乙酉，阿穆瑚琅理藩院右侍郎。

尼满九月免。甲寅，明珠左都御史。

哲库讷九月壬辰免。十二月，觉罗阿范左副都御史。

阿思祜九月壬辰免。甲寅，鄂善左副都御史。

王光裕正月甲寅，左副都御史。

康熙九年庚戌

冯溥三月迁。癸酉，杜笃祜左都御史。十一月免。癸酉，艾元徵左都御史。

鄂善四月迁。五月丙寅，岳诺惠左副都御史。

王光裕

马绍曾五月迁。丁卯，高珩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年辛亥

喀兰图五月庚申乞休。戊寅，阿穆瑚琅理藩院尚书。

阿穆瑚琅五月迁。六月癸巳，博罗特理藩院右侍郎。

明珠十一月迁。十二月戊寅，多诺左都御史。

王光裕二月乙丑迁。壬寅，佟宏器左副都御史。十一月迁。甲子，上官铉左副都御史。

高珩二月丙午迁。杨永宁左副都御史。五月壬戌迁。壬申，姚文然代。十一月迁。辛未，黄道行代。

康熙十一年壬子

艾元徵三月己酉迁。庚申杜笃祜左都御史。

上官铉四月己卯，王秉仁左副都御史。七月壬子迁。庚申，任克溥左副都御史。

黄道行二月辛巳迁。戊戌，李之芳左副都御史。十月壬子，奉天府府尹陈一炳代。

康熙十二年癸丑

杜笃祜二月壬寅乞休。辛亥，吴正治左都御史。五月迁。六月乙巳，冀如锡左都御史。九月迁。庚寅，刘鸿儒左都御史降。壬子，姚文然左都御史。

觉罗阿范二月迁。丁卯，额星格左副都御史。

任克溥二月壬子迁。四月甲寅，钱绽左副都御史。八月乙巳，严沆左副都御史。

陈一炳四月迁。五月壬午，徐继炜左副都御史。七月迁。丁酉，李赞元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三年甲寅

严沆十月癸丑迁。十二月甲午，田六善左副都御史。

李赞元正月辛未迁。己卯，于可托左副都御史。十一月甲子迁。癸酉，金俊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四年乙卯

多诺十二月庚申革。壬申，介山左都御史。

额星格闰月戊戌迁。乙卯，达哈塔左副都御史。

岳诺惠四月迁。庚戌，郭丕左副都御史。闰月戊申迁。六月癸亥，莽色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五年丙辰

姚文然八月丙辰，陈敨永左都御使。

康熙十六年丁巳

介山四月迁。丁巳，喀代左都御史。十月迁。

陈敨永四月迁。丙寅，宋德宜左都御史。

达哈塔五月迁。戊子，硕甘左副都御史。

金俊十二月己巳迁。

田六善四月迁。甲戌，刘楗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七年戊午

郭四海正月壬辰，左都御史。十二月迁。

宋德宜七月迁。壬戌，魏象枢左都御史。

硕甘二月迁。戊午，喀尔图左副都御史。

金鋐正月己丑，左副都御史。

刘楗七月丁巳迁。八月己巳，朱裴左副都御史。

康熙十八年己未

觉罗舒恕四月，左都御史。

喀尔图四月戊子迁。五月己未，穆成左副都御史。八月卒。科尔坤左副都御史。

杨雍建正月癸卯，左副都御史。二月迁。四月庚辰，焦毓瑞左副都御史。五月迁。六月庚辰，郝浴左副都御史。

朱裴正月迁。二月丁卯，冯汝骥左副都御史。五月迁。六月甲子，施维翰代。八月迁。十月丙寅，李仙根代。

康熙十九年庚申

阿喇尼九月，理藩院右侍郎。

觉罗舒恕七月革。折而肯左都御史。

魏象枢十一月迁。十二月壬辰，徐元文左都御史。

郝浴十二月迁。

康熙二十年辛酉

达哈塔二月乞休。阿喇尼理藩院左侍郎。

阿喇尼二月迁。己亥，明爱理藩院右侍郎。

折而肯三月迁。五月癸亥，萨穆哈左都御史。

科尔坤四月迁。五月乙丑，苏拜左副都御史。

刘汝汉正月癸未，左副都御史。四月迁。五月辛酉，余国柱左副都御史。

李仙根二月迁。三月戊寅，宋文运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达都二月庚辰，左都御史。七月卒。庚戌，杭爱左都御史。十月迁。庚寅，喀尔图左都御史。

塞克德正月戊辰，左副都御史。

余国柱正月丙子，马世济左副都御史。

宋文运五月迁。六月己卯，吴琠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喀尔图二月迁。己卯，禧佛左都御史。八月迁。癸亥，科尔坤左都御史。

莽色三月迁。乙丑，雅思哈左副都御史。

吴琠十月丙辰忧免。十一月丁丑，赵士麟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阿穆瑚琅九月，阿喇尼署理藩院尚书。

阿喇尼八月迁。庚午，明爱理藩院左侍郎。

明爰八月迁。庚午，喇巴克理藩院右侍郎。
科尔坤十二月迁。己酉，达哈他左都御史。
徐元文降。正月丙戌，余国柱左都御史。八月迁。癸酉，陈廷敬左都御史。
雅思哈五月己卯卒。丁丑，拉笃祜左副都御史。八月丙寅，觉罗孙果左副都御史。
塞克德正月丙寅免。二月丁未，席尔达左副都御史。
马世济四月壬戌迁。五月辛巳，张鹏左副都御史。八月辛巳迁。丙戌，崔澄左副都御史。
赵士麟二月己酉迁。三月壬申，张可前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达哈他九月己卯迁。十月甲辰，佛伦左都御史。
崔澄二月壬辰迁。己亥，胡升猷左副都御史。
张可前二月迁。丙午，赵之鼎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明爰二月甲午休致。庚子，喇巴克理藩院左侍郎。
喇巴克二月迁。庚子，穆称额理藩院右侍郎。四月迁。五月丙戌，觉罗孙果理藩院右侍郎。
佛伦六月乙亥迁。戊寅，阿兰泰左都御史。
陈廷敬九月丁未迁。庚戌，董讷左都御史。
拉笃祜七月己丑迁。戊戌，舒淑左副都御史。
胡升猷闰月乙亥迁。五月乙酉，徐元珙左副都御史
赵之鼎十二月迁。癸亥，郑重左副都御史。
觉罗孙果五月迁。丙戌，席珠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喇巴克十一月甲辰革。十二月乙丑，额尔黑图理藩院左侍郎。
拉笃祜五月庚辰迁。吴拉岱理藩院右侍郎。
阿兰泰二月辛酉迁。廖旦左都御史。九月戊子迁。葛恩泰左都御史。
董讷三月己丑迁。癸巳，王鸿绪左都御史。九月丙申迁。徐乾学左都御史。
舒淑十月戊辰免。壬申，凯音布左副都御史。
徐元珙卒。十月戊申，王遵训左副都御史。十月乙亥迁。十一月庚辰，徐诰武左副都御史。
席珠二月辛酉迁。庚午，觉罗舜拜左副都御史。三月迁。乙未，傅腊塔左副都御史。七月迁。己亥，阿山代。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吴拉岱二月壬子，文达理藩院右侍郎。
葛恩泰二月甲子迁。三月乙亥，马齐左都御史。
徐乾学二月己巳迁。六月戊辰，徐元文复为左都御史。十二月迁。
凯音布二月辛酉迁。丁卯，噶尔图左副都御史。六月壬寅迁。丁未，噶世图左副都御史。
董诰武三月乙未迁。壬寅，李廷松左副都御史。十二月癸卯迁。癸丑，卫执满代。
郑重三月乙亥迁。己卯，王承祖左副都御史。十一月戊寅，王维珍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郭琇五月丁未，左都御史。十月降。
噶世图七月迁。单璧左副都御史。
觉罗舒恕闰月迁。戊申，左副都御史。
吴珰三月丁酉，左副都御史。四月丁亥迁。壬辰，许三礼左副都御史。
李回四月戊辰左副都御史。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阿喇尼二月辛未马齐署。

陈廷敬二月戊子，左都御史。七月己亥迁。于成龙左都御史。

单璧十月迁。十一月，庚寅，朱都纳左副都御史。

许三礼三月迁。庚子，王士祯左副都御史。十月乙酉迁。十一月庚寅，胡升猷代。

康熙三十年辛未

阿喇尼正月免。乙卯，班迪理藩院尚书。

马齐正月乙卯迁。六月癸亥，索诺和左都御史。十一月迁。癸亥，萨海左都御史。

朱都纳四月迁。七月己巳，尹泰左副都御史。

舒恕十一月迁。十二月甲申，佛保左副都御史。

胡升猷正月卒。乙卯，李元振左副都御史。

李回六月迁。七月己亥。卫既齐左副都御史。九月癸丑迁。戊辰，黄斐代。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额尔黑图二月戊戌，文达理藩院左侍郎。

文达二月戊戌迁。满丕理藩院右侍郎。

于成龙十二月壬午迁。辛卯，董讷左都御史。

尹泰三月迁。戊寅，噶尔萨左副都御史。五月卒。戊申，法尔哈代。十月迁。癸巳，沈图代。

李元振二月迁。甲午，徐潮左副都御史。十月庚子迁。十一月丙午，严曾矩代。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文达卒。四月丁酉，满丕理藩院左侍郎。

满丕四月丁酉迁。西拉理藩院右侍郎。

沈图十一月庚子迁。十二月癸酉，硕罗左副都御史。

佛保十月壬申迁。沙哈里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萨海闰月辛未予告。壬午，傅腊塔左都御史。

董讷三月乙未革。乙丑，范承勋左都御史。六月丙辰迁。七月丁卯，蒋宏道左都御史。

硕罗三月休致。傅德左副都御史。六月迁。丙午，阿山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沙哈里卒。三月丁卯，席密图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蒋宏道六月己亥病免。壬子，吴琠左都御史。

阿山六月迁。七月戊午，贝和讷左副都御史。

席密图七月戊午迁。戊辰，努赫左副都御史。

黄斐卒。十一月辛巳，熊一潇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西拉正月己巳，安布禄理藩院右侍郎。

傅腊塔正月丁酉迁。辛丑，席尔达左都御史。九月乙巳迁。哈雅尔图左都御史。

吴琠五月壬寅迁。张鹏翮左都御史。

贝和讷正月丙子迁。二月癸未，哈雅尔图左副都御史。六月迁。癸亥，噶礼左副都御史。八月乙丑迁。丙寅，扎赖左副都御史。十月己巳休致。壬戌，伦额特代。

努赫五月丙子迁。六月己酉，戴都里左副都御史。十一月丙午迁。寿鼐代。

严曾矩五月迁。六月癸亥，刘元慧左副都御史。

熊一潇九月迁。丙午，钱三锡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张鹏翮七月迁。乙酉，王士祯左都御史。

刘元慧六月壬申，金玺左副都御史。八月辛未迁。九月癸未，梅鋗左副都御史。

钱三锡七月庚寅迁。丙申，吴涵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哈雅尔图二月降。五月丁亥，马尔汉左都御史。十一月迁。己亥，哈雅尔图复为左都御史。

王士祯十一月己亥，王泽宏左都御史。

吴满九月庚申迁。十月丙寅，王绅左副都御史。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班迪九月丁巳，哈雅尔图理藩院尚书。

安布禄十月乙丑迁。己巳，满笃理藩院右侍郎。

哈雅尔图九月丁巳迁。十月乙丑，安布禄左都御史。

王泽宏六月己巳迁。李楠左都御史。

额伦特十一月壬辰迁。丁酉，扎赖左副都御史。

梅鋗十月丁亥迁。十一月戊戌，励杜讷左副都御史。

王绅六月乙亥迁。庚寅，甘国枢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年辛巳

安布禄十一月辛亥迁。辛未，敦拜左都御史。

扎赖正月辛亥，辛保左副都御史。乙卯迁。二月己未，岳兰左副都御史。十一月甲申休致。甲午，叶舒左副都御史。

寿鼐十一月甲申休致。甲午，常恕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满丕三月迁。辛亥，满笃理藩院左侍郎。

满笃三月迁。辛亥，伊道理藩院右侍郎。

敦拜九月己巳迁。温达左都御史。

常恕三月迁。戊子，杜喀禅左副都御史。

甘国枢六月迁。己未，张泰交左副都御史。己卯迁。张睿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励杜讷四月壬寅迁。五月己酉，陈论左副都御史。九月丁卯迁。己卯，姜橚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温达三月丙寅迁。四月壬申，舒辂左都御史。

李楠十月己巳致仕。己卯，吴涵左都御史。

叶舒十二月壬申，布尔赛左副都御史。

杜喀禅十二月壬申，赫申左副都御史。

姜橚三月迁。四月乙亥，傅作楫左副都御史。

张睿十二月己卯迁。乙酉，李斯义左副都御史。壬辰迁。丙申，陈诜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哈雅尔图正月庚申，常恕理藩院尚书。十二月甲辰革。阿灵阿兼理藩院尚书。

舒辂五月戊寅革。九月甲申，希福纳左都御史。

布尔赛十月丙申迁。丁巳，董国礼左副都御史。

傅作楫五月革。汪晋徵左副都御史。

陈诜十一月庚辰迁。十二月癸巳，周清原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希福纳十月迁。戊戌，耿额左都御史。

吴涵三月致仕。四月乙未迁。梅鋗左都御史。

董国礼三月己未迁。郭琇左副都御史。四月癸巳迁。辛丑，慕成额左副都御史。十一月癸亥迁。张额代。

汪晋徵二月迁。甲寅，江蘩左副都御史。
周清原四月迁。五月庚申，李旭升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伊道五月丙子迁。六月癸未，荐良理藩院右侍郎。
耿额六月壬午迁。丁亥，巢可托左都御史。十二月迁。庚戌，富宁安左都御史。
梅鋗正月乙亥革。辛巳，萧永藻左都御史。十月迁。十二月己亥，王九龄代。
赫申正月辛巳迁。己丑，牛钻纳左副都御史。六月迁。温察左副都御史。
李旭升五月迁。六月壬午，阮尔询左副都御史。八月迁。十月庚子，宋骏业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富宁安五月迁。辛卯，穆和伦左都御史。
王九龄
江蘩十月壬子革。癸丑，劳之辨左副都御史。十一月辛巳革。十二月壬戌，张世爵左副都御史。
宋骏业
康熙四十八年己酉
满笃十一月辛卯迁。诺木齐岱理藩院左侍郎。
穆和伦四月甲辰迁。庚戌，穆丹左都御史。
王九龄
温察十一月丙子休致。辛卯，苏尔德左副都御史。
张世爵三月戊寅迁。乙酉，李先复左副都御史。七月辛巳迁。丙申，艾芳曾左副都御史。
宋骏业九月迁。癸巳，王度昭左副都御史。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荐良卒。七月庚辰，拉都浑理藩院右侍郎。
王九龄卒。正月癸巳，徐元左都御史。十月癸卯迁。十二月辛巳，赵申乔左都御史。
张额七月迁。十月癸卯，瓦尔达左副都御史。
苏尔德五月癸未迁。六月己丑，绰奇左副都御史。
艾芳曾正月癸巳迁。二月壬辰，祖允图左副都都御史。
王度昭正月迁。施世纶左副都御史。十月迁。丙子，左必蕃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年辛卯
拉都浑九月丙午降。甲寅，博音岱理藩院右侍郎。
穆丹三月壬寅，凯音布左都御史。十一月迁。壬辰，满笃左都御史。
赵申乔
祖允图十一月壬辰，廖腾煃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博音岱四月戊午迁。二郎保理藩院右侍郎。
满笃四月戊午迁。丙子，穆丹左都御史，卒。十月丙寅，揆叙左都御史。
赵申乔
瓦尔达月
绰奇十四甲戌迁。十一月乙酉，明安左副都御史。
廖腾煃免月丙子迁。五月己丑，王企靖左副都御史。
左必蕃。四月丙子，田从典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二郎保十月辛丑，拉都浑理藩院右侍郎。
赵申乔十月丙子迁。刘谦左都御史。
瓦尔达五月壬辰迁。乙巳，阿尔筏左副都御史。

明安十一月丁巳，常泰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
王企靖正月戊申迁。二月乙卯，崔徵璧左副都御史。十月迁。丁亥，吕履恒左副都御史。
田从典五月迁。辛丑，郝惟谔左副都御史。寻卒。九月庚戌，李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阿锡赍正月戊辰，左副都御史。
吕履恒十二月迁。董弘毅左副都御史。
李华之正月戊辰，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刘谦十月丁亥革。十一月甲午，范时崇左都御史。
明安十一月迁。十二月甲子，刘相左副都御史。
李华之五月戊午迁。壬戌，郝林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阿灵阿十一月卒。
阿锡赍五月迁。十月壬辰，罗瞻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
刘相五月迁。乙酉，杨柱左副都御史。
董弘毅八月乙卯降。十月壬辰，余正健左副都御史。
郝林十月迁。戊戌，周道新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赫寿四月丙申，理藩院尚书。
诺木齐岱四月戊戌，拉都浑理藩院左侍郎。
拉都浑四月戊戌迁。特古忒理藩院右侍郎。
揆叙正月卒。壬午，徐元梦左都御史。
范时崇四月丙申迁。十月丁未，蔡升元左都御史。
海寿正月己卯，左副都御史。十月乙酉迁。壬辰，觉罗苏库左副都御史。
余正健二月辛亥免。三月丁卯，王景曾左副都御史。十月丁未迁。十一月戊午，江球代。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徐元梦五月癸丑迁。戊辰，觉阿赖左都御史。
觉罗苏库十月癸丑迁。赫成额左副都御史。
周道新二月迁。辛卯，景日昣左副都御史。十一月戊寅迁。丙戌，屠沂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赫寿十一月卒。
蔡升元十二月壬寅迁。己酉，田从典左都御史。
赫成额十一月庚寅迁。十二月癸卯，伊特海左副都御史。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隆科多十一月庚寅，理藩院尚书。
田从典十一月戊寅迁。朱轼左都御史。
杨柱九月戊子迁。十月己酉，牛钮左副都御史。
屠沂十一月戊寅迁。十二月癸巳，李绂左副都御史。
康熙六十年辛丑
觉阿赖十一月辛丑乞休免。十二月，安泰左都御史。
李绂六月丙申革。十二月丁丑，张大有左副都御史。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隆科多十二月迁。王允禩理藩院尚书。
拉都浑二月，特古忒理藩院左侍郎。十二月，加尚书衔

特古忒二月迁。长寿理藩院右侍郎。
安泰十一月迁。敦拜左都御史。
伊特海十二月乙亥迁。
张大有三月丙戌迁。己亥，金应璧左副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八二　表第二二

部院大臣年表三上
雍正元年癸卯
张鹏翮二月壬子迁。九月壬午，田从典吏部尚书。
孙渣齐十月癸酉迁。徐元梦户部尚书。
田从典九月壬午迁。张廷玉户部尚书。
觉罗苏库九月庚寅休致。十月癸酉，阿尔松阿礼部尚书。十二月迁。
张廷玉九月壬午迁。张伯行礼部尚书。
白潢迁。九月壬午，卢询兵部尚书。
托赖正月壬寅降。二月辛亥，佛格刑部尚书。十二月免。阿尔松阿刑部尚书。
张廷枢正月壬寅降。二月辛亥，励廷仪刑部尚书。
徐元梦十月癸酉迁。孙渣齐工部尚书。
勒什布三月壬寅，巴泰吏部左侍郎。
李旭升二月己未休。三月庚寅，黄叔琳吏部左侍郎。
王之枢正月辛丑，吏部右侍郎。三月庚寅差。壬寅，史贻直署吏部右侍郎。
吴尔泰七月甲午迁。常寿户部左侍郎。
赖成额三月革。六月己未，托时户部右侍郎。
张伯行九月壬午迁。景日昣户部右侍郎
萨哈布七月甲午迁。登德礼部左侍郎。
王思轼三月辛巳致仕。癸巳，景日昣礼部左侍郎。九月壬午迁。王景曾礼部左侍郎。
罗瞻六月癸亥，三泰礼部右侍郎。
景日昣三月癸巳迁。蒋廷锡礼部右侍郎。
查克旦三月庚寅差。长寿兵部左侍郎。七月癸巳迁。伊都立兵部左侍郎。
励廷仪二月辛亥迁。张圣佐兵部左侍郎。六月丁卯，嵇曾筠兵部左侍郎。
阿克敦七月甲午免。牛钮兵部右侍郎。
王度昭七月甲午乞休。李绂兵部右侍郎。
阿锡鼐十月癸酉迁。马尔齐哈刑部左侍郎。
王景曾九月壬午迁。涂天相刑部左侍郎。
刘相九月癸卯革。噶什图刑部右侍郎。
黄叔琳三月迁。庚寅，卢询刑部右侍郎。九月壬午迁。高其佩代。
满丕正月迁。壬寅，登德工部左侍郎。七月甲午迁。尹泰工部左侍郎。十月癸酉迁。阿锡鼐代。
长寿三月迁。庚寅，尹泰工部右侍郎。七月甲午迁。萨尔纳工部右侍郎。
王懿卒。十一月丁酉，金世扬工部右侍郎。
雍正二年甲辰
田从典六月迁。朱轼兼吏部尚书。
阿尔松阿闰月庚子休。塞尔图礼部尚书。五月丙午迁。十二月辛卯，赖都礼部尚书。
阿尔松阿十月免。丙申，塞尔图刑部尚书。
孙渣齐十月己丑革。绰奇工部尚书。
李先复六月丙申致仕。七月己巳，李永绍工部尚书。

巴泰十一月壬子迁。查郎阿吏部左侍郎。
黄叔琳二月戊午迁。丁卯，史贻直吏部左侍郎。
史贻直二月丁卯迁。沈近思吏部右侍郎。
景日昣六月癸未调。蒋廷锡户部右侍郎。
登德十二月甲戌迁。牛钮礼部左侍郎。
王景曾
三泰
蒋廷锡六月癸未调。景日昣礼部右侍郎。
伊都立十一月壬寅迁。钦拜兵部左侍郎。
牛钮十二月甲戌迁。傅鼐兵部右侍郎。
李绂四月丁未迁。杨汝谷兵部右侍郎。
涂天相六月癸未降。黄炳刑部左侍郎。
噶什图二月壬戌迁。马喇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丁卯革。塞楞额刑部右侍郎。
阿锡鼐二月辛酉革。萨尔纳工部左侍郎。
郝林免。三月戊寅，金世扬工部左侍郎。
萨尔纳二月辛酉迁。绰尔岱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壬子改额外。巴泰工部右侍郎。
金世扬三月戊寅迁。李凤翥工部右侍郎。
雍正三年乙巳
隆科多七月壬子差。癸丑，孙柱兼理吏部尚书。
朱轼九月甲寅迁。大学士仍兼管吏部尚书。蔡珽吏部尚书仍管兵部尚书、左都御史。
张伯行卒。二月丁酉，李周望礼部尚书。
卢询七月丙辰免。蔡珽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
史贻直十二月甲申迁。张令璜吏部左侍郎。
福敏四月壬午，吏部右侍郎。
李周望二月丁酉迁。三月壬寅，蒋廷锡户部左侍郎。
托时五月丙辰迁。塞德户部右侍郎。
蒋廷锡三月壬寅迁。吴士玉户部右侍郎。
牛钮十二月丙戌降。阿克敦礼部左侍郎。
王景曾免。四月壬午，查嗣庭礼部左侍郎。
三泰
景日昣十二月甲申假免。魏方泰礼部右侍郎。
傅鼐十二月丁酉迁。莽鹄立兵部右侍郎。
马尔齐哈十月庚午，绰尔岱刑部左侍郎。
金世扬二月壬辰革。郝林工部左侍郎。
巴泰十月庚午，马进泰工部右侍郎。
李凤翥四月戊寅降。年希尧工部右侍郎。十二月甲戌革。甲申，史贻直工部右侍郎。
雍正四年丙午
隆科多正月辛酉革。二月甲子，孙柱吏部尚书。七月辛亥解。查弼纳吏部尚书。
蔡珽七月辛亥解。杨名时吏部尚书，未任。九月，朱轼仍兼吏部。
徐元梦八月己巳革。
张廷玉二月辛卯迁。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蒋廷锡户部尚书。
孙柱二月甲子迁。法海兵部尚书。
蔡珽十月降。壬午，蒋廷锡兼兵部尚书。
张令璜三月改。沈近思吏部左侍郎。

福敏二月甲子迁。绰尔岱吏部右侍郎。七月戊戌，迈柱吏部右侍郎。

沈近思三月迁。张令璜吏部右侍郎。七月戊戌降。王沛檀吏部右侍郎。

蒋廷锡二月辛卯迁。裴＜⿰亻率＞度户部左侍郎。

塞德十月丁丑革。塞楞额户部右侍郎。

阿克敦四月辛巳迁。三泰礼部左侍郎。

查嗣庭九月革逮。十月丁卯，郝林礼部左侍郎。十一月庚戌致仕。癸亥，唐执玉吏部左侍郎。

三泰四月辛巳迁。塞楞额礼部右侍郎。十月丁丑迁。莽鹄立署礼部右侍郎。

魏方泰十二月戊寅休致。壬午，刘师恕礼部右侍郎。

钦拜二月庚寅革。塞楞额兵部左侍郎。四月辛巳迁。阿克敦兵部左侍郎。

莽鹄立十月丁丑迁。图理琛兵部右侍郎。

绰尔岱二月甲子迁。海寿刑部左侍郎。

塞楞额二月庚寅迁。存柱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庚戌降。莽鹄立刑部右侍郎。

萨尔纳二月戊寅革。常保工部左侍郎。七月甲寅迁。明图工部左侍郎。九月辛丑降。壬寅，鄂尔奇代。

郝林十月丁卯迁。乙酉史贻直工部左侍郎。

马进泰三月庚子革。迈柱工部右侍郎。七月甲寅迁。明图工部右侍郎。甲寅迁。哲先代。

史贻直十月迁。乙酉，刘师恕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壬午迁。李绂工部右侍郎。

雍正五年丁未

查弼纳四月降。福敏吏部尚书。

杨名时免。闰月戊辰，宜兆熊吏部尚书。

赖都八月庚寅乞休。长寿吏部尚书。

法海八月革。查弼纳署兵部尚书。九月丙寅补。

何天培四月己丑，黄国材署兵部尚书。

塞尔图六月乙巳革。德明刑部尚书。

李永绍七月戊午降。己未，黄国材工部尚书。

查郎阿四月己丑迁。壬寅，阿克敦吏部左侍郎。

沈近思正月丙辰迁。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左侍。

迈柱闰月迁。四月壬寅，岳尔岱吏部右侍郎，六月戊申迁。甲寅，图理琛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庚子迁。舒楞额代。

王沛檀三月甲辰，加左都御史衔致仕。庚戌嵇曾筠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迁。刘师恕代。

长寿八月庚寅迁。西琳户部左侍郎。十一月丁巳迁。常德寿署户部左侍郎。

吴士玉迁。八月丁亥，史贻直户部左侍郎。

塞楞额四月己亥迁。布兰泰户部右侍郎。五月癸酉迁。甲戌，傅泰户部左侍郎。

三泰

唐执玉十二月迁。

永寿正月甲寅，礼部右侍郎。四月壬寅迁。莽鹄立礼部右侍郎。十一月庚辰迁。孙卓代。

刘师恕十二月壬寅迁。钱以垲礼部右侍郎。

阿克敦四月壬寅迁。图理琛兵部左侍郎。六月甲寅迁。永寿兵部左侍郎。

嵇曾筠迁。三月庚戌，杨汝谷兵部左侍郎。

图理琛四月壬寅迁。永寿兵部右侍郎。六月甲寅迁。那苏图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壬午迁。图理琛兵部右侍郎。

杨汝谷三月庚戌迁。胡煦兵部右侍郎。

莽鹄立四月壬寅迁。塞尔臣刑部右侍郎。六月戊戌，西琳刑部右侍郎。八月庚寅迁。张保代。

高其佩七月丙子免。单畴书刑部右侍郎。

史贻直八月丁亥迁。吴士玉工部左侍郎。

哲先七月癸酉革。法保工部右侍郎。

李绂八月丁亥革。申大成工部右侍郎。

雍正六年戊申

福敏四月癸卯革。查郎阿吏部尚书，未任。傅尔丹署。十月丁酉，杭奕禄署吏部尚书。

宜兆熊降。四月乙巳，嵇曾筠吏部尚书仍办河工。十月丁酉，张廷玉署吏部尚书。

范时绎三月戊午，户部尚书未任。

蒋廷锡三月戊午迁。大学士仍兼管户部尚书。

李周望忧。免。十月癸巳，石文焯礼部尚书。

查弼纳十一月戊子，稽查陕西军需。庚子，三泰署兵部尚书。

何天培二月丁未降。嵇曾筠兵部尚书，未任。三月辛酉，何天培署。五月辛未革。石文焯兵部尚书。十月癸巳迁。路振扬兵部尚书。

励廷仪十月戊辰，加太子少傅。

阿克敦革。九月甲寅，宗室普泰吏部左侍郎。

嵇曾筠二月丁未迁。何世瑛吏部左侍郎。

刘师恕四月降。

史贻直八月辛卯迁。王玑户部左侍郎。

单畴书七月甲寅，户部右侍郎。

三泰四月迁。通智礼部左侍郎。六月己丑迁。鄂尔奇礼部左侍郎。

钱以垲正月丙子，礼部左侍郎。

钱以垲正月丙子迁。石文焯礼部右侍郎。三月辛未迁。彭维新礼部右侍郎。七月甲寅迁。蔡世远礼部右侍郎。

图理琛二月庚戌革。三泰兵部右侍郎。四月迁。六月，通智兵部右侍郎。

海寿十月癸巳调。杭奕禄刑部左侍郎。

黄炳八月乙酉革。九月丙寅，缪沅刑部左侍郎。

张保十月癸巳迁。海寿刑部右侍郎。

单畴书七月甲寅迁。彭维新刑部右侍郎。

鄂尔奇六月己丑迁。塞楞额工部左侍郎。十月癸巳革。张保工部左侍郎。

吴士玉八月戊寅革。甲午，缪沅工部左侍郎。九月迁。十月丁酉，汪灏工部左侍郎。

申大成八月戊寅革。甲午，王承烈工部右侍郎

雍正七年己酉

路振扬十一月丙子迁。马会伯兵部尚书。

黄国材四月戊戌革。李永升工部尚书。

刘师恕二月戊戌，彭维新吏部右侍郎。

王玑七月丙午革。刘声芳户部左侍郎。

单畴书卒。十一月戊子，汪灏户部右侍郎。

钱以垲

彭维新二月戊戌迁。王承烈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己未，张大有刑部右侍郎。

张保九月甲戌革。马兰泰工部左侍郎。

汪灏十一月戊子迁。王廷扬工部左侍郎。

法保革。七月甲午，宗室塞尔赫署工部右侍郎。十一月丁酉补。

王承烈二月戊戌迁。张大有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己未迁。何国宗工部右侍郎。

雍正八年庚戌

范时绎五月己巳免。癸酉，德明户部尚书。

石文焯六月癸亥革。钱以垲礼部尚书。
查弼纳七月癸丑，孙柱兼理兵部尚书。
马会伯六月癸亥革。唐执玉兵部尚书。未任。十二月癸丑，朱轼兼理兵部尚书。
德明五月癸酉迁。海寿刑部尚书。
李永升六月己亥革。张大有工部尚书。
史贻直六月癸亥迁。刘於义吏部左侍郎。十二月迁。
常德寿九月卒。傅泰户部左侍郎。
傅泰五月，噶尔泰户部右侍郎。
汪漋六月已亥革。俞兆晟户部右侍郎。
鄂尔奇四月癸丑迁。杭奕禄礼部左侍郎。
钱以垲六月癸亥迁。七月丁丑，蔡世远礼部左侍郎。八月壬戌革。吴士玉代。
蔡世远七月丁丑迁。吴士玉礼部右侍郎。八月壬戌迁。王图炳代。
杭奕禄四月癸丑迁。牧可登刑部左侍郎。
缪沅卒。二月甲寅，张大有刑部左侍郎。六月己亥迁。王朝恩刑部左侍郎。
海寿五月癸酉迁。常赍刑部右侍郎。
张大有二月甲寅迁。王国栋刑部右侍郎。
王廷扬六月癸亥，孙嘉淦工部左侍郎。
宗室塞尔赫四月癸丑迁。鄂尔奇工部右侍郎。
雍正九年辛亥
常寿三月乙酉卒。三泰礼部尚书。
钱以垲九月丙戌乞休。十月戊申，魏廷珍礼部尚书。
查弼纳六月阵亡。九月丁亥，鄂尔奇兵部尚书。
唐执玉九月丁亥病免。十一月辛丑，史贻直兵部尚书。
励廷仪九月，改吏部仍专管刑部。刘於义刑部尚书，未任。
绰奇十二月辛卯，玛喇工部尚书。
张大有
彭维新正月辛卯，吏部左侍郎。十一月己卯迁。十二月壬辰，吴士玉代。
彭维新正月辛卯迁。吴士玉吏部右侍郎。
傅泰十月甲戌迁。海望户部左侍郎。十二月壬辰迁。任兰枝户部左侍郎。
刘声芳正月乙亥革。十一月己卯，俞兆晟户部左侍郎。
俞兆晟十一月己卯迁。韩光基户部右侍郎。
吴士玉正月辛卯迁。胡煦礼部左侍郎。
王图炳六月乙卯迁。吴襄礼部右侍郎。
永寿卒。二月乙未，喀尔吉善兵部左侍郎。
胡煦正月辛未迁。任兰枝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迁。诺尔浑兵部右侍郎。
牧可登十二月辛卯革。武格刑部左侍郎。
王朝恩
常赍差。十一月丙子，塔林署刑部右侍郎。
王国栋
鄂尔奇三月迁。左都御史仍兼工部右侍郎。
何国宗四月己巳革。赵殿最工部右侍郎。
雍正十年壬子
德明四月癸卯卒。乙巳，海寿户部尚书。七月迁。鄂尔奇户部尚书。
蒋廷锡闰月癸丑假，彭维新兼署户部尚书。

三泰

魏廷珍二月乙未迁。四月丙午，张大有礼部尚书。十二月卒。

鄂尔奇七月迁。性桂兵部尚书。

史贻直未任。七月癸丑，范时绎兼理兵部尚书。

海寿四月乙巳迁。性桂刑部尚书。七月迁。海寿刑部尚书。

励廷仪五月戊午假。彭维新署刑部尚书。五月癸丑迁。李卫署刑部尚书。

玛喇七月乙酉革。丙戌，武格工部尚书。十二月革。

张大有四月丙午迁。范时绎工部尚书。

吴士玉十月戊午迁。任兰枝吏部左侍郎。

舒楞额阵亡。二月壬辰，塔林吏部右侍郎。六月，阿山吏部右侍郎。

任兰枝十月庚辰迁。孔毓璞吏部右侍郎。

长有七月乙酉，户部右侍郎。

孙卓五月革。己巳，舒喜礼部右侍郎。

武格七月丙戌迁。托时刑部左侍郎。

王朝恩二月壬辰迁。孙嘉淦刑部左侍郎。十二月乙卯革。丁卯，张照刑部左侍郎。

常赍三月癸亥迁。甲子，托时刑部右侍郎。七月丙子迁。觉和托刑部右侍郎。

王国栋

孙嘉淦二月壬辰迁。陈树萱工部左侍郎。

赵殿最

雍正十一年癸丑

嵇曾筠四月迁。刘於义吏部尚书。

鄂尔奇九月革。十月，庆复户部尚书。

彭维新十二月己未免。史贻直户部尚书。

三泰

吴士玉二月庚申，礼部尚书。三月卒。四月乙卯，吴襄礼部尚书。

史贻直十二月己未迁。涂天相兵部尚书。

海寿四月迁。庆复署刑部尚书。十月，改马里善署。十一月，福敏署刑部尚书。

涂天相四月乙卯，刑部尚书。十二月迁。张照刑部尚书。

庆复二月己未，工部尚书。十月迁。宪德工部尚书。

俞兆晟十二月己未免。陈树萱户部左侍郎。

长有十月己巳迁。托时户部右侍郎。

韩光基十二月己未迁。赵殿最户部右侍郎。

杭奕禄七月革。庚子，舒喜礼部左侍郎。十二月卒。庚申，留保礼部左侍郎。

邓钟岳六月丁巳，礼部左侍郎。九月辛巳革。张廷璐礼部左侍郎。

舒喜七月庚子迁。留保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庚申迁。钟保礼部右侍郎。

吴襄四月乙卯迁。邓钟岳礼部右侍郎。六月丁巳迁。张廷璐礼部右侍郎。九月辛巳迁。史在甲礼部右侍郎。

高起四月乙卯，兵部右侍郎。

托时五月辛巳迁。盛安刑部左侍郎。

张照四月乙卯迁。冯景夏刑部左侍郎。十二月丁卯病免。乔世臣刑部左侍郎。

王国栋

陈树萱十二月己未迁。韩光基工部左侍郎。

托时五月辛巳，工部右侍郎。十月己巳迁。长有工部右侍郎。

赵殿最十二月己未迁。庚申，谢旻工部右侍郎。

雍正十二年甲寅

三泰

涂天相十二月丁巳，魏廷珍兵部尚书。

海寿七月甲戌迁。宪德刑部尚书。

宪德七月甲戌迁。海寿工部尚书。九月辛卯免。宪德兼工部尚书。十月己未，巴泰代。

范时绎三月丁丑革。戊戌，徐本工部尚书。

孔毓璞三月迁。丁亥，吕耀曾吏部右侍郎。九月癸巳迁。十一月壬申，邵基吏部右侍郎。

赵殿最

史在甲三月戊寅乞休。癸酉，甘汝来礼部右侍郎。

乔世臣十月己未迁。王纮刑部左侍郎。

觉和托三月壬午，葛森刑部右侍郎。十二月辛酉迁。申珠珲刑部右侍郎。

王国栋十月庚戌革。杨超宗刑部右侍郎。

韩光基十月丁未革。顾祖镇工部左侍郎。

长有四月己卯降。傅德工部右侍郎。

谢旻八月壬申革。十月己未乔世臣工部右侍郎。

雍正十三年乙卯

查郎阿七月辛酉迁。八月乙酉，性桂吏部尚书。

庆复九月差。辛亥，海望署户部尚书。十月甲申补。

三泰

性桂八月乙酉迁。通智兵部尚书。

魏廷珍二月庚戌迁。高起兵部尚书。九月丁酉免。甘汝来兵部尚书。

宪德九月丁酉免。庚戌，傅鼐署。十二月补。

张照五月差。徐本署刑部尚书。

巴泰五月革。六月癸未，查克旦工部尚书。

徐本十月癸酉迁。涂天相工部尚书。

任兰枝十月辛未迁。壬申，邵基吏部左侍郎。

阿山十二月戊午，木和林吏部右侍郎。

邵基十月辛未迁。孙嘉淦吏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右侍郎。

海望九月升署。辛亥，托时户部左侍郎。

陈树萱十月乙亥，李绂户部左侍郎。

托时九月辛亥迁。顾鲁署户部右侍郎。丙戌，申珠珲户部右侍郎。

赵殿最

留保十月庚午，钟保礼部左侍郎。十一月迁。十二月，徐元梦礼部左侍郎。

钟保十月庚午迁。木和林礼部右侍郎。辛未迁。徐元梦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木和林代。

甘汝来九月丁酉迁。庚戌，励宗万礼部右侍郎。

喀尔吉善八月革。通智兵部左侍郎。乙酉迁。德沛兵部左侍郎。

通智八月迁。希德慎兵部右侍郎。

高起二月庚戌迁。癸亥，吴应棻兵部右侍郎。

盛安十月丙戌，申珠珲刑部左侍郎。十一月己亥，木和林刑部左侍郎。十一月戊午迁。法敏代。

王纮

申珠珲十月丙戌迁。徐元梦刑部右侍郎。丁亥迁。木和林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己亥迁。纳延泰刑部右侍郎。

顾祖镇十月己巳，王钧工部左侍郎。

乔世臣二月甲戌，王钧工部右侍郎。十月己巳迁。张廷璨工部右侍郎。

清史稿卷一八三　表第二三

部院大臣年表三下

雍正元年癸卯

敦拜十月癸酉，尹泰左都御史。

巴泰正月癸卯，左副都御史。三月壬寅迁。五月己卯，萨尔纳左副都御史。七月迁。甲辰，岳色代。

牛钮七月甲午迁。九月丙午，永福左副都御史。

金应璧九月癸卯免。杨汝谷左副都御史。

雍正二年甲辰

岳色三月甲午，觉罗塞德左副都御史。

杨汝谷四月迁。五月癸未，谢锡履左副都御史。

雍正三年乙巳

尹泰五月癸亥迁。能泰左都御史。十一月革。甲子，法海左都御史。

朱轼正月壬戌，蔡珽左都御史。

觉罗塞德五月丙辰迁。杭奕禄左副都御史。

永福五月丁巳，能泰左副都御史。乙丑迁。觉罗常泰左副都御史。

江球五月癸卯假免。王之麟左副都御史。

谢赐履三月戊申降。梁文科左副都御史。

雍正四年丙午

众佛保五月，兼理藩院右侍郎。

法海迁。二月甲子，福敏左都御史。九月丙午迁。马齐暂署。癸丑，查郎阿署。

蔡珽四月解。五月丁酉，裴＜⿰亻率＞度左都御史。

王之麟

梁文科正月己巳革。王沛檀左副都御史。七月戊戌迁。刘师恕左副都御史。十月迁。乙卯，郑仁钥左副都御史。

雍正五年丁未

众佛保四月癸巳，理藩院左侍郎。十月庚寅调。顾鲁代。

班第四月癸巳，理藩院右侍郎。十月庚寅迁。众佛保理藩院右侍郎。

裴＜⿰亻率＞度正月乙巳革。丙辰，沈近思左都御史。十二月戊戌卒。壬寅，唐执玉代。

王之麟三月壬辰降。钱以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壬寅迁。

甘汝来二月戊寅，左副都御史。

雍正六年戊申

查郎阿四月癸卯迁。三泰左都御史。

杭奕禄十月迁。戊子，性桂左副都御史。

觉罗常泰八月庚辰，宗室塞尔赫左副都御史。

王承烈正月丙子，左副都御史。八月甲午迁。九月甲戌，谢王宠左副都御史。

甘汝来十二月甲午革。陈良弼左副都御史。

雍正七年己酉

三泰

性桂二月戊戌迁。四月乙未，申珠辉左副都御史。

宗室塞尔赫十一月丁酉迁。二格左副都御史。

谢王宠

陈良弼十二月庚戌革。王图炳左副都御史。

雍正八年庚戌

三泰

唐执玉六月癸亥迁。史贻直左都御史。

二格

谢王宠六月癸亥迁。冀栋左副都御史。

王图炳八月壬戌迁。九月己丑，沈廷正左副都御史。

雍正九年辛亥

三泰三月乙酉迁。壬辰，鄂尔奇左都御史。九月丁卯迁。福敏左都御史。

史贻直十一月辛丑迁。彭维新左都御史。

申珠辉九月丁卯迁。戊子，阿兰泰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丁未降。阿成阿代。

二格

冀栋正月乙亥革。二月己亥，孔毓璞左副都御史。

雍正十年壬子

顾鲁二月丙戌迁。乙未，众佛保理藩院左侍郎。十二月庚午革。纳延泰理藩院左侍郎。

众佛保二月乙未迁。纳延泰理藩院右侍郎。十二月庚午迁。班第理藩院右侍郎。

彭维新九月丁未迁。十月戊午，吴士玉左都御史。

二格

孔毓璞十月庚辰迁。癸巳，冯景夏左副都御史。

沈廷正迁。六月丙寅，史在甲左副都御史。

雍正十一年癸丑

特古忒十二月，僧格理藩院尚书。

吴士玉二月庚申迁。涂天相左都御史。四月乙卯迁。张照左都御史。十二月己未迁。徐本代。

阿成阿四月甲子迁。鄂尔赛左副都御史。

二格

冯景夏四月乙卯迁。壬申，孙国玺左副都御史。

史在甲九月迁。十月壬戌，乔世臣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丁卯迁。

雍正十二年甲寅

纳延泰十二月迁。顾鲁理藩院左侍郎。

徐本三月戊戌迁。四月丁卯，孔毓璞左副都御史。

二格

吕耀曾二月丙辰，左副都御史。四月丁亥迁。六月丙午，邵基左副都御史。十一月迁。丁亥，陈世倕代。

雍正十三年乙卯

孔毓璞十月丁丑革。戊寅，彭维新署左都御史。十一月庚戌，孙嘉淦左都御史。

二格

陈世倕十月戊寅差。陈世倌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庚辰补。

清史稿卷一八四　表第二四

部院大臣年表四上

乾隆元年丙辰

三泰

通智八月丁亥免。那苏图兵部尚书。

傅鼐庚午革。九月戊戌，庆复署刑部尚书。

徐本十一月甲午迁。孙嘉淦刑部尚书。

宗室普泰七月癸卯迁。戊午，鄂善吏部左侍郎。

邵基十月壬戌迁。庚午，俞兆岳吏部左侍郎。

孙嘉淦十一月迁。姚三辰吏部右侍郎。

李绂降。六月甲子，杨汝谷户部左侍郎。十一月甲午迁。乙巳，赵殿最代。

赵殿最十一月迁。乙巳，吕耀曾户部右侍郎。

徐元梦八月丙寅致仕。乙亥，木和林礼部左侍郎。

木和林八月乙亥迁。满色礼部右侍郎。

励宗万六月免。程元章署。十一月甲辰，王兰生礼部右侍郎。

德沛七月迁。癸卯，宗室普泰兵部左侍郎。

杨汝谷六月甲子迁。姚三辰兵部左侍郎。十一月甲午迁。孙国玺兵部左侍郎。

希德慎迁。二月乙酉，二格兵部右侍郎。

励宗万十月丙戌革。十一月癸巳，杨超宗刑部左侍郎。

法敏十月癸巳迁。十一月，柏修刑部右侍郎。甲辰，马尔泰代。

杨超曾十一月癸巳迁。王兰生刑部右侍郎。

马尔泰十一月甲辰迁。十二月，杭奕禄工部左侍郎。

王钧

图理琛三月癸亥降。杭奕禄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柏修工部右侍郎。

乾隆二年丁巳

三泰

那苏图正月庚子迁。讷亲兵部尚书。

庆复正月庚子迁。那苏图刑部尚书。闰月丁卯迁。尹继善刑部尚书。

查克旦十二月甲辰迁。来保工部尚书。

涂天相三月甲辰免。赵弘恩工部尚书。

俞兆岳六月庚辰革。辛巳，程元章吏部左侍郎。

姚三辰六月病免。七月癸卯，崔纪吏部右侍郎。十月丙申迁。乙巳，赵殿最吏部右侍郎。

赵殿最十月乙巳迁。十一月己未，吕耀曾户部左侍郎。

吕耀曾十一月己未迁。王钧户部右侍郎。

王兰生五月卒。六月辛巳，方苞礼部右侍郎。十二月戊戌病免。吴家骐礼部右侍郎。

二格

杨超曾二月迁。乙卯，刘统勋刑部左侍郎。乙巳，金鋐刑部左侍郎。三月乙卯，刘统勋刑部左侍郎。

王兰生三月辛卯，程元章刑部右侍郎。六月辛巳迁。王钧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己未迁。陈德华刑部右侍郎。

王钧六月辛巳迁。王紘工部左侍郎。

柏修八月迁。九月癸卯，钟保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年戊午

性桂十一月乙亥致仕。十二月己卯，讷亲吏部尚书。

史贻直七月甲子迁。高其倬户部尚书。十月甲午卒。丙申，任兰枝户部尚书。

三泰

任兰枝十月丙申迁。赵国麟礼部尚书。

讷亲十二月己卯迁。鄂善兵部尚书。

甘汝来十月乙巳迁。杨汝来兵部尚书。

孙嘉淦四月己丑迁。赵国麟刑部尚书。十月丙申迁。史贻直刑部尚书。

赵弘恩七月甲子革。史贻直工部尚书。十月丙申迁。赵殿最工部尚书。

鄂善十二月己卯迁。喀尔吉善吏部左侍郎。

赵殿最十月丙申迁。杨永斌吏部右侍郎。

托时七月丁卯迁。辛未，喀尔吉善户部左侍郎。十二月迁。癸未，申珠珲户部左侍郎。

吕耀曾十月乙巳迁。陈世倌户部左侍郎。

申珠珲十二月癸未迁。留保户部右侍郎。

王钧

孙国玺四月己丑迁。戊申，吴应棻兵部左侍郎。

二格四月辛丑迁。班第兵部右侍郎。

吴应棻四月戊申迁。凌如焕兵部右侍郎。

纳延泰四月迁。壬寅，岱奇刑部左侍郎。

马尔泰正月乙卯迁。二月癸巳，岱奇刑部右侍郎。四月戊申迁。钟保刑部右侍郎。

王紘

钟保四月迁。辛丑，二格工部右侍郎。十月迁。十一月丙辰，阿克敦工部右侍郎。

乾隆四年己未

甘汝来七月丙寅卒。郝玉麟吏部尚书。十一月戊申迁。杨超曾署吏部尚书。

任兰枝正月壬申迁。陈德华户部尚书。

三泰

赵国麟正月壬申，任兰枝礼部尚书。

赵殿最

杨永斌三月壬申，陈大受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壬子迁。庚申，田懋吏部右侍郎。

申珠珲六月壬午革。乙酉，岱奇户部左侍郎。

陈世倌四月乙未迁。五月辛亥，王钧户部左侍郎。

王钧五月辛亥迁。梁诗正户部右侍郎。

宗室普泰十二月己卯革。舒赫德兵部左侍郎。

班第七月丙寅迁。雅尔图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庚戌迁。十二月庚寅，阿里衮兵部右侍郎。

岱奇六月乙酉迁。杭奕禄刑部左侍郎。

刘统勋忧免。六月辛丑，田懋刑部左侍郎。十一月庚申迁。王安国刑部左侍郎。

陈德华正月壬申迁。梁诗正刑部右侍郎。五月辛亥迁。田懋刑部右侍郎。六月迁。辛丑，韩光基刑部右侍郎。

杭奕禄六月迁。七月丙午，阿克敦工部左侍郎。

王紘正月庚申休致。张廷璨工部左侍郎。

阿克敦七月丙午迁。索柱工部右侍郎。

张廷璨正月甲子迁。韩光基工部右侍郎。六月辛丑迁。七月乙卯，许希孔工部右侍郎。

乾隆五年庚申

三泰

杨超曾九月癸酉迁。史贻直兵部尚书。

尹继善三月庚戌迁。四月己丑，那苏图刑部尚书。十一月迁。己巳，来保刑部尚书。

史贻直九月癸丑迁。韩光基刑部尚书。

来保十一月己巳迁。哈达哈工部尚书。

赵殿最二月戊戌，韩光基工部尚书。九月己丑迁。陈世倌工部尚书。

喀尔吉善闰月迁。甲子，阿克敦吏部左侍郎。

程元章四月甲戌革。蒋溥吏部左侍郎。

阿山五月甲寅迁。阿克敦吏部右侍郎。闰月甲子迁。留保吏部右侍郎。

田懋五月忧免。甲子，杨嗣璟吏部右侍郎。

王钧卒。十一月丁丑，梁诗正户部左侍郎。

留保闰六月迁。十月己巳，阿里衮署户部右侍郎。

梁诗正十一月丁丑迁。归宣光户部右侍郎。

吴应棻四月壬辰，凌如焕兵部左侍郎。

阿里衮十月丙午迁。鄂弥达兵部右侍郎。

凌如焕四月壬辰迁。王承尧兵部右侍郎。

杭奕禄三月己巳迁。阿克敦刑部左侍郎。五月丙寅迁。常安刑部左侍郎。十月戊戌迁。钟保刑部左侍郎。

王安国九月迁。十月壬子，张照刑部左侍郎。

钟保十月迁。托时刑部右侍郎。

韩光基二月戊戌迁。三月己未，杨嗣璟刑部右侍郎。五月壬子迁。张照刑部右侍郎。十月壬子迁。郝玉麟刑部右侍郎。

阿克敦三月乙巳迁。德龄工部左侍郎。

乾隆六年辛酉

三泰

韩光基九月己卯迁。刘吴龙刑部尚书。

陈世倌七月丙子迁。九月己卯，韩光基工部尚书。

杨嗣璟十一月癸亥忧免。梁诗正兼吏部右侍郎。

岱奇六月丙申迁。癸卯，三和署户部左侍郎。

归宣光免。三月癸未，周学健户部右侍郎。十月甲午迁。彭维新户部右侍郎。

吴家麒五月甲子革。戊子，汪由敦礼部右侍郎。九月庚寅迁。赵国麟礼部右侍郎。

凌如焕九月庚寅告养免。汪由敦兵部左侍郎。

鄂弥达八月迁。辛亥，马尔泰署兵部右侍郎。

王承尧

郝玉麟六月壬寅休致。刘统勋刑部右侍郎。九月丁亥迁。十月甲午，周学健刑部右侍郎。

乾隆七年壬戌

杨超曾正月壬戌忧免。史贻直吏部尚书。

陈德华七月乙丑迁。徐本兼户部尚书。

三泰

任兰枝正月壬戌迁。赵国麟礼部尚书。七月乙丑革。任兰枝礼部尚书。

鄂善三月庚寅革。班第兵部尚书。

史贻直正月壬戌迁。任兰枝兵部尚书。七月乙丑迁。陈德华兵部尚书。

刘吴龙四月丙辰卒。丁巳，张照刑部尚书。

梁诗正免兼。十月壬寅，田懋吏部右侍郎。

三和十月乙巳，补户部左侍郎。

赵国麟正月壬戌迁。二月戊申，邓钟岳礼部右侍郎。

马尔泰九月迁。庚辰，纪山兵部右侍郎。

王承尧

钟保四月丙午休致。盛安刑部左侍郎。

张照四月丁巳迁。赵宏恩刑部左侍郎。五月壬申免。壬午，钱陈群刑部左侍郎。

乾隆八年癸亥

徐本十月己巳，仍兼管户部。刘於义户部尚书。

三泰

蒋溥十月己巳迁。归宣光吏部左侍郎。

留保六月己酉迁。宗室德沛吏部右侍郎。
三和
阿里衮十月己巳迁。傅恒户部右侍郎。
满色六月丁卯休致。勒尔森礼部右侍郎。
纪山五月丙午迁。六月壬戌，开泰兵部右侍郎。
王承尧
周学健十月己巳迁。彭启丰刑部右侍郎。
乾隆九年甲子
史贻直正月辛巳迁。刘於义吏部尚书。
刘於义正月辛巳迁。张楷户部尚书。二月丁丑卒。阿尔赛户部尚书。
三泰
陈德华正月辛巳革。王安国兵部尚书。庚子忧免。彭维新兵部尚书。
张照十二月戊辰忧。汪由敦刑部尚书。
韩光基三月癸未，汪由敦工部尚书。十二月戊辰迁。赵宏恩工部尚书。
三和
彭维新正月庚子迁。宴斯盛户部右侍郎。三月癸未，李元亮户部右侍郎。
张廷璐三月休致。李清植礼部左侍郎。邓钟岳代。
邓钟岳三月迁。辛丑，杨锡绂礼部右侍郎。
汪由敦三月癸未迁。丁丑，陈德华兵部左侍郎。
王承尧
托时十一月壬寅迁。兆惠刑部右侍郎。
彭启丰假。十二月辛未，励宗万代。
张廷璨五月癸卯迁。赵宏恩工部左侍郎。十二月迁。励宗万工部左侍郎。
吕炽四月癸酉，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年乙丑
讷亲五月戊子迁。辛卯，高斌吏部尚书。
阿尔赛五月辛卯卒。梁诗正户部尚书。
三泰三月己丑乞休。来保礼部尚书。
任兰枝十月戊午乞休。十一月壬申，王安国礼部尚书。
来保三月己丑迁。盛安刑部尚书。
赵宏恩
归宣光四月庚申迁。田懋吏部左侍郎。
田懋四月迁。蒋溥吏部右侍郎。
三和
梁诗正五月辛卯迁。李元亮户部左侍郎。
李元亮迁。五月，吕炽户部右侍郎。
杨锡绂四月庚申迁。五月甲申，秦蕙田礼部侍郎。
开泰十一月戊寅迁。鄂容安兵部右侍郎。
王承尧四月戊申休致。庚申，归宣光兵部右侍郎。
盛安三月己丑迁。雅尔图刑部左侍郎。
彭启丰忧免。十二月乙卯，励宗万刑部右侍郎。
德龄十二月乙卯，涂逢震工部左侍郎。
励宗万十二月乙卯迁。涂逢震工部左侍郎。
吕炽五月己亥迁。范灿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一年丙寅

王安国

盛安五月丙申迁。阿克敦刑部尚书。

赵宏恩

阿克敦闰月癸丑迁。五月丙申，雅尔图吏部左侍郎。七月庚戌迁。德龄吏部左侍郎。

田懋三月癸未罢。乙酉，蒋溥吏部左侍郎。

蒋溥三月乙酉迁。归宣光吏部右侍郎。

三和七月庚戌迁。傅恒户部左侍郎。

傅恒七月迁。雅尔图户部右侍郎。

勒尔森五月丙申迁。伍灵安礼部右侍郎。

归宣光三月乙酉迁。王会汾兵部右侍郎。

雅尔图五月丙申迁。勒尔森刑部左侍郎。

励宗万五月甲辰革。魏定国刑部右侍郎。

德龄七月庚戌迁。三和工部左侍郎。

范灿三月癸未乞休。乙酉，尹会一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二年丁卯

高斌三月丙午迁。来保吏部尚书。十二月庚辰迁。德沛吏部尚书。

海望三月丙午迁。傅恒户部尚书。

来保三月丙午迁。海望礼部尚书。

王安国

彭维新革。九月丁巳，陈大受兵部尚书。

赵宏恩

宗室德沛十二月迁。

傅恒迁。三月丙午，德尔敏户部左侍郎。

雅尔图五月戊戌病免。舒赫德户部右侍郎。

秦蕙田忧免。四月丁亥，杨嗣璟礼部右侍郎。六月甲戌，沈德潜礼部右侍郎。

舒赫德五月戊戌迁。壬寅，鄂容安兵部左侍郎。

陈德华九月戊申革。十月壬申，王会汾兵部左侍郎。

鄂容安五月壬寅迁。蕴著兵部右侍郎。九月壬子迁。十月壬申，塞尔赫兵部右侍郎。寻卒。十一月辛卯，雅尔图兵部右侍郎。

王会汾十月壬申迁。庄有恭兵部右侍郎。

三和

尹会一

乾隆十三年戊辰

德沛七月戊戌病免。达尔党阿吏部尚书。

刘於义三月乙未卒。四月乙卯，陈大受吏部尚书。

傅恒十月丁亥迁。庚寅，尹继善户部尚书。十一月庚辰迁。舒赫德户部尚书。

梁诗正四月乙丑迁。蒋溥户部尚书。

王安国

班第十月丙戌降。舒赫德兵部尚书。十一月庚辰迁。瑚宝兵部尚书。

陈大受四月乙卯迁。乙丑，梁诗正兵部尚书。

阿克敦四月癸酉革。达尔党阿刑部尚书。七月戊戌迁。盛安刑部尚书。庚戌逮。闰月癸丑，阿克敦署刑部尚书。

赵宏恩

蒋溥四月迁。归宣光吏部左侍郎。

德通二月丙辰，吏部右侍郎。闰月癸丑迁。介福吏部右侍郎。

归宣光四月迁。尹会一吏部右侍郎。闰月庚申，魏定国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壬寅休致。王会汾吏部右侍郎。

舒赫德十月丙戌迁。辛卯，三和户部右侍郎。

邓钟岳四月乙丑休。秦蕙田礼部左侍郎。

沈德潜闰月庚申免。齐召南礼部右侍郎。

鄂容安十月乙酉迁。马灵阿署兵部左侍郎。

王会汾十二月壬寅降。蒋炳兵部左侍郎。

魏定国闰月庚申迁。梅谷成刑部右侍郎。

三和十月辛卯迁。班第工部左侍郎。

涂逢震五月辛丑降。六月丙辰，何国宗工部左侍郎。

索柱五月戊戌降。阿克敦署。闰月癸丑迁。宗室恒禄工部右侍郎。

尹会一四月乙丑迁。何国宗工部右侍郎。六月丙辰迁。嵇璜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四年己巳

陈大受

舒赫德十二月辛卯迁。海望户部尚书。

海望十二月辛卯迁。木和林礼部尚书。

王安国

瑚宝四月戊戌迁。哈达哈兵部尚书。十二月辛卯迁。舒赫德兵部尚书。

哈达哈四月戊戌迁。三和工部尚书。十二月辛卯降。哈达哈复为工部尚书。

赵弘恩十二月庚戌迁。刘统勋工部尚书。

德龄十二月辛巳降。癸未，介福吏部左侍郎。

介福十二月癸未迁。同宁吏部右侍郎。

王会汾十一月辛未降。田懋吏部右侍郎。

德尔敏十二月迁。癸未，纳穆扎尔户部左侍郎。

三和四月戊戌迁。纳穆扎尔户部右侍郎。十二月辛巳迁。伍灵安户部右侍郎。

吕炽十二月免。辛巳，嵇璜户部右侍郎。

木和林十二月辛卯迁。马灵阿署礼部左侍郎。

伍灵安十二月辛巳迁。嵩寿礼部右侍郎。

齐召南十一月丁未休致。刘纶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辛巳。张泰开礼部右侍郎。

马灵阿十二月辛卯迁。雅尔图兵部左侍郎

雅尔图十二月迁。观保兵部右侍郎。

班第正月丁巳革。壬申，拉布敦工部左侍郎。

宗室恒禄四月免。纳敏工部右侍郎。七月卒。八月己卯，众佛保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辛卯免。三和代。

嵇璜十二月辛巳，刘纶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五年庚午

陈大受正月丁未迁。梁诗正吏部尚书。

木和林十一月丙辰迁。伍灵安礼部尚书。

王安国

梁诗正正月丁未迁。李元亮兵部尚书。

汪由敦七月庚申降。刘统勋刑部尚书。

刘统勋七月庚申迁。孙嘉淦工部尚书。

介福正月癸酉降。鄂弥达吏部左侍郎。
归宣光五月壬子降。彭启丰吏部左侍郎。是月，田懋吏部左侍郎。十月迁。归宣光代。
同宁四月革。己亥，慧中吏部右侍郎。
田懋迁。归宣光吏部右侍郎。五月，彭启丰吏部右侍郎。
纳穆扎尔九月庚申迁。德保户部左侍郎。十一月戊申降。己酉，兆惠户部左侍郎。
李元亮正月迁。嵇璜户部左侍郎。
伍灵安十一月丙辰迁。雅尔哈善户部右侍郎。
嵇璜正月迁。癸丑，庄有恭户部右侍郎。
马灵阿二月庚辰降。介福礼部左侍郎。
秦蕙田十月甲申迁。田懋礼部左侍郎。十一月免。丁未，吕炽礼部左侍郎。
张泰开八月乙亥迁。吕炽礼部右侍郎。十一月丁未迁。陈邦彦礼部右侍郎。
兆惠十一月迁。己酉，书山刑部右侍郎。
梅谷成九月庚子迁。杨锡绂刑部右侍郎。十月甲申迁。秦蕙田刑部右侍郎。
拉布敦九月辛亥迁。庚申，纳穆扎尔工部左侍郎。
三和
王安国
慧中
雅尔哈善十二月壬寅迁。丙午，钟音户部右侍郎。
庄有恭八月辛酉迁。壬戌汪由敦户部右侍郎。
陈邦彦十二月壬寅革。丙午，董邦达礼部右侍郎。
庄有恭八月辛酉迁。壬戌，裘曰修兵部右侍郎。
三和
刘纶九月壬申忧。张开泰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七年壬申
梁诗正九月庚辰乞养免。孙嘉淦吏部尚书。
王安国
孙嘉淦九月庚辰迁。汪由敦工部尚书。
慧中
钟音二月乙未迁。三和户部右侍郎。
汪由敦九月庚辰迁。辛巳，王淳户部右侍郎。
吕炽十二月戊申乞养免。邹一桂礼部左侍郎，寻迁。董邦达礼部左侍郎。
董邦达十二月迁。邹一桂礼部右侍郎。
蒋炳三月戊寅迁。胡宝瑔兵部左侍郎。
裘曰修
钱陈群六月壬辰病免。秦蕙田刑部左侍郎。
秦蕙田迁。六月，王淳刑部右侍郎。九月辛巳迁。蔡新刑部右侍郎。
纳穆扎尔十月壬子免。德保工部左侍郎。
三和二月乙未迁。德保工部右侍郎。十月迁。德尔敏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八年癸酉
孙家淦十二月丁亥卒。庚寅，黄廷桂吏部尚书。
王安国
舒赫德六月癸巳差。策楞署兵部尚书。
慧中
彭启丰九月戊寅迁。裘曰修吏部右侍郎。

兆惠二月丁未差。梦麟署户部左侍郎。
三和九月壬申迁。阿里衮户部右侍郎。
王淳八月，刘纶户部右侍郎。
董邦达九月戊辰迁。邹一桂礼部左侍郎。
邹一桂九月戊辰迁。张泰开礼部右侍郎。
雅尔图十月病免。观保兵部左侍郎。
胡宝瑔九月迁。戊寅，彭启丰兵部左侍郎。
观保十月迁。吴达善兵部右侍郎。
裘曰修九月戊寅迁。李因培兵部右侍郎。
蔡新三月壬午假。李因培署刑部右侍郎。
德保九月革。德尔敏工部左侍郎。
德尔敏九月迁。壬申，三和工部右侍郎。
张泰开九月戊辰迁。董邦达工部右侍郎。
乾隆十九年甲戌
王安国
舒赫德七月甲辰革。班第兵部尚书。
慧中三月癸亥休致。苏昌吏部右侍郎。
裘曰修十月迁。嵇璜吏部右侍郎。
兆惠五月辛丑差。六月壬申，雅尔哈善署户部左侍郎。
嵇璜十月戊辰迁。辛未，刘纶户部左侍郎。
刘纶十月辛未迁。裘曰修户部侍郎。
邹一桂
张泰开二月辛丑革。三月壬子，徐以煊礼部右侍郎。
吴达善十月迁。雅尔哈善兵部右侍郎。
李因培正月免。二月癸未，于敏中兵部右侍郎。
德尔敏十月差。戊辰，三和工部左侍郎。
三和十月迁。戊辰，吴达善工部右侍郎。
乾隆二十年乙亥
黄廷桂五月辛卯迁。王安国吏部尚书。
海望九月己亥卒。十月甲辰，阿里衮户部尚书。
王安国五月辛卯迁。杨锡绂礼部尚书。
班第十二月戊申遇害。庚戌，傅森兵部尚书。
阿克敦六月癸丑致仕。鄂弥达刑部尚书。
刘统勋九月丙申革。丁酉，汪由敦刑部尚书。
汪由敦九月丁酉迁。十月甲辰，卫哲治工部尚书。
鄂弥达九月丙申迁。十月甲辰，舒明吏部左侍郎。
嵇璜十二月假免。己未，裘曰修吏部右侍郎。
阿里衮十月甲辰迁。纳穆扎尔户部右侍郎。
裘曰修五月丁酉革。六月庚戌，李侍尧户部右侍郎。十一月，五福署户部右侍郎。
邹一桂
嵩寿六月庚戌卒。多纶礼部右侍郎。
徐以烜
彭启丰二月丁巳告养免。癸丑，于敏中兵部左侍郎。
于敏中二月癸丑迁。李清芳兵部右侍郎。

三和

何国宗五月辛卯迁。李侍尧工部左侍郎。六月庚戌迁。王际华工部左侍郎。

吴达善五月辛卯迁。己亥，梦麟工部右侍郎。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王安国十一月壬戌病免。汪由敦署吏部尚书。

汪由敦六月癸丑迁。刘统勋刑部尚书。

卫哲治二月甲子病免。赵宏恩工部尚书。六月癸丑迁。汪由敦工部尚书。十一月壬戌迁。赵宏恩署工部尚书。

裘曰修

五福改署满侍郎。十一月辛亥，范时绶署户部右侍郎。

邹一桂二月甲子休。徐以烜礼部左侍郎。

徐以烜迁。二月甲子，金德瑛礼部右尚书。

于敏中忧免。李清芳兵部左侍郎。

李清芳迁。二月，张师载兵部右侍郎。

三和

王际华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达尔党阿二月乙酉革。傅森吏部尚书。

阿里衮二月乙酉降。兆惠户部尚书。

杨锡绂正月甲辰迁。何国宗礼部尚书。四月己丑革。归宣光礼部尚书。

傅森二月乙酉迁。舒赫德兵部尚书。三月辛亥迁。哈达哈兵部尚书。八月丁亥革。九月庚子，雅尔哈善兵部尚书。

哈达哈二月乙酉革。纳穆扎尔工部尚书。

赵宏恩正月甲辰迁。秦蕙田工部尚书。

舒明十月乙丑迁。甲戌三泰吏部左侍郎。

归宣光四月迁。裘曰修吏部左侍郎。未任。五月，归宣光仍兼管。十月，裘曰修迁。五福吏部左侍郎。

裘曰修迁。王兴吾吏部右侍郎。九月壬寅卒。董邦达吏部右侍郎。

兆惠二月乙酉迁。阿里衮户部左侍郎。

纳穆扎尔二月乙酉迁。雅尔哈善户部右侍郎。九月庚子迁。壬寅，梦麟户部右侍郎。

范时绶十月甲戌病免。裘曰修户部右侍郎。

徐以烜免。六月庚午，彭树葵礼部左侍郎。

雅尔哈善二月迁。甲辰，哈达哈兵部右侍郎。三月己酉迁。丁巳，舒赫德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庚辰革。宗室如松代。

秦蕙田正月甲辰迁。王际华刑部左侍郎，寻迁。蔡新刑部左侍郎。六月戊辰告养免。于敏中署刑部左侍郎。

蔡新正月迁。王际华刑部右侍郎。

三和

王际华正月甲辰迁。钱维城工部左侍郎。

梦麟九月壬寅迁。阿桂工部右侍郎。

董邦达九月壬寅迁。陈德华工部右侍部。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汪由敦正月己酉卒。壬子，刘统勋吏部尚书。

归宣光九月戊戌迁。嵇璜礼部尚书。

雅尔哈善八月甲子革。甲戌，都赍兵部尚书。十二月丁巳革。阿里衮兵部尚书。

刘统勋正月壬子迁。秦蕙田刑部尚书。

纳穆扎尔十一月丁未殉难。舒赫德工部尚书。

秦蕙田正月壬子迁。嵇璜工部尚书。九月戊戌迁。梁诗正署工部尚书。

三泰四月壬申迁。石柱吏部左侍郎。十一月庚子卒。舒赫德吏部左侍郎。丁未迁。阿里衮吏部左侍郎。十二月戊午迁。勒尔森补。

五福

阿里衮四月革。三泰户部左侍郎。十一月丁未殉难。明瑞户部左侍郎。

梦麟四月甲戌迁。吉庆户部右侍郎。

裘曰修

彭树葵四月降。金德瑛礼部左侍郎。

金德瑛迁。四月壬申，庄存与礼部右侍郎。

勒尔森十二月戊午迁。伊禄刑部左侍郎。

王际华

书山八月壬午迁。永贵刑部右侍郎。

于敏中

三和

阿桂四月甲戌差。梦麟工部右侍郎。八月丁丑卒。阿桂工部右侍郎。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蒋溥正月癸卯迁。李元亮户部尚书。

嵇璜闰月乙酉乞养。陈德华礼部尚书。

李元亮正月癸卯迁。梁诗正兵部尚书。

梁诗正正月癸卯迁。归宣光工部尚书。

五福

苏昌九月庚午迁。海明吏部右侍郎。

刘纶六月丁未迁。裘曰修户部左侍郎。

裘曰修六月迁。于敏中户部右侍郎。

多纶三月丙午休。己酉，五吉礼部右侍郎。

庄存与忧免。六月丁未，程景伊礼部右侍郎。

李清芳三月丙午休致。己酉，钱汝诚兵部左侍郎。

程景伊六月丁未迁。钱汝诚兵部右侍郎，寻迁。熊学鹏兵部右侍郎。

王际华六月，补刑部左侍郎，寻迁。王际华刑部左侍郎。

于敏中迁。六月丁未，谢溶生刑部右侍郎。

三和

陈德华正月癸卯迁。二月壬子，曹瑛工部右侍郎。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五福

裘曰修

于敏中

五吉

钱汝诚四月丁亥迁。王际华兵部左侍郎。

熊学鹏十月戊寅迁。谢溶生兵部右侍郎。

王际华四月丁亥调。钱汝诚刑部左侍郎。

永贵十二月丙申迁。

谢溶生十月戊寅迁。熊学鹏刑部右侍郎。
三和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刘统勋五月丁未迁。梁诗正吏部尚书。
李元亮四月壬辰病免。李侍尧户部尚书。
伍灵安十一月癸丑革。甲寅永贵礼部尚书。
梁诗正五月丁未迁。刘纶兵部尚书。
鄂弥达七月辛丑卒。舒赫德刑部尚书。
舒赫德七月辛丑迁。阿桂工部尚书。
勒尔森十一月丙辰迁。德保吏部左侍郎。
五福十月己卯迁。彭启丰署吏部左侍郎。
裘曰修迁。十一月，于敏中户部左侍郎。
吉庆十一月丙申革。安泰户部右侍郎。
于敏中迁。十一月辛酉，钱汝诚户部右侍郎。
金德瑛五月丁未迁。辛酉，谢溶生礼部左侍郎。九月丙午降。十月丙子，程景伊礼部左侍郎。
五吉
程景伊十月丙子迁。何国宗礼部右侍郎。
王际华
定长五月戊午迁。永宁兵部右侍郎。
谢溶生五月迁。张映辰兵部右侍郎。
伊禄卒。五月戊申，安泰刑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迁。阿永阿刑部左侍郎。
钱汝诚十一月辛酉迁。钱维城刑部左侍郎。
官保正月癸亥，刑部右侍郎。
熊学鹏三月戊申迁。钱维城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张泰开刑部右侍郎。
三和
钱维城三月甲寅，范时纪工部左侍郎。
阿贵七月辛丑迁。己酉，纳世通工部右侍郎。
曹瑛十月己卯，五福工部右侍郎。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归宣光十二月丁未卒。董邦达工部尚书。
德保四月降仍留。
彭启丰四月，吏部左侍郎。十二月丁未迁。梁国治吏部左侍郎。
海明五月戊申迁。观保吏部右侍郎。
董邦达正月戊申迁。程岩吏部右侍郎。
明瑞迁。九月己丑，英廉户部左侍郎。
于敏中
介福卒。四月丙子，伍灵安礼部左侍郎。
五吉
何国宗三月庚申休。四月辛巳，张泰开礼部右侍郎。
观保五月戊申迁。钟音兵部左侍郎。
王际华
张映辰四月辛卯革。五月丙午，蔡长沄兵部右侍郎。
官保
张泰开四月辛巳迁。叶存仁刑部右侍郎。

三和
范时纪
五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梁诗正六月壬寅迁。陈宏谋吏部尚书。
李侍尧五月甲戌迁。刘纶户部尚书。
刘纶五月甲戌迁。陈宏谋兵部尚书。六月壬寅，彭启丰兵部尚书。
于敏中
伍灵安五月，五吉礼部左侍郎。
五吉五月迁。双庆礼部右侍郎。
张泰开六月壬寅迁。李因培礼部右侍郎。
王际华
永宁二月甲辰迁。旌额里兵部右侍郎。
蔡长沄卒。十二月乙未，蒋檒兵部右侍郎。
官保
叶存仁正月壬午迁。蔡鸿业刑部右侍郎。
三和
范时纪
五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兆惠十一月乙丑卒。丁卯，阿里衮户部尚书。
陈德华十二月甲午解任。董邦达礼部尚书。
阿里衮十一月丁卯迁。托恩多兵部尚书。
秦蕙田八月丙寅卒。庄有恭刑部尚书。
董邦达十二月甲午迁。杨廷璋工部尚书。
观保二月己巳迁。旌额里吏部右侍郎。
于敏中
五吉十一月丁卯迁。双庆礼部左侍郎。
双庆十一月丁卯迁。鄂宁礼部右侍郎。
李因培十二月丁酉迁。李宗文礼部右侍郎。
王际华
旌额里二月己丑调。观保兵部右侍郎。
官保
三和
范时纪
五福
乾隆三十年乙酉
傅森十一月乙酉迁。托恩多吏部尚书。
刘纶正月癸丑忧，于敏中户部尚书。
托恩多十一月乙酉迁。托庸兵部尚书。
阿桂十二月戊申差。蕴著工部尚书。
杨廷璋六月己酉迁。董邦达兼署工部尚书。
梁国治九月庚辰革。程景伊吏部左侍郎。
程岩闰月己巳迁。庚午，范时绶吏部右侍郎。

于敏中正月癸丑迁。裘曰修户部左侍郎。
安泰七月乙未迁。高恒户部右侍郎。
钱汝诚五月丁丑乞养。庚辰，王际华户部右侍郎。
双庆三月丁亥降。鄂宁礼部左侍郎。
程景伊九月庚辰迁。刘星炜礼部左侍郎。
鄂宁迁。三月己亥，额尔景额礼部右侍郎。
李宗文闰月己巳迁。程岩礼部右侍郎。
王际华五月迁。庚辰，陆宗楷兵部左侍郎。
观保七月戊子迁。奇成额兵部右侍郎。
阿永阿五月丙子，四达刑部左侍郎。
官保三月癸卯迁。五月丙子，绰克托刑部右侍郎。
蔡鸿业九月庚辰，何逢禧刑部右侍郎。
三和
范时纪闰月己巳迁。李宗文工部左侍郎。
纳世通三月己亥革。癸卯，官保工部右侍郎。
五福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于敏中
董邦达正月乙未迁。张泰开礼部尚书。
彭启丰十月癸丑降。甲寅陆宗楷兵部尚书。
庄有恭正月乙未革。李侍尧署刑部尚书。
董邦达正月乙未，补工部尚书。
程景伊正月辛卯迁。乙未，陆宗楷吏部左侍郎。十月甲寅迁。程景伊吏部左侍郎。
范时绶正月乙未迁。何逢禧吏部右侍郎。
裘曰修
王际华
鄂宁二月迁。额尔景额礼部左侍郎。
刘星炜十月甲寅迁。程岩礼部左侍郎。十二月庚申乞休。
额尔景额二月迁。癸亥，珠鲁讷礼部右侍郎。五月壬申迁。讷穆浑礼部右侍郎。
程岩十月甲寅迁。罗源汉礼部右侍郎。
陆宗楷正月乙未迁。史奕昂兵部左侍郎。十月癸丑罢。彭启丰兵部左侍郎。
何逢禧正月辛巳迁。吴绍诗刑部右侍郎。二月辛亥迁。
三和
官保四月驻藏。五月壬申，珠鲁讷工部右侍郎。
五福正月辛卯革。程景伊工部右侍郎。十月甲寅迁。刘星炜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陈宏谋三月辛巳迁。刘纶吏部尚书。
于敏中
张泰开五月庚午迁。嵇璜礼部尚书。七月辛巳迁。裘曰修礼部尚书。八月癸酉调。董邦达礼部尚书。
托庸三月丙寅迁明瑞兵部尚书。
李侍尧三月庚寅迁。杨廷璋刑部尚书。
蕴著三月丙寅降。托庸工部尚书。
董邦达八月癸酉调。裘曰修工部尚书。

裘曰修七月辛巳迁。王际华户部左侍郎。

王际华七月迁。范时纪户部右侍郎。

金甡正月戊辰，礼部左侍郎。

罗源汉七月丙戌迁。倪承宽礼部右侍郎。

钟音八月乙酉迁。奇成额兵部左侍郎。

奇成额差。八月乙酉，奉宽兵部右侍郎。

蒋檒五月丙寅卒。周煌兵部右侍郎。

周煌五月丙寅迁。蔡新刑部右侍郎。

三和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托恩多十二月庚申革。永贵吏部尚书。

于敏中

永贵十二月庚申迁。观保礼部尚书。

明瑞三月丙戌阵亡。福隆安兵部尚书。四月戊寅迁。阿桂兵部尚书。六月迁。七月甲午，托庸兵部尚书。

舒赫德四月戊寅察议。托庸刑部尚书。七月甲午调。官保刑部尚书。

杨廷璋八月壬申迁。裘曰修刑部尚书。九月辛亥忧。蔡新刑部尚书。

托庸四月戊寅迁。福隆安工部尚书。

裘曰修八月壬申迁。蔡新工部尚书。九月辛亥迁。嵇璜工部尚书。

王际华

高恒十月丙辰，伊克坦户部右侍郎。

范时纪

额尔景额二月卒。甲子，诺穆浑礼部左侍郎。

诺穆浑二月迁。甲子，德福礼部右侍郎。

彭启丰三月壬寅乞休。周煌兵部左侍郎。

周煌迁。三月，宋邦绥兵部右侍郎。

蔡新八月壬申迁。张若溎刑部右侍郎。

三和

李宗文七月戊子，刘星炜工部左侍郎。

珠鲁讷三月阵亡。鄂忻工部右侍郎。

刘星炜七月戊子迁。曹秀先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永贵十一月壬申迁。托庸吏部尚书。

阿里衮十一月乙酉卒。官保户部尚书。

于敏中

观保十月辛未迁。永贵礼部尚书。十二月丙辰革。己巳，阿桂礼部尚书。

董邦达七月戊戌卒。己亥，陆宗楷礼部尚书。十月辛未降。壬申，吴绍诗礼部尚书。十一月丁亥革。庚寅，王际华礼部尚书。

托庸十月壬申迁。伊勒图兵部尚书。

陆宗楷七月己亥迁。蔡新兵部尚书。

官保十一月乙酉迁。素尔讷刑部尚书。

蔡新七月乙亥迁。吴绍诗刑部尚书。十月壬申迁。裘曰修刑部尚书。

嵇璜二月甲寅降。程景伊工部尚书。

德保十二月迁。旌额里吏部左侍郎。

程景伊二月迁。癸酉，何逢禧吏部左侍郎，卒。十二月丁巳，袁守侗吏部左侍郎。

旌额里十二月迁。阿思哈吏部右侍郎。

何逢禧二月甲寅迁。罗源汉吏部右侍郎。

王际华十一月迁。范时纪户部左侍郎。

伊克坦二月甲戌，索琳户部右侍郎。

范时纪十一月庚寅迁。宋邦绥户部右侍郎。

奇成额八月辛亥，绰克托署兵部左侍郎。

宋邦绥十一月辛卯迁。蒋元益兵部右侍郎。

绰克托八月辛亥迁。伍纳玺刑部右侍郎。

三和

鄂忻二月丙寅，德承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官保六月丁未调。素尔讷户部尚书。

于敏中

阿桂八月戊寅革。己卯，永贵礼部尚书。

王际华

伊勒图赴伊犁。六月壬辰，丰升额署兵部尚书。

素尔讷六月丁亥调。官保刑部尚书。

裘曰修闰月甲子解任。程景伊刑部尚书。

福隆安七月丁巳忧。温福兼署工部尚书。

程景伊闰月甲子迁。范时绶工部尚书。

阿思哈二月革。闰月，温福吏部右侍郎。七月迁。瑚世泰吏部右侍郎。

罗源汉三月壬午降。辛卯，曹孝先吏部右侍郎。

范时纪

宋邦绥卒。正月己亥，曹孝先户部右侍郎。三月辛卯迁。蒋赐棨户部右侍郎。

绰克托七月乙巳迁。博清额署兵部左侍郎。

四达四月甲寅休。伍纳玺刑部左侍郎。

伍纳玺四月迁。喀宁阿刑部右侍郎。闰月戊申罢。迈拉逊刑部右侍郎。六月甲午迁。瑚世泰刑部右侍郎。七月迁。绰克托刑部右侍郎。

张若溎闰月迁。六月癸未，刘秉恬刑部右侍郎。七月乙丑迁。余文仪刑部右侍郎。

三和

刘星炜十二月病免。裘曰修工部左侍郎。

曹秀先七月己亥迁。徐绩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刘纶二月辛卯迁。程景伊吏部尚书。

素尔讷十一月丁巳迁。舒赫德户部尚书。

于敏中

王际华

官保

程景伊二月辛卯迁。范时绶刑部尚书。十月丁亥迁。杨廷璋刑部尚书。

范时绶二月辛卯迁。裘曰修工部尚书。

旌额里卒。七月，迈拉逊吏部左侍郎。

范时纪

索琳三月壬寅降。癸卯，桂林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迁。福康安户部右侍郎。

博清额三月戊午降。绰克托署兵部左侍郎。十二月己卯补。
伍纳玺十二月己卯，玛兴阿刑部左侍郎。
绰克托十一月己亥迁。鄂宝刑部右侍郎。
余文仪五月辛丑迁。吴绍诗刑部右侍郎。
三和
裘曰修二月辛卯迁。壬辰，阎循琦工部左侍郎。
徐绩迁。十月壬辰，嵇璜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于敏中
王际华
官保
杨廷璋正月癸卯卒。崔应阶刑部尚书。
裘曰修
袁守侗二月甲申迁。曹孝先吏部左侍郎。
曹孝先二月迁。吴绍诗吏部右侍郎。
范时纪
绰克托四月戊子迁。期成额兵部左侍郎。
玛兴阿四月差。戊子，绰克托刑部左侍郎。
钱维城二月甲申忧免。袁守侗刑部左侍郎。
鄂宝三月庚申迁。雅德署刑部右侍郎。
吴绍诗二月迁。甲申，吴坛刑部右侍郎。
三和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托庸九月庚辰乞休。官保吏部尚书。
舒赫德正月戊午，永贵署户部尚书。七月甲子，舒赫德迁。阿桂户部尚书。
于敏中八月戊子迁。王际华户部尚书。
永贵正月戊午，阿桂礼部尚书。七月甲子迁。永贵礼部尚书。
王际华八月戊子迁。蔡新礼部尚书。
蔡新八月戊子迁。嵇璜兵部尚书。
官保九月庚辰迁。英廉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
裘曰修五月辛酉卒。嵇璜工部尚书。八月戊子调。阎循琦工部尚书。
范时纪
诺穆浑闰月迁。德福礼部左侍郎。十二月，玛兴阿代。
金甡九月己未休致。壬申，李宗文礼部左侍郎。
德福迁。闰月，玛兴阿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迁。己丑，德明礼部右侍郎。
倪承宽迁。正月乙卯，李宗文礼部右侍郎。九月壬申迁。庄存与礼部右侍郎。
三和八月卒。德承工部左侍郎。
阎循琦八月戊子迁。乙巳，谢墉工部左侍郎。
德承八月乙巳迁。刘浩工部右侍郎。
嵇璜五月辛酉迁。谢墉工部右侍郎。八月乙巳迁。李友棠工部右侍郎。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官保
王际华
吴绍诗十二月乙酉休致。癸巳，袁守侗吏部右侍郎。

范时纪六月甲午调。梁国治户部左侍郎。
蒋赐棨七月甲戌革。金简户部右侍郎。
李宗文正月甲午差。梁国治署礼部左侍郎。六月甲午迁。范时纪署礼部左侍郎。
奉宽三月卒。四月庚戌，高朴署兵部右侍郎。
袁守侗十二月迁。戊戌，胡季堂刑部左侍郎。
吴坛七月甲戌革。胡季堂刑部右侍郎。十二月戊戌迁。王杰刑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年乙未
官保
王际华
蔡新十二月丁未迁。曹孝先礼部尚书。
丰升额六月壬辰补。
嵇璜十二月丁未迁。蔡新兵部尚书。
阎循琦十二月丁未卒。嵇璜工部尚书。
曹孝先十二月迁。袁守侗吏部左侍郎。
袁守侗十二月迁。刘秉恬吏部右侍郎。
期成额四月卒。高朴兵部左侍郎。
高朴四月迁。辛丑，景福兵部右侍郎。
王杰
李友棠十一月甲申，董诰工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官保正月己丑乞休。阿桂吏部尚书。
阿桂正月己丑迁。丰升额户部尚书。
王际华三月辛卯卒。袁守侗户部尚书。
丰升额正月己丑迁。福隆安兵部尚书。
崔应阶十月辛亥迁。余文仪刑部尚书。
福隆安正月己丑迁。绰克托工部尚书。
袁守侗三月迁。四月癸卯，刘秉恬吏部左侍郎。
刘秉恬迁。四月，吴嗣爵吏部右侍郎。
英廉正月己丑免兼。福康安户部左侍郎。
福康安正月己丑迁。和珅户部右侍郎。
德明二月免。丙辰，达敏礼部右侍郎。五月，阿肃礼部右侍郎。
庄存与六月丁未，沈初礼部右侍郎。
绰克托正月己丑迁。阿扬阿刑部左侍郎。
王杰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阿桂五月丁亥迁。永贵吏部尚书。
丰升额十月戊戌卒。英廉户部尚书。
袁守侗十一月甲戌迁。梁国治户部尚书。
永贵五月丁亥迁。富勒浑礼部尚书。
英廉十月戊戌迁。德福刑部尚书。
余文仪十一月壬申乞休。甲戌，袁守侗刑部尚书。
迈拉逊三月戊寅迁。瑚世泰吏部左侍郎。
瑚世泰三月迁。戊子，庆桂吏部右侍郎。
吴嗣爵十月庚子休致。王杰吏部右侍郎。

福康安六月乙卯迁。和珅户部左侍郎。

梁国治十一月甲戌迁。董诰户部左侍郎。

和珅六月乙卯迁。金简户部右侍郎。

金简六月乙卯，改满户部右侍郎。董诰户部右侍郎。十一月甲戌迁。刘墉户部右侍郎。

李宗文八月病免。范时纪礼部左侍郎。

王杰四月庚子迁。钱汝诚刑部右侍郎。

刘浩六月乙卯，改汉右侍郎。舒常工部满右侍郎。十月迁。博清额署工部右侍郎。甲寅，雅德工部右侍郎。

董诰六月乙卯迁。刘浩工部汉右侍郎。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永贵二月己酉革。绰克托吏部尚书。九月甲寅革。永贵吏部尚书。

富勒浑二月己酉迁。特成额礼部尚书。壬子迁。钟音礼部尚书。九月戊戌卒。己亥，德保礼部尚书。

绰克托二月己酉迁。富勒浑工部尚书。

王杰

玛兴阿十二月降。癸酉，申保礼部左侍郎。

范时纪正月乙酉迁。谢墉礼部左侍郎。

高朴九月壬寅革逮。甲辰，金辉兵部左侍郎。

蒋元益三月己丑休致。颜希深兵部右侍郎。

雅德十月迁。喀宁阿刑部右侍郎。

谢墉正月乙酉迁。徐绩工部左侍郎。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程景伊十二月己巳迁。嵇璜吏部尚书。

袁守侗四月戊寅迁。胡季堂刑部尚书。

富勒浑十二月戊午迁。绰克托工部尚书。

嵇璜十二月己巳迁。周煌工部尚书。

瑚世泰四月壬午卒。绰克托吏部左侍郎。十二月戊午迁。庆桂吏部左侍郎。

刘秉恬正月忧免。二月己未，王杰吏部左侍郎。

庆桂十二月迁。惠龄吏部右侍郎。

王杰二月己未迁。刘墉吏部右侍郎。

刘墉二月己未迁。丙子，彭元瑞户部右侍郎。

申保二月丙子迁。三月戊子，阿肃礼部左侍郎。

阿肃迁。三月戊子，达椿礼部右侍郎。

沈初十月壬子，庄存与礼部右侍郎。

金辉五月卒。书麟署兵部左侍郎。

周煌十二月迁。颜希深兵部左侍郎。

景福十二月丙辰，博清额兵部右侍郎。

颜希深十二月迁。罗源汉兵部右侍郎。

胡季堂四月戊寅迁。杜玉林刑部左侍郎。

伍纳玺五月，白瀛刑部右侍郎。

雅德三月迁。惠龄工部右侍郎。十二月戊午迁。德承工部右侍郎。

刘浩三月戊戌革。海成工部右侍郎，寻迁。汪廷珍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忧免。胡高望代。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嵇璜九月戊寅迁。蔡新吏部尚书。

英廉三月辛丑迁。和珅户部尚书。
蔡新九月戊寅迁。周煌兵部尚书。
周煌迁。九月戊寅，周元理工部尚书。
庆桂十一月迁。惠龄吏部左侍郎。
王杰
惠龄十一月迁。阿肃吏部右侍郎。
刘墉三月壬辰迁。癸巳，谢墉吏部左侍郎。
和珅三月辛丑迁。金简户部左侍郎。
金简三月辛丑迁。福长安户部右侍郎。
阿肃十一月壬午迁。达椿礼部左侍郎。
谢墉三月癸巳迁。钱载礼部左侍郎。
达椿十一月迁。德明礼部右侍郎。
玛兴阿三月，兵部左侍郎。诺穆亲署。
颜希深四月迁。辛酉，周元理兵部左侍郎。九月戊辰迁。沈初兵部左侍郎。
罗源汉迁。三月癸巳，曹文埴兵部右侍郎。
穆精阿四月，刑部右侍郎。
白瀛卒。三月己巳，姜晟刑部右侍郎。
海成十一月己酉革。诺穆亲工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周元理十一月庚子乞休。罗源汉工部尚书。
王杰
曹文埴迁。七月癸丑，钱士云兵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蔡新四月壬辰假，刘墉署吏部尚书。
德福八月癸卯卒。喀宁阿刑部尚书。
罗源汉四月甲午乞休。刘墉工部尚书。
王杰四月甲午迁。五月戊戌，谢墉吏部左侍郎
谢墉五月迁。彭元瑞吏部右侍郎。
彭元瑞四月甲午迁。曹文埴户部右侍郎。
沈初五月告养免。戊戌，钱士云兵部左侍郎。
钱士云五月戊戌迁。纪昀兵部右侍郎。
杜玉林正月丁卯降。戊辰，姜晟刑部左侍郎。
姜晟二月戊辰迁。汪承霈刑部右侍郎。六月丁卯迁。杜玉林刑部右侍郎。
徐绩四月壬申革。乙亥，胡高望工部左侍郎。
胡高望四月乙亥迁。杜玉林工部右侍郎。六月丁卯迁。汪承霈工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永贵五月丙午卒。丁未，伍弥泰吏部尚书。
蔡新七月乙卯迁。刘墉吏部尚书。
刘墉七月乙卯迁。金简工部尚书。
阿肃二月乙丑革。诺穆亲吏部右侍郎。七月乙卯迁。玉鼎柱吏部右侍郎。
彭元瑞五月迁。甲辰，吴垣吏部右侍郎。
金简七月乙卯迁。福长安户部左侍郎。
福长安七月乙卯迁。诺穆亲户部右侍郎。
钱载三月辛丑乞休。丁未，金士松礼部左侍郎。

钱士云三月辛丑休致。戊寅，纪昀兵部左侍郎。
景福八月卒。戊寅，勒保兵部右侍郎。
纪昀三月迁。朱椿兵部右侍郎。五月甲辰迁。彭元瑞兵部右侍郎。
诺穆亲二月己丑迁。塔彰阿工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伍弥泰七月癸酉迁。和珅吏部尚书。
和珅七月癸酉迁。福康安户部尚书。
曹孝先七月丁巳卒。姚成烈礼部尚书。
福隆安闰月丙辰卒。福康安兵部尚书。五月辛巳迁。庆桂兵部尚书。
周煌三月丁亥迁。王杰兵部尚书。
绰克托五月丙辰逮。庆桂工部尚书。五月辛巳迁。复兴工部尚书。
吴垣正月甲寅迁。彭元瑞吏部右侍郎。
金士松正月甲寅迁。二月，庄存与礼部左侍郎。
庄存与二月迁。陆费墀礼部右侍郎。
纪昀
彭元瑞正月甲寅迁。金士松兵部右侍郎。
阿扬阿五月辛巳迁。穆精阿刑部左侍郎。
穆精阿五月辛巳迁。塔琦刑部右侍郎。六月戊申迁。景禄刑部右侍郎。
胡高望十二月降。汪承霈工部左侍郎。
塔彰阿五月丁巳降。伊龄阿工部右侍郎。
汪承霈十二月迁。韩＜⿰⿱艹⿰⿱艹⿰⿱艹

琅玕九月乙未迁。长麟刑部右侍郎。
伊龄阿三月辛未迁。苏凌阿工部右侍郎。九月戊子迁。鄂弥达工部右侍郎。
梁敦书四月丙申，赵鍎工部右侍郎。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曹文埴正月庚寅乞养。董诰户部尚书。
彭元瑞正月丁亥迁。纪昀礼部尚书。
王杰正月丁亥迁。彭元瑞兵部尚书。
玉鼎柱二月癸丑迁。玛兴阿吏部右侍郎。
董诰正月庚寅迁。蒋赐棨户部左侍郎。
朱椿十二月庚戌差。刘跃云署礼部右侍郎。
玛兴阿二月迁。癸丑，海宁兵部左侍郎。
刘秉恬正月庚寅迁。二月，沈初兵部左侍郎。
沈初二月迁。吴玉纶兵部右侍郎。
姜晟三月辛卯迁。李封刑部左侍郎。
长麟二月乙巳迁。丙午，明兴刑部右侍郎。
阮葵生二月卒。王昶刑部右侍郎。
李绶二月迁。庚申，赵鍎工部左侍郎。
赵鍎二月庚申迁。刘跃云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庚戌迁。韩＜⿰氵乍 荣＞工部右侍郎。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纪昀
惠龄七月辛巳迁。玛兴阿吏部左侍郎。
谢墉三月己巳降。朱珪吏部左侍郎。
玛兴阿七月辛巳迁。保成吏部右侍郎。
蓝应元三月戊子乞休。四月丁未，朱珪礼部左侍郎。七月巳己迁。邹奕孝礼部左侍郎。
朱珪四月丁未迁。刘跃云礼部右侍郎。
海宁十一月癸亥迁。伊龄阿兵部左侍郎。
伊龄阿十一月迁。吉庆兵部右侍郎。
吴玉纶七月己巳降。赵鍎兵部右侍郎。
李封七月辛巳免。
王昶
赵鍎七月己巳迁。管干贞工部左侍郎。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刘墉三月乙丑降。彭元瑞吏部尚书。
绰克托七月庚子卒。丙午，巴延三户部尚书。
德保正月癸酉卒。常青礼部尚书。
纪昀
彭元瑞三月乙丑迁。孙士毅兵部尚书。
汪承霈十月丙子免。韩＜⿰氵乍 荣＞户部右侍郎。
邹奕孝六月乙丑迁。窦光鼐礼部左侍郎。
达椿正月癸酉迁。铁保礼部右侍郎。
刘跃云九月己亥忧免。刘墉礼部右侍郎。
伊龄阿十月降。吉庆兵部左侍郎。
伊龄阿八月降。吉庆十一月迁。明兴兵部右侍郎。
赵鍎

明兴十月丙子察议。玉德刑部右侍郎。

王昶

管干贞六月迁。韩＜⿰⿱⿰⿱⿰⿱

德明正月己亥迁。穆精阿吏部右侍郎。十月壬申卒。额勒春吏部右侍郎。
额勒春十月壬申迁。癸酉，阿迪斯户部右侍郎。
窦光鼐八月癸酉迁。刘跃云礼部左侍郎。丁亥，刘权之礼部左侍郎。
刘权之八月丁亥迁。刘跃云礼部右侍郎。
明兴九月辛丑迁。伊龄阿兵部左侍郎。
赵鎤
和琳八月癸酉迁。丙申，玉保兵部右侍郎。
穆精阿正月己亥迁。玉德刑部左侍郎。
玉德正月己亥迁。伊龄阿刑部右侍郎。九月辛丑迁。明兴刑部右侍郎。
王昶
松筠四月迁。成策工部左侍郎。
成策迁。四月，巴宁阿署工部右侍郎。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常青三月甲辰卒。德明礼部尚书。
纪昀
德明三月甲辰迁。额勒春吏部左侍郎。
额勒春三月甲辰迁。明兴吏部右侍郎。六月甲申降。诺穆亲吏部右侍郎。
阿迪斯五月戊午迁。巴宁阿户部右侍郎。
僧保住三月甲辰迁。多永武礼部左侍郎。
刘权之
刘跃云
伊龄阿六月甲申迁。玉保兵部左侍郎。
赵鎤
玉保六月甲申迁。成策兵部右侍郎。
明兴三月甲辰迁。僧保住刑部右侍郎。
王昶三月省墓免。乙卯，谭尚忠刑部右侍郎。
成策五月免。六月，景安工部左侍郎。甲申迁。伊龄阿工部左侍郎。
邹奕孝卒。八月丁亥，吴省钦工部左侍郎。
景安正月，工部右侍郎。六月迁。阿迪斯工部右侍郎。
吴省钦八月丁亥迁。范宜恒工部右侍郎。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金简十二月丙子卒。保宁吏部尚书。
纪昀
和琳七月甲辰迁。松筠工部尚书。
庆成八月壬申迁。永保户部左侍郎。
巴宁阿六月戊午革。辛巳，景安户部右侍郎。
刘权之
刘跃云
赵鎤
僧保住八月壬申迁。阿精阿刑部右侍郎。十月迁。丙午，宜兴刑部右侍郎。
乾隆六十年乙卯
纪昀
刘峨八月丙申病免。朱珪兵部尚书。
诺穆亲正月乙酉迁。富纲吏部右侍郎。

金士松八月丙申迁。丁酉，胡高望吏部右侍郎。

景安五月迁。甲子，惠龄户部右侍郎。九月癸丑，成德户部右侍郎。癸丑，特克慎代。

刘权之

刘跃云降。四月戊申，周兴岱礼部右侍郎。

成策二月免。己卯，玉保兵部左侍郎。

赵鍠八月丁酉迁。九月辛亥，李潢兵部左侍郎。

玉保二月己卯迁。伍弥乌逊兵部右侍郎。

玉德正月乙酉迁。讷穆亲刑部左侍郎。十月卒。阿精阿刑部左侍郎。

宜兴四月丙午迁。僧保住刑部右侍郎。

伊龄阿九月卒。台布工部左侍郎。

清史稿卷一八五　表第二五

部院大臣年表四下

乾隆元年丙辰

孙嘉淦十一月甲午迁。杨汝谷左都御史。

二格二月乙酉迁。三月甲寅，索柱左副部御史。

孙国玺十一月甲午迁。刘永澄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年丁巳

陈世倌七月癸丑迁。八月辛巳，赵之坦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年戊午

僧格四月甲申免。纳延泰理藩院尚书。

勒尔森四月辛丑，理藩院左侍郎。

班第四月辛丑迁。玉保理藩院右侍郎。

福敏迁。正月乙卯，马尔泰左都御史。七月丁卯迁。查克丹左都御史。

杨汝谷六月丙午乞休。七月壬子，彭维新左都御史。十二月丙戌革。魏廷珍左都御史。

刘永澄九月癸丑，刘吴龙左副都御史。

赵之坦

乾隆四年己未

魏廷珍迁。四月乙未，陈世倌左都御史。

索柱七月乙卯迁。雅尔图左副都御史。丙寅迁。舒赫德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己卯迁。庚寅，希德慎左副都御史。

赵之坦三月庚午降。田懋左副都御史。五月辛亥迁。王安国左副都御史。十一月庚申，尹会一左副都御史。

乾隆五年庚申

查克丹革。三月己巳，杭奕禄左都御史。

陈世倌九月癸丑迁。甲午，王安国左都御史。己卯迁。壬午，刘吴龙左都御史。

鄂尔赛闰月甲子，二格左副都御史。

希德慎二月乙未降。三月己未，德尔敏左副都御史。

刘吴龙十一月壬午迁。十二月辛丑，刘永澄左副都御史。

尹会一六月告养免。七月己丑，陈守创左副都御史。

乾隆六年辛酉

刘吴龙九月迁。丁亥，刘统勋左都御史。

二格

陈守创七月甲申乞休免。八月己亥，仲永檀左副都御史。

乾隆七年壬戌

二格

仲永檀十二月革逮。丙午，彭启丰左副都御史。

乾隆八年癸亥

勒尔森六月丁卯迁。玉保理藩院左侍郎。

玉保六月迁。旺札尔理藩院右侍郎。

二格

刘永澄二月甲辰病免。赵大鲸左副都御史。

彭启丰二月甲辰，彭树葵左副都御史。

乾隆九年甲子

二格

赵大鲸九月辛巳，范灿左副都御史。

彭树葵正月庚子迁。二月己未，励宗万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戊辰迁。何国宗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年乙丑

二格

范灿五月己亥迁。六月丁巳，孙嘉淦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一年丙寅

杭奕禄闰月癸丑休致。阿克敦左都御史。五月丙申迁。盛安左都御史。

二格

乾隆十二年丁卯

二格

德尔敏三月迁。五月庚寅，德通左副都御史。

孙嘉淦四月己巳乞休。梅谷成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三年戊辰

盛安七月戊戌迁。闰月癸丑，德通左都御史。

二格四月革。六月戊寅，嵩寿左副都御史，寻迁。七月辛丑，富德左副都御史。

德通二月丙辰迁。三月乙未，完颜伟左副都御史。六月卒。闰月戊辰，积德左副都御史。

何国宗四月乙丑迁。庚午，嵇璜左副都御史。六月丙辰迁。庚申，朱定元左副都御史。

梅谷成闰月庚申迁。陈德华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四年己巳

刘统勋十二月庚辰迁。彭维新左都御史。

朱定元正月丁巳休。叶一栋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五年庚午

德通八月辛卯迁。九月辛亥，拉布敦左都御史。十一月乙亥遇害。丙辰，木和林左都御史。

彭维新八月辛卯革。九月庚子，梅谷成左都御史。

富德四月乙酉革。马灵阿左副都御史。八月革。九月甲辰，胡宝瑔左副都御史，寻迁。广成左副都御史。

叶一栋八月辛卯革。九月甲子，胡宝瑔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六年辛未

乾隆十七年壬申

积德七月卒。增寿保左副都御史。

胡宝瑔三月戊寅迁。甲申，李世倬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八年癸酉

梅谷成九月甲戌免。十月辛丑，杨锡绂左都御史。

增寿保四月卒。己亥，麒麟保左副都御史。

李世倬休致。四月雷鋐左副都御史。

乾隆十九年甲戌

麒麟保八月己巳，舒明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年乙亥

杨锡绂五月辛卯迁。何国宗左都御史。

舒明十月甲辰迁。德尔敏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玉宝革。十二月丁丑，唐喀禄理藩院左侍郎。

何国宗六月癸丑降。赵宏恩左都御史。十一月壬戌迁。何国宗署左都御史。

雷鋐五月丁亥，窦光鼐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唐喀禄阵亡。十二月乙丑，舒明理藩院左侍郎。

木和林十一月壬子乞休。吴拜左都御史。

何国宗正月甲辰迁。赵宏恩左都御史。

陈德华九月壬寅迁。孙灏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吴拜十月甲戌乞休。德敏左都御史。

赵宏恩九月丙申卒。戊戌，归宣光左都御史。

广成六月免。七月，赫庆左副都御史。

孙灏十二月癸丑调。张泰开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归宣光正月癸卯迁。陈德华左都御史。六月乙酉迁。丁未，刘纶左都御史。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德敏十二月丙申迁。永贵左都御史。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永贵正月癸亥差。傅森署左都御史。十一月甲寅，永贵迁。勒尔森左都御史。

刘纶五月丁未迁。金德瑛左都御史。

温敏九月壬寅，左副都御史。

张泰开十一月辛酉迁。梁国治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纳延泰卒。九月己丑，新柱理藩院尚书。

舒明卒。五月，旺札尔理藩院左侍郎，寻迁。多尔济理藩院左侍郎。八月辛卯，富鼐理藩院左侍郎。

旺札尔五月戊申，海明理藩院右侍郎。

金德瑛正月戊申卒。董邦达左都御史。十二月丁未迁。彭启丰左都御史。

窦光鼐三月庚申休致。四月辛巳，蔡鸿业左副都御史。

梁国治十二月丁未迁。张映辰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彭启丰六月壬寅迁。张泰开左都御史。

温敏五月戊午，宝麟左副都御史。

张映辰卒。十二月辛丑，吕炽左副都御史。左侍郎。

蔡鸿业正月壬午迁。蒋檙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乙未迁。罗源汉左副都御史。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新柱十二月丙申迁。托恩多理藩院尚书。十一月丁卯迁。五吉理藩院尚书。

乾隆三十年乙酉

五吉十一月甲午革。新柱理藩院尚书。

富鼐七月癸未，驻库伍勒穆集署理藩院左侍郎。九月丙戌差。鄂宁署理藩院

勒尔森七月戊子卒。观保左都御史。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张泰开正月乙未迁。范时绶左都御史。

赫庆九月，鄂忻左副都御史。

罗源汉十月甲寅迁。癸亥，申甫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新柱七月己丑迁。色布腾巴勒珠尔理藩院尚书。

福鼐二月己酉，伍勒穆集理藩院左侍郎。

海明免。九月，庆桂理藩院右侍郎。

范时绶五月庚午迁。张泰开左都御史。

申甫十一月壬戌革。傅为詝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色布腾巴勒珠尔六月乙丑病免。伊勒图理藩院尚书。

观保十二月庚申迁。素尔讷左都御史。

张泰开六月戊寅乞休。辛巳，范时绶左都御史。

鄂忻迁。四月己未，景福左副都御史。

吕炽三月壬寅休致。四月己未，张若溎左副都御史。八月壬申迁。九月己丑，蒋元益左副都御史。十月庚午迁。黄登贤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素尔讷十一月乙酉迁。托恩多署左都御史。十一月己亥迁。观保署左都御史。

宝麟五月乙酉迁。壬寅，吉信左副都御史。

黄登贤二月甲戌迁。三月癸巳，嵇璜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伊勒图差。七月乙巳，温福理藩院尚书。

观保五月壬午革。癸未，永贵左都御史。八月己卯迁。观保左都御史。

范时绶闰五月甲子迁。张若溎左都御史。

傅为詝四月甲寅休。五月庚辰，刘秉恬左副都御史。六月癸未迁。乙酉，范宜宾左副都御史。八月壬辰，罗源汉代。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温福十一月丙辰迁。丁巳，素尔讷理藩院尚书。

伍勒穆集八月戊子病免。福德理藩院左侍郎。

吉信正月戊辰，玛兴阿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己卯迁。乙酉，伊满左副都御史。

嵇璜十月壬辰迁。十一月戊戌，黄登贤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福德三月庚申差。鄂宝署理藩院左侍郎。四月戊子补。

景福四月丁丑迁。癸巳，高朴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鄂宝正月迁。福德理藩院左侍郎。

高朴正月癸巳迁。永德署左副都御史。

伊满四月革。五月甲子，觉罗巴彦学左副都御史。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观保七月甲戌革。阿思哈左都御史。

永德十月壬午，阿肃左副都御史。

乾隆四十年乙未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素尔讷四月甲子迁。索琳理藩院尚书。七月壬申降。伍弥泰理藩院尚书。十月甲辰迁。奎林理藩院尚书。

福德五月病免。壬申，博清额理藩院左侍郎。

阿思哈正月己丑迁。素尔讷兼署左都御史。四月甲子补。

张若溎十月戊申乞休。辛亥，崔应阶左都御史。

阿肃五月迁。庚辰，耀海左副都御史。

黄登贤六月丁未，申甫左副都御史。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庆桂三月戊子迁。索琳理藩院右侍郎。

素尔讷三月辛未乞休。戊寅，迈拉逊左都御史。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索琳七月丁巳革。八月癸酉，复兴理藩院右侍郎。

申甫六月卒。甲寅，曹文植左副都御史。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博清额十二月丙辰迁。保泰理藩院左侍郎。

迈拉逊二月癸亥病免。丙子，申保左都御史。

曹文植十二月戊辰迁。周元理左副都御史。

罗源汉十二月迁。戊辰，王昶左副都御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奎林三月丙戌迁。博清额理藩院尚书。

保泰迁。二月辛酉，福禄理藩院左侍郎。

崔应阶三月壬辰乞休。癸巳，罗源汉左都御史。

耀海三月壬辰休致。五月，哈福纳左副都御史。

周元理四月辛酉迁。丁卯，吴玉纶左副都御史。

王昶三月迁。四月辛酉，孙永清左副都御史。七月癸卯迁。八月，汪承霈左副都御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复兴十一月丁巳迁。留保住理藩院右侍郎。

申保十一月丁巳卒。复兴左都御史。

罗源汉十一月庚子迁。刘墉左都御史。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刘墉四月甲午迁。王杰左都御史。

王承霈二月迁。戊辰，梁敦书左副都御史。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王杰五月甲辰忧免。朱椿左都御史。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复兴五月辛巳迁。阿扬阿左都御史。

朱椿卒。三月丁亥，周煌左都御史。

乾隆五十年乙巳

博清额六月乙酉卒。丙戌，留保住理藩院尚书。

留保住六月丙戌迁。赛音伯尔格图理藩院右侍郎。是月卒。丙午，巴忠理藩院左侍郎。
周煌正月丁巳乞休。纪昀左都御史。
梁敦书六月迁。冯晋祚左副都御史，寻迁。十一月庚申，张若淳左副都御史。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纪昀
张若淳四月丙申迁。五月，刘权之左副都御史。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纪昀正月丁亥迁。二月甲辰，李绶左都御史。
刘权之
吴玉纶正月庚寅迁。二月庚申，陆锡熊左副都御史。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刘权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福禄二月辛卯休致。巴忠理藩院左侍郎。
巴忠二月迁。普福理藩院右侍郎。
阿扬阿九月辛亥卒。舒常左都御史。
刘权之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普福七月免。八月辛亥，佛住理藩院右侍郎。
刘权之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巴忠八月自尽。九月乙亥，诺穆亲理藩院左侍郎。
李绶正月戊戌卒。刘墉左都御史。甲辰迁。纪昀左都御史。
刘权之十月癸丑迁。十一月庚辰，汪承霈左副都御史。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诺穆亲正月己亥迁。佛住理藩院左侍郎。
佛住正月己亥迁。博兴理藩院右侍郎。九月庚子迁。奎舒理藩院右侍郎。
纪昀八月癸酉迁。窦光鼐左都御史。
哈福纳十一月卒。
陆锡熊卒。四月辛酉，赵佑左副都御史。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世魁二月壬申，左副都御史。十二月革。
赵佑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庆善二月癸亥，左副都御史。
巴彦学八月卒。十月丙辰，成德左副都御史。
赵佑
乾隆六十年乙卯
佛住九月丙寅，奎舒理藩院左侍郎。
窦光鼐四月癸巳免。朱珪左都御史。八月丙申迁。金世松左都御史。
成德九月迁。十月己卯，顺海左副都御史。
赵佑

清史稿卷一八六　表第二六

部院大臣年表五上

嘉庆元年丙辰

董诰迁。十月庚辰，范宜恒户部尚书。

纪昀迁。六月乙亥，金士松礼部尚书。

朱珪迁。六月乙亥，纪昀兵部尚书。十月丙戌迁。沈初兵部尚书。

松筠八月，惠龄署。

沈初六月乙亥迁。胡高望吏部左侍郎。

富纲迁。五月丙寅，玉保吏部右侍郎。

胡高望六月迁，谭尚忠吏部右侍郎。

永保十一月革。台布户部左侍郎。

成德迁。六月己亥，台布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迁。

刘权之

玉保五月迁。六月戊寅，伍弥乌逊兵部左侍郎。十二月癸酉迁。特成额兵部左侍郎。是月卒。

伍弥乌逊迁。六月戊寅，特成额兵部右侍郎。十二月癸酉迁。富俊兵部右侍郎。

赵镈

僧保住迁。八月辛丑，英善刑部右侍郎。

谭尚忠六月乙亥迁。陆有仁刑部右侍郎。

台布迁。六月己亥，成德工部左侍郎。

范宜恒十月壬辰迁。赵佑工部右侍郎。

嘉庆二年丁巳

刘墉迁。三月癸亥，沈初吏部尚书。八月丙辰调。朱珪吏部尚书。九月，沈初暂兼署。

范宜恒八月丙辰卒。沈初户部尚书

金士松八月丙辰调。纪昀礼部尚书。

沈初三月癸亥。调朱珪兵部尚书。八月丙辰调。金士松兵部尚书。

苏凌阿八月迁。舒常兼署刑部尚书。

额勒春八月，玉保吏部左侍郎。左侍郎。十二月卒。吴省钦吏部左侍郎。

胡高望迁。八月丙辰调。谭尚忠吏部。

玉保迁。八月丙辰，成德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迁。赵佑代。

谭尚忠迁。八月，吴省钦吏部右侍郎

台布四月迁。十月，傅森户部右侍郎

刘权之

富俊正月，兵部左侍郎。

赵镈

富俊迁。正月，傅森兵部右侍郎。十月迁。十二月，阿迪斯兵部右侍郎。

陆有仁降。八月丙辰，熊枚刑部右侍郎。

成德八月迁。丙辰，泰宁工部左侍郎。

吴省钦八月迁。赵佑工部左侍郎。

阿迪斯迁。十二月，成林工部右侍郎。

范建中工部右侍郎。九月迁。

嘉庆三年戊午

纪昀

舒常十一月，萨凌阿兼理刑部尚书。

胡季堂正月庚午迁。梁肯堂刑部尚书。六月甲寅迁。董诰署刑部尚书。

玉保八月卒。成德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丁亥迁。

吴省钦二月迁。赵佑吏部左侍郎。

成德迁。八月甲寅，铁保吏部右侍郎。

赵佑二月迁。刘权之吏部右侍郎。

韩鑾迁。七月己卯，戴衢亨户部右侍郎。

铁保迁。八月甲寅，书敬礼部左侍郎。

刘权之二月迁。周兴岱礼部左侍郎。

刘权之迁。二月丙辰，戴衢亨礼部右侍郎。七月己卯迁。阮元礼部右侍郎。

赵锡七月卒。丁丑，李潢兵部左侍郎。

阿迪斯革。正月乙酉，伯麟兵部右侍郎三月辛未迁。五月庚寅，台费荫兵部右侍郎。

李潢迁。七月丁丑，韩鑾兵部右侍郎。

阿精阿卒。八月，英善刑部左侍郎。

英善迁。八月，特克慎刑部右侍郎。

赵佑

成林五月庚寅，那彦成工部右侍郎。

范建中

嘉庆四年己未

保宁迁。正月戊辰，书麟吏部尚书。三月癸亥迁。魁伦署。

朱珪十月壬辰迁。刘权之吏部尚书。

福长安罢。正月戊辰，松筠户部尚书。二月己丑迁。布彦达赉户部尚书。

沈初三月庚申卒。范建中户部尚书。十月壬辰迁。朱珪户部尚书。

纪昀

庆桂迁。正月戊辰，富锐兵部尚书。己卯假。庆桂兼署。五月庚辰，富锐病。傅森兵部尚书。

苏凌阿正月罢。庆桂刑部尚书。二月迁。庚申，成德刑部尚书。三月己未迁。成德刑部尚书。

松筠迁。正月丁卯，盛柱署工部尚书。己卯，那彦成工部尚书。

铁保正月乙丑，吏部左侍郎。二月癸巳降。成林吏部左侍郎。六月丙申迁。英善吏部左侍郎。

赵佑迁。十月壬寅。周兴岱吏部左侍郎。

铁保正月乙丑迁。台费荫吏部右侍郎。二月乙丑迁。英善吏部右侍郎。六月丙申迁。达椿吏部右侍郎。九月壬戌迁。铁保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壬辰迁。癸巳，禄康吏部右侍郎。

刘权之迁。正月，周兴岱吏部右侍郎。十月迁。壬寅，童凤三吏部右侍郎。

台布迁。正月乙丑，傅森户部左侍郎。丁卯调。己卯，布彦达赉户部左侍郎。二月己丑迁。丰绅济伦户部左侍郎。

蒋赐＜㠯啟木＞缘事降。二月甲午，范建中户部左侍郎。三月庚申迁。阮元户部左侍郎。

傅森迁。正月乙丑，那彦成户部右侍郎。己卯迁。丰绅济伦户部右侍郎。二月己丑迁。台费荫户部右侍郎。三月迁。五月丁亥，盛柱户部右侍郎。

书敬迁。正月，多永武礼部左侍郎。

周兴岱正月迁。三月庚申，曹城礼部左侍郎。三月乙亥迁。罗国俊礼部左侍郎。五月丁丑，钱樾礼部左侍郎。

多永武迁。正月己卯，恒杰礼部右侍郎。五月壬戌降。达椿礼部右侍郎。六月丙申迁。文宁礼部右侍郎。

阮元三月庚申迁。罗国俊礼部右侍郎。三月乙亥迁。钱樾礼部右侍郎。五月丁丑迁。邹炳恭礼部右侍郎。九月戊寅迁。曹城礼部右侍郎。

布彦达赉正月乙丑，兵部左侍郎。己卯调。英善兵部左侍郎。二月己丑迁。书敬兵部左侍郎。

李潢三月乙亥，初彭龄兵部左侍郎。五月庚午迁。曹城兵部左侍郎。九月戊寅迁。江兰兵部左侍郎。

台费荫正月乙丑迁。丰绅济伦兵部右侍郎。己卯迁。书敬兵部右侍郎。二月己丑迁。阿迪斯兵部右侍郎。五月庚辰迁。文宁兵部右侍郎。六月丙申迁。惠龄兵部右侍郎。

韩鑾守陵。三月乙亥，曹城兵部右侍郎。五月庚午迁。江兰兵部右侍郎。九月戊寅迁。刘秉恬兵部右侍郎

英善迁。二月辛丑，瑚图礼刑部左侍郎。五月己卯调。禄康刑部左侍郎。十二月癸巳迁。德英刑部左侍郎。

张若渟正月迁。熊枚刑部左侍郎。

特克慎罢。三月己巳，禄康刑部右侍郎。五月己卯迁。德英刑部右侍郎。十二月癸巳迁。琅玕刑部右侍郎。

熊枚正月迁。汪承霈刑部右侍郎。十月壬寅迁。祖之望刑部右侍郎。

成宁七月辛巳，明安工部左侍郎。

范建中二月甲午迁。张若渟工部左侍郎。

那彦成正月乙丑迁。盛住工部右侍郎。五月丁亥迁。明安工部右侍郎。七月辛巳迁。西城工部右侍郎。

张若渟二月甲午迁。童凤三工部右侍郎。十月壬寅迁。汪承霈工部右侍郎。

嘉庆五年庚申

刘权之

德明七月丙申卒。丁酉，达椿礼部尚书。

纪昀

金士松正月癸亥卒。甲子，张若渟兵部尚书。六月丁卯迁。汪承霈兵部尚书。

董诰六月丁卯，仍管刑部。张若渟刑部尚书。

那彦成五月丙午降。丁未，琳宁工部尚书。

英善二月丁未革。禄康吏部左侍郎。八月己卯迁。文宁吏部左侍郎。

周兴岱正月甲子迁。童凤三吏部左侍郎。

禄康二月丁未迁。书敬吏部右侍郎”七月丁酉迁。文宁吏部右侍郎。八月己卯迁。多永武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己酉降。范建丰吏部右侍郎。

童凤三正月甲子迁。钱樾吏部右侍郎。

丰绅齐伦迁。八月己卯，高杞户部左侍郎。

阮元正月辛酉迁。戴衢亨户部左侍郎。

盛住闰月甲戌革。额勒布户部右侍郎。

戴衢亨正月辛酉迁。张若渟户部右侍郎。迁。周兴岱正月甲子户部右侍郎。

多永武迁。八月己卯，英和礼部左侍郎。

钱樾正月癸亥迁。曹城礼部左侍郎。

文宁七月丁酉迁。英和礼部右侍郎。八月己卯迁。扎郎阿礼部右侍郎。

曹城正月癸亥迁。丙寅，蒋曰纶礼部右侍郎。正月辛未迁。刘跃礼部右侍郎。

书敬二月丁未迁。惠龄兵部左侍郎。闰月己未迁。缊布兵部左侍郎。。

江兰正月癸未革。刘秉恬兵部左侍郎。二月庚戌，冯光熊兵部左侍郎。六月丁卯迁。陈万全兵部左侍郎。

惠龄二月丁未迁。缊布兵部右侍郎。闰月己未迁。范建丰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己酉迁。那彦宝兵部右侍郎。

刘秉恬正月癸未迁。陈万全兵部右侍郎。六月丁卯，平恕兵部右侍郎

琅玕二月庚戌迁。高杞刑部右侍郎。八月己卯迁。伊桑阿刑部右侍郎。十月戊辰迁。瑚图灵阿

刑部右侍郎。

祖之望正月辛未迁。莫瞻菉刑部右侍郎。六月丁卯迁。陆有仁刑部右侍郎。九月辛丑迁。祖之望刑部右侍郎。

张若渟正月辛酉迁。汪承霈工部左侍郎。二月辛卯迁。蒋曰伦工部左侍郎。

汪承霈正月辛酉迁。蒋兆奎工部右侍郎。癸亥迁。莫瞻菉工部右侍郎。正月辛未迁。蒋曰纶工部右侍郎。二月辛卯迁。乙未，陆有仁工部右侍郎。六月丁卯迁。莫瞻菉工部右侍郎。

嘉庆六年辛酉

书麟四月壬戌卒。戊辰，琳宁吏部尚书。

刘权之

布彦达赉正月辛巳卒。壬午，傅森户部尚书。二月癸酉，成德户部尚书。

纪昀

傅森正月壬午迁。禄康兵部尚书。二月癸酉迁。丰绅济伦兵部尚书。

成德二月癸酉迁。禄康刑部尚书。

琳宁迁。四月戊辰，缊布工部尚书。

童凤三正月乙酉病免。庚子，钱樾吏部左侍郎。

钱樾正月庚子迁。曹城吏部右侍郎。

高杞七月迁。和宁户部左侍郎。九月迁。英和户部左侍郎。

英和九月迁。扎郎阿礼部左侍郎。

曹城正月庚子迁。刘跃云礼部左侍郎。七月迁。莫瞻菉礼部左侍郎。

扎郎阿七月迁。恩普礼部右侍郎。

刘跃云正月庚子迁。潘世恩礼部右侍郎。

缊布四月戊辰迁。那彦宝兵部左侍郎。七月迁。高杞兵部左侍郎。

那彦宝四月戊辰迁。成书兵部右侍郎。

熊枚九月迁。祖之望刑部左侍郎。

祖之望九月迁。初彭龄刑部右侍郎。

明安迁。正月乙巳，成书工部左侍郎。四月戊辰迁。和宁工部左侍郎。七月迁。那彦宝工部左侍郎。

蒋曰纶七月迁。刘跃云工部左侍郎。

西成正月壬午迁。成书工部右侍郎。乙巳迁。和宁工部右侍郎。四月戊辰迁。苏楞额工部右侍郎。

莫瞻菉七月迁。蒋日纶工部右侍郎。

嘉庆七年壬戌

刘权之

成德三月壬辰卒。禄康户部尚书。

达椿六月乙卯卒。长麟礼部尚书。十一月庚寅，永庆礼部尚书。辛卯，长龄迁。

纪昀

汪承霈七月丁酉迁。戴衢亨兵部尚书。

禄康正月丁酉免。德瑛刑部尚书。

张若渟七月丁酉卒。熊枚刑部尚书。

钱樾七月丁酉迁。曹城吏部左侍郎。

曹城七月丁酉迁。李钧简吏部右侍郎。

戴衢亨七月丁酉迁。平恕户部左侍郎。

周兴岱正月乙卯降。壬午，平恕户部右侍郎。七月丁酉迁。钱樾户部右侍郎。

潘世恩七月丁酉迁。关槐礼部右侍郎。

高杞四月辛丑迁。成书兵部左侍郎。

陈万全正月辛卯病免。李钧简兵部左侍郎。七月丁酉迁。刘镮之兵部左侍郎。

成书四月辛丑迁。长麟兵部右侍郎。六月乙卯迁。那彦宝兵部右侍郎。

平恕正月壬午迁。李钧简兵部右侍郎。辛卯迁。刘镮之兵部右侍郎。七月丁酉迁。潘世恩兵部右侍郎。

德瑛正月丁酉迁。瑚图灵阿刑部左侍郎。

祖之望七月癸巳迁。初彭龄刑部左侍郎。

瑚图灵阿正月丁酉迁。赓音布刑部右侍郎。

初彭龄七月癸巳迁。姜晟刑右侍郎。

那彦宝六月乙卯迁。苏楞额工部左侍郎。

刘跃云

苏楞额六月乙卯迁。吉纶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辛卯迁。明德工部右侍郎。

蒋曰纶

嘉庆八年癸亥

刘权之

永庆七月乙巳革。那彦成礼部尚书。

纪昀七月乙巳革留。

丰绅济伦闰月癸酉革。长麟兵部尚书。

戴衢亨六月戊子迁。费淳兵部尚书。

彭元瑞六月戊子病免。戴衢亨工部尚书。

曹城十二月癸亥病免。甲子，李钧简吏部左侍郎。

李钧简十二月甲子迁。钱樾吏部右侍郎。

钱樾十二月甲子迁。初彭龄户部右侍郎。

扎郎阿七月乙巳革。恩普礼部左侍郎。

莫瞻菉十二月甲子迁。王懿礼部左侍郎。

恩普七月乙巳迁。玉麟礼部右侍郎。

关槐七月乙巳革。王懿礼部右侍郎。十二月甲子迁。关槐礼部右侍郎。

刘菉之

初彭龄六月戊子迁。姜晟刑部左侍郎。

姜晟六月戊子迁。戴均元刑部右侍郎。

刘跃云

蒋曰纶闰月丁卯卒。戴均元工部右侍郎。六月戊子迁。莫瞻菉工部右侍郎。十二月甲子迁。初彭龄工部右侍郎。

嘉庆九年甲子

琳宁六月戊辰革。德瑛吏部尚书。

刘权之

那彦成六月癸酉迁。琳宁礼部尚书。十一月壬辰疾免。恭阿拉礼部尚书。

纪昀

长麟六月戊辰迁。明亮兵部尚书。

费淳六月戊辰迁。刘权之兵部尚书。

德瑛六月戊辰迁。长麟刑部尚书。

熊枚九月庚戌迁。姜晟刑部尚书。

范建丰六月戊辰免。恩普吏部右侍郎。

钱樾六月戊辰降。刘镮之吏部右侍郎。

平恕正月庚戌卒。戴均元户部左侍郎。七月丁酉迁。潘世恩户部左侍郎。

额勒布七月庚戌降。那彦宝户部右侍郎。

初彭龄七月丁酉解。戴均元户部右侍郎。

恩普六月戊辰迁。玉麟礼部左侍郎

王懿修

玉麟六月戊辰迁。扎郎阿礼部右侍郎。寻迁。七月癸卯，德文礼部右侍郎。十一月壬辰迁。多永武礼部右侍郎。

成书十二月戊午降。明志兵部左侍郎。

刘镮之六月戊辰迁。潘世恩兵部左侍郎。七月丁酉迁。刘凤诰兵部左侍郎。十二月戊午降。王汝璧兵部左侍郎。

那彦宝七月庚戌迁。贡楚克扎布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壬辰迁。德文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戊午降。广兴兵部右侍郎。

潘世恩六月戊辰迁。刘凤诰兵部右侍郎。七月丁酉迁。陈霞蔚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戊午降。戴联奎兵部右侍郎。

赓音布七月癸卯，刑部左侍郎。

姜晟九月庚戌迁。祖之望刑部左侍郎。

赓音布七月癸卯迁。英善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壬辰迁。贡楚克扎布刑部右侍郎。

戴均元正月庚戌迁。祖之望刑部右侍郎。九月庚戌迁。刘镮刑部右侍郎。

刘跃云七月甲午降。莫瞻菉工部左侍郎。

明德五月戊戌免。瑚图礼工部右侍郎。九月迁。明兴工部右侍郎。

莫瞻菉七月甲午迁。曹振镛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年乙丑

朱珪正月辛亥迁。戴衢亨户部尚书。

纪昀二月辛未卒。刘权之礼部尚书。闰月降。王懿修礼部尚书。

刘权之二月辛未迁。陈大文兵部尚书。五月己亥疾休。邹炳泰兵部尚书。

戴衢亨正月辛亥迁。熊枚工部尚书。

文宁闰月壬午迁。托津吏部左侍郎。

恩普闰月壬午迁。玉麟吏部右侍郎。

刘镮之正月辛亥迁。戴均元吏部右侍郎。

英和闰月壬午降。那彦宝户部左侍郎。

那彦宝闰月壬午迁。恩普户部右侍郎。

戴均元正月辛亥迁。刘镮之户部右侍郎。

玉麟闰月壬午迁。多永武礼部左侍郎。十二月卒。

王懿修五月己亥迁。关槐礼部左侍郎。六月戊辰病解。王绶礼部左侍郎。

多永武闰月壬午迁。文宁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庚子迁。多庆礼部右侍郎。

关槐五月己亥迁。戴联奎礼部右侍郎。六月丙寅迁。王绶礼部右侍郎。戊辰迁。万承风礼部右侍郎。

明志

王汝璧二月辛酉迁。戴联奎兵部左侍郎。五月己亥迁。刘跃云兵部左侍郎。六月丙寅休。戴联奎兵部左侍郎。

戴联奎二月辛酉迁。吴璥兵部右侍郎。二月辛未迁。刘跃云兵部右侍郎。五月己亥迁。赵秉冲兵部右侍郎。

赓音布闰月壬午迁。瑚素通阿刑部左侍郎。

祖之望十月丁未乞养。金光悌刑部左侍郎。

刘炌二月辛酉病免。王汝璧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丙辰疾免。周廷栋刑部右侍郎。

明兴十二月庚子解任。文宁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一年丙寅

德瑛十一月己未迁。瑚图礼吏部尚书。

禄康十一月己未迁。德瑛户部尚书。

王懿修

姜晟六月戊寅迁。秦承恩刑部尚书。

熊枚五月癸亥迁。秦承恩工部尚书。六月戊寅迁。姜晟工部尚书。八月庚寅病免。汪志伊工部尚书。十月甲申迁。曹振镛工部尚书。

托津正月丁巳迁。玉麟吏部左侍郎。

李钧简五月甲寅迁。戴均元吏部左侍郎。六月庚寅迁。潘世恩吏部左侍郎。

玉麟正月丁巳迁。和宁吏部右侍郎。五月己酉迁。德文吏部右侍郎。

戴均元五月甲寅迁。潘世恩吏部右侍郎。六月庚寅迁。曹振镛吏部右侍郎。十月甲申迁。刘凤诰吏部右侍郎。

那彦宝正月丁巳迁。托津户部左侍郎。。

潘世恩五月甲寅迁。赵秉冲户部左侍郎

恩普正月丁巳卒。苏楞额正月丁巳，户部右侍郎。

刘镮之

多庆二月丁未，礼部左侍郎。八月癸卯迁。萨彬图礼部左侍郎。十月癸巳迁。桂芳礼部左侍郎。

王绶

多庆二月丁未迁。德文礼部右侍郎。五月己酉迁。桂芳礼部右侍郎。十月癸巳迁。普恭礼部右侍郎。

明志八月癸卯降。广兴兵部左侍郎。九月己酉降。多庆兵部左侍郎。

广兴八月癸卯迁。多庆兵部右侍郎。九月己酉迁。扎郎阿兵部右侍郎。

赵秉冲五月甲寅迁。刘凤诰兵部右侍郎。十月甲申迁。邵自昌兵部右侍郎。

金光悌十月癸卯迁。周廷栋刑部左侍郎。

周廷栋十月癸卯迁。韩崶刑部右侍郎。

苏楞额正月丁巳迁。那彦宝工部左侍郎。壬戌迁。英和工部左侍郎。

莫瞻菉九月辛亥降。丁巳，周兆基工部左侍郎。

文宁十一月己未迁。成书工部右侍郎。

曹振镛六月庚寅迁。周兆基工部右侍郎。九月丁巳迁。蒋予蒲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二年丁卯

费淳迁。正月丙午，邹炳泰吏部尚书。

王懿修

邹炳泰正月丙午，刘权之兵部尚书。

赵秉冲

刘镮之

王绶十一月丙寅病解。万承风礼部左侍郎。

万承风十一月丙寅迁。戴联奎礼部右侍郎。

戴联奎十一月丙寅迁。邵自昌兵部左侍郎。

邵自昌十一月丙寅迁。阮元兵部右侍郎。十二月癸未迁。周兴岱兵部右侍郎。

瑚素通阿月丙午迁。韩崶刑部左侍郎。

周廷栋正布四月癸未迁。广兴刑部右侍郎。

韩崶正月

嘉庆十三年戊辰

王懿修

刘权之

秦承恩六月己巳降。吴璥刑部尚书。十二月庚申迁。金光悌刑部尚书。

赵秉冲

苏楞额革。六月庚申，英和户部右侍郎。

刘镮之

万承风十二月乙巳迁。戴联奎礼部左侍郎。

普恭五月乙巳迁。多庆礼部右侍郎。六月庚申迁。秀宁礼部右侍郎。

戴联奎十二月乙巳迁。邵洪礼部右侍郎。

多庆五月乙巳迁。普恭兵部左侍郎。

成书五月乙巳，兵部右侍郎。

周兴岱十二月乙巳迁。万成风兵部右侍郎。

瑚素通阿正月丁巳病免。广兴刑部左侍郎。十一月甲申革。穆克登额刑部左侍郎。

韩崶六月己巳降。章煦刑部左侍郎。九月己丑迁。许兆椿刑部左侍郎。

广兴正月丁巳迁。穆克登额刑部右侍郎。十一月甲申迁。景禄刑部右侍郎。

秦瀛六月乙巳降。许兆椿刑部右侍郎。九月己丑迁。周兆基刑部右侍郎。

英和六月庚申迁。庆惠工部左侍郎。

周兆基九月己巳迁。陈希曾工部左侍郎。

成书五月乙巳迁。常福工部右侍郎。六月庚申，阿明阿工部右侍郎。。

蒋予蒲二月甲申迁。陈希曾工部右侍郎。九月己巳迁。顾德庆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四年己巳

德瑛十二月辛丑降。禄康户部尚书。

戴衢亨七月丁卯迁。曹振镛户部尚书。

王懿修

刘权之

缊布六月庚戌疾免。苏楞额工部尚书。十二月戊戌革。秀林工部尚书。

曹振镛七月丁卯迁。戴衢亨工部尚书。

德文降。六月丙午，桂芳吏部右侍郎。

刘凤诰八月庚戌革。周兆基吏部右侍郎。

赵秉冲

刘镮之

桂芳六月丙午迁。秀宁礼部左侍郎。

秀宁六月丙午迁。成格礼部右侍郎。

邵自昌十一月丙寅迁。秦瀛兵部左侍郎。

万承风六月壬辰降。秦瀛兵部右侍郎。十一月丙寅迁。万承风仍任。

许兆椿三月辛酉迁。周兆奎刑部左侍郎。八月庚戌，朱理刑部左侍郎。

周兆奎三月辛酉迁。胡克家刑部右侍郎。六月丙午迁。朱理刑部右侍郎。八月庚戌迁。初彭龄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丙寅迁。金应琦刑部右侍郎。

庆惠四月癸巳议。阿明阿工部左侍郎。十二月戊戌革。辛丑，德瑛工部左侍郎。十二月庚戌休。福庆工部左侍郎。

陈希曾十二月庚戌降留。

阿明阿四月辛酉迁。苏楞额工部右侍郎。六月庚戌迁。福庆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庚戌迁。荣麟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五年庚午

瑚图礼二月辛卯迁。秀林吏部尚书。六月辛丑降。瑚图礼吏部尚书。

禄康五月癸亥迁。托津户部尚书。

恭阿拉九月壬戌迁。福庆礼部尚书。

王懿修

刘权之

长麟二月辛卯疾免。瑚图礼刑部尚书。六月辛丑迁。勒保刑部尚书。

秀林二月辛卯迁。托津工部尚书。五月癸亥迁。勒保工部尚书。六月辛丑迁。马慧裕工部尚书。九月壬戌迁。恭阿拉工部尚书。

戴衢亨五月癸亥迁。费淳工部尚书。

桂芳二月辛卯迁。荣麟吏部右侍郎。八月丁亥降。秀宁吏部右侍郎。

托津二月辛卯迁。英和户部左侍郎。

赵秉冲

英和二月辛卯迁。桂芳户部右侍郎。

刘镮之

秀宁八月庚子迁。德文礼部左侍郎。

成格七月乙亥迁。德文礼部右侍郎。八月庚子迁。哈宁阿礼部右侍郎

普恭七月乙亥降。成书兵部左侍郎。

秦瀛正月丁丑迁。万承风兵部左侍郎。

成书七月乙亥迁。成格兵部右侍郎。九月壬戌迁。明志兵部右侍郎。

万承风正月丁丑迁。费淳兵部右侍郎。五月癸亥迁。宋熔兵部右侍郎。十二月甲申迁。胡长龄兵部右侍郎。

金应琦正月辛未降。丁丑，秦瀛刑部右侍郎。十二月甲申疾免。宋熔刑部右侍郎。

福庆九月壬戌迁。常福工部左侍郎。

荣麟二月辛卯迁。马慧裕工部右侍郎。六月辛丑迁。常福工部右侍郎。九月壬戌迁。成格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六年辛未

瑚图礼九月乙未降。松筠吏部尚书。

王懿修

明亮六月壬子革。丙辰，恭阿拉兵部尚书。

刘权之五月辛巳迁。刘镮之兵部尚书。

勒保正月癸酉迁。百龄刑部尚书。五月癸卯迁。崇禄刑部尚书。

恭阿拉六月丙辰迁。丁巳，吉纶工部尚书。

费淳三月乙亥卒。王集工部尚书。

玉麟九月辛丑革。铁保吏部左侍郎。

秀宁九月辛丑迁。凯音布吏部右侍郎。

赵秉冲

刘镮之五月辛巳迁。钱楷户部右侍郎。七月戊寅迁。陈希曾户部右侍郎。

德文六月甲寅迁。哈宁阿礼部左侍郎。

哈宁阿六月甲寅迁。凯音布礼部右侍郎。九月辛丑迁。秀宁礼部右侍郎。

邵洪七月戊寅疾免。帅承瀛礼部右侍郎。十一月辛卯迁。汪廷珍礼部右侍郎。

明志

穆克登额六月丁巳迁。景禄刑部左侍郎。

景禄六月丁巳迁。文宁刑部右侍郎。八月甲寅迁。十一月辛卯，成宁刑部右侍郎。

宋熔

陈希曾七月戊寅迁。钱楷工部左侍郎。七月壬午迁。顾德庆工部左侍郎。十一月辛卯，初彭龄工部左侍郎。

顾德庆七月壬午迁。初彭龄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辛卯迁。帅承瀛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七年壬申

福庆十月丁卯迁。恭阿拉礼部尚书。十二月壬子疾免。铁保礼部尚书。

王懿修

恭阿拉十月丁卯迁。福庆兵部尚书。

刘镮之

金光悌十二月壬子卒。祖之望刑部尚书。

王集十二月壬子迁。潘世恩工部尚书。

铁保十二月壬子迁。凯音布吏部左侍郎。

潘世恩十二月壬子迁。周兆基吏部左侍郎。

凯音布十二月壬子迁。成宁吏部右侍郎。

周兆基十二月壬子迁。帅承瀛吏部右侍郎。

英和五月戊寅降。景安户部左侍郎。十一月辛未迁。成宁户部左侍郎。十二月壬子迁。玉麟户部左侍郎。

赵秉冲五月戊寅迁。初彭龄户部左侍郎。

陈希曾五月戊寅降。赵秉冲户部右侍郎。

戴联奎二月己未迁。胡长龄礼部左侍郎。

万承风十一月辛巳疾免。戴联奎兵部左侍郎。

明志

胡长龄二月己未迁。戴联奎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辛巳迁。吴烜兵部右侍郎。

朱理三月庚子迁。宋熔刑部左侍郎。

成宁十一月辛未迁。文孚刑部右侍郎。

宋熔三月迁。章煦刑部右侍郎。

初彭龄五月戊寅迁。帅承瀛工部左侍郎。十二月壬子迁。许兆椿工部左侍郎。

帅承瀛五月戊寅迁。赵秉冲工部右侍郎。阮元八月甲寅迁。许兆椿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壬子迁。茹棻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八年癸酉

松筠九月甲申迁。铁保吏部尚书。

邹炳泰九月庚辰降。曹振镛吏部尚书。九月甲申迁。章煦吏部尚书。

曹振镛九月庚辰迁。潘世恩户部尚书。

铁保九月甲申迁。德文礼部尚书。九月癸巳革。成宁礼部尚书。

王懿修九月癸未休。甲申，胡长龄礼部尚书。

福庆十月壬戌革。明亮署兵部尚书。

刘镮之

祖之望十月丙申疾免。韩崶刑部尚书。

吉纶九月己卯革。成宁工部尚书。九月癸巳革。英和工部尚书。

潘世恩九月庚辰迁。章煦工部尚书。九月甲申迁。周兆基工部尚书。

凯音布议。三月辛未，成宁吏部左侍郎。九月己卯，文宁吏部左侍郎。

周兆基九月甲申迁。吴烜吏部左侍郎。

成宁三月辛未迁。文宁吏部右侍郎。九月己卯迁。秀宁吏部右侍郎。

许兆椿正月辛未，吏部右侍郎。三月甲戌迁。戴联奎吏部右侍郎。八月辛酉，吴烜吏部右侍郎。

九月甲申迁。吴璥吏部右侍郎。

玉麟九月己卯革。苏楞额户部左侍郎。

初彭龄九月乙亥迁。卢荫溥户部左侍郎。

赵秉冲

哈宁阿降。三月辛未，秀宁礼部左侍郎。九月己卯迁。瑚图礼礼部左侍郎。

胡长龄九月甲申迁。王宗诚礼部右侍郎。

秀宁三月辛未迁。英和礼部右侍郎。九月己卯，佛住礼部右侍郎。

汪廷珍九月甲申迁。汪廷珍礼部左侍郎。

戴联奎三月甲戌迁。吴烜兵部左侍郎。八月辛酉迁。卢荫溥兵部左侍郎。九月乙亥迁。戊寅，吴芳培兵部左侍郎

明志革。九月丁亥，果齐斯欢兵部右侍郎。

吴烜三月甲戌迁。卢荫溥兵部右侍郎。八月辛酉迁。吴芳培兵部右侍郎。九月戊寅迁。温汝适兵部右侍郎。

景禄降。八月壬子，穆克登额刑部左侍郎。三月甲戌，高杞刑部左侍郎。八月迁。穆克登额刑部左侍郎。

宋熔

文孚六月丁未降。壬子，穆克登额刑部右侍郎。八月壬子迁。成格刑部右侍郎。

章煦迁。九月庚辰，陈预刑部右侍郎。

许兆椿正月辛未迁。蒋予蒲工部左侍郎。三月甲戌，茹棻工部左侍郎

成格八月壬子迁。庆祥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庚辰，徵瑞工部右侍郎。

茹棻三月甲戌迁。陈希曾工部右侍郎。

嘉庆十九年甲戌

铁保二月丙辰革。英和吏部尚书。

托津八月辛未迁。瑚图礼户部尚书。九月癸巳迁。景安户部尚书。

潘世恩六月辛巳忧。刘镮之户部尚书。

成宁闰月丙子革。和宁礼部尚书。三月甲寅迁。景安礼部尚书。九月癸巳迁。瑚图礼礼部尚书。十二月辛酉卒。穆克登额礼部尚书。

胡长龄八月乙亥疾免。戴均元礼部尚书。

明亮迁。三月甲寅，和宁兵部尚书。四月己卯降。瑚图礼兵部尚书。八月辛未迁。明亮兵部尚书。

刘镮之六月辛巳迁。初彭龄兵部尚书。

英和二月丙辰迁。苏楞额工部尚书。

文宁闰月甲子迁。秀宁吏部左侍郎。

秀宁闰月甲子迁。佛住吏部右侍郎。

吴烜正月壬午迁。戴均元吏部右侍郎。二月丁巳迁。顾德庆吏部右侍郎。

苏楞额二月丙辰迁。果齐斯欢户部左侍郎。

桂芳三月癸卯迁。常福户部右侍郎。十月乙丑解。成格户部右侍郎。

赵秉冲四月庚午卒。黄钺户部右侍郎。

瑚图礼四月己卯迁。穆克登额礼部左侍郎。十月乙丑迁，宝兴礼部左侍郎。

佛保闰月甲子迁。穆克登额礼部右侍郎。四月己卯迁。宝兴礼部右侍郎。十月乙丑迁。穆彰阿礼部右侍郎。

王宗诚

成书正月壬辰迁。果齐斯欢兵部左侍郎。二月丙辰迁。普恭兵部左侍郎。九月壬子迁。禧恩兵部左侍郎。

果齐斯欢正月壬辰迁。普恭兵部右侍郎。二月丙辰迁。常福兵部右侍郎。三月癸卯迁。禧恩兵部右侍郎。九月壬子迁。恩宁兵部右侍郎。

温汝适二月辛亥迁。周系英兵部右侍郎。

穆克登额二月丙辰迁。成格刑部左侍郎。八月戊辰迁。那彦宝刑部左侍郎。

宋熔忧免。许兆椿正月癸未，刑部左侍郎。四月壬午迁。陈希曾刑部左侍郎。

成格二月丙辰迁。成林刑部右侍郎。五月乙未革。那彦宝刑部右侍郎。八月戊辰，熙昌刑部右侍郎。

陈预三月癸卯迁。陈希曾刑部右侍郎。四月壬午迁。朱理刑部右侍郎。

常福二月丙辰迁。徵瑞工部左侍郎。十一月壬辰革。穆克登额工部左侍郎。十二月辛酉迁。景禄工部左侍郎。

茹棻八月乙亥迁。丙子，王以衔工部左侍郎。

徵瑞二月丙辰迁。穆克登额工部右侍郎。闰月甲子迁。那彦宝工部右侍郎。五月乙未迁。英绶工部右侍郎。七月壬子免。熙昌工部右侍郎。八月戊辰迁。成格工部右侍郎。十月乙丑迁。穆克登额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壬辰迁。润祥工部右侍郎。壬寅迁。普恭工部右侍郎。

陈希曾三月癸卯迁。鲍桂星工部右侍郎。十二月癸亥革。乙丑，王鼎工部右侍郎

嘉庆二十年乙亥

刘镮之

初彭龄正月戊戌降。癸卯，吴璥兵部尚书。

顾德庆六月丙辰迁。帅承瀛吏部左侍郎。

穆彰阿十二月丁卯降。贵庆礼部右侍郎。壬申降。文宁礼部右侍郎。

王宗诚

吴芳培忧免。六月丙辰，顾德庆兵部左侍郎。

恩宁十二月丁卯降。常福兵部右侍郎。

周系英忧免。四月戊寅，姚文田兵部右侍郎。

朱理五月庚寅迁。彭希濂刑部右侍郎。

景禄七月丁巳迁。苏楞额工部左侍郎。

王以衔

王鼎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章煦闰月壬寅迁。戴均元吏部尚书。

刘镮之

穆克登额七月乙卯革。丁巳，马慧裕礼部尚书。八月己亥卒。成宁礼部尚书。

戴均元闰月壬寅迁。章煦礼部尚书。十一月己巳迁。周兆基礼部尚书。

韩封十一月己巳忧。章煦刑部尚书。

苏楞额七月乙卯革。和宁工部尚书。

周兆基十一月己巳迁。茹棻工部尚书。

秀宁十一月庚午迁。熙昌吏部左侍郎。

吴烜六月丁丑革。戴联奎吏部左侍郎。七月丙辰迁。王鼎吏部左侍郎。

佛住六月丁丑革。普恭吏部右侍郎。

帅承瀛三月壬辰迁。戴联奎吏部左侍郎。六月丁丑迁。王鼎吏部右侍郎。七月丙辰迁。茹棻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己巳迁。吴芳培吏部右侍郎。

卢荫溥六月庚申，姚文田户部左侍郎

成格六月庚申，那彦宝户部右侍郎。。

黄钺六月庚申迁。卢荫溥户部右侍郎。

宝兴六月癸酉降。多山礼部左侍郎。

文宁三月戊申迁。多山礼部右侍郎。六月癸酉迁。廉善礼部右侍郎。

王宗诚四月乞休。乙丑，姚文田礼部右侍郎。六月庚申迁。黄钺礼部右侍郎。

姚文田四月乙丑迁。曹师曾兵部右侍郎。

那彦宝六月庚申迁。熙昌刑部左侍郎。十一月庚午迁。秀宁刑部左侍郎。

陈希曾六月丁丑迁。帅承瀛刑部左侍郎。

熙昌六月庚申迁。成格刑部右侍郎。

彭希濂三月壬辰降。帅承瀛刑部右侍郎。六月丁丑迁。朱理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壬子迁。彭希濂刑部右侍郎。

王以衔

普恭六月丁丑迁。诚安工部右侍郎。

王鼎六月丁丑迁。陈希曾工部右侍郎。九月己未疾免。陆以庄工部右侍郎。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刘镮之九月辛酉降。卢荫溥户部尚书。

成宁七月甲寅降。丙辰，和宁礼部尚书。十一月乙丑迁。穆克登额礼部尚书。

周兆基三月戊辰卒。卢荫溥礼部尚书。三月辛未迁。戴联奎礼部尚书。

明亮六月甲戌迁。和宁兵部尚书。七月甲辰迁。伊冲阿兵部尚书。十一月乙丑迁。和宁兵部尚书。

吴璥三月辛未迁。卢荫溥兵部尚书。九月辛酉迁。章煦兵部尚书。

章煦三月辛未病解。吴璥刑部尚书。

和宁六月甲戌迁。伊冲阿工部尚书。七月丙辰迁。苏楞额工部尚书。

王鼎

果尔齐欢三月己巳降。禧恩户部左侍郎

姚文田三月戊辰迁。黄钺户部右侍郎。

卢荫溥三月戊辰迁。姚文田户部右侍郎。

汪廷珍三月辛未迁。王引之礼部左侍郎。

廉善十二月乙未迁。

黄钺三月戊辰迁。汤金钊礼部右侍郎。

禧恩三月己巳迁。常福兵部左侍郎。

常福三月己巳迁。穆彰阿兵部右侍郎。

成格十二月乙未迁。廉善刑部右侍郎。

苏楞额七月丙辰迁。果齐斯欢工部左侍郎。

王以衔

陆以庄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穆克登额十二月庚寅迁。松筠礼部尚书。

戴联奎三月庚戌迁。汪廷珍礼部尚书。

章煦三月庚戌迁。戴联奎兵部尚书。

熙昌十月丙戌卒。普恭吏部左侍郎。

王鼎

普恭十月丙戌迁。成宁吏部右侍郎。十一月辛丑迁。德文吏部右侍郎。

吴芳培三月庚戌迁。周系英吏部右侍郎。

多山五月甲辰迁。哈宁阿礼部左侍郎。十一月降。恩宁礼部左侍郎。

王引之

德文正月庚子，礼部右侍郎。二月乙酉迁。哈宁阿礼部右侍郎。五月甲辰迁。同麟礼部右侍郎。

穆彰阿五月癸卯迁。明兴阿兵部右侍郎。九月丙申迁。穆彰阿兵部右侍郎。十月戊子迁。德文兵部右侍郎。十一月辛丑迁。英惠兵部右侍郎。

秀宁五月癸卯降。廉善刑部左侍郎。

廉善五月癸卯迁。穆彰阿刑部右侍郎。九月丙申迁。文孚刑部右侍郎。

果齐斯欢二月乙酉革。德文工部左侍郎。十月戊子迁。穆彰阿工部左侍郎。

王以衔

陆以庄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松筠六月癸卯迁。崇禄礼部尚书。九月戊子降。穆克登额礼部尚书。

王廷珍九月戊子降。黄钺礼部尚书。

和宁正月丁巳迁。崇禄兵部尚书。六月癸卯迁。松筠兵部尚书。九月癸酉迁。和世泰兵部尚书。

崇禄正月丁巳迁。和宁刑部尚书。

吴璥闰月庚戌病解。韩崶刑部尚书。

普恭五月辛未迁。成宁吏部左侍郎。六月癸卯迁。恩宁吏部左侍郎。

王鼎闰月庚戌迁。周系英吏部左侍郎。九月丙辰降。顾德庆吏部左侍郎。

常起五月戊戌，吏部右侍郎。

周系英闰月庚戌迁。吴芳培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庚子迁。王引之吏部右侍郎。

黄钺九月戊子迁。姚文田户部左侍郎。

姚文田九月戊子迁。王鼎户部右侍郎。

恩宁迁。六月癸未，和桂礼部左侍郎。九月戊子降。崇禄礼部左侍郎。

王引之九月戊子降。汪廷珍礼部左侍郎。

同麟九月戊子降。那清安礼部右侍郎。

顾德庆九月丙寅迁。王宗诚兵部左侍郎。九月戊子降。曹师曾兵部左侍郎。

英惠七月庚辰革。常英兵部右侍郎。

曹师曾九月戊子迁。吴其彦兵部右侍郎。

彭希濂三月己亥降。王鼎闰月庚戌，刑部右侍郎。九月戊子迁。吴邦庆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庚子降。吴芳培刑部右侍郎。

王以衔

诚安二月辛未迁。穆克登额工部右侍郎。八月壬辰迁。善庆工部右侍郎。

陆以庄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英和十月丁亥迁。那彦成吏部尚书。

戴均元二月癸卯迁。吴璥吏部尚书。九月壬子迁。刘镮之吏部尚书。

景安十月丁亥迁。英和户部尚书。

卢荫溥九月壬子迁。黄钺户部尚书。

穆克登额十月丁亥迁。普恭礼部尚书。

黄钺九月壬子迁。汪廷珍礼部尚书。

和世泰四月壬寅革。戊申，伯麟兵部尚书。

戴联奎三月甲子降。戊辰，刘镮之兵部尚书。九月壬子迁。茹棻兵部尚书。

苏楞额十月丁亥迁。穆克登额工部尚书。

茹棻九月壬子迁。卢荫溥工部尚书。

顾德庆九月壬子迁。汤金钊吏部左侍郎。

王引之

那彦宝三月丁丑迁。禧恩户部右侍郎。九月壬子迁。廉善户部右侍郎。

王鼎

崇禄六月甲寅迁。那清安礼部左侍郎。九月壬子迁。善庆礼部左侍郎。

汪廷珍三月戊辰迁。王宗诚礼部左侍郎。

那清安六月甲寅迁。和桂礼部右侍郎。九月壬子迁。书敏礼部右侍郎。

汤金钊九月壬子迁。吴烜礼部右侍郎。

常福三月甲子降。戊辰，阿克当兵部左侍郎。

曹师曾三月甲子降。戊辰，吴邦庆兵部左侍郎。

常英三月甲子降。戊辰，哈宁阿兵部右侍郎。三月己卯迁。吴芳培兵部左侍郎。

廉善九月壬子迁。那清安刑部左侍郎。十一月甲戌迁。那彦宝刑部左侍郎。

帅承瀛十二月丙午迁。韩文绮刑部左侍郎。

文孚三月丁丑迁。海龄刑部右侍郎。

吴芳培三月己卯迁。吴邦庆刑部右侍郎。四月己亥迁。程国仁刑部右侍郎。六月壬辰革。韩文绮刑部右侍郎。十二月丙午迁。

王以衔

善庆九月壬子迁。文孚工部右侍郎。十一月甲戌迁。那清安工部右侍郎。

陆以庄

清史稿卷一八七　表第二七

部院大臣年表五下

嘉庆元年丙辰

留保住三月壬申休致。乌尔图纳逊理藩院尚书。

金士松六月乙亥迁。沈初左都御史。十月丙戌迁。纪昀左都御史。

庆善十月甲戌，达庆左副都御史。

赵佑十月壬辰迁。十二月甲戌，孟邵左副都御史。

嘉庆二年丁巳

乌尔图纳逊革。二月己未，惠龄理藩院尚书。

纪昀八月丙辰调。胡高望左都御史。

瑚图灵阿三月戊午，左副都御史。

嘉庆三年戊午

特克慎八月迁。甲寅，普福理藩院右侍郎。

舒常十二月丁亥卒。德成左都御史。

胡高望二月壬子卒。吴省钦左都御史。

孟邵十一月戊辰，陈嗣龙左副都御史。

嘉庆四年己未

惠龄六月丙申迁。乌尔图纳逊理藩院尚书。

奎舒九月革。戊辰，普福理藩院左侍郎。

普福九月戊辰迁。贡楚克扎布理藩院右侍郎。

成德三月庚申迁。傅森左都御史。五月庚辰，阿迪斯左都御史。九月壬戌迁。达椿左都御史。

吴省钦正月癸酉革。乙亥，刘权之左都御史。十月壬辰，范建中左都御史。十月壬寅迁。赵佑左都御史。

达庆三月庚申迁。辛酉，广兴左副都御史。十月甲午迁。辛亥，赓音布左副都御史。

瑚图灵阿三月己巳迁。四月壬寅，舒聘左副都御史。

汪承霈正月迁。二月辛丑，蒋曰纶左副都御史。

嘉庆五年庚申

普福七月癸巳迁。贡楚克扎布理藩院左侍郎。

贡楚克扎布六月癸巳迁。和宁理藩院右侍郎。

达椿七月丁酉迁。书敬左都御史。八月己卯迁。禄康左都御史。

赵佑二月辛卯卒。汪承霈左都御史。六月丁卯迁。冯光熊左都御史。

赓音布三月丙午迁。四月庚戌，继善左副都御史。

蒋曰纶正月丙寅迁。刘湄左副都御史。

嘉庆六年辛酉

乌尔图纳逊五月乙巳，额勒登保理藩院尚书。

和宁正月乙巳迁。佛尔卿额理藩院右侍郎。

禄康正月壬午迁。西成左都御史。

冯光熊九月卒。熊枚左都御史。

继善二月戊午迁。丙寅，恩普左副都御史。九月一日迁。庚子，万宁左副都御史。

嘉庆七年壬戌

额勒登保迁。二月乙卯，博兴理藩院尚书。

西成四月壬子卒。普福左都御史。十月丙寅卒。恭阿拉左都御史。

熊枚七月丁酉迁。汪承霈左都御史。

刘湄四月卒。五月辛未，陈霞蔚左副都御史。

嘉庆八年癸亥

佛尔卿额十二月戊寅迁。明兴理藩院右侍郎。

嘉庆九年甲子

贡楚克扎布七月庚戌迁。明兴理藩院左侍郎。九月迁。和宁理藩院左侍郎。

明兴七月庚戌迁。和宁理藩院右侍郎。九月迁。

恭阿拉十一月壬辰迁。英善左都御史。

汪承霈九月庚戌降。熊枚左都御史。

舒聘九月降。十一月丁亥，广敏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乙丑迁。

陈霞蔚七月丁酉迁。周廷栋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年乙丑

玉宁正月辛亥，理藩院右侍郎。

熊枚正月辛亥迁。陈大文左都御史。二月辛未迁。邹炳泰左都御史。五月己亥迁。王懿修左都御史。闰月壬午迁。秦承恩左都御史。

成格二月乙亥，左副都御史。

周廷栋十一月丙辰迁。十二月辛巳，邵自昌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一年丙寅

和宁正月丁巳迁。英和理藩院左侍郎。壬戌迁。玉宁理藩院左侍郎。

玉宁正月壬戌迁。特克慎理藩院右侍郎。

英善五月己酉，镌级赓音左都御史。

秦承恩五月癸亥迁。熊枚左都御史。九月癸丑降。刘权之左都御史。

润祥十二月乙酉，左副都御史。

成格二月丁未迁。三月甲戌，诚存左副都御史。

邵自昌十月甲申迁。莫晋左副都御史。

陈嗣龙六月乙酉降。蒋予蒲左副都御史。九月丁巳迁。邵洪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二年丁卯

赓音七月癸卯降。宜兴左都御史。

刘权之正月丙午迁。周廷栋左都御史。

诚存二月休。三月乙卯，长琇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三年戊辰

特克慎五月甲辰迁。庆惠理藩院右侍郎。六月庚申迁。景禄理藩院右侍郎。十一月甲申迁。策丹理藩院右侍郎。

宜兴五月甲辰迁。特克慎左都御史。

周廷栋十二月乙巳休。周兴岱左都御史。

邵洪十二月乙巳迁。戴均元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四年己巳

玉宁五月庚申迁。福庆理藩院左侍郎。六月庚戌迁。策丹理藩院左侍郎。。

策丹六月庚戌迁。苏冲阿理藩院右侍郎。

特克慎十二月癸卯休。王集左都御史。

周兴岱十一月丙寅卒。邵自昌左都御史。

莫晋忧免。三月辛酉，秦瀛左副都御史。四月壬子迁。胡长龄左副都御史

戴均元五月庚申迁。秦瀛左副都御史。六月壬辰迁。温汝适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五年庚午

博兴三月病免。佛尔卿额理藩院尚书。

策丹十月己丑解。丙申，苏冲阿理藩院左侍郎。

苏冲阿十月丙申迁。成林理藩院右侍郎。十一月甲子迁。本智理藩院右侍郎。

王集

长琇五月壬申卒。乙亥，德文左副都御史。七月乙亥迁。八月己亥，诚安左副都御史。

胡长龄十二月甲申迁。癸巳，曹师曾左副都御史。

温汝适八月己酉降。十月戊申，帅承瀛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六年辛未

苏冲阿十一月丁丑革。辛巳，庆祥理藩院左侍郎。

本智闰月丁未迁。吉纶礼理藩院右侍郎。六月丁巳迁。贡楚克扎布理藩院右侍郎。七月乙巳，庆祥理藩院右侍郎。十一月辛巳。景安理藩院右侍郎。

王集三月乙亥迁。崇禄左都御史。五月癸卯迁。百龄左都御史。六月甲寅迁。德文左都御史。

润祥十二月己巳迁。

帅承瀛七月戊寅迁。辛巳，温汝适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七年壬申

佛尔卿额十一月辛未疾免。景安理藩院尚书。

景安五月戊寅迁。普恭理藩院右侍郎。

邵自昌十二月壬子病免。王集左都御史。

书明阿二月癸丑，左副都御史。壬戌，命改名书敏。

嘉庆十八年癸酉

景安十一月丁亥迁。和世泰理藩院尚书。

庆祥八月壬子迁。普恭理藩院左侍郎。

普恭八月壬子迁。瑚图礼理藩院右侍郎。九月己卯迁。禧恩理藩院右侍郎。

德文九月甲申迁。明亮左都御史。十一月丁亥迁。景安左都御史。

王集

书敏四月甲寅迁。五月，赓泰左副都御史。

诚安二月癸卯迁。乙卯，佛住左副都御史。九月乙卯迁。十一月戊寅，扎拉芬左副都御史。

温汝适九月戊寅迁。十一月戊寅，蒋予蒲左副都御史

嘉庆十九年甲戌

普恭正月壬辰迁。禧恩理藩院左侍郎。三月癸卯迁。英绶理藩院左侍郎。五月乙未迁。玉福理藩院左侍郎。

禧恩正月壬辰迁。那彦宝理藩院右侍郎。闰二月甲子迁。英绶理藩院右侍郎。三月癸卯迁。玉福理藩院右侍郎。五月乙未迁。熙昌理藩院右侍郎。七月壬子迁。苏冲阿理藩院右侍郎。

景安三月甲寅迁。明亮左都御史。八月辛未迁。伊冲阿左都御史。十月乙丑迁。庆溥左都御史。

王集二月丁巳病免。戴均元左都御史。八月乙亥迁。茹棻左都御史。

赓泰九月辛卯迁。癸卯，景禄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辛酉迁。甲戌，永祚左副都御史。

蒋予蒲五月戊申迁。七月庚寅，李宗瀚左副都御史。

嘉庆二十年乙亥

苏冲阿四月甲子，理藩院左侍郎。

永祚八月乙丑迁。癸卯，多山左副都御史。

齐布森十一月壬辰，左副都御史。

陆以庄

李宗瀚忧免。四月丙子，蒋祥墀左副都御史。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和世泰七月乙卯革。丁巳，庆溥理藩院尚书。

苏冲阿四月辛未降。松宁理藩院左侍郎。

庆溥七月丁巳迁。景禄左都御史。

茹棻五月辛卯降。马慧裕左都御史。七月丙辰，戴联奎左都御史。

多山三月戊申迁。四月乙丑，升寅左副都御史。五月甲申迁。闰月甲午，明兴阿左副都御史。

陆以庄九月己未迁。彭希濂左副都御史。十一月壬子迁。癸丑，莫晋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辛巳迁。庚寅，王引之左副都御史。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庆溥四月壬辰迁。伊冲阿理藩院尚书。六月甲戌迁。晋隆理藩院尚书。七月己巳革。和世泰理藩院尚书。

松宁二月癸未迁。甲申，常英理藩院左侍郎。

喜明五月辛酉迁。博兴图理藩院右侍郎。

戴联奎三月辛未迁。汪廷珍左都御史。

王引之三月辛未迁。四月甲午，贾允升左副都御史。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景禄十二月庚寅降。穆克登额左都御史。

汪廷珍三月庚戌迁。吴芳培左都御史。十二月庚寅降。刘镮之左都御史。

明兴阿正月庚子迁。二月丁亥，和桂左副都御史。

齐布森十二月庚寅降。

蒋祥墀十二月庚寅降。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和世泰九月癸酉迁。赛冲阿理藩院尚书。

常英七月庚辰迁。博启图理藩院左侍郎。

博兴图七月庚辰迁。裕恩理藩院右侍郎。

穆克登额二月辛未降。诚安左都御史。五月辛未迁。普恭左都御史。

刘镮之

和桂六月癸卯迁。丁巳，椿龄左副都御史。十月甲子迁。十二月己丑，同麟左副都御史。

善庆正月戊戌，左副都御史。八月壬辰迁。九月壬申，润德左副都御史。

韩鼎晋正月戊戌，左副都御史。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赛冲阿九月壬子迁。那彦成理藩院尚书。十月丁亥迁。和世泰理藩院尚书。十二月丙戌迁。晋昌理藩院尚书

裕恩四月辛亥革。那彦宝理藩院右侍郎。十一月甲戌迁。常英理藩院右侍郎。

普恭十月丁亥迁。松筠左都御史。十一月癸巳迁。诚存左都御史。甲戌迁。文孚左都御史。

刘镮之三月戊辰迁。汪廷珍左都御史。九月壬子迁。顾德庆左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八八　表第二八

部院大臣年表六上

道光元年辛巳

那彦成七月庚戌迁。松筠吏部尚书。

刘镮之十二月癸巳卒。卢荫溥吏部尚书。

普恭迁。正月己丑，文孚礼部尚书。

庆惠迁。五月己巳，松筠兵部尚书。七月庚戌迁。晋昌兵部尚书。

茹棻八月癸巳卒。初彭龄兵部尚书。十二月癸巳迁。戴联奎兵部尚书。

和瑛七月庚戌卒。那彦成刑部尚书。

卢应溥十二月癸巳迁。初彭龄工部尚书。

恩宁五月庚午，廉善吏部左侍郎。七月辛亥迁。那彦宝吏部左侍郎。

王引之

廉善五月庚午迁。成书户部右侍郎。七月乙卯卒。穆彰阿户部右侍郎。

王鼎

王宗诚

书敏十二月壬午迁。佛住礼部右侍郎。

吴烜七月壬戌病免。初彭龄礼部右侍郎。八月癸巳迁。戴联奎礼部右侍郎。十二月癸巳，王以衔补。

阿克当阿迁。四月庚寅，成书兵部左侍郎。五月庚午迁。哈丰阿兵部左侍郎。十二月壬午，玉麟兵部左侍郎。

哈丰阿五月庚午迁。常英兵部右侍郎。

吴其彦七月己巳病免。辛未，杜堮兵部右侍郎。

那彦宝七月辛亥迁。廉善刑部左侍郎。

海龄迁。六月戊子，承光刑部右侍郎。八月己卯，海龄刑部右侍郎。

王鼎二月己亥免署。张映汉刑部右侍郎。

穆彰阿七月辛亥迁。阿克当阿工部左侍郎。十月丙戌。果齐斯欢工部左侍郎。

王以衔迁。十二月癸巳，陆以庄工部右侍郎。

那清安四月庚寅迁。阿克当阿工部右侍郎。七月辛亥迁。果齐斯欢工部右侍郎。裕恩补。

陆以庄迁。十二月癸巳，顾皋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年壬午

松筠六月壬戌革降。戊辰，文孚吏部尚书。

文孚三月庚戌迁。穆克登额礼部尚书。十一月辛巳降。己酉，玉麟礼部尚书。

晋昌六月戊辰，那清安兵部尚书。

戴联奎二月癸巳卒。王宗诚兵部尚书。

那彦成十月己酉迁。蒋攸铦九月庚寅，署刑部尚书。十月己酉补。

穆克登额三月庚戌迁。文孚工部尚书。六月戊辰迁。禧恩工部尚书。

那彦宝正月己巳降。常起吏部左侍郎。

汤金钊三月庚戌迁。王引之吏部左侍郎。

常起正月己巳迁。佛住吏部右侍郎。五月辛卯病免。六月戊辰，裕恩吏部右侍郎。

王引之三月庚戌迁。杜堮吏部右侍郎。

禧恩闰月乙酉迁。丙戌，果齐斯欢户部左侍郎。十二月丙辰，穆克登额户部左侍郎。

王鼎正月己巳迁。陆以庄户部右侍郎。三月庚戌迁。汤金钊户部右侍郎。

善庆正月己巳降。玉麟礼部左侍郎。五月乙亥迁。明志礼部左侍郎。十二月丙辰，博启图礼部左侍郎。

王宗诚二月癸巳迁。李宗昉礼部左侍郎。

佛住正月己巳迁。明志礼部右侍郎。五月乙亥迁。龄椿礼部右侍郎。六月戊辰迁。博启图礼部右侍郎。十二月丙辰迁。舒英补。

王以衔

玉麟正月己巳迁。果齐斯欢兵部左侍郎。闰月丙戌迁。常福兵部左侍郎。十月己酉病免。

吴芳培正月己巳休致。顾德庆兵部左侍郎。

杜堮三月庚戌迁。陆以庄兵部右侍郎。八月己酉迁。朱士彦兵部右侍郎。

廉善五月丁亥迁。玉麟刑部左侍郎。六月戊辰迁。明山刑部左侍郎。十月壬戌，恩铭刑部左侍郎。

韩文绮九月庚寅迁。庚子，程国仁刑部左侍郎。

海龄六月戊辰迁。恩铭刑部右侍郎。十月壬戌迁。奎照刑部右侍郎。

张映汉八月己酉，陆以庄刑部右侍郎。

果齐斯欢正月己巳迁。舒明阿工部左侍郎。

陆以庄正月己巳迁。周系英工部左侍郎。

裕恩六月戊辰迁。龄椿工部右侍郎。十月病免。壬戌，敬征工部右侍郎。

道光三年癸未

玉麟四月甲辰迁。穆克登额礼部尚书。

那清安四月甲辰迁。玉麟兵部尚书。

王宗诚

蒋攸铦四月甲辰迁。那清安刑部尚书。

王引之

裕恩九月壬辰迁。奎照吏部右侍郎。

穆克登额四月甲辰迁。穆彰阿户部左侍郎。九月壬辰迁。裕恩户部左侍郎。

穆彰阿四月丙午迁。恩铭户部右侍郎。

汤金钊忧免。十二月丁巳，顾皋户部右侍郎。

博启图十二月丁巳迁。舒英礼部左侍郎。

舒英十二月丁巳迁。明志礼部右侍郎。

王以衔十二月庚戌，辛从益礼部右侍郎。

恩铭正月乙未，兵部左侍郎。四月丙午迁。常英兵部左侍郎。

顾德庆十二月丁巳迁。朱士彦兵部左侍郎。

常英四月丙午迁。耆英兵部右侍郎。

朱士彦十二月丁巳迁。贾允升兵部右侍郎。

恩铭正月乙未迁。廉善刑部左侍郎，卒。十一月乙亥，成格刑部左侍郎。

程国仁二月辛丑迁。戴敦元刑部左侍郎。

奎照九月壬辰迁。多福刑部右侍郎。

陆以庄正月丙戌病免。史致俨刑部右侍郎。

顾皋十二月丁巳迁。顾德庆工部右侍郎
道光四年甲申
王宗诚
那清安十二月癸未迁。明山刑部尚书。
韩封七月丙子免。陈若霖刑部尚书。
初彭龄二月丁亥乞休。陈若霖工部尚书。七月丙子迁。陆以庄工部尚书。
常起卒。七月癸酉，裕恩吏部左侍郎。
王引之
奎照七月癸酉迁。百春署吏部右侍郎。
裕恩七月癸酉迁。明志户部左侍郎。
姚文田七月丙子迁。周系英户部左侍郎。十一月丙辰病免。李宗昉户部左侍郎。
恩铭七月己卯革。壬午，敬征户部右侍郎。
李宗昉十一月丙辰迁。辛从益礼部左侍郎。十二月戊辰迁。汪守和礼部左侍郎。
明志七月癸酉迁。奎照礼部右侍郎。
辛从益十一月丙辰迁。汪守和礼部右侍郎。十二月戊辰迁。刘彬士礼部右侍郎。
常英七月乙卯革。壬午，耆英兵部左侍郎。
耆英七月壬午迁。凯音布兵部右侍郎。闰月辛丑迁。宝兴兵部右侍郎。
成格八月丁亥迁。凯音布刑部左侍郎。
多福闰月辛丑迁。凯音布刑部右侍郎。八月丁亥迁。常文署刑部右侍郎。
周系英七月丙子迁。程含章工部左侍郎。十二月戊辰迁。辛从益工部左侍郎。
敬徵七月壬午迁。广泰工部右侍郎。
道光五年乙酉
王宗诚
明山八月癸亥开缺。嵩孚刑部尚书。
陆以庄
裕恩免。三月甲寅，凯音布吏部左侍郎。
王引之
百春三月甲寅，补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迁。贵庆吏部右侍郎。
明志
耆英四月己丑迁。宝兴兵部左侍郎。九月迁。奕经兵部左侍郎。
宝兴四月己丑迁。贵庆兵部右侍郎。十二月迁。武忠额兵部右侍郎。
凯音布三月甲寅迁。英瑞刑部左侍郎。
常文四月乙丑迁。升寅刑部右侍郎。
舒明阿十月己未迁。奎照兼署。十二月，博启图工部左侍郎。
广泰迁。三月壬辰，升寅工部右侍郎。四月乙丑迁。耆英工部右侍郎。
道光六年丙戌
英和十二月戊午迁。禧恩户部尚书。
黄钺九月己卯病免。王鼎户部尚书。
穆克登额五月乙未病免。松筠礼部尚书。
王宗诚
嵩孚五月戊戌迁。明山刑部尚书。
禧恩十二月戊午迁。穆彰阿工部尚书。
陆以庄
王引之

明志二月丙辰，博启图户部左侍郎，寻迁。九月己丑，敬徵户部左侍郎。
敬徵九月己丑迁。耆英户部右侍郎。
奎照九月戊子迁。裕恩礼部右侍郎。
刘彬士正月甲午迁。史致俨礼部右侍郎。
升寅十一月癸巳迁。特登额刑部右侍郎。
史致俨正月甲午迁。刘彬士刑部右侍郎。十一月癸卯迁。邱树棠刑部右侍郎。
博启图迁。二月丙辰，阿尔邦阿工部左侍郎。九月戊子迁。奎照工部左侍郎。
耆英九月戊子迁。阿尔邦阿工部右侍郎。
顾德庆病免。八月乙亥，李宗昉工部右侍郎。
道光七年丁亥
王鼎
汪廷珍七月壬子卒。丁巳，姚文田礼部尚书。十月丙戌卒。汤金钊礼部尚书。
王宗诚
陆以庄五月壬午病免。王引之工部尚书。
王引之五月壬午迁。潘世恩吏部左侍郎。十月丙戌迁。杜堮吏部左侍郎。
杜堮十月丙戌迁。辛从益吏部右侍郎。十二月病免。白熔吏部右侍郎。
李宗昉七月丁巳迁。顾皋户部左侍郎。
顾皋七月丁巳迁。李宗昉户部右侍郎。
奕经五月迁。己丑，奎照兵部左侍郎。
武忠彦正月迁。庚子，松廷兵部右侍郎。
特登额八月乙酉迁。钟昌刑部右侍郎。
奎照五月己丑迁。奕经工部左侍郎。
辛从益十月丙戌迁。韩鼎晋工部左侍郎。
李宗昉七月丁巳迁。白熔工部右侍郎。
道光八年戊子
王鼎
王宗诚
王引之
凯音布十一月戊戌迁。贵庆吏部左侍郎。
贵庆十一月戊戌迁。裕恩吏部右侍郎。
裕恩十一月戊戌迁。色克精额礼部右侍郎。
奎照九月己酉革。常文兵部左侍郎。
英瑞十二月戊戌病免。海龄刑部左侍郎。
邱树棠正月戊申补。
韩鼎晋正月戊申休。甲子，李宗昉工部左侍郎。
道光九年己丑
王鼎
松筠六月甲戌迁。博启图礼部尚书。九月己酉革。耆英礼部尚书。
玉麟六月甲戌迁。松筠兵部尚书。
王宗诚
王引之
裕恩十一月丁巳迁。保昌吏部右侍郎。
顾皋四月丙戌病免。汪守和户部左侍郎。
耆英九月己酉迁。宝兴户部右侍郎。

汪守和四月丙戌迁。史致俨礼部左侍郎。

史致俨四月丙戌迁。杨怿曾礼部右侍郎。

常文迁。九月己酉，保昌兵部左侍郎。十一月丁巳迁。博启图兵部左侍郎。

松廷九月己酉，博启图兵部右侍郎。十一月丁巳迁。桂轮兵部右侍郎。

邱树棠三月戊午迁。祁＜□土贡＞刑部右侍郎。

道光十年庚寅

卢荫溥九月戊寅迁。汤金钊吏部尚书。

王鼎

汤金钊九月戊寅迁。王引之礼部尚书。

王宗诚

王引之九月戊寅迁。潘世恩工部尚书。

保昌七月丙子迁。钟昌吏部右侍郎。十一月癸未迁。奕经吏部右侍郎。

史致俨七月丙子迁。杨怿曾礼部左侍郎。十一月丙寅迁。丁卯，龚守正礼部左侍郎。

杨怿曾七月丙子迁。龚守正礼部右侍郎。十一月丙寅迁。桂龄礼部右侍郎。

朱士彦九月戊寅迁。蒋攸铦兵部左侍郎。十月壬子卒。贾允升兵部左侍郎。

贾允升十月壬子迁。张鳞兵部右侍郎。

钟昌七月丙子迁。特登额刑部右侍郎。十一月癸未迁。钟昌刑部右侍郎。

祁＜□土贡＞十一月壬午迁。戴宗沅刑部右侍郎。

奕经十一月癸未迁。那丹珠工部左侍郎。

道光十一年辛卯

汤金钊五月丙寅降。潘世恩吏部尚书。

王鼎

王引之

松筠八月乙未病免。穆彰阿兵部尚书。十二月乙酉迁。那清安兵部尚书。

王宗诚

穆彰阿八月乙未迁。富俊工部尚书。十二月乙酉迁。穆彰阿工部尚书。

潘世恩五月丙寅迁。朱士彦工部尚书。

贵庆正月壬申迁。钟昌吏部左侍郎。三月丁卯迁。宝兴吏部左侍郎。九月乙丑，贵庆吏部左侍郎。十月辛巳迁。奕经吏部左侍郎。

奕经十月辛巳迁。桂轮吏部右侍郎。

白熔迁。五月丙寅，申启贤吏部右侍郎。

宝兴三月丁卯迁。博启图户部右侍郎。八月乙未迁。桂轮户部右侍郎。十月辛巳迁。阿尔邦阿户部右侍郎。

龚守正十二月戊子，桂龄礼部左侍郎。

桂龄十二月迁。戊子，陈用光礼部右侍郎。

博启图三月丁卯迁。桂轮兵部左侍郎。八月乙未迁。那丹珠兵部左侍郎。十月辛巳迁。裕诚兵部左侍郎。

贾允升正月丙子休。张鳞兵部左侍郎。

桂轮三月丁卯迁。那丹珠兵部右侍郎。八月乙未迁。铁麟兵部右侍郎。

张鳞正月丙子迁。吴椿兵部右侍郎。戊寅迁。何凌汉署兵部右侍郎。五月丙寅，汤金钊兵部右侍郎。

海龄九月乙丑，特登额刑部左侍郎。十二月乙巳迁。凯音布刑部左侍郎。

钟昌正月壬申迁。贵庆刑部右侍郎。九月乙丑迁。凯音布刑部右侍郎。十二月乙巳迁。恩铭刑部右侍郎。

那丹珠三月丁卯迁。惠显工部左侍郎。

李宗瀚正月戊寅忧免。吴椿工部左侍郎。

阿尔邦阿迁。十月辛巳，那丹珠工部右侍郎。

白熔五月丙寅迁。何凌汉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二年壬辰

王鼎

王引之正月癸酉忧。汪守和礼部尚书。

王宗诚

陈若霖正月丁卯休。戴敦元署刑部尚书。二月己丑补。

申启贤正月甲戌迁。汤金钊吏部右侍郎。

汪守和正月癸酉迁。甲戌，申启贤户部左侍郎。

舒英十月病免。色克精额礼部左侍郎。

色克精额迁。十二月壬戌，文庆礼部右侍郎。

裕诚正月甲戌迁。凯音布兵部左侍郎。九月丁卯迁。铁麟兵部左侍郎。

铁麟九月丁卯迁。奕纪兵部右侍郎。

汤金钊正月甲戌迁。王楚堂兵部右侍郎。

凯音布正月甲戌迁。鄂顺安刑部左侍郎。九月丁卯迁。凯音布刑部左侍郎。

戴敦元正月丁卯迁。二月己丑，史致俨刑部左侍郎。正月戊辰，刘彬士署。

恩铭九月甲寅迁。奎照刑部右侍郎。丁卯迁。鄂顺安刑部右侍郎。

惠显正月甲戌，裕诚工部左侍郎。二月己丑迁。常文工部左侍郎。九月丁未卒。奎照工部左侍郎。甲寅迁。恩铭代。

那丹珠二月己丑迁。裕诚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三年癸巳

潘世恩四月己酉迁。朱士彦吏部尚书。

禧恩五月丁酉迁。穆彰阿户部尚书。

王鼎

王宗诚

穆彰阿五月丁酉迁。博启图工部尚书。

朱士彦四月己酉迁。白熔工部尚书。

汤金钊正月丁丑迁。何凌汉吏部右侍郎。四月己酉迁。李宗昉吏部右侍郎。七月丙子，何凌汉吏部右侍郎。

申启贤正月丁丑，汤金钊户部左侍郎。四月己酉迁。何凌汉户部左侍郎。七月迁。丙子，桂龄户部右侍郎。

李宗昉四月己酉迁。张鳞户部右侍郎。

桂龄迁。七月丙子，陈用光礼部左侍郎。

陈用光迁。七月丙子，陈嵩庆礼部右侍郎。

张鳞四月己酉迁。朱为弼兵部左侍郎。六月庚子迁。王楚堂兵部左侍郎。

奕纪

王楚堂六月庚子迁。龚守正兵部右侍郎。

史致俨十月辛酉迁。姚元之刑部左侍郎。

鄂顺安三月戊戌迁。裕泰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丙戌迁。恩特亨额刑部右侍郎。

戴宗沅卒。三月戊戌，姚元之刑部右侍郎。十月辛酉迁。赵盛奎刑部右侍郎。

恩铭四月戊申迁。松筠工部左侍郎。

何凌汉正月丁丑迁。姚元之工部右侍郎。三月戊戌迁。廖鸿荃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四年甲午

文孚十一月丙戌迁。穆彰阿吏部尚书。

朱士彦假。二月辛酉，汤金钊吏部尚书。

穆彰阿十一月丙戌迁。耆英户部尚书。

王鼎

耆英七月丙子迁。升寅礼部尚书。十一月壬申卒。奕顥礼部尚书。丙戌迁。载铨礼部尚书。

汪守和二月辛酉迁。史致俨礼部尚书。十一月甲子迁。汪守和礼部尚书。

那清安十一月癸亥卒。丙戌，奕顥兵部尚书。

王宗诚

明山二月庚午病免。成格刑部尚书。

戴敦元十一月癸酉，史致俨刑部尚书。

博启图七月丙子卒。耆英工部尚书。十一月丙戌迁。敬徵工部尚书。

白熔二月辛酉差。汪守和工部尚书。十一月甲子迁。史致俨工部尚书。癸酉迁。王引之工部尚书。丙戌卒。丁亥，何凌汉工部尚书。

奕经七月丙子迁。桂轮吏部左侍郎。

桂轮迁。七月丙子，奕纪吏部右侍郎。十二月甲辰迁。文庆吏部右侍郎。

何凌汉迁。二月辛酉，桂龄吏部右侍郎。十一月癸亥降。刘彬士吏部右侍郎。丁亥迁。张鳞吏部右侍郎。

敬徵七月丙子迁。奕经户部左侍郎。十二月甲辰迁。奕纪户部左侍郎。

桂龄二月辛酉迁。张鳞户部左侍郎。十一月丁亥迁。龚守正户部左侍郎。

张鳞二月辛酉迁。吴椿户部右侍郎。十一月丁亥迁。姚元之户部右侍郎。

文庆迁。十二月甲辰，联顺礼部右侍郎。

铁麟六月壬戌迁。奕纪兵部左侍郎。七月丙子迁。嵩溥兵部左侍郎。八月癸丑迁。联顺兵部左侍郎。十二月甲寅迁。丙辰宝善补。

王楚堂十一月壬申迁。龚守正兵部左侍郎。丁亥迁。沈岐兵部左侍郎。

奕纪六月壬戌迁。嵩溥兵部右侍郎。七月丙子迁。宝善兵部右侍郎。十二月丙辰迁。廉敬兵部右侍郎。

龚守正十一月壬申迁。史谱兵部右侍郎。

凯音布五月壬申迁。恩特亨额刑部左侍郎。

姚元之十一月丁亥迁。刘彬士刑部左侍郎。

恩特亨额五月壬申迁。祥康刑部右侍郎。

赵盛奎

松筠正月丁亥休。裕诚工部左侍郎。

吴椿二月辛酉迁。廖鸿荃工部左侍郎。十一月丁亥病免。沈维鐈工部左侍郎。

裕诚正月丁亥迁。赛尚阿工部右侍郎。

廖鸿荃二月辛酉迁。程恩泽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五年乙未

王鼎

载铨闰月迁。恩铭礼部尚书。

王宗诚

敬徵闰月免。载铨工部尚书。

杜堮七月甲寅迁。申启贤吏部左侍郎。九月乙卯迁。陈嵩庆吏部左侍郎。

文庆十二月丙子迁。恩桂吏部右侍郎。

张鳞四月壬寅，龚守正吏部右侍郎。

奕纪

龚守正四月壬寅迁。姚元之户部左侍郎。八月迁。癸亥，赵盛奎户部左侍郎。

阿尔邦阿十月丙子病免。文庆户部右侍郎。

姚元之四月壬寅迁。程恩泽户部右侍郎。

陈用光七月甲寅病免。杜堮礼部左侍郎。

陈嵩庆九月乙卯迁。卓秉恬礼部右侍郎。

沈岐十月庚辰，廖鸿荃兵部左侍郎。

廉敬二月己未迁。恩桂兵部右侍郎。十二月丙子迁。溥治兵部右侍郎。

恩特亨额九月丙午迁。丁未，廉敬刑部左侍郎。

祥康二月己未迁。廉敬刑部右侍郎。九月迁。丁未，特登额刑部右侍郎。乙卯迁。贵庆刑部右侍郎。

赵盛奎八月癸亥迁。姚元之刑部右侍郎。

程恩泽四月壬寅迁。吴杰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六年丙申

穆彰阿七月庚子迁。耆英吏部尚书。九月戊申，奕经吏部尚书。

耆英七月庚子迁。奕颢户部尚书。

王鼎

恩铭七月革。壬寅，贵庆礼部尚书。

汪守和五月戊戌卒。吴椿礼部尚书。

奕颢七月庚子迁。禧恩兵部尚书。

王宗诚

陈嵩庆二月壬午病免。李宗昉吏部左侍郎。五月戊戌迁。龚守正吏部左侍郎。七月壬寅迁。卓秉恬吏部左侍郎。

龚守正五月戊戌迁。卓秉恬吏部右侍郎。七月壬寅迁。陈官俊吏部右侍郎。

奕纪十一月庚子迁。文庆户部左侍郎。

赵盛奎七月壬寅降。龚守正户部左侍郎。

文庆十一月庚子迁。赛尚阿户部右侍郎。

杜堮三月壬辰病免。卓秉恬礼部左侍郎。五月戊戌迁。陈官俊礼部左侍郎。七月壬寅迁。史评礼部左侍郎。

卓秉恬三月壬辰迁。陈官俊礼部右侍郎。五月戊戌迁。史评礼部右侍郎。七月壬寅迁。王植礼部右侍郎。

宝善十二月壬戌，溥治兵部左侍郎。

廖鸿荃五月乙巳迁。史谱兵部左侍郎。八月庚寅病免。祁俊藻兵部左侍郎。

溥治十二月壬戌迁。耆英兵部右侍郎。

史谱五月乙巳迁。祁俊藻兵部右侍郎。八月庚寅迁。潘锡恩兵部右侍郎。

廉敬五月己亥迁。贵庆刑部左侍郎。七月壬寅迁。恩铭刑部左侍郎。

贵庆五月己亥迁。明训刑部右侍郎。九月丙午降。隆文刑部右侍郎。

姚元之

赛尚阿十一月庚子迁。奎照工部右侍郎。

吴杰五月乙巳，廖鸿荃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七年丁酉

王鼎

贵庆五月戊寅病免。奕纪礼部尚书。

王宗诚正月卒。壬辰，朱士彦兵部尚书。

卓秉恬十二月己巳迁。陈官俊吏部左侍郎。
恩桂四月癸亥迁。隆文吏部右侍郎。
陈官俊十二月己巳迁。龚守正吏部右侍郎。
龚守正十二月己巳迁。祁俊藻户部左侍郎。
赛尚阿七月壬午迁。裕诚户部右侍郎。
程恩泽八月丁未卒。祁俊藻户部右侍郎。十二月己巳迁。吴其浚户部右侍郎。
史评十月乙卯，王植礼部左侍郎。
联顺五月戊寅迁。道庆礼部右侍郎。八月甲寅革。连贵礼部右侍郎。
王植十月乙卯迁。吴文熔礼部右侍郎。
祁俊藻八月丁未迁。吴其浚兵部左侍郎。十二月己巳迁。朱嶟兵部左侍郎。
耆英三月甲午迁。倭什讷兵部右侍郎。十二月革。功普兵部右侍郎。
隆文四月癸亥迁。惠吉刑部右侍郎。
姚元之
裕诚七月壬午迁。联顺工部左侍郎。
奎照五月戊寅迁。联顺工部右侍郎。七月壬午迁。恩桂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八年戊戌
汤金钊五月癸丑迁。朱士彦吏部尚书。九月乙丑卒。汤金钊吏部尚书。
奕颢闰月庚寅迁。奕纪户部尚书。
王鼎五月癸丑迁。汤金钊户部尚书。九月乙丑迁。吴椿户部尚书。
奕纪闰月庚寅迁。成格礼部尚书。八月己丑免。奎照礼部尚书。
吴椿九月乙丑迁。龚守正署。
禧恩闰月己丑革。成格兵部尚书。庚寅迁。奕颢兵部尚书。十一月乙丑革。裕诚兵部尚书。
朱士彦五月癸丑迁。卓秉恬兵部尚书。
成格闰月己丑迁。鄂山刑部尚书。七月戊申卒。宝兴刑部尚书。十月壬子迁。恩铭刑部尚书。
史致俨二月乙巳病免。祁<□土贡>刑部尚书。
陈官俊
隆文十月壬子迁。恩桂吏部右侍郎。
龚守正十二月乙未迁。廖鸿荃吏部右侍郎。
裕诚十月壬子迁。隆文户部右侍郎。十一月乙丑迁。联顺户部右侍郎。
王植
吴文熔闰月戊戌迁。沈岐礼部右侍郎。
倭什讷革。十一月甲子，德兴兵部右侍郎。
恩铭八月己丑迁。麟魁刑部左侍郎。
刘彬士病免。闰月庚寅，姚元之刑部左侍郎。五月癸丑迁。吴文熔刑部左侍郎。
惠吉闰月庚寅迁。麟魁刑部右侍郎。八月己丑迁。善焘刑部右侍郎。
姚元之闰月戊戌迁。吴文熔刑部右侍郎。五月癸丑迁。许乃普刑部右侍郎。
联顺十一月乙丑迁。文蔚工部左侍郎。
沈维鐈六月丙戌病免。廖鸿荃工部左侍郎。十二月乙未迁。杜受田工部左侍郎。
恩桂十月壬子迁。松峻工部右侍郎。
廖鸿荃六月丙戌迁。李振祜工部右侍郎。
道光十九年己亥
奕纪
吴椿三月辛丑病免。何凌汉户部尚书。
龚守正三月辛丑补。

恩铭三月乙卯迁。隆文刑部尚书。

何凌汉三月辛丑迁。陈官俊工部尚书。十二月戊子解任。廖鸿荃工部尚书。

陈官俊三月辛丑迁。许乃普吏部左侍郎。

廖鸿荃三月辛丑迁。李振祜吏部右侍郎。九月戊申迁。祁俊藻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戊子迁。沈岐吏部右侍郎。

祁俊藻九月戊申迁。吴其浚户部左侍郎。

联顺二月庚午降。善焘户部右侍郎。

吴其浚九月戊申迁。王玮庆户部右侍郎。

王植四月辛未迁。沈岐礼部左侍郎。十二月戊子迁。毛式郇礼部左侍郎。

连贵五月乙巳降。关圣保礼部右侍郎。

沈岐四月辛未迁。王玮庆礼部右侍郎。九月戊申迁。黄爵滋礼部右侍郎。十二月乙亥迁。毛式郇礼部右侍郎。戊子迁。冯芝礼部右侍郎。

溥治降。五月乙巳，倭什讷兵部左侍郎。

德兴三月丙辰迁。德春兵部右侍郎。

吴文熔四月辛未迁。王植刑部左侍郎。

善焘二月庚午迁。阿勒清阿刑部右侍郎。

许乃普三月辛丑迁。赵盛奎刑部右侍郎。七月壬戌病免。王玮庆署。十二月乙亥，黄爵滋刑部右侍郎。

李振祜三月辛丑迁。徐士芬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年庚子

奕纪正月革。隆文户部尚书。

何凌汉二月丁卯卒。卓秉恬户部尚书。

卓秉恬二月丁卯迁。祁俊藻兵部尚书。

隆文二月癸亥迁。阿勒精阿刑部尚书。

许乃普十一月丙辰迁。潘锡恩吏部左侍郎。

恩桂十二月戊辰迁。己巳，善焘吏部右侍郎。

沈岐二月丁卯迁。潘锡恩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丙辰迁。王植吏部右侍郎。

文庆十二月革。甲戌，文蔚户部左侍郎。

吴其浚十一月丙辰迁。许乃普户部左侍郎。

善焘十二月己巳迁。麟魁户部右侍郎。

王玮庆

色克精额六月迁。丁卯，关圣保礼部左侍郎。

关圣保迁。六月丁卯。萨迎阿礼部右侍郎。

德春三月癸未，端华兵部右侍郎。

潘锡恩二月丁卯迁。己巳，魏元烺兵部右侍郎。

麟魁十二月己巳迁。柏葰刑部左侍郎。

王植十一月丙辰迁。黄爵滋刑部左侍郎。

阿勒清阿正月戊戌迁。德诚刑部右侍郎。

黄爵滋十一月丙辰迁。周之琦刑部右侍郎。

文蔚十二月甲戌迁。特登额工部左侍郎。

松峻十二月丙申，阿灵阿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汤金钊闰月丙寅降。卓秉恬吏部尚书。

隆文五月己卯卒。敬徵户部尚书。

卓秉恬闰月丙寅迁。祁俊藻户部尚书。
奎照四月甲辰病免。色克精额礼部尚书。
祁俊藻闰月丙寅迁。许乃普兵部尚书。
祁＜□土贡＞二月辛酉迁。李振祜署刑部尚书。七月壬戌补。
敬徵五月己卯迁。赛尚阿工部尚书。
桂轮八月癸未迁。麟魁吏部左侍郎。
王植闰月丁卯迁。毛式郇吏部右侍郎。
许乃普闰月丙午迁。杜受田户部左侍郎。
麟魁八月癸未迁。端华户部右侍郎。
王玮庆
毛式郇闰月丁卯迁。冯芝礼部左侍郎。
冯芝闰月丁卯迁。毛树棠礼部右侍郎。七月壬戌迁。王炳瀛礼部右侍郎。
端华八月癸未迁。慧成兵部右侍郎。
周之琦闰月丁卯迁。王植刑部右侍郎。
杜受田三月丙午迁。徐士芬工部左侍郎。
徐士芬三月丙午迁。贾桢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奕经十月甲午革。恩桂吏部尚书。
色克精额五月己未卒。恩桂礼部尚书。十月甲午迁。麟魁署礼部尚书。
潘锡恩十一月庚戌迁。陈官俊吏部左侍郎。
文蔚十月甲午革。丙申，端华户部左侍郎。
端华十月丙午迁。萨迎阿户部右侍郎。
王玮庆卒。正月丙寅，陈官俊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庚戌迁。何汝霖户部右侍郎。
萨迎阿十月丙申迁。连贵礼部右侍郎。
王炳瀛
倭什讷降。十二月癸巳，道庆兵部左侍郎。
慧成十一月辛亥迁。惟勤兵部右侍郎。
魏元烺五月己未迁。何汝霖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庚戌迁。祝庆蕃兵部右侍郎。
黄爵滋忧免。五月己未，王植刑部左侍郎。
德诚正月丁丑迁。成刚刑部右侍郎。
王植五月己未迁。魏元烺刑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麟魁四月丙子补。
龚守正十二月丁巳病免。陈官俊礼部尚书。
麟魁四月丙子迁。善焘吏部左侍郎。丁丑迁。柏葰吏部左侍郎。闰月丁亥迁。文庆吏部左侍郎。
陈官俊十二月丁巳迁。祝庆蕃吏部左侍郎。
善焘四月丙子迁。柏葰吏部右侍郎。丁丑迁。文庆吏部右侍郎。闰月丁亥迁。成刚吏部右侍郎。
毛式郇十二月己酉迁。祝庆蕃吏部右侍郎。丁巳迁。季芝昌吏部右侍郎。
萨迎阿四月丁丑迁。善焘户部右侍郎。闰月丁亥迁。柏葰户部右侍郎。
关圣保闰月辛未迁。连贵礼部左侍郎。
连贵闰月辛未迁。赓福礼部右侍郎。丁亥迁。博迪苏礼部右侍郎。
王炳瀛三月辛未病免。杨殿邦礼部右侍郎。六月己卯迁。季芝昌礼部右侍郎。十二月丁巳迁。周祖培礼部右侍郎。
惟勤四月甲戌迁。舒兴阿兵部右侍郎。

祝庆藩十二月己酉迁。侯桐兵部右侍郎。

柏葰四月丙子迁。特登额刑部左侍郎。丁丑迁。成刚刑部左侍郎。闰月丁亥迁。惠丰刑部左侍郎。

王植十一月辛巳迁。十二月己酉，魏元烺刑部左侍郎。

成刚四月丁丑迁。惠丰刑部右侍郎。闰月迁。赓福刑部右侍郎。

魏元烺十二月己酉迁。张澧中署。

特登额四月丙子迁。闰月辛未，关圣保工部左侍郎。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卓秉恬十二月戊申迁。陈官俊吏部尚书。

麟魁二月庚戌革。特登额礼部尚书。

陈官俊二月庚戌迁。李宗昉礼部尚书。

廖鸿荃二月庚戌革。陈官俊工部尚书。十二月戊申迁。杜受田工部尚书。

文庆二月庚戌迁。辛亥，柏葰吏部左侍郎。

祝庆蕃二月壬子迁。季芝昌吏部左侍郎。

成刚二月辛亥迁。惠丰吏部右侍郎。

季芝昌二月壬子迁。侯桐吏部右侍郎。

杜受田二月庚戌迁。壬子，祝庆蕃户部左侍郎。十二月戊申迁。何汝霖户部左侍郎。

柏葰二月辛亥迁。成刚户部右侍郎。

何汝霖十二月戊申迁。贾桢户部右侍郎。

冯芝三月癸巳病免。周祖培礼部左侍郎。十二月戊申迁。冯芝礼部左侍郎。

博迪苏十月癸亥迁。倭什讷礼部右侍郎。

周祖培三月癸巳迁。吴钟骏礼部右侍郎。

舒兴阿七月辛卯迁。关圣保兵部右侍郎。八月癸丑病免。倭什讷兵部右侍郎。十月癸亥迁。福济兵部右侍郎。

侯桐二月壬子迁。孙瑞珍兵部右侍郎。

惠丰二月迁。赓福刑部左侍郎。

赓福二月辛亥迁。斌良刑部右侍郎。

张澧中十月甲午补。

关圣保七月辛卯迁。舒兴阿工部左侍郎。十月癸亥迁。阿灵阿工部左侍郎。

阿灵阿十月癸亥迁。花沙纳工部右侍郎。

贾桢十二月戊申迁。周祖培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陈官俊

敬徵二月癸丑革。赛尚阿户部尚书。

特登额八月辛丑迁。保昌礼部尚书。

李宗昉十月辛丑病免。祝庆蕃礼部尚书。

裕诚二月癸丑迁。文庆兵部尚书。

许乃普四月丙辰革。何汝霖兵部尚书。

赛尚阿二月癸丑迁。裕诚工部尚书。四月丙辰革。敬徵工部尚书。八月辛丑病免。特登额工部尚书。

何汝霖四月丙辰迁。贾桢户部左侍郎。

成刚二月癸丑迁。花沙纳户部右侍

贾桢四月迁。徐士芬户部右侍郎。

道庆四月降。德厚兵部左侍郎。

朱嶟四月降。孙瑞珍兵部左侍郎。
福济二月癸丑迁。瑞常兵部右侍郎。
孙瑞珍四月迁。赵光兵部右侍郎。
魏元烺十月辛丑迁。壬寅，周祖培刑部左侍郎。
张澧中
徐士芬四月迁。十二月丁酉，罗文俊工部左侍郎。十二月丁酉病免。王广荫工部左侍郎。
花沙纳二月癸丑迁。福济工部右侍郎。
周祖培十月壬寅迁。张芾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陈官俊
柏葰闰月戊戌迁。惠丰吏部左侍郎。
惠丰闰月戊戌迁。福济吏部右侍郎。
端华闰月戊戌，柏葰户部左侍郎。
徐士芬十二月免。己未李煌户部右侍郎。
赵光
斌良迁。十二月辛未，全庆刑部右侍郎。
张澧中
王广萨
福济闰月戊戌迁。明训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陈官俊
祝庆藩三月乙巳革。魏元烺礼部尚书。五月丙戌，贾桢礼部尚书。
何汝霖五月丙戌忧。魏元烺兵部尚书。
贾桢三月乙巳，孙瑞珍户部左侍郎。五月丙戌迁。丁亥，李煌户部左侍郎。
李煌五月丁亥迁。朱凤标户部右侍郎。
倭什讷迁。八月甲子，麟魁礼部右侍郎。十二月迁。广林礼部右侍郎。
孙瑞珍迁。三月己巳，赵光兵部左侍郎。
赵光三月乙巳迁。朱凤标兵部右侍郎。五月丁亥迁。黄琮兵部右侍郎。
赓福十二月辛酉迁。麟魁刑部左侍郎。
张澧中十一月壬辰迁。陈孚恩刑部右侍郎。
王广荫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恩桂二月壬子卒。文庆吏部尚书。
陈官俊
保昌二月壬子迁。麟魁礼部尚书。十二月乙丑革。成刚礼部尚书。
文庆二月壬子迁。保昌兵部尚书。
惠丰二月迁。花沙纳吏部左侍郎。
季芝昌八月丙寅迁。侯桐吏部左侍郎。
福济十二月丙寅迁。明训吏部右侍郎。
侯桐八月丙寅迁。张芾吏部右侍郎。
柏葰十二月乙丑迁。丙寅阿灵阿户部左侍郎。
李煌卒。二月己酉，赵光户部左侍郎。
阿灵阿十二月丙寅迁。福济户部右侍郎。
连贵正月庚寅卒。联顺礼部左侍郎。

赵光二月己酉迁。黄琮兵部左侍郎。九月辛巳乞养。孙葆元兵部左侍郎。

黄琮二月己酉迁。何桂清兵部右侍郎。八月丙寅，孙葆元兵部右侍郎。九月辛巳迁。戴熙兵部右侍郎。

麟魁二月壬子迁。宝清署刑部左侍郎。八月癸卯补。十二月乙丑革。全庆刑部左侍郎。

全庆十二月乙丑迁。恒春刑部右侍郎。

阿灵阿二月迁。恩华工部左侍郎。

王广萨

明训十二月丙寅迁。灵桂工部右侍郎。

张芾八月丙寅迁。彭蕴章工部右侍郎。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陈官俊七月戊戌卒。贾桢吏部尚书。

成刚六月己丑卒。惠丰礼部尚书。

贾桢七月戊戌迁。孙瑞珍礼部尚书。

李振祜十二月乙酉病免。陈孚恩刑部尚书。

赵光十二月丙寅迁。季芝昌户部左侍郎。

冯芝正月丙戌休。吴钟骏礼部左侍郎。

吴钟骏正月丙戌迁。曾国藩礼部右侍郎。

德厚正月休。辛卯，瑞常兵部左侍郎。

瑞常正月辛丑迁。道庆兵部右侍郎。九月乙巳，庆祺兵部右侍郎。

戴熙七月己未病免。黄赞汤兵部右侍郎。十二月丙寅迁。赵光兵部右侍郎。

陈孚恩七月戊戌迁。赵炳言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卒。丙寅，黄赞汤刑部右侍郎。

王广荫七月戊戌迁。陈孚恩工部左侍郎。十二月乙酉迁。翁心存工部左侍郎。

道光三十年庚戌

文庆七月丙申革。柏葰吏部尚书。

祁俊藻六月壬戌迁。孙瑞珍户部尚书。

孙瑞珍五月庚戌迁。何汝霖礼部尚书。

保昌三月癸巳卒。柏葰兵部尚书。七月丙申迁。裕诚兵部尚书。

陈孚恩五月庚戌乞养。杜受田刑部尚书。

杜受田五月庚戌迁。孙瑞珍工部尚书。六月壬戌迁。王广萨工部尚书。

花沙纳三月甲午迁。瑞常吏部左侍郎。

季芝昌六月甲子迁。朱凤标户部左侍郎。

福济革。七月丁酉，书元户部右侍郎。

朱凤标六月甲子迁。翁心存户部右侍郎。

广林三月迁。甲午，瑞麟礼部右侍郎。

瑞常三月甲午迁。恩华兵部左侍郎。

庆祺四月乙酉迁。春佑兵部右侍郎。

赵光

恩华迁。三月甲午，广林工部左侍郎。四月丙戌迁。灵桂工部左侍郎。

翁心存六月甲子迁。曾国藩兼署。八月癸未，车克慎工部左侍郎

灵桂四月丙戌迁。奕毓工部右侍郎。

清史稿卷一八九　表第二九

部院大臣年表六下

道光元年辛巳

晋昌七月庚戌迁。穆克登布理藩院尚书。

常英五月庚午迁。裕恩理藩院右侍郎。十月丙戌迁。明志理藩院右侍郎。

文孚正月己丑迁。那清安署左都御史。四月庚寅补。

同麟六月己丑迁。戊戌，齐布森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年壬午

穆克登布闰月乙酉免。禧恩理藩院尚书。六月戊辰迁。富俊理藩院尚书。

博启图迁。六月戊辰，海龄理藩院左侍郎。

明志正月己巳迁。色克精额理藩院右侍郎。十一月辛巳降。舒英理藩院右侍郎。十二月丙辰迁。耆英补。

那清安六月戊辰迁。玉麟左都御史十一月乙酉迁。庆保左都御史。十二月癸丑迁。松筠左都御史。

顾德庆降。正月己巳，王鼎左都御史。

齐森布五月丁亥迁。丁酉，多福左副都御史。

道光三年癸未

耆英四月丙午迁。明志理藩院右侍郎。十二月丁巳迁。色克精额理藩院右侍郎。

松筠九月壬辰迁。穆彰阿左都御史。

王鼎正月乙未，史致光左都御史。七月戊辰病免。陆以庄左都御史。

多福九月壬辰迁。十月壬戌，那丹珠左副都御史。

贾允升十二月迁。

道光四年甲申

富俊二月丁酉迁。穆彰阿理藩院尚书。

海龄二月庚辰迁。色克精额理藩院左侍郎。

色克精额二月庚辰迁。凯音布理藩院右侍郎。七月壬午迁。那丹珠理藩院右侍郎。

穆彰阿二月丁酉迁。松筠左都御史。穆彰阿仍署。

陆以庄七月丙子迁。姚文田左都御史。

凯音布二月庚辰迁。四月辛酉，宝兴左副都御史。闰月辛丑迁。八月壬戌，常文左副都御史。

那丹珠七月壬午迁。闰月戊申，德奎左副都御史。

刘彬士正月辛卯，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戊辰迁。

道光五年乙酉

穆彰阿六月甲戌差。普恭署理藩院尚书。

常文二月甲戌，惠端左副都御史。

德奎七月戊子，多山左副都御史。

陆言二月甲戌，左副都御史。

道光六年丙戌

穆彰阿十二月戊午迁。英和理藩院尚书。

松筠五月乙未迁。那清安左都御史。

惠端三月己酉，福申左副都御史。

韩鼎晋六月迁。辛未，李宗瀚左副都御史。

道光七年丁亥

英和七月己未免。富俊理藩院尚书。

姚文田七月丁巳迁。汤金钊左都御史。十月丙戌迁。潘世恩左都御史。

福申三月壬寅，惠显左副都御史，寻迁。保昌署。

多山九月癸丑，普保署左副都御史。

陆言九月庚午迁。十月戊子，吴光悦左副都御史。

道光八年戊子

色克精额十一月戊戌迁。那丹珠理藩院左侍郎。

那丹珠十一月戊戌迁。宝兴理藩院右侍郎。

惠显二月癸未，多山左副都御史。九月己酉迁。十一月戊戌，嵩惠左副都御史。

李宗瀚正月甲子迁。二月癸未，杨怿曾左副都御史

道光九年己丑

那丹珠二月庚午迁。壬申，福勒洪理藩院左侍郎。八月庚午，惠显理藩院左侍郎。

宝兴九月己酉迁。常文理藩院右侍郎。

普保八月己卯，铁麟左副都御史。

杨怿曾四月丙戌迁。六月丁卯，桂龄左副都御史。

吴光悦十月甲申迁。韩文绮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年庚寅

惠显七月丁丑迁。常文理藩院左侍郎。十一月癸未迁。嵩惠理藩院左侍郎。

常文七月丁丑迁。容照理藩院右侍郎。

那清安九月甲子忧。宝兴署左都御史。那清安寻回任。

潘世恩九月戊寅迁。朱士彦左都御史。

嵩惠十一月癸未迁。十二月己丑，德兴左副都御史。

桂龄十一月迁。十二月甲子，毛式郇左副都御史。

韩文绮降。七月丙子，吴椿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一年辛卯

富俊八月乙未迁。博启图理藩院尚书。

嵩惠八月壬寅迁。恒格理藩院左侍郎。

容照二月壬辰革。癸巳，惠显理藩院右侍郎。三月丁卯迁。色克精额兼署。十二月戊子，恩铭理藩院右侍郎。乙巳迁。奕纪署。

那清安十二月乙酉迁。升寅左都御史。

朱士彦五月丙寅迁。白熔左都御史。

铁麟正月丙子迁。二月己亥，普保左副都御史。八月壬寅迁。甲辰，德厚左副都御史。十月甲辰降。十一月壬戌，额木顺额左副都御史。

吴椿正月戊寅迁。二月己亥，何凌汉左副都御史。五月丙寅迁。姚祖同左副都御史，寻休。七月丙辰，蒋祥墀左副都御史。十月甲辰降。十一月壬戌，刘彬士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二年壬辰

恒格九月甲寅迁。松筠署。十二月壬戌补。

奕纪二月壬辰迁。奎照理藩院右侍郎。九月丁未迁。奕纪理藩院右侍郎。丁卯迁。联顺理藩院右侍郎。

德兴正月甲戌迁。二月癸未，文庆左副都御史。十月戊辰迁。文蔚左副都御

额木顺额八月壬辰，德春左副都御史。

毛式郇正月乙丑忧免。沈维鐈左副都御史。

刘彬士二月己丑迁。四月甲午，朱为弼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三年癸巳

博启图五月丁酉迁。禧恩理藩院尚书。

松筠三月戊戌迁。联顺理藩院左侍郎。

联顺三月戊戌迁。赛尚阿理藩院右侍郎。

白熔四月己酉迁。汤金钊左都御史。十月辛酉迁。史致俨左都御史。

德春五月癸酉迁。癸巳，奕泽左副都御史。

朱为弼四月己酉迁。五月，龚守正左副都御史。六月迁。己未，潘恩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四年甲午

联顺八月癸丑迁。奕泽理藩院左侍郎。

赛尚阿正月丁亥迁。奕泽理藩院右侍郎。八月癸丑迁。隆文理藩院右侍郎。

升寅七月丙子迁。敬徵左都御史。十一月壬申，恩铭左都御史。

史致俨二月辛酉迁。何凌汉左都御史。十一月丁亥迁。吴椿左都御史。

文蔚八月癸丑迁。九月甲戌，受庆左副都御史。

奕泽正月丁亥迁。二月辛亥，宝善左副都御史。七月丙子迁。八月辛亥，惟勤左副都御史。

沈维鐈十一月丁亥迁。十二月庚子，毛式郇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五年乙未

奕泽二月己未迁。隆文理藩院左侍郎。

隆文二月己未迁。庆敏理藩院右侍郎。闰月庚辰免。惟勤理藩院右侍郎。九月庚戌降。吉伦泰理藩院右侍郎。

恩铭闰月迁。武忠额左都御史。

受庆闰月免。七月，容照左副都御史。九月丁未迁。十月癸亥，功普左副都御史。

惟勤闰月庚辰迁。甲申，溥治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丙子迁。

道光十六年丙申

禧恩七月庚子迁。武忠额理藩院尚书。十一月庚子迁。奕纪理藩院尚书。

隆文九月丙午迁。吉伦泰理藩院左侍郎。

吉伦泰九月丙午迁。功普理藩院右侍郎。

武忠额迁。七月庚子，凯音布左都御史。九月己酉迁。敬徵左都御史。十一月戊戌，回任，武忠额左都御史。

吴椿五月戊戌迁。李宗昉左都御史。

功普九月丙午迁。十月丁卯，琦琛左副都御史。

麟魁三月丙辰，左副都御史。

潘锡恩八月庚寅迁。九月戊申，李振祜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七年丁酉

奕纪五月戊寅迁。武忠额理藩院尚书。

功普正月庚子迁。文德和理藩院右侍郎。

武忠额五月戊寅迁。奎照左都御史。

李宗昉十二月己巳忧。卓秉恬左都御史。

琦琛四月乙丑降。戊辰，德诚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戊申，琦琛左副都御史。

麟魁四月癸亥迁。戊辰，善焘左副都御史。

李振祜十二月戊申迁。庚申，王玮庆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八年戊戌

武忠额八月降，己丑，赛尚阿署理藩院尚书。十二月辛卯补。

奎照八月己丑迁。恩铭左都御史。十月壬子迁。裕诚左都御史。十一月乙丑迁。隆文左都御史。

卓秉恬五月癸丑迁。姚元之左都御史。十二月乙未革。龚守正左都御史。

琦琛二月乙卯迁。四月辛亥，明训左副都御史。闰月乙亥迁。七月壬子，阿勒清阿左副都御史。

善焘八月己丑迁。九月戊午，成刚左副都御史。十一月乙丑迁。十二月丁亥，明训左副都御史。

道光十九年己亥

隆文三月乙卯迁。丙辰，铁麟左都御史。

龚守正三月辛丑迁。廖鸿荃左都御史。十二月戊子迁。祁俊藻左都御史。

阿勒清阿二月庚午迁。三月丁巳，鄂尔端左副都御史。七月丁酉迁。辛亥，溥治左副都御史。

明训三月丙辰迁。武忠额左副都御史。丁巳休。惟勤左副都御史。

毛式郇十二月乙亥迁。

王玮庆四月辛未迁。庚寅，帅承瀛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年庚子

文德和十二月壬午，慧成理藩院右侍郎。

铁麟十二月戊辰迁。恩桂左都御史。

祁俊藻二月丁卯迁。沈岐左都御史。

溥治四月戊辰，续龄左副都御史。

惟勤正月戊戌迁。二月甲申，德厚左副都御史。六月丁卯迁。七月庚寅，隆勋左副都御史。

祝庆蕃二月甲申，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赛尚阿五月己卯迁。恩桂理藩院尚书。

慧成八月癸未迁。恩华理藩院右侍郎。

恩桂五月己卯迁。奕山左都御史。

帅承瀛十二月己丑病免。何汝霖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恩桂五月己未迁。吉伦泰理藩院尚书。

吉伦泰五月己未迁。禧恩署理藩院左侍郎。九月庚戌，恩华理藩院左侍郎。

恩华九月庚戌迁。连贵理藩院右侍郎。十月丙申迁。玉明理藩院右侍郎。

奕山五月戊午革。己未，奎照左都御史。

沈岐九月丁未乞养。李宗昉左都御史。

何汝霖五月己未迁。八月辛巳，赵光左副都御史。

祝庆蕃十一月庚戌迁。丙寅，刘重麟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奎照四月丁丑病免。特登额左都御史。

续龄七月革。博迪苏左副都御史。闰月迁。十一月，花沙纳左副都御史。

隆勋正月乙丑休。二月己卯，倭什讷左副都御史。四月迁。斌良左副都御史。闰月迁。广林左副都御史。

赵光十二月迁。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特登额二月庚戌迁。文庆左都御史。

李宗昉二月庚戌迁。杜受田左都御史。十二月戊申迁。祝庆蕃左都御史。

花沙纳二月迁。福济左副都御史。八月迁。九月，和淳左副都御史。

广林十一月迁。十二月广昌左副都御史。

陈孚恩二月丁巳，左副都御史。

刘重麟五月壬戌，李菡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文庆二月癸丑迁。成刚左都御史。

祝庆蕃十月辛丑迁。魏元烺左都御史。

广昌十月丙辰，庆祺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庆祺闰月戊戌迁。六月甲子，灵桂左副都御史。

陈孚恩十二月迁。乙丑，彭蕴章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玉明十一月辛巳迁。奕毓理藩院右侍郎。
魏元烺三月乙巳迁。贾桢左都御史。五月丙戌迁。孙瑞珍左都御史。
灵桂四月丁巳迁。五月庚辰，桂德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恩华二月迁。培成理藩院左侍郎。
成刚十二月乙丑迁。柏葰左都御史。
恒毓二月，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
彭蕴章。八月丙寅迁。十月辛酉，黄赞汤左副都御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培成六月辛卯，绵森理藩院左侍郎。
孙瑞珍。七月戊戌迁。王广荫左都御史。
书元二月丙辰，左副都御史。九月乙巳迁。十月戊辰，文瑞左副都御史。
黄赞汤。七月己未迁。八月辛巳，程庭桂左副都御史。
道光三十年庚戌
奕毓四月丙戌迁。和色本理藩院右侍郎。
柏葰三月癸巳迁。花沙纳左都御史。
王广荫六月壬戌迁。甲子，季芝昌左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九〇　表第三〇

部院大臣年表七上
咸丰元年辛亥
赛尚阿正月戊子迁。裕诚户部尚书。
惠丰八月戊辰卒。奕湘礼部尚书。
裕诚正月戊子迁。特登额兵部尚书。
阿勒精阿闰月丁酉病免。恒春刑部尚书。
杜受田迁。五月乙巳，周祖培刑部尚书。
特登额正月戊子迁。阿灵阿工部尚书。
王广荫十二月乙未卒。翁心存工部尚书。
阿灵阿正月戊子迁。舒兴阿户部左侍郎。十月癸卯迁。甲辰，禧恩户部左侍郎。
朱凤标迁。五月乙巳，王庆云户部左侍郎。
书元二月辛未迁。禧恩户部右侍郎。十月甲辰迁。麟魁户部右侍郎。
翁心存十二月乙未迁。何桂清户部右侍郎。
孙葆元闰月丙申乞养。赵光兵部左侍郎。
赵光闰月丙申迁。何桂清兵部右侍郎。十二月乙未迁。杜＜□乔羽＞兵部右侍郎。
周祖培五月乙巳，王植刑部左侍郎。
恒春迁。二月辛未，书元刑部右侍郎。
灵桂六月丙午革。德兴工部左侍郎。
吕贤基正月己亥，工部左侍郎。
咸丰二年壬子
裕诚正月辛酉迁。禧恩户部尚书。十一月甲子卒。文庆户部尚书。
何汝霖十二月辛巳卒。徐泽醇礼部尚书。
特登额四月辛丑病免。桂良兵部尚书。
恒春七月甲戌降。阿灵阿刑部尚书。
阿灵阿七月甲戌迁。麟魁工部尚书。

侯桐正月甲戌休。张芾吏部左侍郎。三月戊寅迁。沈兆霖吏部左侍郎。

明训正月甲戌休。全庆吏部右侍郎。七月乙亥迁。爱仁吏部右侍郎。

张芾正月甲戌迁。邵灿吏部右侍郎。

禧恩正月辛酉迁。德兴户部左侍郎。七月乙亥迁。全庆户部左侍郎。

王庆云

麟魁七月甲戌迁。乙亥，青麟户部右侍郎。

曾国藩六月忧免。七月庚申，万青藜礼部右侍郎。

赵光

杜＜⿰乔羽＞七月丁卯忧。李嘉端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己亥迁。许乃普兵部右侍郎。

全庆正月甲戌迁。书元刑部左侍郎。七月甲戌降。乙亥，德兴刑部左侍郎。

王植三月戊寅病免。张芾刑部左侍郎。十二月己亥迁。李嘉端刑部左侍郎。

书元正月甲戌迁。奕经刑部右侍郎。

德兴正月辛酉迁。奕经工部左侍郎。正月甲戌迁。锡龄工部左侍郎。二月丙申调。哈芬工部左侍郎。

奕毓二月丙申病免。锡龄工部右侍郎

咸丰三年癸丑

奕湘九月丁未病免。麟魁礼部尚书。

桂良九月丙午迁。丁未，阿灵阿兵部尚书。

阿灵阿九月丁未迁。德兴刑部尚书。

周祖培五月辛酉降。翁心存刑部尚书。癸亥，许乃普刑部尚书。

麟魁九月丁未迁。花沙纳工部尚书。

翁心存五月辛酉迁。许乃普工部尚书。癸亥，翁心存工部尚书。十二月丙申革。赵光工部尚书。

邵灿十二月乙未迁。周祖培吏部左侍郎。

沈兆霖十二月壬午，潘曾莹吏部右侍郎。

王庆云十一月壬寅迁。癸卯，罗惇衍户部左侍郎。

青麟九月丁未调。瑞麟户部右侍郎。

何桂清十一月癸卯迁。王茂荫户部右侍郎。

联顺九月丁未迁。穆荫礼部左侍郎。

吴钟骏七月丙午病免。李维翰礼部左侍郎。十一月癸卯迁。何桂清礼部左侍郎。

瑞麟九月丁未调。青麟礼部右侍郎。

恩华三月壬子迁。癸丑，常志兵部左侍郎。

赵光十二月丙申迁。彭蕴章兵部左侍郎。

许乃普三月甲寅迁。孙铭恩兵部右侍郎。

德兴五月辛酉迁。常志兼署刑部左侍郎。恒春刑部左侍郎。八月己丑迁。承芳刑部左侍郎。

李嘉端二月癸未迁。甲申，罗惇衍刑部左侍郎。十一月癸卯迁。李维翰刑部左侍郎。十一月丁未迁。雷以诚刑部左侍郎。

奕经十月戊子卒。文瑞刑部右侍郎。

许乃普三月甲寅，刑部右侍郎。五月辛酉，雷以诚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丁未迁。李钧刑部右侍郎。

哈芬迁。五月辛酉，德兴工部左侍郎。九月丁未迁。载龄工部左侍郎。

吕贤基十一月己酉殉难。周祖培工部左侍郎。十二月乙未迁。杜翰工部左侍郎。

锡龄八月甲午，玉明工部右侍郎。

彭蕴章十二月丙申迁。龚文龄工部右侍郎。

咸丰四年甲寅

柏葰十月丙辰免。花沙纳吏部尚书。

贾桢十一月庚寅迁。翁心存吏部尚书。

孙瑞珍五月辛丑病免。朱凤标户部尚书。

魏元烺九月甲午卒。翁心存兵部尚书。十一月庚寅迁。周祖培兵部尚书。

许乃普二月己卯革。朱凤标刑部尚书。五月辛丑迁。赵光刑部尚书。

花沙纳十月丙辰迁。全庆工部尚书。

赵光五月辛丑迁。彭蕴章工部尚书。

周祖培二月己卯迁。翁心存吏部左侍郎。三月辛亥迁。潘曾莹吏部左侍郎。四月己丑忧免。万青藜吏部左侍郎。十月己未许乃普代。

爱仁十月丙辰免。穆荫吏部右侍郎。

潘曾莹三月辛亥迁。何桂清吏部右侍郎。四月乙酉迁。张祥河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庚寅迁。卓枟吏部右侍郎。

全庆闰月乙亥迁。瑞麟户部左侍郎。

瑞麟闰月乙亥迁。熙麟户部左侍郎。

王茂荫三月辛亥迁。翁心存户部右侍郎。九月甲午迁。许乃普户部右侍郎。十月迁。何彩云户部右侍郎。

穆荫十月丙辰迁。肃顺礼部左侍郎。

何桂清三月辛亥迁。彭蕴章礼部左侍郎。五月辛丑迁。许乃普礼部左侍郎。九月甲午迁。陶梁礼部左侍郎。

青麟二月甲午迁。文清礼部右侍郎。

万青藜四月己丑迁。许乃普礼部右侍郎。五月辛丑迁。陶梁礼部右侍郎。九月甲午迁。李道生礼部右侍郎。

常志

彭蕴章三月辛亥迁。李菡兵部左侍郎。九月丁亥迁。何彤云兵部左侍郎。十月己未迁。王茂荫兵部左侍郎。

孙铭恩三月癸卯，解任。李菡兵部右侍郎。三月辛亥迁。王茂荫兵部右侍郎。十月己未迁。卓枟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庚寅迁。匡源代。

雷以诚

文瑞三月甲子病免。基溥刑部右侍郎。十二月乙巳革。载龄刑部右侍郎。

李钧三月辛亥，齐承彦刑部右侍郎。

载龄正月戊申调。培成工部左侍郎。四月癸巳革。肃顺工部左侍郎。十月丙辰迁。国瑞工部左侍郎。十二月调。麟兴工部左侍郎。

玉明正月丁未革。戊申，载龄工部右侍郎。

咸丰五年乙卯

文庆十二月甲辰迁。柏葰户部尚书。

麟魁十一月己卯迁。瑞麟礼部尚书。

德兴十一月己卯卒。麟魁刑部尚书。

赵光

卓枟九月癸亥忧免。匡源吏部右侍郎。

瑞麟四月己未迁。载龄户部左侍郎。十一月庚辰迁。肃顺户部左侍郎。

罗惇衍十月癸卯，朱嶟户部左侍郎。

何彩云

肃顺十一月庚辰迁。文清礼部左侍郎。

文清十一月庚辰迁。宝鋆礼部右侍郎。

李道生正月丁亥休。杜＜⿰木乔羽＞礼部右侍郎。
常志十月甲寅卒。载堪兵部左侍郎。
何彤云
匡源九月癸亥迁。曾国藩兵部右侍郎。
雷以诚革。五月庚寅，谭廷襄刑部左侍郎。
载龄四月迁。己未，国瑞刑部右侍郎。
载龄四月己未迁。崇实工部右侍郎。六月辛亥免。基溥工部右侍郎。
龚文龄正月甲申，廉兆纶工部右侍郎。
咸丰六年丙辰
翁心存十一月癸酉迁。周祖培吏部尚书。
朱凤标十一月癸酉迁。翁心存户部尚书。
周祖培十一月癸酉迁。朱凤标兵部尚书。
赵光
彭蕴章十一月乙卯迁。许乃普工部尚书。
张祥河正月丁丑病免。匡源吏部左侍郎。
匡源正月丁丑迁。沈兆霖吏部右侍郎。十月丙申迁。张祥河吏部右侍郎。
朱嶟十一月乙卯迁。沈兆霖户部左侍郎。
何彩云迁。十月丁酉，杜＜⿰木乔羽＞户部右侍郎。
陶梁十二月丁亥病免。车克慎礼部左侍郎。
杜＜⿰木乔羽＞十月丁酉迁。车克慎礼部右侍郎。十二月丁亥迁。杨式谷礼部右侍郎。
何彤云
谭廷襄八月戊子迁。齐承彦刑部左侍郎。
齐承彦八月戊子迁。李清凤刑部右侍郎。
麟兴迁。十二月丙戌，崇纶工部左侍郎。
廉兆纶十月丙申，沈兆霖工部右侍郎。十一月乙卯迁。刘昆工部右侍郎。
咸丰七年丁巳
阿灵阿正月丁卯卒。戊辰，全庆兵部尚书。
赵光
全庆正月戊辰，文彩兵部尚书。
肃顺正月戊辰迁。瑞常吏部左侍郎。八月甲子迁。文清吏部左侍郎。
肃顺正月戊辰迁。基溥户部左侍郎。
熙麟二月戊申，宝鋆户部右侍郎。
文清八月甲子迁。玉明礼部左侍郎。
车克慎闰月乙未，孙葆元礼部左侍郎。
宝鋆二月戊申迁。爱仁礼部右侍郎。
何彤云忧。王茂荫兵部左侍郎。
曾国藩三月癸丑忧免。六月己巳，徐树铭兵部右侍郎。
承芳十月壬申，国瑞刑部左侍郎。
国瑞十月壬申迁。孟保刑部右侍郎。
崇纶二月壬子迁。德全工部左侍郎。
基溥正月戊辰迁。景廉工部右侍郎。
咸丰八年戊午
柏葰九月壬午迁。瑞麟户部尚书。十二月庚午迁。肃顺户部尚书。
翁心存九月壬午迁。朱凤标户部尚书。

瑞麟九月壬午迁。肃顺礼部尚书。十二月庚午迁。麟魁礼部尚书。
徐泽醇十一月己卯卒。朱嶟礼部尚书。
朱凤标九月壬午迁。陈孚恩兵部尚书。
麟魁十二月庚午迁。瑞常刑部尚书。
赵光
穆荫十二月庚午迁。文祥吏部右侍郎。
张祥河十一月庚辰迁。万青藜吏部右侍郎。
杜＜□乔羽＞五月甲午，廉兆纶户部右侍郎。八月庚戌迁。刘昆户部右侍郎。
玉明六月辛酉迁。爱仁礼部左侍郎。
爱仁六月辛酉迁。文祥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庚午迁。文惠礼部右侍郎。
王茂荫七月丁丑病免。万青藜兵部左侍郎。十一月庚辰迁。徐树铭兵部左侍郎。
徐树铭十一月庚辰迁。李维翰兵部右侍郎。
国瑞六月乙丑降。灵桂刑部左侍郎。
李清凤八月乙巳病免。黄赞汤刑部右侍郎。
杜翰九月辛巳忧。潘曾莹工部左侍郎。
刘昆八月庚戌迁。宋晋工部右侍郎。
咸丰九年己未
花沙纳十二月壬寅卒。全庆吏部尚书。
周祖培二月乙卯迁。贾桢吏部尚书。五月甲午，回大学士任。许乃普吏部尚书。
朱凤标二月甲寅革。乙卯，周祖培户部尚书。
全庆十二月壬寅迁。穆荫兵部尚书。
赵光
许乃普五月甲午迁。张祥河工部尚书。
文清十月壬戌，春佑吏部左侍郎。十二月壬寅迁。德全吏部左侍郎。
文祥十月壬戌迁。爱仁吏部右侍郎。
基溥十月壬戌迁。成琦户部左侍郎。十一月调。文祥户部左侍郎。
沈兆霖五月甲午迁。梁瀚户部左侍郎。
爱仁十月壬戌迁。文惠礼部左侍郎。
文惠十月壬戌迁。伊精阿礼部右侍郎。
春佑十月壬戌迁。基溥兵部右侍郎。
孟保二月甲辰察议。景廉刑部右侍郎。
黄赞汤三月辛卯迁。张锡庚刑部右侍郎。
德全十二月壬寅迁。伊勒东阿工部左侍郎。
景廉二月甲辰迁。成琦工部右侍郎。十月壬戌迁。文祥工部右侍郎。十一月迁。国瑞工部右侍郎。
宋晋
咸丰十年庚申
许乃普九月癸巳病免。陈孚恩吏部尚书。
周祖培十二月丙戌迁。沈兆霖户部尚书。
麟魁五月丁酉降。绵森礼部尚书。六月乙亥迁。倭什珲布礼部尚书。
陈孚恩九月癸巳迁。沈兆霖兵部尚书。十二月丙戌迁。朱凤标兵部尚书。
赵光
文彩六月乙亥病免。绵森工部尚书。
爱仁五月丁酉迁。基溥吏部右侍郎。

万青藜九月癸巳迁。黄宗汉吏部右侍郎。
基溥五月丁酉迁。载崇兵部右侍郎。九月乙卯开缺。庆英兵部右侍郎。
李维翰十月壬戌病免。毕道远兵部右侍郎。
景廉六月丙子，麟魁刑部右侍郎。
伊勒东阿六月乙亥迁。丙子，福济工部左侍郎。
潘曾莹九月壬寅，李菡工部左侍郎。
宋晋
咸丰十一年辛酉
陈孚恩十月壬戌革。癸亥，朱凤标吏部尚书。
肃顺九月乙卯革。十月丙辰，瑞常户部尚书。
朱嶟十二月戊寅病免。祁俊藻礼部尚书。
穆荫十月辛酉革。壬戌，麟魁兵部尚书。
朱凤标十月癸亥迁。万青藜兵部尚书。
瑞常八月己丑迁。绵森刑部尚书。
赵光
绵森八月己丑迁。瑞常工部尚书。十月丙辰迁。爱仁工部尚书。
张祥河十二月庚午病免。王庆云工部尚书。
德全十月丁亥迁。载龄吏部左侍郎。
匡源十月壬戌革。李菡吏部左侍郎。
黄宗汉十月壬戌革。癸亥，孙葆元吏部右侍郎。
刘昆十月壬戌革。癸亥，董恂户部右侍郎。
文惠十一月丙午病免。伊精阿礼部左侍郎。
孙葆元十月癸亥迁。甲子，宜振礼部左侍郎。
伊精阿十一月丙午迁。存诚礼部右侍郎。
载堪二月庚午，庆英兵部左侍郎。十一月壬子革。胜保兵部左侍郎。
庆英二月庚午迁。胜保兵部右侍郎。十一月壬子迁。联康兵部右侍郎。
麟魁十月丙辰迁。载龄刑部右侍郎。丁亥迁。载崇刑部右侍郎。
福济正月丁酉迁。麟兴工部左侍郎。十月丁亥迁。崇纶工部左侍郎。
李菡十月壬戌迁。癸亥，单懋谦工部左侍郎。
宋晋

清史稿卷一九一　表第三一

部院大臣年表七下
咸丰元年辛亥
季芝昌五月乙巳迁。朱凤标左都御史。
咸丰二年壬子
和色本十月丙午迁。培成理藩院右侍郎。
程庭桂九月己酉乞养。十一月辛未，罗惇衍左副都御史。
咸丰三年癸丑
吉伦泰三月壬子卒。恩华理藩院尚书。九月庚戌革。癸丑，奕湘理藩院尚书。
花沙纳九月丁未迁。联顺左都御史。
和淳降。三月甲戌，戴龄左副都御史。九月丁未迁。十一月辛亥。富兴阿左副都御史。
文瑞十月戊子迁。十二月丙子，文彩左副都御史。
罗惇衍二月甲申迁。雷以诚左副都御史。五月辛酉迁。周祖培左副都御史。十一月己酉迁。十

二月乙酉，龚文龄左副都御史。丙申迁。

咸丰四年甲寅

培成正月戊申迁。伊勒东理藩院右侍郎。

朱凤标二月己卯迁。周祖培左都御史。十一月庚寅迁。许乃普左都御史。

文彩十月迁。柏葰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

李菡三月迁。五月庚戌，袁甲三左副都御史。

齐承彦三月癸未，左副都御史。三月辛亥迁。四月辛巳，王履谦左副都御史。

咸丰五年乙卯

奕湘九月乙丑迁。联顺理藩院尚书。

绵森迁。五月乙亥，爱仁理藩院左侍郎。

联顺九月乙丑迁。文彩左都御史。

富兴阿正月丁亥休。三月丙子，基溥左副都御史。六月辛亥迁。八月甲午，联奎左副都御史。

双福三月，左副都御史。

袁甲三四月革。五月乙亥，李清凤左副都御史。

王履谦

咸丰六年丙辰

许乃普十一月乙卯迁。朱嶟左都御史。

联奎十月迁。十二月，讷尔济左副都御史。

李清凤八月戊子迁。九月戊寅，程庭桂左副都御史。

王履谦

咸丰七年丁巳

联顺七月甲申解任。乙酉，赓福理藩院尚书。八月甲子病免。肃顺理藩院尚书。

爱仁二月戊申迁。伊勒东理藩院左侍郎。

伊勒东二月戊申迁。孟保理藩院右侍郎。十月壬申迁。灵桂理藩院右侍郎。

文彩正月戊辰迁。肃顺左都御史。八月甲子迁。瑞常左都御史。

联奎四月己酉，富廉左副都御史。

书元四月，左副都御史。

王履谦正月丙子免。四月己酉，张锡庚左副都御史。

咸丰八年戊午

肃顺九月壬午迁。瑞常理藩院尚书。十二月庚午迁。穆荫理藩院尚书。

灵桂六月乙丑迁。书元理藩院右侍郎。

瑞常九月壬午迁。绵森左都御史。

朱嶟十一月己卯迁。庚辰，张祥河左都御史。

书元六月迁。九月甲午，成琦左副都御史。

程庭桂十月免。十二月甲寅，梁瀚左副都御史。

咸丰九年己未

穆荫十二月壬寅迁。春佑理藩院尚书。

伊勒东十二月壬寅迁。裕瑞理藩院左侍郎。

书元六月壬子迁。察杭阿理藩院右侍郎。

张祥河五月甲午迁。沈兆霖左都御史。

成琦二月甲辰迁。五月己丑，煜纶左副都御史。九月戊子迁。联康十一月，左副都御史。

梁瀚五月甲午迁。十月甲辰，张芾左副都御史。

张锡庚三月辛卯迁。五月己丑，钱宝清左副都御史。

咸丰十年庚申

春佑二月己未迁。倭什珲布理藩院尚书。六月乙亥迁。伊勒东理藩院尚书。
绵森五月丁酉迁。爱仁左都御史。
沈兆霖九月癸巳迁。万青藜左都御史。
张芾革。五月甲寅，朱凤标左副都御史。十二月丙戌迁。
钱宝清闰月卒。十二月庚申，晏端书左副都御
咸丰十一年辛酉
爱仁十月丙辰迁。麟魁左都御史。辛酉迁。倭仁左都御史。
万青藜十月癸亥迁。甲子，王庆云左都御史。十二月庚午迁。罗惇衍左都御史
富廉十月乙未革。志和十二月，左副都御史。
联康十一月迁。崇厚十二月，左副都御史。
王发桂二月庚辰，左副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九二　表第三二

部院大臣年表八上
同治元年壬戌
全庆二月庚申革。瑞常吏部尚书。
瑞常二月庚申迁。辛酉，宝鋆户部尚书。
沈兆霖七月庚子卒。罗惇衍户部尚书。
麟魁正月己亥卒。爱仁兵部尚书。
赵光
爱仁正月己亥迁。倭仁工部尚书。闰月丙申迁。文祥工部尚书。
王庆云三月庚子卒。李菡工部尚书。
载龄闰月丙申迁。基溥吏部左侍郎。
李菡三月庚子迁。杨式谷吏部左侍郎。六月庚午，张之万吏部左侍郎。
基溥闰月丙申迁。载崇吏部右侍郎。
成琦正月己亥迁。宝鋆户部左侍郎。二月辛酉迁。皂保户部左侍郎。
梁瀚闰月甲午，沈桂芬户部左侍郎。
宝鋆正月己亥迁。熙麟户部右侍郎。七月庚子迁。崇纶户部右侍郎。
伊精阿三月丙午迁。察杭阿礼部左侍郎。
宜振闰月甲午迁。沈桂芬、毛昶熙礼部左侍郎。
杨式谷三月庚子迁。张之万礼部右侍郎。六月庚午迁。李棠阶礼部右侍郎。七月庚子迁。毛昶熙礼部右侍郎。闰月甲午迁。庞钟璐礼部右侍郎。
胜保十一月乙丑革。丙寅，崇厚兵部左侍郎。
徐树铭十一月甲寅乞养。黄倬兵部左侍郎。
联康正月乙未迁。皂保兵部右侍郎。二月辛酉迁。察杭阿兵部右侍郎。三月丙午迁。伊精阿补。
毕道远正月丙午迁。丁未，彭玉麟兵部右侍郎。
载崇闰月丙申迁。恒祺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乙卯迁。阿克敦布刑部右侍郎。
崇纶七月庚子迁。麒庆工部左侍郎。十一月乙卯迁。恒祺工部左侍郎。
宋晋七月丙申迁。王茂荫工部右侍郎。
同治二年癸亥
爱仁十二月戊子卒。载龄兵部尚书。
赵光
李菡卒。二月，李棠阶工部尚书。
张之万正月戊申迁。己酉，单懋谦吏部左侍郎。二月迁。孙葆元吏部左侍郎。

孙葆元二月迁。王茂荫吏部右侍郎。未任，庞钟璐署。五月辛未，毛昶熙吏部右侍郎。
沈桂芬十月辛丑迁。壬寅，吴廷栋署户部左侍郎。
毛昶熙五月辛未迁。庞钟璐礼部左侍郎。
存诚正月庚午迁。辛未，绵宜礼部右侍郎。
庞钟璐五月辛未迁。吴存义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差。
崇厚十二月戊子，毓禄署兵部左侍郎。
黄倬二月乙酉迁。曹毓瑛兵部左侍郎。
阿克敦布二月甲午革。恩麟刑部右侍郎。
张锡庚四月赐恤。吴廷栋刑部右侍郎。
单懋谦正月己酉迁。曹毓瑛工部左侍郎。二月乙酉迁。黄倬工部左侍郎。
国瑞迁。十月庚辰，全庆工部右侍郎。十二月戊子迁。和润工部右侍郎。
王茂荫二月乙酉迁。吴存义工部右侍郎。五月辛未迁。薛焕工部右侍郎。
同治三年甲子
祁俊藻七月癸亥假。李棠阶礼部尚书。六月单懋谦署。
赵光
李棠阶迁。七月癸亥，单懋谦工部尚书。
孙葆元正月乙丑休。丙寅，毛昶熙吏部左侍郎，未任。庞钟璐兼署。
毛昶熙正月丙寅迁。吴存义吏部右侍郎。
沈桂芬七月庚戌迁。吴廷栋户部左侍郎。
吴存义正月丙寅迁。王发桂礼部右侍郎。七月癸亥迁。汪元方礼部右侍郎。温葆深署。
齐承彦七月癸亥迁。王发桂刑部左侍郎。
吴廷栋七月庚戌迁。谭廷襄刑部右侍郎。
和润八月癸酉病免。毓禄工部右侍郎。
薛焕四月丁亥，宜振工部右侍郎。
同治四年乙丑
李棠阶十一月壬申卒。万青藜礼部尚书。
万青藜十一月壬申迁。曹毓瑛兵部尚书。
赵光二月丁亥卒。戊子，齐承彦刑部尚书。
吴廷栋十一月乙丑迁。汪元方户部左侍郎。
董恂十一月壬申迁。郑敦谨户部右侍郎。
汪元方十一月乙丑迁。宜振礼部右侍郎。
曹毓瑛二月戊子迁。毕道远兵部左侍郎。
王发桂
谭廷襄十一月乙丑迁。吴廷栋刑部右侍郎。
宜振十一月乙丑，谭廷襄工部右侍郎。
同治五年丙寅
瑞常二月乙巳迁。文祥吏部尚书。
倭什珲布十二月癸丑，全庆礼部尚书。
曹毓瑛三月丙戌卒。董恂兵部尚书。
文祥二月乙巳迁。瑞常工部尚书。
汪元方三月丙戌迁。谭廷襄户部左侍郎。
郑敦谨三月丙寅迁。李鸿藻户部右侍郎。七月乙丑忧。丙寅，毕道远户部右侍郎。
宜振病免。二月癸丑，李鸿藻礼部右侍郎。三月丙寅迁。贺寿慈礼部右侍郎。
毕道远七月丙寅迁。胡家玉兵部左侍郎。

灵桂十二月癸丑迁。恩龄刑部左侍郎。
王发桂三月丙戌迁。郑敦谨刑部左侍郎。
恩龄十二月癸丑迁。英元刑部右侍郎。
吴廷栋二月丙寅病免。郑敦谨刑部右侍郎。三月丙戌迁。桑春荣刑部右侍郎。
恒祺十二月卒。癸丑，毓禄工部左侍郎。
毓禄十二月癸丑迁。魁龄工部右侍郎。
谭廷襄三月丙戌迁。王发桂工部右侍郎。十二月己酉病免。潘祖荫工部右侍郎。
同治六年丁卯
齐承彦十二月辛卯卒。谭廷襄刑部尚书。
基溥四月丁亥卒。皂保吏部左侍郎。
毛昶熙十月癸巳迁。吴存义吏部左侍郎。
吴存义十月癸巳迁。胡肇智吏部右侍郎。
皂保四月丁亥迁。崇纶户部左侍郎。
谭廷襄十月癸巳迁。毛昶熙户部左侍郎。
崇纶四月丁亥迁。延煦户部右侍郎。
贺寿慈十二月辛卯迁。沈桂芬礼部右侍郎。
郑敦谨十二月辛卯迁。贺寿慈刑部左侍郎。
毓禄病免。四月丁酉，魁龄工部左侍郎。
魁龄四月丁酉迁。恩承工部右侍郎。
同治七年戊辰
朱凤标三月丙子迁。单懋谦吏部尚书。
绵森六月己酉卒。瑞常刑部尚书。
瑞常六月己酉迁。存诚工部尚书。
单懋谦三月丙子迁。郑敦谨工部尚书。
吴存义七月丙戌病免。沈桂芬吏部左侍郎。
崇纶六月己酉迁。魁麟户部左侍郎。
毛昶熙三月丙子迁。沈桂芬户部左侍郎。七月丙戌迁。庞钟璐户部左侍郎。
毕道远闰月癸酉迁。潘祖荫户部右侍郎。
庞钟璐七月丙戌迁。殷兆镛礼部左侍郎。
沈桂芬三月丙子迁。殷兆镛礼部右侍郎。七月丙戌迁。杜联礼部右侍郎。八月戊申病免。温葆深礼部右侍郎。
魁龄六月己酉迁。恩承工部左侍郎。
黄倬七月丙戌迁。鲍源深工部左侍郎。
恩承六月己酉迁。明善工部右侍郎。
潘祖荫迁。四月癸酉，鲍源深工部右侍郎。七月丙戌迁。石赞清工部右侍郎。
同治八年己巳
罗惇衍忧免。六月辛酉，董恂户部尚书。
董恂六月辛酉迁。郑敦谨兵部尚书。
郑敦谨六月辛酉迁。毛昶熙工部尚书。
沈桂芬六月辛酉迁。胡肇智吏部左侍郎。
胡肇智六月辛酉迁。庞钟璐吏部右侍郎。
庞钟璐六月辛酉迁。潘祖荫户部左侍郎。
潘祖荫六月辛酉迁。李鸿藻户部右侍郎。
绵宜八月辛丑迁。志和礼部右侍郎。乙卯迁。桂清礼部右侍郎。

伊精阿十二月辛丑卒。壬寅，宝珣兵部右侍郎。

恩龄八月甲寅免。乙卯，志和刑部左侍郎。

石赞清八月癸亥病免。阎敬工部右侍郎。十月乙卯乞休。童华工部右侍郎。

同治九年庚午

郑敦谨四月甲辰迁。沈桂芬兵部尚书。

谭廷襄四月甲辰卒。郑敦谨刑部尚书。

庞钟璐四月甲辰迁。彭久馀吏部右侍郎。

志和

英元迁。正月癸未，达庆刑部右侍郎。

同治十年辛未

全庆二月庚寅迁。存诚礼部尚书。

瑞常二月戊子迁。庚寅，全庆刑部尚书。

郑敦谨七月乙卯病免。庞钟璐刑部尚书。

存诚二月庚寅迁。崇纶工部尚书。

皂保二月庚寅迁。魁麟吏部左侍郎。

胡肇智五月癸丑病免。胡家玉吏部左侍郎。

魁麟二月庚寅迁。延煦户部左侍郎。

延煦二月庚寅迁。桂清户部右侍郎。

李鸿藻七月乙卯迁。鲍源深户部右侍郎。九月甲午迁。乙未，温葆深户部右侍郎。

殷兆镛五月乙巳回籍。温葆深礼部左侍郎。九月乙未迁。黄倬礼部左侍郎。

桂清二月庚寅迁。恩承礼部右侍郎。

温葆深五月乙巳迁。邵亨豫礼部右侍郎。八月辛巳迁。胡瑞澜礼部右侍郎。九月乙未迁。徐桐礼部右侍郎。

胡家玉五月癸丑迁。黄倬兵部左侍郎。九月乙未迁。胡瑞澜兵部左侍郎。

黄倬五月癸丑迁。鲍源深兵部右侍郎。七月乙卯迁。夏同善兵部右侍郎。

志和

达庆六月壬午，常恩刑部右侍郎。

恩承二月庚寅迁。明善工部左侍郎。

鲍源深五月癸丑迁。童华工部左侍郎。

明善二月庚寅迁。荣禄工部右侍郎。

石赞清五月癸丑，钱宝廉工部右侍郎。

同治十一年壬申

文祥六月甲子迁。宝鋆吏部尚书。

单懋谦八月庚申迁。毛昶熙吏部尚书。

宝鋆六月甲子迁。载龄户部尚书。

存诚七月己亥卒。灵桂礼部尚书。

载龄六月甲子迁。英桂兵部尚书。

庞钟璐八月壬戌，桑春荣刑部尚书。

毛昶熙八月庚申迁。李鸿藻工部尚书。

胡家玉八月壬戌迁。彭久馀吏部左侍郎。

彭久馀八月壬戌，童华吏部右侍郎。

延煦七月己亥迁。志和户部左侍郎。

恩承七月己亥迁。绵宜礼部右侍郎。

志和七月己亥迁。恩承刑部左侍郎。

桑春荣八月庚申迁。钱宝廉刑部右侍郎。
童华八月壬戌迁。何廷谦工部左侍郎。
钱宝廉八月庚申迁。宜振工部右侍郎。
同治十二年癸酉
全庆十二月戊子降。崇实刑部尚书。
童华十二月戊子降。殷兆镛吏部右侍郎。
志和四月辛未迁。荣禄户部左侍郎。
潘祖荫十二月戊子降。宋晋户部左侍郎。
桂清十一月丙辰迁。己未，崇绮户部右侍郎。
宝珣七月甲戌病免。恩龄兵部右侍郎。
贺寿慈十二月戊子迁。刘有铭刑部左侍郎。
常恩正月壬辰病免。广寿刑部右侍郎。
荣禄四月辛未迁。讷仁工部右侍郎。
同治十三年甲戌
宝鋆八月癸酉迁。英桂吏部尚书。
英桂八月癸酉迁。宝鋆兵部尚书。十一月己酉迁。庚戌广寿兵部尚书。
魁麟十一月庚戌迁。恩承吏部左侍郎。
载崇八月甲戌迁。崇绮吏部右侍郎。
宋晋九月癸亥卒。袁保恒户部左侍郎。
崇绮八月甲戌迁。庆升户部右侍郎。
恩承十一月庚戌迁。绍祺刑部左侍郎。
刘有铭正月己巳革。庚午，黄钰刑部左侍郎。
广寿八月癸酉迁。甲戌，载崇刑部右侍郎。
明善十二月卒。辛卯，成林工部左侍郎。

清史稿卷一九三　表第三三

部院大臣年表八下
同治元年壬戌
察杭阿二月辛酉迁。增庆理藩院右侍郎。闰月丙申，庆明理藩院右侍郎。
倭仁正月己亥迁。文祥左都御史。闰月丙申迁。载龄左都御史。
罗惇衍七月庚子迁。李棠阶左都御史。
志和十一月迁。钟岱代。三月乙未，阿克敦布左副都御史。十一月乙卯迁。丁卯，钟岱左副都御史。
崇厚二月迁。阿克敦布三月代。十二月戊子，景霖左副都御史。
王发桂
晏端书差。四月癸亥，王茂荫署左副都御史。
同治二年癸亥
伊勒东阿迁。正月庚午，存诚理藩院尚书。
庆明迁。六月丙申，额勒和布理藩院右侍郎。
载龄十二月戊子迁。全庆左都御史。
李棠阶迁。二月乙酉，单懋谦左都御史。
钟岱五月，桂清署左副都御史。
王发桂
同治三年甲子

单懋谦七月癸亥迁。齐承彦左副都御史。

钟岱七月庚戌迁。八月十三，恒恩左副都御史。

王发桂正月丙寅迁。丁卯，汪元方左副都御史。九月丙午，贺寿慈左副都御史。

晏端书三月辛酉，潘祖荫左副都御史。四月，贺寿慈署左副都御史。

同治四年乙丑

额勒和布九月戊寅迁。己卯，英元理藩院右侍郎。

齐承彦二月戊子迁。曹毓瑛左都御史。十一月壬申迁。董恂左都御史。

景霖十月甲寅迁。十二月甲辰，达庆左副都御史。

同治五年丙寅

裕瑞五月迁。丙子，英元理藩院左侍郎。十二月癸丑迁。恩承补。

英元五月丙子迁。魁龄理藩院右侍郎。十二月癸丑迁。奕庆理藩院右侍郎。

全庆十二月癸丑迁。灵桂左都御史。

董恂三月丙戌迁。汪元方左都御史。

恒恩十一月卒。十二月，继格左副都御史。

贺寿慈二月丙寅迁。三月丙戌，胡家玉左副都御史。七月丙寅迁。八月乙未，鲍源深左副都御史。

潘祖荫二月己酉迁。

同治六年丁卯

恩承四月丁酉迁。载鷟理藩院左侍郎。

汪元方十月癸巳卒。谭廷襄左都御史。十二月辛卯迁。郑敦谨左都御史。

温葆深二月戊子，左副都御史。

同治七年戊辰

存诚六月己酉迁。崇纶理藩院尚书。

郑敦谨三月丙子迁。毛昶熙左都御史。

鲍源深四月癸酉迁。六月癸丑，石赞清左副都御史。七月丙戌迁。八月丁卯，童华左副都御史。

温葆深八月戊申迁。九月己卯，郑锡瀛左副都御史。

同治八年己巳

奕庆八月乙卯，广寿理藩院右侍郎。

毛昶熙六月辛酉迁。沈桂芬左都御史。

童华十月乙丑迁。彭久馀左副都御史。

郑锡瀛十二月丁未，胡瑞澜左副都御史。

同治九年庚午

沈桂芬四月甲辰迁。庞钟璐左都御史。

达庆正月癸未迁。三月庚午，恩兴左副都御史。

彭久馀四月甲辰迁。刘有铭左副都御史。

同治十年辛未

崇纶二月庚寅迁。灵桂理藩院尚书。

灵桂二月庚寅迁。皂保左都御史。

庞钟璐七月乙卯迁。李鸿藻左都御史。

胡瑞澜八月辛巳迁。十月乙丑，唐壬森左副都御史。

同治十一年壬申

灵桂七月己亥迁。皂保理藩院尚书。

皂保七月己亥迁。英元左都御史。

李鸿藻八月庚申迁。桑春荣左都御史。壬戌迁。胡家玉左都御史。

继格七月迁。八月乙丑，恩龄左副都御史。
同治十二年癸酉
广寿正月壬辰迁。成林理藩院右侍郎。
胡家玉十二月戊子降。贺寿慈左都御史。
恩龄七月甲戌迁。八月戊戌，苏勒布左副都御史。
刘有铭十二月戊子迁。
同治十三年甲戌
载鷟九月壬戌病免。癸亥，成林理藩院左侍郎。十二月辛卯迁。德椿理藩院左侍郎。
成林九月癸亥迁。苏勒布理藩院右侍郎。
英元八月癸酉卒。广寿左都御史。十一月庚戌迁。魁麟左都御史。
苏勒布九月癸亥迁。十一月己酉，惠林左副都御史。
童华二月左副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九四　表第三四

部院大臣年表九上
光绪元年乙亥
崇实正月赴奉天，灵桂署刑部尚书。
崇纶九月己亥卒。魁龄工部尚书。
胡瑞澜未任。十一月丁酉，郭嵩焘署兵部左侍郎。
讷仁二月壬申，桂清工部右侍郎。
光绪二年丙子
崇实十月癸丑卒。甲寅，皂保刑部尚书。
殷兆镛四月己巳迁。徐桐吏部右侍郎。
袁保恒四月己巳迁。殷兆镛户部左侍郎。
温葆深正月甲寅病免。乙卯，翁同和户部右侍郎。
察杭阿十月甲寅迁。绵宜礼部左侍郎。
绵宜十月甲寅迁。全庆礼部右侍郎。
徐桐四月己巳迁。潘祖荫礼部右侍郎。
崇厚十月赴奉天。长叙署兵部左侍郎。
胡瑞澜郭嵩焘七月出使。童华署。
恩龄三月己亥迁。乌拉喜崇阿兵部右侍郎。
黄钰四月开缺。袁保恒刑部左侍郎。
载崇三月戊戌卒。己亥，恩龄刑部右侍郎。十一月乙未卒。麟书刑部右侍郎。
桂清十月甲寅迁。德椿工部右侍郎。
光绪三年丁丑
英桂正月癸亥迁。载龄吏部尚书。
载龄正月癸亥迁。魁龄户部尚书。
魁龄正月癸亥迁。景廉工部尚书。
李鸿藻九月丙寅忧。贺寿慈工部尚书。
徐桐九月丙寅迁。童华吏部右侍郎。
全庆正月癸亥迁。长叙礼部右侍郎。十一月庚申迁。志和礼部右侍郎。
胡瑞澜二月革。辛卯，郭嵩焘兵部左侍郎。
绍祺迁。十一月丙辰，麟书刑部左侍郎。
麟书十一月迁。庚申，长叙刑部右侍郎。

光绪四年戊寅

载龄五月辛亥迁。灵桂吏部尚书。

毛昶熙五月戊辰忧免。万青藜吏部尚书。

魁龄五月癸亥病免。景廉户部尚书。

灵桂五月辛亥迁。恩承礼部尚书。

万青藜五月戊辰迁。徐桐礼部尚书。

皂保三月癸亥开缺。全庆刑部尚书。十二月癸卯迁。文煜刑部尚书。

景廉五月癸亥迁。荣禄工部尚书。十二月癸卯免。全庆工部尚书。

恩承三月癸亥迁。崇厚吏部左侍郎。未任，成林兼署。十二月癸卯，崇厚迁，崇绮补。

彭久馀七月癸卯病免。童华吏部右侍郎。

崇绮十二月癸卯迁。成林吏部右侍郎。

童华七月癸卯迁。黄倬吏部右侍郎。

荣禄迁。五月辛亥，志和户部左侍郎。

庆升二月己亥病免。麟书户部右侍郎。

翁同和五月戊辰迁。潘祖荫户部右侍郎。

绵宜五月辛亥迁。奎润礼部左侍郎。

黄倬迁。四月癸巳，王文韶礼部左侍郎。

志和二月己亥迁。昆冈礼部右侍郎。

冯誉骥七月癸卯迁。龚自闳礼部右侍郎。

崇厚三月癸亥迁。昆冈兵部左侍郎。

麟书二月己亥迁。志和刑部左侍郎。五月辛亥迁。继格刑部左侍郎。

袁保恒四月壬辰卒。癸巳，黄倬刑部右侍郎。七月癸卯迁。冯誉骥刑部右侍郎。

成林十二月癸卯迁。文徵工部左侍郎。

何廷谦十二月己丑病免。孙诒经工部左侍郎。

光绪五年己卯

桑春荣正月庚午病休。翁同和刑部尚书。四月壬申迁。潘祖荫刑部尚书。

贺寿慈三月庚戌降。乙卯，潘祖荫工部尚书。四月壬申迁。翁同和工部尚书。

崇绮五月癸巳迁。甲午，成林吏部左侍郎。八月乙卯卒。志和吏部左侍郎。十一月辛巳迁。麟书吏部左侍郎。

童华三月乙卯迁。黄倬吏部左侍郎。

成林五月甲午迁。志和吏部右侍郎。八月乙卯迁。乌拉喜崇阿吏部右侍郎。

黄倬三月乙卯迁。夏同善吏部右侍郎。

志和五月甲午迁。麟书户部左侍郎。十一月壬辰迁。昆冈户部左侍郎，差。奎润兼署。

殷兆镛正月戊辰迁。潘祖荫户部左侍郎。庚午迁。王文韶户部左侍朗。

麟书五月甲午迁。昆冈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壬辰迁。长叙户部右侍郎。

潘祖荫正月戊辰迁。宜振户部右侍郎。

奎润五月甲午迁。松森礼部左侍郎。

王文韶正月庚午迁。祁世长礼部左侍郎。四月壬申病休。邵亨豫礼部左侍郎。

昆冈五月甲午迁。全桂礼部右侍郎。

龚自闳正月戊辰迁。殷兆镛礼部右侍郎。

昆冈五月甲午迁。奎润兵部左侍郎。

郭嵩焘免。七月癸未，许应骙兵部左侍郎，未任。王文韶兼署。

乌拉喜崇阿八月乙卯迁。恩麟兵部右侍郎。

夏同善三月乙卯迁。朱智兵部右侍郎。

继格二月癸未迁。长叙刑部左侍郎。十一月壬辰迁。松溎刑部左侍郎。

冯誉骥八月庚午迁。钱宝廉刑部左侍郎。

长叙二月癸未迁。启秀刑部右侍郎。六月甲辰迁。文澄刑部右侍郎。十一月辛未病免。壬申，锡珍刑部右侍郎。

钱宝廉八月庚午迁。薛允升刑部右侍郎。

文澄六月甲辰迁。师曾工部左侍郎。

德椿正月戊辰休。启秀工部右侍郎。八月癸未迁。锡珍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壬申迁。兴廉工部右侍郎。

宜振迁。正月戊辰，龚自闳工部右侍郎。四月卒。庚申，张沄卿工部右侍郎。八月差。程祖诰署工部右侍郎。

光绪六年庚辰

全庆十一月己巳迁。庚午，瑞联工部尚书。

麟书十月壬戌迁。乌拉喜崇阿吏部左侍郎。

黄倬病免。四月辛酉，邵亨豫吏部左侍郎。

乌拉喜崇阿十月壬戌迁。奎润吏部右侍郎。

夏同善八月癸卯卒。钱宝廉吏部右侍郎。

王文韶

长叙十二月戊戌革。锡珍户部右侍郎。

松森八月丙午迁。桂全礼部左侍郎。

邵亨豫四月辛酉迁。殷兆镛礼部左侍郎。

全桂八月丙午迁。崇礼礼部右侍郎。

殷兆镛四月辛酉迁。祁世长礼部右侍郎。

奎润十月壬戌迁。耀年兵部左侍郎。

钱宝廉八月癸卯迁。孙诒经刑部左侍郎。

锡珍十二月戊戌迁。敬信刑部右侍郎。

孙诒经八月癸卯迁。孙家鼐工部左侍郎。

光绪七年辛巳

灵桂十月癸酉迁。广寿吏部尚书。

广寿十月癸酉迁。志和兵部尚书。

沈桂芬正月丙寅卒。李鸿藻兵部尚书。

乌拉喜崇阿十月癸酉迁。奎润吏部左侍郎。

奎润十月癸酉迁。锡珍吏部右侍郎。

钱宝廉十二月庚辰赐恤。祁世长吏部右侍郎。

王文韶

锡珍十月癸酉迁。崇礼户部右侍郎。

宜振四月甲辰病免。乙巳，孙诒经户部右侍郎。

殷兆镛十二月癸未病免。张沄卿礼部左侍郎。

崇礼十月癸酉迁。宝廷礼部右侍郎。

祁世长十二月辛巳迁。许庚身礼部右侍郎。

耀年

朱智四月丙午病免。丁未，梅启兵部右侍郎。八月丁亥迁。徐郙兵部右侍郎。

孙诒经四月乙巳迁。薛允升刑部左侍郎。

薛允升四月乙巳迁。夏家镐刑部右侍郎。

张沄卿迁。二月癸未。孙毓汶工部右侍郎。

光绪八年壬午

万青藜正月辛亥免。李鸿藻吏部尚书。

董恂正月辛亥免。阎敬铭户部尚书。未任，王文韶署。敬铭五月任。

志和

李鸿藻正月辛亥迁。毛昶熙兵部尚书。二月戊辰卒。张之万兵部尚书。

祁世长八月差。王文韶兼署吏部右侍郎。

王文韶正月辛亥，升署户部左侍郎。文韶五月回任。十一月丁亥免。许应骙户部左侍郎。未任前，张家骧署。

崇礼五月戊申降。恩福户部右侍郎。

许庚身九月乙未迁。童华礼部右侍郎。

耀年

许应骙十一月戊子迁。黄体芳兵部左侍郎。未任前，薛允升兼署。六月甲子迁。师曾兵部右侍郎。

恩麟正月辛亥休。福锟兵部右侍郎。五月戊申迁。敬信兵部右侍郎。

徐郙八月甲寅差。陈兰彬署兵部右侍郎。

敬信五月戊申迁。福锟刑部右侍郎。

夏家镐九月乙未免。许庚身刑部右侍郎。

师曾六月甲子迁。敬信工部左侍郎。

光绪九年癸未

景廉降。六月己巳，额勒和布户部尚书。

志和正月辛亥革。二月壬子，瑞联兵部尚书。十一月乙未免。景廉兵部尚书。

张之万正月丙午迁。彭玉麟兵部尚书。未任，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正月丙午忧免。张之万刑部尚书。

瑞联二月甲寅迁。麟书工部尚书。

乌拉喜崇阿六月己巳迁。锡珍吏部左侍郎。九月丁未迁。景廉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乙未迁。昆冈吏部左侍郎。

邵亨豫六月卒。丙辰，祁世长吏部左侍郎。

锡珍六月己巳迁。昆冈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乙未，奎润吏部右侍郎。

祁世长六月丙辰迁。许应骙吏部右侍郎。

昆冈六月己巳迁。福锟户部左侍郎。

许应骙六月丙辰迁。孙诒经户部左侍郎。

恩福二月甲寅迁。福锟户部右侍郎。六月己巳迁。敬信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辛丑病免。嵩申户部右侍郎。

孙诒经六月丙辰迁。孙家鼐户部右侍郎。

张沄卿十月庚戌卒。辛亥，徐郙礼部左侍郎。

宝廷正月甲午革。贵恒礼部右侍郎。二月甲寅迁。嵩申礼部右侍郎。十一月辛丑迁。熙敬礼部右侍郎。

耀年

徐郙十月辛亥迁。刘锦棠兵部右侍郎。未任，徐用仪署。

福锟二月甲寅迁。贵恒刑部右侍郎。

敬信六月己巳迁。兴廉工部左侍郎。

孙家鼐六月丙辰迁。孙毓汶工部左侍郎。

兴廉六月己巳迁。景善工部右侍郎。

孙毓汶六月丙辰迁。张家骧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年甲申

广寿八月癸未卒。乙酉，恩承吏部尚书。

李鸿藻三月戊子免。己丑，徐桐吏部尚书。

额勒和布九月甲子迁。崇绮户部尚书。

恩承五月戊子迁。延煦礼部尚书。

徐桐三月庚寅迁。毕道远礼部尚书。

景廉三月戊子免。庚寅，乌拉喜崇阿兵部尚书。

彭玉麟五月乙未，徐桐兼署兵部尚书。

文煜五月戊子迁。恩承刑部尚书。八月乙酉迁。锡珍刑部尚书。

张之万

麟书五月壬寅病免。癸卯，福锟工部尚书。

昆冈三月庚寅迁。奎润吏部左侍郎。八月乙酉迁。松溎吏部左侍郎。

祁世长三月庚寅迁。许应骙吏部左侍郎。

奎润三月庚寅迁。松溎吏部右侍郎。八月乙酉迁。熙敬吏部右侍郎。

许应骙三月庚寅迁。张家骧吏部右侍郎。

福锟五月癸卯迁。嵩申户部左侍郎。

嵩申闰月甲辰迁。景善户部右侍郎。

桂全五月己丑迁。庆麟礼部左侍郎。

熙敬闰月乙巳迁。七月丙辰，敬信礼部右侍郎。

耀年

刘锦棠十月壬申迁。曾纪泽兵部右侍郎。

松溎三月庚寅迁。贵恒刑部左侍郎。五月己丑免。桂全刑部左侍郎。

贵恒三月庚寅迁。文晖刑部右侍郎。

兴廉五月戊子迁。己丑，景善工部左侍郎。闰月甲辰迁。乌拉布工部左侍郎。

景善五月己丑迁。乌拉布工部右侍郎。闰月乙巳迁。熙敬工部右侍郎。八月乙酉迁。清安工部右侍郎。

张家骧三月庚寅迁。徐用仪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一年乙酉

恩承十一月癸亥迁。崇绮吏部尚书。

崇绮十一月癸亥迁。福锟户部尚书。

阎敬铭十一月癸亥迁。翁同和户部尚书。

彭玉麟五月戊申，潘祖荫署兵部尚书。十一月癸亥迁。十二月甲子，许庚身署兵部尚书。

张之万

福锟十一月癸亥迁。麟书工部尚书。

翁同和十一月癸亥迁。潘祖荫工部尚书。

张家骧十一月壬子卒。李鸿藻吏部右侍郎。

庆麟三月己酉，文晖礼部左侍郎。

耀年

黄体芳十二月辛卯降。曾纪泽兵部左侍郎。

曾纪泽十二月辛卯迁。廖寿恒兵部右侍郎。

文晖三月己酉迁。贵恒刑部右侍郎。

光绪十二年丙戌

崇绮二月甲戌病免。锡珍吏部尚书。

锡珍二月甲戌迁。麟书刑部尚书。

张之万
麟书二月甲戌迁。昆冈工部尚书。
文晖五月丁未迁。敬信礼部左侍郎。
敬信五月戊申，英煦礼部右侍郎。
耀年
曾纪泽
光绪十三年丁亥
延煦二月丁亥卒。奎润礼部尚书。
毕道远九月丁巳病免。李鸿藻礼部尚书。
张之万
熙敬正月辛亥迁。景善吏部右侍郎。
李鸿藻九月丁巳迁。许庚身吏部右侍郎。
景善正月辛亥迁。熙敬户部右侍郎。
孙家鼐正月辛亥迁。曾纪泽户部右侍郎。
英煦二月丁亥迁。续昌礼部右侍郎。
耀年十二月丁未卒。师曾兵部左侍郎。
曾纪泽正月辛亥迁。廖寿恒兵部左侍郎。
师曾十二月丁未迁。绵宜兵部右侍郎。
廖寿恒正月辛亥迁。孙家鼐兵部右侍郎。
许庚身九月戊午迁。周德润刑部右侍郎。
光绪十四年戊子
彭玉麟六月甲辰病免。七月壬子，许庚身补兵部尚书。
张之万
许庚身七月壬子迁。孙毓汶吏部右侍郎。
嵩申十一月壬戌迁。熙敬户部左侍郎。
熙敬十一月壬戌迁。敬信户部右侍郎。
曾纪泽
敬信十一月壬戌迁。续昌礼部左侍郎。
续昌十一月壬戌迁。文兴礼部右侍郎。
绵宜三月癸亥迁。崇礼兵部右侍郎。
孙毓汶七月壬子迁。徐用仪工部左侍郎。
徐用仪七月壬子迁。汪鸣銮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五年己丑
锡珍九月甲寅卒。麟书吏部尚书。
麟书九月丙辰迁。嵩申刑部尚书。
张之万正月辛酉迁。孙毓汶刑部尚书。
景善三月丙寅病免。敬信吏部右侍郎。
孙毓汶正月辛酉迁。壬戌，孙家鼐吏部右侍郎。
熙敬六月戊戌迁。续昌户部左侍郎。
敬信三月丁卯迁。续昌户部右侍郎。六月己亥迁。崇礼户部右侍郎。
曾纪泽
续昌三月丁卯迁。文兴礼部左侍郎。
文兴三月丁卯迁。宝昌礼部右侍郎。十月丁酉降。景善礼部右侍郎。
童华二月丙申卒。廖寿恒礼部右侍郎。

廖寿恒二月丁酉迁。徐用仪兵部左侍郎。
崇礼六月己亥迁。巴克坦布兵部右侍郎。
孙家鼐正月壬戌迁。徐用仪兵部右侍郎。二月丁酉迁。白桓兵部右侍郎。
贵恒二月壬午迁。甲申，清安刑部右侍郎。
徐用仪正月壬戌迁。汪鸣鸾工部左侍郎。
汪鸣銮正月壬戌迁。徐树铭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六年庚寅
奎润二月己卯卒。庚辰，昆冈礼部尚书。
昆冈二月庚辰迁。熙敬工部尚书。
潘祖荫十一月戊辰卒。己巳，祁世长工部尚书。
孙家鼐十一月己巳迁。徐郙吏部右侍郎。
孙诒经十一月癸酉卒。己卯，廖寿恒户部左侍郎。
曾纪泽闰月乙丑卒。丙寅，徐用仪户部右侍郎。
徐郙十一月辛未迁。廖寿恒礼部左侍郎。己卯迁。钱应溥礼部左侍郎。
廖寿恒十一月辛未迁。钱应溥礼部右侍郎。己卯迁。李文田礼部右侍郎。
徐用仪二月丙寅迁。洪钧兵部左侍郎。
桂全十二月丁巳卒。戊午，清安刑部左侍郎。
清安十二月戊午迁。凤秀刑部右侍郎。
乌拉布十二月戊午卒。庚申，裕德工部左侍郎。
清安二月甲申迁。丰烈工部右侍郎。十二月戊午迁。桂祥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七年辛卯
嵩申十一月丙子卒。丁卯，贵恒刑部尚书。
许应骙四月丁未迁。己酉，谭钟麟吏部左侍郎。
文兴迁。十一月己巳，启秀礼部左侍郎。
白桓六月丁酉病免。壬寅，沈源深兵部右侍郎。
桂祥十一月庚午迁。崇光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八年壬辰
福锟八月甲申迁。熙敬户部尚书。
熙敬八月甲申迁。松溎工部尚书。
祁世长八月癸亥卒。壬申，孙家鼐工部尚书。
松溎八月甲申迁。敬信吏部左侍郎。
谭钟麟五月乙酉迁。六月戊子，徐郙吏部左侍郎。八月壬申迁。徐用仪吏部左侍郎。
敬信八月甲申迁。崇光吏部右侍郎。
徐郙六月戊子迁。徐用仪吏部右侍郎。八月壬申迁。廖寿恒吏部右侍郎。
续昌三月丙子病免。崇礼户部左侍郎。
廖寿恒八月壬申迁。张荫桓户部左侍郎。
崇礼三月戊寅迁。立山户部右侍郎。
徐用仪六月戊子迁。张荫桓户部右侍郎。八月壬申迁。陈学棻户部右侍郎。
启秀八月壬申迁。长麟礼部左侍郎。
凤秀三月戊寅迁。阿克丹刑部右侍郎。
周德润十月甲戌卒。丙子，李端棻刑部右侍郎。
崇光八月甲申迁。志和工部右侍郎。
光绪十九年癸巳
许庚身十二月庚戌卒。丁巳，孙毓汶兵部尚书。

贵恒九月辛巳乞休。乙酉，松溎刑部尚书。
孙毓汶十二月丁巳迁。薛允升刑部尚书。
松溎九月乙酉迁。怀塔布工部尚书。
敬信九月乙酉迁。寿荫吏部左侍郎。
师曾五月壬午休。巴克坦布兵部左侍郎。
洪钧八月甲戌卒。戊寅，王文锦兵部左侍郎。
巴克坦布五月壬午迁。寿荫兵部右侍郎。九月乙酉迁。克们泰兵部右侍郎。
沈源深二月壬戌病免。甲子，徐树铭兵部右侍郎。
清安正月壬辰病免。乙未，阿克丹刑部左侍郎。
薛允升十二月丁巳迁。壬戌，李端棻刑部左侍郎。
阿克丹正月乙未迁。裕德刑部右侍郎。
李端棻十二月壬戌迁。龙湛霖刑部右侍郎。
裕德正月乙未迁。克们泰工部左侍郎。九月乙酉迁。凤鸣工部左侍郎。
志和九月乙酉迁。英年署。
徐树铭二月甲子迁。徐会澧工部右侍郎。
光绪二十年甲午
乌拉喜崇阿正月壬寅休。癸卯，敬信兵部尚书。
寿荫八月乙丑迁。崇光吏部左侍郎
崇光八月乙丑迁。长萃吏部右侍郎。
崇礼正月癸卯迁。立山户部左侍郎。
立山正月癸卯迁。克们泰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假。十二月乙巳，长麟户部右侍郎。
长麟十二月乙巳迁。刚毅礼部左侍郎。
景善正月壬寅休。志锐礼部右侍郎。十一月壬午差。刚毅礼部右侍郎。十二月乙巳迁。溥善礼部右侍郎。
王文锦
克们泰正月癸卯迁。荣惠兵部右侍郎。
裕德正月癸卯迁。文琳署。十一月丙子补。
英年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麟书六月乙酉迁。庚寅，熙敬吏部尚书。
熙敬六月庚寅迁。敬信户部尚书。
敬信六月庚寅迁。荣禄兵部尚书。
孙毓汶六月甲戌病免。己卯，徐郙兵部尚书。
廖寿恒六月己卯迁。汪鸣銮吏部右侍郎。十月甲申革。乙酉，王文锦吏部右侍郎。
长麟十月甲申革。乙酉，刚毅户部右侍郎。
刚毅十月乙酉迁。溥善礼部左侍郎。
溥善十月乙酉迁。坤岫礼部右侍郎。
李文田十月己丑卒。癸巳，徐会澧礼部右侍郎。
王文锦十月甲申迁。徐树铭兵部左侍郎。
徐树铭十月甲申迁。吴廷芬兵部右侍郎。
汪鸣銮六月己卯迁。许景澄工部左侍郎。
英年
徐会澧十月癸巳迁。恽彦彬工部右侍郎。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徐桐十月己丑迁。辛卯，李鸿藻吏部尚书。
昆冈四月戊子迁。庚寅，怀塔布礼部尚书。
李鸿藻十月辛卯迁。孙家鼐礼部尚书。
怀塔布四月庚寅迁。刚毅工部尚书。
孙家鼐十月辛卯迁。许应骙工部尚书。
长萃十二月辛酉迁。溥善吏部右侍郎。
王文锦五月辛酉卒。壬戌，吴廷芬吏部右侍郎。
刚毅四月庚寅迁。溥良户部右侍郎。
溥善十二月辛酉迁。坤岫礼部左侍郎。
钱应溥十月辛卯迁。徐会澧礼部左侍郎。
坤岫十二月辛酉迁。溥颋礼部右侍郎。
徐会澧十月辛卯迁。张英麟礼部右侍郎。
巴克坦布五月丁未病免。己酉，荣惠兵部左侍郎。
荣惠五月己酉迁。文林兵部右侍郎。
吴廷芬五月壬戌迁。杨颐兵部右侍郎。
英年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李鸿藻七月庚寅卒。壬辰，孙家鼐吏部尚书。
孙家鼐七月壬辰迁。许应骙礼部尚书。
松溎七月乙未调。刚毅刑部尚书。
薛允升九月戊子降。廖寿恒刑部尚书。
刚毅七月乙未调。松溎工部尚书。
许应骙七月壬辰迁。钱应溥工部尚书。
吴廷芬八月甲戌开缺。戊寅，徐树铭吏部右侍郎。九月戊子迁。徐会澧吏部右侍郎。
徐会澧九月戊子迁。张英麟礼部左侍郎。
张英麟九月戊子迁。唐景崇礼部右侍郎。
徐树铭八月戊寅迁。杨颐兵部左侍郎。
杨颐八月戊寅迁。寿昌兵部右侍郎。
李端棻七月乙未迁。赵舒翘刑部左侍郎。
英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翁同和四月己酉罢。五月丁巳，王文韶户部尚书。
怀塔布六月庚午革。癸酉，裕禄礼部尚书。八月甲午迁。启秀礼部尚书。
许应骙六月庚午革。癸酉，李端棻礼部尚书。八月戊戌革。辛丑，廖寿恒礼部尚书。
荣禄四月甲辰迁。刚毅兵部尚书。
刚毅四月甲辰迁。崇礼刑部尚书。
廖寿恒八月辛丑迁。赵舒翘刑部尚书。
徐会澧六月庚午革。癸酉，李培元吏部右侍郎。八月壬寅迁。徐会澧吏部右侍郎。
张荫桓八月庚寅革。甲午，吴树梅户部左侍郎。
坤岫六月庚午革。癸酉，阔普通武礼部左侍郎。十月戊申迁。己酉，溥颋礼部左侍郎。十二月辛巳迁。荣惠礼部左侍郎。
溥颋六月庚午革。癸酉，萨廉礼部右侍郎。十二月庚辰迁。溥颐礼部右侍郎。
荣惠十二月辛巳迁。溥颋兵部左侍郎。乙丑迁。阿克丹兵部左侍郎。
寿昌十月丁酉，徐致祥兵部右侍郎。

阿克丹十二月乙丑迁。溥颐刑部左侍郎。

赵舒翘八月辛丑迁。壬寅，李培元刑部左侍郎。十月癸未迁。徐承煜刑部左侍郎。

文琳九月丁卯卒。坤岫刑部右侍郎。

龙湛霖六月乙未病免。丁酉，梁仲衡刑部右侍郎。

英年

恽彦彬闰月丁丑病免。己卯，杨儒工部右侍郎。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孙家鼐十一月戊辰病免。己巳，徐郙吏部尚书。

王文韶

徐郙十一月己巳迁。徐用仪兵部尚书。

赵舒翘

钱应溥五月甲寅病免。乙卯，徐树铭工部尚书。

徐用仪五月乙卯迁。徐会沣吏部左侍郎。十一月己巳迁。庚午，许景澄吏部左侍郎。

徐会沣五月乙卯迁。许景澄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己巳迁。陈学棻吏部右侍郎。

陈学棻十一月己巳迁。吴廷棻户部右侍郎。

唐景崇正月癸酉差。瞿鸿<⿰礻几>礼部右侍郎。

杨颐卒。四月辛卯，葛宝华兵部左侍郎。

徐致祥卒。四月丁亥，李殿林兵部右侍郎。

溥颐十月庚寅迁。崇勋刑部左侍郎。

许景澄五月乙卯迁。杨儒工部左侍郎。

英年

杨儒五月乙卯迁。袁世凯工部右侍郎。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熙敬三月己未卒。庚申，刚毅吏部尚书。八月己卯交议。敬信吏部尚书。

敬信三月庚申迁。立山户部尚书。五月逮。六月庚寅，崇绮户部尚书。八月丁丑卒。己卯，崇礼户部尚书。

王文韶十月癸丑迁。鹿传霖户部尚书。

启秀十二月壬戌革。丙寅，世续礼部尚书。

廖寿恒九月丙子病免。丁丑，鹿传霖礼部尚书。十月癸丑迁。孙家鼐礼部尚书。

刚毅三月庚申迁。敬信兵部尚书。八月己卯迁。裕德兵部尚书。

徐用仪七月丙辰弃市。徐会沣兵部尚书。

崇礼八月己卯迁。贵恒刑部尚书。

赵舒翘九月壬辰革留。十二月甲寅论斩。庚申，薛允升刑部尚书。

徐树铭四月戊戌卒。徐会沣工部尚书。七月戊午迁。陈学棻工部尚书。九月丁亥卒。戊子，瞿鸿<⿰礻几>工部尚书。

崇光七月乙巳卒。溥善吏部左侍郎。

许景澄七月癸卯弃市。丙午，陈学棻吏部左侍郎。戊午迁。八月，华金寿吏部左侍郎。

溥善七月乙巳迁。溥颐吏部右侍郎。

陈学棻七月丙午迁。张英麟吏部右侍郎。

立山三月辛酉，英年户部左侍郎。八月己卯迁。桂春户部左侍郎。

溥良九月辛卯迁。那桐户部右侍郎。

吴廷棻四月戊戌迁。华金寿户部右侍郎。八月壬午迁。吕海寰户部右侍郎。

张英麟七月丙午迁。张百熙礼部左侍郎。九月戊子迁。己丑，李绂藻礼部左侍郎。

溥颐九月辛卯，绵文礼部右侍郎，寻迁。八月庚辰，那桐礼部右侍郎。九月辛卯迁。溥颐七月

壬寅迁。桂春礼部右侍郎。

瞿鸿禨礼部右侍郎。九月丁丑迁。陆润庠礼部右侍郎。

阿克丹十二月庚申迁。贻谷兵部左侍郎。

李殿林闰月迁。庚申，陆宝忠兵部右侍郎。

徐承煜十二月壬戌革。戴鸿慈刑部左侍郎。

坤岫五月甲寅迁。景澧刑部右侍郎。

凤鸣正月甲子卒。英年工部左侍郎。三月辛酉卒。世续工部左侍郎。九月乙亥迁。丙子，继禄工部左侍郎。

英年迁。正月甲子，世续工部右侍郎。三月辛酉迁。煜兴工部右侍郎。

袁世凯二月丙戌迁。戊子，华金寿工部右侍郎。四月戊戌迁。李端遇工部右侍郎。

清史稿卷一九五　表第三五

部院大臣年表九下

光绪元年乙亥

苏勒布五月戊戌迁。麟书理藩院右侍郎。

魁龄九月己亥迁。景廉左都御史。

兴恩十一月己未迁。十二月辛未，奎润左副都御史。

光绪二年丙子

皂保十月甲寅迁。察杭阿理藩院尚书。

德椿十月甲寅迁。麟书理藩院左侍郎。十一月乙未迁。桂全理藩院左侍郎。

麟书十月甲寅迁。桂全理藩院右侍郎。十一月乙未迁。惠全理藩院右侍郎。

光绪三年丁丑

景廉正月癸亥迁。全庆左都御史。

贺寿慈九月丙寅迁。徐桐左都御史。

童华迁。十月丁酉，程祖诰左副都御史。

唐壬森十一月丙子病免。十二月丁酉，张沄卿左副都御史。

光绪四年戊寅

全庆三月癸亥迁。恩承左都御史。五月辛亥迁。荣禄左都御史。癸亥迁。文煜左都御史。十二月癸卯迁。崇厚左都御史。志和署。

徐桐五月戊辰迁。翁同和左都御史。

奎润五月辛亥迁。六月己丑，锡珍左副都御史。

文澄十二月癸卯迁。

光绪五年己卯

桂全五月甲午迁。阿昌阿理藩院左侍郎。

惠全正月戊辰休。锡珍理藩院右侍郎。二月癸未迁。阿昌阿理藩院右侍郎。五月甲午迁。铁祺理藩院右侍郎。

崇厚十一月癸巳开缺。辛卯，志和左都御史。

翁同和正月庚午迁。潘祖荫左都御史。三月乙卯迁。童华左都御史。

锡珍正月戊辰迁。三月壬子，宝森左副都御史。

崇勋正月壬申，左副都御史。

张沄卿四月庚申迁。六月庚戌，贺寿慈左副都御史。己未劾免。八月壬寅，陈兰彬左副都御史，未任。丙午，夏家镐署。

光绪六年庚辰

察杭阿十月壬戌卒。志和理藩院尚书。

志和十月壬戌迁。麟书左都御史。

宝森十月壬戌迁。钟濂十一月戊子，左副都御史。

光绪七年辛巳

志和十月癸酉迁。麟书理藩院尚书。

麟书十月癸酉迁。乌拉喜崇阿左都御史。

程祖诰五月癸巳休。七月辛未，曾纪泽左副都御史。未任，徐用仪署。十二月癸未改署。张家骧署左副都御史。

陈兰彬夏家镐四月乙巳迁。己酉，许庚身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迁。周家楣署。

光绪八年壬午

铁祺休。正月辛亥，岳林理藩院右侍郎。

童华正月辛亥免。毕道远左都御史。

崇勋十二月己巳革。

钟濂五月戊申迁。七月，文晖左副都御史。

曾纪泽张家骧四月丙戌迁。王之翰署左副都御史。十一月癸巳休致。张佩纶署。

陈兰彬三月就任。

光绪九年癸未

麟书二月甲寅迁。额勒和布理藩院尚书。六月己巳迁。乌拉喜崇阿理藩院尚书。

乌拉喜崇阿六月己巳迁。延煦左都御史。

怀塔布正月丁未，左副都御史。

曾纪泽张佩纶仍署。

光绪十年甲申

乌拉喜崇阿三月庚寅迁。延煦理藩院尚书。五月戊子迁。昆冈理藩院尚书。

延煦三月庚寅迁。昆冈左都御史。五月戊子迁。锡珍左都御史。八月乙酉迁。奎润左都御史。

毕道远三月庚寅迁。祁世长左都御史。

怀塔布十二月辛巳迁。

文晖三月庚寅迁。四月己巳，志元左副都御史。

曾纪泽张佩纶五月戊寅赴福建。胡瑞澜署左副都御史。十月甲戌，曾纪泽迁。

陈兰彬免。八月乙亥，吴大澂左副都御史。沈源深署。

光绪十一年乙酉

英煦正月庚午，左副都御史。

志元

吴大澂沈源深仍署。

白桓六月庚辰差。胡瑞澜署左副都御史。八月差。己巳，周家楣署。十一月丙申改署。戊申，徐树铭署左副都御史。

光绪十二年丙戌

昆冈二月甲戌迁。绍祺理藩院尚书。

阿昌阿二月庚辰病休。崇礼理藩院左侍郎。

岳林十二月卒。辛酉，绵宜理藩院右侍郎。

英煦五月戊申迁。七月戊戌，奕年左副都御史。

志元

吴大澂

光绪十三年丁亥

绵宜十二月丁未迁。庆福理藩院右侍郎。

奎润二月辛亥迁。松森左都御史。

奕年
志元
吴大澂
光绪十四年戊子
绍祺十一月戊午卒。嵩申理藩院尚书。
崇礼三月癸亥迁。恩棠理藩院左侍郎。
奕年
志元十二月辛丑迁。
吴大澂
光绪十五年己丑
嵩申九月丙辰迁。松森理藩院尚书。
松森九月丙辰迁。熙敬左都御史。
奕年
奕枎二月辛巳，左副都御史。
吴大澂迁。二月丁亥，薛福食左副都御史。五月己酉病解。六月戊寅，徐致祥左副都御史。
白桓二月甲辰迁。三月癸酉，沈源深左副都御史。八月壬寅差。钱应溥署左副都御史。十一月丁未迁。黄体芳署左副都御史。
光绪十六年庚寅
恩棠十月乙卯，凤鸣理藩院左侍郎。
熙敬二月庚辰迁。壬午，贵恒左都御史。
祁世长十一月己巳迁。孙家鼐左都御史。
奕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贵恒迁。十一月丁卯，怀塔布左都御史。
奕年
徐致祥五月差。陈彝署左副都御史。十月癸丑，孙楫署左副都御史。
沈源深迁。五月己巳，张荫桓左副都御史。
光绪十八年壬辰
孙家鼐八月壬申迁。徐郙左都御史。
奕年
徐致祥迁。八月丙子，薛福成左副都御史。未任，寿昌署。
张荫桓六月戊子迁。闰月丙寅，杨颐左副都御史。
光绪十九年癸巳
凤鸣九月乙酉迁。志和理藩院左侍郎。
怀塔布九月乙酉迁。敬信左都御史。
奕年
光绪二十年甲午
松森正月壬寅休。癸卯，崇礼理藩院尚书。八月甲子迁。乙丑，启秀理藩院尚书。
志和正月壬寅休。癸卯，溥良理藩院左侍郎。
庆福正月壬寅降。癸卯，会章理藩院右侍郎。
敬信正月癸卯迁。裕德左都御史。
奕年
薛福成辛卯卒。八月甲子，寿昌左副都御史。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徐郙六月己卯迁。许应骙左都御史。

奕年十二月乙酉病免。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溥良四月庚寅迁。绵宜理藩院左侍郎。

许应骙十月辛卯迁。钱应溥左都御史。

良培正月乙丑，左副都御史。

杨颐五月壬戌迁。杨儒左副都御史。未任，冯文蔚署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卒。壬戌，陆宝忠署。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钱应溥七月壬辰迁。廖寿恒左都御史。九月戊子迁。徐树铭左都御史。

寿昌八月迁。九月甲辰，徐承煜左副都御史。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启秀八月甲午迁。裕德理藩院尚书。

绵宜正月癸丑卒。甲寅，清锐理藩院左侍郎。

裕德八月甲午迁。丙申，怀塔布左都御史。

杨儒迁。五月戊午，曾广汉左副都御史。六月庚午革。癸酉，曾广銮左副都御史。

徐承煜十月癸未迁。十一月壬戌，葛宝华左副都御史。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清锐九月辛酉迁。景沣理藩院左侍郎。

徐树铭五月乙卯迁。徐用仪左都御史。十一月己巳迁。徐会澧左都御史。

良培六月假。七月癸丑，庆福左副都御史。

葛宝华四月辛卯迁。五月庚戌，李端遇左副都御史。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裕德八月丁卯迁。怀塔布理藩院尚书。十二月戊戌卒。辛丑，世续理藩院尚书。十二月丙寅迁。阿克丹理藩院尚书。

景沣五月甲寅迁。那桐理藩院左侍郎。八月庚辰迁。寿耆理藩院左侍郎。

怀塔布八月丁卯迁。英年左都御史。九月壬辰革，寻论斩。溥良左都御史。

徐会澧四月戊戌迁。吴廷芬左都御史。九月丙午病免。鹿传霖左都御史。九月丁丑迁。瞿鸿禨左都御史。九月戊子迁。张百熙补。

庆福十一月己巳，成章左副都御史。

李端遇四月戊戌迁。五月戊申。何乃莹左副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九六　表第三六

部院大臣年表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六月癸丑设外务部

外务部总理大臣

奕劻六月癸卯，外务部总理大臣。

外务部会办大臣

王文韶六月癸卯，外务部会办大臣。

瞿鸿＜⿰讠礻 几＞六月癸卯，外务部尚书。

徐传三月癸巳迁。孙家鼐吏部尚书。十二月甲寅迁。张百熙吏部尚书。

孙家鼐三月癸巳迁。徐郙礼部尚书。

薛允升十月乙未卒。丙申，张百熙刑部尚书。十二月甲寅迁。葛宝华刑部尚书。

瞿鸿＜⿰讠礻 几＞六月癸卯迁。甲辰，张百熙工部尚书。十月丙申迁。葛宝华工部尚书。十二月甲寅迁。吕海寰工部尚书。

张百熙六月癸卯迁。吕海寰左都御史。十二月甲寅迁。陆润庠左都御史。
徐寿朋六月癸卯，外务部左侍郎。
联芳六月癸卯，外务部右侍郎。
吴树梅十二月癸丑病免。甲寅，杨儒户部左侍郎。
吕海寰六月甲辰迁。乙巳，葛宝华户部右侍郎。十月丙申迁。陈邦瑞户部右侍郎。
陆润庠十二月甲寅迁。朱祖谋礼部右侍郎。
葛宝华六月乙巳迁。李昭炜兵部左侍郎。
梁仲衡十月丙申迁。沈家本刑部右侍郎。
杨儒十二月甲寅迁。梁仲衡工部左侍郎。
李端遇五月己巳，陈邦瑞工部右侍郎。十月丙申迁。梁仲衡工部右侍郎。十二月甲寅迁。
何乃莹七月戊寅免。壬午，张仁黼左副都御史。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外务部总理大臣
外务部会办大臣
王文韶
鹿传霖
贵恒十二月甲辰病免。荣庆刑部尚书。
吕海寰正月，葛宝华兼署工部尚书。
溥颐四月癸巳，继禄吏部右侍郎。
桂春十二月甲辰迁。景沣户部左侍郎。
杨儒卒。正月癸酉，陈邦瑞户部左侍郎。
陈邦瑞正月甲戌迁。戴鸿慈户部右侍郎。
荣惠二月癸卯迁。特图慎礼部左侍郎。
戴鸿慈正月甲戌迁。沈家本刑部左侍郎。
景沣十二月甲辰迁。孚琦刑部右侍郎。
沈家本正月甲戌迁。梁仲衡刑部右侍郎。
济禄四月癸巳迁。松寿工部左侍郎。
梁仲衡正月甲戌迁。盛宣怀工部左侍郎。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七月戊戌设商部
外务部总理大臣
外务部会办大臣
王文韶九月丙申免。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
载振七月戊戌，商部尚书。
敬信八月壬申迁。世续吏部尚书。
崇礼四月辛亥迁。五月乙卯，那桐户部尚书。
鹿传霖
世续八月壬申迁。荣庆礼部尚书。丙申迁。溥良礼部尚书。
荣庆月壬申迁。奎俊刑部尚书。
溥良八月丙申迁。九月丁酉，清锐左都御史。
徐寿朋五月卒。丙辰，联芳外务部左侍郎。
联芳五月丙辰迁。顾肇新外务部右侍郎。十一月丁未迁。伍廷芳外务部右侍郎。
伍廷芳七月戊戌，商部左侍郎。十一月丁未迁。陈璧商部左侍郎。
陈璧七月戊戌，商部右侍郎。十一月丁未迁。顾肇新商部右侍郎。
那桐五月乙卯迁。铁良户部右侍郎。

贻谷八月壬戌迁。癸亥，增崇兵部左侍郎。
文林九月壬午病免。庚戌，恩顺兵部右侍郎。
松寿三月乙丑迁。崇寿工部左侍郎。
溥兴八月癸酉迁。甲戌，溥＜⿰钅闰＞工部右侍郎。
儒林正月辛巳迁。清锐理藩院右侍郎。九月丁酉迁。戊戌，坤岫理藩院右侍郎。
光绪三十年甲辰
外务部总理大臣
外务部会办大臣
鹿传霖十月，调署工部。赵尔巽署户部尚书。
裕德十月丁未迁。戊申，长庚兵部尚书。
吕海寰未任，葛宝华七月免兼署。鹿传霖调署工部尚书。
阿克丹正月卒。丁卯，奎俊理藩院尚书。八月壬申迁。溥兴理藩院尚书。
清锐十月戊申迁。溥颋左都御史。
溥善正月丙申，继禄吏部左侍郎。
铁良四月癸亥迁。增崇户部右侍郎。
增崇四月癸亥迁。铁良兵部左侍郎。
李昭炜四月癸亥迁。秦绶章兵部左侍郎。未任，徐世昌署。
秦绶章四月癸亥迁。李绂藻工部右侍郎。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九月庚辰设巡警部十一月己卯设学部
外务部总理大臣
外务部会办大臣
世续六月己未迁。奎俊吏部尚书。
张百熙四月丙午调。鹿传霖吏部尚书。
荣庆十一月己卯调。铁良户部尚书。
鹿传霖赵尔巽仍署。四月丙午迁。张百熙户部尚书。
荣庆十一月己卯，学部尚书。
长庚六月庚戌迁。铁良兼署。十一月己卯迁。松寿兵部尚书。
徐会澧十二月己酉卒。庚戌，吕海寰兵部尚书。
奎俊六月己未迁。溥兴刑部尚书。
吕海寰十二月庚戌迁。陆润庠工部尚书。
溥兴六月己未迁。特图慎理藩院尚书。
溥＜⿰钅闰＞正月乙未迁。特图慎左都御史。六月己未迁。庚申，寿耆左都御史。
陆润庠十二月庚戌迁。陆宝忠左都御史。
溥善正月丙申，继禄吏部左侍郎。
继禄正月丙申迁。寿耆吏部右侍郎。六月庚申迁。增崇吏部右侍郎。
增崇五月己亥迁。铁良户部右侍郎。十一月己卯迁。柯逢时户部右侍郎。未任，绍英署。
特图慎十一月庚寅迁。萨廉礼部左侍郎。
熙瑛十一月己卯，学部左侍郎。十二月壬戌卒。甲子，张仁黼学部左侍郎。
严修十一月己卯，署学部右侍郎。
铁良五月己亥迁。增崇兵部左侍郎。六月庚申迁。景厚兵部左侍郎。
陆宝忠十二月迁。壬子，张仁黼兵部右侍郎。甲子迁。张亨嘉兵部右侍郎。
毓朗九月庚辰，巡警部左侍郎。
赵秉钧九月庚辰，署巡警部左侍郎。
胡燏棻十月己未，工部左侍郎。

寿耆正月丙申迁。丁酉，明启理藩院左侍郎。

成章正月丁酉，台布左副都御史。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九月乙卯，定设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各设尚书一，侍郎二；都察院设都御史一，副都御史二，均不分满汉。户、兵、刑部均改名。裁工部。

外务部总理大臣

外务部会办大臣

鹿传霖九月乙卯，专为吏部尚书。

民政部尚书

徐世昌九月乙卯，专为民政部尚书。

溥颋九月乙卯，专为度支部尚书。

溥良九月乙卯，专为礼部尚书。

荣庆九月乙卯，专为学部尚书。

铁良九月乙卯，专为陆军部尚书。

戴鸿慈九月乙卯，专为法部尚书。

邮传部尚书

张百熙九月乙卯，专为邮传部尚书。

寿耆九月乙卯，专为理藩部尚书。

陆宝忠九月乙卯，专为都察院都御史。

唐绍仪九月乙卯迁。汪大燮外务部右侍郎。未任前，绍仪仍兼署。

陈邦瑞九月乙卯，吏部左侍郎。

唐景崇九月乙卯，吏部右侍郎。

民政部左侍郎

毓朗九月乙卯，民政部左侍郎。

民政部右侍郎

赵秉钧九月乙卯，民政部右侍郎。

绍英九月乙卯，度支部左侍郎。

陈璧九月乙卯，度支部右侍郎。

张亨嘉九月乙卯，礼部左侍郎。

景厚九月乙卯，礼部右侍郎。

严修九月乙卯，仍学部左侍郎。

达寿九月乙卯，仍学部右侍郎。

寿勋九月乙卯，陆军部左侍郎。

荫昌九月乙卯，陆军部右侍郎。

绍昌九月乙卯，法部左侍郎。

张仁黼九月乙卯，法部右侍郎。

唐文治九月乙卯，农工商部左侍郎。十月忧免。熙彦农工商部左侍郎。

顾肇新九月乙卯，农工商部右侍郎。十二月卒。杨士琦农工商部右侍郎。

邮传部左侍郎

唐绍仪九月乙卯，邮传部左侍郎。

邮传部右侍郎

胡燏棻九月乙卯，邮传部右侍郎。十一月卒。乙未，吴重熹邮传部右侍郎。

坤岫九月乙卯，理藩部左侍郎。

恩顺九月乙卯，理藩部右侍郎。

伊克坦九月乙卯，都察院副都御史。
陈名侃九月乙卯，都察院副都御史。

清史稿卷一九七　表第三七

疆臣年表一各省总督　河督漕督附

一国治乱，君相尸之。一方治乱，岳伯尸之。清制：疆帅之重，几埒宰辅。选材特慎，部院莫似，盖以此也。开国而后，戡藩拓边，率资其用。同治中兴，光绪还都，皆非疆帅无与成功。宣统改元，始削其权，则不国矣。唐之方镇，元之行省，史不表人，识者病之。今表疆臣，先列督、抚，附以河、漕。东三省外，北尽蒙、疆，西极回、藏，将军、都统，参赞、办事大臣有专地者，皆如疆帅，今并著焉。

顺治元年甲申
骆养性六月己未，总督天津军务。十月甲子罢。
宣大山西
吴孳昌七月壬辰，总督宣大、山西。
杨方兴七月甲辰，总督河道。
顺治二年乙酉
王文奎五月庚寅，总督淮扬。
宣大山西
吴孳昌革。二月己未，李鉴总督宣大。九月壬申降。十月癸未，马国柱代。
陕西三边
王文奎四月辛酉，总督陕西。甲戌，孟乔芳代。
张存仁十一月壬子，总督浙江、福建，由浙江总督迁。
罗绣锦十一月壬子，总督湖广、四川。
王文奎五月庚寅，兼督漕运。
顺治三年丙戌
宣大山西
陕西三边
王文奎
顺治四年丁亥十一月戊午，增四川总督。
马国柱七月戊午，总督江南、江西、河南。
宣大山西
马国柱七月戊午。调申朝纪总督宣大、山西。
陕西三边
张存仁十二月壬申病免。陈锦总督浙闽。
佟养甲五月癸丑，补两广总督，兼巡抚广东。
王文奎正月庚戌罢。乙卯，杨声远总督淮扬。十月庚辰罢。癸未，吴惟华代。
顺治五年戊子
宣大山西
陕西三边
申朝纪三月丙午卒。辛酉，耿焞总督宣大、山西。十二月乙未罢。丁酉，佟养量代。
顺治六年己丑
张存仁八月辛亥，总督直隶、山东、河南，巡抚保定。
宣大山西
陕西三边

顺治七年庚寅
宣大山西
陕西三边
顺治八年辛卯
张存仁　十月庚申，马光辉总督直隶、山东、河南。
宣大山西
佟养量九月己丑免，十月壬戌留任。
陕西三边
吴惟华三月庚子罢。四月辛酉，王文奎总督漕运。
顺治九年壬辰
宣大山西
陕西三边
陈锦七月丙子被刺。九月甲申，刘清泰总督浙闽。
罗绣锦七月己丑卒。戊戌，祖泽远总督湖广、四川。
王文奎
顺治十年癸巳
宣大山西
川陕三边
孟乔芳六月乙巳，兼督四川。
祖泽远六月乙巳，专督湖广。
李率泰六月壬子，两广总督。
王文奎
湖广两广云贵
洪承畴五月，总督军务。
顺治十一年甲午
马光辉二月壬午病免。庚寅，李荫祖总督直隶、山东、河南。
马国柱九月丁未休。十月，马鸣佩总督江南、江西。
宣大山西
佟养量二月庚午免。壬午，马鸣佩总督宣大、山西。十月调。马之先代。
川陕三边
孟乔芳正月壬辰卒。甲寅，金砺总督川陕、三边。
刘清泰七月甲辰病免。丙辰，屯泰总督浙闽。
王文奎九月辛亥降。
湖广两广云贵
顺治十二年乙未
宣大山西
马之先
川陕三边
湖广两广云贵
顺治十三年丙申
李荫祖十二月乙未调。
马鸣佩闰五月己酉病免。己未，郎廷佐总督江南、江西。
宣大山西
马之先三月癸巳调。五月己亥，张悬锡总督宣大。

金砺二月己巳休。三月癸巳，马之先总督川陕。
屯泰二月庚午召。李率泰总督浙闽。
祖泽远九月己巳降。十月甲午，胡全才总督湖广。十一月丙辰卒。十二月乙未，李荫祖代。
李率泰二月庚午调。王国光总督两广。
湖广两广云贵
顺治十四年丁酉
张悬锡正月乙卯，总督直隶、山东、河南。
宣大
张悬锡正月乙卯调。庚申，卢崇峻总督宣大。
马之先八月丁丑卒。九月辛丑，李国英总督川陕。
王国光
蔡士英八月戊戌召。九月辛丑，亢得时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杨方兴五月癸亥卸。七月庚申，朱之锡总督河道。
湖广两广云贵
洪承畴六月辛丑召。
顺治十五年戊戌五月，裁直隶总督。七月，裁宣大总督。己未，分设福建、浙江总督。
张悬锡五月丁酉降。
宣大
李率泰七月甲子，改福建总督，赵国祚总督浙江。
王国光六月丙子病免。辛巳，李栖凤总督两广。
朱之锡
顺治十六年己亥
赵国祚
云贵
赵廷臣正月癸丑总督云贵。
亢得时七月庚辰溺死。八月癸巳，蔡士英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朱之锡假。十二月丙午，杨茂勋署河道总督。
顺治十七年庚子
赵国祚
李荫祖二月壬辰病免。四月甲午，张长庚总督湖广。
云贵
赵廷臣
杨茂勋六月戊子调。癸巳，白色纯署河道总督。七月己未，苗澄代署。十二月，朱之锡回任。
顺治十八年辛丑
苗澄十月戊申，直隶总督。
赵国祚九月丁亥，山东总督。十月乙卯调。祖泽溥代。
祖泽溥九月丁亥，山西总督，十月乙卯调。赵国祚代。
刘清泰九月丁亥，河南总督。
白如梅九月丁亥陕西总督。
赵国祚调。九月丁亥，赵廷臣浙江总督。
张朝璘九月丁亥，江西总督。
李国英九月丁亥，四川总督。
李栖凤九月丁亥，广东总督。十二月丙午免。丁巳，卢崇峻代。
于时跃九月丁亥，广西总督。

云贵
赵廷臣改浙江。
云贵
卞三元九月丁亥，云贵总督。
佟延年十月戊申贵州总督。寻免。十二月癸酉，杨茂勋代。
蔡士英病免。十月己酉，林起龙漕运总督。
朱之锡
康熙元年壬寅
赵国祚二月辛亥免。庚申，白秉真山西总督。
赵廷臣
于时跃
云南
卞三元
朱之锡
康熙二年癸卯
赵廷臣
于时跃十二月辛酉卒。屈尽美广西总督。
云南
卞三元
朱之锡
康熙三年甲辰
李率泰六月丁酉病免。己酉，朱昌祚福建总督。
赵廷臣
云南
卞三元
朱之锡
康熙四年乙丑五月丁未，裁山西、江西、广西、贵州总督，设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苗澄六月丙辰，朱昌祚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祖泽溥五月己亥疾免。
刘清泰五月癸卯疾免。
赵廷臣
卢崇峻忧免。二月癸未，卢兴祖广东总督。
云南
卞三元
朱之锡
康熙五年丙午
直隶三省
朱昌祚十二月庚申罢。
白如梅十月庚戌罢。十一月辛卯，卢崇峻山陕总督。
张朝璘正月己酉，福建总督。
赵廷臣
李国英　十一月己卯，苗澄四川总督。
云贵
卞三元

朱之锡卒。三月丙申，卢崇峻河道总督。十一月己亥，杨茂勋代。
康熙六年丁未
直隶三省
白秉真正月己卯，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卢崇峻十二月乙亥忧免。
张朝璘休。三月丙申，祖泽溥福建总督。
赵廷臣
苗澄十一月甲子免。
卢兴祖十一月丙辰罢。十二月丁亥，周有德两广总督。
云贵
卞三元
林起龙降。五月庚戌，屈尽美漕运总督。
康熙七年戊申十月庚寅，裁湖广总督。
直隶三省
郎廷佐十一月己酉休。十二月癸酉，麻勒吉两江总督。
莫洛正月戊申，山陕总督。
赵廷臣
刘兆麒正月戊申，四川总督。
云贵
卞三元十二月丙寅告养。己卯，甘文焜云贵总督。
康熙八年己酉七月壬辰，裁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直隶三省
莫洛九月丙申罢。十一月己亥留任。
祖泽溥　三月丙辰，刘兆麒浙江福建总督。
赵廷臣二月卒。
云贵
屈尽美降。七月丙申，帅颜保漕运总督。
杨茂勋九月丙申休。十月乙丑，罗多河道总督。
康熙九年壬午，复设四川湖广总督、福建总督。
莫洛十二月癸巳迁。
刘斗四月乙巳，福建总督。
蔡毓荣四月己丑，川湖总督。
周有德正月乙巳忧免。二月癸酉，金光祖两广总督。
云贵
康熙十年辛亥
罗多正月乙亥，山陕总督。
云贵
罗多调。二月己丑，王光裕河道总督。
康熙十一年壬子
罗多三月壬申降。四月壬辰，鄂善山陕总督。寻改陕西总督。
刘斗九月乙未降。十月壬子，范承谟福建总督。
云贵
王光裕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乙卯，设云南总督。

麻勒吉五月庚寅降。六月甲寅，阿席熙两江总督。
鄂善九月辛亥调。乙酉，哈占陕西总督。
刘兆麒五月庚寅降。六月癸卯，李之芳浙江总督。
云贵
甘文焜十二月丁巳自刎。
云南
鄂善九月辛亥，云南总督。
王光裕
康熙十三年甲寅二月癸卯，设四川总督。七月庚辰，设江西总督。
范承谟三月庚辰，耿精忠反，被幽。七月辛未，郎廷佐福建总督。
李之芳
董卫国七月庚辰，江西总督。
周有德二月丁未，四川总督。
云贵
鄂善正月丁丑，改云贵总督。
云南
王光裕
康熙十四年乙卯
李之芳
云贵
王光裕
康熙十五年丙辰
郎廷佐　七月戊申，郎廷相福建总督。
李之芳
金光祖四月辛酉，降尚之信。
云贵
王光裕
康熙十六年丁巳
李之芳
金光祖六月丁未归正。
云贵
鄂善七月丙申降调
王光裕二月丙辰罢。辛未，靳辅河道总督。
康熙十七年戊午
郎廷相五月己酉免。癸丑，姚启圣福建总督。
李之芳
云贵
康熙十八年己未
李之芳
周有德调。四月丙寅，杨茂勋四川总督。
云贵
周有德二月辛巳，云贵总督。
康熙十九年庚申
哈占十一月辛酉，改川陕总督。

李之芳
杨茂勋十一月解任随军。
云贵
周有德卒。正月戊午。赵良栋云贵总督。
康熙二十年庚申
阿席熙降。十二月癸卯，于成龙两江总督。
李之芳
金光祖罢。十二月癸卯，吴兴祚两广总督。
云贵
赵良栋
帅颜保五月庚申迁。辛未，邵甘漕运总督。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己巳，裁江西总督。
于成龙
李之芳十一月甲寅迁。戊辰，施维翰浙江总督。
蔡毓荣调。正月己巳，董卫国湖广总督。
云贵
赵良栋召。正月丙寅，蔡毓荣云贵总督。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于成龙
哈占八月戊申迁。戊午，禧佛川陕总督。
姚启圣卒。十二月丙辰，施维翰福建总督。
云贵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丙寅，裁浙江总督。
于成龙卒。五月甲申，王新命两江总督。
施维翰卒。五月丙寅，王国安福建总督。
王国安正月丙寅，浙江总督。五月丙寅调。
董卫国卒。正月丙寅，徐国相湖广总督。
云贵
邵甘十二月戊戌罢。丙午，徐旭龄漕运总督。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王新命
王国安
云贵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王新命
禧佛九月乙未迁。乙巳，图纳川陕总督
王国安
云贵
蔡毓荣闰四月辛未迁。范承勋云贵总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三月乙酉，改福建总督为闽浙总督。
王新命三月乙酉调。己丑，董讷两江总督。
王国安三月辛巳迁。
王新命三月，闽浙总督。
云贵

徐旭龄卒。三月乙未，慕天颜漕运总督。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辛卯，裁湖广总督。九月癸巳复设。
董讷三月丁酉降。四月戊申，傅拉塔两江总督。
图纳二月丁巳迁，甲子，葛思泰川陕总督
王新命调。三月乙未，王骘闽浙总督。
徐国相三月乙酉罢。九月戊戌，丁思孔湖广总督。
云贵
慕天颜三月乙酉免。庚寅，马世济漕运总督。
靳辅三月乙酉免，己丑，王新命河道总督。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王骘五月丁未迁。壬子，兴永朝闽浙总督。
吴兴祚六月戊子降。七月己亥，石琳两广总督。
云贵
马世济三月丁亥休。董讷漕运总督。
王新命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云贵
王新命
康熙三十年辛未
云贵
王新命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葛思泰十月庚辰病免。甲申，佛伦川陕总督。
兴永朝调。十二月乙未，朱弘祚闽浙总督。
云贵
董讷十二月辛卯迁。乙未，兴永朝漕运总督。
王新命二月辛巳罢。靳辅河道总督。董讷署。十一月甲子，靳辅病免。十二月壬子，于成龙代。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云贵
于成龙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傅拉塔六月戊戌卒。丙辰，范承勋两江总督。
佛伦三月乙卯迁。十月丙申，吴赫川陕总督。
朱弘祚十二月庚戌降。
丁思孔调。四月辛卯，吴琠湖广总督。
云贵
范承勋三月乙丑迁。四月戊寅，丁思孔云贵总督。寻卒。九月癸未，王继文代。
兴永朝二月甲戌迁。王樑漕运总督。
于成龙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郭世隆二月己亥，闽浙总督。
云贵
王继文
王樑六月庚申免。七月乙丑，董安国漕运总督。八月己酉调。桑额代。

于成龙八月癸卯忧免。己酉，董安国河道总督。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吴琠六月壬子迁。七月戊午，李辉祖湖广总督。
云贵
王继文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云贵
王继文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范承勋十月甲寅忧免。十一月壬辰，张鹏翮两江总督。
云贵
王继文十二月甲寅病免。己未，巴锡云贵总督。
董安国十一月丁酉罢。于成龙河道总督。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张鹏翮五月庚午随扈。陶岱署两江总督。寻卸。张鹏翮回任。
吴赫六月辛酉罢。七月庚辰，席尔达署川陕总督。
李辉祖六月戊戌召。郭琇湖广总督。
云贵
于成龙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张鹏翮三月癸卯调。陶岱署两江总督。五月丁未迁。阿山代。
云贵
于成龙三月癸卯卒。张鹏翮河道总督。
康熙四十年辛巳
席尔达十月壬申迁。觉罗华显川陕总督。
云贵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郭世隆调。十月丙午，金世荣闽浙总督。
石琳十月丙午休。郭世隆两广总督。
云贵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郭琇四月丁亥罢。戊戌，喻成龙湖广总督。
云贵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觉罗华显卒。正月辛酉，博霁兼川陕总督。
云贵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喻成龙八月己酉罢。戊午，石文晟湖广总督。
云贵
巴锡五月癸酉迁。庚辰，贝和诺云贵总督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阿山十一月甲戌迁。辛巳，邵穆布两江总督。
金世荣四月己未迁。五月丁丑，梁鼐闽浙总督。
郭世隆十二月甲辰罢。辛亥，赵弘灿两广总督。

云贵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石文晟五月丙子免。六月丁亥，郭世隆湖广总督。
赵弘灿
云贵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博霁卒。四月己酉，齐世武川陕总督。
赵弘灿
云贵
张鹏翮十月乙卯迁。十一月癸未，赵世显河道总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邵穆布　七月辛卯，噶礼两江总督。
齐世武七月庚寅迁。殷泰川陕总督。
赵弘灿
云贵
赵世显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梁鼐八月甲申忧免。庚寅，范时崇闽浙总督
郭世隆十月丙子迁。鄂海湖广总督。
赵弘灿
云贵
贝和诺九月辛酉迁。十月丙子，郭琇云贵总督。
桑额十一月乙卯迁。十二月癸酉，赫寿漕运总督。
赵世显
康熙五十年辛卯
赵弘灿
云贵
赵世显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噶礼二月丁巳免。郎廷极署两江总督。十月丙寅赫寿代。
赵弘灿
云贵
赫寿十月丙寅调。郎廷极漕运总督。
赵世显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殷泰四月甲寅病免。鄂海川陕总督。
鄂海四月甲寅调。癸亥，鄂伦特湖广总督。
赵弘灿
云贵
赵世显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赵弘灿
云贵
赵世显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范时崇十一月甲午迁。癸卯，觉罗满保闽浙总督。
赵弘灿
云贵
郎廷极二月己巳卒。施世纶漕运总督。
赵世显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鄂伦特闰三月癸亥迁。满丕署湖广总督。
赵弘灿十月壬辰迁。戊戌，杨琳两广总督。
云贵
郭瑮　九月庚午，蒋陈锡云贵总督。
赵世显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赫寿四月丙申迁。甲辰，长鼐两江总督。
云贵
赵世显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鄂海十月丁卯调
年羹尧十月甲子，四川总督
鄂海十月丁卯，陕西总督。
云贵
赵世显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年羹尧
云贵
赵世显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年羹尧
云贵
蒋陈锡九月戊寅罢。张文焕署云贵总督。
赵世显
康熙六十年辛丑
年羹尧五月乙酉，兼川陕总督。
年羹尧
鄂海五月乙酉差。
云贵
赵世显十一月辛卯召。陈鹏年署河道总督。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长鼐卒。十月辛未，查弼纳两江总督。
年羹尧
满丕十一月戊戌召。杨宗仁湖广总督。
云贵
张文焕二月庚午召。高其倬署云贵总督。
施世纶五月戊戌卒。张大有署漕运总督。

陈鹏年十二月壬戌，补河道总督。
雍正元年癸卯
年羹尧
云贵
张大有
陈鹏年正月壬辰病免。齐苏勒署河道总督。
雍正二年甲辰
李维钧十月己亥，直隶总督。
年羹尧
杨琳卒。四月丁未，孔毓珣两广总督。
云贵
张大有
嵇曾筠闰四月丙戌，河南副总河。
雍正三年乙巳
李维钧八月乙酉罢。蔡珽署直隶总督。庚寅，李绂代。
年羹尧四月己卯调。岳锺琪署川陕总督。七月壬子补。九月丙申覲。图理琛署。
觉罗满保卒。十月戊申，高其倬闽浙总督。
杨宗仁卒。八月甲戌，李成龙湖广总督。
云贵
高其倬调。十月戊申，伊都立云贵总督。庚寅调。杨名时代。
张大有
雍正四年丙午
李绂十二月壬午迁。宜兆熊署直隶总督。
查弼纳四月己卯召。范时绎署两江总督。
李成龙九月壬辰迁。宜兆熊湖广总督。丙午，福敏署。
云贵
杨名时调。十月甲申，鄂尔泰云贵总督。
张大有
雍正五年丁未
宜兆熊闰三月戊辰迁。仍署直隶总督。
李卫十一月丁巳，浙江总督。
福敏闰三月戊辰召。迈柱湖广总督。
云贵
张大有
雍正六年戊申
宜兆熊五月丙寅召。何世瑛署直隶总督。
云贵
鄂尔泰十月丁亥，云贵广西总督
张大有
雍正七年己酉
何世瑛卒。正月壬申，杨鲲协办直隶总督。六月己卯免。唐执玉署。
岳锺琪西征。四月甲午，查郎阿署川陕总督。
高其倬四月己亥召。史贻直署福建总督。
李卫三月丙寅入覲。性桂署浙江总督。

孔毓珣调。三月乙巳，郝玉麟广东总督。
云广
张大有二月戊戌迁。性桂漕运总督。三月调。张大有仍任。
尹继善二月丁丑，署南河总督。三月乙巳，孔毓珣代。
嵇曾筠三月辛亥，东河总督。
雍正八年庚戌
范时绎三月甲午免。史贻直署两江总督。五月癸酉，高其倬代。
史贻直调。高其倬回任福建总督。五月癸酉，刘世明代。
云广
张大有
孔毓珣卒。四月癸亥，嵇曾筠南河总督。
嵇曾筠四月癸亥调。田文镜东河总督。八月壬戌沈廷正代。
刘於义十二月癸丑，北河总督。
雍正九年辛亥
唐执玉九月丁亥病免。戊子，刘於义署直隶总督。
高其倬七月丁卯调。尹继善署两江总督。
黄廷桂二月壬戌，四川总督。
李卫九月乙亥覲。李灿署浙江总督。
郝玉麟九月甲戌免。张溥署广东总督
云广
鄂尔泰七月丁卯覲。高其倬署云广总督。
沈廷正调。九月戊子，朱藻东河总督。
刘於义调。九月戊子，沈廷正北河总督。
高斌九月戊子，东河副总督。
雍正十年壬子
刘於义调。七月戊戌，李卫署直隶总督。八月癸未补。
尹继善九月庚寅召。魏廷珍署两江总督。
查郎阿七月戊戌迁。刘於义署陕西总督。
刘世明二月癸丑差。郝玉麟署福建总督。八月癸未补。
李卫闰五月癸丑迁。七月戊戌，程元章署浙江总督。八月癸未补。
郝玉麟正月戊子病痊，回任广东总督。二月癸丑调。鄂弥达署。八月癸未补。
云广
性桂二月乙未召。魏廷珍漕运总督。
沈廷正二月辛卯召。王朝恩北河总督。
雍正十一年癸丑
李卫正月丁亥差。唐执玉署直隶总督。四月，李卫回任。
魏廷珍回任。正月壬辰，高其倬两江总督。九月己卯，赵弘恩署。
云广
高其倬调。正月壬辰，尹继善云广总督。
魏廷珍正月回任漕运总督。
嵇曾筠忧。十二月壬戌，高斌署南河总督。
王朝恩八月丁卯罢。顾琮北河总督。
雍正十二年甲寅
赵弘恩五月壬辰，补两江总督。

郝玉麟七月丁亥覲。阿尔赛署福建总督。十月戊午，郝玉麟闽浙总督。

程元章十月戊午裁。

云广

魏廷珍十二月丁巳迁。顾琮漕运总督。

朱藻十二月丁巳调。白锺山东河总督。

顾琮十二月丁巳调。朱藻北河总督。

白锺山七月甲戌，南河副总督。十二月丁巳迁。

雍正十三年乙卯

赵弘恩

迈柱七月辛酉迁。张广泗湖广总督。八月庚寅，迈柱署。十一月丁未，史贻直署。

云广

高斌十二月丙戌，补南河总督。

朱藻　十月丙子，刘勳北河总督。

清史稿卷一九八　表第三八

疆臣年表二各省总督　河督漕督附

乾隆元年丙辰，裁四川总督。

赵弘恩

郝玉麟二月甲申，以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　稚曾筠浙江总督。

云贵

尹继善六月癸酉，云南总督。　张广泗贵州总督。

顾琮正月丙辰迁。二月壬申，补熙署漕运总督。辛卯，程元章补。六月丙申，程元章迁。　补熙补。

乾隆二年丁巳

赵弘恩正月庚子召。庆复两江总督。闰九月丁卯，庆复迁。那苏图两江总督。

史贻直九月甲辰召。德沛湖广总督。

云贵

尹继善四月乙卯陛见。张允随署。九月丁卯，庆复云南总督。　张广泗仍贵州。

刘勳七月癸丑革。八月丙子，顾琮署直隶河道总督。

乾隆三年戊午，裁浙江总督。

李卫十月丁酉免。孙嘉淦署直隶总督。

查郎阿七月丙寅迁。鄂弥达川陕总督。

鄂弥达七月丙寅迁。马尔泰两广总督。

云贵

补熙　七月丙寅，托时漕运总督。

顾琮改协理。正月癸酉朱藻直隶河道总督。九月甲子被劾。顾琮管理总河印务。十月丙午补。

乾隆四年己未

那苏图十一月戊申忧。郝玉麟署两江总督。

郝玉麟七月丙寅迁。德沛闽浙总督。

德沛七月丙寅迁。班第湖广总督。

云贵

乾隆五年庚申

郝玉麟五月甲子免。杨超曾署两江总督。

鄂弥达三月庚戌召。尹继善川陕总督。

班第十一月己巳忧。那苏图署湖广总督。
云贵
张广泗六月癸酉召。张允随署贵州总督。　庆复仍云南。
托时十月戊戌迁。常安漕运总督。
乾隆六年辛酉
孙嘉淦八月己酉迁。高斌直隶总督。
杨超曾八月己酉召。那苏图两江总督。
德沛五月己丑召。策楞暂署闽浙总督。
那苏图八月己块迁。孙嘉淦湖广总督。
云贵
庆复四月迁。张允随署云南。　张广泗仍贵州。
常安十二月辛亥迁。顾琮漕运总督。
顾琮八月己酉召。高斌兼理直隶河道总督。
高斌八月己酉迁。完颜伟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七年壬戌
高斌六月癸未差。史贻直署直隶总督。
那苏图四月癸巳迁。德沛两江总督。
尹继善九月丁丑忧。马尔泰署川陕总督。
德沛四月癸巳迁。那苏图闽浙总督
云贵
完颜伟十二月辛亥迁。白锺山江南河道总督。
白锺山十二月辛亥迁。完颜伟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八年癸亥
德沛二月庚子召。尹继善两江总督。
马尔泰五月戊申迁。庆复川陕总督。
孙嘉淦正月丁巳召。阿尔赛湖广总督。
庆复正月戊午陛见。策楞署两广总督。五月戊申，庆复迁。马尔泰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九年甲子
那苏图七月戊寅迁。马尔泰闽浙总督。
阿尔赛二月丁丑迁。鄂弥达湖广总督。
马尔泰七月戊寅迁。那苏图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十年乙丑
史贻直　五月辛卯，那苏图直隶总督。
那苏图四月乙卯召。策楞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十一年丙寅
马尔泰九月丁巳召。喀尔吉善闽浙总督。
鄂弥达九月壬戌召。塞楞额湖广总督。
云贵
顾琮闰三月己亥迁。刘统勋署漕运总督。九月庚子，顾琮回任。
白锺山闰三月己亥革。顾琮署江南河道总督。九月庚子回原任。周学健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十二年丁卯，裁贵州总督。

庆复三月辛丑召。张广泗川陕总督。十二月乙亥，进剿大金川。黄廷桂署川陕总督。

云贵

张允随三月辛丑改云贵总督。

顾琮九月壬子迁。蕴著漕运总督。

高斌四月戊辰差。那苏图署直隶河道总督。

乾隆十三年戊辰，分设陕西总督、四川总督。

尹继善九月戊午迁。策楞两江总督。十一月癸酉迁。雅尔哈善兼署两江总督。十二月丁亥，黄廷桂两江总督。

张广泗九月辛酉召。傅尔丹暂护川陕总督。九月戊寅，张广泗革。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十一月癸酉，策楞川陕总督。庚辰，分设两督，尹继善陕甘总督，策楞四川总督。

塞楞额闰七月己巳召。新柱署湖广总督。

策楞九月戊午迁。尹继善两广总督。十月乙酉召。硕色两广总督。

云贵

周学健闰七月戊辰逮。高斌暂管江南河道总督。

完颜伟三月乙未迁。顾琮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十四年己巳

那苏图七月辛亥卒。方观承直隶总督。

尹继善正月丁巳差。瑚宝陕甘总督，　策楞四川总督。

新柱二月庚子差。瑚宝湖广总督。十二月辛卯，新柱迁。永兴湖广总督。

云贵

蕴著四月戊戌革。瑚宝漕运总督。

乾隆十五年庚午

永兴十一月乙丑忧。阿里衮湖广总督。

硕色正月丁未行。陈大受两广总督。

云贵

张允随正月丁未迁。硕色云贵总督。

乾隆十六年辛未

黄廷桂闰五月戊寅迁。尹继善两江总督。未任前，高斌兼管。

尹继善闰五月戊寅迁。黄廷桂陕甘总督。　策楞仍四川。

阿里衮九月庚寅迁。永常湖广总督。

陈大受九月庚寅卒。阿里衮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十七年壬申

尹继善九月丁亥召。庄有恭暂署两江总督。

云贵

乾隆十八年癸酉

尹继善正月戊寅迁。鄂容安署两江总督。

策楞正月戊寅忧。黄廷桂迁四川总督。尹继善陕甘总督。九月壬申迁。永常陕甘总督。

永常三月己卯召。开泰署湖广总督。未任前，恒文署。八月辛丑，永常仍回湖广总督任。九月壬申迁。开泰湖广总督。

阿里衮正月戊寅忧。班弟署两广总督。九月壬申召。策楞两广总督。

云贵

高斌八月己亥议处。策楞江南河道总督。九月壬申迁。尹继善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十九年甲戌

鄂容安八月丁巳召。尹继善兼署两江总督。
永常五月戊戌差。刘统勋署陕甘总督。　黄廷桂仍四川。
策楞四月辛卯召。杨应琚署两广总督。
云贵
尹继善　十二月丙辰，富勒赫署江南河道总督。
顾琮三月辛亥召。白锺山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二十年乙亥
方观承九月丙申差。鄂弥达署直隶总督。
刘统勋六月召。黄廷桂调陕甘。开泰调四川
开泰六月癸丑迁。硕色署湖广总督。
云贵
硕色六月癸丑迁。爱必达云贵总督。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云贵
爱必达二月戊辰迁。恒文云贵总督。
瑚宝七月庚辰卒。张师载漕运总督。
富勒赫十月壬申召。庄有恭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喀尔吉善七月丁未卒。杨应琚闽浙总督。
杨应琚七月丁未迁。鹤年两广总督。未任前，李侍尧署。十二月癸亥，鹤年卒。陈宏谋两广总督。
云贵
恒文六月辛酉逮。甲子，爱必达云贵总督。
张师载正月甲辰迁。杨锡绂漕运总督。
庄有恭正月甲辰居家待罪。白锺山江南河道总督
白锺山正月甲辰迁。张师载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陈宏谋四月丙子调。李侍尧署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裁四川总督，改陕甘为川陕总督，设甘肃总督。
黄廷桂正月乙亥卒。吴达善陕甘总督。七月乙亥，改开泰川陕总督，杨应琚甘肃总督。
杨应琚三月壬辰迁。杨廷璋署闽浙总督。
云贵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裁甘督，复陕甘、四川两总督。
杨应琚十二月丙戌，改陕甘总督。开泰改四川总督。
云贵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苏昌四月壬辰迁。爱必达湖广总督。
云贵
爱必达四月壬辰迁。吴达善云贵总督。
白锺山三月戊申卒。高晋南河河道总督。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云贵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开泰六月戊戌革。壬寅，阿尔泰四川总督　杨应琚仍陕甘。

爱必达五月癸酉免。李侍尧湖广总督。陈宏谋署。

云贵

张师载十一月辛酉卒。叶存仁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阿尔泰三月壬戌召。阿桂署。六月丙午，阿尔泰回四川总督。　杨应琚仍陕甘。

杨廷璋六月甲辰免。苏昌闽浙总督。

李侍尧六月甲辰迁。吴达善湖广总督。

苏昌六月甲辰迁。李侍尧两广总督。

云贵

吴达善六月甲辰迁。刘藻云贵总督。

叶存仁六月丁亥卒。李宏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三十年乙酉

尹继善三月乙未迁。高晋两江总督。

李侍尧六月己酉忧。杨廷璋署两广总督。

云贵

高晋三月乙未迁。李宏江南河道总督。

李宏三月乙未迁。李清时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阿尔泰仍四川。　杨应琚正月丙戌迁。吴达善陕甘总督。

吴达善正月丙戌迁。刘藻湖广总督。二月壬寅降。定长湖广总督。

云贵

刘藻正月丙戌迁。杨应琚云贵总督。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杨廷璋三月庚寅召。李侍尧仍任两广总督

云贵

杨应琚三月乙丑召。明瑞云贵总督。鄂宁署。

李清时七月辛巳迁。嵇璜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方观承八月壬申卒。杨廷璋直隶总督。

阿尔泰仍四川　吴达善十二月甲子迁。明山陕甘总督。

苏昌正月丁未卒。崔应阶闽浙总督。

定长十二月甲子卒。吴达善湖广总督。

云贵

明瑞二月丙戌阵亡。鄂宁云贵总督。阿里衮暂管。六月壬午，鄂宁降。阿桂云贵总督。

杨锡绂十二月己未卒。梁翥鸿署漕运总督。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云贵

阿桂正月辛卯免兼。明德云贵总督。三月丙午降。阿思哈云贵总督。十月乙卯革。彰宝署云贵总督。

梁翥鸿六月乙丑免。傅显漕运总督。黄登贤署。寻傅显卒。黄登贤补。

嵇璜二月甲寅降。吴嗣爵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阿尔泰十月壬午召。德福署四川总督。　明山仍陕甘。

崔应阶十月辛巳召。锺音署闽浙总督。

云贵

黄登贤十二月丙子降。崔应阶漕运总督。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杨廷璋十月丁亥迁。周元理直隶总督。

高晋八月庚寅差。萨载兼署两江总督。

德福八月丁巳召。阿尔泰仍留。九月丁卯，文绶四川总督。十月迁。十一月丙辰，桂林四川总督。　明山五月辛丑免。吴达善陕甘总督。十月卒。文绶陕甘总督。

锺音　三月戊午，富明安闽浙总督。五月辛丑迁。锺音闽浙总督。

吴达善五月辛丑迁。富明安湖广总督。

云贵

彰宝正月辛亥召。德福暂署云贵总督。

杨廷璋十月丁亥迁。周元理兼直隶河道总督。

李宏八月庚午卒。吴嗣爵江南河道总督。

吴嗣爵迁。八月庚午，姚立德署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桂林五月丙午革。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六月甲申，文绶四川总督。十二月丁亥革。刘秉恬四川总督。　六月甲申，海明陕甘总督。勒尔谨署。

富明安五月甲子卒。海明湖广总督。六月甲申迁。阿尔泰署。丙戌，海明仍任。辛卯卒。富勒浑湖广总督。十二月丁亥，陈辉祖兼署。

云贵

崔应阶正月癸卯迁。嘉谟署漕运总督。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刘秉恬六月甲寅降。富勒浑四川总督。　勒尔谨仍陕甘。

富勒浑六月甲寅迁。文绶湖广总督。陈辉祖署。

云贵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云贵

彰宝五月丙寅免。图恩德署云贵总督。

乾隆四十年乙未

云贵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富勒浑二月己酉迁。文绶四川总督。　勒尔谨三月甲申召。毕沅署陕甘总督。

文绶二月己酉迁。富勒浑湖广总督。

云贵

嘉谟正月庚寅迁。阿思哈署漕运总督。十月免。鄂宝漕运总督。

吴嗣爵三月癸未卒。萨载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富勒浑五月丁亥迁。三宝湖广总督。

李侍尧正月乙酉迁。杨景素两广总督。

云贵

图恩德正月乙酉回原任。李侍尧云贵总督。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锺音二月壬子迁。杨景素闽浙总督。

三宝
杨景素二月壬子迁。桂林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周元理三月丙申免。英廉署。戊戌，杨景素直隶总督。十二月辛未卒。袁守侗直隶总督。
高晋正月乙未卒。萨载两江总督。
杨景素三月戊戌迁。三宝闽浙总督。
三宝三月戊戌迁。图恩德湖广总督。十二月戊午卒。富勒浑湖广总督。
桂林十二月乙卯卒。巴延三两广总督。
云贵
周元理三月丙申免。戊戌，杨景素兼。十二月辛未，袁守侗直隶河道总督。
萨载正月乙未迁。李奉翰署江南河道总督。
姚立德四月戊寅革。袁宁侗河东河道总督。十二月辛未迁。陈辉祖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萨载八月己巳忧。陈辉祖暂署两江总督。萨载寻回任。
三宝六月乙卯迁。富勒浑闽浙总督。
富勒浑六月乙卯迁。舒常湖广总督。
巴延三
云贵
李侍尧三月丁酉革逮。福康安云贵总督
李奉翰二月丙午迁。陈辉祖江南河道总督。八月己巳，李奉翰署江南河道总督。
陈辉祖二月丙午迁。李奉翰河东河道总督。八月己巳，国泰兼署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袁守侗十一月戊辰忧。郑大进直隶总督。
文绶八月壬午革。福康安四川总督。　勒尔谨四月庚午革。李侍尧陕甘总督。
富勒浑正月癸卯召。陈辉祖闽浙总督。
巴延三
云贵
福康安八月壬午迁。富纲云贵总督。刘秉恬署。
袁守侗十一月戊辰忧。郑大进兼直隶河道总督。
陈辉祖正月癸卯迁。李奉翰江南河道总督。
李奉翰正月癸卯迁。韩鑾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郑大进十月甲申卒。袁守侗署直隶总督。
陈辉祖九月辛亥革逮。富勒浑闽浙总督。
巴延三
云贵
郑大进十月甲申卒。袁守侗兼署直隶河道总督。
韩鑾七月己未忧。何裕城署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袁守侗五月丁未卒。刘峨直隶总督。
福康安四月辛巳迁。李世杰四川总督。　李侍尧二月己巳召。毕沅署陕甘总督。
巴延三
云贵

鄂宝二月乙丑迁。毓奇漕运总督。

袁守侗五月丁未卒。刘峨直隶河道总督。

何裕城四月辛巳迁。兰第锡署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李世杰四川　李侍尧五月己卯革。福康安陕甘总督。

舒常正月丙辰迁。特成额湖广总督。伊星阿署。

巴延三正月丙辰召。舒常两广总督。永德署。

云贵

乾隆五十年乙巳

李世杰四川　福康安九月己酉赴阿克苏。庆桂署陕甘总督。

富勒浑七月己酉迁。雅德闽浙总督。

舒常三月戊辰迁。孙士毅署两广总督。七月己酉，富勒浑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萨载三月丙辰卒。李世杰两江总督。

李世杰三月丙辰迁。保宁四川总督。　福康安召。九月戊子，永保署陕甘总督。

雅德六月辛丑革。富纲闽浙总督。常青兼署。十月辛亥，富纲迁。常青闽浙总督。

特成额五月丁巳召。图萨布署。己未，李侍尧兼。六月辛丑，毕沅任。十月丁未降。李侍尧湖广总督。

富勒浑四月己亥免。孙士毅兼署两广总督。

云贵

富纲六月辛丑迁。特成额云贵总督。十月辛亥革逮。富纲云贵总督。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李世杰十一月乙酉迁。书麟两江总督。

保宁十一月乙酉迁。李世杰四川总督。　福康安六月庚辰差。勒保署陕甘总督。

常青正月己卯迁。李侍尧闽浙总督。

李侍尧正月己卯迁。常青湖广总督。舒常署。十一月己酉，舒常补。

云贵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李侍尧十一月癸亥卒。福康安闽浙总督。

舒常七月丁丑免。毕沅湖广总督。舒常署。

云贵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李世杰十一月癸巳病免。孙士毅署四川总督　勒保仍陕甘。

福康安正月壬午迁。伍拉纳闽浙总督。

孙士毅正月壬午召。福康安两广总督。

云贵

毓奇六月甲子革。管干贞漕运总督。

李奉翰二月甲寅迁。兰第锡江南河道总督。

兰第锡二月甲寅迁。李奉翰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刘峨二月丁丑降。梁肯堂直隶总督。

书麟五月己酉革。福崧兼署两江总督。六月辛亥，孙士毅两江总督。

孙士毅六月辛亥迁。保宁署。十月甲子，鄂辉四川总督　勒保仍陕甘。

云贵
刘峨二月丁丑降。梁肯堂直隶河道总督。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孙士毅四月辛未迁。书麟两江总督。
鄂辉八月甲子差。孙士毅署。十一月辛巳，鄂辉革。惠龄四川总督。　勒保仍陕甘。
云贵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云贵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惠龄八月庚午迁。福康安四川总督。　勒保仍陕甘。
福康安八月庚午迁。长麟两广总督
云贵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书麟七月甲辰革。富纲两江总督。苏凌阿署。
福康安七月甲辰迁。和琳四川总督。　勒保仍陕甘。
毕沅八月甲申降。福宁湖广总督。
云贵
富纲七月甲辰迁。福康安云贵总督。
乾隆六十年乙卯
苏凌阿正月丙戌免署。福宁两江总督。
和琳三月乙卯差。孙士毅署四川总督。　勒保五月丁巳迁。宜绵陕甘总督。
伍拉纳五月丁巳革。福康安闽浙总督。长麟署。十月甲申革。魁伦兼署闽浙总督。
福宁正月丙戌迁。毕沅湖广总督。
云贵
福康安五月丁巳迁。勒保云贵总督。

清史稿卷一九九　表第三九

疆臣年表三各省总督　河督漕督附
嘉庆元年丙辰
福宁六月迁。苏凌阿署。
宜绵十一月丙辰赴宁剿匪。陆有仁暂署。
孙士毅六月癸卯卒。福宁代。
云贵
长麟　六月乙亥，朱珪两广总督。八月辛丑降。吉庆两广总督。
管干贞五月丙寅降。富纲漕运总督。
嘉庆二年丁巳
苏凌阿九月甲申迁。李奉翰两江总督。
陆有仁五月乙丑革。英善代。十月，宜绵陕甘总督。
福宁降。五月乙丑，宜绵兼办四川总督事务。十月迁。
毕沅七月辛巳卒。姜晟署。九月己丑，勒保湖广总督。
云贵
勒保九月己丑迁。鄂辉云贵总督。
兰第锡十二月戊申卒。康基田江南河道总督。
李奉翰九月甲申迁。康基田任。十二月戊申迁。司马驎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三年戊午
梁肯堂正月庚午迁。胡季堂直隶总督。
勒保正月甲申，四川总督。
魁伦十一月甲子忧免。福昌暂署闽浙总督。
勒保正月甲申迁。三月癸酉，景安湖广总督。
云贵
鄂辉六月甲寅卒。富纲云贵总督。
富纲六月甲寅迁。梁肯堂漕运总督。
嘉庆四年己未
李奉翰二月辛丑卒。费淳两江总督。
宜绵正月丙戌免。恒瑞署。二月己丑，松筠陕甘总督。
勒保七月癸酉革。魁伦署四川总督。
福昌三月甲子调。汪志伊兼。十月戊子，长麟闽浙总督。玉德署。
景安三月庚午来京。倭什布湖广总督。
云贵
富纲八月癸巳忧免。长麟云贵总督。十月戊子迁。书麟云贵总督。
梁肯堂二月戊申免。蒋兆奎漕运总督。十二月壬辰免。铁保漕运总督。
吴璥十一月壬戌实授。
嘉庆五年庚申
胡季堂九月丁亥假。颜检护。戊戌，姜晟直隶总督。
松筠正月辛酉迁。长麟陕甘总督。
魁伦三月辛巳革。勒保四川总督。
长麟正月辛巳迁。玉德闽浙总督。
倭什布正月丁丑免。姜晟湖广总督。松筠署。九月戊戌，书麟湖广总督。
云贵
长麟九月戊戌迁。琅玕云贵总督。
康基田二月戊子革。吴璥江南河道总督。
吴璥二月戊子迁。王秉韬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六年辛酉
姜晟六月甲寅革。熊枚署。九月，陈大文直隶总督。
长麟十一月丁丑来京。惠龄陕甘总督。
书麟卒。四月壬戌，吴熊光湖广总督。
云贵
吴璥王秉韬
嘉庆七年壬戌
陈大文四月辛丑病免。熊枚暂署。甲辰，颜检署直隶总督。九月己巳实授。
吉庆十一月庚寅解。长麟两广总督。瑚图礼署。
云贵
琅玕铁保十一月辛卯迁。吉纶漕运总督。
吴璥王秉韬卒。嵇承志八月癸卯，署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八年癸亥
费淳六月戊子调。陈大文两江总督。
瑚图礼回本任。正月庚午，倭什布两广总督。
云贵

嵇承志
嘉庆九年甲子
陈大文
惠龄六月乙亥卒。那彦成署陕甘总督。十一月己酉，倭什布陕甘总督。
倭什布迁。十二月己酉，那彦成两广总督。
云贵
琅玕七月己亥卒。伯麟云贵总督。永保署。
吴璥十二月丙寅来京。徐端江南河道总督。
嵇承志四月丙子来京。徐端署。十二月丙寅迁。李特亨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十年乙丑
颜检六月庚申降。吴熊光直隶总督。十月辛丑迁。裘行简署直隶总督
陈大文正月辛亥迁。铁保两江总督。
吴熊光六月庚申迁。百龄湖广总督。十一月丙辰革。全保湖广总督。
那彦成十月辛丑来京。吴熊光两广总督。
云贵
嘉庆十一年丙寅
裘行简九壬申卒。秦承恩署。十月丁亥，温承惠署直隶总督。
倭什布十月甲申来京。全保陕甘总督。方维甸署。
勒保十一月癸丑，统兵剿匪。特清额署四川总督。
玉德五月丙寅革。阿林保闽浙总督。温承惠署。
全保十月甲申迁。汪志伊湖广总督。瑚图礼署。
云贵
徐端改副总河。六月庚寅，戴均元江南河道总督。
李特亨四月癸巳革。吴璥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十二年丁卯
温承惠九月甲寅，授直隶总督。
全保五月己未病免。长龄陕甘总督。蔡廷护。
汪志伊
云贵
吉纶五月己未迁。萨彬图漕运总督。
嘉庆十三年戊辰
汪志伊
吴熊光十一月壬午革。永保两广总督。
云贵
戴均元三月丙辰病免。徐端江南河道总督。十二月庚申降。吴璥江南河道总督。
吴璥六月乙巳迁。马慧裕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十四年己巳
铁保七月庚午革。阿林保两江总督。十二月壬辰卒。松筠两江总督。章煦兼署。
长龄正月丙子革。和宁署。六月丙午，松筠陕甘总督。十二月壬辰迁。那彦成陕甘总督。
阿林保七月庚午迁。方维甸闽浙总督。
汪志伊
永保正月丁卯卒。百龄两广总督。
云贵
萨彬图六月丙午革。胡克家任。七月庚午革。马慧裕任。十二月庚寅降。许兆椿漕运总督。

马慧裕七月庚午迁。陈凤翔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十五年庚午
勒保二月丙申来京。常明四川总督。
方维甸九壬戌回籍。汪志伊闽浙总督。
汪志伊九月壬戌迁。马慧裕湖广总督。
云贵
吴璥病免。七月辛巳，徐端代。十二月，陈凤翔江南河道总督。
陈凤翔十二月己亥迁。李特亨河东河道总督。吉纶署。
嘉庆十六年辛未
松筠正月癸酉迁。勒保两江总督。六月甲寅召。百龄两江总督。
汪志伊
百龄正月癸酉迁。松筠两广总督。九月乙未迁。蒋攸銛广总督。
云贵
嘉庆十七年壬申
汪志伊
云贵
许兆椿八月丙寅迁。阮元漕运总督。
陈凤翔八月壬子革。黎世序江南河道总督。
嘉庆十八年癸酉
温承惠九月乙亥差。章煦署。十月丙午，那彦成直隶总督。章煦署。
那彦成九月己卯来京。长龄陕甘总督。
汪志伊
云贵
李特亨九月乙亥革。戴均元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十九年甲戌
长龄三月癸卯迁。先福陕甘总督。高杞署。
汪志伊
云贵
阮元三月癸卯迁。桂芳任。四月壬午卒。李奕畴漕运总督。
戴均元正月壬午迁。吴璥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二十年乙亥
汪志伊
云贵
吴璥正月癸卯迁。李鸿宾授。五月癸巳忧。李逢亨兼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那彦成六月壬戌革。方受畴直隶总督。
百龄十月病假。松筠署。十一月壬子，百龄卒。孙玉庭两江总督。
汪志伊
马慧裕五月辛卯迁。孙玉庭任。十一月壬子迁。阮元湖广总督。
云贵
李逢亨回本任。十一月壬子，叶观潮河东河道总督。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先福二月壬午革。和宁署。癸未，长龄陕甘总督。
常明九月癸丑卒。蒋攸銛四川总督。

汪志伊三月甲辰病免。董教增闽浙总督。
阮元九月癸丑迁。庆保湖广总督。
蒋攸銛九月癸丑迁。阮元两广总督。
云贵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云贵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云贵
李奕畴闰四月辛卯革。李鸿宾河东河道总督。八月癸巳迁。成宁漕运总督。
叶观潮八月辛卯革。李鸿宾河东河道总督。十月丁未降。叶观潮仍任。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董教增十二月丁亥疾免。庆保闽浙总督。
庆保四月乙亥迁。张映汉湖广总督。十二月丙午来京。陈若霖湖广总督。
云贵
伯麟四月乙亥迁。庆保云贵总督。十二月丁亥迁。史致光云贵总督。
叶观潮三月甲申革。四月，张文浩署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元年辛巳
长龄九月己巳陛见。朱勋署陕甘总督。
云贵
成宁六月戊戌来京。李鸿宾漕运总督。
张文浩七月己未丁忧。姚祖同署。癸巳，严烺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二年壬午
方受畴正月壬子病免。颜检直隶总督。
长龄正月回任。八月辛未召。那彦成陕甘总督。
蒋攸銛九月庚寅迁。陈若霖四川总督。
庆保八月戊申来京。赵慎畛闽浙总督。
陈若霖九月庚寅迁。李鸿宾湖广总督。
云贵
史致光八月丁未来京。明山云贵总督。
李鸿宾九月庚寅迁。魏元煜漕运总督。
道光三年癸未
颜检四月甲辰来京。蒋攸銛直隶总督。
陈若霖十二月辛酉来京。戴三锡署四川总督。
赵慎畛
云贵
道光四年甲申
孙玉庭十一月甲寅免。魏元煜两江总督。
戴三锡
赵慎畛
云贵
明山十二月己卯来京。长龄云贵总督。
魏元煜十一月甲寅迁。十二月戊辰，颜检漕运总督。
黎世序二月丁酉卒。张文浩任。十一月辛亥免。严烺江南河道总督。
严烺十一月辛亥调。张井署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五年乙酉

蒋攸銛十月辛巳来京。那彦成直隶总督。

魏元煜五月戊申调。琦善两江总督。

那彦成九月乙酉来京。长龄陕甘总督。鄂山署。十月庚辰长龄迁。杨遇春署陕甘总督。

戴三锡

赵慎畛九月乙酉迁。孙尔准闽浙总督。

云贵

长龄九月乙酉调。赵慎畛云贵总督。韩克均署。

颜检五月戊申来京。魏元煜漕运总督。六月卒。穆彰阿署。八月己未，陈中孚漕运总督。

道光六年丙戌

杨遇春七月癸巳差。鄂山署陕甘总督。

戴三锡

李鸿宾五月戊戌调。嵩孚湖广总督。

阮元五月戊戌调。李鸿宾两广总督。

云贵

赵慎畛五月丁酉卒。戊戌，阮元云贵总督。

陈中孚七月壬午迁。穆彰阿起署。九月辛卯来京。杨懋恬署。十二月癸丑，讷尔经额漕运总督。琦善署。

严烺三月癸巳调。张井江南河道总督。

张井三月癸巳调。严烺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七年丁亥

那彦成十一月庚戌差。屠之申署直隶总督。

琦善五月丙戌来京。蒋攸銛两江总督。

戴三锡

云贵

道光八年戊子

屠之申

戴三锡

云贵

道光九年己丑

屠之申四月己卯降。松筠署。六月己丑，那彦成回直隶总督任。

戴三锡四月癸酉来京。琦善四川总督。

云贵

讷尔经额三月戊午调。朱桂桢漕运总督。

道光十年庚寅

蒋攸銛六月辛卯假。陶澍两江总督。

杨遇春九月戊午，赴肃州办后路军需。鄂山署陕甘总督。

嵩孚十一月壬午降。卢坤湖广总督。

云贵

朱桂桢八月壬午调。吴邦庆署漕运总督。

道光十一年辛卯

那彦成二月乙未革。琦善直隶总督。

杨遇春正月丁丑回。

琦善二月乙未调。鄂山四川总督。那彦宝署。

云贵

吴邦庆十二月乙巳调。苏成额漕运总督。张井兼署。

严烺十月乙酉病免。林则徐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十二年壬辰

孙尔准二月乙未卒。程祖洛闽浙总督。

卢坤八月甲午调。讷尔经额湖广总督。

李鸿宾八月甲午革。卢坤两广总督。禧恩署。

云贵

林则徐二月乙未调。吴邦庆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十三年癸巳

云贵

阮元入觐。伊里布兼署云贵总督。八月，阮元回任。

苏成额四月戊申迁。贵庆漕运总督。九月壬辰迁。嵩溥漕运总督。恩铭署。

张井三月戊戌病免。麟庆江南河道总督。四月庚申丁忧。张井暂署。八月甲辰，麟庆仍署江南河道总督。

道光十四年甲午

云贵

嵩溥五月己巳迁。恩铭漕运总督。十一月壬申迁。朱为弼漕运总督。

道光十五年乙未

杨遇春正月丙戌病免。瑚松额陕甘总督。

卢坤七月庚辰卒。邓廷桢两广总督。祁＜□土贡＞署。

云贵

阮元二月己亥入阁。伊里布云贵总督。

朱为弼八月丁丑假。恩特亨额漕运总督。

吴邦庆五月戊寅来京。栗毓美河东河道总督。十月辛酉觐。锺祥署。

道光十六年丙申

程祖洛七月癸未忧。锺祥闽浙总督。魏元烺署。

云贵

道光十七年丁酉

琦善三月丁亥忧。穆彰阿署。六月乙未，琦善仍署直隶总督。

讷尔经额正月庚子降。林则徐湖广总督。

云贵

恩特亨额五月己卯迁。周天爵漕运总督。

道光十八年戊戌

鄂山闰四月甲申迁。宝兴四川总督。七月戊申迁。苏廷玉署。十一月壬子降。宝兴四川总督。

林则徐九月庚申召。伍长华兼署。十一月癸丑，林则徐差。周天爵署湖广总督。

云贵

周天爵十一月癸丑调。铁麟署漕运总督。

道光十九年己亥

陶澍三月乙巳病免。林则徐两江总督。陈銮署。十二月癸亥卒。林则徐调。麟庆署。己卯，伊里布两江总督。

锺祥六月丙寅革。周天爵闽浙总督。辛卯调。桂良闽浙总督。十二月甲申调。邓廷桢闽浙总督。

林则徐三月乙巳调。桂良湖广总督。辛卯调。周天爵湖广总督。

邓廷桢十二月己卯调。林则徐两广总督。

云贵

伊里布十二月己卯调。邓廷桢云贵总督。甲申迁。桂良云贵总督。吴文镕兼署。

周天爵回。四月丁丑调。朱澍漕运总督。

道光二十年庚子

琦善八月己卯差。讷尔经额调署直隶总督。

伊里布七月丁酉差。裕谦署两江总督。

瑚松额六月戊子迁。讷尔经额陕甘总督。八月己卯调。瑚松额署。十二月癸未召。恩特亨额署。

邓廷桢九月辛卯来京。颜伯焘闽浙总督。吴文镕护。乙未，邓廷桢革。

周天爵十一月戊申革。裕泰湖广总督。

林则徐九月庚寅来京。琦善署两广总督。怡良暂护。

云贵

栗毓美二月甲申卒。文冲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裕谦正月癸丑差。程矞采护。九月丙辰，牛鉴署。己未，裕谦殉难。牛鉴两江总督。

恩特亨额二月辛酉授陕甘总督。

颜伯焘十二月戊子革。杨国桢闽浙总督。

琦善二月辛酉革。祁<土贡>两广总督。

云贵

文冲革。八月庚寅，朱襄河东河道总督。王鼎署。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牛鉴九月己未革逮。耆英两江总督。

恩特亨额三月丙子卒。富呢扬阿陕甘总督。

杨国桢正月丙辰病免。怡良闽浙总督。

云贵

朱澍九月戊午回籍。周天爵署。十一月丙辰忧。廖鸿荃署。十二月辛巳来京。李湘棻署漕运总督。

麟庆八月戊子革。潘锡恩江南河道总督。

慧成九月辛酉，署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耆英三月庚戌差。璧昌署。孙宝善护九月己酉，耆英仍回任。

怡良五月戊辰病免。刘韵珂闽浙总督。

云贵

慧成七月戊申革。锺祥河东河道总督。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耆英二月戊戌迁。璧昌两江总督。孙宝善护。

祁<土贡>二月戊戌病免。耆英两广总督。

云贵

桂良十一月己巳觐。吴其濬兼云贵总督

李湘棻三月丙申丁忧。惠吉漕运总督。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富呢扬阿四月壬子卒。惠吉任。邓廷桢署。十一月辛酉，惠吉卒。布彦泰陕甘总督。林则徐署。

云贵

桂良四月癸卯免。贺长龄云贵总督。壬子觐。郑祖琛兼署。

惠吉正月庚午迁。程矞采漕运总督。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宝兴十二月庚午来京。琦善四川总督。
云贵
贺长龄八月乙亥降。李星沅云贵总督。陆建瀛署。
程矞采十二月戊申调。杨殿邦署漕运总督。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璧昌正月乙酉覲。陆建瀛署。三月丁未，璧昌迁。李星沅两江总督。
布彦泰八月甲子，赴肃州督剿。杨以增署。九月辛巳，布彦泰回陕甘总督。
耆英十二月甲戌来京。徐广缙署两广总督。
云贵
李星沅三月乙未调。林则徐云贵总督。程矞采署。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耆英六月丙午留京。徐广缙授两广总督。
云贵
潘锡恩九月甲戌病免。杨以增江南河道总督。李星沅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李星沅四月壬寅病免。陆建瀛两江总督。
布彦泰九月甲辰病免。琦善署陕甘总督。九月己酉实授。
琦善九月甲辰调。裕诚署。己酉，徐泽醇四川总督。
云贵
林则徐七月己未病免。程矞采云贵总督。
杨以增
锺祥闰四月辛未卒。颜以燠河东河道总督。徐泽醇署。
道光三十年庚戌
刘韵珂十一月丙午病卸。裕泰闽浙总督。徐继畬署。
裕泰十一月丙午调。程矞采湖广总督。龚裕署。
云贵
程矞采十一月丙午调。吴文镕云贵总督。十二月壬申，张亮基署。
杨以增
颜以燠

清史稿卷二○○　表第四○

疆臣年表四各省总督　河督漕督附
咸丰元年辛亥
琦善　五月甲辰，萨迎阿暂署。乙巳，裕泰陕甘总督。闰八月辛亥，萨迎阿召。舒兴阿署。十月癸卯裕泰卒。舒兴阿补。
裕泰五月乙巳迁。季芝昌闽浙总督。九月乙丑病假。裕瑞兼署闽浙总督。
云贵
杨以增
颜以燠
咸丰二年壬子
徐泽醇七月壬申召。裕瑞兼署。十二月辛巳，徐泽醇迁。慧成署四川总督。
季芝昌七月己酉假。王懿德兼署。十月壬辰，季芝昌免。吴文镕闽浙总督。
程矞采九月己酉革。徐广缙署。十二月辛丑革逮。张亮基署湖广总督。

徐广缙七月壬申赴湘会剿。叶名琛两广总督。

云贵

吴文镕十月壬辰迁。罗绕典云贵总督。

杨以增

颜以燠六月戊戌降。慧成任。陆应穀署。十二月辛巳，慧成迁。福济河东河道总督。

咸丰三年癸丑

讷尔经额九月丙午革。桂良直隶总督。

陆建瀛正月壬申被劾。祥厚署。二月壬辰，江宁失守，死之。怡良两江总督。杨文定署。

舒兴阿五月庚申差。易棠署陕甘总督。

慧成八月己卯迁。裕瑞署四川总督。

吴文镕　二月己亥，王懿德兼署。六月辛巳，有凤兼署。八月己卯，吴文镕调。慧成闽浙总督。有凤仍署。

张亮基降调。八月己卯，吴文镕湖广总督。

云贵

罗绕典　五月壬子，吴振棫兼署云贵总督。

杨殿邦三月辛未革。福济任。查文经护。十二月甲午，福济迁。邵灿漕运总督。杨以增兼署。

杨以增

福济三月辛未迁。长臻河东河道总督。

咸丰四年甲寅

裕瑞九月丁亥撤。黄宗汉四川总督。乐斌兼署。

慧成正月戊午差。王懿德闽浙总督。

吴文镕二月辛巳阵亡。台涌任。六月癸未革。杨霈湖广总督。

云贵

罗绕典十一月戊子卒。恒春云贵总督。

杨以增

咸丰五年乙卯

王懿德

杨霈四月己未革。官文湖广总督。

云贵

杨以增

长臻五月庚寅卒。李钧河东河道总督。蒋启敭署。

咸丰六年丙辰

桂良十二月己酉迁。谭廷襄署直隶总督。

易棠九月壬午病免。乐斌陕甘总督。常绩护。

黄宗汉八月戊子召。吴振棫四川总督。乐斌署。

王懿德

官文

云贵

杨以增正月庚申卒。庚长江南河道总督。邵灿兼署。

咸丰七年丁巳

怡良四月癸巳病免。何桂清两江总督。赵德辙署。

吴振棫六月乙亥迁。王庆云四川总督。有凤署。

王懿德

官文

叶名琛十二月己未革。黄宗汉两广总督。柏贵署。
云贵
恒春六月乙亥自尽。吴振棫云贵总督。桑春荣署。
咸丰八年戊午
谭廷襄六月己未革。庆祺直隶总督。瑞麟署。
王庆云
王懿德六月戊辰假。庆端署闽浙总督。
官文
云贵
吴振棫十一月己亥病免。张亮基云贵总督。
咸丰九年己未
庆祺二月壬戌卒。恒福直隶总督。文煜署。
乐斌十一月丁亥陛见。林扬祖署陕甘总督。
王庆云四月壬寅迁。黄宗汉四川总督。有凤署。十月庚子，曾望颜四川总督。
王懿德四月壬戌病免。庆端闽浙总督。
官文
黄宗汉四月壬寅迁。王庆云任。析贵署。九月戊寅，庆云病免。劳崇光两广总督。
云贵
邵灿四月己未病免。袁甲三漕运总督。庚长兼署。十月乙卯，联英署。
李钧三月己酉卒。黄赞汤河东河道总督。瑛棨署。
咸丰十年庚申
何桂清四月癸未革。曾国藩两江总督。徐有壬署。癸巳殉。薛焕暂署。
乐斌八月己卯入援。林扬祖署陕甘总督。九月辛亥，福济署。十月，乐斌回任。
曾望颜六月丁亥革。东纯兼署。七月丁未卒。崇实署四川总督。
官文
云贵
张亮基十月庚辰病免。刘源灏云贵总督。徐之铭兼署。庚辰亮基暂留。
联英闰三月癸亥病免。王梦龄署漕运总督。
庚长五月己亥革。王梦龄兼署。六月裁。
咸丰十一年辛酉
恒福正月丙午病免。文煜直隶总督。
官文
云贵
刘源灏七月戊申召。福济云贵总督。十一月壬寅革。潘铎署。
王梦龄十一月庚戌来京。吴棠署漕运总督。
同治元年壬戌
文煜十二月甲辰罢。刘长佑直隶总督。崇厚署。
乐斌革。正月丙申，麟魁陕甘总督。戊戌卒。沈兆霖署。七月庚子卒。熙麟任。恩麟护。
庆端迁。七月甲辰，耆龄闽浙总督。
官文
云贵
劳崇光闰八月甲辰罢。刘长佑两广总督。十二月甲辰迁。晏端书署。
黄赞汤七月乙巳迁。谭廷襄河东河道总督。
同治二年癸亥

耆龄三月甲子迁。左宗棠闽浙总督。
官文
晏端书五月丙寅罢。毛鸿宾两广总督。
云贵
潘铎殉。四月丁酉，劳崇光云贵总督。
同治三年甲子
熙麟五月乙巳病免。杨岳斌陕甘总督。都光阿署。恩麟护。
官文
云贵
谭廷襄七月庚戌迁。郑敦谨河东河道总督。
同治四年乙丑
骆秉章假。八月甲辰，崇实署四川总督。骆秉章寻回任。
官文
毛鸿宾二月丙子罢。吴棠署两广总督。瑞麟署。
云贵
吴棠二月丙子迁。彭玉麟漕运总督。四月丁卯，吴棠留。
郑敦谨四月己巳迁。张之万河东河道总督。
同治五年丙寅
李鸿章十一月丙辰剿匪。曾国藩回两江总督。
杨岳斌八月癸卯罢。左宗棠陕甘总督。穆图善署。
左宗棠八月癸卯迁。吴棠闽浙总督。英桂兼署。
官文十一月丁巳免。谭廷襄署湖广总督。
云贵
吴棠八月癸卯迁。张之万漕运总督。
张之万八月癸卯迁。苏廷魁河东河道总督。
同治六年丁卯
刘长佑十一月癸丑罢。官文署直隶总督。
骆秉章十二月丁酉卒。吴棠四川总督。崇实署。
吴棠七月庚申差。英桂兼署。十二月丁酉，吴棠迁。马新贻闽浙总督。
官文正月丙寅罢。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署。十二月庚子，瀚章迁。郭伯荫署。
云贵
劳崇光二月癸丑卒。张凯嵩云贵总督。宋延春护。
张之万
同治七年戊辰
官文七月乙未罢。曾国藩直隶总督。
曾国藩七月乙未迁。马新贻两江总督。
马新贻七月乙未迁。英桂闽浙总督。
云贵
张凯嵩二月癸丑罢。刘岳昭云贵总督。
张之万
同治八年己巳
穆图善十月卸。左宗棠陕甘总督。
郭伯荫卸。李鸿章正月壬午任。十二月甲辰，贵州督师。李瀚章署。
云贵

张之万
同治九年庚午
曾国藩八月丁酉迁。李鸿章直隶总督。
马新贻八月丁酉被刺。曾国藩两江总督。魁玉署。
李鸿章八月丁酉迁。李瀚章湖广总督。
云贵
张之万闰十月丙子迁。张兆栋漕运总督。
同治十年辛未
英桂正月乙卯入觐。文煜兼署闽浙总督。十一月己丑，李鹤年代。
云贵
张兆栋六月戊寅迁。苏凤文漕运总督。十二月甲申，张树声代。
苏廷魁八月庚辰罢。乔松年河东河道总督。
同治十一年壬申
曾国藩二月丙寅卒。何璟署两江总督。十月丙子忧免。张树声署。
李鹤年
云贵
张树声未任。二月丙辰，恩锡署漕运总督。丙寅迁。文彬代署。
乔松年
同治十二年癸酉
张树声正月丙戌迁。李宗羲两江总督。
李鹤年
云贵
刘岳昭八月癸未入觐。岑毓英兼署云贵总督。
文彬十月壬午调。恩锡署漕运总督。文彬寻回任。
乔松年
同治十三年甲戌
李宗羲十二月癸酉病免。刘坤一署两江总督。
李鹤年
瑞麟九月丁未卒。英翰两广总督。张兆栋兼署。
云贵
乔松年
光绪元年乙亥
刘坤一　四月壬辰，沈葆桢两江总督。
吴棠十二月甲申病免。李瀚章四川总督。文格护。
李鹤年
李瀚章五月壬子差。翁同爵兼署湖广总督。
云贵
张兆栋二月壬辰卸。英翰两广总督。八月丁卯免。刘坤一代。张兆仍署。
岑毓英　十一月己亥，刘长佑云贵总督。毓英仍署。
东三省
乔松年二月戊子卒。曾国荃河东河道总督。
光绪二年丙子
李鹤年三月丙寅陛见。文煜署。鹤年八月丁酉迁。何璟闽浙总督。文煜仍署。
翁同爵　八月丁酉，李瀚章复授湖广总督。

刘坤一
云贵
岑毓英四月乙酉卸。刘长佑云贵总督。
曾国荃八月丁酉迁。李鹤年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三年丁丑
文格三月壬午卸。丁宝桢四川总督。
刘坤一
云贵
李鹤年
东三省
光绪四年戊寅
沈葆桢二月乙巳假。吴元炳署两江总督。五月，葆桢回
刘坤一十一月庚午假。裕宽署两广总督。
云贵
李鹤年
东三省
光绪五年己卯
沈葆桢三月庚申入觐。吴元炳署。五月辛巳，葆桢回。十一月乙亥卒。甲申，刘坤一两江总督。
刘坤一十一月甲申迁。张树声两广总督。裕宽署。
云贵
文彬八月癸亥入觐。薛允升署漕运总督。
李鹤年
东三省
光绪六年庚辰
刘坤一六月癸卯任。
左宗棠十一月戊申入觐。杨昌濬陕甘总督。
裕宽四月己酉卸。张树声任。
云贵
薛允升卸。文彬回。六月卒。黎培敬漕运总督。谭钧培护。
李鹤年
东三省
光绪七年辛巳
刘坤一七月戊子来京。彭玉麟署。九月乙未，左宗棠两江总督。
杨昌濬　二月癸巳，曾国荃陕甘总督。八月壬午病免。谭锺麟陕甘总督。
云贵
黎培敬五月丙子迁。周恒祺漕运总督。
李鹤年八月壬申迁。勒方錡河东河道总督。丁亥病免。梅启照代。
东三省
光绪八年壬午
李鸿章三月戊子丁忧。张树声署直隶总督。
李瀚章三月乙未忧免。涂宗瀛湖广总督。彭祖贤兼署。
张树声三月戊子迁。裕宽暂兼署。四月己巳，曾国荃两广总督。
云贵

刘长佑五月壬辰入觐。岑毓英云贵总督。
周恒祺正月辛亥免。庆裕署漕运总督。
东三省
光绪九年癸未
张树声六月戊午回本任。李鸿章直隶总督。
涂宗瀛五月壬寅免。卞宝第署湖广总督。
曾国荃六月戊午来京。张树声回任两广总督。
云贵
庆裕二月庚辰迁。杨昌濬漕运总督。谭钧培护。
梅启照二月庚辰革。庆裕河东河道总督。十二月戊辰迁。成孚代。
东三省
光绪十年甲申
左宗棠正月乙未假。裕禄两江总督。癸卯，曾国荃署。
何璟七月己巳召。杨昌濬闽浙总督。张兆栋兼署。
张树声四月壬申病免。张之洞两广总督。
云贵
杨昌濬七月丁巳差。孙凤翔署。王加敏护。己巳，吴元炳漕运总督。孙凤翔署。
东三省
光绪十一年乙酉九月庚子，闽浙总督兼管福建巡抚。
卞宝第二月乙未回本任。裕禄署湖广总督。
张之洞
云贵
吴元炳二月乙未迁。丙申，崧骏漕运总督。
东三省
光绪十二年丙戌
丁宝桢五月己亥卒。刘秉璋四川总督。游智开护。
张之洞
云贵
崧骏五月庚子迁。卢士杰署漕运总督。
东三省
光绪十三年丁亥
曾国荃七月甲戌入觐。裕禄署。九月庚申，国荃回。
裕禄四月庚午入觐。奎斌兼署湖广总督。九月壬申，裕禄回。
张之洞
云贵
成孚九月癸未革。李鹤年署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十四年戊子
谭钟麟二月丁未病免。杨昌濬陕甘总督。
杨昌濬二月丁未迁。卞宝第署闽浙总督。
张之洞
云贵
卢士杰九月甲戌卒。李瀚章漕运总督。徐文达护。
李鹤年七月庚申革。吴大澂署河东河道总督。李鸿藻暂署。

东三省
光绪十五年己丑
裕禄七月甲寅迁。丙辰，张之洞湖广总督。
张之洞七月丙辰迁。李瀚章署两广总督。
云贵
岑毓英六月丙子卒。王文韶云贵总督。谭钧培署。
李瀚章七月丙辰迁。松椿漕运总督。徐文达护。
吴大澂
东三省
光绪十六年庚寅
曾国荃十月丁未卒。刘坤一两江总督。沈秉成署。
张之洞
云贵
王文韶
吴大澂正月癸亥假。倪文蔚署。二月己卯，大澂忧。许振祎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十七年辛卯
刘坤一三月乙酉任。沈秉成卸。
张之洞
云贵
王文韶
东三省
光绪十八年壬辰
刘坤一
卞宝第五月己卯病免。乙酉，谭锺麟闽浙总督。希元署。
张之洞
云贵
王文韶
东三省
光绪十九年癸巳
刘坤一
张之洞
云贵
王文韶
许振祎十一月壬寅入觐。裕宽兼署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年甲午
刘坤一召。十月戊申，张之洞署两江总督。
刘秉璋十月丁卯开缺。谭锺麟四川总督。未任。
谭锺麟十月丁卯迁。边宝泉闽浙总督。
张之洞九月丙辰召。谭继洵兼署湖广总督。
云贵
王文韶九月辛亥召。谭钧培兼署云贵总督。十一月卒。岑毓宝护。
松椿七月甲戌祝嘏。邓华熙署漕运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李鸿章正月辛未召。王文韶直隶总督。
张之洞
杨昌濬十月辛未免。陶模署陕甘总督。
刘秉璋三月癸巳革。鹿传霖四川总督。
谭继洵　十一月甲寅，张之洞回任。
李瀚章免。三月癸巳，谭钟麟署两广总督。
云贵
岑毓宝正月庚辰卸。崧蕃云贵总督。
许振祎十二月戊辰迁。刘树堂兼署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王文韶
刘坤一正月壬子回两江总督。
鹿传霖
张之洞
云贵
任道镕正月壬寅，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王文韶
刘坤一
鹿传霖九月戊辰来京。李秉衡四川总督。恭寿署。十一月癸卯，裕禄四川总督。
张之洞
云贵
东三省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乙丑，裁河东河道总督。九月戊辰复设。
王文韶四月己酉召。荣禄直隶总督。八月甲午迁。裕禄直隶总督。袁世凯护。
刘坤一
恭寿署。五月丙子，奎俊四川总督。七月恭寿卒。文光护。十一月甲辰，奎俊任。
边宝泉九月辛酉免。许应骙闽浙总督。增祺署。
张之洞召。闰三月庚午，谭继洵兼署湖广总督。四月甲午，之洞回任。
云贵
任道镕　七月乙丑裁。九月戊辰，任道镕仍任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刘坤一十一月丙寅入觐。鹿传霖署两江总督。
陶模十月甲辰入觐。魏光焘署陕甘总督。
张之洞
谭钟麟十一月辛酉召。李鸿章署两广总督。德寿暂署。
云贵
任道镕四月癸巳假。裕长兼署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裕禄　六月癸未，李鸿章直隶总督。七月庚戌裕禄殉。癸亥，廷雍署。闰八月丁未，鸿章任。
刘坤一四月丙子，回两江总督。
魏光焘十月壬午迁。崧蕃陕甘总督。何福堃护。十一月癸未，李廷箫代护。
张之洞
李鸿章六月癸未迁。德寿兼署。闰八月壬寅，陶模两广总督。
云贵
崧蕃十月壬午迁。魏光焘云贵总督。丁振铎兼护。
松椿十月壬寅免。张人骏漕运总督。
任道镕二月丙辰入觐。裕长兼署河东河道总督。四月壬午，道镕回任。
东三省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李鸿章九月丑卒。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周馥护。
刘坤一
李廷箫正月丙子卒。何福堃护。二月甲子，崧蕃陕甘总督。
张之洞
云贵
魏光焘五月丙寅任。
张人骏九月己丑迁。庚寅，恩寿漕运总督。沈瑜庆护。癸丑，恩寿迁。陈夔龙漕运总督。
任道镕四月辛丑迁。锡良河东河道总督。
东三省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正月甲申，裁河东河道总督。
袁世凯九月甲戌假。吴重禧暂护。十一月丁丑，袁世凯回任。
刘坤一九月癸巳卒。张之洞署。李有棻护。十一月壬戌，魏光焘两江总督。
奎俊七月庚申开缺。岑春煊署四川总督。
张之洞九月癸巳迁。端方暂署湖广总督。
陶模五月丙戌开缺。丁亥，德寿署两广总督。
云贵
魏光焘十一月壬戌迁。丁振铎署云贵总督。林绍年暂署。
锡良　正月甲申裁缺。
东三省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张之洞二月丁未入觐。魏光焘任。
岑春煊三月丙子调。锡良四川总督。陈璚护。
许应骙三月壬辰免。癸巳，锡良闽浙总督。崇善署。三月丙子，李兴锐代署。
德寿三月丙子调。岑春煊署两广总督。
云贵
林绍年三月丁巳卸。丁振铎任云贵总督。
陈夔龙三月丙子调。德寿漕运总督。四月癸卯，陆元鼎署。十一月戊申，德寿卒。元鼎补。
东三省
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二月丙寅，裁漕运总督。
魏光焘七月戊戌调。李兴锐署。九月丁酉卒。庚子，周馥署两江总督。端方暂署。
李兴锐七月戊戌调。魏光焘闽浙总督。崇善暂署。
端方三月癸亥卸。张之洞回湖广总督。

云贵

陆元鼎四月己未调。恩寿漕运总督。杨鸿度护。

东三省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崧蕃三月丁丑调。升允陕甘总督。

魏光焘正月甲午免。升允代。崇善兼署。三月丁丑，升允迁。崧蕃闽浙总督。未任卒。十二月己酉，端方补。

张之洞

云贵

东三省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周馥七月己酉调。端方两江总督。

崇善署。七月己酉，端方迁。周馥代。戊午迁。丁振铎代。寻免。

张之洞

岑春煊七月戊午调。周馥两广总督。

云贵

丁振铎七月戊午调。岑春煊云贵总督。

东三省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三月丁丑，设东三省总督，兼管将军事务。

袁世凯七月丙辰迁。杨士骧署直隶总督。

锡良正月辛亥迁。赵尔丰护。三月壬子，赵尔巽四川总督，未任。七月丁巳迁。陈夔龙四川总督。尔丰仍护。

松寿正月壬子，闽浙总督。

张之洞七月丁巳迁。赵尔巽湖广总督。李岷琛护。

周馥四月丁丑免。岑春煊两广总督。胡湘林护七月癸巳，岑春煊免。张人骏两广总督。

云贵

岑春煊正月辛亥迁。锡良云贵总督。

徐世昌三月己亥，东三省总督。五月壬辰任。

东三省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陈夔龙二月庚申迁。赵尔巽四川总督。

赵尔巽二月庚申迁。陈夔龙湖广总督。

张人骏

云贵

东三省

宣统元年己酉

杨士骧五月卒。端方直隶总督。那桐署。十月，端方革。陈夔龙调直隶总督。崔永安护。

端方五月调。张人骏两江总督。樊增祥护。

升允五月免。长庚陕甘总督。毛庆蕃护。

陈夔龙十月调。瑞澂署湖广总督。

赵尔巽

云贵

张人骏五月调。袁树勋署两广总督。胡湘林护

东三省

锡良正月调。李经羲云贵总督。沈秉堃护。
徐世昌正月召来京。锡良东三省总督。
宣统二年庚戌三月，东三省总督兼管奉天巡抚。
张人骏
瑞澂七月丙辰陛见。王乃征护。
赵尔巽
袁树勋九月病免。张鸣岐署两广总督。曾祺兼署。
云贵
东三省
宣统三年辛亥
陈夔龙十二月病免。张镇芳署。
张人骏　十月，民军入江宁，人骏去职。十二月，张勋署两江总督。
松寿　十月，民军据福州，死之。
瑞澂　八月民军据武昌，瑞澂弃城走。甲寅革。甲子，袁世凯湖广总督。九月迁。魏光焘湖广总督。王士珍署。皆未任。段祺瑞署湖广总督。
赵尔巽三月调。赵尔丰署四川总督。王人文护。十月辛丑，民军据成都，尔丰死之。
张鸣岐　九月，民军据广州，鸣岐去职。
云贵
李经羲　九月甲戌，民军据云南，经羲去职。
东三省
锡良三月病免。赵尔巽东三省总督。

清史稿卷二〇一　表第四一

疆臣年表五各省巡抚
顺治元年甲申
宋权五月，命巡抚顺天如故。
雷兴十月乙丑，巡抚天津。
王文奎七月壬子，巡抚保定。
李鉴五月甲辰，巡抚宣府。
方大猷七月壬辰，巡抚山东。
陈锦七月甲辰，巡抚登莱。
马国柱七月甲辰，巡抚山西。
罗绣锦七月壬子，巡抚河南。
顺治二年乙酉
宋权
雷兴四月辛酉调。张忻巡抚天津。
王文奎四月辛酉迁。郝晋巡抚保定。甲戌，王文奎留任。五月庚寅迁。丁酉，郝晋代。
李鉴二月己未迁。冯圣兆巡抚宣府。
土国宝七月乙卯，巡抚江宁。
刘应宾七月乙卯，巡抚安、卢、池、太。
赵福星五月庚寅，巡抚凤阳。十月乙未罢。十一月戊寅，陈之龙代。
方大猷六月甲寅降。乙卯，丁文盛巡抚山东。
陈锦七月丁丑调。乙卯，杨声远巡抚登莱。
马国柱十月癸未迁。丙午，申朝纪巡抚山西。

罗绣锦十一月壬子迁。甲寅，吴景道巡抚河南。
雷兴四月辛酉，巡抚陕西。
王正志五月丁亥，巡抚延绥。
黄图安四月辛酉，巡抚甘肃。
焦安民四月辛酉，巡抚宁夏。
萧起元十月丙午，巡抚浙江。
李翔凤十月丙午，巡抚江西。
潘士良七月己未，抚治郧阳。
苗胙土十月丙申，巡抚南、赣、汀、韶。
何鸣銮七月己未，巡抚湖广。
高斗光七月己未，巡抚偏沅。
陈锦七月丁丑，提督操江兼巡抚。
顺治三年丙戌
宋权正月乙酉擢。柳寅东二月戊子，巡抚顺天。
郝晋罢。十二月丙戌，于清廉巡抚保定。
刘应宾十月甲申罢。癸巳，李栖凤巡抚安徽。
陈之龙
申朝纪
王正志
黄图安七月戊辰罢。周伯达署甘肃巡抚。
焦安民四月己卯遇害。己亥，张尚宁夏巡抚。十月甲申，胡全才代。
李翔凤十月甲申卒。章于天巡抚江西。
潘士良二月乙未免。
苗胙土　十二月丙戌，刘武元巡抚南赣。
高士俊六月壬辰，湖广巡抚。
顺治四年丁亥
柳寅东三月己未罢。耿焞巡抚顺天。
张忻九月戊申降。丁巳，李犹龙巡抚天津。
于清廉
土国宝二月丁酉降。三月己未，周伯达巡抚江宁。刘今尹署。
李栖凤九月甲子降。十月庚午，王懩巡抚安徽。
陈之龙
丁文盛正月庚午罢。二月辛酉，张儒秀巡抚山东。
杨声远正月乙卯迁。辛酉，朱国柱巡抚登莱。
申朝纪七月癸丑迁。丙寅，祝世昌巡抚山西。
雷兴　正月乙卯，黄尔性巡抚陕西。
王正志
周伯达三月己未调。八月辛卯，张文衡巡抚甘肃。
佟国鼐二月戊戌，巡抚福建。
章于天
潘士良二月丁酉免。三月己未，赵兆麟抚治郧阳。
高光斗十月戊寅降。癸未，线缙巡抚偏沅。
陈锦十二月壬申迁。甲戌，李日芃巡抚操江。
顺治五年戊子

耿焞三月辛酉迁。四月丁卯，杨国兴巡抚顺天。
李犹龙八月乙卯罢。夏玉巡抚天津。
于清廉
周伯达闰四月甲寅卒。五月壬午，土国宝巡抚江宁。
王犹五月壬午调。己丑，刘弘遇巡抚安徽。
陈之龙五月辛未降。壬午赵福星巡抚凤阳。八月己酉，王一品代。
张儒秀二月己巳罢。壬辰，吕逢春巡抚山东。
王正志
张文衡　六月癸卯，周文叶巡抚甘肃。
胡全才二月壬辰罢。李鉴巡抚宁夏。
佟国鼐　八月乙卯，张学圣巡抚福建。
章于天　五月癸未，朱延庆巡抚江西。
赵兆麟
高士俊　闰四月己未，迟日益巡抚湖广。
李国英闰四月癸卯，巡抚四川。
李日芃
顺治六年己丑五月癸未，裁天津、凤阳、安徽巡抚。八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兼保定巡抚。
于清廉
吕逢春九月丁巳降。丙寅，夏玉巡抚山东。
王正志三月丁卯，因延安、榆林陷，死之。四月癸丑，董宗圣巡抚延绥。
胡全才二月戊午罢。李鉴巡抚宁夏。
赵兆麟
迟日益
线缙正月丁丑罢。辛巳，金廷献巡抚偏沅。
李栖凤五月丙子巡抚广东。
郭肇基五月丙子巡抚广西。
李日芃
顺治七年庚寅
祝世昌　二月甲午，刘弘遇巡抚山西。
黄尔性五月甲寅降。七月壬戌，马之先巡抚陕西。
石维崐五月甲寅降。周文叶巡抚甘肃。
朱延庆九月庚午卒。
赵兆麟
迟日益
郭肇基　二月甲午，王一品巡抚广西。
李日芃
顺治八年辛卯
土国宝十月丙辰罢。十二月丁巳自缢。丁卯，周国佐巡抚江宁。
马之先
李鉴十二月辛亥卒。
夏一鹗正月丙寅巡抚江西。
赵兆麟
迟日益
王一品十二月丁卯病免。

李日芃
顺治九年壬辰四月丁未，裁登莱巡抚。
杨国兴九月壬申病免。甲申，王来用巡抚顺天。
马之先
孙茂兰二月辛酉，巡抚宁夏。
夏一鹗二月戊午卒。四月丙午，蔡士英巡抚江西。
赵兆麟
迟日益
陈维新正月乙酉，巡抚广西。
李日芃
顺治十年癸巳
王来用
吴景道　八月丙戌，雷兴巡抚河南。十一月戊申，亢得时代。
马之先
张学圣二月甲子罢。四月丙午，佟国器巡抚福建。
赵兆麟正月癸未病免。庚寅，朱国柱抚治郧阳。
刘武元闰六月戊子病免。七月辛丑，宜永贵巡抚南赣。
迟日益
金廷献十一月戊申病免。十二月癸亥，冯圣兆巡抚偏沅。
李日芃
顺治十一年甲午
王来用八月戊寅降。九月丙申，董天机巡抚直隶。
周国佐八月庚午免。甲戌，张中元巡抚江宁。
夏玉二月庚午降。壬午，耿焞巡抚山东。
刘弘遇二月庚午降。壬午，陈应泰巡抚山西。
马之先四月迁。陈极新巡抚巡抚陕西。
董宗圣　九月壬子，冯圣兆巡抚延绥。
孙茂兰二月庚午免。壬午，黄图安巡抚宁夏。
萧起元降。四月丁亥，秦世祯巡抚浙江。
朱国柱二月庚午病免。己酉，胡全才抚治郧阳。
迟日益二月庚午罢。壬午，林天擎巡抚湖广。
袁廓宇正月己酉，巡抚偏沅。
陈维新十月癸酉免。
李日芃
顺治十二年乙未
张中元
陈应泰十二月甲戌调。白如梅巡抚山西。
佟国器三月庚子调。宜永贵巡抚福建。
蔡士英二月降。郎廷佐巡抚江西。
宜永贵三月庚子调。佟国器巡抚南赣。
于时跃正月癸卯，巡抚广西。
李日芃十一月卒。十二月甲戌，秦世祯巡抚操江。
顺治十三年丙申
张中元

周文叶七月乙卯病免。戊午，佟延年巡抚甘肃。
宜永贵闰五月癸丑病免。己未，刘汉祚巡抚福建。
郎廷佐闰五月己未迁。丙寅，张朝璘巡抚江西。
胡全才十月甲午迁。丙申，张尚抚治郧阳。
林天擎九月己巳降。十一月丙寅，张长庚巡抚湖广。
于时跃
秦世祯九月己巳降。十月丁丑，蒋国柱提督操江，巡抚安徽。
顺治十四年丁酉
张中元
亢得时九月辛丑迁。丙午，贾汉复巡抚河南。
佟延年
李国英九月辛丑迁。癸丑，高民瞻巡抚四川。
于时跃
顺治十五年戊戌五月乙丑，裁直隶总督，分设顺天、保定二巡抚。
董天机　十月壬午，祖重光巡抚顺天。
潘朝选七月己酉，巡抚保定。
张中元
耿焞十二月乙酉降。
冯圣兆正月甲寅养。丙寅，周召南巡抚延绥。
佟延年
陈应泰五月甲辰病免。六月壬寅，佟国器巡抚浙江。
佟国器六月壬申调。苏弘祖巡抚南赣。
高民瞻
李栖凤六月辛巳迁。七月己酉，董应魁巡抚广东。
于时跃
赵廷臣六月辛未，巡抚贵州。
顺治十六年己亥
张中元正月丁巳病免。三月丙申，蒋国柱巡抚江宁。八月乙卯罢。
许文秀十月壬午，巡抚山东
陈极新闰三月乙丑降。丁亥，张自德巡抚陕西。
周召南二月庚寅罢。三月己亥，张仲第巡抚延绥。
佟延年
黄图安四月丁巳降。五月己巳，刘秉政巡抚宁夏。
刘汉祚休。正月丁酉，徐永祯巡抚福建。
高民瞻
于时跃
云南
林天擎正月癸卯，巡抚云南。
赵廷臣正月癸丑迁。卞三元巡抚贵州。
蒋国柱三月丙申调。戊申，朱衣助提督操江，巡抚安徽。八月癸巳，宜永贵代。
顺治十七年庚子
潘朝选三月甲戌免。四月丙申，刘祚远巡抚保定。六月庚子免。九月壬申，王登联代。
朱国治正月丙寅，巡抚江宁。
林起龙二月壬寅，巡抚凤阳。

贾汉复六月庚子免。八月丁亥，彭有义巡抚河南。
张自德三月癸酉免。四月丙申，张琦巡抚陕西。
佟延年
佟国器二月辛丑罢。三月甲子，史纪功巡抚浙江。
张尚三月甲戌免。四月癸卯，白秉真抚治郧阳。
张长庚　六月戊子，杨茂勋巡抚湖广。
高民瞻七月己巳罢。九月甲子，佟凤彩巡抚四川。
于时跃
云南
林天擎正月甲申罢。三月甲戌，袁懋功巡抚云南。
卞三元
顺治十八年辛丑十月辛酉，裁顺天巡抚。
祖重光　六月己卯，韩世琦顺天巡抚。十月辛酉调。
王登联
朱国治罢。十月辛酉，韩世琦江宁巡抚。
宜永贵四月丙午病免。张朝珍安徽、操江巡抚。
林起龙迁。十月乙丑，张尚贤凤阳巡抚。
许文秀十月甲子罢。蒋国柱山东巡抚。
白如梅迁。九月乙未，杨熙山西巡抚。
张仲第五月免。六月己卯，林天擎延绥巡抚。
佟延年迁。十月乙丑，刘斗甘肃巡抚。
徐永祯三月休致。四月丙午，许世昌福建巡抚。
史纪功正月休致。四月丙午，朱昌祚浙江巡抚。
张朝璘迁。九月癸巳，董卫国江西巡抚。
杨茂勋迁。十二月癸酉，刘兆麒湖广巡抚。
袁廓宇闰七月己丑休。丁酉，周召南偏沅巡抚。
董应魁三月休致。五月戊辰，卢兴祖广东巡抚。
于时跃迁。十月乙丑，屈尽美广西巡抚。
云南
卞三元迁。九月乙未，罗绘锦贵州巡抚。
康熙元年壬寅九月壬午，裁延绥巡抚。
王登联
彭有义二月辛亥休。庚申，张自德河南巡抚。
张琦二月辛亥降。庚申，贾汉复陕西巡抚。
林天擎　九月壬午裁。
白秉真二月庚申迁。己巳，王来任郧阳抚治。
苏弘祖二月辛亥休。庚申，胡文华南赣巡抚。九月丁未，林天擎代。
屈尽美十二月辛酉迁。
云南
康熙二年癸卯
王登联
蒋国柱三月忧免。五月丁丑，周有德山东巡抚。
王来任
佟凤彩十二月甲辰忧免。刘格四川巡抚。

云南
康熙三年甲辰四月戊申，裁郧阳抚治。
王登联
朱昌祚六月己酉迁。丙辰，蒋国柱浙巡抚。
王来任
屈尽美迁。正月甲戌，金光祖广西巡抚。
云南
康熙四年乙巳五月丁未，裁凤阳、宁夏、南赣巡抚。
王登联
卢兴祖二月癸未迁。三月甲午，王来任广东巡抚。
云南
康熙五年丙午
王登联十二月庚申罢。
许世昌十一月丁丑免。癸未，刘秉政福建巡抚。
王来任
云南
康熙六年丁未
甘文岷正月丙戌，直隶巡抚。
周有德十二月丁亥迁。
王来任十一月丙辰罢。十二月丁亥，刘秉权广东巡抚。
云南
袁懋功十一月癸亥忧免。
罗绘锦十一月丙辰休。十二月辛卯，佟凤彩贵州巡抚。
康熙七年戊申
甘文岷十二月己卯迁。庚寅，金世德直隶巡抚。
周有德迁。正月乙卯，刘芳躅山东巡抚。
杨熙正月甲寅免。癸亥觉罗阿塔山西巡抚。
张自德十一月休致。
贾汉复正月癸亥召。白清额陕西巡抚。
蒋国柱卒。十二月庚辰，范承谟浙江巡抚。
刘兆麒正月戊申迁。壬戌，林天擎湖广巡抚。
刘格二月辛卯，更名张德地。
云南
李天浴正月戊申，云南巡抚。
康熙八年己酉
韩世琦免。八月壬寅，马祐江宁巡抚。
觉罗阿塔九月癸丑降。十月乙丑，马雄镇山西巡抚。十一月己亥，达尔布代。
郎廷相三月丁酉，江南巡抚。
白清额九月丙申降。十月乙丑，达尔布陕西巡抚。十一月己癸调。
周召南　八月甲子，卢震偏沅巡抚。
云南
康熙九年庚戌
刘芳躅四月辛卯忧免。乙卯，袁懋功山东巡抚。
鄂善四月乙巳，陕西巡抚。

刘斗四月乙巳迁。五月癸亥，花善甘肃巡抚。
林天擎七月壬午病免。八月乙未，董国兴湖广巡抚。
金光祖二月癸酉迁。马雄镇广西巡抚。
云南
康熙十年辛亥
张朝珍五月壬戌忧免。六月丁亥，靳辅安徽巡抚。
袁懋功调。七月己丑，张凤仪山东巡抚。丁未，袁懋功留任。十一月壬子，张凤仪代。
范承谟七月癸亥病免。丙子，袁懋功浙江巡抚。丁未，范承谟留任。
张德地罢。六月己酉，罗森四川巡抚。
云南
李天浴四月己酉养。五月辛未，朱国治云南巡抚。
佟凤彩正月丙寅养。庚辰，曹申吉贵州巡抚。
康熙十一年壬子
郎廷相七月辛未忧免。闰七月丙戌，佟凤彩河南巡抚。
鄂善迁。四月癸卯，阿席熙陕西巡抚。
范承谟十月壬子迁。丁卯，田逢吉浙江巡抚。
董国兴正月休致。三月庚申，徐化成湖广巡抚。
云南
康熙十二年癸丑
张凤仪　十一月戊辰，赵祥星山东巡抚。
阿席熙六月甲寅迁。七月辛未，杭爱陕西巡抚。
徐化成五月庚寅降。六月壬寅，张朝珍湖广巡抚。
云南
朱国治十二月丙辰，吴三桂叛，被杀。
曹申吉十二月丁巳从贼。
康熙十三年甲寅
赵祥星
佟凤彩十二月庚戌乞休，复留。
刘秉政三月庚辰降贼。七月癸未，杨熙福建巡抚。
田逢吉十一月庚午病免。达都浙江巡抚。十二月乙巳，陈秉直代。
董卫国迁。七月癸未，白色纯江西巡抚。
卢震罢。二月乙未，韩世琦偏沅巡抚。
罗森正月己丑降贼。二月丁未，张德地四川巡抚。
马雄镇二月辛酉，孙延龄反，被执。六月乙卯，陈洪明广西巡抚。
云南
康熙十四年乙卯
赵祥星
白色纯卒。十一月壬午，郎廷相江西巡抚。丁酉，佟国桢代。
刘秉权卒。正月癸酉，佟养钜广东巡抚。
云南
康熙十五年丙辰，复设郧阳抚治。
马祐卒。七月癸卯，慕天颜江宁巡抚。
赵祥星
达尔布罢。十月乙丑图克善山西巡抚。

杨茂勋五月乙酉，郧阳抚治。
佟养钜四月辛酉降贼。
陈洪明四月辛酉降贼。
云南
康熙十六年丁巳
靳辅迁。三月戊子，徐国相安徽巡抚。
赵祥星
佟凤彩卒。董国兴七月甲辰，河南巡抚。
花善卒。七月丙申，鄂善甘肃巡抚。
金儁十二月己巳，广东巡抚。
傅弘烈五月乙酉，广西巡抚。
云南
康熙十七年戊午
赵祥星
杨熙五月戊申休。癸丑，吴兴祚福建巡抚。
云南
康熙十八年己未
赵祥星免。八月辛未，施维翰山东巡抚。
鄂善五月甲寅罢。六月庚午，巴锡甘肃巡抚。
陈秉直八月甲戌免。九月戊戌，李本晟浙江巡抚。
佟国桢五月甲寅罢。六月庚午，安世鼎江西巡抚。
杨茂勋四月丙寅迁。
傅弘烈二月甲戌差。麻勒吉署广西巡抚。
云南
李天浴二月辛巳，云南巡抚。
杨雍建二月辛巳，贵州巡抚。
康熙十九年庚申二月辛巳，裁郧阳抚治。
金世德二月辛酉病休。乙亥，于成龙直隶巡抚。
图克善八月壬午病免。闰八月壬辰，穆尔赛山西巡抚。
杭爱调。二月甲子，鄂恺陕西巡抚。
张朝珍卒。四月己巳，王新命湖广巡抚。
张德地罢。正月癸丑，杭爱四川巡抚。
麻勒吉　二二月庚戌，郝浴广西巡抚。
云南
李天浴六月乙未，伊闢云南巡抚。
康熙二十年辛酉
于成龙二二月癸卯迁。
慕天颜降。十二月癸卯。余国柱江宁巡抚。
安世鼎　四月辛丑，刘如汉江西巡抚。五月忧免。丙寅，李士桢代。十二月辛丑调。佟康年代。
王新命
金儁　十二月辛丑，李士桢广东巡抚。
云南
伊闢卒。六月壬辰，王继文云南巡抚。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格尔古德正月乙亥，直隶巡抚。
施维翰十一月戊辰迁。十二月乙亥，李天浴山东巡抚。
董国兴二月丙戌调。王日藻河南巡抚。
吴兴祚　二月丙戌，董国兴福建巡抚。
李本晟卒。六月甲辰，王国安浙江巡抚。
佟康年
王新命
云南
王继文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李天浴　正月丁卯，徐旭龄山东巡抚。
王日藻
巴锡十一月丁亥迁。十二月丁未，叶穆济甘肃巡抚。
董国兴二月壬辰病免。三月丙辰，金鋐福建巡抚。
王国安
佟康年卒。闰六月甲寅，安世鼎江西巡抚。
王新命
韩世琦调。九月癸酉，丁思孔偏沅巡抚。
杭爱卒。八月壬戌，韩世琦四川巡抚。
郝浴卒。十月己酉，施天裔广西巡抚。
云南
王继文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格尔古德卒。八月庚子，阿哈达直隶巡抚。
余国柱正月丙戌迁。丙寅，王新命江宁巡抚。五月甲申迁。六月乙卯，汤斌代。
徐国相迁。二月己酉，薛柱斗安徽巡抚。
徐旭龄九月丙寅迁。辛巳，张鹏山东巡抚。
王日藻
王国安迁。二月己酉，赵士麟浙江巡抚。
王新命调。二月未，慕天颜湖广巡抚。九月戊寅迁。辛卯，石琳代。
云南
王继文
杨雍建八月癸亥迁。九月戊寅，慕天颜贵州巡抚。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阿哈达　二月，崔澄直隶巡抚。
穆尔赛九月壬申罢。丁亥，图纳山西巡抚。
王日藻
赵士麟
韩世琦七月乙亥忧免。八月庚寅，姚缔虞四川巡抚。
施天裔二月甲辰罢。己未，范承勋广西巡抚。
云南
王继文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崔澄二月辛卯降。丁酉，于成龙直隶巡抚。

汤斌二月甲戌迁。四月丁亥，赵士麟江宁巡抚。
张鹏十月乙丑迁。十一月癸未，郎永清山东巡抚。
图纳九月乙巳迁。丁未，马齐山西巡抚。
王日藻七月癸未迁。丁酉，章钦文河南巡抚。
鄂恺四月丙申降。癸卯，图尔震陕西巡抚。
金鋐调。四月癸巳，张仲举福建巡抚。
赵士麟四月丁亥调。金鋐浙江巡抚。
石琳调。十二月丙辰，张汧湖广巡抚。
范承勋闰四月辛未迁。丙子，王起元广西巡抚。
云南
王继文十月庚辰忧免。十一月丁酉，石琳云南巡抚。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于成龙
赵士麟四月乙卯迁。甲子，田雯江苏巡抚。
薛柱斗五月癸卯迁。六月辛亥，杨素蕴安徽巡抚。
郎永清　二月乙卯，钱珏山东巡抚。
图尔震正月癸卯迁。二月己酉，布雅努陕西巡抚。
安世鼎十一月癸卯罢。十二月戊午，王隲江西巡抚。
张汧十二月乙丑罢。柯永昇代。
李士桢十一月壬午休。丁酉，朱弘祚广东巡抚。
王起元
云南
慕天颜三月乙未迁。癸卯，马世济贵州巡抚。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于成龙
田雯调。四月癸丑，洪之杰江苏巡抚。
杨素蕴调。十月戊申，江有良安徽巡抚。
马齐三月乙亥迁。庚辰，叶穆济山西巡抚。
章钦文正月癸卯罢。二月甲寅，丁思孔河南巡抚。六月丁未调。闫兴邦河南巡抚。
布雅努九月休致。十月癸卯，萨弼图陕西巡抚。
叶穆济调。三月甲申，伊图甘肃巡抚。
王隲三月乙未迁。四月丁未，宋荦江西巡抚。
柯永昇二月己酉，湖广巡抚。六月甲辰，夏包子作乱，投井死。丁未，丁思孔代。九月戊戌迁。杨素蕴代。
丁思孔调。二月甲子，兴永朝偏沅巡抚。
姚缔虞　六月壬寅，噶尔图四川巡抚。
王起元
云南
马世济三月庚寅迁。壬寅，田雯贵州巡抚。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于成龙
洪之杰
钱珏十月癸酉免。戊寅，佛伦山东巡抚。
金鋐三月戊午罢。己未，张鹏翮浙江巡抚。

宋荦
杨素蕴十月壬午罢。己亥，吴琠湖广巡抚。
兴永朝五月壬子迁。丙辰，郑端偏沅巡抚。
王起元
云南
石琳七月己亥迁。戊午，王继文云南巡抚。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于成龙七月己亥迁。癸卯，郭世隆直隶巡抚。
洪之杰五月辛丑罢。六月癸酉，郑端江苏巡抚。
张仲举六月庚辰罢。癸未，卞永誉福建巡抚。
宋荦
郑端调。六月癸未，于养志偏沅巡抚。
王起元
云南
王继文
康熙三十年辛未
伊图十一月甲子迁。布喀甘肃巡抚。
宋荦
于养志　正月丙午，王樑偏沅巡抚。
王起元
云南
王继文
田雯八月戊申忧免。九月癸丑，卫既齐贵州巡抚。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郑端卒。六月庚辰，宋荦江苏巡抚。
江有良十二月丙申调。
闫兴邦调。十二月丙申，顾汧河南巡抚。
萨弼图二月辛卯罢。癸卯，布喀陕西巡抚。十月己卯罢。甲辰吴赫代。
布喀调。二月癸卯，吴赫甘肃巡抚。十月甲辰调。严泰代。
宋荦调。六月庚辰，马如龙江西巡抚。
吴琠九月庚戌忧免。己巳，桑额湖广巡抚。十月壬辰调。癸巳，年遐龄代。
王樑
朱弘祚迁。十二月丙申，江有良广东巡抚。
王起元
云南
王继文
卫既齐十一月己丑罢。甲午，闫兴邦贵州巡抚。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宋荦
高承爵正月丙寅，安徽巡抚。
叶穆济二月庚寅病免。丙申，噶尔图山西巡抚。
年遐龄
王樑
噶尔图二月调。丙申，于养志四川巡抚。

江有良十二月己丑罢。
王起元
云南
王继文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宋荦
高承爵调。二月壬申，佟国佐安徽巡抚。
吴赫十月丙申迁。党爱陕西巡抚。
年遐龄
王樑二月甲戌迁。丁亥，董国升偏沅巡抚。
于养志
高承爵正月甲子，广东巡抚。
王起元
云南
王继文九月癸未迁。石文晟云南巡抚。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郭世隆二月己亥迁。丁未，沈朝聘直隶巡抚。
宋荦
佟国佐卒。九月乙酉，线一信安徽巡抚。
桑额八月己酉迁。己未，杨廷耀山东巡抚。
噶尔图五月乙丑罢。六月乙未，温保山西巡抚。
顾汧四月乙卯降。己未，李辉祖河南巡抚。
严泰卒。二月庚申，舒树甘肃巡抚。
年遐龄
董国升七月乙丑迁。杨凤起偏沅巡抚。
于养志
王起元
云南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宋荦
线一信调。正月癸未，陈如器安徽巡抚。
杨廷耀罢。八月丁未，李炜山东巡抚。
温保十二月辛卯忧免。倭伦山西巡抚。
李辉祖迁。七月癸亥，李国亮河南巡抚。
舒树　十月丁未，郭洪甘肃巡抚。
张鹏翮　正月癸未，线一信浙江巡抚。
年遐龄
于养志
高承爵忧免。十二月戊戌，萧永藻广东巡抚。
王起元
云南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宋荦
党爱三月丙申免。巴锡陕西巡抚。

郭洪七月辛丑罢。丁未，喀拜甘肃巡抚。
卞永誉三月庚子忧免。四月己巳，宫梦仁福建巡抚。
线一信十一月戊戌罢。辛丑，张勒浙江巡抚。
年遐龄
于养志
王起元
云南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沈朝聘二月壬申病免。于成龙直隶巡抚。十一月丁酉迁。十二月辛丑，李光地代。
宋荦
陈如器十一月乙未免。庚子，李鈳安徽巡抚。
李炜二月戊辰罢。壬申，李鈳山东巡抚。三月乙酉病免。己丑，王国昌代。
巴锡十二月己未迁。贝和诺陕西巡抚。
宫梦仁十一月乙未免。庚子，张志栋福建巡抚。
年遐龄
杨凤起八月己未罢。辛未，金玺偏沅巡抚。
于养志
王起元
云南
闫兴邦卒。三月戊寅，王燕贵州巡抚。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宋荦
王国昌
倭伦七月乙酉降。己丑，噶礼山西巡抚。
张志栋
年遐龄
于养志
王起元四月丙午降。辛酉，彭鹏广西巡抚。
云南
王燕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宋荦
李鈳五月甲辰病免。庚戌，高承爵安徽巡抚。
王国昌
李国亮九月癸卯休。己酉，徐潮河南巡抚。
贝和诺调。五月己酉，华显陕西巡抚。
喀拜四月丁酉忧免。五月庚子，华显甘肃巡抚。五月己酉调。喀拜在任守制。
张志栋调。十月丁亥，梅鋗福建巡抚。
张勒十月辛巳休。张志栋浙江巡抚。
年遐龄
于养志正月壬子免。齐世武署四川巡抚。五月庚子，贝和诺代。
萧永藻十二月癸酉调。彭鹏广东巡抚。
彭鹏十二月癸酉调。萧永藻广西巡抚。
云南

王燕
康熙四十年辛巳
宋荦
高承爵十月戊寅免。十二月戊午，喻成龙安徽巡抚。
王国昌
华显迁。十月壬申，齐世武陕西巡抚。戊戌调。鄂海代。
喀拜十月戊辰罢。戊戌，齐世武甘肃巡抚。
张志栋
年遐龄
云南
王燕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宋荦
王国昌
张志栋调。正月己酉，赵申乔浙江巡抚。十二月乙未调。张泰交代。
马如龙卒。正月己酉，张志栋江西巡抚。
年遐龄
金玺十二月乙未迁。赵申乔偏沅巡抚。
云南
王燕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宋荦
喻成龙四月戊戌迁。五月癸亥，刘光美安徽巡抚。
王国昌
张志栋
年遐龄
赵申乔
云南
王燕九月辛酉病免。壬申，高起龙贵州巡抚。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宋荦
王国昌正月辛酉免。赵世显山东巡抚。
徐潮十月庚辰迁。戊子，赵弘燮河南巡抚。
梅鋗十月乙酉迁。壬辰，李斯义福建巡抚。
张志栋二月壬午罢。癸巳，李基和江西巡抚。
年遐龄二月戊子病免。三月壬寅，刘殿衡湖广巡抚。
赵申乔
贝和诺二月癸酉迁。辛巳，能泰四川巡抚。
彭鹏卒。三月庚戌，石文晟广东巡抚。
云南
石文晟调。三月戊辰，佟毓秀云南巡抚。
高起龙四月戊子病免。辛酉，于准贵州巡抚。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李光地十一月己巳迁。赵弘燮直隶巡抚。

宋荦十一月己巳迁。庚辰，于准江苏巡抚。
赵世显
赵弘燮调。十一月庚辰，汪灏河南巡抚。
李基和留京。四月己丑，郎廷极江西巡抚。
赵申乔
石文晟八月戊午迁。九月甲申，范时崇广东巡抚。
云南
于准调。十一月庚辰，陈诜贵州巡抚。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赵弘燮
于准
赵世显
张泰交卒。二月甲寅，王然浙江巡抚。
赵申乔
萧永藻四月辛亥迁。五月丙寅，梁世勋广西巡抚。
云南
佟毓秀三月戊辰召。四月癸巳，郭琇云南巡抚。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赵弘燮
于准
赵世显
李斯义卒。三月戊寅，张伯行福建巡抚。
王然
赵申乔
云南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赵弘燮
于准
赵世显十一月癸未迁。十二月丁巳，蒋承锡山东巡抚。
齐世武四月己酉迁。五月甲申，舒图甘肃巡抚。
王然十二月丁巳病休。黄秉中浙江巡抚。
刘殿衡忧免。十二月丁巳，陈诜湖广巡抚。
赵申乔
云南
陈诜十二月丁巳调。刘荫枢贵州巡抚。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赵弘燮
于准十一月壬午罢。张伯行江苏巡抚。
刘光美九月丁丑降。叶九思安徽巡抚。
噶礼四月丙辰迁。苏克济山西巡抚。
汪灏九月辛未病免。戊寅，鹿祐河南巡抚。
张伯行调。十一月丁亥，许嗣兴福建巡抚。
黄秉中
赵申乔

能泰八月己亥迁。乙巳，叶九思四川巡抚。九月丁丑调。甲申，年羹尧代。
云南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赵弘燮
鄂海十月丙子迁。癸未，雍泰陕西巡抚。
舒图三月丁亥免。鄂奇甘肃巡抚。十月辛巳迁。癸未，乐拜代。
许嗣兴九月壬寅免。黄秉中福建巡抚。
黄秉中调。九月丙午，王度昭浙江巡抚。
赵申乔十二月辛巳迁。
年羹尧
范时崇八月庚寅迁。满丕广东巡抚。
云南
郭琇十月丙子迁。吴存礼云南巡抚。
康熙五十年辛卯
赵弘燮
叶九思七月辛亥迁。八月辛酉，梁世勋安徽巡抚。
黄秉中十月丙子罢。庚辰，绰奇福建巡抚。甲申忧免。十一月戊子，觉罗满保代。
王度昭
陈诜四月庚申迁。甲戌，刘殿衡湖广巡抚。
潘宗洛正月辛亥偏沅巡抚。
年羹尧
梁世勋八月辛酉调。陈元龙广西巡抚。
云南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赵弘燮
王度昭
郎廷极十月丙寅迁。己巳，佟国勷江西巡抚。
年羹尧
云南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赵弘燮
王度昭
潘宗洛九月丁卯罢。李发甲湖南巡抚。十二月甲午忧免。
年羹尧
云南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赵弘燮
鹿祐十二月乙酉病休。李锡河南巡抚。
乐拜卒。六月己卯，绰奇甘肃巡抚。
王度昭十二月乙亥迁。癸未，徐元梦浙江巡抚。
李锡正月甲子，湖南巡抚。十二月乙酉调。壬辰，陈璸代。
年羹尧
满丕十二月甲戌迁。壬辰，杨琳广东巡抚。
云南

吴存礼十二月己巳忧免。乙亥，施世纶云南巡抚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赵弘燮
张伯行十一月乙卯免。十二月己巳，吴存礼江苏巡抚。
雍泰卒。六月丁亥，噶什图陕西巡抚。
觉罗满保十一月癸卯迁。十二月丁卯，陈璸福建巡抚。
陈璸十二月丁卯调。李发甲偏沅巡抚。
年羹尧
云南
施世纶二月己巳迁。甘国璧云南巡抚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赵弘燮
梁世勋十月壬辰迁。戊戌，李成龙安徽巡抚。
蒋承锡九月庚午迁。李树德山东巡抚。
李锡十一月丁巳迁。十二月戊子，张圣佐河南巡抚。
年羹尧
杨琳十月戊戌迁。壬子，法海广东巡抚。
云南
刘荫枢三月戊午差。闰三月戊辰，白潢贵州巡抚。十月甲辰，刘荫枢回任。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赵弘燮
徐元梦正月壬午迁。二月辛卯，朱轼浙江巡抚。
佟国勷七月辛酉罢。丙子，白潢江西巡抚。
刘殿衡十二月卒。
李发甲卒。十一月癸丑，王之枢偏沅巡抚。
年羹尧
云南
刘荫枢九月壬戌免。己卯，黄国材贵州巡抚。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赵弘燮
张圣佐四月丁亥罢。五月庚戌，杨宗义河南巡抚。
陈璸十一月乙酉卒。十二月壬寅，吕犹龙福建巡抚。
张连登二月丙午，湖广巡抚。
王之枢
年羹尧
法海十一月丁丑病免。乙酉，杨宗仁广东巡抚。
陈元龙九月丙戌迁。十一月乙酉，宜思恭广西巡抚。
云南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赵弘燮
绰奇十月丙辰差。花鄂署甘肃巡抚。
王之枢
年羹尧
云南

黄国材十月甲寅免。戊辰，金世扬贵州巡抚。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赵弘燮
朱轼十一月戊寅迁。屠沂浙江巡抚。
白潢七月戊子迁，王企靖江西巡抚。
王之枢
年羹尧
宜思恭卒。八月癸丑，高其倬广西巡抚。
云南
甘国璧九月戊寅罢。杨名时署云南巡抚。十一月壬午补。
康熙六十年辛丑
赵弘燮
苏克济十二月丙子忧免。德音署山西巡抚。
花鄂九月丁巳降。十月辛未，卢询署甘肃巡抚。
王企靖
王之枢
年羹尧五月乙酉迁。色尔图署四川巡抚。
云南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赵弘燮六月丙子卒。赵之垣署直隶巡抚。
李树德十月癸酉迁。谢赐履山东巡抚。十二月辛酉，另候简。黄炳代。
德音十二月壬戌，补山西巡抚。
吕犹龙调。六月辛巳，石文焯署福建巡抚。十月癸酉，黄国材代。
屠沂六月辛未病免。辛巳，吕犹龙浙江巡抚。十月癸酉，李馥代。
王企靖
王之枢
色尔图　四月戊申，蔡珽四川巡抚。
杨宗仁十一月戊戌迁。年希尧署广东巡抚。
高其倬二月庚午迁。乙酉，孔毓珣广西巡抚。
云南
雍正元年癸卯
赵之垣二月辛未罢。李维钧直隶巡抚。
吴存礼三月辛丑罢。何天培署江苏巡抚。
德音四月癸酉召。诺岷山西巡抚。
杨宗义正月癸丑忧免。牟钦元署河南巡抚。二月戊午，嵇曾筠署。三月辛卯，石文焯代。
噶什图赴西宁。四月壬戌，范时捷署陕西巡抚。
卢询三月庚寅迁。傅德署甘肃巡抚。绰奇代。
王企靖正月癸巳召。裴＜⿰亻率＞度江西巡抚。
张连登正月癸巳召。纳齐哈湖北巡抚。
王之枢正月辛丑迁。魏廷珍湖南巡抚。
年希尧七月壬午补。
孔毓珣八月戊午，以广西总督兼管巡抚。
云南
金世扬十一月丁酉迁。毛文铨贵州巡抚。

雍正二年甲辰十月，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

李维钧十月己亥，改总督。

黄炳闰四月丁亥迁。陈世倌山东巡抚。

石文焯调。八月庚寅，田文镜河南巡抚。

范时捷十一月甲寅召。石文焯陕西巡抚。

绰奇十月己丑迁。辛卯，胡期恒甘肃巡抚。

李馥二月戊午免。黄叔琳浙江巡抚。八月壬午免。佟吉图署。庚寅，石文焯调署。十一月甲寅调。法海代。

魏廷珍六月庚寅罢。王朝恩湖南巡抚。

蔡珽五月丙午免。塞尔图署四川巡抚。六月庚子，王景灏代。

年希尧

孔毓珣四月丁未迁。李绂广西巡抚。

云南

雍正三年乙巳

何天培三月丙寅迁。张楷江苏巡抚。

李成龙八月甲戌迁。魏廷珍安徽巡抚。

诺岷正月甲子免。伊都立署山西巡抚。十月戊申迁。布兰泰代。庚寅，伊都立兼管巡抚。

石文焯四月己卯调。图理琛署陕西巡抚。

胡期恒三月癸亥罢。岳锺琪兼理甘肃巡抚。四月己卯，石文焯代。正月癸亥，胡期恒召。彭振翼署。

黄国材七月癸亥免。乙丑，毛文铨福建巡抚。

法海六月己亥召。甘国奎署浙江巡抚。八月丙寅，法敏署。十月戊申，李卫代。

纳齐哈卒。五月丙辰，法敏湖北巡抚。十二月乙丑调。李成龙兼。三月庚戌，纳齐哈假。杨宗仁兼署。

王朝恩十月庚寅迁。布兰泰湖南巡抚。

王景灏十二月乙丑免。法敏四川巡抚。

年希尧四月丁丑迁。己卯，杨文乾广东巡抚。

李馥八月庚寅迁。鄂尔泰广西巡抚。十月庚寅调。汪漋代。

云南

杨名时十月庚寅迁。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仍兼管。

毛文铨四月丁亥召。石礼哈署贵州巡抚。八月戊寅，张谦代。十一月癸亥，何世瑛代。

雍正四年丙午

张楷八月癸未召。陈时夏署江苏巡抚。

陈世倌九月庚子忧免。塞楞额署山东巡抚。

伊都立三月丙午召。高成龄署山西巡抚。寻回任。十一月辛卯调。德明代。

图理琛八月癸未召。岳锺琪兼署陕西巡抚。十月丁丑，法敏代。

毛文铨十二月壬午迁。常赍福建巡抚。

裴＜⿰亻率＞度五月丁酉迁。汪漋江西巡抚。十月乙酉免。迈柱署。十一月辛卯，伊都立代。

郑任鑰二月乙亥，湖北巡抚。十月乙酉迁。宪德代。

法敏十月丁丑调。马会伯四川巡抚。

汪漋调。五月丁酉，甘汝来广西巡抚。八月癸未入觐。韩良辅署。

云南

雍正五年丁未

德明六月乙巳迁。觉罗石麟山西巡抚。

法敏六月戊戌免。张保陕西巡抚。十一月丁巳迁。西琳代。
石文焯　锺保护甘肃巡抚。九月乙丑罢。十月己酉，莽鹄立署。
伊都立五月癸酉召。布兰泰江西巡抚。
宪德五月癸酉调。马会伯湖北巡抚。
布兰泰五月癸酉调。王国栋湖南巡抚。
马会伯五月癸酉调。宪德四川巡抚。
杨文乾二月癸亥假。常赍署广东巡抚。七月癸酉，阿克敦署。九月丙寅调。壬申，石礼哈署。
韩良辅二月戊寅补广西巡抚。九月丙寅免。阿克敦署。十一月庚辰，祖秉圭代。
云南
杨名时二月乙亥免。朱纲云南巡抚。
何世瑛十月己丑入觐。祖秉圭署贵州巡抚。十一月庚辰调。沈廷正代。
雍正六年戊申
陈时夏五月壬申免。张坦麟署江苏巡抚。八月甲申调。尹继善署。
塞楞额六月己丑迁。岳濬署山东巡抚。
西琳十二月庚子免。张廷栋署陕西巡抚。
莽鹄立八月乙未免。刘世明甘肃巡抚。十月壬辰调。许容代。
常赍正月壬戌调。朱纲福建巡抚。寻卒。十月壬辰，刘世明代。
布兰泰八月甲申召。张坦麟署江西巡抚。
王国栋
石礼哈　八月乙酉，傅泰署广东巡抚。
祖秉圭　五月癸丑，金鉷广西巡抚。
云南
朱纲正月壬戌调。常赍云南巡抚。六月癸巳罢。沈廷正代。
沈廷正六月癸巳调。张广泗贵州巡抚。辛丑差。沈廷正留署。
雍正七年己酉
尹继善二月丁丑，补江苏巡抚。王玑署。七月罢。彭维新署。
岳濬四月癸巳假。费金吾署山东巡抚。十二月甲寅，岳濬补。
张廷栋　二月戊寅，武格陕西巡抚。
李卫三月丙寅入觐。蔡仕舢署浙江巡抚。
张坦麟闰七月甲戌来京。谢旻署江西巡抚。
马会伯四月壬寅差。赵弘恩署湖北巡抚。十一月丙子迁。费金吾代。
王国栋九月癸酉召。赵弘恩湖南巡抚。
宪德　十月癸卯，迈柱兼理四川巡抚。
云南
雍正八年庚戌
魏廷珍五月戊辰调。程元章安徽巡抚。
岳濬十月甲子召。王国栋署山东巡抚。刘於义协办。
刘世明五月癸酉迁。陈世倕福建巡抚。
费金吾　五月戊辰，魏廷珍湖北巡抚。
赵弘恩
傅泰召。五月癸巳，鄂弥达广东巡抚。
云南
沈廷正八月壬戌迁。张允随云南巡抚。
雍正九年辛亥

尹继善七月丁卯迁。王国栋署江苏巡抚。九月辛未调。乔世臣代署。
田文镜四月癸巳召。张元怀署河南巡抚。
武格七月戊辰召。马尔泰署陕西巡抚。史贻直协办。
蔡仕舢　九月辛未，王国栋署浙江巡抚。
魏廷珍四月甲午召。王士俊湖北巡抚。
赵弘恩
云南
雍正十年壬子
程元章七月戊戌迁。徐本署安徽巡抚。
田文镜十一月戊戌病免。孙国玺署河南巡抚。
马尔泰十一月丁酉差。史贻直署陕西巡抚。
王国栋七月庚子召。程元章兼浙江巡抚。
王士俊十一月庚子迁。德龄湖北巡抚。
赵弘恩
鄂弥达二月癸丑迁。杨允斌署广东巡抚。
云南
张广泗二月癸丑迁。元展成署贵州巡抚。十二月丙寅补。
雍正十一年癸丑
乔世臣入觐。六月甲戌，孙国玺署江苏巡抚。九月己卯，高其倬署。
徐本十二月己未迁。王纮安徽巡抚
孙国玺四月壬申迁。王士俊兼管河南巡抚。
史贻直迁。十二月庚申，硕色陕西巡抚。
谢旻十二月庚申迁。常安江西巡抚。
赵弘恩九月己卯迁。锺保署湖南巡抚。
宪德　十二月庚申，鄂昌四川巡抚。
云南
雍正十二年甲寅
王纮十一月己迁。赵国麟安徽巡抚
王士俊
赵国麟十月己未调。卢焯福建巡抚。
德龄五月壬辰差。杨馥署湖北巡抚。
云南
雍正十三年乙卯
赵国麟
王士俊十一月丙辰召。富德河南巡抚。
程元章十二月丙戌免。嵇曾筠兼管浙江巡抚。
常安十一月丁巳召。俞兆岳江西巡抚。
杨馥正月壬辰调。吴应棻署湖北巡抚。
锺保十一月丁巳，补湖南巡抚。
鄂昌免。正月壬辰，杨馥四川巡抚。
云南
元展成十一月己未罢。张广泗贵州巡抚。

清史稿卷二○二　表第四二

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抚

乾隆元年丙辰

高其倬正月丙辰免。顾琮署。十月壬戌忧。邵基江苏巡抚。

岳濬十月庚午迁。法敏山东巡抚。

许容二月戊戌免。刘於义甘肃巡抚。

杨馝四月戊寅召。王士俊署。六月辛巳革逮。七月辛酉，杨馝仍四川巡抚。

俞兆岳十月庚午迁。岳濬江西巡抚。

吴应棻壬申召。高其倬湖北巡抚。六月戊午迁。锺保湖北巡抚。

锺保四月壬午，湖南巡抚。高其倬署。六月戊午，锺保迁。高其倬补。

云南

金鉷八月甲子召。杨超曾广西巡抚。

乾隆二年丁巳

邵基八月乙未卒，杨永斌江苏巡抚。

富德三月壬子召。尹会一河南巡抚。

硕色三月辛亥迁。崔纪陕西巡抚。

锺保三月壬子召。杨永斌湖北巡抚。八月乙未迁。张楷代。

杨永斌三月壬子迁。王謩广东巡抚。

云南

乾隆三年戊午

杨永斌五月辛未召。许容江苏巡抚。

尹会一

崔纪三月乙卯迁。张楷陕西巡抚。

刘於义九月甲辰召。元展成甘肃巡抚。

王士任九月癸亥，福建巡抚。

卢焯九月癸亥，浙江巡抚。

张楷三月乙卯迁。崔纪湖北巡抚。

高其倬二月壬子迁。张渠湖南巡抚。

王謩

杨超曾十月乙巳迁。安图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四年己未

许容正月壬子假。徐士林护。二月己卯，许容忧。张渠江苏巡抚。

孙国玺十一月壬子卒。陈大受安徽巡抚。

法敏六月庚辰召。硕色山东巡抚。

尹会一十一月庚戌免。雅尔度河南巡抚。

杨馝　六月庚辰，方显四川巡抚。

王士任

崔纪

张渠二月己卯迁。冯光裕湖南巡抚。

王謩

云南

乾隆五年庚申

张渠七月癸酉迁。徐士林江苏巡抚。
陈大受
硕色七月癸酉迁。朱定元山东巡抚。
石麟闰六月辛亥忧。喀尔吉善山西巡抚。
方显七月癸酉迁。硕色四川巡抚。
王士任五月庚申革。王恕福建巡抚。
岳濬十一月丁丑免。包括江西巡抚。
崔纪五月丁未召。班第兼署。七月癸酉，张渠补。十二月戊戌卒。范灿湖北巡抚。
冯光裕闰六月壬戌卒。许容湖南巡抚。
王謩十一月己酉召。王安国广东巡抚。
安图七月癸酉召。方显广西巡抚。
云南
张允随六月癸酉迁。庆复兼云南巡抚。
乾隆六年辛酉
徐士林六月丙申免。陈大受江苏巡抚。
陈大受六月丙申迁。张楷安徽巡抚。
张楷六月丙申迁。岱奇陕西巡抚。
元展成九月癸亥革。陈宏谋甘肃巡抚。九月乙亥迁。黄廷桂代。
王恕
卢焯六月己酉免。德沛署。十二月辛亥，常安浙江巡抚。
包括九月乙亥回原任。陈宏谋江西巡抚。
王安国
方显正月乙亥免。杨锡绂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七年壬戌
陈大受
张楷十二月己亥召。喀尔吉善安徽巡抚。
朱定元三月戊寅忧。晏斯盛山东巡抚。
岱奇十月甲辰卒。塞楞额陕西巡抚。
王恕三月庚午免。刘於义福建巡抚。
王安国
云南
乾隆八年癸亥
陈大受
喀尔吉善三月庚午迁。范灿安徽巡抚。
晏斯盛三月庚午迁。喀尔吉善山东巡抚。
喀尔吉善迁。二月甲午，刘於义山西巡抚。十月己巳迁。傅恒代。
雅尔度闰四月丙午召。硕色河南巡抚。
塞楞额十月己巳迁。陈宏谋陕西巡抚。
硕色闰四月丙午迁。纪山四川巡抚。
刘於义二月庚午迁。孙嘉淦署。四月丁未召。周学健福建巡抚。
陈宏谋十月己巳迁。塞楞额江西巡抚。
范灿三月庚午迁。晏斯盛湖北巡抚。
许容闰四月乙卯免。蒋溥湖南巡抚。阿里衮暂管。

王安国
云南
庆复闰四月戊申迁。张允随兼云南巡抚。
乾隆九年甲子
陈大受
范灿六月癸丑召。准泰安徽巡抚。
纪山
晏斯盛正月庚子迁。许容署湖北巡抚。二月丙辰免。晏斯盛仍任。
王安国正月辛巳迁。策楞广东巡抚。
杨锡绂三月丁亥召。托庸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十年乙丑
陈大受
准泰四月乙卯迁。魏定国安徽巡抚。
纪山
晏斯盛十一月戊寅告养。开泰湖北巡抚。
蒋溥四月庚申迁。杨锡绂湖南巡抚。
策楞四月乙卯迁。准泰广东巡抚。
云南
乾隆十一年丙寅
陈大受九月庚子迁。安宁江苏巡抚。
魏定国五月甲辰迁。潘思榘安徽巡抚。
喀尔吉善九月丁巳迁。塞楞额山东巡抚。壬戌，阿里衮代。
傅恒　九月壬戌，爱必达山西巡抚。
陈宏谋九月丁巳迁。徐杞陕西巡抚。
纪山
周学健九月庚子迁。陈大受福建巡抚。
塞楞额九月丁巳迁。陈宏谋江西巡抚。十月己卯迁。开泰代。
开泰十月己卯迁。陈宏谋湖北巡抚。
托庸四月卯革。鄂昌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十二年丁卯
潘思榘九月丁巳迁。纳敏安徽巡抚。
爱必达五月辛亥免。准泰山西巡抚。
徐杞十二月己巳召。陈宏谋陕西巡抚。
纪山
陈大受九月丁巳迁。潘思榘福建巡抚。
常安九月壬子免。顾琮浙江巡抚。
陈宏谋十二月己迁。彭树葵湖北巡抚。
准泰五月辛卯召。策楞兼管。辛亥，岳濬广东巡抚。
云南
张允随三月辛丑迁。图尔炳阿云南巡抚。
乾隆十三年戊辰
安宁闰七月己巳召。尹继善兼理。癸酉，鄂昌江苏巡抚。九月壬子迁。雅尔哈善署。

阿里衮闰七月癸酉迁。准泰山东巡抚。
准泰闰七月癸酉迁。阿里衮山西巡抚。
硕色十月乙酉迁。鄂容安河南巡抚。
黄廷桂九月丁卯召。瑚宝署。十一月庚辰迁。鄂昌甘肃巡抚。
纪山八月革。班第暂署。九月壬子，鄂昌四川巡抚。十一月庚辰迁。策楞兼。班第代。
顾琮三月乙未迁。爱必达浙江巡抚。辛亥迁。方观承代。
开泰十月壬辰迁。唐绥祖江西巡抚。
杨锡绂十月壬辰忧。开泰湖南巡抚。
鄂昌闰七月癸酉迁。舒辂广西巡抚。
云南
孙绍武　三月辛亥，爱必达贵州巡抚。
乾隆十四年己巳
纳敏四月庚子迁。卫哲治山东巡抚。十二月乙未召。图尔炳阿代。
班第正月丁巳革，仍署四川巡抚。
方观承七月壬子迁。永贵浙江巡抚。
唐绥祖四月壬辰迁。阿思哈江西巡抚。
彭树葵四月壬辰迁。唐绥祖湖北巡抚。
岳濬十二月乙未迁。苏昌广东巡抚。
云南
图尔炳阿十二月乙未迁。岳濬云南巡抚。
乾隆十五年庚午
雅尔哈善十一月丙辰迁。王师江苏巡抚。
图尔炳阿七月丙午迁。卫哲沼安徽巡抚。十一月乙丑迁。定长代。
阿里衮十一月乙丑迁。阿思哈山西巡抚。
阿思哈十月乙丑迁。舒辂江西巡抚。
唐绥祖十二月癸巳免。严瑞龙护湖北巡抚。
开泰十月甲申迁。杨锡绂湖南巡抚。
舒辂十一月乙丑迁。卫哲治广西巡抚。
云南
岳濬七月丙午革。图尔炳阿云南巡抚。十月甲申革。爱必达代。
爱必达十月甲申迁。开泰贵州巡抚。
乾隆十六年辛未
王师八月辛酉卒。庄有恭江苏巡抚。
定长二月丙戌迁。卫哲治安徽巡抚。三月己亥忧。张师载代。
准泰八月庚申逮。鄂容安山东巡抚。兆惠暂署。
鄂容安八月庚申迁。舒辂河南巡抚。十月丙辰迁。陈宏谋代。
陈宏谋十月丙辰迁。舒辂陕西巡抚。
鄂昌八月庚申迁。杨应琚甘肃巡抚。
永贵闰十二月壬寅革。雅尔哈善浙江巡抚。
舒辂八月庚申迁。鄂昌江西巡抚。
严瑞龙二月辛卯革。阿里衮兼管。四月己卯，恒文湖北巡抚。
杨锡绂十月戊戌忧。范时绶湖南巡抚。
卫哲治二月丙戌迁。定长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十七年壬申
鄂容安十月戊子迁。杨应琚山东巡抚。
阿思哈十月壬寅召。定长山西巡抚。胡宝瑔署。
陈宏谋三月戊寅迁。蒋炳河南巡抚。
舒辂二月乙未卒。锺音陕西巡抚。
杨应琚六月丙辰忧。鄂乐舜甘肃巡抚。
潘思榘三月戊寅卒。陈宏谋福建巡抚。
鄂昌十月戊子召。鄂容安江西巡抚。
定长十月壬寅迁。李锡泰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十八年癸酉
张师载八月庚戌革。卫哲治安徽巡抚。
定长八月辛丑召。胡宝瑔山西巡抚。十月辛丑迁。恒文代。
班第九月壬申召。
鄂容安九月壬申迁。范时绶江西巡抚。
恒文十月辛丑迁。张若震湖北巡抚。
范时绶九月壬申迁。杨锡绂湖南巡抚。十月辛丑迁。胡宝瑔代。
苏昌十一月己巳召。鹤年广东巡抚。
云南
开泰三月己卯迁。定长署。八月辛丑，开泰回。九月壬申迁。定长贵州巡抚。
乾隆十九年甲戌
庄有恭十二月丙辰陛见。尹继善兼江苏巡抚。
卫哲治十月甲寅迁。鄂乐舜安徽巡抚。
杨应琚四月辛卯迁。郭一裕山东巡抚。
锺音五月戊戌迁。陈宏谋陕西巡抚。
鄂乐舜五月己亥迁。鄂昌甘肃巡抚。
陈宏谋五月戊戌迁。锺音福建巡抚。
雅尔哈善五月己亥召。鄂乐舜浙江巡抚。十月甲寅迁。周人骥代。
鹤年
李锡泰十月甲寅免。卫哲治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二十年乙亥
鄂乐舜十一月壬午迁。高晋安徽巡抚。
郭一裕六月癸丑迁。白锺山署。十一月壬午，鄂乐舜山东巡抚。
蒋炳　五月辛卯，图尔炳阿河南巡抚。
陈宏谋三月己卯迁。台柱署。十二月甲辰召。卢焯陕西巡抚。
鄂昌三月己卯召。陈宏谋甘肃巡抚。五月辛卯迁。吴达善代。
周人骥
范时绶二月己未召。胡宝瑔江西巡抚。
胡宝瑔二月己未迁。杨锡绂署。五月辛卯迁。陈宏谋湖南巡抚。
鹤年
卫哲治十月甲辰迁。鄂宝广西巡抚。
云南
爱必达六月癸丑迁。郭一裕云南巡抚。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庄有恭十一月辛亥忧。爰必达兼署。

鄂乐舜革。二月戊辰，爰必达山东巡抚。十月壬申迁。鹤年任。杨锡绂署。

恒文二月戊辰迁。明德山西巡抚。

图尔炳阿十月辛亥迁。蒋炳署河南巡抚。十二月丙子，图尔炳阿仍留。

卢焯十月辛亥迁。陈宏谋陕西巡抚。

周人骥二月庚戌革。杨廷璋浙江巡抚。

张若震十月辛亥卒。卢焯湖北巡抚。

陈宏谋十月辛亥迁。图尔炳阿湖南巡抚。十二月丙子，蒋炳署。

鹤年十月壬申迁。周人骥广东巡抚。

云南

郭一裕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爰必达六月甲子迁。陈宏谋江苏巡抚。十二月癸亥迁。托恩多江苏巡抚。

鹤年七月丁未迁。蒋洲山东巡抚。十月甲子逮。鹤年兼办。十二月癸亥卒。阿尔泰山东巡抚。

明德六月甲子迁。定长山西巡抚。七月丁未忧。塔永宁山西巡抚。

图尔炳阿四月己卯革。蒋炳河南巡抚。刘慥暂护。辛巳，图尔炳阿仍留。六月辛酉召。胡宝瑔任。刘慥暂护。

陈宏谋六月甲子迁。明德陕西巡抚。十月丙戌革。永贵署陕西巡抚。吴士功护。

胡宝瑔六月辛酉迁。阿思哈署江西巡抚。

卢焯六月庚午革。庄有恭署湖北巡抚。

蒋炳四月己卯迁。阿思哈湖南巡抚。辛巳，蒋炳仍回。九月戊戌革。富勒浑湖南巡抚。

周人骥

云南

郭一裕七月辛卯免。壬辰，刘藻云南巡抚。

定长六月甲子迁。周琬贵州巡抚。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托恩多三月丁未迁。庄有恭署。四月丙子迁。陈宏谋兼管江苏巡抚。

永贵三月丁未赴军营。锺音陕西巡抚。

锺音正月壬子迁。周琬福建巡抚。三月丁未忧。吴士功任。杨应琚兼管。

庄有恭三月丁未迁。冯钤湖北巡抚。四月丙子迁。庄有恭署。

富勒浑　四月丙子冯钤湖南巡抚。

周人骥正月壬子迁。锺音广东巡抚。三月丁未迁。托恩多代。

云南

周琬正月壬子迁。周人骥署贵州巡抚。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塔永宁十月乙未卒。鄂弼山西巡抚。

吴达善正月己亥迁。明德甘肃巡抚。四月丁巳忧。杨应琚兼管。

杨廷璋三月壬辰迁。明山署。四月戊午，庄有恭浙江巡抚。

庄有恭四月戊午迁。周琬署湖北巡抚。

云南

周人骥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胡宝瑔十二月丙戌迁。吴达善河南巡抚。

杨应琚免兼。十二月丙戌明德甘肃巡抚。
阿思哈十一月丙寅革。常钧暂署。十二月丙戌，胡宝瑔江西巡抚。
云南
周人骥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高晋三月戊申迁。托庸安徽巡抚。
吴达善四月壬辰迁。常钧河南巡抚。八月戊寅迁。胡宝瑔代。
吴士功五月戊午革。定长福建巡抚。
胡宝瑔八月戊寅迁。常钧江西巡抚。汤聘暂署。
周琬八月戊寅革。汤聘湖北巡抚。爱必达兼管。
鄂宝二月癸酉召。托庸广西巡抚。三月戊申迁。熊学鹏代。
云南
周人骥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陈宏谋十月辛卯迁。庄有恭江苏巡抚。
鄂弼五月戊申迁。明德山西巡抚。
锺音五月戊申迁。鄂弼陕西巡抚。
明德五月戊申迁。常钧甘肃巡抚。
庄有恭十月辛卯迁。熊学鹏浙江巡抚。
常钧五月戊申迁。明山署。八月甲辰迁。汤聘江西巡抚。
汤聘八月甲辰迁。宋邦绥湖北巡抚。
冯钤十月辛卯迁。陈宏谋湖南巡抚。
托恩多八月甲辰忧。明山署广东巡抚。
熊学鹏十月辛卯迁。冯钤广西巡抚。
云南
周人骥正月己未免。乔光烈贵州巡抚。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阿尔泰六月壬寅迁。崔应阶山东巡抚。
明德五月庚辰迁。和其衷山西巡抚。
胡宝瑔正月壬午卒。叶存仁河南巡抚。十一月辛酉迁。阿思哈代。
鄂弼六月戊戌迁。明山陕西巡抚。阿里衮暂护。明山十一月辛酉迁。明德代。
常钧十一月辛酉迁。杨应琚兼署。
汤聘五月己卯革。庚辰，明德江西巡抚。十一月辛酉迁。辅德代。
宋邦绥五月癸酉免。辅德湖北巡抚。十一月辛酉迁。常钧代。
陈宏谋五月癸酉迁。乔光烈湖南巡抚。
明山六月戊戌迁。阿思哈广东巡抚。十一月辛酉迁。明山代。
云南
乔光烈五月癸酉迁。乙亥，崔应阶贵州巡抚。六月壬寅迁。图尔炳阿代。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三月，裁甘肃巡抚。
杨应琚　三月乙卯裁。
常钧六月丙午迁。王检湖北巡抚。
乔光烈十月癸巳革。图尔炳阿湖南巡抚。
云南
刘藻六月甲辰迁。丙午，常钧云南巡抚。

图尔炳阿十月癸迁。方世儁贵州巡抚。

乾隆三十年乙酉

庄有恭正月癸丑迁。明德江苏巡抚。

托庸十一月乙酉迁。冯钤安徽巡抚。

和其衷正月癸丑迁。彰宝山西巡抚。

明德正月癸丑迁。和其衷陕西巡抚。

辅德闰二月戊感受卒。明山江西巡抚。

王检闰二月戊辰迁。李因培湖北巡抚。十一月乙酉迁。汤聘代。

图尔炳阿三月甲申卒。冯钤湖南巡抚。十一月乙酉迁。李因培代。

明山闰二月戊辰迁。王检广东巡抚。

冯钤三月甲申迁。宋邦绥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和其衷二月辛亥逮。明山陕西巡抚。

定长二月壬寅迁。李因培福建巡抚。八月癸丑降。庄有恭代。

明山二月辛亥迁。吴绍诗江西巡抚。

汤聘二月壬寅迁。刘藻湖北巡抚。癸亥革。鄂宁代。十二月甲午迁。鄂宝湖北巡抚。

李因培二月壬寅迁。常钧湖南巡抚。十二月甲午召。鄂宁湖南巡抚。

王检

宋邦绥

云南

常钧二月壬寅迁。汤聘云南巡抚。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崔应阶七月辛巳迁。李清时山东巡抚。

庄有恭七月癸亥卒。辛巳，崔应阶福建巡抚。

鄂宝五月己巳迁。定长暂署。庚午，范时绶湖北巡抚。十一月壬子召。鄂宝代。

鄂宁二月己酉迁。方世儁湖南巡抚。

王检八月乙酉免。锺音广东巡抚。

宋邦绥

云南

汤聘二月己酉迁。鄂宁云南巡抚。

方世儁二月己酉迁。汤聘贵州巡抚。五月己巳革。鄂宝代。十一月壬子迁。良卿署。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明德二月丙戌迁。彰宝江苏巡抚。

李清时正月庚子卒。彰宝山东巡抚。二月丙戌迁。富呢汉代。十二月己未降。富明安山东巡抚。

彰宝正月庚子迁。苏尔德山西巡抚。九月己酉降。鄂宝山西巡抚。

阿思哈十二月甲子迁。文绶河南巡抚。壬午，阿思哈仍留。

明山十二月甲子迁。阿思哈陕西巡抚。壬午，文绶陕西巡抚。

崔应阶正月丁未迁。富呢汉福建巡抚。二月丙戌迁。鄂宝代。三月乙巳迁。锺音福建巡抚。六月壬午迁。鄂宁代。

熊学鹏二月丙戌忧。永德浙江巡抚。

鄂宝二月丙戌迁。程焘湖北巡抚。十二月己未降。揆义署湖北巡抚。

锺音三月乙巳迁。良卿广东巡抚。四月丁卯，钱度代。六月壬午迁。锺音仍任。

宋邦绥　六月壬午，钱度广西巡抚。

云南
鄂宁二月丙戌迁。明德云南巡抚。
良卿三月乙巳迁。钱度贵州巡抚。四月丁卯迁。良卿仍回。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彰宝三月丙午忧。明德江苏巡抚。高晋兼管。十月乙卯，明德革。永德江苏巡抚。
冯钤二月辛酉免。富呢汉安徽巡抚。陈辉祖暂护。十月甲子迁。胡文伯安徽巡抚。
阿思哈三月壬子迁。喀宁阿河南巡抚。吴嗣爵暂护。十月甲子迁。富呢汉河南巡抚。
鄂宁四月己未革。温福福建巡抚。崔应阶兼署。
永德十月乙卯迁。熊学鹏署浙江巡抚。
吴绍诗七月己亥迁。海明江西巡抚。
揆义七月己亥察议。梁国治湖北巡抚。
方世傛十二月辛亥免。宫兆麟湖南巡抚。
锺音　十二月辛亥，德保广东巡抚。
钱度　十二月辛亥，陈辉祖广西巡抚。
云南
明德正月辛卯迁。喀宁阿云南巡抚。三月壬子迁。彰宝署。十月乙卯迁。明德署。
良卿十月癸亥免。吴达善暂兼署。甲子，喀宁阿贵州巡抚。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永德三月戊戌迁。萨载署。十月壬午召。李湖护江苏巡抚。
胡文伯七月辛酉降。裴宗锡安徽巡抚。
富呢汉三月戊戌召。永德河南巡抚。
温福闰五月己未迁。锺音署福建巡抚。
熊学鹏十一月辛未忧。富勒浑浙江巡抚。
宫兆麟三月辛巳迁。吴达善兼署。辛卯，德福署。十月壬午迁。吴达善兼湖南巡抚。
云南
明德七月壬申卒。诺穆亲署云南巡抚。
喀宁阿三月辛巳召。宫兆麟贵州巡抚。十一月乙丑免。三宝护。十二月庚寅，李湖贵州巡抚。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富明安三月戊午迁。周元理山东巡抚。十月丁亥迁。徐绩代。
鄂宝十月戊辰召。三宝山西巡抚。
永德五月辛丑迁。何煟河南巡抚。
文绶九月丁卯迁。勒尔谨陕西巡抚。
锺音五月辛丑迁。余文仪福建巡抚。
梁国治九月丁卯迁。陈辉祖湖北巡抚。
吴达善五月辛丑迁。永德湖南巡抚。九月丁卯迁。梁国治代。
陈辉祖九月丁卯迁。永德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三宝
勒尔谨六月丙戌迁。富勒浑陕西巡抚。辛卯迁。巴延三代。
富勒浑六月丙戌迁。熊学鹏署浙江巡抚。
海明五月甲子迁。海成江西巡抚。
云南
诺穆亲正月乙巳召。李湖署云南巡抚。

李湖正月乙巳迁。图思德贵州巡抚。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三宝正月壬辰迁。鄂宝山西巡抚。巴延三暂署。
巴延三正月壬辰迁。毕沅陕西巡抚。
熊学鹏正月壬辰迁。三宝浙江巡抚。
梁国治十一月壬申召。巴延三湖南巡抚。敦福护。
永德正月壬辰免。熊学鹏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徐绩十月辛巳免。杨景素山东巡抚。
何煟九月乙卯差。荣柱暂护。十月丙午，何煟卒。徐绩河南巡抚。荣柱仍护。
三宝
巴延三
云南
图思德五月丙寅迁。韦谦恒暂护。
乾隆四十年乙未
裴宗锡五月壬戌迁。李质颖安徽巡抚。
三宝
巴延三
德保十二月丙辰迁。熊学鹏广东巡抚。
熊学鹏十二月丙辰迁。吴虎炳广西巡抚。
云南
李湖二月癸巳革。李瀚云南巡抚。五月壬戌卒。裴宗锡署。十月丙申迁。图思德兼署。
韦谦恒十月丙申革。裴宗锡贵州巡抚。袁守侗署。
乾隆四十一年申丙
萨载三月癸未迁。杨魁江苏巡抚。
李质颖三月丁酉迁。闵鹗元安徽巡抚。
鄂宝七月丁亥迁。巴延三山西巡抚。
毕沅三月甲申迁。富纲暂署陕西巡抚。
余文仪十月辛亥迁。德保福建巡抚。
三宝
巴延三七月丁亥迁。鄂宝湖南巡抚。十月壬子迁。敦福代。
熊学鹏三月丁酉革。李质颖广东巡抚。
云南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杨景素正月乙酉迁。郝硕山东巡抚。国泰署。十一月戊辰迁。国泰代。
巴延三
三宝五月丁亥迁。王亶望浙江巡抚。
海成十一月戊辰革。郝硕江西巡抚。
敦福二月丁巳迁。颜希深湖南巡抚。
云南
图思德正月乙酉回原任。裴宗锡云南巡抚。
裴宗锡正月乙酉回原任。图思德贵州巡抚。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巴延三
徐绩正月癸亥召。郑大进河南巡抚。
德保九月己亥迁。黄检福建巡抚。
王亶望
颜希深三月己丑迁。李湖湖南巡抚。
云南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巴延三十二月乙卯迁。雅德山西巡抚。
郑大进正月己丑迁。陈辉祖河南巡抚。十二月辛未迁。荣柱代。
毕沅十二月丁卯忧。刘秉恬署陕西巡抚。
黄检二月丙子召。增福代。五月丙午召。富纲福建巡抚。
王亶望
陈辉祖正月己丑迁。郑大进湖北巡抚。
吴虎炳五月丙申卒。李世杰广西巡抚。十一月丙午忧。姚成烈代。
云南
裴宗锡七月辛卯卒。孙士毅云南巡抚。
图思德三月戊戌迁。舒常贵州巡抚。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杨魁四月辛酉迁。吴坛江苏巡抚。八月癸酉召。闵鹗元代。
闵鹗元八月癸酉迁。农起安徽巡抚。
雅德四月丙寅迁。喀宁阿山西巡抚。
荣柱四月丙寅迁。杨魁河南巡抚。十月己酉忧。雅德代。
刘秉恬四月辛酉迁。杨魁陕西巡抚。丙寅迁。雅德代。十月己酉迁。毕沅署。
王亶望三月壬辰忧。李质颖浙江巡抚。三宝兼署。
郑大进
李湖三月壬辰迁。刘墉湖南巡抚。
李质颖三月壬辰迁。李湖广东巡抚。
云南
孙士毅三月丁酉革。颜希深署。四月辛酉迁。刘秉恬署云南巡抚。
舒常三月丁酉召。李本署。四月辛酉。颜希深贵州巡抚。七月壬寅卒。李本受。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农起十二月辛卯迁。谭尚忠安徽巡抚。
喀宁阿二月己巳忧。雅德山西巡抚。十二月丁丑迁。谭尚早代。辛卯迁。农起任。
雅德二月己巳迁。诺穆亲署。庚午，富勒浑河南巡抚。
富纲五月癸巳召。杨魁署福建巡抚。
李质颖正月癸卯召。陈辉祖兼浙江巡抚。
郑大进十一月戊辰迁。十二月己巳，姚成烈湖北巡抚。
刘墉十一月丙午迁。李世杰署湖南巡抚。
李湖十二月丁丑卒。雅德广东巡抚。
姚成烈十二月己巳迁。朱椿广西巡抚。
云南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谭尚忠六月壬午降。富躬安徽巡抚。
国泰四月己卯革。明兴山东巡抚。

富勒浑九月辛亥迁。李世杰河南巡抚。
杨魁三月癸丑病免。雅德福建巡抚。
陈辉祖九月辛亥革。十月甲申，福崧浙江巡抚。
李世杰九月辛亥迁。查礼湖南巡抚。舒常兼署。
雅德三月癸丑迁。尚安广东巡抚。
云南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李世杰四月辛巳迁。何裕城河南巡抚。
查礼正月甲午卒。伊星阿湖南巡抚。
朱椿三月辛丑迁。刘峨广西巡抚。五月丁未迁。孙士毅代。
云南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富躬六月丁未病免。书麟安徽巡抚。
郝硕四月壬寅召。李绶江西巡抚。辛亥迁。伊星阿代。
姚成烈七月丁巳迁。李绶湖北巡抚。
伊星阿四月辛亥迁。李绶湖南巡抚。七月丁巳迁。陆燿代。
尚安正月甲寅忧。孙士毅广东巡抚。
孙士毅正月甲寅迁。吴垣广西巡抚。
云南
李本二月壬申卒。永保贵州巡抚。
乾隆五十年乙巳
农起八月癸卯卒。伊桑阿山西巡抚。
何裕城二月辛卯迁。毕沅河南巡抚。
毕沅二月辛卯迁。何裕城陕西巡抚。九月戊午迁。永保代。
雅德七月己酉迁。浦霖福建巡抚。庚戌调。徐嗣曾代。
伊星阿五月壬子免。舒常署。甲寅，永保江西巡抚。九月戊午迁。何裕城代。
李绶正月丁巳迁。吴垣湖北巡抚。
陆燿七月庚戌病免。浦霖湖南巡抚。
吴垣正月丁巳迁。孙永清广西巡抚。
云南
永保五月甲寅迁。陈用敷贵州巡抚。七月辛酉忧。李庆棻代。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伊桑阿六月乙酉忧。福崧署。九月丁亥革。勒保山西巡抚。
毕沅六月辛丑迁。江兰河南巡抚。十月丁未降。毕沅代。
永保九月戊子迁。巴延三陕西巡抚。
福崧三月癸未召。伊龄阿浙江巡抚。九月乙未召。琅玕代。
吴垣二月己亥卒。图萨布湖北巡抚。五月本巳迁。李封代。
孙士毅五月丁巳迁。图萨布广东巡抚。
云南
刘秉恬闰七月庚辰迁。谭尚忠云南巡抚。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书麟十一月乙酉迁。陈用敷安徽巡抚。
明兴二月乙巳召。长麟山东巡抚。
巴延三

李封三月辛卯留京。姜晟湖北巡抚。

云南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勒保七月丁丑差。梁肯堂署。郑源璿护。辛巳，海宁山西巡抚。

毕沅七月丁丑迁。伍拉纳河南巡抚。惠龄署。辛巳迁。梁肯堂代。

巴延三

姜晟七月辛巳迁。惠龄湖北巡抚。

云南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陈用敷十二月丁丑降。穆和蔺安徽巡抚。

伍拉纳正月壬午迁。梁肯堂河南巡抚。

巴延三迁。七月丙午，秦承恩陕西巡抚。

图萨布六月壬申病免。郭世勋广东巡抚。许祖京护。

云南

李庆棻正月丁亥卒。郭世勋贵州巡抚。六月壬申迁。陈步瀛代。十一月戊寅卒。额勒春贵州巡抚。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闵鹗元四月丙寅免。福崧江苏巡抚。十月壬申迁。长麟署。

穆和蔺二月丁丑迁。康基田安徽巡抚。四月丙寅革。何裕城代。七月庚寅卒朱珪安徽巡抚。

长麟九月庚子革。惠龄山东巡抚。胡季堂护。

海宁八月庚戌迁。书麟山西巡抚。

梁肯堂二月丁丑迁。穆和蔺河南巡抚。

徐嗣曾十月丁丑卒。浦霖福建巡抚。

琅玕八月庚戌免。海宁浙江巡抚。十月壬申卒。福崧代。

何裕城四月丙寅迁。姚棻署江西巡抚。

惠龄九月庚子迁。福宁湖北巡抚。毕沅兼署。

浦霖十一月丁丑迁。冯光熊湖南巡抚。

孙永清六月乙卯卒。陈用敷广西巡抚。英善护。

云南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惠龄十一月辛巳迁。吉庆山东巡抚。

书麟四月辛未迁。冯光熊山西巡抚。郑源璿护。

冯光熊四月辛未迁。姜晟湖南巡抚。王懿德护。

云南

额勒春十一月癸未召。陈淮贵州巡抚。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长麟五月戊申迁。奇丰额江苏巡抚。

冯光熊五月戊申召。长麟山西巡抚。十二月丙子迁。蒋兆奎代。

福崧十二月丙子召。长麟浙江巡抚。

姚棻六月辛巳忧。陈淮江西巡抚。

云南

陈淮六月辛巳迁。冯光熊贵州巡抚。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吉庆八月庚午迁。惠龄山东巡抚。九月甲辰迁。福宁代。

长麟八月庚午迁。吉庆浙江巡抚。
福宁九月甲辰迁。惠龄湖北巡抚。
云南
谭尚忠三月乙卯迁。冯光熊云南巡抚。
冯光熊三月乙卯迁。英善贵州巡抚。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朱珪五月甲辰迁。陈用敷安徽巡抚。十月己卯迁。惠龄代。
福宁八月甲戌迁。穆和蔺山东巡抚。甲申，毕沅代。
穆和蔺八月甲戌迁。福宁河南巡抚。甲申迁。穆和蔺仍回。十一月甲辰革。阿精阿代。
惠龄九月甲辰召。姚棻署。十月己卯回任。陈用敷湖北巡抚。
郭世勋五月甲辰病免。朱珪广东巡抚。
陈用敷五月甲辰迁。姚棻署广西巡抚。九月甲辰迁。成林暂兼署。姚棻寻回。
云南
乾隆六十年乙卯
奇丰额五月丁巳革。费淳江苏巡抚。张诚基护。
惠龄四月己酉赴军营。费淳代。五月丁巳迁。惠龄仍任。戊辰，汪新安徽巡抚。
毕沅正月丙戌迁。玉德山东巡抚。
阿精阿五月甲子回京。景安河南巡抚。吴璥暂署。
浦霖四月己亥召。姚棻福建巡抚。魁伦署。六月戊申，姚棻免。魁伦兼。
陈用敷正月戊子迁。英善湖北巡抚。
姚棻二月癸丑迁。成宁广西巡抚。
云南
冯光熊闰二月壬辰迁。姚棻云南巡抚。四月己亥迁。江兰代。
英善正月戊子迁。陈用敷贵州巡抚。二月癸丑革。姚棻代。闰二月壬辰迁。冯光熊贵州巡抚。

清史稿卷二〇三　表第四三

疆臣年表七各省巡抚
嘉庆元年丙辰
张诚基六月乙亥迁。费淳任。
汪新六月乙亥迁。张诚基安徽巡抚。八月辛巳迁。朱珪代。
玉德六月丙子迁。伊江阿山东巡抚。
魁伦六月乙亥迁。姚棻署。
吉庆六月丙子迁。玉德浙江巡抚。
陈淮十一月己丑革逮。苏凌阿兼。
英善六月乙亥迁。汪新湖北巡抚。
朱珪六月乙亥迁。英善广东巡抚。丙子，吉庆兼署。八月辛巳，张诚基代。
云南
嘉庆二年丁巳
费淳七月庚午迁。康基田江苏巡抚。九月甲申迁。费淳代。
朱珪三月癸亥调。胡季堂暂署。张诚基安徽巡抚。四月丁巳迁。万宁暂署。朱珪兼。
蒋兆奎十一月癸未休。倭什布山西巡抚。
姚棻四月丙午病免。田凤仪福建巡抚。七月庚午忧免。费淳代。陈奉兹护。九月甲申，费淳迁。汪志伊补。
苏凌阿正月丙午回。台布署。四月丁巳迁。张诚基江西巡抚。

张诚基三月癸亥迁。吉庆兼署。四月丙午，陈大文广东巡抚。
成宁四月丁巳来京。台布署广西巡抚。
云南
嘉庆三年戊午
倭什布三月癸酉迁。伯麟山西巡抚。
景安三月癸酉迁。倭什布河南巡抚。
汪志伊
汪新四月癸卯卒。高杞湖北巡抚。
陈大文
云南
嘉庆四年己未
费淳二月辛丑迁。宜兴江苏巡抚。七月丁卯解。岳起代。
朱珪正月壬戌来京。陈用敷代。八月庚午病免。荆道乾安徽巡抚。
伊江阿正月己卯革。陈大文山东巡抚。宜兴暂署。二月辛丑迁。岳起署。
倭什布三月庚午迁。吴熊光河南巡抚。
秦承恩正月丙戌制。永保署。二月辛丑，马慧裕护。八月己酉，永保逮问。壬子台布陕西巡抚。
汪志伊
玉德迁。八月壬子，书麟护。十月戊子，阮元署浙江巡抚。
高杞二月壬寅来京。倭什布湖北巡抚。
陈大文迁。六月辛亥，陆有仁广东巡抚。
台布八月壬子迁。谢启昆广西巡抚。
云南
江兰五月庚午迁。初彭龄云南巡抚。
冯光熊二月庚戌迁。琅玕贵州巡抚。
嘉庆五年庚申
陈大文正月己巳忧免。蒋兆奎山东巡抚。闰四月己未休。惠龄代。
台布九月辛未迁。陆有仁陕西巡抚。
汪志伊
姜晟正月丁丑迁。祖之望代。九月辛未迁。马慧裕湖南巡抚。
陆有仁二月庚子迁。瑚图礼广东巡抚。
云南
琅玕九月戊戌迁。伊桑阿贵州巡抚。
嘉庆六年辛酉
荆道乾十月病免。和宁安徽巡抚。十二月戊辰调。
惠龄十一月丁丑迁。和宁山东巡抚。
吴熊光四月壬戌迁。颜检河南巡抚。
汪志伊十二月戊辰病。李殿图福建巡抚。
倭什布四月壬戌解。全保湖北巡抚。
云南
初彭龄三月癸未来京。伊桑阿云南巡抚。七月癸未逮问。孙玙秉代。
伊桑阿三月癸未罢。孙玙秉贵州巡抚。七月癸未罢。常明代。
嘉庆七年壬戌
王汝璧
和宁七月乙未免。祖之望山东巡抚。十一月庚午迁。倭什布代。

颜检四月甲辰迁。马慧裕河南巡抚。
陆有仁十一月庚午卒。祖之望陕西巡抚。
张诚基十一月庚寅革。秦承恩江西巡抚。
马慧裕四月甲辰迁。高杞湖南巡抚。
瑚图礼十一月庚寅迁。那彦成暂署。铁保广东巡抚。
谢启昆七月己卯卒。孙玉庭广西巡抚。
云南
孙曰秉十月甲子另简。初彭龄署。十一月庚寅，永保云南巡抚。那彦宝署。
常明八月壬寅解。富尼善兼。九月乙亥卒。福庆贵州巡抚。初彭龄署。十月甲子迁。百龄护。
嘉庆八年癸亥
岳起五月迁。汪志伊江苏巡抚。
阿林保十二月甲子迁。王汝璧安徽巡抚。
倭什布正月庚午迁。铁保山东巡抚。
祖之望八月丁卯迁。方维甸陕西巡抚。
高杞十二月甲子来京。阿林保湖南巡抚。赓音布署。
铁保正月庚午迁。瑚图礼仍回。八月丁卯病免。祖之望广东巡抚。九月乙巳假。孙玉庭代。
孙玉庭九月乙巳迁。百龄广西巡抚。
云南
嘉庆九年甲子
汪志伊
王汝璧十二月戊午迁。长龄安徽巡抚。
伯麟七月己亥迁。同兴山西巡抚。张师诚护。
全保九月丙午忧。瑚图礼署湖北巡抚。
孙玉庭十一月甲寅迁。百龄广东巡抚。
百龄十一月甲寅迁。孙玉庭广西巡抚。恩长暂护。
云南
嘉庆十年乙丑
汪志伊
长龄十一月丙辰迁。成宁安徽巡抚。
铁保正月辛亥迁。全保署。十一月丙辰迁。长龄山东巡抚。
阮元闰六月乙巳忧。清安泰浙江巡抚。
秦承恩闰六月癸未迁。清安泰江西巡抚。乙巳迁。秦承恩署。十月戊子来京。温承惠代。
百龄六月庚申迁。孙玉庭广东巡抚。
孙玉庭六月庚申迁。汪日章广西巡抚。
云南
嘉庆十一年丙寅
汪志伊八月庚寅迁。汪日章江苏巡抚。
成宁九月癸丑迁。初彭龄安徽巡抚。
同兴九月癸丑来京。成宁山西巡抚。
李殿图二月己亥迁。温承惠福建巡抚。十月丁亥迁。阮元代。癸卯病免。张师诚福建巡抚。
温承惠二月己亥迁。李殿图江西巡抚。三月乙卯来京。景安代。五月丙寅迁。张师诚代。十月癸卯迁。金光悌代。
瑚图礼十一月己未迁。章煦湖北巡抚。
阿林保五月丙寅迁。景安湖南巡抚。

汪日章八月庚寅迁。恩长广西巡抚。

云南

嘉庆十二年丁卯

汪日章

初彭龄五月丁未忧免。董教增安徽巡抚。十二月己丑迁。鄂云布护。

长龄五月己未迁。吉纶山东巡抚。杨志信护。

马慧裕十二月癸未迁。清安泰河南巡抚。

清安泰十二月癸未迁。阮元浙江巡抚。

章煦十二月己丑假。董教增湖北巡抚。

云南

嘉庆十三年戊辰

汪日章

吉纶十二月庚申迁。百龄山东巡抚。

金光悌十二月庚申迁。吉纶江西巡抚。

章煦六月乙巳迁。常明湖北巡抚。

孙玉庭十月甲辰迁。永保广东巡抚。十一月壬午迁。韩封代。

云南

永保十月甲辰调。章煦云南巡抚。

福庆九月己丑降。章煦贵州巡抚。十月甲辰迁。孙玉庭代。福庆暂护。

嘉庆十四年己巳

汪日章七月庚午革。蒋攸銛江苏巡抚。八月庚戌迁。章煦江苏巡抚。

百龄正月丁卯迁。吉纶山东巡抚。

成宁七月庚午迁。金应琦山西巡抚。八月丙午疾。初彭龄署。十一月应琦迁。彭龄补。十二月乙巳迁。衡龄代。

清安泰四月壬子卒。恩长河南巡抚。钱楷护。

方维甸七月庚午迁。成宁陕西巡抚。十二月乙巳革。初彭龄陕西巡抚。

阮元八月庚戌来京。蒋攸銛浙江巡抚。庆保护。

吉纶正月丁卯迁。先福江西巡抚。

恩长四月壬子迁。许兆椿广西巡抚。十二月辛卯迁。钱楷广西巡抚。

云南

章煦八月庚戌迁。同兴云南巡抚。

孙玉庭四月丁午革。初彭龄贵州巡抚。章煦署。五月辛酉，彭龄留京。鄂云布贵州巡抚。

嘉庆十五年庚午

董教增三月丙辰迁。广厚安徽巡抚。

初彭龄二月庚戌降。三月丙辰，董教增陕西巡抚。

蒋攸銛十一月甲子迁。同兴浙江巡抚。十二月己亥蒋攸銛仍回。

常明二月丙申迁。同兴湖北巡抚。十一月甲子迁。钱楷代。

钱楷十一月甲子迁。成林广西巡抚。

云南

同兴二月丙申迁。孙玉庭云南巡抚。

鄂云布

嘉庆十六年辛未

广厚七月壬午迁。钱楷安徽巡抚。

吉纶闰三月丁未迁。同兴山东巡抚。

衡龄八月甲寅忧。成宁山西巡抚。十一月辛丑迁。衡龄署。
恩长五月乙未降。长龄河南巡抚。
蒋攸銛九月乙未迁。铁保浙江巡抚。辛丑迁。高杞代。
钱楷四月癸酉来京。张映汉湖北巡抚。
景安七月壬午病免。广厚湖南巡抚。
云南
鄂云布二月降。闰三月丁未，颜检贵州巡抚。
嘉庆十七年壬申
章煦三月庚子迁。朱理江苏巡抚。
钱楷八月乙丑卒。胡克家安徽巡抚。
云南
颜检五月己丑来京。景敏贵州巡抚。
嘉庆十八年癸酉
长龄七月甲申迁。方受畴河南巡抚。己丑假。高杞署。
董教增十月丙申迁。朱勋陕西巡抚。
高杞三月甲戌迁。方受畴浙江巡抚。七月甲申迁。李奕畴代。
韩封十月丙申迁。董教增广东巡抚。
云南
景敏三月甲戌卒。许兆椿贵州巡抚。
嘉庆十九年甲戌
朱理三月癸卯迁。张师诚江苏巡抚。六月乙亥假。初彭龄署。
同兴七月乙未来京。章煦署。辛亥，陈豫山东巡抚。
张师诚三月癸卯迁。陈豫福建巡抚。五月丙申迁。王绍兰代。
李奕畴四月壬午迁。许兆椿浙江巡抚。五月丙申疾免。陈豫代。七月辛亥迁。颜检任。
先福三月癸卯迁。阮元江西巡抚。
成林二月丙辰迁。台斐音广西巡抚。
云南
许兆椿正月癸未迁。庆保贵州巡抚。
嘉庆二十年乙亥
初彭龄正月丁酉降。张师诚任。
王绍兰
颜检十二月壬子革。孙玉庭浙江巡抚。
广厚八月丁丑卒。巴哈布湖南巡抚。
台斐音二月甲申卒。庆保广西巡抚。
云南
孙玉庭十二月壬子迁。陈若霖云南巡抚。
庆保二月甲申迁。曾燠贵州巡抚。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张师诚四月乙亥革。胡克家江苏巡抚。
胡克家四月乙亥迁。康绍镛安徽巡抚。
方受畴六月戊寅迁。阮元河南巡抚。十一月壬子迁。文宁代。
王绍兰
孙玉庭五月辛卯迁。张映汉浙江巡抚。六月壬戌迁。杨懿代。
阮元六月戊寅迁。钱臻江西巡抚。

张映汉五月辛卯迁。杨馥湖北巡抚。六月壬戌迁。张映汉回。
云南
曾燠三月戊申终养。文宁贵州巡抚。十一月壬子免。朱理代。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胡克家九月乙丑卒。李尧栋江苏巡抚。十月辛巳，仍留本任。陈桂生代。
衡龄七月乙丑降。和舜武山西巡抚。十二月乙未迁。成格代。
文宁十二月乙未解。和舜武河南巡抚。
王绍兰五月庚午革。史致光福建巡抚。
董教增三月甲辰迁。陈若霖广东巡抚。
庆保九月癸丑迁。叶绍楏广西巡抚。
云南
陈若霖三月甲辰迁。李尧栋云南巡抚。九月乙丑迁。李鋆宣代。十月辛巳卒。尧栋仍留。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陈豫四月丁亥降。和舜武山东巡抚。
和舜武四月丁亥迁。陈若霖河南巡抚。
杨馥七月辛亥降。程国仁浙江巡抚。
巴哈布九月庚申召。吴邦庆湖南巡抚。
陈若霖四月丁亥迁。李鸿宾广东巡抚。
叶绍楏十月乙酉解。赵慎畛广西巡抚。
云南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康绍镛闰四月壬辰迁。姚祖同安徽巡抚。
和舜武三月丙午卒。程国仁山东巡抚。
陈若霖三月丙午迁。琦善河南巡抚。
史致光五月戊辰迁。李尧栋福建巡抚。六月壬子迁。吴邦庆代。九月戊子迁。韩克均授。
程国仁三月丙午迁。陈若霖浙江巡抚。
吴邦庆六月壬子迁。李尧栋湖南巡抚。
李鸿宾闰四月壬辰迁。康绍镛广东巡抚。
赵慎畛
云南
李尧栋五月戊辰迁。史致光云南巡抚。
朱理四月癸酉卒。韩克均贵州巡抚。九月戊子迁。毓岱代。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陈桂生十一月戊感受来京。魏元煜江苏巡抚。
姚祖同四月乙亥迁。吴邦庆安徽巡抚。十二月乙未来京。李鸿宾代。
程国仁三月癸酉病解。钱臻山东巡抚。
琦善三月甲申革。四月乙亥姚祖同河南巡抚。
韩克均十二月丁亥迁。颜检福建巡抚。
陈若霖十二月丙午调。承瀛浙江巡抚。
钱臻三月癸酉迁。瑞弼江西巡抚。
张映汉四月丁亥迁。毓岱湖北巡抚。
李尧栋十一月戊辰召。左辅湖南巡抚。
赵慎畛
云南

史致光十二月丁亥迁。韩克均云南巡抚。

毓岱四月乙亥迁。明山贵州巡抚。

道光元年辛巳

李鸿宾六月戊戌迁。孙尔准安徽巡抚。八月丙午迁。张师诚代。十月丁亥忧。孙尔准仍任。

钱臻六月甲辰降。琦善山东巡抚。

成格二十月戊子降。邱树棠山西巡抚。叶世倬护。

朱勋九月己巳迁。卢坤署陕西巡抚。

瑞弼七月丁卯卒。毓岱江西巡抚。

毓岱七月丁卯迁。杨懋恬湖北巡抚。

康绍镛六月辛巳来京。张师诚广东巡抚。八月丙午迁。孙尔准代。十月丁亥迁。嵩孚代。

云南

赵慎畛

道光二年壬午

魏元煜九月庚寅迁。韩文绮江苏巡抚。

琦善十二月癸丑忧。程含章山东巡抚。杨健护。

姚祖同七月甲申迁。程祖洛河南巡抚。王鼎署。

朱勋五月戊戌卸。程祖洛陕西巡抚。七月甲申迁。程国仁代。九月庚子迁。卢坤补。

颜检正月壬子迁。叶世倬福建巡抚。

毓岱五月壬午以病免。阿霖江西巡抚。

嵩孚六月壬戌迁。罗含章广东巡抚。十二月癸丑调。陈中孚代。

赵慎畛八月戊申迁。卢坤广西巡抚。九月庚子调。成格广西巡抚。

云南

明山六月乙未迁。嵩孚贵州巡抚。

道光三年癸未

孙尔准正月癸酉调。陶澍安徽巡抚。

程含章三月戊戌调。琦善署山东巡抚。

叶世倬正月癸酉休。孙尔准福建巡抚。

阿霖三月戊戌召。程含章江西巡抚。

左辅二月辛丑来京。嵩孚湖南巡抚。

陈中孚

成格十一月乙亥迁。毓岱广西巡抚。嵩溥署。

云南

嵩孚二月辛丑调。程国仁贵州巡抚。

道光四年甲申

韩文绮闰七月辛丑降。张师诚江苏巡抚。十二月，诚端护。

陶澍十二月戊寅覲。徐承恩护安徽巡抚。

琦善十二月戊辰假。纳尔经额暂护山东巡抚。

邱树棠六月乙巳降。张师诚山西巡抚。苏成额护。张师诚闰七月辛丑调。朱桂贞代。辛亥忧。福＜□帛系＞代。

承瀛九月壬寅忧。黄鸣杰署浙江巡抚。

程含章二月甲辰调。嵩溥护。三月甲子，毓岱江西巡抚。八月丁亥免。成格代。

陈中孚

毓岱三月甲子调。康绍镛广西巡抚。

云南

程国仁八月庚辰忧。苏明阿贵州巡抚。

道光五年乙酉

张师诚五月甲辰调。陶澍江苏巡抚。

陶澍五月甲辰调。张师诚安徽巡抚。

琦善五月戊申调。伊里布山东巡抚。六月癸酉忧。讷尔经额护。九月乙酉，武隆阿代。

卢坤四月辛未忧。伊里布陕西巡抚。五月戊申调。鄂山代。九月乙酉，邓廷桢护。十月庚辰，鄂山回任。

孙尔准九月乙酉调。韩克均福建巡抚。孙尔准暂兼。

黄鸣杰三月甲辰来京。程含章浙江巡抚。

成格八月己未调。武隆阿江西巡抚。九月乙酉调。韩文绮代。

嵩孚八月丁巳迁。康绍镛湖南巡抚。

陈中孚八月己未调。成格广东巡抚。

康绍镛八月丁巳调。苏成额广西巡抚。

云南

韩克均九月乙酉调。伊里布署云南巡抚。

苏明阿九月丁亥降。嵩溥贵州巡抚。吴荣光护。十月假。富呢扬阿护。

道光六年丙戌

张师诚四月甲戌召。邓廷桢安徽巡抚。

武隆阿七月壬午差。陈中孚署山东巡抚。讷尔经额护。十一月癸卯，中孚卒。程含章署。

鄂山七月壬午调。徐炘护陕西巡抚。

程含章十一月癸卯调。刘彬士署浙江巡抚。富呢扬阿护。

杨懋恬七月壬午来京。嵩孚兼署。十二月癸丑，杨健湖北巡抚。

云南

道光七年丁亥

程含章闰五月癸酉来京。长龄暂署。七月乙巳，卢坤山东巡抚。八月丙申调。琦善授。

福＜⿰巾系＞八月丙申调。卢坤山西巡抚。

程祖洛九月庚午忧。杨国桢河南巡抚。

云南

道光八年戊子

卢坤八月己卯调。徐炘山西巡抚。

成格八月己卯迁。卢坤广东巡抚。

云南

道光九年己丑

琦善三月戊午来京。讷尔经额山东巡抚。

韩文绮十月甲申迁。吴光悦江西巡抚。

云南

道光十年庚寅

陶澍六月辛卯迁。卢坤江苏巡抚。十一月壬午调。程祖洛代。

徐炘九月戊午调。阿勒清阿山西巡抚。

鄂山九月戊午调。徐炘署陕西巡抚。丁丑来京。颜伯焘署。

刘彬士十月戊子降。富呢扬阿浙江巡抚。

杨健十一月丙寅降。杨怿曾湖北巡抚。

康绍镛六月乙未来京。程祖洛湖南巡抚。十一月壬午调。苏成额代。

卢坤八月壬午调。朱桂桢广东巡抚。李鸿宾兼署。

苏成额十一月壬午调。祁＜□土贡＞广西巡抚。
云南
道光十一年辛卯
韩克均正月丙子休。魏元烺福建巡抚。
吴光悦　十二月乙巳，吴邦庆江西巡抚。
苏成额八月壬寅迁。吴荣光湖南巡抚。
云南
道光十二年壬辰
程祖洛二月乙未调。林则徐江苏巡抚。
讷尔经额八月甲午调。锺祥山东巡抚。
阿勒清阿九月甲辰解。尹济源山西巡抚。邱鸣泰护丁未降。鄂顺安署。
吴邦庆二月乙未调。周之琦江西巡抚。
云南
道光十三年癸巳
尹济源四月辛丑调。鄂顺安山西巡抚。
史谱九月壬辰调。杨名飏陕西巡抚。
周之琦
杨怿曾正月丁酉免。麟庆湖北巡抚。三月戊戌迁。鄂顺安代。四月辛丑尹济源代。
朱桂桢七月壬辰免。祁＜□土贡＞广东巡抚。
祁＜□土贡＞七月壬辰免调。惠吉广西巡抚。
云南
嵩溥九月壬辰调。史谱贵州巡抚。十一月丙辰迁。裕泰代。
道光十四年甲午
杨国桢七月壬午免。桂良河南巡抚。栗毓美护。
富呢扬阿十一月庚辰迁。乌尔恭额浙江巡抚。
周之琦
云南
道光十五年乙未
邓廷桢七月庚辰调。色卜星额安徽巡抚。佟景文护。
鄂顺安九月乙卯降。申启贤山西巡抚。
周之琦
云南
伊里布二月己亥迁。何煊云南巡抚。
道光十六年丙申
锺祥七月癸未调。经额布山东巡抚。刘斯嵋护。
杨名飏九月庚寅革。汤金钊暂署。壬辰，富呢扬阿陕西巡抚。
周之琦二月丙辰调。陈銮江西巡抚。
尹济源二月丙辰免。周之琦湖北巡抚。
吴荣光正月辛丑降。乙巳，裕泰湖南巡抚。
惠吉四月癸亥来京。梁章钜广西巡抚。
云南
裕泰正月乙巳调。贺长龄贵州巡抚。
道光十七年丁酉
林则徐正月庚子调。陈銮江苏巡抚。

陈銮正月庚子调。裕泰江西巡抚。
周之琦
裕泰正月庚子调。讷尔经额湖南巡抚。九月癸巳来京。钱宝琛代。龚绶护。
云南
何煊四月甲子卒。颜伯焘云南巡抚。
道光十八年戊戌
裕泰九月辛酉调。钱宝琛江西巡抚。赵炳吉护。
周之琦四月甲子丁忧。伍长华湖北巡抚。
钱宝琛九月辛酉调。裕泰湖南巡抚。
祁＜□土贡＞二月乙巳迁。怡良广东巡抚。邓廷桢兼署。
云南
道光十九年己亥
陈銮三月乙巳调。裕谦署江苏巡抚。
色卜星额十一月甲辰卒。程楙采安徽巡抚。
经额布八月庚午迁。托浑布山东巡抚。
申启贤十月丁卯卒。杨国桢山西巡抚。
桂良三月乙巳调。朱澍河南巡抚。四月丁丑调。周天爵代。六月丙寅调。牛鉴补。
魏元烺四月辛未来京。吴文镕福建巡抚。
云南
道光二十年庚子
裕谦七月丁酉调。邵甲名署江苏巡抚。十二月庚午调。程裔采署。
吴文镕十二月己卯调。刘鸿翱福建巡抚。
乌尔恭额六月甲申革。刘韵珂浙江巡抚。宋其沅护。
伍长华十二月甲戌革。己卯，吴文镕湖北巡抚。裕泰兼署。
裕泰十一月癸丑调。丙辰，吴其濬湖南巡抚。
怡良九月辛卯，暂署两广总督。
云南
颜伯焘九月辛卯迁。张沣中云南巡抚。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裕谦闰三月丁卯迁。梁章钜江苏巡抚。十二月乙巳免。程裔采代。
杨国桢十二月戊子迁。梁萼涵山西巡抚。
牛鉴九月丙辰迁。鄂顺安署河南巡抚。
钱宝琛五月壬午调。吴文镕江西巡抚。
吴文镕五月壬午调。钱宝琛湖北巡抚。七月己卯免。八月庚子，赵炳言代。
怡良八月丁酉差。梁宝常广东巡抚。
梁章钜闰三月丁卯调。周之琦广西巡抚。
云南
张沣中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程裔采九月己未革。孙宝善江苏巡抚。
托浑布五月戊辰差。麟魁署。十二月己未，程裔采山东巡抚。己亥调。梁宝常代。
富呢扬阿三月丙子迁。璧昌陕西巡抚。陶廷杰署。璧昌九月乙亥迁。李星沅陕西巡抚。
刘韵珂五月癸酉假。卞士云署浙江巡抚。
赵炳言

梁宝常十二月己亥调。程裔采广东巡抚。

周之琦

云南

张洊中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程楙采十一月壬午调。王植安徽巡抚。

梁宝常十二月甲辰调。崇恩山东巡抚。

刘韵珂五月戊辰迁。吴其濬浙江巡抚。闰七月甲午调。管橘群代。十一月辛巳，王植补。壬午调，程楙采任。十二月甲辰卒。梁宝常代。

赵炳言

吴其濬五月戊辰调。陆费瑔湖南巡抚。

周之琦

云南

张洊中闰七月甲午来京。吴其濬云南巡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王植

崇恩十月癸未覲。王驾护。

赵炳言十月甲午覲。裕泰兼署。

周之琦

云南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孙宝善正月庚午免。李星沅江苏巡抚。陈继昌署。

王植

梁萼涵八月辛丑调。吴其濬山西巡抚。

李星沅正月庚午调。惠吉陕西巡抚。二月乙卯调。邓廷桢代。李星沅署。

刘鸿翱二月乙卯免。惠吉福建巡抚。徐继畬署。四月甲辰，吴其濬代。八月辛丑调。郑祖琛补。

赵炳言

程裔采正月庚午调。黄恩彤广东巡抚。

周之琦

云南

吴其濬四月甲辰调。惠吉云南巡抚。四月壬子迁。郑祖琛代。八月辛丑调。梁萼涵补。

贺长龄四月癸卯迁。甲辰，乔用迁贵州巡抚。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李星沅八月乙亥迁。陆建瀛江苏巡抚。陆荫署。九月戊申，程裔采署。

王植

吴其濬十二月丁卯免。王兆琛山西巡抚。潘铎署。

邓廷桢三月乙酉卒。林则徐陕西巡抚。裕康署。十一月己酉假。杨以垕护。

郑祖琛十二月丙子调。徐继畬福建巡抚。

梁宝常十月庚午覲。存兴护浙江巡抚。

赵炳言

黄恩彤十二月癸丑革。徐广缙广东巡抚。耆英兼署。

周之琦十月丙寅免。徐继畬广西巡抚。十二月丙子调。郑祖琛代。

云南

梁萼涵正月壬午免。陆建瀛云南巡抚。八月乙亥调。张日晸云南巡抚。九月丁未忧。徐广缙代。

十二月癸丑调。程裔采补。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王植

崇恩十一月壬辰来京。张沣中山东巡抚。陈孚恩署。

王兆琛

林则徐三月乙未调。杨以增陕西巡抚。

赵炳言

徐广缙十二月甲戌调。叶名琛护广东巡抚。

云南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王植

张沣中六月癸卯卒。徐泽醇山东巡抚。

王兆琛

鄂顺安八月丁巳革。潘铎河南巡抚。锺祥署。

杨以增九月甲戌迁。陈士枚陕西巡抚。十二月丙寅革。恒春署。张祥河代。

梁宝常六月丙辰忧。傅绳勋浙江巡抚。刘尧海署。庚午，吴文镕代。

吴文镕六月庚午调。傅绳勋江西巡抚。费开绶署。

赵炳言

云南

乔用迁九月癸巳覲。罗绕典署贵州巡抚。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陆建瀛四月壬寅迁。傅绳勋江苏巡抚。程焕署。

王植

徐泽醇九月己酉迁。陈庆偕山东巡抚。刘源灏署。

王兆琛五月己未革逮。季芝昌山西巡抚。兆那苏图署。八月丙戌，季芝昌迁。龚裕代。十一月甲辰，调湖北。兆那苏图任。

傅绳勋四月壬寅调。费开绶江西巡抚。

赵炳言闰四月癸酉调。罗绕典湖北巡抚。十一月甲辰忧。龚裕代。

陆费瑔闰四月癸酉忧。赵炳言湖南巡抚。七月戊戌迁。冯德馨代。

云南

程裔采七月己未迁。张日晸云南巡抚。程裔采兼署。

道光三十年庚戌

王植

吴文镕十一月丙午迁。常大淳浙江巡抚。

费开绶八月壬午开缺。陈阡江西巡抚。陆元烺暂署。十二月辛未，陈阡革。陆应穀代。

冯德馨二月辛酉来京。万贡珍署。三月丙寅，骆秉章湖南巡抚。

郑祖琛十月壬午革。林则徐暂署。十一月庚子卒。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劳崇光暂署。

云南

张日晸八月癸亥卒。张亮基云南巡抚。

清史稿卷二〇四　表第四四

疆臣年表八各省巡抚

咸丰元年辛亥

傅绳勋二月壬午免。杨文定江苏巡抚。

王植五月亥卯迁。蒋文庆安徽巡抚。

陈庆偕九月己卯假。刘源灏署山东巡抚。

潘铎八月癸亥降。李僖河南巡抚。甲子，蒋霨远署。

徐继畬三月己酉召。裕泰署。五月己酉，王懿德福建巡抚。季芝昌兼署。九月十三日假。庆端署。

常大淳未任。汪本铨署。

陆应穀九月丙辰召。王植署江西巡抚。

云南

周天爵三月己酉免。劳崇光署。癸丑，邹鸣鹤广西巡抚。

乔用迁十月庚寅卒。蒋霨远贵州巡抚。吕佺孙署。

咸丰二年壬子

陈庆偕二月丁亥免。李僖山东巡抚。刘源灏暂署。

兆那苏图八月癸亥卒，常大淳山西巡抚。郭梦龄署。十二月辛丑，易棠代。哈芬署。

李淳二月丁亥迁。柏贵代。四月己酉，陆应穀署。十一月戊申迁。琦善署。十二月己亥，陆应穀河南巡抚。

王懿德

常大淳五月庚申迁。黄宗汉浙江巡抚。春寿署。

王植三月戊寅免。陆元烺署。八月甲申，罗绕典署。八月癸巳迁。张芾署江西巡抚。

龚裕五月庚申议。常大淳湖北巡抚。八月癸巳迁。罗绕典代。十月壬辰迁。崇纶补。十二月己卯，大淳殉。骆秉章署。

骆秉章五月壬子召。张亮基湖南巡抚。十二月辛丑迁。潘铎署。

叶名琛七月壬申调。柏贵广东巡抚。

邹鸣鹤四月丙午革。劳崇光广西巡抚。

云南

张亮基五月壬子迁。黄宗汉云南巡抚。庚申迁。吴振棫代。

咸丰三年癸丑

杨文定二月壬辰调。联英暂理。丁酉免。倪良耀代办。三月壬子，许乃钊署江苏巡抚。

蒋文庆正月甲戌被害。周天爵署。二月丁丑，李嘉瑞安徽巡抚。九月辛酉革。江忠源代。刘鈐暂署。十二月甲午，忠源殉。福济补。

李僖八月癸未卒。张亮基山东巡抚。崇恩署。

易棠五月庚申迁。哈芬山西巡抚。八月戊子革。郭梦龄署。恒春补。

陆应穀九月丙寅革。英桂河南巡抚。

张祥河十二月壬寅召。王庆云陕西巡抚。

王懿德

潘铎三月丁巳免。骆秉章湖南巡抚。

云南

咸丰四年甲寅

许乃钊六月庚辰革。吉尔杭阿江苏巡抚。

恒春十一月戊子迁。王庆云山西巡抚。

英桂三月甲王假。郑敦谨署河南巡抚。

王庆云十一月戊子迁。吴振棫陕西巡抚。载龄署。

王懿德正月戊午迁。吕佺孙福建巡抚。

黄宗汉九月丁亥迁。何桂清浙江巡抚。

张芾正月壬子革。陈启迈江西巡抚。

崇纶二月甲午忧。青麐湖北巡抚。六月癸未正法。杨霈代。九月辛未迁。曾国藩署。丙子，陶恩培补。杨霈兼署。

云南

吴振棫十一月戊子迁。舒兴阿云南巡抚。

咸丰五年乙卯

王庆云

陈启迈七月癸亥革。文俊江西巡抚。陆元烺署。

陶恩培三月乙丑殉。胡林翼署湖北巡抚。

柏贵十月己巳觐见。叶名琛兼署广东巡抚。

云南

咸丰六年丙辰

吉尔杭阿五月癸亥殉。赵德辙江苏巡抚。

福济六月戊申假。毕承昭署安徽巡抚。

王庆云

吴振棫八月戊子迁。谭廷襄陕西巡抚。十二月己酉，曾望颜代。

吕佺孙十一月甲子假。庆瑞署福建巡抚。

何桂清十一月庚申病免。晏端书浙江巡抚。

云南

咸丰七年丁巳

赵德辙

崇恩五月甲寅陛见。吴廷栋署山东巡抚。

王庆云六月乙亥迁。恒福山西巡抚。十二月己巳陛见。常绩署。

吕佺孙正月辛亥免。庆端福建巡抚。

文俊三月丁卯来京。耆龄江西巡抚。

柏贵十二月己未调。江国霖暂署广东巡抚。

云南

舒兴阿六月壬子来京。桑春荣云南巡抚。

咸丰八年戊午

赵德辙十二月丁巳免。徐有壬江苏巡抚。

福济六月丁巳革。翁同书安徽巡抚。李孟群暂署。

恒福八月壬戌调。英桂山西巡抚。

英桂四月戊申假。瑛棨署。八月壬戌，恒福河南巡抚。

庆端六月戊辰调。瑞璜署福建巡抚。

晏端书七月庚子来京。胡兴仁浙江巡抚。

胡林翼七月癸巳忧。官文兼署。

柏贵五月丙申假。毕承昭署广东巡抚。

云南

桑春荣六月癸丑来京。张亮基云南巡抚。十一月己亥迁。徐之铭代。

咸丰九年己未

崇恩八月戊戌来京。文煜山东巡抚。

恒福二月壬戌迁。瑛棨河南巡抚。

曾望颜十月庚子迁。谭廷襄署陕西巡抚。

庆端四月壬戌迁。罗遵殿福建巡抚。瑞璜署。十一月庚寅假。庆端兼署。

胡兴仁九月甲戌来京。罗遵殿浙江巡抚。

耆龄九月戊寅迁。恽光宸江西巡抚。

柏贵四月己未卒。劳荣光广东巡抚。毕承昭署。九月戊寅，崇光遵迁。耆龄代。

劳崇光四月己未迁。曹树锺广西巡抚。

云南

徐之铭

蒋霨远十二月丙午假。海瑛署贵州巡抚。

咸丰十年庚申

徐有壬四月癸巳殉。五月甲午，薛焕江苏巡抚。

文煜八月己卯入援。清盛署山东巡抚。十月，文煜回任。

英桂八月己卯入援。常绩署山西巡抚。

瑛棨正月丁丑降。廉庆河南巡抚。八月己卯入援。贾臻署。十月壬午，严树森代。贾赞汤署。

罗遵殿三月丁酉殉。王有龄浙江巡抚。

恽光宸三月甲午假。毓科江西巡抚。

骆秉章八月己卯赴川。翟诰署湖南巡抚。

曹树锺闰三月丙午办理军务。刘长佑广西巡抚。

云南

徐之铭

蒋霨远二月庚子卒。刘源灏贵州巡抚。十月庚辰迁。邓尔恒代。

咸丰十一年辛酉

翁同书正月丙申来京。李绩宜安徽巡抚。九月甲辰，彭玉麟代。贾臻署。十二月丁丑，玉麟开缺。李绩宜仍任。

文煜正月丙午迁。谭廷襄山东巡抚。清盛署。

严树森十二月丁丑迁。郑元善河南巡抚。

谭廷襄正月丙午迁。邓尔恒陕西巡抚。瑛棨署。五月乙未，尔恒被戕。瑛棨补。

王有龄十二月丁丑殉。左宗棠浙江巡抚。

毓科十二月辛未降。沈葆桢江西巡抚。

胡林翼八月辛未假。李绩宜兼署。九月甲辰，胡林翼卒。李绩宜湖北巡抚。十二月丁丑迁。严树森代。

翟诰二月辛巳来京。毛鸿宾湖南巡抚。文格暂署。

云南

徐之铭

邓尔恒正月丙午迁。何冠英署。八月丙子卒。江忠义贵州巡抚。田兴恕署。十二月丙子，韩超署。

同治元年壬戌

薛焕三月己酉罢。李鸿章江苏巡抚。

李绩宜七月丁卯假。唐训方署安徽巡抚。

谭廷襄七月乙巳迁。十月庚子，阎敬铭山东巡抚。

郑元善十一月壬子罢。张之万河南巡抚。

瑞璸正月丙午罢。徐宗干福建巡抚。厉恩官署。

耆龄正月辛丑赴福建。劳崇光兼署。七月乙巳，黄赞汤广东巡抚。

云南

刘长佑闰八月甲辰迁。张凯嵩广西巡抚。

徐之铭

韩超十一月乙亥罢。张亮基署贵州巡抚。

同治二年癸亥
唐训方十二月辛巳罢。乔松年安徽巡抚。
英桂十月壬寅迁。沈桂芬署山西巡抚。
张之万
瑛棨七月丙午罢。刘蓉陕西巡抚。张集馨署。
左宗棠三月甲子迁。曾国荃浙江巡抚。左宗棠兼署。
毛鸿宾五月丙寅迁。恽世临湖南巡抚。
黄赞汤六月甲辰罢。郭嵩焘署广东巡抚。
云南
徐之铭三月乙卯罢。贾洪诏云南巡抚。
同治三年甲子
乔松年
张之万
曾国荃病免。九月壬寅，马新贻浙江巡抚。左宗棠兼署。
严树森四月癸巳罢。吴昌寿湖北巡抚。唐训方署。
云南
贾洪诏八月壬辰罢。林鸿年云南巡抚。
同治四年乙丑
李鸿章四月癸巳迁。刘郇膏护江苏巡抚。
乔松年
沈桂芬六月辛丑假。王榕吉护。己酉，曾国荃山西巡抚。
张之万四月己巳迁。吴昌寿河南巡抚。
刘蓉八月乙未罢。赵长龄陕西巡抚。
沈葆桢二月庚辰假。孙长绂护。五月乙卯，刘坤一江西巡抚。
吴昌寿四月己巳迁。郑敦谨湖北巡抚。十一月壬申迁。李鹤年代。
恽世临二月丙子罢。李瀚章湖南巡抚。壬午，石赞清护。
云南
林鸿年
同治五年丙寅
刘郇膏四月庚子罢。郭柏荫署江苏巡抚。
乔松年八月戊子迁。英翰安徽巡抚。
曾国荃正月丙戌迁。赵长龄山西巡抚。
吴昌寿正月丙戌罢。李鹤年河南巡抚。
赵长龄正月丙戌迁。刘蓉暂署。八月戊子，乔松年陕西巡抚。
徐宗干十一月丙寅卒。李福泰福建巡抚。周开锡护。
刘坤一
李鹤年正月丙戌迁。曾国荃湖北巡抚。
郭嵩焘二月丙辰罢。蒋益沣广东巡抚。
云南
林鸿年正月甲申罢。刘岳昭云南巡抚。
同治六年丁卯
郭柏荫二月癸丑迁，仍护。十二月丁酉，丁日昌江苏巡抚。
英翰十一月癸亥假。张兆栋护安徽巡抚。英翰寻回。
阎敬铭二月庚戌病免。丁宝桢山东巡抚。

赵长龄
李鹤年
乔松年
李福泰十一月乙亥迁。卞宝第福建巡抚。
马新贻十二月丁酉迁。李瀚章浙江巡抚。
刘坤一
曾国荃十一月丙申病免。郭柏荫湖北巡抚。何璟护。
李瀚章正月丙寅迁。刘昆湖南巡抚。
蒋益沣十一月乙亥罢。李福泰广东巡抚。
张凯嵩二月癸丑迁。郭柏荫广西巡抚。吴昌寿署。七月庚辰，苏凤文代。
云南
张亮基八月戊戌罢。曾璧光贵州巡抚。
同治七年戊辰
丁日昌
英翰二月戊申卸。吴坤修署安徽巡抚。英翰寻回。
赵长龄二月壬午罢。郑敦谨署山西巡抚。
李鹤年
乔松年二月壬午病免。刘典署陕西巡抚。
刘坤一
云南
刘岳昭二月癸丑迁。岑毓英云南巡抚。
同治八年己巳
丁日昌
郑敦谨五月己亥迁。李宗羲山西巡抚。
李鹤年
刘典十二月壬寅罢。蒋志章陕西巡抚。
卞宝第正月庚子假。英桂兼署福建巡抚。宝第寻回。
李瀚章十二月甲辰迁。杨昌濬浙江巡抚。
刘坤一
云南
同治九年庚午
丁日昌闰十月丙子罢。张之万江苏巡抚。
李宗羲七月丙戌罢。何璟山西巡抚。
李鹤年
蒋志章
卞宝第七月丙戌告养，免。何璟福建巡抚。丙戌迁。王凯泰代。
刘坤一
李福泰十一月庚子迁。瑞麟兼署广东巡抚。
苏凤文十一月庚子卸。李福泰署广西巡抚。
云南
同治十年辛未
张之万九月庚子迁。何璟江苏巡抚。
丁宝桢十月庚辰假。文彬署山东巡抚。丁宝桢寻回。
何璟九月甲午改。鲍源深山西巡抚。

李鹤年十一月己丑迁。钱鼎铭河南巡抚。
蒋志章十一月戊申卒。翁同爵陕西巡抚。十二月庚辰罢。邵亨豫署。
王凯泰
刘坤一
刘昆十月乙丑罢。王文韶湖南巡抚。
瑞麟　四月甲戌，刘长佑广东巡抚。六月戊寅迁。张兆栋代。
李福泰四月甲戌卒。康国器护。六月戊寅，刘长佑广西巡抚。
云南
同治十一年壬申
何璟二月丙寅迁。恩锡署。七月丙戌，张树声江苏巡抚。十月丙子迁。恩锡署。
邵亨豫　正月癸卯，谭钟麟护陕西巡抚。八月庚申，邵亨豫仍回。
王凯泰
刘坤一
王文韶
云南
同治十二年癸酉
丁宝桢十月壬午假。文彬署山东巡抚。丁宝桢寻回任。
王凯泰十二月庚卸。李鹤年兼署福建巡抚。
刘坤一
郭柏荫十二月戊子病免。吴元炳湖北巡抚。
王文韶
云南
同治十三年甲戌
张树声九月庚戌罢。吴元炳江苏巡抚。李宗羲兼署。
英翰九月丁未迁。吴元炳安徽巡抚。庚戌，裕禄代。
王凯泰
刘坤一十二月癸酉迁。刘秉璋署江西巡抚。
吴元炳九月丁未迁。翁同爵湖北巡抚。李瀚章兼署。
王文韶
云南
光绪元年乙亥
钱鼎铭五月丁未卒。六月丙寅，刘齐衔署。十一月甲寅，李庆翱河南巡抚。
邵亨豫二月癸未免。曾国荃陕西巡抚，未任。戊子，谭钟麟代。
王凯泰十一月丁未卒。丁日昌福建巡抚。葆亨代。
王文韶
云南
刘长佑十一月己亥迁。严树森广西巡抚。
曾璧光八月庚寅卒。黎培敬贵州巡抚
光绪二年丙子
丁宝桢八月丁本迁。文格山东巡抚。
鲍源深八月丁酉免。曾国荃山西巡抚。
丁日昌
刘秉璋二月辛未陛见。李文敏护江西巡抚。六月戊戌，秉璋回。
王文韶

严树森三月丁未卒。涂宗瀛广西巡抚。庆爱护。
云南
岑毓英三月庚申忧。文格云南巡抚。潘鼎新署。八月丁本文格迁。鼎新代。
光绪三年丁丑
李庆翱十一月甲辰免。涂宗瀛河南巡抚。李鹤年兼署。
丁日昌七月己亥假。葆亨署福建巡抚。
杨昌濬二月癸巳革。梅启照浙江巡抚。
翁同爵八月癸巳卒。李瀚章兼署湖北巡抚。十一月，邵亨豫补。
王文韶十月壬午陛见。崇福暂护湖南巡抚。
涂宗瀛十一月甲辰迁。杨重雅广西巡抚。
云南
潘鼎新八月癸巳留京。杜瑞联署云南巡抚。
光绪四年戊寅
吴元炳二月乙巳调。勒方錡署江苏巡抚。
葆亨六月己酉卸。吴赞诚署。十月戊戌免。裕宽福建巡抚。李明墀署。
刘秉璋七月庚午乞养。李文敏江西巡抚。
邵亨豫三月己未迁。潘霨湖北巡抚。
王文韶二月乙酉迁。卫荣光湖南巡抚。忧免。三月己未，邵亨豫代。
云南
黎培敬十月癸卯入觐。林肇元护贵州巡抚。
光绪五年己卯
勒方錡　五月辛卯，吴元炳回。十二月乙亥调。谭钧培护。
裕禄闰三月甲申入觐。傅庆贻暂护安徽巡抚。八月壬寅，裕禄回。
文格闰三月癸未降。周恒祺山东巡抚。
谭锺麟五月戊子陛见。王思沂护。八月庚午，锺麟迁。冯誉骥陕西巡抚。
李明墀四月癸酉迁。勒方錡福建巡抚。何璟兼署。
梅启照八月庚午召。谭锺麟浙江巡抚。
潘霨　四月癸酉，邵亨豫湖北巡抚。
邵亨豫四月癸酉迁。李明墀湖南巡抚。
张兆栋正月己巳免。裕宽广东巡抚。刘坤一兼署。
杨重雅闰三月丙戌召。张树声广西巡抚。十一月甲申迁。庆裕授。
云南
黎培敬正月己巳降。张树声授。林肇元仍护。闰三月丙戌，树声迁。岑毓英贵州巡抚。
光绪六年庚辰
吴元炳六月辛亥回。
曾国荃六月庚申入觐。葆亨护。十一月辛卯革。松椿护。十二月戊戌，卫荣光署。
邵亨豫迁。正月癸巳，彭祖贤湖北巡抚。李瀚章兼署。
云南
光绪七年辛巳
吴元炳五月丙子忧免。黎培敬江苏巡抚。谭钧培暂署。十一月壬寅，卫荣光任。
周恒祺五月丙子迁。任道镕山东巡抚。
卫荣光十一月壬寅迁。张之洞山西巡抚。
涂宗瀛二月癸卯入觐。李鹤年兼河南巡抚。五月辛未，宗瀛回任。八月壬午迁。李鹤年补。
勒方錡四月己亥迁。岑毓英福建巡抚。

谭锺麟八月壬午迁。陈士杰浙江巡抚。德馨护。
李明墀八月壬申来京。涂宗瀛湖南巡抚。
云南
岑毓英四月己亥迁。勒方錡贵州巡抚。八月壬申迁。林肇元贵州巡抚。
光绪八年壬午
任道镕十二月辛酉迁。陈士杰山东巡抚。
张之洞
李鹤年
岑毓英五月壬辰调。张兆栋福建巡抚。何璟兼署。
陈士杰十二月辛酉迁。任道镕浙江巡抚。德馨护。癸亥，道镕召。刘秉璋代。
李文敏十月乙亥免。潘霨江西巡抚。
涂宗瀛三月乙未迁。卞宝第湖南巡抚。
庆裕正月辛亥迁。倪文蔚广西巡抚。
云南
光绪九年癸未
张之洞
李鹤年二月庚辰革。鹿传霖河南巡抚。成孚护。
冯誉骥十月癸丑革。边宝泉陕西巡抚。叶伯英护。
卞宝第五月壬寅迁。潘鼎新署湖南巡抚。
裕宽九月丙戌病免。倪文蔚广东巡抚。
倪文蔚九月丙戌迁。徐廷旭广西巡抚。
云南
杜瑞联六月庚午召。唐炯云南巡抚。
林肇元十月乙巳议处。张凯嵩贵州巡抚。
光绪十年甲申十月癸亥，设甘肃新疆巡抚。
裕禄六月戊子忧免。卢士杰署安徽巡抚。
张之洞三月壬辰入觐。奎斌护山西巡抚。四月壬申，张之洞迁。奎斌署。
鹿传霖
边宝泉四月壬子任。叶伯英卸。
刘锦棠十月癸酉，甘肃新疆巡抚。
张兆栋九月壬子革。刘铭传福建巡抚。兆栋暂署。
潘霨九月戊午召。德馨江西巡抚。刘瑞芬护。
潘鼎新三月壬辰迁。庞际云署湖南巡抚。
徐廷旭三月壬辰革逮。潘鼎新广西巡抚。
云南
唐炯三月壬辰革逮。张凯嵩署云南巡抚。
张凯嵩三月壬辰迁。李用清署贵州巡抚。
光绪十一年乙酉九月庚子，裁福建巡抚，设台湾巡抚。
卢士杰　二月乙未，吴元炳安徽巡抚。
奎斌　二月丙申，刚毅山西巡抚。
鹿传霖二月丙申迁。边宝泉河南巡抚。孙凤翔护。
边宝泉二月丙申迁。鹿传霖陕西巡抚。
张兆栋　六月辛卯，杨昌濬兼福建巡抚。
刘铭传九月庚子，台湾巡抚。

彭祖贤十月辛亥卒。谭钧培湖北巡抚。裕禄兼署。
庞际云二月乙亥被劾。卞宝第湖南巡抚。
潘鼎新二月戊寅革。李秉衡护。五月丁卯，张曜广西巡抚。
云南
李用清六月庚辰来京。潘鼐署贵州巡抚。
光绪十二年丙戌
卫荣光五月庚子迁。崧骏江苏巡抚。
吴元炳五月甲寅卒。陈彝安徽巡抚。张端卿护。八月丁卯，阿克达春代。
陈士杰五月癸巳召。张曜山东巡抚。
鹿传霖七月庚子病免。叶伯英陕西巡抚。
刘铭传
刘秉璋五月己亥迁。庚子，卫荣光浙江巡抚。许应鑅护。
裕禄四月癸酉卸。谭钧培任。五月癸巳迁。甲午，奎斌湖北巡抚。
倪文蔚四月己丑入觐。张之洞兼署。五月癸巳，谭钧培广东巡抚。十一月己亥迁。吴大澂代。
张曜五月癸巳迁。李秉衡护广西巡抚。
云南
张凯嵩十一月己亥卒。谭钧培云南巡抚。岑毓英兼署。
光绪十三年丁亥
边宝泉五月丁巳病免。戊午，倪文蔚河南巡抚。
刘铭传
德馨二月丙子入觐。李嘉乐护江西巡抚。九月庚申，德馨回任。
吴大澂
李秉衡　七月癸未，沈秉成广西巡抚。李秉衡仍护。
云南
光绪十四年戊子
崧骏十月乙未迁。刚毅江苏巡抚。
陈彝十月乙未召。沈秉成安徽巡抚。
刚毅十月乙未迁。卫荣光山西巡抚。
叶伯英九月甲寅卒。张煦陕西巡抚。陶模护。
刘铭传
卫荣光十月乙未迁。崧骏浙江巡抚。
卞宝第二月丁未迁。王文韶湖南巡抚。
吴大澂七月庚申迁。张之洞兼署广东巡抚。
沈秉成十月乙未迁。高崇基广西巡抚。
云南
光绪十五年乙丑
崧骏正月戊申卸。黄彭年护江苏巡抚。九月乙亥，刚毅任。
陈彝八月庚申卸。沈秉成任。
卫荣光十月戊子病免。豫山山西巡抚。
张煦十二月乙酉迁。鹿传霖陕西巡抚。
刘锦棠正月戊申假。魏光焘护新疆巡抚。
刘铭传
奎斌十一月丁卯迁。十二月壬申，谭继洵湖北巡抚。
王文韶六月丁丑迁。邵友濂湖南巡抚。十一月乙酉忧。张煦授。沈晋祥护。

张之洞正月庚戌免兼署。刘瑞芬广东巡抚。游智开署。

沈秉成六月辛卯卸。高崇基广西巡抚。七月甲寅卒。马丕瑶补。

云南

光绪十六年庚寅

沈秉成十月己酉调。阿克达春护安徽巡抚。

豫山闰二月戊申卒。刘瑞祺山西巡抚。丁巳，潘骏文护。

倪文蔚六月庚申卒。裕宽河南巡抚。廖寿丰护。

张煦正月己酉卸。陶模护陕西巡抚。闰二月癸丑，鹿传霖任。

刘铭传

云南

潘霨覲。十二月辛酉，黄槐森护贵州巡抚。

光绪十七年辛卯

阿克达春四月癸卯卸。沈秉成回安徽巡抚任。

张曜七月甲申卒。丙戌，福润山东巡抚。

刘瑞祺十月丙申卒。丁酉，奎俊山西巡抚。

鹿传霖

魏光焘　二月丁巳，陶模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代。

刘铭传三月辛卯免。四月乙未，邵友濂台湾巡抚。沈应奎护。

云南

潘霨五月戊子免。庚寅，崧蕃贵州巡抚。黄槐森护。

光绪十八年壬辰

刚毅四月己亥迁，奎俊江苏巡抚。

福润入覲。正月壬午，汤寿铭护山东巡抚。四月甲午，福润回任。

奎俊入覲。正月壬午，胡聘之护。四月己亥，奎俊迁。阿克达春山西巡抚。闰六月丙寅免。张煦代。

鹿传霖

崧骏二月己巳入覲。刘树棠护浙江巡抚。八月庚申，崧骏回任。

张煦闰六月戊辰迁。吴大澂湖南巡抚。

刘瑞芬四月乙未卒。己亥，刚毅广东巡抚。李瀚章兼署。

马丕瑶二月甲午忧。张联桂广西巡抚。

云南

光绪十九年癸巳

鹿传霖

崧骏十一月戊戌卒。十二月庚辰，廖寿丰浙江巡抚。刘树棠护。

德馨三月乙酉入覲。方汝翼护江西巡抚。九月丙申，德馨回任。

谭继洵十一月癸巳赴四川。张之洞兼署湖北巡抚。

吴大澂

张联桂正月庚寅入覲。黄槐森护广西巡抚。六月乙卯，联桂回任。

云南

光绪二十年甲午

沈秉成四月丁卯免。李秉衡安徽巡抚。德寿暂署。七月甲子，秉衡迁。福润授。员凤林护。

福润七月甲子迁。李秉衡山东巡抚。

裕宽七月壬戌祝嘏。刘树棠暂护河南巡抚。十一月庚戌，裕宽免。树棠补。

鹿传霖

邵友濂九月迁。唐景崧署台湾巡抚。

刘树棠四月庚午卸。廖寿丰浙江巡抚。

谭继洵二月乙亥回任。

吴大澂召。七月庚子卸。王廉护湖南巡抚。九月，邵友濂调署。

刚毅六月辛卯祝嘏。李瀚章兼署。十月甲申，刚毅迁。马丕瑶广西巡抚。

云南

谭钧培十二月庚子卒。崧蕃云南巡抚。岑毓宝护。

崧蕃十二月庚子迁。德寿贵州巡抚。嵩崑护。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奎俊　三月癸巳，赵舒翘江苏巡抚。

张煦正月癸丑入觐。胡聘之署。八月甲申，张煦卒。丁亥，胡聘之任。员凤林护。

鹿传霖三月癸巳迁。奎俊陕西巡抚。张汝梅护。七月壬戌，奎俊忧。胡聘之授。八月丁亥迁。魏光焘任。

陶模十月辛未迁。饶应祺署新疆巡抚。十一月癸丑任。

德馨七月辛酉革。壬戌，德寿江西巡抚。

吴大澂闰五月癸丑开缺。德寿湖南巡抚。七月壬戌迁。陈宝箴代。

李瀚章正月甲午卸。马丕瑶广东巡抚。九月卒。戊申，谭钟麟兼署。十二月戊辰，许振祎授。

张联桂闰五月己巳免。六月辛未，史念祖广西巡抚。

云南

崧蕃七月己酉迁。魏光焘云南巡抚。八月丁亥迁。黄槐森代。

德寿闰五月癸丑迁。嵩崑贵州巡抚。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赵舒翘

福润七月壬寅病免。邓华熙安徽巡抚。

胡聘之

张汝梅六月壬寅卸。魏光焘任。

谭钟麟四月乙酉卸。许振祎任。

云南

崧蕃六月甲申卸。黄槐森任。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赵舒翘七月甲午迁。奎俊江苏巡抚。

李秉衡九月戊辰迁。张汝梅山东巡抚。

胡聘之

谭继洵三月壬子入觐。张之洞兼署湖北巡抚。四月乙酉，继洵回任。

史念祖九月癸丑革。十月戊午，黄槐森广西巡抚。

云南

黄槐森十月戊午迁。裕祥云南巡抚。

嵩崑二月甲子革。王毓藻贵州巡抚。邵积诚署。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乙丑，裁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九月戊辰复设。

奎俊五月丙子迁。德寿江苏巡抚。

胡聘之

刘树棠十月乙酉迁。裕长河南巡抚。

廖寿丰十月乙酉免。刘树棠浙江巡抚。

德寿五月丙子迁。松寿江西巡抚。翁曾桂护。

谭继洵　七月乙丑裁。九月戊辰，曾龢湖北巡抚。十二月丙戌革。于荫霖代。

陈宝箴八月癸卯革。俞廉三湖南巡抚。

许振祎　七月乙丑裁。九月戊辰，鹿传霖广东巡抚。

云南

裕祥　七月乙丑裁。九月戊辰，丁振铎云南巡抚。

王毓藻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德寿六月庚辰迁。鹿传霖江苏巡抚。聂缉槼护。十二月庚寅，陆元鼎护。

邓华熙十月丙子迁。王之春安徽巡抚。

张汝梅二月辛巳免。毓贤山东巡抚。十一月戊申召。袁世凯署。

胡聘之正月壬申入觐。何枢护山西巡抚。四月辛丑，胡聘之回任。八月癸丑免。王之春补。何枢护。十月丙午，王之春迁。邓华熙补。

裕长二月辛卯入觐。景星护河南巡抚。四月壬寅，裕长回任。

魏光焘八月庚申入觐。李有棻护陕西巡抚。九月丁未，端方代护。

廖寿丰正月乙亥卸。刘树棠浙江巡抚。

于荫霖

俞廉三八月甲寅入觐。锡良护湖南巡抚。十二月庚寅，廉三回任。

鹿传霖六月庚辰迁。德寿广东巡抚。谭钟麟兼署。

云南

王毓藻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鹿传霖九月戊寅迁。松寿江苏巡抚。

邓华熙四月丙子卸。王之春安徽巡抚。

邓华熙二月丙戌迁。毓贤山西巡抚。七月召。癸丑，李廷箫护。闰八月壬寅，毓贤免。锡良补。

裕长闰八月丙辰迁。于荫霖河南巡抚。

端方卸。闰八月壬寅，岑春煊陕西巡抚。

刘树棠十月壬寅免。恽祖翼浙江巡抚。余联沅署。

松寿九月戊寅迁。甲午，李兴锐江西巡抚。张绍华护。

于荫霖闰八月丙辰迁。张之洞兼署。裕长湖北巡抚。九月甲午免。景星任。十二月辛亥迁。聂缉槼代。

俞廉三

云南

王毓藻二月丙戌卒。邓华熙贵州巡抚。邵积诚护。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松寿正月戊寅迁。聂缉槼江苏巡抚。十月癸丑迁。恩寿代。

王之春十月癸丑开缺。聂缉槼安徽巡抚。

袁世凯五月乙丑忧。胡廷干暂护。九月己丑，张人骏山东巡抚。

锡良正月戊子开缺。岑春煊山西巡抚。

于荫霖正月戊寅迁。松寿河南巡抚。十一月甲戌随扈。锡良兼署。

岑春煊正月戊子迁。端方护。二月辛巳迁。升允陕西巡抚。八月随扈。李绍棻护。

恽祖翼　四月辛丑，任道镕浙江巡抚。

聂缉槼正月戊寅迁。于荫霖湖北巡抚。二月壬子，锡良代。三月辛巳免。端方任。

俞廉三

黄槐森二月壬子免。于荫霖广西巡抚。二月己巳免。李经羲代。四月己亥迁。丁振铎补。

云南

丁振铎四月己亥迁。李经羲云南巡抚。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聂缉槼九月壬辰迁。饶应祺安徽巡抚，未任，卒。十二月庚戌，诚勋代。

张人骏迁。周馥代。

岑春煊五月丁亥迁。丁振铎山西巡抚。赵尔巽护。十二月庚戌，俞廉三授。吴廷斌护。

松寿随扈。正月乙酉，锡良河南巡抚。迁。张人骏代。

升允正月庚辰回。

饶应祺九月壬辰迁。潘效苏新疆巡抚。

任道镕九月壬辰免。聂缉槼浙江巡抚。诚勋暂护。

李兴锐七月庚申调。柯逢时护江西巡抚。

俞廉三十二月庚戌迁。赵尔巽湖南巡抚。

德寿五月丁亥迁。岑春煊署。七月庚申迁。李兴锐署广东巡抚。

丁振铎五月丁亥迁。王之春广西巡抚。

云南

李经羲四月戊戌开缺。己亥，林绍年云南巡抚。魏光焘兼署。

邓华熙十月己丑病免。庚寅，李经羲署贵州巡抚。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聂缉槼假。三月癸亥，联魁护。四月丁未，缉槼回。八月丁巳卸。诚勋安徽巡抚。

吴廷斌　正月甲戌，俞廉三病免。丙子，张曾敭补。

张人骏三月丙子调。陈夔龙河南巡抚。

诚勋四月庚寅卸。翁曾桂护浙江巡抚。八月己巳，聂缉槼任。

柯逢时闰五月丙申迁。夏峁署江西巡抚。

赵尔巽三月壬申任。

李兴锐三月丙子迁。张人骏广东巡抚。

王之春闰五月丙申革。柯逢时广西巡抚。丁体常护。

云南

林绍年

邓华熙四月乙酉卸，曹鸿勋护贵州巡抚。十二月丙寅卸。李经羲任。

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裁湖北、云南巡抚。十二月丙寅，改漕运总督为江淮巡抚。

恩寿四月己未调。端方署江苏巡抚。九月己亥迁。效曾护。十二月辛巳，陆元鼎授。

周馥九月庚辰迁。胡廷干署山东巡抚。尚其亨护。十二月己酉，胡廷干迁。杨士骧署山东巡抚。

升允十一月乙亥调。夏峁陕西巡抚。

夏峁十一月己亥迁。十二月己酉，胡廷干江西巡抚。

端方四月己未调。张之洞兼署湖北巡抚。十二月庚子，改兼管。

赵尔巽四月己本召。陆元鼎署。张绍华护。十一月辛巳，端方湖南巡抚。

张人骏

柯逢时四月甲子改。李经羲广西巡抚。

云南

林绍年十一月癸巳卸。丁振铎兼管云南巡抚。

李经羲四月甲子调。曹鸿勋署贵州巡抚。十一月丁巳，林绍年代署。

恩寿十二月丁卯，江淮巡抚。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庚寅，裁江淮巡抚，改设江北提督。六月癸亥，裁广东巡抚，以两广总督兼管。

张曾敭六月己未调。张人骏署山西巡抚。
夏峁正月甲午免。曹鸿勋陕西巡抚。
潘效苏八月戊午革。联魁新疆巡抚。吴引荪署。
聂缉槼九月壬午免。癸未，张曾敭浙江巡抚。瑞兴兼署。
端方六月己未入觐。庞鸿书湖南巡抚。
张人骏六月己未调。癸亥裁缺。
李经羲九月辛巳病免。林绍年广西巡抚。
云南
林绍年九月辛巳迁。岑春煊贵州巡抚。
恩寿　六月癸亥裁卸。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陆元鼎正月壬辰免。陈夔龙江苏巡抚。濮子潼护。
诚勋二月迁。恩铭安徽巡抚。
张人骏正月壬辰改。恩寿山西巡抚。
陈夔龙正月壬辰改。张人骏河南巡抚。瑞良护。
吴引荪闰四月己卯卸。联魁新疆巡抚。
胡廷干三月己丑免。吴重熹署。十二月乙未迁。瑞良江西巡抚。
庞鸿书七月庚戌调。岑春蓂湖南巡抚。
林绍年九月乙卯召。柯逢时广西巡抚。十一月丁未迁。张鸣岐署。
云南
岑春煊七月庚戌迁。庞鸿书贵州巡抚。兴禄护。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三月己亥，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
陈夔龙七月丁巳迁。张曾敭江苏巡抚。陈启泰署。
恩铭五月丙辰被戕。冯煦安徽巡抚。
杨士骧七月丁巳迁。吴廷斌山东巡抚。
恩寿八月丁亥迁。张曾敭山西巡抚。十二月戊寅，宝棻山西巡抚。
张人骏七月癸巳迁。林绍年河南巡抚。袁大化护。
曹鸿勋八月丁亥召。恩寿陕西巡抚。
张曾敭七月丁巳迁。冯汝骙浙江巡抚。信勤署。
云南
唐绍仪三月己亥，奉天巡抚。
朱家宝三月己亥，署吉林巡抚。
段芝贵三月己亥，署黑龙江巡抚。丙辰被劾。程德全署。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冯煦六月己卯免。朱家宝安徽巡抚。继昌护。八月丙辰卒。沈曾植护。
吴廷斌　二月己未，袁大化署。三月癸巳，袁树勋山东巡抚。
林绍年八月丙辰迁。吴重熹河南巡抚。朱寿镛护。
冯汝骙三月丙戌迁。柯逢时浙江巡抚。四月戊午免。增韫任。
瑞良二月辛卯病免。三月丙戌，冯汝骙江西巡抚。
云南
唐绍仪差。六月丁丑，黎世昌兼署奉天巡抚。
朱家宝六月己卯迁。陈昭常吉林巡抚。
程德全二月癸酉病免。周树模署黑龙江巡抚。
宣统元年己酉

陈启泰五月卒。瑞澂江苏巡抚。十月迁。宝棻江苏巡抚。
袁树勋五月迁。孙宝琦山东巡抚。
宝棻十月调。丁宝铨山西巡抚。
吴重熹三月病免。宝棻河南巡抚。
锡良三月兼署。五月，唐绍仪免。六月，程德全奉天巡抚。
宣统二年庚戌，裁奉天巡抚，由总督兼。
宝棻三月辛酉调。程德全江苏巡抚。陆锺琦护。
联魁七月病免。何彦昇甘肃新疆巡抚。十月卒。壬午，袁大化代。
岑春蓂三月壬子议革。杨文鼎署湖南巡抚。
张鸣岐九月丁卯迁。沈秉堃广西巡抚。魏景桐护。
程德全三月辛酉调。
宣统三年辛亥
程德全九月庚辰，以苏州入于民军。
朱家宝　九月壬午，民军据安庆，家宝去职。
孙宝琦十月免。胡建枢山东巡抚。十二月免。张广建署。
丁宝铨五月病免。陈宝琛山西巡抚。六月留京。陆锺琦任。九月，民军据太原，死之。吴禄贞署。寻被戕。张锡銮代。
宝棻十月病免。齐耀琳河南巡抚。
冯汝骙　九月甲戌，民军据南昌，汝骙走九江，死之。
增韫　九月戊寅，民军据杭州，被执。
恩寿闰六月病免。余诚格陕西巡抚。钱能训护。改杨文鼎，未任。九月，民军据西安，能训被执。繁荣升允署。
袁大化
杨文鼎闰六月改。余诚格湖南巡抚。九月，民军据长沙，诚格去职。
沈秉堃九月辛巳，以桂林入于民军。
庞鸿书四月病免。沈瑜庆贵州巡抚。九月戊寅，民军据贵阳，瑜庆去职。
周树模　十二月辛亥，宋小濂署黑龙江巡抚。

清史稿卷二〇五　表第四五

疆臣年表九各边将军都统大臣
康熙元年壬寅，设镇守辽东等处将军、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巴海顺治十六年，以昂邦将军驻防，是年升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康熙二年癸卯
康熙三年甲辰
康熙四年乙巳
吴达礼　五月辛巳，达都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六月己未，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
康熙五年丙午
康熙六年丁未
康熙七年戊申
达都　九月庚子，吴玛护为奉天将军。
康熙八年己酉
康熙九年庚戌
吴玛护　六月己酉，阿穆尔图为奉天将军。
康熙十年辛亥

康熙十一年壬子
康熙十二年癸丑
阿穆尔图卒，予祭葬。十二月乙丑，倭内以正黄旗副都统为奉天将军。
康熙十三年甲寅
康熙十四年乙卯
康熙十五年丙辰
康熙十六年丁巳
康熙十七年戊午
倭内七月甲寅解任。安珠瑚为奉天将军。
康熙十八年己未
康熙十九年庚申
康熙二十年辛酉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九月，设黑龙江将军。
伊把汉正月辛巳，为奉天将军。
巴海罢。八月庚子，殷图为宁古塔将军。
萨布素十月癸亥，为黑龙江将军。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伊把汉十一月辛未迁。贝勒察尼十二月庚寅，为奉天将军。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察尼九月卒。绰克托十月庚戌，为奉天将军。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殷图五月壬戌革。乙亥，佟保为宁古塔将军。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康熙三十年辛未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费扬古十月授右卫将军，仍兼管归化城将军事。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佟保六月癸丑革。沙那海七月己巳，为宁古塔将军。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绰克托四月戊午革。苏努四月壬午，为奉天将军。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康熙四十年辛巳
沙那海二月乙丑迁。杨福为宁古塔将军。
萨布素二月己未革。沙那海为黑龙江将军。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沙那海七月丁巳休致。博定八月丁亥，为黑龙江将军。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苏努免。蒙俄洛正月癸酉，为奉天将军。
博定九月庚寅迁。法都十一月丙申，为黑龙江将军。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蒙俄洛二月己酉迁。嵩祝二月戊午，署奉天将军。
杨福二月己酉迁。蒙俄洛二月己酉，为宁古塔将军。
法都二月乙巳革。杨福二月己酉，为黑龙江将军。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康熙五十年辛卯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嵩祝十月丁巳迁。唐保柱十月丁巳，署奉天将军。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蒙俄洛卒。穆森三月辛丑，署宁古塔将军。
杨福卒。五月丙午，三官保署黑龙江将军。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陈泰　十月戊子，托留为黑龙江将军。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托留　七月，巴赛署黑龙江将军。
费扬古正月乙亥乞休。颜寿三月，为右卫将军。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陈泰二月甲子，黑龙江巡抚。
康熙六十年辛丑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雍正元年癸卯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二年甲辰
唐保柱十二月癸未解任。绰奇为奉天将军。
巴赛二月丁未召。哈达宁古塔将军。
颜寿六月戊子降。吴札布为右卫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三年乙巳
绰奇十一月迁。噶尔弼奉天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四年丙午
陈泰二月召。傅尔丹为黑龙江将军。
吴札布二月迁。申穆德为右卫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五年丁未
噶尔弼二月卒。伊札布闰三月，为奉天将军。
傅尔丹二月召。那苏图十二月，为黑龙江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僧格五月丁巳，赴藏办事。　玛腊正月丁巳，赴藏办事。
雍正六年戊申
伊札布九月癸亥免。武格署。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七年己酉
武格二月迁。多索礼为奉天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八年庚戌
多索礼正月降。那苏图为奉天将军。
那苏图正月迁。卓尔海为黑龙江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九年辛亥
哈达正月迁。常德为宁古塔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青保　玛腊六月召回京。苗寿驻藏办事。
雍正十年壬子
常德九月赴军营。杜赉署。
卓尔海九月迁。塔尔岱为宁古塔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十一年癸丑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雍正十二年甲寅
青海办事大臣
德龄八月，总理青海番人事务。
驻藏办事大臣
青保　苗寿召回京。阿尔珣八月，赴藏办事。寻卒。那苏泰赴藏办事。

雍正十三年乙卯
申穆德免。十二月，岱林布右卫将军。
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清史稿卷二○六　表第四六

疆臣年表十各边将军都统大臣
乾隆元年丙辰
那苏图八月丁亥迁。博第奉天将军。
博第八月丁亥迁。吉党阿宁古塔将军。
吴礼布十一月甲午卒。额尔图黑龙江将军
岱林布十二月丁亥迁。王常右卫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德宁召。保祝西宁办事大臣。
杭奕禄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年丁巳，是年裁山西右卫将军，设绥远城将军。
王常改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保祝十一月召。巴灵阿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年戊午，是年改设热河副都统。
博第五月辛未迁。额尔图奉天将军。
额尔图五月辛未迁。博第黑龙江将军。
王常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樊廷二月癸卯回原任。李绳武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杭奕禄七月甲寅召。纪山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年己未
王常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纪山
乾隆五年庚申
王常二月召。伊勒慎绥远城将军。七月召。补熙绥远城将军。

那苏泰九月卒。十月，达尔党阿热河副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巴灵阿正月召。莽古赉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纪山
乾隆六年辛酉
吉党阿八月辛亥召。鄂弥达宁古塔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纪山九月辛卯召。索拜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七年壬戌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八年癸亥
鄂弥达九月丁亥迁。博第宁古塔将军。
博第九月丁亥迁。傅森黑龙江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九年甲子
额尔图七月壬辰免。达尔党阿奉天将军。
博第三月丙申迁。巴灵阿宁古塔将军。
达尔党阿七月壬辰迁。玛尔拜热河副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索拜六月癸丑期满。傅清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年乙丑
玛尔拜十月丁巳迁。索拜热河副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莽古赉十二月甲子召。众佛保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一年丙寅
巴灵阿八月召。阿兰泰宁古塔将军。
索拜十二月癸酉迁。巴尔品热河副都统。七十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二年丁卯，是年改奉天将军为盛京将军。
巴尔品四月革。那兰保热河副都统。六月迁。马尔泰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三年戊辰
达尔党阿四月癸酉迁。阿兰泰盛京将军。
阿兰泰四月癸酉迁。索拜宁古塔将军。闰七月庚午，永兴代。
马尔泰正月卒。满福热河副都统。四月丁巳迁。海常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傅清四月庚申召。拉布敦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四年己巳
永兴十月辛卯迁。新柱宁古塔将军。
傅森三月丁丑迁。傅尔丹黑龙江将军。
补熙九月免。八十五绥远城将军。十月丁酉降。富昌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众佛保二月召。班第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拉布敦二月丙申召。纪山驻藏办事大臣。十二月壬寅，拉布敦仍任。
乾隆十五年庚午
新柱五月癸卯召。卓鼐宁古塔将军。
策凌二月丙戌卒。罗卜藏暂署。六月丙子，成衮札布定边左副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班第四月改。纪山西宁办事大臣。十一月甲寅逮。舒明代。
驻藏办事大臣
拉布敦四月壬寅召。班第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六年辛未
卓鼐四月乙酉降。傅森宁古塔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班第十二月甲辰召。多尔济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七年壬申
傅尔丹十二月戊戌卒。绰尔多黑龙江将军。
海常十二月庚子迁。李侍尧热河副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八年癸酉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舒明迁。德尔素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十九年甲戌
阿兰泰八月癸丑赴军营。清保盛京将军。
绰尔多五月辛巳迁。清保黑龙江将军。八月癸丑迁。达尔党阿代。
成衮札布四月庚寅革。策楞定边左将军。七月庚子召。额林沁多尔济暂署。甲辰，策楞革。班第署。十一月召。阿睦尔撒纳暂署。丁未，回游牧。色布腾巴载珠尔署。十二月戊申，班第迁。阿睦尔撒纳定边左副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多尔济四月酉召。萨拉善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年乙亥
傅森十二月庚戌迁。额尔登宁古塔将军。
达尔党阿五月癸巳迁。绰尔多署黑龙江将军。七月迁。达色代。
哈达哈八月定边左副将军。
李侍尧五月辛卯迁。明安热河副都统。十月庚戌，富当阿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
达色八月壬寅迁。绰尔多黑龙江将军。
哈达哈八月乙巳回京。成衮札布定边左副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阿兰泰十二月辛巳，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是年改宁古塔将军为吉林将军。
额尔登八月丁卯卒。萨喇善吉林将军。
富昌四月庚午来京。松阿里绥远城将军。丙子迁。保德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官保五月，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阿兰泰二月乙酉迁。福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三月庚寅召。扎隆阿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德尔素二月甲申召。积福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官保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设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等处办事大臣。

安泰十一月，乌鲁木齐办事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五吉正月，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书山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德舒库车办事大臣。八月壬辰迁。德文署。九月庚辰，纳世通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永贵召。二月甲子，舒赫德阿克苏办事大臣。八月壬午迁。纳世通代。九月迁。阿桂代。

乌什办事大臣

永庆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阿里衮九月甲戌，以参赞大臣留驻叶尔羌。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积福五月乙亥迁。多尔济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官保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萨喇善十月戊寅革。恒禄吉林将军。

恒禄十月戊寅迁。如松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海明六月丁酉，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五吉正月戊辰迁。永宁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书山七月戊午迁。纳世通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纳世通七月戊午迁。书山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阿桂赴伊犁，舒赫德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阿里衮　三月戊辰，新柱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官保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是年设察哈尔都统。十月己巳，设科布多参赞大臣。
如松十一月辛卯迁。舒明绥远城将军。
嵩椿十一月辛丑，察哈尔都统。
安泰四月己卯召。旌额理乌鲁木齐办事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福禄召。九月己未，扎拉丰阿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寻迁。莽古赉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扎拉丰阿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海明正月甲寅迁。舒赫德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代。
哈密办事大臣
永宁迁。七月甲子，三宝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纳世通召。四月己卯，达桑阿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书山召。四月己卯，鄂宝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舒赫德迁。正月甲寅，海明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官保正月迁。辅鼐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设库伦办事大臣、伊犁将军。
清保闰五月迁。癸亥，舍图肯盛京将军。
绰尔多八月丙辰卒。国多欢黑龙江将军。
明瑞十月伊犁将军。
舒明正月丁巳卒。蕴著绥远城将军。
嵩椿闰五月辛酉迁。巴尔品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诺木浑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爱隆阿十一月辛酉，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永贵十二月壬子召。纳世通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三宝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永庆四月丁亥迁。素诚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多尔济正月甲寅迁。容保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国多欢十二月甲午召。富僧阿黑龙江将军。
成衮札布十一月乙卯入觐。扎拉丰阿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寻回任。
旌额理十二月丁未召。绰克托乌鲁木齐办事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诺木浑正月戊寅革。福德库伦办事大臣。十一月癸酉革。丑达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扎拉丰阿十一月乙卯迁。雅郎阿暂充。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纳世通正月甲申，以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
哈密办事大臣
三宝　九月己卯，亢宝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海明二月甲辰召。卡塔海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新柱召。五月丙戌，额尔景额叶尔羌参赞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七十五十月丙申，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额尔登额正月迁。玛常热河副都统。
绰克托七月迁。伍弥泰乌鲁木齐办事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莽古赉十二月召。常复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扎拉丰阿六月甲申召。玉柱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伍岱七月戊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八月卸。绰克托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达桑阿五月丁卯回京。明保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七十五
驻藏办事大臣
辅鼐正月丁亥召。阿敏尔图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年乙酉
蕴著十二月戊申迁。嵩椿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丑达迁。闰二月辛亥，索琳库伦办事大臣。七月癸未免。福鼐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绰克托　五月，伊勒图代。十一月，阿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纳世通闰六月辛亥回京。额尔景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三月壬寅，永贵代。八月迁。
哈密办事大臣
萨瀚八月乙丑，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卡塔海三月革。伊勒图阿克苏办事大臣。五月迁。讷苏肯代。

乌什办事大臣
素诚闰二月被戕。八月丁卯，永贵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额尔景额迁。闰二月辛亥，丑达叶尔羌办事大臣。丑达迁。额尔景额仍任。
和阗办事大臣
丑达和阗办事大臣。七月甲戌逮。富勒赫代。八月戊申，巴延弼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七十五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嵩椿十二月丙辰免。巴禄绥远城将军。
巴尔品九月辛巳免。安泰察哈尔都统。
伍弥泰二月丁卯召。温福乌鲁木齐办事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玉柱二月丁卯召。达桑阿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爱隆阿三月庚寅卒。乌勒登伊犁参赞大臣。五月甲午迁。阿桂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阿桂迁。五月甲午，乌勒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绰克托二月丁巳，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鄂宝　三月癸未，弘晌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额尔景额迁。五月癸巳，旌额理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七十五召。六月甲辰，海明西宁办事大臣。十二月癸丑，被劾查办。
驻藏办事大臣
阿敏尔图四月辛亥回京。官保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舍图肯七月辛丑免。新柱盛京将军。
明瑞三月乙丑迁。阿桂伊犁将军。
呼什图　七月己未，玛常热河副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福鼐　九月壬辰，庆桂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玉柱九月己酉回京。札隆阿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伊勒图五月己巳，伊犁参赞大臣。八月迁。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乌勒登　九月壬辰，巴尔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绰克托　八月丙子，伊勒图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萨瀚六月庚子革。文绶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范时绶迁。五月庚子，常钧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傅景九月，青海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官保召。莽古赉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新柱正月丙午卒。明福盛京将军。十二月乙丑召。额尔德蒙额署。
富僧阿九月己酉迁。傅玉黑龙江将军。
阿桂二月丙戌召。伊勒图署伊犁将军。十月丙子忧。永贵署。
巴禄三月乙巳迁。傅良绥远城将军。
玛常二月丙戌迁。呼什图热河副都统。
安泰三月乙巳迁。巴禄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札隆阿二月丙戌迁。积福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安泰三月乙巳，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文绶迁。拖穆齐图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永贵五月庚申回京。舒赫德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巴彦弼十一月庚寅回京。敬善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额尔德蒙额　正月乙未，恒禄盛京将军。
恒禄正月乙未迁。傅良吉林将军。
永贵十月乙卯免。增海署。十二月辛亥迁。伊勒图伊犁将军。
傅良正月乙未迁。常在绥远城将军。二月癸未革。诺伦代。
呼什图五月癸亥免。三全热河副都统。
温福四月己未迁。福森布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九月丙申，巴彦弼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达桑阿召。七月丙申，华山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三月己丑，伊尔图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巴尔品七月癸巳革留。九月丙申免。安泰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安泰迁。九月丙申，福森布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拖穆齐图迁。七月戊子，景善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舒赫德　八月辛未，旌额理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旌额理八月辛未迁。期成额叶尔羌参赞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傅良四月乙未召。富椿吉林将军。
傅玉七月丙午召。增海黑龙江将军。
三全
巴禄十二月丁酉卒。常清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积福召。书景阿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弘晌正月迁。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旌额理　五月辛丑，舒赫德仍任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傅景十月乙未召。伍弥泰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成衮札布八月己丑卒。车布登札布定边左副将军。
伊勒图七月丁未迁。十月己巳，舒赫德伊犁将军。
三全
巴彦弼　十一月，改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伊尔图免。九月戊申，伍讷玺代。十一月壬子，多敏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书景阿九月丁未回京。福德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安泰　十月巳，伊勒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达色正月庚申，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舒赫德二月癸酉召旌额里乌什参赞大臣。七月丁未卒。伊勒图代。十月己巳迁。安泰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恒禄六月辛亥卒。增海盛京将军。
增海六月辛亥迁。傅玉黑龙江将军。
诺伦五月丁卯卒。容保绥远城将军。
三全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月癸丑，裁乌鲁木齐参赞大臣，设乌鲁木齐都统。
增海五月辛亥卒。弘晌盛京将军。
车布登札布十月己酉免。瑚图灵阿定边左副将军。
舒赫德七月戊午召。伊勒图伊犁将军。
三全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多敏九月甲戌迁。车布楚克札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托云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福德迁。九月甲戌，多敏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庆桂四月辛亥，伊犁参赞大臣。七月迁。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伊勒图七月戊午召。庆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佛德十一月壬申召。明起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实麟六月甲午迁。达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达色六月甲午迁。实麟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安泰四月丙戌召。绰克托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期成额九月壬申召。玛兴阿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敬善十二月戊戌回京。常福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伍弥泰十一月迁。福禄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莽古赉十一月壬申回京。伍弥泰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三全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托云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福森布十二月癸卯回京。申保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实麟十二月迁。常喜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年乙未
三全三月丁巳迁。多鼐热河副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柏堃正月甲寅回京。索琳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托云四月己丑回京。明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申保迁。十月，雅德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福禄十一月乙酉革。惠龄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伍弥泰十月己卯回京。留保住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瑚图灵阿　八月戊申，巴圔定边左副将军。

容保十月壬申召。伍弥泰绥远城将军。十二月戊申迁。雅朗阿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明善迁。正月甲申，法福礼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多敏正月甲申回京。明善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瑚图灵阿召。八月戊申，拉旺多尔济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明起十月甲辰召。佛德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达色十月乙丑召。观音保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玛兴阿十月甲辰召。高朴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常福罢。十二月辛酉，德风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富椿六月癸丑迁。福康安吉林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法福礼三月戊子迁。恒山保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雅德二月辛丑召。鄂兰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惠龄三月戊子回京。法福礼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弘晌十一月己酉免。福康安盛京将军。
福康安十一月己酉迁。和隆武吉林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索琳七月召。傅清额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明善六月壬辰革留。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观音保九月庚戌召。海成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景福十一月庚寅，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绰克托二月乙巳迁。永贵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高朴革逮。九月壬寅，复兴叶尔羌办事大臣。甲辰，玛兴阿暂管。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傅玉八月庚辰召。永玮黑龙江将军。
雅朗阿四月袭爵。弘晌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鄂兰免。玛兴阿正月甲午，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永贵正月丁未来京。申保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索琳正月辛丑，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福康安三月丁酉迁。索诺木策凌盛京将军。
巴圌十一月壬午革。庆桂定边左副将军。
索诺木策凌三月丁酉迁。奎林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傅清额　五月，勒保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申保十一月丙申，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庆桂迁。惠龄十一月壬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玛兴阿十一月癸未回京，景福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常喜二月丁丑回京。景福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景福迁。二月丁丑，乌什哈达阿克苏办事大臣。六月，法灵阿代。
乌什办事大臣
申保十一月丙申迁。绰克托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诺穆欢六月，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索琳二月庚戌卒。保泰驻藏办事大臣。博清额代。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庆桂七月丙午免。奎林乌里雅苏台将军。
弘晌三月甲午卒。嵩椿绥远城将军。
奎林七月丙午迁。明亮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景福九月丙辰召。阿扬阿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佛德　十月丁亥，哈精阿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德风革。八月丁酉，德文代。
西宁办事大臣
诺穆欢五月丁酉革。留保住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索诺木策凌五月丁酉革。庆桂盛京将军。九月乙巳迁。永玮代。
和隆武八月癸酉卒。永玮护。九月乙巳，庆桂吉林将军。
永玮八月癸酉迁。恒秀黑龙江将军。
恒秀八月癸酉迁。恒瑞热河副都统。
常清十二月甲申迁。乌尔图纳逊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明善　十二月，海宁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阿扬阿四月壬申回京。达尔吉善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十二月甲申召。保成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海成改。福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海成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复兴二月甲申回京。阿扬阿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伊勒图六月辛酉陛见。明亮署。八月甲戌革。伊勒图仍任。
明亮六月辛酉迁。海禄署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恒山保十一月己酉回京。阿克栋阿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伍岱十一月己酉回京。纳尔瑚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哈精阿十二月己未回京。穆和蔺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海成十月丁亥回京。雅满泰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法灵阿十一月戊申召。国栋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庆桂三月辛酉迁。都尔嘉吉林将军。
嵩椿六月癸卯迁。乌尔图纳逊绥远城将军。九月丁丑迁。积福代。
乌尔图纳逊六月癸卯迁。积福察哈尔都统。九月乙丑迁。乌尔图纳逊仍任。
海禄四月丁未迁。七月甲子，长清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福禄十一月辛巳迁。雅满泰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雅满泰　十一月辛巳，尚安库车办事大臣。十二月辛卯迁。阳春保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绰克托免。四月丁未，海禄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留保住迁。十一月辛巳，福禄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博清额十一月辛巳回京。留保住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年乙巳
奎林三月戊辰迁。复兴乌里雅苏台将军。正月己巳，拉旺多尔济署。
伊勒图七月乙亥卒。奎林伊犁将军。
长清三月戊辰迁。奎林乌鲁木齐都统。七月乙巳，永铎代。
库伦办事大臣
勒保召。松筠十月丁丑，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永铎三月伊犁参赞大臣。明亮八月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惠龄十二月丙戌回京。庆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福广二月甲辰，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海禄降。九月，明亮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阿扬阿三月召。塔琦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德文召。十月庚子，博兴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十二月，改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为参赞大臣。
积福八月迁。嵩椿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海宁召。九月戊子，保泰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海禄三月戊辰，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庆桂九月戊子回京。永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保成召。明亮十二月移驻喀什噶尔，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巴延三　八月丁卯，伊桑阿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雅满泰　八月己未，尚安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明亮移驻。特成额十二月戊申，为乌什参赞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福禄正月丙寅回京。普福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留保住八月己未召。庆麟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永玮卒。十二月庚申，永铎盛京将军。
奎林十一月乙酉革。保宁伊犁将军。永铎署。
恒瑞十二月己卯召。恒善保热河副都统。
永铎十二月庚申迁。尚安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尚安迁。十二月庚申，德勒格楞贵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国栋卒。三月己卯，福崧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博兴迁。二月戊午，格绷额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庆麟十二月革。舒廉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永铎八月免。十月癸卯，都尔嘉盛京将军。
都尔嘉十月癸卯迁。恒秀吉林将军。
恒秀十月癸卯迁。琳宁黑龙江将军。
嵩椿十月癸卯迁。兴肇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伍弥乌逊五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恒瑞十月癸卯，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阳春保召。十一月戊寅，奎舒库车办事大臣。十二月迁。秀林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特成额革。明兴七月，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格绷额召。李侍政十一月，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普福迁。十二月辛丑，奎舒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都尔嘉四月壬子迁。嵩椿盛京将军。
恒秀四月壬子迁。琳宁吉林将军。
琳宁四月壬子迁。都尔嘉黑龙江将军。
复兴四月卒。恒瑞乌里雅苏台将军。
乌尔图纳逊十月壬戌降。保泰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伍弥乌逊迁。十月乙卯，佛住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保泰十月迁。伍弥乌逊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恒瑞四月迁。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德勒格楞贵召。十二月，乌尔图那逊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福崧迁。二月，雅满泰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明兴　六月，毓奇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塔琦罢。二月甲辰，福崧代。六月丙子，明兴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保宁四月入觐。永保署伊犁将军。
保泰八月丁亥迁。乌尔图纳逊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伊桑阿七月己巳回京。书麟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乌尔图那逊迁。八月，德勒克扎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雅满泰五月戊戌迁。舒濂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毓奇十一月迁。富尼善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舒濂五月戊戌迁。普福驻藏办事大臣。八月，保泰代。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嵩椿　九月庚辰，琳宁盛京将军。
琳宁九月庚辰迁。恒秀吉林将军。
都尔嘉十二月丁卯回京。明亮黑龙江将军。
永保三月卸。保宁回伊犁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松筠十月迁。十一月，普福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明亮十二月丁卯迁。明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明兴迁。十二月丁卯，琅玕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保泰九月革。奎林驻办事大臣。十一月，鄂辉代。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兴肇十月癸巳召。图桑阿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普福八月革。博兴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李侍政四月议。十二月，托伦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特成额五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伍弥乌逊五月己酉迁。棍楚克札布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永保迁。五月己酉，伍弥乌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明兴五月己酉召。永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雅德四月庚戌，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秀林迁。伊桑阿正月，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鄂辉改。五月，和琳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恒秀正月乙卯革。宝琳吉林将军。九月丁酉卒。秀林代。
明亮十二月丙子迁。舒亮黑龙江将军。
保宁十二月庚子迁。明亮伊犁将军。
图桑阿十二月丙子迁。永琨绥远城将军。
保成十二月丙子迁。那奇泰热河副都统。
尚安六月，更名宜绵。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和琳七月迁。松筠驻藏办事大臣。
乾隆六十年乙卯
舒亮九月乙丑革。永琨黑龙江将军。
恒瑞八月壬午迁。永琨乌里雅苏台将军。九月乙丑迁。图桑阿代。
明亮九月丙寅革。保宁伊犁将军。
永琨八月壬午迁。恒瑞绥远城将军。九月乙丑迁。乌尔图纳逊代。
乌尔图纳逊九月乙丑迁。博兴察哈尔都统。
宜绵五月丁巳迁。九月，永保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博兴迁。九月乙丑，特克慎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特成额召。五月，额勒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永保五月迁。琅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雅德五月迁。穆和蔺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德勒克扎布正月迁。普福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佛住正月迁。阳春保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富尼善正月迁。雅尔泰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琅玕五月迁。雅德叶尔羌办事大臣。九月乙丑，明兴代。
和阗办事大臣
托伦闰二月庚寅回京。徐绩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特克慎迁。九月乙丑，策巴克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清史稿卷二○七　表第四七

疆臣年表十一各边将军都统大臣
嘉庆元年丙辰
乌尔图纳逊三月壬申迁。癸亥，富锐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永保三月差。书麟署乌鲁木齐都统。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棍楚克札布九月戊午迁。特成额科布多参赞大臣。十二月戊戌，富俊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伍弥乌逊解任。九月戊午，贡楚克扎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琅玕三月庚戌来京，长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僧保住正月戊辰，哈密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佛住三月庚戌来京。奇丰额叶尔羌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年丁巳
永琨迁。五月丁巳，额尔博黑龙江将军。
图桑阿五月庚戌免。永琨乌里雅苏台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额乐春四月辛卯革。花尚阿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策巴克四月己未解任。奎舒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三年戊午
额尔博二月丁未病免。那奇泰黑龙江将军。
富锐迁。五月丙子，永庆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特克慎八月迁。普福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雅尔泰六月癸巳革逮。乌尔图那逊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四年己未
永琨三月乙亥来京。绵佐乌里雅苏台将军。
书麟正月壬戌召。富俊乌鲁木齐都统。兴奎署。八月戊子，富俊迁。兴奎代。
库伦办事大臣
普福二月回京。佛尔卿额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花尚阿二月回京。那敏泰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四月回京。宜緜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富俊正月壬戌迁。策巴克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长麟八月戊子召。富俊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伍弥乌逊回京。十二月庚戌，佛志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阿尔塔锡第迁。二月庚午，纳音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伊桑阿九月己巳回京。奇臣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乌尔图那逊五月回京。七月庚辰，徐绩代。十二月戊子，都尔嘉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徐绩迁。五月乙亥，恩长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奎舒九月戊辰逮。台费荫代。
驻藏办事大臣
松筠正月庚辰迁。英善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五年庚申
琳宁三月辛酉回京。晋昌盛京将军。
那奇泰正月戊寅降。景熠黑龙江将军。
保宁正月辛酉召。松筠伊犁将军。闰五月甲子革。保宁仍任。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宜緜革。正月丁丑，那奇泰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佛志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阳春保迁。十一月己卯，富色铿额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都尔嘉十一月己卯解任。伊崇阿乌什办事大臣。勒勒金布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奇丰额六月癸丑解任。托津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恩长六月回京。兴肇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台费荫免。十月辛丑，台布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英善正月丁丑革。和宁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六年辛酉
景熠二月戊午革逮。那奇泰黑龙江将军。恒博署。
永庆五月癸巳回京。崇尚绥远城将军。
博兴十二月召。观明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那奇泰二月戊午迁。永保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纳音五月辛丑回京。绷武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和宁正月迁。英善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七年壬戌
保宁正月壬午召。松筠伊犁将军。
兴奎七月调。明亮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永保十一月迁。富俊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策巴克二月迁。宜兴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贡楚克扎布二月召。策巴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月己酉召。兴肇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富俊九月调。托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隆福十月己酉迁。麒麟保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绷武布九月甲午迁。明兴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月己酉，那清保代。
库车办事大臣
奇臣迁。十月，隆福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托津九月迁。富俊叶尔羌办事大臣。十月迁。多山代。
和阗办事大臣
兴肇十月迁。弘康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八年癸亥
晋昌八月壬午革。富俊盛京将军。成木暂署。

秀林五月癸丑调。富俊吉林将军。八月壬午调。秀林仍任。
那奇泰革。十二月戊寅，观明黑龙江将军。
绵佐七月丙午来京。成宽乌里雅苏台将军。
崇尚八月壬午调。德尔格楞贵绥远城将军。十二月卒。癸未，奇臣代。
观明十二月戊寅调。佛尔卿额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佛尔卿额召。十一月，阿尔达西的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富俊四月留京。常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寻改名常安。
科布多参赞大臣
宜兴六月戊辰回京。恒博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托津十月迁。戊戌，和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麒麟保十一月辛丑迁。景熠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那清保十一月辛丑迁。麒麟保代。
库车办事大臣
隆福迁。十月辛未，那清保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台布闰二月丙寅病免。丁卯，都尔嘉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英善十一月回京。辛丑，福宁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九年甲子
奇臣五月己丑迁。春宁绥远城将军。
明亮五月己丑调。奇臣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阿尔达西的四月壬午迁。德勒克扎布库伦办事大臣。七月己酉召。玉衡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兴肇十月癸酉回京。果勒明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麒麟保十月癸酉回京。来灵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那清保七月壬寅卒。常明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富色铿额十月癸酉回京。永慤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伊崇阿正月壬寅召。绷武布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多山正月甲寅回京。达庆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福宁召。十月癸酉，策巴克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年乙丑
库伦办事大臣
玉衡四月庚辰解任。福海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果勒明阿九月丁卯降。达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景熠十二月壬寅解任。明兴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常明三月壬寅来京。阿尔绷额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绷武布四月戊辰召。晋昌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达庆九月丁卯迁。盛住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弘康三月丙戌迁。继善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都尔嘉四月戊辰逮问。玉宁西宁办事大臣。十月壬辰迁。贡楚克扎布代。
驻藏办事大臣
策巴克九月丁巳革。十月壬辰，玉宁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一年丙寅
奇臣十月乙巳解任。和宁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恒博十月乙未免。倭什布科布多参赞大臣。十一月癸丑革。扎克塔尔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和宁正月丁巳迁。晋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明兴正月己巳议免。成书哈密办事大臣。十一月庚申迁。花尚阿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来灵正月己巳回京。玉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一月迁。十二月仍留。
库车办事大臣
阿尔绷额正月丁巳迁。广厚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永慤迁。九月己巳，雅满泰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晋昌正月壬戌迁。范建丰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继善五月戊辰来京。永来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贡楚克扎布十二月戊子解任。恒博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二年丁卯
成宽九月卒。庚戌，晋昌乌里雅苏台将军。
春宁八月卒。丁酉，来仪绥远城将军。
佛尔卿额四月免。癸未，贡楚克扎布察哈尔都统。八月丙申革。庆怡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常安五月己酉回京。祥保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达庆五月己未迁。爱星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晋昌九月庚戌迁。范建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玉庆五月查办。乙巳，广厚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广厚五月乙巳迁。公莪库车办事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范建丰九月庚戌迁。玉德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盛住九月庚戌迁。高杞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永来二月戊子回京。庆长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恒博五月乙巳议免。那彦成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三年戊辰
和宁十月丙午召。色克通阿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福海十一月辛卯解任。绷武布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祥保闰五月己丑迁。达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扎克塔尔十一月辛卯召。策巴克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爱星阿闰五月己丑议免。祥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范建丰六月庚申召。积那堪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成林署。
哈密办事大臣
花尚阿十一月辛卯解任。成德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广厚十二月庚申迁。那彦成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公莪卒。正月乙卯，来灵库车办事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雅满泰十月乙巳召。那彦宝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玉德六月戊午病免。积拉堪乌什办事大臣。庚申迁。佛伦保代。十一月，阿尔松阿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庆长十月丙午召。策巴克和阗办事大臣。十一月辛卯迁。阳春保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那彦成三月庚戌迁。文孚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玉宁十月乙巳回京。文弼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四年己巳
秀林十二月辛丑迁。赛冲阿吉林将军。
观明三月己丑迁。斌静黑龙江将军。
晋昌三月己丑迁。观明乌里雅苏台将军。
松筠三月己丑革。晋昌伊犁将军。
色克通阿正月庚辰免。兴奎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策巴克九月壬午回京。长龄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积那堪四月戊戌召。松筠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六月丙午迁。那彦成代。十二月迁。伊锜额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那彦成二月迁。哈丰阿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月辛丑迁。色克通阿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高杞病免。二月戊申，那彦成叶尔羌办事大臣。六月丙午迁。伊锜额代。十二月壬辰迁。贡楚克扎布代。

和阗办事大臣

阳春保六月甲午迁。台斐音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五年庚午六月戊戌，设热河都统。

富俊八月己丑革。观明盛京将军。

观明八月己丑迁。庆溥乌里雅苏台将军。

积拉堪六月戊戌，热河都统。八月迁。毓秀代。

庆怡十二月迁。兴肇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绷武布二月戊戌降。己亥，台斐音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达禄七月癸酉革。丙子，温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九月卒。癸酉，长龄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长龄九月癸酉迁。策巴克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祥保迁。六月丁酉，贡楚克札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伊锜额七月癸酉革。铁保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色克通阿二月己亥迁。哈隆阿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那彦宝七月丙子迁。范建丰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阿尔松阿十月壬寅召。伊冲阿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贡楚克扎布六月丁酉迁。铁保叶尔羌办事大臣。七月丙子迁。那彦宝代。

和阗办事大臣

台斐音二月己亥迁。色克通阿和阗办事大臣。五月辛未迁。阿兰保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文弼十月壬寅来京。阳春保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六年辛未
观明十二月癸丑议免。和宁盛京将军。
来仪闰三月迁。果勒丰阿绥远城将军。
兴肇七月乙巳议免。贡楚克札布察哈尔都统。成宁署。八月壬子迁。本智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长龄五月乙未迁。恩长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贡楚克札布三月癸丑召。那彦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月丙辰迁。伊冲阿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铁保迁。九月壬辰，范建丰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成德十月丙辰召。文弼哈密办事大臣。十二月丁巳，德通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来灵十月丙辰召。乌勒德呢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范建丰九月壬辰迁。瑚图礼阿克苏办事大臣。十月迁。托云泰代。
乌什办事大臣
伊冲阿十月丙辰迁。爱星阿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那彦宝三月癸丑迁。百祥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阳春保十月免。瑚图礼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七年壬申
库伦办事大臣
台斐音十月辛亥受代。苏冲阿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恩长迁。七月戊戌，玉宁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策巴克三月戊寅病免。巴克坦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范建丰七月戊戌革。恩长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托云泰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阿兰保十月壬子回京。庆通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八年癸酉
和宁十二月议。晋昌盛京将军。
赛冲阿四月戊午迁。喜明吉林将军。
斌静四月癸亥召。富俊黑龙江将军。
晋昌六月庚申召。松筠兼任伊犁将军。
毓秀八月壬子降。高杞热河都统。九月乙巳，毓秀署。
兴奎七月戊辰革。长龄乌鲁木齐都统。九月壬辰迁。晋昌代。刘芬署。十二月，晋昌迁。伊冲阿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伊冲阿十一月壬午来京。松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托云泰
乌什办事大臣
爱星阿十二月降。西拉布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十九年甲戌
喜明二月辛亥降。富俊吉林将军。
富俊二月辛亥迁。特依顺保黑龙江将军。
庆溥十月乙丑迁。伊冲阿乌里雅苏台将军。
高杞二月丙午迁。和宁热河都统。毓秀仍署。闰二月甲子迁。文宁代。五月降。和宁任。
贡楚克札布十二月壬申降。祥保察哈尔都统。
伊冲阿十二月丙午病免。高杞乌鲁木齐都统。刘芬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玉宁召。二月己亥，文凯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巴克坦卒。二月壬寅，巴绷布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恩长十月壬申迁。成宁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德通闰二月甲子召。庆长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永芹闰二月庚辰解任。乌尔卿额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乌勒德呢四月己丑回京。绪庄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托云泰四月甲戌革。杨树曾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百祥二月己亥解任。玉麟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庆通十二月癸酉解任。贡楚克札布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瑚图礼二月癸丑召。喜明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十年乙亥
松筠十月己未召。长龄伊犁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苏冲阿十月丁卯召。长庆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松福九月癸巳迁。富僧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成宁九月癸巳召。松福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庆长十月丁卯召。东林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乌尔卿额九月癸巳迁。额勒精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一月丁亥，永芹代。
库车办事大臣
绪庄十月辛巳迁。来灵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杨树曾三月丁亥调。福昂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西拉布召。十一月丁亥，成宁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贡楚克札布九月癸巳迁。西林布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福克精阿十月丁卯召。来灵西宁办事大臣。寻迁。绪庄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和宁七月丙辰迁。庆祥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富僧德十月庚寅降。贡楚克扎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永芹七月壬子回京。祥启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福昂回京。十月庚寅，同兴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成宁五月丁未迁。成书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绪庄二月戊寅解任。松宁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晋昌二月乙丑迁。富俊盛京将军。
富俊二月乙丑迁。松宁吉林将军。
伊冲阿迁。五月辛酉，喜明乌里雅苏台将军。
长龄二月乙丑迁。晋昌伊犁将军。高杞署。
庆祥四月壬辰迁。庆溥热河都统。十一月乙丑迁。伊冲阿代。
祥保六月甲戌迁。松筠察哈尔都统。
高杞二月乙丑迁。刘芬兼署乌鲁木齐都统。四月壬辰，高杞革。庆祥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玉麟五月辛酉迁。斌静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松宁二月乙丑迁。玉麟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喜明五月辛酉迁。玉麟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富俊九月戊午迁。赛冲阿盛京将军。
松宁九月戊午迁。富俊吉林将军。禄成署。
特依顺保十一月己亥迁。松宁黑龙江将军。
喜明卒。十一月亥迁。特依顺保乌里雅苏台将军。
果勒丰阿十一月戊申革。八十六绥远城将军。丁亥，松筠署。十二月，八十六迁。禄成代。
伊冲阿迁。九月戊午，松宁热河都统。十一月己亥迁。伊冲阿仍留。
松筠十月丁亥迁。伊冲阿察哈尔都统。十一月己亥留热河。庆溥代。
库伦办事大臣
长庆十一月庚戌召。巴彦图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文凯二月乙酉病免。达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巴绷布召。十月辛巳，富和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松福十月辛巳召。斌静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东林九月戊申迁。多山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成书十月辛巳迁。巴哈布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斌静十月辛巳迁。成书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那尔松阿七月壬子召。福宁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赛冲阿九月癸酉迁。松筠盛京将军。
伊冲阿五月辛未病免。诚安热河都统。
庆祥十一月丙戌迁。贡楚克扎布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庆祥十一月丙戌，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贡楚克扎布十一月乙丑召。先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多山八月丁巳免。福珠隆阿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祥启十一月乙丑召。明叙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来灵十一月乙丑召。崇安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同兴三月丙申革。伊锳额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松筠四月己酉降。松宁盛京将军。壬子，富僧德署。
松宁四月己酉迁。奕颢黑龙江将军。壬子，春盛保署。
晋昌四月乙未回京。庆祥伊犁将军。
诚安十一月癸酉迁。松筠热河都统。
庆溥六月壬子迁。富兰察哈尔都统。
贡楚克扎布十月戊寅回京。德英阿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先福回京。十月庚辰，百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斌静解任。十一月丁卯，武隆阿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伊锳额卒。十一月辛未，永明额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
成书十一月辛未解任。穆通阿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福宁二月壬辰解任。素纳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玉麟十月戊子召。文干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元年辛巳
松筠五月己巳迁。庆惠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达禄十月乙酉召。八十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素纳八月庚辰降调。仍留。十月乙酉召。松筠代。
道光二年壬午
松箖正月庚午迁。晋昌盛京将军。
富俊六月己巳迁。松箖吉林将军。
奕颢正月庚午迁。松箖黑龙江将军。六月己巳迁。德英阿代。十二月庚申迁。禄成代。
特依顺保正月庚午来京。奕颢乌里雅苏台将军。
禄成十月辛酉迁。德英阿绥远城将军。
庆惠五月丁亥议免。廉善热河都统。七月丁未休。成德代。十二月卒。庆保代。
德英阿六月己巳调。阿英阿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富和五月辛巳降。那彦宝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百顺卒。十月辛酉，特依顺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武隆阿九月丙子迁。秀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一月丙子迁。布彦泰代。十二月甲寅，永芹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明叙五月戊戌解任。六月癸丑，永芹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二月甲寅迁。徐锟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巴哈布五月癸卯回京。徐锟乌什办事大臣。九月丙子迁。丁丑，庆惠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林布四月乙巳病免。文弼和阗办事大臣。十一月庚子召。秀堃代。
西宁办事大臣
松颋九月丙子调。武隆阿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三年癸未
松筠卒。九月壬辰，松筠吉林将军。富登额暂署。
奕颢六月戊午来京。果勒丰额乌里雅苏台将军。
富兰十一月壬辰免。瑚松额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特依顺保五月辛巳迁。哈尔祥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长庆十月乙卯召。恒敬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崇安十月乙卯召。果良额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永明额十月乙卯召。英桂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庆惠十一月丁卯迁。富纶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秀堃十一月丁卯病免。敦良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武隆阿五月辛巳来京。松颋西宁办事大臣。七月壬午迁。穆兰岱代。
驻藏办事大臣
文干七月辛巳调。松颋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四年甲申
松筠二月丁酉迁。富俊吉林将军。
果勒丰额十二月癸未病免。庆保乌里雅苏台将军。
庆保十二月癸未迁。那清安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广庆三月辛卯召。松长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那彦宝三月壬辰召。巴琫阿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哈尔祥阿九月辛巳调。彦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和桂十一月丙辰迁。海龄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富纶十一月丙辰免。和桂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穆通阿卒。十一月乙未，常德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敦良十一月乙未召。奕湄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五年乙酉
庆保七月丁未病免。德英阿乌里雅苏台将军。九月甲辰调。松筠署。
庆祥九月甲辰来京。德英阿署伊犁将军。十月庚辰，长龄代署。十一月壬午，庆祥迁。长龄补。
瑚松额七月丁未迁。和世泰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永芹十月壬午卒。庆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穆克登布暂署。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徐锟十月癸酉回京。巴哈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海龄阿二月癸亥迁。长清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和桂十二月丙辰召。庆廉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常德十二月丙辰召。音登额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六年丙戌

德英阿七月丙午调。九月癸卯，格布舍乌里雅苏台将军。
长龄七月乙巳差。丁未，德英阿署。
那清安五月乙巳迁。明山热河都统。戊戌迁。庆惠代。十一月庚寅卒。昇寅代。
和世泰九月丁亥免。博启图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松长六月甲寅病免。乐善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庆祥六月殉。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果良额改帮办。六月丙辰，那彦宝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庆廉十一月乙酉免。多贵署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奕湄六月殉。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七年丁亥
晋昌闰五月戊申迁。奕颢盛京将军。
富俊七月己未迁。博启图吉林将军。
格布舍十二月甲戌召。彦德乌里雅苏台将军。
奕颢闰五月戊申迁。晋昌绥远城将军。
昇寅七月辛酉病免。那清安热河都统。癸亥迁。英和热河都统。
博启图七月己未迁。安福察哈尔都统。福克精额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巴琫阿十月辛卯回京。额勒津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容安九月甲子，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彦德十二月甲戌迁。那彦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武隆阿七月甲子，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一月乙巳免。那彦宝代。
哈密办事大臣
恒敬二月丙辰迁。丁巳，恩铭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那彦宝十一月丙午迁。果良额署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多贵二月调。恒敬代。七月甲子，多贵仍任。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达凌阿闰五月戊申，署叶尔羌办事大臣。七月甲子，恒敬代。
和阗办事大臣
成玉闰五月戊申，署和阗办事大臣。七月乙丑，果良额代。十月辛卯召。多隆武代。
西宁办事大臣
穆兰岱四月己未假。特依顺保暂兼署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松廒二月丁未迁。惠显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八年戊子
禄成四月甲申革。果齐斯欢署。九月丙寅卒。特依顺保黑龙江将军。
晋昌正月乙丑召。果齐斯欢绥远城将军。四月甲申，特依顺保代。九月丙寅迁。那彦宝代。
英和正月丙午差。松筠署。八月己卯，英和病免。成格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八十十月召。庆山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那彦宝九月丙寅迁。达凌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武隆阿正月癸亥仍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巴哈布八月丁亥迁。福緜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果良额三月甲子调。福緜库车办事大臣。四月庚辰，常格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多贵四月庚辰迁。布彦泰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恒敬召。四月庚辰，札隆阿叶尔羌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多隆武八月丁亥迁。德惠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九年己丑
博启图二月甲午迁。瑚松额吉林将军。
德英阿六月甲戌卒。玉麟伊犁将军。
成格十一月丁巳迁。裕恩热河都统。

安福六月丙子召。福克精阿署察哈尔都统。十二月丁亥补。

英惠十一月丁巳召。成格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额勒津解任。六月癸亥，福緜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达凌阿十二月戊寅迁。巴哈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武隆阿正月辛酉召。札隆阿署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恩铭忧免。八月甲子，萨迎阿哈密办事大臣。乙酉迁。穆馨阿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福緜六月癸亥迁。棍楚克策楞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庆山署。八月己卯，穆馨阿代。乙酉，萨迎阿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布彦泰正月辛酉迁。常德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札隆阿正月辛酉迁。璧昌署叶尔羌办事大臣。十二月补

和阗办事大臣

德惠十一月己未病免。武隆阿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年庚寅

奕颢三月乙巳召。瑚松额盛京将军。富俊暂署。

瑚松额二月乙丑忧。倭额泰暂署。三月乙巳，福克精阿吉林将军。

特依顺保三月乙卯迁。富僧德黑龙江将军。伊勒通额护。裕英署。

彦德十月壬寅召。乐善乌里雅苏台将军。

那彦宝三月癸卯迁。昇寅绥远城将军。

福克精阿三月乙巳迁。武忠额署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乐善十月壬寅迁。奕颢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庆山六月戊戌迁。奕颢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十月壬寅迁。恩铭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容安九月丁丑革。布彦泰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穆馨阿五月丁丑召。布彦泰哈密办事大臣。八月辛卯，松颐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萨迎阿十一月壬午调。嵩孚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武隆阿三月庚寅召。诚端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穆兰岱卒。八月辛卯，布彦泰西宁办事大臣。九月迁。恒敬代。
驻藏办事大臣
惠显十月癸卯召。兴科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一年辛卯，改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喀什噶尔设领队大臣。
福克精阿九月癸亥革。宝兴吉林将军。富俊署。
昇寅十二月乙酉迁。彦德绥远城将军。
裕恩病免。八月壬寅，保昌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奕颢八月乙己免。廉敬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恩铭十二月戊子迁。禄普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福緜卒。三月丙寅，英惠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巴哈布十月乙未召。常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札隆阿解任。二月戊申，璧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月丁亥，移叶尔羌，璧昌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松颐六月己丑病免。敦良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嵩孚二月丁酉病免。额勒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月乙未召。赛尚阿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常德二月戊申迁。奇成额乌什办事大臣。十月己丑迁。常德代。乙未迁。萨迎阿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璧昌二月戊申迁。常德叶尔羌办事大臣。十月己丑裁，改领队大臣。额尔古伦任。
和阗办事大臣
诚端十月己丑迁。常丰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二年壬辰
瑚松额三月丁巳召。奕颢署盛京将军。
玉麟九月甲寅召。特依顺保伊犁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英惠七月戊申假。锺昌科布多参赞大臣。十月卒。十一月乙亥，阿勒清阿代。十二月戊辰迁。孝顺岱代。

伊犁参赞大臣

布彦泰迁。二月庚子，常德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常德二月庚子迁。布彦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璧昌十月庚申召。长清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赛尚阿五月乙亥免。赓福署哈密办事大臣。九月召。壬申，萨迎阿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长清十月庚申迁。诚端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萨迎阿九月壬申迁。兴德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恒敬十月庚申假。舒通阿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三年癸巳

奕灏四月戊申迁。宝兴盛京将军。

宝兴四月戊申迁。保昌吉林将军。

乐善五月辛巳迁。庆山乌里雅苏台将军。

保昌四月戊申迁。苏成额热河都统。九月壬辰病免。贵庆代。十一月丁亥病免。武忠额代。

武忠额十一月丙戌迁。凯音布署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常德十一月己丑迁。布彦泰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布彦泰十月己丑迁。常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萨迎阿九月壬午迁。兴科哈密办事大臣。十月萨迎阿仍任。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常格七月癸未病免。庆林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诚端九月壬午病免。兴德阿克苏办事大臣。常恒代。
乌什办事大臣
常恒九月丙戌迁。兴科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额尔古伦正月癸巳假。乌珍泰署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西郎阿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兴科正月召。隆文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四年甲午
富僧德十二月己亥迁。奕经黑龙江将军。
庆山八月癸丑免。武忠额乌里雅苏台将军。
武忠额五月乙酉迁。嵩溥热河将军。
凯音布二月壬子差。苏勒通阿暂署。
成格三月庚午迁。长清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廉敬迁。十二月乙巳，阔步通武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孝顺岱十二月辛丑免。长明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布彦泰四月壬子病免。辛酉，苏清阿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常德十一月丙子召。棍楚克策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长清三月庚午迁。兴德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庆林四月丙午迁。多隆武代。七月乙亥，国椿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兴科二月丙辰病免。璧昌乌什办事大臣。九月丙戌迁。舒凌阿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常丰十月壬辰召。法丰阿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隆文五月丙戌召。文蔚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五年乙未
宝兴正月丙戌迁。奕经盛京将军。
保昌正月丙戌迁。苏清阿吉林将军。二月戊午卒。保昌仍任。闰六月丁卯迁。祥康代。十二月甲申降。乐善吉林将军。祥康暂署。
奕经正月丙戌迁。保昌黑龙江将军。二月庚子，奇明保暂署。戊午，保昌迁。祥康代。奇明保

仍署。闰六月丁卯，祥康迁。哈丰阿代。奇明保仍署。

武忠额闰六月丁酉迁。保昌乌里雅苏台将军。

长清十月己卯召。富呢扬阿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禄普十月己卯召。常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长明正月丙戌召。富呢扬阿科布多参赞大臣。十月壬戌迁。毓书代。

伊犁参赞大臣

苏清阿正月丙戌迁。奕山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萨迎阿十月己卯召。特当阿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额勒锦十月己卯来京。海亮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国椿十月己卯召。多欢库车办事大臣。十二月丙子，赓福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舒凌阿卒。正月乙酉，岳良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西郎阿闰六月己卯召。寿昌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文蔚十二月甲戌迁。庆禄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六年丙申

奕经九月己酉迁。宝兴盛京将军。奕颢署。

乐善四月甲戌留京。祥康仍署吉林将军。

凯音布七月庚午迁。乐善察哈尔都统。

富呢扬阿九月壬辰迁。廉敬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阔步通武二月丁卯免。福瑛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寿昌免。十二月壬子，乌珍泰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德楞额三月癸卯，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庆禄八月戊午迁。关圣保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七年丁酉
奕颢九月回京。宝兴盛京将军。
祥康正月丙午，补吉林将军。
特依顺保九月甲申召。奕山署伊犁将军。
彦德十一月乙酉陛见。锡林署绥远城将军。十二月庚午，彦德迁。棍楚克策楞代。
嵩溥三月甲午迁。耆英热河都统。
乐善七月壬午迁。赛尚阿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棍楚克策楞十月己巳召。关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兴德五月戊寅召。恩特亨额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特当阿十月己巳召。固庆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常恒十一月庚寅召。璧昌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德楞额八月丁巳迁。苏勒芳阿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八年戊戌
宝兴闰四月己丑迁。耆英盛京将军。
哈丰阿十一月丙寅陛见。舒伦保署黑龙江将军。
特依顺保四月庚子留京。奕山伊犁将军。
耆英闰四月己未迁。惠吉热河都统。
赛尚阿八月庚寅迁。布彦泰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常明十月庚寅召。盛贵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毓书十一月壬戌议免。固庆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奕山四月庚午迁。湍多布伊犁参赞大臣。六月甲申迁。关福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关福六月甲申迁。湍多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固庆十一月迁。赓福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海亮七月辛亥革。景和代。十一月庚申，咸龄代。
库车办事大臣
赓福十月戊戌迁。乌珍泰库车办事大臣。十二月甲戌卒。多欢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岳良十月庚寅召。松林乌什办事大臣。龄山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乌珍泰十月戊戌迁。富兴阿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法丰阿六月辛未召。兴德和阗办事大臣。七月辛亥，桂森代。壬子免。达明阿代。
西宁办事大臣
苏勒芳阿十月庚寅召。讷尔经额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十九年己亥
哈丰阿九月丁未迁。棍楚克策楞黑龙江将军。
保昌八月庚午召。廉敬乌里雅苏台将军。
奕山正月戊午忧，关福署。
棍楚克策楞九月丁未迁。德克金布绥远城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赓福十月辛卯召。德全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关圣保十月辛卯召。孟保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年庚子
祥康四月己巳议免。经额布吉林将军。禄普署。九月壬寅迁。升阿暂署。甲辰，惟勤署。
廉敬八月癸未迁。德楞额乌里雅苏台将军。
奕山三月庚戌召。布彦泰伊犁将军。关福署。
嵩溥六月丁卯休致。色克精额绥远城将军。十月乙亥休致。奕湘代。
惠吉恩铭正月戊戌病免。阿勒清阿热河都统。二月迁。讷尔经额代。六月戊子迁。瑚松额代。
布彦泰三月庚戌迁。敬■署察哈尔都统。辛亥，璧昌补。十二月戊辰迁。铁麟代。
库伦办事大臣
福瑛四月丙子召。祥康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关福卒。七月癸卯，湍多布伊犁参赞大臣。十月迁。富兴阿代。十二月戊辰迁。璧昌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湍多布七月癸卯迁。花山太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乙亥迁。湍多布仍任。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恩特亨额十二月癸未迁。图明阿叶尔羌参赞大臣。十二月辛未迁。联顺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咸龄革。五月壬子，常恒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一月辛卯迁。联顺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璧昌迁。三月壬子，龄山阿克苏办事大臣。十二月丙寅卒。法福礼署。辛酉，常恒代。
乌什办事大臣
龄山三月壬子迁。成凯代。十二月戊辰迁。富兴阿乌什办事大臣。甲申，瑞元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富兴阿七月丁未迁。花山太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讷尔经额迁。二月丙寅，法丰阿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色克精额四月甲辰迁。五月壬午，奕兴绥远城将军。
瑚松额八月癸未病免。桂轮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多欢十一月癸丑召。扎拉芬泰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耆英正月甲寅迁。禧恩盛京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祥康六月辛卯病免。文庆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盛贵十一月丁未召。乐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固庆十一月丁未召。果勒明阿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璧昌三月丙子迁。丁丑，耆昌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辑瑞七月庚戌，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瑞元降。十一月甲子，赛什雅拉泰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孟保十一月丁未召。海朴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奕湘二月丁酉迁。禄普乌里雅苏台将军。奕兴代。三月乙丑，桂轮代。
桂轮三月乙丑迁。琦善热河都统。四月革。萨迎阿热河都统。
惠吉四月甲戌病免。惟勤乌鲁木齐都统。中福署。十月丁未，惟勤差。中福仍署。
库伦办事大臣
文庆四月戊寅迁。己卯，锺祥库伦办事大臣。七月迁。容照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耆昌十二月乙卯调。达洪阿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图明阿三月丙寅召。联顺叶尔羌参赞大臣。十月庚子免。丁未，辑瑞署。戊申，奕经代。
哈密办事大臣

德全十月甲子召。达洪阿哈密办事大臣。十二月乙卯迁。丙辰，瑞元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联顺三月丙寅迁。全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扎拉芬泰八月丙午迁。常清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赛什雅拉泰四月己卯迁。惟禄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花山太七月丁卯召。开明阿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达明阿十月庚子解任。奕山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法丰阿闰七月丁巳召。德兴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海朴三月乙丑召。孟保驻藏办事大臣。十月庚戌召。琦善代。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铁麟正月癸巳忧。禄普署察哈尔都统。伯麟寻回。七月庚寅差。阿彦泰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达洪阿十月壬戌病免。癸亥，舒兴阿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奕经十月戊申迁。麟魁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瑞元五月庚寅迁。锺方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全庆十月戊申召。瑞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常清十月戊申召。扎拉芬泰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禧恩九月丙戌病免。奕湘盛京将军。
布彦泰十一月辛酉迁。萨迎阿伊犁将军。
萨迎阿十一月辛酉迁。桂良热河都统。赓福署。
库伦办事大臣
容照召。正月丁亥，麟庆库伦办事大臣。三月癸未病免。成凯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舒兴阿十一月丙午迁。奕山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麟魁十二月甲午病免。赛什雅拉泰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扎拉芬泰正月乙酉迁。丙戌，德全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辑瑞正月乙酉召。扎拉芬泰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奕山十一月丙寅迁。舒兴阿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德兴九月乙丑召。达洪阿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桂轮十一月甲申迁。特依顺乌里雅苏台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乐斌五月己卯召。麟魁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果勒明阿四月庚戌解任。瑞元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奕山差。十二月庚申，毓昌署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书元闰五月戊戌召。舒精阿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扎拉芬泰十一月甲申迁。舒兴阿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惟禄十一月甲申迁。锺翔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舒兴阿十一月甲申迁。德勒克呢玛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达洪阿十二月甲子病免。哈勒吉那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琦善十二月丙寅迁。斌良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奕湘八月戊辰迁。奕兴盛京将军。
棍楚克策楞卒。十一月甲申，英隆黑龙江将军。克兴额署。
奕兴四月庚午迁。英隆绥远城将军。
铁麟正月乙酉迁。裕诚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成凯正月癸未迁。丰伸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麟魁八月甲子迁。乙丑，善焘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湍多布正月癸未调。成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赛什雅拉泰卒。八月己酉奕山叶尔羌参赞大臣。乙丑差。吉明署。
哈密办事大臣
锺方十一月庚辰召。庆昀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开明阿十月壬申免。毓书暂署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十一月乙巳，锡拉布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经额布降。十二月乙丑，倭什讷吉林将军。
特依顺十月庚申假。车林多尔济暂署。
成玉九月辛巳召。盛壎署绥远城将军。十一月甲午，托明阿补。
桂良二月己酉迁。惠丰热河都统。
裕诚三月癸卯迁。双德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瑞元十一月己卯召。慧成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奕山三月庚辰，仍任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吉明三月庚辰，补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斌良卒。正月己丑，穆腾额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特依顺卒。正月癸未，奕格乌里雅苏台将军。
惠丰六月己丑迁。毓书热河都统。庚寅迁。惟勤代。明训署。十月己丑召。庆福署。
惟勤六月庚寅迁。毓书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成凯十二月庚午召。扎拉芬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吉明闰四月辛巳卒。壬午，德龄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德全十二月庚午召。承芳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舒兴阿十二月庚午召。图伽布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锡拉布十二月戊子休致。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道光三十年庚戌
倭什讷五月癸丑迁。固庆吉林将军。
萨迎阿十一月戊戌召。奕山伊犁将军。
双德十二月癸亥解。赓福署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慧成十一月戊辰召。瑞元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奕山十一月戊戌迁。布彦泰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改叶尔羌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锺翔卒。四月癸酉，麟魁乌什办事大臣。
叶尔羌办事大臣改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特克兴额正月甲辰，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德勒克呢玛六月丁卯调。法福礼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哈勒吉那七月己酉假。萨炳阿兼署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清史稿卷二○八　表第四八

疆臣年表十二各边将军都统大臣
咸丰元年辛亥
惟勤二月庚午病免。赓福热河都统。
赓福二月庚午迁。恒春察哈尔都统。八月戊辰迁。西凌阿代。
库伦办事大臣
毓书十一月癸亥召。乐斌署乌鲁木齐都统。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玉明十一月癸亥召。纳勒亨额库伦办事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麟魁九月壬申迁。春熙乌什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哈勒吉那十一月癸亥召。阿彦达西宁办事大臣。十二月辛卯留京。吴必淳代。
咸丰二年壬子
奕格四月癸卯覲。车林多尔济乌里雅苏台将军。六月丙午留京。扎拉芬泰补。七月辛亥，善焘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善焘十二月己丑召。哈勒吉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扎拉芬泰六月丙午迁。丰伸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庆昀十二月己丑召。锺芳哈密办事大臣。丁酉休致。文蔚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舒精阿召。十二月己亥，文蔚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戊戌迁。文俊代。
库车办事大臣
承芳十二月己丑召。赫特贺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图伽布十二月己丑召。倭什浑布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穆腾额六月壬寅召。海枚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三年癸丑
奕兴九月辛酉假。书元署。
固庆正月辛未免。景淳吉林将军。
托明阿二月丁酉迁。乐斌绥远城将军。三月丙辰，盛壎署。八月己卯，乐斌迁。善禄代。
赓福二月丁酉迁。花山太热河都统。三月癸丑迁。毓书热河都统。
西凌阿三月差。花山太署察哈尔都统。
乐斌二月丁酉迁。赓福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瑞元正月癸卯调。景亮科布多参赞大臣。七月壬子，特克慎代。
伊犁参赞大臣
布彦泰九月己未召。图伽布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丰伸正月本卯迁。色克通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德龄正月壬戌议处。丁卯降。丰伸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文蔚三月丁卯迁。崇恩代。壬申迁。明谊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文俊正月壬申迁。玉通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赫特贺五月戊午迁。常清库车办事大臣。九月丁卯迁。乌尔精阿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特克兴额九月丁卯免。常清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法福礼九月己未迁。麟翔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海枚三月丁卯调。文蔚驻藏办事大臣。五月戊午迁。赫特贺代。

咸丰四年甲寅

奕兴二月戊寅免。癸巳，英隆盛京将军。承志署。

英隆二月癸巳迁。奕格黑龙江将军。

扎拉芬泰十月戊午迁。奕兴乌里雅苏台将军。

奕山十月戊午召。扎拉芬泰伊犁将军。

善禄十一月戊子卒。花山太绥远城将军。

花山太十一月戊午迁。穆隆阿署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纳勒亨额十月己未解任。明谊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色克通额二月庚辰解任。保恒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俊署。癸未，保恒迁。春熙代。八月己亥假。英秀署。癸亥，春熙卒。舒兴阿代。十月午迁。英秀代。

叶尔羌参赞大臣

丰伸正月癸丑解任。常清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明谊十月己未迁。色克通阿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倭什浑布闰七月戊寅迁。谦亨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春熙二月癸未迁。保恒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常清正月癸丑迁。扎拉芬泰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七月乙未迁。舒兴阿代。闰七月戊寅倭什浑布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吴必淳九月戊寅免。东纯西宁办事大臣。易棠署。十月癸丑，萨勒杭阿署。

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五年乙卯

英隆十二月己巳迁。奕湘盛京将军。

奕格十二月丁未病免。奕山黑龙江将军。

奕兴九月乙丑病免。奕湘乌里雅苏台将军。哈勒吉那署。十二月乙巳，庆如代。

花山太二月乙卯病免。庆如绥远城将军。十二月乙巳，成凯代。丙午，德陞署。
毓书五月丙子免。柏葰热河都统。十二月乙巳迁。英隆热河将军。
赓福八月甲午病免。恒毓乌鲁木齐都统。十月丙申召。倭什浑布代。
库伦办事大臣
明谊九月壬戌迁。色克通阿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特克慎十一月丙戌召。麟翔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图伽布十一月丙戌召。谦亨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英秀九月壬戌召。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色克通阿二月壬戌忧免。存诚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谦亨十月丙申迁。海朴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倭什浑布十月丙申迁。谦亨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十一月丙戌迁。文元代。
和阗办事大臣
麟翔十一月丙戌迁。庆英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六年丙辰
奕湘　正月丙子，承志署盛京将军。三月己未病免。庆祺代。
扎拉芬泰十月壬子召。常清伊犁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哈勒吉那六月己丑免。玉通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谦亨十二月甲辰病免。法福礼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常清十月壬子迁。庆英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玉通六月己丑迁。裕瑞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二月乙巳迁。奎栋代。
库车办事大臣
乌尔精阿十月壬子召。固庆库车办事大臣。十二月己亥迁。特克慎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文元十二月乙巳病免。裕瑞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庆英十月壬子迁。培成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东纯九月壬午迁。图伽布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七年丁巳
庆祺二月辛卯假。承志署。六月，庆祺回任。
常清四月癸卯迁。扎拉芬泰伊犁将军。
西凌阿三月仍回任。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赫特贺闰五月乙未病免。满庆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八年戊午
庆祺六月己酉召。玉明署盛京将军。
英隆五月乙亥迁。常清热河都统。
西凌阿三月乙酉差。庆昀署察哈尔都统。
倭什浑布十月辛酉召。图伽布乌鲁木齐都统。庆英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麟翔十月辛酉召。达缓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庆英十月辛酉召。裕瑞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存诚九月辛巳迁。多慧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奎栋十一月丙戌病免。兴泰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裕瑞十月辛亥迁。固庆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图伽布十月迁。福济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九年己未
景淳正月丙子召。特普钦署吉林将军。景淳寻回任。
奕山五月乙酉革留。八月庚子召。特普钦署黑龙江将军。
庆如十月壬戌召。明谊乌里雅苏台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玉通九月壬辰迁。平瑞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达缓卒。九月壬辰，玉通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法福礼十月壬戌召。景廉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明谊十月壬戌迁。明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裕瑞十二月壬寅迁。英蕴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海朴三月甲午病免。绵性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保恒四月亥病免。德通乌什办事大臣。文艺署。文兴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固庆七月壬申病免。奎英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培成十月壬戌召。约逊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满庆十月壬戌召。崇实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十年庚申
玉明八月己卯入卫。倭仁署盛京将军。玉明十月回任。
明谊　六月，平瑞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寻回任。
扎拉芬泰卒。七月己酉，常清伊犁将军。
成凯八月己卯入卫。德勒克多尔济署绥远城将军。成凯寻回任。

常清二月己未迁。春佑热河都统。

图伽布二月己未迁。常清乌鲁木齐都统。闰三月癸酉，图伽布卒。法福礼署。业普冲额暂署。七月己酉迁。法福礼代。

库伦办事大臣

色克通阿十月乙酉免。十一月甲午，景纹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玉通十一月甲午召。锡霖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多慧九月乙卯迁。穆铼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兴泰九月乙卯迁。依奇哩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特克慎十一月甲午召。景纹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约逊正月丙子病免。常亮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福济迁。六月丙子，文俊西宁办事大臣。九月乙卯留京。多慧代。

驻藏办事大臣

咸丰十一年辛酉

成凯四月卒。德勒克多尔济绥远城将军。

法福礼十一月丙戌召。平瑞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平瑞十一月丁亥迁。麟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锡霖二一月丁亥召。广凤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穆铼十一月丁亥召。兴泰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景纹七月庚戌迁。萨凌阿七月辛亥，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绵性六月甲戌解任。奎栋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崇实十月丁丑迁。景纹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元年壬戌
明谊四月乙亥差。麟兴署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寻回任。
春佑十月甲午迁。瑞麟热河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色克通阿免。四月癸丑，特克慎库伦办事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景廉四月壬申迁。明绪伊犁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明玉四月壬申迁。奎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月丁未召。锡霖代。
哈密办事大臣
英蕴四月壬申免。景廉叶尔羌参赞大臣。未任。奎栋仍任。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兴泰十月丁未召。文祥哈密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奎栋四月壬申迁。崇恩阿克苏办事大臣。福珠哩署。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文兴七月乙酉降。奕庆乌什办事大臣。未任。文兴仍任。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常亮七月戊戌免。奎章和阗办事大臣，未任。庆英署。
驻藏办事大臣
多慧二月壬申革。癸亥，毓科西宁办事大臣。七月乙巳病免。玉通代。
同治二年癸亥
瑞麟五月壬戌迁。麒庆热河将军。
庆昀二月癸巳迁。阿克敦布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特克慎八月丙子免。文盛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奕庆六月丙申免。庆明乌什办事大臣。未任。文兴仍任。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奎英二月丙申严议。壬子，常明喀什噶尔办事大臣，未任。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三年甲子
景纶十二月壬申革。十二月己丑，皂保署。
常清十月辛未革。明绪伊犁将军。
平瑞九月辛丑殉。十月戊寅，保恒署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明绪十月辛未迁。联捷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奎栋十月殉。景廉癸巳革。武隆额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文祥六月戊寅迁。保恒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依奇哩六月殉。戊寅，文永库车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萨凌阿五月殉。
阿克苏办事大臣
福珠哩六月殉。
乌什办事大臣
文兴六月殉。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奎英九月殉。
和阗办事大臣
庆英六月殉。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四年乙丑
玉明七月己丑免。恩合署盛京将军。十二月乙卯革。都兴阿代。
皂保闰五月己丑免。恩合吉林将军。七月己丑调。皂保仍署。九月丁丑，德英代。
保恒二月卒。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联捷十月戊申迁。荣全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锡霖正月殉。六月壬寅，武隆额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武隆额六月壬寅迁。额誉额叶尔羌参赞大臣，未任。

哈密办事大臣

札克通阿二月己卯，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五年丙寅

德英忧免。二月壬子，富明阿吉林将军。

明谊正月戊申病免。己酉，德勒克多尔济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署。

明绪正月壬午殉。五月，荣全署伊犁将军。乙亥，李云麟代办。

德勒克多尔济六月己酉迁。福兴绥远城将军。

阿克敦布迁。五月甲戌，福兴察哈尔都统。六月己酉，色尔固善代。廉至署。九月戊寅，色尔固善忧。裕瑞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广凤五月甲戌病免。奎昌署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武隆额二月殉。五月甲戌，德兴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署。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文麟哈密办事大臣。八月丙辰，丁忧改署。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六年丁卯十一月，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初任李云麟，八年裁。

特普钦十月甲午病免。德英署黑龙江将军。

福兴二月假。桂成署。四月庚子，福兴病免。裕瑞绥远城将军。桂成仍署。

色尔固善卒。十月，文盛察哈尔都统。杜嘎尔兼署。
库伦办事大臣
文盛十月迁。张廷岳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麟兴四月乙巳迁。荣全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李云麟十一月迁。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七年戊辰
都兴阿召。奕榕署盛京将军。十月勘边。额勒和布暂署。都兴阿回任。
裕瑞卒。正月丁卯，定安绥远城将军。
麒庆十二月戊辰免。庆春热河都统。魁联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八年己巳
麟兴四月乙巳革。福济乌里雅苏台将军。
庆春九月乙酉迁。库克吉泰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九年庚午
富明阿九月乙酉病免。奕榕吉林将军。毓福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奎昌九月辛卯召。瑛启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玉通卒。正月己丑，豫师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十年辛未
德英五月壬戌忧。托克湍署黑龙江将军。德英寻回任。
福济四月壬戌革。金顺乌里雅苏台将军。
文盛五月癸丑病免。额勒和布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荣全十一月辛丑解任。志刚署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瑛启病免。九月庚寅，长顺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富和十一月癸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十一年壬申
金顺未任。奎昌署。八月癸酉，金顺免。长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刚
科布多参赞大臣
长顺八月癸申迁。托伦布署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十二年癸酉
库克吉泰卒。四月己巳，瑞联热河都统。
额勒和布十二月辛卯差。庆春署察哈尔都统。奎昌暂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刚五月病免。文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十二月丁亥严议。杜嘎尔署。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富和三月庚子差。英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恩麟七月壬戌议处。癸亥，承继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同治十三年甲戌
德英卒。正月癸酉，丰绅黑龙江将军。依克阿唐署。
长顺四月壬辰革。额勒和布乌里雅苏台将军。
定安七月乙丑病免。善庆绥远城将军。
额勒和布四月壬辰称霸。庆春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张廷岳十二月甲戌卒。志刚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承继卒。九月癸卯，松溎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元年乙亥
都兴阿正月入觐。志和署盛京将军。二月庚午，都兴阿卒。己卯，崇实署。
奕榕六月革。穆图善署吉林将军。
景廉三月丙寅迁。金顺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志刚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年丙子
崇实十月庚辰卒。崇厚署盛京将军。岐元兼署。
穆图善四月庚辰革。古尼音布署吉林将军。
荣全十月乙卯召。金顺伊犁将军。
善庆十月甲寅迁。庆春绥远城将军。
瑞联十月甲寅迁。延煦热河都统。
庆春十月甲寅迁。瑞联察哈尔都统。
金顺十月乙卯迁。英翰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志刚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托伦布闰五月乙丑病免。保英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文麟卒。闰五月乙亥，明春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三年丁丑
古尼音布四月甲辰免。铭安署吉林将军。
额勒和布七月乙丑病免。恒训乌里雅苏台将军。八月庚寅迁。春福代。
庆春四月壬辰迁。瑞联绥远城将军。
瑞联四月壬辰迁。春福察哈尔都统。八月迁。穆图善代。
库伦办事大臣
志刚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英廉十月己酉召。锡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四年戊寅
崇厚五月辛未召。岐元兼署盛京将军。
铭安十月戊戌差。崇绮暂署吉林将军。铭安寻回。
英翰卒。正月壬戌，豫师署乌鲁木齐都统。金运昌暂护。十月乙未，豫师病免。恭镗署。
库伦办事大臣
志刚三月己未病免。英奎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保英七月甲寅病免。清安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豫师正月壬戌迁。三月辛亥，福裕署西宁办事大臣。十月丙申，喜昌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五年己卯
丰绅十月丁亥迁。希元黑龙江将军，未任。丰绅未卸。
春福十一月庚午召。吉和乌里雅苏台将军。
瑞联十一月丁亥迁。丰绅绥远城将军。
延煦五月壬辰病免。癸巳，崇绮热河都统。
穆图善六月己未迁。景丰察哈尔都统。十月戊午迁。祥亨代。
库伦办事大臣
英奎卒。四月乙卯，文格库伦办事大臣。五月庚申免。辛酉，奕榕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松溎十一月庚午召。色楞额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六年庚辰
希元二月癸亥召。定安黑龙江将军。
吉和六月丙午留京。杜嘎尔乌里雅苏台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杜嘎尔六月丙午迁。喜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七月甲午差。桂祥署。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喜昌六月丁未迁。福锟署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七年辛巳
岐元六月辛卯入觐。恩福暂署。七月戊辰迁。崇绮盛京将军。
定安十二月丙寅病免。文绪署黑龙江将军。
崇绮七月戊辰迁。额勒和布热河都统。
祥亨八月戊辰迁。谦禧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奕榕四月己亥召。喜昌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升泰五月丙子，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八年壬午
谦禧十一月乙酉召。吉和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福锟正月辛亥迁。李慎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九年癸未
崇绮十二月戊辰病免。庆裕盛京将军。
铭安二月甲戌病免。希元吉林将军。玉亮署。
额勒和布二月甲寅迁。恩福热河都统。九月卒。丁未，继格代。富华暂护。
吉和十月乙亥忧。永德暂署察哈尔都统。十二月丁巳，吉和迁。绍祺代。
恭镗十一月乙未迁。长顺乌鲁木齐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喜昌二月己卯病免。庚辰，桂祥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桂祥二月庚辰迁。恒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年甲申十月壬申，裁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参赞大臣，哈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阗等处办事大臣。
丰绅闰五月丁卯迁。克蒙额绥远城将军。
继格四月戊午迁。谦禧热河都统。
长顺二月己酉假。升泰署乌鲁木齐都统。八月己卯，长顺迁。升泰仍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清安八月癸巳调。沙克都林扎布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一年乙酉
金顺八月庚午召。锡纶署伊犁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桂祥十一月丙辰革。色楞额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恒明十一月甲辰召。祥麟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锡纶八月庚午迁。明春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色楞额十一月丙辰迁。文硕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二年丙戌
文绪五月丙午病免。恭镗黑龙江将军。七月壬寅，禄彭护。
锡纶八月辛酉解任。色楞额伊犁将军。
绍祺三月戊寅迁。己卯，托伦布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色楞额八辛酉迁。安德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明春三月癸丑病免。春满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李慎十月辛巳忧。福裕署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三年丁亥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春满九月免。额尔庆额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四年戊子
希元四月己酉迁。长顺吉林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李慎正月丁卯病免。戊辰，萨凌阿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文硕正月癸酉召。长庚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五年己丑
庆裕七月壬子病免。甲寅，裕禄盛京将军。
恭镗正月迁。依克唐阿黑龙江将军。
杜嘎尔卒。四月戊寅，托克湍乌里雅苏台将军。
托伦布十一月辛酉免。甲子，奎斌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沙克都林扎布十二月甲戌迁。双寿科布多参赞大臣，未任。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六年庚寅
色楞额卒。五月乙亥，长庚伊犁将军。富勒铭额暂护。
谦禧卒。五月丙戌，德福热河都统。恩良暂署。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祥麟二月丁酉迁。戊戌，崇欢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长庚五月乙亥迁。升泰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七年辛卯
托克湍六月辛酉革。永德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暂署。
德福十一月丁丑免。奎斌热河都统。廷雍暂护。
奎斌十一月丁丑迁。德铭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双寿卒。二月癸未，魁福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萨凌阿二月甲申忧。奎顺暂署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八年壬辰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萨凌阿九月乙未病免。奎顺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升泰卒。九月甲辰，奎焕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十九年癸巳
奎斌卒。六月丙辰，廷雍署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额尔庆额卒。四月癸酉，富勒铭额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年甲午
长顺九月癸卯出师奉天。恩泽署吉林将军
依克唐阿七月出师。增祺署黑龙江将军。十月壬戌，依克唐阿革。乙丑，恩泽补。增祺仍署。
永德七月丙申召。崇欢暂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十一月庚辰，永德留京。崇欢补。
克蒙额十二月甲寅降。永德绥远城将军。
庆裕八月癸亥迁。崇礼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裕禄八月癸巳迁。依克唐阿盛京将军。
恩泽十月卸。长顺任。
增祺十月卸。恩泽黑龙江将军。
崇礼八月丁亥病免。癸巳，寿荫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安德七月丁未免。桂斌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锐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长顺四月庚午病免。壬申，延茂署吉林将军。
德铭十一月丁巳病免。己未，祥麟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桂斌九月癸卯召。连顺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锐
科布多参赞大臣
魁福七月己亥病免。连顺科布多参赞大臣。九月癸卯迁。宝昌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奎焕二月壬申免。乙亥，文海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崇欢十一月丙申病免。戊戌，贵恒乌里雅苏台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锐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富勒铭额十月癸酉病免。春满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奎顺三月甲辰忧。联魁署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贵恒九月辛酉病免。连顺乌里雅苏台将军。
寿荫七月丙寅迁。色楞额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连顺九月癸亥迁。兴廉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锐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奎顺十月戊申召。阔普通武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依克唐阿正月戊寅卒。文兴兼盛京将军。三月壬申，增祺代。
延茂六月癸卯免。长顺吉林将军。
恩泽十二月癸巳卒。丁酉，寿山署黑龙江将军。
库伦办事大臣
兴廉四月丁酉病免。戊戌，丰陞阿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志锐八月癸卯迁。奎焕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宝昌九月庚戌免。崇勋科布多参赞大臣。乙卯，留。瑞洵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寿山八月壬寅殉。闰八月乙巳，绰布哈黑龙江将军，未任。十月丁卯，萨保署。
祥麟六月甲戌召。芬车察哈尔都统。七月乙丑随扈。奎顺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文海二月乙酉卒。正月乙卯，庆善驻藏办事大臣。九月辛巳，裕钢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长庚七月丙子召。马亮伊犁将军。
永德正月自裁。崇善绥远城将军。奎成署。二月甲辰，崇善迁。信恪代。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信恪三月丙戌迁。锺泰绥远城将军。十一月卒。恒寿代。文瑞署。
色楞额四月庚戌召。锡良热河都统。七月辛未，松寿署。十二月，锡良回任。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裕钢召。十一月己未，有泰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恒寿八月卒。壬戌，贻穀代。
锡良三月癸亥迁。甲子，松寿热河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丰陞阿八月壬戌迁。德麟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阔普通武四月丁未休致。庚戌，准良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三十年甲辰四月，改科布多帮办大臣为办事大臣，驻阿尔泰。
长顺卒。正月癸巳，富顺暂署吉林将军。
萨保四月戊辰卸。达桂署黑龙江将军。
连顺十二月己酉召。奎顺乌里雅苏台将军。
奎顺十二月己酉迁。升允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德麟八月己巳免。庚午，朴寿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瑞洵免。寿勋科布多参赞大臣。锡恒四月，科布多办事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春满十月戊午调。安成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准良八月壬戌召。延祉西宁办事大臣，未任。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增祺四月丙午忧免。赵尔巽盛京将军。廷杰署。六月丙寅，赵尔巽任。
富顺九月召。达桂署吉林将军。
达桂四月甲寅召。程德全署黑龙江将军。
奎顺六月庚戌留京。马亮乌里雅苏台将军。
马亮六月庚戌迁。长庚伊犁将军。广福署。
松寿十一月己卯迁。廷杰热河都统。
升允正月甲午迁。乙未，溥颐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朴寿六月辛未迁。延祉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寿勋三月乙酉调。连魁科布多参赞大臣。　锡恒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准良五月癸未卸。胡孚骏暂护。六月辛未，延祉迁。庆恕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赵尔巽
溥颐九月乙卯迁。松寿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有泰十月癸未召。联豫驻藏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赵尔巽　三月己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五月壬辰，赵尔巽卸。
达桂　三月己亥，改设吉林巡抚。五月庚子，达桂卸。
程德全　三月己亥，改设黑龙江巡抚。丙辰，德全改署巡抚。
松寿正月壬子迁。诚勋察哈尔都统。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安成五月甲午病免。扎拉丰阿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马亮四月己卯迁。堃岫署乌里雅苏台将军。
贻穀四月乙卯革逮。信勤署绥远城将军。胡孚宸护。
库伦办事大臣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连魁四月辛巳迁。溥＜□钅 閏＞科布多参赞大臣。　锡恒
伊犁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叶尔羌参赞大臣
哈密办事大臣
喀喇沙尔办事大臣
库车办事大臣
阿克苏办事大臣
乌什办事大臣
喀什噶尔办事大臣
和阗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宣统元年己酉
长庚五月甲寅迁。乙卯，广福署伊犁将军。
廷杰八月迁。诚勋热河都统。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诚勋八月迁。溥良察哈尔都统。
科布多参赞大臣
奎焕十月丙戌留京。荣恩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科布多办事大臣
延祉十月戊子免。三多署库伦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
宣统二年庚戌
信勤九月乙巳免。堃岫绥远城将军。瑞良暂署。
堃岫九月乙巳迁。奎芳乌里雅苏台将军。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科布多参赞大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扎拉丰阿五月卒。丙寅，富勒浑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恒兼署。
库伦办事大臣
三多
科布多办事大臣
锡恒七月卒。忠瑞科布多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
宣统三年辛亥
广福正月迁。庚申，志锐伊犁将军。十月癸丑殉。
堃岫十一月去职。
诚勋正月迁。辛酉，溥颋热河都统。九月庚寅召。锡良热河都统。
溥良十月己酉免。黄懋澄署。九月癸未，冯国璋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署。
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桂芳十一月，乌里雅苏台附哲布尊丹巴，去职。
科布多参赞大臣
溥＜□钅 閏＞七月病免。萨荫图代，未任。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
库伦办事大臣
三多十月辛未，库伦独立，三多去职。
科布多办事大臣
忠瑞七月辛巳免。桂芳代。延年护科布多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
驻藏办事大臣
联豫明年三月，藏番陷布达拉，去职。
川滇边务大臣
赵尔丰三月迁。王人文川滇边务大臣，未任。八月戊午免。赵尔丰代，未任，殉。

清史稿卷二○九　表第四九

藩部世表序　藩部世表一

汉郡属国，皆有侯王。唐之胡州，这袭爵号。有清蒙部，实多勋戚。天、崇开国，康、雍御准，咸、同之间，汤定粤、捻，均收其助。内盟诸爵，始皆世封。乾隆之末，外扎萨克以逮回部，皆予罔替。今按旧表，传袭多者至十数次，可谓盛矣。凡扎萨克皆有分土，三代诸侯，殆无以异。难道说虽台吉，亦所备列。闲散王公，以有世爵，亦不略焉。

科尔沁部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
奥巴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命十一年，封土谢图汗。天聪六年卒。

一次袭

巴达礼奥巴长子。天聪七年，授济农，袭土谢图号。崇德元年，封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诏世袭罔替。康熙十年卒。

二次袭

巴雅斯呼朗巴达礼长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寻卒。

三次袭

阿喇善巴雅斯呼朗长子。康熙十三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二十七年以惰职削。

沙津巴达礼次子。初封多罗贝勒

五次袭

沙津巴达礼次子。初封多罗贝勒，见贝勒表。康熙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四十一年，以罪削。

阿喇善康熙四十一年，仍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五十年，卒。

鄂勒齐图阿喇善长子，康熙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五十九年，卒。

阿喇布坦鄂勒齐图长子。康熙五十九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乾隆二十四年，卒。

垂扎布阿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三十二年，卒。

纳旺垂扎布长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寻卒。

十一次袭

喇什纳木扎勒垂扎布次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四十七年，卒。

十二次袭

诺尔布璘沁喇什纳木扎勒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道光二十年，卒。

十三次袭

色登端鲁布诺尔布璘沁子。道光二十年，袭。

巴宝多尔济色登端鲁布子。咸丰六年，袭。光绪十六年，卒。

十五次袭

色旺诺尔布桑宝巴宝多尔济子。光绪十六年，袭。二十七年，遇害。

业喜海顺色旺诺尔布桑宝嗣子。光绪二十八年，袭。

沙津康熙十四年，以军功封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后袭扎萨克土谢图和硕亲王。见亲王表。

一次袭

阿必达沙津长子。康熙三十三年，袭多罗贝勒。六十一年，卒。

二次袭

多尔济阿必达长子。雍正元年，袭多罗贝勒。乾隆十一年，卒。

三次袭

特古斯额尔克图多尔济长子。乾隆十一年，袭多罗贝勒。二十四年，卒。

古穆扎布特古斯额尔克图长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多罗贝勒。嘉庆四年，卒。

五次袭

三音济雅图古穆扎布子。嘉庆四年，袭多罗贝勒。道光三年，卒。

达尔玛扎普三音济雅图长子。道光三年，袭。二十一年，革。

三音瑚比图达尔玛扎普弟。道光二十八年，袭。

旺楚克林沁三音瑚比图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达木林旺济勒旺楚克林沁弟。咸丰十一年，袭。

敏珠尔色丹达木林旺济勒兄。光绪七年，袭。

十一次袭

凯毕敏珠尔色丹从弟。光绪十三年，袭。宣统二年，卒。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科尔沁部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

满珠习礼土谢图汁奥巴从子。追封福亲王莽古斯之孙，忠亲王宰桑之子。崇德元年，封扎萨克多罗巴图鲁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九年，赐达尔汉号。十九年，晋和硕达尔汉巴图鲁亲王。康熙四年，卒。

一次袭

和塔满珠习礼长子。康熙四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停袭巴图鲁号。八年，卒。

二次袭

班第和塔长子。康熙十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四十九年，卒。

三次袭

罗卜藏衮布罗卜藏衮布次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三十八年，卒。

色布腾巴勒珠尔罗卜藏衮布第三子。乾隆十七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二十年，从征准噶尔有功，赐双俸。寻以罪削，后复封和硕亲王。别有表。

五次袭

色旺诺尔布罗布藏衮布次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三十八年，卒。

旺扎勒多尔济色旺诺尔布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嘉庆三年，卒。

丹曾旺布旺扎勒多济尔长子。嘉庆三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十三年，卒。

布彦温都尔瑚丹曾旺布长子。嘉庆十三，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道光元年，因事革扎萨克。十八年，卒。

索特那木朋素克布彦温都尔瑚之子。道光十八年，袭。二十八年，赐还扎萨克。

棍布旺济勒索特那木朋素克子。同治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那木济勒色楞棍布旺济勒子。光绪十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隆八年，封辅国公。十七年，袭其父罗卜藏衮布爵，后以罪削。见达尔汉亲王表。二十一年，复赐公品级。二十三年，封和硕亲王。三十七年，复削。四十年，以从征金川功，诏复其爵。寻卒。

一次袭

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色布腾巴勒珠尔长子。乾隆四十年，袭多罗郡王。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六年八月，因罪革。九月，奉恩旨赏公衔，在乾清门行走。五十八年，卒。

二次袭

济克默特鄂勒哲图之侄。嘉庆二十四年，降袭固山贝子。道光六年，补扎萨克。

三次袭

棍楚克林沁济克默特嗣子。道光二十八年，降袭镇国公。同治十一年，赐贝子衔。

那苏图棍楚克林沁子。光绪十年，降袭辅国公。

五次袭

达赉那苏图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科尔沁部多罗郡王。

奇塔特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从子。顺治六年，封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十年，卒。

一次袭

额尔德尼奇塔特长子。顺治十年，袭多罗郡王。康熙十四年，卒。

二次袭

毕里克图额尔德尼长子。康熙十五年，袭多罗郡王。四十九年，卒。

三次袭

诺扪额尔赫图毕里克图长子。康熙四十九年，袭多罗郡王。乾隆八年，卒。

阿旺藏布诺扪额尔赫图长子。乾隆八年，袭多罗郡王。二十四年，卒。

五次袭

喇什噶勒当阿旺藏布第四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多罗郡王。嘉庆六年，卒。

桑济扎布喇什噶勒当次子。嘉庆六年，袭多罗郡王。十年，卒。

栋默特桑济扎布弟。嘉庆十年，袭多罗郡王。道光二十一年，卒。

济克默特朗布栋默特之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同治十一年，晋亲王衔。

那兰格呼勒济克默特朗布子。光绪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绰尔济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从子。顺治九年，封镇国公。十八年，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康熙七年，卒。

一次袭

鄂齐尔绰尔济长子。康熙九年，袭多罗贝勒。二十年，卒。

二次袭

巴克什固尔鄂齐尔长子。康熙二十一年，袭多罗贝勒。五十九年，卒。

三次袭

阿喇布坦巴克什固尔长子。康熙五十九年，袭多罗贝勒。雍正十三年，卒。

萨木丕勒扎木素阿喇布坦第四子，雍正十三年，袭多罗贝勒。乾隆二十二年，卒。

五次袭

三音察衮萨木丕勒扎木素嗣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多罗贝勒。嘉庆十五年，卒。

色楞多尔济三音察衮长子。嘉庆十五年，袭多罗贝勒。道光三年，卒。

八格拉普坦色楞多尔济子。道光三年，袭。

桑噜布多特赛八格拉普坦子。咸丰九年，袭。

昂噶扣桑噜布多特赛从弟。同治五年，袭。光绪九年十一月，卒。

济克登达克齐瓦兄噶扣子。光绪十年，袭。三十一年，卒。

十一次袭

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济克登达克齐瓦子。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科尔沁部固山贝子。

喇什贝勒绰尔济孙。雍正二年，封辅国公。四年，晋固山贝子。乾隆十五年，卒。

一次袭

达尔玛达都喇什长子。初封镇国公。赐贝子品级。乾隆十五年，袭固山贝子。十八年，卒。

二次袭

班珠尔达尔玛达都长子。乾隆十八年，袭固山贝子。四十九年，诏世袭镇国公罔替。五十一年，卒。

三次袭

锡第班珠尔长子。初授二等台吉。乾隆五十一年，袭固山贝子。嘉庆二十五年，卒。

阿舒噶锡第子。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七年，卒。

五次袭

阿敏乌尔图阿舒噶子。道光七年，袭。

班咱喇克散阿敏乌尔图子。光绪七年，袭。

扬桑巴拉林沁多尔济弟。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噶尔呼玛勒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孙。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七年，晋固山贝子。十年，卒。

一次袭

玛哈玛育尔噶尔呼玛勒长子。雍正十年，降袭辅国公。乾隆三十五年，卒。

二次袭

锡达什哩玛哈玛育尔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道光八年，卒。

三次袭

巴图锡达什哩之子。道光八年，袭。

云端帕尔赍巴图子。咸丰三年，袭。

五次袭

哈斯巴图尔云端帕尔赍从弟。光绪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图纳赫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次子。顺治十八年，封辅国公，诏世袭罔替。康熙二十七年，卒。

一次袭

布尼崾纳赫次子。康熙二十七年，袭辅国公。六十一年，卒。

二次袭

萨玛第布尼长子。康熙六十一年，袭辅国公。雍正六年，卒。

三次袭

喇什色旺萨玛第长子。雍正六年，袭辅国公。乾隆三十年，卒。

色当噶玛勒喇什色旺次子。乾隆三十年，袭辅国公。嘉庆三年，卒。

五次袭

诺尔布色当噶玛勒子。嘉庆三年，袭辅国公。道光二年，卒。

博罗特诺尔布长子。道光二年，袭辅国公。二十一年，卒。

帕拉巴博罗特之子。道光二十一年，袭辅国公。

齐默特多尔帕拉巴弟。同治元年，袭。

德勒格尔蒙克齐默特多尔子。光绪元年，袭。

多尔济光绪三十年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噶尔弼卓哩克图亲王乌克善孙。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乾隆三年，卒。
一次袭
察罕达喇噶尔弼长子。乾隆三年，袭辅国公。七年，卒。
二次袭
诺观达喇察罕达喇长子。乾隆七年，袭辅国公。嘉庆七年，卒。
三次袭
旺亲诺观达喇第三子。嘉庆七年，袭辅国公。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哈达贝子喇什第三子。乾隆十五年，封辅国公。
一次袭
巴特玛哈达长子。嘉庆八年，袭辅国公。道光五年，病故，奉旨削除公爵。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科尔沁部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
布达齐土谢图汗奥巴弟。天命十一年，赐扎萨克图杜棱号。崇德元年，封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元年，卒。
一次袭
拜斯噶勒布达齐长子。顺治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十四年，卒。
二次袭
鄂齐尔拜斯噶勒长子。顺治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康熙五十七年，卒。
三次袭
萨祜拉克鄂齐尔第六子。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雍正九年，卒。
沙津德勒格尔萨祜拉克长子。雍正九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乾隆十四年，卒。
五次袭
纳旺色布腾沙津德勒格尔长子。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四十九年，卒。
喇什端罗布纳旺色布腾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嘉庆三年，卒。
敏珠尔多尔济喇什端罗布长子。嘉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道光十四年，卒。
索诺那木伦布木敏珠尔多尔济之子。道光十四年袭。
达特巴扎木苏索诺那木伦布木子。同治六年袭。
根敦占散达特巴扎木苏嗣子。同治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乌泰根敦占散嗣子。光绪七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科尔沁部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

洪果尔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叔父。崇德元年，封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诏世袭罔替。六年，卒。

一次袭

额森洪果尔长子。顺治三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康熙四年，卒。

二次袭

额济音额森长子。康熙五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三十年，卒。

三次袭

达达布额济音长子。康熙三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四十六年，卒。

宜什班第达达布长子。康熙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乾隆十二年，卒。

五次袭

喇特纳扎木素宜什班第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四十一年，卒。

桑对扎布喇特纳扎木素长子。乾隆四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四十七年，卒。

罗卜藏占散桑对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嘉庆十九年，卒。

林沁扎勒参罗卜藏占散孙。嘉庆十九年，袭。

锡里巴咱尔林沁扎勒参子。咸丰八年，袭。

敏鲁普扎布锡里巴咱尔子。光绪三年，袭。三十年正月，卒。

十一次袭

棍楚克苏隆敏鲁普扎布子。光绪三十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科尔沁部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

栋果尔冰图郡王洪果尔从子。崇德元年，封镇国公。八年，卒。顺治五年，追封多罗贝勒。卒。

一次袭

彰吉伦栋果尔长子。顺治五年，袭多罗贝勒。七年，晋扎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康熙三年，卒。

二次袭

布达礼彰吉伦长子。康熙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三年，卒。

三次袭

扎噶尔布达礼长子。康熙二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四年，卒。

岱布扎噶尔长子。康熙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九年，卒。

五次袭

阿喇布坦岱布长子。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五年，卒。

罗卜藏喇什岱布次子。康熙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三年，卒。

齐默特多尔济罗卜藏喇什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卒。

巴勒珠尔罗卜藏喇什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卒。

索特纳木多布斋巴勒珠尔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道光五年，卒。

僧格林沁索特纳木多矶斋嗣子。道光五年，袭。咸丰四年，晋亲王，赐博多勒噶台号。五年，世袭罔替。十年八月，革；九月，复郡王。十一年，复亲王。同治二年，仍诏世袭罔替。四年四月，阵亡。

十一次袭

伯彦讷谟祜僧格林沁子。同治四年，袭。光绪十七年十月，卒。

十二次袭

阿穆尔灵圭伯彦讷谟祜孙。光绪十七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布腾多尔济郡王阿喇布坦长子。乾隆三年，封固山贝子。八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色棱色布腾多尔济长子。乾隆八年，降袭镇国公。三十六年，卒。

二次袭

纳逊巴图索诺木色稜长子。乾隆三十六年，降袭辅国公。嘉庆十二年，卒。奉旨："纳逊巴图所出辅国公之爵，既非因军绩所得，著毋庸承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喇嘛什希土谢图汗奥巴从第。崇德元年，封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顺治四年，卒。

一次袭

色棱喇嘛什希长子。顺治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十八年，卒。

二次袭

都什辖尔色棱长子。顺治十八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康熙三十六年，卒。

三次袭

图努玛勒都什辖尔长子。康熙三十六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雍正三年，卒。

喇嘛扎布图努玛勒长子。雍正三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十九年，卒。

五次袭

布延德勒格尔喇嘛扎布第三子。乾隆十九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年，以罪削。

敏珠尔多尔济布延德勒格尔从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三十三年，卒。

萨木丕勒扎木素敏珠尔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三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嘉庆七年，卒。

色旺多尔济萨木丕勒扎木素长子。嘉庆七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道光十三年，革去扎萨克，命伊子多布沁旺丹袭扎萨克。十四年，卒。

多布沁旺丹色旺多尔济之子，道光十四年，袭。二十年，卒。

乌勒济济尔噶勒多布沁旺丹弟。道光二十年，卒。

十一次袭

特古斯毕里克图乌勒济济尔噶勒子。同治十一年，袭。光绪十四年二月，卒。

十二次袭

喇什敏珠尔光绪十五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伯彦谟祜僧格林沁子。咸丰五年，封辅国公。同治三年，晋贝勒。四年，袭亲王。

一次袭

那尔苏伯彦谟祜子。同治四年，袭贝勒。光绪十六年，卒。

二次袭

阿穆尔灵圭光绪十六年，袭。十七年十一月，改袭博多勒噶台亲王。

三次袭

温都尔光绪十年十一月，袭。十九年，卒。

阿勒坦鄂齐尔温都苏子。光绪十九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朗布林沁僧格林沁兄。咸丰五年，封辅国公。

一次袭

布彦图固鲁克齐朗布林沁子。咸丰八年，袭。

二次袭

布彦巴哩克齐布彦图固鲁克齐兄。同治十年，袭。光绪十年，卒。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温都苏僧格林沁次孙。同治四年，封辅国公。光绪十七年，袭多罗贝勒。

一次袭

二次袭

那逊阿尔毕吉呼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蒙衮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天命九年，赐达尔汉和硕齐号。崇德八年，卒。顺治五年，追封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色棱蒙衮长子。顺治五年，袭固山贝子。领扎萨克。康熙三年，卒。

二次袭

毕里克色棱长子。康熙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六年，卒。

三次袭

纳逊毕里克长子。康熙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二年，卒。

特古斯纳逊长子。康熙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十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五年，卒。

五次袭

乌察喇勒图特古斯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一年，卒。

罗卜藏锡拉布乌察喇勒图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八年，卒。

阿穆祜朗罗卜藏锡拉布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九年，启世袭罔替。五十一年，卒。

玛什巴图阿穆祜朗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道光十四年，卒。无子，以族弟

拉木棍布扎布承祀。

拉木棍布扎布玛什巴图之族弟。道光十四年，袭。咸丰五年，赐王衔。十一年。晋郡王，袭三世。

阿勒坦鄂绰尔拉木棍布扎布子。咸丰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旺喇克帕勒齐阿勒坦鄂绰尔子。同治十一年，袭。光绪三年，卒。

十二次袭

巴特玛喇布坦旺喇克帕勒齐嗣子。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色棱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崇德元年，封辅国公。顺治五年，晋扎萨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康熙八年，卒。

一次袭

诺尔布色棱长子。康熙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年，卒。

二次袭

沙津诺尔布从孙。康熙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八年，卒。

三次袭

巴图沙津长子。康熙五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七年，卒。

班珠尔巴图长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四年，卒。

五次袭

色布腾栋罗布班珠尔长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八年，卒。

丹珠尔巴图次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九年，卒。

纳木扎勒多尔济丹珠尔嗣子。乾隆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四年，卒。

罗布彰纳木扎勒多尔济叔父。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年，卒。

博第罗布彰弟。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五年，卒。

赛音毕里克博第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七年，卒。

十一次袭

喇特纳巴拉赛音毕里克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嘉庆十五年，卒。

十二次袭

鄂绰尔琥雅克图喇特纳巴拉弟。嘉庆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

十三次袭

贡噶绰克坦鄂绰尔琥雅克图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格里克巴勒珠尔贡噶绰克坦子。同治九年，袭。

十五次袭

喇什绷苏克格里克巴勒珠尔子。同治十年，袭。光绪二十三年，卒。

什呼布劳丕勒光绪二十六年，袭。

布木巴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顺治五年，封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十一年，卒。

一次袭

扎尔布布木巴长子。顺治十一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康熙四年，卒。

二次袭

安达什哩扎尔布长子。康熙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一年，卒。

三次袭

巴图安达什哩长子。康熙四十二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五年，卒。

多尔济巴图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年，卒。

五次袭

索诺木扎木素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四年，卒。

锡喇博第索诺木扎木素长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六年，卒。

固噜扎布锡喇博第长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道光九年，卒。

杨赞巴拉固噜扎布子。道光九年，袭。

噶尔玛什迪杨赞巴拉次孙。同治二年，袭。光绪九年，缘事削扎萨克。二年，卒。

达木林札布噶尔玛什迪子。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郭尔罗斯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毕里衮鄂齐尔镇国公布木巴从孙。康熙三十五年，授一等台吉。四十七年，授扎萨克。五十三年，卒。

一次袭

察衮毕里衮鄂齐尔次子。康熙五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一年，以病罢。

二次袭

都噶尔札布察衮第四子。乾隆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九年，以溺职削。

三次袭

阿喇布坦都噶尔扎布从弟。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六十年，卒。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固穆扎萨克台吉毕里衮鄂齐尔从祖。崇德元年，封扎萨克辅国公，诏世袭罔替。八年，卒。

一次袭

桑噶尔齐固穆弟。顺治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七年，卒。

二次袭

昂哈固穆长子。顺治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康熙十八年，卒。

三次袭

莽塞昂哈长子。康熙十八，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六年，以罪削扎萨克，留公爵。五十八年，卒。

诺尔布莽塞长子。康熙五十八年，袭辅国公。十年，卒。

五次袭

策旺札布诺尔布长子。雍正五年，袭辅国公。十年，卒。

额勒登额策旺札布长子。雍正十年，袭辅国公。乾隆二十二年，卒。

恭格尔拉布坦额勒登额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辅国公。六十年，袭扎萨克。嘉庆三年，卒。

绰克温都尔恩克巴拜恭克喇布坦长子。嘉庆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十三年，卒。

恩克托克托琥绰克温都尔恩克巴拜弟。嘉庆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二年，卒。

阿勒坦鄂齐尔恩克托克托琥长子。道光二年，袭。

十一次袭

图普乌勒济图阿勒坦鄂齐尔子。同治九年，袭。光绪二十三年，卒。

十二次袭

齐莫特散帔勒图普乌勒济图孙。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郭尔罗斯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巴雅斯呼朗镇国公噶尔玛什迪同族。光绪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

一次袭

勒苏隆扎布巴雅斯呼朗子。光绪二十年，袭。

二次袭

布彦楚克勒苏隆扎布子。光绪三十一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喇沁部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

固噜思奇布元臣济拉玛之裔。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九年，授扎萨克。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赐多罗杜棱号。顺治七年，晋多罗杜棱贝勒，诏世袭罔替。十五年，卒。

一次袭

图巴色棱固噜思奇布长子。顺治十五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贝勒。康熙三年，卒。

二次袭

班达尔沙固噜思奇布第三子。康熙三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贝勒。七年，晋多罗杜棱郡王。十年，卒。

三次袭

札什固噜思奇布次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四十三年，卒。

噶勒藏亿什次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五十年，以罪削。

五次袭

色棱扎什第三子。康熙五十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五十六年，卒。

伊达木扎布色棱次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乾隆四年，卒。

喇特纳锡第伊达木扎布长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四十八，赐亲王品级。五十二年，卒。

端珠布色布腾喇特纳锡第长子。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八月，卒。

满珠巴咱尔端珠布色布腾长子。乾隆五十二年，袭扎萨克王品级多罗杜棱郡王。五十三年，赐亲王品级。道光八年，卒。

布呢雅巴拉满珠巴咱尔子。道光八，袭。十六年，卒。

十一次袭

色伯克多尔济布呢雅巴拉子。道光十六袭。

十二次袭

旺都特那木济勒。色伯克多尔济子。同治七年，袭。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卒。

十三次袭

贡桑诺尔布旺都特那木济勒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五次袭

敏珠尔喇布坦原袭杜棱郡王噶勒藏次子。乾隆八年，封辅国公。二十四年，晋固山贝子。二十

五年，卒。

一次袭

丹津达尔扎敏珠尔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十五年，降袭镇国公。五十八年，卒。

二次袭

永库尔忠丹津达尔扎长子。乾隆五十八年，降袭辅国公。道光五年，卒。

三次袭

拉旺立克森永库尔忠子。道光五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罗卜藏车布登杜棱郡王色棱长子。雍正九年，封辅国公。乾隆九年，卒。

一次袭

阿喇布坦罗卜藏车布登长子。乾隆九年，袭辅国公。二十年，卒。

二次袭

拉扎布阿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十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三次袭

玛哈达尔玛拉扎布长子。嘉庆二年，袭辅国公。十八年，卒。

布呢雅什哩玛哈达尔玛子。嘉庆十八年，袭。二十年，卒。

五次袭

班咱什哩布呢雅什哩胞弟。嘉庆二十年，袭。

维噜普仲奈班咱什哩子。咸丰三年，袭。光绪八年，卒。

林沁多尔济维鲁普仲奈子。光绪八年，袭。

特木逊朗扎布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喇沁部扎萨克王多罗贝勒。

色棱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族祖。初为喀喇沁塔布囊。天聪九年，授扎萨克。顺治五年，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十四年，卒。

一次袭

奇塔特色棱长子。顺治十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康熙五年，卒。

二次袭

乌特巴拉奇塔特长子。康熙六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三十年，卒。

三次袭

善巴喇什奇塔特次子。康熙三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五十五年，晋固山贝子。五十六年，卒。

僧衮扎布善巴喇什次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九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七年，卒。

五次袭

瑚图灵阿僧衮扎布长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四年，以旷职降镇国公。二十年，诏复贝子。四十四年，卒。

济克济瑚图灵阿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五年，以罪削。

扎拉丰阿僧衮扎布次子。乾隆七年，封辅国公。十四年，晋固山贝子。二十年，晋多罗郡王。二十一年，以罪削。是年，复由公品级封贝子，寻降辅国公。三十年，复封贝子。四十四年，晋多罗贝勒。四十五年，兼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八年，晋多罗郡王。寻卒。

丹巴多尔济扎拉丰阿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六年八月，因罪革，以济克济特扎布之子喇特纳吉尔第为扎萨克一等塔布囊。九月，奉奋发旨赏丹巴多尔济公衔，在乾清门行走。嘉庆十八年，卒。

托恩多丹巴多尔济之子。嘉庆十八年，袭。道光十年，卒。

德木斋札布托恩多之子。道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熙凌阿德木斋札布之子。光绪二年，袭。二十三年十二月，复袭扎萨克。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喇沁部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格呼尔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从孙。初袭其父茂秀一等塔布囊。康熙四十四年，授扎萨克。五十八年，卒。

一次袭

喀宁阿格呼尔从子。康熙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乾隆五年，卒。

二次袭

齐齐克喀宁阿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十九年，赐公品级。三十九年，卒。

三次袭

玛哈巴拉齐齐克长子。乾隆四十年，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四十九年，诏世袭扎萨克罔替。五十三年，封辅国公。道光九年，赏给贝子衔。十七年，赏给贝勒衔。二十四年，卒。

德勒格尔玛哈巴拉之长孙。道光二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五次袭

阿育尔扎那德勒格尔子。同治八年，袭。光绪十七年，卒。

汉噜扎布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丹巴扎萨克塔布囊格呼勒从叔父。雍正九年，从征准噶尔，力战卒。追封辅国公，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丹津丹巴长子。雍正十年，袭辅国公。乾隆十八年，卒。

二次袭

托克托瑚丹津长子。乾隆十八年，袭辅国公。二十二年，卒。

三次袭

温都尔瑚丹津第三子。乾隆二十二年，袭辅国公。

吹扎卜朗新瘟都尔瑚长子。嘉庆四年，袭辅国公。十一年，卒。

五次袭

色楞多尔济吹扎卜朗新子。嘉庆十一年，袭辅国公。

萨纳什哩色楞多尔济胞弟。嘉庆二十二年，袭。

布琳萨纳什哩胞弟。道光元年，袭。

德哩克呢玛布琳族弟。道光五年，袭。

僧格札布德哩克呢玛子。同治八年，袭。光绪三十四年，卒。

巴布色楞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喇沁部扎萨克一等塔布囊。今停。

喇特纳吉尔第乾隆五十六年，以削镇国公济克济特布之子为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一次袭

克星额喇特纳吉尔第子。嘉庆二十三年，袭。

二次袭

布里浑巴拉克星额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三次袭

乌凌阿布里浑巴拉弟。咸丰二年，袭。五年，晋镇国公。光绪十年三月，卒。

索特旺光绪十一年，仍袭扎萨克塔布囊。

五次袭

巴特玛鄂特萨尔光绪二十二年，袭。二十三年，革。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善巴元臣济拉玛之裔。初为土默特塔布囊。天聪九年，授扎萨克。崇德元年，封达尔汉镇国公，诏世袭罔替。顺治十四年，卒。

一次袭

卓哩克图善巴长子。顺治十四年，袭扎萨克达尔汉镇国公。康熙元年，晋多罗达尔汉贝勒。十三年，卒。

二次袭

兆图卓哩克图长子。康熙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十四年，卒。

三次袭

额尔德木图兆图长子。康熙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四十二年，卒。

玛尼额尔德木图长子。康熙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五十二年，卒。

五次袭

阿喇布坦玛尼长子。康熙五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乾隆四年，卒。

索诺木巴勒珠尔阿喇布坦孙。乾隆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嘉庆十五年，卒。

贡楚克巴勒桑索诺木巴勒珠尔次子。嘉庆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二十一年，卒。

济克默特扎布贡楚克巴勒桑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十三年，卒。

那逊鄂勒哲依济克默特扎布之子。道光十三年，袭。

散巴勒诺尔赞那逊鄂勒哲依子。同治元年，袭。九年，缘事削扎萨克。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卒。同治九年，以散巴勒诺尔赞弟哈斯塔玛噶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光绪六年，卒。

十一次袭

色凌那木济勒旺保散巴勒诺尔赞子。光绪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十四年九月，袭贝勒。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巴勒布冰图元太祖裔。初为哈乐哈台吉。康熙元年，来归，附土默特。四年，封多罗贝勒。七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巴勒布冰图次子。康熙七年，袭多罗贝勒。三十一年，以病罢。

二次袭

罗卜藏丹巴索诺木第三子。康熙三十一年，袭多罗贝勒。六十一年，卒。

三次袭

班第璘沁罗卜藏丹巴第三子。康熙六十一年，袭多罗贝勒。乾隆二十二年，卒。

衮布多尔济班第璘沁次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多罗贝勒。嘉庆五年，卒。

五次袭

达什布木济那衮布多尔济长子。嘉庆五年，袭多罗贝勒。十一年，卒。

伊什拉克巴达什布木济那长子。嘉庆十一年，袭多罗贝勒。道光十年，卒。

旺楚克拉布坦伊什拉克巴子。道光十年，袭。

布彦巴达尔呼旺楚克拉布坦弟。咸丰二年，袭。

贡桑珠尔莫特布彦巴达尔呼子。同治五年，袭。光绪二十八年，卒。

达克丹彭苏克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默特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固穆元太祖裔。顺治五年，封扎萨克镇国公。康熙二年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十三年，卒。

一次袭

衮济斯扎布固穆第四子。康熙十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一年，以罪削。

二次袭

拉斯扎布固穆第三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年，卒。

三次袭

班第拉斯扎布长子。康熙三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八年，卒。

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班第长子。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三十六年，卒。

五次袭

垂扎布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九年，卒。

色布腾栋罗布垂扎布次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年，卒。

色布腾喇什垂扎布第三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七年，以罪削。

朋素克璘亲色布腾喇什叔父。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嘉庆四年，以罪削。

玛呢巴达喇朋素克璘亲第四子。嘉庆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道光七年，赏给郡王品级。十二年，卒。

德勒克色楞玛呢巴达喇之子。道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索特那木色登德勒克色楞子。咸丰七年，袭。

十二次袭

棍布扎布索特那木色登子。光绪六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敖汉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班第元太祖裔。崇德元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四年，卒。

一次袭

墨尔根巴图鲁温布班第长子。顺治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康熙十年，卒。

二次袭

扎木素墨尔根巴图鲁温布长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卒。

三次袭

垂木丕勒扎木素长子。康熙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十五年，卒。

垂济喇什垂木丕勒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三年，卒。

五次袭

巴特玛喇什垂济喇什长子。乾隆三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八年，卒。

巴勒丹巴特玛喇什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卒。

德亲巴勒丹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嘉庆五年，以罪削扎萨克。十年，卒。

德济特德亲长子。嘉庆十五年，袭多罗郡王。十四年，仍授扎萨克。十七年，卒。

达尔玛吉尔底德济特无子，伊承祀近支之弟达尔玛吉尔底。嘉庆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

达旺多克丹达尔玛吉尔底子。道光二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色丹诺尔多克达旺多克丹子。同治十二年，袭。

十二次袭

达木林达尔达克色丹诺尔多克子。光绪五年，袭。二十四年，革扎萨克。二十七年十一月，卒。

十三次袭

勒恩扎勒诺尔赞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袭扎萨克。二十八年，袭郡王。三十一年正月，被护卫吹死。

十五次袭

敖汉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索诺木杜棱郡王班第伯父。顺治五年，追封多罗郡王。

一次袭

玛济克索诺木杜棱长子。顺治五年，袭多罗郡王。康熙五年，以罪削。

二次袭

布达索诺木杜棱次子。康熙五年，袭多罗郡王。十三年，卒。

三次袭

萨木丕勒布达长子。康熙十三年，袭多罗郡王。二十八年，卒。

阿敏达赉萨木丕勒长子。康熙二十八年，袭多罗郡王。二十九年，卒。

五次袭

额色蒙克萨木丕勒次子。康熙二十九年，袭多罗郡王。三十年，卒。

达什达尔扎萨木丕勒第三子。康熙三十年，袭多罗郡王。四十三年，卒。

瓦勒达达什达尔扎从弟。康熙四十三年，袭多罗郡王。四十四年，卒。

鄂勒斋图瓦勒达从弟。康熙四十四年，袭多罗郡王。乾隆十三年，卒。

喇什喇布坦鄂勒斋图长子。乾隆十三年，袭多罗郡王。四十四年，卒。

齐默特噜瓦喇什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多罗郡王。嘉庆九年，卒。

十一次袭

甘萨巴拉齐默特噜瓦次子。嘉庆十年，袭多罗郡王。道光二十三年，卒。

十二次袭

布彦德勒格呼固鲁克齐甘萨巴拉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十三次袭

察克达尔扎布布彦德勒格呼固鲁克齐嗣子。同治九年，袭。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卒。

色凌端鲁布察克达尔扎布子。光绪三十二年，袭。宣统二年，授扎萨克，分置右旗。

十五次袭

敖汉部固山贝子。

罗卜藏郡王墨尔根巴图鲁温布孙。雍正七年，封辅国公。十年，晋固山贝子。乾隆八年，晋多罗贝勒。十七年，卒。

一次袭

垂济扎勒罗卜藏长子。乾隆十八年，降袭固山贝子。四十六年，卒。

二次袭

德威多尔济垂济扎勒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固山贝子。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六年，卒。

三次袭

诺尔布桑德威多尔济长子。嘉庆十六年，袭固山贝子。

达克沁诺尔布桑子。道光二十七年，袭。光绪十七年，遇害。

五次袭

德色赉都布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桑济扎勒贝勒罗卜藏第三子。乾隆十八年，封辅国公。四十八年，晋固山贝子。五十九年，卒。

一次袭

济克济扎布桑济扎勒长子。乾隆五十九年，降袭公品级。

二次袭

多特奇旺丹济克济扎布长子。嘉庆十年，降袭二等台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罗卜藏锡喇布郡王鄂勒斋图第三子。初授二等台吉。乾隆十九年，赐公品级。二十四年，封辅国公。三十三年，晋镇国公。四十年，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卒。

一次袭

纳木扎勒多尔济罗卜藏锡喇布长子。乾隆四十六年，降袭镇国公。道光九年，卒。

二次袭

乌尔古扎布纳木扎勒多尔济长子。道光九年，袭辅国公。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奈曼部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

衮楚克元太祖裔。崇德元年，封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十年，卒。

一次袭

阿罕衮楚克次子。顺治十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十六年，以罪削。

二次袭

扎木三衮楚克第三子。顺治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康熙十四年，以叛削。

三次袭

鄂齐尔衮楚克孙。初授一等台吉。康熙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二十六年，卒。

班第鄂齐尔第六子。康熙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四十六年，卒。

五次袭

吹忠班第长子。康熙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五十九年，以罪削。

阿咱拉班第第三子。康熙五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乾隆二十二年，卒。

拉旺喇布坦阿咱拉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八年，卒。

巴勒楚克拉旺喇布坦次子。嘉庆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十四年，卒。

阿完都洼底扎布巴勒楚克子。嘉庆二十四年，袭。

德木楚克扎布阿完都洼底扎布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同治四年，追赐亲王衔。

十一次袭

萨噶拉德木楚克扎布嗣子。同治五年，袭。

十二次袭

玛什巴图尔萨噶拉子。同治八年，袭。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卒。

十三次袭

苏珠克图巴图尔玛什巴图尔子。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五次袭

巴林部扎萨克多罗郡王，亲王品级。

色布腾元太祖裔。顺治五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七年，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康熙六年，卒。

一次袭

鄂齐尔色布腾次子。康熙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二年，卒。

二次袭

纳木达克鄂齐尔长子。康熙二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二年，卒。

三次袭

乌尔衮鄂齐尔次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六十年，卒。

璘布乌尔衮长子。康熙六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八年，以罪削。

五次袭

桑哩达鄂齐尔第三子。初授二等台吉。雍正三年，以军功封辅国公。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十三年，卒。

璘沁桑哩达长子。乾隆八年，封辅国公。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十九年，赐亲王品级。二十年，卒。

巴图璘沁次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八年，赐亲王品级。嘉庆四年，卒。

索勒纳木多尔济巴图长子。嘉庆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十年，赐亲王品级。道光七年，卒。

那木济勒旺楚克索勒纳木多尔济之孙。道光七年，袭。

额勒莫斯巴咱尔那木济勒旺楚克子。同治九年，袭。

十一次袭

额勒奇木巴雅尔额勒莫斯巴咱尔兄。同治十三年，袭。光绪十六年，卒。

十二次袭
札噶尔额勒奇木巴雅尔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德勒克郡王璘沁长子。乾隆二十一年，封辅国公。四十八年，晋固山贝子。五十九年，卒。
一次袭
赛尚阿德勒克嗣子。乾隆五十九年，诏袭辅国公。
二次袭
丰伸泰赛尚阿长子。嘉庆三年，降袭一等台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巴林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满珠习礼郡王色布腾从弟。顺治五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康熙十一年，卒。
一次袭
乌尔占满珠习礼长子。康熙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五年，卒。
二次袭
鄂齐尔桑乌尔占长子。康熙四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八年，卒。
三次袭
巴特玛鄂齐尔桑长子。康熙五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三年，卒。
诺额尔赫图巴特玛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八年，卒。
五次袭
达色诺额尔赫图弟。乾隆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二年，卒。
萨木丕勒多尔济达色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三年，卒。
多尔济帕拉木萨木丕勒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道光十年，卒。
噶尔玛什底多尔济帕拉木长子。道光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八年，卒。
多尔济萨木鲁布噶尔玛什底之弟。道光十八年，袭。
毕齐那逊多尔济萨木鲁布嗣子。咸丰七年，袭。
十一次袭
堆英固尔扎布毕齐那逊嗣子。咸丰七年，袭。光绪二十九年，卒。
十二次袭
邑丹那木扎勒旺保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巴林部固山贝子。
色棱贝子满珠习礼从弟。顺治五年，追封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温春色棱长子。顺治五年，袭固山贝子。康熙二十七年，卒。
二次袭
额尔德尼温春长子。康熙二十八年，袭固山贝子。五十年，卒。
三次袭

扎什纳木塔勒额尔德尼长子。康熙五十年，袭固山贝子。乾隆十二年，卒。

策＜□聆＞敦多克扎什纳木塔勒长子。乾隆十二年，袭固山贝子。十七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喇布坦策策＜□聆＞敦多克长子。乾隆十七年，袭固山贝子。嘉庆二年，卒。

阿勒坦桑多尔济喇布坦子。嘉庆二年，袭固山贝子。道光二年，卒。

索哩雅阿勒坦桑子。道光二年，袭。

色旺诺尔布索哩雅子。光绪元年，袭。

萨旺喇普坦色旺诺尔布子。光绪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内齐元太祖裔。顺治五年，追封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尚嘉布内齐长子。顺治五年，袭多罗贝勒，领扎萨克。十年，卒。

二次袭

奇塔特尚嘉布长子。顺治十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十三年，卒。

三次袭

扎木布奇塔特长子。顺治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康熙二十九年，卒。

毕鲁瓦扎木布长子。康熙二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十二年，卒。

五次袭

索诺木毕鲁瓦长子。雍正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二十五年，卒。

锡勒塔喇索诺木第七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三年，卒。

衮布扎布锡勒塔喇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八年，卒。

德沁衮布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二十三年，卒。

布木色楞德沁之子。嘉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道光二十一年，卒。无嗣，以族孙三音济尔噶勒为嗣。

三音济尔噶勒布木色楞之嗣孙。道光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达木林旺济勒三音济尔噶勒弟。同治五年，袭。

十二次袭

琳沁洛依鲁布达木林旺济勒嗣子。同治八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本贝勒内齐从叔父。顺治五年，追封多罗达尔汉贝勒，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桑噶尔色本次子。顺治五年，袭多罗达尔汉贝勒，领扎萨克。康熙五年，卒。

二次袭

班达哩桑噶尔长子。康熙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二十七年，卒。

三次袭

毕里克图班达哩长子。康熙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四十四年，卒。

诺扪拉拜毕里克图第三子。康熙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四十七年，卒。

五次袭

阿第沙诺扪拉拜长子。康熙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乾隆二十九年，以罪削扎萨

克。寻卒。

固鲁扎布阿第沙次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三十五年，卒。

衮楚克扎布固鲁扎布次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三十九年，卒。

噶勒桑衮楚克扎布次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嘉庆七年，卒。

干珠尔扎布噶勒桑长子。嘉庆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道光七年，卒。

萨达尔干珠尔扎布之子。道光七年，袭。

十一次袭

诺尔布林沁萨达尔子。咸丰四年，袭。

十二次袭

桑巴诺尔布林沁嗣子。同治七年，袭。光绪二十六年，卒。

十三次袭

多木柴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五次袭

玛尼贝勒色本弟。顺治五年，追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茂奇塔特玛尼长子。顺治五年，袭镇国公。康熙三十一年，卒。

二次袭

巴图茂奇塔特次子。康熙三十一年，袭镇国公。四十七年，卒。

三次袭

素哩巴图长子。康熙四十七年，袭镇国公。雍正三年，卒。

察罕龄华素哩长子，雍正三年，袭镇国公。乾隆二十三年，卒。

五次袭

纳逊额尔克图察罕龄华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镇国公。三十七年，卒。

色棱扎布纳逊额尔克图长子。乾隆三十七年，袭镇国公。五十九年，卒。

塔尔清色棱扎布从弟。乾隆五十九年，袭镇国公。嘉庆四年，卒。

达尔玛巴拉塔尔清长子。嘉庆四年，袭镇国公。十年，卒。

特固斯巴雅尔达尔玛巴拉长子。嘉庆十年，袭镇国公。十六年，卒。

曼都巴雅尔特固斯巴雅尔弟。嘉庆十六年，袭镇国公。

十一次袭

达瓦宁保曼都巴雅尔子。道光三十年，袭。光绪二十一年，卒。

十二次袭

鲁勒玛扎布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扎噜特部公品级一等台吉。

朋素克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四十八年，封辅国公。五十三年，卒。

一次袭

恩克多尔济朋素克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公品级一等台吉。

二次袭

那木桑第恩克多尔济之子。嘉庆二十四年，袭降二等台吉。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穆彰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顺治元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年，卒。五年，追封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珠勒扎干穆彰长子。顺治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八年，晋多罗郡王。康熙十七年，卒。

二次袭

色棱珠勒扎干长子。康熙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七，以耽酒削。

三次袭

楚依珠勒扎干第三子。康熙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年，晋多罗郡王。四十三年，卒。

穆宁楚依长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卒。

五次袭

旺扎勒色棱次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五年，卒。

达克丹旺扎勒长子。雍正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五十一年，卒。

阿尔达什第达克丹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五年，卒。

多尔济帕拉木阿尔达什第长子。嘉庆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一年，卒。

丹锦巴勒桑多尔济帕拉木之子。嘉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道光十一年，卒。

扎木杨旺舒克丹锦巴勒桑之弟。道光十一年，袭。二十四年，卒。

十一次袭

拉什仲鼐扎木杨旺舒克之子。道光二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巴咱尔吉哩第拉什仲鼐子。同治六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翁牛特部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

逊杜棱元太祖弟谔楚因之裔。初为阿噜部济农。崇德元年，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二年，卒。

一次袭

博多和逊杜棱孙。顺治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十七年，卒。

二次袭

毕里衮达赉博多和长子。顺治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康熙三十一年，卒。

三次袭

苍津毕里衮达赉次子。康熙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雍正五年，以罪削。

鄂齐尔博多和次子。初封辅国公，晋固山贝子。见贝子表。雍正五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十一年，卒。

五次袭

罗卜藏鄂齐尔次子。初袭固山贝子，晋多罗贝勒。见贝子表。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乾隆二年，卒。

齐旺罗卜藏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寻卒。

布达扎布齐旺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四十二年，卒。

旺舒克布达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六十年，因病罢。

色多尔济旺舒克长子。乾隆六十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嘉庆十一年，卒。

拉特那济尔迪色多尔济子。嘉庆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

十一次袭

布尔那巴达拉拉特那济尔迪子。咸丰八年，袭。

十二次袭

赞巴勒诺尔布布尔那巴达拉嗣子。同治元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鄂齐尔康熙六十一年，封辅国公，寻晋固山贝子，后袭扎萨克郡王。见郡王表。

一次袭

罗卜藏雍正五年，袭固山贝子。十一年，晋多罗贝勒，后袭扎萨克郡王。见郡王表。

二次袭

额尔德尼鄂齐尔长子。雍正十一年，袭固山贝子。寻卒。

三次袭

巴勒丹额尔德尼长子。雍正十一年，袭固山贝子。乾隆三十七年，卒。

图扪巴颜巴勒丹长子。乾隆三十七年，袭固山贝子。

五次袭

丰伸保图扪巴颜之子。嘉庆二十一年，降袭辅国公。道光二十三年，卒。

克什克阿尔比吉呼丰伸保之子。道光二十三年，袭辅国公。光绪十年十一月，卒。

济克莫特多尔济克什克阿尔比吉呼子。光绪十年，袭。

达尔玛巴拉济克莫特多尔济子。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噶尔玛郡王逊杜棱从子。初为喀喇齐哩克台吉。崇德八年，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顺治五年，卒。

一次袭

察罕泰噶尔玛长子。顺治五年，袭镇国公。十六年，卒。

二次袭

奇塔特察罕泰长子。顺治十六年，袭镇国公。康熙四十一年，卒。

三次袭

齐旺多尔济奇塔特长子。康熙四十一年，袭镇国公。四十五年，卒。

索诺木齐旺多尔济长子。康熙四十五年，袭镇国公。乾隆六年，卒。

五次袭

恭格喇布坦索诺木次子。乾隆六年，袭镇国公。四十六年，卒。

达瓦什哩恭格喇布坦第四子。乾隆四十六年，袭镇国公。嘉庆十九年，卒。

乌呢济尔噶勒达瓦什哩之子。嘉庆十九年，袭镇国公。道光十四年，卒。

桑噶巴拉乌呢济尔噶勒子。道光十四年，袭。十六年，缘事革爵。

那宛敦罗布桑噶巴拉之弟。道光十八年，袭。

永隆那宛敦罗布弟。咸丰七年，袭。

十一次袭

旺布林沁永隆弟。同治十二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栋岱青郡王逊杜棱弟。崇德元年，授扎萨克，赐多罗达尔汉岱青号，诏世袭罔替。顺治五年，卒。

一次袭

肯特尔栋岱青长子。顺治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十一年，卒。

二次袭

叟塞栋岱青次子。顺治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寻封固山贝子。十八年，晋多罗贝勒仍达尔汉岱青号。康熙二十二年，卒。

三次袭

额璘臣叟塞长子。康熙二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二十六年，卒。

额勒德布鄂齐尔额璘臣长子。康熙二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雍正八年，以病罢。

五次袭

朋素克额勒德布鄂齐尔长子。雍正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乾隆三十一年，卒。

诺尔布扎木素朋素克长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四十六年，卒。

济克济扎布诺尔布扎木素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嘉庆二年，卒。

达玛琳扎布济克济扎布次子。嘉庆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道光元年，病免。

孟克济雅达玛琳扎布之子。道光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十一年，卒。

宝拜孟克济雅之子。道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德木楚克苏隆宝拜子。光绪元年，袭。二十年五月，卒。

十二次袭

花连德木楚克苏隆子。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克什克腾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索诺木元太祖裔。顺治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诏世袭罔替。十三年，卒。

一次袭

玛纳瑚索诺木长子。顺治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康熙十年，卒。

二次袭

阿玉什玛纳瑚长子。康熙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四年，卒。

三次袭

齐巴克扎布阿玉什长子。康熙三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十六年，以罪削。

囊济特扎布齐巴克扎布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卒。

五次袭

根敦达尔扎囊济特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七年，以罪削。

旺楚克喇布坦根敦达尔扎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道光二年，卒。

弼玛拉吉尔第旺楚克喇布坦之子。道光二年，袭。

棍布栋噜布弼玛拉吉尔第子。光绪元年，袭。二十一年，卒。

那木济勒棍布栋噜布族子。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袭。三十二年，卒。

伯克济雅那木济勒嗣子。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衮布伊勒登元太祖裔。康熙三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二十一年，卒。

一次袭

罗卜藏衮布伊勒登长子。康熙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卒。

二次袭

准对罗卜藏长子。康熙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五十八年，卒。

三次袭

噶勒桑准对长子。康熙五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二十四年，卒。

阿裕尔噶勒桑第三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元年，卒。

五次袭

那穆尔赍扎布阿裕尔孙。嘉庆元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年，卒。

班咱什哩那穆尔赍扎布之胞弟。嘉庆二十年，袭。是年，卒。

沙克都尔扎布那穆尔赍扎布之子。嘉庆二十年，袭。道光十年，被害。

巴彦巴图尔沙克都尔扎布无子。伊族侄巴彦巴图尔道光十年袭。

堆固尔苏隆巴彦巴图尔子。同治九年，袭。光绪十六年，卒。

布林曼都呼光绪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鲁勒木色楞光绪二十三年二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乌珠穆沁部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

多尔济元太祖裔。崇德六年，封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诏世袭罔替。顺治三年，卒。

一次袭

察罕巴拜多尔济孙。顺治三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十四年，卒。

二次袭

素达尼察罕巴拜次子。顺治十五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康熙二十九年，卒。

三次袭

色登敦多布素达尼长子。康熙三十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雍正十一年，卒。

阿喇布坦纳木扎勒色登敦多布长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乾隆十三年，以病罢。

五次袭

朋素克喇布坦阿喇布坦纳木扎勒长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四十四年，卒。

玛哈索哈朋素克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五十五年，卒。

巴勒珠尔喇布斋玛哈索哈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嘉庆十九年，卒。

多尔济济克默特那木扎勒巴勒珠尔喇布斋长子。嘉庆十九年，袭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道光十四年，卒。

朋素克那木济勒多尔济济克默特那木扎勒之子。道光十四年，袭。光绪十年九月，卒。

阿勒坦呼雅克图朋素克那木济勒孙。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索特那木喇布坦阿勒坦呼雅克图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塔旺扎木素车臣亲王素达尼次子。雍正元年，以军功追封镇国公。

一次袭

朋素克喇布坦塔旺扎木素长子。雍正二年，袭镇国公。乾隆十七年，卒。

二次袭

喇什丕勒朋素克喇布坦孙。乾隆十七年，袭镇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三年，卒。

三次袭

都噶尔扎布喇什丕勒次子。嘉庆三年，袭镇国公。道光十八年，卒。

桑噶扎布都噶尔扎布之子。道光十八年，袭。

五次袭

堆代扎布桑噶扎布子。同治元年，袭。十一年，赏贝子衔。光绪十九年，卒。

达木林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德勒克旺舒克车臣亲王素达尼第三子。乾隆三年，以军功封辅国公。二十一年，卒。

一次袭

敦多布色棱德勒克旺舒克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辅国公。三十八年，以病罢。

二次袭

玛哈布尔尼雅敦多布色棱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三年，卒。

三次袭

济克济特扎布玛哈布尔尼雅长子。嘉庆三年，袭。道光二十年，卒。

车凌多尔济济克济特扎布子。道光二十年，袭。

五次袭

图普沁扎布车凌多尔济子。光绪九年，袭。二十年，卒。

喇什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棱车臣亲王多尔济从子。顺治三年，封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诏世袭罔替。康熙十年，卒。

一次袭

茂里海色棱孙。康熙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二十年，卒。

二次袭

鄂齐尔图茂里海长子。康熙二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二十七年，卒。

三次袭

博木布茂里海次子。康熙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六十年，卒。

车布登博木布长子。康熙六址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乾隆十八年，卒。

五次袭

达什袞布车布登长子。乾隆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五十年，卒。

旺楚克达什袞布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嘉庆十六年，卒。

图克济扎布旺楚克孙。嘉庆十六年，袭。道光五年，卒。

达克丹图克济扎布子。道光五年，袭。同治十年，赐郡王衔，袭三世。

察克都尔色楞达克丹子。光绪三年，袭。十年九月，卒。

育勒济勒诺尔布察克都尔色楞子。光绪十一年二月，袭。十七年，卒。无子。

十一次袭

济尔哈朗育勒济勒诺尔布近族。光绪十八年，袭。三十一年十二月，病免。

十二次袭

棍布苏伦济尔哈朗子。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浩齐特部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

博罗特元太祖裔。顺治三年，封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七年，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十一年，卒。

一次袭

阿赖充博罗特长子。顺治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康熙二十五年，卒。

二次袭

达尔玛吉里第阿赖充长子。康熙二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四十九年，卒。

三次袭

阿嘎尼斯达达尔玛吉里第长子。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雍正九年，卒。

车凌喇布坦阿嘎尼斯达长子。雍正九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乾隆二年，卒。

五次袭

车布登巴勒珠尔车凌喇布坦次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三十一年，以病罢。

齐苏呢多尔济车布登巴勒珠尔长子。乾隆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年，卒。

端多布多尔济齐苏呢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嘉庆二十二年，卒。

额林沁诺尔布端多布多尔济子。嘉庆二十二年，袭。

吹精扎布额林沁诺尔布弟。道光十四年，袭。

喇特那巴咱尔吹精扎布子。咸丰九年，袭。光绪十八年，卒。

十一次袭

都昂多克僧格喇特那巴咱尔子。光绪十八年，袭。二十八年，卒。

十二次袭

色隆托济勒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浩齐特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噶尔玛色旺额尔德尼郡王博罗特从弟。顺治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康熙三年，卒。

一次袭

阿喇布坦噶尔玛色旺长子。康熙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十一年，卒。

二次袭

车布登阿喇布坦长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六年，卒。

三次袭

巴扎尔车布登长子。康熙二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九年，卒。

雅木丕勒车布登次子。康熙三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十年，卒。

五次袭

巴特玛车凌雅木丕勒长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三年，卒。

丹津丹特玛车凌从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一年，卒。

达什喇布坦丹津次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二年，卒。

敏珠尔多尔济达什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嘉庆九年，卒。

贡楚克栋罗布敏珠尔多尔济弟。嘉庆九年，袭。道光九年，卒。

永隆珠尔默特贡楚克栋罗布子。道光九年，袭。十六年，缘事削扎萨克。

十一次袭

济克登噶卫章永隆珠尔默特子。道光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咸丰二年，兼袭多罗郡王。

十二次袭

贡嘎旺济勒济克登噶卫章弟。光绪二年，袭扎萨克郡王。

十三次袭

桑达克多尔济贡嘎旺济勒子。光绪十年，袭。

十五次袭

苏尼特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腾机思元太祖裔。崇德六年，封扎萨克多罗墨尔根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二年，以叛削。五年，悔罪，降。旋病没。诏仍世袭郡王爵。

一次袭

腾机特腾机思弟。顺治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康熙二年，卒。

二次袭

萨穆扎腾机思第四子。初封多罗贝勒。见贝勒表。康熙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七年，卒。

三次袭

垂济恭苏咙萨穆扎第五子。康熙三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九年，卒。

旺辰垂济恭苏咙第三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二十八年，卒。

五次袭

车凌袞布旺辰长子。乾隆二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二年，卒。

阿尔达什第车凌袞布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六年，卒。

额呼克津阿尔达什第叔父。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年，卒。

巴勒珠尔雅喇木丕勒额呼克津次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嘉庆二十五年，卒。

成扎布巴勒珠尔雅喇木丕勒子。嘉庆二十五年，袭。咸丰八年，以病削扎萨克。

托迪布木成扎布子。咸丰八年，诏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咸丰十一年，袭多罗郡王。

十一次袭

绰克苏伦托迪布木子。光绪五年，袭。十四年，卒。

十二次袭

棍布车林绰克苏伦嗣子。光绪十六年五月，袭。十八年，卒。

十三次袭

玛克苏尔扎布棍布车林子。光绪十八年三月，袭。

十五次袭

萨穆扎顺治六年，封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后袭扎萨克多罗郡王。见郡王表。

一次袭

博木布郡王腾机特长子。康熙三年，袭多罗贝勒。三十九年，卒。

二次袭

素岱博木布长子。康熙三十九年，袭多罗贝勒。四十六年，卒。

三次袭

西哩素岱孙。康熙四十六年，袭多罗贝勒。乾隆六年，卒。

齐旺多尔济西哩长子。乾隆六年，袭多罗贝勒。九年，卒。
五次袭
甘珠尔齐旺多尔济长子。乾隆九年，袭多罗贝勒。三十三年，卒。
恭桑扎勒甘珠尔长子。乾隆三十三年，袭多罗贝勒。嘉庆十二年，卒。
那木济勒恭桑扎勒长子。嘉庆十二年，袭。道光二十一年，卒。
三达瓦喇那木济勒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咸丰十年，卒。
布彦图三达瓦喇子。咸丰十年，袭。光绪十四年，卒。
索特那木多布沁布彦图子。光绪十五年，袭。二十九年，卒。
十一次袭
郭尔卓尔扎布索特那木多布沁嗣子。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苏尼特部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
叟塞郡王腾机特族兄。崇德七年，封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三年，卒。
一次袭
沙希岱叟塞次子。顺治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康熙九年，卒。
二次袭
恭格沙希岱长子。康熙九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十二年，卒。
三次袭
劳彰恭格长子。康熙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十四年，卒。
阿玉什沙希岱次子。康熙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三十二年，卒。
五次袭
达尔扎布阿玉什长子。康熙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雍正七年，卒。
旺青齐苏呢达尔扎布长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乾隆六年，卒。
丹津车凌旺青齐苏呢长子。乾隆六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九年，卒。
朗衮车凌旺青齐苏呢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十六年，卒。
车凌多尔济达尔扎布第三子。乾隆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三十四年，以罪削。
车凌衮布车凌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嘉庆七年，卒。
十一次袭
喇特那锡第车凌衮布长子。嘉庆七年，袭。道光六年，卒。
十二次袭
布尔呢什哩喇特那锡第子。道光六，袭。
十三次袭
布达莽噶拉布尔呢什哩子。咸丰五年，袭。
那木济勒旺楚克布达莽噶拉子。同治二年，袭。光绪三十四年，卒。
十五次袭
德木楚克栋鲁布光绪三十四年，袭。
噶尔玛杜棱郡王叟塞长子。顺治六年，以不附腾机思叛，诏封多罗贝勒。康熙二年，卒。
一次袭
丹津噶尔玛长子。康熙二年，袭多罗贝勒。十一年，卒。
二次袭
沙哩丹津长子。康熙十一年，袭多罗贝勒。四十三年，卒。
三次袭

阿弼达沙哩长子。康熙四十三年，降袭辅国公。四十八年，卒。

洛垒阿弼达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辅国公。乾隆三十年，卒。

五次袭

扎什喇布坦洛垒长子。乾隆三十年，袭辅国公。四十年，以病罢。

罗卜藏车凌扎什喇布坦次子。乾隆四十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

额璘臣罗卜藏车凌子。乾隆五十三年，袭辅国公。

巴图鄂齐尔额璘臣子。道光十八年，袭。

布彦特古斯巴图鄂齐尔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玛哈什哩布彦特古斯子。同治七年，袭。

十一次袭

特穆尔光绪十六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巴噶部多罗卓哩克图郡王。

多尔济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之裔。号额齐格诺颜。崇德六年，封扎萨克图郡王，诏世袭罔替。顺治二年，卒。

一次袭

塞尔珍多尔济长子。顺治二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康熙八年，卒。

二次袭

德木伯勒塞尔珍长子。康熙八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十六年，卒。

三次袭

楚英德木伯勒长子。康熙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三十年，卒。

色棱楚英长子。康熙三址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三十四年，卒。

五次袭

达玛璘扎布楚英次子。康熙二十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三十九年，以称职削。

弼英德木伯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五十四年，卒。

扎木巴勒扎布弼英第三子。康熙五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乾隆十六年，卒。

车凌旺布扎木巴勒扎布次子。乾隆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四十一年，卒。

喇特纳什第车凌旺布长子。乾隆四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五十三年，以罪革。五十四年，以其弟巴棱丹色棱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十五年，卒。

那木萨赉多尔济喇特纳什第子。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十六年，卒。

十一次袭

萨勒济勒多尔济那木萨赉多尔济子。道光十六年，袭。

十二次袭

刚噶尔伦布萨勒济勒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九年，袭。光绪十六年，卒。

十三次袭

布彦乌勒哲依刚噶尔伦布子。光绪十六年，袭。

十五次袭

阿巴噶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都思噶尔卓哩克图郡王多尔济从孙。顺治八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十年，卒。

一次袭

沙克沙僧格都思噶尔长子。顺治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康熙二十四年，卒。

二次袭

乌尔彰噶喇布沙克沙僧格长子。康熙二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三年，卒。

三次袭

巴特玛袞楚克乌尔彰噶喇布长子。康熙五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六十一年，卒。

索诺木喇布坦巴特玛袞楚克长子。雍正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二十年，赐亲王品级。三十年，卒。

五次袭

鼐布坦常思索诺木喇布坦长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八年，卒。

袞布扎布鼐布坦常思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三年，卒。

嘛尼巴达拉袞布扎布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道光五年，卒。

阿尔塔什迪嘛尼巴达拉子。道光五年，袭。同治元年十一月，卒。

瓦津达喇阿尔塔什迪子。同治元年，袭。光绪七年，以病告休，仍留郡王爵。八年五月，卒。

杨桑瓦津达喇子。光绪七年，诏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八年，兼袭郡王。二十七年，赐亲王衔。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巴噶部固山达尔汉贝子。

多尔济郡王都思噶尔从弟。号达尔汉诺颜。顺治三年，封固山达尔汉贝子，诏世袭罔替。十一年，卒。

一次袭

绰博和多尔济长子。顺治址一年，袭固山达尔汉贝子。康熙十五年，卒。

二次袭

车凌栋罗布绰博和长子。康熙十五年，袭固山达尔汉贝子。雍正四年，卒。

三次袭

齐旺车凌栋罗布孙。雍正五年，袭固山达尔汉贝子。乾隆二十一年，卒。

朋素克齐旺孙。乾隆二十一年，袭固山达尔汉贝子。六十年，卒。

五次袭

巴雅尔锡第朋素克子。乾隆六十年，袭固山达尔汉贝子。嘉庆二十二年，卒。

德木楚克达什巴雅尔锡第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咸丰元年九月，卒。

堆英固尔扎布德木楚克达什子。咸丰二年，袭。光绪十年六月，卒。

贡多桑保堆英固尔扎布子。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德木楚克郡王沙克沙僧格次子。康熙五十四年，封辅国公。赐达尔汉号。六十一年，晋镇国公。雍正二年，晋固山贝子。仍兼达尔汉号。三年，卒。

一次袭

鄂勒斋图德木楚克次子。雍正四年，降袭辅国达尔汉公。乾隆十五年，卒。

二次袭

旺沁扎布鄂勒斋图长子。乾隆十六年，袭辅国达尔汉公。三十二年，卒。

三次袭

齐巴克扎布旺沁扎布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辅国达尔汉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二年，卒。

拉旺多尔济齐巴克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二年，袭辅国达尔汉公。道光十二年，卒。

五次袭

萨木丕勒诺尔布拉旺多尔济子。道光十二年，袭。二十九年六月，卒。

鞥克托克塔呼萨木丕勒诺尔布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光绪五年，卒。

济克默特巴宝鞥克托克塔呼子。光绪五年，袭。二十七年，卒。

布彦托克托呼济克默特巴宝从弟。光绪二十八年，袭。是年，卒。

苏特诺木旺楚克布彦托克托呼子。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巴噶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巴勒丹僧格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喇特那萨弟。乾隆五十四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

一次袭

索诺木图布钦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车凌旺布第五子。

二次袭

杜噶尔布索诺木图布钦子。道光十五年，袭。同治六年，卒。

三次袭

拉哈喇吉勒桑都布杜噶尔布子。同治七年，袭。十一年，赐辅国公衔。光绪九年，病免。

拉哈齐旺楚克拉哈喇吉勒桑都布子。光绪九年十二月，袭。二十四年，卒。

五次袭

札那密达尔拉哈喇吉勒桑都布从子。光绪二十四年，袭。二十九年，赐镇国公衔。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棱墨尔根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之裔。康熙六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十九年，卒。

一次袭

纳木喀尔色棱墨尔根长子。康熙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三年，卒。

二次袭

布昭纳木喀尔次子。康熙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八年，卒。

三次袭

齐当旺舒克布昭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九年，卒。

索诺木喇布坦齐当旺舒克长子。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五十九年，卒。

五次袭

纳木扎索诺木喇布坦从弟。康熙五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十三年，卒。

达什敏珠尔纳木扎长子。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五十三年，卒。

车登扎布达什敏珠尔长子。乾隆三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四年，卒。

玛哈巴拉车登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道光五年，病免。

巴勒楚克玛哈巴拉子。道光五年，袭。

绷楚克桑布巴勒楚克子。道光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达木定扎布绷楚克桑布弟。道光二十六年，袭。光绪三十年，卒。

十二次袭

旺沁敦都布达木定扎布子。光绪三十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巴哈纳尔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栋伊思喇布贝勒色棱墨尔根弟。康熙四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二十年，卒。

一次袭

衮楚克扎布栋伊思喇布长子。康熙二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四年，卒。

二次袭

额璘臣达什衮楚克扎布长子。康熙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五年，卒。

三次袭

班珠尔额璘臣达什长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十九年，赐贝勒品级。二十九年，卒。

达克丹朋素克班珠尔第三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七年，卒。

五次袭

衮布旺扎勒达克丹朋素克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道光七年，卒。

伊达木扎布衮布旺扎勒子。道光七年，袭。二十四年，卒。

桑斋色勒特多布伊达木扎布子。道光二址四年，袭。同治三年，赐贝勒衔。十三年，卒。

多特诺尔布桑斋色勒特多布子。光绪元年，袭。二十年，病免。

车林多尔济多特诺尔布子。光绪二十一年，袭。宣统元年，赐郡王衔，世袭贝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四子部落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

鄂木布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崇德元年，授扎萨克，赐达尔汉卓哩克图号。顺治六年，封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十年，卒。

一次袭

巴拜鄂木布长子。顺治十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康熙二年，卒。

二次袭

沙克都尔巴拜长子。康熙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十六年，卒。

三次袭

达木巴琫素沙史都尔长子。康熙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三十一年，卒。

三济扎布达木巴琫素长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四十九年，卒。

五次袭

阿喇布坦多尔济三济扎布长子。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乾隆三十六年，以病削。

车凌旺扎勒阿喇布坦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是年，卒。

喇什雅木丕素阿喇布坦多尔济第三子。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四十九年，卒。

朋楚克桑鲁布喇什雅木丕素次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道光五年，卒。

伊什楚克鲁布朋楚克桑鲁布子。道光五年，袭。六年，以僭用黄伞革。

伊什车登伊什楚克鲁布弟。道光七年，袭。

十一次袭

那木凯多尔济伊什车登子。同治二年，袭。

十二次袭

勒旺诺尔布那木凯多尔济子。光绪十一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茂明安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僧格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康熙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卒。

一次袭

诺尔布僧格长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元年，卒。

二次袭

齐旺锡拉布诺尔布长三子。雍正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二年，以罪削。

三次袭

根敦扎木素齐旺锡拉布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七年，卒。

萨木坦扎木素根敦扎木素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年，卒。

五次袭

拉什栋罗布萨木坦扎木素从弟。嘉庆十年，袭。道光二年，卒。

达特巴扎木苏拉什栋罗布孙。道光二年，袭。十六年，卒。

绰克巴达尔呼达特巴扎木苏子。道光十六年，袭。

绰克布彦图绰克巴达尔呼从父。光绪五年，袭。

喇喜色楞多尔济光绪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固穆巴图尔扎萨克台吉僧格叔祖。顺治五年，封辅国公。七年，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康熙二年，卒。

一次袭

图巴固穆巴图尔第三子。康熙三年，袭多罗贝勒。三十二年，卒。

二次袭

班第图巴第三子。康熙三十二年，袭多罗贝勒。五十六年，卒。

三次袭

罗卜藏锡拉布班第长子。康熙五十六年，袭多罗贝勒。乾隆八年，卒。

裕木充罗卜藏锡拉布长子。乾隆八年，袭多罗贝勒。三十九年，卒。

五次袭

衮楚克扎布裕木充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多罗贝勒。四十五年，卒。

珠克都尔扎布衮楚克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多罗贝勒。四十九年，卒。

丹丕勒衮楚克扎布次子。乾隆四十九年，袭多罗贝勒。道光十九年，卒。

格楚克丹丕勒孙。道光十九年，袭。光绪十六年，卒。

棍布格楚克嗣子。光绪十六年三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图巴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顺治五年，封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十三年，卒。

一次袭

海色图巴长子。顺治十三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康熙八年，卒。

二次袭

察木察海色长子。康熙八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五年，卒。

三次袭

都棱察木察长子。康熙二十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五十二年，卒。

诺尔布璘沁都棱长子。康熙五十二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五十六年，卒。

五次袭

锡喇布都棱次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七年，卒。

索诺木扎木三锡喇布长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年，卒。

索诺木喇布坦索诺木扎木三长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年，卒。

车布登栋罗布索诺木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

喇特那巴拉车布登栋罗布长子。嘉庆七年，袭。道光十四年，削扎萨克。十年，诏以其叔父胡毕图袭扎萨克一等台吉。

旺楚克色楞胡毕图子。咸丰二年，袭。十一年，诏兼袭镇国公。

十一次袭

色楞那木济勒旺楚克色楞子。同治六年，袭。光绪二十三年，卒。

十二次袭

木勒济多尔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谔班镇国公图巴从子。顺治五年，封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十五年，卒。

一次袭

博勒都呼谔班长子。顺治十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十八年，卒。

二次袭

博勒图谔班次子。顺治十八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康熙七年，卒。

三次袭

阿玉什谔班第四子。康熙七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十一年，卒。

诺扪阿玉什长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二年，卒。

五次袭

达尔玛第诺扪长子。康熙二十三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八年，卒。

达尔玛什哩达尔玛第长子。康熙二十八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雍正三年，以罪削。

达尔玛吉哩第达尔玛什哩长子。雍正三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十六年，卒。

达尔玛哩第达尔玛吉哩第长子。乾隆十六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二十九年，卒。

噶勒桑车凌达尔玛哩第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四年，卒。

噶勒桑罗垒达尔玛哩第次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寻卒。

十一次袭

济克默特多尔济达尔玛哩第第四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五十六年，卒。

十二次袭

巴图鄂齐尔济克默特多尔济弟。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道光十四年，卒。

十三次袭

噶勒当旺楚克多尔济巴图鄂齐尔子。道光十四年，袭。咸丰四年，卒。
贡苏隆札布噶勒当旺楚克多尔济子。咸丰四年，袭。
十五次袭
克什克德勒格贡苏隆札布孙。光绪八年，袭。
巴克巴海镇国公图巴从孙。顺治五年，封扎萨克辅国公，诏世袭罔替。寻卒。
一次袭
楚充客巴克巴海弟。顺治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康熙二十二年，卒。
二次袭
达尔玛楚充客长子。康熙二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五年，卒。
三次袭
鄂勒班达尔玛长子。康熙二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二年，卒。
垂扎木素鄂勒班长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雍正十一年，以罪削。
五次袭
阿穆尔龄贵鄂勒班第三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十一年，卒。
恭格喇布坦阿穆尔龄贵次子。乾隆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五十三年，卒。
多尔济帕拉穆恭格喇布坦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八年，卒。
车楞旺楚克多尔济多尔济帕拉穆子。道光八年，袭。十年九月，革。
拉旺哩克锦车楞旺楚克多尔济子。道光十一年，袭。
贡桑栋鲁布拉旺哩克锦子。同治三年，袭。光绪二十年三月，卒。
十一次袭
索特那木旺珠尔多尔济光绪二十年，袭。二十一年，卒。
十二次袭
巴宝多尔济索特那木旺珠尔多尔济弟。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本塔尔元太祖裔。顺治十年，封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诏世袭罔替。康熙八年，卒。
一次袭
诺内本塔尔第四子。康熙八年，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四十六年，卒。
二次袭
詹达固密诺内第八子。康熙四十七年，降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雍正六年，卒。
三次袭
拉旺多尔济詹达固密长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乾隆四十六年，卒。
车布登纳木扎勒拉旺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嘉庆四年，卒。
五次袭
忠济勒车璘车布登纳木扎勒长子。嘉庆五年，袭。道光二年，卒。
贡楚克绰克丕勒忠济勒车璘子。道光二年，袭。四年，卒。
车旺都布济贡楚克绰克丕勒弟。道光四年，袭。二十四年，以罪削。
索特那木多尔济车旺都布济子。道光二十四年，袭。
贡桑索特那木多尔济弟。同治二年，袭。
车林多尔济贡桑子。光绪六年，袭。十六年，卒。
十一次袭
云端旺楚克车林多尔济嗣子。光绪十六年八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右翼部固山卓哩克图贝子。

衮布达尔汉亲王本塔尔从子。顺治十年，封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十八年，卒。

一次袭

达尔扎衮布长子。顺治十八年，袭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康熙二十一年，卒。

二次袭

固噜什希达尔扎长子。康熙二十二年，袭多罗卓哩克图郡王。四十三年，卒。

三次袭

巴特玛旺扎勒固噜什希长子。康熙四十三年，降袭固山卓哩克图贝子。乾隆二十一年，卒。

车木伯勒巴特玛旺扎勒次子。乾隆二十一年，袭固山卓哩克图贝子。四十五年，卒。

五次袭

车登多尔济车木伯勒长子。康熙四十五年，袭固山卓哩克图贝子。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以罪革。

东岳特车登多尔济弟。乾隆五十一年，袭固山卓哩克图贝子。六十年，卒。

吉札克喇锡东岳特子。乾隆六十年，袭固山卓哩克图贝子。嘉庆二十五年，卒。

蕴丹盖鲁布吉札克喇锡从子。嘉庆二十五年，袭。

阿育尔布呢蕴丹盖鲁布子。同治四年，袭。光绪十三年，卒。

明珠尔多尔济阿育尔布呢子。光绪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右翼部固山贝子。

本巴什希达尔汉亲王本塔尔弟。顺治十年，封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康熙十四年，卒。

一次袭

巴特玛本巴什希次子。康熙十五年，袭固山贝子。二十五年，卒。

二次袭

进穆巴巴特玛长子。康熙二十六年，袭固山贝子。五十三年，卒。

三次袭

达济进穆巴长子。康熙五十四年，袭固山贝子。雍正六年，卒。

班第达巴特玛次子。雍正七年，袭固山贝子。十三年，卒。

五次袭

阿喇布坦班第达长子。雍正十三年，袭固山贝子。乾隆二十五年，卒。

巴尔准多尔济阿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十六年，袭固山贝子。嘉庆二年，卒。

喇什那木扎尔巴尔准多尔济次子。嘉庆二年，袭。九年，卒。

阿第雅喇什那木扎尔长子。嘉庆九年，袭。道光三十年，卒。

色勒布贡格阿第雅子。道光三十年，袭。

托果瓦色勒布贡格弟。同治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萨玛第达尔汉亲王本塔尔第五子。康熙十四年，以军功封镇国公，诏世袭罔替。二十五年，卒。

一次袭

衮布阿喇布坦萨玛第长子。康熙二十六年，袭镇国公。四十四年，卒。

二次袭

索诺木班珠尔衮布阿喇布坦长子。康熙四十四年，袭镇国公。雍正九年，卒。

三次袭

恭格阿喇布坦索诺木班珠尔长子。雍正九年，袭镇国公。乾隆三十八年，卒。

衮楚克栋罗布恭格阿喇布坦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镇国公。三十九年，卒。

五次袭

丹津多尔济衮楚克栋罗布长子。乾隆四十年，袭镇国公。嘉庆十二年，卒。

噶尔桑车林丹津多尔济子。嘉庆二十年，袭。道光二十年，卒。

贡桑噶尔桑车林子。道光二年，袭。

宽楚克达瓦贡桑子。光绪九年，袭。

莫罗木光绪十三年，袭。二十年，卒。

诺尔布散布莫罗木嗣子。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鄂尔多斯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额璘臣元太祖裔。顺治六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诏世袭罔替。十三年，卒。

一次袭

巴图额璘臣从子。顺治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十四年，以罪削。

二次袭

固噜巴图兄。顺治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康熙十八年，晋和硕亲王。三十一年，卒。

三次袭

栋罗布固噜次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七年，卒。

萨克巴栋罗布长子。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九年，卒。

五次袭

喇什班珠尔栋罗布第四子。康熙五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六年，卒。

扎木扬萨克巴长子。雍正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十一年，以赴调兵不堪用，降贝勒。乾隆元年，诏复郡王。二十二年，卒。

车凌多尔济扎木扬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五年，卒。

达尔玛咱第车凌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年，卒。

什当巴拜车凌多尔济次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嘉庆十七年，卒。

巴宝多尔济什当巴拜子。嘉庆十七年，袭。道光十一年，以罪削扎萨克，仍郡王。十八年，卒。

十一次袭

图们济尔噶勒巴宝多尔济子。道光址一年，以一等台吉袭扎萨克。十五年，袭郡王。

十二次袭

额尔齐木毕里克图们济尔噶勒子。道光十七年，袭。光绪二十七年，卒。

十三次袭

特古斯阿勒坦额尔齐木毕里克子。光绪二十八年二月，袭。

十五次袭

善丹郡王额璘臣从子。顺治七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康熙二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善丹长子。康熙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十六年，晋多罗郡王。二十一年，卒。

二次袭

松喇布索诺木长子。康熙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七年，晋多罗郡王。四十八年，卒。

三次袭

干珠尔松喇布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五十七年，卒。

诺依罗布扎木素干珠尔长子。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十二年，卒。

五次袭

栋罗布扎木素诺依罗布扎木素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一年，赐郡王品级。三十八年，卒。

栋罗布色棱栋罗布扎木素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三年，卒。

索诺木喇布斋根敦栋罗布色棱从弟。嘉庆三年，袭。道光十八年，卒。

棍藏拉布坦扎木苏索诺木喇布斋根敦子。道光十八年，袭。咸丰元年，卒。

额尔德呢绰克图棍藏拉布坦扎木苏从子。咸丰三年，袭。

察克都尔扎布额尔德呢绰克图子。同治元年，袭。

十一次袭

喇什扎木苏察克都尔扎布兄。光绪七年，袭。二十八年，卒。

十二次袭

噶勒藏罗勒玛旺扎勒扎木苏喇什扎木苏子。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鄂尔多斯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小扎木素郡王额璘臣从子。顺治六年，封扎萨克镇国公，诏世袭罔替。康熙九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小扎木素长子。康熙九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十一年，卒。

二次袭

都棱索诺木长子。康熙十一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三十七年，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卒。

三次袭

色棱喇什都棱长子。康熙四十六年，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六年，卒。

伦布都棱次子。康熙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六年，卒。

五次袭

色棱纳木扎勒都棱第三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寻卒。

齐旺班珠尔色棱纳木扎勒长子。康熙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十一年，以赴调兵不堪用，降辅国公。寻诏复贝子。乾隆十九年，晋多罗贝勒。三十七年，卒。

喇什达尔济齐旺班珠尔孙。乾隆三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一年，卒。

拉什扎木素喇什达尔济长子。嘉庆十一年，袭。十七年，卒。无嗣。

拉什丕尔拉什扎木素叔。嘉庆十七年，袭。十八年，卒。

端多布色楞拉什丕尔弟。嘉庆十八年，袭。道光二十一年，卒。

十一次袭

静米特多布扎勒端多布色楞子。道光二十一年，袭。

十二次袭

巴图莽鼐静米特多布扎勒弟。咸丰七年，袭。

十三次袭

阿尔宾巴雅尔巴图莽鼐嗣子。光绪六年，袭。

十五次袭

鄂尔多斯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沙克扎郡王额璘臣从弟。顺治七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十四年，卒。

一次袭

固噜斯希布沙克扎长子。顺治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康熙十九年，晋多罗贝勒。四十三年，卒。

二次袭

喇什扎木素固噜斯希布第五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一年，卒。

三次袭

纳木扎勒色棱喇什扎木素长子。康熙五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二十六年，卒。

拉旺巴勒丹色棱纳木扎勒色棱次子。乾隆二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年，卒。

五次袭

丹巴达尔济拉旺巴勒丹色棱弟。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四年，卒。

永咙多尔济丹巴达尔济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道光八年，卒。

达什多尔济永咙多尔济子。道光八年，袭。

散济密都布达什多尔济子。咸丰六年，袭。

索那木彭苏克光绪十年，袭。十二年，卒。

索呢因索特图索那木彭苏克子。光绪十二年三月，袭。二十二年，卒。

十一次袭

图们巴雅尔光绪二十三年二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鄂尔多斯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额琳沁郡王额璘臣从子。顺治六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十八年，卒。

一次袭

达尔扎额琳沁从子。顺治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康熙十六年，晋多罗贝勒。三十三年，卒。

二次袭

旺舒克达尔扎长子。康熙三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七年，卒。

三次袭

达什喇布坦达尔扎第三子。康熙三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十年，以赴调兵不堪用，降贝子。十二年，卒。

喇什色棱达什喇布坦长子。雍正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三十八年，卒。

五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喇什色棱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三年，卒。

布延泰沙克都尔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嘉庆十三年，卒。

扎木巴勒多尔济布延泰弟。嘉庆十三年，袭。二十二年，卒。

桑斋旺沁扎木巴勒多尔济从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八年，以罪削。

巴达尔呼桑斋旺沁子。道光九年，袭。同治十三年，赐贝勒衔，世袭罔替。

察克都尔色楞巴达尔呼子。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鄂尔多斯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色棱郡王额璘臣从子。顺治六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诏世袭罔替。康熙十五年，卒。

一次袭

衮布喇什色棱长子。康熙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九年，晋多罗贝勒。二十三年，卒。

二次袭

根都会辖布衮布喇什长子。康熙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八年，卒。

三次袭

罗布藏根都会辖布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十一年，以赴调兵不堪用，降辅国公。寻诏复贝子。乾隆五年，卒。

纳木扎勒多尔济罗布藏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二年，卒。

五次袭

色旺喇什纳木扎勒多尔济次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嘉庆十七年，卒。

额尔德尼色旺喇什子。嘉庆十七年，袭。道光元年，卒。

察克都尔色楞额尔德尼子。道光元年，袭。咸丰二年，卒。

札那济尔迪察克都尔色楞子。咸丰二年，袭。四年，赐贝勒衔。光绪二十年正月，赏三眼花翎。

珊济密都布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布腾诺尔布郡王喇什班珠尔长子。雍正六年，封辅国公。乾隆二十二年，卒。

一次袭

扎木巴勒多尔济色布腾诺尔布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辅国公。二十七年，卒。

二次袭

萨木丕勒扎木巴勒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辅国公。二十九年，卒。

三次袭

丹津多尔济扎木巴勒多尔济次子。乾隆二十九年，袭辅国公。嘉庆四年，卒。子当隆多尔济，降袭二等台吉。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鄂尔多斯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定咱喇什郡王额璘臣从曾孙。雍正九年，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授扎萨克。九年，卒。

一次袭

衮布喇什定咱喇什长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七年，卒。

二次袭

旺扎勒车登布多尔济衮布喇什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四年，卒。

三次袭

噶尔桑济克嘧特多尔济旺扎勒车登布多尔济子。嘉庆十四年，袭。二十二年，卒。

色楞多济特噶尔桑济克嘧特多尔济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十八年，卒。

五次袭

鞥克巴雅尔色楞多济特子。道光十八年，袭。

扎那巴兰札鞥克巴雅尔弟。咸丰八年，袭。光绪十六年，卒。

克什克达赍光绪十六年，袭。

克沙都尔扎布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二一〇　表第五〇

藩部世表二

察珲多尔济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呼森扎扎赍尔珲台吉之五世孙。继其父袞布称汗，号土谢图。康熙三十年，诏留土谢图汗号。三十八年，卒。

一次袭

敦多布多尔济察珲多尔济孙。初袭其父郡王噶勒丹多尔济爵。康熙三十九年，晋和硕亲王，袭土谢图汗。后以溺职降袭原爵。见郡王表。

二次袭

多尔济额尔德尼阿海察珲多尔济次子。康熙四十一年，袭土谢图汗。五十年，卒。

三次袭

旺扎勒多尔济多尔济额尔德尼阿海长子。康熙五十年，袭土谢图汗。雍正十年，卒。

敦丹多尔济旺扎勒多尔济次子。雍正十年，袭土谢图汗。乾隆八年，卒。

五次袭

敦多布多尔济旺扎勒多尔济第四子。乾隆九年，袭土谢图汗。十年，卒。

延丕勒多尔济旺扎勒多尔济长子。乾隆十一年，袭土谢图汗。二十三年，卒。

车登多尔济敦丹多尔济次子。乾隆二十四年，袭土谢图汗，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八年，以罪削。

敏珠尔多尔济车登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八年，袭土谢图汗。五十九年，卒。

车登多尔济敏珠尔多尔济父。乾隆五十九年，仍袭土谢图汗。五十九年，卒。

额依多布多尔济车登多尔济子。嘉庆二十年，袭土谢图汗。道光九年，卒。

十一次袭

雅凌泰额依多布多尔济子。道光九年，袭。十二年，卒。

十二次袭

车林多尔济雅凌泰弟。道光十二年，袭。同治二年，卒。

十三次袭

那逊绰克图车林多尔济子。同治二年，袭。光绪二十六年，卒。

色囊依勒多尔济那逊绰克图子。光绪二十六年，袭。二十九年，卒。

十五次袭

达什尼玛色囊依勒多尔济嗣子。光绪三十年，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固噜什喜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族弟。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四年，卒。

一次袭

多尔济阿喇布坦固噜什喜长子。康熙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六年，以病免。

二次袭

敏珠尔多尔济多尔济阿喇布坦长子。雍正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五年，卒。

三次袭

车凌拜都布敏珠尔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年，击伊犁叛，贼死之。

丹忠多尔济车凌拜都布长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七年，卒。

五次袭

齐巴克扎布车凌拜都布次子。乾隆三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七年，卒。

多尔济扎布齐巴克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

达克丹多尔济多尔济扎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道光七年，卒。

拉苏隆巴扎尔达克丹多尔济子。道光七年，袭。

阿木噶巴扎尔拉苏隆巴扎尔子。光绪元年，袭。

阿囊达瓦齐尔光绪十八年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噶勒丹多尔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长子。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敦多布多尔济噶勒丹多尔济长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九年，晋和硕亲王，袭土图谢汗。见汗表。四十一年，降袭郡王原爵。雍正元年，复封亲王。乾隆八年，卒。

二次袭

额璘沁多尔济敦多布多尔济次子。乾隆八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二十年，以罪诛削爵。

三次袭

根扎布多尔济敦多布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二年，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五年，卒。

格齐多尔济敦多布多尔济第三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赐公品级。三十六年，以病罢。

五次袭

车布登多尔济根扎布多尔济次子。乾隆二十五年，袭固山贝子。三十六年，袭扎萨克。三十九年，卒。

逊都布多尔济车布登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三年，卒。

宁保多尔济逊都布多尔济长子。嘉庆四年，袭。道光十二年，卒。

德勒克多尔济宁保多尔济子。道光十二年，袭。

那木济勒端多布德勒克多尔济子。同治七年，袭。

绷楚克车林那木济勒端多布子。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车木楚克纳木扎勒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从子。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封辅国公。雍正元年，特晋多罗贝勒。十年，卒。乾隆三年，追封多罗郡王。

一次袭

成衮扎布车木楚克纳木扎勒长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三年，晋袭多罗郡王。

十一年，卒。

二次袭

齐巴克雅喇木丕勒成袞扎布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一年，晋和硕亲王。四十二年，卒。

三次袭

齐巴克多尔济齐巴克雅喇木丕勒次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齐巴克扎布齐巴克多尔济从子。嘉庆二年，袭。六年，卒。

五次袭

车布登多尔济齐巴克扎布子。嘉庆六年，袭。道光十八年，卒。

额林沁多尔济车布登多尔济子。道光十八年，袭。咸丰四年，病免。

车林多尔济额林沁多尔济子。咸丰四年，袭。光绪十八年，卒。

杭达多尔济车林多尔济孙。光绪十八年五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公品级一等台吉。

三济扎布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长子。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二年，卒。追封公品级。

一次袭

三都布多尔济三济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公品级一等台吉。嘉庆十五年，卒。

二次袭

贡楚克达什三都布多尔济之子。嘉庆十五年，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西第什哩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弟。康熙三十年，封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五年，卒。

一次袭

丹津多尔济西第什哩次子。康熙四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元年，封多罗郡王。八年，晋和硕亲王。十一年，以罪降郡王。乾隆元年，复封亲王。三年，卒。

二次袭

桑齐多尔济丹津多尔济孙。乾隆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年，晋和硕亲王。三十年，以罪削。寻诏复郡王爵。四十三年，卒。

三次袭

云丹多尔济桑齐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道光七年，卒。

多尔济拉布坦云丹多尔济子。道光八年，袭。十九年，卒。

五次袭

那逊巴图多尔济拉布坦子。道光十九年，袭。三十年，卒。

鄂特萨尔巴咱尔那逊巴图子。道光三十年，袭。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告休。

车林巴布鄂特萨尔巴咱尔子。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锡布推哈坦巴图尔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从弟。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三十八年，晋固山贝子。四十三年，卒。

一次袭

车布登锡布推哈坦巴图尔次子。康熙四十五年，降袭扎萨克镇国公。雍正元年，晋多罗贝勒。十年，晋多罗郡王。十一年，以罪降贝勒。乾隆十九年，降贝子，诏复贝勒。二十一年，以附叛贼青衮咱木罪削。

二次袭

齐旺多尔济车布登长子。乾隆二十一年，仍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年，卒。

三次袭

车布登乾隆二十三年，赐公品级。三十年，仍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五年，卒。

齐素咙多尔济车布登孙。乾隆三十五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五年，卒。

五次袭

伊塔木扎布齐素咙多尔济长子。嘉庆五年，袭。二十年，卒。

车林多尔济伊塔木扎布子。嘉庆二十年，袭。

车凌多尔济车林多尔济子。同治十年，袭。

那逊固木布车凌多尔济子。光绪十二年，袭。

索特那木达尔济雅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凌巴勒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第四子。康熙五十七年，封扎萨克辅国公。雍正六年，卒。

一次袭

巴木丕勒多尔济车凌巴勒长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十二年，卒。

二次袭

车登三丕勒巴木丕勒多尔济次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一年，卒。

三次袭

拉素咙多尔济车登三丕勒长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

车林扎布拉素咙多尔济子。嘉庆十九年，袭。道光五年，卒。

五次袭

喇布丹多尔济车林扎布子。道光五年，袭。

毕里克太多尔济喇布丹多尔济弟。咸丰十一年，袭。

密什克多尔济毕里克太多尔济子。光绪元年，袭。二十三年三月，告休。

鄂达尔托克齐布扬瓦齐尔密什克多尔济子。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巴海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长子。雍正九年，授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封辅国公。乾隆八年，卒。

一次袭

贡楚克扎布巴海长子。乾隆八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八年，卒。

二次袭

贡楚克达什贡楚克扎布长子。乾隆二十八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卒。

三次袭

巴勒达尔扎布贡楚克达什之弟。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元年，卒。

倭多布齐旺巴勒达尔扎布长子。嘉庆元年，袭。道光三年，卒。

五次袭

桑都布明珠尔倭多布齐旺子。道光十年，袭。十一年，卒。

达什多尔济桑都布明珠尔子。道光十一年，袭。

曼达尔瓦达什多尔济子。同治四年，袭。

萨赉瓦尔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公品级一等台吉。

三达克多尔济亲王丹津多尔济第三子。乾隆十八年，封辅国公。二十年，赐贝子品级。二十三年，授扎萨克。二十九年，卒。

一次袭

车凌多尔济三达克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五十三年，卒。

二次袭

萨兰多尔济车凌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公品级扎萨克公品级一等台吉。嘉庆二十年，卒。

三次袭

绷楚克多尔济萨兰多尔济子。嘉庆二十三年，袭。道光二十六年，病免。

奇默特多尔济绷楚克多尔济子。道光二十六年，袭。

五次袭

洞多布扎勒布帕拉木多尔济奇默特多尔济子。光绪五年，袭。

阿克旺多尔济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礼塔尔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族子。康熙三十二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寻卒。

一次袭

旺舒克礼塔尔长子。康熙三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六年，以病罢。

二次袭

达什丕勒旺舒克次子。雍正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九年，封辅国公。二十一年，晋固山贝子，赐贝勒品级。寻晋郡王品级。四十二年，卒。

三次袭

德沁拉木丕勒达什丕勒第四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以罪降镇国公。寻卒。

索诺木旺楚克德沁拉木丕勒长子。乾隆五十八年，袭镇国公。道光十七年，卒。

五次袭

巴勒达尔多尔济索诺木旺楚克子。道光十七年，袭。

车林多尔济巴勒达尔多尔济嗣子。光绪二年，袭。

嘎丹巴勒光绪十七年，袭。二十一年，卒。

察克都尔扎布嘎丹巴勒子。光绪二十一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巴朗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从弟。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旺布巴朗长子。康熙三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年，封辅国公。七年，卒。

二次袭

蒙固旺布次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七年，以病罢。

三次袭

索诺木辰伯勒蒙固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五年，卒。

巴克巴扎布索诺木辰伯勒次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卒。

五次袭

齐巴克扎布巴克巴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三年，卒。

三都布多尔济齐巴克扎布长子。嘉庆四年，袭。八年，卒。

巴尔多尔济三都布多尔济长子。嘉庆九年，袭。

党苏伦多尔济巴尔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一年，袭。三十年，卒。

车德恩多尔济党苏伦多尔济子。道光三十年，袭。

车登索诺木车德恩多尔济弟。咸丰九年，袭。光绪三十四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班珠尔多尔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孙。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卒。袭扎萨克辅国公。年，卒。

一次袭

琳丕勒多尔济班珠尔多尔济长子。乾隆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年，晋辅国公。二十三年，卒。

二次袭

车布登多尔济琳丕勒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九年，卒。

三次袭

那木济尔多尔济车布登多尔济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十三年，卒。

齐旺多尔济那木济尔多尔济子。嘉庆十三年，袭。道光十年，卒。

五次袭

喇布丹多尔济齐旺多尔济弟。道光十年，袭。十七年，卒。

济克济特多尔济喇布丹多尔济弟。道光十七年，袭。三十年，卒。

旺楚克察克都尔苏伦济克济特多尔济子。道光三十年，袭。

密法木察苏特巴保多尔济旺楚克察克都尔苏伦从子。光绪十年，袭。三十一年，卒。

阿勒坦呼雅克密法木察苏特巴保多尔济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辰丕勒多尔济贝勒西第什哩长子。康熙五十八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六年，以老罢。

一次袭

喇木丕勒多尔济辰丕勒多尔济孙。雍正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年，以病罢。

二次袭

三都布多尔济喇木丕勒多尔济弟。乾隆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四年，封辅国公。四十五年，卒。

三次袭

车登多尔济三都布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二年，卒。

索诺木托布车登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元年，卒。

五次袭

霍罗奇索诺木托布子。道光元年，袭。九年，卒。

达什多尔济霍罗奇弟。道光九年，袭。二十八年，卒。

鼐当苏伦达什多尔济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那旺车林光绪十五年二月，袭。三十二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凌郡王都噜什喜从弟。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六年，卒。

一次袭

鄂巴车凌长子。康熙三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二年，卒。

二次袭

卓特巴鄂巴长子。康熙五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七年，以老罢。

三次袭

喇布坦卓特巴长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寻卒。

旺布多尔济卓特巴次子。雍正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三年，以病罢。

五次袭

敦多布多尔济旺布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七年，卒。

迈达哩扎布敦多布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道光八年，卒。

沙克都尔扎布迈达哩扎布子。道光八年，袭。二十三年，卒。

乌都木济沙克都尔扎布弟。道光二十三年，袭。

齐旺扎布乌都木济子。咸丰十年，袭。

扎米扬廓尔罗瓦齐旺扎布子。光绪二年，袭。

十一次袭

巴达尔呼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璘扎布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从子。康熙三十三年，授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七年，卒。

一次袭

齐巴克扎布车璘扎布长子。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七年，以病罢。

二次袭

额璘沁多尔济齐巴克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八年，卒。

三次袭

齐旺多尔济额璘沁多尔济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年，卒。

那木济勒多尔济齐旺多尔济子。嘉庆二十年，袭。道光二十一年，卒。

五次袭

车凌端多布那木济勒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一年，袭。

密济特多尔济车凌端多布子。光绪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青多尔济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弟。康熙三十五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九年，卒。

一次袭

恭格青多尔济长子。康熙三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四年，以病罢。

二次袭

旺扎勒恭格长子。雍正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五年，卒。

三次袭

固噜扎布旺扎勒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一年，以病罢。

齐巴克扎布固噜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

五次袭

那木济勒多尔济齐巴克扎布孙。嘉庆十一年，袭。

乌尔津扎布那木济勒多尔济子。同治三年，袭。

罗布桑海都布那木济勒多尔济子。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开木楚克郡王都噜什喜从子。康熙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三年，卒。

一次袭

纳木扎勒开木楚克长子。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四年，卒。

二次袭

车凌旺舒克纳木扎勒长子。康熙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卒。

三次袭

达玛琳扎布车凌旺舒克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六年，卒。

乌尔津扎布达玛琳扎布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道光二年，卒。

五次袭

都昂多布多尔济乌尔津扎布子。道光二年，袭。七年，卒。

额凌多尔济都昂多布多尔济子。道光七年，袭。

图鲁伯罗特额凌多尔济子。光绪二年，袭。

巴图萨固哩光绪二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成衮扎布郡王都噜什喜从子。康熙五十八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年，以不称职削。

一次袭

车布登成衮扎布长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十一年，以罪削。

二次袭

车登成衮扎布次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卒。

三次袭

贡楚克车登次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年，卒。

达什扎布贡楚克长子。嘉庆十年，袭。十一年，卒。

五次袭

占楚布多尔济达什扎布长子。嘉庆十一年，袭。道光十年，卒。

喇特那什奇占楚布多尔济子。道光十年，袭。三十年，卒。

额哩克轸端多布果绰瓦喇特那什奇子。道光三十年，袭。

齐达尔巴拉额哩克轸端多布果绰瓦长子。光绪元年，袭。

巴特玛勒克登珠拉光绪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朋素克喇布坦追封郡王车木楚克纳木扎勒弟。雍正八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一年，卒。

一次袭

喇木丕勒多尔济朋素克喇布坦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六年，卒。

二次袭

衮楚克车凌喇木丕勒多尔济次子。乾隆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八年，卒。

三次袭

达玛第扎布衮楚克车凌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年，卒。

固噜扎布达玛第扎布长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十三年，卒。

五次袭

噶木毗勒多尔济固噜扎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

扎那巴扎尔噶木毗勒多尔济子。同治二年，袭。

索诺木车林扎那巴扎尔弟。同治五年，袭。

旺楚克拉布坦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逊笃布郡王固噜什喜从子。雍正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赐公品级。二十二年，以罪削。

一次袭

三笃克多尔济逊笃布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以病罢。

二次袭

阿扎拉三笃克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十一年，卒。

三次袭

旺沁多尔济阿扎拉长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八年，卒。

巴勒党棍布旺沁多尔济弟。道光八年，袭。咸丰三年，卒。

五次袭

达喇木僧格巴勒党棍布子。咸丰三年，袭。

都昂多克多尔济达喇木僧格子。光绪五年，袭。

索诺木多尔济都昂多克多尔济子。光绪八年，袭。

阿克旺多尔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乌默克元太祖裔喀尔喀呼森扎夕赍尔珲台吉之七世孙。继其父伊勒登阿喇布坦称汗，号车臣。康熙三十年，诏留车臣汗号。四十八年，卒。

一次袭

衮臣乌默克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车臣汗。雍正六年，卒。

二次袭

车布登班珠尔衮臣长子。雍正六年，袭车臣汗。十一年，以溺职削。

三次袭

垂扎布乌默克从弟。初袭其父郡王朋素克爵。见郡王表。雍正十一年，袭车臣汗。十三年，卒。

达玛璘衮臣次子。雍正十三年，袭车臣汗。乾隆十六年，卒。

五次袭

嘛呢巴达喇达玛璘长子。乾隆十六年，袭车臣汗。三十二年，卒。

车布登扎布达玛璘次子。乾隆三十二年，袭车臣汗。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

齐旺多尔济车布登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车臣汗。六十年，卒。

朋楚克多尔济齐旺多尔济次子。乾隆六十年，袭。是年，卒。无嗣。

桑齐多尔济齐旺多尔济长子。嘉庆元年，袭。五年，降四等台吉。

玛哈什哩朋楚克多尔济嗣子。嘉庆五年，袭车臣汗。十二年，卒。

十一次袭

恩克图噜玛哈什哩长子。嘉庆十二年，袭。二十二年，病免。

十二次袭

阿尔塔什达恩克图噜子。嘉庆二十二年，袭。

十三次袭

车林多尔济阿尔塔什达子。光绪元年，袭。十九年，卒。

德木楚克多尔济光绪十九年，袭。宣统元年，卒。

十五次袭

阿克旺那林宣统元年，袭。

三济扎布车臣汗乌默克弟。康熙五十六年，封辅国公。雍正七年，卒。

一次袭

密瓦扎布三济扎布长子。雍正八年，袭辅国公。乾隆十一年，卒。

二次袭

格埒克密瓦扎布长子。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四十三年，卒。

三次袭

车登扎布格埒克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六年，卒。

巴图图鲁车登扎布子。嘉庆十六年，袭。

五次袭

那希哩巴图图鲁子。咸丰八年，袭。

拉苏伦那希哩子。同治十二年，袭。

什固尔扎布光绪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纳木扎勒车臣汗乌默克叔父。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六十年，卒。

一次袭

达玛琳多尔济纳木扎勒长子。康熙六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十年，以罪削。

二次袭

多尔济扎勒纳木扎勒次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五年，卒。

三次袭

巴雅尔什第多尔济扎勒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年，晋和硕亲王。四十六年，卒。年，卒。

贡楚克扎布巴雅尔什第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五次袭

达尔玛锡哩贡楚克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嘉庆十九年，卒。

玛尼巴咱尔达尔玛锡哩弟。嘉庆十九年，袭。道光五年，卒。

车林多尔济玛尼巴咱尔子。道光五年，袭。

那木济勒端多布车林多尔济子。咸丰七年，袭。光绪二十八年，卒。

济克济特伦苏那木济勒端多布子。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袭。三十三年二月，卒。

旺堆多尔济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朋素克车臣汗乌默克叔父。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五年，特晋多罗郡王。雍正五年，以老罢。

一次袭

乖扎布朋素克长子。雍正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后袭车臣汗。见汗表。

二次袭

德木楚克乖扎布长子。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四十五年，卒。

三次袭

齐旺多尔济德木楚克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寻卒。

桑齐多尔济齐旺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嘉庆元年，袭车臣汗。降郡王为贝勒，以子玛哈锡哩袭。五年，袭车臣汗。

五次袭

巴图鄂齐尔桑齐多尔济长子。嘉庆十六年，袭。道光元年，卒。

托克托呼图鲁巴图鄂齐尔子。道光元年，袭。

莽珠巴咱尔托克托呼图鲁子。同治七年，袭。

多尔济帕喇穆莽珠巴咱尔子。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多罗郡王，今袭多罗贝勒。

贡格三丕勒郡王朋素克次子。雍正十一年，以其兄垂扎布袭车臣汗，贡格三丕勒代为扎萨克多罗郡王。十三年，垂扎布子德穆楚克袭父原爵，诏贡格三丕勒仍为郡王，不兼扎萨克。乾隆九年，卒。

一次袭

丹津贡格三丕勒长子。乾隆九年，袭多罗贝勒。四十五年，卒。

二次袭

车凌多尔济丹津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多罗贝勒。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二年，卒。

三次袭

索诺穆多尔济车凌多尔济子。嘉庆十二年，袭。光绪十七年，卒。

干当当准车林索诺穆多尔济子。道光十二年，袭。光绪十七年，卒。

五次袭

札密养吹济勒苏伦光绪十七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布登车臣汗乌默客叔父。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三年，卒。

一次袭

旺扎布车布登长子。康熙三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元年，晋多罗郡王。八年，以罪

削。九年，复封贝勒。乾隆十四年，卒。

二次袭

旺沁扎布旺扎布长子。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年，击伊犁叛贼，死之。

三次袭

达克丹多尔济旺沁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八年，病免。

那木济勒多尔济达克丹多尔济长子。嘉庆九年，袭。道光二十三年，卒。

五次袭

贡楚克扎布那木济勒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贡噶多尔济贡楚克扎布子。咸丰七年，袭。

车林桑都布贡噶多尔济子。咸丰十年，袭。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卒。

永端多尔济车林桑都布子。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袭。

棍布苏伦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多罗贝勒，今袭固山贝子。

布达扎布车臣汗乌默客从曾祖。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年，晋多罗贝勒。五十一年，卒。

一次袭

云敦琳沁布达扎布长子。康熙五十二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五十五年，卒。

二次袭

巴苏长子。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十五年，卒。

三次袭

达尔济雅巴苏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年，晋固山贝子。四十五年，卒。

索诺木旺扎勒多尔济达尔济雅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以擅杀人削。

五次袭

倭多布齐旺索诺木旺扎勒多尔济长子。嘉庆八年，袭。道光二十七年，卒。

彭楚克多尔济倭多布齐旺弟。嘉庆十五年，袭。道光二十七年，卒。

德吉特多尔济彭楚克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贡楚克扎布德吉特多尔济子。同治十年，袭。

勒旺多尔济贡楚克扎布弟。光绪十年，袭。二十四年，卒。

棍布苏伦光绪二十五年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达哩车臣汗乌默客族祖。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寻以老罢。三十七年，卒。

一次袭

阿海成伯勒达哩长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年，卒。

二次袭

喇布坦达哩第三子。康熙四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雍正十年，卒。

三次袭

旺扎勒喇布坦长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乾隆二十七年，卒。

伊达木扎布旺扎勒次子。乾隆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卒。

五次袭

贡楚克扎布伊达木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嘉庆十九年，卒。

蕴端巴雅尔贡楚克扎布子。嘉庆十九年，袭。道光十五年，卒。

敏珠尔多尔济蕴端巴雅尔子。道光十五年，袭。

普尔布扎布敏珠尔多尔济子。光绪十年，袭。

多尔济车林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多罗贝子，今袭辅国公。

车布登车臣汗乌默客从曾祖。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四年，卒。

一次袭

阿勒达尔车布登长子。康熙三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一年，卒。

二次袭

车凌布木阿勒达尔长子。康熙四十二年，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五十三年，卒。

三次袭

格埒克巴木丕勒车凌布木长子。康熙五十三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年，以罪削。二十一年，诏复其爵。二十五年，晋镇国公。三十三年，卒。

衮布扎布格埒克巴木丕勒长子。乾隆三十六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卒。

五次袭

僧格多尔济衮布扎布子。嘉庆十三年，袭。

棍布扎布僧格多尔济子。道光元年，袭。二十九年，卒。

棍楚克车林棍布扎布子。道光二十九年，袭。咸丰五年，卒。

成里克多尔济棍楚克车林弟。咸丰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固山贝子，今袭扎萨克一等台吉。

阿南达车臣汗乌默客从曾祖。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五年，卒。

一次袭

丹津阿南达第三子。康熙三十六年，袭固山贝子，不兼扎萨克。四十四年，卒。

二次袭

齐巴勒阿喇布坦阿南达第四子。康熙四十四年，降袭镇国公。寻授扎萨克。四十五年，卒。

三次袭

延楚布多尔济丹津长子。康熙四十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雍正二年，晋固山贝子。乾隆二十二年，以溺职削。

旺沁扎布延楚布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五年，以溺职降封镇国公。另有表。

五次袭

贡素咙扎布延楚布多尔济次子。乾隆二十五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二年，以病罢。

车登多尔济贡素咙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一年，卒。

敏珠多尔济车登多尔济子。嘉庆十一年，袭。道光二十七年，卒。

伊特兴诺尔布敏珠多尔济弟。道光二十七年，袭。

车林多尔济伊特兴诺尔布子。同治五年，袭。

勒旺勒克津车林多尔济子。同治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桑萨赖多尔济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旺沁扎布乾隆二十五年，由扎萨克固山贝子降封镇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八年，卒。

一次袭

垂济扎布旺沁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镇国公。

二次袭

车林多尔济垂济扎布子。咸丰六年，袭。

三次袭

那逊瓦齐尔车林多尔济子。同治十一年，袭。

伊达木苏伦光绪十七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布登车臣汗乌默客族叔父。康熙三十四年，封扎萨克镇国公。五十二年，卒。

一次袭

图巴车布登长子。康熙五十二年，袭镇国公。雍正十一年，卒。

二次袭

扎木禅图巴长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三十二年，卒。

三次袭

云丹扎木禅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卒。

达什格埒克云丹次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道光元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帕喇穆达什格埒克子。道光元年，袭。二年，卒。

索诺木达尔济雅多尔济帕喇穆子。道光二年，袭。二十四年，卒。

额尔德呢托克塔噶勒索诺木达尔济雅弟。道光二十四年，袭。

扎木萨林扎布额尔德呢托克塔噶勒子。光绪二年，袭。十七年，卒。

车林呢玛扎木萨林扎布嗣子。光绪十七年七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凌旺布贝勒车布登从弟。康熙五十年，授一等台吉。五十一年，授扎萨克。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乾隆七年，以老罢。

一次袭

格埒克车凌旺布长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二年，以病罢。

二次袭

贡楚克多尔济格埒克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九年，卒。

三次袭

齐旺多尔济贡楚克多尔济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二十七年，卒。

棍布扎布齐旺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

五次袭

那喇莽棍布扎布达呼棍布扎布嗣子。光绪十九年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凌达什车臣汗乌默客族祖。康熙三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封辅国公。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根敦车凌达什长子。康熙四十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雍正九年，卒。

二次袭

三丕勒根敦次子。雍正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九年，卒。

三次袭

成衮三丕勒长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一年，以罪削。二十四年，卒。

德木楚克成衮长子。乾隆二十四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八年，卒。

五次袭

车登旺布德木楚克长子。嘉庆八年，袭。道光元年，卒。

那木济勒多尔济车登旺布子。道光元年，袭。十六年，卒。

朗准多布坦多尔济那木济勒多尔济子。道光十六年，袭。

伊特星诺尔布朗准多布坦多尔济弟。道光二十七年，袭。

哈丹伊特星诺尔布嗣子。光绪十年，袭。

多尔济扎布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凌多岳特贝子阿勒达尔孙。乾隆十九年，授一等台吉。二十年，封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三年，卒。

一次袭

车登扎布车凌多岳特长子。乾隆四十三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卒。

二次袭

齐巴克扎布车登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卒。

三次袭

哈斯巴咱尔齐巴克扎布子。嘉庆十三年，袭。二十年，卒。

车都布多尔济哈斯巴咱尔子。嘉庆二十年，袭。道光十八年，卒。

五次袭

杜噶尔车木布勒车都布多尔济子。道光十八年，袭。二十七年，卒。

齐达尔巴拉杜噶尔车木布勒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拉木扎布苏隆齐达尔巴拉子。同治五年，袭。

密什克多尔济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公品级一等台吉。

多尔济达什辅国公车凌达什弟。康熙五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三年，卒。

一次袭

成衮扎布多尔济达什长子。雍正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赐公品级。三十六年，卒。

二次袭

云敦齐旺成衮扎布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九年，卒。

三次袭

贡桑班巴尔云敦齐旺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十二年，卒。

萨满达巴达喇贡桑班巴尔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九年，卒。

五次袭

玛哈苏噶萨满达巴达喇子。道光九年，袭。

德勒克依车车克玛哈苏噶子。同治五年，袭。

多尔济玉勒吉克多克德勒克依车车克嗣子。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固噜扎布辅国公车凌达什从子。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寻卒。

一次袭

齐旺班珠尔固噜扎布长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三年，以病罢。

二次袭

格埒克齐旺班珠尔长子。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八年，以罪削。

三次袭

索诺木敦多布格埒克长子。乾隆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六年，

卒。

巴延巴达尔瑚索诺木敦多布长子。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九年，卒。

五次袭

德木楚克彭楚克多尔济巴延巴达尔瑚长子。嘉庆九年，袭。道光五年，卒。

济克莫特多尔济德木楚克彭楚克多尔济族弟。道光五年，袭。

车林巴咱尔济克莫特多尔济孙。咸丰十一年，袭。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卒。

都赫德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色棱达什车臣汗乌默客族叔父。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一年，卒。

一次袭

固噜扎布色棱达什长子。康熙四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年，卒。

二次袭

贡楚克扎布固噜扎布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是年，卒。

三次袭

玛哈巴达贡楚克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七年，卒。

扎木萨朗扎布玛哈巴达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八年，卒。

五次袭

车林达什扎木萨朗扎布长子。嘉庆九年，袭。

达什克车林多尔济车林达什子。咸丰八年，袭。

车林棍布达什克车林多尔济子。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贡楚克贝子阿南达长子。康熙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布尼贡楚克长子。康熙四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九年，卒。

二次袭

达玛璘扎布贡楚克次子。康熙四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一年，以酗酒削。

三次袭

旺舒克达尔扎达玛璘扎布长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三年，卒。

贡楚克扎布旺舒克达尔扎长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四年，病免。

五次袭

乌尔锦扎布贡楚克扎布次子。嘉庆四年，袭。二十三年，卒。

扎木萨兰扎布乌尔锦扎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道光五年，卒。

达尔玛扎尔扎木萨兰扎布子。道光五年，袭。

车林端多布多尔济达尔玛扎尔孙。同治八年，袭。

达木定扎布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韬赉车臣汗乌默客从叔父。康熙三十四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六十年，卒。

一次袭

车登敦多布韬赉长子。康熙六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九年，卒。

二次袭

根敦扎布车登敦多布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卒。

三次袭

车凌多尔济根敦扎布长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七年，卒。

衮布扎布车凌多尔济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六年，卒。

五次袭

当苏＜□口韻＞扎布衮布扎布子。嘉庆十六年，袭。二十三年，卒。

喇布丹多尔济当苏＜□口韻＞扎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

车林多尔济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罗卜藏车臣汗乌默客从叔父。康熙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四年，卒。

一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罗卜藏长子。康熙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八年，以旷职削。

二次袭

格木丕勒沙克都尔扎布长子。雍正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卒。

三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乾隆元年，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七年，卒。

纳旺伊什格木丕勒长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一年，以罪削。二十五年，诏复其爵。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卒。

五次袭

贡素隆扎布纳旺伊什子。乾隆五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九年，卒。

车木布尔扎布贡素隆扎布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道光元年，卒。

车登达瓦车木布尔扎布弟。道光元年，袭。二十二年，卒。

布杨德勒格尔车登达瓦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咸丰四年，卒。

囊济特多尔济布杨德勒格尔子。咸丰四年，袭。

那旺什库尔囊济特多尔济子。同治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垂扎木素车臣汗乌默客叔父。康熙四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五年，以老罢。

一次袭

齐旺多尔济垂扎木素长子。雍正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以溺职削。

二次袭

旺扎勒垂扎木素次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五年，以老罢。

三次袭

噶尔玛扎布旺扎勒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三年，卒。

索诺木噶尔玛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九年，卒。

五次袭

沈木丕勒多尔济索诺木长子。嘉庆十年，袭。道光十年，卒。

桑都布多尔济沈木丕勒多尔济子。道光三年，袭。十八年，卒。

杜喇木扎布桑都布多尔济子。道光十八年，袭。

达木定多尔济杜喇木扎布子。光绪七年，袭。

达木楚克旺济勒光绪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额尔德尼车臣汗乌默客叔父。康熙三十五年，授一等台吉。四十年，授扎萨克。雍正五年，以老罢。

一次袭

旺布额尔德尼长子。雍正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以罪削。

二次袭

齐旺额尔德尼次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五年，以老罢。

三次袭

车登旺扎勒齐旺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七年，卒。

扎木巴勒多尔济车登旺扎勒长子。乾隆三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四年，卒。

五次袭

扎木萨朗扎布扎木巴勒多尔济长子。嘉庆五年，袭。十年，卒。

达木第音车凌扎木萨朗扎布长子。嘉庆十年，袭。道光九年，卒。

巴雅尔什达达木第音车凌子。道光九年，袭。

玛哈巴哩迪巴雅尔什达子。同治元年，袭。

桑旺车林多尔济玛哈巴哩迪子。光绪九年，袭。

绷楚克德济特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根敦车臣汗乌默客叔父。康熙四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五年，以老罢。

一次袭

博洛尔根敦第三子。雍正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五年，卒。

二次袭

鞥克博洛尔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卒。

三次袭

僧格喇布坦博洛尔次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卒。

朗衮扎布僧格喇布坦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七年，因事休致。

五次袭

彭楚克多尔济朗衮扎布子。嘉庆十七年，袭。道光二十三年，卒。

车林端多布彭楚克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吹音珠尔车臣汗乌默额族叔父。康熙五十二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三年，卒。

一次袭

塔旺吹音珠尔次子。康熙五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三年，以罪削。

二次袭

齐瑚拉塔旺从子。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七年，卒。

三次袭

桑斋璘沁齐瑚拉长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一年，以罪削。二十五年，诏复其爵。三十四年，卒。

楚克苏木扎布桑斋璘沁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四年，病免。

五次袭

多尔济扎布楚克苏木扎布子。嘉庆十四年，袭。二十一年，卒。

车楞多尔济多尔济扎布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五年，病免。

棍布扎布车楞多尔济子。道光五年，袭。

车林端多布棍布扎布子。光绪七年，袭。

都噶尔苏伦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车臣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旺扎勒扎布贝子达哩孙。雍正十三年，授一等台吉。乾隆十四年，授扎萨克。二十五年，卒。

一次袭

班珠尔旺扎勒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二年，卒。

二次袭

车凌达什班珠尔长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二年，卒。

三次袭

车凌纳木扎勒车凌达什长子。乾隆五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五年，以罪削。

棍布扎布车凌纳木扎勒长子。嘉庆六年，袭。道光三年，卒。

五次袭

贡噶尔扎布棍布扎布子。道光三年，袭。

达什端多布当苏隆扎布子。道光十五年，袭。

车林多尔济喇布丹多尔济子。光绪元年，袭。

洛布桑吹都布瓦哈旺帕勒斋达什车林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原封扎萨克图汗和硕亲王。

策旺扎布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埒森扎扎赍尔珲台吉之七世孙。其曾祖素巴第称汗，号扎萨克图。康熙三十年，封策旺扎布为扎萨克和硕亲王。四十二年，诏袭扎萨克图汗号。雍正十年，以罪削，诏其族弟郡王格埒克延丕勒袭汗号。别有表。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

朋素克喇布坦喀尔喀格埒森扎扎赍尔珲台吉之六世孙。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五十一年，卒。

一次袭

格埒克延丕勒朋素克喇布坦长子。康熙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十年，袭扎萨克图汗，仍兼郡王爵。乾隆六年，卒。

二次袭

巴勒达尔格埒克延丕勒长子。乾隆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七年，袭扎萨克图汗。三十五年，卒。

三次袭

齐旺巴勒齐巴勒达尔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六年，以病罢。

布尼拉忒纳齐旺巴勒齐长子。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道光三年，卒。

五次袭

玛呢巴咱尔布尼拉忒纳子。道光三年，袭。二十年，卒。

车林端多布玛呢巴咱尔子。道光二十年，袭。

多尔济帕拉玛车林端多布子。光绪三年，袭。二十四年五月，告休。

索特木那木坦多尔济帕拉玛子。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辅国公。今袭公品级三等台吉。

格色克原封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从子。康熙三十年，封辅国公。乾隆十七年，卒。

一次袭

多岳特格色克长子。乾隆十七年，袭辅国公。二十年，以罪削。二十二年，授三等台吉，赐公品级。四十八年，卒。

二次袭

干珠尔扎布多岳特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公品级三等台吉。

三次袭

阿育尔扎那干珠尔扎布孙。道光十五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郡王品级多罗贝勒。

根敦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族祖。康熙三十三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六年，卒。

一次袭

松津僧格根敦长子。康熙三十六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三年，卒。

二次袭

博贝根敦嗣子。康熙四十三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袭辅国公。雍正元年，叙功特封多罗贝勒。八年，卒。

三次袭

班第博贝长子。雍正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二年，卒。子青衮咱卜袭。二十一年，以叛诛，故不列表。

旺布多尔济博贝嗣子。扎萨克辅国公额璘沁之子。初袭父爵。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二年，赐郡王品级。寻卒。

五次袭

车都布旺布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卒。

成敦扎布车都布长子。乾隆五十年，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十九年，卒。

曼达尔瓦尔成敦扎布子。嘉庆十九年，袭赐郡王品级。咸丰四年，卒。

多布沁扎木楚曼达尔瓦尔子。咸丰四年，袭赐郡王品级。

阿尔达萨噶喇多布沁扎木楚子。光绪十一年，袭赐郡王品级。

那木凯章禅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卓特巴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族祖。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萨穆多尔济卓特巴长子。康熙三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五年，卒。

二次袭

诺尔布班第萨穆多尔济长子。康熙三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十二年，卒。

三次袭

旺扎勒诺尔布班第孙。雍正十二年，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十七年，卒。

玛哈巴拉旺扎勒长子。乾隆十七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以罪削。

五次袭

贡楚克多尔济玛哈巴拉次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嘉庆十二年，卒。

扎木萨里扎布贡楚克多尔济弟。嘉庆十二年，袭。二十二年，卒。

刚当多尔济扎木萨里扎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

阿育尔色德丹占扎木楚刚当多尔济子。同治四年，袭。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革。

苏克苏伦阿育尔色德丹占扎木楚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博贝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从叔父。康熙三十年，封扎固山贝子。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乌巴什博贝长子。康熙四十二年，降袭扎萨克镇国公。雍正二年，以罪削。

二次袭

旺舒克博贝次子。雍正二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三十一年，以病罢。

三次袭

拉旺多尔济旺舒克长子。乾隆三十一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以病罢。

达布拉车璘拉旺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六年，卒。

五次袭

旺丹多尔济达布拉车璘子。道光六年，袭。二十九年，卒。

济克米特多尔济旺丹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九年，袭。

棍布苏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索诺木伊斯扎布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从弟。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六年，封辅国公。五十六年，卒。

一次袭

噶勒桑色旺索诺木伊斯扎布长子。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年，卒。

二次袭

旌准多尔济噶勒桑色旺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三年，卒。

三次袭

拉沁苏咙旌准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九年，卒。

旺舒克拉沁苏咙长子。嘉庆七年，袭。

五次袭

敏珠尔多尔济旺舒克长子。嘉庆九年，袭。道光六年，卒。

桑都布多尔济敏珠尔多尔济子。道光六年，袭。二十二年，卒。

车登端多布多尔济桑都布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二年，袭。

扎赉青达赉那木济勒阿克旺多尔济宣统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衮占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从叔父。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年，封辅国公。五十二年，卒。

一次袭

敏珠尔衮占次子。康熙五十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五年，卒。

二次袭

策噜布敏珠尔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九年，卒。

三次袭

多岳特多尔济敏珠尔第三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一年，卒。

敏丕木多尔济敏珠尔第四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是年，卒。

五次袭

齐旺达什敏丕木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十四年，卒。

萨达巴扎尔齐旺达什子。道光十四年，袭。

洛布桑端多布萨达巴扎尔子。光绪二年，袭。二十四年七月，告休。

棍楚克丹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通谟克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族叔父。康熙五十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二年，封辅国公。乾隆四年，卒。

一次袭

旺沁扎布通谟克长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卒。

二次袭

格哩克旺沁扎布次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九年，卒。

三次袭

车登多尔济格哩克嗣子。嘉庆九年，袭。十六年，卒。

索诺木车林车登多尔济子。嘉庆十六年，袭。咸丰四年，卒。

五次袭

达什喇布坦索诺木车林子。咸丰四年，袭。光绪二十八年，卒。

扎勒清棍布多尔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彻埒克辅国公通谟克叔父。初授一等台吉。雍正十年，以从征准噶尔阵歿，追封辅国公。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弥什克彻埒克长子。雍正十年，袭辅国公。乾隆二十九年，卒。

二次袭

贡楚克扎布弥什克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辅国公。四十年，卒。

三次袭

索诺木车璘贡楚克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一年，卒。

当素咙索诺木车璘兄。嘉庆十一年，袭。道光二十四年，卒。

五次袭

达拉密济特当素咙子。道光二十四年，袭。

图布多尔济达拉密济特子。同治十二年，袭。

扎勒沁扎布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沙克扎贝勒博贝弟。雍正二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年，以病罢。

一次袭

多尔济车登沙克扎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九年，卒。

二次袭

车登布多尔济多尔济车登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

三次袭

沙克多尔扎布车登布多尔济长子。嘉庆八年，袭。道光二十八年，病免。

多尔济扎布沙克多尔扎布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五次袭

特固斯德勒格尔多尔济扎布子。同治十一年，袭。

班扎尔拉察光绪十四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齐巴克扎布贝勒博贝从孙。初授二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以从剿乌梁海贼阵歿，追封辅国公，诏入祀昭忠祠。

一次袭

巴图济尔噶勒齐巴克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辅国公。授扎萨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六十年，卒。

二次袭

吹苏伦巴图济尔噶勒长子。乾隆六十年，袭。嘉庆十二年，卒。

三次袭

扎木巴拉吹苏伦长子。嘉庆十二年，袭。咸丰四年，卒。

恭格多尔济扎木巴拉子。咸丰四年，袭。

五次袭

巴彦济尔噶勒恭格多尔济孙。光绪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喇布坦贝勒卓特巴次子。雍正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以罪削。十三年，诏复其爵。乾隆二十一年，赐公品级。三十一年，以老罢。

一次袭

索诺木多尔济喇布坦孙。乾隆三十一年，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先是其父朗衮扎布以军功别封镇国公，至是年，卒。诏索诺木多尔济晋袭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十三年，卒。

二次袭

蕴端达什索诺木多尔济子。嘉庆二十四年，袭。

三次袭

噶勒桑端多布蕴端达什子。道光十二年，袭。

密法木散布噶勒桑端多布从父。同治三年，袭。

五次袭

达木党苏伦密法木散布子。光绪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额尔德尼衮布贝勒卓特巴从子。康熙三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八年，卒。

一次袭

垂扎布额尔德尼衮布长子。康熙三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三年，卒。

二次袭

丹津垂扎布长子。雍正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八年，卒。

三次袭

格埒克丹津次子。雍正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以罪削。

罗卜藏喇布坦丹津长子。雍正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二年，以病罢。

五次袭

莽苏尔罗卜藏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卒。

吹木丕勒莽苏尔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道光十一年，卒。

蕴端多尔济吹木丕勒子。道光十一年，袭。十二年，卒。

莽济巴咱尔蕴端多尔济子。道光十二年，袭。

索诺木车林莽济巴咱尔子。咸丰六年，袭。

巴扎尔巴呢光绪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乌尔占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从祖。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五年，以病罢。

一次袭

弥育特多尔济乌尔占长子。雍正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三年，卒。

二次袭

根敦车琳弥育特多尔济长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卒。

三次袭

乌巴什根敦车琳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卒。

吹忠达什乌巴什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九年，卒。

五次袭

蒙衮扎布吹忠达什长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四年，卒。

车琳多尔济蒙衮扎布子。嘉庆十四年，袭。道光二十五年，卒。

桑青齐苏隆车琳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车林多尔济桑青齐苏隆子。光绪六年，袭。

车林棍布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衮布扎布扎萨克台吉乌尔占从弟。雍正二年，封辅国公。寻卒。

一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衮布扎布长子。雍正二年，袭辅国公。八年，卒。

二次袭

巴勒桑衮布扎布次子。雍正八年，袭辅国公。乾隆三十六年，卒。

三次袭

锡喇布多尔济巴勒桑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辅国公。四十二年，卒。

纳木扎勒多尔济锡喇布多尔济次子。乾隆四十二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道光十二年，卒。

五次袭

哈斯车林纳木扎勒多尔济子。道光十二年，袭。

贡楚克扎布哈斯车林子。咸丰九年，袭。光绪二十一年，告休。

达什车林贡楚克扎布子。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哈玛尔岱青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从弟。康熙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三年，卒。

一次袭

鄂木布济哈玛尔岱青长子。康熙五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五年，以病罢。

二次袭

达尔巴图鄂木布济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以病罢。

三次袭

达什琳沁达尔巴图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九年，卒。

丹巴多尔济达什琳沁子。嘉庆十九年，袭。二十四年，卒。

五次袭

都拉木扎布丹巴多尔济子。嘉庆二十四年，袭。咸丰元年，卒。

达克丹多尔济都拉木扎布弟。咸丰元年，袭。

玛米达拉达克丹多尔济从子。同治十一年，袭。

图布多尔济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纳玛璘藏布贝勒博贝从子。康熙四十八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七年，卒。

一次袭

扎木扬纳玛璘藏布弟。康熙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二年，卒。

二次袭

衮布车凌纳玛璘藏布叔父。雍正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为准噶尔贼所戕。

三次袭

拉哩衮布车凌兄。雍正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年，卒。

班第拉哩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一年，卒。

五次袭

三都布多尔济班第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六十年，卒。

齐素呢多尔济三都布多尔济长子。乾隆六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三年，卒。

噶尔丹棍都布齐素呢多尔济子。嘉庆十三年，袭。道光二十七年，卒。

玛克苏尔布扎噶尔丹棍都布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扎克达散巴勒玛克苏尔布扎子。同治三年，袭。

达木丹根毕沙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伊达木扎布辅国公衮占长子。雍正四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七年，卒。

一次袭

根敦伊达木扎布第三子。乾隆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八年，卒。

二次袭

车都布多尔济根敦长子。乾隆二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八年，卒。

三次袭

巴图尔车都布多尔济次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道光七年，卒。

额林沁丕勒巴图尔孙。道光七年，袭。

五次袭

阿克旺车林额林沁丕勒子。光绪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达什朋素克贝勒博贝从子。乾隆二十二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三年，以罪削扎萨克。寻诏复之。四十四年，卒。

一次袭

衮布扎布达什朋素克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元年，卒。

二次袭

济克莫特车布登衮布扎布长子。嘉庆元年，袭。道光元年，卒。

三次袭

吹光楚克达什济克莫特车布登子。道光元年，袭。

呢兰瓦尔吹光楚克达什子。光绪元年，袭。二十四年九月，告休。

五次袭

车丹多尔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普尔普车凌辅国公通谟克从子。乾隆二十年，自准噶尔来归，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四年，卒。

一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普尔普车凌嗣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九年，卒。

二次袭

尼木布多尔济亦普尔普车凌嗣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因罪革。

三次袭

衮楚克尼木布多尔济从叔。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八年，卒。

尼玛尼木布多尔济从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三年，卒。

五次袭

塔尔巴海尼玛子。嘉庆十三年，袭。二十五年，卒。

诺尔布扎勒塔尔巴海子。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二十八年，卒。

鞥克德勒克楞贵诺尔布扎勒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蕴端多尔济鞥克德勒克楞贵子。光绪元年，袭。二十四年八月，告休。

玛呢巴札尔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诺尔布扎萨克图汗格埒克延丕勒族弟。初授二等台吉，录其叔父贝勒策登扎布旗。乾隆二十一年，策登扎布以附叛贼青衮咱卜罪诛，诏授诺尔布扎萨克一等台吉，领其众。三十二年，卒。

一次袭

敦多布多尔济诺尔布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卒。

二次袭

齐松扎布敦多布多尔济子。嘉庆十三年，袭。二十三年，病免。

三次袭

齐旺扎布齐松扎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咸丰二年，卒。

班扎巴扎尔扎布齐旺扎布子。咸丰二年，袭。

五次袭

那逊布彦济尔噶勒班扎巴扎尔扎布子。同治十二年，袭。

扎勒青棍布车坦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厄鲁特一等台吉。

噶勒丹达尔扎辉特人。其父罗卜藏，自准噶尔来归，封辅国公。兄巴济嗣，复叛归准噶尔。乾隆二十年，噶勒丹达尔扎自准噶尔来降，诏授一等台吉。二十年，卒。

一次袭

拉克沁噶喇噶勒丹达尔扎长子。乾隆三十年，袭一等台吉，授扎萨克，诏隶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四十六年，卒。

二次袭

萨木丕勒诺尔布拉克沁噶喇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是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二年，卒。

三次袭

拉旺班珠尔萨木丕勒诺尔布长子。嘉庆十二年，袭。道光三十年，卒。

达木丹瓦齐尔拉旺班珠尔子。道光三十年，袭。

五次袭

车登多尔济达木丹瓦齐尔子。同治七年，袭。

伊达布济党苏伦扎布光绪二十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善巴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埒森扎扎赍尔珲台吉之五世孙。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五年，晋和硕亲王。四十六年，卒。

一次袭

达什敦多布善巴长子。康熙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雍正四年，以老罢。

二次袭

喇嘛扎布达什敦多布长子。雍正四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十年，以罪削。

三次袭

德沁扎布达什敦多布次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乾隆二十七年，卒。

诺尔布扎布德沁扎布长子。初由公品级封固山贝子，别有表。乾隆二十七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三十一年，诏袭其六世祖图蒙肯赛因诺颜号。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以病罢。

五次袭

车登扎布诺尔布扎布长子。初袭镇国公。别有表。乾隆五十一年，晋扎萨克和硕亲王，兼赛因诺颜。五十七年，卒。

额璘沁多尔济车登扎布子。乾隆五十八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嘉庆五年，以罪削。

朋楚克达什额璘沁多尔济弟。嘉庆七年，袭。二十二年，病免。

车林多尔济朋楚克达什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咸丰三年，卒。

德木吹车林多尔济子。咸丰三年，袭。

车林端多布德木吹从弟。同治十年，袭。

十一次袭

特固斯瓦齐尔车林端多布子。光绪九年，袭。

十二次袭

那木囊苏伦特固斯瓦齐尔子。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诺尔布扎布乾隆十七年，赐公品级。二十年，封固山贝子。后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兼赛因诺颜。见亲王表。

一次袭

车登扎布诺尔布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镇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兼赛因诺颜。见亲王表。

二次袭

额璘沁多尔济车登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镇国公。五十八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

三次袭

朋楚克达什额璘沁多尔济弟。乾隆五十八年，袭镇国公。嘉庆七年，改袭扎萨克和硕亲王。

札纳扎布朋楚克达什长子。嘉庆八年，袭。道光二十九年，卒。

五次袭

车林端多布札纳扎布子。道光二十九年，袭。

特固斯瓦齐尔车林端多布子。同治十一年，袭。

邦当那木济勒特固斯瓦齐尔子。光绪十年，袭。

那木囊苏伦邦当那木济勒弟。光绪十二年，袭。

额琳沁萨什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公品级一等台吉。

三丕勒多尔济亲王德沁扎布第三子。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二年，赐公品级。四十九年，卒。

一次袭

达玛璘三丕勒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年，袭公品级一等台吉。五十七年，卒。

二次袭

敏珠尔达玛璘之弟。乾隆五十七年，袭公品级一等台吉。嘉庆十九年，卒。子滚布敏珠尔，袭一等台吉，销去公品级。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策棱亲王善巴再从弟。康熙三十一年，授三等轻车都尉。四十五年，赐贝子品级。六十年，授扎萨克。雍正元年，特封郡王。九年，晋封和硕亲王，授喀尔喀大扎萨克。十年，赐号超勇。乾隆十五年，薨。谥襄，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

一次袭

成衮扎布策棱长子。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四年，封世子。十五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三十六年，卒。

二次袭

拉旺多尔济成衮扎布第七子。乾隆二十九年，封世子。三十六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十一年，卒。

三次袭

巴彦济尔噶勒拉旺多尔济嗣子。嘉庆二十一年，袭。

车登巴咱尔巴彦济尔噶勒子。嘉庆二十一年，袭。咸丰二年，卒。

五次袭

达尔玛车登巴咱尔子。咸丰二年，袭。

那彦图达尔玛子。同治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固山贝子。

恭格喇布坦超勇襄亲王策棱弟。雍正元年，封多罗贝勒。寻卒。

一次袭

佛保恭格喇布坦第四子。雍正元年，降袭固山贝子。十年，陷准噶尔。后自伊犁归，别封辅国公。见辅国公表。

二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恭格喇布坦长子。雍正十年，袭固山贝子。乾隆二十年，晋多罗贝勒。二十七年，卒。

三次袭

敦多布多尔济沙克都尔扎布次子。乾隆二十七年，降袭固山贝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六十年，卒。

巴勒珠巴逊多布敦多布多尔济长子。嘉庆元年，袭。二十三年，卒。

五次袭

呢买凝保巴勒珠巴逊多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道光元年，更名巴勒多尔济。道光二十九年，卒。

津巴里克什特巴勒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九年，袭。

通噶拉克瓦齐尔津巴里克什特子。同治三年，袭。

旺楚克察克达尔通噶拉克瓦齐尔子。光绪元年，袭。

札木萨林扎布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额尔克沙喇亲王成衮扎布长子。乾隆二十二年，封辅国公。二十三年，赐贝子品级。三十一年，

卒。贝子品级停袭。

一次袭

伊什扎木楚额尔克沙喇弟。乾隆三十一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二次袭

达什多尔济伊什扎木楚侄孙。乾隆五十六年，袭辅国公。嘉庆元年，卒。

三次袭

呢玛达什多尔济长子。嘉庆二年，袭。

布呢达哩呢玛长子。道光十一年，袭。二十四年，卒。

五次袭

密济特多尔济布呢达哩子。道光二十四年，袭。

额克里色莽奈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佛保初袭其父贝勒恭格喇布坦爵。见贝勒表。乾隆二十二年，自伊犁归，赐公品级。二十八年，封辅国公。三十六年，卒。

一次袭

三丕勒敦多克佛保长子。乾隆三十六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格哩克敦多布三丕勒敦多克嗣子。嘉庆七年，袭。二十三年，卒。

三次袭

桑都克多尔济格哩克敦多布子。嘉庆二十三年，袭。道光三十年，病免。

济克济特瓦齐尔桑都克多尔济子。道光三十年，袭。

五次袭

车凌多尔济济克济特瓦齐尔子。光绪四年，袭。

洛布桑吹木伯勒光绪十九年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公品级一等台吉。

额璘沁多尔济超勇襄亲王策棱第五子。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追封公品级。

一次袭

纳敦多尔济额璘沁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公品级一等台吉。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车登布扎布超勇襄亲王策棱次子。雍正十年，封辅国公。乾隆十六年，授扎萨克。十九年，赐

贝子品级。二十年，封多罗贝勒。二十一年，晋多罗郡王。二十三年，诏继其父超勇号，赐亲王品级。四十五年，以冒请展界，削亲王品级。四十六年，诏世袭郡王罔替。四十七年，卒。

一次袭

三丕勒多尔济车登布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

二次袭

达玛琳扎布三丕勒多尔济长子。嘉庆十二年，袭。二十年，卒。

三次袭

楚克苏木扎布达玛琳扎布子。嘉庆二十年，袭。道光十一年，卒。

车凌棍布楚克苏木扎布弟。道光十一年，袭。十七年，卒。

五次袭

达尔玛巴札尔车凌棍布子。道光十七年，袭。咸丰四年，卒。

桑噶希哩达尔玛巴札尔弟。咸丰四年，袭。

车凌多尔济桑噶希哩子。光绪九年，袭。十八年，卒。

库鲁固木扎布车凌多尔济子。光绪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衮布亲王善巴叔祖。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卒。

一次袭

额璘沁衮布长子。康熙四十七年，降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九年，晋多罗郡王。寻卒。

二次袭

吹扎木三额璘沁长子。康熙五十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元年，卒。

三次袭

纳木扎勒齐素呢吹扎木三长子。雍正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乾隆二十五年，卒。

齐墨特多尔济纳木扎勒齐素呢第三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五次袭

德埒克朋楚克齐墨特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二十二年，卒。

贡楚克札布德埒克朋楚克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二十五年，卒。

晋丕勒多尔济贡楚克札布子。道光二十五年，袭。同治五年，赏郡王衔，世袭罔替。光绪二十年，卒。

车登索诺木晋丕勒多尔济子。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托多诺尔德尼亲王善巴再从弟。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镇国公。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乌巴达托多诺尔德尼兄。康熙三十二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九年，卒。

二次袭

巴穆乌巴达长子。康熙五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五十一年，卒。

三次袭

策旺诺尔布托多诺尔德尼嗣子。康熙五十一年，袭扎萨克镇国公。雍正二年，晋固山贝子。十年，以老罢。

车木楚克扎布策旺诺尔布长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乾隆三年，晋固山贝子。十九年，赐贝勒品级。二十一年，封多罗贝勒。寻晋多罗郡王。四十三年，卒。

五次袭

贡楚克扎布车木楚克扎布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以病罢。

德木楚克扎布贡楚克扎布之弟。乾隆五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道光十一年，卒。

图克济札布德木楚克扎布子。道光十一年，袭。二十九年，卒。

推音固尔札布图克济札布子。道光二十九年，袭。

格勒克札木楚推音固尔札布从父。咸丰七年，袭。

吹苏隆札布格勒克札木楚子。光绪四年，袭。三十二年，卒。

十一次袭

扎密多尔济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素泰伊勒登亲王善巴族弟。康熙三十年，封扎萨克镇国公。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洪果尔素泰伊勒登长子。康熙四十二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五年，卒。

二次袭

阿努哩洪果尔长子。康熙四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年，封辅国公。雍正九年，晋固山贝子。乾隆二年，卒。

三次袭

多尔济旺楚克阿努哩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五年，卒。

罗卜藏车璘多尔济旺楚克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年，击伊犁叛贼，死之。诏晋贝勒爵。

五次袭

德木楚克扎布罗卜藏车璘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衮布车璘德木楚克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嘉庆二十一年，病免。

绷楚克多尔济衮布车璘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十五年，卒。

那木济勒端多尔济绷楚克多尔济子。道光十五年，袭。二十五年，卒。

希哩巴札尔札布那木济勒端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额林沁忠奈希哩巴札尔札布子。光绪三年，袭。

十一次袭

栋多布章沁光绪十三年二月，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旺舒克亲王善巴从子。康熙三十一年，封扎萨克辅国公。雍正元年，卒。

一次袭

扎木禅旺舒克长子。雍正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十年，卒。

二次袭

巴图蒙克扎木禅长子。乾隆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一年，卒。

三次袭

丹巴旌准巴图蒙克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罗卜藏多尔济丹巴旌准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二年，卒。

五次袭

齐旺札布罗卜藏多尔济长子。嘉庆三年，袭。十二年，卒。

札木萨兰扎布齐旺札布从子。嘉庆十二年，袭。咸丰八年，卒。

喇布坦多尔济札木萨兰扎布子。咸丰八年，袭。

索诺木达什喇布坦多尔济子。光绪七年，袭。二十一年闰五月，病免。

布尔布扎布索诺木达什子。光绪二十三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玉什亲王善巴再从弟。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封辅国公。三十九年，卒。

一次袭

旺扎勒阿玉什孙。康熙三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十二年，卒。

二次袭

三都克车木伯勒旺扎勒长子。乾隆十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五年，以病罢。

三次袭

车登扎布三都克车木伯勒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九年，卒。

三都克车木伯勒乾隆二十九年，仍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五年，卒。

五次袭

噶尔玛车登扎布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八年，卒。

根丕勒敦多布噶尔玛长子。嘉庆九年，袭。二十年，卒。

达什德勒克根丕勒敦多布弟。嘉庆二十年，袭。道光八年，病削。

班丹扎布达什德勒克子。道光八年，袭。二十七年，卒。

济克济特多尔济班丹扎布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玛哈萨木丹宣统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凌达什亲王善巴次子。康熙四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寻封辅国公。雍正二年，卒。

一次袭

敦多布额璘沁车凌达什长子。雍正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八年，卒。

二次袭

色纳依敦多布额璘沁长子。雍正八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十四年，卒。

三次袭

贡格车凌达什次子。乾隆八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十四年，卒。

三都克扎布车凌达什第三子。乾隆十四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四年，仍袭辅国公原爵。

二十六年，卒。

五次袭

敏珠尔多尔济三都克扎布长子。乾隆二十六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三年，以病免。

车敦扎布敏珠尔多尔济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卒。

达哩克多尔济车敦扎布长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三年，以病免。

达什喇布坦达哩克多尔济子。道光三年，袭。十五年，卒。

珠尔莫特旺济勒达什喇布坦子。道光十五年，袭。咸丰五年，卒。

达尔玛巴咱尔珠尔莫特旺济勒子。咸丰五年，袭。

十一次袭

德哩克多尔济达尔玛巴咱尔子。光绪十年，袭。

十二次袭

达钦拉布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袭。宣统二年，卒。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诺尔布扎布镇国公巴穆长子。康熙五十一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封辅国公。五年，卒。

一次袭

达木巴多尔济诺尔布扎布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九年，卒。

二次袭

贡楚克达木巴多尔济长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一年，卒。

三次袭

索诺木巴勒珠尔多尔济贡楚克长子。乾隆五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四年，病免。

固噜色特索诺木巴勒珠尔多尔济子。道光四年，袭。

五次袭

额尔奇木济尔噶朗固噜色特子。咸丰六年，袭。光绪二年，赐贝子衔世袭罔替。

乌勒哲依特莫尔额尔奇木济尔噶朗子。光绪十二年，袭。十九年七月，病免。

都噶尔扎布乌勒哲依特莫尔子。光绪二十年三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公品级。

齐旺多尔济亲王德沁扎布次子。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十九年，赐公品级。二十年，晋贝子品级。二十四年，授扎萨克。三十八年，以罪削。

一次袭

三都布多尔济齐旺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二年，卒。

二次袭

旺沁扎布三都布多尔济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七年，卒。

三次袭

倭多布多尔济旺沁扎布子。嘉庆十七年，袭。道光二十三年，卒。

达木定扎布倭多布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五次袭

萨莽达巴达尔达木定扎布子。咸丰十年，袭。

乌尔津扎布萨莽达巴达尔子。同治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哩雅亲王善巴族子。康熙三十一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四年，卒。

一次袭

格木丕勒阿哩雅长子。康熙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年，封辅国公。乾隆二年，晋镇国公。十四年，卒。

二次袭

贡格敦丹格木丕勒长子。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三十五年，卒。

三次袭

当苏咙贡格敦丹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七年，卒。

齐旺达什当苏咙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嘉庆十八年，卒。

五次袭

巴勒沁齐旺达什子。嘉庆十八年，袭。道光五年，卒。

车登扎布巴勒沁从子。道光五年，袭。

冈昭尔扎布车登扎布子。同治六年，袭。宣统二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多尔济镇国公贡格敦丹同族。乾隆二十一年，封辅国公。二十七年，卒。

一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七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九年，卒。

二次袭

多布沁沙克都尔扎布次子。嘉庆二年，袭。道光五年，卒。

三次袭

扎冲多布沁兄。道光五年，袭。咸丰三年，卒。

车登扎布扎冲子。咸丰三年，袭。

五次袭

玛克苏尔扎布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图巴镇国公托多额尔德尼从子。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六年，卒。

一次袭

实第图巴长子。康熙三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八年，卒。

二次袭

齐旺实第长子。康熙五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年，封辅国公。乾隆二十二年，以病罢。

三次袭

达什齐旺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一年，晋镇国公。四十五年，卒。

喇嘛扎布达什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病免。

五次袭

车布登多尔济喇嘛扎布长子。嘉庆七年，袭。十七年，病免。

达拉扎布车布登多尔济弟。嘉庆十七年，袭。道光十一年，卒。

拉旺多尔济达拉扎布子。道光十一年，袭。

达什多尔济拉旺多尔济子。同治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丹津额尔德尼亲王善巴丹从弟。康熙三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一年，卒。

一次袭

锡喇扎布丹津额尔德尼长子。康熙五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六年，卒。

二次袭

满珠习礼锡喇扎布长子。雍正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九年，卒。

三次袭

吹木丕勒锡喇扎布长子。雍正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年，卒。

敦多布纳木扎勒吹木丕勒长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齐巴克吹木丕勒次子。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年，卒。

索诺木衮布多尔济齐巴克长子。乾隆四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

罗布桑达什索诺木衮布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十一年，病免。

达玛林扎布罗布桑达什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十三年，卒。

阿巴尔米特达玛林扎布从子。道光十三年，袭。

巴拉丹阿巴尔米特子。光绪十一年，袭。宣统二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萨木济特扎萨克台吉阿哩雅叔祖。康熙三十一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一年，卒。

一次袭

根敦萨木济特长子。康熙五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十三年，以病罢。

二次袭

布达扎布根敦长子。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三年，卒。

三次袭

车登扎布布达扎布长子。乾隆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七年，以病罢。

多尔济扎布车登扎布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道光二十六年，卒。

五次袭

罗布桑车林多尔济扎布子。道光二十六年，袭。咸丰二年，卒。

乌哲依巴达尔呼凌霍罗布桑车林子。咸丰二年，袭。

孟柯瓦齐尔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伊达木亲王善巴丹从弟。康熙三十五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卒。

一次袭

达尔济雅伊达木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六年，卒。

二次袭

齐旺扎布达尔济雅长子。雍正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二年，卒。

三次袭

额璘沁齐旺扎布长子。雍正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九年，卒。

巴勒桑敏珠尔额璘沁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卒。

五次袭

巴扎尔巴勒桑敏珠尔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咸丰元年，卒。

托克米特巴扎尔子。咸丰元年，袭。

扎布沁扎木楚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衮布车凌扎萨克台吉伊达木从子。乾隆元年，封辅国公。九年，卒。

一次袭

丹忠衮布车凌长子。乾隆九年，封辅国公。二十年，卒。

二次袭

达什朋楚克丹忠长子。乾隆二十年，袭辅国公。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卒。

三次袭

齐旺达什达什朋楚克子。嘉庆七年，袭。十九年，卒。

德勒克达什齐旺达什子。嘉庆十九年，袭。

五次袭

索诺木多尔济德勒克达什子。同治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纳木扎勒扎萨克台吉伊达木从弟。康熙三十五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五年，卒。

一次袭

巴朗纳木扎勒长子。康熙五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三年，以病罢。

二次袭

阿喇布坦巴朗长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四年，卒。

三次袭

敦多布阿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一年，以病罢。

旺济勒三丕勒敦多布长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道光二年，卒。

五次袭

格济巴勒旺济勒三丕勒子。道光二年，袭。

扎木萨林扎布格济巴勒子。同治元年，袭。

车林棍布扎木萨林扎布子。同治四年，袭。

罗布桑海都布光绪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沙噜伊勒都齐亲王善巴再从弟。康熙三十五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二年，以病罢。

一次袭

延达博第沙噜伊勒都齐长子。雍正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年，卒。

二次袭

罗卜藏敦多布延达博第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二年，以废疾罢。

三次袭

衮布多尔济罗卜藏敦多布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卒。

萨木丕勒多尔济衮布多尔济长子。嘉庆七年，袭。道光二十四年，卒。

五次袭

巴达尔萨木丕勒多尔济从孙。道光二十四年，袭。

棍楚克吹末勒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素达尼亲王善巴从弟。康熙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九年，卒。

一次袭

萨喇旺扎勒素达尼长子。康熙三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元年，卒。

二次袭

车布登萨喇旺扎勒长子。雍正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以罪削。

三次袭

赍充扎布车布登长子。雍正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四年，卒。

纳旺车凌车布登次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以病罢。

五次袭

贡格拉什纳旺车凌第四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六年，卒。

贡楚克扎布贡格拉什长子。嘉庆六年，袭。道光十九年，卒。
占巴拉贡楚克扎布子。道光十九年，袭。二十七年，卒。
车登丕勒济雅占巴拉从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蕴端多尔济车登丕勒济雅子。光绪九年，袭。
车林多尔济蕴端多尔济弟。光绪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公品级三等台吉。
噶瓦扎萨克台吉赍充扎布同族。初授三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赐公品级。三十四年，卒。
一次袭
桑济噶瓦长子。乾隆三十四年，袭公品级三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旺丕勒桑济子，嘉庆二十二年，袭。
三次袭
车凌桑鲁布旺丕勒子。道光三年，袭。
雅多布桑保车凌桑鲁布子。同治三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济纳弥达亲王善巴再从弟。康熙四十八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二年，卒。
一次袭
特克什济纳弥达长子。雍正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五年，卒。
二次袭
乌巴什特克什长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
三次袭
布达齐素咙乌巴什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年，卒。
衮布多尔济布达齐素咙弟。嘉庆十年，袭。道光二十五年，卒。
五次袭
噶勒桑多尔济衮布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五年，袭。咸丰元年，卒。
章楚布多尔济噶勒桑多尔济兄。咸丰元年，袭。二年，卒。
额林多尔济章楚布多尔济子。咸丰二年，袭。
达扬扎勒保光绪二十三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多尔济亲王善巴从弟。康熙五十一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雍正三年，以病罢。
一次袭

呢玛多尔济长子。雍正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卒。

二次袭

阿保呢玛长子。雍正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八年，卒。

三次袭

车璘巴勒多尔济次子。乾隆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五年，卒。

成衮扎布车璘巴勒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卒。

五次袭

德木楚克成衮扎布长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五年，卒。

车登达什德木楚克弟。嘉庆六年，袭。二十五年，卒。

桑津扎布车登达什弟。道光十一年，袭。

车林桑津扎布子。道光十一年，袭。十二年，卒。

布彦济尔噶勒车林之弟。道光十二年，袭。

齐默特巴勒津光绪二十年三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额墨根郡王衮布曾孙。乾隆三年，授一等台吉，领扎萨克。二十二年，卒。

一次袭

达什额墨根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三年，赐公品级。二十五年，卒。

二次袭

班第达什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三次袭

达玛璘班第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十四年，卒。

哈思巴咱尔达玛璘子。嘉庆二十四年，袭。道光十九年，卒。

五次袭

布木达尔哈思巴咱尔子。道光十九年，袭。

齐默特多尔济布木达尔子。同治四年，袭。

扎木萨林扎布齐默特多尔济弟。同治六年，袭。

巴尔瓦喇克察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厄鲁特扎萨克固山贝子。

阿喇布坦准噶尔台吉额尔墨特达尔汉诺颜之九世孙。康熙四十一年，来降，封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车凌旺布阿喇布坦长子。康熙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雍正六年，卒。

二次袭

色布腾旺布阿喇布坦次子。雍正元年，封多罗贝勒。四年，授扎萨克。七年，袭多罗郡王。并两扎萨克为一。乾隆十三年，卒。

三次袭

朋素克色布腾旺布嗣子。乾隆十三年，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六年，诏隶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四十三年，以罪削扎萨克，留贝子爵。

纳木扎勒朋素克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

五次袭

车凌多尔济纳木扎勒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六年，卒。

朋素克车凌多尔济之祖。乾隆五十六年，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嘉庆三年，卒。

多尔济巴勒朋素克孙。嘉庆四年，袭。二十二年，卒。

察克都尔扎勒多尔济巴勒从弟。嘉庆二十二年，袭。

达克丹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勒子。光绪五年，袭。三十年，卒。

桑都克多尔济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厄鲁特扎萨克固山贝子。

丹济拉准噶尔台吉额尔墨特达尔汉诺颜之九世孙。康熙三十六年，来降，授内大臣。四十四年，封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卒。

一次袭

多尔济色布腾丹济拉长子。康熙四十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雍正元年，晋固山贝子。八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二年，卒。

二次袭

三都布多尔济色布腾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十五年，卒。

三次袭

贡楚克邦三都布嗣子。乾隆二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诏隶喀尔喀赛因诺颜部。四十六年，诏世袭罔替。

济克墨特贡桑贡楚克邦长子。嘉庆九年，袭。

五次袭

车伯克扎勒济克墨特贡桑子。嘉庆十三年，袭。十九年，卒。

扎木彦多尔济车伯克扎勒兄。嘉庆十九年，袭。二十三年，卒。

贡格多尔济扎木彦多尔济从弟。嘉庆二十三年，袭。

车都布多尔济贡格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二年，袭。

齐莫特德哩克车都布多尔济从子。光绪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二一一　表第五一

藩部世表三

阿拉善厄鲁特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和囉哩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康熙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六年，卒。

一次袭

阿宝和囉哩第三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雍正元年，晋多罗郡王。七年，以罪降贝勒。九年，复郡王爵。乾隆四年，卒。

二次袭

罗卜藏多尔济阿宝次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二年，晋多罗郡王。三十年，晋和硕亲王。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四十八年，卒。

三次袭

旺沁班巴尔罗卜藏多尔济长子。初授公品级一等台吉。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四十九年，赐其弟玛哈巴拉公品级。嘉庆九年，卒。

玛哈巴拉旺沁班巴尔弟。嘉庆九年，袭。道光十二年，卒。

五次袭

囊都布苏隆玛哈巴拉子。道光十二年，袭。二十四年，卒。

贡桑珠尔默特囊都布苏隆子。道光二十四年，袭。

多罗特色楞贡桑珠尔默特子。光绪二年，袭。

塔旺布鲁克札勒多罗特色楞子。宣统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衮布郡王阿宝长子。雍正九年，封辅国公。十年，晋固山贝子。乾隆二年，卒。

一次袭

拉尔济旺舒克郡王阿宝第三子。乾隆二年，袭固山贝子。六年，卒。

二次袭

索诺木多尔济拉尔济旺舒克再从弟。乾隆六年，降袭镇国公。三十年，卒。

三次袭

乌尔图纳逊索诺木多尔济长子。乾隆三十年，袭镇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元年，卒。

莽噶拉乌尔图纳逊子。嘉庆二年，袭。十九年，卒。

五次袭

德勒格尔布彦莽噶拉子。嘉庆十九年，袭。

沙都尔扎布德勒格尔布彦子。咸丰五年，袭。光绪二十九年五月，病免。

普勒忠呢什尔光绪三十年正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玉木楚木贝勒和囉哩次子。康熙三十七年，封辅国公。五十二年，卒。

一次袭

罗卜藏达尔济玉木楚木次子。康熙五十三年，袭辅国公。寻晋镇国公。五十九年，卒。

二次袭

沙毕多尔济玉木楚木长子。康熙六十年，袭镇国公。雍正元年，晋固山贝子。乾隆二年，卒。

三次袭

衮楚克沙毕多尔济从弟。乾隆二年，袭辅国公。二十四年，晋镇国公。三十二年，卒。

多尔济色布腾衮楚克次子。乾隆三十二年，袭镇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道光三年，卒。

五次袭

普尔布多尔济色布腾子。道光三年，袭。

萨达布多尔济普尔布子。咸丰二年，袭。

阿育尔扎那萨达布多尔济弟。同治四年，袭。光绪二十年正月，加贝子衔。

勒旺诺尔布光绪二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察罕丹津和硕特族，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裔，青海顾实汗之曾孙。康熙四十年，封多罗贝勒。五十七年，晋多罗郡王。雍正元年，晋和硕亲王。三年，授扎萨克。十三年，卒。

一次袭

旺舒克察罕丹津之孙。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乾隆十四年，卒。

二次袭

旺丹多尔济帕拉木旺舒克子。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三十六年，卒。

三次袭

纳罕达尔济旺舒克从子。初袭其父台吉旺舒克喇布坦所遗扎萨克。见扎萨克台吉表。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卒。

达什忠鼐纳罕达尔济子。嘉庆十二年，袭。道光十三年，卒。

五次袭

达锡旺扎勒达什忠鼐子。道光十三年，袭。三十年，卒。

春津达锡旺扎勒子。道光三十年，袭。

巴勒珠尔喇布坦春津族侄。光绪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策旺喇布坦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叔。康熙四十二年，封多罗郡王。四十四年，卒。

一次袭

额尔克巴勒珠尔策旺喇布坦次子。康熙四十四年，袭多罗郡王。四十五年，自戕死。

二次袭

朋素克旺扎勒额尔克巴勒珠尔长子。康熙四十六年，降袭多罗贝勒。雍正三年，授扎萨克。四年，晋多罗郡王。十三年，卒。

三次袭

衮楚克达什朋素克旺扎勒长子。雍正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四十二年，以病罢。

索诺木多尔济衮楚克达什次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启世袭罔替。五十六年，赐亲王品级。

五次袭

车林端多布索诺木多尔济子。嘉庆十三年，袭。咸丰四年，卒。

乌尔津扎布车林端多布子。咸丰四年，袭。

阿育尔什迪乌尔津扎布子。同治四年，袭。

鞥克济尔噶勒阿育尔什迪族兄。光绪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布腾扎勒准噶尔族，台吉额特鲁特达尔汉诺颜之九世孙。康熙四十二年，封多罗贝勒。雍正二年，晋多罗郡王。三年，授扎萨克。九年，卒。

一次袭

车凌喇布坦色布腾扎勒长子。雍正九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十三年，卒。

二次袭

索诺木多尔济车凌喇布坦长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三年，卒。

三次袭

色布腾多尔济索诺木多尔济从弟。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年，卒。

车木伯勒色布腾多尔济从祖。乾隆三十年，降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九年，卒。

五次袭

吹忠扎布车木伯勒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

德哩巴勒珠尔吹忠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道光十八年，卒。

那木扎勒丹巴德哩巴勒珠尔子。道光十八年，袭。咸丰五年，病免。

拉旺多布济那木扎勒丹巴子。咸丰五年，袭。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加郡王衔。十一月，卒。

林沁旺扎勒光绪二十三年六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衮布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叔父。康熙四十三年，封多罗贝勒。四十四年，卒。

一次袭

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衮布长子。康熙四十四年，袭多罗贝勒。雍正元年，晋多罗郡王。三年，授扎萨克。十四年，卒。

二次袭

索诺木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第三子。雍正九年，封贝子。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三十六年，卒。

三次袭

衮楚克敦多布纳木扎勒索诺木丹津孙。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年，卒。

刚噶尔衮楚克敦多布纳木扎勒长子。乾隆四十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五次袭

伊什达尔济刚噶尔叔父。嘉庆三年，袭。十年，卒。

沙克都尔兼伊什达尔济族弟。嘉庆十一年，袭。道光三年，病免。

棍楚克济莫特沙克都尔兼子。道光三年，袭。

济克莫特那木济勒多尔济棍楚克济莫特子。咸丰六年，袭。

棍布喇布坦济克莫特那木济勒多尔济子。光绪五年，袭。二十八年，卒。

栋阔林沁棍布喇布坦子。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达颜和硕特族，郡王策旺喇布坦从子。康熙五十五年，封多罗贝勒。五十七年，卒。

一次袭

旺舒克喇布坦达颜子。康熙五十八年，袭多罗贝勒。六十一年，卒。

二次袭

达什车凌达颜从子。康熙六十一年，降袭固山贝子。雍正二年，晋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三年，授扎萨克。乾隆二十二年，卒。

三次袭

丹巴车凌达什车凌长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九年，卒。

济克默特伊什丹巴车凌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病免。

五次袭

扎木巴勒多尔济济克默特伊什长子。嘉庆十三年，袭。道光四年，卒。

那木喀旺扎勒扎木巴勒多尔济子。道光四年，袭。十四年，卒。

车棱诺尔布那木喀旺扎勒子。道光十四年，袭。十九年，卒。

罗布桑占巴车棱诺尔布叔。道光十九年，袭。咸丰五年，卒。

冈占绰克都布罗布桑占巴子。咸丰五年，袭。光绪十五年，卒。

车林端多布光绪十五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纳木扎勒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弟。康熙三十七年，封多罗贝勒。四十九年，卒。

一次袭

罗卜藏察罕纳木扎勒次子。康熙五十年，袭多罗贝勒。雍正二年，以罪削。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六年，晋辅国公。乾隆七年，卒。

二次袭

多尔济色布腾罗卜藏察罕长子。乾隆七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六年，卒。

三次袭

恭桑车凌多尔济色布腾长子。乾隆二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卒。

旺舒克恭桑车凌嗣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

五次袭

达尔玛什哩旺舒克子。道光九年，袭。咸丰五年，卒。

永隆达尔玛什哩叔。咸丰五年，袭。

丹津绰克都市永隆子。同治十二年，袭。

沙克都尔扎布丹津绰克都市子。光绪五年，袭。

伯绷楚克沙克都尔扎布子。光绪九年，袭。

察木多尔济勒噶朗光绪二十八年，袭。宣统二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车凌敦多布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弟。雍正元年，封多罗贝勒。二年，以罪降。

一次袭

丹巴车凌敦多布再从叔父。雍正三年，袭固山贝子，授扎萨克。乾隆十七年，卒。

二次袭

沙克都尔扎布丹巴长子。乾隆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四十八年，卒。

三次袭

车尔登多尔济沙克都尔扎布次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五十三年，更名车尔登多尔济。嘉庆二十年，病免。

喇特纳锡第车尔登多尔济子。嘉庆二十年，袭。道光二十三年，卒。

五次袭

伊达木林沁喇特纳锡第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吹木丕勒诺尔布伊达木林沁长子。光绪十年，袭。二十二年三月，加贝勒衔。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索诺木达什和硕特族，镇国公噶勒丹达什从祖。康熙五十年，封辅国公。五十一年，卒。

一次袭

诺尔布朋素克索诺木达什次子。康熙五十二年，袭辅国公。雍正三年，授扎萨克。四年，卒。

二次袭

达什巴勒珠尔诺尔布朋素克嗣子。雍正五年，授扎萨克辅国公。七年，卒。

三次袭

车凌达什巴勒珠尔再从叔父。雍正八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九年，卒。

达什扎布车凌第三子。乾隆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一年，卒。

五次袭

根敦端多布达什扎布长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元年，卒。

伊什达尔济根敦端多布长子。嘉庆元年，袭。道光八年，卒。

珠尔默特图布伊什达尔济子。道光八年，袭。十八年，卒。

吹达尔珠尔默特图布子。道光八年，袭。

棍楚克拉逊多布吹达尔子。同治十二年，袭。光绪三十三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固山贝子。

罗卜藏色布腾贝子莽鼐长子。初袭父扎萨克。见扎萨克表。乾隆三十一年，以罪削，改授闲散贝子爵。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六年，赐贝勒品级。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罗卜藏达尔扎和硕特族，贝勒纳木扎勒从弟。康熙五十年，封固山贝子。六十一年，卒。

一次袭

济克济扎布罗卜藏达尔扎长子。康熙六十一年，降袭辅国公。雍正二年，以罪削。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年，卒。

二次袭

车凌多尔济济克济扎布长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八年，卒。

三次袭

达克巴纳木扎勒车凌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卒。

诺尔布璘沁达克巴纳木扎勒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九年，卒。

五次袭

济克莫特诺尔布璘沁长子。嘉庆九年，袭。二十五年，卒。

索诺木旺济勒济克莫特叔祖。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九年，病免。

喇木棍策勒谦索诺木旺济勒子。道光九年，袭。十三年，卒。

喇木贡策喇克扎勒喇木棍策勒谦弟。道光十三年，袭。

乌勒哲依巴图喇木贡策喇克扎勒子。咸丰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噶勒丹达什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弟。康熙五十年，封辅国公。雍正元年，晋镇国公。三年，授扎萨克。乾隆四年，卒。

一次袭

丹津纳木扎勒噶勒丹达什次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十三年，卒。

二次袭

索诺木巴勒济噶勒丹达什第三子。乾隆十三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寻卒。

三次袭

索诺木多尔济索诺木巴勒济从子。乾隆十三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卒。

喇特纳锡第索诺木多尔济之弟。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三年，卒。

五次袭

察哈巴克喇特纳锡第子。道光三年，袭。

罗布桑端多布察哈巴克子。同治七年，袭。

耀布塔尔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阿喇布坦准噶尔族，郡王色布腾扎勒从子。康熙五十五年，封公品级一等台吉，授扎萨克。雍正三年，晋辅国公。乾隆四年，卒。

一次袭

纳木扎勒车凌阿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十五年，晋固山贝子。三十五年，卒。

二次袭

齐默特丹巴纳木扎勒车凌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卒。

三次袭

拉特纳西第齐默特丹巴子。嘉庆十三年，袭。

索诺木丕勒斋拉特纳西第子。道光十八年，袭。

五次袭

棍楚克旺丹忠索诺木丕勒斋子。同治十一年，袭。光绪二十年正月，加贝勒衔。

讷木希哩光绪二十一年，袭。二十二年，阵亡。

德济特巴勒珠光绪二十二年，袭。二十五年二月，卒。

多普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袭。二十九年，卒。

达什那木济勒光绪二十九年八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索诺木达什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弟。雍正元年，封固山贝子。三年，授扎萨克。乾隆十四年，卒。

一次袭

噶勒丹旺扎勒索诺木达什次子。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五年，卒。

二次袭

莽鼐索诺木达什第三子。乾隆十五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八年，卒。

三次袭

罗卜藏色布腾莽鼐长子。乾隆十八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一年，以罪削扎萨克。

巴勒济特莽鼐第四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授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十九年，卒。

五次袭

拉扎布巴勒济特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六年，卒。

罗卜藏色布腾巴勒济特长兄。乾隆五十六年，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赐贝勒品级，兼袭贝子。嘉庆三年，卒。

旺沁丹津罗卜藏色布腾长子。嘉庆三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十五年，卒。

格勒克那木扎勒旺沁丹津长子。嘉庆十六年，袭。咸丰三年，卒。

棍布车布坦格勒克那木扎勒子。咸丰三年，袭。

那木当吹布尔光绪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凌和硕特族，镇国公噶勒丹达什从叔父。康熙五十年，封辅国公。雍正三年，授扎萨克。六年，卒。

一次袭

色布腾达什车凌长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乾隆四年，卒。

二次袭

衮楚克扎布车凌次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十八年，卒。

三次袭

吹忠扎布衮楚克扎布长子。乾隆十八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元年，病免。

格楞喇布斋吹忠扎布长子。嘉庆元年，袭。道光九年，卒。

五次袭

达玛琳扎布格楞喇布斋子。道光九年，袭。三十年，卒。

多尔济色布登达玛琳扎布子。道光三十年，袭。

济克什扎布多尔济色布登子。光绪七年，袭。二十九年十月，卒。

索诺木达布光绪三十年正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贡格辉特族，台吉纳木占之四世孙。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九年，晋辅国公。乾隆二十年，卒。

一次袭

纳罕塔尔巴贡格长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五年，卒。

二次袭

旺扎勒敦多布纳罕塔尔巴长子。乾隆三十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是年，卒。

三次袭

达玛璘旺扎勒敦多布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五十六年，赐贝子品级。嘉庆二年，卒。

灵沁旺苏克达玛璘长子。嘉庆二年，袭。道光二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沙木灵沁旺苏克子。道光二年，袭。

车林端多布多尔济沙木弟。同治十二年，袭。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卒。

班玛旺扎勒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阿喇布坦扎木素和硕特族，亲王察罕丹津从子。康熙五十九年，封辅国公。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乾隆五年，卒。

一次袭

达什纳木扎勒阿喇布坦扎木素从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辅国公。三十年，卒。

二次袭

礼塔尔达什纳木扎勒嗣子。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年，为郭罗克番贼所戕。

三次袭

隆贲达什纳木扎勒子。乾隆四十一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三年，病免。

旺济勒多尔济隆贲子。嘉庆十三年，袭。道光二十三年，卒。

五次袭

达什端多布旺济勒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棍布旺济勒达什端多布子。光绪五年，袭。

巴勒珠尔喇布坦棍布旺济勒子。光绪十一年，袭。

车楞塔什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达玛璘色布腾和硕特族，贝勒纳木扎勒从子。雍正三年，授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四年，卒。

一次袭

博贝达玛璘色布腾弟。乾隆十五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年，卒。

二次袭

旺扎勒博贝从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年，卒。

三次袭

根敦扎布旺扎勒长子。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卒。

固木扎布根敦扎布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咸丰四年，卒。

五次袭

察哈巴克固木扎布子。咸丰四年，袭。

索诺端多布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阿喇布坦和硕特族，贝勒纳木扎勒弟。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四年，卒。

一次袭

衮布喇布坦阿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一年，卒。

二次袭

班第衮布喇布坦长子。乾隆四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四年，病免。

三次袭

索诺穆敏珠尔班第子。嘉庆十四年，袭。道光十年，卒。

端多布旺济勒索诺穆敏珠尔子。道光十年，袭。

五次袭

齐莫特林增端多布旺济勒子。光绪元年，袭。宣统二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哈尔噶斯和硕特族，顾实汗弟色稜哈坦巴图尔之四世孙。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九年，卒。

一次袭

恭格车凌哈尔噶斯长子。乾隆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一年，以罪削。

二次袭

吹忠扎布哈尔噶斯次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九年，卒。

三次袭

楞衮多尔济吹忠扎布长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三年，卒。

恩克巴雅尔楞衮多尔济长子。嘉庆十三年，袭。道光九年，病免。

五次袭

济克莫特旺楚克恩克巴雅尔子。道光九年，袭。二十七年，卒。

通昌嘎尔布济克莫特旺楚克弟。道光二十七年，袭。

布穆达什通昌嘎尔布子。咸丰十年，袭。

旺丹多尔济光绪二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扎布和硕特族，亲王察罕津丹从叔。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年，卒。

一次袭

达奇扎布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二年，卒。

二次袭

桑济达什达奇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卒。

三次袭

车凌多尔济桑济达什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年，以疏纵逃犯削。

扎苏咙车凌多尔济弟。嘉庆二年，袭。十二年，卒。

五次袭

端多布扎苏咙次子。嘉庆十三年，袭。道光二十五年，卒。

车布登端多布端多布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察罕喇布坦和硕特族，亲王旺舒克兄。雍正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年，卒。

一次袭

多尔济色布腾察罕喇布坦长子。乾隆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年，卒。

二次袭

旺舒克喇布坦察罕喇布坦弟。乾隆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三年，卒。

三次袭

纳罕达尔济旺舒克喇布坦长子。乾隆三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后袭其从兄旺丹多尔济帕拉木所遗扎萨克，封多罗郡王。见郡王表。

罗卜藏丹津旺舒克喇布坦次子。乾隆三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二年，以罪削。

五次袭

沙喇布提理罗卜藏丹津第三弟。乾隆五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六年，因番贼劫掠牲畜，往捕，伤亡。

衮布多尔济沙喇布提理长子。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

棍布车布腾衮布多尔济孙。咸丰十年，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病免。

萨木党札布吹棍布车布腾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伊什多勒扎布和硕特族，郡王额尔克巴勒珠尔次子。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七年，卒。

一次袭

毕齐罕车凌伊什多勒扎布子。雍正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十九年，以病罢。

二次袭

巴勒珠尔毕齐罕车凌族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二年，卒。

三次袭

毕齐罕车凌巴勒珠尔从叔父。乾隆五十三年，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四年，复以病罢。

三都布毕齐罕车凌嗣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八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三都布从弟。乾隆五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十二年，病免。

旺沁端多布多尔济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十年，卒。

巴木巴勒达什伦都布旺沁端多布子。道光十年，袭。二十六年，卒。

林沁那木都勒巴木巴勒达什伦都布同族。道光二十六年，袭。咸丰四年，卒。

罗堆僧格林沁那木都勒子。咸丰四年，袭。

索诺木兴额拉布坦光绪二十三年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色布腾博硕克图和硕特族，贝子巴丹兄。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三年，卒。

一次袭

车凌多尔济色布腾博硕克图长子。乾隆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六年，卒。

二次袭

巴勒珠尔车凌多尔济孙。乾隆二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二年，卒。

三次袭

噶勒丹丹忠巴勒珠尔长子。乾隆四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四年，卒。

格勒克拉布坦噶勒丹丹忠子。嘉庆十四年，袭。道光八年，卒。

五次袭

布彦达赖格勒克拉布坦子。道光八年，袭。

达什多尔济布彦达赖子。同治三年，袭。

诺尔布达尔济达什多尔济子。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凌多尔济和硕特族，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第四子。乾隆十一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五年，卒。

一次袭

恭格色布腾车凌多尔济长子。乾隆二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三年，以罪削。

二次袭

沙克都尔恭格色布腾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一年，裁改袭族兄伊什达尔济郡王之爵。是爵停袭，并郡王旗。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索诺木喇布坦多尔济土尔扈特族，台吉翁罕之十世孙。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七年，卒。

一次袭

栋索诺木喇布坦多尔济族曾孙。雍正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五年，卒。

二次袭

萨喇栋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七年，卒。

三次袭

达什喇布坦萨喇长子。乾隆三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五年，卒。

萨木都布扎木素萨喇次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五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旺济勒萨木都布扎木素族弟。嘉庆五年，袭。道光二十一年，卒。

端多布那木济勒萨木都布扎木素子。道光二十一年，袭。

丹巴端多布那木济勒孙。同治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色特尔布木土尔扈特族，扎萨克台吉栋从弟。雍正三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一年，卒。

一次袭

乌尔占色特尔布木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卒。

二次袭

伊达木乌尔占从弟。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年，卒。

三次袭

贡格伊达木从弟。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七年，病免。

旺舒克贡格子。嘉庆七年，袭。道光九年，卒。

五次袭

达玛林车凌旺舒克子。道光九年，袭。

洛布桑彦达克达玛林车凌子。光绪二年，袭。

棍布端多布洛布桑彦达克族叔。光绪八年，袭。

沁林诺罗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达尔扎土尔扈特族，扎萨克台吉索诺木喇布坦多尔济族子。雍正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九年，卒。

一次袭

色布腾多尔济达尔扎长子。乾隆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四年，卒。

二次袭

衮楚克色布腾多尔济从子。乾隆三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病免。

三次袭

玛济克策楞衮楚克第三子。嘉庆七年，袭。道光十二年，卒。

索诺木喇布坦玛济克策楞子。道光十二年，袭。

五次袭

车林端多布索诺木喇布坦从子。同治十二年，袭。

噶勒藏旺扎勒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丹忠土尔扈特族，扎萨克台吉达尔扎从子。雍正二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十年，卒。

一次袭

纳木锡哩策旺丹忠长子。乾隆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四年，卒。

二次袭

都勒玛扎布纳木锡哩策旺族弟。乾隆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

三次袭

罗卜藏吹达尔都勒玛扎布长子。嘉庆三年，袭。十八年，病免。

喇布扎喇木楚克罗卜藏吹达尔子。嘉庆十八年，袭。

五次袭

达阔喇布扎喇木楚克族子。光绪元年，袭。

诺尔布达阔子。光绪十二年，袭。二十三年二月，加辅国公衔。

多锐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凌纳木扎勒和硕特族，顾实汗兄哈纳克土谢图之四世孙。雍正三年，授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卒。

一次袭

巴勒丹车凌纳木扎勒从弟。雍正十一年，袭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二十九年，卒。

二次袭

达什车木伯勒巴勒丹长子。乾隆二十九年，袭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六年，赐公品级。

三次袭

丹珠布那木扎尔达什车木伯勒子。嘉庆八年，袭。十七年，病免。

德沁丹珠布那木扎尔子。嘉庆十七年，袭。十九年，卒。

五次袭

恭藏德沁胞叔。嘉庆十九年，袭。道光十二年，卒。

旺沁恭藏从子。道光十二年，袭。咸丰四年，卒。

多布登色尔扎勒旺沁子。咸丰四年，袭。

沙克都尔扎布多布登色尔扎勒子。光绪元年，袭。

图布坦扎木绰宣统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青海厄鲁特部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

达什敦多布元太祖裔，喀尔喀格埒森扎扎赍尔珲台吉之五世孙。乾隆三十年，授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车德尔达什敦多布孙。乾隆四十二年，袭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十四年，卒。

二次袭

济克济扎布车德尔长子。嘉庆十五年，袭。道光元年，卒。

三次袭

车伯克多尔济济克济扎布子。道光元年，袭。咸丰三年，卒。

巴彦济尔嘎勒车伯克多尔济子。咸丰三年，袭。

五次袭

达什萨布坦巴彦济尔嘎勒侄。咸丰六年，袭。

乐布什诺尔布达什萨布坦子。光绪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珠尔默特策布登雍正八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九年，晋辅国公。十一年，晋镇国公。乾隆十五年，为其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所戕。

一次袭

珠尔默特旺扎勒珠尔默特策布登次子。乾隆十六年，降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二年，卒。

二次袭

诺尔布朋素克珠尔默特旺扎勒嗣子。乾隆四十三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八年，卒。

三次袭

额琳沁彭楚克诺尔布朋素克子。乾隆五十九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二十一年，卒。

策旺珠美额琳沁彭楚克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二十一年，病免。

五次袭

札什热布丹策旺珠美子。道光二十七年，袭。年，卒。

那木济勒错布丹光绪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西藏部辅国公。今定世袭一等台吉。

索诺木达尔扎雍正七年，封辅国公。乾隆九年，卒。

一次袭

恭格丹津索诺木达尔扎次子。乾隆九年，袭辅国公。三十八年，卒。

二次袭

札什纳木扎勒恭格丹津子。乾隆三十八年，袭辅国公。四十八年，诏出缺后世袭一等台吉罔替。五十六年，卒。

三次袭

奇雅多尔旺瞿札什纳木扎勒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一等台吉。嘉庆二十二年，卒。

色纶彭苏奇雅多尔旺瞿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十一年，卒。

五次袭

加木参乌珠色纶彭苏子。道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喀锡鼐色布登喇什初授阿哩总管。雍正五年，以击逆贼阿尔布巴等阵歿。六年，追授一等台吉。

一次袭

噶锡巴纳木扎勒色布腾喀锡鼐色布登喇什长子。雍正六年，袭一等台吉。九年，晋辅国公。诏世袭罔替。乾隆四年，卒。

二次袭

旺第达喀锡鼐色布登喇什次子。乾隆五年，袭辅国公。五十四年，以老罢。

三次袭

丹津班珠尔旺第达子。乾隆五十四年，袭辅国公。五十七年，以罪削。

敏珠尔索诺木班珠勒丹津班珠尔子。乾隆五十七年，袭辅国公。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西藏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车凌旺扎勒雍正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八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旺扎勒车凌旺扎勒孙。乾隆二十九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三年，卒。以罪停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西藏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诺颜和硕齐雍正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卒。

一次袭

车臣哈什哈诺颜和硕齐弟。乾隆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年，卒。

二次袭

齐旺多尔济车臣哈什哈弟。乾隆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年，卒。

三次袭

旺对诺颜和硕齐子。乾隆十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一年，卒。

索诺木喇什旺对子。乾隆三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卒。

五次袭

策稜旺舒克多尔济索诺木喇什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道光八年，卒。

敦珠毓杰策稜旺舒克多尔济子。道光八年，袭。

汪青彭错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车凌杜尔伯特台吉博罗诺哈勒九世孙。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和硕亲王。二十年，封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二十三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衮布车凌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三十四年，卒。

二次袭

玛克苏尔扎布索诺木衮布长子。乾隆三十四年，袭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七年，卒。

三次袭

旺拉布玛克苏尔扎布长子。嘉庆十七年，袭。二十五年，卒。

拉木扎布旺拉布子。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元年，卒。

五次袭

齐旺巴勒楚克拉木扎布叔。道光元年，袭。二十三年，卒。

密什克多尔济齐旺巴勒楚克次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散都克多尔济密什克多尔济族弟。道光二十八年，袭。咸丰四年，卒。

勒扎勒喇布坦希哩勒珠特散都克多尔济长子。咸丰四年，袭。

那克旺扎勒禅勒扎勒喇布坦希哩勒珠特叔。同治三年，袭。

噶勒章那木济勒密什克多尔济族弟。同治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车凌乌巴什汗车凌从子。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年，晋和硕亲王。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一次袭

固鲁扎布车凌乌巴什族侄，贝勒达瓦丕勒之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嘉庆二十三年，卒。

二次袭

贡噶诺尔布固鲁扎布长子。嘉庆二十三年，袭。道光九年，卒。

三次袭

棍布扎布贡噶诺尔布嗣子。道光九年，袭。

索特那木扎木柴棍布扎布长子。光绪十二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车凌蒙克汗车凌从叔父。乾隆十九年，封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年，晋多罗郡王。二十二年，卒。

一次袭

巴雅勒当车凌蒙克次子。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二十三年，卒。

二次袭

博斯和勒车凌蒙克第四子。乾隆二十四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六年，卒。

三次袭

纳旺索诺木博斯和勒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郡王。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九年，卒。

满达拉纳旺索诺木长子。嘉庆九年，袭。

五次袭

那逊托克托呼满达拉长子。光绪八年，袭。二十四年七月，卒。

都格莫勒那逊托克托呼子。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色布腾汗车凌族祖。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二十年，赐郡王品级。寻卒。

一次袭

巴桑色布腾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八年，病免。

二次袭

贡楚克扎布巴桑长子。嘉庆十八年，袭。道光五年，卒。

三次袭

雅林丕勒多尔济贡楚克扎布长子。道光五年，袭。

德勒格尔瓦齐尔雅林丕勒多尔济长子。同治三年，袭。光绪十八年十月，卒。

五次袭

那逊布彦德勒格尔瓦齐尔子。光绪十八年，袭。

萨木当扎木吹光绪三十二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刚多尔济汗车凌从子。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二年，卒。

一次袭

达瓦丕勒刚多尔济从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二次袭

齐墨特多尔济达瓦丕勒次子。乾隆五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道光十年，卒。

三次袭

巴咱尔咱那齐墨特多尔济长子。道光十年，袭。

图们济尔噶勒巴咱尔咱那孙。光绪五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玛什巴图汗车凌族弟。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二十年，晋固山贝子。二十九年，卒。

一次袭

布延济尔噶勒玛什巴图长子。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四年，卒。

二次袭

和托罗布延济尔噶勒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卒。

三次袭

鄂勒哲布图库和托罗长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八年，卒。

索诺木巴尔鄂勒哲布图库长子。嘉庆八年，袭。十三年，卒。

五次袭

拉特那巴咱尔索诺木巴尔弟。嘉庆十四年，袭。道光二十一年，卒。

诺木巴达尔瑚拉特那巴咱尔长子。道光二十一年，袭。咸丰四年，卒。

察克都尔扎布诺木巴达尔瑚次子。咸丰四年，袭。光绪二十六年，卒。

纳楚克多尔济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固山贝子。

班珠尔汗车凌族子。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寻卒。

一次袭

奇塔班珠尔从子。乾隆二十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四年，卒。

二次袭

罗卜藏萨木坦奇塔长子。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六十年，卒。

三次袭

拉穆扎布罗卜藏萨木坦长子。乾隆六十年，袭。嘉庆十四年，卒。

达木扎布拉穆扎布弟。嘉庆十四年，袭。咸丰四年，卒。

五次袭

车林多尔济达木扎布长子。咸丰四年，袭。

车哩布贡堆车林多尔济长子。同治元年，袭。

达什瓦齐尔车哩布贡堆三子。光绪十年，袭。十七年，卒。

彭泰忠奈达什瓦齐尔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根敦汗车凌族弟。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扣肯根敦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三十三年，卒。

二次袭

双和尔根敦弟。乾隆三十三年，降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五年，卒。

三次袭

谔勒哲鄂罗什瑚双和尔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十四年，卒。

诺尔布谔勒哲鄂罗什瑚长子。嘉庆二十四年，袭。咸丰三年，卒。

五次袭

阿育尔扎那诺尔布长子。咸丰三年，袭。

多诺鲁布阿育尔扎那长子。咸丰十年，袭。光绪三十年四月，卒。

巴噶图尔光绪三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巴图蒙克汗车凌从叔父。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三十九年，卒。
一次袭
乌埒斯巴图蒙克次子。乾隆四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二次袭
博第格呼勒乌埒斯长子。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嘉庆十一年，卒。
三次袭
多尔济扎布博第格呼勒长子。嘉庆十一年，袭。道光五年，卒。
车德恩扎布多尔济扎布弟。道光五年，袭。二十五年，卒。
五次袭
车巴克扎布车德恩扎布子。道光二十五年，袭。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卒。
图都布车巴克扎布子。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刚汗车凌族弟。乾隆十九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三十年，卒。
一次袭
扎纳巴克刚长子。乾隆三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年，卒。
二次袭
齐默特巴勒扎纳巴克长子。乾隆五十年，袭扎萨克辅国公。道光二十三年，卒。
三次袭
达克敦齐默特巴勒孙。道光二十三年，袭。二十五年，卒。
多诺尔巴达克敦弟。道光二十四年，袭。二十五年，卒。
五次袭
罗布桑多诺尔巴从父。道光二十五年，袭。光绪二十年，卒。
图们巴雅尔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达什敦多克汗车凌族叔父。乾隆十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三年，卒。
一次袭
宝贝达什敦多克长子。乾隆二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四年，病免。
二次袭
布克宝贝长子。嘉庆四年，袭。道光元年二月，病免。
三次袭
乌尔库济库布克长子。道光元年，袭。
诺尔布乌尔库济库次子。咸丰十一年，袭。

五次袭

鄂瓦尔齐诺尔布长子。同治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恭锡喇汗车凌族弟。乾隆十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一年，卒。

一次袭

车登恭锡喇长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五年，卒。

二次袭

谔勒哲鄂罗什瑚车登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六年，卒。

三次袭

乌巴什车登次子。乾隆四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二年，卒。

巴拉章乌巴什长子。嘉庆十二年，袭。道光十一年，卒。

五次袭

车凌诺依鲁布巴拉章长子。道光十一年，袭。

巴图瓦齐尔车凌诺依鲁布子。同治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额布根汗车凌族子。乾隆十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二年，卒。

一次袭

齐巴克额布根弟。乾隆二十二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元年，卒。

二次袭

索诺木丕尔齐巴克次子。嘉庆元年，袭。二十五年，卒。

三次袭

鄂特巴克扎布索诺木丕尔长子。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十六年，卒。

额尔德尼鄂特巴克扎布长子。道光十六年，袭。

五次袭

僧格多尔济额尔德尼三子。咸丰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巴尔汗车凌族子。乾隆十九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三十三年，卒。

一次袭

布达什哩巴尔长子。乾隆三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五年，卒。

二次袭

济卜瑚朗布达什哩长子。嘉庆十五年，袭。道光元年，卒。
三次袭
扎照济卜瑚朗长子。道光元年，袭。十六年，卒。
布彦德勒格尔扎照长子。道光十六年，袭。
五次袭
阿巴尔米达布彦德勒格尔次子。光绪八年，袭。
党达尔光绪二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
达玛璘辉特台吉扎巴甘墨尔根之裔。乾隆二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一年，卒。
一次袭
布尔布达尔济达玛璘从子。乾隆四十一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一年，卒。
二次袭
萨噶布尔布达尔济子。嘉庆六年，袭。道光三年，卒。
三次袭
散保多尔济萨噶长子。道光三年，袭。二十三年，卒。
曼达勒扎布散保多尔济长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五次袭
育木沁曼达勒扎布子。咸丰四年，袭。
阿巴尔米达育木沁长子。光绪十二年，袭。
鄂勒哲依特穆林那木噜拉子。光绪三十二年，袭。
巴特玛鄂勒哲依特穆林嗣子。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杜尔伯特部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
罗卜藏达玛璘从祖。乾隆二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一年，卒。
一次袭
衮布罗卜藏子。乾隆二十一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二次袭
布第扎布衮布长子。嘉庆二年，袭。二十一年，卒。
三次袭
呢玛扎布布第扎布长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八年，卒。
棍楚克呢玛扎布弟。道光八年，袭。十七年，卒。
五次袭
噶尔玛棍楚克子。道光十七年，袭。
车德恩多尔济噶尔玛长子。同治四年，袭。
阿育尔扎那车德恩多尔济子。光绪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呵喇布珠尔土尔扈特台吉翁罕之十三世孙。康熙四十三年，封固山贝子。五十五年，卒。
一次袭
丹忠呵喇布珠尔长子。初袭固山贝子。雍正七年，晋多罗贝勒。乾隆五年，卒。
二次袭
罗卜藏达尔扎丹忠长子。乾隆五年，袭多罗贝勒。十八年，授扎萨克。三十二年，卒。
三次袭
旺扎勒车凌罗卜藏达尔扎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袭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
端多布车林旺扎勒车凌次子。嘉庆十五年，袭。
五次袭
巴雅尔莽柰端多布车林子。嘉庆十七年，袭。道光二十一年，卒。
达什车楞巴雅尔莽柰子。道光二十一年，袭。
丹津达什车楞子。同治十二年，袭。
乌勒哲依巴达贝呼勒光绪□□年，袭。二十五年三月，病免。
达什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渥巴锡土尔扈特台吉翁罕之十五世孙。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卓哩克图汗。三十九年，卒。
一次袭
策璘纳木扎勒渥巴锡长子。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霍绍齐策璘纳木扎勒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卓哩克图汗。嘉庆十一年，卒。
三次袭
丹津旺济尔霍绍齐弟。嘉庆十一年，袭。十三年，卒。
那木济扎多尔济丹津旺济尔兄。嘉庆十四年，袭。是年，卒。
五次袭
策登多尔济那木济扎多尔济子。嘉庆十四年，袭。道光十一年，卒。
那木扎勒珠尔默特策林策登多尔济子。道光十一年，袭。二十九年，卒。
玛哈巴咱尔那木扎勒珠尔默特策林族弟。道光三十年，袭。咸丰二年，卒。
喇特那巴咱尔玛哈巴咱尔子。咸丰二年，袭。七年，更名布雅库勒哲依图。
布彦绰克图喇特那巴咱尔子。光绪元年，袭。
布彦蒙库布彦绰克图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固山巴雅尔图贝子。
额墨根乌巴什汗渥巴锡从子。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固山巴雅尔图贝子。寻卒。
一次袭
恭坦额墨根乌巴什长子。乾隆三十七年，袭扎萨克固山巴雅尔图贝子。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六年，卒。

二次袭

巴尔丹拉什恭坦子。嘉庆十六年，袭。道光十年，卒。

三次袭

蒙库那逊巴尔丹拉什长子。道光十一年，晋袭多罗贝勒。

固噜扎布蒙库那逊子。咸丰十一年，袭。

五次袭

乌勒哲依特固斯固噜扎布子。光绪二年，袭。十三年，卒。

恭噶那木扎勒乌勒哲依特固斯子。光绪十四年，袭。二十四年十一月，卒。

敏珠多尔济恭噶那木扎勒子。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拜济瑚汗渥巴锡从子。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辅国公。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道光元年，卒。

一次袭

策伯克扎布拜济瑚子。道光元年，袭。十二年，卒。

二次袭

巴彦克什克策伯克扎布子。道光十二年，袭。二十四年，卒。

三次袭

曼吉多尔济巴彦克什克子。道光二十四年，袭。光绪五年三月，卒。

达尔玛巴勒曼吉多尔济子。光绪七年，袭。八年，卒。

五次袭

诺尔博林沁达尔玛巴勒弟。光绪十年九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伯尔哈什哈汗渥巴锡从弟。乾隆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七年，卒。

一次袭

纳木扎勒喇什伯尔哈什哈长子。乾隆四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卒。

二次袭

扎尔纳木扎勒喇什弟。嘉庆七年，袭。八年，卒。

三次袭

和团扎尔子。道光八年，袭。道光二十五年，卒。

额尔德尼和团子。道光二十五年，袭。

五次袭

西勒达尔吗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

策伯克多尔济汗渥巴锡从子。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四十三年，卒。

一次袭

奇哩布策伯克多尔济弟。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四十四年，袭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卒。

二次袭

车凌乌巴什奇哩布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嘉庆十九年，卒。

三次袭

恩克济尔噶勒车凌乌巴什子。嘉庆十九年，袭。道光二十八年，卒。

策林喇布坦恩克济尔噶勒子。道光二十八年，袭。光绪十年，病免。

五次袭

洞克噜布车得恩策林喇布坦子。光绪十二年，袭。二十一年九月，卒。

鄂罗勒默扎布洞克噜布车得恩子。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

恭格车凌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子。初授公品级一等台吉。乾隆五十年，授扎萨克。道光六年，卒。

一次袭

策林敏珠尔恭格车凌子。道光六年，袭。七年，卒。

二次袭

喇特那巴咱尔策林敏珠尔子。道光七年，袭。同治十二年，卒。

三次袭

伊达木车林喇特那巴咱尔子。同治十二年，袭。

里依扎布伊达木车林子。光绪九年，袭。三十二年闰四月，卒。

五次袭

棍布扎普里依扎布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阿克萨哈勒亲王奇哩布弟。乾隆三十六年，授一等台吉。四十年，授扎萨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四年，卒。

一次袭

阿咱拉阿克萨哈勒长子。乾隆五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五十六年，赏公品级。五十七年，封辅国公。道光二年，卒。

二次袭

多尔济那木济勒阿咱拉子。道光二年，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二年，卒。

三次袭

图普伸克什克多尔济那木济勒子。道光十二年，袭。光绪四年，革。

车德恩多尔济图普伸克什克子。光绪四年，袭。

五次袭

哩吗扎布车德恩多尔济子。光绪七年，袭。三十二年闰四月，卒。

普恩楚克车林哩吗扎布子。光绪三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

巴木巴尔汗渥巴锡族弟。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三十九年，卒。

一次袭

车凌德勒克巴木巴尔长子。初授一等台吉。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以病罢。

二次袭

巴特玛乌巴锡车凌德勒克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嘉庆二十二年，病免。

三次袭

那木扎勒车登巴特玛乌巴锡子。嘉庆二十二年，袭。道光二十五年，卒。

巴图那木扎勒车登子。道光二十五年，袭。同治十三年，卒。

五次袭

巴雅尔巴图子。光绪二十四年，袭。

帕勒塔巴雅尔子。光绪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固山伊特格勒贝子。

奇布腾郡王巴木巴尔从子。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固山伊特格勒贝子。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玛尔噶锡里奇布腾长子。嘉庆十七年，卒。

二次袭

察罕布彦玛尔噶锡里子。嘉庆十七年，袭。道光十七年，卒。无嗣。

三次袭

那逊德勒克察罕布彦从父。道光十七年，袭。二十三年，卒。

普尔普噶丹那逊德勒克孙。道光二十三年，袭。光绪三年，卒。

五次袭

德恩沁阿拉什普尔普噶丹孙。光绪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默们图汗渥巴锡族叔父。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多罗济尔哈朗贝勒。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四年，卒。

一次袭

额尔德尼默们图长子。嘉庆四年，袭。七年，卒。

二次袭

库魁额尔德尼弟。嘉庆七年，袭。十五年，卒。

三次袭

巴图济尔噶尔库魁长子。嘉庆十五年，袭。是年，卒。

巴图克什克巴图济尔噶尔弟。嘉庆十六年，袭。二十一年，卒。

五次袭

巴图纳逊巴图克什克弟。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二十六年，卒。

喀特纳什第巴图纳逊子。道光二十六年，袭。咸丰元年，卒。

鄂齐尔喀特纳什第弟。咸丰元年，袭。

三济赍鄂齐尔弟。光绪元年，袭。十八年三月，卒。

巴特玛扎勒三济赍子。光绪十八年，袭。二十六年六月，卒。

诺尔博三丕勒巴特玛扎勒嗣子。光绪二十八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多罗弼哩克图郡王。

舍稜土尔扈特台吉翁罕之十二世孙。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多罗弼哩克图郡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以病罢。

一次袭

策伯克扎布舍稜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多罗弼哩克图郡王。道光四年，卒。

二次袭

三都克多尔济策伯克扎布次子。道光四年，袭。十七年，卒。

三次袭

多诺鲁布多尔济三都克多尔济长子。道光十七年，袭。

凌扎栋固鲁布多诺鲁布多尔济长子。咸丰八年，袭。同治八年，赐亲王衔，诏袭三世。

五次袭

密什克栋固噜布光绪十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土尔扈特部扎萨克固山乌察喇勒图贝子。

沙喇扣肯郡王舍稜从子。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固山乌察喇勒图贝子。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道光九年，病免。

一次袭

车林多尔济沙喇扣肯次子。道光九年，袭。二十年，卒。

二次袭

乌尔图那逊车林多尔济子。道光二十二年，袭。

三次袭

精米特乌尔图那逊长子。同治十年，袭。

喇特那巴咱尔精米特长子。光绪五年，袭。十七年，卒。

五次袭

玛克苏尔扎布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恭格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之裔，青海顾实汗兄昆都伦乌巴什六世孙。乾隆三十六年，封扎萨克多罗土谢图贝勒。三十八年，卒。

一次袭

德勒克乌巴什恭格长子。乾隆三十八年，袭扎萨克多罗土谢图贝勒。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六年，卒。

二次袭

腾特克德勒克乌巴什从弟。乾隆五十六年，袭扎萨克多罗土谢图贝勒。嘉庆二年，卒。无嗣，停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和硕特部扎萨克固山阿穆尔＜□口聆＞贵贝子。

雅兰丕勒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之裔。青海顾实汗兄昆都仑乌巴什玄孙。乾隆三十六年，封。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鄂济尔雅兰丕勒弟。乾隆五十五年，袭。嘉庆七年，卒。

二次袭

巴特玛策凌鄂济尔子。嘉庆七年，袭。十九年，卒。

三次袭

普尔普巴特玛策凌子。嘉庆十九年四月，袭。寻卒。

车德恩多尔济普尔普子。嘉庆十九年，袭。道光二十年，卒。

五次袭

多尔济那木扎勒车德恩多尔济嗣子。道光二十一年，袭。

棍布扎布多尔济那木扎勒子。光绪八年，袭。

桑济扎布棍布扎布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和硕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诺海恭格族叔父。乾隆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卒。

一次袭

三济诺海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嘉庆二年，卒。

二次袭

乌尔图那逊三济子。嘉庆二年，袭。道光十四年，卒。

三次袭

巴彦济尔噶勒乌尔图那逊子。道光十四年，袭。十九年，卒。

棍济克扎布巴彦济尔噶勒子。道光十九年，袭。

五次袭

洞鲁布旺扎勒棍济克扎布弟。咸丰六年，袭。光绪十三年，病免。

贡噶那木扎勒洞鲁布旺扎勒子。光绪十三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和硕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巴雅尔拉瑚顾实汗兄昆都仑乌巴什五世孙。初封一等台吉。

一次袭

齐业齐巴雅尔拉瑚子。乾隆四十年，授扎萨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年，病免。

二次袭

桑济策楞齐业齐子。嘉庆十一年，袭。二十四年，卒。

三次袭

济尔噶勒桑济策楞子。嘉庆二十四年，袭。道光六年，卒。

图鲁孟库济尔噶勒嗣子。道光六年，袭。

五次袭

喇什德勒克图鲁孟库子。咸丰元年，袭。光绪十七年，卒。

车伯克多尔济光绪十七年，袭。

喇达博堆光绪二十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哈毕察克和硕特部扎萨克一等台吉。

布彦科什克乾隆三十六年，和硕特台吉巴雅尔拉瑚之族蒙衮率属来归，封一等台吉，牧哈喇沙尔。三十八年，迁科布多，编半佐领，附济尔哈朗土尔扈特左旗游牧。五十七年，拨出别为游牧。嘉庆元年，授蒙衮子一等台吉布彦科什克扎萨克。道光十五年，卒。

一次袭

额林沁多尔济布彦科什克子。道光十五年，袭。

二次袭

齐默特车林额林沁多尔济子。咸丰元年，袭。

三次袭

克什克布彦齐默特车林子。同治十年，袭。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卒。

达木鼎策得恩克什克布彦子。光绪三十三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哈密回部扎萨克和硕亲王。

额贝都拉康熙三十六年，授扎萨克一等达尔汉。四十八年，卒。

一次袭

郭帕伯克额贝都拉长子。康熙四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达尔汉。五十年，卒。

二次袭

额敏郭帕伯克长子。康熙五十年，袭扎萨克一等达尔汉。雍正五年，晋镇国公。七年，晋固山贝子。乾隆五年，卒。

三次袭

玉素卜额敏长子。乾隆五年，袭扎萨克镇国公。十年，晋固山贝子。二十四年，赐贝勒品级。二十四年，封多罗贝勒，赐郡王品级。三十一年，卒。

伊萨克玉素卜次子。乾隆三十一年，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五年，卒。

五次袭

额尔德锡尔伊萨克长子。乾隆四十五年，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八年，卒。

博锡尔额尔德锡尔子。嘉庆十八年，袭。道光十二年，晋多罗郡王。咸丰三年，赐亲王衔。同治六年，追封和硕亲王。

卖哈莫特博锡尔子。同治产年，袭扎萨克和硕亲王。

沙木胡索特卖哈莫特侄。光绪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吐鲁番回部扎萨克多罗郡王。

额敏和卓雍正十一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一年，晋镇国公。旋晋贝子。二十二年，赐贝勒品级。二十三年，授多罗贝勒。旋赐郡王品级。四十二年，卒。

一次袭

苏赍瑞额敏和卓子。乾隆四十二年，袭郡王爵。四十四年，以罪削。四十五年，卒。

二次袭

伊思坎达尔额敏和卓子。乾隆四十四年，袭郡王爵。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六年，卒。

三次袭

玉努斯伊思坎达尔子。嘉庆十六年，袭。十九年，卒。

丕尔墩额敏和卓第六子。嘉庆二十年六月，袭。是年，卒。

五次袭

迈玛萨依特丕尔墩子。嘉庆二十一年，袭。道光六年，御张格尔于喀什噶尔，阵亡。

阿克拉依都迈玛萨依特子。道光七年，袭。同治元年，以罪削。二年，赏复郡王爵。十一年，阵亡。

玛穆特阿克拉依都子。光绪八年，袭。二十六年，卒。

叶明和卓玛穆特子。光绪二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吐鲁番回部一等台吉。

鄂罗木咱卜郡王额敏和卓第三子。乾隆三十一年，授一等台吉。五十三年，诏世袭罔替。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吐鲁番回部二等台吉。
丕尔墩郡王额敏和卓第六子。乾隆三十六年，授二等台吉。嘉庆二十年，改袭郡王。
一次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绰罗斯固山贝子。
达瓦齐准噶尔台吉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之十一世孙。初为准噶尔部长。乾隆二十年，大军平其部，俘归释之，诏封和硕亲王。二十四年，卒。
一次袭
罗卜扎达瓦齐长子。乾隆二十四年，降袭多罗郡王。三十九年，以罪削。
二次袭
富春喜达瓦齐次子。乾隆三十九年，降袭多罗贝勒。四十六年，以罪削。
三次袭
富尔纳罗卜扎长子。乾隆四十六年，降袭多罗贝勒。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赓音苏富尔纳次子。嘉庆二年，袭。道光十八年，卒。
五次袭
伊锷额赓音苏子。道光十八年，袭。
唐古色伊锷额子。光绪五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归化城之土默特辅国公。
喇嘛扎布元太祖裔。世居归化城。乾隆二十一年，封扎萨克辅国公。二十五年，以罪削扎萨克。三十一年，卒。
一次袭
索诺木旺扎勒喇嘛扎布长子。乾隆三十一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十二年，卒。
二次袭
济鲁布索诺木旺扎勒子。嘉庆十二年，袭。道光二十七年，卒。
三次袭
根丕勒多尔济济鲁布子。道光二十七年，袭。
贡格巴勒根丕勒多尔济子。同治十一年，袭。光绪二十九年，卒。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归化城之土默特原授左翼都统。今袭三等子兼三等男。

古禄格土默特人。天聪六年，来归，居归化城。崇德元年，授左翼都统。顺治二年，授二等子，康熙五年，卒。

一次袭

锡喇布古禄格第四子。康熙五年，袭都统。九年，卒。

二次袭

古睦德锡喇布长子。康熙九年，袭都统。二十五年，降佐领。

三次袭

阿喇纳古禄格第五子。康熙二十五年，袭都统。三十六年，以罪削。

古睦德康熙三十六年，仍袭都统。四十三年，卒。

五次袭

丹津古睦德长子。康熙四十三年，袭都统。五十九年，袭三等子。乾隆二年，卒。都统停袭。

扎什泰丹津嗣子。乾隆二年，袭三等子。二十四年，以前停袭之都统改三等男爵，令其兼袭。三十年，卒。

福保扎什泰次子。乾隆三十年，袭三等子兼三等男。五十三年，卒。

罗布臧多尔济乾隆五十四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归化城之土默特原授右翼都统。今袭三等男。

托博克土默特人。天聪六年，来归，居归化者。崇德元年，授参领。三年，授一等轻车都尉。顺治四年，授右翼都统。康熙九年，卒。

一次袭

古噜托博克次子。康熙九年，袭都统。二十年，卒。

二次袭

拉察布古噜长子。康熙二十年，袭都统。二十一年，卒。

三次袭

乌巴什托博克第三子。康熙二十一年，袭都统。三十五年，卒。

阿弼达乌巴什长子。康熙三十五年，袭都统。三十六年，以罪削。

五次袭

根敦阿弼达长子。雍正元年，诏仍袭都统。乾隆七年，卒。

班达尔什根敦长子。乾隆七年，袭都统。十九年，卒。都统停袭，改授三等男。

赛音弼里克图班达尔什长子。乾隆二十年，袭三等男。二十六年，卒。

赛音岳苏图赛音弼里克图从弟。乾隆二十六年，袭三等男。二十七年，卒。

噶勒臧赛音岳苏图子。乾隆二十七年袭。嘉庆十年，卒。

讷沁噶勒臧之子。嘉庆十年，袭。道光十四年，卒。

十一次袭

吉朗阿讷沁之子。道光十四年，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察哈尔之和硕特辅国公。

纳噶察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之裔。初为和硕特台吉。乾隆十九年，归顺，封辅国公。二十一年，晋固山贝子。寻卒。

一次袭

达克巴纳噶察弟。乾隆二十一年，袭辅国公。寻卒。

二次袭

巴勒济达克巴弟。乾隆二十一年，袭辅国公。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三次袭

敏珠多尔济巴勒济子。嘉庆二年，袭。十七年，卒。

丹津扎布敏珠多尔济子。嘉庆十七年，袭。二十五年，以事削。

五次袭

蕴端丹津扎布子。嘉庆二十五年，袭。

格楚克扎木苏蕴端子。同治元年，袭。

罗布桑索特巴光绪二十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察哈尔之和硕特辅国公。

色布腾贝子纳噶察从祖。初为和硕特台吉。乾隆二十年，归顺，封辅国公。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卒。

一次袭

达什喇布坦色布腾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辅国公。嘉庆十九年，卒。

二次袭

桑鲁布多尔济达什喇布坦子。嘉庆十九年，袭。

三次袭

达里扎布桑鲁布多尔济子。同治十一年，袭。

齐旺哩克精达里扎布子。同治十三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察哈尔之和硕特扎萨克一等台吉。

特默齐贝子纳噶察从弟。初为和硕特台吉。乾隆十九年，归顺。二十年，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七年，卒。

一次袭

达什沙木丕勒特默齐长子。乾隆五十七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

二次袭

鞥克伯罗特达什沙木丕勒子。道光六年，袭。二十八年，卒。

三次袭

布尔尼巴达尔鞥克伯罗特子。道光二十八年，袭。

玛尔津沁布布尔尼巴达尔子。咸丰八年，袭。

五次袭

阿喇布齐玛尔津沁布子。光绪十年，袭。

贡楚克多尔济宣统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黑龙江之厄鲁特辅国公。

巴桑初为准噶尔台吉。乾隆二十年，归顺，封辅国公。二十六年，卒。

一次袭

色稜德济特巴桑长子。乾隆二十六年，袭辅国公。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二次袭

呢玛咱木布色稜德济特长子。乾隆五十五年，袭辅国公。

三次袭

乌尔图那逊呢玛咱木布嗣子。道光六年，袭。

巴克默特多尔济乌尔图那逊孙。同治二年，袭。

五次袭

巴勒吉呢玛光绪三十一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黑龙江之厄鲁特扎萨克一等台吉。

阿卜达什初为准噶尔台吉。乾隆十九年，归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六年，卒。

一次袭

德勒格尔阿卜达什长子。乾隆二十六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八年，卒。

二次袭

鄂齐尔德勒格尔长子。乾隆四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是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卒。

三次袭

托克托瑚嘉庆七年，袭。道光十五年，卒。

茂讷海托克托瑚继子。道光十五年，袭。二十四年，削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科布多之扎哈沁三等信勇公。

禡木特初为准噶尔宰桑。乾隆十九年，大军获之，授内大臣。二十年，从征达瓦齐，封三等信勇公。寻为叛贼阿睦尔撒纳年戕。

一次袭

扎木禅禡木特孙。乾隆二十一年，袭三等信勇公。四十年，卒。

二次袭

们图什扎木禅长子。乾隆四十年，袭三等信勇公。四十九年，卒。

三次袭

托克多巴图们图什长子。乾隆四十九年，袭三等信勇公。道光三年，卒。

车德布达什托克多巴图子。道光三年，袭。十九年，卒。

五次袭

敏珠尔多尔济车德布达什子。道光十九年，袭。

车林多尔济敏珠尔多尔济子。光绪六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新疆阿克苏之回部郡王品级多罗贝勒。

霍集斯初为图尔瑞阿奇木伯克。乾隆二十三年，归顺，赐公品级。以军功晋贝子品级。寻封固山贝子，赐贝勒品级。二十四年，封多罗贝勒，赐郡王品级。四十六年，卒。

一次袭

哈第尔霍集斯第四子。乾隆四十六年，袭郡王品级多罗贝勒。四十八年，诏出缺后递降至公爵，世袭罔替。道光十年，卒。

二次袭

科克色布库哈第尔子。道光十年，袭。十一年，革。

三次袭

阿布都尔满哈第尔从子。道光十一年，袭。并给予世袭罔替。十三年，卒。

迈玛特爱仔斯阿布都尔满之子。道光十四年，袭。二十二年，卒。

五次袭

迈玛第敏迈玛特爱仔斯之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同治二年正月，卒。

哈的尔迈玛第敏从子。光绪十七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新疆和阗之回部辅国公。

和什克乾隆二十四年，归顺。二十五年，封辅国公。

一次袭

伊巴喇伊木和什克子。乾隆四十六年，袭。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七年，乞归。十年，卒。

二次袭

阿布都莫敏伊巴喇伊木子。嘉庆十年袭，谕伊母居和阗，暂不必来京。道光八年，以张格尔反被胁削。

三次袭

迈玛特热爱木沙阿布都莫敏无嗣。道光八年十二月，以和什克次子艾孜嫡曾孙迈玛特热爱木沙袭。

迈玛特爱里迈玛特热爱木沙子。咸丰六年，袭。

五次袭

木沙迈玛特爱里子。光绪二十三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回部辅国公。定世袭三等台吉。

额色尹叶尔羌回人。乾隆二十四年，归顺，封辅国公。四十八年，奉旨额色尹之子准袭公爵，以后递降袭三等台吉，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一次袭

喀沙和卓额色尹子。乾隆五十五年，袭辅国公。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回部辅国公。定世袭三等台吉。

图尔都辅国公额色尹从子。乾隆二十四年，归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二十七年，晋辅国公。四十四年，卒。

一次袭

托克托图尔都之子。乾隆四十四年，袭辅国公。四十八年，奉旨托克托仍袭公爵，以后递降袭三等台吉，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无嗣，停袭。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回部扎萨克一等台吉。定世袭二等台吉。

禡木特辅国公额色尹从子。乾隆二十四年，归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四十四年，卒。

一次袭

巴巴克禡木特长子。乾隆四十四年，降袭二等台吉。五十三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回部扎萨克一等台吉。定世袭二等台吉。

哈什木元太祖裔。世居吐鲁番。乾隆二十四年，归顺。二十五年，授一等台吉。三十年，卒。

一次袭

阿布勒哈什木长子。乾隆三十年，降袭二等台吉。五十三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回部二等台吉。定世袭三等台吉。

阿卜都尔瑞叶尔羌回人。乾隆二十四年，大军定叶尔羌，获之以归。二十五年，授二等台吉。三十七年，卒。

一次袭

阿卜都呢咱尔阿卜都尔瑞长子。乾隆三十七年，降袭三等台吉。五十三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京师之回部三等台吉。

帕尔萨辅国公额色尹弟。乾隆二十四年，归顺。二十五年，授三等台吉。五十三年，诏世袭罔替。五十五年，卒。

一次袭

巴巴克和卓帕尔萨子。乾隆五十五年，袭三等台吉。

二次袭

三次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新疆之库车回部多罗郡王。

鄂对库车回人。乾隆二十年，归顺。二十三年，授散秩大臣，晋内大臣。二十四年，赐公品级。以军功封固山贝子，晋贝勒品级。四十三年，卒。以罪追削。

一次袭

鄂斯瑞鄂对长子。乾隆二十四年，授三品职。三十四年，授二等台吉。四十三年，袭贝勒品级。寻降散秩大臣。乾隆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四十九年，封固山贝子。五十三年，卒。

二次袭

迈哈默特鄂三鄂斯瑞子。乾隆五十三年，袭散秩大臣，特恩兼袭固山贝子。

三次袭

迈哈默特鄂对迈哈默特鄂三子。道光四年，袭。六年，革。

伊萨克迈哈默特鄂对子。道光六年，袭。八年，晋郡王。二十二年，卒。

五次袭

爱玛特伊萨克子。道光二十二年，袭。同治三年五月，阵亡。

阿密特爱玛特子。光绪九年五月，袭。二十年十一月，卒。

玛木特阿密特子。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袭。三十四年，卒。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新疆之乌什回部贝子品级辅国公。

色提卜阿勒氐乌什回人。乾隆二十年，归顺。二十一年，授四品职。二十三年，晋三品总管。二十五年，授二品散秩大臣。二十八年，赐公品级。二十九年，封辅国公。四十三年，赐贝子品级。五十三年，诏世袭罔替。寻卒。

一次袭

迈默特阿卜都拉色提卜阿勒氐长子。乾隆五十三年，袭贝子品级辅国公。

二次袭

迈默特阿散迈默特阿卜都拉长子。嘉庆十年，袭贝子品级辅国公。

三次袭

迈默特爱默特迈默特阿散弟。嘉庆二十五年，袭。道光二十三年，卒。

迈默特爱萨迈默特爱默特子。道光二十三年，袭。

五次袭

依不拉引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新疆拜城之回部辅国公。

噶岱默特乌什回人。乾隆二十一年，归顺。二十三年，授三品。二十四年，赐公品级。四十年，卒。

一次袭

阿卜都喇瑞噶岱默特长子。乾隆四十年，袭公品级。四十一年，卒。

二次袭

迈玛第敏阿卜都喇瑞长子。乾隆四十一年，袭公品级。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嘉庆元年，卒。

三次袭

迈玛特伊布拉赖穆迈玛第敏长子。嘉庆二年，袭。道光八年，以张格尔反被胁削。

木萨迈玛特伊布拉赖穆孙。道光八年十二月，袭。十七年，卒。

五次袭

迈玛塔哩普木萨子。道光十八年，袭。咸丰□年，卒。

爱玛特迈玛塔哩普子。咸丰九年，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居新疆之乌什回部三等轻车都尉。

萨里乌什回人。乾隆二十三年，归顺。二十四年，授五品职。二十七年，授三等轻车都尉。乾隆四十年，卒。

一次袭

海色木萨里长子。乾隆四十年，袭三等轻车都尉。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

二次袭

爱里木海色木长子。嘉庆二十年，袭。

三次袭
阿布都瓦依特爱里木长子。道光二十年，袭。
五次袭
十一次袭
十二次袭
十三次袭
十五次袭

清史稿卷二一二　表第五二

交聘年表一中国遣驻使

交聘之典，春秋为盛。南北史本纪书交聘颇详。其时中土分裂，与列国之敌体相交，无以异也。宋与辽、金，岁贺正旦、贺生辰外，有泛使，今谓之专使。然皆事毕即行，不常驻。金史始有盟聘表。清有中夏，沿元、明制，视海内外莫与为对。凡俄、英之来聘者，国史皆书曰“来贡”。洎道光庚子订约，始与敌体相等。咸丰庚申之役。肇衅非一，而遣使驻京，未允实行者，亦一大端。自是而后，有约各国率遣使驻京。同治中，志刚、孙家穀之出，是为中国遣专使之始。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其时以使俄者兼德、奥，使英者兼法、义、比，使美者兼日斯巴尼亚、秘鲁，而日本无附近之国，则特置使。甲午以后，增置渐多，迄于宣统，俄、英、法、德、和、比、义、奥、日本皆特置使，日斯巴尼亚则改以法使兼，秘鲁、墨西哥、古巴则以美使兼。韩国置使旋废。有约之国，惟葡萄牙、瑞典、那威、丹马诸国无驻使，有事则以就近驻使任之。国际交涉，大至和战之重，细至节文之末，为使者罔弗与闻，关国家休戚者固至重也。作交聘表。

光绪元年乙亥。是年，设出使驻英国一人，副使一人；出使驻美、日、秘国一人，副使一人。
郭嵩焘七月庚子，自兵部左侍郎派为出使英国大臣。　许钤身自直隶候补道员为副使
陈兰彬十一月丙午，自郎中赏三四品京堂，为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秘鲁国大臣。
日
日本
光绪二年丙子。是年，设出使驻日本国一人，副使一人。
郭嵩焘　许钤身八月辛丑，改使日本。　刘锡鸿八月，自刑部员外郎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为英国副使。
日
日本
许钤身八月辛丑，自驻英副使改派为出使日本大臣。十二月戊子，罢。　何如璋八月辛丑，自翰林院编修命以侍讲升用，为副使。十二月戊子，改为正使。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光绪三年丁丑。是年，裁驻英副使。
郭嵩焘　正月甲寅，补颁为驻扎英国办理交涉事件大臣，递国书。
刘锡鸿三月癸酉，自出使英国副使派为出使德国大臣，加二品顶戴。
日
日本
光绪四年戊寅。是年，设出使俄国一人，出使德国一人，出使英国兼法国。
崇厚五月辛未，自署盛京将军派为出使俄国大臣。办理交还伊犁及俄国修约事宜。
郭嵩焘七月乙亥，召回。　曾纪泽乙亥，自四五品京堂、一等毅勇侯为出使英国、法国大臣。
郭嵩焘二月辛未，命兼为出使法国大臣。
刘锡鸿七月乙亥，召回。李凤苞自道员赏二品顶戴，令署出使德国大臣。
日

日本

光绪五年乙卯

崇厚十一月庚寅，崇厚以不候谕旨，擅自回京，严议。乙卯，革逮。

曾纪泽

曾纪泽

李凤苞三月乙未，赏三品卿衔，以海关道记名，由署任改为出使德国大臣。

日

日本

光绪六年庚辰。是年，出使英、法兼出使俄国。

曾纪泽正月辛未，自出使英、法大臣命兼为出使俄国大臣，商办交收伊犁及修约。

曾纪泽

曾纪泽

日

日本

何如璋十一月乙丑，与张斯桂同召回。　许景澄自翰林院编修以侍讲升用，加二品，命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七年辛巳。是年，出使德国大臣兼出使义国、和国、奥国大臣。

曾纪泽

曾纪泽

曾纪泽

陈兰彬七月召回。郑藻如五月，自津海关道赏三品卿衔，派为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秘鲁国大臣。十二月，开本缺，以三品京堂候补。

李凤苞三月，兼为出使义国、和国、奥国大臣。

日

李凤苞三月，兼为。

李凤苞三月，兼为。

日本

许景澄三月丁忧。黎庶昌三月，自知府以道员补用，予二品顶戴，命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八年壬午

曾纪泽

曾纪泽

曾纪泽

日

日本

光绪九年癸未

曾纪泽

曾纪泽

曾纪泽

李凤苞二月，命再留一年。

日

日本

光绪十年甲申。是年，以德国使臣兼法、义、奥。

曾纪泽

曾纪泽四月，停兼为法使。李凤苞四月署。

曾纪泽四月，停兼为法使。许景澄四月戊子，为出使法国、德国、义国、奥国大臣。李凤苞四月，兼署。

李凤苞四月，命兼署出使法国大臣。许景澄

日

日本

黎庶昌八月丁忧。徐承祖八月，自候补知府予二品顶戴，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十一年乙酉。是年，以出使法、德等国大臣兼使比国。

曾纪泽六月十六，召回。刘瑞芬六月自江西布政使为出使英国、俄国大臣。十月辛未，开本缺，以三品京堂候补。

曾纪泽六月，召回。

郑藻如六月，病免。张荫桓六月，自三品卿衔直隶大顺广道为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国、秘鲁国出使大臣。

日

郑藻如六月，病免。

许景澄六月，兼为出使比国大臣。

日本

郑藻如六月，病免。张荫桓六月，命。

光绪十二年丙戌

日

日本

光绪十三年丁亥

刘瑞芬四月癸未，定出使俄国大臣兼为驻德使臣，以奥、和两国附之。洪钧五月丁巳，自前内阁学士派为出使俄、德、奥、和大臣。

刘瑞芬四月癸未，定出使英国大臣兼为驻法使臣，以义、比两国附之。五月丁巳，瑞芬改为出使英、法、义、比大臣。

许景澄五月，召回。刘瑞芬

许景澄五月，召回。洪钧

许景澄五月，召回。

日

日本

徐承祖五月，召回。李兴锐五月丁巳，自直隶候补道赏二品顶戴，为出使日本大臣。七月庚申，病免。黎庶昌七月庚申，自记名道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十四年戊子

日

日本

光绪十五年己丑

刘瑞芬三月，召回。陈钦铭三月丙午，自江苏按察使派为出使英、法、义、比大臣。四月戊寅，病免。薛福成四月辛卯，自湖南按察使以三品京堂候补，充出使英、法、义、比大臣。

刘瑞芬三月，召回。陈钦铭三月，命。四月，免。薛福成四月，命。

张荫桓三月，召回。崔国因三月丙午，自翰林院侍读赏二品顶戴，为出使美、日、秘鲁大臣。

日

张荫桓三月，召回。崔国因三月，命。

刘瑞芬三月，召回。陈钦铭三月命。四月，免。薛福成四月，命

刘瑞芬三月，召回。陈钦铭三月命。四月，免。薛福成四月，命

日本

张荫桓三月，召回。崔国因三月，命。

光绪十六年庚寅

洪钧七月，召回。许景澄七月癸巳，自候补翰林院侍读为出使俄、德、奥、和大臣。

日

日本

黎庶昌　李经方七月癸巳，自江苏候补道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十七年辛卯

日

日本

李经方六月给假。汪凤藻六月二十四，署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十八年壬辰

崔国因任满。扬儒十二月，自徽宁池太道以四品京堂候补，为出使美、日、秘大臣。

日

崔国因任满。扬儒十二月，命。

日本

汪凤藻三月回国。李经方三月，回任。六月，丁忧。汪凤藻六月十六，自翰林院编修赏二品顶戴，为出使日本大臣。

崔国因任满。扬儒十二月，命。

光绪十九年癸巳

薛福成任满。龚照瑗十月壬子，自四川布政使赏侍郎衔，以四品京堂候补，为出使英、法、义、比大臣。

日

日本

光绪二十年甲午

日

日本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是年六月丁丑，专设出使法国大臣。

庆常八月丙戌，自工部郎中赏三品卿衔，以五品京堂候补，为出使法国大臣。

日

日本

裕庚五月戊午，自惠潮嘉道以四品京堂候补，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许景澄任满。杨儒十月辛巳，调为出使俄、奥、和大臣。

龚照瑗任满。罗丰禄十月辛巳，自记名海关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英、义、比大臣。

扬儒调俄。伍廷芳十月，自候补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美、日、秘鲁国大臣。

许景澄十一月丁巳，自工部侍郎为专使德国大臣。

日

日本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许景澄召回。吕海寰五月壬子，自常镇通海道以四品京堂为出使德国、和国大臣。

日

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是年，设出使朝鲜大臣。

日

日本

裕庚任满。黄遵宪六月丙午，自二品衔湖南盐法道以三品京堂候补，为出使日本大臣，未任。甲申，李盛铎自江南道监察御史暂代。庚申，赏三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

徐寿朋六月戊申，自安徽按察使以三品京堂候补，为出使朝鲜大臣。丙午，先命张亨嘉不拜。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庆常任满。裕庚五月，为出使法国大臣。

日

日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日

日本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罗丰禄十月，改使俄，未任。张德彝十月丙申，自记名道赏三品卿衔，为出使英国、义国、比国大臣。

吕海寰任满。廕昌六月丙申，自正白旗副都统为出使德国、和国大臣。

日

日本

李盛铎任满。蔡钧五月癸未，自候补四品京堂前江苏苏松太道为出使日本大臣。

徐寿朋六月迁。许台身六月丙申，自候补知府赏道员，加四品卿衔，为出使韩国大臣。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专设出使比、义、奥大臣。

杨儒卒。胡惟德六月丙申，自补用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俄国大臣。

裕庚任满。孙宝琦六月丁酉，自候补五品京堂为出使法国大臣。

伍廷芳任满。梁诚六月丙申，自记名简放道加三品卿衔，为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秘鲁大臣。

日

杨兆鋆四月，自候补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比国大臣。

许珏四月壬寅，自候选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义国大臣。

吴德章四月壬寅，自江苏候补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奥国大臣。

日本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是年，改以出使法国大臣兼出使日斯巴尼亚国大臣。

日

梁诚九月，解。孙宝琦九月，定驻日使分馆改归法使兼理。

吴德章回国。杨晟十月乙亥，自候补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奥国大臣。

日本

蔡钧召回。杨枢五月壬午，自候补四品京堂为出使日本大臣。

梁诚九月，兼出使墨西哥国大臣。

光绪三十年甲辰

廕昌任满。十一月乙亥，仍命。

日

日本

许台身回国。曾广铨十一月乙亥，自候补五品京堂为出使韩国大臣。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是年，撤驻韩国出使大臣。

张德彝回国。汪大燮八月癸丑，自外务部左参议为出使英国大臣。丙寅赏二品顶戴。

孙宝琦回国。刘式训八月丙午，自候补知府以四品京堂候补，为出使法国、日斯巴尼亚国大臣。

廕昌回国。杨晟八月壬戌，自使奥大臣调为出使德国大臣。

廕昌回国。专设出使和国大臣。陆徵祥十月乙丑，为出使和国大臣。

日

杨兆鋆回国。李盛铎八月，为出使比国大臣。是月先命周荣曜至是改。

许珏回国。黄诰八月壬戌，自灌输候补道赏四品卿衔，为出使义国大臣。

杨晟调德。李经迈八月壬戌，自候补三品京堂为出使奥国大臣。

日本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是年十二月，定出使各国大臣为二品实官。

汪大燮

日

日本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是年，增兼出使古巴。

胡惟德回国。萨荫图八月乙亥，自滨江关道为出使俄国大臣。

汪大燮回国。李经方三月丙辰，自候补四品京堂为出使英国大臣。

梁诚回国。梁敦彦三月壬子，自直隶津海关道为出使美国、墨西哥国、秘鲁国、古巴国大臣。仍留署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八月乙亥自前刑部侍郎为出使美、墨西哥、秘鲁等国大臣。

杨晟回国。孙宝琦三月壬寅，自署顺天府尹为出使德国大臣。

陆徵祥三月，改为保和会专使。钱恂是月丙辰，为出使和国大臣。

日

李经迈免。雷补同七月戊午，自外务部左参议为出使奥国大臣。

日本

杨枢回国。李家驹六月壬戌，自学部右丞为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孙宝琦回国。廕昌九月，自陆军部侍郎为出使德国大臣。

日

黄诰回国。钱恂三月，自出使和国大臣调任出使义国大臣。

日本

李家驹改派出使考查宪政大臣。胡惟德三月，为出使日本大臣。

宣统元年己酉

伍廷芳回国。张荫棠六月甲辰，自署外务部左丞为出使美国、墨西哥国、秘鲁国、古巴大臣。

日

李盛铎回国。杨枢二月，为出使比国大臣。

钱恂回国吴宗濂六月甲辰，自署外务部左参议为出使义国大臣。

日本

宣统二年庚戌

李经方回国。刘玉麟八月甲申，自外务部右丞为出使英国大臣。

廕昌二月，授陆军部尚书，回国。是月乙酉梁诚自内阁侍读学士为出使德国大臣。

日

杨枢病免，回国。九月丁卯，李国杰自农工商部左丞为出使比国大臣。

雷补同回国。七月乙丑，沈瑞麟自外务部参议上行走为出使奥国大臣。

日本

胡惟德四月乙丑，授外务部右侍郎，回国。是月辛卯，汪大燮自邮传部侍郎为出使日本大臣。

宣统三年辛亥

萨荫图七月，授科布多参赞大臣，回国。陆徵祥是月己卯，自使和调任，加侍郎衔。

张荫棠九月，辞免。施肇基是月戊辰，自署吉林交涉使为出使美国、墨西哥国、秘鲁、古巴国大臣。

陆徵祥七月，调俄。刘人镜是有己卯，为出使和国大臣。

日

日本

汪大燮

张荫棠九月，辞免。施肇基

张荫棠九月，辞免。施肇基

张荫棠九月，辞免。施肇基

清史稿卷二一三　表第五三

交聘年表二各国遣驻使

咸丰十一年辛酉

把留捷克五月任。是为俄派驻使之始。

卜鲁斯　是为英派驻使之始。

布尔布隆　是为法派驻使之始。

日

日本

同治元年壬戌

日

日本

同治二年癸亥

把留捷克四月回国，格凌喀四月署。　倭良嘎哩四月任。

哥士耆二月回国，伯尔德密任。

日

日本

同治三年甲子

卜鲁斯五月回国，威妥玛五月以参赞署。

列斐士回国，德登贲十一月署。

日

日本

同治四年乙丑

威妥玛　阿礼国八月任。

伯尔德密五月回国，伯洛内五月以参赞署。

蒲安臣四月回国，卫廉士四月以副使署。

日

日本

同治五年丙寅

日

金德俄固斯德由订约专使改派。是为比利时派驻使之始。

日本

同治六年丁卯

伯洛内　兰盟四月任。

蒲安臣十月回国，卫廉士十月以副使署。

日
日本
同治七年戊辰
兰盟九月回国，罗淑亚九月以参赞署。
卫廉士卸署，劳文罗斯八月任。
日
克维度四月派。是为日斯巴尼亚驻使之始。
日本
同治八年己巳
倭良嘎哩三月卸，布策三月署。
阿礼国九月回国，傅磊斯九月以参赞署。
劳文罗斯六月回国，卫廉士六月以副使署。
日
克维度三月回国，由法使代。
费三多
日本
同治九年庚午
布策卸。倭良嘎哩十月回任。
日
罗淑亚卸，巴周德五月任，十月假归。倭泽十月以参赞署。
金德俄固斯德八月回国。
费三多十月出京。
日本
同治十年辛未
威妥玛六月实授。
镂斐迪二月赴朝鲜，卫廉士以副使暂代。镂斐迪八月回京。
德登贲　安讷克五月署。是年布鲁斯改为德意志。
日
倭泽九月回国，白来辣九月任。
费三多二月回任。
嘉理治九月任，是为奥派驻使始。按奥使兼日本、暹罗，向驻东京。
日本
同治十一年壬申
日
白来辣七月任，九月病归。丁美霞十月署。
费三多
日本
副岛种臣五月任，闰六月回国，由俄使代办。是为日本派驻使之始。
同治十二年癸酉
倭良嘎哩二月回国，凯阳德二月以副使署。
镂斐迪闰六月回国，卫廉士闰六月以副使署。
李福斯三月回国。和立本任。
费果荪四月由沪抵京，任。是为和兰派驻使之始。
日

谢惠施四月任。
费三多
日本
同治十三年甲戌
凯阳德卸，布策正月任。
热福理九月回国，罗淑亚九月以参赞署。
卫廉士卸署，艾忭敏九月任。
拉斯勒福十月任，寓俄使署。是为丹派驻使之始。
日
谢惠施四月派任。
费三多九月由国回任。
日本
柳原前光五月任，十月回国。郑永宁十月以书记官署。
光绪元年乙亥
艾忭敏十月卒。何天爵十月以参赞署。
拉斯勒福五月赴日本，俄使布策代办。十月回国，由布策兼摄。
日
丁美霞　法乐德四月任，九月回国。贾思理九月暂署。赫海达十月特派署。
费三多
嘉理治四月回国。史福礼八月任。
日本
森有礼十二月任。
爱勒谟是年任。是为秘鲁派驻使之始。
光绪二年丙子
威妥玛九月因事回国，傅磊斯九月以参赞署。
罗淑亚五月卸，赫捷德五月以参赞署。白罗呢七月任。
西华正月任。
日
费三多
日本
森有礼四月回国，郑永宁四月以书记官署。
爱勒谟闰五月因事回国，由美使西华暂代。
光绪三年丁丑
日
伊巴里任。十月赴暹罗，由德使巴兰德暂代。
费三多卸，博海德任。
史福礼四月卸，由德使巴兰德暂代。
日本
郑永宁八月卸，森有礼八月回任。
光绪四年戊寅
布策二月假回国，凯阳德以副使署。
西华五月假回国，何天爵五月以参赞署。
日
伊巴里六月由暹罗回任。

谢惠施五月假回国，谢武伯五月署。
巴兰德是年仍代。
日本
森有礼三月卸，郑永宁三月以书记官署。
西华七月卸，爰勒谟七月回任。
光绪五年己卯
傅磊斯五月卸，威妥玛五月由国回任。
白罗呢闰三月卸，巴特纳闰三月以参赞署。
何天爵五月卸，西华五月由国回任。
日
伊巴里三月回国，倭泽三月以参赞署。
谢武伯八月更名谢惠施。
卢嘎闰三月任。义使向兼使日本，专派驻京自是始。
何福尔九月任。十月回国。
日本
＜□穴兵＞户机闰三月任。
光绪六年庚辰
巴特纳卸，宝海五月任。
西华卸，安吉立七月任。
日
倭泽卸。伊巴里四月由国回任，九月，卒。
日本
光绪七年辛巳
安吉立八月卸，何天爵八月署。
日
罗德理六月任。
诺丹福四月任。
日本
光绪八年壬午
布策九月卸，韦贝九月以天津领事署。
威妥玛七月卸，格维讷七月以参赞署。
何天爵　杨约翰七月任。
日
何福尔七月卸，由德使巴兰德暂代。
日本
＜□穴兵＞户机卸任，榎本武扬九月任。
光绪九年癸未
博白傅九月任。
格维讷卸，巴夏礼八月任。
宝海四月卸，谢满禄四月以参赞署。德理固六月任。
巴兰德二月病回国，谭敦邦二月以参赞署。
日
罗德理二月病回国，吴礼巴二月以参赞署。
卢嘎二月假回国，由德使谭敦邦暂代。

日本
榎本武扬十一月假回国，吉田二郎十一月以书记官署。
光绪十年甲申
德理固　巴特纳闰五月任。
日
吴礼巴　萨时铎闰五月任。
诺丹福正月卸，米师丽正月以参赞署。
卢嘎四月由国回任，更名卢嘉德。
日本
榎本武扬七月由国回任。
光绪十一年乙酉
巴夏礼二月卒。格维讷二月以参赞署。
巴特纳九月卸，戈可当任。
杨约翰二月卸，石米德二月署。田贝八月任。
费果荪二月病回国。
日
米师丽卸，维礼用四月任。
日本
榎本武扬八月卸，品田允则八月署。
光绪十二年丙戌
博白傅二月卸。拉德仁二月以参赞署。库满十月任。
格维讷卸，华尔身五月任。
戈可当五月卸，恺自迩五月任。恭思当八月任。
日
萨时铎三月卸，鄂尼思三月以参赞署。罗德理六月任。
卢嘉德二月病回国，兰家丽二月署。
日本
品田允则卸，盐田三郎三月任。
光绪十三年丁亥
恭思当七月卸，苏阿尔七月署。李梅十月任。
日
维礼用四月假回国。
兰家丽卸，卢嘉德三月由国回任。
日本
盐田三郎闰三月假回国，以参赞梶山鼎介代办，十月回任。
光绪十四年戊子
日
日本
盐田三郎
光绪十五年己丑
巴兰德三月假回国。
费果荪八月假回国，来因八月任。
日
罗德理三月卸，鄂尼思四月以参赞署，九月卒。罗邻德九月以参赞署。吴礼巴十二月署。

卢嘉德三月卒。贾雅第四月署。
日本
盐田三郎四月卒。大岛圭介五月任。
光绪十六年庚寅
库满闰二月病回国，＜□門彦＞雷明闰二月以参赞署。
李梅八月回国，林春八月署。
费果荪七月由国回任。
日
维礼用八月卸，米师丽八月署。
潘萨三月任。
日本
大岛圭介
光绪十七年辛卯
＜□門彦＞雷明　喀希尼九月任。
李梅九月由国回任。
日
吴礼巴五月奉调，阿岳乐六月署。
米师丽　陆弥业六月署。
毕格哩本八月任。
日本
大岛圭介
光绪十八年壬辰
华尔身八月卸，欧格讷十月任。
日
德拉拔六月任。
陆弥业二月实授，九月假回国。米师丽九月以参赞署。
毕格哩本六月假回国，古典和福六月以参赞署。
日本
大岛圭介
光绪十九年癸巳
巴兰德二月卸，师特恩博二月以参赞署。绅珂五月任。
日
陆弥业十月由国回任。
潘萨二月卸，嘎厘纳二月以参赞署。
毕格哩本五月由国回任，十月仍回国。古典和福十月以参赞署。
日本
大岛圭介四月卸，桥口直古卫门四月以参赞署。小村寿太郎十月署。
光绪二十年甲午
李梅二月卸，施阿兰二月任。
费果荪十一月假回国，由德使绅珂暂代。
日
德拉拔六月卸，梁威理六月以参赞署。
嘎厘纳卸，巴尔迪四月任。
日本

小村寿太郎七月回国。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克罗伯九月任。
日
葛罗干八月任。
日本
林董闰五月以和议成，复派驻使任。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喀希尼八月卸，巴布罗福八月以参赞署。
绅珂五月卸，贝威士五月以参赞署。海靖七月任。
克罗伯正月假回国，由德使暂代，十月回任。
日
葛罗干十月假回国，瑟理威十一月以参赞署。
陆弥业三月假回国，寻卒。米师丽三月以参赞署。费葛八月任。
巴尔迪九月卸，威达雷九月以参赞署。
讷色恩十月派署。
日本
林董九月卸，内田康哉九月以参赞署。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施阿兰六月回国，吕班六月署。
柏固八月任，兼使日本。
日
罗士恒署。齐干三月任。
日本
内田康哉　矢野文雄五月任。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巴布罗福　格尔思十月任。
吕班　毕盛三月任。
田贝卸，康格五月任。
日
萨尔瓦　马迪讷八月任。
日本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海靖四月回国，贝威士四月署。克林德任。
日
费葛三月回国，贾尔牒三月署。
马迪讷二月回国，英使窦讷乐暂代。萨尔瓦六月任。
日本
矢野文雄十月回国，西德二郎十月任。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克林德五月被戕。
日
姚士登四月任。
日本

西德二郎十一月回国，小村寿太郎十一月任。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格尔思八月回国。雷萨尔八月任。
窦讷乐调日本，萨道义任。
穆默任。九月假出京，葛尔士九月署。
日
萨尔瓦八月回国，罗玛讷八月署。
日本
小村寿太郎十月回国，内田康哉十月任。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萨道义十一月假归，焘讷里十一月署。
鲍渥五月回国，贾斯讷五月署。
日
罗玛讷二月卸，嘎厘讷二月任。
日本
朴齐纯十月任。是为韩派驻使之始。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希特斯九月任。
日
嘎厘讷　巴乐礼十一月任。
日本
朴齐纯十二月回国，朴台荣署。
光绪三十年甲辰
日
姚士登　六月回国，葛飞业六月任。
日本
朴台荣卸，闵泳喆二月任。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雷萨尔三月卒。璞科第五月任。
康格四月回国，柔克义五月任。
日
日本
胡尔达五月任护理驻使。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萨道义回国，朱迩典十月任。
吕班回国，巴思德五月任。
穆默三月回国，葛尔士署。雷克司十月任。
日
博赍尔正月署。柯霓雅九月任。
齐干　讷巴恩正月署。
日本
内田康哉回国，林权助六月任。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日

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璞科第　廓索维慈八月任。
吕班十一月回国。
日
巴乐礼　文吉二月任。
顾觐斯基正月任。
日本
林权助五月回国，伊集院彦吉五月任。
宣统元年己酉
日
日本
宣统二年庚戌
柔克义回国，嘉乐恒七月任。
日
柯霓雅卸，博赍尔六月署。贾思牒九月任。
日本
宣统三年辛亥
日
斯茀尔札六月任。
日本

清史稿卷二一四　列传第一

后妃
显祖宣皇后　继妃庶妃
太祖孝慈高皇后　元妃　继妃
大妃　寿康太妃太祖诸妃
太宗孝端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
敏惠恭和元妃　懿靖大贵妃
康惠淑妃太宗诸妃世祖废后
孝惠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
孝献皇后　淑惠妃世祖诸妃
圣祖孝诚仁皇后　孝昭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　孝恭仁皇后
世宗孝敬宪皇后　孝圣宪皇后
高宗孝贤纯皇后　皇后乌拉纳喇氏
孝仪纯皇后　慧贤皇贵妃
婉贵太妃高宗诸妃仁宗孝淑睿皇后
孝和睿皇后　恭顺皇贵后
宣宗孝穆成皇后　孝慎成皇后
孝全成皇后　孝静成皇后
文宗孝德显皇妃　孝贞显皇后
孝钦显皇后　庄静皇贵妃玟贵妃
穆宗孝哲毅皇后　淑慎皇贵妃

德宗孝定景皇后　端康皇贵妃

恪顺皇贵妃　宣统皇后淑妃

太祖初起，草创阔略，宫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福晋盖“可敦”之转音，史述后妃。后人缘饰名之，非当时本称也。崇德改元，五宫并建，位号既明，等威渐辨。世祖定鼎，循前代旧典。顺治十五年，采礼官之议：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宁宫设贞容一、慎容二，勤侍无定数，又置女官。循明六局一司之制，议定而未行。

康熙以后，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曰景仁，曰承乾，曰钟粹，曰延禧，曰永和，曰景阳；西六宫：曰永寿，曰翊坤，曰储秀，曰启祥，曰长春，曰咸福。诸宫皆有宫女子供使令。每三岁选八旗秀女，户部主之，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内务府主之。秀女入宫，妃、嫔、贵人惟上命。选宫女子、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以下女，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后妃诸姑、姊妹不赴选。帝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诸宫。先朝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与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诸宫殿设太监，秩最高不逾四品，员额有定数，禀给有定量，分领执事有定程，此其大较也。

二百数十年，壶化肃雍，詖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追尊四代，惟宣皇后著发族，且有继室，托始于是。历朝居正号者，谨慎而次之，并及妃、嫔有子若受后朝尊封者。世祖以汉女为妃，高宗以回女为妃，附书之，以其仅见也。

显祖宣皇后，喜塔腊氏，都督阿古女。归显祖为嫡妃。岁己未，太祖生。岁己巳，崩。顺治五年，与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同时追谥。子三：太祖、舒尔哈齐、雅尔哈齐。女一，下嫁噶哈善哈斯虎。

继妃，纳喇氏，哈达部长万所抚族女。遇太祖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产独薄。子一，巴雅喇。庶妃，李佳氏。子一，穆尔哈齐。

太祖孝慈高皇后，纳喇氏，叶赫部长杨吉砮女。太祖初起兵，如叶赫，杨吉砮以后许焉。杨吉砮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杀，子纳林布禄继为贝勒，又为成梁击破。岁戊子秋九月，以后来归，上率诸贝勒、大臣迎之，大宴成礼。是岁，后年十四。岁壬辰冬十月，太宗生。岁癸卯秋，后病作，思见母，上遣使迎焉，纳林布禄不许。是月庚辰，后崩，年二十九。

后庄敬聪慧，词气婉顺，得誉不喜，闻恶言，愉悦不改其常。不好谄谀，不信谗佞，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不预外事，殚诚华虑以事上。及崩，上深悼之，丧敛祭享有加礼，不饮酒茹荤者逾月。越三载，葬赫图阿拉尼雅满山冈。天命九年，迁葬东京杨鲁山。天聪三年，再迁葬沈阳石觜头山，是为福陵。崇德元年，上谥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顺治元年，祔太庙。康熙元年，改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子一，太宗。

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

继妃，富察氏。归太祖亦在孝慈皇后前。岁癸巳，叶赫诸部来侵，上夜驻军，寝甚酣，妃呼上觉曰：“尔方寸乱耶，惧耶？九国兵来攻，岂酣寝时耶？”上曰：“我果惧，安能酣寝？我闻叶赫来侵，以其无期，时以为念，既至，我心安矣。我若负叶赫，天必厌之，安得不慎？今我顺天命，安疆土，彼纠九国以虐无咎之人，天不佑也！”安寝如故。及旦，遂破敌。天命五年，妃得罪，死。子二：莽古尔泰、德格类。女一，名莽古济，下嫁锁木诺杜棱。

大妃，纳喇氏，乌喇贝勒满泰女。岁辛丑，归太祖，年十二。孝慈皇后崩，立为大妃。天命十一年七月，太祖有疾，浴于汤泉。八月，疾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召大妃出迎，入浑河。庚戌，缓舟次鸡堡，上崩。辛亥，大妃殉焉，年三十七。同殉者，二庶妃。妃子三：阿济格、多尔袞、多铎。顺治初，多尔袞摄政，七年，上谥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太庙。八年，多尔袞得罪，罢谥，出庙。

寿康太妃，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郡王孔果尔女。太祖诸妃中最老寿。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尊为皇曾祖寿康太妃。康熙四年，死。

太祖诸妃称侧妃者四：伊尔根觉罗氏，子一，阿巴泰，女一，下嫁达尔汉。纳喇氏，孝慈皇后女弟，女一，下嫁固尔布什，其二皆无出。称庶妃者五：兆佳氏，子一，阿拜。钮祜禄氏，子二，汤古代、塔拜。嘉穆瑚觉罗氏，子二，巴布泰、巴布海，女三，下嫁布占泰、达启、苏纳。西林觉罗氏，子一，赖慕布。伊尔根觉罗氏，女一，下嫁鄂扎伊。

太宗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女。岁甲寅四月，来归，太祖命太宗亲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大宴成礼。天聪间，后母科尔沁大妃屡来朝，上迎劳，锡赉有加礼。崇德元年，上建尊号，后亦正位中宫。二年，大妃复来朝，上迎宴。越二日，大妃设宴，上率后及贵妃、庄妃幸其行幄。寻命追封后父莽古思和硕福亲王，立碑于墓，封大妃为和硕福妃，使大学士范文程等册封。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顺治六年四月乙巳，崩，年五十一。七年，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女三，下嫁额哲、奇塔特、巴雅思祜朗。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塞桑女，孝端皇后侄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崇德元年，封永福宫庄妃。三年正月甲午，世祖生。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十一年，赠太后父塞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圣祖即位，尊为太皇太后。

九年，上奉太后谒孝陵。十年，谒福陵、昭陵。十一年，幸赤城汤泉，经长安岭，上下马，扶辇，至坦道，始上马以从。还，度岭，正大雨，仍下马，扶辇。太后命骑从，上不可，下岭，乃乘马傍辇行。吴三桂乱作，频年用兵，太后念从征将士劳苦，发宫中金帛加犒。闻各省有偏灾，辄发帑振恤布尔尼叛，师北征，太后以慈宁宫庶妃有母年九十余，居察哈尔，告上诫师行毋掳掠。

国初故事，后妃、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皆令命妇更番入侍，至太后始命罢之。宫中守祖宗制，不蓄汉女。上命儒臣译大学衍义进太后，太后称善，赐赉有加。太后不预政，朝迁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尝勉上曰："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又作书以诫曰："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只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十九年四月，上撰大德景福颂进太后。

二十年，上复奉太后幸汤泉。云南平，上诣太后宫奏捷。二十一年，上诣奉天谒陵，途次屡奏书问安，使献方物，奏曰："臣到盛京，亲网得鲢、<⿰鱼脊>，浸以羊脂，山中野烧，自落榛实及山核桃，朝鲜所进柿饼、松、栗、银杏，附使进上，伏乞俯赐一笑，不胜欣幸。"二十二年夏，奉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秋，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上以长城岭峻绝，试辇不能陟，奏太后。次日，太后辇登岭，路数折不可上，太后乃还龙泉关，命上代礼诸寺。二十四年夏，上出塞避暑，次博洛和屯，闻太后不豫，即驰还京师，太后疾良已。

二十六年九月，太后疾复作，上昼夜在视。十二月，步祷天坛，请减算以益太后。读祝，上泣，陪祀诸王大臣皆泣。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己巳，崩，年七十五。上哀恸，欲于宫中持服二十七月，王大臣屡疏请遵遗诰，以日易月，始从之。命撤太后所居宫移建昌瑞山孝陵近地，号"暂安奉殿。"二十七年四月，奉太后梓宫诣昌瑞山。自是，岁必诣谒。雍正三年十二月，世宗即其地起陵，曰昭西陵。

世祖亲政，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圣祖以云南平，奏捷，定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初奉安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世祖。女三，下嫁弼尔塔哈尔、色布腾锳吉尔格。

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姊也。天聪八年，来归。崇德元年，封关雎宫宸妃。妃有宠于太宗，生子，为大赦。子二岁而殇，未命名。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一日忽迷惘，自午至酉始瘥，乃悔曰："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朕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特示谴也。"上仍悲悼不已。诸王大臣请出猎，遂猎蒲河。还过妃墓，复大恸。妃母和硕贤妃来吊，上命内大臣掖舆临妃墓。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当妃丧作乐，皆坐夺爵。

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女。崇德元年，封麟趾宫贵妃。四年，额

齐格诺颜及其妻福晋来朝。妃率诸王、贝勒迎宴。次日，上赐宴清宁宫，福晋入见，称上外姑。顺治九年，世祖加尊封。康熙十三年，薨，圣祖侍太后临奠。子一，博穆博果尔。女一，下嫁噶尔玛索诺木。又抚蒙古女，嫁噶尔玛德参，济旺子也。

康惠淑妃，博尔济吉特氏，阿霸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女。崇德元年，封衍庆宫淑妃。抚蒙古女，上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顺治九年，加尊封，前懿靖大贵妃薨。

太宗诸妃：元妃，钮祜禄氏，宏毅公额亦都女，子一，格博会；继妃，乌拉纳喇氏，子二，豪格、洛格，女一，下嫁班第。称侧妃者二：叶赫纳喇氏，子一，硕塞；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女二，下嫁夸扎、哈尚。称庶妃者六：纳喇氏，子一，高塞，女二，下嫁辉塞、拉哈；奇垒氏，察哈尔部人，女一，下嫁吴应熊；颜扎氏，子一，叶布舒；伊尔根觉罗氏，子一，常舒，其二不知氏族，一生子，韬塞；一生女，下嫁班第。

世祖废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也。后丽而慧，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为世祖聘焉。顺治八年八月，册为皇后。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

十年八月，上命大学士冯铨等上前代废后故事，铨等疏谏，上严拒，谕以“无能，故当废”，责诸臣沽名。即日奏皇太后，降后为静妃，改居侧宫，下礼部，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疏请慎重详审，礼部员外郎孔允樾及御史宗敦一、潘朝选、陈棐、张琦、杜果、聂玠、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自尚登、祖建明各具疏力争。允樾言尤切，略言：“皇后正位三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犹父母，父欲出母，即心知母过，犹涕泣以谏；况不知母过何事，安忍缄口而不为母请命？”上命诸王、贝勒、大臣集议，议仍以皇后位中宫，而别立东西两宫。上不许，令再议，并责允樾覆奏，允樾疏引罪，诸王大臣再议，请从上指，于是后竟废。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顺治十一年五月，聘为妃，六月，册为后。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旨。十五年正月，皇太后不豫，上责后礼节疏阙，命停应进中宫笺表，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

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上奉太皇太后谒孝陵，幸盛京，谒福陵、昭陵、出古北口避暑，幸五台山，皆奉太后侍行。二十二年，上奉太皇太后出塞，太后未侍行，中途射得鹿，断尾渍以盐，并亲选榛实，进太后。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不豫，太后朝夕奉侍，及太皇太后崩，太后悲痛。诸妃主入临，太后恸甚，几仆地。上命诸王大臣奏请太后节哀回宫，再请乃允。岁除，诸王大臣请太后谕上回宫，上不可。二十七年正月，行虞祭，上命诸王大臣请太后勿往行礼，太后亦不可。二十八年，建宁寿新宫，奉太后居焉。

三十五年十月，上北巡，太后万寿，上奉书称祝。驻丽苏，太后遣送衣裘，上奉书言：“时方燠，河未冰，帐房不须置火，俟严寒，即欢忭而服之，”三十六年二月，上亲征噶尔丹，驻他喇布拉克。太后以上生日，使赐金银茶壶，上奉书拜受。噶尔丹既定，群臣请上加太后徽号寿康显宁，太后以上不受尊号，亦坚谕不受。三十七年七月，奉太后幸盛京谒陵，道喀尔沁。途中以太后父母葬发库山，距跸路二百里，谕内大臣索额图择洁地，太后遥设祭。十月，次奇尔赛毕喇，值太后万寿，上诣行宫行礼，敕封太后所驻山曰寿山。

三十八年，上奉太后南巡。三十九年十月，太后六十万寿。上制万寿无疆赋，并奉佛象、珊瑚、自鸣钟、洋镜、东珠、珊瑚、金珀、御风石，念珠，皮裘，羽缎，哆罗呢，沈、檀、芸、降诸香，犀玉、玛瑙、瓷、漆诸器，宋、元、明名画，金银、币帛。又令膳房-数米万粒，号“万国玉粒饭，”及肴馔、果品以献。四十九年，太后七十万寿，亦如之。

五十六年十月，太后不豫。是岁，上春秋六十有四，方有疾，头眩足肿，闻太后疾甚，以帕缠足，乘软舆诣视，跪床下，捧太后手曰：“母后，臣在此！”太后张目，畏明，障以手，视上，执上手，已不能语。上力疾，于苍震门内支幄以居。丙戌，太后崩，年七十七。上号恸尽礼。五十七年三月，葬孝陵之东，曰孝东陵。初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中上。至云南平，定曰仁宪恪顺诚惠纯

淑端禧皇太后。及崩，上谥，大学士等初议误不系世祖谥，上令至太庙、奉先殿瞻礼高皇后、文皇后神位，大学士等引罪；又以所拟谥未多留徽号字，命更议。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惠仁宣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少保、固山额真佟图赖女。后初入宫，为世祖妃。十一年春，妃诣太后宫问安，将出，衣裾有光若龙绕，太后问之，知有妊，谓近侍曰："朕妊皇帝实有斯祥，今妃亦有是，生子必膺大福。"三月戊申，圣祖生。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二年二月庚戌，崩，年二十四。初上徽号曰慈和皇太后。及崩，葬孝陵，上谥，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文育圣章皇后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子一，圣祖。

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上皇太后徽号，鄂硕本以军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进三等伯。十七年八月，薨，上辍朝五日。追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上亲制行状，略曰："后婉静循礼，事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返跸晏，必迎问寒暑，意少＜□郩一阝几＞，则曰：'陛下归晚，体得毋倦耶？'趣具餐，躬进之，命共餐，则辞。朕值庆典，举数觞，必诫侍者，室无过燠，中夜＜□忄咸＞＜□忄咸＞起视。朕省封事，夜分，未尝不侍侧。诸曹循例章报，朕则置之，后曰：'此虽奉行成法，安知无当更张，或有他故？奈何忽之！'令同阅，起谢'不敢干政'览廷谳疏，握笔未忍下，后问是疏安所云，朕谕之，则泣曰'诸辟皆愚无知，岂尽无冤？宜求可矜宥者全活之！'大臣偶得罪，朕或不乐，后辄请霁威详察。朕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日讲后，与言章句大义，辄喜。偶遗忘，则谏：'当服默识。'搜狩，亲骑射，则谏'毋以万邦仰庇之身，轻于驰骤'偶有未称旨，朕或加谯让，始犹自明无过，及闻姜后脱簪事，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责而已。后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省。后初病，皇太后使问安否，必对曰：'安'疾甚，朕及今后、诸妃、嫔环视之，后曰：'吾殆将不起，此中澄定，亦无所苦，独不及酬皇太后既陛下恩万一。妾殁，陛下宜自爱！惟皇太后必伤悼，奈何？'既又令以诸王赙施贫乏，复属左右毋以珍丽物敛。殁后，皇太后哀之甚。"行状数千言，又命大学士金之俊别作传。是岁，命秋谳停决，从后志也。

时鄂硕已前卒，后世父罗硕，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及上崩，遗诏以后丧祭逾礼为罪已之一。康熙二年，合葬孝陵，主不祔庙，岁时配食飨殿。子一，生三月而殇，未命名。

贞妃，栋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庆女。殉世祖。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

淑惠妃，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皇后妹也。顺治十一年，册为妃。康熙十二年，尊封皇考淑惠妃。妃最老寿，以五十二年十月薨。

同时尊封者：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为恭靖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为端顺妃，皆无所出：栋鄂氏为宁慤妃，在世祖时号庶妃，子一，福全。又恪妃，石氏，滦州人，吏部侍郎申女。世祖尝选汉官女备六宫，妃与焉。居永寿宫。康熙六年薨，圣祖追封皇考恪妃。

又在三妃前，世祖庶妃有子女者，又有八人：穆克图氏，子承干，八岁殇；巴氏，子钮钮，为世祖长子，二岁殇，女二，一六岁殇，一七岁；殇陈氏，子一，常宁；唐氏，子一，奇授，七岁殇；钮氏；子一，隆重禧；杨氏，女一，下嫁纳尔杜；乌苏氏，女一，八岁殇；纳喇氏，女一，五岁殇。

圣祖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辅政大臣、一等大臣索尼孙，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女。康熙四年七月，册为皇后。十三年五月丙寅，生皇二子允礽，即于是日崩，年二十二。谥曰仁孝皇后。二十年，葬孝东陵之东，即景陵也。雍正元年，改谥。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诚恭肃正惠安和淑懿恪敏俪天襄圣仁皇后。子二：承祜，四岁殇；允礽。

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一等公遏必隆女。初为妃。康熙十六年八月，册为皇后。十七年二月丁卯，崩。二十年，与孝诚皇后同葬。上每谒孝陵，辄临孝诚、孝昭两后陵奠酹。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昭静淑明惠正和安裕端穆钦天顺圣仁皇后。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康熙十六年，为贵妃。二十年，

进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病笃，册为皇后。翼日甲辰，崩。谥曰孝懿皇后。是冬，葬仁孝、孝昭两后之次。雍正、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懿温诚端仁宪穆和恪慈惠奉天佐圣仁皇后。女一，殇。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女。后事圣祖。康熙十七年十月丁酉，世宗生。十八年，为德嫔。二十年，进德妃。世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拟上徽号曰仁寿皇太后，未上册。雍正元年五月辛丑，崩，年六十四。葬景陵。上谥，曰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子三：世宗，允祚，允禵。允祚六岁殇。女三：其二殇，一下嫁舜安颜。

敬敏皇贵妃，章佳氏。事圣祖为妃。康熙三十八年，薨。谥曰敏妃。雍正初，世宗以其子怡亲王允祥贤，追进封。妃又生女二，下嫁仓津、多尔济。

定妃，万琉哈氏。事圣祖为嫔。世宗尊为皇考定妃。就养其子履亲王允祹邸。高宗朝，岁时伏腊，辄迎入宫中上寿，然未进尊封。薨年九十七。

通嫔，纳喇氏。事圣祖为贵人。雍正二年，世宗以其婿喀尔郡王策棱功，尊封。乾隆九年，薨。子二：万黼，五岁殇；允赟，二岁殇。女一。

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事圣祖为和妃。世宗尊为皇考贵妃。高宗尊为皇祖温惠皇贵太妃。乾隆三十三年，薨，年八十六。谥曰惇怡皇贵妃。葬景陵侧皇贵妃园寝。女一，殇。圣祖诸妃，妃薨最后。

乾隆初，同时尊封者：慤惠皇贵妃，佟佳氏，孝懿皇后妹。事圣祖为贵妃。世宗尊为皇考皇贵妃。高宗尊为皇祖寿祺皇贵太妃。薨，谥曰慤惠皇贵妃。顺懿密太妃，王氏。初为密嫔，自密妃尊封。子三：允＜禾咼＞、允禄、允祄，允祄八岁殇。纯裕勤太妃，陈氏。初为勤嫔，自勤妃尊封。子一，允礼。襄嫔，高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祎。女一，殇。谨嫔，色赫图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祜。静嫔，石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祁。熙嫔，陈氏。自贵人尊封。子一，允禧。穆嫔，陈氏。自贵人卒后追尊封。子一，允祕。

其卒于康熙中及虽下逮雍正、乾隆而未尊封者，又有：温僖贵妃，钮祜禄氏，孝昭皇后妹。子一，允＜⿰礻我＞。女一，殇。惠妃，纳喇氏。子二：承庆，殇；允禔。宜妃，郭络罗氏。当圣祖崩时，妃方病，以四人舁软榻诣丧所，出太后前，世宗见之，又傲，世宗为诘责宫监。子三：允祺、允禟、允禌，允禌十二岁殇。荣妃，马佳氏。子五：承瑞，为圣祖长子，四岁殇；赛音察浑，长善，长生皆殇；允祉。女一，下嫁乌尔滚。成妃，戴佳氏。子一，允祐。良妃，卫氏。子一，允禩。平妃，赫舍里氏。孝诚皇后妹。子一，允禨，殇。端嫔，董氏。女一，殇。贵人，兆佳氏。女一，下嫁噶尔臧。郭络罗氏，宜妃妹。子一，允＜⿰礻禹＞，殇。女一，下嫁敦多布多尔济。袁氏，女一，下嫁孙承运。陈氏，子一，允禐，殇。庶妃，钮祜禄氏，女一。张氏，女二，王氏，女一，刘氏，女一，皆殇。

世宗孝敬宪皇后，乌喇那拉氏，内大臣费扬古女。世宗为皇子，圣祖册后为嫡福晋。雍正元年，册为皇后。九年九月己丑，崩。时上病初愈，欲亲临含敛，诸大臣谏止。上谕曰："皇后自垂髫之年，奉皇考命，作配朕躬。结缡以来，四十余载，孝顺恭敬，始终一致。朕调理经年，今始全愈，若亲临丧次，触景增悲，非摄养所宜。但皇后丧事，国家典仪虽备，而朕礼数未周。权衡轻重，如何使情文兼尽，其具议以闻。"诸大臣议，以明会典皇后丧无亲临祭奠之礼，令皇子朝夕奠，遇祭，例可遣官，乞停亲奠，从之。谥孝敬皇后。及世宗崩，合葬泰陵。乾隆、嘉庆累加谥，曰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圣宪皇后。

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四品典仪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潜邸，号格格。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进熹贵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遗命，尊为皇太后，居慈宁宫。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国体。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即召宫监，谕："汝等尝侍圣祖，几曾见昭圣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庙宇？嗣后当奏止！"宫监引悟真庵尼入内，导太后弟入苍震门谢恩，上屡诫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山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狝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

十六年，六十寿，二十六年，七十寿；三十六年，八十寿；度典以次加隆。先期，日进寿礼九

九。先以上亲制诗文、书画，次则如意、佛象、冠服、簪饰、金玉、犀象、玛瑙、水晶、玻璃、琅琊、彝鼎、艺器、书画、绮绣、币帛、花果，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太后为天下母四十余年，国家全盛，亲见曾元。

四十二年正月庚寅，崩，年八十六。葬泰陵东北，曰泰东陵。初尊太后，上徽号。国有庆，屡加上，曰崇德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宁豫皇太后。既葬，上谥。嘉庆中，再加谥，曰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子一，高宗。

敦肃皇贵妃，年氏，巡抚遐龄女。事世宗潜邸，为侧福晋。雍正元年，封贵妃。三年十一月，妃病笃，进皇贵妃。并谕妃病如不起，礼仪视皇贵妃例行。妃薨逾月，妃兄羹尧得罪死。谥曰敦肃皇贵妃。乾隆初，从葬泰陵。子三：福宜、福惠、福沛，皆殇。女一，亦殇。

纯慤皇贵妃，耿氏。事世宗潜邸，为格格。雍正间，封裕嫔，进裕妃。高宗时，屡加尊为裕皇贵太妃。四十九年，薨，年九十六。谥曰纯慤皇贵妃。葬妃围寝，位诸妃上。子一，宏昼。

世宗诸妃，又有：齐妃，李氏。事世宗潜邸，为侧室福晋。雍正间，封齐妃。子三：宏盼、宏昀，皆殇；宏时。女一，下嫁星德。谦妃，刘氏。事世宗潜邸，号贵人。雍正间，封谦嫔。高宗尊为皇考谦记。子一，宏瞻。懋嫔，宋氏。事世宗，号格格。雍正初，封懋嫔。女二皆殇。

高宗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察哈尔总管李荣保女。高宗为皇子，雍正五年，世宗册后为嫡福晋。乾隆二年，册为皇后后。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毛蒙＞毡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也。上甚重之。十三年，从上东巡，还跸，三月乙未，后崩于德州舟次，年三十七。上深恸，兼程还京师，殡于长春宫，服缟素十二日。

初，皇贵妃高佳氏薨，上谥以慧贤，后在侧，曰："吾他日期以'孝贤'可乎？至是，上遂用为谥。并制述悲赋，曰："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惟人伦之伊始，固天俪之与齐。念懿后之作配，廿二年而于斯。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昔皇考之命偶，用抡德于名门。俾述予而尸藻，定嘉礼于渭滨。在青宫而养德，即治壶而淑身。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乃其正位坤宁，克赞乾清。奉慈闱之温靖，为九卿之仪型。克俭于家，爰始缫品而育茧；克勤于邦，亦知较雨而课晴。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臻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抚诸子如一出兮，岂彼此之分视？值乖舛之叠遘兮，谁不增夫怨怼？况顾予之伤悼兮，更怳恨而切意。尚强欢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泪。制泪兮泪滴襟，强欢兮欢匪心。聿当春而启绤，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众劳，促归程兮变故遭。登画舫兮陈翟褕，由潞河兮还内朝。去内朝兮时未几，致邂逅兮怨无已。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望湘浦兮何先徂，求北海兮乏神术。循丧仪兮徒怆然，例展禽兮谥孝贤。思遣徽之莫尽兮，讵两字之能宣。包四德而首出兮，谓庶几其可传。惊时序之代谢兮，届十旬而迅如。睹新昌而增恸兮，陈旧物而忆初。亦有时而暂弭兮，旋触绪而欷歔。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椒房兮阗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十七年，葬孝陵西胜水峪，后即于此起裕陵焉。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子二：永琏、永琮。女二：一殇，一下嫁色布腾巴尔珠尔。

皇后，乌喇那拉氏，佐领那尔布女。后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二年，封娴妃。十年，进贵妃。孝贤皇后崩，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六年，册为皇后。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三十一年七月甲午，崩。上方幸木兰，命丧仪视皇贵妃。自是遂不复立皇后。子二，永璂、永璟。女一，殇。

四十三年，上东巡，有金从善者，上书，首及建储，次为立后。上因谕曰："那拉氏本朕青宫时皇考所赐侧室福晋，孝贤皇后崩后，循序进皇贵妃。越三年，立为后。其后自获过愆，朕优容如故。国俗忌剪发，而竟悍然不顾，朕犹包含不行废斥。后以病薨，止令减其仪文，并未削其位号。朕处此仁至义尽，况自是不复继立皇后。从善乃欲朕下诏罪己，朕有何罪当自责乎？从善又请立后，朕春秋六十有八，岂有复册中宫之理？"下行在王大臣议从善罪，坐斩。

孝仪纯皇后，魏佳氏，内管领清泰女。事高宗为贵人。封令嫔，累进令贵妃。二十五年十月丁

丑，仁宗生。三十年，进令皇贵妃。四十年正月丁丑，薨，年四十九。谥曰令懿皇贵妃，葬胜水峪。六十年，仁宗立为皇太子，命册赠孝仪皇后。嘉庆、道光累加谥，曰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后家魏氏，本汉军，抬入满洲旗，改魏佳氏。子四：永璐，殇；仁宗；永璘；其一殇，未命名。女二，下嫁拉旺多尔济、札兰泰。

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大学士高斌女。事高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乾隆初，封贵妃。薨，谥曰彗贤皇贵妃。葬胜水峪。

纯惠皇贵妃，苏佳氏。事高宗潜邸。即位，封纯嫔。累进纯皇贵妃。薨，谥曰纯惠皇贵妃。葬裕陵侧。子一，永瑢。女一，下嫁福隆安。

庆恭皇贵妃，陆氏。初封庆嫔。累进庆贵妃。薨。仁宗以尝受妃抚育，追尊为庆恭皇贵妃。

哲悯皇贵妃，富察氏。事高宗潜邸。雍正十三年，薨。乾隆初，追封哲妃，进皇贵妃。谥曰哲悯皇贵妃，葬胜水峪。子一，永璜，为高宗长子。女一，殇。

淑嘉皇贵妃，金佳氏。事高宗潜邸，为贵人。乾隆初，封嘉妃，进嘉贵妃。薨，谥曰淑嘉皇贵妃，葬胜水峪。子四：永珹、永璇、永璇，其一殇，未命名。

婉贵太妃，陈氏。事高宗潜邸。乾隆间，自贵人累进婉妃。嘉庆间，尊为婉贵太妃。寿康宫位居首。薨，年九十二。颖贵太妃，巴林氏。亦自贵人累进颖贵妃。尊为颖贵太妃，亦居寿康宫。薨，年七十。

贵人：西林觉罗氏，柏氏，皆自常在进尊为贵人。晋太妃，富察氏。事高宗为贵人。逮道光时，犹存。宣宗尊为皇祖晋太妃。

高宗诸妃有子女者：忻贵妃，戴佳氏，总督那苏图女。女二，皆殇。愉贵妃，珂里叶特氏。子一，永琪。舒妃，叶赫那拉氏。子一，殇，未命名。惇妃，汪氏。尝笞宫婢死，上命降为嫔。未几，复封。女一，下嫁丰绅殷德。

又有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麦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

仁宗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女。仁宗为皇子，乾隆三十九年，高宗册后为嫡福晋。四十七年八月甲戌，宣宗生。仁宗受禅，册为皇后。嘉庆二年二月戊寅，崩，谥曰孝淑皇后，葬太平峪，后即于此起昌陵焉。道光、咸丰累加谥，曰孝淑端和仁庄慈懿敦裕昭肃光天佑圣睿皇后。子一，宣宗。女二：一殇，一下嫁玛尼巴达喇。

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后事仁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仁宗即位，封贵妃。孝淑皇后崩，高宗敕以后继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六年，册为皇后。二十五年八月，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寿康宫。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崩，年七十四。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于慎德堂丧次。咸丰三年，葬后昌陵之西，曰昌西陵。初尊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逮崩，上谥。咸丰间加谥，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钦顺仁正应天熙圣睿皇后。子二：绵恺、绵忻。女一，殇。

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嘉庆初，选入宫，为如贵人。累进如妃。宣宗尊为皇考如皇妃，居寿安宫。文宗尊为皇祖如皇贵太妃。薨，年七十四，谥曰恭顺皇贵妃。子一，绵愉。女二，殇。

和裕皇贵妃，刘佳氏。事仁宗潜邸。嘉庆初，封諴妃。进诚贵妃。宣宗尊为皇考諴禧皇贵妃。薨，谥曰和裕皇贵妃。子一，未命名，殇。女一，下嫁索特纳木多尔济。

仁宗诸妃有子女者：华妃，侯佳氏。事仁宗潜邸。嘉庆初，封莹嫔。改进封。女一，殇。简嫔，关佳氏，逊嫔，沈佳氏，皆事仁宗潜邸，号格格。嘉庆初，追封。女各一，皆殇。

仁宗嫔御至宣宗朝尊封者，又有信妃，刘佳氏；恩嫔，乌雅氏；荣嫔，梁氏；皆自贵人进。安嫔，苏完尼瓜尔佳氏，自常在进。

宣宗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户部尚书、一等子布颜达赉女。宣宗为皇子，嘉庆元年，仁宗册后为嫡福晋。十三年正月戊午，薨。宣宗即位，追册谥曰孝穆皇后。初葬王佐村，移宾华峪，以地宫浸水，再移龙泉峪，后即于此起慕陵焉。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

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三等承恩公舒明阿女。宣宗为皇子，嫡福晋薨，仁宗册后继嫡福晋。宣宗即位，立为皇后。道光十三年四月己巳，崩，谥曰孝慎皇后。葬龙泉峪。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慎敏肃哲顺和懿诚惠敦恪熙天诒圣成皇后。女一，殇。

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卫、一等男颐龄女。后事宣宗，册全嫔。累进全贵妃。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文宗生。十三年，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立为皇后。二十年正月壬寅，崩，年三十三。宣宗亲定谥曰孝全皇后，葬龙泉峪。咸丰初，上谥。光绪间加谥，曰孝全慈敬宽仁端慤安惠诚敏符天笃圣成皇后。子一，文宗。女二：一殇，一下嫁德穆楚克扎布。

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女。后事宣宗为静贵人。累进静皇贵妃。孝全皇后崩，文宗方十岁，妃抚育有恩。文宗即位，尊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居寿康宫。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越九日庚午，崩，年四十四。上谥，曰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祔庙。葬慕陵东，曰慕东陵。穆宗即位，祎庙，加谥。光绪、宣统累加谥，曰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弼天辅圣成皇后。子三：奕纲、奕继、奕䜣。女一，下嫁景寿。

庄顺皇贵妃，乌雅氏。事宣宗，为常在。进琳贵人，累进琳贵妃。文宗尊为皇考琳贵太妃。穆宗尊为皇祖琳皇贵太妃。同治五年，薨，命王公百官持服一日，谥曰庄顺皇贵妃，葬慕东陵围寝。德宗朝，迭命增祭品，崇规制，上亲诣行礼。封三代，皆一品。子三：奕譓、奕詥。栾諴。女一，下嫁德徵。

彤贵妃，舒穆噜氏。事宣宗，为彤贵人。累进彤贵妃。复降贵人。文宗尊为皇考彤嫔。穆宗累尊为皇祖彤贵妃。女二，一下嫁扎拉丰阿，一殇。

宣宗诸妃有子女者：和妃，纳喇氏。初以宫女子，事宣宗潜邸。嘉庆十三年，子奕纬生。仁宗特命为侧室福晋。道光初，封和嫔。进和妃。祥妃，钮祜禄氏。事宣宗，为贵人。进嫔，复降。文宗尊为皇考祥妃。穆宗追尊为皇祖祥妃。子一，奕誴。女二，一殇，一下嫁恩崇。

他无子女而受尊封者：佳贵妃，郭佳氏，成贵妃，钮祜禄氏，皆事宣宗，为贵人，进嫔，复降。历咸丰、同治二朝进封，常妃、赫舍哩氏，以贵人进封，顺嫔，失其氏，以常在进封。恒嫔，蔡佳氏；豫妃，尚佳氏；贵人李氏，那氏，以答应进封。

文宗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太常寺少卿富泰女。文宗为皇子，道光二十七年，宣宗册后为嫡福晋。二十九年十二月乙亥，薨。文宗即位，追册谥曰孝德皇后。权攒田村，同治初，移静安庄，旋葬定陵，上谥。光绪、宣统屡加谥，曰孝德温惠诚顺慈庄恪慎徽懿恭天赞圣显皇后。

孝贞显皇后，钮祜禄氏，广西右江道穆阳阿女。事文宗潜邸。咸丰二年，封贞嫔，进贞贵妃。立为皇后。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是时，孝钦、皇后两宫并尊，诏旨称“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以别之。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同治八年，内监安得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太后立命诛之。十二年，归政于穆宗。十三年，穆宗崩，德宗即位，复听政。光绪七年三月壬申，崩，年四十五，葬定陵东普祥峪，曰定东陵。初尊为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及崩，上谥。宣统加谥，曰孝贞慈安和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四年，封懿嫔。六年三月庚辰，穆宗生，进懿妃。七年，进懿贵妃。十年，从幸热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与孝贞皇后并尊为皇太后。

是时，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等以文宗遗命，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两太后患之。御史董元醇请两太后权理朝政，两太后召载垣等入议，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难之。侍郎胜保及大学士贾桢等疏继至。恭亲王奕䜣留守京师，闻丧奔赴，两太后为言载垣等擅政状。九月，奉文宗丧还京师，即下诏罪载垣、端华、肃顺，皆至死，并罢黜诸大臣预赞襄政务者。授奕䜣议政王，以上旨命王大臣条上垂帘典礼。

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谕曰：“垂帘非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自是，日召议政王、军机大臣同

入对。内外章奏，两太后览讫，王大臣拟旨，翼日进呈。阅定，两太后以文宗赐同道堂小玺钤识，仍以上旨颁示。旋用御史徐启文奏，令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直言无隐，用御史钟佩贤奏，谕崇节俭，重名器，用御史下宝第奏，谕严赏罚，肃吏治，慎荐举。命内直翰林辑前史帝王政治及母后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以进。同治初，寇乱未弭，兵连不解，两太后同心求治，登进老成，倚任将帅，粤、捻荡平，滇、陇渐定。十二年二月，归政于穆宗。

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崩，太后定策立德宗，两太后复垂帘听政。谕曰："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垂帘听政。万几综理，宵旰不遑，矧当民生多蹙，各省水旱频仍。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凡诸政事当举，与时事有裨而又实能见施行者，详细敷奏。至敦节俭，祛浮华，宜始自宫中，耳目玩好，浮丽纷华，一切不得上进。""封疆大吏，当勤求闾阎疾苦，加意抚恤，清讼狱，勤缉捕。办赈积谷，饬有司实力奉行，并当整饬营伍，修明武备，选任贤能牧令，与民休息。"用御史陈彝奏，黜南书房行走、侍讲王庆祺，用御史孙凤翔等奏，黜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宝、文锡，又罪宫监之不法者，戍三人，杖四人。一时宫府整肃。

光绪五年，葬穆宗惠陵。吏部主事吴可读从上陵，自杀，留疏乞降明旨，以将来大统归穆宗嗣子。下大臣王议奏，王大臣等请毋庸议，尚书徐桐等，侍读学士宝廷、黄体芳、司业张之洞，御史李端棻，皆别疏陈所见。谕曰："我朝未明定储位，可读所请，与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付托，将来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

六年，太后不豫。上命诸督抚荐医治疾。八年，疾愈。孝贞皇后既崩。太后独当国。十年，法兰西侵越南。太后责恭亲王奕䜣等因循贻误，罢之，更用礼亲王世铎等，并谕军机处，遇紧要事件，与醇亲王奕譞商办。庶子盛昱、锡珍、御史赵尔巽各疏言醇亲王不宜参豫机务，谕曰："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䜣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䜣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是年，太后五十万寿。

十一年，法兰西约定。醇亲王奕譞建议设海军。十三年夏，命会同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巡阅海口，遣太监李莲英从。莲英侍太后，颇用事。御史朱一新以各直省水灾，奏请修省，辞及莲英。太后不怿，责一新覆奏。一新覆奏，言鸿章具舟迎王，王辞之，莲英乘以行，遂使将吏迎者误为王舟。太后诘王，王遂对曰："无之。"遂黜一新。

太后命以次年正月归政，醇亲王奕譞及王大臣等奏请太后训政数年，德宗亦力恳再三，太后乃许之。王大臣等条上训政典礼，命如议行。请上徽号，坚不许。十五年，德宗行婚礼。二月己卯，太后归政。御史屠仁守疏请太后归政后，仍披览章奏，裁决施行。太后不可，谕曰："垂帘听政，本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远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归政后，惟醇亲王单衔具奏，暂须径达。醇亲王密陈：'初裁大政，军国重事，定省可以禀承'并非著为典常，使训政永无底止。"因斥仁守乖谬，夺官。

同治间，穆宗议修圆明园，奉两太后居之，事未行。德宗以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高宗奉孝圣宪皇后三次祝厘于此，命葺治，备太后临幸，并更清漪园为颐和园，太后许之。既归政，奉太后驻焉。岁十月十日，太后万寿节，上率王大臣祝嘏，以为常。十六年，醇亲王奕䜣薨。二十年，日本侵朝鲜，以太后命，起恭亲王奕䜣。是年，太后六十万寿，上请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跸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朝鲜军事急，以太后命罢之。二十四年，恭亲王奕䜣薨。

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顾以国事日非，思变法救亡，太后意不谓然，积相左。上期以九月奉太后幸天津阅兵，讹言谓太后将勒兵废上；又谓有谋围颐和园劫太后者。八月丁亥，太后遽自颐和园还宫，复训政。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疴。二十五年十二月，立端郡王载漪子溥<⿰亻隽>继穆宗为皇子。

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载漪等信其术，言于太后，谓为义民，纵令入京师，击杀德意志使者

克林德及日本使馆书记，围使馆。德意志、奥大利亚、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美利坚、法兰西、英吉利、义大利、日本、和兰、俄罗斯十国之师来侵。七月，逼京师。太后率上出自德胜门，道宣化、大同。八月，驻太原。九月，至西安。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各国约成。八月，上奉太后发西安。十月，驻开封。时端郡王载漪以庇义和拳得罪废，溥＜⿰亻隽＞以公衔出宫。十一月，还京师。上仍居瀛台养疴。太后屡下诏："母子一心，励行新政。"三十二年七月，下诏预备立宪。

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年七十四，葬定陵东普陀峪，曰定东陵。初尊为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及崩，即以徽号为谥。子一，穆宗。

庄静皇贵妃，他他拉氏。事文宗，为贵人。累进丽妃。穆宗尊封为皇考丽皇贵太妃。薨，谥曰庄静皇贵妃。女一，下嫁符珍。玫贵妃，徐佳氏。事文宗，为贵人。进玫嫔。穆宗尊封为皇考玫贵妃。子一，未命名，殇。

端恪皇贵妃，佟佳氏。事文宗，为祺嫔。同治间，尊为皇考祺贵妃。宣统初，尊为皇祖祺贵太妃。薨，谥曰端恪皇贵妃。文宗诸妃未有子女而同治、光绪两朝尊封者：婉贵妃、璷妃、吉妃、禧妃、庆妃、云嫔、英嫔、容嫔、璹嫔、玉嫔，皆自贵人进封。婉贵妃，索绰络氏。云嫔，武佳氏。英嫔，伊尔根觉罗氏。余不知氏族。

穆宗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户部尚书崇绮女。同治十一年九月，立为皇后。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崩，德宗即位，以两太后命，封为嘉顺皇后。光绪元年二月戊子，崩，梓宫暂安隆福寺。二年五月，御史潘敦俨因岁旱上言，请更定谥号，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太后以其言无据，斥为谬妄，夺官。五年三月，合葬惠陵，上谥。宣统加谥，曰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

淑慎皇贵妃，富察氏。穆宗立后，同日封慧妃。进皇贵妃。德宗即位，以两太后命，封为敦宜皇贵妃。进敦宜荣庆皇贵妃。光绪三十年，薨。谥曰淑慎皇贵妃。

庄和皇贵妃，阿鲁特氏，大学士赛尚阿女，孝哲毅皇后姑也。事穆宗，为珣嫔，进妃。光绪间，进贵妃。宣统皇尊为皇考珣皇贵妃。孝定景皇后崩，未逾月，妃薨。谥曰庄和皇贵妃。敬懿皇贵妃，赫舍里氏。孝穆宗，自嫔进妃。光绪间，进贵妃。宣统间，累进尊封。荣惠贵妃，西林觉罗氏。事穆宗，自贵人进嫔。光绪间，进妃。宣统间，累进尊封。

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端康皇贵妃，他他拉氏。光绪十四年，选为瑾嫔。二十年，进瑾妃。以女弟珍妃忤太后，同降贵人。二十一年，仍封瑾妃。宣统初，尊为兼祧皇考瑾贵妃。逊位后，进尊封。岁甲子，薨。

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沉于井。二十七年，上还京师。追进皇贵妃。葬西直门外，移祔崇陵，追进尊封。

宣统皇后，郭博勒氏，总管内务府大臣荣源女。逊位后，岁壬戌，册立为皇后。淑妃，额尔德特氏。同日册封。

论曰：世祖、圣祖皆以冲龄践祚，孝庄皇后睹创业之难，而树委裘之主，政出王大臣，当时无建垂帘之议者。殷忧启圣，遂定中原，克底于升平。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旨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

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干，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清史稿卷二一五　列传第二

景祖诸子
武功郡王礼敦孙色勒
慧哲郡王额尔衮
宣献郡王斋堪
显祖诸子
子襄敏贝子务达海
庄亲王舒尔哈齐
子阿敏　郑献亲王济尔哈朗　靖定贝勒费扬武
阿敏子温简贝子固尔玛珲
固尔玛珲子镇国襄敏公瓦三
济尔哈朗子简纯亲王济度
辅国武襄公巴尔堪　济度子简亲王喇布
简修亲王雅布　雅布从孙简仪亲王德沛
巴尔堪子辅国襄愍公巴赛　费扬武子尚善
惠献贝子傅喇塔　舒尔哈齐孙辅国公品级札喀纳
通达郡王雅尔哈齐

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史称其制善。清兴，诸子弟但称台吉、贝勒。既乃敦明建亲、郡王，而次以贝勒、贝子，又次以公爵，复别为不入八分。盖所以存国俗，而等杀既多，屏卫亦益广，下此则有将军，无中尉，又与明小异。诸王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视明为尤善。然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与明所谓不临民，不治事者乃绝相反。

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繄诸王是庸。康熙间，出讨三藩，胜负互见，而卒底荡平之绩。其后行师西北，仍以诸王典兵。雍正、乾隆谅暗之始，重臣宅揆，亦领以诸王。嘉庆初，以亲王为军机大臣，未几，以非祖制罢。穆宗践阼，辍赞襄之命，而设议政王，寻仍改直枢廷。自是相沿，爰及季年，亲贵用事，以摄政始，以摄政终。论者谓有天焉，诚一代得失之林也。

今用诸史例以皇子为宗，子孙袭爵者从焉。子孙别有功绩复立爵者亦从焉。其爵世，备书之。其爵不世，则具详于表。表曰皇子，传曰诸王，亦互文以见义焉。自公以下，别被除拜具有事实者，及疏宗登追列高位著名绩者，皆散与诸臣相次。清矫明失，宗子与庶姓并用，通前史之例以存其实也。

景祖五子：翼皇后生显祖。诸子，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斋堪、恪恭贝勒塔察篇古，皆不详其母氏。

武功郡王礼敦，景祖第一子也。肇祖而下，世系始详，事迹未备，四传至兴祖。兴祖六子：长，德世库。次，刘阐。次，索长阿。次，景祖。次，包朗阿。次，宝实。号“宁古塔贝勒”。景祖承肇祖旧业，居赫图阿拉，德世库居觉尔察，刘阐居阿哈河洛，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包朗阿居尼麻喇，宝实居章甲，环赫图阿拉而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互相卫。宝实子阿哈纳渥济格与董鄂部长克辙巴颜有隙，屡来侵。索长阿子吴泰，哈达万汗婿也，乞援于哈达，攻董鄂部，取数寨，董鄂部兵乃不复至。“宁古塔”亦自此稍弱。及太祖兵起，德世库、刘阐、索长阿、宝实等子孙悉其英武，屡欲加害，其后益强大，谋始戢。索长阿、宝实子孙皆从攻战，包朗阿云孙拜山尤有功，自有传。帝业既成，景祖诸兄弟追封皆未及。

礼敦生而英勇，景祖讨平硕色纳、奈呼二部，礼敦功最，号曰“巴图鲁”。太祖兵起，礼敦卒久矣。太祖既定东京，葬景祖、显祖于杨鲁山以礼敦陪葬。崇德四年八月，进封武功郡王，配享太庙。

子贝和齐，太祖伐明，攻广宁，留守辽阳。

孙色勒，事太祖，授牛录额真。事太宗，自十六大臣进八大臣，授正蓝旗固山额真。从太宗围大凌，军城南，屡击败明兵。又从太宗略宣府、大同，与贝勒德格类入独石口，败明兵于长安岭，攻赤城，克其郛。寻坐事，降镶黄旗梅勒额真。崇德初，从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遣妻子入江华岛，走保南汉山城。豫亲王多铎围之急，朝鲜将赴援，色勒与甲喇额真阿尔津击败之。分兵攻江华岛，色勒率右翼兵渡海，越敌舰，近跃登岛，破其守兵，得倧妻子。倧既降，论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兼吏部右参政。顺治元年，擢内大臣。录礼敦诸孙席赍、阿济赉、阿赉等，并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色勒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再进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卒，谥勤愍。阿赉子吉哈礼，自有传。

慧哲郡王额尔兖，景祖第二子。顺治十年，追封谥配享太庙。

宣献郡王齐堪，景祖第三子。当族人与太祖构难，斋堪与额尔兖皆不与。顺治十年，追封谥，配享太庙。

恪恭贝勒塔察篇古，景祖第五子。顺治间，追封谥。天聪九年，诏德世库等子孙以“觉罗”为氏，系红带。乾隆四十年，诏国史馆：“礼敦等传列诸臣之首，以别于宗室诸王。”

显祖五子：宣皇后生太祖、庄亲王舒尔哈齐、通达郡王雅尔哈齐。继妃纳喇氏生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庶妃李佳氏生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

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显祖第二子。骁勇善战，每先登陷陈。岁乙酉，从太祖伐哲陈部，值大水，遣众还，留八十人：被棉甲者五十，被铁甲者三十，行略地。加哈人苏枯赖虎密以告，于是托漠河、章甲、把尔达、撒尔湖、界凡五城合兵御我。后哨章京能古德驰告，上出他道，弗遇。上深入，遥望见敌兵八百余，陈浑河至于南山。包朗阿孙札亲桑古里惧敌众，解其甲授人，上呵之。穆尔哈齐及左右颜布禄、兀浚噶从上驰近敌陈，下马夺击，射杀二十余人，敌渡浑河走。穆尔哈齐复从上蹑敌后，至吉林崖，遥见敌兵十五自旁径来。上去胄上缨，隐而待，射其前至者，贯脊殪。穆尔哈齐复射殪其一，余皆坠崖死。上曰：“今日以四人败八百人，天助我也！”穆尔哈齐屡从征伐，赐号青巴图鲁，译言：“诚毅”。天命五年九月，卒，年六十。上临祭其墓。顺治十年，追封谥。

子十一，有爵者六：达尔察、务达海、汉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达尔察、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皆封辅国公，达尔察谥刚毅，喇世塔谥恪僖。

襄敏贝子务达海，穆尔哈齐第四子。事太宗，授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攻沙河、南和及临洺关、魏县并有功。三年，授刑部左参政。从贝勒岳托败明兵开平，复偕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败明兵沙河、三河，又败之浑河岸，至赵州。复攻山东，克临清、安邱、临淄。还次密云，俘四千余。五年，授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从攻锦州，夜略杏山、塔山。七年，抉刑部承政。从伐明，分军略登州，未至先归，坐夺俘获入官。顺治元年，从定京师，逐李自成至延安，城兵夜出，击破之。复从豫亲王多铎徇江南。三年，又从讨苏尼特腾机思，败土谢图汗，硕雷汗援兵。五年，偕固山额真阿赖等戍汉中。累进爵。自三等辅国将军至贝子。六年，偕镇国公屯齐哈、辅国公巴布泰代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八年，摄都察院事。十一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庆讨郑成功，中道疾作，召还。十二年，卒，谥襄敏。

务达海子托克托慧，封镇国公。托克托慧子扬福，事圣祖，官黑龙江将军久，圣祖屡称之，命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卒，谥襄毅。扬福子三官保，圣祖褒其孝，即命继扬福署黑龙江将军，袭爵。

汉岱，穆尔哈齐第五子。事太宗，与务达海同授牛录章京。崇德六年，从上围松山，击破明总兵吴三桂、王朴。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攻苏州、河间、景州，进克袞州，即军前授兵部承政。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又从多铎西征，破自成潼关。二年，与梅勒额真伊尔德率兵自南阳趋归德，克州一、县四，渡淮克扬州。赐金二十五两、银千三百两。三年，授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与贝勒博洛徇杭州，进攻台州，击明鲁王以海。分兵略福建，攻分水关，破明唐王将师福，入崇安，斩所置巡抚杨文英等，下兴化、漳州、泉州。五年，从贝子屯齐将兵讨陕西乱回。乱定，与英亲王阿济格合军讨叛将姜瓖。六年，从巽亲王满达海克朔州、宁武。移师攻辽州，下长留、襄垣、榆社、

武乡诸县。七年，授吏部尚书、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八年，调刑部。累进爵，自一等奉国将军至镇国公。九年，复调吏部。从定远大将军尼堪下湖南，尼堪战没，坐夺爵。十二年，复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镇国将军品级。十三年四月，坐依阿蒙蔽，夺官爵。卒。

汉岱子海兰、席布锡伦、嵩布图，均封辅国公。海兰谥慤厚，度布锡伦谥悼敏，嵩布图谥怀思。

庄亲王舒尔哈齐，显祖第三子。初为贝勒。斐悠城长策穆特黑苦乌喇之虐，愿来附。太祖令舒尔哈齐及贝勒褚英、代善，诸将费英东、杨古利、常书，侍卫扈尔汉、纳齐布，将三千人往迎之。夜阴晦，军行，灪有光，舒尔哈齐曰："吾从上行兵屡矣，未见此异，其非吉兆耶！"欲还兵，褚英、代善不可。至蜚悠，尽收环城屯寨五百户而归。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邀于路，褚英、代善力战破之。舒尔哈齐以五百人止山下，常书、纳齐布别将百人从焉。褚英、代善既破敌，乃驱兵前进，绕山行，未能多斩获。师还，赐号达尔汉巴图鲁。既，论常书、纳齐布止山下不力战罪，当死。舒尔哈齐曰："诛二臣与杀我同。"上乃宥之，罚常书金百，夺纳齐布所属。自是上不遣舒尔哈齐将兵。舒尔哈齐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阿敏、图伦、寨桑武、济尔哈朗、费扬武。

阿敏，舒尔哈齐第二子。岁戊申，偕褚英伐乌喇，克宜罕山城，俘其众以归。岁癸丑，上伐乌喇，布占泰以三万人拒，诸将欲战，上止之。阿敏曰："布占泰已出，舍而不战，将奈何？"上乃决战，逐破乌喇。天命元年，与代善、莽古尔泰及太宗并授和硕贝勒，号"四大贝勒"，执国政。阿敏以序称二贝勒。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阿敏从上击破明兵萨尔浒山。复御明总兵刘綎于栋鄂路，代善等继之，陈斩綎。还击明将乔一琦，一琦奔固拉库崖，与朝鲜将姜功烈合军。阿敏攻之，功烈降。一琦自经死。寻从上破叶赫。六年，从上取沈阳、辽阳。镇江城将陈良策叛附明将毛文龙，阿敏迁其民于内地。文龙屯兵朝鲜境，阿敏夜渡镇江，击杀其守将，文龙败走。十一年，伐喀尔喀巴林部，取所属屯寨。伐札噜特部俘其众。

天聪元年，太宗命偕贝勒岳托等伐朝鲜，濒行，上命并讨文龙。师拔义州，分兵攻铁山，文龙所屯地也，文龙败走。进克定州，渡嘉山江，克安州、平壤。复进次中和，朝鲜国王李倧使迎师。阿敏与诸贝勒答书数其罪有七，力拒之。师复进次黄州，倧复遣使来。阿敏欲遂破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其大臣至，莅盟许平。总兵李承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已遗书言遣大臣莅盟即班师，背之不义。"阿敏怒，叱之退。师复进次平山，倧走江华岛，遣其臣进昌君至军，阿敏令吹角督进兵。岳托乃与济尔哈朗驻平山，遣副将刘兴祚入江华岛责倧。倧遣族弟原昌君觉等诣军，为设宴。宴毕，岳托议还师，阿敏曰："吾恒慕明帝及朝鲜王城郭宫殿，今既至此，何遽归耶？我意当留兵屯耕，杜度与我叔侄同居于此。"杜度变色曰："上乃我叔，我何肯远离，何为与尔同居？"济尔哈朗亦力阻，诸贝勒乃定议许倧盟。阿敏纵兵掠三日，乃还。上迎劳于武靖营，赐御衣一袭。复从上伐明，围锦州，攻宁远，斩明步卒千余。

四年，师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上命阿敏偕贝勒硕托将五千人驻守。阿敏驻永平，分遣诸将分守三城，谕降榛子镇。明经略孙承宗督兵攻滦州，阿敏遣数百人赴援，收迁安守兵入永平。明兵攻滦州急，滦州守将固山额真图尔格等不能支，弃城奔永平，明兵截击，师死者四百余。阿敏令遵化守将固山额真察哈喇等亦弃其城。遂尽杀明将吏降者，屠城民，收其金帛，夜出冷口东还。

上方遣贝勒杜度赴援，闻阿敏等弃四城而归，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宣谕，罪阿敏等。阿敏等至，令屯距城十五里，复宣谕诘责。上念士卒陷敌，感伤堕泪。越三日，召诸贝勒大臣集阙下，上御殿，令贝勒岳托宣于众曰："阿敏怙恶久矣。当太祖时，嗾其父欲移居黑扯木，太祖坐其父子罪，既而宥之。其父既终，太祖爱养阿敏如己出，授为和硕贝勒。及上嗣位，礼待如初。师征朝鲜，既定盟受质，不愿班师，欲与杜度居王京，济尔哈朗力谏乃止。此阿敏有异志之见端也。俘美妇进上，既，复自求之。上察其觇望，曰：'奈何以一妇人乖兄弟之好？'以赐总兵冷格里。伐察哈尔，土谢图额驸背约与通好，上怒，绝之。阿敏遗以甲胄鞍辔，且以上语尽告之。诸贝勒子女婚嫁必闻上，阿敏私以女嫁蒙古贝勒塞特尔，及宴，上不往，常怀怨愤。太祖时，守边驻防，原有定界，乃越界

移驻黑扯木。上责以擅弃汛地，将有异志，阿敏不能答。上出征，令阿敏留守，惟耽逸乐，屡出行猎。岳托、豪格出师先还，坐受其拜，俨如国君。及代守永平，妄曰：‘既克城，何故不杀其民？’又明告众兵曰：‘我既来此，岂能令尔等不饱欲而归？’略榛子镇，尽掠其财物，又驱降人分给八家为奴。明兵围滦州三昼夜，拥兵不亲援，屠永平、迁安官民，悉载财帛牲畜以归。毁坏基业，故令我军伤残。”命众议其罪。佥曰：“当诛。”命幽之。留庄六所、园二所、奴仆二十、羊五百、牛二十，余财产悉畀济尔哈朗。崇德五年十一月，卒于幽所。

阿敏子六，有爵者五：爱尔礼、固尔玛珲、恭阿、果盖、果赖。爱尔礼果盖、果赖皆封镇国公，爱尔礼坐罪死，果盖谥端纯。

温简贝子固尔玛珲，崇德间，从多尔衮伐明，自京师入山西境复东至济南，克城四十余，封辅国公。阿敏得罪，夺爵，削宗籍。顺治五年，复封辅国公。上以其贫乏，赐白金三千。从济尔哈朗徇湖广，破何腾蛟。师复进攻永兴，夺门入，败明兵，进贝子。康熙二十年，卒。谥温简。

镇国襄敏公瓦三，固尔玛珲子。事圣祖，初封辅国将军。从岳托定湖广，袭辅国公。二十一年，授右宗人。追论攻长沙退缩罪，夺官，仍留爵。复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俄罗斯侵据雅克萨，上遣瓦三偕侍郎果丕，会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按治。寻命固山额真朋春等率师讨之，以瓦三统辖黑龙江将士。二十四年，卒，谥襄敏。瓦三子齐克塔哈，袭辅国公。事圣祖，征噶尔丹在行。历右宗人、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坐事，夺爵。以固尔玛珲孙鄂斐袭。征噶尔丹亦在行。卒，以子鄂齐袭。事世宗，尝奉使西藏，宣谕达赖喇嘛，进镇国公。授天津水师都统，坐不能约束所部，夺爵。复起授都统，坐纳赂，再夺爵。

恭阿，亦以阿敏得罪，与固尔玛珲同谴，寻同还宗籍。顺治五年，同徇湖广，克六十余城，封镇国公。六年，卒于军。

郑献亲王济尔哈朗，舒尔哈齐第六子，幼育于太祖，封和硕贝勒。天命十一年伐喀尔喀巴林部、扎噜特部，并有功。天聪元年，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既乞盟，阿敏仍欲攻其国都。岳托邀济尔哈朗议，济尔哈朗曰：“吾等不宜深入，当驻兵平山以待。”卒定盟而还。五月，从上伐明，围锦州，偕莽古尔泰击败明兵。复移师宁远，与明总兵满桂遇，裹创力战，大败其众。二年五月，偕豪格讨蒙古固特塔布囊，戮之，收其众归。三年八月，伐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十月，上率师自洪山口入，济尔哈朗偕岳托攻大安口，夜毁水门以进，击明马兰营援兵。及旦，明兵立二营山上，济尔哈朗督兵追击，五战皆捷，降马兰营、马兰口、大安口三营。引军趋石门寨，歼明援兵，寨民出降。会师遵化，薄明都，徇通州张家湾。四年正月，从上围永平，击斩叛将刘兴祚，获其弟兴贤。既克永平，兴贝勒萨哈璘驻守，察仓库，阅士卒，置官吏，传檄下滦州、迁安。三月，阿敏代戍，乃引师还。

五年七月，初设六部，济尔哈朗掌刑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济尔哈朗督兵收近城台堡。六年五月，从征察哈尔，还趋归化城，收其众千余人。七年三月，城岫岩。五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自登州来降，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之，朝鲜兵与会，济尔哈朗与贝勒阿济格等勒军自镇江迓有德等，明兵引去。

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郑亲王。三年五月，攻宁远，薄中后所城，明兵不敢出。移师克模龙关及五里堡屯台。四年五月，略锦州、松山，九战皆胜，俘其众二千有奇。五年三月，修义州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附于明，屯杏山五里台，请以三十户来归。上命率师千五百人迎之，戒曰：“明兵见我寡，必来战，可分军为三队以行。”夜过锦州，至杏山，使潜告苏班岱等携辎重以行。旦，明杏山总兵刘周智与锦州、松山守将合兵七千逼我师，济尔哈朗纵师入敌阵，大败之，赐御厩良马一。九月，围锦州，设伏城南敌不进，追击破之。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立八营，掘壕筑堑，以困大寿。大寿以蒙古兵守外郛，台吉诺木齐等遣人约献东关，为大寿所觉，与之战。济尔哈朗督兵薄城，蒙古兵缒以入，据其郛。迁蒙古六千余人于义州，降明将八十余。上御笃恭殿宣捷。四月，败明援兵。五月，又败之，斩级二千。六月，师还。九月，复围锦州。十二月，洪承畴自松山遣兵夜犯我军，我军循壕射之，敌败去，不得入，尽降其众。七年，再围锦州。三月，大寿降，

堕松山、塔山、杏山三城以归，赐鞍马一、蟒缎百。

八年，世祖即位，命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九月，攻宁远拔中后所，并取中前所。顺治元年，王令政事先白睿亲王，列衔亦先之。五月，睿亲王率师入山海关，定京师。十月，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赐金千、银万、缎千疋。四年二月，以府第逾制，罚银二千，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等讦王诸罪状，言王当太宗初丧，不举发大臣谋立肃亲王豪格。召王就质，议罪当死，遂兴大狱。勋臣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诸子侄皆连染，议罪当死，籍没。既，改从轻比，王坐降郡王，肃亲王豪格遂以幽死。

闰四月，复亲王爵。九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下湖广。十月，次山东，降将刘泽清以叛诛。六年正月，次长沙，明总督何腾蛟，总兵马进忠、陶养用等。合李自成余部一只虎等据湖南。王分军进击，拔湘潭，擒腾蛟。四月，次辰州，一只虎遁走，克宝庆，破南山坡、大水、洪江诸路兵凡二十八营。七月，下靖州，进攻衡州，斩养用。逐敌至广西全州，分军下道州、黎平及乌撒土司，先后克六十余城。七年正月，师还，赐金二百、银二万。

八年二月，偕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奏削故睿亲王多尔衮爵，语详《睿亲王传》。三月，以王老，免朝贺、谢恩行礼。九年二月，进封叔和硕郑亲王。十二年二月，疏言：“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太宗缵承大统，亦时与诸王贝勒讲论不辍，崇奖忠直，录功弃过，凡诏令必求可以顺民心、垂久远者。又虑武备废弛，时出射猎，诸王贝勒置酒高宴，以优戏为乐。太宗怒曰：‘我国肇兴，治弓矢，缮甲兵，视将士若赤子，故人争效死，每战必克。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今若辈为此荒乐，欲国家隆盛，其可得乎？’遣大臣索尼再三申谕。今皇上诏大小臣工尽言，臣以为平治天下，莫要于信。前者轸恤满洲官民，闻者欢忭。嗣役修乾清宫，诏令不信，何以使民？伏祈效法太祖、太宗，时与大臣详究政事得失，必商榷尽善，然后布之诏令，庶几法行民信，绍二圣之休烈。抑请者，垂谟昭德，莫先于史。古圣明王，进君子，远小人，措天下于太平，垂鸿名于万世，医史官是赖。今宜设起居注官，置之左右，一言一行，传之无穷。亦治道之助也。”疏上，嘉纳之。

五月，疾革，上临问，奏：“臣受三朝厚恩，未及答，愿以取云贵，殄桂王，统一四海为念。”上垂涕曰：“天奈何不令朕叔长年耶！”言已，大恸。命工图其像。翼日薨，年五十七。辍朝七日。赐银万，置守园十户，立碑纪功。康熙十年六月，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复嗣王封号曰郑。

济尔哈朗子十一，有爵者四：富尔敦、济度、勒度、巴尔堪。

富尔敦，济尔哈朗第一子，封世子。顺治八年，卒，谥慤厚。

简纯亲王济度，济尔哈朗第二子。初封简郡王。富尔敦卒，封世子。十一年十一月，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郑成功。十二年九月，次福州。久之，进次泉州。十三年六月，成功将黄梧、苏明、郑纯自海澄来降，移军次漳州。俄，成功犯福州，遣梅勒额真阿克善等赴援，击败之，斩二百余级。复击斩其将林祖兰等，夺其舟十有四。又分军攻惠安、闽安、漳浦，获舟数百，斩二千余级。十四年三月，师还，上遣大臣迎劳芦沟桥，始闻郑献亲王之丧，令入就丧次，上临其第慰谕之。五月，袭爵，改号简亲王。十七年，薨。

济度子五，喇布、德塞、雅布先后袭爵简亲王。

喇布，济度第二子。济度初薨，以第三子德塞袭。康熙九年，薨，谥曰惠。是年，喇布袭爵。吴三桂反，十三年九月，命为扬威大将军，率师驻江宁。十四年九月，移师江西，镇南昌，屡遣兵援东乡，击鄱阳，破金鸡、万年。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陷吉安，诏趣进师。喇布驻南昌，不出师攻吉安，屯螺子山，敌来攻，师败绩。上遣侍郎班迪按败状，喇布乃督师围吉安。十六年三月，敌引走，喇布入吉安，疏称大任等屯宁都请降，诏报可。既而大任自宁都出扰万安、泰和，喇布复请增兵。上谕曰：“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廪饷。迨赴吉安，以重兵围城，而韩大任窜逸，窃踞宁都，复扰万安、泰和，不能击灭。喇布所辖官兵为数不为少，乃一大任不能

翦除，宜严加处分，俟事平日议罪。”十七年正月，护军统领哈克三等败大任于老虎洞，毁其垒，斩六千级。大任奔福建，诣康亲王杰书军降。二月，移师湖南，驻茶陵。八月，三桂死于衡州，诏令自安仁进师。十八年正月，进复衡州。二月，分军复祁阳、耒阳、宝庆。九月，进次广西，驻桂林。十九年正月，马承荫以柳州叛。五月，进攻柳州，承荫降。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二十年八月，召还京师。十月，薨。二十一年，追论吉安失机罪，夺爵。

雅布，济度第五子。二十二年，袭。二十七年，命赴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珠穆沁地，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雅布与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既而罢行。诏赴裕亲王福全军参赞军务。八月，击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遁，未穷追。师还，议不追敌罪，当夺爵，诏罚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三十八年，掌宗人府事。四十年，薨，谥曰修。子十五，雅尔江阿、神保住先后袭爵。

雅尔江阿，雅布第一子。初封世子。四十二年，袭。雍正四年，诏责雅尔江阿耽饮废事，夺爵。神保住，雅度第十四子。初封镇国将军。雅尔江阿既黜，世宗命袭爵。乾隆十三年，诏责神保住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又虐待兄女，夺爵。以济尔哈朗弟贝勒费扬武曾孙德沛袭。

德沛，字济斋，贝子福存子。雍正十三年，授镇国将军。以果亲王允礼荐，世宗召见，问所欲，对曰：“愿厕孔庑分特豚之馈。”上大重之。授兵部侍郎。乾隆元年，改古北口提督。二年，授甘肃巡抚，奏言：“甘肃州县多在万山中，遇灾，民入城领赈，路鸾远。宜于乡镇设厂散粮，并许州县吏具详即施赈。”旋擢湖广总督，奏言：“治苗疆宜劝恳田，置学校，并谕令植树。”四年，调闽浙总督。御史朱续晫劾福建巡抚王士任赃私，上疑不实，命续晫会鞫。德沛自承失察，直续晫而夺士任官，时服其公。福州将军隆升贪纵，劾去之。奏言：“海滨居民恒械斗，宜酌移镇将营汛，预弭争端。”五年十二月，谕曰：“德沛屡任封疆，操守廉洁，一介不取，逋负日积，致蠲旧产。赐福建藩库银一万，以风有位。”六年，兼署浙江巡抚。七年，调两江总督。淮、扬大水，令府县发仓库，奏拨地丁、关税、盐课银十万两治赈。寻议河事与高斌不合。八年，转吏部侍郎。十二年五月，署山西巡抚。十二月，擢吏部尚书。十三年七月，以疾解任。神保住既黜，上以德沛操履厚重，特命袭爵，曾祖贝勒引费扬武、祖贝子傅喇塔、及福存，并追封简亲王。十七年，薨，谥曰仪。以济尔哈朗曾孙奇通阿袭。

奇通阿，辅国公巴赛子。初授辅国将军。袭辅国公。乾隆元年，授正红旗满洲都统。三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袭。祖辅国公巴尔堪、父巴赛，并追封简亲王。二十一年，掌宗人府事。二十八年，薨，谥曰勤。子丰讷亨袭。丰讷亨初授三等侍卫。事高，宗从师讨准噶尔，将健锐千人屯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人来犯，合诸军击却之，逐北十余里。师进，敌踞堑以拒战，夺堑，所乘马中创，易马再进，败敌沁达勒河渡口，再败敌叶尔羌河岸。诏嘉其勇，迁二等侍卫，擢镶白旗满洲副都统。移军伊犁，授领队大臣。击破玛哈沁及哈萨克部人，收其马。二十七年，师还，赐双眼孔雀翎。迁护军统领，管健锐营。二十八年，袭爵。授都统，掌宗人府事。四十年，薨，谥曰恪。子积哈纳，袭。四十三年正月，复号郑亲王。四十九年，薨，谥曰恭。子乌尔恭阿，袭。

乌尔恭阿，初名佛尔果崇额，袭爵，诏改名。道光二十六年，薨，谥曰慎。

子端华，袭。授御前大臣。宣宗崩，受顾命。文宗即位，迭命为阅兵大臣、右宗正。京师戒严，令督察巡防。十年，扈上幸热河，授领侍卫内大臣。端华弟肃顺用事，文宗崩，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及肃顺等并号、“赞襄政务王大臣”。穆宗还京师，诏责端华等专擅跋扈罪，端华坐赐死。肃顺自有传，爵降为不入分辅国公。同治元年二月，以济尔哈朗八世孙岳龄袭。三年七月，克复江宁，复还郑亲王世爵，以奇通阿五世孙承志袭。

承志，辅国公西朗阿子。初袭辅国公，既袭王爵，曾祖辅国公经讷亨、祖辅国公伊丰额、及西朗阿。并追封郑亲王，而以岳龄改袭辅国公。四年二月，御史刘庆劾承志品行不端，诏令力图湔濯。十一年，坐令护卫玉寿殴杀主事福珣，夺爵，圈禁。以积哈纳孙庆至袭。庆至，奉恩将军松德嗣子。既袭王爵，松德追封郑亲王。庆至，光绪四年，薨，谥曰顺。子凯泰，袭。二十六年，薨。谥曰恪。子昭煦，袭。

勒度，济尔哈朗第三子。封敏郡王，薨，谥曰简。无子，爵除。

辅国武襄公巴尔堪，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据湖南，令巴尔堪率师赴兖州，署梅勒额真。进次江宁，耿精忠遣兵犯徽州，诏巴尔堪进剿。九月，次旌德，闻绩溪陷，疾趋过徽岭，破敌。江宁将军额楚继至，合师逐北，斩三千余级，克徽州。复破敌黟县董亭桥，进攻婺源。复破敌于奇台岭、于黄茅新岭，复婺源。进克乐平，击破叛将陈九杰，乘胜下饶州。十四年，攻万年石头街，敌四万人御渡口，水陆并进，破五十七营，斩五千级，擒九杰，克安仁，敌焚舟走。五月，复贵溪，进略弋阳，攻永丰。十六年正月，败于螺子山，议夺官。偕额楚徇广东。九月，战韶州莲花山，陷阵，中流矢，裹创力战，大破敌。十九年八月，喇布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丧还，上命内大臣辉塞往奠，下部议恤。雍正元年，追封谥。子巴赛，袭。

辅国襄愍公巴赛，事圣祖，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从征噶尔丹，迁正红旗蒙古都统，署黑龙江将军。世宗即位，授宁古塔将军。既，袭爵，召还。雍正四年，授振武将军，军阿尔台。五年，当代还，以喀尔喀郡王丹津多尔济言巴赛治事整饬，命留防。七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师讨噶尔丹策零，授巴赛副将军。八年，傅尔丹入觐，护大将军印。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以三万人来犯，傅尔丹信间言噶尔丹策零兵寡，遂出师，次库列图岭。敌据险，攻之不克，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敌伏山谷，突起截战，蒙古兵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保辎重，退度哈尔哈纳河。敌追至，傅尔丹还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率残兵越岭至河滨御敌，没于陈。噶尔丹策零之众旌黄带示我师曰："汝宗室为我所杀矣。"赐恤谥，祀昭忠祠。子奇通阿，袭。寻改袭简亲王，公爵当除。高宗以巴尔堪、巴赛仍世有战功，以奇通阿次子经讷亨袭。四传至曾孙承志，复改袭郑亲王。

靖定贝勒费扬武，一名芬古，舒尔哈齐第六子。天聪五年，授镶蓝旗固山额真。从上伐明，攻大凌河城，费扬武率本旗兵围其西南。上幸阿济格营，城兵突出，费扬武击败之。上令诸军向锦州，帜而驰，若明援兵至者，以致祖大寿。费扬武迎击，大寿败入城，遂不敢出。八年，再从伐明，师进独石口，克长安岭，攻赤城，克其郛。九年，师入山西，上命费扬武等攻宁、锦，缓明师。大寿军大凌河西，击败之。崇德元年，伐明，克城十。是冬，伐朝鲜。叙功，封固山贝子。四年，坐受外藩蒙古贿，削爵寻。复封辅国公。七年，伐明，败明总兵白腾蛟等于苏州，克其城。八年，代戍锦州。十二月，卒。顺治十年，追封谥。

费扬武子七，有爵者三、尚善、傅喇塔、努赛。努赛封贝子，谥悼哀。

尚善，初袭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二年，从多铎南征击李自成，敌以骑兵三百冲我师，尚善击败之。平河南，下江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金百、银王千、鞍马一。五年，戍大同。六年，进贝勒，掌理藩，院为议政大臣。十五年，从多尼征云南。明桂王由榔奔永昌，尚善进镇南州，破其将白文选于玉龙关，渡澜沧江，下永昌。由榔先遁，乘胜取腾越，进南甸，至孟村而还。十六年，赐蟒袍一、玲珑刀一、鞍马一。十七年，追论尚善撤永昌守兵致军士入城伤人罪，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爵，任右宗正。以疾罢。

吴三桂反。授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之岳州。尚善至军，移书三桂曰："王以亡国余生，乞师我朝，殄歼贼寇，雪国耻，复父仇，蒙恩眷礼，列爵分藩，富贵荣宠，迄今三十余年矣。而晚节末路，自取颠覆，窃为王不解也。王今藉口兴复明室，曩者大兵入关，不闻请立明裔。天下大定，犹为我计除后患，剪灭明宗，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将为子孙创大业，则公主、额驸入滇之时，何不即萌反侧？至遣子入侍，乃复称兵，以陷子于戮，可谓慈乎？若谓光耀前人，则王之投诚也，祖考皆膺封锡，今则坟茔毁弃，骸骨遗于道路，可谓孝乎？为人臣仆，身事两朝，而未尝忠于一主，可谓义乎？躬蹈四罪，而犹逞志角力，谬欲收拾人心，是厝薪于火而云安，结巢于幕而云固也。圣朝宽大，如输诚悔罪，应许自新，毋蹈公孙述、彭宠故辙，赤族湛身，为世大僇。"三桂得书，不报。

尚善疏请发荆州绿营兵、京口沙唬船五十，进攻岳州。十四年，遣舟师绝敌饷道。十五年，败贼于洞庭，取君山，分兵助攻长沙。十六年四月，三桂奔衡州，复出湘潭，分遣其众侵两粤。十七

年，诏责尚善师无功，令率所部驻长沙，而以岳乐统大军取岳州。尚善请率舟师克岳州自效，上从之。三桂将杜辉等犯柳林觜，师迎击，舟师来会，合战，辉败走。八月，卒于军。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贝勒。圣祖念尚善旧劳，授其子门度辅公国，世袭。

惠献贝子傅喇塔，费扬武第四子。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徇湖广，有功，赐金五十、银千。五年，复征湖广、逐敌至广西，赐银六百。六年，进贝子。十六年，以朝参失仪，降辅国公。十八年，复爵。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宁海将军。佐康亲王杰书讨之。师至浙江，温州、处州皆陷。傅喇塔师进台州，战黄瑞山，击斩精忠将陈鹏等，复破敌天台紫云山。十四年，精忠将曾养性再犯台州，师自仙居袭其后，破之，乘胜围黄岩，养性遁，城降。先后复太平、乐清、青田诸县，进攻温州，破敌南江。十五年，精忠兵四万水陆来犯，师分路迎击，斩其将三百，兵二万有奇。

初，傅喇塔之攻温州也。以待红衣炮为辞，继言须战船，杰书疏闻。上责其言先后歧，命克期取温州。傅喇塔疏言：“臣奉康亲王檄催，心思皇惑，语言违谬。臣前驻台州，王云：‘待破台州，进福建’臣得黄岩，又云：‘必取温州’以是责臣，臣将无辞。今蒙恩勒期下温州，敢不戮力，但环温州皆水，我军不能猝入。”上命康亲王留兵围温州，而趣傅喇塔率师自衢州规福建。谕曰：“王、贝子皆朕懿亲受命讨贼，师克在和，宜同心合力，以奏肤功。”于是傅喇塔亦留兵围温州，而自率师攻处州，溯江抵得胜山。养性等以数百艘泊江中，复立两营对江及得胜山下古溪，阻我师。傅喇塔遣攻古溪，伏林中，敌败，伏起截杀，并发炮碎敌舟及对江营。师进次温溪渡口，败精忠将马成龙。寻会杰书师于衢州。精忠兵屯云和石塘岭，击之，破其垒二十八，克云和。九月，师入福建，精忠降。浙江诸寇悉平。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

子富善，仍袭贝子。授左宗人。以病解任。谕责富善乖乱，夺爵。弟福存，袭。卒，子德普，袭镇国公。授左宗人。卒，子恒鲁，袭辅国公。事高宗，历工部侍郎、左宗人，绥远、盛京将军，授内大臣。卒，谥恭懿。子兴兆，袭辅国公。事高宗，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历右宗人、荆州将军。攻当噶拉、得黑、绒布寨、卡卡角诸地，有功。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历西安、绥远城将军。坐事，夺官。复授荆州将军。苗石柳邓、吴半生、吴八月等为乱，与提督花连布击吴半生，降。与内大臣额勒登保等击吴八月，复击石柳邓，歼焉，屡荷恩赍。嘉庆初，讨教匪姚之富、齐王氏等，师久无功，夺官，戍乌鲁木齐。复授侍卫，驻和阗、塔尔巴哈台。坐事，复夺官。子孙仍以辅国公世袭，录傅喇塔功也。

札喀纳，札萨克图子。崇德三年八月，睿亲王多尔袞率师伐明，毁边墙，至涿州，分军八道入。扎喀纳趋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还破天津卫，所向有功。四年，师还，赐驼马各一、银二千，封镇国公。上命追蒙古、汉人之逃亡者，札喀纳以泥淖，不追而还，降辅国公。六年，从上攻锦州。明总督洪承畴以兵犯镶红旗营，击败之。罢战，敌袭我后，距百步而近，札喀纳奋力转战，敌惊遁。复偕辅国公费扬武，追击明将吴三桂、白广恩、王朴等于塔山。七年，戍锦州。追论敏惠恭和元妃丧时札喀纳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歌舞为乐，大不敬，削爵，黜宗籍，幽禁。

顺治初，释之。从多尔袞败李自成，复宗籍，授辅国公品级。偕镇国公傅勒赫戍江南，复从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徇湖广。师还，赐金五十、银千。五年，从郡王瓦克达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六年，进贝子。九年，从定远大将军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至衡州，尼堪战歿。上以贝勒屯齐与札喀纳合领其军。败明兵于周家坡。十一年，追论衡州败绩罪，夺爵。十二年，复授辅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定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徇云南，克永昌。十六年闰三月，卒于军。子玛喀纳，袭。

三等镇国将军品级屯齐，图伦子。图伦，舒尔哈齐第四子，追封贝勒，谥恪僖。屯齐，事太宗，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有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锦州、松山、杏山，九战九胜。屯齐受创，加赐银百，封辅国公。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围锦州，明兵夜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坐不临城及私遣兵还，议削爵，命罚银千。六年，从上攻锦州、塔山，败明兵，复从多尔袞围锦州。

顺治元年，进贝子。寻从豫亲王多铎破流寇，平陕西、河南并有功，赐圆补纱衣一袭。从多铎

下江宁，明福王由崧走太平，与贝勒尼堪追至芜湖，获之。师还，赐金百、银五千、鞍马一，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破贺珍，解汉中围。会一只虎、孙守法陷兴安，进师汉阴，击走之。五年，陕西回乱，命为平西大将军，率师讨之。总督孟乔芳已击斩回酋米喇印、丁国栋等，还赴英亲王阿济格军，戍大同。六年，进贝勒。

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于明桂王由榔，扰湖南。九年，屯齐从定远大将军尼堪南征。尼堪战殁，以屯齐代将。时定国及别将马进忠率兵四万余，屯永州。定国闻师至，度龙虎关先遁。可望在靖州，别将冯双礼在武冈。屯齐进师宝庆，至周家坡，双礼、进忠据险抗我师，会暮天雨，列阵相拒。其夜可望自宝庆以兵来会，众号十万，屯齐分兵纵击，大破之。十一年，追坐衡州败绩，削爵。十二年，授镇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多尼徇云南，定国挟由榔奔永昌，降其余众，还。康熙二年，卒。

子温齐，初封贝子，授右宗人、镶蓝旗满洲都统。吴三桂反，上命定西大将军董额自陕西徇四川，温齐从。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师驻汉中。十四年，进次陇州，克仙逸、关山二关，复秦州礼县，逐敌至西和，清水、伏羌并下。十六年，诏责董额师久无功，温齐亦坐降辅国公，夺官。三桂陷湖南，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规岳州，上发禁旅，命温齐率以往，参赞军务。十七年，败贼于柳林觜，于君山、于陆石口，进克岳州。十八年，温齐追三桂将吴应麒，以未携爨具，引还，且妄报阵斩五千余级。时尚善已卒，察尼代将。事闻，命察尼按鞫之，温齐坐削爵。

洛托，寨桑武子。寨桑武，舒尔哈齐第五子，追封贝勒，谥和惠。

洛托，天聪八年，从太宗伐明。上驻师大同南山西冈，洛托籍所俘以献。崇德元年，封贝子。从伐朝鲜，偕贝勒多铎围南汉山城。朝鲜将以八千人赴援，尽歼之。又以五千人赴援，击之，败走。二年，与议政。四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围塔山、连山。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屯田义州。锦州兵夜袭我镶蓝旗营，与屯齐共击败之。六年，坐围锦州不临城，且私遣兵还，议削爵，诏罚银千。上征松山，大破明总督洪承畴兵。洛托横击溃兵于塔山，复围锦州。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塔山，克之。授督察院承政。偕博洛、尼堪驻锦州。八年，坐事，削爵，幽禁。

顺治初，释之。八年，复封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十四年，孙可望、李定国、冯双礼等扰湖南，命为宁南靖寇将军，驻防荆州，佐经略洪承畴讨之。遣兵取心潭隘，断巴东渡口，可望将赵世超、谭新传、赵三才皆降。俄，可望与定国内讧，战不胜，亦来降。上命偕都统济席哈自湖南进取贵州。十五年，与承畴会师常德，次辰州。复沅陵、沪溪、麻阳、黔阳、溆浦诸县，进次沅州。檄偏沅巡抚袁廓宇徇靖州，屯镇远二十里山口以御敌。双礼部将冯天裕、阎廷桂等先后自平越降。四月，师至贵州，明将罗大顺收溃卒袭新添卫，击败之，洛托与承畴守贵阳。十六年，师还。叙功，加授拖沙喇哈番，进一等镇国将军。十七年，命为安南将军，征郑成功，大破之。十一月，还。康熙四年，卒。

子富达礼，袭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旋改袭奉恩将军。八年，进一等辅国将军。坐谄索额图，为其从弟所讦，削爵。

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显祖第四子，太祖同母弟。其生平不著。顺治十年五月，追封谥，配享太庙。

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显祖第五子。初授台吉。岁戊戌正月，太祖命偕褚英伐安楚拉库路，夜取屯寨二十，降万余人，赐号卓礼克图，译言“笃义”。岁丁未五月，伐东海窝集部，取赫席赫、鄂谟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天命九年，卒。顺治十年，追封谥。

子拜音图，事太宗，授三等昂邦章京、镶黄旗固山额真。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略保定，攻安肃，克之。十月，献所获于笃恭殿，上以拜音图战不忘君，深嘉之。从伐朝鲜，骑入城，收其辎重。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偕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敌董家口，毁边墙入，克青山关下城。六年，拜音图弟巩阿岱从大军围锦州，临阵退挠。下王大臣鞫其罪，拜音图拂袖出，坐徇庇，论死，命夺爵职，罚锾赎罪。寻率师助多尔袞攻锦州，复偕多铎围松山。七年，复授固山额真。顺治二年，从多铎西征，败敌潼关，封一等镇国将军，赐绣服一袭。复从南征，克扬州，又以舟师破其兵于江

南岸，偕贝子博洛下杭州。叙功，赐金八十、银四千、鞍马一。三年，授三等公。五年，进贝子。从阿济格戍大同。叛将姜瓖既死，余党犹分据郡邑。六年，拔沁州，复围瓖将胡国鼎于潞安，歼其众，进贝勒。巩阿岱事多尔衮，最见信任，累进封贝子。多尔衮既薨，坐党附罪，死。拜音图亦牵连，削爵，幽禁，削宗籍。嘉庆四年，仁宗命复宗籍，赐红带。巩阿岱裔孙伊里布，自有传。

清史稿卷二一六　列传第三

太祖诸子一

广略贝勒褚英子安平贝勒杜度

敬谨庄亲王尼堪　杜度子慤厚贝勒杜尔祜

贝子穆尔祜　恪喜贝子特尔祜　怀愍贝子萨弼

礼烈亲王代善子巽简亲王满达海

克勤郡王岳托　硕托　颖毅亲王萨哈璘

谦襄郡王瓦克达　辅国公玛占

满达海从子康良亲王杰书　岳托子衍禧介郡王罗洛浑

罗洛浑曾孙平敏郡王福彭　萨哈璘子阿达礼

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　勒克德浑子勒尔锦

太祖十六子：孝慈高皇后生太宗，元妃佟佳氏生广略具勒褚英、礼亲王代善，继妃富察氏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大妃乌拉纳喇氏生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侧妃伊尔根觉罗氏生饶余郡王阿巴泰，庶妃兆佳氏生镇国公阿拜，庶妃钮祜禄氏生镇国将军汤古代、辅国公塔拜，庶妃嘉穆瑚觉罗氏生镇国公巴布泰、镇国将军巴布海，庶妃西林觉罗氏生辅国公赖慕布，而费扬古不详所自出。

广略贝勒褚英，太祖第一子。岁戊戌，太祖命伐安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以归。赐号洪巴图鲁，封贝勒。岁丁未，偕贝勒舒尔哈齐、代善徙瓦尔喀部斐悠城新附之众。军夜行，阴晦，纛有光，舒尔哈齐疑不吉，欲班师，褚英与代善持不可。抵斐悠城，收其屯寨五百户，令扈尔汉卫以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以万人邀之路。扈尔汉所部止二百人，褚英、代善策马谕之曰：“上每征伐，皆以寡击众，今日何惧？且布占泰降虏耳，乃不能复缚之耶？”众皆奋，因分军夹击，敌大败，得其将常柱、瑚里布，斩三千级，获马五千、甲三千。师还，上嘉其勇，锡号曰阿尔哈图土门，译言“广略”。岁戊申三月，偕贝勒阿敏伐乌喇，克宜罕山城。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岱合兵出乌喇二十里，望见我军，知不可敌，乃请盟。

褚英屡有功，上委以政。不恤众，诸弟及群臣愬于上，上浸疏之。褚英意不自得焚表告天自诉，乃坐咀咒，幽禁，是岁癸丑。越二年乙卯闰八月，死于禁所，年三十六。明人以为谏上毋背明，忤旨被谴。褚英死之明年，太祖称尊号。褚英子三，有爵者二杜度、尼堪。

安平贝勒杜度，褚英第一子，初授台吉。天命九年，喀尔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请内附，杜度从贝勒代善迎以归，封贝勒。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岳托等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请和，诸贝勒许之。阿敏欲仍攻王京，岳托持不可。阿敏引杜度欲与留屯，杜度亦不可。卒，定盟而还。三年十一月，从上伐明，薄明都，败明援兵。又偕贝勒阿巴泰等略通州，焚其舟，至张家湾。十二月，师还，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来援。与代善亲陷阵，伤足，犹力战，歼其众，驻遵化。四年正月，明兵来攻，败之，斩其副将，获驼马以千计。

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降，偕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赴镇江迎以归。诏问伐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杜度言：“朝鲜在掌握，可缓。察哈尔逼则征之。若尚远，宜取大同边地，秣马乘机深入。”八年，军海州。崇德元年，进封安平贝勒。海州河口守将伊勒慎报明将造巨舰百余截辽河，命杜度济师，明兵却，乃还。是冬，上伐朝鲜，杜度护辎重后行，略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二年二月，次临津江。前一日冰解，夕大雨雪，冰复合，师毕渡。上闻之曰：“天意也！”从睿亲王多尔衮取江华岛，败其水师，遂克之。

三年，多尔衮将左翼、岳托将右翼伐明，杜度为岳托副。师进越密云东墙子岭，明兵迎战，击败之。进攻墙子岭堡，分军破黑峪、古北口、黄崖口、马兰峪。岳托薨于军，杜度总军事。会多尔衮军于通州河西，越明都至涿州，西抵山西，南抵济南，克城二十，降其二。凡十六战皆捷，杀总督以下官百余，俘二十余万。还，出青山口，自太平寨地隘行。四年四月，师还，赐驼一、马二、银五千，命掌礼部事。略锦州、宁远。五年，代济尔哈朗于义州屯田，刈锦州禾，遇明兵，败之。克锦州台九、小凌河西台二。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四万营杏山城外，偕豪格击败之，追薄壕而还，又歼运粮兵三百。往锦州诱明兵出战，复击败之。获大凌河海口船，追斩敌之犯义州者。冬，再围锦州。六年，攻广宁，败松山、锦州援兵。以后多尔衮离城远驻，遣军私还，论削爵，诏罚银二千。复围锦州，败明兵于松山。是秋，复从上伐明，留攻锦州。七年六月，薨。病革时，诸王贝勒方集笃恭殿议出征功罪，上闻之，为罢朝。丧还，遣大臣迎奠。雍正二年，立碑旌其功。

杜度子七，有爵者五：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杜努文、萨弼。

慤厚贝勒杜尔祜，杜度第一子。初封辅国公。从太宗围松山、锦州有功。坐事，降袭镇国公。复以甲喇额真拜山等首告怨望，削爵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叙功，赐金五十、银二千。五年，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六年，败敌永兴，次辰州。进剿广西，定全州。七年，赐银六百。八年，进贝勒。十二年二月，卒，予谥。子敦达，袭贝子，谥恪恭。子孙递降，以辅国公世袭。敦达八世孙光裕，袭辅国公。光绪二十六年，德意志等国兵入京师，死难，赠贝子衔，谥勤愍。

贝子穆尔祜，杜度第二子。天聪九年，师伐明，穆尔祜从贝勒多铎率偏师入宁远、锦州缀明师，抵大凌河，击斩明将刘应选，追奔至松山，获马二百，克台一，并有功。崇德元年，封辅国公。七年十月，与杜尔祜同得罪。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破李自成潼关，先后拔两营。贼犯我噶布什贤兵，穆尔祜击败之。又设伏山隘，贼自山上来袭，败其众。二年，复宗室，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年，进一等。从多铎征苏尼特布腾机思等，败之。四年，进辅国公。六年，从尼堪击叛将姜瓖，进贝子。复从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至衡州，尼堪战殁。十一年，论前罪，削爵。卒，子长源，授镇国将军品级。子孙递降至云骑尉品级，爵除。

恪喜贝子特尔祜，杜度第三子。崇德四年，封辅国公。六年，从围锦州，败明兵于松山、杏山间。七年，移师驻塔山，克之。与杜尔祜同得罪。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逐之至庆都。复从多铎败自成潼关。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赐金五十、银二千。六年，进贝子。十五年，卒，予谥。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怀愍贝子萨弼，杜度第七子。杜尔祜得罪，从坐，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破李自成有功。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三年，从勒克得浑南征，略荆州，屡破敌。师还，赐金五十、银千。六年，从击叛将姜瓖，战朔州，败瓖将姜之芬、孙乾、高奎等，移师攻宁武，瓖将刘伟等降，进贝子。十二年，卒，予谥。子固鼐，袭镇国公，谥悼愍。子孙递降，以镇国将军世袭。杜度诸子，惟第六子杜努文无战功。顺治初，封辅国公。卒。康熙三十七年，追封贝子，亦谥怀愍。子苏努，初袭镇国公。事圣祖，累进贝勒。雍正二年，坐与廉亲王允禩为党，削爵，黜宗室。

敬谨庄亲王尼堪，褚英第三子。天命间，从伐多罗特、董夔诸部，有功。天聪九年，师代明，从多铎率偏师入锦、宁界缀明师。崇德元年，封贝子。上伐朝鲜，从多铎逐朝鲜国王李倧至南汉山城，歼其援兵。四年，上伐明，从阿济格等攻塔山、连山。七年，戍锦州。

顺治元年四月，从多尔衮入山海关，败李自成，复从阿济格追击至庆都，进贝勒。复从多铎率师自孟津至陕州，破敌。二年，师次潼关，自成将刘方亮出御，尼堪与巴雅喇蠡章京图赖夹击之，获马三百余。又偕贝子尚善败敌骑，趋归德，定河南，诏慰劳，赐弓一。五月，从多铎克明南都，追获明福王由崧。又攻江阴，力战，克之。师远，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一、马五。

三年，从豪格西征。时贺珍扰汉中，二只虎、孙守法扰兴安，群寇蜂起。尼堪次西安，自栈道进军，珍自鸡头关迎拒，击歼之，疾驰汉中蹲其垒，贼走西乡，追击于楚湖，至汉阴，二只虎奔四川，孙守法奔岳科寨。十一月，复从豪格入四川，斩张献忠于西充。与贝子满达海分兵定遵义、夔

州、茂州、隆昌、富顺、内江、资阳，四川平。五年，师还。偕阿济格平天津土寇，进封敬谨郡王。六年，命为定西大将军，讨叛将姜瓖，屡败敌。破瓖所置巡抚姜辉，其将罗英坛以所部降。多尔袞赴大同招抚姜瓖，承制进尼堪亲王。旋自左卫围大同，瓖将杨振威等斩瓖以降，师还。七年，与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理六部事。多尔袞遣尚书阿哈尼堪迎朝鲜王弟，阿哈尼堪启尼堪以章京恩国泰代行，事觉，尼堪坐徇隐，降郡王。八年，复封亲王。又坐不奏阿济格私蓄兵器，降郡王。寻掌礼部。居数月，再复亲王，掌宗人府事。

孙可望等犯湖南，命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濒行，赐御服、佩刀、鞍马，上亲送于南苑。李定国陷桂林，诏入广西剿贼。十一月，师次湘潭明将马进忠等遁。师向衡州，噶布什贤兵击敌衡山县，败敌兵千八百。尼堪督兵夜进，兼程至衡州。诘旦，师未阵，敌四万余猝至，尼堪督队进击，大破之，逐北二十余里，获象四、马八百有奇。敌设伏林内，中途伏发，师欲退，尼堪曰：“我军击贼无退者。我为宗室，退，何面目归乎？”奋勇直入，敌围之数重，军失道，尼堪督诸将纵横冲击，陷淖中，矢尽，拔刀战，力竭，殁于阵。十年，丧归，辍朝三日。命亲王以下郊迎，予谥。是役也，从征诸将皆以陷师论罪。

第二子尼思哈，袭。顺治十六年，追论尼堪取多尔袞身后遗财，及不劾尚书谭泰骄纵罪，以陈亡，留爵。十七年，卒，谥曰悼。第一子兰布，袭贝勒。圣祖念尼堪以亲王陈亡，进兰布郡王，仍原号。七年，进亲王。兰布取鳌拜女，八年，鳌拜既得罪，兰布坐降镇国公。十三年，从尚善讨吴三桂于湖南。十七年，卒于军。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爵。子赖士，袭辅国公。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尼堪功著，力战捐躯，进镇国公，世袭。

礼烈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初号贝勒，岁丁未，与舒尔哈齐、褚英徙东海瓦尔喀部斐悠城新附之众，乌拉贝勒布占泰遣其将博克多将万人要于路。代善见乌喇兵营山上，分兵缘山奋击，乌喇兵败窜，代善驰逐博克多，自马上左手攫其胄斩之。方雪甚寒，督战益力，乌喇败兵僵卧相属，复得其将常柱瑚哩布。师还，太祖嘉代善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岁癸丑，太祖伐乌喇，克逊扎搭、郭多、郭谟三城。布占泰将三万人越富勒哈城而营，诸将欲战，太祖犹持重，代善曰：“我师还伐，利速战，虑布占泰不出耳。出而不战，将谓之何？”太祖曰：“我岂怯战？恐尔等有一二被伤，欲计万全。今众志在战，复何犹豫。”因麾兵进，与乌喇步兵相距百步许，代善从太祖临陈奋击，大破之，克其城。乌喇兵溃走，代善追殪过半。布占泰奔叶赫，所属城邑尽降，编户万家。天命元年，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

太祖始用兵于明，行二日，遇雨，太祖欲还，代善曰：“我师既入明境，遽引还，将复与修好乎？师既出，孰能讳之？且雨何害，适足以懈敌耳。”太祖从之。夜半雨霁，昧爽，围抚顺，明将李永芳以城降。东州、玛哈丹二城及台堡五百余俱下。师还，出边二十里，明将张承荫率兵来追。代善偕太宗还战，复入边，破其三营，斩承荫及其裨将颇廷相等。四年，命代善率诸将十六、兵五千，守扎喀关备明。寻引还。

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遣总兵刘綎将四万人出宽甸，杜松将六万人出抚顺，李如柏将六万人出清河，马林将四万人出三岔口。太祖初闻明兵分出宽甸、抚顺，以宽甸有备，亲率师西御抚顺明兵。代善将前军，谍复告明兵出清河代善曰：“清河道狭，且崎岖，不利速行，我当御其自抚顺来者。”过扎喀关，太宗以祀事后至，言界凡方筑城，民应役，宜急卫之。代善引兵自太兰冈趋界凡，与筑城役屯吉林崖。杜松以二万人来攻，别军陈萨尔浒山。代善与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诸将议以千人助吉林崖军，使陟山下击，余军队两翼，右应吉林崖，左当萨尔浒。太祖至，以右翼兵益左翼，先趋萨尔浒。明兵出，我兵仰射，不移时破其垒。吉林崖军自山驰而下，右翼渡河夹击，破明兵，斩松等。马林出三岔口，以三万人军于尚间崖，监军道潘宗颜将万人军于飞芬山，松后部龚念遂、李希泌军于斡珲鄂谟，太祖督兵攻之。代善将三百骑驰尚间崖，见明兵结方营，掘壕三匝，以火器居前，骑兵继之，严阵而待，遣骑告太祖。太祖已击破念遂等，亲至尚间崖，令于军，皆下马步战。未毕下，明兵突至，代善跃马入阵，师奋进，斩获过半。翼日，代善以二十骑先还，詗南路敌远近。太祖亦还，闻刘綎兵深入，命代善率先至诸军御之。出瓦尔喀什，綎已至阿布达哩冈，太宗率右翼

陟山，代善率左翼出其西，夹击，明兵大溃，斩绥。镐所遣诸军尽败。

七月，从太祖克铁岭。八月，太祖伐叶赫。叶赫有二城：全台石居其东，布扬古居其西。师至，太祖攻东城，代善攻西城。东城下，布扬古及其弟布尔杭古乞盟，代善谕而降之。六年三月，从太祖伐明沈阳，率其子岳托战，斩馘甚众。复偕莽古尔泰迁金州民于复州。

十一年八月，太祖崩，岳托与其弟萨哈璘告代善，请奉太宗嗣位，代善曰："是吾心也！"告诸贝勒定策。太宗辞让再三，代善等请益坚，乃即位。是冬，伐蒙古喀尔喀扎鲁特布，擒贝勒巴克等，斩鄂尔齐图，俘所属而归。

天聪元年，从太宗围锦州，拒明山海关援兵，薄宁远，破敌，以暑还师。三年，从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明总兵满桂等赴援，击败之德胜门外，克良乡，又破明兵永定门外。从上阅蓟州形势，明步兵五千自山海关至，与师遇，不及陈，列车盾、枪炮而营，代善率左翼四旗击破之。四年正月，明侍郎刘之纶率兵至遵化，营山上，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之纶走入山，射杀之。五年八月，从上围大凌河，收城外台堡。九月，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等将四万人自锦州至，距大凌河十五里，代善从上将二万人击之，明兵方陈，发枪炮，督骑兵突入，矢如雨，明兵大却。襄遁，春收溃兵复陈。黑云起，风自西来，明兵乘风纵火逼我军。大雨反风，毁其营，明兵死者甚众，师乘之，获春等。春见上不屈。上将诛之，代善谏，乃赦之。

初，太祖命四和硕贝勒分直理政事，每御殿，和硕贝勒皆列坐。至是，礼部参政李伯龙请定朝会班制。时和硕贝勒阿敏已得罪，莽古尔泰亦以罪降多罗贝勒，诸贝勒议不得列坐。代善曰："奚独莽古尔泰？上居大位，我亦不当并列。自今请上南面，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诸贝勒坐于下。"

六年四月，从上伐察哈尔，过兴安岭，闻林丹汗远遁，移师攻归化城，趋大同、宣府，出塞，与沙河堡、得胜堡、张家口诸守将议和而还。八年五月，从伐明，出榆林口，至宣府边外，分兵自喀喇鄂博克得胜堡，遂自朔州趋马邑，会师大同而还。

崇德元年，封和硕兄礼亲王。冬，从上伐朝鲜。二年，有司论王克朝鲜，违旨以所获粮米饲马及选用护卫溢额，上曰："朕于兄礼亲王敬爱有加，何不体朕意若是？"又曰："王等事朕虽致恭敬，朕何所喜？必正身行义以相辅佐，朕始嘉赖焉。"四年十一月，从上猎于叶赫，射獐，马仆，伤足。上下马为裹创，酌金卮劳之，因泣下曰："朕以兄年高不可驰马，兄奈何不自爱？"罢猎，还，命乘舆缓行，日十余里，护以归。

八年，太宗崩，世祖即位。王集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辅政。又发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私议立睿亲王，下法司，诛之。硕托、王次子。阿达礼、萨哈璘子，王孙也。顺治元年正月朔，命上殿毋拜，著为例。二年春，至京师。五年十月，薨，年六十六。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

代善子八，有爵者七：岳托、硕托、萨哈璘、瓦克达、玛占、满达海、祜塞。祜塞，初封镇国公，追封惠顺亲王，而满达海袭爵。

巽简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崇德五年，从围锦州。六年，封辅国公。从肃亲王豪格围松山，破敌。洪承畴赴援，战，所乘马创，豪格呼曰："马创矣！亟易马！"明兵大至，力战，殿而还。明总兵吴三桂倚山为营，满达海合诸军击破之，三桂宵遁。七年，从济尔哈朗克塔山。八年，授都察院承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败李自成，进贝子。复从英亲王阿济格逐自成趋绥德。二年，克沿边三城及延安，自成遁湖广，师还。三年，从豪格讨张献忠，自汉中进秦州，降献忠将高如励。师次西充，击斩献忠，与尼堪分剿余贼。五年，师还。坐徇巴牙喇纛章京希尔根冒功，议罚银，睿亲王多尔袞令免之。六年，袭爵。降将姜瓖叛大同，满达海与郡王瓦克达率师讨之。寻授征西大将军。克朔州、马邑、宁武关、宁化所、八角堡、静乐县、遂与博洛会师，复汾州。瓖诛，大同平。遣兵围平遥、太谷、辽沁，先后克之。屯留、襄垣、榆社、武乡诸县俱下。睿亲王多尔袞令留瓦克达剿余寇，满达海还京师。

八年，世祖亲政，改封号曰巽亲王。诸王分治部务，满达海掌吏部。九年二月，薨，予谥。十

六年，追论满达海于奏削多尔袞封爵后，夺其财物。掌吏部，惧谭泰骄纵，未论劾：削谥仆碑，降爵为贝勒。

子常阿岱，初袭亲王。降贝勒。康熙四年，薨，谥怀愍。子星尼，袭贝子，再袭辅国公。星尼子星海，袭镇国公。并坐事夺爵。乾隆四十三年，追录满达海功，命星海孙福色铿额以辅国将军世袭。常阿岱既降爵，以从弟杰书袭亲王。

康良亲王杰书，祜塞第三子。初袭封郡王。八年，加号曰康。十六年，袭爵，遂改号康亲王。康熙十三年六月，命为奉命大将军。率师讨耿精忠。师至金华，温州、处州已陷。精患将徐尚朝以五万人犯金华，王令都统巴雅尔、副都统玛哈达迎击，破之。尚朝复来犯，巴雅尔会总兵陈世凯破贼垒积道山，歼二万余，复永康、缙云。精忠将沙有祥踞桃花岭，梗处州道，玛哈达率军击之，有祥溃走。十四年，复处州及仙居。尚朝等犹踞宣平、松阳，屡窥处州。都统拉哈达偕诸将御之，破贼于石塘，于石佛岭，于大王岭东陇隘口中上套寨、下五塘诸地。诏宁海将军傅喇塔自黄岩规温州，趣杰书自衢州入，杰书疏言："处州有警，兵单不能骤进。"上谕曰："王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宜刻期进取。"

十五年，自金华移师衢州，精忠将马九玉屯大溪滩拒师。杰书督诸将力击之，伏起，刃相接。杰书坐古庙侧指挥，鬻为火器所穿，卫兵负扉为蔽，杰书谈笑自若，诸军皆踊跃奋击，精忠兵大败，溪水为赤。杰书令偃旗鼓，一日夜行数百里，乘月攻克江山，进徇常山，次仙霞关。精忠将金应虎收舟泊隔岸，师不得渡。令循滩西上，视水浅乱流，涉。精忠兵不战，溃，应虎降。进拔浦城，檄精忠谕降。师复进，拔建阳，抚定建宁、延平二府。精忠遣其子显祚迎师，杰书承制许以不死，精忠出降。下十月，师入福州，精忠请从师讨郑锦自赎，入告，诏许之。

锦将许耀以三万人屯乌龙江南小门山、真凤山，杰书遣拉哈达等击走之。疏言："精忠从师出剿，其弟昭忠、聚忠，宜留一人于福州，辖其属。"又言："福建制兵已设如额，精忠所率兵不少，左右两镇兵可并裁去。温州总兵祖宏勋、藩下总兵曾养性，宜别除授。"上命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余并如所请。杰书遣兵败锦将吴淑于浦塘，复邵武。师复进，泰宁、汀州及所属诸县皆下。十六年，拉哈达败锦军于白茅山、太平山，破二十六垒，克兴化，复泉州、漳州。奏入，诏褒杰书功。杰书令拉哈达等率兵与精忠进次湖州规广东。锦兵陷平和，逼海澄，副都统穆赫林等守御越七旬，援不至，与长泰并陷。杰书请罪，诏俟师还议之。锦兵复破同安、惠安，杰书遣军讨复之，并复长泰，破敌于柯铿山、万松关，又遣别将破敌江东桥、石卫寨。十八年，战郭塘、欧溪头，屡破敌。敌犯江东桥，击却之。副都统吉勒塔布败敌鳌头山，沃申克东石城。十九年，沃申抚定大定、小定、玉洲、石马诸地，克海澄。水师提督万正色克海坛。拉哈达等克厦门、金门，都统赉塔克铜山。锦以残兵还台湾。

精忠既降，复有异志，杰书疏请逮治。上令杰书讽精忠请入觐，亦召杰书师还，留八旗兵三千分守福州、泉州、漳州。十月，至京师，上率王大臣至芦沟桥迎劳之。二十一年，追论金华顿兵及迟援海澄罪，夺军功，罚俸一年。二十九年，率兵出张家口，屯归化城，备噶尔丹。三十六年闰三月，薨，予谥。子椿泰，袭。椿泰豁达大度，遇下以宽。善舞六合枪，手法矫捷，敌十数人。四十八年，薨，谥曰悼。

子崇安，袭。雍正间，官都统，掌宗人府。九年，率兵驻归化，备噶尔丹。寻命护抚远大将军印，召还。十一年，薨，谥曰修。杰书子巴尔图，袭。乾隆十八年，薨，年八十，谥曰简。

崇安子永安，袭。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永恩性宽易而持己严，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恒。嘉庆十年，薨，谥曰恭。

子昭梴，袭。昭梴好学，自号汲修主人，尤习国故。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滥用非刑，夺爵，圈禁。二十二年，命释之。从弟麟趾，袭，父永<㠯奎心>，永恩弟也。亦嗜文学，能诗。追封礼亲王。麟趾，道光元年，薨，谥曰安。孙全龄，袭，父锡春，追封礼亲王。全龄，三十年，薨，谥曰慎。

子世铎，袭。同治间，授内大臣、右宗正。光绪十年，恭亲王奕䜣罢政，太后咨醇亲王奕譞诸

王孰可任，举世铎封。乃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诏紧要事件会同奕譞商办。德宗亲政，世铎请解军机大臣，奉太后旨，不许。十九年，命增护卫。二十年，太后万寿，赐亲王双俸，再增护卫。二十六年，上奉太后西巡，世铎不及从。召赴行在，复以病未至。二十七年七月，罢直，授御前大臣。逊位后三年，薨，谥曰恪。子诚厚，袭。薨，谥曰敦。

克勤郡王岳托，代善第一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师略奉集堡，将还，谍告明军所在，岳托偕台吉德格类击败之。上克沈阳，明总兵李秉诚引退，师从之，至白塔铺。岳托后至，逐北四十里，歼明兵三千余。喀尔喀扎鲁特贝勒昂安执我使送叶赫，被杀。八年，岳托同台吉阿巴泰讨之，斩昂安及其子。十一年，复从代善伐扎鲁特，斩其部长鄂尔齐图，俘其众。封贝勒。

天聪元年，偕贝勒阿敏、济尔哈朗伐朝鲜，克义州、定州、汉山三城。渡嘉山江，克安州，次平壤，其守将弃城走。再进，次中和，谕朝鲜国王李倧降。阿敏欲直攻王京，岳托密与济尔哈朗议驻平山，再使谕倧。倧愿岁贡方物，岳托谋曰："吾曹事已集，蒙古与明皆吾敌，设有警，可不为备乎？宜与盟而归。"既盟，告阿敏。阿敏以未与盟，纵兵掠。岳托曰："盟成而掠，非义也。"劝之不可。复令倧弟觉与盟，乃还师。

从上伐明，双从围宁远，并有功。复败明兵于牛庄。二年，略明边，堕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自十三站以东，毁堠二十一，杀守者三十人。师还，上迎劳，赐良马一。三年，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上伐明，岳托与济尔哈朗率右翼兵夜攻大安口，毁水门入，败马兰营援兵于城下。及旦，见明兵营山上，分兵授济尔哈朗击之，岳托驻山下以待。复见明兵自遵化来援，顾济尔哈朗曰："我当击此。"五战皆捷。寻次顺义，击破明总兵满桂等。薄明都，复从代善击败援兵。偕贝勒萨哈璘围永平，克香河。四年，还守沈阳。

五年三月，诏询诸贝勒："国人怨断狱不公，何以弭之？"岳托奏："刑罚舛谬，实在臣等。请上擢直臣，近忠良，绝谗佞，行黜陟之典，使诸臣知激劝。"是岁初设六部，命掌兵部事。上攻大凌河，趋广宁，岳托偕贝勒阿济格率兵二万别自义州进，与师会。固山额真叶臣围城西南，岳托为之应。祖大寿请降，以子可法质。可法见诸贝勒，将拜，岳托曰："战则仇敌，和则弟兄，何拜为？"因问何为死守空城，曰："畏屠戮耳！"岳托善谕之，遣归。越三日，大寿乃降。上议取锦州，命偕诸贝勒统兵四千，易汉服，偕大寿作溃奔状，夜袭锦州。会大雾，乃止。

六年正月，岳托奏："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滦州、永平，是以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正欲使天下知我善抚民也。臣愚以为善抚此众，归顺者必多。当先予以室家，出公帑以赡之。倘蒙天眷，奄有其地，仍还其家产，彼必悦服。又各官宜令诸贝勒给庄一区，每牛录令取汉男妇二人、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出牛口之家，各牛录复以官值偿之。至明诸将士，弃其乡土穷年戍守，畏我诛戮。今慕义归降，善为抚恤，毋令失所，则人心附，大业成矣。"疏入，上嘉纳之。

寻偕济尔哈朗等略察哈尔部，至归化城，俘获以行千计。又偕贝勒德格类行略地，自耀州至盖州南，七年，又偕德格类等攻旅顺口，留兵驻守。师还，上郊劳，以金卮酌酒赐之。八年，上阅兵沈阳，岳托率满洲、蒙古十一旗兵，列陈二十里许，军容整肃，上嘉之。从上征察哈尔，有疾先还。九年，略明山西，岳托复以病留归化城。土默特部来告，博硕克图汗子俄布遣人偕阿噜喀尔喀及明使者至，将谋我。岳托伏兵邀之，擒明使者，令土默持捕斩阿噜喀尔喀匿马驼者。部分土默物壮丁，立队伍，授条约。寻与诸贝勒会师，偕还。

崇德元年四月，封成亲王。八月，坐徇庇莽古尔泰、硕托，及离间济尔哈朗、豪格，论死，上宽之，降贝勒。罢兵部。未几，复命摄部事。二年八月，上命两翼较射，岳托言不能执弓，上勉之再三，始引弓弓，堕地者五，乃掷去。诸王论岳托骄慢，当死，上再宽之，降贝子，罚银五千。

三年，复贝勒。从上征喀尔喀，至博硕堆，知扎萨克图汗已出走，乃还。八月，伐明，授岳托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副之，统右翼军。统左翼者睿亲王多尔袞也。至墙子岭，明兵入堡，外为三寨，我师克之。堡坚不易拔，用俘卒言岭东西有间道，分兵攻其前，缀明师，潜从间道逾岭入，克台十有一。师深入，徇山东，下济南，岳托薨于军。四年，多尔袞奏捷，无岳托名。上惊问，始闻

丧，大恸，辍膳，命母使礼亲王知。丧还，上至沙岭遥奠。还宫，辍朝三日。诏封为克勤郡王，赐驼五、马二、银万。康熙二十七年，立碑纪功。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

岳托子七，有爵者五：罗洛浑、喀尔楚浑、巴尔楚浑、巴思哈、祜里布。巴尔楚浑、祜里布并恩封贝勒，巴尔楚浑谥和惠，祜里布谥刚毅。

衍禧介郡王罗洛浑，岳托第一子。初袭贝勒。崇德五年，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阿尔巴岱子于杏山，遇明兵，搏战破之。赐御厩良马一。寻围锦州。复从伐明，克松山，赐蟒缎。八年，坐嗜酒妄议，敏惠恭和元妃丧不辍丝竹，削爵。旋复封，命济尔哈朗、多尔袞戒谕之。顺治元年，从定京师，进衍禧郡王。三年，偕肃亲王豪格征四川，薨于军。康熙间，追谥。

子罗科铎，袭。八年，改封号曰平郡王。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徇云南，屡破明将李定国、白文选。十六年，赐蟒衣、弓刀、鞍马，旌其劳。康熙二十一年，薨，谥曰比。子讷尔图，袭。二十六年，以殴毙无罪人及折人手足，削爵。弟讷尔福，袭。四十年，薨，谥曰悼。子讷尔苏，袭。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允禵收西藏，驻博罗和硕，寻移古木。六十年，摄大将军事。雍正元年，还京。四年，坐贪婪，削爵。子福彭，袭。

平敏郡王福彭既袭爵，授右宗正，署都统。十一年，命军机处行走。授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噶尔丹策零。师次乌里雅苏台，奏言："行军，驼马为先。今喀尔喀扎萨克贝勒等远献驼马，力请停偿直。彼不私其所有，而宗室王、公、贝勒皆有马，岂不内愧于心？臣有马五百，愿送军前备用。"十二年，率将军傅尔丹赴科布多护北路诸军。寻召还。十三年，复命率师驻鄂尔坤，筑城额尔德尼昭之北。寻以庆复代，召还。乾隆初，历正白、正黄二旗满洲都统。十三年，薨，予谥。

子庆宁，袭。十五年，薨，谥曰僖，无子。以讷尔苏孙庆恒袭，授右宗正。坐旗员冒借官银，降贝子。四十年，复王爵。四十三年，复号克勤郡王。四十四年，薨，谥曰良。以讷尔图孙雅朗阿袭。五十九年，薨，谥曰庄。子恒谨，袭。嘉庆四年，以不避皇后乘舆，夺爵。以弟恒元子尚格袭。恒元追封克勤郡王。尚格，道光四年以病乞休，十三年，薨，谥曰简。子承硕，袭，十九年，薨，谥曰恪。

子庆惠，袭。咸丰八年，授正黄旗汉军都统。十年，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英国兵烧圆明园，其将巴夏礼先为我师所擒，庆惠释之，疏请恭亲王奕䜣入城议抚。十一年，薨，谥曰敬。子晋祺，袭。历左宗人、右宗正、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德宗大婚，加亲王衔。孝钦皇后万寿，赐四团龙补服，并岁加银二千。二十六年，薨，谥曰诚。子崧杰，袭，宣统二年，薨，谥曰顺。子晏森，袭。

显荣贝勒喀尔楚浑，岳托第三子。顺治元年，从多尔袞击李自成于山海关。二年，封镇国公。三年，从豪格讨张献忠，偕贝子满达海率师进剿。献忠将高如砺等率众降，豪格歼献忠，喀尔楚浑在事有功。五年，授都统。六年，从尼堪讨叛将姜瓖，围宁武，破敌，进贝勒。八年，摄理藩院事。卒，予谥显荣。子克齐，方一岁，袭爵。历七十一年卒，年七十二。子鲁宾，初封贝子。事圣祖，授左宗正。从征噶尔丹，罢宗正。雍正元年，袭爵。四年，坐狂悖，削爵。复封辅国公。乾隆八年，卒，年七十四，谥恪思。子孙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将军品级巴思哈，岳托第五子。崇德四年，封镇国将军。顺治六年，进贝勒。九年，从尼堪征湖南，赐蟒衣、鞍马、弓矢。尼堪战死衡州，屯齐代为定远大将军，巴思哈与合军自永州趋宝庆，败敌周家坡。十一年，追论尼堪败绩失援罪，削爵。十二年，授都统。寻授镇国公品级。十五年，从多尼下云南。师次贵州，破敌。十六年，薄云南会城，同贝勒尚善克镇南州玉龙关、永昌府腾越州，赐蟒袍、鞍马。十七年，师还。追议在永昌纵兵扰民，降镇国将军品级。十八年，卒。

硕托，代善第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从伐明，攻奉集堡。十年，偕贝勒莽古尔泰授科尔沁。十一年，从代善伐喀尔喀巴林部，又伐札鲁特部，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双从上伐大凌河，围锦州。四年，师克永平，偕阿敏驻守。阿敏引还，硕托坐削爵。五年，从攻锦州，明兵攻阿济格营，硕托力战，伤于股，上亲酌金卮劳之。明兵趋大凌河，硕托击败张春，复伤于手，叙劳，赐采缎十、布百。八年，从代善自喀喇鄂博攻得胜堡，克之。又击败朔州骑兵。偕萨哈璘略代州，拔崞县，分克原平驿，寻封贝子。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围南汉山城，败援兵二

万余。二年，偕阿济格攻克皮岛。三年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四年，坐僭上越分，降辅国公。偕阿济格伐明，俘获无算，论功，赐驼、马各一。五年六月，从多尔袞围锦州。坐离城久驻，又遣卒私归，议削爵。上让之曰："尔罪多矣！朕屡肩，尔屡犯，若不关己者。后当任法司治之，不汝宥也！"改罚银千。发复封贝子。太宗崩，硕托与阿达礼谋立睿亲王多尔袞，谴死，黜宗室。

颖毅亲王萨哈璘，代善第三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察哈尔林丹汗攻科尔沁，萨哈璘将精骑五千赴援，解其围。十一年，从代善伐喀尔喀巴林部，又伐札噜特部，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上伐明，率巴雅喇精骑为前队。上自大凌河至锦州，明兵走，萨哈璘邀击歼之。复率偏师卫塔山粮运，败明兵二万人。攻宁远，击明总兵满桂，萨哈璘力战，被创。三年，上伐明，次波罗河屯。代善等密请班师，上不怿。萨哈璘与岳托力赞进取，由是克遵化，薄明都。十二月，萨哈璘略通州，焚其舟，次张家湾。复围永平，克香河。四年，永平既下，萨哈璘与济尔哈朗驻守。永平人李春旺讹言将屠城，斩以徇。旋谕降迁安、滦州、建昌、台头营、鞍山堡诸地。明兵自乐亭、抚宁攻滦州，萨哈璘率军赴援，明兵引退。贝勒阿敏来代，乃还师。

五年，诏诸贝勒指陈时政，萨哈璘言："图治在人。人主灼知邪正，则臣下争尚名节，惟皇上慎简庶僚，任以政事。遇大征伐，上亲在行间，诸臣皆秉方略。若遣军，宜选贤能者为帅，给符节，畀事权，仍限某官以下干军令，许军法从事。"初设六部，掌礼部事。六年，略归化城，俘蒙古千余。指授蒙古诸贝勒牧地，申约法。

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察哈尔、朝鲜三者何先？萨哈璘言："当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察哈尔虽不加兵，如虫食穴中，势且自尽。至于明，我少缓，则彼守益固。臣意视今岁秋成图进取，乘彼禾稼方熟，因粮于敌，为再进计。量留兵防察哈尔。先以骑兵往来袭击蹂躏，再简精兵自一片石入山海关，则宁、锦为无用。或仍自宁、锦入，断北京四路，度地形，据粮足之地。乘机伺便，二三年中，大勋集矣。"寻略山海关。八年，偕多尔袞迎降将尚可喜，招抚广鹿、长山二岛户口三千八百有奇。从伐明，萨哈璘自喀喇鄂博攻克得胜堡。略代州，夜袭崞县，拔之。王东，板镇二堡民弃堡。遁复击败代州兵。会上大同，籍俘获以闻。

九年，偕多尔袞、岳托、豪格等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师次托里图，收其全部。师还，岳托驻归化城。萨哈璘偕多尔袞、豪格入明边，略山西。事详多尔袞传。诸贝勒大臣屡请上尊号，不许。既收察哈尔，复请，上仍不许。萨哈璘令内院大臣希福等奏曰："臣等屡请，未蒙鉴允，夙夜悚惶，罔知所措。伏思皇上不受尊号，咎在诸贝勒不能殚竭忠信，展布嘉猷，为久大计。今诸贝勒誓改行竭忠，辅开太平之基，皇上宜受尊号。"上曰："善。萨哈璘为朕谋，开陈及此，实获我心。诸贝勒应誓与否，尔掌礼部，可自主之。"翼日，萨哈璘集诸贝勒于朝，书誓词以进。上命以众议告朝鲜，萨哈璘因言："诸贝勒亦当遣使，示以各国来附，兵力强盛。"上嘉纳之。

崇德元年正月，萨哈璘有疾，上命希福谕曰："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尔其静心调摄，以副朕望！"萨哈璘对曰："蒙皇上温旨眷顾，窃冀仰荷恩育，或可得生。即不幸先填沟壑，亦复何憾。但当大勋垂集，不能尽力国家，乃辗转床蓐，为可恨耳！"希福还奏，上恻然曰："国家岂有专事甲兵以为治理者？倘疆土日辟，克成大业，而明哲先萎，孰能助朕为理乎？"病革，屡临视，见其羸瘠，泪下，萨哈璘亦悲痛不自胜。五月，卒。上震悼，入哭者四，自辰至午乃还。仍于庭中设幄坐，不御饮食，辍朝三日。祭时，上亲奠，痛哭。诏褒萨哈璘明达敏赡，通满、汉、蒙古文义，多所赞助，追封颖亲王。上御翔凤楼，偶假寐，梦人请曰："颖亲王乞赐牛一。"故事，亲王薨，初祭以牛。萨哈璘以追封，未用，上命臻祭如礼。康熙十年，追谥。

萨哈璘子三：阿达礼、勒克德浑、杜兰。杜兰，恩封贝勒，坐事，降镇国公。

阿达礼，萨哈璘第一子。袭郡王。崇德三年，从伐喀尔喀。五年五月，偕济尔哈朗驻义州，迎来归蒙古多罗特部，明锦州杏山、松山兵出拒，击败之。师还，赐御厩良马一。六年，围锦州，降城中蒙古台吉诺木齐、吴巴什等，败明援兵于锦州南山西冈。明兵复自松山沿海进援，我兵薄城下，击歼其众。围松，山明兵来犯，击败之，斩千四百余级。七年，明将夏承德约内应，夜半，我军梯登，遂克松山。叙功，赐鞍马一、蟒缎九十。寻管礼部，与议政。先是，上御笃恭殿，王以下皆侍

立。硕托奏定仪制，上御殿及赐宴，亲王以下皆跪迎，上升阶方起，驾还清宁宫亦如之。贝勒阿尔泰伐明蓟州，偕多铎屯宁远缀明师。八年，太宗崩，坐与硕托谋立睿亲王，谴死。

顺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浑萨哈璘第二子。阿达礼谴死，缘坐，黜宗室。顺治元年，复宗室，封贝勒。二年，命为平南大将军，代豫亲王多铎驻江宁。时明鲁王以海据浙东称监国，其大学士马士英等率兵渡钱塘江窥杭州，勒克德浑遣兵击却之。复遣梅勒额真珠玛喇击士英余杭，和托击明总兵方国安富阳，两军合营杭州城三十里外。士英、国安复率兵渡江，又为梅勒额真济席哈所败，溺死者无算。十一月，明唐王聿键所置湖广总督何腾蛟招李自成余部，分据诸府县，命勒克德浑偕镇国将军巩阿岱率师讨之。三年正月，师次武昌，遣护军统领博尔辉等督兵进击，战临湘，歼敌千余。次岳州，降明将黑运昌。至石首，敌渡江犯荆州，遣尚书觉罗郎球等以偏师出南岸，伺敌渡，狙击之。师乘夜疾驰，诘旦抵城下，分两翼蹦敌营，大破之，斩获甚众。薄暮，郎球等亦尽夺敌舟以归。翌日，分遣奉国将军巴布泰等逐敌，自安远、南漳、喜峰山、关王岭至襄阳，击斩殆尽。次彝陵，自成弟孜及诸将田见秀、张耐、李佑吴汝义等率马步兵五千，诣军前降，获马、赢、牛万二千余。捷闻，优诏班师，赐金百、银二千。五年九月，进封顺承郡王。寻偕郑亲王济尔哈朗督兵攻湘潭，拔之，擒腾蛟。移师入广西，攻全州。破赵廉，克永安关。逐土寇曹桢子，又败之于道州。七年，师还，赐金五十、银五千。八年，掌刑部事。九年三月，薨。康熙十年，追谥。

子勒尔锦，袭。康熙十一年，掌宗人府事。十二年，吴三桂反，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之。十三年，驻荆州。三桂兵陷沅州、常德，分兵抵巴东，逼襄阳，遣都统鄂内率兵防守。三月，三桂将刘之复率舟师犯彝陵，夹江立五营，遣护军统领额司泰等水陆并击，大败之。四月，三桂将陶继智复自宜都来犯，又败之。七月，败三桂将吴应麒等。十四年五月，三桂兵犯均州，遣都统伊里布击败之。六月，叛将杨来嘉来犯，列阵山巅，自山沟下断我师道，师击之，斩三千余级。疏言：“敌逼彝陵，兵众舟多，请益战舰以断运道。”上从之。七月，三桂将王会等合来嘉犯南漳，遣伊里布与总督蔡毓荣会师击之。八月，疏言：“贼立垒掘堑，骑兵不能冲突。当简绿旗步兵，造轻箭帘车，炮车并进，填壕发炮，继以满洲兵，庶可灭贼。”上复从之。十月，复兴山。十二月，请发禁旅益师，上责其迁延。十五年，自荆州渡江，破敌于文村、于石首、复战太平街，师败绩，退保荆州。九日，遣副都统塞格复郧西。十八年，设随征四营，辖新增兵万二千。

三桂既死，复渡江克松滋、枝江、宜都及澧州，进取常德，敌焚庐舍、舟舰先遁，所置巡抚李益阳、按察院陈宝钥等降。遣兵至青石渡，吴世璠将潘龙迎战。师左右夹击，追至平峪铺，斩馘无算，敌堕崖死者甚众。复衡山。攻归州，败世璠将廖进忠于马黄山，追至西壤，复归州、巴东。十九年，诏趣取重庆。疏请留将军噶尔汉于荆州，亲率师赴重庆。中途引还，具疏自劾，请解大将军任，赴沅州军自效，上责令还京师。下吏议，以老师糜饷，坐失事机，削爵。子勒尔贝，袭。二十一年，薨。弟扬奇，袭。二十六年，薨。弟充保，袭。三十七年，薨。弟布穆巴，袭。五十四年，坐以御赐鞍马给优人。削爵。以从父诺罗布袭。

诺罗布，勒克德浑第三子。初授头等侍卫。累官至杭州将军。袭爵。五十六年，薨，谥曰忠。

子锡保嗣。雍正三年，掌宗人府事，在内廷行走。四年，谕曰：“顺承郡王锡保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可给与亲王俸。”授都统。坐徇贝勒延信罪不举劾，又逮治迟误，夺亲王俸，降左宗正。七年三月，师讨噶尔丹策零，命锡保署振武将军印，驻军阿尔台。九年，上以锡保治军勤劳，进封顺承亲王，命守察罕叟尔。噶尔丹策零遗其将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多尔济丹巴入犯科布多，次克噜伦，侵掠喀尔喀游牧。蒙古亲王策棱等合师邀击，遣台吉巴海夜入大策零敦多卜营挑战，击斩其将喀喇巴图鲁，大策零敦多卜等自哈布塔克拜达克遁归。锡保疏报，得旨嘉奖。十一月，授靖远大将军。十年七月，策棱等败敌额尔德尼昭。十一年，疏请城乌里雅苏台，从之。寻以噶尔丹策零兵越克尔森齐老，不赴援，罢大将军，削爵。

子熙良，初封世子。以锡保罪，并夺。寻命袭郡王。乾隆九年，薨，谥曰恪。子泰斐英阿，袭。授都统、左宗正。二十一年，薨，谥曰恭。子恒昌，袭。四十三年，薨，谥曰慎。子伦柱，袭。道光三年，薨，谥曰简。子春山，袭。咸丰四年，薨，谥曰勤。子庆恩，袭。穆宗大婚，赐三眼孔雀

翎。光绪七年，薨，谥曰敏。子讷勒赫，袭。德宗大婚，赐食全俸。孝钦皇后万寿，岁加银二千。逊位后，薨，谥曰质。

谦襄郡王瓦克达，代善第四子。天聪元年，师攻宁远，击败明总兵满桂，瓦克达力战，被创。崇德五年，从多尔衮围锦州，敌兵樵采，瓦克达以十余骑击斩之。六年，洪承畴以十三万人援锦州，次松山，敌骑来夺我红衣炮，瓦克达偕满达海战却之，天雨，复战，又败之。进击承畴步兵，噶布什贤什长费雅思哈失马，瓦克达与累骑而出。甲喇章京哈宁阿坠马，创甚，敌围之数重，瓦克达入其阵，挈以归。硕托谴死，缘坐，黜宗室。

顺治元年，从多尔衮入山海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复从阿济格自边外趋绥德。二年，自成遁湖广，蹑至安陆。贼方乘船遁，瓦克达偕巴牙喇纛章京鳌拜涉水登岸，射殆贼众，夺其船以济大军。三年，叙功，复宗室，授三等镇国将军。从多铎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至图拉河，斩腾机思孙三、腾机特子二，及喀尔喀台吉十一，并获其辎重。至布尔哈图山，复与贝子博和托合军，进斩千余级，俘八百余人，获驼、马、牛、羊无算。又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兵。四年，进封镇国公。

五年，上念宗室贫乏，瓦克达赐银六千，进封郡王。喀尔喀部二楚虎尔扰边，从阿济格防大同。复从讨叛将姜瓖，围浑源。六年，偕满达海攻朔州，发炮堕其城。移攻宁武，瓖将刘伟、赵梦龙守焉，纵火，弃城走。瓖将杨振威斩瓖降阿济格，伟、梦龙亦降于瓦克达，静乐及宁化所、八角堡诸寨悉平。十月，代满达海为征西大将军，剿山西余寇。明大学士李建泰既降，复叛，踞太平。围之二十余日，穷蹙，出降。诏诛建泰及其兄弟子侄，籍家产入官。连复平阳属县三十六。七年，师还。八年，加封号，掌工部，预议政。九年，坐事，解部任，罢议政，薨。康熙十年，追谥。

瓦克达尝驻军平阳，戢军安民。既薨，平阳人建祠以祀。薨之明年，授其子留雍、哈尔萨三等奉国将军品级。康熙六年，留雍、哈尔萨诉瓦克达功多，授哈尔萨镇国公，留雍镇国将军。八年，留雍复以己爵卑，讼不平。议政王等言前爵夤缘辅政所得，宜拼黜革，上命并降奉国将军品级。二十一年，哈尔萨复诉瓦克达爵乃功封，例得袭。命袭镇国公，并封其子海青辅国公。哈尔萨累迁右宗正。二十五年，诏责其钻营，与海青并夺爵。又以留雍袭镇国公。三十七年，复以惰，夺爵。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录瓦克达功，命其四世孙洞福以镇国将军世袭。

辅国公玛占，代善第六子。天聪九年，多铎自广宁入宁远、锦州缀明师，玛占在事有功。崇德元年，从阿济格入长城，至安州，克十二城。师还，上郊劳，赐酒一金卮，封辅国公。三年，从岳托自墙子岭毁边城，入密云，连克台堡，越燕京趋山东，卒于军。四年，丧归，赐银二千、驼马各一。无子，未立后。

清史稿卷二一七　列传第四

太祖诸子二

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子镇国公聂克塞

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子安和亲王岳乐

温良贝子博和托　博洛　博和托子贝子彰泰

阿巴泰孙悼愍贝子苏布图

镇国勤敏公阿拜，太祖第三子。天命十年，偕塔拜、巴布泰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俘千五百户口，还，太祖出城迎劳，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梅勒额真。崇德三年，授吏部承政。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六年，驻防锦州。八年，以老罢承政，顺治四年，进二等。五年二月，卒。十年追封谥。

阿拜子有爵者三：巩安，袭三等镇国将军，进辅国公。干图、灏善封辅国公，干图谥介直。巩、灏善之后，皆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克洁将军汤古代，太祖第四子。事太宗，授固山额真，取永平四城，汤古代偕图尔格、纳穆泰守滦州。天聪四年，明兵攻滦州急，贝勒阿敏怯不敢援，遣巴都礼率数百八突围进，夜三鼓，入滦州。既，明兵以炮坏城，城楼火，汤古代等弃城奔永平。既还，太宗廷诘之，汤古代引罪请死。

太宗曰：“汝不能全师而归，杀汝何益？”下所司论罪，免死。罢固出额真，夺所属人口，籍其家。八年，授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四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五年，卒。

子二：穆尔察，初封三等奉国将军，袭爵，进二等。卒，谥恪恭。聂克塞，袭穆尔察三等奉国将军。从多铎略宁远，从多尔兖定京师，逐李自成至庆都，皆有功，累进镇国公。坐事降三等镇国将军。康熙四年，卒。无子，爵除。

莽古尔泰，太祖第五子。岁壬子，从太祖伐乌喇，克六城，莽古尔泰请渡水击之，太祖曰：“止！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我且削之。”逐毁六城，移军富勒哈河。越日，于乌喇河建木城，留兵千守焉。天命元年，授和硕贝勒，以序称三贝勒。

四年，明经略杨镐遣总兵杜松以六万人出抚顺关，刘綎以四万人出宽甸。莽古尔泰人太祖御松界凡，伏兵萨尔浒谷口，伺明兵过将半击之，我军据吉林崖，明兵营萨尔浒山，复偕贝勒代善等以千从益吉林崖，而合师攻萨尔浒，大破之，松战死。又从太祖还军击斩綎。八月，从伐叶赫。五年，太祖伐明，略懿路、蒲城，令莽古尔泰以所部逐敌，率健锐百人追击明兵，至浑河乃还。六年，镇江守将陈良策叛投毛文龙，莽古尔泰偕代善迁金州民复州。十年，攻克旅顺口。

察哈尔林丹汗侵科尔沁部，围克勒珠尔根城，莽古尔泰赴援，至农安塔，林丹汗循。十一年，太祖伐喀尔喀巴林部，先命诸贝勒略锡拉穆楞，皆以马乏不能进。莽古尔泰独领兵夜渡击之，俘获无算。

天聪元年，攻明右屯卫，又以偏师卫塔山粮运。三年，从太宗征明，阿巴泰自龙井关入，攻汉儿庄。莽古尔泰偕多尔袞、多铎为继，降其城，旋谕降潘家口守将。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莽古尔泰自汉儿庄合军击败明总兵赵率教，擒其副将藏调元，师进次通州，薄明都，明诸道兵入援。莽古尔泰遣巴牙喇兵前行，与多铎殿，值明溃卒来犯，击歼之。从上阅蓟州，破山海关援兵。四年二月，克永平、遵化。还。与明兵遇，败之。

五年，从围大凌河，正蓝旗围其南，莽古尔泰与德格类率巴牙喇兵策应。明总兵吴襄、监军道张春赴援，距城十五里而营。莽古尔泰从上击之，获春等。当围大凌河时，莽古尔泰以所部兵被创，言于上。上偶诘之曰：“闻尔所部兵每有远误。”莽古尔泰恚曰：“宁有是耶？”上曰：“若告者诬，当治告者。果实，尔所部兵岂得无罪？”言已，将起乘马，莽古尔泰曰：“上何独与我为难？我固承顺，乃犹欲杀我耶？”抚佩刀，频目之。贝勒德格类，其母弟也，斥其悖，拳殴之。莽古尔泰益怒，抽刃出鞘。左右挥之出，上愤曰：“是固尝弒其母以邀宠者！”诸贝勒议莽古尔泰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削五牛录，罚银万及甲胄、雕鞍马十、素鞍马二。

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移师伐明，略大同、宣府。十二月，卒，上临丧，漏尽三鼓，始还。又于中门设幄以祭，哭之恸，乃入宫。

九年，莽古尔泰女弟莽古济格格所属冷僧机告莽古尔泰与德格类、莽古济格格盟誓怨望，将危上，以莽古济格格夫琐诺木为证。搜得牌印十六，文曰“大金国皇帝之印”。追夺莽古尔泰爵。莽古济格格及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坐死，余子并黜宗室。

辅国慤厚将军塔拜，太祖第六子。天命十年，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有功，授三等甲喇章京。天聪八年，进一等。寻封三等辅国将军。崇德四年九月，卒。顺治十年，追封谥。塔拜子八，有爵者三：额克亲、班布尔善、巴都海。额克亲，崇德元年，从阿济格伐明，逼燕京。明兵自涿州来拒，亲陷阵，破之。四年，封三等奉国将军。寻袭爵。五年，从多尔袞攻锦州，复从多铎追击明兵于塔山。六年，上围锦州，败洪承畴兵十三万，移军近松山，掘壕困之。明总兵曹变蛟夜突上营，额克亲偕内大臣锡翰力御却之。叙功，赐银八十。顺治元年，从多尔袞入山海关，破李自成，有功，累进镇国公。七年，授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复进贝子。八年，坐附罗什博尔惠谄媚诸王造言构衅，削爵，黜宗室。九年，复入宗室，授内大臣。十二年，卒，班布尔善，累进封辅国公，以附鳌拜，谴死。附见《鳌拜传》。巴都海，亦封辅国公，谥恪僖。

饶余敏郡王阿巴泰，太祖第七子。初授台吉，岁辛亥，与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师伐东海窝集部乌尔固辰、穆棱二路，俘千余人，还。天命八年，偕台吉德格类等伐札噜特部，渡辽河，击部长昂

安。昂安携妻子引牛车循，师从之，昂邦章京达音布战死。阿巴泰继进，斩昂安及其子，俘其众，还，太祖郊劳，并赍从征将士。

太宗即位，封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擐甲胄，猎则佩猎矢，何不得为和硕贝勒？"语闻，上曰："尔等宜劝之，告朕何为？"天聪元年，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与宴。阿巴泰不出，曰："我与诸小贝勒同列。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乃位我上，我耻之！"上以语诸贝勒，贝勒代善与诸贝勒共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朗、杜度、岳托、硕托早从五大臣议政，尔不预焉。阿济格、多尔袞、多铎，先帝时使领全旗，诸贝勒皆先尔入八分。尔今为贝勒，得六牛录，已逾分矣！乃欲与和硕贝勒抗行，得和硕贝勒，不更将觊觎耶？"阿巴泰引罪，罚甲胄、雕鞍马四、素鞍马八。

二年与岳托、硕托伐锦州，明师退守宁远，克墩台二十一，毁锦州、杏山、高桥三城，还。三年，从伐明，自喀喇沁波罗河屯行七日，偕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军攻龙井关，夜半克之。明将易爱自汉儿庄赴援，击斩之，取其城。会上克洪山口，逼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克之。复趋通州，明总兵满桂、侯世禄屯顺义，阿巴泰偕岳托击走之，获马千余、驼百，顺义亦下。

时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屯广渠门外，阿巴泰偕莽古尔泰等率师攻之。闻敌伏兵于右，诸贝勒相约入隘必趋右，若出中路，与避敌同。豪格趋右，败伏兵，转战至城壕。阿巴泰出中路，亦破敌，与豪格师会。能战，诸贝勒议违约罪，阿巴泰当削爵。上曰："阿巴泰非怯，以顾其二子，与豪格相失，朕奈何加罪于吾兄？"宥之。徇通州，焚其舟，略张家湾。从上至蓟州，明兵五千自山海关至，奋击，歼其众。四年，从上围永平，与济尔哈朗邀斩叛将刘兴祚。寻命守永平。明兵攻滦州，偕萨哈璘赴援，明兵引退，代还。

五年，初设六部，掌工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正黄旗围北之西，镶黄旗围北之东，阿巴泰率巴牙喇兵为策应。大寿降，阿巴泰偕德格类、多尔袞、岳托以兵四千易汉装，从大寿夜袭锦州，二更行，炮发不绝声。锦州人闻之，谓大凌河兵逸，争出应之，师纵击，斩馘甚众。雾，两军皆失伍，乃引还。七年，筑兰磐城，赐御用蟒衣一、紫貂皮八、马一。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巴泰请先伐明。八月，略山海关，俘数千人还。上迎劳，责其不深入。八年，从征宣府，至应州，克灵邱及王家庄。九年，阿巴泰病手痛，上曰："尔自谓手痛不耐劳苦。不知人身血脉，劳则无滞。惟家居佚乐，不涉郊原，手不持弓矢，忽尔劳动，疾痛易生。若日以骑射为事，宁复患此？凡有统师之责者，非躬自教练，士卒奚由奋？尔毋偷安，斯克敌制胜，身不期强而自强矣。"

崇德元年，封饶余贝勒。偕阿济格等伐明，克雕鹗堡、长安岭堡、薄延庆，分兵克定兴、安肃、容城、安州、雄、东安、文安、宝坻、顺义、昌平十城。五十六战皆捷，俘十数万。师还，上出城十里迎劳，酌以金卮。上伐朝鲜，留防噶海城。三年上伐喀尔喀，阿巴泰与代善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复治盛京至辽河道，道广十丈，高三尺，浚壕夹之。副多尔袞率师伐明，毁边墙入，越明都趋涿州，直抵山西。复东趋临清，克济南。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还。赐马二、银五千。四年，偕阿济格略锦州、宁远。

五年，偕多尔袞屯田义州，分兵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偕杜度伏兵守远，截明运道，夺米千石。移师败明杏山、松山兵。时大军更番围锦州，阿巴泰屡往还其间。六年，坐从多尔袞去锦州三十里为营及遣士卒还家，论削爵，夺所属户口。诏宽之，罚银二千。寻从上破洪承畴援兵十三万。七年，锦州降，偕济尔哈朗围杏山，克之，还守锦州。叙功，赐蟒缎七十。

十月，授奉命大将军伐明，内大臣图尔格副之。自黄崖口入边，败明将白腾蛟等于蓟州，破河间、景州。趋袞州，擒斩明鲁王以派等。分徇莱州、登州、青州、莒州、沂州，南至海州，还略沧州、天津、三河、密云。凡克城八十八，降城六，俘三十六万，得金万二千、银二百二十万有奇。八年五月，师还，上遣济尔哈朗、多尔袞等郊迎三十里，赐银万。顺治元年四月，进郡王。二年，统左右两翼兵镇山东，剿满家洞土寇，寻还。三年，薨。康熙十年，追谥。

阿巴泰子五，有爵者四：尚建、博和托、博洛、岳乐，而岳乐袭爵。

安和亲王岳乐，阿巴泰第四子。初封镇国公。顺治三年，从豪格徇四川，击斩张献忠。六年，封贝勒。八年，袭爵，改号安郡王。九年，掌工部事，与议政。十年，命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

规讨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寻行成，入贡，乃罢兵。十二年，掌宗人府事。十四年，进亲王。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并反，犯江西。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师讨之，自江西规广东，次南昌，遣兵复安福、都昌。十四年，复上高、新昌。战抚州唐埠、七里冈、五桂寨、徐汉、屡破敌，复余干、东乡。诏移师湖南，疏言："江西为广东咽喉，当江南、湖广之冲，今三十余城皆陷贼。三桂于醴陵造木城，增伪总兵十余人，兵七万、骒骒三千，固守萍乡诸隘。若撤抚州、饶州、都昌诸路防兵尽赴湖南，则诸路复为贼有。否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广东诸路，恐亦多阻。臣欲先平江西，无却顾忧，然后移师。"疏闻，上令速定江西。岳乐督兵攻建昌，精忠将邵连登率数万人迎战长兴乡，击走之，克建昌，并下万年、安仁。师进克广信，再进克饶州，破敌景德镇，复克浮梁、乐平。分兵徇宜黄、崇仁、乐安、皆下。并谕降泰和、袭泉、永新、庐陵、永宁及湖广茶陵诸县。师再进，克靖安、贵溪。疏言："三桂闻臣进取，必固守要害，非绿旗兵无以搜险，非红衣炮无以攻坚。请令提督赵国祚等率所部从臣进讨，并敕发新造西洋炮二十。"又疏言："精忠将张存遣人称有兵八千屯顺昌，俟大军入闽为应。"诏以简亲王喇布专主福建军事，而趣岳乐赴长沙。

十五年，岳乐师克萍乡，遂薄长沙。疏言："敌船集长沙城下，我师无船，难以应敌。长沙附近林木颇盛，请先拔战舰七十艘，仍令督抚委员伐木造船。"如所请。八月，诏曰："朕闻王复萍乡，直抵长沙，甚为嘉悦。王其善抚百姓，使困苦得纾，即胁从者皆朕赤子，当加意招徕。"十六年，遣兵破敌浏阳，斩千余级，克平江。十七年，破敌七家洞。三桂将林兴珠等自湘潭来降。九月，三桂既死，诏趣岳乐进师。岳乐请赴岳州调度诸军。上命大将军察尼规取岳州，面令岳乐仍攻长沙。十八年正月，岳州降。长沙贼亦弃城遁，遂入长沙，遣兵复湘潭。寻会喇布军克衡州、宝庆，分兵守焉。复与喇布合军攻武冈，破敌宝庆岩溪，斩级数百，获舟四十。师次紫阳河，敌于对岸结营，师迳渡，分兵出敌从夹击之。敌溃走。三桂将吴国贵、胡国柱以二万人守隘，发炮殆国贵，夺隘。贝子彰泰逐敌至木瓜桥，遂克武冈及枫木岭。诏召岳乐还京师，以敕印付彰泰。十九年正月，下诏褒岳乐功。岳乐至京师，上于卢沟桥南二十里行郊劳礼。

顺治初，故明外戚周奎家有自称明太子者，使旧宫人及东宫官属辨视非是。三桂反，京师又有朱慈瑞者，自称三太子，私改元广德，纠党举火为乱，事败，慈俪走免。鞫其党，谓其真姓名为杨起隆。及岳乐驻师枫木岭，于新化僧寺得朱慈灿，自言为庄烈帝长子，闯难奔南京，福王置诸狱，释为民，从朽木和尚为僧，往来永州、宝庆间。以三桂悖逆反覆，将募兵声讨，三桂死，乃止。至是，岳乐携慈灿来京，诏令慈瑞党相见，复不相识，乃斩之。二十年，仍掌宗人府事。二十七年，偕简亲王雅布往苏尼特防噶尔丹。二十八年二月，薨，予谥。三十九年，贝勒诺尼讦岳乐掌宗人府，听谗，枉坐诺尼不孝罪，追降郡王，削谥。

岳乐子二十，有爵者三：蕴端、玛尔浑、经希。蕴端封勤郡王，坐事降贝子。复坐事夺爵。经希封僖郡王。岳乐得罪，降镇国公，卒，停袭。玛尔浑，袭爵。玛尔浑好学能文章，蕴端亦善诗词。玛尔浑又辑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一时知名士多从之游。四十八年，薨，谥曰懿。子华＜⿰礻已＞，袭。五十八年，薨，谥曰节。雍正元年十二月，诏曰："曩安郡王岳乐谄附辅政大臣，每触忤皇考，蒙恩始终宽宥，而其诸子全不知感，倾轧营求，妄冀封爵。玛尔浑、华＜⿰礻已＞相继夭折，爵位久悬。岳乐诸子伍尔占、诸孙色亨图等，怨望形于辞色。廉亲王允禩又复逞其离间，肆为谗言。安郡王爵不准承袭。"乾隆四十三年，高宗以阿巴泰、岳乐屡著功绩，封华＜⿰礻已＞孙奇昆辅国公，世袭。

温良贝子博和托，阿巴泰第二子。初封辅国公。崇德元年，从征朝鲜，围南汉山城，偕尼堪击走其援兵，斩殆甚众。三年，从伐明，自董家口略明都西南六府，入山西界。移师克济南。师还，赐银二千。七年，从阿巴泰伐明，自黄崖口入。及还，赐银三千，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贝子。三年，从多铎击喀尔喀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五年九月，卒，予谥。子六，彰泰，袭贝子。

彰泰爵进封。康熙十三年春，吴三桂陷湖南，上命贝勒尚善为大将军，率师下岳州，以彰泰参赞军务。十五年，诏责行师延缓。彰泰与尚善议水陆并进，遣额司泰等破敌洞庭湖，获舟五十余。敌立桩套湖峡口阻我师。十七年，督兵伐桩，棹轻舟破敌柳林觜，发炮毁其船。八月，尚善卒于军，

贝勒察尼代为大将军，授彰泰抚远将军。九月，督兵出南津港。十月，破敌陆石口，屯白米滩，绝三桂兵运道。十八年，三桂将陈珀等以乏食出降，吴应麒走衡州。都统珠满等克湘阴，彰泰克华容、石首，会安亲王岳乐复长沙，简亲王喇布复衡州，诏彰泰与会师，自衡州进攻武冈，击破三桂将吴国贵等。十一月，召岳乐还京师，命彰泰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

十九年，复沅州、靖州。三桂所置绥宁诸将吏及附近土司俱降。疏言："将军蔡毓荣调遣汉兵，今进取贵州，若不相闻，恐碍事机。"诏毓荣军事关白大将军。十月，次镇远遣兵攻镇远卫关，截其隘而与毓荣督兵蹑敌垒。所遣兵亦夺十向口，破敌大岩门，逐之至偏桥卫，遂复镇远。进下平越及新添卫，趋贵阳。三桂孙世璠及应麒等俱走还云南。迭克安顺、石阡、都匀、思南诸府。十一月，复永宁、破敌安笼铺，逐之至鸡公背山铁索桥，师驻贵阳。诏趣彰泰进规云南。

二十年正月，渡盘江，破敌沙子哨，进次腊茄坡，复新兴所，逐北三十里，克普安、沾益。大将军赉塔自广西入曲靖，会于嵩明州，合围云南会城，距三十里。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等以万余人列象阵拒战。赉塔军其右，彰泰军其左，自卯达午，殊死战，破敌阵，斩国柄、起龙等，俘获无算。令诸军分扼南坝、萨石卫、走马街、双塔寺、得腾桥、重关诸地，于是大理、临安、永顺、姚安、武定世番所置将吏，相继诣军前降。

世璠将马宝、胡国柱等自四川，夏国相自广西，还救云南，彰泰遣兵迎击，宝次姚安，亦乞降。国柱走鹤庆、丽江，希福攻云龙州，国柱自经死。国相走广西，李国梁等围之西板桥，国相亦降。与宝同槛送京师。将国赵良栋师自四川至，彰泰偕赉塔及良栋等屡破敌南坝、得腾桥、太平桥、走马街诸地。师薄城环攻，世璠自经死，其将何进忠等出降。彰泰戒将士毋杀掠，入城安抚收仓库戮世璠尸，函首献阙下。云南平，授左宗正。二十一年十月，师还，上迎劳卢沟桥南二十里。

二十二年，议初下岳州迁延罪，以功不坐。赐金二十、银千。二十四年，坐滥举宗人府属官，罢左宗正。二十九年正月，卒。子屯珠，袭镇国公。授左宗正、礼部尚书。五十七年，卒。赠贝子，谥恪敏。孙逢信，以辅国公世袭。

博洛，阿巴泰第三子，天聪九年，从伐明，有功。崇德元年，封贝子。二年，与议政。三年，授理藩院承政。从攻宁远，趋中后所。明将祖大寿袭我军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等与相持，博洛突前奋击，大寿引却。五年，从济尔哈朗迎来归蒙古苏班岱，击败明兵，赐良马。寻与诸王更番围锦州。六年，洪承畴以十三万人援锦州，博洛偕阿济格击之，至塔山，获笔架山积粟。又偕维洛浑等设伏阿而斋堡，击败明将王朴、吴三桂。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贝勒。从多铎征河南。二年，破自成潼关。多铎南征，下江宁，分师之半授博洛，下常州、苏州、趋杭州、屡败明兵。师临钱塘江岸，明兵以为江潮方盛，营且没，会潮连日不至，明潞王常涝以杭州降，淮王常清亦自绍兴降。克嘉兴，徇吴江，破明将吴易，攻江阴亦下。师还，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马一。

三年，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驻杭州。明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明将方国安营钱塘江东，亘二百里。师无舟，会江沙暴涨，固山额真图赖等督兵径涉，国安惊遁，以海走台州。师入绍兴，进克金华，击杀明蜀王盛浓等，再进克衢州，浙江平。明唐王聿键据福建，博洛率师破仙霞关，克浦城、建宁、延平。聿键走汀州，遣阿济格、尼堪、努山等率师从之，克汀州，擒聿键及曲阳王盛渡等。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来袭，击之却，斩万余级。又破敌分水关，克崇安。梅勒额真卓布泰等克福州，斩所置巡抚杨廷清等。降其将郑芝龙等二百九十余人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师复进，下兴化、漳州、泉州诸府。十一月，遣昂邦章京佟养甲徇广东，克潮州、惠州、广州、击杀明唐王聿＜⿰金粤＞及诸王世子十余人，承制以养甲为两广总督。四年，师远，进封端重郡王。五年，以所获金币、人口赍焉。

偕阿济格防喀尔喀，徇大同，讨叛将姜瓖。六年正月，偕硕寨援代州，克其郛。三月，瓖将马得胜以五千自北山逼我师，博洛率千余骑应之，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馘过半，瓖闭城不敢出。睿亲王多尔袞自京师至军议抚，承制进亲王，命为定西大将军。移师汾州，下清源、交城、文水、徐沟、祁诸县，战平阳、绛州。又遣军克孝义，战寿阳、平遥、辽州、榆次，屡捷。

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围大同，巽亲王满达海、谦郡王瓦克达定朔州、宁武。召博洛还京师，疏言："太原、平阳、汾州所属诸县虽渐次收复，然未下者尚多，恐撤军复后，贼乘军虚袭踞，请仍留守御。"上从之。瓌既诛，与满达海合军克汾州，复岚、永宁二县，战绛州孟城驿、老君庙诸地，尽歼瓌余党，乃还师。七年，偕满连海、尼堪同理六部事。再坐事，降郡王。世祖亲政，复爵，寻命掌户部。九年三月，薨，谥曰定。

子齐克新，袭。十六年，追论博洛分多尔衮遣财，又掌户部时尚书谭泰逞私揽权，不力阻，夺爵、谥，齐克新降贝勒。十八年，卒，谥怀思。无子，爵除。博洛子塔尔纳封郡王，卒，谥敏思。坐博洛罪，追夺爵。

悼愍贝子苏布图，阿巴泰孙。父尚建，追封贝子，谥贤慤。苏布图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驻江宁，移师征湖广。三年，从定荆州、襄阳有功，赐金五十、银千，进贝子。五年，复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卒于军，谥悍愍。子颜龄，封镇国公。卒，无子，爵除。苏布图弟强度，封贝子，谥介洁，亦不袭。

镇国恪僖公巴布泰，太祖第九子。天命十年，偕阿拜、塔拜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有功。十一年，命理正黄旗事。天聪四年，从阿敏驻永平。明兵攻滦州，巴布泰不能御，坐罢。八年，授梅勒额真。从伐明，克保安州。巴布泰匿所获不以闻，复坐罢。崇德六年，授三等奉国将军。顺治元年，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二年，进一等。三年，从勒克德浑伐湖广，战安远、南漳、西峰口、关王岭、襄阳、屡破敌。四年，进辅国公。六年，偕务达海讨姜瓌，进镇国公。十二年正月，卒，予谥。子噶布喇，封辅国公。祜锡禄，袭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并以奉恩将军世袭。

德格类，太祖第十子，初授台吉。天命六年，师略奉集堡，将还，有一卒指明兵所在，德格类偕岳托硕托进击之，击败明将李秉诚。复偕台吉寨桑古阅三岔河桥，至海州，城中官民张乐舁舆迎德格类等，令军士毋扰民，毋夺财物，毋宿城上，毋人民居，翌曰，遣视三岔河者还报桥毁无舟楫，乃还。八年，偕阿巴泰伐喀尔喀扎噜特部。十一年，复从代善伐扎噜特部。天聪三年，偕济尔哈朗略锦州，焚其积聚。叙功，进和硕贝勒。

五年，初设六部，掌户部事。从围大凌河，德格类率师策应，击破明监军道张春。十月，祖大寿降，偕阿巴泰等伪为明军袭锦州，击斩甚众。六年，偕济尔哈朗等略归化城。复偕岳托略地，自耀州至盖州迤南。七年，攻克旅顺口。八年，从伐明，抚定蒙古来归人户。克独石口。攻赤城，未拔。入保安州，会师应州，还。九年十月，卒。上临其丧，痛悼之，漏尽三鼓乃还。设幄坐其中，彻馔三日。

逾月，莽古尔泰既卒，为冷僧机所讦，以大逆削籍，德格类坐同谋，追削贝勒。子邓什库，并坐，削宗籍。德克西克，以侍卫从豪格征张献忠，战死，世祖诏其子辉尔食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俸。子五，云柱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复宗籍，赐红带。

巴布海，太祖第十一子。初授牛录章京。天聪八年，授一等甲喇章京。尝命偕镇国将军阿拜祭陵，巴布海不待阿拜，先往祭。牛未至，取民牛代，以祭牛偿民，民以小不受，讼焉，罚银三十偿民，又不与，再讼。巴布海闻上，上责其愚黯，且谓其受制于妻，妻杨古利女也。崇德四年，授梅勒额真，者封镇国将军。七年，巴布海语固山额真谭泰曰："愿罢我梅勒额真。堪者梅勒额真，多于草木！"谭泰语折之，誓曰："若口与心违者，天日鉴之！"图海奉命差择牛录贫富，巴布海曰："我所领牛录甚富。"语闻，巴布海曰："我非太祖之子欤？谭泰等顾厚诬我。"廷鞫皆实，罪当死，上宽之，但夺爵。世祖即位，有为飞书讦谭泰者，投一等公塔瞻第。鞠其仆，谓得之巴布海家。内监逮讯，不承，巴布海及其妻并子阿喀喇皆坐死，籍其家予谭泰。顺治九年，谭泰诛，乃以其奴及遣产畀巴布泰。

阿济格，太祖第十二子。初授台吉。天命十年，从贝勒莽古尔泰伐察哈尔，至农安塔。十一年，偕台吉硕托伐喀尔喀巴林部，复从贝勒代善伐扎鲁特，皆有功，授贝勒。天聪元年，偕贝勒阿敏伐朝鲜，克五城。从上伐明，偕莽古尔泰卫塔山粮运。会师锦州，薄宁远，明兵千余人为车营，掘濠，前列火器，阿济格击歼之。总兵满桂出城陈，上欲进击，诸贝勒以距城近，谏不可，独阿济格请从。

上督阿济格驰击明骑兵至城下，诸贝勒皆惭，奋不及胄，亦进击其步军，明兵死者大半。二年，以擅主弟多铎婚，削爵，寻复之。

三年，偕济尔哈朗略明锦州、宁远，焚其积聚，俘三千。复从上伐明，克龙井关，下汉儿庄城，克洪山口。进次遵化，击斩明总兵赵率教。薄明都，袁崇焕、祖大寿以兵二万赴援，屯广渠门外，师逐之，迫壕，阿济格马创，乃还。寻偕阿巴泰等略通州，至张家湾。寻从上阅蓟州，遇明山海关援兵，阿济格偕代善突入敌陈，大破之。

四年，复从伐明趋广宁，会师大凌河，夜围锦州，明兵袭阿济格营，雾不见人，阿济格严阵待。青气降，雾豁若门辟，急纵击，获明裨将一，甲械及马二百余。上酌金卮亲劳之，授围城方略。寻闻明增兵，上命扬古利率八旗巴喇牙喇兵之半以益军。大寿弟大弼逐我军中侦骑近上前，上擐甲与战，阿济格驰至，明兵步骑还出，奋击却之，斩明裨将一。上以所统兵付阿济格，明监军道张春援至，又战于大凌河，截杀过半，逐北四十里。

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遁。上移师伐明，令阿济格统左翼及蒙古略大同、宣府，尽得张家口所贮犒边财物。七年，城通远堡，迎降将孔有德，拒明及朝鲜兵。诏问攻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阿济格言当攻明。偕阿巴泰略山海关，诏责其不深入，阿济格言：“臣欲息马候粮，诸贝勒不从。”上曰：“汝果坚不还，诸贝勒将弃汝行乎？”八年，从伐明，克保安，拔灵邱。

崇德元年，进武英郡王。偕饶余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伐明，自雕鹗堡入长安岭，薄延庆。越保定至安州，克昌平、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顺义、容城、文安诸县，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余万。又遣固山额真谭泰等设伏，斩遵化三屯守将，获马百四十余。得优旨，赐鞍马一。师还，上迎劳地载门外十里，见阿济格劳瘠，为泪下，亲酌金卮劳之。上伐朝鲜，命守牛庄。二年，硕托攻皮岛未下，阿济格督所，部水陆并进，克之，上遣使褒劳。

四年，从伐明，阿济格扬言欲以红衣炮攻台，守者惧，四里屯。张刚屯、宝林寺、旺民屯、于家屯、成化峪、道尔彰诸台俱下。寻还守塔山、连山，俘人马千计。复偕阿巴泰略锦州、宁远。六年，偕济尔哈朗围锦州。守郭蒙古降台吉吴巴什等议举城降，祖大寿觉之，击蒙古兵，阿济格夜登陴助战，明兵败，徙蒙古者于义州。屡击败明兵，赐银四千。

洪承畴率诸将王朴、吴三桂等援锦州，号十三万。上亲视师，营松山。明兵奔塔山，阿济格追击之，获笔架山积粟，又偕多尔衮克敌台四，擒明将王希贤等，朴、三桂仅以身免。明兵犹守锦州、松山、杏山、高桥诸地，上还盛京，命阿济格偕杜度、多铎等围之。承畴夜出松山袭我军，阿济格等督众环射之，明兵败还，城闭不得入，其众二千皆降。七年，围杏山，遣军略宁远。三桂以四千人驻塔山、高桥，不战而退，纵兵四击，又迭败之。八年，复偕济尔哈朗攻宁远，军城北，布云梯发炮，城圮，克之。抵前屯卫，攻城西，斩馘四千余，明总兵黄色弃城遁，复克之。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英亲王，赐鞍马二。命为靖远大将军，自边外入陕西，断自成归路，八战皆胜，克城四，降城三十八。时自成为多铎所败，弃西安走商州。诏多铎趋淮、扬，而命阿济格率师讨自成。自成南走，众尚二十万，规取南京。阿济格以师从之，及于邓州，复南至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屡破敌，自成走死，斩其将刘宗敏，俘宋献策。宗敏，自成骁将；献策，自成所倚任，号军师者也。

明将左良玉子梦庚方驻军九江，师至，执总督袁继咸等，率马步兵十万、舟数万，诣军门降。是役凡十三战，下郡县，河南十二，湖广三十九，江西、江南皆六。捷闻，上使赴军慰劳，诏曰：“王及行间将士驰驱跋涉，悬崖峻岭，深江大河，万有余里，劳苦功高。寇氛既靖，宜即班师。其招抚余兵，或留或散，王与诸大臣商榷行之。”诏未至，阿济格率师还京师。睿亲王多尔衮责阿济格不候诏班师，又自成未死时，先以死闻，遣人数其罪，又在午门张盖坐，召而斥之。复议方出师时，胁宣府巡抚李鉴释逮问赤城道朱寿鏊及擅取鄂尔多斯、士默特马，降郡王，寻复之。五年，剿天津、曹县土寇。十一月，率师驻大同，姜瓖叛，督兵讨之。旋命为平四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巴颜等讨瓖。六年，瓖将刘迁犯代州，遣博洛赴援，围乃解。

多尔衮至大同视师，时阿济格两福晋病卒，命归视，阿济格曰：“摄政王躬摄大政，为国不遑，

吾敢以妻死废国事？”阿济格自以功多告多尔衮曰：“辅政德豫亲王征流寇至庆都，潜身僻地，破潼关、西安不歼其众，追腾机思不取，功绩未著，不当优异其子。郑亲王乃叔父之子，不当称‘叔王。’予乃太祖之子，皇帝之叔，宜称‘叔王’。”多尔衮斥其妄，令勿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寻复偕巩阿岱攻大同，会降将杨振威斩瓖降，堕其城睥睨五尺，乃还。八年五月，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诸王夜临，独不至，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劳亲兵至，阿济格张纛与合军。多尔衮左右讦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遣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逾月，复议系别室，籍其家，诸子皆黜为庶人。十月，监守者告阿济格将于系所举火，赐死。

阿济格子十一，有爵者三：和度、傅勒赫、劳亲。和度，封贝子，先卒。劳亲与阿济格同赐死。

傅勒赫，初封镇国公。坐夺爵，削宗籍。十八年，谕傅勒赫无罪，复宗籍。康熙元年，追封镇国公。子构孳、绰克都，并封辅国公。绰克都，事圣祖。从董额讨王辅臣，守汉中，攻秦州，师无功。授盛京将军，又以不称职，夺爵。上录阿济格功，以其子普照仍袭辅国公，坐事夺爵，以其弟经照仍袭辅国公。雍正间，普照亦以军功复爵，卒。世宗谕曰：“普照军前效力，且其兄女为年羹尧妻，故特予封爵。今羹尧负恩诛死，此爵不必承袭。”居数年，经照亦坐事，夺爵。普照、经照皆能诗。乾隆四十三年，命阿济格之裔皆复宗籍。经照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辅国介直公赖慕布，太祖第十三子。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崇德四年，与议政。七年，从阿济格伐明，败宁远兵。上御笃恭殿赉师，阿济格不待赏先归。赖慕布坐不劝阻，夺职罢议政。顺治二年，封奉恩将军。三年，卒。十年五月，追封谥。子来祜，袭。累进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其孙扎昆泰袭奉恩将军，一传，命停袭。

清史稿卷二一八　列传第五

太祖诸子三

睿忠亲王多尔衮　豫通亲王多铎

子信宣和郡王多尼　信郡王董额　辅国恪僖公察尼

多尼子信郡王鄂扎费扬果

睿忠亲王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多罗特部，破敌于敖穆楞，多尔衮有功，赐号墨尔根代青。三年，从上自龙井关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趋通州，薄明都，败袁崇焕、祖大寿援兵于广渠门外，又歼山海关援兵于蓟州。四年，引还，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复破敌。五年，初设六部，掌吏部事。从上围大凌河，战，多尔衮陷阵，明兵堕壕者百余，城上炮矢发，将士有死者。上切责诸将不之阻。祖大寿约以锦州献，多尔衮与阿巴泰等以兵四千，侨装从大寿作溃奔状，袭锦州，锦州兵迎战，击败之。事具《阿巴泰传》。

六年五月，从征察哈尔。七年六月，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言：“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八年五月，从上伐明，克保安，略朔州。九年，上命偕岳托等将万人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师还渡河，多尔衮自平鲁卫至朔州，毁宁武关，略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及应州，复自归化城携降众还。林丹汗得元玉玺曰“制诰之宝”，多尔衮使额哲进上，群臣因表上尊号。崇德元年，进封睿亲王。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师伐明，命王偕多铎攻山海关缀明师，阿济格捷至，乃还。从伐朝鲜，偕豪格别从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进攻江华岛，克之，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国王李<□湍－而王>请降。上还盛京，命约束后军，携朝鲜质子<□湍－而王>、涊及大臣子以归。

三年，上伐喀尔喀，王留守，筑辽阳都尔弼城，城成，命曰屏城，复治盛京至辽河大道。八月，命为奉命大将军，将左翼，岳托将右翼，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约右翼兵会通州河西务。越明都至涿州，分兵八道，行略地至山西，南徇保定，击破明总督卢象升。遂趋临清，渡运河，破济南。还略天津、迁安、出青山关。克四十余城，降六城，俘户口二十五万有奇，赐马五、银二万。五年，屯田义州，克锦州城西九台，刈其禾。又克小凌河西二台。迭败明兵杏山、松山间。

围锦州，王贝勒移营去城三十里，又令每旗一将校率每牛录甲士五人先归。上遣济尔哈朗代将，传谕诘责，对曰："臣以敌兵在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处牧马。若来犯，可更番抵御。是以遣人归牧，治甲械。旧驻地草尽，臣倡议移营就牧，罪实在臣。"上复使谕曰："朕爱尔过于群子弟，锡予独厚。今违命若此，其自议之。"王自言罪当死，上命降郡王，罚银万，夺二牛录。

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率十三万人屯松山，王屡击之，以敌众，请济师。上自将疾驰六日，次戚家堡，将屯高桥。王请上驻松山、杏山间，分兵屯乌欣河南山，亘海为营。明兵屡却复前，上张黄盖指挥，明兵引退。王偕洛托等趋塔山道横击之，明兵多死者，遂发炮克塔山外四台，擒王希贤等。寻以贝勒杜度等代将，王暂还。复出。七年，下松山，获承畴，克锦州，大寿复降。进克塔山、杏山。乃堕三城师还。叙功，复亲王。

八年，太宗崩，王与诸王、贝勒、大臣奉世祖即位。诸王、贝勒、大臣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与王同辅政，誓曰："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托。寻与济尔哈朗议罢诸王贝勒管六部事。顺治元年正月，却朝鲜馈遗，告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曰："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馈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今辅政，谊无私交，不当受。"因并禁外国馈诸王贝勒者。济尔哈朗谕诸大臣，凡事先白王，书名亦先之。王由是始专政。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肃亲王豪格怨望，集议，削爵，大臣扬善等以谄附，坐死。

四月乙丑，上御用笃恭殿，授王奉命大将军印，并御纛盖，敕便宜行事，率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及孔有德等伐明。丙寅，发盛京。壬申，次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来书乞师，王得书，移师向之。癸酉，次西拉塔拉。答三桂书曰："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

丁丑，次连山。三桂复遣使请速进，夜逾宁远抵沙河，戊寅，距关十里，三桂报自成兵已出边。王令诸王逆击，败李自成将唐通于一片石。己卯，至山海关，三桂出迎，王慰劳之。令所部以白布击肩为识，先驱入关，时自成将二十余万人，自北山列阵，横亘至海。我兵陈不及海岸，王令曰："流贼横行久，犷而众，不可轻敌。吾观其阵大，首尾不相顾。可集我军鳞比，伺敌阵尾，待其衰击之，必胜。努力破此，大业成矣。勿违节制！"既成列，令三桂居右翼后。搏战，大风扬沙，咫尺不能辨。力斗良久，师噪。风止，自三桂阵右突出捣其中坚，马迅矢激。自成登高望见，夺气，策马走。师无不一当百，追奔四十里，自成溃遁。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下令关内军民皆剃发。以马步兵各万人属三桂，追击自成。乃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自关以西，百姓有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剃发迎降。辛巳，次新河驿，使奏捷，师遂进。途中明将吏出降，命供职如故。

五月戊子朔，师次通州。自成先一日焚宫阙，载辎重而西。王令诸王偕三桂各率所部追之。己丑，王整军入京师，明将吏军民迎朝阳门外，设卤簿，请乘辇，王曰："予法周公辅冲王，不当乘。"众以周公尝负扆，固请，乃命以卤簿列王仪仗前，奏乐，拜天，复拜阙，乘辇，升武英殿。明将吏入谒，呼万岁。下令将士皆乘城，毋入民舍，民安堵如故。为崇祯帝发丧三日，具帝礼葬之。诸臣降者，仍以明官治事，武英郡王阿济格逐自成至降都，大破之，获其辎重。自成西奔，又令固山额真谭泰、准塔等率巴牙喇兵追至真定，自成败走。王再遣使奏捷，上遣学士詹霸、侍卫巴泰赍敕慰劳。畿辅诸府县先后请降分遣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略山东，叶臣定山西诸省，金砺等安抚天津。

王初令官民皆剃发，继闻拂民愿，谕缓之。令戒饬官吏，纲罗贤才，必收恤都市贫民。用汤若望议，厘正历法，定名曰时宪历。复令曰："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自明季祸乱，刁风日竞，设机构讼，败俗伤财，心窃痛之！自令咸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宥免。违谕讦讼，以所告罪罪之。斗殴，田、婚细故，就有司告理。重大者经抚按结案，非机密要情，毋许入京越诉。讼师诬陷良民，加等反坐。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之外，复有剿饷、练饷、

数倍正供，远者二十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诸名目，巧取殃民。今与民约，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予删除。官吏不从，察实治罪。”六月，遣辅国公屯齐喀、喀托，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迎上，定都燕京。

明福王由崧称帝江宁，遣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设江北四镇，沿淮、徐置戍。王致书可法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载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遣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聊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抚定燕都，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贼，代为不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冠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能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崇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义，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可法旋遣人报书，语多不屈。

京师民讹言秋七、八月将东迁，王宣谕当建都燕京，戒民毋信流言摇惑。又讹言八月屠民。未几，又讹言上至京师，将纵东兵肆掠，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王复宣谕曰：“民乃国之本，尔曹既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曹试思，今上携将士家属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转运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害，发兵追剿，犹恨未能速定，岂能不爱京城军民，反行杀戮？此皆众所目击，何故妄布流言？是必近京土冠，流贼间谍，有意煽惑摇动，已谕各部严捕。通行晓谕，以安众心。”

九月，上入山海关，王率诸王君臣迎于通州。上至京师，封为叔父摄政王，赐貂蟒朝衣。十月乙卯朔，上即位，以王功高，命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建碑纪绩，加赐册宝、黑狐冠一、上饰东珠十三黑狐裘一、副以金、银、马、驼。二年，郑亲王等议上摄政王仪制，视诸王有加礼。王曰：“上前未敢违礼，他可如议。”翌日入朝，诸臣跪近，命与舆，责大学士刚林等曰：“此上朝门，诸臣何故跪我？”御史赵开心疏言：“王以皇叔之亲，兼摄政王之尊，臣民宁肯自外于拜舞？第王恩皆上恩，君臣谒王，正当限以礼数，与朝见不同。庶诸臣不失尊王之意，亦全王尊上之心。上称叔父摄政王，王为上叔父，惟上得称之。若臣庶宜于叔父上加‘皇’字，庶辨上下，尊体制。”下礼部议行。其年六月，豫亲王克扬州，可法死之，遂破明南都。闰六月，英亲王逐李自成至武昌，东下九江，故明南宁侯左良玉子梦庚率众降，江南底定。十月，上赐王马，王入谢，诏曰：“遇朝贺大典，朕受王礼。若小节，勿与诸王同。”王对曰：“上方幼冲，臣不敢违礼。待上亲政，凡有宠恩，不敢辞。”王时摄政久，位崇功高，时诚诸臣尊事主上，曰：“俟上春秋鼎盛，将归政焉。”初，肃亲

王怨王不立已，有郤。英、豫二王与王同母，王视豫亲王厚，每宽假之。豫亲王之征苏尼特也，王送之出安定。门及归，迎之乌兰诺尔。集诸大臣，语以豫亲王功懋，宜封辅政叔王，因罢郑亲王辅政，以授豫亲王。肃亲王既平四川，王摘其微罪，置之死。四年十二月，王以风疾不胜跪拜，从诸王大臣议，独贺正旦上前行礼，他悉免。五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六年二月，自将讨大同叛将姜瓖，拔浑。源闻豫亲王病痘，先归。谕瓖降，未下。以师行在外，铸行在印。禁诸王及内大臣干预部院政事及汉官升降，不论所言是非，皆治罪。七月，复征大同，瓖将杨振威斩瓖降。十月，移师讨喀尔喀二楚呼尔，征敖汉、扎噜特、察哈尔、乌喇特、土默特、四子部落以兵来会。至喀屯布拉克，不见敌，乃还。十二月，王妃博尔济吉特氏薨，以册宝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七年正月，王纳肃王福金，福金，妃女弟也。复征女朝鲜。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料理。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成婚。复猎于中后所，责随猎王贝勒行列不整，罚环有差。七月，谕以京城当夏溽暑不可堪，择地筑城避暑。今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地丁银二百四十九万两有奇，输京师备工用。八月，王尊所生母太祖妃乌喇纳拉氏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祔太庙。

寻有疾，语贝子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等曰："予罹此大戚，体复不快。上虽人主，独不能循家人礼一临幸乎？谓上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既又戒曰："毋以予言请上临幸。"锡翰等出，追止之不及，上幸王第。王因责锡翰等，议罪当死，旋命贳之。十一月，复猎于边外。十二月，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上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

王无子，以豫亲王子多尔博为后，袭亲王，俸视诸王三倍，诏留护卫八十员。又以王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二月，苏克萨哈、詹岱讦告王薨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请以王所制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貂挂置棺内。王在时，欲以尔固山驻永平，谋篡位。固山额真谭泰亦言王纳肃王福金，复令肃王子至第较射，何洛会以恶言罢之。于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疏言："昔太宗文皇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袞同辅政。逮后多尔袞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愿重加处治。"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宫，多尔博归宗。十二年，吏科副理官彭长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各疏颂王功，请复爵号，下王大臣让，长庚、尔安坐论死，诏流宁古塔。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曰："睿亲王多尔袞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第念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废绝，茔域棒芜，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员缮葺，并令近支王公以时祭扫。"四十三年正月，又诏曰："睿亲王多尔袞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袞，证为觊觎，有是理乎？《实录》载：'王集诸王大臣，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大臣但知媚予，鲜能尊上，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今上即位。似此危疑之日，紧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后有忠于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亮，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

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多尔博归宗封贝勒，命仍还为王后，以其五世孙辅国公淳颖袭爵。四世祖镇国公博尔发、曾祖辅国公塞勒、祖辅国恪勤公功宜布先已进封信郡王，至是与淳颖父信恪郡王，如松并追封睿亲王。嘉庆五年，淳颖薨。谥曰恭。子宝恩，袭。七年五月，薨，谥曰慎。弟瑞恩，袭。道光六年，薨，谥，日勤。子仁寿，袭。道光九年，上巡盛京谒陵，追念忠王，推恩赐三眼翎。同治三年，薨，谥曰僖。子德长，袭。光绪二年，薨，谥日慤。子魁斌，袭。

豫通亲王多铎，太祖第十五子，初封贝勒。天聪二年，从太宗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三年，从上伐明，自龙井关入，偕莽古尔泰、多尔衮以偏师降汉儿庄。城会大军克遵化，薄明都。广渠门之役，多铎以幼留后，明溃兵来犯，击却之。师还，次蓟州，复击破明援兵。五年，从围大凌河，为正白旗后应，克近城台堡。明兵出锦州，屯小凌河岸，上率二百骑驰击，明兵走。多铎逐之，薄锦州，坠马，马逸入敌阵，乃夺军校马乘以还。六年，从伐察哈尔，将右翼兵，俘其千余。

七年，诏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铎言：“我军非怯于战斗，但止攻关外，岂可必得？夫攻山海关与攻燕京，等攻耳。臣以为宜直入关，庶餍士卒望，亦久远计也。且相机审时，古今同然。我军若弛而敌有备，何隙之可乘？吾何受于明而必言和？亦念士卒劳若，姑为委蛇。倘时可乘，何待再。计至察哈尔，且勿加兵，朝鲜已和，亦勿遽绝。当先图其大者。”八年，从上略宣府，自巴颜珠尔克进。寻攻龙门，未下，趋保安，克之。谒上应州。复略朔州，经五台山，还。败明兵大同。九年，上遣诸贝勒伐明，徇山西，命多铎率师入宁、锦缀明师。遂自广宁入，遣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率兵四百前驱。祖大寿合锦州、松山兵三千五百屯大凌河西，多铎率所部驰击之，大寿兵溃。命分道追击，一至锦州，一至松山，斩获无算。翼日，克台一，还驻广宁。师还，上出怀远门五里迎劳，赐良马五、甲五。上嘉之曰：“朕幼弟初专阃，即能制胜，是可嘉也！”

崇德元年四月，封豫亲王，掌礼部事。从伐朝鲜，自沙河堡领兵千人继噶布什贤兵，至朝鲜都城。朝鲜全罗、忠清二道援兵至南汉山，多铎击败之，收其马千余。杨古利为残兵所贼，捕得其人，斩以祭。三年，伐锦州，自蒙古扎衮博伦界分率巴牙喇及土默特兵入明境，克大兴堡，俘其居民，道遇明谍，擒之。诏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经中后所，大寿以兵来击，我军伤九人，亡马三十。多铎且战且走，夜达郑亲王所，合师薄中后所城。上统师至，敌不敢出。四年五月，上御崇政殿，召多铎戒谕之，数其罪，下诸王、贝勒、大臣议，削爵，夺所属入官。上命降贝，勒罚银万，夺其奴仆、牲畜三之一，予睿亲王多尔衮。寻命掌兵部。十月，伐宁远，击斩明总兵金国凤。

五年三月，命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师修义州城，驻兵屯田，并扰明山海关外，毋使得耕稼。五月，上临视。附明蒙古多罗特部苏班岱降，上命偕郑亲王以兵迎之，经锦州杏山，明兵来追，奋击败之，赐御厩良马一。围锦州，夜伏兵桑阿尔斋堡，旦、敌至，败之，追至塔山，斩八十余级，获马二十。六年三月，复围锦州，环城立八营，凿壕以困之。大寿城守蒙古将诺木齐约降，师缒以入，击大寿，挈降者出，置之义州。明援兵自杏山至松山，多铎与郑亲王率两翼兵伏锦州南山西冈及松山北岭，纵噶布什贤兵诱敌，夹击大败之。

洪承畴以十三万援锦州，上自盛京驰六日抵松山，环城而营，明兵震怖，宵遁。多铎伏兵道旁，明总兵吴三桂、王朴自杏山奔宁远，我军追及于高桥，伏发，三桂等仅以身免，嗣与诸王更番围松山，屡破敌。七年二月，明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通款，以其子舒为质，约内应，夜半，我军梯而登，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叙功，进豫郡王。复布屯宁远旁外缀明师，俘获甚伙。

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进亲王。命为定国大将军，南征，定怀庆。进次孟津，遣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率兵先渡，自成守将走，沿河十五寨堡皆降。再进次陕州，克灵宝。再进，距潼关二十里，自成兵据山列营，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及图赖、鄂硕等击破之。二年正月，自成亲率步骑迎战，师奋击，歼其步卒，骑卒奔溃，及夜，屡犯屡北，凿重壕，坚壁。师进，以巨炮迭战，自成兵三百骑冲我师，贝勒尼堪、贝子尚善等跃马夹击，屡破敌垒，尸满壕堑，械胄

弥山野。自成精锐略尽，遁归西安，其将马世尧率七千人降。入潼关，获世尧所遣致自成书，斩以徇，进次西安，自成先五日毁室庐，挈子女辎重，出兰田口，窜商州，南走湖广。二月，诏以陕西贼付英亲王阿济格，趣多铎自河南趋淮、扬。师退徇南阳、开封，走归德，诸州县悉降。所至设官吏，安集流亡。诏褒多铎功，赐嵌珠佩刀、鋬金鞓带。四月，师进次泗州，渡淮趋扬州，遣兵部尚书汉岱等先驱，得舟三百余，围七日，克之，杀明大学士史可法。五月，师再进，次扬子江北岸，明将郑鸿逵等以水师守瓜洲、仪真。师例营相持，造船二百余，遣固山额真拜音图将水师薄南岸，复遣梅勒额真李率泰护诸军渡江。明福王由崧走太平。师再进，明忻城伯赵子龙等率文武将吏，籍马步兵二十三万有奇，使迎师。

多铎至南京，承制受其降，抚辑遗民。遣贝勒尼堪、贝子屯齐徇太平，追击明福王。福王复走芜湖，图赖等邀之江口，击杀明将黄得功，获福王。捷闻，上遣侍臣慰劳。明潞王常淓守杭州，遣贝勒博洛率师讨之，潞王降。江、浙底定。多铎承制改南京为江南省，疏请授江宁、安广巡抚以下官。别遣精奇尼哈番吴兆胜徇庐江、和州，并下。诏遣贝勒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召多铎还京师。上幸南苑行郊劳礼，进封德豫亲王，赐黑狐冠、紫貂朝服、金五千、银五万、马十、鞍二。

三年，命为扬威大将军，偕承泽郡王硕塞讨苏尼特部腾机思、腾机特等。师至盈阿尔察克山，闻腾机思方在衮噶噜台，疾行三昼夜，败之于谔特克山，斩台吉茂海。渡图拉河，追至布尔哈图山，斩腾机特子二、腾机思孙三，尽获其奴。师次扎济布喇克，喀尔喀土谢图汗遣兵二万，硕雷车臣汗遣兵三万，迎战。我师奋击，逐北三十余里，先后斩级数千，俘千余，获驼千九百、马二万一千一百、牛万六千九百、羊十三万五千三百有奇。师还，上出安定门迎劳，加赐王鞍马一。

四年，进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赐金千、银万、鞍马二，封册增录功勋。六年三月，以痘薨，年三十六。九年三月，睿亲王既削爵以同母弟追降郡王。康熙十年，追谥。乾隆四十三年正月，诏配享太庙。

多铎子八，有爵者四：多尼、董额、察尼、多尔博、费扬古。费扬古自三等奉国将军进封辅国公，坐事，夺爵。

信宣和郡王多尼，多铎第一子。初封郡王。顺治六年十月，袭豫亲王。八年，改封信亲王。九年，降郡王。十五年，命为安远靖冠大将军，偕平郡王罗科铎等南征。师自湖南入贵州，趋安庄卫。明将李定国焚盘江口铁索桥走，师以浮桥济，自交水进次松岭卫，击走明将白文选。十六年正月，溥云南会城，定国、文选挟桂王走永昌，遣贝勒尚善以师从之，克永昌及腾越。上使慰劳，赐御衣、蟒袍及鞍马、弓矢。十七年五月，师还，遣内大臣迎劳。六月，追论云南误坐噶布什贤昂邦瑚理布等磨盘山败绩罪，罚银五千。十八年正月，薨，谥曰宣和。

子鄂札，嗣。康熙十四年，命为抚远大将军，讨察哈尔布尔尼。师次岐尔哈台，詗知布尔尼屯达禄。鄂札令留辎重，偕副将军图海及梅勒额真吴丹轻骑进。布尔尼设伏待，命分军搜山涧，伏发，师与土默特兵合击破之。布尔尼督兵列火器以拒，师奋击，布尔尼大败。复收溃卒再战，又击歼之，获马械无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中途为科尔沁部长沙津射死。察哈尔平，抚余党一千三百余户。师还，上迎劳南苑，诏褒功，赐金百，银五千。寻掌宗人府事。二十九年，副恭亲王常宁备噶尔丹。三十五年，从上北征，领正白旗营。三十六年，以惰，解宗人府。四十一年，薨，以多铎子董额袭。

信郡王董额，多铎第三子。初封贝勒。康熙十三年，命为定西大将军。讨叛将王辅臣。董额遣将梅勒额真赫业等守凤翔，而率师驻西安。诏令进驻兰州，董额未即行，上复命严守栈道。辅臣遣兵毁偏桥，断栈道。诏责董额迁延，仍趣攻下平凉、秦州诸路。董额进克秦州礼县，逐敌至西和，克清水、伏羌。复遣安西将军穆占取巩昌，兰州亦下。寻与将军毕力克图、阿密达会师攻平凉，久未下。十五年，命大学士图海视师，改授董额固山额真，听图海节制。十六年二月，削贝勒。三十一年，授正蓝旗固山额真。四十二年，袭郡王。四十五年，薨，仍坐前罪，不赐恤。以鄂札子德昭袭。雍正间，历左、右宗正。乾隆二十七年，薨，谥曰慤。以多铎五世孙如松袭。

如松四世祖多尔博，多铎第五子。初出为睿亲王多尔袞后。多尔袞薨后，削爵。多尔博归宗，封贝勒。多尔博生苏尔发，袭贝子。苏尔发生塞勒，塞勒生功宜布，皆袭辅国公。功宜布生如松，

历都统、左宗人、署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绥远城、西安将军。袭爵，复授都统、右宗正。三十五年，薨，谥曰恪。寻以子淳颖袭睿亲王，追进封。具《睿亲王多尔衮传》。

功宜布初薨，以德昭子修龄袭辅国公，授左宗正。四十三年，复袭豫亲王。五十二年，薨，谥曰良。子裕丰，袭。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所属有从乱者，坐夺爵。弟裕兴，袭。二十五年，奸奴婢，自杀。仁宗谕曰："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共之。裕兴不自爱惜，恣意干纪，且亲丧未满，国服未除，罪孰大焉！"坐夺爵，幽禁。三年后释之。弟豫全，袭。

道光二十年，薨，谥曰厚。子义道，袭。历内大臣、左宗正。同治七年，薨，谥曰慎。子本格，袭。亦历内大臣、左宗正。德宗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光绪二十四年薨，谥曰诚，子懋林，袭。辅国恪僖公察尼，多铎第四子。顺治十二年，封贝勒。康熙七年，授左宗正。十二年，吴三桂反，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南征，参赞军务。师次荆州，三桂已陷岳州。察尼偕将军尼雅翰舟师进，三桂将吴应麒引七万人自陆路来拒，击却之。师次七里山，发炮沉其舟十余。方暑，还驻荆州。十四年，佩靖寇将军印，援谷城。时南漳、兴山已陷，敌逼彝陵，踞镇荆山，掘壕为寨。察尼至彝陵、议增舟，师断饷道。击敌牛皮丫口，进攻黄连坪，焚其积聚，取兴山。十五年，三桂移南漳、彝陵兵往长沙，勒尔锦令察尼还荆州、渡江趋石首，据虎渡口，击敌太平街，斩三百余级。翼日再出，遇伏，败还荆州。诏责其无能。十七年八月，贝勒尚善薨于军，命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规岳州。疏言："舟师入湖贼饷将绝。宜于湖水涸后，围以木筏，立桩列砲以小舟徼巡，为久困计。"上善其言，令副都统关保济师。寻破敌南津港，斩千级。都统叶储赫等直攻岳州，复破敌万余人。屡疏请增调水陆军合围，上皆许之。

十八年正月，三桂将王度冲、陈珀等以舟师降，应麒弃城遁，逐复岳州。降宙吏六百余、兵千余，获舟六十五、炮六百四十有奇。二月，安亲王岳乐自长沙进取衡州，察尼发绿旗兵济师，寻复湘、阴安乡。四月，命常德征辰龙关，澧州以南诸军听调度。十九年三月，克辰龙关，复辰州。疏言："途中霪雨泥宁，士马须休养。"诏暂屯沅州。六月，诏以贝子彰泰率师下云南，察尼劳苦久，率满洲兵还京师。吏议退缩罪，削爵职、籍其家、幽禁，上念克岳州功，命但削爵。二十四年，授奉天将军。二十七年，卒，赐祭葬视辅国公，谥恪僖。

费扬果，太祖第十六子。太宗时，坐罪赐死，削宗籍。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命莽古尔泰、德格类子孙复宗籍。费扬果曾孙三等侍卫尼雅罕呈宗人府请复宗籍，宗人府以闻，圣祖曰："此事朕知之，但不详耳，费扬果，太祖子，太宗时因获大罪诛死者。"命复宗籍，赐红带。

清史稿卷二一九　列传第六

太宗诸子
肃武亲王豪格子温良郡王猛峨
猛峨子延信辅国公叶布舒
承泽裕亲王硕塞庄恪亲王允禄
辅国公韬塞　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
世祖诸子
裕宪亲王福全　荣亲王
恭亲王常宁　纯靖亲王隆禧

太宗十一子：孝庄文皇后生世祖，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生第八子，懿靖大贵妃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元妃钮祜禄氏生洛博会，继妃乌喇纳喇氏生肃亲豪格、洛格，侧妃叶赫纳喇氏生承泽亲王硕塞，庶妃颜扎氏生辅国公叶布舒，庶妃纳喇氏生镇国公高塞，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辅国公品级常舒，庶妃生辅国公韬塞。洛格、洛博会及第八子，皆殇，无封。

肃武亲王豪格，太宗第一子。初从征蒙古董夔、察哈尔、鄂尔多斯诸部，有功，授贝勒。天命十一年，偕贝勒代善等征扎噜特部，斩其贝勒鄂斋图。天聪元年，败明兵于锦州，复率偏师卫塔山粮运。二年，偕济尔哈朗讨蒙古固特塔布囊，诛之，收其众。三年十月，偕贝勒莽古尔泰等视通州

渡口，师薄明都，豪格迎击宁、锦援兵于广渠门外，敌伏于右，豪格以所部当之，冲击至城壕，明兵大溃，偕岳托、萨哈璘围永平，克香河。六年，从伐察哈尔，移师入明边，略归化诸路。六月，进和硕贝勒。

七年，诏问征明与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疏言："征明，如徒得锦州，余坚壁不下，旷日持久，恐老我师。宜悉我众及边外新旧蒙古从旧道入，谕各屯寨，以我欲和而彼君不答，彼将自怨其主。再用更番法，俟马肥。益以汉兵巨炮，一出宁远，一出旧道，夹攻山海关，不得，则屯兵招谕流贼，驻师通州，待其懈而击之。朝鲜、察哈尔且缓图焉。"八月，略山海关。八年，从上自宣府趋朔州。豪格偕杨古利毁边墙，分兵自尚方堡入，略朔州及五台山。从上视大同，击败明援兵。

九年，偕多尔袞等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抵托里图，定盟。还抵归化城，复略山西边郡，毁宁武关，入代州、忻州。崇德元年四月，进封肃亲王，掌户部事。寻坐党，岳托漏上言有怨心，降贝勒，解任，罚银千。旋偕多尔袞攻锦州，仍摄户部。又从征朝鲜，偕多尔袞别自宽甸入长山口，克昌州、败安州、黄州兵于宁边城下。复遣将败其援兵，次宣屯村，村民言："黄州守将闻国王被围，遣兵万五千往援，行三日矣。"我军疾驰一昼夜，追及于陶山，击败之。九月，坐固山额真鄂莫克图欲胁取蒙古台吉博洛女媚事豪格，豪格不治其罪，罢部任，罚银千。

三年九月，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墙入，败明兵于丰润。遂下山东、降高唐，略地至曹州，还下东光。又遣骑二千破明兵，克献县。四年四月，师还，赐马二、银万，复摄户部，复原封。又偕多铎败宁远兵，斩明将金国凰。五年六月，偕多尔袞屯田义州，刈锦州禾，克台九、小凌河西台二，明兵夜出袭镶蓝旗营，击败之。又击洪承畴杏山，偕多尔袞围锦州。坐离城远驻，复遣兵还家，降郡王。六年，再围锦州，击松山及山海关援兵，皆败之，获马五百余。

承畴将兵十三万援锦州，破其垒三。上至军，将驻高桥，豪格等恐敌约军夹攻，请改屯松山、杏山间。七年，松山明将夏承德密遣人请降，以其子舒为质，豪格遣左右翼夜梯城入，八旗兵继之，旦，克松山，获承畴及巡抚邱民仰等，斩官百余、兵千六十有奇。进驻杏山，复偕济尔哈朗克塔山。叙功，复原封、赐鞍马一、蟒缎百。

顺治元年四月，以语侵睿亲王多尔袞，为固山额真何洛会所讦，坐削爵。十月，大封诸王，念豪格从定中原有功，仍复原封。其年冬，定济宁满家洞土寇，堙山洞二百五十一。

三年，为命靖远大将军，偕衍禧郡王罗洛浑、贝勒尼堪等西征。师次西，安遣尚书星纳等破敌邠州，别遣固山额真都类攻庆阳。时贺珍、二只虎、孙守法据汉中、兴安，武大定、高如砺、蒋登雷、石国玺、王可成、周克德据徽县、阶州。师自西安分兵进击，登雷、国玺、可成、克德俱降，余溃走，下所陷城邑。陕西平。十一月，入四川，张献忠据西充，遣巴牙喇昂邦鳌拜先发。师继进，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斩首数万级。捷闻，上嘉奖。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四川平。五年二月，师还，上御太和殿宴劳。睿亲王多尔袞与豪格有夙隙，坐豪格徇隐部将冒功及擢用罪人扬善弟吉赛，系豪格于狱。三月，薨。

睿亲王纳豪格福晋，尝召其子富绥至邸校射。何洛会语人曰："见此鬼魅，今人心悸，何不除之？"锡翰以告，睿亲王曰："何洛会意，因尔不知我爱彼也。"由是得全。八年正月，上亲政，雪豪格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十三年，追谥。亲王得谥自豪格始。以谥系封号上，曰武肃亲王。乾隆四十三年，配享太庙。

豪格子七，有爵者二、富绥、猛峨。

富绥袭爵，改号曰显亲王。康熙八年，薨，谥曰懿。子丹臻袭。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四十一年，薨，谥曰密。子衍潢，袭。乾隆三十六年，薨，年八十二。谥曰谨。富绥孙蕴著，袭。乾隆中，自三等辅国将军授内阁侍读学士，历通政使、盛京户部侍郎。调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坐受商人馈遗，谬称上旨籍盐政吉庆家，坐绞，上宽之，复授副都统，厉凉州、绥远城将军、工部尚书。既，袭封。四十三年，复号肃亲王。薨，年八十，谥曰勤。丹臻孙永锡，袭。官都统。坐事，罢。道光元年，薨，谥曰恭。子敬敏，袭。咸丰二年，薨，谥曰慎。子华丰，袭，历内大臣、宗令。以

火器营设碓制药，占用王府地，华丰力拒之，诏责不知大体，罢宗令、内大臣。八年，薨，谥曰恪。子隆懃，袭，官内大臣。光绪二十一年，疏请纳正言，裕财用。上嘉纳之。二十四年，薨，谥曰良。子善耆，袭。三十三年，授民政部尚书。逊国后，避居大连湾。久之，薨，谥曰忠。

温良郡王猛峨，豪格第五子。顺治十四年，封。康熙十三年，薨。子佛永惠，袭。三十七年，降贝勒。卒。子揆惠，袭辅国公。坐事，夺爵。

延信，猛峨第三子。初封奉国将军。累官至都统。五十七年，从抚远大将军贝子允禵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西宁。五十九年，授平逆将军。率师徇西藏，道青海、击败策妄阿喇布坦将策零敦多卜，遂入西藏。西藏平。诏曰："平逆将军延信领满洲、蒙古、绿旗各军，经自古未辟之道，烟瘴恶溪，人迹罕见。身临绝域。歼夷丑类，勇略可嘉！封辅国公。"寻摄抚远大将军事。揆惠既夺爵，议以延信袭。进贝子，再进贝勒。授西安将军。五年，上以延信与阿其那等结党，又阴结允禵，徇年羹尧，入藏侵帑十万两，夺爵，逮下王大臣按治。谳上延信党援、欺罔、负恩，要结人心，贪婪乱政，失误兵机，凡二十罪，当斩，上命幽禁，子孙降红带。

辅国公叶布舒，太宗第四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晋辅国公。二十九年，卒。子薛尔登，降袭镇国将军。

承泽裕亲王硕塞，太宗第五子。顺治元年，封。时李自成奔潼关，河以南仍为自成守。硕塞从豫亲王多铎师次孟津，进攻陕州，破自成将张有增、刘方亮，自成迎战，又大破之。师入关，斩其将马世尧。寻复从南征，击破明福王由崧，赐团龙纱衣一袭、金二千、银二万。嗣复从多铎征喀尔喀，英亲王阿济格戍大同。会姜瓖叛，硕塞移师解代州围，进亲王。论曰："博洛、尼堪、硕塞皆不当在贵宠之列。兹以太祖孙故，加锡王爵。其班次、俸禄不得与和硕亲王等。"七年，以和硕亲王下，多罗郡王上无止称亲王者，仍改郡王。八年，复进和硕亲王。迭掌兵部、宗人府。十一年十二月，薨，予谥。

第一子博果铎，袭，改号曰庄亲王。雍正元年，薨，年七十四。谥曰靖。无子，宗人府题请以圣祖子承袭，世宗请于皇太后，以圣祖第十六子允禄为之后，袭爵。居数日，上手诏谓："外间妄议朕爱十六阿哥，今其承袭庄亲王爵。朕封诸弟为亲王，何所不可。而必藉承袭庄亲王爵加厚于十六阿哥乎？"

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叙总理劳，加封真国公，允禄请以硕塞孙宁赫袭。寻坐事，夺爵仍厚分与田宅，时论称之。四年，坐与允礽子弘晰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七年，命与三泰、张照管乐部。允禄等奏："藉田礼毕，筵宴当奏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家给时足三章，本为蒋延锡所撰，乐与礼不符，不能施于燕乐，请敕别撰。"又奏："中和韶乐，例用笙四、箫笛皆二，金、革二音独出众乐之上。请增笙为八，箫笛为四。"又奏："汉以来各史乐志，俱有镈有钟、特磬。今得西江古钟铜，考定黄钟直度，上下损益，铸镈钟十二。窃以条理宜备始终，请仿周礼磬氏遗法，制特磬十二，与镈钟俱为特悬乐阕特磬、乃奏敔。大祭祀、大典礼皆依应月之律，设镈钟、特磬各一簴。"上悉从之。二十九年，允禄年七十，上赐诗褒之。三十二年，死，年七十三，谥曰恪。

子弘普，辅国公，前卒。孙永瑞，袭，历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仍管乐部、宗人府。五十三年，薨，谥曰慎。无子，以从子绵课袭，历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嘉十八年，林清为乱，其徒入宫门，绵课持械拒，射伤一人，得旨议叙。明年，上幸木兰，绵课奏河桥圮于水，意在尼行，不称上旨，坐罚俸，并能诸职。道光二年，坐承修裕陵隆恩殿工草率，降郡王。四年，重修工蒇复亲王。六年，薨，谥曰襄。子奕＜㠯先買＞，嗣。八年，以宝华峪地宫入水，追论绵课罪，降奕＜㠯先買＞郡王，并夺诸子奕賥、奕■、奕筧；奕赓职。十一年，上五十万寿，复奕＜㠯先買＞亲王。十八年九月，坐与辅国分溥喜赴尼寺食鸦片，夺爵。上闻奕＜㠯先買＞浮薄列行，戍吉林。又娶民女为妾，改戍黑龙江，以允禄曾孙绵护袭。

绵护，允禄次子辅国公弘＜㠯山融＞孙，辅国将军永番子也。二十一年，薨，谥曰勤。弟绵谋，袭。二十五年，薨，谥曰质。子奕仁，袭。同治十三年，薨，谥曰厚。子载勋，袭。光绪二十六年，

义和团入京师，载勋与端郡五载漪相结，设坛于其邸，纵令侵使馆。俄，授步军统领。上奉太后幸太原，载勋从。为行在查营大臣。既，与各国议和，罪祸首，夺爵，赐自尽。弟载功，袭。

硕塞第二子博尔果洛，封惠郡王。坐事，夺爵。世宗既以允禄袭庄亲王，封博尔果洛孙球琳为贝勒，惠郡王所属佐领皆隶为焉。乾隆中，坐事，夺爵。子德谨，袭辅国公。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镇国慤厚公高塞，太宗第六子。初封辅国公。康熙八年，进镇国公。高塞居盛京，读书医无闾山，嗜文学，弹琴赋诗，自号敬一主人。九年，卒。子孙递降，至会孙忠福，袭辅国将军，坐事夺爵。

辅国公品级常舒，太宗第七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十四年，坐事，夺爵。三十七年，授辅国公品级。明年，卒。乾隆元年，高宗命录太祖、太宗诸子后无爵者，授常舒子海林奉恩将军，世袭。再传至慧文，卒，命停袭。

辅国公韬塞，太宗第十子。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三十四年，卒。乾隆元年，授韬塞子谕德奉恩将军，世袭。

襄昭亲王博穆博果尔，太宗第十一子。顺治十二年，封襄亲王。十三年，薨，予谥。无子，爵除。

世祖八子：孝康章皇后生圣祖，孝献皇后董鄂氏生荣亲王，宁慤妃董鄂氏生裕宪亲王福全，庶妃巴氏生牛钮，庶妃陈氏生恭亲王常宁，庶妃唐氏生奇授，庶妃钮氏生纯靖亲王隆禧，庶妃穆克图氏生永干。牛钮、奇授、永干皆殇，无封。

裕宪亲王福全，世祖第二子。幼时，世祖问志，对：“愿为贤王。”世祖异之。康熙六年封，命与议政。十一年十二月，疏辞，允之。二十二年，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先行视道路，命福全扈太皇太后行。次长城岭，上以岭险不可陟，命福全奉太皇太后先还。二十七年，太皇太后崩。既绎祭，谕曰：“裕亲王自太皇太后违豫，与朕同处，殊劳若。”命皇长子及领侍卫大臣送王归第。

二十九年七月，噶尔丹深入乌朱穆秦，命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而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福全请发大同绿旗兵往杀虎口听调遣，上令发大同镇标马兵六百、步兵一千四百从征，兼命理藩院自阿喇尼设站处量发附近蒙古兵尾大军置驿。福全又请凡谍报皆下军中，上从之。师行，上御太和门赐敕印出东直门送之。上先后遣内大臣阿密达、尚书阿喇尼、都统阿南达等出塞，命各率所部与福全师会。上出塞，驻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命康亲王杰书率师会福全，进驻博和洛屯。又命简亲王雅布参赞福全军事。上先遣内大臣索额图、都统苏努分道出师，福全奏请令索额图驻巴林，待师至，与会，上从之，并令苏努同赴巴林，又趣阿密达、阿喇尼等速率兵内向分驻师所经道中以待，上自博洛和屯还驻舍里乌朱，遣使谕福全曰：“兵渐与敌近，斥堠宜严明。噶尔丹当先与羁縻，以待盛京及乌喇、秒尔沁诸部兵至。”

福全遣济隆胡土克图等以书喻噶尔丹曰：“我与汝协护黄教，汝追喀尔喀。入我界，上命我等来论决此事。汝使言：‘我汗遵达赖喇嘛之论”讲信修礼，所关重大，今将于何地会议？”并遣以羊百、牛二十。苏努、阿密达师来会，福全疏言：“噶尔丹声息渐近，臣等分大军为三队，三队当置将。自参赞大臣以下、副都统以上在行间者，皆奋欲前驱，唯上所命。”上命前锋统领迈图、护军统领杨岱、副都统札木素、塞赫、罗满色、海兰尚书吉勒塔布、阿喇尼率前队，都统杨文魁、副都统康喀喇、伊垒、巴格印率次队，公苏努、彭春率两翼，内大臣佟图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从王亲督指挥，师遂进。八月己未朔，次乌兰布通，与厄鲁特兵遇。黎明，整队进，日晡，与战，发枪炮。至山下，厄鲁特兵于林内隔河高岸横卧橐驼以为障。内大臣佟国纲等战没。至昏，师左翼自山腰入，大败之，斩馘颇众。师右翼阻河崖泥淖，夜收兵徐退。事闻，上深奖谕之。福全数其罪，遗还。越日，济隆胡土克图率其弟子七十人来言：博硕克图汗信伊拉古克三等言，入边侵掠，大非理。但欲索其仇土谢图汗及泽卜尊丹巴，迫而致此。彼今亦不敢复索土谢图汗，愿以泽卜尊丹巴予其师达赖喇嘛，荣莫大矣！”福全谓之曰：“土谢图汗、泽卜尊丹巴即有罪，唯上责之，岂能因噶尔丹之言遣还达赖嘛？且汝往来行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境内民人乎？”济隆固言噶尔丹不敢妄行，福全许檄各

路军止勿声。时盛京及乌喇、科尔沁诸军未至，厄鲁持方据险，故福全既击败厄鲁特，欲因济隆之请羁縻之，待诸军至复战。

上以福全奏下王大臣集议，佥谓福全不即进军，明知济隆为噶尔丹游说以缓我师而故听之，坐失事机，上严旨诘责，又以允禔与福全不协，留军前必偾事，召先还京师。福全遗侍卫吴丹、护军参领塞尔济等偕济隆谕噶尔丹，噶尔丹跪威灵佛稽首设誓，复遗伊拉古克三赍奏章及誓书诣军前乞宥罪，出边待命，上许之，复戒福全曰："噶尔丹虽服罪请降，但性狡诈，我撤兵即虞背盟，仍宜为之备。"十月，福全率师还，驻哈吗尔岭内，疏言："军中粮至十月十日当尽，前遣侍郎额尔贺图偕伊拉古克三谕噶尔丹，月余未归，度噶尔丹已出边远遁。"上以福全擅率师内徙，待归时议罪，命即撤兵还京师，今福全及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阿密达留后。寻奏："噶尔丹出边，伊拉古克三等追及于塞外。噶尔丹具疏谢罪。"因并命福全还京师。

十一月，福全等至京师，命止朝阳门外听勘，谕曰："贝勒阿敏弃永平，代善使朝鲜，不遵旨行事，英亲王以兵噪，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且谕允禔曰："裕亲王乃汝伯父，倘汝供与王有异同，必置汝于法。"福全初欲录允禔军中过恶上闻，闻上命，流涕曰："我复何言"！遂引为己罪。王大臣议夺、爵上以击败改厄鲁特功，免夺爵，罢议政，罚俸三年，撤三佐领。

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噶尔丹。四十一年，重修国子监文庙。封长子保泰为世子。四十二年，福全有疾，上再临视。巡塞外，闻福全疾笃，命诸皇子还京师，福全薨。即日还跸。临丧，摘缨，哭至柩前奠酒，恸不已。是日，太后先临王第，上劝太后还宫，自苍震门入居景仁宫，不理政事，君臣劝上还乾清宫，上曰："居便殿不自朕始，乃太祖、太宗旧典也。"越日，再临丧，赐内厩马二、对马二、散马六、骆驼十，及蟒缎、银两。予谥。又越日，举殡，上奉太后临王第恸哭，殡行，乃已。命如郑亲王例，常祭外有加祭。御史罗占为临造坟茔，建碑。

福全畏远权势，上友爱綦笃，尝命画工写御容与并坐桐阴，示同老意也。有目耕园，礼接士大夫。子保泰、保绥。

保泰，初封世子，袭爵。雍正二年，坐谄附廉亲王允禩国丧演剧，夺爵。以保绥子广宁袭，保绥追封悼亲王。四年，谕："广宁治事错缪，未除保泰朋党之习。"夺爵，锁禁。弟广禄，袭。乾隆五十年，薨，谥曰庄。子亮焕，袭郡王。嘉庆十三年，薨，谥曰僖。孙文和，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荣亲王，世祖第四子。生二岁，未命名，薨。追封。

恭亲王常宁，世祖第五子。康熙十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二十二年，府第灾，上亲临视。是秋，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寿，常宁扈从。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朱穆秦。常宁为安北大将军，扈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副之，出喜峰口。同时，裕亲王福全以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先发，旋令率师会裕亲王军。十一月，以击败噶尔丹不穷追，罢议政，罚王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四十二年，薨。上方巡幸塞外，命诸皇子经理其丧，赐银万。内务府郎中皂保监修坟茔，立碑，遣官致祭。上还京师，临其丧。第三子海善，袭贝勒。五十一年，坐纵内监妄行，夺爵。雍正十年，复封。乾隆八年，卒，谥僖敏。初夺爵，以常宁第二子满都护袭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又以海善孙斐苏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

纯靖亲王隆禧，世祖第七子。康熙十三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十八年七月，隆禧疾笃。上亲临视，为召医。是日再临视，日加申，薨，上痛悼，辍朝三日。太皇太后欲临其丧，上力谏乃。止上复欲临奠，太皇太后亦谕止之，留太皇太后宫中，越日，上临奠，命发帑修茔，加祭，予谥。子富尔祜伦。袭，明年，薨，上辍朝三日、又明年，葬纯亲王隆禧，上临奠。富尔祜伦无子，未立后，爵除。

清史稿卷二二〇　列传第七

圣祖诸子

贝子品级允禔　理密亲王允礽

诚隐郡王允祉　恒温亲王允祺
淳度亲王允祐　允禩　允禟
辅国公允<⿰礻我>　履懿亲王允祹
怡贤亲王允祥　恂勤郡王允禵
愉恪郡王允禑　果毅亲王允礼
果恭郡王弘瞻简靖贝勒允祎
慎靖郡王允禧质庄亲王永<⿰礻容>
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
諴恪亲王允祕
世宗诸子
端亲王弘晖　和恭亲王弘昼
怀亲王惠福

圣祖三十五子：孝诚仁皇后生承祜、理密亲王允礽，孝恭仁皇后生第六子允祚、世宗、恂勤郡王允禵、敬敏皇贵妃章佳氏生怡贤亲王允祥，温僖贵妃钮祜禄氏生贝子品级允<⿰礻我>，顺懿密妃王氏生愉恪郡王允禑、庄恪亲王允禄、第十八子允祄，纯裕勤妃陈氏生果毅亲王允礼，惠妃纳喇氏生承庆、贝子品级允禔，宜妃郭络罗氏生恒温亲王允祺、第九子允禟、第十一子允禩，荣妃马佳氏生承瑞、赛音察浑、长华、长生、诚隐郡王允祉，成妃戴佳氏生淳度亲王允祐，良妃卫氏生第八子允禩，定妃万琉哈氏生履懿亲王允祹，平妃赫舍里氏生允禨，通嫔纳喇氏生万黼、允禟，襄嫔高氏生第十九子允禐、简靖贝勒允祎，谨嫔色赫图氏生恭勤贝勒允祜，静嫔石氏生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熙嫔陈氏生慎靖郡王允禧。穆嫔陈氏生諴恪亲王允秘，贵人郭络罗氏生允<⿰礻禹>，贵人陈氏生允禒。允禄出为承泽裕亲王硕塞后，允祚、允禩、允祄、允禟皆殇，无封，承瑞、承祜、承庆、赛音察浑、长华、长生、万黼、允禟、允<⿰礻禹>、允禒、允禨、皆殇，不齿序。

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有巡幸，辄从。康熙二十九年，命副裕亲王福全御噶尔丹。上以允禔听谗，与福全不协，私自陈奏，虑在军中偾事，召还京师。未几，福全师还，命诸王大臣勘鞫。福全初欲发允禔在军中过失，会有严旨戒允禔不得与福全异同，福全乃引罪。语在《福全传》。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统先发八旗前锋；汉军火器营与四旗察哈尔及绿旗诸军驻拖陵布喇克待上。西路大将军费扬古军后期，下军中大臣议，亦遣官咨允禔。上遂进军昭莫多。既捷，允禔留中拖陵犒军，寻召还。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浚，命允禔总之。

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允礽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魇太子，事发，上命临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上复遗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

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十三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

理密亲王允礽圣祖第二子。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圣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亲教之读书。六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上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起原任直隶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介旋以疾辞。逾年，斌亦卒。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赓咏斐然。

二十九年七月，上亲征噶尔丹，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宫。太子侍疾无忧色，上不怿，遣太子先还。三十三年，礼部奏祭奉先殿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

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三十四年，册石氏为太子妃。

三十五年二月，上再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礼。各部院奏章，听太子处理。事重要，诸大臣议定，启太子。六月，上破噶尔丹，还，太子迎于诺海河朔，命太子先还。上至京师，太子率君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宁夏，仍命太子居守。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上还京师，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自此眷爱渐替。

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围。皇八子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回銮临视，允祄病笃。上谕曰："允祄病无济，区区稚子，有何关系，至于朕躬，上恐贻高年皇太后之忧，下则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爱就道。"因启跸。

九月乙亥，次布尔哈苏台，召太子，集诸王大臣谕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肆恶虐众，暴戾淫乱，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廷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平郡王讷尔素、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殴打，大臣官员亦罹其毒。腾巡幸陕西、江南、浙江、未尝一事扰民。允礽与所属恣行乘戾，无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贡使，攘进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赋性奢侈，用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以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为贪婪，包衣下人无不怨憾。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会此人！"上且谕且泣，至于仆地，即日执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监之，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帮阿。其罪稍减者，遣戍盛京。次日，上命宣谕诸臣及侍卫官兵，略谓："允礽为太子，有所使令，众敢不从，即其中岂无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内干连应诛者已诛，应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惧。"

上既废太子，愤懑不已，六夕不安寝，召扈从诸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既又谕诸臣，谓："观允礽行事，与人大不同，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及还京，设毡帷上驷院侧，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与允禔同守之。寻以发太子诏宣示天下，上并亲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曰："臣只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断不敢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义，暴虐悖淫，若非鬼物冯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然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躬。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

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隆为皇长子允禔魇允礽事，上令侍卫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余事。上幸南苑行围，遘疾，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上谕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

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魇魅失本性状。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废，请上颁旨宣示。"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且曰："觉古史册，太子既发，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前执允礽、朕日日不释于怀。自顷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上疾渐愈，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

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五十年十月，上察诸大臣为太子结党会饮，谴责步军统领托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统鄂缮、迈图。托合齐兼坐受户部缺主沈天生赌罪，绞。又以镇国公景熙首告贪婪不法诸事，未决，死于狱，命剉尸焚之。齐世武、耿额亦以得沈天生贿，绞死。鄂缮夺官，幽禁。迈图入辛者库，守安亲王墓。上谕谓："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属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

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宝开骄纵之门。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党当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红定。"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五十四年十一月，有医贺孟頫者。为允礽福金治疾，允礽以矾水作书相往来，复属普奇举为大将军，事发，普奇等皆得罪。五十六年，大学士王掞疏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陈嘉猷等八人疏继上，上疑其结党，疏留中不下。五十七年二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请复立允礽为太子，上亲召诘责，辞连其父侍朗朱都纳，及都统衔齐世，副都统戴保、常赍，内阁学士金宝，朱天保、戴保诛死，朱都纳及常赍、金宝交步军统领枷示，齐世交宗人府幽禁。七月，允礽福金石氏卒。上称其淑孝宽和，作配允礽辛勤历有年所，谕大学士等同翰林院撰文致祭。六十年三月，上万寿节，掞复申请建储。越数日，御史陶彝等十二人疏继上。上乃严旨斥掞为奸，并以诸大臣请逮掞等治罪，上令掞及彝等发军前委署额外章京，掞年老，其子奕清代行。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允礽子弘晰为理郡王，雍正元年，诏于祁县郑家庄修盖房屋，驻札兵丁，将移允礽往居之。二年十二月，允礽病薨，追封谥。六年，弘晰进封亲王。乾隆四年十月，高宗谕责弘晰自视为东宫嫡子。居心叵测，削爵。以允礽第十子弘<□日为>袭郡王。四十年，薨，谥曰恪。子永暖，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辅国公世袭。允礽第三子弘晋、第六子弘曦、第七子弘晓、第十二子弘皖皆封辅国公。弘曦卒，谥恪僖。子永玮，袭。事高宗，历官左右宗正，广州、黑袭江、盛京将军。卒，谥恪勤。永暖四世孙福锟，事德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慎。

诚隐郡王允祉，圣祖第三子。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偕皇太子诣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行宫。上命先还。三十二年，阙里孔庙成，命偕皇四子往祭。凡行围、谒陵，皆从。三十五年，上亲征，允祉领镶红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封诚郡王。三十八年，敏妃之丧未百日，允祉剃发，坐降贝勒，王府长史以下谴黜有差。四十三年，命勘三门底柱。四十六年三月，迎上幸其邸园，侍宴。嗣是，岁以为常，或一步再幸。

四十七年，太子既废，上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召问太子情状，且曰："允祉与允礽虽昵，然未忩思其为恶，故不罪也。"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废太子，允祉侦得之，发其事。明年，太子复立，允祉进封诚亲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

圣祖邃律历之学，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国宗等辑律吕、算法诸书，谕曰："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规模宜存古，数目宜准今。"五十三年十一月，书成，奏进。上命以律吕、历法、算法三者合为一书，名曰《律历渊源》。

五十八年，上有事于圜丘，拜毕，命允祉行礼。五十九年，封子弘晟为世子，班俸视贝子。六十年，上命弘晟偕皇四子、皇十二子祭盛京三陵。世宗即位，命允祉守护景陵。雍正二年，弘晟得罪，削世子，为闲散宗室。

六年六月，允祉索苏克济赇，事发，在上前诘王大臣，上责其无臣礼，议夺爵，锢私第。上曰："朕止此一兄。朕兄弟如允祉者何限？皆欲激朕治其罪，其心诚不可喻。良亦朕不能感化所致，未可谓尽若辈之罪也。"命降郡主，而归其罪于弘晟，交宗人府禁固。八年二月，复进封亲王。五月，怡亲王之丧，允祉后至，无戚容。庄亲王允禄等劾，下宗人府议，奏称："允祉乘张不孝，昵近陈梦

雷、周昌言，祈禳镇魇，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其子弘晟凶顽狂纵，助父为恶，谨予禁固，而允祉衔恨怨怼，怡亲王忠孝性成，允祉心怀嫉忌，并不恳请持服，王府齐集，迟至早散，背理蔑伦，当削爵。”与其子弘晟皆论死。上命夺爵，禁景山永安亭，听家属与偕，弘晟仍禁宗人府。十年闰五月，薨，视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

子弘暟，封贝子。子孙递降，以不入八分辅国公世袭。五世孙载龄，袭爵。事德宗，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恪。

恒温亲王允祺，圣祖第五子。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允祺领正黄旗大营。四十八年十月，封恒亲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五十八年，封子弘升为世子，班禄视贝子。雍正五年，坐事，削世子，十年闰五月，允祺薨，予谥。子弘晫，袭乾隆四十年，薨，谥曰恪。子永皓，袭郡王。五十三年，薨，谥曰敬。弘升子永泽，袭贝子。子孙循例处降，以镇国公世袭。弘升既削世子，乾隆十九年卒，予贝勒品级，谥恭恪。

淳度亲王允祐，圣祖第七子。康熙三十五年，上征噶尔丹，命允佑领镶黄大营。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八年十月，封淳郡王。五十一年，赐银五千。五十七年十月，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征西陲，命允祐管正蓝二旗事务。雍正元年进封亲王，诏褒其安分守已，敬顺小心。复命与诚亲王允祉并书景陵碑额，以两王皆工书故。八年四月，薨，予谥。

子弘曙。圣祖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甘州，今弘曙从。圣祖崩，世宗召还京，封世子。雍正五年，坐事削，改封弘暟为世子。允祐薨死，弘暟袭。乾隆四十二年，薨，谥曰慎。子永鋆，袭贝勒。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永鋆子绵洵，事穆宗，官闵州副都统，转战河南、直隶、山东、湖北、克临清，破连镇、冯官屯，皆有功。迁荆州将军。卒，谥庄武。

允禩，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

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礻我>，允禵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祉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允禟语允禵，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禵，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

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间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厥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束甲相争耳。”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

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五十一年十一月，复废允礽。

六十一年十一月，上疾大渐，召允禩及诸皇王子允祉、允祐、允禟、允<□礻我>、允禟、允祹、允祥同受未命。世宗即位，命允禩总理事务，进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雍正元年，命办理工部事务。皇太子允礽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封亲王命下，其福晋雅氏对贺者曰：“何贺为？虚不免首领耳！”语闻，世宗憾滋甚。会副都统祁尔萨条奏：“满洲俗遇丧，亲友馈粥吊慰。后风俗渐弛，大设奢馔，过事奢靡。”上用其议申禁，因谕斥：“允禩居母妃丧，沽孝名，百日后犹扶掖匍匐而。行而允<□礻我>、允禵、允禟指称馈食，大肆筵席，

皇考谕责者屡矣。”二年，上谕曰：“允禩素行阴狡，皇考所深知，降旨不可悉数。自朕即位、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乃不能输其诚悃以辅朕躬，怀挟私心，至今未已。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允禩有诸弟中颇有治事才，朕甚爱惜之，非允禟允<□礻我>等可比，是以屡加教诲，今其改过，不但成朕友于之谊，亦全皇考慈爱之衷。朕果欲治其罪，百，岂有于众前三复教诲之理？朕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恣意妄行，匪伊朝夕，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以永贻子孙之安乎？”

三年二月，三年服满。以允禩任总理事务，挟私怀诈，有罪无功，不予议叙。寻因工部制祈谷坛祖宗牌草率，阿尔泰驻兵军器粗窳，屡下诏诘责允禩。允禩议减内务府披甲，上令覆奏，又请一佐领增甲九十余副。上以允禩前后异议，谕谓：阴邪叵测，莫此为甚！”因命一佐领留甲五十副不即裁，待缺出不补。隶内务府披甲诸人集允禩邸嚣哄，翌日，又集副都统李延禧家，且纵掠。上命捕治，诸人自列允禩使哄延禧家，允禩不置辩。上命允禩鞫定为首者立斩，允禩以五人姓名上，上察其一乃自首，其一坚称病未往，责允禩所献不实。宗人府议夺允禩爵，上命宽之。允禩杖杀护军九十六，命太监阎伦隐其事，厚赐之宗人府复议夺允禩爵，上复宽之。

四年正月，上御西暖阁，召诸王大臣暴允禩罪状，略曰：“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而事事伤圣祖之心。二阿哥坐废，圣祖命朕与允禩在京办事，凡有启奏，皆蒙御批，由允禩藏贮。嗣问允禩，则曰：‘前值皇考怒，恐不测，故焚毁笔札，御批亦纳其中。’此允禩亲向朕言者。圣祖升遐，朕念允禩夙有才干，冀其痛改前非，为国家出力，令其总理事务。加封亲王，推心置腹。三年以来，宗人府及诸大臣劾议，什伯累积，朕百端容忍，乃允禩诡谲阴邪，狂妄悖乱，包藏祸心，日益加甚。朕令宗人府讯问何得将皇考御批焚毁，允禩改言：‘抱病昏昧，误行烧毁。’及朕面质之，公然设誓，诅及一家。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断不可留于宗姓之内，为我朝之玷！谨述皇考谕，遵先朝削籍离宗之典，革去允禩黄带子，以儆凶邪为，为万世子孙鉴戒。”并命逐其福晋还外家。

二月，授允禩为民王，留所属佐领人员，凡朝会，视民公、侯、伯例，称亲王允禩。诸王大臣请诛允禩，上不许。寻命削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宗人府请更名编入佐领。允禩改名阿其那，子弘旺改菩萨保。六月，诸王大臣复胪允禩罪状四十事，请与允禟、允禵并正典刑上暴其罪于中外。九月，允禩患呕哕，命给与调养，未几卒于幽所。诸王大臣仍请戮尸，不许。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高宗谕曰：“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

允禟，圣祖第九子。康熙四十七年，上责允禩，允禟语允禵，入为保奏，上怒。是时，上每巡幸，辄随。四十八年三月，封贝子。十月，命往翁牛特送和硕温恪公主之丧。五十一年，赐银四千。

雍正元年，世宗召允禵回京，以诸王大臣议，命允禟出驻西宁。允禟屡请缓行，上谴责所属太监，允禟行至军。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洲买草、勘牧地，违法肆行，请夺爵，上命宽之。三年，上闻允禟纵容家下人在西宁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以闻，上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手诏深责之，并索连及允禩、允禵、允<□礻我>私结党援诸事。七月，山西巡抚伊都立奏劾允禟护卫乌雅图等经平定殴诸生，请按律治罪，陕西人称允禟九王，为上所闻，手诏斥为无耻，遂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即西宁幽禁，并录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还京师，授以官。

四年正月，九门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书，以闻，上见书迹类西洋字，遣持问允禟子弘旸，弘旸言允禟所造字也。谕曰：“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允禟与弘旸书用朱笔，弘旸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僭妄非礼。允禟寄允<□礻我>书言：‘事机已失，’其言尤骇人。”命严鞫毛太、佟

保等。诸王大臣请治允禟罪，命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还京，令楚宗及侍卫什里监以行。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所拟字样奸巧，下诸王大臣议，改为塞思黑

六月，诸王大臣复劾允禟罪状二十八事，请诛之。胡什里监允禟至保定，命直隶总督李绂暂禁，观其行止。绂语胡什里“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命驰谕止之，绂奏无此语。八月绂奏允禟以腹疾卒于幽所。上闻胡什礼与楚宗中途械系允禟，旋释去，胡什礼又妄述绂语，命并逮治。其后绂得罪，上犹现绂不以允禟死状明白于众，乃起流言也。乾隆间，复原名，还宗籍。子弘晟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坐事夺爵。

辅国公允<㠯礻我>，圣祖第十子。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敦郡王。五十七年，命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允<㠯礻我>与允禟、允禵皆党附允禩，为世宗所恶。雍正元年，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诣京师，谒圣祖梓宫，俄病卒，上遣关灵龛还喀尔喀，命允<㠯礻我>赍印册赐奠。允<㠯礻我>托疾不行，旋称有旨召还，居张家口复弘行襄祷，疏文内连书“雍正新君”为上所知，斥为不敬。兵部劾奏，命允禩议其罪。四月，夺爵，逮京师拘禁。乾隆二年，高宗命释之，封辅国公。六年，卒，诏用贝子品级祭葬。

履懿亲王允祹，圣祖第十二子。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封贝子。自是有巡幸，辄从。五十六年，孝惠章皇后崩，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大事将毕，乃罢。五十七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六十年，上以御极六十年，遣允祹祭成京三陵。六十一年，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世宗即位，进封履郡王。雍正二年，宗人府劾允祹治事不能敬谨，请夺爵，命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二月，因圣祖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遣漏舛错，降镇国公。八年五月，复封郡王。高宗即位，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七月，薨，予谥。

子弘昆，先卒，用世子例殡葬，余子皆未封。高宗命以皇四子永琊为允祹后，袭郡王。四十二年，薨，谥曰端。嘉庆四年，追封亲王。子绵惠，袭贝勒。嘉庆元年，薨，追封郡王。以成郡王绵勤子奕纶为后，袭贝子，进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乾隆四十二年，高宗南巡，还跸次涿州，有僧携童子迎驾，自言永琊庶子，为侧室福晋王氏所弃，僧育以长。上问永琊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言永琊次子以痘殇。乃令入都，命军机大臣诘之。童子端坐名诸大臣，诸大臣不敢决。军机章京保成直前批其颊，叱之，童子乃自承刘氏子，僧教为妄语。斩僧，戍童子伊犁，仍自称皇孙，所为多不法。上命改戍黑龙江，道库伦。库伦办事大臣松筠责其不法，缚出，绞杀之，高宗嘉其明决。

怡贤亲王允祥，圣祖第十三子。康熙三十七年，从上谒陵。自是有巡幸，辄从。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为怡亲王。命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元年，命总理户部。十一月，谕：“怡亲王于皇考时敬谨廉洁，家计空乏，举国皆知。朕御极以来，一心翊戴，克尽臣弟之道。从前兄弟分封，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朕援此例赐之，奏辞不已，宣谕再起，仅受十三万；复援裕亲王例，令支官物六年，王又固辞。今不允所请，既不可，允其请，而实心为国之懿亲，转不得与诸弟兄比，朕心不安。”下诸王大臣议。既，仍允王请，命王所兼管佐领俱为王属，加护卫一等一员、二等四员、三等十二员、豹尾枪二、长柄刀二、每佐领增亲军二名。二年，允祥请除加色、加平诸弊，并增设三库主事、库大使，从之。

三年二月，三年服满，以王总理事务谨慎忠诚，从优议叙。复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八月，加俸银万。京畿被水，命往勘。十二月，令总理京畿水利。疏言：“直隶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皆汇于天津大直沽入海，卫河与汶河合流东下。沧、景以下，春多浅阻，伏秋暴涨，不免溃溢。请将沧州砖河、青县与济河故道疏濬，筑减水坝，以泄卫河之涨。并于白塘口入海处开直河，使砖河与济河同归白塘出海，又濬东、西二淀，多开引河，使脉络相通，沟浍四达，仍疏赵北、苑家二口以防冲决。子牙河为滹沱河及漳水河下流，其下有清河、夹河、月河同趋于淀，宣开决分注，缓其奔放之势。永定河故道已淹，应自柳义口引之稍北，绕王庆坨东北入淀，至<㠯氵角>淀，为众水所归，应逐年疏濬，使浊水不能为患。又请于京东滦、蓟、天津，京南文、霸、任丘、新、雄诸州县设营田专官，募农耕种。”四年二月，疏言直隶与修水利，请分诸河谓四局，下吏、工部诸议，

议以南运河与臧家桥以下之子牙河、苑家口以东之淀河为一局，令天津道领之；苑家口以西各淀池及畿南诸河为一局，以大名道改清河道领之；永定河为一局，以永定分司改道领之；北运河为一局，撤分司以通永道领之，分隶专官管辖。寻又命分设京东、京西水利营田使各一。三月，疏陈京东水利诸事。五月，疏陈畿辅西南水利诸事。皆下部议行。

七月，赐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榜，谕曰：“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而公尔忘私，视国如家，朕深知王德，觉此八字无一毫过量之词。在朝诸臣，于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诚直廉”，则未能轻许。期咸砥砺，以副朕望。”七年六月，命辩理西北两路军机。十月，命增仪仗一倍。十一月，王有疾。八年五月，疾笃，上亲临视，及至，王已薨。上悲恸，辍朝三日。翌日，上亲临奠，谕：“怡亲王薨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今朕素服一月，诸臣常服，宴会俱不怕行。”越日，复谕举怡亲王功德，命复其名上一字为“胤”，配享太庙，谥曰贤，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谥上。白家疃等十三村民请建祠，允之。拨官地三十余顷为祭田，免租赋。命更定园寝之制，视常例有加。又命未殡，月赐祭；小祥及殡，视大祭礼赐祭。三年后，岁赐祭。皆特恩，不为例。乾隆中，祀盛京贤王祠，命王爵世袭。

子弘晓，袭。乾隆四十三年，薨，谥曰僖。子永琅，袭。嘉庆四年，薨，谥曰恭。孙奕勋，袭。二十三年，薨，谥曰恪。子载坊，袭。明年，薨。弟载垣，袭。事宣宗，命在御前大臣行走，受顾命。文宗即位，历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大臣。八年，赐紫禁城内肩舆。

载垣与郑王端华及华弟肃顺皆为上所倚，相结，权势日张。九年，命赴天津察视海防。十年正月，万寿节，赐杏黄色端罩。七月，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兵至天津，命与兵部尚书穆荫以钦差大臣赴通州与英人议和。时大学士桂良已于天津定议，上许英使额尔金至通州签约，英使额尔金请入京师亲递国书，不许。兵复进，上以和议未成，罢载垣钦差大臣。未几，扈上幸热河。及和议定，君臣请还京师，上犹豫未决。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载垣等受遗诏辅政，与端华、景寿、肃顺及军械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称“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政。九月，上奉文宗丧还京师，诏罪状载垣等，夺爵职，下王大臣按治，议殊死，赐自尽。事详肃顺传。爵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命不得以其子孙及亲兄弟子承袭。同治元年，以庄亲王允禄四世孙载泰袭辅国公，收府第敕书。三年七月，师克江宁，推恩还王爵。九月，以宁郡王弘皎四世孙镇国公载敦袭怡亲王，还敕书。光绪十六年，薨，谥曰端。子溥静，嗣。二十六年八月，薨。九月，坐纵茫拳匪启衅，夺爵，以先薨免罪。弟之子毓麒，袭。

宁良郡王弘皎，允祥第四子。世宗褒允祥功，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允祥固辞不敢承。及允祥薨，世宗乃封弘皎宁郡王，世袭。乾隆二十九年八月，薨，谥曰良。子永福，仍循例袭贝勒。四十七年九月，薨，谥恭恪。子绵誉，仍袭贝勒。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载敦绍封怡亲王，即以载泰袭镇国公。

允祥诸子：弘昌，初封贝子，进贝勒，坐事夺爵。弘暾，未封早世，聘于富察氏。未婚守志，世宗悯之，命视贝勒例殡葬。弘日吟，亦用其例。

恂勒郡王允禵，圣祖第十四子。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五十年，从上幸塞外。自是辄从。五十一年，赐银四千两。五十七年，命为抚远大将军，讨策妄阿喇布坦。十二月，师行，上御太和殿授印，命用正黄旗纛。五十八年四月，劾吏部侍郎色尔图督兵饷失职，都统胡锡图索诈骚扰，治其罪。都统延信疏称：“准噶尔与青海联姻娅，大将军领兵出口。必有谍告准酋者，不若暂缓前进。”上命驻西宁。五十九年二月，允禵移军穆鲁斯乌苏，遣平逆将军延信率师入西藏，今查布防西宁，讷尔素防古木。时别立新胡必尔汗，遣兵送之入藏。十月，延信击败准噶尔将策零敦多卜等于卜克河诸地。六十年五月，允禵率师驻甘州，进次吐鲁番。旋请于明年进兵。闰六月，和尔博斯厄穆齐寨桑以厄鲁特兵五百围回民，回众万余人乞援。允禵以粮运艰阻，兵难久驻，若徙入内地，亦苦粮少地狭，哈密扎萨克额敏皆不能容，布隆吉尔、达里图诸地又阻瀚海，请谕靖逆将军富宁安相机援抚，从之。十月，召来京，面授方略。六十一年三月，还军。

世宗即位，谕总理王大臣曰：“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但于皇考大事若不来京，恐于心不安，速行文大将军王驰驿来京。”允禵至，命留景陵待大祭。雍正元年五月，谕曰：“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三年三月，宗人府劾允禵前为大将军，苦累兵丁，侵拢地方，糜费军帑。请降授镇国公，上命仍降贝子。四年，诸王大臣劾。请正国法。谕：“允禵止于糊涂狂妄，其奸诈阴险与允禩、允䄉相去甚远。朕于诸人行事，知之甚悉，非独于允禵有所偏徇。今允禵居马兰峪，欲其瞻仰景陵，痛涤前非。允禵不能悔悟，奸民蔡怀玺又造为大逆之言，摇惑众听，宜加禁锢，即与其子白起并固于寿皇殿左右，宽以岁月，待其改悔。”高宗即位，命释之。乾隆二年封辅国公。十二年六月，进贝勒。十三年正月，进封恂郡王。二十年六月，薨，予谥。

第一子弘春，雍正元年，封贝子。二年，坐允禩汉，革爵。四年，封镇国公。六年，进贝子。九年，进贝勒。十一年，封泰郡王。十二年八月，谕责弘春轻佻，复降贝子。高宗即位，夺爵。别封允禵第二子弘明为贝勒。乾隆三十二年，卒，谥恭勤。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弘春曾孙奕山，自有传。

愉恪郡王允禑，圣祖第十五子。康熙三十九年，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四年，封贝勒。命守景陵。八年，封愉郡王。九年二月，薨，予谥。子弘庆，袭。乾隆三十四年，薨，谥曰恭。子永琇，袭贝勒。子孙循例递降，以辅国公世袭。

果毅亲王允礼，圣祖第十七子。康熙四十四年，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元年，封果郡王，管理藩院事。三年，谕曰：“果郡王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宜给亲王俸，护卫亦如之，班在顺承郡王上。”六年，进亲王。七年，命管工部事。八年，命总理户部三库。十一年，授宗令，管户部。十二年，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十三年，还京师，命办理苗疆事务。世宗疾大渐，受遗诏辅政。

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刑部。寻赐亲王双俸，免宴见叩拜。密疏请蠲江南诸省民欠漕项、芦课、学租、杂税，允之。谕曰：“果亲王秉性忠直，皇考所信任。外间颇疑其严厉，今观密奏，足见其存心宽厚，特以宣示九卿。”允礼体弱，上命在邸治事，越数日一入直。乾隆元年，坐事，罢双俸。三年正月，病笃，遣和亲王弘昼往视。二月，薨，上震悼，即日亲临其丧。予谥。无子，庄亲王允禄等请以世宗第六子弘瞻为之后。

弘瞻善诗词，雅好藏书，与怡府明善堂埒。御下严，晨起披衣巡视，遇不法者立杖之，故无敢为非者。节俭善居积，尝以开煤窑夺民产。从上南巡，属两淮盐政高恒鬻人参牟利，又令织造关差致绣段、玩器，予贱值。二十八年，圆员园九州清宴灾，弘瞻后至，与诸皇子谈笑露齿，上不怿，又尝以门下私人嘱阿里衮。上发其罪，并责其奉母妃俭薄，降贝勒，罢一切差使。自是家居闭门，意抑郁不自聊。三十年三月，病笃，上往抚视。弘瞻于卧榻间叩首引咎，上执其手，痛曰：“以汝年少，故稍加拂拭，何愧恧若此？”因复封郡王。旋薨，予谥。

子永<⿰王茶>，袭。五十四年，薨，谥曰简。子绵从，袭贝勒。孙奕湘，袭镇国公，历官副都统，广州、盛京将军，兵部尚书，加贝子衔。卒，谥恪慎。子孙递降，以辅国公世袭。

简靖贝勒允祎，圣祖第二十子。康熙五十五年，始从幸塞外，自是辄从。雍正四年，封贝子。八年二月，进贝勒。十二年八月，命祭陵。称病不行，降辅国公。十三年九月，高宗即位，复封贝勒，守护泰陵。乾隆二十年，卒，予谥。子弘闰，袭贝子。子孙循例递降，以不入八分镇国公世袭。

慎靖郡王允禧，圣祖第二十一子。康熙五十九年，始从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五月，谕以允禧立志向上，进贝勒。十三年十一月，高宗即位，进慎郡王。允禧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征明，自署紫琼道人。乾隆二十三年五月，薨，予谥。

二十四年十二月，以皇六子永容为之后，封贝勒。三十七年，进封质郡王。五十四年，再进亲王。永容亦工书，济美紫琼，兼通天算。五十五年，死，谥曰庄。子绵庆，袭郡王。绵庆幼聪颖，年十三，侍高宗避暑山庄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三眼孔雀翎，通音律，体孱弱。嘉庆九年，死，年仅二十六。仁宗深惜之，赐银五千，谥曰恪。子奕绮，袭贝勒。道光五年，坐事，罚俸。十九年，

夺爵。二十二年，卒，复其封。子孙循例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恭勤贝勒允祜，圣祖第二十二子。康熙五十九年，始从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贝子。十二年二月，进贝勒。乾隆八年，卒予谥。子弘晓，袭贝子。卒。子永芝，袭镇国公。坐事，夺爵，爵除。

郡王品级诚贝勒允祁，圣祖第二十三子。雍正八年二月，封镇国公。十三年十月，高宗即位，进贝勒。屡坐事，降镇国公。四十五年，复封贝子。四十七年，进贝勒。四十九年，加郡王衔。五十年，卒，予谥。子弘谦，袭贝子，嘉庆十四年，加贝勒品级。卒，子永康，袭镇国公。卒，子绵英，袭不入八分镇国公。卒，无子，爵除。

諴恪亲王允祕，圣祖第二十四子。雍正十一年正月，谕曰："朕幼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钟爱。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学识亦渐增长，朕心嘉悦，封为諴亲王。"乾隆三十八年，薨，予谥。第一子弘畅，袭郡王。六十年，薨，谥曰密。子永珠，袭贝勒。道光中，坐事，夺爵。弘昉，允祕第二子，字仲升。乾隆二十八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三十九年，进封贝子。屡坐事，夺爵。嘉庆间，授奉恩将军，卒。弘昉工画，师董邦达，自署瑶华道人，名与紫琼并。永珠既夺爵，以弘昉孙绵勋袭贝子。子孙递降，以镇国公世袭。

世宗十子：孝敬宪皇后生端亲王弘晖，孝圣宪皇后生高宗，纯懿皇贵妃耿佳氏生和恭亲王弘画，敦肃皇贵妃年佳氏生福宜，怀亲王惠福、福沛，谦妃刘氏生果恭郡王弘瞻，齐妃李氏生弘昀、弘时、弘昉。弘瞻出为果毅亲王允礼后。弘昀、弘昉、福宜、福沛皆殇。无封。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端亲王弘晖，世宗第一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端。

和恭亲王弘昼，世宗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十三年，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高宗与弘昼领其事。乾隆间，预议政。弘昼少骄抗，上每优容之。尝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晡，弘昼请上退食，上未许。弘昼遽曰："上疑吾买属士子耶"？明日，弘昼入谢，上曰："使昨答一语，汝齑粉矣"！待之如初。性复奢侈，世宗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作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三十年，薨，予谥。子永壁，袭。三十七年，薨，谥曰勤。子绵伦，袭郡王。三十九年，薨，谥曰谨。弟绵循，袭。嘉庆二十二年，薨，谥曰恪。子奕亨，袭贝勒。卒，子载容，袭贝子。同治中，加贝勒衔。卒，谥敏恪。子溥廉，袭镇国公。

怀亲王惠福，世宗第七子。八岁殇。高宗即位，追封亲王，谥曰怀。

清史稿卷二二一　列传第八

高宗诸子
定安亲王永璜　端慧太子永琏
循郡王永璋　荣纯亲王永琪
哲亲王永琮　仪慎亲王永璇
成哲亲王永瑆　贝勒永瑭
庆僖亲王永璘
仁宗诸子
穆郡王　惇恪亲王绵愷惇勤亲王奕琮
瑞怀亲王绵忻　惠端亲王绵愉
宣宗诸子
隐志郡王奕纬　顺和郡王奕纲
慧质郡王奕继　恭忠亲王奕䜣
醇贤亲王奕譞　钟端郡王奕詥
孚敬郡王奕謙

文宗子

悯郡王

高宗十七子：孝贤纯皇后生端慧太子永琏、哲亲王永琮，皇后纳喇氏生贝勒永瑆、永璟，孝仪纯皇后生永璐、仁宗、第十六子、庆僖亲王永璘、纯惠皇贵妃苏佳氏生循郡王永璋、质庄亲王永琇，哲悯皇贵妃富察氏生定安亲王永璜，淑嘉皇贵妃金佳氏生履端亲王永珹、仪慎亲王永璇、第九子、成哲亲王永瑆，愉贵妃珂里叶特氏生荣纯亲王永琪，舒妃叶赫纳喇氏生第十子。永珹出为履懿亲王允祹后，永琇出为慎靖郡王允禧后。永璟、永璐、第九子、第十子、第十六子皆殇，无封。

定安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上南巡，还跸次德州，孝贤纯皇后崩，永璜迎丧，高宗斥其不知礼，切责之。十五年三月，薨。上谕曰："皇长子诞自青宫，齿序居长。年逾弱冠，诞毓皇孙，今遘疾薨逝，朕心悲悼，宜备成人之礼。"追封定亲王，谥曰安。

子绵德，袭郡王。坐事，夺爵。弟绵恩，袭。五十八年，进封亲王。嘉庆四年正月，封其子奕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八年闰二月，有陈德者，匿禁门，犯跸，诸王大臣捍御。论功，赐绵恩御用补褂，进奕绍贝子。二十年，授御前大臣。道光二年，薨，赐银五千治丧，谥曰恭。子奕绍，先以上六十万寿进贝勒，至是袭亲王。十五年，奕绍年六十，封其子载铨为辅国公。十六年，奕绍薨，赐银治丧，谥曰端。载铨袭。

载铨初封二等辅国将军，三进封辅国公，授御前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袭爵。道光末，受顾命。文宗即位，益用事。咸丰二年六月，给事中袁甲三疏劾："载铨营私舞弊，自谓'操进退用人之权'。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潜赴私邸，听其指使。步军统领衙门但准收呈，例不审办。而载铨不识大体，任意颠倒，遇有盗案咨部，乃以武断济其规避。又广收门生，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称。"举所绘息肩图朝官题咏有师生称谓为证。上谕曰："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历圣垂诫周详。恒春、书元因审办案件，趋府私谒，载铨并未拒绝。至拜忍师生，例有明禁，而息肩图题咏中，载龄、许诵恒均以门生自居，不知远嫌。"罚王俸二年，所领职并罢。九月，仍授步军统领。三年，加亲王衔，充办理巡防事宜。二月，疏请申明会议旧章，报可。四年九月，病作，诏以绵德曾孙溥煦为后。是月，薨。追封亲王，赏银五千两治丧，谥曰敏。

溥煦袭郡王。光绪三十三年，薨，谥曰慎。子毓朗，袭贝勒。光绪末，授民政部侍郎、步军统领。宣统二年七月，授军机大臣。三年四月，改授军咨大臣。

端慧太子永琏，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殇，年九岁。十一月，谕曰："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皇考命名，隐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极后，恪守成式，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是虽未册立，已命为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仪注行。"旋册赠皇太子，谥端慧。

循郡王永璋，高宗第三子。乾隆二十五年七月，薨。追封循郡王。四十一年，以永瑆子绵懿为后，袭贝勒。卒，子奕绪，袭贝子。卒，载迁，袭镇国公。

荣纯亲王永琪，高宗第五子。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封荣亲王。永琪少习骑射，娴国语，上钟爱之。三十一年三月，薨，谥曰纯。子绵亿，四十九年十一月，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袭荣郡王。绵亿少孤，体羸多病，特聪敏，工书，熟经史。十八年，林清变起，绵亿方扈跸，闻警，力请上速还京师，上即日回銮，因重视之，宠眷日渥。逾年，薨，谥曰恪。子奕绘，袭贝勒。卒，子载钧，袭贝子。子溥楣，袭镇国公。

哲亲王永琮，高宗第七子与端慧太子同为嫡子。端慧太子薨，高宗属意焉。乾隆十二年二月，以痘殇，方二岁。上谕谓："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命丧仪视皇子从优，谥曰悼敏。嘉庆四年三月，追封哲亲王。

仪慎亲王永璇，高宗第八子。乾隆四十四年，封仪郡王。嘉庆四年正月，进封亲王，总理吏部。二月，罢。谕曰："六卿分职，各有专司，原无总理之名，勿启专权之渐"。十三年正月，谕曰："内廷行走诸王日入直，仪亲王朕长兄，年逾六十，冬寒无事，不必进内。"十四年正月，封其子锦志为贝勒。十七年，以武英殿刻高宗圣训，误书庙讳，罢王俸三年。

十八年，林清变起，贼入禁城，绵志从高宗发鸟枪殪贼。仁宗褒其奋勇，加郡王衔，加俸岁千两。永璇亦以督捕勤劳，免一切处分。二十年七月，命祭裕陵，阴雨还京，坐降郡王，并夺绵志郡王衔及加俸，仍罚王俸五年。二十四年正月，复绵志郡王衔，赐三眼孔雀翎。七月，坐刺探政事，上谕曰："朕兄仪亲王年已七十有四，精力渐衰。所领事务甚多，恐有贻误，探听尚有可原，朕不忍烦劳长兄，致失颐养。嗣后止留内廷行走，平日不必入直。"六月，绵志坐纵妾父冒职官诈赃，夺郡王衔，罚贝勒俸四年。

二十五年七月，宣宗即位，谕仪亲王不必远迎，又谕召对宴赍无庸叩拜。道光三年正月，绵志复郡王衔，加俸。八年正月，命在紫禁城乘轿，并加赏俸银五千，示亲亲敬长之意。十一月，复谕朝贺免行礼。十年十月，永璇诣圆明园视大阿哥，径入福园门，谕罢绵志官。十一年，谕寿皇殿、安佑宫当行礼时，于府第内行礼。又谕元旦暨正月十四日宗亲筵宴，均免其入宴，别颁果馥一席。十二年八月，薨，年八十八。赐银五千治丧，亲临赐奠，谥曰慎。绵志袭郡王，薨，谥曰顺。子奕綑，袭贝勒，加郡王衔。卒，曾孙毓，袭贝子。卒，弟毓岐，袭镇国公。

成哲亲王永瑆，高宗第十一子，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永瑆幼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嘉庆四年正月，仁宗命在军机处行走，总理户部三库。故事，亲王无领军机者，领军机自永瑆始。二月，仪亲王永璇罢总理吏部，并命永瑆俟军务奏销事毕，不必总理户部。三月，和珅以罪诛，没其园第，赐永瑆。七月，永瑆辞总理户部三库，允之。八月，编修洪亮吉上书永瑆，讥切朝政，永瑆上闻，上治亮吉罪。语在亮吉传。十月，上谕曰："自设军机处，无诸王行走。因军务较繁，暂令永瑆入直，究与国家定制未符。罢军机处行走。

永瑆尝闻康熙中内监言其师少时及见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作书，永瑆广其说，作拔镫法。推论书旨，深得古人用笔之意。上命书裕陵圣德神功碑，并令自择书迹刻为诒晋斋帖，以手诏为序。刻成，颁赏臣工。

十八年，林清变起，永瑆在紫禁城内督捕，上嘉其勤劳，免一切处分及未完罚俸。二十四年正月，加其子不入八分辅国公绵勤郡王衔。五月，祭地坛，终献时，赞引误，永瑆依以行礼。上以永瑆年老多病，罢一切差使，不必在内廷行走，于邸第闭门思过，罚亲王半俸十年。绵勤亦罢内大臣，居家侍父。二十五年六月，绵勤卒，赠郡王。有司请谥，以非例斥之，著为令。

仁宗崩，有旨免迎谒。语见仪亲王传。十月，命曾孙戴锐袭贝勒。道光二年十月，上还自行在，永瑆进食品十六器，以非例却之。三年三月，薨，年七十二，赐银五千治丧，谥曰哲。载锐袭郡王。绵勤及载锐父奕绶并追封如其爵。咸丰九年，薨，谥曰恭。子溥庄，袭贝勒。加郡王衔。卒，子毓橚，袭贝子。

贝勒永瑆，高宗第十二子。乾隆四十一年，卒。嘉庆四年三月，追封贝勒。以成亲王子绵偲为后，初封镇国将军，再进封贝子。道光十八年正月，谕曰："绵偲逮事皇祖，昔同朕在上书房读书者只绵偲一人。"进贝勒。二十八年，卒，子奕缙，袭贝子。卒，弟奕缮，袭镇国公。

庆僖亲王永璘，高宗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正月，仁宗亲政，封惠郡王，寻改封庆郡王。三月，和坤诛，没其宅赐永璘。五年正月，以祝嘏贵太妃七十寿未奏明，命退出乾清门，留内廷行走。二十一年正月朔，乾清宫筵宴，辅国公绵慜就席迟，奕绍推令入座，拂坠食椀，永璘告内奏事太监。得旨"诸王奏事不得迳交内奏事太监。"罚永璘俸。二十五年三月，永璘疾笃，上亲临视，命进封亲王。寻薨，谥曰僖。命皇子往奠，上时谒陵归，复亲临焉。

子绵慜，袭郡王。绵慜奏府中有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镫三十六对。上谕曰："庆亲王府第本为和坤旧宅，凡此违制之物，皆和坤私置。嗣后王、贝勒、贝子当依会典，服物宁失之不及，不可僭逾，庶几永保令名。"府置谙达二，亦命裁汰。道光三年正月，赐绵慜三眼孔雀翎，管雍和宫、中正殿。十六年十月，薨，赐银四千治丧，谥曰良。上命再袭郡王一次。

以仪顺郡王绵志子奕彩为后，袭郡王。十七年正月，命在御前行走。二十二年十月，奕彩以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彩行赇请免，永璘第第六子辅国公绵性亦行赇觊袭王爵，事发，奕彩夺爵，绵性戍盛京。以永璘第五子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二十九年，

卒。

以绵性子奕劻为后。三十年，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正月，封贝子。十年正月，上三十万寿，进贝勒。同治十一年九月，大婚，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三月，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月，进庆郡王。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十二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十五年正月，授右宗正。大婚，赐四团正龙补服，子载振头品顶带。二十年，太后六十万寿，懿旨进亲王。二十六年七月，上奉太后幸太原，命奕劻留京会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六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十二月，加载振贝子衔。二十九年三月，授奕劻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如故。寻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解御前大臣以授载振。

载振赴日本大坂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十月，御史张元奇劾载振宴集召歌妓侑酒。上谕："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旋请开缺，未许。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奏："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命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按其事，不得实，式瑆回原衙门行走。

二十一年，充日、俄修订东三省条约全权大臣。三十二年，遣载振使奉天、吉林按事。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三十三年，命奕劻兼管陆军部事。东三省改设督抚，以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上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按其事，不得实，夺启霖官，载振复疏辞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许之。三十四年十一月，命以亲王世袭。

宣统三年四月，罢军机处，授奕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协理大臣。八月，武昌兵起，初命陆军部尚书荫昌视师，奕劻请于朝，起袁世凯湖广总督视师。世凯入京师，代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奕劻弼德院总裁。十二月，诏逊位，奕劻避居天津。后七年，薨，谥曰密。

仁宗五子：孝淑睿皇后生宣宗，孝和睿皇后生惇恪亲王绵愷、瑞怀亲王绵忻、恭顺皇贵妃钮祜禄氏生惠端亲王绵愉，和裕皇贵妃刘氏生穆郡王。

穆郡王，未命名，仁宗第一子。二岁，殇。宣宗即位，追封。

惇恪亲王绵愷，仁宗第三子。嘉庆十八年，林清变起，绵愷随宣宗捕贼苍震门，得旨褒嘉。二十四年，封惇郡王。宣宗即位，进亲王。子奕纘，封不入八分公，道光三年正月，命绵愷内廷行走。旋以福晋乘轿径入神武门，坐罢，罚王俸五年。上奉太后幸绵愷第，仍命内廷行走，减罚王俸三年。七年，坐太监张明得私相往来，复匿太监苑长青，降郡王。八年十月，追叙苍震门捕贼，急难御侮，复亲王，谕加意检束。十三年五月，绵愷以议皇后丧礼引书'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于义未协，退出内廷，罚王俸十年。十八年五月，民妇穆氏诉其夫穆齐贤为绵愷所囚，命定郡王载铨按实，复降郡王，罢一切职任。十二月，薨，复亲王。上亲临奠，谥曰恪。奕纘前卒，追封贝勒，命赐福晋郡王半俸。

二十六年，以皇五子奕誴为绵愷后，袭郡王。文宗即位，命在内廷行走。奕誴屡以失礼护谴。咸丰五年三月，降贝勒，罢一切职任，上书房读书。六年正月，复封惇郡王。十月，进亲王，穆宗即位，谕免叩拜称名。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封其子载濂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津赐头品顶带。四年六月，授宗令。七年正月，捻匪逼近畿，奕誴陈防守之策。八年十一月，醇郡王奕譞劾王自授宗令。藉整顿之名，启揽权之渐，诏两解之。十一年，大婚，赐紫禁城乘四人肩舆，并免进领侍卫内大臣班及带豹尾枪。载濂进辅国公。十三年十二月，赐亲王双俸。光绪五年六月，普祥峪吉地工竣，复赐食双俸。十三年，上亲政，免带领引见。十五年正月，薨，上奉太后临奠，谥曰勤。

子八，有爵者五："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津。载濂，奕誴第一子。初封一等辅国将军，累进辅国公，袭贝勒，加郡王衔。二十五年，子溥称，赐头品顶带。二十六年，载濂以庇义和拳，夺爵。弟载瀛，袭。载瀛，奕誴第四子。初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袭贝勒。载漪，

亦諒第二子。出为瑞郡王奕志后。获罪，夺爵，归宗。语在《瑞怀亲王绵忻传》。载澜，奕諒第三子。初封三等辅国将军，再进封不入八分辅国公。以庇义和拳，夺爵，戍新疆。载津，奕諒第五子。封二等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衔。

瑞怀亲王绵忻，仁宗第四子。嘉庆二十四年，封瑞亲王。道光三年，命在内廷行走。八年七月，薨，谥曰怀，子奕约甫晬，上命定亲王奕绍检察邸第官吏，内务府大臣敬征治家政。十月，奕约袭郡王，予半俸。寻更名奕志。三十年五月，薨，谥曰敏。无子。赐绵忻福晋郡王半俸。咸丰三年，福晋薨，复赐奕志福晋郡王半俸。

十年，命以惇亲王子载漪为奕志后，袭贝勒。同治十一年，大婚，命食贝勒全俸。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十九年九月，授为御前大臣。二十年，进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旧号。更曰端者，述旨误，遂因之。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侄也。二十四年，太后复训政。二十五年正月，赐载漪子溥俊头品顶带。十二月，上承太后命，溥俊入为穆宗后，号‘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读书，以承恩公尚书崇绮、大学士徐桐为之傅。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俊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奕劻以各国公使有异同，谏止。

二十六年，义和拳乱起，载漪笃信之，以为义民，乱遂炽。五月，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义和拳击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复及德国使臣克林德，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八月，诸国联军自天津逼京师，上奉太后出狩，载漪及溥俊皆从。次大同，命载漪为军机大臣，末逾月罢。命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议和，诸国目载漪为首祸。十二月，夺爵，戍新疆。二十七年十月，上奉太后还京师。次开封，谕：“载漪纵义和拳，获罪祖宗，其子溥俊不宜膺储位，废‘大阿哥’名号。”赐公衔俸，归宗。

二十八年六月，别以醇贤亲王奕譞子镇国公载洵为奕誌后，袭贝勒。宣统间，为海军部尚书。改海军部大臣，加郡王衔。

惠端亲王绵愉，仁宗第五子。二十五年七月，宣宗即位，封惠郡王，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故事，亲、郡王未及岁，食半俸。道光九年，命食全俸。十九年，进亲王。文宗即位，谕：“惠亲王为朕叔父，内廷召对及宴赉赏赐宜免叩拜，章奏免书名。”咸丰三年，赐御用龙褂。

洪秀全之徒北扰近畿，命为奉命大将军，颁锐捷刀，统健锐、火器、前锋、护军、巡捕诸营，及察哈尔兵，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兵，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办防剿。僧格林沁出驻涿州，绵愉留师。九月，会奏颁行银钱钞法。时秀全兵至深州，请发哲里林盟马队一千及热河、古北口兵各五百赴涿州助防。复奏请发蒙古兵三千，以德勒克色楞为将，督兵进击。

四年正月，命朝会大典外悉免叩拜。寻与恭亲王奕䜣、定郡王载铨疏请铸铁钱为大钱辅，上令王详议以行。五年四月，北路肃清，行凯撤礼，上奉命大将军印。十二月，以铸铁钱有效，下宗人府议叙。八年五月，以奏保耆英，罢中正殿、雍和宫诸职任。九年，罢铁钱局。

十年七月，英、法二国兵至天津，命至通州与僧格林沁办防，并谕绵愉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等筹商交涉。同治二年，穆宗典学，太后以绵愉行辈最尊，品行端正，命在弘德殿专司督责，并令王子奕详、奕询伴读。三年十二月，薨，上亲临奠，赐银五千治丧，谥曰端。

子六，有爵者三：奕祥、奕询、奕谟。奕祥，绵愉第五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赐三眼孔雀翎，进镇国公，袭郡王。穆宗大婚，加亲王衔。十三年，命食亲王俸。光绪十年十月，太后万寿，命食亲王全俸。十一年六月，授内大臣。十二年正月，薨，谥曰敬。子载润，袭贝勒。奕询，绵愉第四子。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封镇国公。卒，无子，以愉恪郡王允禑五世孙载泽为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光绪末，授度支部尚书。奕谟，绵愉第六子。初封不入分镇国公，再进封贝子，加贝勒衔，卒，以醇贤亲王奕譞孙溥佶为后。袭镇国公。

宣宗九子：孝全成皇后生文宗，孝静成皇后生顺和郡王奕纲、慧质郡王奕继。恭忠亲王奕䜣，庄顺皇贵妃生醇贤亲王譞、钟端郡王奕詥、孚敬郡王奕惠，和妃纳喇氏生隐志郡王奕纬，祥妃钮祜禄氏惇勤亲王奕誴。奕誴出为惇恪亲王绵愷后。

隐志郡王奕纬，宣宗第一子。嘉庆二十四年，封贝勒。道光十一年四月，薨，以皇子例治丧，进封隐志贝勒。文宗即位，进郡王。无子，以贝勒绵懿子奕纪为后，袭贝勒。卒，谥恭勤。子溥伦，袭贝子，进贝勒。溥侗，授一等镇国将军。

顺和郡王奕纲，宣宗第二子。二岁，殇。文宗即位，进封谥。

慧质郡王奕继，宣宗第三子。三岁。殇。文宗即位，追封谥。

恭忠亲王奕䜣，宣宗第六子。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䜣。文宗即位，封为恭亲王。咸丰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

三年九月，洪秀全兵逼畿南，以王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命仍佩白虹刀。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四月，以畿辅肃清，予优叙。七月，孝静成皇后崩，上责王礼仪疏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七年五月，复授都统。九年四月，授内大臣。

十年八月，英吉利、法兰西兵逼京师，上命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与议和，诱执英使巴夏礼，与战，师不利。文宗幸热河，召回载垣、穆荫，授王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王出驻长辛店，奏请饬统兵大臣激励兵心，以维大局。克勤郡王庆惠等奏释巴夏理，趣王入城议和。英、法兵焚圆明园。豫亲王义道等奏启城，许英、法兵入。王入城与议和，定约，悉从英、法人所请，奏请降旨宣示，并自请议处。上谕曰：“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十二月，奏通商善后诸事。初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王与大学士桂良、侍郎文祥领其事。王疏请训练京师旗兵，并以吉林、黑龙江与俄罗斯相邻，边防空虚，议练兵筹饷。上命都统胜保议练京兵，将军景淳等议练东三省兵。

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王请奔赴，两太后召见，谕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端华、载垣、肃顺等擅政状。穆宗侍两太后奉文宗丧还京师，谴黜载垣等，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王坚辞世袭，寻命兼宗令、领神机营。

同治元年，上就傅，两太后命王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三年，江宁克复。上谕曰：“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征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加封贝勒，以授其子辅国公载澄，并封载濬辅国公、载滢不入八分辅国公。”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寻以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及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内阁学士殷兆麟、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广诚等奏请任用，广诚语尤切。两太后命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入谢，痛哭引咎，两太后复谕：“王亲位重臣，相关休戚，斯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年二月，西捻逼畿辅，命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授右宗正。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复命王爵世袭。十二年正月，穆宗亲政，十三年七月，上谕责王召对失仪，降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夺载澄贝勒。翼日，以两太后命复亲王世袭及载澄爵。十二月，上疾有间，于双俸外复加赐亲王俸。旋复加剧，遂崩。德宗即位，复命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

光绪元年，署宗令。十年，法兰西侵越南。王与军机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家居养疾。十二年十月，复双俸。自是国有庆屡增护卫及甲数，岁时祀事赐神糕。节序辄有赏赉，以为常。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兵事急，太后召王入见，复起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内廷行走。仍谕王疾未愈，免常川入直，寻又命王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十一月，授军机大臣。二十四年，授宗令。王疾作。闰三月增剧，上奉太后三临视，四月薨，年六十七。上再临奠，辍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谥曰忠，配享太庙，并谕：“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子四：载澄，贝勒加郡王衔，谥果敏。载滢，出为钟端郡王奕詥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载濬与载滢，同时受封。载潢，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载澄、载濬、载潢皆前王卒。王薨，以载滢，子溥伟为载澄后，袭恭亲王。

醇贤视王奕譞。宣宗第七子。文宗即位，封为醇郡王。咸丰九年三月，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穆宗即位，谕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同治三年，加亲王衔。四年，两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十一年，进封醇亲王。十二年，穆宗亲政，罢弘德殿行走。

德宗即位，王奏两太后，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衷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两太后下其奏王大臣集议，以王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但令照料菩陀峪陵工，从之。命王爵世袭。王疏辞，不许。光绪二年，上在毓庆宫入学，命王照料。五年，赐食亲王双俸。

十年，恭亲王奕䜣罢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代之。太后命遇有重要事件，与王商办，时法兰西侵越南，方定约罢兵，王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设海军衙门，命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定议练海军自北洋始，责鸿章专司其事。十二年三月，赐王与福晋杏黄轿，王疏辞，不许。鸿章经书海防、于旅顺开船坞。筑炮台，为海军收泊地。北洋有大小战舰凡五。辅以蚊船、雷艇，复购舰英、德，渐次成军。五月，太后命王巡阅北洋。善庆从焉，会鸿章自大沽出海至旅顺，历威海、烟台，集战舰合操，偏视炮台、船坞及新设水师学堂，十余日毕事。王还京，奏奖诸将吏及所聘客将，请太后御书榜悬大沽海神庙。

太后命于明年归政，王疏言："皇帝甫逾志学，诸王大臣籲恳训政，乞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俟及二旬，亲理庶务。至列圣宫廷规制，远迈前代。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咸赖训教。臣愚以为诸事当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俾皇帝专心大政，承圣母之欢颜。免宫闱之剧务。此则非如臣生深宫者不敢知，亦不敢言也"。太后命毋庸议。十三年正月，上亲政。四月，太后谕预备皇帝大婚，当力行节俭，命王稽察。十四年九月，王奏："太平湖赐第为皇帝发祥地。世宗以潜邸升为宫殿，高宗谕子孙有自藩邸绍承大统者，应用其例。"太后从之，别赐第，发帑十万茸治。十五年正月，大婚礼成，赐金桃皮鞘威服刀，增护卫。葺治邸第未竟，复发帑六万。并进封诸子：载沣镇国公，载洵辅国公，载涛赐头品顶带、孔雀翎。

二月，河道总督吴大澄密奏，引高宗御批通鉴辑览，略谓："宋英宗崇奉濮王，明世宗崇奉与王，其时议者欲改称伯叔，实人情所不安，当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且言："在臣子出为人后，例得以本身封典贻封本生父母，况贵为天子，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请伤廷臣议醇亲王称号礼节。"特旨宣示。上即位逾年，王密奏："臣见历代继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璁、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牴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皇清受天之命，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讵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皇太后以宗庙社稷为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趋六年拜相捷径，以危言故事耸动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朝廷滋多事矣。仰恳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皇帝亲政，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不但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太后如王言，留疏宫中。大澄疏入，谕曰："皇帝入承大统，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优加异数，皆涕泣恳辞，前赐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宣示，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当归政伊始，吴大澄果有此奏，特明白晓谕，并将王原奏发钞，俾中外咸知贤王心事，从此可以共白。阘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觊觎乎？

十六年正月，以上二十万寿，增护军十五、蓝白甲五十，授载涛二等镇国将军。十一月，王疾

作，上亲诣视疾。丁亥，王薨，年五十一。太后临奠，上诣邸成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称本生考，遵高宗御批。仍原封，从王志也。谥曰贤，配享太庙。下廷臣议：上持服期年，缟素、辍朝十一日。初祭、大祭、奉移前一日。亲诣行礼，御青长袍褂，摘缨。期年内御便殿，用素服。葬以王，祭以天子，立庙班讳。十八年，葬京师西山妙高峰。宣统皇帝即位，定称号曰皇帝本生祖考。

子七：德宗，其第二子也。载洸，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宣统皇帝即位，命为监国摄政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志后。载涛，出为钟郡王奕詥后。宣统间，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咨府大臣，主军政。三年十月，并罢。十二月，逊位。

钟端郡王奕詥，宣宗第八子。文宗即位，封为钟郡王。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七年十一月，薨，谥曰端。无子以恭忠亲王奕䜣子载滢为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又以醇贤亲王奕譞子载涛为后，龙袭贝勒，加郡王衔。

孚敬郡王奕謤，宣宗第九子。文宗即位，封孚郡王。穆宗即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同治三年，分府，仍在内廷行走，命管乐部。十一年，授内大臣，加亲王衔。德宗即位。复命免宴见叩拜、奏事书名。光绪三年二月，薨，谥曰敬。无子，以愉恪郡王允禑四世孙奕栋子载沛为后，袭贝勒。卒，又以奕瞻子载澍为后，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又以贝勒载瀛子溥伒为后，封贝子。

文宗二子：孝钦显皇后生穆宗，玫贵妃徐佳氏生悯郡王。

悯郡王，生未命名，殇。穆宗即位。追封。

论曰：庄亲王佐太祖建业，将出师，登垅而谋，策定驰而下，黄道周亟称其骁勇。太祖崩，诸子嗣业，未有成命，礼烈亲王拥立太宗，亲为捍御边圉，夏允彝以为行事何减圣贤。盖雄才让德，虽在敌国，不能掩也。睿忠亲王手定中原，以致于世祖。求之前史，实罕其伦。徒以执政久。威福自专，其害肃武亲王，相传谓因师还赐宴拉杀之，又或谓还至郊外遇伏死，死处即今葬地。传闻未敢信，然其惨酷可概见矣。身后蒙谤，仅乃得雪，亦有以取之也。

圣祖遇诸宗人厚，遗诏犹以礼亲王、饶余亲王子孙安全，拳拳在念。然当用兵时，诸王贝勒为帅，小违律必议罚，且不得以功掩。养以行法，仁以睦亲，固不相悖也。雍正中，允禩、允禟之狱，世宗后亦悔之。怡贤亲王特驯谨，渥加宠荣，示非寡恩。诚以尺布斗粟，相逼笮过甚，恂勤郡王尝握兵柄，非母弟亦岂得幸生耶？时去天国未远，以尚武为家法其失则犷。

太宗屡谕诸子弟当读书，悫厚公承其教，彬彬有东丹王之风。高宗诸子多擅文学，尤以成哲亲王为最，词章书翰，无愧古人。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怼，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醇贤亲王尊为本生亲，乾乾翼翼，靡间初终，预绝治平、嘉靖之议，载在方策，彰彰迈前代远甚。治时移势易，天方降割，乃以肺腑之亲，寄腹心之重，漠然不知阴雨之已至，一发而不可复收。天欤人欤，亡也忽诸，尤足为后来之深鉴矣！

清史稿卷二二二　列传第九

阿哈出子释加奴　猛哥不花　释加奴子李满住

李满住孙完者秃　猛哥不花子撒满哈失里　猛哥帖木儿

猛哥帖木儿弟凡察　子董山　董山子脱罗

脱罗子脱原保　凡察子不花秃王杲

阿哈出，辽东边外女真头人。太祖以建州卫起兵。建州设卫，始永乐元年十月辛丑，初为指挥使者，阿哈出也。明赐姓名李诚善，所属授千百户、镇抚，赐诰印、冠服、钞币有差。三年十月，阿哈出朝于明，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儿河、海剌河诸女真头人哈喇等朝于明，以其地属建州卫，哈喇等授千百户。七年七月，阿哈出朝于明。

阿哈出子二：释加奴、猛哥不花。八年，成祖亲征出塞，释加奴率所属从战有功。八月乙卯，以释加奴为都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所属咎卜赐姓名张志义，阿剌失赐姓名李从善，可捏赐姓名郭以诚，皆为正千户。九年九月，释加奴举猛哥不花为毛怜卫指挥使。初，永乐三年设毛怜卫，以头人巴儿逊为指挥使。至是从释加奴请，以命其弟。十年，释加奴等岁祲乏食，辽东都指挥巫凯

以闻，成祖命发粟赈之。

猛哥帖木儿者，亦女真头人，其弟曰凡察，与阿哈出父子并起，明析置建州左卫处之，以为指挥使。十一年十月，与释加奴、猛哥不花同朝于明。十四年，释加奴、猛哥不花朝于明，为所属乞官。十五年二月，猛哥不花朝于明。十二月，释加奴上言："颜春头人月儿速哥率其奴来归，请属于建州。"释加奴、猛哥不花、猛哥帖木儿屡为所属乞官。十八年闰正月，成祖命无功不得乞官，赐敕戒谕之。十九年十月，猛哥不花朝于明。廿年正月，成祖亲征出塞，猛哥不花率子弟及所属从，赐弓矢。裘、马。二十二年三月，成祖复亲征出塞，猛哥不花使所属指挥佥事王吉从，成祖嘉赉之。七月，成祖崩。

宣德元年正月，猛哥不花、猛哥帖木儿朝于明。是月壬子，进猛哥帖木儿为都督佥事。释加奴已前卒，三月辛丑，以其子李满住为都督佥事。九月丁巳，进猛哥不花为中军都督同知，仍掌毛怜卫。二年二月，猛哥不花使贡马，旋卒。四月，命饩其奴。

猛哥不花子二：撒满哈失里、官保奴。撒满哈失里蒙其祖阿哈出赐姓为李氏，四年三月壬子，明以为都督佥事。五年三月，官保奴朝于明。四月，李满住上言求市于朝鲜，朝鲜不纳，宣宗敕谕听于辽东境上通市。六年正月，释加奴妻唐氏朝于明。二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七年二月，猛哥帖木儿使其弟凡察朝于明。三月壬戌，明以为都指挥佥事。

八年二月庚戌，进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凡察都指挥使。六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是年，七姓野人木答忽等纠阿速江等卫头人弗答哈等掠建州卫，杀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及其子阿古，凡察告难于明。会明使都指挥裴俊如斡木河，中途遇寇，凡察以所属赴援，有功。九年二月癸酉，进凡察都督佥事，掌卫事。敕谕木答忽等还所掠人、马、资财，且赦其罪。是月，撒满哈失里母金阿纳失里朝于明。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是月，李满住、撒满哈失里上言忽剌温境内野人那列秃等掠所属那颜寨，敕谕那列秃等还所掠人、马、赀财。并以责弗答哈等。四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正统元年闰六月，李满住使其子古纳哈等朝于明，还辽东逃人，明英宗嘉其效诚，赐彩缎、冠服；并上章言忽剌温野人相侵。乞徙居辽阳猪婆江，英宗命辽东总兵官巫凯计议安置，毋弛边备，毋失夷情。二年正月，凡察使所属指挥同知李伍哈朝于明，上章言："居邻朝鲜，为所困。欲还建州，又为所阻，乞朝命。"英宗赐敕抚谕。五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自陈愿留京师自效。

前，撒满哈失里已进都督同知，英宗命仍掌毛怜卫事，赐敕遣之。是时，李满住掌建州卫，凡察掌建州左卫，与撒满哈失里并奉职贡惟谨。而故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死七姓野人之难，子阿古殉焉，诸子堇山、绰颜依凡察以居。是年十一月，以堇山为本卫指挥使。三年正月，凡察朝于明。是月壬子，英宗赐以敕曰："往者猛哥帖木儿死七姓野人之难，失其印，宣德间，别铸印畀凡察。堇山上言旧印故在，而凡察复请留新印，一卫二印无故事。敕至，尔等协同署事，遣使上旧印"。凡察、堇山争卫印自此始。六月，李满住使所属指挥赵歹因哈上章，言："自徙居猪婆江，屡为朝鲜侵掠。今复徙居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为朝廷守边圉，罔敢或违"。别疏又言："毛怜卫印为指挥阿里所匿，请别铸印畀撒满哈失里。"英宗不许，命撒满哈失里奏事附李满住以达。

四年四月，李满住上言："都督凡察、指挥童仓为朝鲜所诱，叛去。"童仓即堇山，译音异也。英宗敕朝鲜国王李祹问状，祹疏自明非诱。英宗命凡察、童仓即居镜城，复敕祹抚谕之。五年四月，英宗以李满住与福余卫鞑靼相侵盗，敕辽东总兵曹义备边。九月，朝鲜国王李祹上言凡察、童仓复逃还建州。总兵曹义亦疏陈"凡察等去镜城，率叛军马哈剌等四十家至苏子河，乏食。"英宗敕义使编置三土河及猪婆江迄西冬古河两界间，仍依李满住以居，发粟赈之。贯逃军马哈剌等，命还伍。复谕祹使归其种人留朝鲜境者。是时，凡察以都督；堇山以指挥同领建州左卫，其徙居镜城复还。六年正月戊午，进堇山为都督佥事。

二月，朝鲜国王李祹上言："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其兄猛哥帖木儿，臣祖授以万户，创公廨，与婢仆、衣粮、鞍马，臣父又授以上将军。及死七姓野人之难，其子阿古殉焉，屋宇、资产焚掠殆尽。臣抚恤凡察，如先臣抚恤其兄。近岁徙居东良，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时臣不及知，安

有追杀？或有留者，非怀土不去，则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李满住昔居猪婆江，在臣国边境，盐米醯醬随其所索，时时给与。后引忽剌温劫掠臣边不已。今凡察同恶，谋与忽剌温等来侵。请伤凡察等遣返旧居，庶小国边民获免寇盗。”英宗敕裔谨为备。会凡察上言不敢为非，敕辽东总兵曹义遣使谕之，并廉其情伪。

凡察、董山争卫印数年而不决。七年二月甲辰，英宗用总兵曹义议，析置建州右卫，凡察、董山皆进都督同知，董山以旧印掌左卫，凡察以新印掌右卫，敕分领所属，守法安业，毋事争斗。董山、凡察及李满住各为所属乞官，皆许之。自是，岁有干请。久次，乞进秩。物故，乞袭职，以为常。撒满哈失里朝于明。三月丁丑，进右都督，别铸毛怜卫印畀之。五月，英宗以凡察等屡言朝鲜留其部众，使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赍敕往勘。凡察所索童阿哈里等，居朝鲜久，受职事，守丘墓，皆自陈不愿还，而以十人还李满住。八年十月，李满住使报兀良哈将入寇，英宗命佥都御史王翱勒兵为备。九年正月，李满住等上言指挥郎克苦等还自朝鲜，乞赈，英宗命发粟赈之。十二月，董山、凡察朝于明。十年正月，撒满哈失里朝于明。十一年二月，以董山弟绰颜为副千户。十二年正月，进李满住为都督同知。六月，以闻瓦剌将寇边，敕建州三卫李满住、董山、凡察等使为备。十三年正月，复敕戒李满住等毋为北虏诱。十二月，董山、凡察朝于明。十四年，凡察妻朵儿真索朝于明，进皇太后塔纳珠二颗，赍以纻丝表里。既而额森入冠，建州三卫亦屡犯边。景泰中，王翱巡抚辽东，使招谕，复叩关。

天顺二年正月，李满住朝于明。二月，进董山右都督。时董山阴附朝鲜，朝鲜授以中枢密使。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訽得其制书以闻，英宗使诘朝鲜及董山，皆慑服，贡马谢。五年十二月，朝鲜国王李瑈上言：“建州众夜至义州江，杀并江收禾民，掠男妇、牛马。”下兵部议，以为朝鲜尝诱杀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致寇乃自取，置勿问。八年春正月，英宗崩。

成化元年正月，董山朝于明，自陈防边有劳，乞进秩。宪宗不许，赐以彩缎。十月，整饬边备。左都御史李秉上言：“建州、毛怜、海西诸部落入贡，边臣验方物，貂必纯黑，马必肥大，否则拒不纳。今诸部落结福余三卫屡犯边。贡使至，使者不宜过持择，召边衅。”宪宗命从之。二年十一月，秉上言：“毛怜诸卫犯边，官兵击破之。”十二月，复入犯，总兵武安侯郑宏战败。三年正月，秉上言：“董山归所掠边人，请赎俘。”宪宗敕奖董山，因戒责建州、毛怜诸卫，旋使锦衣卫署都督佥事武忠将命抚谕。是月，海西、建州诸卫复入鸦鹘关，都指挥邓佐御诸双岭，中伏死，副总兵施英不能救。三月，复入连山关，掠开原、抚顺，窥铁岭、宁远、广宁。及忠至，董山等受抚。四月，偕李古纳哈等朝于明，宪宗使集阙下，宣诏赦其罪，董山等顿首听命。

五月己丑，复以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武靖伯赵辅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发兵讨建州，而董山等留京师，会赐宴，其从者语嫚，夺庖人铜牌，事闻，有诏切责。既而，予马值、赍彩币如故事。董山、李古纳哈乞蟒衣、玉带、金顶帽、银酒器，宪宗命增赐衣、帽，人一具。董山又言指挥可昆等五人有劳。乞赐，宪宗命赐衣，人一袭。董山等辞归，鸿胪寺通事署丞王忠奏：“董山等骂坐不敬，贪求无厌，扬言归且复叛，请遣官防送。”宪宗命礼部遣行人护行，复赐敕戒谕。董山等既行，宪宗复用礼部主事高冈议，命赵辅絷董山塞上。辅留董山等广宁，令遣使戒所属毋更盗边。七月庚申，辅召董山等听宣敕，未毕，董山等为嫚语，袖出刃刺译者，吏士格斗，杀董山等二十六人。宪宗命发兵益秉、辅东征，敕安抚毛怜、海西诸卫，示专讨建州。九月，分道出师：左军渡浑河，越石门，至分水岭。右军度鸦鹘关，逾凤凰城、摩天岭，至猪婆江。中军下抚顺，经薄刀山，过五岭，渡苏子河，至虎城。攻破张打必纳、戴咬纳、朗家、嘹哈诸寨，四战皆捷。十月，师还。秉上疏请增兵戍辽阳，于凤凰山、鸦鹘关、抚顺、奉集、通远诸路度地筑城堡，选将吏习边事者镇开原，宪宗悉从之。

四年正月，朝鲜国王李瑈上言，遣中枢府知事康纯等将兵征建州，渡鸭绿、泼猪二江，破兀狨府诸寨，禽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等，多所俘馘，使献俘。

自阿哈出始领建州卫，传其子释加奴及孙李满住。析左卫，猛哥帖木儿领之，死，而弟凡察代，既复传其子董山。析右卫，移凡察领之。其入边为乱，董山为之渠。明既杀董山，朝鲜亦破李满住，

其子古纳哈同死，他子都喜亦的哈，后不著。凡察正统后不复见。当已前死。其子不花秃不与董山之乱，独全。他子阿哈答尝朝于明，争赐币不及例。五年六月，建州左卫都指挥佟那和札等上章，为董山子脱罗等、李古纳哈孙完者秃乞官。兵部请进止，宪宗命脱罗都指挥同知、完者秃指挥佥事。自是，凡从董山为乱者，其子姓降一等，仍袭职。

六年正月，建州三卫头人沙加保等三百余人朝于明，宪宗敕示威德，俾复奉朝贡。居数年，太临王直擅政，欲以边功自重，巡抚辽东右副都御史陈钺阿直意，十三年十二月，上章言建州三卫为边患，请声罪致讨。十四年六月，命兵部侍朗马文升及钺会议招抚，文升上言："建州左、右二卫掌印都指挥脱罗、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建州卫掌印都指挥完者秃等二十七人，先后应命。"宣敕抚慰，遣还。卜花秃即不花秃，凡察子也。九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再入朝，至是同受招抚。

寻复命直诣辽东处置边务，直至边，钺复请用兵。十五年十月，命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佩靖虏将印充总兵官，钺参赞军务，讨建州三卫，并敕朝鲜国王李婺发兵夹击。十一月，永等分道出抚顺关，建州人拒守，纵击破之，有所俘馘。师还，永等受上赏。十六年六月，建州复寇边。巡按辽东御史强珍疏论钺等启衅冒功，下吏议。汪直憾珍，劾珍欺罔，逮治，谪戍。钺寻罢去。十八年，直亦得罪，建州三卫奉朝贡如故。

弘治初，脱罗、完者秃皆进都督。孝宗之世，脱罗三朝，完者秃五朝，明赐完者秃大帽、金带。正德元年，脱罗卒，以其子脱原保袭都督佥事。二年四月，卜花秃卒，赐祭。武宗之世，脱原保三朝。

嘉靖间，建州卫都督方巾，左卫都督章成、古鲁哥，右卫都督阿剌哈、真哥、腾力革辈，见于《明实录》。皆不知其世。盖自李满住死，复传其孙完者秃。阿哈出之后，可纪者四世。其别子猛哥不花领毛怜卫，传子撒满答失里，后不著。董山死，传其子脱罗及孙脱原保。猛哥帖木儿之后，可纪者三世。其弟凡察传子不花秃，后不著。迨嘉靖季年，王杲强，而阿哈出、猛哥帖木儿之族不复见。

王杲，不知其种族。生而黠慧，通番、汉语言文字，尤精日者术。嘉靖间，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屡盗边。三十六年十月，窥抚顺，杀守备彭文洙，遂益恣掠东州、惠安、一堵墙诸堡无虚岁。四十一年五月，副总兵黑春帅师深入，王杲诱致春，设伏媳妇山，生得春，磔之，遂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前后杀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爵、杨五美，把总温栾、于栾、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凡数十辈。当事议绝贡市，以兵剿，寻又请贷，杲不为悛。隆庆未，建州哈哈纳等三十人款塞请降，边史纳焉。王杲走开原索之，勿予，乃勒千余骑犯清河。游击将军曹簠伏道左，突起，斩五级，王杲遁走。

故事，当开市，守备坐听事，诸部酋长以次序立堂上，奉土产，乃验马。马即羸且跛，并予善值，餍其欲乃已。王杲尤桀骜，攫酒饮，至醉，使酒箕踞骂坐。六年，守备贾汝翼初上，为亢历，抑诸酋长立阶下，诸酋长争非故事，尽阶进一等。汝翼怒，抵几叱之，视戏下箠不下者十余人，验马必肥壮。王杲鞅鞅引去，椎牛约诸部，杀掠塞上。是时，哈达王台方强，诸部奉约束，边将檄使谕王杲。王杲讼言汝翼摧抑状，巡抚辽东都御史张学颜以闻。下兵部议，令辽东镇抚宣谕，示以恩威。于是王台以千骑入建州寨，令王杲归所掠人马，盟于抚顺关下而罢。学颜复以闻，赍王台银币。

万历二年七月，建州奈儿秃等四人款寨请降，来力红追亡至塞上，守备裴承祖勿予，追者从骑掠行夜者五人以去。承祖檄召来力红令还所掠，亦勿予。是时王杲方入贡，马二百匹、方物三十驮，休传舍。承祖度王杲必不能弃辎重而修怨于我，乃率三百骑走来力红寨，诸部围之，未敢动。王杲闻耗惊，驰归，与来力红入谒承祖，而诸部围益众。王杲曰："将军幸毋畏。仓卒闻将军至，皆匍匐愿望见。"承祖知其诈，呼左右急兵之，击杀数十人，诸部皆前斗，杀伤相当。来力红执承祖及把总刘承奕、百户刘仲文，杀之。于是学颜奏绝王杲贡市，边将复檄王台使捕王杲及来力红。王台送王杲所掠塞上士卒，及其种人杀汉官者。

王杲以贡市绝，部众坐困，遂纠土默特、泰宁诸部，图大举犯辽、沈。总兵李成梁屯沈阳，分部诸将：杨腾驻邓良屯，王维屏驻马根单，曹簠驰大冲挑战。王杲以诸部三千骑入五味子冲，明军

四面起，诸部兵悉走保王杲寨。王杲寨阻险，城坚堑深，谓明军不能攻。成梁计诸部方聚处，可坐缚。十月，勒诸军具炮石、火器疾走围王杲寨，斧其栅数重。王杲拒守，成梁益挥诸将冒矢石陷坚先登。王杲以三百人登台射明军，明军纵火，屋庐、刍茭悉焚，烟蔽天，诸部大溃。明军纵击，得一千一百四级。往时剖承祖腹及杀承奕者皆就戡，王杲遁走。明军车骑六万，杀掠人畜殆尽。

三年二月，王杲复出，谋集余众犯边，复为明军所围。王杲以蟒褂、红甲授所亲阿哈纳，阳为王杲突围走，明军追之。王杲以故得脱，走重古路，将往依泰宁卫速把亥。明军购王杲急，王杲不敢北走，假道于王台。边吏檄捕送。七月，王台率子虎儿罕赤缚王杲以献，槛车致阙下，磔于市。王杲尝以日者术自推出亡不即死，竟不验。妻奴二十七人为王台所得，其子阿台脱去。阿台妻，清景祖女孙也。

王台卒，阿台思报怨，因诱叶赫杨吉砮等侵虎儿罕赤。总督吴兑遣守备霍九皋谕阿台，不听。李成梁率师御之曹子谷、大梨树佃，大破之，斩一千五百六十三级。四年春正月，阿台复盗边，自静远堡九台入，既又自榆林堡入至浑河，既又自长勇堡入薄浑河东岸，又纠土蛮谋分掠广宁、开原、辽河。阿台居古勒寨，其党毛怜卫头人阿海居莽子寨，两寨相与为犄角。成梁使裨将胡鸾备河东，孙守廉备河西，亲帅师自抚顺王刚台出寨，攻古勒寨，寨陟峻，三面壁立，濠堑甚设。成梁麾诸军火攻两昼夜，射阿台，殪。别将秦得倚已先破莽子寨，杀阿海，斩二千二百二级。景祖、显祖皆及于难。语详《太祖纪》。

同时又有王兀堂，赤不知其种族，所居寨距硕阳二百五十里，硕阳故通市。王兀堂初起，奉约束惟谨。万历三年，李成梁策徙孤山、险山诸堡，拓境数百里，断诸部窥塞道。王杲既擒，张学颜行边，王兀堂率诸部酋环跪马前，谓徙堡塞道，不便行猎，请得纳质子，通市易盐、布。学颜以请，神宗许之。开原、抚顺、清河、硕阳、宽奠通布市自此始。

当是时，东方诸部落，自抚顺、开原而北属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鸭绿江属建州，王兀堂制之，颇守法。已，渐窃掠东州、会安堡。七年七月，开市宽奠，参将徐国辅纵其弟若仆减直强鬻参，欧种人以回易至者几毙，诸部皆忿，数掠宽奠、永奠、新奠诸堡。他酋佟马儿等牧松子岭，拦入林刚谷。巡抚都御史周咏等劾国辅，罢之。谕王兀堂戢诸部。八年三月，王兀堂及他酋赵锁罗骨等，以六百骑犯硕阳及黄关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四月，又以千骑自永奠堡入，成梁帅师击败之，斩七百五十级，俘一百六十人。十一月，复自宽奠堡入，副总兵姚大节帅师击败之，斩六十七级，俘十一人。王兀堂自是遂不振，不复通于明。

当隆庆之世，下逮万历初。建州诸卫以都督奉朝贡者，建州卫则有纳答哈、纳木章，左卫则有大疼克、八汗马、哈塔台、右卫则有八当哈、来留住、松塔。而王杲自指挥使迁何秩，不可考见，王兀堂并不著其官，然皆强盛为大酋。自王杲就擒后五年而王兀堂败，又后三年而阿台死，太祖兵起。

论曰：建州之为卫，始自阿哈出。枝干互生，左右析置，自永乐至嘉靖，一百五十余年，而阿哈出之世绝。王杲乘之起，父子弄兵十余年乃灭。其在于清，犹爽鸠、季荫之于齐，所谓因国是也。或谓猛哥帖木儿名近肇祖讳，子若孙亦相同。然清先代遘乱，幼子范察得脱，数传至肇祖，始克复仇，而猛哥帖木儿乃被戕于野人，安所谓复仇？若以范察当凡察，凡察又亲猛哥帖木儿弟也，不得为数传之祖。清自述其宗系，而明乃得之于简书。《春秋》之义，名从主人，非得当时纲载如《元秘史》者，固未可以臆断也。隆庆、万历间，建州诸部长未有名近与兴祖讳者。太祖兵起，明人所论述但及景、显二祖，亦未有谓为董山裔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今取太祖未起兵前建州三卫事可考见者著于篇，以阿哈出、王杲为之纲，而其子弟及同时并起者附焉。

清史稿卷二二三　列传第一〇

万子扈尔干　孟格布禄　扈尔干　子岱善
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杨吉砮兄清佳砮
杨吉砮子纳林布禄　金台石　清佳砮子布寨

布寨子布扬古布占泰　拜音达里

万，哈达部长也。万自称汗，故谓之万汗。明译为王台，“台”“万”音近。明于东边酋长称汗者，皆译为“王”某，若以王为姓，万亦其例也。哈达为扈伦四部之一，明通称海西。哈达贡于明，入广顺关，地近南，故谓之南关。

万姓纳喇氏，其始祖纳齐卜禄。纳齐卜禄生尚延多尔和齐，尚延多尔和齐生嘉玛喀硕珠古，嘉玛喀硕珠古生绥屯，绥屯生都勒喜。都勒喜子二：克什纳、古对朱颜。古对朱颜之后别为乌喇部。克什纳，嘉靖初掌塔山左卫，于诸部中最强，修贡谨，又捕叛者猛克有劳，明授左都督，赐金顶大帽。既，为族人巴代达尔汉所杀。克什纳子二：长彻彻穆，次旺济外兰。克什纳死时，彻彻穆子万奔席北部境绥哈城，而旺济外兰奔哈达，遂为其部长。明以其侦冠功，授都督佥事。叶赫部长褚孔格数为乱，旺济外兰执而僇之，夺其贡敕七百道，及所部十三寨。后其部众叛，旺济外关为所杀。其子博尔坤舍进杀父仇，迎从兄万于绥哈城，还长其部。万能用其众，略邻部，远交而近攻，势益盛，遂以哈达为国，称汗。兴祖诸子环居赫图阿喇，号“宁古塔贝勒，”与董鄂部构衅。兴祖第三子索长阿为其子吴泰娶万女，盖尝乞兵于万以御董鄂部。

万居静安堡外，室庐、耕植与他部落异，事明谨。是时王杲领建州，与鞑靼东西遥应，窥辽塞，万支拄其间不令合。明使继其大父克什纳为都督。王杲盗边，开原备兵副使王之弼檄万，令王杲还所掠。万入建州寨，要王杲盟于抚顺关下，复通市如故。土默特徙账辽东，万入贡，多夺其马。已而，土默特弟韦征与万为婚，其从子小黄台吉拥五万骑，介叶赫复请婚于万，万惧而许之。小黄台吉以马牛羊、甲胄、貂豹之裘遣万，筑坛刑白马为盟，约毋犯塞。居无何，小黄台吉要万犯塞，万不可，乃罢，时为万历元年。明年，王杲乱，辽东巡抚张学颜檄万捕王杲。万令海西、建州诸酋款塞，乞先开市，游击丁仿语之曰：“必得王杲而后市可图也。”万复率建州卫都督大疼克等叩关，督抚以闻，许开市，遂缚献王杲所掠辽军八十四人，及种人兀黑，以兀黑尝杀汉官也。又明年，捕得王杲，槛致京师。明进万右柱国、龙虎将军，官二子都督佥事，赐黄金二十两、大红师子纻衣一袭。

是时万所领地，东则辉发、乌喇，南则建州，北则叶赫，延袤千里，保塞甚盛。万暴而黩货，以事赴诉，视赂有无为曲直。部下皆效之，使于诸部，骄恣无所忌，求贿鹰、犬、鸡、豚惟所欲。使还，意为毁誉，万辄信之。以是诸部皆贰。而叶赫部长清佳砦、杨吉砦兄弟，以父褚孔格见僇心怨万。万纳其女弟温姐，又以女妻杨吉砦，卵翼之。万老而衰，杨吉砦复婚于哈屯恍惚太，势渐张。万子扈尔干尤暴，所部或去从杨吉砦。杨吉砦构乌喇与扈尔干为仇，遂收故所部诸寨为旺济外兰所侵者，取其八寨，惟把太等五寨尚属万。自是辉发、乌喇诸部皆不受约束，万地日蹙，忧愤不自惨。万历十年七月，万卒。叶赫闻万死，使求故贡敕。扈尔干曰：“我父以汝兄弟故，卒用忧愤死，今尚问敕书乎？”勿与，告哀于明。明以万忠，赐祭，予彩币、四表里。

万有子五：扈尔干为长。仲、叔皆前死。季孟格布禄，温姐子也。又有康古鲁，为万外妇子。万卒，康古鲁与扈尔干争父业。扈尔干怒曰：“汝，我父外妇子也，宁得争父业乎？不避我，我且杀汝！”康古鲁因亡抵清佳砦，清佳砦妻以女。是时太祖初起兵。八月，扈尔干以兵从兆佳城长李岱劫太祖所属瑚济寨，太祖部将安费扬古、巴逊以十二人追击，杀哈达兵四十人，还所掠。扈尔干旋卒。孟格布禄年十九，袭父职龙虎将军、左都督，众未附。康古鲁闻扈尔干死，遂还，蒸温姐。

扈尔干有子曰岱善，与康古鲁、孟格布禄析万遗业为三。康古鲁报扈尔干之怨，释憾于其子。孟格布禄亦以母温姐故，肋康古鲁，共攻万岱善。而清佳砦、杨吉砦兄弟谋攻万子孙报仇，十一年七月，挟暖兔、恍惚太等万骑来攻。明总督侍郎周咏念岱善弱，孟格布禄少，请加敕部诸酋，神宗许之。十二月，杨吉砦等复挟蒙古科尔沁贝勒瓮阿岱等万骑来攻，孟格布禄及岱善以二千骑迎战而败。自是兵屡至，恣焚掠不已。十二年，明总兵李成梁诱杀清佳砦、杨吉砦兄弟，所部詟服，誓受孟格布禄约束。

叶赫难始纾，而内讧复急。清佳砦子布寨、杨吉砦子纳林布禄乘隙图报怨。十五年四月，纳林布禄以恍惚太万骑攻把泰寨，明兵来援，围解。乃阴结其姑温姐，嗾孟格布禄佐康古鲁图岱善。先是扈尔干许以女归太祖，十六年，岱善亲送以往，太祖为设宴成礼。是年纳林布禄复以恍惚太五千

骑围岱善。孟格布禄将其孥从纳林布禄往叶赫，居十八里寨，于是图岱善益急，而康古鲁诱岱善所部叛岱，略其资畜，纳林布禄并掠岱善妻哈尔屯以去。明边吏议绝孟格布禄布，以所部及土田、牲畜尽归于岱善。孟格布禄不听，复与布寨、纳林布禄、康古鲁入开原，温姐偕。开原兵备副使王缄令裨将袭其营，执温姐、康古鲁以归。巡抚顾养谦谕孟格布禄："和岱善，还所掠，否则断若母头矣！"王缄以为戮温姐则孟格布禄益携，不如释之，而囚康古鲁，待朝命。温姐既得脱，遁还。孟格布禄自叶赫攻岱善，自焚其所居，劫温姐去。王缄坐是夺职。

十六年二月，河西大饥，岱善乞籴于明，明予粟百斛。李成梁出师讨布寨、孟格布禄，围其城，布寨、孟格布禄请降，成梁振旅还。开原兵备副使成逊议释康古鲁，和诸部。总督侍郎顾养谦亦谓："岱善弱而多疑，即歼诸酋立之，不能有其众。不如释康古鲁，使和岱善，则万子孙皆全。岱善内倚中国。外结建州，阴折北关谋，实制东陲胜策也。"夏四月，遂释康古鲁而谕之曰："中国立岱善，以万故。囚汝，以助北关侵岱善也。汝亦万子，不忍杀。今释汝，和诸酋，修父业。岱善安危，汝则任之。"康古鲁听命，因令岱善以叔父事康古鲁，以祖母事温姐，刑牲盟。且进布寨、纳林布禄使者诫谕之，为均两部，敕孟格布禄出岱善妻子五人，及所部种人三百二十三、妇稚五百四十三、马牛羊数百，归岱善。康古鲁偕温姐归故寨，居月余，康古鲁病且死。语温姐圾孟格布禄，戒部曲毋盗边负明恩。康古鲁死。孟格布禄谋尽室徙依叶赫，度温姐不从，微告布寨、纳林布禄以兵至。孟格布禄纵火燔其居，趣温姐行，温姐不可，强扶持上马，郁郁不自得，七月亦死。

布寨、纳林布禄诱孟格布禄图岱善如故。成逊令诸酋面相要释憾，并入贡，而太祖日强盛，布寨、纳林布禄与有隙。二十一年夏六月，纠孟格布禄及乌喇、辉发四部合兵攻太祖，略户布察寨。太祖率兵追之，设伏于中途，引兵略哈达富儿家齐寨。哈达兵至，太祖欲引敌至设伏所，挥众使退，以单骑殿。孟格布禄以三骑自后相迫，一骑出于前，太祖引弓射前骑，前骑在右，回身自马项上发矢，矢著于马腹，遂逸去。三骑聚至，太祖马惊几坠，右足挂于鞍，复乘，遂射孟格布禄马踣地，其从者秦穆布禄授以己马，挟以驰。太祖率所部兵骑者三、步者二十，逐而击之！斩十二人，获甲六、马十八，以还。九月，复从布寨、纳林布禄以九部之兵三万人攻太祖，战于黑济格城下，九部之兵燔，布寨歼焉。

二十五年，叶赫诸部请成于太祖，盟定辄背之。二十六年，孟格布禄所居城北溪流血。二十七年秋，纳林布禄攻孟格布禄，孟格布禄不能支，以其三子质于太祖，乞师。太祖使费英东、噶盖以兵二千戍哈达。纳林布禄恐，乃构明开原译者为书，诱孟格布禄使贰于明，将袭击费英东等。费英东等詗得之，以告太祖。九月丁未朔，太祖帅师攻哈达。贝勒舒尔哈齐请为前锋，薄孟格布禄所居城。兵出，舒尔哈齐使告太祖曰："彼城兵出矣"！太祖曰："岂为此城无兵而来耶"？躬督兵进。舒尔哈齐兵塞道，太祖军循城行，城上发矢多伤者，遂攻城，癸丑，克之。扬古利生得孟格布禄，太祖命勿杀，召入谒，赐以所御貂帽、豹裘，置帐中。既，孟格布禄与噶盖谋为乱，事泄，乃杀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太祖以女妻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明使来让，太祖遣吴尔古代还所部。纳林布禄归所掠敕六十道，请于明，补双贡如故事。已而，纳林布禄复纠蒙古掠哈达。哈达饥，乞籴于明，明不与，至鬻妻子、奴仆以食。太祖周恤之，遂以吴尔古代归。哈达亡。

杨吉砮，叶赫部长，孝慈高皇后父也。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灭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后迁叶赫河岸，因号叶赫。其贡于明，取道镇北关，地近北，故明谓之北关。

始祖星根达尔汉生席尔克明噶图，席尔克明噶图生齐尔噶尼。正德初，齐尔噶尼数盗边，斩开原市。八年，其子褚孔格纠他酋加哈复为乱，旋就抚，授达喜木鲁卫都督佥事。褚孔格阻兵数反覆，为哈达部长旺济外兰所杀，明赐敕书及所属诸寨，皆为所夺。

褚孔格子太杵。太杵子二：长清佳砮，次即杨吉砮。能抚诸部，依险筑二城，相距可数里，清佳砮居西城，杨吉砮居东城，皆称贝勒。明人以译音，谓之"二奴"。是时哈达万汗方强，杨吉砮弟兄事万谨，万纳其女弟温姐，藉势浸骄，数纠建州王杲侵明边。明讨王杲，而清佳砮，杨吉砮不与，盖万实庇之，既又以女妻杨吉砮。兄弟日夜思复先世褚孔格之仇，怨万。会万老，势衰，杨吉砮复婚于哈屯恍惚太，以隙复故地季勒诸寨。万子扈尔干所属白虎赤等先后叛归杨吉砮，杨吉砮势日盛，

万遂以忧愤死。死而诸子内争，其庶孽康古鲁亡抵清佳砦，清佳砦妻以女，益间万子孙使自相图。

既而太祖兵起，尝如叶赫，杨吉砦顾知为非常人，谓太祖曰："我有幼女，俟其长，当使事君"。太祖曰："君欲结姻盟，盍以年已长者妻我"？杨吉砦对曰："我虽有长女，恐未为嘉偶。幼女端重，始足为君配耳。"太祖遂纳聘焉。

万历十一年，杨吉砦弟兄率白虎赤，益以暖兔、恍惚太所部万骑，袭败孟格布禄。斩三百级，掠甲胄一百五十。益借猛骨太，那木塞兵，焚蹦孟格布禄所部室庐；田稼殆尽。明分巡副使任天祚使赍布帛及铁釜，犒杨吉砦兄弟，谕罢兵。杨吉砦兄弟言："必得敕书尽辖孟格布禄等然后已。"既，复焚孟格布禄及其仲兄所分庄各十，岱善庄一，胁所属百余人去。既，又以恍惚太二千骑驰广顺关，攻下沙大亮寨，俘三百人，挟兵邀贡敕。

十二年，巡抚李松与总兵李成梁谋诛杨吉砦兄弟，哈达亦以请。明制，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谓之"市圈"。成梁使召杨吉奴弟兄，当赐敕赏赍，乃伏兵中固城，距开原可四十里，待其至。已而杨吉砦弟兄挟恍惚太二千骑擐甲叩镇北关，守备霍九皋遗使让之曰："若来就抚，甲骑数千何为者？"杨吉砦兄弟乃请以三百骑入圈。李松令参将宿振武、李宁等夹城四隅为伏，戒军中曰："虏入圈，听抚则张帜，按甲毋动。不则鸣炮，皆鼓行而前，急击之勿失。"松与任天祚坐南楼，使九皋谕杨吉砦兄弟。杨吉砦兄弟则益兵，以精骑三千屯镇北关，而以三百骑入圈。杨吉砦兄弟请敕书部勒孟格布禄等，九皋谯让之，渐急，杨吉砦兄弟瞋目，语不驯，李松奋髯抵几叱之。九皋麾杨吉砦等下马，杨吉砦目从者白虎赤，白虎赤拔刀击九皋，微中右臂。九皋还击杨吉砦从者一骑踣，余骑群噪击明兵。军中炮如雷，伏尽起，遂杀清佳砦，杨吉砦、白虎赤、清佳砦子兀孙孛罗、杨吉砦子哈儿哈麻，及诸从者，斩三百十有一级。勒兵驰出关，成梁先自中固城至，围击叶赫军，斩千五百二十一级，夺马千七百有三，遂深入杨吉砦弟兄所居寨。师合围，旦日，诸酋出寨门蒲伏，请受孟格布禄约束，刑白马攒刀为誓，成梁引师还。自是叶赫不敢出兵窥塞扰哈达为乱。明总督张佳胤等以陈斩"二奴"闻，成梁、松、天祚、九皋、振武、宁予荫进秩有差。

居数年，清佳砦子布寨、杨吉砦子纳林布禄继为贝勒，收余烬，谋倾哈达报世仇，挟以儿邓数侵掠，阑入威远堡。纳林布禄尤狂悖，要贡敕如其诸父，频岁纠恍惚太攻岱善不已，且因其姑温姐煽孟格布禄、康古鲁图岱善、俾哈达内讧。会明助岱善，袭报康古鲁。

十六年二月，巡抚顾养谦决策讨布寨、纳林布禄。成梁帅师至海州，雪初消，人马行淖中，马足胶不可拔，成梁计击虏利月明。军抵开原已下弦，不如三月往，遂壁海州，养谦壁辽阳。是岁，河西大饥，斗米钱三千，菽二千，发海州、辽阳谷赡军。月将晦，成梁自海州乘传出，三月十有三日，至开原。令岱善军以白布缀肩际为帜，鸡鸣，发盛远堡，行三十里，至叶赫属酋落罗寨。成梁使召落罗，落罗骇兵至，迎谒，命以一帜树寨门，材官十人守之，戒诸军毋犯。挟落罗及其从者三骑俱，又行三十里，至叶赫城下。卜寨弃西城，奔纳林布禄，并兵以拒，其众与明军夹道驰，明军不敢先发。二酋摩其骑突明军，杀三人，成梁乃纵兵击之。游击将军吴希汉先驱，流矢集于面，创甚，弟希周奋起，斩虏骑射希汉者，亦被创。明军如墙进，叶赫兵退入城守。城以石为郭，外以石，内以木，又二重，构八角楼，置妻奴、财货。明师攻二日，破郭外栅二重。城上木石杂下，先登者辄死，城坚不可拔。成梁乃敛兵，发巨炮击城，城坏，穿楼断桁，叶赫兵死者无算，歼其酋把当亥，斩级五百五十四，城中皆号泣。明军车载云梯至，直立，齐其内城，将置巨炮其上。二酋始大惧，出城乞降，请与南关分敕入贡。成梁令毋攻，燔云梯，戒诸军毋发其窖粟，遂引师还。四月朔，释康古鲁遣还，因进叶赫使者谕曰："往若效顺，朝廷赏不薄。江上远夷以貂皮、人参至，必籍若以通。若布帛、米盐、农器仰给于我，耕稼围猎，坐收木枲、松实、山泽之利，为惠大矣。今贡事绝，江上夷道梗，皆怨若。我第传檄诸部，斩二酋头来，俾为长，可无烦兵诛也。今贷若，若何以报"？遂与哈达均敕，永乐初，赐海西诸部敕，自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至是，畀哈达、叶赫分领之，以哈达效顺，使赢其一。

秋九月，纳林布禄送其女弟归太祖，太祖率诸贝勒迎之，大宴成礼，是为孝慈高皇后。

十九年，纳林布禄令宜尔当、阿摆斯汉使于太祖，且曰："扈伦诸部与满洲语言相通，宜合五为

一。今属地尔多我寡，额尔敏、扎库木二地，盍以一与我”！太祖曰：“我为满洲，尔为扈伦，各有分地。我毋尔取，尔毋我争。地非牛马比，岂可分遣？尔等皆知政，不能谏尔主，奈何强颜来相渎耶”！遣其使还。既而纳林布禄又令尼喀里、图尔德偕哈达、辉发二部使者复至，太祖与之宴。图尔德起而请曰：“我主有传语，恐为贝勒怒。”太祖问：“尔主何语？我不尔责。”图尔德曰：“我主言曩欲分尔地，尔靳不与。傥两国举兵相攻，我能入尔境，尔安能蹈我地乎？”太祖大怒，引佩刀断案曰：“尔叶赫诸舅，盍尝躬在行间，马首相交，裂甲毁胄，堪一剧战耶？哈达惟内讧，故尔等得乘隙掩袭，何视我若彼易与也！吾视蹈尔地，如入无人境，昼即不来，夜亦可往，尔其若我何！”因诋布寨、纳林布禄父见杀于明，至不得收其骨，奈何出大言，以其语为书，遣巴克什阿林察报之。布寨要至其寨，不令见纳林布禄，遣还。

未几，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讷殷二路引叶赫兵劫太祖所属东界洞寨。二十一年夏六月，扈伦四部合兵攻太祖，布寨、纳林布禄为戎首，劫户布察寨。太祖以师御之，遂侵哈达。秋九月，复益以蒙古科尔沁、席北、卦尔察三部，朱舍里、殷讷二路，攻太祖，谓之“九姓之师。”太祖将出师，祀于堂子，祝曰：“我初与叶赫无衅，叶赫横来相格，纠集诸部，为暴于无辜，天其鉴之”！又祝曰：“愿敌尽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天某助我！”是时，叶赫兵万人，哈达、鸟喇、辉发三部合兵万人，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及席北、卦尔察三部又万人，凡三万人。太祖兵少，众皆惧，太祖戒勉之。朝发虎栏哈达，夕宿扎喀城。叶赫兵方攻黑济格城，未下。旦日，太祖师至，面城而陈，使额亦都以百人先。叶赫兵疲攻城来战，太祖军迎，击斩九级，叶赫兵小却。布寨、金台石及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复并力合攻，金台石者，纳林布禄弟也。布寨将突阵，马触木，踣，太祖部卒吴谈趋而前，伏其身刺杀之。叶赫兵见布寨死，皆痛哭，阵遂乱，九姓之师以此败。布寨死，子布扬古嗣为贝勒。

二十五年春正月，扈伦诸部同遣使行成于太祖曰：“吾等兵败名辱，继自今愿缔旧好，申之以婚媾”。布扬古请以女弟归太祖，金台石请以女妻太祖次子台吉代善，上许之，具礼以聘。宰牛马告天，设卮酒、块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国使者誓曰：“既盟之后，苟弃婚媾，背盟约，如此土，如此骨，台此血，永坠厥命！若始终不渝，饮此酒，食此肉，福禄永昌。”太祖誓曰：“彼等践盟则已，有或渝者，待三年不悛，吾乃讨之。”布扬古女弟，高皇后侄也，是时年十四。未几，太祖遣将穆哈连侵蒙古，获马四十。纳林布禄邀夺其马，执穆哈连归于蒙古。乌喇贝勒布占泰亦背盟结纳林布禄。二十七年，太祖克哈达。以明有责言，使哈达故贝勒孟格布禄子吴尔古代还所部。二十九年，纳林布禄以兵侵之，太祖遂以吴尔古代归。三十一年秋九月，高皇后疾笃，思见母，太祖使迎焉。纳林布禄不许，令其仆南太来视疾，太祖数之曰：“汝叶赫诸舅无故掠我户布察寨，又合九姓之师而来攻我，既乃自服其辜，歃血誓天为盟誓，而又背之，许我国之女皆嫁蒙古。今我国妃病笃，欲与母诀，而又不许，是终绝我也！”即而，高皇后崩。三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帅师攻叶赫，克二城，曰张，曰阿气兰，取七寨，俘二千余人而还。

三十五年，纳林布禄闻辉发贝勒拜音达里使贰于太祖，太祖以是取辉发，纳林布禄不能救。而布扬古女弟受太祖聘，十六年不遣，年三十，乌喇贝勒布占泰将强委禽焉。四十年，太祖讨布占泰。四十一年，师再举，遂克乌喇，布占泰亡奔叶赫。布扬古欲遂以女弟嫁之，布占泰逊谢不敢娶，为别婚。是时纳林布禄已死，其弟金台石嗣为贝勒，与布扬古分居东、西城如故。秋九月，太祖使告叶赫执布占泰以献，使三往，不听。太祖谋伐之，先期遣第七子巴布泰率所属阿都、干骨里等三十余人质于明。至广宁，谒巡抚都御史张涛，请敕叶赫遣布占泰，涛以闻，神宗下部议，以为质子真伪莫可辨，拒勿纳。太祖乃以四万人会蒙古喀尔喀贝勒介赛伐叶赫。会有逋卒泄师期，叶赫收张、吉当阿二路民堡。太祖围兀苏城，城长山谈、扈石木降，太祖饮以金卮，赐冠服。遂略张、吉当阿、呀哈、黑儿苏、何敦、克布齐赉、俄吉岱七城，下十九寨，尽焚其庐舍储峙，以兀苏城降民三百户还。

叶赫诉于明，以兵援，遇介赛，战胜，遂遣使让太祖，令游击马时楠、周大岐率兵千，挟火器，戍叶赫。太祖至抚顺，投书游击李永芳，申言：“侵叶赫，以叶赫背盟，女已字，悔不遣。又匿布占

泰，故于明无怨，何遽欲相侵？”遂引师还。

金台石有女，育于其兄纳林布禄，嫁介赛。金台石既为贝勒，杀纳林布禄妻，介赛假辞为外姑复仇，觇得布扬古女弟以解。布扬古女弟誓死不愿行。介赛治兵攻叶赫。既而咯尔喀贝勒巴哈达尔汉为其子莽古尔代请婚，布扬古将许之。明边吏谕布扬古，姑留此女，毋使太祖及介赛望绝，冀相羁縻。而以兵分屯开原、抚顺及镇北堡为犄角，卫叶赫。四十三年夏五月，布扬古遂以其女弟许莽尔古代，秋七月婚焉。太祖闻，诸贝勒皆怒，请讨叶赫，不许。请侵明，又不许，且曰：“此女生不祥，哈达、辉发乌喇三部以此女构怨，相继覆亡。今明助叶赫，不与我而与蒙古，殆天欲亡叶赫，以激其怒也。我知此女流祸将尽，死不还矣。”布扬古女弟嫁介赛未一年而死，死时年盖三十四，明所谓“北关老女”者也。是岁为太祖天命元年。

太祖既称帝建国，始用兵于明。三年，取抚顺、清河。明经略侍郎杨镐使谕叶赫发兵挠太祖。秋九月，金台石子德尔格勒侵太祖，克一寨，俘四百七人，斩八十四级。明赐以白金二千两、彩缎表里二十。四年春正月，太祖谋报之，使大贝勒代善以兵五千戍札喀关阻明师，而躬督兵伐叶赫。辛卯，入其境，经克亦特城、粘罕寨，至叶赫城东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余。叶赫乞援于明，明开原总兵马林以师至，合城兵而出，见太祖兵盛，不敢击。太祖亦引还。二月，杨镐大举伐太祖，使都司窦永澄征兵于叶赫，叶赫以二千人应。至三岔北，明师覆，永澄死之。太祖谋使所属诈降于金台石，金台石不应。六月，太祖攻开原，叶赫复以二千人援，至则开原已下。秋八月，经略侍郎熊廷弼初视事，叶赫使期复开原，廷弼厚赍之。

太祖恭叶赫，八月，大举伐之。己巳，师出，声言向沈阳，以缀明师。壬申，至叶赫城下，太祖攻金台石东城，而命诸贝勒驰向西城取布扬古。布扬古与其弟布尔杭古以城兵出西郭，陟冈，鸣角而噪，望太祖军盛，敛兵入。诸贝勒遂督军合围。太祖围东城，入其郛，布攻具，呼金台石降，不听，曰：“吾非明兵比，等丈夫也，肯束手降乎？宁战而死耳。”太祖麾兵攻城，两军矢交发，太祖军拥盾陟山麓将穴城，城上下木石，掷火器。太祖军冒进，穴城，城圮，师入，城兵迎战，败溃，皆散走。太祖使执帜约军士毋妄杀，执黄盖，令降者免死，城民皆请降。金台石以其奴登台，太祖军就围之，命之下。金台石求见四贝勒盟而后下，四贝勒太宗，高皇后所出，金台石甥也。四贝勒方攻西城，太祖召之至，使见金台石。金台石曰：“我未尝见我甥，真伪乌能辨？”费英东、达尔哈在侧曰：“汝视常人中有奇伟台四贝勒者乎？且曩与汝通好时，尝以媪往乳汝子德尔格勒，盍使媪辨之！”金台石曰：“何用媪为也！观汝辈辞色，特诱我下杀我耳。我石城铁门既为汝破，纵再战，安能胜，特我祖父世分土于斯。我生于斯，长于斯，则死于斯可已。”四贝勒劝之力，金台石使阿尔塔石先见太祖，太祖复令谕降。金台石又求见其子德尔格勒，德尔格勒至，金台石终不下。四贝勒将缚德尔格勒，德尔格勒曰：“我年三十六，乃今日死耶！杀可也，何缚焉？”四贝勒以德尔格勒见太祖，太祖撤所食食之，命四贝勒与共食。且曰：“尔兄也，善遇之！”金台石妻将其幼子下，金台石引弓，其从者复甲。太祖军进毁台，金台石纵火，屋宇皆烬。太祖诸将谓金台石且死，军退。火烬，金台石潜下，为太祖军所获，缢杀之。

诸贝勒围西城，布扬古闻东城破，与布尔杭古使请降，并请盟无死。大贝勒曰：“汝辈畏死，盍以汝母先，汝母我外姑也，我宁能杀之？”布扬古母至军，大贝勒以刀划酒，誓，饮其半，使送布扬古、布尔杭古饮其半，乃降。大贝勒以布扬古见太祖，布扬古行复勒马，大贝勒挽其辔，命毋沮，见太祖，布扬古以一膝跪，不拜而起。太祖取金卮授之，布扬古复以一膝跪，酒不竟饮，不拜而起。太祖命大贝勒引去，以其怼也，即夕亦缢杀之。贷布尔杭古。攻杀明游击马时楠戍兵，歼焉。杨镐闻警，使总兵李如桢自抚顺出，张疑兵为叶赫声援，得十余级而退。

神宗命给事中姚宗文行边，求叶赫子孙，德尔格勒有女子子二，嫁蒙古，各赐白金二千。明臣请为金台石、布扬古立庙，又以哈达佘裔王世忠为金台石妻侄，授游击，将以风诸部，然叶赫遂亡。

太祖以德尔格勒归，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授三等副将。太宗天聪三年，改三等梅勒章京，卒。八年，子南楮嗣。十年，察哈尔林丹汗殂，所部内乱，太宗遣贝勒多尔袞帅师略地。林丹汗福金号苏泰太后，南楮女兄也，因使南楮谕降。南楮至其帐，呼其人出，语之曰：“尔福金苏泰太后之

弟南楮至矣”！其人入告，苏泰太后大惊，使故叶赫部来胜者视之，信。苏泰太后号而出，与南楮相抱持，遂使其子额哲出降，南楮旋以罪夺爵，复以南楮弟索尔和嗣。乾隆初，改二等男。

布尔杭古分隶正红旗，亦授三等副将。再传，坐事，夺世职。

布占泰，乌喇部长，太祖婿也，乌喇亦扈伦四部之一，与哈达同祖纳齐卜禄。纳齐卜禄五传至克什纳、古对朱颜兄弟。克什纳之后为哈达部。古对朱颜生太兰，太兰生布颜。布颜收附近诸部，筑城洪尼，滨乌喇河，因号乌喇，为贝勒。

布颜子二：布干、博克多。布颜死，布干嗣为部长。布干子二：满泰、布占泰。布干死，满泰嗣为部长。万历二十一年夏六月，叶赫纠扈伦诸部侵太祖，满泰以所部从。秋九月，叶赫再纠扈伦诸部，及蒙古科尔沁所部，及满洲长白山所属，大举分道侵太祖。满泰使布占泰以所部从，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合军万人。战败，叶赫贝勒布寨死于阵，科尔沁贝勒明安单骑走。战之明日，卒有得布占泰者，缚以见太祖，曰：“我获俘，将杀之。俘大呼勿杀，愿自赎。因缚以来见。”跽太祖前，太祖问谁何，对曰：“乌喇贝勒满泰弟布占泰也，生死惟贝勒命。”叩首不已。太祖曰：“汝辈合九部兵为暴于无辜，天实厌之，昨阵斩布寨，彼时获汝，汝死决矣！今见汝，何忍杀？语有之曰：‘生人胜杀人，与人胜取人。’”遂解其缚，与以猞猁狲裘，抚育之。

居三年，二十四年秋七月，遣还所部，使图尔坤黄占、博尔焜蜚扬古护行，未至，满泰及其子淫于所部，皆见杀。布占泰至，满泰有叔兴尼牙，将杀而夺其地，二使者严护让之，兴尼牙谋不行，乃出奔叶赫，卒定布占泰而还。冬十二月，布占泰以女弟妻贝勒舒尔哈齐。二十五年春正月，与叶赫诸部同遣使请盟，盟甫罢，布占泰旋执太祖所属瓦尔喀部安褚拉库、内河二路头人为众所推者罗屯、噶哈石屯、汪吉努三人送叶赫，使招所部贰于太祖。又以满泰妻都都祜所宝铜锤畀纳林布禄。二十六年春，正月，太祖命台吉褚英等伐安褚拉库路。冬十二月，布占泰来谒，以三百人俱，太祖以舒尔哈齐女妻之，赐甲胄五十，敕书十道，礼而遣之。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乙未朔，布占泰以其兄满泰女归太祖。布占泰初聘布寨女，既又聘明安女，以铠胄、貂、猞猁狲裘、金银、驼马为聘，明安受之而不予女。三十一年春正月，布占泰使告太祖曰：“我昔被擒，待以不死，俾我主乌喇，又妻我以公主，恩我甚深。我孤恩，尝聘叶赫、蒙古女，未敢以告。今蒙古受聘而复悔，我甚耻之！乞再降以女，当岁从两公主来朝。”太祖允其请，又以舒尔哈齐女妻焉。

三十五年春正月，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谒太祖，自陈属乌拉，为布占泰所虐，乞移家来附。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褚英、代善率诸将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以兵三千至蜚悠城，收环城屯寨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扬古利护之先行。布占泰使其叔博克多将万人要诸途。日暮，扈尔汉依山结寨以相持。翼日，乌喇兵来攻，扬古利率兵击败之，乌喇兵引退，渡河陟山为固。褚英、代善等率后军至，绿山奋击，乌拉兵大败，代善阵斩博克多。是日昼晦，雪，甚寒，乌拉兵死者甚，众俘其将常住、胡里布等，斩三千级，获马五千、甲三千以还。

三十六年春，正月，太祖复命褚英及台吉阿敏将五千人伐乌拉，克宜罕阿麒城，斩千人，获甲三百，俘其余众。布占泰纠蒙古科尔沁贝勒瓮阿代，出合军屯所居城外二十里，畏褚英等军强，不敢进，引还。秋九月，遣使复请修好，太祖使执问。布占泰报纳林布禄所部种人五十辈，畀太祖使者尽杀之。又遣使来请曰：“我数背盟，获罪于君父，若更以女子子妻我，抚我如子，我永赖以生矣。”太祖复允其请，又以女子子妻之。

四十年，布占泰复背盟，秋九月，侵太祖所属虎尔哈路，复欲娶太祖所聘叶赫贝勒布寨女，又以鸣镝射所娶太祖女。太祖闻之怒，癸丑，亲率兵伐之。庚申，兵临乌喇河，布占泰以所部迎战，夹河见太祖军甲胄甚具，士马盛强，乌喇兵人人惴恐，有敢渡。太祖循河行，下河滨属城五，又取金州城，遂驻军焉。冬十二月辛酉朔，太祖以太牢告天祭纛，青白气见东方，指乌喇城北。太祖屯其地三日，尽焚其储峙。布占泰昼引兵出城，暮入城休。太祖率兵毁所下六城，庐舍、糗粮皆烬，移军驻伏尔哈河渡口。布占泰使使者三辈以舟出见太祖，布占泰率其弟喀尔喀玛及所部拉布泰等继以舟出，跽舟中而言曰：“乌喇国即父国也，幸毋尽焚我庐舍、糗量。”叩诈请甚哀。太祖立马河中，数其罪。布占泰对曰：“此特谗者离间，使我父子不睦。我今在舟中，若果有此，惟天惟河神其共鉴

之！”拉布泰自旁才曰：“贝勒既以此怒，曷不以使者来诘？”太祖责之曰：“我部下岂少汝辈人耶？事实矣，又何诘，河冰无时，我兵来亦无时。汝口虽利，能齿我刃乎？”布占泰大惧，止拉布泰毋言。喀尔喀玛为乞宥，太祖乃命质其子及所部大酋子，遂还营。五日引还，度乌喇河滨邑麻虎山颠，以木为城，留千人戍焉。

十二月，有白气起乌喇，经太祖所居南属虎拦哈达山。布占泰旋复背盟，幽太祖及舒尔哈齐女，将以其女萨哈廉子绰启鼎及所部大酋子十七人质于叶赫，娶太祖所聘贝勒布寨女。四十一年春正月，太祖闻，复率兵伐之。布占泰期以是月丙子送其子出质，而太祖军以乙亥至，攻下孙扎泰及郭多、俄谟三城。丙子，布占泰以兵三万越伏尔哈城而军，太祖犹欲谕之降。诸贝勒代善、阿敏，诸将费英东、何和里、扈尔汉、额亦都、安费扬古皆请战，曰：“我利速战，但虑彼不出耳。今既出，平原广野，可一鼓禽也！舍此不战，利兵秣马，何为乎来？且使布占泰娶叶赫女，辱莫甚焉！虽后讨之，何益？”太祖曰：“我荷天宠，自少在兵间，遇劲敌，无不单骑突阵者！今日何难率三汝辈身先博战，但虑诸贝勒、诸将或一二夷伤，我所深惜，故欲出万全，非有所惧也。今汝辈志一，即可决战。”因命被甲，诸贝勒、诸将则大欢，一军尽甲，今曰：“胜即夺门，毋使复入！”乃率兵进。布占泰自伏尔哈城率兵还，令其军皆步为阵，两军距百步，太祖军亦皆舍马步战，矢交如雨，呼声震天。太祖躬入阵，诸贝勒、诸将从之纵击，乌拉兵大败，死者十六七。师入，太祖坐西门楼，命树帜。布占泰盖余兵不满百，还至城下，见帜则大奔。遇代善，布占泰兵皆溃，仅以身免，奔叶赫。太祖使请于叶赫，叶赫不听。后七年，太祖克叶赫，布占泰已前死。

拜音达里，辉发部长也。辉发亦扈伦四部之一，其先姓益克得里氏，居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龙江载木主迁于渣鲁，居焉。时扈伦部噶扬噶、图墨士二人居张城，二人者姓纳喇氏，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宰七牛祭天，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

昂古里星古力子二：留臣、备臣。备臣子二：纳领噶、耐宽。纳领噶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禅都督，噶哈禅都督生齐讷根达尔汉，齐讷根达尔汉生王机褚。王机褚收邻近诸部，度辉发河滨扈尔奇山，筑城以居，因号辉发。城负险坚峻。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尝自将攻之，不能克。王机褚死时，其长子前死，孙拜音达里，杀其叔七人，自立为贝勒。

万历二十一年夏六月，叶赫纠哈达、乌喇诸部侵太祖，拜音达里以所部从。秋九月，复举兵，拜音达里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布占泰合兵万人，兵败，还。二十三年夏六月，太祖攻辉发，取所属多壁城，辉发将克充格、苏猛格二人戍，歼焉。二十五年春正月，与叶赫诸部同遣使行成于太祖。居数年，拜音达里之族有叛附叶赫者，部众有携心。拜音达里惧，以所属七人之子质于太祖，太祖发兵千人助之镇抚。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使告拜音达里曰：“尔以质子归我，亦归尔叛族。”拜音达里信之，乃曰：“吾其中立于满洲、叶赫二国之间乎！”遂取质子还，以其子质于纳林布禄。纳林布禄殊无意归叛族，拜音达里以告太祖，且曰：“吾前者为纳林布禄所诳，怙旧恩，敢请婚。”太祖许之。既而拜音达里背约不娶，太祖使诘之曰：“汝昔助叶赫，再举兵侵我。我既宥尔罪，复许尔婚。今背约不娶，何也？”拜音达里诡对曰：“吾子质叶赫，须其归，娶尔女，与尔合谋。”因筑城三重自固。及其子自叶赫归，太祖复遣使问，拜音达里倚城坚，度兵即至，足以守，遂负盟。三十五年秋九月丙申，长星出东方指辉发，八夕乃灭。乙亥，太祖率师讨之。甲辰，合围，遂克之，杀拜音达里及其子，安集其民，帅师还。辉发亡。

论曰：“扈伦四部，哈达最强，叶赫稍后起，与相埒，乌喇、辉发差弱。其通于明，皆以所领卫，令于所部则曰“国”。太祖渐强盛，四部合攻之。兵败纵散，以次覆灭。太祖与四部皆有连，夺其地，歼其酋，显庸其族裔。疆场之事不以婚媾逭，有时乃藉口以启戎，自古则然，不足异也。

清史稿卷二二四　列传第一一

张煌言张名振　王翊等

郑成功子锦　锦子克爽李定国

张煌言，字玄著，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时以兵事急，令兼试射，煌言三发皆中。

慷慨好论兵事。顺治二年，师定江宁，煌言与里人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飚等合谋奉鲁王以海。煌言迎于天台，授行人。至绍兴，称“监国”，授翰林院修撰。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三年，师溃。归与父母妻子诀，从王次石浦，与黄斌卿军相犄角，加右佥都御史。

鲁王诸将，张名振最强。四年，江南提督吴胜兆请降，煌言劝名振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至崇明，飓作，舟覆，煌言被执。七日，有导之出者，走间道复还入海。经黄岩，追者围而射之，以数骑突出，自是益习骑射。集义旅屯上虞、平冈。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履亩劝输，戢所部毋扰民。六年，觐王于健跳。七年，名振奉王居舟山，召煌言入卫。乃以平冈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率亲军赴之，加兵部侍郎。八年，闻父讣，浙江提督田雄书招降，却之。师攻滃洲，名振奉王侵吴淞，冀相牵制。俄，师破舟山。乃奉王入金门，依郑成功。成功用唐王隆武号，事鲁王但月上豚、米，修寓公之敬。煌言尝谓成功曰：“招讨始终为唐，真纯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终为鲁，与吾岂异趋哉？”故与成功所事不同，而其交能固，王亦赖以安居，九年，监名振军，经舟山至崇明，进次金山，十年，复至崇明，师与战，败绩。十一年，又自吴淞入江，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俄，退次崇明。再入江，略瓜洲、仪真，薄燕子矶，寻还屯临门，皆与名振俱。十二年，成功遣其将陈六御与名振取舟山，台州守将马信约降，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中毒，卒，遗言以所部属煌言。

十三年，师再破舟山，煌言移军秦川，王去“监国”号，通表桂王。十四年，桂王使至，授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两江总督郎廷佐书招煌言，煌言以书报，略曰：“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庸夫听之，或为变色，贞士则不然。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历，而卒以成事。仆于将略原非所长，祗以读书知大义。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来书温慎，故报数行。若斩使焚书，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

十五年，与成功会师将入江，次羊山，遇飓，引还。十六年，成功复大举，煌言与俱，次崇明。煌言曰：“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定营于此，庶进退有据。”成功不从。师防江，金、焦两山间横铁索，隔江置大炮，煌言以十七舟翦江而渡。成功破瓜洲，欲取镇江，虑江宁援至，煌言曰：“舟师先捣观音门，南京自不暇出援。”成功以属煌言，煌言所将人不及万，舟不满百，即率以西。降仪真，进次六合，闻成功拔镇江，煌言致书，言当先抚定夹江郡县，以陆师趋南京，成功复不从。煌言进薄观音门，遣别将以轻舟数十直上攻芜湖，分兵掠江浦。成功水师至，会芜湖已降，趣煌言往抚，部勒诸军，分道略地，移檄诸郡县。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煌言所过，秋毫无犯，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

方如徽州受降，闻成功败，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军为守计，既，闻成功并弃瓜洲、镇江入海，煌言兵遂溃。两江总督郎廷佐发舟师断煌言东下道，书招煌言。煌言拒不应，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次铜陵，师自湖广至，煌言与战而败，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自铜城道霍山、英山，度东溪岭，追骑至，从者尽散。煌言突围出，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痞作，力疾行，至休宁，得舟下严州。复山行，经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收集旧部，成功分兵益之，屯长亭乡，筑唐捍潮，辟田以赡军。使桂王告败，桂王敕慰问，加兵部尚书。十七年，移军临门。十八年，廷议徙海上居民绝接济，煌言无所得饷，开屯南田自给。

成功攻台湾，煌言移书阻之。不听。师下云南，取桂王。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趣成功出兵，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遣使入郧阳山中，说十三家兵，使之扰湖广，以缓云南之师。十三家者，郝永忠、刘体纯辈，故李自成部，将窜据茅麓山，衰疲不敢出。康熙元年，煌言复移军沙堤。成功自攻江宁败还，取台湾谋建国。鲁王在金门，礼数日薄，煌言岁时供亿，又虑成功疑，十年不敢入谒。及闻桂王败亡，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俄成功卒，煌言还军临门，又有议奉鲁王监国者，煌言使劝锦，以李亚子锦囊三矢相勗。

浙江总督赵廷臣复招煌言，煌言书谢之，煌言孤军势日促，或议入鸡笼岛，煌言不可。二年，鲁王殂，煌言恸曰：“孤臣栖栖海上，与部曲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尚存也。今更何望？”三年，遂散遣其军，居悬澳。悬澳在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结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得煌言故部曲，使为僧普陀，伺煌言，知踪迹，夜半，引兵攀岭入，执煌言及纶，与部曲叶金、王发，侍者汤冠玉。煌言至杭州，廷臣宾礼之。九月乙未，死于弼教坊，举目望吴山，叹曰：“好山色！”赋绝命词，坐而受刃，纶等并死。煌言妻董、子万祺先被执，羁管杭州，先煌言死。

纶字子木，丹徒诸生。方成功败还，纶入谒，劝以回帆复取南都，成功不能用，乃从煌言。又有山阴叶振名，字介韬，尝谒煌言论兵事，煌言荐授翰林院修撰，兵科给事中。既，复上策，欲擒斩成功，夺其兵，图兴复。煌言死，登越王岭遥祭，为文六千五百余言。与纶称“张司马二客”。

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命录胜朝殉节诸臣，得专谥者二十六，通谥忠烈百十三，煌言与焉。忠节百八，烈愍五百七十六节，节愍八百四十三。祀忠义祠，职官四百九十五，士民千七百二十八。诸与煌言并起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飚，《明史》并有传。

张名振，字侯服，应天江宁人。崇祯末，为石浦游击。鲁王次长垣，率舟师赴之，封定西侯。以所部屯舟山，移南田，迎王居健跳所，与阮进、王朝先共击黄斌卿。斌卿，莆田人，崇祯末为舟山参将，唐王时封伯。名振奉鲁王如舟山，不纳。既，以王命进侯。斌卿法严急，配民为兵，籍大户田为官田，先后戕荆本澈、贺君尧。王次健跳，令进告籴，又不应。至是，名振破舟山，沈斌卿于海，迎王居焉。使日本乞师，不应。成功袭破郑彩，名振因声彩杀熊汝霖，郑遵谦罪，击破其余兵。俄，又袭杀朝先。师攻舟山，名振与煌言奉王南依成功。成功居王金门，名振屯岩头。成功初见名振不为礼，名振袒背示之，涅“赤心报国”四字，深入肤，乃与二万人，共谋复南京，攻崇明，破镇江，题诗金山而还。复与成功偕出，师次羊山，飓作，舟多损，惟名振部独完。再攻崇明，复入镇江，观兵仪真，侵吴淞，战屡胜。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卒于军。或云成功鸩之。

王翊，字完勋，浙江余姚人。顺治四年，起兵下管，奉鲁王破上虞。是时萧山、会稽、台州、奉化民兵并起结山寨，无所得饷，则不免剽掠。翊与煌言皆履亩科税赡兵。陈天枢者，会稽山寨将也，荐刘翼明佐翊，武勇善战。东徇奉化，师与遇。引却。鲁王授翊官，累进至兵部尚书。复陷新昌，越余姚，拔浒山。固山额真金砺、浙江提督田雄合兵攻大岚山。八年七月，翊走还山，团练执以献，死定海。天枢与翼明攻陷新昌，视火药骤焚，急投水，月余死。翼明善大刀，治兵戒毋犯民，翊败，死于家。

肃乐、宸荃谥忠节，翊谥烈愍，斌卿谥节愍，名振不与，而其弟名扬死舟山，谥烈愍。

郑成功，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芝龙，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思齐死，代领其众。崇祯初，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授游击将军。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累擢总兵。

芝龙有弟三：芝虎、鸿逵、芝豹。芝虎与刘香搏战死。鸿逵初以武举从军。用芝龙功。授锦衣卫掌印千户。崇祯十四年，成武进士。明制，勋卫举甲科进三秩，授都指挥使。累迁亦至总兵。福王立南京，皆封伯，命鸿逵守瓜洲。顺治二年，师下江南，鸿逵兵败，奉唐王聿键入福建，与芝龙共拥立之，皆进侯，封芝豹伯。未几，又进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

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入南安学为诸生。芝龙引谒唐王，唐王宠异之，赐姓朱，为更名。寻封忠孝伯。唐王倚芝龙兄弟拥重兵。芝龙族人彩亦封伯，筑坛拜彩、鸿逵为将，分道出师，迁延不即行。招抚大学士洪承畴与芝龙同县，通书问，叙乡里，芝龙挟二心。三年，贝勒博洛师自浙江下福建，芝龙撤仙霞关守兵不为备，唐王坐是败。博洛师次泉州，书招芝龙，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芝龙欲以成功见博洛，鸿逵阴纵之入海。四年，博洛师还，以芝龙归京师，隶汉军正黄旗，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成功谋举兵，兵寡，如南澳募兵，得数千人。会将吏盟，仍用唐王隆武号，自称“招讨大将军”。以洪政、陈辉、杨才、张正、余宽、郭新分将所部兵，移军鼓浪屿。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诸父兄中，近远皆属目，而彩奉鲁王以海自中左所改次长垣，进建国公，屯厦门。彩弟联，鲁王封为

侯，据浯屿，相与为犄角。成功与彩合兵攻海澄，师赴援，洪政战死。成功又与鸿逵合兵围泉州，师赴援，围解。鸿逵入揭阳，成功颁明年隆武四年《大统历》。五年，成功陷同安，进犯泉州，总督陈锦师至，克同安，成功引兵退。六年，成功遣其将施琅等陷漳浦，下云霄镇，进次诏安。明桂王称帝，号肇庆，至是已三年。成功遣所署光禄卿陈士京朝桂王，始改用永历号。桂王使封成功延平公。鲁王次舟山，彩与鲁王贰，杀鲁王大学士熊汝霖及其将郑遵谦。七年，成功攻潮州，总兵王邦俊御战，成功败走。攻碣石寨，不克，施琅出降。成功袭夏门，击杀联，夺其军。彩出驻沙埕。鲁王将张名振讨杀汝霖、遵谦罪，击彩，彩引余兵走南海，居数年，成功招之还，居厦门，卒。

八年，桂王诏成功援广州，引师南次平海。使其族叔芝管等守夏门。福建巡抚张学圣遣泉州总兵马得功乘虚入焉，尽攫其家资以去。成功还，斩芝管，引兵入漳州。提督杨名高赴援，战于小盈岭，名高败绩，进陷漳浦。总督陈锦克舟山，名振进奉鲁王南奔，成功使迎居金门。九年，陷海澄，锦赴援，战于江东桥，锦败绩。左次泉州，成功复取诏安、南靖、平和，遂围漳州。锦师次凤凰山，为其奴所杀，以其首奔成功。漳州围八阅月，固山额真金砺等自浙江来援，与名高兵合，自长泰间道至漳州，击破成功。成功入海澄城守，金砺等师薄城，成功将王秀奇、郝文兴督兵力御，不能克。

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成功阳诺，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芝龙虑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使至，成功不受，命为书报芝龙。芝豹奉其母诣京师，成功复出掠福建兴化诸属县。十一年，上再遣使谕成功，授靖海将军，命率所部分屯漳、潮、惠、泉四府。

成功初无意受抚，乃改中左所为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七十二镇。遥奉桂王，承制封拜，月上鲁王豚、米，并厚廪泸、溪、宁、靖诸王，礼待诸遣臣王忠孝、沈全期、郭贞一、卢若胜、华若荐、徐孚远等，置储贤馆以养士。名振进率所部攻崇明，谋深入，成功嫉之，以方有和议，召使还。名振俄遇毒死。成功托科饷，四出劫掠，蔓及上游。福建巡抚佟国器疏闻，上密敕为备。李定国攻广东急，使成功趣会师，成功遣其将林察、周瑞率师赴之，迁延不即进。定国败走，成功又攻漳州，千总刘国轩以城献，再进，复陷同安。其将甘辉陷仙游，穴城入，杀掠殆尽。至是和议绝。

上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成功。十二年，左都御史袭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与成功私书，乃夺芝龙爵，下狱。成功遣其将洪旭、陈六御攻陷舟山，进取温、台，闻济度师且至，堕安平镇及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撤兵聚思明。济度次泉州，檄招降，不纳。易为书，成功依违答之。上又令芝龙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不降且族诛，成功终不应。十三年，济度以水师攻厦门，成功遣其将林顺、陈泽拒战，飓起，师引还。

成功以军储置海澄，使王秀奇与黄梧、苏明同守。梧先与明兄茂攻揭阳未克，成攻杀茂，并责梧。梧、明并怨成功。俟秀奇出，以海澄降济度。诏封梧海澄公，驻漳州，尽发郑氏墓，斩成功所置官。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击杀六御。成功陷闽安城牛心塔，使陈斌戍焉。十四年，鸿逵卒。师克闽安，斌降而杀之。成功陷台州。

十五年，谋大举深入，与其将甘辉、余新等率水师号十万，陷乐清，遂破温州，张煌言来会。将入江，次羊山，遇飓，舟败，退泊舟山。桂王使进封为王，成功辞，仍称招讨大将军。十六年五月，成功率辉、新等整军复出，次崇明，煌言来会，取瓜洲、攻镇江，使煌言前驱，溯江上。提督管效忠师赴援，战未合，成功将周全斌以所部陷阵，大雨，骑陷淖，成功兵徒跣击刺，往来剽疾，效忠师败绩。成功入镇江，将以违令斩全斌，继而释之，使守焉。进攻江宁，煌言次芜湖，庐、凤、宁、徽、池、太诸府县多与通款腾书成功，谓宜收旁郡县，以陆师急攻南京。成功狃屡胜，方谒明太祖陵，会将吏置酒，辉谏不听。崇明总兵梁化凤赴援，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合满、汉兵出战，袭破新军，诸军皆奔溃，遂大败，生得辉杀之。成功收余众犹数万，弃瓜洲、镇江，出海，欲取崇明。江苏巡抚蒋国柱遗兵赴援，化凤亦还。师御之，成功战复败，引还。煌言自间道走免。

上遣将军达素、闽浙总督李率泰分兵出漳州、同安，规取厦门。成功使陈鹏守高崎，族兄泰出浯屿而与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师自漳州薄海门战，成功将周瑞、陈尧策死之，迫取辉舟，辉焚舟。战方急，风起，成功督臣舰冲入，泰亦自浯屿引舟合击，师大败，有满洲兵二百降，夜沈

之海，师自同安向高崎，鹏约降。其部将陈蟒奋战，师以鹏已降，不备，亦败，成功收鹏杀之，引还。十七年，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又以罗托为安南将军，讨成功。十八年，用黄梧议，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

成功自江南败还，知进取不易。桂王入缅甸，声援绝，势日蹙，乃规取台湾。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芝龙与颜思齐为盗时，尝屯于此。荷兰筑城二，曰赤嵌、曰王城，其海口曰鹿耳门。荷兰人恃鹿耳门水浅不可渡，不为备。成功师至，水骤长丈余，舟大小衔尾径进，红毛人弃赤嵌走保王城，成功使谓之曰："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围七阅月，红毛存者仅百数十，城下，皆遗归国。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以陈永华为谋主，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台湾周千里，土地饶沃，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水土恶，皆惮行，又以令严不敢请，铜山守将郭义、蔡禄入漳州降。是岁，圣祖即位，戮芝龙及诸子世恩、世荫、世默。

成功既得台湾，其将陈豹驻南澳，而令子锦居守思明。康熙元年，成功听周全斌谗，遣击豹，豹举军入广州降。恶锦与乳媪通，生子，遣泰就杀锦及其母董。会有讹言成功将尽杀诸将留厦门者，值全斌自南澳还，执而囚之，拥锦，用芝龙初封，称平国公，举兵拒命。成功方病，闻之，狂怒啮指，五月朔，尚据胡床受诸将谒，数日遽卒，年三十九。

成功子十，锦其长也，一名经。成功既卒，台湾诸将奉其幼弟世袭为招讨大将军。使于锦告丧。锦出全斌使为将，以永华为咨议，冯锡范为侍卫，引兵至台湾。诸将有欲拒锦立世袭者，全斌力战破之，锦乃入，嗣为延平王。世袭走泉州降。二年，锦还思明。泰尝与台湾诸将通书，锦得之，遂杀泰。泰弟鸣骏、赓，子缵绪亦走泉州降。诏封鸣骏遵义侯、缵绪慕恩伯，世袭、赓皆授左都督。诸将蔡鸣雷、陈辉、杨富、何义先后举军降。锦渐弱。

耿继茂、李率泰大发兵规取金、厦，出同安。马得功将降卒。并征红毛兵，出泉州。黄梧、施琅出海澄。锦令全斌当得功，遇于金门外乌沙，得功舟三百，红毛夹板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入阵冲击，红毛炮皆不中，诸舟披靡，得功战死，而同安、海澄二道兵大胜，直破厦门。琅复进克金门、浯屿，锦退保铜山。三年，锦将杜辉以南澳降。铜山粮垂尽，全斌亦出降，封承恩伯。锦与其将黄廷坚守。继茂等复以水师出八尺门，廷与诸将翁求多等以三万人降，遂拔铜山，焚之，得仗舰无算。锦与永华及洪旭引余众，载其奴尽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国，置天兴、万年二州，仍以永华综国政。

诏授施琅靖海将军。周全斌、杨富为副，督水师攻台湾，阻飓，有得进。四年，廷议罢兵。李率泰请遣知府慕天颜谕降，假卿衔，赍敕往。锦请称臣入贡如朝鲜，上未之许。六年，征琅入京师。撤降兵分屯诸省，严戍守界，不复以台湾为意。锦兵亦不出。相安者数年，滨海居民渐复业。

十二月，耿精忠将以福建叛应吴三桂，使约锦为援。十三年，精忠遂反，锦仍称永历年号。以永华辅长子克藏居守，与诸将冯锡范等督诸军渡海而西，入思明，取同安。锦以族人省英知思明，省英，芝管子也。集舟航，整部伍，方引军复出，而精忠与争泉州。泉州兵内乱，精忠所遣守将溃围走，迎锦师入，复攻下漳州。精忠遣兵围潮州，潮州总兵刘进忠降于锦，锦遣其将赵得胜入潮州，击破精忠兵。

锦更定军制，以锡范及参军陈绳武赞画诸政，诸将刘国轩、薛进思、何祐、许辉、施福、艾祯祥分领各军。省英为宣慰使，督各郡钱粮，令人月输银五分，曰"毛丁"。船计丈尺输税，曰"梁头"。盐司管盐场，盐石值二钱，征饷四钱。饷司科杂税给军。复开互市，英圭黎、暹罗、安南诸国市舶并至，思明井里烟火几如承平时。

十四年，精忠使贺年，锦亦报礼，自是复相结。永春民吕花，保所居村曰："马跳"，不应征索，使进思围之，三月不下，诱花降而杀之。绩顺公沈瑞屯饶平，进忠攻之，何祐击破援兵，遂执瑞及其奴归于台湾。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保漳州。锦自海澄移军万松关，祐亦自潮州攻平和，降守将赖升。芳度孤守漳州，围合，总兵吴淑以城降，芳度死之，其奴皆殉。

十五年，康亲王杰书下福建，精忠降。克泉州，国轩复围之，两月不下。李光地迎师自间道赴援，总兵林贤、黄镐、林子威以舟师会，国轩退次长泰，堕同安，稍进屯漳洲溪西。师进击国轩，

国轩败，弃长泰走。锦将许辉以二万人攻福州，壁乌龙江。康亲王遣副都统喇哈达等渡江奋击，破其垒，逐北四十里。兴、泉、汀、漳诸郡尽复，惟海澄未下。十六年，师克海澄，锦复破之，遂围泉州。锦下教叙国轩、淑、祐等功。副都统穆赫林等克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凡十县。喇哈达等解泉州围，锦撤兵还思明。十七年，康亲王遣知府张仲举招锦，不纳。

国轩自长泰退据三汊河、玉洲、水头、镇门诸寨，屡遣兵攻石玛、江东桥。锦又遣其将林耀、林英犯泉州，提督段应举击破之，获耀。吴淑又自石玛登陆，海澄公黄芳世、都统孟安击破之，沈其舟。上令复徙滨海民如顺治十八年例，迁界守边。穆赫林、黄芳世会师湾腰树，攻国轩，师败绩。国轩陷平和、漳平，遂复破海澄，段应举、穆赫林及总兵黄兰死之。兰、梧族，芳度所遣诣京师奏事者也。国轩进围泉州。诏趣诸军合击，将军喇哈达、赖塔，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作，提督杨捷，分道并进，贤、镐、子威以舟师会，克平和、漳平、惠安，复解泉州围。启圣与赖塔等逐国轩至长泰，及于蜈蚣山，大破之，斩四千余级，进克同安、斩锦将林钦。赖塔又破锦兵万松关，启圣、捷及副都统吉勒塔布等，与国轩战于江东桥，于潮沟，国轩屡败。副都统瑚图又击吴淑于石街，尽焚其舟。锦敛兵退保思明。

诏厚集舟师，规取金、厦。十九年，兴祚出同安，与启圣、捷会师，自陆路向厦门。提督万正色以水师攻海坛，分兵为六队前进，自统巨舰继。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发炮毁锦师船十六，兵三千余入水死，锦将朱天贵引退。正色督兵追击，斩锦将吴内、林勋。湄洲、南日、平海、崇武诸澳皆下。天贵出降。副都统沃申击破锦将林英、张志，水陆并进，趋玉洲，国轩走还思明。锦将苏堪以海澄降。启圣分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从赖塔击破陈洲、马洲、湾腰山、观音山、黄旗诸寨。兴祚复与喇哈达等逐锦兵至浔尾，遂克厦门、金门，锦还壹湾。二十年，锦卒。

子克臧，自锦出师时为居守，永华请于锦号“监国”。年未冠，明察能沼事，顾乳媪子锡范等意不属，先构罢永华兵，永华郁郁死。及锦卒，遂共缢杀克臧，奉锦次子克爽嗣为延平王。

克爽幼弱，事皆决于锡范。行人傅为霖谋合诸将从中起，事泄，锡范执而杀之，并及续顺公沈瑞。诏用施琅为水师提督，与启圣规取台湾。二十二年，国轩投书启圣，复请称臣入贡视琉球，上趣琅进兵，时国轩以二万人守澎湖。六月，琅师乘南风登铜山，入八罩屿，攻澎湖，击沈锦师船二百，斩将吏三百七十有奇，兵万余。国轩以小舟自吼门走台湾。七月，克爽使请降，琅疏闻。上降敕宣抚，克爽上降表，琅遣侍卫吴启爵持榜入台湾谕军剃发。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门，水浅不得入，泊十有二日。潮骤长高丈余，群舟平入。台湾人咸惊，谓无异成功初至时也。克爽及国轩、锡范率诸将吏出降，诣京师，上授克爽公爵，隶汉军正红旗，国轩、锡范皆伯爵。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术桂自杀。鲁王子及他宗室皆徙河南。上以国轩为天津总兵，召对慰勉。眷属至，赐第京师，克爽请为成功子聪、锦子克举等叙官，上特许之。光绪初，德宗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为成功立祠台湾。

李定国，字鸿远，陕西延安人。初从张献忠为乱，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入四川，遣诸将分道屠杀，定国为抚南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率师入四川，献忠死西充。可望与定国等及白文选、冯双礼率残众自重庆而南，四年，破遵义，入贵州。可望令定国袭破临安，屠其城，尽下迤东诸郡县，定国等皆自号为王。居年余，可望用任僎议，自号为国主。

时能奇已前卒，定国、文秀故侪辈，不相下，而定国尤崛强。六年春，可望密与文秀谋藉演武声定国罪，缚而杖之百。已，复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赎。定国憾可望，念兄事久，未可遽发难，乃率所部攻定洲，定洲降，械以归，剥皮死。定国兵渐强。可望知不可制，乃通使桂王，思得封爵。弹压诸将。桂王封可望公，寻进为王。定国与文秀亦自侯进公。八年，可望遣使迎桂王。九年，劫迁安隆所。会定南王孔有德师出河池向贵州，可望令定国与冯双礼将八万人自黎平出靖州，别遣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两军会武冈，图桂林。文秀亦出兵规取成都。可望言于桂王，进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

定国自靖州进陷沅州，再进，陷宝庆，遂破武冈，与双礼兵合。有德引师还桂林。定国使张胜、

郭有铭为前锋，趋严关，而令双礼与高文贵、靳统武继其后。有德遣兵逆战驿湖，败绩，陷全州。定国与王之邦、刘之讲、吴子圣、廖鱼、卜宁率所部自西延大埠疾驰向桂林，胜、有铭已破严关。有德率师出战，定国军中象陈略退，斩驭象者以徇，所部战甚力，驱象突阵，有德败，绩退保桂林。定国昼夜环攻，城陷，有德自杀。定国分兵徇广西诸郡，县梧州、柳州皆下，又遣白文选攻陷辰州。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师南征，次湘潭。马进忠引退，师从之，次衡州。定国赴援，两军同时至，战衡州城下，定国败走。敬谨亲王自率精骑追之，遇伏，没于阵。定国收兵屯武冈。

定国转战广西，湖广，下数十城。兵屡胜，可望益嫉之，次沅州，召定国计事，将以衡州败为定国罪而杀之。定国察其意，辞不赴。十年，率进忠等犯永州。大将军、贝勒屯齐率师自衡州赴之，未至，定国度龙虎关复入广西，次柳州。可望谋会双礼追定国，自靖州进次宝庆。贝勒屯齐遣兵自永州要击，可望败走，还贵阳。定国自柳州道怀集，攻肇庆，师自广州赴援，战四会河口，定国兵败。移军破长乐，行略高，雷、廉三府，悉属于定国。

桂王在安隆，马吉翔为政，遥奉可望指，可望自帝甚急，王惧，与大学士吴贞毓谋，密遣林青阳敕定国统兵入卫，定国感泣，议奉迎，青阳密使报王。王复遗周官铸“屏翰亲臣”金印赐之，定国拜受命，十一年，事为吉翔闻，启可望，可望怒，遣其将郑国按治，杀贞毓、青阳及诸与谋者凡十八人，独官走免。定国发兵陷商明，进围新城。平南王尚可善、靖南王耿继茂赴援，次三水，将军珠玛喇以师会，战于珊洲，定国兵败，退保新会。师进击之，定国败走。十二年，师进次兴业，再进次横州江上，定国战屡败，乃道宾州走南宁。可喜等抚定高、雷、廉三府及广西横州。十三年，师进攻南宁，定国战复败，将道安隆入云南。可望詗知之，遣白文选移桂王贵阳。文选心不直可望，因密告王曰：“姑迟行，候西府”。西府谓定国也，定国至，文选与共奉王自安南卫入云南，文秀自四川还军，可望令与诸将王尚礼、王自奇守云南，亦不直可望，遂与沐天波迓王入居可望廨，进定国晋王，并封文秀、文选皆王，尚礼等公。令文选还贵阳喻意，可望夺文秀兵，置之军中。定国令靳统武收吉翔，将杀之，吉翔哀统武为言于定国，召入谒，叩头，谄定国，定国荐于王，使入阁，复用事。

十四年，可望举兵反攻定国，起文选为将，留双礼守贵阳。定国与文秀率师御之，遇于三岔河。两军夹河而阵，文选弃其军奔定国，可望遣张胜、马宝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将当定国。战方合，其将马维兴先奔，兵尽溃，可望走还贵阳。定国遣文秀追可望，引军还云南，遇胜于浑水塘，获而杀之，宝降定国。可望至贵阳，双礼言追兵且至，可望乃诣经略洪承畴降。双礼尽取其子女玉帛，从文秀归云南，桂王进双礼王、惟兴等公。

十五年，大将军罗托自湖南，吴三桂自四川，将军卓布泰自广西，三道入贵州。文秀病卒。定国使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隘，御三桂，马进忠守贵州，会王自奇、关有才贰于定国，据永昌举兵，定国自将击之。罗托师自镇远入，定国有及援，卓布泰亦尽下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两军会贵阳，进忠遁去。三桂师后入，至三坡，正国拒战，大败，自水西奔还云南。师次开州，武迎战倒流水，亦败，遂取遵义。王拜定国招讨大元帅，赐黄钺，谋御敌。三桂亦入贵阳，大将军信郡王多尼至军。会师平越，戒期入云南。定国与双礼扼鸡公背，图复贵州，文选守七星关。三桂师自遵义趋天生桥，出水西，克乌撒，文选弃关走沾益。卓布泰兵次盘江，自下流宵济，遂入安隆，定国将吴子圣拒战，败走。定国以全军据双河口，卓布泰师进破象阵，迭战罗炎、凉水井，定国兵溃，妻子俱散失，诸将窜走不相顾。定国收兵还云南，奉桂王走永昌。

十六年春，师自普安入云南会城。定国使靳统武护桂王走腾越，文选自沾益追及定国，定国使断后，屯玉龙关。师从之，文选战而败，自右甸走木邦，师遂克永昌，渡潞江，陟磨盘山。定国使其将窦民望、高文贵、王玺为三伏以侍。师半度，以炮发其伏，伏起力战，自至午短兵接，死者如堵墙。民望弹穿胁，犹持刀溃围出，乃死。玺亦死于阵。定国坐山巅督战，飞炮堕其前，土垒起扑面，遂奔，退走媵越。未至，马吉翔以桂王走南甸。统武还从定国，双礼渡金沙江走建昌，其部将执以出降。

桂王入缅甸，定国次孟良，如木邦，从文选谋，分屯边境。文选将入卫王，与定国意异。定国

乃移驻猛缅，收残部，势稍振。未几，复移驻孟连。贺九仪招文秀将张国用、赵得胜归定国，孟良酋惧定国兼并，攻定国，定国击破之，遂据其地。号召诸土司起兵，沅江土司那嵩应定国。三桂讨焉，嵩自焚死。三桂使招九仪，定国执而杀之。国用、得胜皆鞅鞅不为用，定国坐是终不竟。十七，文选自木邦攻阿瓦，求出桂王，不克，引兵会定国孟良。十八年，合兵复攻阿瓦，定国上三十余疏迎桂王，为吉翔所阴，不得达。文选使密启王，得报书。与缅人战，定国军稍却，文选引兵横击之，缅人大败，退城守，然终不肯出桂王。复议以舟师攻之，造船，为缅人所焚，乃移兵次洞邬、国用、得胜挟文选北走，定国还孟良。文选至耿马，遇定国将吴三省，方得定国妻子，将归诸定国，乃合军驻锡箔，凭江为险。三桂与将军爱星阿会木邦，倍道深入，文选降。师薄阿瓦缅人执王归于我师。

定国自景线走猛腊，遗将入车里、暹罗诸国乞师，皆不应。伺边上求王消息。康熙元年，闻王凶问，号恸祈死。六月壬子，其生日也，病作，诫其子及靳统武曰：“任死荒徼，毋降”。乙丑，定国卒。统武寻亦卒。嗣兴文秀子震率所部出降。

论曰：当鼎革之际，胜国遣臣举兵图兴复，时势既去，不可为而为，盖鲜有济者。徒以忠义郁结，深入于人心，陵谷可得沫更，精诚不可得。煌言势穷兵散，终不肯为逭死之计。成功大举不克，退求自保，存先代正朔。定国以降将受命败军后，崎岖险阻，百折而不挠，比之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辈，何多让焉。即用《明史》例，次于开国群雄之列。既表先代遣忠，并以见其倔强山海间，远至三十余年，近亦十余年。开创艰难，卒能定于一，非偶然也。

清史稿卷二二五　列传第一二

额亦都　费英东子索海　孙倭黑

何和礼子多积礼　和硕图　都类

额亦都，钮祜绿氏，世居长白山。以资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峪。父都陵阿巴图鲁。岁壬戌，额亦都生。幼时，父母为仇家所杀，匿邻村以免。年十三，手刃其仇。有姑嫁嘉木瑚寨长穆通阿，往依焉。穆通阿子哈思护，长额亦都二岁，相得甚欢，居数岁，庚辰，太祖行经嘉木瑚寨，宿穆通阿家。额亦都与太祖语，心知非常人，遂请从，其姑止之，额亦都曰：“大丈夫生世间，能以碌碌终乎？此行任所之，誓不贻姑忧。”翌日，遂从太祖行。是岁太祖年二十二，额亦都年十九。太祖为族人所甚，数见侵侮，矢及于户，额亦都护左右，卒弭其难。

居三年，岁癸未，太祖起兵，额亦都从，讨尼堪外兰，攻图伦城，先登。攻色克济城，掩敌无备，取之，获其牛马、甲士。又别将兵攻舒勒克布占，克其城。额亦都骁果善战，挽强弓十石，能以少击众，所向克捷，太祖知其能，日见信任。岁丁亥八月，令将兵取巴尔达城。至浑河，秋水方至，不能涉，以绳约军士，鱼贯而渡，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兵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师还，太祖迎于郊，燕劳，其所俘获悉畀之，号为“巴图鲁。”萨克察来攻，额亦都率数卒出御，为所败。夜入其城，进攻克尼玛兰、章家二城，索尔瑚寨，师还，太祖迎劳如初。界藩有科什者，以勇闻，盗九马以遁，额亦都单骑追斩之，尽返所盗马。嘉木瑚人贝挥巴颜谋叛附哈达，太祖命额亦都讨之，诛其父子五人以徇。

岁癸巳九月，叶赫等九部合师来侵，攻我黑济格城，太祖亲御之，阵于古勒山。令额亦都以百骑挑战，敌悉众来犯，奋击，殆九人，敌却，我师乘之，禽叶赫贝勒布赛。九部师皆溃，遂乘胜略诺赛寨及兆佳村。有齐法罕者，战没，额亦都直入敌阵，以其尸还。讷殷路者，九部之一也，其长搜稳寨克什，既败归，复聚七寨之众守佛多和山自固。太祖命额亦都偕噶盖、安费扬古，以兵千人围其寨，克之，斩搜稳寨克什，太祖以所乘马赐之。岁己亥秋，从征哈达，灭之。

岁丁未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东海渥集部，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拖克索等三路，俘二千人。九月，从征辉发，灭之。岁庚戌十一月，太祖命将兵千，抚渥集部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尼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礼等十九人。旋乘胜取雅揽路，俘万人。岁辛亥，太祖命偕何和礼、扈尔汉将兵二千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札库塔城三日，招之不下，遂攻克其城，斩千级，俘二千人。环近各路悉降，令其长土勒伸、额勒伸护其民五百户以还。岁癸丑，从征乌拉，灭之。

岁乙卯，定旗制，额亦都棣满洲镶黄旗。天命建元，置五大臣，以命额亦都，国语谓之“达拉哈辖”。二年，命偕安费扬古攻明马根单、花豹冲、三岔儿诸堡，皆克之。四年，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军自抚顺入。三月甲申朔，诸贝勒帅师出御。日过午，师至太兰冈，大贝勒代善以太祖未至，议驻军以俟。太宗时号四贝勒，谓：“界藩有我筑城夫役，宜急护之！何为次，且示弱？”额亦都大言曰：“四贝勒之言是也！”师遂进。师至界藩，筑城夫役腾跃下山赴战，太祖亦至，指挥夹击，松军遂覆，还破马林于尚间崖、刘綎于阿布达里冈，额亦都并为军锋。

太祖有所征讨，额亦都皆在行间，未尝挫衄。每克敌受赐，辄散给将士之有功者，不以自私。太祖厚遇之，始妻以族妹，后以和硕公主降焉。

额亦都次子达启，少材武，太祖育于宫中，长使尚皇女。达启怙宠而骄，遇诸皇子无礼，额亦都患之。一日，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婉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

累官至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给以百人廪食，食三世。分所部为世管牛录三，分棣镶黄、正白二旗。六年，克辽阳，赐第一区。六月，卒，年六十，太祖临哭者三。天聪元年，追封弘毅公。崇德初，配享太庙。顺治十一年，世祖命立碑旌功，亲为制文，详著其战阀，以为“忠勇忘身，有始有卒，开拓疆土，厥绩懋焉。”

额亦都子十六人，其知名者，彻尔格、图尔格、伊尔登、超哈尔、遏必隆，皆自有传。四子韩代，五子阿达海，及阿达海之子阿哈尼堪，并以从征战死。七子谟海，蚤岁从军，屡立战功，仕至都统，亦战死。十五子孙索浑，从太宗战伐有功，授世管牛录额真，累迁至议政大臣。

额亦都初授一等总兵官，康熙间改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图尔格别封公爵，以其从孙阿里衮及阿里衮子丰升额父子相继有功，进一等果毅继勇公。高宗谕：“额亦都后已进一等公，其初封子爵仍绍封如故。”

费英东，瓜尔佳氏，苏完部人。父索尔果，为部长。太祖起兵之六年，岁戊子，索尔果率所部五百户来归。费英东时年二十有五，善射，引强弓十余石。忠直敢言，太祖使佐理政事授一等大臣，以皇长子台吉褚英女妻焉。兑沁巴颜者，费英东女兄之夫也，有逆谋，费英东擒而诛之。旋授札尔固齐，扎尔固齐职听讼治民。

太祖命费英东伐瓦尔喀部，取噶嘉路，杀其酋阿球，降其众以归。岁戊戌正月，太祖命费英东从台吉褚英、巴雅喇，伐瓦尔喀部安褚拉库路，将兵千，克屯寨二十余，收所属村落。岁己亥秋九月，哈达、叶赫二部构兵，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乞援于太祖，太祖命费英东及噶盖将兵二千戍哈达。既而贰于明，费英东等以其谋闻，哈达以是亡。

岁丁未春正月，瓦尔喀部蜚悠城长策穆特黑请徙所部属太祖，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舒尔哈齐等将兵三千以往，收环城居民五百户，分兵三百授扈尔汉，使护之先行。乌喇贝勒布占泰发兵万人要诸途，费英东从诸贝勒督后军至，大败乌喇兵。夏五月，太祖命费英东从贝勒巴雅喇伐渥集部，略赫席黑等路，俘二千人以还。岁辛亥秋七月，渥集部乌尔古辰，木伦二路掠他路太祖所赐甲，太祖命费英东从台吉阿巴泰将千人讨之，俘千余人以还。岁癸丑，从太祖伐乌喇，灭之。

岁乙卯，太祖将建号，设八旗，命费英东隶镶黄旗，为左翼固山额真。置五大臣辅政，以命费英东，仍领一等大臣、札尔固齐如故。明年岁丙辰，太祖遂建国，改元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费英东从攻抚顺。明总兵张承荫以万骑来援，据险而阵，火器竞发。费英东马惊旁逸，诸军为之却，费英东旋马大呼，麾诸军并进，遂破之。太祖叹曰：“此真万人敌也！”四年，明大举来侵，分道深入。明总兵杜松屯萨尔浒山巅，费英东所部属左翼，合诸旗奋击破之，松战死，明师以是沮败。秋八月，太祖伐叶赫，费英东从，薄其城，城人飞石投火，太祖命且退，费英东曰：“我兵已薄城，安可退也？”又命之，费英东曰：“城垂克，必毋退！”遂拔其城，太宗谕金台石降，费英东在侧，相与诘责，卒获金台石，叶赫以是破。

费英东事太祖，转战，每遇敌，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摧锋陷阵，当者辄披靡，国事有

阙失，辄强谏，毅然不稍挠。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五年春三月，太祖定武功爵，授费英东三等总兵官。是月，费英东卒，年五十有七。方疾革，日向西，云起，有声铿鎗，雷电雨雹交至，不移时而霄。太祖将临丧，诸贝勒以日晏谏，太祖曰："吾股肱大臣，与同休戚，今先雕丧，吾能无悲乎？"遂往，哭之恸，至夜分始还。秋九月，太祖祭贝勒穆尔哈齐墓，出郊，因至费英东墓，躬奠酒者三，泣数行下。

天聪六年，太宗命追封直义公。崇德元年，始建太庙，以费英东配享。太宗尝谕群臣曰："费英东见人不善，必先自斥责而后劾之。见人之善，必先自奖劝而后举之。被劾者无怨言，被举者亦无骄色。朕未闻诸臣以善恶直奏如斯人者也！"顺治十六年，世祖诏曰："费英东事太祖，参赞庙谟，恢扩疆土，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延世之赏，勿称其勋，命进爵为三等公。"康熙九年，圣祖亲为文勒碑墓道，称其功寇诸臣，为一代元勋。雍正九年，世宗命加封号曰信勇。乾隆四十三年，高宗复命进爵为一等公。费英东子十，图赖自有传。

索海，费英东第六子，袭总兵官。旋坐事，夺职。太宗天聪五年，初置六部，授刑部承政。七年，与兵部承政车尔格桢明边，至锦州，有所俘馘，命管牛录事。崇德三年，更定部院官制，改都察院左参政。十月，从太宗伐明，略大凌河，下屯堡十四，复授刑部承政。

四年，索伦部博木博果尔等降而复叛，命索海及工部承政萨木什喀帅师往讨之。克雅克萨兀库尔二城，进攻铎陈城，博木博果尔以六千人来援，乘我师后，索海设伏以待，破敌，俘四百，乘胜入其垒，博亦博果尔遁去。索海率诸将攻挂喇尔屯，攻克之，屯兵五百，斩级二百俘百三十还。逐敌额苏里屯西、额尔图屯东，俘六千九百五十六人，半羊驼马称是。师还，命贝勒杜度、阿巴泰迎劳，太宗幸实胜寺，赐宴。叙功，授二等甲喇章京。兵部劾索海行军不立寨，俘有逋者，当夺赏，命贳之。

六年春，从睿亲王多尔袞等出师围锦州，坐私遣官兵归，离城远屯，征还，与谭泰、阿山、叶克书等皆罚缓。夏，复从多尔袞等出师围锦州，城兵出行汲小凌河、索海以兵四百邀击，斩九十余级，遂从攻松山，击破明军。明有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索海召降将祖大乐俳优至其帐歌舞，刑部论索海当死，削职。上使谕之曰："尔既耽逸乐，姑自娱于家，自今毋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索海遂坐废，终太宗世不复用。世祖顺治二年，以副都统从征四川，卒于军。子多颇罗，以从入关击流贼有劳，授牛录章京，进一等甲喇章京。十四年，从信郡王多尼征云南，战死磨盘山。

倭黑，费英东诸孙。父察哈尼。方索海嗣父爵而黜也，太宗以纳海、图赖分袭，既又以事夺爵，复以察哈尼袭。寻改三等昂邦章京。卒，子倭黑，袭。世祖初元，从入关。四年，复更定爵秩，改三等精奇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一等。十六年，进三等公，并授内大臣。康熙八年，圣祖谴鳌拜，吏部议倭黑与同族，当黜，命罢内大臣，隶骁骑营。

吴三桂反，倭黑从征。十三年，命以署副都统率兖州驻防兵，佐定南将军希尔根进讨，败耿精忠将左宗邦于分宜，败吴三桂将朱君聘、黄乃忠于袁州，遂收安福。击贼鸾石岭、白水口，屡捷。十五年，加太子太保。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复萍乡，至长沙，击败吴三桂兵。十六年，岳乐分兵授倭黑，令驻茶陵。十七年，移屯攸县。十八年，从大将军贝子章泰下云南，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云南平，二十一年，擢都统。议政大臣议诸将帅功罪，以倭黑击贼长沙尝引退，尝谴，命罢太子太保。三十年，卒。子傅尔丹，自有传。

何和礼，栋鄂氏，其先自瓦尔喀迁于栋鄂，别为一部，因以地为姓。何和礼祖曰克彻巴颜，父曰额勒吉，兄曰屯珠鲁巴颜，世为其部长。何和礼年二十六，代兄其部。栋鄂部索强，克彻巴颜与章甲城长阿哈纳相仇怨。阿哈纳，兴祖诸孙，为"宁古塔"六贝勒之一。栋鄂屡侵宁古塔，宁古塔借兵哈达伐栋鄂，互攻掠。

太祖初起兵，闻何和礼所部兵马精壮，乃加礼招致之。岁戊子，太祖纳哈达女为妃，何和礼率三十骑卫行。比还，遂以所部来附，太祖以长女妻焉。何和礼故有妻，挟所部留故地者，求与何和礼战，太祖面谕之，乃罢兵降。旗制初定，何和礼所部隶红旗，为本旗总管。岁戊申，从太祖征乌喇，率本旗兵破敌有功。岁辛亥，太祖命与额亦都、扈尔汉将兵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

岁癸丑，从太祖再征乌喇。太祖招谕布占泰，犹冀其悛悔，何和礼与诸贝勒力请进攻，遂灭乌喇。天命建元，旗制更定，何和礼所部隶正红旗。置五大臣，何和礼与焉。四年，从破明经略杨镐。六年，下沈阳、辽阳，何和礼皆在行间，叙功，授三等总兵官。九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四。时费英东、额亦都、安费扬古、扈尔汉皆前卒，太祖哭之恸，曰："朕所与并肩友好诸大臣，何不遗一人以送朕老耶？"太宗朝，进爵为三等公。顺治十二年，追谥温顺，勒石纪功。雍正九年，加封号曰勇勤。子六。

多积礼，何和礼次子。初授牛录额真。事四贝勒，从伐乌拉。天聪间，擢甲喇额真。从伐锦州，围大凌河，授游击世职。崇德元年，帅师伐东海瓦尔喀部，俘壮丁三百余，擢本旗梅勒额真。四年，与镇国公扎喀纳率兵屯藩、屏二城间，卒窃马遁去，追之勿及。论罪，夺世职，籍没，上命留弓矢、甲胄及三马，仍领梅勒额真事。六年，从击洪承畴，率骑兵循海追捕，斩获甚众。七年，以老罢。顺治五年，卒。

和硕图，何和礼四子。初袭三等总兵官。太祖以大贝勒代善女妻焉，号和硕额附。太宗即位，授正红旗固山额真。天聪元年，从击朝鲜，又从伐明，攻锦州、宁远有功。二年，从贝勒阿巴泰帅师破锦州、杏山、松山诸路。九月，复伐察哈尔，克其四路军。以功加五牛录，进爵三等公。三年，从贝勒岳托帅师攻大安山口，败明戍兵于马兰峪，再败明援兵于石门寨，复从太宗攻遵化，率本旗兵攻其城西北，克之。师薄燕京，结营土城关，明兵来攻，击却之。复败明师于卢沟桥，与副都统阿山等阵斩明武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获黑云龙、麻登云。师旋，克永平，帅骑兵守滦州。五年，从围大凌河城，以本旗兵当其西北。明兵突围出，与都统叶臣等夹击破之，追奔及城濠而还。七年，上询伐明及朝鲜、察哈尔三国何先，和硕图疏言："宜先葺治诸城堡，乃觇明边，乘瑕而入。若天佑我，各城纳款，势不能速归，南界六城，立界屯耕，修筑可差后。虑我兵既出，敌伺其隙，鞭长不及，难为援也。沈阳、牛庄、耀州三城宜先缮完，庶边界内外皆可长驱。"七月，和硕图卒，上亲临哭之。顺治十二年，追谥端恪。

都类，何和礼第五子，公主出也。初为牛录额真，荐擢本旗固山额真。以公主子，增领两牛录。崇德元德，从太宗伐朝鲜，薄汉城，先登，城溃，率阿礼超哈兵入城搜剿。以失察所部违法乱行，罚锾，夺所分俘获。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次密云墙子岭。明将以三千人来拒，都类与谭泰督部将夹击，大败之，获马百、驼二十。军分四道进，所当辄摧破，略地至济南而还。四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坐所部退缩，又受蒙古馈遗，罚锾。未几，所部讦告都类在山东时，纵厮养盗马，私发明德王埋藏珍物，坐论死，上贷之，夺职，籍没。八年，复起为固山额真，镇锦州。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分兵定庆阳，会师西充，击杀献忠，与贝勒尼堪等戡定川北州县。师还，论功，并遇恩诏，累进二等伯。十三年，卒。

安费扬古，觉尔察氏，世居瑚济寨。父完布禄，事太祖，有章甲、尼麻喇人诱之叛，不从，又劫其孙以要之，终无贰志。安费扬古少事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蓝旗。

岁癸未，太祖兵初起，仇尼堪外兰，克图伦城，攻甲版。萨尔浒城长诺米讷，奈喀达阴助尼堪外兰，漏师期，尼堪外兰得遁去。太祖憾诺米讷、奈喀达，执而杀之，使安费扬古率兵取其城。康嘉者，太祖再从兄弟也，恃太祖英武，与群从谋以哈达兵至，俾兆佳城长李岱为导，劫瑚济寨。既，引去，安费扬古方猎，闻有兵，与巴逊以十二人追及，击破之。岁甲申正月，从太祖攻兆佳城，获李岱。其党李古里扎泰走附汪泰，安费扬古以太祖命往谕，并汪泰降之。六月，从太祖攻马儿墩寨，寨负险，守者甚备，矢石杂下，攻三日不克。安费扬古夜率兵自间道攀崖而上，拔其寨。岁丁亥六月，太祖伐哲陈部，八月，克洞城，岁戊子九月，克王甲城，安费扬古皆从战有功。寻攻克章甲、尼麻喇、赫彻穆诸城，又取香潭寨。其长李躬勒兵以殿，哈达贝勒孟格布禄率骑追至，一骑出太祖前，太祖方引弓射，复有三骑突至，太祖马几坠，三骑挥刀来犯，安费扬古截击，尽斩之。太祖亦射孟格布禄中马踣，敌骑败走。太祖嘉其勇，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九月，太祖既破九部师，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噶盖等攻讷殷路佛多和山寨，斩其长搜稳寨克什。岁己亥九月，从太祖灭哈达。

岁辛亥七月，命与台吉阿巴泰等伐渥集部乌尔古辰、木伦二路，取其地，俘其人以归。岁癸丑

正月，从太祖灭乌喇师薄城，安费扬古执鬻先登。寻置五大臣，安费扬古与焉。天命元年七月，命与扈尔汉帅师伐东海萨哈达部，至元尔简河，刳木为舟，水陆并进，取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师至黑龙江之阳，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当驻师处独冰，宽将六十步，若浮梁。安费扬古曰："此天佑我国也！"策骑先涉，众竞从之，师毕度，冰旋解，遂取江北十一寨，降使犬、诺洛、石拉忻三路。三年四月，太祖取抚顺，明总兵张承荫等赴援，分为三营安费扬古击其左营大破之，遂乘胜取三岔儿诸堡。四年，破明经略杨镐，灭叶赫。。六年，取沈阳、辽阳。安费扬古皆在行间。

七年七月，卒，年六十四。顺治十六年，追谥敏壮，立碑纪其功。太宗尝谕群臣曰："昔达海、库尔缠劝朕用汉衣寇，朕谓非用武所宜。我等宽袍大袖，有如安费扬古、劳萨其人者，挺身突入，能御之乎？"当日猛士如云，而二人尤杰出云。

子达尔岱、阿尔岱、硕尔辉。达尔岱以甲喇额真事太宗。伐明，攻大凌河，守臧家堡，取锦州宁远，征朝鲜，皆有功。顺治二年，授拖沙喇哈番。七年，追叙安费扬古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念安费扬古开国勋，别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令其孙明岱分袭。阿尔岱子都尔德及硕尔辉孙逊塔，皆有功，受爵世祖朝，别有传。

扈尔汉，佟佳氏，世居雅尔古寨。父扈喇虎，与族人相仇，率所部来归，是岁戊子，太祖起兵之六年也，扈尔汉年十三，太祖养以为子。稍长，使为侍卫。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扈尔汉感太祖抚育恩，誓效死，战辄为前锋。

瓦尔喀部蚩悠城初属乌喇，勒布占泰待之虐，丁未正月，城长策穆特黑请徙附太祖，太祖命贝勒舒尔哈齐等将三千人迎之，扈尔汉从，既至蚩悠城，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使扈尔汉与扬古利率兵三百，护以前行。布占泰发兵万人邀诸路，扈尔汉结寨山巅，使蚩悠城来附者五百户入保，分兵百人卫之。自率二百人与乌喇兵万人各据山为阵，相持，使驰告后军。翼日，乌喇悉众来战，扬古利迎击，乌喇兵稍退，会后军至，奋击，大破之。夏五月，太祖命贝勒巴雅喇将千人伐渥集部，扈尔汉从，取赫席黑、俄漠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三路，俘二千人。己酉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将千人伐渥集部，取滹野路，收二千户以还，太祖嘉其功，赍甲胄及马，赐号"达尔汉"。辛亥冬十二月，复命扈尔汉及何和礼、额亦都将二千人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斩千余级，俘二千人，抚环近诸路，收五百户以还。癸丑，太祖讨乌喇，扈尔汉及诸将皆从战，夺门入，遂灭乌喇。太祖置五大臣，扈尔汉与焉。

先是太祖与明盟，画界，戒民毋窃逾，违者杀毋赦。至天命初将十年，明民越境采参鉴矿。取树木果蔬，殆岁有之。太祖使扈尔汉行边，遇明民逾塞，取而杀之，凡五十余辈，太祖遣纲古里、方吉纳如广宁，广宁巡抚李维翰击诸狱，而使来责言，且求杀逾塞民者，太祖拒不许。既乃取叶赫俘十人戮抚顺关下，明亦释使者。是年秋七月，太祖命扈尔汉及安费扬古将二千人代萨哈连部，道收兀尔简河南北三十六寨。逐进攻萨哈连部，取十一寨，降其三路。语详《安费扬古传》。

四年春二月，明经略杨镐大举四道来侵，三月，太祖督军御之，扈尔汉从贝勒阿敏先行，与明游击乔一琦遇，击败之。时朝鲜出军助明，其帅姜宏立屯孤拉库岭，一琦收残卒匿朝鲜营。扈尔汉从诸贝勒击明军，战于萨尔浒，破明将杜松等。战于尚间崖，破明将马林等，扈尔汉皆在行间。明将刘綎自宽奠入董鄂路，牛录额真托保等战不利。扈尔汉帅师与托保合军，凭隘为伏，诸贝勒军出瓦尔喀什林。刘綎将率兵登阿布达里冈为陈，扈尔汉引军扼其冲，诸贝勒继至，东西夹击，破之，綎战死，明兵遂熸。五年，太祖取沈阳，扈尔汉从击明总兵贺世贤等，败之。历加世职至三等总兵官。八年冬十月，卒，年甫四十八，太祖亲临其丧。

扈尔汉诸子：浑塔袭三等总兵官，其后不著，准塔别有传。阿拉密袭准塔世职，附见《准塔传》。

论曰：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额亦都归太祖最早，巍然元从，战阀亦最多。费英东尤以忠谠著，历朝褒许，稍佐命第一。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汉后先奔走，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功施烂然。太祖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他塔喇希福祖罗屯，传言列五大臣，或实阙员时尝简补欤？草昧传闻，盖不可深考矣。

清史稿卷二二六　列传第一三

扬古利　劳萨子程尼
图鲁什子巴什泰觉罗拜山
子顾纳岱　顾纳岱子莫洛浑西喇布
子马喇希　阿兰珠　阿兰珠弟布尔堪纳尔察
纳尔察子瑚沙达音布朗格　朗格子和托
和托从弟雍舜　玛尔图当　马尔图当子乌库礼
穆克谭　穆克谭子爱音塔穆　达珠瑚
达珠瑚子翁阿岱

扬古利，舒穆禄氏，世居浑春。父郎柱，为库尔喀部长，率先附太祖，时通往来，太祖遇之厚，命扬古利入侍。郎柱为部人所戕，其妻襁负幼子纳穆泰于背，属鞬佩刀，左右射，夺门出，以其族来归。部人寻亦附太祖。扬古利手刃杀父者，割耳鼻生啖之，时年甫十四，太祖深异焉。日见信任，妻以女，号为“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太祖令扬古利守汛鸭绿江，警备严密，无敢犯者。伐辉发多壁城，阻水不得进，扬古利乱流而济，众从之，遂薄城，多所俘馘。岁癸巳，略朱舍里路、纳殷路，戊戌，略安褚拉库路，皆有功。岁己亥，从克哈达，扬古利先登，禽贝勒孟格布禄。岁丁未正月，徙蜚悠城众，扬古利与扈尔汉率兵三百护行，乌喇以万人要诸路。扬古利励众曰：“吾侪平居相谓死于疾宁死于敌，此非临敌时乎？”持矛突阵，杀乌喇兵七，敌稍却。夹河相持，诸贝勒军总至，大破之。五月，从贝勒巴雅喇等伐渥集部，取赫席黑路，为前锋。马儿古里村人惊兵至，走负山，因攻据其山巅，驰下击之，尽歼丁壮，俘子女以归。九月，伐辉发，越栅二重，先入，夺其城。岁庚戌七月，从台吉阿巴泰等伐集部，略木伦路。克吴儿瑚麻村，望林中烟起，即驰赴之，往复者三，俘获其众，岁壬子九月，从讨乌喇，攻金州城，城中迎射拒，扬古利冒矢攻克之。岁癸丑正月，再讨乌喇，扬古利先众进战。攻青河，乌喇贝勒布占泰兵甚锐，太祖传矢命诸将退，扬古利持不可，麾众迫城，聚一隅疾攻，遂拔之。

天命四年三月，明经略杨镐大举来侵，总兵杜松等攻界凡，大贝勒代善等帅师御之。我军屯吉林岩，明军屯萨尔浒山，两军相薄，扬古利与贝勒阿巴泰等争先赴敌，破其军，松等皆战死。是夕，明总兵马林以兵至，营于尚间岩，翌旦，移兵往攻，太祖命被创者勿往，扬古利裹创系腕，率十牛录兵，凭高驰击，林兵大溃。七月，攻铁岭，遇蒙古贝勒介赛兵，击破之，遂获介赛。六年三月，从太祖攻沈阳，濠深堑坚，众难之。扬古利拔刀挥本旗兵先登，夺敌所植竹筏以阻军者，遂克之。进攻辽阳，复先登陷陈，破其步卒，夺河桥，与明兵战于沙岭，大败之。辽阳既拔，太祖嘉其战多屡受创，命位亚八贝勒，统左翼兵，授一等总兵官，诫勿更临阵。

十年，扬古利守耀州，明将毛文龙遣兵三百来攻，略城南荞麦冲，扬古利率兵追击，尽歼之。旋进三等公。天聪三年九月，同阿山等捕逃，人至雅尔古，遇文龙所部越塞采参者，击杀九十六人，获千总三级其从者十六人以还。十月，从伐明，薄明都，击败满桂兵于城北，炮兵陷敌伏中，扬古利率亲军十余人夺围入，悉出之。军还，从贝勒阿巴泰等略通州，焚舟千余。攻蓟州，明军来援，太宗督右翼三旗攻其西，贝勒代善等督左翼四旗攻其东，右翼两红旗兵少却，扬古利率正黄旗兵直前突阵，敌败走。太宗命两红旗将佐纳锾自赎，以赐扬古利，扬古利分畀将士，不自私。六年，太宗伐察哈尔，命贝勒阿巴泰等及扬古利居守，明兵来侵，诸贝勒御之。锦州战，明兵锐甚，六旗俱却，扬古利大怒，独率本旗兵奋击破之。旋复从太宗入明边，攻大同、宣府，与贝勒阿巴泰等拔灵丘，＜□＞王家庄，取之。

七年六月，太宗谘诸将兵事，扬古利言：“用兵不可旷隔，若逾年不用，敌以其时乘间修备，虑误我再举。我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乃为善策。我今当深入敌境克城堡，贝勒诸将已痘者驻守，未痘者从上还都。不克，则纵兵焚其村聚，民降者编伍，拒者俘以还。各旗献俘，视牛录为多寡，兵士所获听自取。若此，则人人贪得，不待驱迫，争出私财买马，兵气益扬矣。戍边，

贝勒许番代，他将卒不许番代。不耐劳苦，岂有能拓地成功业者乎。或谓用兵数，且妨农。妇子相随，且行且获，何妨农之与有？朝鲜、察哈尔宜且置之，山海关外宁远、锦州亦当缓图，但深入腹地。腹地既得，朝鲜、察哈尔自来附矣。”时诸大臣所见亦略同，太宗遂定策伐明。八年五月，复录扬古利前后战功，进超品公，位亚贝勒，帽顶嵌珠。

崇德元年五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帅师伐明，入边，克畿内诸州县凡十二城，五十八战皆捷，获总兵巢丕昌等，俘十余万。出边，击败三屯营、山海关援兵。九月，师还，太宗出都十里迎劳。献捷，设宴，亲酌卮酒赐三帅。十二月，论伐明诸将违律，阿济格出边不亲为殿，扬古利坐不诤，罚土黑勒威勒。

十二月，太宗亲伐朝鲜，扬古利从。二年正月，师济汉江，屯江岸，朝鲜全罗、忠清二道兵来援，营汉城南。是月丁未，太宗命豫亲王多铎及扬古利击之，值雪，阴晦，敌阵于山下，纵兵进击，自麓至其巅，多铎鸣角，招扬古利登山督战。扬古利将驰赴，朝鲜败卒伏崖侧，窃发鸟枪，中扬古利，创重，遂卒，时年六十六。明日，多铎率兵逼敌营，朝鲜兵已夜遁，得扬古利尸以归。太宗亲临哭奠，赐御用冠服以殡。丧还，太宗迎于郊，命陪葬福陵。葬日，太宗复亲奠。

扬古利初事太祖，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太宗诫不令临阵，而遇敌忘躯，奋发不自已。行军四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功业绝特，而持身尤敬慎。太宗尝命本牛录护军为之守门，赐豹尾枪二，以亲军二十人为卫。其葬，以本牛录八户守冢。是年十一月，追封武勋王，立碑墓。道顺治中，世祖命配享太庙。康熙三十七年，圣祖巡盛京谒陵，亲奠其墓。三十九年，复建碑为文表绩。雍正九年，定世爵为一等英诚公。

扬古利子二：长，阿哈旦，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次，塔瞻，袭超品公，擢内大臣。崇德六年八月，太宗亲将御明洪承畴，战于锦州，敌遁，命塔瞻设伏追击，斩获甚众。寻移营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率兵突近御营，塔瞻不能御，降一等公。顺治四年，卒，以其子爱星阿袭，爱星阿自有传。

劳萨，瓜尔佳氏，世居安褚拉库。太祖伐瓦尔喀部，取安褚拉库，劳萨来归。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天命六年，从伐明，克辽东，授游击。天聪二年，从伐蒙古多特罗部，进二等参将。三年，从伐明，薄明都，与图鲁什等败敌德胜门外，斩五十余级，获马数十，进一等参将。八旗选精锐为前锋，号“噶布什贤”。劳萨骁勇善战，使为将，号“噶喇依章京”。每出师，前行侦敌，所向有功。五年八月，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上闻明援兵自锦州至，遣劳萨与图鲁什以兵二百侦敌，上与贝勒多铎以兵二百继其后。明兵至，逐劳萨等至小凌河，突近上前，上渡河躬陷阵后军亦至，共击败之。时我将觉善被围，又有裨将与敌战，敌挥刃将及，劳萨直前奋击，悉拯之出，还，白上，上亲酌金卮以劳。明监军道张春等合马步兵四万，渡小凌河，严屯拒战，劳萨受上指，领纛而前，力战破敌垒。十月，复与图鲁什往锦州松山侦敌，遇明兵，奔宁远，斩其执纛者十余人。

十一月，闻察哈尔兵至，劳萨率兵百侦敌。会察哈尔兵引去，追击之，逾兴安岭，勿及，甲仗、驼马委于道者，悉收以还。六年四月，从伐察哈尔，师次博罗额尔吉，劳萨率兵前行，收蒙古流散者二百余人。五月，与阿山率兵百至喀喇莽奈侦敌，遇察哈尔逻卒，逐而斩之。我国谍者刘哈为敌困，敌兵殆百人，劳萨以七骑大呼破围入，挟之出，敌披靡败走。寻侦察哈尔汗弃地，遁已远，还白上，上乃自布龙图班师，至枯槀，劳萨还与大军会。

七年，上命劳萨与图鲁什等将三百人略宁远，分其兵两翼突入沙河所，斩三百人，获裨将一、牲畜二百七十。八年二月，复略锦州松山边境，往锦州投书明总兵祖大寿。五月，与图尔格率兵出边，渡辽河，沿张古台河屯戍，卫蒙古，扼明兵，劳萨屡以寡胜众，功多，进三等副将，赐号硕翁科洛巴图鲁。十二月，察哈尔部众来归，命劳萨将百人迎护。九年四月，从贝勒多尔衮收降察哈尔部众。师还，略明边，劳萨夜率兵进败宁武关兵，遂毁关入，进略代州。复进略忻州，度黑峰口，遇明逻卒四十人，悉击斩之，获其马。

崇德元年，偕吴松等赍书谕明松棚路潘家口诸戍将，因侦敌边隘，多所俘馘。上伐朝鲜，命劳萨与户部承政马福塔以兵三百先为贾人装，昼夜行，将至朝鲜，其戍将出御，力战，尽殆其众。朝鲜国王李倧使劳师郊外，以其间走南汉山城。师还，吏议劳萨备不严，使倧得走，当夺世职论罚，

上命毋夺职。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二月，从伐喀尔喀，上使劳萨赍书逾月宣府将吏归岁币、开市。劳萨获喀尔喀四十余人，收其财物、牲畜，纵使去。师还，吏议劳萨罪当死，上特命宥之。八月，从贝勒岳托、杜度伐明，自密云墙子口入。岳托奏言："噶布什贤将领劳萨等逐溃兵，得明逻卒，詗知墙子岭坚不易拔，岭东西高处可越。"分军四路深入，明兵合马步八千人拒战，阿兰泰所将蒙古兵稍隙，劳萨与图赖等奋战陷阵，明兵败去，其夜复至，劳萨击却之，遂入其垒。又率所部逐敌，斩百七十余级，俘九十，获马百三十有奇，进二等梅勒章京。

五年五月，与吴拜侦敌广宁边境，自中后所入，循海而南，斩二百级，上自将攻锦州，劳萨伏兵高桥，纵敌弗击，论罪，降世职，夺赐号。六年四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设伏，击明兵松山，获马百九十。劳萨逐明兵，见敌援至，使骑驰问济尔哈朗曰："敌援至，若之何？"济尔哈朗以为怯，闻于上，上曰："劳萨素勇敢，且身被重创，不当议小过。"五月，明总督洪承畴以兵六万援锦州，屯松山北，我师未集，劳萨力战，败其前锋。会上命睿郡王多尔袞等济师，复与战，大败之。劳萨行塔山东侦敌，获敌骑，克锦州外城。九月，命复劳萨世职、赐号。旋代洪尼喀为梅勒章京。是月，上自将督多尔袞等与承畴决战，劳萨从多尔袞陷阵，力战，死之。既克敌，上遣内大臣携酒临奠，恤赠三等昂邦章京，以其子程尼袭。

程尼既袭职，三遇恩诏，进一等伯，任议政大臣。顺治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十一月，及明将李定国战于衡州，我师败绩，没于阵，恤赠拖沙喇哈番。十二年，追谥国初以来有功诸将，劳萨谥忠毅，程尼谥诚介，并立石纪绩。

劳萨弟罗壁，初以军功授阿达哈哈番，至是并袭程尼世职，进为二等公，卒，其子降袭一等伯。再传，无嗣，乾隆间，续封二等子。

图鲁什，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叶赫，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天命九年，为牛录额真。蒙古有亡者，逐得之。十年，命率兵至旅顺口捕盗，俘获甚众。擢甲喇额真。授游击世职。

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图鲁什先以驱侦敌，至大安口，城下兵出战，图鲁什单骑奋击，师继至，克之。自遵化向明都，明兵自蓟州踵师后，图鲁什设伏击隙之。十二月，上军明都西南，令图鲁什与梅勒章京阿山循城觇敌多寡。获谍，言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合兵四万，屯永定门南二里许。还白上，且曰："敌盛，宜及其不虞，乘夜击之。"夜三鼓，秣马蓐食，八旗及蒙古左、右翼兵俱进。图鲁什率所部先驰入敌垒，敌阵乱，师从之，明师遂败，斩桂、祖寿，获云龙、登云。与劳萨、席尔纳等往来游击，屡有斩馘。四年正月，从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逐斩叛将刘兴祚，进二等参将。既，复从贝勒阿敏守永平，谍告明兵且至，图鲁什以四十人侦之，巴笃礼、屯布禄等以百人策应，共击败明别将张宏谟兵。语详《巴笃礼传》。已而，明兵大至，阿巴敏弃永平引师还。命往视边墙，率兵五十为三队，麾使后，独与四骑先至塞下，蒙古数十人猝起，相薄两垣间，环而射之，图鲁什突围出，顾所将骑卒皆陷围中，一骑中矢且仆，复大呼驰入，援三骑挟伤者俱归。

五年八月，从伐明，攻大凌河，明援兵二千自松山至，图鲁什与阿山、劳萨等以兵二百迎击，败之，斩百余级，获三纛，还，上酌金卮劳之。九月，攻锦州，明援兵自锦州至，与劳萨从上破敌，语详《劳萨传》。复遵上指，令军中张旗帜，举炮，伪若明兵来援，致城兵出战，伏起，敌败走。明监军道张春等集诸略军来援，渡大凌河，屯长山。图鲁什先以偏师邀击，小胜。戊戌之夕，上亲督骑兵袭敌垒，图鲁什先进，两军力战，卒破明师，获张春。十月，侦锦州松山，斩明兵执纛者。十一月，逐察哈尔兵，逾兴安岭。

六年，从伐察哈尔，次博罗额吉，招流亡，皆与劳萨偕。上令哈尔占具粮糗储乌兰哈达，而以甲喇额真颜布禄、牛录额真董山司转运，愆期，粮糗不时至，吏议当死。上命覆谳，众皆言法不当宥，图鲁什言："曩者上申谕'临阵而退当斩'然亦尝恩宥。今罪颜布禄、董山而贷其死，实惟上恩。"上从之。

八年二月，略锦州。五月，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进三等副将。六月，复从伐察哈尔。七月，至归化城，遇察哈尔诸宰桑以千二百户来降，率以谒上。是月，毁明边墙入大同，与瑚什布等击败明总兵祖大弼军，略地至宣化，攻怀远，设伏左卫城，击败明总兵曹文诏军。上驻左卫城西，使图

鲁什如宣府侦敌。闰八月乙酉，遇大弼侦卒十五人，图鲁什单骑驰击，矢中其腹，犹力战不已，斩二人，俘十三人。图鲁什创甚，上亲迎视之。丁亥，卒于军，赐号硕翁科罗巴图鲁，进三等总兵官。顺治间，追谥忠宣。

子巴什泰，袭爵。事世祖，三遇恩诏，进一等伯。顺治九年三月，在上前为蒙古侍卫琐尼所戕，进三等侯。子珠拉岱，袭。康熙间，定封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

觉罗拜山，景祖弟包朗阿曾孙也。景祖兄弟凡六，分城而居，包朗阿次第五，居尼麻喇城。太祖既起兵，族人恭太祖英武，谋欲害太祖，包朗阿子孙独不与，率先事太祖。太祖起兵之三年，攻哲陈部托漠河等五城，合兵战于界凡，包朗阿诸孙札亲、桑古里皆从。

拜山事太祖差后。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天命六年，从太祖伐明，攻沈阳。明将有号秃尾狼者，骁悍善战，拜山殆诸阵。明兵悉众自城南来，拜山迎战，斩副将一，遂降其众。既克辽东，授游击。天聪元年，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未下，移师攻宁远。锦州兵潜出蹑师后，拜山与牛录额真巴希竞起还击，战死。太宗亲临其丧，酹酒哭之，赐人户、牲畜，赠三等副将。子顾纳岱，袭。

顾纳岱既袭职，天聪八年，改三等梅勒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明，战于山海关，败明兵。逐敌至丰润，师或出采薪，明兵起乘之，顾纳岱驰赴奋击，援以归。徇山东，击败明内监冯永盛、总兵侯应禄，克博平，进一等梅勒章京。

顺治元年，顾纳岱以摆牙喇纛章京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十月，从豫亲王多铎逐自成至陕州，贼依山为阵，顾纳岱与图赖率摆牙喇兵驰击，斩获大半。二年二月，自杨将刘元亮以千余人夜觇我师，顾纳岱出击败之。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继进，贼大奔，遂克潼关，逼西安，加半个前程。三月，从豫亲王徇河南，渡淮。四月，至扬州，与伊尔都齐等率摆雅喇兵军于城南，获舟二百余。翼日，合师薄城下，七日而拔。进克明南都，溯江至芜湖，击明将黄得功，败其舟师。移师从贝勒博洛徇苏州，克昆山，攻江阴，发炮破城，顾纳岱先登。复移师趋浙江，略平湖，水陆并胜，收其战舰。攻嘉兴，明兵出御，背城为阵，顾纳岱与固山额真恩格图、汉岱等合击之，三战三胜。七月，师还，进三等昂邦章京。

四年，从豫亲王征苏尼特部，讨腾机思腾机思，走喀尔喀，分遣蒙古兵追击，败之于欧特克山。复自土喇西行，败喀尔喀兵于查济布喇克。寻以恩诏进二等精奇哈番。五年，从征南将军谭泰下江西，讨金声桓，至九江，击破声桓兵。进攻南昌，中炮，没于阵，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其子莫洛浑袭。

莫洛浑授参领。顺治十七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徇福建，讨郑成功，攻厦门，死之。圣祖以拜山、顾纳岱、莫洛浑三世死王事，赠莫洛浑三等伯，谥刚勇。

太祖始起，诸族人未附，有龙敦者，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子，于太祖为从叔，挠太祖尤力。太祖讨尼堪外兰、讨李岱、漏师期，又构太祖异母弟萨木占杀噶哈善哈思虎，皆龙敦所为也。然其徒子旺善事太祖。太祖再攻兆佳城，取宁古亲，旺善为敌踣，敌俯扑，出刃将刺。太祖未及甲，直入发矢，中敌额，殆，援旺善起。其后屡从征伐。天命十年，偕达珠瑚、车尔格，以千五百人伐瓦尔喀部，俘获甚众。上出郊迎之，行抱见礼，慰谕甚至。

太祖既盛强，龙敦子铎弼、托博辉皆从。天命七年，太祖伐明，使铎弼与贝和齐、苏把海留守辽阳。太宗初即位，设八大臣，以托博辉领正蓝旗。

又有上穆布禄，为景祖幼弟宝实诸孙。十年，命与阿尔代、毛海、光石等屯耀州。太宗设十六大臣，使与萨璧翰为托博辉佐。

又有郎球、巴哈纳，皆索长阿之裔，俱致通显，自有传。

西喇布，世居完颜，以地为氏。太祖初起兵，率所部来归，常翼卫太祖，授札尔固齐。岁癸巳，略富尔佳齐，哈达人西忒库抽矢射贝勒巴雅拉，西喇布以身当之，中二矢，遂卒，恤赠游击。子二：噶禄、马喇希。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噶禄袭职，从攻沙岭有功，进二等参将。卒，无子。

马喇希，天聪九年，授佐领。寻袭其兄噶禄世职。崇德二年，从都统业克舒等伐卦勒察。三年七月，授刑部理事官。八月，迁蒙古梅勒额真。四年，再迁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坐

徇王贝勒等私遣兵归，离城远驻，罚如律。复从贝苗阿巴泰等入黄崖口，所至克捷。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击至庆都。十二月，与都统阿山征陕西，自蒲州渡河击贼，论功，进一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寻命移师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二年五月，自归德渡河至泗北淮河桥，明守将焚桥走，师夜济，与都统宗室拜音图以红衣炮攻克武冈寨，引兵而东。至常州，明将黄蜚以步兵数万御战，击破之，遂下宜兴，道破明水军。至昆山，都统恩格图等方攻城，马喇希率所部兵趋颓堞，先登，遂克之，复拔常熟。师还，进三等梅勒章京。

四年八月，从肃亲王豪格徇陕西，至治中。叛将贺珍走西乡，马喇希与都统鳌拜分兵驰击，及于楚、湖，斩馘甚众，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睿亲王多尔衮出猎，马喇希坐与都统噶达浑等私猎，贬秩。八年，世祖亲政，诏复职。再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九月，命与定南将军，护军统领阿尔津帅师定广东。十月，命移军镇汉中。十二月，复命移军定湖广辰州、常德诸路。十一年，卒。

十二年，世祖命追录国初以来有功诸将，皆视一品大臣，予谥，立碑墓道，于是西喇布谥顺壮，马喇希谥忠僖。

太祖诸将，当帝业未成，效死行间，与西喇布同时易名纪绩者，又有札尔固齐阿兰珠、梅勒额真纳尔察。

阿兰珠，栋鄂氏，世居瓦尔喀什。父阿格巴颜，与其兄对齐巴颜并为屯长。太祖攻杭佳城，守城者为阿格巴颜妻父，令助守，阿格巴颜不可，曰：“以德诛乱，宜也。吾安能助乱而拒有德乎？”寻与对齐巴颜各率所属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对齐巴颜子噶尔瑚济、阿兰珠皆授录额真，分辖所属。阿兰珠旋擢札尔固齐。从伐乌拉，直前冲击，人马皆被创，下马步战，遂没于阵。恤赠三等甲喇章京，以其弟布尔堪袭。顺治间，追谥顺毅。

布尔堪袭职，授甲喇额真，天聪四年，与武赖、哈宁阿等率精兵百略明边，获明谍三，遂渡大凌河，斩四十余级，俘百六十。八年，重定各牛录所属人户，以新附瑚尔哈百人增隶布尔堪。寻戍牛庄，获蒙古逃人，进二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卒。

纳尔察，钮祜禄氏，世居安图，隶苏克苏浒河部。国初来归，授备御，隶满洲镶黄旗。岁戊申，从太祖讨乌喇，攻伊罕阿林城，先登克之，擢梅勒额真。后攻沙岭，不待大军至，独进，没于阵，以长子佛索里袭世职。顺治间，追谥端壮。

瑚沙，纳尔察次子。初授牛录额真。天聪六年，从太宗伐明，入大同。与图鲁什等行侦敌，遇明兵四百，瑚沙变弓跃马，疾驰入阵，敌皆披靡。略地至崞县，屡击败明兵。崇德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与鳌拜先驱，遇明骑兵三百，突出搏战，瑚沙以八骑击却之。遂率左翼摆牙喇兵越燕京，徇山东。明太监高起潜等率兵出御，瑚沙与罗什等连战皆捷，逐北数十里。上以佛索里不胜任，界瑚沙袭世职，为噶什布贤章京。六年，从伐明，攻锦州，转战松山、杏山间，屡有斩获。七年，加半个前程。十月，贝勒阿巴泰等帅师伐明，上命瑚沙从，俟师入边，以军事还报。八年春，师还，使瑚沙从噶什布贤噶喇昂邦努山等，以兵九十人诣界岭口迎师，俘敌甚众。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战于一片石，瑚沙率本旗噶什布贤超哈当自成将唐通，逐自成至庆都。复从噶什布贤噶喇昂邦席特库设谋诱敌，夹击破之。六月，从固山额真叶臣征山西，至汾州，偕甲喇额真道喇、图尔赛等，击破自成将白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克绥德、延安。牛录额真哈尔汉俄班驻军南山，为贼所乘，战死，瑚沙率数骑突入，得其尸以还。自成奔湖广，追剿至安陆，击败自成将邵章，掠其舟以东。至九江口，与席特库率前锋二十人破贼垒，逐自成至于九宫山，自成既殪，瑚沙复与甲喇额真苏拜、希尔根等逐捕余贼，斩二千余级，进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于汉中，击败叛将贺珍，逐献忠至于西充，献忠引众迎战，瑚沙奋击败之，肃亲王遂殆献忠。五年，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湖南。时明桂王由榔犹驻广西，其总督何腾蛟守湘潭，师既克长沙，渡湘水攻之，前锋兵薄城，敌分三门出战，瑚沙与席特库力战，破城西兵，生致腾蛟。明兵溃，遂克湘潭，于是衡州、赛庆、永州、辰州诸郡县次第皆下。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擢镶黄旗蒙

古副都统，命与学士苏纳海使朝鲜鞫狱。十一年，兼任工部侍郎。十二年，擢本旗蒙古都统，授议政大臣。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十六年，从克永昌。十七年，师还。以永昌初下，纵兵入城扰民，降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卒。分世职为二，第五子瑚弼图袭一等阿达哈哈番，第二子硕伯海袭拜他喇布勒哈番。

达音布，他塔喇氏，世居札库木。天命三年来归，隶满洲正白旗，任牛录章京。从太祖征，伐辄为军锋，积战阀授备御。来归诸部众或为蒙古诱遁，达音布与楞额礼率兵逐之，及于达岱塔，击败蒙古兵，得逃人以归。六年，太祖伐明，略奉集堡，达音布先驱，斩谍克敌，进游击。蒙古札鲁特贝勒昂安尝执我使畀叶赫，又屡遣兵要我使，攘牲畜。八年，太祖命台吉阿巴泰等将三千人讨之。达音布时为噶什布贤噶喇昂邦，与雅希禅、博尔晋率五十骑先大军行，乘夜渡辽河，略昂安所辖厄尔格勒，复驰百余里，逼昂安所居寨，昂安以牛车载妻子率从者二十余骑出寨。雅希禅、博尔晋麾三十余骑下马将搏战，达音布引十余骑勒马立，昂安谋遁，不欲战，直前冲骑兵，冀突围出，达音布拒战，方弯弓注矢，昂安所部乘隙挟短矛搪达音布，中其口，堕马。我兵冲击，昂安父子及从者尽殆，俘其孥。达音布遂以创卒。师还，予恤，进世职为游击。

子阿济格尼堪，阿济格尼堪子宜理布，并有传。第三子岱衮，屡从征伐，授侍卫，崇德二年，围锦州，战死，赠备御。达音布死最烈，子孙贵列爵，顺治间赐谥乃不及。

太祖诸偏裨死事者，牛录额真喀喇以御刘綎战死。又有牛录额真额尔纳、额黑乙，将五百人屯深河，与綎战林中，死之，甲喇额真布哈、石尔泰，牛录额真朗格，从太祖攻沈阳，既下，明总兵陈策等来援，与战，陷陈死。玛尔当图从太宗围锦州，战死。喀喇、额尔纳、额黑乙死时，太祖方草创，未有恤赠。布哈赠参将，石尔泰、朗格赠游击，而玛尔当图死时已援游击。朗格子和托、玛尔当图子乌库理事太宗，喀喇孙舒里浑、洛多欢、崆古图事世祖，皆有战功，赏延于世。

朗格，栋鄂氏，对齐巴颜子，阿兰珠弟也。对齐巴颜来归，语见《阿兰珠传》。战死，得世职，以长子栋世禄袭。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

和托，其次子也。崇德七年正月，授本旗梅勒额真。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以其城降，遂进克塔山。郑亲王籍所俘获，令和托还奏。上命分赍军中死伤将士，并令赍敕抚明杏山守将，曰："汝以善言招之，降则已。否则以炮攻，炮发而彼降，亦可许也。"和托至军，如上指宣示，炮发，明将降。师还，得优赍。旋追议诸将徇部卒失律，和托当罚锾，以前劳得免。十月，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界岭口毁边墙入，至黄崖口。军中议分两翼夹攻，辅国公斐洋古令和托督左翼，建云梯攻城。和托周视毕，复曰："城可登，无以梯为也。"乃率巴牙喇兵四十人毁城入，斩守备一，余悉溃。复合右翼围蓟州，击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遂徇山东，克兖、莱、青诸府。明年，师还，授吏部参政，兼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予世职牛录章京。上遣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明副总兵杨威据登州。鳌永请兵，上命和托与梅勒额真李率泰、额孟格帅师讨之。鳌永至青州，为降将赵应元所戕。和托等师至，牒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逼青州。应元复请降，和托与李率泰计许之降，遣兵夜捕斩应元及其党数十人，宥胁从勿诛，青州遂定。锦亦下登州。上命和托与李率泰移军河南，会豫亲王多铎下江南，赍黄金、紫貂，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从贝勒勒克德浑徇浙江，定杭州。明将方国安以兵至，和托将左翼御之富阳，斩副将二、参将二、游击五，国安兵大败。复破敌下关直沟，毁其木城。上命和托与梅勒额真珠玛喇率所部满洲、蒙古兵驻防杭州。三年四月，卒。

雍舜，封齐巴颜从子，授牛录额真。英果，战辄当前锋，累擢镶红旗固山额真。天聪三年，从上伐明，围遵化，率本旗兵攻城西南，克之。四年，从取永平，援二等参将世职。贝勒阿敏弃永平还师，雍舜独赞其议，坐罢官，夺世职，籍没。七年，从贝勒岳托舟师攻旅顺，明将黄龙城守，师克之。论功，先登崖者，巴奇兰、萨穆什喀。先登城者，雍舜、珠玛喇，复世职。崇德二年，从克皮岛，擢梅勒额真。四年，从征索伦，设伏败敌，进一等参将。六年，从攻锦州，战坠马，得他骑，引本旗兵趋左翼。及右翼胜，乃驰击，争赴敌。坐欺谩论罪，命宽之，解梅勒额真。顺治初，遇恩诏，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复官固山额真。卒。子康图，先以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同为一等阿思

哈尼哈番。

玛尔图当，札库塔氏，先世居和克通吉。太祖时，率百余人，授游击。从攻锦州，战死。

子乌库理，年十六，即从征伐。太宗命领甲喇额真，袭玛尔图当世职。崇德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略山东，明太监冯永盛以兵至，击败之，攻济南，云梯兵未至，乌库理攀雉堞先登，麾所部兵毕上，克其城，师还，将出塞，与白奇超哈统将萨穆什喀殿，敌不敢逼，道经太平寨，复步战败敌。七年，从伐明，复攻锦州，战于松山，敌败走，旋合溃兵屯北山，垒甚固，乌库理直前击之，三战皆捷。

顺治初，入关，从固山额真叶臣攻太原，率十骑绕城周视，城兵骤出搏战，乌库理与甲喇额真萨璧图奋击，俘馘甚众。寻从英亲王阿济格定陕西、湖广、江西诸省。师还，至池州，侦明将黄斐，击之，得舟十二。还京师，授兵部理事官，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败其将高汝砺。逐献忠，再破之。五年，从讨叛将姜瓖，攻宁武关，所署巡抚姜辉、总兵刘惟思以三千人赴援，内外兵夹击。乌库理率三旗巴牙喇兵转战关下及偏关西河营，七战皆胜。师将至左卫，瓖兵万余阵以待，乌库理击破之。复发炮克其城，殆袭兵。八年，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年，郑成功寇福建，命与理事官额赫理率禁旅及江宁、杭州驻防兵济师，至海澄。敌以火器守隘，乌库理连破其垒。敌毁桥，乌库理跃马先众涉，敌惊溃，师乃毕渡。敌又以三千余人屯海岸，乌库理步战败之。先后与固山额真金砺等，剿敌寨数十，降其兵数千人，复加拖沙喇哈番。

十二年，授大理寺卿，疏言：“满洲士卒岁从征讨，市马制械皆自具，其孥留京师，请恩赍。行军所至，民多失所，虽被旨赈贷，当安辑，俾自为生计，请敕部议便宜。绿旗死事将卒，请下所司赡其妻子。江、广、闽、浙滨江、海，盗贼出没，请敕诸省督抚，要隘设重兵。西北厄鲁特、俄罗斯诸部尚阻声教，请敕理蕃院议互市条例，通贸易。”所陈凡五事，皆下部行。

寻命视黄河决口。十三年，授漕运总督。十七年，授盛京总管。康熙元年，改总管为将军，仍以命乌库理。是时，盛京置户、礼工三部，乌库理请增设刑部，廷议如所请。四年，卒。析世职为二，长子俄谟克图，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次子佛保，袭拜他勒布喇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喀喇，栋鄂氏，先世居瓦尔喀。当太祖时，以其族来归。从征伐有功，授牛录额真，赐号“巴图鲁。”天命四年，御明总兵刘綎，力战，被七创，以伤卒。

子扎福尼。天聪四年，从伐明，攻滦州，有三卒为敌所得，扎福尼陷阵援之出。以功，予世职备御。八年十二月，从白奇超哈统将巴奇兰等伐黑龙江，加半个前程。

舒里浑，札福尼子也。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军。从攻大凌河城，败蒙古军。及扎福尼卒，袭世职。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西逐李自成至延安，七捷。自成走湖广，以师从之，次安陆，得舟十四。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吉斯，力战，多俘馘，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硕类汗，师还，授牛录额真。六年，从端重亲王博洛西徇大同，击败姜镶所署巡姜建勋等。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五年，授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从信郡王多尼南征云南，战凉水井，败明将李成蛟。战双河口，败明将李定国。师还，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八月，卒。

洛多欢，舒里浑弟。从军，取旅顺，围锦州，皆有功。崇德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克顺德府，先登，赐号“巴图鲁”。累进世职至一等哈达番兼拖沙喇哈番。

崆古图，亦舒里浑弟也。顺治间，从靖南将军陈泰征福建，克兴化府，先登。自巴牙喇壮达擢甲喇额真。十七年，洛多欢卒，袭世职。康熙十三年，从副都统雅赍、阿喀尼等讨耿进忠，自安庆向江西，败贼小孤山，复彭泽、宜黄、崇仁、乐安诸县。十五年，移师讨吴三桂，攻萍乡，败其将夏国相，师下湖南。十八年，战枫木岭，败其将吴国贵，复武冈。二十四年，卒。子多博海，袭。

特尔勒，舒里浑孙也。康熙间，从征南大将军赍塔讨吴世璠，败其将何继祖，夺石门坎、黄草坝。乘夜拔嵩明、丹城，遂克云南。又从都统希福逐马宝，破胡国柱。以功，予世职拜他勒布喇哈番。卒。

太祖尝为故勋臣雅巴海祈天：“乞转生朕家！”又为布哈孙、朗格等八人祈曰：“宥其微失！”太祖未举兵以前，有族难，侍者帕海死之，似即雅巴海。布哈孙等事不著。

巴笃理，世居佟佳，以地为氏。天命初，与其弟蒙阿图来归。太祖命编所属为二牛录，使兄弟分领其众，隶满洲正白旗。太祖察巴笃理才，使为扎尔固齐，积战功，授游击。十年，明发兵航海至旅顺，缮完故城，驻军以守。巴笃理从贝勒莽尔古泰攻之，城下，尽歼明兵。十一年，明将毛文龙遣兵夜袭萨尔浒城，城兵炮矢交发，明兵退，结营。巴笃理率兵自山而下，大呼乘敌，敌溃走，追斩二百余级。

天聪三年，从伐明，克遵化有功。太宗亲酌金卮劳之，进二等参将。四年正月，从贝勒济尔哈朗守永平。三月，明将张宏谟率兵来侵，甲喇额真图鲁什以四十人先，巴笃理与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屯布禄以百人继，伏起，屯布禄败走，巴笃理与图鲁什殿，力战，其弟课约马著矢且踣，巴笃理斩敌兵，夺马授其弟，殆三十余人，敌乃退。五月，明兵围滦州，贝勒阿敏守永平，不即赴援，城垂破，乃遣巴笃理率兵赴之，乘夜突围入城。方议并力坚守，敌发巨炮焚城楼，守将纳穆泰等度力不能支，弃城依阿敏，阿敏亦弃永平东还。廷议诸将罪，以巴笃理突围赴援，释勿论。

五年，授礼部承政。六年，使朝鲜，定职定贡数。八年八月，太宗自将伐明，巴笃理从，至应州，命与贝勒阿巴泰等取灵丘县王家庄。巴笃理督军攻堡，既被创，犹奋击，中流矢，卒。太宗闻之泣下，曰：“此朕旧臣，转战数十年，效命疆场，深可惜也！”恤赠三等副将。顺治十三年，追谥敏壮。子卓罗，自有传。

蒙阿图，自牛录额真，累擢梅勒额真坐私立屯庄，罢。天聪三年，从伐明，败敌于遵化。寻命帅师伐瓦尔喀，俘其众三千。逾年师还，上自出郊宴劳。授游击世职，擢工部承政。崇德三年，以老解职，召见，谕之曰：“尔等旧臣，朕见之辄心喜，可不时来见也！”未几，卒。

国初诸将，事太祖创业复佐太宗从征伐而战死者，劳萨、图鲁什功最高，巴笃理、穆克谭、纳尔特与相亚，达珠瑚为俘所贼。顺治中，皆追谥。纳特事具其父《雅希禅传》中。

穆克谭，戴佳氏，世居杭涧，隶哈达。穆克谭从其父兄率众来归，授牛录额真。从太祖征伐，战必陷阵，攻则先登，赐号“巴图鲁”有查海胡色者，叛太祖归哈达，穆克谭从其父兄追之，战，其父兄皆死。从子厄尔诺亦叛归哈达，穆克谭单骑逐斩之。旗制定，隶满洲镶蓝旗。天命元年，从伐瓦尔喀，战败，诸将孟库噶哈皆走，舒赛、阿尔虎达将为敌得，穆克谭与燕布里等八人冲敌阵，援之出。师还，太祖谴孟库噶哈，夺所获畀穆克谭。六年，从伐明，攻耀州，先登，克之，命戍焉。蒙古人海色与其众叛去，我师追之，战不利，穆克谭策马大呼，直前刺杀海色，余悉溃。以功授二等副将。太宗即位，各旗设调遣大臣，以穆克谭佐本旗。天聪元年四月，从伐朝鲜。六月，阿山、阿达海兄弟叛，将归明，贝勒阿敏夜帅师追之，穆克谭从，射阿达海，阿达海力战，抽刀斫穆克谭坠马，几殆，卒挟以俱还。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穆克谭以本旗兵从固山额真宗室篇古当西南。城兵出挑战，图赖先进，穆克谭从之，薄濠，舍骑步战，将迫敌入濠。城上炮矢竞发，城兵续出，奋拒力战，歿于阵。太宗惜之，曰：“穆克谭我旧臣，不值于此毕命也！”赠一等副将，世袭。顺治间，追谥忠勇，立碑墓道。子爱音塔穆。

爱音塔穆袭父爵，兼领穆克谭旧辖牛录，益壮丁五十。顺治初，从入关破李自成。旋从豫亲王多铎徇河南，与梅勒额真沙尔瑚达屡败贼，逐贼至潼关，为殿，贼自后来袭，三至三却，爱音塔穆功也。二年，河南既平，从定江南。六年八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广。时明桂王由榔驻武冈，湖南诸郡县半为明守。爱音塔穆帅师自长沙而南，克宝，庆击马进忠、王进才皆有功。自成将刘体纯与其党袁宗第等屯洪江为十寨，缘沅江拒守。爱音塔穆与尚书阿哈尼堪督军渡江，连破贼寨，贼溃，遂与阿哈尼堪驻守沅州。十二月，贼将王强来犯，与阿哈尼堪共击却之。九年，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十一月，从靖南将军珠玛喇略广东，时明将李定国攻新会，平南王尚可喜赴援，定国有众四万，列象炮，据山峪，方相持。爱音塔穆等师至，合击大破之，逐北二十余里，定国遁去。十二年闰五月，论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康熙十九年，卒。

子公图，袭。三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昭莫多，战胜，进三等伯。子永泰，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子，世袭。

达珠瑚，兆佳氏，先世居讷殷。祖达尔楚，国初来归。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达珠瑚初任牛

录额真。从太祖伐乌喇，斩级四千。从克西林屯，俘其人以归。追者至，还击败之，斩级五千。从伐叶赫，斩级三百，俘五十人。遇明人越境采参，斩三十人，俘六人。敌侵宁古塔，出战，斩其将及兵百，获甲百副、马三百匹。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伐东海瓦尔喀部，又伐卦尔察部，皆有功。太宗即位，设十六大臣，伊逊及达珠瑚佐镶黄旗。天聪元年，太宗伐朝鲜，克义州，留兵驻守，命达珠瑚分将之。旋复帅师伐瓦尔喀。师还，为俘卒所贼。八年，以其子翁阿岱袭三等梅勒章京。太宗复遣将伐瓦尔喀，因诫之曰："前遣达珠瑚，以疏见害。念其从事久，有劳，方令袭世职。汝曹未能如达珠瑚之功，倘不自慎，欲凯例外恩，不可得也。"顺治间，追谥襄敏。

翁阿岱袭职为甲喇章京。从伐虎尔哈，加半个前程。累迁都察院参政、正蓝旗梅勒额真。时方攻锦州急，命与梅勒额真多积礼帅师屯戍，讥逋逃。崇德六年，从围锦州，与明总督洪承畴战，屡胜。寻进攻松山，力战，没于阵。赉白金千两，进一等梅勒章京。无子，以弟之子济木布袭。康熙间，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改一等男，世袭。

论曰：国之将兴，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致身事主，蹈死不反顾，乃能拓土破敌，弼成大业。扬古利负大将才略，功视额亦都、费英东伯仲间；劳萨、图鲁什骁勇冠军，战必将选锋陷阵；若拜山三世效忠，西喇布、达音布、巴笃理等以死勤事，亦其亚也。观太祖祈天之语，惓惓于旧将；太宗以达珠瑚为戒，又以恭衮不从令，虽阵亡，犹付吏议。其申军律，惜将材，恩威兼尽，开国基于是矣。

清史稿卷二二七　列传第一四

常书弟扬书　常书子察哈喇　孙叶玺
曾孙辰布禄　察哈喇子富喇克塔　扬书子达尔汉
达尔汉子鄂罗塞臣康果礼弟喀克都哩
哈哈纳　哈哈纳弟绰和诺　绰和诺从子富喀禅　叶克书
叶克书子道喇博尔晋子特锦　孙玛沁
曾孙康喀喇雅希禅子恭衮　纳尔特　拉笃浑
舒赛　舒赛子西兰　西兰子席特库　景固勒岱
景固勒岱从弟崇阿扬善弟伊逊　纳都祜
从弟武赖冷格里子穆成格　冷格里弟穆泰
从弟谭布萨穆什喀弟雅赖
洪尼雅喀子武拉禅　洪尼雅喀弟萨苏喀

常书，郭络罗氏。与其弟扬书，同为苏克苏浒河部沾河寨长。太祖起孤露，奋复祖父仇，归罪尼堪外兰，未遽讼言仇明也。明庇尼堪外兰，宣言将筑城甲班，使为满洲主。于是旁近诸部及太祖族人，皆欲害太祖，附尼堪外兰。苏克苏浒河部萨尔浒城长诺米纳有兄曰瓜喇，忤尼堪外兰，尼堪外兰谮于明，见诘治。诺米纳与常书、扬书及同部嘉木湖寨长噶哈善哈思虎相为谋曰："与其倚此等人，何如附爱新觉罗宁古塔贝勒乎？"遂相率归太祖。太祖椎牛祭天，将与盟，常书等言于太祖曰："我等率先来归，幸爱如手足，毋以编氓遇我！"乃盟。既而诺米纳贰于尼堪外兰，常书等请于太祖诱而杀之。

太祖以同母女弟妻扬书、噶哈善哈思虎，是岁癸未。明年正月，太祖从叔龙敦，构太祖异母弟萨木占，邀噶哈善哈思虎杀诸途。太祖闻，大怒，欲收其骨；族昆弟皆与龙敦谋，不肯往。太祖率近侍数人行，太祖族叔棱敦尼之曰："同族皆仇汝，否则汝女弟之夫何至见杀？宜勿往。"太祖勿听，环甲跃马，登城南横巘，引弓疾驰。向城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闻者惮太祖英武，不敢出，遂收其骨以归，移置室中，解所御冠履衣服以敛，厚葬之。遂帅师讨萨木占及其党讷申、万济汉等，为噶哈善哈思虎复仇。

常书兄弟事太祖，分领其故部，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镶黄旗，旋改隶镶白旗。常书兄弟皆卒于太祖朝，扬书之丧，太祖亲临焉。常书子布哈图、察哈喇，并为牛录额真，改隶镶白旗。

布哈图事迹无所表见。

察哈喇事太宗。各旗设调遣大臣，察哈喇与焉，佐正红旗。天聪三年，从上伐明，取遵化，薄明都。四年二月，师还。命署固山额真，与范文程率蒙古兵守遵化。四月，与武纳格设谋，即樵采地设伏败敌，获马二百余。明将合马步军四千攻大安口，复与武纳格整兵奋击，尽歼之。五月，明兵复滦州。贝勒阿敏等谋弃诸城，引兵出边，令察哈喇弃遵化。会明兵已逼，察哈喇与鄂本兑等突围出，全师以还。五年五月，偕总兵官冷格里、喀克笃礼伐明南海岛，师次海滨，掠敌舟以渡，舟未足，驻师待之。明兵渡海来击，牛录额真穆世屯战死。察哈喇督兵力战，别遣人沉其舟，敌还求舟不得，溺者大半。六年五月，上伐明，略归化城，将渡河，与承政车尔格以兵五百为前锋，具舟济师。十一月，及承政巴笃理使朝鲜，定职贡岁额。九年，从贝勒多铎攻明锦州，与固山额真阿山、甲喇额直吴拜等以兵四百为前锋，渡大凌河，遇明兵三千，相向列阵。使告多铎督诸军继至，明兵溃，察哈喇等分道迫击，俘馘无算。逾年，卒。

布哈图有子曰叶玺，事太宗。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自青山口毁边墙入，破蓟辽总督吴阿衡军。五年，从围锦州。顺治元年，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西征。二年，破李自成兵于延安，移军下江南，至安陆，获敌舰四，复与护军统领哈宁阿泛江击贼，至富池口，水陆屡战皆捷。三年四月，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叛入喀尔喀，叶玺从多铎等讨之，追至布尔哈图山，俘七人，降二十五户。七月，师自图拉河西行，至扎济市拉克，遇喀尔喀土谢图汗二子率兵二万御，战，没于阵。叶玺时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事闻，赠巴牙喇纛章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布哈图有孙曰辰布禄，初任牛录额真，兼工部理事官。崇德三年，从多尔袞伐明，克阳信。顺治三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击贺珍汉中，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皆有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十三年，从讨郑成功，败其将陈六御等于舟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卒。

察哈喇有子曰富喇克塔，任牛录额真、都察院理事官。崇德八年，迁工部参政。顺治元年四月，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旋擢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袞入关破李自成，追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从豫亲王多铎攻潼关，自成将刘宗敏据山为阵，富喇克塔与都统拜音图发炮击之，溃。二年，从下江南，与马喇希等为前锋，克扬州。三年，从贝勒博洛定浙江，克处州。略福建，与都统汉岱克分水关，趋泉州，下抚州及所领县三，加半个前程。五年二月，坐事，解固山额真。寻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败贼于九江，得战舰百余。与何洛会以偏师截饷道，得粮艘二百，遂攻南昌。声桓及王得仁以兵七万守隘，富喇克塔以舟二十为前锋，薄城力战。明年，贼平。师还，卒于军，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扬书有子曰达尔汉，太祖甥也。改隶镶蓝旗。初为牛录额真。太祖妻以女，为额驸。积战功，授一等副将世职。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镶黄旗。从大贝勒代善伐扎鲁特部，单骑逐敌，获其台吉。复伐栋揆部，俘塔布囊古穆楚赫尔、杜喀尔、代青多尔济三人及其子，进三等总兵官。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克义、定安三州，斩其府尹李莞等。朝鲜国王李倧请行成，使与纳穆泰等莅盟。师还，上赐宴劳之。复从伐明，攻锦州，有功。贝勒阿巴泰以赐宴不得与大贝勒同坐，属达尔汉代奏，上使劝谕之。复宴，阿巴泰又以为言，乃解达尔汉固山额真示意，旋命复任。三年，从伐明，围遵化，率所部攻城西迤北，克之。四年，蒙古敖汉、奈曼诸部攻昌黎，不克，命达尔汉与喀克笃礼等以兵千人往会攻，城未下，焚近郭庐舍而还。五年七月，从伐明，围大凌河城，率所部攻城北迤东，浚濠筑垒，与冷格里等环城固守。八月，城人以步骑五百出战，达尔汉率八十人击败之。越日，敌复出挑战，达尔汉督所部邀击，明兵堕壕死者百余人。

六年，从伐察哈尔，师次哈纳崖。达尔汉从者盗马，遁入察哈尔，告师至，林丹汗举部西奔，驱归化城富家渡黄河西遁。达尔汉坐降一等副将。七年，明将孔有德来降，达尔汉与篇古屯兵江岸守其舟。八年，复从伐察哈尔，遂略明边，自上方堡毁边墙入，经朔州，分兵至宣府右卫。是岁，命免功臣徭役，达尔汉与焉，并增牛录人户。九年，上遣诸贝勒伐明，略山西，命达尔汉及阿山等出屯，牵制明宁、锦诸道兵，使不得西援。道遇敌，击败之。斩明将刘应选，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攻顺义，以所部先登，进一等总兵官。寻以顺义复失，论罚。六年，从郑亲王

济尔哈朗等伐明，攻锦州，达尔汉坐济尔哈郎召议御敌不时至，嗾其僚争功，罢固山额真，夺世职。顺治元年，卒。

达尔汉有子曰鄂罗塞臣，事太宗，官甲喇章京，领摆牙喇兵。天聪三年，从伐明，薄燕京，与哈宁阿共破明经略袁崇焕营。太宗嘉其善战，授备御。四年，署固山额真。从贝勒阿巴泰等守永平，明兵自开平卫至，迎击，败之。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屡败城兵。八年，从贝勒萨哈廉略山西，明兵自崞县至，鄂罗塞臣从第三队先众击敌。累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与萨穆什喀等败其援兵。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十月，从豫亲王多铎伐明，侵宁远、锦州。十一月，豫亲王至中后所，将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军会。明总兵祖大寿兵来袭，甲喇额真翁克等及从征土默特部兵先奔，鄂罗塞臣及哈宁阿等且战且退，士卒有死伤者。论罚，夺世职。

六年三月，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围锦州。六月，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围锦州，祖大寿以步兵出战，左翼三旗骑兵避敌勿敢击，鄂罗塞臣与同官阿桑喜率摆牙喇兵直前奋击，大寿乃引去。肃亲王豪格庇三旗之未战者，睿亲王多尔袞和之，使诫鄂罗塞臣毋言战胜皆出摆牙喇兵，亦毋言战时未见骑兵，功罪置勿论。明年，事闻，上令多尔袞出白金五百，豪格出白金千，畀鄂罗塞臣，进二等阿达哈哈番，擢梅勒额真。八年，与参政巴都礼等定黑龙江。顺治二年，从讨李自成，克潼关，鄂罗塞臣先登。五年正月，命帅师驻沧州。十二月，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六年七月，擢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寻兼任刑部侍郎。

鄂罗塞臣，公主子，世臣，从征伐有功。两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七年，坐谳狱徇情，罢侍郎。八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命专任固山。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礼帅师驻荆州。郑成功犯江宁，明安达礼、鄂罗塞臣以舟师赴援，成功败走。十七年，还京，仍任都统。康熙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敏果。子勒贝，自有传。

康果礼，先世居那木都鲁，以地为氏。岁庚戌，太祖命额亦都将千人，徇东海渥集部，降那木多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康果礼时为绥芬路屯长，与其弟喀克都里及他屯长明安图巴颜、泰松阿、伊勒占、苏尔休、明安图巴颜子哈哈纳、绰和诺，泰松阿子叶克书等，凡十九辈，率丁壮千余来归。太祖为设宴，赉以金币，分其众为六牛录，以康果礼、喀克都里、伊勒占、苏尔休、哈哈纳、绰和诺世领牛录额真。

旋授康果礼三等总兵官。以贝勒穆尔哈齐女妻之，号“和硕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取抚顺，克抚安、三岔等十一堡，入雅鹘关，破清河。六年，复从伐明，下沈阳，树云梯先登，遂克其城。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白旗。寻擢摆牙喇纛章京。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三年，从上伐明，入洪山口，克遵化，薄明都。上驻军德胜门外，明督师袁崇焕入援，壁于城东南。上命康果礼从诸贝勒击之，诸贝勒逐敌迫濠，康果礼与甲喇章京郎球、汉岱等不及濠而返，并坐削爵，罚锾，夺俘获。五年，卒。

子六，色虎德，继为牛录额真；迈色，为摆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战塔山，没于阵；赖塔，自有传。

喀克都里，与康果里同隶满洲正白旗。初授三等总兵官。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正白旗。天聪元年，从伐朝鲜，有功。三年，上伐明，围遵化，八固山环城而攻，分隅列阵。喀克都里所部兵萨木哈图，树云梯先登，众继之，城遂拔。上嘉喀克都里造攻具如法，督兵先诸军登城，亲酌金卮奖劳，进二等总兵官，赐号噶思哈巴图鲁，言其勇敢善战，疾如飞鸟也。

萨木哈图亦赐“巴图鲁”号，授备御世职。四年正月，上复伐明，克永平，明兵溃走昌黎。上遣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诸部兵攻之，命喀克都里与固山额真达尔汉等将千人继往为助，守坚不能下，焚附城庐舍，引还。上既录遵化功，察萨木哈图猛士，心爱惜之，戒喀克都里毋使更先登。及攻昌黎，萨木哈图运木筑栅，复树云梯欲登，闻上命罢攻，乃止。上以喀克都里不恤战士，深诘责之。

五年五月，与固山额真冷格里分率左右翼步、骑兵伐明，规取南海岛，征舟于朝鲜，不至，师次海滨，不能渡，引还。明兵邀战，屡击败之，多所俘获。八月，上复伐明，围大凌河城，喀克都

里率所部军城东北，城人食尽，祖大寿以城降，引还。六年，从上伐察哈尔，与诸将分道并入，籍所俘人户及帛、马、牛、羊以献，赐赉有差。七年，上询诸贝勒大臣伐明及朝鲜、察哈尔宜何先，喀克都里言："宜先伐明，以承天佑、协人情，且利在神速，攻其不备。"上嘉纳之。

八年，喀克都里家人讦喀克都里将亡归瓦尔喀，以财货藏那木都鲁故屯。上曰："喀克都里安有此？果欲负朕，天必鉴之！"以讦者付喀克都里杀之，逾数月，喀克都里卒。其兄康果礼妻，故贝勒舒尔哈齐女，言喀克都里谋亡去事不诬，诸子坐此不得绍封。

哈哈纳，亦那木都鲁氏，明安图巴颜子也。隶满洲镶红旗。初与伊勒占、苏尔休同授备御。太祖妻以宗女。寻从伐乌喇，被数创，力战败敌。上命将所部出驻赛明吉，未至，其戍兵叛亡，守将玛尔图追弗及。哈哈纳闻之，兼程疾进，斩三百余级，收男妇五百余以还。上赐以所得叛渠及鞍马、弓矢。天命四年三月，明经略杨镐部诸将四路来攻，上督诸贝勒出御，破之，遂进克开原、铁岭。哈哈纳皆在军有功。六年，从攻辽阳，与博尔晋伺敌城下，败其援兵；复分攻沙岭城，破援兵自广宁至者。太宗即位，设各旗调遣大臣，以哈哈纳佐镶红旗。天聪八年，帅师略锦州，进攻宁远，明兵骤至，哈哈纳马殆，徒步益奋击，卒破明兵。城海州，明兵来争，哈哈纳以所部首当敌，敌溃走。复援耀州，解其围，逐敌，获马三十。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入长城，克昌平、涿州。创发，病废，致仕。寻卒。

子费扬古，事圣祖。以佐领从军，讨吴三桂。师次荆州，战宜昌，战永兴，皆捷；攻常宁、耒阳，先驱。累迁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

绰和诺，亦隶镶红旗。其初归太祖，别率所部百人偕，太祖赉予甚厚。从太祖征伐，临阵衷绵甲，奋起直前，所向披靡。岁辛亥，从何和礼伐呼尔哈部，克扎库塔城。天命四年，击明总兵马林尚间崖。六年，取沈阳、辽阳，并有功，授游击。帅师戍科木索、宁古塔。有就善者，戕守吏，率众掠辎重亡去，绰和诺追及海滨，斩就善，并歼其党，上命以所获辎重犒之。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红旗。天聪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兵万余自锦州来援，绰和诺先众迎击，力战，没于阵。上厚恤其家，进世职一等参将。无子，其兄翁格尼袭，以新附呼尔哈百人益所辖牛录。旋以翁格尼才不胜，改授其子富喀禅。

富喀禅初以摆牙喇壮达事太宗。大凌河之役，深入敌阵，绰和诺战死，富喀禅亦被创堕马，裹创步战，搴敌纛；摆牙喇壮达瑶奎亦堕马，富喀禅复前援，与俱归。八年，攻大同，复被创，仍奋进克敌寨。是岁代其父为牛录额真，袭职。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三年，授工部理事官，兼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伐明，攻宁远，败敌中后所城西。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三年，授西安驻防总管。自成余党刘文炳、郭君镇等掠延安、庆阳。四年三月，富喀禅帅师讨之，逐贼三水，斩君镇；别遣游击胡来覲、守备徐国崇等逐文炳至宜君蓝庄沟，获之，俘斩其党略尽。

五年，回民米喇印、丁国栋等陷河州为乱，富喀禅与总督孟乔芳遣兵攻讨，诸回皆受抚，而喇印复叛，陷甘州。富喀禅帅师进攻，深沟高垒相持，贼出城来犯，战辄胜，并歼其樵采者。城既下，戡喇印。国栋又与缠回土伦泰等陷肃州，遣副将马宁、张勇讨平之。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旁近郡县皆陷。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战猗氏，获瓖所署监军道卫登方；战合水，斩瓖将刘宏才。论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圣祖即位，改西安驻防总管为将军，富喀禅任事如故。时自成余党李来亨、郝摇旗、袁宗第等屯归州、兴山间。康熙二年，上遣将往讨，命富喀禅与总督李国英、副都统杜敏等会师，战于陈家坡，贼溃遁，进至黄草坡，复大败之，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子穆成额，自有传。

叶克书，辉和氏，尼玛察部长泰松阿子也。归太祖，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红旗。天命六年，从伐明，攻辽阳，敌背城而阵，叶克书冲锋突击；攻沙岭，先众杀敌。累功授三等副将。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正红旗。天聪五年，授兵部承政。六年，授固山额真。八年八月，从贝勒代善伐明，入得胜堡；略大同，下诸城堡；西至黄河，合军朔州。十一月，考满，进二等副将世职。九年，贝勒多尔衮伐明，自大同入边，分兵授叶克书，从贝勒多铎屯宁远、锦州间，缀明援师，斩明将刘应

选，俘其偏裨。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自延庆入边，克十二城。师还，坐所部失伍及攘获、擅杀诸罪，罢官，削世职，仍领牛录。二年正月，太宗伐朝鲜，命从承政尼堪等帅师伐瓦尔喀，师出会宁，击败朝鲜兵。十一月，从参政星讷伐卦尔察，至黑龙江，俘获甚众。三年，师还，上特遣大臣迎劳。寻授兵部右参政。四年七月，授梅勒额真。十一月，从承政索海等帅师伐索伦。五年四月，复任固山额真。七月，授牛录章京世职。

复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围锦州，与固山额真图尔格率所部三百人为伏城西南乌欣河，捕城人出牧者。敌兵千余逆战，叶克书马中矢蹶，图尔格驰救之，上马复战，杀敌。比还，敌潜蹑其后，叶克书收兵还击，敌溃。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六年九月，从贝勒杜度伐明，围锦州，与固山额真谭泰、阿山等凿壕环守，击明总督洪承畴于松山。十一月，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明，师至黄崖口，叶克书与谭泰定策分两道夹击，入边薄长城，麾军先登；攻蓟州，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诸军。寻遣兵攻孟家台，陷敌，坐罢官，夺世职。

顺治元年三月，世祖复命为梅勒额真，帅师驻宁远。四月，率步兵从入关击李自成，身被三十一创，毁一目，战弥厉，大破贼军。二年，从肃亲王豪格略山东，贼渠十余辈据满家洞，凭险为巢，凡二百五十一窟，叶克书与尚书车尔格合兵搜剿，歼其渠，悉堙诸窟，以功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三年，授镇守盛京总管，恩诏进三等阿思哈呢哈番。十四年，坐昭陵总管钟奈有罪，失不劾，罢官，夺世职。十五年，卒。子道喇。

道喇以摆牙喇兵从征伐，积功至摆牙喇甲喇章京。崇德三年，从伐明。五年，围锦州，战松山、杏山，皆有功。顺治元年，调噶布什贤甲喇章京。睿亲王多尔袞与李自成战于一片石，从噶喇昂邦鄂硕当自成将唐通，通大败。入关逐贼，战安肃、庆都，乘胜蹑击，斩馘甚众。寻从固山额真叶臣略山西，至汾州，败自成将白辉。授牛录章京世职。三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攻荆州，击走李锦。五年，从大将军谭泰下江西，讨金声桓，五败贼，获所署总兵以下。九年，擢正红旗梅勒额真。十年，从靖南将军哈哈木复潮州，讨郝尚久。旋帅师驻荆州。十四年，授本旗蒙古固山额真。十六年，从信郡王多尼平云南，攻元江土司，克其城。累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康熙初，以老乞致仕，徙居盛京。十二年，圣祖加恩诸老臣，加太子少傅。二十一年，幸盛京，召见赐坐，侍茶酒，优赉。二十二年九月，卒，年八十一，谥勤襄。以弟之孙伊济纳袭职。叶克书次子夏穆善，第三子瑚叶，皆有战功，授世职：夏穆善二等阿达哈哈番，瑚叶三等阿达哈哈番。

博尔晋，世居完颜，以地为氏。太祖初起兵，有挟丁口来归者，籍为牛录，即使为牛录额真，领其众。顺治间，定官名皆汉语，谓之“世管佐领”。博尔晋领牛录，隶满洲镶红旗，寻授侍卫。岁癸巳，太祖侵哈达，略富尔佳齐寨，博尔晋与族弟西喇布从。西喇布被二矢死，博尔晋拔其矢还射，殆发矢者西忒库，为西喇布报仇。

天命六年，授扎尔固齐。城萨尔浒，命博尔晋董其役。役竟，从伐明，攻沈阳，击败明总兵贺世贤、陈策。沈阳下，进攻辽阳，明总兵李怀信、侯世禄、蔡国柱、姜弼、董仲葵合军五万，屯城东南五里，左翼四旗与战，大破之。城兵自西门出援，博尔晋方奉命詗敌，傍城行，遂合两红旗兵邀击，明兵败，入城争门，相蹂践死者枕籍。会左翼四旗兵已登陴，博尔晋麾众毕登，辽阳亦下。复分兵拔沙岭，击败明广宁援军。八年，与达音布、雅希禅帅师伐扎鲁特部，其贝勒昂安突走，达音布战死，博尔晋与雅希禅奋进，斩昂安，俘其孥。师还，上优赉之。十年，擢梅勒额真。将兵二千伐东海虎尔哈部，收五百户以归，上郊迎宴劳。

太宗即位，列八大臣，领镶红旗，兼侍卫如故。天聪元年正月，从伐朝鲜。五月，上自将围锦州，屯城西二里。博尔晋自沈阳帅师至，败明兵，追至宁远城下尽歼之。叙先后战功，授一等副将。旋卒。以失敕书，子孙不得袭。康熙三年，其子特锦疏请立碑纪绩，部议无左证，持不可，圣祖以博尔晋事太祖，勤劳夙著，特诏许之，并追谥忠直。特锦及博尔晋孙玛沁曾孙康喀喇，皆有战绩。

特锦，博尔晋第四子也。初任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崇德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帅师屯田义州。蒙古多罗特部苏班代等降明，居杏山西五里台，使通款，上命郑亲王移师迎

护。明总兵祖大寿、吴三桂、刘周智屯杏山拒战，特锦以偏师击败之。六年，从伐明，围松山，攻宁远，皆力战败敌。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与梅勒额真和托合军大败之，进三等甲喇章京，任兵部理事官。考满，进二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战三水，败其将胡敬德；复战礼县，败其将高汝砺。献忠死西充，余贼负山，将断我兵后，特锦击之走；又战马湖，破其将杨正。六年，从讨姜瓖，略寿阳，贼犯两蓝旗分地，徇汾州，贼七千夜击两红旗军垒，特锦连击败之。平辽、辽州、榆社以次悉平。

七年，擢兵部侍郎，兼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二年，擢兵本旗蒙古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征贵州、云南，进二等。十八年，转本旗满洲都统。康熙十一年，卒，谥襄壮。

玛沁，博尔晋孙。父本托辉，博尔晋长子。官牛录额真，兼都察院理事官。崇德三年，以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托伐明，自墙子岭入边，明蓟辽总督吴阿衡以马步兵六千来援，玛沁与劳萨等率兵击败之，获其马及炮。六年，从围锦州，败敌于松山。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授牛录章京世职。五年，擢镶红旗蒙古副统都。七年，恩诏加半个前程。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至衡州，疾，卒。无子，以兄子康喀喇袭。

康喀喇，博尔晋曾孙。初为二等侍卫。顺治四年，苏尼特部腾机思与其弟腾机特叛，康喀喇从豫亲王多铎帅师往讨，大破之，阵斩腾机特。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五年，从宁南大将军洛托征贵州，康熙十年，迁护军参领。十二年，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康喀喇将护军从。十三年，攻岳州，战荆河口，战城陵矶，破三桂将吴应麒。十六年，攻长沙，复茶陵，战攸县，破三桂将王辉。十七年，取耒阳，下常宁、新宁诸县，又克郴州，康喀喇皆在行间。二十五年，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九年，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三十年，卒。

雅希禅，先世居马佳，以地为氏。父尼玛禅，当太祖兵初起，从其兄赫东额率五十余户来归，任牛录额真。雅希禅事太祖，积战功，授备御，为扎尔固齐。天命四年，蒙古喀尔喀五部遣使请盟，太祖命额克星格、绰护尔、雅希禅、库尔缠、希福往莅。是岁，从上御明师，战于界凡，雅希禅先众克敌，复击明总兵马林于尚间岩，破其中坚，以功进二等参将。七年，从上克辽阳，进三等副将。及沙岭之战，为敌所创，战败，降一等参将。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札鲁特部，与达音布、博尔晋率兵逼贝勒昂安寨，昂安以其孥行，达音布战死，雅希禅与博尔晋共击杀昂安。寻卒。顺治十二年，世祖追录太祖、太宗诸将，赐谥勒碑，雅希禅谥敏果。子三：恭衮、纳尔特、拉笃浑。

恭衮袭职，坐事，析世职为二备御，与其弟纳尔特分袭。崇德三年，授刑部副理事官。四年，从伐索伦，阵没。部议恭衮不从军令，乃为敌所戕，当夺世职，籍家产三之一，上念其父雅希禅有功，特贳之。

纳尔特，初从太宗伐明，败敌小凌河。复自大同入边，选善射者使纳尔特将之，攻克小石城。既，袭备御。复从围锦州，屡败敌松山、杏山。崇德七年，授刑部参政，兼梅勒额真。师方攻松山，松山明兵夜遁，纳尔特与摆牙喇蠹章京鳌拜，驰塔山南海滨，先敌至，蓐食以待。夜击明兵，达旦，明兵据山巅，纳尔特率所部冒矢石仰攻，明兵败走，乘胜逐之，明兵入水死者甚众。八年，从伐明，初入边，击败明守将。师度浑河，方筑梁，明兵千余起挠之，纳尔特击之走。复败明援兵于三河，进略山东，克武定。师还，将出边，明将以步兵追蹑，谋劫炮，纳尔特与固山额真准塔还击，破之，赐白金五百。九月，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明总兵吴三桂出拒，纳尔特力战，阵没，赠游击。

拉笃浑从父兄在军，战比有功。恭衮战死，袭备御。崇德六年，从伐明，围锦州，阵没，加半个前程。

舒赛，世居萨克达，以地为氏。归太祖，隶满洲镶蓝旗。天命四年，从太祖御明师，与雅希禅等攻马林于尚间岩，以功授备御。寻从伐瓦尔喀，俘获甚众，进二等参将。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蓝旗。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师还，命与固山额真阿山等帅师戍义州。八年，上自将伐明，郑

亲王济尔哈朗居守，舒赛与梅勒额真蒙阿图等副之。舒赛善战，攻城辄被棉甲先登，太祖嘉其勇，又虑其轻进，温谕诫止之。舒赛益感奋，先后克十六城。太宗特敕旌其功，进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六年十月，卒。顺治十二年，追谥壮敏。

子西兰，初任牛录章京，授备御世职。顺治元年，以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讨李自成，攻潼关，三战皆胜。二年，从贝勒博洛定江南，下松江，徇福建，克平和。论功，遇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卒。

西兰子席特库，崇德六年，袭大父舒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八年，授甲喇额真。从伐明，攻前屯卫，以炮克城，斩明总兵李辅明。顺治初，从入关，进略山西，佐固山额真叶臣等克太原。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败贼延安。自成走湖广，蹑击至安陆，与鳌拜等屡破敌，进二等梅勒章京。四年，改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四月，卒。乾隆间，定封二等男。

景固勒岱，扎库塔氏。初居呼尔哈部，乌喇招之，不往。太祖遣将伐东海渥集部，景固勒岱徒步从军，攻取乌尔固辰路，俘馘甚众。寻挈孥及诸兄弟率所属三十户来归，隶满洲正白旗，任牛录额真。天命三年，从上伐明，入鸦鹘关，攻克清河城，擢甲喇额真，仍兼领牛录。上规取辽、沈，景固勒岱并在军有功。天聪八年五月，授世职二甲等喇章京。十二月，命与甲喇额真吴巴海率兵四千伐瓦尔喀部，降其屯长芬达里及所属五百余户，俘阿库里尼满部千余人，获貂、虎、狐、貉、舍利狲、獭、青鼠诸毛毳之属。九年六月，师还，上令礼部诸臣宴劳，以所获分赉将士，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崇德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克之，赉裘服、鞍、马、银、布、驼、牛诸物。顺治初，恩诏，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八月，卒，谥忠直。

从弟崇阿，任牛录额真。天聪八年，从伐明，徇大同，略回雁堡。崇德元年，从伐朝鲜，败敌桃山村。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入其郛，巷战。七年，从伐明，败敌浑河之滨，入山东，至寿光。顺治初，从入关。二年，从下浙江，拔湖州，进取福建，败敌福宁。五年，从讨金声桓，败王得仁于南昌。从讨李成栋，破其事，六年，战南康，围信丰，蹙成栋赴水死。累功，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卒。

扬善，瓜尔佳氏，费英东弟音达户齐之子也。费英东诸弟：音达户齐、吴尔汉、郎格、卫齐，皆事太祖，隶镶黄旗；而音达户齐诸子：扬善、伊逊、钟金、吉赛、纳都祜、吉逊，改棣镶白旗。

扬善亦逮事太祖，授备御。太宗即位，旗设调遣大臣二，扬善佐镶黄旗，寻授巴牙喇纛章京。天聪三年，从伐明，受上方略，冲锋攻坚，所至有功。五年，攻大凌河，与明监军道张春战，冒矢石陷阵，胸腕皆被创，进游击，擢内大臣。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既遁，其部众有遁入明境沙河堡者，使扬善赍书索以归。崇德二年，略大同，蒙古有被掠者，悉取以还，授议政大臣。

顺治初，肃亲王豪格得罪，都统何洛会诬告扬善及其子罗硕谄附豪格为乱。罗硕能通满、汉、蒙古文字，太宗召直文馆，授内国史院学士、噶布什贤章京，兼刑部理事官。至是，父子俱弃市。世祖亲政，诛何洛会，复扬善世职，以其孙霍罗袭。

伊逊，音达户齐第三子。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黄旗。天聪三年，从伐明，攻遵化，伊逊先登，中炮伤臂，太宗亲临视，授游击，寻迁兵部承政。七年，偕英俄尔岱使朝鲜，定互市约。崇德二年，坐事，罢。三年，复为兵部承政。四年，命与工部承政萨穆什喀等伐虎尔哈部，分兵循喇里阐，下兀库尔城，设伏铎陈城，败敌，斩七十级。师还，坐为博穆博果尔所袭，亡辎重、士卒，论罚。八年，卒。顺治十二年，追谥襄壮，建碑纪绩。子噶达浑，孙沙尔布，相继袭职。

纳都祜，音达户齐第八子。顺治初，任护军参领。从入关，破李自成，克潼关，定西安。移师下江南，追明福王至芜湖。并有俘馘，授半个前程，三年，从讨腾机思，土谢图汗、硕罗汗拒战，皆击败之。五年，从讨金声桓，有功。八年，擢正白旗梅勒额真，改副都御史，进拜他喇布喇哈番。双以伊逊无嗣，纳都祜当并袭，复遇恩诏，核改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四年，都察院请更定世职袭次，上疑其徇私，坐罢官。十七年，卒。无子，以钟金孙贵钦、吉赛子卢柏赫分袭。

武赖，吴尔汉子也。隶满洲镶黄旗。天聪四年，与布尔堪等将精兵百人略明边，渡大凌河，驰斩俘获甚众。八年，任甲喇额真。九年，擢固山额真，领正蓝旗。崇德元年七月，从武英郡王阿济

格伐明，明遵化三屯营守备率众来窥伺，尽歼之。师还，坐出边不收后队，诳言阿济格逼胁，临阵败走，罚白金四百。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武赖从，与豫亲王多铎共击败诸道援兵。复与固山额真谭泰等率阿礼哈超哈兵攻汉城，树云梯以登，守陴者奔窜，尽收其辎重牲畜以归。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至山东，击败明内官冯永盛、总兵侯永禄等，经董家口，敌兵千余，依山为阵，武赖与战屡捷，犁其垒。明将复率兵要我军辎重，武赖与准塔击破之，遂乘胜行略地。以功，授牛录章京。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刈禾锦州，明兵出拒，武赖追击，迫使入城，遂略松山。八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至浑河，击败明兵。师还，经密云，明兵以火器断归路，武赖与固山额真鳌拜奋勇驰突，明兵溃走；度塞，复败敌，整军出边。以功加半个前程。顺治初，入关破李自成，三诏，进至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老乞休。寻卒，谥康毅，建碑纪绩。

卫齐子鳌拜，郎格孙席卜臣，皆别有传。

冷格里，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弟也。少事太祖，从征伐。叙功，自备御累进一等副将。明将毛文龙分兵自朝鲜义州城西渡鸭绿江，入海岛中，辟田以耕。天命九年秋八月，上命冷格里将左翼兵、吴善将右翼兵袭击之。道得谍，知明兵昼渡江棱于岛，夜还屯江岸。冷格里夜引兵自山蹊潜行，平旦，度明兵已渡江，即疾驰，揭支流以济。入岛，明将卒皆惊，奔溃，追斩五百余级，余众争舟，多堕水死，焚岛中积聚而还。

太宗即位，以其弟纳穆泰为八大臣领本旗，而冷格里列十六大臣佐之。蒙古扎鲁特部贰于明，大贝勒代善等帅师讨之，冷格里及甲喇额真阿山将六百人为前锋，略喀尔喀巴林部，逐守卒，纵火燎原，张军势，转战而前，获扎鲁特部贝勒巴克等十四人，俘二百七十一，掠驼、马、牛、羊三千九百四十有二。师还，上率诸贝勒大臣迎劳，进三等总兵官。

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夜引兵八十人袭明边，一夕入六堠，尽俘其堠卒，遂袭义州，克之。论功，进一等总兵官。三年二月，明兵自海岛移屯朝鲜铁山，冷格里率精兵攻之，多所斩馘。九月，从扬古利率兵逐逃人雅尔古，遇毛文龙部卒以采参至者，俘数十人以还。四年，纳穆泰以弃滦州黜，擢冷格里为八大臣，领本旗。五年五月，与喀克笃礼分将左右翼兵伐南海岛，有功。八月，太宗伐明，冷格里从，围大凌河城，冷格里以所部军于城西北。

上招明总兵祖大寿降，大寿未决，先使裨将韩栋出谒，出冷格里所守门。冷格里令军士戎服执戟，立营门内外，示栋军容。栋既谒上还，将入城，冷格里呵使止门外，问姓名，审形貌，然后令人。栋具以语大寿，大寿怵我军严整，乃决降。

七年六月，从贝勒岳托等将右翼兵伐明，取旅顺，师还，上迎劳如初。是年冬，冷格里有疾，十二月，上亲至其第视疾。八年正月，卒。上临其丧，哭之恸，驾还，设幄于丹墀，坐而欢息，漏下二鼓始入宫。明年，上行幸，道经其墓，下马酹而哭之。顺治十二年，追谥武襄。

子穆成格。天聪四年，从伐明，克永平四城。薄明都，明侍郎刘之纶率兵出御，战败，所将兵尽歼，之纶匿石岩下，穆成格射杀之。八年，袭一等总兵官，寻改一等昂邦章京。官至刑部左参政。卒，子穆赫林，袭。顺治初，改一等精奇尼哈番。恩诏，累进一等伯。康熙中，其孙吉当阿袭，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间，定封一等子。

纳穆泰，扬古利幼弟，其母襁负来归者也。少从太祖征伐。太宗即位，擢为八大臣，领本旗，以笃义贝勒巴雅喇子拜音图及其兄冷格里为十六大臣佐之。天聪元年，从伐朝鲜。三年冬，从伐明，攻遵化，率所部军其城西北。四年春，复克永平，降迁安，下滦州，是为永平四城。师还，命贝勒阿敏督诸将戍守，纳穆泰与图尔格、库尔缠、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分守滦州。

明经略孙承宗锐意复四城，四月，遣兵攻滦州，不能克而退。五月，监军道张春、监纪官邱禾嘉，总兵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恭诚、孟韬悉众来攻，纳穆泰与图尔格分门而守，矢石竞发，出精锐绕城搏战，驱敌出壕外。敌复突至，攻纳穆泰所守门，焚城楼，或执爨缘云梯先登，我兵阿玉什斩之。夺其爨，敌稍却，求援于阿敏。阿敏守永平，使巴笃礼以数百人往，夜突围入城。敌以炮攻，我兵不能御，守四日夜，弃城奔永平就阿敏。阿敏旋引师还，永平四城复入于明。纳穆泰坐论死，上命宥之，夺官，籍其家。

五年，将兵入明边逐逋，斩六人，执九人以归。明宁远人张士粹来降，诡言明筑大凌河城，使纳穆泰与图尔格将千人往詗之，还言士粹等言妄，悉诛之。寻擢兵部承政，授游击世职。复与图尔格略锦州、松山。八年，改官制，授固山额真、三等甲喇章京。秋，从上伐明，自上方堡入，八月，克灵邱县王家庄，先登有功。九年二月，命贝勒多尔衮将万人，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纳穆泰将右翼，图尔格将左翼。师还，入明境，自平鲁卫略代州，至崞县出边，纳穆泰、图尔格以兵千人殿。明总兵祖大寿率马步兵三千人追至，图尔格奋击破之；溃兵合马步五百余据台为阵，纳穆泰麾兵围攻，尽歼其众，获人畜七万六千二百。叙功，加三等梅勒章京。十月，卒。上欲临其丧，诸贝勒谏止，赐御服以敛。顺治四年，改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三传，降袭。扬古利从弟谭泰，自有传。

谭泰弟谭布，天聪初，为巴牙喇甲喇章京。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人出樵采，率先邀击，斩三人，俘二人，复与希福等击败明援兵自锦州至者。崇德三年，授议政大臣。四年十一月，与萨穆什喀、索海等伐索伦部，取道虎尔哈部，攻雅克萨城，得丁壮三百余。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迎战，击却之，护所俘以归。授牛录章京，赐貂皮及人户。五年，擢十六大臣。时我兵屯田义州，谭布及觉善率兵为卫，明兵骤至，残屯丁，论罚如例。六年，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以步卒出战，谭布冲坚力战，复败其骑卒，斩材官一以徇。明总督洪承畴来援，谭布从其兄谭泰迎战，敌骑至，谭布屡奋战挫敌。以功，加半个前程。祖大寿既降，上命诸大臣与较射，赏诸中侯者，谭布赐驼一。八年正月，复与觉善戍锦州。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略宁远。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进二等甲喇章京。二年，从饶余郡王阿巴泰镇山东，与淮塔徇徐州，击败明军，得舟五百余、炮五十有七。时豫亲王多铎下江南，自泗州渡河趋扬州，而明总兵刘泽清、总漕田仰犹保淮安，谭布与淮塔师至清江浦，泽清、仰皆走，遂定淮安，下如皋、通州，抚辑附近诸州县。进一等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击张献忠。

六年，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姜瓖，围大同。瓖潜结援贼倚北山缀我军，而自纠众出城为夹击。谭布与鳌拜、车尔布等先破贼援，还击瓖，迫使入城，斩殆甚众；又分兵徇太原、平阳、汾州。论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三月，授工部尚书。是年八月，谭泰诛，诏兄弟毋连坐。寻罢尚书，复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卒。

萨穆什喀，佟佳氏，扈尔汉第三弟也。隶满洲正白旗。少从太祖转战，积功授游击。尝以十二人逐敌山麓，斩百人，获五十三人，马、牛、羊千计。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白旗。

天聪四年，从伐明，攻滦州。七年，复从贝勒岳托等伐明，规取旅顺。时师自陆行，皆乘马，萨穆什喀曰："师潜进，安用乘马为？"乃率众舍马徒行。至水次，岳托勉萨穆什喀努力，萨穆什喀对曰："如贝勒言。此城誓必下，不空归也！"遂与白奇超哈章京巴奇兰以舟先，身被百创，战益厉，遂破旅顺。师还，太宗郊劳，亲酌金卮以赐，进一等参将。八年，授甲喇额真。从贝勒杜兰戍海州。十二月，命副巴奇兰伐黑龙江虎尔哈部，降其众，取其地。九年四月，师还。加三等梅勒章京，授白奇超哈章京。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入长城，与额驸苏纳帅师攻容城，先登，克之。三年，授议政大臣。复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皮岛，督摆牙喇兵渡江，先至岸，与固山额真阿山、叶臣等共攻克之，斩其守将沈世魁，进二等。七月，授工部承政。

四年，与刑部承政索诲分将左右翼伐索伦部，部人达尔布尼、阿哈木都户、白库都、汉必尔代据厄库尔城拒我师，萨穆什喀合左右翼攻克之。进攻铎陈，未下，牛录额真萨必图等引兵助攻，铎陈、阿撒津二城兵潜山邀战，萨穆什喀设伏败之，斩七十人。五年，师还，上郊劳赐宴。吏议萨穆什喀伐索伦，得三屯，复叛，其长博穆博果尔掠正蓝旗辎重，坐视不救，当削职、籍没，上命削职，贷籍没。萨穆什喀陈辨："博穆博果尔掠辎重，率兵追击里许，乃与右翼索海等兵遇，索海等攘功。"上命王、贝勒、议政大臣勘核，以萨穆什喀言妄，论死，上特宥之。复追论戍海州时备不严，屯丁敌杀，论罚锾。

七年，从伐明，攻锦州，敌犯塞，萨穆什喀力战，敌三至三却。锦州下，复授世职牛录章京。

八年，卒。子罗什，袭职。

雅赖，扈尔汉第七弟也。事太祖，从伐乌喇，略地朝鲜，数被创。从攻辽东，破蒙古兵。从伐察哈尔，先登杀敌。天聪三年五月，与甲喇额真罗璧等将千人略明新城路，遇毛文龙旧部采参者，斩六十人，毁其舟。九月，从扬古利逐逃人雅尔古，复遇文龙部众，杀九千六百余人，获千总三及从者十六。十一月，太宗伐明，薄明都，袁崇焕来援，攻摆牙喇兵，城兵出应，雅赖力战却之。五年，从攻大凌河，屡胜。尝单骑入敌阵，出战死者尸。七年，取旅顺口，与萨穆什喀同舟先济，敌据岸列阵以拒。雅赖超跃登岸，大呼曰："雅赖先登矣！"遂入敌阵。黎明，与敌战，入城被创，战益奋，我兵或少隙，辄手刃之。城下，授世职备御，崇德二年，授议政大臣。八年，加半个前程。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从破自成兵潼关，定河南、江南。论功，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八年三月，擢户部尚书。四月，坐驻防河间，牛录额真硕尔对讦告发饷不均，罢，并削拖沙喇哈番。康熙三年，卒。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洪尼雅喀，吴扎库氏，世居噶哈里。太祖初起时，扈伦诸部方强，乌喇尤横肆，闻洪尼雅喀以材武豪于所部，劫其孥，迫使归附。洪尼雅喀既偕往，念乌喇贝勒不足事，中途弃走；与弟萨苏喀、萨穆唐阿率其族四十人归太祖。授牛录额真，俾领其众，隶满洲镶红旗。天命三年，从伐明有功，擢甲喇额真。天聪二年，太宗自将伐明，攻锦州。师薄城，洪尼雅喀先登，毁其堞，坠伤足，敌迫之，将执而絷焉，季弟萨穆唐阿以壮达从军，驰护斗死，洪尼雅喀乃免。八年五月，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寻卒。子武拉禅。

武拉禅袭世职。顺治元年，授摆牙喇甲喇额真。十月，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十二月，至潼关，甫立营，贼掩至，击却之。二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趋平湖，败敌，获战舰，进略杭州，马士英、方国安拥众来攻，武拉禅与战于赭山、于朱桥、于范村，屡胜。四年，授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五年正月，增设沧州、大名驻防，命武拉禅以梅勒额真驻大名。金声桓为乱，从征南大将军谭泰攻南昌，五合五胜。声桓以步骑七万拒战，率本旗兵合击，大破之。声桓既死，剿余寇于袁州，击败明将朱翊鑅，定府一、县二。

六年七月，有赵凤冈者，为乱于畿南，武拉禅讨之，斩凤冈，歼其众千人；别遣甲喇额真哈其哈等击贼宝山村，获其渠田东楼、杨牌子。七年五月，授刑部侍郎。叙功，遇恩诏，世职屡进，寻定为二等阿思哈尼番。十二年，从宁海大将军宜尔德攻舟山，明将陈六御等以三万人拒战，武拉禅督蠹奋击。以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复以恩诏，加拖沙喇哈番。十六年，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克戴青家奴欧侍卫阿拉那于市，武拉祥勘狱，反罪阿拉那，坐枉抑，削所加拖沙喇哈番。十七年，以病免。康熙六年十月，卒。

萨苏喀，洪尼雅喀仲弟也。事太祖，授摆牙喇甲喇额真。天命七年，从太祖伐明，攻广宁，战于沙岭。我师有都尔根者，马蹶，敌骑三共取之，两刃交下，萨苏喀驰入敌阵，跃马大呼，斩一人，排一人扑地，遂翼之出，无敢逼者。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薄明都，萨苏喀为前驱侦敌。五年，师围大凌河城，城兵突出，萨苏喀率兵追击，及壕而返；城兵寻复出，又击败之。八年二月，略明前屯卫，从噶什布贤噶喇昂邦劳萨击败宁远兵，获马二十有二。六月，师至大同，以三十人侦左卫，敌三百屯城外，奋击，敌溃走，逐之至城下，斩获甚众。九年，从贝勒多尔袞招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进略明边。固山额真图尔格设伏败敌，敌溃走，萨苏喀蹑其后，斩级最，授半个前程。寻擢礼部参政。崇德二年，与甲喇额真丹岱等以八十人略明边，次清河，敌七百屯守，与战大胜，获蠹二、马二十余。五年，围锦州，守木鲁河。六年，围松山。八年，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战比有功。顺治初，擢镶红旗满洲梅勒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与梅勒额真和托共驱入敌营，中炮没，赠三等甲喇章京。

阿山，伊尔根觉罗氏，世居穆溪。父阿尔塔什，率阿山及诸子阿达海、济尔垓、噶赖，以七村附太祖。太祖妻以同族女兄弟，号"额驸"，而以阿山等属贝勒代善。代善置闭散，觘望，与诸弟及其子塞赫等逃之明。上收其孥，贝勒阿敏以兵追之，射殆阿山二子，阿山亦被创，兄弟相失。穆克谭追射阿达海，阿达海斫穆克谭，坠马几死，遂夺其马，与阿山等入明边，寻复自归。太祖问其故，

对曰：“举族相投，矢效命疆场，岂直充厮役乎？”乃置诸左右。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天命六年，从伐辽阳，授二等参将。太宗即位，旗置大臣一为将，其次将置大臣二为佐，又其次置大臣二备调遣。使阿山佐正白旗，阿达海与同旗备调遣。是岁，贝勒代善等帅师扎鲁特部，上令阿山与冷格里以兵六百入喀尔喀巴林部逐逻卒，纵火张军威。师还，进三等副将。

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克义州。阿达海坐匿太祖御用兜鍪，鞭五十。又违上命，为贝勒多铎媒聘国舅阿布泰女，论死，上宥之，命夺官，籍其家之半。阿达海托言捕鱼，以十骑逾赫图阿喇城遁，克彻尼追之还。阿达海私语从人曰：“我欲乱箭射杀克彻尼，如尔辈何！”语闻，上命诛之。

三年秋，阿山复与弟噶赖子塞赫及阿达海子查塔、莫洛浑奔明宁远，上收其孥，遣兵往追之，阿山等将入明境，遣从者先，明守塞兵执而杀之。阿山等惧，复还，请罪，上复宥之，还其孥，使复职。阿山乃讦雅荪与同谋，雅荪者起微贱，以叶赫攻兀扎鲁城时，战有功，太祖宠任之，雅荪矢言殉太祖。太祖崩，不果殉，临丧慢。至是，鞫得实，遂坐诛。

冬，从上伐明，克洪山口城，薄明都，军于城东南，阿山与图鲁什周视敌营，请速进攻，上命即夜漏三下列阵，诘旦遂战，大破明军，陈斩武经略满桂等。四年，攻永平，上命阿山及叶臣选部下猛士二十四人，乘夜挟云梯以攻，谕曰：“登梯当令四人先分立梯端二旁，次令四人登，又次令十六人相继上，又次则尔曹督其后，复令各旗出将一兵千人助攻。”次日，日加寅，薄城树梯，犯矢石奋战。俄，城上炮裂药发，敌兵自惊扰，阿山督所部冒火锐上，诸军继进，遂克其城。

五年，攻大凌河，率锐骑逻锦州、松山，俘明兵，明守将出援，与劳萨、图鲁什以三百人败其众二千，斩百余级，获纛三。上劳以金卮，寻授固山额真。六年，上自将伐察哈尔，阿山与梅勒额真布尔吉方行边，闻上至四拉木伦河，帅师来会，上命率精骑三百助图鲁什为前驱。察哈尔汗遁去，上引还，复命阿山等帅师防边。七年，与布尔吉侦鹿岛，多所俘获。八年，与图鲁什略锦州，贝勒岳托谓图鲁什曰：“军中调遣，当就阿山商权，勿违其言。”既，复从伐察哈尔，斩蒙古逃人。追录克永平功，进三等昂邦章京，免徭役；并分以虎尔哈俘百人，隶所领牛录。

九年，师入明边，略山西，明兵自山海关赴援。上命贝勒多铎军广宁，阿山与固山额真石廷柱率噶布什贤兵四百前驱趋锦州，明副将刘应选等以兵三千五百人来御，遇于大凌河。将战，多铎后军骤至，自山而下，士马腾踔，军容甚盛，明兵惊沮。阿山突起掩击，我师从之，陈斩应选，歼其兵五百，克台堡一。师还，赐良马、铠甲。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下雕鹗、长安岭二城，率本旗兵独克东安县。师还，明兵来追，阿山殿，击斩略尽。二年，取皮岛，与叶臣将左翼舟师攻其西北隅，先登，斩守将沈世魁，进一等昂邦章京世职。六年八月，复围锦州，城兵突围出攻我师，松山守将潜谋夺火器，阿山迭击败之。七年十月，复从贝勒阿巴泰伐明，入墙子岭，转战至兖州。师还，赉银币。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自成败走，阿山偕左翼梅勒额真阿哈尼堪、右翼固山额真马喇希，济薄津击破之，克平阳。以功，进三等公。二年，豫亲王多铎自陕西移师下江南，阿山及诸将从。与马喇希等取淮河桥，渡淮拔扬州；率舟师溯江上，克江宁，获明福王。江南既定，从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音图徇浙江，师次杭州，明潞王常涝降，嘉兴、湖州、绍兴、宁波、严州皆下。师还，赉金银、鞍马。

阿山自太宗时，屡坐事被论，辄贷之。三年，坐妄听巫者言，罪所部，被讦，罢官，夺世职。旋复授一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旋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从弟阿尔津，自有传。

论曰：太祖时，邻近诸部族归附，常书兄弟最先，康果礼等最众，其子孙皆能以骁勇自效。博尔晋，雅希禅杀敌致果，盖劳萨、图鲁什之亚也。杨善、冷格里、萨穆什喀皆有战绩，非藉父兄显者。洪尼雅喀尤以材武名。阿山屡去复归，诛弟而用兄，驾驭枭桀，惟恩与法，握其要矣。

清史稿卷二二八　列传第一五

额尔德尼喀盖子武书　布善　布善子夸扎

达海　尼堪　库尔缠弟库拜

英俄尔岱　满达尔汉弟马福塔

额而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

满洲初起时，犹用蒙古文字，两国语言异，必移译而成文，国人以为不便。太祖起兵之十六年，岁己亥二月辛亥朔，召巴克什额尔德尼、札尔固齐噶盖使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上曰：“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请更制之法，上曰：“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于是制国书，行于国中。满洲有文字自此始。

天命三年，从伐明，取抚顺，师还，明总兵张承荫自广宁率众蹑我师后，额尔德尼偕诸将还击，斩承荫。叙功，授副将。太宗时，额尔德尼已前卒，尝谕文馆诸臣，欢为一代杰出。顺治十一年，追谥文成。子萨哈连，官至銮仪卫冠军使。赐姓赫舍里，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

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棣满洲镶黄旗。太祖以为札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纳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寨克什。岁戊戌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余。岁己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二千人戍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子武善。

武善年十六，太祖念噶盖旧劳，授牛录额真。天命九年，明将毛文龙遣兵入海岛屯耕，太祖命武善与冷格里击之，歼其众。语详《冷格里傳》。文龙复遣兵三百登海岸掠，武善与满都里率兵追击，斩裨将三，还所掠。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镶红旗。天聪八年，上遣诸将伐明，武善与阿山为后队，遵上方略，设伏败敌，授三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讠向＞知明兵袭滨海龃场，上命武善与吏部参政吉恩哈驰援，击走明兵。三年正月，喀尔喀札萨克图窥归化城，上自将御之，武善与吴巴海从。吴巴海厮卒盗军糈，武善坐徇隐，夺世职。八月，授工部参政。时蒙古、瓦尔喀诸部皆附，使至，每以武善典其事。顺治元年，卒。

布善，武善弟。事太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牛录额真。录护巴牙喇纛章京，列议政大臣。崇德五年，从伐明，攻锦州，击败杏山骑兵。六年，复从伐明，攻松山，洪承畴以十三万人赴援，布善先众力战却敌。上度明兵众而饷不继，必引去，命诸将比翼列营，直抵海滨。入夜，明兵果引去，诸将截击，布善率兵穷追，斩获无算。八年，复从伐明，攻克前屯卫、中前所。顺治初，从入关，予牛录章京世职。二年，从征江南，卒于军。

夸札，布善子，袭职。遇恩诏，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授护军参领，兼佐领。康熙十三年，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围抚州，屡破贼，贼弃城走。四年，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其将夏国相屯苹乡，依山结寨。夸札率兵奋击，大破之，国相等弃资械走。十七年，迁护军统领。十八年，擢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安亲王攻武冈，军器辎重自水道进，贼截溪，夸札率兵驰击，贼却走。绿旗兵屯溪岸，贼舟垒集逼屯，夸札自陆赴援，道险，马不能行，乃率兵步行。贼据山梁，设鹿角，列火器以拒，夸札督兵直前，斩获甚众，贼水陆皆溃。十九年，命将湖广兵诣广西，参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军务，讨叛将马承荫，克武宁，进取象州，围柳州，承荫降，进复庆远，广西平，还京。二十一年，卒。叙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达海，先世居觉尔察，以地为氏。祖博洛，太祖时来归。父艾密禅。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

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令于国中，有当兼用汉文者，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太宗始置文馆，命分两直：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译汉字书籍；库尔缠、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记注国政。

天聪三年，上伐明，既击破满桂等四总兵军，遣达海赍书与明议和，明闭关拒勿纳；复命海达

为书二通，一置得胜门外，一置安定门外，乃引师还。四年，复伐明，至沙河驿，命达海以汉语谕降。克永平，命达海持黄旗登城，以汉语谕军民，城中望见，皆罗跪呼“万岁”。降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从贝勒阿巴泰入见，命达海以汉语慰劳。三屯营、汉儿庄既降，明兵袭三屯营，上虑汉儿庄复叛，命达海以汉语抚定之。是年，所译书成，授游击。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九月，复伐明，破大凌河，命达海以汉语招总兵祖大寿。上赐宴，复命传谕慰劳。十二月，定朝仪。

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六年三月，太宗谕达海曰：“十二字头无识别，上下字相同。幼学习之，寻常言语，犹易通晓；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无文义可寻，必且舛误。尔其审度字旁加圈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达海承命寻绎，字旁回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补所未备，谓：“旧有十二字头为正字，新补为外字，犹不能尽协，则以两字合音为一字，较汉文翻切尤精当。”国书始大备。是年六月，达海病，逾月病亟。上闻，垂涕，遣侍臣往视，赐蟒缎，并谕当优恤其子。达海闻命感怆，已不能言，数日遂卒，年三十八。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

达海廉谨，在文馆久，为领袖。其卒也，当敛，求靴无完者。七年二月，以其长子雅秦降一等袭职，授备御。国初文臣无世职，有之自达海始。十年，赐谥文成。康熙八年五月，圣祖从其孙禅布请，立碑纪绩。

达海子四，长子雅秦，以备御兼管佐领。崇德三年，从伐明，毁董家口边墙入，略明畿内，下山东，所向克捷。还，出青山口，遇明军，雅秦率步兵击败之。四年，从攻松山。六年，从围锦州，城兵突出犯我军，雅秦率所部兵御敌，皆有功。旋授吏部理事官。八年，调户部理事官。顺治元年四月，从入关，击败李自成。迭遇恩诏，进世职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三月，授吏部侍郎。七月，擢国史院大学士。十月，卒。九年，上以恩诏进世职过滥，命改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予其子禅布袭职。康熙二十一年，圣祖巡方，命从官祭雅秦墓。

达海次子辰德，太宗尝召其兄弟，赐馔予币，命辰德勤习汉文，其后仕未显。

三子喇扪，康熙间，以前锋统领从讨吴三桂，战衡州，阵没，赠拖沙喇哈番。

四子常额，雅秦卒后，世祖特授学士，而雅秦子禅布，康熙初亦官秘书院学士，为达海请立碑。三桂既平之明年，圣祖谘诸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明珠对：“闻有孙为鸿胪寺官。”因下吏部录达海诸孙陈布禄等十二人引见，命授陈布禄刑部郎中。其后国子监祭酒阿理瑚请以达海从祀孔子庙，礼部尚书韩菼议不可，乃罢。

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

尼堪，纳喇氏，世居松阿里乌喇。太祖时来归，赐号“巴克什”。旗制定，隶满洲镶白旗。初以说降蒙古科尔沁部，授备御。天命十年，偕侍卫博尔晋等率师伐虎尔哈部，收五百户以还，上郊劳赐宴。

天聪初，擢一等侍卫。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有功。七年，从诸贝勒按狱蒙古诸部，牛录额真阿什达尔汉以所赍敕二十道付尼堪，尼堪以授从者，失其九。所司论劾，罚如律。蒿齐忒部台吉额林等来归，命尼堪往迎。八年正月，收其部落户口、牲畜以还。七月，上伐明，道遇察哈尔部众来归，命尼堪还盛京安置。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使尼堪偕卦尔察、席特库率兵十二人侦明兵。明兵适至，奋击败之，逐至辽河，凡三战，斩馘百余，明兵引退。九年，从贝勒岳托戍归化城，土默特部私与明通，岳托使尼堪及参领阿尔津伺塞上，得明使四辈、土默特使十辈，皆执以归。寻与英俄尔岱等使朝鲜。

崇德元年六月，授理藩院承政。二年正月，太宗伐朝鲜，既克其都，命尼堪及吉思哈、叶克舒帅师并护科尔沁、扎鲁特、敖汉、奈曼诸部兵伐瓦尔喀，将出朝鲜境，朝鲜兵屯吉木海，阻师行，尼堪督兵进击，大破之，斩平壤巡抚。既，朝鲜兵二万余人复来追袭，尼堪等设伏诱敌，歼万余人。敌遁，据山巅立栅拒守，师围之三日，遂下。降哈忙城巡抚及总兵副使以下官，获牲畜、布帛诸物无算。进略瓦尔喀部，以所获畀蒙古诸部兵，寻引师还。复偕阿什达尔汉使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诸部颁赦诏，会诸部王贝勒清庶狱。三年五月，坐谳狱科尔沁失实，解任。七月，授理藩院

右参政。四年，伐明，征蒙古诸部兵，兵至不如额，命尼堪使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诸部诘责。五年四月，上以尼堪克副任使，授三等甲喇章京。复命安集索伦、郭尔罗斯两部新附之众，编为八牛录。七月，复命征蒙古诸部兵伐索伦，简其军实。

世祖定鼎，论功，进二等。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下河南，将蒙古兵自南阳趋归德，降州一、县四。论功，进一等。三年，从多铎讨苏尼特部，大破其众。四年，论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迁理藩院尚书。六年，喀尔喀使至，馈睿亲王多尔袞马，巽亲王满达海以为言，尼堪启王，王曰："如例云何？"尼堪曰："外藩职贡，例不当馈诸王。"王恶其语侵己，令内大臣议罪，夺其俸。三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十年，上以尼堪老，进二等，致仕。十七年，卒。无子，以其弟阿穆尔图、阿锡图，从子玛拉、兆资分袭世职。玛拉自有传。

库尔缠，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祖曰赖卢浑，父曰索塔兰。赖卢浑先为哈达都督，索塔兰及所部来归。旗制定，隶属满洲镶红旗。太祖以女妻索塔兰，生子四，库尔缠其次子也。天命元年，召直左右。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五部来议和，库尔缠赍书莅盟；九年二月，复将命如科尔沁修好：皆称旨，授牛录章京。

太宗即位，伐扎鲁特部，库尔缠从，师还，上劳诸贝勒。饮至，达海承旨问诸贝勒行军胜敌始末，库尔缠为诸贝勒具对，成礼。天聪元年，伐朝鲜，库尔缠从，朝鲜王李倧请行成，库尔缠及副将刘兴祚将命宣抚。倧既约降，库尔缠等还报，朝鲜诸将不知倧已约降也，以步骑兵千人邀诸平壤，库尔缠集从者环甲突围出。朝鲜兵蹑其后，库尔缠令从者前行，而以十骑殿，杀朝鲜兵三，疾驰六十里。朝鲜兵三百骑继至，库尔缠率十骑凭隘为伏，击败之，斩朝鲜将四、兵五十余，获马百，卒达沈阳。上复命赍谕至军中申军令，定盟誓而还。

三年四月，定文馆职守，命记注时政，备国史。四年正月，伐明，库尔缠偕游击高鸿中先至滦州，设谋使启城门，师遂入。二月，师还，库尔缠从诸将戍焉。五月，明监军道张春等来攻，库尔缠与牛录额真觉善等勒兵出战，奋矟逾堑，直趣敌阵。春等稍却，旋发火器焚城楼，坏睥睨，库尔缠与觉善还兵御之，敌不能登。都统图尔格等以孤军无援，退保永平，敌围益急，库尔缠且守且战，屡有斩馘。旋从贝勒阿敏等弃诸城，还都待罪。上以在滦州时能力战，特贳之。

库尔缠先以口语被讦。五年十一月，使朝鲜，以汉文作书遗朝鲜，受私馈。六年六月，使明得胜堡议和，以其人来，上召入见，屡失期。七年二月，上发库尔缠诸罪，并追议庇刘兴祚罪，论死。兴祚者开原人，见辱开原道，遂率其诸弟兴治等以降，太祖以国语名之曰爱塔。克辽东，授副将，领盖、复、金三州。兴祚婪，索民财畜，被讦解任，遂有叛志。事屡败，太宗屡覆盖之。兴祚使其弟兴贤逃归毛文龙，作书遗库尔缠，诡言且死，托以营葬，诳瞽者醉而缢杀之，焚其室逸去。库尔缠得书，视兴祚，见瞽者尸，以为兴祚也，持之恸，告于上，以其子五十袭职，为营葬。既而其弟兴治亦遁，诈渐露。兴祚、兴治去事文龙，文龙荐为参将。袁崇焕杀文龙，使兴治及陈继盛分将其兵。天聪四年，上攻永平，兴祚在敌中，袭我军中喀喇沁兵，杀数十人。使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将五百人求兴祚。兴祚将趋山海关，阿巴泰遮其前，济尔哈朗迫其后，遂战，甲喇额真图鲁什获兴祚，杀之，执兴贤以归。库尔缠解衣痤兴祚，上命发而磔之，库尔缠复窃收其遗骼。时兴治将兵驻皮岛，诸弟兴基、兴梁、兴沛、兴邦皆为偏裨。兴沛以游击守长山岛，上遣使招兴治等，讳言逻卒误杀兴祚；且令兴贤附书述上恩，赡其母及妻。使屡返，复遣护其妻以往，兴治亦屡答上书，自署"客国臣"，枝梧不得要领。会兴治为兴祚发丧，而继盛信谍言，疑未死，兴治忿，执杀继盛，因纵掠。明使黄龙镇皮岛，兴治复为乱，被杀。上亦杀兴贤及其诸子。库尔缠与兴祚善，未叛，屡为上言，终收其骨，卒以此及。上犹念其有劳，命毋籍其家。世祖定鼎燕京，诏视一品大臣例，予宅地、奴仆。

库尔缠弟库拜，初以小校事太祖，从伐明，取抚顺，战败追兵，复下辽、沈，命为牛录额真。天聪五年，从伐瓦尔喀，手被创，犹力战，克堡一。是年七月，初设六部，授吏部参政。叙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复以吏部考满，授三等甲喇章京。八年，从伐黑龙江诸部。九年，进二等甲喇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追论伐瓦尔喀时夺部卒俘，复令部卒私猎，论罚，罢牛录章京。三年七月，

更定官制，改吏部理事官。五年正月，卒。

英俄尔岱，他塔喇氏，世居扎库木。太祖时，从其祖岱图库哈理来归，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天命四年，从攻开原。有蒙古巴图鲁阿布尔者，素以骁勇名，降明为边将，出战，英俄尔岱驰斩之。六年，从克沈阳，授游击。从克辽阳，授二等参将。

天聪三年，从伐明，克遵化，太宗督诸军向明都，而令英俄尔岱及李思忠、范文程以兵八百守遵化。师既行，所下诸城堡石门驿、马兰峪、三屯营，大安口、罗文峪、汉儿庄、郭家峪、洪山口、潘家口、滦阳营皆复为明守。明兵夜薄遵化，英俄尔岱率兵击却之。平旦，明将以骑兵列阵待，英俄尔岱出战，明兵骤至，英俄尔岱麾其众悉锐奋击，明兵退，斩殿者五人，俘材官一，明兵宵奔。英俄尔岱以师从之，复歼骑卒百、步卒千余，以书谕诸城，罗文峪、三屯营、洪山口、汉儿庄、滦阳营五城复降。

五年七月，定官制，始设六部，以英俄尔岱为户部承政。七年，明故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自登州来降，使英俄尔岱及游击罗奇赍书征粮于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使其臣朴禄报聘，言毛氏旧为敌，不愿输粮。太宗复以书谕，略言："毛氏将今归我国，以兵守其舟，当就便输以粮。"遣英俄尔岱及备御代松阿赍书复往，朝鲜乃输粮如指。八年五月，改进一等甲喇章京。

太宗自将伐察哈尔，察哈尔林丹汗走图白特，所部溃散。或得俘，言同行凡千余户，方苦无所归，上命英俄尔岱梅勒额真觉罗布尔吉将二千人往迹之。英俄尔岱等行遇蒙古头人侯痕巴图鲁率千户将来归，遣使谒上；复遇台吉布颜图，纵兵击杀之，斩二百余，俘四十以还。上以驼马及所俘，赉英俄尔岱及诸将士。既，布颜图部众奔诉于上，言："我曹自察哈尔来归，遇大军，乞降不见允，横被屠戮。"上怒，命尽夺所赉。英俄尔岱寻以考满进三等梅勒章京。

十年春，诸贝勒及蒙古诸部以太宗功德日隆，议上尊号，令英俄尔岱赍书使朝鲜喻意。既至，倧谢不延纳，令英俄尔岱诣所置议政府陈说，设兵昼夜环守使邸。英俄尔岱率诸从者夺民间马，突门而出。朝鲜王遣骑持报书追付英俄尔岱而别，以书诫其边臣令守界，英俄尔岱并夺之以闻。又遇明皮岛兵遮归路，击走之。

崇德改元，讨朝鲜，师克王都，倧出奔南汉城。二年春，上使英俄尔岱及马福塔赍敕诘责，朝鲜以书谢。师益进，薄南汉城，复使英俄而岱、马福塔招倧出城相见，倧答书始称臣，然犹逡巡不敢出。上詗知倧寄孥江华岛，命睿亲王多尔袞以偏师下之，获其妃及诸子。倧乃出降，上留其二子为质，命英俄尔岱、马福塔送其妃及诸戚属还王都。二月，班师，倧出送，命英俄尔岱、马福塔宣谕，仍送之还。旋授议政大臣。十月，复命英俄尔岱、马福塔赍敕印使朝鲜，封倧仍为朝鲜国王。四年，授固山额真。五年，上以倧缮城郭，积刍粮，欺冈巧饰，使英俄尔岱及鄂莫克图赍敕诘责，倧上表谢罪。

六年六月，睿亲王多尔袞复攻锦州，九月，贝勒多铎等围松山，英俄尔岱皆在行间。七年，复使朝鲜鞫狱，还奏称旨。八年，考满，进三等精奇尼哈番。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入关。是年，改承政为尚书，英俄尔岱仍任户部。二年，叙功，封三等公。三年，奏请禁民间私售马骡、军械、火器，以杜盗源，从之。四年，考满，进二等公。五年二月，卒。

英俄尔岱娶饶余郡王阿巴泰女，授多罗额驸。领户部十余年，既领固山，仍综部政。屡坐事论罚，而恩顾不稍衰。太宗尝谕群臣曰："英俄尔岱性素执拗，其于本旗人亦偶有徇庇。朕思人鲜有令德，英俄尔岱能殚心部政，治事明决，朕甚嘉之。视诸部大臣不如英俄尔岱者多矣！"及睿亲王薨，得罪，夺英俄尔岱公爵，降精奇尼哈番。康熙间，辅臣鳌拜专政，陷大学士苏纳海等于死，以英俄尔岱与苏纳海同族，追论初授地不平、附睿亲王诸罪状，夺官。子宜图，官至内大臣，袭爵降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满达尔汉，纳喇氏，先世居哈达。父雅虎，率十八户归太祖，太祖以为牛录额真，隶满洲正黄旗。擢扎尔固齐。与哈穆达尼伐东海卦尔察部，俘二千人以归，太祖郊劳，与宴。又克舒桑哈达，赐俘百。既乞休，满达尔汉继为牛录额真。从太宗伐虎尔哈部，降五百余户。

天聪五年五月，上将伐明，规取海中诸岛，使满达尔汉与董纳密聘于朝鲜，且征舟焉。时朝鲜

初附，未敢开罪于明，满达尔汉等至朝鲜，国王李倧谢不见，且以兵守馆。越三日，满达尔汉谓守者曰：“我奉命至此，何慢我不相见？我归矣！”遂与诸从者佩弓矢，策骑夺门出。倧使侍臣追及，请见，满达尔汉等乃入见，致使命而还。七月，授礼部参政。闰十一月，复与库尔缠等使朝鲜，诫毋纵其民越境采猎，毋匿逃人。并令岁馈当如例，倧乃引咎，愿如约。

八年，太宗自将伐明，攻大同，满达尔汉分兵克堡四、台一，又拔王家庄。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寻擢礼部承政。复使朝鲜。崇德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克皮岛，赐白金、裘、马。顺治初，世祖定鼎京师，满达尔汉以老解部任，专领牛录。恩诏，进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卒，谥敬敏。子阿哈丹，袭职。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福建，击郑成功厦门，战死，恤赠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马福塔，满达尔汉弟也。初授牛录额真，与满达尔汉分辖所属人户。天聪五年，授户部参政。八年三月，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如朝鲜互市。五月，太宗自将伐明，马福塔从贝勒济尔哈朗等居守。九月，赍奏诣行营，道明铁山，明兵邀战，斩五人，俘一人；又刖一人，纵使还。寻擢户部承政。九年，与参政博尔惠使朝鲜。自是通使朝鲜，马福塔辄与。

崇德元年，复与英俄尔岱等使朝鲜，明皮岛兵遮道，击走之。九年，复如朝鲜义州监互市，得明逻卒，知明兵入碱场，因率百人蹑其后，明兵引去。值武英郡王阿济等伐明还，渡辽，具舟以济师。十二月，太宗自将伐朝鲜，命马福塔与劳萨率兵先驱。语详《劳萨传》。

朝鲜国王李倧走保南汉山城，二年正月，师克朝鲜都，进攻南汉山城。马福塔两奉敕入城数倧罪，且谕降。倧先使其臣谢罪，寻率群僚出城谒上。二月，上班师，倧出送，命马福塔与英俄尔岱送倧还城。倧馈金，却之，以闻。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马福塔攻其北隅，督战败敌。六月，吏议马福塔从伐朝鲜，私以其子往，得俘获，先众赍还，又令朝鲜将与贝子硕托交结，罪当死，命罚锾以赎。十月，复命与英俄尔岱使朝鲜，册李倧为朝鲜国王。三年七月，更定官制，改户部左参政。四年六月，命与刑部参政巴哈纳使朝鲜，册倧妃赵氏为王妃。八月，其兄甲喇额真福尔丹从军退缩，伏法，籍其家畀马福塔。九月，复为户部承政。十一月，倧疏言立碑三田渡颂上恩，命与礼部参政超哈尔等往察视。五年二月，卒。

明安达礼，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世居科尔沁。父博博图，率七十余户归太祖，即授牛录额真，领所属。天聪元年，从伐明，攻锦州，战死，予世职游击，以明安达礼袭，仍兼领录额真。

崇德三年，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托伐明，自密云东北毁边墙以入，与固山额真伊拜共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兵，克南和县。六年，复从伐明，围锦州。明兵阵山巅，明安达礼率所部巴牙喇兵陷阵，明兵败走。既，又有骑兵自松山至，复击败之。师阻壕，以守城兵出争桥，明安达礼迫明兵使引入城。上自将击洪承畴，明安达礼战尤力，又败敌骑，进二等甲喇章京。七年冬，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攻蓟州，薄明都，击破明总督赵光抃。又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阿山共击明兵自三河至者，遂进略山东。八年春，与明总兵白广恩、张登科、和应荐等战螺山，又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共击明总督范志完，屡破敌。师还，赉白金。擢礼部参政，兼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战延安，七遇皆捷。抚凤翔等府三十余城，悉下。三年，调兵部侍郎。苏尼特腾机思叛，从豫亲王多铎帅师讨之，别将兵屯险要。腾机思遁走，明安达礼夜帅师乘之，及诸鄂特克山，战大胜，斩台吉茂海，复与镇国将军瓦克达等逐北，手斩十一人，获其辎重。复击败土谢图汗、硕类汗。

五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七年，授兵部尚书。九年，列议政大臣。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十年，坐徇总兵任珍擅杀，罢尚书，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帅师伐鄂罗斯，败敌黑龙江。十三年，授理藩院尚书。

十五年十二月，命为安南将军，帅师驻防荆州。十六年，郑成功入攻江宁，明安达礼帅师赴援。成功将杨文英等以舟千余泊三山峡，明安达礼击之，斩副将一，获其舟及诸攻具，成功引入海。上命明安达礼移师驻防舟山。十七年，召还，授兵部尚书。康熙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调吏部尚书。引疾，致仕。八年，卒，谥敏果。

子都克，袭。从征噶尔丹有功，授拖沙喇哈番，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都克孙永安，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乾隆间，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官至山海关副都统。永安孙宪德，宪德子梦麟，自有传。

论曰：国必有所与立，文字其一也。因蒙古字而制国书，额尔德尼、噶盖创之，达海成之。尼堪等皆兼通蒙、汉文字，出当专对。造邦之始，抚绥之用广矣。英俄尔岱领户部，调兵食最久，见褒于太宗。明安达礼以折冲御侮之才，屡长兵部。盖皆有功于创业者，故比而次之。

清史稿卷二二九　列传第一六

明安子昂洪　多尔济　恩格类　恩格类从子布当

布颜代恩格德尔子额尔克戴青

和济格尔　和济格尔子拜音达里　阿赖布延

阿尔沙瑚　阿尔沙瑚兄子果尔沁　额琳奇岱青

弟沙哩岱　奇塔特伟徵　奇塔特伟徵弟额尔格勒珠尔

明安，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科尔沁兀鲁特部贝勒。岁癸巳，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九国之师来侵，明安与焉，战败，明安乘骡马独身跳去，寻修好于太祖。上闻明安女贤，遣使往聘，岁壬子正月，明安送女至，上具车服以迎，与宴成礼。

天命二年正月，明安来朝，上出郊百里迎诸富尔简冈，设宴慰劳。明安献驼十、马牛皆百，上优礼之，日设宴。留一月，明安辞，赐以四十户，甲币称是，送之三十里。七年二月壬午，明安及同部贝勒兀尔宰图、锁诺木、绰乙喇札尔、达赖、密赛、拜音代、噶尔马、昂坤、多尔济、顾禄、绰尔齐、奇笔他尔、布彦代、伊林齐、特灵、喀尔喀部贝勒石里胡那克，并诸台吉等三千余户，驱其牲畜来归，授三等总兵官，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

天聪三年，与固山额真武纳格、额驸恩格德尔等伐察哈尔，降二千户。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城。明总兵祖大寿出战，明安与固山额真和硕图等夹击，大败之。我师伪为明兵赴援状，诱大寿复出战，明安及两翼固山齐进奋击，大寿败却，寻率众降，明安得优赍。六年，从上伐察哈尔。师还，以俘获少，又违令不以隶户籍，擅以官牛与所属，复匿蒙古亡者，吏议当夺世职，上命罚锾以赎。寻以内附诸蒙古所行多违令，罢蒙古旗，俱散隶诸贝勒所领牛录，明安改隶满洲正黄旗。八年，改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三遇恩诏，进二等伯。卒，谥忠顺。雍正间，追进一等侯，加封号恭诚。子昂洪、多尔济、绰尔济、纳穆生格、朗素。

昂洪初从父来归，授游击。天命十一年，从伐巴林、扎鲁特诸部；天聪五年，从伐明，攻大凌河：俱有功，超进三等副将，赐号达尔汉和硕齐。七年，卒。子鄂齐尔，袭。八年，改三等梅勒章京。顺治间，三以恩诏进，再以罪降，定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存擢内大臣，管銮仪卫事。寻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四年，卒，谥勤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多尔济亦从父来归，授备御，尚主为额驸。天命十一年，从伐扎鲁特，有盗马遁者，多尔济逐得之。寻又从伐栋奎、克什克腾诸部，又从伐朝鲜，皆有功。天聪五年，始设六部，以多尔济为刑部承政，专理蒙古事。六年，以直上前失仪，又奉命选猎户不当，吏议夺世职，上宥之，罚白金百。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上命多尔济领中军，图鲁什、乌拜分率左右军，与明总兵曹文诏战，大破之，逐至城下，获马百。崇德二年，授内大臣，预议政。四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锦州。六年，上伐明，驻军松山、杏山间，命多尔济与内大臣锡翰设伏高桥。明杏山兵千人，以粮不继潜遁，伏发，败之，逐至塔山，俘斩甚众。寻以围松山时，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多尔济不能御，议罪，系三日，罚白金五百，仍叙高桥功，进一等梅勒章京。顺治二年，以多尔济夙荷太宗恩厚，进三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三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

弟绰尔济，袭。坐事，削爵。弟纳穆生格，袭。从征福建，没于海，谥直勇。纳穆生格既卒，复以绰尔济袭。乾隆初，定三等子，多尔济三世从孙博清额袭。三十四年，改袭一等恭诚侯，为其四世祖明安后。

朗素，明安幼子，袭明安世职。传至孙马兰泰，雍正七年，上以明安旧劳，进一等恭诚侯，命署前锋统领。九年，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疏言寇犯西尔哈昭，击之败退，擢领侍卫内大臣。召还，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俄，察知在军愜怯，妄奏功，谪军前自效，逮京论斩，系狱。乾隆初，复授副都统。又以扈从行围后至，称疾不治事，发拉林披甲。

初，明安所与同部诸贝勒入朝请内附，皆授世职有差，琐诺木子穆赫林自有传。又有恩格类、布当叔侄与明安同时来归，布颜代归稍后，皆从征伐有战绩。

恩格类、布当，博尔济吉特氏。来归，恩格类授游击，布当授二等参将。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布当从攻遵化，与甲喇额真英俄尔岱合军力战，破明总兵赵率教，以功进三等梅勒章京。六年，散蒙古旗入满洲，恩格类、布当皆隶正蓝旗。崇德三年，授布当刑部右参政。四年，卒。布当弟色棱，袭恩格类世职。事太宗，伐明，克遵化，围锦州。事世祖，从入关破贼，击腾吉斯，并有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卒。

布颜代，博尔济吉特氏。初为蒙古乌鲁特贝子。天命七年，籍所辖户口自西拉塔喇来归，尚主为额驸，予二等参将世职，隶满洲镶红旗。十一年，太祖自将伐明，攻宁远，不克，偏师取觉华岛，布颜代率蒙古兵从固山额真武纳格破敌垒，歼其众，焚所积刍粮而还。

天聪元年，从伐朝鲜，师有功，分赐降户及所获马。三年，从伐明，入龙井关，克大安口，下遵化，薄明都，四遇敌，战皆胜。复击明兵卢沟桥，以七人先入敌阵，遂破之。四年春，师还，驻遵化，明兵击喀喇沁兵垒，布颜氏趋援却敌。寻与武纳格略地行山冈，遇敌，斩级四十余。五年，授礼部承政，兼右翼蒙古梅勒额真。从围大凌河，明兵出战，布颜代伤于矛，仍力战却敌，斩一人。六年，从略宣府、大同边外，收察哈尔部众。师还，以匿俘获，吏议削世职、罚锾、夺俘获及赐物，上命毋削世职。八年，上自将伐明，攻大同，布颜代与侍卫星纳等率蒙古巴牙喇兵八十人，经哈麻尔岭，收察哈尔部众。进次西拉木轮，降百余户；又进，遇察哈尔部俄尔塞图等以所属来降。还，与大军会。以功，进三等梅勒章京。九年，蒙古旗制定，以布颜代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克昌平。师还出塞，明兵袭我后，布颜代为所败，坐罢固山额真世职，降一等甲喇章京，罚锾，夺俘获。顺治元年，以巴牙喇甲喇额真从入关，与梅勒额真和托等逐李自成至庆都。寻从豫亲王多铎定陕西。二年，加半个前程。复从下江南，渡黄河，与明兵战，身被数伤，所乘马亦创，犹力战冲锋殆敌，遂以创卒，年六十有一。子鄂穆布，袭职。

恩格德尔，博尔济吉特氏。其先世元裔，为蒙古喀尔喀巴约特部长。当太祖初起兵时，喀尔喀裂为五部，巴约特其一也，恩格德尔父违尔汉巴图鲁，为其部贝勒，牧地曰西喇穆木伦。太祖起兵之十二年，岁甲午正月，喀尔喀部贝勒老萨、北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始遣使来聘。又十一年，岁乙巳，恩格德尔来谒，献马二十。上优赍而遣之。明年，岁丙午冬十二月，恩格德尔率五部诸贝勒之使谒太祖，献驼马，奉表上尊号曰神武皇帝。自此蒙古诸部朝贡岁至。

天命元年，太祖初建国即皇帝位，距恩格德尔等初上尊号时十年矣。二年，恩格德尔来朝，上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妻焉，号为“额驸”。三年夏四月，太祖始用兵于明，师次挖哄蓼谟之野，恩格德尔与萨哈尔察国长萨哈连二额驸侍上，上与言金往事，因谕之曰：“朕观古帝王转战劳苦，始致天位，亦未有能永享者。今朕此役，非欲觊天位而永享之也。但以明构怨于我，不得已而用兵耳。”

九年春正月，恩格德尔偕其妻郡主来朝，请率所部来归，上嘉其诚，与之盟，赐以敕：“非叛逆，他罪皆得免。”命贝勒代善等帅师移所部至辽阳。既至，上郊劳，设宴章义站，赐恩格德尔及其弟莽果尔代雕鞍良马一、貂裘一、恩格德尔子囊拏克、门都、答哈，莽果尔代子满朱习礼猞猁狲裘一。既入城，赐田宅、金银、貂、猞猁狲、段疋、器用及耕作之具，复分平定堡民属焉。寻授恩格德尔、莽果尔代三等总兵官。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天聪三年，与武纳格等帅师伐察哈尔，降二千户。语详《武纳格传》。是年冬，从上伐明，入龙井关，克遵化，薄明都，上驻军德胜门外。明督师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军二万人，自宁远赴援，屯城东南。上令诸军进战，时恩格德尔与武纳格共将蒙古兵。恩格德尔率左翼，未成列，纵骑骤进，为所败，却走；武纳格以右翼突击，乃败敌。吏议恩格德尔当夺世职，上命贷之。四年春，克永平。

恩格德尔行略地，遇明将将步卒三百，将战；复有骑兵三千自玉田城突出，恩格德尔阳退诱敌，敌稍前，疑有伏，还走；因追蹑其后，获马百。

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军四万自锦州赴援，上亲督诸军击破之。初战，敌甚锐，蒙古兵右翼猛进，先入张春垒；左翼兵避矢石，进稍缓。吏议恩格德尔当夺世职，上复命贷之，罚鞍马一、白金百。崇德元年五月，卒。顺治十二年，追谥端顺，立碑纪功。

子额尔克戴青，初任侍卫，授三等甲喇章京。恩格德尔既卒，以额尔克戴青袭父爵，而以所授世职予其弟索尔噶。顺治二年，进二等昂邦章京。七年三月，遇恩诏，进三等侯。大学士刚林、祁充格等讽使附睿亲王多尔衮，当改入正白旗，额尔克戴青不从，旋构吏议，降二等精奇尼哈番。世祖亲政，嘉其持正无所阿，复进一等侯，列议政大臣，管銮仪卫，擢领侍卫内大臣。再遇恩诏，又以索尔噶卒，仍兼三等甲喇章京，三进至一等公。十年，坐谳狱有所徇，降二等公。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六年，额尔克戴青仆殴侍卫于市，先发诬侍卫；谳实，额尔克戴青坐徇纵，削爵夺官，留内大臣衔。十八年六月，卒，谥勤良。

恩格德尔初封，是时从例改三等昂邦章京，其长子囊弩克当袭。囊弩克先以从军授二等甲喇章京，合为二等伯。康熙间，复为二等公，降袭一等侯。世宗时，特命袭三等公，加封号顺义，旋改奉义。乾隆九年，定封一等奉义侯。

莽果尔代初与恩格德尔同授三等总兵官，改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三遇恩诏，进一等伯。雍正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古尔布什，亦元裔，为喀尔喀台吉，与恩格德尔同牧西喇穆木伦。天命六年十一月，偕台吉莽果尔，率所属六百户，驱牲畜来归。太祖御殿，入谒与宴，各赐裘：貂三，猞猁狲、虎貉皆二，狐一；绿貂朝衣五，绿獭裘二，绿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黄金十两，白金五百两，雕鞍一，鲨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实弓矢八，甲胄十，僮仆、牛马、田宅、杂具毕备。上以女妻古尔布什为额驸，赐名青卓礼克图，畀满洲、蒙古牛录各一，授一等总兵世职，隶满洲镶黄旗。

天聪五年，太宗自将伐明，围大凌河城。蒙古左翼兵战不力，古尔布什当夺世职，上特贳之，罚鞍马一、白金百两。寻擢兵部承政。崇德三年，更定官制，改兵部右参政。六年，从伐明，围锦州，败敌于宁远。七年，再围锦州，敌兵出战，古尔布什击走之。

古尔布什屡坐事论罚，至是以元妃丧，辅国公扎喀纳军中歌舞，吏议古尔布什不呵禁，不举劾，当夺世职、籍没，上复特贳之。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复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八年正月，卒，谥敏襄。康熙间，降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八年，定封二等子。

莽果尔与古尔布什偕来，同被赏赉。太祖以族弟济白里女妻焉，亦授总兵。

鄂齐尔桑，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扎鲁特部人。父巴克，为其部贝勒。天命四年，太祖既击败杨镐，取开原；七月，复克铁岭，即夕，巴克与喀尔喀部贝勒介赛等将万余人赴援，翌旦遂战，诸部师大败，获介赛等及巴克以归。七年正月，鄂齐尔桑入质，请释巴克，上许之。八年，巴克朝正旦，上悦，遣鄂齐尔桑与俱还。

太宗即位，以扎鲁特部败盟，贰于明，命贝勒代善、阿敏等将万人讨之，斩倡叛者贝勒吴尔寨图，获巴克及其二子，诸贝勒喇什希布、代青、桑噶尔寨等十四人以归。上命隶满洲镶黄旗，赐衣服器用。寻授鄂齐尔桑牛录额真。

天聪三年，从伐明，明步兵自蓟州至，与扬古利共击破之。五年，围大凌河城，败锦州援兵。八年，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八月，复从伐明，攻大同。上命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图鲁什将左军，甲喇额真吴拜将右军，而以额驸多尔济与鄂齐尔桑并将中军，与明总兵曹文诏战，大破之，追至城下，获马百。崇德二年，擢内大臣。六年，从上伐明，攻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诸将未御战者皆坐谴，上以鄂齐尔桑自蒙古来归，特免之。顺治二年正月，以其子喇玛思尚主，授固伦额驸。二月，进鄂齐尔桑三等梅勒章京。五年，卒，以其子楚勒袭，恩诏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太宗时，诸博尔济吉特之裔来归，为将有战功受封爵者，又有布尔喀图、弼喇什、色尔格克。

布尔喀图，初为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三年六月，使入贡，九月，来朝。十月，太宗自将伐明，以布尔喀图尝如明朝贡，习知关隘，使为导。师入边，克龙井关，抚定罗文峪，分兵命布尔喀图戍焉。四年正月，明将丁启明等以三千人来攻，布尔喀图与战，明兵败，入堡。翌日进兵，克其堡，获启明及裨将三，俘馘甚众，赐号岱达尔汉。五年正月，以贝勒阿巴泰第四女妻焉。三月，从上伐察哈尔。察哈尔部众有降而复叛者，劫军中土默特部人畜，布尔喀图追击，斩逋者，足被创，寻挈所部来归。蒙古旗制定，隶正蓝旗。崇德元年六月，授一等昂邦章京。顺治元年，卒。子政珠勒，袭。恩诏累进一等伯。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弼喇什，亦喀喇沁部台吉。天聪二年二月，从其父贝勒布延谒太宗，请归附。八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征蒙古诸部兵，次绰洛郭尔。弼喇什从其汗拉斯喀布谒行在，献财币驼马，上悉却之，赐宴，与以甲胄，遂从上击察哈尔，战有功。旋又从贝勒岳托伐栋奎部，与甲喇额真萨木什喀、牛录额真布颜、巴牙喇壮达博尔辉等同力战破敌，斩百余人。寻率所属人户来归。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弼喇什自陈贫乏，上赐以金。崇德元年，授世职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失囚，论罚。顺治三年，从豫亲王多铎逐腾机思，道卒。子多尔济，袭。改三等精奇尼哈番，恩诏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色尔格克，先世居喀喇彻哩克部。父阿拜岱巴图鲁，天聪间率众来归，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隶正白旗。卒，以色尔格克袭，授一等侍卫。崇德元年，从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保南汉山城，师从之，色尔格克登山，身被创，赉马三。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色尔格克率侍卫二十人前搏战。有僧格依者，自蒙古降明，为将，善战，色尔格克击斩之。郑亲王使启心郎额尔赫图还，上其功。六年，复围锦州，令色尔格克选巴牙喇兵四十为伏以待敌，得明将一，夺甲与械，即以赐之。上自将御洪承畴，命诸将设伏高桥，色尔格克斩明兵七，复赉马二。又先众破敌骑。师围松山，为壕环其城，城兵出击乌真超哈分守地，色尔格克以巴牙喇兵三十人赴援，城兵引退。七年冬，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越明都攻临城。略山东，攻青州，皆力战，被创。

世祖即位，录阿拜岱巴图鲁旧勋及色尔格克战功，复遇恩诏，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擢内大臣。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臣，色尔格克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卒，谥勤敏。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阿济拜，卓特氏，先世为蒙古巴林部人。旗制定，隶正蓝旗。初事太祖，授牛录额真。天命三年，太祖克抚顺。师还，明总兵张承荫自广宁袭师后，阿济拜从贝勒阿巴泰还击，破之。四年，破明总兵杜松于界凡。七年，败明兵于沙岭。阿济拜皆在行间。

天聪三年，太宗伐明，阿济拜以甲喇额真从，略通州，斩逻卒五，获马四；薄明都，与甲喇额真鄂罗塞臣等当袁崇焕，战胜。九年，上命巴牙喇纛额真布哈将八十人略明边，至宁远，俘九人，获马四、牛百余。还，出边六十里，明兵八千追至，布哈殿，战没，阿济拜与巴牙喇甲喇章京托克雅、哈谈巴图鲁等还击败敌，护所俘获以还。上命赉以牛马，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阿济拜署梅勒额真，为后队。寻与固山额真伊拜逐寇山西，至泽州，数破贼垒，擢正蓝旗蒙古梅勒额真。二年，加半个前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汉中，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击走叛将贺珍；徇秦州，与尚书星纳击败献忠将高汝砺，获马骡百余；进击献忠于西充，与巴牙喇纛额真阿尔津、苏拜连战皆捷。叙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八月，以老乞休，命解梅勒额真任。寻卒，谥忠勤。

恩格图，失其氏，蒙古科尔沁部人。自哈达挈家来归，授牛录额真。与甲喇额真阿岱出驻伊兰布里库，防蒙古游牧轶界，率十人巡徼，遇敌百人，追斩殆尽。闻明兵千余将攻海州，率三百人驰击，败之。天聪间，屡从太宗伐明，薄明都，击满柱军；攻遵化，破敌垒，入大安口：皆先众奋击。以功，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兵部承政。蒙古旗制定，恩格图隶正红旗，即授本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伐明，与阿岱等为伏，歼明逻卒。复从伐朝鲜，薄其都城，与固山额真谭泰等树云梯以登。寻坐伐明时，战松山，正蓝、正白、镶白三旗营汛错乱，匿不劾；师还出塞，遇敌战败：罚锾，夺俘获。又坐伐朝鲜时，方食，上召不即赴，厮卒妄出，为朝鲜兵所杀，论罪，上命罚锾以

赎。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攻密云，距墙子岭五里，恩格图率兵先诸军越高峰，入边破敌。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松山，明兵夜出劫营，恩格图率本旗兵击败之。六年，从上伐明，上命恩格图与噶什贤布噶喇依昂邦吴拜击明总督洪承畴，恩格图违上方略，遇敌不前。师还，吏议当褫职，命罚锾以赎。寻令与诸将更番戍松山。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进一等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从豫亲王多铎西破贼，移师向江南，贼蹑我师后，恩格图殿，四战皆胜。寻破明将郑鸿逵于瓜洲，复自江南徇浙江，至杭州，破敌，获舟三十五。克嘉兴，下昆山。进三等梅勒章京。复自浙江徇福建，与固山额真汉岱共下府一、县五；与梅勒额真鄂罗塞臣共下府一、县八；战于分水关、于南靖：皆有功。四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五年，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卒于军。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鄂本兑，曼靖氏，其先为蒙古。入明为守备。天命六年，太祖取辽阳，鄂本兑以兵三十五、马六十出降。其后蒙古旗制定，隶正黄旗。七年，从伐广宁有功，授世职游击。天聪元年，太宗伐明，屯锦州，命额驸苏纳选蒙古将士御敌塔山西，鄂本兑与焉，敌以二千人至，奋击败之。上移师宁远，明总兵满桂阵于城东，鄂本兑率五牛录甲士破敌，进二等参将。二年，从上伐多罗特部，以二百人先驱，遇敌，敌稍北，复出精锐死战，我师且却，鄂本兑跃骑突前，敌败遁，上督贝勒并进，杀其台吉古鲁，俘获无算。进一等参将，擢右翼蒙古固山额真。

三年，从上伐明，明边将五道迎战，鄂本兑率所部兵击敌，斩参将一，获其纛，入大安口，遂进薄明都，克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上命鄂本兑与固山额真察哈喇等守遵化，贝勒阿敏驻永平，护诸将。明兵来攻，阿敏檄弃城引师退，敌已逼城下，鄂本兑以五十人出战，斩逻卒七人，获其马，遂与察哈喇等全军以还。鄂本兑为殿，明师追至，屡击却之，引出边，师无所损，进三等副将。五年，从上伐明，围大凌河，屯城西。敌出战，争已下诸台堡，鄂本兑与固山额真和硕图督兵并进，敌败退入城，迫逐之及壕，敌死者甚众。师还，得优赉。八年，改三等甲喇章京。九年正月，卒。康熙间，兄孙托克塔哈尔袭世职。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讨噶尔丹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和济格尔，失其氏，蒙古乌鲁特部人。入明为千总。太祖取广宁，从石廷柱出降，授甲喇额真，隶乌真超哈。其后汉军旗制定，隶正白旗，并从汉姓为何氏。和济格尔事太祖，从伐巴林、栋奎诸部，有功。天聪三年，从伐明，詗敌蓟州，斩逻卒三，敌三百来攻，和济格尔冲锋入，斩百总一。五年，复从伐明，围大凌河，败锦州援兵；城兵出樵采，争台堡，并击败之。与敌战城下，我师执纛者坠壕，和济格尔掖之出，复以鸟枪殆敌兵三。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复从贝勒岳托伐明。四年，乌真超哈析置四固山、八梅勒，以和济格尔为镶白旗梅勒额真。五年，从围锦州，累败敌。六年，复从围锦州。敌自松山分踞高桥南三台，和济格尔以火器克之，歼敌百余。七年，从克塔山、杏山二城，加半个前程，授正白旗梅勒额真。八年，从克中后所、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顺治三年二月，卒。

拜音达里，和济格尔子，袭二等阿达哈哈番。事圣祖，自参领擢宣化总兵官。十三年，耿精忠反，移拜音达里为随征福建总兵官，尚可喜请增兵戍广东，上命与福建巡抚杨熙驻广州。十五年，可喜子之信叛，拜音达里与熙督所部斩关突围出，会大军于赣州。上奖其忠勇，进一等。十九年，授驻防广州副都统。二十七年，迁广州将军。三十七年，卒，以其子何天培袭。

天培时已官参领，累迁江南京口将军。雍正初，命署江苏巡抚。入为兵部尚书，出为江宁将军；复入为正白旗汉军都统，署兵部尚书。六年五月，上以天培阿附年羹尧、隆科多下刑部逮治，拟斩监候。乾隆元年，赦出狱。寻卒。天培既得罪，以拜音达里曾孙何钧降袭二等阿达哈哈番。乾隆间，更名立柱。官至贵州提督。

阿赖，莽努特氏，世居喀尔喀部。太宗时，挈其孥来归，隶蒙古正黄旗。尝奉使阿禄部，降其部长，上嘉其能，赐号“达尔汉”，免赋役。率兵五百逐逃人，穷追数月，斩倡叛者四人，尽俘以还。又率兵攻喀木尼喀部，俘其部长叶雷，获户口牲畜无算。崇德九年，授一等甲喇章京，又半个前程。加赐号库鲁克特尔汉。寻授礼部左参政，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从攻锦州，设伏杏山邀击，攻松山，

败敌。顺治初，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师还，赐白金三百；三年，从击腾机思；六年，讨姜璮：皆有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卒，谥武壮。

布延，郭尔罗特氏，蒙古察哈尔部人。初在其部为塔布囊。天聪元年，偕昂坤杜棱来归，隶满洲正黄旗。从伐栋奎部，为导。从伐克什克腾部，首陷阵。再从甲喇额真图鲁什略明边，俘其逻卒，斩百余级，得樵车百余、骡驴以百数。复略十三站，斩十级，得把总一、马三。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偕布哈塔布囊略宁远。既出边，明兵千余追至，布哈陷阵。哈谈巴图鲁还战，马中矢仆，布延赴援，与之马，力战败敌，赉俘一、马二、牛三，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二月，命赍书投明边诸守将，历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致责言焉。五月，从伐明，薄明都，败明兵芦沟桥。三年二月，从伐喀尔喀部。七月，擢议政大臣，兼巴牙喇纛章京。九月，从伐明，自墙子岭入，败明兵，追击，得马八十七。四年，帅师戍乌欣河口。偕侍卫阿尔萨兰攻松山，布延为伏，斩二十一级。詗敌锦州，斩逻卒八，得马十二。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围锦州，击败明步军。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克锦州外城，与内大臣伊尔登战最力，赉百金，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八月，上自将击洪承畴，其将曹变蛟夜袭上营，布延以内大臣严守御，论罚。七年二月，师击承畴，布延兵后至，当死，命论罚以赎。十一月，伐明，围蓟州。

顺治二年，世祖以讷布延旧臣，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其从子乌纳海，先以战死，恤赠世职牛录章京，命布延并袭，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卒，次子茂奇塔特袭世职。

茂奇塔特，康熙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有功，加拖沙喇哈番，例进二等。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阿尔沙瑚，瓦三氏。初为察哈尔林丹汗护卫。林丹汗败走唐古特，阿尔沙瑚帅所属四十余户渡哈屯河来归，隶蒙古镶白旗，授世职游击。崇德三年，从伐明，自墙子岭入，屡败明兵，行略地至济南。四年三月，师还出塞，复击败太平寨明兵。五年，从伐索伦部，获部长博穆博果尔及其孥。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以骑兵出松山，谋劫红衣炮，阿尔沙瑚力战却之，又败洪承畴所将步兵，以功进世职一等甲喇章。八年，卒，以兄子果尔沁袭。

果尔沁时已为牛录额真。从代朝鲜，尝以侍卫二十人败敌。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再迁镶白旗蒙古梅勒章京，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七年，迁本旗固山额真。上命定西将军爱星阿帅师与吴三桂合兵遂明桂王由榔，以果尔沁为副，敕爱星阿军中机事皆俾果尔沁与议。十八年九月，师次大理，休马力。逾月，出腾越，道南甸、陇川、猛卯。十一月，薄木邦，明将白文选方据锡箔江为守。果尔沁与固山额真逊塔，巴牙喇纛章京毕力克图、费雅思哈，噶布什贤昂邦白尔赫图等。简精锐疾驰三百余里，至江滨。文选毁桥走茶山，令总兵官马宁以师从之，至猛养，文选降。师进次晚旧，得由榔以归。康熙三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寻列议政大臣，调本旗满洲都统。九年二月，卒，谥襄敏。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额琳奇岱青，博尔济吉特氏。居翁牛特部，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走，所部皆溃，额琳奇岱青将来归；会宰桑多尔济塔苏尔海率所属游牧，与我师遇，倚山拒战，败遁，额琳奇岱青追及之，与谋偕降。天聪八年六月，上自将伐明，道塞外，师次波硕兑。额琳奇岱青、多尔济塔苏尔海及顾实、布颜代、塞冷等五宰桑率丁壮七百人及其孥二千口来归，上遣将护诣沈阳，厚赉之，分隶蒙古正白旗。崇德元年，授世职二等昂邦章京。三年，从伐明，自青山口入，越明都，略地山东，累战皆胜。六年，围锦州，与阿尔沙胡同功，进一等，世袭冈替。八年，卒。顺治间，追谥勤良。子札木素，袭。圣祖即位，加恩诸大臣旧自察哈尔来者，札木素与内大臣噶尔玛、散秩大臣沙哩岱等，并赐庄田、奴仆。康熙三年，授内大臣。六年，卒。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德参济旺，博尔济吉特氏，世居阿布罕。初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走，以所属从。天聪八年，上自将伐明，略宣府，攻万全左卫，遂出尚方堡二十里驻军。时林丹汗走死大草滩，德参济旺与噶尔玛济农、多尼库鲁克、多尔济达尔汉诺颜号四大宰桑，挟林丹汗二福金，率丁壮二千人及其孥来归，遣三十人先奏上。上进次克蚌，命所司运米三百石以待。二福金及德参济旺等至，谒上行在，上与之宴，赐貂裘、鞍马、牛羊。还师。复宴新附诸臣，德参济旺等跪进酒，上曰：“朕本不饮酒，念尔曹诚意，当尽此一卮。”复酌酒遍赐之，并赉甲胄、衣裘、授世职一等昂邦章京，隶蒙古正

黄旗。九年六月，察哈尔台吉琐诺木来降，上召宴，德参济旺与焉。上因言："察哈尔倾覆，尔诸臣来归，朕皆预知。"德参济旺奏曰："圣谕及此，洵有如神之鉴也！"顺治二年，坐事，降三等。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机思，鄂特克山之役，及破土谢图汗，德参济旺皆与有功焉。语详《奇塔特彻尔贝传》。复进一等。是岁，改一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八月，卒。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多尔济达尔罕，博尔济吉特氏，居翁牛行，为察哈尔部宰桑。与德参济旺等同降，隶蒙古镶黄旗。崇德元年，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以为都察院承政。三年，更定官制，改参政。六年，上自将击洪承畴，命多尔济达尔罕偕承政阿什达尔罕度善地驻军，并察诸军斩级多寡，还报称旨，擢内大臣，仍兼参政。七年七月，祖大寿来降，上幸牧马所，命诸内大臣与较射，赏中的者，多尔济达尔罕得驼一。十月，从饶余贝勒阿巴泰伐明，行略地，自蓟州至于兖州。师还，上言："师自兖州还，右翼诸固山不遵贝勒期约，先左翼诸军出塞。赖上威灵慑敌，我军纵横如行无人地，得全师以还。万一有失，悔何及？"请论罚，上为停右翼诸军赏。顺治间，上推太宗旧恩，并考满，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复授都察院承政。七年，命以内大臣与议政，恩诏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十七年四月，卒，谥顺僖。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奇塔特彻尔贝，哈尔图特氏。初为察哈尔部宰桑。林丹汗败，奇塔特彻尔贝以四百户保哈屯河。天聪八年十一月，上使招焉，渡河次西拉木轮，旋从使者来归，上厚赉之，隶蒙古正蓝旗。林丹汗有八大福金，掌高尔土门固山事福金，其一也。林丹汗殂，所部宰桑衮出克僧格妻焉。上以衮出克僧格叛主，夺福金畀奇塔特彻尔贝。

崇德元年，授世职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九月，从伐明，自青山口入，越明都，略山东。明年，师还，以所部牛录额真珠额文经三屯营，率兵役掠敌粮，战死。奇塔特彻尔贝未及援，罚纳马。九月，从伐明，薄宁远，以火攻击却明兵。六年，围锦州，破洪承畴。既，复与阿尔沙瑚共击败明兵来劫炮者及承畴所将步兵，进世职二等昂邦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北讨腾机思，师次英噶尔察克山，闻腾机思在滚葛鲁台，疾驰逐之，至鄂特克山，获其孥。土谢图汗以六万人次扎济布拉，为腾机思声援，奇塔特彻尔贝等率所部击之，败走，逐北三十余里。诘旦，硕类汗复以二万人至，复击之，亦败走。以功进一等。康熙三年，卒。子鄂诺勒，袭。十八年，鄂诺勒以参领从护军统领莽吉图南讨郑锦，卒于军。

洛哩，鄂尔沁氏。初为察哈尔林丹汗护卫。天聪六年，太宗自将伐察哈尔，林丹汗走死，洛哩持元初巴斯巴喇嘛所铸嘛哈噶拉金佛，率百余人来归。隶蒙古正黄旗，授世职一等参将。崇德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自墙子岭毁边墙入，击败明总督吴阿衡。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城兵出战，左翼之旗，巴和利兵击之不利，退入壕，明师环之，遍洛哩分守地。洛哩力战，没于阵，恤赠三等梅勒章京。

洛哩兄沙济，弟乌班和硕齐、沙哩岱。沙济袭洛哩遗爵。乌班和硕齐当林丹汗走死，别率七十人来归，授游击。卒，以其弟沙哩岱袭。顺治初，沙哩岱以牛录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击李自成，复从豫亲王多铎讨腾机思，击败土谢图汗、硕类汗，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寻沙济亦卒，沙哩岱兼袭，合为二等精奇尼哈番，授散秩大臣。顺治十八年，圣祖即位，加恩诸大臣旧自察哈尔来归者，沙哩岱及内大臣噶尔玛、散秩大臣札木素等，并赐庄田、奴仆。康熙元年，卒。乾隆初，定封二等子。

太宗时诸将自蒙古来归以战死者，又有奇塔特伟徵、巴赖都尔莽奈、巴赖都尔莽奈子阿南达、孙阿喇纳，皆有声绩，自有传。其事世祖战死，则有衮楚克图英、珲津、沙尔布。

奇塔特伟徵、博尔济吉特氏，鄂尔多斯哈尔济农族人也。世居克鲁伦。太宗时，与其弟额尔格勒珠尔、喀兰图、扎克托会率所属来归，隶蒙古正黄族。天聪八年正月，上遣蒙古军略锡尔哈、锡伯图，收察哈尔流散部众，奇塔特伟徵与岱青塔布囊斩七十三人，降百余人，获马驼数十。五月，上自将伐明，次古尔班图勒噶，命蒙古军别出间道，与大军会锡喇乌苏河，奇塔特伟徵行遇察哈尔五人将遁入阿禄部，擒以献。九年五月，从贝勒多铎伐明，次宁远。奇塔特伟徵时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率所部前驱，至大凌河西，明将刘应选、赵国志将七千人迎战，我兵寡，奇塔特伟徵力战，

没于阵，恤赠三等梅勒章京。

额尔格勒珠尔，崇德间，屡从伐明，徇山东，围锦州，战松山，皆有功。顺治间，从入关、击李自成，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卒，无子，以喀兰图子察珲袭。

喀兰图，崇德间为一等侍卫。顺治初，世祖推太宗旧恩，复屡遇恩诏，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睿亲王多尔袞摄政，请上幸其第，喀兰图方退直，闻上扈从无多人，即持弓矢趋诣左右防卫。及世祖亲政，敕奖喀兰图忠笃，赐金帛、鞍马、庄田，命以其族改隶满洲正黄旗，进世职一等。寻以上行围扈从愆迟，复为二等。事圣祖，累官理藩院尚书。乞老，授内大臣，加太子太保。卒，谥敏壮。子察珲兼袭，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三年，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次袁州，与吴三桂将马宝占钤冈山，死之。进二等。

扎克托会，事太宗，授正黄旗蒙古梅勒额真。从伐朝鲜，坐所部战舰不时至，解官。寻以追叙来归功，累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卒，子锡喇布，袭。顺治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徇广东，击明将李定国，战于新会，锡喇布力战破敌，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袞楚克图英，和勒依忒氏。初为察哈尔宰桑。林丹汗败走，部众皆溃散。天聪八年，太宗自大同还师，屯尚方堡，袞楚克图英将二百余人，与故宰桑德参济旺等来归。蒙古旗制定，隶正红旗，授甲喇额真。崇德元年，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二年，坐事，降一等甲喇章京。三年，从伐明，入墙子岭，明兵自密云至，袞楚克图英引避，当谴，上以降将贷之，收其牲畜，分畀诸自察哈尔降者。六年，复从伐明，围锦州，战松山。八年，略宁远，屡击败明兵。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与固山额真恩格图合军力战败贼。二年，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讨张献忠，屡战皆胜。六年正月，从讨姜瓖，攻大同，城兵出劫土默特营，袞楚克图英赴援，中流矢，没于阵，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二等男，袞楚克图英六世孙望吉尔袭。从讨霍集占兄弟，战死叶尔羌，赠一等男。

珲津，萨尔图氏，世居敖汉部。太宗收敖汉，珲津从众来归，行失道，入明锦州。崇德六年，我师围锦州，珲津与蒙古台吉诺木齐、武巴什等绌城出降，授世职牛录章京，隶蒙古镶蓝旗。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署梅勒额真。督后队，有功，加半个前程。六月，与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略山东。七月，移师徇山西，自成将陈永福据太原，珲津单骑行城下，城兵骤出，击之，败走，遂克太原，其属州县十有五皆下，赍白金。二年，与固山额真都雷逐自成至九江口，得其舟。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时叛将贺珍据汉中，以二千人守鸡头关，拒我师。珲津率右翼兵从贝勒尼堪击之，败走，遂进兵入四川，与固山额真巴特玛等击献忠，屡战皆捷。

献忠既诛，复与巴牙喇甲喇额真希尔根定涪州，以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真除蒙古镶蓝旗梅勒额真。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时自成余众降于明，分屯宝庆、沅州诸郡县。六年，珲津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梅勒额真拜音岱等攻克宝庆，徇沅州，破敌于洪江，斩所署总兵二、副将四、兵二千余，得舟九。师还，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十六年四月，克永昌。师渡潞江，明将李定国为伏磨盘山。师至，破其栅，珲津与固山额真沙尔布率众深入，伏起，遂战死。谥壮勤。

沙尔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二年，自察哈尔率百余丁来归，授牛录额真，即使辖其众，隶蒙古镶白旗。寻擢一等侍卫。至顺治九年，三迁，授本旗固山额真。恩诏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十一月，命与宁南大将军陈泰帅师守湖南。十二年，明将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将数万人分道侵岳州、武昌，沙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设伏邀击，大败之。敌复攻常德，舟千余蔽江而下，沙尔布督军截击，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遁，文秀走桃源。沙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以师从之，文秀走贵州。十五年，从多尼下云南。明年，与珲津同战死，谥襄壮，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乾隆间，高宗命八旗世职先世以死事恤叙，袭次已满者，皆予恩骑尉，世袭冈替，沙尔布等皆与焉。

论曰：蒙古喀尔喀、科尔沁诸部，东与扈伦四部接。太祖兵初起，一战知不敌，率先归附。明安、恩格德尔皆申以姻盟，赏延于世。鄂齐尔桑初为质子，恩礼与相亚。阿济拜等于蒙古为庶姓，皆以功受赏。察哈尔林丹汗庭，西处宣、大边外，大宗乘其衰，以兵收之。布延等有战绩，而洛哩

诸人效命疆场，尤有足多者。最初蒙古来附，即隶满洲；有自明至者，又入汉军。天聪九年，定蒙古旗制，先已籍满洲、汉军者，亦不复追改也。

清史稿卷二三〇　列传第一七

武理堪子吴拜　苏拜　苏拜子和托
武纳格子德穆图　齐墨克图
阿什达尔汉苏纳　固三泰
固三泰子明阿图　明阿图子赛弼翰　瑚什布
瑚什布子穆彻纳鄂莫克图喀山
喀山子纳海　安达立　绰拜布丹　孙达哩
吉思哈弟吉普喀达　吴巴海康喀勒
兄子和托　玛拉　兄孙通嘉　萨弼翰

武理堪，瓜尔佳氏，世居义屯。父伊兰柱，徙居哈达费德里。太祖初起，武理堪来归。岁癸巳，叶赫纠九部之师，三道来侵，上遣武理堪出东路侦敌。武理堪出虎拦哈达新城，行将百里，方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武理堪心异之，度行且与敌左，驰归告上，上命改道自札喀路向浑河部。武理堪行，薄暮至浑河，敌方屯北岸会食，爨火密如星。武理堪得叶赫逻卒一，言敌兵三万，将夜度沙济岭而进，遂挟以还报，时夜方半，上命旦日出师。武理堪虑我军怵敌众，言曰："敌虽众，心不一谁能御我？"及战，遂破诸路兵。

旗制定，武理堪隶满洲正白旗，分辖丁户为牛录额真。出从征伐，率选锋前驱，为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天命四年，明经略杨镐合诸镇兵四道来侵，太祖督诸贝勒帅师御之。既败，其三道，独总兵李如柏出鸦鹘关，未与我师遇，镐檄使引还。武理堪方率二十骑逻虎拦山，见如柏军行山麓。乃令诸骑立马山巅，鸣螺，脱帽系弓末，挥且噪，若指挥伏兵者，如柏军望而愕顾。武理堪遂纵骑疾驰下，斩四十人，获马五十匹，如柏军夺路走，相蹂藉死者复千余。武理堪寻卒，太祖叹曰："武理堪从朕摧锋陷阵，几死者数矣！"乃录其二子吴拜、苏拜。

吴拜，年十六，从太祖伐明，略抚顺，遇敌辄奋斗，矢中颡不顾。尝从太祖猎，有熊突围出，跃上峻岭，太祖遥望见一人跃马射熊，贯胸而坠。上顾待臣雅荪曰："是非吴拜不能。"遣视之，吴拜也。因谕诸皇子曰："吴拜之勇，今共见之矣！"遂授待卫。天命四年，从伐叶赫，负重创，力战不退，师还，赐良马。明总兵毛文龙诱我新附之众实皮岛。吴拜循徼三日，获逋八十余，射杀文龙使者，还告上。时吴拜已代父为牛录额真，上命以所获隶所辖牛录。六年，从伐明，破明军于南寿山。授备御。既克辽阳，以俘获分隶诸将，上以吴拜能继父志，年少建功，命视一等大臣，隶千人。十一年，蒙古巴林部贝勒囊努兔背盟掠境上，上遣将讨之，吴拜从，谍者为敌困，援之出，殪敌百人。

太宗即位，列十六大臣，佐厢白旗。命逐蒙古亡去者，至都尔弼。蒙古亡去者十五人，拒战，吴拜既被创，仍奋击，尽斩之。太宗谕诸大臣曰："是固先帝数喜许者！"赏特厚。天聪四年，伐明，取永平、滦州等四城，吴拜从贝勒阿敏守永平。阿敏引还，吴拜当坐罪逮系，以尝率摆牙喇兵援滦州，夜入敌营，太宗命贳之，释其缚。寻授噶布什贤甲喇章京，五年，从伐明，围大凌河城，与甲喇章京苏达喇诣锦州侦敌。六年，从伐察哈尔，率精骑前驱，道遇蒙古亡去者，击杀之，察哈尔林丹汗西奔土默特部。师还，取归化城，上命吴拜抚辑降者。

八年，伐明，攻大同，多尔济将中军，图鲁什将左军，吴拜将右军，明总兵曹文诏迎战，击败之，复与甲喇章京席特库设伏宣府，获明守备一，歼其游骑。寻与承政阿什达尔汉等招林丹汗子额哲来归，九年五月，明屯军大凌河西，吴拜与固山额真阿山石廷柱、图赖要其归路，斩明副将刘应选，获游击曹得功及守备三，歼步骑五百余，复攻克松山城南堡。师还，进三等甲喇章京。是时，上遣诸贝勒分道伐明，命吴拜等帅师驻上都城旧址，侦军事。崇德元年，复命与劳萨等赍书投明边吏。

冬，征朝鲜，命与与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前驱，袭朝鲜都城，朝鲜王倧走南汉山城。师进，吴拜与劳萨击破朝鲜援兵，斩二百余级。二年，授噶布什贤噶喇昂邦，列议政大臣。甲喇章京丹岱、阿尔济等如土默特互市，将还，命吴拜率将校至归化城迎护，遇明逻卒十六人，斩其十五，获马十九，俘一，以还。

三年四月，略宁远，逐敌坠壕，斩馘甚众。八月率兵八十人至红山口，遇明兵，斩其裨将。复击走罗文峪骑兵五百，夺其纛获马四十，歼密云步兵百余。五年，与劳萨率兵过中后所，略海滨，斩级二百，获马骡牲畜。我师攻锦州，命吴拜驻军要隘为策应，屡败敌兵。六年春，以攻锦州勿克，论统师王贝勒罪，吴拜坐罚锾。秋，上自将攻松山，明兵败走，吴拜未邀击，逮击，旋命释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入明边，败敌丰润、三河、静海，至于青州。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取明中后所、前屯卫。十一月，复授正白旗梅勒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二年，解梅勒额真，授内大臣。三年，从豫亲王多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四年，与辅国公巩阿岱、内大臣何洛会帅师戍宣府。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伯。

苏拜，年十五，从太祖伐蒙古有功，授侍卫，兼领牛录额真。天聪间，从军收察哈尔林丹汗子额哲，遂入明边，攻代州，明兵三百自崞县赴援，苏拜争先当敌，明兵溃走。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桃山村。三年，授摆牙喇甲喇章京。从贝勒岳托伐明，自墙子岭入，越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四年，围锦州，苏拜屡击败明援兵自松山、杏山至者。又与固山额真图尔格等伏兵乌忻河口，多所俘获，敌千余蹑师后，击却之，获其辎重。六年，复围锦州，败松山骑兵，又败明总督洪承畴所将步兵，予世职牛录章京，兼半个前程。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败敌，克乐安、昌邑。八年，师还，进三等甲喇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世祖既定鼎，命将分道讨自成。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出山西、河南。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道塞外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入边，南取西安，苏拜佐阿济格军。方冬，度黄河，凿冰以济。明年春，至榆林。自成兵夜袭蒙古军，苏拜与摆牙喇蠡章京彻尔布赴援，贼败走，还军遇伏，复击却之。攻延安，七战皆胜。自成走湖广，追之至安陆，屡破贼垒，俘馘无算，三年，摄摆牙喇蠡章京。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败献忠将高汝砺于三寨山，进击献忠于西充。贼攻正蓝旗营，二苏拜与杂尔汉共援之，大破贼兵。五年，师还，援摆牙喇蠡章京。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精奇尼哈番。

八年正月，吴拜、苏拜及内大臣洛什、博尔辉发英亲王阿济格罪状，吴拜进三等侯，苏拜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二月，洛什、博尔辉以谄媚诸王、造言构衅。论死。吴拜兄弟坐削爵，夺官，籍没。苏拜又坐阿徇睿亲王多尔袞，论死，上特宥之。九年，起苏拜为正白旗梅勒额真。十三年，擢，内大臣。十五年，上念吴拜兄弟事太祖、太宗有战功，复授吴拜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苏拜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二苏拜领侍卫内大臣。康熙三年十二月，苏拜卒，谥勤喜。四年四月，吴拜卒，年七十，谥果壮。吴拜子郎谈，自有传。

苏拜第三子和托，康熙间以侍卫征讨王辅臣，战平凉城北，杀贼甚众。从征讨吴三桂，战攸县，败三桂将王国佐等。战永兴，败三桂将胡国柱等。十九年，自广西进兵攻石门坎、黄草坝，薄云南省城，败吴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等，皆在功。官至护军参领，予世职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五十二年，卒。

武纳格，博尔济吉特氏，隶蒙古正白旗。其先盖出自蒙古，而居于叶赫。太祖创业，武纳格以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汉文，赐号“巴克什”。岁癸丑，从征伐乌喇有功，授三等副将。天命十一年，太祖伐明，围宁远城未下，命武纳格别将兵攻觉华岛。明参将姚抚民将兵四万倚岛列屯，凿冰为壕，袤十五里，卫以盾。武纳格督军争壕，首排盾迳入，尽歼其众，焚所储刍糗及舟二千余，进三等总兵官。

太宗即位，武纳格总管蒙古军，位亚扬古利、李永芳，在八大臣上，旋以蒙古军益众，分左、右二营，武纳格与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天聪三年春，与额驸苏纳等率蒙古军，益以满洲骁卒八十人，伐察哈尔，降其边境二千户。军中流言降者瞷我师寡将为变，于是尽歼其男子，惟二台吉得免，

俘其孥八千。太宗责武纳格等杀降非义，夺所给牲畜，命以所俘分隶二翼，赡之母失所。冬，从太宗伐明，入龙井关，克遵化，进薄明都，明督师袁崇焕自宁远来援，左翼蒙古兵迎战不能胜，武纳格麾右翼蒙古兵继进，遂败敌。赐俘获之半以犒其军，寻克固安。四年春，克永平，明将以三千骑自玉田至，武纳格遣兵击之走，获马百余。行略丰润，还，闻明兵四千攻大安口城急，与察哈喇赴援，解其围。又就军士行樵，设伏致敌，斩获无算。

五年秋，复从伐明，明总兵祖大寿守大凌河城，杏山守将与大寿书，谋携军弃城相就，武纳格获以献，得其情，于是环城筑垒凿壕，为久困计，武纳格统蒙古兵屯城东南，大台纵兵出攻我所下，台堡，武纳格与贝勒阿济格等率兵夹攻，歼敌过半，自是城兵不复出。六年夏，与阿济格招抚大同、宣府边外察哈尔部众。七年秋，与贝勒阿巴泰等侵明，攻山海关，有所俘获。师还，明兵追袭，武纳格为殿，力战却之。太宗谕诸贝勒大臣曰：“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

八年五月，改蒙古军左、右营为左右翼，以武纳格为左翼固山额真。定诸将功次，武纳格以一等昂邦章京世袭，旋进三等公。是年，太宗复率诸贝勒分道伐明，命武纳格统蒙古军为策应，入独石口，越兴安岭，经保安州，至应州，与大军会，道收察哈尔千余户，所过诸州县，或攻或抚，悉称上意，闰八月，自得胜堡班师，收蒙古逃人自阳和入者四百七十人。九月，喀尔喀部众为察哈尔所袭杀，命将百人往詗，斩二十余人而还。九年二月，卒。子德穆图，齐墨克图、广泰。

德穆图，武纳格长子也。初任牛录额真。崇德三年正月，擢户部承政。七月，更定官制，改右参政。四年，从上代明，围松山，树云梯攻城。会明兵自锦州赴援，德穆图度不能克，弃云梯引还，罪当死，上特贳之，论罚。寻兼任梅勒额真。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伐明，围锦州。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守外城，约降，郑亲王令德穆图迎之。诺木齐率所部与明兵战，德穆图以其子阿桑喜出我师克外城，诺木齐方始来归。德穆图诡言诺木齐父子皆所拔出，论罚，籍家产之半，罢参政、梅勒额真，俾专领牛录。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蓟州入边，薄明都，略山东。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流贼，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豫亲王多铎攻潼关，遂定江南。败明将郑鸿逵于瓜洲，与都统马喇希徇常州，与明将黄蜚等遇，再战皆捷。分兵下宜兴、昆山诸县，加拖沙喇哈番。复任本旗蒙古副都统，三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卒。

齐墨克图，武纳格次子。早岁屡从行陈，略宁远，败明兵。武纳格既卒，以广泰袭世职，从伐明，坐违令不前，夺世职。以齐墨克图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复从伐明，与沙尔虎达等率逻卒至锦州，明兵五百来追，还击败之。获马六十及其纛。太宗伐明，三围锦州，齐墨克图皆在军中，遇城兵出战，骤马截击，阵斩十人。攻洪承畴所将步卒，掩杀甚众。又败敌援兵。八年三月，与阿尔津、哈宁阿等伐黑龙江，围都里屯，克之。又降大小噶尔达苏、能吉尔三屯师。赍貂皮、银币。十一月，擢梅勒额真，佐本旗。顺治初，从入关，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三年，从定西大将军何洛会击破叛将贺珍。五年，卒，复以广泰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别以齐墨克图子萨哈炳分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广泰遇恩诏，进二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阿什达尔汉，纳喇氏，与叶赫贝勒金台石同族，为兄弟，太宗诸舅也。太祖灭叶赫，阿什达尔汉率所属来归，授牛录额真，隶满州正白旗。天命六年二月，征伐明，攻奉集堡，围其城，阿什达尔汉先诸将奋进，三月，攻辽阳，复先登，克之。授一等参将，敕免死一次。

太宗嗣位，以阿什达尔汉典朝鲜、蒙古诸属部，尝奉使富谕。天聪六年，明边吏遣使议和，上命阿什达尔汉及白格、龙什等报聘。既盟而归，白格言阿什达尔汉及龙什等受明边吏馈，命夺入宫。六年，从贝勒济尔哈郎、萨哈璘如蒙古鞠鞫，赍敕二十道，失其九，论罚。十一月，复以定律令颁布蒙古诸部。

八年五月，上自将伐察哈尔林丹汗，命征兵科尔沁部，会于宣府左卫。林丹汗西遁，道死。所属额尔德尼囊苏等以其众降。上命阿什达尔汉及吴拜等挟额尔德尼囊苏詗林丹汗子额哲所在。九月，率来降台吉寨冷等还，并报复有祁他特等率千人而来者，踵相接也。旋命至春科尔大会蒙古诸部，分划牧地，使各有封守，复与诸贝勒亭平其狱讼。十一月，还报称旨，令专辖一牛录。九年二月，

从贝勒多尔衮等将万人取额哲。四月，师至托里图。多尔衮等遵上所授方略，遣阿什达尔汉及金台石孙南褚谕额哲母。额哲母，金台石女孙也，阿什达尔汉为其族尊行，额哲遂从其母举部来降。当我军未至，有鄂尔多斯济农图巴者招额哲，与盟而去。阿什达尔汉侦知之，追及图巴，令悉归额哲之馈。又率兵入明边，略宣府、大同，入山西境，多所俘获。师还，上亲迎劳之。

崇德元年六月，授都察院承政。上御崇政殿，侍臣巴图鲁詹，额尔克戴青后至，阿什达尔汉责其慢，叱出之。十月，与希福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申明律令。十二月，从伐朝鲜，国王李倧走保南汉山城，豫亲王多铎帅师追之，围城。朝鲜诸道援兵合万八千人，树二栅城外，悉众出战，阿什达尔汉及贝子硕托率精骑锐进，大破其军。朝鲜别将以五千人屯山麓为声援，复分兵百，循河而南，阿什达尔汉驰击尽歼之。攻破其垒，余众皆溃。二年正月，倧请降。论功，进三等副将，世袭。寻复使科尔沁、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禄诸部，颁赦，且谳狱。明年五月，部议阿什达尔汉谳狱失平，受蒙古诸部馈，命罢承政，夺所馈入官。七月，复授都察院承政。

五年，与参政祖可法等疏论时事，略言："皇上欲恢张治道，深思笃行之。今诸国景附，朝廷清明，而诸王以下至诸固山额真，彼此瞻顾，第念身家，莫肯一心为国。有所论列。不知果无可言耶，抑有所畏忌而不敢言耶，夫刑所以防民之奸，骫于法则丽于刑，此不可宥也。今刑部断狱不依本律，诸臣有坐者，或从重论，辄削其职。臣思诸臣历战陈，出死力，蒙恩授官。一旦有过，岂可不论重轻而遽削其职乎？臣等窃思先时简选议事十人，今皆不称职，宜罢斥。令甲战死者将吏得世职，兵则恤其妻孥。今又未尽行，惟皇上裁察。"疏入，上嘉纳之。

六年，从伐明，上督诸军围松山。明总兵曹变蛟屯乳峰山，乘夜弃寨，率步骑直犯御营，诸将力战却之。阿什达尔汉未至，论罪，罢承政，降世职为牛录章京。寻卒。太祖诸臣自叶赫来归者，苏纳、固三泰、瑚什布皆与金台石同族。

苏纳当叶赫未亡，弃兄弟归太祖，太祖妻以女，为额驸，编所属人户为牛录，使领牛录额真。隶正白旗。天命四年，太祖灭叶赫，命苏纳收其戚属隶所领牛录。十年，授甲喇额真。录战功，赐敕免死四次。寻擢梅勒额真。

天聪元年，太宗自将伐明，攻锦州，以贝勒莽古尔泰等将偏师屯塔山，卫饷道。命苏纳选八旗蒙古精锐别屯塔山西路，截明兵。明兵二千人至，苏纳领纛进击，败之，乘胜逐敌，多所俘斩，获马百五十。三年春，命与武纳格将兵伐察哈尔，以杀降见诘责。十月，复与武纳格将兵逐蒙古亡击者。语并见《武纳格传》。五年，授摆牙喇纛章京，擢兵部承政。从伐明，围大凌河城，败城兵及锦州援兵，授备御世职。八年，考满，进三等甲喇章京。免徭役。九年，以隐匿壮丁，削世职。七月，定蒙古旗制，以苏纳领镶白旗。

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薄明都，攻雕鹗、长安、昌平诸城隘，五十六战皆捷，复与萨穆什喀共攻容城，克之。师还，以先出边，后队为敌乘，溃败，夺所俘获。十二月，从伐朝鲜，朝鲜将以步骑兵千余御战，苏纳及吴塔齐等邀击，大破之，俘其将。二年，吏义苏纳坐朝鲜国王朝行在，乱班释甲，又离大军先还，论罚。三年，又坐有所徇隐，论罚，罢固山额真，仍领牛录。顺治五年，卒，世祖追录苏纳旧劳，复原职。子苏克萨哈，自有传。

固三泰归太祖，太祖妻以女，为额驸。领牛录，隶满洲镶蓝旗。从伐明，战于广宁，单骑入敌阵，身被数创，战愈力，师乘之，遂败敌，授副将世职。太宗即位，为八大臣，领本旗。天聪元年三月，从贝勒阿敏伐朝鲜有功，师还，上郊劳。三年，上自将伐明，攻遵化，固三泰本旗兵攻其西南，克之。四年，上命固三泰达尔汉等助攻昌黎，语详《达尔汉传》。复命与高鸿中、库尔缠等下滦州，藉其仓库银谷以闻。五年，上幸文馆，览达海所译武经，因谕群臣曰："为将当恤士。朕闻额附固三泰与敌战士，有死者，以绳系紧其足曳归，蔑视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寻命解固山额真。九年，诏免徭役，并增赐人户，俾专领牛录。顺治初，卒。

子明阿图。睿亲王多尔衮帅师入关，明阿图摄梅勒额真为殿。累官都察院理事官、厢蓝旗蒙古副都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八年，卒。

明阿图子赛弼翰，初为简亲王济度护卫。康熙四年，授护军参领。从护军统领瑚里布西御吴三

桂将吴之茂，克阳平、朝阳诸关。趋保宁讨王辅臣，克秦州。从平南将军赖塔南讨郑锦，战漳州，败锦将刘国轩等。诛吴世璠，定云南。累官厢蓝旗满洲副都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十九年，卒。

瑚什布与固三泰同隶厢蓝旗，领牛录。寻任侍卫，兼甲喇额真。天聪三年，从伐通古索尔和部，身被七创，战益力，斩敌将，授备御世职。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与图鲁什等击败明总兵祖大弼。攻万全左卫，击败明总兵曹文诏。复设伏邀击，斩三十余级，俘四人。九年，定蒙古旗制，瑚什布领镶蓝旗。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越明都，克定兴，师还，部议出边时不为殿，为敌所乘，士卒战死者十人，罚白金六百，夺世职，罢固山额真，专领牛录。三年，授理藩院副理事官。顺治四年，复世职。遇恩诏，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卒。

子穆撒纳。顺治间，官护军参领。从豫亲王多铎征苏尼特部腾吉思，败喀尔喀兵，从武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败其将刘伟思等。攻宁武关，败宜孟援兵。至左卫城，战于吴家峪。从靖南将军珠玛喇定广东，败李定国于新会。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卒。

鄂莫克图，纳喇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蓝旗。初为摆牙喇壮达。天聪元年正月，从伐朝鲜，克义州，五月，上自将伐明，攻宁远。明总兵满桂陈于城东，鄂克莫图垂从诸将进战，殪敌。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攻保安州，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授备御世职，任甲喇章京。八年，征伐黑龙江虎尔哈部，计俘，为诸甲喇章京冠。崇德二年，复从伐卦尔察部，计俘如伐虎尔哈部时。

三年七月，授兵部理事官。九月，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自青山口入边，越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克临潼关，略地至济南。四年七月，上遣使如明，命与努山等率兵护使者以行。五年，授噶什贤布噶喇昂帮。征伐明，围锦州，击败明总兵祖大寿。六年，复围锦州，击败明经略洪承畴。语见《喀山传》。上军松山、杏山间，明军自松山溃遁，骑兵走杏山，步兵走塔山，鄂莫克图先后邀击，并有斩获。七年，复从围杏山，分兵略宁远，掠牲畜。明总兵吴三桂以兵蹑我师后，我师击之，败走，复益兵觇我师垒，鄂莫克图与战，穷追至连山，敌骑自沙河犯我师牧地，复奋击破之。锦州既下，进二等参将。

顺治元，从入关，败贼安肃，追之至庆都。寻率前锋兵徇山西，败贼绛州渡口。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定陕西，败贼延安。李自成走湖广。追之至安陆，屡破贼垒，得战舰三十，授一等甲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败贼汉中。逐张献忠至西充，与护军统领白尔赫图等屡战皆捷，加授半个前程。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十三年，致仕。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八。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喀山，纳喇氏，世居苏完。当叶赫未灭，挈家归太祖，隶满州镶蓝旗，授牛录额真。屡从伐明，下辽、沈有功，予游击世职。天命九年，明总兵毛文龙以兵百人劫额驸康果礼庄，喀山率所部御之，斩二裨将，歼其众。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与劳萨、吴拜率精锐前驱。林丹汗遁走。八年，进三等梅勒章京。目失明，辞牛录。顺治初，进二等昂帮章京。寻改二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卒，谥敏壮。

子纳海。初以喀山病目，命代领牛录。旋授噶什贤布甲喇额真。从伐明，与席特库等以步兵四千击败明阳和骑兵，斩级二百，获马六十余。复设伏宣府，捕明逻骑。九年，复从伐明，攻大同，命与布丹等驻上都城故址，詗军事。寻命与鄂莫克图等赍书谕明边守将，历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诸隘，及还，斩逻卒百余。

崇德二年，命与席特库赍书谕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自广宁入边，获逻卒十二，斩其九，纵二人使赍谕以往，俘一人以还。四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锦州，还报捷。复从上攻松山，明兵出战，击却之。祖大寿遣兵自宁远乘舟趋杏山，将入城。纳海与瑚密色、索浑将兵击其后，斩级五十。获甲四十、舟一。又与瑚密色、席特库等行略地，俘采薪者二十二人，牛、羊、羸马无算。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敌筑台城外，纳海与色赫、布丹、苏尔德将骑兵驰击，斩四十人，复逐斩刈草者四十二人，敌来犯，屡击却之。与色赫等略小凌河，斩祖大寿所遣蒙古十七人。

六年，明总督洪承畴集各道兵赴援，次松山，与吴拜击败其骑兵。上自将攻松山，敌自杏山走塔山。与鄂莫克图帅师邀击，追至笔架山，斩级四百俘二十八，得纛六，获马二百余。七年，锦州

下。叙功，予半个前程，命摄嘞什贤布噶喇昂邦。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黄崖口入长城，趋蓟州，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遂略山东。明年，师还。以右翼诸将不俟左翼军至，先出边，功不叙。顺治初，遇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及喀山卒，兼袭二等精奇尼哈番，例进二等伯。雍正中，从孙奇山，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元年，定封一等男。

安达立，纳喇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红旗。太祖遣兵徇铁岭，刈其禾，有蒙古人降于明，出拒，安达立击之走。事太宗，从贝勒萨哈璘驻牛庄。师攻永平。叶臣率二十四人冒矢石先登，安达立其一也。师还，从图鲁什侦敌建昌，夜战，甲士有中矢坠马者，援之出，擢噶什贤布章京。从伐明，攻崞县，率所部先登。复以四十人伏忻口，败敌，得纛三、马五十余。出边，图尔格击敌溃窜，安达立邀击，迫敌入壕，所杀伤过当。天聪九年，授牛录章世职，擢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

崇德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将至墙子岭，闻明军备甚固，安达立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率所部趋岭右。陟高峰间道入边，击败明军。越燕京，略山东。明年，师自青山口出边，复击败明军。五年，围锦州，屡战皆捷。六年，复围锦州，洪承畴援师至，与战，破三营，至暮，敌溃，翼日得战，又击却之。叙功，加半个前程。寻卒。

子阿积赖，袭职。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志成，战于庆都。又从叶臣徇山西，署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又从英亲王阿济格攻延安，逐自成至武昌。窜入九宫山，率师搜剿，歼其徒甚众。四年，兼任刑部理事官。五年，署巴牙喇纛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郎征湖南，分兵徇道州，攻永安关。叙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卒。

绰拜，巴林氏。自叶赫归太祖，隶蒙古镶白旗，为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与吴巴海伐瓦尔喀部，深入额赫库伦、额埒岳索诸地。进三等甲喇章京。崇德三年，兼任户部理事官。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徇山东，至济南，敌骑千余拒战，何洛会先众奋击，遂克其城。七年，从肃亲王豪格围是总督洪承畴于松山，承畴遗兵夜越壕攻镶黄旗营，击却之。八年，进二等。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进一等。四年，加拖沙喇哈番。五年，授参领。从征南大将谭泰讨叛将金声桓，克饶州、南昌，师还，赉白金千、马四十。七年，迁仓场侍郎。八年，授镶白旗蒙古梅勒额真。兼工部侍郎。擢本旗固山额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十二月，卒。

布丹，富察氏。自叶赫归太祖，隶满洲正红旗，授牛录额真。寻迁甲喇额真，领摆牙喇兵。天聪八年，从伐明，克万全左卫城，先登，授半个前程。九年，从贝勒多铎伐明，攻锦州，师还，明兵骤至，固山额真石廷柱所部有陷陈不能出者，布丹破阵援之出。旋命与纳海等詗军事。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破雕鹗、长安二隘，皆先登，与苏纳同功。转战至涿州，师还，明兵出居庸关，设伏邀我军辎重，击破之。四年，与沙尔瑚达等将土默特兵二百，略宁远北境，以数骑挑战，敌坚壁不出，乃俘其樵者以归。五年。围锦州，杀敌。语见《纳海传》。六年，与明兵战松山、杏山，屡胜。锦州下，进牛录章京世职。七年冬，复与纳海等从贝勒阿巴泰伐明，顺治初，从入关，破流贼。叙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十一年，卒，谥毅勤。

孙达哩，鲁布哩氏。太祖取叶赫，以其民分属八旗，孙达哩隶正黄旗。选充骁骑，遇战必先，中创不为却，屡得优赉。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入自青山口，越明都，转战至山东，攻济南，先登第一，赐号“巴图鲁”，授二等参将，领牛录额真。顺治间，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迁摆牙喇纛章京。从穆里玛、图海讨李自成余党李来亨、袁宗第等，破茅麓山。有功。十二年，加太子少傅。十四年四月，卒，谥果壮。

吉思哈，乌苏氏，世居瓦尔喀冯佳屯。初属乌喇，见其贝勒不足事，与弟吉普喀达归太祖，并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白旗。旋改隶镶白旗。天命四年，从伐明有功，授游击世职。六年，以甲喇额真帅师围辽阳，树云梯先登。天聪八年，太宗追录其功，进二等参将。是年，与甲喇额真吴巴海伐东海虎尔喀部，俘一千五百有奇，及牲畜辎重。九年，与梅勒额真巴奇兰等伐黑龙江，收二千人以还，进一等参将。崇德元年，太宗自将伐朝鲜，闻明兵入硷场，遣吉思哈率兵蹑其后，击败之。二年，师既克朝鲜都城。上命旗出甲士十，并简科尔沁、敖汉、奈曼、扎鲁特、乌拉特诸部兵，俾吉思哈及理藩院承政尼堪为将，自朝鲜伐瓦尔喀，因击破朝鲜军，斩平壤巡抚，进略瓦尔喀，奏捷

称旨。语详《尼堪传》。累迁至吏部参政。三年四月，卒。子吉瞻，袭。

吉鲁喀达，吉思哈弟也。天命四年，授游击。六年，任甲喇额真。从伐明，攻奉集堡，明总兵李秉诚赴援，师与战，明兵走入城，师从之，至壕，城上发巨炮，吉普喀达中炮卒。天聪八年，赠二等参将。子爪尔察，袭。

吴巴海，瓜尔佳氏，自乌喇归太祖。太祖讨尼堪外兰，吴巴海实从。隶满州镶蓝旗，授牛录额真。天聪元年四月，从贝勒阿敏伐朝鲜，攻义州，与梅勒额真阿山、穆克谭等先登，克之。五月，从太宗伐明，攻锦州，敌来犯，我师少却，吴巴海为殿，督战败敌。五年，与梅勒额真蒙阿图伐瓦尔喀，略额黑库伦、额勒约索二部，收降人数千，上郊劳，赐宴，赐号“巴图鲁”。六年，从伐察哈尔，林丹汗西遁，上命吴巴海逐逋逃，斩察哈尔兵五，获其马及牲畜。旋率师伐乌札喇，部署所将兵四道并进，会敌方渔于握里河，吴巴海挥骑直前，斩三百余人，得其辎重。七年，与牛录额真郎格如朝鲜互市，得瓦尔喀部长族属十五人以归。八年，与吉思哈伐东海虎尔哈部。语详《吉思哈传》。十二月，复与牛录额真景固尔岱将四百人伐瓦尔喀，降屯长分得里，收阿库里尼满部众千余。师还，上命大臣迎劳。以所获赉之。

九年，从贝勒岳托率师镇归化城。土默特人讦部长博硕克图，谓其子阴遣使与明通，岳托遣吴巴海及甲喇额真阿尔津等四人要诸途，毛罕私以告，喀尔喀人潜遁，吴巴海迫获之，并得明使。毛罕者，博硕克图子乳母之夫也，初从土默特来降，既而有叛志，号博硕克图子为汗，自号贝勒。吴巴海既执喀尔喀使人，遂杀毛罕。十年，授梅勒额真，世职一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六月，进三等梅勒章京，移镇宁古塔。十二月，喀木尼汉部叶雷等叛，将其孥俱亡，吴巴海部兵逐之。行数十日无所见，见宿雁三，射之，一雁负矢飞且坠，往取之，见遗火，知逃者自此过。蹑其迹，及之于温多，获其孥。叶雷入山，追及围之，谕使降，不可，射之。叶雷将注矢，有狐起于前，触叶雷弓，弓坠，遂射杀叶雷及其从者。师还，太宗命诸固山额真迎劳。二年，叙功，进三等昂拜章京，赐衣服、仆马庄田。三年，与梅勒额真吴善帅师戍归化城，旋坐匿罪人、徇厮养卒盗米，罢梅勒额真，谕罚。四年，卒。分世职为一等甲喇章京者一，为牛录章京者二，授其子弟。

康喀勒，纳喇氏，辉发贝勒王机砻之孙也，太祖时，偕从兄通贵率族属来归，隶满洲镶红旗，授牛录额真。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部。八年正月，上以察哈尔林丹汗西遁，其部众流散锡尔哈、锡伯图，命康喀勒与岱青塔布囊等率蒙古及诸部驻牧兵往取以归。五月，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兼刑部副理事官。五年，擢镶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并攻松山城。七年，松山、锦州皆下，复克塔山城。寻追论攻松山避敌、克塔山与固山额真叶臣争功，罪当死，太宗特贳之。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加半个前程。寻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与固山额真准塔自徐州水陆并进，次清河。明总兵刘泽清遣部将马花豹、张思义等率战舰千余、兵数万，屯黄淮口。康喀勒与游击范炳、吉天相等发炮毁其舟，分兵追击，泽清走，淮安下。复与梅勒额真谭布击明总漕田仰，仰方屯湖口桥，以三千人迎战，击破之。又战于三里桥，逐至海岸，获舟八十。又战于如皋，攻通州，以云梯克其城，旁近诸县皆下，二年十一月，授镇守江宁梅勒额真。时江北未定，群相聚为乱，江宁有谍为内应者，康喀勒与驻防总管巴山先期捕治，杀三千人而定。已而明潞安王朱谊石集众二万，分三道来攻，康喀勒等击却之。三年，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世袭。四年，改三等阿达哈哈番。旋卒。子洛多，袭职。

和手，康喀勒从兄之子也。顺治元年，以噶什布贤甲喇章京从入关，破李自成潼关，移兵下江宁。复从贝勒博洛徇浙江，破明总兵方国安等于杭州。复略福建，所向克捷。攻汀州，先登，克其城。论功，并遇恩诏，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世袭。十一年，从征云南，击败明将白文选，取进永昌，夺澜沧江铁索桥。康熙九年，卒。

玛拉，和托弟也，顺治十二年，以三等侍卫署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伊勒德攻舟山。从摆牙喇纛章京穆成额破郑成功兵于泉州。十六年，从安南将军达素击成功厦门，皆有功。康熙二十二年，卒。

通嘉，康喀勒兄孙。初袭其父莽佳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八年，以护军参领从靖东将军济什喀讨山东贼于七。于七据栖霞、岠嵎山为乱，其党吕思曲、俞三等以数千人拒战，通嘉击败之，贼遂以平。康熙六年，改前锋参领。十四年，从信郡王鄂托讨察哈尔布尔尼，师至达禄。布尔尼为伏山谷间，通嘉督所部尽击杀之，布尔尼以三十骑遁。以功加拖沙喇哈番。旋坐事削。十八年，以护军统领征讨吴三桂，破谭宏于云阳。二十三年，迁本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卒。

萨璧翰，亦纳喇氏。父三檀，自辉发率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隶满洲正蓝旗。卒，萨璧翰与其兄萨珠瑚并授牛录额真。太宗即位，以萨璧翰列十六大臣，佐正蓝旗。天聪五年，擢户部承政，八月，上自将伐明，围大凌河，城兵出御，萨璧翰与战，舍马而步，逐敌薄壕。城上发炮矢，甲士巴逊没于陈，萨璧翰力战，入敌陈，取其尸还。八年五月，上自将伐察哈尔，贝勒济尔哈郎居守，萨璧翰与梅勒额真蒙阿图副之。考满，授世职甲喇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朝鲜，取皮岛。师还，萨璧翰与其兄萨珠瑚发贝子硕托以厮役冒甲士请恤，坐论罚，萨璧翰初隶硕托，至是命改隶饶余贝勒阿巴泰。旋以萨璧翰从子侍卫吴达礼从伐朝鲜，私役甲士，坐夺世职。三年，改吏部右参政。四年，授议政大臣。六年八月，从伐明，攻锦州，明援兵自松山至，诱战，萨璧翰被创，卒于军。

子汉楚哈、哈尔沁，皆授牛录额真。哈尔沁从讨吴三桂，从讨噶尔丹，皆有功，授拖沙哈番。汉楚哈子哈尔弼，授一等护卫，从击郑成功，战厦门，殁于阵，亦授拖沙喇哈番。

论曰：太祖初起，扈伦四部与为敌，四部之豪俊，先后来归。武理堪等自哈达、武纳格阿、什达尔汉、鄂莫克图等自叶赫，吉思哈等自乌喇，康喀勒等自辉发，皆能效奔走，立名氏。武纳格其先出自蒙古，遂为“白奇超哈”统帅，勋绩尤着。四部有才而不能用，太祖股肱爪牙取于敌有余。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清史稿卷二三一　列传第一八

石廷柱　马光远弟光辉

李思忠子荫祖　荫祖子鈲金玉和

子维城　王一屏　一屏子国光　国光子永誉　孙得功

张士彦　士彦子朝璘　金砺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冬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天命建元，太祖日益盛强。养性潜输款，为明边吏所察，置之狱。脱出，归太祖。太祖妻以宗女，号“施吾理额驸”授三等副将。从克辽东，进二等总兵官。

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祖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五年正月，命养性为昂邦章京，谕曰：“汉人军民诸政，付尔总理，各官受节制。尔其殚厥忠，简善黜恶，恤兵抚民，毋徇亲故，毋蔑疏远。昔廉颇、蔺相如共为将相，以争班秩，几至嫌衅。赖相如舍私奉国，能使令名焜耀于今日。尔尚克效之！”又谕诸汉官曰：“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礼、亵法令也，必谴毋赦！如能谨守约束，先公后私，一意为国，则尔曹令名亦永垂后世矣。”

世岁，初铸炮，使养性为监。炮成，铭其上曰：“天祐助威大将军。”凡四十具。师行则车载以从，养性掌焉。八月，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养性率所部载炮越走锦州道为营，击城西台，台兵降。又击城南，坏睥睨。翼日，击城东台，台圮，台兵夜遁，尽歼之。九月，明兵出关援锦州，上遣亲军迎击，养性以所部兵五百从，敌溃遁。明监军道张春合诸路兵援大凌河，夜战，上督骑兵击破之。方追奔，明溃兵复阵，上命养性屯敌垒东，发炮敌垒。十月，攻子章台，发炮击台上堞，台兵多死者。十一月，祖大寿以大凌河降，上命尽籍城中所储枪炮弹药付养性。寻率兵坠明所置台壕，自大凌河至于广宁。

六年春正月，上幸城北演武场阅兵，养性率所部乌真超哈试炮，摆甲列阵，军容甚肃。上嘉养性能治军。因追奖大凌河战功，赐雕鞍良马一、白金百，遂遍及诸将，自石廷柱以下皆有赐，设宴以劳之。养性疏言：“新编汉兵，马步三千有奇，宜尽籍汉民为兵，有事持火器而战，无事则为农。

火器攻城，非炮不克，三眼枪、佛朗机鸟枪特城守器耳，宜增铸大炮。兵食未足，宜令民广开垦，无力者官畀牛若种，获则以十一偿。”四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杜度大臣扬古利、伊尔登留守。七月，卒。顺治间，追谥勤惠。

子普汉，改袭二等昂邦章京。卒，以弟六十袭。崇德四年，汉军旗制定，隶汉军正蓝旗。顺治四年，改二等精奇尼哈番。迁恩诏，累进三等伯。

国瑶，六十子也，袭爵。康熙九年，授本旗副都统。十二年，吴三桂反，特命国瑶为勋阳提督，帅师镇抚。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附三桂，勋阳副将洪福应来嘉，劫部兵千余攻国瑶。国瑶率游击杜英、佟大年以建丁三百拒战，福退，复至，苦战数日，斩二百余级，福败遁。事闻，加左都督。十四年，福挟诸叛将分五道来犯，复击败之，逐战泥河口、板桥河，斩其将林跃等七辈、兵数百人。

十五年，四川叛将谭洪与福等复分道来犯，洪屯勋江北，福掠郧江南，相声援。国瑶分兵御之。战坪沟、战黄畈、战九里冈，又渡郧江战江南岸，皆胜，焚其舟及械，斩获无算。福复遣众伏郧江两岸，以三十余舟顺江下，泊琵琶滩，逼郧阳运道为寨。国瑶及将军噶尔汉、抚治杨茂勋等率水陆兵大破之，战陡岭，福败走，运道复通。叙功，加一等。

十六年，以捐俸赍军赈难民，加太子少保。十七年，进讨来嘉、福，战于房县，获其将五十二辈、印十二、札牌二十四，遂克其城，进复保康。十八年，与噶尔汉等攻兴安，久而不下，命削战陡岭所叙加一等。六月，授福建将军。二十八年，卒，谥忠悫。乾隆初，定封二等子。达尔哈齐子养真，自有传。

李永芳，辽东铁岭人。在明官抚顺所游击。太祖克乌喇，乌喇贝勒布占泰走叶赫。太祖伐叶赫。叶赫诉于明。明使告太祖，诫毋侵叶赫。太祖以书与明，言叶赫渝盟悔婚，复匿布占泰，不得已而用兵，躬诣抚顺所，永芳迎三里外，导入教场，太祖出书畀永芳，乃引师还。

后三岁为天命元年，又三岁，始用兵于明。四月甲辰昧爽，师至抚顺所，遂合围，执明兵一，使持书谕永芳曰：“明发兵疆外卫叶赫，我乃以师至，汝一游击耳，战亦岂能胜？今谕汝降者，汝降，则我即日深入。汝不降，是误我深入期也。汝多才智，识时务，我国方求才，稍足备任使，犹将举而用之，与为婚媾，况汝者有不加以宠荣与我一等大臣同列者乎？汝若欲战，我矢岂能识汝？既不能胜，死复何益？且汝出城降，我兵不复入，汝士卒皆安堵。若我师入城，男妇老弱必且惊溃，亦大不利于汝民矣。勿谓我恫喝，不可信也。汝思区区一城且不能下，安用与师？失此弗图，悔无及已。降不降，汝熟计之。毋不忍一时之忿，违我言而偾事也。”永芳得书，立城南门上请降，而仍令军士备守具。上命树云梯以攻，不移时，师登陴，斩守备王命印等。永芳冠带乘马出降，固山真额阿敦引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于马上以礼答之，传谕勿杀城中人，东州、马根单二城及沿边诸台堡五百余悉下。是日，上驻抚顺，明日，命坠其城，乃还。编降民千户，迁之赫图阿喇。命依明制设大小官属，授永芳三等副将，辖其众，以上第七子贝勒阿巴泰女妻焉。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

是年七月，上复伐明，拔清河。四年克铁岭。六年，下辽、沈。永芳皆从，以功授三等总兵官。明巡抚王化贞及诸边将屡遣谍招永芳，永芳辄执奏。上嘉奖敕免死三次。

太宗即位，以朝鲜与明将毛文龙相应援，纳逋逃，命贝勒阿敏等帅师讨之，永芳从。上谕阿敏曰：“朝鲜理当讨，然非必欲取之。凡事相机度而行”。克义州，分兵攻铁山，击走文龙，进下定州、安州，次平壤，其官民皆遁，遂渡大同江。朝鲜王李倧使赍书迎师，诸贝勒答书历数其罪，许以遣大臣莅盟，当斑师。使既行，师复进，次黄州，倧使驰告已遣大臣莅盟。阿敏欲遂攻其都城，诸贝勒谓宜待所遣大臣至，永芳进曰：“我等奉上命，仗义而行。前与朝鲜书，许以遣大臣莅盟当班师，今食言不义。盍暂驻待之？”诸贝勒皆是其言，阿敏怒，叱永芳曰：“尔蛮奴，何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师再进，次平山，倧所遣大臣至师，卒如永芳议。遣刘兴祚、库尔二缠如倧所，莅盟而还。

八年，永芳卒，有子九人。汉军旗制定，隶正蓝旗汉军。次子李率泰，自有传。

第三子刚阿泰，顺治初，官宣府总兵。时姜瓖为乱，山西北境诸州县土冠蜂起，瓖既平，所部

窜匿代州、定襄、繁峙寺台山中，刚阿泰先后逐捕，诸山砦悉平。旋以属吏侵镶劾罢。

第五子巴颜，天聪八年袭父爵，例改三等昂帮章京。崇德间，以参领从太宗征科尔沁。围锦州，与洪承畴战松山城下，皆有功。七年，定汉军八旗，以巴颜为正蓝旗固山额真。八年九月，从郑亲王济尔哈郎等征宁远，拔中后所、前屯卫。顺治元年，进二等昂章京。旋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剿冠昌平，与固山额真叶臣徇直隶饶阳，河南怀庆，山西泽州、潞安诸府县，师还，赐白金五百。二年，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自陕西徇四川，流冠孙守法、贺珍犯西安，再战大破之，逐至黑水峪，斩守法。又破流冠一只虎于商州，克延安诸路山寨。四年，例改二等精奇尼哈番。五年，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讨叛将姜瓖，从睿亲王多尔袞复浑源州。从英亲王阿济格复左卫。从巽亲王满达海复朔州、汾州及太谷诸县。巴颜在军将左翼挟火器以攻，所向皆克。八年，叙平姜瓖功，复遇恩诏，进一等伯。九年，卒。乾隆间，定封号曰昭信。四十年正月，命以其族改隶镶黄旗。

石廷柱，辽东人。先世居苏完，姓瓜尔佳氏。明成化间，有布哈者，为建州左卫指挥。布哈生阿尔松阿，嘉靖中袭职。阿尔松阿生石翰，移家辽东，遂以石为氏。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万历之季，廷柱为广宁守备，天柱为千总。太祖师至。巡抚王化真走入关，天柱先与诸生郭肇基出谒，且曰："吾曹已守城门矣。"翌日入城，廷柱从众降，授世职游击，俾辖降众。

蒙古巴林部贝勒囊努克背盟劫掠，延柱从上讨之，取其寨，收牲畜以还，进三等副将。天聪三年，太宗命率兵搜剿明故毛文龙所辖诸岛，敌自石城岛来犯，击斩二百人，俘十九人。寻从上伐明，薄明都。四年，师还，至沙河驿，廷柱与达海谕城中军民出降。又与达海千人詶汉儿庄汉儿庄，与三屯营、喜峰口诸堡先已降而复叛，至是复降。

五年，明总兵祖大寿筑城大凌河，上自将围之。大寿穷蹙，使从子泽润射书请降，并乞上令廷柱往议。廷柱与达海至城南，先使姜桂詶大寿，桂故明千总。为我军所俘。大寿使游击韩栋从桂出迎廷柱，并以其义子可法为质。廷柱乃逾濠与语，大寿言决降，惟乞速取锦州，俾妻子得相见。廷柱以告，上复遣廷柱谕指，大寿乃降。是时佟养性为乌真超哈昂邦章京，廷柱为副。六年，养性卒，廷柱代为昂邦章京。从伐察哈尔，多斩获。七年，从贝勒岳托伐明，攻旅顺，师还，上酌金卮以劳，进三等总兵官。八年，从伐明，攻应州，克石家村堡。九年，复从伐明，与明兵战大凌河西，斩明副将刘应选，获游击曹得功等。

崇德元年，上自将伐朝鲜，命廷柱帅所部整兵械，储糗糒，挟火器以从。二年，即定朝鲜，还攻皮岛，廷柱与户部承政马福塔攻其北隅。寻追论朝鲜王李倧谒上时廷柱乱班释甲，及纵士卒违法妄行罪，解任，罚锾，夺赏赉。是年分乌真超哈为左右翼，以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三年，上与诸臣论兵事，举吕尚相勖，廷柱言："吕尚制阃外专生杀，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过下部逮讯，虽牛录以下亦当比肩对簿，其何以堪？"诸臣以其言戇，请下刑部议罪论死，上命宥之。是年十月，从伐明，攻锦州，克城外诸屯堡，进破城旁台。台上余敌兵潜自间道走，廷柱弗追击。部议降爵罚锾，上复命宥之。

四年二月，上自将伐明，乌真超哈诸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马光远及廷柱皆率所部从。上驻军松山，命廷柱攻城南台，毁其堞，台兵不能御，守将王昌功等四十余人出降。上登松山南冈度地形，命廷柱从。可喜以炮攻城南门之左，廷柱与光远先取城西南隅台，诸将继进，攻城，城堞皆尽，会以日暮罢。明日攻益急，城兵守御甚固。我兵缘云南梯上不能入，死者二十余人，廷柱兄子达尔汉亦被创。上召询诸将，皆谓攻必克。次日复集议，有德、仲明、可喜、光远欲凿地道以攻，廷柱持不可。上责廷柱曰："尔为主将，恇怯无斗志，与诸将异议。尔岂因兄子被创，故惊怖不欲战耶？"廷柱惶恐，对曰："臣昔尝巡逻至此，知地中有水石不可穿，且亦不能越壕而过，故不敢不言。今众皆谓可攻，臣焉敢独异？"乃与有德等鸠役于城南凿地道。初，祖大寿既降，请得入锦州，乃复叛，为明守。至是闻松山急，遣蒙古兵三百乘夜入城，詶得我军谋，多为备，地道不能达，乃罢攻。师还，部议廷柱攻城不尽力，当罢任罚锾，上仍命宥之。时乌真超哈复析为八旗，合二旗为一固山，于是汉军旗制始定。廷柱隶正白旗。

六年七月，廷柱上言："锦州为辽左首镇，我师筑垒浚濠，誓必剪灭，以策进取，诚至计也。第

明恃大寿为保障，我师围之急，彼必益发援兵，并力一战。宜及此时简精锐，分布各旗屯田所，遇警即并进。如敌已立营，以炮环击，伺其稍动，我师即突起乘之，转战过锦州，至松山、杏山间，敌必败走，则锦州破矣。锦州既破，关外八城闻而震动。昔年克沈阳，辽阳从之下，克沙岭，广宁亦从之下。此其明征也。近闻喀尔喀扎萨克图扬言取归化，恐阴欲取鄂尔多斯。臣拟令鄂尔多斯移牧黄河南，使与归化相接，彼此策应。仍选才勇将士挟火器戍焉，而令王贝勒帅师道宣、大略应州、雁门。归化有警，轻骑倍道赴援。明所恃为辽东援者，不过宣大、陕西榆林、甘肃宁夏诸路。我师西入，诸路自顾不遑，岂能复出援辽哉？此一举而两得也。明援兵自宁远至松山，所赍行粮不过六七日，其锋少挫，势必速退。即宿留数日，终且托粮尽而返。宜设伏于高桥险狭处，凿壕截击，仍发劲兵缀其后，使进退无路，则彼援兵皆折而降我矣。我师遇敌步兵，每奋勇陷陈，彼军多火器，恐致伤夷。宜詷敌远离城郭，或凭据高阜，水竭粮匮，乃环而攻之。夜则凿壕以守，昼则发炮以击。不一二日，势且生变，其毙可坐俟也。洪承畴书生耳，所统援辽诸镇，皆乌合亡命，外张声势，内实恇慑。如大寿为我师所破，承畴与诸将纵得脱去，亦东市就僇而已。彼闻上恩豢降将，或慕义纳款，亦未可料。今明灾异迭见，流寇方炽，乘时应运，定鼎中原，机不可失。”疏入，上深嘉之。九月，师围松山，敌夜犯廷柱营，廷柱力御，斩十余级，获刀甲、枪炮无算，进二等昂邦章京。七年，定汉军八旗，置八固山，以廷柱为镶红旗固山额真。

顺治元年四月，从师入关，破李自成，五月，与固山额真巴颜等平昌平土寇。六月，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帅师抚定山东诸郡县。七月移师会固山额真叶臣共克太原。山西、河南悉平。师还，赐白金五百两，进一等昂邦章京。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六年，从讨叛将姜瓖，复浑源、太谷、朔州、汾州。十二年五月，授镇海将军。驻防京口。十四年二月，以老乞休，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进三等伯，世袭。十八年二月，卒，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忠勇，立碑记绩。

廷柱兄国柱，亦自广宁降，与天柱先后授三等副将。廷柱六子，三子华善，四子石林，自有传。

马光远，顺天大兴人。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我师克永平，光远以所部降，命隶正蓝旗，授梅勒额真，赐冠服、鞍马。五年，上复伐明，围大凌河，光远，从招城南台降，得百总一、男妇五十余，即畀光远育焉。

六年十一月，光远疏言：“六部既设，当建内阁，选清正练达二三臣为总裁，日黎明入阁。八家固山、六部承政，有事诣阁集议，请上指挥。”并议置六科，立八道言官。翌日再疏，申言六科职掌。七年正月，乌真超哈昂邦章京佟养性及光远合疏言：“上及诸贝勒豢汉官恩厚，臣等等叨冒首领。上有命，敢不竭心力。臣有罪，听诸臣弹劾。诸汉官或抗令欺公，诳言误事，委避偷安，玩法科敛，臣等当弹劾，不敢避忌。惟虑诸汉官茹怨，以蜚语中臣等，臣等得罪，虽死不知其故。乞上及诸贝勒鉴臣等意，今后有过失，即时处分。有谗言，即时质问，俾佥邪不得行其险慝。”三月，光远疏陈整饬军政，省戎器，视牧马，习炮，治炮车，节火药，谨城守，制火箭，建藏炮储药之局，赡铸炮造药之役，厚养炮兵，凡十事。七月，上命旧隶满洲户下汉人十丁授棉甲一，得千五百八十人。命光远等统之，分补旧甲喇缺额。时孔有德、耿仲明来降，克旅顺。光远言：“有德等初来，登来、旅顺并各岛兵舰随至江口不敢归，畏明法也。今旅顺既失，江口兵舰必退保登莱，宜急遣水师逐彼舟后，乘风而西。上亲帅师取山海，进攻北京，不半载大事可定。”十月，授一等总兵官。八年三月，疏请出帅：“一自蓟东入，一自八里铺趋山海关，内外夹攻，先取其水关，则山海关易下也。既克山海关，还取祖大寿，整旅而西，进攻北京，塞冲要，阻运道，不数月必有内变。但乞上于出师之日，戒谕将士，毋杀，毋淫，毋掠货财，毋焚庐舍。四方闻之。皆引领而归上矣。”四月，改一等昂邦章京。九年七月，甄别辖治汉人各官，以各堡户丁增减行赏罚，丁减初额三之一者削世职为民。光远疏言：“各官功次不等，皆蒙敕赐世袭，得之至艰。今以养人不如法，皆罢为民，众情擎惧。乞恩从重议罚，而毋遽夺世职，令戴罪视事，使功不如使过。臣为王法持平，敢昧死以请。”梅勒额真张存仁亦以为言，上从之。十年四月，诸臣劝进，汉将列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及光远，凡五人。

崇德元年十二月，从伐朝鲜，克平壤、江华岛。二年八月，分乌真超哈为两翼，置固山额真二。

以廷柱辖左翼，光远辖右翼。三年，上伐明，攻锦州，乌真超哈运火器为前驱。寻与有德以火器克台五，复与廷柱克李云屯、柏土屯、郭家堡、开州、井家堡，俘七百有三，得牲畜称是。光远率甲喇额真郎绍贞围攻锦州城旁台，敌遁，不追击，上诘之，光远妄辩，当夺职，上命罚锾。四年，上复伐明，光远以所部克松山西南隅台。降其将杨文选，攻城不克。语详《石廷柱传》。师还，数其罪而罢之。又以庇所部参将李世昌铸炮子不中程，论死，上物宥之。六月，析乌真超哈为八旗，置固山额真四，复起光远为正黄、镶黄两旗固山额真。汉军旗制定，光远隶镶黄旗。顺治四年，以老病乞休。康熙二年，卒，谥诚顺。以弟之子思文袭爵。恩诏进三等伯。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光辉，光远弟。明武举。与其兄光先从光远来降。天聪七年，授光先二等参将，光辉游击。崇德三年，任户部理事官。以贷官商物不偿，罢官，夺世职。四年六月，汉军旗制定，授镶黄旗梅勒额真。六年，兼任吏部。七年，以从克杏山城，复世职。师已克锦州，命光辉从固山额真孟乔芳诣锦州监铸炮。八年，以从克中后、前屯卫二城，进一等甲喇章京。

世祖入关定鼎，参政改侍郎，光辉仍贰吏部。四年，考满，加拖沙喇哈番。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江西叛将金声桓，声桓既诛，谭将承制授光辉江西提督，光辉辞。既，谭泰欲以都察院理事官纪国先为都司，国先亦辞。谭泰劾国先，辞连光辉，吏议从重比，上命罢光辉梅勒额真、侍郎，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尼哈番。七年，复任梅勒额真。八年，上命追录光辉军功，屡遇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番。五月，授户部侍郎。十月，命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十年九月，胶州总兵海时行叛，为暴来、沂间，光辉帅师讨之。时行走宿迁，师从之，复走永城。光辉会漕运总督沈文奎帅师自灵璧向永城，战洪河集西，大破之，缚时行同归。以功加级，任子。十一年，甄别诸督抚，加太子少保，以老病乞休。十二年七月，卒，谥忠靖。

光先，顺治间遇恩诏，亦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官山西左布政使。

李思忠，字葵阳，铁岭人。父如梃，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成梁族子也，仕明为太原同知，罢归居抚顺。太祖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克抚顺，得思忠，如梃徙还铁岭。明年，师下铁岭，如梃及弟如梓子一忠、存忠死之。六年，定辽阳，敕思忠收其族人，俾复故业，即授牛录额真，予世职备御。寻以获谍，进游击。

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取永平等四城。师还，贝勒阿敏护诸将分守，察哈喇以蒙古兵守遵化，思忠及甲喇额真英固勒岱等为之佐。既而明将射尚忠等来攻，思忠与战，敌三进三却。阿敏议弃四城东还，檄察哈喇合军出塞。时尚忠攻遵化正急，发火箭焚我军火器，我军方惬扰，思忠戒无轻动，徐结阵出城，挟降吏四人以俱，身为殿，出塞无一亡失。师还，上谴阿敏等，以思忠力战，贷勿罪。五年，从固山额真楞格里等伐日明，攻南海岛，未至，遇明兵茨榆坨，俘十一人，得舟五。明兵争舟，思忠与战，炮伤额，勿却，卒败明兵，进二等参将。九年，察汉官所领城堡户口盈耗，思忠辖沙河堡郎塞，增丁百十有三，上嘉赏，赐狐裘一袭，进三等梅勒章京。寻命驻盖州。崇德二年，命修辽阳诸城，思忠疏言："盖州处边，士卒任防守，余丁足以耕。今弃农就役，工窳而农亦废。请俟诸城工竟，庀役造砖从事。"上允其请。七年，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

顺治元年，从豫亲王多铎徇陕西，破潼关。下江南，克扬州，抚定江北州县凡十。三年二月，命以梅勒额真戍西安，三月，擢陕西提督。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致仕。十四年七月，卒。

思忠子五，第三子显祖袭爵，世祖赐名塞白理，授二等侍卫、甲喇额真。康熙初，授随征江南左路总兵官，迁广东水师提督，改浙江提督。耿精忠叛，自福建侵浙江，塞白理疏请分兵援台州，防宁波。寻从贝子傅喇塔击走精忠将曾养性。十四年九月，卒于军。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荫祖，思忠次子。事世祖，自荫生授户部员外郎。三迁兵部侍郎。顺治十一年，直隶灾，命与尚书巴哈纳等治赈。寻授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疏请蠲被灾诸州县秋粮招流民还故里，当随地安集，以时予赈，毋使道殣。又疏言："直隶滨海北塘、涧河、黑洋诸地，宜分兵驻守。"时议禁海船，鱼盐米麦不能转输，请官为编号，讥其出入，则商民皆便。并下部议行。

十四年四月，疏发河南管河道方大猷贪婪状，上切责河道总督杨方兴失劾，夺大猷官，鞫治谕

死。有高鼎者，据五台山为乱，出三岔口扰真定，荫祖遣井陉道陈安国谕降，悉散其党。疏言："太行天下险，三岔居其冲，林密山深，藏奸甚易。自鼎降，其党散在民间，虽戍以兵，视营垒为传舍。当置游击一，定额兵六百，专司守御。"上从之。

是岁荫祖年才二十有九，会湖南北用兵，上察荫祖才，加太子太保，移督湖广。师方徇贵州，故李自成诸将郝永忠、袁宗第、刘体纯、李来亨辈挟十余万人降于明，居郧、襄间，扰镶道。荫祖请选襄阳水师及均、黄、汉阳诸营兵二千有戍谷城，地扼上游。选武昌洞庭营兵千人戍九谿，断通蜀道。十五年，汉阳、天门、潜江、沔阳诸郡县水灾，上命荫祖治赈，民赖以得拯。

十六年，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发湖北提镇标兵六千人戍云南，祖以承畴已发湖广兵万三千五百有奇，湖南新收降人数万，郧、襄间流贼未殄，留兵不宜复发，请敕承畴就滇中召募，下部议行。复疏议："讨永忠等，请敕四川总督李国英帅师驻重庆，扼巫峡，阻达州。西安将军富喀禅帅师趋兴安。河南协剿兵诣襄阳合军。臣督诸军分出彝陵、襄阳、郧阳，三道深入期一举灭贼。"疏既上，会郑成功犯江南，诏将军明安达哩将荆州驻防兵赴援，部议缓师期。十七年，以疾乞罢。康熙三年，卒。祀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名宦。

鈖，荫祖子。事圣祖，自佐领授兵部员外郎。十三年，以参将从征吴三桂，再迁御史。二十七年，湖广夏逢龙为乱，上授鈖湖北按察使。累擢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与左都御史于成龙等督饷。三十七年，授山东巡抚，以疾辞，改授安微巡抚。三十九年，疾未瘳，被弹事罢。四十二年，山东饥，鈖请往助赈，卒于赈所。

金玉和，辽东人。仕明为开原千总。太祖克开原，玉和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天聪五年，擢礼部承政。六年，上阅兵，玉和与额驸佟养性等率所辖乌真超哈擐甲列阵试炮，上赉以鞍马。八年，考绩，进二等副将，崇德元年，坐与吏部参政李延庚互举子弟，罢官，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皮岛，以水师战不利，玉和不赴援，论死，上特宥之但削世职。四年，复授甲喇额真。六年，从围明锦州，屡败敌。敌夜攻壕堑，击却之，斩级五十。七年，锦州下，并克塔山，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伐明宁远，与国光同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顺治元年，擢工部参政。叙宁远功，进三等甲喇章京。既入关，迁梅勒额真。从军河南署怀庆总兵官。时李自窜陕西，余党掠河南犯济源县城，玉和帅师往援，至则城已陷，夜半遇贼，力战中流矢，没于阵。河南巡抚罗乡锦疏报得玉和遗骸于柏乡西，请赐恤，进二等梅勒章京。乾隆初，定封二等男。

金维城，玉和子也。崇德初，师攻锦州，维城以甲喇额真奉命与梅勒额真金历督饷，屡从伐明有功。克中后所、关前屯卫二城，维城亦在行间。累官正白旗汉军梅勒额真，兼兵部参政，世职至牛录章京。从入关，改兵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如故，四年，改拜他喇布勒哈番。考绩，加拖沙剌哈番。复从定湖广，同克武冈、沅州、靖州，进一等阿达哈哈番。调正黄旗汉军梅勒额真。十年，坐总兵任珍行赇罢官，降世职为三等。十五年，卒。

子世砺，康熙间，以佐领从平南大将军赉塔征福建，败敌江东桥。郑成功将刘国轩攻漳州，世砺战死，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太祖克开原，玉和与同官王一屏、戴集宾、白奇策、守堡百总戴一位降。下广宁，游击孙得功，守备张垣彦、黄进、石廷柱，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石天柱降。收辽河诸城堡，参将刘世勋，游击罗万言、何世廷、阎印，都司金砺、刘式章、李维龙、王有功、陈尚智，备御朱世勋黄宗鲁，中军王志高，守堡闵云龙、俞鸿渐、郑登、崔进忠、李诗、徐镇静、郑维翰、臧国祚、周元勋、王国泰，各以所守城堡来降。玉和、一屏、得功、士彦、廷柱、砺皆以有功授世职。廷柱自有传。

王一屏，先世本满洲，姓完颜氏。初降，授牛录额真。汉军旗制定，隶正红旗。天聪八年，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旋卒。

子国光，以牛录额真兼户部理事官，袭职。擢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兼户部参政。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伐明，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改户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如故。从定西大将军和洛辉御寇西安。考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迁本旗固山额真。六年，从英

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左卫、朔州、汾州、太谷四城。叙功，遇恩诏，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从定远大将军、贝勒屯齐征湖广，败击明将李定国、孙可望。十二年，从宁海大将军伊勒德援浙江，击败明将郑成功、张名振。十三年二月，援两广总督，谕奖其才品，赐蟒服、鞍马，加太子太保。十五年，以疾解任。十八年，圣祖即位，授镇海将军。帅师镇潮州。康熙三年，与平南王尚可喜会师讨碣石叛将苏利，师至海丰，侦破敌伏，迳灯笼山。苏利乘我军未成列，以万余人搏战，我军左右夹击，贼溃遁。薄碣石卫城，环攻拔之，斩苏利及所部陈英、李慧等，遂歼其余党。五年，还京，仍任本旗都统。九年，卒，谥襄壮。

子永誉，字孝扬，袭爵。十二年，授河南提督。河北总兵蔡禄叛应吴三桂，内大臣阿密达帅师讨之。上命永誉如怀庆，拊循士卒，因请留驻镇抚。旋设安庆提督，以授永誉。耿精忠将宋标，方自饶州犯徽州，十四年，永誉督兵驻建德，令参将傅尔学破标于余干，俘标，磔于市。寻移驻徽州，十四年，永誉督兵驻建德，令参将傅尔学破标于余干，俘标，十七年，江西平，改永誉江南提督，驻松江。十九年，迁广东将军。二十年，疏言："广东濒海，陆路两镇，请各以一营改练水师。"二十二年，复请留满洲兵四千驻防广东省城。皆如所议行。二十七年，授本旗都统。二十三年三月，命定北将军瓦岱帅师屯张家口，詗噶尔丹，以永誉与都统喀岱等参赞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分汉军为四营，永誉帅正黄、正红二旗出中路，噶尔丹不战遁。永誉与平北将军马斯喀督兵追蹑，侦噶尔丹行远，乃还。三十六年，从上至宁夏，命督饷运，贮黄河西岸，闻噶尔丹窜死，罢，还。四十三年，卒。乾隆十八年，命其族改隶满洲正红、镶白二旗。

孙得功，在明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化贞倚得功为心膂。太祖围西平堡，刘渠等赴援，令得功从。渠等战死。得功潜纳款于太祖，还言师已薄城，城人惊溃。化贞走入关，得功与进、绍贞、国志等，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昌冈，具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迎太祖入驻巡抚署，士民皆夹道俯伏呼万岁。时天命七年正月庚申，月之二十四日也。上授得功游击，隶镶白旗，辖降众，移驻义州。天聪六年十月，提功疏言："上命修城，天寒土冻，徒劳民力而不能坚固，请俟春融。又上发帑畀官兵市布制冬衣，官已足用，兵人给银五钱六分，得布不足以为衣，乞恩使人得市布一二疋，官兵均沾上泽。"七年四月，又疏言："禁淡巴菰，令未能行。步兵皆用火器，尤宜申谕戒革。上令民输粮，因禁百谷不得入市，贫民无所得食，则宜任民便。"天聪八年，追叙提功广宁功，授三等梅勒章京。旋卒，以其子孙有光袭。汉军旗制定，改隶正白旗。以从克前屯卫、中后所及顺治间讨姜瓖有功，并遇恩诏，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得功次子思克，自有传。

张士彦，化贞中军守备。太祖兵至，化贞走入关，士彦降。汉军旗制定，隶正蓝旗。天聪八年，与一屏同授三等甲喇章京。旋乞休。

子朝璘，袭职。崇德七年，授牛录额真，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败敌于胶州。八年，与国光同功，进二等甲喇章京，迁兵部理事官。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下江南，克扬州、江阴率兵戍苏州，击败明将黄斐。四年，从恭顺王孔有德等平湖南，破明将刘承胤于夕阳桥，克武冈。复破明将张先璧于黔阳，克沅州。六年，从讨姜瓖，复与国光同功。考满，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授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十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迁户部侍郎。寻出为江西巡抚。江西当金声桓乱后，民少田芜，御史笪重光请蠲赋，下朝璘议。朝璘疏言："田亩荒芜，惟从容劝垦，则熟者恒熟，荒者不终荒。若急于征赋，则始以荒为熟，渐至熟者仍荒，非足国恤民计也。南昌、瑞州二府新垦田四十余顷，请三年后起科。未垦二千余顷，请与豁除。"上允其请。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十八年，擢江西总督。康熙二年，右布政使王庭疏请减南昌府属浮粮，下朝璘议。朝璘疏言："江西重赋，自陈友谅始，明世因之。前巡抚蔡士英请减袁、瑞二府赋额，未及南昌。南昌诸州县，惟武宁为友谅乡里，赋额循元、宋之旧。他六县一州，请敕部核减。"户部核上南昌府属浮粮银十二万五千有奇、米十四万九千有奇，上命悉蠲之。三年，朝璘疏言："吉安旧食粤盐，远且阻，请改食淮盐。"下所司从之。四年，以江西总督省入江南，解任。五年，授福建总督。六年，以老疾乞休。越十余年卒。

金砺，辽东人。明武进士，为镇武堡都司。初降，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副将。天聪五年，

始设六部，以砺为兵承政。六年，上阅兵，与玉和等并赐鞍马。调户部承政。八年，考绩，进二等梅勒章京。崇德二年，从伐明，攻皮岛，甲喇额真巴雅尔图等先入敌陈，砺与副将高鸿中所将水师不进，前军以是败，坐论死，上以砺与鸿中来归有功。特宥之。四年，汉军旗制定，砺隶镶红旗，复为甲喇额真。五年，授吏部参政。六年，擢固山额真。迭克松山、塔山、前屯卫、中后所，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五月，与梅勒额真李率泰安集天津乱民。六月，复与固山额真叶臣宣抚山西。时李自成西遁，其将陈永福犹据太原，砺与叶臣潜往觇焉，城兵骤出，砺击败之，督本旗兵发炮克其城。师还，赐白金四百两，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征湖广，明将马进忠降复叛，砺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击进忠武昌，夺战舰六十余，遂下湖南，战衡州，斩明将黄朝宣。复战长沙，斩明将杨国栋。师还，赐黄金二十两、白金四百两，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六月，授平南将军，镇浙江。遇恩诏，加拖沙喇哈番。明鲁王以海及其臣阮进、张名振屯舟山，砺与梅勒额真吴汝玠等率兵自宁波出定海，会总督陈锦破获进于横洋，遂克舟山，名振拥以海出走。九年，郑成功攻漳州，命砺帅师赴援，至泉州，成功退屯江东桥。砺自长泰进屯漳州城北，分兵万松关为犄角，七战皆胜，漳州围解、海澄、南靖、漳浦诸县悉定。叙功，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授陕西四川总督。十三年，引年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康熙元年，卒。

论曰：养性、廷柱先世本满洲，怀旧来归，申以婚媾。永芳附最先，思忠为辽左右族，皆蒙宠遇，各有贤子，振其家声。光远初佐养性，后与廷柱分将汉军，罢而复起。玉和战死。同时诸降将有绩效，赏延于世，或其子显者，得以类从。后先奔走，才亦盛矣。

清史稿卷二三二　列传第一九

希福子帅颜保　曾孙嵩寿范文程

子承勋　承斌　孙时绎　时捷　时绶　时纪　曾孙宜恒

四世孙建中宁完我　鲍承先

希福，赫舍里氏。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部来归。居有顷，以希福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蒙古诸部，赐号“巴克什”。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

天聪二年，太宗伐察哈尔，以希福使科尔沁征兵，土谢图额驸，奥巴止之曰：“寇骑塞路，行将安之，即有失，谁执其咎”？希福曰：“君命安得辞，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遂行。再宿，达上所，复命曰：“科尔沁兵不赴征，土谢图额驸奥巴方率所部行掠，掠竟乃来耳”。上怒，使希福再往，以壮士八人从。行四昼夜，道遇敌，击杀三十余人，卒至科尔沁，以其兵来会。明年，奥巴来朝，上命希福与馆臣库尔禅辈责让之，奥巴服罪，上驼马以谢。叙功，授备御。从伐明，薄明都，败明兵于城下。攻大凌河，援兵自锦州至，与谭泰争先奋击，破之。师还，又力战败追兵，进游击。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希福为内国史院承政。寻授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二年，请禁造言惑众，违者罪之，著为令。三年，偕大学士范文程建言定部院官制。希福虽以文学事上，官内院，管机务，然常出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编户口，置牛录，颁法律，亭平狱讼。时或诣军前宣示机宜，相度形势，核诸将战阀，行赏，谕上德意于诸降人，每还奏，未尝不称旨也。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奏进，世祖恩赉有加。

希福故与谭泰有隙，屡诮其衰慵。谭泰匿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因与其弟谭布构希福妄传王语，谓堂餐过侈，诋谩诸大臣，搆衅乱政，罪当死。王命罢官削世职，并籍其家。八年二月，世祖亲政，雪其枉，仍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复世职。九年，世祖以希福事太祖、太宗，衔命驰驱，殚心力。曩定鼎燕京，希福方削籍，功未赏，乃一岁三进为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是年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长子奇塔特，袭职。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帅颜保，希福次子。康熙初，圣祖念希福事先朝久，躬预佐命，用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例，超授内国史院学士。八年六月，迁吏部侍郎。七月，授漕运总督。九月，疏言：“淮安水陆孔道，乃

十五里中为关者三，板闸有钞关，淮安有仓税，隶户部。清江有税厂，隶工部。胥役繁冗，商民耗资失时，请减三为一，合并税额，省胥役，便商民”。下部议，户部言仓税并钞关便。工部言税厂征船料诸税，葺治漕船，并钞关不便。上心韙帅颜保言，下九卿科道再议，卒如所请。九年正月，疏言：“淮、扬被水，高邮、宿迁、桃源、盐城、赣榆灾尤重。旧逋漕米，例当荐征，民力不能胜。”下部议，请改折，仍补征，上以诸县频岁被灾，民重困，下部再议，免旧逋漕米三万一千石有奇。十二年正月，偕河道总督王光裕疏请漕连毕事，当复旧例，举劾所属文武官吏。既得请，疏荐山东粮道迟日巽、河南粮道范周、无锡知县吴兴祚等，劾溧阳知县王锡范等。十三年，吴三桂兵犯江西，十月，命帅颜保帅所部移镇南南昌。十二月，安亲王岳乐师至，命罢还。十七年，岳乐进军湖南，复命镇南昌。九月，移吉安。十八年三月，招降吴三桂部将五十余、兵万余。十九年八月，逮尚之信勘治，命帅颜保移镇雄、韶州。十月，命罢还。二十年五月，迁工部尚书。十二月，移礼部尚书。二十三年十二月，卒。子赫奕，自侍卫累迁工部尚书。

嵩寿，希福曾孙。雍正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二年，册封安南国王黎维祎，以侍读充正使，赐一品服。累擢内阁学士。十四年，颁诏朝鲜，擢礼部侍郎。十九年，袭一等子爵。二十年，卒。

范文程，字宪斗，宋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仁十七世孙也。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曾祖鏸，正德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传。

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其兄文寀并为沈阳县学生员，天命三年，太祖既下抚顺，文寀、文程共谒太祖。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知为鏸曾孙，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

太宗即位，召直左右。天聪三年，复从伐明。入蓟门，克遵化。文程别将偏师徇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凡五城皆下。既，明围我师大安口，文程以火器进攻，围解。太宗自将略永平，留文程守遵化，敌掩至，文程率先力战，敌败走。以功授世职游击。五年，师围大凌河，降其城，而蒙古降卒有阴戕其将叛去者，上怒甚，文程从容进说，贷死者五百余人。时明别将壁西山之巅，独负险坚守未下，文程单骑抵其垒，谕以利害，乃请降。上悦，以降人尽赐文程。

六年，从上略明边，文程与同直文馆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论兵事，以为入宣、大不若攻山海，及师至归化城，上策深入，召文程等与谋。文程等疏言：“察我军情状，志皆在深入。当直抵北京决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张军威，若计所从入，惟雁门为便，道既无阻，道旁居民富庶，可资以为粮。上如虑师无名，当显谕其民，察哈尔汗远遁，所部归于我，道远不可以徒行，来与尔国议和，假尔马以济我新附之众。和议成，偿马值。不成，异日兴师，荷天之宠，版图归我，凡军兴而扰及者，当量免税数年。此所谓堂堂正正之师也。否则，作书抵近边诸将吏，使以议和请于其主，为期决进止。彼朝臣内挠，边将外诿，迁延逾所期，我师即乘衅而入。我师进，利在深入。否，利有速归。半途而返，无益也。”疏入，上深嘉纳之。

七年，孔有德等使通款，而明兵迫之急，上命文程从诸贝勒帅师赴援。文程宣上德意，有德等遂以所部来归。自是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文程皆与谋。

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以文程为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初，旗制既定，设固山额真。诸臣议首推文程，上曰：“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文程所典皆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上重文程，每议政，必曰：“范章京知否”？脱有未当，曰：“何不与范章京议之”？众曰：“范亦云尔”。上辄署可。文程尝以疾在告，庶务填委。命待范章京病已裁决。抚谕各国书敕，皆文程视草。初，上犹省鉴，后乃不复详审，曰：“汝当无谬也。文程迎父楠侍养，尝入侍上食，有珍味，文程私念父所未尝，逡巡不下箸。上察其意，即命彻馔以赐楠，文程再拜谢。

世祖即位，命隶镶黄旗。睿亲王多尔袞帅师伐明，文程上书言：“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

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及流贼李自成破明都，报至，文程方养疴盖州汤泉，驿召决策，文程曰：“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雍众百万，横行无禅，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货，淫人妇，炎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行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次日，驰赴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檄皆署文程官阶、姓氏。

既克明，都百度草创，用文程议，为明庄烈愍皇帝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征求册籍。明季赋额屡加，册皆毁于寇，惟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下直省求新册，文程曰：“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于是议遂定。论功，并遇恩诏，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赐号“巴克什”。复进二等精奇尼哈番。

顺治二年，江南既定，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从之。五年正月，定内三院为文臣班首，命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项、玉带。七年，睿亲王多尔衮卒。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坐死。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授议政大臣，监修《太宗实录》。

时直省钱粮多不如额一岁至阙四百余万赋亏饷绌。文程疏言：“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乱久民稀，请兴屯，设道二，同知四，令督抚选属吏廉能敏干者任之，以选吏当否为督抚功罪。官吏俸廪。初年出兴屯母财，次年以所获偿。自后皆出所获，官增而俸不费。屯用牛，若谷种，若农器，听与屯道发州县仓库以具。屯始驻兵，地荒芜多而水道便者，以次及其余。地无主，若有主而弃不耕，皆为官屯。民愿耕而财不足，官佐以牛若谷种，分所获三之一，三年后为民业。编保甲，使助守望，绝奸宄。若无财，官畀以佣值。民将逭饥，流亡当大集。初年所获粮草，听屯吏储留，出陈易新，为次年母财。有余，畀近屯驻军，勿为额以取盈。三年所获浸多，就舟车运以馈饷。毋烦屯吏，毋役屯民，毋用屯牛。屯所在州县吏受兴屯道指挥，屯吏称其职，三岁进二秩，视边俸；不职，责抚按纠举。有所徇，则并坐：所谓信赏必罚也。”上深韪其议。

十年，复与同官疏：“请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惟其才，各具专疏，胪举实迹，置御前以时召对。察其论议，核其行事，并视其举主为何如人，则其人堪任与否，上早所深鉴，待阙简用。称职，量效之大小，举主同其赏。不称职，量罪之大小，举主同其罚。”上特允所请。

上勤于政治，屡幸内院，进诸臣从容咨访。文程每以班首承旨，陈对称上意。尝值端阳，诸臣散直差早，上曰：“乘藉天休，猥图安乐，人表尽然。特欲逸必先劳，俾国家大定，其乐方永。不然，乐亦暂耳。”复言：“人孰无过，能改之为美。成汤盛德，改过不吝。若明武宗嬉游无度，诿罪于其臣，岂修己治人之道耶”？文程因奏：“君明臣良，必交勉释回，始克荷天休，济国事”。上曰：“善。自今以往，朕有过即改。卿等亦宜黾勉，毋忘启沃可也。”上尝命遣官莅各省恤刑，文程言：“前此遣满、汉大臣巡方，虑扰民，故罢。今四方水旱灾伤，民劳未息，宜罢遣使。见禁重囚，令各省巡抚详勘，有可矜疑，奏闻裁定。”上从之。文程论政，务简要持大体，多类是。

十一年八月，上加恩辅政诸臣，特加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文程疏谢，因自陈衰病，乞休。九月，上降温谕，进太傅兼太子太师，致仕。上以文程祖宗朝旧臣，有大功于国家，礼遇甚厚，文程疾，尝亲调药饵以赐。遣画工就第图其象，藏之内府，赍御用服物，多不胜纪。又以文程形貌颀伟，命特制衣冠，求其称体。圣祖即位，特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哀恸不能起。康熙五年八月庚戌，卒，年七十。上亲为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葬怀柔红螺山，立碑纪绩，谥文肃，御书祠额曰“元辅高风”。文程子承荫、承谟、承勋、承斌、承烈、承祚，承谟自有传。

承勋字苏公，文程第三子也。以任子历官御史、郎中，康熙十九年，谭弘叛，圣祖命承勋与郎中额尔赫图如彝陵，趣将军噶尔汉战，并督湖广转粟运军。二十年，师进攻云南，命趣军督饷如故。

二十二年，还京，监崇文门税。二十三年，上命九卿举廉吏，承勋与焉，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授广西巡抚，疏免容县、郁林州追征陷贼后逋赋，定诸属征米，本折兼纳。二县，并增，设县七。二十七年，湖广兵乱，云南时岁铸钱，钱雍积，军饷十之三皆予钱，军勿便。会移左协寻甸，遂鼓噪为变，省城兵亦将起应，承勋诛其渠二十一人，乱乃弭。遂疏罢云南铸钱，以银供饷。二十八年，番阿所杀土目鲁姐走匿东川土妇安氏所，恒出掠为民害。事闻，上命郎中温葆会承勋等如东川檄安氏献阿所，斩之。

云南自吴三桂乱后，康熙二十一年讫二十七年，逋屯赋当补征，承勋疏请分年附征，上命悉蠲之。二十九年，疏定云南秋粮，本折兼纳，贵州提督，马三奇请军饷折银，承勋疏言："折贱困兵，折贵病民，宜以时损益。秋成，各府察市值，本折兼纳。"三十一年，疏设永北镇，罢洱海营，增置大理府城守将吏。三十二年，入觐。

三十三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卒，上难其人，以授承勋。并谕："承勋坚定平易，当胜此任。"承勋上官，疏移凤阳关。监督驻正阳关江西民纳粮，出资俾吏输省城，谓之脚价，寻以违列追入官，承勋疏请罢追，部议不可，上特允其请。江南地卑湿，仓谷易朽蚀，承勋疏请"江苏、安徽诸州县，岁春夏间，以仓谷十二三平粜出陈易新"。又以江南赋重，疏请州县经征分数，视续完多寡为轻重。康熙十八年后逋赋分年附征，俾宽吏议，纾民力。皆如议行。三十五年，淮、扬、徐诸府灾，疏请发省仓米十万石，续借京口留漕凤仓存麦，治赈，民赖以全。三十八年，授兵部尚书。三十九年，命监修高家堰堤工。四十三年，工成，加太子太保。五十三年，卒。

承勋初授广西巡抚，入辞，上诫之曰："汝父兄皆为国宣力，汝当洁己爱民，毋信幕僚，沽名妄作。"及自云贵总督入觐：上方谒孝陵，承勋迎谒朱峪口，上曰："汝父兄先朝旧臣，汝兄复尽节。朕见汝因思汝兄，心为轸戚。不见汝八九年，汝鬓发遂皓白如此。郊外苦寒，以朕所御貂冠、貂褂、狐白裘赐汝。汝且勿更衣，虑中风寒。明日可服以谢。"圣祖推文程、承谟旧恩，因厚遇承勋如是。

时绎，承勋子。雍正初，自佐领三迁为马兰镇总兵。四年，命署两江总督。是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五年，移镶白旗汉军都统，并署总督如故。十二月，时绎疏："请自雍正六年始，江苏、安徽各州县应征丁银，均均地亩内征收。"地丁并征始此。六年，授户部尚书，仍署总督，时绎在官。当收请就通州运河入海处，作涵洞以时蓄泄。规扬州水利。浚海口，疏车路、白塗、海沟诸水，泰州运盐河为之堤。盐城、如皋诸水入海处，为之闸若涵洞。厘两淮盐政，增漕标庙湾、盐城二营兵吏。皆下部义行。上以苏、松诸处多盗，时绎缉盗才绌，命以江苏七府五州盗案属浙江总督李卫。卫名捕江宁民张云如以符咒惑众谋不轨，而时绎尝与往还，卫因论劾。八年，命尚书李永升会鞫得实，诛云如，解时绎任。召还京，命董理太平峪吉地。旋复命协理河东河务，河东总督田文镜复以误工论劾，谕曰："朕以范时绎为勋臣后，加以擢用。朱鸿绪尝奏时绎廉，至日用不能给，朕深为动念，优与养廉。后知时绎例所当得，未尝不取。朕犹令增耤，盖欲遂成其廉，使弹心力于封疆也。顾时绎袒私交，容奸宄，朕复密谕李卫善为保全。且范氏为大僚者，惟时绎及其从弟时捷，勋臣后裔，渐至零落，朕心不忍，所以委曲成全之者至矣。复命协理河务，岂意伏汛危急，时绎安坐于旁，置国事弁髦，视民命草芥。负恩＜□扩衆＞职，他人尚不可，况时绎乎？"逮治，部议坐云如狱论斩，上复特宥之，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十年，授工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十二年，罢尚书，十三年，复以侍卫保柱劾行贿，下部议罪，寻遇赦。乾隆六年，卒。

承斌，文程第四子，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卒。

时捷，承斌子。自参领再迁为陕西、宁夏总兵。五十七年，署陕甘提督，雍正元年，授陕西巡抚。三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年，年羹尧得罪，世宗以羹尧尝举时捷，及羹尧败，事连时捷，罢都统，授侍卫。八年，授散秩五臣，护陵寝。是时，时捷从兄时绎以协理河东河务误工罢黜，世宗以文程诸孙无为大僚者，命时捷署古北口提督，直隶总兵官听节制，诏勉以改过，旋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元年，例改一等子。二年，以病召还，授散秩大臣。三年，卒。

建中，时捷孙，袭一等男。自副参领再迁副都统、侍郎。嘉庆四年，授户部尚书，署正黄旗汉军都统。寻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出为杭州将军。五年，卒，谥恪慎。

时绶，文程诸孙。雍正间，自笔帖式累迁至户部郎中。乾隆初，复累迁至湖北布政使十六年署湖南巡抚疏言湘阴益阳诸县察有私垦千余顷皆濒洞庭，岁旱方获，请缓升科，洞庭诸私垸窒水道，劝禁增筑。报可。十八，年移江西巡抚，病免。二十一年，起授户部侍郎，署都统，请赴西路屯田。二十四年，副都统定长劾时绶役兵渔利，遣使就谳，时绶未尝役兵，特其仆从藉事求利，命夺官，交定长责自效。二十六年，授头等侍卫，迁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哈尔沙尔办事。三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留哈尔沙尔办事。三十二，授湖北巡抚。入对，上以时绶弱不能任封疆。三十三年，复授都统、左都御史。三十五年，迁工部尚书。明年，罢。四十七年。卒。

时纪，亦文程诸孙。乾隆初，以任子授工部员外郎。四迁，署广东按察使。二十五年。俸满入观，谕范氏无大僚，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六年，授工部侍郎。二十七年，疏请就京南诸州县开田植稻，下直隶总督方观承察土宜酌行。屡移仓场、户部、礼部诸侍郎。四十二年，以年衰改副都统。寻卒。

宜恒，时绶子。乾隆中，自銮仪卫、整仪卫，五迁，为福建福宁镇总兵。四十七年，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五十七年，授工部侍郎。嘉庆元年，迁户部尚书。二年，卒。

文程曾孙行又有宜清，乾隆间官盛京工部侍郎。四世诸孙建丰，嘉庆时官吏部侍郎，皆以汉军任满缺，一时称异数云。

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人。天命间来归，给事贝勒萨哈廉家，隶汉军正红旗。天聪三年，太宗闻完我通文史，召令直文馆。完我入对，荐所知者与之同升，鲍承先其一也。寻授参将。四年，师克永平，命与达海宣谕安抚。又从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皆在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七月，初置六部，命儒臣赐号“榜式”得仍旧称，余称“笔帖式”。

完我遇事敢言，尝议定官制，辩服色。十二月，上疏言：“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虑国事无纲纪也，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置六科；虑君心宜启沃也，置馆臣；虑下情或雍蔽也，置通政；数事相因，缺一不可。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言官。臣请明辩之，我国六部既立，曾见有一人抗颜论劾者否？似此寂寂，岂国中真无事耶，举国然诺浮沉，以狡滑为园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上皇皇图治，亦何乐有此景象也？况今日秉政者，岂尽循理方正？属僚既不敢非长官，局外又谁敢议权贵？臣知国中事，上亦时得闻知，然不过犹古之告密，孰若置言官，与利除害，皆公言之之为愈耶？言官既设，君身尚许指摘，他人更何忌讳？苟不至贪污欺诳，任其尽言，勿为禁制，此古帝王明目达聪之妙术也。若谓南朝言官败坏，此自其君鉴别不明，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官生杂处，名器弗定。不置通政，则下情上壅，历精图治之谓何也？至若服制，尤陶容满、汉第一急事。上遇汉官，温慰垦至，而国人反陵轹之。汉官不能通满语，每以此被辱，有至伤心坠泪者，将何以招来远人，使成一体，故臣谓分别服色，所系至大，愿上勿再忽之也。臣等非才，惟耿介忠悃，至死不变。昨年副将高鸿中出领甲喇额真，臣具疏请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若臣等二三人皆去，岂复慷得慨为上尽言乎？”疏入，上颇韪之，命俟次第举行。

六年正月，完我疏言：“昨年十一月初九日，自大凌河旋师，上豫议今年进取，至诚恻怛，推心置腹，蔼然家人父子，臣敢不殚精毕思，用效驽钝。臣闻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将士贪欺之习，大异于先帝时，更张而转移之。上固切切在念，而曾未显斡旋之术。人心不炼，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分军驻防，万难调停，虽诸葛复生，无能为也。又况蜂虿有毒，肘腋患生，疑贰之祖大寿，率宁、锦疮痍之众，坐伺于数百里间，杞人之见，不得不虑及也。”三月，上决策自将伐察哈尔，而完我以为大凌河降卒思遁，宜先图山海，还取锦州，因上疏谏。四月，师西出，度兴安岭，次都勒河，侦言林丹汗西走。完我与同值文馆范文程、马国柱合疏申前议，略言：“师已度兴安岭，察哈尔望风远遁，上威名显襮。臣度上且罢西征，转而南入。上怜士卒劳若。不能长驱直入，徒携子女、囊金帛而归，苟若是，大事去矣！昔者辽左之误，诿诸先帝。永平之失，诿诸二贝勒。今更将谁诿，信盖天下，然后能服天下。臣等为上筹之，以为当令从军蒙古，每人择头人三二辈，挟从者十余人，从上南入，余悉遣还部。然后严我法度，昭告有众，师行所经，戒杀戒掠，务种德树仁，宏我后来

之路。今此出师，诸军士卖牛买马，典衣置装，离家益远，见财而不取，军心怠矣，取则又蹈覆辙。上岂不曰：‘我历禁取财，其孰敢违？’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无问蒙古部长，及诸贝勒，稍稍扰民，怨归于上，此上所当深思者也。与其以长驱疲备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余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是时上已决用兵于宣、大，五月，上驻归化城，召完我等计事。完我等疏论机宜，语详《文程传》。翌日，上谕蒙古诸部及诸勒贝申军律，盖采完我待前疏所陈也。

七年正月，完我疏言：“近日朝鲜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缓，机会不可以再失。汉高祖屡败，何为而帝？项羽横行天下，何为而亡？袁绍用河北之众，何为而败？昭烈屡遘困难，何为而终霸？无他，能用谋不能用谋，能乘机不能乘机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争，臣请以棋喻，能者战守攻取，素熟于胸中，百局而百不负。至于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侥幸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时，达拉哈辖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国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数十人起，克成大业。上今环观国中，如五大臣者有机人耶？每侍上治事，不闻谏争，但有唯阿。惟务苟且，不肯任劳怨。于国何利？于上何益？钓饵激劝，振刷转移，臣望上于旦暮间也。古人有言：‘骐骥之局促，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虽有尧、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暗哑之指挥。’此言贵能行之。臣谨昧死上言，惟上裁择。”

完我他所献替，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学》、《庸》、《论》、《孟》、《通鉴》诸籍。”论试士，谓：“我国贪惰之俗，牢不可破，不当只以笔舌取人，试前宜刷陋习，试后宜察素行。且六部中，满、汉官吏及大凌河将备，当悉令入试，既可觇此等人才调，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庶同贵此途不相冰炭也。”论六部治事，谓：“六部本循明制，汉承政皆墨守《大明会典》，宜参酌彼此，殚心竭思，就今日规模，别立会典。务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度，庶异日既得中原，不至于自扰。昔汉继秦而王，萧何任造律，叔孙通任制礼。彼犹是人也，前无所因，尚能造律制礼，今既有成法乃不能通其变，则又何也，六部汉承政宜人置一通事，上亦宜以译者侍左右，俾时召对，毋使以不通满语自诿。”完我疏屡上，上每采其议。完我又尝疏荐李率泰、陈锦，皆至大用。惟论用兵，力主自宁、锦直攻山海关，不愿出宣、大。孔有德、耿仲明降时，完我疏言当收其兵入乌真超哈，继又言有德、仲明暴戾无才，其兵多矿徒，食尽且为盗，皆未当上旨。

九年二月，范文程上言荐举太滥，举主虽不连坐，亦当议罚。完我亦疏请功罪皆当并议，略言：“上令官民皆得荐举，本欲得才以任事，乃无知者假此幸进，两部已四五十人，其滥可见。当行连坐法，所举得人，举主同其赏。所举失人，举主同其罪。如有末路改节，许举主自陈，贷其罪。如采此法，臣度不三日，请罢举者十当八九。其有留者，不问皆真才矣。”上并嘉纳。

完我久预机务，遇事敢言，累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袭六次，赐庄田、奴仆，上驭骎倚任，顾喜酒纵博。初从上伐明，命助守永平，以博为礼部参政李伯龙及游击佟整所劾，上为诫谕，宥之。十年二月，复坐与大凌河降将甲喇章京刘士英博，为士英奴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是年改元崇德，以文馆为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皆为大学士，完我以罪废不得与。

及世祖定鼎京师，起完我为学士。顺治二年五月，授内宏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是年及三年、六年，并充会试总裁。又命监修《太宗实录》，译《三国志》、《洪武宝训》诸书，复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五年二月，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完我以知睿亲王改《太宗实录》未启奏，当夺职，郑亲王济两哈郎等覆谳，以为无罪，得免。三月调内国史院大学士，命班位禄秩从满洲大学士例。寻授议政大臣。

十一年三月，疏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胪举名夏涂抹票拟稿簿，删改谕旨，庇护同党，纵子掖臣为害乡里，凡七事。复言：“从古奸臣贼子，党不成则计不行。何则？无真才、无实事，无显功，故必结党为之虚誉。欲党之成，附己者虽恶必护。异己者虽美必仇，行之久而入党者多。若非审察乡评舆论，按其行事，则党固莫可破矣。臣窃自念，壮年孟浪疏庸，辜负先帝，一废十年。皇上定鼎，始得随入禁地，谨守臣职，又复十年，忍性缄口。然愚直性生，遇事勃发，埋轮补牍，虽不敢行。若夫附党营私以图富贵，臣宁死不为也。皇上不以臣衰老，列诸满大臣。圣寿召入深宫，

亲赐御酒。臣非土木，敢不尽心力图报。名夏奸乱日甚，当党局日成，人鉴张煊而莫敢言，臣不惮舍残躯以报圣主。”名夏坐是谴死。八月，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十五年九月，以老乞休，温谕命致仕。康熙元年正月，圣祖念完我事太宗、世祖有劳，命官一子为学士。四年四月，卒，谥文毅。雍正六年七月，世宗命孙完我子孙，得曾孙兰，以骁骑校待缺，赐宅，予白金五百。

鲍承先，山西应州人，明万历间，积官至参将。泰昌元年，从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守沈阳城，迁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城守如故。经略熊廷弼疏请奖砺诸将，承先预焉，加都督佥事衔。是岁为天命五年。太祖已克开原，乃自懿路、蒲路河二路进兵向沈阳。承先偕世贤、秉诚出城，分汛驻守，见太祖兵至，皆不战退。上令左翼兵逐承先等，迫沈阳城北，斩百余级而去。七年三月，上克沈阳、辽阳、世贤战死，承先退保广宁。八年正月，克西平堡，承先从秉诚败及总兵刘渠、祁秉忠等自广宁赴援，渠、秉忠战死，承先与箫诚败走，全军尽殪。巡抚王化贞弃广宁走入关，游击孙得功等以广宁降。承先窜匿数日，从众出降，仍授副将。

天聪三年，太宗自将伐明，自龙井关入边，承先从郑亲王济尔哈郎略马兰峪，屡败明兵，承先以书招其守将来降。师进薄明都，承先复招降牧马厂太监，获其马赢以济师。明经略袁崇涣以二万人自宁远入援，屯广渠门外，凭险设伏。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战屡胜。是时承先以宁完我荐直文馆，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陈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

四年，师克永平，承先从，以书谕迁安诸绅朱坚台、卜文焕以城降，遂取滦州。上命承先与副将白格率厢黄、厢蓝二旗兵守迁安，立台堡五，明兵来攻，力战却之。明监军道张春、总兵祖大寿等合诸军攻滦州，贝勒阿敏令承先以守迁安兵守永平。及滦州破，阿敏弃永平，率诸将出冷口，东还沈阳。上命定诸将弃地罪，以承先、白格守迁安，完城退敌，释弗问。五年，从攻大凌河，降翟堡。

六月十一月，上询文馆诸臣，考各部启心郎优绌以为黜陟。承先与宁完我、范文程疏言：“当察其建言，或实心为国。或巧言塞责，以为去留。”七年五月，孔有德、耿仲明来降，泊舟镇江。承先疏言：“用舟师攻明宜急进，否则明亦广练舟师以御。即不能为功。”七月，既克旅顺，承先复请移镇江诸舰泊盖州，收旁近诸岛，以仁义抚其人。

八年五月，上伐明大同，明总督张宗衡、总兵曾文诏等遣承先子韬赍书请和。初，承先降，明人执韬系应州狱，至是出之，使以书来，山行，遇土谢图济农兵，夺其骑，斫韬及从者，皆死。兵去，韬复苏。有冯国珍者，送韬至贝勒代善，营令与承先相见，遂使入谒上。上见韬创甚，留军中，遣国珍赍书还。

九年正月，承先疏言：“臣窃见元帅孔有德、总兵耿仲明为其属员请敕，上许其自行给札。帝王开国，首重名器，上下之分，自有定礼。倘欲加意招来远人，可谕吏部奏请给札，使恩出上裁。”上不谓然，谕曰：“元师率众航海为远来，厥功匪小。任贤勿贰，载在《虞书》。朕推诚等下，前旨已行，岂可食言，承先败走乞降，今尚列诸功臣，给敕恩养，岂远来归顺诸将吏反谓无功，朕此言亦非责承先也，彼以诚入告，朕亦以诚开示之耳。”

旋自察哈尔得元传国玺，承先请命工部制玺函，卜吉日，躬率群臣郊迎入宫，仍以得玺敕示满、汉、蒙古上从之。既，承先与文馆诸臣随诸贝勒文武将吏请上尊号。崇德元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承先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三年改吏部右参政。四年，汉军八旗制定，承先隶正红旗。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等围明锦州，令防守袞塔。耕时明兵伤我农民。承先退避不及援，坐论死，上宥之。寻以病解任。顺治元年，世祖定鼎燕京，承先从入关，赐银币、鞍马。二年，卒，命大学士范文程视含敛。

子敬，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官河北总兵。康熙四年，剿流贼郝摇旗，纵不追，坐降四级。复起为大同总兵。入为銮仪卫銮仪使。卒。

高鸿中与承先同直文馆。克永不平四城，承先助守迁安，而令鸿中助守滦州，盖使文馆诸臣习武事。旋以鸿中领甲喇真。天聪五年，设六部，授刑部承政。六年，疏论刑部事当厘正者四，谓："诸臣敕书赐免死，有罪宜先去'免死'字，更有罪乃追敕书，不当遽议削夺。诸臣坐罪辄罚锾，非古制。且罚锾视职崇庳。不问罪轻重，宜有定程。满民有罪待谳，所属牛录若家主，辄与谳狱吏同坐。辨论纷扰，拟严定以罪。著为令。刑曹谳狱，满、汉官会谳，民不便，宜令满官主满民狱讼，汉官主汉民狱讼。"旋复条奏时政，上谕文馆诸臣曰："上书建言，固不可禁遏。鸿中疏多言古人过失，昔元成吉思皇帝子罕代以刀削柽柳为鞭。曰：'我国，父皇所定。此柽柳鞭，乃我所手创也。'其臣俄齐尔塞臣曰：'非先帝鸠工制此刀，则经柽柳岂能以指削以齿啮耶？凡此土地人民一节诸政，皆先帝所创立。'今榜式等当以此等事相启迪，毋妄议前人为也。"既又疏论兵，略谓："上策宜薄明都，中策先取山海。当申军令，毋辱妇女，毋妄杀人，毋贪财物。有以离家久得财多而劝还师者，上毋所惑。"九年，以所属户口耗减，坐黜。

论曰：太祖时，儒臣未置官署。天聪三年，命诸儒臣分两直，译曰："文馆"，亦曰："书房"。置官署矣，而尚未有专官，诸儒臣皆授参将、游击，号榜式。未授官者曰"秀才"，亦曰"相公"。崇德改元，设内三院，希福、文程、承先及刚林授大学士，是为命相之始。希福屡奉使，履险效忱，抚辑属部。文程定大计，左右赞襄，佐命勋最高。完我忠义耿耿。历挫折而不挠，终蒙主契。承先发完我荐直文馆，而先完我入相，参预军画。间除敌帅，皆有经纶。草昧之绩，视萧、曹、房、杜、殆无不及也。

清史稿卷二三三　列传第二〇

图尔格兄彻尔格伊尔登弟超哈尔
超哈尔子额赫里巴奇兰岱松阿
岱松阿子阿纳海　巴汉齐尔格申巴都里
巴都里从子海都　托克雅叶臣子车尔布
苏鲁迈　苏鲁迈子翁尔济　鄂洛顺　翁鄂洛
瓦尔喀珠玛喇弟伊玛喇

图尔格，满洲镶白旗人，额亦都第八子也。少从太祖征伐，积功授世职参将。尚和硕公主。太宗即位，八旗各设大臣二，备调遣，亦号"十六大臣"以图尔格佐镶白旗。寻迁本旗山额真，列八大臣。天聪元年，上伐明，图尔格率所部从攻锦州，不克，坠大小凌河二城而还。二年，追录其父额亦都功，进世职总兵官。

三年，从伐明，克遵化。四年，上还师，命贝勒阿敏护诸将屯永平，而图尔格与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正红旗调遣大臣汤古岱，榜式库尔缠、高鸿中守滦州。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官祖大寿、马世龙、杨绍基等，合军来攻，图尔格与纳穆泰、汤古岱分地设汛以守。明兵攻纳穆泰急，图尔格分兵授裨将阿玉什使赴援。明兵举火，火将及城楼，有执爨者乘云梯以登，阿玉什挥刀斩之，夺其爨，明兵稍却。阿敏闻明兵攻滦州，遣巴都礼以数百人赴之，夜三鼓，突围入，明兵发巨炮。城圮，城楼焚。图尔格等守四日，度不能御，率所部夜弃城，为散队溃围出，会雨，明兵截击，死者四百余人。至永平，阿敏遂尽弃诸城，引师出塞，令图尔格为殿。师还，命收诸将议罪，上诘责图尔格、纳穆泰等，汤古岱因引罪请死。上曰："汝等不能全师归，陷于彼为敌所杀，归至此朕又杀之，于朕复何益？且汝等既携俘获人畜而还，何不收我士卒与之俱来？彼等何辜，忍令其呼天抢地以死！"也图尔格坐削总兵官，解固山额真。

五年，初设六部，起图尔格为吏部承政。上自将伐明，攻大凌河督诸军合围，令图尔格从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城兵出攻城南炮台，图尔格不及骑，徒步击走之。略松山，大凌河旋下。八年，与固山额真谭泰帅师略锦州。上自将伐明，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使图尔格帅师屯彰武台河口，防敌自沿海至。既，又使与梅勒额真劳萨帅师出边，渡辽河，循张古台河驻军，卫蒙古诸部。

是时察哈尔部林丹汗死，其子额哲不能驭其众，诸宰桑皆来降。九年，命贝勒多尔袞等为帅，纳穆泰将右翼，图尔格将左翼，徇察哈尔，至其庭，额哲遂降。师还，略明边，自平鲁卫入塞，蹦代州乘胜至忻口，遇伏，败之，逐北至崞县，歼明兵。还过平鲁卫，明兵邀于途，图尔格战，陷阵，得数百级，明兵引入城，不敢出。图尔格度追师且，至设伏以待，与纳穆泰将千人为殿。明将祖大寿等以三千人赴战，图尔格返兵步战力冲其中坚，伏起夹击，明兵大奔，乃徐引兵出塞。十年，叙世职一等梅勒章京。

崇德元年，复授镶白旗固山额真。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图尔格率所部自坤都入边，会于延庆，遂深入，克十六城。攻昌平，下雄县，图尔格皆先登。旋坐女为贝勒尼堪福晋诈取仆女为女，事发，贷死夺官。八月，复命摄固山额真。四年，上命睿亲王多尔袞为奉命大将军，率师伐明，图尔格从，击破明太监冯永盛、总兵候世禄军。复与固山额真拜音图败明兵于董家口，毁边墙，夺青山关入，下四城。

五年，从多尔兖帅师攻锦州，取其禾，屡击败明兵。又与固山额真叶克书将三百人伏乌忻河口，伺城兵出牧，驱牲畜以归。明兵千余人逐战，叶克书马中矢蹶，敌将兵焉，图尔格射敌殪，翼叶克书上马，拼力击敌，敌败去复至，凡六合，图尔格身中二十余创，犹殿后力战，护所俘还。叙功，复进世职三等昂邦章京，寻授内大臣。六年，太宗自将伐明，困洪承畴松山，图尔格从。明总兵曹变蛟夜犯御营，兵至仓卒，守营大臣侍卫皆未集，图尔格首发矢殪二人，与弟伊尔登宗室锡翰督亲军攒射，变蛟中创败去，复从诸贝勒邀击明败兵，战于塔山，为伏于高桥，杀敌无算。

七年十月，上命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以图尔格副之，帅师伐明。左翼道界岭口，右翼破石城、雁门二关，并深入，越明都，自畿南徇山东，南极充州，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获明鲁王以派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五郡王，他宗室官属千余人。遇敌三十九战皆胜，俘三十六万九千、驼马羸驴牛羊五十五万一千三百有奇，得黄金万二千、白金二百二十万有奇，珠缎衣裘称是。八年六月，师还，赐白金千五百。世祖即位，叙功，进三等公。顺治二年二月，卒。九年，谥忠义。配享太庙，立碑墓道。雍正九年，定封三等果毅公，世袭。

子武尔格，从征皮岛，战死。科布梭，袭三等昂邦章京。贝子屯齐等讦郑亲王济尔哈朗诸罪状，因及太宗崩时图尔格等共谒肃亲王豪格，将奉以嗣位，而以上为太子。王大臣议追夺图尔格公爵，命但削科布梭世职。科布梭亦讦其父当太宗崩时，以与白旗诸王有隙，命三牛录护军具甲胄弓矢卫其门，其祖母，其父，及其从父遏必隆。又当尝叱辱格格，格格，遏必隆妻也。语详《遏必隆传》。顺治八年，上亲政，命科布梭袭三等公，恩诏进二等。九年，追论科布梭妄讦其父，削爵。遏必隆兼袭进一等公，自有传。

兄彻尔格，隶满洲镶黄旗人。幼事太祖，从征伐有劳，授备御，进游击。天命十年四月，上命王善、达珠瑚及彻尔格率千五百人伐瓦尔喀部，王善，上族弟也。师大捷，多所俘获。及还，上先五日出郊猎于避荫，四日乃罢猎，至木户角洛，与师会。王善等人谒，行抱见礼。以酒二百瓮并出猎所获兽百余飨从征士卒，并及降人。还至沈阳北冈，复以酒四百瓮、牛羊四十，列四百筵为大宴。即入城，又赐从征者人白金五两。寻进彻尔格三等总兵官。

太宗即位，设八大臣，彻尔格领镶白旗。天聪元年正月，从贝勒阿敏等伐朝鲜，师还。寻解固山额真授其弟图尔格。二年五月，从贝勒阿巴泰等伐明，堕锦州、杏山、高桥三城，五年七月，初设六部，授刑部承政，寻迁兵部承政。七年八月，命与刑部承政索海侦明边，至锦州，斩七级，获把总一、兵九。十月，明副将尚可喜来降，上命彻尔格侦其踪迹。八年正月，奏言：“可喜行且至，道违马不给，请诸牛录凡有马四者，借二以给用。”崇德二年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攻皮岛，师还，以屡违军令，削爵罢官。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制，起授工部左参政。五年二月，擢户部承政。八年，考满，复授牛录章京世职。世祖定鼎燕京，加半个前程。顺治二年二月，卒。

子陈泰，法固达、拉哈达。陈泰、拉哈达自有传。法固达袭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卒。

伊尔登，额亦都第十子，与图尔格同旗。幼，太祖育之宫中，长授侍卫。屡从征伐，城界凡、萨尔浒，皆有劳，赉蟒服，授世职游击，累进三等副将，太宗即位，各旗置大臣二备调遣，伊尔登

与其兄图尔格同佐镶白旗。寻命帅师戍国南界。天聪三年九月，攻獐子岛，岛故明将毛文龙所辖，文龙为袁崇焕所杀。伊尔登帅师行略地，得舟四，沉之，俘其人以归。十月，从伐明，攻龙井关，堕其水门入，斩明将易爱、王遵臣，尽歼其众。攻遵化，败明山海关援兵，斩其将赵率教，薄明都。四年，克永平、滦州、遵化诸城。师还，进一等副将。图尔格罢固山额真，以授伊尔登。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深沟坚垒，环而守之，卒以破敌。六年，上自将伐察哈尔，命与贝勒阿巴泰等留守。

七年六月，上以伐明若朝鲜若察哈尔三者何先，谕诸贝勒大臣各陈所见。时上留诸军驻山海关外屯田，诸贝勒大臣皆请先用兵于明。伊尔登亦言："与其顿兵关外，不若径入内地。察诸城孰可攻者，多率步兵具梯牌，乘机摧陷，何坚不克？况蓄锐已久，人有战心，及时而用之，所谓事半而功倍也。"七月，上命从贝勒岳托、德格类等取旅顺，与固山额真叶臣将二千五百人戍焉。八年，上自将伐明，自上方堡入，命伊尔登从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帅师自巴颜朱尔格入龙门，与上军会宣府，击败明兵，得马百余。攻保安，克之，进拔灵邱。伊尔登忤诸贝勒，又与固山额真贝子篇古等相诋諆，下法司集谳，坐夺世职，并罢固山额真，复授图尔格，仍罚锾。寻从豫亲王多铎伐朝鲜，师还，复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皮岛，坐先军蠹渡江，复罚锾。崇德三年，起授巴牙喇纛章京。四年春，从武英郡王啊济格伐明，伊尔登以三十人行略地，败明兵千人，掠其马。上自将大军驻锦州。四月，阿济格以其师会攻松山、杏山，詗知明总兵祖大寿、太监高起潜将二千人出战，我师为伏以待，敌逡巡不前。伊尔登以四十人纡道致敌，且战且却，伏发合击，大败明兵。六月，命充议政大臣，兼内大臣。

六年六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兵洪承畴以师赴援，屯松山西北。郑亲王令右翼军击之，战不利，退保乳峰山。敌入两红旗、两蓝旗军地，固山额真叶臣等敛兵不与争。伊尔登将多尔机辖与恭顺王孔有德及蒙古敖汉、奈曼、察哈尔诸部兵御敌，跃马突陈，纵横驰击，身被数创不少却，马踣，易之，三战益奋，明兵凡四合围，卒溃围出。上嘉其勇，复世职三等梅勒章京，赐白金四百。

八月，上自将御洪承畴，陈师松山、杏山间，命诸贝勒大臣分道截击明兵。伊尔登与公塔瞻率巴牙喇兵为伏于高桥，甫出营，遇明兵千人自杏山潜出，击斩之，遂至高桥。又遇明兵六百余人自杏山南奔塔山。伏起，明兵燔焉。上移营逼松山，明将曹变蛟夜犯御营，图尔格率先射敌，伊尔登与内大臣宗室锡翰整兵拒战，变蛟败遁。上命侍卫大臣疏防及战不利者皆罚锾，赏御敌将士，伊尔登得优赉。

世祖定燕京，论功，遇恩诏，累进二等伯。十三年，以老致仕。上旌伊尔登功，命得乘马入朝辄召对赐食。图其象，一藏内库，一畀其家。康熙二年，卒，谥忠直。

伊尔登勇冠诸军，尤长于应变，潜机制敌，诸宿将皆弗触及。子前卒孙噶都袭，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超哈尔，彻尔格弟、与同旗。幼事太祖，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予牛录章京世职。九年，与牛录额真纳海、巴雅、彰屯等赍书诣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诸处谕明守边将吏，还遇戍卒邀战，斩获百余人，抉巴牙喇甲喇章京。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将入边，遇逻卒，迎战，俘二人，获马四。薄明都，夺炮以击敌，杀百余人。转战至芦沟桥，再遇敌，战皆胜。二年，列议政大臣。三年七月，更定部院官制，授礼部左参政。

九月，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自青石口入边，会师涿州，超哈尔率所部攻任邱，穴地坠其城，趋赵北口，明兵毁桥，师不得渡，乃骑出水西袭明兵后。明兵大败。南略山东，从克济南。四年春，师还，出边，超哈尔殿，败明兵于太平寨。五年，转兵部右参政。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伐明，围锦州，城兵出战，超哈尔率所部奋击，逐入郭，力战没于陈。太宗深惜之，赐白金六百一十两，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顺治间，追谥果壮，立碑纪绩。子格黑礼、额赫里。格黑礼袭世职，凡四年而卒。

额赫里以牛录额真袭世职，寻迁甲喇额真。从郑视王济尔哈朗徇湖广，屡败明兵。师还，授京

城中城理事官，迁都察院理事官。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顺治九年，命帅师戍江宁。郑成功侵福建，驻军海澄。平南将军金砺请益师进剿，上命额里将千五百人以往，与金历会师击成功，大破之，遂攻海澄，复败成功兵。十二年，擢兵部侍郎。以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六年，成功兵逼江宁，给事中杨雍建劾枢臣失职。明年，甄别部院诸臣，上以额赫里弗任劳怨，解任，降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初，复为兵部侍郎。擢工部尚书，卒。

子英素袭。从征准噶尔有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卒，子郎保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从大将军傅丹征准噶尔，和通呼尔之败，郎保殉焉，恤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巴奇兰，纳剌氏，世居伊巴丹，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太祖兵初起，巴奇兰率众来归。屡从征伐，沙岭之役，率五牛录兵当前锋，败敌。天命十一年，从攻宁远，克觉华岛，授游击。太宗即位，各旗设调遣大臣二，巴奇兰佐正黄旗。

天聪三年，从伐明，薄明都驻军城北，击败明总兵满桂等。七年，从伐明，攻旅顺口。巴奇兰率白厅超哈兵与镶白旗固山额真萨穆什喀方舟而前，敌负崖，战甚力，巴奇兰被数创，冒矢石奋击，且号于众曰："孰能先登吾＜□衤暴＞其功于上前！"于是牛录额真雍舜、珠马喇超距登崖，巴奇兰督众兵从之上，敌殊死战，我军少却。巴奇兰疾呼曰："敌兵败矣！"士卒皆勇跃腾藉入，遂克之，进三等副将。

八年五月，太宗自将伐明，贝勒济尔哈郎留守，巴奇兰副之。十二月，命偕萨穆什喀分将左右翼兵伐虎尔哈诸部，师行，上谕之曰："此行道殊远，慎毋惮劳。得俘，抚以善言，与共甘苦。携以还，皆可为我用。汝曹当善体朕意。"九年五月，师还，上御殿设宴，亲酌金卮劳之，分赉所获牲畜，命籍降人二千余户俾安业，进一等梅勒章京。十年二月，病创溃，卒，赠三等昂邦章京。乾降初，定封三等子。巴奇兰伐虎尔哈诸部，牛录额真岱松阿实从。

岱松阿，佟佳氏，世居雅尔湖。旗制定，隶满洲正红旗。初亦逮事太祖。天聪二年，从伐明锦州，下十三站以东二十余台。七年，命与甲喇额真英俄尔岱使朝鲜。语见《英俄尔岱传》。八年予牛录章京世职。及巴奇兰等师还，有功，加半个前程。崇德元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徇昌平。二年，戍海州，击明兵旅顺口，得舟二，俘七人，斩二人，命赉银布。六年，卒。

阿纳海，岱松阿子，袭职，授牛隶额真。顺沼二年，从击李自成，逐至富池口，掠其舟。三年，从击张献忠。师至西安，叛将贺珍以马步二千人拒守鸡头关，阿纳海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等击破贼垒，遂徇四川，屡破献忠兵。五年，授工部理事官，寻兼任甲喇额真。六年，从讨叛将姜瓖。攻大同，掘堑环城，城兵出战，阿纳海及固山额真噶达浑与战屡胜。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八年，从靖东将军济席哈讨山东土冠于七，败其党乔玉季于连山，贼夜出，阿纳海与战，中创卒，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巴汉，亦岱松阿子，袭职。康熙十三年，以参领从副都统硕塔、穆森等讨耿精忠。次安庆，闻建德陷，巴汉率兵詗之。至赤头关，精忠兵出战，击之溃，遂导诸军攻克之。十一月，精忠兵四千余攻南康，巴汉从硕塔、穆森等击败之，斩千余，尽收其械。十六年，从镇南将军莽依图、江宁将军额楚等讨吴三桂，自广东徇广西，破三桂将蒋雄于树梓虚。十八年，三桂将吴世宗攻南宁，巴汉从莽依图等赴援，世琮屯新宁州西山下，列鹿角为阵，巴汉与战，多所俘馘，世琮负伤引去。南宁围解。二十年，从征南大将军赖塔进兵，败三桂将何继祖等于西隆州，夺石门坎、黄草坝诸隘，遂趋曲靖。会湖南、四川两路兵，进克云南，复从都统希福击三桂将马宝、巴养无元等于楚雄乌木山。二十五年，论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二十九年三月，卒。

齐尔格申，世居宁古塔，以地为氏。兄纳林率百余人归太祖，太祖命籍其众为牛录，以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镶白旗。纳林卒，齐尔格申代为牛录额真，率所部屯达卜逊木城。明兵攻耀州，齐尔格申赴援，败之淤泥河，还驻平山。海滨鬻盐者千人，具舟将出海，齐尔格申夜袭之。千人皆殪。明锦州守者以兵至，齐尔格申与战，面中枪，战愈力，明兵败去。

天聪六年，修盖州城，移民以实之，命齐尔格申与梅勒额真石国柱、甲喇额真雅什塔等帅师戍焉。入年，授世职牛录章京。盖州与明为界，诸新附多亡去归于明。齐尔格申将兵行海滨，值明兵

以舟迎逃入，已入海。齐尔格申涉水追射，殪舟中执枪者及逃人一，遂跃入其舟，获明备御一、逻卒十有三。又将兵视北新渡口，谍言明兵以舟五十余泊岛中，命为伏以待，明兵二十余入岛伐木，伏发，尽获之。明兵以舟泛于海，有二人遥呼曰："我逃人也，谁敢逐我者？"齐尔格申乘小舟逐之，斩一人，俘一人，余舟明兵皆惊溃。

崇德元年，以齐尔格申出戍能称职，赐良马。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薄大同，徇延庆，有所俘获。世祖朝为福陵总管。顺治七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齐尔格申从弟多尼喀，以攻莱阳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至是卒，以齐尔格申兼袭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复以恩诏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二年，卒。

巴都里，性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刚格，当太祖时率其族来归。巴都里屡从战伐，授牛录额真，兼甲喇额真。天聪八年，从伐明，攻大同，与宗室拜音图为导，未入边，得察哈尔宰桑四，擢巴牙喇纛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巴都里与巴牙喇纛章京巩阿岱围南汉山城，屡败敌。二年，从上猎叶赫，巴都哩及哈宁阿所部行列不整，上严诘责之。三年，从伐明。明年，从济南还，师出青山口，明师追至，巴都里率所部还战，巴牙喇兵有被创坠马者，令他兵护以归，弃于道，坐罚锾。六年，授兵部参政，兼任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八年，与梅勒额真鄂罗塞臣伐黑龙江，降图瑚勒禅诸臣。师还，予世职半个前程，迁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卒。

海都，其从弟杭嘉子也，袭职。恩诏，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顺治间，从击明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皆有功。康熙中，署护军统领。征讨吴三桂，卒于军。叙功，进三等阿达哈哈番。

托克雅，先世居瑚尔哈，以地为氏。兄纳罕泰，为瑚尔哈部屯长，天命四年，将其戚属及所部百余户来归，太祖使迎劳赐宴，赍裘服、奴仆、田宅、器用、牛马。旗制定，隶满洲正红旗。寻授纳罕泰扎尔固齐，托克雅牛录额真。天聪三年，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入自龙井关，遇明三屯营逻卒，斩五人，获马七。护粮以行，明兵来劫，复斩数人，获纛一。遂与大军会，从克遵化。五年三月，与甲喇额真榜素等将百人略锦州。八月，围大凌河城，移屯断锦州、松山道。明兵自锦州至，击却之，逐至城下，俘馘甚众。八年，从伐明，攻大同，归还出尚方堡，察哈尔诸宰桑来归，上命托克雅率师护降人以还。叙功，授甲喇章京世职。九年，战于宁远与阿济拜等败敌。语详《阿济拜传》。崇德三年八月，从贝勒岳托伐明，越明都趋山东，围临邑，托克雅以云梯攻克其城赍马及白金。四年六月，擢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六年，从围锦州，与明总督洪阿畴战，当敌炮，被数创。七年，解梅勒额真任。顺治元年，起为陵寝总管。二年九月，卒，年六十有三。

叶臣，完颜氏，世居兆佳。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镶红旗。天命四年，从伐明，攻铁岭，蒙古兵助守拒战，奋击破之。六年，复从伐明，克辽阳，以功授游击。太宗位即，各旗置调遣大臣二，叶臣佐镶红旗。

天聪元年，从贝勒阿敏伐朝鲜，以六十人阑入明边。俘逻卒瘥六。攻义州，与牛录额真艾博先登，以功授二等参将。率兵戍蒙古，捕斩逋逃，进三等副将。四年，从太宗伐明，攻永平，上命叶臣与副将阿山选部下壮士二十四人，树云梯先登。语详《阿山传》。城既克，上嘉叹，且谕教诸将曰："他日复攻城，毋令先登。骁将，当共惜之！"进三等总兵官，授议政大臣。谕以政有阙失，当尽言，叶臣对曰："臣受恩重，愿罄所知入告，但恐臣识未逮耳。"五年授镶红旗固山额真。从伐明，围大凌河城，叶臣以所部当城西迤南。城兵出劘我垒，叶臣与额驸和硕图等督兵夹击，歼敌过半。

七年六月，上命诸贝勒大臣陈时政，时有议直击山海关者，叶臣疏言："今我师方聚，宜先往大同、宣府觇察哈而尔踪迹，近则攻之。若远即入明边，进逼明都。伐木为梯，昼夜环攻，即不遽克，亦足以威敌。"上韪其言。是月，从贝勒岳托、德格类等攻明旅顺口，斩获无算。八月，从贝勒代善自喀拉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西至黄河，击败明朔州骑兵。崇德元年五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既入边，分兵下安州。又合攻宝坻，穴其城，克之。十二月，从上伐朝鲜，与诸固山额真率阿礼哈超哈兵入其王都。二年四月，从阿济格攻明皮岛，与阿山督白奇超哈兵乘小舟攻岛西北隅，麾兵先进，斩明总兵沈世奎岛下。师还进一等总兵官。四年，从贝勒岳托等伐明，入青山口，略太

平寨。岳托令每旗遣梅勒章京一，每牛录简甲士三，使叶臣与固山额真谭泰为将，攻克其关，遇敌十三战皆胜，得马六十。七年，命代贝勒陈巴泰戍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率师徇山西。师所经行，自直隶饶阳至河南怀庆，傍近诸府县悉下，进克太原，先后定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署置官吏，安辑居民。明将李际遇屯河南境，依山为寨。唐通、董学礼降李自成，拥众扰边。叶臣皆招使来降，山西底定。师还定州，土寇有自号扫地王，纠徒党剽掠，叶臣遣兵讨平之。比至京，坐擅毁禁垣，屏其功不录，但赐白金六百。二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七月，命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以叶臣佐之代，多铎镇抚。并命大学士洪承畴招抚南方诸行省，敕满洲诸军会叶臣调遣，有不顺命者，叶臣发兵搜捕，辄奏绩。十一月，以自成余党一只虎等出没武昌、襄阳、荆州诸府，命叶臣从勒克德浑移师剿除。三年十月，师还，赐黄金三十、白金五百。四年，改一等精奇尼哈番。五年，卒，是年七月，定封二等精奇尼哈番，以长子车尔布袭。复兼一拖沙喇哈番，以第五子车赫图袭。

车尔布初官甲喇额真。崇德六年，从攻锦州，与诸将共为伏，破明兵，擢巴喇纛章京。从入关，击李自成，追及于安肃，复追及于庆都，歼贼甚众，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既，复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师出塞，道土默特、鄂尔多斯。入塞度黄河，凿冰以济。顺治二年春，师至榆林，贼夜袭蒙古军，车尔布与牛录额真苏拜往援，破敌，还军遇伏，复纵击却之，与固山额真伊拜拊循旁近诸府县。师进围延安，与梅勒额真罗壁战败城兵。自成走湖广，车尔布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以师从之，攻安陆，得舟八十。复与巴牙喇甲喇章京，噶达浑逐贼九宫山，败其骑兵，自成死。师还，授议政大臣，加一拖沙喇哈番。

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屡战皆捷，与贝勒尼堪等徇遵义，夔州诸府县。寻以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被围，车尔布未及援，降拖沙喇哈番，辍其赏及既袭父爵。六年，姜瓖以大同叛，车尔布从英亲王阿济格帅师讨之。瓖出攻镶红旗营，车尔布率巴牙喇兵御之，瓖败走。瓖党自阻马、得胜二路分兵循北山逼我军，瓖复以城兵出战，鳌拜率先当贼，车尔布与梅勒额真谭布合兵继进，遂歼瓖兵。两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十二年十二月，命与宁海大将军伊尔德率师徇浙江，击斩明鲁王将王长树、王光祚、沈尔序等。与伊尔德自宁波航定海，分三路进攻，敌万余，列舟二百，战败。逐之，至衡水洋，斩思、六御，获其将林德等百余人，遂克舟山。语互见《伊尔德传》。以功进一等伯，兼拖沙喇哈番。十五年十二月，命与安南将军明安在理戍贵州，十六年二月，复命移驻荆州。八月，郑成功入攻江宁，车尔布与明安达理自荆州赴援，循江而下，击败成功将杨文英，斩其裨将，获舟及诸攻具。十七年十一月，师还。十八年，改镶红旗蒙古都统。康熙三年，以久疾解都统，降三等伯。七年三月，卒。乾隆十四年，定封号曰威靖。

初，从叶臣攻永平，先登凡二十四人，苏鲁迈其一也。

苏鲁迈，嵩佳氏，满洲正蓝旗人，世居栋鄂部。父逊札哩，归太祖，太祖录其长子苏巴海，授牛录章京。天命三年，苏鲁迈从伐明，攻抚顺，树云梯先登。六年，授牛录额真。复从伐明，取沈阳、辽阳。天聪元年，从阿敏伐朝鲜，攻义州，苏鲁迈以二十人先诸军登城。三年，从太祖伐明，攻克洪山口城。予世职备御。其从叶臣攻永平也，城上火器发，苏鲁迈面中枪，不退。敌炮裂自焚，冒火援云梯上，城遂下。上遣医视创，赐号“巴图鲁”，赍牲畜、布帛，进世职游击。复从伐明，取旅顺，略宁远，战必先众，恒以被创受赏。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伐明，将入边，攻雕鄂城，炮伤口，因以残疾家居。顺治间，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元年十一月，卒，谥勤勇。苏鲁迈子苏尔济、逊哈、三塔哈、鄂洛顺、翁鄂咯。

苏尔济，顺治初以噶尔什布贤辖从入关，与噶布什贤喇勒依昂邦锡特库击败李自成将唐通于一片石。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徇福建，败明将姜正希于汀州，予世职拜他勒布喇哈番。七年，卒。

鄂洛顺，事圣祖。以二等护卫从建威将军佛尼埒讨吴三桂，败其将高定。以前锋统领从裕亲王福全击噶尔丹。有功，累迁江宁将军。卒。

翁鄂洛，事圣祖。从征南大将军赍塔讨吴世璠，师自广西入，战石门坎，败其将何继祖。再战黄草坝，复败继祖，获詹养、王有功。薄云南，歼胡国柄，逐捕马宝、巴养元等。以功进三等阿达

哈哈番。卒。

珠玛喇，碧鲁氏，世居叶赫。太祖时，率所部虎尔哈人来归。旗制定，隶满洲镶白旗，授牛录额真。天聪三年，从伐明，次遵化，击败明兵。后三日，太宗临视遵化，明兵自山海关至，将入城，珠玛喇以逻卒十人御之，所击杀甚众。薄明都，遇明总兵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诸军入大红门，与额驸杨古利、甲喇额真音达户齐击之明兵左次，旋克永平。复攻昌黎，先登，被六创，以功授备御，寻坐事夺世职。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赴援，珠玛喇与甲喇额真鄂诺迭战，破其前锋。

六年，从伐察哈尔，次穆鲁哈岱，获布延图台吉，歼其从者百余，俘其孥。七年，从贝勒德格类、岳托攻旅顺口，将巴牙喇兵十人，以舟登击瓮城。巴奇兰既令于众，珠玛喇与牛录额真雍舜超跃而上，大声自名曰："珠玛喇登城矣！"被三创，不少却，卒拔其城。上闻，嘉叹，亲酌金卮以赐，复世职，九年，从贝勒多铎伐明，围锦州，夜设云梯以攻，被创甚。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力战，克山寨。从伐明，败明总兵，取四县。三年，授兵部理事官。从伐明，围锦州，明兵屯庆宁北苕峙山，珠玛喇别将四十人破其寨。又招降别军屯骆驼山及大凌河北山诸寨。六年，命与甲喇额真喜福监张家口互市。事毕，所司劾珠玛喇以私财为市，且索马蒙古。论死，上命宽之，复夺世职，输所市物入官。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复围锦州，敌将夺我军炮，珠玛喇击之退。既，复至，珠玛喇射殪敌，敌乃溃。七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沙尔虎达伐虎尔哈部，降喀尔喀木等十屯，俘壮丁千余及牲畜、辎重以归，上命迎劳。

顺治初，珠玛喇以甲喇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寻授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兵部侍朗、复世职。二年十一月，与梅勒额真和托等帅师驻防杭州，珠玛喇将右翼。马士英、方国安等自严州侵余杭，珠玛喇击之走。还，未至杭州三十里，遇土冠，复击破之。国安等仍以数万人分屯江东诸山及杭州郊外朱桥、范村诸地，珠玛喇与总兵田雄、副将张杰等分兵逐捕。三年，率师徇福建，与巴牙喇纛章京敦拜击破明兵。五年，从征南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于江西，与固山额真何洛会及沙尔虎达等屡败声桓兵，焚其舟千三百有奇，下九江及其属县凡六。迁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吏部尚书。世职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冬，坐选授山东驿道房之骐尝占籍青州不详勘，罢尚书。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等寇广东，命珠玛喇为靖南将军，副以敦拜，率师讨之。方攻新会，尚可喜、耿继茂等军于三水，扼隘列屯。珠玛喇至，与合军击敌，战于珊洲，斩副将一，获裨将十余。馘一百五十余级，师至新会，定国所将步骑卒四万，分据山险列炮，以象为阵。珠玛喇督将士力战，定国兵既却，复出兵四千余人自山上驰下，我师力御败之，夺其山定国兵乃遁。十二年二月，定国走高州，珠玛喇遣梅勒额真毕力克图、鄂拜等以师从之，战于兴业，再战于横州，定国渡江焚其桥，我师蹑其后，三战皆胜。定国走入安隆，珠玛喇与尚可喜等复高州、雷州、廉州三府及所属州三、县八。又克广西境州二、县四，凡二十二城。得象十六、马二百有奇，他器械称是，上赐敕奖励。九月，师还，入见，上谕大学十冯铨等曰："珠玛喇率师征广东捷归，年方五十。壮年能立功，为有福也！"赐茶慰劳。部议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上以珠玛喇等击破定国，雪衡州、桂林之愤，功高不当循常格，命再议，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五年，致仕。康熙元年，卒，谥襄敏。

瓦尔喀珠玛喇，那木都鲁氏，居瓦尔喀部浑春地。祖察礼，率族归太祖。旗制定，隶满洲正白旗。珠玛喇方少时，即从太祖征伐，授牛录额真。以同时有碧鲁珠玛喇，命缀地于名以为别。

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尝率噶布什贤兵十人，逐得蒙古亡者四十三人，上特予优赍。崇德二年，与牛录额真喀凯等分道伐瓦尔喀部，徇额勒约索、额黑库伦、僧库勒诸路，俘获甚众。以功加半个前程。三年，授吏部理事官。四年三月，徒贝勒岳托伐明，攻故城，夜以云梯登，克之。明总兵侯世禄师赴援，珠玛喇徒步突敌军。力战，世禄败去。珠玛喇创甚，明太监高起潜师复至，负创战尤力，起潜亦败去。十月，从略锦州，败明兵，入边到太平寨，明兵严阵以待，珠玛喇徒步大呼，入阵斫鹿角，中创不稍却，明兵大溃。十一月，从承政索海萨穆什克伐索伦部，珠玛喇俘十有九人。道攻虎尔哈部雅克寨，焚其郛，牛录额真和托先登，珠玛喇继之，克其城。师还，次黑龙

江之滨，虎尔哈溃兵复合，乌鲁苏屯酋博穆博果尔以六十人击正蓝旗后队，珠玛喇与索海设伏掩击，歼敌略尽。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

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松山骑卒。明总督洪承畴赴援，营松山西北，我师与战，右翼败。敌萃于左翼，珠玛剌力战，炮伤颌，踣且绝，上深悼之，赐襚以敛。后三日复苏，上闻喜甚，令加意休养，毋即从军，命监造盛京塔，塔成，厚赉之。旋令率师戍锦州，明兵来攻，战竟夜，敌败去，斩四十余级，得云梯及军械。累进一等甲喇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平马山口土寇，以功加半个前程。二年十月，调户部理事官。十一月，与固山额真巴颜等帅师会定西大将军何洛会西讨张献忠。三年，肃亲王豪格代何洛会督诸军向阶州，闻献忠兵屯礼县南，遣珠玛喇分兵击之，献忠兵惊窜。复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进兵西充，献忠死，乃还师。六年，从讨叛将姜瓖，次左衙。瓖兵屯城外迎战，珠玛喇击之走，城遂下。逐贼宁武关，瓖兵置炮山冈以拒，珠玛喇与甲喇额真乌库礼疾驰据冈脊，破其垒，瓖所置总兵刘伟以关降。师还。擢正白旗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年三月，卒，祀四川名宦。

伊玛喇，其弟也。肃亲王定四川，伊玛喇以巴牙喇侍卫从，师次保宁，献忠将赵云桂来攻。伊玛喇登城射中云桂目，贼骇走，师从之，大捷，即袭其兄世职，授甲喇额真。康熙十三年，从扬威将军阿密达讨叛将王辅臣。十四年五月，克宁州，九月，进攻平凉，未至八里，辅臣率万余人出拒，伊玛从贝勒洞鄂与战，辅臣败入城。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复攻平凉，至城北虎山墩詗贼，贼合步骑猝至，伊玛喇奋战，贼败去。事平，师还。二十七年，乞休。三十四年五月，卒，亦祀四川名宦。世宗即位，命禄战功未受赏者，加伊玛喇拖沙喇哈番。

论曰：太宗与明战，下大凌河，克锦州，皆以全力争。壬午之师，间道深入数千里，如行无人之境，为前此所未有，则图尔格之绩也。以是战多踵为功宗，伊尔登、巴奇兰、齐尔格申辈皆骁武，从太宗征伐，搴旗陷阵。而叶臣、珠玛喇入关后，又以夙将力战策勋。大业将成，群才翊运连，盛矣！

清史稿卷二三四　列传第二一

孔有德全节耿仲明子继茂

继茂子昭忠　聚忠尚可喜子之孝

沈志祥兄子永忠　永忠子瑞祖大寿

子泽润　泽溥　泽洪　泽洪子良璧　大寿养子可法

从子泽远

孔有德，辽东人。太祖克辽东，与乡人耿仲明奔皮岛，明总兵毛文龙录置部下，善遇之。袁崇焕杀文龙，分其兵属副将陈继盛等。有德与仲明走依登州巡抚孙元化为步兵左营参将。

天聪五年，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骑赴援，次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李九成者，亦文龙步将，与有德同归元化，元化使赍银市马塞上，银尽耗，惧罪。其子应元在有德军，九成还就应元，咻有德谋为变。所部陈继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余人，纠众数千，掠临邑，陵商河，歼齐东、围德平，破新城，恣焚杀甚酷。元化及山东巡抚余大成皆力主抚，檄所过郡县毋邀击，有德因伪请降。明年正月，率众迳至登州，仲明与都司陈光福及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十五人为内应，夕举火，导有德入自东门，城遂陷。元化自刭不殊，有德等以元化故有恩，纵使航海去。旅顺副将陈有时、广禄岛副将毛承禄亦叛应有德，势益张。有德自号都元帅，铸印置官属，九成为副元帅，仲明、有时、承禄、光福为总兵官，应元为副将，四出攻掠。明以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并驻莱州。有德等进陷黄县、平度，遂攻莱州，从治中炮死城上。有德复伪请降，诱琏出，杀之。庄烈帝命侍郎朱大典督师讨有德，援平度，斩有时，至昌邑，有德逆战，大败，复黄县。有德等退保登州。

登州城东西南皆距山，北临海，城北复有水城通海舶。大典督诸军筑长围困之，九成出战死，明师攻益急。有德乃谋来降，以子女玉帛出海，仲明单舸殿，以旅顺，明总兵黄龙以水师邀击，擒

承禄、光福歼应元，斩级千余。有德等退屯双岛龙安塘，食尽，遣所置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以男妇百人泛海至盖州，盖州戍将石廷柱、雅什哈护使谒上，具言有德等举兵始未，且请降。上谕范文程、罗什、刚林预策安置。有德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上命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帅师迓之。朝鲜发兵助明师，要有德等鸭绿江口。济尔哈朗等兵至江岸，严陈相对，敌师不敢逼。有德等舟数百，载将士、枪炮、辎重及其孥毕登，三贝勒为设宴，上使副将金玉和传谕慰劳。

天聪七年六月，有德、仲明入谒，上率诸贝勒出德盛门十里至浑河岸，为设宴，亲举金卮酌酒饮之，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有德、仲明亦上金银及金玉诸器、采段、衣服。越二日，复召入宫赐宴，授有德都元帅、仲明总兵官，赐敕印，即从所署置也，命率所部驻东京，号令、鼓吹、仪卫皆如旧，惟刑人、出兵当以闻。有德等怨黄龙，必欲报之。会闻龙发水师逐贼鸭绿江，旅顺无备，上命贝勒岳托、德格类帅师袭之，以有德率为导。龙数战皆败，遂自杀，克其城。有德等兵入占官吏富民廨宅，多收俘获。岳托、德格类闻于上，上置不问。有德坠马伤手，与仲明留辽阳，诏慰之曰：“都元帅远道从戎，良亦劳苦。行间诸事，实获朕心。招抚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谓劳顿之身，又遭衔橛之失。伫闻痊可，用慰朕怀。”别敕令旗纛用皂色，并诫军士以时演习枪炮、弓矢。马以牌，甲胄以带，皆书满洲字为识别。有德、仲明旋入朝，上诫毋馈遗贝勒大臣。八年，朝元日，命有德、仲明与八和硕贝勒同列第一班，遣官为营第，疏辞不允。

有德、仲明军驻辽阳，官吏经其地，必躬迎款宴。上复诫谕之，谓：“尔等即朕子弟，款接诸臣理有未当。今后非贝勒，毋更迎宴。尔等偕至者如有困穷，当加爱养。尔等或遣使诣盛京，当令使者告礼部，礼部与馆饩。不然，尔等新附，亲知尚少，使来无居无食，不重困乎？”及尚可喜来降，上遇之亚有德、仲明。命更定旗制，以白镶皂，号有德、仲明军为天祐兵，可喜军为天助兵。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有德等自将所部不相属。八月，从上伐明，自大同入边，有德遣所部黑成功、佟延以八十人击败明兵代州城西，获马二十。九年，有德等为部将请敕，上命自给札。鲍承先疏论当令吏部给札付，上不允。有德等仍录所部副将以下请敕，上曰：“尔等初来归，朕许尔等黜陟部将。今复给敕，是背前言。朕非谓尔等无功不当畀敕书也，虑失信耳。”因赐有德、仲明、可喜人缎一、貂皮六十，副将以下白金有差。有德以新附者日众，偕仲明输粮佐饷，上却之。

崇德元年夏四月，上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有德从诸贝勒奉宝以进，封恭顺王。十二月，上自将伐朝鲜，命有德等从贝勒杜度护辎重继后。二年二月，既下江华岛，命有德等从贝子硕托以水师取皮岛。师还，有言其部众违法妄行者，上命申严约束，毋蹈故辙。三年，从攻锦州，有德等以炮攻下戚家堡、石家堡及锦州城西台，降大福堡。又以炮攻下大台一，俘男妇三百七十九，尽戮其男子。又以炮攻五里河台，台隅圮，明守将李计友、李惟观乃率其众出降，皆籍为民，勿杀。四年，从攻松山，以炮击城东隅台，台上药发，自燔，歼其余众，又降道旁台二。上至松山，使有德等以炮攻其南郛，有德当郭门，仲明居右，马光远佐之。可喜居左，石廷柱佐之。自夜漏下至次日晡，城堞尽毁。明守将金国凤即夜缮治，守甚固，有德议穴地攻之，不克。六年，率兵更番围锦州，破明师杏山。七年，松山、锦州相继下。时析乌真超哈为八旗，有德等请以所部隶焉，乃分属正红旗。八年，从取中后所、前屯卫。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九月，上至京师，赐有德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大宴，复赐鞍马。旋命有德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

二年，陕西既定，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明南京，攻江阴，有德皆有劳。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黄金百、白金万。命还镇辽阳，简士马待征发。

三年五月，谕兵部召有德等率所部会京师。八月，授有德平南大将军，率仲明、可喜及续顺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额真金砺、左翼梅勒额真屯泰率师南征，策自湖广下江西赣南入广东，谕诸将悉受有德节制。是时明桂王称号，湖广总督何腾蛟驻湘阴，诸将李赤心、黄朝宣、刘承胤、袁宗第、王进才、马进忠等分屯湖南北，号“十三镇”，大抵自成余党及左良玉旧部。

四年春，有德师至，进才自长沙走湖北，腾蛟亦弃湘阴单骑奔衡州。有德遣梅勒额真卓罗、蓝

拜等蹑进才，与所部水师遇，击败之。有德进次湘潭，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有德率蓝拜等将水师，可喜及卓罗等将陆师，分道并入，破明将徐松节。朝宣走衡州，有德以师从之，获朝宣。有德令仲明、金砺、卓罗等将水师还诣攻沙，明将杨国栋以二千人屯天津湖，巴牙喇甲喇章京张国柱、札萨蓝等与战，国栋自牛皮滩遁去。有德令金砺留衡州，复与仲明及卓罗等率师越熊飞岭克祁阳，遂破宝庆，击杀明鲁王世子乾生，总兵黄晋、李茂功、吴兴等。时明桂王居武冈，倚承胤为守。有德夜发宝广，前队梅勒章京黑成功等败敌，焚木城，夺门入，明桂王走靖州，转徙入桂林，承胤出降。

有德始自长沙下祁阳也，闻郝摇旗围桂阳，令可喜及蓝拜等别将兵赴援。郝摇旗部卒千四百人屯翔凤铺，令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固山大苏朗等击破之，摇旗引去。至是国安等遂趋靖州，追明桂王。明总后萧旷、姚有性以万二千人守靖州，国安师薄城，夺门入，获旷、有性等，又破明侍郎盖光英军。蓝拜略黔阳，进攻沅州，明将张宣弼以三万人出战，我兵奋击，遂克其城。自出师至此，凡获明宗室桂王子尔珠等二十七人，降明将自承胤以下四十七人，偏裨二千余人、马步兵六万八千有奇。捷闻，赐有德黄金二百五十两，仲明、可喜各二百，志祥百，将士赍白金有差。

五年春，复进克辰州，湖南诸郡县悉定。又旁取贵州黎平府、广西全州，招降铜仁、全州，兴安、灌阳苗峒二百九十有奇，复获明宗室荣王子松等四十余人，及所置总兵以下诸将吏甚众。上命有德班师，至京师，宴劳，赐黑狐、紫貂、冠服、采帛、鞍马、黄金二百、白金二千。

六年五月，改封有德定南王，授金册金印，令将旧兵三千一百、新增兵万六千九百，合为二万人，征广西，设隋征总兵官一、左右翼总兵官各一，以授马蛟麟、线国安、曹得先。同时仲明、可喜各将万人征广东，但设左右翼，制杀于有德。自有德师还，湖南诸郡县复为赤心、进才、宗第等侵据，上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帅师讨之，克长沙、宝庆、衡州诸府，获腾蛟。而进忠犹据武冈，与曹志建、郑思爱、刘禄、胡光荣、林国瑞、黄顺祖、向文明等为寇靖、永、郴诸州，窥宝庆。

十月，有德师至衡州，遣副将董英、何进胜击思爱，战于燕子窝，擒斩之。进克永州，击走明将胡一青。七年春，复进破龙虎关，歼志建，遂攻武冈，阵获禄、光荣等。进忠负创走，克其城，并下靖州。复进战兴宁，获顺祖、国瑞，招文明等以五万人降。师入广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桂王走南宁，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死之，斩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将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乐诸属县皆下。

八年春正月，有德奏移藩属驻桂林，遣蛟麟、国安取梧州、柳州，略旁近诸州县。有德进驻宾阳，复遣国安等分三道进取，定思恩、庆远，明将陈邦傅以浔州来降。明桂王走广南，南宁亦下。

九年四月，有德疏言："臣荷先帝节录微劳，锡以王爵。恭遇圣主当阳，两奥八闽未入版图，臣谬辱廷推，驻防闽海。同时有固辞奥西之役者，盖以其地最荒僻，民少山多，百蛮杂处，诸孽环集，底定难预期也。臣自念受恩至渥，必远辟岩疆，始敢伸首邱夙原，故毅然以奥西为请，受命以来，道过湖南，伏莽蔓延，六郡拮据，一载咸与扫除，乃进征奥西，仰藉威灵，所向克捷。贼党或窜或降，虽土司瑶、伶、狼、僮，古称叛顺靡常者，亦渐次招来，受我戎索，奥西底定。臣生长北方，与南荒烟瘴不习。解衣自视，刀箭瘢痕，宛如刻划。雨之夕，骨痛痰涌，一昏几绝。臣年迈子幼，乞恩敕能臣受代，俾臣得昌觐天颜，优游终老。"疏入，得旨："鉴王奏，悉知功苦。但南疆未尽宁谧还须少留，以俟大康。"

五月，有德率轻兵出河池，向贵州，留师柳州为后援。是时张献忠将孙可望降于明，窥伺楚、粤，有德请敕剿抚。将军续顺公沈永忠驻沅州，扼门户。时国安擢广西提督，马雄为左翼总兵，全节为右翼总兵，分守南宁、庆远、梧州。未几，明将李定国、冯双礼自黎平出靖州，马进忠自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永忠使乞援，有德遣兵赴之，至全州。永忠已弃宝庆，退保湘潭，有德因还桂林。七月，定国自西延大埠取间道疾驱击破全州军，薄桂林，驱象攻城。城兵寡，定国昼夜环攻，有德躬守陴，矢中额，仍指挥击敌。敌夺城北山俯攻，有德令其孥以火殉，遂自经，妻白氏、李氏皆死于火。事闻，谥有德武壮。十一年六月，有德女四贞以其丧还京师，上命亲王以下、阿思哈尼

哈番以上，汉官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郊迎，赐白金四千，官为营葬，立碑纪绩。寻复命建祠，祀春秋，以白氏、李氏配。

有德子廷训，为定国所掠，越六年，乃杀之。及我师克桂林，随征总兵李茹春求得遗骼，以其死事状上闻，命予恤。四贞至京师，赐白金万，视和硕格格食俸，旋嫁有德部将孙龙子延龄，延龄叛应吴三桂，自有传。国安、雄皆附延龄为乱，附见延龄传。

节，广宁人。在明官参将。从有德降，授甲喇额真。有德既克桂林，以节为右翼总兵。克庆远，使节戍焉。降宜山、河池、思恩、荔浦诸县。九年七月，有德遣兵援宝庆，令节移屯梧州。闻定国兵且至，复令节移屯平乐。节方至柳州，定国已破桂林，柳州副将郑元勋等叛降定国，谋袭节。节间道走梧州，与国安、雄合军。定国来攻，我师战而败，节负重伤溃围出，乘舟至肇庆。可喜遣水师助节，乃还定梧州、藤县、浸州。十年正月，复平乐。马雄守梧州，而与国安共击破明将陈经猷、王应龙，遂克桂林。明将胡一青、龙韬、杨振威以数万人屯阳朔、永福间，节屡战破之。叙功，加都督，进三等精奇尼哈番。移屯武宣，平象州，获明将韦文有、罗天舜。

十二年，移屯荔浦。时明宗室盛浓、盛添，明将李茂先、龚瑞屯富川，纠土寇王心、蒋乾相等及瑶、僮为乱，跨湖南、贵州界，依山结寨，为可望、定国声援。节与国安等迭遣兵击之，获盛浓、盛添，诸瑶、僮百九十二寨皆下。十五年，上命国安征贵州，奏请令节移屯柳州。十六年，复督兵讨茂先、瑞，战融县，获茂先。战怀远，瑞降。康熙元年，改右翼总兵为左江镇总兵，即以命节。七年七月，卒，赠太子少保。

方定国破桂林也，节妻温氏率妾婢自经，子成忠，年十一，被掠去。及洪承畴定贵州，得之降将赵三才所。至是，袭三等精奇尼哈番。

从有德降者，又有李尚友、徐元勋、胡琏、曹绍中、孟应春，皆受世职梅勒章京，分隶正黄、镶黄二旗。

耿仲明，字云台，辽东人。初事明总兵毛文龙，文龙死，走登州依巡抚孙元化，皆与孔有德俱，元化以仲明为中军参将。时总兵黄龙镇皮岛，所部有李梅者，仲明党也，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廨，拥之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诸将为救免。龙乃执杀仲裕，疏请罪仲明。元化劾龙蚀饷致兵哗。明庄烈帝命充为事官，而核仲明主使状。会有德已叛，还攻登州，仲明遂纠诸将同籍辽东者为内应。城陷，推有德为帅，受署置，称总兵官。天津裨将孙应龙自夸与仲明兄弟善，能令缚有德以降。巡抚郑宗周使将二千人自海道往。仲明伪为有德首，绐之开水城，延使入，猝斩之，歼其众，得巨舰，以为舟师。明师攻登州急，天聪七年五月，从有德来降，上礼遇优异，授以总兵官，号其兵曰天祐兵。语并详有德传。

仲明侵渔所部，所部诉于有德。有德因劾仲明，仲明引咎，请以所部赴诉者移属有德。上敕奖有德，令善抚之，亦谕仲明善抚部下，毋念旧恶。即日并召入宫赐宴。越数日，又使赐羊酒，且谕之曰："朕闻诸汉官从尔等教场角射，设筵飨尔等，意尔等必欲相酬报。尔等去家远，可即以此羊酒藉教场为答宴也。"旋命与有德同驻辽阳。崇德元年，封仲明怀顺王。上屡出师伐明，讨朝鲜，仲明皆从。七年八月，命隶正黄旗。九月，所部甲喇额真石明雄讦仲明匿所获松山、杏山人户。有逃人被法，仲明为收葬设祭。复妄杀无辜，鞫实，罚仲明明白金千两。八年十一月，甲喇额真宋国辅、潘孝及明雄谋杀仲明，仲明以闻，鞫实，斩国辅等，籍其家畀仲明。顺治初，从睿视王多尔衮入关，复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移师定江南。三年，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帅师南征，仲明等以所部从。与明将杨国栋战于牛皮滩，大破之。克衡州、祁阳、武冈诸郡县。获明将刘肇基。皆仲明功也。六年，改封靖南王，赐金册金印。

仲明自降后，屡出征伐，恒与有德俱，未当独将，是岁始与有德分道出师，有德征广西，仲明与尚可喜征广东。仲明将旧兵二千五百、新增兵七千五百，合为万人，以徐得功为左翼总兵，连得成为右翼总兵。师既行，刑部奏论仲明部下梅勒章京陈绍宗等纵部卒匿逃人，罪当死。上因谕仲明、察随征将士携逃人以往者，械归毋隐。仲明察得三百余人械归，上疏请罪，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绍宗等亦贷死。仲明未闻命，十一月次吉安，自经死。

子继茂，顺治初授世职昂邦章京。仲明死，继茂在军中，代领其众，请袭爵，睿亲王方摄政，持不可。继茂从可喜俱南，定广东诸郡县。语见可喜传。八年，世祖亲政，继茂嗣为王。九年，李定国陷桂林，孔有德死事。上闻报，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自湖南移师赴之，敕可喜、继茂俟尼堪至，合军进攻，而继茂先已与可喜遣兵赴援，复梧州及旁近诸郡。十年，潮州总兵郝尚久据城叛，继茂与靖南将军喀喀木、总兵吴六奇合军讨之，围城逾月，城将王立功为内应，树云梯以登，尚久入井死，余贼尽歼。潮州及饶平、揭阳、澄海、普宁诸县悉平，十一年二月，命内翰林秘书院学士郎廷佐赍敕慰劳，赐白金三千，分赉将士。是岁李定国徇高雷、廉三府，进犯新会。继茂、可喜与靖南将军珠玛喇合军进击，再战皆捷。定国还据南宁，复出攻横州，继茂自梧州帅师赴之，解横州围。进攻南宁，定国走安隆，获明将李先芳，斩裨将杜纪等。十三年，赐敕纪功，增藩俸岁千金。

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靖南、平南二藩府，东西相望，继茂尤汰侈，广征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广东左布政使胡章自山东赴官，途中上疏，言："臣闻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辱士绅妇女，占居布政使官廨，并擅署置官吏。臣思古封建之制，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不得暴彼民也。二王以功受封，宜仰体圣明忧民至意，以安百姓，乃所为如是，臣安敢畏威缄默？乞敕二王还官廨，释俘虏。"继茂奏辩，可喜亦有疏自白，章坐诬论绞，上命贷死夺官。逾年，高要知县杨雍建内迁给事中，疏陈广东滥役、私税诸大害，谓："一省不堪两藩，请量移他省。"朝议令继茂移镇桂林，未行。十六年三月，上命移四川。十七年七月，改命移福建。

时明将郑成功据金门，窥伺闽、浙，继茂既移镇，与总督李率泰协谋征剿。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锦代领其军。上命继茂相机剿抚。继茂疏报："自顺治十八年讫元年，招降将吏二百九十、兵四千三百三十四、家口四百六十七。"其后成功弟世袭、兄子缵绪及所置都督郑庚先后出降，复得将吏七百有奇、兵七千六百有奇。二年十月，继茂与率泰督兵渡海克厦门，水师提督施琅以荷兰夹板船来会，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锦与其将周全斌等走铜山，复入犯云霄、陆鳌诸卫，总兵王进功与战，大破之。三年三月，继茂复与率泰及海澄公黄梧合军，自八尺门出海克铜山，锦以数十舟走台湾。捷闻，上嘉其功，复增岁俸千金。十年正月，疏陈疾剧，乞以长子精忠代治藩政，上允其请。五月，卒，谥忠敏。精忠嗣为王，别有传。

昭忠，继茂次子。聚忠继茂第三子。顺治间先后入侍世祖，授昭忠一等精奇尼哈番，以贝子苏布图女妻焉。昭忠例得多罗额驸，进秩视和硕额驸，聚忠尚柔喜公主，为和硕额驸，同加太子少保，旋又同进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精忠叛，昭忠、聚忠率子姓请死，紧于家待命，逾年贳其罪，复秩如故。十四年，命聚忠赍敕招精忠，精忠拒不纳。十五年，精忠降，授昭忠镇平将军，驻福州，代精忠治藩政。藩下参领徐鸿弼等讦精忠降后尚蓄逆谋，昭忠具有闻，并劾助逆曾养性等十余人。上以精忠在军，未即发。十七年，命昭忠以其祖父之丧还葬盖平。十九年，召精忠诣京师，昭忠、聚忠疏劾精忠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蹙迫以死，诬祖仲明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时先有成约，请予显戮。寻命聚忠诣福州，议徙藩兵。聚忠疏陈藩兵当尽徙，称旨，命以精忠家属还京师。精忠既诛，昭忠、聚忠疏陈家属众多，艰于养赡，请如汉军例，披甲食粮。下部议，编五佐领，隶汉军正黄旗。二十五年，昭忠卒，谥勤喜。二十六年，聚忠卒，谥慤敏。

尚可喜，辽东人。父学礼，明东江游击，战没楼子山。明庄烈帝崇祯三年，擢副总兵黄龙为东江总兵官，驻皮岛，可喜隶部下。皮岛兵乱，龙不能制，可喜率兵斩乱者，事乃定。后二年，孔有德等叛明，陷登州，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皆往从之。龙遣可喜及金声桓等抚定诸岛。有德党高成友者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即移军驻其地。旋以可喜为广鹿岛副将。明年秋七月，有德等以我师攻旅顺，龙兵败，自杀，部将尚可义战死，盖可喜兄弟行也。明以沈世奎代龙为总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构可喜，诬以罪。世奎檄可喜诣皮岛，可喜詗得其情，遂还据广鹿岛。

天聪七年十月，遣部校卢可用、金玉奎谒上乞降。上报使，赐以貂皮，并令车尔格等侦可喜踪

迹。八年正月，可喜举兵略定长山、石城二岛，行且至，上命诸贝勒集满、汉、蒙古诸臣谕曰：“广鹿岛尚副将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余也。承天眷佑，彼自来附。八家贝勒已出粟四千石，凡积粟之家，当量出佐饷，仍予以值。”二月，命贝勒多尔袞、萨哈廉往迓。三月，可喜至海州，上降敕慰劳。攻旅顺时，获可喜戚属二十七人，至是，命归诸可喜。四月，可喜入朝，上迎十里外，拜天毕，御黄幄，可喜遥行五拜礼，进至上前再拜，抱上膝以见，所部将士以次罗拜，可喜跪进貂。上与宴，赐蟒衣、鞓带、帽靴、玄狐裘、雕鞍、马、驼、羊，命诸贝勒以次设宴。旋授可喜总兵官，赐敕印，可用、玉奎皆为甲喇章京，号其军曰天助兵，命驻海州。

寻从伐明，自宣化入边，略代州。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十二月，从伐朝鲜。二年，朝鲜降。从贝勒硕托帅师克皮岛，斩世奎，师还，赍蟒服、黄白金。可喜家僮讦可喜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上曰：“此岂王自得，必散于众兵耳。其勿问。”三年，从伐明，攻锦州，屡攻下台堡，更番驻牧，敌至辄击败之。七年，锦州下，赐所俘及降户。可喜与有德等疏请以所部属乌真超哈，分隶镶蓝旗。八年，从伐明，取中后所、前屯卫诸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斩自成将谷可成等，十月，命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自成，出边自榆林趋绥德，二年二月，师次米脂。自成兄子锦犹据延安，用可喜议，令诸军分道进，锦走，克其城。会豫亲王多铎已破潼关，定西安，上命可喜从英亲王追击自成，分兵克郧阳，荆州、襄阳诸郡，降自成将王光恩、苗时化等。复与英亲王合军下九江，闻自成窜死九宫山，乃班师，赐可喜绣朝衣一袭、马二，还镇海州。

三年八月，授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征湖广，命可喜率所部兵偕行。师次湘潭，明将黄朝宣以十三万人屯燕子窝，可喜与梅勒章京卓罗等自陆路进击，败明将徐松节，遂逐斩朝宣。既，闻，郝摇旗攻桂阳急，可喜与梅勒章京蓝拜帅师赴援。郝摇旗以千四百人屯翔凤铺，巴牙喇纛章京线国安等与战，郝摇旗败走，桂阳围解。湖南既定，师还，与有德等同赐冠服、金币、鞍马。

六年五月，改封平南王，赐金册金印。旋命率旧兵二千三百、新增兵七千七百，合万人，与耿仲明同征广东，以许尔显为左翼总兵官，班志富为右翼总兵官。仲明所部匿逃人，事发，因谕有德等检校军中得逃人悉送京师，仲明惧罪自裁。吏议可喜亦坐夺爵，上命纳白金四千以赎。时明桂王驻肇庆，两广尚为明守。是岁除夕，可喜潜兵袭南雄，城兵三千出西门迎战，击败之，立云梯以登。明守将江起龙弃城走，斩其部将杨级、董洪信、郑国林等三十余人、兵六千有奇。

七年正月，进克韶州。明守将罗成耀闻南雄破，已先遁，明桂王走梧州，复进下英德、清远、从化诸县，明将吴六奇等迎降。二月，师薄广州。广州城三面临水，李成栋之叛，于城西筑两翼。令传城外为炮台，水环其下。成栋死信丰，子元胤、建捷代将，元胤留肇庆，建捷守广州。可喜令攻城，阻水不能进，乃凿深壕，筑坚垒，为长围困之。建捷拒战甚力，暑雨郁蒸，我师弓矢皆解胶，久相持不下。元胤与明将陈邦傅等分道援广州，邦傅与杜永和等以万余人自清远赴战，可喜击败之，获裨将魏廷相等，明水师总兵梁标相来降，得战船百五十助攻。复招潮州守将郝尚久、惠州守将黄应杰，皆以其城降，遣将士戍焉。围合十阅月，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约内应，决礁台下水，可喜令诸军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遂得炮台。据城西楼堞发炮击城西北隅，城圮，师毕登，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余级，逐余众迫海宾，溺死者甚众。明将宋裕昆自肇庆率所部来降。八年春，可喜遣尔显等收肇庆，并下罗定，部将徐成功克高州。梁标相叛，遣兵讨平之。

九年春正月，可喜与继茂帅师南下，降明将蔡奎，遂入廉州，遣部将吕应学等攻克钦州，战于灵山获元胤及明将袁胜、周朝，陈明益阳王、明将上官星拱。师将下雷、琼、永和及明西平王缚明将李明忠以降。于是高、雷、廉、琼四府皆定。七月，李定国陷桂林，有德死之。梧州、南宁、平乐、浔州、横州皆复为明，东略化州、吴川。可喜遣兵与有德部将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合军以进，广西诸郡县以次收复。十年八月，可喜别遣兵克化州、吴川。

十一年冬，定国以万余人侵广东，扰高、雷、廉三府境，深入陷高明，分兵攻肇庆，围新会，可喜与继茂疏请发禁旅为援。上已先命珠玛喇为靖南将军，帅师援广东。可喜等师次三水，遣兵援肇庆，破定国兵于四会河口，待珠玛喇师至合军击定国。战于珊洲，斩定国裨将一，俘十余人，馘

百五十余，进薄新会。定国与其将吴子圣阻山而军，马步兵分屯岭隘，可喜麾兵急击。夺径以登，斩获甚众。定国走，新会围解。可喜与继茂督军攻高明，定国遣兵御战，获其将武君喜等三十余人，斩三百余级，得马赢、军械无算。可喜遣梅勒章京毕力克图等逐定国，战于兴业，定国败走。复及于横州江，歼马步兵甚众，获象二。定国度江焚桥引去，广东高、雷、廉三府，广西横州诸州县悉平。十三年四月，又克揭阳、晋宁、澂海三县。闰五月，赐敕纪功，增岁俸千两，并赉貂裘、鞍马。自是明桂王徙云南，定国等不复侵广东，数岁无兵事。可喜与继茂并开府广州，所部颇放恣为民害，自左布政胡章以论可喜等得罪，无复言者。

十七年，移继茂福建，可喜专镇广东。广东初定，又以令徙濒海居民，民失业去为盗。有邓耀者据龙门，入掠雷阳。又有肖国隆，与其徒洪彪、周祥、劳泰、陈期新等分据恩平、开平、阳江、阳春诸山寨。掠广州诸属县，并及肇庆。可喜先后遣兵讨之，耀走死，斩彪、祥、泰、期新及其徒千五百人，国隆投水死。又有周玉，故延户，自号恢粤将军，缯船数百，三帆八櫂，冲浪若飞，习水战。成功兵至，辄助剽掠。康熙二年，可喜遣兵讨之，获玉，焚其舟。四年，碣石总兵苏利叛，可喜遣潮州总兵许龙以舟师进击，利出降。玉余党谭琳高窜掳东涌海岛，蛋户黄明初等济以米粮。可喜遣部将佟养谟击琳高，舒云护等捕明初，皆就诛。

初，可喜遣长子之信入侍。十年十一月，疏言有疾，请令还广东暂领军事，上允其请。十二年二月，遣侍卫古德、米哈纳使广东劳军。赍御用貂帽，团龙天马裘、蓝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围，赐可喜。三月，可喜疏乞归老海城，谕曰："王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览奏，年已七十，欲归老辽东，恭谨能知大体，朕深嘉悦。"下议政王大臣及户、兵二部集议，议尽撤所部移驻海城。于是吴三桂、耿精忠相继上章乞撤藩，上皆允其请，分遣朝臣料量藩兵移徙，具舟役刍糗、臭，户部尚书梁清标如广东。十一月，三桂反，命罢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清标还。

十三年，精忠及定南王孔有德婿孙延龄反应三桂。三月，可喜疏言："延龄檄并举三藩，精忠复叛，臣与精忠为婚姻，不能不踧踖于中。臣叨忝王爵，年已七十余，虽至愚岂肯向逆贼求富贵乎，惟知矢志捐躯，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上温旨嘉奖，并命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合力筹战守。四月，潮州总兵刘进忠叛应三桂，可喜遣次子都统之孝帅师讨之。疏言："诸子中惟之孝端慎宽厚，可继臣职。"上即命之孝袭王爵，之孝辞。可喜复疏言："三桂遣兵二万人屯黄沙河，若与延龄兵合，势益猖獗，请遣将合军进讨。"上授副都统根特平寇将军。自江西帅师赴广东，与可喜合军进讨，并命兵部以各道进兵状移告可喜。五月，上敕奖可喜忠贞，并谕与光祖等策讨延龄。十月，可喜讨平广州土冠李三、官七。上命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根特自长沙下广西，卒于军，上复授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率禁旅赴广东。三桂、精忠方连兵寇江西，安亲王师至，转战不能遽达。十二月，复命镇南将复尼雅翰率所部协守广东。

十四年正月，进封可喜平南亲王，以之孝袭爵，并授平南大将军。广东当寇冲，盗贼并起，博罗、河源、长宁、增城、从化诸县先后告警，可喜辄分兵剿定。总兵张星耀等战乐昌，俘斩千余。副将李印香等战碣石、白沙湖诸处，毁敌舟百余，皆下部叙功。郑锦自台湾以兵攻海澄，进围漳州，可喜疏闻，复请发重兵策应。尼雅翰亦言："可喜年衰，臣才短，设有警，虑不支。"上命前锋统领觉罗舒恕自江西帅师援广东，旋代尼雅翰为镇南将军。

先是，之孝讨进忠，复程乡、大埔诸县、遂克潮州。郑锦遣其将刘国轩以万人赴之，势复张。之孝退保惠州，叛将祖泽清引延龄将马雄、三桂将王宏勋等入高州，并陷雷、廉二郡。可喜疏言："广东十郡失其四，将军舒恕、总督金光祖退保肇庆，事势危急，请敕安亲王赴广东办贼。"上方责安亲王定江西即下长沙取三桂，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自江宁移师屯南昌，遂命简亲王发兵应可喜。师未至，十五年正月，锦攻陷漳州，三桂兵逼肇庆。可喜初请以长子之信袭爵，继恶之信酗酒嗜杀，请更授次子之孝。之信阴通三桂，三桂兵日迫。之孝与进忠相持，上敕还广州，不时至，二月，之信以兵围可喜第，叛。可喜卧疾不能制，愤甚，自经，左右救之苏，疾益甚。十月卒。可喜疾亟，犹服太宗所赐朝衣，遗令葬海城。十六年。之信降，上敕部恤可喜，谥曰敬。及之信既诛，二十年五月，之孝乞迎可喜丧归葬。九月，丧至，遣大臣觉罗塔达、学士库勒纳、侍卫敦柱至丁字沽亲奠，

谕曰：“王素矢忠贞，若从人人尽能如王，天下安得有事，每念王怀诚事主，至老尔笃，朕甚悼焉！”可喜诸子，之信自有传。

之孝初授可喜藩下都统，袭平南亲王。授平南大将军，帅师讨刘进忠。上敕还广州，未闻命，之信叛，胁之孝罢惠州军，之孝还广州侍可喜疾，及可喜卒，从之信居广州。之信降，遣之孝还京师，上命以内大臣入直，秩视一品。食正一品俸。之孝请自效，授宣议将军，驻南昌，募兵诣简亲王军听调遣，击吴三桂军吉安、赣州间，降其将林兴隆、五国赞等。进次汀州，复击破其将杨一豹、江机。江西定，召还京师，留所募兵编入绿旗营。之信诛，上贷之孝毋连坐，以内大臣入直如故。二十二年，奏乞守陵，议政大臣等劾削职。三十五年正月，卒。

之隆，可喜第七子。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圣祖既诛之信，命有司还可喜海城田宅，置佐领二，以其一为可喜守墓，从之隆请也。

沈志祥，辽东人。毛文龙所部有沈世奎者，本市僧，倚女为文龙妾，横行岛中。累迁副总兵。及黄龙败没，明以世奎代龙为总兵官，镇东江。时旅顺已破，尚可喜又以广鹿岛降，世奎势孤甚。后三年，太宗伐朝鲜，因移师克皮岛，世奎战败，率舟师走，我师从之，副总兵金日观战死。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援，不敢进，世奎亦战死，志祥其从子也，时官副将，收溃兵保石城岛，欲得世奎敕印，监军者靳弗予，遂自称总兵，明发兵讨之。

崇德二年九月，太宗遣使赍书招志祥。三年二月，志祥遣所部将吴朝佐、金光裕诣盛京上疏请降，时上方出猎奎屯布喇克，留守诸王与宴，使贝勒杜度等转粟迓志祥。志祥自黄石岛至安山城，杜度等令驻沙河堡待命。从志祥降者，副将九、参将八、游击十八、都司三十一、守备三十、千总四十、诸生二、军民二千五百有奇。上猎还，命学士胡球、承政马福塔等劳志祥，且令于铁岭、抚顺自择屯军所。志祥言愿驻抚顺，畀以车骑，令率所携军民往。至，复为具屋宇，庀服物，俾得安处。七月，上闻志祥所携军民有亡去者，遣学士罗硕等谕其众曰：“尔曹航海来归，以朕能育尔曹也。朕不能育尔曹，任尔曹亡去未晚。尔曹初至，朕适出猎，故未及加恩，尔曹何去之速也！朕蒙天眷，朝鲜已平，蒙古、瓦尔喀诸部皆附，惟明仅存。倘天复垂佑，以明畀我，尔曹将安之！尔曹虽逃，为诸边逻卒所得，不免于杀戮，朕心实所不忍。今后毋更逃，有贫不能自给者，朕为抚育之。”志祥入谒上，上御崇政殿爰朝，授志祥总兵官，赉蟒衣，凉帽，玲龙鞓带，貂、猞猁狲、狐、豹裘、各一袭，撒袋、弓、矢、雕鞍、甲、胄、驼、马。初宴礼部，再宴宫中，命诸贝勒各与宴。及还镇，遣官送五里外，复赐宴。四年正月，封续顺公。九月，授志祥兄子永忠及所部许天宠等二十八人世职。六年十月，命率所部助围锦州。七年，师还，分赐俘获。旋与孔有德等合疏请以所部属乌真超哈，志祥隶正白旗。顺治元年，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上至京师，赐志祥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宴凯旋诸王大臣，志祥与焉，复赐鞍马。三年，授孔有德平南大将军，征湖广，志祥率所部从。五年，湖南定，赐志祥黄金百、白金二千。寻卒，无子。

永忠，其兄子也，袭爵。五月，有德及耿仲明、尚可喜复分道出师征两广，亦命永忠率部将总兵官许天宠、郝效忠等徇湖南。六年，效忠遣参将马如松将兵御孙可望，战于托口，俘其将李应元等。八年，天宠及阿达哈哈番张彦宏、护军统领宋文科等击败明师，获明将席世贤等一百七人，降牛万才等二百五十六人、兵一万八千有奇。可望等攻陷沅州，效忠遣守备吴进功等分屯要隘为备，复亲将兵攻下黎平，屯四乡所。可望诇我兵寡，骤以兵至，效忠力战，马蹶被执，不屈，死。效忠，辽东人。明副将，属左良玉军。良玉死，从其子梦庚来降，隶汉军正白旗，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至是，永忠以死事状闻，上命予恤。

永忠退保湘潭，敕令激历将士，相度险要，以同心并力，坚守疆土，毋轻战，毋退缩。旋闻桂林陷，孔有德战死，复敕令留屯宝庆，与总兵柯永盛合军固守。十年二月，授永忠剿抚湖南将军。镇湖南。十一年，孙可望兵入湖南，沅、靖、武冈诸州皆陷，进攻辰、永。永忠还军长沙。给事中魏裔介劾：“永忠手握重兵，望风宵遁，乞亟赐罢斥，毋俾误及封疆。”十二年，议政王大臣议永忠丧师失地罪，当斩，来降有功，免死夺爵，上从其议。十七年，复命永忠为挂印将军，镇广东。康熙初，命驻潮州。旋卒。

瑞，永忠子。方永忠之黜也，以从弟永兴袭爵。永兴卒，以瑞袭爵。时瑞方八岁，所部副都统邓广明驻潮州如故。十三年，潮州总兵官刘进忠叛应三桂，瑞部兵与巷战三日，进忠引郑锦兵入城，执瑞、广明，驱将卒家属二千余人徙福建，置诸漳浦。十六年，复执瑞送台湾。康亲王杰书师定福建，疏言：“瑞所部及其孥无所统属，应令有地得以总集。”上命副都统张梦吉、宋文科统其众驻潮州，同将军赖塔等协守，当给俸饷，令督饷侍郎达都视旧例从厚。梦吉等寻疏请送孥留京师，杰书又请以所部分隶督、抚、提、镇、而处其孥于山西诸省。圣祖谕谓：“瑞及所部官兵素怀忠义，特以众寡不敌，为贼所协。”令驻潮州如故。

锦得瑞，爵以侯。瑞不愿附锦，谋待我师至为内应。二十年十一月，锦将朱友以瑞谋告锦，锦遂幽瑞，瑞及妻郑皆自杀，锦尽杀其奴。台湾平，圣祖闻瑞死事状，下廷臣议，求其族，以瑞从侄沈熊昭袭爵。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人。仕明为靖东营游击。经略熊廷弼奏奖忠勤诸将，大寿与焉。天启初，广宁巡抚王化贞以为中军游击。广宁破，大寿走觉华岛。大学士孙承宗出督师，以大寿佐参将金冠守岛。承宗用参政道袁崇焕议，城宁远，令为高广，大寿董其役。方竟，太祖师至，穴地而攻，大寿佐城守，发巨炮伤数百人。太祖攻不下，偏师略觉华岛，斩冠，殪士卒万余。太宗即位，伐明，略宁远，崇焕令大寿将精兵四千人绕出我师后，总兵满桂、尤世威等以兵来赴，战宁远城下。会溽暑，我师移攻锦州，不克，遂引还。明人谓之宁锦大捷。

明庄烈帝立，用崇焕督师，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太宗尝与大寿书，议遣使吊明熹宗之丧，且贺新君，大寿答书拒之。越二年，太宗伐明，薄明都。崇焕率大寿入卫，庄烈帝召见平台，慰劳，令列营城东南拒战。崇焕中太宗间，朝臣复论其“引敌协和”，庄烈帝意移，复召入诘责，缚下狱。大寿在侧股栗，惧并诛，出，又闻满桂为武经略，统宁远将卒，不肯受节制，遂帅所部东走。毁山海关出，远近大震。庄烈帝取崇焕狱中书招之，孙承宗亦使抚慰，密令上章自列，请立功赎崇焕罪。大寿如其言，庄烈帝优旨答之。明年春，我师克永平等四城，太宗闻大寿族人居永平三十里村，命往收之，得大寿兄子一、子二及其戚属，授宅居之，以兵监焉。师出塞，贝勒阿敏等护诸将戍四城。承宗令大寿与山西总兵马世龙、山东总兵杨肇基会师率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刘天禄、曹慕诚、孟发等攻滦州。滦州下，遂逼永平，阿敏等弃四城引兵还。大寿复驻锦州。

又明年七月，大寿督兵城大凌河。太宗策及其工未竟攻之，自将渡辽河，出广宁大道，贝勒德格类等率偏师出义州。八月，师至城下，上曰：“攻城虑多伤士卒，不若为长围困之，城兵出，我则与战。援师至，我则迎击。”乃分命诸贝勒诸将环城而军，冷格里当城北迤西，达尔汉当城北迤东，阿巴泰在其后。觉罗塞勒当城正南，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其后。篇古当城南迤西，济尔哈郎在其后；武纳格当城南迤东，喀克笃礼当城东迤北，多铎在其后；伊尔登当城东迤南，多尔衮在其后；和硕图当城西迤北，代善在其后。鄂本兑当城正西，叶臣当城西迤南，岳托在其后。诸蒙古贝勒各率所部弥其隙。佟养性率乌真超哈载炮跨锦州大道而营，诸将各就分地周城为濠，深广各丈许。濠外为墙，高丈许，施睥睨，距墙内五丈又为濠，广五尺，深七尺五寸。营外又各为濠，深广皆五尺。上陟城南冈顾谓降将麻登云、黑云龙曰：“明善射精兵尽在此城。关内兵强弱，朕所素悉。”登云对曰：“此城之兵，犹枪之有锋，锋挫柄存，亦复何济？”上命射书城中，招蒙古兵出降。诸将攻抚城外诸台堡，以次悉下。城兵出樵采，辄为我军擒馘。围合十余日，上以书谕大寿，言愿与明媾和，大寿置不报。

明援师自松山至，阿山、劳萨、图鲁什击败之。自锦州至，贝勒阿济格等击败之。九月，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军七千人赴援，上亲率贝勒多铎及图鲁什等以巴牙喇兵二百渡小凌河，乘锐击破之。围合已月余，上度大寿必期援师至，出城兵夹攻，乃令厮卒去城十里所，发炮树帜，骤马扬尘，若为援兵自锦州至者，而亲率马巴牙喇兵入山为伏。大寿果以城兵出攻城西南隅台，篇古、叶臣及蒙古诸贝勒督所部御战。上亲率巴牙喇兵自山上腾跃下。大寿知坠计，急收兵入城，死伤百余人。自是闭城不复出。越数日，明监军道张春及襄、伟等合马步兵四万来援，渡小

凌河，为严陈徐进，上与贝勒代善等以二万人御之。上率两翼骑兵直入敌营，发矢射明军。明军发枪炮，上督骑兵纵横驰突，矢雨集，明军遂败。襄先奔，佟养性屯敌营东发炮。黑云起天际，风从西来，明军纵火势甚炽，将逼我陈，忽骤雨，反风向明军，明军益乱。右翼兵入春营，逐北三十余里，获春及副将张弘谟、杨华徵、薛大湖、参将姜新等三十三人，斩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襄等皆遁走。

十月，上复使招大寿，并命弘谟等各以己意为书劝降，大寿率将吏见使者城外，曰："我宁死于此，不能降也！"上复与大寿书谕降，许以不杀。旋有王世龙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参将王景又以于子章台降。我师克傍城诸堡，收糗粮，葺壕垒。大寿欲突围，不得出。上复遣姜新招大寿，大寿见新于城外，遣游击韩栋与新偕还，栋怵我师严整，归以白大寿，大寿始决降。遂令其子可法出质，要石廷柱往议。上遣库尔缠、龙什、宁完我与廷柱偕。廷柱度壕见大寿，大寿曰："人安得不死？今不能忠于国，亦欲全身保妻子耳。我妻子在锦州，上将以何策俾我得与妻子相见耶？"上复令廷柱与达海往谕，即令大寿遣计。大寿遣其中军副将施大勇来，言降后欲率从者诈逃入锦州，伺隙以城献。是时大凌河诸将皆愿降，独副将何可纲不从，大寿乃令掖以出城杀之。大寿使以誓书至，上率诸贝勒誓曰："明朝总兵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洪、祖泽润、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游击吴良弼、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宏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廉、吴奉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等，今以大凌河城降。凡此将吏兵民罔或诛夷，将吏兵民亦罔或祚虞。有违此盟，天必谴之！"誓毕，上使龙什告大寿，大寿即日出谒，上与语良久，定取锦州策，以御服黑狐帽、貂裘、金玲珑鞓带、缎靴、雕鞍、白马赐之。

次日，命贝勒阿巴泰等将四千人为汉装，从大寿取锦州，会大雾，不果行。又次日为十一月朔，大寿以从子泽远及从者二十六人入锦州，石廷柱、库尔缠送之。夜渡小凌河，徒步去。上令大凌河将吏兵民剃发，敛军中余粟分赍之。方大凌河筑城时，军士、工役、商贾都三万余人，至是存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三十有二。后数日，大寿自锦州："传语诸裨将前日行伧猝，从者少。抚按御防严，客军众，未得即举事。"又遣使以告上，上报以书，诫毋忘前约。命坠大凌河城，引师还，至沈阳。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用贝勒岳托议，将以雪辽东、永平多杀谤也。

天寿初入锦州，诡言突围出，辽东巡抚邱禾嘉知其纳款状，密闻于朝。庄烈帝羁縻之因为用，置勿问，惟以蒙古将桑噶尔塞等赴援，战不力，败又先奔，令大寿诛之。桑噶尔塞等将执大寿来降，大寿与之盟乃定。庄烈帝召大寿入朝，使三至，辞不往。上自大凌河师还，略宣府，克旅顺。居二年，遣阿山、谭泰、图尔格先后徇锦州。又明年，上使贝勒多铎帅师攻锦州，多铎令阿山、石廷柱、图赖、吴拜、郎球、察哈喇等以四百人前驱。大寿令副将刘应选、穆禄、吴三桂、参将桑噶尔塞、张国忠、王命世、支明显将二千七百人出御，松山城守副将刘成功、赵国志率八百人来会。阿山等与遇大凌河西，多铎引后军自山下，尘起蔽天，应选等军溃，歼五百人，获游击曹得功等，得马二百余、甲胄无算。多铎旋引军还。

又明年，改元崇德，行封赏，授泽润三等昂邦章京，泽洪、可法一等梅勒章京，予世袭敕书，设都察院、六部、满、汉、蒙古各置承政皆授诸降将，可法、张存仁都察院泽洪吏部，韩大勋户部，姜新礼部，泽润兵部，李云刑部，裴国珍工部。三年，更定部院官制，但置满承政。诸降将改授左右参政，并以邓长春代大勋，陈邦选代新。是时上北抚喀尔喀，南定朝鲜，敕大寿使密陈进兵策，大寿不报。

三年十月，上自将伐明，率郑亲王济尔哈郎豫亲王多铎出宁远、锦州大道。睿亲王多尔袞为左翼，自青山关入。贝勒岳托为右翼，自墙子岭入。大寿方屯中后所，以兵袭多铎，土默特之众先奔，多铎师败绩。次日，与济尔哈合兵出。大寿敛兵不复战，上亲率师至中后所，使谕大寿曰："自大凌河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冀与将军相见。至于去留，终不相强。曩则释之，今乃诱而

留之，何以取信于天下乎？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绝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次日，又纵俘赍敕往曰：“曩大凌河释汝，朕之诸臣每谓朕昧于知人。今将军宜出城相见，若怀疑惧，朕与将军可各将亲信一二人于中途面语。朕欲相见者，盖为朕解嘲，亦使将军子侄及大凌河诸将吏谓将军能践言也。”大寿终不敢出。石廷柱、马光远、孔有德等攻克旁近诸台堡，上乃命还师。左右翼深入，师大捷。

四年二月，上复自将伐明，以武英郡王阿济格为前锋，亲督军围松山，分兵攻连山、塔山、杏山。明庄烈帝方召大寿入援，大寿甫行，我师至，乃还守宁远。时泽远守杏山，大寿遣部将三、兵九百自水道赴援，半入城。我噶什布贤兵蹑其后，纵击，得舟一，杀五十人。上遣使至锦州谕大寿妻，令以利害导大寿来降。大寿选蒙、汉兵各三百，授祖克勇及副将杨震、徐昌永等取道边外趋锦州，至乌欣河口。阿尔萨兰以满、蒙兵一百六十戍焉，与战，获震，斩级八十四，得马百五十。克勇等依山为寨，上亲督巴和喇兵破其寨，斩昌永，获克勇斩级三百十一，得马四百十一。我兵攻松山，不克，会左右翼师还，上命罢攻还盛京。大寿复入锦州。是岁屡出师略锦州、宁远、松山、杏山，皆未竟攻，得俘获即引退。

五年三月，命郑亲王济尔哈郎、贝勒多铎率师屯田义州。五月，上幸义州视师，蒙古苏班代等牧杏山城西，使请降，上命济尔哈朗等率巴牙喇兵千五百人往还迓。大寿侦我师寡，令游击戴明与松山总兵吴三桂、杏山总兵刘周智合兵七千人邀击，济尔哈朗引退致敌，还击，大败之。上亲阅锦州，城攻城东五里台、城北晒马台，皆下，刈其禾而还。上命多尔衮、济尔哈朗等将兵更番攻锦州。六年三月，济尔哈朗令诸军环城而营，大寿令蒙古守陴。逻卒至城下，蒙古兵自城上呼与语曰：“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尔曹为长围，岂遂足困我乎？”逻卒曰：“我师围不解，自二三年至四五年，尔曹复何取食？”蒙古兵闻之皆惧。贝勒诺木齐等遂遣使约降，启郭东门纳我师。及期，大寿闻变，以兵出子城，蒙古兵与战，我师逼城外，蒙古兵乘绳，援以登，吹角夹攻，大寿退保子城。我师入其郛，得裨将十余及蒙、汉民男妇五千三百六十七人。明援兵自杏山至，济尔哈朗为二覆，败明兵，斩级一百七十，俘四千三百七十四人，得马百十六、甲七十六。

五月，洪承畴督军来援。六月，多尔衮番代。上遣学士罗硕以泽润等书招大寿。七月，上自将破明师，降承畴。语见《承畴传》。大寿弟总兵大乐，游击大名、大成从承畴军，被获、上命释大成，纵之入锦州。大寿使诣军，言得见大乐，当降，即令相见，大寿再使请盟。济尔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为？”趣攻之。大寿乃遣泽远及其中军葛勋诣我师引罪。翌日，大寿率将吏出降，即日诸固山额真率兵入城，实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上闻捷，使济尔哈朗、多尔衮慰谕大寿，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济尔哈朗、多尔衮帅师驻焉。

阿济格、阿达礼等以大寿等还，上御崇政殿召见，大寿谢死罪，上曰：“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渴力事朕则善矣。”又谕译远曰：“尔不复来归，视大寿耳。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也？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陈可已。”泽远感激泣下。六月，乌真超哈分设八旗，以泽润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可法、泽洪、国珍、泽远为正黄、正红、镶蓝、镶白诸旗梅勒额真。大凌河降将初但领部院，至是始以典军。大寿隶正黄旗，命仍为总兵，上遇之厚，赐赉优渥。存仁上言：“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降将顾用极且谓其反覆，虑蹈大凌河故辙。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八年十月，济尔哈朗帅师伐明，克中后所，并取前屯卫、中前所。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

大寿初未有子，抚从子泽润为后。其后举三子，泽溥、泽洪、泽清、泽清叛应吴三桂，语见《三桂传》。

泽润初授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中，以从征叛将姜瓖，并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又一拖沙喇

哈番。从阿尔津帅师镇湖南，卒于军。乾隆初，定封二等子兼一云骑尉。

泽溥初，降授一等侍卫。累迁福建总督，乞休，卒。

泽洪分隶镶黄旗。顺治元年，改参政为侍郎，泽洪仍任吏部。入关追击李自成，斩其将陈永福。克太原，复击败叛将贺珍、姜瓖。叙功，并遇恩诏，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授内弘文院学士。以疾解任，卒。

子良壁，袭爵，授参领，兼佐领，从裕亲王福全征噶尔丹，擢西安副都统。复从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讨噶尔丹，驻翁吉督饷。噶尔丹从子丹济拉袭翁吉，良壁击之，败走。迁福州将军，署福州总督，卒。乾隆初定封一等男兼一云骑尉。

可法，大寿养子。初质于我师。及降，授副将隶正黄旗。顺治初，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命以右都督充河南卫辉总兵。自成兵掠济源、怀庆，总兵金玉和战死，可法赴援力战，自成兵乃引去。进都督，充镇守湖广总兵，驻武昌。以疾解任，卒，谥顺僖。

泽远，顺治间，积功，并遇恩诏，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湖广总督，加太子太保。京察左迁。寻卒。

论曰：有德、仲明，毛文龙部曲。可喜，东江偏将志祥又文龙部曲之余也。文龙不死，诸人者非明边将之良欤？大寿大凌河既败，锦州复守，相持至十年，明兵能力援，歼疆可尽守也。太宗抚有德等，恩纪盭戾，终收绩效。其于大寿。不惟不加罪，并谓其“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推诚以得人，节善以励众，其诸为兴王之度也欤！

清史稿卷二三五　列传第二二

图赖，费英东第七子也。初隶厢黄旗，后与兄纳盖、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天聪元年，太宗伐明，略宁远二年，伐察哈尔，图赖皆从。三年，复伐明，薄明都，明大同总兵满桂入援，屯德胜门，图赖与战，所杀伤甚众。师还，授世职备御。四年，从贝勒阿敏守永平，明兵救滦州，阿敏遣巴都礼赴援，图赖及梅勒额真阿山皆在行。及阿敏弃永平，出边，明将率步卒百人追击，图赖以十六人殿，还战，尽歼之，进世职游击。

五年，上伐明，围大凌河城，命巴牙喇纛章京扬善、巩阿岱等驻军壕外，待敌度壕即与战，而令图赖与南褚、哈克萨哈当两旗间，卫樵采。城兵出挑战，图赖锐入陈，达尔汉以所部继，贝勒多尔袞亦督兵进，我师薄壕，舍骑步战，敌阻壕与城上兵争发炮矢。师退，副将穆克谭、屯布禄，备御多贝、戈里等皆战死，图赖亦被创。上怒曰：“图赖轻进，诸军从之入，朕弟亦冲锋而进，有不测，将磔尔等食之！敌如狐处穴，更将焉往？朕兵天所授，皇考所遗，欲善用之，勿使劳苦。穆克谭我旧臣，死非其地，岂不可惜？”因诫诸臣毋视图赖创，扬古利、巩阿岱偕往存问。上复切责之。明监军道张春等以四万人来援，次长山，上率诸贝勒御之，图赖当右翼，跃马突阵，敌溃走，遂覆其师。

七年，从攻旅顺口。八年，从伐明，徇大同，攻朔州，拔灵邱，进世职二等。旋追论攻朔州时越界出略，又不赴期会地，夺俘获入官。九年，授巴牙喇纛章京，从贝勒多铎等伐明。多铎既入广宁，令图赖与固山额真阿山等以四百人为前锋向锦州，击杀明将刘应选，破其军。师还，以功得优赉。崇德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上命睿亲王多尔袞、贝勒岳托率师分道伐明。图赖从岳托为前驱，逾墙子岭入边，克十一台，遂南略山东。明将以八千人拒战，蒙古阿蓝泰旁却，图赖方督所部驰击，敌百绮突至，图赖搏战陷坚，敌败去。明大学士刘宇亮缀我师而北至通州，图赖与固山额真谭泰击破之，拔四城，进三等梅勒章京。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伐明，围锦州，明总兵祖大寿为明守，蒙古吴巴什、诺木齐等谋内应，事泄，大寿以兵攻吴巴什等，图赖入其郛，力战，援诺木齐出。先后破杏山、松山援兵，遂督乌真超哈拔塔山、杏山二城，进一等梅勒章京。师还，追论攻锦州时巴牙喇兵有怯退者，图赖当罚锾，上命宽之。八年，从伐明，拔中后所、前屯卫，进三等昂邦章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帅师伐明，明将吴三桂迎师。四月戊寅，师距山海关十里，李自成

遣将唐通率数百骑出关，是夕遇于一片石，图赖督巴牙喇兵与战，通败走。己卯，入关，从大军击破自成。自成还京师西遁，图赖复从诸军追击，败之于庆都。二年，叙功，超授三等公。时图赖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自成，豫亲王师自怀庆而南，图赖至孟津，率精兵渡河，明守将黄士欣等皆走，降濒河寨堡十五。

明总兵许定国等以所部来附，进薄潼关。自成将刘宗闵据山为陈拒我师。噶布什贤章京努山、鄂硕等率兵向敌，敌迎战，图赖率百四十骑直前掩杀，一以当百，俘馘过半。是岁正月，自成将刘芳亮以千余人出关觇我师，图赖与阿济格尼堪等令正黄、正红、厢白、厢红、厢蓝等五旗各牛录出巴牙喇兵，率以击敌，大败之。自成闻败，亲率马步兵拒战，又征厢黄、正蓝、正白三旗兵相助，贼连夕攻我垒，皆败走，遂破潼关。

陕西既定，豫亲王移师下江南。四月至扬州，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等攻之，克其城，执明大学士史可法杀之。进攻明南京，复令图赖与拜音图、阿山率舟师列江西岸助攻。南京既下，从贝勒尼堪等逐明福王至芜湖。福王登舟，将渡江，图赖扼江断渡，明将田雄、马得功以福王降。师还，图赖上书摄政睿亲王，略言："图赖昔年事太宗，王之所知也。今图赖事上，亦犹昔事太宗时。不避诸王贝勒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默。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为隐恶。图赖誓于天，必尽忠事上。图赖不过失，王若不言，恐不免于罪戾。王幸毋姑息，不我教诫也！"

初，图赖在军，固山额真谭泰方从英亲王阿济格西征，遣使告图赖曰："我军道迂险，故后至。请留南京畀我军取之。"图赖以其语告豫亲王，别作书遣塞尔特报索尼，将使索尼启摄政王。塞尔特以书示牛录希思翰，希思翰虑书，达谭泰且得罪，令沉诸河。图赖至京师，击塞尔特索前书，塞尔特诡言已达索尼。事闻于摄政王。三年正月，下诸大臣审勘。将罪索尼。摄政王亲鞫塞尔特，始自承沉书状。摄政王坐午门议谭泰罪，三日犹未决。图赖诘王，语甚历，摄政王怒曰："尔亦过妄矣！曩逐流贼至庆都，议分道进兵。因诸将争先。尔诮让肃、豫、英诸亲王，不顾而唾。今又以语凌我。似此怒色疾声，将逞威于谁乎？予与诸王非先帝子弟乎！"语毕，遂还邸。诸王因执图赖将罪之，王复返曰："图赖虽声色过历，然非退有后言者。且为我矢勤效忠，无他咎也。"命解其缚。狱既定，侍卫阿里马私诮图赖庇索尼，图赖以告摄政王，王令捕阿里马及其二弟索泥岱、锁宁。阿里马故骁勇，与索泥岱拔刀拒。皆杀之。而释锁宁。寻授本旗固山额真。

二月，以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图赖副之，帅师徇浙江、福建。五月，论破流贼及定河南、江南功，进图赖一等公。是月，师至杭州、明鲁王驻绍兴，其将方国安等屯钱塘江东岸，绵亘二百里，舣舟拒我军。我军舟未具，会潮落沙涨，图赖率诸将士策马自上流迳渡，江广十余里，人马无溺者。国安望见，惊，弃战舰走还绍兴，将劫鲁王以降，鲁王走台州，图赖师从之，获其将武景科等。进克金华，杀明督师大学士朱大典。七月，复进克衢州，杀明蜀王盛浓及明将吴凯、项鸣斯等。浙江平。八月，博洛令诸军分道入福建，图赖自衢州出仙霞关，击破明大学士黄鸣骏等。师度岭，克浦城，分遣署巴牙喇纛章京杜尔德、噶布什贤章京拜尹岱等攻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自延平走汀州，复遣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帅师追击，克其城，执唐王及其宗室诸王送福州。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袭汀州、已登陴我军出御，击杀过半，别军自广信出分水关，克崇安。共抚定兴化、漳州、泉州诸府。福建平。师还，至金华，图赖卒于军。子辉塞，袭爵。贝子屯齐等讦郑亲王尔哈郎，因及图赖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及上即位，复附和郑亲王，辉塞坐夺爵。八年，上亲政，念图赖旧功，命配享太庙，谥昭勋，立碑纪绩，辉塞复袭爵。雍正九年三月，定封一等雄勇公。

准塔，满洲正白旗人，扈尔汉第四子也。天聪间，授世职牛录章京，官甲喇额真。尝与鳌拜共率师略明锦州，复与劳萨共率师迎护察哈尔来降诸宰。桑崇德二年四月，从武英郡王阿济格攻明皮岛，敌守坚。阿济格集诸将问策，准塔与鳌拜对曰："我二人誓必克之！不克，不复见王"。遂先众连舟渡海，举火招诸军，敌倚堡为陈以拒，与鳌拜犯矢石力战，卒取其岛。论功，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袭十二次，赐号"巴图鲁"，敕增纪其绩。

三年八月，授蒙古固山额真。九月，从扬武大将军贝勒岳托等伐明，攻密云墙子岭，准塔先据岭，导军毁边墙以入，击败明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等。又与武赖败三屯营援兵，复进战于董家

口，破敌，行略地，克城二。师还，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六年二月，从睿亲王多尔袞攻锦州，以阿王指，遣士卒归，又离城远驻，议罪，当夺官籍没。上命罚锾以赎。八月，上自将攻锦州，九月，还盛京，命准塔从贝勒杜度等为长围困之。七年三月，锦州既下，上命贝勒阿巴泰率师留戍。旋令准塔与固山额真叶臣等番代。

先是围锦州时，城兵出犯厢黄旗汛地，巴牙喇兵退入壕内，王贝勒等袒不举，准塔坐阿附，议罪当罚锾，上命贷之，十月，从阿巴泰、图尔格帅师伐明，略山东、与叶克书等分兵攻孟家台，不克，士卒有死者，准塔又妄称尝陷阵。师还，议罪，夺巴图鲁号，降世职一等甲喇章京，仍罚锾。十二月，复命镇锦州。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入关，击李自成，遂至庆都，大破之。又与谭泰等率噶布什贤兵逐至真定，又破之。自成焚辎重，仓皇西走，于是京师以北、居庸关内外诸城堡，及畿南诸州县悉定。论功，复三等梅勒章京。

二年正月，以饶余郡王阿巴泰为帅，准塔将左翼，谭布将右翼，帅师徇山东。二月，闻明福王遣兵渡河，阿巴泰令准塔等迎战。明兵方攻沛县李家楼，马步二十余屯徐州，距城十五里，准塔师破其垒，斩其将六，明兵赴河死者无算，遂克徐州。五月，复自徐州南下，明总兵刘泽清遣其将高佑以舟师攻宿迁，击破之，进次清河县。黄河自西来，至县境，淮水及清河皆入焉。泽清遣其将马化豹、张忠义等将兵四万、舟千余，据三水交汇处，连营十里。准塔遣梅勒章京康喀赖，游击范炳、吉天相等率兵渡清河，结营相拒，发炮击敌舟。复遣都司楚进功将步兵六百人屯黄河北岸，鸣炮相应。又分其兵为二：一出清河上游，一隔水，击破明马步军；兵复合，逐入淮安界，斩其将三。师次清江浦，泽清引去，明将吏柏永馥、范鸣珂出降，遂克淮安。

明新昌王入海据云台山，纠众陷兴化，准塔遣将击斩之，通州、如皋、泰兴诸城皆下。凤阳、庐州亦降。凡降明将吏二百十三，得舟五百余、马九百余、骆驼二十五、炮一百二十。捷闻，进准塔三等昂邦章京，复“巴图鲁”号，命以固山额真镇守庐、凤、淮阳诸处。准塔帅师巡行诸州县，安抚居民，设置官吏。江、淮间悉定，泽清寻亦以所部降。

三年正月，从肃亲王豪格帅师徇陕西。时叛将贺珍据汉中，武大定、石国玺等分屯徽、阶诸州，遥与相应。豪格师自西安向汉中，珍走西乡。七月，令准塔与贝子满达海等攻大定、国玺等，大定、国玺等以其众七百人降。十一月，豪格击张献忠于西充，准塔指挥诸军合战，俘馘甚众。四年八月，复与贝勒尼堪、贝勒满达海等分兵下遵义、夔州、茂州、荣昌、富顺、内江、资阳诸郡县。四川平，师还。寻卒。论功，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追谥襄毅，立碑纪绩。

准塔无子，弟阿拉密，袭。遇恩诏，进三等伯。康熙中，准塔兄子舒书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伊尔德，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族侄也。天聪三年，从扬古利率师入明边，略锦州、宁远。既，复从攻北京。师还，败山海关援兵于滦州，出塞为前驱，斩明兵守隘者。五年，从围大凌河城，城兵突出，伊尔德冲锋杀敌。逐敌迫壕，乃引还。敌骑挟弓矢将犯御营，伊尔德驰斩之。秋，复略前屯卫，将十五人，捕敌军逻卒。值别将噶思哈为敌困，夺击，援之出，积功，授世职备御。寻擢巴牙喇纛章京。

崇德二年，从贝勒阿巴泰筑都尔弼城，将巴牙喇兵四百人护工役。五年，从围锦州，敌出战，伊尔德领纛追击，败之。督屯田锦州、松山间，明人纵牧于野，伊尔德设伏鲊欣河。驱其牧牲畜以归。敌袭我军后，伊尔德还击，斩获无算。超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屡坐事当削世职，命罚锾以赎。七年，复从围锦州，明兵来夺炮，击败之，进一等。

顺治元年，命驻防锦州。二年，加半个前程。世祖召伊尔德，命从豫亲王多铎南征，与尚书宗室谨岱等将蒙古兵自南阳下归德，招抚甚众。至扬州，获战舰百余，渡江先驱，破南京，明福王由崧走芜湖，与固山额真阿哈尼堪等追击，败明将黄得功。三年，进世职一等昂邦章京。六年，偕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下南昌，诛声桓。师进，叛将李成栋陷信丰，攻克之，成栋夜遁，马蹶，溺水死。分兵定抚州、建州昌，破其将杨奇盛。江西悉平。师还，复移剿保定土冠。论功，进世职

一等精奇尼哈番。八年，巴牙喇纛章京鳌拜讦伊尔德值上幸内苑擅令门直员役更番，私减守门护军额数，又嫉忌鳌拜等，鞫实，论死，上贷之，命降世职一级，罚锾以赎。寻授本旗固山额真。九年，三遇恩诏，累进一等伯兼拖沙喇哈番。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师败绩，王没于阵。十一年，师还，论罪，夺职籍没。

初，明鲁王以海与其将阮进等据舟山，以海走入海。至是其将陈六御、阮思等复据舟山为寇。十二年，上授伊尔德宁海大将军。率师讨之。六御等遣所置总兵王长树、毛光祚、沈尔序等登陆掠大岚山。伊尔德遣巴牙喇纛额真车尔布、梅勒额真硕禄古、总兵张承恩引兵趋夏关，抵斗门，连击败之，斩长树等。而自率师攻宁波，乘舟趋定海，分三道并进。六御等列舟望江口山下以待，伊尔德挥众进击，败之。追至衡水洋，斩六御等，遂取舟山。十四年，师还，上命贝勒杜兰等效劳，复世取，论功进一等伯。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自贵阳至盘江，击斩明将，进克云南，十八年，卒于军，谥襄敏。

孙巴珲岱，袭。自散秩大臣迁正黄旗满洲都统。夏逢龙之乱，出为荆州将军。圣祖征噶尔丹，参赞大将军马斯喀军务。卒，谥恪恭。子马哈达，降二等伯，世袭。乾隆中，加封号宣义。

努山，扎库塔氏，世居鄂时里。父塔克都，归太祖，太祖命籍其众为牛录，以其长子瑚什屯为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积功，授世职游击。卒，无子，以努山子浑岱为后，袭职，而努山代为牛录额真。从征伐，辄先驱觇敌。有功，授噶布什贤章京。太宗嘉其能，以瑚什屯世职改命努山，谕曰："弟之子不若弟亲也。"时为天聪八年五月。

寻从伐明，攻大同，努山与甲喇额真席特库、纳海执逻卒以献。崇德元年，率甲士行边，至冷口，遇明兵逻卒十四，斩三人，俘一人，获马十余。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将入边，遇明兵，斩四十人，俘三人。发明兵所置火药。度墙子岭，明总兵吴阿衡将六千人迎战，击之败。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逐明兵，获马数十及攻具。薄明都，破明兵为伏者，而自设伏道侧，挑明太监高起潜战，伏起夹击，多所俘馘。即夕，起潜袭噶布什贤兵，努山与席特库及甲喇额真鄂克合兵战，起潜兵败走，逐北，迫会通河，明兵多人水死，遂次涿州。分道从睿亲王多尔衮徇山东，克济南，师还，出塞，复与劳萨共败明兵。

六年七月，与侍卫穆章等詗敌董家口、喜峰口，遇明兵，斩百余人，俘四人，从围锦州，是时上自将驻军松山、杏山道中，明兵击噶布什贤兵，努山力战，斩五十二人，获马三十。明总督洪承畴出战，努山与劳萨等阵而前，战良久王贝勒等各以所部合战，大破明兵。十月，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是时武英郡王阿济格驻军杏山河岸，上命努山济师。敌骑千自宁远至，猝与努山值，惊溃，努山逐之，至连山，斩二十人，获马三十有二。七年三月，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共略宁远，敌骑五十自中后所至，率噶布什贤兵纵击，明兵四百人来援，并击败之。薄宁远，守者背城陈，努山等与战，俘二十三人，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八年，上以贝勒阿巴泰等略山东未还，命努山率甲喇额真四、侍卫四、兵九十至界领口，詗师行距边远近，遇明兵，斩守备一、兵三百余，俘数十人，获马赢二百余。八月，与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帅师戍锦州。

顺治元年，世祖既定鼎，命努山将左翼噶布什贤兵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自成兵出潼关拒战，努山自间道劘其垒，斩杀过半，自成兵溃走。二年，移师定河南，下扬州，克明南京。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努山与诸将以师从之，得福王以归。三年，从贝勒博洛徇浙江，明总兵方国安屯钱塘江东岸，以舟师出战。努山从固山额真图赖自上游渡，击国安，败之，尽得其舟。进略福建，击斩明巡抚扬廷清、李暄芳，时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攻下建宁、延平诸府，明唐王聿键走汀州，努山驰七昼夜追及之，唐王入城守，令锐卒以巨木撞其门，后军继至，遂克之。

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定湖广。明桂王由榔据广西，其总督何腾蛟，总兵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等，分屯湖南诸郡邑。六年正月，努山至长沙，时席特库亦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将右翼噶布什贤兵，共简精锐攻湘潭，与固山额真阿济格尼堪等破北门入，腾蛟死之。四月，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徇宝庆，未至七十里，进才、进忠合军出御，努山令所部舍骑步战，明兵败，薄城东门，进才等弃城走，逐之至武冈，歼进忠所将步兵三千，破进才及宗第等寨十余，分克沅州、靖州。再

进克全州，斩明阁部杨熬及副将以下四十余。累进二等阿思哈尼番。十三年，擢内大臣。十五年，卒。

阿济格尼堪，满洲正白旗人，达音布子。达音布战死，长子阿哈堪袭三等甲喇章京，旋卒。阿济格尼堪继袭，授甲喇额真。从太宗伐察哈尔。自大同入明境，与雅赖共击败明兵于崞县。崇德元年，从太宗伐朝鲜，击败明宁远守边兵。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击破总兵侯世禄，得其印及骑。四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肃亲王豪格攻锦州，设伏于连山，俘五人，获马七。

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锦州，以七十人为伏，败敌。进攻杏山，领纛直入敌垒，敌大溃。时锦州有蒙古诺木齐等愿降，明总兵祖大寿发其谋，以兵围之，不得出。阿济格尼堪詗知之，乘夜薄城，力战先登，入其郛，援诺木齐等皆出。进攻松山，战屡捷。上以阿济格尼堪少年能杀敌，进一等参将，赉白金四百。是年八月，明总督洪承畴集诸镇兵救锦州，上自将屯松山、杏山道中，绝饷道。明总兵吴三桂、唐通等皆潜引去。上召阿济格堪亲授策，与鳌拜等追击，大败之。八年八月，命戍锦州。九月，郑亲王取中后所、前屯卫，阿济格尼堪率所部及蒙古兵攻中前所，拔其城，俘明溃兵，无得脱者，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追至庆都，进一等梅勒章京。十月，从豫亲王多铎帅师西讨自成，渡孟津，薄潼关。贼凿重壕为固，自成将刘方亮率千余人出拒，阿济格尼堪与图赖、阿尔津等奋战。方亮败退。至夜，复来犯，阿济格尼堪力战却之，连破贼二垒，遂摩兵逾濠，冒矢石先登，贼惊溃降窜，师入关。二年正月，克西安，自成自商州入湖广。

豫亲王移师下江南，四月，至淮安，遣阿济格尼堪率所部趋扬州，屯城北，与亲军合攻，城遂下，获战舰二百余。渡江克明南都，追击明福王由崧于芜湖，败其舟师，进三等昂邦章京。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定浙江，徇金华、衢州，破仙霞关，略建宁、延平。明唐王聿键走汀州，阿济格尼堪与都尔德进击至城下，率精锐先登，遂克汀州。其总兵姜正希以二万人赴援，阿济格尼堪出御，所杀伤过半，进一等精奇尼哈番，赐敕世袭。五年，授正白旗满洲都统。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以阿济格尼堪参赞军事。是时明总督何腾蛟，总兵王进才、马进忠等，守湖南，腾蛟军湘潭，进才、进忠军宝庆。阿济格尼堪至长沙，与兵部尚书阿哈尼堪为前锋，攻湘潭破北门入，执腾蛟。逐明溃兵至湘乡，尽歼之，遂趋宝庆。未至七十里，进才、进忠合军拒战，阿济格尼堪令步骑番进，薄宝庆东郭，进才等败遁。遂下沅、靖，进克全州。七年正月，师还，进三等伯，赉白金五百，授议政大臣。四月，卒，谥勇敏。乾隆间，加封号襄宁。子宜理布，自有传。

佟图赖，汉军镶黄旗人。父养真。太祖克抚顺，养真以从弟养性已降，挈其族来归。从攻辽阳以功授世职游击。命驻镇江，守将陈良策以城叛，养真及长子丰年皆死。

佟图赖初名盛年，其次子也，袭世职，事太宗。天聪五年，从攻大凌河，破明监军道张春兵，进世职二等参将。崇德三年，授兵部右参政。五年，从攻锦州，取白官儿屯台。六年，复从攻锦州，取金塔口三台。七年，从攻松山，明师以骑兵突陈，将夺我师炮，佟图赖击却之。又败其步兵，取塔山、杏山诸台，遂克其城二，以功进世职一等。是岁始分汉军为八旗，授正蓝固山额真。师出略明边，佟图赖与固山额真李国翰等奏请直取燕京，上以“未取关外四城，何能即克山海”，优旨开谕之。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收前屯卫、中后所二城，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调镶白旗，与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等招降山东府四、州七、县三十二。复移师下太原，招降山西府九、州二十七、县一百四十一。师还，赐白金四百。寻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定河南。二年，移师徇江南，先后克扬州，嘉兴。皆在行，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赐蟒服、黄金三十、白金千五百。五年，授定南将军，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率左翼汉军驻宝庆。时马进忠等寇衡、湘、辰、永间，陷宝庆。佟图赖师至，克之。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徇湖广，佟图赖与固山额真硕詹等分兵趋衡州，阵斩明将陶养用，拔其城。时明将胡一清犹屯城南为七营，乘胜疾击破之。逐一清，战于望公岭山谷口，又破之。一清走入广西境，距全州三十里，立六营自保，与努山、阿济格尼堪合军奋击，破之，遂下全州。师还，

驻衡州。明兵犯常宁，遣牛录额真陈天谟等驰援，破明兵石鼓洞，斩其渠。八年，师还，宴劳。授礼部侍郎。复调正蓝旗固山额真。世职累进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三年，以疾乞休，世祖命加太子太保致仕。十五年，卒，赐祭葬，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谥勤襄。

康熙间，以孝康章皇后推恩所生，赠一等公，并命改隶满洲。世宗即位，追封佟养正一等公，谥忠烈，与佟图赖并加太师。养真改曰养正，避世宗嫌名也。

论曰：图赖忠鲠类父，督师南征，破福、唐二王，三江、闽、浙，以次底定，仍世侑飨，允哉！准塔绥徕畿辅，戡定江、淮。伊尔德横海杀敌，破鲁王余众，功与相并。努山、阿济格尼堪、佟图赖佐定江表，又合军徇湘南。戮力佐创业，绩亦伟矣！

清史稿卷二三六　列传第二三

子海而图　桑额卓布泰弟巴哈

卓罗四世孙永庆爱星阿子富善

逊塔子马锡泰　从弟都而德

陈泰，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彻尔格子也。初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攻锦州，明兵自宁远来援。陈泰先众直入敌，阵斩执纛者，得纛以归。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薄明都，屯德胜门外，攻袁崇焕垒，遇伏，奋击，多所俘馘。五年，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赴援，陈泰设伏，禽其逻卒，复以军战，歼敌。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与梅勒额真萨穆什喀夜袭破黄州守将营。三年，伐明，败明兵于丰润，攻太监冯永盛、总兵侯世禄营，援之。又以巴牙喇兵三十败明骑卒百余。五年，从围锦州，攻杏山，败敌兵，获牲畜。六年，复围锦州，败松山兵。我兵出樵采，为敌困，陈泰率兵六援之出，敌袭和后队，迭战破敌，遂克其郛。予世职，自牛录章京进三等甲喇章京。七年，复围锦州，掘堑困松山。明兵夜犯正黄旗蒙古营，赴援，击之走。八年，从伐明，败总兵马科于浑河，筑浮桥济师。明总督范志完拒战，击败之。下山东，陈泰以偏师克东河、汶上宁阳三县，进世职二等。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破李自成，进世职一等。四年，授礼部侍郎。从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广，战荆州，击破流贼一只虎，时明鲁王遣其将邓彩，阮进等寇福建，先后陷府三州一县二十七。上授陈泰靖南将军，与梅勒额真栋阿赉率师讨之，击破鲁王将曹大镐、张耀星，克同安、平和二县。五年三月，复克兴化。彩遁入海，复克长乐、连江，获所置总督顾世臣等十一人，斩之。鲁王所陷诸府州县以次尽复，福建平。师还，授巴牙喇纛章京，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遇恩诏，累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兼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刑部尚书。八年，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以加上皇太后尊号恩诏误增赦款罢任，并以吏部恩诏升袭过滥，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起礼部尚书，充会试主考，授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特命进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

十年，上以湖广未定，大学士洪承畴再出经略，至军，疏言："孙可望等战湖南，郝摇旗、一只虎等扰湖北。湖南驻重兵，各郡穷远。不免首尾难顾。"上授陈泰定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巴牙喇纛章京苏克萨哈等统兵镇湖南。临行，上谕之曰："师行有一定纪律，大小将佐，为国尽力，岂致挫衅？上毋藐视主帅，下当抚砺士卒，能爱众而得其心，遇敌未有不争先效命者也。"十一年，复授吏部尚书。十二年，孙可望遣其将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以舟师六万分犯岳州、武昌。文秀引精兵攻常德，陈泰遣苏克萨哈设伏以待。甲喇额真呼尼牙罗和当前锋，挫敌。甲喇额真苏拜、希福等以舟师迎击，大军继进，三合三胜。敌复列舰拒战，伏起，纵火焚其舟，敌大败，别遣兵击敌德山下。师进次龙阳，敌集二千人来犯，我兵奋击，溃奔，明臣赴水死。双礼被创，与文秀并遁。降所置裨将四十余、兵三千余。论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未几，卒于军。

师还，明年正月，世祖宴请诸将，追悼陈泰，挥泪酌酒，论学士麻勒吉、侍卫觉罗塔大："日大将军班师，还朕将亲酌酒以慰劳之。不幸中道弃捐，不复相见，尔等以觞奠大将军灵次，抒朕追悼。"诸将及侍从皆感涕。赐祭葬，谥忠襄。乾隆初，定封一等子。

阿尔津，伊尔根觉罗氏。父高马塔，与从子阿山归太祖，官侍卫。旗制定，与阿山同隶正蓝旗。

阿山自有传。

阿尔津积战功，授甲喇额真，世职二等参将。天聪四年，从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守滦州。纳穆泰等引还，论罪，上以阿尔津力战杀敌，特贳之。九年，伐察哈尔，阿尔津从贝勒岳托驻归化城。博硕克图汗子阴结喀尔喀等部贰于明，阿尔津获其使者，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上自将伐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走南汉山城，阿尔津简精骑追蹑破其援兵。二年，略铁山，获明逻卒。授议政大臣，领巴牙喇纛章京。三年，从豫亲王多铎伐明，过中后所，明将祖大寿发兵追袭，阿尔津为殿，战不力，所部多战死者，又弃其骨不收，坐削世职，籍家产之半，仍领巴牙喇纛章京如故。五年，从围锦州，以离城远驻，坐罚锾。六年，攻松山，击明总督洪承畴军，克台一，垒三，歼守台敌兵，出我师被围者。上嘉奖其善战，复授三等甲喇章京。七年，从伐明，攻宁远。八年，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等伐虎尔哈部，下七屯，俘获无算。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及于安肃，大破之，进二等甲喇章京。兼半个前程。寻从豫亲王多铎西破潼关，还定江南，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与巴牙喇纛章京熬拜等徇汉中，击叛将贺珍，破流贼张献忠，进攻叙州，所向克捷。五年，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寻率师定宣化叛兵。八年，与固山额真克清等发武英亲王阿济格罪状，语详《阿济格传》。叙功，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授西安将军，镇汉中。寻改授定南将军，移师徇湖广。十一年，自巴牙喇纛章京迁固山额真。

十二年八月，授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卓罗等率师驻荆州。时土寇姚黄等据归州，出没宜昌、襄阳间，阿尔津督兵搜捕，安集兵民，枝江、松滋诸县悉定。十三年，与卓罗等率师渡江，十月，克辰州。宝庆、永顺诸土司率官吏，具版籍，诣军前降。时云南、贵州尚为明守，阿尔津议移常德镇兵守辰州，别移兵屯常德为应援，自辰州下沅、靖，进取滇、黔。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与异议，事闻，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以宗室罗托代之。

十五年正月，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征云南，命阿尔津率本旗兵以从。五月，卒于军，赠太子太保，谥端果。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其先居清河。父继学初为商，从明经略杨镐军，堂通便于我。天命六年，克辽阳，继学来归授都司。以副将刘兴祚婪贿，劾罢之。屡获明谍，捕逃人，授世职三等副将。请老，国翰袭世职。事太宗，授侍卫，赐号，黑尔根侍卫天聪三年，从伐明，薄明都。远攻永平，战先众。五年，围大凌河，城兵突出，国翰督兵击之退。明兵自锦州赴援，又击之，败走。九年，以善拊循所领人户，进世职二等梅勒章京。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从伐明，入边，明兵千余据山列阵，国翰督兵奋击，败之，获马四十。进克墙子岭，转战至山东，克济南。师还，攻庆都、获鹿，发炮毁其垣。四年，授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五年，从攻锦州，克吕洪山台。七年，攻下塔山、杏山，擢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世职累进三等昂邦章京。

顺治元年，从入关，国翰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祖泽润等率兵剿饶阳土寇康文斗、郭壮畿等，师进征山西。时李自成走陕西，其党犹分据太原、平阳诸府，国翰与固山额真叶臣谋曰："自成新败，贼无固志，当以大兵直捣太原。太原既下，分道略定诸郡县，余贼非降即就馘耳。"乃合兵进拔太原，分道略定诸郡县。师还，赉白金五百。寻又从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征陕西，自成走湖广，师从之，战应山，进攻武昌，与固山额真全砺等夺舟数百。

二年，命偕固山额真巴颜率兵下四川，次西安，叛将贺珍自汉中来犯，国翰与驻防西安内大臣和洛辉分兵夹击，大破之，进世职二等。三年，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师至，令国翰与巴颜逐捕延安余寇，寇保张果老崖，掘壕困之，乘夜攻克其寨，歼其渠，获马二百余。遂从肃亲王下四川，歼张献忠，复率兵渡涪江，击破献忠将袁韬，进世职一等。

五年四月，授定西将军，同平西王吴三桂镇汉中。六年，明宗室朱森淦与其将赵荣贵以万余人犯阶州，国翰督兵赴援，战必先众陷陈。诸将请曰："将军任讨贼之重，柰何轻身犯锋镝，脱有不戒，忧及全军。"国翰曰："吾固知此，然贼锋颇锐，战不利，势将蔓延。吾故以力战挫其锋。明之失机，率由主兵者怯战耗时，贼以坐大。覆辙可复蹈耶？"遂战，阵斩森淦、荣贵。复击破其将王永强，

斩级数千，获驼马数百，复宜君、同官、薄城、宜川、安塞、清涧等县。上深嘉嘉奖其勇略，谕以“自后但发纵指示，不必身先士卒”，叛将姜瓖据大同，其将刘登楼、张凤翼、任一贵、谢汝德、万鍊等分据附近诸郡县，国翰遣兵会剿，歼贼甚众，抚定河东。进克府谷，擒斩所置经略高有才以下三百余人，降其将郝自德等，进一等伯。

九年，与三桂督兵复成都、嘉定，遣将徇重庆、叙州，皆下。明将王复臣等纠猓猡万余犯保宁，列象阵攻城，国翰自绵州赴援，督兵横击敌，阵斩复臣，击其众。捷闻，进三等侯，紫貂冠服、铠金甲胄、櫜＜⿰革建＞、鞍马。十年，以四川平，命与三桂还镇汉中。十四年，明将谭文等与自成余汉刘二虎等为寇，陷重庆，使所置督都督杜子香守之。十五年，国翰与三桂进讨之，自西充下合州，子香迎战，败遁，复重庆，道桐梓趋遵义。明将李定国遣其将刘正国等据险拒战，击之溃，自水西走云南，取遵义及所属州县。复进克开州，并招降水西土司。时大将军罗托、经略洪承畴已取贵阳，国翰还驻遵义，策会师取云南。七月，卒天军。丧至京，命内大臣致奠，赠太子太保，谥敏壮，侯爵袭三次，循例改袭三等伯。乾隆中，加封号懋烈。

海尔图，国翰长子，初从国翰军击贺珍，破袁韬，皆在行，授兵部理事官、牛录额真。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授户部侍郎，坐事罢。迁本旗固山额真。康熙初，袭三等侯爵定西将军贝勒董鄂讨叛将王辅臣，命海尔图运炮赴军前，并参赞军务。寻以运炮迟误，解参赞，留驻凤翔，从征云南、贵，二十年，卒于军。

桑额，国翰第三子，康熙初，自参领擢宁夏总兵。迁云南提督，未上官，吴三桂反，留驻荆州。改湖广提督，移守武昌。从攻岳州，师进城陵矶，发炮沉敌舰，加右都督。三桂兵自洞庭湖出，桑额击之却，逐至岳州城下，三桂兵引去，收万容、石首、安乡诸县，加左都督。诏趣进师，复以桑额为云南提督，奏改湖广提标兵为云南提标，率这进克辰龙关，克辰州、沅州。复进克镇远、平越，下贵阳，趋鸡公背。三桂兵焚铁索桥走，桑额督土司沙起龙等筑浮桥济师，旋从大将军贝勒彰泰攻下云南省城，其将马宝、胡国柱自四川还救，桑额与副都统托岱等破宝于楚雄，宝走降。又与都统希福困国柱于永昌，国柱自经死。云南平。

初，桑额标兵中道有溃散者，上遣左都御史哲勒肯按治，疏言标兵家口在武昌，无资养赡，逃回者千余人。上切责桑额不恤士卒，部议夺职，命留任，叙功复职。二十五年，卒。

卓布泰，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父卫齐，费英东第九弟。事太祖，从特尔晋等率兵伐虎尔哈，得五百户以归，授世职备御。天聪初，从太宗伐明，略遵化，进世职游击。上统大军出征，每令卫齐留守盛京，任八门提督。卒。顺治间，追谥端勤。子鳌拜，有自传。

卓布泰，其次子也。事太宗授牛录额真。崇德四年，从承政萨木什喀索海伐瑚尔哈部，铎陈、阿萨津二城以兵四百逆战，卓布泰与牛录额真萨弼图率甲士九十人击败之，斩级五十。敌后与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合兵以拒，卓布泰先邀击，俘六十父人。二年，擢甲喇额真。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屯山口拒守。卓布泰与梅勒额真翁阿岱迎战，明兵败走，大军合击，复与翁阿岱力战破敌。师还，敌蹑我后，翁阿岱中创仆，卓布泰还歼敌，掖翁阿岱乘马归。七年，从伐明，徇山东至青州，屡败明兵。明将张登科、和应荐等合八镇兵来拒，卓布泰率兵奋击，大破之，复乘夜袭破余兵。八年，师还，赉白金，兼任兵部理事官，顺治元年，偕甲喇额真沙尔瑚达略黑龙江克图瑚勒禅城，俘二百余人。

是冬，徙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次潼关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等迭战破敌。二年，进克西安，自成走湖广，与巴牙喇纛章京敦拜、阿尔津等追击，歼敌骑三百。移师下江南，从贝勒博洛徇浙江，败敌于杭州，于海宁、于平湖，得战舰百余。三年，复从徇福建，署梅勒额真。次延平，明唐王聿键走汀州，师从之，卓布泰别将兵攻克福州。叙功并考满，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广。六年，复署梅勒额真，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等自湘潭进克衡州。明将胡一清以步骑万余踞城南山冈，列七营，与佟图赖合攻之，溃走，复进克道、靖州。师还，优赉，授刑部侍郎。累擢内大臣、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四年，授征南将军，率师至广西会湖南、四川两军规取云、贵。十五年九月，师次独山，与

信郡王多尼及吴三桂会约师期，语详《洪承畴传》卓布泰率兵自都匀进次盘江，明兵闻师至，沉舟，潜匿山谷中。卓布泰用土司岑继鲁言，度下流取所沈舟中夜济师。明将李承爵以万余人屯凉水井，师进击破之。攻双河口山寨。明将李定国以象陈拒战，击溃之。定国悉众为三十营，列栅固守，卓布泰分军为三队，张左右翼以进，再战皆胜，追奔四十余里，获其象、马。闻明兵尚坚守铁索桥，乃自普安间道进罗平，会信郡王等军攻克云南省城，明桂王奔永昌。十六年二月，从贝勒尚善等进军镇南，破白文选于玉龙关，渡澜沧江，取永昌，明桂王奔腾越，师复进，渡潞江。定国以六千人伏磨盘山，卓布泰分兵为八队，以火器发其伏，掩击，斩杀过半，遂克腾越。明桂王奔缅甸，卓布泰乘胜追击，越南甸至猛卯而还。捷闻，赍蟒服、鞍马。

康熙元年二月，师还，上命内大臣迎劳。寻追论在军勘将士功罪不实，与议政王贝勒争辩语怨望，论绞籍没，上命宽之，夺世职，罢都统。三年，复世职。八年，复以弟鳌拜得罪，夺世职。十六年，再复世职。十七年，卒，谥武襄。

巴哈，卓布泰弟，事太宗，以一等侍卫授议政大臣。顺治初，入关，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有功，世职累进一等甲喇章京。睿亲王讨姜瓖，巴哈请从征，王勿许，拂衣起，坐论死，命罚锾以赎。睿亲王摄政，巴哈兄弟独不附。肃亲王卒于狱，子富绶尚幼，尚书宗室巩阿岱议杀之，巴哈及内大臣哈什屯持不可，乃止。巩阿岱因与弟锡翰及讷大臣西讷布库等欲构陷以罪，闻上嘉其勤劳，议乃寝。世祖亲政，使证巩阿岱等罪状，皆坐诛。复命为议政大臣，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授领侍卫内大臣。鳌拜得罪，坐罢官夺世职，卒。

苏勒达，巴哈子。事圣祖，授侍卫。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上亲征噶尔丹，从行，赞议进击，复扈上巡行塞北，赐内廊马。卒，谥恪僖。

卓罗，满洲正白旗人，巴笃理子也，卓罗袭三等副将，兼任牛录额真。崇德三年，从伐明，薄明都，明太监杨永盛出战，卓罗以三百人击败之，遂进略山东。四年，围锦州，入其郛，获守备一。六年，复围锦州，击败明总督洪承畴。八年，授刑部参政。

顺治初，从入关，破李自成，进世职一等梅勒章京，擢正白旗梅勒额真。三年，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败自成党一只虎于荆州。师还，赍黄金十两、白金三百两。是时明桂王由榔驻武冈，其将王进才等分守长沙、衡州、宝庆。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收湖南诸郡县，命卓罗及梅勒额真兰拜率师益有德。四年，自岳州趋长沙，进才弃城走，卓罗等追击败之。遂与智顺王尚可喜共击败明总兵徐松节，率舟师还长沙。遣甲喇额真张国柱、札苏蓝等以偏师击败明总兵杨国栋于天心湖。卓罗会有德下祁阳，道熊罴岭，克其城，进攻武冈，击败明将刘承胤于夕阳桥，承胤降。明桂王走桂林，遂取武冈。五年，师还，上赍如自荆州还时。累擢吏部尚书，兼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十一月，授靖南将军，下广东。旋以广东垂定，罢。

十二年八月，命与固山额真阿尔津帅师屯荆州，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降于明，屯辰州。十三年八月，卓罗与啊尔津道丰州、常德，下辰州，可望焚舟夜遁。卓罗与梅勒额真泰什哈、巴牙喇纛章京费雅思哈等率兵渡江攻之，遂克辰州。十四年，可望诣长沙降，定国、文选等从明桂王入云南。

十五年，规取云南，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卓罗从信郡王多尼自湖南，三道并进。十六年正月，合攻云南，克之，屡败文选、定国兵，收永昌、腾越，追击至南甸。命卓罗守云南，赍蟒服、鞍马。明桂王奔缅甸，定国屯孟艮，以印札招元江土司那嵩。十月，卓罗与噶什布贤噶喇昂邦白尔赫图等共击之，克其城，那嵩自焚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与三桂帅师入缅甸，卓罗仍守云南。缅甸执明桂王诣军，云南平。康熙元年，召卓罗振旅还京，进二等伯。七年，卒，谥忠襄。乾隆间，定封号曰昭毅。

永庆，卓罗四世孙，乾隆间，以护军参领降袭三等伯。旋擢副都统。从征准噶尔有功，加云骑尉，仍进二等伯。出为乌鲁木齐副都统。迁江宁将军，移绥远城将军。召还，擢礼部尚书。罢，授内大臣。嘉庆十年七月，卒，谥敬僖。旋以在绥远城尝受赇，事露，夺谥。

爱星阿，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孙也。父塔瞻，袭封一等公，卒，爱星阿袭封。世祖念扬古利

旧劳，命加给三等阿达哈哈番俸，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明桂王由榔与其将沐天波等奔缅甸，李定国居孟艮，白文选屯木邦，皆在云南边外。上命吴三桂镇云南，三桂疏请发兵入缅甸取由榔。十七年，授爱星阿定西将军，与都统卓罗、果尔钦、孙塔，护军统领毕力克图、费雅思哈，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禁旅会三桂南征。十八年，师行，闻世祖大行，三桂犹豫不进。爱星阿曰：“君命不可弃。”督兵先行，三日，三桂乃发。九月，师次大理，休兵秣马。逾月，出腾越，道南甸、陇川、猛卯。十一月，至木邦，获文选将冯国恩，讯知文选屯锡箔江滨，定国与不协，走景线。爱星阿令白尔赫图等简精锐，疾驰三百余里至江滨。文选已毁桥走茶山。大军至，结筏以济，遣总兵马宁、沈应时追之。爱星阿与三桂督师趋缅甸，时缅甸酋尽杀桂王从官天波以下数十人，密使人守之，谋禽以归我师。十二月，师次旧晚坡，去其庭六十里，缅甸使诣军前请遣兵薄城，当以桂王献。爱星阿遣白尔赫图将前锋百人进，次兰鸠江滨，复令毕国克图等将护军二百人继其后，缅甸以舟载桂王及其孥并故从官妻女献军前。宁、应时追文选及于猛养，文选度不能脱，遂降，定囡走死猛猎。捷闻圣祖谕嘉奖，命以爱星阿所俘获畀三桂区处，振旅还京师。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敕书增纪军功。

康熙三年二月，卒，谥敬康。

子富善，袭。授领侍卫内大臣。圣祖亲征噶尔丹，富善将镶红旗兵扈上出中路，进次克鲁伦河，阅选驼马，征输刍粟，皆当上意。师还，加太子太保。卒，乾隆初，追谥恭懿。

逊塔，满洲镶蓝旗人，安费杨古孙也。父硕尔辉。安费杨古既卒，太祖以所属人户分编牛录，授硕尔辉牛录额真。卒，逊塔嗣。太宗嘉其能，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三年，授户部副理事官。是冬伐明，贝勒岳托将右翼自墙子岭入边，逊塔署甲喇额真，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席特等击破明总督吴阿衡军，遂越明都，略山东，明年春，师出边，明兵蹑我后，逊塔从巴牙纛章京图赖等奋战却之。明兵侵喀喇沁营，逊塔移兵赴援，明兵溃走。六年，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屯松山，逊塔与甲喇额真蓝拜率兵击之，破三垒。明兵乘阴雨犯我师右翼，复与蓝拜步战却敌。八年，授甲喇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道汉中，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击破叛将贺珍进次西充。献忠率其徒拒战，逊塔与固山额真李国翰等迭击破之。五年，师还，兼任刑部理事官。命率师驻防淮安。六年，莒州土寇曹良臣破海州，知州张懋勋、州同李士麟死之，逊塔督兵赴援，良臣走保马髻山，进击破之。时设浙淮盐务理事、兼户部侍郎衔，上以命逊塔，驻扬州。七年，改督理漕运户部侍郎，仍驻淮安。八年，官裁，逊塔还京，授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遇恩诏，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三年，授工部尚书。十五年，监修坛殿工成，进世职二等。寻兼授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十七年，罢尚书，专任都统。旋命从定西大将军爱星阿率师下云南，明年十一月，会师木邦，趋缅甸，得明桂王以归。叙功，进世职一等拖沙喇哈番。四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十二月，卒，谥忠襄。

子马锡泰，袭世职，授佐领，兼前锋参领。康熙间，从信郡王鄂札征察哈尔布尔尼，师次达禄，布尔尼屯山冈，列火器拒战，马锡泰率前锋薄险，四战皆捷，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又从讨吴三桂，迁本旗满洲副都统。自湖广出广西，下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战，皆在行间。进破云南省城，逐贼楚雄，降三桂将马宝，毛养元等。师还，进世职一等。卒，孙德彝，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都尔德，亦安费扬古孙。父阿尔岱，以牛录额真事太宗，驻耀州，御明兵有功。从功大凌河，战死，赠世职备御，都尔德袭。顺治初，授刑部理事官。从入关，击李自成，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西征，战陕州，督兵陟山拔其垒，复破敌潼关。寻自河南下江南，逐明福王由崧至芜湖，截江而战，大败之。复从端重亲王博洛定浙江，徇福建，偕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攻汀州，破明唐王聿键。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略湖广，讨李自成余党李锦等。师还，真除巴牙喇纛章京，授议政大臣，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三年，卒，赐祭葬，谥忠襄。

论曰：顺治初，取福、唐二王，不再期而定。桂王势更蹙，以有闯、献余众死寇力战，支柱十

余年。陈泰定湖北，兵力至常、岳，阿尔津继之，奄有湖南。李国翰略四川，贵州，卓布泰下云南，卓罗从信郡王为之佐。爱星阿继之，逊塔为之佐。与吴三桂合军深入缅甸取桂王。明宗至是始尽燔矣。

清史稿卷二三七　列传第二四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初，流贼大起，明庄烈帝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屡击斩贼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时诸贼渠高迎祥最强，号闯王，李自成属焉，承畴与战，败绩。庄烈帝擢卢象升总理河北、河南、山、陕、川、湖军务，令承畴专督关中，复与自成战临潼关，六破之，迎祥就俘。自成号闯王，分道八四川，承畴与屡战辄胜。自成还走潼关，承畴使总兵曹变蛟设伏邀击，自成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是岁为崇德三年。

太宗伐明，师薄明都，庄烈帝征承畴入卫。明年春，移承畴总督蓟、辽军务，帅秦兵以东，授变蛟东协总兵、王廷臣辽东总兵、白广恩援剿总兵，与山海马科、宁远吴三桂二镇合军，复命宣府杨国柱大同王朴、密云唐通各以其兵至，凡八总兵，兵十三万，马四万，咸隶承畴。太宗师下大凌河，祖大寿入锦州为明守，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与犄角。承畴至军，庄烈帝遣职方郎中张若麒趣战，乃进次松山，国柱战死，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

六年八月，太宗自将御之。上度松山、杏山间，自乌忻河南山至海，当大道立营。承畴及辽东巡抚邱民仰率诸将驻松山城北乳峰山，步兵分屯乳峰山至松山道中为七营，马兵分屯松山东、西、北三方，战败，移步兵近松山城为营，复战又败。上诫诸将曰：“今夕明师其遁！”命诸军当分地为汛以守，敌遁，视其众寡。遣兵追击，至塔山而止，分遣诸将截塔山、杏山道及桑噶尔寨堡，又自小凌河西直抵海滨，绝归路，是夜三桂、朴、通科、广恩、辅明皆率所部循海引退，为我师掩杀，死者不可胜计。承畴、民仰率将吏入松山城守，上移军松山，议合围。变蛟夜弃乳峰山寨，悉引所部马步兵犯镶黄旗汛地者一，犯正黄旗汛地者四，直攻上营，殊死战，变蛟中创，奔还松山。三桂、朴引余兵入杏山。上遣诸将为伏于高桥及桑噶尔寨堡，明兵自杏山出奔宁远，遇伏，殪强半。三桂、朴权以身免。承畴师十三万，死五万有奇，诸将溃遁，惟变蛟、廷臣以残兵万余从。

城围既合，上以敕谕承畴降。九月，上远盛京，命贝勒多铎等留护诸军。承畴悉众突围，攻镶黄旗摆牙喇阿礼哈超哈，战败，不能出。十月，命肃郡王豪格、公满达海驻松山。十二月，承畴闻关内援师且至，复遣将以兵六千夜出攻正红旗摆牙喇阿礼哈超哈及正黄旗蒙古营，战败，城闭不得入，强半降我师。余众溃走杏山，道遇伏，死。庄烈帝初以杨绳武督师援承畴，绳武卒，以范志完代，皆畏我师强，宿留不进。承畴被围阅六月，食且尽。明年二月，松山城守副将夏成德使其弟景海通款，以子舒为质。我师夜就所守堞树云梯阿山部卒班布里阿、何洛会部卒罗洛科先登，遂克其城，获承畴、民仰、变蛟、廷臣及诸将吏，降残卒三千里有奇。时为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杀民仰、变蛟、廷臣，而送承畴盛京。

上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咒，文程徐与语，泛及今古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吾等皆鼓。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

居月余，都察院参政张存仁上言：“承畴欢然幸生，宜令削发备任使。”五月，上御崇政殿，召承畴及诸降将祖大寿等入见。承畴跪大清门外，奏言：“臣为明将兵十三万援锦州，上至而兵败。臣入守松山，城破被获，自分当死，上不杀而恩育焉。今令朝见，臣知罪，不敢遽入。”上使论曰：“承畴言诚是。尔时与我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且朕所以战胜明兵，遂克松山、锦州诸城，皆天也。天道也好生，故朕亦恩尔。尔知朕恩，当尽力以事朕。朕莫获张春，亦尝遇以恩，彼不能死明，

又不能事朕，卒无所成而死，尔毋彼若也！”承畴等乃入朝见，命上殿坐，赐茶。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见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书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尔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上因欢谓：“君暗臣蔽，遂多枉杀。将帅以力战没敌，斥府库财赎而还之可也，奈何罪其孥？其虐无辜亦甚矣！”承畴垂涕叩首曰：“上此谕真至仁之言也！”上还宫，命宴承畴等于殿上。宴毕，使大学士希福等谕曰：“朕方有元妃之丧，未躬赐宴。尔等勿以为意！”承畴等复叩首谢。庄烈帝初闻承畴死，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与邱民仰并列。庄烈帝将亲临奠，俄闻承畴降，乃止。承畴既降，隶镶黄旗汉军太宗遇之厚。然终太宗世，未尝命以官。顺治元年四月，睿亲王多尔袞帅师伐明，承畴。从既定京师，命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旋与同官冯铨启睿亲王，复明内阁故事，题奏皆下内阁拟旨，分下六科，钞发各部院。九月，上至京师，与铨及谢升奏定郊庙乐章。

二年，豫亲王多铎师下江南。闰六月，命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铸“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赐敕便宜行事。是时明唐王聿键称号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率师道广信、衢州向微州，左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募乡兵十余万屯绩溪，诸宗姓高安王常淇保徽州，蕲水王术＜⿰车岂＞子常＜⿰巛水＞自号樊山王屯潜山、太湖间由产号金华王据饶州，谊石号乐安王、谊泐号瑞安王分屯溧阳、金坛、兴化诸县，荆本彻以舟师驻太湖，败，复入崇明，皆为明守。承畴至官，招抚江南宁国、微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十月，遣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等攻破绩溪。十二月，进破道周于婺源，声、道周见获，皆不屈，送江宁杀之。总兵李成栋破崇明，本彻走入海，杀其将李守库、徐君美。三年二月，遣总兵马得功、卜从善等击破司空寨，斩守寨石应连、应璧等五人，获常＜⿰巛水＞。

既，谊石、谊劝合兵二万犯江宁。承畴先事诛内应西沟池万德华、郭世彦、尤居等八十余人。谊石等攻神策门，分兵出朝阳、太平二门，截谊石等后，乃启神策门出城兵奋击，破之，追及摄山，斩馘无算。承畴疏请还京，以江南未大定，不允，赐其妻白金百、貂皮二百。八月，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克金华，获谊石。九月，谊泐复犯江宁，承畴出御追获谊泐及所置经略韦尔韬、总兵杨三贯、夏含章。十二月，天禄搜婺源严坑山，获常淇及所置监军道江于东、职方司许文禄等。四年二月，从善及总兵黄鼎攻宿松，获谊泐弟瑞昌王谊贵及所置军师赵正，下饶州，获由产及其族人常洊、常泚、常湟，并请命斩之。江南众郡县以次定。

明鲁王以海转徙浙、闽海中，号“监国”，明诸遗臣犹密与相闻。是年四月，明给事中陈子龙家华亭，阴受鲁王官，谋集太湖溃兵举事。承畴遣章京索卜图往捕，子龙投水死。是月，柘林游击陈可获谍者谢尧文，得鲁王敕封承畴国公，江宁巡抚土国宝为侯，又得鲁王将黄斌卿与承畴、国宝书，镇守江宁昂邦章京巴山、张大猷以闻。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命与承畴会鞫谍者，别敕慰谕承畴。

粤僧函可者，为故明尚书韩日缵子，日缵于承畴为师生。函可将还里，乞承畴畀以印牌护行出城，守者讥察笥中，得文字触忌讳。巴山、张大猷以闻，承畴疏引咎，部议当夺职，上命贳之。

承畴闻父丧，请解任守制，上许承畴请急归，命治丧毕入内院治事。五年四月，还京师。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疏请定会推督、抚、提、镇行保举连坐法。得旨：“自后用督、抚、提、镇、内院九卿咸举所知。得人者赏，误举者连坐。”

八年闰二月，命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寻甄别诸御史为六等，魏琯等二十二人差用，陈昌言等二人内升，张煊等十一人外转，王世功等十七人外调，降黜有差。煊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因及承畴尝与名及尚书陈之遴集火神庙，屏左右密议逃叛，承畴又尝私送其母归里。疏入，上方狩塞外，巽亲王满达海居守，集诸王大臣会鞫。承畴言：“火神庙集议，即议甄别诸御史定等差，非有他也。”并以送母未请旨引罪。名夏。亦列辩，因坐煊诬奏，论死，未几，上雪煊冤，黜名夏因谕：“承畴火神庙集议，事虽可疑，难以悬拟，送母归原籍未奏闻，为亲甘罪，情尚可原。留任责后效。”九年五月，承畴闻母丧，命入直如故，私居持服，赐其母祭葬。九月，达赖喇嘛来朝，上将幸代噶待喇嘛

至入观。承畴及大学士陈之遴疏谏，上为罢行，并遣内大臣索尼传谕曰：“卿等以贤能赞密勿，有所见闻，当以时入告。朕生长深宫，无自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十年正月，调内翰林弘库院大学士。明桂王由榔称号肇庆，频年转战，兵燹地蹙，至是居安隆所，云南、贵州二省尚为明守。诸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四出侵略，南攻湖南南境诸州县，东陷桂林，西据成都，兵连不得息。五月，上授承畴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敕谕抚镇以下咸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满兵当留当撤，即行具奏。命内院以特假便宜条款详列敕书，宣示中外，并允承畴疏荐，起原任大学士李率泰督两广。以江西寇未尽，命承畴兼领，铸“经略大学士”印授之。临发，赐蟒朝衣、冠带、靴袜、松石嵌撒袋、弓矢。马五、鞍辔二，诸将李本深等八十七人朝衣、冠带、撒袋、弓矢、刀马、鞍辔有差。

承畴至军，疏言：“湖南驻重兵足备防剿，而各郡鸾远，兵力所不及。郝摇旗、一只虎等窃伏湖北荆、襄诸郡，倘南窥澧、岳，则我军腹背受敌。臣与督臣、议臣宜往来长沙四应调度。督臣率提标兵驻荆州，别遣兵增武昌城守，以壮声援。”又疏言：“桂林虽复，李国军距桂林仅二百里，满洲援剿官兵岂能定留？克复州县，何以分守？又使孙可望詗我兵出援，潜自靖、沅截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置孤军于徼外，其危易见。臣已分兵驰赴，俾佐战守，且当亲历衡、永，察机宜以闻。”十二月，上授固山额真陈泰为定南靖寇大将军。及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摆牙喇蠡章京苏克萨哈等率师镇湖南，十一年二月，命靖南王耿继茂率所部自广州移镇桂林：皆承畴疏发之也。

是岁孙可望劫桂王，杀大学士吴贞毓等，方内讧。十二年六月，可望遣刘文秀攻常德，分兵使卢明臣、冯双礼攻武昌、岳州。承畴、陈泰遣苏克萨哈迎击，破之。明臣坠水死。文秀、双礼皆走贵州。陈泰旋卒于军，以固山额真阿尔津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固山额真卓罗、祖泽润等分驻荆州、长沙。十三年，考满，加太傅，仍兼太子太师。李定国奉明桂王入云南，湖广无兵事。阿尔津议以重兵驻辰州，谋自沅、靖入滇、黔，承畴与异议。上召阿尔津还京师，以宗室罗托代。十四年，可望叛其主，举兵攻云南，与定国战而败。十一月，诣长沙降。时上已允承畴解任还京师养疴，至是命承畴留任，督所部与罗托等规取贵州，并命平西大将军吴三桂自四川、征南将军卓布泰自广西分道入。

十五年正月，复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帅师南征，于是承畴与罗托会师常德，道沅州、靖州、入贵州境，克镇远。卓布泰招南丹、那地、抚宁诸土司，下独山州，会克贵阳。三桂亦自重庆取遵义进攻开州、桐梓，以其师来会。承畴上疏筹军食，言：“贵州诸府、州、县、卫所仅留空城，即有余粮，兵过辄罄。惟省仓存米七千余石、谷四千余石，足支一月粮。臣所部兵，令分驻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诸处。降兵暂驻三五日，改屯天柱、会同、黔阳诸县及湖南沅州。四川兵驻遵义，广西兵驻独山，使分地就粮。闻信郡王大兵自六月初发荆州，需粮多且倍蓰。贵州山深地寒，收获皆在九月。臣方遣吏劝谕军民须纳今岁秋粮之半，并檄下沅州运粮储镇远。又令常德道府具布囊、椶套、木架、绳索，思南、石阡诸府、州、县、卫所及诸土司募夫役，具工糈，以赴军兴”。九月，授武英殿大学士。

信郡王多尼师至，驻平越杨老堡，承畴、三桂、卓布泰皆会，议多尼军出中路，经关岭铁索桥至云南省城，行一千余里。三桂军自遵义，经七星关，凡一千五百余里。先中路十日行，卓布泰以南宁方有寇，自贵州、广西边境平浪、永顺坝、威透山，出安隆所、黄草坝、罗平州，凡一千八百余里，先四川兵十五日行。既定议，承畴还贵阳，与罗托驻守，遣提督张勇等从多尼军。明将李定国等拒战皆败，明桂王奔永昌。十六年正月乙未，三路师会，克云南省城，明桂王奔缅甸。承畴如云南，疏言：“云南险远，请如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上以命三桂。

三月，承畴至云南，疏言：“信郡王令贝子尚善及三桂等追剿至永昌、腾越。明将贺九义，李成爵、李如碧、廖鱼、邹自贵、马得鸣辈收集溃兵，分遁沅江、顺宁、云龙，澜沧、丽江，处处窥伺。民间遭兵火，重以饥馑，近永昌诸处被祸更烈，周数百里杳无人烟，省城米价石至十三两有奇。诸军就粮宜良、富民、罗次、姚安、宾川、临安、新兴、澂江、陆凉诸处。上明察万里，自有宸断，

俾边臣得以遵奉。”疏入，上命户部发帑三十万，以十五万赈两省贫民，十五万命承畴收贮，备军饷不给。

八月，承畴疏言：“兵部密咨令速攻缅甸。臣受任经略，目击民生凋敝，及土司降卒尚怀观望，以为须先安内，乃可剿外。李定国等窜伏孟浪诸处，山川险阻，兼瘴毒为害，必待霜降始消，明年二月青草将生，瘴即复起，其间可以用师不过四月，虑未能穷追。定国等觊自景东、沅江复入广西，要结诸土司，私授札印，歃血为盟。若闻我师西进，必且避宝就虚，合力内犯。我军相隔已远，不能回顾，省城留兵，亦未遑堵御：致定国等纵逸，所关非细。臣审度时势，权其轻重，谓今岁秋冬宜暂停进兵，俾云南迤西残黎，稍藉秋收以延余喘，明年尽力春耕，渐图生聚。我军亦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俾定国等不能窥动静以潜逃，诸土司不能伺间隙以思逞。绝残兵之勾结，断降卒之反侧，则饥饱劳逸皆在于我。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疠相侵，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刍粮辏备，苗、蛮辑服，调发将卒，次第齐集，然后进兵，庶为一劳永逸、安内剿外长计。”疏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如所请暂停进兵。

十月，以目疾乞解任，命回京调理。明年，三桂进兵攻缅甸，获明桂王以归。语见《三桂传》。圣祖即位，承畴乞致仕，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康熙四年二月，卒，谥文襄。子士钦，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夏成德，广宁人。既，以松山降，隶正白旗汉军。顺治初，授三等昂邦章京。其弟景海授一等甲喇章京。出为山东沂水总兵，尝疏请收沂州明大学士张四知等财产，又越职乞颁方印，皆不得请。旋以纵所部越境暴掠，与青州道韩方昭互揭，还京师，卒。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孟乔芳，字心亭，直隶永平人。父国用，明宁夏总兵官。乔芳仕明为副将，坐事罢，家居。

天聪四年，太宗克永平，乔芳及知县张养初、家居兵备道白养粹、罢职副将杨文魁、游击杨声远等十五人出降，命以养粹为巡抚，养初为知府，乔芳、文魁仍为副将，率降兵从诸贝勒城守。上移军向山海关诸贝勒率乔芳、文魁、声远入谒行营，上召三人者酌以金卮，且谕之曰：“朕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乔芳使詗阳和，而明总兵祖大寿亦使诣乔芳詗我师，乔芳缚以献。五月，明兵取滦州，贝勒阿敏乘永平出塞。濒发屠城民，诸降官养粹、养初等死者十一人，乔芳、文魁、声远及郎中陈此心得免。乔芳从师还，隶乌真超哈为牛录额真。五年七月，置六部，以乔芳为刑部汉承政，授世职二等参将。

崇德三年，更定官制，改左参政。四年，乌真超哈析置八旗四固山，以乔芳兼领正红、镶红两旗梅勒额真。七年，从伐明，克塔山城。乌真超哈八旗复析置八固山，改镶红旗梅勒额真，遂为汉军镶红旗人。八年，或诉贝勒罗洛浑家人夺金，乔芳置不问，坐瞻徇，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旋以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二城，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入关，改左侍郎。从诸军西讨。二年四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时张献忠尚据四川，关中群盗并起，叛将贺珍蹿汉中、兴安诸府。是年冬，武大定叛固原，徒党甚众。初，上命内大臣何洛会帅师镇西安，至是就拜定西大将军，遣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将禁旅济师。三年，复敕定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帅师督诸将自汉中、兴安入四川取献忠，乔芳于其间亦分遣所部四出捕治。初上官，长安民胡守龙者挟左道惑民，妄改元清光，将为乱，乔芳遣副将陈德捕诛守龙，散其胁徒。三年春，贺珍与其徒孙守法、胡向化等以七万人攻西安，何洛会主城守，乔芳遣德军西门，副将任珍军北门，往来冲突，会李国翰师至，贺珍败走。是年十月，肃亲王豪格师既入川，乔芳亦遣总兵官范苏等攻献忠部众，为伏好溪第沟子，战白水、青川，屡破之。复以反间杀其渠况益勤等，遂收龙安。

四年五月，乔芳帅师出驻固原，讨大定之党，分遣诸将任珍击斩白天爵等，刘芳名攻宁夏，俘王元、焦浴，陈德攻镇原，降姬蛟、王总管，于是固原西北悉定。复遣珍、德及副将马宁、王平徇兴安，讨贺珍之党，战荞麦山，再战板桥，斩胡向宸，困椒沟，破药箭寨，斩孙守法，破漫营山寨，擒米国珍、李世英，于是兴安定。四年秋，马德乱宁夏，复遣马宁会宁夏兵共讨之。战乱麻川，逐至河儿坪，斩德。又遣张勇、刘友元攻铁角城，复战安家川，擒贺宏器；攻李明义寨，擒明义，于

是环庆亦定。乃益遣陈德、王平等招降青觜寨渠折自明，三十六寨渠王希荣，辘轳寨渠高一祥，击斩天峰寨渠张贵人，于是关中群盗垂尽。五年四月，流贼一朵云、马上飞等攻西乡，乔芳遣任珍等讨之，斩所署监军许不惑，凡千余级，生致其渠。

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栋挟明延长王识＜⿰穴牙＞穿＞为乱，既陷甘、凉，渡河东，残岷兰、洮、河诸州，薄巩昌。乔芳帅师出驻秦州，遣赵光瑞、马宁等赴援，城兵出，夹击，斩百余级。宁等复战广武坡，逐北七十余里，斩三千余级，巩昌围解。喇印、国栋之党数百人，分扰临洮、岷州内官营。乔芳部勒诸将，令张勇、陈万略向临洮、马宁、刘友元取内官营，赵光瑞、佟透徇岷、洮、河三州。勇等败贼马韩山，斩级七百，进复临洮。光瑞等败贼梅川，得其渠丁光射，斩级三千。岷、洮河三州皆下。宁等直击内官营、斩级八百。喇印、国栋之徒退据兰州。闰四月，乔芳与侍郎额塞率师自巩昌薄兰州。勇败贼马家坪，获识＜⿰穴牙＞穿＞、与宁光瑞会师兰州城下，攻拔之。别遣光瑞克旧洮州，其渠丁嘉升走死，师渡河。七月，定凉州。八月，攻甘州，乔芳遣张勇夜攻城，而与昂邦章京傅喀禅及宁、光瑞等为继。喇印等食尽，皆出降。

六年，征诸道兵下四川。喇印降后授副将，在兰州军中，觇镇兵悍远征，因恙中军参蒋国泰，戕甘肃巡抚张文衡等，据甘州以叛。国栋亦攻陷凉、肃二州。乔芳帅师自兰州渡河而西，与傅喀禅等会师合围，攻不下，深沟坚垒以困之。喇印等食尽夜遁，乔芳遣兵追及之水泉，击杀喇印。国栋复与缠头回土伦泰等据肃州，号伦泰王，而国栋自署总兵官，城守，出掠武威、张掖、酒泉。会平阳盗渠虞允、韩昭宣等应大同叛将姜瓖为乱，以三十万人陷蒲州，上命乔芳与额塞还军御之。乔芳留勇、宁等围肃州，率师遂东。八月，师自潼关济，督协领根特、副将赵光瑞等克蒲州，斩级七千。进次宁晋，瓖将白璋等六千人往攻荣河。光瑞等击破之，斩级二千有奇。璋北走，师从之，迫河，贼多人水死，遂击斩璋。余贼入孙吉镇，歼焉。复进向猗氏，行十余里，瓖所置监军道卫登芳以数千人依山拒我师，其将张万全又以四千人助战。光瑞等击斩万全，乃还攻，获登芳，斩其将王国贤等三十余人、级三千有奇。又令章京杜敏等攻解州，破其渠边王张五、党自成等。荣河、猗氏，解州皆下，杜敏等歼余寇。根特等又破所置都督郭中杰于侯马驿。九月，光瑞等进克运城，斩允、昭宣。瓖之徒内犯者皆尽诛。十一月，勇、宁克肃州，诛国栋、伦泰及其党黑承印等，斩五千余级。河西平。

七年二月，论功，加兵部尚书，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乔芳遣任珍击斩兴安寇何可亭。八年，遣赵光瑞等讨北山寇刘宏才，战保安，禽其军师苗惠民，战合水，禽斩宏才。八年，遣游击陈明顺等击败雒南寇何柴山，游击仰九明詗紫阳山寇孙守金，复令光瑞等会兴安镇兵击斩守金及其徒翘兴宁、赵定国、谢天奇等，犁其寨。

乔芳督陕西十年，破灭群盗，降其协从，前后十七万六千有奇。奖拔诸将，不限资格，如张勇、马宁、赵光瑞、陈德、狄应魁、刘友元辈，皆自偏裨至专阃。诸寇既殄，疏言："陕西寇剧，多荒田，请蠲其赋。分兵徕民，行屯田法。"乃遣诸将白士麟等分屯延庆、平固诸地，岁得粟四万二千石有奇，以佐军糈恩诏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太子太保。

十年二月，命兼督四川兵马钱粮，疏言："陕西七镇及督抚各标为兵九万八千有奇，合满洲四旗及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两军，岁饷三百六十万而弱，而陕西赋入一百八十六万，不足者殆半，后将难继。甘肃处边远兴安界，三省兵当循旧额。延绥、宁夏、固原、临巩四镇镇留三千人。庆阳协五百人，余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汉羌既驻三桂、国翰两军，宜裁总兵官。兴镇置副，留千人，阳平关、黑水峪、汉阴县各五百人，余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提督驻省会，留二千人，余二千人亦可省也。各道标兵悉令屯田，延镇、定边、神木三道无屯田，止用守兵，计所省又二千余人。都省兵一万二千人，省饷岁三十一万。今四川未定，当令右路总兵官马宁率精兵三千驻保宁，以步兵五千分驻保宁拖北广元、昭化间，以屯田为持久。三桂驻汉中，相为犄角，规取四川。"既，复疏言："师进取四川，宜随在留兵驻防，以树干城。谋生聚。师行，当人给马三、伴丁一，携甲仗，以利攸往。"上褒其谋当。

十月，西宁回谋为乱，遣狄应魁捕治，得其渠祁敖、牙固子等以归。乔芳屡乞退，至是以疾告，

加少保，召还京师。十二月，命未至而乔芳卒，谥忠毅。太宗拔用诸降将，从入关，出领方面，乔芳绩最显，张存仁亚焉。圣祖尝诫汉军诸官吏，因曰：“祖宗定鼎初，委任汉军诸官吏，与满洲一体。其间颇有宣猷效力如乔芳、存仁辈，朝廷亦得其用”云。

张文衡，辽东开平卫人，明诸生。天聪八年闰八月，太宗自将伐明，入宣府。文衡自大同诣军前求见，言在明为代王参谋。明诸臣方尚贪酷，虐民罔上，必有圣主应天而兴，故徒步上谒。旋疏言：“大同城小而坚，师攻当先关而后城，攻关宜穴地。宣府城大破，宜决洋河灌之。”九年正月，复疏策进取，言明文武将吏皆以赂得，无谋无勇，又以贪故，饷减器窳兵不用命。所以能拒我者，不过畏杀、畏掠、畏父母妻子离散，乃倚火器以死御我。今宣大新被兵，山、陕、川、湖陷于流贼。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惟东南无事，又困于新饷。上不及此时进兵，明不恒弱，我不恒强，节短势险，人有鼎立之志。岂非自失其机，反贻异日忧乎？愿上毋负天生上之心也。”疏入，上曰：“待朕思之。”二月，遣贝勒多尔衮帅师收察哈尔。文衡又言：“宜率蒙古入偏岢，略太原，假中国物力以富蒙古，且张军威，并可近招流贼，并力并进。”上授文衡秘书院副理事官，赐田宅、银币，以大臣雅希禅礼女妻。焉隶厢黄旗汉军。

顺治元年，出为山东青州知府。初上官，总兵官柯永盛以戍青州之兵徇高密，而侍郎王鳌永以招抚至，主饷。赵应元者，从李自成为旗鼓，靦青州兵寡，阳就鳌永降，请置孥于城。既入，遂执杀鳌永。文衡见应元，为好语，具疏请留镇。应元喜，劫库金，群酗。会梅勒额真和托、李率泰率禁旅略登、莱，道青州，营城西北。文衡恭应元出谒和托等，慰劳遣还，密令兵从入，夜起戮应元及其党数十人。青州平。

二年，移淮安府知府。豫亲王多铎下扬州，道淮安，文衡请禁将吏毋扰市，臭糗粮刍秣应期立办。三迁，巡抚甘肃。五年二月上官，逾月而遘米喇印之乱。变未作，喇印诡言要文衡造其家集议。文衡行未至。贼环射杀。之总兵刘良臣，副将毛镔、潘云腾，游击黄得成、金印，都司王之儁，守备胡大年、李廷试、李承泽、陈九功皆死。参将翟大有与战，没于陈。贼挟西宁道副使林维造至北关，搤杀之。越日，陷凉州，戕西宁道参议张鹏翼。贼四出侵掠，破巩昌，戕临兵备道李絮飞，破岷州，戕知州杜懋哲、王札，破兰州，戕同知赵冲学，知州赵翀，训导白旗、国学锦，破临洮，戕同知徐养奇，破渭源，戕知县李滔，战通渭，围子山，知县周盛时被创死。事平，皆赠恤如例。

张存仁，辽阳人。明宁远副将，与总兵祖大寿同守大凌河。天聪五年，太宗自将攻大凌河，从大寿山出降，仍授副将。六年正月，存仁与副将张洪谟、参将高光辉游击方献可合疏请乘时进，参将姜新别疏请令副将祖可法、刘天禄先取松、杏二城，则锦州自下。七年五月，新复请进兵，洪谟等及新皆大凌河降将也。

崇德元年五月，始设都察院，班六部。上以存仁为承政，并授世职一等梅勒章京。越数日，存仁上言：“臣自归国，默察诸臣贤否，政事得失，但不敢出位妄论列。今上创立此官，而以命臣。臣而正直，后之人正直必有过于臣者，臣而邪佞，后之人邪佞亦必有甚于臣者。所虑臣本心而行事，人不敢弹劾而臣弹劾之，人不敢更张而臣更张之，举国必共攻臣，使臣上无以报主恩，下无以伸己志，获戾滋甚。臣虽愚，岂不知随众然诺，其事甚易，发奸擿伏，其事甚难。诚见不如此，不足以尽职。敢于受任之始，沥诚以请：如臣苟且塞责，畏首畏尾，请以负君之罪杀臣，如臣假公行私，瞻顾情面，请以欺君之罪杀臣，如臣贪财受贿，私家利己，请以贪婪之罪杀臣。苟臣无此三罪，而奸邪诬陷，亦原上申乾断，以儆谗嫉。”上曰：“此或知有其人而为是言，朕素不听谗，惟亲见者始信之。且朕志定于上。而诸臣蒙泽于下，纵有奸邪，孰能售其术哉？”越数日，以阿什达尔汉为都察满承政，尼堪为蒙古承政，并增祖可法为汉承政，上御清宁宫，阿什达尔汉等前奏事，上因谕曰：“朕有过，亲王以下坏法乱纪，民左道惑众，皆当不时以闻。若举细而遗大，非中直也。”可法对曰：“臣等惟上是惧，他复何忌，有闻必以奏。”存仁曰：“可法言非是。臣诚忠直为国，上前且犯颜直谏，况分人乎？”上曰：“然。人果正直，天地鬼神不能摇动，人主焉得而夺之？”是岁，都察院劾刑部承政郎球贪污，论罪，劾工部夺民居授降人，复别造宅赏民，劳民非制。上以诸臣多未更事，事事加罪，反令惶惑，但诫毋更违令。

三年正月，可法、存仁疏言：“礼部行考试，令奴仆不得与。上前岁试士，奴仆有中式者，别以人畀其主。今忽更此制，臣等窃谓奴仆宜令与试，但限以十人为额。苟十人皆才，何惜以十人易之。”上曰：“昔取辽东，良民多为奴仆，朕令诸王下至民家，皆察而出之，复为良民。又许应试，少通文艺，拔为儒生。今满洲家奴仆，非先时滥占者比。或有一二诸生。非攻城破敌血战而得，即以战死被赍。昨岁克皮岛，满洲官兵争效命，汉官兵坐视不救。此行所得之人，苟无故夺之，彼死战之劳，捐躯之义，何忍弃也？若别以人相易，易者无罪，强令为奴，独非人乎？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州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可法、存仁引罪谢。既，复论户部承政韩大勋盗帑，大勋坐夺职。四月，疏请敕户部立四柱年册，再疏请诛大勋，又劾吏部、刑部复用赃吏违旨坏法，皆与可法合疏上，上皆嘉纳之。三年，更定官制，可法、存仁皆改都察院右参政。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

大寿既降，复入锦州为明守，攻数年不克。五年正月，存仁疏请屯兵广宁，扼宁远、锦州门户。四月，又疏言：“臣观今日情势，锦州所必争。但略地得利易，围城见功难。愿上振军心，与之坚持。截彼诇察，禁我逃亡。远不过一岁，近不过一月，当有机可乘。兵法全城为上，盖贵得人得地，不贵得空城也。我师压境，彼必弃锦州，保宁远，再急，彼必弃宁远，保山海关。大寿跋扈畏罪，岂肯轻去其窟？事缓则计持久，事急则虑身家。大寿背恩失信，人皆以为无颜再降。臣深知其心无定，惟便是图，急则悉置不原。况彼所恃者蒙古耳，今蒙三多慕化而来，彼必疑而防之。防之严则思离，离则思变。伏愿以屯耕为本务，率精锐薄城，普檄蒙古，纵俘宣谕，未有不相率出降者。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十二月，复言：“兵事有时、有形、有势，三者变化无定，而用之在人。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乃锦州之羽翼，宁远之咽喉。塔山城倚西山之麓，自其岭发炮俯击，城易破也，既得此城，羽翼折，咽喉塞矣。兵法困坚城者，必留其隙。锦州虽不甚坚，当留山海关以为之隙。锦州辽兵少，西兵多，一人负箭人，群惊而思遁。能善用巧，山海关可下。”疏未并言鸟真超哈每遇番上，辄令奴仆代，上为申禁。

六年，师屡破明兵松山、杏山间，存仁复疏请相机度势，以时进兵。七年，既克锦州，存仁请招吴三桂降。上颁御札抚谕，并命存仁遣以私书，略言：“明运将终，重臣大帅就俘归命，将军祖氏甥，虽欲逃罪，无以自明。大厦将倾，一木不能支，纵苟延岁月，智竭力穷，终蹈舅氏故辙。何若未困先降，勋名俱重？”六月，鸟真超哈八旗始分置八固山，授存仁镶蓝旗梅勒额真。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取前屯卫、中后所，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与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徇山西，下府六、州二十四、县一百三十一，遂克太原。又从豫亲王多铎略河南，下江南，督所部以炮战，屡有克捷。二年六月，从贝勒博洛定浙江，以存仁领浙江总督。兵后民流亡，存仁集士绅使抚谕，民复其所。七月，疏言：“近有剃发之令，民或假此号召为逆。若反形既著，重劳大兵，莫若速遣提学，开科取士，下令免积逋，减额赋，使读书者希仕进，力田者逭追呼，则莫肯相从为逆矣。”得旨，谓“诚安民急务也”，令新定诸行省皆准恩诏施行。

十一月，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时明鲁王以海保绍兴，号“监国”，其将方国安镇严州。故明福王由松倚大学士马士英，用以亡国，士英走依国安。是岁九月，国安自富阳渡钱塘江窥杭州，存仁遣副将张杰、王定国率师御之，斩四千余级。国安退保富阳，又令定国出屯余杭，遇国安兵，与战，自关头至小岭，逐北二十里斩国安子士衍。十月，士英复以兵至，去杭州十里为垒五。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帅师赴之，未至，士英引去，存仁与总兵官田雄追击之，斩五百余级。十一月，士英、国安复以兵至，存仁与梅勒额真季什哈及雄等帅师击之，敌溺江者无算。十二月，士英、国安屯赭山，掠朱桥、范村诸处。存仁与梅勒额真朱玛喇及雄、杰等分兵与战，国安所将水师数万人歼焉，余众俘馘殆尽。三年二月，有姚志卓者，为乱于昌化，与国安相应。存仁遣杰等击走志卓，复昌化。五月，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六月，遣副将张国勋等破敌太湖，获士英等，戮之。十一月，存仁请设水师五千，备钱塘江御海寇。四年五月，遣副将满进忠等收福州镇东卫，破海寇周崔芝，遣副将李绣援浦城，逐崔芝党岑本高。十二月，遣副将马成龙等破敌处州，克景宁、云和、龙泉三县。五年正月，明宜春王议衍率众自江西入福建，保汀州山寨，总

兵官于永绥击破之。二月，分兵克连城、顺昌、将乐三县，获明侍郎赵士冕、总兵黄钟灵等。存仁自至浙江，屡以疾乞休。至是始得请，受代以去。

六年八月，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盗发榆圆，为大名诸县害。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七年，上令疆吏考校诸守令，以文艺最高下。存仁出按诸府县，廉能吏有一二语通晓，即注上考，非然者文虽工亦乙之。监司请其故，存仁曰："我武臣也，上命我校文，我第考实，文有伪，实难欺也。况诸守令多从龙之士，未尝教之，遽以文艺校短长，不寒廉能吏心乎？"屡遇恩诏，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九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乾隆初，定封三等子。

存仁弟子瑞午，康熙间为福建邵武府知府。耿精忠叛，徇诸郡邑，瑞午不为下，死之。子＜⿰忄己＞、瑛、珍、光、玳、瑜，子妇王、李皆从死。事定，赠瑞午太仆寺卿。存仁孙遂，康熙间以佐领从军，郑成功将刘国轩攻海澄，战死，赠拖沙喇哈番。

论曰：国初诸王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孟乔芳抚绥陇右，在当日疆臣中树绩最烈。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清史稿卷二三八　列传第二五

觉罗巴哈纳　宋权　傅以渐
吕宫　成克巩　金之俊谢陛
胡世安王永吉　党崇雅卫周祚

蒋赫德，初名元恒，遵化人。天聪三年，太宗伐明，克遵化，选儒生俊秀者入文馆，元恒与焉，赐名赫德。崇德元年，授秘书院副理事官，予四户。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顺治二年，擢国史馆学士。九年，朝鲜国王李淏奏国内外奸徒谋不轨，已伏其辜，命与侍郎伊勒都赍敕往慰问。十一年，抉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诏诸大臣陈时务，疏言："察吏乃可安民，除害乃可兴利，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惩治之法，惟恃督抚纠劾，以其确知属吏之贤不肖也。近每见各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敝'。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行其志乎？其始官胥朋比，虐取瓜分。事败，官嫁名于吏以觊燃灰，吏假资于官以成展脱。究之官吏优游，两获无恙，纠劾虽行，竟成故事。请严饬各督抚，纠劾勘谳，覆奏时，必全述原参疏语，某款不实，或开报虚构，或承问故纵，穷源质讯，是非不容并立，实系衙役诈骗，按律坐以应得之罪，不许折赎，则贪蠹清而民苏矣。"得旨，下所司严饬行。旋加太子太保。

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六年，加少保。命赍册封朝鲜国王李淏，侍读硕博辉副之。蒋赫德屡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修辑《明史》、《太宗实录》，充副总裁；《太祖、太宗圣训》充总裁。译《三国志》，成，赐鞍马。十七年，引疾乞休。康熙元年，起为弘文院大学士。二年，调国史院。九的，卒，谥文端。

蒋赫德初为明诸生，尝应乡试，夜闻明远楼鼓声，曰："此颓败之气，国安能久？"不终试而去。遍游九边，曰："王气在辽、沈，将有圣人出，吾蓄才以待可也。"旋为太宗赏拔，卒致通显。

额色赫，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讷殷。祖莽吉图，当太祖时，从其兄孟古慎郭和来归。

额色赫事太宗，从征伐，自巴牙喇壮达授兵部理事官。天聪九年，从梅勒额真巴奇兰伐黑龙江部，使还奏捷。崇德三年，擢秘书院学士。五年，睿亲王多尔袞率师围锦州，命额色赫赍敕谕机宜。会固山额真图尔格败明兵于木轮河，使还奏捷。六年，命与图尔格及大学士范文程、刚林如锦州，按诸将离城远驻，遣兵还家，睿亲王以下坐降罚有差。明总督洪承畴以援师至，上又命额色赫诣军前授诸将方略，还奏敌势甚张，当益兵。上遂自将击破明军。既克锦州，又命宣谕慰抚祖大寿及同

降诸将士。八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略山东，下兖州，同甲喇额真穆成格等奏捷。

顺治元年，从入关，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五年，迁刑部启心郎。八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命往朝鲜谳狱。十五年，改保和殿大学士。额色赫再主会试，修《太宗实录》，辑太祖《太宗圣训》，纂《资政要览》，并充总裁官，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八年，卒，谥文恪。

车克，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苏完。祖克尔素，太祖时来归。父席尔那，任牛录额真，卒，车克嗣，兼巴牙喇辖。

天聪八年，从上伐明，自大同趋怀远，薄左卫城，与巴牙喇纛章京图鲁什等设伏，败明将曹文诏骑兵。略代州，至五台山，还，遇明将祖大弼兵，击败之。崇德三年，授户部副理事官。承政韩大勋私取库金，事发，车克坐贮库时未记档，论死，命罚锾以赎，仍留部。寻兼任甲喇额真。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令车克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以三百人伏高桥北，坐纵敌，籍家财之半。六年，复从攻锦州，击破明总督洪承畴步兵。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授世职牛录章京。考绩，加半个前程。五年，擢户部侍郎。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师下大同，令车克援太原，与巡抚祝世昌谋，遣兵歼瓖将刘迁、万鍊等。七年，兼任正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八年，改都察院参政，驻防河间，佐领硕尔对讦户部给饷不均，事具《巴哈纳传》。车克亦坐降世职拖沙喇哈番。旋擢户部尚书。十年，复世职。十一年，加太子太保。十二年擢秘书院大学士，进少保。十三年，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领户部尚书。十四年，考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六年，命赴江南督造战舰。十七年，命与安南将军宗室罗托率师驻福建，防郑成功。

圣祖即位，召还，调吏部尚书。有阿那库者，与兄金布争产，上命均分之。即，又与本旗佐领吉詹争言，吉詹坐阿那库违上旨。牒户部，车克移刑部，坐阿那库罪绞。阿那库妻击登闻鼓讼冤，命覆勘，车克当夺官，命削加衔。康熙元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六年，以疾乞休。十年，卒，谥文端。

觉罗巴哈纳，满洲镶白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年十七从军，佐太宗征伐有功。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九年，命免功臣徭役，分设牛录，巴哈纳与焉。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四年，擢参政，兼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七年，以刑部勘将佐功罪失平，夺世职。

顺治元年，擢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与固山额真石廷柱徇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皆下。移师山西，会固山额真叶臣，招降明总督李化熙等。师自汾州趋平阳，与廷柱击破明兵，至黑龙关，降裨将三、卒六千余，赍白金，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分兵定遵义，夔州、茂州，斩所置吏数百，降卒数千，尽得其马骡辎重，余寇悉平。师还，以勘甲喇章京希尔根军功失实，又肃亲王欲以机赛为巴牙喇纛章京不当，巴哈纳与索浑未阻止，且共为奏，议夺官，命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寻擢户部尚书。

八年，世祖亲政，巴哈纳奏事毕，上问民间疾苦及国家无益之费，巴哈纳举临清采砖及通州五闸运漕二事以对。上命即永行停止。寻兼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驻防河间牛录额真硕尔对讦告户部发饷不均，下法司鞫问，部议巴哈纳阿附睿亲王，厚白旗，薄黄旗。时方治睿亲王狱，坐巴哈纳罪至死，上命宽之，削世职，夺官，籍其家三之二。

九年，起授刑部尚书。十一年，同诸大臣分赈畿辅，赐敕印以行。累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十五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十八年，复设内三院，又改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兼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五年，卒。时鳌拜擅政，巴哈纳与不洽，恤不行。圣祖亲政，其子巴什以请，赠少师兼太子太师，谥敏壮。

宋权，字元平，河南商邱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顺天巡抚，驻密云。受事甫三日，李自成陷京师，权计杀自成将黄锭等。睿亲王师入关，籍所部以降，命巡抚如故。权疏言："君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衣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咸颂，四海可传檄而定。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

有司假公济私，明征外有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困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勤求上理，宜育贤才。臣所知者，如王永吉、方大猷、杨毓楫、朱继祚、叶廷桂等，均济时舟楫，惟上召而用之。”得旨嘉纳。寻又荐宝坻进士杜立德等十一人。

时权仍驻密云，抚治二十余州县，兼领军事。旋以遵化当冲要，命权移驻，先后击降自成党数千。丰润盗起，权捕治，以未获其渠，疏请罢斥，温旨慰留。寻疏陈祖军、民壮之害，言：“明制祖传军籍，隶在营路；选取民壮，隶在州县。身故则勾子孙，子孙绝则勾宗族，宗族尽则勾戚属，流离逃窜，乱由此阶。请特沛恩纶，除兹秕政。”又有私刻顺天巡抚印伪为纠举咨文投部者，事觉，逮治。权疏言：“用舍者君人之权，黜陟者铨枢之政，荐劾者抚按之职。请饬各省抚按，有关用舍大典，必具疏请，不须以咨文从事，则百敝俱清。”疏入，并如所请，著为令。

畿辅既平，诏拨近京荒田及明贵戚内监废庄，划为旗地，民田错杂，别给官田互易。权疏言：“农民甫得易换之田，庐舍无依，耕重未备，请蠲租三年。”又迭疏请蠲蓟州田租一年，除密云荒地逃丁派征钱粮，兴三协屯政，守兵一予田十亩。俱下部议行。有诏优恤绿旗阵亡兵家属，权请特遣部臣莅视散给，俾沾实惠。

三年，擢国史院大学士。五年，遭母丧，请终制，命如常入直，私居持服。六年，假归葬亲。寻加太子太保。七年，还朝。时议用明例，遣御史巡方，权力持以为不可。八年，条陈时政，又言宜复设巡按。给事中陈调元、王廷谏等劾权前后持两端，且追劾其母丧未除，入闱主试，下部议，权老病宜罢归，遂命致仕。九年，卒。部议权被论至仕，祭葬宜杀礼。上以权诛自成党有功，赐祭葬如例，赠少保兼太子太保，谥文康。子荦，自有传。

傅以渐，字于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弘文院修撰。八年，迁国史院侍讲。九年，迁左庶子。十年，历秘书院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国史院学士。十一年，授秘书院大学士。十二年，诏陈时务，条上安民三事。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大学士。先后充《明史》《太宗实录》纂修，《太祖、太宗圣训》并《通鉴》总裁。又命作《资政要览》后序，撰《内则衍义》，复核《赋役全书》。十四年，命以渐及庶子曹本荣修《易经通注》。十五年，偕学士李霨主会试。考官入围，例得携书籍，言官请申禁，以渐请仍旧例，许之。入闱病咯血，请另简，命力疾料理。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旋乞假还里，累疏乞休。十八年，解任。康熙四年，卒。

吕宫，字长音，江南武进人。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秘书院修撰。九年，加右中允。十年二月，上幸内院，召宫与侍讲法若真。编修程芳朝、黄机，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宫论有曰：“伊、周、卫、霍，争介不介。”上喜曰：“此三公语。”列第一。寻谕吏部：“翰林升转，旧例论资俸，亦论才品。吕宫文章简明，气度闲雅，遇学士员缺，即行推补。”寻授秘书院学士。闰六月，迁吏部侍郎。十二月，超授宏文院大学士。言官请禁江、浙签富户运白粮并织造报充机户，部议已有例禁，宫复请严饬督抚察究。

大学士陈名夏得罪，十一年，给事中王士祯、御史王秉乾劾宫为名夏党。宫引罪乞罢。上命省改。初，平西王吴三桂专镇，渐跋扈。宫与名夏及大学士冯铨、成克巩荐御史郝浴，命巡按四川。至是，浴露章劾三桂，三桂疏辩，上为罢浴，宫与铨、克巩皆坐误举，镌二级留任。

宫以病乞假，上遣医疗治，问病状。疏言：“乞假已三月，禀体怯弱，人道俱绝，仅能僵卧兀坐。乞宽期调治。”御史姜图南劾疏语亵嫚，杨义复劾其旷职。宫亦累疏乞罢。十二年，以修《资政要览》书成，加太子太保。宫复疏申请，赐貂裘、蟒缎、鞍马，命驰驿回籍，俟病痊召用。十三年，敕存问，赐羊酒。十七年，诏大学士、尚书自陈，宫不具疏，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宫“一病六年，闻问杳然，忘君负恩”。上以宫请告无自陈例，谕毋苛求。十八年，世祖崩，宫赴都哭临，病益殆，还里。康熙三年，卒。

成克巩，字子固，直隶大名人。父基命，明大学士。克巩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避乱里居。

顺治二年，以左庶子李若琳荐，授国史院检讨。五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九年，迁吏部侍郎。十年，擢本部尚书。疏言：“臣部四司，分省设官，原以咨访本省官评。请令各

司人注一簿，详列本省各官贤否，参以抚按举劾，备要缺推选。督抚旧无考成，请令疏列事迹，消弭盗贼，开垦荒田，清理钱粮，纠除贪悍，定为四则，以别赏罚。文选推升，既从制签。但地方繁、简、冲、僻不同，如江南苏松等郡积弊之区，非初任邑令所能振刷。请取卓异官，或升或调，通融补授。行之有效，即加优擢，亦于选法无碍。”章下所司。寻擢秘书院大学士。以补御史郝浴失人，镌二级。十二年，命还所降级。

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缺员，命克巩暂摄，并谕俟得其人，仍回内院。疏言：“用人为治平之急务，而大僚尤重。今通政使李日芳、甘肃巡抚周文叶、陕西巡抚陈极新皆衰老昏庸，亟当更易。财用困乏，宜定丈量编审之期。学校冒滥，宜严考贡入学之额。任枢密者，遇封疆失事，不得借行查以滋推诿。司刑宪者，于棍徒诈害，不得宽反坐以长刁风。又若修筑河工，宜核冒销，杜侵帑。此数事皆当振刷，以图实政。”上深韪之。

给事中孙光祀劾左通政吴达兄逵叛逆，下法司勘拟。克巩疏论左都御史龚鼎孳与达同乡，徇隐不举，鼎孳疏辩不知逵为达弟，坐夺俸。寻命克巩回内院。十五年，加少保，改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十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七年，遵例自陈，谕不必求罢。

部推浙江布政参议李昌祚擢大理寺少卿。先是扬州乱民李之春事发，其党亦有名李昌祚者，克巩与大学士刘正宗票拟未陈明。又在吏部时，荐周亮工，擢至福建布政使，坐赃败。克巩疏引罪。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正宗，语连克巩，并及昌祚、亮工事，克巩疏辩，上责其巧饰，下王大臣议，罪当夺官。世祖初，以克巩世家子，知故事，不次擢用，值讲筵，命内臣将画工就邸舍图其象以进，居常或中夜出片纸作国书，询时事，克巩占对惟谨。至是，谕责其依违附和，凡事因人，仍宽之，命任事如故。

十八年，圣祖即位，复为国史院大学士。康熙元年，调秘书院大学士。二年，乞休回籍。

克巩迭主乡、会试，称得士，汤斌、马世俊、张玉书、严我斯、梁化凤等，皆出其门。历充《太宗实录》、《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屡得优赉。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赴临。三十年，卒，年八十四。子亮，编修；光，武昌守道。

金之俊，字岂凡，江南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睿亲王定京师，命仍故官。疏请先蠲畿甸田租以慰民望。又言：“土寇率众降者，宜赦罪勿论。缚渠来献，分别叙功。就抚之众，宜编保甲，令安故业。无恒产者，别为区划。”寻奏荐丁魁楚、丁启睿、线国安、房可壮、左懋泰、郝绸等，又劾通州道郑辉优游养寇，三关总兵郝之润纵兵肆掠，俱宜罢斥。并请趣畿南北巡按及监司以下官赴任，禁止满洲官役额外需索驿递夫马。疏入，皆采行。

顺治二年，以京师米贵，疏言：“大兵直取江南，应令漕督及漕御史赴任。金陵底定，举行漕政。”诏速议行，因复上漕政八事，疏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三年，疏请酌定进士铨选之制。五年，擢工部尚书。六年，乞假归，加太子太保。七年，还朝。八年，调兵部，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调左都御史。疏言：“审拟盗犯，请用正律，不宜概行籍没，致累无辜。”又疏言：“直省提学，例以佥事道分遣。畿辅为首善之区，江南人才之会，请以翰林官简用。”均报可。寻迁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

十二年，之俊病，乞休，上不允，遣画工就邸画其象。十三年，谕诸大臣曰：“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兵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尔等岂忍违朕，朕亦何忍使尔等告归？昨岁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已老，惟恐不复相见，不胜眷恋。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之俊泣谢。十五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同校定律例。十六年，诏立明壮烈帝碑。命之俊撰文。寻加太保兼太子太师，复乞假归。十七年，自陈乞罢，温谕敦召，未至，加太傅。十八年，复改秘书院大学士。之俊自归后。屡以衰老乞休。康熙元年，始允致仕。

之俊家居，有为匿名帖榜其门以谤之者。之俊白总督郎廷佐穷治之。牵累不决。事闻，上不直所为，以律禁收审匿名帖，镌廷佐二级，之俊削太傅衔。九年，卒，谥文通。

谢升，山东德州人。明万历三十年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崇祯之季，明帝欲与我议和，升泄其语，罢归里。李自成入京师，升与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淮逐自

成所置吏，奉明宗室香河知县师钦城守。寻奉表来归，授师钦知州，命升以建极殿大学士管吏部尚书。升至京师，改命与诸大学士共理机务。二年，卒，赠太傅，谥清义。

胡世安，四川井研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四迁礼部尚书。十五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圣祖即位，与之俊同改秘书院大学士。以疾乞休，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康熙二年，卒。

王永吉，字修之，江南高邮人。明天启间进士，官至蓟辽总督。顺治二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大理寺卿。四年，擢工部侍郎。永吉疏辞，上责其博虚名，特允之，并谕永不录用。居数年，有诏起用废员，复诣京师，吏部疏荐，八年，授户部侍郎。条奏各卫所屯地分上、中、下三等，请拨上田给运丁；各项抵色银请仍令官收官解，本色物料动支折价采买；洲田丈量累民，请以芦课并入州县考成，五年一次丈量；皆见采择。

永吉家居，究心黄河下游淤雍为害，当议修泾河闸，浚射阳湖。九年，疏言："黄水自邳、宿下至清河口，淮、泗之水聚于洪泽湖，亦出清河口。二水交会，淮、泗弱势，不能敌黄。折而南趋四百余里，出瓜洲、仪真方能达江。一线运河，收束甚紧，即有大小闸洞宣泄，海口不开，下流雍滞，以致河堤十年九决。海口在兴化、泰州、盐城境内，辄为附近居民镇塞，乞敕河、漕重臣相度疏浚，复其故道。淮、泗消则黄河势亦减。

时河以北诸省患水，而江以南又苦旱，屡诏蠲赈，而湖广、四川、闽、广诸镇待饷甚急。永吉疏请下廷臣筹足饷救荒之策，上命永吉详具以闻。永吉因言："各省兵有罪革占冒，马亦有老病弱毙，十汰其二。以百万之饷计之，岁可省二十万。即以裁省之项，酌定直省灾伤分数，则兵清而赋亦减。"上嘉纳之。

畿辅奸民，每藉投充旗下，横行骫法。永吉疏陈其害，谓："上干国法，下失人心，请敕禁王大臣滥收人投旗，以息诸弊。"十年，擢兵部尚书。十一年，与刑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分赈直隶八府。转都察院左都御史，擢秘书院大学士。

永吉在兵部，鞠德州诸生吕煌匿逃人行贿，谳未当，下王大臣诘问，永吉厉声争辩。事闻上，谕曰："永吉破格超擢，当竭力为国，乃因诘问，辄至忿怒，岂欲效陈名夏故态耶？"左授仓场侍郎。十二年，仍授国史院大学士。寻加太子太保，领吏部尚书。

十四年夏，旱，疏请"下直省督、抚、按诸臣清厘庶狱，如有殊常枉屈，奏请上裁。赎徒以下，保释宁家"。下所司议行旋以地震具疏引咎，上复责其博虚名。十五年，以兄子树德科场关节事发，左授太常寺少卿，迁左副都御史。十六年，卒。上以永吉勤劳素著，命予优恤，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通。

党崇雅，陕西宝鸡人，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顺治元年，以天津总督骆养性荐，授原官，调刑部。疏言："旧制，大逆大盗，决不待时，余俱监候秋后处决，未尝一罹死刑，辄弃于市。请凡罪人照例区别，以昭钦恤。新制未定，并乞暂用《明律》。俟新例颁行，画一遵守。"二年，复疏言："流寇暴虐，今剿灭殆尽。恐寇党株连，下民未获宁止。请速颁恩赦。督、抚、司、道及府、州，县各官，简用务在得人，庶可广皇仁，布实政。"并得旨允行。骆养性被讦贪婪通贼，辞连崇雅，谳不实，免议。给事中庄宪祖劾崇雅衰庸，崇雅疏乞罢，留之。五年，擢尚书，六年，加太子太保。八年，调户部，加少保。十年，引疾告归，命仍支原俸。旋召还。十一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三年，复以老乞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入谢，上见其老，赐御服，谕曰："卿今还里，服朕赐衣，如见朕也！"临行，复召见，赐茶，慰以温语，命大学士车克送之。十三年，敕存问。康熙五年，卒。明福王时，定从贼案，崇雅与卫周祚、高尔俨皆与。

卫周祚，山西曲沃人。明崇祯进士，官户部郎中，顺治元年，授吏部郎中。再迁刑部侍郎。疏言："各省逮捕土寇，坐辄数十人，请饬鞫讯得实，具狱词解部。京师多讦讼，请严反坐罪。功臣犯法，请复收赎之令。"调吏部，疏言："六部司属，请每岁令堂官纠举黜陟。""疆圉新辟，招民百名，即授知县，暂委各官，即予本职，乃一时权宜计。请试以文义，有不娴者，招民改武职，暂委授佐杂。"皆下部议行。擢尚书。历工、吏二部。十五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改国史院。以

葬兄周胤乞假还。复起授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以疾乞休。十四年，卒，谥文清。周祚居乡谨厚，圣祖称之。西巡，遣大臣酹其墓。

周胤，明崇祯七年进士，官御史。顺治初，授原官。官至兵部侍郎。

高尔俨，直隶静海人。明崇祯十二年进士，官编修。顺治初，授秘书院侍讲学士。迁侍郎，历礼、吏二部，擢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九年，为御史吴达所论，乞罢。旋起补弘文院大学士。十二年，卒，赠少保，谥文端。

张端，山东掖县人。父忻，明天启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端，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李自成入京师，端从忻皆降。顺治初，忻皆降。顺治初，忻以养性荐，授天津巡抚。端亦以荐授弘文院检讨。三迁为礼部侍郎。十年，授国史院大学士。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忻以静海土寇乱罢，后端卒。

养性，崇祯时官锦衣卫都指挥使，颇用事。大学士吴甡戍，周延儒死，皆有力。来降，授总督。寻坐事罢，仍加太子太傅，左都督，进太子太师。求自效，授浙江掌印都司。卒。

论曰：世祖既亲政，锐意求治，诸臣在相位，宜有闳规硕划足以辅新运者。如蒋赫德请惩贪蠹，权首请田赋循万历旧额，并罢祖军、民壮；永吉议清兵额、恤灾伤，痛陈投旗之害。之俊、崇雅郑重断狱：可谓能举其大矣。若巴哈纳以细事塞明问，以渐、宫以巍科虚特擢，及额色赫、车克辈，皆鲜所建白。要其谨身奉上，亦一代风气所由始也。

清史稿卷二三九　列传第二六

马国柱罗绣锦　绣锦弟绘锦　雷兴　王来用

丁文盛子思孔祝世昌

沈文奎，浙江会稽人。少寄育外家王氏，因其姓。年二十，为明诸生，北游遵化。天聪三年，太宗伐明，下遵化，文奎降。从贝勒豪格以归，命值文馆。汉军旗制定，隶镶白旗。六年六月，上自将伐察哈尔，因略宣府边外。明文武大吏请盟，上还师。八月丁卯，召文奎及同值文馆诸生孙应时、江云深入宫赐馔，命策和议成否。文奎等皆言明政日紊，中原盗贼蜂起，民困于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文奎等退，各具疏陈所见。

文奎疏言："先帝用兵之初，势若破竹，盖以执北关之衅，名正言顺。其后多疑好杀，百姓离心，皆曰利我子女玉帛耳。上宽仁大度，推心置人。令师次宣、大，长驱而入，谁复敢当？乃以片言之故，卷甲休兵。大信已著，宜乘时遣使，略逊其辞，以践张家口之约。夫不利人之危，仁也。不乘人之乱，勇也。有失旧约，信也。一举而三美归焉。或谓南朝首吝王封，次论地土人民，和必不成。臣谓和否不在南朝，在上意定不定耳。且和而成，我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或蓟镇，或宣、大，或山海，乘时深入，诞告于众，曰：'幽燕本金故地，陵墓在房山，吾第复吾故疆耳。'师行毋杀人，毋劫掠，则彼民必怨其君之不和，而信我无他志矣。大凌河降夷，上赦之刀斧之下，复加以恩育，其所以去者，皆父母妻子牵其念耳。文王王政，罪不及孥。执杀逃亡，已正国法。岂可因兄及弟，因父及子，以一降夷而使众降夷自危，且使凡自大凌河降者，人人坐疑，非上明白宣谕，上下睽违，终不能释也。我国衣冠无制，贪而富者，即氓隶，冠裳埒王侯。清而贫者，即高官，服饰同仆从。乞上独断，定衣冠之制，使主权尊，民志定，贤愚佥奋，国日以强。"

云深疏言："南朝未能决和，宜倍道径取山海。山海既破，八城折入于我，再与画界议好，和乃可定。"

应时疏言："用兵当先足民。年来国用不舒，今岁又被灾，十室九空，宜乘时究方略，转虚为盈，此宜急议者也。八门征税，正税外有羡银，税一两非增三四分不收，朘削穷民脂血，此宜严核者也。六部公廨已毕工，人人当尽心力为上治事，否则不惟负上，抑且负此巨室，此宜申饬者也。大凌河新夷，固自取灭亡，然边防严则逋逃何自越，此亦申饬者也。"

是岁近明边蒙古部民逃入沙河堡，明兵索还。文奎、应时疏中曰"降夷"，曰"新夷"，盖谓是也。

九月，文奎复疏言："臣自入国后，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劝上勤学问者。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帝王治平之道，奥在《四书》，迹详史籍。宜选笔帖式通文义者，秀才老成者，分任多译讲解，日进《四书》二章，《通鉴》一章。上听政之暇，日知月积，身体力行，操约而施博，行易而效捷。上无曰"此难能"，更无曰"乃公从马上得之"，乌用此迂儒之常谈，而付之一哂也。上用人亦宜详审，臣第就书房言之。书房出纳章奏，即南朝之通政司出。自达海卒，龙什罢，五榜式不通汉字，三汉官又无责成。秀才八九，哄然而来，群然而散。遇有章奏，彼此相诿，动淹旬月。上方求言，而令喉舌不通，是何异欲其入而闭之门乎？宜量才委用，或分任俾责有所专，或独任俾事有所总。至笔帖式通文义者，惟恩国泰一人，宜再择一二以助不逮。立簿籍，定期会，使大事不过五，小事不过十，分而任之。课勤惰，察能否，而从以赏罚，则政柄不摇，贤愚并励矣。"

七年七月，疏言："图事功者，以得人为先务。顷闻开科取士，诚开创急事也。然臣以为非抡才之完策，上宜发明谕，不拘族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有才能者许自荐，知人有才能者许保举。自荐者择有智识之臣，畀以抡选，而严挟私徇情之罚。保举者不避父子兄弟，但令立状记籍，异日考其功罪，与同赏罚，然后亲加省试，量才录用。有技能则超擢，无才行则责谴。奴隶工商，有善必取。显官贵戚，有恶必惩。招以真心实意，歆以高爵厚录，绳以严刑重罚。好荣恶辱，人情所同。虽不能拔十得五，于千百中得数人，而已足为用矣。"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文奎列第二，赐人户、牲畜，授内弘文院学士。七年八月，以醉乘马犯卤簿，论死，上宥之，仍命断酒。

顺治元年，世祖定鼎，七月，命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时畿南未定，保定、大名、真定所属诸州县，盗千百并起，焚掠为民害。文奎到官，驻真定，训练所部兵，与巡按卫周胤谋捕治，盗渠赵崇阳等数百人降。有韩国璧者，为盗宁晋泊，拒官军。文奎即用崇阳捕斩国璧，歼其徒。遂分部总兵王燝、守备刘文选等将兵逐贼。燝等讨灭香炉、乔家二寨，戮其渠钱子亮、赵建英。文选等攻深州，戮其渠于小安。攻晋州，戮其马数全。于是冀州郭世先、保定李库、内黄李君相、顺德袁三才数十渠魁，并就俘戮。散其协从，录骁勇置部下。畿南渐定。州县吏征赋仍明季旧习，优免多则蚀赋，摊派行则历民，文奎疏请悉从正额。宁晋泊地肥而赋轻，豪右竞占，逋赋为州县吏累，文奎疏请招民分耕纳赋。二年正月，疏言畿南民重困，岁贡绵丝诸品，皆求诸他行省，请改折色。二月，又论诸卫所地纳赋丁入保甲，皆当属州县吏，并见采择。李联芳、张戍轩等为盗南皮、盐山间。四月，遣都司杨澄、守备徐景山捕治，戮联芳等九十三人。

寻命加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五月，改命总督淮、扬漕运。淮、扬群盗，高进忠、魏用通、高升三人者为之魁，复有丰报国、司邦基挟明宗室新昌王，与相应为乱。文奎遣游击裴应旸等击斩用通，总兵王天宠亦击破升，报国、邦基为其徒缚诣江宁以降。进忠走崇明，亦降。十二月，复令总兵孔希贵、苏希乐逐盗如皋，得其渠于锡藩、刘一雄。三年八月，又与淮徐道张兆雄发兵击斩邳州盗杨秉孝、王君实等。江、淮间始稍安。十月，疏请禁革苏、松诸府征漕积弊，悉去官户、儒户、济农仓诸名，著为令。四年正月，以擅免荒田赋，又渎请明陵祀典，夺职。

五年十二月，起为内弘文院学士。六年，充会试总裁。八年，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得罪，文奎以知睿亲王多尔衮令改实录不上言，当坐，上命免议。四月，复命以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请复姓沈氏。七月。疏请慎选运官，清核舍余，合选殷丁，清勾黄快，皆漕政大端，凡四事。十年，率师讨胶州叛将海时行。十一年，遣兵捕朱周祺，清通、泰滨海逋寇。江北庐、凤、淮、扬诸府灾，文奎请蠲赋，户部议未定，冬尽未启征。九月，文奎坐督运愆迟，左迁陕西督粮道。寻卒。

与文奎同时以诸生直文馆者，云深、应时同被召对。又有李栖凤、杨方兴、高士俊、马国柱、马鸣佩、雷兴辈，盖皆文奎疏中所谓秀才八九者也。栖凤、方兴、国柱、鸣佩、兴自有传。云深后不著。应时为启心郎，以祝世昌请毋以俘妇为妓，为改疏稿，坐死。士俊尝上疏谓："上定例一丁予田五日，衣令于此出，力役于此出。民已苦不足，况以绳量田，名五日，实止二三日。将吏复占沃地，役民以耕，宜禁革。民间贷金，当视金多寡定取息重轻，其有逾度者，宜坐罪。"日者，满洲以计田，士俊用当时语也。士俊入关后，尝为湖广巡抚，收长沙，克衡州、常德，有劳。

方上召文奎等策议和成否，亦谕吏民令建言。有胡贡明者，疏言：“我国与南朝未尝无内外君臣之分。今既议和，当遣使修表，姑听其区划。如不欲为之下，遂图大事，必如汉高祖而后可。”因谓鼓舞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人心，皆未若汉高祖。贡明先尝上疏请更养人旧例，略言：“太祖时方草创，土地、人民，财用皆与诸贝勒均之。今尚沿此习，上名虽有国，实不只正黄旗一贝勒啻。一人寸土，上与诸贝勒互不相容。十羊九牧，即有中原不可以为治。出师得财，当以三属上，七分异诸贝勒。得人聚而赎之，视其贤不贤，厚薄予夺，权得以自操，而人心亦归于一。”至是又别疏申前说，并反复言养豪杰当破格，如高祖之于“三杰”。上觉先疏，颇匙其语，谓后出师当用汝议。览后疏，责其语冗。贡复上疏抗辩。七年，又有扈应元者，疏诋汉官但求名利，语近戆，略如贡明。别疏陈七事，谓备荒宜储粮；编丁宜恤老幼；筑城建关宜不妨农业；出师宜选公正廉能吏，拊循新下郡邑；取士宜尚德行；求言宜置谏官；乘机取天下，在人心不在火器。上览其疏，于论筑城建关，疑勿善也，不竟阅。应元亦上疏抗辩。

李栖凤，字瑞梧，广宁人，本贯陕西武威。父维新，仕明为四川总兵官。尝官蓟、辽，家焉。马鸣佩，字润甫，辽阳人，本贯山东蓬莱。其先世尝为辽东保义副将，因占籍辽阳左卫。栖凤、鸣佩皆以诸生来归，事及宗，并值文馆。崇德元年，甄别文馆诸臣，栖凤、鸣佩俱列二等，赐人户、牲畜。汉军旗制定，同隶镶红旗。世祖定鼎，授栖凤山东东昌道，鸣佩山西冀南道。顺治二年，收湖广，移栖凤上荆南道，鸣佩下湖南道。

方栖凤值文馆，治事勤慎，达海等闻于上。上命司撰拟，迻写国书。达海卒，栖凤言文馆无专责，棨贮官文书，人得窃视，虑有漏言。上召王文奎等咨和议成否，栖凤上疏言：“臣侍文馆几七年，今上与南朝议和，谋及群臣。臣愚以为时政有可惜者二，当速图者六。先帝劳心力、训练劲旅以遗上，上当法先帝赏罚出独断，有功虽贱虽仇必赏，有罪虽贵虽亲必罚。若不振奋鼓舞，必且习为泄泄，弛已成之业。此可惜者一也。上天姿英敏，诚大有为之君也。臣见诸臣章奏，辄曰“上宽仁大度”，此则谀耳。创国之君，不欲过刻，亦不欲过宽。用人听言，审察其可否，中夜而思，如何使人畏，如何使人喜，而后可以驱使。倘信虚誉而毗于仁厚，必误上英敏矣。此可惜者二也。民以食为天。今岁水且螟，米值骤昂。上宜速出师攻关外八城，八城为我有，岂复虑我民之枵腹耶？一失此机，民无食且流散，国亦稍稍衰矣。当速图者一也。上旧得人民，兵农工役，物物皆备。惟频岁役民筑城，此毁彼建，不得休，民未必无怨。昨闻大凌河西夷复加诛戮，奈何先与之誓而后又杀之也？今宜罢非时之工，广养人之惠。当速图者二也。南朝东西支梧，奔命不遑，势必且南迁。祖大寿与上尝有盟约，当急遣使游说，乘机进兵，迟则失时。当速图者三也。君虽圣，必赖贤臣以调燮之。近虽有二三骨鲠之臣，位卑禄薄，信任未专。如永平道张春，在彼中号有谋略，上宜隆以礼遇，心虽金石，将为我熔。我国虽边鄙，未始无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速图者四也。诸臣多请制定衣冠，尚未允行。夫所谓衣冠，岂必如南朝纱帽圆领而后可？但能别尊卑，差贵贱，即是制度。国体威严视斯，人心系恋视斯，纲纪法度，风移俗易，莫不视斯。当速图者五也。达海竭心力奉上，及其卒，敛乃无韨，其廉若此，未闻上破格矜恤。总兵布三取辽阳首功，先帝赐敕免死，今以事夺官，且下之狱，不过以愚直得罪。功过贪廉，自古无全才，不可拘于一，当速图者六也。”调为上荆南道参政。明年六月，迁湖广右布政使。

十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安徽。吴继、程国柱等为寇休宁、婺源间，栖凤檄总兵李仲兴、许汉鼎等帅师捕治，获所置总兵江乌、郑恩祥，降张天麒、江周等千人。其党赵正挟明瑞昌王谊贵攻宿松，栖凤率总兵卜从善、冷允登御之洿池，斩千级，获谊贵及正子捷应，弟允升。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上其事。旋坐属县滥征赋不举劾，左迁。

六年，复自浙江嘉湖道参议，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广东诸郡县，尚可喜、耿继茂军驻广州，栖凤驻南雄，为具储粮。七年，合兵克韶州，并破雷州、廉州诸寨。八年，明将曾志建侵韶州，栖凤令南韶道林嗣琛、游击张玮等击之，斩二千余级。九年，遣副将先启玉等攻钦州，获叛将李成栋子元胤。十年，明将李定国自梧州侵肇庆，栖凤遣兵败之龙顶冈。寻分遣总兵徐成功、吴进功等复罗定州东安县。捷闻，上手书“知方略”。三字以赐。又遣副将陈武、李之珍

徇高州，至沙江。敌循江岸列寨，师渡江纵击，获所置副将姚奇、中军余元玑等。克化州、吴川县，焚其垒，歼敌。以功进兵部右侍郎。

十五年三月，考满，加兵部尚书。六月，命总督两广。时明桂王走云南，其将陈奇策及明江夏王蕴钥、德阳王俨锦等据上思州，旁掠诸县，栖凤令总兵栗养志等讨之，获奇策等。又剿抚那锦板强诸寨，定太平、思恩诸府。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九月，分设广东、广西两总督，栖凤督广东。十二月，以老乞休。康熙三年正月，卒。

鸣佩，天聪三年，授工部启心郎，仍直文馆。六年，与同罗绣锦疏论输粮令，语详《绣锦传》。崇德八年，授半个前程。顺治三年，自下湖南道参政授户部侍郎衔，总督江南粮储兼理钱法。疏言钱法首禁私铸，犯必诛，并请设钱法道专其责。江南军饷不足，请留关税佐之，皆议行。八年，入为户部侍郎。十年，改总督仓场侍郎。

十一年二月，命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劝垦宣府、大同荒地三千余顷。盗发平阳，鸣佩令副将许占魁等捕治，分兵扼隘，诛其渠张五等二百八十余人，降其党九十余。

十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时郑成功为寇海上，陈其纶、汪龙等为明将。号为侯、伯，据郡县，遥应成功。鸣佩檄总兵胡有升等攻其纶瑞金，破大柏山寨。其纶走宁都天心寨，寨民获以献。复获龙九江，并击破成功之徒胡宁等。未几，明将张名振以舟师侵崇明。鸣佩亦以舟师御之，名振败走。得其副将林正礼等。复周历松江、崇明诸郡邑，视形势，疏陈水陆攻守之策。会给事中张玉治言江宁提督当移驻苏州，吴淞宜增兵。上令鸣佩核议。鸣佩请令江宁提督分兵守刘河、福山，苏松提督驻吴淞，不烦更增兵，但令与江宁提督互策守御为犄角。得旨，如所议。十二月，名振兵复侵崇明，以舟师断海港，官军莫能渡。鸣佩密令民束草削柿，佐军焚敌舟，俘馘无算，名振夜引去。十三年正月，降所置总兵顾忠、副将黄忠、董礼等百余人。顾忠故剧盗，号“纲仓顾三”，善水战，至是降，敌益沮。复率参将吴守祖等出海，至浙江独山破敌。分兵讨吉安、赣州盗，败之上坪。讨徽州盗，剿花桥诸寨。闰五月，以目疾乞罢，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康熙五年正月，卒。

鸣佩尝荐梁化凤有大将才，及成功入攻江宁，赖化凤破敌。栖凤、鸣佩子弟皆才。栖凤弟栖凰，漕运总督，加太子太保，栖鹍、栖鸾总兵；栖鸣，广东提督，子镇鼎，亦官广东提督，加太子太保。鸣佩子雄镇，自有传。

马国柱，辽阳人。天聪间，以诸生直文馆。六年，诸生胡贡明请更养人旧例，语附见《沈文奎传》。国柱上疏，谓：“以家喻国，上犹祖父，诸贝勒犹子弟，而人则妻孥也。祖父重持家，子弟喜便嬖，好恶不同，不能迫而从也。我国正直者多贫贱，贪佞者多富贵。正诎而邪申，欲国之兴得乎？宜采贡明议，无分新旧人，悉养于上。如疑八家分人而赡为先帝旧例，试思先帝时虽曰分赡，而厚薄予夺操之一人。今昔相较，果何如乎？况善继志者谓之大孝。先帝至今日，亦当更旧习。苟益于国，何有于小嫌？且利于八家，而上独擅焉，诚不可也。今养人乃劳事，虽专之，庸何伤？”

先是，国柱与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合疏请置言官，是疏并申言之。而诸上书言时事者扈应元、徐明远、许世昌、仇震疏中往往及是。应元事见《沈文奎传》。明远明兵部吏，自永平降，隶镶黄旗。疏并请禁交结，定法度，立管屯将吏考课黜陟之制，禁管台将吏掊克士卒，禁八门监权不得用重秤，豁流亡户籍，录闲冗吏，革鬻良人为妓。世昌，正红旗牛录章京。疏并请定先帝谥号，建中书府。震、明武进士、都督佥事。疏自署“俘臣”，并请译书史，申法律，简贤才，与明通和。

八年，太宗命礼部设科取士，中式为举人，国柱与焉，直文馆如故。崇德初，始置都察院。三年，授国柱理事官。汉军旗制定。隶正白旗。顺治元年，从入关，授左佥都御史，师已定大同、代州。七月，命国柱以右副都御史辽抚山西，道昌平，出居庸关，至代州任事。师自忻州克太原，国柱进驻太原。师行，任策应。汾州、平阳、潞安、泽州诸府以次底定。李自成将李过、高一功走保绥德，国柱疏请分兵东西夹击，使贼首尾不相应。上韪其议。二年，遣游击杨捷击斩阳曲盗阎汝龙，别将讨岚县盗高九英，降四十余寨。交城盗梁自雨、河曲盗李俊与九英犄角，国柱复分兵捕治。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自成余孽击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客军数往来，苦供亿繁，国柱悉

心措置，民不知兵。十月，擢兼兵部侍郎，总督宣、大。

四年七月，加兵部尚书，移督江南、江西、河南三行省。五年正月，安庆乱者冯洪图陷巢县，掠无为州。国柱令按察使土国宝从侍郎鄂屯帅师讨之。获洪图及其党蒋懋修、钟武等。江西总兵金声桓叛，其将潘永禧犯徽州。国柱遣满洲驻防官兵击破之，复祁门、黟二县。上命征南大将军谭泰帅师讨声桓，克九江、南康、饶州等府。明尚书余应桂据都昌，出没鄱阳湖。国柱令副将杨捷等从谭泰攻克都昌，获应桂。复击败其将邓应龙等于武宁。十月，广东叛将李成栋自南雄侵赣州。国柱遣将与江西巡抚刘武元合兵击杀之。

六年，有王定安者，为乱于湖广，陷罗田，结英山盗陈元等掠霍山。国柱遣中军副将朱运亨等击之，战于三尖山，元等引去。又令总兵卜从善剿白云、梅家、英窠诸寨。明石城王统錡率五千余人自金紫寨赴援，倚山列阵，从善与战，俘馘甚众，获所置总兵孔文灿、副将方学达等。国柱复率师会江宁昂邦章京巴山、提督张大猷讨六安盗，围将军寨，击斩其渠张福环，降所置总兵王俊、副将霍维伦等。安微境诸弄兵者，往往依山结寨相望，至是始尽。

明鲁王以海在舟山，其将吴凯据大兰山为声援。上命国柱策剿抚。国柱知宁波诸生方圣时与以海臣严我公友，使为游说，我公遂降，国柱护送京师。上遣赍敕招凯，国柱复寓书焉。凯与其将顾奇勋。姜君献、陈德芝等降。七年，加太子少保。

九年七月，有张自盛者，为乱于福建，阑入江西境，保大觉岩。国柱檄提督刘光弼击斩所置总兵李全等，遂获自盛。十一年正月，明将张名振攻崇明、刘河、吴淞。国柱募水师，遣总兵王璟、副将张恩达分将之，败之于靖江，复败之于泰兴，毁其舟，名振引去。二月，有赖龙者，为乱于湖广，号“红头贼”，自桂东侵江西境，国柱与湖广总督祖泽远合兵攻桂东，得龙，乱乃定。复加太子太保。旋致仕。国柱初至江南，驻防兵与民不相习，国柱善为抚戢，令行禁止，兵民相安。康熙三年二月。卒。

天聪八年，举人凡十六人，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王金柱、来用，得八人。国柱及绣锦、兴、来用入关后，皆至督抚，而国柱、绣锦、兴又同值文馆。

绣锦，亦辽阳人，以诸生来归。天聪五年，与马鸣佩同授工部启心郎。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绣锦、鸣佩疏言：“民有余粮，孰肯输之官？纵令首告，有仇则讦，无仇则隐，所得必少。且民不敢以粮入市，新人粮不足及旧人之无粮者，皆无所于籴。不若出令，无问满、汉、蒙古官生军民，人输粮一斗。有粮者固易办，无粮者人出银二三钱，籴以输官，亦无大损。其有余粮原输官者，将以升赏。此两便之术也。”崇德元年五月，授内国史院学士。纂《太祖实录》成，得优赉。汉军旗制定，隶镶蓝旗。七年，兼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李自成西走，其党掠卫辉、怀庆间，而原武、新乡诸县盗竞起。绣锦至官，与总兵官祖可法等谋防御，疏言：“自成之众二万余，攻怀庆甚急。明尚书张缙彦产等拥兵河上。副将郭光辅、参将郝尚周不应征调，叛而为寇。明兵在南，流寇在西，请发兵靖乱。”上已令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帅师南征，令取道河南捕治群寇。绣锦亦遣卫辉参将越士忠等攻破娄儿寺盗寨，擒其渠。绣锦请以河北荒地万余亩令守兵屯垦。得旨俞允。

二年十一月，擢兼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湖南诸州县尚为明守，自成从子锦拥众降于明，侵湖北。绣锦至荆州，锦率众来攻。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自江宁来援，锦败走。勒克德浑师还，锦又至。绣锦帅师御之，锦复败走。有胡公绪者，据天门八百洲，四出焚掠，戕署盐道周世庆。绣锦遣中军副将唐国臣、署总兵杨文富等分道讨之，获公绪，毁其巢。三年六月，遣总兵官徐勇击破麻城山寨，获其渠梅增周文江。岳州署总兵官高蛟龙等击斩满大壮，获龙见明等。九月，明总督何腾蛟寇岳州，绣锦遣将御之，多所斩获。十月，遣总兵郑维等定彝陵、枝江、宜都三州县。

四年，定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略湖庆，取攻沙、衡州、宝庆、辰州诸府。绣锦条奏增设镇协，下部议行。王光泰以郧阳叛，上命侍郎喀喀木帅师讨之，绣锦与合兵克郧阳，光泰走四川。五年，金声桓以江西叛，湖南骚动，常德、武冈、辰、沅诸府州复入于明。绣锦疏留喀喀木驻荆州，

而分遣总兵徐勇、马蛟麟等分守要隘，屡败明将马进忠等。上复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共率师徇湖南，渐收诸郡县。绣锦疏请移降卒腹地，毋使师还后复为余孽煽诱。上嘉纳其言。九年七月，赠兵部尚书。

弟绘锦，自通政司理事官再迁，终贵州巡抚。

兴亦辽东人。太祖时，以诸生选直文馆。事太宗，授秘书院副理事官。崇德间，迁都察院理事官。汉军旗制定，隶正黄旗。顺治元年十月，命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天津。李联芳、张成轩为乱沧州、南皮间，兴与总兵娄光先帅师讨之。成轩等将遁出海，师已扼海口，乃惊溃，投水死者强半。兴复遣兵捕治，斩渠宥协，盗尽散。疏言大沽海口为神京门户，请置战船为备。下所司议行。二年四月，移巡抚陕西。陕西方被兵，民多流亡，兴招来抚绥，疏述其状。上旌以冠服、裘马。三年，肃亲王豪格帅师自陕西徇四川，师未至，有孙守法者，为乱于兴安。贺珍又以汉中叛。兴移潼关兵戍商州，密檄汉羌道胡全才为备，待师至，悉戡定。兴疏请龙州置兵，临洮、巩昌留屯军防边，皆报可。四年四月，以疾乞罢。十年八月，复起巡抚河南。未上，卒。赠兵部侍郎。

来用，亦隶镶蓝旗。授工部启心郎。顺治初，再迁山西布政使。三年，师略四川。三月，授来用户部右侍郎，总督山西、川、陕粮饷，驻西安。疏言陕西兵后民困，请蠲荒征熟。山西铜缺，铸钱多，定值过低，商不前，请酌增。四年，疏言汉南遘贺珍乱，蹂躏荒残，请恩赈，并敕部储备肃亲王还师饷糈。五年，疏言河西回乱，运河阻，诸军南讨，请发尖广漕供饷。又言汉中屯军岁饷数十万，请专设饷司，皆如所请。六年，疏言兵出镇，赡其孥如所食糈。司兵者请自离伍日起，司饷者请自到军日起，持异议，请定例划一。部议以应征日起，中途逃亡，不得滥与。八年正月，御史聂玠劾来用专倚中军王桢，自＞职业，部议左迁，援赦免。七月，裁缺。九年，命巡抚顺天。十年，移驻河间。十一年，以定南王孔有德丧归，其属吏或格诏书不出迎，坐左迁。十四年，改授河南大梁道。寻卒。

丁文盛，广宁人。初为明诸生。天命六年，归太祖。天聪间，授兵部启心郎。七年正月，偕同官赵福星疏言："师行戒毋扰民，子女玉帛，秋毫无犯，但发仓库以佐军兴。攻关东八城，当先其易者，后其难者。舍宁、锦、前卫，但得其他小城，因粮以度师，进攻山海。旧制编民为兵，十丁而取一，当令诸甲喇及领屯将吏，慎选年事盛强、身家相称者，毋许以他人代。永平炮兵衣令不足，宜择其技精者授千总，督演习，食糈视铸炮之工。哈喇沁降者置辽河外，虑且逃亡，宜移屯腹地。"

及孔有德、耿仲明来降，五月，文盛、福星上疏请水陆并进，攻山海，取旅顺。并言："毛师来归，令金、汉官吏出羊、鸡、鹅、米、肉以赡其兵。臣虑新人未必肥，而旧人已不胜瘠。复使市马，力忧不能举。若用八门税，一二月已足。"孔有德等，毛文龙部曲，文龙尝使冒其姓，故是时犹称毛帅。及旅顺既下，七月，文盛、福星复请城旅顺，加意防守。考绩，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初，从入关，授山东登莱兵备道参政。二年六月，授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淮县盗张广为乱，以数千人攻莱州。文盛令游击冯武乡等讨之，战三埠，再战红山口，斩广党尼思齐、赵明春。广走平度，游击杨遇明逐之，及于徐里疃，射广殪，歼其徒。明季马政弛，驿马缺，求诸氏。文盛疏请以余存驿站银市马。明季增牙税及他杂税，文盛疏请罢。临清、东昌、平山诸卫置兵五千人，虚额逾半。文盛疏请减，留二千人，节饷令州县募壮丁逐捕盗贼，别疏又请教有司清刑狱，禁狱卒毋虐囚。皆下部议行。三年，盗发茌平、高唐诸县。文盛请兵，上遣副都统觉善率师捕治。四年，文盛被弹事不胜任，左迁河南按察使，稍迁福建布政使。七年，卒。

文盛子思孔，字景行。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四迁，授陕西汉羌道副使。康熙二年，巡抚贾汉复劾思孔追胥役蚀粮草逾限，左迁河南开封府同知。思孔诣通政使自列胥役蚀粮草，狱痩家罄。事上巡抚，巡抚久乃入告未尝逾限，下总督白如梅勘实。复授直隶通蓟道。直隶未设布政、按察两司，八年，巡抚金世德请增置保定守道领钱谷，以授思孔。再迁江南布政使。时吴三桂乱方定，师行江西，湖广，思孔主馈运，应期不愆。禁旅还自福建，庀役具舟，科量悉当。修苏州府学，置育婴堂、养济院，诸政皆举。二十一年，遇大计，总督于成龙以思孔督赋未中程，不得举卓异，特疏荐廉能，上命准卓异。二十二年，擢偏沅巡抚。偏沅所领七郡，溪山环互，民、僚杂处，反侧初定，

余孽每煽乱。思孔抚其渠，群盗渐散。复岳麓书院，御书旌楣。

二十七年，移抚河南，方上，而有夏逢龙之乱，复移抚湖北。逢龙私自署置千总胡耀乾，参将李廷秀，马兵周凯、万金镒皆号总兵，守备林德号副将。上命振武将军瓦岱帅师讨之，趣思孔诣荆州主饷。思孔以武昌仓库皆陷贼，诸军饷乏，乃发河南库帑，护诣襄阳，诸军资以济，疏报称旨。七月，瓦岱师至，蹙贼黄州，诛逢龙，而耀乾等尚据武昌拒命。思孔至汉口，具舟渡江，单骑叩汉阳门，呼耀乾出见，耀乾等遂降。思孔入武昌，数耀乾等罪而诛之，并戮所置巡抚傅尔学、布政娄方顺、驿道金奇功，凡八人。武昌遂定。九月，复设湖广总督，以命思孔。陈龙越八者，逢龙之徒也，二十八年五月，谋为变，期夜半。思孔晡始闻，执陈龙越八戮于市，他悉不问。设水师，分戍武昌、荆州、岳州、常德。尝岁饥，便宜发帑市米江西，平值以粜。

三十三年四月，移督云、贵。八月，卒。

祝世昌，辽阳人。先世在明初授辽阳定边前卫世袭指挥，十数传至世昌，为镇江城游击。天命六年，太祖克辽阳，世昌率三百余人来降，仍授游击，统其众。命董筑沈阳、辽阳、海州三城，事竟，授沈阳城守昂邦章京。

天聪五年，从征大凌河。六年，太宗阅乌真超哈兵，赉诸将，世昌与焉。寻迁礼部承政，授世职参将。七年七月，克旅顺。世昌疏请大举伐明，谓“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归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余悉载军中。炮多则糜药亦多，药局制药，硝丁淋硝虑不足于用。旅顺新获硝磺，宜以其半送沈阳制药。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戢民心、保疆圉，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后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储峙，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上寻遣贝勒阿巴泰等将二千人略山海关外，未深下，引还。

崇德七年，疏请禁俘良家妇鬻入乐户，上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曰：“世昌岂不知朕禁乐户？而为此疏，不过徇汉人，藉此要誉耳。朕度世昌身在我国，心犹向明。世昌果忠于明，明以元功臣田、刘、张三姓之裔隶乐户，世昌何不闻有言乎？朕视满、蒙、汉若一体，尔等同心辅国，譬诸五味，贵调剂得宜。若各相庇护，是犹碱苦酸辛不得其和。尔等徇世昌而不举劾，咎在尔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尔等能如曾之省身。则何过之有？”旋命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与诸汉官会鞫，坐世昌死。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改疏稿，皆死。礼部承政甲喇章京姜新、甲喇章京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上命诛应时，而贷世昌、世荫，徙边外席北。新解承政，与光先皆贳罪。

顺治二年，召还，隶汉军镶红旗。四年七月，授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时盗发孟、五台、永宁、静乐诸县，世昌遣兵捕治。五年十二月，上遣英亲王阿济格等戍大同备边，总兵官姜瓖疑见诛，遂叛。世昌檄诸县兵还守省城，瓖遣兵陷朔州、岢岚，攻代州急。世昌帅师赴援，疏请发禁旅出居庸取大同，分兵出紫荆关，至代州济师。上命阿济格等讨瓖，别遣敬谨亲王尼堪等帅师镇太原。六年正月，瓖将姚举等掠平原驿，戕冀宁道王昌龄，下忻州。固山额真库鲁克、达尔汉、阿赖等破举众石岭关，举弃忻州走。既，复袭陷宁武，万鍊踞偏关，刘迁破繁峙、静乐及交城东关。世昌疏趣援，尼堪师至，出攻宁武，逾月未下，移师向大同。瓖党以其是攻陷保德、交城、石楼、永和诸县，世昌复请发禁旅守太原、曲沃。李建泰以大学士罢归。谋应瓖叛，世昌得其手书以闻。会瓖为其将杨振威所杀，以大同降，师讨定汾、绛、潞安、永宁、宁乡诸州县。建泰与瓖将李大猷等人太平，师从之。建泰等亦降。是岁平阳盗卢允、韩昭宣为乱。攻陷州县，应瓖。陕西总督孟乔芳将兵击破之。世昌以闻。山西底定。七年，卒，谥喜靖。

天聪间，有徐明远者，疏陈时事，因言：“军中得良家妇，上悉令归故夫。此诚如天之仁，禹、汤、文、武殆莫能过。臣窃见遵化、永平俘得良家妇，其主贪利，辄鬻入乐户，得无损上仁声？且乐户既多，吏民游冶，损财物，耗精血，于国无益。买良为贱，古著于令甲，今岂可任其所为而不之禁乎？”明远盖自永平降者，事互见《张存仁传》。世昌继以为言，乃得罪。

论曰：顺治初，诸督抚多自文馆出。盖国方新造，用满臣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浃，政令皆民闻，为最宜也。文盛、世昌未尝直文馆，而自太

祖朝已来附，抒谠效忱，遂与文奎、栖凤、国柱辈分领疆圻，各著声绩。天聪间诸言时政者，并以类附见。当时章奏，流传盖戡，经纶草昧，毋俾终湮也。

清史稿卷二四〇　列传第二七

胡全才　申朝纪马之先　刘宏遇

于时跃苏宏祖吴景道李日芃

李国英，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隶左良玉部下，官至总兵。顺治二年，与良玉子梦庚来降。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授成都总兵。五年，擢四川巡抚。

献忠既灭，其将孙可望、刘文秀等降于明，分遣所部王命臣等窜川南，谭洪、谭文、谭诣、杨展、刘惟明等窜川东，与李自成旧部郝摇旗、李来亨、袁宗第、刘二虎、邢十万、马超等遥为声援。洪犯保宁，国英声击败之。命臣据顺庆，国英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克其城，获其将李大德、朱朝国等。邢十万、马超所据地近保宁，国英偕总兵惠应诏讨之，获其将胡敬，复潼川，逐之至绵州，获所置吏吕济民等。寻招惟明、展来降，遂下绵州。六年，进复安县，克彰明，破关山县，徇石泉。有谢光祖者，据寨抗，师行，遣兵破斩之。七年，遣副将曹纯忠、刘汉臣徇川北诸郡县，设伏击斩寇渠老铁匠、黄鹞子。九年，可望、文秀大举寇保宁，横列十五里，势张甚。国英督兵捣其中坚，别遣兵出，间道击其后，大破之。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一年，加兵部尚书。时可望等破成都，重庆、夔州、嘉定皆为明守。吴三桂、李国翰驻军汉中，国英请敕进兵。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十四年，擢陕西四川总督。三桂等自汉中下重庆，遂趋贵州。文、洪、诣、二虎等分屯忠州、万县，合军攻重庆，总兵陈廷俊、严自明御之，败走。文又合十三家兵逼重庆。国英自保宁赴援，次合江，诣杀文以降。国英入城安抚，洪亦与其将郝承裔、陈达先后出降。文所部犹据涪、忠二州，国英遣总兵王明德击破之。十七年，承裔据雅州复叛，国英督兵至嘉定，分三道进剿。破竹箐关入，承裔走黎州，追获之。十八年，川、陕各设总督，命国英专辖四川。

康熙元年，明石泉王奉鈲攻叙州，国英讨平之。时摇旗、来亨、二虎、宗第等据茅麓山，掠四川、湖广、陕西错壤诸州县。议三省合军讨之，国英疏言："贼巢横据险要，我师进攻，未能联合。宜豫会师期，分道并入，使贼三路受敌，彼此不暇兼顾。一路既平，就近会师，贼可尽歼。"上命将军穆里玛、图海将禁旅讨之，国英与西安将军富喀禅、副都统都敏会剿。明年，督兵进巫山，趋陈家坡，破二虎垒。二虎走死，摇旗、宗第夜遁。总兵梁加琦、佐领巴达世逐之至黄草坪，获摇旗，宗第及所置吏洪育鳌等。又遣总兵李良桢破小夹寨，获明东安王盛浪，叛将贺珍子道宁以所部降。四年，疏言："全川底定，裁留通省兵四万五千名，以马二、步一战守各半定额。"从之。五年，卒，谥勤襄。七年，追叙国英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孙永升，袭职。雍正间，官南阳总兵。坐事戍军台。世宗念国英前劳，召还，洊擢至工部尚书。以永升从子时敏袭职。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刘武元，字镇藩，汉军镶红旗人，初籍辽东。仕明官游击，佐祖大寿守大凌河。天聪五年，从大寿出降。崇德六年，授刑部参政。顺治元年，改授甲喇额真，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二年，授天津兵备道。三年，擢南赣巡抚。四年，遣副将刘伯禄、徐启仁等剿捕瑞金、石城、兴国、龙南、宁都、上犹诸县土寇，克鱼骨、莲花、丁田、钩刀嘴诸寨，斩其渠叶南芝、刘志谕、刘飞等。

五年正月，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江西诸郡县皆附，外连闽、奥、赣州介其间。武元召诸将歃血誓，得仁以二十万人来攻，启仁出降，围合。武元城守三月，粮尽，斥家财佐军，历士卒奋战，遂破得仁兵。得仁退屯东山，引武元空城出战，将设伏邀击。武元知其谋，天未明，兵数百持炬为前驱，得仁兵望见，伏尽出，力战，得仁中创遁。声桓闻我师至九江，谋退保南昌，武元出奇兵袭其后，败之大湖港，斩获无算。

十月，叛将李成栋复来攻，众号百万。武元先出兵数百挠之，夜缒城出死士劫破十余垒，遂令诸将分兵东、西、南三门出战，大破之，成栋以数骑走。叙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赐紫貂

冠服、甲胄、佩刀、鞍马。六年，征南大将军谭泰既克南昌，遣梅勒额真觉善等与武元会师，克信丰，成栋宵遁，堕水死。武元分遣副将先启玉、参将鲍虎、游击左云龙等捕成栋余党，定瑞金、雩都崇义诸县。进攻梅岭，破木城五，获成栋将刘治国。

七年，平南王尚可喜徇广东，师自南安入。武元遣副将栗养志以兵从，克南雄、韶州二府。又遣副将高进库，游击杨健、洪起元等剿宁都土寇彭顺庆，副将杨遇明，刘伯禄，贾熊、董天用等剿大庾土寇罗荣。顺庆应声桓为乱，自号军门，窥伺郡邑。荣自明季倡乱楚、奥间，自号五军都督，聚众数万，阻山结寨二十余，四出劫掠，至是皆就戮。叙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遇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十年，引疾还京。十一年，卒，赠少保，谥明靖。

濶，武元长子，袭职。疏请追叙武元赣州全城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官至副都统。

浩，武元次子。康熙间，官广西寻州知府。孙延龄叛，城陷被戕，并及其子中枢、中梁、中柱、中楫。事闻，赠太仆卿。

库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太祖创业初，其四世祖昂果都理巴颜来归。库礼事太宗。

崇德初，征朝鲜兵从征伐，命库礼将其军。五年，睿亲王多尔袞等伐明，围锦州。上遣户部参政硕詹使朝鲜，发水师五千人。米万斛诣大凌河，库礼与梅勒额真洪尼哈将三十人导。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克其郛，斩八百余级。复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萨穆什喀攻松山北崖，库礼以朝鲜兵二百余先登。科尔沁部人或降于明，发炮中库礼手，库礼不为动，督战益力，卒破明兵。攻松山，明兵击正红、镶蓝二旗分守地。库礼与左翼将领勒卜忒击之。明兵引却。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赉所获牲畜。七年，擢户部参政。

顺治初，改户部侍郎。论定都功，加半个前程。旋坐阿豫亲王多铎指，集视八旗子女，论罚锾。二年，命如淮安总理漕储。四年九月，盐城土寇窃发，库礼与漕运总督杨声远亲往抚慰。未几，其渠周文山等以八百人夜袭淮安，自夹城东门缺口入，攻库礼官廨。库礼率中军张大治、旗鼓王国印将帐下卒数十人御之，其妻尽出廨储矢，仆婢赍送助战，众皆一当百，自丑至辰，所杀伤过当。文山等溃走，逐斩百八十余级，尽收其印札、军械，城赖以全。

有称明益王者，奉唐王聿键隆武号，屯庙湾，有众数千，舟百余，将攻淮安。库礼与声远等计，设伏以待。敌舟扬帆直上，至车家桥，伏发，水陆夹击，敌死者过半，余众走还庙弯，固山额真张大猷、巡抚陈之龙以师从之，敌据刘庄场，为屯凡十，以次剿抚，旬日乃尽定。考满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寻召还。

七年，致仕，复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卒，谥喜恪。

胡全才，山西文水人，明崇祯进士，官兵部主事。顺治元年，固山额真叶臣定山西，疏荐，起原官。二年，自郎中授陕西汉羌道，驻汉中。时叛将贺珍为乱，全才上官，抚绥凋瘵，安集流亡。招明将赵光远部曲齐升、王明德、李世勋等来降，尽收其军械，与知府杨可经等练士卒，聚刍粮为备。珍突至围城，升等奋勇溃击，世勋中流矢死。城守三十余日，援师至，珍遁走，汉中得全。工部侍郎赵京仕疏言汉中重地，宜设巡抚，且荐全才才称任。

三年，擢宁夏巡抚。四年，疏请颁本朝律典及性理、《通鉴》诸书，令士子诵习。又疏言："宁夏旧额兵三万有奇，设总兵及中军副将分统之。其后兵裁及半，罢中军副将。往者总兵应征发，叛将王元遂乘隙戕巡抚焦安民为乱。宜复旧制，广兵额，设中军，调征兴庆副将马宁尝擒斩王元，请仍补斯缺。下部议，并如所请。元党马德既降复叛，全才与总兵刘芳名发兵讨诛之。语详《芳名传》。是岁山、陕蝗见，全才为扑蝗法授州县吏，蝗至，如法捕辄尽，不伤稼。因以其法上闻，命传示诸直省。

初，全才任汉羌道时，令凡受贺珍札付者，许自首，仍予札饷付如其官。旋揭告汉羌总兵尤可望苛罚冒饷，藏匿伪官。可望即以擅给札付讦全才，并坐罢。全才诣部自陈，部议以全才功大罪小，复除江西南道。

十年，经略洪承畴奏荐，令从征湖南。寻命抚治郧阳，提督军务。李自成将郝摇旗、刘体纯等降于明，及明桂王走南徼，遂屯聚房、竹群山间为盗。全才分兵扼冲要，驰察谷城、南漳诸地形势，

檄诸将进讨，战屡胜。十三年，明桂王所置总兵李企晟入郧阳，与摇旗等合。全才遣诸将朱光祚等密捕之，执企晟。旋擢湖广总督，卒官，赠兵部尚书，谥勤毅。

申朝纪，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东。天聪八年，授刑部启心郎。文馆朱延庆疏陈时事，荐朝纪温雅正直，练达世务，处家俭，守身约，讷言敏行，足任鸿钜。崇德元年，赐人户、牲畜。

顺治元年，授河南河北道，驻怀庆。李自成之党二万余来犯，朝纪登陴守御，昼夜不少懈，有渠乘白马薄壕，麾众攻城。朝纪举炮殪之，贼悉惊窜。二年，迁江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三年，疏言："驿递累民，始自明季，计粮养马，按亩役夫。臣禁革驿递滥应、里甲私派。请饬勒石各驿，永远遵守，俾毋蹈前辙。"又疏言："各省驿站银旧额十五万有奇。明季裁充兵饷。驿费不足，辄私派于民。请敕部复原额。"又疏言："《赋役全书》应裁、应留诸项，请核实详酌，俾有司不得私征滥派。"疏并下部议行。四年，阳城民王希尧、贾国昌等以邪教倡乱，朝纪遣中军都司白璧同冀南道武延祚率兵捕治，悉诛希尧、国昌等。汾州营卒李本清、任兴等据永宁铜柱寨为乱，朝纪赴汾州，遣冀宁道王昌龄等率兵捕治，获本清等，焚其寨。宁乡民杨春畅等复以左道据冷泉寨为乱，朝纪遣平阳副将范承宗等讨平之。擢宣大山西总督。五年，卒。

延庆，汉军镶黄旗人。入关，官至江西巡抚。

顺治间，治山、陕著绩效者，又有马之先、刘宏遇。

马之先，汉军镶蓝旗人，初籍金州卫。顺治初，以诸生授昌平知州。四迁至湖广布政使。七年，授江西巡抚。土寇王才据终南山肆掠，之先遣游击陈明顺等自子午镇进剿，才窜走，败之高关峪，又败之化羊峪，获才。又捕治诸盗何紫山、孙守金、唐珍玉等。十一年，自成余党刘二虎、郝摇旗等侵入陕西境，之先与汉兴总兵赵光兴发兵三道迎击，破小广峪寨，斩其将傅奇。迁宣大山西总督。十三年，调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入觐，上谕之曰："陕西天下咽喉，尔当视孟乔芳倍加勤慎，方克有济。"十四年，卒，谥勤僖。

刘宏遇，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东。与弟奇遇，并以诸生入祖大寿幕，佐军谘。天命间，太祖伐明，次三岔河。宏遇与奇遇挈家来归，籍明诸边兵马数目，并画战守事陈奏。上曰："得广宁，当官汝。"久之未用。崇德元年，上疏乞自效，命大学士范文程等试之，授弘文院副理事官。

顺治元年，译辽、金、元三史成，赐白金、鞍马。寻授工部理事官，迁山西朔州道。二年，与副将侯大节等捕治蒋家峪、黑草嘴土寇，擢陕西布政使。五年，授安徽巡抚。金声桓叛江西，皖北盗蜂起。宏遇如池州，分遣镇将逐捕盗渠王贰甫等，移驻安庆，与总督马国柱捕治英山、霍山、潜山诸盗，得其渠孔文灿等，余盗悉平。六年，裁缺召还。

七年，授山西巡抚。时姜瓖乱初定，其党窜匿保德、五台、府谷诸县山谷间。宏遇请免逋赋，苏驿困，矜恤诸死事家。又疏言："兵后民田荒芜殆尽，前此师讨姜瓖，竭蹶供刍粮。今捕治余寇，日需输輓。值二麦未收，秋禾遇蝗灾，农失耕时。"得旨，下所司蠲赈。又与总督佟养量、总兵刚阿泰剿五台山寇刘永忠、高鼎，降陕西土寇杨茂。

宏遇抚山西四年，建忠烈祠祀守土诸臣死姜瓖乱者，并修太原、阳曲学宫，筑汾河诸堤，山西民诵其惠。旋以捕治土寇未入奏即籍没，给事中张璿论宏遇专擅，寻奉诏甄别督抚，宏遇左授福建督粮道。十八年，卒。

于时跃，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诸生授安微合肥知县。寻迁河南怀庆知府。四年，擢河南道。灵宝、卢氏二县寇发，时跃与副将寇徽音、游击孔国养等入山捕治，破其寨，斩寇渠刘芳、张进泽、张三桂等，寇乃平。七年，迁山西按察使。时跃善听讼，讼至即定谳，民称之曰"于不落"。九年，迁山西布政使。坐在陕西荐举属吏失当，左迁。经略洪承畴荐其才，命赴军前效用。寻复荐补湖广驿盐道。

十二年，超擢广西巡抚。明宗人盛浓、盛添据富川，结土寇王心、蒋乾相等，勾集瑶、僮，窥旁近郡县。时跃会提督线国安、总兵全节讨平之。十三年，明将龙韬屯柳州，时跃密约国安与定南王护卫李茹春、总兵温如珍等。督兵攻之，陈斩韬，逐北三十余里，余众悉遁。十四年，师下云南，时跃疏请宾州设兵防守，并分屯柳州备策应，下所司议行。明桂王由榔号召诸降附土寇，假以公侯，

分掳郡县，郁林则李胜、李乔华，怀集则何奎豹、李盛功，富川、贺县则马宝、梁忠，南宁、太平则贺凡仪、曹友，并倚险为巢，四出侵掠。僮寇罗法达、廖仁伦等复扰临桂、永福、荔浦、修仁诸县。时跃亲督兵捕治，所陷城邑次第克复。叙加都察院副都御史。十八年，擢广西总督。明德阳王至濬走安南，时跃招使来降。叙功，加右都御史。康熙二年，卒。

苏宏祖，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崇德三年，以举人授户部启心郎，赐朝衣一袭，免丁四。八年，考满，授世职牛录章京。顺治初，授河南河北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世职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年，坐计典失实，左授福建福宁道。十三年，迁左佥都御史。十五年，授南赣巡抚。十七年，雩都寇发，宏祖斥资造火器，遣兵捣其巢，擒其渠李玉廷。别有土寇谢上逵、罗一鉴、徐黄毛等据广东平远五指石，界连闽、赣。宏祖发兵讨之，上达诈降，潜走匿红畲。宏祖遣将李宗韬以计擒斩一鉴、黄毛等七人，夜进兵，逐贼至柑子窝中木溪，毁五指石寨，攻红畲。贼缚上逵献，斩之。十八年，遣游击王把什捕治广昌土寇。乘雨攻不备，破滴水、羊石二寨，斩千余级，擒其渠幸连升、萧来信。康熙元年，甄别督抚，宏祖解任。三年，卒。

吴景道，汉军正黄旗人，初籍辽东广宁卫。天聪间，授吏部启心郎。崇德元年，改都察院理事官。疏劾刑部理事官郎位贪污不法状，鞫实，黜郎位追赃贷死。郎位衔景道甚，诱都察院笔帖式李民表与同居，讦景道，鞫虚，民表坐诛，籍郎位半产。景道以不察民表违禁移居他旗，罚如例。景道疏论睿亲王多尔袞专擅，坐夺官。

顺治二年，起授河南布政使，擢巡抚。时河北初定，河南五府余寇未靖。宝丰宋养气、新野陈蛟、商城黄景运等各聚数千人，侵掠城邑。景道檄总兵高第，副将沈朝华等分道捕治，诛养气等。四年，郧阳土寇王光泰率千余人犯淅川，景道遣参将尤见等与总兵张应祥合兵击却之。五年，罗山土寇张其伦据鸡笼山寨，出掠。景道遣都司朱国强、佟文焕等督兵讨之，破寨，擒戮其伦，并其党朱智明、赵虎山等。曹县土寇范慎行等煽宁陵、商邱、考城、虞城，仪封、兰阳、祥符、封邱诸县土寇，并起为盗，屯黄河北岸。景道檄第督兵讨之，寇退保长垣。第以师从之，寇走兰阳。景道遣文焕督兵追击，斩千余级。薄曹县，寇列栅拒守。景道檄总兵孔希贵自卫辉道肥城，断寇东走路。游击赵世泰、都司韩进等率精骑分道夹击，战于东明，歼寇数千，获慎行诛之，余众悉溃散。叙功，加兵部侍郎。七年，进尚书。八年，商州土寇何紫山等掠卢氏，夜袭世泰营。第督兵扼击，走商南。景道檄应祥督兵讨之，寇尽歼。九年，以塞汴河决口，与河道总督杨方兴同赐鞍马、冠服。十年，以老疾乞休。十三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懿僖。

李日芃，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太宗时，命以诸生入内院理事，赐五户。顺治元年，授永平知府。三年，迁霸州兵备道。授知州张儒策，谕降土寇李振宇等数百人。擢佥都御史。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授操江巡抚。金声桓以江西叛，日芃亲督兵屯小孤山磨盘洲，令同知赵廷臣、参将汪义、游击袁诚等迎击。五年，战于彭泽。得舟二十余，寇中炮及溺死者无算。六年，裁安徽巡抚，命日芃摄其事。土寇余尚鉴挟勾明宗室统錡勾声桓余党据险为二十余寨，掠桐城、潜山、太湖诸县。日芃遣副将梁大用等督兵讨之，克皖涧寨，进围飞旗寨，断水道，分兵四路合击，拔之。又破桃围等寨，擒戮统錡、尚鉴，余大小和山等十八寨皆降。九年，加兵部侍郎。十年，讨平徽州赤岭土寇张惟良。十一年，甄别直省督抚，加兵部尚书。明将张名振屡自海入江犯镇江，瓜州，劫漕艘。日芃令于镇江檀家洲测江水，浅则植椿，深则编筏，瓖以铁索，阻来舟。两岸置炮，南自镇江至圌山，北自瓜洲至三江口，建新堤，设大桥，通巡兵往来。令圌山、瓜洲等四营守备更番督水师防御。五里置一汛，讥察祥密。诸寇匿江为薮。俘斩略尽。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旋卒，谥忠敏。

刘清泰，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名朝卿，以诸生归太宗，赐今名。崇德六年，试一等，入内院办事。顺治二年，擢弘文院学士。九年，充会试副考官。授浙江、福建总督。

时郑成功据厦门，陷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上命其父芝龙作书，敕清泰谕降。十年二月，清泰疏劾巡抚张学圣、巡道黄澍、总兵马得功前此侦成功赴粤，潜袭厦门，攫其家资，致成功修怨，连陷城邑，学圣等并坐黜。三月，清泰得成功报芝龙书，略言就抚后，愿得浙东、岭南地驻兵。清泰疏上闻，并论成功语浮夸，议抚当详慎。上嘉奖其远虑。五月，平南将军金砺攻海澄，以饷不继，

还军漳浦。会上敕封成功海澄公，畀以泉、漳、惠、潮四郡地，遂罢兵。清泰请驻军浦城备不虞，从之。十一年，疏言："成功虽降，不剃发，其党逞掠如故，降无实意。宜发禁旅赴福建，驻要地，资策应。"下诸王大臣议。清泰旋以病乞假，还驻杭州。成功发兵攻陷漳、泉，上授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左都御史龚鼎孳疏劾清泰当金砺攻海澄，不能同心合力，及招抚未定，又不控扼险要，致海疆被陷，坐夺官。

十八年，圣祖即位，起秘书院学士，授河南总督。康熙三年，以报垦荒地万余顷，加兵部尚书。四年，以疾致仕。卒。

佟岱，汉军正蓝旗人，先世居佟佳。父佟三，归太祖，任梅勒额真。佟岱，与兄养量同授牛录额真。养量，顺治初官至宣大总督，驻阳和，有惠于民。佟岱，崇德元年，从伐朝鲜，以纵掠降民坐死。命夺官，罚锾以赎。三年，授吏部副理事官，兼甲喇额真。六年，师围锦州。七年，攻塔山、杏山皆在行。擢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八年，从克前屯卫、中后所，予世职牛录章京。

顺治元年，从克太原。二年，从讨李自成，师自陕西徇湖广，遂下江南。与总兵金声桓驻守九江，定南康、南昌、瑞州、袁州诸县府，以所俘获奏闻。因疏言："故明钟祥王慈若等衰残废弃，或存其余喘，彰我朝浩荡之仁。"得旨："故明诸王赴京朝见。"旋令摄湖广总督。三年，还京，授兵部侍郎。复从征湖南，自岳州进长沙，战衡州，克宝广后、武冈。六年，复从讨姜璮，拔浑源、左卫、朔州、汾州、太谷诸城。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历户、吏诸部。

十一年，代清泰为浙江福建总督。疏请申海禁，断接济，片帆不和出海，违者罪至死。十二年，成功陷舟山。十三年，复陷台州。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协，互劾。上为移世祯操江巡抚，召佟岱还京，以李率泰代。佟岱不即行，复疏自叙剿抚功，上责其冒功恋禄，下李率表等按状，夺官，留军功三等阿达哈哈番。卒。

秦世祯，汉军正蓝旗人，初籍广宁。顺治二年，以贡生除直隶文安知县。三年，行取授御史，疏请画一各省裁免赋役，从之。四年，巡按浙江。八年，甄别台员，列一等。寻命巡按江南。世祯察淮、扬各郡蠹役害民，严治其罪。徒党聚盟，仇诉告者，世祯执为首者系之狱，疏上其事，并言惩蠹于事后，不若使不为蠹。请饬督抚以下至州县，毋于经制外滥设胥役，并定年限，毋令久充。上从之。

时方大兵后，田亩淆乱，官为丈量，胥役因缘为奸。世祯令编列《鱼鳞册》，使民自丈量，赢缩胥复其旧，荒坍皆有别。州县征赋，民或逾额输纳，世祯限夏税五月，秋量九月，先给《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又令每甲汇列赋额及输户为《滚单》，使里长按户递传，输赋则填注。先行之苏州，民以为便，条列以闻，通行诸府。又以征银设柜，有司奉行不实，请增司府印封，立日收簿，输户自封投柜验数书之簿。又请革佥点粮长之例，改官收官兑。并下部，著为令。巡抚土国宝贪酷病民，以世祯劾，罢。

十年，还京，迁大理寺丞。十一年，擢浙江巡抚，疏请增造战舰，精选水师。别疏言沿海渔舟，往往通寇，请按保甲法，以二十五舟为一队，无事听采捕，有事助守御，并议行。十二年，与佟岱互劾，调操江巡抚，解佟岱任，命暂管总督。寻以李率泰等疏论成功陷舟山，世祯不能辞咎，与佟岱并夺官，卒。

陈锦，字天章，汉军正蓝旗人，初籍锦州。仕明官大凌河都司。崇德间来降，予世职牛录章京，加半个前程。汉军旗制定，授牛录额真。

顺治元年，自内院副理事官授登莱巡抚。青州土寇杨威、秦尚行结明将刘泽清为乱，锦遣兵讨平之。二年，土寇张广焚掠掖、潍诸县，遣兵击败之。广降于泽清，复寇平度，犯莱州。锦遣兵捕治，授策设伏徐家疃，射杀广，尽歼其众。擢操江总督，与招抚大学士洪承畴并驻江宁。三年，明瑞昌王谊石等密结城人为乱，锦与承畴訶知之，闭城捕治诸为乱者。谊石以兵至，击破之。四年，疏言："圌山为镇江咽喉，江宁门户。宜建立炮台，置兵备。江北要口设台亦如之。两岸兵船接哨分防，沿江设烽墩，使声势相通。"章下部议行。

迁浙江福建总督。郑成功为寇，据延平将军寨，地高险，俯瞰诸县，攻不能破。锦命垒土高与

寨等，乘以登陴，遂克之。岁大饥，锦遣兵次第收复，抚辑流亡，民赖以安。五年，成功将郑彩以舟师入据长乐、连江诸县。锦与靖南将军陈泰等分兵收复。师进次兴化，斩成功将顾世臣等十一人。六年，遣总兵张应萝、马得功等复罗源、永春、德化、福安诸城。江西山寇侵延平，陷大田、尤溪，锦遣兵收复，获明新建王由模等。七年，疏请进攻舟山。八年，锦与固山额真金历、刘之源，提督田雄等会师，以大舰随潮出，败明兵横洋，获其将阮进。乘雾攻舟山，明鲁王以海出走，遂克之，坠其城，置定关总兵，驻师守焉。九年，成功寇漳浦、平和，锦督兵赴援，战江东桥，败绩。左次同安，贼夜入其帐，刺中要害，遂卒，赠兵部尚书。

论曰：国初民志未壹，诸依山海险阻而起者，往往自托于明遗，要之为民害，廓清摧陷，封疆之责也。国英定四川，合师讨茅麓山，绩最高。武元守赣州，库礼守淮安，全才守汉中，御寇全城，亦其亚也。朝纪等捕治土寇，皆能勤其官者。若清泰策郑成功，谓挟怨而叛，殊不中事理。锦屡胜而挫，遽为何人所贼，防卫亦稍疏矣。

清史稿卷二四一　列传第二八

伊拜弟库尔阐阿哈尼堪星讷

科尔昆，阿颜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居瓦瑚木。祖翰，太祖时来归。父硕色，官牛录额真。

科尔昆，初为贝革阿巴泰护卫。事太宗，未冠，从伐察哈尔、朝鲜皆有功，令隶噶布什贤。崇德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数万屯松山，科尔昆与牛录额真索浑、巴牙喇甲喇章京瑚里布挑战，败之。明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合兵十余万迎战。科尔昆与索浑等陷陈，殪骁骑数。十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驻杏山。明兵数千自宁远至，科尔昆先众驰击，逐敌至连山，马中流矢仆，科尔昆跃起殪敌骑，夺马，乘以还。从英亲王视濠，敌猝至，索浑陷围中，科尔昆单骑翼以出。明兵数千自沙河所至，侵牧地，率噶布什贤兵击破这。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次丰润，破明军。次河西务，与巴牙喇甲章京鄂硕将数十骑侦敌，敌将将射，科尔昆先发，贯其臂，逐之，从马上相搏，同坠水，敌将颀有力，握科尔昆胄，抑使入水，科尔昆捶其胫而踣，执以归。八年，授牛录额真，兼兵部理事官。

顺治元年，入关，击破李自成，逐之至庆都。从固山额真叶臣攻太原，设伏歼敌。又从英亲王阿济格讨自成湖广，屡靡敌垒。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三年，从肃并王豪格西讨张献忠，次汉中，击破叛将贺珍。进击献忠，战西充凤凰山，大破之。献忠既殪，复与辅国公岳乐、尚书巴哈纳等歼其余党。师还，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授噶布什贤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破湘潭，下宝庆，武冈，分兵趋沅州。与巴牙喇甲喇章京白尔赫图以数十骑先驱，白尔赫图陷陈失其马，科尔昆夺敌马掖之上，并马突围出。复纵骑奋击破敌，进沅州，自道州出龙虎关。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徇衡州，明将李定国列象陈迎战。科尔昆语巴牙喇甲喇章京西伯臣曰：“象不畏矢石，惟鼻脆，吾为君射之。”矢再发，贯象鼻，象奔，师从之。追奔数十里。敬谨亲王闻胜，轻骑疾进，遇伏战没，科尔昆三入围。求得王遗骸。师进次宝庆。明将孙可望以数万人屯山巅，科尔昆兵奋击，可望溃走。贝勒屯齐遣学士硕岱与科尔昆还奏军事，疏言王战没事。闻，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勘，科尔昆言不知疏云何，郑亲王呵之。科尔昆大言曰：“臣自髫龀侍太祖，弱冠事太宗，转战二十余年，今奏事不明，死其分。奈何轻相侮？”上察其无罪，命宽之。但夺世职。十三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四年，从大将军罗托下贵州。即定贵阳，令科尔昆以五千人取黄平，梅勒额真玛尔赛副之。明将白文选据七星关，科尔昆令玛尔赛将二千人出万奇岭大道，诱文选出降，伪败数十里，文选蹑其后，科尔昆将三千人自间道疾趋，出文选军后，玛尔赛还战，文选败走，克黄平，师还。

康熙元年，出定义州土寇。二年，从将军穆里玛、图海下湖广，讨李自成余党李来亨等。图海出归州，穆里玛出宜昌，科尔昆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赖塔将五千人先驱，迭战皆胜。次茅麓山，郝永忠以数万人与来亨合，拒战。科尔昆升山觇之，俟隙纵击，破之。夜设伏，来亨以万余人击我

军，伏发，败走。明日复战，来亨兵以大刀、藤牌护陈，我师张两翼，科尔昆捣其中坚，陈溃。来亨倚谭家砦屯粮，计持久。科尔昆分兵破石坪，进围砦。其将李嗣名出战，中流矢死。科尔昆断其后道，十余日，其将高必玉等出降。科尔昆还与穆里玛合军，图海亦至，令满洲兵守隘，绿旗兵为长围困之。来亨自经死，余党悉降。自成余党至是乃尽殄。师还，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科尔昆从征伐，常为军锋。康介，嫉恶远势。鳌拜专政，科尔昆独不附。八年，卒。子巢可托，官至盛京刑部侍郎。

觉善，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萨尔浒。父通果，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觉善嗣。灭叶赫，克沈阳、辽阳，皆在行间，授世职备御，擢甲喇额真。

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下永平四城，佐固山额真纳穆泰等守滦州。明兵来攻，围合。觉善勒兵出战，夺稍逾堑，与甲喇额真阿尔津、牛录额真库尔缠趋击，明兵溃奔，俄复集迫城下。觉善击却之。明兵发石坏城堞，觉善力御，明兵不能登，凡五败明兵。阿敏弃永平出关，纳穆泰等亦突围走，明兵阻道，力击败之。师还，与诸将待罪，上以觉善力守城，既出犹杀敌，释其缚，进世职游击。五年，上自将围大凌河，明兵自锦州骤至，屯小凌河岸。上遣偏师渡何迎击，兵不盈二百，觉善奋入陈，陷重围，力战得出。我兵别队与明兵战，有军校为明兵所得，援之归。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将步骑四万距大凌河十五里驻军。觉善从贝勒硕托以右翼兵直蹦春垒，明兵败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崇德五年，授正红旗梅勒额真，驻防义州。六年，人攻锦州，坐攻围不力，罚锾。上攻锦州，自将军松山、杏山间，明兵薄我军，谋夺炮。觉善以所部御之，明兵败走。师围松山，掘堑立营。明兵夜来侵，复战却之。八年，与梅勒额真谭布等驻锦州。又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明总后吴三桂邀战，却之。进攻关前屯卫，明兵出战，蒙古兵稍却，觉善督右翼兵奋击，大破之。遂克其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觉善创于炮，仍奋战。二年，进世职一等。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南征，次江宁。自成余党一只虎等寇湖北，命移师讨之。三年，师次石首，令与固山额真叶臣等率精锐徇荆州，破敌，分剿远安、南漳、宜昌，悉定。师还，赐黄金十两、白金三百两。山东土寇扰恩、齐河、平阴诸县，命觉善率兵讨之，斩其渠扫地王，其众万余歼焉。

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叛将金声桓。七月，师薄南昌，至六年正月，克之。移师讨叛将李成栋，攻信丰，觉善督所部竖云梯先登，拔其城，师还，次赣州，复分兵戡定新喻、安福诸县。叙功，并遇恩诏，世职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图鲁”。七年，从睿亲王畋于中后所，坐私出射猎，降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八年，上亲政，复世职，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寻命仍专领梅勒事，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十五年，以老病乞罢。康熙三年，卒，谥敏勇。乾隆初，定封三等男。子吉勒塔布，自有传。

甘都，先世自叶赫徙居巴林，因氏巴林。太祖时率子弟来归，授牛录额真。旗制定，隶蒙古镶蓝旗。天聪元年，从伐明，次宁远。明兵屯城北山冈，甘都手大纛直前，击破之。三年，复从伐明，克大安口，复败明兵于玉田。上自将取永平四城，克遵化，甘都与焉。即命佐察哈喇等驻守。四年，师弃遵化出边，甘都殿，击败追兵。八年，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授兵部对参政。

崇德三年，考满，进二等甲喇章京。寻更定部院官制，改兵部理事官。冬，从贝勒岳托等伐明，击败明太监高起潜，越明都，徇山东，克济南。四年，春，师还，道蠡县，复克其城。以功进一等甲喇章京。五年，从索海等代索伦部，索伦兵五百，据掛喇尔屯拒战。甘都及理事官喀喀木督兵破栅入，斩级二百，俘二百三十人以归。六年，从伐明，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屯松山，屡以步骑出战，甘都辄击败之。恭顺王长史徐胜芳为敌困，甘都突入阵，援之出。七年，锦州下，以功加半个前程。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复从豫亲王多铎徇陕西，克潼关，取西安。二年五月，移师定江南，复与固山额真恩格图、玛喇布等下宜兴、昆山诸县，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略浙东，逐明将方国安至黄岩。国安入城守，围合。甘都察国安势蹙，撤围纵使出，击之，国安

兵大溃，城遂拔。师入福建，甘都先众克分水关，逐明唐王聿键至汀州，降漳州及漳平县。五年，命署巴牙喇纛章京。从征南大将军谭泰徇江西，讨叛将金声桓。七年三月，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寻卒于军。

谭拜，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父阿敦寻，事太祖。天命元年正月朔旦，太祖始建号，诸贝勒大臣上表，阿敦与额尔德尼侍左右，受表，额尔德尼跪展读如礼。阿敦领固山额真。太祖初，征取抚顺，李永芳出降，阿敦引谒太祖。厥后事不著。

谭拜事太宗，天聪五年，以牛录额真从伐明，围大凌河城。祖大寿城守，遣百余骑突围出。谭拜与巴牙喇甲喇章京布颜图追斩三十余人，获马二十有四。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迁甲喇额真。九年，从伐察哈尔，收降人，遂伐明代州。谭拜与噶布什贤章京苏尔德、安达立将四十人伏忻口，明逻卒三百经所伏地，斩馘过半。

崇德元年，从伐明，薄明都，北趋芦沟桥，再败明兵。二年，与甲喇额真丹岱、萨苏喀等将四十人略明边。次清河。明兵七百拒守，击之溃，搴纛二，并获其马。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入墙子岭，攻丰润，击明兵，多坠壕死，复攻破太监冯永盛诸军。四年，从略锦州，率巴牙喇兵破明兵于城南。以功加半个前程。五年，授兵部参政。六年，兼任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七年冬，从伐明山东，克利津。八年春，出边，以所部击败明总督赵光抃、范志完，总兵吴三桂、白广恩诸军。师还，赉白金，以功进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初，从入关。三年，擢兵部尚书。寻从肃亲王豪格西讨张献忠，道陕西，与固山额真玛希等击败叛将贺珍。下四川，屡破献忠兵。复与固山额真李国翰渡涪江败献忠将袁韬。四年，调吏部尚书。旋歼献忠。入关后，世职四进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七年三月，卒。子玛尔赛，附鳌拜，语见《鳌拜传》。孙多奇辉，降袭三等。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法谭，亦他塔拉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瓦尔喀。初以巴牙喇壮达从灭叶赫，取辽阳，授牛录额真。天聪三年，从攻宁远，败明兵于城北山冈。七年，取旅顺。崇德三年，从伐明，败密云步卒，趣山东，克郯城。四年，从伐虎尔哈部，克雅屯萨城。六年，从围锦州，御明总督洪承畴兵于松山，逐敌至塔山，击之，多赴海死。八年，从攻宁远，克前屯卫、中后所。顺治元年，擢甲喇额真。兼工部理事官。从入关，破李自成。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逐自成湖广，其兄子锦犯荆州，法谭以精骑蹂之，斩获甚众。降自成弟孜及其将田见秀等。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授右翼步军总尉。康熙元年，以疾致仕。卒。

席特库，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努颜，率族属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席特库嗣。事太宗，擢噶布什贤章京，率兵出锦州，得明谍，明兵自耀州至，席特库赴援却敌，从围大凌河，裨将多贝陈没，席特库入陈，以其尸还。明兵自宁远来援，与战，一卒坠马，席特库领纛入阵援以出。

六年，与巴牙剌甲喇章京鳌拜等略明边。八年，与噶布什贤章京图鲁什詗敌锦州、松山，皆有俘馘。察哈尔部人有散入席尔哈、席伯图者，上命席特库与蒙古布哈塔布囊等逐捕，斩七十余级，得其户口、牲畜。寻与卦尔察尼堪以二十骑往济农城侦明兵，至西拉木轮河，遇降明蒙古百人，席特库设伏尽歼之。二人逸而奔，席特库射殪其一，一为我国谍者所获。上嘉席特库少胜多，赐甲胄旌之。

复从大贝勒代善略大同，败明兵。自阳和转战，趣天城、左卫，徇宣府，与噶布什贤章京吴拜设伏破敌，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九年，从贝勒多尔衮略山西，自平鲁卫入宁武关，击败明兵，复与甲喇额真布额真布颜等詗明兵锦州，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等蹑明兵冷口。

崇德三年，从贝勒岳托伐明，入墙子岭。明兵自密云突出，与劳萨分兵击败之，得巨炮二十。复击败明总督吴阿衡，攻真定，破太监高起潜兵，追至运粮河。敌夜犯本旗营，偕牛录额真俄兑等力战却敌。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兵自杏山赴援，郑亲王设伏，令席特库以噶布什贤兵诱敌，伏发还击，大破之。明总督洪承畴出松山拒战，席特库与劳萨力战破敌。师复围锦州，承畴以三十万人赴援。席特库与噶布什贤八章京迎战，击败其将王朴等。承畴退塔山，我师蹑击屡胜。复退杏山，席特库纵横驰突，追至笔架山。斩四进余级，得马二百四十有奇，获纛六。明兵自松山、杏山二城潜遁，席特库与噶布什贤章京布尔逊追击，斩数百人，得其驼马。七年，克松山，从豫郡

王多铎伐明，明兵自宁远至，击却之。以功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旋率兵自界岭口毁边墙入，败山海关明兵。将攻蓟州，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合军赴援，席特库与噶布什贤章京瑚里布督兵奋击，破陈斩将，得马六百有奇。

顺治元年，从入关，破李自成将唐通于一片石。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上命席特库益其军，至绛州，渡河，下汾州、平阳，降自成将康元勋，进攻黑龙关，降明将及其兵三千人。二年，移师略湖广，逐自成至安陆，斩四百余级，夺其战舰，进世职一等。

三年，从豫亲王讨苏尼特部腾机思，次土喇河。土谢图等部以兵遮道，席特库督兵追击，斩获无算，迭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五年，卒。

蓝拜，亦佟佳氏，满洲镶蓝旗人。父噶哈，太祖时来归，授牛录额真。蓝拜事太宗，天聪八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固山额真阿山略锦州，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率兵迎察哈尔部众之来归者。寻擢梅勒额真。崇德四年，以不称职解任。寻命偕承政萨穆什喀、索海征索伦部，仍领梅勒事，道虎尔哈部攻克雅克萨城，索伦部长博穆博果尔迎战，与索海设伏夹击，大破之，以功授世职牛录章京，赐貂皮及所获人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兵来夺炮，击却之。擢兵部参政。明总督洪承畴援锦州，蓝拜与诸将进击，破三营。敌乘雨侵右翼，蓝拜及甲喇额真逊塔等与战，敌败走。寻调礼部。

顺治元年，从入关，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三年，复授梅勒额真。从大将军孔有德征湖南，明桂王由榔据武冈，其总督何腾蛟遣其将王进才，黄朝宣、张先璧等拒战。有德至长沙，击走进才，令蓝拜与梅勒额真卓罗追击，殪其众过半。下湘潭，朝宣屯燕子窝，蓝拜与梅勒额真佟岱乘舰至泸口，督兵破其营。寻从尚可喜援桂阳，还师攻道州。又与可喜合军攻沅州。先璧自黔阳出，扼隘为五营，蓝拜率先与战斩七千余级，遂薄城，先璧又以三万人拒战，败溃，遂克之，赐黄白金，进世职二等。六年，兼任礼部侍郎。八年，擢固山额真，兼工部尚书。九年，调刑部。寻命罢尚书，专领固山事。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命率兵镇湖南。明将孙可望等出峡窥湖北，蓝拜督兵防御，敌不能犯。十三年，召还。上亲劳以酒，谕曰："尔等为朕宣力年久矣。今见尔等形貌癯瘠，朕心恻然！"寻以老病乞罢，加太子太保。康熙四年，卒。

鄂硕，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祖棆布，太祖时率四百人来归，赐名鲁克素，子锡罕，授世职备御。天聪初，从伐朝鲜，先驱战没。

鄂硕，锡罕子也。太宗以锡罕死事，进世职游击，以鄂硕袭。八年，从贝勒多铎伐明，攻前屯卫，斩逻卒。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率将士迎察哈尔部来归者。授牛录额真。九年，招察哈尔部伐明，自朔州至崞县，斩逻卒。自平鲁卫出边，明兵邀战，鄂硕与固山额真图尔格击却之。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擢巴牙喇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与劳萨将百人侦明边，至冷口，斩逻卒，得马十五。二年，护甲喇额真丹岱等与土默特互市，赴归化城，斩明逻卒。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自青山口入边，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兵。四年，与噶布什贤章京沙尔虎达将土默特兵三百略宁远，挑战。明兵坚壁不出，得其樵采者以还。

五年，从围锦州，以噶布什贤兵败敌骑。明总督洪承畴赴援，上营松山、杏山闻，命吴拜等以偏师营高桥东。鄂硕詗明兵自杏山溃出。告吴拜，吴拜未进击，明兵复入城。上以鄂硕不亲击责之。六年，复围锦州，分兵略宁远，遇明兵六百骑，击破之，得纛二，马六十余。七年，从伐明，自界岭口入边，败明总督范志完军丰润。明兵自密云出，劫我辎重，奋击却之，遂越明都趋山东。师出边，明总明吴三桂邀战，复击之溃，追斩数十级，得纛三、逻卒二十九、马二百余。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从豫亲王多铎讨之。自成据潼关，倚山为寨，鄂硕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攻拔之。二年，移师南征，鄂硕将噶布什贤兵先驱，至睢宁，败明兵。从端重亲王博洛下苏州。击明巡抚杨文骢舟师，得战舰二十五。趋杭州，败明鲁王以海兵，获总兵一。复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克湖州。世职累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六年，擢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从郑

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师还，赉白金三百。八年，授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世职累进一等精奇尼哈番。十四年，以其女册封皇贵妃，进三等伯。十四年，卒，赠三等侯，谥刚毅。子费扬古，自有传。

罗硕，鄂硕兄也。初授刑部理事官。从入关，擢甲喇额真。顺治六年，姜瓖叛，命梅勒额真卦喇驻军太原。瓖遣兵陷青源，与卦喇分道击之，瓖兵弃城走，斩五千余级。瓖遣兵犯太原，从端重亲王博洛破贼垒，斩万余级。其徒围绛州，扰浮山，迭战胜之。八年，擢工部侍郎。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从征湖南，失利，夺官，降世职。寻授大理寺卿。十七年，以从女追册端敬皇后，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四年，卒。

鄂尔多，罗硕孙。初授侍卫，累迁至侍郎，历户、刑二部。授内务总管，擢尚书，历兵、户、吏、三部。卒，谥敏恪。

伊拜，赫舍里氏，世居斋谷。父拜思哈，归太祖，授牛录额真。旗制定，隶满洲正蓝旗。卒，伊拜与其兄宜巴里、弟库尔阐分辖所属，为牛录额真。太宗即位，察哈尔部贝勒图尔济来归，命伊拜迎犒。天聪八年，上自将伐明，命伊拜征科尔沁部兵，予世职半个前程。九年，迁蒙古正白旗固山额真。

崇德元年，从伐明，入长城，攻克昌平等州县，俘获甚众。三年九月，从伐明，入青山口，薄明都，徇山东，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自杏山、松山赴援，城兵出战，伊拜屡败之。六年，复围锦州，破明兵，进世职牛录章京。洪承畴赴援，上自将击之，命诸将分屯要隘，要明兵，伊拜与梅勒额真谭拜等依杏山而营。明兵败走，伊拜逐击至塔山，明兵多赴水死。七年，遂破承畴，下锦州，命伊拜戍杏山。八年，复命与辅国公篇古戍锦州。是时军纪严，将士有过，辄论罚，伊拜屡坐罚锾、罚马。

顺治元年，调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从入关，击李自成。寻与固山额真叶臣等徇山西，克太原，抚定旁近州县。师还，赉白金三百。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逐自成至武昌，屡击破贼垒。三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郎徇湖南，时衡州、宝庆诸府尚为明守。六年，师克湘潭，伊拜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等分兵向衡州，未至三十里，明兵千余人据桥立寨，伊拜与侍郎硕詹击之溃，薄城，战屡胜，斩明将陶养用，遂克衡州。别军略宝庆及辰、沅、靖、武冈诸州，皆定。师还，赉白金三百。寻请老，授议政大臣。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勤直。第三子费扬武，袭世职。

库尔阐，天聪间，以牛录额真从伐黑龙江，有功，予世职半个前程。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兼甲喇额真。五年，从伐索伦部，与其部长博穆博果尔力战，却之。从睿亲王多尔袞围锦州，攻松山，战有功。六年，擢都察院参政。复从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来，将夺军中炮，库尔阐击却之。率师依山为寨，明兵复来攻，势甚猛，工部承政萨穆什喀欲遣兵助战，库尔阐辞焉，独以所部迎战，斩四十一级，得云梯、枪炮、甲盾、旗帜，进世职牛录章京。八年，迁蒙古正蓝旗梅勒额真。

顺治初，从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加半个前程。旋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潼关，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四年，命帅师驻防济南。淄川寇发，库尔阐遣兵讨之。部议责库尔阐不亲赴，当罚锾，尽削其官职，上但命倍其罚。五年，迁都察院承政，寻仍改参政。六年，从谭泰讨金声桓江西，卒军，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阿哈尼堪，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叶赫。天命时，曾祖椿布伦，偕兄楚隆阿、弟昂古里来归。阿哈尼堪初授牛录额真。天聪九年，同蒙古两黄旗将领布哈、阿济拜略明宁远，明兵千人追至，还击，败之。崇德二年，从征朝鲜，取江华岛。五年，从承政萨穆什喀、索海伐虎尔哈部，克雅克萨城。博穆博果尔以乌喇哈兵六千来袭正蓝旗后队，索海设伏击之，阿哈尼堪与焉。又攻卦喇尔，先入屯，授世职牛录章京。擢礼部参政。六年，从伐明，围锦州击败松山援兵。又与固山额真宗室拜音图败明总督洪承畴兵。松山守将夜袭我军，又遣步兵犯正黄旗蒙古汛地，阿哈尼堪击却之。擢镶黄旗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世祖将迁都燕京，命内大臣何洛会镇盛京，阿哈尼堪与梅勒额真

硕詹将左右翼为之佐。寻命偕固山额真阿山等率兵之蒲州，助剿流寇。二年，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命阿哈尼堪会师自河南下江南攻扬州。明兵来援，率甲喇额真班代等连战皆捷，与固山额真玛喇希克常熟。三年，从豫亲王北讨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遁走，追击，斩百余级，俘获无算，进世职一等。四年，擢兵部尚书。

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师略湖广，阿哈尼堪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别将兵趋宝庆。明将王进才、马进忠城守。师夜薄城，平旦，明兵出战，急击歼之。遂克宝庆。明将马有志等九营屯南山，阿哈尼堪乘胜奋进，陈斩有志等。师徇洪江，又破袁崇第十营，克沅州，师复进，留阿哈尼堪驻守。明将王强等来攻，阿哈尼堪遣署巴牙喇纛章京都尔德等迎击，战沅水上，大破之，斩裨将三、兵七百余。七年，师还，赐白金三百。调礼部尚书，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睿亲王遣迎朝鲜王弟，阿哈尼堪启巽亲王满达海等，以甲喇额真恩德代行。事觉，下王大臣会勘，论死。得旨，夺世职，罚锾以赎。寻复职世职，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卒。

星讷，觉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事太祖，授二等侍卫，兼牛录额真。从伐明，次塔山北，遇蒙古兵四百，射杀其渠。事太宗，伐察哈尔，以二十人侦敌张家口，遇明兵，御之四昼夜，俟贝勒阿济格军至，益兵二百击破之。察哈尔部多尔济苏尔海倚山立寨，列火器拒守。星讷率巴牙喇兵先登破敌。天聪八年，复从上伐察哈尔，星讷佐额驸布颜代率蒙古兵进哈麻尔岭，招其部俄尔塞图等来降。移师伐明，与席特库等略大同。论功，予世职半个前程，授刑部参政。

崇德三年，与承政叶克舒伐黑龙江，师有功，其兄辛泰、弟西尔图战没，当得世职，合为三等甲喇章京。寻坐事降理事官。四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议政大臣。寻卷梅勒额真。六年，授工部参政。八年，擢承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改尚书，进世职一等。三年，从讨张献忠，师还，加太子少保。六年，从讨姜瓖，攻大同。瓖以精锐出战，填堑毁垣。星讷督将士持短兵，力战却之。瓖背城为陈，星讷督将士直压其垒，师乘之，歼其精锐略尽。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年，英亲王阿济格得罪，星讷故为王属，坐夺官，削世职，籍家产之半。寻复授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十年，以老致仕。十四年，星讷自讼军功，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三年，卒，谥敏襄。

褚库，萨尔图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札鲁特。祖柏德，迁居叶赫，来归。天聪四年，师围大凌河，褚库年十七，从军。明军中蒙古将彻济格突陈，褚库迎击，生获以归。复伐明，攻万全左卫，褚库先登，颈被创，犹力战破其城。论功，授世职备御，赐号“巴图鲁”。授牛录额真，兼甲喇额真，崇德三年，授吏部理事官。

顺治元年，入关，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略湖广，自成将吴伯益以三千人拒战。褚库击之，败走。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略陕西，与尚书星讷击献忠将高汝历等，遂下四川，屡败献忠兵。六年，从讨姜瓖，围大同，败瓖将杨振威。师还，坐直宿失印钥，解理事官。九年，从固山额真噶达浑征鄂尔都斯部，与其部长多尔济战贺兰山，俘获甚众。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三年，郑成功攻福州，时郑亲王世子济度率师次漳州，遣梅勒额真阿克善与褚库别将兵赴援。成功以战舰二百自乌龙江来犯，褚库督兵迎战，逐至大江口，得舟十二。成功又以千余人屯江岸，褚库督兵奋击，斩二百余级。康熙二年，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进世职一等。七年以老乞休。十四年，卒，谥襄壮。

论曰：科尔昆、觉善、甘都逮事太祖，谭拜以下诸将，则太宗所驱策，入关后四征不庭，成一统之业，皆与有功焉。科尔昆尤忠直，与席特库、褚库并以骁武搴旗陷阵。干城腹心，由此其选矣。

清史稿卷二四二　列传第二九

硕詹　硕詹子达色济席哈弟费雅思哈

塔喀尔喇子赫特赫

觉罗果科，满洲镶白旗人，未详其属籍。事太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崇德六年，从伐明，围

锦州，分兵屯杏山河岸。明兵自宁远至，果科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努山击破之。逐至连山，斩级三十，得马三十二。七年，与努山略宁远，明兵自中后所犯我牧地，击之溃遁。八年，复与努山至界岭口詗明兵，与战，斩裨将一、步骑三百余。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至庆都。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下陕西，克绥德。自成兄子锦据延安，果科与巴牙喇纛章京希尔根三战皆捷。自成奔湖广，师从之，次安陆，迭击败之，得舟八十。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经汉中，击叛将贺珍，进次西充。破献忠，复与希尔根搜剿余寇。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南，授巴牙喇甲喇章京。攻湘潭，明总督何腾蛟城守，果科与噶布什贤章京瑚沙破西门入。寻与固山额真佟图赖率兵趋衡州，击破明兵，攻拔石桥寨，又击破明将周进唐、胡一清等，逐一清至全州。师还，授刑部理事官。

十一年，授工部侍郎，叙功，遇恩诏，并以监修坛庙，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十八年，卒。追坐修仓糜费，罚锾，降世职拖沙喇哈番。圣祖亲政，其子萨尔布诉枉，复拜他喇布勒哈番。

觉罗阿克善，满洲正黄旗人，景祖兄索长阿三世孙。事太宗，授甲喇额真。崇德六年，围锦州，与果科同在行，击败明总兵吴三桂及松山、杏山援军。师还，明兵袭梅勒额真索海军，阿克善与巴牙喇纛章京伊尔德赴援，击却之，又屡击败总督洪承畴军。授半个前程。八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伐明，攻宁远，分兵攻前屯卫，先登，克其城。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年，擢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兼工部侍郎。八年，调兵部，叙功，并迁恩诏，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与固山额真噶达浑征蒙古鄂尔斯部，歼其众于贺兰山。总兵任珍杀其孥，贿兵部寝勿治，事发，阿克善罢侍郎，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一年，暂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从征湖广，战湘潭，常德、龙阳，屡捷。

十三年，从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师次乌龙江，水险不可渡，乃间道趋福州，分兵令牛录额真褚库先驱击成功，署巴牙喇纛章京伊色克图击成功舟师，遂至福州。谍言成功舟三百泊乌龙江，阿克善等水陆合击，逐敌至三江口，斩其将林祖兰等，俘获甚众。十四年，成功兵侵罗源，阿克善督兵赴援，力战死之，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敦拜，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沙济。父本科理，归太祖。尝从鄂佛洛总管达赖讨朱舍事部长尤额楞，有功，赐号“苏赫巴图鲁”，授牛录额真。卒，敦拜嗣。天命十一年，从太祖攻宁远，先驱，败城兵。师还，敌骑追射，敦拜还击却敌，殿而归。

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五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城兵出诱战，敦拜突入敌队中，斩三人，众悉遁。明兵自自杏山再来犯，皆战却之。六年，复围锦州，明兵松山攻两红旗及蒙古军。敦拜御敌力战，斩二百余级，得云梯十四。七年，加半个前程。八年，与巴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率师驻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逐之至庆都。二年，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敦拜将巴牙喇兵从。次陕州，破自成将刘方亮，方亮兵夜袭营，复击败之。克潼关，定西安。自成走商州，入湖广。敦拜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等追斩三百余级。从豫亲王下江南，克扬州，薄明南都。追明福王至鞠湖，与阿尔津、图赖等截江口，击破明将黄得功，得明福王以归。三年，进世职一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自浙江徇福建，与梅勒额真珠玛喇合军破敌。五年，从大将谭泰讨金声桓，攻九江，破王得仁军，克之，抚临江郡县。

六年，剿畿南土寇，斩其渠，献、雄、任邱、宝坻诸县悉定。七年，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从睿亲王畋于中后所，坐私出猎，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八年，上亲政，复世职。九年，进二等。

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犯广东，命佐将军珠玛喇讨之，克新会，逐之至横州江岸，定国引去。师还，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以病乞休，加太子太保。十四年，起为盛京总管。十七年，卒，谥襄壮。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富察之族，有哈宁阿、硕詹、济席哈、费雅斯哈，皆以武功显。

哈宁阿，满洲镶白旗人，世居额宜湖。父阿尔图山，率其族攻萨齐库城，杀其部长喀穆苏尼堪，抚降三百余人，以归太祖，授牛录额真。既，复分其众别编一牛录，以命哈宁阿。天聪二年，从贝勒岳托等伐明，略锦州，攻松山、杏山、高桥诸台堡，战甚力，授巴牙喇纛章京。三年，从伐明、薄明都，与袁崇焕战广渠门外，以功授世职备御。五年，从攻大凌河。八年，从攻大同，哈宁阿先驱，至小西城，树云梯以攻，克之，复将二十人出战，败敌兵三百。九年，与承政图尔格入明边。师还，道平鲁卫，明兵蹑师后，还击败之，逐薄濠，多所斩馘，进二等甲喇章京。

崇德元年，从攻皮岛。二年，授议政大臣。三年，从豫亲王多铎如锦州会师，道中后所。祖大寿以轻骑掩我师，甲喇额真翁克及土默特兵先奔，哈宁阿且战且退，士卒有死者，论罪当死。上贷之，命夺世职，籍家产之半。四年，复以庇牛录额真阿兰太失律，论罪当死，上复贷之。六年，从围锦州，屡败敌。明总督洪承畴赴援，上督诸军环松山而营，度明师且遁，遣诸将分地为伏以待。哈宁阿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阵于海滨，夜初更，明师循海走，哈宁阿等起掩击，明师蹂藉，死者甚众。寻进攻松山，屡败敌。八年三月，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伐虎尔哈部，俘男妇二千五百有奇，获牲畜、貂皮无算。师还，上厚赉之。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战庆都，再战真定，自成焚辎重走。二年，复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逐贼绥德，徇延安，战破城兵。南逐自成，战安陆，得舟八十。复与谭泰合兵下江南，战江上，夺敌舟。逐敌至富池口，敌据江岸为陈，复击之败。三年二月，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略湖广，破明将吴汝义，降其众。四月，进二等甲喇章京。五月，从肃亲王豪格讨叛将贺珍，取汉中，逐贼至秦州。珍党武大定据三寨山，山势峻不可攻，师围之。会其将周克德、石国玺皆乞降，克德遣其子导师自僻径登，国玺为内应，哈宁阿与梅勒额真阿拉善、署巴牙喇纛章京噶达浑将六百人破垒入，贼皆自投崖下，斩杀略尽。进讨张献忠，徇夔州、茂州、资州、遵义，皆下。五年，师还，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卒。

硕詹，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纳殷。父舒穆禄，归太祖，授牛录额真。卒，硕詹嗣，寻兼甲喇额真。天聪五年，与甲喇额真杭什木、沙尔虎达等略明边，遇逻卒，斩其三，俘其五及逻卒长。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伐朝鲜，攻江华岛，硕詹舟越朝鲜战舰，继牛录额真阿哈尼堪以登，率众合围，降其城，加半个前程。三年，兼刑部理事官，从伐明，深入山东，克禹城、平阴。四年，师还，明兵袭我后军，与巴图鲁尼哈里等击却之。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擢户部参政。五年，师伐明，命硕詹如朝鲜征粮及水师助战。从围锦州，甲喇额真禧福率甲士二十四驻守骆驼山，明兵四百夜劫营，硕詹赴援，斩二百余级，得马十六。七年，领本旗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从入关，改侍郎。上将迁都燕京，命硕詹统右翼兵留守盛京。寻复命从豫亲王多铎南征，自河南徇陕西，遂移师定江南。叙功，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偕都统佟图赖等师出湘潭，明兵阻桥立寨，与固山额真伊拜、巴牙喇甲喇章京觉罗果科共击下之，斩其将陶养用，衡州平。师还，赉白金三百，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年，坐户部给镶不均，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以老病罢。十年，命复世职。康熙二年，卒，谥明敏。以其孙达色、法色分袭世职，并授二等阿达哈哈番。

达色以参领从征福建，战屡捷。郑锦将刘国轩众万余犯海澄，达色赴援，冒枪炮力战，闻城陷，自经死。加拖沙喇哈番。法色兼袭，复合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子明宝，雍正间，从征西藏，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乾隆初，改三等子。子德成，降袭三等男。

济席哈，亦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父本科里，官牛录额真。济席哈初亦授牛录额真。崇德四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五年，从伐明，围锦州。明兵自松山至，邀战，与甲喇额真布丹、希尔根等击却之。寻驻义州护屯田，上诫诸将固守营垒。勿与明兵战。明兵犯镶蓝旗营，济席哈越镶红旗营助战，以擅离汛地，夺官，籍其家三之一。旋与梅勒额真席特库伐索伦部，得其部长博穆博果尔以归。六年，师还，与宴劳。七年，授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八年，兼户部参政。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之至庆都。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既克杭州，以梅勒额真驻守。明大学士马士英、总兵方国安据严州，屡来犯，济席

哈督兵御之，五战皆捷。还京。授工部侍郎，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五年，命率兵驻东昌。寻以郑彩寇福建，命从将军陈泰南征，克长乐、连江、同安、平和诸县，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七年，调刑部，擢尚书，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授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十年，解尚书。胶州总兵海时行叛，命与梅勒额真瑚沙讨之，未至，时行走宿州降。诏移兵镇湖南。十一年，召还。

十四年，命率梅勒额真四、巴牙喇甲喇章京八，从大将军贝子罗托征云南。十五年，命佐将军卓布泰，师进次都匀，击败明将李定国。会师，克云南。十七年，以勘从征将士功罪不实，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十八年，授靖东将军，讨栖霞土寇于七，击破所据岠嵎山寨，七窜入海。康熙元年，卒。六十年，以其子西安副都统阿禄疏请，追谥勇壮。

费雅思哈，济席哈弟也。初以巴牙喇壮达事太宗。天聪六年，从伐察哈尔，分兵略大同，至朔州，城兵出战，费雅思哈与甲喇额真道喇等击败之。崇德三年，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贝勒岳托伐明，败密云步兵。五年，师围锦州，明兵自松山、杏山赴援。费雅思哈御战皆捷。六年，复围锦州，同甲喇额真哈宁阿击敌城下，射殪三人，明总督洪承畴步队自松山至，费雅思哈力战却敌。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追败之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二年春，次榆林，自成兵夜袭营，与巴牙喇纛章京车尔布等击之走，追自成至武昌，屡破其垒。又以舟师邀击富池口，得舟三十。三十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西安，分兵徇邠州。其渠胡敬德以千余人据三水西北山冈，费雅思哈与巴牙喇章京噶达浑破其垒，复与固山额真巴哈纳击叛将贺珍于鸡头关。师下四川，屡战皆捷。正蓝旗兵为贼困，与噶达浑趋援，贼走。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六年，从英亲王讨叛将姜瓖，掘堑围城。瓖兵步骑万余来犯，费雅思哈先众迎战，瓖兵不得入城。瓖兵分踞左卫，陷汾州，窥太原，费雅思哈率巴牙喇兵伺击，会师围大同，瓖党斩以降，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擢巴牙喇瓖章京。寻命率兵驻防湖南。明将孙可望据辰州，费雅思哈与固山额真卓罗、梅勒额真泰什哈等，自沣州、常德进征，可望弃城遁，纵火焚舟，阻我师。费雅思哈取其未焚者以济师，蹑击至沪溪，歼敌甚众。十八年，从将军爱星阿入缅甸，得明桂王以归，师还，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一年，卒，谥喜恪。子素丹，自有传。

噶达浑，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哈达。其先有约兰者，当太祖时，率其子懋巴里等来归。天聪二年，噶达浑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太宗伐多罗特部，有功。八年，从伐明，略山西，克应州。崇德五年，从伐明，略中后所。睿亲王多尔袞等率师围锦州，令领纛先进，败杏山骑兵，设伏松山，斩十余级。明兵营岭上，击破之。又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追击至北冈。七年，从豫亲王多铎攻宁远，明兵蹑我后，噶达浑先众还击，明兵溃走。师还，有巴牙喇兵达哈塔者，被创，仆，掖以归。

顺治元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入关，击李自成，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击自成至九宫山，三败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次西安，分兵讨叛将贺珍，徇邠州，其党胡敬德屯三水，噶达浑与梅勒额真和托直入，破其垒。高汝历、武大定等屯三寨山，复与巴牙喇纛章京苏拜、哈宁阿，梅勒额真阿拉善击败之，督步卒搜剿岩谷。大定等据山岭，其徒左右迎战，噶达浑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夺战，挫其锋。大定等兵攻正蓝旗营，哈宁阿陷围中，噶达浑与阿尔津、苏拜疾驰赴援，围乃解。擢户部侍郎。五年，调吏部，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噶达浑与阿拉善济师，七战皆捷。克代州，进复浑源。六年，兼本旗蒙古固山额真。七年，世祖亲政，擢户部尚书，进世职二等。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寻还为尚书。率师征鄂尔多斯部，获部长多尔济，歼其众于贺兰山，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调满州固山额真、兵部尚书。十年，进世职二等。世职吕忠行赇事发，部议引赦例贷其罪，坐降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讨郑成功，命噶达浑佐之，敕济度调遣官兵，毋令噶达浑离左右。克海澄，水陆并进，复福州，遂下泉州，攻惠安海港卫套及闽安镇，大捷。十四年，师还。卒，赠太子太保，谥敏壮。同族有费扬武、爱松古、兴鼐。

费扬武，满洲正蓝旗人。初自巴牙喇壮达累迁甲喇额真。崇德七年，从饶余贝勒阿巴泰伐明，入塞，击败明总兵马科，越明都。略山东，次胶州，明兵千余屯城外，费扬武力战破之。攻滨州，以云梯先登。出塞，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等分道要我师。费扬武先后与战皆胜，护所俘获还。

顺治初，从入关，击李自成，败其骑兵。寻署巴牙喇纛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西讨自成，次潼关，破自成将刘宗敏。二年，从定江南，攻扬州，得舟二百余。攻明南都，败其步兵。逐明福王至燕湖，与明总兵黄得功战，得舟三十有一。旋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破明马士英军于杭州，生致明总兵一，分兵定海宁、平湖土寇。又与明总兵王之仁战，得舟十有六。授议政大臣，予世职甲喇章京，加半个前程。四年，从军福建。卒。

爱松古，满洲镶白旗人。太祖时，自叶赫来归，屡从征伐。崇德元年，命与察汉喇嘛等赴明边杀虎口互市。复遣往科尔沁征兵。三年，初设理藩院，授副理事官。寻自归化城导厄鲁特部长墨尔根戴青来归。再坐事鞭责。

顺治元年，授牛录额真。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时李自成西走，其将陈永福据太原，发炮攻城圮，永福突围走。爱松古以蒙古兵战，多斩馘，得马千余。又逐自成将马骥至河滨，得舟十五。二年，从围延安，城兵出战，击却之，以八骑蹑自成，获其孥。

三年，从豫亲王多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将蒙古兵三百先驱扼隘，师继进，腾机思遁走，从侍郎尼堪、梅勒额真明安达时里乘夜追击，得其辎重。斩台吉茂海，遂渡图喇河，土谢图汗以二万人拒战。从镇国将军瓦克达等败其骑兵。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五年，命率蒙古兵六百驻太原，击斩泾阳寇李阳，败交城寇王豪明，时叛将姜瓖据大同，其党刘迁以万余人犯代州，爱松古驰往守御，迁众傅云梯乘城，钩致其梯九，斩级三百。迁众穴城，城上发矢石，迁众多殪，乃走繁峙。六年，复来袭，有为应者，引入郛，爱松阿婴城守十余日，端重亲王博洛师至，击斩其渠郭芳，卷遁去。乃还驻太原。瓖党十余万来犯，爱松古与巡抚祝世昌谋遣兵赴清源余沟防御，不使逼城下。端重亲王师自晋阳至，破贼。累擢镶白旗蒙古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南征，王没于阵。爱松古不及救，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十六年，致仕。康熙十四年，卒。

子讷青，以三等侍卫从讨郑成功，至厦门，卒于军。

兴鼐，满洲镶白旗人，父素巴海，自哈达率二百人来归，太祖编牛录，授其长子莽果，兴鼐其第三子也。事太宗，天聪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崇德元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伐明，佐固山额真达尔罕攻顺义，先登，加半个前程。三年，授工部理事官。考满，进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顺治元年，从入关，西讨李自成。自成之徒自延安出犯，截击，大破之。逐自成至武昌，蹑之至富池口，列阵河岸，与巴牙喇纛章京哈宁阿、甲喇额真希尔根击之溃。移军江南，与巴牙喇甲喇额真布克沙败明将黄蜚于池州，斩级二百，得舟十二。三年，从讨苏尼特部长腾机思，战败士谢图汗、硕类汗二部兵。擢工部侍郎，累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十五年，以勘罗源战败将士有所徇，夺官，削世职。十八年，圣祖即位，复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三年，卒。

哈尔奇，莽果孙也。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壮达从军。郑成功内犯，自荆州援江宁，破成功将杨文英。署巴牙喇甲喇章京。讨耿精忠，迭战败其将杨益茂于九江、邵联登于建昌，又败吴三桂将夏国相于萍乡、谢胜先于浏阳、吴国贵于武冈。叙功，授拖沙喇哈番。卒。

达素，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费雅朗阿。天聪五年，以巴牙喇壮达从伐明，围大凌河。明兵来援，与巴牙喇壮达鳌拜同击却之。略明边，斩敌骑。师还，擢巴牙喇甲喇额真。

崇德五年，从围锦州，败杏山明兵。六年，复围锦州，明兵数十人据塔山，列火器拒守。达素率六骑弛而上，尽斩之。复率兵邀击，明兵走海岸。溺死者无算。七年，从徇宁远，败明骑兵。八年，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等伐虎尔哈部，克博和理城，又招降能吉尔、大噶尔达苏诸屯。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徇山西，克绛州，逐贼至黄河，贼以舟济，达素督兵射之，贼多坠水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下湖广，讨自成，克安陆、武昌，逐之至富池口，贼营对岸，达素先诸将冲击，多所俘获。二年，从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道汉中，击破贺珍，

下四川，屡战皆捷。积战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姜瓖，战于右衙，贼大至，达素压力前搏击，飞矢及其喉，手足皆创，坠马。军校欲负以退，卫曰："死则死耳，何避为？"裹创督兵复战，瓖兵败却。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九年，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次衡州。贝勒屯齐令别将兵詗敌宝庆，遇敌，击败之。进攻全州，破寨五，斩所置文武吏九及其徒四千余。复兴安、灌阳，复斩定国将倪兆龙。敬谨亲王没于阵，将佐俱坐罪，达素以别将兵克敌，得免议。十一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十三年，擢内大臣。十六年，郑成功内犯江宁，授达素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浑、巴牙喇纛章京赖塔等率师赴援，至则成功已败走，移师赴福建。十八年，召还。康熙八年，鳌拜败，达素为所引用，坐罢官。寻复世职。卒。同族有喀尔塔喇。

喀尔塔喇，满洲镶白旗人，先世亦居费雅朗阿。父图尔坤詹，当太祖时，率五子及所部百余户来归，授牛录额真。卒，喀尔塔喇嗣，事太宗。崇德三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伐明，略宁远，将入边，破明兵。及还，又连败之。六年，从围锦州，城兵出犯镶黄旗分守壕堑，坐退避，罪当死，上命罚锾以赎。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将本旗败其骑兵，逐之至庆都，尽歼其后队。旋从固山额真巴哈纳等徇怀庆，入山西境，破贼黄河渡口，逐之至榆林。二年，自成走湖广，移师从之。与巴牙喇甲喇章京鳌拜攻克安陆，督兵进剿，毁其垒，得舟六十余。

五年，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师次童子渡。声桓兵据水而陈，方舟为梁，喀尔塔喇夺以度师，分兵趋饶州。声桓遣别将以三千人迎战，喀尔塔喇与甲喇额真巴郎等击败之，克饶州，进次南昌，营甫定，声桓兵出战，奋战，挫其锋。师合围，喀尔塔喇屯江岸，声桓兵以舟运粮入城，喀尔塔喇邀击，得舟八，又纵火焚舟七百余，师次城北。喀尔塔喇与甲喇额真艮泰分兵攻城南。六年春，克南昌。

九年，擢巴牙喇纛章京。从敬谨亲王尼堪征湖南衡州。乘胜疾进，遇伏，力战，与王同没于阵。喀尔塔喇积战功，世职累进一等哈达哈哈番，恤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谥忠壮。

子赫特赫，袭。十六年，以甲喇额真从讨郑成功，攻厦门，战死。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论曰：满洲诸大家多以地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异。战绩既著，门材遂张。济席哈、达素尝专将，虽所当非大敌，或未与敌遇，要其才望必有足以胜此任者。果科等皆以裨佐树绩行间，勋阀所存，亦不得而略焉。

清史稿卷二四三　列传第三〇

沙尔虎达子巴海　安珠瑚刘之源

吴守进巴山张大猷喀喀木

梁化凤子鼐刘芳名　胡有升

沙尔虎达，瓜尔佳氏，其先苏完部人，居虎尔哈。太祖时，从其父桂勒赫来归，授牛录额真。天命初，从伐瓦尔喀部，有功，授世职备御，天聪元年，太宗自将伐明，攻大凌河，围锦州，沙尔虎达以噶布什贤章京从，屡战辄胜。三年，复从伐明，拔遵化，薄明都，沙尔虎达战郭外，败明兵，进世职游击。自是数奉命与噶布什贤章京劳萨等率游骑入明边，往来松山、杏山间，获明逻卒十八及牙将为逻卒监者，并得牲畜、器械甚夥。大凌河城下，明将祖大寿降，既，复入锦州为明守，上遣诸将略锦州，使沙尔虎达悬书十三站山坡谕大寿。九年，与白奇超哈将领巴兰奇等徇黑龙江，加半个前程。冬复略锦州，还，献俘，命分赉将士。

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南汉山城。二年，列议政大臣。甲喇额真丹岱，阿尔津等如土默特互市，上虑明兵要诸途，命沙尔虎达帅师诣归化城护行。三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将八十人行边，至红山口，遇明兵斩裨将二，击走明骑兵自罗文峪至者，搴其纛，得马四十。又破明步兵自密云至者，斩百余级。四年，上自将伐明，沙尔虎达将噶布什贤兵自义州向锦州，复将土默特兵

二百人入宁远北境，与甲喇额真苏尔德、鄂硕，布丹为伏，以数骑致明师，明师坚壁不应，乃掠其采薪者以归。五年，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

六年三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坐从王令离城远驻，当夺职，籍家产之半，上命罚锾。八月，迁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上自将御洪承畴，部分诸将击敌，赐沙尔虎达马。使将所部屯高桥东界，谕曰："敌败当自杏山西台截大道蹑击之，毋使入城。"且诫之曰："汝平日行不逮言，今当自勉！"既战，明师败，沙尔虎达违节制，纵溃兵二百余入城。上命系而问之，沙尔虎达稽首对曰："杀臣只一死，宥当效命。"上乃宥之，降授甲喇额真。七年，与珠玛喇率师伐虎尔哈部，降喀尔喀木等十七人、户千余，得马赢牲畜。师还，宴劳，赉布帛有差。

顺治元年，伐库尔喀，伐黑龙江皆有功。复从击李自成破潼关。二年，从攻江宁，下杭州，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四年，授梅勒额真。帅师屯东昌，讨平土寇丁维岳、张尧中，加半个前程。五年，从讨江西叛将金声桓。迁巴牙喇纛额真，复为议政大臣。六年定河间土寇。七年，调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九年七月，命帅师驻防宁古塔。十年，擢固山额真。仍留镇，赐冠服、鞍马。十五年七月，俄罗斯寇边，沙尔虎达击之走。多所俘馘。十六年，卒，谥襄壮。以其子巴海袭。

巴海初以牛录额真事世祖，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既袭世职，上谕吏部曰："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十七年，俄罗斯复寇边，巴海与梅勒章京尼哈里等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訽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限。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并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余级。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炮若他械，因降飞牙喀百二十余户。叙功，加拖沙喇哈番。明年，以巴海奏捷讳未言有五舟战不利，尽削原袭及功加世职。

康熙元年，改设黑龙江将军，仍以命巴海。十年，上东巡，诣盛京，巴海朝行在。上问宁古塔及瓦尔喀、虎尔哈诸部风俗，巴海具以对。谕曰："朕初闻尔能，今侍左右，益知尔矣。飞牙喀、赫哲虽服我，然其性暴戾，当迪以教化。俄罗斯尤其当慎防。训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坠其狡谋。尔应边方重任，当黾勉报知遇。

边外有墨尔哲之族，累世输贡，巴海招之降。其长扎努喀布克托等请内徙，巴海请徙置宁古塔近地置佐领四十，以授扎努喀布克及其族属，分领其众，号为"新满洲"。十三年冬，巴海率诸佐领入觐，上锡予有差，赐巴海黑狐裘、貂朝衣各一袭。十七年，敕奖巴海及副都统安珠瑚抚辑新满洲有劳，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巴海疏言官兵捕采蔂者，当视所得多寡行赏。上为下部议，并非采参者毋妄捕。是岁，上复东巡，诣盛京，幸吉林，察官兵劳苦。既还京师，谕巴海罢采鹰、捕鲟鳇诸役。二十二年，以报田禾欠收不实，部议夺官，削世职，上犹念巴海抚辑新满洲有劳。命罢将军，降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三十五年，卒。子四格，袭职。

安珠瑚，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父阿喇穆任牛录额真。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战死，授世职半个前程。安珠瑚袭职，遇恩诏，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擢甲喇额真，兼刑部郎中。从大将军伊尔德攻舟山，从将军济什哈讨莱州土寇于七，皆有功。康熙六年，授宁古塔副都统。十五年，增设吉林乌喇副都统，以命安珠瑚，佐巴海抚新满洲，进世职如巴海。十七年，擢盛京将军。二十一年，上东巡，见边界多战骨暴露，谕安珠瑚篇察收瘗。二十二年，以疾乞休，上责安珠瑚失职，夺官，发吉林乌拉效力，二十四年，授索伦总管。二十五年，卒。安珠瑚入对，尝言所辖士兵皆藐视之。上知其庸懦，其卒，命削其世职。

刘之源，汉军镶黄旗人。天聪九年，授甲喇额真。崇德五年，从上伐明，攻锦州，距城东五里发炮坠其台。复列炮城北击晾马台，殪明兵。寻代马光远为正黄、镶黄二旗汉军固山额真。六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围松山，发炮坠台四，获明将王希贤、崔定国、杨重镇等，又斩裨将三。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塔山，列炮城西，毁其垣二十余丈，歼城兵，坠杏山城北台，又击毁其垣，城兵惧，乃出降。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分设汉军八旗，之源仍领镶黄旗。八年，从郑亲王攻克中后所，

斩明将吴良弼、王国安等。进攻前屯卫。发炮坠其城。进世职一等。

顺治元年，从入关，命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剿定畿南余寇。复从固山额真叶臣等西征，克太原。又与固山额真巴哈纳自汾州逐寇至平阳，斩馘四千余。山西寇始尽。师还，优赉。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讨李自成，与国翰合师破应山。降将马进忠复叛，与固山额真金砺击败之武昌，得舟六十余，遂徇湖北。五年，授定南将军，从郑亲王再下湖广。六年攻湘潭，明总督何腾蛟分三队出战。之源分兵应之，败明兵。克其城，获腾蛟。夜督兵逐进忠，平明靡其垒。复进克宝庆，并破南山坡九垒，斩明将马有志、胡进玉等，进忠跳而免。又击破明将袁宗第于洪江、王永强于便水驿。叙功，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八年，与金砺驻防杭州。明大学士张肯堂与其将阮进、张名振雍鲁王以海屯舟山，之源与总督陈锦、总兵田雄合师攻之，破明兵于横山洋，获进。逼螺头门，肯堂城守十余日，师以云梯登，肯堂及鲁王诸臣李向中、吴钟峦、朱承佑等纵火自焚死。名振以鲁王遁三盘岛，之源遣总兵马进宝等追击破之，焚其积聚。复败之于沙埕，收各＜□山奥＞户口八千五百余，悉令归农。论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

十六年八月，授镇海大将军，驻防镇江。疏言：“京口百川洪流，江南财赋自此輓运北输。近因郑成功入犯，几至横截运道。宜先练习水师，以资防御。防海策有三：出海会哨，勿使入江，上也。遁塘拒敌，勿使登陆，中也，列陈备兵，勿使近城，斯下矣。雇练水师当先造船，火器、水手、舵工，百无一备，何以御贼？”上敕兵部下总督郎廷佐制备。十七年，疏言：“京口水师造船二百，募水手、舵工八千余，一时难以集事。沿海民有双桅沙船，造作坚固，其人熟于洋面水道，请查验船堪用者予收用，船户给以粮饷。旧设战船低小，不必修补。边海炮台、烽墩、桥路，请敕督抚下沿海州县修葺高广。”下兵部，并从之。寻得成功遣谍与提督马逢知关通状，疏闻，命侍郎尼满会之源鞫实，逢知坐诛。

康熙三年，召还京，仍任都统。四年，以病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以其子光代为都统。鳌拜得罪，之源、光坐党附，夺官论死，上命宽之。之源寻卒。妻胡叩阍，诉之源功罪足相当，诏复官，并予三等精奇尼哈番，仍以光袭。三传，降袭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吴守进，汉军正红旗人，初籍辽阳。太祖时来归，从征伐有劳，授世职游击。天聪五年，授户部承政。八年，考满，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时始设汉军世管牛录额真，命守进兼任。崇德三年，改左参政。四年，坐赃，论罪至死，命贷之，削世职，解参政，籍其家之半，仍摄正红旗汉军梅勒额真。旋真除。

六年，从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攻锦州，守进发炮克塔山四台，获明将王希贤、崔定国等，多所斩馘。七年，擢本旗固山额真。率师攻松山、杏山，明兵屯吕洪山口，与固山额真金砺击破之。明兵保杏山侧二台，复与固山额真刘之源击破之，遂拔杏山。寻命与梅勒额真马光辉等诣锦州铸炮。八年，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

顺治元年，众入关，复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复从豫亲王破李自成，下江南，败明师，克扬州、江阴复进破嘉兴。叙功，进一等。四年，授定西将军，驻汉中。五年，卒。子国柄袭。从征湖广，官梅勒额真，加世职拖沙喇哈番。

巴山，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哈达。祖巴岱，国初率众来归，授世管牛录额真。再传至巴山。天聪五年，从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兵出战，梅勒额真屯布禄、牛录额真朗格等战没，巴山驰入阵，以其尸还。六年，从伐察哈尔，其部人窜入大同，往取之。师还，巴山与承政图尔格殿，明兵追袭，设伏邀击，斩馘甚众。八年，授世职牛录章京。寻擢甲喇额真。

崇德元年，从上伐朝鲜，与甲喇额真屯泰等先众破敌。三年，兼任工部理事官。从贝勒岳托伐明，自墙子岭入边，薄明都，击败明太监冯永盛兵。攻钜鹿，率所部以云梯先登，克之。加半个前程。五年，与承攻卦萨穆什喀、索海等伐虎尔哈部，攻掛喇尔屯。七年，从奉国将军巴布泰率师驻锦州。

顺治元年，从入关，督所部步兵击败李自成，擢工部侍郎，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年，授

梅勒额真，镇守江宁。三年，命总督管江宁驻防满洲兵，特置总督粮储兼理钱法，驻江宁，以协领鄂屯兼任，加户部侍郎，以重其事。时江北诸山寨并起，号为明守。江宁民有谋为应者，巴山詗知之，捕斩三十人。未几，明潞安王谊石以二万人分三道攻江宁，巴山会招抚大学士洪承畴等督兵御之，谊石败走。语详《承畴传》。明故左通政嘉定侯峒曾以二年死难，四年，其子元静通表鲁王以海，取敕书及其将黄斌卿致承畴书以归。柘林游击陈可得之，有内杀巴、张二将语，指巴山及提督张大猷也。事闻，上以敌谋设间，诏慰承畴，而谕奖巴山及大猷“严察乱萌，公忠尽职”。

六年，江南总督马国柱讨六安山寇，巴山及大猷以师会，斩其渠张福寰，诸寨悉平。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是岁裁总督粮储钱法，不复置。九年，将军金砺讨郑成功，请益师，部议调江宁驻防兵二百，鄂屯与理事官额赫纳、乌库理率以行，攻海澄。成功兵劫我军炮，鄂屯与额赫纳击却之。成功兵十余万逆战，鄂屯督兵纵击，成功兵退，断桥。鄂屯与乌库理策马迳渡，成功兵溃，破其垒数十，降数千人。寻召巴山还京，以喀喀木代。十一年，复录江宁平寇功，进世职二等。康熙十二年，卒。

子舒恕，袭世职。从大学士图海讨王辅臣，次平凉城北虎山敦，击败辅臣兵。复从都统穆占讨吴三桂，击败三桂兵于松滋，进围云南，屡败吴世番将胡国柄、刘圯龙、黄明等，又困其将马宝。巴养元等于乌木山，论功，进世职一等。卒，子长清，改袭一等阿达哈哈番。

张大猷，汉军镶黄旗人，初籍辽阳。太祖克辽阳大猷以千总自广宁来降，授牛录额真。天聪初，明边将遣谍招我新附之众，大奠发其事。太宗嘉之，予世职游击。崇德三年，授刑部理事官。寻擢汉军梅勒额真。四年，更定汉军旗制，授镶黄旗梅勒额真。五年，从睿亲王多尔袞围锦州，率本旗兵攻五里台及凉马山、马家湖，皆下，又克金塔口台。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骑兵自松山至，谋夺炮，大猷击却之。复与固山额真刘之源等攻克塔山、杏山及附近诸台。论功，进二等甲喇章京。七年，迁兵部参政。十月，从贝勒阿巴泰伐明，筑桥浑河济师，击破明总督范阿衡军。八年，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进世职一等。

顺治元年，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与固山额真李国翰抚定诸郡县。二年，师定江南，与固山额真吴守进下浙江，次石门，兵自杭州夜来袭，却之。还克嘉兴。三年命与巴山率兵镇守江宁，总管汉军及绿旗兵。旋授提督江南总兵官。论功，进世职三等梅勒章京。六年，同讨张福寰。总督马国柱奏大猷身先士卒、履险摧锋，功第一，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九年，卒。三传，降袭三等阿思哈尼番。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喀喀木，萨哈尔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乌喇部。父塘阿礼，当太祖时，率百人来归，授牛录额真。从伐辽东有功，予世职游击。从伐瓦尔喀，射熊，为所伤，卒。喀喀木嗣，领牛录。崇德三年，授吏部理事官。五年，从伐虎尔哈部，敌据栅拒战，喀喀木督兵破栅，斩级二百，俘一百三十。七年，从伐明，攻松山，本旗将领失律未察举，降世职牛录章京。八年，擢吏部参政。顺治元年，署梅勒额真。从入关，加半个前程。寻改侍郎。四年，复世职三等甲喇章京。郧阳总兵王光恩坐事逮系，其弟光泰叛据郧阳，提督孙定辽战死，势甚张。上命喀喀木率兵讨之，师将薄郧阳光泰遁走。喀喀木与副将王平率师逐捕，战房县，斩级千余。光泰走四川，喀喀木驻军郧阳。

五年，金声桓自江西窥湖广总督罗绣锦疏请留喀喀木驻荆州。六年，召还。七年，授镶黄旗梅勒额真，世职累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八年。命与固山额真噶达浑等率兵讨蒙古鄂尔多斯部长多尔济。九年，师出宁夏，至贺兰山，击斩多尔济，并歼其部众，俘其余以归，得马驼数百、牛千余、羊万余。

寻命代巴山为镇守江宁总管。十年，明将李定国兵犯广东，潮州总兵郝尚久叛应之。授喀喀木靖南将军，率师会靖南王耿继茂讨尚久。围逾月，督兵以云梯登，尚久入井死，潮州及旁近州县皆定。还驻江宁。

十六年，郑成功大举入犯，破镇江，复陷瓜洲，溯江上。喀喀木与总督郎廷佐、提督管效忠谋御敌，檄总兵梁化凤赴援。会梅勒额真噶褚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遁江东道江宁，入城同守。喀喀木曰：“贼势盛，宜乘其未集先击之。”简精锐逆击。成功前军为少却，得舟二十余。俄，成功兵

大至，连营八十有三，舟蔽江。喀喀木昼夜防守。化凤援兵至，乃议使绿旗兵先乙出战，化凤出仪凤门，效忠出钟阜门，夹击，破成掳白土山列阵，乃分兵左右仰攻，与化凤率精锐捣其中坚，获其将甘辉及裨佐数人，斩馘无算，成功兵溃。走出海。事闻，部议失镇江、州当议罪，上以。授其子喇扬阿一等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梁化凤，字翀天，陕西长安县人。顺治三年，武进士。四年，授山西高山卫守备。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克阳和城，擒瓖将郭二用。擢大同掌印都司。时大同、左卫、浑源、太原、汾、泽群盗竞起应瓖。六年，化凤攻大同，破北窑沟，寇据山岭，悬柴以火燔之，获其渠李义、张豹。攻浑源，徇韩村、玉合堡、张家堡，破贾庄，获其渠王平。乃克浑源，又获其渠方三、唐虎诛之。攻左卫，降云冈、高山二堡，遂合围。化凤中三矢，战愈力，寇以城降。叙功超加都佥事，以副将推用。进攻太原，寇出战，化凤左臂中枪，矢集于髀，益奋斗，执所置巡抚姜建勋，乃克太原。进解平阳围，攻汾州，败其渠沈海。攻孝义，寇渠张尔德来援，与战大破之，乃克汾州，获尔德。海复以兵至，再战击败之，走潞安。迭下曹家堡、记古塞、善信堡。介休、平遥、祁、徐沟诸县悉降。进攻太谷，克之，获其渠苏升，乃克潞安。海走九仙台。拔长子，进攻九仙台，山峻，骑不得上。以火攻之，寇不支，海出降。进定泽州。是岁凡二十二战皆捷。七年，复歼余寇于牛鼻寨，获其渠袁忠。山西悉定。

八年，借补江南芜永营参将。讨平石皿、鹭鸶二湖盗，获其渠杨万科。十二年，擢浙江宁波副将。明将张名振屯崇明平洋沙，总督马国柱檄化凤署松总兵。名振攻高桥，化凤驰赴战，迭击败之，遂复平洋沙。十三年，真除苏松总兵。化凤以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沿海筑坝十余里使内属，并引水灌田，俾海滨斥卤化为膏腴。

会郑成功攻崇明，遣谍疑众。化凤擒斩之，督兵迎战，获其将侯丁秀、宫龙、陈义等。又遣诸将设伏，斩其将陈正，缚致曾进等十一人。成功引去，七月，复大举入寇，连舟蔽江，号百万，陷镇江，直犯江宁，南北中梗。化凤将所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升高瞭敌，见成功军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乃率五百骑夜出神策门，破白土山敌垒。明日，督兵出仪凤门，提督管效忠出钟阜门，夹击搏战，拔巨蠹，毁其木寨，简骁勇乘屋，发火器，矢石杂下，成功兵奔溃，逐至龙江关，获其将余自新等。成功收余众，连屯白土山，众数十万。又明日，复与总管喀喀木等出师神策门，直攻白土山，督将士仰击，寇迎拒，殊死战。甘辉者成功骁将也。化凤入陈生获之。成功兵夺气，遂奔不可止，逐北斩馘。迫江上，化凤先遣别将焚其舟，成功兵自蹂藉及入江死者无算。成功遁入海。化凤策成功当还攻崇明，先遣别将为备。成功出海攻崇明，化凤自江宁还援。成功度不能克，括民舟将渡白茅口，化凤与相直，绝流迅击，炮石荡海波，成功复大败，跳而免。叙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金甲、貂裘。

十七年，擢苏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化凤疏言："苏、松滨海，地袤八百余里，标兵止二千余。请酌调省兵三千八百，立六营，资捍御。"下部议，从之。十八年，上复录化凤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尼哈番。寻裁江安庐凤提督，以化凤为江南提督。时议者以台湾未复，用广东、福建例，苏松滨海立界，徙居民于内地。化凤曰："沿海设兵，赋拟弃之地以养之。国既足兵，民无发业，迁界何为？"奏入，上从其言。康熙十年，卒，赠少保，谥敏壮。圣祖巡西安，遣官祭其墓。乾隆初，定封三等男。

鼐，其次子也。以荫授川陕西督标左营游击。吴三桂乱起，总督哈占令鼐率兵驻黑水峪，败王辅臣之兵于观音堂。调兴安城守游击。从征汉中，战屡捷，克达州，加都督佥事。三年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总督。上南巡，书"旗常世美"字赐之。初，金世荣为总督，谓出洋大船易藏盗，奏定渔船不得用双桅，商船悉令改造，梁头不得过丈有八尺。鼐力言无益海疆，徒累于商民，上命弛其禁。四十七年，疏言嘉、湖诸水皆泄入太湖，通津要道，发帑疏治。支河于浅，劝民开浚。上谕支河劝民开浚，虑有司藉此私派，当并发帑疏治。四十九年，以母丧去官。五十三年，卒。

刘芳名，字孝五，汉军正白旗人，初籍宁夏。仕明至柳沟总兵。顺治元年，降，命仍原官。二

年，调宁夏，赐白金、寇服。时陕西初定，多盗，悍卒复伺隙谋乱。芳名抚绥训练，冀树威望，销乱萌。总督孟乔芳疏奖其才。武大定叛固原，贺珍叛汉中，师进讨，芳名皆有功。三年，方赴巩昌剿寇，宁夏兵遽变，戕巡抚焦安民。芳名驰还察知裨将王元、马德首乱，遣德署花马池副将，分元势。侦元将出城就寇渠洪大诰，芳名设伏，俟元至，伏发，元力拒，诸将樊朝臣、姜九成等衷击之，元败奔，副将马宁等追击，获以归。芳名别遣将搜斩大诰，德闻元诛而惧。四年春，芳名偕河东道马之先出师惠安，德乘间纠党劫军资，遁入山，合寇渠贺宏器等自红古城出口，袭破安定。螺山寇王一林戕参将张纪以应之，横行宁固、平庆间，芳名督所部兵进次乱麻川，破贼。复进次预望城，再破贼，斩一林，德以四骑走，追及之河儿坪，缚而磔之，乱乃定。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四川提督，定西将军。寻命以右都督留镇宁夏。五年，讨平香山寇李彩。

马德之诛，副将刘登楼预有功。登楼居榆林宁塞，多力而狡。六年，以延安叛应姜瓖，易衣服，自署“大明招抚总督”，戕靖边道夏时芳，腾书致芳名。芳名以见污，怒，封其书示巡抚李鉴，鉴以闻。登楼西犯花马池，下兴武诸营堡，逼宁州。时定边屯蒙古札穆素叛逃贺兰山，芳名遣兵击破登楼，登楼走定边屯，结札穆素寇宁夏西境，犯河东，陷铁柱、惠安、汉伯诸堡。将犯灵州，会固山额真李国翰师至，乃定策：鉴守宁夏，御札穆素，芳名引兵东渡河，趋榆林，与登楼战于官团庄，大破之。登楼退据汉伯，师从之，绝其水道，遂合围。芳名督兵逼垒东南，当矢石冲。诸将进曰：“当移数武避贼锋。”芳名历色叱之曰：“死则死耳，何惧为？且士卒伤痍，而我避锋敌可乎？”士卒益奋，攻十二日，克之，斩登楼，余众悉降。

乱定，进世职二等。疏言：“宁夏孤悬河外，延袤千里。镇兵屡征发，兵单力薄。请自后征发缺额，即令招捕备守御。”又请以减等罪人佥发沿边，资生聚。皆下部议行。

十六年，调随征江南右路总兵，加左都督，率宁夏三营驻江宁。郑成功攻崇明，芳名与提督梁化凤共击败之。十七年，疏言：“臣奉命剿贼，不意水土未服，受病难瘳。所携宁夏军士，训练有年，心膂相寄。今至南方，半为痢疟伤损。及臣未填沟壑，敢乞定限更调。”上报以优旨。旋卒于军，加太子太保，谥忠肃。命所部将士还宁夏本镇。

胡有升，锦州人。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袞、豫亲王多铎率师攻锦州，有道人崔应时者，与州民张绍祯、门世文、世科、秦永福等谋以城降，使有升持书诣师，期内应。豫亲王与书赍还。明将訶知之，执应时等下狱。有升与绍祯、世文、世科、永福脱走来归，各赐冠服。鞍马，妻室、奴仆。授世职，有升得三等梅勒章京，隶汉军镶黄旗。屡从征伐。进二等。

顺治四年，授南赣总兵。五年，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犯赣州。副将高进库出战而败，巡抚刘武元与巡道张凤仪分守城东西，有升率健卒循城策应。得仁兵穴城，将置火具仰攻，有升以石窒其窦。围三月，粮匮，有升出战，得仁败走。声桓闻征南大将军谭泰师至，引退，有升督兵迫击，多所斩馘。未几，李成栋复来攻，有升乘成栋兵方凿壕，出战大破之。语互见《武元传》。初，柯永盛自南赣总兵迁湖广总督，请以镇兵二千自随。有升疏言：“赣地江湖关键，声桓乱未平，镇兵习水土，便征剿，宜遣还镇。”上从之。六年，声桓诛，成栋走死。谭泰师还，土寇犹未靖，上犹刘飞、龙南叶芝、石城邹华、雩都彭顺庆、瑞金陈其纶，皆负固为乱，有升与武元分遣诸将次第讨平之。叙功，加左都督，赐紫貂冠服、甲胄、佩刀、鞍马，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十年，以尚可喜、耿继茂疏论有升功，复加太子少保。十七年，以老解官。康熙三年，武元子濶疏请加叙守赣州功，有升亦以请，进一等。九年，卒，子启泰袭，改隶正白旗。再传，降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乾隆初，定封一等男。

杨名高，汉军镶黄旗人，初籍辽东。太宗时，率其族百余人来归，授牛录额真。兼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屡从征伐，克塔山、杏山，击败明总督范志完，取前屯卫、中后所，皆在行。顺治元年，授世职牛录章京。二年迁甲喇额真。三年，擢都察院参政。

六年，授福建漳州提督。明新建王由模据大田，勾延平高峰诸土寇为乱。七年，名高率师破石矶巅，由模走永安，副将王爱臣追获之。高峰寨渠陈光等招德化土寇郑文荐来援，名高令副将韩尚亮等率师截击，围寨。光夺围走，名高督兵奋击，寇多堕壕死。师进次大田。寇溃走，败之龙门桥，

擒其将郭奇、廖明正诸寨悉降。

寻又率师徇邵武，寇走入江西新城，名高分兵三道进。与总兵王之纲殿，逐寇三十余里，擒其将洪国玉、李安民、王恒美等，得牛马、枪炮无算。叙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九年，郑成功自厦门陷长春、漳浦、海澄、南靖诸县，以二十余万人寇漳州，屯凤巢山。名高督兵击破之，成功退屯海澄，所陷诸县皆复。寻复出，陷漳州及所属诸县。给事中魏裔介劾名高怠玩，下总督佟岱按治，坐夺官。寻卒。

刘光弼，汉军镶蓝旗人，初籍辽阳，冒曹氏。天聪五年，命守耀州。率兵从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克城旁三台。城兵出战，光弼先众驰击，我兵有陷阵者，力援之出。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自锦州赴援，光弼驰入阵，斩其裨将。崇德五年，授甲喇额真。从攻锦州，与墨尔根辖李国翰同克吕洪山诸台。屡击败松山、杏山马步兵。明兵屯山口阻我师，与国翰督兵奋战，明兵引去。锦州既下，发炮攻克塔山、杏山两城，及附近台堡。叙功，予世职牛录章京。七年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八年，偕固山额真刘之源诣锦州督铸炮。寻从郑亲王济尔哈朗攻宁远，取前屯卫、中后所。

顺治元年，从入关，击李自成。旋从固山额真叶臣徇山西，克太原。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浙江，拔金华，进定福建。五年，授礼部侍郎。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克南昌，谭泰疏请以光弼署江西提督。六年，平广昌土寇，旋命真除。土寇张自盛、洪国玉等据湖东为乱。光弼督参将陈升等讨平之。其党董明魁、郭承民等皆降。遇恩诏，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三年，赐鞍马、弓矢。十六年，以老病致仕。康熙十二年，卒。

刘仲锦，汉军正蓝旗人。初籍辽阳东宁卫。崇德五年，以牛录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袞等伐明，围锦州，骑兵千余出迎战。仲锦击破之，追薄城下始还。复击败松山、杏山、吕洪山口敌兵。七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攻塔山，发炮击城圮，仲锦率所部兵先登，克之。进攻杏山，复发炮击城，毁其垣，城人遂降。叙功，予世职半个前程。八年，从巴牙喇纛章京阿尔津、哈宁阿等伐黑龙江虎尔哈部，克博和哩、诺尔噶勒、都里三屯，降大小噶勒达苏、绰库禅、能吉勒四屯。赐貂皮、白金。复从攻宁远，取中后所。前屯卫。进世职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从入关，授户部理事官，兼甲喇额真。从固山额真叶臣等徇山西，克太原。又从英亲王阿济格西讨李自成，自陕西下湖广，败其将马进忠，得舟十一。五年，擢兵部侍郎。六年，从睿亲王讨姜瓖，攻浑源、左卫，进攻汾州，皆发红衣炮克之。七年，授山东临清总兵。加都督同知。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年，改福建右路总总兵，加左都督，驻泉州。十一年，以疾解任。旋卒。

论曰：满洲兵初入关，分驻都会，其后乃久屯。置总管。沙尔虎达招徕新满洲，刘之源、巴山、喀喀木镇抚江南，喀喀木合群力摧大敌，厥功尤著，汉兵入关后来附者，不复入乌真超哈。循旧制分设提镇。化凤援江宁，与喀喀木同功。芳名偕马之先守宁夏，有升佐刘武元守赣州，皆有殊绩。名高等以卿贰出专阃，亦能称其职者。若富喀禅镇西安，乌库理守盛京，皆见于他篇，故不复著。

清史稿卷二四四　列传第三一

赵开心　杨义　林起龙

朱克简成性王命岳　李森先李呈祥　魏琯李裀　季开生弟振宜

赵开心，字灵伯，湖南长沙人。明崇祯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顺治元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有自称故明皇太子者，令故明贵妃袁氏及故东宫官属内监等视之，皆言不相识。开心及给事中朱徽疏请详审，下法司，自承为京师民杨玉。以开心疏言："太子若存，明朝之幸。"论死，上命免之。二年，疏言："刑部治庶狱，数日即结正。惟自别衙门发送者，恒不时谳决，久置狱中。请令所司五日一稽核，当鞫当释，勿使留滞。并请通饬诸行省抚按遵行。"从之。

寻命巡视南城。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有司行之急，婴稚辄弃掷。开心疏请四郊各定一村，移居者与屋宇聚处。旋又疏言："立政之始，一事之得失，关天下万世之利害。疏奏不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乞时赐召对，霁颜听受。庶用人施政，

悉奉宸断。”睿亲王摄政，入朝，朝臣皆跪迎，开心疏请敕礼部详定仪注。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开心疏请急置抚按，以时绥抚。并得旨俞允。擢左佥都御史。三年，坐事，罢。

八年，召起原官。旋超擢左都御史。开心子而扑，为唐王时举人。九年，开心疏乞许而扑会试。礼部议不许，开心坐夺职，永不叙用。十年，谕曰：“开心有直名，畀风宪重任。不言国家大事，乃庇子渎奏，辜朕望实深。朕念开心大臣，一事差谬，遂永弃不用，心终未恝然。召还京。”开心至，疏论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所属寇盗充斥，剿抚无能。得旨，下部察议。又言：“江南诸行省，每因捕治叛逆，株连无辜。如常镇绅士王期升、路迈、蒋拱辰等，久锢狱中，虚实未辨。就一方一事，可推之他省。”上命确察以闻。时方考察京官，甄别翰林，开心疏论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各植门户，开朋党之渐。上命开心据实覆奏，未能实指其人，得旨申饬。旋授原官。

十一年，疏陈时政，请御经筵，亲奏对，遴贤才，原过误，许流徙自赎，重法司职掌。上以疏中有“屏斥畋游”语，谕曰：“讲武习兵，乃祖宗立国大法，何谓畋游？开心常谈浅见，沽名塞，责殊负委任。”寻以名夏获罪，责言官不先事举发，降补太仆寺卿。

十二年，迁户部侍郎。疏言：“畿甸流民载道，有司恐误留逃人，听其转徙。请暂宽隐匿逃人之罪，以免株连，俾流民得邀抚辑。”谕曰：“逃人之多，因有隐匿者，故立法不得不严，何谓株连？”因责开心沽誉，降补太仆寺寺丞。寻擢少卿，协理兵部督捕事。十三年，上以逃人多不获，所司督责不严，复降补鸿胪寺少卿。十六年，迁太仆寺少卿。康熙元年，擢总督仓场户部侍郎，加工部尚书衔。卒官。

杨义，山西洪洞人。明崇祯进士，官山东聊城知县。顺治元年，授河南汝阳知县。五年，行取，擢江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义疏请定行监掣验之法，遴选清廉有司照引盘验，御史亲临监掣。八年，睿亲王得罪，义劾工部侍郎李迎晙前官营缮郎中，监造王府，僭拟禁廷，不数年间，躐升华朊，请敕部治罪。以迎晙事在敕前，寝其议。复巡视长芦盐政，劾运使赵秉枢贪酷骫法，削籍逮治。

九年，督学江南。寻掌京畿道事。十一年，大学士陈名夏得罪，义因劾请告侍郎孙承泽党附名夏。下部，令承泽休致。吏部尚书刘正宗荐降调员外郎董国祥，拟授文选司郎中，义面诘正宗专擅，即具疏劾之。正宗得旨察议，国祥卒以赃败，谪徙尚阳堡。

十二年，条陈时政，言：“大学士吕宫久疾旷职，宜令归田，养大臣廉耻。”“巡按既停阅城、审录诸事。督抚按期巡行，宜令简随从，慎关防，毋以扰民。”“兵民匮乏，请令各州县廪生捐银准贡，以给满洲兵备鞍马器用，余赈被灾贫民。”“谕旨严费等项，几半正粮。祈敕禁革。”会宫已得旨致仕，饬下所司议行。时议复设巡按，义奏请甄举才守兼优考试，请简不拘资俸。是岁四迁至刑部侍郎。十四年，调工部。十七年，调仓场侍郎，擢工部尚书。康熙元年，致仕。卒。

林起龙，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疏请严禁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邪教。又疏请重守令，课以十五事，曰：“招流亡，垦荒莱，巡阡陌，劝树艺，稽户口，均赋税，轻徭役，除盗贼，抑豪强，惩衙蠹，赈灾患，济孤寡，浚沟池，治桥梁，兴学校。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时访察。”俱如所奏行。四年，劾山东巡抚丁文盛不能弭盗，并荐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部议以起龙有私，降二级外用。又坐劾登州道杨云鹤婪赃不实，夺官。

世祖亲政，召来京。十年，复原官。时军旅未靖，急转饷，不遑言积贮。起龙请敕计臣筹画，先实京仓，次及近辅各直省，务使仓有储谷，备水旱，应调发。又言：“满洲兵昔在盛京，无饷而富。今在京师，有饷而贫。时地既迥异，法制宜更定。凡驻守征行，所需马匹、草束、军装、戎器，悉动官帑筹备，毋使拮据。”疏入，谕曰：“满洲兵建功最多，资生无策，十年来未有言及此者。起龙实心为国，忠诚可嘉。”下部议，以五品京堂用，起龙疏辞。

十一年，转刑科，加大理寺丞衔。疏言：“州县吏媚事上官，耗费不赀，请禁革。并请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直省，体察利弊。”既，疏劾总河杨方兴及工部尚书刘昌，召方兴、昌相质，所劾皆不实。部议当杖流，上特宥之，左授光禄寺署正。十二年，迁大理寺寺丞。十三年，一岁中三迁，擢工部侍郎。十五年，改户部侍郎，总督仓场。

十六年，加太子少保，疏请更定绿旗兵制，略言：“有制之师，兵虽少，一以当十，饷愈省，兵愈强而国富。无制之师，兵虽多，万不敌千，饷愈费，兵愈弱而国贫。今绿营兵几六十万，而地方有事，即请满洲大兵，虽多仍不足用。推原其故，总绿将官赴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皆充兵数。甚有地方铺户子侄，充兵免徭。其月饷则归之本管，马兵克扣草料，驿递缺马，亦供营兵应付。是以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俱钝弊朽坏，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则竟阙不具。春秋两操，不复举行。将不知分合奇正之势，兵不知坐作进退之法。徒空国帑，竭民膏，虽众何益？推其病有二，一则营兵原以戡乱，今乃责之捕盗。一则出饷养兵，原以备战守之用，今则加以克扣，兵丁所得，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发，贫乏何以自支？今诚抽练绿旗精兵二十万，养以四十万之饷，饷厚兵精，地方有警，战守有人。不过十年，可使库藏充溢。”下所司议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巡抚凤阳。时议惩官吏犯赃，视轻重科罪，不许纳赎。起龙疏请如旧例收赎充饷，下廷议，请从之。上曰：“立法止贪，今因济饷而贷法，如民生何？”绌起龙议不行。

圣祖即位，授起龙漕运总督，迭疏请免滨海移民田地赋额，浚淮城迤南运河，直达射阳湖，修筑济宁、临清诸处堤闸，并请禁运丁母病民，运弁母病丁，条议以上，皆从其请。又疏请禁运丁多携货物，稽滞漕运，定分地稽察例。六年，粮艘至济宁，运丁有多携货物者。事觉，总河卢崇峻疏陈起龙言江南漕储道既裁，总漕不任稽察，御史张志尹纠起龙不引罪。上以诘起龙，起龙谢失职，镌三级休致，卒。

嘉庆四年，仁宗亲政，阅《世祖实录》，得起龙更定绿营兵制疏，谕诸行省督抚整饬营伍，并以所言抽练精兵，是否可仿行，饬妥议具奏。诸行省督抚惮改作，议格不行。

朱克简，字敬可，江南宝应人。顺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五年，考授御史。八年，典广东乡试。十二年，巡按福建。福建八府一州，其五滨海。郑成功时入寇，民苦焚掠。克简至，申明军政，绸缪防御，请增兵防仙霞关。时兵部尚书王永吉疏请减兵额，汰营兵老弱，下诸行省。克简疏言：“福建内防山贼，外御海寇，省兵三万四千，不可复减。”上如其议。又疏论防海，略言：“用水师不难得其力，难得其心。漳、泉为郑成功故土，沿海多戚属，宜以连保法察其踪迹，考其身家，不使入伍。降者令归耕，或移置他军，使离旧巢，乃坚归志。水师战海中，破浪擒贼，当受上赏，宜著为令。水师用在舟，木、竹、钉铁、油、麻、棕叶，皆海之所无，一物不具，不可以为舟。宜设专官讥察，毋以资敌。”宁化、崇安滨海要地，今俱为贼踞，当按形势增兵固守。”又立六规二十四约，与提督马成功、总兵王之纲等深相结纳，诸将咸奉令。

巡汀州，闻成功兵攻福州，即率汀州镇兵还援。成功兵引退。克简入城，曰：“寇知我援寡，且复来。”令完城垣，简卒伍为备。数日，成功兵复至。初，官军得成功兵辄诛之。克简令发不过五寸者贷死，编为民，得万余人，皆恩克简。至是助守城，发炮击寇，寇溃，遂出战，解围去。至漳州布政使详请征逋赋，克简力阻之，疏请蠲征，上从之。至福清，以闽安地当冲，设兵守之，连江、罗源、福清、长乐诸县要隘皆置泛。至兴化，见道有流民，与知府张彦珩议赈，活者万数千人。至泉州，令崇武、獭户、大盈诸隘皆置泛。至延平，知其地舟人多通寇，令循江诸州县设《循环簿》讥察。汀州、延平、建安三郡多伏戎，克简遣兵破其巢穴，离其党羽，次第皆就抚。迭疏请汰冗员，蠲盐课，恤驿困，皆报可。秩满，乞归。康熙三十二年，卒。

子约，以副贡生充教习，历知福安、南丰、费诸县，擢晋州，所至皆有惠政。

成性，字我存，江南和州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十四年，考授御史，巡按福建。疏言：“福建山海征剿，师旅繁兴，民穷地荒，条上四策：一曰严泛守。滨海地寥廓，不能遍防。臣愚以为宜设水师，求熟练舟楫、谙识水性之将吏，广选舵工水手，缭碇招斗，惟其能者，廉饷不为常格。以舟为家，铳械用其长技，操演习熟，庶几水师可成。泉州近贼巢，水师宜移石湖。崇武、石芝驻陆军为声援。惠安北有峰尾司，宜驻兵，为惠州藩离。同安邻厦门，当于高浦设屯，刘五店置警炮，时出游骑巡视要隘。此又惠州之唇齿也。一曰分界址。有司禁遏接济，商阻物贵，民生穷蹙。臣愚以为先定禁例，若竹木、镔铁、硝磺、油、麻，毋许通贸。小民日用所需，宜听转运。惟

滨海大道或捷径可通者，严立疆界。更定勾稽文法，以时比验。自泉州西出延平上游，去海甚远，百货交易，宜听民便。一曰辑降众。山海啸聚之徒，渐次来降。入伍者多，归耕者少。间有悍气未驯，凌轹乡里。居民亦负气不相下，讦讼不受理，则自相格斗。臣愚以为宜令解散宿怨，禁止罗织。新附之众，合者渐分，聚者渐散，近者渐远，庶可消弭反侧。一曰清营伍。府县编氓，既有保甲，诸营什伍，犹未整齐。臣愚以为当责成兵吏，自为版籍。略仿保甲之制，同居连坐。则军伍肃，盗源遏矣。”事下兵部议行。

既，又上疏言：“下游四府滨海，海徼无险阻可守，且又兵力所不及。宜令居民筑土堡，自备长枪鸟铳，习为团练。贼至，人自为守，家自为战，驰报附近将领，以兵赴援。久之使贼粮绝势穷，未有不瓦解者也。”又疏论盐场利弊，请裁上里、海口、牛田诸场，以福清知县领其事。十六年，报绩，授兵部主事。移疾归。

康熙七年，始出就官。十一年，授工科给事中。时议招募游民，开垦荒田。性疏言：“民贫不能耕，乃有荒田。游民既失业，安能开垦？请敕督抚令县官劝民开垦，无力者上布政司给牛种资钱。以本县之民，垦本县之田，官既易于稽察，朝廷本赀亦易于征收。”又迭疏请奖进廉吏，为国家培元气，密谕推举督学，以重人才根本之地。又疏陈民生十害，谓：“州县胥役挟持长吏，为衙蠹之害；官吏私交旧识，关说曲直，为抽丰之害；乡民钱粮讼狱，必投在城所主之户，听其侵蚀唆使，为歇家之害；大奸巨猾武断乡曲，为奸豪之害；督抚及司道胥吏干托有司，为上官胥吏之害；丞簿佐贰滥受讼牒，为佐贰之害；奸民诬张上控，株连蔓衍，为越诉之害；颜料本色，缘时价低昂，不载由单，任意苛敛，为杂派之害；百姓十室九空，无藉乘急取利，逐月合券，俗谓‘印子钱’，利至十之七八，折没妻孥，为放债之害；邮传往来，强捉人夫，挽舟负舆，为纤夫之害。请下所在有司，每季书状，不蹈十害，申大吏按验。”又请饬督抚严饬所司，复社学，讲乡约，举节孝，立义冢，不力行者，不得与卓异。旋擢掌科。十五年，以疾乞归，家居三年。卒。

国初循明旧，御史出为巡按。七月罢，旋复设。八年，世祖亲政，特敕诫谕，并命都察院察访举劾。御太和殿，召新命诸巡按入见，赐坐宣谕。十七年，都察院复请罢，王大臣会议，安亲王及侍郎石申等议留，别疏上。又以御史陆光旭疏争，令再议，仍议罢不复设。巡按能举其职者，又有宁承勋按河南，请塞黄河决口。秦世桢按江苏，劾罢巡抚土国宝，最知名。承勋，大兴人，明天启举人，自礼部主事考选御史，官至大理寺右寺正。世桢自有传。

王命岳，字伯咨，福建晋江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时云南、贵州未定，策问及之。命岳言：“李定国贰于孙可望，当缓定国，行间使与可望相疑忌。我兵以守为战，以屯为守，视隙而动。”上异之，擢工科给事中。上《经国远图疏》，略言：“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四十一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各省镇满、汉官兵俸米、草豆，都计千八百三十八万有奇，师行刍秣有又百四十万，其在京王公百官俸薪、披甲俸饷不过二百万。是则岁费二千二百万，十分在养兵，一分在杂用也。臣愚以为今日不宜再议剥削以给兵饷，而当议就兵生饷之道。河南、山东、湖广、陕西、江南北、浙东、西、江西、闽、广诸行省，迭经兵火水旱，田多荒废。宜令各省驻防官兵分地耕种，稍仿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有司给与牛种、耕具、饩粮，自次年后，兵皆自食其力，便可不费朝廷金钱，此其为利甚薄。古者郡县之兵，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将帅因而辖之。乃者将帅多以仆从、厨役、优伶为兵，其实能操戈杀贼者十不得二三，故食粮有兵，充伍无兵。官去兵随，难议屯种。今当先定兵额，官有升降，兵无去来。平定各省及去贼二三百里外者，皆给地课耕。因人之力与地之宜，一岁便可生财至千余万。群情不为深虑，不过议节省某项，清察某项。譬如盘水，何益旱田？臣见今日因贼而设兵，因兵而措饷，因饷而病民。民复为贼，展转相因，深可隐忧。要在力破因循，断无不可核之兵，断无不可耕之田，断无不可生之财。”疏下各直省督抚，议格不行。

世祖恶贪吏，令犯赃十两以上籍没。命岳疏言：“立法愈严，而纠贪不止，病在举劾不当。请敕吏部，督抚按举劾疏至，当参酌公论，果有贤者见毁，不肖者蒙誉，据实覆驳。如部臣耳目有限，科道臣皆得执奏。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核甄别，督抚本重臣，言官恐外转为属吏，参劾绝少。请特

敕责成，简别精实。每岁终仍命吏部、都察院考核督抚举劾当否，详具以闻。庶激励大法以倡率小廉。”转户科。再上疏论漕弊，大要谓：“百姓为运官所苦，运官又自有其苦，不得不苦百姓。请革通仓需索，禁旗丁混抢，仓场督臣亲监河兑。”福建方用兵，时又苦旱。命岳疏陈六事，曰：“缓征、买、粜劝赈、督催协饷、严治奸盗、安置投诚。”

十五年，调兵科。师下湖广，命岳复申屯田之议，请复明军卫屯田之制，设指挥、千百户等官，以劳久功多之臣膺其任，子孙世及。无漕之地，专固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领运。新附之将，有功亦得拜官。量易其地，勿在本省。寻疏言：“各省除荒之数，岁缩银五百五十万有奇。荒地以河南、山东为最多。请选清正御史，督察二省田地，率诸州县清丈，编造鱼鳞图册。他省除荒多者，如例均丈。”得旨举行。命岳又上清丈事宜十余条。

明桂王既出边，云南犹未平。命岳疏言：“云南岁饷九百万，而一省正杂赋税都计十六万有奇，是以九百万营十六万之地也。云南原有旧屯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有奇，科粮三十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二石有奇。请敕巡抚袁懋功责成原军，换帖领种。暂发二十万金，买牛办种，借给军民。经年销算，必无亏损，又可收复科粮旧额。且官收额内，军余额外，每粟一石，价可三金，视今年每石十二金，已省饷费四分之三。庶几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上可其奏，命发十万金买牛办种，修复旧屯。

命岳乞假归葬，还朝，疏言：“贼习于海战，我师皆北人，不谙水性。惟有堵截隘港，禁绝接济，严号令，轻徭赋，与民休息，使民不为贼，贼不得资。久之必有系丑献阙下者。”吏部以浙江右布政员尽忠迁广东左布政，命已下，命岳劾其贪秽，尽忠坐罢。康熙初，使广东还，迁刑科都给事中。时陈豹据南澳，尚为明守，命岳疏请招豹收南澳。寻以议狱未当，夺官。六年，畿辅旱，诏求直言。命岳家居，以天子方冲龄，宜览古今，广法戒，撰《千秋宝鉴》，书垂成，未进，卒。

李森先，字琳枝，山东掖县人。明崇祯进士。顺治二年，自国子监博士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启睿亲王发大学士冯铨贪秽及其子源淮诸不法状，御史吴达、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先后论劾。睿亲王于重华殿集大学士、刑部、科道诸臣，召铨等面质，以为无实迹，语详《铨传》，责森先启请肆市语过当，夺官。世祖既亲政，铨罢去。九年十一月，大学士范文程以劾铨诸疏进，上阅之竟，曰：“诸臣劾铨诚当，何为以此罢？”文程曰：“诸臣劾大臣，无非为君国，上当思所以爱惜之。且使大臣而能钳制言官，非细故也。”越数日，上谕吏部，诸臣以劾铨罢者皆起用，森先补原官。

十三年，巡按江南，劾罢贪吏淮安推官李子燮、苏州推官杨昌龄，论如律。巡苏州，杖杀不法僧三遮、优王紫稼并为优张榜少年沈浚，一时震悚。淮安吏张电臣坐侵蚀漕折银一百二十两有奇，例当追比，森先为疏请缓之。上责森先徇纵，夺官，逮至京讯鞫，事白，复原官。

十五年，应诏陈言，略曰：“上孜孜图治，求言诏屡下，而诸臣迟回观望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相率以言为戒耳。臣以为欲开言路，宜先宽言官之罚。如流徙谏臣李呈祥、季开生、魏琯、李茵、郝浴、张鸣骏等，皆与恩诏因公诖误例相应。倘蒙俯赐轸恤，使天下昭然知上宽宥直臣，在远不遗。凡有言责者，有不洗心竭虑而兴起者乎？”上责其市恩徇情，夺官，下刑部议，流徙尚阳堡。上仍宽之，复原官。寻命宗荒河南，用左都御史魏裔介言，给敕印，未讫事而卒。

十七年，上命吏部开列建言得罪诸臣，其流徙者，举呈祥、琯、茵、开生、及彭长庚、许尔安，凡六人。上命释呈祥、许琯、开生归葬。余虽系建言，情罪不同，无可宽免。茵、开生自有传。长庚、尔安事见《睿亲王传》。

呈祥，字吉津，山东霑化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顺治初，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十年二月，条陈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用汉人。上谕大学士洪承畴等曰：“呈祥此奏甚不当。昔满臣赞理庶政，弼成大业。彼时岂曾咨尔汉臣？朕满、汉一体眷遇，奈何反生异意耶？”副都御史宜巴汉等因劾呈祥，夺官，下刑部，坐呈祥巧言乱政，论斩。上命免死，流徙盛京。居八年，至是命释还，诣京师疏谢，遂还里。康熙二十七年，卒。

瑄，字昭华，山东寿光人。明崇祯进士，官御史。顺治二年，以荐起原官，巡按甘肃。请开马市以柔远人，下部议行。凉州兵劫参议道廨，捕得倡乱者二十余人。瑄疏言西陲兵骄悍，由明季专事姑息，养奸滋乱，宜用重典。上命悉诛之，并诏后有犯者首，从骈斩，著为令。

四年，授江宁学政。七年，还京，掌河南道。八年，漕运总督吴惟华请输银万，又括诸项羡余，得九万三千，请以助饷。瑄疏言淮、扬连年水旱，惟华输饷皆分派属吏，仍取自民间，乞赐察究。会巡漕御史张中元发惟华贪黩状，逮治夺官。瑄又劾郧阳抚治赵兆麟，甄别文武属吏，荐举多至数十，纠劾仅一二微员。上为责兆麟，并诫诸督抚不得劾微员塞责。九年，授顺天府府丞。

十二年，迁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瑄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又言："逃人日多，以投充者众。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概讼为逃人。逃人至再，罪止鞭百，而窝逃犹论斩，籍人口、财产给本主。与叛逆无异，非法之平。"下九卿议，改为流，免籍没。又言窝逃瘐毙，妻子应免流徙，时遇热审，亦应一体减等。上责其市恩，下王大臣议瑄巧宽逃禁，当坐绞。上宽之，降授通政司参议。德州诸生吕煌窝逃事发，州官当坐罪，瑄持异议。王大臣劾瑄，因追议瑄前请热审减等为煌地，坐夺官，流徙辽阳，卒于戍所。上既许归葬，并宥其孥还故里。

诸与森先同时劾冯铨者：吴达，江南人。自刑部员外郎授御史。顺治二年七月，疏言："今日用人，皆取材于明季。抗直忤时，山林放弃，此明季所黜而今日当用者也。逆党权翼，贪墨败类，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持禄养交，倒行逆施，此明季未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定鼎初年，藉招徕为名，犹可兼收邪正。江南既定，人材毕集，若复泾渭不分，则君子气沮，宵小竞进。即如阮大铖、袁宏勋、徐复阳辈，联袂而至，岂可概加录用乎？至广开言路，尤为创业急务。乃动责回奏，是沮敢谏之气而塞后进之路也。即如赵开心论事爽剀，用其人矣，而所规切时政，果一一用之否耶？"得旨："朝廷用人，非曰诱之，若先既录用，后无罪而黜，是有疑心矣。屡饬回奏，欲求其实，非沮言路也。"疏寝不用。旋命巡按山东、湖南，官至太仆寺少卿。

桑芸，山西榆次人，自行人授御史，巡按顺天，累迁光禄寺卿。出为河南汝南道参政，督民垦荒土，除杂派，捕治巨猾毙杖下。累迁广东左布政。道卒。

又有许作梅，河南新乡人，亦以劾铨罢，复起官至太仆寺少卿。王守履，山西宁乡人，自工部郎中授御史，巡按湖北。罗国士，山东德州人，自礼部主事授御史，巡按顺天。庄宪祖，直隶东光人，以明进士起户科给事中。顺治三年新进士，除科道。宪祖与吏科都给事中向玉轩疏争，下刑部，并坐夺官。玉轩，四川通江人。邓孕槐，失其籍，自顺天府推官授御史，巡按江南。

李裀，字龙衮，山东高密人。顺治六年，以举人考授内院中书舍人。擢礼科给事中，转兵科。劾吏部郎中宋学洙典试河南，宿妓纳馈，鞫实，夺官。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茵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囮。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银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雕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蹋踧于郊原，老稚僵

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

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裯。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累迁礼科给事中。明将张名振犯上海，开生疏言防御海寇，宜远侦探，扼要害，备器械，严海禁，杜接济，密讥察。十一年，因地震，疏言：“地道不静，民不安也。民之不安，官失职也。官之失职，约有十端：一曰格诏旨，二曰轻民命，三曰纵属官，四曰庇胥吏，五曰重耗克，六曰纳馈遗，七曰广株连，八曰阁词讼，九曰失弹压，十曰玩纠劾。”分疏其目以上，章下所司。调兵科右给事中。

十二年秋，乾清宫成，发帑遣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讹言往扬州买女子。开生上疏极谏。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朕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朕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责开生肆诬沽直，下刑部杖赎，流尚阳堡。寻卒戍所。十七年，旱，下诏罪己，命吏部察谪降言官，论曰：“季开生建言，原从朕躬起见，准复官归葬，荫一子入监读书。”

弟振宜，字诜兮，顺治四年进士。授浙江兰溪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户部员外郎、郎中。十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及上以旱下诏罪己，言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振宜疏言：“伏读上谕，兴革责之部院，条奏责之科道，而内阁诸臣阙焉未及。夫用人行政，其将用未用，将行未行之际，毫厘千里，间不容发。天颜咫尺，呼吸可通者，惟内阁诸臣。皇上亲政以来，忧勤惕厉，原未见有过举。皇上以为有过举矣，试问其时有言及者乎？则宰相之不言亦可见矣。皇上以心膂股肱寄之内阁诸臣，徒以票拟四五字了宰相事业，皇上纵不谴责，清夜扪心，恐有难以自慰者。”得旨：“阁臣不能尽言，初非其罪。前谕十二、十三年间过举，皆已行之事。朕心过失，即今岂能尽无，阁臣何由得知？部覆章奏，照拟票发，皆朕亲裁，亦非阁臣之咎。朕恒虑此心稍懈，诸臣其各加内省。”

左都御史魏裔介疏劾大学士刘正宗蠹国乱政，振宜亦疏举正宗树党纳贿诸罪状，正宗以是得罪。互见《正宗传》。振宜又疏言：“府库已竭，兵革方兴。云南守御，专任平西王，满兵抽十之四五驻湖南。郑成功为闽、浙、江南三省之患，当择地驻兵，绝其登陆。闽抚徐永桢、浙督赵国祚、浙抚史记功，军旅皆不娴习，宜简贤员以代其任。山东、河南辅翼京师，连年水旱，盗贼实繁。北直八府，白昼公行劫掠。明末流寇，殷鉴不远。蒙古阑入陕西洮、岷一带耕种，西宁抵宣、大，长城颓塌，防御空虚。国家中外一统，疆界原宜分明，何可听其出入不加讥察？”又请复六科封驳旧制，复以扬、徐近河诸县加派河夫为民间重累，疏请申禁，下部议行。寻命巡视河东盐政。乞归，卒。

顺治初以建言名者，又有给事中常若柱、张国宪。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靦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钜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

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国宪，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进士，除吏科给事中。

张煊，山西介休人。明崇祯间进士，自知县擢河南道御史。为大学士陈演所构，遣戍。顺治元年，荐起原官，以忧归。三年，复补浙江道御史，仍掌河南道事。六年，疏言：“有司朘削小民，督抚徇不以告。言官论劾，乃其职守。乞付廷臣公议，勿遽下狱对理。”上从之，谕：“惟挟仇诬陷，仍夺官治罪。自非然者，虽有不实，不得迳送刑部。”八年，疏言：“文武全才难得。近以武职改任督抚，恐政体民瘼未必晓畅，请还本职。”又言：“贪吏坐赃，多委诸吏役，遇赦辄复原官。请将援免诸人应左降者，调补间曹。应夺官者，勒令休致。”下部议行。

是年值计典，煊以河南道掌计册，劾御史李道昌、王士骥、金元正、匡兰兆、李允岩等巡方失职。时大学士洪承畴掌都察院，瓯别诸御史，议道昌降调，士骥等均夺官，并列煊外转。煊疏劾吏部尚书陈名夏，以故明修撰，谄事睿亲王，骤陟尚书，父为县民所杀，赐银归葬。名夏夤缘夺情，恤典空悬。因举紊乱铨序，把持计典，列十罪、二不法，并及名夏与洪承畴、陈之遴于火神庙屏左右密议，承畴送母回籍未先奏，亦非法。疏下王大臣勘奏。时上方出猎，巽亲王满达海等召名夏、承畴与煊质，名夏事俱实，承畴言火神庙集议，即为瓯别诸御史，送母回籍未先奏，当引罪。上还京，复命王大臣廷鞫，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蔑，罪当死，因坐绞。九年正月，谭泰得罪，上复发煊疏，命王大臣覆谳，名复坐夺官。语详《名夏传》。遂下诏雪煊冤，赠太常寺卿，赐祭葬。以赠官官其子基远，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国初言事侃侃，以开心为最。义、起龙皆用言事致显擢。克简巡方著声绩，命岳策屯田虽未用，要自有所见。森先、裀、开生以謇直蒙谴，独森先复起。煊死非罪，世尤哀之。然挟外转之嫌，授谗人以隙，与森先诸人不同矣。

清史稿卷二四五　列传第三二

刚林祈充格冯铨孙之獬　李若琳

陈名夏　陈之遴　刘正宗

刚林，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黄旗人，世居苏完。初来归，隶正蓝旗，属郡王阿达礼。授笔帖式，掌翻译汉文。天聪八年，以汉文应试，中式举人，命直文馆。崇德元年，授国史院大学士，与范文程、希福等参与政事。疏请重定部院承政以下官各五等。又疏请定试士之法，皆报可。太宗四征不庭，疆宇日辟。刚林屡奉使军前，宣布威德，咸称上旨。积功，授世职牛录章京。八年，阿达礼有罪，改隶正黄旗。

世祖定鼎，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三年、四年，迭主会试。考满，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五年，复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赐号“巴克什”。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复主会试。疏请令六科录诸臣章奏并批答，月送史馆，备纂修国史，报可。八年，以编撰《明史》阙天启四年至七年实录，请敕悬赏购求。崇祯一朝事迹无考，其有野史、外传，并令访送。章下所司。

睿亲王多尔袞薨，得罪。刚林阿附睿亲王，参与移永平密谋，又与大学士祈充格擅改《太祖实录》，为睿亲王削匿罪愆，增载功绩，坐斩，籍没。

祈充格，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瓦尔喀。国初从其族吉思哈等来归。太宗时号“四贝勒”，以祈充格娴习文史，令掌书记。天聪五年，初设六部，授礼部启心郎。八年，考绩，授牛录额真。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袞伐明，攻锦州，命巩阿岱往济师，祈充格从师有功，还报捷。三年，睿亲王复伐明，太宗亲饯于郊。祈充格以不启豫亲王多铎从上出送，又于是日私往屯庄，坐死。命宽之，夺官，贯耳鞭责，以隶睿亲王。顺治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官、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四年，考满，加授牛录额真。六年，充《太宗实录》总裁官，与刚林等同主会试。八年，与刚林同诛。

冯铨，字振鹭，顺天涿州人。明万历进士，授检讨。谄事魏忠贤，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微忤罢去。庄烈帝既诛忠贤，得铨罢官后寿忠贤百韵诗，论杖徙，赎为民。

顺治元年，睿亲王既定京师，以书征铨，铨闻命即至，赍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与大学士洪承畴疏请复明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十月朔，世祖御皇极门受贺，给事中孙承泽疏纠朝班杂乱，语侵内院。铨与升、承畴乞罢，谕令益殚忠猷，以襄新治。

二年，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御史吴达劾铨向降将姜瓖索银三万，许以封拜，未称其意。内院政本所关，乃令其子源淮擅入，张宴欢饮。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罗国士、邓孕槐、桑芸等亦交章劾铨得招抚侍郎江万绪金，为源淮贿招抚侍郎孙之獬充标下中军。礼部侍郎李若琳为铨党羽，庸懦无行。御史李森先疏继入，语尤峻，略谓："明二百余年国祚，坏于忠贤，而忠贤当日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皆成于铨。此通国共知者。请立彰大法，戮之于市。"疏并下刑部鞫问。刑部以所劾不实，启睿亲王。王集廷臣覆谳，以铨降后与之獬、若琳皆先薙发，之獬家男妇并改满装，诸臣遂谋陷害。王谓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诘责科道诸臣。给事中龚鼎孳言铨附忠贤作恶，铨亦反诘鼎孳尝降李自成。王问鼎孳："铨语实否？"鼎孳曰："岂惟鼎孳，魏征亦尝降唐太宗。"王因斥鼎孳，遂寝其事。以森先言过甚，夺官。互见《森先传》。

三年正月，铨疏言："臣蒙特召入内院，列同官旧臣之前，臣固辞不敢，摄政王面谕："国家尊贤敬客，卿其勿让！"今海宇渐平，制度略定。金台骏骨，暂示招徕。久假不归，实逾涯分。况叨承宠命，赐婚满洲，理当附籍满洲编氓之末。回绎尊贤敬客之谕，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祈充格、宁完我后。"得旨："天下一统，满、汉无分别，内院职掌等级，原有成规，不必再定。"是年命典会试，列范文程、刚林后，宁完我前。四年，复典会试。六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八年，上亲核诸大臣功绩，谕："铨先经吴达奏劾得叛将姜瓖贿，便当引去。乃隐忍居官，七年以来，无所建白，令致仕。李若琳憸险专擅，与铨朋比为奸，夺官，永不叙用。"铨既罢，代以陈名夏，坐事夺官。代以陈之遴，亦不久罢。上复召铨还，谕曰："国家用人，使功不如使过。铨素有才学，博洽谙练，朕特召用，以观自新。"铨至，召见，又与承畴、文程等同夕对论翰林官贤否，上曰："朕将亲试之！"铨奏曰："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上颔之。仍授弘文院大学士。以议总兵任珍罪坐欺饰论绞，上命宽之。铨入谢，奏对失旨，谕诫之。

龚鼎孳为左都御史，复劾铨，上命指实。鼎孳言铨罪过颇多，惟以密勿票拟，非如诸曹有实可指。上切责鼎孳。十二年，居母丧，命入直如故。寻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十三年，上以铨衰老，加太保致仕，仍令在左右备顾问。铨疏请回籍，许之。十六年，改设内阁，命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康熙十七年，卒，谥文敏。旋命削谥。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以争毁《三朝要典》入逆案，削籍。顺治元年，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山东巡抚方大猷上其事，召诣京师，授礼部侍郎。二年，师克九江，之獬奏请往任招抚，从之，加兵部尚书衔以行。三年，召还。总兵金声桓劾之獬擅加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市恩构衅。之獬议抚诸将怀观望，不力攻赣州。之獬疏辩，下兵部议，夺之獬官。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侍郎陈名夏、金之俊议复之獬官，予恤。马光辉及启心郎宁古里议之獬已削籍，不当予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

李若琳，山东新城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顺治元年，起原官，累迁少詹事，兼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裁，改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祭酒如故。二年，请更定孔子神牌，复元制曰大成至圣文宣王，下礼部议定，称大成至圣先师。再迁礼部侍郎。五年，进尚书。六年，加太子太保。既罢归，未几卒。

陈名夏，字百史，江南溧阳人。明崇祯进士，官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降李自成。福

王时，入从贼案。顺治二年，诣大名降。以保定巡抚王文本荐，复原官。入谒睿亲王，请正大位。王曰："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旋超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师定江南，九卿科道议南京设官。名夏言："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疏入称旨。三年，居父丧，命夺情任事，请终制，赐白金五百，暂假归葬，仍给俸赡其孥在京者。五年，初设六部汉尚书，授名夏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八年，授弘文院大学士，进少保，兼太子太保。

名夏任吏部时，满尚书谭泰阿睿亲王，擅权，名夏附之乱政。睿亲王薨，是夏，御史张煊劾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坐煊诬奏，论死。语详《煊传》。是时御史盛复选亦以劾名夏坐黜。迨秋，谭泰以罪诛。九年春，复命王大臣按煊所劾名夏罪状，名夏辨甚力。及屡见诘难，词穷，泣诉投诚有功，冀贷死。上曰："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逭，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干连者，皆赦勿问。若复罪名夏，是为不信。"因宥之，命夺官，仍给俸，发正黄旗，与闲散官随朝，谕令自新。

十年，复授秘书院大学士。吏部尚书员缺，侍郎孙承泽请以名夏兼摄。上责承泽以侍郎举大学士，非体。翼日，命名夏署吏部尚书。上时幸内院，恒谕诸臣："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名夏或强辞以对，上戒之曰："尔勿怙过，自贻伊戚。"诸大臣议总兵任珍罪，皆以珍擅杀，其孥怨望，宜傅重比。名夏与陈之遴、金之俊等异议，坐欺蒙，论死，复宽之。但镌秩罚俸，任事如故。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之，略言："名夏屡蒙赦宥，尚复包藏祸心，尝谓臣曰：'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其情叵测，名夏子掖臣，居乡暴恶，士民怨恨。移居江宁，占入官园宅，关通纳贿，名夏明知故纵。名夏署吏部尚书，破格擢其私交赵企先，给事中郭一鹗疏及之。名夏欲加罪行，以刘正宗不平而止。浙江道员史儒纲为名夏姻家，坐事夺官逮问，名夏必欲为之复官。给事中魏象枢与名夏姻家，有连坐事，应左迁，仅票罚俸。护党市恩，于此可见。臣等职掌票拟，一字轻重，关系公私。立簿注姓，以防推诿。名夏私自涂抹一百十四字。上命诰诫科道官结党，名夏擅抹改，其欺冈类是。请敕大臣鞫实，法断施行。"疏下廷臣会鞫，名夏辨诸款皆虚，惟"留发复衣冠"，实有其语。完我与正宗共证名夏诸罪状皆实，谳成，论斩，上命改绞。掖臣逮治，杖戍。

陈之遴，字彦升，浙江海宁人。明崇祯进士，自编修迁中允。顺治二年，来降，授秘书院侍读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六年，加右都御史。八年，擢礼部尚书。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语涉之遴，鞫不实，免议，加太子太保。九年，授弘文院大学士。

时捕治京师巨猾李应试，王大臣会鞫，之遴默不语。王大臣诘之，之遴曰："上立置应试于法则已，如或免死，则必受其害，是以不言。"王大臣等以闻，上以诘之遴，疏引罪。上以之遴既悔过，宥之。调户部尚书。议总兵任珍罪，与名夏及金之俊持异议，坐罪，宽贷如名夏。十二年，奏请依律定满臣有罪籍没家产、降革世职之例，下所司议行。复授弘文院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三年，上幸南苑，召诸大臣入对，谕之遴曰："朕不念尔前罪，屡申诰诫，尝以朕言告人乎？抑自思所行亦曾少改乎？"之遴奏曰："上教臣，臣安敢不改？特臣才疏学浅，不能仰报上恩。"上曰："朕非不知之遴等朋党而用之，但欲资其才，故任以职。且时时教饬之者，亦冀其改过效忠耳。"因责左副都御史魏裔介等媕阿缄默，裔介退，具疏劾之遴植党营私。当上诘问，但云"才疏学浅"，良心已昧。并言之遴讽礼部尚书胡世安举知府沈令式，旋为总督李辉祖所劾，是为结党之据。给事中王桢又劾之遴市权豪纵，昨蒙诘责，不思闭阁省罪，即于次日遨游灵佑宫，逍遥恣肆，罪不容诛。之遴疏引罪，有云："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上益不怿，下吏部严议，命以原官发盛京居住。是冬，复命回京入旗。十五年，复坐贿结内监吴良辅，鞫实，论斩，命夺官，籍其家，流徙尚阳堡，死徙所。

刘正宗，字可宗，山东安邱人。明崇祯进士，自推官授编修。福王时，授中允。顺治二年，以荐起国史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十四年，授吏部侍郎，擢弘文院大学士。吏部尚书缺员，谕以"正宗清正耿介，堪胜此任，加太子太保，管吏部尚书"。

御史杨义论部推越次。正宗与辨，执相诟詈。给事中周曾发，御史姜图南、祖建明交章劾之。御史张嘉复以正宗昏庸衰老，背公徇私，疏请罢斥。下部议，以无实据，寝其事。给事中朱徽复劾

正宗擅拟佥事许宸迁通政司参议，不由会推，又未专疏题明。正宗以疏忽引咎，当罚俸，援恩诏以免。旋引疾乞休，不允。辞尚书，命以兼衔回内院，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四年，考满，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改文华殿大学士。

十六年，上以正宗器量狭隘，终日务诗文，廷议辄以己意为是，降旨严饬，并谕曰："朕委任大臣，期始终相成，以愜简拔初念。故不忍加罪，时加申戒。当痛改前非，称朕优容宽恕之意。"十七年，自陈乞罢，不允。左都御史魏裔介劾"正宗自陈奏内不叙上谕切责，无人臣礼。李昌祚叛案有名，票拟内升。先后荐董国祥、梁羽明，今皆事败，被劾不自检举。欺君之罪何辞？正宗与张缙彦为友，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诡谲尤不可解。正宗弟正学，为郑成功总兵，正宗嘱巡抚耿焞躐升中军。蠹国乱政，其事非一端。请乾断以杜祸萌。"御史季振宜继劾，亦及国祥、正学，并正宗贪贿营利诸事。正宗疏辨，略谓："李昌祚为叛党，裔介身为法司，何不早行纠参？例凡荐举之官，在本任不职，追坐举主。国祥、羽明皆升任后得罪。缙彦序臣诗有曰'将明之才'，臣诗稿见存，缙彦序未见此语。"疏入，上夺正宗官，下王大臣会鞫。亦责裔介、振宜不早纠参，并夺官待质。旋议上裔介、振宜劾正宗罪状鞫实者十一事，罪当绞。上斥"正宗性质暴戾，器量偏浅，持论偏私，处事执谬。惟事沽名好胜，罔顾大体，罪戾滋甚。从宽免死，籍家产之半入旗，不许回籍。"十八年，圣祖即位，以世祖遗诏及正宗罪状，当置重典，愍其衰老，贷之。未几病卒。

张缙彦，河南新郑人。明崇祯进士，自知县行取授主事。再授编修，擢兵部尚书。顺治元年，诣固山额真叶臣军前纳款，福王授以总督，乃遁去。既，复受洪承畴招降。九年，以荐下吏部考核。十年，授山东右布政。十五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甄别三品以上大臣，降授江南徽宁道，裔介劾正宗，词连缙彦，夺官逮讯。御史萧震疏劾缙彦编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惑人心，害风俗。王大臣会鞫，论斩。上命贳死，籍其家，流徙宁古塔。寻死于戍所。

论曰：刚林相太宗，与范文程、希福并命，祈充格掌记室，于创业宜皆有功。铨故明相，谙故事，与名夏皆善占对。名夏劝进虽不用，以此邀峻擢。之遴、正宗各有所援引，知当时亦颇用事。际初运，都高位，而不足以堪之。诛夷削夺，曾莫之惜。正宗倾名夏，亦不免于罪，尤可鉴矣。

清史稿卷二四六　列传第三三

谭泰，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扬古利从弟也。初授牛录额真。天聪八年，擢巴牙喇章京，与固山额真图尔格分统左右翼兵，略锦州。还从太宗伐明，自上方堡毁边墙以入，败明兵，克保安州。擢巴牙喇纛章京，令关白诸事。九年，扬古利赐第，侍卫宗室济马护欲得其旧居，扬古利不可。济马护属谭泰入奏，谭泰匿不以闻。济马护诉于上。上责谭泰曰："尔为朕耳目，凡事当无隐。济马护乃朕叔父之子，其言尚不能达，民间劳苦嗟怨，何由得使朕知？尔恃宗族强盛，欺陵愚弱，朕所深恶！"下刑部质讯，夺官。寻复授本旗固山额真。崇德元年，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伐明，克延庆等十二城。进围定兴，先登有功。复与固山额真阿山等设伏，败明遵化三屯营守兵，尽歼之。师还，宴劳。复从上伐朝鲜，朝鲜王弃城走，谭泰率师入其城，尽收其辎重。从上逐朝鲜王至南汉城，受降而还。四年，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与固山额真叶臣自太平寨破青山口，与明兵十三战，皆捷。辅国将军巩阿岱，济马护兄也，谭泰与相诟于禁门，坐罚。

六年，从围锦州，谭泰将四百人自小凌河直抵海滨，绝明兵归路。与明总督洪承畴兵战，大败之。授世职二等参将。七年，从辅国公篇古等攻蓟州，击败明总兵白腾蛟、白广恩等，俘馘为诸军最。八年，命率锐卒与固山额真准塔更番戍锦州。顺治元年，从入关，逐破李自成于庆都。复将巴牙喇兵蹑击，至真定，大破之，叙功授一等公。

睿亲王摄政，谭泰与巴牙喇纛章京图赖、启心郎索尼并见信任。固山额真何洛会诬肃亲王豪格怨谭泰等不附己，讦之睿亲王。王谓谭泰忠，益信任之。大学士希福忤谭泰，希福欲易赐第，谭泰不可。希福诮之，益怒。其弟谭布以希福述睿亲王自言过误告谭泰，谭泰讦之法司，希福坐黜。二年，英亲王阿济格坐奏军事不实得罪，命谭泰与鳌拜等集众宣其罪。谭泰匿谕旨不以示众，索尼发其罪，降世职昂邦章京，夺官。谭泰怨索尼，讦索尼于内库牧马鼓琴及禁门桥下捕鱼，索尼亦坐黜。

谭泰复起为本旗固山额真。

初，师下江南，谭泰自西安逐捕流寇，虑不与平江南功，使谓图赖曰："我军道迂险，后至。今南京未下，请留待我军。"图赖书告索尼，使启睿亲王，或发观之，惧谭泰得罪，毁其书勿使达索尼。图赖师还，诘索尼，发其事，王鞫赍书者，得状。谭泰又坐与妇翁固山额真阿山遣巫者治病。下廷臣议罪，论死，下狱，王使视之，并馈食焉。谭泰曰："王若拯我，我杀身报王！"乃出之狱。五年，复原官。

金声桓叛江西，授谭泰征南大将军，率师讨之。声桓以步骑七万人抗我师，谭泰督诸军与战，次九江，大败声桓兵，获其舟以济师。攻南昌，为长围困之，数月，麾将士以云梯登，声桓中二矢，投水死。又破其将王得仁。南康、瑞州、临江、袁州并下。当声桓叛时，李成栋以广东应之，南昌围急，成栋赴援。谭泰师将至赣州，闻成栋入信丰，谭泰遣诸将乘胜袭击，成栋兵溃，溺水死，克信丰。别将徇抚州、建昌。江西悉处。师还，授一等精奇尼哈番。

七年，睿亲王薨，上命吏、刑、工三部增设满洲尚书各一，授谭泰吏部尚书。八年，世祖亲政，追论睿亲王罪状，大学士刚林、祈充格皆坐诛，罪不及谭泰。时图赖已卒，索尼方罪废，谭泰毁图赖墓室，泄旧忿。五月，御史张煊劾大学士陈名夏等，下王大臣会鞫。谭泰袒名夏，谳上，命未下，谭泰前奏，言煊劾皆虚，且所举诸事皆在赦前，煊以外转嫌，诬名夏等死罪，当反坐，煊遂见法。

谭泰愈纵恣。岳尔多其妻弟也，袭一等精奇尼哈番，为夺其族人法喀应袭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合并为三等候。佟图赖其女弟之夫也，时金砺驻防杭州，妄称员缺，以佟图赖拟补。上自谭泰袒陈名夏构张煊，心厌恶之。是岁八月，下之诏责其专横，命执付狱，集廷臣议罪。鳌拜复讦谭泰阿附睿亲王及营私擅政诸状，谳皆实。王大臣议诛谭泰及其子孙。上命诛谭泰，籍其家，子孙贷连坐。

何洛会，失其氏，满洲镶白旗人。父阿吉赖，事太祖，从征战，官牛录额真。卒，何洛会嗣，兼巴牙喇甲喇章京。天聪八年，从伐明，略锦州。九年，诏免诸功臣徭役，何洛会与焉。崇德五年，授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从睿亲王多尔袞伐明，围锦州。调满洲固山额真。七年，锦州既下，追论围锦州时何洛会匿鄂罗塞臣破阵功，当夺官，上宥之。

何洛会隶肃亲王豪格，颇见任使。世祖即位，睿亲王摄政，与肃亲王有隙。何洛会讦肃亲王与两黄旗大臣扬善、俄莫克图、伊成格、罗硕将谋乱，肃亲王坐削爵，扬善等皆弃市。赏何洛会告奸，籍俄莫克图、伊成格家畀之，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寻从睿亲王入关，击李自成，逐至庆都。还，睿亲王令奉表迎世祖，擢内大臣，留守盛京，阿哈尼堪将左翼，硕詹将右翼，并于雄耀城、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岫岩城各置城守官，皆统于何洛会。

顺治二年，叙功，进世职一等。旋命率师驻防西安，道河南，讨定西平土寇刘洪起等。是岁十二月，授定西大将军，命自陕西徇四川。时自成将刘体纯等犯商州，叛将贺珍与其党孙守法、胡向宸等分据汉中、兴安。三年，珍以七万犯西安，何洛会督兵迎战，珍败走，复逐破之，并破体纯商州。

肃亲王从入关，破李自成，复爵。至是，上命为靖远大将军，下四川。召何洛会还京师。四年，命率师驻防宣府，仍授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五年，调镶白旗，命佐谭泰定江西，击破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事具《谭泰传》。师还，赐所获金银珠玉，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肃亲王师还，贝子屯齐等讦王诸悖妄状，何洛会复从而证之，遂坐夺爵，以幽系终。睿亲王取肃亲王福金，召肃亲王诸子入府校射。何洛会詈之曰："见此鬼魅，不觉心悸！"尚书谭泰闻其语。及睿亲王薨，世祖亲政，何洛会语贝子锡翰曰："两黄旗大臣与我相恶，我尝讦告肃亲王，今岂肯容我？"八年二月，苏克萨哈等讦睿亲王将率两白旗移驻永平，且私具上服御，及薨用敛，何洛会、罗什、博尔惠等皆知状。时罗什、博尔惠已先诛，执何洛会，下王大臣会鞫。谭泰、锡翰各以何洛会语告，又追论诬告肃亲王罪，与其兄胡锡并磔死，籍其家。

锡图库，乌札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乌拉。兄福兰，当太祖时来归。授世职备御。卒，锡图库嗣，授牛录额真，兼巴牙喇甲喇章京。天聪四年，师克永平，锡图库与甲喇额真图鲁什等率兵循徼，得逻卒二、马十七。五年，詗敌大凌河，得二人以还。上伐明，围大凌河城，败锦州援兵，

锡图库皆有功。六年，复从伐明，略宣府、大同边外，多所斩获。八年，复略蒙古锡尔哈、锡伯图诸地，斩七十余级，俘百余户及马驼，赍以所获，进世职一等甲喇章京。九年，偕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劳萨等略明边，入长城，攻代、朔诸州，多所斩获。

崇德元年，睿亲王多尔衮率师伐明，攻宁远，锡图库以二十人前驱，至中后所及山海关外诇敌，屡得逻卒，并获其马，又于前屯卫设伏败敌。喀木尼堪部叶类等盗科尔沁诸部马叛走，锡图库率巴牙喇壮达八人诣宁古塔，与梅勒额真吴巴海督兵追之。行数十日，及于温铎，招降不从，叶类潜遁，尽歼其党九十四人，俘妇女八十余，得马五十六，复逐捕叶类，入山，射之殪。师还，上遣大臣出迎五里，宴劳，进世职一等梅勒章京。

五年，命偕巴牙喇纛章京济什哈率师并征蒙古敖汉、奈曼、乌喇特诸部兵伐索伦部，败敌于甘河，擒部长博木博郭尔，籍千余户，得马数百。师还，赐宴北驿馆，进世职三等昂邦章京，旋授本旗梅勒额真。七年，从贝勒阿巴泰伐明，自蓟州越明都，下山东。师还，以先出边，部议当夺官，命宽之，罚白金百。八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败李自成将唐通于一片石，遂入山海关，屡战皆胜，败自成游骑于三河，追击至安肃。旋从固山额真叶臣等取太原，战于汾州、于绛州，屡破敌。二年，进二等精奇尼哈番。时自成犹据陕西，师自潼关、绥德南北两路入，锡图库率师与北路军会，败贼延安。自成走入湖广，锡图库移兵从之，自安陆至于荆门，屡击败自成兵。

三年，复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讨张献忠。五年，进世职一等。复从郑亲王济尔哈朗下湖南。六年，师次长沙，锡图库从左翼巴牙喇纛章京努三率兵前驱，攻湘潭。努三军北门，锡图库军四门，遂克之。进徇永兴，斩明将尹举智、杜贞明等。再进定宝庆，取全州，破明将焦琏。又移兵克永安关，取道州。师还，赐白金三百。

七年，睿王亲多尔衮薨。八年春，吴拜、洛什、博尔辉等讦英亲王阿济格将谋乱，鞫实，锡图库坐与谋，诛死，籍其家。

博尔辉，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栋奎部，有俘馘。天聪三年，从太宗伐明，自龙井关入攻遵化。明总兵赵率教自山海关赴援，与战，博尔辉斩其副将，明兵惊溃。五年，擢巴牙喇甲喇章京，兼户部参政。复从伐明，与明兵遇宁远，击杀前队七人。八年，复从伐明，攻大同，明兵三千自龙门迎战，博尔辉与噶布什贤章京锡特库、牛录额真星讷等奋击破之。九年，命偕承政马福塔赍敕谕朝鲜国王。师出边招察哈尔部众，自归化经明边东还，博尔辉殿。明兵二百三十追击我师，博尔辉以二十人击却之，斩十人，俘一人，得马三。明兵从我师，有垂为所获者，博尔辉救之得脱。崇德元年，叙功，授世职牛录章京。三年，裁参政，专任巴牙喇甲喇章京。

顺治元年，兼任刑部理事官。从入关，击李自成，叙功，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旋署巴牙喇纛章京。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下湖广，师至武昌。时自成将马进忠、王进才既降复叛，据岳州，令博尔辉率师讨之，次临湘，击败其兵。进攻岳州，进忠、进才走长沙，逐击败之，其将黑运昌以舟师降。师还，优赉。五年，真除巴牙喇纛章京，列议政大臣，进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睿亲王摄政，诸王多与忤。郑亲王济尔哈朗降郡王，旋复爵。初以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佐理事，亦以专擅降爵。博尔辉及诸大臣罗什、额克亲、吴拜、苏拜皆谨事睿亲王，从王猎喀喇城。王薨，丧还。英亲王阿济格为睿亲王同母兄，欲继王柄政，博尔惠等与阿尔津共发其罪，英亲王夺爵幽禁。赏诸告者，博尔惠进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博尔惠等传睿亲王遗言，复理事二王亲王爵，以告两黄旗大臣。居月余，命未下，博尔辉有疾，穆尔泰往视之，博尔辉以为言。穆尔泰告额尔德赫，额尔德赫告敬谨郡王尼堪，遂与端重郡王博洛诉于郑亲王。八年正月，复二王爵。越八日，执博尔辉等下狱，坐博尔辉、罗什动摇国事，蛊惑人心，论死，籍其家。额克亲削宗室籍，及吴拜、苏拜皆夺官为民。议上，得旨："朕每闻刑人，殊不忍。二人罪当诛，姑宥死何如？"王大臣复以初议上，乃诛死。

冷僧机，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部长金台吉之族也。叶赫亡，来归，隶正蓝旗，属贝勒莽古尔泰。天聪元年，敖汉部长索诺木来归，尚公主为额驸，以冷僧机隶焉。莽古尔泰既卒，九年，

冷僧机诣法司言莽古尔泰及贝勒德格类与公主及索诺木结党，设誓谋不轨。冷僧机与甲喇额真屯布禄、巴克什爱巴礼并下法司，鞫实，冷僧机以自首免罪，屯布禄、爱巴礼皆坐诛，籍其家以畀冷僧机，改隶正黄旗，授世职三等梅勒章京。

崇德二年，固山额真都类坐事下兵部待鞫，兵部参政穆尔泰令诸在系者避都类。或以告冷僧机，闻于上，穆尔泰及同官皆坐降罚，授冷僧机一等侍卫。七年，祖大寿来归，上幸牧马所，命内大臣侍卫与大寿等校射，中的者有所赐。冷僧机得驼一。世祖即位，授内大臣。顺治二年，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谭泰讦索尼，引冷僧机为证，谢未闻，坐徇庇，当削世职籍没，上贳之。旋进世职三等精奇尼哈番。

七年，睿亲王有疾，怨上未临视，冷僧机及贝子锡翰等奏请上临视，睿亲王坐以擅请降世职，恩诏复故，进一等伯。睿亲王薨，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袭爵。冷僧机言于上曰："昔太宗登遐，两黄旗大臣誓立肃亲王。睿亲王定策奉上绍统，多尔博宜特见优遇。"又举侍卫罗什，罗什上为冷僧机乞恩。八年，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劾罗什蛊惑诸王，坐诛，辞连冷僧机。上因命诸大臣诘誓立肃亲王事，冷僧机穷，诸大臣兼发阿谀睿亲王诸罪，论斩籍没，命宽之。九年，追论冷僧机与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西讷布库等迎合睿亲王，乱国政，下王大臣鞫实，与巩阿岱、锡翰、西讷布库等并诛，籍其家。

论曰：定金声桓、王得仁之乱，谭泰专将，何洛会为之佐。锡图库、博尔辉亦久从征战有劳。睿亲王既薨，诸阿附者乃互相倾，何洛会之狱，谭泰证之；锡图库之诛，博尔辉等发之；转相排轧，同就诛夷。若冷僧机者，专事告讦，其及也亦宜矣。

清史稿卷二四七　列传第三四

毕振姬　方国栋　于朋举

王天鉴　赵廷标

彭而述，字子箴，河南邓州人。明崇祯进士，官阳曲知县，母忧归。顺治初，英亲王徇湖广，荐为提学佥事，迁永州道参议。孔有德定湖南，荐而述授贵州巡抚，予兵三千以行。次靖州，降将陈友龙叛，围州城，而述夜开西门出，营山下，选劲骑乘雾冲阵，贼溃且走，副将贺进才战死。城兵大噪，欲与友龙合，而述拔众退守宝庆，告有德益师，与贼相持紫阳河上。永州陷，劾免官。

久之，以尚书王永吉荐，命赴经略洪承畴长沙军前，陈黔、楚山川形势，战守方略，甚悉。承畴异之。补衡州兵备道副使。寻令营云南右布政事，调广西桂林道参政。僮酋莫扶豹聚众劫永宁，而述用始龙故土司覃法欧为乡导，檄永宁知府史赞勋募士兵数百人，遣裨将分道进，败扶豹于酉山，又败于麻冈，擒之。擢贵州按察使。

吴三桂征水西土司安坤，而述谋曰："乌蒙、乌撒、镇雄、东川四府与水西为唇齿，土司陇安藩又与安氏婚媾。今四府虽名内附，狼子野心，势必顾惜其种类。以水西之强，而安藩与四府附之，安坤未易制也。莫如先定四府，撼安藩，然后西南可无患。"三桂用其策，诛安坤，迁广西右布政使，三桂荐为云南左布政使。而述乞归，三桂留之，会有诏召，遂行，出会城三十里，一夕无疾卒。

陆振芬，字令远，江南华亭人。顺治六年进士。时两粤未平，廷议破格用人，即新进士中遴才除道府。振芬授广东惠潮道副使，从师南征。是冬，克南雄。七年春，度大庾岭，次韶州。韶州以南望风降，进规会城，既下，振芬与总兵郭虎率师赴惠州，剿抚归善、海丰诸寨。将至，诸寨窥兵寡，出拒。振芬选精锐数百人绕出其旁击之，获一队，诸寨皆惧。于是谕以祸福，降者踵至。至海丰，守者抗不下。振芬与虎驻五坡驿，他将自羊号岭会师合攻之，遂克其城。碣石卫亦降。

八年，抵潮州，上官，联结诸镇，检制土官，招集流亡，简省徭役，民始有更生之乐。乱甫定，用法严，郡县辄滥禁无辜。振芬与属吏约，期五十日清庶狱，囹圄为空。九年，会师复平远，总兵郝尚久故降将，阴持两端，闻将改授水师副总兵，结山海诸寇僭立帅府。振芬牒大吏策弭变，不应。十年春，尚久自署新泰候，举兵围道署。振芬谕以大义，不从，使告变。秋，固山兵至，振芬约为内应，引外兵入，诛尚久。事平，引疾归里，家居四十年乃卒。

姚延著，字象悬，浙江乌程人。顺治六年进士，除广西庆远知府。从师南征，调柳州，有守御功。又调平乐。迁广东岭南道副使，抚僮寨，擢江南按察使。

十六年，郑成功内犯，陷镇江，入攻江宁。延著佐总督郎廷佐缮守备，安辑危城，闾阎不扰。民间时有羊尾党，事发，株连数百人。延著谓廷佐曰："寇在门，不可兴大狱，摇人心。"狱乃解。当事急，人多疑贰。民间有宿怨，辄诬以通敌。延著严治反坐者，多所全活。城民有升高而望者，逻者执之，总管喀喀木以为敌谍。延著力争，得不死。喀喀木部兵扰城市，延著捕得械毙之。吏卒私掠被难妇女，延著亲驻江干，召其家，遣还者一千七百人，以此忤喀喀木。事定叙功，擢河南左布政使。旋以忧归，而金坛狱起。

镇江之陷也，属县戒严。金坛知县任体坤集县中士大夫王重、袁大受等谋遣诸生十辈诣镇江乞缓兵。丹徒乱民王再兴兵起，复令书吏、耆民数十人送款，尽窃库帑以遁。喀喀木等击败成功，体坤乃复至县，赂重、大受谒大吏，谓士民送款，冀掩弃城罪。重、大受居乡多不法，为诸生所挠。至是欲以叛坐诸生，泄私怨，列姓名以上。巡按马胜声疏闻，下廷佐令延著鞫其狱。延著絷县吏李钟秀，讯得实，欲但坐体坤，余皆减罪。大受腾书京师为蜚语，欲并陷延著，御史冯班发其状。时侍郎尼满奉诏勘提督马逢知狱，命即讯，乃坐重、大受及诸士大夫集议者。诸生及书吏、耆民送款者皆斩，体坤以被逼迫减为绞。巡按何可化又疏劾延著谳从叛罪人史记青、管得胜傅轻比，又有王天福、韩王锡并纵不拟罪，与金坛狱并论，亦坐绞。时喀喀木主军事，新破敌，尤威重，素不慊于延著。民间谓延著之死，喀喀木实主之。就刑日，江宁为罢市，士民哭踊。丧归，数百里祭奠不绝，建祠鸡鸣山下私祀焉。

子淳焘，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伏阙上书为延著讼冤。累擢湖广提学道佥事，坐事罢，未行，值叛卒夏逢龙之乱，誓死不为屈。事闻，复官，授岳常沣道副使。卒。

毕振姬，字亮四，山西高平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平阳教授。入为国子监助教，累迁刑部员外郎。曹事暇，独坐陋室，布被瓦盆，读书不稍倦。

十年，出为山东济南道参议。岁旱，流民踞山谷为盗，振姬昼夜驰三百里往谕之，悉就抚，全活者七千余人。泰山香税，岁羡余七千金，例充公使钱，振姬悉以佐饷。调广东驿传道佥事。时三藩使命往来络绎，胥吏乘以私派折价，民苦之。振姬一绳以法，阅数月，减船数百，减费七万有奇。调浙江金衢严道参政，擢广西按察使。所至以廉能闻。迁湖广布政使，乞病归。

康熙中，诏举博学鸿儒，左都御史魏裔介、副都御史刘楗疏荐之。十八年，命廷臣举清廉吏，裔介复疏言："振姬清操绝世，才略过人。请告十余年，躬耕百亩，读书不辍。"楗亦言："振姬居官不染一尘。归日一仆一马，了无长物，真学行兼优之人。"下部议，以振姬老，置勿用，寻卒。

方国栋，字干霄，顺天宛平人。顺治三年举人，授蠡县教谕，入为国子监助教，累擢至刑部郎中。

十六年，出为广东海北道佥事。海寇邓耀居岛中，时出剽掠。国栋以三千人分五道进剿，檄邻道出兵扼要隘，擒耀，解散余党。事平，雷、廉两部诸富人为贼所诬，械系者众。国栋察其冤，为辨雪。诸富人裒千金为报，国栋曰："吾悯若无辜，奈何污我？"却之。

迁山西宁武道参议。康熙六年裁缺，改江南苏松常道参议。太湖堤岸倾圮，率吏民修葺，修沿海墩台及吴淞、刘河两闸，工费不扰民。师下闽、粤，征调旁午。国栋一意与民休息，每遇急征，从容部署。刍茭粮糗，预储以待，军兴无乏，闾左晏然。戒属吏无朘民，郡县稍稍加敛戢，不敢事剥削。

连岁用兵，度支不给，诏各省筹裕饷之策。国栋言："古今生财之说，开与节二者而已。议开于今日，已无可加，当议节，自朝廷始。旧制，江南岁市布五万匹供宫府赍予，宜可罢，岁省帑金三万。"议上，报可。满洲兵驻防苏州，议筑营舍于王府基，当城中。国栋以兵民杂居难久安，持不可，乃改营南城隙地，民便之。宜兴善权山中寺僧与豪族争地，聚众焚寺杀僧，知县告乱，大吏将发兵。国栋单骑驰往，得首祸置法，余无所问。吴俗健讼，喜投鈲告密。国栋辄不问，即有所案，亦从宽。驭吏严，而拊循士民具有恩意。十六年，卒。吴民思之，建祠虎丘山麓以祀。

于朋举，字襄子，江南金坛人。顺治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十二年，出为河南睢陈道副使，政不扰民。郾城盗杀县官而逸，士民汹汹，谓城将受屠。朋举驰至，抚谕毋恐。营将以兵至，拒不使入城。大吏召朋举诘责，对曰："郾城令，朋举妇翁也。岂不欲甘心是盗？独奈何苦良民！"大吏悟，止兵，亦得盗正其罪。

迁福建福宁道参政。兴化濒海，镇将所部皆群盗受抚者。有材官辱张氏仆，张氏以告。镇将挞材官，部卒大哗，毁张氏之室，欲劫镇将为乱。镇将避去，则缢被挞者寘张氏。谓其仆杀之。朋举甫到官，廉得首恶。猝缚至，集文武吏会鞫。健儿带刀环立瞋视。朋举从容曰："若曹干军法，罪重。念若曹约束无素，但用杀人律，罪有专属。"众乃泥首，言杀人者为张氏仆。朋举曰："若曹气焰何等，彼能于千百健儿中夺一人缢之耶？"召讯证者，俱吐实，诛三人而事定。泉州提督剿海盗，盗逸入兴化界，镇将获数百人。朋举视其尝薙发者，曰："此良民被陷，当宥。"有年少者，曰："童稚何知，又当宥。"全活甚众。

郑成功屯厦门，与漳州隔海相望。固山额真驻会城，遣兵戍漳州，番代岁四易，民苦供役。朋举请驻防无屡更，不许。固请展其期，岁再易，民稍苏息。擢四川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父忧归。

起授湖南布政使，上官，见胥吏至数百，曰："兵初罢，民方重困。此曹鲜衣美食，纵横市井间，何所取诸？"汰其十九，择谨愿者，取足供文书而已。数为大吏言地方利病，有司贤不肖积与之忤，被劾镌级，未行，而大吏以贪败。士民惜之。寻卒。

王天鉴，字近微，直隶万全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东恩县知县。县接直隶界，自明季为盗薮，尝一岁七被寇。天鉴上官，谕父老曰："往岁寇至，县辄不守，由人无固志。自今勿复逃，视知县所向。"俄而寇大至，天鉴坐城，上从容指挥，寇疑有伏，逡巡去。于是葺楼橹，治城隍，严候望，时巡徼，守具大备。按行乡鄙，举团练，立砦十有九，桴鼓相闻，久之得步卒万八千，骑士三百。巡按御史疏闻，令天鉴自治兵。廉得境内贼渠数辈，夜突至其乡呼之出，贼错愕不能遁，皆诛之。寇据曹县，巡抚檄天鉴与诸道兵会剿，率所部为前锋，冒矢石深入，诸军踵之，复其城。尝以轻骑逐贼，日暮被围，短兵相接，手格杀数贼，溃围出，不失一骑。在恩四年，屡与寇战，俘馘无算。降者安抚之。寇远遁，招徕屯种，流亡复归，垦荒千八百顷。建书院，絃诵不辍，政声为山东最，上考，内迁礼部主事。十一年，始行藉田亲耕礼，天鉴参酌古今，悉合礼宜。累迁郎中。主山东乡试。十二年，出为陕西河西道参议，与属吏约，毋猎民枉法。

天鉴固长治兵，按籍讨军实，诫将弁毋以军粮肥私谷。性刚介负气，数忤上官。岁余，谢病归。绝迹公府，门下士或有馈遗，不受，曰："饬簠簋，惜名节，足以报举主矣！"康熙初，大臣荐，不出，寻卒。

赵廷标，浙江钱塘人。顺治三年，以拔贡生授福建永定知县。广东大埔逸寇江龙以万余人犯县城。廷标城守。寇穴地入，潴池水以待，地炮不得发。树云梯乘城，于城上悬栅堕之。持三月，食垂尽。值立春，廷标张鼓乐，开城门，迎春东郊。寇疑有伏，引去。密遣兵间道往伏两山间，出不意夹击，败之。进至龙磜寨，捕斩略尽。

擢湖广衡州同知，署府事。蠲赋垦荒，流亡复业。岁大饥，赈恤有实惠。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荐廷标，十七年，擢云南迤东道副使。安普诸番为土官所诱，竞作不靖。廷标设方略、行间，解散之，遂复维摩旧地。移檄谕宁州弥勒、巴盘、八甸，罢捕逐之令，令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持兵者乃为贼。巡行安抚，诸路悉平。治迤东十八年。康熙中，调广东广肇南韶道副使。安普民、蛮闻其去，堑道塞城留之。慰谕再三，乃得行。

两粤八排诸山寇闻廷标来，望风解散。连州乱，至，立就抚。逾年以忧去。起湖南驿盐道副使。捕治剧寇，诛其渠，余悉纵归农。湖南方用兵。刍茭械仗，储峙供给，不误晷刻，民不困役。兼摄粮道。会湘东民变，巡抚韩世琦令廷标往抚之。单骑驰谕，皆悔泣听命，散遣之。事稍定，修岳麓书院，置田廪诸生。尝行部至衡州，父老罗拜车下，号以"慈母"。俄迁陕西粮储道参议。已病，值武昌兵变，军书至，犹强起视事。病笃乞归，至家卒。

论曰：自置督抚，而两司权轻，况于各道。然以贤者处之，奉职循理，视民之所急，弭乱解娆，

亦足以为治。而述、振芬、振姬、天鉴皆有才略，根本尤在廉勤。延著、国栋、廷标当治乱用重之日，济之以宽仁。虽以是罢贬，甚或中危法，而一不自恤，是皆能举其职者。泽及于斯民，亦已多矣。

清史稿卷二四八　列传第三五

弟天福孙可望白文选

许定国，河南太康人。明崇祯间，官山西总兵官。李自成围开封，趣定国赴援，师次沁水，一夕师溃，逮治论死。寻复授援剿河南总兵官。福王时，驻军睢州。

顺治元年，豫亲王多铎下河南，次孟津，定国使请降。肃亲王豪格略山东，复上书请以其孥来附。肃亲王命遣子为质。二年，遣其子诣肃亲王军。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遣总兵高杰徇河南，次归德，闻定国已遣子纳款，招往会，不赴。杰乃与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就定国睢州，定国不得已郊迎。其杰劝杰勿入城，杰轻定国，不听。既入，定国宴杰，侑以妓。杰酣，为定国刻行期，并微及遣子纳款事。定国益惧，中夜伏兵杀杰。明日，杰部攻定国屠城。定国走考城，遂来降。

豫亲王请以定国从征，留其孥曹县，命河道总督杨方兴厚赡之。定国妻邢有疾，乞还乡里，方兴为代奏。命暂居曹县，俟定国入观。豫亲王师还，定国诣京师，隶汉军镶白旗。三年，卒。五年，以来降功，授一等精奇番，子尔安袭。十二年，诏求言，尔安为睿亲王多尔袞讼功德，请修其墓。语详《睿亲王传》。坐煽惑，减死流宁古塔。弟尔吉袭。

史可法置江北四镇，杰与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分领之。杰为定国所杀，得功战死芜湖。

刘良佐，直隶人。明总兵，预拥立福王。顺治二年，豫亲王下江南，良佐以兵十万来降。江南定，诣京师，隶汉军镶黄旗。五年，以来降功，授世职二等精奇尼哈番。从大将军谭泰讨金声桓。师还，授散秩大臣。十八年，授江南江安提督，加总管衔。寻改直隶提督，改左都督。康熙五年，以病乞休。六年，卒。刘泽清既降后叛，诛死。

左梦庚，山东临清人。父良玉，《明史》有传。良玉初授平贼将军，及封宁南伯，以平贼将军印授梦庚。福王时，良玉举兵自武昌东下，号“清君侧”。次九江，病卒。诸将推梦庚为帅。总督袁继咸御战，梦庚还驻池州，遣兵间道自彭泽下建德，遂取安庆。总兵黄得功破之铜陵，乃退保九江。

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逐李自成至九江，梦庚率众降。师还，入觐，宴午门内，命隶汉军正黄旗。疏言：“部将卢光祖、李国英从入京师，余若张应祥、徐恩盛，郝效忠、金声桓、常登、徐勇、吴学礼、张应元、徐育贤俱奉英亲王调发防剿江西、湖广。诚恐诸将在外，踪迹未定，室家未安，讹惑之事，不可不筹。”命有司安插。五年，叙来降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六年，从英亲王讨大同叛将姜瓖，攻左卫，克之。擢本旗固山额真。十一年，卒，谥庄敏。乾隆初，定封一等子。梦庚诸将，李国英最显，自有传。

郝效忠，辽东人，隶汉军正白旗。从英亲王定湖南，擢湖南右路总兵，加都督佥事，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孙可望陷沅州，效忠率师克黎平。可望兵骤至，力战，马蹶被执，不屈，遂见杀，赠都督同知。

徐勇，亦辽东人。英亲王檄署九江总兵，调黄州，捕治九江、黄州土寇。明唐王使招之，勇斩使以闻，命移镇长沙。金声桓叛，招勇，复斩其使。与李锦战江中，中矢，裹创战愈奋。贼攻城，设策守御，锦遁去。迎郑亲王师击破明大学士何腾蛟。复调辰常总兵，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明桂王遣将张光翠、张景春窥辰州。屯荔溪。勇督将士渡江战，击杀景春，擒裨将六，馘士卒数百，加左都督，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桂王复遣白文选来攻，驱象为陈，破城，勇巷战死之，赠太子太保，进世职二等，谥忠节。以其兄子袭，入籍武昌卫。

卢光祖，辽东海州人，隶汉军镶蓝旗。从肃亲王下四川，破张献忠。授夔州总兵。击破明桂王将朱天麟等。取顺庆，屡捕治土寇。甘一爵、朱德从据邻水、天竺为乱。光祖督师讨之，战七昼夜，斩一爵、德从，降硐寨十余。以功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孙可望破叙州，将军李国翰率师赴援，光祖殿，遇敌，战败，命立功自赎。寻改川北总兵。卒。金声桓既降复叛，诛死。

田雄，直隶宣化人。马得功，辽东人，仕明皆至总兵。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下江南，明福王由崧走芜湖。巴牙喇纛章京图赖督兵截江断道，雄、得功缚福王及其妃来献。豫亲王令以原衔从征。寻授雄杭州总兵，得功镇江总兵。

雄佐总督张存仁、梅勒章京珠玛喇，驻军杭州。时明鲁王以海称“监国”绍兴，乘间渡钱塘江窥杭州，雄与存仁、珠玛喇等屡击破之。三年，擢浙江提督。六年，发李成栋逆书，加左都督。八年，叙来降功，授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

明鲁王与其臣阮进、张名振等据舟山，雄与固山额真金砺以舟师出海擒进，遂破舟山，＜⿰氵敫＞其城。名振拥鲁王入海。十二年，进将阮思、陈六御等后据舟山，朝命宁海大将军伊尔德率师南征。雄预治战舰攻具，分兵遣裨将扼要隘，通声援，而以舟师会伊尔海击思以横洋、金塘为舟山要路，分兵击破之。张两翼夹击，歼其众无算，思赴水死。捷闻，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疏请归旗籍，隶汉军镶黄旗。

郑成功兵扰浙境，陷遂安、平阳诸县。兵部劾雄，上命宽之。十六年，成功兵攻太平，击却之。复攻宁波，雄督战，分三路进剿。成功兵引退。十八年，进二等侯。康熙二年，卒，赠太傅，谥毅勇。

得功，亦隶汉军镶黄旗。江宁初定，明瑞昌王谊渤屯花山、龙潭间。三年，谋攻江宁，事泄，走镇江。得功获谊渤，诛之。寻以收劫盗入伍，降调。四年，大学士洪承畴请以得功署副将。从浙闽总督张存仁剿建宁、邵武山寇，克松溪、政和、建阳、崇安、光泽诸县，即令驻松溪。复克庆元、永春、德化诸县。六年，授右路总兵，加都督佥事。克南安，破海寇林忠。复捕治兴化、仙游、惠安诸县海寇郑丹国等。

时郑成功据厦门，巡抚张尊圣詗成功方出，令得功攻厦门，克之。成功还救，复陷。遂围漳州，破海澄。得功退守泉州，与固山额真金砺会师解漳州围。以得功初克厦门贪取财物为成功所乘，命逮治，援赦免。十一年，叙前功，赐一品顶带，出镇泉州。得功自陈与雄同降，援雄例乞世职，授一等精奇尼哈番，加都督同知。

十三年，擢福建提督。林忠复据永春、德化、尤溪、大田诸县，巡抚宜永贵令得功率师讨之。师行，寇自闽安迳攻会城，得功引师还。与城兵夹击，围解。十四年，与浙闽总督李率泰等合兵克闽安。成功屡内犯，得功击却之。十八年，进三等侯。康熙元年，迁滨海居民内地，击败海寇阻民迁者。二年，师进攻厦门，得功克乌沙，以舟师出海。南风起，寇乘上流来战，得功奋击，没于陈。李率泰以闻，进一等侯，谥襄武。子三奇，袭爵，官至潮州总兵。乾隆十四年，定诸侯、伯封号，雄曰顺义，得功曰顺勤。

张天禄，陕西榆林人。明季与弟天福以义勇从军，积功至总兵。福王时，大学士史可法督师，令屯瓜洲为前锋。豫亲王师下江南。天禄、天福率所部三千人从赵之龙迎降，豫亲王令以原官从征，隶汉军镶黄旗。

明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受唐王命，纠乡勇十余万据徽州。贝勒博洛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师击之，天禄及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并从。师自旌德入，战绩溪，获声及中军吴国祯、副将成有功、守备万全等，送江宁杀之。徽州平。

明大学士黄道周率兵犯徽州，天禄击之，斩其将程嗣圣等十余人，获总兵李尧光等。三年，战婺源，获道周，亦送江宁杀之。分兵出祁门、江湾、街口、黄源，四道逐捕道周余众。以功加都督同知，授徽宁池太总兵官。天禄屯徽州城外，依山为营。值雨，父老迎天禄入城。天禄曰：“三军方在泥涂，何忍独安？”终不下山。军民皆称之。明嵩安王常淇纠众数千扰婺源。天禄率副将许汉鼎等击之，获常淇及监军江于东等。四年，授江南提督。五年，叙来降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八年，进三等精奇尼哈番。

九年，郑成功围漳州，命天禄赴援，成功引退。天禄留驻延平，捕治山寇。十一年，明鲁王将张名振攻崇明，天禄还松江御战。名振既出海，复侵吴淞。我水师与战，败绩。江南总督马鸣佩劾天禄失舟师三百余及炮械，匿未报。闽浙总督佟泰劾天禄与名振通书，逮下刑部，谳通书无据，坐

匿失炮械等，夺官，降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六年，卒。

天福初降，从征昆山、嘉定。民不薙发，据城抗我师。天福与总兵李成栋讨平之。五年，授陕西汉羌总兵。叙来降及战功，授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明山阴王鼎济聚兵据毛坝关，署单一涵为元帅。六年，天福自汉中率师入山，获鼎济，一涵投崖死。参将王永祚叛延安，山寇刘宏才攻同官。天福先后讨平之。以病还京师，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授本旗都统。康熙六年，卒。

赵之龙，江南虹县人。崇祯季，以忻城伯镇南京。福王立，与拥戴，干政。豫亲王师至，与魏国公徐九爵，保国公张国弼，隆平侯张拱召，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维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昌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常应俊，大兴伯邹存义，宁晋伯刘允报，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中伯黄九鼎，成安伯郭祚永，驸马齐赞元，大学士王铎，尚书钱谦益，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等迎降。之龙授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九爵等皆置勿用。铎等诣京师。先是北都降者多授原官，御史卢传言南都新人不得与旧臣比。铎至，命以尚书管宏文院学士，累擢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安。谦益语在《文苑传》。

孙可望，陕西延长人。从张献忠为贼，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为献忠养子。献忠据四川，使分将其众。可望号“平东将军”。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师定四川，献忠败死。可望与定国等率残众南窜，道重庆、綦江、遵义入贵阳。阿迷土司沙定洲乱云南，可望率众兼程赴之。定洲方攻楚雄，迎战大败，走归阿迷。可望入云南会城，遣定国徇迤东，而与文秀率兵西出，得副使杨畏知，相誓扶明室，与俱至楚雄，略迤西诸府。定国亦定迤东诸府。可望遂尽有云南，自号“平东王”，以干支纪年，铸钱曰“兴朝通宝。”时能奇已前死，可望并将其众。定国、文秀故等夷，不为可望下。可望假事杖定国，欲以威众，隙益深。

明桂王在肇庆，乃遣畏知奉表乞王封。桂王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使以敕印往，而桂王诸将争欲得可望为强援。堵胤锡驻梧州，承制改封平辽王。陈邦传守泗城，又矫命封秦王。可望乃不受景国公命。会我师克韶州，桂王走梧州。可望复遣使请封，议封澄江王。使者谓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议中寝。可望袭贵阳，复遣文秀攻嘉定，入四川。我师定两广，桂王至南宁，乃遣使封可望冀王，可望犹不受。复使畏知诣桂王，而遣其将贺九仪等以五千人先驱，取起恒及诸臣阻秦封者尽杀之。桂王乃真封可望秦王，而留畏知授大学士。可望闻之怒，召至贵阳面数之，畏知以冠击可望，亦被杀。

桂王遣大学士文安之督师四川，将以招川中诸镇。可望遣兵伺于都匀，邀止之。可望将移桂王自近，挟以作威。桂王奔广南，可望遣兵迎入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岁供银八千、米百石，穷迫不可堪。而马吉祥、庞天寿辈方欲戴可望行禅让。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定朝仪，改印文为八叠。桂王益忧惧。

初，定国自广西入湖广，兵益强，不复禀可望约束。会定国败于衡州，使召诣沅州议事，将以为罪而杀之。定国辞不赴。又自柳学士吴贞毓等，凡预谋者尽杀之。议移桂王贵阳，使其将白文选督行期。文选心不直可望，以情输桂王，以缓其行。俟定国至，奉桂王自安南卫走云南。时文秀守云南，亦怨可望，迎桂王入云南会城。可望举兵反桂王，以双礼留守，令文选统诸军前行。定国、文秀率师御之，次三岔河，夹水而军。文选轻骑奔定国。可望遣其将张胜、马宾等自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率劲卒击定国等。战方合，其将马惟兴先奔，遂大溃，定国遣文秀等追之。

可望至贵阳，双礼绐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事去，将诣经略洪承畴请降，遣使先纳款。文秀等遣将杨武追之，及于沙子岭。承畴援兵至，乃得脱，将妻子诣长沙降。时顺治十四年十月也。诏封义王，慰谕之。寻遣学士麻勒吉等赍敕印册封。十五年，诣京师，命简亲王济度等郊迎，入觐，宴中和殿，赐白金万，官其部将陈杰、刘天瑞等百余人，命隶汉军正白旗。可望请从讨云南自效，下王大臣议，寝其奏。十七年，疏辞封爵，复慰谕之。寻卒，谥恪顺。

子征祺袭，未几卒。征淳袭，卒，谥顺愍。征灏请袭，御史孟雄飞疏言：“可望，献忠余党，久据滇、黔，负固不服。及为定国所败，穷蹙来归，滥膺非分。宜即停止，或以次降等。”下部议，降袭慕义公，官至兵部尚书，谥清端。子降袭一等阿达哈哈番。乾隆三十六年，命停袭。

文选，陕西吴堡人，亦从献忠为贼。献忠败，从可望入贵州。其缓桂王使得入云南也。桂王封为巩国公，令还贵阳慰谕可望，可望夺其兵，置军中。及将举兵，诸将说可望愿得文选为大将，可望使将前锋，遂降定国，可望以是败。桂王封文选巩昌王。

顺治十六年，我师下云南，定国战屡败，令文选为殿，战于玉龙关，文选复败，走木邦。桂王入缅甸，居赭硗。十七年，文选攻阿瓦弗克，与定国会师孟艮，再攻阿瓦，求出桂王，终不获。我师益深入。文选据锡箔，凭江拒守。我师出木邦，造筏将渡，文选奔茶山。总兵马宁将偏师追之，及于猛养，文选降。诏封承恩公，亦隶汉军正白旗。康熙元年，命予三等公俸。七年，加太子少师，十四年，卒。子绘，降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卒，停袭。

论曰：邦家新造，师行所至，逆者诛，顺者庸。虽其人叛故国，贼旧君，苟为利于我，固不能不以为功也。可望独以台官言降爵，终见削夺。唐通降自成，既复来归，授世职，康熙间即停袭，事又在其前。而定国、梦庚、雄辈及他诸降将，皆袭封如故。民间傅雄负福王出，王啮其项，遂溃死。雄死时，明亡已二十年。其言诚无稽，然民之所恶，盖亦可见矣。

清史稿卷二四九　列传第三六

王登联　白尔赫图遏必隆子尹德

鳌拜弟玛尔赛　班布尔善

索尼，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硕色，大学士希福兄也。太祖时，自哈达挈家来归。太祖以其兄弟父子并通国书及蒙、汉文字，命硕色与希福同直文馆，赐号“巴克什”。授索尼一等侍卫。从征界藩、栋夔。天聪元年，从太宗攻锦州，侦敌宁远，并有功。

二年，上亲征喀尔喀，征兵外藩，科尔沁不至。命索尼与侍卫阿珠祜赍谕饬责土谢图额附奥巴。初，奥巴为台吉，入朝，太祖以贝勒舒尔哈齐女妻焉。既而奥巴屡背约，私与明通，复征兵不至。索尼受方略行，既入境，其部人馈以牲，索尼不受，曰：“尔汗有异心，尔物岂可食耶？”时奥巴病足，索尼与阿珠祜见公主，以谕旨告。奥巴闻之，扶掖至，佯问曰：“此为谁！”索尼曰：“吾侪天使也！尔有罪，义当绝。今特以公主故，使来馈问耳。”奥巴顾左右趣具馔，索尼等不顾而出。奥巴恐，使台吉塞冷等请其事。索尼出玺书示之，即令从者先行。奥巴得书大惊，令所属大臣跽留，索尼责以大义，奥巴叩首悔罪，愿入朝。索尼与阿珠祜偕其大臣党阿赖先归奏状，帝甚悦。

三年，从大军入关，薄燕京。明督师袁崇焕赴援，列营城东南。贝勒豪格突入阵，敌兵蹙之，矢石如雨。索尼跃马驰入，斩杀甚众，拔豪格破围出。四年，谕降榛子镇、沙河驿，拔永平，守之。五年，擢吏部启心郎。从围大凌河。明兵自锦州来援，败之。六年，从征察哈尔，略大同，取阜台寨。寻予牛录章京世职，仍直内院。崇德八年，考绩，进三等甲喇章京。

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袞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巴牙喇纛章京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都统何洛会等讦告肃亲王豪格，王坐废，诏褒索尼不附王，赐鞍马。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入关，定京师。二年，晋二等昂邦章京。睿亲王令解启心郎职，仍理部事。睿亲王方擅政，谭泰、巩阿岱、锡翰皆背盟附之，憾索尼不附。李自成之败也，焚宫殿西走。至是议修建，睿亲王亦营第，匄工庀材，工部给直偏厚，诸匠役皆急营王第。佟机言于王，王怒，欲杀之。索尼力言其无罪，王以是愈憾索尼。英亲王阿济格慢上，目为“八岁幼儿”。索尼以告睿亲王，请罪之。王不许。王尝召诸大臣议分封诸王，索尼持不可。巩阿岱、锡翰进曰：“索尼不欲王平天下乎？”请罪之。王亦不许。索尼发固山额真谭泰隐匿诏旨，谭泰坐削公爵，因讦索尼以内库漆琴与

人，及使牧者秣马库院，兼从捕鱼禁门桥下，索尼遂坐罢。

三年，巴牙喇纛章京图赖劾谭泰怨望，词涉索尼。顺治初，大军分道剿贼西安。谭泰后至，无功。及移师江南，谭泰虑勿预，语图赖，甚怏怏。图赖遗书索尼，使启睿亲王，赍书者私发之，恐谭泰获罪，沉诸河。图赖发前事，逮讯赍书者塞尔特，诡云书已达索尼。诸大臣论索尼罪当斩，王亲鞫之。索尼曰："吾前发谭泰匿诏旨罪，顾匿图赖书以庇之乎？"王穷讯赍书者，事得白。寻复世职，然王与谭泰等憾索尼滋甚。五年，值清明，遣索尼祭昭陵，既行，贝子屯齐讦索尼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论死，未减，夺官，籍其家，即安置昭陵。

八年，世祖亲政，特召还，复世职。累进一等伯世袭，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十七年，应诏上言，略谓："小民冤抑，有司不为详审者，请严察，使毋壅于上闻。犯罪发觉，其奉有严旨者，有司辄从重比，不无枉滥。请敕法司详慎，前议福建将士失律罪，在大将军止削一不世袭之拜他喇布勒哈番，而所属将领乃尽夺世职，轻重不平，有乖惩劝，请敕更正。开国诸臣，自拜他喇布勒哈番以上皆有功业，宜予世袭。其后恩诏所知，非有战功，请毋给世袭敕书。在外诸藩，风俗不齐，若必严以内定之例，恐反滋扰，请予以优容。大臣夺据行市。奸宄之徒，投托指引，以攘货财，四方商贾，负担来京，辄复勒价强买。诸王贝勒及大臣私引玉泉山水灌溉，泉流为之竭。边外木植，皆商人雇民采伐。今又为大臣私行强占，致商不聊生。大臣不殚心公事，惟饰宅第。皆请申禁。五城审事官，遇世族富家与穷民讼者，必罪穷民，曲意徇私，不思执法。请严饬毋得枉屈贿庇。"疏入，上以所奏皆实，饬议行。

十八年，世祖崩，遗诏以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辅政。索尼闻命，跪告诸王贝勒，请共任国政。诸王贝勒皆曰："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委以国家重务，谁敢干预？"索尼等乃奏知皇太后，誓于上帝及大行皇帝前，其辞曰："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誓讫，乃受事。

世祖定中国，既亲政，纪纲法度，循太祖、太宗遗制。亦颇取明旧典损益之，务使称国体。四辅臣为政，称旨谕诸王、贝勒、诸大臣，详考太祖、太宗成宪，勒为典章。引世祖遗诏谓："不能仰法太祖、太宗，多所更张。今当率祖制，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乃改内阁翰林院还为内三院，复设理藩院，罢裁太常、光禄、鸿胪诸寺。他举措皆类是。而镶黄、正白两旗互易圈地，兴大狱。四辅臣称旨，亦谓太祖、太宗时，八旗庄田庐舍，依左右翼顺序分给。既入关，睿亲王多尔袞使镶黄旗处右翼之末，正白旗圈地本当属镶黄旗，今还与相易，亦以复旧制。

索尼故不慊苏克萨哈，顾见鳌拜势日张，与苏克萨哈不相容，内怵。又念年已老，多病，康熙六年三月，遂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为奏请上亲政。上未即允，而诏褒索尼忠，加授一等公，与前授一等伯并世袭，索尼辞，不许。六月，卒，谥文忠，赐祭葬有加礼。七月，乃下索尼等奏，上亲政，以第五子心裕袭一等伯，法保袭一等公。长子噶布喇官领侍卫内大臣，孝诚皇后父也。十三年，后崩，推恩所生，授一等公世袭。第三子索额图，自有传。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苏纳，叶赫贝勒金台什同族。太祖初创业，来归，命尚主为额附，授牛录额真。累进梅勒额真。天聪初，从太宗征锦州，贝勒莽古尔泰帅偏师卫塔山镶道，苏纳屯塔山西，明兵来攻，击破之。三年，与固山额真武纳格击察哈尔，入境，降其民二千户。闻降者将为变，尽歼其男子，俘妇女八千余，上责其妄杀。蒙古人有自察哈尔逃入明边者，命苏纳以百人逐之，所俘获相当。累进三等甲喇章京。坐隐匿丁壮，削职。寻授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崇德初，从伐明，攻雕鹗、长安诸岭及昌平诸城，五十六战皆捷。又攻破容城。及出边，后队溃，坐罚锾。又从伐朝鲜，击破朝鲜军，俘其将。以朝鲜王出谒时乱班释甲，又自他道还，坐罚锾。寻以谳狱有所徇，坐罢，仍专管牛录事。顺治五年，卒。

苏克萨哈初授牛录额真。崇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师赴援，太宗亲帅大军蹙之。苏克萨哈战有功，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七年，世祖命追复苏纳世

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议政大臣，进一等，加拖沙喇哈番。苏克萨哈隶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王薨，苏克萨哈与王府护卫詹岱等讦王谋移驻永平诸逆状，及殡敛服色违制，王坐是追黜。是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年，孙可望寇湖广，命苏克萨哈偕固山额真辰泰禁旅出镇湖南，与经略洪承畴会剿。十二年，刘文秀遣其将卢明臣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邀击，大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蔽江。苏克萨哈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斩获甚众。明臣赴水死，文秀走贵州。叙功，晋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圣祖立，受遗诏辅政。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鳌拜皆以公爵先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鳌拜尤功多，意气凌轹，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附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鳌拜有姻连，而论事辄龃龉，浸以成隙。鳌拜隶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易庄地，遂兴大狱。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坐纷更阻挠，下刑部议罪，以律无正条，请鞭责籍没。上览奏，召辅臣议，鳌拜请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不能争，独苏克萨哈不对。上因不允。鳌拜卒矫命，悉弃市。

鳌拜以苏克萨哈与相抗，憾滋甚。鳌拜日益骄恣，苏克萨哈居常怏怏。六年，上亲政，加恩辅臣。越日，苏克萨哈奏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余生。有旨诘问，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遂诬以怨望，不欲归政，构罪状二十四款，以大逆论，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子二人皆处斩，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皆斩。狱上，上不允。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处绞，余悉如议。八年，鳌拜败，诏以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至诛灭子孙，此皆鳌拜挟仇所致，命复官及世爵，以其幼子苏常寿袭。

苏纳海，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由王府护卫擢弘文院学士，累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圣祖即位，拜国史院大学士，兼管户部。时鳌拜擅权，以苏纳海不阿附，嗛之。寻鳌拜欲以蓟、遵化、迁安正白旗诸屯庄改拨镶黄旗，而别圈民地益正白旗，使旗人诉请牒户部。苏纳海持不可，谓旗人安业已久，且奉旨不许再圈民地，宜罢议。鳌拜益衔之，矫旨遣贝子温齐等履勘。旋以镶黄地不堪耕种疏闻，遂遣苏纳海会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董理其事。昌祚、登联交章请停圈换，苏纳海亦言屯地难丈量，候明诏进止。鳌拜遂坐以藐视上命，并弃市。鳌拜获罪，昭雪复官，谥苏纳海襄愍，昌祚勤愍，登联悫愍。

昌祚，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顺治初，官宗人府启心郎。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清廉沉毅。平寇盗，拨荒地，给濒海内徙居民开垦，免其所弃田亩丁粮，戒所司藉端苛敛，浙人德之。康熙四年，擢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昌祚抗疏力言其不便，卒以冤死。祀直隶、浙江名宦。

登联，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自贡生授河南郑州知州，荐擢山东济宁道，累迁大理寺卿。顺治十七年，授保定巡抚。严缉捕，盗贼屏息。康熙五年，以京东诸路圈地扰民，疏请停止，言甚痛切。民闻其死，甚哀之。祀直隶名宦。

白尔赫图，初由噶布什贤壮达授兵部副理事官。崇德间，屡从征有功，擢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元年，入关击李自成，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多斩获。寻从豫亲王多铎西剿流寇，克潼关。移师江南，徇苏州，略定浙江、福建。五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大破贼于湘潭，平宝庆、武冈。累功晋一等阿达哈哈番，擢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征贵州，屡陷阵，进克云南。逾年，率兵取永昌府，渡潞江，败李定国，遂克腾越州。明桂王由榔及定国、白文选俱遁入缅甸。信郡王班师，白尔赫图留驻云南。定国入犯约，降将高应凤内应，以由榔印札诱元江土司那嵩叛，白尔赫图往剿，斩应凤于阵，那嵩自焚。赐白金，鞍马。十八年，与定西将军爱星阿会师木邦，缅人献由榔至军中。康熙元年，诏班师。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后苏克萨哈为鳌拜构陷，以白尔赫图为其族弟，竟被祸。八年，上以白尔赫图无罪枉坐，追复故官世职。寻其子一等侍卫罗铎讼其父云南战功为鳌拜所抑，未予优叙，诏晋三等精奇尼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第十六子，母和硕公主。天聪八年，袭一等昂邦章京，授侍卫，管牛录事。贝勒尼堪福晋，遏必隆兄图尔格女也，无子，诈取仆妇女为己生。事发，遏必萨坐徇庇，夺世职。崇德六年，从太宗伐明，营松山，筑长围守之。明总兵曹变蛟率步骑突围，迭败之。夜三鼓，变蛟集溃卒突犯御营，遏必隆与内大臣锡翰等力战，殆十余人，变蛟负创走，论功，得优赏。七年，从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入长城，克蓟州，进兵山东，攻夏津，先登，拔之。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剿李自成兄子锦于武昌，拔铁门关，进二等甲喇章京。五年，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夺世职及佐领。世祖亲政，遏必隆讼冤，诏复职。科普索旋获罪，以所袭图尔格二等公爵令遏必隆并袭为一等公。寻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十八年，受遗诏为辅政大臣。

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加恩辅臣，特封一等公，以前所袭公爵授长子法喀，赐双眼花翎，加太师。屡乞罢辅政，许之。四大臣当国，鳌拜独专恣，屡矫旨诛戮大臣。遏必隆知其恶，缄默不加阻，亦不劾奏。八年，上逮治鳌拜，并下遏必隆狱。康亲王杰书谳上遏必隆罪十二，论死。上宥之，削太师，夺爵。九年，上念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疾笃，车驾亲临慰问。及卒，赐祭葬，谥恪僖，御帛碑文，勒石墓道。十七年，孝昭皇后崩，遏必隆为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五十一年，上以遏必隆初袭额亦都世职，命其第四子尹德袭一等精奇尼哈番。

尹德初自佐领授侍卫，从圣祖征噶尔丹，扈跸宁夏，寻自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雍正五年，以病乞休，讦致仕。未几卒，谥慤敬。尹德恭谨诚朴，宿卫十余年，未尝有过。兼袭图尔格二等公，岁禄所入，以均宗族，人皆贤之。寻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诏晋一等公。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

顺治元年，随大兵定燕京。世祖考诸臣功绩，以鳌拜忠勤戮力，进一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破流贼李自成。进征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下遵义、夔州、茂州诸郡县。五年，坐事，夺世职。又以贝子屯齐讦告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死。诏宥之，罚锾自赎。是年，率兵驻防大同，击叛镇姜瓖，迭败之，克孝义。七年，复坐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世祖亲政，授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顾命辅政。既受事，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又恶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同直御前，不加礼辅臣。遂论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并弃市。又坐费扬古怨望，亦论死，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弟都统穆里玛。

初入关，八旗皆有分地。睿亲王多尔袞领镶黄旗，定分地在雄、大城、新安、河间、任邱、肃宁、容城诸县。至是已二十年，旗、民相安久。鳌拜以地确，倡议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与相抗尤力。鳌拜怒，悉逮苏纳海等，弃市。事具《苏克萨哈传》。又追论故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当睿亲王摄政时阿王意，授分地乱序，并及他专擅诸事，夺世职。时有窃其马者，鳌拜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怒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于议政时不附己，即令蒙古都统不与会议。

鳌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鳌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木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鳌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

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鳌拜益专恣。户部满尚书缺员，欲以命玛尔赛，上别授玛希纳。鳌拜援顺治间故事，户部置满尚书二，强请除授。汉尚书王宏祚领部久，玛尔赛不得自擅，乃因事龁而去之。卒，又擅予谥忠敏。工部满尚书缺员，妄称济世才能，强请推补。

八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康亲王杰书等会谳，列上鳌拜大罪三十，论大辟，并籍其家，纳穆福亦论死。上亲鞫俱实，诏谓："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纳穆福亦免死，俱予禁锢。鳌拜死禁所，乃释纳穆福。

五十二年，上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宣谕群臣，追核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穆里玛，卫齐第六子。卫齐卒，袭世职牛录章京，授一等侍卫。顺治初，迁甲喇额真。世职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从征金声桓，克饶州，遂下南昌。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并授本旗满洲都统。李自成将李来亨等降于明，窜伏郧、襄山中，出劫掠为寇。康熙二年，授穆里玛靖西将军，图海定西将军，率师讨之。来亨拥众据茅麓山，穆里玛督兵攻围，九战皆捷。来亨等夜袭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营，穆里玛赴援，大破之。来亨自焚死，余众降。论功，超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鳌拜得罪，坐死。

班布尔善，太祖诸孙辅国公塔拜子也。初封三等奉国将军，累进辅国公。康熙六年，以领侍卫内大臣拜秘书院大学士，谄事鳌拜，及事败，王大臣劾奏班布尔善大罪二十一，坐绞。

同时坐鳌拜党罪至死者，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兵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及鳌拜侄塞木特、讷莫、玛尔赛，追夺官爵，削谥。

论曰：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征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索尼忠于事主，始终一节，锡以美谥，诚无愧焉。苏克萨哈见忌同列，遂致覆宗。遏必隆党比求全，几及于祸。鳌拜多戮无辜，功不掩罪。圣祖不加诛殛，亦云幸矣。

清史稿卷二五〇　列传第三七

冯溥　王熙弟燕吴正治

黄机　宋德宜子骏业伊桑阿

子伊都立阿兰泰子富宁安

徐元文弟秉义

李霨，字坦园，直隶高阳人，明大学士国缙子。少孤，劬学自厉。顺治三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进编修。十年，世祖亲试习国书翰林，霨列上等，擢中允。累迁秘书院学士。时初设日讲官，霨与学士麻勒吉、胡兆龙，侍读学士折库纳，洗马王熙，中允方悬成、曹本荣等并入直。寻充经筵讲官。十五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内三院改内阁，以霨为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以票拟疏误，镌四秩。未几，复官，任事如故。偕大学士巴哈纳等校定律例。

十八年，圣祖即位，复内三院，以霨为弘文院大学士。时四大臣辅政，决机务，或议事龃龉。霨辄默然，既乃出片言定是非，票拟或未当，不轻论执。每于谈笑间婉言曲喻，徐使更正。其间调和匡救，保护善类，霨有力焉。

康熙八年夏，旱，奉诏清刑狱，释系囚，多所平反。明年，复内阁。霨以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与修《世祖实录》，充总裁官。十一年，书成，赐银币、鞍马，晋太子太傅。未几，三藩叛，继以察哈尔部作乱。上命将出征，凡机密诏旨，每口授霨起草，退直尝至夜分，或留宿阁中。所治职务，出未尝告人，忠谨慎密，始终匪懈。二十一年，重修《太宗实录》成，进太子太师。

台湾初定，提督施琅请设官镇守，廷议未决。有谓宜迁其人、弃其地者。上问阁臣，霨言："台

湾孤悬海外，屏蔽闽疆。弃其地，恐为外国所据，迁其人，虑有奸宄生事。应如琅议。”上韪之。二十三年，卒，谥文勤。

霨弱冠登第，大拜时年裁三十有四，风度端重，内介外和。久居相位，尤娴掌故，眷遇甚厚。四十九年，上追念前劳，超擢其孙工部主事敏启为太常寺少卿。

孙廷铨，初名廷铉，字枚先，山东益都人。明崇祯进士，任永平推官。顺治元年，授天津推官。二年，以巡抚雷兴荐，擢吏部主事，历郎中。与曲沃卫周祚同官文选司，有声于时。累迁左通政。十年，擢户部侍郎。以大学士洪承畴荐，召对。寻坐事，罚俸，论告归。还朝，改兵部，擢尚书。

十三年，调户部。廷铨以岁会无总录，无以剂盈绌之宜，殚心综核，钱谷旧隶诸部者，各还所司，条贯厘然。岁会之成自此始。十四年，疏言：“山东、河南荒田，请招民垦辟。其已熟者，清厘赋额，无使隐漏。”上从其言。

十五年，调吏部，加太子太保。十六年，谕奖其勤劳，加少保。廷铨疏请复学道升补旧制，下所司集议，如廷铨请。时吏部铨除，一事数例，吏胥因缘为奸。给事中杨雍建、胡尔恺、黏本盛、孙际昌、王启祚，御史许劭昕，交章发其弊，且劾廷铨因循为所蔽，夺加衔，罚俸。十七年，疏言：“新辟边疆员缺，督抚委用，即予实授，与部选之员，一体迁转。莅事未久，辄移内地，请定为试署二年，乃予实授。”又言：“司道不宜轻易，非大计处分及贪酷被纠者，遇降革，仍留任。”皆从之。又因旱，疏请宽考成，兴屯政。上命兵部议屯政，而询廷铨请宽考成议中有云“积资累荐，弃以一眚”语，何所指？廷铨言：“积疲州县，久累人材，宜稍宽减观后效，非为处分人员求免。”

世祖崩，二十七日制满。廷铨发议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上所生母为皇太后，率九卿上请举大礼疏。及议大行皇帝谥号，廷铨曰：“大行皇帝龙兴中土，混一六合，功业同于开创。宜谥为高皇帝。”众皆和之。而辅臣鳌拜持异议，遂定谥章皇帝。时太祖谥武皇帝，故廷铨议如是。时论颇归之。

康熙二年，拜秘书院大学士。奉职勤慎，终岁未尝休沐。逾年，以父母年老，解职归养，闭户却扫，不与外事。十三年，卒，谥文定。

杜立德，字纯一，直隶宝坻人。明崇祯进士。顺治元年，以顺天巡抚宋权荐，授中书科中书。二年，考选户科给事中。疏陈：“治平之道有三：一曰敬天。君为天之子，当修省以迓天休。今秦、晋，燕畿水旱风雹，天心示警。凡开诚布公，懋德敦行，皆敬天事也。一曰法古。古者事之鉴，是非定于一时，法则昭于百代。故合经而后能权，遵法而后能创。凡建学明伦，立纲陈纪，皆法古事也。一曰爱人。自大臣以至百姓，宜一视同仁。且无论新旧，悉存弃短取长之心。凡亲贤纳谏，尚德缓刑，皆爱人事也。”上以其有裨治理，深嘉纳之。又累疏言：“牧民之官，宜久任以验成功。凡遇赈蠲，宜分别款项，豫行颁示，使小民咸喻，胥吏不能为奸。”“条编法简易便民。军兴草豆无定额，宜敕部定价值，使民先事为备。”皆下部议行，累迁户科都给事中。疏言：“漕运丛弊，今漕臣库礼搜获运官使费册三十本送部。请敕穷究，以厘奸弊。”再迁吏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请举行经筵，择廷臣经明行修者为讲官，以裨圣治。又请定朝期，肃禁地，杜加派。上甚韪之。

初，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给事中许作梅，御史吴达、李森先、桑芸等交章劾大学士冯铨奸贪状，疏上旬日，未下廷议。立德请令满、汉大臣集议，以申公论，鼓直言之气。并及马士英、阮大铖、宋企郊等，在前朝或纳贿招权，或煽恶流毒，今并逋逃，宜急捕诛，以彰法纪。下刑部，以事在赦前，寝其议。圣祖亲政，铨既黜。立德因言作梅等前以劾铨为所切齿，又佥都御史赵开心素为铨所忌，相继构陷去官，乞矜察。由是开心等俱起用。

立德寻迁太常寺少卿，超擢工部侍郎，调兵部。畿辅水灾，奉诏振济大名，全活甚众。再调吏部，以父忧去。坐兵部任诖误，镌秩调用。服阕，除太仆寺卿，擢刑部侍郎。十六年，加太子少保衔。领侍卫内大臣额尔克岱青家奴缚侍卫诬诉，部议罪侍卫，下内大臣索尼等察实，立德夺加衔。十六年，擢尚书。

立德治狱仁恕，上闻其用法平。深嘉之。尝入对，既出，上顾左右曰：“此新授刑部尚书杜立德也！不贪一钱，亦不妄杀一人。”康熙元年，调户部。考满，复加太子少保。三年，调吏部。八年，拜国史院大学士。圣祖亲政，乾清宫成，择日临御，钦天监奏吉神在隅，不宜从中门入。立德言：

“紫微帝星所在，吉神拱向。皇上迁正新宫，臣庶观瞻，应从中门入。监臣所奏非是。”上从其言。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进太子太傅。

三藩事起，立德与李霨、冯溥参预机务。从容整暇，中外相安。广东平，所司具正杂赋税之数以闻。立德言：“广东杂税多尚之信所加，为民间大累，非朝廷正额。今变乱甫定，宜与民休息。其除之便。”上从之。十八年，自陈乞休。其秋地震，复请罢，诏辄慰留。云南平，议颁恩赦，立德告病未与议，遣大臣持诏旨就其家谘询，俟还奏乃下诏。一日，上顾阁臣，谓在廷诸臣谁堪大用者？立德面疏数人以对。比退，人讶其不稍引嫌，答曰：“自筮仕以来，惟此心可邀帝鉴。他非所计也。”

二十一年夏，复乞休，上许之，赐御制诗及“怡情洛社”篆章，驰驿遣行人护归。《太宗实录》成，进太子太师，赐银币、鞍马。二十六年，太皇太后丧，立德诣京师哭临，上念其老病不任拜起，命学士张英扶掖以行，慰劳甚至。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一。上闻，谕大学士曰：“杜立德秉性厚重，行事正大，直言敷奏，不肯苟随同列。可谓贤臣！”赐祭葬如礼，谥文端。三十九年，帝南巡，其子恭俊迎驾三河，上问立德葬所，手书“永言惟旧”四字赐之，命揭诸阡。恭俊官广信知府，好义，善济人急。

冯溥，字孔博，山东益都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直讲经筵。世祖幸内院，顾大学士曰：“朕视冯溥乃真翰林也！”十六年，擢吏部侍郎。会各省学道缺，部郎不足，以知府补之。已，会礼部议奏，时尚书孙廷铨、侍郎石申并乞假。给事中张维赤因劾溥徇私，溥疏辨。上曰：“朕知溥不为也！”置勿问。明年，京官三品以上自陈，忽严旨黜满尚书科尔坤及两侍郎，独留汉官在部。溥与廷铨疏言：“部事满、汉同治，今满臣得罪，汉臣安得免乞，并黜。”诏供职如故。

康熙初，停各省巡按，议每省遣大臣二人廉察督抚。吏部尚书阿思哈、侍郎泰必图议设公廨，颁册印。溥谓：“国家设督抚，皆重臣。今谓不可信，复遣两大臣监之。权既太重，势复相轧，保无属吏仰承左右启隙端？”泰必图性暴伉，闻溥言，恚，瞋目攘臂起。溥徐曰：“会议也，独不容吾两议耶？且可否自有上裁，岂敢专主？”疏入，上然溥言，事遂寝。御史李秀以考绩黜，后夤缘得复官，劾溥为故相刘正宗党，主铨时违例徇私。溥疏辨，严旨责秀诬讦。六年，迁左都御史。内阁有红本，已发科钞，辅臣鳌拜取回改批。溥抗言：“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鳌拜欲罪之，上直溥，戒辅臣详慎。盛京工部侍郎缺，已会推，奉旨以规避者多，不旬日三易其人。溥疏言：“王言不宜反汗，当慎重于未有旨之先，不当更移于已奉旨之后。”首辅班布尔善寝其奏，上闻，取溥疏览之，称善，饬部施行。

八年夏，旱应诏陈言，请省刑薄税。略谓：“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牵连佐证，或数人，或数十人。往往本犯尚未审明，而被累致死者已多。且或迟至七八年尚未结案，遂致力穑供税之人，抛家失业。请敕部严禁。百姓之财，不过取之田亩。今正月已开征，旧税之逋甫偿，新岁之田未种，钱粮从何办纳？请敕部酌议。自后征赋，缓待夏秋。”下户、刑二部议。刑部议，承审强盗，人命重案，限一年速结，不得牵累无辜，督抚及承审官隐漏迟延皆有罚。户部议，春季兵饷不能待至夏秋，仍旧例便。得旨：“俟国用充足，户部奏请更定。”户部吏陈一魁冒领清苑等县钱粮事发，溥言：“钱粮者百姓之脂膏也，其已输在官，则朝廷之帑藏也。若任胥吏侵盗，职掌谓何？请严定所司处分，惩前毖后。”擢刑部尚书。十年，拜文华殿大学士。疏言：“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米麦丰收，谷价每斗值银三四分。当此丰稔之时，宜广积贮，以备凶年。”

先是溥以衰病累疏乞休，上曰：“卿六十四岁，未衰也。俟七十乃休耳。”自吴三桂反，军事旁午，乃不敢复言。十四年，建储礼成，内阁议恩赦，满大臣以八旗逃人应不赦。溥不可，遂两议以进。诏下阁臣画一奏闻，有谓当从满大臣议者，溥持之力，仍以两议进。上卒从之。十七年，福建平，溥以年届七十，复申前请。上仍慰留。二十一年秋，诏许致仕，遣官护行驰驿如故事。比将归，诣阙谢，赐游西苑，内侍携酒果，所至坐饮三爵。临发，疏请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言甚切，温旨报闻。赐御制诗及“适志东山”篆章，命讲官牛纽、陈廷敬传谕曰：“朕闻山东仕于朝者，彼此援引，造为议论，务有济于私，又居乡多扰害地方。朕审知其弊。冯溥久居禁密，可教训子孙，务为安静。”

《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傅。三十年，卒，年八十三，谥文毅。

溥居京师，辟“万柳堂”，与诸名士觞咏其中。性爱才，闻贤能，辄大书姓名于座隅，备荐擢。一时士论归之。

王熙，字子雍，顺天宛平人。父崇简，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顺治三年，以顺天学政曹溶荐，补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尝疏请赐洫明季殉难范景文、蔡懋德等二十八人。又议帝王庙罢宋臣潘美、张浚从祀，北岳移祀浑源，皆用其议。十八年，引疾解职。康熙十七年，卒，谥文贞。

熙，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右春坊谕德。召直南苑。译《大学衍义》，充日讲官，进讲称旨。累擢弘文院学士。时崇简方任国史院学士，上曰：“父子同官，古今所罕。以尔诚恪，特加此恩。”十五年，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考满，加尚书衔。时崇简为尚书，父子复同官。十八年正月，上大渐，召熙至养心殿撰遗诏，熙伏地饮泣，笔不能下。上谕勉抑哀痛，即御榻前先草第一条以进。寻奏移乾清门撰拟，进呈者三，皆报可。是夕上崩，圣祖嗣位，熙改兼弘文院学士。

康熙五年，迁左都御史。时三藩拥兵逾制，吴三桂尤崛强，擅署官吏，浸骄蹇，萌异志。子应熊，以尚主居京师，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熙首疏请裁兵减饷，略言：“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臣以为滇、黔已平，绿旗额兵亟宜汰减，即藩下余丁，亦宜散遣屯种，则势分而饷亦裕。”复疏言：“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官吏，挟赀贸易，与民争利。或指称藩下，依势横行。宜饬严禁。”又言：“近例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得授知县。不肖奸人，借资为市，贻害地方，宜改给散秩。见任官吏捐输银米，博取议叙，名出私橐，实取诸民，宜一切报罢。”上俱从之。

七年夏，旱，金星昼见，诏求直言。熙疏言：“世祖章皇帝精勤图治，诸曹政务，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奉行，任意轻重。请敕部院诸司详察见行事例，有因变法而滋弊者，悉遵旧制更正。其有从新例便者，亦条晰不得不然之故，裁定画一。”上命各部院条议，遵旧制，删繁例，凡数十事。迁工部尚书。

十二年，调兵部。是年冬，三桂反，京师闻变，都城内外一夕火四起，皆应熊党为之也。明年三月，用熙言诛应熊。寻命熙专管密本。汉臣与闻军机自熙始。十七年，以父忧去。二十一年，即家拜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时三藩既平，熙以和平宽大，宣上德意，与民休息。造次奏对，直陈无隐，上每倾听。《太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三十一年，以疾累疏乞休，温旨慰留。四十年，诏许致仕，晋少傅。明年上元节，赐宴其家，遣官赍手敕存问。四十二年，卒，上命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大学士马齐临丧，行拜奠礼，举哀酹酒，恩礼有加，谥文靖。

熙持大体，有远虑。平定三藩后，开方略馆。一日，上谕阁臣：“当三桂反时，汉官有言不必发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时汉官多移妻子回家，顾学士韩菼曰：“汝为朕载之！”菼退而皇恐。熙乃昌言阁中曰：“有苗格乃会议时魏象枢语。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岂非误国？移家偶然耳，日久何从分别，其移者岂非背主？汉官负此两大罪，何颜立朝。”翌日入见，执奏如阁中语，上许之。

熙子克善、克勤，皆世祖命名。克善能文，熙不令与试。遇乡、会典试，熙辄注假，以圣祖方恶汉人师生之习，故尤慎之。二十七年，典会试，盖特命也。雍正中，入祀贤良祠。

弟燕，字子喜，以父荫，任户部郎中。出为镇江知府，擢江苏按察使，治狱称平。迁湖广布政使，巡抚贵州，建学设官，减赋税，教养兼施，善抚循苗人，颁条教，饬州县无纵奸人诡索土司。抚黔三年，移疾归，卒。

吴正治，字当世，湖北江夏人。顺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编修。丁母忧，服阕，起故官。迁右庶子。十五年，特简翰林官十五人外用，正治与焉，得江西南昌道。迁陕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执法著称。十七年，内擢工部侍郎，调刑部。平亭疑狱，释江南逋赋无辜诸生二百余人。疏论奉行赦款宜速，丈量田地宜停，禁状外指扳，严妇女私嫁，皆著为令。

康熙八年，以父忧去。起兵部督捕侍郎，充经筵讲官。十二年，迁左都御史。疏言："缉逃事例，首严窝隐。一有容留，虽亲如父子，即坐以罪，使小民父子视若仇雠。伏读律有亲属容隐之条，惟叛逆者不用此律。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与叛逆轻重相悬。请自今有父子窝逃，被人举发者，逃犯治罪，免坐窝隐。若容留逾旬，父子首报者，逃犯依自首例减罪。则首报者多，逃人易获。朝廷之法与天性之恩，两不相悖矣。"又言："今岁雨泽愆期，方事祈祷。近因直隶多盗，廷议于玉田、滦州、霸州、雄县增设驻防旗兵，构建营房，劳民动众，应暂停止。俟农隙时酌行。"疏入，下部议，俱如所请。先是睿亲王多尔袞当国，严旗下逃人之禁。鳌拜继之，禁益严。株连穷治，天下嚣然，而圈地建营房，凡涉旗务，汉大臣莫敢置喙，自正治疏出，逃人禁稍宽，营房亦罢建，世多以是称之。

寻迁工部尚书，调礼部。十八年，自陈乞休，诏嘉其端勤诚慎，慰留之。二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时修《太祖实录》、《圣训》、《会典》、《方略》、《一统志》，俱充总裁官，加太子太傅。

正治守成法，识大体。一日，圣祖阅朝审册，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上曰："刺股伤非致命，此可宽也。"正治对曰："当念死者之无辜。"他日，又阅册，有因当死。上问此因尚可活否？众皆以情实对。正治曰："皇上好生之德，臣等敢不奉行。"退而细勘，得可矜状，遂从末减。二十六年，复疏乞休，诏许原官致仕。三十年，卒，谥文僖。

黄机，字次辰，浙江钱塘人。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世祖幸内院，询机里籍官职，命与侍讲法若真、修撰吕宫、编修程芳朝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上览毕，赐茶。授左中允。寻迁弘文院侍读。

十二年，机疏言："自古仁圣之君，必祖述前谟，以昭一代文明之治。今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乞敕诸臣校定所载嘉言嘉行，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辑成治典，颁行天下。尤愿万机之暇，朝夕省览。法开创之维艰，知守成之不易，何以用人而收群策之效？何以纳谏而宏虚受之风？何以理财而裕酌盈剂虚之方？何以祥刑而无失出失入之患？力行身体，则动有成模，绍美无极。"上俞之，诏辑太祖、太宗《圣训》，以机充纂修官。累迁国史院侍读学士，擢礼部侍郎。

康熙六年，进尚书。疏言："民穷之由有四：杂捐私派，棍徒吓诈，官贪百兵横。请严察督抚，举劾当否，以息贪风，苏民命。各省藩王、将军、提、镇有不法害民之事，许督抚纠劾。请饬破除情私，毋更因循，贻误地方。"七年，调户部，再调吏部。机以疏通铨法，议降补官对品除用，为御史季振宜所劾。既而给事中王曰温劾故庶吉士王彦，即机子黄彦博，欺妄，应罢黜。机以彦与彦博姓名不同，且彦博死已久，疏辨，得免议。寻以迁葬乞假归，而论者犹不已。

十八年，特召还朝，以吏部尚书衔管刑部事。御史张志栋言机老成忠厚，然衰迈，恐误部事，应令罢归。上以志栋言过当，命机供职如故。明年，授吏部尚书。以年老请告，诏慰留。二十一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逾年，复乞休，许以原官致仕，遣官护行驰驿如故事。二十五年，卒，谥文僖。

宋德宜，字右之，江南长洲人。父学朱，明御史，巡按山东，死于难。德宜年十七，伏阙请洫，与兄德宸、弟德宏并著文誉。顺治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严立条教，六馆师生咸敬惮之。圣祖亲政，释奠太学，御彝伦堂，命德宜东向坐，讲《周易乾卦》辞，称旨。迁翰林院侍读学士，擢内阁学士。

德宜风度端重，每奏事，辄当上意。康熙十一年，扈跸塞外，上从容询及江南逋赋之由，德宜极言苏、松赋役独重，民力凋敝。上为动容。诏明年蠲苏、松四府钱粮之半。迁户部侍郎，发龙江关大使李九官馈遗。上嘉其不私，褫九官职。寻调吏部。

十五年，擢左都御史。时陕、甘、闽、粤渐已底定，惟吴三桂未平。德宜疏言："三桂所恃，不过枪炮，枪炮专藉硝黄。硝黄产自河南、山西，必奸民图利私贩，请饬严禁。"上以督、抚、提、镇稽察不严，下兵、刑二部严定处分。德宜又疏言："频年发帑行师，度支不继。皇上允廷臣之请，开例捐输。三年所入，二百万有余。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余人。始因缺多易得，踊跃争趋。今见非数年不得选授，徘徊观望。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又疏言："沿海居民，以渔为生。

佐赋税，备灾荒，而利用通商，又立市舶之制。本朝以海氛未靖，立禁甚严。近者日就荡平，宜及此时招携抚恤。沿海居民，以捕鱼为业。商人通贩海岛，皆许其造船出海，官给印票，仿旧例输税。人口商货，往来出入，咸稽核之。”事并下所司议行。

十七年，疏言：“自三桂煽乱，各路统兵大将军以下，亦有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或越省购买妇女，甚者掠夺民间财物，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今当克期灭贼，尤恐借端需索。请严饬。”上下王大臣申禁。山东提督柯永蓁纵兵鼓噪，德宜劾奏，上命逮治。

孝昭皇后崩，德宜上疏请秉礼节哀，并言：“宵旰忧勤，天颜清减。昔唐太宗锐意勤学，刘洎谏以多记损心。宋儒程颐亦曰：‘帝王之学，与儒生不同’。伏愿绎绎篇章，略方名象数之繁，择其有关政治，裨益身心而讨论之。稍节耳目之劳，用葆中和之德。”上嘉纳焉。迁刑部尚书，调兵部。

四川初定，大军糗粮皆运自陕西，出栈道，颠踣相望，陕西民大困。工部侍郎赵璟、金鼐疏上陈，德宜因言：“大军下云、贵，需饷孔亟。秦、蜀互相推诿，皆由总督分设。川、陕设一总督，则痛痒相关，随地调发，可以酌剂均平。”诏如议行。靖逆将军张勇以甘肃防边事重，请缓裁前此添设官兵。部臣议如所请。德宜独谓：“当日河东有兵事，添设官兵，事平应即裁汰。将军标下前以步兵二千名改为马兵，今宜复原，定经制马六步四。惟以防边添设之兵，可无议裁。”上遣尚书哲尔肯往会勇等阅核，留河州、宁夏添设兵，余仍复原定经制，如德宜议。迨三蕃平，军中俘获妇女，并籍旗下。德宜言宜听收赎，所释甚众。

调吏部。左都御史魏象枢、副都御史科尔昆等劾德宜会推江西按察使事失当。德宜疏辨，部议降五级。上以会推原令各出所见，免德宜处分。二十三年，拜文华殿大学士。重修《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傅。

德宜严毅木讷，然议国家大事，侃侃独摅所见。居官廉谨，未仕时有宅一区，薄田数顷。既贵，无所增益，门巷萧然。二十六年，卒，谥文恪。

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疏劾湖广总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抚金玺、总兵雷如等办理苗疆剿抚失宜，鞫实，琇等降革有差。终兵部侍郎。

伊桑阿，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礼部主事。累擢内阁学士。康熙十四年，迁礼部侍郎。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时吴三桂踞湖南，廷议创舟师，自岳州入洞庭，断贼饷道，命伊桑阿赴江南督治战舰。明年，复命偕刑部侍郎禅塔海诣荼陵督治战舰。

二十一年，黄河决，命往江南勘视河工，以布政使崔维雅随往。维雅条上治河法，与靳辅议不合。伊桑阿因请召辅面询，上以维雅所奏无可行，寝之。寻疏陈黄河两岸堤工修筑不如式，夺辅职，戴罪督修。复命筹海运，疏言：“黄河运道，非独输挽天庾，即商贾百货，赖以通行，国家在所必治。若海运，先需造船，所费不赀。且胶、莱诸河久淤，开浚匪易。”上是之。是年冬，俄罗斯犯边，命往宁古塔造船备征调。再调吏部。

二十三年夏，旱，偕王熙等清刑狱。其秋，扈跸南巡，命阅视海口。疏言车路、串场诸河及白驹、草堰、丁溪诸口，宜饬河臣疏浚，引流入海。历兵、礼二部尚书。二十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充三朝国史总裁。三十六年，上亲征噶尔丹，命往宁夏安设驿站，事平，与大学士阿兰泰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

居政府十五年，尤留意刑狱，每侍直勾本，上有所问，辄能举其词，同列服其精详。上尝御批本房，伊桑阿与大学士王熙、吴琠及学士韩菼等以折本请旨，上曰：“人命至重，今当勾决，尤宜详慎。尔等苟有所见，当尽言。”伊桑阿乃举可矜疑者十余人，皆得缓死。上徐曰：“此等所犯皆当死，犹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轻毙一人。因念淮、扬百姓频被水害，死者不知凡几。河患不除，朕不能暂释于怀也！”伊桑阿陈灾民困苦状，上曰：“百姓既被水害，必至流离转徙。田多不耕，赋安从出？今当预免明年田赋，俾灾黎于水退时思归故乡，粗安生业。”伊桑阿等皆顿首，遂下诏免淮、扬明年田赋。

三十七年，以年老乞休。上谕阿兰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力年久。尔二人自任阁事，推诚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无不知者。伊桑阿虽年老求罢，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复以病告，诏

许原官致仕。逾年卒，谥文端。乾隆中，入祀贤良祠。

子伊都立，自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历刑部侍郎，巡抚山西。坐事夺职。雍正七年，命赴大将军傅尔丹军治粮饷，授额外侍郎。十三年，以侵蚀军粮事觉，褫职下狱，论大辟。乾隆七年，赦释。

阿兰泰，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性敏慎。初授兵部笔帖式。康熙初，累迁职方郎中。三藩事起，专司军机文檄。议政王大臣以勤劳详慎疏荐，得旨以三品卿用。二十年，擢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充《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兼充《明史》总裁。二十二年，迁兵部侍郎，兼管佐领。擢左都御史。上阅方略，以叙事多舛错，谕阁臣曰："平逆始末，阿兰泰知之甚详，可与酌改，务期纪载得实。"迁工部尚书。累调吏部。二十八年，上以雨泽愆期，命偕尚书徐元文虑囚，奏减罪可疑者四十五人。是年，拜武英殿大学士。陕西饥，命阿兰泰与河督靳辅议运江、淮粮米自黄河溯西安，以备积储。

三十四年，上出古北口巡历塞外，命留京综阅章奏。明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兰泰仍留京，与尚书马齐、佛伦宿卫禁城。其秋，随驾出归化城，驻跸黄河西界，经画军务。以扈从劳，赐内厩马。厄鲁特台吉丹济拉来降，上驻跸翰特穆尔岭，召入见，阿兰泰及郎中阿尔法引之入御幄，上屏左右，令阿兰泰等出，独与丹济拉语良久。及退，召阿兰泰谕曰："尔偕降人入，以防不测，意甚善。朕令尔出，欲推诚示不疑耳。"

三十七年，与伊桑阿俱以年老善忘奏解阁务。上曰："大学士重任，必平坦雍和、任事谨慎者方为称职。至于记事，可令学士任之。"明年，卒。方病剧，上欲临视，遣皇子先往，而阿兰泰已卒。上为辍朝一日，遣皇子及内大臣奠酹，赠太子太保，加赠少保，谥文清。

阿兰泰操行清谨，处政府远权势，人莫敢干以私，以是为上所重。后上与大学士论内阁旧臣，称阿兰泰能强记，且善治事云。

子富宁安，初袭其从祖尼哈纳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自侍卫历官正黄旗汉军都统，改授左都御史，迁吏部尚书。富宁安内行修笃，事亲至孝。圣祖亟称之，又尝谕廷臣曰："富宁安自武员擢用，人皆称其操守，是以授为吏部尚书。今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难，当于初为笔帖式时，即念日后擢用，可为国家大臣，自立品行也。"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命富宁安赴西宁视师，许以便宜调遣。贼旋遁，诏缓进兵，回驻肃州，经理粮马。五十六年，授靖逆将军，驻军巴里坤，与将军傅尔丹等分路规贼。旋率兵袭击厄鲁特边境，进屯乌鲁木齐，屡败贼。五十九年，进兵乌兰乌苏，遣侍卫哲尔德等分道袭击，斩获甚众。别遣散秩大臣阿喇纳等谕降辟展回人，进击吐鲁番。降其酋长，获驼马无算。时策妄阿喇布坦挟所属吐鲁番回人偕徙。中道多遁归。命富宁安收抚其众。未几，贼复来犯，遣将援剿，自率兵进驻伊勒布尔和硕，调遣策应。会阿喇纳连败贼，窜走，乃还驻巴里坤。六十一年，疏言："嘉峪关外，布隆吉尔之西，为古瓜、沙、敦煌地。昔吐鲁番建城屯种，遗址犹存，若驻兵屯牧，设总兵官一人统之，可扼党色尔腾之路。"又请专遣大臣领屯田粮储及牧驼运粮事，上可其奏。

世宗即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军务如故。雍正四年，还朝，赐御用冠服、双眼花翎、黄辔鞍马，并谕王大臣："富宁安端方廉洁，年来领兵将军声名无出其右者。"授世袭侯爵。寻进一等侯，加太子太傅，署西安将军。六年，坐事夺爵，仍留大学士任。是年，卒于西安，谥文恭，与父阿兰泰同祀贤良祠。

徐元文，字公肃，江南昆山人。初冒姓陆，通籍后复姓。少沉潜好学，与兄乾学、弟秉义有声于时，称为"三徐"。

元文举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一，世祖召见乾清门，还启皇太后曰："今岁得一佳状元。"赐冠带、蟒服，授翰林院修撰。从幸南苑赐乘御马。尝奉命撰《孚斋说》，孚斋，世祖读书所也。上览之称善，命刊行。康熙初，江南逋赋狱起。元文名丽籍中，坐谪銮仪卫经历，事白，复原官。丁父忧，居丧行古礼。起补国史院修撰，累迁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

元文闲雅方重，音吐宏畅，进讲辄称旨。元文疏请："敕直省学臣间岁一举优生，乡试仍复副榜额，俱送监肄业。"并著为令。复请永停纳粟，章下所司。居国学四年，端士习，正文体，条教大饬。

其后上语阁臣："徐元文为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后人不能及也。"十三年，迁内阁学士，改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

先是熊赐履在讲筵，累称说孔、孟、程、朱之道，上欲博览前代得失之由，命词臣以《通鉴》与《四书》参讲。元文因取朱子《纲目》，择其事之系主德、裨治道者，采取先儒之说，参以臆断，演绎发挥，按期进讲。寻以母忧归。十八年，特召监修《明史》疏请征求遗书，荐李清、黄宗义、曹溶、汪懋麟、黄虞稷、姜宸英、万言等，征入史馆，不者，录所著书以上。寻补内阁学士。时有议遣大臣巡方者，元文言于阁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台长约束，故偾事者鲜。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谁能禁之？"因入告，事得寝。

明年，擢左都御史。会师下云南，吴三桂之徒多率众归附，耗饷不赀。元文疏言："三桂遗孽，旦夕伏诛。凡胁从之众，恩许自新。若仍留本土，既非永久之规，移调他方，亦多迁徙之费。统以别将，则猜疑未化，终涉危嫌。摄之归旗，则放恣既久，猝难约束。请以武职及入伍者，与绿旗一体录用。余俱分遣为民，以裕饷需。至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弁，尤宜解散，勿仍藩旗名目。"又请"革三藩虐政，在粤者五：曰盐埠，曰渡税，曰总店，曰市舶，曰鱼课。在闽者四：曰盐税，曰报船，曰冒扰驿夫，曰牙行渡税。在滇者四：曰勋庄，曰圈田，曰矿厂，曰冗兵。"疏入，俱下所司议行。

初，御史刘安国请察隐占田亩，州县利有升叙，多捏报累民。元文力言其弊，谓名为加税，实耗粮户。请饬督抚检举，复条列近时督抚四弊。时部例捐纳官到任三年后称职者，具题升转。不称职者，罢之。既，后令捐银者免其具题，又生员得捐纳岁贡。元文言捐纳事例，系一时权宜，请于收复滇南之日，降诏停止。言甚剀切。

云南平，告庙肆赦，廷臣多称颂功德。元文独言："圣人作《易》，于《泰》、《丰》、《既济》诸卦，垂戒尤切。景运方新，愿皇上倍切咨儆。兼谕大小臣工，洗心涤虑，毗赞大业。勿狃目前之浅图，务培国家之元气。振纪纲以崇大体，核名实以课吏材，崇清议以定国是，厉廉耻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图治本，抑营竞以儆官邪，敦节俭以厚风俗，正名分以绝奸萌，并当今急务。"上谕之。

时方严窝逃之禁，杭州将军马哈达以民间多匿逃人，请自句摄，勿移有司。元文曰："是重扰民也。无已，当令督抚会同将军行之。"京师奸人，多掠平民卖旗下，官吏豫印空契给之。屡发觉，元文疏请禁止。又八旗家人投水，自经，报部者岁及千人。疏请严定处分。上俱从之。京察计典罢官者，谋入赀捐复。元文力持不可，遂罢议。先后疏劾福建总督姚启圣纵恣谲诈，杭州副都统高国相纵兵虐民，两淮巡盐御史堪泰徇庇贪官，御史萧鸣凤居丧蔑礼，俱谳鞫得实，惟启圣辨释。二十二年，以会推湖北按察使，坐所举不实，镌三秩调用。寻命专领史局。二十七年，复代其兄乾学为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户部。二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掌翰林院事。

上南巡，幸苏州，以江南浮粮太重，有旨询户部。元文考宋元以来旧额官田、民田始末及前明历代诏书以闻。元文在内阁，上复谕及之。元文顿首曰："圣明及此，三吴之福也。"因下九卿议。有力尼之者，事遂寝。

元文兄乾学，豪放，颇招权利，坐论罢。而元文谨礼法，门庭肃然。二十九年，两江总督傅拉塔劾乾学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招权竞利，词连元文，上置不问。予元文休致回籍。舟过临清，关吏大索，仅图书数千卷，光禄馔金三百而已。家居一年卒。乾学自有传。

弟秉义，字彦和，举康熙十二年进士第三，授编修，迁右中允。乞假归。乾学卒，召补原官。累迁吏部侍郎。命偕刑部侍郎绥色克如陕西，谳粮盐道黄明受贿，拟罪失当，左迁詹事。擢内阁学士，乞归。上南巡，赐御书"恭谨老成"榜额。五十年，卒。

论曰：康熙初叶，主少国疑，满、汉未协，四辅臣之专恣，三藩之变乱，台湾海寇之逃荡，措置偶乖，皆足以动摇国本。霨、廷铨、立德、溥当多事之日，百计匡襄。熙预顾命，参军谋。正治等入阁，值事定后，从容密勿，随事纳忠。伊桑阿、阿兰泰推诚布公，受知尤深。康熙之政，视成、宣、文、景驾而上之，诸臣与有功焉。

清史稿卷二五一　列传第三八

图海　李之芳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图海自笔帖式历国史院侍读。世祖尝幸南苑，负宝从，顾其举止，以为非常人。擢内秘书院学士，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迁宏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顺治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与大学士巴哈纳等同订律例。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两家奴斗于市，谳失实，坐欺罔，免削职。世祖崩，遗命起用。圣祖即位，授正黄旗满洲都统。

李自成余众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啸聚郧、襄间。康熙二年，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副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将禁旅，会湖广、四川诸军讨之，屡破贼。未几，郝摇旗为副都统杜敏所擒，刘体纯亦破灭，惟李来亨据茅麓山，恃险负固。图海围之，绝其外援。来亨穷蹙，自焚死，其下以众降。执斩明新乐王及所署置官属，俘三千余以还。六年，复为宏文院大学士，进一等阿达哈哈番。顷之，以兼都统乞解机务，不许。九年，改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请老。七月，吴三桂继之，实探朝旨。廷议移藩状，莫洛、米思翰、明珠等皆主如所请。惟图海持不可。上意决，遂黜图海议。三桂既反，命摄户部，理饷运。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劫其父阿布奈以叛。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副之，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附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师还，圣祖御南苑大红门，行郊劳礼。叙功，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三桂，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额督诸军攻之，久未下。三桂遣王屏藩、吴之茂等犯秦、陇，欲与平凉合。十五年，以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八旗每佐领出护军二名，率以往。临发，上御太和殿赐敕印，命诸军咸听节制。既至，明赏罚，申约束。诸将请乘势攻城，图海宣言曰："仁义之师，先招抚，后攻伐。今奉天威讨叛竖，无虑不克。顾城中生灵数十万，覆巢之下，杀戮必多。当体圣主好生之德，俟其向化。"城中闻者，莫不感泣，思自拔。五月，夺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凉城北，高数十仞，贼守以精兵，通饷道。图海曰："此平凉咽喉也。"率兵仰攻，贼万余列火器以拒师。图海令兵更迭进，自巳至午，战益力，遂夺而据之，发大炮攻城，城人汹惧。图海用幕客周昌策，招辅臣降。

昌，字培公，荆门诸生。好奇计。佐振武将军吴丹有劳，以七品官录用。图海次潼关，以策干之，客诸幕。辅臣所署置总兵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皆昌乡人，屡劝辅臣反正，以蜡丸告昌，昌白图海。图海即令昌入城谕降，辅臣遣其将从昌出谒。图海闻上，上许之。仍假昌参议道，赍诏往抚。辅臣使荣遇上军民册，子继贞缴三桂所授敕印，顾犹观望，复命昌偕兄子保定谕之，乃薙发降。因令吴丹入城抚定。

吴之茂闻平凉下，自秦州遁。遣将军佛尼勒败之于牡丹园，又败之于西和县北山。将军穆占进攻王屏蕃于乐门，败贼于红崖，复礼县。辅臣所署置巡抚陈彭，总兵周养民、王好问等相继降。秦地略定。叙功，进三等公，世袭。

图海疏请遣兵赴湖广，会征三桂，上命图海亲率精锐以行。图海疏陈陕西初定，反侧未安状，乃授穆占征南将军，率满洲兵及平凉降卒往，图海仍留镇。时平凉、庆阳虽下，汉中、兴安犹为贼据。图海奏调绿旗兵，期明年正月檄提督孙思克赴秦州，赵良栋赴凤翔，与张勇、王进宝会师进取。勇等谓须俟夏秋。上虑克汉中、兴安转饷难，令守诸要隘，分兵赴荆州攻三桂。十六年，图海招抚韩城等县伪官，又遣兵逼礼县、益门，先后败贼五盘山、乔家山、塘坊庙、芭蕉园、沙窝诸处，复塔什堡。十七年，复疏请分兵下汉中、兴安。上密谕止之。将军佛尼勒等又败贼牛头山香泉，四川总督周有德亦败贼秦岭，复潼关堡五塞。庆阳贼袁本秀受三桂札，谋乱。图海发庆阳、宜君、延安

三营兵，会王进宝讨平之，斩本秀卫远沟。顷之，入觐。十八年，还镇。

湖南，广西平。上命亟攻宝鸡，规取汉中、兴安，定四川。图海乃厉师攻益门镇，破之。会贼毁偏桥，兵不得进，状闻。诏严责。乃决策期分四路，图海亲率将军佛尼勒等趋兴安，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屯旧县关。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自略阳进，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西河。将军王进宝、总兵官费雅达自栈道进，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宝鸡。提督赵良栋自徽县进。十月，师次镇安，分兵为二队，进败三桂将王遇隆，渡乾玉河，夺梁河关。三桂将韩晋卿遁。师宝亦复汉中。良栋复徽县、略阳。毕力克图复成县，又复阶州，遣参将康调元复文县。于是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竹山、竹溪、上津诸县皆下。兴安既克，图海统大军之半屯凤翔，寻移汉中，护诸军饷。会降将谭洪复叛，陕西总督哈占溯江讨之，诏图海遥为声援。

二十年，以疾征还，卒，谥文襄。《太宗实录》成，赠少保兼太子太傅。雍正初，追赠一等忠达公，配享太庙。子诺敏，袭爵，历刑、礼二部尚书，蒙古正黄旗都统。诺敏子马尔赛，自有传。

周昌初入城，自陈父明季死流寇，母孙剜目破面触棺死，愿捐躯表母烈。及辅臣降，图海以闻。上命旌其母，遣官致祭，授昌布政使参政。昌复参蔡毓荣军事，事平，授山东登莱道，摄布政使，以与总兵互讦罢。昌既罢，犹喜言兵。噶尔丹扰边，数上书当事陈利害。后卒于家。

李之芳，字邺园，山东武定人。顺治四年进士，授金华府推官。卓异，擢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授广西道御史。疏请革钱粮陋规，禁州县官迎送。十七年，巡按山西。圣祖即位，裁巡按，召回。康熙元年，乞假归。二年，复授湖广道御史。五年，巡视浙江盐政。入掌河南道事。大学士班布尔善坐鳌拜党诛，之芳疏言："昔大学士俱内直，诸司章奏，即日票拟。自鳌拜辅政，大学士皆不入直，疏奏俱至次日看详。请复旧制，杜任意更改之弊。"又疏言："世祖时赏罚出至公，督抚不敢恣睢无忌。十八年以后，督抚率多夤缘而得，有恃无恐。勒索属员，扰害百姓。夫直省忆万之众，皆世祖留遗之群黎，我皇上爱养之赤子，何堪此辈朘削？自与受同罪之法严，与者不承，则言者即涉虚，非特不敢纠督抚，且不敢纠司道守令。有贪之利，无贪之害，又何惮而不怙恶自恣？今皇上亲政，乞亲裁，罢黜溺职督抚，以肃吏治。"疏下部，寻甄别各省督抚，黜其尤者数人。进秩视四品，擢左副都御史。之芳数上封事，请严巡盐考绩，慎外官罚俸，皆关治体。迁吏部侍郎。

十二年，以兵部侍郎总督浙江军务。会吴三桂反，十三年，奏请复标兵原额，督习枪炮。疏甫上，耿精忠亦叛，遣其将曾养性、白显忠、马九玉数道窥浙，浙大震。之芳檄诸将扼仙霞关，调总兵李荣率副将王廷梅、牟大寅、陈世凯、鲍虎等分道御寇。时上命都统赖塔率师入浙。五月，偕赖塔率满洲兵千、绿旗兵二千、乡勇五百，进驻衢州。众皆谓会城重地，不宜轻委。之芳曰："不然。衢踞上游，无衢，是无浙也。今日之事，义无反顾。"显忠自常山陷开化、寿昌、淳安，养性自处州犯义乌、浦江、东阳、汤溪，沿河阻饷道。温州镇总兵祖宏勋叛，召寇陷平阳，再进陷黄岩，集悍卒数万窥衢州。

七月，之芳与赖塔阅兵水亭门，率总兵官李荣、副都统瑚图等薄贼垒，军坑西。之芳手执刀督阵，或请少避。之芳曰：三军司命在吾，退即为贼乘。今日胜败，即吾死生矣！"守备程龙怯战，斩所徇。麾众越壕拔栅，败之。遣陈世凯乘胜复义乌、汤溪，鲍虎复寿昌、淳安，牟大寅破常山，王廷梅败贼于金华石梁、大沟源，李荣亦复东阳，复败贼于金华寿溪，馘贼将，毁寨十八。参将洪起元复嵊县。诏嘉之芳调度有方。

十月，贼将桑明等五万众由常山逼衢州西沟溪，倚山为营，觇联南路贼巢。之芳与赖塔议，出不意，遣廷梅与参领禅布夜趋沟溪，分队进攻，又大破之，贼弃营遁。

十四年，康亲王杰书破曾养性金华，复处州。贝子傅位塔亦复黄岩，进围温州。惟九玉踞江山、常山、开化，连寨数十，与之芳相持。五月，乘大雨河溢，由南塘捣贼前岭，阵斩七百余级。十五年，遣将自遂安连破贼寨，遂复开化。

会郑锦入漳、泉，耿继祚方攻建昌溃营遁。上知闽中有变，命王撤温州之围取福建，之芳乃建议直捣仙霞关，曰："进取之路，不在温、处而在衢。虽九玉死守河西难猝破，然其南江山，西则常山，皆间道可袭。我兵一进，使彼首尾受敌，即河西之垒不能独完。"王至衢州，从之芳议。遂进兵

大溪滩，复江山，九玉走，欲别取道夺仙霞。诸将受之芳密檄，急据关夹击，其将金应虎等穷蹙降。

王师下福建，临行，之芳启曰：“王但饬诸军勿虏掠，即长驱入，兵可不血刃也。”未几精忠降，温、处贼皆溃散。精忠所署置总兵马鹏、汪文生、陈山，将军程凤等犹踞玉山、铅山、弋阳、德兴，之芳请会剿。时吴三桂兵寇吉安、袁州，江西兵不能东，乃独遣兵复玉山，文生遁。自白沙关趋德兴，擒鹏。遣游击郭守金等复铅山、兴安、弋阳、贵溪诸县。上嘉之芳剿贼邻省有功，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遣参将蒋懋勋等贼玉山椒岩，山降。先是文生、凤皆乞降，而凤病死，其妻王玉贞籍所属六万八千余人就抚，而忠将林尔瞻犹拥众石垅。之芳令懋勋等扼要隘，自以数十骑入寨，往抚慰之。瞻乃降。十七年，击贼子午口，克八仙、老鼠诸洞，贼寨悉平。郑锦寇濒海，遣将严守御，败之于庙岭湖，又败之于温州。锦将詹天枢诣世凯降。十八年，檄定海总兵牟大寅斩锦将单耀等孝顺洋，夺获船只、器械以还。

之芳练世故，沉几善谋。康亲王师将行，问之芳：“所策固万全乎？”之芳曰：“军已发，犹豫则士气沮。”乃诣王曰：“虏在吾目中久，明日捷书至矣。”前军捷书果至，杰书大喜，以为神。在杭州，与将军图喇约为兄弟。精忠既叛，语图喇勿纵兵暴民。有满兵犯法，之芳缚诣图喇，以军法给之，一军肃然。浙乱平，疏请蠲被兵州兵额赋，安辑流亡，甚有威惠。所拔偏裨，皆累功至方镇，而之芳以督臣不叙。久之，追论大溪滩破贼功，授拖沙喇哈番，准袭一次。

入为兵部尚书，调吏部。二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大学士明珠，谓内阁票拟，皆听明珠指挥，上既罢明珠，并命之芳休致。三十三年，卒于家，谥文襄。

之芳既卒，圣祖思其功，尝谕群臣曰：“人能效命，即为勇士。耿精忠叛，时之芳为总督，虽不谙骑射，执刀立船首，率众突前破敌。彼时同出征者，还京皆称其勇。今承平久，善射，能约束士卒，尚不乏人。若屡经战阵者，甚难得也。”世宗命立贤良祠，谕曰：“德若汤斌、功若之芳者，祀之。”乾隆间，录勋臣后，命予恩骑尉，世袭。

论曰：图海始阻撤藩之议，及其鹰扬西土，绥靖秦陇，卒收底川之绩。川军入滇，遂竟全功。之芳力扼三衢，敌虽东略，终不能得志仙霞。下闽之功，与有劳焉。虽曰遭时盘错，抑亦圣祖驭材之效哉？并践纶辅，易名曰襄。呜呼，伟矣！

清史稿卷二五二　列传第三九

甘文焜子国璧范承谟子时崇

甘文焜，字炳如，汉军正蓝旗人，其先自丰城徙沈阳。父应魁，从入关，官至石匣副将。

文焜善骑射，喜读书，尤慕古忠孝事。以官学生授兵部笔帖式，累迁礼部启心郎，屡奉使称旨。康熙初，授大理寺少卿，迁顺天府府尹。崇文门榷税不平，疏劾之。廷议令兼摄，文焜曰：“言之而居之，是利之也。”固辞。六年，授直隶巡抚，奏复巡历旧制。单车按部，适保定、正安所属诸县患水灾，疏请蠲岁赋。总督白秉真以赈费浩繁，请听官民输银米。文焜斥廉俸以助。议叙，加工部侍郎。

七年，迁云贵总督，驻贵阳。时吴三桂镇云南，欲藉边衅固兵权，诡报土番康东入寇，饷文焜移师，又阴嗾凯里诸苗乘其后。文焜策康东无能为，凯里近肘腋，不制将滋蔓，先督兵捣其巢，斩苗酋阿戎。既平，约云南会剿康东。三桂虑诈泄，谓康东已远遁，繇是益惮之。文焜巡历云、贵各府州皆遍。十年，遭母忧。上命在任守制。文焜又遣兵击杀臻剖苗猷阿福。疏乞归葬，许给假治丧。三桂请以云南巡抚兼督篆，令督标兵悉诣云南受节度，而以利啖之，冀为己用。

十二年，文焜还本官，适撤藩议起。三桂反，杀巡抚朱国治，遣其党逼贵阳。文焜闻变，使族弟文炯赍奏入告，牒贵州提督李本深率兵扼盘江。本深已怀贰，先以书觇文焜意。文焜手书报之，期效张巡、南霁云誓死守，而本深不之顾。本标兵已受三桂饵，纷溃弗听调。文焜度贵阳不可守，令妾盛率妇女七人自经死，独携第四子国城赴镇远，思召湖北兵扼险隘，使贼不北出。十二月丙申朔，癸卯至镇远，守将江义已受伪命，拒弗纳。文焜渡河至吉祥寺，义遣兵围之。文焜望阙再拜，

拔佩刀将自杀，国城大呼请先死，夺其刀以刎而还之，尸乃踣，血溅文焜衣，文焜曰："是儿勇过我！"遂自杀，年四十有二，从者笔帖式和善雅图殉。

乱平，贵州巡抚杨雍建以文焜治绩及死事状上闻，予优恤。遣其长子宣化同知国均迎丧还京师，使内大臣佟国维迎奠芦沟桥，赠兵部尚书，谥忠果。建祠贵阳，上赐"劲节"二字颜其额。子七，国璧尤知名。

国璧，字东屏，以任子授陕州知州，改苏州同知，擢山西平阳、浙江宁波知府，名循吏。圣祖南巡，幸杭州，御书朱子诗及"永贞"额以赐。谕曰："汝父尽节。朕未尝忘，此为汝母书也。"累迁云南巡抚。坐事罢。雍正间，起为正黄旗汉军都统。乾隆三年，授绥远城右翼副都统，复罢。十二年，卒。

范承谟，字觐公，汉军镶黄旗人，文程次子。顺治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康熙七年，授浙江巡抚。时去开国未久，民流亡未复业，浙东宁波、金华等六府荒田尤多。总督赵廷臣请除赋额，上命承谟履勘。承谟遍历诸府，请免荒田及水冲田地赋凡三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亩。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府被水，民饥，承谟出布政使库银八万，籴米湖广平粜，最贫者得附老弱例，肩盐给朝夕，全活甚众。并疏请"漕水改折，石银一两。明年麦热，补征白米，以三年带征。灾重者如例蠲免"。得旨允行。十年，以疾请解职，召还。总督刘兆麒、提督塞白理疏言："浙民请留承谟一百五十余牒。"给事中姜希辙、柯耸，御史何元英等亦言："承谟受事三载，爱民如子，不通请谒馈遗。劾罢贪墨，廉治巨猾，剔除加耗、陋规、私派诸弊。浙民爱戴，深于饥渴。"上命承谟留任。十一年，承谟复疏言："湖、嘉两府白粮加耗，多寡不一，请每石加四斗五升为限。"又奏蠲温、台二卫康熙九年以前逋赋及石门、平阳未完轻赍月粮。皆下户部议行。

十月，擢福建总督，疏辞未允，请入觐。十二年七月，至京师，入对。承谟疾未愈，命御医诊视，赐药饵。疾稍差，趣赴官，赐冠服、鞍马。福建总督初驻漳州，至是以将撤藩，命移驻福州。吴三桂反，承谟察精忠有异志，时方议裁兵，承谟疏请缓行。又报巡历边海，欲置身外郡，便征调防御。事未行而精忠叛，阳言海寇至，约承谟计事。巡抚刘秉政附精忠，趣同行。承谟知有变，左右请擐甲从。承谟曰："众寡不敌，备无益也。"遂往。精忠之徒露刃相胁，承谟挺身前，骂不绝口。精忠拘之土室，加以桎梏，绝粒十日，不得死。精忠遣秉政说降。承谟奋足蹴之仆，叱左右掖之出，曰："贼就僇当不远，我先褫其魄！"为贼困逾二年，日冠赐冠，衣辞母时衣，遇朔望，奉时宪书一帙悬之，北向再拜。所居室迫隘，号曰"蒙谷"。为诗文，以梜炭画壁上。

时有部曲张福建者，手刃夺门入，连斩数贼，力竭死。蒙古人嘛尼为伪散骑郎，精忠遣守承谟，感承谟忠义，谋令出走。事泄，精忠将磔之，大言曰："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十五年，师克仙霞关，精忠将降，冀饰词免死，思承谟暴其罪。九月己酉朔，甲子夜半，精忠遣党逼承谟就缢。幕客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从弟承普，下至隶卒，同死者五十三人。语互详《忠义传》。旧役王道隆奉遣他出，还至延平，闻变，自刎死。贼焚承谟尸，弃之野。泰宁骑兵许鼎夜负遗骸藏之。十六年，丧还京师，上遣内大臣侍卫迎奠，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御书碑文赐其家。十九年，精忠伏诛。赴市曹日，承谟子时崇脔其肉祭墓。福建民请建祠祀之，御书"忠贞炳日"扁于楣。承谟所为《画壁集》，上亲制序。

时崇，字自牧。以难荫出知辽阳州，迁直隶顺德知府，有惠政。累迁福建按察使。陛辞日，上顾谓群臣曰："此开国名臣孙，殉难忠臣子也！"四十七年，擢广东巡抚，兼盐政。越二年，擢福建浙江总督。五十四年，入为左都御史。明年，授兵部尚书。命出塞筑莫代察、罕度尔、鄂尔齐果图台站凡四十有七所。又明年，还朝。寻卒。闽人思其德，附祀承谟祠。

马雄镇，字锡蕃，汉军镶红旗人，鸣佩子。以荫补工部副理事官，历迁左佥都御史、国史院学士。康熙八年，授山西巡抚。未上，改广西。时群盗猬起，构瑶、僮掠梧州、平乐二府，不数月讨平之。累疏请平龑假，建学宫，定有司边俸，省军粮运费，并罢诸采买累民者，皆得旨允行。

十二年，吴三桂反。十三年，孙延龄以广西叛应之，围雄镇廨，胁降。时巡抚无标兵，雄镇督家人拒守。密令守备易友亮赴柳州趣提督马雄来援，弗应。雄镇自经，为家人救免，以蜡丸驰疏请

兵。延龄訹知之，幽雄镇，置家人别室。三桂使招降，雄镇不为屈。会傅宏烈劝延龄反正，延龄踌躇未决，雄镇得以间遣长子世济赍疏诣京师，友亮导之出，客杨启祥护行，至赣州，江西巡抚董卫国以闻。上遣使护入京，至，授世济四品京卿。居数月，雄镇又具疏陈粤西可复状，付长孙国桢，俾与客朱昉凿垣出，既，又遣州人唐守道、唐正发潜负次子世永出，次第诣京师。又为延龄知，系其孥于狱。雄镇愤自刭，复为贼所夺，幽之别室。

十六年十月，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杀延龄，拥雄镇至贼垒，迫使降。雄镇大呼曰："吾义守封疆，不能寸斩汝以报国，死吾分也！"贼戕其幼子世洪、世泰怵之，骂益厉，贼杀之，时年四十有四。从者马云皋、唐进宝、诸兆元等九人同时死。妻李、妾顾、刘，女二人，世济妻董、妾苗，并殉。语互详《列女传》。雄镇尸暴四十余日，友亮收其骸骨，藁葬焉。

雄镇被絷三年，日著书赋诗。既死，客孙成、陈文焕乘间脱走，抵苍梧，以所著《击笏楼遗稿》及《汇草辨疑》归世济。十七年，宏烈以雄镇死状入告，命议恤。擢世济大理寺少卿。成以举人授同知。文焕授知县。旋又授友亮、守道、正发、启祥游击、守备有差。十八年，世济如广西迎雄镇丧至京师，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谥文毅。三柱既平，岁正，上宴群臣，特命世济及陈启泰子汝器至御座前赐酒。世济官至漕运总督，世永历运使，国桢官江南常镇道，督饷入藏，卒于军。

傅宏烈，字仲谋，江西进贤人。明末，流寓广西。顺治时，以总督王国光荐，授韶州同知，迁甘肃庆阳知府。

吴三桂蓄逆谋久，康熙七年，宏烈密以告，逮治，坐诬，论斩。九年，上特命减死戍梧州。及三桂反，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宏烈欲集兵图恢复，阳受三桂伪职，入思州、泗城、广南、富川诸土司，历交趾界，募义军得五千人，遂移檄讨贼，从尚可喜军规肇庆。三桂甚恚之，使马雄如柳州，害其家百口。宏烈说延龄反正。镇南将军觉罗舒恕军赣州，宏烈密致书言延龄妻孔四贞，定南王有德女，未忘国恩，延龄可招抚。又致书奉诏招抚督捕理事官麻勒吉，言王师速进南安，宏烈自韶州策应，则两粤可定。舒恕、麻勒吉先后以闻。上嘉其忠诚，授广西巡抚、征蛮灭寇将军，俾增募义兵，便宜行事。

宏烈克梧州，下昭平、贺、郁林、博白、北流、陆川、兴业诸州县，进复浔州，遣平乐知府刘晓赍疏上方略。论功，加太子少保，并加晓参议道。当是时，马雄据柳州，三桂诸将分据平乐、南宁、横州，势汹汹。宏烈虽屡捷，惟新军缺炮台，假于尚之信，弗应。吴世琮既杀延龄，陷平乐，袭宏烈梧州。宏烈击败之。十七年，与将军莽依图围平乐，战失利，宏烈与互讦。诏谓宏烈兵未支俸饷。奋勇收复诸路。莽依图自平乐退贺县，又言粮乏，再退梧州，使宏烈所复郡县尽弃于贼，因饬莽依图图效。宏烈督兵进，贼数万渡左江，宏烈战败。贼陷藤县，逼梧州。十八年，之信军至，宏烈分兵水陆，乘贼攻城时三面夹击，贼溃走，遂下藤县，克平乐，进复桂林。

宏烈密疏言延龄旧部宜善为解散，又言之信怙恶反覆，当早为之所。马雄死，子承荫仍附三桂，受伪封怀宁公，诡言乞款附。宏烈许之，为疏闻。诏授承荫昭义将军统其众。宏烈规取云、贵。十九年二月，次柳州，承荫期宏烈会议，宏烈至，承荫以其众叛，袭破其叛，袭破其营，执送贵阳。世璠诱以伪职，宏烈曰："尔祖未反时，吾已劾奏，料汝家必为叛逆。汝敢以此言污我邪？"世琮百计说之，骂益厉。十月辛丑，遇害。十一月，征南将军穆占复贵阳，收遗骸，以死状闻，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谥忠毅。二十二年，允广西巡抚郝浴请，建双忠祠于桂林，祀宏烈及马雄镇。

论曰：方诸藩盛强，朝廷所置督抚，势不足以相抗。文焜虽与三桂分疆而治，所部贰于三桂久矣。若承谟之于精忠，雄镇之于延龄，皆同城逼处，惟以身殉，无他术也。宏烈异军特起，又与莽依图相失，势孤，遂困于承荫。要其忠义激烈，作士气，怵寇心，皆不为徒死者。呜呼，烈已！

清史稿卷二五三　列传第四〇

莫洛　陈福　王之鼎费雅达

莫洛，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呼纳赫鲁。祖温察，太祖时来归。莫洛初授刑部理事官，累迁工部郎中。康熙六年，擢左副都御史。七年，出为山西陕西总督。陕西饥，平凉、临洮、

巩昌、西安、延安、凤翔、汉中、兴安诸府州多逋赋，有司令见户均输，民苦之，奏请蠲免。迭疏清厘加派、火耗诸弊。八年，辅政大臣鳌拜获谴，法司以莫洛附鳌拜，请逮问，诏以能任事，贷勿治，仍留任。九年，计典，仍以前罪夺职。陕西民吁留，甘肃巡抚刘斗同、提督张勇、柏永馥等疏言莫洛清正，在官有善政，乞留以慰民望。上谕曰："简用督抚，原以绥辑地方，爱养百姓。莫洛既能得民，其免处分，供职如故。"俄擢刑部尚书。

十三年，吴三桂等奏请撤藩，上敕廷臣议，皆主勿徙，惟莫洛与米思翰、明珠议撤。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等叛应之。二月，命莫洛经略陕西，拜武英殿大学士，仍管兵部，赐以敕印，既至，策遣诸军征四川。时蛟麟兵据广元百丈关，莫洛遣都统马一宝、将军席卜臣赴汉中，副都统科尔宽赴广元，击贼。十月，蛟麟将何德成犯宁羌，为官军所败，还奔四川，莫洛因遣提督王辅臣驻其地。逾月，蛟麟将彭时亨复据七盘、百丈诸关，劫略阳粮艘，截陆运栈道。

广元军缺饷两月矣，总兵王怀忠所部溃散，而辅臣亦阴怀异志。辅臣故与莫洛有郤，奉檄使征，益怏怏，藉口戎备寡。莫洛益以骑兵二千，少之。又以马疲瘠不任用摇军心，军无斗志。十二月，莫洛至宁羌，两营相去二里许。先是，上命莫洛统绿营步旅下四川，嗣虑巴蜀道险，令贝子洞鄂率满洲骑兵兼程继进。军未至，是月庚寅朔，癸巳，辅臣煽所部噪饷，袭劫莫洛。莫洛督兵击却之。甫定，辅臣复率悍党至，炮矢雨坌，莫洛被创，卒于军。恤典久未行。二十二年，命予祭葬，谥忠愍，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子常安，袭。

陈福，字箕演，陕西榆林人。国初师定陕西，福以武举应募，从宁夏总兵刘芳名剿寇。叙功，授守备。又从都统李国翰下四川，迁遵义游击。康熙初，从总督李国英讨李自成遗党郝摇旗、李来亨等。叙功，加右都督衔，擢成都副将，迁重庆总兵。十二年，入觐，授宁夏总兵。

吴三桂反，郑蛟麟以四川叛应之，遣使诱福。福家留重庆，弟奇官守备，妻子亦在贼中，贼以是劫福。福执其使，具疏入告，遣其弟诸生寿赍诣京师。上嘉福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并官寿主事。辅臣据平凉，福上战守方略。十四年，擢陕西提督，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又官奇参将。进规花马池，惠安、安定、定边诸城堡，以次皆下。上擢寿鸿胪寺少卿。福率副将泰必图乘胜薄固原，围之匝月。辅臣遣其将来援，城贼亦突出，泰必图战死。福引兵还灵州，斩逃将贾从哲、张元经以徇。

上命福佐贝勒洞鄂攻平凉。福疏言固原有贼万余，若我兵径趋平阳，虑贼断我饷道，当先取固原。上韪之。十二月，福督兵取固原。天寒大雪，士卒苦远役，且惩前败，有戒心。是月甲寅朔，乙亥，师次惠安，下令："五鼓会食，集城下，后者斩！"夜半时，参将熊虎等鼓噪入，刺福死。上以赵良栋代，收虎及首谋把总刘德及营兵戕福者悉诛之，赠福三等公，以三等精奇尼哈番世袭，谥忠愍。建祠宁夏。擢奇天津总兵。时福子世琳、世勋并陷贼，命以寿子世怡袭爵。

事定，寿弃官入四川求福妻子，得之遵义山中，将入都，上召世琳入见，问母子流离状，深愍之，命袭爵，改籍宁夏。旋授直隶三屯协副将。累迁古北镇总兵、銮仪使。世琳子益，益子大用，相继袭爵。益官至楚姚总兵。大用乾隆间官江南提督，所属游击杨天相，获海盗，总督苏凌阿谳以为诬，诛天相，大用亦被谴。嘉庆初，予守备衔，休致。

王之鼎，字公定，汉军正红旗人。父世选，仕明为参将。归太宗，授三等昂邦章京。从世祖入关，征江南有功，进二等。卒，之鼎袭，进一等精奇尼哈番，署参领。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击走李定国、孙可望。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驻防贵州。康熙元年，授福建中路总兵，讨郑锦，克厦门、金门、古浪诸岛。三年，败锦将王盛、林茂、裴德等，拔铜山卫，进三等伯。八年，召还，仍授本旗副都统。十年，授江南提督。

十二年，授镇海将军，驻守京口。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反。上命之鼎分兵防安庆，而以安南将军华善帅师佐之。之鼎调崇明沙船，江阴、瓜洲战舰，扼津要，令绿旗水师驻黄浦操防，兼备水陆。上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之鼎赞军事。十七年，改福建水师提督，加定海将军。闽寇日蹙，而楚、蜀间军事方亟，请移镇要地自效。

十八年，调四川提督。十九年，到官，会寇犯永宁，遂率总兵李芳述等讨之，战屡胜。六月，

勇略将军赵良栋将进剿云、贵，调芳述守叙州，之鼎留镇永宁。九月，吴世璠遣将尤廷玉、胡国柱攻永宁，围之数匝。时城中粮尽已两阅月，之鼎犹率兵挑战，士气倍奋。嗣为贼詗知，筑长围以守。至是月甲子，寇穴城入，总兵费雅达，副将杨三虎，游击周尚功，守备李逢春、鲁明芝、席豹督兵巷战，皆死。之鼎解印付家人，令间道走成都，率总兵杨魁、何成德、王永世、傅汝友，游击陈先凤、陈田、刘应科等出御贼，身受重创。贼涌至，之鼎自度不能免，拔剑自刎，未殊，与魁等俱被执，传送贵阳。贼党夏国相等百计诱降，之鼎厉声叱曰："死则死耳，肯向鼠辈乞活耶？"久之，贼知不可夺，遂遇害。魁等皆不屈死。事闻，赠之鼎太子少保，谥忠毅。子毓贤，官至贵州布政使，毓秀袭爵。

费雅达，汉军正白旗人。自整仪尉累迁潼关副将。王辅臣叛，廷议设汉中总兵讨贼，以授费雅达，署都督佥事。进取汉中，破贼彝门镇，抵秦岭，拔北木城，与王进宝会师夺武关。叙功，加都督同知。永宁之役，城陷身死，赠左都督、太子少傅，谥忠勇。魁等皆予恤。

从三虎等战死者，又有千总蒋得福、赵鸣凤、王英杰。从之鼎死者，又有从军荫生潘济世，并恤如例。

李兴元，字若始，汉军镶黄旗人。以拔贡授直隶沙河知县，报最，迁祁州。历江西吉安、直隶永平知府，晋陕西陇右道。康熙十一年，授云南按察史。其明年，诏敕有司审理平西藩下逃兵。时平西勋庄碁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讼牒命、盗两案，兵居半。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是我逃兵也。"称贷重息，人或丝毫负，亦以"逃兵"诬之。有司亡谁何。兴元素持风力，谂知刘昆强项，令为审事官。有犯者论如法，部民德之，而大忤三桂意。

三桂将叛，使冶者铸印，昆詗知，白兴元，兴元启巡抚朱国治，趣入告。国治迟数日始发，为三桂逻卒所得，遂作乱。召各官集议，以国治苛虐失民心，杀之。迫授兴元伪职，兴元叱之曰："汝内为国戚，外封亲王，受恩重矣，何叛为？我为丈夫，义可杀不可辱，惟一死以报朝廷。"三桂怒，杖而下之狱。云南知府高显辰及昆皆不屈，旋以兴元及昆戍腾越卫。十八年，师克湖南，时三桂已死，其子世璠使刺杀兴元。师困滇城，兴元二子荫秀、奇秀亦被杀。

事定，其三子萃秀诣军所申诉，巡抚王继文上其状，赠太常寺卿。萃秀官至安陆府知府。昆当兴元未死，出避民间。事定，复补登州同知，迁常德知府。

陈启泰，字大来，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四年，自贡生知直隶滑县，有声。行取，擢御史。奏言："满洲部院官凡遇亲丧，宜离任守制，以广孝治。"从之。十一年，出为苏松粮道。康熙三年，调福建漳南道。八年，转巡海道。时山寇遍受耿精忠札，势汹汹。启泰严保甲，立团长，亲督所司捕贼。有干禁令者，辄痛绳以法，奸宄屏息。

十三年，精忠叛，伪檄至漳州。启泰密与海澄公黄梧议拒守，会梧病，精忠复招郑锦为助。启泰自度不能守，语妻刘曰："义不偷生，忠不附贼，死吾事也。然死而妻子为僇，吾何以瞑？"刘请殉，家人皆愿从死。乃以巨盎置酒下药，刘及侍妾婢仆饮者二十一人。幼子方六岁，持觞拜而饮。启泰朝服坐堂皇，召僚属与诀，引弓弦自绞死，僚属为殡。锦兵入，见置棺纵横，皆垂泪。事闻，赠通政使，赐葬祭。

启泰子汝器，闻变，赴漳州迎丧，为郑锦兵掠去。逾二年乃脱还，诣京师。上念其父子忠义，加增工部侍郎，授汝器右通政。三十三年，复予启泰谥忠毅。建祠福州，御书"忠义流芳"为祠额。汝器官至安徽巡抚。方精忠叛时，诸郡望风纳叛，所不肯以城降者，启泰死漳州，总兵吴万福死福宁。

万福，汉军镶红旗人。初仕明为守备。崇德七年，师围松山，从副将夏承德来归，授牛录额真。入关，从征李自成有功，累叙二等阿达哈哈番。出为福宁总兵。张煌言兵屡入，与总兵李长荣分路击却之，累进右都督。精忠叛，万福婴城固守，城破，死之，阖家被害。幕客孙墩、百总潘腾凤并殉。事闻，赠万福左都督、太子少保，谥忠愍。

陈丹赤，字献之，福建侯官人。顺治十七年举人，选授重庆推官，摄府事，兼署夔州府。时张献忠初灭，蜀东尚沦于贼，征师四集，丹赤给饷不乏。垦荒莱，缓刑禁，报最，迁刑部主事，再晋

兵部郎中。出为浙江按察司佥事、分巡温处道，署按察使。

康熙十三年，入觐，道山东。会吴三桂反，诏入觐官悉还治所。丹赤归至东昌，闻耿精忠亦叛，亟间道还。适平阳叛将司定猷构精忠兵逼瑞安，丹赤独居城上，泣谕父老，誓与城存亡。海寇朱飞熊乘间肆掠，乡民争入城，总兵祖宏勋欲不纳。丹赤曰："城以人为固，人以食为命。民辇粟入城，民即兵，食即饷。亟宜纳之，与共守。"于是来者数万。寇涌至，攻南门甚亟，副将杨春芳忽撤兵去，人心汹思。丹赤日驰牒乞援，晨夜徼循，以忠义厉士卒，皆感泣，愿死守。

宏勋将以温州叛，阳遣游击马文始助守，实以诇丹赤，丹赤誓以身殉。六月甲午朔，宏勋陈甲仗华盖山，集文武官计事，欲以胁丹赤。千总姚绍英知其谋，劝勿往。丹赤不顾，策马去。至则兵露刃夹阶立，坐定，宏勋曰："彼众我寡，将若何？"丹赤曰："提标前锋五千人已集，且民心效死，战即不足，守自有余。吾以来商以舟济师，顾乃计多寡邪？"宏勋曰："舟安在"？丹赤语通判白鳌宸曰："河干泊舟不少，皆乡民所弃。以济援师，何患无舟？"宏勋语塞，春芳厉声言曰："城中粮尽，纵有兵有舟，谁为我用？"丹赤曰："若言误矣。吾军粮饷足供六阅月，且远近乡民输粟入。若乃为此言惑军心邪？"有自怀中出帛书者，精忠招宏勋献城檄也。丹赤怒，碎而掷之地曰："此岂可污吾目？吾头可断，城不可得也！"宏勋执其手，好语慰之，丹赤曰："封疆之臣死封疆，不知其他。"宏勋知不可夺。目千总高魁持斧拥丹赤出，骂益厉，执斧者断其臂，大呼曰："臣事毕矣！"兵刃交下，遂遇害。十六年，浙江巡抚陈秉直疏请恤，赠通政使，谥忠毅。三十八年，上南巡，丹赤子一夔时为湖州知府，迎谒，上书额赐之。

马琎，字奉璋，陕西武功人。顺治十一年举人，授山东昌乐知县，有惠政。康熙十三年，补永嘉。明决有才，清核图籍，不数月而政成。华盖山集议，宏勋戕丹赤，琎跃而起曰："国家豢若辈，反党贼杀封疆大吏，吾耻与若辈俱生！"遂骂不绝口，同时遇害。事闻，赠布政司参政。三十五年，敕建祠温州，祀丹赤及琎，亦曰"双忠"。四十二年，上南巡，琎子逸姿官江南布政司参议督粮道，迎谒，疏引丹赤例求赐谥，上允之，谥忠勤，亦赐御书额如一夔。丹赤役林莪、仆张亦宝，琎从子颖姿，皆从死。

叶映榴，字炳霞，江南上海人。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时方严治江南逋赋士绅，映榴在籍中，降国子监博士。累迁礼部郎中。出榷赣关，会吴三桂叛，赣南北路绝。映榴与同官守险要，抚流民，境获宁。提学陕西巡抚鄂恺荐其才，康熙二十四年，授湖广粮储道。清积逋，减耗羡，事有不便于民者，辄与大吏力争。

二十七年五月，廷议省湖广总督，并裁督标兵。楚兵素剽悍，有夏逢龙者，尤桀黠，能以小信义结其伍，隐附之。檄既下，裁兵汹汹亡所归。总督徐国相还朝已登舟，众围诉索饷，不得，遂大哗。时巡抚柯永升初上官，映榴摄布政使才三日。事急，映榴白永升，请予两月粮遣散，不许。众入巡抚署，露刃呼噪。映榴复白永升，请好言慰遣之。永升出，众语不逊，永升曰："若辈欲反邪？"众曰："反也奈何？"刃伤永升臂，夺其印，复刃伤足，仆，遂拥映榴至阅马场。永升得间自经死。逢龙自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帜以白，迫布政使以下官受伪职，映榴绐以无杀掠，三日后徐议之，乃令其妻陈奉母吴自水沟出，解印付其仆，乃手具遗疏。是月丁酉，朝服升公座，骂贼，拔佩刀自刎死。疏略曰："臣一介坚儒，叨沐皇上高厚深恩，历擢今职。尝以洁己奉公，自矢夙夜，但愧才具庸劣，未效寸长。兹值裁兵夏逢龙倡乱，劫夺抚臣敕印，分兵围臣衙门，露刃逼胁，臣幼读诗书，粗知节义，虽斧钻在前，岂肯丧耻偷生？臣母年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长子勇，远在原籍；其余二子，尚未成童，茕茕孤嫠，死将安归？因遣妻女奉母潜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幸免以图后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义所当然。今勉尽一死，以报国恩。所恨事起仓猝，既不能先事绸缪，默消反侧，复不能临期捍御，独守孤城。上辜三十载之皇恩，下弃七旬余之老母，君亲两负，死有余惭。"上览疏，深愍伤之，召廷臣展读，闻者皆感泣。下部议恤，部议援陈丹赤例，赠通政使，特旨赠工部侍郎。次年上南巡，勇迎谢，手书"忠节"二字赐之，遂以为谥。立祠武昌，书"丹心炳册"扁以赐。

雍正八年，录忠臣后，授其子勇凤阳知府，芳蔚州知州，寻改员外郎，孙凤毛内阁中书。与映

榴同时死者，都司宣德仁，赠副将。

论曰：功令褒死事，仓卒遇变与艰难效死者同，所以奖忠义也。莫洛与福，先事宜知有变，师行有进无退，虽死不挠。之鼎效忠于孤城，兴元抗节于大憨。若启泰、丹赤、映榴，皆死其官者。启泰以其家殉，与马雄镇比烈，映榴遗疏款款，则又范承勋蒙谷自序之亚也。

清史稿卷二五四　列传第四一

赉塔，那穆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康古里第四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坐事免。崇德时，从伐明，围锦州，击松山、杏山敌兵，屡有斩获。攻新城，高阳、霸州、寿光、博兴，并先登，身中五创。被赏赉，授前锋待卫。

顺治元年，从讨李自成，败之一片石，追至安肃、庆都。授巴牙喇甲喇章京。从豫亲王多铎转战河南陕西，频有功。二年，移师江宁，克扬州，下江宁，追败明福王于芜湖。予拖沙喇哈番。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下福建，明唐王奔汀州，赉塔率师攻破其城。进拜他喇布勒哈番。明桂王据湖南。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进衡州，战败明将陶养用、胡一清；克祁阳，复战败明将周进唐、王进才及一清。又战败明将谭宏，取道州。又战败一清及明将焦琏，取全州。累晋二等阿达哈哈番兼世管佐领。十一年，明将李定国犯广东，从珠玛喇解新会围，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擢巴牙喇纛章京。十六年，郑成功窥江宁，从安南将军达素讨之。比至，成功已败遁，遂引兵下福建。十七年，战厦门，师失利，坐免官，夺世职。康熙二年，署前锋统领。击李来亨等于茅麓山，数战皆克。八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遣其将马九玉、会养性、白显忠分三道寇浙江。授赉塔平南将军，赴援。寇犯金华，遣诸将玛哈达、雅塔里、拉哈等击走之，复义乌、诸暨。精忠将王国斌屯金、衢接壤处，为群寇声援。赉塔与总督李之芳驻衢州，精忠将周列拥众二万自常山入。赉塔遣瑚图要之焦元、俘斩过半。精忠将桑明率众五万犯衢州，迎击，斩级万除。十四年，督兵击九玉，五战皆捷。又破其将李廷魁，焚所屯木城。康亲王杰书军至衢州，赉塔依例归将军印，以都统参赞军务。时九玉退据九龙山，分万人扼大溪滩护粮运。杰书令赉塔攻之，即夕遣兵涉河，直捣九玉营，破之。九玉谨以三十骑遁，遂复常山。率玛哈达等破仙霞关，拔浦城。又兴吉勒塔布败贼建阳，克之。进取建宁，薄延平，精忠乃迎降。

其时漳、泉、兴化并为郑锦所掳，锦成功子也。精忠导贝子傅拉塔军攻锦。十六年，与宁海将军拉哈达复兴化，降仙游。进讨叛将刘进忠于潮州，进忠亦降。康亲王杰书奏仍授赉塔平南将军，守潮州。十七年，锦将刘国轩人犯泉州，与总督姚启圣会师赴援，复长泰，战漳州，破敌。十八年，国轩复入犯，迎击，败走。十九年，克海澄，锦还台湾。授赉塔本旗满洲都统，守潮州如故。

尚之信之降也，仍怀贰志，返广东，复抗命。都统王国栋首告，诏赉塔抚慰。之信已杀国栋反，赉塔率兵讨禽之。

时吴世璠尚据云南，大将军贝子章泰自湖南下贵州，上授赉塔平南大将军，督满汉诸军自广西入云南。赉塔师自田州、泗城道西隆，迭战皆捷。石门坎者去安龙三十里，地峻陿。世璠将何继祖等拥众拒守。赉塔令诸将希福、勒贝、玛奇等率师前进，而别兴总督金光祖等分兵自间道蹑其后。二十年元旦，度贼无备，饬前军进攻，继祖等仓卒出御，后军攀险上，前后夹击，遂夺其隘口，复安笼所。继祖复与詹养、王有功等以二万人守黄草坝。赉塔督诸军奋击，自卯至未，破垒二十二，俘养、有功及其众千除，并获其象、马。捷闻，上以赉塔自广西深入，先诸军至，败敌，温诏嘉奖。

师至曲靖，遣诸将希福、玛奇、硕塔等分道取沾益、云龙、嵩明诸州及易龙所、扬林城。章泰师自贵州至，两军合。未至会城三十里，世璠遣壮图等迎战，列象阵。章泰军其左，赉塔军其右，自卯至午，贼五却五进。殊死战。遇金汁河，象反践，陈乱，师乘之，大溃，进屯城东归化寺。九月，赵良栋师自四川至，遂合围。赉塔军银锭山，运炮至，昼夜番攻。世璠将余从龙降。璠知粮将罄，人相食，兴诸将环而攻之。世璠众内乱，欲禽世璠以陷，世璠自杀。其将夏国相奔广南，胡国柱奔云龙州。遣诸将李国梁、希福等追袭之，禽国相，国柱自缢死。云南大定。

二十一年，凯旋，上率群臣郊劳芦沟桥西，行抱见礼。二十二年，以隐匿之信藩下入官妇女，下所司集质。上谕赉塔有大功，勿以细事加罪。礼部议请夺官治罪，诏改降级罚俸。二十三年，卒，谥襄毅。二十五年，追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子费叶楞，袭。雍正五年，世宗命追封一等公，令其孙博尔屯袭。并谕：赉塔克云南，功绩懋著。当日因其功遇相掩，未予优封，欲使立功之臣，咸知儆惕收歛，不可恃功骄肆。今事历多年，后人已知鉴戒。用特追封，示眷念旧臣。九年，定公号曰“褒绩”。

穆占，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南楮子也。南楮事具《杨吉砮传》。穆占初任侍卫，兼牛录额真。顺治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都统卓洛等驻防云南，平元江土司有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擢本旗梅勒额真。

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反，命授赫叶安西将军，道陕西入四川进讨，以穆占署前锋统领，参赞军务。十三年二月，师至陕西，时四川巡抚维森、提督郑蛟麟皆附贼，总兵谭洪亦叛据阳平关。穆占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率兵先驱，战野狐岭，败之，克阳平关。总兵吴之茂叛据保宁，穆占进与战，屡击败之。旋以贼阻饷道，引还汉中。提督王辅臣叛宁羌，与之茂、洪相应。穆占从大将军贝勒洞鄂还西安。十四年，诏趣洞鄂讨辅臣，而以穆占代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师并进。辅臣将高鼎屯陇州河岸，迎战，与达理善击却之。趋秦州，围合，辅臣将陈万策以城降。穆占复助提督张勇攻下巩昌，还会诸军征平凉。十五年，上遣图海代洞鄂为大将军，辅臣降。穆占分剿余寇，以次复西河、清水、成、礼诸县。辅臣将周养民等以庆阳降。

九月，诏入觐，进秩视都统，佩征南将军印，统陕西、河南诸军赴湖广，讨三桂，诸将塔勒岱、鄂克逊从。十六年正月，至荆州。时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守荆州，贝勒尚善围岳州，安亲王岳乐围长沙，简亲王喇布守吉安。上命穆占助攻长沙，军至，屯阿弥岭。三桂初欲自松滋渡江，进攻荆州，相持数年不得逞。闻长沙有新军至，亟自松滋还援，屯隔江岳麓山。遣其将马宝等屯城外，掘重濠，布铁蒺藜，蹙象阵以守，而自从常德进，为穆占所败，走衡州。上命穆占移兵会简亲王取衡州。十月，克茶陵，复攸、安仁、酃、永宁诸县。十七年春，克郴州，傍县并下。穆占守郴州，以都统宜理布守永兴。三桂欲通粤东道，与尚之信、孙延龄军合，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悉锐攻永兴。穆占遣哈克三、硕岱来援。时喇布尚驻吉安，穆占请旨趣进征。六月，宜理布、哈克三战死。硕岱入城守，喇布遣萨克察来援，牒穆占请益兵。穆占谓永兴军事简亲王主之。喇布以闻，上责穆占谬戾。宝、国柱攻永兴，二十余日不下，闻三桂死，乃引还衡州。穆占率布舒库等追击，败之耒阳。十八年，三桂将吴国贵为他将所列，遁永州，穆占追剿，克之，道州、常宁、新田、永明、江华、东安皆下。师入广西境，克全州、灌阳、兴安、恭城。诏还定湖南，进克新宁。三桂将郭壮图等拥三桂孙世璠据贵州。

十一月，上命贝子章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规定云、贵，穆占参赞军务。十九年二月，复沅州。十月，克镇远，并定偏桥、兴隆二卫。进克平越，下贵阳。世璠奔云南。十一月，克遵义、安顺、石阡、都匀里南诸府。二十年正月，世璠将夏国相、高起隆、王会、杨应选等拥众二万拒战，屯平远西南山。穆占与提督赵赖督诸军奋击，起隆等败窜，会降，遂复平远。分遣诸将莽奕禄等逐贼，复大定，应选亦降。遂入云南，兴广西军会，壁归化寺。壮图出兵重关，列象阵犯我军。赉塔等纵兵夹击，穆占战尤力，象阵乱，反践其军。诸军乘之，壮图歛兵，止存二十七人，奔入城。九月，四川军至，总督蔡毓荣破重关，穆占亦夺玉皇关，猛攻东西寺。世璠壮图皆自杀。穆占入城，抚余众，籍逆产以闻。师还，授正黄旗蒙古都统、议政大臣。

二十二年，追论征保宁时奏军事不实，征平凉时不临阵指挥，及不救永兴，罪当绞，籍没。上谕曰：“穆占固有罪，但其战绩多至二百六十处，此所议稍过。”命覆议，乃请夺官、削世职、没妻子入内务府，上命但夺官，余悉宽之。卒。

莽依图，兆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武达禅，崇德中从伐明，攻任邱、济阳，并先登，赐号“巴图鲁”，予牛录章京世职。既入关，授太原城守尉。卒。

莽依图袭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顺治十五年，从征南将军卓木特下贵州，自都匀次盘江，破

明将李定国。移师定云南。康熙二年，李自成余党李来亨等据湖北茅麓山，未下，从靖西将军穆里玛攻克之。凯旋，授江宁协领。

十三年，吴三桂陷湖南，复从镇南将军尼雅翰攻岳州，炮击寇舰，败之七里桥。十四年，三桂勾广西总兵马雄叛，广东十府失其四。尚可喜请兵，上命尼雅翰率师赴广东，以莽依图署副都统，驻肇庆。甫至，而可喜子之信已叛应三桂。十五年，三桂将范齐韩等逼肇庆，莽依图溃围出，且战且走，还驻江西。闻三桂将黄士标等攻信丰，亟率师赴援，遣奇兵出其背，与城兵衷击之，贼大溃，遂会镇南将军觉罗舒恕解南康围。

十六年三月，上命舒恕留兵守赣州，而授莽依图署江宁副都统，代舒恕佩镇南将军印，帅师规复广东，以额赫讷、穆成额参赞军事。自南康进南安，再进南雄，三桂所遣守将皆出降，之信亦率藩属归顺。莽依图遂逾岭进韶州，韶居五岭脊，为赣、粤咽喉，贼所必争。莽依图以城北当敌冲，厚增土墙，夜则缒卒出城浚濠通水，并分兵断广州饷道。三桂将胡国柱、马宝以万余人攻城，莽依图屡击却之，乃扼河西断我水运，又壁莲花山发炮，女墙悉坏。会江宁将军额楚赴援，莽依图出城兵夹击，破四垒，逐北至帽峰山，夜战，大败之。河西贼亦引去，饷运始通。莽依图督军追击，破敌风门澳，斩二千余级。下乐昌、仁化诸县，乃还驻韶州。

时傅宏烈佩抚蛮灭寇将军印，巡抚广西，所将义兵五千人。莽依图虑其力不支，遣副都统额赫讷将兵八千赴梧州佐宏烈，而之信不为具舟，师久不集。十七年二月，莽依图至平乐，围城，寇水陆拒战，引还中山镇，兴宏烈互奏纠，上两释之。莽依图复还梧州，引咎请罢将军，上切责之，命留任图功赎罪。十八年春，三桂从孙世琮犯梧州，莽依图兴宏烈谋合诸军分布水陆，与战，贼败去，遂复桂林。语具《宏烈傅》。

三桂将马承荫以南宁来降，世琮自梧州败归，并力攻南宁。城几陷，莽依图方卧病，闻警，督军倍道赴援。贼悉锐依山列鹿角拒战，莽依图使额楚、额赫讷引前锋兵冲击之，而自兴舒恕麾大军进，预遣兵潜出山后断归路，尽殪之。世琮负重伤，以数十骑越山遁。南宁围解。命进取云贵，莽依图以承荫虽降，心叵测，疏请暂驻南宁。上命简亲王喇布镇桂林，莽依图俟都统希福军至，合兵谋进取。十九年，授护军统领。承荫果以柳州复叛，宏烈遇害。莽依图军进次宜宾，承荫驱象阵迎战，以劲弩射之，象返奔，贼阵乱，铁骑乘之，遂大败。承荫复以柳州降。莽依图疾益深，八月，卒于军。

莽依图母贤，当训以不杀降，不掠民，莽依图终身诵之，时称“仁义将军”。既卒，南宁人绘其像祀之。事平，朝议追论自平乐还梧州失律罪，当籍没。上以莽依图战多，且不扰民，宽之，夺恩诏所加世职，以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予其弟博和里。博和里曰：“兄平粤有功，上褒之，不可使吾子孙复袭此职”。乃抚其孙布瞻阿继袭。乾隆元年，追谥襄壮。

三桂初反，十三年正月，上授都统尼雅翰镇南将军，会师德州，道安庆至武昌寻命参赞军务，攻岳州，旋又命进取南康，克之，又击破三桂将黄乃忠等于袁州。十五年五月，上命哈尔哈齐率江宁兵攻吉安，解尼雅翰镇南将军印授之，螺子山败，改授觉罗舒恕。

觉罗舒恕，满洲正白旗人，武功郡王礼敦曾孙。康熙八年，自一等侍卫授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十三年，命署前锋统领，参赞定南将军希尔根军务。精忠遣将陷抚州，舒恕从希尔根进击，克之。十四年。精忠兵复至，又击破之，克新城、宜黄、崇仁、乐安诸县。上命舒恕援广东，授镇南将军。叛将马雄及三桂将王宏勋攻高州，与战不利，退驻肇庆。十五年，尚之信反，再退驻赣州。十六年，上命解镇南将军印授莽依图，率师下广东，令舒恕留兵佐巡抚佟国桢守赣州。寻复授安南将军。三桂兵自宜章窥南雄、韶州，上命莽依图赴韶州应敌，而舒恕守南雄为声援。

十七年，穆占言郴州、桂阳新复，请敕舒恕移师驻守。舒恕疏言南韶为湖南、江西、广东三省接壤，不可轻离。继命进次梧州。十八年，即军前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与莽依图共击吴世琮，解南宁之围。舒恕以病乞还肇庆，召还京。入对，上察其神色如故，无病状，诏诘责，命羁候宗人府，下王大臣议，夺职。三十四年，起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再迁宁夏将军，参赞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军务，讨噶尔丹。三十五年，上亲征，授扬威将军，从费扬古出西路。上驻栋斯拉召费扬古议军事，以舒

恕署大将军。师有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正蓝旗满洲都统。以病乞休，卒。

勒贝，郭络罗氏，满洲正蓝旗人，鄂罗塞臣子。初授侍卫，兼管牛录事。累迁正蓝旗满洲都统。三桂乱未平，康熙十六年春，上以简亲王喇布出师江西久无功，参赞均不胜任，命勒贝及哈克三、舒库往代之。既，命与江宁将军额楚守韶州，又诏进次梧州，与宏烈攻郁林及北流、兴业、陆川、博白，军益振，乘胜下南宁，克象州。十九年秋，莽依图卒于军。诏勒贝代为镇南将军，从赉塔定云南。抵西隆，訶知三桂将何继祖等屯安笼所石门坎，与玛奇率前锋奋攻，次第克三峰，夺隘口，复安笼所。继祖等坚守黄草坝，列象阵以待，复与赉塔大败之，直抵云南城。吴世璠自杀，滇平。师还，道卒。

佛尼埒，科奇理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父索尔和诺，少孤，兄瑚里纳抚之成立，后为仇所害，佛尼埒手刃之，祭兄墓。崇德三年，来归。从伐明，攻河间，战死，授牛录章京世职。

佛尼埒袭职。授西安驻防牛录额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康熙初，累擢西安副都统。十三年春，从将军瓦尔喀道四川讨吴三桂。入栈道，闻四川叛附三桂，谭洪据阳平关。从瓦尔喀自野狐岭进兵，斩三千余级。进朝天关，屡击败敌军。总兵吴之茂以保宁叛，移师往讨之，弗克，凿壕堑与相持。之茂出劫略阳粮艘，截槐树驿运道。我师饷不继，还汉中。之茂要于中途，与总兵王怀忠击之，败走。

其冬，提督王辅臣叛，连陷平凉、秦州。十四年，擢西安将军，加振武将军衔。命与贝勒洞鄂进讨辅臣将高鼎，以四千人屯关山河岸，偕穆占整师与战，破其垒，逐北，又败之渭河桥，进薄秦州。垒未定，贼乘我不备，开壁出战。佛尼埒督军遮击，贼不敢犯。旋攻克东西二关。贼数千掠仙逸关，佛尼埒虑断饷道，分兵往援。贼逾山走，追蹑之，杀其党且尽，逐率师赴陇州。贼纵火焚山泽，佛尼埒曰：“是欲烧绝我挽运道也。若不增兵策应，军食何赖焉？”因暂驻陇州。

时师攻秦州久未下，而四川及平凉诸寇挟万余人赴救，城寇与应者亦八千余。佛尼埒亟还师与诸军合，偕内大臣坤连败贼众，禽其将李国栋等，殪其众三千余，州城复，以次下礼县、西和、清水、伏羌诸城。汉中运道阻，军大饥。将军席卜臣还西安，上命佛尼埒领兵开栈道，规汉中，缘涂击贼，皆溃窜。十五年，之茂欲为辅臣援，再犯秦州。佛尼埒与护军统领杰殷议绕贼后，绝其运道，复静宁。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遁。又与杰殷乘夜追击，及之牡丹园，逐克祁山堡。之茂仅以十余骑走。

十六年，追论自保宁退还汉中诸罪，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削振武将军衔，仍署西安将军。十七年，与吴丹等败敌于牛头山、于香泉，率师驻守宝鸡，坚扼栈道诸隘。寇屡至，屡败之。十八年，从大将军图海征兴安寇阻梁河关。佛尼埒领兵先驱，济乾玉河，拔之。兴安下。十九年，潼川降，并复盐亭、中江、射洪诸县。再败寇豹子山，克沪州。冬，吴世璠将胡国柱自叙州扰永宁，诏授建威将军讨之。二十年，克马湖。世璠将宋国辅等以永宁降。国柱亦弃叙州遁，上命佛尼埒守之。寻命还镇汉中。二十一年，卒。乾隆初，追谥恭靖。子托留，袭世职，官至黑龙江将军。额伦特，别有传。

坤，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绥芬，隶瓦尔喀部，父伊讷克，太宗伐瓦尔喀，先众降。坤事太宗，洊擢一等侍卫，兼管牛录事。太宗伐明，围松山。明总兵曹变蛟乘夜犯御营，迫正黄旗营门。诸侍卫及亲军等皆散列门左右，坤独当门，力战却敌。上嘉其勇，赐号“巴图鲁”，赉白金四百，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

世祖朝，累进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寻以遣祭昭陵辞未往，扈跸南台不入直，又娶女子已赐配者为妻，论罪当死，上宽之，夺官，仍留世职侍卫。十一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下广东，命署固山额真。破明将李定国于新会，逐至横州江岸，斩馘无算。擢内大臣。康熙十二年，奖先朝诸旧臣，坤加太子太保。

吴三桂反，授振武将军，帅师驻汝宁。王辅臣叛，命移师西安。十四年，又命偕副都统翁爱等进驻汉中，辅臣毁凤县偏桥绝运道，又断栈道，阻汉中声援。诏趣坤援汉中，次宝鸡，以道阻未克进。命罢将军，以内大臣从军。秦州既复，朝议规复汉中，以坤守潼关。

十八年，上念坤已老，召还。追论汉中逗留状，当夺官、削巴图鲁号。上曰："巴图鲁号太宗所赐，其勿削！但夺官。"仍留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并谕年衰不能朝，听家居。二十六年，卒。

鄂泰，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苏完。国初来归，以军功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顺治间，授盛京礼部理事官，坐事黜，并夺世职。旋复起。康熙初，洊擢盛京副都统。王辅臣叛，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命鄂泰率盛京兵千来京备征发。十四年，授建威将军，率所部兵驻太原。寻命赴西安参赞洞鄂军务，以建威将军印授副都统吴丹。鄂泰与副都统阿尔瑚屯宝鸡，贼出栈道攻九龙山，鄂泰督兵纵击，尽殪之。辅臣所署置总兵任德望率兵及猓猓七千余屯益门镇，鄂泰分兵九路进击，自巳至未，破七垒。德望以百骑遁，骁骑校韩楚汉身中其股，乃降。十五年，复捕余贼红崖堡。十八年，卒，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吴丹，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金台石曾孙也。康熙初，以一等侍卫同学士郭廷祚视淮安河决。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讨吴三桂，吴丹奉使军中，宣谕机宜。王辅臣叛，命署副都统，从鄂泰驻太原。旋复命署建威将军，移师潼关。十五年，从大将军图海征平凉，击贼虎山墩，辅臣乞降，吴丹率数骑入城，安抚降人。

十七年，授护军统领。时汉中、兴安尚为三桂兵所据，上趣图海进军，以吴丹参赞军务，战于牛头山、香泉，屡破贼。图海入觐，命仍佩建威将军印，暂统大兵。旋从图海徇镇安，偕将军佛尼埒战于火神崖，破贼，渡乾玉河，克梁河关，遂复兴安。上命图海还驻凤翔，分兵畀吴丹，与将军王进宝下四川，为后继。十九年，与进宝击贼蟠龙、锦屏诸山，大破之，遂复保宁获三桂将吴之茂等。时将军赵良栋亦复成都，吴丹与佛尼埒分兵取顺庆、重庆，并下达州、东乡、太平诸州县。诏取沪州，赴云南。吴丹复从佛尼埒战于豹子山，破沪州贼。会永宁复为贼得，仁怀亦不守，良栋劾吴丹不急赴援，解将军印还汉中。事定，还京，王大臣等议罪，夺职。寻授三等侍卫兼佐领。

二十九年，喀尔喀台吉额尔克阿海等为乱噶尔丹亦犯边，命从大将军裕亲王讨之，战于鸟兰布通，噶尔丹败走。裕亲王命吴丹与参领色尔济、博尔和岱詗噶尔丹所在，知远去已数日，乃还。途值喀尔喀叛者，并遇害，赠散秩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毕力克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世居科尔沁。太宗时，来归。授豫亲王护卫。从伐朝鲜及明锦州，并有功。顺治初，从讨李自成，定西安，移师擢扬州，下江宁，以战绩著，署护军统领，子牛录章京世职，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六年，诏驻防平阳，贼犯绛州，击却之。李廷泰叛据太平，复与协领根特等攻之，久弗下，乃穴地燃火药堕城，禽廷泰诛之。累进一等阿达哈哈番。授礼部侍郎，调户部。

十一年，从靖南将军珠玛喇下广东，明将李定国犯新会，屯县左山峪。毕力克图再战败之，追至兴业，斩杀过半，趋横州，定国渡江遁。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坐事罢官，降二等阿达哈哈番。

十七年，命署护军统领。从定西将军爱星阿出师云南。时明桂王入缅甸，定国与白文选分据孟艮、木邦。十八年，会师木邦，定国走景线，文选走锡箔江，毁桥趋茶山。毕力克图至，获谍者，结筏以济，次旧晚坡，去缅城六十里。缅人谋献桂王，请大军留驻，以百人进兰鸠江备捍卫，于是白尔赫图率前锋以往，毕力克图以护军二百人从之。缅酋蟒猛以桂王出畀我军，逐班师还。文选至猛养，为总兵马宁追及，率众降。毕力克图抚其众，徙之边境。论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康熙八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少师。十四年，王辅臣叛，授毕力克图平逆将军，帅师驻大同。寻延安、绥德皆陷，命进驻榆林。詗知贼屯杨家店渡口，遂分兵三队，乘夜疾黎明，鸣角济河。贼不虞我师至也，皆骇走，逐复吴堡。进次虎尔崖口，遇贼，又击败之。下绥德，乘胜克延安，并招抚附近诸州县。上命移师会扬威将军阿密达攻平凉。将至，辅臣拥众迎战，与贝勒洞鄂等击之，阵斩其将郝天祥。十五年，大学士图海莅师，命毕力克图屯宁夏。辅臣降，还驻平凉。

越十七年，移师守陇州、宝鸡。图海议取汉中，与鄂克济哈等分道入，以次降灵台、华亭、崇

信诸县。其冬，克成县。十九年，征还，仍任都统。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三，谥恪僖。孙常远，袭职。二十五年，追录陕西军功，进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噶尔汉，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尚书噶达浑子也。噶尔汉袭一等阿达哈哈番。授王府长史。康熙初，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十四年，授镇安将军，驻守河南。时寇势甚炽，总兵杨来嘉叛，命移师襄阳。十五年，战南漳，破灵机寨。叛将谭宏等犯郧阳，遣党扼城东陡岭，断我挽运道。复与提督佟国瑶会师，分路进击，贼退。十八年，谢泗、刘魁等掠竹山、竹溪诸县，逼郧城，与兴安贼为声援，噶尔汉往讨之。时方溽暑，郧西数百里，山径陿隘，草木丛塞，霪雨洪注，师阻水，弗能进。噶尔汉期以木落水涸进时师，上责其逗留，削前功。二十年，薄郧城，时宏已死，其子天秘毁垒遁，逐克之。以次下万、开，建始、梁山诸县及忠州。二十二年，授荆州将军。部议当杨来嘉攻房县不能救，当夺职，上命降级留任。

二十六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噶尔汉师次安陆，遣协领穆礼玛等攻之，多所斩馘。进次应城，贼还窜武昌，会粮绝，战舰不足用，疏言状，召还，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比至都，论退缩玩寇罪，免官。后卒于家。

阿密达，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间，授三等侍卫洊擢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初，擢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十三年，吴三桂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应之。河北总兵蔡禄初与来嘉并为郑成功将，先后来降。来嘉招同叛，禄具枪械，购骡马，密令所部为备。圣祖闻状，命阿密达率兵赴怀庆察视，禄不出迎，谋拒战。阿密达疾驰入其廨，得禄及其孥，悉诛之。耿精忠亦叛，授阿密达扬威将军，率满洲兵千人驻江宁，命习水战。寻授简亲王喇布扬威大将军，阿密达归将军印，参赞军务。

王辅臣叛，十四年，命阿密达仍佩扬威将军印，率兵赴兰州，佐以副都统鄂克济哈、觉夸岱。时辅臣据平凉，兰州诸路皆陷贼，大将军贝勒洞鄂令阿密达径攻平凉。五月，克宁州，薄平凉，战失利，退驻泾州。洞鄂兵至，命参赞军务，与总兵孙思克会师进攻，久不下。十五年，大学士图海代为大将军，阿密达参赞如故。既，夺虎山墩，俯攻城，辅臣乃降。

十七年，命赴湖南，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讨吴世璠。十八年，克武冈。谕阿密达与安亲王计议，量撤满洲兵，护还京师。十九年，授正白旗蒙古都统。部议平凉战败当夺职，上宽之，命降五级留任。寻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噶尔丹为乱，命詗贼状。二十九年，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军务，出塞讨噶尔丹，战于乌兰布通，胜敌。师还，部议不能乘胜灭贼，福全以下皆有罪，当夺职。上以师有功，宥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密达请从征。上次克鲁伦河，以阿密达暂充将军，率留后满洲兵及绿旗步兵赴克勒和硕，并命兼辖留屯各军。寻撤还京师。四十八年，卒。

鄂克济哈，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初任侍卫，署副都统兼佐领。康熙十三年，三桂反，陕西、湖广并警。上命偕副统色格驻河南府。辅臣乱起，从阿密达赴西安剿御。寻赴兰州参赞阿密达军务，克泾州、宁州，诏嘉之。十八年，从图海攻礼县驿门，大破之。复塔什堡，进克兴安。图海以汉中要地，令鄂克济哈领振武将军，与副都统哈塔将千人守之。

十九年提督赵良栋等徇四川，与将军吴丹为后劲。滤州陷，率师攻克之，又败之托川雅。未几，贼犯仁怀，吴丹拥兵不救，永宁复陷。命还汉中，而使鄂克济哈领其众。鄂克济哈疏言建昌、永宁相去千余里，未能兼顾，乃命佛尼埒专领永宁一路，而授鄂克济哈宣威将军，驻军成都，专领建昌一路。二十年，建昌军弃城走，自劾，解将军印，以都统觉罗吉哈里代，还守汉中。寻入为二等侍卫，三十年，迁正黄旗副都统。

三十三年，授护军统领。从征噶尔丹，事平，驻守宁夏。三十八年，卒。

觉罗吉哈里，满洲正白旗人，武功郡王礼敦第三世孙。顺治初，授牛录额真，袭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遇恩诏，晋二等阿达哈哈番。累迁护军参领、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奸民杨启隆为乱，都统图海、祖承烈及吉哈礼讨平之。佐领鄂克逊禽其党黄吉、陈益，吉

哈礼亦获焦三、朱尚贤、张大、李柱、陈继志、史国宾、王镇邦等送法司，廉得实，论弃市。语互详《鄂克逊傅》。

十六年，命与副都统席布率师赴四川会镇安将军噶尔汉讨贼，即军前擢镶黄旗蒙古都统。三桂孙吴世璠尚据有云南、贵州，其将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分犯沪州、叙州建昌。二十年，建昌陷，上解鄂克济哈宣威将军任，诏吉哈礼代之，统所部兵会提督赵良栋复建昌。良栋自雅州入，吉哈礼为后，鏖战大渡河，夺寇舟以济。是时师下云南，已合围，国柱等亟引众还，吉哈礼遂复建昌。将趋云南，行至武家，疾作，卒于军，恤如例。

拉哈达，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车尔格第五子。顺治间，以侍卫袭其兄法固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恩诏累进一等。授兵部督捕侍郎，擢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康熙三年，授镶黄旗满洲都统。

十三年，吴三桂叛，授镇东将军，驻防兖州，甫至，而耿精忠叛，犯浙江。诏往署杭州将军，与平南将军赉塔、总督李之芳共筹防御。贼窥金华，遣副都统沃申、副将陈世凯等击却之，复犯台州、宁波、绍兴皆骚动。上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统师援浙，拉哈达以都统参赞军务。十四年，击处州贼，连下松阳、宣平。十五年，从康亲王徇福建。精忠降，即导我师攻郑锦。

时漳州、泉州、兴化三府为锦所据，遣其将许耀以三万人逼福州，拉哈达率师击之，破其垒十四。其冬，傅喇塔卒于军，授拉哈达宁海将军。十六年，与赉塔合军攻兴化，克之，其将郭维藩以仙游降。耀奔泉州，复据以坚守。拉哈达率锐师宵加之，漏未尽，梯入，斩耀及诸伪官，入城抚定军民。是时锦连败，还厦门，泉州、漳州二府及海澄等十县皆复，降将四百，兵四千有奇。移师略潮州，叛将刘进忠亦降，乃还守福州。

十七年，锦将刘国轩陷海澄，复犯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扼长泰、同安诸隘，南北援绝，泉州几不守。拉哈达驻漳州，诏责其不亟援海澄，趣戴罪赴泉州难。拉哈达议自长泰入，会江涨，军阻水。侍读学士李光地方居忧在籍，乃遣使导师出间道，自南靖道漳平趋安溪，逐薄泉州，围乃解。国轩筑垒滨海东石地，当金门、厦门道。十八年，拉哈达遣沃申攻克之。十九年，与巡抚吴兴祚自同安至浔尾，分兵渡海，拉哈达居中，兴祚自左，总兵王英自右，并趋厦门。赉塔与总督姚启圣，提督万正色、杨捷，总兵黄大来师来会，三面合击，贼不能支，逐克厦门。复进攻金门，其将吴国俊等迎降，锦与国轩走归台湾。诏召康亲王还京，命拉哈达与副都统马思文守福州。

二十一年，撤满洲兵还京，追论失守海澄罪，部议降世职为三等，并罢官，上以拉哈达从康亲王平福建有劳，留都统任。二十四年，致仕。四十二年，病卒，恤如制。

察哈泰，萨克达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宁古塔。事太宗，从伐明，屡有功。顺治初，逐李自成，讨金声桓，皆在行间，屡擢太仆寺理事官，并授三等阿达哈哈番。复迁太仆寺卿、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从伐俄罗斯，将舟师，招降斐雅喀百二十余户。坐所部战舰战失利，奏不实，罢副都统，夺世职，专管牛录事。

康熙三年，复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以老乞休，上慰留之。寻迁护军统领，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从拉哈达出驻兖州。上命拉哈达赴杭州，以敕印留付察哈泰，继为镇东将军。十四年，命仍以护军统领帅所部赴荆州。听顺承郡王勒尔锦调度。十五年，三桂将陶继智等犯宜昌，率兵驻江陵，通声援。七月，卒于军，恤如制。察哈泰调赴荆州，上命以镇东将军印援副都统布颜，统蒙古兵留驻兖州。事定，撤还京师。

根特，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达雅里。国初来归。从伐明，攻深州，先登，克之。军功，累进一等参将世职。

根特早岁从戎，数立功绩。从伐明，攻泗水县、定州，并先登，赐号“巴图鲁”，授三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元年，授刑部理事官。五年，金声桓以南昌叛，从大将军谭泰讨之，薄南昌，攻未下，根特自城南以登，拔之。声桓中矢死，禽王得仁。师还，擢梅勒额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

六年，姜瓖以大同叛，其党虞允、白漳、张万全陷蒲州及临晋、猗氏、河津。从总督孟乔芳济

河击之，复蒲城，进征平阳。白漳拥步骑六千至荣河迎战，奋击，大破之。迫黄河，贼未及济，师薄之，贼多赴水死，逐斩白漳，余奔吉镇，悉歼焉。移师趋猗氏，瓌党卫登芳依山结寨，与万全为犄角，复分兵击斩万，全歼其众。寻生得登芳，复进败瓌党郭中杰于闻喜。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命出驻兖州。寻以江西地要冲，命偕副都统席布徙守南昌。长沙陷，袁州、吉安二府与接壤，巡抚董卫国请发兵驻防，命根特自南昌移师，备战御。寻以希尔根为定南将军，根特参赞军务。尚可喜疏请兵，上令根特俟希尔根兵至，率所部下广东。耿精忠反，授根特平寇将军，令仍返江西，副将柯升以广信叛应精忠，破都昌，窥南康，复命根特先定广信，与前锋统领觉罗舒恕自袁州规长沙。是年八月，卒于军，恤如制。

礼部尚书哈尔哈齐副定南将军希尔根驻江西，根特卒，上命以平寇将军印授之。十一月，命赴江宁，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镇江南。十五年五月，命率江宁兵赴广东，授华善平寇将军，道江西，命会师攻吉安。螺子山之败，坐夺官，披甲。

华善，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第三子，为豫亲王多铎婿，授和硕额驸。三桂反。授安南将军，守镇江。寻命赞大将军简亲王军务，驻江宁。十五年，改授平寇将军。十六年，简亲王进军江西，命华善率所部从，以平寇将军印留付江宁副都统科尔扩岱。十七年，授定南将军，命守茶陵。三桂兵攻永兴急，上命简亲王进次茶陵。而令华善救永兴。华善不敢进，上切责之，解将军印，令从穆占自效。事平，论罪，上命宽之。三十四年，卒。子石文炳，袭廷柱三等伯。累迁福州将军。以华善老，召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寻闻丧还京，卒于途。

席卜臣，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费英东弟郎格之孙也。事太宗，从上征朝鲜。从睿亲王多尔衮伐明，战于通州，击败太监高起潜军，再从攻锦州，屡战破敌。顺治初，从大军入关击李自成，战于一片石，逐至庆都，败贼于太原。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逐自成至安陆。三年，从肃亲王豪格下四川，歼张献忠。五年，从讨叛将姜瓌。叙功，屡遇恩诏，世职至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官至护军统领。十二年，与都统卓洛等出驻荆州，破孙可望。十六年，与安南将军明安达里援江宁，败郑成功将杨文英等，斩馘甚多。康熙九年，擢镶白旗蒙古都统。十二年，加太子少傅。

十三年，吴三桂反，上授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与西安将军瓦尔喀等自汉中下四川。十四年，复授席卜臣镇西将军，与副都统巴喀、德业立同驻西安。寻又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讨，赫叶归将军印，参赞军务。是冬，席卜臣与赫叶会师攻保宁。三桂将王屏藩拒守，师屯蟠龙山，屏藩出战，潜遣别将自他道绝流渡，挠我师，我师弃营退，席卜臣引还汉中。上命核诸将罪，赫叶夺职，披甲自效。方军退，佐领穆舒誓死决战，将甲上记号付将军，督兵奋斗。上闻超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奖其勇。

席卜臣至汉中，值王辅臣叛，栈道绝，饷不继，引还西安，旋召还京。事定，王大臣追论蟠龙山战败罪，夺官，削世职。上以席卜臣有劳，免其籍没。寻卒。

希尔根，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长白山。太宗居藩邸时，任护卫。天聪间以军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崇德元年，从伐明，连下昌平、宝坻十余城，迁巴牙喇甲喇章京。击败明太监高起潜兵，禽总兵巢丕昌，又助谭泰设伏，败三屯营骑兵。师还，敌蹑后，诸将护辎重先行，希尔根殿，超授一等甲喇章京世职。二年，从克皮岛。将行围，选扈从，其父雅赖与焉。希尔根向睿亲王多尔衮乞免，不许，给以珠尔堪代之。事觉，坐欺罔，应罢官夺世职，从宽论罚锾。从师围锦州，壁山冈，明兵至，击走之，并击退松山援兵。复坐擅离军伍、言事不实，停叙功。七年，师围蓟州，明总兵白腾蛟率师驰救，希尔根击败之。

顺治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围延安，大败其众。其将有一支虎者，称骁果，数犯我师。希尔根三战皆克，逐至西安。自成奔湖广，逐北至安陆，贼据城拒战，复与鳌拜攻克之，获战舰八十艘。引兵武昌，贼又集舰五百浮江将东下，谭泰率众往取，希尔根先至，获之，进三等梅勒章京。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征张献忠与哈宁阿、阿尔津苏拜败之西充。别趋涪州，讨贼袁韬，斩虏多。寻坐哈宁阿陷重围不救，复与阿尔津等争功，论弃市，诏改罚赎，降三等甲喇章京。

六年，姜瓌叛据大同，希尔根从巽亲王满达海讨之，围太谷，以炮破其城，斩瓌所署置知县李

成沛、都司吴汝器，进克大同。以次复长子县，浑源、朔二州。永宁州、岚县、潞安府并降。又与汉岱攻复辽州。山西平，当进秩，因诉前镌秩冤，累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擢巴牙喇纛章京，列内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太保。

十三年，耿精忠叛，使其将白显忠寇广西、建昌、抚州，授希尔根定南将军，率师援江西，以桑格赞军事，沃赫、伊巴罕从，次南昌，而三城已陷。是时安亲王岳乐驻师省城，檄希尔根先取抚州，贼出拒，连败之，并率沙纳哈击走援贼，城贼待援不至，弃城走。精忠将陈升勾土贼郭应定等犯赣州，令副都统甘度海御之，大捷。追至龙泉，破三垒，复攻取曹林十余寨。十四年，击败精忠将邵连登，复建昌。移师饶州，击退余干、浮梁、乐平诸县贼。会岳乐师下湖南，命简亲王喇布赴南昌，以希尔根副之。三桂将高大节出醴陵、萍乡，陷吉安冀断岳乐军后路。我师屯螺子山，大节勇，常以少骑奔我师。喇布仓皇弃营走，希尔根从之，贼入垒，纵饮饱掠而归。俄大节死，希尔根督师攻围，战又弗胜。逾岁贼遁，诏仍驻南昌。寻以老召还。十八年，卒。

子喀西泰，任护军参领。从征四川，攻保宁，死蟠龙山之战。

论曰：当三藩乱时，命将四出，以庶姓授大将军，惟图海与赉塔二人而已。赉塔自广西，穆占自湖南，皆转战下云南，削平巨憨，功最多。穆占功归彰泰，故赏不逮，赉塔、莽依图功与相并，惜中道先卒。佛尼埒等皆凤将，有战绩。其时杂号将军，或出朝命，或即军前除拜。有一人递掌二三印者，有一印迭授二三人者，皆领异军独当一路。综而观之，当日行师应敌之大概，可以得其要矣。

清史稿卷二五五　列传第四二

张勇　赵良栋子宏灿　宏燮

王进宝子用予　王万祥

张勇，字非熊，陕西咸宁人。善骑射，仕明为副将。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师次九江，勇来降，檄令招抚，得总兵以下七百余人。授游击，隶陕西总督孟乔芳标下。时李自成将贺珍、贺宏器、李明义等分据汉中、兴安、固原诸地，窥西安。勇与副将任珍、马宁等御战，屡败之。四年，宁夏叛将马德结宏器陷安定，勇从总兵刘芳名率师赴援，战，马宁阵擒德，勇攻克固原，获宏器、明义，诛之。

五年，米喇印、丁国栋以兰州叛，陷临溪。勇与副将陈万略率师夹击，破贼，复临洮。逐贼至岷州，败之宫堡，又败之马韩山。贼分窜二崖洞，歼焉。又败之马家坪，获明延长王识<⿰金穿>。乔芳攻拔兰州，喇印、国栋走甘州。勇等率师与乔芳会，遂渡河而西。八月，至甘州，贼出战，屡击败之。六年正月，总兵南一魁夺门入，勇入城巷战，贼夜遁，逐之至北山，歼贼甚众。斩喇印于水泉，国栋走肃州，师从之。五月，至肃州伏壕外，伺贼出牧，擒斩，不使得入。十二月，勇与马宁督兵树云梯登城，遂复肃州，诛国栋，超授甘肃总兵。十年，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大学士洪承畴视师湖广，勇请自效，诏奖其忠勤，召诣京师。承畴亦荐勇智勇兼备，所部兵精马足，请移授经略右标总兵，上许之。勇入对，赐冠服、甲胄、弓矢，加右都督。勇移家京师，乞赐宅。子云翥以荫授陕西卫指挥，乞改隶京卫，并得旨俞允。勇将行，命内大臣索尼等传谕曰："当今良将如勇者甚少。军务不可悬度，当相机而行，勿负才轻敌。至军，佐承畴屡破敌。十五年，从徇贵州，明将罗大顺焚新添卫，勇率兵驰战，大顺走十万溪，勇与一魁等破其垒。复从信郡王多尼下云南，次盘江。明兵焚铁索桥，勇夜督兵造梁，黎明，全军皆得度，破明将白文选于七星关。十六年，加左都督。十七年，命移镇临沅、广西诸处。十八年，迁云南提督。

康熙二年，以勇久镇甘肃，威名素著，属番詟服，命还镇甘肃。三年，加太子太保。西喇塔拉饶水草，号大草滩，厄鲁特蒙古乞驻牧于此。勇以其地当要隘，不容逼处，自往谕之，事逐寝。因请筑城其地，曰"永固"。旁建八寨，相联属为声势。四年，蒙古徙牧近边，请增西宁兵四千五百二十。部议下总督覆核，上特命允之。

十二年，吴三桂反，四川总兵吴之龙叛应之。十三年，三桂使招勇，勇执其使以闻。陕西提督

王辅臣亦叛，勇督兵防御。十四年，巡抚华善疏言："辅臣遥应三桂，西番土回乘隙并起，河西危甚，得免沦陷，皆勇之力。请敕许勇便宜。"命授靖逆将军，仍领提督，总兵以下听指挥。辅臣招勇，勇斩其使，上嘉之，封靖逆侯。

勇遣西宁总兵王进宝率师攻兰州。辅臣将潘瑀攻洮州，曾文耀攻河州，番部乘隙肆掠。勇率兵攻河州，文耀败走。别遣土官杨朝梁攻洮州，自督兵继其后，瑀亦败走。上嘉勇谋略，以其次子云翼为太仆寺卿。勇进攻巩昌，辅臣将任国治等潜师入城，与城兵共出战。勇与副将刘宣圣等奋击，截其归路，斩馘过半，获四百七十三人。时辅臣掳平凉，贝勒洞鄂督兵围攻，久不下，上命勇率师会之。勇疏言巩昌要地，兵力难分。下廷臣议，令勇固守巩昌。

吴三桂遣其将吴之茂自四川北犯，为辅臣声援，屯西和。勇与振武将军佛尼埒及进宝等御之，三战皆胜。宁夏兵变，戕提督陈福。勇还驻巩昌，疏荐天津总兵赵良栋才勇，命即授宁夏提督。十五年，叙复洮、河二州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吴之龙屯乐门，分兵攻陷通渭。勇督兵道伏羌赴援，至十八盘坡，与之龙兵遇，张两翼冲击，之龙兵溃，乘胜复通渭。进攻乐门，之龙据险，列十一寨，勇度地，令横营山梁。营甫立，贼齐出，勇令兵持草一束，与都统赫叶分击南北山梁，贼亦南北应战。火器发，贼败走入寨，兵投草填堑直进，杀贼千余。之龙收余众复战，勇勒兵冲击，之龙大败。勇与佛尼勒、进宝等尽平贼寨。之龙夜走，追败之牡丹园，又败之西和北山。之龙仅以数骑遁。大学士图海出视师，辅臣降。勇遣兵收平凉、庆阳、巩昌诸属县。诏褒勇功，进一等候，加少傅兼太子太师。

十七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兵入河套。厄鲁特部为所败，假道赴青海，阑入内地。勇驱令出塞。二十一年，入觐。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谕留之。二十三年，闻青海蒙古游牧近边城，率兵赴丹山防御，至甘州，病笃。上闻，遣医并其子云翼驰驿往视。寻卒，赠少师，仍兼太子太师，赐祭葬，谥襄壮。

勇身经数百战，克府五、州县五十，右足中流矢，伤骨不能履，常以肩舆督战。临敌若无事，而智计横出，每以寡胜众。居恒恂恂退让，宾礼贤士。用人尽其材，其所甄拔，往往起卒伍为大将，良栋、进宝尤其著者也。

子云翼，袭爵，官至江南提督。卒，谥恪定。雍正间，祀勇贤良祠。乾隆三十三年，命以一等候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诏褒勇、良栋、进宝勋绩，尤称勇有古名将风。时勇四世孙承勋袭爵，以散秩大臣旷班，降三等侍卫，命复还散秩大臣。

赵良栋，字擎宇，甘肃宁夏人，先世居榆林。顺治二年，师定陕西，良栋应募，隶总督孟乔芳标下，檄署潼关守备。从征秦州、巩昌，击败叛将贺珍、武大定，授宁夏水利屯田都司。五年，讨河西回，禽丁国栋。良栋在行间，擢高台游击。十三年，以经略洪承畴荐，从征云、贵，授督标中军副将。康熙元年，擢云南广罗总兵。先后剿平马乃、陇纳、水西诸苗。四年，移镇贵州平远，遭父丧，吴三桂以水西未大定，留勿遣。良栋辞，忤三桂，同官为排解，乃得归终制。八年，起山西大同总兵。十一年，移镇直隶天津。

十二年，三桂反。十三年，宁夏兵变，戕提督陈福。甘肃提督张勇荐良栋，擢宁夏提督。入觐，奏宁夏乱兵，宜诛首恶，宥胁从，上颔之。良栋请留孥京师，赐宅以居。简精兵百疾驰赴镇，宣上论抚慰。察知倡乱者把总刘德，而参将熊虎与其谋，戕福者营兵阎国贤、陈进忠。乃分兵使出防，散其党羽，逮虎等正其罪，请旨斩之。

是时大将军图海督师平凉，讨王辅臣，良栋及平凉提督王进宝并听指押，分兵定秦州、西和、礼县。十八年，良栋疏言："宁夏兵旧羽骄纵，臣三年训练，渐遵纪律，并严禁侵克额饷，众志思奋。臣年渐老，不乘时努力，虚负上恩。今湖南既定，宜取汉中、兴安，规四川。臣愿精选所部步骑五千，独当一路。"上览奏嘉许，下图海。图海议先破栈道、益门镇诸处贼垒，分四道进取。而凉州提督孙思克疏请缓师，得旨切责。乃以十月定师期，良栋将所部出徽县。师进破密树关，遣兵袭黄渚关分敌势，大战，破三桂兵，克徽县。思克出略阳，方次阶州。良栋师自徽县进克略阳，三桂将吴之茂败走。良栋复进取阳平关，徇沔县。进宝出凤县定汉中，良栋与会师宁羌，各奏捷。授良栋勇

略将军，仍领宁夏提督。

十九年，良栋与进宝分道进次白水坝，三桂兵夹江而陈，江水方涨，不得舟，贼矢石如雨。良栋令于众曰："视我鞭所向，敢退者斩！"一军皆奋呼。良栋擐甲，骤马乱流而渡，师从之，敌发炮，伤数十人，无回顾者。三桂兵错愕奔溃，逐之过青川，败之石夹沟，再败之青箐山，下龙安府，渡明月江，经绵竹。三桂兵尽溃，所置巡抚张文德及其将汪文元等皆降，逐复成都，盖出师甫十日。上奖良栋功，擢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仍领将军。良栋念宁夏当有代者，镇兵且不能从征，疏辞总督，上弗许。部议宁夏改设总兵，上即授良栋子荫生宏粲，仍将镇兵从征。

时进宝亦克保宁，与建威将军吴丹等徇顺庆、重庆、遵义，皆下。良栋分遣游击治国用等西徇雅州，复象岭、建昌诸卫。东略叙州，定纳溪、永宁诸县。疏请敕陕西、四川督抚诸臣合筹运饷济军。师自四川分道，一自保宁出永宁，达霑益；一自成都出建昌，达武定。并下云南。上韪其言，论诸将帅协谋定策。寻议吴丹出永宁，良栋出建昌。吴世璠遣其将胡国柱、夏国相等攻陷永宁，犯沪州、叙州，复聚窥建昌。良栋檄总兵朱衣客将八千人援建昌，朱衣客战不胜，退驻雅州。建昌守兵食尽，弃城走。良栋劾吴丹拥兵不进，致永宁陷贼，并及朱衣客引退状，诏解吴丹将军以授佛尼埒，逮朱衣客下刑部。

二十年，良栋率师次朝天关，遣宏粲出马湖绕贼兵后，战凤凰村，再战观音崖。贼掳崖，宏粲督兵攀崖袭其后，馘三百，俘八十余。今总兵李芳述、偏图等逐至黄茅冈，贼分三道拒战，宏灿分兵应之，自旦至暮，大破贼，斩其将沈明，张文祥、国柱等遁走。复沪州、叙州，遂克永宁，徇荥经。良栋与会师夹江，克雅州，进复建昌。渡金沙江，次武定。

大将军贝子彰泰统湖广、广西诸路满、汉兵四十万下云南，攻会城，屯城东归化寺，西亘碧鸡关，连营四十四里，前临昆明湖，湖中不设兵。世璠收余众固守，自水道转运，相持数月未下。九月，良栋至军，周视营垒，请于彰泰曰："我师不速战，相持日久，粮不继，何以自存？"彰泰曰："皇上豢养满洲兵，岂可轻进委之于敌？且尔兵初来，亦宜体养，何可令其伤损？"良栋不从，率所部夜攻南坝，破垒夺桥，遂薄城。彰泰语良栋："尔兵攻已瘁，宜暂退，令总督蔡毓荣代守。"良栋曰："我兵死战所得地，奈何令他人守乎？"于是彰泰令诸军悉进，世璠兵出城，战于桂花寺，诸军皆奋斗，世璠兵大败，乃自杀，余众以城降，云南平。

自三桂镇云南，至世璠覆亡，历年久，子女玉帛充积饶富。城破，诸将争取之，独良栋无所取，璠所部兵丝毫毋敢犯。

朱衣客就逮，具疏辨，谓良栋与兵少，又无后应，是以退还。进宝亦疏谓建昌之陷，罪在良栋。良栋复劾朱衣客欺饰狡辨，且谓辨疏出进宝。上以军事急，命俟事平察议。云南既定，召良栋诣京师，进宝亦入觐，谕曰："当贼据汉中负固，诸将咸谓恢复为难，独良栋首发议进剿，与进宝同取汉中。嗣因意见不相合，遂分道克成都，而进宝亦取保宁。成都不下，保宁未易拔。保宁不下，成都未易守。是二将并有功也。时贼皆入川抗战，我师乘虚自沅州、镇远取贵阳，川中寇复张，已复之疆土几至再陷，则二将不能和衷之所致也。二将不谙大体，私忿攻计。联念其功绩并茂，惟欲保全，互讦章奏，皆置不问。但论失援建昌罪。"部议朱衣客论斩，吴丹夺官籍没，良栋夺官。上命朱衣客免死为奴，吴丹夺官，良栋改授銮仪使。

二十二年，良栋疏陈战功，请察议，下王大臣等议，良栋失建昌，以功抵罪。止叙从征将士宏灿、芳述、偏图，并加左都督。良栋寻乞病归。二十五年，上念良栋克云南，廉洁守法纪，复将军、总督原衔。二十七年，入觐，复自陈战功，上命还里，牒部具奏。二十八年，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三十年，噶尔丹扰边，命西安将军尼雅翰等出防宁夏，以军事谘良栋。三十二年，以宁夏总兵冯德昌赴甘州，命良栋暂领镇兵。良栋劾德昌克军粮，德昌坐罢。三十三年，命良栋率兵驻土喇御噶尔丹，旋召诣京师。三十四年，良栋复自陈战功为大将军图海、彰泰所抑，并咎大学士明珠蔽功，上责其褊隘，还其疏，仍敕部优叙，授一等精奇尼哈番。良栋原留京师，乞田宅。御史龚翔麟劾良栋骄纵，上原之，赍白金二千，令归里。

三十六年，良栋病，尚书马齐自宁夏还，奏状，手诏存问，赐人参，鹿尾。寻卒，年七十有七。

上方征噶尔丹，次榆林谕曰：“良栋伟男子，著有功绩，性躁心窄，每与人不合，奏事朕前，言语粗率。朕保全功臣，始终优容之，所请无不允。今病卒，宜为其妻子区处，使得安生。”至宁夏，命皇长子允禔临其丧，赐祭葬，谥襄忠。五十九年，上论群臣，犹举良栋至云南与彰泰议军事，谓决于进战乃得成功。乾隆四十七年，进一等伯，世袭罔替。

子宏灿，初以荫生特授宁夏总兵，历川北、正定、黄严、南赣诸镇。三十八年，授浙江提督，调广东。四十五年，授两广总督。五十五年，入觐，辞还，奏言久处炎海，年事就衰，请移近地自效。寻授兵部尚书。五十六年，诣京师，至武昌，道卒，谥敏恪。

宏燮，初授完县知县，再迁天津道。良栋卒，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复授天津道。三迁河南巡抚，调直隶。五十四年，谕奖宏燮抚直隶十年，任事勤劳，旗、民辑睦，盗案希少，加总督衔。六十一年，卒，谥肃敏。宏燮在官亏库帑，特命宏灿子之垣以郎中署直隶巡抚，责完补。世宗即位，以之垣庸劣，令解任。寻命免追亏项，诏谓念良栋旧勋也。

王进宝，字显吾，甘肃靖远人。精骑射。顺治初，从孟乔芳讨定河西回，授守备，隶甘肃总兵张勇标下。顺治十一年，勇调经略右标总兵，南征，进宝从徇湖南。十五年，下贵州，师次十万谿，悬崖千仞，明将李定国遣其将罗大顺扼险屯守。进宝率众攀崖直上，捣其巢，大顺奔溃，以功迁经略右标中营游击。康熙二年，勇还为甘肃提督，进宝亦改授提标左营游击，随军有功，迁参将。厄鲁特蒙古欲得大草滩驻牧，勇用进宝议，持不可。既，城永固，以进宝为副将驻其地。十二年，拔西宁总兵。

王辅臣攻陷兰州，勇遣进宝率师讨之。次黄河，夜以革囊结筏自蔡湾渡，破皋兰龙尾山，获辅臣将李廷玉。遂东拔安定，复金县。西攻临兆，会大雪，詗贼不诫备，袭破之。辅臣使持吴三桂札招进宝，进宝以闻，加左都督。四月，进攻兰州。辅臣遣兵开壁出战，进宝督兵奋击，自旦至日中，禽斩过半。贼败入壁，为长围困之，断其粮运。六月，辅臣兵造筏黄河，谋潜遁。进宝缘河要之，贼计蹙，其将赵士升出降。

其秋，三桂遣其将王屏藩、吴之茂自四川入陕西，为辅臣声援。之茂据西和凤凰山，进宝督兵讨之，初合，我师败绩。夜，之茂兵来袭，进宝以计环攻之，蹙之党家山，大溃，多坠崖死。十五年，擢陕西提督，仍兼领西宁总兵，驻秦州。之茂进据北山，断临洮、巩昌道。进宝与将军佛尼埒分兵赴援，击败之，获其将徐大仁。战罗家堡，再战盐关，屡胜。之茂集溃兵万余屯铁叶硖、红山堡，筑垒，护以密桩，潜出运刍粮。进宝遣兵破贼牡丹园，获粮械。大将军图海进攻平凉，辅臣引四川叛将谭宏犯通渭，进宝引数十骑入自东峡口，闻将军赫叶战败，寇方张，令诸军伐木曳以行，尘大起，寇骇走，追杀数十里。分兵进攻，复静宁，于是平凉遂下。六月，师次乐门，甫立营，之茂兵来攻，进宝督兵环击，歼其裨将数辈。复与佛尼埒合兵，战屡胜，之茂仅以十余骑溃走。平原、固原悉定。论功，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上褒进宝忠义，进一等，授奋威将军，仍兼提督平凉诸军事。

十七年，复庆阳，斩其将袁本秀。十八年，图海议取汉中。图海与总兵费雅达自栈道先驱，进宝疏乞令长子用予随征，上授以副将。师进次宝鸡，进宝遣用予击贼红花铺，大败之，克凤、两当二县。复进次武关，令用予将偏师绕出关后，进宝督兵夜斩关入，获其将众朝兴等。复进夺鸡头关，直趋汉中，屏藩率其众自青石关走广元，进宝遣兵追击，其将杨永祚、孙启耀来降，遂尽复汉中地。时赵良栋亦克略阳，命分道定四川。将军吴丹、鄂克济哈率满洲兵继进，进宝自青石关进次神宣驿，督兵夺朝天关，疾驰进，拔广元。屏藩走保宁。

十九年，分兵趋保宁，距城二十里当孔道立营，屏藩以二万人出战，进宝督兵奋击，大破之。追至锦屏山，连拔贼垒，夺浮桥。薄城，守兵贯弓注矢，进宝披襟示之曰：“何不射我？”守兵皆惊愕。用予斩门入，进宝戢诸军毋惊井里，皆曰：“此仁义将军也！”屏藩与其将陈君极缢焉，获之茂与其将张起龙、郭天春等十七人，诛之。分部诸将及次子用宾复昭化、剑州、苍溪、蓬州、广安、合州、西充、岳池诸州县悉定。

时良栋已克成都，授云贵总督，移军下云南。诏进宝留镇四川，驻保宁。擢用予松潘总兵。进

宝疏称疾乞休，命还固原就医，即令用予护诸军驻保宁。寻改用予固原总兵。良栋檄川、陕诸军从征，进宝疏言所属诸军宜留镇守，请停拨遣，从之。三桂将胡国柱、夏国相等自贵州入四川，谭宏既降复叛，陷建昌。良栋疏劾进宝，进宝言方卧疾，固原、建昌之陷，罪在良栋诏趣进宝还保宁护诸军。叙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用加左都督，授拖沙喇哈番。二十一年，三桂将马宝犯叙州，用予击却之，并复纳溪、江安、仁怀、合江诸县，降其将何德成等，宝窜还云南。上命用予率所部驻永宁。

二十一年，云南平，进宝入觐，良栋亦诣京师，命王大臣发还互劾章奏，并宣谕：二臣功绩并茂，欲矜全保护之。私忿攻讦，不谙大体，皆置不问。”语互详《良栋传》。赍服物，还镇。二十三年，疾甚乞休，时用予已调太原总兵，命偕太医驰驿视疾。寻移甘肃总兵，俾便奉侍。十四年，进宝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忠勇。用予袭爵，进二等，寻卒官。乾隆三十三年，命世袭罔替。四十七年，进一等，用宾授侍卫。进宝所部多材武，王万祥尤著。

万祥，字瑞宇，会宁人。幼丧父母，依其戚郭氏，从其姓。进宝官游击，应募入伍，屡当军锋，积功至副将。攻兰州，万祥请先取临洮，进宝率兵以夜半至城下。万祥见城有缺，令裨将阎润先登，缒万祥上，数十人从，守者惊觉，发矢石。万祥语众曰：“今欲退无路，惟有猛进！”手刃数人，众继上，遂克临洮。

宁夏兵变，军中流言汹汹，万祥告进宝。翼日，阳引兵退，而置伏以待。敌来追，伏起，敌大败。俄，至者益众，万祥中矢，手拔，战益奋，左辅又创，仍力战，敌乃溃奔，克通渭。进宝愤城人通贼，将悉按诛之，万祥谏而止。攻汉中，将二千四百人断敌运道，敌弃寨，屯八角原，复攻之下。土寇起，击斩其渠。拔凤县，分兵取两当。雪夜进攻武关，禽其将刘哈性。战阎王碥，用予陷围中，万祥驰援，伤右股，还固原僚治。进宝为疏请复姓，授定海总兵，调兴化。台湾定，复调台湾，擢福建陆路提督。卒，赠太子少保，谥壮敏。

孙思克，字亮臣，汉军正白旗人。父得功，以明游击降太祖，有功，附《金玉和传》。思克其次子也。初授王府护卫。顺治八年，管牛录额真，并授刑部理事官。十一年，迁甲喇额真。从军，自湖南下贵州、云南转战有功。康熙二年，擢甘肃总兵，驻凉州。

五年，厄鲁特蒙古徙牧大草滩，慰遣之。不受命，战于定羌庙，败去，扬言将分道入边为寇。思克与提督张勇疏请用兵，廷议不可轻启兵衅，令严防边境，抚恤番人。思克乃偕勇修筑边墙，首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止，于是厄鲁特蒙古入边牧者皆徙走。思克遍视南山诸险隘，分兵固御，乃益敕军纪，简将才，汰冗卒，核饷糈，剔蠹蚀，戢兵安民，疆圉敉宁。总督卢崇峻以闻，加右都督。

十三年，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吴三桂，临洮、巩昌皆附，兰州亦陷。总督哈占檄思克赴援，思克率师道阿坝红水芦塘至索桥，结筏渡河，克靖远，附近诸城堡悉下。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乘隙毁隘，入为寇，副将陈达陈没，思克乃留参将刘选胜等守靖远，率师还凉州，墨尔根台吉引去。高台黄番复入边为寇，攻围暖泉、顺德诸堡。思克率师赴甘州，黄番亦远遁，乃复渡河而东，与勇会师。疏言所部兵自草地往来劳苦，乞恩加犒赏。上特许之。

思克会勇围巩冒，时大将军贝勒洞鄂攻秦州未下，三桂遣兵自四川至，营南山上，势方张。檄思克率二千人自巩昌赴援，壁州西与相持。辅臣将陈万策等诣思克降，巴三纲遁走，遂克秦州。南山寇溃窜，思克与将军佛尼埒等追击，败之阎关，复礼县。复败之西和，夺门入，斩所置吏，清水、伏羌诸县皆下。复还军巩昌，遣万策等入城谕辅臣将陈可等，以巩昌十七州县降。河东悉定。

乃会攻平凉，思克率师出静宁，击败辅臣将李国梁，斩级五百，获裨将三，复其城。进次华亭，辅臣将高鼎率裨将二十八、兵千余，迎降。遂至平凉，与贝勒洞鄂师会。城兵出战，思克徒步督所部当贼，战南山，战城北，八战辄胜。又为九覆，败贼南郭外。贼阻我军掘壕，思克挥兵急击，贼退复逼者三，皆败去。攻泾州白起寨，挥兵先登，克寨，获辅臣将李茂。又败之甲子峪，败之马营子、麻布岭，洞鄂上其功。十五年，图海代洞鄂督师，至城北虎山墩度形势，并侦通固原道。贼伏兵万余猝起，思克急击之，逐北十余里，被巨创。辅臣乞降，思克还凉州。诏褒思克功，擢凉州提

督，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思克疏谢，因言：“虎山墩之战，贼斫臣右臂，伤筋骨。今已成残疾，乞解任回旗。”温旨慰留。十六年，叙功，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噶尔丹为乱，诸蒙古徙入边扰民，思克与勇遣兵驱之，乃去。

十八年，上敕图海合诸军下四川，定四道进兵，思克与将军毕力克图出略阳。会京师地震，诏内外大臣陈所见。思克疏言：“汉中、兴安山岭纡险，贼划断要隘，师未能直入。绿旗兵不尽强壮，马又多羸瘦，满洲兵亦无多。若各路调取，又恐地逼番夷，秋高马肥，乘机思逞。秦地多山，土不生粳稻，采卖麦豆，用民负载驮运，馈运维艰。诸军闻京师地震，倾坏房屋，压毙人口，各有内顾忧。不若今秋暂缓出师，选强壮，饲战马，俟来春再议进兵。”上命学士拉隆礼至凉州宣论诘责，思克引罪。与华力克图率师攻阶州，进克文成、沔诸县。上命思克还凉州。寻以总督哈占奏，移驻庄浪。二十年，庆阳民耿飞纠番酋达尔嘉济农等为乱，犯河州，思克与勇遣兵讨平之。二十二年，追论请缓师罪，罢提督，夺世职，仍留总兵。二十三年，复授甘肃提督。

二十九年，学士达瑚、郎中桑格使西域归，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劫。思克遣游击朱应祥诱质其宰桑，达瑚等乃得返。又遣副将潘育龙、游击韩成率师讨之，斩四百余级，阿奇罗卜藏败走。复使诘责西海诸台吉，诸台吉惧，籍阿奇罗卜藏家偿所掠。思克疏请免穷治，上嘉思克筹画合宜，如其请。

三十年，疏言：“噶尔丹巢穴距边三十余程，其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在西套住牡。虽叔侄为仇，虑其复合，侵掠西海，道必经嘉峪关外。今设副将，威望未尊，兵不盈千，不足资控御。请设总兵一，兵三千，以固边圉。甘肃地脊民贫，布种收获，与腹地迥别。纵遇丰年，输将国赋，仅赡八口，并无盖藏。兵马粮料，不敷供支。宜于河西要地，屯积粮草。本地无粮可买，挽运又恐劳民，请开事例，捐纳加级、纪录、职监。俟边储稍充，即行停止。”三十一年，加太子少保，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疏乞休，复慰留。加振武将军。

三十二年，噶尔丹为乱，命内大臣郎岱率禁旅出驻宁夏，以思克为参赞。三十五年，上亲征，大将军费扬古当西路，思克率师出宁夏，与会于翁金。上驻跸克鲁伦河，噶尔丹遁去，费扬古督兵邀击，战于昭莫多。思克将绿旗兵居中，与诸军并力奋战，大破之，逐北三十余里，噶尔丹引数骑走。诏褒谕，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畅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命驻肃州，詗噶尔丹踪迹。三十七年，叙功，加拖沙喇哈番。三十九年，以病乞休，遣医往视，仍命留任养疴。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襄武。丧还京师，命皇长子允禔临奠。

思克镇边久，威惠孚洽，丧还自甘州，至潼关，凡道所经，军民号泣相送。上闻状，叹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乾隆四年，定封一等男。三十二年，命世袭罔替。曾孙庆成，自有传。

马进良，甘肃西宁人。初入伍，隶思克军。从攻平凉辅臣拒战，贼斫思克手，进良闻之，曰：“斫我总兵手，我必杀之！”乃入贼阵，逐斫思克手者杀之，身被数创。叙功，累迁游击。思克请补中军参将，格部议，上特允之。复再迁，授古北口总兵。上征噶尔丹，命将千五百人从。擢直隶提督，谕奖饬营伍，训练严明。中军参将缺，上特授其子龙。寻以老乞休。卒，赐祭葬，谥襄毅。

论曰：世称河西四将，以勇为冠，忠勇笃诚，识拔裨，佐同时至专阃，奉指挥维谨。高宗许为古名将，允哉？良栋、进宝，转战定四川，进宝实首功，乃慷爽多所忤，圣祖力全之，始以功名终。进宝亦与良栋龃龉，不令并下云南，怏怏称疾，命其子代将。思克请缓师，虽不得与良栋、进宝同功，仍俾坐镇，皆圣祖驭将之略也。思克战功微不逮，而惓惓爱民，可谓知本矣。

清史稿卷二五六　列传第四三

伊闢王继文

蔡毓荣，字仁庵，汉军正白旗人。父士英，初籍锦州。从祖大寿来降，授世职甲录章京。从转战有功。顺治间，累迁至右副都御史。出为江西巡抚，疏陈兵后荒芜，请除荒田赋额十万八千五百

四十顷有奇。又以瑞、袁二府科粮偏重，疏请蠲瑞属浮粮九万九千余石，定袁属赋额自一斗六升七八合减至九升三合，皆得请。又疏论铜塘封禁山不宜开采，咸为民所颂。寻改漕运总督，加兵部尚书，以疾告归。十三年，卒，谥襄敏。

毓荣其次子。也初授佐领，兼刑部郎中。寻授御史，兼参领，迁秘书院学士。康熙初，授侍郎，历刑、吏二部。九年，授四川湖广总督，驻荆州。累疏言："四川民少田荒，请广招开垦。招民三百户，予议叙，垦田五年，起科。"；"四川冲要，营员用沿边例题补"；"移驻官兵子弟得入籍应试。"并下部议行。

十二年，吴三桂反，毓荣遣沅州总兵崔世禄率兵入贵州，彝陵总兵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继进，上命速遣提督桑额守沅州。寻授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大将军，率八旗兵讨三桂，驻荆州，谕毓荣督饷。十三年，分设四川总督，命毓荣专督湖广，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三桂破沅州，世禄降。常德、澧州、长沙、岳州相继陷。部议毓荣当夺官，命留任。寻居父丧，命在任守制，督绿旗兵进剿。毓荣令副将胡士英等分防江口。叛将杨来嘉据南漳，屡出掠，令襄阳总兵刘成龙御之，战屡腾。广西提督马雄降三桂，胜书两广总督金光祖，言毓荣将率绿营兵赴岳州降三桂。光祖密使告毓荣，毓荣以闻，请解任，命殚心供职，毋以反间引嫌。

十四年，勒尔锦请增绿旗兵援、剿二营，领以两副将，命毓荣统辖。十七年，毓荣督造战舰成，率绿旗兵五千，从大将军贝勒尚善进攻岳州，与讨逆将军岳纳等以舟八百余入洞庭湖，击三桂兵，大败之，发炮沈其舟，歼寇甚众。遣将舣君山，载土伐木塞诸港。分兵屯三眼桥、七里山，绝寇转粮道。寇犯我粮艘，夹击，复大败之，斩级千余。会三桂死，其孙世璠以丧还。师克岳州，进定长沙、衡州。十八年，疏言："湖南境惟辰州尚为三桂守。枫木岭、神龙冈两道皆险隘。我师疲顿，当小休。俟粮草克继，会师进攻。"上命给事中摩罗、郎中伊尔格图传谕曰："贼败遁负险，宜用绿旗步兵。"毓荣所属官兵强壮，不难攻取险隘，剿除余寇。其具方略以闻。毓荣疏请专责一人，总统诸路绿旗兵水陆并进，上即授毓荣绥远将军，赐敕，总统绿旗兵。总督董卫国、周有德、提督赵赖等并受节制。十九年，督兵分道出枫木岭、辰龙关，水师并进，克辰州，再进克沅州，并复泸溪、溆浦、麻阳诸县。

大将军贝子彰泰与会师，自沅州入贵州境。彰泰疏言绿旗兵已与满洲兵会，若各自调遣，虚未能合力奏功。上命毓荣军机关白大将军。寻与卫国督兵克镇远、思南。世璠将夏国相等以二万人屯平远西南山，分兵据江西坡。坡天险，国相为象阵。我师迫险攻象阵，不能克。毓荣以红旗督战，众奔不可止，师败绩。越二日复战，鼓众奋进，国相弃险走，遂克贵阳。二十年，从彰泰下云南，次曲靖。会师进薄会城，屯归化寺，夺重关及太平桥。世璠将余从龙等出降，詗知其虚实。赵良栋师至，趣进攻，毓荣军大东门。世璠自杀，城下。云南平。毓荣还任湖广总督。

二十一年，调云贵总督。累疏区画善后诸事："一曰蠲荒赋。云南陷寇八载，按亩加粮。驱之锋镝，地旷丁稀，无征地丁。额赋应予蠲除，招徕开垦。二曰制土夷。前此土目世职，不过宣慰，三桂滥加至将军、总兵。初投诚，权用伪衔给劄，今当改给土职。旧为三桂夺职者，察明予袭。三曰靖逋逃。三桂旧部奉裁，征兵散失。八旗仆从，兔脱鼠窜。宜厚自首赏，重惩窝隐。所获逃人，量从末减，庶闻风自归。四曰理财源。云南赋税不足供兵食。地产五金，令民开采，官总其税。省会及禄丰、蒙自、大理设炉铸钱。故明沐氏庄田及入官叛产，均令变价，以裕钱本。田仍如例纳赋，兵弁余丁，垦荒起科，编入里甲，俾赋有余而饷可节。五曰酌安插。逆属尝随伍，当遣发极边。若仅受伪衔，并未助逆，宜免迁徙。六曰收军仗。私造军器，应坐谋叛论罪。土司藏刀枪，民以铅硝、硫黄贸易，皆严禁。七曰劝捐输。云南民鲜盖藏，偶有灾侵，无从告粜。请暂开捐监事例。八曰弭野盗。鲁魁在万山中，初为新嶲阿蒙土人所据，啸聚为盗。内通新平、开化、元江、易门，外接平里、孟艮、镇元、猛缅。三桂授以伪职，令虽改授土司，仍宜厚集土练，分驻隘口，防侵轶为患。九曰敦实政。兵后整理抚绥，其要在垦荒芜，广树蓄，裕积贮，兴教化，严保甲，通商贾，崇节俭，蠲杂派，恤无告，止滥差。州县吏即以此十事为殿最。十曰举废坠。各府州县学宫，自三桂煽乱，悉皆颓坏。今宜倡率修复。通省税粮，既有成额，宜均本折定，留运驿站，酌加工食，俾民间永无

派累。”疏入，廷臣议行。别疏言：“督标旧额兵四千，请增千为五营。吴三桂设十镇，今改为六。在迤西者，曰鹤丽、曰永顺、曰楚姚蒙景，在迤东者，曰开化、曰临元澂江、曰曲寻武霑。”“中甸旧辖丽江土府，三桂割畀蒙、番互市。今互市已停，蒙、番所设喇嘛营官未撤，宜令土知府木尧仍归其地。”

初，师自贵州下云南，毓荣劾董卫国不听调度，上命俟事平再议。二十二年，部议卫国未尝违误，且有复镇远功，请免议，上责毓荣妒功诬奏，下部议，削五级。二十五年，授总督仓场户部侍郎，改兵部。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等疏言侍卫纳尔泰自陈前使云南，毓荣令其子琳馈以银九百，内务府又发毓荣入云南以三桂女孙为妾，并徇纵逆党状。下刑部，鞫实，拟斩，籍没，命免死，与琳并戍黑龙江。赦还，三十八年，卒。

哈占，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自官学生授鸿胪寺赞礼郎，累迁兵部督捕理事官。康熙八年，授秘书院学士。十一年，擢兵部侍郎。

十二年，授陕西总督。甫到官，吴三桂反，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等叛应之，与三桂将王屏藩谋寇陕西。上授都统赫业安西将军，会西安将军瓦尔喀讨之，命哈占与巡抚杭爱督饷，并敕与提督张勇、王辅臣修边备，辑军民。十三年，复命尚书莫洛经略陕西，敕凡事咨哈占乃行。哈占以汉中、广元山迳险峻，疏请造船略阳速粮运。寻又命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护诸将出秦州，徇四川。寇劫略阳粮艘，上命西川总督周有德督川境转饷。哈占疏请令山西协助，上以山西道远多劳费，发帑十五万，使在西安采运。并谕宜稍增其直，俾民乐输送。会辅臣叛，莫洛遇害。董额以饷不继，自汉中引进西安。

十四年，诏哈占分兵防兰州，哈占疏言西安兵少不宜分遣。上命云贵总督鄂善率师驻兴安、汉中，既又命守延安。哈占迭奏请留西安不遣。时辅臣据平凉，同州游击李师膺叛，戕韩城知县翟世琪，胁神道岭营卒，合蒲城土寇陷延安。固原道陈彭、定边副将朱龙皆以城叛。辅臣分兵四出，陷旁近诸州县，遂破兰州，巡抚华善走凉州。遣将逐贼邠州、淳化、三水、长武、汉阴、石泉、甘泉、宝鸡诸处，战辄胜。董额师克秦州，总兵王进宝亦复兰州。定边、延安皆下。上趣董额督兵合攻平凉。哈占闻兴安游击王可成叛，移潼关绿旗兵守商州，移西安满洲兵守潼关。俄闻兴安叛兵已破商州旧县关，逼西安，疏请敕董额分兵赴援。上责哈占曰：“辅臣初叛，朕以兰州近边要地，令哈占发兵镇守。哈占以西安兵少不遣，兰州遂陷。又以延安居要冲，命鄂善屯守，哈占留之西安，延安复陷。哈占但知有西安，重兵自卫，贻误非小！”别敕董额急攻平凉，仍遣将军吴丹率师自太原移驻潼关，员外郎拉笃祜率榆林蒙古兵益西安。十五年，大学士图海代董额为大将军，围平凉，辅臣降。哈占疏请安辑降众，设置官吏。事皆下部议行。

十九年，将军赵良栋克成都，王进宝克保宁，郡县以次底定。哈占疏言军饷自西安运保宁，应令四川接运。上以四川初定，未能任转饷，命自略阳水道运叙州。寻敕哈占率师赴保宁，规复云南。哈占复疏请命四川督饷，户部侍郎赵璟、金鼎疏言陕西转饷入四川，四川吏不之恤，道远民滋困。

尚书宋德宜言陕西、四川宜以一总督董理，庶两省民劳逸得平，乃改设川陕总督，以命哈占。哈占师次保宁，时叛将谭宏、彭时享四出劫掠为民害，上命速剿定，进攻云南。哈占遣总兵高孟击时享，败贼南溪罗石桥，复营山、渠二县。二十年，镇南将军噶尔汉收忠、万、开、建始、云阳、梁山诸州县。宏走死。孟逐时享，亦复广安、达、大竹、东乡诸州县。时享势蹙，降。敕哈占率师赴叙州，会建昌、永宁两路兵进征。哈占师发永宁，追击三桂将马进宝，入贵州。次毕节进宝降，复进次威宁。大将军贝子彰泰疏言云南已合围，师足用，兵多粮少，宜令哈占还四川。哈占复进次曲靖，闻命引还。寻以破时享功，加兵部尚书衔。宏将牟一乾、一举诣遵义降，分驻巴县、涪州。哈占疏请移陕西，懦者归农，强者入伍，上从之。二十二年，授兵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礼部。以疾乞休，上疏自述在军时积劳成病。上以哈占未尝立功，斥其妄，命仍殚力供职自赎。二十五年，卒。

杭爱，章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古尔嘉珲，顺治初为国子监祭酒。杭爱初授笔帖式，累迁吏部郎中。康熙十一年，超授山西布政使，谕曰：“朕知汝才能，外省事重，藩司职掌最要。其克尽忠

诚，毋负简任！”十二年，拔陕西巡抚。军兴，命督饷。十九年，调四川。叛将谭宏据万县为乱，命杭爱慰抚夔州诸路。二十年，建昌土司安泰宁谋乱，敕与将军王进宝招之来降。哈占师进次永宁，命杭爱督趣输运。自三桂乱，四川悉陷，民多流亡，兵占耕民田不纳赋。杭爱疏请清厘，又乞蠲罗森妄报垦荒升科田四百余亩。上特允之。二十二年，卒，谥勤襄。

鄂善，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初自侍卫授秘书院学士，迁副都御史。康熙九年，授陕西巡抚。十一年，擢山西陕西总督，寻改专督陕西。十二年，调云南，以哈占代。三桂反，诏鄂善留湖广。十三年，改兼督云、贵命从师进征。三桂陷湖南郡县，吏议镌五级，命留任。王辅臣叛，命与副都统穆舒浑率师自襄阳移守兴安、汉中。十四年，次西安，哈占疏留助守。上复命移守榆林、延安，哈占再疏留不遣。及毕力克图击辅臣，复延安，鄂善乃遵上指移驻，招抚流民，分守栈道，寇来犯，击之退。授甘肃巡抚。十七年，坐失察布政使伊图蚀帑、清水知县佟国佐苛敛，部议当夺官，命留任。十八年，以计典罢。寻卒。

华善，亦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顺治十三年，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累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康熙初，累迁宏文院学士。九年，授甘肃巡抚，疏请免逃荒额赋。西和、礼县大疫，华善发帑治赈，并以春耕期迫，令市耕牛、具籽种，事竟乃疏闻，部议以违例当责偿，上命宽之。辅臣反，攻兰州，游击董正己叛应之，布政使成额降寇，华善与按察使伊图走永昌，疏请假提督张勇便宜讨辅臣，与勇及王进宝、陈福、孙思克分道进兵，规复兰州。华善与勇督兵赴临洮，遣将收河、洮二州，复督兵攻巩昌，克之，会进宝亦克兰州，谕嘉劳。十五年，疏请免临洮、巩昌二府逋赋。寻卒于官。

董卫国，汉军正白旗人。初授佐领，累官秘书院学士。顺治十八年，擢江西巡抚。康熙四年，加工部尚书衔。十三年，改兵部尚书衔。

三桂反，陷长沙，卫国疏请发兵备袁州、吉安，上命副都统根特自兖州移兵赴援。耿精忠亦反，侵宁都、广昌南丰诸府县，饶州参将程凤、广信参将柯升叛应之，勾土寇破都昌，窥南康。卫国密疏闻，上命定南将军希尔根会卫国剿御。精忠兵逼袁州。山民棚居与相结，谓之“棚寇”。卫国请设袁临总兵，荐副将赵应奎有胆略堪任，上从之。南瑞总兵杨富谋叛，卫国廉得实，实之法，并歼其党，上嘉之。寻改设江西总督，以命卫国。精忠兵及棚寇分犯新昌、上高，卫国遣诸将佟国栋、赵登举、张射光赴援，大破贼，斩其渠左宗榜。十四年，与希尔根等招降泰和、龙泉、永新、卢陵诸县。参赞桑额自上高克新昌，被檄引去，寇抵隙复入，城并陷，遣其徒遏广信粮道。卫国请督兵进剿，大将军简亲王喇布驻师南昌，疏留之。十五年，遣诸将吴友明逐寇瑞州，复上高、新昌，复遣援靖安，诸将许盛、杨以松克泰和、定南。十六年，以土寇杨玉泰窃据宜黄、乐安，崇仁山谷中，发兵讨之。崇仁寇蔡任伯、宜黄寇沈凤祥等出降。破贼于大岭，克乐安，玉泰亦降。

湖南平江及铜鼓营寇起，卫国留提督赵赖守乐安，移入湖南，简亲王檄发卫国标下兵悉赴乐安。卫国疏闻，且言省城驻满洲兵不过二百，虚不足守御，乞赐罢斥，上严旨诘简亲王，并谕此后征发当咨卫国。卫国遣兵徇建昌，定泸溪，自将出芳塘，别遣诸将出黄冈口，遂克铜鼓营。平江乃定。

未几，精忠将韩大任侵宁都，时简亲王出驻吉安，卫国请与会师合剿，上命绿营兵听便宜调遣。十七年，巡抚佟国正遣将破大任。精忠将郭应辅等分屯万安、泰和诸县，卫国督兵进击，斩四万余，降者亦四万六千有奇。

吴三桂犯永兴，薄吉安，上命卫国守铜鼓营。三桂既死，其将据岳州、长沙，师围之未下。卫国请自铜鼓营督兵援剿，上嘉许，并授以方略。未几，岳州、长沙皆下。十八年，命会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谋进取，遂合军出衡州、宝庆，破贼紫阳河、双井铺，克武冈。给事中李宗孔劾卫国为总督不治事，失民心，廷议夺官，上宽之。十九年，破鸭婆、黄茅诸隘，攻靖州。与都统穆占会师逐吴世璠将吴应麟等，克沅州。进薄镇远，力战夺石港口，抵大岩门。世璠将张足法悉众迎战，卫国亲督兵奋击，大破之。足法夜遁，逐之至油闸关而还，遂克镇远。贵州既定，大将军贝子彰泰下云南，留卫国守贵阳。二十年，云南平，命还任。

二十一年，调湖广总督。卫国初自湖南入贵州，蔡毓荣以不听调度论劾。事平，下廷议，上右

卫国谴毓荣。御史蒋伊又论卫国纵兵俘掠，江西总督于成龙为疏辨。卫国朝京师，濒行，谕曰："尔在外二十余年，民情宜悉知。前此方用兵，不免扰民。今天下承平，当思休养，兴革利病，务在实行。朕知尔有劳，毋畏人言，勉图后效。"月余，卒，赐祭葬。

佟国正，佟佳氏，汉军正黄旗人。自擢贡生授江南无为知州，累迁安徽按察使。十三年，迁江西布政使。卫国改总督，白色纯代为巡抚。十四年，色纯卒，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奏国正得民心，擢巡抚。十五年，命出驻赣州。叛将严自明等逼南康，国正遣许盛等赴援，破贼库镇铺，破其垒十七，逐北七十余里。自明等走南安，又遣别将黄士标、王割耳等犯信丰，国正遣杨以松及诸将周球等分三道击之，士标等走南雄。盛进克上犹，球进克龙泉。国正闻师定漳州，遣球及诸将刘体君等出间道援剿。十六年，破贼五里排，会昌、瑞金、崇义以次下。韩大任自宁都败窜万安，国正遣兵四出断道，并绝粮运，令以松等追击，战鸬鹚寨，战老虎洞，屡败之。大任走汀州。降。江西平。叙功，累进兵部尚书衔。十八年，左副都御史杨雍建疏论国正莅任数载，治迹无闻。京察循例自陈，降二级调用。四十七年，卒于家。

周有德，字彝初，汉军镶红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弘文院编修。五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还，迁侍读。康熙元年，迁国史院侍读学士，寻擢弘文院学士。

二年，授山东巡抚。三年，以获逃人加工部侍郎衔。迭疏请宽登、莱、青三府海禁，俾居民得捕鱼资生。请以历城明季藩府地视民田科赋，请复孤贫口粮，请以德州驻防兵旧给民地五百余顷仍还之民，驻防兵视陕西、浙江例支月粮，请蠲逋赋六十余万，暨察出逃亡荒芜虚增田额户口凡四十万有奇，悉予免除。四年，济南、兖州、东昌、青州四府旱灾，请加赈恤，登州、莱州二府歉收，请免本年额赋，皆下部议行。

六年，擢两广总督。七年，上遣都统特锦等会勘广东沿海边界，设兵防汛，俾民复业。有德疏言："界外民苦失业，闻许仍归旧地，踊跃欢呼。第海滨辽阔，使待勘界既明，始议安插，尚需时日，穷民迫不及待。请令州县官按迁户版籍给还故业。"得旨允行。是冬，遭父丧，平南王尚可喜疏言沿海兵民，方赖经营安辑，请命在任守制。凡三年而事定。九年，疏请还京师治丧，许之。

十年，旱，求言，编修陈志纪疏言："上忧勤惕厉，而尝为督抚诸大臣方营第宅，蓄倡优，近在辇毂下，不守法度，何以责远方大吏廉节？"上命指实，覆疏举郎廷佐、张长庚、苗澄、祖泽溥、张朝璘、许世昌并及有德，下部严察，有德坐居丧营造，又于志纪覆疏未入时，属托母及其名，夺官，追缴诰命。

吴三桂反，十三年，起授四川总督。三桂将吴之茂、彭时享等犯广元，有德与副都统科尔宽分道击败之，陈斩裨将徐应昌等。上命经略尚书莫洛自陕西入四川，敕有德与巡抚张德地固守广元诸路，并督军饷。三桂将何德成等自昭化攻二郎关，谋夺我师储峙，有德遣兵击德成，走还昭化，复犯广元，有德与科尔宽等复击败之，逐北三十余里。时享屯七盘、朝天诸关，劫略阳粮艘，广元饷不给。寇窥阳平，将军席卜臣屯蟠龙山为所劫，断我师饷道，上命有德固守阳平诸路。

王辅臣叛，十四年，上命大将军贝勒董额讨之，以有德参赞军务，命督诸军协击。董额克秦州，有德乞还诰命，吏部持非例，上特许之。十五年，从大将军大学士图海攻平凉。辅臣降。图海疏令有德还驻西安。之茂等尚驻秦岭，十七年，与副都统觉和托督兵击之，降其裨将王世祜等。

十八年，调云贵总督。师克汉中，上谕责"有德、德地等前驻广元督饷迟误，致数年来逆贼逋诛，兵民苦累。今大兵前进，督抚诸臣有误饷运，以军法从事"。王大臣议师自湖广进征云、贵，绿旗兵当有统师，以湖广总督蔡毓荣及有德名上，上以命毓荣，令有德受节制。有德寻疾作，留驻常德。十九年，卒。

张德地，初名刘格，汉军镶蓝旗人。初以通晓国书，在户部学习。顺治九年，授宗人府主事，累迁户部督捕理事官。康熙元年，擢顺天府尹。二年，授四川巡抚。疏言："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文武吏招民百户、垦田十顷以上，予迁转。"下部议行。累加工部尚书衔，十年，武生刘琯等讦德地主武乡试得贿鬻武举，遣副都御史阿范等按治，德地坐斩，命免死，夺官。德地叩阍称枉，下部覆议，以事无据，复官。十三年，复授四川巡抚。时享犯广元，德地与有德督

兵御之。十四年，王辅臣叛，命协守西安，寻又命出驻延安。广元之役，有德劾德地弃城走，夺官。二十二年，卒。

伊闢，字庐源，山东新城人。顺治五年，举乡试第一。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授御史。十四年，巡按山西，捕长治乱民勒化龙，穷治其党与。十六年，还，掌京畿道，擢通政司参议。累迁大理寺卿。

康熙十九年，授云南巡抚。时吴世璠未平师自广西、贵州、四川分道入，闢督饷。围会城未下，同知刘昆不屈于三桂，为所絷，至是始脱出。闢从咨策，昆曰：“公用人宽，降人予原职。令安宁、晋宁、昆阳、呈贡诸县令悉降人，昆池舟楫往来无禁。岂有父兄被围而子弟不为转输者？”闢为罢诸降人，寇饷渐断。师久次。虑饷不继。闢疏请贵州、广西二路协济银米，上以二路道险山多，转运不便，遣户部郎中明额礼、萨木哈诣军酌议采买。军中或议取食民间，布政使王继文持不可，曰：“见粮支三日，昆阳、宜良寇遣粮，方具资庀役运诣军前。两广随军饷银十万在曲靖，当请于总督金光祖，乞相假。过三日饷不继，请正继文军法。”闢言于大将军贝子彰泰，用其议。不三日，银粟皆至，民以得安，饷亦无阙。闢疏言：“云南地处天末，当得重臣弹压。元镇以亲王，明则黔国公任留守。王师计日荡平。臣自镇远至云南途次闻士民语，佥谓大将军贝子彰泰、内大臣额驸华善所过不扰，请特简一人镇守。”章下所司。闢旋病作，遣疏荐继文自代。卒，赐祭葬。

继文，字在燕，汉军镶黄旗人。自官学生授弘文院编修，迁兵部督捕副理事官。顺治十二年，考选御史，巡按陕西。初受事，即疏劾布政使黄纪、兴屯道白士麟贪污不法，夺官逮治。十四年，还京师，都察院列上继文在官劾文武吏四十余，督开荒田七千顷有奇，招徕流移民五千八百余，察出虚冒钱粮七千七百有奇，实心任事，允为称职。迁户部郎中。十八年，授江西饶九南道。康熙三年，调浙江宁绍台道。六年，缺裁。

十三年，师讨吴三桂，命以候补道从左都御史多诺等如荆州督饷，用继文策度地建仓，分馈东西二路军及水师。旋授云南布政使，从师进征。二十年，代闢为巡抚，佐将军赵良栋攻克会城，云南遂定。二十一年，与总督蔡毓荣疏言：“会城东南旧有金汁河，引盘龙江水入昆明池，旧存坝闸涵洞，积水溉田。世璠毁为壕堑，令官吏捐资修治。”下部议，捐银百，纪录一次。二十五年，以忧归。二十八年，复授巡抚，疏言：“黑井盐课，三桂月增课银二千两，请豁除。屯田科赋十倍于民田，重为民累，请分别改视民田起科。”三十年，疏言：“土司奏销迟误，例无处分，请比照流官计俸罚米，移贮附近常平仓备荒赈。”皆议行。

三十三年，擢云贵总督。三十七年，讨平鲁魁山寇，里定汛界，驻兵防守。又疏议收水西宣慰使地，改属大定、平远、黔西三州流官管辖，均如所请。是岁冬，朝京师，以老病乞致仕。寻命修理子牙河工。赐御书榜曰“烟霞耆旧”。四十年，加兵部尚书衔。四十二年，卒，赐祭葬。子用霖，官山东布政使。

论曰：毓荣统绿旗兵下云南，廉清不逮赵良栋，战绩与相亚。哈占镇陕西，卫国定江西，有德略四川，督饷治军，其于戡乱皆与有功，云南既下，抚绥安集之绩，毓荣开之，继文成之，自是西南遂底于平矣。

清史稿卷二五七　列传第四四

赵国祚　许贞周球徐治都

胡世英唐希顺孝麟赵应奎

赵赖李芳述　陈世凯

赵国祚，汉军镶红旗人。父一鹤，太祖时来归。天聪间，授三等甲喇章京。国祚其次子也。初授牛录额真，屯田义州。从征黑龙江取前屯卫、中后所。顺治初，从征江南，克扬州、嘉兴、江阴，皆有功。世职自半个前程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历官自甲喇额真累迁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

十三年，加平南将军，驻师温州。十五年，授浙江总督。郑成功犯温州，国祚督兵击却之，得舟九十余。成功又犯宁波，副都统夏景梅、总兵常进功等督兵击却之，奏捷，上以成功自引退，疏

语铺张，饬毋蹈明末行间陋习，罔上冒功。成功旋大举犯江宁，督兵防御，事定，部议国祚等玩寇，当夺官，诏改罚俸。国祚督浙江四年，颇尽心民事。岁机，米值昂，发帑平粜，并移檄邻省毋遏粜，民以是德之。十八年，调山东，复调山西。康熙元年，甄别各直省督抚，国祚以功不掩过，解任。

吴三桂反十三年起国祚江西提督，驻九江。三桂兵入江西境，命移驻南昌。耿精忠应三桂，亦遣兵犯江西，陷广信、建昌。国祚与将军希尔根、哈尔哈齐督兵赴援，精忠将易明自建昌以万余人迎战。师分道纵击，破贼，逐北七十余里，克抚州。明复以万余人来攻，国祚与前锋统领沙纳哈、署护军统领瓦岱等奋击破之，斩四千余级。十四年，大将军安亲王岳乐请以国祚随征，报可。十五年，师进攻长沙，三桂兵来犯，国祚击之败走，寻命移驻茶陵。十八年，长沙下，从安亲王攻宝庆。世璠将吴国贵据武冈，国祚与建义将军林兴珠督兵力战，炮殪国贵，克武冈。国祚以创发乞休。二十七年，卒，年八十，赐祭葬，谥敏壮。子玥袭职，自广东驻防协领累迁至正红旗汉军都统。

许贞，子苋臣，福建海澄人。初为郑氏将。康熙三年，率所部至漳州降，授左都督，驻九江。寻移赣县，以荒地畀降兵屯垦，号“屯垦都督”。

十三年，耿精忠反，遣其将贾振鲁、曾若千犯赣州，陷石城，围宁都。广信、建昌诸山寇应之，州县多残破。贞选所部得健卒四百，会游击周球赴援，败贼于黄地，斩级千余，获甲职、炮械无算，遂解宁都围，复石城。未几，贼犯兴国，贞驰剿，多斩获。进攻雩都、瑞金，战天华山、李芬江、长乐里，屡破贼，克桥头、五仙、白奇、田产、江头、上龙、宝石诸寨，降贼万余，出难民三万有奇。巡抚白色纯上其功，诏嘉许，加太子少保。总督董卫国请增置抚、建、广总兵驻建昌，即以命贞。贞督兵复宜黄、崇仁、乐安诸县。精忠使诱贞，贞不发书，械其使以闻，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时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驻建昌，精忠遣其将耿继善、杨玉太、李懋珠等分屯城外麻姑、二圣诸山，岳乐忧之，贞曰：“贼虽多，易与，请先破一砦。”即夕驰攻萧家坪，破一砦。岳乐乃督兵自吉安进攻长沙，留满洲兵五百俾贞守建昌。贞所部仅二千，贼诇守兵寡，攻城，分屯城东南从姑山，贞自将锐卒攻之，直上破垒，贼引却。麻姑山最峻，贼数万人屯其上，环山立寨。贞休兵数月，时就山麓操演，贼易之，不为备。十五年，春水发，溪涧皆可舟，贼寨隔水为浮桥相属。贞复引兵操山麓，出不意，督兵直上突贼垒，别将舟载薪焚浮桥，一日破六十余砦，斩其将揭重信等，其众歼焉。

继善屯二圣山，余众分屯沙坪、红门、梓木岭。贞复休兵数月，当署，督兵出攻，肉薄，陟崖，大破贼。继善弃砦走入杉关，师从之，进克金谿、南丰。复进克广昌，攻泸溪。泸溪在万山中，精忠将杨益茂、林镇等以四万人守隘，为之栅。贞督兵陟岭，援栅以上，焚其垒，遂克泸溪。懋珠寇南丰，贞赴援，击贼杨梅岩，斩其将王大耀等，进克新城。十六年，懋珠、玉太走入乐安，副都统尼满、提督赵赖与贞会师进攻。贞出西路，击贼白石岭，复乐安。玉太以六千人来降。韩大任自吉安走入乐安，贞督兵击之，遇于跌水岭。一日与八战，走宁都，立木城都湖堑而守。围之两月，大任出走，败之永丰，又败之黄塘老虎峒，众死亡略尽，走福建，诣康亲王军前降。

十七年，逐贼广昌，破藤吊、枫树二寨。二寨地绝峻，贞驻师永安山与相对，发火器遥击，焚其寨，乃破之。叙功，进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擢抚、建、广、饶、吉、南六府提督。广信土贼江机、杨一豹以数万人屯江浒山，倚险立木城，四出剽掠。贞与总督董卫国分兵进攻，迭克要隘。贼退入鸡公山、猴子岭，复袭破之，斩万六千余级。一豹走洪山。十八年，贞复督兵自弋阳、双港进攻，屡挫贼，斩一豹弟一虎及其众二千四百有奇。机、一豹俱窜走。命贞提督江西全省军务。十九年，逐贼入江浒山，贞诇贼谋夜劫营，令筑垒，兵露刃立垣下，别将伏林中。贼至，见垣内刃如林，惊走，伏发，大破之。一豹、机亦走福建降。

二十一年，自陈乞罢，诏慰留。寻调广东提督，朝京师，上褒劳备至，加拖沙喇哈番。贞莅粤十四年，造哨船，设塘汛，昼夜巡逻，盗贼屏迹。三十四年，卒，赠少傅，赐祭葬。

贞和易，谦抑不伐。驭军严整，戒所部毋淫掠。收城邑，他将议攻山砦，贞曰：“寇乱方烈，民结寨自保，非尽盗也。”止勿攻，全活甚众，江西民甚德之。

周球，字季珍，江南来安人。顺治十二年武进士，授广州卫守备，署南赣营都司，管游击事。石城陷，总兵刘进宝遣球赴援，与贞合兵击贼宁都。民避乱红石崖洞，贼积薪洞口，将举火焚之。

球兵至，贼走，民以得全。既克石城，复与贞援兴国，球存破南安土寇，克崇义、上犹境中诸寨，除游击。复与游击李天柱援会昌，破贼。十四年，叛将陈升引精忠将郭应辅等陷龙泉，球与天柱破黄土关，克龙泉。逐贼，升自林中出诱战，伏起，球督兵奋击，大破之。攻九安口，陟自险径，炮殪升。十五年，赣州增城守，兵球授参将，管副将事。被巡抚佟国正檄援信丰，破黄士标、王割耳等。十六年，援会昌，战五里排。语详《国正传》。叙功，加都督佥事。复从贞击破韩大任。大任既降，球与游击唐光耀督护降卒至福州。复被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以二千人从征湖南，守安仁，援永兴，立营鸡公山，屡破贼，加右都督。十八年，擢太原总兵，进左都督。调汉中，再调真定，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

徐治都，汉军正白旗人。父大贵，事太宗，授牛录额真，兼工部理事官。师攻锦州，战松山、杏山，克塔山，取中后所、前屯卫，皆在行间。顺治间，从征太原，自河南徇江南。累迁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驻防杭州，领左翼。徇福建，攻海澄，还定舟山。累功，授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太子少保。卒，谥勤果，赐祭葬。

治都，初授佐领，兼参领。康熙七年，擢直隶天津总兵。八年，调湖广彝陵。吴三桂反，十三年，陷沅州，治都率师赴援。时四川文武吏附三桂，叛将杨来嘉、刘之复应之。治都妻许闻鄰境兵民皆从逆，权以治都令约束将弁，抚慰士卒，并脱簪珥劳军。会上命治都还守彝陵，来嘉、之复以舟师来攻。治都督兵水陆防御，击却之。来嘉据南漳，分路出犯，治都与襄阳总兵刘成龙会师合击，所斩杀过半。叙功，加左都督。十五年，来嘉复以舟师来攻，治都循江堵截。总兵靡濒江，寇舟逼靡，妻许督兵与战，中炮死。总督蔡毓荣、提督桑额疏闻，具述治都忠奋不顾家状。十八年，擢提督，以胡世英代为总兵。

贼将王凤岐据巫山，上命治都戒备。治都练水师，修五板船百，令世英领之。而与成龙督兵出归州、兴安、巴东，扼形势，相机进剿。十九年，师次巫山，来嘉、凤岐以万余人拒守。师夺隘，贼突出，治都挥刃力战，来嘉弃马越山走。擒凤岐，斩三千余级，克巫山。进向夔州，夔州贼将刘之卫、瞿洪升以城降。叛将谭洪遣其子天秘、族人地晋、地升诣军前请降、缴敕印。上命治都还守彝陵。洪复叛，陷泸、叙二州。治都与镇安将军噶尔汉督兵溯江上，分军为三队击贼，进克下关城。二十年，进向云阳，屡败贼。时洪已死，天秘走万县。治都复进复梁山、忠州。叙功，进四级。

二十七年，湖广督标裁兵夏逢龙作乱，据武昌。治都督兵赴剿，至应城，与贼遇，力战却之。遂驻师应城。贼万余环攻，治都分兵内外夹击，贼大溃，奔德安。逢龙乘北风联巨舰二十顺流下，见治都水师严整，不敢攻，乃登龙川矶攻陆师，治都督兵迎击，昼夜鏖战，斩杀殆尽。逢龙合余众泊鲤鱼潦，治都令诸将郑兴、杨明锦防贼登陆，而自将水师循江发火器焚贼舟。逢龙再攻陆师。复战却之，斩七百余级，余多赴水死。其将胡耀乾等以武昌降，逢龙走黄州。振武将军瓦岱督八旗兵至，黄冈诸生宜畏生擒逢龙以献，磔于市，乱乃定。捷闻，赐孔雀翎，子世职拖沙喇哈番。

治都师未远，桃源土寇万人杰为乱，治都妻孔督兵剿平之。三十二年，朝京师，赍御用冠服。三十三年，诏嘉治都功，用孙思克、施琅例授镇平将军，仍领提督事。三十六年，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赐祭葬。

治都在湖广十八年，整饬军纪，民感其惠，为立祠以祀。

胡世英，字汝迪，安徽歙县人。初从福建总督李率泰军。累功至参将。康熙元年，迁湖广督标中军副将。十二年，擢副总兵，守荆州。吴三桂反，总督蔡毓荣檄为中军。十四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自荆州渡江击三桂，世英以四百人为前锋。师集围合，贼援至，冲我师，断为二。世英张左右翼略陈，度师已毕济，乃分骑队逆战，人待二炬，贼惊不敢逼，徐引还。十六年，常、澧诸郡饥，三桂将吴应麒屯岳州，粜仓谷以为利。世英密令人市焉，白勒尔锦乘贼饥督兵水陆并进。世英为前锋，棹小舟直抵巴陵，溯风而战，逼岸且近。世英呼而登曰：“得城陵矶矣！”师毕登，破贼垒。十八年，应麒走，城民迎师入。勒尔锦请设随征四镇，世英授后路总兵，寻调夷陵。十九年，从治都克巫山，擒凤岐，进取重庆。以病还夷陵，未几卒。

唐希顺，甘肃武威人。自行伍补凉州镇标把总。康熙十三年，王辅臣叛，希顺从总兵孙思克进

剿河东，转战有功。十五年，从围平凉，破贼虎山墩，希顺奋勇争先，手足被伤。叙功，予参将衔，管提标千总。寻迁守备，偕参将康调元攻复阶州、文县。

十九年，勇略将军赵良栋征四川，调希顺从军，迁四川川北镇标游击。时吴世璠将胡国柱等踞关山大象岭，良栋军由雅州进剿，复荣经。贼退入箐口驿，分兵扼周公桥、黄泥铺诸隘，结五营守险。希顺从总兵李芳述及调元等进攻土地桥，连破其垒。抵桥口，选步兵千，由间道穿山箐，自山顶下攻。会桥口兵夹击，贼溃遁。乘夜追袭，次日，复败贼于黎州，克其城，追至大渡河，夺渡口三，遂复建昌。其冬，从良栋自金沙江下云南，败贼于玉皇阁、三市街。二十二年，叙功，予左都督衔。累迁台湾水师副将。三十二年，擢贵州威宁镇总兵。

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希顺隶西路进剿。自贵州率亲丁百，驰抵宁夏。大军已出塞，希顺兼程进，与孙思克军会，破噶尔丹于昭莫多。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疏言：“川省幅员辽阔，蛮苗杂处，水陆交错。提标三营，请视各省提标例，营设兵八百。川省额兵三万六千，臣清厘积弊，兵额充足。即于原额内酌量营汛缓急抽调。提标兵虽他移，饷仍其旧。标下将备等官，材技优长，弓马娴熟，又谙蜀中地利。请如松潘、叠溪等营保题事例，择员题补。”允之。

打箭炉旧属内地，上以西藏番部嗜茶，许西藏营官在打箭炉管理土伯特贸易事。三十九年，营官喋巴昌侧集烈为乱，侵据河东乌泥、若泥、岚州、善庆、擦道诸处，戕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吧。总督锡勒达奏请移化林营参将李麟督兵捕治。贼复攻围烹坝、冷竹关，希顺檄各路兵赴化林，密疏闻。上命侍郎满丕统荆州满洲兵进剿，并诏希顺相机行事。蛮兵五千余，立营十四，在磨西面及磨冈等处。希顺雪夜渡泸水，分兵三路进攻，一自子牛攻哪叱顶，一自烹坝攻大冈，一自督兵出咱威攻磨西面及磨冈。别遣兵自头道水登山，驰下夹攻。战五日，各路俱捷，歼蛮兵五千余，斩喋巴昌侧集烈，遂复打箭炉，喇嘛、番民俱降。寻抵木鸦，番目错王端柱等缴敕印，归附喇嘛、番民万二千余户。捷闻，诏嘉奖。寻疏陈善后事，并允行。未几，以病乞休，命解任调理。四十七年，卒，予祭葬如制。子际盛，袭职，入籍四川。

李麟，陕西咸阳人。自行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叙功，以都司佥书用。康熙三十五年，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于昭莫多，大败之。累迁四川化林营参将。三十九年，昌侧集烈作乱，麟奉檄移兵渡泸，招安咱威、子牛、烹坝、魁梧四处。寻提督唐希顺令麟顺泸水至哦可，出磨西面后，夹攻磨冈。麟军夜迷失道，比明，反出磨西面前，遂攻蛮营，夺磨西面，打箭炉平。希顺追劾麟避险就易驻咱威，致失烹坝，又进兵迷道，误军机。诏总督锡勒达及满丕等讯鞫，以有功免治罪。累擢登州总兵。

五十七年，策妄阿喇布坦扰西藏，命麟选精兵百，自宁夏赴军前。五十九年，诏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以麟参赞军务。寻令护送第六世达赖喇嘛进藏，至沙克河，贼乘夜袭营，击败之，连败贼于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西藏平，麟率兵自拉里凯旋。六十年，授陕西固原提督。雍正元年，迁銮仪使。追叙平藏功，加右都督，予世职拖沙喇哈番。以老致仕。寻卒。

赵应奎，河南商邱人。少入伍，从恭顺王孔有德征湖南、广西，俱有功。累迁至湖广施南副将。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陷长沙，调应奎为江西袁州副将。袁州地逼长沙，又有棚寇，与三桂兵勾连。应奎以所部兵力弱，斥资增募，并家丁助战，擒斩贼渠朱益吾等。寻自慈化进剿黄塘、楚山、上栗市，屡败贼。总督董卫国请设袁临镇，即以应奎为总兵官。三桂遣贼犯袁州，应奎力守。未几，其将朱君聘等以数万人自萍乡来犯，应奎败之西村，斩万五千余级。分兵趋万载，斩其将邱以祥等，复其城。三桂使诱降，应奎令子衍庆呈部，部议加应奎左都督，衍庆署都司佥书。寻降敕嘉其忠荩，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十四年，遣游击杨正元剿棚贼于分宜、新喻，擒斩甚众，尽毁其巢。三桂将揭玉卿犯万载，遣游击陈素纶等败之，斩级千余，又败之于白良。三桂将黄立卿复以三桂书诱降，应奎令子衍祥呈部，部议加应奎军功一等，衍祥授鸿胪寺少卿。十五年，遣游击李显宗等逐三桂兵至仙居桥、沙溪、湖塘，皆败之。三桂兵复结浏阳诸寇陷万载，应奎进剿贼截龙河渡口，夹岸迎拒。应奎督兵渡河，先斩守口贼，直入其垒，贼大溃，追斩无算，复万载，诏嘉奖。寻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七年，上以江西已定，命应奎统本标官兵移镇茶陵、攸县。疏言：“自三桂，反袁州密迩湖南，臣率孤军征剿，上游幸获安全。但彼时兵力苦单，漕运亦匮，臣捐赀赡养亲兵，或自备马匹，或奖以虚衔。嗣户部侍郎温岱奏见臣督亲丁防御，蒙恩给臣所养健丁千人步战兵饷，令臣量为设官管辖。惟兵丁既叨饷饩，而所设管辖官未议实授。今臣移驻茶、攸、仅率标兵二千六百，见奉征南将军穆占、定南将军华善调往酃县千四百人。健丁一营，随臣左右。仰冀天恩，各予实衔，开支宣实俸。”诏从之。未几，贼犯永兴，败之。十八年，从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复祁阳、新宁。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檄剿贼武冈州枫木岭，败三桂将胡国柱等。寻偕贵州提督赵赖攻克龙头山、泡洞口、瓦屋塘、云雾岭、五子坡诸寨。三桂将马宝败遁，追击之，复会同、黔阳等县。未几，建义将军马承荫以柳州叛，从简亲王率兵讨之，承荫降。

二十一年，命以提督充广西左江镇总兵。叙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疏言：“臣昔任思南副将，深知左江为滇、黔门户，接壤交南，环以僮、瑶土司不时反复。镇标额设四营，共兵三千有余，多从逆归命者，习成骄悍。臣标健丁一营，半系亲属，久经训练，请率赴新任，以资钤压。”从之。未几，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命衍祥驰驿归省。应奎卒，赠太子少保，谥襄壮。

赵赖，汉军正蓝旗人。父梦彩，事太宗，以监修福陵，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赖袭职。从谦郡王瓦克达征叛将姜瓌，以功进一等，并兼拖沙喇哈番。擢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十三年，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讨吴三桂，擢贵州提督，统兵驻九江，调江西。韩大任陷吉安，赖率兵击败之。复调湖南，从简亲王喇布剿贼衡山，复衡州府。迭克耒阳、祁阳等县。败三桂将吴国贵等，复武冈。十九年，从大将军贝子彰泰、将军蔡毓荣进攻贵州，迭克贼寨。败马宝于洪江，复黔阳，旋自沅州趋镇远，复黎平、铜仁、思州、思州、思南等府。偕将军穆占败三桂将高启隆、夏国相等，复平远府。大军进征云南，诏赖留镇贵州，擢正蓝旗汉军都统。以老乞休。三十一年，卒。

李芳述，四川合州人。初入伍，隶贵州大定总兵刘之复标下。剿水西土司安坤有功，授千总。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之复从逆，胁芳述往湖北，掳彝陵、巴东关隘。芳述脱走，留四川，其妻子在大定。越五年，乃得取妻子至叙州。吴世璠加芳述伪总兵，令自巫山袭郧襄。芳述留重庆。十九年，勇略将军赵良栋进取成都，芳述遣人赴军前呈檄伪剳，率重庆、泸州叙州所属州县文武吏降。良栋令芳述抚永宁，即移军驻守，修缮城垣。甫竣事，世璠将毛友贵等以数万人来犯，芳述迎击，贼却走。寻以悍卒数千逼城，夜树云梯攀堞，芳述督兵鏖战，毙贼千余，斩友贵于阵，世璠将胡国柱、王邦图等以显武将军印招芳述，芳述封送良栋。良栋以闻，诏授随征总兵。

未几，贼陷仁怀、合江。芳述移兵守叙州，擒贼谍，斩以徇。贼来犯，芳述壁城外真武、翠屏诸山，贼不得逞，潜退马湖谋出木川、犍为袭成都。芳述訶知之，先率兵至犍为扼其冲，大破贼，蹑击至新增黄茅冈，斩杀过半。降其将夏升、罗应甲等，拔被掠民二千有奇。擢西宁总兵官，仍从征云南。二十年，良栋令为前锋，自洪雅、荣经二县出大象岭之左，败贼关山。时国柱踞建昌闻关山、大象岭俱失，弃建昌走云南。芳述渡金沙江，会良栋军取云南，夺得胜桥，拔其东西二营，遂克云南。

三十一年，迁贵州提督。四十年，云南总督巴锡疏劾游击高鉴，语连芳述徇隐，芳述亦疏讦巴锡，上遣侍郎温达往谳。芳述应夺俸，免之。四十二年，湖南镇＜⿰⿱⿰⿱⿰⿱

阳叶钟自浦江先后来犯，与副都统玛哈达、石调声督兵击之败走。援义乌，破精忠将周彪。叙功，授温州总兵，加都督佥事。精忠将徐尚朝以数万人逼金华，世凯出城南十二里与战，寇甫集，大呼陷阵，寇溃奔，逐北十余里，杀伤过半。尚朝与精忠将冯公辅合，得五万人，据积道山，立木城石垒。世凯乘大雾进兵，破木城，斩级万余，尚朝败走。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师进次金华，令世凯及玛哈达、荣规处州。十四年，世凯复永康，进攻缙云，击破尚朝兵，克之。精忠将沙有祥守处州，垒桃花岭拒守。世凯等师三道入，夺岭，有祥走，克处州。尚朝来犯，三战破贼，获其裨将，斩八百余级。移师徇松阳，从贝子傅喇塔攻温州。十五年，精忠将曾养性及叛将祖宏勋以四万余人拒我师，世凯与提督段应举奋击，获其裨将。诏传喇塔进征福建世凯以所部从。击养性得胜山，破其垒。寇舟屯江山，督兵击之，师行乃无阻，复云和、泰顺诸县。精忠降，世凯还镇温州。十六年，加左都督，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屡招降郑锦将陈彬、刘天福等。二十二年，进拜他喇布勒哈番。朝京师，上奖其绩，谕“辑兵爱民，毋以功大生骄傲”，赐鞍马、裘服。

二十三年，擢浙江提督。上制《圣训十六条》宣谕士民。世凯请令将卒一体讲读，并援引经史依类附注，为书三卷，奏进颁行，又奏春秋祭文庙，宜令武职行礼。下九卿议行。二十八年，复朝京师，命远任，以疾未行，卒。遣内大臣佟国维、侍卫马武奠茶酒，赐祭葬，谥襄敏。子天培，授都司。累迁至浙江提督。世凯勇敢善战，所向有功，军中呼为“陈铁头”。

浙中诸将，佐之术戡乱者，又有李荣、王廷梅、牟大寅、鲍虎、蒋懋勋。荣，字华庵，广宁人。黄岩总兵。廷梅，顺天人。武进士。自督标中营副将迁平阳总兵。大寅，湖广人镇海总兵。虎，字云楼，山西应州人。初授南赣镇标前营游击。击李成栋有功，累迁浙江严州城守副将。从之芳御精忠，克寿昌。破土寇黄应茂。寻代荣为黄岩总兵。懋勋，浙江临海人。温州总兵。谥襄僖。

许占魁，字文元，陕西蒲城人，流寓辽东。顺治初，从豫亲王多铎定江南，授陕西阳平关参将。六年，土寇赵荣贵拥明宗人森淯号秦王，数万人犯阶州。占魁从间道出碧鱼口袭其后，先与定西将军李国斡、临巩总兵王允久期夹击，大破之。迁山西平阳副将。土寇张武挟朱秀唐号魏王，掠闻喜。占魁与游击苗成龙等分道搜剿，战紫家峪，擒秀唐等，斩级百余。累调直隶紫荆关副将。康熙九年，擢延绥总兵，驻榆林。

十三年，提督王辅臣、副将朱龙俱叛应吴三桂，占魁举首龙所与逆书，上嘉之，下部议叙，加都督同知。延绥标兵多应调征四川，龙等窥榆林防守单弱，屡纠众来犯。占魁遣副将张国彦、孙维统，游击谢鸿儒、钱应龙等分道堵剿，自督兵击贼绥德。贼踞城以拒，发炮。毙贼数百。占魁虑贼袭榆林，率维统等还守榆林，令国彦守波罗堡。龙诱波罗营千总刘尚勇等叛，逼国彦，劫夺敕印。国彦阖门自焚死。叛将孙崇雅戕神木道杨三知、知县孙世誉、守备张光斗等，遂踞神木，势张甚。占魁遣子登隆诣阙告急，诏授登隆鸿炉寺少卿，趣将军毕力克国、都统觉和托自大同移师赴援。占魁遣维统应龙等从觉和托击贼，擒斩无算。复鱼河、响水、波罗诸堡，进克神木。毕力克图复绥德、延安，擒崇雅、尚勇等，悉诛之。国彦、三知等并赐恤，从征将弁敕议叙。占魁疏言：“王辅臣嗾朱龙窃踞定边，遂陷绥德、米脂、葭州、神木，贼骑至归德堡，北距榆林仅二十里。臣集阖城官民誓死守城。嗣因临洮、巩昌、延安、庆阳、平凉、汉中，兴安、固原相率从逆，榆林一城独存，饷道隔绝，百姓日食糠秕。臣斥资购米，计口授食。及大兵既至，道臣高光祉筹措粮需，将士奋勇击贼，克期奏凯，危城得安。皆由文武同心，兵民合力。其在城各官劳绩，祈敕部核议，为固守孤城者劝。”上谕之，俱命优叙。占魁进左都督，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寻以疾乞罢，温旨慰留。十六年，擢銮仪使。占魁复以病辞，允驰驿回籍，仍食俸。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视一品，谥恪敏。子登隆，官至云南、临安知府。

论曰：顺治初，汉兵降，犹分隶汉军，其后抚定诸行省，设提镇，置营汛，于是有绿营。以绿营当大敌，建＜⿰今戈＞定之绩，自三藩之役始。蔡毓荣、赵良栋将绿营直下云南诸行省，以战伐显者，如国祚辈，皆彰彰有名氏，而治都、芳述功尤著。贞治屯垦，奋起效绩，不烦饷运，盖更有难能者。腹心爪牙，由此其选矣。

清史稿卷二五八　列传第四五

杰殷弟杰都瓦尔喀

希福，他塔喇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安楚褚库路，祖罗屯，国初以八百户来归，编牛录。父哈宁阿，官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锦州、松山。入山海关，逐李自成至庆都。授牛录章京世职。希福初任二等侍卫，袭世职。遇恩诏，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从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赴湖广。陕西提督王辅臣以宁羌叛，分据平凉、秦州，命希福移师守兴安、汉中。十四年，大将军贝勒洞鄂进攻秦州，希福攻克东、西二关。十五年，调守陇州。十六年，迁前锋统领。十七年，命赴湖南，驻茶陵。十八年，攻衡州夜半薄城下，夺门入，贼烧营遁，城复。擢正红旗满州都统。

时耿精忠将马承荫以南宁降，诏希福率所部赴广西，佐镇南将军莽依图规云南。十九年，承荫复叛，战陶登，大败之。莽依图卒于军，朝命赉塔为征南大将军，希福将莽依图所部以从。至西隆破石门坎，复安笼所，攻黄草坝，希福屡力战。既至曲靖，复马龙诸城。遣硕塔等下嵩明州，遂会大军围省城。希福率前锋冲击，贼大溃。其党马宝、胡国柱自蜀还救，希福与珠满、桑额迎战乌木山，大破之。宝奔姚安，部卒溃，寻降。国柱奔云龙州，希福追至永昌，截守潞江诸要隘。国柱自度不能脱，缢死。其别将王绪、李匡自焚死。二十一年，擢西安将军。部议追论希福从征长沙战失利，当夺官、削世职。上念希福战功多，命轻之。二十七，调正红旗蒙古都统。

二十九年，噶尔丹寇边，上命裕亲王福全出师讨之，以希福参赞军务，破贼乌兰布通。三十一年，授建威将军，统师驻右卫。三十三年，噶尔丹内犯，将侵根敦戴青，诏希福亟赴图拉备守御。希福疏调大同总兵康调元率三千人偕往，并请发察哈尔兵，上责其疑阻，敕还驻右卫。部劾希福不收八旗送马糜饷，免官。三十八年，卒。

珠满，瓜尔佳氏，隶满洲正白旗，先世居乌拉。祖多和伦来归，次子额赫玛瑚任侍卫，攻郑成功厦门，阵没，赠拖沙喇哈番。无子。珠满其兄子也，袭世职，署参领。耿精忠叛，使其党犯南康，珠满从将军尼雅翰击败之。吉安既平，又从莽依图军征广东，入韶州。马宝等来犯，珠满居右翼，奋战大破贼，宝溃围出。进取广西，破吴世琮，解南宁围。陶登之捷，并败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援兵。从希福征云南，石门坎、黄草坝诸役，战常陷坚。围省城，斩世璠将胡国柄于乌木山。师还，晋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累迁护军参领。三十六年，出为荆州副都统。三十九年，被命讨川蛮，驻守鸦陇江。四十一年，还本官。会镇＜⿸⺮旱＞苗乱，命尚书锡勒达等统师抚剿，以珠满谙兵事，敕共筹战守。抚降三百一寨，唯天星寨犹负隅，师分四路入，珠满为策应，攻克葫芦寨，余悉平。擢江宁将军。四十六年，卒，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玛奇，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其先哈达万汗之族。初授显亲王护卫。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上念广西将士劳苦日久，宜番休，命与都统赵琏，副都统宏世禄、祖植椿率师往，并命参赞军务。次柳州，降伪将三十余人。赉塔取云、贵，上趣玛奇进兵，安笼所、黄草坝诸役，并有功。进军曲靖，迭克马龙州、易龙所、杨林城。世璠军壁浑水塘，与嵩明遥应。玛奇分遣兵趋嵩明，乘不备，克其东门，贼启西门遁。乃会贝子彰泰军入省城，屯归化寺。世璠使其将胡国柄等出战，阵斩之，遂合围，与勒贝等夺城西北银锭山。贼炮弹雨下，玛奇挺立当其冲，督兵掘壕筑垒。垒成，俯瞰城内，纵炮，贼不支，内乱，世璠死。与穆占入城抚民，授镇安将军，驻防云南。二十三年，坐才力不及，当免，上命撤云南驻防兵，玛奇率以还京。三十五年，卒。子常赉，自有传。

额赫讷，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任王府护卫，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及平栖霞土寇，有功，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驻防兖州。耿精忠叛，分兵犯江西，诏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马雄扰广东，命倍道往援。未至，而尚之信谋乱，将犯赣州。额赫讷退守南赣，连破寇寨二十余。会叛将岩自明犯南康，围信丰，又击之固镇铺，围解。命参赞莽依图军务，赴韶州，马宝等壁城东山，与额楚击败之。旋奉莽依图檄赴梧州佐传图烈，闻祖泽清叛据高州，亟还师次电白。贼殊死守，额赫讷破之，高州平。授护军统领。从莽依图进剿柳州，与勒贝、希福分路击敌，败之。二十年，克安

笼所，略定曲靖、罗平。师既克云南，凯旋，调前锋统领，擢镶蓝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噶尔丹犯边，命屯归化城。寻召还，以老乞休，卒。

宏世禄，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瓦尔喀。祖噶锡屯，归太祖，授世管牛录额真。顺治间，宏世禄嗣职，迁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入缅甸。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康熙十二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十四年，大将军信郡王鄂札讨察哈尔布尔尼，宏世禄参赞军务。师至达禄，薄敌垒，布尔尼设伏山谷间，以三千余人出拒。宏世禄将右翼进战，伏起，师有备，尽歼之。布尔尼悉众发火器力战，宏世禄等纵兵分击，大破之。布尔尼收余众屯山冈，宏世禄督兵环射，分道掩杀，布尔尼乃遁走。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十九年，命与玛奇等益赉塔兵，攻石门坎，赉塔令勒贝等为前锋，宏世禄等继进，破贼夺隘入，攻黄草坝，宏世禄当头队，复力战破隘。师还。二十三年，以老乞休。二十七年，卒。

彰库，亦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多克索哩，事太宗，从伐明，攻南皮，先登，赐号“巴图鲁”，世职牛录章京。顺治间，累进二等甲喇章京，卒，彰库袭，自骁骑校署参领。从将军希尔根讨耿精忠，徇抚州，破精忠将易明，战建昌，阵斩杨益茂等。又击破邵连登长兴山、李茂珠等建昌镇鼓山。从勒贝攻柳州，破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从赉塔下云南，克石门坎、黄草坝，皆在行。又从希福逐世璠将马宝、巴养元战于乌木山大破之，宝等降。师还，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护军参领。累迁至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致仕，卒。子海宝，康熙三十三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袭职。

鄂克逊，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鄂通武，事世祖，有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逊袭职。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京师闻变，有杨起隆者，诈称朱三太子，私改元广德，号其徒为“中兴官兵”，裂布裹首以白，披身以赤，谋作乱。其徒黄吉、陈益等三十余人，聚正黄旗周公直家，公直，承恩伯全斌子也，家鼓楼西街。公直出诣都统祖永烈告变，起隆等遽举火。鄂克逊行过鼓楼，见火，升屋望之，贼皆披甲露刃，遂奔告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永烈与副都统觉罗吉哈礼率兵围公直家。贼益纵火，流矢如雨，鄂克逊先入，斩十余人。禽益、吉，悉诛之，独起隆遁去。后七年，图海驻军凤翔，捕得起隆，槛送京师，诛之。

十三年春，以参领衔从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至南昌，寇陷龙泉。石灰澳者，县要隘也，南曰山都澳，北曰河塘澳，寇阻险筑垒相犄角。鄂克逊夺其隘口，破南北诸垒，寇遁，蹑击至曹林，拔十余寨，遂复龙泉。敌来犯，复击破之。十五年，从简亲王喇布及希尔根攻吉安，敌陈于城北，以火器战，鄂克逊剿贼垒逐贼，贼坠壕死者甚众。三桂将马宝与韩大任以数万人来援，战于螺子山，我师败绩。鄂克逊被数创，犹力战，马踣，鄂克逊坠，跃而起，手刃数人，复夺马入阵，收战士尸，奔而殿。十七年，大任自万安走福建，鄂克逊与额楚分道逐贼，败贼汀州老虎洞，焚其垒，杀贼六千余。

复从穆占徇湖南。时拉寨、萨克察自安仁赴永兴，被困。穆占令鄂克逊送米及火药济之，贼拒阻，击却之，乃得达。十八年，与三桂将郭应辅、吴国贵战于永州，多所俘馘。十九年，师下贵州，战于新田卫，复进，逐贼镇远，克偏桥、兴隆二卫。穆占令鄂克逊袭取重安浮桥，师得济。二十年，师下云南，围省城，破象阵，鄂克逊夺归化寺东西二垒。师还，授江宁驻防佐领，再迁江宁副都统。四十六年，上南巡，鄂克逊迎谒，陈战绩，擢江宁将军，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七年，以老乞休。雍正七年，卒，年八十八，谥武襄。

莽奕禄，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曾祖阿布岱，自叶赫归太宗授牛录章京世职。莽奕禄袭，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师征广东，败李定国于新会，进一等。康熙初元，授护军参领。三桂反，诏署统领，从征湖广。以功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十九年，从穆占征贵州。时世璠据贵阳，其将韩天福据新添卫，莽奕禄与诸军击却之，复龙里。薄贵阳城，世璠遁，遂克之。二十年，进军平远，贼据西南山拒战，又与副都统花色等击败其众，城复。旋下黔西、大定诸城，遂入云南，会赉塔军于曲靖，进围省城。调满洲副都统，参赞赉塔军务。云南平，还，授护军统领，管佐领，擢都统。三

十年，出为荆州将军。四十二年，谢病归。寻卒，谥敏肃。雍正时，命改入正白旗。

沙纳哈，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六年，从征大同，克左卫，先登，赐号“巴图鲁”，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旋署甲喇额真。从将军伊尔德下浙江，克舟山进三等阿达哈哈番，移师福建讨郑成功，率师为前锋，以舟进。俄，舍舟登陆，战失利，面及项中三矢，师退。吏议夺赐号、世职，以受创重，免籍没、鞭责。顷之，还拜他喇布勒哈番，授西安驻防佐领。已，命还京，授参领。

康熙十三年，精忠叛，出师江西，败易明于抚州。贼自建昌入，奉希尔根檄率前锋兵百，会两蓝旗兵击却之。叛将杨富弟杨三与李茂著以万余人掠抚州，与护军统领瓦岱进攻，大捷。三、茂著中箭坠水死。从岳乐进兵瑞州，寇万五千人自上高扼会浦。与桑额疾击之，克上高。阮国栋掳新昌北山，复与诸将会击，斩四千余级，新昌亦复。进规萍乡。

三桂将夏国相等以一万三千人据来龙山，结寨十二，师环攻之，贼败溃，沙纳哈截杀之，脱者仅四百。十八年，兵进次湘潭，贼遁走。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前锋统领。其秋，国相屯武冈双井寨，使马宝等以二万四千人拒战，沙纳哈将三百人进击，贼披靡，逐北至枫木岭。二十年，师至盘江西坡，击败世璠将线缄，遂入云南。世璠以象阵拒师，沙纳哈大败其众，追迫城下，斩其将胡国柄等九人。云南平，擢正黄旗蒙古都统，列议政大臣。二十六年，谢病归。寻卒，恤如制。

偏图，李氏，汉军正白旗人，隶内务府。康熙十三年，以奉宸院催长从军陕西，授都司衔，旋授督标游击。十四年，土寇李长腿以千余人攻淳化、三水，掠三原，偏图与游击缴应善将六百人自泾阳逐贼至红水沟，俘四十余，获旗械、骡马以归。又率绿旗兵从将军阿密达出瓦云驿，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率满洲兵共趋泾州，贼据隘，数战破之。进薄城，贼出拒，击斩三百余级，遂克之，斩王辅臣将卫民誉。又从护军统领舒淑攻灵台，破辅臣将马瑞轩，拔陶家堡，斩百余级。又与鄂克济哈略庆阳，招降二十余寨。入宁州破辅臣将魏虎山、冯嘉德等。还军泾州，又破贼镇原。从大将军贝勒洞鄂攻辅臣平凉，贼筑垒高阜，将二百五十人，与护军统领阿哈多等仰攻，破之。十五年，援商州，克山阳，破辅臣将李茂荣于宽平里，斩百余级。复援三原，战西阳镇，逐贼至凤凰山，出陷贼难民百余。寻从大将军图海攻平凉，屯虎山墩，断粮道，辅臣降。十六年，授督标副将。十七年，从征兴安贼据岭掘壕树栅，偏图自窑儿沟出岭后毁垒，逐贼至香泉。十八年，攻破梁河关，克兴安及汉阴、石泉诸县。

十九年，命从将军赵良栋南征。二十年，命增置云南随征总兵，以授偏图。吴世璠将胡国柱以二万余人屯马湖拒守，良栋檄偏图坚守雅州，徇荣经，斩百二十余级。从良栋军克关山关，下黎州，夺大渡河隘口。逐贼火场坝，深入山谷中。降世璠将蔡国明、戴圣明、于登明、杨泗等，复越嶲、建昌。渡金沙江，破石虎关。遂攻会城，夺玉皇阁及土桥、东寺、西市三市街，城旋下。二十一年，授永顺总兵。叙功，加左都督。三十年，朝京师，擢云南提督。四十五年，复朝京师，赐孔雀翎。五十年，迁镶白旗汉军都统。五十五年，卒。赐祭葬，谥襄敏，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瑚里布，赫舍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和穆多哈连。父吴巴海，归太祖，授牛录额真。瑚里布袭。天聪间，擢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事太宗，屡从征伐。顺治元年，英亲王阿济格讨李自成，瑚里布率正红旗前锋兵从。二年，师次绥德，贼乘我未列陈，掠我马数十。瑚里布追及之山岭，击贼溃，以所掠马归。自成走湖广，师从之。克安陆。瑚里布破贼，得其战舰。逐自成至九宫山，五战皆胜。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

三年肃亲王豪格讨张献忠，师将至西充，令瑚里布与参领席卜臣率前锋四十人，持檄先驱。遇贼骑，突前冲击，斩三十余级，俘二人。薄献忠垒，斩其执纛者，师继进，与战，逐殪献忠，瑚里布复与都统准塔下遵义，战壁山，破贼。六年，从征湖广，攻湘潭，徇衡州，皆有俘馘。以功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哈番。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右翼前锋统领。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十六年，师克云南，明桂王走缅甸，与左翼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率兵趋永昌，渡潞江，战磨盘山，克腾越，追至南甸。师还，追论磨盘山战都统沙里布战死，瑚里布弗及援，功不叙。康熙十二年，圣祖加恩诸旧将，瑚里布加太子少师。

吴三桂反，授都统赫叶安西将军，改瑚里布护军统领为之副，率禁旅自西安进。十三年，趣瑚里布与前锋统领穆占驰援四川。师次汉中，寇屯阳平关，攻克之。迭破七盘、朝天二关，进攻保宁，三桂将吴之茂拒守，与相持。上命大将军贝勒洞鄂西征，瑚里布参赞军务。王辅臣叛应三桂，命瑚里布引兵自汉中还驻西安。寻又命瑚里布从洞鄂攻辅臣，克秦州。进围平凉，久不下。十五年，以大学士图海代洞鄂为大将军，瑚里布罢参赞，留军听调遣。十六年，卒于军。

达理善，那木都鲁氏，满洲正黄旗人。其先世岳苏纳，与绥芬路长明安图巴颜同族，归太祖。达理善其四世孙也。崇德间，以闲散隶骁骑营。从征明，攻济南，树云梯以登，达理善为第三人，克其城，赐号“巴图鲁”，予世职三等甲喇章京。复从征明，围锦州，战松山、杏山间，屡破敌。

顺治三年，从梅勒额真珠玛喇、和托等驻防杭州，击败明将方国安，屡战皆捷。五年，从讨叛将金声桓，复南昌。累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甲喇额真。十五年，从征云南，攻元江，克之，得明桂王将高应凤，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康熙二年，以老乞休。十三年，王辅臣叛，请自效，命署本旗副都统，率师赴西安。十四年，次陇州仙逸关，辅臣屯平凉，遣其将高鼎、蔡元以四千人迎战。达理善与前锋统领穆占等共击之，鼎、元败走，克关山关。师自清水进，夺渭河桥，次秦州。城寇出战，达理善纵兵夹击，寇败入城，分兵克东关。叛将吴之茂以万人援平凉，逼秦州立寨，城寇千余出应，犯我师。达理善已病，犹督兵力战，大破贼。寻卒，赐祭葬，谥武毅。事定，兵部叙功。上论曰：“达理善巴图鲁以老乞休，复请从军，尽心效力卒于行间。”复加拖沙喇哈番，合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额楚，乌扎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萨哈勒察。顺治初，从内大臣和洛辉出师，驻防西安。降将刘洪起以西平叛，树云梯攻城，护军昂海先登，额楚继之，遂克其城，授牛录额真。迭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从军贵州还，适郑成功犯江宁，遂自荆州驰救，大破成功，进二等。再迁江宁副都统。康熙七年，迁将军。

精忠之叛也，徽州所属多附贼，移师规绩溪，破之，克徽州。贼据休宁新岭分兵夹击，长驱复婺源。诏进征饶州，攻乐平，薄东门，贼出窜，追袭之，俘斩过半。进攻鄱阳，遂定饶州。叛将陈九杰遁入鄱阳湖，毁其舟十余。次万年，至石头街渡口，与贼夹水而军。额楚自出挑战，而潜使骑兵济上游，绕贼后袭击，俘九杰，诛之。万年复，并克安仁、弋阳。

上复命赞简亲王喇布军，军南昌。会三桂遣高天杰陷吉安，与将军哈勒哈齐攻之，克外郛，马宝、韩大任等来援，额楚迎战于螺子山，我师败绩。宝闻长沙被围，乃引去。坐失机，罢官，留世职，仍领江宁兵赴广东。宝等复犯韶州。师次莲花山，贼逼营，城兵出应，战，破贼，遂与勒贝守韶州。寻命与莽依图合军进。叛将祖泽清复以高州应贼，诏趣额楚自肇庆兼程进，至藤县，遇大疫，士马多死。疏请增遣备御，未至而寇集，城陷。与勒贝进解南宁围，还江宁。十九年，卒。

穆成额，那木都鲁氏，满洲镶红旗人。父富喀禅，西安将军，有勋劳（语在《康古里传》），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穆成额袭职。精忠叛，命署副都统，从征南将军希尔根下江西，分守南昌。三桂自长沙遣将犯袁州，与总兵赵应奎赴援，败贼西村，规万载，斩其渠邱以祥，城复，遂克安福。精忠将刘进忠勾郑锦扰濒海郡邑，上先后命尼雅翰、舒恕率兵赴广东以穆成额参赞军务，克始兴，枭通贼守备李光明。尚之信以韶州、南雄叛，退保南安、赣州，克万安、南康频有功。上命舒恕守赣州，而以莽依图代其任，穆成额参赞如故。广东定，从莽依图下粤西。三桂遣将分犯浔州、梧州、桂从、平乐，与额楚、勒贝、傅宏烈并力讨之。次郁林，战失利，还守藤县，寻复陷。坐免官，籍没。未几卒。

额斯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大学士额色赫弟也。初任一等侍卫。康熙三年，擢副都统。九年，授护军参领。

吴三桂反，命顺承郡王勒尔锦帅师讨之，以额斯泰参赞军务。三桂兵自贵州出，湖南南境皆陷。诏与护军统领伊尔都齐简锐先发。十三年二月，师次荆州，常德、长沙皆陷。三桂将刘之复、陶继智率万余人犯宜昌，夹江而垒。额斯泰自荆州赴援，与总兵徐治都率舟师横江截击。战甫接，贼潜以三百人扰我师，后我师分击败之，得贼舟三，贼败走。

师进次岳州，三桂时屯澧州，其将吴应麒、廖进忠、柯铎、高起隆据岳州。马宝、胡国柱率二万人会于沣州，水陆岔集，设鹿角阻我骑兵。额斯泰与贝勒察尼等议，令前锋先夺山冈扼贼吭，继乃分路截击，夺据城陵矶及七里桥，俾首尾不相顾。至期，闻贝勒营吹角，额斯泰率战舰进，众乘之，贼大溃。

是岁冬，命参赞贝勒尚善军务。规岳州，与贼相持久。十五年二月，诏趣尚善进兵。尚善乃令额斯泰督所部水陆诸军以进。贼舟列阵洞庭，贯以铁锁，额斯泰率锐卒冲其北，使副都统路什击其南。战甫交，额斯泰麾纛进，炮矢雨岔，卫卒死者五人，额斯泰不为动，进如前，手刃数十人，遂克君山，获贼舟五十余，诏嘉之。十六年，卒军。师旋，追论征岳州迟留不进，坐籍家产，上宥之。

额斯泰伟干有雅量，恤军爱民，谙韬略。尝图滇、楚陀塞，悬壁谛视。既寝疾，犹强起视事。卒日，军民为位哭，哀动郊野。孙传鼎，自有传。

布舒库，吴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纳尔泰，官牛录额真。从征大同叛将姜瓖，率子噶尔珲、纳什库力战，阵亡。布舒库其长子也。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江西、云南，战常陷坚，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康熙初，授参领，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列议政大臣。韩大任据吉安，上命参赞简亲王喇布军务。次永丰，大任兵至，与提督赵赖同击之。

贼退守山寨，布舒库缓师诱之，弗应。相持月余，大任引去，追斩千余级。大任走福建，又与哈克三追剿，连破之老虎洞、鞍子岭，贼势以蹙，大任降。还征湖南。互详《哈克三传》。贼犯永兴，穆占令守河岸，贼不能进。遂从穆占取朱阳，进规常宁。与塔勒岱数败贼，逐北翟里桥，去永州四十里。又从穆占攻城，贼大溃。与简亲王喇布会师武冈。十九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击败马承荫，克雒容，承荫复降。旋卒，谥刚壮。

塔勒岱，博和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噶布什贤壮达。康熙初，从征缅甸，授前锋侍卫。三桂叛，从军，从穆占逐贼野狐岭。贼隐深林中，出步骑诱战，发其伏，歼之。克阳平关，进次保宁蟠龙山。师败引还，两遇贼，击之败去。予拖沙喇哈番。从讨王辅臣，战陇州，进围秦州，克之。遂趋平凉，屡捷。十五年，命从穆占移师湖南，驻攸县击败三桂将王国佐。又败黄士彪、裘万宝、于鄗县、桂阳州，败吴国贵、吴应麒于永州、沅州。凯旋，授护军参领。擢镶白旗蒙古都统，进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二十五年，卒，谥勇壮。

瓦岱，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孙也。父敖德，事太祖，分额亦都旧辖人户，益以新附瑚尔哈部众，授敖德世管牛录事。屡从征有功，授二等阿达哈哈番。瓦岱其第三子也。初任侍卫，署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征云南、湖广有功，即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命署护军统领，从安亲王岳乐援江西，所至为军锋。次抚州，战钟家岭，被巨创。寇夜袭营，仍力战却之，并击败精忠将易明等。又战瑞州北山，抚定东乡。移师徇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拥众可八万，因山为垒，负险抗拒。瓦岱与将军希尔根分阵山下，鸣角仰攻，多所斩获。连登中矢，余溃，复绝其归路，得贼舟六十余。遂下建昌，乘胜克新城。十五年，复萍乡，进规长沙，仍为军锋。战南桥、齐家峒，皆捷。十八年，克长沙，以次下衡州、宝庆，并歼贼于武冈，克其城。渡紫阳河，贼分据渡口，瓦岱俟诸军进战，引兵袭其后，夹击之，贼大败。湖南平。授护军统领，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二十一年，授江宁将军。二十三年，军驾南巡，嘉其居官廉，赍御用袍，并白金千。二十四年，召授镶黄旗满洲都统，以博济代之。谕曰："将军、副都统与地方官多不相能，唯瓦岱克谐众志，尔当效之。"既至京，任议政大臣。

二十七年，湖广裁兵，夏逢龙倡乱，命为振武将军往讨之。师至黄州，逢龙所署置总兵赵得等迎降，胡约谦等复献武昌、汉阳二城，诸生宜畏生执逢龙以献，磔之，并诛其党与，班师。

三十年，诏授定北将军，率师赴图拉，追击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三十一年，命偕都统班达尔沙督理达勒鄂莫、瑚尔鄂莫屯田。坐督耕不勤，免官，削云骑尉。寻卒。

桑格，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库礼子。桑格以三等侍卫袭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善射，擢一等侍卫。康熙十五年，授护军统领，从希尔根赴江西。上谕以江西为粤东咽喉，江

浙唇齿，兵民持两端，当协同将军领重兵进剿。至则攻易明于抚州，援贼自建昌至，倚城结垒，合城寇拒战。桑格夷其垒，明遁，州复。明复来犯，再败之。希尔根移师入城，桑格出至碣石，遇贼，战大捷。连克上高、新昌、东乡诸县，击斩连登，明遁，遂下建昌。

三桂将夏国相据萍乡，桑格会诸军并进，战来龙山，连破十二寨，国相奔长沙。康熙十八年，克长沙。御制诗宠异之，有“百战威名早已扬”句。湖南上游，惟武冈枫木岭与辰州辰龙关皆天险，为入贵州要道。三桂将吴国贵、马宝据武冈，桑格与伊巴罕督兵攻之，鏖战三昼夜，国贵中炮死，余溃走，遂克枫木岭。二十年，以怠职罢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署护军统领。师至鲁伦河，请追击逸寇，与平北将军马思喀进次乌兰西路。噶尔丹已败，收集降众，护送至张家口。还京，复护军统领原品。三十八年，卒。

伊巴罕，格济勒氏，满洲正白旗人，世居雅兰。其世父舒珠，从征黑龙江有功，授拖沙喇布勒哈番。无子，伊巴罕袭。初任三等侍卫，改刑部郎中兼佐领。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嗣以护军参领援江西，击走建昌贼及抚州援寇，复新昌、萍乡。枫木岭之捷，功最，擢前锋统领，出为盛京将军。康熙二十四年，征还，复授前锋统领。二十五年，追录前功，进世职一等兼拖沙喇哈番。寻卒。

沃申，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崇德时，以噶布什贤兵从伐明锦州，克松山。顺治元年，从入关，平保定，进征山、陕，授拜他喇布勒哈番。赐号“巴图鲁”。平舟山有功，加拖沙喇哈番。累迁杭州副都统。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浙东告警，与总督李之芳赴衢州御之。寻徙守金华，精忠将阎标自温州来犯，辄败走。又遣将焚浦江寇垒，遂会贝子傅喇塔取台州，道义乌，遇精忠将赵明卿击败之。十四年，精忠将林冲等据仙居，师三路入，战白水洋，沃申纵兵张两翼，令营总萨木哈将左，侍卫卦塔将右。战移时，贼坚持不退，沃申直前击之，连破二垒。太平贼闻我师至，就叛将曾养性乞兵以守。时夜将半，沃申三面梯攻，缺其西而隐卒城外以待其逸。黎明，贼果启西门遁，伏起，大溃。

师入仙居，寇水陆扼险守，沃申詗知有路通黄岩，可袭其后，伐木凿石，开道以济师。夜达黄岩，贼大惊，遣其党吴长春扼半山岭，沃申身先士卒，大破之。进梁蓬隘口，又大败其众。养性奔福建，十五年，勾瑞安石塘贼分路入寇，与副都统吉勒塔布先后击退之。其夏，傅喇塔被命征福建，沃申从。浦贼为四达要衢，入福建捷径也。精忠将连登云以二万余众守隘，沃申攻夺山寨，武穆笃等乘雾直捣其巢，复云和。精忠降，沃申守延平，亡何，郑锦势益职，使其将吴淑取邵武，薄延平，顿木城、新屯渡口。别遣将潜扰浦塘隘口。沃申率师破之，乘势渡河攻木城，贼溃走，遇其将杨德来援，又败之小河岸，斩万余人。邵武汀州相继复。泰宁、建宁、宁化、长汀、清流、归化、连城诸县以次皆降。其将朱宁遁入海，据石井寨。

十六年，师分三路入，沃申进自东路，克清寺。十七年，寇万余人逼漳州，其将刘国轩壁对河为犄角。城兵寡，沃申以千余人赴援，瑚图分道亦至，大破之。贼退据长泰，谋犯南靖，顿蜈蚣山。沃申与瑚图并力迎击，自辰至未，贼大溃，弃寨走，克长泰。贼退据江东桥，截漳、泉路。沃申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力战，攻桥东岸，自长泰深入奋击之，贼遁走，江道乃通。

十八年，锦将林盛据东石，其地近泉州，为金门、夏门屏蔽，三面皆海，寇婴城固守。沃申精选前锋，架云梯，乘潮落亟进，亲薄壕指麾，遂拔东石。十九年，锦将林深与我水师相拒，别遣将扼大定、小定梗，我舟行道。会泉州无舟，沃申自陆路取大定，夺其中寨，追至小定，贼遁，燔其巢。适海澄已下，乘胜渡海取尾高溪，与漳州兵夹攻，寇屯金、厦者皆窜出大洋。师还，沃申留守泉州。初江山之陷也，积骸盈野，议者颇咎之。守金华，奉檄取温州，赴事又缓，守台州，时小梁山寇势盛，未能击。廷臣追论其罪，坐免。沃申在行间久，大小凡九十余战，身被创二十余处，一时称骁将。三十年，卒。

武穆笃，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初任巴牙喇甲喇章京。从伐明桂王，自贵州入云南，击败其将李成蛟于凉水井、李定国于双河口，进至卢噶，定国列象阵拒战，大败之，追至磨盘山，又大捷。授拖沙喇哈番。又剿山东土寇于七，有功，授前锋参领。精忠叛，从将军傅拉塔率师自浙江下福建，次台州。贼壁黄瑞山，谋犯天台，其地当江北，为水陆咽喉。武穆笃与吉尔塔布、塞白理悉力攻克

之。师至凉蓬隘口，杀伏贼几半，贼夜遁。武穆笃追击于黄土岭，贼溃退黄岩，师围城，曾养性遁走，城复。师至上塘岭，养性拥众三万拒战，武穆笃统前锋冲击，大败之，身被数创，获甲械无算。太平、乐清、青田三县，大荆、磐石二卫相继收复。石塘岭之役，功最。康熙十七年，创发，卒于军。丧还，遣侍卫内大臣奠茶酒，命赐恤视前锋统领，进拜他喇布勒哈番，谥襄壮。

瑚图，洪鄂氏，满洲镶白旗人。以巴牙喇壮达从征湖广、福建，屡有功。康熙二年，授江宁协领。八年，擢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与副都统玛哈达率所部赴杭州，参赞平南将军赉塔军务。精忠将马九玉遣别将胡锦等犯衢州，与副将王廷梅等击败之，复破贼大沟源、焦园、红桥诸处。十四年，九玉屯衢州西南，夜渡水袭我军，与廷梅往击之，败之杭埠。九玉复遣别将李廷桂军元口村，设木城，绝我粮运，并据东西山为犄角，瑚图分兵击之，燔其木城，贼败走。十五年，覆其兵大溪滩，江山复。九玉奔常山，瑚图进围之，遁去。逐至江西玉山界，克常山，进拔浦城。及精忠降，随军驻福州。

郑锦将作徐耀以三万人至乌龙江南，军小门、直凤诸山，又与总兵董大来夹击之，破其垒十四，贼大溃，进驻泉州。土寇数谋乱，辄败去，徙守漳州。十七年二月，陷石玛，逼海澄。从黄芳世赴援，败弯腰树、观音山，寇收余众垒石玛拒师。逾月，寇舟二百乘潮至，与石玛寇相表里，将夹击我军。瑚图从芳世坚守，潜令总兵黄蓝袭其后，击之，毁其舟九，寇保垒。海澄围解。时漳州兵少，瑚图昼夜循徼不少休。锦兵连＜□舟宗＞数百，蹈瑕入东关，炮击之退。已，复至，勾山寇蔡寅扼天宝山，截我饷道。瑚图督战，焚其船，寇殊死战，不少却。会芳世援师至，乃遁去。

未几，刘国轩、吴淑复破海澄，陷长泰，饷道又阻。瑚图以八百人扼要路，淑率万余众逼漳州，国轩夹水而军为声援。值副都统沃申率师至，瑚图从赉塔分路进击，至蔗林，遇伏，师少却。瑚图斩却退者三人，众乃奋进，连破十六营。寇退据长泰，谋犯南靖。瑚图引兵进，寇以兵五万分军龙虎、蜈蚣二山，复与沃申麾众力战，寇乃败，弃营走，遂克之。然寇犹据江东桥不退，赉塔军其西，而令瑚图、沃申与提督石调声取桥东岸，乃间道朝天岭，过龙江口，深入寇军奋击。寇弃寨，走入舟，据桥口，急击之，寇出江遁。漳、泉路始通。国轩还海澄。

十八年，寇顿鳌头山，复数窥江东桥，谋断我后路。师分四路入，瑚图与副都统玛思文为一路，击败之。十九年，攻克玉洲各寨。寇败窜厦门。海澄再复。随赉塔赴潮州，再战破贼。闽、粤、平，还江宁。二十三年，擢杭州将军。二十六年，卒，诏奖其清慎，予恤，谥敏恪。

玛哈达，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礼部承政巴都里孙。康熙七年，自参领擢领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吴三桂反，诏守兖州，徙安庆。精忠叛，赴浙参赞赉塔军务。时大将军杰书至金华，精忠将陈重自东阳来犯，玛哈达与都统石调声等败之山口村小河岸，追击至郑家店。俄，精忠将徐尚朝拥众五万人犯金华，距城十二里结寨，玛哈达与台吉察浑、都统巴雅尔、总兵李荣等分兵击败之。精忠将张元兆以二万人屯寿溪，又与巴雅尔、荣移兵击之，破垒十八，斩兆元及其众二千余。尚朝复据积道山，与总兵陈世凯等乘雾进兵，破其木城。十四年，击精忠将沙有祥等于桃花岭，复处州。尚朝、有祥等又来攻，复与察浑、荣、世凯分兵击败之。十五年，擢杭州将军。杰书下福建，玛哈达从赉塔自衢州率兵先驱。大溪滩、仙霞岭诸役，战常陷坚。进复建宁、延平，还杭州，论功，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二十三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坐补官徇情，罢，遣戍黑龙江，二十八年，卒。

杰殷，韩氏，满洲正红旗人，其先为朝鲜人。父义，归太祖，授世职一等参将。杰殷初授一等侍卫，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康熙十一年，迁护军统领。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从内大臣佟国纲率师驻宣府

王辅臣叛，上命将军毕力克图率师驻大同，以杰殷参赞军事。土寇朱龙据榆林，华力克图移师讨之，次谢村，分兵为三队，杰殷乘夜先发，黎明次河岸。贼三千余据杨家店渡口，杰殷督兵渡河击贼，贼溃，克吴堡，遂趋绥德。贼屯虎尔崖山口，杰殷督兵仰攻，殪其裨将，俘七十余人，进破卧牛城，复米脂、延川诸县，复进收延安及诸属县，并定宜川县境二十六寨。再进攻平凉，大将军贝勒洞鄂令杰殷领左翼兵为前锋，辅臣以万余人列阵迎战。杰殷督兵捣其中坚，战自巳至未，凡三胜，复分兵环击，歼馘甚众。自是屡击却辅臣兵。

十五年，吴三桂将吴之茂以万余人屯秦州，为辅臣声援。洞鄂令杰殷移师御之，战谷口山崖，斩五十余级。与将军佛尼埒、提督王进宝会师。议出贼后断粮道，杰殷督兵先行。战罗家堡、战盐关、战三十里铺，屡击败之茂护粮兵。之茂扬言将断临洮、巩昌道，杰殷移师伏羌，战平头山，战马坞，又屡击败之茂护粮兵，破其垒，克通渭，还驻秦州。大将军图海下平凉，之茂引兵走。杰殷与佛尼埒率师夜追之，及于牡丹园，力战破阵，克祁山堡。之茂别部兵自西和至，败之祁山嘴，又败之清阳峡。选轻骑逐之茂及于石牙儿关，之茂以二十人越山遁，斩五千余级，俘五百余人，克礼、西和二县。

三桂将王屏藩走阶州，督兵追之，降其兵三百余，复还驻秦州。十九年，攻保宁，克顺庆，并复所属州县，进驻成都。寻卒，赐祭葬，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弟杰都，顺治十六年，以巴牙喇甲喇章京从将军达素徇厦门，破郑成功舟师。康熙十三年，从前锋统领穆占自陕西入四川，破之茂裨将石存礼于朝天关，趋保宁屯蟠龙山，屏藩引众劫营，绝我师饷道，师引退，杰都殿，力战，死之，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瓦尔喀，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任噶布什贤壮达，称骁勇，中创不少却，数被优赉。崇德时，从贝勒岳托伐明，攻怀来、宝坻，略山东，攻克海丰，并先登。又从贝勒阿巴泰攻范县，薄城，以予凿垣为磴，缘而上，克之。顺治初，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数击败张献忠。兵有护军阿纳海者为敌困，瓦尔喀策马突前，格杀二人，翼之出。与梅勒额真乌拉禅驻防大名，击土寇。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工部理事官，董修宫殿，进一等。十六年，署噶布什贤章京。从固山额真卓洛驻防云南，讨平元江土司。康熙元年，还京，授参领，兼督捕理事官。迁西安副都统。七年，擢将军。

十二年，吴三桂反，湖南、广西皆应。命瓦尔喀偕佛尼埒赴四川备守御，许便宜行事。师次汉中，分三道入，击叛将谭宏野狐岭，发其伏，歼之。乘胜复阳平、七盘、朝天诸关，先后斩万余级，获旗职、器械称是。时贼据保宁，师进逼，凿壕堑与相持，久弗下。瓦尔喀遘疾，卒于军，谥襄敏。寻追论保宁不疾进兵，又守隘弗严，损将士，部议追夺官阶、世职，并削谥。

论曰：希福将莽依图所部，转战下云南，功最多。鄂克逊、偏图等皆与攻云南，而偏图留镇三十年，抚定创夷。瑚里布、达理善以夙将从军，额楚战广西，额斯泰战湖南，瓦岱战江西，沃申战闽、浙，杰殷、瓦尔喀战川、陕，皆有功绩。是时倾禁旅以出，八旗将士敌忾策勋，斯其尤炳著者也。

清史稿卷二五九　列传第四六

宜里布　哈克三　阿尔护

王承业王忠孝

宜里布，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阿济格尼堪子也。初授兵部副理事官。顺治八年，袭三等伯爵，兼管牛录，恩诏进一等伯。擢刑部侍郎，调吏部。郑成功据台湾为乱，议者谓当徙濒海居民入内地，以避剽掠，绝接济，命宜里布与尚书苏纳海历江南、浙江、福建勘疆界。既定，还京师，擢正白旗蒙古都统。康熙七年，调本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师讨之，以宜里布参赞军务。既至荆州，三桂自常德攻陷松滋，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叛附之，壁谷城、郧阳间，窥覘郡邑。诏宜里布守宜昌。十四年，来嘉等犯南漳，顺承郡王承制授宜里布讨逆将军印，与副都统根特往援，来嘉等引退，旋复犯均州，垒武当山下，宜里布督兵击之，斩千余级，来嘉等复引退。

时三桂屯松滋北山缘江置战舰，谋水陆并进。命宜里布与都统范连礼等守襄阳、均州诸处。三桂遣其将张以诚与来嘉等寇南漳，宜里布与总督蔡毓荣分率劲旅夹击，斩三千余级。十六年，命与将军穆占率荆州满洲兵自岳州下长沙，克茶陵。三桂兵奔攸县，宜里布追击之，斩四千余级，俘百余，克攸县。

十七年，穆占师进克郴州、永兴诸处，驻师郴州，而令宜里布守永兴。三桂遣其将马宝、胡国柱等来犯，与副都统哈克三督兵御之，力战，殒于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复遣侍卫谕其母曰：

“宜里布侍朕久，深知其为人。出师有劳绩，方谓功成奏凯，即可相见。忽闻阵没，凄怆痛悼，尔家贫，予白金六百为治丧资。”赐祭葬，谥武壮。子阿什坦袭爵。

哈克三，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法萨里巴图鲁，以骁骑校从征战没。哈克三初授礼部笔帖式，累迁员外郎。顺治十四年，改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康熙二年，李自成余孽李来亨等据茅麓山，剽掠为民害，从将军穆里玛等讨之。贼入山，哈克三从巴牙喇纛章京堪泰自山后进，大破之。复与总兵于大海夹击，多所斩馘，来亨自缢死，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十二年，调满洲副都统，寻迁护军统领。

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大将军信郡王鄂札率师讨之，哈克三参赞军务。师次达禄。布尔尼列阵以待，而隐兵山谷间以诱我师。土默特兵遇伏，哈克三力御败之。复督骁骑突贼阵，贼溃奔，斩馘甚众，布尔尼以三十骑遁。叙功，授三等阿达哈哈番。

十六年，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讨吴三桂，哈克三参赞军务。三桂将韩大任据万安，哈克三与副都统雅沁等分道进，大任渡河走。哈克三以山迳隘不容骑，请调绿旗兵守隘，断贼饷道，上责其稽延，敕穷追毋纵入楚。贼窜兴国山中，追击之黄塘、新田铺，师舍骑而徒，奋击，贼大溃。复选轻骑夜逐贼至姜坑岭，贼据险自保，哈克三分兵环攻，斩千余级。大任等收余众走福建，屯老虎洞。十七年三月，与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锡三、雅沁、布舒库等分队夺隘，斩六千余级，获所置总兵以下三百余。大任穷蹙，率众诣康亲王军降，哈克三还吉安。旋命赴湖南，与将军穆占会师驻郴州。三桂将马宝、胡国柱攻永兴急，穆占令哈克三率师赴援，与都统宜里布力战，同殁于阵。丧还，遣内大臣奠茶酒，予白金五百治丧，赐祭葬，谥武毅，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无子，以弟之子巴尔泰袭。

阿尔护，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辉发。父鄂拜，国初来归，管牛录。从入关，击走李自成。复从征福建有功，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阿尔护初授王府长史。

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与将军坤巴图鲁率师出驻汝宁。其冬，吴三桂将王屏藩等自四川窥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之。与坤巴图鲁赴西安，十四年，将五百人守宝鸡。贼来犯，击之，败去，追至天王村，抚定归州十二堡，降其将七、兵千余。八月，诏分将军佛尼埒兵六百授阿尔护，守栈道诸险要。与三桂将彭时亨战仰天池，大捷。出蚂蚁河口，望见贼营分立九龙山，即以锐师宵加之，贼大溃。十月，三桂将石存礼拥众八千出栈道，据益门镇口。分七营窥宝鸡，兼为王辅臣声援。阿尔护令军中曰：“有能攻克隘口者，赏与克州县城同。”军士气奋，分三道上，直捣其巢，力战，自巳至未，七营尽破，追奔十数里，射殪其将，获旗帜、器械无算。迭破贼仰天池山下，及益门镇东邵家山、黄儿子沟、沈家坡诸处，自是贼不改出栈道。

十五年，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穆占移师湖广。十六年，三桂将吴国贵犯长沙，力战，死之。事闻，谥敏壮，予三等阿达哈哈番。

路什，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章甲城。父克恩，归太祖。路什以骁勇称。崇德七年，师入兖州，以云梯攻城，路什先登，克之，赐号“巴图鲁”，予世职游击。

顺治初，以甲喇额真从入关，与牛录额真衮泰将步兵击李自成，复与梅勒额真阿哈尼堪逐自成至庆都，败之，自成溃而西。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徇陕西，与梅勒额真阿喇善攻绥德，围延安，七战七克。时自成南走商州，奔湖广，蹑追至武昌，获其孥。论功，进二等。

张献忠据蜀，久不下。三年，从肃亲王豪格西征，会叛将贺珍等犯汉中，分兵守鸡头关，路什与巴牙喇纛章京鳌拜击却之，追破珍于楚湖，入四川，所向皆捷。献忠既灭，分兵剿余贼，俘斩甚众，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五年，从信郡王多尼南征，师入贵州。明桂王将罗大顺出拒战于黔西州十万溪箐，路什与噶布什贤噶喇统昂邦鄂讷、梅勒额真噶褚哈分兵击之，连破数营，敌大溃。叙功，进二等。

吴三桂反，路什年已七十，请从征，遂从贝勒尚善徇湖南。康熙十七年秋，以偏师取湘阴，进洞庭湖，守九马嘴。寇至，风大作，泊绿林汊，舟被击，路什犹贾勇发矢石，击杀十数人，力竭，死。时七月二十八日也。事闻，进一等兼拖沙喇哈番。

子布纳海，袭。圣祖亲征噶尔丹，布纳海从内大臣费扬古出西路，战于昭莫多。师有功，进三等精奇尼哈番。卒，子瑚什屯，降袭二等阿思哈尼哈番。

雅赍，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初任王府长史，兼佐领。康熙十三年，命署副都统，驻防江宁，未至，徙驻安庆。耿精忠遣其将扰江西，广信、建昌、饶州并陷。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率禁旅南征，驻南昌，以雅赍与署领都统阿喀尼参赞军务，移兵攻彭泽。既，訹知贼据小姑山，先遣兵击之。贼结水寨拒战，我军出其后，陟山而下，斩其裨将，余众多被创赴水死。师进攻彭汉，城西临江，南北皆倚山，路险峻，乃督兵略其东，陟山，树云梯以登。贼不能抗，纵火启东门走，追击败之，遂进攻湖口。安亲王军至，贼弃城走都昌，雅赍追及之，败窜鄱阳湖，所置吏以湖口降。

十二年，将水师逐贼鄱阳湖，趋五桂寨，贼弃寨走，其将黄浩浮舟来犯，击却之。追至梅溪、瑞洪、康山湖及坝口，先后得船数百，斩数千级，与陆军会苜蓿湾，克余干县。复进征建昌，精忠将邵连登据常兴山，列营三十。雅赍攻其左，诸军自右击之，尽夷其巢，连登中流矢死。复与都统霍特征广昌，次石峡，方署，士马疲渴。猝遇伏，师少却，雅赍直前奋战，中炮死，赐祭葬，谥襄壮，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扩尔坤，萨克达氏，满洲镶红旗人，世居那穆都鲁。祖叶古德，归太祖，编牛录，俾统之。父喜福，任兵部理事官。崇德间，从征黑龙江，顺治初，从征汉中，皆有功。复出讨姜瓌，瓌将屯宁武关，分据左卫。喜福力战，被巨创，卒于军，世职累进二等阿达哈哈番。扩尔坤初授牛录额真。从征贵州，战屡捷。康熙初袭职，迁护军参领，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吴三桂反，命率师驻防太原。十三年，徙驻西安。会四川告警，命进驻汉中，三桂将吴之茂犯广元，遣兵败之，复分水陆兼进，又击之败去。之茂遣裨将贺腾龙劫粮二郎关，扩尔坤驰击，获腾龙。之茂复遣裨将何德成犯广元，分兵渡河击却之，逐北三十余里。寻以七盘、朝天诸关复陷贼，诏还驻汉中。

十四年，汉中乏饷，将军锡卜臣领兵还城固，扩尔坤率右翼兵殿后。三桂将彭时亨等拥众八千据险邀阻，扩尔坤击溃之，且战，且行三昼夜，次洋县金水河，七战皆捷。诸军前行，仍令扩尔坤，殿俄贼环逼，力战中创，殒于阵，赐祭葬，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子逊扎齐，袭职，官至工部尚书。

王承业，字琼山，江南庐江人。少入伍。康熙初，从军福建，克金门、厦门。累擢游击，迁广西副将。十七年，将军莽依图徇广西以承业为新设援剿中营总兵，管副将事。十八年，吴世璠犯梧州，承业击败之。世璠弃营宵遁，克浔州。世璠以十万人分屯贵州、广西诸要隘，而自将兵围南宁。承业赴援，设奇与城兵相犄角，战新村西山之颠，斩六千余级，世琮负重伤败走，南宁围解。遂自陶邓山进剿柳州，叛将马承荫以二万人拒战，击败之，乘胜定象州，承荫遂降。

其冬，将军赍塔自南宁直进云南，檄承业至西隆。世璠将何继祖据石门坎，去安笼所三十里，地僻道险。十九年正月，承业奋勇入，连夺二隘口，复所城。继祖退据黄草坝，列象拒战，承业疾击之，自卯至未，毁其营二十有二。克曲靖，取霑益，下马龙、杨林，大小三十余战，无不披靡。既抵会城，壁城外归化寺。世璠将胡国柄、刘起龙出拒，承业引守备林廷燏鏖战，自卯至，突入贼阵，炮中额，坠马死。廷燏单骑驰救，贼矢雨集，亦殒于阵。事闻，诏赠承业右都督，廷燏赠都司佥事。

王忠孝，奉天人。以参将衔从军，屡有功，累擢署左翼总兵官。从将军赍塔下云南，为前锋。克西隆，攻广西县，忠孝与所部游击林桂选勇士数十人，越岭疾驰下，大破贼。攻石门坎，师盛旗职，鸣鼓角，趋上游，忠孝与桂督兵涉水，出间道绕其后，破敌砦。攻黄草坝，与桂引敌入谷，伏起，夹击，斩世璠军裨将。既破隘，师进薄云南会城。国柄等出战，忠孝与承业、廷燏同时战死，赠都督同知。

廷燏，广东南海人。桂，广东番禺人。忠孝既战没，桂佐赍塔定云南，代为左翼总兵官。

论曰：吴三桂白首举事，号善用兵。屯松滋数年，不敢渡江攻荆州。晚欲通赣、粤道，宜理布、哈克三以死拒，然终不得达，安在其为善用兵也？阿尔护辈杀敌致果，授命疆埸。承业战没云南城下，悍敌致死，诚有不易当者。故比而论之，亦以见戡定始末。他死事者，语别见《忠义传》，不能

遍著也。

清史稿卷二六〇　列传第四七

姚启圣子仪吴兴祚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师定江南，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归。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

十三年，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陷温州傍近及台、处诸属县。圣祖命康亲王杰书统师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儿数百诣军，以策干王。檄署诸暨知县，剿平紫琅山土寇。十四年，以王荐，超擢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克松阳、宣平二县。十五年，偕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剿贼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复云和。

先是，精忠以书招郑锦，锦至复拒之，将士多为内应，锦遂取泉、漳二府，据厦门。精忠与战，复屡败。启圣又使仪破精忠将曾养性于温州。十月，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福建布政使，率兵讨锦。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者也，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简其部卒，得死士三千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地。锦遁归厦门。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赡军购马，具甲胄弓矢，糜白金五万，皆出私财，诏嘉奖。

十七年，锦其将刘国轩、吴淑、何佑等复犯漳、泉，海澄公、黄芳世、都统穆赫林、提督段应举等与战，败绩。遂陷海澄、长泰、同安、惠安、平和诸县。诏擢启圣福建总督，条上机宜，“请调福宁镇兵助攻泉州，调衢州、赣州、潮州三镇兵助攻漳州，复设漳浦、同安二总兵，增督标兵五千。通省经制兵万八千，申明临阵赏罚，禁厮役占兵额。”下议政王大臣议，衢、赣、潮三路皆重地，未便征发，既增督标兵，毋庸复广通省兵额，余皆从其议。七月，偕海澄公黄芳度自永福进克平和、漳平。国轩等解泉州围，进逼漳州，壁于蜈蚣岭。启圣率壮士钟宝、张黑子等出战，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贼寨，斩其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国轩遁海澄，乘胜复长泰。叙功，进正一品。九月，复遣仪率兵攻同安，敌弃城遁，斩其将林钦等。寻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进攻海澄，败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

十八年，国轩与淑、佑等踞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启圣偕赉塔捷及巡抚吴兴祚等邀击，大败之，先后招降所置吏四百余、兵一万四千有奇。国轩等复率万余人谋夺榴山寨，启圣偕赉塔及副都统石调声击败之，至太平桥、潮沟斩千余级。十九年，会赉塔等攻海澄。时提督万正色先克海坛，启圣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并进，破十九寨，别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降锦将朱天贵等，锦退保澎湖，尽复所陷郡县，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克军饷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海坛进师，力为阻挠，及克厦门，又言当直取台湾。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吴兴祚、万正色平海奏功，启圣惭妒，妄谓正色与锦将朱天贵有约，让海坛而去。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尝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臣于十七年七月至省，见总督官廨为耿精忠屯兵毁伤倾圮，因捐赀修整，日役不过数十，栅外员役私舍，令其自行撤除。至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十八年十一月，臣密陈进剿机宜，请水陆五道进兵，并未阻挠。至得厦门即攻台湾，先于十八年九月预陈，亦非届时发议。抚臣、提臣拜疏出师，平贼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惭妒。朱天贵应抚投诚，天贵言之而臣始知之。臣任三闽三职，虽无妒功之心，实有溺职之咎。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二十一年，叙克海

澄、金门、厦门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方郑锦屡人寇，徙滨海居民入内地，俾绝接济、避侵掠，下令越界者罪至死，民多荡析。及禁旅班师，驱系良民子女北行，启圣白王严禁。复捐赀赎归难民二万余人，并请开海界、复民业，听降卒垦荒，民困渐苏。及锦死，子克塽仍其爵，称延平王，凡事皆决之国轩等。启圣令知府卞永誉、张仲举专理海疆，多以金帛间其党。与克塽乃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薙发登岸，如琉球、高丽例。启圣以闻，上不许，趣水师提督施琅进征。

二十二年六月，琅进攻台湾，取澎湖。启圣驻厦门督馈运，以大舟载金、缯、货、米至军，大赉降卒，遣之归，台民果携贰。复设间使克塽与国轩互相猜，众莫为用。琅遂定台湾，克塽国轩等皆降。语具《琅传》。启圣还福州，未几，疽发背，卒。明年，部议以启圣修缮船舶、军械，浮冒帑金四万七千有奇，应追缴，上念其劳，免之。

子仪，膂力绝人，雄伟与父埒。初以捐纳知县从征，累战有功。康亲王檄署游击。议叙，内擢郎中。上以仪有才略，且自陈愿以武职自效，改都督佥事，以总兵用，历狼山、杭州、沅州、鹤庆诸镇总兵，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卒，赐祭葬。

钟宝，少业屠，流为盗。启圣令香山，招之降。后启圣征福建，宝偕同降者二十人隶麾下，每战辄当前，所向有功。累进秩都督佥事。启圣卒，遂归。后数年，部议注官，授潼关参将，迁靖边协副将。卒。宝抚兵民有恩，称为钟佛子。

韩大任，降后入觐，圣祖以其为三桂将，留为内务府包衣参领。二十九年，从佟国纲征噶尔丹，次乌兰布通，伏发，国纲殁于阵。大任惊曰："吾闻临阵失帅，兵家大罪。吾以叛逆之党，蒙恩不死。今岂可坐必死之律，复对狱吏乎？"因驰入贼阵，手刃数十人，死之。

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兴祚自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金声桓叛，郡县多被寇，萍乡以有备独完。坐事罢。旋以守御功复官，授山西大宁知县，迁山东沂州知州。白莲教啸聚为患，兴祚开谕散遣之。复坐事降补江南无锡知县。县吏亏库帑，更数政未得偿，官罢不能去。兴祚至，为请豁除，其当偿者出私财代输。清丈通县田，编号绘图，因田征赋。飞诡隐匿，皆不得行，县徭役未均，最烦苦者为图六。兴祚以入官田征租雇役，民害乃除。岁饥，为粥食饿者。八旗兵驻防苏州，兴祚请于领兵固山，单骑弹压。兵或取民鸡，立笞之，皆奉约束。塘溢，兵不得度，立竹于塘旁，悬灯以为识，骑行如坦途。

康熙十三年，迁行人，仍留知县事，用漕运总督帅颜保荐，超擢福建按察使。有朱统锡者，号明裔，耿精忠私署敉远将军，及精忠降，自称宜春王，据贵溪为乱，与福建错壤。兴祚轻骑至光泽，抚其将陈龙等，遣降将阳自归为内应，令龙导师入，其将冯珩等缚统锡，率兵三千以降。

十七年，擢巡抚。时郑锦踞台湾，遣其骁将刘国轩等陷漳、泉属县，复围泉州。兴祚率标兵自兴化赴援，至仙游，锦将黄球等率二千人结土寇万余屯白鸽岭。兴祚分兵三道，自当中路，与战，自辰至酉，相持不即退兴祚遣兵自间道夺白鸽岭关口，斩级六百，堕岸溺水死者甚众，寇乃溃走，追败之于岭头湾，复永春、德化二县。国轩自泉州走入海，以巨舰数百出没赤屿、黄崎诸处。兴祚遣总兵林贤等统水师出海，分三路夹攻，焚敌舰六十余，俘斩六千有奇。疏报捷，并言："海逆逼犯漳、泉，大军由陆路进发，跋涉疲难。臣前捐募水兵，一战破贼，但兵力稍薄，未易轻取厦门。若得水师二万，再添造战船，可直捣巢穴，扫荡鲸波。"诏允行。

十八年，国轩率兵二千至郭塘、欧溪头，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兴祚与都统吉勒塔布、总督姚启圣会师击走之。兴祚遣驿传道王国泰等招降锦将蔡冲琱、林忠等三百八十五人，兵万二千五百，拔难民千二百，得舟六十七。叙前后功，进秩正一品。

十九年，疏言："郑锦盘踞厦门，沿海生灵受其荼毒。臣去冬新造战船，水师提督万正色分配将士，自闽安出大洋操练。俟旧存船艘修葺完整，江南炮手齐集，即相机进取厦门。"二月正色师进海坛，兴祚自泉州会宁海将军拉哈达、总兵王英等赴同安，攻克汕洲、浔尾诸隘。渡海，拉哈达出中路，英右，兴祚左，奋战，敌大溃，遂克厦门。时正色已取海坛，降锦将朱天贵等复遣兵取金门，余众悉窜台湾。捷闻，诏嘉奖，下部优叙。兴祚因请留澳民防守，蠲荒田租粮，减关课。正色亦请

于海澄、厦门分兵驻守。上命侍郎温岱赴福建会议。温岱至，启圣与言正色复海坛，与天贵先有约乃进兵，无杀贼攻克事。温岱还京师，兵部据其言，议兴祚冒功，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二十年，擢两广总督。兴祚上官，疏言尚之信在广东横征苛敛，民受其害数十年。因举盐埠、渡税、税总店、渔课诸害，悉奏罢之。自迁界令下，广东沿海居民多失业，兴祚疏请展界，恣民捕采耕种。上遣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兴祚巡历规画，兵民皆得所。又言潮州海汛辽阔，商民往来贸易，恐宵小潜踪，应令澄海协达豪营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防外海岛屿，诏并允行。二十四年，疏请于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鼓铸，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疏劾兴祚鼓铸浮冒，下吏议，当镌秩，命以副都统用。

三十一年，授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复坐事镌秩。三十六年，上征噶尔丹，命自呼坦和硕至宁夏安十三塘，兴祚愿效力坐沙克舒尔塘，未几，复原秩。三十六年，卒。

兴祚为政持大体，除烦苛，卒后远近戴之。历官之地，并吁祀名宦。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师定福建，琅从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芝龙归京师，其子成功窜踞海岛，招琅，不从。成功执琅，并絷其家属。琅以计得脱，父大宣、弟显及子侄皆为成功所杀。十三年，从定远大将军贝子济度击败成功于福州，授同安副将。十六年，成功据台湾，就擢琅同安总兵。

康熙元年，迁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其子锦率众欲犯海澄，琅遣守备汪明等率舟师御之海门，斩其将林维，获战船、军械。未几，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等攻克厦门，敌惊溃，琅募荷兰国水兵，以夹板船要击，斩级千余，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叙功，加右都督。三年，加靖海将军。

七年，琅密陈锦负隅海上，宜急攻之。召诣京师，上询方略，琅言："贼兵不满数万，战船不过数百，锦智勇俱无。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贼势立绌，倘复负固，则重师泊台湾港口，而别以奇兵分袭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港海翁堀。贼分则力薄，合则势蹙，台湾计日可平。"事下部议，寝其奏。因裁水师提督，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

二十年，锦死，子克塽幼，诸将郑国轩、冯锡范用事。内阁学士李光地奏台湾可取状，因荐琅习海上事，上复授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谕相机进取，琅至军，疏言："贼船久泊澎湖，悉力固守。冬春之际，飓风时发，我舟骤难过洋。臣令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二十一年，给事中孙蕙疏言宜缓征台湾。七月，彗星见，户部尚书梁清标复以为言，诏暂缓进剿。琅疏言："臣已简水师精兵二万、战船三百，足破灭海贼。请趣督抚治粮饷，但遇风利，即可进行，并请调陆路官兵协剿。"诏从之。

二十二年六月，琅自桐山攻克花屿、猫屿、草屿，乘南风进泊八罩。国轩踞澎湖，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琅遣游击蓝理以鸟船进攻，敌舟乘潮四合。琅乘楼船突入贼阵，流矢伤目，血溢于帕，督战不少却，总兵吴英继之，斩级三千，克虎井、桶盘二屿。旋以百船分列东西，遣总兵陈蟒、魏明、董义、康玉率兵东指鸡笼峪、四角山，西指牛心湾，分贼势。琅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隧，以八十船继后，扬帆直进。敌悉众拒战，总兵林贤、朱天贵先入阵，天贵战死，将士奋勇衷击，自辰至申，焚敌舰百余，溺死无算，遂取澎湖，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大惊，遣使诣军前乞降，琅疏陈，上许之。八月，琅统兵入鹿耳门，至台湾。克塽率属薙发，迎于水次，缴延平王金印。台湾平，自海道报捷。疏至，正中秋，上赋诗旌琅功，复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赐御用袍及诸服物。琅疏辞候封，乞得如内大臣例赐花翎，部议谓非例，上命毋辞，并如其请赐花翎。

遣侍郎苏拜至福建与督抚及琅议善后事。有言宜迁其人、弃共地者，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

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虑。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臣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兵、副将、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豁。驻兵现给全饷，三年后开征济用，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关四省要害，断不可弃。并绘图以进。”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奏应如琅请。寻苏拜等疏亦用琅议，并设县三、府一、巡道一，上命允行。

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朱忸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余职官及恒等于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

二十七年，入觐，温旨慰劳，赏赉优渥。上谕琅曰：“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尚有轻尔者，惟深知尔，待尔甚厚。后三逆平定，惟海寇潜据台湾为福建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朕特加擢用，尔能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或有言尔恃功骄傲，朕令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而勿遣耶？今命尔复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琅奏谢，言：“臣年力已衰，惧勿胜封疆之重。”上曰：“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手足之力哉？”命还任。三十五年，卒于官，年七十六，赠太子少傅，赐祭葬，谥襄壮。

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将出师，值光地请急归，问琅曰：“众皆言南风不利，令乃刻六月出师，何也？”琅曰：“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动，不过七日，举之必矣。即偶有飓风，此则天意，非人虑所及。郑氏将刘国轩最骁，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及战，云起东南，国轩望见，谓飓作，喜甚。俄，雷声殷殷，国轩推案起曰：“天命矣！今且败。”人谓琅必报父仇，将致毒于郑氏。琅曰：“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子世纶、世骠自有传，世范袭爵。

朱天贵，福建莆田人，初为郑锦将。康熙十九年，师下海坛，以所部二万人、舟三百来降，授平阳总兵。琅攻澎湖，天贵以师会。国轩拒战，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赠太子少保，谥忠壮。

论曰：台湾平，琅专其功。然启圣、兴祚经营规画，戡定诸郡县。及金、厦既下，郑氏仅有台澎，遂聚而歼。先事之劳，何可泯也？及琅出师，启圣、兴祚欲与同进，琅遽疏言未奉督抚同进之命。上命启圣同琅进取，止兴祚行。既克，启圣告捷疏后琅至，赏不及，郁郁发病卒。功名之际，有难言之矣。大敌在前，将帅内相竞，审择坚任，一战而克。非圣祖善驭群材，曷能有此哉？

清史稿卷二六一　列传第四八

蓝理　黄梧子芳度　从子芳世　芳泰

杨捷，字元凯，义州人，先世居宝应，明初以军功授后屯卫指挥使，世袭，遂家焉。捷初为明裨将，顺治元年来降，授山西抚标中军游击。岚州土寇高九英等聚众剽掠，巡抚马国柱檄捷捕治，斩九英，毁其巢。国柱迁总督，以捷为督标中军参将，旋擢副将。

四年，师定广东，命捷率宣化、大同兵三千往镇抚。五年，行次池州，金声桓李成栋叛。大将军谭泰请以捷驻防九江会剿，即授九江总兵，率兵复都昌，获声桓所置吏余应桂等，斩之。江西平，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十年，从靖南将军喀喀木讨广东叛镇郝尚久复潮州，调陕西兴安，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请留原镇，加右都督。调福建随征右路总兵，十二年，叙复潮州功，进左都督。郑成功侵掠福建，与战云霄、铜山诸处，屡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会成功陷镇江，窥江宁，加太子少保，充江南随征左路总兵，驻扬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败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余人，诛之。

康熙十二年，调江南。十七年，郑锦攻漳州，陷海澄。调捷福建，辖水陆各军，进少保兼太子太保。疏言：“臣前剿贼云宵、铜山间，深知闽兵不力战。自任江南提督，召募材健，训练有年。拟选三千人随征福建。”诏允之。捷至福州，闻锦犯泉州，即督兵趋惠安。锦将刘国轩断洛阳桥，以三千人据陈山坝阻我师，捷遣游击李琏等袭破之。总兵黄大来与副都统禅布等会师洛阳桥南夹击，国轩遁，泉州平。锦将王一鹏复窥惠安，捷令总兵张韬御之，捕斩略尽。其别将叶明、纪朝佐等出没德化、永春间，萧武等以舟师泊湄州，窥兴化。捷遣将防守策应，移师至漳州。偕副都统吉尔塔布等败国轩于江东桥，又分兵屯守柯坑山、凤山万松关诸要隘，遣别将扼守榴山寨。

捷初上官，疏请别设水师提督，得以专御陆路。上授捷昭武将军，领福建陆路提督事。十八年，国轩率众劫榴山寨，欲夺江东桥。捷会平南将军赉塔等分两翼夹击，大败之于下坑山及欧溪头，斩级千余，获甲仗无算。国轩屯狮子山，联络远近各寨为声援。十九年，捷亲率健卒剿平乌屿诸寨，与总督姚启圣、总兵姚大来等分下玉洲、三义、石码，连破十九寨，进取海澄。锦将苏侃以城降，遂乘胜与浙江提督石调声复厦门，国轩自铜山窜归台湾。

是年，以老病乞罢，命还任江南提督，叙复海澄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赠少傅兼太子太傅，谥敏壮。孙铸，袭职，请改籍扬州卫。

石调声，汉军镶黄旗人。以佐领从征广东，叙功，予世职拖沙喇哈番。迁参领，驻防福建。擢杭州副都统。耿精忠犯浙江，调声迎击，屡却贼。擢浙江提督。康熙十七年，郑锦遣国辅等犯海澄，诏趣调声赴援，未至而海澄陷，康亲王檄守惠安，贼陷同安，遂围泉州，惠安亦陷。调声退军兴化，与参赞大臣禅布攻复惠安，逐北至洛阳桥。泉州围解，复偕副都统沃申破贼江东桥。顷之，国轩等复夺桥，断饷道，将军赉塔檄调声迎击，败之。十九年，复厦门、金门，国轩遁。调声还浙江任。初贼陷江山、惠安，战士暴骨多未瘗，议者以咎调声。二十一年，追论夺官及世职。寻卒。

万正色，字惟高，福建晋江人。少入伍。以招降海寇陈灿等，叙功，授陕西兴安游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正色从西安将军瓦尔喀征四川，叛将谭宏等据阳平关拒战，败之于野狐岭，乘胜复广元、昭化。累擢岳州水师总兵。时三桂据岳州，扼守洞庭湖套，植木为椿阻我师。十七年，正色上官，率舟师夜入乱苇中，拔椿尽，击贼，屡败之。三桂将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舟二百攻柳林嘴，正色与游击唐善等击之，毁其舟。是岁三桂死于衡州，其子应麒与辉、义等守岳州。正色遣千总魏士曾赍书十四分致应麒部将，士曾为所杀。应麒亦杀部将之受书者，遂内讧。其将陈华、李超、王度冲出降，应麒弃城遁，遂复岳州。正色为士曾请恤，赠守备。十八年，追叙克阳平关，功加左都督。

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征福建，耿精忠降，而郑锦犹踞金门、厦门，陷海澄。正色自以闽人学习海上事状，因陈水陆战守机宜，言：“福建负山枕海，贼踪出没靡常。宜择官兵习于陆者分布要害，使贼不得登岸，水军自万安镇顺流直下金门，塞海澄以断其归路。贼自厦门来援，则从金门掩击。更请蠲除沿海边地杂派，设法招抚，善为安置，则贼党自散。”疏入，诏加太子少保，调福建水师总兵，擢提督。时议檄调荷兰国船进取厦门，正色疏言：“荷兰船迟速莫必，延至三四月，风信转南，即难前进。今新旧鸟船俱集，臣与抚臣吴兴祚决计进讨，臣率水师直攻海坛，兴祚率陆兵为声援。”

十九年，正色征海坛，分前锋为六队，亲统巨舰继之，又以轻舟绕出左右，并力夹攻，发炮击沉敌舰，溺死三千余人，遂取海坛。其将朱天贵遁，正色追蹑至平海澳，天贵走崇武，正色掩击，大败之。与将军拉哈达、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会师取厦门，天贵降。

锦窜归台湾。疏请分兵镇守滨海要地，上遣兵部侍郎温岱莅视。寻议铜山、厦门诸处量设总兵以下官，留水师二万人分镇之。初，海坛既克，下兵部叙功。启圣语温岱：“正色先与天贵约乃进兵，未尝与贼战。”兵部疏闻，上命仍议叙，予世职沙喇布勒哈番，上谕正色规取台湾，正色请缓师。二十年，改陆路提督。

二十五年，调云南。未几，与鹤庆总兵王珍互讦，命与珍诣京师质问。总督范承勋劾正色纳贿侵蚀，上遣侍郎多奇、傅拉塔按治，下刑部论死，上以正色功多，特寡之，夺官，仍留世职。三十年，卒。

吴英，字为高，福建莆田人。幼为海贼掠置岛中，更姓王。康熙二年，赴泉州降，授守备札。从提督王进功攻郑锦，拔铜山城，加都司佥书衔。寻授浙江提标都司。

十三年，耿精忠反，其将曾养性侵浙，总兵祖宏勋以温州叛应之，分犯宁波、绍兴。英从提督塞白理击败之，降其将李荣春等，迁左营游击。十四年，养性、宏勋率众十余万犯台州。英言于寨白理，阳修毛坪山径，潜引兵间道自仙居袭贼后，贼踞黄岩半山岭拒战。英偕游击曾承等冒矢石前进，斩其将刘邦仁等，遂复黄岩，迁中军参将。

十五年，贝子傅拉塔规复温州，养性、宏勋率三万人乘夜劫营。英分兵五百伏贼后，自率精锐据大羊山，阻其要道，遇贼，殊死战，身中数枪。师继进，伏尽起，贼大溃，斩获无算。寻从提督石调声援象山，贼屯石门、西溪二岭。英偕游击侯奇等分兵三道抵慈溪，击沉贼船，歼其众，遂复象山。九月，康亲王杰书进征福建，精忠降，养性、宏勋引退。其将冯公辅犹踞松阳，英入山，招之降。其党林惟仁等屯处州。英剿抚兼用，斩贼五百余，降惟仁及兵千余。

十七年，锦犯泉州，康亲王檄调声赴援，英率师从。锦将刘国轩据洛阳桥，英自上游陈山坝渡江，以奇兵出贼后，造浮桥济师，前后夹攻，斩级六百有奇。迁福建督标中军副将。率师援漳州，连克十九寨，转战至江口，发炮击沉敌船，遂复海澄。十八年，国轩复拥众数万屯郭塘、欧溪头，谋夺江东桥，英击走之，擢同安总兵。

十九年，偕宁海将军拉哈达、巡抚吴兴祚自同安港口分兵，进克厦门，锦遁归台湾。是年英奏请复姓。二十二年，移兴化，会施琅进攻澎湖。英偕总兵朱天贵、林贤等自八罩屿乘风进击，游击蓝理陷围，英冲入敌阵，拔之出。翌日，进取虎井屿，英右耳中枪，益力战，跃入敌舰，手刃其将郑仁，余悉骇窜。国轩与郑克塽乞降，事具《琅传》。

二十四年，入觐，奏言："台湾地势绝险，土番只求衣食，素无他愿。自来小寇窃发，皆由内地奸民作祟，陆师搜捕易尽。前议设水师赶缯双蓬船百，请减十之八，留二十船分拨台湾、澎湖二处，传递文书。台湾、澎湖经制官兵一万员名，前议以鹿皮、白糖通洋助饷，不能如期给发。臣见台湾民田之外，别有水田，俱属郑氏亲党及其部将，耕牛甚多。请分四千屯田，每兵给田三十亩、牛一，课耕种。农隙操练，则兵有恒产，饷可省半。疏入，命议行。寻移镇浙江舟山。擢四川提督。

英先以军功加左都督，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叙平台、澎功，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三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改水师。上南巡，英朝行在，赐御书榜额。召见，问："福建令有无海寇？"英对曰："海寇断不至蔓延，若蔓延，任臣等何用？惟海中与城郭不同，一水汪洋，乘一小舟，随处可藏匿。商贾失利，不得已走而为盗，往往有之，不可遽谓之海寇也。"上降诏奖英笃实而明达，寻授威略将军，仍领水师提督事，复御制诗赐之，勖以黾勉防微。五十一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少保。

蓝理，字义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骜，膂力绝人。集族人勇健者击杀海寇卢质，诣吏，欲因以为功，吏疑亦盗也，系之狱。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纵系者，令赴蕃下授职。理间道走仙霞关诣康亲王军降，为乡导，破叛将曾养性于温州。十五年，从师入闽，授建宁游击。十七年，从都统赉塔败海寇于蜈蚣山，复长泰。十八年，迁灌口营参将。十九年，总督姚启圣驻师漳浦，令理分兵守高浦，辞不赴，劾理虚兵冒饷，坐夺官。下部议罪，拟杖徙，理请剿海寇自赎，上允之，发军前效力。

二十一年，提督施琅征台湾，知理英勇，奏署右营游击领舟师，部议格之，特旨允行。琅令理当前锋，诸弟瑶、瑗、珠皆从。郑克塽遣其将刘国轩守澎湖，令曾遂等率众数万迎敌，战舰蔽海。理督兵与，自辰至午，战益力。遂发炮，弹掠理而过，理仆，遂遥呼曰："蓝理死矣！"瑶扶理起立，理亦呼曰："蓝理在，曾遂死矣！"呼刀。族子法以授理，见理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瑗傅以衣，珠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击沉敌舰二，敌大溃。琅过理舟慰劳之，令治创复战。琅舟胶浅沙，敌舰环围之，理闻，赴援。理舟书姓名蓬上，敌惮理战，为稍却，追击，大败之。得敌舰，请琅易舟，出，逐敌至西屿，杀伤殆尽，遂克澎湖。台湾平，叙功，仍授参将，加左都督。

未几，丁父忧。二十六年，服阕，诣京师，迎驾赵北口，召至御前，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超授陕西神木营副将。寻擢宣化镇总兵，挂镇朔将军印。二十九年，移定海。四十

二年，复移天津。赐花翎、寇服，并御书榜曰“所向无敌”赍焉。四十三年，以旧伤疾作，乞解任，温旨慰留，遣御医诊视，理以畿辅地多荒洼，请于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岁收稻谷，民号曰“蓝田”。

四十五年，擢福建陆路提督。四十六年，上南巡，理迎驾扬州，赏赍有加，复御书榜曰“勇壮简易”。四十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五十年，巨盗陈五显等纠二千人扰泉州永春、德化诸县。事闻逾数月，理始疏陈，并言村落安集如故，上斥其诳，命夺职，总督梁鼐、巡抚满保先后劾理贪婪酷虐诸状，遣侍郎和托、廖腾煃会督抚按治得实，论斩，诏从宽免死，入京旗。五十四年，师北征，剿策妄阿喇布坦，理请赴军前效力，赐总兵衔，从都统穆尔赛协理北路军务。以病回京，寻卒。诏免所追银两，遣其妻子回籍归葬。

理虓勇善战。性率直。官福建提督，政行于乡里。捕治盗贼，遂及诸豪家。修桥梁，平道路，率富民钱，益积怨。泉州民绘虎为榜，列理诸累民状，以是得罪。上念其旧功，终矜全之。弟瑶，未仕，瑗，官至金门总兵；珠，累官参将。

黄梧，字君宣，福建平和人。初为郑成功总兵，守海澄。顺治十三年，梧斩成功将华栋等，以海澄降。大将军郑亲王世子济度以闻，封海澄公。十四年，总督李率泰疏请益梧兵合四千人，驻漳州。梧与李率泰及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分道进，破七城，克闽安镇。叙功，赐甲胄、貂裘，加太子太保。梧牒李率泰，荐委署都督施琅智勇忠诚，熟谙沿海事状，假以事权，必能剪除海孽，又言成功全藉内地接济，木植、丝绵、油麻、钉铁、柴米、土宄阴为转输，赍粮养寇，请严禁，并条列灭贼五策，复请速诛成功父芝龙。率泰先后上闻，琅得擢用，芝龙亦诛。寻命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用梧议也。

及成功病卒，其将万义、万禄、杨学皋、陈蟒、陈立勋、黄昌、黄义、余期英等诣梧降。康熙二年，师攻厦门，靖南王耿继茂出浔尾，梧偕李率泰出蒿屿，督水陆将卒夹击，斩获无算，遂克厦门、金门、浯屿三岛。郑锦遁据铜山。继茂令梧统兵驻云霄防剿。三年，梧招锦将周全斌、陈升、黄廷、何政、许贞、李思忠等来降。遂偕继茂、李率泰及提督王进功乘夜渡海，拔铜山。锦走还台湾。

梧疏言：“自海上归诚，十二年中，先后招抚文武吏二百余、兵数万人，有蒙赐封候伯且世袭者。臣公爵未定何等及承袭次数，乞敕部核议。”寻命定封一等公，世袭十二次。七年，兵部议裁汰诸行省兵额，梧标下额定官三十员、兵一千二百人，余移驻河南。十三年，耿精忠反，传檄至漳州。梧方病疽，闻变惊恚，遂卒。

子芳度，字寿岩。梧既卒，阳以梧命答精忠，而阴募兵自守，凡二月余，得壮士六千人，遂斩精忠所置都督刘豹等，誓师登陴，以蜡丸函疏，遣黄蓝间道驰奏。上嘉梧忠荩，降诏优恤，以芳度袭爵，并谕师自浙江、江西、广东三路入福建。芳度詗何路兵先到，迎会合剿。寻疏言：“漳州介耿、郑二逆间，自八月以来，坚与耿拒，伪与郑和。因得阴行招募，练成劲旅万人，分布漳城及龙溪等五县。无何，耿逆来犯，臣率众迎击，擒斩无算。二逆构怨已深，势必俱败。诚得粤省大兵乘胜进攻，臣当率师迎会，迅奏扫除之功。”十四年，复言：“臣拒耿引郑，固守一载有余。近二逆通好，臣谋已泄。郑逆遂撤回各镇，蜂聚海澄备粮缮器。臣知其狡谋，遣总兵杨壮猷等扼守平和，并令臣从兄芳泰突围赴广东，接引大兵。郑逆率众围城，昼夜攻击。臣连次出兵，斩其将黄鼎新、卢英等。但弧城缺饷，百计难支。计粤路援师，旦夕可至。乞密敕浙江江西两路兵迅速进发，俾二逆不能相顾，臣可会合奏功。

漳州自五月被围至七月，敌来益众，竖云梯攻城，炮毁城堞三十余丈。芳度率将士拒战，歼贼无算。敌环攻不退，芳度连疏告急。诏趣统兵诸将迅速赴援，并拔饷接济。十月，城中粮尽，叛将吴淑引贼陷城。芳度率兵巷战，力竭，赴开元寺井死，年二十有五。贼戕其尸，母赵、妻李自经。从父枢、从兄芳名、弟芳声、芳祜并死。期功男女从死者三十余人，贼又断梧棺，毁其尸。副将蔡隆，游击朱武，外委张琼、戴邻、陈谦俱骂贼死。事闻，优诏褒恤，赠芳度王爵，谥忠勇，如多罗郡王例，遣大臣致祭。隆、武、琼、邻、谦俱赠官有差。

梧兄子芳世，字周士。先于康熙元年赍梧疏入觐，留京师，授一等侍卫。及芳度遣蓝赍疏告急，芳世自陈乞从大军自广东进援，上许之，以为福建随征总兵官，降敕褒勉。世芳至广东，会弟芳泰自漳州突围出，芳世督兵赴援，距漳州仅二日，闻城陷，退屯惠州。芳度殉难，诏以芳世袭爵。十五年，叛将马雄等诱芳世兄弟附三桂，不从，乘间脱走，至江西、信丰，遣蓝赍疏陈陷贼始末。上嘉之，加太子太保，命仍镇守漳州。蓝自参将擢海澄总兵，令驰赴康亲王军，俟漳、泉恢复，收集海澄公部下散失官兵，镇守汛地。

十六年，芳世疏言："臣叔梧遗骸遭贼残毁，请与芳度一体议恤。臣叔枢骂贼而死，臣弟芳名、芳声奋力守城，同日遇害，并乞赐恤。"诏赠梧太保，谥忠恪，枢赠按察使佥事，芳名、芳声赠太常寺卿，各予荫，赐芳世蟒袍、弓矢、鞍马，褒嘉甚至。十七年，锦将刘国轩、吴淑犯海澄，芳世与总督郎廷相、副都统孟安等迭败之观音山、秬山头、石玛村等处。国轩退犯漳州，芳世率兵堵剿，歼贼甚众。山寇蔡寅诈称朱三太子，纠众数万，与锦通，犯漳州。芳世击败之于天宝山，斩其渠杨宁等。芳世疏言："漳州乱后，臣叔梧、弟芳度旧部离散，臣渐次收集，得四千八百人，选补本标五营六百人，余无额可补，乞汰留三千人，别立三营，视经制给饷。"部议从之。未几，病卒，遗疏言："闽省久困兵祸，漳州尤甚。愿大师底定后，严饬有司轻徭薄赋，苏此残黎。"并区画海疆数事，复以子溥年才九岁，请以弟芳泰袭爵，诏赠少保，谥忠襄。

芳泰，字和士。少为诸生。佐芳度守漳州，突围出乞援。城陷后，父母妻子皆遇害。至广东，值尚之信叛，芳泰与芳世从巡抚杨熙力战得出。寻授江南京口总兵。芳世卒，袭爵。屡出剿贼，复平和、漳平诸县。总督姚启圣疏言芳泰年少，不能辖标兵，下部议，令芳泰诣京师。芳泰疏请暂驻汀州，为兄芳度营葬。启圣复言海澄公标下旧兵，闻芳泰在汀州，皆走依之，伪将吴淑兄弟以曾害芳度，不敢来降，请敕芳泰速离福建。十八年，芳泰至京师，上言："臣久经行阵，不为幼弱。离漳已十月，不闻吴淑投诚。督臣无计办贼，以臣藉口。臣当壮年，乞仍驻闽疆督剿，以报主恩。"上慰谕之。二十二年，许其回籍营葬。二十九年，卒，以子应缵为芳度后，袭爵。四十九年，应缵为芳泰请恤，赠太子少保。乾隆初，追谥襄悫。三十二年，高宗特诏以公爵世袭罔替。

应缵卒，谥温简。无子，以从子仕简为后，袭爵。乾隆初，朝京师。高宗以其幼，令还里待命。十九年，授衢州总兵。二十四年，迁湖广提督，历广东、福建陆路水师。疏发厦门商船陋规，上嘉之，谕："汝知恩，朕亦知人。"漳、泉民流人台湾，屡出劫掠，仕简亲渡海督兵捕治。再入觐，赐黄马褂、双眼花翎、黑狐端罩。病后偶踬，赐人参、高丽清心丸。淡水生番戕同知杨凯，复渡海督兵捕治，加太子太保。林爽文乱起，督兵讨之，师久无功。总督常青、李侍尧先后劾仕简贻误，夺官，逮下刑部论斩，特宥之。寻赦归，卒。

仕简子秉淳前卒，以其孙嘉谟袭爵。秉淳初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狼山总兵。嘉谟初授头等侍卫，累迁至温州总兵。

穆赫林，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祖琐诺木，为兀鲁特贝勒。太祖时，从明安来归。积战阀，授二等总兵官。卒，顺治间，追谥顺良。再传，子僧格袭世职，遇恩诏，累进三等伯。卒，穆赫林袭职。康熙五年，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列议政大臣。

吴三桂反，十三年，偕都统拉哈达率兵驻防兖州，旋命移驻江宁。时耿精忠叛应三桂，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贝子傅喇塔讨之。穆赫林率所部喀喇沁、土默特兵赴浙江，与傅喇塔师会。十四年，从攻台州，精忠将林冲纠众万余，列十三寨拒战。穆赫林督兵攻拔其寨，斩获无算，复仙居。

师自黄岩进，精忠将曾养性偕叛将祖宏勋据温州，分水岭迎战。穆赫林击败之上塘岭，得战舰三十余。精忠将彭国明率众五千濒瓯江列寨，穆赫林率兵至宝带桥奋击，斩级千余。尽获其枪械、旗职，遂薄江而陈，贼来犯，辄战却之。温州绕城为濠属瓯江。为闸以蓄水，师争闸，贼护甚力，久未能薄城。时康亲王杰书驻金华，檄傅喇塔与穆赫林速攻城。穆赫林言必得大炮乃可克。十五年，上责王贝子等迁延，师无功。王因劾穆赫林与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段应举等违令瞻顾状，命事平议罪。八月，康亲王自衢州攻克仙霞关。精忠降，徙养性、宏勋等至福州。檄穆赫林移师福建，驻守延平。

郑锦使其将吴淑、吴潜自邵武来攻，穆赫林击之浦塘隘口，阵斩其将杨大任等，乘胜复邵武、汀州二府及所属县。锦屡犯泉州，复侵潮州，穆赫林与副都统沃申、总兵马三奇等分兵赴之，屡捷。十七年，锦犯海澄，穆赫林与海澄公黄芳世率兵迎击于湾腰树，战失利，退保海澄。锦复纠众环逼，据高阜瞰城中，炮石交下，穆赫林与应举协力固守，粮尽，身负重创，未几城陷，乃与应举自经死。事平，吏议穆赫林征温州师无功，守海澄闻援且至，不能突围出，当夺官及世职，籍其家。上以穆赫林有战功，贳籍没，命其从子赫达色袭爵。世宗时，诏与应举并入祀昭忠祠。

段应举，汉军镶蓝旗人。父思信，明广宁千总。太祖取广宁，来降，予世职备御。卒，应举袭。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攻汾州及太谷，克之。复从贝勒屯齐征湖南，屡有功。累擢镶蓝旗汉军梅勒额真，进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偕镇国将军王国光赴广东，驻防潮州。康熙三年，剿叛将苏利于南唐铺，贼败遁，复碣石卫。叙功，进世职一等。寻署山东提督。十三年，率兵赴杭州剿御耿精忠，授福建提督。击贼仙居、黄岩、太平、乐清，进围温州，皆捷。十五年，从康亲王征福建，精忠降。时郑锦据漳、泉、兴化，与将军拉哈达合兵进剿，复兴化、泉州二城。复分兵定漳州及海澄等县，应举进驻海澄。十七年，刘国轩、吴淑等陷平和，穆赫林战失利。诏责应举不能平贼，调江宁提督杨捷代之，应举仍以副都统从征。寻城陷，死之。

论曰：郑氏为海疆患三十余年，捷、正色捍卫艰难，内定泉、漳，外收金、厦。英、理遂佐施琅越海恢疆，而理尤忠奋，称虎将。方郑氏乱时，有自海上降者，辄优以封爵，林兴珠为建义候，郑鸿逵为奉化伯，周全斌为承恩伯，郑缵绪为慕恩伯，梧最先降，授成功旧封。子芳世殉漳州，以忠延世。穆赫林等死海澄，孤城抗节，亦自有足称者。悍寇死战，御之艰，克之尤伟矣！

清史稿卷二六二　列传第四九

魏裔介，字石生，直隶柏乡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工科给事中。五年，疏请举经筵及时讲学，以隆治本。又言："燕赵之民，椎牛裹粮，首先归命。此汉高之关中，光武之河内也。今天下初定，屡奉诏蠲赋，而畿辅未沾实惠，且切责奉行之吏，彰信于民。"俱报闻。

辅吏科，以母尤归。服阕，九年，起故官。应诏疏言："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阏。大臣闢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以习功名。纪纲日弛，法度日壤。请时御正殿，召封群臣，虚心谘访。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记注，以求救时之实。"时世祖亲政，裔介疏言："督抚重臣宜慎选择，不宜专用辽左旧人。"又言："摄政王时，隐匿逃人，立法太严，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后以言官陈说，始宽其禁。责成州县，法至善也。若舍此之外别有峻法，窃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上韪之。

河南巡抚吴景道援恩诏荐举明兵部尚书张缙彦。裔介疏言："缙彦仕明，身任中枢，养寇误国，有虑杞、贾似道之奸，而庸劣过之。宜予摈弃，以协公论。"疏下部议，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又疏言："州县遇灾荒，既经报部，其例得蠲缓钱粮，即予停征，以杜吏胥欺隐。并就州县积谷及存贮库银，先行振贷。"下所司议行。时直隶、河南、山东诸省灾，别疏请振。上命发帑金二十四万，分遣大臣振之，全活甚众。

十一年，迁兵科都给事中。东南兵事未定，疏言："今日刘文秀复起于川南，孙可望窃据于贵筑，李定国伺隙于西粤，张名振流氛于海岛，运年征讨，尚稽天诛。为目前进取取，蜀为滇、黔门户，蜀既守而滇、黔之势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粤西稍弱，昨岁桂林之役未大创，必围再犯，以牵制我湖南之师。宜令藩镇更番迭出，相机战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粤西。粤西溃则可望詹落、滇、黔亦当瓦解。"又疏劾湖南将军续顺公沈永忠拥兵观望，致总兵官徐勇、辰常道刘升祚力竭战死。永忠坐罢任夺爵。复劾福建提督杨名高玩寇，致漳州郡县为郑成功沦陷，名高坐罢任。

寻迁太常寺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学士陈之遴营私植党。之遴坐解官，发辽阳间住。十四年，迁左都御史，上谕之曰："朕擢用汝，非繇人荐达。"裔介益感奋，尽所欲言。四月，因钦天监推算次月日月交食，疏请广言路，缓工作，宽州县考成，速颁恩赦，释滞狱，酌复五品以下官俸，减征调之兵，节供应之费。上嘉之，下部详议以行。尝侍经筵，讲汉文帝春和之诏，因举

仁政所宜先者数事。正阳门外荣园为前朝嘉蔬圃地，久为民居，部议入官。裔介过其地，民走诉，即入告，仍以予民。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七年，京察自陈。以御史巡方屡坐贪败，责裔介未纠劾，削太子太保，共职如故。

时可望犹据贵州，郑成功乱未已。裔介疏言："可望恃同蛮为助，宜命在事诸臣加意招徕，予以新敕印，旧者毋即收缴，则归我者必多。成功作乱海上，我水师无多，惟于沿海要地增兵筑堡，使不得泊岸劫掠，然后招其携贰，散其党与，海患可以渐平。"下部议行。未几，疏劾大学士刘正宗、成克巩欺罔附和诸罪，命正宗、克巩回奏，未得实，下法司勘讯，并解裔介官与质。谳定，正宗获罪籍没，克巩夺职视事，复裔介官。时以云南、福建用兵，加派钱粮。裔介疏请敕户部综计军需足用即停止，上命未派者并停止。康熙元年，云南即定，疏言："云南既有吴三桂藩兵数万，及督提两标兵，则满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边方辽远，不以满洲兵镇守要地，倘戎寇生心，恐鞭长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择大将领满兵数千驻防，无事则控制形势，可以销奸宄之萌。有事则提兵应援，可以据水陆之胜。"疏下部，格不行。复请以湖广总督移驻荆州，从之。

进吏部尚书。三年，拜保和殿大学士。时辅臣柄政，论事辄争执，裔介调和异同，时有所匡正。预修世宗实录，充总裁官。九年，典会试。是年内院承旨曾吏、礼二部选新进士六十人，试以文字，拟上中下三等入奏，上亲定二十七人为庶吉士。御史李之芳劾裔介所拟上卷二十四人，先使人通信，招权纳贿。并谓与班布尔善相比，引用私人。班布尔善官大学士，党鳌拜，伏法。上命裔介复奏，裔介疏辨，并方："臣与班布尔善同官，论事辄龃龉。以鳌拜之势焰，足迹不至其门，岂肯附班布尔善？臣服官以来，弹劾无所避忌。前劾刘正宗，其党切齿于臣者十年于兹。之芳，正宗同乡，今为报复。"因自请罢斥，疏下吏部会质。之芳力争，裔介自引咎。部议以之芳劾奏有因，裔介应削秩罚俸，上宽之，命供职如故。

十年，以老病乞休，诏许解官回籍。世祖实录成，进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卒，赐祭葬如制。

裔介居言路最久，疏至百余上，敷陈剴切，多见施行。生平笃诚，信程、朱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著述凡百余卷，大指原本儒先，并及经世之学。家居十六年，躬课稼穑，循行阡陌，人不知其为故相也。雍正间，祀贤良祠。乾隆元年，追谥文毅。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典顺天乡试，迁国子监司业，进弘文院侍读。

康熙六年，圣祖诏求直言。时辅臣鳌拜专政，赐履上疏几万言，略谓："民生困若孔亟，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一旦水旱频仍，蠲豁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振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脊。然非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朝廷方责守令以廉，而上官实纵之以贪。方授守令以养民之职，而上官实课以厉民之行。故督抚廉则监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抚贪则监司贪，守令亦不得不贪。此又理势之必然者也。伏乞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督抚得人，守令亦得人矣。虽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本原之地则在朝廷。其大者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今朝廷之可议者不止一端，择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日，政事极其纷更，而国体因之日伤也。国家章程法度，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患已潜滋暗伏于其中。乞敕议政王等详议制度，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矣。一日，职业极其隋窳，而士气因之日靡也。部院臣工大率缄默瞻顾，外托老成慎重之名，内怀恃禄养身之念。尤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乞申伤满、汉诸臣，虚衷酌理，实心任事，化情面为肝胆，辅推诿为担当。汉官勿阿附满官，堂官勿偏任司员。宰执尽心献纳，勿以唯诺为休容，台谏极力纠绳，勿以钳结为将顺，则职业修举，官针日肃而士气日奋矣。一日，学校极其发驰，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戈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斯道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日，风俗极其僭滥，而礼制因之日坏也。今一

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糜终岁之粮，舆隶被贵介之服，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夫风俗奢、礼制坏，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也。乞明诏内外臣民，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则贪风自息、民俗渐醇矣。虽然，犹非本计也。根本切要，端在皇上。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毋徒事讲幄之虚文，毋徒应经筵之故事，毋以寒署有辍，毋以晨夕有间。于是考诸六经之文，监于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端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地，微而起居言动之恒，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鳌拜恶之，请治以妄言罪，上勿许。

七年，迁秘书院侍读学士。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年来灾异频仍，饥荒垒见，正宵旰忧勤、彻县减膳之日，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乞时御便殿，接见群臣，讲求政治，行之以诚，持之以敬，庶向辅咎征为休征。”疏入，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尤实事，以所陈无据，妄奏沽名，下吏议，镌二秩，上原之。八年，鳌拜败，命康亲王杰书等鞫治，以鳌拜衔赐履，意图倾害，为罪状之一。方鳌拜辅政擅威福，大臣稍与异同，立加诛戮。赐履以词臣论事侃侃无所避，用是著直声。上即位后，未举经筵，赐履特具疏请之，并请设起居注官。上欲幸塞外，以赐履疏谏，乃寝，且嘉其直。

九年，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内阁，设翰林院，更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以赐履为讲官，日进讲弘德殿。赐履上陈道德，下达民隐，上每虚已以听。十四年，谕奖其才能清慎，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侨居江宁。

二十三年，上南巡，赐履迎谒，召人封，御书经义斋榜以赐。二十七年，起礼部尚书。未几以母尤去。二十八年，上复南巡，赏赉有加。二十九年，起故官，仍直经筵。命往江南谳狱，调吏部。曾河督斩辅请豁近河所占民田额赋，命赐复会勘。奏免高邮、山阳等州县额赋三千七百二十八顷有奇。三十四年，弟编修赐瓒以奏对欺饰下狱，御史龚羚麟遂劾吏部铨除州县以意高下，赐履伪学欺罔，乞严谴。下都察院议，赐履与尚书库勒纳，侍郎赵士麟、彭孙遹当降官，上不问，赐瓒亦获赦。

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预修《圣训》、《实录》、《方略》、《明史》，并充总裁官。典会试者五。以年老累疏乞休。四十二年，温旨许解机务，仍食俸，留京备顾问。四十五年，乞归江宁。比行，召人讲论累日。赐履因奏巡幸所至，官民供张烦费，惟上留意，上颔之，给传遣官护归。四十六年，上阅河，幸江宁，召见慰问，赐御用冠服。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命礼部遣官视丧，赐赙金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上追念赐履，知其贫，迭命江宁织造周恤其家。论吏部召其二子志契、志夔诣京师，皆尚幼，复谕赐履僚属门生醵金次之。

赐履论学，以默识笃行为旨，其言曰：“圣贤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为神也。”著《闲道录》，尝进上，命备省揽。雍正间，祀贤良祠。

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幼颖异。年十三，举家陷山贼中，得脱归。力学慕古。顺治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乞省亲归。

十三年耿精忠反，郑锦据泉州，光地奉亲匿山谷间，锦与精忠并遣人招之，力拒。十四年，密疏言：“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诛求敲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精忠悉力于仙霞、杉关、郑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

不至，则我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务。”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上得疏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付领兵大臣。时尚之信亦叛，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康亲王杰书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精忠请降。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赍塔等讨郑锦，并求光地所在。十六年，复泉州，光地谒拉哈达于漳州。拉哈达白王，疏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命优叙，擢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以父丧归。

十七年，同安贼蔡寅结众万余，以白巾为号，掠安溪。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绝其粮道，贼解去。未几，锦遣其将刘国轩陷海登、漳平、同安、惠安诸县，进逼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南北援绝。光地遣使赴拉哈达军告急，值江水涨，道阻，乃导军自漳平、安溪小道入。光地从父日＜⿰火呈＞率乡勇度石珠岭，芟荆棘，架浮桥以济。光地出迎，具牛酒犒军。又使弟光垕、光垠以乡兵千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于永春。师次泉州，击破国轩，窜入拉哈达上其功，再予优叙，迁翰林学士。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并官日＜⿰火呈＞，后积功官至永州总兵。

十九年，光地至京师，授内阁学士。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

陈梦雷者，候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火呈＞潜诣萝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田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二十一年，乞假奉母归。二十五年，还京，授翰林院掌院学士，直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逾年，以母病乞归省。二十七年，至京。初，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善，于上前互相称引。上召德格勒与诸词臣试乾清宫，以文字劣，镌秩。旋掌院库勒讷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狱论罪。诏责光地，光地引罪，乞严谴，上原之。寻擢兵部侍郎。三十年，典会试。偕侍郎博霁、徐廷玺，原任河督靳辅勘视河工。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三十六年，授工部侍郎。

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汛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光地疏言：“漳河见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邱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邱县经广宗、钜鹿合于滏、又经束鹿、异州合于滹沱。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浚。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于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泛滥。”诏报可。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浚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通州等六州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遇水旱例不蠲免，光地奏请援民田例概蠲免之。三十九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余里。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畅，无水患。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四十二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光地疏办，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寻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霖论斩，籍没。

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四十七年，皇太子允乃以疾发，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抚直隶时，御史吕履恒劾光地于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

还其奏。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谳官降革有差，原夺官。

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于章奏。江宁知府陈鹏年忤总督阿山，坐事论重辟，光地言其诬，鹏年遂内召。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讦，遣大臣往讯，久不决。嗣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彬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五十二年，与千叟宴，赐赉有加。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越二年，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五十六年，还朝，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五十七年，卒，年七十七，遣恒亲王允祺奠酹，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子钟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于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遂于经学，与弟钟侨、钟旺俱以穷经讲学为业。钟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钟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

论曰：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裔介久官台谏，数进谠言，为尤盛危明之计，自登政府，柴立不阿，奉身早退，有古大臣之风。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光地易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谤丛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清史稿卷二六三　列传第五〇

王宏祚　姚文然　魏象枢

朱之弼　赵申乔

王宏祚，字懋自，云南永昌人。明崇祯三年举人。自蓟州知州迁户部郎中，督饷大同。顺治元年，授岢岚兵备道。总督吴孳昌以宏祚筹画军饷，请仍留大同。二年，以总督李鉴荐，仍授户部郎中。中原初定。图籍散佚。宏祚听强习掌故，户部疏请修赋役全书，以宏祚主其事。宏祚谓："民不苦正供而苦杂派，法不立则吏不畏，吏不畏则民不安。闾阎菽帛之输，朝廷悉知之，则可以艰难成节俭。版籍赋税之事，小民悉知之，则可以烛照绝侵渔。"裁定赋役，一准万历间法例，晚末苛细巧取，尽芟除之，以为一代程式。三年，加太仆寺少卿。六年，迁太仆寺卿，仍领郎中。

十年，擢户部侍郎。时云、贵尚为明守，孙可望据辰州。宏祚请于江南、江西、湖广丰稔之地，采米谷、储粮饟为进取计。又言："黔国公沐天波世守云南，得民心，其僚属有散处江宁者，宜今宜往招天波为内应。贵州九股黑苗，自都匀、黎平远及庆远、靖州，近为可望蹂躏，宜加意抚绥，俾令归化。冠服异制，勿骤更易。"上以所言足助抚剿，下经略大学士洪承畴采行。

十一年，给事中郭一鹗劾宏祚修赋役全书逾久未成，宏祚疏辨，一鹗复劾其巧饰。下部议，以各省册报稽迟，宏祚不举劾，论罚俸。十二年，疏请禁有司私派累民、将领冒名领饷，皆下部议行。十三年，以河西务钞关员外郎朱世德征税不如额，援赦请免议，坐降三级，命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叙劳，还所降级。考满，阴子。寻擢尚书，加太子少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较订律例。十六年，进太子太保。

云南平，迭疏上善后诸事，请开乡试，慎署员，设重镇，稽丁田，恤士绅，抚土司，宽新政。既，又疏言司道宜久任，州县宜部选，投诚宜解散，荒残宜轸恤，炉座宜多设。宏祚闻父母丧，疏乞解官奔赴，命在任守制。逾月，命出视事。十八年，圣祖即位，疏请归葬，许之。旋谕促还朝。

康熙三年，授刑部尚书，寻复还户部。四年，星变地震，求直言。宏祚疏言："异星见，天失其常，地震，地失其常。挽回天地之变，首在率循人事之常。"漕粮自通州运京师，或谓水次支散，可省转般费。宏祚持不可，谓："水次支散，受者艰负戴。必减直而售，则米狼戾在外。京仓领给难有

粜者，颗粒皆在都下。根本至计，不宜以小利遽变。”又有议尽裁州县存留与变漕粮官运为商运者，固争不得，具疏上之，卒如宏祚议。

六年，用辅政大臣鳌拜议，户部增设满尚书，以授玛尔赛，与宏祚龃龉。七年，户部失察书吏假印盗帑，大学士班布尔善独罪宏祚，坐夺官。八年，鳌拜得罪，起宏祚兵部尚书。九年，以老乞休，命驰驿归里，食原俸。宏祚中道疾作，侨居江宁。念未终事父母，辑永思录，自号曰思赍。十一年，疏辞俸，谕曰：“卿在官著有劳绩，引年乞休赐禄颐养，毋固辞。”十三年，卒赐祭葬，谥端简。

姚文然，字弱候，江南桐城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三年，以安庆巡抚李犹龙荐，授国史院庶吉士。五年，改礼科给事中。六年，疏请“敕抚、按、道恩诏清理刑狱，勿任有司稽玩。条赦之外，有可矜疑原宥者，许专疏上陈”。又请重定会试下弟举人选用例，以广任使。又言：“真隶与山东、河南接壤，盗贼窃发，东西窜匿，难于越境追捕。请改保定巡抚为总督，辖直隶、山东及河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又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诸疏皆下部议行。寻转工科。

八年，世祖亲政，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是岁，江南、浙江被水，文然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即，又言：“折漕例新定，民未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征耗银，或先已征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上并采纳。十年，疏言大臣得罪不当锁禁，得旨允行。迁兵科都给事中，乞归养。

康熙五年，起补户科给事中。六年，疏言：“四川、湖广诸省官吏，借殿工采木，搜取民间屋材、墓树，宜申饬禁止。”又言：“采买官物，其由官发价者，如有驳减余银，例贮司库。若价出自民，余银宜还之民间。”又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可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于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九年，考满内升，命以正四品顶带食俸任事。故事，给事中内升，还籍候补。留任自文然始。文然与魏象枢皆以给事中敢言负清望，号“姚魏”。十年，两江总督麻勒吉坐事逮诣京师，仍用锁系例。文然复上疏论之，上谕：“自后命官赴质，概免锁系，著为令。”寻迁副都御史，再迁刑部侍郎。十二年，调兵部督捕侍郎。京口副都统张所养劾将军柯永蓁徇私纵恣，令文然往按，永蓁坐罢。迁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习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镶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上嘉纳之。陕西提督王辅臣叛，河南巡抚佟凤彩引疾，上已许之。文然言河南近陕西，流言方甚，凤彩得民心，宜令力疾视事。上为留凤彩。

文然屡有论列，尤推本君身，请节慎起居。孝诚皇后崩，权攒巩华城，上数临视，文然密疏谏，且引唐太宗作台望昭陵用魏征谏毁台事相拟，上亦受之，不怫也。十五年，授刑部尚书。时方更定条例，文然曰：“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乃推明律意，铨稽研讨，必剂于宽平，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尝疑狱有枉，争之不得，退，长跪自责。又以明季用刑惨酷，奏除廷杖及镇抚司诸非刑。十七年，卒，赐祭葬，谥端恪。

文然清介，里居几不能自给，在官屏绝馈遗，晚益深研性命之学。子士基，官湖广罗田知县。士塾，官陕西朝邑知县，皆有治行。

魏象枢，字环极，山西蔚州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授刑科给事中。疏言：“明季大弊未禁革者，督、抚按听用官舍太杂，道、府、州、县胥隶太滥，请严予清厘。”报可。五年，劾安徽巡抚王痒受赇庇贪吏，痒坐罢。转工科右给事中。时以满、汉杂处不便，令商民徙居南城。象枢疏言：“南成地狭，商民赁卖无房，拆盖无地。请下部察官地官房，俾民输银承业。”复疏请更定会典。并下部议行。七年，转刑科左给事中。

八年，世祖亲政，有司有以私征侵帑坐罪者，象枢疏陈其弊，请饬州县依易知单造格眼册，注明人户姓名、粮银、款目及蠲赈清数，上大吏核验，印发开征。又请定布政使会计之法，以杜欺隐，立内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滞，皆见施行。复疏言：“圣政方新，机务孔多，中外相望治平，非同

昔日。上近巡京畿，转臣当陪侍法从，尽启沃之忠。倘远有临幸，亦宜谏止銮舆，副保傅之责。”又因灾变上言，谓天地之变，乃人事反常所致。语侵权贵尤急。九年，转吏科都给事中。十年，大计，疏请复纠拾旧制，言官纠拾未得当，不宜反坐，下所司，著为令。因复疏言顺治四年吏科左给事刘楗以纠拾被谴，宜予昭雪，上为复楗官。

总兵任珍失职怨望，并擅杀其家人，下九卿科道议罪，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人别为一议，象枢与焉。上责其徇党负恩，下部议，罪应流，宽之，命留任。十一年，大学士宁完我劾名夏，辞连象枢，谓象枢与名夏姻家牛射斗有连，象枢纠劾有误，吏部议降级，名夏改票罚俸，命逮问。象枢自陈素不识射斗，得免议。寻以名夏父子济恶，言官不先事论劾，各科都给事中皆镌秩，象枢降补詹事府主簿，稍迁光禄寺丞。十六年，以母老乞终养。

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令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予褒纳。复疏纠湖南布政使刘显贵侵公帑不当内升，给事中余司仁欺罔不法，皆坐黜。十二年，以岁满加四品卿衔，寻擢左佥都御史。

十三年，岁三迁，至户部侍郎。会西南用兵，措兵食，察帑藏，多所规画。疏论筹饷，请确估价直，严核关税，慎用各直省布政使。十七年，授左都御史。疏言：“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愿诸臣为百姓留膏血，为国家培元气。臣不敢不为朝廷正纪纲，为臣子励名节。”因上申明宪纲十事，上嘉其切中时弊。各直省举劾属吏多失当，江苏嘉定知县陆陇其有清名而被劾罢，象枢疏荐之。镇江知府刘鼎溺职，题升粮道。山西绛州知州曹廷俞劣迹显著，纠察不及，象枢疏劾之。磨勘顺天乡试卷，因陈科场诸弊，请设内廉监试御史。考核各直省学道，举劳之辨、邵嘉，劾虑元培、程汝璞，上如其议以为黜陟。

十八年，迁刑部尚书。象枢疏言：“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留御史台，为朝廷整肃纲纪。”上可其奏，以刑部尚书留左都御史任。分疏劾山西巡抚王克善、榷税芜湖主事刘源诸不法状，皆坐黜。七月，地震，象枢与副都御史施维翰疏言：“地道，臣也。臣失职，地为之不宁，请罪臣回天变。”上召象枢入对，语移时，至泣下。明日，上集廷臣于左翼门，诏极言大臣受赇徇私，会推不问操守。将帅克敌，焚庐舍，俘子女，攘财物。外吏不言民生疾苦。狱讼不以时结正。诸王、贝勒、大臣家人罔市利，预词讼，上干天和，严饬修省。是时索额图预政贪侈，诏多为索额图发，论者谓象枢实启之。

寻命举廉吏，象枢举原任侍郎雷虎、班迪、达哈塔、高珩，大理寺卿瑚密色，郎中宋文运，侍讲萧永豫，布政使华振姬，知县陆陇其、张沐凡十人。上谕曰：“雷虎朕亦闻其清，以其怠惰罢黜，即经象枢特荐，授内阁学士。班迪清慎，因使往江西按事，未能明晰，问以民间苦乐，又谢不知，以是镌秩。余令吏部议奏录用。”十九年，仍授刑部尚书。寻命与侍郎科尔坤巡察畿辅，按治豪猾，还奏称旨。

象枢有疾，上赐以人参及参膏，命内侍问饮食如何。二十三年，奏事乾清门，踬焉，即日疏乞休，再奏，乃许之，命之入对，赐御书寒松堂额，令驰驿归。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赐祭葬，谥敏果。

象枢以冯溥荐再起。象枢见溥，问何以见知？溥曰：“昔余为祭酒，故事，丁祭不得陪祀者，当于前一日瞻拜。君每期必至，敬慎成礼。一岁直大雨，君仍至，肃然瞻拜而去，此外无一人至者。余以是知君笃诚。”子学诚，进士，授中书。上推象枢恩，改编修，官至谕德。嘉庆间，录贤良祠诸臣后裔，赐象枢四世孙煜举人。

朱之弼，字右君，顺天大兴人。顺治三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转工科都给事中。八年，疏言：“国家宜重名器。旧制，胥吏供役年久无过，予以议叙，选用佐贰。令户、兵等部书役别系职衔，非官非吏，有玷班行。此曹起自贫乏，不数年家资钜万，衣食奢侈。非舞文作奸，何以致此？户、

兵堂司官岁有迁转，此曹历年久不去，官为客，吏为主，流弊何穷。请严察褫夺。”下部议行。九年，以父丧去。十一年，起补户科都给事中。

十二年，疏言：“小民纳粮一也，而其目有四：曰漕粮、白粮、军粮、恤孤粮。军粮、恤孤粮程限违缓，无增耗之费，有力之家，往往营求拨兑，单弱之户，派纳漕、白，苦乐不均。军粮行折色，军得银则妄费，生挂欠之弊。恤孤粮半饱豪强，鳏寡孤独无由控诉。请饬漕臣下各省粮道，亲督州县画一编征，尽数输纳，敢有拨兑者治罪。”又言：“钱粮侵欠，兵食不充，为上所廑念。侵欠之大者，曰漕欠、粮欠。漕欠责漕督亲督粮道，粮欠责督抚亲督布政使，令本年附征。某年欠项逾限不完，以溺职论，有司侵亏怠缓，纠劾不贷。如此，则年销年欠，宿逋可清。”上韪其言，并严饬行。又疏言：“国家章制大备，部臣实心任事，利自知举，弊自知革。令乃尽若事外，遇事至，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稍重大节请会议。不然，行外察报，迁延岁月而已。不然，听督抚参奏，科道指纠而已。不然，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上下相诿，彼此相安。国家事安得不废，百姓安得不困？欲致太平，必无之事也。臣愚谓今日求治，首在择人。上面召诸大臣亲试才品，因能授任。复考其历事后兴利几何，除弊几何，定功罪，信赏罚，则法行而事举矣。”上纳之弼言，谕六部去怠忽旧习。一岁中四迁，授户部侍郎。十三年，河西务钞关员外郎朱世德征税不如额，户部援赦请免议，上切责谴部臣，之弼降三级。

十五年，授光禄少卿，再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巡按未得其人，当责都察院考核，巡按之贤不肖，即都察院堂上官贤不肖。臣与诸巡按约，操守当洁清，举劾当得宜，抚按当互纠。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当，巡按贤者不荐，不肖者不纠，诸御史亦得论劾。至巡方应行诸事，当令掌河南道会诸御史各抒见闻，奏请明定画一。”从之。

世祖恶贪吏，命官得赃十两、役得赃一两，皆流徙。令即行，之弼疏论其不便，略谓：“自上论谕宣传后，抚按所纠，必无以大贪人告者。何则？一经提问，有司无不图保身命，虽盈千累百，而及其结谳，期不满十两而止。是未纠以前，徒层累而输于大吏。被纠之后，又层累而输于问官。尺籍所科，百不一二。盖虽起龚、黄为今之有司，未有不犯十两之令者。而今普天之下，皆不取十两之有司，岂真出古循吏上哉？良以令严则思遁，徒有名而无其实也。上但择抚按一大贪者征之，一大廉者奖之，则众贪惧、众廉奋矣。”

会岁旱求言，之弼疏言：“山东巡抚耿焞、河南巡抚卖汉复以垦荒蒙赏，两省百姓即以赔熟受困，岁增数十万赋税，多得之于鞭笞敲剥、呼天抢地之孑遗。怨苦之气，积为沴厉。”又疏劾户部赈济需迟，救荒无术。京师即得雨，河南报彰德、卫辉以旱成灾，户部奏：“上步祷天坛，时雨方降。彰德、卫辉地接畿南，何独请蠲恤？请覆勘。”之弼疏争，略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雨，安得以辇下例率土？且以抚臣疏报为不可信，而又倚以覆勘，使抚臣告灾如前，部臣信之不可，不信必易人而勘，徒使地方增烦扰耳。自夏徂冬，被灾州县未尽停征，待勘明已至来春，虽蠲免，徒饱吏橐，饥民转为沟中脊久矣。”与尚书王宏祚廷辨，卒从之弼议。十八年，复授户部侍郎。

康熙四年，调吏部。五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六年，疏言：“福建官兵月米五十余万石，岁征十万余石，余皆籴诸市，石值银二两四钱。朝廷买米养兵，绝不抑值以累民。臣闻延、建、汀、邵诸府民以买米摊赔为累，有愿缴田入官者。漳、泉之间，按地派米，石必加六斗，又迫令折价三四两不等，数倍于正供，民不胜其朘削。”上特谕督抚严察。

七年，调刑部。八年，疏言：“各省存留钱粮，顺治间军需正迫，有裁减之令。昨年部臣又请酌减。存留各款，原为留备地方公用，事不容已，费无所出，势不得不派之民间，不肖有司因以为利。宜复康熙七年以前存留旧例。”又疏言：“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人虽有贵贱，均属赤子。请敕谕八旗，凡蓄仆婢，当时其教诲，足其衣食，恤其劳苦，减其鞭笞，使各得其所。岁终刑部列岁中自尽人数，系某旗某家，具册呈览，俾人知儆惕。”又言：“世祖严治贪官蠹役，特立严法，如非官役，不用此例。今不论有禄无禄，通用重典。贪蠹事发，被证畏同罪，刑讯不承，使大贪漏网。请嗣后因事纳贿，仍拟同罪。如逼抑出钱，倘非官役，许用旧。”律诏并如所请。九年，调兵部。十四年，以母丧去官。十七年，起授工部尚书。二十二年，会推湖北按察使，之弼举道员

王垓，不当上意，以所举非材，吏部议降三级调用。寻卒。

之弼内行修笃，事亲孝，与其弟之佐相友爱。之佐，顺治十四年进士，庶吉士，历官侍读学士。严事之弼，虽白首，执子弟礼甚谨。

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址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余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辩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齧塘，申乔令熔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湖南镇竿红苗杀掠为民害，民走京师叩阍陈状，给事中宋骏业因劾总督郭琇、巡抚金玺，提督林本植讳匿不为民去害，上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及申乔往按，尽发红苗杀掠害民状，琇等皆坐罢。调申乔偏沅巡抚。四十二年，疏言与总督喻成龙檄衡永道张士可入苗洞宣抚，已听命者二十余寨，并与提督俞益谟发兵讨诸不率命者。上命尚书席尔达等率荆州驻防满洲兵，并檄广东、贵州、湖北三省提督，会成龙等进攻。自龙椒洞至于天星寨，分道搜剿，斩悍苗千余，三百余寨咸听命受约束，苗悉定。申乔疏上善后诸事，移辰沅道驻其地上奖征苗诸将，贵州提督李芳述功最，并褒申乔强毅。

上南巡，申乔朝行在，上以湖南地偏远，官吏私征、加耗倍于他省，特诏申饬。申乔远，建上谕碑亭于通衢，示属吏，并疏劾巴陵知县李可昌等违例苛敛，夺官逮治。四十五年，申乔疏言："清浪、平溪二卫地处山僻，请改米征银，俾省运费。"四十六年，疏言："漕运旗丁旧有耗赠、行月银米，于起运前预发。给事中戴嵩条奏俟至通州补发，意在防其亏。缺湖南运道远于江、浙，例本无耗赠，惟恃行月银米为转运之资。今即扣存，穷丁不能涉远，必致误漕。请仍旧例预发。"上许之，著为令。

四十七年，命赴湖北按谳荆州同知王侃等侵蚀木税，疏请裁港口渡私税，荆州关税部差如故。申乔远，又请以靖州属鸬鹚关税并入辰州关。别疏言："营兵给饷，每于正月支领，时地丁尚未开征，挪移则累官，预征则累民，请以隔岁余存米石拨给兵饷。"并下部议行。内阁学士宋大业祭告南岳还京师，劾申乔轻艺御书，诏诘申乔。申乔疏辨，并言："大业初使湖南，馈金九千。此次再使湖南，馈金五百，意不慊，札布政使董昭祚，言南岳庙工余银毋报部，臣仍报部充饷，以是诬劾。"大业坐夺官，申乔镌五级留任。

四十八年，疏劾提督俞益谟取兵粮三十五石，诏诘益谟。益谟劾申乔苛刻，请并解官质讯。四十九年，上命尚书萧永藻往按，永藻察申乔疏实，上为罢益谟，而命申乔还职。寻擢左都御史，谕曰："申乔甚清廉，但有性气，人皆畏其直。朕察其无私，是以护惜之。五十年，疏请刻颁部行则例。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五十一年，疏请禁营兵冒名食粮，又言上普免各省地丁钱粮，惟潼关卫、大同府征本色，不在蠲例，请如奉天、台湾例一体蠲免，并允所请。

又疏言每岁农忙，京师当遵例停讼。上谕曰："农忙停讼，听之似有理，实乃无益。民非独农也，商讼则废生理，工讼则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准则速结，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日滥准词状，又复何益？且此四月至七月间，或有奸民诈害良善，冤向谁诉？八月以后，正当收获，亦非间时。福建、广东四季皆农时，岂终岁停讼乎？读书当明理，事有益于民，朕即允行，否则断乎不可也。"五十二年，广东饥，命往督平粜。寻授户部尚书。

五十三年，旗丁请指圈沧州民地，直隶巡抚赵宏燮议以旗退地另拨，部议不许。申乔言沧州民地有旨停圈，宜如宏燮议，上从之。时方铸大钱，商人请纳银领易小钱送宝源局改铸，命内务府会户部议。申乔言："收小钱，有司责也，商人图利，恐近藉端扰民，不可许。"而疏已上，议准申乔奏，请罢斥。上召问状，申乔言："司官但送侍郎画题，为所藐视，无颜复民在职。"上曰："君子征

忿窒欲，此语宜详思。司官藐视，但当奏劾。尔性苛急，不能容人。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但不杀而已。盖于万物皆养育而保全之。尔在官诚廉，然岂可恃廉而矫激乎？”命任事如故。卒用申乔议，罢商人纳银领钱。

申乔子凤诏，官太原知府。上幸龙泉关，凤诏入谒，上以申乔子优遇之。问巡抚噶礼贤否，凤诏言噶礼清廉第一，上为擢噶礼江南总督。及噶礼以贪败，上举凤诏问尚书张鹏翮，鹏翮言其贪。五十四年，山西巡抚苏克济劾凤诏受赇至三十余万，命夺官按治。申乔疏谢不能教子，请罢斥，上责其词意忿激，非大臣体，命任事如故。凤诏坐赃罪至死。

五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仍奖申乔清廉，令在官调治。凤诏赃未清，命免追，并谕大学士，谓“速传此旨，使其早知，庶服药可效也。”寻卒，年七十有七，赐祭葬，谥恭毅。雍正元年，加赠太子太保。六年，湖广总督迈柱疏劾属吏亏帑，有申乔在偏沅时事，例当分赏。世宗特命免之。

论曰：宏祚定赋役，文然修律例，皆为一代则，其绩效钜矣。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之弼意主于爱民，凡所献替，皆切于民事。申乔名辈差后，清介绝流辈，慷慨足以任国家之重。贞元之际，自据乱入升平，开济匡襄，诸臣与有力焉。

清史稿卷二六四　列传第五一

郝维讷，字敏公，直隶霸州人。父杰，明崇祯进士。顺治初，授行人，迁户部给事中。迭疏请开经筵，祀阙里，废斥诸臣才堪录用者量予自新，朝贺大典内监不得入班行礼，俱下部议行。累迁户部侍郎。卒。

维讷，顺治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七年，出为福建督粮道佥事。师下漳南，粮运多阻，维讷督米二万石浮海达泉州以济军。巨盗张自盛犯延、邵，徙维讷权延建邵道，设方略，用间散其党，自盛就擒。寻署按察使，谢苞苴，绝羡耗。举卓异，复用孙承泽、成克巩荐，十一年，召授通政司右参议。累迁大理寺卿。十三年，擢户部侍郎，调吏部。十六年，丁父忧。服阕，起户部侍郎，复调吏部。

康熙三年，典会试，寻擢左都御史。维讷以开国二十余年，南缴初定，民困未苏，疏言：“天下大弊在民穷财尽，连年川、湖、闽、广、云、贵无不增兵增饷，本省不支，他省协济。臣观川、湖等省尚多旷土，若选隶旗及降兵精锐者绿之营伍，给以牛种，所在屯田，则供应减而协济可以永除，闾里无追呼之困。”又疏言：“巡按既裁，地方巡视责归督抚。督抚任重事繁，出巡动逾旬月，恐误公务，况骑从众多，经过滋扰。至属官贪廉，闾阎疾苦，咨访耳目，仍寄司道。请嗣后事关重大者，仍亲身巡察，余概停止。”又疏言：“山西、山东等省偏旱，发帑振济，圣恩至为优渥，特穷乡僻壤恐难遍及，惟蠲免钱粮，率土均沾实惠。但田有田赋，丁有丁差，前者被地方，例多免粮不免丁。其有丁无田者，反不得与有田之户同沾恩泽，请丁银均如田粮分数蠲免。”又疏言：“贪吏罪至死者，遇赦免死，并免交吏部议处。此曹号餐狼藉，未可令其复玷名器，贻害地方。虽新例赴部另补，贪残所至，播虐惟均。请敕部定议，凡赃款审实者，遇赦免罪，仍当夺官。庶官针可肃，民害可除。”皆下部议行。

五年，迁工部尚书，调刑、礼二部。八年，调户部。疏请停督抚勘灾，申禁圈取民地，并得旨允行。十一年，调吏部。时兵兴开捐纳，正途日壅，维讷为斟酌资格，按缺分选，铨法称平。十八年，给事中姚缔虞请宽免科道闻风言事之禁，下廷臣议，维讷谓：“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风闻但风闻。奏参审问全虚者，例有处分，否则虑有藉风闻挟私报怨者，请仍照定例行。”从之。

维讷领吏、户二部最久，法制多经裁定。凡事持大体，遇会议、会推、朝审，委曲斟酌，期于至当阕敷奏条畅，所见与众偶有同异，开陈端绪，不留隐情，上深重之，往往从其言。十九年，遭母忧。服阕，诣京师，未补官，卒，谥恭定。

任克溥，字海眉，山东聊城人。顺治四年进士，南阳府推官。卓异行取，十三年，授吏科给事中。疏言：“上励精图治，知亲民之官莫过守令，特择各府繁剧难治者，许三品以上各举一人，破格任用。使保举得当，一人贤则一郡安，人人贤则各省安，太平何难立致。乃为十四年，辅刑科，疏

言：“抗粮弊有三宦户、儒户、卫蠹。宜分三项，各另造册，申报总督、巡抚、巡按，宦欠者题参，衿欠者褫革，役欠者逮治。”复疏论顺天乡试给事中陆贻吉与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交通行贿育举人，下吏部、都察院严鞫，贻吉、振邺、我朴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行贿举人田耜、邬作霖皆坐斩。命礼部覆试不及程者，褫夺流徙又二十五人，考官庶子曹本荣、中允宋之绳并坐降调。

十五年，充会试同考官，出闱，疏言：“伏读上谕，令各衙门条奏兴利除弊。时近两月，仅见宗人府一疏，各衙门迟疑观望。窃谓其病有二，一则因循即久，发论方新，恐无以赎往日旷官之咎。一则瞻望多端，指陈无隐，恐无以留后来迁就之门。臣子报国，只有朴忠，遇事直陈；稍一转念，便持两端，势必摭拾琐屑，剿说雷同，不能慷慨论列，又安望设诚致行？”乞严饬不得浮泛塞责，并鉴别当否，示以劝征。”又疏言：“近以各衙门胥役作奸犯科，诏令诸臣计议指摘。臣以为征于弊后，不若杜于弊先，如吏部文选司推升原有定序，应先悬榜部门，序列姓名、资俸、荐纪、参罚，使共见共闻。考功可议处条例，亦画一颁发，使不得轻重增减。至各官开缺，以科钞为凭，向以发钞后先转移舞弊。如当逮问，先下刑部，与事止夺官、迳下吏部者迟速有异。应令即日钞发，使不容操纵。”上以所奏切中时弊，下部详议行。

转礼科都给事，疏言：“士为四民首，宜端习尚。请敕学臣，凡有请托私书，许揭送部科，差满定为上考。并令举优当访学行著闻之士，征劣则以抗粮为最重。”又疏言：“钱粮逋欠，非尽在民。臣前奏三款，部议分册申报，得旨允行。而造册奏报者，惟山西一省耳。诸省玩泄从事，不肯实心清理，徒以开荒增课，一时博优叙之荣，仍听其逋欠而不之问，请饬部察核。又绅衿抗粮，定有新条，蠹役尤应加严，并请敕部定例行。”十七年，迁太常寺少卿。十八年，遭父丧。

康熙三年，起补原官。六年，疏言：“朝廷欲薄赋。有司反加赋。朝廷欲省刑，有司反滥刑，皆由督抚不得其人。令方有诏令部院纠察，部院肯纠极贪大恶之督抚一人，天下为督抚者警。督抚肯纠极贪大恶之司道一人，天下为司道者警。督抚、司道廉洁，则有司不苦诛求，轻徭薄赋，政简刑清，自宽然有余地矣。”八年，应诏陈民生疾苦，言：“小民莫疾于加派，莫苦于火耗，已敕严禁矣。此外疾苦尚有数端，有司派殷户催粮，粮单中多列逃亡绝户，无可征粮，且有粮册无名，按时追比，致倾家以偿者。邮传供应，原有钱粮，或侵入私囊，佥民养马应夫或充里长。使客往来，舟车饮食，责令设备。河漕附近，籍民应役，衣敝履决，力尽筋疲，而工食或至中饱。浅夫闸夫，卖富差贫，一名更至数十名，衙役捕系恫哧，民被累无穷。请敕督抚清厘惩禁。”上纳其言，并特谕河工毋得累民。”寻迁左、右通政。十四年，疏言：“嘉鱼知县李世锡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贿，以此知馈遗不绝，苞苴尚行，较世祖朝有司不敢馈遗督抚、不敢轻至省会风气迥殊。督抚初受命，群馈裘马、弓矢，而为督抚者亦饰观瞻、趋奢侈，一时费累万。上官，后为酬报取偿地，遂苟囊属吏贻累于民。请敕督抚赴官之先，屏绝馈送，勿铺张行色，以俭养廉。督抚参罚科条甚密，部院亦当知督抚艰难繁重，依例处分，毋过为吹索，俾得专心吏治民生，无旁顾之忧。”先后诸疏并下部议行。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十八年，京察，以才力不及拟降调，命再议，改注不谨，遂夺官。三十八年，迎跸临清，复原衔。四十二年，南巡还跸东昌，幸其所居园，赐松桂堂榜。以克溥年将九十，赐刑部尚书衔。是岁卒，赐祭葬。乾隆四十七年，高宗览克溥条奏诸疏，善之，谕：“克溥逮事两朝，抒诚建白，无愧直言謇谔之臣。”并命隶诸疏宣示。

刘鸿儒，字鲁一，直隶迁安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疏言：“开国之始，首重安民，宜轻赋徭，革积弊。伏读恩诏，赋制悉依万历初年，及观顺治二年征数，并不减少，且复增重，请敕有司核实。州县六房书吏，初房各二人，令则增至七、八十人，并请敕有司核简。”上命指实，鸿儒复言：“臣籍迁安，明季丁银，下下二钱，下中四钱，上地一亩七分有奇。民苦输将，犹多逋赋。今蒙恩诏蠲免，而二年征数，二钱者增至三钱六分，四钱者增至七钱二分，上地每亩增至八分有奇。一邑如此，他邑可知。乞敕清查蠲免。”下部确察。四年，调户部。五年，坐纠钜鹿知县劳有学失实。左迁上林院蕃育署署丞。十年，命复故官。十三年，补兵科，疏言：“畿辅近地，劫掠时闻。请严责成，谨防捕。”下部如所请。

转户科，十五年，疏言：“开国以来，度支屡见不敷。汰冗员，增椗务，广输纳，督积逋，讲求

开节，已无不尽。今南服削平，万方底定，宜总计财赋之数，准其出入，定为经久不易之规。请通计一岁内亩赋、丁徭、盐征、津税，各省轻赍、重运及赎锾事例等项，汰其猥琐无艺者，所存金粟若干数。然后计一岁内上方供应、官吏俸禄、兵马粮料、朝祭礼仪、修筑工役，以至师生廪馈、胥役代食，罢其不经无益者，所需金粟若干数，务使出入相合，定为会计之准。用财大端惟兵，生财本计惟土。欲纾国计，莫善于屯田，朝廷下民屯之令。设官置役，多糜廪禄，得不偿失，不旋踵而请罢。稽古屯制，不在民而在兵，请敕各省驻兵处所，无论边腹地方，察有荒土，令兵充种。正疆界，信赏罚，则趋事自力。丰种具，宽程效，则收获自充。此唐初府兵之制也。自顷四川、贵州已入版图，所得之地，必需驻守。若令处处兴屯，则根本自固，战守咸资。此又赵充国之于先零，杜预之于宛、叶，确然可循之遗策也。顺天左右郡县，拱翊王畿，根本要地，自今旧人圈住，深得居重驭轻之意。但畿辅之民，多失恒业，拨补他地，皆有系属，岂能据为己有？今喜峰、冷口诸关外，大宁以南，弥望千里，咸称膏壤，请令民愿出关开垦者，许承为己业。沃土新辟，获利必饶，先事有获，趋者自众。数年以后，渐次起科，成聚成邑，堪资保障。二者皆军国大计，若设诚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国基赖以不拔矣。”下部议，以滇、黔未靖，兵饷无数，难以预定会计，设置兵屯，及畿辅民出边垦种，敕所司详勘。

十七年，迁顺天府府丞，再迁左通政。十八年，太常寺卿。康熙三年，迁通政使。六年，擢兵部侍郎。十年，调户部。十二年，迁左都御史。

官户部时，甘肃巡抚华善因擅发仓粟赈灾，户部循例题参，并议罚偿，鸿儒无异议。及官都御史，又疏论华善不应参处，嗣后封疆大臣有利民之政，不宜拘以文法。给事成性疏劾，下部议，坐鸿儒先未异议，后又指摘沽名，降二级调用。寻卒于家。

刘楗，字玉墨，直隶大城人。顺治二年进士。是岁选新进士十人授给事中，楗除户科。疏论山东巡抚杨声远劾青州道韩昭宣受贿释叛贼十四人，仅令住俸剿贼，罚不弊辜，昭宣坐夺官。四年，转兵科右给事中。疏论江南巡抚宋调元荐举泰州游击潘延吉，寇至弃城走，调元滥举失当，亦坐夺官。是岁大计，楗用拾遗例，揭山东聊城知县张守廉赃款。下所司勘议，守廉以失察吏役得赃，罚俸。楗诬纠，坐夺官。十年，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请行大计拾遗，因论楗枉，得旨，吏役诈赃，知县仅罚俸，言官反坐夺官，明有冤抑，令吏部察奏，命以原官起用。授兵科左给事中。

十一年，疏言：“近畿被水地，水落地可耕。方春农事急，请敕巡抚檄州县发存留银，借灾民籽种，俟秋成责偿。仍饬巡行乡村勘核，不使吏胥得缘以为利。”

十二年，疏言：“郑成功蹂躏漳、泉，窥伺省会。臣昔充福建考官，询悉地势。福清镇东卫，明时驻兵防倭。倘复旧制，可以保障长乐，藩卫会城。宋、元设州海坛，明以倭患弃之。若设将镇守，可与镇东互为犄角。仙霞岭为入福建门户，与江西、浙江接壤，宜设官控制，招民以实其地，俾无隙可乘。成功数犯京口，泊舟平洋沙为巢穴。宜乘其未到，移兵驻镇，使退无可据，必不敢深入内地。”疏入，敕镇海将军石廷柱等分别驻守。

十三年，授山西河东道副使。十五年，转河南盐驿道参议。十六年，授湖广按察使，就迁右布政。十八年，总督张长庚、巡抚杨茂勋疏荐楗廉斡，协济滇、黔兵饷至八百余万，清逋赋垦地，除鼓铸积弊。楗以母忧归。康熙二年，起江西布政使。

吴三桂乱作，措饷供兵，事办而民不扰。十四年，授太常寺卿。十六年，迁大理寺卿。十七年，擢副都御史，疏言：“自吴三桂为乱，军需旁午，大计暂停。今师所至，斩次荡平。伏思兵后残壤已极，正赖贤有司招徕安辑。若使不肖用，事何以澄吏治、奠民生、息盗贼？请令督抚速行举劾，凡经荐举者，改行易操，一体严察不得偏徇。”下部如所请行。又疏言：“江西当乱后。民逃田墟，钱粮缺额不急予蠲免，逃者不归，归者复逃，荒者未垦，垦者仍荒。”上为特旨悉行蠲免。

旋以病乞休，谕慰留，遣太医视疾。擢吏部侍郎。未几，复擢刑部尚书。十八年，病剧，始得请还里。至家，卒，赐祭葬，谥端敏。

朱裴，字小晋，山西闻喜人。亦顺治三年进士。知直隶易州、移河南禹州，裴治尚严，到官即捕杀盗渠。县有诸生聘妇为盗掠，即复自归。盗以夺妇讼生，妇以生贫且别娶，反为盗证。前政论

生死，裴廉得实，为榜杀妇而出生于狱。擢刑部员外郎，迁广东道御史，再迁礼科给事中。满洲俗尚殉葬，裴疏请申禁，略言："泥信幽明，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疏入，报可。累迁工部侍郎。以疾乞休，归。地震，伤于足，卧家九年，卒。

张廷枢，字景峰，陕西韩城人。父顾行，康熙六年进士，官江安督粮道。廷枢，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三十八年，以侍读主江南乡试。四十一年，以内阁学士督江南学政。四十四年，圣祖南巡，赐御书、冠服。四十五年，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湖广容美土司田舜年揭其子昞如贪庸暴戾，昞如匿桑植土司向长庚所，不赴鞫。总督石文晟以闻，并劾舜年僭妄。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可格会文晟按治。舜年诣武昌，文晟执之，病卒。鋗与文晟各具议疏陈，二格疏言佐证未集，未可即定议。诏廷枢偕大学士席哈纳、侍郎萧永藻覆勘，舜年各款俱虚，梅鋗以草率具奏，下部议夺官。文晟及湖北巡抚刘启衡、偏沅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各降罚有差。

四十八年，进刑部尚书。民张三等盗仓米，步军统领托合齐逮送刑部，满尚书齐世武拟斩监候，廷枢持不可，拟充军。下九卿议，廷枢改拟不当，当罚俸。上责廷枢偏执好胜，夺官。俄，托合齐得罪，五十一年，起廷枢工部尚书。江南总督噶礼、江西巡抚张伯行互讦，命尚书张鹏翮、总督赫寿按治，议夺伯行官。上复命廷枢与尚书穆和伦覆勘，如鹏翮等议。疏下九卿，上特命夺噶礼官，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调刑部。五十六年，河南宜阳知县张育徽加征火耗虐民，盗渠亢廷结浑池盗李一临据神后寨为乱，并劫永宁知县高式青入寨。受乡盗王更一亦藉知白澄豫征钱粮，啸聚围县城。巡抚张圣佐、总兵冯君洗不能平，又匿不以起衅所由入告。命廷枢与内阁学士勒什布按治，廷自缢；更一、一临就禽，置之法。澄、育徽拟绞监候。圣佐、君洗夺官。并追咎原任巡抚李锡令属吏加征激变，论斩。兰阳白莲教首袁进等谋不轨，命廷枢并按，论罪如律。五十八年，南阳镇兵为乱，辱知府沈渊，命廷枢偕内阁学士高其倬按治。浙江巡监御史哈尔金受商人赇，被劾，命廷枢偕内阁学士德音按治。并论如法。

廷枢还京师，疏言："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每石改折银八钱解部，嗣因米贱，部议以一钱五分解部，余交巡抚购米起运。巡抚分委州县，州且复派民买输，甚为闾阎累。请交粮道购运，毋得派累民间。"下部议行。

世宗在藩邸，优徐采嗾庸者箠杀人，部议以庸抵。廷枢独议罪在采，坐徙边。世宗即位，褒廷枢抗直，复逮采论罪。雍正元年，以原任编修陈梦雷侍诚郡王得罪，命发黑龙江，廷枢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装。尚书隆科多劾廷枢徇纵，命镌五级，逐回籍。

子缙，进士，官中允，亦以告病家居。六年，陕西巡抚西琳劾廷枢受河督赵世显赃六千，抗追不纳，缙居乡不法。诏夺廷枢及缙官，令所司严讥。廷枢被逮，道卒。总督岳钟琪议缙当斩，籍其家，诏特宽免，令缙在川、陕沿边修城赎罪。乾隆时，复廷枢官，追谥文端。子綎，亦进士，官户部主事。

论曰：维纳论贪吏遇赦，不得遽复官。克溥言民生疾苦，戒加赋滥刑。鸿儒请定岁会之制。楗议兵后当复行计典。裴请罚殉葬，益于国、泽于民，言各所当也。廷枢使车四出，惟张伯行事出上裁，他皆称指。律严科场罪，所以重取士，乃草野私议辄以为过甚。克溥兴丁酉顺天之狱卒，以不谨罢，殆怨家所中欤？廷枢得罪，似亦有齮之者，诎而后申，足为謇直者劝矣。

清史稿卷二六五　列传第五二

汤斌孙之旭陆陇其

张伯行子师载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末流贼陷睢州，母赵殉节死，事具《明史列女传》。父契祖，挈斌避兵浙江衢州。顺治二年，奉父还里。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

方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下所司。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谓斌奖逆，拟旨严饬，世祖特召至南苑慰谕之。时府、道多缺员，上以用人方亟，当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选翰林官，得陈燨、黄志遴、王元咎、杨思圣、蓝润、王舜年、范周、马烨曾、沈荃及斌凡十人。

斌出为潼关道副使。时方用兵关中，征发四至。总兵陈德调湖南，将二万人至关欲留，斌以计出之，至洛阳哗溃。十六年，调江西岭北道。明将李玉廷率所部万人掳雩都山寨，约降，未及期，而郑成功犯江宁。斌策玉廷必变计，夜驰至南安设守。玉廷以兵至阕见有备，却走。遣将追击，获玉廷。

斌念父老，以病乞休，丁父忧。服阕，闻容城孙奇逢讲学夏峰，负笈往从。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以斌荐，试一等，授翰林院侍讲，与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浙江乡考正考官，转侍读。二十一年，命为明史总裁官，迁左庶子。二十三年，擢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缺，方廷推，上曰："今以道学名者，言行或相悖。朕闻汤斌从孙奇逢学，有操守，可补江宁巡抚。"濒行，谕曰："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习尚华侈，其加意化导，非旦夕事，必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赐鞍马一、表里十、银五百。复赐御书三轴，曰："令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十月，上南巡，至苏州，谕斌曰："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尔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茂可挽颓风。"上还跸，斌从至江宁，命远苏州，赐御书及狐腋蟒服。

初，余国柱为江宁巡抚，淮、扬二府被水，国柱疏言："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斌遣覆勘，水未退即田，出水处犹未可耕，奏寝前议。二十四年，疏言："江苏赋税甲天下，每岁本折五六百万。上命分年带徵漕欠，而地丁钱粮，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并征。州县比较，十日一限。使每日轮比，则十日中三日空间，七日赴比。民知剜补无术，拌皮骨以捱征比。官知催科计穷，拌降革以图卸担。垦将民欠地丁钱粮照漕项一例，于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又疏言："苏松土隘人稠，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剩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区区两府，田不加广，而当大省百余州县之赋，民力日绌。顺治初，钱粮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宽。后因兵饷急迫，起解数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难逭部议。官吏顾惜功名，必多苟且。参罚期迫，则以欠作完。赔补维艰，又以完为欠。百姓脂膏已竭，有司智勇俱困。积欠年久，惟恃恩蠲。然与其赦免于追呼既穷之后，何若酌减于征比未加之先。垦将苏、松钱粮各照科则量减一二成，定适中可完之实数，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又请蠲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十七年未完银米，淮、扬二府十八九两年灾欠，及邳州版荒、宿迁九厘地亩款项，并失额丁粮，皆下部议行。九厘地亩款项，即明万历后暂加三饷，宿迁派银四千三百有奇，至是始得蠲免。

淮、扬、徐三府复水，斌条列蠲赈事宜，请发帑五万，籴米湖广，不俟诏下，即行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斌赴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疏闻，上命侍郎素赫助之。先后奏劾知府赵禄星、张万寿，知县陈协浚、蔡司沾、卢綎、葛之英、刘涛、刘茂位等。常州知府祖进朝以失察属吏降调，斌察其廉，奏留之。又疏荐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而征收钱粮，未能十分全完，请予行取。下部皆议驳，特旨允行。

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革火葬。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几数百年，远近奔走如鹜。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少妇病，巫辄言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瘵死。斌收其偶像，木者焚之，土者沈之，并饬诸州县有类此者悉毁之，撤其材修学宫。教化大行，民皆悦服。

方明珠用事，国柱附之。布政使龚其旋坐贪，为御史陵陇其所劾，因国柱贿明珠得缓。国柱更欲为斌言，以斌严正，不得发。及蠲江南赋，国柱使人语斌，谓皆明珠力，江南人宜有以报之，索赇，斌不应。比大计，外吏辇金于明珠门者不绝，而斌属吏独无。

二十五年，上为太子择辅导臣，廷臣有举斌者。诏曰："自古帝王谕教太子必简和平谨恪之臣，

统率官僚，专资辅翼。汤斌在讲筵时，素行谨慎，朕所稔知。及简任巡抚，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风有位。”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将行，吴民泣留不得，罢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勒辅与按察使于成龙争论下河事，久未决。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辅。命尚书萨穆哈、穆成额会斌勘议，斌主浚下河如成龙言。萨穆哈等还京师，不以斌语闻。斌至，上问斌，斌以实封。萨穆哈等坐罢去。

二十六年五月，不雨，灵台郎董汉臣上书指斥时事，语侵执政，下廷议，明珠惶惧，将引罪。大学士王熙独曰：“市儿妄语，立斩之，事毕矣。”斌后至，国柱以告，斌曰：“汉臣应诏言事无死法。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吾辈当自省。”上卒免汉臣罪。明珠、国柱愈恚，摘其语上闻，并摭斌在苏时文告语，曰“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以为谤讪，传旨诘问。斌惟自陈资性愚昧，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璩丹、王鸿绪等又连疏劾斌。会斌行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同辅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侥幸求去，且及斌妄议妄荐。议夺斌官，上独留斌任。国柱宣言上将隶斌旗籍，斌适扶病人朝，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将击登闻鼓讼冤，继知无其事，乃散。

九月，改工部尚书。未几，疾作，遣太医诊视。十月，自通州勘贡木归，一夕卒，年六十一。斌既卒，上尝语廷臣曰：“朕遇汤斌不薄，而怨讪不休，何也。”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斌祸且不测。

斌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尝言：“滞事物以穷理，沉溺迹象，既支离而无本。离事物而致知，堕聪黜明，亦虚空而鲜实。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斌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著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中，人贤良祠。乾隆元年，谥文正。道光三年，从祀孔子庙。

孙之旭，字孟升。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编修，改御史。出为霸昌道，内迁左通政。所至皆有声。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俭，务以德化民。或父讼子，泣而谕之，子掖父归而善事焉。弟讼兄，察导讼者杖之，兄弟皆感悔，恶少以其徒为暴，校于衢，视其悔而释之。豪家仆夺负薪者妻，发吏捕治之，豪折节为善人。讼不以吏胥逮民，有宗族争者以族长，有乡里争者以里老。又或使两造相要俱至，谓之自追。征粮立挂比法，书其名以俟比，及数者自归。立甘限法，令以今限所不足倍输于后。

十五年，以军兴征饷。陇其下令，谓不恋一官，顾无益于尔民，而有害于急公。户予一名刺劝告谕之，不匝月，输至十万。会行间架税，陇其谓当止于市肆，令毋及村舍。江宁巡抚慕天颜请行州县繁简更调法，因言嘉定政繁多逋赋，陇其操守称绝一尘，才斡乃非肆应，宜调简县。疏下部议，坐才力不及降调。县民道为盗所杀而讼其仇，陇其获盗定谳。部议初报不言盗，坐讳盗夺官。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阕以知县用。

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灵寿土脊民贫，役繁而俗薄。陇其请于上官，与邻县更迭应役，俾得番代。行乡约，察保甲，多为文告，反覆晓譬，务去斗很轻生之习。二十三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以陇其与兖州知府张鹏翮同举清廉官。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偏沅巡抚于养志有父丧，总督请在任守制。陇其言天下承平，湖广非用兵地，宜以孝教。养志解任。

三十年，师征噶尔丹，行捐纳事例。御史陈菁请罢捐免保举，而增应升先用，部议未行。陇其疏言：“捐纳非上所欲行，若许捐免保举，则与正途无异，且是清廉可捐纳而得也。至捐纳先用，开奔竞之途，皆不可行。更请捐纳之员三年无保举，即予休致，以清仕途。”

九卿议，谓若行休致，则求保者奔竞益甚。诏再与菁详议，陇其又言：“捐纳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若并此而可捐纳，此辈有不捐纳者乎？议者或谓三年无保举即令休致为太刻，此辈白丁得官，踞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休致在家，俨然搢绅，为荣多矣。若去营求保举，督抚而贤，

何由奔竞。即不贤，亦不能尽人而保举之也。”词益激切。菁与九卿复持异议。户部以捐生观望，迟误军需，请夺陇其官，发奉天安置。上曰：“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会顺天府尹卫既齐巡畿辅，还奏民心皇皇，恐陇其远谪，遂得免。

寻命巡视北城。试俸满，部议调外，因假归。三十一年，卒。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上欲用陇其，侍臣奏陇其已卒，乃用邵嗣尧嗣尧，故与陇其同以清廉行取者也。雍正二年，世宗临雍，议增从祀诸儒，陇其与焉。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著有《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其为学专宗朱子，撰《学术辨》。大指谓王守仁以禅而托于儒，高攀龙、顾宪成知辟守仁，而以静坐为主，本原之地不出守仁范围，诋斥之甚力。为县崇实政，嘉定民颂陇其，迄清季未已。灵寿邻县阜平为置家，民陆氏世守焉，自号陇其子孙。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丁父忧归，建请见书院，讲明正学。仪封城北旧有堤，三十八年六月，大雨，溃伯行募民囊土塞之。河道总督张鹏翮行河，疏荐堪理河务，命以原衔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诸工。四十二年，授山东济宁道。值岁饥，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上命分道治赈，伯行赈汶上、阳谷二县，发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布政使责其专擅，即论劾，伯行曰：“有旨治赈，不得为专擅。上视民如伤，仓谷重乎？人命重乎？”乃得寝。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

寻迁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复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伯行疏请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荒赋。福建米贵，请发帑五万市湖广、江西、广东米平粜。建鳌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毁其偶象，改祠为义塾，祀朱子俗多尼鬻贫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赎还择偶，贫不能赎，官为出之。

四十八年，调江苏巡抚，赈淮、扬、徐三府饥。会布政使宜思恭以司库亏空为总督噶礼劾罢，上遣尚书张鹏翮按治。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署布政使，议司库亏三十四万，分扣官俸役食抵补，伯行咨噶礼会题不应。伯行疏上闻，上命鹏翮并按。别疏陈噶礼异议状，上谕廷臣曰：“览伯行此疏，知与噶礼不和。为人臣者，当以国事为重。朕综理机务垂五十年，未尝令一人得逞其私。此疏宜置不问。”伯行寻乞病，上不许。鹏翮请责前任巡抚于准及思恭偿十六万，余以官俸役食抵补。上曰：“江南亏空钱粮，非官吏侵蚀。朕南巡时，督抚肆意挪用而不敢言，若责新任官补偿，朕心实有不忍。”命察明南巡时用疑具奏。伯行又疏奏各府州县无著钱粮十万八千，上命并予豁免。

噶礼贪横，伯行与之迕。五十年，江南乡试副考官赵晋交通关节，榜发，士论哗然，舆财神入学宫。伯行疏上其事，正考官左必蕃亦以实闻，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按治，伯行与噶礼会鞫，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伯行请解噶礼任付严番，噶礼不自安，摭伯行七罪讦奏。上命俱解任，鹏翮等寻奏晋与泌、光奎通贿俱实，拟罪如律。噶礼交通事诬，伯行应夺官。上切责鹏翮等掩饰，更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按，仍如前议。上曰：“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噶礼才虽有余而喜生事，无清正名。此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明日，召九卿等谕曰：“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朘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遂夺噶礼官，命伯行复任。

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缺员，伯行疏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瑸、前祭酒余正健，上已以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擢任。未几，伯行劾钦元匿通海罪人张令涛署中，请逮治，令涛兄元隆居上海，造海船，出入海洋，拥厚资，结纳豪贵。会部檄搜缉海贼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渔，船其舟人福建产，冒华亭籍，验船照为元隆所代领，伯行欲穷治。是时令涛在噶礼幕，元隆称病不就逮，狱未竟而死于家。噶礼前劾伯行，因摭其事为七罪之一。会上海县民顾协一诉令涛据其房屋，别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称令涛今居钦元署中。上命总督赫寿察番，赫寿庇令涛，以通贼无证闻。复命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鼎按其事，鹏翮等奏元隆，令涛皆良民，请夺伯行官。上命复番，且命伯行自陈，

伯行疏言：“元隆通贼，虽报身故，而金多党众，人人可以昌名，处处可以领照。今涛乃顾协一首告，若其不实，例应坐诬。钦元庇匿，致案久悬。臣为地方大吏，杜渐防微，岂得不究。”既命解任，鹏翮等仍以伯行诬陷良民、挟诈欺公，论斩，法司议如所拟，上免其罪，命伯行来京。

旋入直南书房，署仓场侍郎，充顺天乡试正考官。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再充曾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礼部尚书赐“礼乐名臣”榜。二年，命赴阙里祭崇圣祠。三年，卒，年七十五。遗疏请崇正学，励直臣。上轸悼，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

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人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曰敬庵。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初不令知。平日齮龁之者，复与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曰：“已荷保全，敢以私废公乎？”所著有《困学录》、《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诸书》。

子师载，字又渠。举人。以父阴补户部员外郎。雍正初，授扬州知府。岁饥，高邮湖西民以县吏报灾轻，不得赈。师载行部，见饥民满道，不侍报而赈之。江都芒称闸为淮、黄、高宝诸河入江要津，夏潦盛涨。闸官利商人饵，谓非运使令不得启。师载询盐艘须水六七尺，今过半，乃身往督役启闸。其后芒稻闸属府启闭，遂以为例。累迁江苏按察使，内擢右通政。再迁，授仓场侍郎，命协辨江南河务。授安徽巡抚，仍命赴南河协同防护。会河溢，夺官。上命诛疏防同知李焞、守备张宾，使师载视行刑，异，释之。再起为兵部侍郎，迁漕运总督。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师载长于治河。少读父书，研性理之学，高宗称其笃实。卒，赠太子太保，谥慤敬。

论曰：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朱，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于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向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轾焉。

清史稿卷二六六　列传第五三

叶方蔼　沈荃　励杜讷子廷仪

孙宗万徐元珙　许三礼

王士祯　韩菼　汤右曾

叶方蔼，字子吉，江南昆山人。顺治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江南奏销案起，坐夺官。寻授上林苑蕃育署丞。事白，还故官。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迁国子监司业，再迁侍讲。宴瀛台，群臣皆进诗赋，方蔼制八针以献，上甚悦，命撰《太极图论》以进，赐貂裘、文奇。十五年，迁左庶子，再迁侍讲学士。十六年，命充《孝经衍义》总裁，进讲通鉴。上问：“诸葛亮何如伊尹？”方蔼对曰：“伊尹圣人，可比孔子。诸葛亮大贤，可比颜渊。”上首肯。讲《中庸》，上问：“知行孰重”对曰：“宋臣朱熹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行后。以功夫言，则知轻行重。”上曰：“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转侍读学士。十七年，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经筵讲官，直南书房。上勤于典学，故事，以大臣二人日直，上特以属方蔼，兼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十七年，召试博学宏词，命方蔼阅卷，总裁《明史》。十九年，尚书讲义成。上以讲幄劳，加方蔼尚书衔。上讲《易噬嗑》卦辞，方蔼与同官库勒纳进所撰《乾坤二卦总论》，上览竟，谕曰：“卦爻义各有不同，即如《噬嗑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总论发挥，庶全卦之义了然，诸卦可依引撰进。”二十年，授刑部侍郎。二十一年，卒，遣奠茶酒，赐白金二百。上以方蔼久侍讲幄，启沃勤劳，命优恤，赐谥文敏。

方蔼初释褐，以文章受知世祖。家居时，有密陈其居乡不法者，下其事江苏巡抚田雯核覆。雯以乡评人告，上曰：“朕固知方蔼不如是也！”其后事圣祖，直内廷，眷遇优渥。方蔼故廉谨，其卒，

以板扉为卧榻，支以四瓮，布帐多补缀，无以为敛，见者以为难能。

沈荃，字贞蕤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世祖择翰林官外转，荃出为大梁道副使。剧盗董天禄、牛光天剽掠颍间，荃督兵捕治，歼其渠，群盗皆散去。禹州盗倚竹园为巢，杀人越货，荃遣吏卒收捕，发土得尸十余，悉按诛之。寻署按察使，疏言："师方南征，必经南阳、汝宁诸府，供应疲苦，亢村、郭店诸驿，官死夫逃，请敕均拨驿站银两。师既入楚，留马彰德，役民饲秣，请敕以怀庆、卫辉、广平、顺德、大名诸府更番分驻。各县常平仓蓄谷太寡，请敕定额，大县五六百石，小县三四百石。开封自河决后，城垣淤圮，官吏分驻各邑，乡闱暂移辉县。近奉旨修复汴城，请敕筹拨钱粮，督倡兴工。河南土地，原有上中下等则，向因疆井混淆，一例派粮。今查节勘渐定，请敕视万历年间则例，照地派粮。河南兵额一万二千，奉旨缺额免补，有汰无增，驻防分汛，每苦不足，请敕仍许募补足额。"俱下部议行。

康熙元年，以忧归。六年，授直隶通蓟道，坐事左迁。九年，授浙江宁波同知。未上官，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称旨，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十一年，转侍读。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擢国子监祭酒。十五年，迁少詹事。十六年，擢詹事。

十八年，旱，求直言。时更定新例，罪人当流者徙乌喇，下廷臣议。荃谓："乌喇去蒙古三四千里，地极寒，人畜多冻死。今罪不至死者，乃遣流，而更驱之死地，宜如旧例便。"疏上，有旨今画一，荃持前议益坚，且曰：：此议行，三日不雨者，甘服欺罔罪。"上改容纳之。越二日，天竟雨，例得罢。十九年，上以讲幄劳，加荃礼部侍郎衔。二十一年正月，乾清宫宴廷臣，赋柏梁体诗，荃与焉。二十三年，卒。上以荃贫，赐白金五百。

子宗敬，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入直，上命作书，因谕大学士李光地曰："朕初学书，宗敬父荃指陈得失。至今作字，未尝不思其勤也。"宗敬官至太常寺少卿。

励杜讷，字近公，直隶静海人。励氏自镇海北迁，讷以杜姓补诸生。康熙二年，纂世祖实录，选善书之士，讷试第一，赴馆缮录。书成叙劳，授福建福宁州，同命留直南书房，食六品俸。十九年，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奏请复励姓。圣祖方阅通鉴纲目，杜讷与学士张英侍，阅竟，杜讷请以御批宣示史馆，下礼部翰林院会议，如所请。二十七年，迁赞善。二十九年，迁侍讲，改光禄寺少卿。三十六年，迁通政司参议。三十七年，迁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府丞。

三十九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言："督抚大吏，朝廷畀以百余城吏治、数千里民生，责任至重。若托词静镇，渐成悠忽，不过以期会簿书恭封疆之寄。请敕各督抚年终汇奏若何察吏安民、兴利除弊，以备清览。不实，则治以欺罔之罪，庶时时警勉，不敢优游草率，贻误地方。藩司专掌钱谷，臬司专掌刑名，州县之钱粮有无亏空，定案之爰书有无驳审，详实并列，则藩臬之优劣亦无遁情。"议如所请。又言："提镇保送将弁，时有骑射甚劣并年老之员，经特旨甄别。典戎要务，首在考察将弁，请敕部将各提镇所属引见不称旨之员，汇册呈览，并定处分。"下诏所司饬行。四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卒。

杜讷学行醇粹，直禁廷二十余年，无纤芥过失。四十四年，上驻跸静海，敕将杜讷谨慎勤劳，亲定谥曰文恪，手书赐其家。雍正元年，赠礼部尚书。八年，祀贤良祠。高宗即位，加赠太子太傅。

子廷仪，字南湖。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一年，特命直南书房。四十三年，授编修，遭父丧，既终，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兵部侍郎。雍正元年，迁刑部尚书。疏言各省常平仓谷，当责督抚核实盘查，年终册报。又请于古北口外设理事同知，检察命、盗狱，并从之。二年，疏言各州县团练民壮，当选习枪箭，勤加训练，上韙之，下直省督抚实力奉行。又疏请分立内外监，内监居要犯，外监居轻犯，别为女监，另墙隔别，均报可。迭疏论监生考职，禁止私盐，清查入官家产，各举其丛弊所在，并下部议行。七年，加太子太傅，赐"矜慎平恕"榜。九年，调吏部，仍专管刑部事。十年，卒，谥文恭。

子宗万，字滋大。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二年，命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督山西学政。六年，迁国子监司业，按试潞安。临晋民解进朝诈称御前总管，私书请托，宗万疏发之，谕嘉奖，迁侍读，命巡察山西。八年，巡抚石麟劾宗万扰驿递，并纵仆受赇，坐夺官。

十年，起鸿胪寺少卿，仍直南书房。四迁至礼部侍郎，调刑部。乾隆元年，吏部劾宗万保举河员受请托，坐夺官。寻命直武英殿。七年，再起侍讲学士，累迁通政使。直懋勤殿，纂秘殿珠林，迁左副都御史。擢工侍郎，调刑部。十年，坐纵门客生事，复夺官，手诏诘责，命还里闭户读书。督抚那苏图劾宗万纵弟占官地，命承修固安城工，免其罪。十六年，复起侍讲学士，累迁光禄寺卿。二十四年，卒。

子守谦，嘉庆十年进士，官编修。

乍杜讷以诸生受知遇，子孙继起，四世皆入翰林。

徐元珙，字辑五，江南武进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典广西试，迁郎中。出为福建建宁道佥事，善治盗。移山西冀宁南道参议，遭母忧去。康熙十二年，起直隶口北道参议。时宣镇未设府县，但置同知分防。元珙和调将士，严斥堠，增亭障，葺城郭，修学舍，边境晏然。入为光隶寺少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

二十四年，授太常寺卿。疏请厘北郊配飨位次，略言："本朝分祭南北郊。圜邱南乡，三圣并配，甚钜典也。独方泽配位，臣不能无议。昭穆之位，分左右不分东西。圜邱南乡，则东为左为昭，西为右为穆。地祇既北乡，则西为左为昭。东为右为穆。盖东西有定方，而左右无定位，从正位所乡而殊。汉、唐地祇皆南乡，至宋政和四年，引北牖答隐之义，始改北乡，配位亦改焉。明嘉靖九年，建方泽坛，因宋制，地祇北乡，而配位仍设于东，不应古礼。盖其时礼官误执以东为左，因循至今。然明配位止一太祖，或左或右，尚无越次之嫌。今三圣并配，左右易位，因昭穆失序。况配位误则而从坛皆误，即陵山从祀岳镇者亦误。揆诸典礼，实有未安，有待厘正。"疏入，下廷臣集议，学士徐乾学、韩菼皆韪元珙议，独许三礼驳之，遂不行。语见《三礼传》。

二十五年，迁左副都御史。疏请正北海祀典，略言："唐望祭洛州，即今河南府。宋望祭孟州，即今怀庆府。明依宋制。说者谓怀庆属济源，潜通北海，故于此望祭焉。本朝定制，东海祀莱州，南海祀广州，西海祀蒲州，皆为允当。属北海仍祀怀庆窃以岳镇方位，当准皇都。往南祭北、于义未惬。谨按镇医巫闾山在今奉天府境，山既为北镇，川即可为北海，矧长白山水、黑龙、鸭录诸江，悉朝宗于海。请更定北海之祭，就北镇医巫闾为便。或疑历时已久，不可辄更。臣按北岳祀恒山曲阳，积二千余年，用科臣言改祀浑源州。岳祭可更，何疑海祭？"疏入，议行。

二十六年，疏乞归养。至家，父已前卒。二十七年，孝庄文皇后崩，赴阙哭临。疾作，卒于京师，上闻而悯之，丧归，许驰驿，恤如礼。

元珙尚风义，座主陈彩没，妻妾继逝，抚其一岁孤并其女，为营婚嫁，与己子无异。时论推其笃厚。

彩字美公，广东顺德人。顺治九年进士，自编修出为江南常镇道。康熙初，江南有大狱，诸生连染被逮，彩以轻刑全活之甚众。

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禽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土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

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疏言："汉儒董仲舒表章六经，其言道之大原出于天，与禅宗异学专主明心者不同。故宋儒程颢有儒道本天、释教本心之辨。宜视宋时六大儒，从祀国学，进称先贤。"下廷臣议，不果行。时云、贵犹未定，三礼疏言荡平后，察大吏宜严，苏民困宜宽。

寻命巡视北城，太常寺卿徐元珙议北郊配位应改坐西向，东下廷臣集议，三礼曰："阳生于子，极于已，故祀天在冬至，位南郊南向。隐生于午，极于亥，故祀地在夏至，位北郊北向。签阴答阳，义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义在近尊者为上，故配天尚左，配地尚右，并居东。改之非是。"从之。寻疏请定武臣守制例，下廷臣集议，有谓本朝无此例者。三礼曰："宋高宗绍兴七年，岳飞闻母讣，解兵柄徒步归庐山，庐墓三年。此往代守制例也。"遂定议武臣守制自此始。旋擢通政司右参议。二十七年，迁提督四译馆、太常寺少卿，再迁大理寺卿。

召对便殿，上曰："河图洛书，道治之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忽金火易位何也？"对曰：

“此即一隐一阳之道也。天地大德曰生，故河图左旋，而相生为顺数。洛书右转，而相克为逆数。一顺一逆，位所由易也。”上曰：“既顺何以逆？”对曰：“孤阳不生，独隐不成。河图自北而东，顺以相生，木火土金水，就流行言，洛书自北而西，逆则相克，上下四方中，就对待言。既五数在中。纵横皆十五矣，惟克乃所以生也。阴阳交则生变，变则生生不易。”上又问曰：“《洪范》九畴，皇建有极，谓人参三才，说是乎？”对曰：“自天地开辟以来，赖有圣人，愿治而不愿乱者，天地之心。有治而不能无乱者，天地之数。数至则生圣人，拨乱而返之治，裁成辅相，以左右民，则圣人建极会极归极之功也。圣人既能拨乱而返之治，始副天地长治之心，此人参三才之说，实理也，亦实事也。”上颇嘉美之。

迁顺于府府尹。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

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义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义。学宋赵扑故事，旦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王士祯，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于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祯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蹉买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祯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朱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人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征其诗，录上三百篇，日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馈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哲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厘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余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征进遗书，俟《明史》告成核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祯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祯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祯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祯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缓决，人奏，报可。

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属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钟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学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于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鹹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二十九年，复论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韩菼，字元少，江南长洲人。读书通五经，恬旷好山水。朋游饮酒，欢谐终日，而制行清严。特工制举文。应顺天乡试，尚书徐乾学拔之遗卷中。康熙十二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修撰，充日讲起居注官。圣祖知其能文，命撰太极图说以进，复论进所作制举文，召人弘德殿讲大学。世祖命纂孝经衍义未成，以菼专任纂修。十四年，典顺天试。十五年，迁赞善。十六年，迁侍讲。十七年，复典顺天试。十八年，乞假归。二十三年，起故官，寻转侍读。二十四年，上亲试翰林，菼列第二，迁侍讲学士。寻擢内阁学士。

二十六年，再假归，筑室西山。黜勘诸经注疏，旁逮诸史。居八年，三十四年，召至京，命以原官总裁《一统志》。迁礼部侍郎，兼掌院学士。祭酒阿理瑚以故大学士达海从祀文庙，下部议，菼谓："从祀钜典，论定匪易。达海造国书，一艺耳。"持不可。永定河工开事例，户部请推广，得捐纳道府。菼谓道府不当捐纳，御史郑维孜疏言："国子监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试者。请尽发原籍肄业。"菼曰："京师首善地，远人向化，方且闻风慕义而来。若因一二不肖，辄更定制，悉为驱除，太学且空，非国体。维孜言非是。"事得寝。三十九年，充经筵讲官，授礼部尚书，教习庶吉士。四十一年，上疏乞解职，专意纂辑承修诸书，诏慰留之，并赐"笃志经学、润色鸿业"榜。四十二年，再称疾，上不悦，敕仍留原任。四十三年，再疏乞退，仍不允。是岁秋，卒，恤如礼。

菼负文章名，而立朝树风概，敢言，与人有始终。其再假归也，乾学方罢官家居，领书局洞庭山中。两江总督傅腊塔搆乾学，将兴大狱，素交皆引去。菼旦暮造门，且就当事白其诬，乃已。其复起也，上遇之厚，尝曰："韩菼天下才，美风度，奏对诚实。"又曰："菼学问优长，文章大雅，前代所仅有。所撰拟能道朕意中事。"会江宁布政使张万禄蚀帑金三十余万金，总督阿山庇之，谓费由南巡。下廷臣议，有言阿山与有连，妄语罪当死。菼谓纵有连，情私而语公。忌者增益其语人告，上由是疏菼。及理谢病，诏责其教习庶吉士，每日率以饮酒多废学。九卿集议，不为国事直言，惟事瞻徇。菼意不自得，病甚，饮不辍，至卒。乾隆十七年，高宗谕奖"菼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追谥文懿。

子孝嗣，举人；孝基，进士，官编修，菼卒，奉母不出十余年。雍正初，召修《明史》。书成，移疾归，年九十而终。

汤右曾，字西崖，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典贵州试。三十九年，授刑科给事中。两广总督石琳疏言琼州生黎以文武官吏婪索，激而为乱。上遣侍郎凯音布、学士邵穆布按治。右曾疏言："揭帖言琼州文武官往黎峒采取沈香、花梨致生衅，石琳及巡抚萧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时绝不觉察，且黎乱在上年，迟且一载，始行题报，掩饰欺隐，请严加处分。"石琳等皆下吏议。四十年，疏请刊颁《政治典训》及《御制文集》。

四十一年，转户部掌印给事中。初，以私钱多，改钱制轻小，使私铸无所利，顾仍不止。上令仍铸大钱，下廷臣议，改铸大钱，其旧铸小钱，期二年销毁。右曾疏言："改大钱宜遵圣谕，若毁小钱则民间必惊扰。且户、工二部存钱八十四万串，若议销毁，工料耗折甚多。且二年中铸出新钱不过一百万串，岂能遍及各省？新钱无多，旧钱已毁，恐私铸更繁，钱法愈坏。古者患钱重，则改轻而不废重。患钱轻，则改重而不废轻，使子母相权而行。新铸重钱，每串作银一两。旧铸轻钱作七钱，并听行使。积久大钱流通，小钱自不行矣。"疏再下廷臣议，定新钱每重一钱四分，旧钱并行勿禁，如右曾议。

四十四年，提督河南学政。秩满，巡抚汪灏疏言右曾取士公明。四十八年，迁奉天府府丞。四十九年，迁光禄寺卿。五十年，辅太常寺卿、通政使。五十一年，擢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十二年，授吏部侍郎。尚书富宁安、陈鹏翮皆廉辨有威棱，右曾贰之，锐意文案，纠剔是非。选人或挟大力以相要，必破其机纽，俾终不获选。由是干进射利者，皆丛怨于吏部，而富宁安往莅西师，鹏翮任

事久，见知于上深，莫可摇动，遂争为浮言撼右曾。六十年，命解右曾侍郎，仍专领掌院学士。六十一年，卒。

右曾少工诗，清远鲜润。其后师事王士祯，称入室。使贵州后，风格益进，锻炼澄汰，神韵冷然。右曾朝热河行在，上命进所为诗，右曾方咏文光果，即以进上。上为和诗，有句曰："丛香密叶侍诗公"，右曾自定集，遂取是诗冠首。

论曰：方蔼、荃、杜讷以文学直内廷，其结主知、尤在于廉谦。元珙、三礼议礼各申其所见，有当于经指。士祯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荼于文亦然，久而论定，并邀补谥，增文字之重。右曾师事士祯，继以诗被遇。论者谓自明宏治、正德以后一百五十年，而文章复在台阁，为圣祖崇儒右文之效云。

清史稿卷二六七　列传第五四

张英子廷瓒　廷璐　廷琭陈廷敬

王顼龄

张玉书，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征，字湘晓。顺治二年，举乡试第一、九年，成进士。博学厉行，精《春秋三传》，尤邃于史。历吏部文选郎中。出为河南提学佥事，考绩最，当超擢，遽引疾归。

玉书，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左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十九年，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寻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藩平，有请行封禅者，玉书建议驳之，事遂寝。二十三年，丁父忧，上遣内阁学士王鸿绪至邸赐奠。服阕，即家起刑部尚书，调兵部。

二十七年，河道总督靳辅奏中河工成。时学士开音布往勘称善，监高邮石工，疏请闭塞支河口为中河蓄水。上以于成龙尝奏辅开中河无益累民，今中河工成，乃命太书偕尚书图纳等往勘，并篇察毛城铺、高家堰及海口状。濒行，上谓玉书曰："此行当秉公陈奏，毋效熊一潇托故推诿为也。"玉书等还奏："勘阅河形，黄河西岸出水高。年来水大，未溢出岸上，知河身并未淤塞。海口岸宽二三里，河流入海无所阻。中河工成，舟楫往来，免涉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但与黄河逼，河宽固不可，狭又不能容运河及骆马湖之水。拟请于萧家渡、杨家庄增建减水坝，相时宣泄。闭塞支河口，应如开音布议。"上悉从之。

浙江巡抚金鋐以民杜光遇陈诉驻防满洲兵扰民，下布使李之粹察讯。之粹咨杭州将军郭丕请申禁，郭丕以闻。上遣尚书熊赐履往按，赐履丁忧去，改命玉书。寻调礼部。二十八年，上南巡，驻跸苏州，玉书还奏杜光遇无其人，所陈诉皆虚妄。金熔、李之粹皆坐夺官，流徙。二十九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三十一年，靳辅奏高家堰加筑小堤，复命玉书偕图往勘。还言："曩者黄涨，淮流被逼，故洪泽湖水视昔为高。今拟筑堤，距高家堰甚近。若水涨，则高堰大堤且不保，筑小堤何益？因条列高家堰河工，自史家刮至周桥一万四百余丈，宜筑堤三官庙。诸口宜改石工。今拟筑小堤处，宜今河臣每岁亲勘。"上深然之。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玉书扈行，预参帷幄。师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北窜，大将军费扬古截击，斩杀几尽，噶尔丹仅以身免。玉书率百官上贺。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丁母忧，遣官赐祭，并赐御书松荫堂榜。三十八年，上南巡，玉书迎渴，赐赉有加。三十九年，服未阕，召至京，入阁视事。四十年，扈驾南巡，驻跸江宁，召试士子，命为阅卷官。御舟次高资港，玉书奏言前去镇江不远，请幸江天寺，留驻数日，上为留一日。

四十六年，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开溜淮套河，上南巡，次清口勘视，见所树标竿多在民冢，召鹏翮极斥其非。玉书奏曰："向者老人白英议引汶水南北分流，不若别作坝引汶水通漕，其下流专以淮水敌黄。黄水趋海，此万世利也。"上善其言，遂谕鹏翮罢开溜淮套，事具《鹏翮传》。

四十九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五十年，从幸热河，甫至疾作，遂卒，年七十，上深惜之，

视制挽诗，赐白金千。命内务府监制棺椁衾绞，驿送其丧远京师，加赠太子太保，谥文贞。五十二年，上追念旧劳，擢其子编修逸少为侍读学士。

玉书谨慎廉洁，居政地二十年，还避权势，门无杂宾，从容密勿，为圣祖所亲任。自奉俭约，饮食服御，略如寒素。雍正中，人祀贤良祠。

李天馥，字湘北，河南永城人。先世在明初以军功得世袭庐州卫指挥佥事，家合肥。有族子占永城卫籍，天馥以其籍举乡试。顺治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博闻约取，究心经世之学，名藉甚。累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侍直，有所见，悉陈无隐，圣祖器。之康熙十九年夏，旱，命偕大学士明珠会三法司虑囚，有矜疑者，悉从末减。寻擢户部侍郎，调吏部。杜绝苞苴，严峻一无所私，铨政称平。二十七年，迁工部尚书。河道总督靳辅议筑高家堰重堤，束水出清口，停浚海口。于成龙主疏浚下河。上召二人诣京师入对，仍各持一说，下廷臣详议。天馥谓下河海口当浚，高堰重堤宜停筑，上然之。历刑、兵、吏诸部。

三十一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上曰："机务重任，不可用喜事人。天馥老成清慎，学行俱优，朕知其必不生事。"三十二年，以母尤回籍，上赐"贞松"榜御书，勉以儒者之学。复谓："天馥侍朕三十余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等。"三十四年，服将阕，起故官，人阁视事。上亲征厄鲁特，平定朔漠，兵革甫息，天馥务以清静和平，与民休息。尝谓："变法不如守法。奉行成宪，不失尺寸，乃所以报也。"三十八年，卒，谥文定。

天馥在位，留意人才，尝应诏举彭鹏、陵陇其、邵嗣尧，卒为名臣。为学士时，冬月虑囚，有知县李方广坐当死，天馥言其有才，得缓决，寻以赦免。刑部囚多瘐毙，为庀屋材，多为之所，别罪之轻重以居，活者尤众。事亲孝，居丧庐墓，有双白燕飞至，不去，人名其居为白燕庐。子孚青，进士，官编修。父丧归，不复出。

吴琠，字伯美，山西沁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河南确山知县。县遭明季流寇残破，琠拊流亡，辟芜废，垦田岁增，捕获盗魁诛之。师下云南，县当孔道，舆马粮饷，先事筹办而民不扰。康熙十三年，以卓异入为吏部主事，历郎中。累迁通政司右参议。刑部尚书魏象枢亟称其贤。二十年，特擢右通政，累迁左副都御史。疏请复督抚巡方，略言："令甲，督抚于命下之日，即杜门屏客，＜⿱艹泣＞任，守令不得参谒。凡有举劾，惟掳道府揭报，爱憎毁誉，真伪相乱，督抚无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请敕督抚亲历各属，以知守令贤否。或谓巡方恐劳扰百姓，夫督抚贤，则必能禁迎送、却供应。如其不肖，虽端坐会城，而暮夜之馈踵至，岂独巡方足以劳民哉？"又言："巡抚及巡守道无一旅之卫，而提镇各建高牙。前抚臣如马雄镇，道臣如陈启泰，怀忠秉义，向使各有兵马，奚至束手？宜及此时复旧制，使巡抚、巡守道仍各管兵马。减提督，增总兵，以一镇之兵酌分数镇，听督持节制。"

二十八年，迁兵部侍郎，寻授湖文巡抚。湖北自裁兵乱后，奸猾率指仇人为乱党，株连不已，琠悉置不问，而征其妄讦者，人心大定。陕西饥，流民入湖广就食，令有司分振，全活甚众。三十一年，诏以荆州兵船运漕米十万石至襄阳备赈，琠议："兵船泊大江下至汉口受米，复西上抵襄阳，计程二千余里。今原运漕船若乘夏水顺道赴襄阳，仅七百余里，即以便宜行事。"疏入，上嘉之。未几，丁母忧，服未阕，即授湖广总督，仍听终制乃赴任。故事，土司见州县吏不敢抗礼，其后大吏稍稍假借之。琠至，绝馈遗，饬谒见长吏悉循旧制，或犯约束，檄谕之无敢肆者。

三十五年，召为左都御史。三十六年，典会试。上北征回銮，顾迎驾诸臣褒琠及河道总督张鹏翮居官之廉，即擢琠为刑部尚书，而以鹏翮为左都御史。三十七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琠熟谙旧章，参决庶务，靡不允当。奏对皆竭忱悃，上每称善。所荐引多贤能吏。

三十九年，复典会试，上手书"风度端凝"榜赐之。寻具疏乞休，不允。上尝临米芾书以赐琠，书其后曰："吴琠宽厚和平，持己清廉。先插封疆，军民受其实惠。朝中之事，面折廷诤，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体。"四十四年，卒，谥文端。翰林院撰祭文，上以为未能尽琠，敕改撰。吏部奏大学士缺员，上以琠丧未归，悬缺未即别除曰："朕心不忍也。"

琠所至多惠政，两湖及确山皆祠祀。初，沁州荐饥，琠粜米振之，全活无算。有司议增沁粮一

千三百石，珙力争乃已。乡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中，祀贤良祠。

张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父忧归，服阕，授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十六年，圣祖命择词臣谆谨有学者日侍左右，设南书房。命英入直，赐第西安门内。词臣赐居禁城自此始。时方讨三藩，军书旁午，上日御乾清门听政后，即幸懋勤殿，与儒臣讲论经义。英率辰入暮出，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

迁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年，以葬父乞假，优诏允之。赐白金五百、表里缎二十，予其父秉彝恤，典视英官。英归，筑室龙眠山中，居四年，起故官。迁兵部侍郎，调礼部，兼管詹事府。充以筵讲官，奏进《孝经衍义》，命刊布。二十八年，擢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调礼部，兼官如故。编修杨瑄撰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祭文失辞，坐夺官流徙。斥英不详审，罢尚书，仍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寻复官，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三十六年，典会试。寻以疾乞休，不允。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

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在讲筵，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圣祖尝语执政："张英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四十年，以衰病求罢，诏许致仕。濒行，赐宴畅春园，敕部驰驿如制。四十四年，上南巡，英迎驾淮安，赐御书榜额、白金千。随至江宁，上将旋跸，以英垦奏，允留一日。时总督阿山欲加钱粮耗银供南巡费，江宁知府陈鹏年持不可，阿山怒鹏年，欲因是罪之，供张故不辨。左右又中以蜚语，祸将不测。及英入见，上问江南廉吏，首举鹏年，阿山意为沮，鹏年以是受知于上为名臣。四十六年，上复南巡，英迎驾清江浦，仍随至江宁，赐赉有加。

英自壮岁即有田园之思，致政后，优游林下者七年。为听训斋语、恒产琐言，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诰诫子弟。四十七年，卒，谥文端。世宗读书乾清宫，英尝侍讲经书，及即位，追念旧学，赠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人祀贤良祠。高宗立，加赠太傅。

子廷瓒，字卣臣。康熙十八年进士，自编累官少詹事。先英卒。廷玉，自有传。

廷璐，字宝臣。康熙五十七年，殿试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雍正元年，督学河南，坐事夺职。寻起侍讲，迁詹事。两督江苏学政。武进刘纶、长洲沈德潜皆出其门，并致通显，有名于时。进礼部侍郎，予告归，卒。

廷璨，字桓臣。雍正元年进士，自编修累官工部侍郎，充日讲官。起居注初无条例，廷璨载详赡得体。既擢侍郎，兼职如故。终清世，已出翰林而仍职记注者惟廷璨。乾隆九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试江西，移疾归。廷璨性诚笃，细微必慎。既归，刻苦励行，耿介不妄取。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四。上闻，顾左右曰："张廷璨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因叹息久之。

廷璐子若需，进士，官侍讲。若需子曾敞，进士，官少詹事。

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陈廷敬，初名敬，字子端，山西泽州人。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是科馆选，又有顺天通州陈敬。上为加"廷"字以别之。十八年，充会试同考官，寻授秘书院检讨。康熙元年，假归，四年，补原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四年，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改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面日直弘德殿，圣祖器之，怀英及掌院学士喇沙里同赐貂皮五十、表里缎各二。十七年，命直南书房。丁母忧，遣官慰问，赐茶酒。服除，起故官。二十一年，典会试。滇南平，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命廷敬撰拟，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

二十三年，调吏部，兼管户部钱法。疏言："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未有数十年而不改者。向日银一两易钱千，今仅得九百，其故在毁钱鬻铜。顺治十年因钱贱雍滞，改旧重一钱者为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又增为一钱四分，所以杜私铸也。今私铸自如，应改重为轻，则毁钱不禁自绝。产铜之地，宜停收税，听民开采，则铜日多，钱价益平。"疏下部议行。

擢左都御史。疏言："古者衣冠、舆马、服饰、器用，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今等威未辨，

奢侈未除，机丝所织，花草虫鱼，时新时异，转相慕效。由是富者黩货无已，贫者耻其不如，冒利触禁，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请敕廷臣严申定制，以挽颓风。”又言：“方令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民可徐得其养，养立而后教行。宜饬督抚凡保荐州县吏，必具列无加派火耗、无黩货词讼、无朘削富民。每月吉集众讲解《圣谕》，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又言：“水旱凶荒，尧、汤之世所不能尽无，惟备及于豫而赒当其急，故民恃以无恐。山东去年题报水灾，户部初议行令履勘，继又行令分晰地亩高下，年四月始行覆准蠲免。如此其迟回者，所行之例则然耳。臣愚以为被灾分数既有册结可据，即宜具覆豁免，上宣圣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泽之心，中不使吏胥缘为弊窦。”疏并议行。

二十五年，迁工部尚书。与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上嘉其有裨治化，命留览。时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廷敬并充总裁官。累调户、吏二部。二十七年，法司逮问湖广巡抚张汧，汧曾赍银赴京行贿。狱急，语涉廷敬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上置勿问。廷敬乃以父老，疏乞归养，诏许解任，仍官修书事。

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调刑部。丁父忧服阕，授户部尚书，调吏部。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召试士子，命阅卷。四十九年，以疾乞休，允之。会大学士张玉书卒，李光地病在告，召廷敬仍入阁视事。五十一年，卒，上深惜之，亲制挽诗一章，命皇三子允祉奠茶酒；又命部院大臣会其丧，赐白金千，谥文贞。

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尝召见问朝臣谁能诗者，以王士祯对，又举汪琬应博学鸿儒，并以文学有名于时。上御门召九卿举廉吏，诸臣各有所举，语未竟，上特问廷敬，廷敬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尝亟称两人，或谓曰：“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

温达，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都察院都事，迁户部员外郎。康熙十九年，授陕西道御史。迁吏科给事中，兼管佐领。授兵部督捕理事官。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温达随皇七子允祄、都统都尔玛管镶黄旗大营。三十六年，擢内阁学士。三十八年，迁户部侍郎。四十年，命赴山西、陕西察验驿马，还，授议政大臣。云贵总督巴锡劾游击高鉴谳狱不当，并论提督李芳述徇隐，芳述亦劾巴锡，命温达往按，鉴罪应徒，巴锡左迁，芳述罚俸。四十一年，调吏部，擢左都御史。四十二年，复命往贵州按威宁总兵孟大志侵饷，论罪如律。四十三年，迁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六年，授文华殿大学士，纂修《国史》、《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明史》，并充总裁。五十年，命八旗及部院举孝义，因谕曰：“孝为百行首。如大学士温达，尚书穆和伦、富宁安之孝，不特众所知，朕亦深知之也。”御制诗以赐，复褒其孝友。五十三年，以老乞休，许致仕。寻谕温达虽老，尚自康健，命仍任大学士。五十四年，卒，皇子奠茶酒，赐祭葬，谥文简。

穆和伦，喜塔腊氏，满洲镶蓝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为御史又三迁为内阁学士。命往山东察赈，自泰安至郯康熙四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四十八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九年，调户部。上称穆和伦孝，其母年已九十，御书“北堂眉寿”榜赐之。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穆和伦往按，右噶礼，上责其是非颠倒，终直伯行。寻以老病乞休，复起授户部尚书。坐事当左迁。寻卒。

萧永藻，汉军镶白旗人。父养元，管佐领。永藻自阴生补刑部笔帖式。康熙十六年，授内阁中书，迁礼部员外郎，袭佐领。迁郎中，监湖口税务。授御史，再迁顺天府尹。三十五年，擢广东巡抚。疏言：“钱多价贱，每千市价三钱二三分，兵领一两之饷，不及数钱之用。民亦因钱贱，货物难行。请暂停鼓铸。”又疏言：“开山发矿，多人群聚，良莠淆杂，臣通饬严禁。近有长宁匪徒集众私采，知县尤鹏翔请饬部议处。”鹏翔坐夺官。

三十九年，给事中汤右曾劾永藻与总督石琳于黎人争斗事，迟至一载始行具题。纵属吏朘民，民困而为盗，海则电白、阳江，山则英德、翁源，横行劫掠。上命与广西巡抚彭鹏互调，入觐，上谕当命学鹏所行，并诫荐举当择清廉。四十五年，迁兵部侍郎。湖广总督石文晟劾容美土司田舜年

不法，命左都御史梅鋗、内阁学士二格往谳，与文晟异议。复命永藻与大学士席哈纳、侍郎张廷枢覆谳，还奉舜年已死，无诸僭越状。

四十六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四十八年，湖南巡抚赵申乔与提督俞益谟交恶互劾，命永藻偕副都御史王度昭往按，得益谟违例缺兵额状，申乔事事苛求，非大臣体，并拟夺官，上罢益谟，留申乔。四十九年，调吏部，旋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六年，列议政大臣。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命驻马兰峪守护景陵。雍正五年，宗人府奏护陵宗室广善越分请安，永藻不先阻，当夺官，上责永藻自恃其有操守，骄矜偏执，惟知阿庚允禵，长其傲慢狂肆之罪，如议夺官，仍命护陵自效。七年，卒，年八十六。

嵩祝，赫舍里氏，满洲镶白旗人。父岱衮，事太宗，协管佐领。兄来衮，自侍卫累迁至内三院学士，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嵩祝袭职，康熙九年，管佐领。二十三年，迁护军参领。三十三年，擢内阁学士。三十四年，盛京旱，命与侍郎珠都纳偕往，发海运米万石散贫民，万石平粜。还京，命复偕珠都纳往开原等散米。上谕曰："将军等请散米，但言兵不言民。此皆朕赤子，当一并给与，月与米一斗五升，至来岁四月。"嵩祝等散米如上指，事毕还京师。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嵩祝管正黄旗行营。师还，命统后队缓行，待西路章奏。迁兵部侍郎，改护军统领。三十六年，复扈上出塞驻宁夏，命昭武将军喀斯喀等穷追噶尔丹，嵩祝参赞军务。噶尔丹窜死，师至摩该图，引还。

四十年，迁正黄旗汉军都统。广东官兵剿连州瑶失利，命嵩祝偕副都统达尔占、侍郎傅继祖往会总督石琳、调广西、湖南兵进剿，即授广州将军。濒行，上谕以相机招抚。四十一年，师次连州，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瑶人薙发请降，执戕官兵者九人诛之。师引还，调正红旗。

四十八年，署奉天将军。海盗舟泊双岛，挟火器出掠，遣兵击杀三十余人，得其舟一。疏请山东水师兼巡奉天属金州铁山，又请选盛京满洲兵千人习鸟枪，设火器营，皆从之。迁礼部尚书。

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五年，上幸热河，嵩祝从。久不雨，上忧旱甚，遣嵩祝还京师，察诸大臣祈雨不躬者劾奏。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修《圣祖实录》及玉牒，并充总裁。雍正五年，奉天将军噶尔弼奏贝子苏努为将军时，借放库银三万余，嵩祝坐徇隐，夺官。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王顼龄，字颛士，江南华亭人。父广心，字农山。有文名。顺治六年进士，官御史，巡视京、通二仓，厘剔漕弊，奸猾屏迹。

顼龄，康授熙十五年进士，太常寺博士。十八年，举博学鸿儒，召试一等，授编修，纂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一年上元节，圣祖御乾清宫赐廷臣宴，仿柏梁体赋诗，顼龄焉。迁侍讲，督四川学政。累迁侍讲学士。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顼龄弟鸿绪植党营私，并诋顼龄与士奇结婚媾，交关为奸利。顼龄、士奇、鸿绪并休致、寻命顼龄留任如故。转侍读学士，以父忧归，服阕，起故官。累擢礼部侍郎。四十三年，上南巡，幸顼龄所居秀甲园，赐御书榜。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河，再幸其第。寻调吏部，充经筵讲官。擢工部尚书，典会试。五十五年，拜武英殿大学士。

雍正元年，诏开恩榜，顼龄重与鹿鸣宴，加太子太傅。以老，累疏乞休，上以顼龄先朝旧臣，勤劳岁久，谙习典章，辄与慰留。三年，痰作，命御医治疾，赐参饵。寻卒，年八十四，上为辍朝一日，今朝臣出其门下者素服持丧、各部院汉官会祭，赠太傅，谥文恭。

弟九龄，字子武，进士，授编修，官至左都御史。鸿绪自有传。

论曰：玉书等遭际承平，致位宰相。或以文学进，或以功能著，或以节操用，皆循循乎矩度。即朝旨所褒许，于玉书则曰"小心"，于天馥则曰"勤慎"，英曰"忠纯"，瑚曰"宽厚"，廷敬曰"清勤""温达""孝"，永藻"廉"，嵩祝"老成"，顼龄"安静"。诸臣之行谊显，世运之敦庞亦可见矣。

清史稿卷二六八　列传第五五

米思翰子李荣保顾八代

米思翰，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世居沙漠。会祖旺吉努，当太祖时，率族来归，授牛录额真。父哈什屯，事太宗，以侍卫袭管牛录。擢礼部参政，改副理事官。讨瓦尔喀，招明总兵沈志祥。从攻锦州，明总兵曹变蛟夜袭御营，先众捍御，被创，力战却之。顺治初，授内大臣、议政大臣，世职屡进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睿亲王多尔衮摄政，诸大臣巩阿岱等并附之，哈什屯独持正，忤睿亲王，降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肃亲王豪格以非罪死，巩阿岱等议杀其子富绶，哈什屯与巴哈力持，事乃已。世祖亲政，累进世职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十二年，将奉职恪勤诸大臣，加太子太保。康熙初卒，谥恪僖。

米思翰，其长子也，袭世职，兼管牛录，授内务府总管。辅政大臣从假尚方器物，力拒之。圣祖亲政，知其守正，授礼部侍郎。八年，擢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是时各直省岁赋，听布政使存留司库，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请通饬各直省俸饷诸经费，所余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纳权尽属户部。

十二年，尚可喜疏请撤藩，吴三桂、耿精忠疏继入，下户、兵二部议。米思翰与户部尚书明珠议三藩并撤，有言吴三桂不可撤者，以两议入奏。复集诸大臣廷议，米思翰坚持宜并撤，议乃定。既而吴三桂反，上命王贝勒等率八旗兵讨之，议者谓军需浩繁，宜就近调兵御守。米思翰言："贼势猖獗，非录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足支十年，可无他虑。"于是请以内府所储分年发给，复综核各直省库金、仓粟，以时拨运，悉称旨。又疏言："师行所至，屡奉明诏以正贼给军需，恐有司尚多借端私派，请敕各督抚严察所属，供应粮镶薪刍，一切动官帑，毋许苛派。其购自民间者，务视时价支给，勿纤毫累民。"上命如议速行。

米思翰寻卒，年甫四十三，上深惜之，予祭葬，谥敏果。时三桂势方张，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议者追咎撤藩主议诸臣，上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其叛，诿过于人耶？"及事定，上追忆主议诸臣，犹称米思翰不置。

米思翰子马斯喀、马济、马武、皆自有传。

李荣保，袭世职，兼管牛录，累迁至察哈尔总管，卒。乾隆二年，册李荣保女为皇后，追封一等公。十三年，册谥孝贤皇后，推恩先世，进封米思翰一等公。十四年，以李荣保子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功，敕建宗祠，祀哈什屯、米思翰、李荣保、并追谥李荣保曰庄慤。

顾八代，字文起，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父顾纳禅，事太宗，从伐明，次大同，攻小石城，先登，赐号"巴图鲁"，予世职牛录章京。旋授甲喇额真。顺治初，从入关，定陕西、湖南、江南、浙江，皆在行间，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子顾苏，袭，进二等。

顾八代，其次子也。任侠重义，好读书，善射。以阴生充护军。顺治十六年，从征云南有功，授户部笔帖式。旋以顾苏及子佛岳相继卒，无嗣，顾八代袭世职，迁吏部郎中。康熙十四年，圣祖试旗员第一，擢翰林院侍读学士。

吴三桂陷湖南，遣其将掠两广。镇南将军莽依图自江西下广东，驻韶州。十六年，上命顾八代传谕莽依图规复广西，即留军，从征广西。巡抚傅宏烈为三桂将吴世琮所败，莽依图引兵与相合。顾八代按行诸军，谓结营散乱，敌至虑不相应。世琮兵至，师复败，还驻梧州。世琮来追，击却之。顾八代策世琮且复至，益诫备。会除夕，世琮以三万人奄至，又击败之。十七年，师进次盘江，与世琮军遇，莽依图病甚，以军事属顾八代。偕副都统勒贝等渡江，与世琮战，分兵出敌后，破其左而合击其右。世琮溃围出，遣精骑追之，自杀。师进克南宁，叛将马承阴与三桂军合，可十万，拒战。诸将或难之，顾八代奋入陈，诸将皆力战，遂破敌。

十八年，京察，掌院学士拉萨里、叶方蔼以顾八代从征有绩效，注上考。大学士索额图改注"浮躁"，坐夺官。莽依图疏言顾八代从征三载，竭诚奋勉，运筹决胜，请留军委署副都统，参赞军务，上命以原衔从征。十九年，莽依图卒于军，顾八代从平南大将军赉塔下云南，攻会城。顾八代议当先取银锭山，俯瞰城内，攻得势。及勇略将军赵良栋师至，用顾八代策，先取银锭山，克会城，云南平。师还，授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命直尚书房，累迁礼部侍郎。二十八年，授尚书。三十二年，坐事，上责其不称职，夺官，留世职，仍直尚书房。三十七年，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

顾八代直尚书房时，世宗从受学。及卒，贫无以敛，世宗亲临奠，为经纪其丧。雍正四年，诏复官，加太傅，予祭葬，谥文端，又以其贫，赐其家白金万。八年，建贤良祠京师，谕满洲大臣当入祀者五人，大学士图海、都统赉塔，次即顾八代，及尚书玛尔汉、济苏勒。

子顾俨，袭世职，自参领官至副都统。孙顾琮，自有传。

玛尔汉，兆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十一年，繙绎举人，授工部七品笔帖式，累迁刑部员外郎。

康熙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吴三桂，上命扬威将军阿密达自江宁移师讨之，玛尔汉以署骁骑参领从。十四年，与副都统鄂克济哈、穆舒珲等自泾州进兵，屡破垒，斩级数百，克宁州。十五年，大将军图海督兵围平凉，辅臣降，玛尔汉还京师。图海请调凉州、宁夏、固原诸镇兵进攻兴安、汉中、上命副都统吴丹及玛尔汉赴诸镇料理征发，兼询缓急机宜。甘肃提督张勇请缓师，上命图海固守凤翔、秦州诸要隘、分兵授征南将军穆占下湖广，命玛尔汉从。十七年，授御史。

十九年，穆占师进贵州，二十年，师进云南，玛尔汉皆在行间，得功牌十二，云南平，师还，追论征湖南不力援永兴，致损将士，夺功牌九。二十年，命巡视河东盐政。御史许承宣、罗秉伦劾山西巡抚图克善令平阳属十三州县增报盐丁加课累民，下巡抚穆尔赛会玛尔汉核实，请免虚报一万七千余丁。二十五年，以按治归化城都统固穆德不实，吏议左迁。二十六年，授理藩院司务。从大学士索额图等使鄂罗斯定边界，辞辨明析，鄂罗斯人折服。事闻，圣祖嘉其能。寻迁户部郎中。三十三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再迁兵部侍郎。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玛尔汉驻土木董理驿站，以送军马赢，吏议夺官，命宽之。

三十八年，迁左都御史，再迁兵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议政大臣。四十三年，岁饥，民就食京师。命与内大臣佟国维、明珠、阿密达等监赈。四十六年，调吏部。四十八年，以老病乞休。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五。上遣内大臣临奠，赐祭葬。雍正八年，世宗谕奖玛尔汉谨慎忠厚，事圣祖宣力多年，完名引退，赠太子太傅。贤良祠成，命入祀。乾隆元年，高宗命追谥恭勤。

田六善，字兼山，山西阳城人。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太康知县，时当兵后，劳来安集。九年，巡抚吴景道疏荐才守兼优，迁户部主事，监临清关，复监凤阳仓兼淮关。罢滥征，革奇羡，商民称便。累迁郎中。十五年，授江南道御史。兵部议禁民乘马，六善疏言其不便，下廷臣集议驰禁。十六年，疏言：“欲安民在观清吏，乞敕各督抚实行荐举，吏部于各督抚莅任一二年后，列奏荐举何人，能否察吏安民，即可以是鉴别。议者或谓举荐清吏，无以处乎不在清吏之列者，一难也；恐督抚依旧受贿徇私，二难也；征粮缉逃处分碍，三难也。然臣谓清吏果得荐举，则为清吏者见公道尚存，益坚其持守，一便也；群吏以不著清名为愧，力自濯磨，二便也；某省有清吏几人，以验政治修废，三便也；天下晓然知有能必先有守，风俗不变，四便也；向日督抚厌憎清吏无益于已，今必且卵翼而亲爱之，五便也。不惑于三难，力致其五便，将循良兴起，不让前古矣。”下部议行。寻命巡视长庐盐政。十七年，还掌江南道事。

康熙元年，乞假归。三年，补贵州道御史。四年，疏言：“兵部议裁山西、陕西、河南、等处兵额，三营裁一营。遇裁之兵，挟久练之技，处坐困之时，穷夫所归，遂为贼盗。请谕总督、提督诸臣，察已裁之兵，如弓马贤熟、膂力精强，仍收入伍。自后老弱必斥，逃亡不补。所渐去者疲卒，不虑其为非。所招回者劲兵，可资其实用。”下部议，令各营汰去老弱，其年力精壮者仍留充伍。又疏言：“吏部于往日曾行之事，率皆援以为例，惟意所彼此，莫穷其弊。请敕部以上所裁定及有旨著为例者，汇为一册，敬谨遵守，余仍循旧章。”得旨，如所请。七年，命巡视京、通仓，还掌山东道事，得旨内升，回籍待阙。

十一年，授刑科给事中，秩视正四品。疏言：“臣里居读上谕，以苏克萨哈为鳌拜仇陷，杀其子孙，连坐族人白尔赫图，恩予昭雪。臣思法律为天下共者也，以满洲劳功高之人，因与执政诸臣意见相左，辄牵连兴大狱，恐尤而效之，报复相寻，借端推刃。周礼有八议，罪大可减，罪小可赦。请特制昭示，满洲犯罪非反叛有实迹者，一准于律，勿妄议株连。储人才，固国本，于是乎在。”上韪其言，下王大臣议，从之。又疏言：“圣学宜先读史，史者，古帝王得失之林也。其君宽仁明断，

崇俭纳，谏则其民必安，其事必治，其世必兴必平。若夫苛察因循，恶闻过，乐逞欲，其民必不安，其事必不治，其世必衰必乱。乞谕日讲诸臣，以《通鉴》与经史并进。”得旨俞允。寻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迁至右佥都御史。

十三年，疏言：“吴三桂负恩叛逆，处必灭之势。录旗月饷，步兵一两有奇，马兵二两有奇，甲胃不必坚强，弓刀不必精利，登山涉水，资以先驱。臣谓录旗力虽弱，善用之则强。心虽涣，善收之则聚。供给宜足，劳逸宜均。至先登破陈，无分满、汉，赏赍公平。斯忠勇自奋，克佐劲旅以奏肤功，今日所宜急计者也。”下部议鼓励录旗官兵叙给爵赏例。迁顺天府尹。未几，复迁左副都御史。十四年，疏言：“臣昔为河南知县时，孙可望、李定国尚据云、贵、四川，其势不减于吴三桂。金声桓叛江西，姜瓖叛大同，亦不异耿精忠、王辅臣。而当日民心未若今之惊惶疑惧者，由其时督抚有孟乔芳、张存仁、吴景道诸臣，敦行俭朴，慎守廉隅，吏治肃清，民生乐遂也。宜特颁严谕，令各督抚禁杂派，核军实。有司或剥民败检，立行纠劾，以省民力、安众心。师行所至，更宜审酌剿。御近见江西、浙江报捷诸疏，屡言杀贼累万。然必待杀尽而后入闽，恐愚顽之民无尽，草窃之贼亦无尽。臣谓先取精忠，则群贼自息。昔姜瓖乍叛，土寇群起，瓖灭，土寇亦尽，其明验也。至三桂狡谋，岂以一隅之地困天下全力，我即以天下全力困此一隅。三桂授首，则四川、广西不烦兵而自定。”又疏言：“臣籍山西，与陕西接壤。黄河自边外折入内地，至蒲州一千余里。蒲州上至禹门，为平阳府属，河西为西安，有提督、总兵重兵驻守。自此以北，永宁州、临县为汾州府属，渡口有孟门镇、高家塔诸处。更北保德州为太原府属，渡口有黑田沟、穷狼窝诸处。河西为延安，素称荒野，河东为交城，路险山深，草窃潜匿。请敕巡抚、提督分兵驻防。”又疏言：“师已抵平凉，辅臣迫于必死，困兽犹斗，杀贼百不偿失兵一。宜驻军城下以逸待劳，急攻固原，绝其粮道。平凉地脊，非比湖南地广米多，可以持久。粮道不通，人心自散，必有斩辅臣献军门者。若贼东出则东应，贼西出则西应，疲我师徒，分我威力，固原围解，贼气贯通，此断断不可者也。”诸疏并下王大臣议行。

十六年，擢工部侍郎。十七年，以夏旱求言，疏言：“今日官至督抚，居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道府岁纳规礼，加之以搜括，则道府所辖官民，不啻鬻之道府矣。州县岁纳规礼，重之以勒索，则州县所属士民，不啻鬻之州县矣。世祖朝，山东巡按程衡劾巡抚耿焞，江南巡按秦世祯劾土国宝，皆置重典，天下肃然。今巡按久停，虽欲议复，恐一时难得多人。惟有出自上意，欲清一省则选一人遣往，不必一时俱发。出其不意，示以不测，使天下奸恶吏不敢恃督抚而肆志，即有不肖之督抚，亦莫敢庇贪而害民。”疏入报闻。

调户部。十八年，疏言：“国家有钱法以通有无、利民用，自秦、汉及唐、宋公私皆悉用钱。至金、元，以银与钱钞并行。至明中叶，乃专资于银。闯逆之乱，或沉江河，或埋山谷，又以贪吏厚藏，银益少，民益困。今欲救天下之穷，惟有多铸钱，铸钱所资，铜六铅四，而可采之山，所司每深讳之，盖恐时有时无，贻累偿税。且上官闻其地开采，此挟彼制，诛求甚多也。臣谓宜令天下产铜铅之地，任民采取，有则以十分二输税于官，无则听之州县自行稽察，毋使多官旁挠。报采多者予议叙，则官与民皆乐为，资以鼓铸，钱不可胜用矣。”下九卿详议，拟例以上，得旨：“采铜关系国计，其令各督抚率属殚力奉行。”

六善以老病乞罢，上不许。二十年，命致仕。三十年，卒于家。年七十一。

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擢吏部侍郎。

国初以海上多事，下令迁东南各省沿海居民于内地，画界而设之禁。界外皆弃地，流令无所归，去为盗。及师定金门、厦门，总督姚启圣请以界外地按籍还民，弛海禁，收鱼盐之利给军食、廷臣持不可。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上命以界外地还民。会给事中傅感丁请以江、浙、闽粤滨海界外地招徕开垦，乃命臻及内阁学士席柱赴福建、广东察视展界，进臻工部尚书。臻与席柱如广东，自钦州防城始，遵海以东而北，历府七、州三、县二十九、卫六、所十七、巡检司十六、台城堡砦二十一，还民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复如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始，遵海以北，历府四、州一、县二十四、卫四、所五、巡检司三、关城镇砦五十五，还民地二万一千

一十八顷，复业丁口四万八百。于是两省滨海居民咸得复业。别遣使察视江南、浙江展界复业，同时毕事。臻以母丧还里，席柱复命，奏陈资海居民还乡安业。上曰："民乐处海滨以可出海经商捕鱼，尔等知其故，前此何以不准议行？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曩禁令虽严，私出海贸易初未尝断绝。凡议出海贸易不可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臻丧终，起刑部尚书。旧制，方冬狱囚月给煤，狱吏率乾没，囚多以寒疾死，臻力禁之。调兵部。时议裁各省驻防及督、抚、提、镇标兵，臻谓："兵冗可裁而不宜骤行，请自今老弱、物故、额阙概不补，数岁额自减。"从之。再调礼部。以疾告归，寻卒于家。上南巡，书"眷怀旧德"额追赐之。

臻少贫力学，事祖母及父母孝，宠奖人才，诗文剀切中条理。

萨穆哈，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

康熙十二年，圣祖允吴三桂疏请撤藩，遣萨穆哈偕郎中党务礼、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如贵州，具舟及刍粟，谕以毋骚扰，毋迟误。既至，三桂谋反，提督李本深与谋，书招贵州巡抚曹申吉，总督甘文焜得之，告萨穆哈等，趣诣京师告变，并请兵赴援。萨穆哈与党务礼、席兰泰行至镇远。三桂已举兵，镇远将吏得三桂檄，不给驿马。萨穆哈、党务理得马二驰至沅州。乃乘驿，十一昼夜至京师，诣兵部，下马喘急，抱柱不能言，久之始苏，上三桂反状。席兰泰自镇远乘小舟至常德，乃乘驿，后七日至。辛珠、萨尔图不及行，死之。十三年，擢萨穆哈刑部郎中。十四年，叙告变功，萨穆哈、党务礼、席兰泰应升光禄、太仆诸卿。

十五年，授太仆寺卿。十六年，再迁户部侍郎。命监赈山东，十七年，还京师。疏言："臣屡奉使命，所过州县，间有藉差科派民财，深滋扰累。请嗣后有大事，特遣部院官，余并责督抚料理。"上为下廷臣会议，定州县科敛俱视贪吏治罪。调吏部。二十年，再迁工部尚书。二十一年，命察视石景山至庐沟桥石堤，疏言："堤内本官地，康熙初招民垦荒，致侵损堤根。请敕部免其赋，罢勿复耕。"从之。二十二年，命察视山西地震，疏请被灾最重州县发帑治赈。

二十四年，河道总督靳辅请于高邮、宝应诸州县筑堤，束黄河注海，按察使于成龙主浚海口，下廷臣议，用辅策。上询日讲官籍江南者，侍读乔莱力请用成龙策。上曰："乡官义如此，未知民意如何？"今萨穆哈与学士穆成额，会漕运总督徐旭龄、巡抚汤斌，详察民间利害。萨穆哈等行历海口诸州县，诸州县民陈状参差不一。檄诸州县，令各择通达事体者十人询利害，皆言浚海口不便。二十五年，萨穆哈还奏，谓详问居民，从成龙议，积水不能施工，从辅议，水中亦不能取土，请两罢之。是时成龙召诣京师，上命廷臣及萨穆哈、成龙再议。成龙言浚海口当兼治串场河，费至百余万。廷臣以为费钜，疏请停。未几，斌入为尚书，奏言："海口不急浚，再遇水，下游诸州县悉付巨浸。"上召问萨穆哈，萨穆哈不坚执前奏。复下廷臣议，始定用成龙策。上责萨穆哈前覆奏不实，夺官。寻授步军翼尉。

三十二年，仍授工部尚书。三十九年，上察知工部积弊，河工糜帑，受请托，发银多侵蚀，诘责萨穆哈等。萨穆哈寻以老疾乞罢，上斥其伪诈，命夺官，仍留任，察工部积弊，一一自列。四十三年，以疏浚京师内外河道侵蚀帑银，萨穆哈得赇，逮治拟绞。卒于狱。

论曰：米思翰赞撤藩之议，绸缪军食，足以支十年，知定谋有由也。顾八代、玛尔汉皆文臣，能克敌，复以廉勤建绩。六善于军事有建白，收绿旗之用，其效著于后矣。臻巡复海疆，兵后一大政也。萨穆哈以告变受赏，亦附著于斯篇。

清史稿卷二六九　列传第五六

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索民第二子。初授侍卫，自三等荐升一等。康熙七年，授吏部侍郎。八年五月，自请解任效力左右，复为一等侍卫。及鳌拜获罪，大学士班布尔善坐党诛，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兼佐领。九年，改保和殿大学士。十一年，《世祖实录成》，加太子太傅。十五年，大学士熊赐履票本有误，改写草签既又毁去。索额图与大学士巴泰、杜立德等疏劾，赐履坐罢归。十八年，京察，侍讲学士顾八代随征称职，翰林院以"政勤才长"注考，索额图改注"浮

躁”，竟坐降调。语详《顾八代传》。

索额图权势日盛。会地震，左都御史魏家枢入对，陈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严谴。上曰：“修省当自朕始！”翌日，召索额图及诸大臣谕曰：“兹遘地震，朕反躬修省。尔等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自任用后，诸臣家计颇皆饶裕，乃朋比徇私，益加贪黩。若事情发觉，国法具在，决不尔贷！”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故谕及之。上并书“节制谨度”榜赐焉。

十九年八月，以病乞解任，上优旨奖其“勤敏练达，用兵以来，赞画机宜”，改命为内大臣。寻授议政大臣。先是索额图兄噶布拉，以册谥孝诚仁皇后推恩所生，封一等公。弟心裕袭索尼初封一等伯。法保，袭索尼加封一等公。二十三年三月，以心裕等懒惰骄纵，责索额图弗能教，夺内大臣、议政大臣、太子太傅，但任佐领，并夺法保一等公。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

时俄罗斯屡侵黑龙江边境，据雅克萨，其众去复来，上发兵围之。察罕汗谢罪，使费耀多啰等来议界。二十八年，上命索额图与都统佟国纲往议。索额图奏谓：“尼布楚、雅克萨两地当归我。”上曰：“尼布楚归我，则俄罗斯贸易无所栖止，可以额尔固纳河为界。”索额图等与议，费耀多啰果执尼布楚、雅克萨为请。索额图等力斥之，仍宣上意，以额尔固纳河及格尔必济河为界，立碑而还。

二十九年，上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击噶尔丹，命索额图将盛京、吉林、科尔沁兵会于丹林，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以不穷追，镌四级。三十五年，从上亲征，率八旗前锋、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前行，并命督火器。营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上驻克鲁伦河，噶尔丹遁走，费扬古截击之于昭莫多，大败其众。三十六年，上还幸宁夏，命索额图督水驿，会噶尔丹死。叙功，复前所镌级。四十年九月，以老乞休，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

索额图事皇太子谨，皇太子渐失上意。四十一年，上阅河至德州，皇太子有疾，召索额图自京师至德州侍疾。居月余，皇太子疾愈，还京师。是岁，心裕以虐毙家人夺官。四十二年五月，上命执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谕曰：“尔为大学士，以为贪恶革退，后复起用，冈知愧悔。尔家人讦尔，留内三年，朕意欲宽尔。尔乃怙过不悛，结党妄行，议论国事。皇太子在德州，尔乘马至中门始下，即此尔已应死。尔所行事，任举一端，无不当诛。朕念尔原系大臣，心有不忍，姑贷尔死。”又命执索额图诸子交心裕、法保拘禁，谕“若别生事端，心裕、法保当族诛”诸臣党附索额图者，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并命严锢，阿米达以老贷之。又命诸臣同祖子孙在部院者，皆夺官。江潢以家有索额图私书，下刑部论死。仍谕满洲人与偶有来往者，汉官与交结者，皆贷不问。寻索额图死于幽所。

后数年，皇太子以狂疾废，上宣谕罪状，谓：“索额图助允礽潜谋大事，朕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令允礽欲为索额图报仇，今朕意戒慎不宁。”并按诛索额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他日，上谓廷臣曰：“昔索额图怀私，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

明珠，字端范，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金台石孙。父尼雅哈，当太祖灭叶赫，来降，授佐领。明珠自侍卫授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擢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七年，命阅淮、扬河工，议复兴化百驹场旧闸，凿黄河北岸引河。旋授刑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十一年，迁兵部尚书。十二年，上幸南苑，阅八旗甲兵于晾鹰台。明珠先布条教使练习之，及期，军容整肃，上嘉其能，因著为令。

康熙初，南疆大定，留重兵镇之，吴三桂云南，尚可喜广东，耿精忠福建。十余年，渐跋扈，三桂忧骄纵，可喜亦忧之，疏请撤藩，归老海城。精忠、三桂继请。上召诸大臣询方略，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主撤，明珠和之。诸大臣皆默然。上曰：“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因下诏许之。三桂遂反，精忠及可喜子之信皆叛应之。时争咎建议者，索额图请诛之。上曰：“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明珠由是称上旨。十四年，调吏部尚书。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屡充《实录》、《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累加太子太师。迨三叛既平，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惟明珠等能称旨，且曰：“当时有请诛建议者，朕若从之，皆含冤泉壤矣！”

明珠既擅政，簠簋不饬，货贿山积。佛伦、余国柱其党也，援引致高位。靳辅督南河，主筑堤束水，下游不浚自通。于成龙等议浚下游，与异议。辅兴屯田，议者谓不便于民，多不右辅，明珠独是其议。蔡毓荣、张汧皆明珠所荐引者也，迨得罪按治，恐累举者，傅轻比，上谕斥，始定。与索额图互植党相倾轧。索额图生而贵盛，性倨肆，有不附己者显斥之，于朝士独亲李光地。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来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与徐乾学等相结。索额图善事皇太子，而明珠反之，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荐汤斌傅皇太子，即以倾斌。会天久不雨，光地所荐讲官德格勒明《易》，上命筮，得夬，因陈小人居鼎铉，天屯其膏，语斥明珠。事具《德格勒传》。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奉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别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奉奏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蝥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

疏入，上论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惊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则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未几，授内大臣。后从上征噶尔丹，督西路军饷，叙功复原级。

明珠自罢政后，虽权势未替，然为内大臣者二十年，竟不复柄用。四十七年，卒。子性德、揆叙自有传。

余国柱，字两石，湖广大冶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兖州推官。迁行人司行人，转户部主事。康熙十五年，考授户科给事中。时方用兵，国柱屡疏言筹饷事，语多精核。二十年，擢左副都御史。旋授江宁巡抚，请设机制宽大缎匹。得旨："非常用之物，何为劳费"当明珠用事，国柱务罔利以迎合之，及内转左都御史，迁户部尚书，汤斌继国柱抚江苏。国柱索斌献明珠金，斌不能应，由是倾之。二十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益与明珠结，一时称为"余秦桧"。上谒陵，中途召于成龙入对，成龙尽发明珠、国柱等贪私。上归询高士奇，士奇亦以状闻。及郭琇疏论劾，言者蜂起，国柱门人陈世安亦具疏纠之，颇中要害，国柱遂夺官。既出都，于江宁治第宅，营生计，复为给事中何金蔺所劾，命逐之回籍。卒于家。

佛伦，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内阁学士。吴三桂既死，其孙世璠犹据滇、黔，命佛伦总理粮饷，通镇远运道，旋兼理四川粮饟。事平，迁刑部侍郎。寻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转刑、户两部。先是下河工程，靳辅与按察使于成龙议不协，命佛伦偕侍郎熊一潇等勘议。佛伦受明珠指，议如辅言，为总漕慕天颜所劾。御史陆祖修亦劾佛伦袒辅，且言："：九卿会议时，尚书科尔坤等阿佛伦意，尚书张玉书、左都御史徐乾学言兴屯所占民田应还之民，科尔坤置不闻。他九卿或不得见只字。"上怒，下部严议。及郭琇劾明珠，指佛伦为明珠党，因解佛伦任。召辅等廷对，佛伦乃奏停屯田，并汰前所设官。部议夺佛伦官，上命留佐领。旋授内务府总管。

出为山东巡抚，疏请均赋役，令绅民一体应役，诏嘉其实心任事。初，潍县知县朱敦厚以赃私为巡抚钱珏所发，乞徐乾学请于珏，获免，且内擢主事。至是事发，下佛伦鞫实，乾学坐夺官。佛伦又劾琇知吴江县时，尝侵公帑，其父景昌故名尔标，乃明御史黄宗昌奴，坐贼党诛，琇改父名冒

封典，当追夺。乾学故附明珠，后相失，或傅琇疏乾学实主之，故佛伦以是报。寻擢川陕总督，入为礼部尚书。三十八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三十九年，琇入觐，讼父受诬。上诘佛伦，自承不实，当夺官，援赦得免。未几，以原品休致。旋卒。

论曰：康熙中，满洲大臣以权位相尚者，惟索额图、明珠，一时气势熏灼，然不能终保令名，卒以贪侈败。索额图以附皇太子得罪，祸廷于后嗣。明珠与索额图竞权，不附皇太子，虽被弹事罢相，圣祖犹念其赞撤藩，力全之，以视索额图，岂不幸哉？若国柱、佛伦、则权门之疏附矣。

清史稿卷二七〇　列传第五七

郝浴子林杨素蕴　郭琇

郝浴，字雪海，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时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降明，为桂王将，据川南为寇，师讨之，郡县吏率军前除授，恣为贪虐。浴至，严约束，廉民间疾苦，将吏始敛迹。九年，平西王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分兵复成都、嘉定、叙州、重庆。已而两路兵俱败，三桂退驻绵州。浴在保宁监临乡试，可望将数万人薄城，浴飞檄邀三桂，激以大义，谓“不死于贼，必死于法。”逾月，三桂乃赴援，可望等引去。

浴在围城中，上诏询收川方略，疏言：“秦兵苦转饷，川兵苦待哺，故必秦不助川而后秦可保。川不冀秦助而后川可图。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带三十州县。若移兵成都，照籍屯田，开耕一年，可当秦运三年。所难者牛种，倘令土司出牛，抚臣与立券，丰年还其值，当无不听命。嘉定据上游，饶茶、盐令暂易谷种，则牛、种俱不难辨也。臣故谓开屯便。川所患者滇寇也，滇寇所恃，不过皮兜、布铠乌铳、扁刀，善于腾山逾岭。蜀中土官土兵，其技尤娴于此。若拔其精锐为前茅，以满洲骁骑为后劲，疾雷迅霆，贼必乌兽散。臣故谓用土兵便。”上以其言可采，下部议。部议谓战守事当听三桂主之，遂报寝。浴又言：“土贼投诚，给扎授官，恣行劫掠为民害。请嗣后愿归伍者归伍，愿为民者，今有司造册编丁，免牛租，除杂派，就熟地开征，俾有定额。”疏议行。

三桂入四川，寝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浴上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雍阏若此，安用臣为？”及保宁围解，颁赏将士，三桂以冠服与浴，浴不受。疏言：“平贼乃平西王责。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因陈三桂拥兵观望状，三桂深衔之。浴劾永宁总兵柏永馥临阵退缩，广元副将胡一鹏骄悍不法，并命夺官逮治。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复疏劾，改原职。三桂嗾显忠等入京陈辨，浴坐镌秩去。

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交章荐浴，三桂乃摭浴保宁奏捷疏有“亲昌矢石”语，指为冒功，论劾，部议当坐死，上命宽之，流徙奉天。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皆以荐浴挂吏议。浴至戍所，益潜心义理之学，嗜《孟子》及《二程遗书》，以“致知格物”颜其庐，刻苦厉志。康熙十年，圣祖幸奉天，浴迎谒道左，具陈始末，上为动容，慰劳良久。

十二年，三桂反，尚书王熙、给事中刘沛先荐浴，为部议所格。十四年，侍郎魏象枢复疏言：“浴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臣皆愧不及。使在西蜀操尺寸之权，岂肯如罗森辈俯首从逆？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当日参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始终恭顺，方且任以腹心。浴一书生耳，即老死徙所，淮复问之？今三桂叛矣，天下无不恨三桂，即无不怜浴。浴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不畏威，不附势，致为所仇。三桂之所仇，正国家之所取，何忍弃之！”上乃召浴还，复授湖广道御史。

时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三桂，浴疏言：“大兵进剿平凉，宜于西安、潼关用重兵屯驻，以待策应。用郧阳之兵攻兴安，调河南之兵入武关，直取汉中，逆贼计日可擒。”上然之，下其疏诸帅。复请禁苛征，恤民困，止督、抚、提、镇坐名题补之例。章十数上，皆中时弊。十六年，命巡视两淮盐政，严剔宿蠹，增课六十余万。淮、扬大饥，发仓米振救，全活甚众。十七年，擢佥都御史，迁左副都御史。十九年，授广西巡抚。广西新经丧乱，民生凋瘵，浴专意抚绥，疏陈调剂四策，请裁兵、汰马、防要害、简精锐。复请停鼓铸，改米征银，复南宁、太平、思恩诸府县行盐旧制，上辄报可。时南疆底定，满洲兵撤还京师。浴疏言抚标兵不宜裁减，下部议，留其半。又请为死事巡抚马雄镇、

傅宏烈建祠桂林，知府刘浩、知县周岱生为孙延龄所戕，疏请予恤。二十二年，卒官。丧归，士民泣送者数千里不绝。

初，傅宏烈以军事急，移库金七万有奇、米七千余石供饷，浴请以库项扣抵。及卒，布政使崔维雅署巡抚，劾浴侵欺，命郎中苏赫、陈光祖往按，如维雅言。部议夺官追偿。上知浴廉，谕所动钱粮非入已，从宽免追。二十五年，子林讼父冤，复原官，赐祭葬。

林，字中美。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科中书，历吏部郎中，亦以廉正称。累迁礼部侍郎，加尚书衔。致仕，卒。

杨素蕴，字筠湄，陕西宜君人。顺治九年进士，授直隶东明知县。东明当河决后，官舍城垣悉败，民居殆尽，遗民依邱阜，仅数十家。素蕴至，为缮城郭，招集流亡，三年户增至万余。山东群盗任凤亭等剽掠旁郡，扰及畿南。素蕴设计降其渠，散其胁从。十七年，举卓异。行取，授四川道御史。疏言："臣言官也，宜以言为事。然今天下所患，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家建官分职，各有所事。诚使司举劾，筹财用。任封疆，理刑狱，各举其职，则平天下无余事。更愿皇上推诚御物，肃大闲，宽小眚，俾人人得展其才，尤端本澄源之要也。"

时吴三桂镇云南，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无复顾忌。素蕴疏言："三桂以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有奉差部员在内，深足骇异。爵禄者人主之大柄，纲纪者朝廷之大防，柄不可移，防不可溃。前此经略用人，特命二部不得制肘，亦惟以军前效用及所辖五省各官酌量题请，从未闻敢以他行省及见任京官坐缺定衔者也。且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驳无从，求于还方又恐叱驭不速，则湖南、四川距云南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相去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何如归吏部铨授，尤为名正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人臣忠邪之分，起于一念之敬肆。藩臣歘历有年，应知大体。此举为封疆计，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几先。祈申饬藩臣，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抚绥，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尽其善。"疏下部。

十八年，圣祖即位，辅臣柄政，出素蕴为川北道。三桂见素蕴前奏，恶之，具疏辨，并摘"防微杜渐"语，谓意含隐射，语伏危机。诏责素蕴回奏，素蕴言："防微杜渐，古今通义。臣但期藩臣每事尽善，为圣世纯臣，非有他也。"下部议，坐素蕴巧饰，当降调，罢归。

居十年，三桂反。尚书郝惟讷、冀如锡，侍郎杨永宁交章请起用，惟讷词尤切，略言："素蕴首劾三桂，云当防微杜渐。在当日反状未形，似属杞忧。由今观之，则素蕴先见甚明，且为国直陈，奋不自顾，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亟宜优录。"乃命发湖广军前，以原品用。会丁父忧，服阕，乃赴军前。总督蔡毓荣荐题补湖广提学道，部议当以见办军务参议道题补。十七年，题补下荆南道。时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等叛应三桂。大军运饷，自襄至房、保路险陿，舟车不通，岁调襄阳、安陆、德安三郡丁夫担负，饷苦不继。素蕴访知谷城有小溪可通舟，乃按行山谷开饷道，由是水运通利，省丁夫什九，军乃无乏。迁山西提学道。二十四年，任满，荐举擢通政司参议，累迁顺天府尹。二十六年，授安徽巡抚。会岁饥，上疏请赈。甫拜疏，即檄州县开仓赈给，全活甚众。

寻调湖广巡抚。夏逢龙乱初定，胁从尚众，人情恇扰，一夕数惊。素蕴首严告讦之禁，反侧以安。二十八年，大旱，疏请蠲免武昌等属三十二州县钱粮，上遣户部郎中舒淑等会督抚勘灾。舒淑至武昌，素蕴适患署疾，令布政使于养志从总督丁思孔往勘。寻称病乞休，上疑其托疾，夺官。命甫下而素蕴已卒。

先是，湖北郡县疾苦最甚者，如沔阳、江陵、汉阳、嘉鱼滨江地陷未蠲赋额，咸宁、黄陂、景陵谷折，江夏、崇阳、武昌、通城、汉阳、汉川、云梦、孝感、应城谷田科重，监利一年两赋，为民害数十年。素蕴得其实，条为两疏。未及上而病革，口授入遗疏，曰："此疏行，吾目瞑矣！"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八年，授江南吴江知县。材力强干，善断疑狱。征赋行版串法，胥吏不能为奸。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二十五年，巡抚汤斌荐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锐，请迁擢。部议以琇征赋未如额，寝其奏，圣祖特许之，行取，授江南道御史。时河督靳辅

请停浚下河，筑高家堰重堤，清丈堤外田亩以为屯田，谓可增岁收百余万。巡抚于成龙议不合，上令尚书佛伦往勘，主辅议。下九卿核奏，尚书张太书、左都御史徐乾学力言屯田扰民。二十七年，琇疏劾辅治河无功，偏听幕客陈潢阻浚下河。上御乾清门，召诸大臣，下琇疏，令会同察议。寻辅入觐，复召诸大臣与议。琇申言屯田害民，辅坐罢，而擢琇佥都御史。

大学士明珠柄政，与余国柱比，颇营贿赂，权倾一时，久之为上所觉。琇疏劾明珠与国柱结党行私，详列诸罪状，并及佛伦、傅拉塔与辅等交通状，于是明珠等降黜有差。琇直声云天下。迁太常寺卿，再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复迁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事高士奇与原任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士奇等并休致回籍。

未几，御史张星法劾山东巡抚钱珏贪黩，珏奏辨，因及琇尝致书属荐即墨知县高上达等，却之，遂挟嫌使星法诬劾，下法司讯。狱未具，琇疏言："左都御史马齐于会讯时多方锻炼，必欲实以指使诬劾罪。"

诏责琇疑揣。寻法司奏琇请托事实，当夺官。上以琇平日鲠直敢言，改降五级调用。二十九年，吏部推琇通政司参议，上命改予琇休致。江宁巡抚洪之杰以吴江县亏漕项，事涉琇，牒山东追琇赴质。时佛伦为山东巡抚，因劾琇违例逗留希进用，请夺官逮治。又劾琇世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琇父郭景昌原名尔标，尝入贼党伏法，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如所请，逮赴江宁勘治。坐侵收运船饭米二千三进余石，事发弥补，议遣戍，诏宽之。

三十八年，上南巡，琇迎驾德州。既还京师，谕大学士阿兰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今驰驿赴任。"琇上官，疏言："黄州、武昌二府兵米二万七千有奇，运给荆州、郧阳泛地，悬隔千里，挽输费不赀，请改折色。江夏等十三州县有故明藩产，田脊赋重，数倍民粮，请一律减征。江夏、嘉鱼、汉阳三县濒江地，水齧土陊，有赋无田者三百余顷，请豁免。"皆允行。

三十九年，入觐，因奏言："臣父景昌，即墨县诸生，有册可稽。邑匪郭尔标本无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伦何所据，诬臣并及臣父。"时佛伦为大学士，上诘之，以舛错封，命仍予诰，轴。琇陛辞，奏请清丈地亩，并言湖南地广人稀，恐清丈后赋当差减。上问："当减几何？"琇言："当减十分之三。"上曰："果益民，虽倍于此，亦不惜也！"寻条陈三事，一严定筑堤处分，一停造无用粮船，一通融调苗疆官吏。又疏禁征赋诸弊政。上嘉其实心除弊，并允行。时红苗就抚，琇陈善后之策，请颁诏敕，令勒石永遵。

四十年，以病乞休，上曰："琇病甚，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给事中马士芳劾湖广布政使任风厚久病，巡抚年遐龄徇庇不以闻。遐龄奏风厚实无病。风厚入觐，上见其未衰，因曰："任风厚若不堪任使，郭琇岂肯徇庇耶？"未几，琇以病剧再疏求罢，仍慰留。黄梅知县李锦催科不力，琇委员摘印。锦得民心，民闭城拒之，乞留锦。御史左必蕃劾琇，部议当夺官，上以清丈未毕，缓之。

四十一年，镇旱诸生李定等叩阍奏红苗杀掠，总督、巡抚匿不以闻。而给事中宋骏业亦劾琇向骜虚声，近益衰废，持禄养痈。乃命侍郎傅继祖、甘国枢，浙江巡抚赵申乔往按。会琇报清丈毕，乞罢任。上责其清丈稽延，与前奏不合，行不顾言。并及匿报红苗杀掠与黄梅拒命事。琇陈老病失察，请治罪。初红苗犯镇旱，游击沈长禄往剿，至大梅山，守备许邦坦、千总孙清俱陷贼，长禄私赎之归，讳不报。而副将朱绂报苗已就抚，琇据以入告。继祖等勘得状，琇与提督林本植并夺官。五十四年，卒。寻祀乡贤，并祀吴江名宦。

论曰：郝浴、杨素蕴秉刚正之性，抗论强藩，曲突徙薪，防祸未形，甘窜逐而不悔。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震霆一鸣，佥壬解体。盖由圣祖已悟期奸，而琇遂得行其志。然以浴之廉，蒙议于身后。素蕴居官爱民，不终于位，琇则横被诬陷，废置十年，始获申雪。得君如圣祖，犹不克善全，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清史稿卷二七一　列传第五八

徐乾学翁叔元王鸿绪

徐乾学，字原一，江南昆山人。幼慧，八岁能文。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一年，副蔡启尊主顺天乡试，拔韩菼于遗卷中，明年魁天下，文体一变。坐副榜未取汉军卷，与启尊并镌秩调用。寻复故官，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丁母忧归，乾学父先卒，哀毁三年，丧葬一以礼。及母卒，如之。为《读礼通考》百二十卷，博采众说，剖析其义。服阕，起故官。充《明史》总裁官，累迁侍讲学士。

二十三年，乾学弟元文以左都御史降调，其子树声与乾学子树屏并举顺天乡试。上以是科取中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广、江西、福建无一与者，下九卿科道磨勘。树屏等坐斥举人。是年冬，乾学进詹事。二十四年，召试翰詹诸臣，擢乾学第一，与侍读韩菼、编修孙岳颁、侍讲归允肃、编修乔莱等四人并降敕褒奖赏赍。寻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时户部郎中色楞额往福建稽察鼓铸，请禁用明代旧钱，尚书科尔坤、余国柱等议如所请。乾学言："自古皆新旧兼行，以从民便。若设厉禁，恐滋纷扰。"因考自汉至明故事，为议以献。上然之，事遂寝。

诏采购遗书，乾学以宋、元经解、李寿《续通鉴长编》及唐《开元礼》，或缮写，或仍古本，综其体要，条列奏进，上称善。时乾学与学士张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学士例推巡抚，上以二人学问淹通，宜侍从，特谕吏部，遇巡抚缺勿预推。未几，迁礼部侍郎，直讲经筵。朝鲜使臣郑载嵩诉其国王受枉，语悖妄。乾学谓恐长外藩跋扈，劾其使臣失辞不敬，宜责以大义。上见疏，奖，谓有关国体。已而王上疏谢罪。二十六年，迁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二十七年，典会试。

初，明珠当国，势张甚，其党布中外，乾学不能立异同。至是，明珠渐失帝眷，而乾学骤拜左都御史，即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讽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多所弹劾，不避权贵。明珠竟罢相，众皆谓乾学主之。时有南、北党之目，互相抨击。尚书科尔坤、佛伦，明珠党也，乾学遇会议会推，辄与龂龉总河靳辅奏下河屯田，下九卿会议，乾学偕尚书张玉书言屯田所占。民地应归旧业，科尔坤、佛伦勿从。御史陆祖修因劾科尔坤等偏袒河臣，不顾公议，御史郭琇亦劾辅兴屯累民。诏罢辅任。湖广巡扶张汧亦明珠私人，先是命色楞额往谳上荆南道祖泽深婪赃各款，并察汧有无秽迹，色楞额悉为庇隐。御史陈紫芝劾汧贪黩，命副都御史开音布会巡抚于成龙、马齐复讯，汧泽深事俱实，复得泽深交结大学士余国柱为嘱色楞额徇庇及汧遣人赴京行贿状，下法司严议。时国柱已为琇劾罢，法司请檄追质讯，并诘汧行贿何人，汧指乾学。上闻，命免国柱质讯，戒勿株连。于是但论汧、泽深、色楞额如律，事遂寝。乾学寻乞罢，疏言："臣蒙特达之知，感激矢报，苞苴馈遗，一切禁绝。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拒其币问，是以衔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诏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载事。

二十八年，元文拜大学士，乾学子树谷考选御史。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汧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谷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原任礼部尚书熊赐履理学醇儒，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谷应调部属，以遵成例。"诏乾学复奏，乾学疏辨，乞罢斥归田，并免树谷职。疏皆下部议，坐三礼所劾无实，应镌秩调用。三礼益恚，复列款讦乾学赃罪，帝严斥之，免降调，仍留任。

是年冬，乾学复上疏言："臣年六十，精神衰耗，祇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三礼私怨逞忿，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邱陇，庶身心间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乃许给假回籍，降旨褒嘉，命携书籍即家编辑。二十九年春，陛辞，赐御书"光焰万丈"榜额。未几，两江总督传腊塔疏劾乾学嘱托苏州府贡监等请建生祠，复纵其子侄交结巡抚洪之杰，倚势竞利，请

敕部严议。语具《元文传》。上置弗问，而予元文休致。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与珏俱坐是夺职。自是齮龁者不已。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翁叔元，字宝林，江南常熟人。康熙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馆试第一。累迁国子监祭酒，存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部例，每有工作，先计其直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不敢以闻，有十年不销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叔元莅部甫半载，积牍一清。调刑部，移疾归，卒。叔元爱才而褊隘，何焯在门下，初甚赏之。叔元疏劾汤斌，焯请削门生籍，督元摈之，竟不得成名。以是为世所诮云。

王鸿绪，初名度心，字季友，江南娄县人。康熙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四年，主顺天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十九年，圣祖论奖讲官勤劳，加鸿绪侍读学士衔。时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造《中说补》，聚徒横议，常至数千人。自诩前知，与人决休咎。巡抚董国兴劾其左道惑众，逮至京，得旨宽释。及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驻师荆州，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亦称为异人。上密戒勒尔锦勿为所惑。方旦乃避走江、浙，会鸿绪得其所刊《中质秘书》，遂以奏进，列其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人心三大罪。方旦坐诛。

二十一年，转侍读，充《明史》总裁。累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二十四年，典会试。二十五年，疏请回籍治本生母丧，遣官赐祭。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广东巡抚李士桢贪劣，潮州知府林杭学尝从吴三桂反，乃举其清廉。士桢坐罢，杭学夺职。会灵台郎董汉臣疏陈时事，以谕论教元良、慎简宰执为言。御史陶式玉劾汉臣摭拾浮言，欺世盗名，请逮治。鸿绪疏言："钦天监灵台郎、博士等官，不择流品，星卜屠沽之徒，粗识数字，便得滥竽。请敕下考试，分别去留。"下部议行。汉臣及博士买文然等十五人并以词理舛误黜。初，以式玉疏下九卿集议，尚书汤斌谓大臣不言，惭对汉臣。汉臣既黜，鸿绪偕左都御史璩丹、副都御史徐元珙合疏劾斌务名鲜实，并追论江宁巡抚去任时，巧饰文告，以博虚誉。上素重斌清廉，置弗问。

鸿绪论各省驻防官兵累民，略言："驻防将领恃威放肆，或占夺民业，或重息放债，或强娶民妇。或谎诈逃人，株连良善。或收罗奸棍，巧生扎诈。种种为害，所在时有。如西安、荆州驻防官兵纪律太宽，牧放马匹，驱赴村庄，累民刍秣，百十成群，践食田禾，所至驿骚。其他苦累，又可类推。请严饬将军、副都统等力行约束。绿旗提、镇纵兵害民，以及虚冒兵粮者，不一而足，请饬督抚立行指参。"上命议行。

未几，以父忧归。二十八年，服阕，将赴补。左都御史郭琇劾鸿绪与高士奇招权纳贿，并及给事中何楷编修陈元龙，皆予休致。语具《士奇传》。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事，按察使高承爵按治。在上言尝以银馈举人徐树敏，至事发退还，因坐树敏罪。巡抚郑端覆讯，在上言尝以银五百馈鸿绪，亦事发退还。端乃劾乾学纵子行诈，鸿绪竟染赃银，有玷大臣名节，乞敕部严议。上特谕曰："朕崇尚德教，蠲涤烦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因事放归，仍令各安田里。近见诸臣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相寻，牵连报复。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已，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朕总揽万机，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甚悉。娟嫉倾轧之害，历代皆有，而明季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朕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时鸿绪方就质，诏至，得释。

三十三年，以荐召来京修书。寻授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四十七年，调户部。其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诏大臣保奏储贰，鸿绪与内大臣阿、灵阿侍郎揆叙等谋，举皇子允禩，诏切责，以原品休致。

五十三年，疏言："臣旧居馆职，奉命为明史总裁官，与汤斌、徐乾学、叶方霭互相参订，仅成

数卷。及臣回籍多年，恩诏重领史局，而前此纂辑诸臣，罕有存者。惟大学士张玉书为监修，尚书陈廷敬为总裁，各专一类，玉书任志，廷敬任本纪，臣任列传。因臣原衔食俸，比二臣得有余暇，删繁就简，正谬订讹。如是数年，汇分成帙，而大学士熊赐履续奉监修之命，檄取传稿以进，玉书、廷敬暨臣皆未参阅。臣恐传稿尚多舛误，自蒙恩归田，欲图报称，因重理旧编，搜残补阙，复经五载，成列传二百八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未敢自信为是。谨缮写全稿，赍呈御鉴，请宣付史馆，以备参考。”诏俞之。

五十四年，复召来京修书，充《省方盛典》总载官。雍正元年，卒于京。乾隆四十三年，国史馆进《鸿绪传》，高宗命以郭琇劾疏载入，使后世知鸿绪辈罪状。

孙兴吾，进士，官吏部侍郎。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幼好学能文。贫，以监生就顺天乡试，充书写序班。工书法，以明珠荐，入内廷供奉，授詹事府录事。迁内阁中书，食六品俸，赐居西安门内。康熙十七年，圣祖降敕，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供奉有年，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十九年，复谕吏部优叙，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寻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右庶子。累擢詹事府少詹事。

二十六年，上谒陵，于成龙在道尽发明珠、余国柱之私。驾旋，值太皇太后丧，不入宫，以成龙言问士奇，亦尽言之。上曰：“何无人劾奉？”士奇对曰：“人孰不畏死。”帝曰：“若辈重于四辅臣乎？欲去则去之矣，有何惧？”未几，郭琇疏上，明珠、国柱遂罢相。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赍银赴京行贿事发，逮治，狱辞涉士奇。会奉谕戒勿株连、于是置弗问。事详《徐乾学传》。士奇因疏言：“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宣谕奏对，悉经中使。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不独臣为然，前入直诸臣，如熊赐履、叶方霭、张玉书、孙在丰、王士祯、朱彝尊等，近今同事诸臣，如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张英、励杜讷等，莫不皆然。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臣将无以自明，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禁廷清秘，来兹萋斐，岂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上命解任，仍领修书事。二十八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幸士奇西溪山庄，御书“竹窗”榜额赐之。

未几，左都御史郭琇劾奏曰：“皇上宵旰焦劳，励精图治，用人行政，未尝纤毫假手左右。乃有原任可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植党营私，试略陈其罪。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餬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馈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遣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俪然士林翘楚。竟不顾清议，依媚大臣，无所不至。苟图富，贵伤败名教，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之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故不避嫌怨，请立赐罢斥，明正典刑，天下幸甚。”疏入，士奇等俱休致回籍。副都御史许三礼复疏劾解任尚书徐乾学与士奇姻亲，招摇纳贿，相为表里。部议以所劾无据，得寝。

三十三年，召来京修书。士奇既至，仍直南书房。三十六年，以养母乞归，诏允之，特授詹事

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上南巡，士奇迎驾淮安，扈跸至杭州，及回銮，复从至京师，屡入对，赐予优渥。上顾侍臣曰："朕初读书，内览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寻遣归，是年卒于家。上深惜之，命加给全葬，授其子庶吉士舆为编修。寻谥文恪。

论曰：儒臣直内廷，谓之"书房"，存未入关前旧名也。上书房授诸皇子读，尊为师傅。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乾学、士奇先后入直，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清史稿卷二七二　列传第五九

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耳曼国人。明万历间，利玛窦挟天算之学入中国，徐光启与游，尽其术。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光启卒，以李天经代，奏进汤若望所著书及恒星屏障。迭与台官测日食，候节气，并考定置闰先后，汤若望术辄验。庄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据以改《大统术》，未行而明亡。"

顺治元年，睿亲王多尔袞定京师，是岁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师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与各省所见不同诸数，开列呈览。"王命汤若望修正历法。七月，礼部启请颁历，王言："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复启言："敬授人时，全以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为重。今节气、日时、刻分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俱照道里远近推算，增加历首，以协民时，利民用。"王奖其精确。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

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敕曰："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于历法代有损益。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荐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魁等，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锡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

钦天监旧设回回科，汤若望用新法，久之，罢回回科不置。十四年四月，革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随开皇已未，抱其历学，重译来朝，授职历官，历一千五十九载，专官星宿行度。顺治三年，掌印汤若望谕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阴五星陵犯、天象占验，俱不必奏进。臣察汤若望推水星二八日皆伏不见，今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皆关象占，不敢不据推上闻。乞上复存臣科，庶绝学获传。"并上十四年《回回术》推算太阴五星陵犯书，日月交食、天象占验图象。别疏又举汤若望舛谬三事：一、遗漏紫气，一、颠倒觜参，一、颠倒罗计。八月，上命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观象台测验水星不见，议明炫罪，坐奏事诈不以实，律绞，援赦得免。

康熙五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已应参、觜二宿，改调次

序，四余删去紫气。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品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皆免死，并令覆议。议政王等覆议，汤若望流徙，余如前议。得旨，汤若望等并免流徙，祖白、可成、发、光显、有泰皆斩。自是废新法不用。

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治理历法，光先坐谴黜，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改“通玄”“通微”，避圣祖讳也。

杨光先，字长公，江南歙县人。在明时为新安所千户。崇祯十年，上疏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舁棺自随。廷杖，戍辽西。

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为《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为妄言惑众。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下礼、吏二部会鞫。康熙四年，议政王等定谳，尽用光先说，谴汤若望，其属官至坐死。遂罢新法，复用《大统术》。除光先右监副，疏辞，不许。即授监正，疏辞，复不许。

光先编次其所为书，命曰不得已，持旧说绳汤若望。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既屡辞不获，乃引吴明烜为监副。明烜明炫兄弟行，明炫议复回回科不得请，至是明烜副光先任推算。五年春，光先疏言：“今候气法失传，十二月中气不应。乞许臣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并饬礼部采宜阳金门山竹管、上党羊头山秬黍、河内葭莩备用。”七年，光先复疏言：“律管尺寸，载在《史记》，而用法失传。今访求能候气者，尚未能致。臣病风痹，未能董理。”下礼部，言光先职监正，不当自诿，仍令访求能候气者。

是时朝廷知光先学术不胜任，复用西洋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疏劾明烜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于是年十二月置闰，应在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岁两春分、两秋分，种种舛误，下议政王等会议。议政王等议，历法精微，难以遽定，请命大臣督同测验。八年，上遣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会监正马祜测验立春、雨水两节气及太阴火、木二星躔度，南怀仁悉应，明烜言悉不应。议政王等疏请以康熙九年历日交南怀仁推算，上问：“光先前劾汤若望，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光先何者为是，汤若望何者为非，及新法当日议停，今日议复，其故安在？”议政王等疏言：“前命大学士图海等二十人赴观象台测验，南怀仁所言悉应，吴明烜所言悉不应，问监正马祜，监副宜塔喇、胡振钺、李光显，皆言南怀仁历法上合天象。一日百刻，历代成法，今南怀仁推算九十六刻，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应按九十六刻推行。南怀仁言罗睺、计都、月孛、推历所用，故入历。紫气无象，推历所不用，故不入历。自康熙九年始，紫气不必造入七政历。”又言：“候气为古法，推历亦无所用，嗣后并应停止。请将光先夺官，交刑部议罪。”上命光先但夺官，免其罪。

南怀仁等复呈告光先依附鳌拜，将历代所用《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待无幸被戮，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下议政王等议，坐光先斩，上以光先老，贷其死，遣回籍，道卒。刑部议明烜坐奏事不实，当杖流，上命笞四十释之。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时汤若望方黜，杨光先为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金、水二星躔度舛错。明烜奏水星当见，其言复不售。乃召南怀仁，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光先、明烜而去之，遂授南怀仁监副。

时康熙八年三月，南怀仁言是岁按旧法以十一月置闰，以新法测验，闰当在九年正月。既又言是月二十九日雨水，乃正月中气，即为康熙九年之正月，闰当在是年二月。上命礼部询钦天监官，多从南怀仁，乃罢八年十二月闰，移置九年二月。节气占候。悉用南怀仁说。六月，南怀仁请改造观象台仪器，从之。十二月，仪器成，擢南怀仁监正。仪凡六：曰黄道经纬仪，曰赤道经纬仪，曰地平经仪，曰地平纬仪，曰纪限仪，曰天体仪。并绘图立说，次为《灵台仪象志》。十七年，进《康熙永年表》，表推七政交食，为汤若望未竟之书，南怀仁续成之。二十一年，命南怀仁至盛京测北极

高度，较京师高二度，别为推算日月交食表上之。南怀仁官监正久，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

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五十四年，命纪理安制地平经纬仪，合地平、象限二仪为一。乾隆中，戴进贤、徐懋德、刘松龄、傅作霖皆赐进士。道光间，高拱宸等或归国，或病卒。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余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

论曰：历算之术，愈入则愈深，愈进则愈密。汤若望、南怀仁所述作，与杨光先所攻讦，浅深疏密，今人人能言之。其在当日，嫉忌远人，牵涉宗教，引绳批根，互为起仆，诚一时得失之林也。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已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阐奥。为天下主，虚已励学如是，呜呼，圣矣！

清史稿卷二七三　列传第六〇

李率泰　赵廷臣袁懋功　徐旭龄

郎廷佐弟廷相　郎永清　永清子廷极

李率泰，字寿畴，汉军正蓝旗人，永芳子。初名延龄，年十二，入侍太祖，赐今名。年十六，以宗室女妻之。弱冠，从太宗征察哈尔、朝鲜及明锦州，又从贝勒阿巴泰征山东，并有功，洊擢梅勒额真。

顺治元年，命以刑部参政兼任，率师驻防锦州。四月，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破李自成。又率兵徇山东、河南，斩自成将赵应元，降其众万人。二年，从豫亲王多铎破自成兵潼关。移师南征，克扬州，下江宁，分兵定苏州、松江诸郡。江隐典史阎应元拒守，督兵攻破之。豫亲王今驻防苏州。会明将吴志葵、黄蜚等来犯，时城兵仅千余，率泰使遶城张帜为援兵状。志葵等斩关入，劲骑突起截击，尽歼之。

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平浙江、福建，叙功，授世职二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五年，郑彩犯福建漳、泉诸郡，诏率泰与靖南将军陈泰协剿，斩获甚众。复长乐、连江二县。彩走，复擒斩所署总督顾世臣等，遂克兴化。寇攻福州十四月，围始解。民食尽，江西盗郭天才自杉关长驱至福州，载米麦江上，诱民出就食。率泰师次建宁，檄守吏严备，乃夜焚洪山桥遁。巡按御史周世科虐刑婪贿，率泰疏劾，置诸法。六年，从征大同叛将姜瓖，下保德州，擒瓖党牛化麟等。叙功，复加拖沙喇哈番。

初定官制，改参政为侍郎，率泰仍以刑部侍郎兼梅勒额真。八年，调吏部，拜弘文院大学士。条奏请惩贪酷官吏，给满洲兵马草料，酌量营造工程次弟，上从之。未几，与大学士陈泰坐误增恩诏赦款，并罢任，降世职为拜他喇布勒哈番。九年，特进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十年，用大学士洪承畴荐，授两广总督。时明桂王朱由榔居安隆，其将李定国拥兵广西，土寇廖笃增等应之。十一年，率泰遣兵进剿，斩笃增于玉版巢。十二年，定国犯广东，率泰御之，败其将高文贵。曾靖南将军珠玛喇率禁旅至，合兵夹击，大破之。复高、雷二郡。

十三年，加太子太保，调闽浙总督。率泰有方略，善用兵，与士卒同甘苦。时郑成功据台湾，数入寇。率泰疏请增设水师三千，造哨船百余艘，招降海盗，散其羽翼。又言成功父芝龙不宜徙宁古塔，其地近海，恐乘间遁归，为患滋大。世祖悉用其言。以破定国功，进世职一等。考满，加少保。十五年，招抚成功将唐邦杰、林羽、叶禄等，降者数万人。十五年，成功攻温州，陷平阳、瑞安，率泰调江宁满洲兵助剿，成功败走。是年，诏分闽浙总督为二：以都统赵国祚督浙江，驻温州。而以率泰专督福建，驻福州。未几，成功据南安岭窥福州，其党陈斌既降复叛，率众据罗星塔。率泰檄兵燔其巨舰千余，成功遁。斌复降，奏诛之。十六年，坐事夺世职，任总督如故。

康熙元年，率泰以漳州为福建门户，奏增设水师二千。寻与靖南王耿继茂击走定海小埕诸寇，

复与提督马得功平万安所，击走成功将杨宣。是年成功死，其子锦拒命如故，部下渐携贰。于是率泰复招降其将林俊奇、陈辉、何义、魏明等三百余人，兵二千有奇。统建宁、延平、邵武三路士卒剿内地山寇，获其渠王铁佛，斩之。既，锦率其将周全斌以五百余人自梁山内犯，率泰遣总兵王进加、参将折光秋夹击，大破之。复与靖南王耿继茂统舟师捣夏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锦宵遁。三年，降其将林国梁，进兵八尺门，降其将翁求多。夜半渡海拔铜山，斩级三千有奇，其将黄廷等率兵民三万余人来降，获敌舰、军械无算。锦仅以数十艘遁入台湾。叙功，加秩正一品。

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年，卒官。遗疏言："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第将众兵繁，撤之骤，易致惊疑。迟，又恐贻患。今当安反侧之心，后须防难制之势。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至数年以来，今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苏残喘。"上闻，优诏褒恤，赠兵部尚书，复世职，谥忠襄。

赵廷臣，字君邻，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二年，自贡生授江苏山阳知县，迁江宁同知，有政声。坐催征逾限，免。十年，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广，荐廷臣清干，题授下湖南道副使，屡平冤狱。十三年，调督粮道。

十五年，从定贵州，遂擢授巡抚。甫至官，察民间疾若，定赋蠲振，征贪横，禁吏卒驿骚。疏言："贵州古称鬼方，自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苗为伙，而铜苗、九股为悍。其次为革老，曰羊黄曰八番子，曰土人，曰洞人，曰蛮人，曰冉家蛮，皆黔东苗属也。自贵阳以西，罗罗为伙，而黑罗为悍。其次曰仲家，曰米家，曰蔡家，曰龙家，曰白罗，皆黔西苗属也。专事斗杀，驭之甚难。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土官私袭，支系不明，争夺易起，酿成变乱，令岁终录其世次籍上布政司达部。有争袭者，按籍立辨，豫杜衅端。"并下部议行。

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土寇冯天裕陷湄潭，犯瓮安，调兵击却之。疏请改马乃、曹滴诸土司为流官。又言："贵州曩被寇，改卫为府，改所为县，法令纷更，民苦重役，今应复旧制。云南田土荒芜，当招民开垦。冲路州县，请以顺治十七年秋粮贷为春种资。"并下部议行。吴三桂贡象五，世祖命免送京，廷臣因乞概停边贡，允之。十八年，以平土酋龙吉兆功，加兵部尚书。是年调浙江，叙云南垦荒劳，加太子少保。

康熙二年，疏言："浙江逋赋不清，由征解繁杂，请以一条鞭法令各州县随征随解，布政司察明注册，至为简易。"又疏言："征粮之法不一，苟能寓抚字于催科，即百姓受其福。急公好义，人情皆然，有司止以垂楚为能，民安得不重利借债，减价卖产；钱粮完，地方坏矣。苟能得廉有司，禁革火耗，天平不欺天，法马不违法，又禁绝差扰，一酒一饭无不为民节省，民未有不交纳恐后者。征粮之能，在人不在法，然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实征册籍立实在户名，以杜诡御。流水红簿送本府印发，以防侵蚀。易知由单遍散穷山深谷，以绝横索。臣于浙属立法通行，催征得法之吏，请敕部酌议，许题请奖励。"又疏请移海岛投诚官兵分插内地，杜其煽诱。定水师提镇各营兵制，以备水虞。杭、嘉、湖三郡毗连太湖，易藏奸宄，请增造快号船，拨兵巡哨。诏并从之。时郑成功死，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都督郑殷、侍郎蔡昌登等，皆率众来降。惟张惶言散兵居定海山中，执而杀之。

四年，疏请崇节俭，维风俗。又言用人宜宽小眚，请敕部分别罣误降革人员。量才录用。又言民人鬻身旗下，宜令有司给与印契，并晓谕邻里，后或逃归，有容留者，乃可坐以窝逃。并议行。时钱滞不行，疏请令外省收铜开铸，准宝泉、宝源两局法式，去各省分铸之名，以天下之钱供天下之用。上命复各省二十四监铸钱。浙东初平，叛狱屡起，廷臣平情读鞫，全活甚众。时海滨尚多余孽，闻廷臣宽大，多解甲来归。康熙六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八年，巡海自福建还，至奉化，病卒，谥清献。

廷臣为政宽静而善折狱。有瞽者入屠者室，攫其簏中钱，屠者逐之，则曰："欺吾瞽，夺吾钱。"廷臣令投钱水中，见浮脂，以钱还屠者。有杀人狱已诬服，廷臣察伤格，曰："伤寸而刃尺，必冤也！"更求之，得真杀人者。旱，山中人言魃见，入人家辄失财物。廷臣曰："盗也！"令吏捕治之。

袁懋功，字九叙，顺天香河人。顺治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疏请慎简学官，磨勘文体，厘定礼制。又以前时废官援恩诏踵至，请敕吏部会都察院严核才品。累擢户部侍郎。十七年，世祖谕懋功才品敏练，授云南巡抚。时云南初定，懋功令降卒入籍归农，垦无主之田。编保甲，以时稽察。奏减屯田粮额，请停派部员履勘田亩。抚云南九载，政绩大著。以父忧去。服除，起山东巡抚。康熙十年，济南五十六州县卫新垦地被淹，懋功疏请展限一年起科，部格不行，上特允之。调浙江，未行，卒，谥清献。

徐旭龄，字元文，浙江钱塘人。顺治十二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再迁礼部郎中。康熙六年，授云南道御史。裁缺，改湖广道。迭疏请汰额外衙役，核州县赎锾，降调官百姓保留敕督抚核实，皆下部议行。命偕御史席特纳巡视两淮盐政，疏陈积弊，请严禁斤重不得逾额，部议如所请勒石。又疏请停止豫征盐课，部议不允。迁太常寺少卿，累擢左佥都御史，请裁军兴以后增设道员。二十二年，授山东巡抚。二十三年，迁工部侍郎。复出为漕运总督，疏请厘三害，筹三便，革随漕增、裁运耗二项，及民间帮贴盘费脚价，各省给军疑项，改由州县迳发运丁，行月粮改入现运项下发给，并合并漕船帮次，皆下九卿议行。二十六年，卒，亦谥清献。

郎廷佐，字一柱，汉军镶黄旗人，世籍广宁。父熙载，明诸生。太祖克广宁，熙载来归，授防御，以军功予世职游击。崇德元年卒，长子廷辅嗣。廷佐，其次子也。自官学生授内院笔帖式，擢国史院侍读。顺治三年，从肃亲王豪格徇四川，平张献忠。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讨叛将姜瓖。迁秘书院学士。

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自明末荐遭兵乱，逋赋巨万。廷佐累疏请蠲缓苏民困，诏允行。土寇洪国柱等掠饶州、广信，遣兵剿平之。十二年，擢江南江西总督。江南逋赋至四百余万，廷佐核赋籍，曰：“此非尽民困不能输也，必有官吏侵蚀而诡称民逋者。民困可矜，官吏弊不可不革。”乃籍之为三，曰官侵，曰吏蚀，曰民逋。责右布政使按籍督催，而令左布政使稽征新赋，以除新旧牵混之毙。并疏请官吏征赋未完者，令戴罪留任催征，于是宿弊顿革。师行取估舶以济，商民交困。廷佐疏请视江西例，发帑造船备用。上韙其言，命议行。

十六年，巡阅江海，因密疏言：“郑成功屯聚海岛，将犯江南。江南汛兵无多，水师舟楫未备，请调发邻省劲兵防御。”事格不行。未几，成功陷镇江，袭瓜洲，遂窥江宁，城守单弱。会梅勒额真噶楚哈、玛尔赛自贵州旋师，廷佐与驻防总管喀喀木邀入城共御敌，挫其前锋，得舟二十余。成功兵大至，战舰蔽江，廷佐登埤固守。提督管效忠、总兵梁化凤等水陆夹击，焚敌舰五百余，擒斩无算，成功遁入海。捷闻，诏嘉奖。十八年，分江南江西总督为二，以廷佐专督江南。康熙四年，复旧制，仍兼江西。七年，以疾解任。致仕大学士金之俊家居，得匿名书贴，诋其曾降李自成，之俊诉廷佐，今有司穷治。上闻，虑株连无幸，责之俊违例妄诉，廷佐俟病痊起用，镌二秩。

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廷佐福建总督。廷佐奏言：“臣孙为耿氏婿，臣与精忠有连。然誓不与贼俱生，愿力疾前驱，歼除叛寇。”上嘉之，赐鞍马、甲胄以宠其行。廷佐至浙江，从大将军康亲王杰书治军，驻金华。疏陈精忠句结海寇，宜剿抚兼施。上曰：“海寇当抚，精忠当用剿，或用间。”廷佐颇有规画，未及行，十五年，卒于军，赐祭葬。江南、江西俱祀名宦。

弟廷相，字钧衡。初授钦天监笔帖式。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四川屡经兵燹，廷相莅任，百废具兴，民不知扰。康熙八年，授河南巡抚。廷佐卒，上即擢廷相为福建总督。会精忠降，余党纪朝佐、张八等尚抗拒，廷相剿抚兼用，旬月悉平。郑锦及山寇朱寅屡犯郡县，遣兵分剿，屡却之，擒斩甚众。十七年，锦窥漳州，掳玉州等寨，分扰石码、江东桥。廷相请援，诏康亲王督兵协剿。时寇势甚张，上责廷相庸懦不能殄贼，命解任。二十七年，卒。

郎永清，字定庵。初授礼部笔帖式。出知山西浑源州，招民开垦，豁逋赋万余。姜瓖党高山等窜伏山谷间为盗，永清简丁壮，亲率搜捕，多斩获。事平，擢江西赣州知府，平反冤狱，居官有声。师讨李定国，议牧马赣州，民哗言兵且入城，争窜避。永清度城外地为牧场，区画八旗驻营，具刍茭，兵不入城，赣民安堵。师还，征民夫数千挽舟，滩水湍激，永清虑民夫无食且逃，以大舰载米尾其后，军行无滞。民德之，为立象祠焉。

从子廷佐巡抚江西，永清例回避，调山西汾州。迁山东东昌道副副使，转湖广下荆南道。李自成党踞房、竹间，官军分路会剿，馈饷俱取给郧、襄陆路挽运，议征民夫数万。永清疏水道，仿古转搬法，安塘递运，军得无匮。累迁湖南布政使。衡、永、宝三郡苦食粤盐，滩险道远，商民交病。永清申请改食淮盐，民便之。康熙十二年，调河南。师讨吴三桂，议养马南阳，永清请移牧湖广。河南协济湖广军米十万石，申巡抚题请改于江南、江西采远。在官十二年，课最。二十五年，擢山东巡抚。未几，卒官，祀湖南名宦。永清子廷极、廷栋。

廷极，字紫衡。初授江宁府同知，迁云南顺宁知府，有政声。累擢江西巡抚。江西多山，州县运粮盘兑，民间津贴夫船耗米五斗三升，载《赋役全书》，岁分给如法。户部初议驳减，总督范承勋以请，得如故。至是户部复议停给，并追前已给者，廷极累疏争之。寻兼理两江总督。五十一年，擢漕运总督。卒，谥温勤。廷栋，字朴斋。官湖南按察使。

佟凤彩，字高冈，汉军正蓝旗人，养性从孙也。初授国史院副理事官。外改顺天香河知县，内擢山西道御史，出视河东盐政。顺治七年，巡按湖南。八年，外转湖广武昌道参议，迁广西右布政使。时师征云南，道广西，供亿浩繁，凤彩筹济无匮。调江西左布政使。十七年，擢四川巡抚。四川经张献忠乱，城邑残破，劝官吏损输，修筑成都府城，葺治学宫，浚都江大堰。以祖母忧去官。

康熙六年，起贵州巡抚。疏言：“驿站累民，而贵州尤苦。层山峻岭，俗言‘地无三里平’。行一站，马则蹄瘤脊烂，夫则足破肩穿。应于重安江、杨老堡、黄丝铺、盘江坡、江西坡、软轿坡等六处增置腰站，设夫马如额。”复言：“黔省田土多奇零，国初隶版图，州县卫所等官不谙赋役，任意牒报。户部以明季《赋役全书》发黔订正，原报多者不复更改。少者照数增添。臣莅任，酌定由单规式，饬所司填给花户，以杜私派。嗣各属造报，此多彼缩，不能照则填给。且田地名色甚多，钱粮轻重不一。见饬所司清厘，更正《赋役全书》，乘永久。”诏并允行。丁母忧。

十一年，起河南巡抚。彰德旧有万金渠、康熙七、八年水患三至，凤采奏请修浚，以弭民害。寻疏言：“豫省岁修黄河，用夫多或至万余，俱按亩起派，雇直年需三四十万，小民重困。请改为官雇，按通省地亩等则派银，刊明由单。若遇意外大工，再具题请旨。”上以派银雇夫仍属累民，命并免之。十二年，凤彩疏言：“均平里甲，直省通行。河南虽有里甲之名，其实多者每里或五六百顷，少者止一二百顷，或寥寥数顷。有司止知照例编差，里小田少，难以承役，愈增苦累。今饬州县按征粮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分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每甲均分十顷。遇有差徭，按里甲分当，则豪强无计规避，贫弱不致偏枯。”又言：“豫省民间栽柳供河工采办，岁需百余万束。自康熙七年以后，协济江南河工已二百七十余万束。去岁阳武险工，无柳可用，将民间桃、李、梨、杏尽行斫伐，方事堵御。是修防本省河工尚属不敷，实难协济外省。且黄河渡船装柳止二三百束，至无船之地官吏束手，若非亟图变通，必至误运。向例本省河工运柳，每束给银五分，今远运江南千里之外，止给银四分五厘，民安得不赔累？乞敕河臣于江南雇船到豫，使民止备柳束挽运江干。嗣后就江南邻近无河患处，酌派协济。留河南有余不尽之柳，以备本省河患，庶百姓稍得苏息，大工不致迟误。”疏入，并下九卿科道议行。河南民称均里甲、蠲夫柳为利民二大疏。”

吴三桂反，河南当通衢，凤彩悉心调度，民不知扰。十三年，以疾乞休，许之，士民赴阙吁留。左都御史姚文然疏言，凤彩抚豫数载。民所爱戴，宜今力疾视事，命仍留任。十六年，卒官，谥勤僖。河南、四川、贵州并祀名宦。

麻勒吉，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苏完，有达邦阿者，当太祖时来归，麻勒吉其曾孙也。顺治九年，满、汉分榜，麻勒吉以翻译举人举会试弟一，殿试一甲弟一，授修撰，世祖器之。十年，谕麻勒吉兼通满、汉文，气度老成，擢弘文院侍讲学士。十一年，擢学士，充日讲官，教习庶吉士，编纂《太祖、太宗圣训》副总裁，经筵讲官。

明将孙可望诣经略洪承畴军降，封义王，命麻勒吉为使，学士胡兆龙、奇彻伯副之，赍敕印授之，即偕诣京师。麻勒吉初与直录总督张玄锡同官学士，使还，玄锡迎于顺德，麻勒吉诃辱之，玄锡愤，自刭不殊。巡抚董天机以玄锡手书遗疏上闻，上遣学士哲库纳、侍郎霍达往按。玄锡复疏言：

“麻勒吉于迎候时面斥失仪，又责以前此南行不出迎，且云：‘在南方洪经略日有馈遗，何等尽礼！’奇稳伯又索臣驿驼。臣因贿赂干禁，不与。”上责麻勒吉等逼迫大臣，任意妄行，下九卿会勘。玄锡，直隶清苑人，明庶吉士。顺治初授原官，自检讨累迁至学士。上称其勒敏，擢宣大总督，移督直隶、河南、山东。至是，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自缢。九卿议麻勒吉等当夺官籍没，上宽之，削加级、夺诰敕而已。

十六年，以云南初定，发帑金三十万，命麻勒吉偕尚书伊图、左都御史能图往赈，并按大将军贝勒尚善纵兵扰民状，麻勒吉为奏辨。寻安亲王岳乐覆勘，尚善兵入永昌掠民妇事实，麻勒吉坐徇庇，夺官。十八年，命以原衔入直。上大渐，召麻勒吉与学士王熙撰拟遗诏，付内廷侍卫贾卜嘉进奏。上命麻勒吉怀诏草，俟上更衣毕，与贾卜嘉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是夕上崩，麻勒吉遵旨将事。旋授秘书院学士。

康熙五年，擢刑部侍郎。七年，授江南江西总督。时苏州、松江频遭水患，布政使慕天颜议浚吴淞江、刘河口，麻勒吉因与巡抚玛祜疏请以各府漕折银十四万充工费。淮、扬被水坍没田地，请永免岁赋。诏并允行。镇江驻防兵讦将军李显贵、知府刘元辅侵冒钱粮，遣学士折尔肯等往按得实，麻勒吉坐不先举发，并械系至京听勘。给事中姚文然疏言麻勒吉罪状未定，宜宽锁系，上然之。寻命复任。十二年，大计，左迁兵部督捕理事官。

吴三桂反，定南王孔有德婿孙延龄及提督马雄以广西叛应之。十六年，命赴简亲王喇布军，招抚延龄。比至桂林，延龄已为三桂所杀，其部将刘彦明等率众降。十八年，诏麻勒吉赴广西护诸军，时雄已死，其子承荫降，授招义将军，封伯爵。已，部兵以饷匮哗，麻勒吉上言：“承荫与黄明、叶秉忠皆贼帅归诚，今承荫授高爵，而明、秉忠未授官，故荫族兵士为变。秉忠年老无异志，惟明强悍，为柳州官兵所慑服，若不调用他所。终恐为害。”乃授明总兵官。明复叛，诏麻勒吉与偏沅巡抚韩世琦会剿，寻报为苗人所杀。十九年，巡抚傅宏烈剿贼至柳州，承荫复叛，宏烈遇害，命麻勒吉兼摄巡抚事。时柳州再变，民多逃窜，田荒赋淆，麻勒吉招抚流亡，令归故业，葺学宫，振兴文教，颇著治绩。二十一年，撤故定南王所部，分隶八旗汉军，麻勒吉率以还京。

二十三年，授步军统领。二十八年，卒。三十七年，兵部奏黄明为贵州参将上官斌等所擒，麻勒吉追坐妄报，夺官。江南民为麻勒吉立碑雨花台纪绩，祀名宦。

阿席熙，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自兵部笔帖式四迁光禄寺卿。考满，辅政大臣鳌拜等令解任，随旗行走，复坐事夺官。圣祖亲政，鉴其无罪，命以郎中用。七年，超擢陕西布政使。举卓异，擢巡抚。康熙十二年，迁江南江西总督。耿精忠叛，窥江西，阿席熙发兵赴剿，并檄援浙江。未几，精忠陷广信、建昌、饶州、参将陈九杰等应之。阿席熙遣兵防徽州，贼陷绩溪、婺源，扰及徽州，迭克之。简亲王喇布率师至江宁，以阿席熙参赞军务。十七年，疏报江南清出隐漏田地一万四千余顷、山八百余里，加兵部尚书。寻坐瞻徇巡抚慕天颜奏销浮冒，罢任。卒。阿席熙居官廉洁，江南士民德之，祀名宦。

玛祐，哲柏氏，满洲镶红旗人。顺治九年翻译进士。授佐领，兼刑部员外郎。迁钦天监监正。康熙八年，江宁巡抚缺，命议政大臣等会推满洲郎中以上、学士以下通汉文有才能者备擢用，举奏皆不当上意，特以命玛祐。九月夏，淮安、扬州二府久雨，田庐多淹，诏发帑振济。玛祐疏请蠲免桃源等县积欠赋银，及六、七两年未完漕米。部议漕米无蠲免例，上特允其请，并蠲减苏、松、常三府被灾岁赋。

十年，疏言：“苏、松二府额赋最重，由明洪武初以张士诚窃据其地，迁怒于民，取豪户收租籍，付有司定赋额，较宋多七倍、元多三倍，是以民力困竭，积逋遂多。自康熙元年至八年，民欠二百余万，催征稍急，逃亡接踵，旧欠仍悬，新逋复积。请敕部檄减二府浮粮，以期岁赋清完。”疏下部议，以科则久定，报寝。时布政使慕天颜请浚吴淞江、刘河，玛祐与总督麻勒吉请以漕折十四万充费。给事中柯耸疏言，东南水利宜乘此兴工，尽疏各支河。下玛祐覆甚。玛祐言各州县支河皆已疏通，吴江县长桥乃太湖泄水要道，应令开浚。未几，以京口将军李显贵等侵饷事觉，坐不先举发，罣吏议，当左迁，命留任。十二年，黄、淮水涨，清水潭石堤决，高邮等十八州县卫所被灾，玛祐

奏请发帑振济。十五年，霪雨久不霁，以忧卒。遗疏极陈水灾民困，无一语及私。诏褒惜，谥清恪。

施维翰，字及甫，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进士，授江西临江推官，清漕弊，善折狱，奸顽敛迹。巡抚郎廷佐奏其治行，举卓异，内擢兵部主事。改山东道御史，疏言："察吏首重惩贪，忧宜先严大吏。各督抚按露章弹劾，宜及监司，勿仅以州县塞责。"又言："纠举之法，密于文，疏于武。镇帅拥重兵，有庸碌衰惫、缓急难恃者，有纵恣婪赃、肆虐军民者，督抚按徇隐弗纠，事发同罪。"诏并议行。十七年，出按陕西。圣祖即位，裁巡按，维翰乞假归。

康熙三年，复授江南道御史，疏言："直省钱粮，每委府佐协征，所至铺设供给，不免扰民。甚或纵容胥役，横肆诛求。请概行禁止，以专责成、杜扰害。"下部饬禁。巡盐河东，征课如额。八年，疏劾偏沅巡抚周召南徇庇贪吏。十一年，疏劾福建总督刘斗徇情题建故靖南王耿继茂祠。召南、斗并坐谴。十二年，内升，以四品服俸仍留御史任。疏言："设登闻鼓，原以伸士民冤抑，故使科道共与其事。然每收诉状，必待科道六十余员集议，辄致稽延。请用满、汉科道各一员司之，半年更易。"从之。

迁鸿胪寺少卿，累迁左副都御史。浙江巡抚陈秉直荐举学道陈汝璞，为左都御史魏象枢所劾，秉直应降调，以加级抵销。维翰言："秉直与汝璞见闻最近，乃徇情妄举，非寻常诖误可比。请敕部定议，凡保举非人坐降调者，不许抵销。"上然之，因著为例。给事中李宗孔继劾秉直，坐左迁。

十八年，授山东巡抚。会岁祲，民多流亡，维翰疏请振恤，并截留漕米五万石发济南仓存贮，散给饥民。又疏言："青、莱等府距临清仓远，办解甚艰。请永行改折，以息转输。"民大悦服。二十一年，代李之芳为浙江总督，之芳按治军士鼓噪，系累二百余人。维翰至，即日定谳，多平反。二十二年冬，调福建，未上官，二十三年春，卒，谥清惠。

论曰：李率泰镇福建，御郑成功父子，赵廷臣督浙江，执张煌言，有功于戡定，郎廷佐厘逋赋，佟凤彩均里甲、蠲夫柳，为民祛害。麻勒吉初奉使迫张玄锡至死，高宗谕斥其纵恣，然于江南有惠政，阿席熙、玛祐清望尤过之。施维翰在台敢言，出持疆节，措置得大体。皆康熙初贤大吏也。恺悌君子，屏藩王国，厥绩懋矣！

清史稿卷二七四　列传第六一

子纲王骘　宋荦　陈诜

杨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广东高要知县。时方用兵，总督驻高要。师行征民夫，吏虑其逃，絷之官廨。当除夕，雍建命徙廊庑，撤肴馔异之。师中索榕树枝制绳以燃炮，军吏檄征，语不逊，雍建笞之。总督王国光以是称雍建方刚，特疏荐莅官甫一年，擢兵科给事中。

十六年春，世祖幸南苑，雍建疏言："昨因圣体违和，传谕孟春飨太庙，遣官致祭。至期皇躬康豫，仍亲庙祀，此敬修祀典之盛心也。乃回宫未几，复幸南苑，寒威未释，陟历郊原，恐不足以慎起居。且古者搜苗狝狩，各有其时。设使兽起于前，马逸于后，惊属车之清尘，岂能无万一之虑？"疏入，上甚怒，宣雍建入，谕以阅兵习武之意。雍建奏对不失常度，上意亦解。

时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并镇广东、雍建疏陈广东害民之政八：委吏太滥，杂派太繁，里役无定例，用夫无定制，盐埠日横，私税日盈，伐薪采木，大肆流毒，均宜及为革除。且两藩并建，供亿维繁。今川、贵底定，请移一藩镇抚其地，俾粤民节假日息。上寻命继茂移镇福建，雍建发之也。十七年，疏言："朋党之患，酿于草野。欲塞其源，宜严禁盟社，请饬学臣查禁。"从之。转吏科给事中。圣祖即位，辅臣秉政，奏事者入见，皆长跪，雍建独立语。比退，辅臣目之曰："此南苑上书谏猎者也。"自是奏事者见辅臣皆不跪。

康熙三年，彗星见。雍建奏言："天心仁爱，垂象示警。乞斋心修省，广求直言，详询利病，并饬内外臣工，涤虑洗心，共修职业。"上优旨褒答。四年，疏言："治化未醇，由于臣职。未尽比者部臣以推诿为御责，明为本部应议之事，或请咨别部，或请饬督抚，致一案之处分，因一人之口供未到而更待另议。一事之行止。因一时文卷小误而重俟行查。至地方利弊所关，惮于厘正，辄云已

经题定，无庸再议。如此，则一二胥吏执定例以驳之足矣，不知满、汉堂司各官所司为何事也。督抚以蒙蔽为苟安，民苦于差徭，而额外之私征，未闻建长策以除积困，吏横于贪暴，而有司之掊克，不过摘薄罪以引轻条。向日行考满之法，则题报者皆称职，曾无三等以下之劣员。平时上弹劾之章，则特纠者仅末僚，不及道府以上之大吏。凡此推诿蒙蔽之习，请严饬内外臣工各图报称，倘仍蹈故辙，立予罢斥，以儆官常。”疏入，报闻。寻自刑科都给事中累擢左副都御史。

十八年，典会试，授贵州巡抚。疏请立营制，减徭役，招集流亡，禁革私派。土司竭巡抚，故事，必鸣鼓角，交戟于门。俾拜其下。雍建悉屏去，引至座前问疾苦，予以酒食，土司咸输服。始，贵阳斗米值钱五千，雍建请转饷以给。既，令民翦荒茅，教以耕种。比三年，称田日辟，民食以裕。二十三年，召授兵部侍郎。寻以亲老乞终养，许之，四十三年，卒，赐祭葬。子中讷，进士，官右中允。

姚缔虞，字历升，湖广黄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四川残民多聚为盗，互告讦，酿大狱。缔虞平恕谳鞫，辄得其情，审释叛案株连狱囚十七人。总督苗澄、巡抚张德地荐廉能，举卓异，会裁缺，改陕西安化知县。行取，康熙十五年，授礼科给事中。疏请严选庶吉士，考核翰林，报闻。十七年，典试江西，还，奏：“江西被贼残破州县在丁缺田荒案内者，请敕督抚酌量轻重，限三年或五年劝垦，以渐升科。全省逋赋二百二十万，历年追比，仅报完三万。此二百十余万，虽敲骨吸髓，势必不能复完。请早予蠲免，俾小民得免死亡。

十八年，地震，求言。缔虞上疏曰：“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自故宪臣艾元征请禁风闻条奏，自此言路气靡，中外多所顾忌。臣请皇上省览世祖朝诸臣奏议，如何謇谔。今者相率以条陈为事，软熟成风。盖平时无以作其敢言之气，一旦欲其慷慨直陈，难矣。乞敕廷臣会议，嗣后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如或快意恩仇，受人指使，章奏钞传，众目难掩，纵令弹劾得实，亦难免于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不敢妄为。”疏下九卿科道会议。越日，召廷臣等集中左门，上问：“缔虞疏如何定议？”吏部尚书郝维讷等暨给事中李宗孔等俱言风闻之例，不宜复开。上问：“缔虞，尔意如何？”缔虞对曰：“皇上明圣，从未谴罪言官。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上曰：“如汝言条例便当废耶？”缔虞对曰：“科条虽设，当辨公私诚伪。”上意稍解。谕言：“官宜敷陈国家大事，如有大奸大贪，纠劾得实，法在必行，决不姑贷。且魏象枢弹奏程汝璞，亦是风闻，已鞫问得实，原未尝有风闻之禁也。”上宣缔虞前，指内阁所呈世祖时章奏示之曰：“汝以朕为未阅此乎？”缔虞对曰：“惟久经圣览，臣故不惮尽言。”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次日，复命缔虞入起居注，授笔札记之。寻转工科掌印给事中。上考察科道，黜孙绪极、傅廷俊、和盐鼎三人，而嘉缔虞与王日温、李迥称职。

二十一年，疏论外吏积习，视事愉惰，公务沉阁文移迟缓。僚属宴会，游客酬酢，废时靡费。请敕部禁饬。累擢左佥都御史。

二十四年，授四川巡抚。缔虞先为推官有声，百姓喜其来。缔虞至，榜上谕于厅事，严约束，禁私征杂派，杜绝馈遗，属吏惮之。疏言：“四川迭经兵火，荒残已极。官户乡绅，多流寓外省，虽令子弟复业，迨入学乡举登仕版后，仍弃本籍他往。百姓见其如引，亦裹足不归。若招回乡宦一家，可抵百姓数户。绅宦既归，百姓亦不招而自至。今察明各属流寓外省绅衿，请敕部移行，饬令复业。”从之。蜀人困于采木，缔虞陛辞，首陈其害，会松威道王骘入观，亦举是以奏，诏特免之。复请免运白蜡，停解铁税，皆获施行。二十七年，卒官，赐祭葬。

朱宏祚，字徽荫，山东高唐人，昌祚弟。宏祚自举人授江南盱眙知县，有惠政，举卓异。康熙十四年，行取御史，以昌祚子绂官大理寺卿回避，改刑部主事。再迁兵部督捕郎中，出为直隶天津道佥事，调直隶守道参议。

三十六年，超擢广东巡抚。入见，奏对称旨，赐帑金千，及内厩>鞍马。过庚岭，察知夫役苦累，首禁革之。复牒兵部。凡使者过境，有驿站供亿，不得更有所役。广东军兴后，无艺之征，浮于正供，悉罢免。劾墨吏尤者数人，余悉奉法。盐法为藩下奸民所乱，掳引地莫敢谯诃。宏祚疏陈整饬盐政数事，如议行。

高州属县吴川，琼州属县临高、澄迈，户少田芜，积逋十二万两有奇，疏请豁免。卫所屯田岁输粮三斗，额重多逃亡。宏祚言："民粮重，则每亩八升八合起科，今屯田浮三之二，非恤兵之道，当比例裁减。"事皆允行。逆乱方定，奸民告讦无已，疏请严妄首株连之例，略谓："当定南分镇闻风投昌倚藉声势者，实繁有徒。迨经平定，藩下人应归旗者，悉已簿录解京。籍内无名者，释放为民。嗣有旨：'藩下官兵、奴仆及贸易人等，除实系辽东旧人及价买人外，逐一清查，发出为民'臣寻绎诏意，原以诸人皆朝廷亦子，不忍株累。且十余年来，或补伍，或归农，或死亡迁徙，无籍可稽。乃奸宄之徒，蔓引株连，或在部呈首，或向有司告讦。及事白省释，而官民之被累已深，请敕部严议。"从之。

三十一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值大计，宏祚疏言"福建地瘠民佻"，上责宏祚失言，谓："贤才不择地而生。四川巡抚张德地署延绥巡抚，言'延绥边地，地可举博学鸿词者。'少詹事邵还平奏'南方人轻浮不可用'朕心甚不惬，因皆罢斥。今宏祚又以谬言陈奏，下部议降调。"三十九年，命修高家堰河工，病卒。

子绛，官至广东布政使。纲，初授兵部主事。累官湖南布政使，雍正间，擢云南巡抚，疏劾署巡抚杨名时徇隐废弛，藩库借支未清款项至十九万有奇，名时坐是得罪。寻调抚福建，卒，谥勤恪。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二十四年，垒溪大定堡山后生番出掠，巡抚韩世琦檄兵追剿，令骘驻茂州，与总兵高鼎议剿抚。骘赴堡开谕，番族掳巴猪寨，阳就抚，负嵎如故。骘招抚附近诸寨，遣兵自庙山进，围寨，斩获无算，追至黑水江，贼渠挖子被焚死，山后番众悉降。调直隶口北道，未行。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楠木。骘入觐，疏言："四川大半环山巉岩，惟成都稍平衍。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穷壑，人迹罕到，斧斤难施，所以久存。民夫入山采木，足胝履穿，攀藤侧立，施工既难。而运路自山抵江，或百余里，或七八十里，深涧急滩，溪流纡折，经时历月，始至其地。木在溪间，必待暴水而出，故陆运必于春冬，水运必于夏秋，非可一径而行，计日而至，其艰如此。且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以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就中抽拨五千入山采木，衣粮器具，盈千累百，遣发民夫，还至千里，近亦数百里，耕作全发，国赋何征？请敕下抚臣，亲诣采楠处察勘，量材取用，其必不能采运者，奏请上裁。"疏入，上谕曰："四川屡经兵火，因苦已极，采木累民。塞外松木，取充殿材，足支数百年，何必楠木？令免采运。"未几，吏部循例疏请司道内擢京堂，骘未与，特命内升。寻授光禄寺少卿，累迁太常寺卿。

二十六年，授江西巡抚。陛辞，上谕曰："大吏以操守为要，大法则小廉，百姓蒙福。"骘封曰："臣向在四川，不取民间粒米束草，日费取给于家。"上曰："身为大臣，日费必取给于家，势有所不能。但操守廉洁，念念爱民，便为良吏，且亦须安静。贪污属吏，先当训诫。不悛，则纠劾。"濒行，赐帑金千。二十七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江西自荡平后，积年蠲免银米二百万有奇，民生渐裕。然征收之弊，尚为民累，钱粮明加火耗，暗加重戥，部院司道府皆有解费。臣入境之初，火耗已减，解费尚存，即揭示剔除积弊，尽革官役上下大小杂费。南昌、新建二县漕粮尚仍民兑，俱行革除，漕运积年陋规，搜剔无遗。但在民则省费，在官则失利。恐臣去后，空言无用，乞天语严禁，不致前弊复生。"下所司知之。

时湖广叛卒夏逢龙据武昌，陷黄州。骘次邵武，闻警，恐蔓及江西，奏拨福建兵协剿。自海禁既弛，奸民杂入商贩，出洋劫掠。骘既上官，即檄温州总兵蒋懋勋、黄岩总兵林本植、定海总兵董大本以舟师出洋搜捕。懋勋、本植得贼舟七，大本于白沙湾获巨舰一，斩盗渠杨仕玉等十六辈，释被掳难民百十一人。二十八年，上幸浙江，赐骘御用冠服。谕曰："尔任总督，实心任事，浙、闽黎庶称尔清廉，故特加优赉。"未几，召拜户部尚书，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

三十三年，召大学士、九卿及河督于成龙入对，上责成龙排陷靳辅，并及骘与左都御史董讷、内阁学士李应荐附和成龙，骘等具疏引罪，讷、应荐并夺官，骘原品休致。三十四年，卒于家，赐

祭葬。

宋荦，字牧仲，河南商邱人，权子。顺治四年，荦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岁，试授通判。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十六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二十二年，授直隶通永道。二十六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厘，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征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余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诇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恟恟。荦今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

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楠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核。府库，道员察核。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黏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藏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三十一年，调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来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

荦在江苏，三遇上南巡，嘉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赍，以荦年逾七十，书“福”、“寿”字以赐。四十四年，擢吏部尚书。四十七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五十三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还里。卒，年八十，赐祭葬。

陈诜，字叔大，浙江海宁人。康熙十一年举人，授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八年，考授吏科给事中，乞养归。三十六年，起补原官。转刑科掌印给事中。疏言：“淮、黄自古不两行。迩者修归仁堤，开胡家沟，出睢湖之水。闭六坝，加筑高家堰，出洪泽湖之水。此借淮敌黄不易之理。然淮水入运者多，则敌黄仍弱。旧设天妃闸，自淮、黄交会处至清江浦，凡为五闸，重运到时，更迭启闭，过即下板锁断，是以全淮注黄。其引入运河者，不过暂资济运。自改建草坝，淮、黄尽趋运河，清江浦民居可危。宜复天妃闸旧制，使淮易敌黄，有裨大工。”疏下河督张鹏翮议行。寻疏劾山东蒲台知县俞宏声以赦前细故，拘系监生王观成，迫令自杀。巡抚王国昌仅以杖责解役结案，玩视民命。命侍郎吴涵偕诜往按，宏声坐夺官，国昌等议处。授鸿胪寺卿，再迁左副都御史。

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疏言：“贵州田地俱在层冈峻岭间，土性寒凉，收成歉薄，人牛种艺杂艰。前抚臣王艺因合属田地荒芜十之四五，减轻旧则，招徕开垦成熟，六年后起科。有续报者亦如之。”疏下部，如所请。四十七年，调湖北。疏劾布政使王毓贤亏帑，命解任。寻以盘验已完，奏免其罪。五十年，擢工部尚书。五十五年，调礼部。五十八年，乞休，命致仕。六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清洛。子世官，自有传。

论曰：当三藩乱时，云、贵、闽、粤，其发难地也。蹂躏所及，湖南北、江西、四川，受害最甚。伊辟、王继文抚云南，从师而南，参与军画，其事已别见。雍建于贵州，缔虞于四川，宏祚于广东，骘于江西，荦承骘，诜遥继雍建，兵后抚绥甚勤。大乱方定，起衰救弊，出水火，登衽席，伟哉诸人之功欤。

清史稿卷二七五　列传第六二

格尔古德金世德赵士麟

格尔古德，字宜亭，钮祜禄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院副理事官。康熙三年，从定西将军图海平湖广茅麓山李自成余部。师还，迁弘文院侍读，进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讨吴三桂。三桂将林兴珠降，上策请分水师，泊君山，断常德道，泊香卢夹扁山，断长沙、衡州道。则三桂将坐困。安亲王令格尔古德驰奏，并以兴珠语闻。上密谕驻岳州诸

将议行。师还，擢詹事，迁内阁学士。

二十一年，授直隶巡抚。上谕之曰："金世德、于成龙为巡抚有声，尔承其后，得名甚难。若急于求名，或致赁事，尔其懔诸。直隶旗下庄头与民杂处，倚恃声势，每为民害。尔其严察征创，即皇庄亦毋宽宥。"八旗圈地属于王公大臣者，辄置庄，设庄头主征租，遂以病民，上深知之，故以谕格尔古德。格尔古德寻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作奸犯科，冀逃法网。或游手好闲，规避差徭。本主听其仍居本籍，放债牟利，则讳旗而称民，窝逃构讼，遇官长访闻，又舍民而称旗。诈害良善，官不敢问。应责成本主，止留农户在庄，余俱收回服役。有徇纵者议处。"下所司饬禁，并谕户部："凡鬻身之人，先经犯罪，投旗冀幸免者，与知情之本主，并从重治罪。"时大学士明珠所属佐领下人户指圈民间塚地，民诉于户部，事下巡抚，令宛平县察勘。知县王养濂言无碍民塚。格尔古德疏刻圈占塚地属实，养濂罣吏议。诏嗣后有如此者，严征不贷。自康熙初，鳌拜柄政，总督朱昌祚等以圈地获罪，由是无敢讼言其失者。至奸民窜入旗下，寻仇倾陷，狡杰莫能制。独格尔古德承上指，执法严征，时称为"铁面"。

二十三年，上幸五台山，格尔古德迎驾，询地方贤吏，以灵寿知县陆陇其对。寻疏荐井陉道李基和、卢龙知县卫立鼎与陇其廉能，下部擢用。顷之，以疾乞休，优诏慰留。曾诏廷臣公举清廉官，首以格尔古德列奏。上念其羸疾，遣御医诊视。未几，卒，赐恤加等，谥文清。

格尔古德清介，布衣蔬食，却馈遗，纤毫不以自污。上尝责漕运总督硕干居官无状，硕干言："臣为众所忌，故未能致声誉。"上曰："格尔古德为巡抚，没后人犹思慕称颂。居官苟善，岂有不致声誉者？"为上所重如此。祀直隶名宦。

金世德，字孟求，汉军正黄旗人，兵部侍郎维城子。淹贯经史，精国书。以荫生授内院博士，累擢左副都御史。康熙七年，授直隶巡抚。是时尚循明制，直隶不置两司，世德请设守道理钱谷，巡道理刑名，如外省布政、按察二司。由是始有专司。畿北诸郡，旗、民杂处，易于容奸，请立屯长以治之。唐县等三十七州县，田一千六百余顷，河流沙拥，民不能耕。岁输银二万有奇、谷豆三百九十石，历年责原户纳为民害。世德为奏请除额。地震通州等九州县，复请赈恤，并蠲免钱粮。皆如所请行。师南征，供亿繁急，世德单骑行营中，躬料刍糗，军无横索，吏无侵渔，市肆晏然。十九年，卒，谥清惠。

赵士麟，字麟伯，云南河阳人。康熙三年进士，授贵州平远推官。改直隶容城知县，缉盗卫民，创正学书院，与诸生讲学。行取，授吏部主事。历郎中，擢光禄寺少卿，三迁至左副都御史。疏请台湾改郡县比内地，设总兵镇守，省没沿海之戍卒，诏报可。

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抚。杭州民贷于驻防旗兵，名为"印子钱"，取息重，至鬻妻孥卖田舍。不偿，则哄于官。营兵马化龙殴官，成大狱。士麟移会将军制缴券约，捐资代偿。将军今减子归母，母复减十之六。事遂解，民大称颂。诏裁浙江总督，总督驻衢州，督标兵三千被汰，乏食哗掠，民罢市。士麟仍济以饷，因奏设副将一，定额兵八百余，留拨各营缺额。众乃定，浙中豪右衙蠹，骄悍不法，为民害。士麟廉得其状，悉置之法，强暴敛迹。省城河道久淤，督役疏浚，半载讫工，民以为便。复缮城隍，修学校，亲莅书院，与诸生讲论经史及濂、洛、关闽之学，士风大振。禁革规费，积弊一清。二十五年，移抚江苏。浙人怀之，绘图以志去思，并于西湖敬一书院肖象祀之。寻召为兵部督捕侍郎，调吏部，皆能举其职。三十七年，卒。祀浙江名宦。

士麟潜心正学，以朱子为归。躬行实践，施于政事，士慤民恬，所至皆有声绩。

郭世隆，字昌伯，汉军镶红旗人。父洪臣，原籍汾州，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下九江，洪臣随明将左梦庚来降，入旗，授佐领，分辖降众。累官湖广道州总兵。康熙四年，世隆袭管佐领，授礼部员外郎，改御史。二十七年，盛京福陵守兵诉其兄冤死，命世隆往按，得诬良刑逼自缢状，原审侍郎阿礼瑚等坐失实夺官。顷之，超擢内阁学士。圣祖谒孝陵，经通州，山西礼县民诉知县万世纬及知府纪元婪索状，命世隆会督抚按治。世纬坐贪婪、科派、杖毙无罪人，元坐受赇荐世纬卓异，皆论死。

二十九年，代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先是，罢任安溪知县孙镛告福建巡抚张仲举、布政使张永茂

侵蚀库帑，遣郎中吴尔泰会总督勘讯，至即拘讯知府六人，连引州县官数十人。上闻疑之，命世隆往按，发仲举与前布政使张汧窜改赋册、侵隐已征额银捏作民欠，又汧迁湖广巡抚亏福建库帑三十余万，仲举前任湖南布政亦亏帑，相约互抵。嗣仲举闻并以赃败，而福建库尚未完，饬属代为弥缝，左证悉合。仲举、永茂俱论罪如律。

世隆之任，帝论曰："于成龙居官甚善，继之不易，尔当勤慎任事。"顺天、保定、真定、永平诸府旱，世隆奉命履勘，疏言："被灾者七十四州县，请蠲本年及来年额赋。霸、文安等十四州县灾尤重，请治赈。"迭疏筹积贮，并以奉天岁丰，请饬山海关暂听民间转籴，仍限肩挑驮负，不得以大军装载，皆如所请。又疏言："真定地当冲要，所属赞皇县，西有大峪曰子午套，素为盗薮，请移紫荆关副将驻真定。调马、步兵二千分防霸州。"子牙河决，淹没田亩，请修筑大城等县堤岸，并浚王家口、黑龙港诸支流堙塞者皆报可。

三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岁歉，率闭籴居奇。世隆疏请蠲赋，并发帑二十万，乞籴江、浙，海运平粜，诏俞之。先是浙省奏请鼓铸，官吏射利，请减其分数。由是私铸者众，每钱不及七八分，壅滞不行。三十八年，上南巡，世隆迎驾，至杭州，民拥舆赴诉。乃停官炉，发帑收毁私钱，钱得流布。上闻，为褒美。鄞县沿海田，被水冲决一千七十余亩。请永免额赋。四十一年，调两广总督。广东海疆二千余里，守汛辽阔，盗贼出没无常。世隆疏定营制，增设兵船巡哨，迭击败海盗，沈其舟四十五。疏报禽海阳巨盗蔡玉也等五人。上遣刑部侍郎常绶往勘，因议世隆平时禁贼不严，盗发，蒙胧掩饰，坐夺官。

四十六年，起湖广总督。疏陈防守红苗，请沿边安设塘汛，禁内地民与苗往来，并勿与为婚姻。未几，召为刑部尚书。五十年，以山西流匪陈四等潜入湖广，鸠党劫掠，世隆前任总督坐失察，夺官。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居三年，卒。直隶、福建、浙江、两广、湖广皆祀名宦。

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康熙十九年，授山东道御史，有声台中。二十五年，出为陕西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迁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偕侍郎多奇往云南按提督万正色与总兵王珍互讦事。谳实，正色、珍俱论罪有差。调吏部，授两江总督。陛辞，上谕曰："尔当洁己奉公，督两江无如于成龙者，尔效之可矣！"傅腊塔至官，清弊政，斥贪墨，谳狱尤明慎。赣县民诉知县刘瀚芳私征银米十余万，并恿役不法。傅腊塔因劾布政使多宏安、按察使吴延贵、赣南道钟有德于吏役婪贿不速勘，复从轻拟，曲为庇护，宏安、延贵、有德并坐罢。

二十八年，上南巡，阅运河，命傅腊塔会河道总督王新命勘仪真河闸。疏言："闸外为北新洲，北新洲外又有涨沙平铺江中。应疏北新洲支河，直通四闸。粮艘循涨沙尾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别疏言："江宁廛税累民，内输房税，外输廊钞，更外输棚租，请予蠲免。"皆如所请。二十九年，淮、徐饥，发常平仓谷振恤，灾民赖焉。芦洲丈量，例委佐贰，民苦需索。傅腊塔定五年一行，悉以印官理其事。历年逋赋，量为带征，由是积困顿苏。是年，监临江南乡试，疏称士子应试者万有余人，请广科举额，下部议，增广额四十名。疏劾大学士徐元文、原任尚书徐乾学纵子弟招权罔利，巡抚洪之杰徇私袒庇。诏毋深究，予元文休致。沭阳民周廷鉴叩阍讼降调侍郎胡简敬居乡不法，并及之杰瞻徇状，命傅腊塔按治，得实，简敬及其子弟并治罪，之杰夺官。

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江有良与巡盐太常少卿沙拜互讦。傅腊塔往按，有良、沙拜并坐受赇，夺官。三十三年，疏言："淮扬所属多版荒，巡抚宋荦曾请缓征，格于部议。臣履亩详勘，盐城、高邮等州县因遇水灾，业户逃亡者众。今田有涸出之名，人无耕种之实，小民积困。熟田额粮尚多悬欠，何能代偿盈万之荒赋？请恩赐蠲除，庶逃户怀归，安居乐业。"疏入，下部议，不许，上特命免征。旋卒于官。上闻，谕廷臣曰："傅腊塔和而不流，不畏权势，爱惜军民。两江总督居官善者，于成龙而后，惟傅腊塔。"遣太仆寺卿杨舒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予骑都尉世职。士民怀之，为建祠江宁。四十四年，上南巡，经雨花台，赐祠额曰："两江遗爱"。雍正中，人祀贤良祠。

马如龙，字见五，陕西绥德州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十四年，陕西提督王辅臣据宁羌叛，其党朱龙寇绥德，陷之。如龙纠乡勇倚山立寨，寇至，屡击却之。辅臣诱以伪札，斩其使。会平逆将军

毕力克图兵至，如龙渡河迎，呈伪札，并陈贼虚实，因率所部为前锋，克绥德。毕力克图以闻，即便宜令摄州事。总督哈占亦疏言如龙倡义拒贼状，请优叙。

十六年，授直隶滦州知州。州民猾而多盗，如龙锄暴安良，豪右敛迹。州有民杀人而埋其尸，四十年矣。如龙宿逆旅，得白骨，问之，曰：“此屋十易主矣。”絷最初一人至，钩其情得实，置诸法。昌平有杀人狱不得其主名，使如龙按之。阅状，则民父子杀于僧寺，并及僧五，而民居旁二姓皆与民有连，问之，谢不知。使迹之，二人相与语曰：“孰谓马公察。易欺耳。”执讯之，乃服。自是民颂如龙能折狱。十九年，以察出民间隐地，叙劳，人为户部员外郎，历刑部郎中，榷浙江北新关税务。

二十四年，迁杭州知府。杭州民贷于旗营，息重不能偿，质及子女。如龙请于将军，核子母，以公使钱代偿。杭州民咸颂如龙。二十八年，上南巡，闻其治行，超擢按察使。平反庶狱，多所全活。海贼杨士玉窜迹岛屿，勾土贼胡茂等剽掠商船，如龙设策擒之，尽歼其首从，巡抚张鹏翮以闻。二十九年，迁布政使，属吏有岁馈，悉禁绝之。二十九年，绍兴大水，库储绌，无可救济。如龙檄十一郡合输米二万余石，按户振给，告属吏曰：“是逾于岁馈多矣。”

三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整饬常平仓，春以羡米出贷，秋收还仓。饬州县广积储，备凶荒。仿白鹿洞遗法，建书院以教士。严溺女之禁。疏请罢追转漕脚耗。三十八年，入觐，赐御书“老成清望”榜。时淮、扬荐饥，如龙以江西连岁丰稔，率僚属捐米十万振之。以老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四十年，卒，赐祭葬。

论曰：守成世为大臣者，以仁心行仁政，培养元气，其先务也。兵革初息，疮痍未复，格尔古德等任封疆之重，拊循安辑，与民休息，政绩卓卓在耳目。廷褒老成，野留遗爱，有以哉！

清史稿卷二七六　列传第六三

石琳兄子文晟徐潮子杞

贝和诺子马喇　陶岱博霁

觉罗华显蒋陈锡子涟　洞刘荫枢

石琳，汉军正白旗人。石廷柱弟四子。初授佐领，兼礼部郎中。康熙元年，出为山东按察使。二年，以忧去官。寻即起江南按察使，以在山东追入官房地迟延，坐降调。六年，授浙江盐运使。十二年，转湖广下荆南道。康熙十三年，襄阳总兵杨来喜、副将洪福以南漳叛应吴三桂，据房县、保康、竹山。琳偕总兵刘成龙率师讨之，抚定各峒寨。十五年，迁河南按察使。禁旅南征，牧马开封，当麦秋，琳与统兵诸将帅约，令兵毋驿骚，坐帐中四十余日。及去，民得获麦。二十年，迁浙江布政使。时耿精忠初平，衢州被兵忧甚，户口逃亡，丁赋皆责之里甲。琳核实，请免之。师行供亿浩繁，民多逋负，琳悉为厘定，裁革陋规，禁加耗尤严。尝曰：“革一分火耗，可增一分正供。”二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工部以修建太和殿，檄各省采楠、杉诸木。琳言楠产万山中，挽运甚艰，请宽其程限。部议不许，特诏允之。

二十五年，调云南。疏言：“详核《赋役全书》，应更改者八事。云南自明初置镇设卫，以田养军曰屯田。又有给指挥等官为俸，听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较民赋十数倍，犹佃民之纳租于田主。国初吴三桂留镇，以租额为赋额，相沿至今，积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赋上则起科，云南盐井有九，以各井行盐之多寡为每岁征课之重轻。琅井盐斤征课六厘，白井八厘，至黑井则倍。明末加征，较明初原额不啻数倍。今请减黑、白二井之课如琅井例。开化民田亩科粮二斗六升三合，较未设府以前加至十倍。通省民粮，惟河阳最重，今当减半，与河阳一例。元江由土改流，三桂于额粮外别立名色，曰田地讲银，曰茶商税银，曰普洱无耗秋米，曰浪妈等六寨地租。加赋倍征，民不堪命，应请各减其半。通海六寨地粮较民赋重几三倍，当改依新定民赋科则。＜石弩＞嘉每粮一石，征条编银四两有奇，亦为偏重。今既归南安州附征，应与州赋一律，每粮一石，征银一两四分。丽江界连土番，古称荒服。三桂叛后，豁割金沙江以内喇普地与蒙番，地去而粮存，当删除。建水自明时设参将，岁派村寨陋规银三百有奇、粮八十余石，三桂遂编入正额，当裁革。新平之银场，

易门之铜广，矿断山空，宜尽豁课税。”疏入，下所司议刊入《全书》颁行。

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琼州总兵吴启爵奏琼属黎地，请设州县，筑城垣，增兵防守。命琳勘奏，力陈其非要，上从之。四十一年，连州瑶作乱，遣都统嵩祝等会剿，平之。琳规画善后，定官吏管辖，拨兵移防，悉协机宜。未几，卒官。

兄子文晟，初授苏州同知，历云南开化、山西平阳知府。康熙三十三年，上嘉其居官有声，超擢贵州布政使。是岁，即迁云南巡抚。为政务举大纲。云南屯赋科重民田数倍，琳官巡抚时，奏减而未议行。文晟复疏请。特允减旧额十之六。安南国王黎维正疏告国内牛羊、蝴蝶、普园三地为邻界土司侵占，乞敕谕归还。会文晟入觐观，上问文晟，奏言：“此地明时即内属，非安南地。妄言擅奏，不宜允。”乃降诏切责之。四十三年，调广东。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坐劾容美土司田舜年潜妄淫虐非实，部议当降调，上命留任。文晟以疾乞退，上谕大学士曰：“文晟粗鄙，若为土司事而罢，似未得体。今既引疾，可允其请。”罢归。五十九年，卒。

徐潮，字青来，浙江钱塘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擢少詹事。潮学问淹通，在翰林，应奉文字，多出其手。圣祖尝御门召讲《易》、《论语》，敷陈明晰，为之倾听。三迁至工部侍郎，督理钱局，清介不苟随俗。局官冒滥事发，潮独无所连染。三十三年，典会试。以母忧归，服阕，起刑部侍郎。

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抚，上谕之曰：“河南火耗最重，州县多亏欠，尔当筹画禁止。”潮上官，今火耗无过一分，州县私派，悉皆禁革。南阳承解黑铅，卫辉办兑漕米，向皆假手胥吏，恣为侵渔，潮悉心区画，宿弊悉除。开封五府饥，疏请漕粮暂征改折，以平市直。归德属永城、虞城、夏邑三县被灾地亩至一万七千余顷，出粜常平、义、社仓谷，借给贫民牛种，全活甚众。四十一年，上巡幸畿甸，问巡抚李光地邻省督抚贤否，光地举潮对。上褒美，以潮与光地、张鹏翮、彭鹏、郭琇并称。四十二年，上南巡，潮迎驾泰安，赐冠服及御书榜额。其冬。西巡，复迎驾，赏赉有加。上念汾、渭皆入河，议于河南储谷，遇山、陕岁歉，自水道移粟，便于陵运。命潮会陕西、山西督抚勘议。潮与川陕总督博霁会勘三门砥柱，语见《博霁传》。又别疏言：“汴水通淮，一自中牟东经祥符至宿迁，湮塞已久。一自中牟东南经尉氏至太和，今名贾鲁河，尚可通流。请量加疏浚。郑州北别有支河，旧迹尚存，若于此建闸，使汴与洛通，忧为民便。”上从之。

四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四十四年，扈从南巡，命赴河南按事。时上以高邮、宝应诸州县频年被水患，由洪泽湖无所宣泄，宜于高堰二坝筑堤束水入河，又于下河筑堤束水入海。会潮按事还，上询河壖形势，因指授方略，命往董其役。四十五年，监修高家堰滚水坝、高邮车逻中坝，并浚文华寺减河。四十六年，监修武家坝、天然坝、蒋家坝及诸堤闸，先后毕工。四十七年，调吏部。四十九年，以病乞休，许以原官致仕。五十四年，卒，赐祭葬。

潮居官平易，不事矫饰，所至民咸称颂。乾隆初，追谥文敬。子本，自有传。

杞，字集功。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编修。由甘肃布政使巡抚陕西。入为宗人府府丞。予休致，卒。

贝和诺，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济席哈孙。自工部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历郎中，兼佐领，累迁大理寺卿。康熙三十五年，命往山东经理闸河。漕运总督桑额奏漕船尽过济宁，较往岁早一月。上以遣官经理，于漕运便，命以为常。迁副都御史，擢户部侍郎。三十七年，朝鲜岁祲，国王李焞乞开市义州中江贸谷。诏发三万石与为市，今贝和诺及侍郎陶岱监视。事已，焞上表谢“八道生灵，赖以全活”。是年，授陕西巡抚。疏报：“陕西开事例，积贮米麦，应存一百七十七万石有奇，今实存仅十七万。”上命尚书传腊塔、张鹏翮往按。寻疏言长安、永寿、华隐等籴补三十八万有奇，余皆欠自捐生，请令补完。

三十九年，调四川。疏言：“打箭炉、木鸦等处番、民一万九千余户归顺，请增设安抚使五、副使五、土百户四十五，以专管辖。边民运茶赴炉贸易，给官引五千六百道，定额征课。川省行盐，涧川、中江山路崎岖，艰于陆运，额连壅滞。惟冰江水溪可通水运，请增给水引，商民交便。”贝和

诺治事精详，尚书张鹏翮按事还，于上前亟称之。四十二年，召授兵部侍郎。

四十四年，擢云贵总督，捕治富民盗李天极、王枝叶等。天极广通诸生，与临安朱六非造为符谶，师宗州枝叶，人素无行，天极等诱之，诡托明桂王孙，纠党谋不轨。僭称文兴三年，散播印札，图劫掠广南、开化，自蒙自窜入会城。贝和诺标兵詗得状，诛六人，流其余党。四十九年，召拜礼部尚书。以太原流匪陈四等六十余人诡称赴云南垦地，贝和诺得布政使牒报不察究，坐降调，授盛京工部侍郎。五十七年，复召为礼部尚书，以老乞休，诏慰留。六十年，卒官。

子马喇，袭管佐领，兼护军参领，累擢正红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等与贝子康济鼎不睦，命马喇往驻西藏。既，阿尔布巴戕害康济鼎，后藏颇罗鼎率兵报仇，执阿尔布巴等。遣尚书查郎阿等谳其罪，磔之。诏颇罗鼎总管前后藏事，移达赖喇嘛于里塘。七年，命马喇驻里塘守护，赐帑金二千，总藏事。擢护军统领，还京，迁工部尚书，坐免。十一年，复以副都统衔往西藏办事。卒官。

陶岱，瓜尔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由主事历户部郎中，累擢吏部侍郎。朝鲜告饥，乞开市贸谷，命陶岱与贝和诺运米给籴，御制《海运朝鲜记》纪其事。三十八年，署两江总督。寻授仓场侍郎，以漕连迟误，降五秩，随旗行走。寻卒。

博霁，巴雅拉氏，满洲镶白旗人。自护卫授銮仪使，擢镶白旗都统。康熙二十四年，授江宁将军，调西安。三十五年，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师西剿噶尔丹，命博霁率满洲兵自宁夏会师，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叙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圣祖尝谕大学士等曰："博霁自江宁赴西安，军民攀留泣送，直至浦口。非有善政，何能如此？诚可谓将军矣！"四十二年，上幸西安阅兵，谕曰："西安官兵皆娴礼节，重和睦，尚廉耻，且人才壮健，骑射精练。朕巡幸江南、浙江、盛京、乌喇等处阅兵，未有能及之者，深可嘉尚！"赍霁御用＜□橐处＞＜□革健＞、弓矢。

四十三年，授四川陕西总督。上以、山陕屡岁祲，欲于河南储粟备振，溯黄河挽运，虑三门砥柱水急，舟不得上，命博霁偕山、陕、河南巡抚会勘。寻合疏言："三门滩多水激，挽运险阻，仍以陆运为便。"从之。四十七年，卒，赐祭葬。

觉罗华显，满洲正红旗人。初授宗人府主事，迁户部理事官。康熙三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累迁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甘肃巡抚，未上官，调陕西。四十年，擢川陕总督。甘肃流民数千人就赈西安，华显与巡抚鄂海出俸为有司倡，集资计口授粮，并拨荒地为业，上幸西安阅兵，与博霁、鄂海同受赐。陕民困重敛，华显饬有司禁私征，屏绝馈遗，军民称颂。十二年，卒官，加太子太保，赠兵部尚书，谥文襄。祀陕西名宦。

蒋陈锡，字雨亭，江南常熟人。父伊，康熙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御史。疏陈民间疾苦，绘十二图以进。累官河南提学道副使，卒官。

陈锡，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陕西富平知县。岁饥，米斛直数千，发仓振济，不给，斥家资佐之，全活甚众。行取，擢礼部主事。监督海运仓，革粮艘篷席例银。迁员外郎。河道总督张鹏翮荐佐两淮河务。四十一年，授直录天津道，迁河南按察使，谳决平恕。豫省有老瓜贼为害行旅，陈锡廉得其巢穴，悉禽治之。

四十七年，迁山东布政使。未几，任巡抚。疏请缓征二十三州、县、卫被灾逋赋，广乡试解额，增给买补营马直，免累及所司。条陈海防三事，言战船当更番修葺，水手当召募熟谙水道之人，沿海村庄当举行团练，互相接应。并以御史陈汝咸条议海疆弭盗。疏请渔舟编甲，闽、粤乌船不许携炮械，得盗舟火药军器，必究所从来。部议悉从之。长芦巡盐御史希禄请增东省盐引，临清关请增设济宁等五洲县口岸，陈锡皆言其不便，并得请。

五十五年，擢云贵总督。禄观州土酋常应运诱沿江土夷攻卓干寨，陈锡檄师会剿，平之，拨兵弁驻守其地。石羊绪矿厂硐老山空，课额不足，疏请嗣后硐衰即止，勿制定额。镇元至省三十二驿，山路崎岖，驿夫苦累，下令非有符合，毋滥应夫马。都统武格、将军噶尔弼率师入西藏，以云南粮连艰难，欲自四川运粮济给。四川总督年羹尧奏言滇、蜀俱进兵，蜀粮不足兼供。乃命陈锡与巡抚甘国璧速运。五十九年，诏责其筹济不力误军机，与国璧并夺职。今自备资斧运米入藏。明年，卒

于途。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言陈锡在巡抚任，侵蚀捐谷羡余银二百余万，部议督追。弟廷锡入陈始末，诏减赏其半。子涟、泂。

涟、字檀人，进士，官编修，终太仆寺卿。

泂，字恺思。进士，历工部郎中，出为云南提学道。西陲用兵，命从军，授甘肃凉庄道。西徼多卜藏、玛嘉诸部与谢勒苏、额勒布两部逃人倚石门寺为巢，往来劫掠。泂料简精锐，会凉州镇官兵，分五路进剿，转战棋子山，歼贼之半。时罗卜藏丹津进逼西宁，复檄兵捍御，罗卜藏丹津遁走。大将军年羹尧上其功，迁山西按察使，进布政使。上嘉泂实心供职，免其父追偿。雍正十年，加侍郎衔，往肃州经理军营屯田。在事二年，辟镇番柳林湖田十三万亩，得粮三万石。筑河堤，扩二大渠，分浚支渠。并建仓储粮，公私饶裕。副都御史二格协理军需，劾泂侵帑误公，逮治论死。下狱追脏。总督查郎阿等交章雪其诬，泂已病卒。

刘荫枢，字乔南，陕西韩城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河南兰阳知县，有政声。行取，擢吏科给事中，以忧归，服阕，除刑科给事中。疏言：“廉吏必节俭。迩来居官竞尚侈靡，不特车马、衣服、饮食、器用，僭制逾等。抑且交结、奔走、馈送、夤缘、弃如泥沙，用如流水。俸不给则贷于人，玷官箴，伤国体。请敕申斥，以厉廉戒贪。”又疏言：“京师放债，六七当十。半年不偿，即行转票，以子为母。数年之间，累万盈千。是朝廷职官，竟为债主斯养。乞敕严立科条，照实贷银数三分起息。”并下部议行。寻调户科。三十六年，诏求直言，荫枢疏请肃纪纲，核名实，开言路，报可。

三十七年，外转江西赣南道。赣俗健讼，荫枢昼夜平决，征妄诉者，讼渐稀。将吏私征门税，荫枢令革之。米市有牙课，牙人藉以婪索。荫枢以其钱置田，征租代课，除民累。署按察使，忤总督阿山，以谳狱前后狱辞互异，劾罢。四十二年，圣祖西巡，荫枢迎驾潼关，上识之，召对称旨，复授云南按察使。四十五年，迁广东布政使。总督贝和诺称其清廉勤慎，士民爱戴，云南布政使缺员，请以荫枢调补，上从之。荫枢督浚昆明湖，筑六河岸闸。会夏旱，发粟平粜，祷于五华山，得雨，民大悦。

四十七年，擢贵州巡抚。贵州苗、仲杂处，号难治。荫枢至，绝馈遗，省徭役，务以安静为治。疏请广乡试解额，设南笼厅学，以振人文。先后请改石阡、丹川、西堡、宁谷、平州、大华诸土司，设流官。开驿道，自云南坡至蕉溪二千余里。又疏言贵州钱粮课税仅十余万，邻省岁协饷二十余万，稍愆期，军士悬额待饷。请豫拨二十万储布政使库。部议持不可，疏三上，诏特允之。其后红苗叛，饷赖以无绌。乌蒙、威宁两土司相仇杀，四川巡抚年羹尧遣吏勘问，土酋匿不出，疏闻，命四川、云、贵督抚按治，荫枢先至，遣使招谕，威宁土酋听命，乌蒙土酋亦自缚出就质，咸愿伏罪释仇，苗以无事。

五十四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诏备兵进讨。荫枢累疏请缓师，略云：“小丑不足烦大兵。愿皇上息怒，重内治，轻远略。”上责其妄奏，命驰驿赴军前周阅详议。荫枢抵巴里坤，上疏数千言，请屯兵哈密，以逸待劳。旋称病还甘肃，疏乞休，严旨谯让，仍令回巡抚任。荫枢疏报病愈，上斥荫枢：“令诣军前即称病，仿回任病顿愈，情伪显然。”命解任诣京师。部议阻挠军务，坐绞，上宥之，遣赴喀尔喀种地。年已八十二，居戍三年，释还，复故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世宗御极，召见，赐金归里。寻卒，年八十七。

音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为西安驻防兵。康熙十三年，副都统佛尼勒讨吴三桂将谭宏、吴之茂、王屏藩等，音泰隶麾下。师自汉中进克阳平朝天关，驻守梅岭关，贼夜劫营，音泰力御，中枪折齿，得上赏。明年，佛尼埒攻王辅臣秦州，临壕列围，贼突骑出犯，音泰射殪三人，贼骇遁。复进攻西和，屡败之茂等于盐关岐山堡。十七年，进攻四种，克保宁、叙州。叙功，授饶骑校，迁防御。

三十五年，署参领，从西安将军博霁会大将军费扬古征噶尔丹，出西路。五月，上亲征，出中路，至克鲁伦河。值积雨，运粮滞，贼预焚草地，我军纡道秣马。音泰言于博霁曰：“寺驾亲征，宜倍道前进。”乃急趋昭莫多，大军继进，噶尔丹败遁。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四十一年，迁佐领，四十二年，上巡西安，令官兵校射，音泰蒙赍与赐宴，寻授协领。

四十三年，擢西安副都统。四十四年，授西宁总兵官。上知其贫，诏陕西督抚助练兵犒赍之资。四十六年谕："音泰久居西陲，谙习兵事，外藩蒙古及内地军民交口称誉。"命擢甘肃提督。四十八年，授川陕总督。入觐，赏花羚及冠服、鞍马，并御书"揽辔澄清"榜赐之。四十九年，干伟番蛮罗都等掠宁番卫，戕冕山营游击周玉麟，命四川巡抚年羹尧偕提督岳升龙往剿。羹尧至，升龙已禽罗都等三人械送勘问。既定谳，遂先还。升龙偕建昌总兵郝宏勋至会盐招降，番蛮诸酋愿率众十万贡纳粮马。音泰请以降酋为土司，分领其众。因劾羹尧违旨先还，诏夺羹尧职，留任效力。未几，升龙以疾解任，羹尧知其曾假帑金，议率属捐俸代偿，音泰不从。羹尧遂入告，上允行，并谕音泰宜与巡抚和衷。寻褒其洁清不瞻徇，实心任事。会奉诏申禁游民越境，今严劾纵容官吏。邠州诸属拘系者四十余案，每案至数十人。音泰疏言诸人皆藉技营生，无不法状，应递解原籍编管。如纵出境，议处所司，上韙之。

以病疏乞休，上曰："朕前幸西安，知音泰义勇，荐擢至总督。宽严并用，军民无不感戴。朕甚爱惜之，可令在任调摄。"五十二年，复请，许解任还京师，给弟宅田亩，以旌其廉。并谕群臣曰："朕初用音泰，人不知其善，后乃称朕有知人之明也。"五十三年，卒，赐祭葬，谥清端。初授云骑尉世职，特命世袭罔替。

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历宗人府郎中，兼佐领。康熙三十二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命鄂海赴宁夏储备牲畜。陕西按察使员缺，上以命海，且谕之曰："初任外僚，每言洁其身以图报。及莅任，辄背其言。朕于数十从臣中简尔为按察使，尔当益励素行也。"三十七年，迁布政使。四十年，擢巡抚。

四十九年，授湖广总督。镇＜⿰氵旱＞边外红苗为乱，令总兵张谷贞等召苗目宣谕，毛都塘等五十二寨、盘塘等八十三寨、先后剃发归化，上嘉之。五十二年，移督川、陕。疏报甘肃洮、岷边外大山生番请归化，上以洮、岷边外无生番，或为蒙古属部，命详察。鄂海奏大山在洮州东南土司杨汝松界外，非蒙古属部，宜令汝松兼辖。复疏报四川会川营界外凉山番目阿木哨请归化，岁贡马，请给番目职衔，令辖所属番、民并从之。甘肃靖远、固原、会宁岁歉饥，民乏食，疏给口粮资本，抚辑流移。

五十七年，大将军贝子允禵等率师讨策妄阿喇布坦，驻兵西宁、甘州、庄浪诸处。鄂海请发西安库帑四十万，并拨、平凉、巩昌、宁夏仓谷十万，充饷。以陕西葭州、甘肃宁夏等二十八处转输军需，请豁丁粮，纾民力。五十八年，复请豁甘肃逋欠钱粮草束，俾民得尽力输纳本年粮草以佐军，户部格不行，特旨允之。六十年，诏解任专治粮饷，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之。未几，命往吐鲁番种地效力。雍正元年，予原品休致，效力如故。寻卒。

卫既齐，字伯严，山西猗氏人。父绍芳，字犹箴，顺治三年进士，授河南尉氏知县。兵后修复城郭、学校，勤劝课，广积储，禁暴戢奸，尉氏民颂焉。行取兵部主事，累迁贵州提学道佥事、浙江巡海道副使。

既齐，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讲学志当世之务，上疏言时事，语戇直。会遭祖母丧，假归。居久之，诣京师补官。上命以封品调外，授直隶霸州州判。既齐召民之秀良者曹试而教诲之，俾各有所成就。民贷于旗丁，子钱过倍，横索无已。既齐力禁戢之，无敢逞。迭署固安、永清、平谷知县，所至辄有惠政。巡抚于成龙疏荐，会既齐以母忧去，继复遭父丧。一日，上御门，举既齐咨于九卿，佥曰贤，命复授检讨。二十七年，服阕，诣京师补官。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超擢山东布政使。既齐感激，益自奋勉为清廉、令府县输欵封还平余。门悬钲，吏民白事得自通。建历山书院，仿经义、治事之例，设奎、壁二斋课士。护巡抚印者再。清庶狱，结八十余案，株累数百人尽释去。在官三年，有声绩。三十年，授顺天府尹，疏请按行所部，黜陟属吏贤不肖。上以为无益，不许。寻擢副都御史，闻山、陕蝗见，平阳以南尤甚，疏请赈恤，上责其悬揣。

旋授贵州巡抚。绍芳为提学，士民祠焉。既齐至贵州，谒父祠受事。黎平知府张溆、副将侯奇嵩报古州高洞苗金涛匿罪人杀吏，请发兵进剿，既齐疏闻，即遣兵捕治。溆、奇嵩复报兵至暂苗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既齐复以闻。旋察知溆、奇嵩妄报，疏实陈，请夺溆、奇嵩官勘治。上责既齐轻

率虚妄，遣尚书库勒纳、内阁学士温保往按。旋命逮既齐到京师，上令九卿诘责。既齐引罪请死，九卿议当斩，上命贷之，遣戍黑龙江。明年，赦还。家居，立社课士，斥家资供膏火。三十八年，上命承修永定河工。三十九年，又命督培高家堰，卒工次。

论曰：康熙中叶后，天下乂安，封疆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若石琳改赋役，徐潮革火耗，博霁、华显、音泰整饬武备，安不忘危，皆能举其职者。刘荫枢志在休民，未知应兵之不容已，蒋陈锡、鄂海又以督饷稽迟蒙谴，卫既齐遭际殊异，而不获以功名终，其治行皆有可称，膏泽及于民，无深浅远近，要为不沫矣。

清史稿卷二七七　列传第六四

于成龙孙准彭鹏　陈瑄

陈鹏年　施世纶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人。明崇祯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谒选，授广西罗城知县，年四十五矣。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瑶、僮犷悍，初隶版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成龙到官，召吏民拊循之，申明保甲。盗发即时捕治，请于上官，谳实即处决，民安其居。邻瑶岁来杀掠，成龙集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誓不敢犯罗山境。民益得尽力耕耘，居罗山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牒上官请宽徭役，疏龌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凡所当兴罢者，次弟兴行，县大治。总督庐兴祖等荐卓异。

康熙六年，迁四川合州知州。四川大乱后。州中遗民裁百余，正赋仅十五两，而供役繁重。成龙请革宿弊，招民垦田，贷以牛种，期月户增至千。迁湖广黄冈同知，驻岐亭。岐亭故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成龙抚其渠彭百龄，贳罪，令捕盗自赎。尝察知盗所在，伪为丐者，入其巢，与杂处十余日，尽得其平时行劫状。乃出呼役械诸盗，具狱辞，骈缚坑之，他盗皆还窜。常微行村堡，周访闾里情伪，遇盗及他疑狱，辄踪迹得之，民惊服。巡抚张朝珍举卓异。

康熙十三年，署武昌知府。吴三桂犯湖南，师方攻岳州，檄成龙造浮桥济师，甫成，山水发，桥圮，坐夺官。三桂散伪札遍湖北州县，麻城、大冶、黄冈、黄安诸盗，皆倚山结寨应三桂。妖人黄金龙匿兴宁山中，谋内乱。刘君子孚者，尝为成龙役，善捕盗，亦得三桂札与金龙等结大盗周铁爪，据曹家河以叛。朝珍以成龙旧治得民心，檄往招抚。成龙诇知君孚虽反，众未合，犹豫持两端。兼程趋贼寨，距十里许止宿，榜示自首者免罪，来者日千计，皆贷之。先遣乡约谕君孚，降者待以不死。乃策黑羸往，从者二，张盖鸣钲，迳入贼舍。呼君孚出见，叩头受抚，降其众数千，分立区保，籍其勇力者，督令进讨。金龙走纸棚河，与其渠邹君申往保山寨，成龙禽斩之。朝珍以闻，请复官，即擢黄州知府，上允之。

诸盗何士荣反永宁乡，陈鼎业反阳逻，刘启业反石陂，周铁爪、鲍世庸反泉畈，各有众数千，号东山贼，遥与湖口、宁州诸盗合，将趋黄州。时诸镇兵皆从师徇湖南，州中吏民裁数百，议退保麻城。成龙曰："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于此。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誓死不去。遂集乡勇得二千人，遣黄冈知县李经政攻阳逻，得鼎业，诛之。士荣率贼数犯，自牧马崖分两路来犯。成龙遣千总罗登云以千人当东路，而自当西路。令千总吴之兰攻左，武举张尚圣攻右，成龙力冲其中坚。战合，之兰中枪死，师少却。成龙策马冒矢石径前，顾千总李茂升曰："我死，汝归报巡抚！"茂升战甚力，尚圣自右出贼后，贼大败，生致士荣，槛送朝珍，遂进克泉畈。凡二十四日，东山贼悉平。十五年，岁馑，论言复起。成龙修治赤壁亭榭，日与僚吏燠咏其中，民心大定。会丁继母忧，总督蔡毓荣奏请夺情视事。十六年，增设江防道，驻黄州，即以命成龙。

十七年，迁福建按察使。时郑成功迭犯泉、漳诸郡，民以通海获罪，株连数千人，狱成，当骈戮。成龙白康亲王杰书，言所连引多平民，宜省释。王素重成龙，悉从其请。遇疑狱辄令讯鞫。判决明允，狱无淹滞。军中多掠良民子女没为奴婢，成龙集资赎归之。巡抚吴兴祚疏荐廉能第一，迁布政使。师驻福建，月征莝夫数万，累民，成龙白王罢之。

十九年，擢直隶巡抚，莅任，戒州县私加火耗馈遗上官。既行，道府劾州县，州县即讦道府不

得馈遗挟嫌，疏请严定处分，下部议行。宣化所属东西二城与怀安、蔚州二卫旧有水冲沙压地千八百顷，前政金世德请除粮，未行，为民累。成龙复疏请，从之。又以其地夏秋屡被灾，请治赈。别疏劾青县知县赵履谦贪墨，论如律。二十八年，入觐，召对，上褒为“清官第一”，因问剿持黄州土贼状，成龙对：“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问：“属吏中亦有清廉否？”成龙以知县谢锡袞，同知何如玉、罗京对。复谕劾赵履谦甚当，成龙奏：“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上曰：“为政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尚。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旃！”旋赐帑金千、亲乘良马一，制诗褒宠，并命户部遣官助成龙赈济宣化等处饥民。成龙复疏请缓真定府属五县房租，并全蠲霸州本年钱粮，均报可。是年冬，乞假丧母，优诏许之。

未几，迁江南江西总督。成龙先后疏荐直隶守道董秉忠、阜城知县王燮、南路通判陈天栋。濒行，复荐通州知州于成龙等，会江宁知府缺，命即以通州知州于成龙擢补。成龙至江南，进属吏诰诫之。革加派，剔积弊，治事尝至达旦。好微行，察知民间疾苦、属吏贤不肖。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疏食自给。江南俗侈丽，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为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猾率家远避。居数月，政化大行。势家惧其不利，构蜚语。明珠秉政，尤与忤。二十二年，副都御史马世济督造漕船还京，劾成龙年衰，为中军副将田万侯所欺蔽。命成龙回奏，成龙引咎乞严谴，诏留任，万侯降调。二十三年，江苏巡抚余国柱入为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迁湖广总督，命成龙兼摄两巡抚事。未几，卒于官。

成龙历官未尝携家属，卒时，将军、都统及僚吏入视，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民罢市聚哭，家绘象祀之。赐祭葬，谥清端。内阁学士锡住勘海疆还，上询成龙在官状，锡住奏甚清廉，但因轻信，或为属员欺罔。上曰：“于成龙督江南，或言其变更素行，及卒后，始知其始终廉洁，为百姓所称。殆因素性鲠直，不肖挟仇谗害，造为此言耳。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是年冬，上南巡至江宁，谕知府于成龙曰：“尔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为不负。”又谕大学士等曰：“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荫一子人监，复制诗褒之。雍正中，祀贤良祠。

孙淮，字子绳。自荫生授山东临清知州，有清操。举卓异，入为刑部员外郎，迁户部郎中。出为江南驿盐道，再迁浙江按察使，居成龙丧归，起四川布政使。康熙四十三年，授贵州巡抚。饬州县立义学，令土司子弟及苗民俊秀者悉入肄业，送督学考试。调江苏，岁饥，请发帑振济上元等十五县及太仓、镇海二卫。滨江海田亩被潮汐冲击，多坍没，疏请豁免钱粮，诏允行。以布政使宜思恭为总督噶礼所劾，淮坐失察，罢归。雍正三年，复职衔。寻卒。

彭鹏，字奋斯，福建莆田人。幼慧，有与其父仇，欲杀鹏，走匿得免。顺治十七年，举乡试。耿精忠叛，迫就伪职，鹏阳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不从。事平，谒选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三河当冲要，旗民杂居，号难治。鹏拊循惩劝，不畏强御。有妄称御前放鹰者，至县索饩牵，鹏察其诈，絷而鞭之。治狱，摘发如神。邻县有疑狱，檄鹏往鞫，辄白其冤。二十七年，圣祖巡畿甸，召问鹏居官及拒精忠伪命状，赐帑金三百，谕曰：“知尔清正不受民钱，以此养尔廉，胜民间数万多矣！”寻顺天府尹三礼劾鹏匿报控案，命巡抚于成龙察之。成龙奏：“鹏讯无左验，方缉凶，非不报也。”吏议夺官，诏镌级留任。嗣以缉盗不获，累被议，积至降十三级，俱从宽留任。

二十九年，诏举廉能吏，用尚书李天馥荐，鹏与邵嗣尧、陆陇其、赵苍璧并行取，擢为科道。寻乞假归，明年，即家起工科给事中。三十二年，陕西西安、凤翔，山西平阳灾，发帑振之。又命运河南米十万石畀陕西散饥民。鹏疏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有司不恤民状，语甚切，下所司，并令鹏指实以闻。鹏因奏泾阳知县刘桂刻扣籽粒，猗氏知县李澍杖杀灾民，磁州知州陈成郊滥派运价，夏邑知县尚崇震派银包运，南阳知府朱璘暧昧分肥，并及闻喜、夏县匿灾不报状。诏三省巡抚察审，事不皆实，鹏例当谴，上贳之。

三十二年，疏劾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李仙湄闱墨删改过多，杨文铎文谬妄，给事中马士芳磨勘通贿。下九卿等察议，以鹏奏涉虚，因摘疏语有“臣言如妄，请劈臣头，半悬国门，半悬顺天府学，”以为狂妄不敬，应夺官。命鹏回奏，鹏疏言：会议诸臣，徇试官徐倬、彭殿元欺饰，反以臣为妄，

乞赐罪斥。”上不问，而予倬、殿元休致。

三十三年，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遭母丧，上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鹏劾光地贪恋禄位，不请终制，应将光地解任，留京守制，上从之。会廷臣集议，鹏追论杨文铎文谬妄，与廷臣忿争，事闻，命解职，以原品效力江南河工。三十六年，召授刑科给事中。三十七年，出为贵州按察使。

三十八年，擢广西巡抚。湖广总督郭琇请除学政积弊，给事中慕琛、满晋，御史郑惟孜等亦疏列顺天乡试事。上以李光地、张鹏翮、郭琇与鹏俱清廉，命各抒所见。鹏疏言：“琇请严督抚处分，学政贪赃，提问督抚，需索陋规，视贪赃治罪，久有定例，请敕榜示律条。维孜请令各省监生回籍乡试，九卿虑成均空虚，应责成祭酒司业，就坐监读书者讲习考课，各省学政择诸生有文行者送入成均何虑空虚！琛、晋请察对坐号以防换卷，臣谓换卷多在入门暗约出号交卷时，请严稽于此。”又言：“文官子弟请皇上亲试，臣谓当另立考场，去取听睿裁。”与光地等疏皆下九卿详议。互详光地等传。时河南巡抚徐潮之任，上谕曰：“尔能如李光地、张鹏翮、郭琇、彭鹏，不但为令之名臣，亦足重于后世矣。”鹏在官省刑布德，减税轻徭。广西旧供鱼胶、铁叶，非其土物，赴广东采运，鹏疏请免之。

寻移抚广东，濒行，疏言：“广西州县借端私派，名曰均平。臣到任，劾罢贺县、荔浦、怀集、武缘诸贪吏。前此诸州县大者派至三千两，其次一二千两。不肖官吏，往往先征均平而后正课，甚者均平入已，遇事复行苛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于火耗。且均平所入，费于公者十之二三，费于馈遗者十之六七。欲去旧弊、苏民困，必先养州县之廉。请于征粮之内，明加火耗一分。其余陋规，概行禁止。”疏入，下部议，谓火耗不可行，但严禁加派。广西旧未设武科，鹏奏请行之。时与萧与澡互调，上勉永藻效鹏，又谕大学士曰：“彭鹏人才壮健，前知三河，闻有贼，即佩刀乘马驰捕，朕所知也。”御名王度昭劾鹏在广西知布政使教化新亏帑，不即纠举。迨离任始奏闻，又掩护其半。广西粮道张天觉改征兵米浮销九十余万，部勒追完，而鹏反以天觉署布政使。兵米之案。必由藩司审详，是直以天觉察天觉也。命鹏回奏，鹏疏辨，并讦度昭。上以其辞仇激，降旨严饬。

广东因借兵饷，改额赋征银为征米，较估报时值浮多，户部屡饬追完。鹏至官，是年岁稔米价低，以米计银少七万三千有奇，疏请令经管各官扣追存库，并议嗣后额赋仍依原则征银，采购兵米。其按年应追完之银，实因丰歉不同，米价无定，乞免重追，诏允行。鹏视事勤敏，遇墨吏纠劾无少徇。岁旱，步祷日中，诣狱虑囚，开仓平粜，旋得雨，民大称颂。四十三年，卒官，年六十八，上深悼惜，称其勤劳，赐祭葬。寻祀广东名宦。

陈瑸，字眉川，广东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古田知县。古田多山，丁田淆错，赋役轻重不均，民逋逃迁徙，黠者去为盗。瑸请平赋役，民以苏息。调台湾，台湾初隶版图，民骁悍不驯。瑸兴学广教，在县五年，民知礼让。四十二年，行取，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出为四川提学道佥事。清介公慎，杜绝苞苴。上以四川官吏加派万民，诏戒饬，特称瑸廉。未几，用福建巡抚张伯行荐，调台湾夏门道。新学宫建朱子祠于学右，以正学万俗，镇以廉静，番、民帖然。在官应得公使钱，悉屏不取。

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抚。莅任，劾湘潭知县王爱溱纵役累民，长沙知府薛琳声徇庇不纠劾，降黜有差。寻条奏禁加耗，除酷刑，粜积谷，置社仓，崇节俭，禁馈送，先起运，兴书院，饬武备，停开采，凡十事。诏嘉勉，谕以躬行实践，勿骛虚名。旋入觐，奏言：“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此退，上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寻调抚福建，上谕廷臣曰：“朕见瑸，察其举止言论，实为清官。瑸生长海滨，非世家大族，无门生故旧，而天下皆称其清。非有实行，岂能如此？国家得此等人，实为祥瑞。宜加优异，以厉清操。”陛辞，上问：“福建有加耗否？”瑸奏：“台湾三县无之。”上曰：“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又曰：“清官诚善，惟以清而不刻为尚。”瑸为治，举大纲，不尚烦苛。修建考亭书院及建阳、尤溪朱子祠，疏请御书榜额，并允之。复疏言：“防海贼与山贼异，山贼啸聚有所，而海贼则出没靡常。台湾、金、夏防海贼，又与沿海边境不同，沿海边境患在突犯内境，而台、夏患在剽掠海中。欲防台、夏海贼，当令提标及台、澎水师定期会哨，以交旗为验。商船出海，

令台、夏两汛拨哨船护送。又令商船连环具结，遇贼首尾相救，不救以通同行劫论罪。”下部议，以为繁琐，上韪其言，命九卿再议，允行。

是年冬，兼摄闽浙总督。奉命巡海，自赍行粮，屏绝供亿。捐谷应交巡抚公费，奉请充饷。上曰：“督抚有以公费请充饷者，朕皆未之允。盖恐准令充饷，即同正项钱粮，不肖者又于此外婪取，重为民累。”令瑸遇本省需款拨用。瑸又请以司库余平赏赍兵役，命遵前旨。广东雷州东洋塘堤岸，海潮冲激，侵捐民田，瑸奏请修筑，即移所贮公项及俸钱助工费。堤岸自是永固，乡人蒙其利。五十七年，以病乞休，诏慰留之。未几，卒于官。遗疏以所贮公项余银一万三千有奇充西师之费。命以一万佐瑸，余给其子为葬具。寻谕大学十曰：“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谥清端。

瑸服御俭素，自奉惟草具粗粝。居止皆于厅事，昧爽治事，夜分始休。在福建置学田，增书院学舍，聘主讲，人文日盛。雍正中，入祀贤良祠。乾隆初，赐其录子良举人。子恭员外郎，官至知府。

陈鹏年，字沧洲，湖广湘潭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当兵后，户口流亡，豪强率占田自殖。鹏年履亩按验，复业者数千户。烈妇徐冤死十年，鹏年雪其枉，得罪人置诸法。禁溺女，民感之，女欲弃复育者，皆以陈为姓。河道总督张鹏翮荐调赴江南河工，授江南山阳知县，迁海州知州。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以山东饥，诏截漕四万石，令鹏翮选贤干吏运兖州分振，以鹏年董其事，全活数万人。上回銮，如见济宁舟次，赋诗称旨，赐御书。

寻擢江宁知府。四十四年，上复南巡，总督阿山召属吏议增地丁耗羡为巡幸供亿，鹏年力持不可，事得寝。阿山嗛之，令主办龙潭行宫，侍从征馈遗，悉勿应，忌者中以蜚语。会致仕大学士张英入对，上问江南廉吏，举鹏年。复询居官状，英言：“吏畏威而不怨，民怀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上意乃释。幸京口阅水师，先一日，阿山檄鹏年于江干叠石为步，江流急，施工困难，胥徒惶遽。鹏年率士民亲运土石，诘旦工成。顾阿山憾不已，疏劾鹏年受盐、典各商年规，侵蚀龙江关税银，又无故枷责关役，坐夺职，系江宁狱。命桑额、张鹏翮与阿山会鞫，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余建旛将叩阍。鹏年尝就南市楼故址建乡约讲堂，月朔宣讲圣谕，并为之榜曰“天语丁宁”。南市楼者故狭邪地也，因坐以大不敬，论大辟。上与大学士李光地论阿山居官，光地言阿山任事廉干，独劾陈鹏年犯清议，上颔之。谳上，鹏年坐夺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

四十七年，复出为苏州知府。禁革奢俗，清滞狱，听断称神。值岁饥，疫甚，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四十八年，署布政使。巡抚张伯行雅重鹏年，事无巨细，倚以裁决。总督噶礼与伯行忤，并忌鹏年。已，劾布政使宜思恭、粮道贾朴，因坐鹏年核报不实，吏议夺官，遣戍黑龙江，上宽之，命仍来京修书。噶礼复密奏鹏年虎丘诗，以为怨望，欲文致其罪，上不报。俄，噶礼与伯行互讦，屡遣大臣按治，议夺伯行职。上以伯行清廉，命九卿改议，并谕曰：“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引。朕岂受若辈欺？”耶因出其诗畀阁臣共阅。五十六年，出署霸昌道，仍回京修书。

六十年，命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河南运河，时河决武涉县马营口，自长垣直注张秋，命河督赵世显塞之。议久不决，鹏年疏言：“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大溜直趋溢口，宜于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更于决口稍东亦开引河，引溜仍归正河，乃可堵筑。”

奏入称旨。世显罢，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鹏年谓：“地势低洼，虽有引河，流不能畅。惟有分疏上下，杀其悍怒。请于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使水东南行，入荥泽正河，然后堤工可成。”诏如议行。先是，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难以程工。副都御史牛纽奉命阅河，奏于上流秦家厂堵筑，工甫竟，而南坝心旋决一百二十余丈，入马营东下。鹏年与巡抚杨宗义谋合之。既，北坝尾复溃百余丈，鹏年乃建此议。世宗即位，命真除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至是以次合龙而马营口尚未塞，鹏年止宿河堰寝食俱发，寝羸惫。雍正元年，疾笃遣御医诊视。寻卒，上闻谕曰：“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褒锡甚至。赐帑金二千，锡其母封诰视一品例荫子，谥恪勤。祀河南、江宁名宦。

子树芝、树萱，圣祖时，以诸生召见，令随鹏年校书内廷。树芝官至平越知府，树萱官至户部侍郎。

施世纶，字文贤，汉军镶黄旗人，琅仲子。康熙二十四年，以荫生授江南泰州知州。世纶廉惠勤民，州大治。二十七年，淮安被水，上遣使督堤工，从者数十辈，驿骚扰民，世纶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北兵变，官兵赴援出州境，世纶具刍粮，而使吏人执梃列而待，兵有扰民，立捕治，兵皆敛手去。二十八年，以承修京口沙船迟误，部议降调。总督傅腊塔疏陈世纶清廉公直，上允留任。擢扬州知府。扬州民好游荡，世纶力禁之，俗为变。三十年八月，海潮骤涨，泰州范公堤圮，世纶请捐修。三十二年，移江宁知府。三十五年，琅卒，总督范成勋疏以世纶舆情爱戴，请在任守制。御史胡德迈疏论，世纶乃得去官，复居母丧。岁余，授苏州知府，仍请终制，辞不赴。三十八年，既终制，授江南徐淮道。

四十年，湖南按察使员缺，九卿举世纶，大学士伊桑阿入奏，圣祖谕曰："朕深知世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可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是岁授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赋丁银有徭费，漕米有京费。世纶至，尽革徭费，减京费四之一，民立石颂之。四十三年，移安徽布政使。

四十四年，迁太仆寺卿。四十五年，坐湖南任内失察营兵掠当铺，罢职。三月，授顺天府府尹，疏请禁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霸占货物、流娼歌舞饮宴，饬部议，定为令。四十八年，授左副御史，兼管府尹事。四十九年，迁户部侍郎，督理钱法，寻调总督仓场。五十四年，授云南巡抚，未行，调漕运总督。世纶察运漕积弊，革羡金，劾贪弁，除蠹役，以严明为治。岁督漕船，应限全完，无稍愆误。

时西陲用兵，转输馈运，自河南达陕西。陕西旱饥，五十九年，上命世纶诣陕西佐总督鄂海督军饷，并令道中勘河南府至西安黄河挽运路径，并察陕西见存谷石数目陈奏。世纶乃溯河西上，疏言："河南府孟津县至陕西太阳渡，大小数十余滩，纤道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渑池以下，舟下水可载粮三百余石，上水载及其半，渑池以上，河流高迅，仅可数十石。自砥柱至神门无纤道，惟路旁石往往有方眼，又有石鼻，从前挽运，其迹犹存。自陕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稳，俱有挽运路径。谨绘图以闻。"又言："河南府至陕州三门，今乃无舟。请自太阳渡以下改车运，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马头舟行为便。党家马头入仓复改车运，谷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两有奇。但运谷二十万，止得米十万。请令河南以二谷易一米，则运价可省其半。若虑米难久贮，请照例出陈易新。"奏入，上念陕西灾，发帑金五十万，并令酌发常平仓谷。又以地方官吏大半在军前，令选部院司官诣陕西，命世纶总其事。世纶令分十二路察贫民，按口分给，远近皆遍。六十年春，得雨，灾渐澹。上命世纶还理漕事。六十一年四月，以病乞休，温旨慰留，令其子廷祥驰驿省视。五月，卒。遗疏请随父琅葬福建，上允之，诏奖其清慎勤劳，予祭葬。

世纶当官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民号曰："青天"。在江宁以忧归，民乞留者逾万。既不得请，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号一文亭。官府尹，步军统领托合齐方贵幸，出必拥驺从。世纶与相值，拱立道旁俟。托合齐下舆惊问，世纶抗声曰："国制，诸王始具驺从。吾以为诸王至，拱立以俟，不意为汝也！"将疏劾，托合齐谢之乃已。赈陕西，陕西积储多虚耗，将疏劾。鄂海以廷祥知会宁，语微及之，世纶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顾，何有于子？"卒疏言之。鄂海坐罢去。

论曰：于成龙秉刚正之性，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彭鹏拒伪命，立身不苟，在官亦以正直称。陈瑸起自海滨，一介不取，行能践言。陈鹏年、施世纶廉明爱人，不畏强御。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节闻于时，成龙、世纶名尤盛，闾巷诵其绩，久而弗渝。康熙间吏治清明，廉吏接踵起，圣祖所以保全诸臣，其效大矣。

清史稿卷二七八　列传第六五

慕天颜，字拱极，甘肃静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迁广西南宁同知，再迁福

建兴化知府。康熙九年，擢湖广上荆南道。总督刘兆麒疏言天颜习边海诸事，请调福建兴泉道。寻擢江苏布政使。十二年，丧母。总督麻勒吉、巡抚玛祜疏言："天颜廉明勤敏，清积年逋赋，厘剔挪移，事未竟，请令在官守制。"十三年，入觐，疏言："江南田地钱粮有隐占、诡寄诸弊，臣饬州县通计田额，均分里甲。又因科则不等，立征收截票之法，每户实征钱粮分十限，于开征日给限票，依限完纳截票。逾限未截，按数追比，吏不能欺民。"下部，著为令。

十五年，擢江宁巡抚。疏进钱粮交代册，上嘉其清晰，命布政使交代当以此为式。寻以节减驿站钱粮，加兵部侍郎。师征吴三桂，大将军贝勒尚善请造船济师，下天颜督造送岳州。叙劳，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仍兼右副都御史。时诸道兵应征，发舳舻蔽江，夫役牵挽，动以千万计。天颜疏言："纤夫募诸民间，夫给银一钱。民争逃匿，计里均派，先期拘集，饥寒踣顿。及兵既到，计船给夫，兵与船户横索财物，鞭挞死伤。臣拟军赴前敌，仍给纤夫，其凯旋还京，并各省调遣归标官兵，每船应夫若干，以其直给船户，令雇水手。"上从之，命下直省，著为令。

江南水道交错，天颜为布政使时，请于巡抚玛祜，浚吴淞江、刘河淤道。十九年，江南困霪雨，疏言："附近吴淞江、刘河诸州县水道通畅，旋溢旋消。宜兴、常熟、武进、江荫、金坛诸县水无出路，或要口湮塞，致积雨成壑。常熟白茆港为长洲、昆山、无锡诸水出海要道，武进孟渎河为丹阳、宜兴、金坛诸水归江要道，请动帑疏浚。"上从之。于是浚白茆港四十三里达海，孟渎河四十八里达江，皆建闸以时启闭，费帑九万有奇。又尝疏请减浮粮，除版荒、坍没公占田地，部议坍没许豁除，版荒令覆勘。二十年，疏请募民垦版荒，六年后起科。

扬州知府高德贵亏帑数万，既劾罢，旋卒。天颜疏销草豆价，户部核减七千有奇，天颜檄追德贵家属。京口防御高腾龙，德贵族也，与参领马崇骏以天颜奏销浮昌讦于将军杨凤翔，凤翔格不行。总督阿席熙劾崇骏、腾龙婪取，上遣郎中图尔宸、钟有德会天颜勘治。崇骏、腾龙叩阍讼天颜奏销浮昌，恶其讦告构罪状，唆总督劾奏。上命图尔宸、钟有德具狱，崇骏、腾龙婪取罪至死，天颜以草豆价户部核减诿罪德贵，当左迁。得旨，如议。

天颜将去官，疏列成劳，且言："夙夜冰兢精白，不意遭诬讦，蒙鉴宥不加严谴。"上以天颜未闻有廉名，乃自言"冰兢精白"，非是，命严饬。二十三年，起湖北巡抚，复谕之曰："尔前为巡抚，未能洁己率属。今宜痛改前非，廉谨自持，以副任使。"旋移贵州。

二十六年，授漕运总督，疏言："京口至瓜洲，漕船往来，风涛最险。请仿民间渡生船，官设十船，导引护防。"部议非例，不允。上曰："朕南巡见京口、瓜洲往来人众，备船过渡，有益于民。其如所请行。"天颜疏陈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漕项银米请恩贳，上命尽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积逋。江南扬州、淮安所属运河东濒海诸州县地卑下，谓之下河，频岁被水。上先用汤斌议，遣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河道总督靳辅议起翟家坝讫高家堰筑重堤，束堤堰溢出之水北出清口。谓疏浚无益。天颜仍主疏浚，并修筑高家堰，与不协。上遣尚书佛伦、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会勘，佛伦等主用辅议天颜、在丰议与辅异。天颜密疏力争，辅疏劾天颜与在丰有连，欲在丰建功，故坚阻上游筑堤。下部议，夺天颜职，而辅亦为御史郭琇、陆祖修，给事中刘楷交章劾罢初。辅请于仲家庄建闸，引骆马湖水，别凿中河，俾漕船避黄河之险，天颜亦议为无益。上命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视，还奏天颜令漕船毋入中河，上以责天颜，逮下狱。天颜反覆申辨，副都御史噶尔图举天颜诉辞先后互异，坐奏事上书不以实论罪，上追录天颜造舟济师，特宽之。三十五年，卒。

天颜历官有惠绩，尝疏请有司亏帑虽逾限，于发遣前清偿，仍贯其罪。狱囚因逸犯株连，待质已三年者，于秋审时开释。狱囚无亲属馈食，月给米三斗，皆恤下之政。在江南，兴水利，蠲积逋，而请免纤夫，苏一时之困，江南民尤颂之。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于舆论，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言："天颜劾陇其，称其操守绝一尘，德有余而才不足。今之有司，惟操守为难，既知之矣，何不留以长养百姓？请严饬诸督抚大破积习，勿使廉吏灰心，贪风日长。"会诏举清廉，象枢遂以陇其应，语具《陇其传》。

阿山，伊拉哩氏，满洲镶蓝旗人。初自吏部笔帖式历刑部主事、户部员外郎。康熙十八年，授翰林院侍讲，七迁至户部侍郎。三十年，命治赈西安、凤翔二府，明年还京。上闻流民有至襄阳者，

以问阿山。阿山言正月已得雪，民无流亡。上曰：“正月虽雪，二三月雨不时，麦收未可望。流民至襄阳甚多，汝未之知耳。”坐奉使不尽心，左授郎中。三十三年，擢左副都御史。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阿山从。授阿密达为将军，逐噶尔丹，阿山为参赞。师还，授盛京礼部侍郎。三十六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三十九年，授江南江西总督。安徽布政使张四教以忧去官，巡抚高永爵劾四教擅动库帑，下阿山察奏。阿山言四教动库帑为公用，请免议，上复命具实状以闻。阿山乃言：“三十八年上南巡，四教发库帑十一万供办，议今各官扣俸抵补。各官皆自承，臣不敢隐。”上责阿山徇情沽誉，命漕运总督桑额鞫四教，论如律。阿山当夺职，上宽之，命留任。

四十三年，阿山劾江西巡抚张志栋大计不公，志栋及布政使李兴祖、按察使刘廷玑、道员韩象起等皆夺职。阿山又言大计志栋主之，请复兴祖等官。给事中许志进劾阿山恩威自擅，阿山疏辨，且诋志进为淮安漕标营卒子。素行不端，为志栋报复。志进亦追论阿山庇张四教，并收属吏贿赂，盗仓谷不问，贪淫恶迹，纵妾父生事。疏并下部议，部议皆夺职。上复宽阿山，命留任如故。四十四年，疏劾江宁知府陈鹏年贪酷，并以妓楼改建堂，渎圣谕，大不敬。命会桑额及河道总督张鹏翮集谳，坐鹏年罪至斩，上特命来京，事具《鹏年传》。

阿山与桑额，鹏翮议自泗州开河筑堤，引淮水至黄家堰，入张福口，会出清口，是为溜淮套，疏请上临视。四十五年，授刑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南巡，临视溜淮套，谕曰：“阿山等奏溜淮套别开一河，分泄淮水，绘图进呈。朕策骑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虽成河，不能直达清口，与所进图不同。且所立标竿多在民冢上，朕何忍发此无限枯骨耶？”命鹏翮罢其事。下九卿议，阿山及桑额、鹏翮皆夺职。上以阿山主其议，命但坐阿山，遂夺职。五十一年，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以亏帑坐谴，因列诉总督噶礼等频向需索，阿山亦受节馈，下部议，上以阿山老，宽之。五十二年，万寿，复原品。逾年，卒。

阿山故精察，上尝问大学士李光地：“阿山在官何若？”光地奏：“臣尝与同僚，廉干，果于任事。其失民心，独劾陈鹏年一事耳。”上颔之。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哩四世孙也。自荫生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康熙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次克鲁伦河。噶礼从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兵粮，首达行在，召对，当上意。寻擢盛京户部理事官。岁余三迁，授内阁学士。三十八年，授山西巡抚。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会潞安知府缺员，噶礼疏荐霍州知州李绍祖，绍祖使酒自刎，噶礼匿不以奏。上闻之，下九卿议罪，拟夺噶礼职，上宽之。御史刘若鼎疏论噶礼贪，得赃无虑数十万，太原知府赵凤诏为其腹心，专用酷刑以济贪壑事。下噶礼复奏，得辨释。

平遥民郭明奇等以噶礼庇贪婪知县王绶，走京师诣巡城御史袁桥列诉。桥疏闻，并言：“噶礼通省钱粮加火耗十之二，分补大同、临汾等县亏帑，余并以入己，得四十余万。指修解州祠宇，用巡抚印簿勒捐。令家伶赴平阳、汾州、潞安三府追富民馈遗。又以讼得临汾、介休富民亢时鼎、梁湄金。纵汾州同知马遴，庇洪洞知县杜连登，皆贪吏。隐平定雹灾。”凡七事。上命噶礼复奏，山西学政邹士璁代太原士民疏留噶礼。御史蔡珍疏劾士璁“职在衡文，乃与巡抚朋比。且袁桥疏得旨二日后，太原士民即具呈，显为诬伪。噶礼与士璁同城，委为不知，是昏愦也。知而不阻，是幸恩也。请并敕部议处。”寻噶礼复奏，以明奇等屡坐事走京师诬告，并辨桥、珍所言皆无据。下九卿察奏，明奇等下刑部治罪，桥、珍坐诬谴罢。

四十八年，迁户部侍郎，旋擢江南江西总督。噶礼至江南，益恣肆，累疏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皆坐罢。知府陈鹏年初为总督阿山劾罢，上复命守勤苏州。及宜思恭罢，署布政使。鹏年素伉直，忤噶礼。噶礼续劾宜思恭亏帑，又论粮道贾朴建关开河皆有所侵蚀，遂及鹏年核报不实，鹏年复坐罢。噶礼复密疏鹏年虎丘诗怨望，上不为动。

巡抚张伯行有廉声，至则又与噶礼忤。五十年，伯行疏言本科江南乡试取士不协舆论，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亦检举同考官知县王曰俞、方名所荐士有不通文字者。上命尚书张鹏翮如扬州会噶礼及伯行察审。鹏翮至，会谳，既得副考官编修赵晋及曰俞、名诸交通状，伯行欲穷其狱。噶礼盛

怒，刑证人，遂罢谳。伯行乃劾噶礼，谓舆论盛传总督与监临提调交通鬻举人。及事发，又传总督索银五十万，许不竟其事，请敕解任就谳。噶礼亦劾伯行，谓："方会谳时，臣正鞫囚，伯行谓臣言不当，臣恐争论失体，缄口结舌。伯行遂荫谋诬陷，以鬻举人得银五十万污臣，臣不能与俱生。"因及伯行专事著书，猜忌糊涂，不能清理案牍。时方有戴名世之狱，又言："《南山集》刻板在苏州印行，伯行岂得不知？进士方苞以作序连坐，伯行夙与友，不肯捕治。"并罗列伯行不职数事。

疏入，上并命解任，令鹏翮会漕运总督赫寿察奏。狱具，晋、曰俞、名及所取士交通得贿，当科场舞弊律论罪。噶礼劾伯行不能清理案牍事实，余皆督抚会衔题咨旧事，苞为伯行逮送刑部，《南山集》刻板在江宁，皆免议。伯行妄奏噶礼鬻举人，当夺职。上切责鹏翮、赫寿瞻徇，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覆谳，仍如鹏翮等议。上论曰："噶礼才有余，治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屡疏劾伯行。朕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手批不准。此议是非颠倒。"下九卿、詹事、科道察奏，复论曰："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必受其朘削且半矣。即如陈鹏年稍有声誉，噶礼欲害之，摘虎丘诗有悖谬语，朕阅其诗初无他意。又劾中军副将李麟骑射皆劣。麟比来迎驾，朕试以骑射，俱优。若令噶礼与较，定不能及。朕于是心疑噶礼矣。互劾之案，遣大臣往谳，为噶礼所制。尔等皆能体朕保全廉吏之心，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蒙升平之福矣。九卿等议噶礼与伯行同任封疆，互劾失大臣体，皆夺职。上命留伯行任，噶礼如议夺职。

五十三年，噶礼母叩阍，言噶礼与弟色勒奇、子干都置毒食物中谋弒母，噶礼妻以别户子干泰为子，纵令纠众毁屋。下刑部鞫得实，拟噶礼当极刑，妻谕绞，色勒奇、干都皆斩，干泰发黑龙江，家产没人官。上令噶礼自尽，妻从死，余如部议。

论曰：廉吏往往不获于上，岂长官皆不肖，抑其强项固有所不可堪欤？陇其之廉，天颜知之而不能容。鹏年初扼于阿山，继挫于噶礼，皆欲中以危法，抑又甚矣。伯行与噶礼互劾，再谳不得直。幸赖圣祖仁明，陇其复起，鹏年致大用，伯行亦终获全。二三正人屈而得申，人心风气震荡洋溢，所被至远。噶礼不足以语此，盖天颜、阿山亦弗能喻也。

清史稿卷二七九　列传第六六

杨方兴　朱之锡崔维雅靳辅

陈潢　宋文运　董讷　熊一潇于成龙孙在丰

杨方兴，字涔然，汉军镶白旗人。初为广宁诸生。天命七年，太祖取广宁，方兴来归。太宗命直内院，与修《太祖实录》。崇德元年，试中举人。授牛录额真衔，擢内秘书院学士。性嗜酒，尝醉后犯跸，论死，上贷之，命断酒。

顺治元年，从入关。七月，授河道总督。李自成决河灌开封，其后屡决屡塞，贼势浸张，土寇群起，两岸防守久废。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兰阳入运河，田产尽没。方兴至官，遣兵捕治土寇，扫穴擒渠，乃疏请修筑。二年七月，河决流通集，分两道入运河，运河受河水淀浊淤塞，下流徐、邳、淮、扬亦多冲决。方兴以防护无功自劾，上谕以殚力河防，不必引咎。旋疏荐补管河道方大猷等。四年，流通集决口将合，河下注湍激，又决汶上入独山湖。方兴请修筑通济闸上下堤岸，并淮安东北苏淤、马罗等堤，又筑江都、高邮诸石堤，流通集合口。进兵部尚书衔。

七年，加太子少保。八月，河决荆隆口，南岸出单家寨，北岸出朱源寨。南岸先合，河全注北岸，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方兴用大猷议，于上游筑长缕堤遏其势，复筑小长堤塞决口，期半年蒇事。九年，方兴复乞休，不许。大猷擢江南按察使，方兴请以新衔管河务。九年，荆隆口工竟，方兴疏言："清口，淮、黄交汇，黄强淮弱，岁需疏浚。请于清江、通济二闸适中处修复福兴闸，启一闭二，以时蓄泄。"从之。

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杨世学、陈棐交章请勘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方兴言："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藉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若欲寻禹旧迹，导河北行，无论漕运不通，恐决

出之水东西奔荡，不可收拾。势须别筑数千里长堤，较之增卑培薄，难易显然。且河挟沙以行，束之为一，则水急沙流。播之为九，则水缓沙壅。数年后河仍他徙，何以济运？臣愚以为河不能无决，决而不筑，司河者之罪。河不能无淤，淤而不浚，亦司河者之罪。若欲保其不决不淤，谁敢任之？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疏入，上嘉纳焉。

十年，河决大王庙，距朱源寨口不远。给事中周体观劾方兴治河罔效，方兴疏辨，因请罢斥，温诏慰留。十一年，给事中林起龙复劾方兴侵蚀工需，累民捐费至六十余万。并劾大猷等奸贪不法。上解方兴任，命入都质对，起龙以诬谴，方兴复任。既，直隶总督李荫祖复劾大猷贪婪误工，方兴亦劾大猷，上以其不先举发，切责之。给事中董笃行又劾方兴徇庇，降级留任。

十四年，乞休，上念其劳，以原官加太子太保致仕。方兴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疏食，四壁萧然。康熙四年，卒，赐祭葬。

朱之锡，字孟九，浙江义乌人。顺治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一年七月，擢弘文院侍读学士，四迁至吏部侍郎。十四年，杨方兴乞休，上特擢之锡，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驻济宁。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建义、马逻诸堤并溢。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戗堤，寨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十六年，条上治河诸事，言：“河南岁修夫役，近屡经奏减，宜存旧额。明制，淮工兼用民修，宜复旧例。扬属运道与高、宝诸湖相通，淮属运道为黄、淮交会，旧有各堤闸，宜择要修葺。应用柳料，宜令濒河州县预为筹备。奸豪包占夫役，卖富佥贫，工需各物，私弊百出，宜责司、道府、厅查报，徇隐者以溺职论。额设水夫，荫雨不赴工，所扣工食，谓之旷尽，宜令管河厅道严核。河员升调降用，宜令候代始行离任。河员有专责，不宜别有差委。岁终察核举劾，并宜复旧例。”皆下部议行。之锡丁母忧，命在任守制，疏请归葬，优诏给假治丧。十七年，还任。以捐金赈淮、扬、徐三府灾，加太子少保。

康熙元年，河决原武、祥符、兰阳县境，东溢曹县，复决石香炉村。之锡檄济宁道方兆及董曹县役，而赴河南督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利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决口。四年二月，疏言：“南旺为运河之脊，北至临清，南至台庄，四十余闸，全赖启闭得宜。濒河春常少雨，伏秋雨多，东省久旱，山泉小者多枯，大者已弱。若官船经闸，应闭者强之使开，泄水下注，则重运之在上者阻。应开者强之使闭，留水待船，则重运之在下者又阻。乞饬各遵例禁。”得旨，非奉极要差遣，擅行启闭者，准参奏。八月，疏言：“部议停差北河、中河、南河、南旺、夏镇、通惠诸分司，归并地方官。臣维河势变幻，工料纷繁，天时不齐，非水则旱，或绸缪几先，或补葺事后，或张皇于风雨仓遽之际，或调剂于左右方圆之间。北河所辖三千余里，其间三十余闸。中河所辖黄、运两河，董口尤运道咽喉，青黄交接，浊流易灌。南河所辖在淮、黄、江湖之间，相距寖远。南旺、泉源三百余处，近者或出道隅，远者偏藏僻壤。夏镇地属两省，凿石通漕，形势陡绝，节宣闸座，尤费经营。通惠浮沙易浅，峻水易冲，塞决之役，岁岁有之。若云归并府佐，则职微权轻，上下制肘。至于地方监司，责以终年累月奔驰驻守，揆之事势，万万不能。分司与各道界壤迥不相同，应合而分，一闸座也，上流以为应闭，下流以为应开。一额夫也，在此则欲求多，在彼又复患少。不但纷竞日多，必致牵制误事。应请仍循旧制。”得旨允行。五年二月，卒。

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疏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攖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吁请恩恤，赐祭葬。”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十二年，河道总督王光裕请锡封号，部议不行。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视河工，始允大学士阿桂等请，封助顺永宁侯，春秋祠祭。嗣加号曰“佑安”，民称之曰朱大王。

崔维雅，字大醇，直隶大名人。顺治三年举人，授浚县教谕，迁河南仪封知县。仪封濒河，岁苦泛滥，北岸三家庄当水冲，十四年，水势北注，岸崩五里余。维雅于上游故流疏使东行，北岸得安。复与塞封丘大王庙决口，之锡疏荐，擢开封南河同知。

康熙元年五月，曹县石香炉村河决，士民求速塞，维雅持不可。工将成复溃，至冬乃塞，如维

雅言。迁浙江宁波知府，光裕疏荐，擢河南河道副使。时沿河千余里，险工迭出，维雅常预为之备，得无事。阳武潭口寺堤直河冲，水势迅急。下扫辄蛰。维雅预于上流疏引河，扫定堤得固。虞城距河堤仅数里，堤没入河，北岸引河冲刷不利。维雅预迎河溜挑浚及秋水归新河，旧河为平陵。桃源七里沟河屡塞屡决，光裕檄维雅往勘，维雅言引河浅狭，流缓沙停，激荡无力，宜令河头加宽阔，使足翕受全河。又待河水突涨，乃使开放，建瓴直下。又言下游数十里已成平陆，而引河仅百丈，节短势蹙，力不能刷淤，当接挑二百丈阔，损十之八而深半之。又言开放当在河头西北，留近埽五丈勿开，则河流入口有倒泻之势，埽亦迎流下。光裕悉用其议。复迁河南按察使，湖南、广西布政使，内召为大理寺卿。卒。

维雅治河主疏导引河，使水有所归，故屡有功而后不为患。当靳辅兴大工时，维雅奏上所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并诋諆辅所行诸法，例二十四事难之。辅疏辨，谓维雅说不可行，寝其议。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自郎中四迁内阁学士。十年，授安徽巡抚。疏请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畛，二十畛为一沟。沟土累为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田。会三藩乱起，不果行。部议裁驿站经费，辅疏请禁差员横索、骚扰驿递，岁终节存驿站、摃脚等项二十四万有奇。上奖辅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授河道总督。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古沟、翟家坝等虎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余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辅到官，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首议疏下流，白清江浦至云梯关，于河身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俟黄、淮下注，新旧河合为一，即以所挑土筑两岸大堤，南始白洋河，北始清河县，并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百里，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湿，不能施工。余八十里亦宜量加疏浚，筑堤以束之，限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次议治上流淤垫，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为全淮会黄之所。当于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次议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临湖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至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至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种草其上。次议塞黄、淮各处决口，例用埽，费巨且不耐久。求筑土御水之法，宜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缚而填之，费省而工固。次议闭通济闸坝，浚清口至清水潭运河二百三十里，以所挑之土倾东西两堤之外，西堤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次议规画经费，都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宜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预征康熙二十年钱粮十之一，约二百万。工成后，令淮、扬被水田亩纳三钱至一钱。运河经过，商货米豆石纳二分，分货物斤四分。并开武生纳监事例，如数补还。次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并严河工处分，讳决视讳盗。兼请调用官吏，工成，与原属河厅官吏并得优叙。次议工竣后，设河兵守堤，里设兵六名至二名，都计五千八百六十名。疏入，下廷议，以方军兴，复举大工，役夫每日至十二万余，召募扰民，应先择要修筑。上命辅熟筹。

十七年，辅疏言："以驴运土，可减募夫之半。初拟二百毕工，今改为四百日，又可减募夫之半。"河工故事，大堤谓之"遥堤"，堤内复为堤逼水，谓之"缕堤"，两堤间为横堤，谓之"格堤"。辅疏请就原估土方加筑缕堤，有余量增格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上至徐州，视此兴筑。余并如前议。疏入，复下廷议，允行。

上谕以治河大事，当动正项钱粮。辅疏言："前议黄河两岸分筑遥、缕二堤，勘有旧堤贴近河身，拟作为缕堤，其外更筑遥堤。前议用驴运土，今议改为车运。前议离堤三十丈内不许取土，今因宿迁、桃源等县人弱工多，改今二十丈取土。前议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今以工费浩繁，除清河北岸浅工必须挑浚。余俱用铁扫帚浚深河底。"下部议，从之。

是岁吴三桂死，上趣诸将帅进兵，辅欲节帑佐军，又以兴工后需费溢出原估，均颇改前议，先开清口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诸决口，筑堤束水。如所议施行。顾下流未大治，伏秋盛涨，水溢出堤上，复决砀山石将军庙、萧县九里沟。辅乃议设减水坝，于萧、砀、宿迁、桃源、清河诸县河南北两岸为坝十三，坝七洞，水盛藉以宣泄。辅复察清口淮、黄交会，黄涨侵灌运河，

乃自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自文华寺开新河至七里闸，复折向西南，亦至太平坝。改以七里闸为运口，由武家墩烂泥浅转入黄河。运口距黄、淮交会处约十里，自此无淤垫之患。疏报，并议行。辅勘清水潭决口屡塞屡冲，乃弃深就浅，筑东西长堤二道，并挑新河八百四十丈，疏积水。山阳、高邮等七州县民田，至是皆出水可耕。

十八年，辅疏报，并请名新河曰永安河，报闻。翟家坝淮河决口成支河九道，辅饬淮扬道副使刘国靖等督堵塞，至是工竟，辅诣勘疏报，并言："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潴水诸湖，逐渐涸出。臣今广为招垦，俾增赋足民，上下均利。"屯田之议自此起。

漕船自七里闸出口，行骆为湖达窑湾。夏秋盛涨，冬春水涸，重运多阻，辅议浚湖旁皂河故道，上接泇河通运。疏入，下廷议，上问诸臣意若何，左都御史魏象枢曰："辅请大修黄河，上发帑二百五十一万，计一劳永逸。前奏堤坝已筑十之七，今又欲别开河道，所谓一劳永逸者安在？臣等虑漕运有阻，故议从其请。"上曰："象枢言良是。河虽开，必上流浩瀚，方免淤滞。今雨少水涸，恐未必有济。即已成诸工，亦以旱易修，岂得恃为永固耶？"十九年五月，辅丁忧，命在任守制。秋，河复决，辅疏请处分，上趣辅修筑。二十年三月，辅疏言："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水未归故道，请处分。"下部议，当夺官，上命戴罪督修。

二十一年五月，上遣尚书伊桑阿、侍郎宋文运、给事中王曰温、御史伊喇喀勘工。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上所著书，议尽罢辅所行减水坝诸法，大兴工，日役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上命从伊桑阿等往与辅议之。伊桑阿等遍勘诸工，至徐州，令辅与维雅议，辅疏河言："河道全局已成十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辟，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断不宜有所更张，＜□＞成功，酿后患。"伊桑阿等还京师，下廷议，工部尚书萨穆哈等请以萧家渡决口责辅赔修，上以赔修非辅所任，未允。又议维雅条奏，伊桑阿请召辅询之。十一月，辅入对，言萧家渡工来岁正月当竟，维雅所议日用夫四十万、筑堤以十二丈为率，皆不可行。维雅议乃寝。上命塞决口，仍动正项钱粮。二十二年四月，辅疏报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大溜直下，七里沟等四十余处险汛日加，并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别疏请饬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河堤，防上流疏失。上均如所请。十二月，命复辅官。

二十三年十月，上南巡，阅河北岸诸工，谕辅曰："萧家渡堤坝当培薄增卑，随时修筑。减水坝原用以泄水，遇泛溢横流，安知今日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且减水旁流，浸灌民田，朕心深不忍。当筹画措置。"上见堤夫作苦，驻辔慰劳久之，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复视天妃闸，谕辅宜改草坝，并另设七里、太平二闸杀水势。舟过高邮，见田庐在水中，恻然愍念。遣尚书伊桑阿、萨穆哈察视海口。还跸，复阅高家堰，至清口，阅黄河南岸诸工，谕辅运口当添建闸座，防黄水倒灌。复召辅入行宫慰谕，书阅河堤诗赐之。

辅以上念减水淹民，因议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新河，谓之中河。于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入中河。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张庄运口，中河成，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横河一百八十里之险。伊桑阿等还奏，议疏浚车路、串场诸河至白驹、丁溪、草堰诸口，引高邮等处减水坝所泄水入海。上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董其事，仍受辅节制，奏事由辅疏报。

二十四年正月，辅疏请徐州迤上毛城铺、王家山诸处增建减水闸，下廷议。上谕减水闸益河工无益百姓，不可不熟计，命遣官与辅详议，若分水不致多损民田，即令兴工。九月，辅疏报赴河南勘黄河两岸，请筑考城、仪封、封邱、荥泽堤埽，下部议行。成龙议疏海口泄积水，辅谓下河地卑于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田亩，丈量还民，余招民屯垦，取田价偿工费。疏闻，上谓取田价恐累民，未即许。

寻召辅、成龙驰驿诣京师廷议，成龙议开海口故道，辅仍主筑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敌海潮。大学士、九卿从辅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从成龙议，议不决。上命宣问下河诸州县人官京师者，侍读宝应乔莱等乃言："从成龙议，工易成，百姓有利无害。从辅议，工难成，百姓田庐坟墓多伤损，且堤高一丈五尺，束水至一丈，高于民居，伏秋溃决，为害不可胜言。"

上颇右成龙，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诸淮安会漕督徐进龄、巡抚汤斌详勘。二十五年正月，萨穆哈等还奏，谓民间皆言浚海口无益。寻授成龙直隶巡抚，罢浚海口议。四月，召斌为尚书，入对，上复举其事以问，斌言浚海口必有益于民。上责萨穆哈、穆称额还京时不以实奏，夺官。召大学士九卿及莱等定议浚海口，发帑二十万，命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工部劾辅治河已九年，无成功。上曰："河务甚难，而辅易视之。若遽议处，后任者益难为力，今姑宽之，仍责今督修。"二十六年，辅疏言："运堤减水以下河为壑，东即大海，浚海口似可纾水患。惟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甚卑，形如釜底，若止就此挑浚，徒增其深。淮流甚涨，高家堰荡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民田之淹没。臣以为杜患于流，不若杜患于源。高家堰堤外直东为下河，东北为清口，当自翟家坝起至高家堰筑重堤万六千丈，束减水北出清口，则洪泽湖不复东淹下河。下河十余万顷皆成沃产，而高、宝诸湖涸出田亩、可招民屯垦，以裕河库。"上使以辅疏示成龙，成龙仍言下河宜开，重堤不宜筑。上遣尚书佛伦，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与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会勘。佛伦等皆欲用辅议，天颜、在丰与相左。佛伦等还奏，下廷议，会太皇太后崩，议未上。

二十七年春，给事中刘楷，御史郭琇、陆祖修交章论辅，琇辞连辅幕客陈潢，祖修请罢辅，至以舜殛鲧为比。天颜、在丰亦疏论屯田累民，及辅阻挠开浚下河状。琇旋劾大学士明珠等，语复及辅。辅入觐，亦疏讦成龙、天颜、在丰等朋比谋陷害。上曰："辅为总河，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但屯田、下河二事，亦难逃罪。近因被劾，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若不陈辨朕前，复何所控告耶？"三月，上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辨，辅成龙各持所见不相下。琇言辅屯田害民，辅言属吏奉行不善致民怨，因引咎，坐罢，以王新命代，佛伦、讷、在丰、达奇纳皆左迁，天颜、吉士并夺官，陈潢亦坐谴。

时中河工初竣，上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往勘，还奏中河商贾舟楫不绝。上谕廷臣曰："前者于成龙奏河道为靳辅所坏，今开音布等还奏，数年未尝冲决，漕运亦不误。若谓辅治河全无所裨，微特辅不服，即朕亦不惬。"因遣尚书张玉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侍郎成其范、徐廷玺阅工，遍察辅所缮治，孰为当改，孰为不当改，详勘具奏。玉书等还言河身渐次刷深，黄水泛溜入海，两岸闸坝有应循旧者，有应移改者，多守辅旧规。

十一月，上遣尚书苏赫等阅通州运河，命辅偕往，请于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从之。二十八年正月，上南巡阅河，辅扈行。阅中河，上虑逼近黄河，水涨堤溃。辅对若加筑遥堤即无患。还京师，谕奖辅所缮治河深堤固，命还旧秩。二十九年，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开音布复疏请浚北运河。上咨辅，言南旺河水尽北流，南河必水浅，惟从北河两旁下埽束水，自可济运。上命偕开音布董理。

三十年，王新命坐事罢，上曰："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数年之虑。"今仍为河道总督，辅以衰弱辞，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为协理。会陕西西安、凤翔灾，上命留江北漕粮二十万石，自黄河运蒲州。辅疏言水道止可至孟津，亲诣督运，上嘉之。辅疏请就高家堰运料小河培堤使高广，中河加筑遥堤，并增建四闸，堵塞张庄旧运口，皆前引缮治所未竟者。别疏请复陈潢官，并起用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辅病剧，再疏乞解任，命内大臣明珠往视，传谕调治。十一月，卒，赐祭葬，谥文襄。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请，建祠河干。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雍正五年，复加工部尚书。

子治豫，袭职。世宗以其侍父在官，知河务，命自副参领加工部侍郎衔，协理江南河工。

陈潢，字天一，浙江钱塘人。负才久不遇，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间，语豪迈。辅见而异焉，踪迹得之，引为幕客，甚相得。凡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康熙二十三年，上巡河，问辅："孰为汝佐？"以潢对，二十六年，辅疏言潢十年佐治勤劳，下部议，授潢佥事道衔。二十七年，郭琇劾辅，辞连潢。辅罢，潢削职衔，逮京师，未入狱，以病卒。辅复起，疏请复潢官，部议以潢已卒，寝其奏。

潢佐治河，主顺河性而利导之，有所患必推其致患之由。工主核实，料主豫备，而估计不当过省，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慎固堤防，主潘季驯束水刷沙之说，尤以减水坝为要务。有溃决，先固两旁，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疏引河以注之。河流今昔形势不同，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尤重在河员之久任。张霭生采潢所论，次为治河述言十二篇。高宗以霭生河图能得真源，命采其书入四库，与辅治河奏绩并列。

宋文运，字开之，直隶南宫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山东滋阳知县，行取刑部主事。再迁吏部郎中，掌选政，清直守正。以魏象枢荐，擢鸿颅寺少卿，累擢刑部。侍郎命佐伊桑阿行河，上特谕之曰："尔有所见，当坚持详议，毋以伊桑阿为尚书而阿其意也。"以病乞休，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谥端愍。久之，上犹谓文选司事要，文运操守声名，无能及之者。

董讷，字兹重，山东平原人。康熙六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擢至江南总督。为政持大体，有惠于民。左迁去，江南民为立生祠。二十八年，上南巡，民执香跪讷生祠前，求复官讷江南。上还跸，笑谓讷曰："汝官江南惠及民，民为汝建小庙。"旋以侍读学士复出为漕连总督。卒。

熊一潇，字蔚怀，江西南昌人。康熙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请罢投诚武官改授文官例，并议裁并各关，皆下部议行。累官工尚书，坐夺官。以辅遗疏荐，起太常寺卿，复至工部尚书。致仕，卒。孙学鹏，进士，官广东巡抚。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旋人。康熙七年，自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八年，署滦州知州，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吁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著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超擢安徽按察使。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期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浚，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辅请于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浚下河水道，持异议。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于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浚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入对，上问："冶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成龙对："弭盗为先。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于州县，本旗统领运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烽救护。得盗，赏。藏盗、纵盗，罚。"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怀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于通州、庐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并下部议行。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于法。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浚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浚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辅言浚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浚。上罢辅，代以王新命。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属毋附辅。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骏减，成龙核无虚冒。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

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成龙言："无累。"谓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浚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旋疏设南北岸分司。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浚诸事。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

孙在丰，字屺瞻，浙江德清人。康熙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起居注，充日讲官，进讲屡称旨。累迁工部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二十六年，命率郎中鄂素等赴淮、扬浚海口，铸监修下河工部印授之。在丰疏言开新不如循旧，筑高不如就低，迤远不如取近。施工以冈门镇为最先，次白驹场，次丁溪场，次草堰。上悉从之，并以在丰请，令辅闭高家堰及高邮诸减水坝。辅仍主筑堤束水。上令辅会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及在丰集议，遂会疏用辅议。在丰监修海口冈门镇、白驹工已毕，丁溪、草堰工俱停。上以咨成龙，成龙言："上遣在丰监修下河，万民欢颂。今冈门、白驹诸工将竣，而辅又以为无益，欲于高家堰等处筑堤。在丰先经履勘，始行兴工。若果无益，何待开浚年余又会议请停。此实臣所不能解也。"二十七年，在丰疏劾辅阻挠下河，辅亦劾在丰与天颜结婚姻，附和成龙。下廷臣议，辅罢，成龙坐镌秩，责在丰前后言不仇，降调。上命仍以翰林官用，俄授侍读学士。二十八年，迁内阁学士。卒。

开音布，西林觉罗氏，满洲正白旗人。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至左副都御史。康熙二十六年，偕成龙按湖广巡抚张汧，论罪如律。二十七年，擢户部侍郎，命监理高邮、宝应下河工程。二十八年，上南巡，成龙扈行，命与侍郎徐廷玺阅视下河，还奏丁溪至白驹，水三道入海，上流冯家坝引河当仍开浚，余工悉可停。乃召开音布还，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寻擢步军统领，迁兵部尚书，授镶白旗满洲都统。三十八年，命专管步军统领。四十一年，卒，谥肃敏。

张鹏翮，字运青，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十九年，授江南苏州知府，丁母忧。除山东兖州知府，举卓异，擢河东盐运使，内迁通政司参议，转兵部督捕副理事官。从内大臣索额图等勘定俄罗斯界，还擢大理寺少卿。二十八年，授浙江巡抚。疏言绅民愿亩捐谷四合，力不能者听。旋以杭州、嘉兴等府秋收歉薄，请暂免输谷。上曰："昨岁浙江被灾，循例蠲赋，并豁免钱粮，岂可强令捐输。鹏翮原题力不能者听。自相矛盾。"下部议，夺官，上宽之。寻授兵部侍郎，督江南学政。三十六年，迁左都御史。三十七年，迁刑部尚书，授江南江西总督。三十八年，上南巡，命鹏翮扈从入京，赐朝服、鞍马、弓矢。

初，陕西巡抚布喀劾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贫民籽粒银两，命鹏翮与傅腊塔往按。还奏未称旨，命鹏翮与傅腊塔复往陕西详审。三十九年春，还奏布喀、吴赫及知州蔺佳选、知县张鸣远等侵蚀挪用，各拟罪如律。上谕大学士曰："鹏翮往陕西，朕留心访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寻授河道总督，入辞，上谕令毁拦黄坝通下流，浚芒稻河、人字河引湖入江。鹏翮到官，请撤协理徐廷玺及河工随带人员，并乞敕工部毋以不应查驳之事阻挠，并从之。寻疏言："臣过云梯关，见拦黄坝巍然如山，下流不畅，无怪上流之溃决。应拆拦黄坝，挑浚河身，与上流一律宽深。"又言清口淤垫，应于张福口开引河，引清水入运敌黄，建闸以时启闭。又言人字河至芒稻山分二派，又名芒稻河，应浚使畅流。并浚凤凰桥引河及双桥、湾头二河，皆汇芒稻河入江。俱下部议行。寻以拦黄坝既撤，河身开浚深通，畅流入海，疏请赐名大通口。上嘉鹏翮章奏词简意明，治事精详，遣员外郎拖抗拖和、中书张古礼驰驿令鹏翮举所规画入奏。鹏翮疏陈开浚引河、运口，培修河岸堤坝诸事，并下部速议行。寻又疏陈河工诸弊，并请河员承挑引河，偶致淤垫，免其赔修。夫役劳苦，工成日请给印票免杂徭。上嘉其陈奏切要周备。寻又请于归仁堤五堡建矶心石闸，并于三义坝旧中河筑堤，

改入新中河，合为一河，便粮艘通行。上谓所议甚当，并如所请。

上倚鹏翮治河，谓鹏翮得治河秘要，要谕大学士曰："鹏翮自到河工，日乘马巡视堤岸，不惮劳苦。居官如鹏翮，更有何议？"鹏翮以修治事状遣郎中王进揖入奏，上谕进揖归语鹏翮，加意防守高家堰。鹏翮乃增筑月堤及旁近诸堤坝。洪泽湖溢，泗州盱眙被灾，上询修治策，鹏翮言："泗州、盱眙屡被灾，即开六坝亦不能免。"上怒曰："塞六坝乃于成龙题请，不自鹏翮始。顷因泗州、盱眙灾，令与阿山议修治，非欲开六坝救泗州、盱眙，而令淮、扬罹水患也。鹏翮何昏愦乃尔！"四十一年，鹏翮疏请加筑清河县黄河南北岸戗堤，天妃闸改筑运口，草坝建石坝，改卞家庄土堤为石堤，皆议行。又以桃源城西烟墩黄水大涨，请加筑卫城月堤，并于邵家庄、颜家庄开引河，上虑部议迟延，特允之。四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制《河臣箴、淮黄告成诗》以赐，并书榜赍鹏翮父烺。

山东泰安、沂州等州饥，上命截漕二万石交鹏翮往赈。鹏翮令河员动常平仓谷二十八万余石散赈，疏请以山东各官俸工补还。上责鹏翮河员发仓谷邀誉，乃令山东各官补还，鹏翮谢罪，仍以"殚心宣力、清洁自持"，加太子太保。

河决时家马头，数年未堵塞。鹏翮以淮安道王谦言劾山安同知佟世禄冒帑误工，夺官追偿。世禄再叩阍，上令尚书徐潮按治，鹏翮、谦坐诬劾当谴，上特宽鹏翮。工部侍郎赵世芳又劾鹏翮浮销十三万有奇，请逮治。上曰："河工钱粮原不限数，水大所需多，水小所需少。如谓鹏翮以十三万入己，必无之事。河工恃用人，鹏翮用人不胜事，故至此耳。"因还世芳疏。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上曰："汝为王谦辈所欺，流于刻薄。大儒持身如光风霁月，况大臣为国，若徒自表廉洁，于事何益？"上舟渡河阅九里冈，嘉鹏翮修治如法，御制诗书扇以赐。及秋，淮、黄并涨，古沟、清水沟、韩家庄并溢，廷臣议夺官，上命仍留任。寻督塞诸处漫口。

四十五年，疏请开鲍家营引河，寻用通判徐光启言，拟开引河出张福口，分洪泽湖异涨，即为高家堰保障，谓为溜淮套。鹏翮与总督阿山、总漕桑额合疏请上莅视。四十六年，上南巡，阅所拟引河道，谕曰："朕自清口至曹家庙，见地势甚高，标竿错杂。依此开河，不惟坏田产，抑且毁冢墓。鹏翮读书人，乃为此残忍事，读书何为？"诘责鹏翮，鹏翮谢罪。上以议为阿山所主，非鹏翮意，削太子太保，夺官，仍留任。四十七年，以黄、运、湖、河修防平稳，命复官，并免应追帑银。寻迁刑部尚书。四十八年，调户部。

五十一年，江南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劾，命鹏翮与总漕赫寿往按。鹏翮等右噶礼，请罢伯行。五十二年，调吏部。伯行劾布政使牟钦元，赫寿时为总督，与异议。五十三年，命鹏翮与副都御史阿锡鼎往按，复请雪钦元，议伯行罪斩。事互详《伯行传》。寻丁父忧，以原官回籍守制，服阕还朝。

六十年，汶水旱涸阻运，命往勘。请疏浚坎河、鸡爪诸泉分注南旺，而于彭口筑堤，障沙水入微山湖。河决开州，横流至山东张秋，阻运，命往勘。请筑南旺、马场等湖堤，蓄水济运。并陈引沁入运利害，谓地势西北高于东南，若沁水从高直下，而河蹑其后，害且叵测。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河决马营口，久未塞，命往勘。议并塞詹家店四口，浚治黄、沁合流处积沙，从之。三年，卒，加少保，命于定例外加祭，汉堂上官、科道皆会赐葬，谥文端。

论曰：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方兴、之锡皆守其成法，而辅尤以是底绩。辅八疏以浚下流为第一，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成龙主治海口，及躬其任，仍不废减水策。鹏翮承上指，大通口工成，入海道始畅。然终不能用辅初议，大举浚治。世以开中河、培高家堰为辅功，孰知辅言固未尽用也。

清史稿卷二八〇　列传第六七

郎坦，瓜尔佳氏，满州正白旗人，内大臣吴拜子。年十四，授三等侍卫。顺治六年，进二等。从端重亲王博洛讨叛将姜瓖，次浑源，围城。贼渡濠来犯，郎坦射其酋，贯心，殪，遂败贼。师还，进一等。八年，以吴拜附和内大臣洛什等获罪，并夺郎坦官。寻复之。康熙二年，代吴拜管佐领，

迁护军参领。从定西将军图海讨李自成余党李来亨等于茅麓山，深入贼巢，获所置官十一。四年，袭一等精奇尼哈番。十二年，京师有张三道者，设坛以邪教惑众，命郎坦与诸侍卫捕治。十三年，命行边，获逋盗张飞腿等。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州。

顺治中，俄罗斯东部人犯黑龙江边境，时称为罗刹。九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率兵与战，师败绩。世祖命诛海塞，鞭希福百，仍驻宁古塔。十一年，固山额真明安达里率师讨之，败敌黑龙江。罗刹未大创，复侵入精奇里江诸处。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迁延不即去，据雅克萨城，于其旁耕种渔猎。又过牛满、恒滚、侵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部。

二十一年秋，遣郎坦及副都统朋春等率兵往索伦。比行，谕曰："罗刹犯我境，恃雅克萨城为巢穴，历年已外，杀掠不已。尔等至达呼尔、索伦，遣人往谕以来捕鹿。因详视陆路远近，沿黑龙江行围，迳薄雅克萨城，勘其形势。度罗刹不敢出战，如出战，姑勿交锋，但率众引退。朕别有区画。"赐御用裘服、弓矢以行。及冬，郎坦等还京师，疏言："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三千，与红衣炮二十，即可攻取。陆行自兴安岭以往，林木丛杂，冬雪坚冰，夏雨泥淖，惟轻装可行。自雅克萨还至爱滹城，于黑龙江顺流行船，仅须半月，逆流行船，约须三月，期倍于陆行，于运粮饷、军器、辎重为便。现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造小船五十余应用。"上谕曰："郎坦等奏取攻取罗刹甚易，朕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并制造船舰，发红衣炮、鸟枪教之演习。于爱珲、呼玛尔二地建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及锡伯、乌拉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爱珲城距索伦五宿可至，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精奇里乌拉，令索伦供牛羊。如此，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而彼之逋逃且络绎来归，自不能久存矣。"寻擢郎坦前锋统领。

二十二年，命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议，驻兵额苏哩。事还，奏额苏哩七月即经霜雪，宜乘春和，以宁古塔兵分为三班，更番戍守。上以更番戍守非久长策，不允。二十三年，甄别八旗管兵官，罢郎坦前锋统领，以世职随旗行走。二十四，命都统朋春率师征罗刹，郎坦以副都统衔随征。师薄雅克萨城，罗刹酋额里克舍请降，郎坦宣诏宥其罪，引众徙去，毁木城。是冬罗刹复来，踞雅克萨筑城。二十五年，命郎坦偕副都统班达尔沙携红衣炮，率籐牌兵百人，往会将军萨布素进兵。上以郎坦谙悉地势，即令参赞军务。六月，薄其城，凿壕筑垒，贼出拒，击败之，斩额里克舍。寻，俄罗斯察罕汗上书请释雅克萨围，上许之，令郎坦撤军，还驻宁古塔。寻擢正白旗蒙古都统。二十八年，上遣内大臣索额图等与俄罗斯使人费耀多啰等会于尼布楚，立约定界，命郎坦与议，乃毁所筑城徙去。

二十九年，古北口外盗起，命郎坦偕侍卫赫济尔音等督兵捕剿，尽歼之。三十一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部，扰及边境，授郎坦安北将军，率师驻大同。疏请出边驻喀喇穆伦侦寇，诏暂驻归化城。寻擢领侍卫内大臣，兼火器营总管，列议政大臣。三十二年，授昭武将军，率师驻甘州。三十三年，移驻宁夏，与甘肃提督孙思克分道侦寇。上闻噶尔丹将逼图拉，命郎坦移兵御剿，以图拉无警，引还。仍任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如故。三十四年，往盛京巡阅边隘，还入塞，疾剧，遣太医驰驿往视。寻卒，赐祭葬。

朋春，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和礼四世孙。何和礼子和硕图，进爵三等公。子何尔本、哲尔本、苏布递袭，至衮布，以恩诏进一等。朋春，哲尔本子也，顺治九年，袭封。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本旗满洲。

二十一年，偕郎坦率兵至黑龙江觇罗刹形势，赐御用裘服、弓矢。与郎坦还奏，上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建木城于黑龙江、呼玛尔，调取所部兵一千五百人往驻焉。又命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造战船。寻擢朋春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二十四年，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诚籐牌兵，付左都督何佑率赴盛京，命朋春统之，进剿罗刹，以副都统班达尔沙、副都统衔玛拉、銮仪使建义侯林兴珠、护军统领佟宝参赞军务，佑、兴珠皆郑氏将来降者也。师既行，上遣侍卫关保至黑龙江传谕曰："兵凶战危，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诚，尔时勿杀一人，俾

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五月，师薄雅克萨城，遣人谕降，不从。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红衣炮于前，积薪城下，示将焚焉。罗刹头目额里克舍诣军前乞降，乃宥其罪，释还俘虏，额里克舍引六百余人徙去，毁木城，以归附巴什里等四十五户及被掠索伦、达呼尔百余户安插内地。

二十九年，厄鲁特与喀尔喀构衅，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边剿噶尔丹，以朋春与都统苏努参赞军务。苏努率左翼，朋春率右翼，至乌兰布通。噶尔丹依山列阵，朋春所部为泥淖所阻，苏努督兵冲击，大破之。噶尔丹伪乞和，夜自大碛山遁走。部议朋春坐夺官，上命宽之，降级留任。三十一年，命解职赴西路军前管队。三十五年，复授正红旗蒙古都统。旋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朋春仍参赞军务，出西路，破噶尔丹于昭莫多。师还，以本队护军骁骑十八人战死未收其骸，下部议。以师有功，免罪，仍录战绩，增注敕书。三十八年，因病解职。寻卒。子增寿，改袭三等公。

萨布素，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四世祖充顺巴本，以勇力闻，世为岳克通鄂城长。太祖时，其后人哈木都率所部来归，屯吉林，遂家焉。萨布素自领催授骁骑校，迁协领。康熙十六年，圣祖遣内大臣觉罗武默讷等瞻礼长白山，至吉林，欲得识路者导引。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萨布素率兵二百，携三月粮以从。水陆行，至长白山麓，成礼而还，事具《武默讷传》。

十七年，授萨布素宁古塔副都统。罗刹据雅克萨，二十一年，诏率兵偕郎坦等勘视雅克萨城形势，并往视自额苏哩至黑龙江及通宁古塔水陆道。寻郎坦还奏罗刹可图状，命建木城于黑龙江、呼玛尔两地，以巴海与萨布素统宁古塔兵千五百人往驻，造船备炮。二十二年，疏言：“黑龙江、呼尔玛距雅克萨尚远，若驻兵两处，则势分道阻，且过雅克萨有尼布楚等城。罗刹倘水陆运粮，增兵救援，更难为计。宜乘其积贮未备，速行征剿。俟造船毕，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萨，即统兵直薄城下。”

疏下王大臣议，如所请，上不许。寻命巴海留守吉林，以萨布素偕宁古塔副都统瓦礼佑率兵驻额苏哩。额苏哩在黑龙江、呼玛尔之间，为进攻雅克萨要地，有田陇旧迹。萨布素因移达呼尔防兵五百人赴其地耕种，并请调宁古塔兵三千更番戍守。上念兵丁更戍劳苦，命在黑龙江建城，备攻具，设斥堠，计程置驿，运粮积贮，设将军、副都统领之。擢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招抚罗刹降人，授以官职，更令转相招抚。

上命都统瓦山、侍郎果丕与萨布素议师期，萨布素请以来年四月水陆并进，攻雅萨克城，不克，则刈其田禾。上谓攻罗刹当期必克，倘谋事草率，将益肆猖狂。二十四年，以朋春等统兵进攻，萨布素会师，克雅克萨城，乃命萨布素移驻墨尔根，建城防御。二十五年，疏言罗刹复踞雅萨克，请督修战舰，俟冰泮进剿。上遣郎中满丕往訷得实，乃命萨布素暂停墨尔根兵丁迁移家口，速修战舰，率宁古塔兵二千人往攻。又命郎坦、达尔沙会师，抵雅克萨城城。西濒江，萨布素令于城三面掘壕筑垒为长围，对江驻水师，未冰时泊舟东西岸，截尼布楚援兵，冰时藏舟上流汊港内。马有疲羸者，分发墨尔根、黑龙江饲秣，计持久。上因荷兰贡使以书谕俄罗斯察罕，汗答书请遣使画界，先释雅克萨围，上允之，命撤围。二十八年，俄罗斯使臣费耀多啰等至尼布楚，命内大臣索额图等往会，令发黑龙江兵千五百人为卫。寻议以大兴安岭及格尔必齐河为界，毁雅克萨城，徙其人去。二十九年，萨布素入觐，赐赍优渥，命坐内大臣班。寻命总管索伦等部贡物，疏陈各部生计土俗采捕之事，拟为则例以上，上悉允行。

三十一年，奏建齐齐哈尔及白都讷斋城，以科尔沁部献进锡伯、填尔察、达呼尔壮丁万四千有奇分驻二城，编佐领，隶上三旗，并设防守尉、防御等官。噶尔丹入犯，疏陈进兵事宜，略言：“兴安岭北形胜地，以索约尔济山为最。已遣识路官兵自盛京、吉林、墨尔根审度至山远近，分置驿站，其无水处，掘井以待。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与臣驻军地近，即率墨尔根兵先进，吉林、盛京继之。山之西乌勒辉等处有警，则盛京兵先进，臣率部下及吉林兵继之，皆会于索约尔济山。”上可其奏。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自独石口出中路，大将军费扬古自归化城出西路，命萨布素扼其东路，督盛京、宁古塔、科尔沁兵，自索约尔济山克期进剿。四月，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西窜，为费扬古所败。诏分萨布素所部兵五百人隶费扬古军。三十六年，召至京师，寻命回任。

初，边境有墨尔哲勒屯长，累世输贡。康熙初，屯长札努喀布克托请率众内移，宁古塔将军巴海安辑于墨尔根，编四十佐领，号新满洲。萨布素奏于墨尔根两翼立学，设助教，选新满洲及锡伯、

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教习书义。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三十七年，上幸吉林，褒其勤劳，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御用冠服，于众前宣谕赐之。寻疏言黑龙江屯堡因灾荒积欠米石，请俟年丰交仓。上以萨布素曾奏革任总督蔡毓荣经理十二堡，著有成效。嗣因官堡荒弃，请停止屯种，将壮丁改归驿站，存贮仓米，支放无余，致驻防兵饷匮乏，责令回奏。萨布素具疏引罪，请以齐齐哈尔、墨而根驻防兵每年输派五百人往锡伯等处耕种官田，获谷运齐齐哈尔交仓。诏侍郎满丕等往按，以萨布素将荒废地妄报成效，并浮支谷石，应斩，命罢任，夺世职，在佐领上行走。寻授散秩大臣。

三十九年，卒。乾隆间，敕修《盛京通志》，列《名宦》，且称萨布素谙练明敏，得军民心，其平罗刹及黑龙江兴学，有文武干济才云。

玛拉，那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尚书尼堪从子。尼堪卒，无子，玛拉与叔阿穆尔、图阿锡图及弟兆资分袭尼堪世职，玛拉袭三等阿达哈哈番。初任理藩院笔帖式。顺治五年，英亲王阿济格征叛将姜瓖，围大同。令玛拉调蒙古兵以从。累迁理藩院副理事官。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圣祖命信郡王鄂札帅师讨之。玛拉自陈久任理藩院习知蒙古状，愿赴军前效力，遂命与员外郎色棱赴科尔沁诸部调选兵马协剿。师还，擢通政使，迁礼部侍郎。十六年，擢工部尚书。偕内大臣喀岱往科尔沁诸外藩宣谕禁令。玛拉初受任，上诫以工部积弊，宜殚心厘剔。十九年，坐不能清积弊，议降五秩，诏从宽留任。复以飨殿器用修造疏忽，夺尚书，仍留世职。

二十二年，上以俄罗斯数犯边，扰及索伦、飞牙喀诸部，命集兵黑龙江，将进讨，遣玛拉往索伦储军实。寻疏言：“索伦总管博克所获俄罗斯人及军前招降者，皆迫于军威，不宜久留索伦，应移之内地。”诏允行。复言：“雅克萨、尼布楚二城久为罗刹所据，臣密詗雅克萨惟耕种自给，尼布楚岁捕貂与喀尔喀贸易资养赡。请饬喀尔喀车臣汗禁所部与尼布楚贸易，并饬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示将攻取雅克萨，因刈其田禾，则俄罗斯将不战自困。”上然之，即以玛拉所奏檄示喀尔喀。二十四年，遣都统朋春等帅师往黑龙江议进兵，授玛拉副都统衔，参赞军务。遣蒙古兵三十詗雅克萨城，生擒罗刹七人，得城中设备及乞援各部状。是年夏，朋春等攻罗刹，克之，逐其人。玛拉在事有功。二十五年，黑龙江佐领鄂色以耕牛多毙，农器损坏，奏请储备，命玛拉往黑龙江督理农务。谕曰：“农事关军饷，令严督合力播种。”值岁丰，收获甚稔。二十七年，授护军统领。

二十九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命玛拉偕都统额赫纳、前锋统领硕鼐等率兵往讨之，赐内厩马以行。未几，噶尔丹掠乌珠穆沁，命裕亲王福全等分统大军出塞击之，噶尔丹败遁。师旋，三十年，复来犯，至阿尔哈赍，无所掠而遁。时土谢图汗、车臣汗率所部来归，上幸塞外抚辑，玛拉扈从，旋命偕都统瓦岱等率兵赴图拉侦噶尔丹，抵克鲁伦河，闻其远窜，乃还。授西安将军。

三十二年，准噶尔和硕特部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上以其人未可信，命玛拉徙入内地，毋令复逸。玛拉疏言：“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率所属二千余口，穷乏来归，揆其情状，当不复逸。”遂遣官护送，并其子台吉云木春来朝，优赍遣之。未几，玛拉卒于官，赐祭葬，谥敏恪。

论曰：俄罗斯之为罗刹，译言缓急异耳，非必东部别有是名也。初遣兵詗敌，郎坦主其事。取雅克萨城，朋春、萨希素迭为将，而郎坦与玛拉实佐之。尼布楚盟定，开市库伦，是为我国与他国定约互市之始。用兵当期必克，我苟草率，彼益猖狂，圣祖谕萨布素数言，得驭夷之要矣。

清史稿卷二八一　列传第六八

子阿喇纳吉勒塔布　殷化行

潘育龙孙绍周　从孙之善额伦特

康泰　泰弟海

费扬古，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三等伯鄂硕子。状貌魁异。年十四，袭爵。

康熙十三年，从安亲王岳乐率兵徇江西讨吴三桂。三桂将黄乃忠纠众万余自长沙犯袁州，费扬古与副都统沃赫、总兵赵应奎击败之，克万载。十五年，击走夏国相于萍乡，进围长沙，累战皆捷。十八年，复败吴国贵于武冈。师还，擢领侍卫内大臣，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劫掠喀尔喀，遣使谕罢兵，不从，数扰边境。二十九年，授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讨之，命费扬古往科尔沁征兵，参赞军事。秋，击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三十二年，归化城增戍兵，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焉。三十三年，噶尔丹遣使至，请入贡。费扬古发兵迎护，侦其众男妇千五百有奇，留之归化城。疏闻，上察噶尔丹意叵测，阳为修好，潜遣入内地窥探，命侍郎满丕谕责其使，遣之还。七月，闻噶尔丹将窥图拉，诏费扬古偕右卫将军希福率军往御。希福请益兵，上责其疑沮，令勿偕往。寻以图拉无警，虑噶尔丹将趋归化城，诏费扬古旋师。三十四年，噶尔丹至哈密，费扬古往御，乃自图拉河西窜。寻授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疏言："闻噶尔丹据巴颜乌兰，距归化城约二千里，宜集兵运粮，于来年二月进剿。"诏授费扬古抚远大将军，以都统伊勒慎，护军统领宗室费扬古、瓦尔达，副都统硕岱，将军舒恕参赞军事。寻召入觐，授以方略。

三十五年二月，诏亲征，三路出师，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出东路，费扬古出西路，振武将军孙思克、西安将军博霁自陕西出镇彝并进，上亲督诸军自独石口出中路。上与费扬古期四月会师图拉。费扬古师自翁金口进次乌兰厄尔几，再进次察罕河朔，与孙思克师会，而上已循克鲁伦河深入。五月，费扬古师至图拉，疏言："西路有草之地为贼所焚，我军每迂道秣马，又遇雨，粮运迟滞，师行七十余日，人马疲困，乞上缓军以待。"上进次西巴尔台，再进次额尔德尼拖洛海。噶尔丹屯克鲁伦河，闻上亲督师至，升孟纳尔山遥望，见御营，大惊，尽弃其庐帐、器械遁去。上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逐噶尔丹，并密谕费扬古要击，亲督大军蹑其后。次中拖陵，费扬古侦知噶尔彤走特勒尔济，遣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兵先往挑战，且战且却，诱至昭莫多。昭莫多者，蒙古语"大林"也，在肯特岭之南、土腊河之北。费扬古分兵三队，东则京城、西安诸军及察哈尔蒙古兵，屯山上。西则右卫、大同诸军及喀尔喀蒙古兵，沿河列阵。孙思克率绿旗兵居其中。并遵上方略，令官兵皆步战，俟敌却，乃上马冲击。噶尔丹众犹有万余人，冒死鏖斗，自未至酉，战甚力。费扬古遥望噶尔丹后阵不动，知为妇女、驼畜所在，麾精骑袭其辎重，敌大乱，乘夜逐北三十余里，至特勒尔济口，斩级三千余，俘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噶尔丹妻阿奴喀屯素悍，能战，亦殪于阵。噶尔丹引数骑远窜，费扬古令阿南达诣御营奏捷。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守科图。

寻命移驻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訷噶尔丹所往。甫至，噶尔丹潜使台吉丹济拉率千五百人入掠喀尔喀牲畜、糗粮，遣副都统祖良璧御却之，追至翁金河，丹济拉败遁。寻以马疲，请移军驻喀喇穆伦。会噶尔丹使其宰桑格垒沽英等来请纳款，上再幸塞外，驻跸东斯垓。召费扬古至行在入对，上褒其功，奏曰："军中机务，皆遵皇上指授，并未有所效力。况西路粮匮马乏，不能前进。及闻驾至克鲁伦，官兵无不奋发，不俟督责，力战破敌。奈臣庸劣，皇上穷追困蹙之寇，臣不能生擒以献，实臣罪也。"上曰："噶尔彤穷蹙，朕不忍悉加诛戮，不如抚而活之。"对曰："此天地好生之仁，非臣等所能测也。"赐御佩囊鞬弓矢，命还军。

三十六年春正月，阿南达自肃州奏哈密回人擒献噶尔丹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上以其疏录示费扬古，并赐胙肉、鹿尾、关东鱼，谕曰："时当上元令节，众蒙古及投诚厄鲁特等齐集畅春园，适阿南达疏至，众皆喜悦。尔独居边塞，不得在朕左右，故以疏示。并问尔无恙，即如与尔相见也。"

二月，上复亲征，自榆林出塞，诏费扬古密筹进剿。费扬古以去岁未生擒噶尔丹，请解大将军任，上不允，令便宜调遣军马。费扬古进次萨奇尔巴尔哈孙，丹济拉使来，言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饮药自杀，欲携其尸及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来归。费扬古以闻，上乃班师，令费扬古驻察罕诺尔以待。六月，丹济拉至哈密。费扬古有疾，诏昭武将军马思喀代领其军。还京师，仍领侍卫内大臣，进一等公，仍以未生擒噶尔丹疏辞，不允，因谕曰："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谏止，惟费扬古与朕意合，遂统兵西进。道路辽远，兼乏水草，乃全无顾虑，直抵昭莫多，俾奸狡积寇挫衄大败。累年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又曰："屡出征，知为将甚难。费扬古相机调遣，缓急得宜，是以济事。"

四十年，从幸索约勒济，中途疾作，上驻跸一日，亲临视疾，赐御帐、蟒缎、鞍马、帑银五千，遣大臣护之还京师。寻卒，赐祭葬，谥襄壮。以子辰泰袭一等侯、兼拖沙喇哈番。费扬古朴直有远虑。昭莫多破贼，费扬古令幕府具疏减斩馘之数，备言"师行迷道绝粮，皆臣失算，赖圣主威福，

徼幸成功，非意料所及”。幕府或咎其失体，费扬古曰“今天子亲御六师，如见策勋，易启穷兵黩武之渐，非国家福也。”及还京师，上尝命大臣校射，费扬古以臂痛辞。出语人云：“我尝为大将军，一矢不中，为外藩笑，损国家威重，故不敢与角耳。”

满丕，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世管佐领，自赞礼郎累迁御史，兼管佐领。以事夺官。从都统郎坦赴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议界，还授理藩院郎中。

二十九年，偕员外郎鄂齐尔赍敕宣示噶尔丹。时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统师往乌兰布通，上亲临边指授方略，满丕以噶尔丹奏书至，因言贼距大军仅百里，请往击之。上许之，遂赴乌兰布通督火器营，击败噶尔丹，得头等功牌。累擢理藩院侍郎。三十三年，费扬古进军图拉，尚书阿喇尼率蒙古兵为前哨，命满丕协同经理驿站。三十四年，命往归化城协理军务。三十五年，上亲征，命将两蓝旗兵赴费扬古军，自翁金趋图拉，破贼昭莫多。奉诏还归化城，察视凯旋官兵行粮，及抚辑降人。旋仍赴费扬古军，移驻喀尔喀游牧界外塔拉布拉克，侦防噶尔丹，收降其部人札木素等。未几，噶尔丹窜死，召还京，列议政大臣，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三十九年，命往四川勘抚番、蛮，同提督唐希顺攻复打箭炉。于是雅陇江滨瞻对、喇衮、革布什咱、绰斯甲布诸土目各率所属户口投诚。奏请授五品安抚司，其副为六品土百户，从之。擢正蓝旗蒙古都统，以疾乞罢，寻卒。

硕岱，喜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先世居尼雅满山，有昂郭都哩巴颜者，归太祖，硕岱其五世孙也。初授二等侍卫，兼甲喇额真。世祖幸南苑，硕岱与一等伯巴什泰及蒙古侍卫素尼并从。素尼猝拔刀杀巴什泰，硕岱即举所执长枪击素尼，立仆，禽之，置诸法。上嘉其勇敢，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授巴牙喇甲喇章京。

从将军卓布泰南征，渡盘江，击败李成蛟。复进攻李定国，度磨盘山遇伏，力战破之。又从将军济席哈讨定山东土寇于七。康熙初，擢前锋统领。吴三桂反，命率兵先诸军，发，驻守荆州。寻命参赞顺承郡王勒尔锦军务。未几，罢参赞，从将军穆占等攻长沙。三桂将马宝、胡国柱等犯永兴，硕岱往援失利，弃营入城。穆占劾之，还京师，罢官，夺世职。

二十九年，起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从定北将军瓦岱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侦贼远遁，遂还。寻偕都统噶尔玛率兵驻大同。三十五年，大将军费扬古出师西路，命硕岱署前锋统领，率大同护军二百八十人为前锋。噶尔丹遁往西路，命费扬古要击，侦贼至特勒尔济口，令硕岱率前锋挑战，诱至昭莫多，合围奋击，斩获无算。师还，擢内大臣，复世职，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五十一年，卒。子海绶，于雍正七年以护军校随大将军傅尔丹征准噶尔，击贼和通呼尔哈诺尔，阵没，议恤，予世职拖沙喇哈番。

素丹，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思哈子。袭世职，授护军参领。从裕亲王击噶尔丹，战乌兰布通，中箭伤。擢护军统领，命帅师驻大同。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素丹发兵与费扬古刻期并进。寻召赴行在，统前锋兵为导。上次克鲁伦河，素丹请俟费扬古军至夹击。师还，赐内厩马，改授前锋统领。以疾解任。

雍正初，命大将军年羹尧征青海，起素丹参赞军务。西宁郭隆寺喇嘛助乱，素丹与提督岳钟琪讨平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署固原提督。寻改正红旗满洲都统，列议政大臣，仍驻守陕西。七年，师征噶淮尔，命素丹将西安满洲兵出凉州，卒于军，赐祭葬，谥勤僖。

马斯喀，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思翰长子。初授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七年，自护军参领授武备院卿。二十八年，迁镶黄旗满州副都统。寻擢内务府总管、领侍卫内大臣，兼管火器营。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马斯喀率镶黄旗鸟枪兵以从，先期命与诸大臣议定出征营阵队伍序次。上驻郭和苏台，命阅留牧马群，议分马群为七，择水草佳处为牧地。上进驻西巴尔台，距克鲁伦河已近，而费扬古军未至图拉，谕王大臣集行营议。信郡王鄂札请驻师以待，马斯喀与内大臣苏勒达、明珠请进薄敌营，上从之。复进次克鲁伦河，噶尔丹望见御营严整，遂惊遁。上亲统师逐之，至拖诺山。授马斯喀平北大将军，率师进至巴颜乌兰。噶尔丹败于昭莫多，北走，所部丹巴哈什哈等诣马斯喀军降。马斯喀与费扬古师会，收集降人，遣兵卫送至张家口外，乃还师。列议政大臣，

复从上出塞，率师驻大同。

三十六年春，授昭武将军，移师驻宁夏，都统巴浑德、齐世，将军萨布素，都统兼前锋统领硕鼐，护军统领嵩祝，总兵王化行并参赞军务。寻命与费扬古会师，马斯喀以将军参赞费扬古军务。初，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盗马归噶尔丹，及噶尔丹死，复投策妄阿拉布坦。费扬古令马斯喀率师追之，次摩该图，不能及，引师还。上遣侍郎常绶等谕策妄阿拉布坦，得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以归，诛之。马斯喀坐追剿迟缓，当夺官，上命留内务府总管及佐领。

四十一年，授镶白旗蒙古都统。四十三年，卒，赐白金千，遣内大臣奠茶酒。发引，命皇子往送。赐祭葬，谥襄贞。

佟国纲，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图赖子。初隶汉军，领牛录额真，授侍卫。康熙元年，袭三等精奇尼哈番，授内大臣。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为乱，授安北将军，率师驻宣府。布尔尼乱定，引还。十六年，推孝康章皇后外家恩，赠佟图赖一等公，仍以国纲袭。二十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疏陈世系，请改入满洲，下部议，许以本支改入满洲。二十八年，命与内大臣索额图等如尼布楚，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等议立约定界。

二十九年，大将军裕亲王福全率师讨噶尔丹，以图纲参赞军务。八月己未朔，师次乌兰布通，噶尔丹屯林中，卧驼于前，而兵伏其后。图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于阵。丧还，命皇子迎奠。将葬，上欲亲临，国纲弟国维及诸大臣力阻，乃命诸皇子及诸大臣皆会，赐祭四坛，谥忠勇。上以翰林院撰进碑文不当意，乃自为制文，有曰：“尔以肺腑之亲，心膂之寄，乃义存奋激，甘蹈艰危。人尽如斯，寇奚足殄？惟忠生勇，尔实兼之！”雍正初，加赠太傅。

迈图，亦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乌进，国初自哈达来归。迈图初授侍卫，从信郡王多尼下贵州，破明桂王将李成蛟于凉水井，李定国于双河口、于鲁噶。从康亲王杰书徇福建，讨耿精忠，授行营总兵，战黄岩，克建阳。从将军拉哈达破郑锦将何佑于太平山，复兴化，拔泉州。从将军赉塔破锦将刘国轩、吴淑于蜈蚣山，复长泰。皆有功。康熙二十五年，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兼佐领。寻署前锋统领，从征厄鲁特，战乌兰布通，阵没，谥忠毅，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格斯泰，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先世居瓦尔喀。父赫勒，归太祖。从伐明，攻献县，先登。入关，西讨李自成，破潼关。下江南，徇浙江，破明兵嘉兴城下。以牛录额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

格斯泰初为睿亲王护卫，从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从都统玛奇下云南，破贼石门坎、黄草坝，克云南会城，皆有功。累擢前锋参领兼管佐领。从国纲战乌兰布通，国纲战没，格斯泰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乘胜追贼至河岸，阻于淖，贼麇集，格斯泰力战，与迈图等皆殁于阵。师将发，上赐之马，格斯泰请自选，得白鼻。或言白鼻古所忌，格斯泰曰：“效命疆场，吾夙愿也！何忌？”师还，裕亲王奏：“方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陈，众皆识为格斯泰也。”赐祭葬，视副都统，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

阿南达，乌弥氏，蒙古正黄旗人。祖巴赖都尔莽柰，初事察哈尔林丹汗。林丹汗败走，率所部二百三十余户保哈屯河。逾岁，归太宗，授一等梅勒章京。从攻宁远，败明兵。复从攻锦州，战死，赠三等昂邦章京。

父哈岱，年十七，从父攻宁远，敌矢殪父马且踣，哈岱不遑甲，驰入阵，下马掖其父超乘，步从击敌，与俱还。太宗嘉其勇，厚赉之。父死，袭世职。屡从伐明，败明兵。入关定江南，徇浙江，击腾机思，讨姜璮，取舟山，皆在行间。康熙间，授内大臣。讨吴三桂，命与侍卫阿喇尼征喀喇沁、翁牛特、苏尼特诸部兵，分驻大同、河南、兖州，备调发。卒，谥勤壮。

阿南达，哈岱次子也，以一等侍卫兼佐领。康熙八年，鳌拜败，坐党附罪斩，圣祖特宽之。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掠喀尔喀诸部，命偕喇嘛商南多尔济赍敕谕罢兵。噶尔丹遣使入朝，而侵掠如故。二十九年，命往会喀尔喀诸部兵讨噶尔丹，以尚书阿喇尼、都统额赫纳等先后率师出塞。阿南达还奏言：“噶尔丹为托多额尔德尼击败，侦卒还报，有二人共一骑者，有削木为兵者，状至穷蹙。请发兵讨之。”上命选察哈尔兵六百，率以赴图拉，益额赫讷军。寻阿喇尼请移西路军会剿，阿南达率兵渡瀚海，会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败贼于乌兰布通。三十一年，命赴宁夏招和硕特部台吉巴

图尔额尔克济农来降，擢正黄旗蒙古都统。三十二年，闻噶尔丹将取粮哈密，授郎坦为昭武将军，召阿南达还。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阿南达如喀尔喀诸部求习塞外途迳者二十人为导。上次克鲁伦河，噶尔丹将走还特勒尔济，阿南达方从费扬古自图拉向昭莫多。费扬古令阿南达等先击噶尔丹，伪败以致敌，至昭莫多，纵击败敌，事具《费扬古传》。阿南达赴行在奏捷，上召询战状，对曰："噶尔丹闻上亲征，惶骇窜走。不虞我兵绝其归路，突然交战，擒斩过半，死伤枕藉。属下人多怨怼，降者甚众，噶尔丹深以为悔。费扬古虑涉矜张，疏报捷，特约略言之。"上乃班师，命阿南达驻守肃州。寻移军边境，詗噶尔丹踪遗迹。阿南达遣兵分驻昆都伦、额济内诸处。复与提督李林隆移炮赴布隆吉尔，度要隘留军策应，乃还肃州。上以其章示议政诸臣，奖阿南达防边能称职也。

噶尔丹自昭莫多败后，部众多离散。噶尔丹多尔济者，其妻弟也，阴持两端。阿南达至布隆吉尔，获其逻卒，纵归招之降，遂遣使通款。阿南达因其使檄哈密回部："噶尔丹且至，当禽献。"即传语噶尔丹多尔济："噶尔丹至哈密，哈密且禽献，当为哈密助。"未几，噶尔丹遣族子顾孟多尔济等与达赖喇嘛、青海诸台吉通声闻。阿南达复至布隆吉尔侦知之，率兵追及于素尔河，擒其使人，以其书十四函驰奏。

三十六年，哈密回部擒噶尔丹子色卜腾巴尔珠尔及其从者徽特和硕齐等，送阿南达。继又获厄鲁特土克齐哈什喀。土克齐哈什哈实戕我使臣马迪，至是始就擒。先后槛送京师。寻复疏言厄鲁特晋巴彻尔贝来降，询知噶尔丹穷促状。是岁上复亲征，命与林隆率甘州兵二千出布隆吉尔。次塔尔河，闻噶尔丹已死，所部台吉丹济拉将窜巴里坤依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因往追之，未及，上命还驻布隆吉尔。丹济拉诣哈密乞降，昭南达护使谒上行在。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奉命率兵驻西宁。四十年，卒，赐祭葬。雍正二年，追谥恪敏。

阿喇纳，阿南达长子。少袭其祖哈岱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进散秩大臣。策妄阿喇布坦继噶尔丹为寇，侵哈密。五十四年，上命尚书富宁安视师，屯巴尔库尔。五十五年，授阿喇纳参赞大臣，选八旗察哈尔劲卒及尝从阿南达出塞者，得四百人，率之以行。五十六年，授富宁安靖逆大将军，令阿喇纳将一千三百人，自乌兰乌苏深入乌鲁木齐。至通俄巴锡搜山，俘一百数十人，收驼马牛羊，蹦其稼乃还。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富宁安复令率四千人自吐鲁番出边，至齐克塔木，破贼敌垒。进至皮禅，回民三百余以城降，师遂会富宁安于乌兰乌苏，引还。六十年，上命率师进取吐鲁番，因留驻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来犯，阿喇纳行与遇。令分兵为三，突入阵，策妄阿喇布坦败入林中，弃马步战，我师发枪击杀准噶尔兵百余，乃败走，逐北数十里，俘获甚众。授协理将军，筑城屯垦，为持久计。阿喇纳久居边塞，悉敌情，疏请进兵伊犁。下议政大臣议，以贼已远窜，暂缓进兵。雍正元年，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师征青海，命率兵二千驻布隆吉尔。贼酋阿喇布坦苏巴泰来袭，遣师追至推默尔，大败之。未几，卒于军。遗疏为父请谥，上特许之。赐白金千，遣官护丧归，谥僖恪，加拜他勒布喇哈番，以其子伍弥泰兼袭，合为三等伯。乾隆间，定封号曰诚毅。伍弥泰自有传。

吉勒塔布，李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觉善第三子。初授侍卫兼前锋参领。康熙十一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十三年，耿精忠叛，命偕副都统拉哈率师驻江宁。寻令援浙江。从将军贝子傅喇塔攻嵊县，与精忠将曾养性等战于黄瑞山，督兵乘夜分两翼冲击。又遣兵循山麓疾上，以鸟枪旁击之，养性败溃，克仙居。十四年，养性与叛将祖宏勋犯台州，吉勒塔布与都统沃申赴援，战于平山岭，殪贼四千余。夺梁蓬隘道，遇贼伏，尽歼之。直趋黄岩，副都统穆赫林督兵夹击，养性夜走温州。克黄岩，复战于上塘岭。攻温州，久未下。十五年，养性复以四万余人来犯，吉勒塔布遣兵分道逆击。进剿处州，过三角岭，循江度师。养性以百余舟屯江上，陆兵屯得胜山下，据险拒我师。吉勒塔布与总兵陈世凯分道拔贼垒，又以炮击贼舟，沉诸江。师次温溪渡口，击败精忠将马成龙等。斩千余级，遂与康亲王师会衢州。偕都统赉塔等击精忠将马九玉，战于大溪滩。吉勒塔布督兵逾三濠，进焚木城，克江山，九玉败遁。遂度仙霞岭，进克浦城、建阳诸县。从康亲王进次福州，精忠降。

十六年，击郑锦同安。十八年，与锦将刘国轩战于下坑、于欧溪头、于郭坑，皆胜，斩二千余

级，收海澄。与沃申驻师漳州。二十一年，师还，累擢护军统领、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七年，授兵部尚书，列议政大臣。

噶尔丹侵喀尔喀，上命吉勒塔布与都统巴海等征科尔沁诸部兵备边。寻命往苏尼特，度水草佳处为喀尔喀牧地。二十九年，命与尚书阿喇尼出塞，自归化至图拉置台站，率师会喀尔喀诸部，自洮濑河进攻噶尔丹，噶尔丹掠乌珠穆秦部，至乌勒辉河，我师与遇，分兵乘夜挑战。喀尔喀兵违节度，乱阵，战失利。吉勒塔布当夺官，命留佐领，率兵驻呼鲁固尔河。旋命与内大臣阿密达同驻克勒，待裕亲王师至，分三队以进。吉勒塔布为第一队，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三十年，诏移喀尔喀土谢图、车臣两部归附人牧近边。上出塞抚绥，令吉勒塔布与尚书马齐、班第等，先期集归附人于上都河、额尔屯河以待。上虑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掠喀尔喀，命吉勒塔布督喀尔喀诸部兵为备。三十一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降，罢兵归。三十五年，擢都统。三十六年，卒，赐祭葬。

殷化行，字熙如，陕西咸阳人。初以王姓成康熙九年武进士。十三年，从经略莫洛讨吴三桂，授守备。会王辅臣叛，莫洛遇害，化行被胁羁秦州，称病不为贼用。逾年，自拔归，总督哈占奏复原职，补火器营守备。从振武将军佛尼勒战牛头山，攻克上、下岭。三桂将王屏藩据汉中，以二万人犯宝鸡。大将军图海檄化行赴援，破敌，解西山堡围。复自大泥峪取两河关，复兴安州城。十九年，佛尼勒援永宁，化行为前锋，败敌托川，击走三桂将胡国柱于安宁桥。调援叙州，与西宁总兵李芳述守城，贼分三路来攻，击却之。图海、哈占合疏陈化行奋战状，特擢汉中城守营副将。二十年，逐国柱，迭战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诸处，屡克要隘，复马湖府城。

二十二年，追议辅臣叛时被胁，坐夺官。哈占以化行未为辅臣用，从征有劳，奏复原职，授直隶三屯营副将。二十三年，叙功加一等，授都司佥书，兼管副将事。二十五年，上幸畿东，化行扈从行围，赐上用佩刀。二十六年，擢福建台湾总兵，赐貂裘、白金。时议城台湾，化行言地皆浮沙，难以巩固。令部下人致树一，植为城，数日而成。诸部亦各植木城，缮治甲兵，防御以固。三十年，移襄阳。陕西旱，米价腾贵，民多流移。诏发襄阳米二万石水运至商州，改陆运至西安。命内阁学士德珠与化行及总督丁思孔往督水陆挽运，并护流民还里。三十二年，移登州。复移宁夏。

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三路出师，发陕西兵当西路，遣刑部尚书图纳会将军、督、抚及河西提、镇议进兵事。化行陈方略，诏报可。时绿旗兵统于振武将军孙思克，率凉州总兵董大成、肃州总兵潘育龙及化行自宁夏出塞，会大将军费扬古进剿。化行领所部兵三千至翁金河，简精卒前进，遇敌昭莫多。山崖峻削，其南渐陁，有小山横亘，化行据其巅，麾军士毕登。敌猝至山腹，发炮击之，噶尔丹率众死斗，锋甚锐。化行使告费扬古曰："贼阵坚，宜遣一军冲其胁，贼妇女辎重俱在后阵，劫之必乱。"费扬古从之。化行望山下两军将薄阵，鼓行而下，敌披靡，死伤枕藉。噶尔丹败遁，诏班师。是役化行功最。

三十六年，疏请率兵二千至郭多里巴尔哈孙侦禽噶尔丹。会上西巡，将幸宁夏，化行迎谒，奏请行围花马池观军容。上曰："师行赖马力。今噶尔丹未灭，宁夏兵至花马池，往来七八日，马必疲。猎细事耳，罢猎而休马，以猎噶尔丹何如？"乃令化行率所部兵五百人从昭武将军马思喀复出塞。寻命化行参赞军务，谕谓绿旗总兵官未有授参赞者，并赐孔雀翎。师次郭多里巴尔哈孙，会大将军费扬古兵。进至洪郭罗阿济尔罕，噶尔丹死，诏班师。化行还宁夏。

三十七年，请复本姓。叙昭莫多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擢广东提督。三十九年，琼州营游击詹伯豸等扰黎人，黎人王镇邦为乱，以化行约束不严，降级留任。四十年，连、阳瑶为乱，里入峒、油岭二排尤凶横。化行率总兵刘虎驻师里入峒，遣副将林芳入排，使执为乱者以献。瑶人戕芳及所从兵役。上命尚书嵩祝为将军，令化行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讨之。四十一年夏，会师连州，分扼要隘，瑶人惧，缚献为乱者李贵，邓二等，置诸法，余悉就抚。寻追按芳被戕，化行、虎不能救，虎夺官，化行休致。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化行迎谒，授其子纯四等侍卫。四十九年，卒。

潘育龙，字飞天，甘肃靖远人。初入伍，从征李来亨等于茅麓山，有功。康熙十四年，王辅臣叛，育龙从副将偏图攻三水、淳化，复从扬威将军阿密达战泾州。宁夏道梗，大将军董额使育龙赴提督陈福军，自红河川、白马城诸要隘转战七昼夜，达宁夏。驻灵州，招抚散卒。总督哈占调援山

阳，败贼于甘沟口。十五年，从抚远大将军图海夺平凉城北虎山墩。累擢守备。十七年，吴三桂兵犯牛头山、香泉，育龙从总兵王好问等出间道击破之。十八年，克梁河关，斩三桂将李景才、景文略等，薄兴安，三桂将谢泗、王永世以城降。叙功，擢都司佥书，叛将谭宏据川东，育龙从哈占进剿，复大竹、渠县。迁游击。

二十七年，以总督噶思泰荐，擢甘州副将。学士达瑚等自西藏使旋，至嘉峪关外，为西海阿奇罗卜藏所掠。将军孙思克使育龙偕游击韩成等捣其巢，斩级四百有奇，阿奇罗卜藏遁。事闻，诏嘉奖。三十年，赴宁夏防剿噶尔丹。时改肃州协为镇。即以育龙为总兵。三十一年，降番罕笃与罗卜藏额林臣、奇齐克等复叛，育龙追至库列图岭，斩四十余级，获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尔丹属回塔什兰和卓等五百余人入犯，度三岔河，育龙击禽之。三十五年，从征噶尔丹，遇贼昭莫多，飞炮中育龙右颐。益力战，贼败遁。师还，召至京师，上抚视其创，命御医诊视，赐衣一袭。移镇天津。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四十年，擢陕西提督，赐孔雀翎。四十二年，上西巡，育龙迎谒山西，赐御书榜。驻跸渭南，阅固原将卒校射，顾大学士马齐等曰："朕巡历诸省，绿旗无如潘育龙兵者。"命加秩。寻特授镇绥将军，领提督如故。四十九年，上幸五台，育龙迎谒，赏赉优渥，亲制诗章宠之。时有陈四等率妻子游行鬻技，走马上竿，屣索算卦，俗名曰卦子。人既众，遂为盗。育龙捕得五百九十余人。有司谳鞫，因疏请饬各省督抚责所属乡村堡寨，遇令改业，编户为民，给荒地开垦，马骡牲畜变为牛种，载入《赋役全书》。下部议行，寻以病累疏乞休，诏辄慰留。五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襄勇。

孙绍周，改籍陕西西安。袭世职，授二等侍卫。累迁广西庆远协副将。雍正初，总督鄂尔泰奏开古州、都江河道，以定旦、来牛二寨苗梗路，檄绍周统广西兵赴古州诸葛营，与贵州副将赵文英会剿，尽平贼寨。擢云南提督，赐花翎。调古北口，以病解任。乾隆十八年，卒。高宗追念育龙军功，特予恩骑尉世职，以绍周子忱嗣。

之善，育龙从孙，仍籍甘肃靖远。初从育龙征噶尔丹。昭莫多之役，力战中枪，诏来京师医治。四十二年，上幸西安，之善迎谒临潼，授蓝翎侍卫，赐孔雀翎。补肃州镇标游击。策妄阿喇布坦以二千人侵哈密，之善率兵二百击败之。上嘉其勇，超擢陕西潼关副将。从靖逆将军富宁安击准噶尔于乌鲁木齐，多俘获。雍正初，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布隆吉尔，与参将孙继宗引兵夹击，斩获无算。擢四川川北总兵，移镇陕西西安。之善以边外辽阔，当设卡路杜窥伺，乃遣兵于沙州西路伊逊察罕齐老图及察罕乌苏诺尔分路侦御。并以住牧熟夷数百户，分置诸要隘，诇敌情，督修西安城及沙州五堡，以二千四百户屯田沙州，筹牛种，建房舍。疏闻，上深嘉之，命署固原提督。谕曰："此军乃汝叔祖潘育龙所整理，为天下第一营伍，流风余韵，至今可观。若不能企及，何颜以对朕耶？"寻以目眚解任。十一年，卒。

额伦特，科奇哩氏，满洲镶红旗人，佛尼埒子也。佛尼埒卒官，家贫不能还京。四川总督哈占请留额伦特西安效力，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康熙二十三年，授西安驻防佐领。三十年，从将军尼雅翰逐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又从将军郎坦赴克锡图额，皆有劳。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从大将军费扬古出西路，破敌昭莫多。以功授世职拖沙拉哈番，擢协领。四十三年，上幸西安阅武，设宴，特命额伦特近御座，亲赐之饮。谕曰："尔父宣力行间，尔亦入伍能效力，故赐尔饮。"寻迁西安副都统。调荆州副都统。四十九年，擢湖广提督。五十二年，授湖广总督。寻命履勘湖南诸州县荒壤，得四万六千余顷。疏请听民开垦，六年后以下则起科。五十四年，命往按太原知府赵凤诏贪墨状，论罪如律。

厄鲁特策妄阿拉布坦犯哈密，上遣尚书富宁安等率师讨之。五十五年，命额伦特署西安将军，主军饷。策妄阿喇布坦自噶顺汛山后道沙拉侵青海，执台吉罗卜藏丹济布以去，命额伦特率师驻西宁，为青海诸部应援。五十六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侵西藏。命额伦特移军青海，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库库赛尔岭、拜都岭道皆宽广，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五十七年，策凌敦多布入西藏，破布达拉城，戕拉藏汗，执其子苏尔咱，遂据有

其地。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余里，多所斩获。疏入，上深嘉其勇。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于阵。五十八年，丧还，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忠勇。

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康泰，甘肃张掖人。初入伍，累擢至游击。从将军孙思克击噶尔丹，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四迁四川提督。额伦特驻西宁，泰率松潘兵千余出黄胜关为应援。兵噪，夺官，命自具鞍马从军。从额伦特入藏，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于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赠都督同知，谥壮能。

弟海，陕西凉州总兵。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赠世职拖沙喇哈番。

论曰：厄鲁特亦出于蒙古，析为四卫拉特。其一曰绰罗斯，牧伊犁。噶尔丹戕兄子自立，乃号准噶尔，移帐阿尔泰山，兼有四卫拉特。北侵喀尔喀，南侵卫藏。圣祖再亲征，乃摧败以死。乌兰布通之役，噶尔丹败遁，我军亦重衄。佟国纲以元舅死绥。及战昭莫多，费扬古麾饥疲之众，当困斗之寇，蹈瑕以破坚，则谋勇胜也。马斯喀、阿南达、吉勒塔布、化行、育龙先后在事有劳。额伦特孤军殉寇，青海之师，准部之灭，皆于是乎起。谨书之以著其本末。

清史稿卷二八二　列传第六九

高层云　沈恺曾　龚翔麟

姜希辙，字二滨，浙江会稽人。明崇祯间举人。顺治初，除温州教授。五年，以瑞安知县缺员，令暂摄。郑成功兵来犯，攻城，希辙督民守，遇事立应。援至，破成功兵齐云江上。九年，迁直隶元城知县。畿北饥，流民至者日以万计。逃人令方严，民虑溷入为累，辄拒不予食。希辙令察非逃人，使垦县中荒田，田辟，饥民以活。善决狱，民称之。

十五年，授工科给事中。吏得盗，自列义王孙可望家人，为买马，镶白旗丁为之因缘。希辙疏言："可望来归本朝，湔涤不暇，尚敢收亡命相关通？身为旗丁，岂复应桀骜冒法网？夫盗有根柢，有党羽，臣请收义王家人及旗丁穷治之。"上下其疏，罪人皆抵法。国初考功法，获逃人、辟荒田、督运漕粮，皆躐等升擢。希辙疏争非政体，不当开幸进。上方严罪贪吏，吏往往曲法罚锾。希辙疏言："例赎杖分有力无力，所轻重不过铢两间。今乃倍五倍十，不拘成数，不应则敲朴随之。是昔以罚省刑，今以罚济刑也。"命仍如定例。

十七年，上诏求言，希辙疏言："臣闻君臣一德，原未尝以忧劳之任独归之君父，为人臣诿卸责地也。臣观今日积习病根，大要有二，巧于卸肩者，假详慎以行推诿。畏于任事者，饰持重以蹈委靡。请进一德之箴，为中外诸臣诫。"师自江西下广东，州县供亿繁重。南赣巡抚报曲江、始兴两知县同时自戕。希辙疏言："大兵所集，米豆、草束、槽<⿰氵⿱⿰⿱⿰⿱⿰

议兴屯，设道厅董之。民田征赋，屯田征租，租视赋为重，民弃屯不耕。府县吏急考成，以屯租散入田赋，民失业。总督李荫祖行部至县，缙导观民间困苦状，荫祖疏闻，兴屯道厅悉罢。十七年，行取授山西道御史，乞养归。起河南道御史。

康熙初，郑成功已死，其子锦屯厦门。有议弃舟山者，缙上疏争之，略谓："浙江三面环海，宁波尤孤悬海隅，以舟山为外藩。不知行间诸臣何所见而倡捐弃之议？江海门户。敛手委之逆竖。夫闽海祇一厦门，数万之众，环而攻之，穷年不能下。奈何以已克之舟山增其巢穴。"福建总督李率泰议迁海滨居民，缙复疏争之。略谓："海滨之民，与贼狎处。一二冥顽贪狡，嗜厚利，通消息，以相接济者，固未必无之。但据所称排头、方田诸处，民或盗牧马，或缚穷民潜送厦门。当此两军相望，巡徼严密，虽有奸宄，安能飞渡？是其号令不肃，已可概见。"又云："派拨舵工、水手，公然不应。海上舵工名曰'老大'，其人必少长海舟内，外洋岛屿径路，靡不熟历，而后驾风使舵，操纵自如。奈何责之素不练习之民，视同里役，横加佥派？彼即勉强应役，技既不精，心复叵测。万一变从中起，将置数十万奋戈持满之士于何地？"两疏语皆切至。

圣祖亲政，顺治间建言诸臣坐迁谪者，次第赦还，惟议及逃人不在赦例。居数年，诏宽逃人禁。缙疏请敕部察当日建言被谪诸臣，存者召还录用，殁者归葬赠恤。寻命巡视长芦盐政。以改葬乞归。二十八年，卒于家。

缙廉而能，治事尤持正。妖人朱方旦言祸福，朝士多信之。缙曰："此妄男子耳，于法当诛。"方旦卒坐死。

德格勒，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掌院学士。李光地亟称其贤。圣祖时，召见讲论经史，尝扈从巡行。大学士明珠柄政，务结纳士大夫，将馈金为治装。德格勒以装具，固辞不受。会久旱，上命德格勒筮，遇夬。问其占，曰："泽上于天，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德格勒遂以明珠对，明珠闻，大恶之，时以蜚语上闻，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故并嫉之。二十六年，光地乞假归，入辞，面奏德格勒、徐元梦学博文优。逾月，上召尚书陈廷敬、汤斌等及德格勒、徐元梦试于乾清宫。阅卷毕，谕曰："朕政暇好读书，然不轻评论古人。评论古人犹易，评论时人更难，如德格勒每评论时人，朕心不谓然，故召尔等面试。妍媸优劣，今已判然。学问自有分量，毋徒肆议论为也。"二十七年，明珠罢。

未几，掌院学士库勒讷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与徐元梦互相标榜，下刑部论罪。故事，起居注数易稿然后登籍，德格勒所删易者，实未定稿也。谳上论斩，命改监候秋后处决，徐元梦亦坐谴。语详《徐元梦传》。光地还京师，上命尚书张玉书等以德格勒试卷示九卿，并诘光地。于是玉书等奏称德格勒文实鄙陋，光地亦以妄奏引罪，命从宽免究。德格勒寻遇赦，释归本旗。卒。

陈紫芝，字非园，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陕西道御史，力持风纪，绝外僚馈遗。巡视南城，捕大猾邓二置诸法。疏言："朝章国典宜画一，民间冠婚丧祭未有定制，请编纂礼书，颁行天下。"又请裁屯卫："以屯务属州县，则田赋可核逃盗可清。"诏并允行。

时督、抚、监司皆由廷臣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言路莫敢摘发。二十六年，紫芝上疏劾之，言："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上命夺汧官，遣直隶巡抚于成龙、山西巡抚马齐、副都御史开音布往按治。复谕廷臣，谓汧贪婪无人敢言，紫芝独能弹劾，即予内升。成龙等按得汧以前官福建布政使亏帑令属吏弥补，又派收盐商银九万，上荆南道祖泽深婪取于民又八万，谳上，论绞。保举汧为巡抚者，侍郎王遵训、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皆坐夺官。擢紫芝大理少卿。每谳狱，稍涉矜疑，即为驳正，多所平反。

紫芝以峭直受上知，同朝多侧目。无何，卒。或传紫芝一日诣朝房，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遂暴卒云。

笪重光，字在辛，江南句容人。顺治九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御史。巡按江西，与明珠忤，罢归。初，郑成功犯镇江，重光缒城乞援。事平，赐御书榜。卒，祀乡贤。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部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签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编鸡豚。”所言皆痛切。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诃叱之。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索优出，杖之四十。上闻，直宏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寻掌山东道，兼江南道如故。上十渐疏：“一曰，朋党交结之渐。始因交际为馈遗，渐以爱憎成水火。二曰，奢侈僭逾之渐。物力既殚，等威亦紊。三曰，文武讦讪之渐。督、抚、提镇挟私互讦，小吏效尤，何以使民无讼？四曰，绅士吹求之渐。有司视如仇雠，奸民以为鱼肉。五曰，上下奉违之渐。国家良法美意，奉行者徒有虚文，过当者反成弊政。六曰，名器混淆之渐。为生养万民计，守令宜用正途。七曰，常平侵渔之渐。贮谷久易浥损，又难盘察，不若听民输钱，数易稽而无朽蠹。八曰，河工兴建之渐。从古无不徙之河，治河惟去其太甚，不必议开议塞，借一劳永逸之辞，为逐利幸功之术。九曰，情罪过当之渐。如逃人止于鞭刺，过宿反至窜流，轻重不平，枉诬尤甚。十曰，积习胶固之渐。升迁则赶缺压缺，处分则忽重忽轻，视为故常，营竞特甚。”复疏论铨政不平，并下部议行。三十三年，迁奉天府府丞，兼学政。转通政司参议，署通政使。丁母忧归。服阕，病目，卒于家。

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蒽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高层云，字二鲍，江南华亭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列坐，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大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失藩臣体。”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著为令。

二十八年，京师旱，诏求言。层云疏论江、淮间行屯田扰民，请急停苏民困，上嘉纳之。迁通政司参议。二十九年，迁太常寺少卿，卒官。

沈恺曾，字乐存，浙江归安人。康熙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三十年，改山东道御史。喀尔喀率属内附，上亲出塞拊循。恺曾疏言：“巡行口外，为蒙古诸臣定赏罚，编户口，安插新附。但圣躬远出，间关崎岖，乘舆劳顿于外，群臣晏息于家，臣心何安？宜遣部院大臣经理，令逐一奏闻，仍与皇上亲行无异。乞传旨暂缓此行。”疏入，不报。上还京师，召恺曾入对，赐宴。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岁暮，以余孽未靖，复出塞。恺曾复上疏请回銮，语甚剴切。

顺天学政侍郎李光地有母丧，命夺情视事，光地请给假九月，言路大哗。恺曾疏言：“学臣关系名教，表率士子。使衰绖者衣锦论文，其何以训？宜令终丧，以隆孝治。阁臣职司票拟，理应委曲奏请，始不当有在任守制之票，既不当有仍遵前旨之拟。科臣职司封驳，阁臣票拟不当，科臣缴旨覆奏，固其职也。乃亦复默然，不知其所谓封驳者何在也？臣不敢以妄拟阁臣为嫌，劾奏央列为咎。”疏入，下九卿议，寻用彭鹏言，令解任在京守制。陕西提督孙思克请令富民纳粟佐军，恺曾论奏乞敕部停止，上是之。

入台七年，疏数十上，伉直敢言。历掌山西、江南浙江、河南道事，管登闻院。三十八年，巡两广盐课，多惠政，商民德之。报满留任一年。还京，复掌山西道。丁父忧，以广东运使罣误事连坐，罢官。四十四年，上南巡，召试行在称旨，赐御书。寻卒。

龚翔麟，字蘅圃，浙江仁和人。父佳育，字祖锡。自龙骧卫经历出知安定县，又自兵部郎中出为分巡通永道佥事，擢江南布政使，所至有声绩。入授光禄寺卿，命修《赋役简明书》，未竟。卒。

翔麟自副贡生授兵部主事，出榷广东关税。沿海诸税口，远者去省二千里，吏役苛索，商民重困。翔麟严其禁，并移行府县察究。康熙三十三年，考选陕西道御史，遂疏请以诸税口交府县征收，著为令。

寻命巡视西城。大学士熊赐履以误拟旨罢，复起为吏部尚书。翔麟疏劾："赐履窃讲学虚声，前因票拟错误。嚼毁草签，卸过同官。皇上从宽。放归田里。旋赐起用，晋位冢宰，毫无报称。其弟赐瓒包揽捐纳，奉旨传问，赐履不求请处分，犹泰然踞六卿之上。乞赐罢斥。"右通政张云翮，故靖逆侯勇子。勇妻李卒，云翮不居丧。翔麟疏劾："云翮纵非李出，嫡母、继母并制三年，岂可视为陌路？乞严加议处，以儆败类。"云贵总督赵良栋讨吴三桂，定云南，以叙功未允，为部下乞恩，屡有求请。翔麟疏劾："良栋效力行间，悉由皇上指授方略。荡平后叙功，既经廷议，重以睿裁，轻重无不允当。事阅十年，而良栋犹哓哓不已，妄肆荐扬，市恩于众，借矜己功。且越例求赐庄田、房屋，言词狂悖，大不敬。乞下所司定罪。"赐履雅负清望，良栋功臣，云翮功臣子，翔麟论列无所避，以是得直声。俄又劾赐履及侍郎赵士麟乱铨政，条列以上。

官御史十年，乞归，贫至不能举火，萧然不改恒度。寻卒。

高遐昌，字振声，河南淇县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湖南龙阳知县。以屯赋重，请减与民田同额。父忧去。服阕，补广东东莞知县，历茂名、信宜，护高州知府，皆有声。行取，擢刑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

四十六年，授户科给事中。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托合齐恃权不法，给事中王懿德列款疏劾。上方幸热河。遐昌诣行在继劾之。略言："托合齐欺罔不法，经懿德纠参，臣又何敢置喙？伏念其所以横恣，皆缘握权太过。自督捕裁，而所辖三营改归提督，悍将骄兵，毫无忌惮。请仍归兵部择司官督率，考勤惰、禁勒索，营务防汛，昼夜巡逻，即有奸匪，不得妄牵无辜，私刑酷讯。提督干预词讼，奸民构弁兵，择人而噬，民不聊生。请仍归大、宛二县，五城司坊、巡城御史以及府尹、治中。逃盗命案，归于刑部，一秉国法。提督管理街道，纵其兵丁肆为贪噬，势压官民。请五城分治，仍归司坊。每年工部保题司官督理，庶法官守制，无复轶越。此皆本朝旧例，当归所司，防微杜渐，不致成积重之势。"疏上，上以巡捕三营并步军统领，非自托合齐始。司坊管街道，畏惧显要，止知勒索铺户，故亦归并步军统领。今既累商民，即以遐昌兼管，期一年责以肃清。遐昌既任事，革除陋规，街道沟渠次第平治，兵民以安。两届报满，仍命接管。

托合齐阴图报复，欲伺隙中伤。五十年，上自畅春园还，见内城街道被侵占甚窄，召托合齐诘责之。托合齐奏外城尤窄。命尚书赫硕色等察勘，托合齐故引视僻巷，民居占官街得三百余间，谓皆遐昌任内所造，逮下刑部狱。尚书齐世武，托合齐党也，将刑讯，主事蒋晟持不可。乃议遐昌以官街邀民誉，应发奉天安置。托合齐党复哗，言遐昌受赂。严讯家属，定爰书，谓据供虽未受赂，但风闻街道旧规，铺户修房，每间与胥役钱二三百，以此例之，房三百余间，计钱七百五十千，当枉法赃律处绞。朝审，具冤状。尚书王掞、李天馥谓遐昌廉能为上知，宜从宽典富。宁安赞之，狱乃缓。会托合齐以病乞假，隆科多摄其职，因言托合齐罔上行私，横恣贪婪，及诬陷遐昌状。上命释遐昌，都人争赴狱舁之出，拥赴阙谢。及出都，送者填溢，醵金完悬赃。遐昌归，未几卒。

论曰：康熙间以直言著者，魏象枢、郝浴、杨素蕴、彭鹏、赵申乔辈，敭历中外，卓然为名臣。希辙、缙，自世祖朝已在谏垣，有献替。宏嘉论十渐，层云争国体，陈义皆甚高。若德格勒、紫芝、重光忤明珠、恺曾弹李光地、翔麟论熊赐履、赵良栋、遐昌抗托合齐，虽所纠绳贤不肖不同，謇謇匪躬，不为名慑，不为势挠，谥为"遗直"，殆无愧欤。

清史稿卷二八三　列传第七〇

拉锡子旺札尔　孙博灵阿图理琛

觉罗武默讷，正黄旗人，景祖第三兄索长阿四世孙也。顺治四年，授世职拖沙喇哈番，累进三

等阿达哈哈番，擢一等侍卫。康熙六年，授内大臣，管佐领。

十六年，命偕侍卫费耀色、塞护礼、索鼐瞻礼长白山，谕曰："长白山祖宗发祥之地，尔等赴吉林，选识路之人，瞻视行礼，并巡视宁古塔诸处，于大暑前驰驿速往。"五月己卯，武默讷等发京师。己丑，至盛京，东行。戊戌，至吉林。询土人，无知长白山路者。得旧居额赫讷殷猎户岱穆布鲁，言其父曾猎长白山麓，负鹿归，道经三宿，似去额赫讷殷不远。自吉林至额赫讷殷，陆行十日，舟行几倍之。宁古塔将军巴海令运米十七艘诣额赫讷殷，先发，并令协领萨布素护武默讷等行。六月丁未，武默讷等携三月粮，陆行经温德亨河、库埒讷岭、奇尔萨河、布尔堪河、纳丹弗埒城、辉发江、法河、卓隆鄂河，抵讷殷江干，米亦至。乃乘小舟，与萨布素分道行，溯讷殷江逆流上。

丙寅，会于额赫讷殷。一望深林无路，萨布素率众前行，伐木开道。遣人还告，行三十里，得一山，升其巅，缘木而望，长白山乃在百余里外，片片白光如积玉，视之甚晰。戊辰，武默讷前行。己巳，遇萨布素于林中。壬申黎明，大雾，莫辨山所向。闻鹤唳，寻声往，遇鹿蹊，循行至山麓，见周遭密林，中间平迤圆绕，有草无木。前临小林，尽处有白桦木，整若栽植，及旋行林外，仍弥漫无所见。跪诵敕旨，拜毕，雾开，峰峦历历在目，登陟有路。遥望之，山修而扈，既近，则堂平而宇圆，向所睹积玉光，冰雪所凝也。山峻约百余里，巅有池，环以五峰，其四峰临水拱峙，正南一峰稍低，分列双缺。池广袤约三四十里，夹山涧水喷注，自左流者为松花江，右流者为大小讷殷河，绕山皆平林。武默讷瞻拜而下。峰巅群鹿奔逸，仆其七，坠武默讷等前。时登山者正七人，方乏食，谢山灵赐。却行未里许，歘然雾合。癸酉，还至前望处，终不复见山光。七月庚辰，至恰库河，马疲甚。甲申，自恰库河乘舟还，经色克腾、图伯赫、噶尔汉、噶达浑、萨穆、萨克锡、法克什、多珲诸河，至松花江。八月丁未，还吉林，巡视宁古塔诸处。乙丑，还京师。

疏闻，诏封长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岳。十七年，命武默讷赍敕往封，岁时望祭如典礼。十九年，召入养心殿，命工绘其像以赐。谕曰："以此像俾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恩宠。"二十九年，卒，赐祭葬。

舒兰，纳喇氏，满洲正红旗人。父敦多哩，官刑部侍郎，兼佐领。坐鞫总督蔡毓荣罪，附和尚书希福从轻比，夺官，戍黑龙江。

舒兰自理藩院笔帖式迁主事。康熙三十八年，从侍郎满丕、都统乌达禅等，招降巴尔瑚三千余人，安置察哈尔游牧地，编隶佐领。未几，巴尔瑚佐领额克图叛，戕察哈尔副总管阿必达、骁骑校班第，掠马驼以遁。上命喀尔喀公锡卜推哈坦等率蒙古兵追剿，舒兰持檄传示蒙古诸贝勒台吉，并征察哈尔、厄鲁特兵，从乌达禅会剿，禽其渠。迁内阁侍读。

四十年，命偕侍卫拉锡往探河源，谕曰："河源虽名古尔班索里玛勒，其发源处人迹罕到。尔等务穷其源，察视河流自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诸处，宜详阅之。"四月辛酉，舒兰等发京师。五月己亥，至青海。庚子，至库库布拉克。贝勒色卜腾札勒与偕行。

六月癸亥，至鄂棱诺尔。甲子，西行至札诺尔。鄂棱周二百余里，札棱周三百余里，二诺尔距三十里许。乙丑，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南有山曰古尔班图勒哈，西南有山曰布瑚珠勒赫，西有山曰巴尔布哈，北有山曰阿克塔齐勒，东北有山曰乌阑都什，蒙古总名曰"库尔坤"即昆仑也。山泉出自古尔班图勒哈者，为噶尔玛瑭。出自巴尔布哈者，为噶尔玛楚木朗。出自阿克塔齐勒者，为噶尔玛沁尼。三山之泉，溢为三支河，即古尔班索里玛勒也。三河东流入札诺尔，札棱一支入鄂棱诺尔，黄河自鄂棱出。其他山泉与平地水泉，渊沦漯绕，不可胜数，悉归黄河东下。

丁卯，舒兰等自星宿海还，舍故道，循河流东南行，己巳，登哈尔吉山，见黄河折而东，至库库陀罗海山，又南绕萨楚克山，复北流，经巴尔陀罗海山之南。庚午，达阿木尼玛勒占穆逊山，山最高，云雾蔽之，不可端倪。蒙古人言长三百余里，有九高峰，积冰终古不消。常雨雪，一月得晴仅三四日。舒兰等自此返。壬申，至锡喇库特勒，又南过僧库尔高岭，更百余里，至黄河岸。见黄河自巴尔陀罗海山东北流，经归德堡北、达喀山南两山峡中，流入兰州。自京师至星宿海，七千六百余里。宁夏西自松山至星宿海，天气渐低，地势渐高。人气闭塞，行多喘息。九月，还京师，具

疏述所经，并绘图以进。

上谕廷臣曰：“朕于古今山川名号，虽在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至昆仑，目击详求，载入舆图。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众泉焕散，灿如列星，蒙古谓之‘鄂端塔拉西’，西番谓之‘索里玛勒’，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札棱鄂棱、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舒兰累擢内阁学士。四十五年，命往西藏封拉藏为翊法恭顺汗。回京得风疾，遣太医诊视。越二年，疾复发，乞休，许解任调治。五十二年，疾愈，起故官。是年以万寿恩典，复其父敦多哩故秩。寻迁工部侍郎。未几，坐事，降三秩调用。五十九年，卒。

拉锡，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自亲军校三迁二等侍卫，偕舒兰穷河源，进一等。雍正初，累擢本旗都统。以治事明敏，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授议政大臣。拉锡谙习旗务，奏事辄称旨，累被褒嘉，加授拖沙喇哈番。四年，以隐匿乌梁海事，尽削官职，降授一等侍卫，管太仆寺卿。寻仍擢镶白旗满洲都统，送署江宁将军、天津满洲水师都统，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子旺札尔，初授侍卫，袭世职。使从侍郎阿克敦与噶尔丹定界。如苏州、如浙江按事。累迁镶白旗满洲都统、理藩院侍郎、御前大臣。命赴金川察沿途驿站。金川平，擢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恪慎。

孙博灵阿，袭世职。初授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扑碉受创，卒。赠都统衔，进世职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

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命侍卫阿弥达诣西宁祭河神，再穷河源。还奏：“星宿海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更西有巨石高数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阿勒坦’为黄金，‘噶达素’为北极星，‘郭勒’为河，‘齐老’石也。崖壁黄金色，上有池，池中泉喷涌，酾为百道，皆黄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回旋三百余里。入星宿海，为黄河真源。”高宗命四库馆诸臣辑《河源纪略》识其事。阿弥达更名阿必达，大学士阿桂子，附见《阿桂传》。

图理琛，阿额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国子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坐事，夺职。康熙五十一年，特命复职，出使土尔扈特。

初，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从子阿喇布珠尔，假道准噶尔赴西藏谒达赖喇嘛。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奇构怨，阿喇布珠尔不得归，款关乞内属，诏封贝子，赐牧嘉峪关外党色尔腾，嗣阿玉奇遣使入贡，上欲归阿喇布珠尔。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札纳、郎中纳颜赍敕谕阿玉奇，假道鄂罗斯。

五月，图理琛等自京师启行，七月，至鄂罗斯境楚库柏兴。以假道故，待其国察罕汗进止。五十二年正月，许假道，乃行。还乌的柏兴，越柏海尔湖而北，抵厄尔库。鄂罗斯托波尔噶噶林遣其属博尔科尼来迎。噶噶林者，彼国所称总管也。图理琛等欲行，博尔科尼言噶噶林令天使当自水路行，而昂噶拉河冰未泮，请稍驻俟之。三月，自昂噶拉河乘舟抵伊摄谢柏兴，登陆。五月，抵麻科斯科，复乘舟自揭的河顺流行，经那里穆柏兴、苏尔呼特柏兴、萨玛尔斯科、狄穆演斯科诸地。七月，至托波尔。其地噶噶林名马提飞费多里鱼赤，迎至廨，留八日。仍遣博尔科尼护之行，抵鸦班沁登陆。自费耶尔和土尔斯科越佛落克岭，抵索里喀穆斯科，以路泞，守冻十日。复行，经改郭罗多、黑林诺付、喀山、西穆必尔斯科诸地。十一月，至萨拉托付，是为鄂罗斯与土尔扈特界。水自东北来，折而南，鄂罗斯号为佛尔格，土尔扈特号为额济勒。阿玉奇汗驻牧地曰玛努托海，距此十日程，以雪盛不能行。

五十三年四月，阿玉奇遣台吉祥伟征等来迎。五月，图理琛等渡额济勒河，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札尔玛穆特遣献马，却之。六月朔，至努玛努托海，阿玉奇择日听宣敕。图理琛等以上意谕之曰：“阿喇布珠而已赐爵优养，欲遣归而牧地，以策妄阿喇布坦方与尔交恶，恐为所戕。尔若欲令阿喇布珠尔归，当自鄂罗斯来迎。”阿玉奇曰：“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鄂罗斯乃嗜欲不同、言语不通之国也，天使归道当察其情状。鄂罗斯若以往来数故不假道，则我无由入贡矣。阿喇布珠尔荷厚恩，与归土尔扈特同，复何疑虑？”阿玉奇及纳札尔玛穆特等各赠马及方物，图理琛等以越境无

私交，却不受。阿玉奇待之有隆礼，留十四日，筵宴不绝。复附表谢奏。图理琛等遂行，由旧路归，鄂罗斯遣护如初。五十四年三月，还京师。

是役也，往返三载余，经行数万里。盖土尔扈特为鄂罗斯所隔，远阻声教。而鄂罗斯又故导我使纡道行。图理琛奉使无辱命，既归国，入对，述往还事状，并撰《异域录》，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呈上览。上嘉悦，寻授兵部员外郎。阿喇布珠尔亦遂留牧党色尔腾不复遣，再传至其子丹忠，雍正中，迁牧额济内河。

图理琛迁郎中。世宗即位，命赴广东察藩库，就擢广东布政使，调陕西。三年，擢巡抚。五年，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偕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等往定喀尔喀与鄂罗斯界。仍调兵部。六年，追议前定界时，与鄂罗斯使臣萨瓦鸣炮谢天，私立木牌，并擅纳鄂罗斯贸易人入界。又前任陕西巡抚时，将天下兵数缮折私给将军延信，逮问论斩。诏宥免，遣筑札克拜达里克城。高宗即位，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乾隆元年，以老解侍郎任，仍为内阁学士。二年，引疾去。五年，卒。

何国宗，字翰如，顺天大兴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命直内廷学算法。五十二年，命编辑《律历渊源》。未散馆，授编修。三迁至庶子。雍正初，授侍读学士，再迁至内阁学士。

三年，命视黄、运河道，奏请增筑戴村石坝，疏浚东昌城南七里河、城北魏家湾及德州城南减河。又以汶、泗泉源纡远，请专设管泉通判。又请修高家堰石堤。上皆允其请，并以高家堰石堤工冲要，命发帑兴修。复奏言："运河自临清以上，赖卫水以济。卫水源百泉，益以丹、洹二水，其流始盛。请疏百泉为三渠，洹河亦筑坝开渠引水，一分灌田，三分济运。"上从其议。旋以山东巡抚塞楞额奏言国宗等奉使所经州县，供亿白金七千六百有奇。上责国宗不惜物力，负任使，坐降调。五年，授大理寺卿。六年，复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六年，命与侍郎牛钮督修北运河减水坝，并浚引河。国宗等议捍护河西务北堤及耍儿渡鱼鳞坝，别开塌河淀下流贾家沽泄水河，建筑三里浅、筐儿港、张家庄诸处挑水坝。上命如议速行。九年，兼河东河道总督。田文镜奏戴村初建乱石、滚水三坝，汶水盛涨，自坝面流入盐河归海。国宗等增筑石坝，水不能过，濒河连年被患。请毁石坝，复为乱石、滚水坝。上责国宗勘工错误，贻害民间，夺官。

乾隆初，起充算学馆、律吕馆总裁。九年，赐秩视三品。寻授左副都御史。十年兼领钦天监正。十三年，迁工部侍郎。

康熙间，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遣使如奉天，循行混同、鸭绿二江，至朝鲜分界处，测绘为图。以鸭绿、图门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国宗弟国栋亦以通历法直内廷。五十三年，命国栋等周历江以南诸行省，测北极高度及日景。五十八年，图成，为全图一，离合凡三十二帧，别为分省图，省各一帧。命蒋廷锡示群臣，谕曰："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以此与九卿详阅，如有不合处，九卿有知者，举出奏明。"乃镌以铜版，藏内府。

高宗既定准噶尔，二十一年，命国宗偕侍卫努克三、哈清阿率钦天监西洋人往伊犁，自巴里坤分西北两路，测天度绘图。既还报，命署左都御史。二十二年，授礼部尚书。以京察举弟国栋，坐徇庇，夺官。寻授编修，直上书房。二十八年，复授内阁学士。是岁，上以诸回部悉定，复遣尚书明安图等往测天度绘图，是为《乾隆内府皇舆图》。二十六年，迁礼部侍郎。二十七年，以老休致。三十一年卒。

论曰：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圣祖东访长白山，西探河源，北抚土尔扈特，武默讷、舒兰、图理琛奉使称职。观所还奏，曲折详尽，历历如绘。国宗以明算事圣祖，又幸老寿，迨高宗朝，诣新疆测绘。康熙、乾隆两《内府图》皆躬与编摹。揆之于古，其裴秀、贾耽之伦欤？

清史稿卷二八四　列传第七一

蓝廷珍从弟鼎元林亮何勉

觉罗满保，字凫山、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图子监祭酒，

擢内阁学士，直经筵。

五十年，授福建巡抚。疏言福建、兴化、泉、漳等属十六州县皆濒海要地，请拣选直省卓异官除授。御史璩廷佑论其不可，部议以为然。诏下九卿等再议，卒从满保言。五十四年，擢福建浙江总督，命巡海。议自乍浦至南澳，沿海五千余里，建台、寨百二十七所，炮位千一百七十有八。别疏言："鹿耳门为台湾咽喉，澎湖为厦门藩卫，安平镇为水师三营重地，及海洋各口岸宜分极冲、次冲，筑墩、台，设汛巡守。并严察海舶出入，禁渔船私载米粮、军器。"又言："淡水、鸡笼山为台湾北界，其澳港可泊巨舰百余。更进为肩豆门，沃野百里，番社交据。请增置淡水营，设官驻防为后蔽。"皆报可。

六十年，凤山民朱一贵为乱。台湾知府王珍苛税滥刑，凤山民黄殿、李勇、吴外等集数百人谋变，一贵素贩鸭，托明裔以为渠。劫冈山塘、棣榔林二汛，掠军器，众益聚，遂破县城，进陷台湾。总兵欧阳凯等率兵御贼，师败绩，死之。台厦道梁文煊等走澎湖。满保疏闻，督兵趋厦门，值淫雨，乘竹兜从数骑行泥淖中。比至，籍丁壮剽悍能杀贼者悉充伍，严申军令，禁舟师毋登陆，民以不扰。淡水营守备陈策使诣厦门乞援，满保移会巡抚吕犹龙，遣兵自闽安渡淡水。未几，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舟师至，满保命统水陆军，会提督施世骠于澎湖，克期进剿。六月，世骠、廷珍攻鹿耳门，败贼安平镇，遂克台湾。上以台湾民附乱非本意，敕满保招抚。寻诸罗民杨旭等密约壮丁六百人，擒一贵及其党十二人，献世骠军前，槛送京师，磔于市。是役，自出师迄事平凡七日。上嘉满保调度有方，加兵部尚书。寻疏言："贼起，惟守备陈策鼓励兵民坚守汛地，待大兵进援，奋力效忠。"命擢台湾总兵。复疏劾珍纵役需索，致一贵乘机倡乱。文煊及所属官吏一无备御，退回澎湖，应夺官逮问，从之，文煊等论罪如律。秋，台湾飓作，满保以闻，谕："台湾有司平日贪残激变，及大兵进剿，杀戮之气上干天和，令速行赈恤。"

上杭民温上贵往台湾从一贵得伪元帅札、印，还上杭，煽乡人从贼。闻一贵诛，走江西，结棚匪数百，谋掠万载。知县施昭庭集营汛剿捕，擒上贵及其党十数人，并伏法。大学士白潢等条奏禁戢棚匪，满保疏言："闽、浙两省棚民，以种麻靛、造纸、烧灰为业，良莠不一。令邻坊保结，棚长若有容庇匪类，依律连坐。有司于农隙遍履各棚，严加稽察。浙江鄞、奉化等二十七县，福建闽、龙岩等四十州县，皆有棚民，宜如沿海州县例，拣员题补。"诏从之。

雍正三年，卒官。遗疏言："新任巡抚毛文铨未至，总督印信交福州将军宜兆熊署理，并留解任巡持黄国材暂缓起程，如旧办事。"诏嘉其得体，下部议恤，时尚书隆科多获罪鞫讯，得满保馈金交通状，世宗谕责满保谄隆科多、年羹尧，命毋赐恤予谥。

策，字钟侯，福建晋江人。由铜山守备调淡水。一贵陷台湾，策孤军力守一隅。奸人范景文入境煽诱，擒诛之。师下台湾，满保檄剿北路，复南嵌、竹堑、中港、后垄、吞霄、大甲诸社。以功擢台湾总兵，加左都督。卒。

施世骠，字文秉，靖海侯琅第六子。康熙二十二年，世骠年十五，从琅下台湾，委署守备。台湾既定，以功加左都督衔，授山东济南城守参将。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天津总兵岳升龙荐世骠从军。召试骑射，命护粮运至奎素，从大将军马斯喀追贼至巴颜乌兰。师还，假归葬。上褒世骠勤劳，命事毕仍还任。累迁浙江定海总兵。四十二年，上南巡，赐御书"彰信敦礼"榜。时海中多盗，世骠屡出洋巡缉，先遣裨将假商船饵盗，擒获甚众，斩盗渠江崙。四十六年，上南巡，询及擒斩海咨事，温谕嘉奖，赐孔雀翎。四十七年，擢广东提督。五十一年，调福建水师提督。

六十年，朱一贵为乱，陷台湾。世骠闻报，即率所部进扼澎湖，总督满保檄南澳总兵蓝廷珍等以师会。众议三路进攻。世骠谓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南风盛，不可泊。北路清风隙去府百余里，运饷艰。度贼必屯聚中路，宜直捣鹿耳门。时台地诸将吏皆退次澎湖，惟淡水守备陈策坚守汛地。世骠遣游击张驎等赴援，自统师出中路。选劲卒，乘小舟，载旗帜，分伏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门。贼踞炮台以拒。世骠登楼船督占，发炮中敌贮火药器，火大炽，贼惊溃。众军齐进，两港悉树我军帜，贼不敢犯，扬帆直渡鲲身。鲲身者海沙也，水浅，大舟不能过。是日海水骤涨八尺余，舟乘风疾上，遂克安平镇。翌日，战，破贼。贼悉众来犯，世骠遣守备林亮等进西港，游击朱文等越七鲲

身，自盐埕、大井头分道登陆趋台湾。世骠督将士指挥布阵击贼，贼溃，遂复台湾。一贵走诸罗，诸罗民缚以献，贼党擒斩略尽。台湾南北两路悉平留妻子守墓，上悉许之。赠太子太保，谥勇果。雍正元年，世宗命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以其子廷勇嗣。

世骠和易谦雅，治军严明。与琅先后平台湾，皆以六月乘海潮异涨度师。遂以成功。

蓝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从祖理器之。入伍，自定海营把总累迁温州镇标左营游击。巡外洋，屡获盗，盗皆畏避。以是为诸将所忌，谗于总督满保，将劾之。会关东大盗孙森等窃辽阳巨炮、战舰逸入海。圣祖震怒，责沿海疆吏严缉。廷珍出巡海，至黑水外洋与遇，力战，尽获森等九十余人，及其船舰、炮械。满保按部至温州，廷珍迎谒以告。满保叹曰："几失良将！"召入舟，厚抚之，亟疏荐，超擢福建澎湖副将。未几，迁南澳总兵。

六十年，朱一贵为乱，廷珍上书满保策破贼状，满保令统战船四百、将弁一百二十、官兵一万二千，会提督施世骠于澎湖，克期进剿。廷珍至澎湖，言于世骠曰："贼皆乌合，不足忧，惟胁从至三十万人，请檄示止歼渠魁，余勿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骠从之。师至鹿耳门，贼扼险拒守。诸将林亮、董芳当前锋，殊死战，廷珍率大队继之，连战皆捷。贼大溃，退保府治。世骠遣亮等自西港仔暗度，廷珍以大军蹑其后。贼在苏厝甲，与亮等决战，廷珍分兵驰赴之。贼望见旗帜，战稍却，乘胜追逐，遂大溃。夜驻犁头标，设伏以待，贼果至，四面突击，贼大乱，自相攻杀。追败之木栅仔，复败之莺松溪，遂入府城，秋毫无所犯，民大悦。一贵及其党李勇、吴外等皆就擒。分遣诸将复南北二路，署台湾总兵。秋，南路阿猴林余孽复起，讨平之。招降陈福寿等十数人，皆渠魁也。未几，世骠卒，廷珍摄提督。余贼黄殿等以次擒灭。

六十一年，授台湾总兵。雍正元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加左都督，赐孔雀翎，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世宗褒廷珍忠赤，惟屡勉以操守。二年，入觐，命赴马兰峪谒景陵，赏赍稠叠。七年，病闻，遣医诊视。寻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毅。子日宠，嗣世职，官铜山营参将。孙元枚，自有传。

族弟鼎元，字玉霖，力学负才。廷珍统师入台湾，鼎元参军事，著《平台纪略》。雍正元年，诏举文行兼优之士，贡入太学，有司以鼎元荐，大学士朱轼器之，用荐得召见。上书陈时政，上嘉纳。授广东普宁知县。居官有惠政，长于断狱。性伉直，坐事劾罢。总督鄂弥达白其诬，召诣京师。旋署广州知府。甫一月，卒。鼎元尝论台湾善后策，谓诸罗宜画地更设一县，总兵不可移驻澎湖。后诸罗析县曰彰化，更设北路三营，总兵官仍驻台湾，皆如鼎元言。

林亮，字汉侯，福建漳浦人。少习骑射击刺。生长海滨，岛澳险夷，舟航利钝，靡不讲求。初授台湾水师把总，累迁澎湖协守备。朱一贵陷台湾，官吏渡澎湖，居民汹惧。将吏以孤岛难守，佥议撤归厦门，各遣家属登舟。亮按剑厉声曰："朝廷疆土，尺寸不可弃！今锋刃未血，相率委去，纵避贼刃，能逃国法乎？请整兵配船，守御要害，贼至，决死战！战不捷，亮死，君等去未迟。"乃驰赴海口，申号令，驱将吏家属登岸，令敢言退厦门者斩。时粮绝饷匮，亮输赀买谷，碾米给军，制战攻器械，俟师至。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以亮忠勇，令当前锋，领舟师五百七十人抵鹿耳门。一贵党苏天威据炮台以拒，亮率六舰直进，发炮中敌，火起，毙贼无算。乘胜进攻安平镇，亮先登树帜，贼溃走。翌日，鏖战鲲身，驾舟横冲贼阵，复大败之。贼退至府城，世骠令亮分兵自西港仔暗度拊其背，廷珍以军继进，大战，贼死伤遍野，遂克府治。亮功最，迁台湾参将。雍正元年，叙平台湾功，加都督同知。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是年秋，入京，上深嘉之，擢水师副将，赐孔雀翎。

二年，授台湾镇总兵。亮以台湾初被兵，加意抚绥，整水陆兵防。又招抚生番一百八社、男妇一万八百余人。亮因番嗜色布、盐、糖，遣吏历各社赍赐之，因宣布德意，群番悦服。五年，移浙江定海，卒于官，赐祭葬。

何勉，字尚敏，福建侯官人。初授督标把总。康熙五十八年，薛彦文等聚后洋山为匪，勉奉檄捕擒之。六十年，从提督施世骠讨朱一贵，勉攻南路，擒其党杜会三、苏清等。又于北路获黄潜等二十六人。明年，迁台湾镇标千总。时一贵余党王忠等出没内山，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督捕治，总兵蓝廷珍檄勉侦缉。遣降卒为导，入凤山深箐中，获贼党刘富生，思拒捕，立擒之。擢北路营参将，

予拖沙喇哈番世职。雍正四年，水连沙等社叛番蠢动，总督高其倬檄从台湾道吴昌祚按治。勉攻北港，番请降，水连沙二十五社悉平。

迁湖广洞庭协副将。十年，贵州九股苗作乱，诏发湖广兵二千协剿。提督张正兴檄勉领兵五百赴贵州，进攻交汪寨。勉乘雾夹击，苗败遁，复据莲花峰筑屯。时贵州提督哈元生自台拱移军至，令勉攻其东。勉先登夺＜⿰屯土＞，贼窜走，掩击之，阵斩其渠，余众就擒。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调临元，复调广东左翼。五年，调台湾，寻又移南澳，署福建水师提督。乾隆十年，以疾乞休，诏解任回籍调治。寻召诣京师，以笃老，命原品休致。十七年，卒，赐祭葬。子思和，嗣世职。

二十七年，复官台湾总兵。

陈炯伦，字次安，福建同安人。父昂，字英士，弱冠贾海上，习岛屿形势、风潮险易。施琅征台湾，征从军，有功，授游击。累迁至碣石总兵，擢广东右翼副都统。尝上疏言："西洋治历法者宜定员，毋多留，留者勿使布教。"又以沿海居民困于海禁，将疏请弛之。会疾作，命炯伦以遗疏进，诏报可。

炯伦初以荫生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授台湾总兵，调广东高廉。坐事降台湾副将。复授总兵，历江南苏松、狼山诸镇。擢浙江提督。卒。

昂疏并言："臣详察海上诸国，东海日本为大，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文莱等数十小国，惟噶啰吧、吕宋最强。噶啰吧为红毛一种，中有英圭黎、干丝蠛、和兰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和兰西最凶很，与澳门种人同派，习广东情事。请敕督、抚、关差诸臣防备，于未入港之先，取其火炮。另设所关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下兵部，但令沿海将吏昼夜防卫，寝昂议。炯伦为侍卫时，圣祖尝召询互市诸国事，对悉与图籍合。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炯伦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云。

欧阳凯，福建漳浦人。起行伍，累官江南苏松水师营总兵。康熙五十七年，调福建台湾镇，以功加左都督。六十年，朱一贵作乱，官军遇贼于赤山，千总陈元战死。贼进攻凤山，把总林富战死，守备马定国自杀。凯率所部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御之春牛埔。参将罗万仓、游击孙文元，城守游击许云，守备游崇功，千总赵奇奉、林文煌，把总李茂吉率水师来会，力战破贼。次日，贼大至，凯力战，与忠义子龙彦俱没于阵，贼截凯首去。云，崇功、奇奉、文煌同日战死。茂吉被执，不屈，死。贼陷府治，万仓战死，文元奔鹿耳门投海死。同死者游击王九人、守备吴泰嵩。又有把总石琳，自汀州被檄至台湾，遇变破围，死之。六月，师克台湾。一贵既诛，获其党黄殿等，械送福州狱。雍正元年二月，贼破械斩关出，至下渡尾，都司阎威、守备杨士虑逐捕，杀数贼，被创死。先后议恤，凯赠太子少保，荫守备。云以下皆赠官、予世职有差。

罗万仓，甘肃宁夏人。官北路参将。凯战死，贼攻府城，万仓督将卒登埤，发大炮击贼，仆贼旗。贼大至，万仓出城与战，逾沟坠马，贼以竹篙刺其喉，犹挥刀杀贼乃死。妾蒋闻报，自经殉。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材力雄健。从总兵蔡元镇襄阳。补右营把总，累迁福建长福营守备，分防长乐县。滨海有磁澳，贼艘所出没。崇功廉得状，以兵二百伏隘口，入澳捕之。贼弃舟登岸，伏发，擒十七人。自是岛澳肃清。长乐水灾，崇功谒巡抚满保，请发粟平粜，民食以济。调台湾北路营守备，巡缉外洋，擒海贼陈阿尾等六十余人。迁水师游击。一贵作乱，崇功方出洋巡哨，闻报，率兵还赴安平，至则贼已炽，崇功急登岸赴敌。其婿蔡章琦叩马请一过家门区处眷属，崇功不顾，跃马挥众，杀贼甚众。五月朔，贼数万战于春牛埔，凯战死，崇功突围冲击，马被创，遂殁于阵。章琦，国子监生。闻崇功战没，赴海死。

论曰：家国承平久，禁网疏阔，官吏缘为奸，掊克聚敛，以取怨于民。台湾悬海外，一夫发难，郡县皆不守，镇将战死。满保闻乱，投袂即行。世骠、廷珍皆名将，能尽其材，遂以成功，有将将之略焉。世骠上承琅，廷珍下启廷枚，并为将门，致果克敌，谋勇兼之，亮以裨佐效死不去，系民望。勉入险擒渠。先后继廷珍后当干城之任，厥绩懋哉！

清史稿卷二八五　列传第七二

王紫绶　袁州佐　黎士宏

多宏安佟国聘王繻田呈瑞

王紫绶，字金章，河南祥符人。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乞养归，侨寓苏门山中，从孙奇逢讲学。居十有七年，母殁，服阕，康熙十二年，授江西赣南道副使。

吴三桂反，赣南总兵刘进宝有谋略，紫绶推诚结纳，预筹防御。既而江西降众屯垦者相继叛，惟赣南尚未动。紫绶与进宝谋：“闽、奥反已见端，赣南扼其间，应援前朝故事，设巡抚以资镇摄。”申疆吏上请，允之。十四年，贼势益炽，山寇蜂起，镇兵疲于奔命，乃练乡勇以辅之，屡杀贼有功。十五年，巡抚白色纯及进宝先后卒官，参将周球领镇兵。三桂将高得捷、韩大任据吉安，饷道绝，属县相继陷。大任屡致书劝降，送伪署巡抚札，紫绶斩其使。球以乏饷为难，紫绶集士商劝输间架税，得白金四万畀球，饷以无缺。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率禁旅下广东，为尚之信将严自明所败，兵退，距赣州三十里。自明约得捷由吉安会师夹击。紫绶荐降将许盛率所部漳州水兵五百人益师，夜泅江斫贼营，禁旅继之，击败自明。得捷等势孤，不敢复窥赣。镇兵出剿土寇，掠村民，紫绶曰：“乡民胁从，若并以贼论，赣南二府十六县将无孑遗。”戒镇将毋妄发兵，饬有司招抚，分别留遣，赈济难民，境内稍安。乃规复万安、泰和两县。自螺山间道达墨潭，可登舟，于是南昌道始通，运饷银十万至。又发附近仓谷赡军，人心大定。巡抚佟国祯亦自间道至，始知紫绶已擢浙江督粮道参政。赣南久不通驿报，大学士李霨言于朝曰：“紫绶死守危疆，三年于兹。为国惜才，援而出之，犹可大用。”故有是擢。紫绶闻命泣下。

十六年，上官，察积弊，叹曰：“粮官不可为也！漕截减而军困，白折浮而民困，吾安忍竭东南之泽而渔之？”一月即引疾去。迨开博学鸿词科，魏象枢以紫绶与汤斌同荐入试。放还。卒。

袁州佐，字左之，山东济宁人。顺治十二年进士，授陕西乾州知州。入为工部员外郎，迁郎中。有清直声，胥吏不敢牟利。时山陵工巨，经费浩穰，州佐曰：“民困极矣，寸缣尺缕，皆闾阎膏血！”力清乾没，司焚帛，省金钱钜万。出为陕西甘山道佥事。青海蒙古诸部觊得大草滩为牧地。康熙九年，偕提督张勇度地画界，坚拒，寝其议。自后青海蒙古诸部人不敢复窥边。岁协西宁馈运，负载千里，甘州民苦之，州佐力请得罢。甘州驻兵数千，待饷急，力为筹备，军得宿饱。十年，迁直隶口北道参议。地确民贫。逋课积累，仓储历岁侵渔，耗蚀无算。州佐请按籍核实，清宿蠹。大吏惧以失察得罪，阳韪而阴沮之。州佐擘画盘错，致疾乞休，未去官，卒。

州佐在甘州久，言边境要害战守状，原委靓然。谓边地民稀，宜用开中法，分河东盐引三之一输粟河西资军食。又宜简练乡勇，拔置卒伍，不待召募，可坐收精锐。时诏简监司具才望者入为卿贰，州佐在选，会卒，未及用。

黎士宏，字丑曾，福建长汀人。少读书山中二十年，笃于孝友。顺治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授江西广信府推官。锄强纠贪，奸宄敛戢。理谳牍，脱无罪数百人，时为语曰：“遇黎则生。”署玉山县事。兵后城中草三尺，不辨街巷，居民才三十二家。士宏立学建治，招集流亡，垦田定赋，民复旧业。裁缺，改授永新知县。政清狱简，与民休息。旧例二月开征，五月解其半。士宏陈于上官曰：“县小民穷，二月写租十石，贷银一两，三月可减至六石，四月则三石。请以四月开征，五月解，展两月之征，已为穷民留数万之粮。”布政使刘楗素宽仁，即允之。

甲诉乙悔婚。乡俗婚书各装为卷，书男女生辰。两造固邻旧，女生辰所素悉，伪为卷为证。士宏先问媒证：“乙得甲聘礼若干？行聘时有何客？”媒证出不意，妄举以对。复问甲，所对各异。擘视卷轴，竹犹青，笑诘之曰：“若订婚三载，卷轴竹色犹新，此非临讼伪造者乎？”甲乃服罪。县吏左梅伯有叔富而无子，梅伯纠贼劫杀之，获贼而梅伯逃。士宏抵任，叔妻哭诉，阴迹梅伯匿安福势宦家，故缓词曰：“此旧事。前官不了，余安能按之？”数月，梅伯归，叔妻复诉，置不问，梅伯且出收叔遗产，叔妻号于庭曰：“公号廉明，今宽杀人者罪，且占寡妇田，何得为廉明！”阳怒，批其牍曰：“止问田土，不问人命。”梅伯益自得，赴县诉理，乃笑谓曰：“候汝三载矣！”批其牍曰：“止

问人命，不问田土。”梅伯遂伏法。其善断狱多类此。考最，擢陕西甘州同知。复考最，擢江南常州知府。

吴三桂乱起，关陇震动，大吏疏请擢洮西道副使，未到官而洮，岷陷。边外群番乘乱内犯，肆剽掠，调署甘山道。王辅臣叛，河东失守。士宏以兵集当谋帅，言于巡抚，谓：“恢复河东，非用河西兵不可用。河西兵，非责之提督张勇不可。”疏入，授勇靖逆将军，节制诸镇。复兰州，士宏赞画功为多。署甘肃按察使，按失守官吏罪，务平允。宁夏兵叛，杀提督陈福，调宁夏道。严守御，安反侧，免卫所逋粮七万五千石。康熙十六年，寇平，以功进布政使参议。母老乞归，家居几三十年，卒，年八十。

士宏备兵甘山时，取晋辛宪英语：“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与恕。”因以名其堂。

多宏安，字君修，直隶阜城人。顺治五年，选拔贡生。康熙初，授广东灵山知县。兵后荒残，居无衙舍。宏安请免积年逋赋，招抚流移，捐给牛种，民得安耕稼。葺城垣，创学宫，缮官廨，捕除盗贼，灵山大治，士民刊石纪其绩。七年，迁奉天承德知县。旗、民抗法者，送部惩治，皆慑服。十年，擢陕西延安靖边同知。十六年，补江南淮安山盱河务同知。时高堰长堤溃决，淮水注宝应、高邮，不复出清口敌黄。黄水直注里河，运道淤浅，复随淮入堰，无由会清口下云梯关入海，近海口尽淤垫。宏安与河督靳辅筹策筑高堰，束淮敌黄，治烂泥浅诸故道，导清水入里河，运道乃通。修筑两岸及清口清江大闸，与淮工相表里。清河达云梯关数百里，葭苇榛芜，壅塞故道。用以水攻沙法。塞周桥、高涧诸闸，使清淮无旁泄，蓄全力攻积沙。十七年，大雨，淮盛涨，与黄并入海。治淮、治黄、治运，并收成效。十九年，擢淮安知府。二十年，擢淮扬道。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时方议浚下河、治高堰。宏安入觐，疏陈：“高堰宜急治，无论下河开浚与否。治堰法，砌石先安地钉，湖底水深，费帑甚繁。如用板若扫，水势荡掣，尤易摧残。惟密钉排桩，内实以碎石，庶可敌风浪，省金钱。十余年后，黄河刷深，则湖、河水俱卑，高堰既固，下河亦渐就理。”二十八年，迁江西布政使，乞归。后值黄、运两河溃溢，起用宏安。会病卒，祀灵山名宦。

佟国聘，字君莘，奉天人。以荫生补吏部笔帖式。康熙十年，授江南砀山知县，县当黄河冲，研求治河方略。擢归仁堤同知，调宿桃同知。擢贵州平远知府，河督靳辅疏留任，十余年倚如左右手。塞杨家庄、萧家渡决口，建朱家堂、温家庙二石坝，浚白洋引河九道，筑黄河南、北两岸堤，浚中河，靡役不从。久之，擢山东济宁道副使。道地为漕运枢纽，恤夫役，减苛税，除冗费，能举其职。复调监督高堰工程。三十八年，卒于官。

王繻，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学于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以岁贡生授直隶东明知县。粮赋多欺隐，易甲长，大户使族长督之，飞洒不行，流亡来归。民间养官马为累，力除之。抚盗魁，责以缉捕，盗绝迹。逃人诬攀良民，雪之。民有继妻素淫，欲并乱前妻女，不从，戕之死。繻谓母道绝，当故杀妻前夫子律论斩，报可，因著为例。母忧去，服阕，补获鹿。治驿有法，民不累于供亿。内迁户部员外郎，擢郎中。三十八年，出为江南粮储道。道旧有仓规银钜万，繻一摈勿取。将征漕，扁舟行县，惩其滥收者。至宜兴，宜兴民曰：“吾民四十年不见粮道，今飞来耶？”号曰：“飞粮道。”道库岁收银八十五两，为修船及弁丁运费。运丁预支行粮，例扣月息，丁益困，繻悉罢之。

四十年，擢江苏按察使。治狱仁恕，多所平反。宿州生携妻子出客授，妻兄女来视，居数日，妻子并中毒死，妻兄素有隙，疑其女置毒，告官，被刑诬服。繻疑之，问其室来往复何人，得十二岁学徒畏师严置碗食中状，事乃白。无锡民殴攻皮匠，匠死，僧与民仇，证为斗殴杀。繻察斗殴日月在保辜限外，诘曰：“伤重何不医？”出医方，则匠死于伤寒，僧乃服。上南巡，入觐，顾宋荦曰：“朕闻繻督粮时官声甚好。”时繻已病，遣御医视之，赐德里雅噶药一器，温旨慰谕，复赐御书。繻曰：“按察任大责重，卧治即辜恩。”引疾归，年甫五十。久之，卒于家。

田呈瑞，字介璞，山西汾阳人。康熙中，仕为中书舍人。出襄南河事。有堤当水冲，曰：“此堤一坏，万家其鱼矣！土堤易修易败，宜更以石。”家素丰，出私钱成之。以功擢大名道，未之任，调陕西临洮道。遇饥治赈，策马行郡县山谷间，豪右胥吏不敢为奸弊。呈瑞念救荒无善策，于兰州西石佛湾凿渠，教民造水车，引以溉田，岁增粟十余万石，民为建生祠。调浙江金衢严道，署粮储道，

征漕积弊尽洗涤之。值旱，冒暑省荒，感疾，乞归不得。五十九年，卒于官。

张孟球，字夔石，江南长洲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山东昌乐知县。入为工部主事，累迁礼部郎中。出督云南学政，父忧去，服阕，补福建粮驿道。驻防军食取给于漕。上游四郡阻滩险。故事，征解折色，官为采置，辄抑勒病商。孟球于延、建产米地平价购米，僦民船运省城，不假吏胥，诸弊尽绝。地多山岭，官吏滥用驿夫，孟球禁革私冒。遇大徭，预期发雇值，终其任无扰驿者。

调河南粮储道。河南漕粮，就卫辉水次收兑。旧无仓廒，又无额役，运船调之他省。天寒水涸，粮不时至，宿河干以待，遇雨雪则米湿霉变，又患盗窃。孟球始以羡余建仓。署布政使。

西藏用兵，调河南马骡万，凡骡马三需一夫，克期两月。孟球止宿郊外，躬自检阅。西路近陕诸郡遣吏往督之，尽除需索留难诸弊。凡五十四日，马驴如数遣赴军，而民不扰。擢按察使。兰阳民朱复业附白莲教，自称明裔，煽惑数县。孟球檄杞县知县宁君佐驰往捕治，尽获其党。上命尚书张廷枢往按，从孟球议，诛其与逆谋者，愚民被诱悉释之。淅川营兵博，知县崔锡执而罪之，兵哗，执南阳知府沈渊，众辱之，总兵高成不能治。时巡抚张圣佐坐谴，孟球护巡抚，曰："南阳地连襄、郧，急则铤而走险，事未可知。"密令附近诸县严守御，谕："止诛首恶，自首免罪。"得倡乱者七人诛之，不数日而事定。

康熙末，乞归，不复出。乾隆初，卒，年八十。

论曰：官监司卓卓有名氏，即平进至督抚，易耳。如紫绶等皆早退，遂以监司终。紫绶崎岖兵间，捍偏隅为民保障。州佐、士宏勤勤重民事，宏安赞治河，繻善断狱，孟球能应变，使得为督抚，其绩效当有大于是者。时方承平，仕得行其意，知止知足，必有说以自处矣。

清史稿卷二八六　列传第七三

王掞子奕清　奕鸿劳之辨

朱天保　陶彝任坪　范长发　邹图云

陈嘉猷　王允晋　李允符　范允＜⿰金芮＞　高玢　高怡

赵成穗　孙绍曾　邵璿

王掞，字藻儒，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掌院学士熊赐履所器。迁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以病告八年，起右赞善。提督浙江学政，严剔积弊，所拔多宿学寒畯。龙泉知县茅国玺以印揭荐武童，掞疏劾，国玺坐谴，别疏陈剔除积弊，报闻。累迁侍读学士。三十年，超擢内阁学士。三十三年，迁户部侍郎，直经筵。三十八年，调吏部，禁革临选驳查、临制买签诸弊，铨政以肃。偕尚书范承勋、王鸿绪督修高家堰河工。

四十三年，擢刑部尚书。刑部奏谳无汉字供状，掞言："本朝官制，兼设满、汉，欲其彼此参详。今狱词不录汉语，是非曲直，汉司官何由知之？若随声画诺，几成虚设。嗣后定谳，当满、汉稿并具。"诏报可，著为令。累历工、兵、礼诸部，务总纪纲，持大体。五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如故。五十二年，典会试。其冬，以疾疏辞阁务，温旨慰留。越年春，疾愈，仍入直。孝惠帝皇后祔太庙，议者欲祔于孝康章皇后之次，掞曰："孝康章皇后虽母以子贵，然孝惠章皇后，章皇帝嫡配也，上圣孝格天。曩者太皇太后祔庙时，不以跻孝端文皇后之今，上肯以孝康章皇后跻孝惠章皇后上乎？"礼部不从，上果以为非，令改正。

时上春秋高，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掞年七十余，自念受恩深，又以其祖锡爵在明神宗朝，以建储事受恶名，欲干其蛊。五十六年，密奏请建储，疏入，留中。是年冬，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复以为言，上不悦，遂并发掞疏，命内阁议处。忌掞者欲置重典，掞止宫门外不敢入。上顾左右，问："王掞何在？"李光地奏掞待罪宫门。上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令御史同奏，蹈明季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掞闻命趋入，免冠谢。上招掞跪御榻前，语良久，秘，人不能知。

六十年春，群臣请贺万寿，上勿许。掞复疏前事，请释二阿哥，语加激切。既而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连名入奏，上疑出掞意，大怒，召诸王大臣，降旨责掞植党希荣，且谓："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愍帝而不能守。明之亡，锡爵不能辞其罪。

揆以朕为神宗乎？朕初无诛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何。”令王大臣传旨诘揆，令回奏。时举朝失色，无敢与笔砚者。揆就宫门阶石上裂纸，以唾濡墨，奏言：“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越五日，诏缓议罪，与诸御史俱赴西陲军前效力。因揆年老，责其子奕清代往，为父赎罪。先是，揆尝密奏请减苏、松浮粮，言至剴切，疏久留中。至是忤旨，乃与建储奏疏一并掷还。是年冬，上自热河还京师。揆迎驾石槽，上望见，遣内侍慰问。六十一年元旦，诸大臣表贺，未列揆名，上发表命列名以进。翌日，赐宴太和殿，再召见西暖阁，赐坐，慰谕有加。寻起原官，视事如故。

雍正元年，以老乞休，世宗降旨褒嘉，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师备顾问。三年，上谕阁臣云：“王揆向人言，曾在圣祖前奏免苏、松浮粮，未蒙允行。朕查阅宫中并无此奏。”因责揆藉事沽名，并涉其子奕清、奕鸿谄附年羹尧，目为奸巧，乃遣奕鸿与奕清同在军前效力。六年，揆卒，年八十四。乾隆二年，奕清始请恤于朝，赐祭葬如制。

奕清，字幼芬。康熙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历官詹事，代父赴军，历驻忒斯、阿达拖罗海。奕清体羸善病，处之晏然。雍正四年，命赴阿尔泰坐台。又十年，乾隆元年，召还，仍以詹事管少詹事。乞假葬父，寻卒。

奕鸿，字树先。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湖南驿盐、粮储道。奕清赴军，奕鸿尽斥其产与俱。后命赴乌里雅苏台效力。居边十年，与奕清同释还，官四川川东道。引疾归，卒。

劳之辨，字书升，浙江石门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户部主事，迁礼部郎中。出为山东提学道佥事，报满，左都御史魏象枢特疏荐之，迁贵州粮驿道参议。师方下云南，羽书旁午，之辨安设驿马以利塘报。复以军米运自湖南，苦累夫役，白大府停运，就地采购，供亿无匮。二十四年，擢通政使参议，迁兵部督捕理事官。连遭亲丧。服阕，起故官。荐擢左副都御史，数有建白。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既废，上日夕忧懑。既，有复储意，王大臣合疏保奏，命留中。旋谕廷臣：“俟废太子疾瘳，教养有成，朕自有旨，诸王大臣不得多渎。”十二月，之辨密奏曰：“皇上之于皇太子，分则君臣，亲则父子。皇太子初以疾获戾，今疾已平复。孝友之本怀，固由至性。肃雍之仪表，久系群心。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布告中外，俾天下晓然知圣人举动，仁至义尽，大公无私。事莫有重于此者。今八荒清晏，一统车书，值星纪初周，光华复旦，七庙将行大祫，万国于以朝正。皇上以孝慈治天下，方且称寿母万年之觞，集麟趾繁昌之庆。而顾使前星虚位，震子未宁，圣心得无有遗憾乎？臣年已七十，报主之日无多，知无不言，统望乾断速行。自此以往，皇上待皇太子与诸皇子，尤愿均之以恩，范之以礼，则宜君宜王之美，不难上媲成周，远超百代。至万不得已而裁之以法，则非臣之所敢言也。”疏入，上不怿，斥为奸诡，命夺官，逮赴刑部笞四十，逐回原籍。

五十二年，赴京祝万寿，复原秩。逾年，卒于家。

朱天保，字九如，满洲镶白旗人，兵部侍郎朱都讷子。康熙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六年，典山东乡试。

五十七年正月，疏请复立二阿哥允礽为皇太子。时允礽废已久，储位未定，贝勒允禩觊得立，揆叙、王鸿绪等左右之，欲阴害允礽。朱天保忧之，具疏上，略曰：“二阿哥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于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为之羽翼，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潜德日彰，犹可复问安侍膳之欢。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月之祸，有不可胜言者。”疏成，以父在，虑同祸，徘徊未即上。朱都讷察其情，趣之入告。时上方幸汤山，朱天保早出德胜门，群鸦阻马前，朱天保挥之去。疏上，上欷歔久之。阿灵阿，允禩党也，媒孽之曰：“朱天保为异日希宠地。”上怒，于行宫御门召问曰：“尔云二阿哥仁孝，何由知之？”朱天保以闻父语对。上曰：“尔父在宫时，二阿哥本无疾，学问弓马皆可观。后得疯疾，举动乖张，尝立朕前辱骂徐元梦。于伯叔之子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尔知之乎？尔又云二阿哥圣而益圣，贤而益贤，尔从何而知？”朱天保亦以父闻之守者对。诘其姓名，不能答。上曰：“朕以尔陈奏此大事，遣人传问，或将尔言遗

漏，故亲讯尔。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必有同谋者。”朱天保对父与婿戴保同谋，遂逮朱都讷、戴保。

上复御门召问曰：“二阿哥因病拘禁，朕犹望其痊愈，故复释放，父子相见。教训不悛，始复拘禁。二阿哥以矾水作书与普奇，属其保举为大将军，并谓齐世、札拉克图皆当为将军。朕遣内侍往询，自承为亲笔。此事尔知之否？”朱都讷自称妄奏，应万死。上曰：“尔奏引戾太子为比。戾太子父子间隔，朕于二阿哥常遣内监往视，赐食赐物。今二阿哥颜貌丰满，其子七八人，朕常留养宫中，何得比戾太子？尔又称二阿哥为费扬古陷害。费扬古乃功臣，病笃时，朕亲临视，没后遣二阿哥往奠。尔何得妄言？尔希侥幸取大富贵，以朕有疾，必不亲讯。今尔始知当死乎？”辞连朱都讷婿常赍及金宝、齐世、萃泰等，并逮讯议罪。

朱天保、戴保皆坐斩。朱都讷与常赍、金宝皆免死荷校，齐世拘禁，萃泰夺官。

陶彝，顺天大兴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巡视两浙盐政。

六十年三月，彝与同官任坪、范长发、邹图云、陈嘉猷、王允晋、李允符、范允<⿰钅芮>、高玢、高怡、赵成穗、孙绍曾合疏奏曰：“皇上深恩厚德，浹洽人心，兹逢六十年，景运方新，普天率土，欢欣鼓舞，而建储一事，尤为巨典。恳独断宸衷，早定储位。”疏入，下内阁。时大学士王掞正密疏请建储。后数日，彝等疏又上，上震怒，斥掞植党希荣。于是王大臣奏请夺掞及诸御史官，从重治罪。越日，谕廷臣曰：“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称为国为君。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此朝食。可暂缓议罚，如八旗满洲文官例，俱委署额外章京，遣往军前效力赎罪。”雍正四年，世宗以诸御史不谙国体，心本无他，诏释归，以原职休致还籍。

坪，字坦公，山东高密人。康熙三十年进士。自刑部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转掌陕西道。赴军，驻忒斯河。大漠荒寒，盛夏冰雪，坪处之怡然。及归，闭户读书，终老于家。

长发，字廷舒，浙江秀水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授南城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广西道御史，转掌浙江道。遣戍，予额外主事衔，随都统图腊赴征西将军营。还，驻归化城。后命赴察汉新台。归，以原职休致。

图云，字伟南，江西南城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授大竹知县。行取礼部主事，考选河南道御史，转掌山东道，巡视东城。

嘉猷，字切叔，江南溧阳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自吏部员外郎考选山西道御史。五十六年，王掞密请建储。未几，嘉猷与同官八人亦合疏陈请，上疑之，掞几获罪，事具《掞传》。至是，嘉猷复与彝等申请，获咎。

允晋，直隶清苑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自户部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

允符，字揆山，浙江嘉善人。康熙二十六年举人，授什邡知县。行取江西道御史。

允<⿰钅芮>，字用宾，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安平知县。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

玢，字荆襄，河南柘城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自礼部郎中考选广东道御史，巡视东城。谪戍忒斯军营，运粮西藏。居塞上六年，著《出塞集》，备言屯戍之苦。释归，终于家。

怡，字仲友，浙江武康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长洲知县。善听讼，吏胥惮之。尚书韩菼，怡师也，其姻党系狱，以菼故请恕，怡怒杖之。迁鄜州知州，行取工部主事。考选山东道御史。谪戍时，年逾六十。以原职释归。

成穗，字德培，江南吴县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考选福建道御史。

绍曾，字二乾，浙江山阴人。康熙二十五年举人，授开县知县。行取户部主事，授四川道御史，赴军，驻归化城，地当孔道。故事，徭役供张，取给于戍员。绍曾清介无余资，困甚。迨释还，卒于途。又有邵璿，亦以疏请建储获罪。

璿，字玑亭，江南无锡人。自拔贡生授芮城知县。行取工部主事，授江南道御史，掌登闻院，

巡视北城。六十年，遣戍军前。时同谪者十三人，图云、允符、成穗、璿，皆死于塞外，而给事中刘堂，御史柴谦、吴镐、程镳续以言事谪，同时释还，仍为十三人，世称“十三言官”。堂，彭泽人。谦，仁和人。镐，汉阳人。镳，钱塘人。

论曰：理密亲王在储位久，未闻显有失德，而终遭废黜，圣祖手诏，若有深痛巨慝至不可言者。夫以圣祖之仁明，而不克全监抚之重，终父子之恩，谗人罔极，靡所不至，甚矣！掞力主复故，圣祖虽深罪之，固谅其无他心。劳之辨谏于初废，大臣拜杖，已非故事。诛天保争于再黜。遂以诛死，罪及其亲。一则但责其沽名，一则深疑其受指，故谴有重轻欤？彝等但坐谪戍，已为宽典，拳拳效忠，固人臣之义也。

清史稿卷二八七　列传第七四

佟国维　马齐子富良　马齐弟马武

马武子保祝阿灵阿子阿尔松阿揆叙

佟国维，满洲镶黄旗人，佟国赖次子，孝康章皇后幼弟，孝懿仁皇后父也。顺治间，授一等侍卫。康熙九年，授内大臣。吴三桂反，子应熊以额驸居京师，谋为乱，以红帽为号。国维发其事，命率侍卫三十人捕治，获十余人，械送刑部诛之。二十一年，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二十八年，推孝懿仁皇后恩，封一等公。

二十九年，师征噶尔丹，命参赞大将军裕亲王军务，次乌兰布通，与兄都统国纲并率左翼兵进战。国纲战没，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三十五年，从上征噶尔丹，出独石口，以驼运稽迟请罪，上贳之。三十六年，复从上征噶尔丹，噶尔丹窜死。叙功，还所镌级。四十三年，以老解任。

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病废幽禁，上郁怒成疾。国维奏：“皇上治事精明，断无错误。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请度日后若易于措置，祈速赐睿断。若难于措置，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意指熟虑施行为是。”上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诸大臣举皇子允禩，上愈不怿。旋以皇太子病愈，命释之。四十八年正月，召诸大臣诘熟先举允禩，实出大学士马齐。上召国维，举国维前奏语，问：“尔既解任，事与尔无与。乃先众陈奏，何意？”国维对：“臣虽解任，蒙皇上命为国舅，冀圣躬速愈，故请速定其事。”上曰：“将来措置难易，至时自知之。人其可怀私而妄言乎？”次日，复谕曰：“尔每言祝天求佛，愿皇上万岁。嗣后惟深念朕躬，谓诸皇子皆吾君之子。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是即俾朕易于措置也。”阅月，上已定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又谕曰：“尔乃国舅，又为大臣。皇太子前染风疾，朕为国家计，安可不行拘执？后知为人镇魇，调治全愈，又安可不行释放？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不知尔肆出大言，激烈陈奏，果何心也？诸大臣闻尔言，众皆恐惧，遂欲立允禩为皇太子，列名保奏。朕临御已久，安享太平，并无所谓难措置者，臣庶亦各安逸得所。今因尔言，群小复肆为妄语，诸臣俱终日忧虑，若无生路。此事关系甚重，尔既有此奏，必有确见，其何以令朕及皇太子、诸皇子不致殷忧，众心亦可定？其明白陈奏。”国维引罪请诛戮。上复谕曰：“朕特为安抚群臣，非欲有所诛戮。尔初陈奏，众方赞尔，谓如此方可谓国家大臣。今尔情状毕露，人将谓尔为何如人？朕断不加尔诛戳，尔其无惧，但不可卸责于朕。观尔言迷妄，其亦为人镇魇欤？”五十八年，卒，赐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傅，谥端纯。世宗手书“仁孝勤恪”榜，命表于墓道。子隆科多，自有传。

马齐，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斯翰子。由荫生授工部员外郎。历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二十四年，出为山西布政使，擢巡抚。马齐入觐。上褒其居官勤慎，勉以始终如一。久之，上命九卿举督抚清廉如于成龙者，以马齐及范成勋、姚缔虞对。寻命偕成龙、开音布往按湖广巡抚张汧贪黩状。初命侍郎色楞额往按上荆南道祖泽深，并令察汧，色楞额曲庇，不以实陈。马齐与成龙覆按，具得汧、泽深贪墨状，并色楞额论罪如律。

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时俄罗斯遣使请定界，诏遣大臣往议。马齐疏言：“俄罗斯侵据疆土，我师困之于雅克萨城，本可立时剿灭，皇上宽容，不忍加诛。今悔罪求和，特遣大臣往议，垂之史

册，关系甚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使臣并参用汉员。”诏如议行。寻命偕尚书张玉书等勘阅河工。二十九年，列议政大臣。都御史与议政，自马齐始。寻迁兵部尚书。时喀尔喀诸部避噶尔丹侵掠，举族内向。诏沿边安插，命马齐偕侍郎图布等先期檄左右翼部长至上都河、额尔屯河两界以待。上出塞，喀尔喀诸部朝行，在定诸王、贝子、公等爵秩牧地。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命马齐往按，置诸法。调户部尚书。三十年，上亲征噶尔丹，命马齐檄喀喇沁、翁牛特兵备战，还京师，兼理藩院尚书。噶尔丹旋败遁，诏来春复亲出塞，命先期往宁夏安置驿站。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赐御书“永世翼戴”榜。

四十七年冬，皇太子允礽既废，储位未定，佟国维奏请速断。上召满、汉文武诸大臣集畅春园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上意在复立皇太子，而诸皇子中贝勒允禩觊为皇太子最力，诸大臣揆叙、王鸿绪及佟国纲子鄂伦岱等为之羽翼。集议日，马齐先至，张玉书后入，问：“众意谁属？”马齐言众有欲举八阿哥者。俄，上命马齐毋预议，马齐避去。阿灵阿等书“八”字密示诸大臣，诸大臣遂以允禩名上，上不怿。明年正月，召诸大臣问其日先举允禩者为谁，群臣莫敢对。上严诘，群指都统巴琿岱。上曰：“是必佟国维、马齐意也。”马齐奏辨。巴琿岱言汉大臣先举。上以问大学士张玉书，玉书乃直举马齐语以对。上曰：“马齐素谬乱。如此大事，尚怀私意，谋立允禩，岂非为异日恣肆专行计耶？”马齐复力辨，辞穷，先出。翌日，上谕廷臣曰：“马齐效用久，朕意欲保全之。昨乃拂袖而出，人臣作威福如此，罪不可赦！”遂执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下狱。王大臣议马齐斩，马武、李荣保坐罪有差，尽夺其族人官，上不忍诛，命以马齐付允禩严锢，李荣保、马武并夺官。

四十九年，俄罗斯来互市，上念马齐习边事，令董其事，李荣保、马武皆复起。寻命马齐署内务府总管。五十五年，复授武英殿大学士。

世宗即位，降敕褒谕，予一等阿达哈哈番，寻命袭其祖哈什屯，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进二等伯，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进太保。三年，复降诏褒其忠诚，加拜他喇布勒哈番，以其子富良袭。十三年，引疾乞罢，许致仕。乾隆四年，病笃，高宗谕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举朝大臣未有及者，命和亲王及皇长子视疾。寻卒。年八十八，赠太傅，谥文穆。子富兴，袭爵，坐事黜，以富良袭，进一等伯。十五年，加封号曰敦惠。

富良，自散秩大臣授銮仪卫銮仪使，累迁西安将军，兼领侍卫内大臣。卒，谥恭勤。

马武，马齐弟。初授侍卫。兼管佐领。累擢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因马齐得罪夺官。旋起内务府总管，迁镶白旗蒙古都统。世宗即位，授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四年，卒，命视伯爵赐恤，授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

马武子保祝，初授侍卫。累迁直隶提督，以病解任，起正红旗蒙古都统。卒，谥恭简。

阿灵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第五子。初任侍卫，兼佐领。康熙二十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擢镶黄旗满洲都统。阿灵阿女兄，上册为贵妃。贵妃薨，殡朝阳门外，阿灵阿举家在殡所持丧。与兄法喀素不睦，欲致之死，乃播蜚语诬法喀。法喀以闻，上震怒，夺阿灵阿职，仍留公爵。寻授一等侍卫，累迁正蓝旗蒙古都统。擢领侍卫内大臣、理藩院尚书。四十九年，与揆叙、王鸿绪等密议举允禩为皇太子。上以马齐示意诸大臣，予严谴，不复穷治兴大狱。五十五年，卒。

子阿尔松阿，降袭二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刑部尚书。雍正二年，世宗召诸大臣谕曰：“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惟阿灵阿、揆叙为甚。当年二阿哥之废，断自圣衷。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乃阿灵阿、揆叙攘为己力，要结允禩等，造作无稽之言，转相传播，致皇考愤懑，莫可究诘。阿灵阿子阿尔松阿柔奸狡猾，甚于其父。令夺官，遣往奉天守其祖墓。并将阿灵阿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以正其罪。”四年，命诛阿尔松阿，妻子没入官。乾隆元年，以阿灵阿墓碑立祖茔前，墓已迁而碑尚存，命去之。妻子释令归旗。

揆叙，字凯功，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子。康熙三十五年，自二等侍卫授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累擢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奉使册封朝鲜王妃。寻充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迁工部侍郎。

初，明珠柄政，势焰薰灼。大治园亭，宾客满门下。揆叙交游既广，尤工结纳，素与允禩相结。皇太子既废，揆叙与阿灵阿等播蜚语，言皇太子诸失德状，杜其复立。四十七年冬，上召满、汉大臣问诸皇子中孰可为皇太子者，揆叙及阿灵阿、鄂伦岱、王鸿绪等私与诸大臣通消息，诸大臣遂举允禩。事具《马齐传》。

五十一年，迁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疏言："近闻外省塘报，故摭拾大小事件，名曰'小报'，骇人耳目，请饬严禁，庶好事不端之人，知所儆惧。"诏允行。五十六年，卒，谥文端。雍正二年，发揆叙及阿灵阿罪状，追夺揆叙官，削谥。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鄂伦岱，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纲长子。初任一等侍卫。出为广州驻防副都统。康熙二十九年，擢镶黄旗汉军都统，袭一等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鄂伦岱领汉军两旗火器营，出古北口。扈跸北巡塞外。三十六年，擢领侍卫内大臣。坐事降一等侍卫。寻授散秩大臣。四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九年，命出边管蒙古驿站。世宗立，召还，授正蓝旗汉军都统。

雍正三年，谕曰："鄂伦岱与阿灵阿皆党于允禩。当日允禩得罪，皇考时方驻跸遥亭，命执允禩门下宦者刑讯，具言鄂伦岱等党附状。鄂伦岱等色变，不敢置辨。四十九年春，皇考自霸州回銮，途中责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悍然不顾。又从幸热河，皇考不豫，鄂伦岱日率乾清门侍卫较射游戏。皇考于行围时数其罪，命侍卫鞭挞之。鄂伦岱顽悍怨望，虽置极典，不足蔽辜。朕念为皇祖妣、皇妣之戚，父又阵亡，不忍加诛。令往奉天与阿尔松阿同居。"四年，与阿尔松阿并诛，仍谕不籍其家，不没其妻子。

子补熙，自廕生授理藩院员外郎，袭国纲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官至绥远城将军。卒，谥温僖。

论曰：理密亲王既废，自诸皇子允禟、允<⿰讠礻我>辈及诸大臣多谋拥允禩，圣祖终不许。诚以储位至重，非可以觊觎攘夺而致也。佟国维陈奏激切，意若不利于故皇太子，语不及允禩而意有所在，马齐遂示意诸大臣。然二人者，皆非出本心，圣祖谅之，世宗亦谅之，故能恩礼勿替，赏延于后嗣。若阿灵阿父子、揆叙、鄂伦岱、王鸿绪固拥允禩最力者，世宗既谴允禩，诸臣生者被重诛，死者蒙恶名，将安所逃罪？鸿绪又坐与徐乾学等比，被论。事别见，故不著于此篇。

清史稿卷二八八　列传第七五

鄂尔泰弟鄂尔奇　子鄂弼　鄂宁

张廷玉子若靄　若澄　若渟　从子若溎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国初有屯泰者，以七村附太祖，授牛录额真。子图扪，事太宗，从战大凌河，击明将张理，阵没，授备御世职。雍正初，祀昭忠祠。

鄂尔泰，其曾孙也。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二年，袭佐领，授三等侍卫。从圣祖猎，和诗称旨。五十五年，迁内务府员外郎。世宗在藩邸，偶有所属，鄂尔泰拒之。世宗即位，召曰："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坚。"深慰谕之。雍正元年，充云南乡试考官，特擢江苏布政使。于廨中建春风亭，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都耆献集》，以应得公使银买谷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振贷。察太湖水利，拟疏下游吴淞、白茆，役未举。

三年，迁广西巡抚，甫上官，调云南，以巡抚治总督事。贵州种家苗为乱二十余年，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请用兵，上未即许。巡抚何世瑛疏言种家苗药箭锬利，地势险阻，用兵不易，上即命世瑛招抚，久未定，诏谘鄂尔泰。四年春，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相错，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距云南四百余里。去冬乌蒙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距云南省城亦仅六百余里，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东川虽已改流，尚为土目盘据，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一百五十余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其为边患，自泗城土府外，皆土目横于土司。黔、奥以牂牁江为界，而奥属西隆州与黔属普安州越江互相斗入。苗寨

寥阔，将吏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奥，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境，其江内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乡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治夷，即以盗治盗，苗、猓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产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剿夷必练兵，练兵必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疏入，上深然之。

会石礼哈疏报遣兵击破谷隆、长寨、者贡、羊城＜□屯土＞诸隘，擒其渠阿革、阿给及诸苗之从为乱者，上命交鄂尔泰按谳。五月，鄂尔泰遣兵三道入：一自谷隆，一自焦山，一自马落孔。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抚苗民五百余户、二千余口，察出荒熟田地三万亩。又以镇远土知府刁澣、霑益土知州安于藩素凶诈，计擒之。者乐甸土司刁联斗乞免死，改土归流。鄂尔泰疏报种家苗悉定。上嘉其成功速，令议叙。旋条上经理种苗诸事，报可。十月，真除云贵总督。

四川乌蒙土司禄万钟为乱，侵东川。鄂尔泰请以东川改隶云南，上从之。仍命会四川总督岳钟琪按治，招其渠禄鼎坤出降。鄂尔泰令鼎坤招万钟，数往不就抚，乃檄总兵刘起元率师讨之，破其所居寨。万钟走匿镇雄土司陇庆侯所。五年，万钟诣钟琪降，庆侯亦诣钟琪请改土归流。上命钟琪以万钟、庆侯交鄂尔泰按谳。叙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三月，镇沅猓刁如珍等戕官焚掠，遣兵讨平之，获汝珍。泗城土知府岑映宸纵其众出掠，又发兵屯者相，立七营。鄂尔泰疏劾，令诸道兵候檄进讨，映宸乞免死存祀，改土归流。鄂尔泰请映宸送浙江原籍，留其弟映翰奉祀。七月，发兵与湖北师会讨定谬冲花苗，获其渠，降其余众。威远猓札铁匠等、新平猓李百叠等应如珍为乱。九月，鄂尔泰檄临元总兵孙宏本率师讨之，获札铁匠，降李百叠。威远、新平皆定。十一月，招降长寨后路苗百八十四寨，编户口，定额赋。得旨嘉奖，进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十二月，攻破云南猓窝泥种，取六茶山地千余里，划界建城，置官吏。

云南南徼地与安南接，前总督高其倬疏言安南国界应属内地者百二十里，请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祯奏办，上命鄂尔泰清察。鄂尔泰请与地八十里于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立界，上从之，敕谕安南。六年，维祯表谢，上嘉其知礼，命复与四十里。旋讨擒东川法戛土目禄天佑、则补土目禄世豪。按治米贴土目程永孝，论斩。永孝妻陆氏结猓猡为乱，檄总兵张耀祖讨之，攻克门坎山。师入，获陆氏。米贴平。广西八达寨侬颜光色等为乱，提督田畯不能讨。鄂尔泰遣兵往，侬杀光色以降。上命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发帑十万犒师。旋又抚贵州拜克猛、长寨、古羊等生苗百四十五寨。十月，万寿节，云南卿云见，鄂尔泰疏闻。

七年正月，命超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云、贵两省巡抚，提督、总兵，文知县、武千总以上，皆加级。三月，令按察使张广泗率师攻贵州丹江鸡沟生苗，破其寨，种人悉降。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地以次定。下部议叙，鄂尔泰疏辞，而乞予曾祖图扪封典，俾昭忠祠位得改书赠官，列大臣之末，上允其请，仍命议叙。七月，招安顺、高耀等寨生苗及侬、仲诸种人内附。十月，云南赵州醴泉出，鄂尔泰疏闻。上褒鄂尔泰化民成俗，格天致瑞，寻加少保。八年五月，招黎平、都匀等寨生苗内附。鄂尔泰既讨定群苗为乱者，诸土司慑军威纳土，疆理其地，置郡县，设营汛，重定三省及四川界域，而诸土司世守其地，一旦归版籍，其渠诛夷、迁徙皆无幸。

属苗内愤黩，乌蒙猓最狡悍，总兵刘起元移镇其地，恣为贪虐。六月，禄鼎坤及其族人鼎新、万福遂纠众攻城，劫杀起元及游击江仁、知县赛枝大等，尽戕其孥。鄂尔泰疏闻，请罢斥，上慰谕之。乌蒙既陷，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寨及东川禄氏诸土目皆起而应之，又令则补、以址诸寨要截江路，以则以擢诸寨窥伺城邑，东川境内挖泥、矣氏、歹补、阿汪诸寨东

川境外急罗箐，施鲁、古牛、毕古诸寨，及武定、寻甸、威宁、镇雄所属诸夷，远近响应，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鄂尔泰集官兵万数千人，土兵半之，分三路进攻，令总兵魏翥国攻东川。哈元生攻威宁，副将徐成贞副之。参将韩勋攻镇雄。翥国师行，土目禄鼎明遣行刺，被创，以总兵官禄代将。师进，焚苗寨十三。遣游击何元攻急罗箐，杀三百余，降一百三十余。游击纪龙攻才家海，破寨，尽歼其众。勋与苗兵遇于莫都，战一昼夜，破寨四，杀数百人。进攻奎乡，战三日，杀二千余。元生、成贞自威宁攻乌蒙，射杀其渠黑寡、暮来，连破寨八十余，击败其众数万，遂克乌蒙。鄂尔泰檄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詟栗。上奖鄂尔泰及诸将，以元生、成贞、勋为功首，发帑犒师。陇庆侯庶母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妇沙氏以不从乱，给诰命，赍银币，于是苗疆复定。鄂尔泰令于云、贵界上筑桥，命曰庚戌桥，以年纪其绩也。

是岁，永昌边外孟连土司请岁纳厂课六百，鹤庆边外＜⿰犭怒＞子请岁贡土物，鄂尔泰疏闻。上以边外野夷向化，命减孟连厂课之半。＜⿰犭怒＞子入贡，犒以盐三百斤。九年，疏请重定乌蒙、镇远、东川、威宁营汛。别疏请兴云南水利，浚嵩明州杨林海，开垦周围草塘，疏宜良、寻甸诸水，耕东城北漫海，筑浪穹羽河诸堤，修临安诸处工，暨通奥河道，皆下部议行。十年，召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叙定苗疆功，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上特命授一等伯爵，世袭。

师讨准噶尔，六月，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九月，师破敌额尔德尼昭，鄂尔泰檄大将军张广泗遣兵截袞塔马哈戈壁，断敌北遁道。寻疏请屯田。十一年六月，还京师。入对，言准部未可骤灭，用兵久，敝中国，无益，上颇然之。

十三年，台拱苗复叛。上命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以果亲王、宝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及大学士张廷玉等董其事。苗患日炽，焚掠黄平、施秉诸地。鄂尔泰以从前布置未协，引咎请罢斥，并削去伯爵。上曰：“国家锡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古今通义。”允其请，予休沐，仍食俸。寻命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月，世宗疾大渐，鄂尔泰仍以大学士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大臣丰盛额、讷亲、海望同被顾命。鄂尔泰与廷玉捧御笔密诏，命高宗为皇太子。俄，皇太子传旨命鄂尔泰等辅政。世宗崩，宣遗诏以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进一等精奇尼哈番。乾隆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授军机大臣，又辞兼管兵部，上不许，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合为三等伯，赐号襄勤。迭主会试，充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

四年，南河河道总督高斌请开新运口，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请复漳河故道，命鄂尔泰按视。寻加太保。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命王大臣会鞫，请夺鄂尔泰官逮问。上不许。十年，以疾乞解任。上慰留，加太傅。卒，命遵遗诏配享太庙，并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端。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以诗辞悖逆获罪，中藻出鄂尔泰门下，鄂尔泰从子甘肃巡抚鄂昌与唱和，并坐谴。上追咎鄂尔泰植党，命撤出贤良祠。

鄂尔泰弟鄂尔奇，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中，四迁至侍郎，历工、礼二部，署兵部。五年，擢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论劾坏法营私、紊制扰民诸状，鞫实，当治罪，上推鄂尔泰恩，宥之。十三年，卒。

鄂尔泰子鄂容安，鄂实，鄂弼，鄂宁，鄂圻，鄂谟。鄂容安自有传。鄂实与高天喜同传。

鄂弼初授三等侍卫，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出为山西巡抚，调陕西，署西安将军。擢四川总督，未上官，卒，赐祭葬，谥勤肃。

鄂宁，举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屡以员外郎署副都统，复自郎中擢礼部侍郎。出为湖北巡抚，调湖南，再调云南。师征缅甸，云南总督杨应琚战失利，鄂宁以实疏闻。明瑞代应琚，深入战死。鄂宁劾参赞额勒登额、提督谭五格逗遛失机。上奖鄂宁，加内大臣衔，即命代明瑞为云贵总督。寻以与参赞舒赫德合疏议抚失上指，夺内大臣衔，左授福建巡抚。迭降蓝翎侍卫。卒。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学士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

直南书房，以忧归。服除，迁洗马，历庶子、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五十九年，授刑部侍郎。山东盐贩王美公等纠众倡邪教，巡抚李树德令捕治，得百五十余人。上命廷玉与都统托赖、学士登德会勘，戮七人，戍三十五人而谳定。旋调吏部。

世宗即位，命与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应奉几筵祭告文字。赐荫生视一品，擢礼部尚书。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偕左都御史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上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户部。疏言："浙江衢州，江西广信、赣州、毘连闽、粤，无藉之徒流徙失业，入山种麻，结棚以居，号曰'棚民'。岁月既久，生息日繁。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督抚慎选廉能州县，严加约束。其有读书向学，膂力技勇，察明考验录用，庶生聚教训，初无歧视。"下督抚议行。命署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进文华殿大学士。六年，进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七年，加少保。

八年，上以西北用兵，命设军机房隆宗门内，以怡亲王允祥、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嗣改称办理军机处。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上偶有疾，奖廷玉等翊赞功，各予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廷玉请以子编修若靄承袭。十一年，疏言："诸行省例，凡罪人重者收禁，轻者取保。独刑部不论事大小、人首从，皆收禁，累无辜。请如诸行省例，得分别取保。刑部引律例，往往删截，但用数语，即承以所断罪。甚有求其仿佛，比照定议者，高下其手，率由此起。请敕都察院、大理院驳正，扶同草率，并予处分。"命九卿议行。大学士英祀京师贤良祠，复即本籍谕，祭命廷玉归行礼，并令子若靄从。弟廷璐督江苏学政，亦命来会。发帑金万为英建祠，并赐冠带、衣裘及貂皮、从参、内府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廷玉疏言："行经直隶，被水诸县已予赈，尚有积潦不能种麦，请敕加赈一月。"并议以工代赈。得旨允行。十二年二月，还京师，上遣内大臣、郎海望迎劳芦沟桥，赐酒膳。十三年，世宗疾大渐，与大学士鄂尔泰等同被顾命。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高宗即位，命总理事务，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合为三等子，仍以若靄袭。

乾隆元年，《明史》成，表进，命仍兼管翰林院事。二年十一月，辞总理事务，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赐号勤宣，仍以若靄袭。四年，加太保。寻谕："本朝文臣无爵至侯伯者，廷玉为例外，命自兼，不必令若靄袭。"又谕："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早入朝，炎暑风雪无强入。"十一年，若靄卒。上以廷玉入内廷须扶掖，命次子庶吉士若澄直南书房。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上谕曰："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廷玉言："宋明配享诸臣亦有乞休得请者。且七十悬车，古今通义。"上曰："不然。《易》称见几而作，非所论于国家关休戚、视君臣为一体者。使七十必令悬车，何以尚有八十杖朝之典？武侯鞠躬尽瘁，又何为耶？"廷玉又言："亮受任军旅，臣幸得优游太平，未可同日而语。"上曰："是又不然。皋、夔、龙比易地皆然。既以身任天下之重，则不以艰钜自诿、亦岂得以承平自逸？朕为卿思之，不独受皇祖、皇考优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亦不当言去，朕且不忍令卿去，卿顾能辞朕去耶？朕谓致仕之义，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为人臣者，设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复出力为国家治事？是不可以不辨。"因命举所谕宣告明列，并允廷玉解兼管吏部，廷玉自是不敢言去。然廷玉实老病，十四年正月，命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四五日一入内廷备顾问。是冬，廷玉乞休沐养疴，上命解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且令军机大臣往省。廷玉言："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愿得暂归。后年，上南巡、当于江宁迎驾。"上乃许廷玉致仕，命待来春冰泮，舟行归里。亲制诗三章以赐，廷玉入谢，奏言："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上意不怿，然犹为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次日，遣子若澄入谢。上以廷玉不亲至，遂发怒，命降旨诘责。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承旨，由敦为乞恩，旨未下。又次日，廷玉入谢。上责由敦漏言，降旨切责。廷臣请夺廷玉官爵，罢配享。上命削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仍许配

享。十五年二月，皇长子定安亲王薨，方初祭，廷玉即请南还，上愈怒，命以太庙配享诸臣名示廷玉，命自审应否配享。廷玉惶惧，疏请罢配享治罪。上用大学士九卿议，罢廷玉配享，仍免治罪。又以四川学政编修朱荃坐罪，荃为廷玉姻家，尝荐举，上以责廷玉，命尽缴历年颁赐诸物。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

乾隆三年，上将临雍视学，举古礼三老五更，谘鄂尔泰及廷玉。廷玉谓无足当此者，撰议以为不可行。四十三年，上撰《三老五更说》，辟古说踳驳，命勒碑辟雍。五十年，复见廷玉议，所论与上同，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子若靄，字晴岚。雍正十一年进士。廷试，世宗亲定一甲三名。拆卷知为廷玉子，遣内侍就直庐宣谕。廷玉坚辞，乃改二甲一名，授编修，直南书房，充军机章京。乾隆间，屡迁至内阁学士。若靄工书画，内直御府所藏，令题品鉴别，诣益进。十一年，扈上西巡，感疾，归卒。

若澄，字镜壑。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累迁至内阁学士。卒。若澄亦工画，亚若靄。

若渟，字圣泉。入资授刑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再迁郎中。出为云南澂江知府、四川建昌道。内擢太仆少卿，五迁至侍郎，历工、刑、户诸部。嘉庆五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七年，卒，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勤恪。

从子若溎，字树谷。雍正八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考选江西道御史，擢鸿胪寺少卿，六迁刑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命旌恤胜朝徇节诸臣，若溎请遍行采访。下大学士、九卿议，以为明史外兼采各省通志，专谥、通谥已至千五六百人，不必更行采访。若溎以老乞休。上南巡，屡迎谒。五十年，与千叟宴，御书榜以赐。归，又二年，卒。

论曰：世宗初即位，擢鄂尔泰于郎署，不数年至总督。廷玉已贰礼部，内直称旨，不数年遂大拜。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鄂尔泰稍后，委寄与相埒。庶政修举，宇内乂安，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顾以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高宗烛几摧萌，不使成朋党之祸，非二臣之幸欤？

清史稿卷二八九　列传第七六

朱轼　徐元梦　蒋廷锡子溥

迈柱白潢　赵国麟田从典子懋

朱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弟一。三十三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湖北潜江知县。潜江俗敝赋繁，轼令免耗羡，用法必持平。有斗殴杀人狱，上官改故杀，轼力争之，卒莫能夺。四十四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督陕西学政。修横渠张子之教，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士。故事，试册报部科，当有公使钱。轼独无，坐迟误被劾，士论为不平。会有以其事闻上者，上命轼毕试事。五十二年，擢光禄少卿。历奉天府尹、通政使。

五十六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请修筑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千七百九十丈。并议开中亹淤沙，复江海故道。又疏言：“海宁沿塘皆浮沙，虽长椿巨石，难期保固。当用水柜法，以松、杉木为柜，实碎石，用为塘根，上施巨石为塘。附塘为坦坡，亦用水柜，外砌巨石二三重，高及塘之半，用护塘址。塘内为河，名曰备塘河。居民筑坝积淤，应去坝浚河，即以其土培岸。”俱下部议行。杭州南、北两关税，例由巡抚监收。轼以税口五十余，稽察匪易，请委员兼理。部议以杭州捕盗同知监收，仍令巡抚统辖。五十八年，疏劾巡盐御史哈尔金索商人贿，上命尚书张廷枢、学士德音按治，论如律。五十九年，擢左都御史。六十年，遭父丧，命在任守制，疏辞，上不许，请从军自效。

上以山、陕旱灾，发帑五十万，命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劝粜治赈。轼往山西，疏请令被劾司道以下出资赡饥民，富民与商人出资于南省籴米，暂停淮安、凤阳等关米税。饥民流徙，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出资以赡者得题荐。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设厂医治。又疏言：“仓庾积贮，有司平日

侵蚀，遇灾复假平粜、借贷、煮粥为名，以少报多，有名无实。请敕详察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至因赈动仓谷，辄称捐捧抵补，俸银有限，仓谷甚多。借非实借，还非实还，宜并清核。”皆从所议行。别疏请令山西各县建社仓，引泉溉田。上谓：“社仓始于朱子，仅可行于小县乡村。若奏为定例，官吏奉行，久之，与民无益。山、陕山多水少，间有泉源，亦不能畅溉田。轼既以为请，即令久驻山西，鼓励试行。”轼自承时冒，乞寝其议，上不许。未几，川陕总督年羹尧劾西安知府徐容、凤翔知府甘文煊亏帑，请特简亲信大臣会鞫。上命轼往勘，得实，论如律。六十一年，乞假葬父，归。

世宗即位，召诣京师，充《圣祖实录》总裁，赐第。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予其母冷氏封。加吏部尚书衔，寻复加太子太保。充顺天乡试考官，嘉其公慎，进太子太傅。二年，兼吏部尚书。命勘江、浙海塘。三年，还，奏：“浙江余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民灶修筑。今民灶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山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兴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于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余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奇。”下部议行。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上命怡亲王胤祥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以轼副之。四年，请分设四局，各以道员领其事。二月，轼遭母丧，命驰驿回籍，论曰：“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内帑治丧，敕江西巡抚俟轼至家赐祭。轼奏谢，乞终制，上允解任，仍领水利营田，期八月诣京师。九月，轼将至，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许素服终丧。上以浙江风俗浇漓，特设观风整俗使，轼疏言：“风俗浇漓，莫甚于争诤。臣巡抚浙江，知杭、嘉、湖绍四府民最好讼。请增设杭嘉湖巡道，而以绍兴属宁台道。民间词讼冤抑，准巡道申理。”上从其请。六年，以病乞解任。上手诏留之。八年，怡亲王薨，命轼总理水利营田。寻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三年，议筑浙江海塘，轼请往董其役，上俞之，敕督抚及管理塘工诸大臣咸听节制。

高宗即位，召还，命协同总理事务，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时治狱尚刻深，各省争言开垦为民累，轼疏言：“四川丈量，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因请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余，以补报垦无著之数。大行皇帝洞烛其弊，饬停止丈量。而前此虚报升科，人册输粮，小民不免苦累。河南报垦亦多不实。州县田地间有未能耕种之处，或因山区硗确，旋垦旋荒。或因江岸河滨，东坍西涨。是以荒者未尽开垦，垦者未尽升科。至已熟之田，或粮额甚轻，亦由土壤硗脊，数亩不敌腴田一亩，非欺隐者比。不但丈量不可行，即令据实首报，小民惟恐察出治罪，勉强报升，将来完纳不前，仍归荒废。请停止丈量，饬禁首报，详察见在报垦之田，有不实者，题请开除。”又疏言：“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链之长，希著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上深嘉纳之。

乾隆元年，充《世宗实录》总裁。九月，病笃，上亲临视疾。轼力疾服朝服，令其子扶掖，迎拜户外。翌日，卒。遗疏略言：“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

上震悼辍朝，复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端。

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负一时重望。高宗初典学，世宗命为师傅，设席懋勤殿，行拜师礼。轼以经训进讲，亟称贾、董、宋五子之学。高宗深重之，《怀旧诗》称可亭朱先，生可亭，轼号也。子必阶，以荫生官至大理寺卿。基，进士，官至右庶子。必坦，举人，袭骑都尉。

徐元梦，字善长，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二十二年，迁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寻复迁侍讲。徐元梦以讲学负声誉，大学士明珠欲罗致之，

其迁词曹直讲筵，明珠尝荐于上。徐元梦以明珠方擅政，不一至其门，而掌院学士李光地亦好讲学，贤徐元梦及侍讲学士德格勒，亟称于上前，二人者每于上前相推奖。明珠党蜚语谓与光地为党。二十六年夏，上御乾清宫，召陈廷敬、汤斌、徐乾学、耿介、高士奇、孟亮揆、徐潮、徐嘉炎、熊赐瓒、励杜讷及二人人试，题为《理学真伪论》。方属草，有旨诘二人，德格勒于文后申辨，徐元梦卷未竟。上阅毕，于德格勒及赐瓒有所谯让，命同试者互校，斌仍称徐元梦文为是。

是时斌被命辅导皇太子，寻亦命徐元梦授诸皇子读。秋，上御瀛台，教诸皇子射，徐元梦不能挽强，上不怿，责徐元梦。徐元奏辨，上益怒，命朴之，创，遂籍其家，戍其父母。其夜，上意解，令医为治创。翌日，命授诸皇子读如故。徐元梦乞赦其父母，已就道，使追还。冬，掌院学士库勒纳奏劾德格勒私抹起居注，并言与徐元梦互相标榜，夺官逮下狱。二十七年春，狱上，当德格勒立斩，徐元梦绞。上命贷徐元梦死，荷校三月，鞭百，入辛者库。上徐察徐元梦忠诚，三十二年，命直上书房，仍授诸皇子读。寻授内务府会计司员外郎。四十一年，充顺天乡试考官。五十年，谕曰："徐元梦番译，见今无能过之。"授额外内阁侍读学士。五十一年，充会试考官。五十二年，擢内阁学士，归原旗。

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抚。上谕之曰："浙江驻防满洲兵，尔当与将军协同训练。钱粮有亏空，尔宜清理，无累百姓。至于用人，当随材器使，不可求全。"赐《御制诗文集》及鞍马以行。五十四年，疏言："杭州、绍兴等七府旱潦成灾，已蒙蠲赈，并截漕平出。未完额赋，尚有十三万余两，请秋成后征半，余俟来岁。"上允之。又疏陈修复万松岭书院，上赐"浙水敷文"，榜因请以敷文名书院。

五十六年，左都御史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缺员，吏部以请。上曰："是当以不畏人兼学问优者任之。"以命徐元梦。上谕科场积习未除，命甄别任满学政及考官不称职者，皆劾罢之。五十七年，迁工部尚书，仍兼掌院学士。六十年，上赐以诗，谓："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只此一人。"

世宗即位，复命直上书房，课授诸皇子读。雍正元年，命与大学士张鹏翮等甄别翰詹各官不称职者，勒令解退回籍。大学士富宁安出视师，命徐元梦署大学士。寻复命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总裁，调户部尚书。四年，以番译本章错误夺官，命在内阁学士之列效力行走，仍司番译。

八年，复坐前在浙江失察吕留良逆书，命同番译中书行走。十三年，充番译乡试考官。

高宗即位，命直南书房，寻受内阁学士。擢刑部侍郎，以衰老不能理刑名，疏辞，调礼部。充《世宗实录》副总裁。诏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命与鄂尔泰、福敏董其事。复命直上书房，课皇子读。乾隆元年，乞休，命解侍郎任，加尚书衔食俸，仍在内廷行走，领诸馆事。二年，上监雍，疏请以有子升堂配享，改宰我、冉求两庑，而进南宫适、虑不齐升配。下大学士九卿议，以有子升祀位次子夏，余寝未行。复乞休，上曰："徐元梦年虽逾八十，未甚衰惫，可量力供职。"四年正月，召同诸大臣赋柏梁体诗。寻加太子少保。

六年秋，疾作，遣太医诊视，赐参药。冬十一月，疾剧，上谕曰："徐元梦践履笃实，言行相符。历事三朝，出入禁近，小心谨慎，数十年如一日。寿逾大耋，洵属完人。"命皇长子视疾。疾革，复遣使问所欲言。徐元梦伏枕流涕曰："臣受恩重，心所欲言，口不能尽！"使出，呼曾孙取《论语》检视良久。翌日遂卒，年八十七。上复命和亲王及皇长子奠茶酒，发帑治丧。赠太傅，赐祭葬，谥文定。孙舒赫德，自有傅。

蒋廷锡，字扬孙，江南常熟人，云贵总督陈锡弟。初以举人供奉内廷。康熙四十二年，赐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三年，未散馆即授编修。屡迁转至内阁学士。雍正元年，擢礼部侍郎，世宗赐诗贤之。廷锡疏言："国家广黉序，设廪膳，以兴文教，乃生员经年未尝一至学宫。请敕学臣通饬府、州、县卫教官，凡所管生员，务立程课，面加考校，讲究经史。学臣于岁、科考时，以文艺优劣定教职贤否。《会典》载顺治九年定乡设社学，以昌滥停止。请敕督抚令所属州、县，乡、堡立社学，择生员学优行端者充分社师，量给廪饩。乡民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者得入学。"下部议，从之。二年，奏请续纂大清会典，即命为副总裁。调户部。

三年，命与内务府总管来保察阅京仓。寻疏言："漕运全资水利，宜通源节流，以济运道。山东

漕河，取资汶、济、洸、泗四水，而四水又赖诸泉助成巨流。山东一省，得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鲁桥、新河、沂水是也。五派合为一水，是名泉河，旧设管泉通判。今虽裁汰，仍设泉夫。请饬有泉州，县督率疏浚。济南、兖州二府为济水伏流之地，若广为浚导，则散溥沙砾间者，随地涌见。应立法泉夫浚出新泉，优赍银米，岁终册报，为州县课最。诸泉所汇，为湖十五，各设斗门为减水闸，以时启闭。漕溢则减漕入湖，漕涸则启湖济漕，号诸湖为水柜。其后居民雍水占耕，坝圮闸塞，低处多生茭草，高处积沙与漕河堤并。请察勘未耕之地，就低处挑深，即以挑出之土筑堤，复水柜之制。诸湖开支河，以承诸泉之人，益漕河之流，建闸以时减放。旧制，运河于每岁十月筑坝，分泄诸湖，来春三月冰泮，开坝受水。法久玩生，筑坝每至十一月，则失之迟。开坝在正月初旬，又失之早。请饬所筑司必十月望前，开必二月朔后，以循旧制。汶水分流南北，运道攸赖。明宣德间，筑戴村坝于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坝于汶水北，以节汶水归海。嘉靖时，复堆积石滩，水溢纵使归海，水平留之入湖。岁久颓废，万一汶水北注，挟湖泉尽归大清河，四百余里运道所关非小。请饬总河相度形势，修复旧石滩，改建滚水石坝，以为蓄泄。”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携仪器舆图，会总河齐苏勒、巡抚陈世倌履勘，请如廷锡奏。下九卿议行。

四年，迁户部尚书，充顺天乡试考官。既入闱，谕曰：“廷锡佐怡亲王董理户部诸事，秉公执正，胥吏嫉妒怀怨。今廷锡典试，或乘此造作浮言，妄加谤议。今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察访捕治。”寻命兼领兵部尚书。遭母丧，遣大臣奠茶酒，予其母封诰，发帑治丧。命廷锡奉母丧还里，葬毕还京，在任守制。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兼领户部，充《圣祖实录》总裁。七年，加太子太傅。命与果亲王允礼总理三库，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九年，廷锡病，上遣医疗治。十年夏，病复作，上命日二次以病状奏。闰五月，卒，上为辍朝，遣大臣奠茶酒，赐祭葬，谥文肃。

廷锡工诗善画，事圣祖内直二十余年。世宗朝累迁擢，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

子溥，字质甫。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进士，改庶吉士，直南书房，袭世职。廷锡卒，溥奉丧归，命葬毕即还京供职。十一年，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年，授吏部侍郎。疏言：“凡条奏发九卿会议，主稿衙门酌定准驳。会议日，书吏诵稿以待商度，其中原委曲折，一时难尽。请于会议前二日将议稿传钞，俾得详勘畅言。至命、盗案，刑部例不先定稿，俟议时平决。不关命、盗各案，亦宜先期传知，庶为审慎。”下部议，如所请。

八年，授湖南巡抚。九年，言：“永顺及永绥、乾州、凤凰诸处苗民贪暴之习未除，城步、绥宁尤多狡恶。臣整饬武备，渐知守法。”谕曰：“驭苗以不扰为要，次则使知兵威不敢犯。此奏得之。”旋劾按察使明德不详鞫盗案，夺官。驿盐道谢济世老病，休致。给事中胡定奏请湖南滨湖荒土，劝民修筑开垦，令溥察议。溥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奔湍束为细流，洲渚悉加堵截，常有冲决之虑。沅江万子湖、湘隐文洲围，士民请修筑开垦。臣亲往履勘，文洲围倚山面江，四围俱有旧堤，已议举行。万子湖广袤八十余里，四面受水，费大难筑，并于上下游水利有碍。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当防湖患，不可有意劝垦。”上韪之。

十年，授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十三年，擢户部尚书，命专治部事。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二十年，兼署吏部尚书。二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领户部。二十六年，溥病，上亲临视。及卒，复亲临奠。赠太子太保，发帑治丧，赐祭葬，谥文恪。

子棣，进士。自编修累迁兵部侍郎。赐榮，初授云南楚雄知府，再至户部侍郎。并坐事夺官，左授光禄寺卿。复夺官，以世职守护裕陵。

迈柱，喜塔拉氏，满洲饷蓝旗人。初授笔帖式，三迁户部员外郎，授御史。康熙五十五年，巡视福建盐课。雍正元年，巡视宁古塔。三年，命如荆州会将军武纳哈籍前任将军阿鲁家，偿侵蚀兵镶。议荆州近民有愿鬻地者，官购俾兵耕种，或招田征租，兵婚丧量饮之。下部议行。

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命如江西按治德安知县萧彬、武宁知县廖科龄亏帑，并命察通省钱粮积弊。寻命署巡抚。疏请以江西额征丁银摊入地粮，从之。五年，授湖广总督，命俟江西事毕赴任。迈柱疏陈：“江西仓谷亏缺，弊在无谷无银，虚报存贮，及至交代，又虚报民间借领，后任征追，悉

归无著。又或出粜仓谷得价侵用，及至交代，以二钱一石折价，后任不敷籴补。又或因不敷之故，并此折价而亦侵用，及至交代，复称民欠，多方掩饰。皆因前任巡抚裴率度，布政使陈安策、张楷徇庇所误。”上为夺率度等官，察究追完。又言：“江西通省公用需款，请视河南、湖广诸省例，提州、县耗羡二分充用，另提充各员养廉，多至一分五厘，少至四厘，余仍留州县养赡。巡抚及司道，亦于所提一分五厘内量行支用。”又言：“江西被灾州县，设厂煮赈，米价石至一两三四钱。请于未被灾州县发银预购平粜。”又言：“南安、赣州，闽、广交界，及鄱阳湖滨，最易藏奸。万载、宁州等地，棚民聚集，素好多事。已饬严整塘汛，操练标兵，豫为之备。”得旨，嘉其条画详晰，令新任巡抚照行。寻谳定彬等具论斩。并请令徇庇之上官分偿亏帑，上命自雍正六年起著为例。将迈柱秉公持正，下部议叙，乃赴湖广任。

湖广濒江州县频年被水，迈柱令民间按粮派夫，修筑江堤，议定确估土方夫数及加修尺寸，并岁修抢险诸例。疏闻，上发帑六万，命视工多寡分给。镇＜⿰⿱日干＞苗最悍，屡入内地剽掠。迈柱疏言：“臣闻云南提督张国正先任镇＜⿰⿱日干＞总兵，以雕剿法治苗。闻有警，詗为何种苗，所属何寨，即携兵驰往，围寨搜擒。如雕之捕鸟，取其速而鸟可必得。臣今与总兵周一德循行此法，但期得罪人而止，不敢多为杀戮。”居数年，又疏言：“收缴六里镇＜⿰⿱日干＞土司所藏鸟枪，完整者俾兵充用，余改造农具，给土苗耕作。土苗所用环刀、标枪，亦令给价收缴。”上论曰：“所奏深得卖刀买犊之意。环刀、标枪自当收缴，可顺其愿，不宜强迫。”疏定苗与民为市，于分界地设市，一月以三日为期，不得越界出入。民以物往市，预报地方官，知会塘汛查验。苗疆州县立苗长，选良苗充民壮，备差遣访缉。鄂尔泰督云、贵，建策改土归流，迈柱亦行之湖广，收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永顺设府县，仍其名，又于府西北设县曰龙山。保靖、桑植各设县，仍其名。收容美土司设州，曰鹤峰，所属五峰所设县曰长乐。并改彝陵州为府，曰宜昌，领新设州县。收弟冈土司，改永定卫为县，以其地属焉。

上命通察湖广积欠钱粮，都计银三十余万，令与巡抚马会伯、王国栋同董其事。逾年，报湖南已完六万有奇，湖北已完八万有奇。寻察出沔阳积欠内为官侵役蚀包揽未完者三万有奇，其实欠在民者三万二千有奇。上以沔阳常被水，民欠命予豁除。七年，迈柱疏请以湖广额征丁银摊入地粮，从之。迈柱督湖广数年，声绩显著。他所区画，如以汉阳通判移汉口，荆州通判移沙市。又裁施州、大田二卫所。合为县曰恩施，复请改为府，曰施南，设县四，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宜昌既为府，设附郭县曰东湖，又以归州及所领长阳、兴山、巴东诸县隶焉。道州及宁远、永明、江华诸县邻广西，请以永州同知移江华，并分设游击、守备、调驻兵千五百，与广西桂临营月三次会哨。永顺、保靖、桑植三营新立，月饷给米折，永顺石折一两，保靖、桑植石折六钱，以苗疆米贵，不与他营同。上悉如所请。

十三年，召拜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乾隆元年，兼管工部。二年，以病乞解任。三年，卒，赐祭葬，谥文恭。

同时督抚入为大学士者，又有白潢、赵国麟。

潢，字近微，汉军镶白旗人。初授笔帖式，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授福建粮驿道佥事，以父忧去官。服阕，除山东登莱青道佥事，迁贵州贵东道参议。以巡抚刘荫枢荐，就迁按察使。潢操守廉洁，闻于圣祖，擢湖南布政使。未上官，会荫枢以请缓西师，命诣军前察视，潢护贵州巡抚。贵州山多田少，诸镇营兵饷米，于征米诸州县支发。以运道艰阻，改征折色，迟至次年春夏，米值昂不足以籴。诸驿例设夫百、马四十五，而巡抚以下私函付驿，谓之便牌，役夫至数百。潢奏请兵米于藩库借支，州县征解归项，并檄诸驿禁便牌。兵民困皆苏。又以贵州僻远，官于外，商于外，皆不肯归，潢奏请勒限回籍。贵州民初以为不便，久之文物渐盛，乃思潢惠焉。

荫枢还贵州，调潢江西。入觐，至热河谒上，即擢江西巡抚。潢革诸州县漕节陋例，并令火耗限加一，旧加至三四者，悉罢除之，不率者奏劾。湖口关地险港窄，潢度关右武曲港山势开阔，可容千艘，乃浚江口，建草坝，使估舟得聚泊。建亭颂潢德。会城西南有袁、赣二江，至临江合流，旧有堤久圮，春夏水发，往往坏田庐。潢奏请重建，九阅月而成。民自是无水患，号为白公堤。五

十九年，奏请补京职，授户部侍郎。擢兵部尚书。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命协办大学士。寻授文华殿大学士。疏辞，不许。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三年，以疾乞解任，许之。

潢抚江西时，南昌、吉安、抚州、饶州四府旧有落地税千三百两有奇，设大使征收。潢以官役苛征，令停收。巡抚、司道公捐代纳，伪编纳税人名册报部，王企峭、裴率度代为巡抚，皆如潢例。及汪漋至，以其事闻，且请裁大使。上曰："国家经制钱粮，岂可意为增减？若此税不当收，潢当请豁免，何得以公捐代完，估名邀誉？"下部议，夺潢官。漋亦坐左迁，税如旧例重收。乾隆二年，潢卒，命还大学士衔。

国麟，字仁圃，山东泰安人。祖瑗，手书《春秋》内外传，《史》、《汉》蒙文授之。笃志于学，以程、朱为宗。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八年，授直隶长垣知县。当官清峻，以礼导民，民戴如父母。世宗闻其贤，雍正二年，擢永平知府。三迁福建布政使，调河南。擢福建巡抚，调安徽。御史蒋炳奏请州县征收钱粮，依部颁定额，刊印由单，申布政使核发。国麟以安徽通省数百万由单由司核发，恐误征收，疏请停止。内阁学士方苞疏言："常平仓谷原定每年存七出三，南省地卑湿，应今因地制宜。"下督抚详核。国麟疏言："安徽所属州县滨江湖者，当改出半存半，他州县仍循旧例。"并下部议行。乾隆三年，擢刑部尚书，调礼部，兼领国子监。四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六年，御史仲永檀疏劾内阁学士许王猷邀九卿至京师民俞长庚家吊丧，国麟亦亲往，下王大臣勘不实。国麟乞引退，上留之。俄，给事中卢秉纯复论国麟当上举永檀疏面诘，阳若不知，出告其戚光禄寺卿刘藩长，藩长命休致。国麟又告以为侍郎蒋炳所劾。上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召国麟及藩长相质，藩长力辨。上命毋深究，今鄂尔泰、张廷玉谕国麟引退。国麟疏未即上，上降诏诘责，左授礼部侍郎。七年，擢尚书。国麟乞引退，不许。逾数月，复以请，上不悦，命夺官，在咸安宫效力。八年，乃许其还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赐礼部尚书衔。明年，卒。

田从典，字克五，山西阳城人。父雨时，明诸生。寇乱，挈子及兄之孤徙避，度不能兼顾，弃子负兄子以走。贼退，求得子草间，即从典也。

从典笃学，以宋五子为宗。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旋居父丧，事必遵家礼。服终，就选。三十四年，授广东英德知县。县地脊，赋籍不可稽，诡寄逋逃，民重困。陋例两加至八九钱，名曰"均平"。从典尽革之，清其籍。

四十二年，行取，四十三年，授云南道御史。疏言："督抚不拘成例，请调州县，有秉公者，即有徇私者。州县求调，其弊有三：图优缺，避冲繁，预为卓荐地。督抚滥调，其弊亦有三：徇请托，得贿赂，引用其私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屡经败露，有骇听闻。嗣后请除江、浙等省一百一十余县钱粮难征，及边远烟瘴地，仍旧例调补，其他不准滥调。"又疏言："京官考选科道，令部院堂官保送，恐平日之交结，临时之营谋，在所难免。请敕吏部，遇考选科道，凡正途部属，及自知县升任中、行、评、博，与翰林一体论俸开列，听候考选。"均下部议行。巡视西城，罢铺垫费。察通州仓储，僦神祠以居，庙祝不受值，不入也。

四十九年，擢通政司参议。屡迁转授光禄寺卿。寺故有买办人，亏户部帑至四十一万余，从典请限年带销。迁左副都御史，再迁兵部侍郎，并命兼领光禄寺。五十八年，迁左都御史。两江总督常鼐疏言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婪取，为属吏所讦。命从典与副都御史屠沂往按，国正坐斩，希尧夺官。五十九年，擢户部尚书。雍正元年，调吏部。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六年三月，乞休，优诏褒许，加太子太师致仕。赐宴于居第，令部院堂官并集，发帑治装，行日，百官祖饯，驰驿归里，驿道二十里内有司送迎。入辞、赐御榜联并冠服、朝珠。四月乃行，甫一舍，次良乡，病大作，遂卒，年七十八。上闻，以从典子懋幼，遣内阁学士一、侍读学士一为治丧，散秩大臣一、侍卫六奠茶酒，并命地方官送其丧归里。赐祭葬，谥文端。

懋，自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世宗命改吏部，迁郎中，授贵州道御史。乾隆初，迁礼科给事中。疏言河南秋审宽纵，巡抚尹会一、按察使隋人鹏下吏议。又劾工部尚书赵宏恩受赇，夺官，戍军台。迁鸿胪少卿。高宗奖懋敢言，超擢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吏部。十一年，上责懋奏事每漏言，且嗜酒务博，命解任归里读书。十四年，召授吏部侍郎。以仆从斗殴伤人，责懋旧习未悛，仍命归

里读书。家居二十年，卒。

高其位，字宜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天爵，语在《忠义传》。其位初隶镶白旗，自笔帖式管佐领。康熙间，以署参领从军驻襄阳。叛将杨来嘉、王会等以二万人出掠，将攻南漳，其位率二十骑觇敌，与遇，越敌隧入南漳，与共守，敌围攻不能下。叛将谭宏以三万人犯郧阳，其位将百人扼杨谿铺，与相持七十余日。粮尽煮马鞴以食。副都统李麟隆援至，合击大败之。寻追论御敌谷城失利，夺官。久之，授火器营操练校尉，袭其祖尚义二等阿达哈哈番。从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讨噶尔丹，战于乌兰布通，破骆驼营，擢参领。授甘肃永昌副将。明法令，筑堡塞，边境肃清。迁湖广襄阳总兵。擢提督，赐孔雀瓴、橐鞬、鞍马。调江南。两江总督常鼐有疾，上命其位署理。世宗即位，召入观，旋命回提督任。奏请保护圣躬，上褒其有爱君之心，温诏嘉许。雍正二年秋，奏飞鸦食蝗，秋禾丰茂。上以蝗不成灾，传示王大臣，赐诗褒之。冬，奏进黄浦渔人细得双夔龙纽未刻玉印，上赐以四团龙补服。三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少傅。以衰老辞，不许。改隶镶黄旗。赐寿赍榜联及白金千。屡乞休，乃命以原官致仕。五年，卒，赐祭葬，谥文恪。

子高起，以荫生授四川茂州知州。累迁兵部尚书，坐事夺官逮治。乾隆初，戍军台，释回。卒。

逊柱，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郎色，太祖时，从其兄郎格来归。逊柱初授笔帖式，擢工部主事。再迁户部郎中，授御史。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盛京工部侍郎。召改吏部，擢兵部尚书。雍正五年，署大学士，旋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兵部尚书。逊柱长兵部十六年，屡陈奏部政，多所考核厘正。十年，以老，命不必兼兵部。十一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谕褒逊柱“醇厚和平，”赐祭葬。

尹泰，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授翰林院笔帖式，再迁内阁侍读。康熙二十七年，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四年，授国子监祭酒。三十七年，改锦州佐领。五十二年，以病罢，遂居锦州。世宗在藩邸，奉命诣奉天谒陵，过锦州宿焉，与语奇之，见其子尹继善。雍正元年，召授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再迁左都御史。疏言：“六科书吏，贿通提塘，造为小钞、晚贴，内开口传论旨，或误翻清文，甚至伪造上有赐予及与诸臣问对，应请禁止。”二年，充《会典》总裁。三年，命以原品署盛京侍郎，兼领奉天府尹。疏言：“承德等九州县原征豆米，多贮无用。请自雍正四年始，停征黑豆，按亩征米，按丁征银，而以原贮米豆视时价出粜。”又言：“关东风高土燥，请掘地窖藏存谷，以节建仓工费。”

四年，山海关总管多索礼疏言应交庄头余地，尹泰不即派官丈收。命侍郎查郎阿往按，坐解府尹任，仍以左都御史协理奉天将军将军。噶尔弼议设外海水师，尹泰以为旅顺、天津俱有水师，锦、复、盖诸州亦可更番巡察，增设需费浩繁，于巡察无益。别疏以闻。下议政王大臣议，如尹泰言。六年，坐遗漏入官财产，夺官。寻命复官。七年正月，与尚书陈元龙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十三年，高宗即位，充《世宗实录》总裁。乾隆元年，以老病乞罢，上留之。尹继善自两江总督入觐，授刑部尚书。俾使朝夕侍养。三年，复乞罢，命以原官致仕。寻卒，赐祭葬，谥文恪。尹继善自有传。

陈元龙，字广陵，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郭琇劾高士奇，辞连元龙，谓与士奇结为叔侄，招纳贿赂，命与士奇等并休致。语互详《士奇传》。元龙奏辨，谓：“臣宗本出自高，谱牒炳然。若果臣交结士奇，何以士奇反称臣为叔？”事得白，命复任。累迁侍读学士。元龙工书，为圣祖所赏，当命就御前作书，深被奖许。上御便殿书赐内直翰林，谕曰：“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臣父之闾年逾八十，家有爱日堂，御书榜赐之。四十二年，再迁詹事。以父病乞养归，赐参。时正编《赋汇》，令携归校对增益。上南巡，元龙迎谒，御书榜赐之闾及元龙母陵。之闾卒，丧终，召元龙授翰林院掌院学士。

五十年，迁吏部侍郎。授广西巡抚。值广东岁歉，广西米价高，元龙遣官诣湖南采米平粜。五十四年，修筑兴安陡河闸，护两广运道。并于省城扩养济院，立义学，劫育婴堂，建仓贮谷。五十七年，擢工部尚书。六十年，调礼部。世宗即位，命守护景陵。七年，与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额外大学士，寻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元龙在广西，请开例民捐谷得入监。李绂为巡抚，请以捐

谷为开垦费。上责其借名支销，命元龙诣广西清理。绂旋奏："元龙分得羡余十一万有奇，除在广西捐公费九万，又助军需十万。今仓谷尚有亏空，应令分偿。"及授大学士，命免之。十一年，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令其子编修邦直归侍养。行日，赐酒膳，令六部满、汉堂官饯送，沿途将吏送迎。乾隆元年，命在籍食俸。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论曰：轼以德望尊，徐元梦以忠謇重。世宗谴允禩、允禟，徐元梦言："二人罪当诛，愿上念手足情缓其死。"二人者既死，吏议奴其子，轼言："二人子实为圣祖孙，孰敢奴之？"世宗皆为动容。谅哉，古大臣不是过也。廷锡直内廷领户部，迈柱等领疆节，卓然有绩效。从典、尹泰皆以端谨奉职。古所谓大人长者，殆近之矣。

清史稿卷二九〇　列传第七七

杨名时　黄叔琳子登贤方苞

王兰生留保胡煦　魏廷珍

杨名时，字宾实，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李光地为考官，深器之，从受经学。散馆，授检讨。四十一年，督顺天学政，用光地荐也。寻迁侍读。四十二年，上西巡，肥乡武生李正朝病狂，冲突仪仗。光地时为直隶巡抚，请罪正朝，因劾名时。上斥名时督学，有意弃富录贫，不问学业文字，但不受贿属，从宽恕宥。四十四年，任满，命河工效力。旋连遭父母丧，以忧归。五十一年，服除，候补。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名时不投牒吏部，因不得补官，上特命充陕西考官。五十六年平，授直隶巡道。时沿明制，直隶不设两司，以巡道任按察使事。政剧，吏为奸，名时革宿弊殆尽。五十八年，迁贵州布政使。

五十九年，擢云南巡抚。师征西藏，留驻云南，名时为营馆舍，明约束，无敢叫嚣，名时疏言："云南兵粮岁需十四万九千余石，俱就近支放。兵多米少，诸州县例四年折征一次，请改每年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部议如所请行。雍正元年，名时奏请安，世宗谕曰："尔向日居官有声。兹当加勉，莫移初志。"寻疏言："云南巡抚一切规礼，臣一无所取。惟盐规五万二千两，除留充恤灶、修井诸用，余四万六千两。累年供应在藏官兵军需赏赉，拨补银厂缺课，及公私所用，皆取于此。藏兵撤后，请仍留臣署若干，余悉充公用。"上谕曰："督抚羡余岂可限以规则取所当取，用所当用，全在尔等揆情度理而行，无烦章奏也。名时迭疏请调剂盐井，改行社仓，皆下部议行。云南自乱后田赋淆乱，往往户绝田去而丁未除，至有一人当数十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孙丁"。名时疏请照直隶例，将通省丁额摊入田粮完纳。"云南旧例，地方应办事，皆取诸民间，谓之"公件。"胥役科敛，指一派十，重为民累。名时议核实州县需款，酌定数目征收，不得再有加派。檄行所属诸州县，核数开报。三年，擢兵部尚书，改授云贵总督，仍管巡抚事。时上令诸督抚常事疏题，要事折奏。名时泄密折，上令悉用题本，名时乞遇事仍得折奏，许之。四年，转吏部尚书，仍以总督管巡抚。名时具题本，误将密谕载入，上严责，命解任，以朱纲代为巡抚。未至，仍令名时暂署。俄，纲上官，劾名时在任七载，徇阴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上命名时自陈，纲代名时奏谢罪，上责其巧诈，谕总督鄂尔泰严讯。名时自承沽名邀誉，断不敢巧诈。谳上，部议以名时始终掩护朦胧引咎，无人臣事君礼，坐挟诈欺公，当斩。上命宽免，复遣侍郎黄炳会纲按治。炳等欲刑讯，鄂尔泰持不可，乃坐名时得盐规八万，除捐补银厂缺课，应追五万八千余两。上令名时留云南待后命。

高祖即位，召诣京师。乾隆元年，名时至，赐礼部尚书衔，领国子监祭酒，兼直上书房、南书房。名时以前在云南令诸州县核实需款定数征收，去公件之弊，事未竟而去，奏请下督抚勘定。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奏请以额编条粮重轻，与原定公件多寡，两相比并，就中摊减，下部议行。视未定议前取诸民者去十之七，云南民困以苏。

苗疆用兵久，名时疏言："御夷之道，贵在羁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长久宁贴者。贵州境内多与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向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

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俛首道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二年，卒，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定。

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县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丁父忧，服除，起原官，迁鸿胪寺少卿。五迁刑部侍郎。雍正元年，调吏部。命偕两淮盐政谢赐履赴湖广，与总督杨宗仁议盐价，革除陋规，从所请。疏言：“各省支拨兵粮，布政使、粮道为政，先期请托，方拨近营。否则拨还汛，加运费，民既重累输輓，兵亦苦待饷。请敕督抚察兵数，先拨本州县卫、所，不敷，于附近州县拨运。”下部议行。旋授浙江巡抚。时御史钱廷献请浚浙江东西湖，蓄水灌田，命叔琳会总督总保勘议。叔琳等奏言：“西湖居会城西，周三十余里，南北山泉入湖处。旧皆设闸以阻浮沙，水得畅流。又有东湖为之停蓄，湖水分出上下塘，农田资以灌溉。自闸废土淤，民占为田。筑埂围荡，栽荷蓄鱼。请照旧址清厘，去埂建闸，浚城内河道，并疏治上塘各支港，及自会城至江南吴江界运河港汊坝堰。”部议从之。

叔琳疏荐人才，有廷臣常言于上者，上疑叔琳请托先容，谕戒郑重。会有言叔琳赴湖广时，得盐商赇，俾充总商，及为巡抚，庇海宁陈氏仆。其弟御史叔璥巡视台湾，过杭州，仆哄于市，叔琳皆以罪商，有死者，商为罢市。上命解叔琳任，遣侍郎李周望与将军安泰分案按治。安泰等奏叔琳以陈氏仆与商争殴，逮商杖毙，事实，无与叔璥事，亦未尝罢市。周望等奏叔琳贷金盐商，非行贿，上命毋穷究。三年，命赴海塘效力。

乾隆元年，授山东按察使。疏言：“旧例州县命案，印官公出，由邻封相验。嗣广西巡抚金鉷奏请改委佐杂，夤缘贿属，杂成信谳。”又言：“审案旧有定限，逾限议处。嗣河东总督田文镜题定分立解府州、司、院限期，虽意在清厘，适启通融挪改之弊，请皆仍旧为便。”从之。

二年，迁布政使。四年，丁母忧。服除，授詹事。以在山东误揭属吏讳盗，夺官。叔琳登第甫二十，十六年，重遇登第岁，命给侍郎衔。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子登贤，字筠盟。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左副都御史，督山东学政。康熙间，叔琳来督学，立三贤祠，祀胡瑗、孙复、石介，以式诸士。后六十年，登贤继之，训士遴才，皆循叔琳训。四十九年，卒。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于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峄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光地及左都御史徐元梦雅重苞。苞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既，命专事编辑，终圣祖朝，未尝授以官。世宗赦出旗，召人对，慰愈之，并曰：“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乃特除清要，驯致通显。

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谷例定存七出三。南省卑湿，存出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

例。年饥米贵，有司请于大吏，定植开粜，未奉檄不敢擅。自后各州县遇谷贵，应即令定值开粜，仍详报大吏。谷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粜籴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粜值有余，即留充分诸费。廉能之吏，遇秋籴值贱，得谷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又言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谷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浚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材咸自矜奋。”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侍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并言：“古者城必有池，周设司险、掌固二官，恃沟树以守，请饬及时修举。通川可开支河，沮洳可兴大圩，及诸塘堰宜创宜修，若镇集宜开沟、渠筑垣堡者，皆造册具报，待岁歉兴作，以工代赈。”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不可行。沟树塘堰诸事，令各督抚筹议。

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朱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

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托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讦苞，谓苞漏奏封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讦苞，谓苞符合居乔龄宅，受请托。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为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苞兄舟，文百川，诸生，与苞同负文誉。尝语苞，当兄弟同葬，不得以妻衬。苞病革，命从舟遗言，并以弟林早卒未视敛，袒右臂以自罚。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录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生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康熙五十二年，赐举人，以父忧归。服除，仍直内廷。六十年，应会试，未第。上以兰生内直久，精熟性理，学问亦优，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三年，署国子监司业。四年，真除，督浙江学政。五年，迁侍讲。六年，转侍读。时查嗣庭、江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兰生奏言：“诸生当立品奉公，如有潜通胥役，欺隐钱粮，察出黜惩。臣按考所至，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必使输粮乃得入试。”上深嘉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七年，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九年，迁内阁学士，仍留学政。十年，命再留任三年。寻弃江南乡试考官，调陕西学政。十三年，以所举士得罪，左授少詹事。高宗即位，召入都，复授内阁学士。乾隆元年，迁刑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二年春二月，上奉世宗葬泰陵，兰生扈行。次良乡，发病遽作，卒于肩舆中。赍白金五百，治丧涿州，待家人奔赴，赐祭葬如例。

兰生为学原本程、朱，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朱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音韵亦授自光地，谓邵子《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兼取其长，以国书五字类为声韵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皆发前人所未及。圣祖深赏之，禁中夜读书，惟兰生侍左右。巡幸必以从，亟称其贤。

留保，字松裔，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祖阿什坦，字金龙，顺治初，授内院六品他赦哈哈番，

翻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九年，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留保，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六十年，与兰生同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六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劾总督阿克敦侵蚀粤海关火耗，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诸事，上命总督孔毓珣及文乾按治。寻文乾卒，改命留保及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按洽。毓珣以上怒，将刑讯，留保争之，乃免。谳定，阿克敦罪当死，寻复起，语详《阿克敦传》。留保迁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初以举人官安阳教谕。治《周易》，有所撰述。康熙五十一年，成进士，散馆授检讨。圣祖闻煦通易理，召对乾清宫。问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上方纂《周易折中》，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命煦分纂。寻命直蒙养斋，与修《卜筮精蕴》。五十七年，迁洗马，怀修卜筮汇义。转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与刑部侍郎马晋泰如盛京按鞫私刨人参，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煦还奏："刨参俱贫民，羁候按鞫，自春夏至九、十月，往往瘐毙，请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以时定谳。"上如所请，命嗣后停遣部院堂官按鞫。五年，擢兵部侍郎，兼署户部。时诸部院每于员外增置佐正员治事，煦协理副都御史，又协办礼部侍郎。八年，命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侍郎。旋以衰老夺官。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氏子，冒姓，以官卷得乡举，下部议黜。乾隆元年，煦诣阙召见，命还原衔，复孟基举人，赐其幼子季堂荫生。煦疾作，卒于京师，赍银五百治丧，赐祭葬。

煦正直忠厚，所建白必归本于教化。尝奏："请敕州县岁举孝子悌弟，督抚旌其门，免徭役，见长官如诸生。其有慈惠廉节，笃于交友，下逮仆婢，行有可称，皆得申请奖劝，庶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敕州县劝农桑，或别设农官以专其任。又言："督抚于命、盗重案，每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民奸黠者抵死不服，愚懦者畏刑自诬，请嗣后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他所陈奏，如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于世务。乾隆间，高宗诏求遗书，征煦著述。时季堂官江苏按察使，以煦著《周易函书》进。五十九年，特命追谥，谥文良。季堂自有传。

魏廷珍，字君璧，直隶景州人。李光地督学，招人幕阅卷。旋以举人荐直内廷，与王兰生、梅谷成校《乐律渊源》。五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侍讲，直南书房。五十六年，转侍读。五十九年，转擢詹事，复迁内阁学士。六十一年，命领两淮盐政。

雍正元年，授偏沅巡抚。世宗谕曰："尔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今为巡抚，宜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二年，以辰奚诸生黄先文故杀人，谳斗杀拟绞，遇赦请免，会同民谭子寿等因奸毙三命，拟斩候，皆失出。又以拨隶旗兵饷未具题，部议降调。上谕："廷珍学问操守胜人，乃料理刑名钱谷，非过则不及。"召回京，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抚，又以按治泾县吏王时瑞等假印征赋，宽徇，为部驳，上戒其毋姑息。廷珍疏言："清厘钱粮，官吏侵蚀，往往匿民欠中，不易清察，请视民欠多少，多限一年，少限半年，分别详察。官吏侵蚀，循例责偿，如实欠在民，督征催解，州县有逋赋，继任受代，许以时察报。"诏如所请行。嗣以清察限促，敕部更定。广东总督孔毓珣入对，言道经宿州灵壁，积潦妨稼，上责廷珍怠玩，令出俸疏浚。廷珍乞内补，上不许。八年，调湖北。九年，召回京，授礼部尚书。十年，授漕运总督，署两江总督。十二年，授兵部尚书。十三年，仍调礼部。

高宗即位，命以尚书衔守护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四年，迁工部尚书。五年，以老病乞休。上以："廷珍在世宗朝服官中外，不克举其职，屡奉申诫，今以老病乞休，似此因循懈怠、持禄保身之习，断不可长。"命夺官。时方苦旱，太常寺卿陶正靖谢上入对，上问："今苦旱，用人行政或有阙失，宜直言。"正靖因奏："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上霁颜听之。后数日，上以语礼部尚书任兰枝，兰枝言正靖其门生也。上知兰枝与廷珍为同年进士，因不怿，谕："朝臣师友门生援引标榜，其端不可开。"命兰枝书上谕戒正靖，兰枝书，上谕，言："上问正靖，知为兰枝门生。"上诘兰枝，兰枝对"年老耳聋，一时误听"。上愈怒，责兰枝诈伪，

对“称老”以旧臣自居，下吏议，兰枝、正靖皆夺官。上命留兰枝，正靖降调。

十三年，上东巡，过景州，廷珍迎谒，命还原衔，赐以诗，有句曰：“皇祖栽培士，于今剩几人？”并书“林泉耆硕”榜赍之。十六年，又赐诗，予其子锡麟荫生。二十一年，复东巡，廷珍迎谒，年已将九十，又赐诗，予锡麟员外郎衔。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任兰枝，字香谷，江苏溧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士。五年，与安南定界，偕左副都御史杭奕禄齐诏宣谕，语详《杭奕禄传》。使还，迁兵部侍郎。命如江西按南昌总兵陈玉章侵饷。调吏部。高宗即位，命充《世宗实录》总裁。擢礼部尚书，历户、兵、工部，复调礼部。十年，以老致仕。十一年，卒。

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父璧，拔贡生，官罗源训导，有学行，巡抚张伯行延主敖峰书院，招世还入使院校订先儒遗书。

世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大学士李光地以宋五子之书倡后进，得世远，深器之。四十九年，乞假省亲。五十年，遭父丧，服除，赴京师。以假逾期，于例当休致，世远不欲以父丧自列。会上命纂《性理精义》，光地充总裁。荐世远分修，书成，世远不欲以编辑叙劳，辞归。巡抚吕犹龙延主鳌峰书院，以正学教士。居久之，雍正元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寻迁侍讲。四年，迁右庶子，再迁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

七年，上将设福建观风整使，谘世远，命与同籍京朝官议之。佥谓：“福建自海疆平定后，泉漳将吏因功骤擢通显，子弟骄悍，无所懔畏。皇上饬官方，兴民俗，上年学政程元章奏以泉、漳风俗未醇，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争，未必洗心涤虑。应请设观风整俗命名，防范化导，于风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世远长子长汉违例私给船照，上以疏示世远。世远奏言：“臣子长汉见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鞫治。”部议坐失察，降调。十年，特旨复原职。十二年，卒。

世远侍诸皇子读，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于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覆陈列。十余年来，寒署无或间。十三年，高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文勤。所著《二希堂集》，御制《序》弁首。“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子，庶几真希元。上制《怀旧诗》，称为闻之蔡先生。六十年，上将归政，释奠于先师，礼成，推恩旧学，加赠太傅。

子长沄，诸生。乾隆三年，以学行兼优荐，发江南以知县用。历甘泉、石埭、句容、无锡诸县。两江总督德沛称其廉明，再迁江宁知府。调庐州、松江诸府，迁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侍郎。逾年，卒。上屡念世远旧劳，推恩其诸子，观澜、长汭及孙本崇皆赐举人。

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四十五年，授河南临颍知县。颍水经许州东入临颍，许州孔家口下距临颍境仅百余步，堤屡圮，水入临颍，害禾稼。近思请筑堤，临颍任夫十之七，士民争输谷。日役千三百人，人谷二升，二十日而堤成。水至不为患，岁大熟。近思立紫阳书院，教士以正学。县西葛冈村俗最恶，近思为置塾，课村童，立书程簿，躬教督之。化行于其乡，俗日驯。五十二年，巡抚鹿佑荐卓异，迁广西南宁同知。病，告归。

五十九年，以浙江巡抚朱轼荐，敕部调取引见，命监督本裕仓。浙江福建总督满保奏请以知府拣发福建，檄署台湾知府。近思议析置数县，道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分布营汛，收材勇入行伍，严加操练，以渐移充内地各标。流世至者，必审籍贯、稽家口，方授以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议未即行，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赐第，赍帑金四百。寻授太仆寺卿，仍兼领文选司事。二年，超授吏部侍郎，命与尚书阿尔松阿如河南，按治诸生王逊等纠众罢考，论如律。

四年，充江南乡试考官。例以《乡试录》进呈，上嘉近思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谕奖之。时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近思疏言：“浙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条列整伤风俗，约束士子，凡十事。上曰：“浙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所陈委曲详尽，下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如议旋行。五年，擢

左都御史，仍兼领吏部事。卒，命平邵王福彭往奠，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以其子方幼，令吏部遣司官为治丧，赐祭葬，谥端恪。

近思少孤贫，为僧灵隐寺。世宗通佛理，尝以问近思，近思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于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即有所记，安敢妄言以分睿虑？"上为改容。及耗羡归公议起，上意在必行，近思独争之，言："耗羡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臣常为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上一再诘之，近思陈对侃侃，虽终不用其言，亦不以为忤也。

子玉琏，世宗命地方官加意抚养成立。乾隆中，授广西桂林同知。

雷鋐，字贯一，福建宁化人。为诸生，究心性理。庶吉士蔡世远主鳌峰书院，从问学。雍正元年，举于乡。世远时为侍郎，荐授国子监学正。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十三年，高宗即位，召来京，命直上书房。乾隆元年，散馆，以病未入试，特授编修。二年，大考二等一名，赐笔、墨、砚、纱葛。同直编修余栋以忧归，端慧皇太子丧，入临，上欲留之。鋐疏言："侍学之臣，当明大义，笃人伦。使栋讲书至'宰我问三年丧'，何以出诸口？"杨名时亦诤之，事遂寝。四年，迁谕德。寻以父忧归。九年，召来京，仍直上书房，赏额外谕德食俸。

十年，三迁通政使。上以言事者多沽直名，自规便利，诏训饬。鋐疏言："皇上裁成激劝，俾以古纯臣为法，意至深厚。然台谏所得者名，政事所得者实。论臣子之分，不惟不可计利，并不可好名。而在朝廷乐闻谠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计利。孔子称舜大知曰隐恶扬善，则知当时进言者不皆有善无恶，惟舜隐之扬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成执两用中之治。"得旨嘉奖。十四年，乞假省母。十五年，还京，命督浙江学政。十六年，上南巡，赐以诗，谓："浙江近福建，为汝便养母也。"寻调江苏。十八年，擢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学。复调浙江。杭州、嘉兴灾，致书巡抚周人骥议蠲赈。人骥以时已隆冬，例不得补报，难之。鋐遂疏闻，上命蠲赈。二十一年，乞养母归。二十二年，上南巡，鋐迎谒。上书榜赐其母。二十二年，丁母忧。二十三年，鋐未终丧，卒，年六十四。

鋐和易诚笃，论学宗程、朱。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与方苞友，为文简约冲夷得体要。

论曰：曰圣祖以朱子之学倡天下，命大学士李光地参订《性理》诸书，承学之士，闻而兴起。苞与光地谊在师友间，名时、兰生、廷珍、世远皆出光地门。煦亦佐光地修书，得受裁成于圣祖。叔琳，苞友，鋐又出世远门，渊源有自。独近思未与光地等游，而学术亦无异，雍正初，与世远、苞先后蒙特擢。寿考作人，成一时之盛，圣祖之泽远矣。

清史稿卷二九一　列传第七八

海望三和莽鹄立　杭奕禄

傅鼐　陈仪　刘师恕焦祈年

李徽王国栋许容　蔡仕舢

海望，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护军校。雍正元年，擢内务府主事。累迁郎中，充崇文门监督。八年，擢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赐二品顶戴。九年，迁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十一年，命偕直隶总督李卫勘浙江海塘，与卫议奏在海宁尖、塔两山间建石坝，使海潮外趋，并在仁和、海宁两县境改建大石塘。上命浙江总督程元章相度遵行。又奏请设专官总辖，令驻防将军、副都统协同监修，及议叙在工人员工价以银米兼发，并从之。十三年，振武将军傅尔丹虐兵婪索事发，命海望赴北路军管逮治。寻命办理军机理务。

世宗疾大渐，召同受顾命。是时办理军机事务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弟、索柱、丰盛额、莽鹄立、纳延泰及海望凡九人。高宗即位，命尚书徐本入直。旋设总理事务处，命鄂尔泰、廷玉总理，本、讷亲及海望协办，班弟、纳延泰、索柱差委办事。寻命海望署户部尚书。海望还自军前，奏言："鄂尔坤发遣罪人种地无实效，且恐生事，当改发他处。"世宗谓："鄂尔坤方驻兵，当可弹压，海望奏非是。"高宗以海望奏下总理事务处议，议上，上谕曰："海望奏，前奉皇考申饬。朕推皇考

之意，盖以发遣罪人，皆身获重罪，今令军前种地，乃所以保全之。其中若有冤抑，自应声明具奏宽释。如但以不善开垦，遂尔改发内地，此曹既获重罪，又不肯急公趋事，转得遂其侥幸之心。且如以兵代之，兵若以不能力田为辞，则将移内地之民耕边塞之地乎？此事之断不可行者。海望心地纯良，但识见平常，所奏岂可尽以为是？议覆观望游移，后当以此为戒。”

乾隆二年，泰陵工成，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罢总理事务处，复设办理军机处，海望仍为办理军机大臣。叙劳，复加拖沙喇哈番世职。四年，加太子少保。初，上命停捐例，廷臣议但留收谷捐监，俾各省积谷备荒。六年，御史赵青黎请并停之，复下廷臣议，请仍其旧。海望奏：“外省收捐繁难，原议各省捐贮谷数三千余万石，今报部者仅二百五十余万石，不足十之一。不若停各省捐谷，令在部交银，转拨各省买谷，俟仓贮充盈，请旨停止。”上命在部交银，在外交谷，听士民之便。谕谓：“地方积谷不厌其多，赈恤加恩，亦所时有，正未易言仓贮充盈也。”

海望久充崇文门监督，御史胡定奏言：“崇文门征税，有挂锤、顶秤诸名，百斤作百四五十斤。税额虽未增，实已加数倍。杂物自各门入，恣意需索，更数倍于税额。外省各关，如杭州北新关，自南而北十余里，稽察乃有七处，留难苛索，百倍于物价。盖由官吏务欲税课浮于旧额，吏胥藉得恣睢无忌，请敕严禁。”上曰：“海望领崇文门税务，尽收尽解，尽行入官，因而见其独多，如定所奏，种种苛索，朕信其必无。外省关课，应令督抚严察。”海望旋调礼部尚书。

十年，上以海望精力渐衰，罢办理军机。十四年，复调户部尚书。十七年，以建筑两郊坛宇发帑过多，与侍郎三和等自行奏请严议，当夺官，上宽之。二十年，卒，遣散秩大臣博尔木查奠茶酒，赐祭葬，谥勤恪。

三和，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护军校，累迁一等侍卫。乾隆六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户部侍郎，调工部，复调还户部。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寻降授侍郎，调户部，复调还工部。三十二年，授内大臣。三十八年，卒，赐祭葬。谥诚毅。

莽鹄立，字树本，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富拉塔，居叶赫，天聪时来归，隶蒙古正蓝旗。祖莽吉图，从睿亲王伐明，徇山东，围锦州，击败洪承畴援兵。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又从下云南。累擢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莽鹄立，事圣祖，初授理藩院笔帖式。累迁员外郎，迭充右翼监督、浒墅关监督。世宗即位，命协办理藩院侍郎，旋擢御史。莽鹄立精绘事，令恭绘圣祖御容。雍正元年，改入满洲，以本族别编佐领，俾莽鹄立世管。

出巡长庐盐政，疏言：“长芦诸商行盐地，有额引不能销者，有额外多销者，请通融运销，量增引目。”从之。二年，疏请元年积引宽限分销，部议不允，再疏请，特许之。又疏言：“山东加增引目，州县多寡不均。请减多增寡，以苏商困。”又疏言：“增复引目，视见办商人按名均分。”上允之。三年，疏言：“山东灶丁，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审丁不加赋。”下部议行。又疏请清察灶地，敕直隶、山东督抚遣员清丈。迁大理寺卿，再迁兵部侍郎，领盐政如故。天津改卫为州，初议隶河间府。莽鹄立请改为直隶州，以武清、静海青县属焉。并丁入地议起，莽鹄立以山东灶丁丁多地少，请以其半入地，其半仍按丁征赋。下部议，从之。四年，以御史顾琮巡视监政，仍命莽鹄立盐理。寻调礼部，令与顾琮监造天津水师营房，工久未竣，上以责莽鹄立，调刑部，召还京。五年，复调礼部，仍署长芦盐政。

授甘肃巡抚。六年，师入西藏，谕莽鹄立赴西宁料理。西宁道刘之珍等误军兴，总督岳钟琪疏劾，上以责莽鹄立，解巡抚，召还京。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兼管理藩院侍郎。七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八年，命协同办理直隶水利营田。十年，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三年，与都统袭英诚公丰盛额并命办理军机事务。高宗即位，改设总理事务处，莽鹄立与丰盛额罢直回本任。寻署工部尚书，又调正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卒，赐祭葬，谥勤敏。

杭奕禄，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中书。雍正元年，授额外员外郎。未几，补御史，即迁光禄寺少卿。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此为未有殊恩。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沾实惠。”上谓此奏甚公，

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谷三升。上命如议速行。擢左副都御史，仍兼管光禄寺。

五年，命与内阁学士任兰枝使安南宣谕。初，云南总督高其倬奏安南国界有百二十里旧属内地，应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掏奏辨。上命云贵总督鄂尔泰覆核，予地八十里，以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为界，维祷复奏辨。上敕维祷毋以侵占内地为嫌，疑惧申辨。至是，复命杭奕禄等往谕意，未至，维祷上表谢罪。六年，命鄂尔泰以铅厂山下地四十里予安南，别颁敕命杭奕禄等齐往宣谕。杭奕禄至镇南关，维祷使出关迎。进次貂瑶营，维祷复使迎劳，请仪注，议行其国礼，五拜三叩。杭奕禄等持不可，乃请听命。渡富良江至长安门，维祷跪迎。杭奕禄等捧敕入自中门，维祷率将吏等听宣敕，敕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未及于安南也。总督高其倬职任封疆，考志乘，访舆论，知开化府与安南分界当在逢春里之赌咒河，乃奏闻设汛。王疏陈，复命总督鄂尔泰秉公办理。鄂尔泰体朕怀进之心，定界于铅厂山下小河，缩地八十里。诚为仁至义尽，此皆地方大臣职分所当为。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若王以至情垦求，朕何难开恩赐与？祇以两督臣定界时，王激切奏请，过于解望，失事上之礼，朕亦无从施惠。顷鄂尔泰以王本章呈奏，词意虔恭。王既知尽礼，朕自可加恩，将此地仍赐王世守，并遣大臣前往宣谕。王其知朕意！"宣毕，维祷行三跪九叩礼。杭奕禄等复宣谕恩德，维祷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杭奕禄等使还，维祷送至长安门，馈赆杭奕禄等，不受。至镇南关，维祷使齐谢表请转奏。杭奕禄等还京师，疏闻，请宣付史馆，允之。授刑部侍郎，署吏部尚书。

六年，湖南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变姓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略言清为金裔，钟琪乃鄂王后，劝令复金、宋之仇，同谋举事。钟琪大骇，鞫熙，熙不肯言其实。乃置熙密室，阳与誓，将迎其师与谋，始得熙及静姓名，奏闻。上命杭奕禄及副都统觉罗海兰如湖南，会巡抚王国栋捕静严鞫。静言因读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夷、夏语激烈，遣熙求得留良遗书，与留良子毅中，及其弟子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还，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留良，浙江石门诸生，康熙初讲学负盛名，时已前死。上命逮静、熙、毅中、鸿逵、在宽等至京师。静至，廷鞫，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上命编次为《大义觉迷录》，令杭奕禄以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事毕，命并熙释勿诛，戮留良尸，诛毅中并鸿逵、在宽等，戍留良诸子孙。高宗即位，乃命诛静、熙。

七年，授杭奕禄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命解部事，寻复补礼部侍郎，署前锋统领。上命杭奕禄偕侍郎众佛保宣谕准噶尔。九年，师征准噶尔，上虑陕、甘民或以用兵为累，命杭奕禄与左都御史史贻直、署内务府总管郑浑宝、率庶吉士六部学习主事、国子监肄业拔贡生等宣谕化导，寻命杭奕禄协办军需。十年，命署西安将军，授钦差大臣，察阅甘、凉及山西近边营伍。十一年，谕责杭奕禄骄奢放纵，扰累兵民，夺官，在肃州荷校。

乾隆元年，召至京师，授额外内阁学士，补工部侍郎，充《世宗实录》副总裁。遣驻西藏办事。四年，奏言："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尔布国有三汗，一日库库木，一日颜布，一曰叶楞，雍正十一年尝通贡。近三汗交恶，贝勒颇罗鼐宣谕罢兵，三汗听命，命呈进部落户口数，并贡金银、丝缎、珊瑚、念珠诸物。"报闻。寻召还，调刑部。五年，擢左都御史，列议政大臣。十年，以老乞休，谕留之。十一年，上察其老惫，命致仕。十三年，卒。

傅鼐，字阁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侍卫。雍正二年，授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兵部侍郎。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世宗在潜邸，夙知傅鼐好事，既即位，令隆科多察其为人。隆科多称傅鼐安静。傅鼐在上前尝言隆科多子岳兴阿甚怨其父，谓"我家受恩深，当将生平行事据实奏闻，若稍有隐饰，罪更不可逭"。及隆科多被谴追脏，岳兴阿隐其父财产。上以与傅鼐言不符，疑傅鼐与隆科多交结，虑且败，预为岳兴阿地。会傅鼐任侍卫时，浙江粮道江国英被劾，为关说，得银万余。事发，上命夺官，械击逮诣京师，下刑部按治。谳上，免死，发遣黑龙江。

九年，召还，赴大将军马尔赛军营效力。寻予侍郎衔，授参赞大臣。十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入寇，额驸策凌御之额尔德尼昭，噶尔丹策零大败，自推河窜走。时马尔赛驻拜里城，有兵万三千。策凌檄速发兵断噶尔丹策零归路，马尔赛不能用。傅鼐进曰："贼败亡之余，可唾手取也！请发轻骑数千，俾率以贼，成，功归大将军。事败，事愿独受其罪。"马尔赛默然，再三言不应，至长

跪以请，终不许。傅鼐愤甚，将所部出城逐敌。噶尔丹策零已遁走，得辎重、牛羊万计。事闻，上诛马尔赛，赍傅鼐花翎。

平郡王福彭代为大将军，傅鼐参赞如故。噶尔丹策零既大创，不敢深入，师亦未能还征。上召策凌及大将军查郎阿诣京师廷议，庄亲王允禄及策凌等主进讨，大学士张廷玉等言不若先抚之，不顺则进讨。两议上，上问傅鼐，傅鼐赞抚议。降旨罢兵，遣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谕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欲得阿尔泰山故地，傅鼐力折之。十三年，使还，予都统衔，食俸。

高宗即位，命署兵部尚书，寻授刑部尚书，仍兼理兵部。乾隆元年，疏言："刑罚世轻世重。我朝律例，颁布于顺治三年，酌议于康熙十八年。重刊于雍正三年。臣伏读世宗遗诏曰：'凡诸条例，或前本严而朕改从宽，此乃昔时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应照更定之例行。若前本宽而朕改从严，此以整饬人心风俗，暂行一时，此后遇事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臣思圣心惓惓于此，盖必有所轸念而未及更正者也。皇上以世宗之心为心，每遇奏谳，斟酌详慎。臣见《大清律集解附例》一书，见令不行之例犹载其中，恐刑官援引舛错，吏胥因缘为奸。请简熟悉律例大臣，详加核议。律文律注，当仍其旧。所载条例，有今已斟酌改定者，应从改定。有应斟酌而未逮者，悉照旧章，务归于平允，逐条缮折，恭请钦定纂辑颁布。"得旨允行。又疏言："断狱引用律例，宜审全文。若摘引律语，入人重罪，是为深文周内。律载'官吏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斩监候。'又载：'若因公事干连在官，事须问鞫，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律意本极平允。数年来，各督抚遇属员误将在官人犯拷讯致死，辄摘引'故勘平人'一语，拟斩临候。尚书张照又奏准：'如将笞杖人犯故意夹拷致死二命以上，及徒流人犯四命以上，俱以故勘平人论。'不思既非怀挟私仇，于故勘之义何居？若谓在官之人本属无罪，则必有诬告之人，应照律抵罪。若谓轻罪不应夹讯，命盗等案，当首从未分安能预定为笞杖为徒流？若谓拷讯不依法，自有'决罚不如法'律在致死二人、四人以上，当议以加等。请敕法司酌改平允"下部议行。

是秋，以勒借商银，回奏不实，夺官。寻命暂署兵部尚书。二年，授满洲正蓝旗都统。三年，坐违例发俸，发往军台效力。寻卒。

陈仪，字子翔，顺天文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为古文辞，治经世学，大学士朱轼器之。雍正三年，直隶大水，诸河泛滥，坏田庐。世宗命怡亲王允祥偕轼相度浚治。王求谙民产畿辅水利者，轼以仪对。延见，谘治河所宜先，仪曰："朱子言治河先低处。天津为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今南北二运河、东西两淀盛涨，争趋三岔口，而强潮复来拒之，牴牾洄旋而不时下，下隘则上溢，其势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扩达海之口。欲扩海口，莫如先减入口之水。入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北永定，南子牙，中七十二沽，皆得沛然入三岔口而东注矣。"四年春，从王行视水利，教令章奏皆出仪手。轼以忧归，王荐于朝，命以侍讲署天津同知。转侍读，擢庶子，仍署同知如故。

五年，王奏设水利营田四局，仪领天津局，兼督文安、大城堤工。二县地卑下，积潦不消。是秋复大水，堤内外皆巨浸。仪购秫秸十余万束，立表下楗以御水。堤本民工，仪言于王，请发帑兴修，招民就工代赈，堤得完固。南运河长屯堤地隶静海，吏舞法，岁调发霸州、文安、大城民协修，百里裹粮，咸以为苦，仪为除其籍。畿辅大小诸河七十余，疏故浚新，仪所勘定殆十六七云。

八年，擢侍讲学士。时议设营田观察使二员，分辖京东西，以督率州县，命仪以佥都御史充京东营田观察使，营田于天津。仿明汪应蛟遗制，筑十字围，三面开渠，与海河通。潮来渠满，闭渠蓄水以供灌溉，白塘、葛沽间斥卤尽变膏腴。丰润、玉田地多沮洳，仪教之开渠筑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发，没田户。仪疏闻，谕筹赈，即命仪董其事，凡赈三十四万余口。十二年，转侍读学士。寻罢观察使，还京师。

仪笃于内行，先世遗田数百亩，悉推以让兄。既仕，分禄畀昆弟，周诸故旧。有故人子贫甚，属门生为谋生业，事为人所讦，吏议当降调。乾隆二年，授鸿胪寺少卿。仪以老乞归。七年，卒，年七十三。子玉支，雍正八年进士，官台湾知府。勤其官，有惠政。

刘师恕，字艾堂，江南实应人。父国黻，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历督

捕理事官。在户科，建言民田亩有大小，地有上中下，请具载《简明赋役全书》，明示天下。在督捕，详考则例刊布之。往时以逃人为根，以一累百十，以逃案为市。取所历州县官职名待劾，弊不胜诘，皆剔除之，乃裁并兵部。改授鸿胪寺卿。

师恕，三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雍正元年，授贵州布政使。四年，迁通政使，转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上以宜兆熊署直隶总督，调师恕礼部，协理总督事。五年，奏获交河妖民孙守礼，严鞫治罪。上奖其遇事直达，不稍隐讳。师恕与兆熊议裁学政陋规，学政孙嘉淦言："学政旧规，日得五十五两，今减半即足用。"师恕言："减至一两亦不可行，当另奏拨解公费。"师恕与兆熊奏已与嘉淦会商裁革，嘉淦以实奏。上谕曰："孙嘉淦非骚扰贪饕者比，尔等何不量至此？可仍循旧例而行。嘉淦，端士也，宜作成之。"初夏，保定诸府少雨，上以为忧。师恕等言："今岁遇闰，此后得雨不迟。"上责其怠忽。寻奏裁驿站夫马工料羡余银，上谕曰："陋规自应裁，第当量情酌理为之，毋过刻，令后来地方诸事难于措办也。"调吏部，仍留协理。大名诸生窦相可诉知府曾逢圣贪劣，布政使张适杖杀之，以狱毙报，兆熊、师恕匿不以闻。上命尚书福敏等按治得实，兆熊坐降调。上宽师恕，谕责其徇隐，命何世琪署直隶总督，仍令师恕协理。

七年，命师恕以内阁学士充福建观风整俗使。八年，疏言："海澄公旧以辖兵给印，后兵裁而印未缴。今海澄公黄应缵滥行印文，非所宜，当令缴销。"并言外省世袭武职，年及二十，当令咨部引见，分京外学习。部议从之。十一年，师恕以病告，省观风整俗使不复设。乾隆七年，宝应灾，治赈，非贫民例不给。师恕族人诸生恫唆不得赈者，哄堂罢市。上责师恕不能约束，夺官。南巡迎谒，赐侍读学士衔。二十一年，卒。

是时广东、湖南皆置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字谷贻，山东章邱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云南道御史，擢顺天府丞，权府尹，迁右通政。八年，命充广东观风整俗使，修建十府、二州书院，延通人为之师。滨海多盗，设策拘捕，得剧盗百余置诸法，盗差熄。奸民以符札惑众，擒治之，赦其株连者。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徙归澳门。简阅营伍，军政以肃。擢光禄寺卿，召为顺天府尹，旋调奉天。行次山海关，疾作，乞归，卒于里。

李徽，字元纶，山西崞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乡试举第一。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刑部主事。寻复授检讨。考选浙江道御史。是时遣御史巡察顺天直隶诸府，顺天、永平、宣化为一员，保定、正定、河间为一员，顺德、广平、大名为一员，徽巡察顺德、广平、大名三府。曾静、张熙事起，上虑湖南士民为所惑，议遣使循行训迪。以大学士朱轼荐，遣徽劝谕化导。寻授佥都御史，充湖南观风整俗使。徽在官四年，察吏安民，能称其职。坐事，降授仓监督。高宗即位，命复官，遽卒。

广西学政卫昌绩请设观风整俗使，御史陈宏谋继请。上谕宏谋等曰："广西通籍者本少，乃已有狂悖如谢济世、陆生柟者，风俗薄劣可见。尔等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铎司教之官，家喻户晓，易俗移风，所谓逐末而忘其本也。"议寝未行。

王国栋，字左吾，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光禄寺卿。雍正初，查嗣庭、汪景祺坐文字谤讪见法。上谓浙江士习浇漓，四年，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以授国栋。国栋至官巡行宣谕，清逋赋，征唆讼，饬营伍，严保甲，次弟疏闻，上温谕奖之。迁宗人府府丞。五年，上以浙江被水，米贵，命国栋同巡抚李卫发库帑四万，于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修城、浚河、筑堤，俾饥民就庸食力。国栋奏："杭州至海宁塘河淤，当浚治。太湖堤闸及嘉兴石塘多倾圮，当修理。冬春雨雪，工作多费，请俟九、十月水落兴工。"上韪之。

寻擢湖南巡抚，以许容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上谕国栋曰："初欲令尔在浙整饬数年，俾收成效。但湖南废弛久，今以命尔，尔其勉之！"上命湖广总督迈柱修两省堤工。国栋疏言："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堤岸冲决，见有四百余处。正饬刻期完筑，务加高培厚，工程坚固。"佥都御史申大成奏贵州屯田，民间贱价顶种，易启纷争。请仿民田买卖，亩纳税五钱，给照为业，并推行各省。国栋疏言："湖南屯田脊薄，应分别差等，微价顶种，今完税五钱，给照如时价平买。未过户者，视屯粮

石税五钱，已过户者二钱。龙阳、武陵、长靖诸屯赋重，按券值两税三分。”均下部议行。

曾静、张熙事起，上令侍郎杭奕禄至湖南会鞫。国栋听静自列，未穷究党羽，允禩、允<⿰礻唐>门下太监以罪徙广西，流言于路，直隶、河南督抚俱疏上闻。国栋奏言：“湖南监送兵役未闻一语。”又茶陵民陈帝西传播流言，敕国栋按鞫，亦不得实证，坐是失上指，夺官，召还京。八年，命治刑部侍郎事，署山东巡抚。九年，河南祥符、封丘等县水灾，命往治赈。迭署江苏、浙江巡抚。十年，仍还刑部。十二年，以议福建民蓝厚正杀兄狱失当，吏议降调。十三年，复命署刑部侍郎。卒。

许容，河南虞城人。康熙五十年举人，授陕西府谷知县。内迁工部员外郎，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改会考府郎中，仍兼御史。出为直隶口北道，迁陕西按察使。劾河东巡盐御史马喀以积盐变价入己，上夺马喀官，命兼管河东巡盐御史，按治。寻闻容刑逼商人，解容任，令总督岳钟琪覆按。钟琪言容无刑逼商人事，上擢浙江布政使。五年，代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寻偕广东巡抚杨文乾清察福建仓库。六年，遭母丧，给假治丧异，命仍还浙江。旋擢甘肃巡抚，以蔡仕舢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容疏议更正律例，出脏过付人宜视完赃减二等，得赃者完赃减一等，倍完方减二等，连毙二命宜加等。上皆谓不当，责容愚妄。

八年，师征噶尔丹，上以容治军需多推诿，命尚书查弼纳赴陕西为之董理。及事竟，上谕容曰：“此次军需，朕为挽将覆之辙，回已颓之波，救汝身家性命。较自御史五年内擢至巡抚之恩大矣！汝当知之。”上闻容追逋赋抵兵饷，限一年全完，民以大扰。谕曰：“朕念甘肃自军兴以来，挽运转输，资于民力，特将雍正八年额征钱粮蠲免。容何得于蠲免之年行催征之举？令即停止。”九年，复以容查核钱粮过刻，谕毋累民。十二年，疏劾丁忧知府李绮亏空军需，绮，卫兄也。上知容与卫有怨，戒容毋迁怒报复。容旋奏檄绮赴兰州，亏空七千有奇，限半年回籍措缴。上谕曰：“所亏既有田房可抵，但当速遣回籍折变完补，何须勒限逼迫？”

乾隆元年，固原、环二县歉收，容请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日三合，小口日二合。高宗谕曰：“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急公踊跃。今值歉收，当加恩赈恤。汝治事实心，而理财过刻。国家救济贫民，非较量锱铢时也。”寻，专管军储大臣刘于义奏请加赈两月，上责容褊隘卑庸，命解任。于义及陕总督查郎阿劾容匿灾殃民，夺官逮诣京师谕罪，赦免。二年，署山西布政使。三年，调江苏，署巡抚。四年，遭父丧，去官。

五年，命署湖南巡抚。请终丧，不许。服阕，真除。八年，以劾粮道谢济世狂纵营私失实，夺官，发顺义城工效力。事互详《济世传》。九年，复命署湖北巡抚。御史陈大玠等疏诤，谓容既以欺罔得罪，不当复用，上命罢之。十五年，上巡中岳，迎谒，复原衔。寻授内阁学士。以病乞归，卒。

蔡仕舢，福建南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人。五十八年，自刑部主事考选御史，出为浙江粮道。雍正六年，授佥都御史，充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署巡抚。八年，坐事降调。上谕曰：“浙江风俗已渐改移，又有总督李卫善于训导，不必再遣观风整俗使。”仕舢旋卒。

论曰：海望、莽鹄立皆逮事圣祖，雍正、乾隆间参与政事。海望闻世宗末命，在军机处较久，虽建树未宏，要为当时亲信大臣。杭奕禄使安南，傅鼐谕噶尔丹策凌，皆不辱君命，傅鼐尤知兵。仪领屯田，有惠于乡州。师恕、国栋等使车问俗，与民为安静。以皆世宗特置之官，特谨而书之。杭奕禄又与史贻直宣谕陕西，非专官，贻直相高宗，故不著于斯篇。

清史稿卷二九二　列传第七九

高其倬金鉷杨宗仁子文乾

孔毓珣　裴率度子宗锡

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父荫爵，官口北道。其倬，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寻兼佐领。五迁内阁学士。五十八年，河南南阳镇兵挟忿围辱知府沈渊，命偕尚书张廷枢按治，诛首事者，总兵高成等论罪有差。

五十九年，授广西巡抚。邓横苗叛，其倬亲抚之降。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云贵总督。疏言：

“土司承袭，向有陋规，已严行禁革。咨部文册，如无大舛错，请免驳换。”旨嘉奖。青浦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西藏，其倬以中甸为入藏要道，檄诸将刘宗魁、刘国侯等严为备。并遵上指，令提督郝玉麟将二千人自中甸进驻察木多，副将孙宏本将五百人赴中甸为声援。雍正二年，师定青海，中甸喇嘛、番酋等率三千五百户纳土请降。上嘉其倬能，予世职拜他勒布喇哈番。其倬规画安抚中甸，疏：“请设同知以下官，番酋营官外，又有神翁、列宾诸号，听堪布喇嘛指挥，请改授守备、千把总札付，听将吏统辖。僧寺喇嘛以三百为限，收兵械入官。沿江数百里及山谷旷土，招民开垦。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鲁魁山者，自国初为盗薮，夷、猓杂处，推杨、方、普、李四姓为渠。有方景明者，挟猓、夷掠元江。其倬遣兵击破之，擒景明，歼猓、夷数百，疏请于其地驻兵，号普威营。参将驻普洱，守备驻威远、茶山，改威远归流，设同知以下官。土官刁光焕及其孥移置会城，而以新开二盐井充新设兵饷。设义塾，教夷人子弟。元江府学额外增额二名，待其应试。劝夷人垦田，旱田十年后、水田六年后升科，贵州仲家苗酋阿近及其弟阿卧为乱，其倬使抚定傍近诸苗寨。阿近等失援，遣兵擒戮之，并按治定番、广顺诸苗尤不顺命者。疏请改设定广协，分置营汛，防定番、广顺及西猛、西藤、断杉树、长寨、遮贡、羊城屯诸地。又移都匀守备驻独山，改湖广五开卫为县，移隶黎平。并言贵州地连川、楚，奸人掠贩贫家子女为民害，请饬地方官捕治，岁计人数为课最。贵州民间陋俗，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则掠质他家人畜，今转为报仇。不应则索赎，谓之“孥白放黑”。请加等治罪。土司贫困，田赋令属苗代纳，请清察，责执业者完赋。土司下设权目人等，请令报有司，有罪并征。诏悉如所请。

三年，进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傅，调福建浙江总督。濒行，疏言：“邓川、嵩明、腾越、太和、浪穹诸州县土军丁银，起明嘉靖、万历间，遣民防夷，立太和、凤梧二所，丁征赋一两。是于本贯已完民赋，请豁除军粮。”诏从之。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留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愚请弛禁便。”下怡贤王会大大学士九卿议行。五年，台湾水连社番为乱，其倬遣兵讨之，擒其渠骨宗等，诸社悉降。寻以李卫为浙江总督，命其倬专督福建。迭疏请整饬盐政，改造水师战船，厘定营汛，并下部议行。入觐，加太子太保。

上以其倬通堪舆术，命诣福陵相度。其倬还奏：“陵前左畔水法，因溢流更故道，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当顺导河流，方为尽善。”下大学士等，如所议修浚。八年，调江南江西总督。复召至京师，令从怡贤王勘定太平峪万年吉地，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命署云贵广西总督。十一年，普洱属思茅土把总刁国兴纠苦葱蛮及元江夷为乱，攻普洱，通关大寨＜□亻罢＞夷复附苦葱蛮，度阿墨河攻他郎。其倬檄提督蔡成贵等分道捕治，擒其酋并所属五百余，乱乃定。是岁春，命其倬回两江总督。秋，命以总督衔领江苏巡抚。十二年，坐徇知县赵昆珵偿海塘工欵，部议降调，即授江苏巡抚。

乾隆元年，召还京师，复授湖北巡抚，调湖南。讨平城步、绥宁二县瑶乱。三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其倬诣京师，过宝应，疾作，卒于舟次，赐祭葬，谥文良。

金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父延祚，从世祖入关，官至工部侍郎。鉷初自监生授江西广昌知县，荐升山西太原知府。雍正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就擢巡抚。讨平西隆州八达寨叛苗。以汛兵少，粤土芜不治，奏开屯田，与民牛，招之耕，教以技勇。每名给水田十亩，一亩为公田。旱田二十亩，二亩为公田，存公田租于社仓。行之数年，辟田数万亩，仓廪亦实。又奏请召商开桂林属诸矿，及采梧州金砂供鼓铸。乾隆元年，提督霍升劾鉷言躁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高宗召入京，授刑部侍郎。鉷濒行，装不治，以印券属苍梧道黄岳牧借铜务充公银千二百，巡抚杨超曾论劾，夺官，交刑部严讯。上以非正项钱粮，鉷以印券支借，岳牧以印册申解，非侵蚀比，命免罪，毋追所借银。五年，授河南布政使，而鉷已卒。

鉷才通敏。自太原入觐，方议耗羡归公，鉷奏曰：“财在上不如在下。州县亲民官，宁使留其有余，养廉不能胥足，一遇公事，动致俏张。上意岂不曰凡是官办，皆许开支正供？但从司院按核以

至户部，层层隔阂，报销甚难，从此州县恐多苟且之政。上意在必行，臣请养廉外多增公费，或存县，或存司，庶于事有济。”上仍敕直省核定公费。及为广西布政使，奏请州县分冲、繁、疲、难四项，许督抚量才奏补，上嘉纳之。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

杨宗仁，字天爵，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康熙三十五年，授湖北慈利知县。苗酋虐，其众走县境，苗酋求之，不与。上官檄与之，宗仁持不可，乃止。调蓝山。八排苗为乱，巡抚赵申乔遣兵讨之，将不恤兵，兵将为变，宗仁单骑抚定之。举卓异，四迁甘肃西宁道。五十三年，授浙江按察使，丁父忧归。五十七年，起广西按察使，署巡抚。旋擢广东巡抚。圣祖以各直省钱粮多亏空，谕督抚清理。宗仁疏言：“广东亏空见正严饬追完。至防杜将来，惟有督抚、司道、府厅交相砥厉，勿藉事勒索。州县正杂钱粮，当责知府不时察核，毋许亏。缺倘敢徇纵，本官治罪，上司从重议处，庶上下皆知儆惕。地方有不得已事，当以督抚等所得公项抵补，不敷则济以公捐，必不使课帑虚县。”下部议，如所请。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授湖广总督。雍正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宗仁疏停本身封荫，为父母求谕祭，许之，仍给封荫，寻赐孔雀翎。疏言：“湖广旧习，文武大吏收受所属规礼，致州县横征私派，将弁虚兵冒饷，兵民挟比逞私，不敢过问。臣令概行禁革，庶骄兵玩吏锢习潜消。各官贪得盐规，盐价增长，民间嗟怨，总督盐规渐次加至四万。臣亦行禁革，令商平价以惠穷民。”上深嘉之。又疏言：“官有俸，役有工，朝制也。湖广州县以上，俸工报捐已十余年，官役枵腹，安能禁其扰民？请自雍正元年起，俸工如额编支。从前有公事，今州县分捐，实皆转派于民。今州县于加一耗羡内，节省二分，交藩库充用，此外丝毫不得派捐。”上谕曰：“所言皆是。勉之！”寻荐广东南海知县宋玮擢湖南宝庆知府，广州左卫守备范宗尧改湖北汉阳知县，上允之，命后勿踵行。

宗仁病作，请以子榆林道文乾自侍，上加文乾按察使衔，驰驿速往，并遣御医诊视。宗仁力疾视事，饬诸州县编保甲，立社仓，罢荆州关私设口岸百五十处。三年，加太子少傅。寻卒，赠少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赐祭葬，谥清端。

宗仁砥节矢公，始终一节，上为制象赞，谓：“廉洁如冰，耿介如石。”尝言：“士当审其所当为，严其所不可为。”其驭属吏宽平忠厚，务安上全下，使各称其职而止。

文乾，字元统。以监生效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山东曹州知州，迁东昌知府。举卓异，迁陕西榆林道。雍正元年，加按察使衔，命侍宗仁任所。三年，宗仁病有间，入谢。上问湖广四镇营制及设镇始末，文乾具以对，上嘉其详审，擢河南布政使。未几，迁广东巡抚，入谢，赐孔雀翎、冠服、鞍马。宗仁卒，命在任守制。

广东省城多盗，文乾令编保甲，以满洲兵与民连居，会将军编察，疏闻，上嘉之。广东岁歉米贵，文乾令吏诣广西买谷平粜。满洲兵阎尚义等群聚掠谷，文乾令捕治。将军李枚庇兵，文乾请遣大臣按治。上命侍郎塞楞额、阿克敦往勘，枚及尚义等论罪如律。文乾莅政精勤，多所厘正。疏言：“广东民纳粮多用老户，臣令改立的名，杜诡寄、飞洒诸弊，民以为便。丁银随粮办者十四五，余令布政使确核，尽归地粮。”得旨嘉奖。又疏言：“广东地狭人众，见存仓谷一百六十余万石，为民食久远计，应加贮二百余万石，择地建仓贮谷。”下廷议，令于海阳、潮阳、程乡、饶平、海丰、琼山加贮谷三十四万石，从之。又疏言：“广东公使银岁六七万取诸火耗。臣为裁省，岁计需四万余。拟以民间置产推粮易户例纳公费及屯粮陋规两项充用。州县火耗，每两加一，实计一钱三四分有奇，十之五六留充州县养廉，十之七八为督抚以下各官养廉。”上谕之曰：“但务得中为是。民不可令骄慢，属吏亦不可令窘乏。天下事惟贵平，当彻始终筹画，慎毋轻举。”

五年，乞假葬父。福建巡抚常赍劾文乾征粤海关税，设专行六，得银二十余万。又疏劾文乾匿粤海关羡余银五万余，纵绸缎出洋，得银万余，番银加一扣收，得银四万余，选洋船奇巧之物入署，令专行代偿，又银二万余，又以银交盐商营运。上严谕文乾，令愧悔痛改。寻以福建仓库亏空，命文乾与浙江观风整俗使许容等往按，而移常赍署广东巡抚。文乾令分路察核官亏民欠，分别追纳不敷，责前巡抚毛文铨赏补。上奖文乾乘公无瞻顾。文乾疏言：“福建府、州、县各八十员，前后劾罢五十余员。新补各官，守仓库有余，理繁剧不足。请选熟谙民事者，诣福建补繁要州县。”上为敕各

督抚各选谨慎敏练之吏咨送福建。

文乾强干善折狱。初知曹州，有妇告夫为人杀者。文乾视其履白，问曰："若夫死，若预知之乎？"曰："今旦乃知之。"曰："然则汝何办白履之夙也？"妇乃服以奸杀夫。五人者同宿，其一失金，讼其四，文乾令坐于庭，视久之，曰："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欲起，执之，果盗金者。曹民有伪称朱六太子者，挟妖术惑愚民，朝命侍郎勒什、布汤右曾按治。檄至，文乾秘之，密捕得送京师。在东昌，请运粮馈军出西宁，先期至，以是受知于世宗。

然颇与同官多龃龉。赴广东，途中疏劾布政使朱绛倚总督孔毓珣有连，亏帑三万余。毓珣疏先入，上命文乾毋听属吏离间。既上官，疏言盗案尘积，请概为速结。上谕曰："孔毓珣缉捕盗贼甚尽力。彼擒之，汝纵之，恐汝不能当此言。纵虎归山，岂为仁政？宜加意斟酌。"在福建，毓珣入觐，上命侍郎阿克敦署两广总督。文乾疏言盗劫龙门营军器，阿克敦今从宽结案。将军标兵窝盗，将军石礼哈袒兵，谓告者诬良。既，上命常赍还福建，而以阿克敦署广东巡抚。六年，文乾还广东，劾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皆夺官。命文乾与毓珣会鞫，未及讯，文乾卒，赐祭葬。子应琚，自有传。

孔毓珣，字东美，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六世孙。父恩洪，福建按察使。康熙二十三年，上幸曲阜释奠，毓珣以诸生陪祀，赐恩贡生。二十九年，授湖广武昌通判。举卓异，迁江南徐州知州。徐州民敝于丁赋，毓珣在官七年，拊循多惠政。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以毓珣熟于河务，荐授邳睢同知。四十三年，迁山西平阳知府，未上，改云南顺宁。四十六年，调开化，以母忧去官。五十年，服终，除四川龙安。毓珣历守边郡，皆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再举卓异。五十五年，迁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号曰孔公堤。

五十六年，迁广西按察使。广西地脊民悍，瑶、壮为民害。灵川僮酋廖三屡出焚掠，毓珣白巡抚陈元龙，遣兵捕得置诸法，诸苗詟服。五十七年，授四川布政使。西藏方用兵，毓珣转饷出察木多，不以劳民。重筑灌江口堰，四川民尤德之。六十一年，擢广西巡抚。雍正元年，加授总督。广西提镇标空粮，毓珣饬募补。疏言："各官俸不足自赡，请于定例外量加亲丁名粮。"上命酌中为之。广西诸州县旧有常平仓，毓珣议："春耕借于民，秋收还仓，年丰加息，歉免息，荒缓至次年还本。日久谷多，分贮四乡，建社仓，择里中信实者为司出入。"又言："地多盗，瑶、壮杂处，保甲不能遍立。诸乡多有团练，令选诚干者充乡勇，得盗者赏，怠惰者罚。"又言："广西边远，盐商多滞运，民忧淡食。请发藩库银六万，官为运销。行有赢余，本还藩库，并可量减盐价。"并从之。柳州壮莫贵凤出掠马平、柳城、永福诸县，毓珣遣兵捕治，毁其寨，置贵凤于法来宾。壮覃扶成等出掠，未伤人，毓珣令予杖荷校，满日，充抚标兵，散其党类。疏闻，上嘉其宽严两得。

二年，授两广总督。上谕之曰："广东武备废弛，劫掠公行，举劾官吏，百无一公，尔当尽心料理。"毓珣疏请厘定盐政，灶丁盐价、船户水脚增十之一，并免埠商羡余。设潮州运同、盐运司经历。大金、蕉木两山产矿砂，东隶开建、运山，西隶贺县、怀集。旧制，怀集汛属浔州协，毓珣请改属梧州协，贺县、开建、连山，并增兵设汛。广东香山澳西洋商舶，毓珣请以二十五艘为限。皆下部议行。潮州田少米贵，民赖常平仓谷以济。毓珣请提镇各营贮谷借兵，散饷时买还，概免加息，上特允之。三年，加兵部尚书衔。

四年，毓珣请入觐，上以毓珣习河事，令详勘黄、运诸河水势，协同齐苏勒酌议。毓珣疏言："宿迁县西，黄河与中河相近，旧有汰黄坝。运河水大，引清水刷黄，黄河水大，引黄水济运。旧时黄水入中河不过十之一二，今河南岸沙涨，逼水北行，水流甚急。齐苏勒议收小汰黄坝口以束水势。臣详勘南岸涨沙曲处，宜浚引河以避此险。仍俟齐苏勒相度定议。"又陈江南水利，言："吴淞、刘河、七浦白茆诸闸，宜令管闸官役随潮启闭。江苏地形四高中下，宜令力劝筑区立圩。滨河诸地民占为田庐，其无甚害者，姑从民便，余宜严禁。支河小港，宜令于农隙深浚，好取土培圩。"并敕部议行。又言："道经宿州灵壁，见沟洫不通，积雨成潦，请饬安徽巡抚疏浚。"上嘉毓珣实陈。

五年，还广东，巡抚杨文乾劾署巡抚阿克敦、布政使官达，上命通政使留保等往按。毓珣失察，当下吏议，上命宽之。寻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天然坝泄水，虑溢浸民田，命毓珣相度筑堤束水归

湖。毓珣疏言："天然南、北二坝分泄水势，年年开放，堤口残缺。当如上指筑堤束水，请于南岸王家庵至赵家庄筑新堤一道。旧堤尾距湖尚二十余里，请于南岸马家圩至应家集、北岸周家圩至李君桥，各筑新堤一道，并将南北旧堤加培高广，庶两堤夹束湍流，无患旁溢。"上又以高家堰为蓄清敌黄关键，发帑百万，命毓珣筹画。毓珣疏言："高家堰石堤，自武家墩至黄庄，地高工固，惟侯二门等四坝，及小黄庄至山盱古沟东坝，当一律加高。"又言："各堤加培高广，宜视地势缓急、旧堤厚薄，分年修增，期三年而毕。嗣后仍按年以次加培。"又请修筑宿迁钞关前、桃源沈家庄河堤，瓜洲由闸上游浚越河一道，并建草坝束水。诸疏入，并报可。毓珣积瘁构疾，上赐以药饵，命其子刑部郎中傅熹偕御医驰驿往视。未至，毓珣卒，赐祭葬，谥温僖。

裴率度，字晋武，山西曲沃人。少为诸生，工诗，能书画。入资为主事。康熙三十五年，授刑部主事。荐擢户部郎中。四十九年，授云南澄江知府，调广南。以大计入觐，圣祖闻其能诗，命题应制，称旨。五十五年，迁河东盐运使，寻改两浙。海宁筑塘，巡抚徐元度檄率度董其事。潮大至，撼塘，塘欲裂，率度据地坐督役力护，久之乃定。率度自是中湿，病重腿，终其身。五十九年，迁湖北按察使。六十年，迁贵州布政使。

雍正元年，擢江西巡抚。九江旧设关榷税，后徙湖口。湖口当江、湖冲，水急，商舟时覆溺。率度疏言："九江旧关，上有龙关河、官牌夹，下有老鹤塘、白水港，地势宽平，泊舟安稳。离湖四十里曰大姑塘，为商舟所必经，水涨则有女儿港、张家套，皆可泊舟。水落则平湖一线，夹岸泥沙，无风涛礁石之险。请仍移关九江，而于大姑塘设口分抽。"上令会同总督查弼纳料理。南昌、袁州、瑞州三府赋额，明沿陈友谅之旧，视他府偏重。顺治间，减袁、瑞二府赋额，而南昌未及。率度疏言："常赋未易屡更，同省实难歧视。请将南昌赋额视袁、瑞二府同予核减。"下部议减南昌浮额七万五千五百两有奇。

福建、广东流民入江西，就山结棚以居，蓝靛叶、烟草，谓之"棚民"往往出为盗。万载温上贵、宁州刘允公等，皆以棚民为乱，率度捕治论如律。上令编保甲，率度疏言："棚民良莠淆杂，去留无定，或散居山箐，或为土民佣工垦地。臣饬属严察，凡万五千余户，编甲造册，按年入籍。"上奖勉之。上闻江西里长催征累民，民多尚邪教，谕率度禁革。率度疏言："臣察知里长累民，已勒石永禁，令粮户自封投柜。距城较远畸寒小户，愿轮雇交纳者听其便，仍严防不得干累。邪教自当捕治，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征。"上深嘉之。

总督查弼纳议开广信封禁山，谕率度酌度。率度疏言："封禁山旧名铜塘山，相传产铜，然有名无实，故自明封禁至今。顺治间有议采木者，郡县力陈不便，勒碑永禁。臣揆查弼纳意，或以棚民巢穴在此山中，故为破巢捣穴之计。此山荆榛充塞，稔毒滋藏，并非有梗化顽民盘踞在内。臣详度此山开则扰累，封则安宁，成案具存，确有可据。"谕曰："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但不存贪功之念，实心为地方兴利除害，何事不可为？在卿等秉公相度时宜而酌定之。"仍封禁如初。

四年，迁户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遣侍郎迈柱勘江西诸州县仓谷，命率度留任。迈柱疏言："仓谷亏空甚多，例定谷一石折银二钱，州县交代，按此数接收，不敷粜补。"上夺率度及历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官，命以所存折价买谷还仓。十年，事毕，释还里。乾隆五年，卒。

子宗锡，入资为同知。十五年，授山东济南同知，屡迁转。二十八年，授直隶坎昌道，迁直隶按察使。疏言："古北口外山场产菠萝树，此即橡树，叶可饲蚕。臣在济东，饬属通栽，颇有成效。请令用东省养蚕法，广栽试养。"命交总督方观承试行。三十二年，以母忧去官。宗锡在任，误应驿站车马，部议当降调。总督杨廷璋咨部，言宗锡尝自行检举。上谕曰："宗锡，朕知其为人，颇可造就。按察使管理驿站，偶有一二误应，原属公过。今已丁忧，安得自行检举？廷璋乃令作此趋避，爱之适以害之也。"三十五年，宗锡服将阕，仍授直录隶按察使。

俄擢安徽布政使，就迁巡抚。疏言："安庆濒江旧有漳葭港，上通潜山、太湖、望江三县，下达江，漕艘商舶往来停泊，淤久渐成平陵。前巡抚张楷于上游别开新河，地高水急，重载逆上，遇风每虞覆溺。请仍浚漳葭港故道。"命总督高晋履勘，如宗锡议行。又疏言："凤、泗所属州县，高地宜多作池塘，低地宜厚筑圩围，以备灌溉、资捍御。凤阳地多高冈旷野，不宜五谷，令视土宜种树。"

谕奖其留心本务。

四十年，调云南。旋命署贵州。疏言：“贵州地处边圉，请敕部拨银三十万贮司库。”从之。又疏请增设镇远税口，上严斥不许。又疏言：“贵州额输京师及湖广白铅岁七百余万斤，铅厂仅三处，年久产绌。臣察知松桃厅巴坝山、遵义县新寨产铅，近水次，已饬设厂，岁各得铅百余万斤。分拨京师、湖广，岁节省运费银四万三千有奇。”得旨嘉允。又疏言：“贵州古州有牛皮大箐，亘数百里，列屯置军，应将箐内平旷之土开垦成田，寓防于屯，安屯养军。丹江雷公院地平衍，可垦四五百亩，欧收、甬荒高箐二地畸零，可垦三四百亩，应令附近震威堡屯军派拨试垦，并于丹江营移拨千总一、兵五十，入箐设卡驻守。”时上已命宗锡还云南，命交后政图思德如所议行。四十四年，以病乞解任。旋卒，赐祭葬。

唐执玉，字益功，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浙江德清知县。德清盛科第，多巨室，执玉执法无所挠。将编审，吏以例馈金，执玉却之，而罪其吏。召县民亲勘，有田无粮者令自首，有粮无田者除之，富无隐粮，贫无赔累。行取工部主事，考选户科给事中。五十八年，疏言：“户部钱粮款项最易作弊，当先驱除作弊之人。乃有所谓‘缺主’者，或一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占为世业，勾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当严行查禁。”因劾山西司缺主沈天生包揽捐马事例，下九卿议，逮治。六十年，迁鸿胪寺卿。历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雍正二年，岁三迁礼部侍郎。五年，擢左都御史。

七年，命署直隶总督。执玉治事勤，州县稍歉收，必筹画赈恤。隆平报产瑞禾三十三本，执玉于报秋成折附奏，上嘉之。适贡荔支至，命以赐执玉，方有疾，治事如常。时宗人府府丞冀栋以医进，上命视执玉疾，赐人参，谕令：“爰养精神，量力治事。若欲楝料量方药，保定咫尺，可再命之来也。”热河征落地税，司其事者议增岁额，并于榜什营等地设口征税。下执玉议，执玉言：“商税多寡，视岁收丰歉，故止能折中定额。榜什营距一百八十余里，已收落地税，又抽进路钞银，恐商买不前，正税反缺，请如旧便。”议乃寝。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以商人亏帑请增盐价，上以询执玉，执玉言上于商民无歧视，诸商不谨身节用，先公后私，乃至亏帑，欲增盐价厉民，臣以为非宜。”亦罢不行。

八年春，入觐。滦、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诸州县米贮喜峰口仓，亏二千五百余石，执玉请视通州中、西二仓例免追偿。部议下许，上特允之。密云城临白河，旧筑土木堤坝尽圮，仅存石堤。上游有积土斜出，激水使怒，俗谓之“土嘴。”执玉疏请疏治，使水得畅流。仍筑土堤，务坚厚，用榆囤载石为基，使辅石堤护县城。上褒其妥协，命于夏月水涨前竟工。迁兵部尚书，仍署总督。是岁秋，积雨，永定、滹沱诸水皆盛涨。执玉疏报灾，上命侍郎牧可登、副都统阿鲁等分往治赈。执玉奏言：“诸州县被水，消长不一。有上谕所及，而水消未成灾者。有上谕所未及，而水大成灾，田庐被淹，急须拯恤者，请饬治赈诸臣勘实。”上特允之。

国初以民地予满洲将士，谓之“圈地”。民地既圈，以邻近州县地拨补，粮额从旧贯，于是有寄粮。佃租户移新地，于是有寄庄。历年既久，百弊丛起。上令执玉勘察，更除改正，并举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诸县为例。执玉奏言：“此外所在皆有，如晋州武丘村、孔目庄、赵州马圈村粮有在赞皇者。蔚县夹道沟、细贤庄粮有在宣化者。宣化井头庄粮有在西宁者。官苦追呼，民劳跋涉。凡地在此处，粮寄彼处，皆令从地所在，粮随产转，此收彼除，不使有交错之病，亦无寄存代征之名，经界各正，田赋悉清。”直隶驿马一，每岁杂支大率至十两。执玉奏定马一每岁杂支三两六钱。昌平、延庆、宣化诸驿事烦，拨僻地马协济，而牧养仍责原驿。执玉奏请改隶受协州县牧养。皆下部议行。

直隶耗羡归公，自雍正三年始。部议元、二年耗羡在三年补纳者，州县充公用，仍当追偿。隶、文安等七州县民借仓谷，逋米二万一千石、谷一万六千石各有奇，部议责州县追偿。执玉言：“元、二年耗羡在未著令归公以前，前督臣许州县充公用。今欲追偿，是为小费而失大言：“又言：“仓谷民欠历年已久，人产胥绝。今欲追偿，此数十年官州县者无虑百数，悉逮其子孙而加以追比，于情可悯。”上并如执玉议，宽之。

九年，以病甚乞解任，许之。十年，病少瘳，命领刑部尚书。十一年春，复命署直隶总督，力辞，上勉之行。三月，卒于官，赐祭葬。

执玉重民事，每请从宽大，疏入辄报可。执玉尝曰："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自俭始。"养廉岁用十三四，余归之司库。

杨永斌，字寿廷，云南昆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以知县发广西，补临桂知县，以廉能闻。遭丧去，服除，授直隶阜平知县，署平山，调大城，皆有惠政。以捕治内监陈永忠未即获，夺官。大城民乞巡抚疏留，会世宗即位，知永斌贤，许复官。迁涿州知州。

三年，特谕永斌才守俱优，授贵州威宁知府。威宁界滇、蜀，诸土司虐使其众，时出掠境外。乌蒙禄万种、镇雄陇庆侯尤强悍。永斌被檄定界，单骑入谕其渠，阴使人伪为商买，分道图地形。鄂尔泰督云、贵，永斌以图上，且曰："二酋不征，终为边患。万钟幼，诸土司未附。今四川总督劾万钟不职，请发兵压境，召万钟出就质。不出，以兵入。乌蒙平，镇雄势孤，亦且降。"鄂尔泰从之，召万钟不至，令游击哈元生与永斌督兵入。万钟走镇远，与庆侯同诣四川降。凡三十三日而事定。米贴土妇陆氏乱，鄂尔泰遣兵讨之，永斌语元生曰："贼以冕山、巴补为后路，事急则渡金沙江而逸。以重兵扼其前，奇兵越江攻之，贼可歼也。"元生用其策，克米贴。

鄂尔泰疏荐永斌可大用，擢贵东道，旋调粮驿道，署按察使。朝议加税军田亩五钱，永斌议曰："军田粮以屯租为准，已数倍于民田。且今转相授受，与民田交易无异。名为军屯，实皆民产，而亩税之，是重科也，民必不服。当多事之秋，增剥肤之患，驱之为乱耳。"鄂尔泰以闻，事乃寝。七年，迁湖南布政使。湖南方议清察军田计亩，未定，永斌援贵州议以请，亦得免。

九年，调广东。十年春，命署巡抚，是秋真除。广东生齿繁，民不勤稼穑，米值高。永斌饬诸州县劝垦，高亢不宜禾，令艺豆来，诸山坡麓栽所宜木。又以惠、潮两府民最悍，招垦官田，租入充粤秀书院膏火。奏闻，嘉奖，命勘明垦地亩数。寻又奏言："勘明可垦地六千八百余顷，此外或山深箐密，或夹沙带卤，体察民情，恐硗地薄收，粮赋无出。臣思脊田产谷虽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即歉岁亦必稍有所获，事益于民。察通省粮额，新宁斥卤，轻则亩征银四厘有奇、米四合有奇。拟请凡承垦硗脊之地，概准此例，十年起科。"下部议行，于是垦田至百十八万余亩。

乾隆元年，兼署两广总督。上命除落地税，因请并免渔课、埠税，革粤海关赢余陋例未尽汰者，上悉从之。永斌在广东数年，坦怀虚已，淬厉诸将吏。获剧盗余猊、陈美伦数十辈置之法，收曲江乳源诸峒瑶归化。西洋估舶互市至者，悉令寄淀澳门，不得泊会城下。粤民颂其绩。二年，调湖北，兼署湖广总督。令严保甲，缮城堡，课农桑，实社仓，兴学校，诸政毕举。

未几，调江苏。按行奉贤、南汇、上海、宝山四县海塘，以筑塘取土成渠，塘根浸捐，议于塘内开河，南接华亭运河，北达宝山高桥。又察华亭金山嘴、倪家路，宝山杨家嘴地当重要，议视地所宜，或增筑石坝，或就旧塘加筑宽厚，或改筑石塘。又请于宝山建海神庙。并从之。三年，以老病乞休，召诣京师，署礼部侍郎。寻授吏部。四年，致仕。五年，卒。孙潼，荫生，初授主事，官至江苏按察使。

论曰：其倬、宗仁、毓珣，皆圣祖所擢用，丕著勋勩。世宗畀以兼圻，忠诚靡懈，恩礼始终，宜矣！率度居官不扰民，执玉、永斌尤勤勤施惠，文乾、宗锡能济其美。世宗治尚明肃，诸臣皆以开敏精勤称上指，为政持大体，与夫急功近名，流于溪刻，重为世诟病者，固大异矣。

清史稿卷二九三　列传第八〇

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九年，擢内阁学士，寻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出榜日，黄雾风霾，上语大学士等曰："此榜或有乱臣贼子，否亦当有读书积学之士不得中式，怨气所致。"命磨勘试卷，劣者停殿试。又赐满洲举人留保、直隶举人王兰生进士。下第举子群聚绂门，投瓦石喧哄。御史舒库疏劾，下部议，责绂匿不奏，夺官，发永定河工效力。雍正

元年，特命复官，署吏部侍郎，赴山东催漕。寻授兵部侍郎。上令截留湖南等省漕粮于天津收贮，旋又命估价出粜。

二年四月，授广西巡抚。奏言："广西贺县大金、蕉木二山产矿砂，五十里外为广东梅峒汛，又数里为宿塘寨，矿徒盘据，时时窃发。臣方拟严禁，闻总督孔毓珣条陈开采，因而中止。将来或恐滋事。"毓珣奏同时至，廷议寝其事。上命以谕毓珣者示绂，令协力禁止。绂疏陈练兵，列举严赏罚、演陈法、习用枪炮、豫备帐房锣锅诸事，上嘉其留心武备。康熙中，巡抚陈元龙奏请开捐，都计收谷百十七万石有奇，石折银一两一钱，而发州县买谷石止三钱，不足以籴。至绂上官，尚亏四万余石，绂奏请限一月补足。会提督韩良辅条奏垦荒，下绂议，绂请以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收贮捐谷动支为开垦费。上曰："朕观绂意，不过借开垦以销捐谷。当时陈元龙等首尾不清，朕知之甚详。应令元龙等往广西料理。"并谕绂详察，毋隐讳瞻徇，自承亏空。寻绂奏察出督抚、司道、府厅分得羡余银八十二万有奇，勒限分偿，上嘉绂秉公执正。绂在吏部时，年羹尧子富等捐造营房，下部议叙，不肯从优，为羹尧所嫉。及上命天津截漕估粜盈余银五千交守道桑成鼎贮库，绂至广西，成鼎使赍以畀绂。绂具折送直隶巡抚李维均会奏。维均匿不上，绂乃奏闻。先是，羹尧朝京师，入对，举此讦绂，谓绂乾没。上以问维均，维均言绂取数百治装，余尚贮库。绂奏至，上谓维均与羹尧比，欲陷绂。谕奖绂，命留充公用。

三年六月，绂奏言："太平、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内乱。有潘腾龙者，自言为莫姓后，其党黄托势、陈乱弹等煽诱为乱。严饬将吏捕治。"上谕曰："封疆之内，宜整理振作。至于安边柔还，忌贪利图功，当慎之又慎！"九月，奏："瑶、壮顽梗，修仁十排、天河三疃为尤甚，常出劫掠。臣遣吏入十排，捕得其渠。"三疃阻万山中，所种田在隘外。臣发兵守隘，断其收获。其渠今亦出自归。"上奖其办理得宜。

旋授直隶总督。四年，绂入觐。初，左都御史蔡珽荐起其故吏知县黄振国授河南信阳知州，忤巡抚田文镜。文镜驭吏严，尤恶科目，劾振国贪劣。绂过河南，诘文镜胡为有意蹂践士人。入对，因极言文镜贪虐，且谓文镜所劾属吏，如振国及邵言纶、汪誠皆枉，振国已死狱中。文镜因绂语，先密疏闻，谓绂与振国同年袒护。绂疏辨，上不直绂，而振国实未死，逮至京师，上更谓绂妄语。良辅奏云南、广西所属土司与贵州接壤者，皆改归贵州安笼镇节制，命绂往与云贵总督高其倬会勘，疏请循旧制，从之。

绂还直隶，时上谴责诸弟允禩、允禟等，更允禟名塞思黑，幽诸西宁，复移置保定，命胡什礼监送。绂语胡什礼："塞思黑至，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以为不可，命谕绂，绂奏初无引语。塞思黑至保定，未几，绂以病闻，寻遂死。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贪虐，仍及诬劾振国等。上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会鞫，戍济世阿尔泰军前。上以济世奏与绂语同，疑绂与为党，召绂授工部侍郎。绂在广西捕乱苗莫东旺置天河县狱，狱未竟，绂移督直隶去。久之，蛮、壮集众部破狱，劫东旺去。五年春，良辅署广西巡抚，奏闻。上以诘绂，下部察议。会都察院奏广西州判程旦诣院诉土司罗文刚掠村落抗官兵，上责绂与继任巡抚甘汝来逡巡贻害，命绂与汝来至广西捕治，不获，当重谴。绂至广西，东旺闻而自归，文刚亦捕得。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逢圣、游皆绂所荐，命诘绂。户部议覆，绂在直录奏报怀来仓圮，谷为小民窃食，当下直隶总督详察。上曰："谷至六千余石，岂能锅食至尽？明系绂市恩，为县吏脱罪。当责绂偿补，以成其市恩。"兆熊又劾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上以先枝亦绂所荐，责绂欺罔，夺官。下刑部、议政大臣等会鞫，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上谕曰："绂既知悔过，情词垦切，且其学问尚优，命免死，纂修《八旗通志》效力。"

七年，又以顺承郡王锡保奏济世在阿尔泰供言劾文镜实受绂及珽指，下绂等刑部。会曾静、张熙狱起，上召王大臣宣谕，并命绂入，谕曰："朕在藩邸，初不知珽、绂姓名。有马尔齐哈者，能医。朕问：'更有能医者否？'以珽对。召珽来见，珽谓不当与诸王往来，辞不至，以是朕重之。年羹尧来京，亟称珽，朕告以尝招之不来，羹尧以语珽，珽复辞不至，以是朕益重之。及出为四川巡抚，诣热河行在，始与相见，为朕言李绂。朕知绂自此始。既即位，延访人才，起绂原官。旋自侍郎出

抚广西，至为直隶总督，徇私发公，沽名邀誉，致吏治废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自西大通调回，令暂住保定。未几，绂奏言构病，不数日即死。奸党盗遂谓朕授意于绂，使之戕害。今绂在此，试问朕尝授意否乎？塞思黑罪本无可赦，岂料其遽死？绂不将其病死明白于众，致生疑议，绂能辞其过乎？田文镜公忠，而绂与珽极力陷害，使济世诬劾，必欲遂其私怨。此风何可长也？”复下绂刑部严鞫，狱上，请治罪，上宽之。

高宗即位，赐侍郎衔，管户部三库，寻授户部侍郎。乾隆元年，方开博学鸿辞科，绂所举已众，又以所知属副都御史孙国玺荐举，事闻上，上诘绂，绂自承妄言，上谓“绂乃妄举，非止妄言，避重就轻。”降授詹事。二年，以母忧归。六年，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

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朱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八年，以病致仕，入辞，上问：“有欲所陈否？”绂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奖及之。十五年，卒。

孙友棠，乾隆十年进士，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新昌举人王锡侯撰《字贯》，坐悖逆死。友棠有题诗，并夺官，赐三品卿衔。卒。

蔡珽，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毓荣子。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荐擢少詹事，进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世宗在潜邸，闻其能医，欲见之，珽谢不往。六十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入觐，世宗命达意。仍坚辞。六十一年，羹尧授川陕总督，以珽代为四川巡抚，觐圣祖热河行在，世宗方扈从，乃诣谒而去。雍正二年，羹尧请川、陕开采鼓铸，珽疏言四川不产铅，开采非便，羹尧劾珽阻挠，下部议，当夺官。珽辱重庆知府蒋兴仁，愤自杀，珽以病卒闻，羹尧劾之，上诘责再三，始自承。下部议，拟斩，诏逮至京师，召入觐，具言羹尧贪暴及所以抗拒羹尧状，上谕曰：“珽罪应如律，然劾之者羹尧，人将谓朕以羹尧故杀珽，是羹尧得操威福柄也。其免珽罪。”特授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进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会羹尧得罪，直录总督李维钧隐其财产，上命偕内大臣马尔赛往按，得实，夺维钧官，以珽署总督。

直隶方被水，议蠲赈，复发帑修河间、静海诸城，俾饥民就佣受食。珽奏言省会米贵，令按察使浦文焯至天津运截留漕米二万石，以万石运保定平粜，留万石赈经过诸地，上如所请，敕再运通仓米十万石往天津，加赈一月。珽奏：“请察地方官侵冒，惩胥役虚报，访衿棍挟制，贫民户给印券，每村给村名纸旗，以次给领。赈满，续修城工，即以赈时所给印券交验受佣。”从之。调补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都察院及都统事。四年，以珽所领事多，先后解左都御史、都统、吏部尚书，专任兵部尚书。旋以在直隶时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坐夺官，上命降授奉天府尹。

初，上以岳钟琪代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珽入对，言钟琪叵测。钟其入觐，过保定，珽方署直隶总督，造蜚语，以撼钟琪。事闻，上严旨诘责。五年，召回京按讯，上阅羹尧幕客举人汪景祺所著书，载珽抚四川时，得夔州府知府程如丝贿，保治行弟一。如丝守夔州，鬻私盐，而捕湖广民鬻私盐者得辄杀之。为羹尧劾罢。珽入对，言其冤。上命免如丝罪，且擢为四川按察使。至是，上颇疑景祺言。会巡抚马会伯劾如丝营私网利疏至，命侍郎黄炳如四川按其事，以珽偕炳还奏，事实，下法司汇谳。寻议珽挟诈怀私，受夔关税银、富顺县盐规，冒销库帑，并得如丝银六万六千、金九百，谗毁钟珙，交结查嗣庭，凡十八事，应斩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没入官，命改斩监候。

六年，管理正白旗信郡王德昭又奏珽家藏朱批奏折三十件未缴进，大不敬，应立斩，诏逮至京师。初，珽故吏知县黄振国坐事夺官，珽荐起河南信阳知州，巡抚田文镜劾贪劣不法。李绂自广西巡抚迁直隶总督，入对，力陈振国无罪，御史谢济世劾文镜亦及之，言与绂合。上疑绂与济世为党，召绂还京师，戍济世。及珽至，谕暴珽等结党欺罔、倾陷文镜诸罪状，命斩振国，珽仍改斩监候，下狱。十三年，高宗即位，赦免。乾隆八年，卒。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第一。五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未浃旬，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列举十罪。上方倚文镜，意不怿，命还济世奏，济世坚持不可。上谕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济世于督抚中独劾文镜，朕不知其何心？朕训诫科道至再至三，诚以科道无私，方能弹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为言官，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

为国法所不容。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诛戮谏官之过小，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朕岂恤此区区小节哉？”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鞫，济世辨甚力。刑部尚书励杜讷问：“指使何人？”对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谳上，以济世所言风闻无据，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拟斩。

文镜劾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誠等，李绂讼言其枉，并谓河南诸吏张球最劣，文镜纵弗纠。入封，具为上言之。上先入文镜言，不直绂，而济世罪状文镜又及柱振国、言纶、誠庇球诸事。上召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入见，举前事，谓：“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今诘济世劾文镜诸事，济世皆茫无凭据俯首无词，是其受人指使，情弊头见。”命夺济世官，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济世至军，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济世讲学著书不稍辍。七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以济世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疏劾，请治罪。上摘“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语，责济世怨望谤讪，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有陆生柟者，自举人选授江南吴县知县，引见，上有所诘问，不能对，改授工部主事。复引见，上见其傲慢，以其广西人，疑与济世为党，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生柟撰《通鉴论》十七篇，锡保以为非议时政，别疏论劾。上并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寻议济世诋讪怨望，怙恶不悛，生柟愤懑猖狂，悖逆恣肆，皆于军前正法。上密谕锡保诛生柟，缚济世使视，生柟既就刑，宣旨释之。

济世在戍九年，高宗即位，诏开言路，为建勋将军钦拜草奏，请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上嘉纳焉。旋召济世还京师，复补江南道御史。济世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上，略言：“《大学注》中，九卿、科道所议讽刺三语，臣已改删，惟分章释义，遵古本不遵程、朱，习举业者有成规，讲道学者无厉禁。千虑一得，乞舍其瑕而取其瑜。”得旨严饬，还其书。二年，济世疏曰：“臣今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贰。有罪而复用，如程元章、哈元生者，舆论犹有恕词至于隆升，国人皆曰不可，犹未罢斥。不惟不罢斥隆升而已，如王士俊以加赋为垦荒，肆毒中州，又请为田文镜立贤良祠。皇上既深恶之，乃调回而仍用，逮勘而复赦，乃者清问及之，议者谓将用为藩臬。藩臬总一省刑名钱谷，岂幸恩负罪之督抚所能胜乎？《易》言涣汗，《礼》称伦綍，信而已矣。今则元年谕旨，二年即废格或改易矣。特谕论停止在任守制，近日督抚又渐次请行。天下之大，何患无才？《记》曰‘金革无辟’，又曰‘君子不夺人之亲’，安用此食禄忘亲者为哉？特谕监生准入場不准考职，昨世宗升祔会恩诏监生仍准考职，职考者入仕之门，既准捐监又准考职。复开捐例之张本也。即止给虚衔，不准实授，而后命前命相违，亦不宜如此。臣闻不退不远，《大学》所讥。世间君子少、小人多，已败露者不行放流，未败露者益无忌惮。若发号施令，小人得以摇夺，君子无所适从，国事未有不隳者也。”

三年，疏言：“母蒋年七十一，行动艰难，耳目昏愦。臣欲归养，则贫不能供甘旨。欲迎养，则老不能任舟车。欲归省，则往返动经半年。在家不过数月，乍逢又别，既别难逢，慈母之涕泪转添，游子之方寸终乱。臣才不称道府，例又从无自请迁转。乞敕部以州县降授湖南、广东，量予近地，臣得母子聚首，无任哀垦。”上特授济世湖南粮储道。

八年，济世闻衡阳知县李澎征赋纵丁役索浮费，易服伪为乡民纳赋者以往，察得实，善化知县樊德贻与同弊，济世详劾。巡抚许容庇德贻等，以济世荡检逾闲列状入告。上命解任，交总督孙嘉淦会鞫，济世捕衡阳丁役下长沙知府张琳，谳得征收浮费有据。容令岳常澧道仓德代济世，布政使张璨附容指，贻书仓德，令更易长沙府详牒。仓德初官给事中，尝劾济世奏事失仪，至是不直璨所为，发其书上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庇容，寝其事。谕仓德委曲善处，琮咨都察院奏闻。御史胡定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上命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按治，而仓德以嘉淦寝其事，复揭都察院奏闻。上责嘉淦草率扶同，召还京师，解容、璨任、夺琳、德贻、澎官。阿里衮寻奏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容、璨及按察使王玠皆坐夺官，上命并罢嘉淦。而奖仓德及定，调济世驿盐道。

蒋溥代为巡抚，嗛济世密进所著书，斥为离经畔道，上曰：“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置不问。未几，复言其老病，乃命休致。归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

陈学海，字志澄，江西永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济世友，授山东恩县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文镜劾振国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请以学海从，得文镜欺罔状，将以实入告，继乃反之，学海争不得。使还，擢御史，尝以语济世，济世用是劾文镜。既谴，学海不自安，次年，以病告。都察院劾伪病，并及与济世交关状，夺官，命与济世同效力军前。雍正七年，召还，授检讨。十一年，卒。

论曰：田文镜与鄂尔泰、李卫同为世宗所激赏。高宗谓三人者文镜为最下，允哉！文镜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绂固以好士得时誉，宜其恶之深，而所争以为枉者，为珽所荐吏。济世又继以为言，世宗疑珽使绂入告，不纳。又嗾济世露章论劾，互相结，务欲倾文镜。狱遂不可解，然终未即诛死。高宗嗣服，诸人皆得湔祓，绂复起。济世亦见用。孰谓世宗严？不肯戮谏臣，固明言之矣。

清史稿卷二九四　列传第八一

陈时夏　王士俊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资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粜，款归司库。有余，以修理城垣。"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征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适中孔道，请设兵巡隘。"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谳。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得旨嘉奖。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奥平衍，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于本年起科，设二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牒察验。鱼盐征税，充诸项公用。卫经画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修疏浚，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镇海灵岩、大邱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圮，卫令修筑。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上虞濒海潮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缉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余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觐，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訽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八年，卫令游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炳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鞫，时绎夺官，世炳、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上以查嗣庭、汪景祺之狱，停浙江人乡会试，卫以文告严督。逾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士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上督责各直省清厘仓库亏空、钱粮逋欠，卫召属吏喻意，簿书、期会、吏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

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录总督，命提督以下并受节制。十一年，疏劾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上为夺鄂尔奇官，命果亲王及侍郎莽鹄立、海望按治，得实，请罪鄂尔奇。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乾隆元年，命兼管直隶总河，裁营田观察使，敕卫核议。卫请以营田交诸州县收管，分辖通永、霸易、天津、清河、大名五道，统率经理。下部如所议。

二年，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池，赴州属托。上命治库克罪，嘉卫执法秉公，赐四团龙补服。三年，疏劾总河朱藻贪劣，藻弟蘅挟制地方官，干预赈事。上命尚书讷亲、孙嘉淦按治，夺藻官，并罪蘅如律。

卫在直隶六年，莅政如在浙江时。屡奏请审正府县疆界，改定营汛，增置将吏。卫尤长于治盗。盗匿山泽间，诇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至。以是所部乃无盗。病作，乞解任，遣御医诊视。卒，赐祭葬，谥敏达。

世宗在藩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其在云南，或有馈于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上谕之曰：“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卫奏言：“受恩重，当不避嫌怨。”上又谕之曰：“不避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及赴浙江，时河决朱家海，上命中途与河道总督齐苏勒议施工。卫见齐苏勒，决口已合龙，议颇不相协。卫录问答语以闻。会卫族弟怀谨等居乡放纵，卫令淮徐道捕送拘禁，族人腾谤。卫疏言：“臣开罪范时绎，又与齐苏勒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上谕之曰：“时绎不足谕，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向日于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于此。”及在直隶，上复谕之曰：“近有人谓卿任性使气，动辄肆詈。丈夫立身行已，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当时自检点，从容涵养。”

高宗南巡，见西湖花神庙卫自范象并及其妻妾，号“湖山神位”，谕曰：“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托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象毁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五十五年，命巡视长芦盐政，疏言：“长芦盐引缺额五万七千余道，商人愿先输课，增复原引。自五十六年为始，在长清等县运行。”得旨：“加引虽可增课，恐于商无益。”下九卿议行。山东巡抚核定题覆如所议。寻擢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命祭告华岳。是岁山西灾，年羹尧入觐，请赈。上咨巡抚德音，德音言无灾。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上嘉其直言无隐，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文镜故有吏才，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疏请以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直隶州。寻命真除。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取劾罢。疏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誠、邵言纶、关阵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往按，谴黜如文镜奏。四年，李绂自广西巡抚召授直隶总督，道开封，文镜出迓。绂责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文镜密以闻，并谓绂与振国为同岁生，将为振国报复。绂入对，言振国、诚、言纶被论皆冤抑，知县张球居官最劣，文镜反纵不纠。上先入文镜言，置不问。球先以盗案下部议，文镜引咎论劾。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仍及枉振国、言纶、诚，庇球诸事，与绂言悉合。上谓济世与绂为党，有意倾文镜，下诏严诘，夺济世官，遣从军，振国、诚论死，戍言纶、阵于边。振国故蔡珽属吏，既罢官，以珽荐复起。及珽得罪，上益责绂、珽、济世勾结党援，扰国政，诬大臣，命斩振国。

文镜疏请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雍正五年始。部议从之。五年，疏言黄河盛涨，险工迭出，宜暂用民力，每岁夏至后，将距堤一二里内村庄按户出夫，工急抢护，事竟则散。若非计日可竣者，按名给工食。下部议行。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文镜初隶正蓝旗，命抬入正黄旗。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文镜疏言：“两者交界地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请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上从之。文镜先以河南漕船在卫辉水次受兑，道经直隶大名属浚、滑、内黄三县，隔省呼应不灵。请以三县改归河南。既，又以河南征漕旧例，河北三府起运本色，余皆征折，在三府采买，偏重累民。请以仪封、考城及新改归河南浚、滑、内黄等五县增运本色。距水次最远灵宝、阌乡二县，减办米数。归五县征输。南阳、汝

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卢氏诸县，皆以路远停运，分拨五县协济，按道路远近，石加五分至二钱三分各有差。又疏言："山东仓库亏空，那新掩旧。请如河南交代例，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仓库，令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偿其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亦视此例。"又疏言："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雍正六年钱粮应届完全之限，完不及五分，由于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敕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毋瞻徇，毋客隐。"上皆用其议。七年，请设青州满洲驻防兵，屯府北东阳城址，下议政王大臣议行。寻加太子太保。疏请以高唐、濮、东平、莒四州升直隶州，改济宁直隶州降隶兖州府。旋命兼北河总督，是岁山东水灾，河南亦被水，上命蠲免钱粮。文镜奏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虽不等，实未成灾，士民踊跃输将，特恩蠲免钱粮，请仍照额完兑。部议应如所请，上仍命文镜确察歉收分数，照例蠲免，现兑正粮，作下年正供。九年，谕曰："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开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并令侍郎王国栋如河南治赈。文镜以病乞休，命解任还京师。病痊，仍命回任。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高宗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士俊督开垦，开捐输，累民滋甚。上谕曰："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灾不报，百姓流离，蒙皇考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并命解士俊任，语详《士俊传》。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上谕曰："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祀贤良，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日王士俊奏请，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寝雅尔图奏不行。

宪德，西鲁特氏，尚书明安达礼孙也。父善，官头等侍卫。宪德初以荫生授理藩院主事，再迁刑部郎中。雍正四年，授湖北按察使。时布政使张圣弼坐亏空论罪，宪德上官，圣弼诣谒，宪德下诸狱。疏闻，上奖其能执法。寻就迁巡抚。

五年，调四川。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乱初定，吴三桂叛，其将吴之茂、王屏藩等入川，与我师久相持，民授其害，土旷人稀。康熙间，休养久，垦辟渐广，经界未正，田粮多不实。巡抚马会伯奏请清丈，以调湖北未行，上以谘宪德。宪德奏："四川昔年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繁衍。奸猾之徒，以界畔无据，遂相争讼。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亦非勘丈无以判其曲直。"上复咨川陕总督岳钟琪，奏与宪德略同，乃下九卿议行。遣给事中高维新、马维翰，御史吴鸣虞、吴涛如四川，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分往诸州县丈量，维新永宁道，维翰建昌道，鸣虞松藏道，涛川东道。鸣虞先期示复明旧额，宪德阻止之。他道凡民间屋基、坟墓、界埂、水沟、园林皆不入勘丈，鸣虞独不然，民惊扰，又需索丈费。宪德疏请罢鸣虞、维新事先竟，上令续勘松茂道。涛治事迂纯，维翰事亦竟，宪德请以佐涛。万县民愬涛丈量不公，悬旗聚众，垫江、忠州民亦为言。维新松茂道事又竟，宪德又疏请罢涛，以维新、维翰分勘川东道。七年十一月，通省勘丈毕。旧册载上、中、下田地都计二十三万余顷，丈得四十四万余顷，增出殆及半。而诸土司地纳粮以石计，亦次弟具报，视原额加增。户部奏请视丈出田地照则征粮，上论曰："从前隐瞒，科则止据实更定，毋追咎。至额粮稍重诸州县，即比照就近适中科则核减，俾纾民力。"宪德奏："各属征量科则，轻重悬殊。原重通江诸县，吁请减轻。原轻郫、灌、温江三县，亦据实呈请愿增。臣等拟原重田地，令与接壤地方相等比照科算。原轻田地，亦应按则加增，不致小民偏枯委曲。"于是成都、华阳、新津、郫、温江、长寿诸县俱增上则，灌县增中则，绵州、绥宁改分上、中、下三则，江油增下则，潼川、屏山、雅州、名山、荣经、芦山、峨眉、夹江、通江赋偏重，均视邻县量减，巴县赋量轻，上田不及一分，以地脊不增，他州县皆仍旧则。其有丈见田少粮多，经原户声请，皆予开除。上命招他省民入川开垦丈增田亩，宪德奏请以丈增地亩分科则编字号，计数均分，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余丁，增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丁多不能养赡，临时酌增。或有多余三五亩，亦一并给垦。奇零不成丘段者，酌量安

置，给以照票，并牛种口粮，分年升科。皆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垫江、忠州民杨成勋等群聚为乱，署川陕总督查郎阿遣兵捕治，成勋自经死。获其徒陈文魁、杨成禄等，得所为怨白，言祸起戊申年奉旨清丈科派需索累民。查郎阿疏闻，谕曰："四川清丈之议，始于马会伯，而成于宪德。朕慎选科臣前往料理，戒以剔除积弊，安插善良，并非为加增赋税而起。勘丈造册，各官供应，皆令动帑支给，不使几微烦扰我民。今年事竟，宪德具本代川民谢恩，谓通省士民，咸称清理疆界，使强无兼并，弱无屈抑。又将田不敷粮之户，悉予开除。疆界既已分明，额赋尤为公溥，朕以为经理得宜矣，岂意奸民啸聚，意以清丈，苛虐为言？怨白称奉旨清丈岂宪德等但以清丈称为奉旨，于前者奏请未晓谕于众耶？陈文魁诉状，并称颂川省上司，是必宪德等沽誉干名，何不将朕德意宣播，而乃蒙混含糊，使奸民得以藉口耶？宪德既称通省士民欢呼感戴，何以尚有陈文魁等暗结邪党、肆行诽谤？可见平日化导未周，董戒不力，令宪德将朕引旨刊布晓谕。"

宪德抚四川七年，屡请更定州县疆界，有所省置，收天全土司改流设州，并升雅州为府隶焉。宪德议开紫古矿厂，会儿斯堡生番入边杀掠商民，上令封闭。宪德以川省米贵，请暂停商贩。逾年岁稔，上令弛禁毋遏粜。初上官，以四川驿、盐、茶三政皆属按察使兼领，未足司稽核，请增设驿盐道专司其事，从之。及清丈事将竟，奏言盐、茶积弊，请令清查地亩科道诸员兼司搜查。上谕曰："川省盐，茶既特设道员，自有责成，如不能胜任，当予参劾，别择贤能盐、茶积弊，相沿已久，应从容清理，安可如此严急。奏请搜查，更属谬妄。汝诸事料理过于促迫，不肯实心任事，于此奏毕见，后当深戒。"十一年，宪德奏盐道曹源邠混发引目累商，谕曰："盐课引务，汝有督率之责。曹源邠果不法，当列款纠参。若止改拨不当，何难商酌更正。今但请敕部察议，将盐政视如无涉，诚不知汝何意？朕甚鄙汝玷督抚统辖训饬之任也！"

寻召还京，授工部尚书。十二年，调刑部，仍兼工部，署满洲正红旗都统。乾隆元年，命赴泰陵督工。五年，卒。子梦麟，自有传。

诺岷，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先世居辉发。祖恩国泰，习汉书，天聪八年举人，直秘书院，授礼部理事官，荐擢尚书。父那敏，官镶黄旗满洲都统。

诺岷，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授山西巡抚。各直省征赋，正供外旧有耗羡，数多寡无定。州县以此供上官，给地方公用而私其余。上官亦往往藉公用，檄州县提解因以自私。康熙间，有议归公者，圣祖虑官俸薄，有司失耗羡，虐取于民，地方公用无从取办，寝其议不行。诺岷至山西，值岁屡歉，仓库多亏空。诺岷察诸州县亏空尤甚者，疏劾夺官，离任勒追。余州县通行调任，互察仓库。并虑州县不得其人，请敕部选贤能官发山西补用。二年，诺岷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余分给各官养廉。各官俸外复有养廉自此起。

布政使高成龄奏言："直省钱粮向有耗羡，百姓既以奉公，即属朝廷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羡银两，自当提解司库，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例外之费，即以是支应。至留补亏空，抚臣诺岷先经奏明，臣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各若干一一陈奏，则不肖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上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集议，议略谓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请先于山西试行。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于此。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势有所不能。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藉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削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至请先于山西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不可行两端。譬如治病，漫以药试之，鲜有能愈者。今以山西为试，朕不忍也。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于尽革，此朕之深愿。各省能行者听，不行者亦不强也。"自后各直省督抚以次奏请视山西成例提解耗羡，上以诺岷首发议，谕奖其通权达变，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上屡饬各省督察有司，耗羡既归公，不得巧立各目，复有所取于民。给养廉，资公用，尚有所余，当留备地方公事。河南耗羡

余款最多，特免地丁钱粮四十万，即以所余抵补。上谕谓此项出自民间，若公用充裕，仍当加恩本地官民，不令归入公帑也。三年，诺岷以病乞假，命回旗调理。

初，贝子允禟以罪徙西宁，道出平定，太监李大成殴诸生，诺岷按谳，以大成方病，置未深究。上责诺岷瞻徇，命继任巡抚伊都立覆谳，罪大成，夺诺岷官。十二年，卒。

陈时夏，字建长，云南元谋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三迁工部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御史衔。寻奏河北连年歉收，请发帑治赈，蠲免钱粮。上嘉允之。二年，迁湖北按察使，以在开归道任封丘生员罢考，坐不能弹压，夺官。三年，授直隶正定知府。四年，迁长芦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署江苏巡抚。疏陈苏、松水利，请发帑兴工。命副都统李淑德、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勘，议先浚娄江、常熟福山塘、昭文白茆河、太仓七浦河、上海嘉定吴淞江、武进孟渎、德胜新河、丹阳九曲河次弟疏治。时夏复疏言江南钱粮，请视直隶、河南正耗统解布政使，督抚以下各给养廉，地方公事用耗银报销，从之。上知时夏有老母，命云南督抚赠资斧，护至苏州，复赐人参。

六年，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调山东，时夏以坦麟任内钱粮未清，疏请停赴新任。坦麟亦奏时夏令新任布政使赵向奎勒指交代。上责时夏褊浅，才识不足，不能胜巡抚，命改署山东布政使，即以坦麟署江苏巡抚。是时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八百十三万有奇，巡抚张楷请分年带征。及时夏至江苏，催追促迫，民艰于输纳，事久未竟，上命时夏留江苏会办亏空。时夏请以旧欠均派新粮，分年征收，上谕曰："旧欠自有本人，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征。从此人人效尤，谁复输供正赋？且旧欠派入新粮，必致旧欠未完，新粮又欠。时夏因朕留之在苏，乃欲藉此草率完结。命暂停征比，交新任巡抚尹继善清察。"上又遣侍郎彭维新等佐尹继善察出积欠实一千万有奇，上命以其中侵蚀、包揽四百数十万分十年带征，民欠五百数十万分二十年带征，并令视直隶、河南诸省已行例，每岁带征若干，次年免正赋若干。谕谓"蠲逋赋使顽户偏蒙其泽，不若免新征使众民普受其惠也。

七年，尹继善劾时夏所举知县蔡益仁贪黜不职，下部议，降调。八年，以母忧归。十二年，诣京师，命以佥都御史衔授霸州营田观察使。奏文安、大城两县界内修筑横堤，请于堤东南尚家村建闸，堤内浚河，引子牙河水溉田，仍于北岸多用涵洞，俾水得宣泄。乾隆二年，奏请用区田法，选属吏租民地试行。皆从之。授内阁学士。三年，卒。

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上特命以知州发河南待阙，除许州。田文镜为巡抚，恶以科弟起家者，有意督过之，士俊惧将及。文镜增碱地税，民不堪，士俊具牒争，冀以是劾罢邀名。布政杨文乾奇士俊，曲护之。三年，文乾迁广东巡抚，奏以士俊从。四年，题授肇高廉罗道。五年，署巡抚阿克敦察士俊所辖黄江税厂亏税银千余，疏劾。上谕之曰："王士俊尚有用，小过犹可谅。当严饬令悛改。"寻召士俊诣京师。士俊发黄江厂库官为布政使官达运规礼，阿克敦即令官达按鞫。士俊请改员严讯，阿克敦令按察使方愿瑛会鞫。士俊即以阿克敦、官达、方愿瑛朋谋徇私，揭吏部奏闻。会文乾亦以他事劾阿克敦、官达，上命解官达、愿瑛任，令总督孔毓珣及文乾会鞫，并令士俊署布政使。士俊行至曲江，闻命，还广东上官。会文乾卒，上命傅泰署巡抚，复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会鞫，阿克敦等皆坐谴。六年，实授广东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抚。

十年文镜解任还京师，擢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一年，疏劾学政俞鸿图纳贿行私，命侍郎陈树萱按鞫，得实，鸿图坐斩。文镜在河南督州县开垦，士俊承其后，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高宗即位，户部尚书史贻直奏言："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纯朴，勤于稼穑，自来无土不耕，其不耕者大都斥卤沙碛之区。臣闻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中有报开十顷、十数顷至数十顷者，积算无虑数千百顷，安得荒田如许之多？推求其故，不过督臣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属吏迎合，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督臣据其册籍，报多者超迁议叙，报少者严批申饬，或别寻事故，挂之弹章。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讵恤后日官民受累，以致报垦者纷纷。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数年后按亩升科，指斥卤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儿卖女以应输将者。又如劝捐，乃不得已之策，今则郡县官长，驱车郭门，手持簿籍，不论盐当绅民，慰以好言，令其登写，旋索赀镪。地方官一年数换，则籍簿一年数更，不惟大拂民心，亦且有损国体。请敕廉明公正大臣前往清察。”上谕曰：“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河南民风淳朴，竭蹶以从，甚属可嘉。然先后遭苛政，其情亦至可愍矣！河南仍如旧例，止设巡抚。”以傅德代士俊。士俊至京师，命署兵部侍郎。

乾隆元年，复命署四川巡抚。士俊在河南，上蔡知县贵金马奉檄开垦，迫县民加报地亩钱粮，武生王作孚等诣县辨诉。贵金马以聚众哄堂揭士俊，士俊谕定谳毋及开垦，妄坐作孚等勒减盐价，拟斩。傅德疏劾，下部议，士俊当夺官，上命仍留任。

士俊密疏陈时政，略言：“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又言大学士不宜兼部，又言各部治事，私揣某省督抚正在褒嘉，其事宜准。某省督抚方被诘责，其事宜驳。不论事理当否，专以逢合为心。又言廷臣保举，率多徇情，甚或藉以索贿。上览奏，怒甚，发王大臣公阅。御史舒赫德因劾：“士俊奸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为河南总督，勒令州县虚报垦荒，苦累小民。近日巡抚传德论劾，外间传说士俊已命逮治，皇上犹冀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乃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上召王、大臣、九卿等论之曰：‘从来为政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尧因四岳之言而用鲧，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至舜而后殛鲧。当日用鲧者尧，诛鲧者舜，岂得谓舜翻尧案乎？皇考即位之初，承圣祖深仁厚泽，休养生息，物炽而丰。皇考加意振饬，使纪纲整齐，此因势利导之方，正继志述事之善。迨雍正九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渐澄清，又未尝不敦崇宽简，相安乐易。朕缵承丕绪，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凡用人行政，兢兢焉以皇考诚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盖祖、皇考与朕之心初无丝毫间别。今王士俊訾为翻前案，是诚何心？朕躬有阙失，惟恐诸臣不肯尽言。至事关皇考，而妄指前猷，谓有意更张，实朕所不忍闻。至谓大学士不宜兼部，大学士兼部正皇考成宪，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导朕以翻案也，彼不过为大学士鄂尔泰而发。士俊河南垦荒，市兴利之善名，行剥民之虐政，使败露于皇考时，岂能宽宥？彼欲掩饰从前之罪，且中伤与已不合之人，其机诈不可胜诘。至谓部件题驳，怀挟私心，保举徇情，夤缘贿属，诸臣有则痛自湔除，无则益加黾勉，毋为士俊所讪笑，以全朕委任简用之体可也”解士俊任，逮下刑部，王大臣等会鞫，请用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二年，释为民，遣还里。

六年，以争占瓮安县民罗氏墓地，纵仆殴民，民自经死，民子走京师叩阍。命副都御史仲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鞫，得实，论罪如律。二十一年，卒。

论曰：世宗以综核名实督天下，肃吏治，严盗课，实仓库，清逋赋，行勘丈，垦荒土，提耗羡，此其大端也。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然当时谓卫、文镜所部无盗贼，斯亦甚难能矣。勘丈激乱，四川为最著。耗羡归公，山西为最先。田赋悬逋，江苏为最巨。开垦害民，河南为最剧。世宗亲决庶政，不归罪臣下，故诺岷蒙褒，而宪德不尸其咎。时夏才短，事未克竟，亦不深责也。士俊及高宗初政，绌而犹用，乃创翻案之说，欲以荧主听，箝朝议。心险而术浅，其得谴宜哉。

清史稿卷二九五　列传第八二

隆科多　年羹尧胡期恒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也。康熙二十七年，授一等侍卫，擢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以所属人违法，上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副都统、銮仪使，在一等侍卫上行走。五十年，授步军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世宗即位，命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

吏部尚书。旋以总理事务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自侍卫授銮仪使。雍正元年，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兼领理藩院事。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复与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

三年，解步军统领。玉柱以行止甚劣，夺官，交隆科多管束。羹尧得罪，上以都统范时捷疏劾欺罔贪婪诸状，及妄劾道员金南瑛等。并下吏部议处。上谕曰："前以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予以异数，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缴上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得复用双眼花翎、黄带、紫辔。及议上，以时捷劾，请罢羹尧任。以妄劾南瑛，请严加治罪。上以前议徇庇，后议复过当，责隆科多有意扰乱，削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谕曰："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向日明珠、索额图结党行私，圣祖解其要职，置之闲散，何尝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蹈，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赇，事发，逮下法司，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谳上，上命斩伦，罢隆科多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

初，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党附，既又与羹尧交结。至是，上尽发阿灵阿、揆叙及羹尧罪状。宣示中外。又侍郎查嗣庭为隆科多所荐，坐悖逆诛死，上诘隆科多，隆科多不以实对。五年，宗人府复奏劾辅国公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藏于家，阿布兰坐夺爵幽禁。上命夺隆科多爵，召还京，命王大臣会鞫。以圣祖升遐，隆科多未在上前，妄言身藏匕首以防测。又自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上躬祀坛庙，妄谓防刺客，令于案下搜查。上谒陵，妄奏"诸王心变"。具狱辞，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党奸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凡四十一款，当斩，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妻子免入辛者库，岳兴阿夺官，玉柱发黑龙江。"六年六月，科布多死于禁所，赐金治丧。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自笔帖式授兵部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四迁工部侍郎，出为湖广巡抚。湖北武昌等七府岁征匠役班价银千余，户绝额缺，为官民累。遐龄请归地丁征收，下部议，从之。疏劾黄梅知县李锦亏赋，夺官。锦清廉得民，民争完逋赋，诸生吴士光等聚众闭城留锦。事闻，上命调锦直隶，士光等发奉天，遐龄与总督郭琇俱降级留任。四十三年，遐龄以病乞休。

羹尧，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抚。四十九年，斡伟生番罗都等掠宁番卫，戕游击周玉麟。上命羹尧与提督岳升龙剿抚。升龙率兵讨之，擒罗都，羹尧至平番卫，闻罗都已擒，引还。川陕总督音泰疏劾，部议当夺官，上命留任。五十六年，越隽卫属番与普雄土千户那交等为乱，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是岁，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袭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兵哗，引还。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之，密奏泰失兵心，不可用，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五十七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至里塘驿站，寻请增设四川驻防兵，皆允之。上嘉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五十八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钟琪抚定里塘、巴塘。羹尧亦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因请召法喇师还，从之。

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羹尧平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谘羹尧孰可署总督者。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兴率兵往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羹尧疏劾。上命逮兴，囚云南省城。八月，噶尔弼、延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

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

羹尧寻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六十年，入觐，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辞，还镇，赐弓矢。上命噶尔弼率兵驻守西藏，行次沪定桥，噶尔弼病不能行，羹尧以闻。上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将军，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驻西藏。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阿宝以闻，上令羹尧与钟琪度形势，策进讨。羹尧疏言："郭罗克有隘口三，悉险峻，宜步不宜骑。若多调兵，塞上传闻使贼得为备，不如以番攻番。臣素知瓦斯、杂谷诸土司亦憾郭罗克肆恶，愿出兵助剿。臣已移钟琪令速赴松潘，出塞督土兵进剿。"寻，钟琪督兵击败郭罗克，下番寨四十余，获其渠，余众悉降。

六十一年，羹尧密疏言："西藏喇嘛楚尔齐木臧布及知府石如金呈策旺诺尔布委靡，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外郎巴特玛等任意生事。致在藏官兵不睦。"因请撤驻藏官兵。下廷臣议，以羹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上原之，命召满都、巴特玛、石如金、楚尔齐木臧布等来京师，遣四川巡抚色尔图、陕西布政使塔琳赴西藏，佐策旺诺尔布驻守。

自军兴，陕西州县馈饷供亿，库帑多亏缺。羹尧累疏论劾州县吏，严督追偿。陕西巡抚噶什图密奏亏项不能速完，又与羹尧请加征火耗垫补。上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于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但知取用，不问其出自何项也。羹尧等欲追亏项以充兵饷，追比不得，又议加征火耗。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从未加征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必致与正面项一例催征，肆无忌惮矣。著传旨申饬。"命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

世宗即位，召抚远大将军允禵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元年，授羹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加遐龄尚书衔。寻又加羹尧太保。诏撤西藏驻防官军。羹尧疏陈边防诸事，请于打箭炉边外中渡河口筑土城，移岚州守备驻守。大河南保县，移威茂营千总驻守。越隽卫地方辽阔，蛮猓出没，改设游击，增兵驻守。松潘边外诸番，阿树为最要，给长官司职衔。大金川土目莎罗奔从征羊峒有功，给安抚司职衔。乌蒙蛮目达木等凶暴，土舍禄鼎坤等请禽献，俟其至，给土职，分辖其地。下部议，从之。论平西藏功，以羹尧运粮守隘，封三等公，世袭。

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为顾实汗孙，纠诸台吉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劫亲王察罕丹津叛、掠青海诸部。上命羹尧进讨，谕抚远大将军延信及防边理饷诸大臣，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羹尧。十月，羹尧率师自甘州至西宁，改延信平逆将军，解抚远大将军印授羹尧，尽护诸军。羹尧请以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钟琪为参赞大臣，从之。论平郭罗克功，进公爵二等。

羹尧初至西宁，师未集，罗卜藏丹津詗知之，乃入寇，悉破傍城诸堡，移兵向城。羹尧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不动，罗卜藏丹津稍引退，围南堡。羹尧令兵斫贼垒，敌知兵少，不为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炮发，土番死者无算。钟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奔，师从之，大溃，仅率百人遁走。羹尧乃部署诸军，令总兵官周瑛率兵截敌走西藏路，都统穆森驻吐鲁番，副将军阿喇纳出噶斯，暂驻布隆吉尔，又遣参将孙继宗将二千人与阿喇纳师会。敌侵镇海堡，都统武格赴援，敌围堡，战六昼夜，参将宋可进等赴，援敌败走，斩六百余级，获多巴囊素阿旺丹津罗卜藏丹津。攻西宁南川口，师保申中堡，敌围堡，堡内囊素与敌通，欲凿墙而入。守备马有仁等力御，可进等赴援，夹击，敌败走，诸囊素助敌者皆杀之。羹尧先后疏闻，并请副都统花色等将鄂尔多斯兵，副都统查克丹等将归化土默特兵，总兵马觐伯将大同镇兵，会甘州助战，从之。

西宁北川、上下北塔蒙回诸众将起应罗卜藏丹津，羹尧遣千总马忠孝抚定下北塔三十余庄。上北塔未服，忠孝率兵往剿，擒戮其渠，余众悉降。察罕丹津走河州，罗卜藏丹津欲劫以去。羹尧令移察罕丹津及其族属入居兰州。青海台吉索诺木达什为罗卜藏丹津诱擒，脱出来归，羹尧奏闻，命封贝子，令羹尧抚慰，敌掠新城堡，羹尧令西宁总兵黄喜林等往剿，斩千五百余级，擒其渠七，得器械、驼马、牛羊无算。以天寒、羹尧令引师还西宁。

寻策来岁进兵，疏："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钟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儿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于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豫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下廷议，悉如所请，马加发千，兴药加发倍所请。

察罕丹津属部杀罗卜藏丹津守者来归，羹尧宣上指，安置四川边外。墨尔根戴青拉查卜与罗卜藏丹津合力劫察罕丹津，其子察罕喇卜坦等来归，羹尧令招拉查卜内附。又有堪布诺门汗，察罕丹津从子也，为塔儿寺喇嘛，叛从敌，纠众拒战，至是亦来归。羹尧数其罪，斩之。罗卜藏丹津侵布隆吉尔，继宗与副将潘之善击败之。西宁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出为盗，羹尧招三部内附。余部行掠如故，呈库、沃尔贾二部尤暴戾。羹尧令钟琪率瓦斯、杂谷二土司兵至归德堡，抚定上下寺东策布，督兵进歼呈库部众，擒戮沃尔贾部酋，余并乞降。

二年，上以罗卜藏丹津负国，叛不可宥，授钟琪奋威将军，趣羹尧进兵。西宁东经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羹尧令钟琪及素丹等督兵讨之，贼屯哈拉直沟以拒。师奋入，度岭三，毁寨十。可进、喜林及总兵吴正安皆有斩馘，复毁寨七，焚所居室。至寺外，贼伏山谷间，聚薪纵火，贼歼焉，杀贼六千余，毁寺，诛其渠。青海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济克济札布、台吉滚布色卜腾纳汉将母妻诣羹尧请内属，羹尧予以茶叶、大麦，令分居边上。羹尧遣钟琪、正安、喜林、可进及侍卫达鼐，副将王嵩、纪成斌将六千人深入，留素丹西宁佐治事。

二月，钟琪师进次伊克喀尔吉，搜山，获阿尔布坦温布，喜林亦得其酋巴珠尔阿喇布坦等。师复进，羹尧訷知阿冈都番助敌，别遣凉庄道蒋泂等督兵攻之，戮其囊苏。复击破石门寺喇嘛，杀六百余人，焚其寺。钟琪师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逐吹拉克诺木齐。三月，钟琪师复进出布哈屯。罗卜藏丹津所居地曰额纳布隆吉，钟琪督兵直入，分兵北防柴旦木，断往噶斯道。罗卜藏丹津走乌兰穆和儿，复走柴旦木，师从之，获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戚属等，并男妇、牛羊、驼马无算。分兵攻乌兰白克，获吹拉克诺木齐及助乱八台吉。时藏巴札布已先就擒，罗卜藏津以二百余人遁走。青海部落悉平。论功，进羹尧爵一等，别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封遐龄如羹尧爵，加太傅。并授素丹、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喜林二等阿达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灏及达鼐、瑛、嵩、成斌拜他喇布勒哈番，提督郝玉麟及正安拖沙喇哈番。

阿拉布坦苏巴泰等截路行劫，羹尧令继宗往剿，逐至推墨尔，阿拉布坦苏巴泰将妻子遁走。成斌等搜戮余贼至梭罗木，击斩堪布夹木灿垂扎木素。羹尧遣达鼐及成斌攻布哈色布苏，获台吉阿布济车陈。又遣副将岳起龙讨平河州塞外铁布等八十八寨，杀二千一百余人，得人口、牲畜无算。羹尧执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拉温布、藏巴扎布槛送京师。上祭告庙、社、景陵，御午门受俘。羹尧策防边诸事，以策旺阿喇布坦遣使乞降，请罢北征师，分驻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城、布隆吉尔驻兵守焉，辖以总兵，每营拨余丁屯赤金卫柳沟所垦田，设同知理民事，卫守备理屯粮，游牧蒙古令分居布隆吉尔迤南山中。宁夏边外阿拉善以满洲兵驻防。上悉从所请。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巢，皆穴地而居，官军驻其地，奴使之。兵或纵掠，番御之，尽歼，置不问，番始横。凉州南崇寺沙马拉木扎木巴等掠新城张义诸堡。又有郭隆寺逸出喇嘛，与西宁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相结，纠谢尔苏部土番谋为乱。羹尧遣钟琪等督兵讨之，纳朱公寺喇嘛降。师进次朝天堂，遣成斌、喜林及副将张玉等四道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余众多入水死，焚其寺。游击马忠孝、王大勋战和石沟，王序吉、范世雄战石门口，泂战喜逢堡，苏丹师次旁伯拉夏口，土番伪降，泂之，方置伏，纵兵击之，所杀伤甚众。泂搜剿棋子山，逐贼巴洞沟，土司鲁华龄逐贼天王沟，先密寺喇嘛缚其渠阿旺策凌以献。师入，转战五十余日，杀土番殆尽。羹尧以先密寺喇嘛反覆不常，拼焚其寺，徙其众加尔多寺外桌子山。余众降，羹尧令隶华龄受约束。

条上青海善后诸事，请以青海诸部编置佐领。三年一入贡，开市那拉萨拉。陕西、云南、四川三省边外诸番，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楹，喇嘛不得过三百，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

城堡。大通河设总兵，盐池、保安堡及打箭炉外木雅吉达、巴塘、里塘诸路皆设兵。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屯田。而令钟琪将四千人驻西宁，抚绥诸番。下王大臣议行。十月，羹尧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缰、金币。叙功，加一等阿思哈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

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尝荐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劾四川巡抚蔡珽逮治，上即以授景灏，又擢期恒甘肃巡抚。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羹尧请发将吏数十从军，上许之，觐还，即劾罢驿道金南瑛等，而请以从军主事丁松署粮道。上责羹尧题奏错误，命期恒率所劾官吏诣京师。三年正月，铤逮至，上召入见，备言羹尧暴贪诬陷状，上特宥珽罪。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羹尧疏贺，用“夕惕朝乾”语，上怒，责羹尧有意倒置，谕曰：“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会期恒至，入见，上以奏对悖谬，夺官。上命更定打箭炉外增汰官兵诸事，不用羹尧议。四月，上谕曰：“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愦，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而以钟琪署总督，命上抚远大将军印。羹尧既受代，疏言：“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上益怒，促羹尧赴任。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钟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羹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羹尧遣兵围郃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谳辞入奏，上命分案议罪。罢羹尧将军，授闲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羹尧职。

十二月，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是月甲戌，具狱辞，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上谕曰：“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斋诏谕羹尧狱中令自裁。遐龄及羹尧兄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又有静一道人者，四川巡抚宪德捕送京师，亦诛死。五年，赦羹尧诸子，交遐龄管束。遐龄旋卒，还原职，赐祭。

希尧，初自笔帖式累擢工部侍郎。既夺官，复起内务府总管，命榷税淮安，加左都御史。十三年，为江苏巡抚高其倬劾罢。乾隆三年，卒。

胡期恒，字元方，湖广武陵人。祖统虞，明崇祯末进士。国初授检讨，官至秘书院学士。父献征，自荫生授都察院经历，官至湖北布政使。期恒，康熙四十四年举人，献征与遐龄友，欢若弟昆，期恒少从羹尧游。上南巡，献诗，授翰林院典籍。出为夔州通判，有恩信，民为建生祠。羹尧为巡抚，荐期恒，迁夔州知府，再迁川东道。羹尧兼督陕西，复荐迁西安布政使。期恒通晓朝章国故，才敏，善理繁剧，羹尧深倚之。羹尧挟贵而骄，惟期恒能以微言救其失。羹尧奴辱咸阳知县，期恒执而杖之，自是诸奴稍敛戢。尝讽羹尧善持盈，羹尧勿能用。及羹尧败，诸为羹尧引进者，争劾羹尧以自解。期恒惟引咎，终不言羹尧，乃下狱颂系。至高宗即位，始得释。侨居江南，久之，卒。

论曰：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允禵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于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清史稿卷二九六　列传第八三

岳钟琪季父超龙　超龙子钟璜　钟琪子浚
策棱子成衮扎布　车布登札布

岳钟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升龙，初入伍，授永泰营千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永泰营游击许忠臣受三桂札。升龙使诣提督张勇告变，密结兵民，执忠臣杀之。十四年，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备。从克临洮，平关陇，加都督佥事衔。累擢天津总兵。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升龙将三百骑护粮。上命升龙及马进良、白斌，副将以次有违令退怯者，得斩之乃闻。昭莫多之捷，授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初，西藏营官入驻打箭炉，上使勘界。四川巡抚于养志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居数年，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升龙以五百人防化林营。养志反劾升龙擅发兵，升龙亦讦养志。上使勘谳，养志坐斩，升龙亦夺官。喋吧昌侧集烈击杀明正土司蛇蜡喳吧，伤官兵，提督唐希顺讨之，上命升龙从军。事定，希顺以病解任，仍授升龙提督。四十九年，乞休。升龙本贯甘肃临洮，以母年逾九十，乞入籍四川，许之。逾二年，卒。雍正四年，追谥敏肃。

钟琪，初入资为同知。从军，请改武职，上命以游击发四川，旋授松潘镇中军游击。再迁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布袭西藏，都统法喇督兵出打箭炉，抚定里塘巴塘。檄钟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五十九年，定西将军噶尔弼师自拉里入，仍令钟琪前驱。钟琪次察木多，选军中通西藏语者三十人，更衣间行至洛隆宗，斩准噶尔使人，番众惊，请降。噶尔弼至军，用钟琪策，招西藏公布，以二千人出降。钟琪遂督兵渡江，直薄拉萨，大破西藏兵，禽喇嘛为内应者四百余人。策凌敦多布败走，西藏平。六十年，师还，授左都督，擢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命讨郭罗克番部，钟琪率师并督瓦斯、杂谷诸土司兵自松潘出边。郭罗克番兵千余出拒，钟琪击破之，取下郭罗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歼其众。乘夜督兵进至中郭罗克纳务寨，番兵出拒，钟琪奋击，未终日，连克十九寨，斩三百余级，获其渠酸他尔哮索布六戈。复督兵进攻上郭罗克押六寨，番目旦增缚首恶假磕等二十二人以降。郭罗克三部悉定，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六十一年，讨平羊峒番，于其地设南坪营。

雍正元年，师讨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以钟琪参赞军事。钟琪将六千人出归德堡，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诸番部。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盗边，而呈库、活尔贾二部尤横。钟琪移师深入捣其巢，尽平之。二年，授奋威将军，趣进兵。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钟琪会诸军合击，歼其众，毁寺，擒戮其渠达克玛胡土克图。罗卜藏丹津居额穆纳布隆吉尔，其大酋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屯诸隘，钟琪与诸将分道入。钟琪及侍卫达鼐出南路，总兵吴正安出北路，黄喜林、宋可进出中路，副将王嵩、纪成斌搜山。师进至哈喇乌苏，方黎明，番众未起，即纵击，斩千余人，番众惊走，逐之，一昼夜至伊克喀尔吉，获阿尔布坦温布。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复进次布尔哈屯，薄额穆纳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西窜，钟琪逐之，一昼夜驰三百里。其酋彭错等来降，钟琪令守备刘廷言监以前驱，钟琪继其后。其酋吹因来降，言罗卜藏丹津所在距师百五六十里。钟祺令暂休，薄暮复进，黎明至其地。罗卜藏丹津之众方散就水草，即纵击，大破之，禽诸台吉，并罗卜藏丹津母阿尔泰哈屯及女弟阿宝、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以遁。廷言等亦得吹拉克诺木齐等。钟琪复进至桑驼海，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余级。大酋助罗卜藏丹津为乱者皆就擒。青海平，上授钟琪三等公，赐黄带。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棹子、棋子二山为乱，纳朱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与相纠合。羹尧遣钟琪等督兵分十一路进剿，凡五十余日，悉讨平之。命兼甘肃提督。三年，复命兼甘肃巡抚。四月，解羹尧兵柄，改授杭州将军，命钟琪亦上奋威将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河州、松潘旧为青海蒙古互市地，羹尧奏移于那喇萨喇。钟琪奏言青海部长察罕丹津等部落居黄河东，请仍于河州、松潘互市。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部落居黄河西，请移市西宁塞外丹噶尔寺。蒙古生业，全资牲畜，请六月后不时交易。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羹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钟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

寻真除川陕总督。疏言："土司承袭，文武吏往往索贯，封其印数年不与，致番目专恣仇杀。请定限半年，仍令应袭者先行署理。土司有外支循谨能治事者，许土官详督抚给职衔，分辖其地，多

三之一，少五之一，使势相维、情相安。”入觐，加兵部尚书衔。疏言：“察木多外鲁隆宗察畦、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距打箭炉远，不便遥制。请宣谕达赖喇嘛，令辖其地。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特、瓦舒霍耳诸地，并归内地土司。”又言：“巴塘隶四川，中甸隶云南，而巴塘所属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逼近中甸，总会于阿墩子，实中甸门户。请改隶云南，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下王大臣议，如所请。四年春，请选西安满洲兵千人驻潼关。冬，请以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自雍正五年始，著为定例。逾年，复疏言甘属河东粮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请将二属各自均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下部议行。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钟扰云南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及建昌属冕山、凉山诸苗助为乱。上命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讨之。五年春，擒万钟，庆侯亦降。乌蒙、镇雄皆改土归流。冕山、凉山亦以次底定。

钟琪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钟琪将反，钟琪疏闻，上谕曰：“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鞫。”寻奏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无主使者，论斩。

六年，疏请以建昌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诸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以其地之半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领三县，并厘定营汛职制，及善后诸事。下部议，如所请。定新设府曰宁远，县曰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流。寻分疏请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七年，又分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陕西子午谷隘口增防守官兵，里塘、巴塘诸地，置宣抚、安抚诸司至千百户，视流官例题补，俱议行。雷波土司为乱，遣兵讨平之。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钟琪，劝使反。钟琪与设誓，具得静始末，疏闻。上褒钟琪忠，遣侍郎杭奕禄等至湖南逮鞫治，语详杭奕禄传。

罗卜藏丹津之败也，走投准噶尔，其酋策妄阿喇布坦纳之。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数侵掠喀尔喀诸部。上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讨之。加钟琪少保，以四川提督纪成斌等参赞军务。钟琪率师至巴里坤，筑东西二城备储胥，简卒伍为深入计。八年五月，召钟琪及傅尔丹诣京师授方略，钟琪请以成斌护大将军印。科舍图岭者，界巴密、巴里坤间，钟琪设牧厂于此。准噶尔闻钟琪方入觐，乘间以二万余人入犯，尽驱驼马去。成斌使副参领查廉以万人护牧厂，寇至不能御，走过总兵勷垒呼救。勷以轻骑往赴，战败亦走。总兵樊廷及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转战七昼夜。总兵张元佐督所部夹击，拔出两卡伦官兵，还所掠驼马强半。成斌欲罪查廉，既而释之，以捷闻。上已遣钟琪还镇，上谓当于卡伦外筑城驻兵，出游岳击敌，俾不敢深入，令钟琪详议。寻谕奖廷、大雄、元佐功，赐金予世职，遣内务府总管鄂善赍银十万犒师。立祠安西，祀陈亡将士。上以酒三爵遥酹，亦俾鄂善赍往设祭。

九年春，钟琪请移兵驻吐鲁番、巴尔库尔，为深入计。上谕曰：“钟琪前既轻言长驱直入，又为敌盗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进剿，直捣巢穴，能必胜乎？”九年正月，钟琪部兵有自敌中脱归者，言噶尔丹策零将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赴西路，而令其将小策零多敦卜犯北路。钟琪以闻，并言敌将自吐鲁番侵哈密，扰安西、肃州边界。我军众寡莫敌，当持重坚壁固守，告北路遣兵应援，并调兵自无克克岭三面夹击。上谕曰：“前以钟琪军寡，谕令持重坚守，今已有二万九千人。樊廷马步二千，敌彼二万，转战七昼夜，犹足相当。乃以二万九千人而云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且前欲直捣伊犁，岂有贼至数百里内转坚壁而不出乎？贼果至巴尔库尔，即败逃，亦从科舍图直走伊尔布尔和邵而遁。无克克岭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夹击？钟琪于地势军机，茫然不知，朕实为烦忧。”

三月，准噶尔二千余犯吐鲁番，成斌遣廷将四千人赴援，敌引退。四月，又以千余人犯吐鲁番，别以二百余人犯陶赖卡伦。六月，又以二千余人围鲁谷庆城。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等率所部奋击，杀二百余人，钟琪议令元佐、勷及张存孝将三千人赴援。提督颜清如将二千人屯塔库，成斌将四千人防陶赖，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移回民入内地。上谕钟琪：“今年秋间袭击，是第一善策。援吐钱番，乃不得已之举，若但筹画应援，而不计及袭击，是舍本而逐末也。”

鲁谷庆城围四十余日不下，准噶尔移攻哈喇火州城，以梯登，回民击杀三百人。元佐等兵将至，敌引退。七月，准噶尔大举犯北路，傅尔丹之师大败于和通脑儿，钟琪请乘虚袭击乌鲁木齐。上谕钟琪："贼既得志于北路，今冬仍往西路，且增添贼众，更多于侵犯北路，俱未可知。当先事图维，临时权变，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并令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钟琪自巴尔库尔经伊尔布尔和邵至阿察河，遇敌，击败之。逐至厄尔穆河，敌踞山梁以距。钟琪令元佐将步兵为右翼，成斌将马兵为左翼，勷及总兵王绪级自中路上山，参将黄正信率精锐自北山攻敌后，诸军奋进，夺所踞山梁，敌败走。谍言乌鲁木齐敌帐尽徙，乃引兵还。疏闻，上奖钟琪进退迟速俱合机宜。

十二月，上追举科舍图之役，责成斌怠忽，降沙州副将。十年正月，镜儿泉逻卒遇敌，杀其二，掠其一以去。钟琪劾副将马顺，上并以钟琪下部察议。俄，准噶尔三千余人犯哈密，钟琪令勷、成斌将五千人自回落兔大坂，总兵纪豹将二千人自科舍图岭，分道赴援。又令副将军石云倬、常赍，镇安将军卓鼐分地设伏，待敌占天生圈山口，颜清如屯塔尔那沁，遣参将米彪、副将陈经纶分道御战，敌引去。勷等将至二堡，遇准噶尔五千余人，即纵兵奋战一昼夜。敌登山，勷督兵围山，力战至午，敌溃遁。勷自二堡至柳拊泉，与经纶及副将焦景竑军会，乘夜追剿。钟琪使告云倬等，遣兵至无克克岭待敌，疏闻，上奖慰之。钟琪议城穆垒驻军，并命乘胜兴工。云倬等至无克克岭，钟琪令速赴梯子泉阻敌归路，卓鼐继其后。云倬迟发一日，敌自陶赖大坂西越向纳库山遁去。师至敌驻军处，余火犹未息，云倬又令毋追袭。钟琪劾云倬偾事，夺官，逮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上谕曰："岳钟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壹号令，示威信，朕犹深望之！"大学士鄂尔泰等劾钟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六月，钟琪疏报移军穆垒。寻召钟琪还京师，以广泗护印。广泗劾钟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议分驻科舍图、乌兰乌苏诸地。上命还军巴尔库尔，尽夺钟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大将军，又论钟琪骄蹇不法，且劾成斌、元佐疏防，上命斩成斌，元佐降调。又劾勷纵贼，上命斩勷。十二年，大学士等奏拟钟琪斩决，上改监候。乾隆二年，释归。十三年，师征大金川，久无功。三月，高宗命起钟琪，予总兵衔。至军，即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时经略大学士讷亲视师，而广泗以四川总督主军事。大金川酋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钟琪至军。讷亲令攻党坝。上以军事谘钟琪，钟琪疏言："党坝为大金川门户，碉卡严密，汉、土官兵止七千余。臣商诸广泗，请益兵三千，广泗不应。广泗专主自昔岭、卡撒进攻。此二处中隔噶拉依，距勒乌围尚百余里。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若破康八达，即直捣其巢。臣商诸广泗，广泗不谓然，而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诏逮治。亦罢讷亲大学士，傅恒代为经略。钟琪奏请："选精兵三万五千，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万人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合，直攻勒乌围。卡撒留兵八千，俟克勒乌围，前后夹攻噶拉依。党坝留兵二千护粮，正地留兵千防泸河，余四千往来策应。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臣虽老，请肩斯任。"命傅恒筹，议傅恒用其策。

钟琪自党坝攻康八达山梁，大破贼。师进战塔高山梁，复屡破贼。钟琪初佐年羹尧定西藏，莎罗奔以土目从军。及为总督，以羹尧所割金川属寨还莎罗奔，且奏给印信、号纸，莎罗奔以是德钟琪。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钟琪乞降。钟琪请于傅恒，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钟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上谕奖钟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曰威信。入觐，命紫禁城骑马，免西征追偿银七十余万，官其子沺、涝侍卫，赐诗褒之。寻命还镇。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为乱，钟琪出驻打箭炉，事旋定。十七杂谷土司苍旺为乱，钟琪遣兵讨擒之。十九年，重庆民陈琨为乱，钟琪力疾亲往捕治，还，卒于资州，赐祭墓，谥襄勤。上以所封公爵不世袭，予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清袭。

钟琪沉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世宗屡奖其忠诚，遂命专征。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既废复起，大金川之役，傅恒倚以成功。高宗《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云。

超龙，升龙弟，初冒刘姓，名曰杰。入伍，屡迁建昌左营守备。引见，圣祖垂询，乃复本姓名，超擢东川营游击。以避钟琪，改西宁左营。雍正二年，授河州协副将，剿定铁布等寨乱番。又以避钟琪，改张家口协。六年，迁天津总兵。八年，擢湖广提督。乌蒙乱，超龙令总兵张大有率副将何勉、参将母椿龄讨平之。寻遣兵分防贵州界，上以深合机宜嘉之。十年，卒。

钟璜，超龙子。雍正七年，以钟琪奏赴西路军效力，授蓝翎侍卫，除銮仪卫治仪正。乾隆初，擢四川威茂镇参将。再迁总兵，历建宁、南赣、开化、昭通诸镇。擢广西提督，钟琪卒，代为四川提督。疏言："松潘总兵例出塞化番，三年一度。番性多猜，调集守候，彼此互防，甚非所愿。又见小道远费巨，托病不至，惟附近土司领赏，有名无实。请停止，以节劳费。"上从之。金川土舍郎卡侵革布什咱土司，革布什咱合九土司兵攻金川，相持数年未决，郎卡乞令罢兵。钟璜率兵出塞，至拉必斯满安营，召郎卡出。令还所侵地及所掠穆尔津图诸土司番民。九土司之兵悉罢。旋卒，赐祭墓，谥庄恪。

浚，钟琪子。以二品荫生授安西同知，擢口北道，再擢山东布政使。六年，调山西，署山东巡抚。钟琪出师，命浚送至肃州。八年，召钟琪诣京师，命浚就省。乾隆元年，请免郯城、兰山诸县水冲地应征丁米。寻调江西。三年，请免南昌府属浮粮三万七千余两，复疏请发帑修筑丰城江堤，浚江关河口，议行社仓皆允所请。两江总督杨超曾劾浚与属吏朋比纳贿，坐夺官。六年，授光禄寺卿，出为福建按察使。再迁广东巡抚，调云南。两广总督陈大受劾浚误举粮道明安以婪赃败，又采木修堤，任属吏作弊，召还京师。十八年，授鸿胪少卿，转通政使参议，卒。浚在巡抚任亏库项，钟琪请以公俸按年扣还，上特命免之。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元太祖十八世孙图蒙肯，号班珠尔，兴黄教，西藏达赖喇嘛贤之，号曰赛音诺颜。其第八子丹津生纳木札勒，纳木札勒生策棱。康熙三十一年，丹津妻格楚勒哈屯自塔密尔携策棱及其弟恭格喇布坦来归，圣祖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赐居京师，命入内廷教养。四十五年，尚圣祖女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诏携所属归牧塔密尔。五十四年，命赴推河从军，出北路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九年，师征准噶尔，策棱从振武将军傅尔丹出布拉罕，至格尔额尔格，屡破准噶尔，获其宰桑贝坤等百余人，俘馘甚众。战乌兰呼济尔，焚敌粮。师还，道遇准噶尔援兵，复击败之，授札萨克。

策棱生长漠外，从军久，习知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锐自磨厉，练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敌善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每游猎及止而驻军，皆以兵法部勒之，居常钦钦如临大敌。由是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

雍正元年，世宗特诏封多罗郡王。二年，入觐，命偕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阿尔泰，并授副将军，诏策棱用正黄旗纛。五年，偕内大臣四格等赴楚库河，与俄罗斯使瓦萨立石定界，事毕，陈兵鸣炮谢天，议罪当削爵，上命改罚俸，九年，从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讨噶丹策零，侦贼自和通呼尔哈诺尔窥图垒、茂海、奎素诸界，偕翁牛特部贝子罗卜藏等分兵击却之。准噶尔诸酋有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皆噶尔丹策零同族，最用事。噶尔丹策零遣大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入掠喀尔喀，闻锡保驻察罕庾尔，振武将军傅尔丹军科布多，乃遣其将海伦曼济等将六千人取道阿尔泰迤东，分扰鲁克伦及鄂尔海喀喇乌苏，留余众于苏克阿勒达呼为声援。策棱偕丹津多尔济迎击，至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将六百人宵入敌营。诱之出追，伏兵突击，斩其骁将，余众惊溃，大策零敦多卜及海伦曼济等遁去。诏进封和硕亲王，赐白金万。寻授喀尔喀大札萨克。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自奇兰至额尔德毕喇色钦，策棱偕将军塔尔岱御于本博图山。未至，准噶尔掠克尔森齐老，分兵袭塔密尔，掠策棱二子及牲畜以去。策棱不及援，侍郎绰尔铎以转饷至，语策棱曰："王速率兵遏敌归路，当大破敌。"策棱还军驰击，距敌二日程。初，招丹津多尔济赴援，不至。准噶尔兵趋额尔德尼昭，八月，策棱率兵追敌十余战，敌屡败。小策零敦多卜据杭爱山麓，逼鄂尔坤河而陈。策棱令满洲兵陈河南，而率万人伏山侧，蒙古诸军陈河北，遂战。敌见满洲兵背水陈，兵甚弱，意轻之，越险进。满洲兵却走。准噶尔兵逐之，策棱伏起自山下，如风雨至，斩万余级，谷中尸为满，获牲畜、器械无算。小策零敦多卜以余众渡河，蒙古

兵待其半渡击之，多入水死，河流尽赤。锡保驰疏告捷，首表策棱功，上嘉悦，赐号超勇，锡黄带。谕："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上以策棱牧地被寇，赍马二千、牛千、羊五千、白金五万，赈所属失业者，并命城塔尔密，建第居之。十二月，进固伦额驸，时纯慤公主已薨，追赠固伦长公主。

十一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统军驻乌里雅苏台，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寻授盟长。十二年五月，召来京谘军务。六月，移军察罕庾尔。十三年，准噶尔乞和，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界，上谘策棱。策棱谓："向者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此议可许。惟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准噶尔不从。乾隆元年，师还，命策棱将喀尔喀兵千五百人驻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上以策棱母居京师，策棱在军久，不得朝夕定省，命送归游牧，并赐白金五千治装。二年，准噶尔策零贻书策棱，称为车臣汗，申前请。策棱以闻，上命策棱以己意为报书，书曰："阿尔泰为天定边界。尔父珲台吉时，阿尔泰迤西初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来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游牧者，原欲以此为隙地，两不相及，以息争端。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泰为谁地，谁能让给？尔诚遵上指定议我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居科布多。又谓我等哨兵逼近阿尔泰，宜向内撤。哨兵乃圣祖时旧例，即定界，岂能不设？台吉其思之！"冬，准噶尔使达什博尔济奉表至，命策棱偕诣京师。

三年春，至京师。噶尔丹策零表请喀尔喀与准噶尔各照现在驻牧。上召达什博尔济入见，谕曰："蒙古游牧，冬夏随时迁徙。必指定山河为界，彼此毋得逾越。"遣侍郎阿克敦等使准噶尔，与达什博尔济偕往。冬，噶尔丹策零复使哈柳从阿克敦等奉表至，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无克克岭噶克察诸地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诸地为界，准噶尔人不越阿尔泰山、蒙古居山前，亦止在扎卜堪诸地，两不相接。并乞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入内地。上以所议准噶尔不越阿尔泰山定界已就范，惟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不可许。四年春，赐敕遣还。哈柳诣策棱，哈柳曰："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策棱答曰："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哈柳又曰："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答曰："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于上诛之。"冬噶尔丹策零使哈柳复奉表至，始定议准噶尔不过阿尔泰山梁，不复言徙卡伦事。自雍正间与准噶尔议界，策棱三诣京师，准噶尔惮其威重，卒如上指。上奖策棱忠，子陷准噶尔，不复以为念，乃用宗室亲王例，封其子成衮扎布世子。五年，命勘定喀尔喀游牧，毋越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诸地，与准噶尔各守定界。六年，上以策棱老，命移军驻塔密尔。初，喀尔喀凡三部。及是，土谢图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棱，为赛音诺颜部。以鄂尔昆河西北乌里雅苏河为牧，为三部屏蔽。自此喀尔喀为四部。十五年，病笃，上遣其次子车布登扎布还侍，使侍卫德山等往存问。寻卒，遗言请与纯慤公主合葬。丧至京师，上亲临奠，命配享太庙，谥曰襄，御制诗挽之。

子八，最著者长子成衮扎布，次子车布登扎布。

成衮扎布，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四年，封世子，赐杏黄辔。十五年，袭扎萨克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十七年，入觐。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内附，成衮扎布遣兵赴乌里雅苏台防准噶尔追兵。准噶尔宰桑玛木特以二百人追入边，上命毋纵使还。玛木特逸去，诏以责成衮扎布。十九年，命移军乌里雅苏台。寻罢定边左副将军，命赴额尔齐斯督屯田。二十年，师定伊犁，屯田兵撤还，仍驻乌里雅苏台。二十一年，和托辉特青衮咱卜谋为乱，成衮扎布发其谋。八月，乱作，仍授定边左副将军，率师讨之，赐三眼孔雀翎。十二月，获青衮咱卜，赐杏黄带。二十二年，辉特巴雅尔为乱，正月，授定边将军，率师赴巴里坤捕治。十二月，入觐，复授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二十六年，以准噶尔及回部悉平，请殿喀尔喀汛界，下军机大臣议，以附近乌鲁木齐四汛，令索伦、绿旗兵驻防。自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汛，令成衮扎布督理。二十八年，入觐。二十九年，以乌里雅苏台城圮，请筑城，旧址外立木栅，内实以土，引水环之，报闻。三十六年，卒。

子七，获青衮咱卜，封其第四子占楚布多尔布为世子，代掌扎萨克。卒，命其长子辅国公额尔

克沙喇代掌扎萨克。卒，命次子辅国公伊什扎布楚代掌扎萨克。及成衮扎布卒，以第七子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尚高宗女固伦和靖公主，授固伦额驸。从征临清、石峰堡有功。嘉庆八年闰二月，仁宗乘舆入顺贞门，有陈德者伏门侧突出，侍卫丹巴多尔济御之，被三创，拉旺多尔济拔其腕，乃获而诛之，赐御用补褂，封其子巴彦济尔噶勒辅国公。

车布登扎布，初授一等台吉。额尔德尼昭之役，力战被创，封辅国公，赐双眼孔雀翎。十七年，成衮扎布请析所部授车布登扎布自为一旗，上允之，别授扎萨克。十九年，督兵剿抚乌梁海，获准噶尔宰桑，赐贝子品级。二十年，师征伊犁，车布登扎布将三百骑自察罕呼济尔疾驰至集赛，擒宰桑齐巴汉，侦达瓦齐所在，夺舟渡伊犁河，逐达瓦齐，封多罗贝勒。阿睦尔撒纳谋以伊犁叛，车布登扎布首发其奸，密以告将军班第。师还，命招降乌梁海部落，即以隶焉。二十一年，乌梁海酋郭勒卓辉伪言哈萨克汗阿布赍与阿睦撒纳连合，上命率师讨之。有宰桑固尔班和卓者，携千余户赴乌梁海谋偕遁，车布登扎布麾兵捕治，歼其众。遂进兵哈萨克界，会尚书阿里衮自伊什勒诺尔转战至汗扎尔会，斩获无算，封多罗郡王。

成衮扎布讨青衮咱卜，召车布登扎布还乌里雅苏台为佐。二十二年，代成衮扎布署定边左副将军。寻命兆惠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而以车布登扎布为之副。二十三年正月，授定边右副将军，从兆惠出巴里坤，遣兵赴哈什崆格斯搜逸寇。寻命赴博啰塔拉，捕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等。哈萨克部人擒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及宰桑鄂哲特等走和落霍斯，车布登扎布督兵逐之，哈萨克锡喇度不得脱，悉众据高冈拒战。部将以兵寡，请待其走击之，车布登扎布持不可，麾兵急进，擒鄂哲特，哈萨克锡喇仅以身免。诏以其父超勇号赐之。鄂哲特械至京师，言车布登扎布身先士卒，所向无前，上益嘉叹，赐金黄带。

车布登扎布进次阿布勒噶尔，哈萨克缚布库察罕以献，因请赴阿克苏与将军兆惠会。上命还伊犁，进亲王品级。寻以在军久，令归游牧休息。二十四年，令佐将军兆惠进叶尔羌讨霍集占，旋复命还伊犁。二十七年，使西藏。三十六年，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授盟长。以牟利被讦，罢左副将军，擅请展牧界，削亲王品级，命以郡王兼扎萨克世袭。四十七年，卒。子三。丕勒多尔济袭。

论曰：世传钟琪长身赤面，隆准而骈胁。临陈挟二铜锤，重百余斤，指麾严肃不可犯。军西陲久，番部皆詟其名。其受莎罗奔降也，傅恒升幄坐，钟琪戎服佩刀侍。莎罗奔出语人曰：“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策棱白皙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詷敌，敌不之察。事定，策棱欲官之，辞，赍以千金，酌酒劳之。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棱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钟琪忠而毅，策棱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清史稿卷二九七　列传第八四

查郎阿，字松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曾祖章泰，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祖查尔海，复以军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父色思特，死乌兰布通之战。查郎阿袭世职，兼佐领，迁参领。雍正元年，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五年，迁左都御史，仍治吏部事。是岁冬，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等为乱，戕总理藏务贝子康济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驰闻，上命查郎阿偕副都统迈禄率兵入藏。六年，擢尚书。秋，师至藏，驻藏副都统马喇等已擒阿尔布巴，即按诛之，并歼其余党。查郎阿奏移达赖喇嘛暂居里塘，留兵二千交驻藏大臣调遣。又奏请以颇罗鼐总理后藏，而前藏达赖喇嘛未还，毕昭新授噶布伦，虑未妥协，并令颇罗鼐兼领，皆从之。

七年，命查郎阿至西安，留佐川陕总督岳钟琪，专理军需。钟琪授大将军，出师，令署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加太子少保。八年，命往肃州专理军需。九年，析置四川、陕西两总督，查郎阿改署陕西总督。十年，召钟琪还京师，以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命大学士鄂尔泰驰驿往肃州授方略，并赐白金万。十一年，疏劾副将纪成斌防庾集、总兵张元佐防无克克岭，敌入掠粮车，漫无侦察。

上命斩成斌，元佐坐降调。又劾总兵曹玩误防哈密，纵贼妄报，上命斩勷。又劾副都统阿克山、观音保牧马多死，玩悞军事，下部议当斩。查郎阿复奏阿克山、观音保所部兵久居南方，不知牧马法，视退缩窃换者有间，请暂免死，令于通衢荷校，遍示诸军。

十三年，噶尔丹策凌乞和，命查郎阿撤兵。奏请留兵戍哈密及三堡沙枣尔、塔勒纳沁诸城，并于南山大坂、无克克岭、塔勒纳沁河源分设斥堠，又奏于安西及赤金、靖逆、柳沟、布隆吉尔、桥湾五处分兵驻防，部议如所请。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改陕西总督为川陕总督。乾隆元年，疏言甘肃地瘠，请拨陕西仓粮预筹协济，命会巡抚刘于义确议。寻请拨陕西仓粮八万石运贮庆阳、泾州、静宁、固原诸处，从之。疏劾甘肃巡抚许容匿灾营私，上命夺容官逮治。秋，入觐，谕速回任。奏言："军中马驼被窃，当责大将军偿补。雍正十年以前，岳钟琪任之。十一年，臣任之。惟鄂尔多斯牧厂所失及历年马驼多毙，请免追偿。"上许之。三年，奏劾肃州道黄文炜、军需道沈青崖等侵帑，并及于义徇庇，遣左都御史马尔泰会鞫论罪。

章嘉呼图克图请以里塘、巴塘畀达赖喇嘛，查郎阿奏："圣祖时克西藏，收里塘、巴塘内属。章嘉胡图克图以日用不敷为辞，藏中大小庙千余，常住喇嘛四十余万，需用良巨。请视里塘、巴塘诸地每岁征收数目，以打箭炉商税拨予达赖喇嘛，地仍内属如故。"上嘉纳之。宁夏地震，查郎阿驰往赈抚。五年，命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六年，命与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十二年，以衰病，命致仕。寻卒。

傅尔丹，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费英东曾孙，倭黑子也。康熙二十年，袭三等公，兼佐领，授散秩大臣。四十三年，上西巡，驻驿祁县郑家庄，于行宫前阅太原城守兵骑射。有卒马惊逸近御仗，傅尔丹直前勒止之，捽其人下。上悦谕奖傅尔丹，赐貂皮褂。寻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四十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四年，以托疾未入直，罢领侍卫内大臣。命率土默特兵千赴乌兰固木等处屯田。五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师讨噶尔丹，授富宁安靖逆将军，出西路。傅尔丹振武将军，出北路，驻军阿尔泰。五十七年，疏请与富宁安分路进兵，谕定师期。傅尔丹请与征西将军祁生德将万二千人，以七月出布鲁尔，直抵额尔齐斯河。会策妄阿喇布坦使来乞和，令暂停进取，缮兵防守。上欲于乌兰固木、科布多筑城卫喀尔喀游牧，命傅尔丹相度具奏。五十八年春，傅尔丹疏请筑城鄂勒齐图郭勒，上以鄂勒齐图郭勒距师远，命更于科布多筑城。傅尔丹复疏言："科布多阻大河，材木难致。请筑城察罕庾尔，距鄂勒齐图郭勒千里，中设十一站。"上从之。五十九年，将八千人自布拉罕进次格尔额尔格，准噶尔兵溃，击斩二百余级，擒宰桑等百余，尽降其众。又焚乌兰呼济尔敌粮，引还。雍正元年，命兼统祁里德军，分兵驻巴里坤。三年，召还，授内大臣。四年，授黑龙江将军。六年，授吏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

初，青海罗卜藏丹津败走，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纳之。上屡遣使索献，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使请和，上罢两路兵，久之议未决。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嗣，屡犯边。七年二月，上命廷臣集议。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皆言天时未至，副都统达福亦言不可，惟大学士张廷玉赞用兵，上意乃决，复出师。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发京师八旗兵六千、车骑营兵九千、奉天等处兵八千八百、以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掌振武将军印，陈泰、衮泰、石礼哈、岱豪、达福、觉罗海兰为参赞。定寿将前锋，魏麟、闪文绣将车骑营，纳秦将奉天兵，塔尔岱、西弥赖将索伦兵，费雅思哈将宁古塔兵，阿三将右卫兵，素图将宁夏兵，承保常禄将察哈尔兵，马尔齐、衮布将土默特兵，丹巴、沙津达赖将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理饷，永国护印。上祭告太庙，幸南苑阅车骑营兵，御太和殿行授钺礼，赐傅尔丹御用朝珠、黄带、紫辔、白金五千，加少保。出驻阿尔泰。八年，噶尔丹表请执罗卜藏丹津以献，上命缓进兵。寻召与钟琪同诣京师议军事，遣还军。九年，疏言科布多为进兵孔道，请仍于此筑城，下廷议，如所请。

五月，傅尔丹移军科布多，噶尔丹策零遣所部塔苏尔海丹巴为间，为守卡侍卫所获，诘之，曰："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命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分将犯北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以事宿留未至。"傅尔丹信其语，计及其未集击之。令选兵万人，循科布多河西以进，

素图、岱豪为前锋，定寿等领第一队，马尔赛等领第二队，傅尔丹举大兵继其后，令衮泰护筑城，陈泰屯科布多河东，断奇兰道。六月庚子，师发科布多，定寿等进次雅克赛河，获准噶尔逻卒，言距察罕哈达止三日程，准噶尔兵不过千人，未立营。傅尔丹命乘夜速进，行数日不见敌。戊申，获谍，言准噶尔兵二千屯博克托岭。傅尔丹遣苏图、岱豪将三千人往击之。敌出羸兵诱师，而伏二万人谷中。己酉，定寿师次库列图岭，遇敌，斩四百余级，敌驱驼马逾岭遁。

庚戌，傅尔丹师至，苏图、定寿皆会。辛亥，逐敌入谷，伏发，据高阜冲击。傅尔丹督战，杀敌千余，塔尔岱、马尔齐督兵夺西山，敌据险，师攻之不能克。壬子，傅尔丹令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定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据山梁东，塔尔岱、马尔齐据其西，承保居中，马尔萨出其东，达福、岱豪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护后。师甫移，敌力攻山梁东西二军，定寿等奋战。大风雨雹，师为敌所围。傅尔丹遣兵援塔尔岱出，又令承保援定寿，日暮，围未解。癸丑，海兰突围出，定寿、苏图、马尔齐皆自杀。西弥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甲寅，敌环攻大营，傅尔丹督兵御之，杀敌五百余。科尔沁兵溃，沙津达赖奋战入敌阵，师望见其纛，曰："土默特兵陷贼矣！"遂大溃。乙卯，永国、海兰、岱豪皆自杀。傅尔丹杂士伍中以出。敌大集，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皆战死。傅尔丹率残兵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击杀五百余人。七月壬戌朔，还至科布多，收余兵仅存二千余。

方战，科尔沁蒙古兵先败，傅尔丹闻人言，谓先败者土默特兵也。劾沙津达赖，论斩。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降敌，戮其孥。傅尔丹疏请罪，上谕曰："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尔等毋妄动，敌至能坚守，即尔等之功，科布多不能守，可还军察罕庾尔。"傅尔丹复疏请罪，上谕曰："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寻命以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掌振武将军印，协办军务。十年七月，准噶尔侵乌逊珠勒，锡保令傅尔丹将三千人御之，败绩。锡保疏劾，罢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削公爵。十一年，锡保再疏劾傅尔丹，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

十三年，伊都立等侵军饷事发，辞连傅尔丹，命侍郎海望逮诣京师下狱，并追论和通呼乐哈诺尔及乌逊珠勒失机罪，王大臣等依律拟斩。命未下，世宗崩，高宗即位，命改监候。乾隆四年，与岳钟琪并释出狱。十三年，师讨大金川未下，授内大臣、护军统领，赴军，寻命署川陕总督，与钟琪治军事。大学士傅恒出为经略，奏傅尔丹衰老，惟熟于管理满洲兵，请令专治营垒诸事。十四年，命为参赞。大金川师罢，授黑龙江将军。十七年，卒，赐祭墓，谥温慤。子兆德，袭爵。哈达哈，自有传。

傅尔丹颀然岳立，面微赤，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实荐之。钟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曰："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钟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

马尔赛，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三等公图海孙。马尔赛，袭爵。康熙间，迭授护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雍正二年，加赠图海一等公，号曰忠达，仍以马尔赛袭。调镶蓝旗满洲。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八年，命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详议军行事宜。寻以翊赞机务，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九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讨噶尔丹策零，师败。绩授抚远大将军，调西路副将军觉罗伊礼布为参赞，率师驻图拉。马尔赛师行，闻准噶尔将犯科布多，奏请暂驻第十五台。俄闻准噶尔兵屯科布多近处，又奏请进驻察罕廋尔。既又闻准噶尔兵至奎素，复奏请调蒙、汉兵七千人赴推河。上责马尔赛辗转不定，命驻第十四台待命。旋命将蒙、汉兵五千人驻翁衮。上解傅尔丹靖边大将军印授顺承郡王锡保，谕马尔赛，蒙古诸扎萨克俱遵靖边大将军调遣。不得以抚远大将军印有所征发。寻改授抚远将军，驻扎克拜达里克。

十年秋，准噶尔大举内犯，掠喀尔喀诸部。喀尔喀亲王策棱与战额尔德尼昭，大破之，余众循鄂尔昆河源走推河。锡保札马尔赛，令与建勋将军达尔济合军截击，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亦驰报，

促马尔赛发兵。马尔赛集诸将议，诺尔珲曰：“我等当速发兵迎截，迟且将不及。”诸将皆和之，独都统李杕以为但当守城，马尔赛以杕言为然。诺尔珲、博尔屯等力请，傅鼐至跪求，马尔赛持不可。达尔济遣使约会师，马尔赛终不应。士卒登城见敌过，奋欲出击，参赞胡琳、傅鼐不待马尔赛令，将所部以出，马尔赛乃与偕行。至博木喀拉，令钦拜将七百人逐敌，马尔赛引还，准噶尔兵去已远，钦拜等亦无所获而返。胡琳、钦拜、博尔屯、诺尔珲等先后疏报，上命夺马尔赛官爵治罪，锡保等请诛马尔赛及杕，部议当贻误军机律斩。十二月，遣副都统索林赴扎克拜达里克，斩马尔赛。

李杕，汉军镶蓝旗人，李国翰四世孙。降袭三等伯，累擢至广州将军。坐驻防兵洪巡抚官廨，逮京师论斩，上贷之，复授都统，仍令袭爵。至是，责其一言偾事，罪与马尔赛等，夺官爵，论斩。

庆复，字瑞园，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佟国维第六子。雍正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迁銮仪使，兼领武备院事。七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八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九年，列议政大臣。十一年，授工部尚书，署刑部，调户部。十二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高宗即位，命代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出北路。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罢兵。庆复请沿边设卡伦，以侍卫或护军一专管，喀尔台吉一协理。发土谢图、赛因诺颜、扎萨克图、车臣四部兵合三千人岁六月集鄂尔坤出巡，九月罢归牧，诏如所请。召还京，署吏部尚书，兼户部，寻真除刑部。二年，授两江总督。劾江西巡抚俞兆岳贪鄙营私，夺官，论如律。疏言苏、常、扬、镇、通、泰诸属例征麦二万余石，请改征米，从之。

移督云，贵。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疏言：“云南府属县引南汁等六河溉田，山溪箐涧水发不常，沙石壅遏，堤埂易决。请以时修治。”上嘉之。又言：“滇、黔、粤、蜀四省接壤，瑶、苗杂处，往往争界挑讼，积案莫结。如广西镇安属小镇安土州与云南广南属土目争剥头、者赖二村，臣令详勘，以村入广西境应归广西。而广西又议以小镇安土州归云南，画昭阳关为界。云南、四川于金沙江分界，云南属江驿、七戛、则补、晋毛诸地越在江外，两省驻汛分防，犬牙互制，而四川又欲划江分界。见在民、夷宁帖、应仍旧贯，不必纷更。其或田在彼境，粮在此境，当以粮从田，俾免牵混。”下军机大臣议行。又疏言钱价日昂，请省城增十炉，临安增五炉，发饷银七钱三。下部议行。又分疏请开姚州盐井，南安州属鄂嘉、大小猛光、回子门诸地招垦，浚治金沙江。

旋移督两广，疏劾粤海关监督郑伍赛需索侵蚀，拟罪如律。又疏言：“琼州四面环海，中有五指山，黎人所居。请设义学，俾子弟就学应试，别编‘黎’字，州县额取一名。”八年，又疏言：“广西东兰州雍正初改土为流，置兵二百戍守。水土毒恶，山路崎岖，民病于运粮。请以其半改驻三旺。”均从之。

复移督川、陕。郭罗克土番处青海界上，地寒不能畜牧，屡出为“夹坝”，夹坝，华言盗也。庆复令捕其酋林噶架立诛之，番众顶经誓奉约束。庆复令贫番三百余户授地课耕，岁五六月许出猎，限一次，寨限十五人。要隘设汛置兵，松潘镇总兵岁出巡，驻阿坝。番人讼不决，诣总兵剖晰。上中下三部置土千户一、土百户二，种人为盗，责三土目捕治。疏闻，下军机大臣议行。又有瞻对公司在打箭炉边外，处万山中，恃险肆劫，掠及台站兵，有司捕治。上瞻对土目四朗、下瞻对土目班滚匿罪人不出。

十年，庆复偕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疏请发兵进剿，上命宜妥协周详，毋少疏忽。庆福遂发兵，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两瞻对总隘。夔州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松潘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刻期并发，四朗诣宗璋军降。士弼自扩城顶趋纳尔格，与番人战加社丫卡诸地，屡胜。良柱攻嚓吗所，焚其寨三，地雷发，番人死甚众。上下瞻对夹江而居，四朗居江西地，曰撤墩，其从子肯朱居江东地，曰孺耳，班滚亦居江西地，曰如郎。江东木鲁工为要隘。四朗既降，宗璋兵越撤墩驻阿赛，去如郎数十里，良柱亦逼进如郎，质粹发兵往应，班滚力拒。宗璋分兵自然多会士弼，克腊盖，破底朱。良柱亦抚定番寨四十六。班滚请降，庆复不许。疏入，上命毋恃胜轻敌。寻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

十一年春，庆复进驻东俄洛，奏言：“前克底朱，班滚母率头人至军前请降，质粹遣令归。臣咨询质粹，令速进兵。”上责质粹失机，庆复又疏劾士弼意主招降，请夺官，仍戴罪效力。寻自东俄洛

进驻灵雀，以明正土司汪结及降人骚达那、俄木丁等为导，自茹色以皮船渡，破十余卡，逼如郎、攻泥日寨，围之数日，焚碉。质粹咨庆复，言班滚已焚死，又方焚碉时，火光中望见番酋悬缢。庆复询于众，俄木丁于烬中得鸟枪铜挽，谓班滚物也，遂以班滚焚毙疏闻。上察庆复师逼如郎时，尝奏班滚走沙加邦河，土目姜错太迎入寨，未言至泥日。谕庆复，班滚渠魁断不可漏网，毋留遗孽，毋堕狡计。寻加庆复太子太保。庆复又劾士弼怯懦乖张，夺官，逮下刑部论罪。

十二年，大金川土酋莎罗奔为乱，上授张广泗川陕总督，召庆复入阁治事，命兼管兵部。寻广泗奏言讯土司汪结，言班滚尚匿如郎未死，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今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上责庆复欺罔，夺官待罪。钦差大臣尚书班第奏言师克如郎，班滚已逃，仅得空寨。上逮质粹下刑部狱，召宗璋与质。质粹言："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上命下庆复刑部狱，令军机大臣会讯，按律定拟，坐贻误军机律论斩。"十四年九月，赐自尽。

李质粹，汉军正白旗人。雍正初，自把总擢蓝翎侍卫。尝从年羹尧出师，累擢陕西、固原提督。丁忧，命署四川提督。附和庆复妄言班滚死，庆复死之明年，斩质粹。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赀授知府。康熙六十一年，选贵州思州。雍正四年，调云南楚雄。云贵总督鄂尔泰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超授巡抚。清平属丹江苗最悍，广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及鸡沟等寨。镇远属上九股诸寨与接壤，亦次第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苗悉定。疏闻，上命与鄂尔泰详议善后诸事，语详《鄂尔泰传》。十年，广泗疏言："清水江及都江为黔、楚、粤三省通渡，当设哨船联络声势。古州应贮米，责成同知以下董理。译人分别勤惰予糈，并授土官札付，宣布条约，化导苗民。"下部议行。叙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准噶尔扰边，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师出西路。上授广泗副将军，召诣京师授方略。广泗至军，钟琪方自巴尔库尔移军穆垒。广泗将四千人出鄂隆吉，与钟琪会于科舍图，至穆垒。上召钟琪还京师，命广泗护大将军印。广泗疏言："穆垒地处两山间，筑城其中，形如釜底，非屯兵进取之地。今筑城未竟，臣与副将军常赍两营当要冲，兵止二三百，即钟琪营亦仅数百，遇警何以抵御？准噶尔专用马，我兵必马步兼用，而钟琪立意用车，沙碛殊非所宜。至马步兵弓箭、鸟枪之外，止携木梃，全无刀戟，官兵莫不窃议。穆垒又无牧地，钟琪留马二千余，悉就牧马兰乌苏、科舍图两地，敌人窥伺可虞。驻兵数万人，粮运最要。地多丛山大岭，车驼分运，必绕出沙碛。钟琪闻寇至，辄令停运，以此迟缓。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上夺钟琪官，命广泗还军巴尔库尔。广泗奏军还巴尔库尔，分兵防洮赍、无克克岭，断敌南走道，防庾集察罕、哈马尔、断敌西来道。巴尔库尔北为镜儿泉、噶顺、乌卜图克勒克诸地，东北为图古里克、特尔库勒诸地，敌自沙碛来，处处可通，皆置兵守。他诸要隘并设卡伦，巡护牧厂，哈密、塔勒纳沁皆增兵为备。寻以查郎阿为大将军，授广泗正红旗汉军都统，留军。十一年，广泗将万余人分驻北山。十二年，訷寇至乌图河，檄副都统班第达什、降调总兵张元佐及提督樊廷逐捕，越噶顺至鄂隆吉大坂，击破之，斩四百余人，获三十六人。捷闻，命议叙。十三年，准噶尔乞和，师还。授湖广总督。

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即位，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广泗疏劾照阻挠军机，征集兵数万，元生沿途分布，用以攻剿者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芳驻守八弓，仅事招抚。巡抚元展成治赈，条款纷错，官民并困。上为夺照、芳、展成等官，命广泗兼领贵州巡抚。罢元生将军，以提督听广泗驱策。十二月，广泗至凯里，分兵三道进剿，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广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鸡摆尾，刻期并进。破上九股卦丁等寨。毁其巢，余苗走入牛皮大箐。乾隆元年正月，广泗令诸军合围，获其渠包利等，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授广泗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奏定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营制，增贵州兵额，都计二千九百有奇。三年，复请浚治清水江、都江，增炉铸钱。皆下部议行。五年，请入觐，会湖广城步横岭等寨红苗纠粤瑶为乱，命广泗往勘。九月，授钦差大臣，楚、粤提镇以下受节制。十一月，乱定。六年正月，至京师，乞归葬，赐其父母祭。

贵州黎平黑苗复纠粤瑶为乱，命广泗还贵州按治，获苗酋石金元等置之法。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乱，调川陕总督。广泗至军，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来降。八月，遣总兵宋宗璋、许应虎分道攻勒乌围，副将马良柱攻噶拉依，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继进。山险碉坚，转战逾二年，师无功。十三年，疏劾良柱自丹噶撤军失炮械，命逮诣京师。上授大学士讷亲经略，出视师，并起岳钟琪赴军，诏责广泗师老气怯，调度失机宜。广泗奏报攻克戎布寨五十余碉，谕曰："此亦小小攻克耳。伫待捷音，以慰西顾。"讷亲初至，督攻碉，师败绩。总兵任举为骁将，战没，乃议令官军筑碉，谓与贼共险。上以为非策，责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讷亲劾广泗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钟琪亦劾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上御瀛台亲鞫。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上谕曰："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于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娴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下军机大臣会刑部议罪，当失误军机律斩。十二月，斩广泗。后十日，谕并诛讷亲。

论曰：为三军择将，岂易言哉？查郎阿临边未遇敌，按杀成斌、勷。世谓与查廉有连为修怨，甚矣其枉也！傅尔丹中敌间，师徒挠败，世宗特宽之。高宗时复起，至与岳钟琪同视，何其幸欤！若马尔赛之畏缩，庆复之欺诳，谴当其罪。广泗倾钟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虽有劳不能逭。吁，可畏哉！

清史稿卷二九八　列传第八五

常赍　哈元生子尚德董芳

噶尔弼，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父额尔德赫，为敬谨亲王尼堪长史，屡从征伐。顺治十六年，署护军统领。偕安南将军达索等师下厦门，击郑成功。额尔德赫将右翼，获其将周序。命署镇海将军。康熙元年，还京，寻卒，雍正间，以噶尔弼疏乞补谥，谥果毅。

噶尔弼，初授前锋参领，累迁镶红旗护军统领。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袭据西藏，康熙五十八年，命噶尔弼驰赴四川佐总督年羹尧治军事。噶尔弼訶知策零敦多卜与其副三济不睦，谓其隙可乘，疏请招策零敦多卜降。五十九年二月，上命平逆将军延信自青海入西藏，而授噶尔弼定西将军，偕都统武格将四川、云南兵出拉里。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八月，克之。噶尔弼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封达赖喇嘛仓库，遣兵守隘。截准噶尔粮道，擒斩策零敦多卜的署置总管喇嘛五。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遁走。西藏平。

捷闻，上谕曰："噶尔弼等遵朕指行师绝域，各自奋励，抚定唐古特人民，命优叙。"延信留驻西藏，六十年，以病召还，命噶尔弼佩定西将军往代。寻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行至泸定桥，托病不行。年羹尧以闻，命夺官。逗遛不敢诣京师，论斩。雍正元年，世宗贳其罪，赐都统衔从军。迭署固原提督、布隆吉尔副将军，授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年，擢奉天将军。五年，疏言："奉天金、银、铜、铅诸矿，虽开采有禁，而窃掘尚多。惟盃犀湖产铁，为民间农器所需。辽阳黄波罗峪、开原打金厂，请视锦州大悲岭例，永禁开采。"下部议行。旋卒。

法喇，那木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父敦泰，从达索击郑成功，战死。母喜塔腊氏，守节抚孤。法喇，初授笔帖式。康熙十三年，以护军从讨吴三桂，自广东下云南。三十五年，以署骁骑参领从征噶尔丹，累擢镶白旗蒙古都统、护军统领。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族兄策零敦多卜攻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率师次黄胜关，兵哗溃。上命法喇驰赴四川佐年羹尧治军事，并按提督标兵哗溃状。法喇察知泰偏信守备汪文藻克饷，请斩文藻及倡乱兵以徇，上从之，并夺泰官。五十七年，策零敦多卜戕拉藏汗，幽达赖喇嘛，遂据有其地。法喇遣员外郎巴特玛等赴里塘传谕，又令前锋参领伍林葩、化林协副将赵宏基将满、汉兵五百与之

偕。疏言："西藏资茶养生，应令松潘禁出口。里塘、巴塘番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下所司议行。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钟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扎木巴、第巴赛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五十九年，年羹尧请授噶尔弼定西将军，率师入西藏，令法喇还驻打箭炉。

六十年，还京师。寻以护军有自戕者，不以实奏，坐夺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赐复原衔。雍正十三年，卒。

查克丹，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奉义公恩格德尔曾孙。自官学生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护军统领、镶蓝旗蒙古都统。雍正三年，署甘州将军。准噶尔使至，守备马德仁等供应失时，查克丹疏劾，并陈花马池至甘州驿马疲羸状，命总督年羹尧严察。四年，还京师，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年，命率番代兵出北路。九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出北路讨准噶尔，命查克丹参赞军务，授内大臣。十年，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入边，掠喀尔喀诸部。查克丹偕额驸策棱等赴奔博图山，敌越察罕庾尔入掠杭爱山，师逐之，至额尔德尼昭，大战破敌。查克丹督兵奋击，敌自推河遁走。复追至察罕托辉，斩馘殆尽。以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锡保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仍以查克丹参赞军务。十三年，还京师，调正红旗蒙古都统。乾隆四年，以病再疏乞休，命致仕。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敏恪。

钦拜，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罗璧，劳萨弟也，偕来归。有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兼袭兄子程尼世职，合为一等公。钦拜改袭一等伯，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雍正元年，授兵部侍郎。四年，以引见失仪，上诘责，巧辩，夺官，戍军台。九年，召还，复官。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北路讨噶尔丹，命钦拜将右卫兵以从，参赞军务，授内大臣，驻扎克拜达里克。十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驻察罕庾尔，奏请移钦拜相佐。上谕曰："马尔赛治事甚不惬朕意，扎克拜达克里军中恃钦拜一人，当仍留北路。"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等自推河走，钦拜等力请追击，马尔赛听敌过，师乃出。既至博木喀喇，令钦拜将七百人进，不及敌而还。钦拜等疏闻，上诛马尔赛。寻署绥远将军。十一月，复署建勋将军。平郡王福彭代为定边大将军，命军事谘于钦拜。乾隆元年，还京师。出为青州将军。还，在内大臣上行走。十二年，卒，赐祭葬，谥肃敏。

常赍，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事世宗雍邸。雍正元年，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二年，调户部。三年，授广东布政使。四年，擢福建巡抚。广东巡抚杨文乾言福建仓库亏空，上命文乾清理，即移常赍署广东巡抚。疏言："广东地卑苦，夏秋潦涨，广州、肇庆二府尤甚。请以广州通判管南海、三水堤工，肇庆通判管高要、高明、四会堤工，岁冬督堤长修筑，定保固赏罚。水涨护防，仍以鸭埠、鱼＜⿰氵⿱⺮⿱⺮多＞诸税充用。"寻赴福建。六年，调云南。

常赍在广东，盗窃奏折匣锁钥。令工私制。将军标兵匿盗，徇不治。电白、从化盗发，隐不奏。又与将军石礼哈等讦文乾。上谕曰："常赍朕藩邸微员，以其谨慎，擢至巡抚。乃盗失折匣钥匿不奏，尚得谓无欺乎？且与石礼哈等党同伐异，其罪不可贷！夺官。赴广东待鞫。"论斩，上推玛奇下云南旧功，特赦之，令从尚书查弼纳往陕西治饷。八年，授刑部侍郎，署宁夏将军。九年，授镇安将军，将肃、甘、凉三州兵五千人自为一队，备声援。寻授西路副将军。

十年，准噶尔侵哈密，常赍与都统良敦、总兵张存孝将满、汉兵三千二百，驻无克克岭御之。旋授内大臣。从大将军岳钟琪移军穆垒，复从护大将军张广泗移军巴尔库尔。十一年冬，署大将军查郎阿奏方冬雪深，请分兵驻防，广泗将万人驻北山，常赍将九千人驻南山。十三年，命统绿旗兵万人驻巴尔库尔提督颜清如、尚书马会伯为副。准噶尔乞和，乾隆元年，率兵还京师。五年，以疾致仕，予半俸。十一年，卒，赐祭葬。

哈元生，直隶河间人。康熙间入伍，授把总。累迁建昌路都司。坐失察私木过关，夺官。雍正二年，命引见，发直隶以守备用，补抚标右营守备。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请以元生从剿仲家苗，有劳，三年，补威宁镇中军游击，乌蒙土知府禄万钟侵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为乱。鄂尔泰檄元生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奋攻克之。鄂尔泰上其功，上奖元生取仲家苗、克乌蒙能效力，命以副将、参将题用，寻授寻沾营参将。

六年，米贴苗妇陆氏为乱，鄂尔泰令元生往剿，破险设伏，捣其巢，获陆氏。率师赴阿驴，破雷波土司，以其助陆氏劫粮也。赉白金四千。迁元江副将。师还，阿驴夷目从，坐事，元生鞭之，其人大噪，围元生。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战两昼夜，贼败却，元生督兵夺据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赴援，元生出小溜筒江，搜斩余贼，阿驴人空寨遁。拉金、者呢诸寨助为乱，并讨平之。鄂尔泰具以闻，上谕曰：“野夷性反覆，即无鞭责，事亦未必帖然。元生效力多，功过相当，置不议。”

七年，调黎平副将，擢安笼总兵。八年，乌蒙复为乱，鄂尔泰令元生督兵出威宁，破贼数万射殪其渠黑寡、幕来，连蹦贼垒八十里，遂克乌蒙。赐孔雀翎及冠服，赉白金万。九年，擢云南提督。上以元生母逾八十，予封诰。寻调贵州。十年，召诣京师，入对，解御衣以赐，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旋令回籍省亲。

贵州九股苗为乱，命还贵州督剿。遭母丧，赐祭，令在任守制。率兵攻九股苗，获悍苗百余，俘斩甚众，余悉请降。十二月，进《新辟苗疆图志》，命巡抚元展成勘订。十三年，古州苗为乱，扰黄平，元生遣兵击之，总督尹继善奏调湖广、广西兵会剿。上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兵进讨，而以湖广提督董芳为之副。寻遣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元生与之忤。乃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隶元生。施秉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西兵，隶芳。元生与芳议界，详逮村庄道路，文移辨论，日久师无工。经略张广泗至，劾元生徒事招抚，夺官逮京师，坐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元年，上命贷其死，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三年，卒，上深惜之，加总兵衔，赐祭葬。

子尚德，初从元生至云南，入伍，授千总。乌蒙既克。赉疏奏捷，上命以游击题补，补云南鹤丽右营游击，迁奇兵营参将。乾隆元年，广泗奏尚德奉檄从征，因父获谴，黾勉自效。擢贵州清江协副将，调定广协。三年，讨平定番州属姑卢寨苗。以父忧归，起湖南辰州副将。迁总兵，历宜昌、凉州、临元、古州诸镇。十三年，讨大金川，命从军。寻为总督张允随劾扰民虐兵，坐夺官。二十二年，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以送羊赴军多毙，夺官责偿，遣回籍。卒。

董芳，陕西咸宁人。初入伍，隶督标。中式武举，补千总。雍正二年，师征青海，从副都统达鼐等追获丹津珲台吉及其孥，并罗卜藏丹津女兄。四年，超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正定镇标游击，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等为乱，芳与提督蔡成贵等率师讨之，擒兴国及助乱土目杨昌禄等，斩三千六百余人，降四万二千六百余人。总督高其倬留芳搜余党，悉平之。十二年，擢湖广提督。

十三年，贵州九股苗为乱，授云南提督哈元生扬威将军，芳副将军，率师讨之。寻命尚书张照总理抚定苗疆，乱未定，高宗即位，授张广泗为经略，视师。广泗劾芳驻军八弓，依附张照，与元生互讦，师集数月，剿抚初无端绪。夺芳官，逮京师。乾隆元年，王大臣会鞫，拟发边远充军，上命宽之，以副将发云南。遭父忧，服除，署剑川协副将。擢总兵，历楚姚、昭通二镇。遭母忧，十三年，召赴京师，赐孔雀翎。

命从征大金川，即授四川重庆总兵。经略讷亲檄芳助总兵莽阿纳等攻克普瞻左梁及阿利山梁碉卡。又从提督岳钟琪攻木耳金冈，夺土卡三、水卡一。十四年，大金川事定，芳赴镇，疏陈考察营汛，修补器械，并以地当黔、楚要冲，密访咕噜邪教，复发存库米折借济贫兵，上命诸事尽心料理。寻调建昌镇。叙平大金川功，加左都督。十五年，西藏朱尔墨特、那木扎尔谋叛，既诛，其党罗布藏札什等为乱，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师入藏，命芳督兵策应。十九年，调松潘镇，擢贵州提督。二十二年，卒。

查弼纳，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祖爱音布，事世祖为户部理事官，考满，授拖沙喇哈番。以其孙观音保袭，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查弼纳，观音保弟也，袭世职，管佐领。康熙四十七年，授吏部郎中，三迁兵部侍郎。六十一年，授江南江西总督。雍正元年，台湾朱一贵余党温上贵纠江西棚民掠万载、新昌。乱定，大学士白潢、尚书张廷玉并疏议安辑棚民，下查弼纳详议。查弼纳奏：“江西界连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地旷山深，民无力开垦，招流民艺麻种靛。以其棚居，名曰：‘棚民’。安业日久，驱令回籍，必且生事。当编保甲，千户以上，驻将吏稽察。编册后，续到流移，不得容隐。其读书向学及有膂力者，得入籍应试。”下部议行。二年，奏言私盐责所在州县严捕，停

驻防兵巡缉。又奏言太湖跨数郡为盗薮，请移参将驻洞庭东山，周村、铁桥、鲇鱼口、马迹山、龟山、东山、凤山、吴溜设汛驻兵。又奏言江南赋重事繁，请改六安、太仓、颍、泗、庐、邳、海、通诸州为直隶州，苏、松、常三府增设元和、震泽、昭文、新阳、宝山、镇洋、奉贤、金山、福泉、南汇、阳湖、金匮、荆溪诸县。

上既谴廉亲王允禩，以贝勒苏努、尚书隆科多等结党乱，政询查弼纳。诏八至，查弼纳不以实奏。四年，召诣京师，上亲诘之，犹坚执不肯言。命夺官，下王大臣会鞫，乃具言苏努与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党，欲戴允禩致大位，及隆科多交结揆叙、阿灵阿状。王大臣拟查弼纳罪斩，上谕曰："查弼纳本后进，畏附权势。朕昨言及圣祖，查弼纳痛哭不止，尚有良心，可免其罪。"寻授内务府总管、镶红旗汉军都统，擢吏部尚书，协理兵部。五年，以滥保郎中舒伸，降级。旋授兵部尚书。

七年，师征准噶尔，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出北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出西路，查弼纳赴肃州督西路军需。八年，召入觐，授副将军，佐傅尔丹出北路。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大举入犯，傅尔丹中敌间，欲及敌未集先发，查弼纳亦颇信之。师进，查弼纳偕傅尔丹督兵继之，至库列图岭，入谷遇敌伏，师败绩。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师大溃。查弼纳与傅尔丹及副将军巴赛收余兵四千，设营护辎重，且战且行，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查弼纳跃马舞刀溃围出，与傅尔丹相失，虑以陷帅得罪，曰："吾罪当死，蒙恩幸得生。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死。巴赛亦求傅尔丹不得，趋敌力战死。巴赛，郑亲王济尔哈郎孙也，敌旌其黄带以示师。参赞马尔萨至红石岩遇敌，中枪死。

达福，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敖拜孙也。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追录敖拜战功，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袭职，管佐领。累擢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世宗以敖拜功多，复一等公，仍以达福袭，授散秩大臣、前锋统领。七年，师将出，上召廷臣议，达福力谏。上问故，达福曰："噶尔丹策零狡黠，能得诸酋心为捍御。主少则谏易，将强则制专。我数千里转饷，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辞益坚，上曰："今使汝副傅尔丹以行，汝尚敢辞？"达福乃叩首出。师至边，傅尔丹令达福将二千人驻库卜克尔。九年，傅尔丹出师，使达福偕定寿领第一队，及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昼夜力战，杀敌千余。敌益大集，军方移，达福殿，敌三万余环攻之，力战，复杀敌千余，没于阵。

定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五十六年，以傅尔丹为振武将军，出阿尔泰讨策妄阿喇布坦，定寿将盛京、吉林兵千人当前锋，屡破贼博罗布尔哈苏、乌鲁木齐。雍正二年，授镶黄旗蒙古都统。策妄阿喇布坦使乞和，定寿率兵还驻巴尔库尔。部议阿尔泰当驻军，授定寿阿尔泰驻防将军，寻改命穆克登，而令定寿以都统衔参赞军务。四年，率兵往扎布罕，召偕穆克登还京师。定寿奏留察罕搜勒军中自效。七年，大将军傅尔丹自北路出师，命定寿仍以都统衔为军营前锋统领。八年，傅尔丹令定寿以二千人驻伊克斯诺尔，护阿济必济卡伦。九年，傅尔丹将出师，集诸将议，定寿曰："噶尔丹策零闻我师至，敛兵观变，是有谋也。不可信俘言轻进。"傅尔丹责其懦，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皆持不可，弗听、师遂行。以定寿领第一队，至雅克赛河，获准噶尔兵二千余。及至库列图岭，攻不克，将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呼尔哈诺尔，华言大泽也。定寿诘傅尔丹曰："违众陷师，谁执其咎？"傅尔丹默不语，定寿曰："言在先，敢辞死乎？"军甫移，敌大至，定寿督兵奋击，所向披靡。乘胜入敌阵，风骤起，雨雹并至，师大败。敌围定寿数重，定寿中鸟枪，犹力战，相持竟夜。敌欲生致之，拔刀自刭，死于阵。副都统西弥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

素图，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斯哈孙，素丹子也。素图初名福列，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改名。授护军参领。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素图与都统新泰率乌拉兵屯阿尔泰。五十九年，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出布勒罕，深入，斩敌伏四百余。次铿尔河，其宰桑色布腾据山拒，素图督兵奋击，大破之，色布腾以二千人降。六十年，移军巴尔库尔，赴吐鲁番督筑城屯田。雍正元年，从副将军阿喇纳驻布隆吉尔。二年，准噶尔犯边，偕总兵孙继宗击之，敌败走，乃城布隆吉尔。复从副都统达鼐逐罗卜藏丹津至花海子，获台吉丹津及其妻子，并招降台吉噶尔斯等。上以方冬冰

冻草枯，师奋勇远征，下诏褒勉。擢宁夏左翼副都统。时素丹为宁夏将军，年已老，上命素图协理将军。寻命率西安满洲兵二千从傅尔丹出北路，授参赞大臣。及库列图岭之战，素图与副都统岱豪杀敌四百余。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索图与定寿及副都统常禄等据山梁之东。敌大至，素图、常禄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力御之，没于阵。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岱豪帐中自经死。

时诸将惟副都统德禄、承保从傅尔丹得出。伯都讷副统都塔尔岱中枪穿胫，蒙古医蒙以羊皮，三日始苏。上令还伯都讷，塔尔岱言："愿从军剿贼雪耻。若负罪而还，何颜见七十有七之老母？"上深嘉之，并赐塔尔岱及其母各白金千。参赞都统陈泰屯科布多河岸，闻敌至，退驻扎布韩，上命斩之。议恤查弼纳、马尔萨、素图、觉罗海兰，皆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达福、岱豪、西弥赖、常禄、定寿、永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余并授拖沙喇哈番。查弼纳、达福、定寿、索图旧有世职，查弼纳合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定寿、素图皆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以其孙别袭巴赛，追封简亲王，见《郑亲王济尔哈朗传》。

论曰：西藏之师，噶尔弼深入奋战，而功独归主将，番代远戍，怏怏不欲行，殆以此欤？查克丹与额尔德尼昭之战，常赍佐巴尔库尔之师，元生、芳屡定乱苗，而元生尤著，卒以牵制坐使迁延。查弼纳剔历已久，晚乃从军，和通脑儿之败，一军尽覆，而主将独逭重诛，抑又何也？

清史稿卷二九九　列传第八六

马会伯从兄际伯　际伯弟见伯　觌伯
路振扬　韩良辅弟良卿　子勋
杨天纵　王郡　宋爱

马会伯，陕西宁夏人。康熙三十九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四十五年，授直隶昌平参将，累迁云南永北总兵。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命会伯与总兵赵坤率绿旗兵会都统法喇从征。西藏定，叙功，加左都督。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赍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觌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二年，还镇永北。

三年，擢贵州提督，疏言："贵州土瘠兵贫，臣捐谷千石，所属四营将备捐千石，贮以济兵。来岁续捐增贮。"上善之。初，广顺属长寨仲苗最悍，总督高其倬奏移兵设汛。是岁，建营房，仲苗出阻。会伯会总兵石礼哈率兵捕治，得其酋阿革、阿纪及川贩为主谋者李奇，悉诛之。余众诣军前听命。会伯复赴宗角、者贡、谷隆关、羊城屯诸地督建营房，得旨嘉奖。

四年，调甘肃，未至，又调署四川，旋授四川巡抚。五年，疏劾按察使程如丝营私网利，遣侍郎黄炳按鞫得实，论罪如律。会伯疏言："四川巡抚旧有税规耗银三万九千有奇，令并入正项。富顺盐规一万有奇，令改增引课。仍留丁粮、盐、茶耗规等一万七千有奇，为巡抚养廉及犒赏之用。"报闻。又疏请清察隐粮，争探田地，按名丈量。四川清丈自此起。

调湖北，疏请整饬庶狱，重校刻《洗冤录》，颁发州县，议如所请。七年，命往肃州督西路军需，并权肃州总兵。上谕之曰："此任朕屡经斟酌，用满员，恐与岳钟琪掣肘。用文吏，则能谙军机实心任事者甚少。委托于汝，慎毋负任用！"寻擢兵部尚书，仍督兵需，并领肃州总兵如故。八年，上责会伯贻误，夺职，仍署总兵效力。乾隆元年，卒。

际伯，会伯从兄。初入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讨吴三桂，复略阳，败敌阳平关。下四川，夺小关山，克建昌，遂定云南。叙功，授千总，累加参将衔。又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破敌昭莫多。叙功，加副将衔。康熙三十六年，授宁夏镇标前营游击。从总兵殷化行击噶尔丹，至洪敦罗阿济尔罕。累迁四川建昌总兵。遭母丧，巡抚能泰请留任，上命在任守制。四十六年，入觐，调西宁，赐孔雀翎、鞍马。五十年，授四川提督。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襄毅。

见伯，际伯弟。康熙三十年武进士。洪敦罗阿济尔罕之役，见伯在行。叙功，授守备。累迁山西太原总兵。上西巡，赐貂褂、蟒袍。母丧，并命在任守制。上复西巡，赐孔雀翎。上命弁兵内通晓文义者得应武乡会试，见伯疏言《武经七书》注解互异，请敕儒臣选定。下部议驳，上谕曰："见伯此奏亦是。《武经七书》文义驳杂，朕曾躬历行间，知用兵之道，七书所言，安可尽用耶？"命再

议，乃议武试论二：一以《论语》、《孟子》命题，一以《孙子》、《吴子》、《司马法》命题。见伯并请祭孔子，副将以下皆陪祭，上特允之。旋调天津。五十八年，擢陕西固原提督。五十九年，上命贝子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定西藏，以见伯参赞军务，屡破敌。师还，次打箭炉，卒，赐祭墓。

觐伯，见伯弟。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选三等侍卫，授巡捕南营参将。累迁大同总兵。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觐伯率师出驻推河。雍正元年，入觐，赐孔雀翎。命移军驻山丹卫。二年，还镇。三年，上谕之曰："尔前入见，朕命尔受巡抚诺岷教导。近闻尔等俱听年羹尧指挥，此甚非是。嗣后诸事，当商诸署巡抚伊都立。"寻追议在军时因事与将军争竞，夺官，命辖鄂尔坤、图拉屯田。五年，献瑞麦，一茎十五穗。上谕曰："今岁各省产嘉禾，觐伯复献瑞麦。帝王本不以祥瑞为尚，恐有司借端粉饰，致旱潦不以上闻。雍正五年以后，各省产嘉禾，停其进献。"乾隆元年，卒。

路振扬，陕西长安人。初入伍，拔补把总。累迁汉中副将。康熙五十一年，擢四川松潘总兵。五十六年，策旺阿喇布坦侵西藏，命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往青海御之。至黄胜关柏木桥，兵哗溃，振扬往镇抚。事定，以振扬署提督。疏言："松潘迤南杂谷土司种繁俗悍，土司良尔吉子班第尔吉，臣密令防隘，颇称勤顺，请袭职，并予赏赍。又加渴瓦寺安抚土司桑郎温恺募众运粮，漳腊营辖旗命上下包坐司土兵习战斗、谙边情，臣令备兵候调，咸在踊跃，亦请予赏赍。"皆如所请。雍正元年，调重庆总兵。

四年，迁陕西固原提督。疏言："国家设禄以养廉，立法以惩贪。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犹征正赃。窃思官吏营私，彼此容隐，不易败露，或有告发，犹必互相掩饰。臣请开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属吏，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以财行求，彼此皆应治罪。如受者自首，免追赃及应得之罪。如与者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亦免应得之罪。或说事过钱人自首，免罪给赏。如是，庶彼此皆存顾虑，未事则畏惧不敢为，既事则争首惟恐后，是或除贪之一法。"奏入，上嘉之，曰："向闻振扬操守廉洁，今览此奏，非一尘不染者不敢言也。"下部议行，并命优叙。

六年，上念振扬老，召诣京师，授兵部尚书。振扬以病固辞，上疑其恋外任、怀怨望，命停俸，旋改銮仪使。八年，署直隶古北口提督。九年，上以古北口、宣化、大同沿边要地当增兵，独石口西至杀虎口当增兵，并修边墙。敕御史舒喜、天津总兵补熙会振扬详勘。振扬等奏请改设副将以下官，增兵千四百有奇，于各镇营抽拨。边墙倾圮，用木栅鹿角堵塞，从之。乾隆元年，回銮仪使任。旋卒，赐祭葬。

韩良辅，字翼公，陕西甘州人。父成，字君辅，康熙中官重庆总兵。在任十七年，有威惠，民德之。卒，祀名宦祠，葬合州，遂入籍重庆。

良辅，多力有胆气，年十五，即随父杀贼。补县学生员，弃去肄武。康熙二十九年，中式武举第一。三十年，成一甲三名进士，选二等侍卫。出为陕西延绥游击，迁宜君参将。境多盗，有为之主者，捕得必连坐。又多虎，造虎枪，教士卒刺虎法，杀虎百余，患遂息。迁神木副将，调直隶大名，又移石匣。五十九年，率古北口兵五百赴西宁军前听调遣。雍正元年，迁天津总兵，赐孔雀翎。

授广西提督。广西多山林，宜藤牌挑刀。良辅令步兵弓箭瑶弱者皆改肄牌刀，并增制军械，买马以壮易羸。二年，署广西巡抚。奏言："广西土旷人稀，多弃地，其故有六：山谷险峻，瑶、壮杂处，田距村远，谷熟虑盗割，一也；民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可资蓄泄，二也；不得高卑宜植粮种，三也；不知耕耨，四也；所出只米谷，纳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恐贻后累，五也；良懦垦熟，豪猾势占，六也。宜选大员督率守，令度地居民，立茅舍，贷牛种，兴陂渠塘堰，严冒占之禁，宽催科之期，使民知有利无害，皆奋兴从事，边徼可成乐土。"上命李绂为巡抚，令良辅协同料理。三年，良辅以天河三疃瑶、壮时出劫掠，檄柳庆副将孙士魁率兵捕治，并晓以利害，上疃莫旺东等、中疃贾贵翁、下疃覃明甲等皆出降。师还，复抚定宜山属那隘、三岔诸寨。四年，复署巡抚。遭嫡母丧，命在任守制。五年，实授巡抚。疏言："广西抚、提、镇三标岁需兵粮七万六千石有奇，各属额征粮数，有无多寡不同。拨运供支，有司既苦繁费，兵士又虞乏食。请酌水道远近，粮额多少，匀给拨运。并多征折色，以给舟楫不通之地。"下部议行。上命绂以侍郎奉使，

与良辅赴贵州安笼，与总督鄂尔泰议分界，事毕，还广西。坐前官提督奉议土民罗文刚抗阻设汛，未早捕治，夺官。七年，卒。

良辅既以兵略显，子弟多肄武。季弟良卿、长子勋尤知名。

良卿，字省月，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侍卫。出为陕西宁守备，再迁庄浪参将。师讨谢尔苏部土番，从凉州总兵杨尽信击敌棋子山，功多，赐孔雀翎，赍白金千。累迁宁夏中卫副将、广西碣石总兵，移肃州。乾隆五年，擢甘肃提督。卒，赐祭葬，谥勤毅。

勋，字建侯。年十九，中式武举。康熙五十六年，祖成请效力，命在内廷行走。五十九年，师征西藏，勋随良辅赴噶斯应援。雍正元年，授三等侍卫。出为贵州威远游击，未赴，改镇远。五年，从提督杨天纵击仲苗，迁云南镇雄参将。八年，乌蒙猓为乱，扰镇雄、永善。总督鄂尔泰令分兵三道进攻，令提督张耀祖、总兵哈元生各出一路，而以勋将四百人出镇雄奎乡，进次莫都都，猓数千出拒，力战一昼夜，杀二百余，破寨四。翌日，猓复犯奎乡，勋击之。战三日，杀二千余，尽焚其寨。时元生已克乌蒙，猓屯鲁甸，拒大关以守。耀祖军次东川不进，鄂尔泰复檄勋自镇雄夹攻，循途搜斩，破寨百余。克发乌关，至黄水河，环攻敌垒，大破之，克大关、小关。镇雄、永善相继下。捷闻，上谕曰："参将韩勋，领兵四百，破贼数千。以寡敌众，鼓三军之气。丧贼人之胆，较诸路为独先。"命优叙。超擢贵州安笼总兵。

九年，移古州，讨定稿平苗。十三年，疏言："古州苗寨接壤郡县，请视湖广例，得与内地兵、民联姻。庶彼此感喻，习知礼义，可底善良。"从之。清江诸苗犯王岭汛，勋率兵击之，苗退距台拱，势犹炽，率副将王涛截击，破乌公、八姝诸寨，进屯朗洞。乾隆元年，从经略张广泗进攻牛皮大箐，自朗洞旋师，途毁二十余寨。三年，按治定番州姑卢等寨苗。四年，疏言："古州西北地名滚纵，临容江，接牛皮大箐，实为要隘，当设兵防守。"允其请。六年，粤瑶挟黎平黑洞苗入境焚劫，击走之，禽其首恶石金元等，置之法。擢贵州提督。八年，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果壮。

杨天纵，字景圣，陕西渭南人。年十七，父母相继没，遂入伍。尝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冒矢石，负重创。补四川提标把总，迁峨边营千总。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西藏营官喋吧昌侧集烈为乱，天纵从提督唐希顺讨之，易服入敌中数往返，希顺用其言为攻取计。四十年，攻二道水、磨冈、磨西面诸地，争先摧敌，克打箭炉。叙功，加游击衔，授浙江处州都司。三迁署山东沂州副将。

五十七年，授贵州定广副将，入觐，上命加总兵衔，留沂州任。山东盐枭势张甚，天纵按行各汛，行至费县，闻有声自远至，势且数百人。正夕，天纵令从骑伏路旁，俟其近，骤出击之，皆惊溃。逐之，及于柱子村，擒其渠，俘数百。又击之于蒙阴、于泰安，余众悉解散。五十九年，调广东雷州副将，山东巡抚李树德以沂州险要，请仍留任，许之，加都督佥事。

雍正元年，迁云南临元总兵。鲁魁猓夷方景明等恃众据险，恒出掠。天纵偕布政使李卫率兵捕治，悉歼焉。四年，授贵州提督。五年，疏言："各省考察军政，所劾多千总、把总，至一二十员不等。千所总虽微员，有防汛、护饷、解逃、捕盗之责，如有偷惰，应不时斥革，何待此时？盖缘提镇以是塞责，且有所劾即有所擢，只图可得锱铢。上负君恩，下屈末弁。请敕提镇，嗣后千把总有劣员，即时斥革。"上韪之，谕兵部著为令。

总督鄂尔泰讨平长寨仲苗，环其地东西南皆生苗，犷悍不受约束，内地仲苗以为逋逃薮。天纵从鄂尔泰招抚，遣参将刘成谟率熟苗头人推诚劝谕，生苗有求见，令薙发，予以衣冠酒食，使转相化导。受抚者百四十八寨、五千六百余口。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巡抚张广泗清理苗疆，丹江苗纠众抗拒，天纵遣兵助剿，疏言："旧存大炮过重，余炮力不及远。臣以己意制炮，大者日靖蛮大炮，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炮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上嘉天纵料理合宜。七年，疏劾前署巡抚祖秉圭"不谙事机，广泗未至日，在教场阅操，言将尽剿诸苗，以致顽苗抗拒，劳师动众。臣不敢隐讳。"上谕曰："生苗必经此惩创，方可久安。朕以祖秉圭不胜任，已予罢退。此类情事，焉能逃朕鉴察耶？"九年，以老致仕，加太子太保。十年，请改籍四川成都。旋卒，赐祭葬，谥襄壮。

王郡，陕西乾州人，康熙三十年，陕西饥，就食福建，以李姓入伍，补台湾镇标把总，迁延平城守千总。六十年，台湾民朱一贵为乱，总督满保檄郡赴援。自厦门渡海，一昼夜至淡水，佐守备陈策固守，与策安集民、番。师至诸罗，往会从克台湾。二岁中四迁。雍正元年，擢浙江严州副将，奏复姓。寻又迁江西南赣总兵。六年，调台湾。九年，上以郡在台湾，三年任满，例当调内地。命总督刘世明选代郡者。世明举海坛总兵吕瑞麟，令赴台湾就郡咨度兵民风土，乃调郡潮州。

十年，擢福建提督。台湾北路社番为乱，瑞麟与台湾道刘象恺往剿，郡赴台湾镇抚。南路乱渠吴福生等窃发，郡率兵于虎头山、亦山、碑头诸地逐捕，擒福生，余党悉平，加都督同知。寻北路大甲西、沙辘、牛罵诸社番杀掠兵民，郡自鹿仔港侦知阿东一社有北仑、西仑、东仑、恶马诸地，为乱番所聚，令游击邱有章、李科等攻西仑，参将李荫越、游击林黄彩等攻东仑、恶马，而游击黄贵，守备蔡彬、蔡棨等攻北仑。乱番设伏拒我师，督兵奋击，悉讨平之，加左都督。

十一年，调水师提督。十二年，疏言：“厦门环海，地少人多，需米不赀。加以营兵赴籴，难免匮之。水师提督公廨旧有官房，鱼池赁于民，岁得息五千余。请买谷贷于兵，俟谷熟买补，数年内可得数万石。孤岛兵民，庶无虞难食。”上谕曰：“郡将应得祖息筹济兵食，甚可嘉也。”命议叙。寻入觐，途次构疾，遣太医诊视，赐药饵。二子，守乾、守坤随侍，召入见，赐守乾守备衔，守坤户部主事。乾隆元年，复入觐，赐鞍马、弓矢。时部议许民间得制乌枪防盗，郡言：“台湾远在海表，番、汉杂处。禁例一开，恐火器充斥。小则侵界扰番，大则偶遇水旱，群不逞藉以为乱。台湾民居多平衍，山箐中皆生番，各险要皆置兵戍守。民间不需鸟枪，恳仍旧例禁止。”从之。十一年，请老，加太子少保，食全俸。二十一年，卒于家，赐葬，谥勤悫。守乾官至南昌总兵。

宋爱，字体仁，陕西靖远人，父可进，雍正初，以京营参将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讨罗卜藏丹津。敌攻镇海堡，遣赴援，击杀六百余人，敌败走。敌又攻西宁南川口，围申中堡，复遣赴援，堡兵出夹击，敌败走，擢副将。从提督岳钟琪攻郭隆寺毁寨七，焚其屋宇七十余所。旋与钟琪分道深入，定青海。擢凉州总兵，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复从钟琪攻谢尔苏土番，桌子山，围之七昼夜，一日数接战。可进受重创，奋进破其巢，遂讨平之，擢甘州提督。

爱，雍正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年，命省可进军中。桌子山之战，爱从可进奋战有功。河南河北总兵纪成斌请以爱授河南开封都司，上疑成斌受羹尧指，允其请，即令爱传谕诘成斌。成斌奏：“开封都司，省会重地，去年剿桌子山，亲见爱奋不顾身，极有胆气。且代可进料理营务，颇有才干。知其能胜任，故冒昧陈请。臣实未受何人属托，即可进亦不过同在军中相识，素无交情。”上谕之曰：“朕原不过揣度之辞，近年年羹尧握兵柄，若尔等蔑国恩，重私谊，甚非朕保全功臣之意。今既无别故，意在为地得人，朕甚嘉赏。”再迁浙江绍兴副将，命署总兵，历南阳、永州、天津、定海诸镇。

乾隆六年，擢襄阳总兵。七年，调安笼。十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言：“古州新辟苗疆，诸镇中惟爱详慎周密，年力正壮，请以调补。”上从之。丁母忧，命暂署服阕后真除。十八年，擢贵州提督。前提督丁士杰奏言古州苗因公役使不从，恐激成骄抗，谕将吏弹压。爱奏：“古州苗于应备夫役，一呼即至，初未见迟延。所属新疆苗民，亦不至骄抗。苗性难驯，惟在有司善于约束。平时不烦苛，有事不姑息。务使怀德，兼知畏法。”上褒勉之。十九年，总督硕色劾爱马政废驰，又为故镇远总兵吴三杰匄资治丧。会爱卒，寝其奏。

论曰：雍正间文武多通用，高其位以提督迳授大学士为最著。会伯、振扬皆长兵部，然会伯未上官，振扬不久改右班，其绩仍在专阃。良辅为疆吏，卓卓有建白，家世出将，与会伯略同。天纵、郡、等弭乱绥氓，因事有功，年羹尧部将如宋可进、黄喜林、吴正安、周瑛、王嵩、马忠孝，岳钟琪部将如纪成斌、曹勷、张元佐，皆相从转战，惟可进以有子爱，名字犹可见，他皆不具始末。成斌、勷且以微罪死，是亦重可哀已。

清史稿卷三〇〇　列传第八七

马维翰　余甸　王叶滋

沈起元，字子大，江南太仓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擢员外郎，以知府发福建用。总督高其倬令权福州，调兴化。时世宗闻福建仓谷亏空，遣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往按，被劾者半，受代者争为烦苛，起元独持平。莆田民因讼互斗，其倬恐酿乱，令捕治。起元责两人而释其余，报曰："罪在主者，余不足问也。"寻摄海关，裁陋规万余金。巡抚常安有奴在关，以索费困商舶。起元闻，立督收税如额，令商舶行，白常安斥奴。自是人皆奉法。其倬奏开南洋，报可。已，复令商出洋者，必戚里具状，限期返，逾者连坐。起元曰："人之生死，货之利钝，皆无常，戚里岂能预料？且始不听出洋则已，今听之，商造船集货费不赀，奈何忽挠以结状？若令商自具状，过三年不归，勿听回籍，不犹愈乎？"其倬从之。

调台湾。台湾田一甲准十一亩有奇，赋三则：上则一甲谷八石，中则六石，下则四石，视内地数倍。然多隐占，民不甚困。时方清丈，占者不得匿。其倬欲使台湾赋悉视内地下则，恐不及额致部诘。起元令著籍者仍旧额，丈出者视内地下则。俟隐占既清，更减旧额重者均于新额，赋不亏而民无累。起元在福州，以辨冤狱忤按察使潘体丰，体丰中以他事，镌四级，遂告归。

高宗即位，起江西驿盐道副使。乾隆二年，擢河南按察使。会久雨，被灾者四十余县，饥民四走，或议禁之。起元谓："民饥且死，奈何止其他徙？"令安置未被水诸县，给以粮，遂无出河南境者。巡抚雅尔图檄府县修书院，以起元总其事，乃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章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七年，迁直隶布政使。大旱议赈，总督高斌欲十一月始行，起元力请先普赈一月，俟户口查竣，再分别加赈。有倡言赈户不赈口者起，元曰："一户数口，止赈一二，是且杀七八人矣！"檄各属似此者罪之。户部尚书海望奏清理直隶旗地，有司违限，旨饬责。斌将劾数州县应命，起元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县方赈灾，何暇及此？独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内转光禄寺卿。十三年，移疾归。

起元自少敦厉廉耻，晚岁杜门诵先儒书。临没，言："平生学无真得。年来静中自检。仰不愧，俯不怍，或庶几焉！"

何师俭，字桐叔，浙江山阴人。以纳赀，于康熙六十年选授兵部员外郎。奉职勤恳，常数月不出署。雍正元年，迁广西右江道佥事，部请留任一年，世宗命以升衔留任，赐人参、貂皮。师俭以执法却重贿，忤要人，因诬以避瘴故留部。侍郎李绂昌言曰："今部曹不名一钱，才者尤劳瘁，苟得郡，争趋之，况监司耶？"期满，复请留，加按察司副使衔。司疏奏皆出其手，他司事难治者亦时委之。

三年，出为江南驿盐道副使，上召对，勉以操守，复赐人参、貂皮，许上疏言事。四年，调广东粮驿道副使。岁大祲，师俭以存留米五万石给饷，饬所属缓征。或疑专擅获咎，师俭曰："请而后行，民已苦箠楚矣！"总督孔毓珣与巡抚杨文乾不相能，以师俭署盐法道，欲引以为助。文乾疑为毓珣党，令买铜，将以赔累困之。明年，文乾入觐。上示以毓珣弹事，亦及师俭，乃知师俭非阿毓珣者。令署按察使，毓珣又疑师俭暱文乾。及文乾卒，劾师俭违禁开矿，侵蚀铜价。逾年，署巡抚傅泰会鞫，事始白。上知其无罪，命往陕西佐治军需。

师俭在兵部，谙悉诸边形势扼塞、战守机宜、刍饷缓急。至凉州，每集议，指画如素习，总督查郎阿深重之。署凉庄道参政，师过凉州，檄至肃州支饷。两路遥远，师俭即以凉州所蓄给之，师行无乏。一日羽书数过，师俭策必调取生兵，峙饷以待。已而果然。肃州师将行，飞檄令截取公私羸马，官民皇皇。师俭曰："在道官商皆赴肃者，若官顿于途，货弃于地，非军前所宜。进剿未有定期，何如听其至肃，释所载而后供役？军前得人与货，亦省刍茭解送之烦，是获两利也。檄虽严，吾自当之。"于是官商皆安，军事亦无误。

寻调补西安盐驿道副使。关中旱，诏以湖广米十万石自商州龙驹寨运陕西。师俭董其役，未半，大雨溪涨，羸马少，不足供转输。商于山中无顿积所，水次隘，运艘不齐。师俭以秋谷将登，请止运，民亦不饥。军中马缺，檄取驿马。师俭谓："置邮传命，如人身血脉，不能一日废。"拒不可，事竟寝。

擢按察使，数平疑狱。吏有故入人罪者，必按如法，虽贵势贤亲不徇纵。十三年，以目疾乞休。高宗即位，赦诏至，时目已失明，令吏诵案牍，谛听，得邀赦典者，立出之而后上陈。留两月，毕其事始归。后卒于家，陕西祀名宦。

唐继祖，字序皇，江南江都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转礼部员外郎。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七年，授工科给事中。命察八旗亏帑，律侵挪皆不赦，犯者，贫羁狱二三十年不结。继祖为核减开除，奏请豁免。积牍一清。命巡西城，回民聚居，顽犷不法，严治之，有犯必惩，悉敛辑。建仓东便门，外多发冢墓，毁祠宇，继祖陈其不便，改地营建，冢墓祠宇并修复。南漕愆期，命赴淮安巡视。继祖驰至，不更张成法，惟选干吏催督，惩其疲惰。两阅月，粮艘悉抵通州。条上漕务利病，下部议行。

七年，命往湖南谳狱，并巡察湖南、湖北两省，裹粮出，有馈觞酒豆肉，皆却之，令行禁止。与巡抚赵申乔同按永顺苗变狱，群情帖服，苗疆以安。湖南捕役多通盗，奏请捕役为盗，加重治罪，报可，入新例。八年，擢通政司参议。九年，擢鸿胪寺卿。寻命以本衔署河南按察使，旋授湖北按察使。继祖在两湖久，熟知吏民情伪，楚俗刁健，黠吏与奸豪通，伺官喜怒，讼益难治。继祖闭诸胥于一室，不令与外通，讼风衰减。雪监利女子冤狱，按钟祥民变，皆为时所称。世宗驭吏严，内外大僚凛凛，救过不暇。继祖一意展舒，所陈奏无不允。上欲大用之，出巡察，赐以折匣，许奏事，曰："朕于督抚贤者始赐折匣，汝宜好为之！"调江西，未之任，以疾乞归。病愈将出，遽卒。

马维翰，字墨麟，浙江海盐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甫视事，杖奸胥，铨政清肃。转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迁工科给事中，监督仓场，所至有声。六年，命赴四川清丈田亩，时同奉使者四。维翰分赴建昌道属，具有条理，粮浮于田者必请减，逾年事竣。御史吴涛在川东丈田不实，以维翰助之。至则发其弊，遂以维翰代任。巡抚宪德荐可大用。八年，留补建昌道副使，疏陈二事：四川俗好讼，州县断狱苟简，案牍不具，奸民辄翻控，淆乱是非，请设幕职以襄治理；又民鲜土著，多结草屋，轻于迁徙，焚劫辄致灾，请发官款造砖甓，劝民多建瓦屋。上斥其非政要，以其疏示宪德，谓："汝荐可大用者乃若此！"然维翰勇于任事，相度要害，改黎州千户所设清溪县。乌蒙苗乱，出师会剿，维翰治军需，供糗粮刍茭，凿雪通道，与厮卒同甘苦。论剿抚悉中机宜，事乃定。凉山地震数百里，勘灾散赈，民感之。矿厂扰蛮，起为乱，方进剿。维翰力陈营兵不辑及各厂病蛮状，请罢厂撤兵，抚各番，止诛其魁。

在川七年，不阿上官。旋被构，维翰揭部请解职赴质。时亲王总部事，特威重，捽使免寇。维翰以手按冠抗声曰："奉旨不免冠。"谯问故，则又抗声曰："旨解职，非革职也！"部乃疏请夺官。事旋白。乾隆二年，起授江南常镇道参议。丁父忧，归，卒于家。

余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居乡励名节，巡抚张伯行重之，延主敷峰书院。授四川江津知县，民投牒者，片言立决遣，讼为之简。日与诸生诵说文艺，疏解性理。所征赋即储库，不入私室。时青海用兵，巡抚年羹尧督饷。多额外急征。檄再三至，甸不应。乃使仆持檄告谕，自朝至晡，甸不出，使者哗。甸坐堂皇，命反接，将杖之，丞簿力为请，久之乃释其缚。越日，使者索檄，甸曰："汝还报，我闭门待劾，檄已达京师矣。"羹尧亦置之。行取吏部主事，时尚书张鹏翮、侍郎汤右曾皆以干济名，甸遇当争辨者，侃侃无所挠。主选二年，权要富人请托多格不行。将告归，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余事，曰："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必上闻，吾乃去。"父忧免丧，犹庐墓。

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擢山东兖宁道。厘工剔弊，一祛积习，甚得士民心。鹏年卒，齐苏勒为河督，以工事劾甸，行河至济宁，士民群聚乞还甸。齐苏勒疏陈，召入见。雍正二年四月，授山东按察使。携二仆，买驴之官。务崇礼教，轻刑罚，政化大行。十一月，召诣京师。三年，擢顺天府丞。

甸历官尽革陋规，为按察使，愍囚不能自衣食，取盐商岁馈三之一以资给之。兼完囹圄，修学宫、书院，委有司出入注籍。既去官，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举是劾甸，夺官归，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其人有怨家，讦于有司，以为怨望。有司以甸所书也，并下甸于狱。事

白，遽卒。

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朱轼辟佐幕，器其才。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常德知府。常德例，知府至，行户更新照，规费四千金，叶滋革其例。境数被水灾，请帑增筑花猫新陂堤堰，豁被水荒田额粮，民德之。辰州关木税为利薮，时议移关常德，叶滋恐累民，拒之，请仍旧制。行法不避豪贵，兴学造士，荐举优行诸生陈悌为武平知县，贵金马为上蔡知县，刘樵为清平知县，并为良吏。

署岳州、辰州二府，摄岳常道副使。久之，授辰沅靖道副使。时苗疆初辟，清林箐，增汛堠，规模肃然。所属绥宁、城步与黔疆犬牙错。尝率数骑，持酒肉盐菸，循行苗砦。群苗迎拜，谓“上官亲我”。召诸头人集校场，赐花红银牌，宣上德意，劝以礼义。因偕总兵阅兵耀军容，群苗帖服。署按察使，调粮储道，旧有漕费，悉归公用。值贵州苗乱，师进剿，叶滋驻辰州治军需，克期办。绥宁苗蠢动，为贵州苗应。叶滋条上剿抚事，悉中窾要。大吏令驻绥宁指挥，积劳疾作，卒于山中。

叶滋初以文学受知，及官于外，所至有声绩。卒时年仅五十五，世咸惜之。

刘而位，字尔爵，山西汾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举人，授河南安阳知县。有兄弟争产构讼十余年者，为据理剖解，至泪下，皆叩头求罢，案牍遂稀。雍正中，迁福建泉州知府，再迁兴泉道参议。盐政窳敝，商居奇索高直，民苦淡食，不获已，增价以市。既而盐不足，民恶其垄断，聚而殴之。海舶私枭动逾千百，往捕则持械拒，大狱迭兴，罗织牵连，数岁不息。而位创议裁引革商，岁额课税归灶完纳，如农完赋，任人转运，听其所之，则诸弊可革而国赋不乏。巡抚赵国麟心韙之，格于例不行。未几，引疾归。乾隆三年，起官四川盐茶道副使。蜀盐产于井，课由井纳，民便之。雍正中有请设引招商增课者，四川盐政自此坏。商无余资，运不足额，民持钱不得盐，而井盐滞积不售，因以致讧。而位欲事厘剔，大吏畏难不可，力争，愈嫉之。改松茂道，调永宁道参议。居常郁郁，不得行其志，惟与诸生讲学。寻卒于官。

而位生平服膺王守仁，曰：“尊所闻，行所知，须不流于弊。尊阳明而不知其流弊，非善学阳明。尊朱子而不知其流弊，亦非善学朱子。”盖谓王氏高明，弊在蹯等。朱子格物，弊恐拘而不化。著《省克引》、《刘氏家训》，为学者所称。

论曰：起元深于经术，当朝政尚严，能持以平恕。师俭以勤敏，继祖以明肃，并见重于时。维翰有干局，甸尤能泽以儒效。叶滋抚循苗疆，未竟其用。而位议变盐法，亦不得申其志，而但以学术名。国家重视监司，所以扩循良之绩，储封疆之选，若诸人者，可谓无忝矣。

清史稿卷三〇一　列传第八八

讷亲　傅恒子福灵安　福隆安　福长安

福隆安子丰伸济伦

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曾孙。父尹德，附见其父《遏必隆传》，讷亲其次子。雍正五年，袭公爵，授散秩大臣。十年，授銮仪使。十一年十二月，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世宗疾大渐，讷亲预顾命。高宗即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号“总理王大臣。”授讷亲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敕奖讷亲勤慎，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进一等公。乾隆元年，迁镶黄旗满洲都统。二年，迁兵部尚书。十一月，庄亲王等请罢总理事务，讷亲授军机大臣。叙劳，加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二月，领户部三库。九月，命协办户部。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诈欺贪虐，命讷亲与尚书孙嘉淦勘谳，藻坐流。讷亲因与嘉淦条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筑闸坝诸事。十二月，迁吏部尚书。四年五月，加太子太保。

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人不敢干以私。其居第巨葵缚扉侧，绝无车马迹。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左都御史刘统勋疏论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上谕曰：“讷亲为尚书，模棱推诿，固所不可，但治

事未当，亦所不免，朕时时戒毋自满。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语详《统勋传》。

九年正月，命讷亲阅河南、江南、山东诸省营伍，并勘海塘、河工。时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方以灾治赈，令顺道先往察核。疏请展赈一月，从之。讷亲使事既蒇，分疏上陈，其勘诸省营伍，言：“遍阅三省督抚、河漕、提镇为标者十七，优绌互见。惟河南南阳、江南苏松水师二镇最劣。请下部核赏罚。”其勘江、浙海塘，言：“旧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亹出入，近海宁为北大亹，近萧山为南大亹，张沙宽阔，为杭州、绍兴二府保障。迨中小亹渐湮，潮趋蜀山北，震荡为患。若浚中小亹故道，减大亹潮力，上下塘工悉可安堵。即中小亹未可遽复，则当择险要多为坦坡，木石戗坝，俾撇水积淤资以御潮。至诸处柴塘，停沙阻水，无烦议改石工。入江南境，地平而潮缓，华亭旧塘坚致，宝山新塘尺度参差，工作又不中程。金山、奉贤、南汇、上海皆土塘，距海稍远，所司守护如法，当无他虞。”其勘洪泽湖，请浚盐河俾通江，疏串场河俾达海，并停天然三坝、高堰下游二堤。其勘南旺湖，请以湖中涸地贷贫民耕稼。别疏言：“各直省政事，督抚下司道，司道下州县。州县官惟以簿书钱谷为事，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向背、风俗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皆漫置不省。官但有条教，民惟责纳赋，浮文常多，实意殊少。请敕各直省督抚，令州县官遍历境内，何事当兴举，何事当整饬，行之有无治效，以实报长官，长官即是为殿最，以实达朝廷。似亦崇实效、去虚文、饬吏治、厚民生之一端也。”皆下部议行。

十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十二年四月，命如山西会巡抚爱必达谳万全民张世禄、安邑民张远等挟众抗官状，论如律。爱必达及总兵罗俊、蒲州知府朱发等皆坐谴黜。十三年正月，命如浙江会大学士高斌覆勘巡抚常安贪婪状，未至，高斌鞫得常安实爱赇，讷亲与共奏，论如律。三月，复命如山东会巡抚阿里衮治赈。

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边，上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讨之。大金川地绝险，阻山为石垒，名曰碉，师进攻弗克。四月，召讷亲还京师，授经略大臣，率禁旅出视师。六月，讷亲至军，下令期三日，噶拉依，噶拉依者，莎罗奔结寨地也。师循色尔力石梁而下，攻碉未即克，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于阵。讷亲为气夺，乃议督诸军筑碉，与敌共险，为持久。疏入，上重失任举，又以筑碉非计，手诏戒讷亲，因时度势，以为进止。讷亲与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于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讷亲又别疏言：“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疏入，上谕曰：“卿等身在戎行，目击情状，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于数千里外，何从遥度？我师至四万，彼止三千余，何以彼应我则有余，我攻彼则不足？卿等当审定应攻应罢，毋为两歧语。”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讪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居数月，师虽有小胜，卒未得尺寸地。讷亲惟请还京面对，乃召讷亲及广泗诣京师，以岳钟琪摄经略，傅尔丹摄川陕总督，复遣尚书班第同治军事。寻夺讷亲官，令自具鞍马，从讨噶尔丹赕罪，逮广泗。

九月，命大学士傅恒代为经略，别遣侍卫富成逮讷亲，责置对，并令富成录讷亲举止言语以闻。上前后手诏罪讷亲恒数千百言，略谓：“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千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双先士卒退。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

十月，谕：“讷亲先世以军功封二等公，为孝昭仁皇后戚属，供职勤慎，进一等公。获罪，应仍以二等公俾其兄策楞袭爵。”讷亲恃上恩，尚冀入见上自解，上复迭降手诏，谓：“军旅事重，平日治事详慎，操守洁清，举不足言。”又谓：“讷亲小心谨密，而方寸一坏，天夺其魄，虽欲幸免而不能。”十二月，广泗既诛，上封遏必隆遗刀授侍卫鄂实，监讷亲还军，诛以警众。十四年正月，上命傅恒班师，复谕鄂实即途中行法。是月戊寅，鄂实监讷亲行至班拦山，闻后命，遂诛讷亲。

傅恒，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寿贤纯皇后弟也。父李荣保，附见其父《米思翰传》。傅恒自侍卫荐擢户部侍郎。乾隆十年六月，命在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三月，孝贤纯皇后从上南巡，还至德州崩，傅恒扈行，典丧仪。四月，敕奖其勤恪，加太子太保。时讷亲视师金川，解尚书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以授傅恒，并兼领吏部。讷亲既无功，九月，命傅恒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发京师及诸行省满、汉兵三万五千，以部库及诸行省银四百万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备犒赏。十一月，师行，上诣堂子告祭，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傅恒既行，上日降手诏褒勉。傅恒道陕西，言驿政不修误军兴，上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摄陕西总督，主馈运。入四川境，马不给，上又命尹继善往来川、陕督察。旋以傅恒师行甚速，纪律严明，命议叙，部议加太子太傅，特命加太保。固辞，不允，发京师及山西、湖北马七千佐军。傅恒发成都，经天赦山，雪后道险，步行七十里至驿。上闻，赐双眼孔雀翎，复固辞。

初，小金川土舍良尔吉间其兄泽旺于莎罗奔，夺其印，即烝于嫂阿扣。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傅恒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事闻，上褒傅恒明断，命拜前赐双眼孔雀翎，毋更固辞。

十月，至卡撒，以屯军地狭隘，与贼相望，且杂处番民市肆中，乃相度移旧垒前，令总兵冶大雄监营垒。十四年正月，上疏言："臣至军，察用兵始末，当纪山进讨之始，马良柱转战而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彼时张广泗若速进师，贼备未严，殄灭尚易，乃坐失事机，宋宗璋宿留于杂谷，许应虎败衄于的郊，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讷亲初至，督战甚急，任举败没，锐挫气索，军无斗志，一以军事委张广泗。广泗又为奸人所愚，专主攻碉。先后杀伤数千人，匿不以闻。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炮不能洞坚壁，于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贼于碉外为濠，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于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复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余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贼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所长。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为进噶拉依正道，岭高沟窄，臣当亲任其难。党坝隘险，亦几同卡撒，酌益新军。两道并进，直捣巢穴，取其渠魁。期四月间奏捷。"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怿。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遂以孝圣宪皇后谕命班师，而傅恒方督总兵哈攀龙、哈尚德等攻下数碉。上以金川水土恶，赐傅恒人参三斤，并及诸将有差，屡诏召傅恒还。又以孝圣宪皇后谕封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傅恒奏言："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蒇事，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并力辞封赏，上不允，手诏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骠姚武人锐往之概。大学士抒诚赞化，岂与兜鍪阐帅争一日之绩？"反复累数千言，复赐诗喻指。

时傅恒及提督岳钟琪决策深入，莎罗奔遣头人乞降，傅恒令自缚诣军门。莎罗奔复介绰斯申等诣岳钟琪乞贷死，钟琪亲入勒乌围，挈莎罗奔及其子郎吉诣军门，语详《钟琪传》。傅恒遂受莎罗奔父子降，莎罗奔等焚香作乐，誓六事，无犯邻比诸番，反其侵地，供役视诸土司，执献诸酋抗我师者，还所掠内地民马，纳军械枪炮，乃承制赦其罪。莎罗奔献佛像一、白金万，傅恒却其金，莎罗奔请以金为傅恒建祠。翌日，傅恒率师还。上优诏嘉奖，命用扬古利故事，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三月，师至京师，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郊迎。上御殿受贺，行饮至礼。傅恒疏辞四团龙补服，上命服以入朝，复命用额亦都、佟国维故事，建宗祠，礼曾祖哈什屯以下，并追予李荣保谥，赐第东安门内，以诗落其成。

十九年，准噶尔内乱，诸部台吉多内附。上将用兵，谘廷臣，惟傅恒赞其议。二十年，师克伊

犁，俘达瓦齐以归，谕再封一等公，傅恒固辞，至泣下，乃允之。寻图功臣象紫光阁，上亲制赞，仍以为冠，举萧何不战居首功为比。二十一年四月，将军策楞追捕阿睦尔撒讷未获，上命傅恒出视师，赴额林哈毕尔噶，集蒙古诸台吉饬军事。傅恒行日，策楞疏至，已率兵深入，复召傅恒还。

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二月，授傅恒经略，出督师。时阿里衮以副将军主军事，上并授阿桂副将军、舒赫德参赞大臣，命舒赫德先赴云南，与阿里衮筹画进军。三十四年二月，傅恒师行，发京师及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从征，上御太和殿赐敕，赍御用甲胄。四月，至腾越，傅恒决策，师循戛鸠江而进，大兵出江西，取道猛拱、猛养，直捣木梳，水师沿江顺流下，水陆相应。偏师出江东取猛密，夹击老官屯。往岁以避瘴，九月后进兵，缅甸得为备。傅恒议先数十日出不意，攻其未备，水师当具舟。上初命阿里衮造舟济师，阿里衮等言崖险涧窄不宜舟，傍江亦无适舟所。上又命三泰、傅显往视，言与阿里衮等同。及傅恒至军，谘土司头人，知蛮暮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坝，野人所居，凉爽无瘴。即地伐木造舟，野人乐受值，执役甚谨。傅恒即使傅显佐莅事。舟成，督满、汉兵并从行奴仆，更番转般。又得茂隆厂附近炮工，令范铜为炮。状闻，辄降旨嘉奖，为赋造舟行焉。

傅恒初议自将九千三百人渡戛鸠而西，师未集，七月，将四千人发腾越。上以经略自将师寡，促诸军速集如初议。八月，傅恒自南蚌趋戛鸠。奏至，上方行围木兰，入围获狍，畀福隆安以赐傅恒。傅恒道南底坝至允帽，临戛鸠江，时猛拱大头人脱猛乌猛、头人贺丙等，诣傅恒请降。师至，脱猛乌猛将夹江诸夷寨头人来迎，与贺丙具舟。傅恒命分兵徐济，夹江为寨猛拱后土司浑觉亦请降，献驯象四。上赍三眼孔雀翎，傅恒疏辞。师复进，取猛养，破寨四，诛头人拉匿拉赛。设台站，令瑚尔起以七百人驻守。遂至南董干，攻南准寨，获头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进次暮腊，再进次新街。

傅恒自度戛鸠江，未尝与缅甸兵战，刈禾为粮，行二千里不血刃，而士马触暑雨多疾病。会阿桂将万余人自虎踞关出野牛坝，造舟毕成，征广东、福建水师亦至，乃合军并进。哈国兴将水师，阿桂、阿里衮将陆师，阿桂出江东，阿里衮出江西。缅兵垒金沙江两岸，又以舟师扼江口。阿桂先与缅兵遇，麾步兵发铳矢，又以骑兵陷阵，缅兵溃。哈国兴督舟师乘风蹴敌，缅兵舟相击，死者数千。阿里衮亦破西岸缅兵，傅恒以所获纛进。上复为赋诗，阿里衮感瘴而病，改将水师，旋卒。十一月，傅恒复进攻老官屯，老官屯在金沙江东，东猛密，西猛墅，北猛拱、猛养，南缅都阿瓦，为水陆通衢。缅兵伐木立寨甚固，哈国兴督诸军力攻，未即克。师破东南木寨，缅兵夜自水寨出，傅恒令海兰察御之，又令伊勒图督舟师掩击，复获船纛。缅兵潜至江岸筑垒，又自林箐中出，海兰察击之，屡有斩馘。

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傅恒以入告，上命罢兵，召傅恒还京。傅恒俄亦病，阿桂以闻。上令即驰驿还，而以军事付阿桂。会缅甸酋懵驳遣头人诺尔塔赍蒲叶书乞罢兵，傅恒奏入，上许其行成。傅恒附疏言：“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上手诏谓：“用兵非得已，如以为非是，朕当首任其过。皇祖时，吴三桂请撤藩，谘于群臣，议撤者惟米思翰、明珠数人。及三桂反，众请诛议撤诸臣，皇祖深辟其非。朕仰绍祖训，傅恒此事，可援以相比。傅恒收猛拱，当赐三眼孔雀翎，疏辞，俟功成拜赐。今既未克贼巢，当缴进赐翎，以称其请罪之意。”懵驳遣头人诣军献方物。十月，傅恒还驻虎踞关，上命傅恒会云贵总督彰宝议减云南总兵、知府员，缺厘正州县旧制。三十四年二月，班师。三月，上幸天津，傅恒朝行在。既而缅甸酋谢罪表久不至，上谓傅恒方病，不忍治其罪。七月卒。上亲临其第酹酒，命丧葬视宗室镇国公，谥文忠。又命入祀前所建宗祠。其后上复幸天津，念傅恒于此复命，又经傅恒墓赐奠，皆纪以诗。及赋《怀旧诗》，许为“社稷臣”。嘉庆元年，以福康安平苗功，赠贝子。福康安卒，推恩赠郡王衔，旋并命配享太庙。

傅恒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以勤慎得上眷。故事，军机处诸臣不同入见，乾隆初，惟讷亲承旨。迨傅恒自陈不能多识，乞诸大臣同入见。上晚膳后有所谘访，又召傅恒独对，时谓之“晚面”。又军机处诸大臣既承旨，退自属草，至傅恒始命章京具稿以进。上倚傅恒为重臣，然偶有小节疏失，即加以戒约。傅恒益谦下，治事不敢自擅。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行军与士卒同甘

苦。卒时未五十，上尤惜之。

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自有传。

福灵安，多罗额驸，授侍卫。准噶尔之役，从将军兆惠战于叶尔羌，有功，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云南永北镇。总兵卒。

福隆安，尚高宗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驸、御前侍卫。三十三年，擢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移工部尚书。三十五年，袭一等忠勇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总兵宋元俊劾四川总督桂林，命福隆安往谳。福隆安直桂林，抵元俊罪。四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仍领工部。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四十九年，卒，谥勤恪。

子丰绅济伦，初以公主子，命视和硕驸品秩，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奉宸苑卿。四十九年，袭爵。累迁兵部尚书，领銮仪卫。嘉应间，再坐事，官终盛京兵部侍郎。十二年，卒。

子富勒浑翁珠，袭爵。

福长安，自蓝翎侍卫累迁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四十五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五十三年，台湾平。五十七年，廓尔喀平。诸功臣画像紫光阁，福长安皆与焉。嘉庆三年，俘王三槐，福长安以直军机处得侯。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论曰：高宗初政，宽大而清明，举国熙熙，乐见太平。是时鄂尔泰、张廷玉负夹辅之重，然居中用事为天子喉舌，厥惟讷亲，继之者傅恒也。高宗手诏谓当鄂尔泰在朝，培养陶成，得一讷亲。讷亲在朝，培养陶成，得一傅恒。又谓讷亲受恩第一，次则傅恒。讷亲视师失上指，坐诛，终不没其勤廉。傅恒再以受降还师，德心孚契，自以其谨慎，非徒藉贵戚功阀重也。

清史稿卷三〇二　列传第八九

徐本　汪由敦子承霈来保

刘纶子跃云刘统勋子墉　孙镛之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尚书潮子。本，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七年，擢贵州按察使。八年，调江苏，迁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庆巡抚。奏定比缉盗贼章程，窃案责府州，盗案责臬司。案多而未获，巡抚亲提。比立限，定劝惩，上嘉之。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又疏言："州县征粮，例由府道封柜，请改州县自封。完粮十截串票改仍用三连由票，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又疏言："寿州滨淮，盗聚族而居，假捕鱼为业，每出劫掠，已次第捕治，令渔船编甲。孙、平、焦、邓诸姓设族正，有盗不时举发。"皆下部议行。

召授左都御史。十二年，迁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浙江衢州民王益善邪教惑众，命本会总督程元章按治，请改设衢州总兵、金衢严巡道以下官，并更定营制，下部议行。十三年五月，命同宝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理苗疆事务。高宗即位，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刑部尚书。寻命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以协办总理事务，予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御前侍卫永兴赍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上亲临其第慰问赐诗。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明年，上念本归将一载，复赐诗。十二年，本卒，加少傅，发白金千治丧。浙江巡抚顾琮往祭，谥文穆。上南巡，所经郡县遣祭旧臣，礼部奏请未及本，上特命遣祭。祀京师贤良祠。

以烜，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以篡修《明史》，命在馆守制。丧终，三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乾隆二年，廷臣妄传除目，为言官执奏，语连由敦，未得旨，由敦具疏辨。上诘由敦何以先知，足见有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谨。左授侍读学士。累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直。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师。是岁命协办大学士。由敦出大学士张廷玉门，其直军机处，廷玉荐也。时军机处诸大臣，鄂尔泰已卒，廷玉为班首，而讷亲被上眷，日入承旨，出令由敦属草，虑不当上意，辄令易稿，至三四不已，傅恒为不平。及讷亲诛，傅恒自金川还朝，引诸大臣共承旨以为常。廷玉致仕将归，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谢恩未亲至。传旨诘责，傅恒与由敦承旨，由敦免冠叩首，言廷玉蒙恩体恤，乞终始矜全，若明旨诘责，则廷玉罪无可逭。次日，廷玉早入朝，上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解协办大学士，并罢尚书，仍在尚书任赎罪。十五年，命复任。

上阅永定河工，令由敦同大学士傅恒、总督方观承会勘南岸建坝，请于张仙务、双营葺旧坝二，马家铺及冰窖以东增新坝亦二，如所议。四川学政朱荃以匿丧黩贿得罪，由敦所荐举，吏议夺职。上以由敦谨慎，长于学问，命降授兵部侍郎。俄，永定河堤决，复命赴固安监塞口。有请别开新河者，由敦主仍浚旧河，亦如所议。十六年，调户部侍郎。命同大学士高斌勘天津等处河工，请浚永定河下流，疏王庆坨引河，增凤河堤坝，培东岸堤障东淀。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二十年，准噶尔平，军机大臣得议叙。二十一年，调工部尚书。二十二年，授吏部尚书。二十三年，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谥文端。

由敦笃内行，记诵尤淹博，文章典重有体。内直几三十年，以恭谨受上知。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由敦能疆识，当上意。上出谒陵及巡幸必从，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其卒也，谕称其“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赋诗悼之。又以由敦善书，命馆臣排次上石，曰《时晴斋法帖》。上赋《怀旧诗》，列五词臣中，称其书比张照云。

子承沆、承霈、承＜雨朱＞。

承霈，字春农。由敦既卒，丧终，承霈以赐祭葬入谢。傅恒为言承霈书类由敦，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累迁郎中，除福建邵武知府。时母年八十，请军机大臣为陈情，留京供职，复补户部郎中，三十六年，师讨小金川，上命户部侍郎桂林出督饷以承霈从。三十七年，阿尔泰、宋元俊劾桂林以金与土酋赎所掠军士，辞连承霈，命逮治。俄，事白，仍以郎中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右侍郎。甘肃冒赈事发，部议凡在甘肃纳捐监生，应禁革毋许应试，及自别途出身。承霈奏人数甚多，乞开自新之路，令纳金如例，许考试及自别途出身，得旨俞允。四十年，上校射，承霈连发中的，赏花翎，调户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监临顺天乡试失察，左迁通政使，累迁复至侍郎。嘉庆五年，授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尹。六年，永定河水溢，上命治赈，得旨奖叙。七年，上将幸木兰，承霈请罢停围，不许。寻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书。北城盗发，上责承霈不称职，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卒，诏视尚书例议恤。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初隶内务府。康熙中，自库使授侍卫，再夺职。五十七年，复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擢内务府总管。坐内务府披甲裁额，众哄廉亲王允禩第，来保等奏不实，复夺职。起景陵掌关防郎中，再迁复为内务府总管，署工部尚书。疏言：“满洲骑射较优，沿边古北口诸处提镇以下，请兼用满洲，资控制。”从之。乾隆元年十二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疏请停办戊午铜运，下部议。来保奏：“积欠数盈六百万，应停办一年。以清旧款。但已未以后仍招商采买，行之数年，积欠复多，又当停办。请敕部并下各直省督抚晓谕，听商具赀本出洋采买，不必先给价值，随到即收，不拘多寡，但不得克扣抑勒，重滋商累。”总理王大臣议覆允行。

二年六月，上以运河水浅，粮船至临清以北，尤多阻滞，由于卫河上游各渠口居民私泄过多。敕直隶、河南督抚等照前河臣靳辅题准定例，稽查严禁。来保奏言：“水浅运阻，查禁不得不严。但

卫水发源河南，至临清五百余里。沿河居民不知几千万家，待溉之地不知几千百顷。今秋成在望，已非灌溉之期，所虑者有司奉行过当。后虽运河未至浅阻，而一入五月，渠口尽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无用，恐不无废时失业者，不称仁育万民之意。当使漕运不致浅阻，民田亦得灌溉，或暂禁于浅阻之年，而不禁于深通之岁。应令督抚、河道诸臣悉心调剂，以期两便。”疏入，上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督抚查勘，请于漕船将抵临清，视运河水盈缩，定渠闸启闭。十二月，授工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四年，病，请解任，上不许。十二月，授内大臣，赐紫禁城内骑马。五年，调刑部尚书。

上以来保奉职勤，命改隶满洲，正白旗所立佐领准世袭。六月，御史沈世枫奏来保诚悫有余，习练不足，不胜刑部繁要之任。谕曰：“来保人实可信，然世枫所言，颇中其病。倘因此自知省惕，则心志虚公，而才识亦将日进。此闻过而喜，所以称贤也。”九年，命如奉天按将军额洛图侵饷纳贿状，论如律。十年，调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寻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九月，命为军机大臣。十四年，金川凯旋，进太子太傅，兼管兵部、刑部事。十五年三月，来保年七十，上制诗赉之。十六年，兼管吏部事。二十五年，来保年八十，复赐御制诗。二十六年，兼管礼部事。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四，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

来保能知人。舒赫德官乌里雅苏台将军，疏请徙阿睦尔撒纳眷属于边。上以其伤远人心，震怒，遣使封刀斩之。来保争甚力，以为才可大用。上亦悔，第曰：“已降旨！”来保曰：“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上允之。归召成麟，使赍诏追前使还。成麟日夜驰三百余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赖以免。来保善相马，上尝为《相马歌》赐之。

刘纶，字慎涵，江苏武进人。少隽颖，六岁，能缀文，长工为古文辞。乾隆元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试第一，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迁侍讲，进太常寺少卿。四迁，擢内阁学士。十二年，扈跸木兰，奏《秋郊大猎》、《哨鹿》二赋，称旨。十四年，直南书房，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十五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六年，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雅斯呼朗图不按原议年限驱种地流民，命纶偕侍读学士麒麟保往勘。六月，疏言：“出口民价典旗地，应遵原议三年、五年限外撤还原主。其领地耕种为佃户，受雇力作为佣工，皆浮寄谋生，初无估地意，应许力耕糊口。至领地垦荒积累辛勤，始得成熟，不同价典，年满先还原主。所需自种地有赢，仍给种以偿前劳。木头城、三坐塔居人稠密，许照常居往。设三坐塔巡检一，资弹压。”诏从其议。父忧归。服阕，十八年，除户部侍郎。

十九年，兼顺天府尹。故事，顺天府公牍，治中、通判不署名。纶请以钱谷属治中，狱讼属通判，先署牍呈尹可否之。大军西征准噶尔，师行，役车供倚，一切办治无误。二十年，准噶尔平，予奖叙。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劾巡抚鄂乐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银，命纶如浙江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会讯。二十一年，覆奏鄂乐舜受银属实，拟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浑诬劾，拟杖流。上以富勒浑参款已实，不应议罪，责纶等失当。部议夺官，有旨从宽留任，罢直军机处。二十二年，命仍入直。二十四年六月，奏蓟州、宝坻等县蝻子萌动，州县官事繁，督捕未能周遍，饬千把、外委同佐杂分捕，参将偕监司巡察勤惰，报可。进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偕侍郎伊禄顺赴西安勘将军嵩阿礼克兵粮、勒馈送等款，得实，论如律。二十六年，进兵部尚书。二十八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三十年，母忧归。甫除丧，诏起吏部尚书，仍协办大学士。三十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八年，卒，命皇子临其丧，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谥文定。

纶性至孝，亲丧三年不御酒肉。直军机处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有“南刘东刘”之称。器度端凝，不见有喜愠色。出入殿门，进止有恒处。自工部侍郎归，买宅数楹。后服官二十年，未尝益一椽半甓。衣履垢敝不改作，朝必盛服，曰：“不敢亵朝章也！”侍郎王昶充军机处章京，尝严冬有急奏具草，夜半诣纶，纶起然烛，操笔点定。寒甚，呼家人具酒脯，而厨传已空，仅得白枣十数枚侑酒，其清俭类此。校士尤矜慎，尝曰：“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于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较量分寸，辄至夜分不倦。为文法六朝，根柢汉、魏。于诗喜明高启，谓能入唐人门阈。

子跃云，字服先。乾隆三十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礼部侍郎。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以校阅失当下吏议，左迁奉天府府丞，罢归。嘉庆四年，召为大理寺少卿，迁工部侍郎。上御门，跃云误班未至，左迁内阁学士。复授兵部侍郎。休致，卒。殿试例糊名，跃云对策，高宗亲置上第，喜曰："此刘纶子，不意朕竟得之！"及视学江西，有清名。高宗意向用，以忤和珅，主会试，坐浮言，黜。仁宗召起，老矣，终不竟其用。子逢禄，见《儒林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棨，官四川布政使。统勋，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浙江。三年，还朝，四年，母忧归，六年授刑部侍郎。服阕，诣京师。

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占二姓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鋆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两疏入，上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寮寀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于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于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诫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候朕裁定。"寻命以统勋疏宣示廷臣。

命勘海塘。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赈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统勋请浚聊城引河，分运河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改令低，沂州江枫口二坝，俟秋后培高，俾水有所泄。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八年，以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命偕署尚书策楞往按。合疏言河员亏帑误工，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穷治侵帑诸吏。九月，铜山店汛河决，纯勋疏论同知李焯，守备张宾呈报稽误。上以焯、宾平日侵帑，闻且穷治，自知罪重，河涨任其冲决，立命诛之，并絷斌、师载令视行刑。统勋驻铜山督塞河，十二月，工成。统勋偕策楞疏陈稽察工料诸事，诏如所议行。大学士陈世倌疏言黄河入海，套柜增多，致壅塞，命统勋往勘。统勋疏言："海口旧在云梯关，今海退河淤，增长百余里，柜套均在七曲港上，河流无所阻遏。"上又命清察江南河工未结诸案，统勋疏言未结款一百一十一万有奇，请定限核报。又以河道总督顾琮请于祥符、荥泽诸县建坝，并浚引河，命统勋往勘。统勋议择地培堤坝，引河上无来源，中经沙地，易淤垫，当罢，上从之。

十九年，加太子太傅。五月，命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时方用兵准噶尔，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命如所议速行。二十年，廷议驻兵巴里坤、哈密，命察勘。统勋至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死事，未得报。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引师退，统勋疏请还守哈密。上责其附和永常，置班第于不问，命并永常夺职，逮治。其子墉亦夺职，与在京诸子皆下刑部狱，籍其家。旋上怒解，谕："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军行进止，将军责也。设令模棱之人缄默不言，转可不至获罪。是其言虽谬，心尚可原。永常尚不知死绥，何怪于统勋？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班第等令治军需赎罪。"释其诸子。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寻命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解总河富勒赫任，即命统勋暂摄。是冬，工竟。二十二年，命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加太子太保。二十三调吏部尚书。二十四年，命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偕协办大学士兆惠查勘河南杨桥漫

工。十二月，工竟。二十七年，上南巡，复命偕兆惠勘高、宝河湖入江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上谕谓：“所议甚合朕意。”又以直隶景州被水，命勘德州运河，疏请移吏董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引河，毋使淤阏。二十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浚事宜。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统勋岁出按事，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如云南按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市金，如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如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如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如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如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赇，皆论如律。其视杨桥漫工也，河吏以刍茭不给为辞，月余事未集。统勋微行，见大小车载刍凡数百辆，皆驰装困卧。有泣者，问之，则主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缚主者至，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为固请，乃杖而荷校以徇，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方金川用兵，统勋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上方驻热河，统勋留京治事，天暑甚，以兼上书房总师傅，检视诸皇子日课。廷寄急召，比入对，上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军覆，温福死绥。朕烦懑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统勋对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谁可任者，统勋顿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上曰：“朕正欲专任阿桂，特召卿决之。卿意与合，事必济矣。”即日令还京师。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上为《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云。子二：墉、堪。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赡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闔冗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谳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浚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佥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樯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佥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于时。

镶之，统勋次子堪之子也。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自检讨累迁至户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府尹。嘉庆二十二年，上自热河还京师，镶之入见。上以顺天府奏事稀、捕教匪不时得诘，镶之不能对，但言方旱灾不敢急捕贼。上又问振灾当设粥厂几所、需米若干，镶之又不能对。上降旨责其玩愒，命以侍郎候补。复累迁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卒，谥文恭。

论曰：明内阁主旨拟，承旨撰敕，其在唐、宋，特知制诰之职。以王命所出入，密勿献替，遂号为宰相。军机处制与相类，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本，世宗旧臣，由敦、来保、纶、统勋次第入直。由敦左迁而未罢直，统勋罢而复入，尤以决疑定计见契于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亮哉！

清史稿卷三〇三　列传第九〇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

时世宗在藩邸，高宗初就傅，命福敏侍读。及世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三年，迁吏部侍郎。出署浙江巡抚。四年，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复出署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谷治赈。谬冲花苗叛，福敏檄贵州兵截后路，以湖广兵捣其巢，讨平之。安陆、荆州被水，疏请老弱妇女治赈如常，而以丁壮修堤，俾民得食而堤亦完。上眷福敏厚，尝手诏谕曰："朕令尔暂摄总督，苟得其人，即命往替。近日廊庙中颇乏才，皇子左右亦待尔辅翼。留尔湖广非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

五年，召还京，授吏部尚书。六年，以巡抚浙江时徇布政使佟吉图动库银，夺职。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十年，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署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擢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幸木兰行围，福敏疏言："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较宫廷清穆劳逸迥殊。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从容应之。留京百官，必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巡行之日，言路宜举大利害，不当琐细渎陈伤政体。圣祖于猎地平易险阻无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驰射如神。愿皇上筹度于先。弁兵布围，未必无参差，乞少加从容，俾黾勉从事。弁兵从行日久，资斧不继，量加恩泽，费无多而惠无穷。"上谕曰："览大学士所奏，老成忠恳，补衮陈善，朕皆嘉纳焉。"八年，疏陈时政，言："河防事重，请如灾民请赈例，便宜处置，以时上闻。灾民流移，情非得已。若有司不善拊循，徒禁越境，致辗转沟壑，宜加以玩视罪。江南、湖广偏灾，请留南漕赈济。定数多寡，当出上裁。庶上不亏储，下足济食。"疏入，从之。

十年，以疾乞解任，温诏如所请，加太傅。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福敏尝有疾，上临视，及闻其卒，复亲奠。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

福敏性刚正，廓然无城府。直内廷与蔡世远、雷鋐善，尤服膺朱轼。既乞休，语鋐曰："此位岂易称？我浮沉其间，君不我嗤耶？"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于旧学诸臣皆称先生，字而不名，言于轼得学之体，于世远得学之用，于福敏得学之基。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成，赠福敏太师，诏言："冲龄就傅时，启迪之力多也。"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诜，自有传。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谷，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核。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饬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以回教其来已久，限于种人，非蔓延难量。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误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是年秋，淮、徐、凤、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上曰："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疏言："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请饬山东巡抚定谳，毋使久稽显戮。"上韪其言。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谳。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又别敕略谓："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于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余润。此岂大臣所为？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兖州。"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二十二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赍银五千两，在家食俸。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曰："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虽中被谴诃，终亮其端谨。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父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贻直少娴掌故。三十九年，成进士，年十九。自检讨五迁侍读学士。雍正初，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吏部侍郎，历工部、户部。命如河南按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定谳入告。上蔡知县张球，文镜所尝荐，贻直等发其讳盗。下吏议，文镜疏自劾。复命如山西按前总督年羹尧领河东盐政，私其子挠盐法。七年，复命如福建按巡抚朱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并论如律。上奖其公当，命署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挟市易物蚀关税，贻直为申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米少，仓谷不如例粜易，贻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谷运四府，以次粜旧存新。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贻直请下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皆如所议行。

八年，调署两江总督，以本籍疏辞，勿许。授左都御史，仍留两江。九年，召还。时师征准噶尔，陕西、甘肃当师行道，任馈饷。命偕侍郎杭奕禄等宣谕化导，旋命协理陕西巡抚，擢兵部尚书，仍留陕西。十年，署巡抚。廷议禁烧锅，下诸行省。贻直疏言："年丰粮羡，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上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便转饷。贻直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纡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纤路辄断，实不宜于挽运。臣察湖广转饷艰难，当于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谷，行转搬之策。浚治丹河，宜若可缓。"上韪贻直言，格迈柱议不行。旋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召还。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贻直入对，高宗出世宗遗念衣赐贻直，勖以始终一致。贻直泣，上亦泣不止。贻直疏言："科道及吏、礼二部宜循旧制用科目。官吏迁擢，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公。沉滞者不胜其怨，宜亦循旧制存阶级。河南各州县报垦砂砾山冈，按亩升科，小民鬻儿女以应输将，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简廉明公正大臣抚绥其地，则情弊立见。"事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寻命署湖广总督。乾隆元年，疏言："旧制州县亏仓谷，议罪，谷一石当银一两，时值实不及。诸杂粮皆视谷，尤失平。"部议米一石当银一两，谷及诸杂粮皆当银五钱，著为令。武昌城西南当江、汉合流处，旧有长堤。贻直令所司履勘重筑，自王惠桥至土城矶，堤千三百余丈，期三岁而毕。湖广为两淮行盐地，而地错入川、粤，凡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民私食川、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以为言。贻直言湖广行两淮盐岁七十余万引，诸州县僻远，两淮盐不至，强而行之，官商且交困。部议如贻直奏。湖南城步等县苗酋蒲寅山、凤老一等为乱，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平之，上嘉其劳。召还，历工、刑、兵、吏诸部尚书。七年，命署直隶总督。复召还。协办大学士。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贻直子奕昂，官山东运河道，以巡抚鄂昌荐，命署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坐事籍没，得贻直请托状，上念贻直勤慎，不深罪，令致仕回籍，召奕昂还京。二十二年，上南巡，直迎驾沂州，令在家食俸。寻召还，仍授大学士。途中病作，遣御医就视。至京，命领工部，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上以贻直成进士已六十年，赐诗奖为"人瑞"。寻命遇祀典不必随班行礼，以肩舆入直。二十七年，贻直乞致仕，命不必兼摄工部，岁加俸五百金。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靖。

贻直为政持大体，不苟为异同。性强记，饬举止，善为辞令。年羹尧既诛，世宗问贻直："汝亦羹尧荐耶？"贻直免冠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及事高宗，耄矣，尝奏事，拜起舒迟。高宗问："卿老惫乎？"贻直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高宗为霁颜。

子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奕昂，以举人授刑部员外郎，自署甘肃布政使召还京，旋授福建按察使，再迁兵部侍郎，以口语罢。奕瑰，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

充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五十六，朝鲜国王李昀病目，使求空青，命阿克敦赍赐之。迁詹事。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立其吟为世弟，命阿克敦偕侍卫佛伦充使册封。擢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复偕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吟。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觐，命阿克敦署总督，兼广州将军。奏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以二子冒补把总，倚势累兵。上嘉阿克敦实奏，命择胜任之人，具本题参。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县民濒江筑圩，开窦建闸，引水溉田，谓之“围基”。江涨多溃决，巡抚杨文乾奏请以最冲改石工，次冲改桩埽，计费数十万，借帑修筑，且议以开捐补款，阿克敦意与相左。五年，疏言：“高要等县沿江围基，俱系土工，岁十一月后，有司督率乡民按亩分工，加单培薄，民不为苦，官无所费。江涨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桩埽方能抵御。请仍循旧法，令有司于农隙督民修补。倘江水盛涨，遣吏巡行防冲决，无烦改筑费帑。”上为寝文乾议。寻与毓珣合疏请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修诸县围基，报闻。苍梧芋荚山矿民群聚窃发，阿克敦令捕得其渠，上谕嘉之。

调吏部，署广东巡抚。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税羡，上以士俊尚可用，命训饬迁改，改署广西巡抚。文乾劾阿克敦闻盗不严缉，新会县得盗，授意改谳，以窃贼详结。侵粤海关耗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毓珣亦劾侵太平关耗银，六年，命夺阿克敦官，下毓珣、文乾会鞫，文乾卒，上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及署广东巡抚傅泰严鞫，以讳盗、侵耗轻罪，不议坐。令家人索暹罗米船，拟绞。士俊复揭告阿克敦庇布政使官达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疏浚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诸县水道，请派员督修。上命释阿克敦往江南河工效力自赎。

九年，上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师讨准噶尔，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十一年，命驻扎克拜达里克督饷。十二年，召还。命偕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议罢兵息民。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分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阿克敦与议三日不决，噶尔丹策零遣使吹那木喀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十三年，阿克敦等至京师。上以阿克敦等奏及地图密寄北路副将军策棱，令熟筹定议。策棱言准噶尔游牧不得令过阿尔泰山。议中辍。命阿克敦署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命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复命阿克敦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斋敕谕噶尔丹策零议界。噶尔丹策零使哈柳从阿克敦等诣京，请准噶尔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而乞移布延图、托尔和二卡伦入内地。上谓游牧不越阿尔泰山，已可定议，而移二卡伦不可许。命哈柳赍敕还。

授阿克敦工部侍郎。五年，调刑部，复调吏部。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授刑部尚书。十三年，命协办大学士。寻解以授傅恒。四月，翰林院进孝贤皇后册文，清文译“皇妣”为“先太后”，上以为大误，召阿克敦询之。阿克敦未候旨已退，上怒，谓阿克敦以解协办大学士故怨望，夺官，下刑部，当大不敬律，拟斩监候。六月，命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署工部侍郎。七月，擢署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复命协办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保。连岁上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屡乞休，命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子阿桂，自有传。

阿克敦居刑部十余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一日，阿桂侍，阿克敦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何如？”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

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朱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戇，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剴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止于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姤。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纳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于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懔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常欿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于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

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于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余人尽脱之。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余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厅、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清，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于丰穰。《周礼　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于贫民生计，米谷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谷，此为黄酒言也，其糵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糯粳，皆五谷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糵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谷、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粱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糯粳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于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秸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秕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盖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于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于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佑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谳，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于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于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于西沽以入于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于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于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见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浚者，即于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太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于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浚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

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浚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浚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浚减河三十余里，入老河口达于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浚清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畅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于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浚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卜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于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畅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于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疃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疃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余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卿、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于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乡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于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于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拼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句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于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劳必又至剿杀。长此循环，伊于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于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于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于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事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荧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贻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谳。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子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余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今内地无间田，兴、盛

二京膏腴未尽辟。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于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穷之生齿，使取给于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闲散之坐食。使取给于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余财给之，京师亦无余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见在兵丁无苦裁汰。”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十三年，调兵部尚书。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上谕曰：“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朱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濂年八十，予封典。十七年，疏乞终养。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寻卒，谥文庄。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世倌、贻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阿克敦惇大而清介。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余，拳拳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清史稿卷三○四　列传第九一

王安国　刘吴龙杨汝谷　张泰开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注，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学官，令学童诵习，复三迁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疏请更定律例数事。

大学士鄂尔泰初为云贵总督，定乱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画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画。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辨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逮下狱。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二年，起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五年，复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颁行诸行省，期以一年。旧轻新重者，待新书至日遵行，不必驳改。旧重新轻者，刑部即引新书更正。庶一年内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官商字谱，备载于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厘正。”下部议行。七年，疏请矜恤军流罪人妻孥，罪人发各边镇给旗丁为奴，其在籍子孙到配所省视，旗丁

不得并没为奴。

寻擢刑部尚书，兼领乐部。民间贷钱征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谕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治贷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债，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九年二月，父汇卒于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丧，上勉令节哀，毋致毁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

照敏于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甘汝来，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以教习授知县，补直隶涞水知县。涞水旗丁与民杂居，汝来至，请罢杂派，以火耗补之。禁庄田无故增租易佃。旗丁例不得行笞，汝来请以柳梃约束。三等侍卫毕里克调鹰至涞水，居民家，仆捶民几毙，诉于汝来。毕里克率其仆哄于县庭，汝来逮毕里克，械其仆于狱。事闻，下刑部议，夺汝来职，毕里克罚俸，圣祖命夺毕里克职，汝来无罪。汝来自是负循吏名，移知新安县，凿白杨淀堤，溉田数千顷。又移知雄县，惩奸吏，复请罢杂派。雍正初，授吏部主事，擢广西太平府知府，三迁至广西巡抚。五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汝来为按察使时，李绂为巡抚，奉议州土司罗文刚纠众阻塘汛，吏请兵捕治，绂与汝来持不许。事闻，世宗命绂、汝来如广西捕文刚。广西巡抚韩良辅如云南，与总督鄂尔泰计事，上令汝来署巡抚。泗城府土司岑映宸所部民相仇，汝来与鄂尔泰、良辅、绂设谋絷映宸，隶其土流官。汝来请于镇安土府置学官，上以非苗疆急务，责其沽名。又以汝来谢恩疏言曲赐宽容，上诘之曰：“人君持国法，当行直道，曲则不直，汝来语何意？”召还京。六年，良辅获文刚、汝来坐疏纵夺职，在咸安宫官学行走。山东巡抚费金吾议浚济宁、嘉祥、沛县等处水道，命汝来效力。九年，起直隶霸昌道。丁母忧，令在任守制。

再迁礼部侍郎。高宗即位，议行三年丧，谘于诸大臣，汝来曰：“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皇上法尧、舜之道，宜行周、孔之礼，立万年彝伦之极。”

或言二十七月中朝祭大典若有所妨，汝来曰：“墨缞视事，越绋以祭，礼固言之，夫何疑？”乃考载籍，上仪制，援古证今，具有条理。

迁兵部尚书，疏言：“广东海滨微露滩形，民间谓之‘水坦。’渐生青草，谓之‘草坦。’徐成耕壤，谓之‘沙坦’。坦初见，沿海民报围筑者，当先令立标定四至，毋于围筑后争控。民有田十顷以上，毋许围筑。以杜豪占。即贫民围筑，限五顷。其出工本牛种助他人围筑量取租息者，听。陆地开垦例六年升科，海田浮脆，当宽至十年。潮大至坦没，蠲一岁粮。围毁则免升科原额。”疏入，敕广东督抚议行。复疏言：“海滨居民单桅船采捕鱼虾，例不输税。近闻各海关监督与双桅船同令领牌纳钞，又闽、广间贫民有置<⿰竹多>取鱼者，有就埠育鸭者，吏或按<⿰竹多>按埠私征税，请通行严禁。”从之。乾隆三年，调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加太子少保。

四年七月，汝来方诣廨治事，疾作，遂卒。大学士讷亲领吏部，与共治事，亲送其丧还第。至门，讷亲先入，妪缝衣于庭，讷亲谓曰：“传语夫人，尚书暴死于廨矣！”妪愕曰：“汝谁也？”讷亲具以告，妪汪然而泣，始知即汝来妻也。讷亲因问有余赀否，妪曰：‘有。’持囊出所余俸金，讷亲为感泣。奏上，上奖其寒素，赐银千两，命吏经纪其丧，谥庄恪。

嘉庆间，汝来曾孙绍烈应顺天乡试，以怀挟得罪，仁宗犹念汝来居官持正，宥绍烈，命仍得原名应试。

陈德华，字云倬，直隶安州人。雍正二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侍读学士。提督广东肇高学政，旋调广韶学政。遭母丧归，未终制，召充《一统志馆》副总裁官。迁詹事，上书房行走，再迁刑部侍郎。四年，迁户部尚书。七年，调兵部尚书。八年，以弟德正为陕西按察使，谳狱用酷刑，为巡抚塞楞额所劾。德正具密折拟揭部科，为书告德华，德华沮之，未奏闻。上以德华既知德

正事非是，当奏闻，乃为隐匿，非大臣体，且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风天下。然君臣之伦，实在兄弟之上。"下部议夺职，命左迁兵部侍郎。十二年，以议处江西总兵高琦武备废弛，违例邀誉，夺职。十四年，起为左副都御史，上书房行走。以督诸皇子课怠，屡诘责夺俸。二十二年，迁工部侍郎。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皇太后万寿，诏绘九老图，以德华入致仕九老中。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德华性笃俭，缊袍蔬食，萧然如寒素。立身循礼法，而不自居道学。尝谓："士大夫之患，莫大于近名。求以立德名，则必有迂怪不情之举而实行荒。求以立言名，则必有异同胜负之论而正理晦。求以立功名，则必务见所长，纷更旧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实行无所裨。"方为尚书时，京师富民俞民弼死，诸大臣皆往吊。上闻，察未往者，德华与焉。

王安国，字春圃，江南高邮人。雍正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再迁侍讲。提督广东肇高学政，复再迁左佥都御史。乾隆二年，疏请禁官吏居丧诣省会谒大吏。下部议行。复三迁左都御史。五年，两江总督马尔泰论广东巡抚王暮徇纵，命安国往按，即命以左都御史领广东巡抚。安国曰："吾奉命勘事而即得其位，古所讥蹊田夺牛者非欤？"疏力辞，上不许。广东俗奢靡，安国事事整肃，仓有余粟。故事，自总督以下皆有分，安国独以非制，止之。九年正月，就迁兵部尚书，寻遭父丧。广州将军策愣疏言安国孤介廉洁，归葬无资，与护理巡抚托庸等具赙归之，报闻。

十年，召为兵部尚书，调礼部。安国疏乞终丧，居庐营葬。服阕，乃入朝。十四年六月，安国入对，言诸行省方科试，诸学臣尚有未除积弊。上令具疏陈，安国疏言："上科乡试后，颇闻诸学臣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或于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于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于朝臣故旧，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致取录不甚公明。"上召安国询所论诸学臣姓名，安国举尹会一、陈其凝、孙人龙、邓钊等。上以会一、钊已物故，其凝、人龙皆坐事黜，因责安国瞻徇，手诏诘难。二十年，迁吏部尚书。二十一年，疏乞假为父改葬。上以来年当南巡，谕俟期扈行。冬，病作，予假治疾。二十二年春，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肃。

安国初登第，谒大学士朱轼，轼戒之曰："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安国诵其语终身。至显仕，衣食器用不改于旧。深研经籍，子念孙，孙引之，承其绪，成一家之学，语在《儒林传》。

刘吴龙，字绍闻，江西南昌人。雍正元年进士，授庶吉士。二年，以朱轼荐，改吏部主事。六迁至光禄寺少卿。尝视谳牍，有以欲劫行舟定罪者，吴龙曰："欲劫二字，岂可置人于死？"论释之。十一年，出为安徽按察使。十三年，内迁光禄寺卿。命管理北路军需。乾隆元年，召还，疏言："北路军需，有输送科布多截留察汉廋尔诸处，应就车驼户追缴脚价。尚有逋负，请量予豁除。"上从其议。三迁左都御史，疏言："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白役，生事害民，宜令具册考核，有所追捕，官畀差票，诣有司呈验。步军统领鞫囚，旗人会本旗都统，民人会顺天府尹、巡城御史，互相觉察。"疏入，议行。又疏言诸行省州县董理讼狱，其有舛误，小民无所申诉，宜令督抚遣监司按行稽考，以申民隐。旋劾罢浙江巡抚卢焯，论如律。迁刑部尚书。七年，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清悫。

吴龙简重，不苟言笑。为政慎密持重，得大体。督学直隶江苏，士循其教。乾隆初，杨汝谷、张泰开与吴龙先后为左都御史，皆以笃谨被上眷。

杨汝谷，字令贻，江南怀宁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浙江浦江县知县。行取，授礼部主事，三迁监察御史，河南南阳镇标兵以知府沈渊禁博，劫渊，围诸教场三日。汝谷论劾，上遣尚书张廷枢等往按，谴总兵高成诛标兵之首事者。别疏言："选人待缺，辄言出为人后，或值远缺，报治丧，冀更选。请饬选人具三代，已选，复称出为人后，报治丧，以不孝论。"下部议行。六迁兵部侍郎，兼署左副都御史。疏言直隶被水灾，请运关东米十万石至天津，留南漕十万石存河间、保定适中地，分贮备赈，下部议行。高宗即位，调户部侍郎，疏言："河南荥泽地滨黄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县地多倾陷。民困虚粮，流妄远徙。"上命河南巡抚察议，删赋额，寻迁左都御史。乾隆三年，以老乞休，命本省布政使给俸。五年，卒，年七十六，谥勤恪。

张泰开，字履安，江南金匮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命上书房行走。旋自编修五迁礼部

侍郎。十九年，国子监学录缺员，泰开举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上责其瞻徇，部议夺职，予编修，仍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为诗谤朝政，坐诛，泰开为诗序，授刻，部议夺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书房行走。寻复授编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迁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礼部尚书。三十二年，复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奖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赋诗饯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

秦蕙田，字树峰，江南金匮人。祖松龄，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谕德。本生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礼部给事中，与贝子允禟善，为其府总管。允禟得罪，逮下狱，蕙田往来省视。世宗贷道然死，而狱未解。乾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乃上疏言：“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银未完，系狱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间，侵染暑湿，疟疠时作，奄奄一息，几至庾毙。情关骨肉，痛楚难忍。臣虽备官禁近，还顾臣父，老病拘幽，既无完解之期，更无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诚不忍昧心窃禄，内惭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狱，一线可原，概予宽释。当此圣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丐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愿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高宗命宥道然，并免所追银。

蕙田累迁礼部侍郎，丁本生父忧，服将阕，命仍起礼部侍郎。二十二年，迁工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调刑部尚书，仍兼领工部，加太子太保。疏请诸行省流丐递籍编甲收管，上谕曰：“蕙田所奏甚是，为清狱讼、弭盗贼之良法。但此辈辗转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传送，令原籍保甲监察，事理繁琐，不若就所在地察禁。当令有司遇流丐强悍不法，即时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请，上命南还谒医，不必解任。九月，卒于途，谥文恭。明年，上南巡，幸无锡，赋诗犹及蕙田。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于《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舆疆理附嘉礼。博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

子泰钧，乾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彭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祖定求，康熙十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启丰，雍正五年会试第一，殿试置一甲第三，世宗亲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三迁右庶子。乾隆六年，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再迁左佥都御史。疏言：“臣驿路经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赈恤。知州许朝栋任甲长胥吏索费，饥民户籍登记不以实。凤阳知府梅毓健不亲诣察核。”下两江总督那苏图严察。七年，迁通政使，督浙江学政。三迁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为田，余杭南湖发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抚朱轼浚治，今已沙淤。其他会稽、余姚、慈溪等湖，皆仅存其名，请敕次第开浚。江南漕米，每石收钱五十四，半给运丁，半归州县为公使钱。杭、嘉、湖运丁有漕截，而州县无漕费，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请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钱二十四，为州县修仓铺垫费，而禁其浮收。浙江额设均平夫银供差徭，差简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赔垫，本省官吏来往，任意多索，请敕部按官吏尊卑、差役繁简，定人夫名额俾为成例。浙省黄岩、太平地多斥卤，民家稍有余盐，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为私盐，其或以数家数人之盐合并诬报，请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议行。寻以忧去。

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调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养母，允之。二十六年，复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尔图诸尚书、侍郎皆列一等，启丰独列二等，上责其示异市名。旋迁左都御史。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为侍郎，入对，谕加意部事。弈昂遂自恣，面斥启丰，不称尚书，侍郎期成额以是讦奕昂。上诘启丰，启丰力言无之。询侍郎钟音，钟音对如期成额，启丰语乃塞。上为罢奕昂，因谓：“启丰学问尚优，治事非所长。今乃先巽懦模棱，奏对不以实，失大臣体。”即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以东巡，迎驾，予尚书衔。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子绍升，语在《文苑传》。孙希濂，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右迁福建按察使。曾孙蕴章，自有传。

梦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宪德子。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再迁祭酒，提督河南学政。十六年，授内阁学士。十七年，湖北罗田民据天堂寨谋乱，梦麟以河南商城邻罗田，驰往捕治，上嘉之。疏言：“商城界江、楚峻岭深岩，易藏奸宄，请增兵巡察。”下河南巡抚议，移驻守备，增兵百。十八年，署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即命提督江苏学政。二十年，授工部侍郎，代还，调署兵部，兼蒙古镶白旗副都统。二十一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在军机处，资望少浅者曰“学习行走”，自梦麟始。

是岁，河决孙家集。二十二年，河道总督白钟山奏请开荆山桥河，命梦麟驰勘，趣即兴工，工竟，议叙。上南巡阅河，以六塘河以下积潦，桃源、宿迁、清河诸县卑成浸，令梦麟勘治。寻奏：“六塘河上承骆马湖，至清河分两派，由武障、义泽等河汇潮河入海，长三百余里，中间淤浅数十处，已令速疏浚南北两堰。并去年水坏宿迁堰工，及诸缺口，俱加修筑。诸县积水，开沟十五，设涵洞五，建闸四，俾得宣泄。”工既竟，又奏：“荆山桥河道经铜、沛、邳、睢四州县，分设四汛。黄水自丁家楼汇入苏家闸，荆山桥正当其冲，应令堵筑。微山湖至荆山桥河下游王母山，纡长湾曲，每岁霜降后应令疏浚。居民就湾筑堰坝捕鱼，渡口叠石为步，皆阻河道，应令严禁。”上命如所议行。

山东巡抚鹤年奏金乡、鱼台、济宁诸州县水患，命侍郎裘日修偕梦麟驰往相度，合疏言：“诸县久为微山湖水所浸，当筹分泄之路。韩庄闸南伊家河至江南梁旺城入运，今已久淤，当开浚引积水东注。”从之。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沂水入运为害，奏建湖口闸，命梦麟与在工诸臣分任其责。合疏言：“沂水自卢口傍泄，淹民田，阻运河。当筑坝堵截，使不得入运，毋碍微山诸湖入河归海之路。六塘河在骆马河下游，为沂水疏泄要道，宿迁、桃源诸水自沐入涟归海。并宜疏治宣通。兼浚六塘河出口，使无浅阻。此治沂水之概要也。夏邑、永城诸水，自睢河下注洪泽湖，出清口会黄入海。近岁河道多淤，董家沟诸地尤宜急治，兼浚洪泽湖出口。清口东水二坝，遵旨撤除。各闸口门亦宜加宽。此治睢河之概要也。”疏入，上许为颇得要领。调户部。冬，工竟，还京师。二十三年，复调工部，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卒，赐祭葬。

论曰：照绌于盘错，而优于词翰，高宗知之审矣。汝来以清节著，德华等以文学庸，而安国博辨群书，好学深思，自为家法。蕙田治礼，综历代政事学术，贯串会通，体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业也。梦麟早岁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

清史稿卷三〇五　列传第九二

钱陈群子汝诚　孙臻沈德潜

兆崙孙桂生董邦达钱维城　邹一桂

谢墉金甡　庄存与　刘星炜王昶

钱陈群，字主敬，浙江嘉兴人。父纶光，早卒。母陈，翼诸孤以长，语在《列女传》。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陈群迎驾吴江，献诗。上命俟回跸召试，以母陈病不赴。六十年，成进士，引见，上谕及前事。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七年，世宗命从史贻直，杭奕禄赴陕西宣谕化导，陈群周历诸府县，集诸生就公廨讲经，反覆深切，有闻而流涕者。使还，上谕奖为“安分读书人”。五迁右通政，督顺天学政。乾隆元年，以母丧去官。服除，高宗命仍督顺天学政，除原官。陈群以母陈《夜纺授经图》奏上，上为题词。疏请增顺天乡试中额，上以官制有定，取者多，用者益远，国家不能收科目取人之效，寝其议。

三迁内阁学士。陈群屡有建白：尝疏请严治匿名揭帖，无论事巨细，非据实首告而编造歌谣诗词，匿名粘贴闾巷街衢，当下刑部依律治罪。疏请广劝种植树木，官地令官种，州郡吏种至千本以上，予纪录。受代时具册，备地方公用。民地令民种，至五六百本者，予匾额奖赏，成材后听取用。疏请偏灾蠲免分数，分别贫富，富者按例定分数蠲免，贫者被灾几分即蠲免几分，使之相等。及赦询州县耗羡，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征钱粮，收耗羡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清如陇其，亦未闻全去耗羡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羡，非无耗羡也，特无耗羡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征报支收之

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羡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旧支给。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饬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羡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余，益知鼓励。至于施从其厚。敛从其薄，古之制也。及此仓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时，大臣悉心调剂，使养廉之入，不为素餐，元气培扶，帑藏盈溢，然后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宋太祖能罢羡余，臣固知皇上之圣，不必廷臣建白如张全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

七年，擢刑部侍郎。上令廷臣议州县常平仓应行诸事，诸臣皆议歉岁减价。陈群疏言：“成熟之年，出陈易新，仓米必不及市米，而民以米值纳仓，银色当高于市易。拟令石减一钱二分，还仓时加谷四五升，以为出入耗费。”

十七年，患反谷疾，连疏乞解职，许之。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且赐诗以宽其意。陈群进途中所作诗，上为答和。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谤上，上令穷治，陈群自家密疏请省株连。上严饬之，而事渐解。二十二年，上南巡，令在籍食俸。二十五年，上为《桥梓图》寄赐陈群。二十六年，偕江南在籍侍郎沈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寿，命与香山九老会，加尚书衔。上谕：“明岁南巡，诸臣今年已赴阙，毋更远迎。”二十七年，南巡，陈群偕德潜迎驾常州，上赐诗称为“大老。”三十年，南巡，复迎驾。是岁陈群年八十，加太子太傅。赐其子汝器举人，汝诚扈跸，命从还省视。

三十一年，陈群复进其母陈画册，册有纶光题句。上题诗以赵孟頫、管道升为比。三十五年，上六十万寿，命德潜至嘉兴劝陈群母诣京师，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札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节，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三十六年，上东巡，陈群迎驾平原，进《登岱祝厘颂》。是冬，复诣京师祝皇太后八十万寿，命紫禁城骑马，赐人参，再与香山九老会。陈群进和诗有句云“鹿驯岩畔当童扶”，上赏其超逸，复为图赐之。南归，以诗饯。

陈群里居，每岁上录寄诗百余篇，陈群必赓和，亲书册以进，体兼行草，屡蒙奖许。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上谕谓：“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列五词臣中。

子汝诚，字立之。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四迁至侍郎，历兵、刑、户诸部。再典试江南，上命寄谕尹继善，招陈群游摄山，父子可相见。汝诚试毕，迎陈群入试院，居数日乃还。三十年，乞养归。四十一年，父丧终，授刑部侍郎，仍在南书房行走。四十四年，卒。

汝诚子臻，字润斋。自兵马司副指挥授河南邓州知州，累迁江西粮道。左授山西平阳知府，复累迁直隶布政使。嘉庆二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南昌诸府食淮盐，而与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毗连，私贩侵引额。臻议疏纲额、缉私贩。寻移山东巡抚。兖、曹、沂诸府民素悍，染邪教，盗甚炽。臻请就诸府增设参将以下官，上皆采其议。入觐，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十九年，卒。

陈群诗纯悫朴厚，如其为人。赓唱既久，亦颇学御制诗体。贰刑部十年，慎于庶狱，虚衷详鞫。高宗尝以于定国期之。汝诚继贰刑部，奉陈群之教，持法明允。臻亦善治狱。在平阳，介休民被盗杀其母，攫钏去。民言姻家尝贷钏，佣或窃钏逃，邻家子左右之。县捕三人，榜掠诬服。他日获盗得钏，民乃言非其母物，狱不能决。臻微服访得实。抚山东，清庶狱，雪非罪二十余人，擒教讼者置于法。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

览。赐以人参，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赍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慤。御制诗为挽。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金德英，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进士，廷对初置第六，高宗亲擢第一，授修撰。是岁举博学鸿词科，德瑛以荐征，既入翰林，不更试。旋命南书房行走，充江南乡试考官。德瑛以原籍休宁辞，不许。再迁右庶子。督江西学政。任满，上特谕“德瑛甚有操守，取士公明”，命留任。德瑛疏言：“翰林为储才地，庶吉士宜求学有根柢，器量明达，庶可备他日任使。每科命大臣教习，大臣政事甚繁，但能总大纲。旧有分教例，但由掌院选任，时设时止。乞令掌院于翰詹中择品学优赡、资俸较深者引见，简畀分教。”得旨俞允。复四迁太常寺卿，命祭告山西诸行省帝王陵寝。疏言：“女娲氏陵寝殿塑女象，旁侍嫔御，民间奉为求嗣之神，实为黩亵。请毁象立主。”下部议行。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岁饥，上发帑治赈，而邹、滕诸县灾尤重。有司格于例限，不敢以请。德瑛任满还京师，入对，具言状，上特命展赈。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礼部侍郎。充江西乡试考官。使还，经徐州，时河决孙家集，微山湖暴涨，入运河，江南、山东连壤诸州县被水。德瑛谘访形势，入陈于上前，上嘉德瑛诚实不欺。旋命尚书刘统勋董治疏筑。二十三年，督顺天学政，疏言：“八旗诸生遇岁试，辄称病诿避，甚至病者多于与试者，请下八旗都统考核。”

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秋审旧例，凡已经秋审者谓之‘旧事’，见入秋审者谓之‘新事’。当九卿、詹事、科道集议时，书吏宣唱名册，繁重淹滞。其实商榷轻重，多在新事。积年缓决之案，自按察使上巡抚，更三法司，初狱已致慎矣。况三审缓决，久成信谳。诸囚偷生囹圄，幸待十年庆典，得蒙恩赦。然亦裁自圣心，诸臣无与焉。旧事名册宜罢宣唱。陈案既省，近事得以从容往复，尽心详审。九卿兼有余晷治其本职。”上韪其言，下大学士会刑部议，请如德瑛言。十二月，命稽核通州仓储，中寒病作，二十七年正月，卒。

德瑛端平简直，无有偏党，为上所知。方为少詹事，入对，上曰：“汝元年状元，尚作四品官耶？”数日擢太常寺卿。及病，上每见廷臣问状，且曰：“德瑛辛巳生，长朕十岁。”及病革，上方出巡幸，将启跸，犹曰：“德瑛久不入值，病必重。”德瑛即以其日卒。三十一年，德瑛子洁成进士，引见，上曰：“汝金德瑛子耶？”德瑛卒已将十年，上犹拳拳如是。

钱载，字坤一，浙江秀水人。雍正十年副榜贡生，举博学鸿词、举经学，就试皆未入选。乾隆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七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四十一年，督山东学政。四十五年，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帝王陵寝。寻擢礼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举顾问为第一，《四书》文纯用排偶，上以乖文体，命议处。

《吕氏春秋》尧葬谷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浚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史记》汤、武皆未著葬地，盖都于是葬于是则不书，尧亦其例。因疏请厘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经生论古，反覆辨证，原所不禁。但既陈之奏牍，并经廷臣集议，即不当再执成见。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传旨申饬。载疏累数千言，语有未明，复为自注，时谓非章奏体，上亦未深诘也。

四十八年，休致。五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

子世锡，入翰林。时侍郎英廉及载充教习庶吉士，英廉语世锡曰："君家仍世入翰林，而上命父教其子，当勉为瓌、颋以报上恩。"世锡子宝甫，初名昌龄、避仁宗陵，以字行。亦以编修官至云南布政使。

德瑛论诗宗黄庭坚，谓当辞必己出，不主故常。载初与订交，晚登第，乃为门下生。诗亦宗庭坚，险入横出，崭然成一家。同县王又曾、万光泰辈相与唱酬，号秀水派。语互详《文苑传》。载又为陈群族孙，从陈群母陈受画法，苍秀高劲，亦如其诗。

齐召南，字次风，浙江天台人。幼而颖敏，乡里称神童。雍正十一年，命举博学鸿词，召南以副榜贡生被荐。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八年，御试翰詹各官，擢中允，迁侍读。九年，以父丧去官。时方校刻经史，召南分撰《礼记》、《汉书考证》，命即家撰进。服除，起原官。十二年，迁侍读学士。十三年，复试翰詹各官，以召南列首，擢内阁学士，命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上于宁古塔得古镜，问召南，召南辨其款识，具陈原委。上顾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上西苑射，发十九矢皆中的，顾尚书蒋溥及召南曰："不可无诗！"召南进诗，上和以赐。十四年夏，召南散直堕马，触大石，颅几裂。上闻，遣蒙古医就视，赐以药。语皇子宏瞻："汝师傅病如何？当频使存问！"幸木兰，使赐鹿脯十五束。及冬，入谢，上慰劳，召南因乞归，固请乃许。及行，赐纱、葛各二端。

上南巡，屡迎驾，辄问病状，出御制诗命和。上尝询天台、雁宕两山景物，召南对未尝游览。上问："名胜在乡里间，何以不往？"召南对"山峻溪深，臣有老母，怵古人登高临深之诫，是以未敢往。"上深嘉之。既而，以族人周华为书讪上，逮诣京师，吏议坐隐匿，当流，籍其家，上命夺职放归，还其产十三四。召南归，遂卒。

召南易直子谅，文辞淹雅。著《水道提纲》，具详源委脉络。《历代帝王年表》，举诸史纲要，并行于世。

陈兆崙，字星斋，浙江钱塘人。亦幼慧。雍正八年进士，福建即用知县。举博学鸿词，诣京师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授检讨。十七年，上御经筵，以撰进讲义称旨，擢左中允。御试翰詹各官，复擢侍讲学士。再迁顺天府府尹。值大水，兆崙心计指画，抚绥安集，无不得所。畿辅役繁，旧设官车疲敝，议佥富户应役，兆崙奏罢之。时方西征，发禁旅，兆崙经画宿顿储蓄。井井有绪，军民晏然。二十一年，迁太常寺卿。上谒陵，以同官迎驾失仪，左授太仆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卿。三十六年，卒。

兆崙精六书之学，尤长经义，于《易》、《书》、《礼》均有论述。为诗文澹泊清远。

孙桂生，字坚木。嘉庆初，自优贡生授知县，拣发湖北。时教匪为乱，桂生从广州将军明亮击贼，破孝感，歼鲁惟志。战归州，御齐王氏，屡有功，授大冶知县，再迁安陆知府。九年，遭母丧，湖北巡抚章煦疏请留军。丧终，除荆州知府。三迁，再转为江宁布政使，署江苏巡抚。初彭龄劾桂生征赋不力，夺职，复劾察库帑不实，上命大学士托津、户部尚书景安按治，疏言："桂生察库帑无弊，征赋亦逾十之七。"召诣京师，旋授甘肃布政使。再转，复迁江苏巡抚。上六十万寿，蠲各行省民间逋赋。桂生疏言："旷典殊施，当令泽及于民。请自嘉庆元年起至二十二年，详察民间逋赋，毋

令官吏因缘为奸二十二年漕项，例至二十四年奏销，民逋请并蠲除。”又言：“民间逋赋有由州县移他款代纳者，今既蠲逋，当令见任州县期十年偿所移款。”皆议行。命署苏州织造，兼领浒墅关，兼署两江总督。宣宗即位，召诣京师，以三品京堂待缺，旋命休致。二十年，卒。桂生子宪曾，进士，官至詹事。

董邦达，字孚存，浙江富阳人。雍正元年，选拔贡生。以尚书励廷仪荐，命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三年，充陕西乡试考官，疏言官卷数少，以民卷补中，报闻。授右中允，再迁侍读学士。十二年，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以母忧归。逾年，召诣京师，命视梁诗正例，入直食俸。十五年，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吏诸部。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二十九年，调礼部。三十一年，调还工部。三十二年，仍调还礼部。三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上谕曰：“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寻卒。赐祭葬，谥文恪。

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子诰，自有传。

钱维城，字宗盘，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习清、汉文，维城习清文，散馆列三等。上不怿，曰：“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傅恒为之解。命再试汉文，上谓诗有疵，赋尚通顺，仍留修撰。是岁即迁右中允，命南书房行走。三迁，再转为刑部侍郎。疏请申明律例：“事主杀盗贼移尸，有司辄置勿论。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请凡杀人律得勿论者，虽移尸仍用本律。杀奸之狱，奸夫拒捕，有司辄用斗杀律定谳。杀奸杀拒捕者，反重于杀不拒捕者。请用杀拒捕罪人律勿论。”下部议行。三十四年，命偕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按治威宁州知州刘标亏帑，巡抚良卿、前巡抚方世俊等皆坐谴。三十五年，古州苗香要为乱，复命偕吴达善及巡抚宫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为羽翼，煽旁寨出掠。维城如古州，督总兵程国相破乌牛、佳居诸寨，获迫根。维城乃自乌牛如佳居宣谕，解胁从。督兵破朋论大箐，香要独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诇香要，卒擒而歼之。乱定，谕议叙。三十六年，云南龙陵戍卒四十去伍走，既就获，大吏请悉诛之。维城入对，言：“伊犁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过重。且戮于获所，边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龙陵，倍其罚，荷校三月，足以儆众。”上从之。三十七年，丁父忧，归，以毁卒。谥文敏。

维城工文翰，画山水幽深沈厚。钱陈群谓维城通籍后画益工，盖得益于邦达云。

邹一桂，字原褒，江南武进人。祖忠倚，顺治九年一甲一名进士，官修撰。一桂，雍正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授云南道监察御史，疏禁官媒蓄妇女为奸利。乾隆七年，转礼科给事中，疏言“刑部诸囚已结入北监，未结羁南所。今察视监所，已未结杂收，请如例分禁”，又言：“奉命下部议诸事，科道辄于部议未上之先，搀越渎陈，请申饬。”上韪其言。湖南巡抚许容坐诬劾粮道谢济世罢，复命署湖北巡抚。一桂与给事中陈大玠具疏论列，谓：“容狡诈欺公，仅予夺职，已邀宽典。今复任封疆，何以训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于黜陟之所以然，斯国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上为罢容。十年，迁太常寺少卿，疏言：“律载狱具全图，铁索钮链，俱有定式。狱官以防范为辞，匣床以束其身，铁箫以直其项，观音圈以挛其手足。部议禁非刑，日久复创新制，令诸囚排头仰卧，横穿长木，压其手足，与匣床无异，请敕严禁。”从之。四迁为礼部侍郎。同部侍郎张泰开举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正，又坐徇尚书王安国、左都御史杨锡绂祀其父乡贤，屡下部议，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食俸。三十七年，归，卒于东昌道中。加尚书衔。

一桂画工花卉，承恽格后为专家。尝作《百花卷》，花题一诗，进上，上深赏之，为题百绝句。晚被薄谴，归犹赋诗之饯云。

谢墉，字山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坐撰《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语失当，下部议，降调。二十四年，回部平，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四十三年，调礼部。四十五年，调吏部。广西全州知州彭曰龙坐纵革役复充，夺官，诣部请捐复。大学士阿桂

领吏部，将许之，墉以为不可。时有山东商河教谕侯华捐复，方议驳，墉援以例曰龙。阿桂疑墉为华地，奏闻。上命讯，华力言无嘱托，乃用墉议，不许曰龙捐复。四十八年，复督江苏学政。五十一年，任满，还京师。上问洪泽湖运河水势，墉奏："洪泽湖渐高，民间传说'昔如釜，今如盘'，请加疏浚。"五十二年，上以总督李世杰奏洪泽湖水注清口畅流，命墉往与世杰勘湖水浅深。寻奏湖水深至十丈，浅亦在一二丈间，墉自请议处。上以湖水前年较浅，墉得自传闻，据以入告，兹既已勘明，免其议处。

墉两任江苏学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语讥诮。阿桂偶以闻，上命巡抚闵鹗元访察。鹗元言墉初任声名平常，后任颇为谨饬。上命降授内阁学士。五十四年，上察直上书房诸臣多旷班，墉七日未入直，复降编修，在修书处效力。五十六年，复命直上书房。六十年，休致，寻卒。

墉在上书房久，仁宗方典学肄习诗文，高宗命墉讲授。嘉庆五年，加恩旧学，赠三品卿衔，赐祭葬。子恭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归班，是岁授内阁中书。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江都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于容甫北面矣！"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又有金甡、庄存与、刘星炜。

甡，字雨叔，浙江钱塘人。初以举人授国子监学正。乾隆七年，举礼部试第一，廷试复第一，授修撰。三迁侍讲学士。二十二年，直上书房，擢詹事，再迁礼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幸热河，从，方入直，遘疾遽仆。大学士刘统勋以闻，命予假。甡乞休，允之。明年秋，疾间，乃得归。四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一。

甡在上书房十七年，直谅诚敬，所陈说必正义法言，诸皇子皇孙皆爱重之。

存与，字方耕，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按试满洲、蒙古童生，严，不得传递，群哄。御史汤世昌论劾，命夺存与官。上恶满洲、蒙古童生纵恣，亲覆试，搜得怀挟文字。临鞫，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杀之？"上怒，立命诛之。哄堂附和者三人，发拉林种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并以存与督试严密，仍命留任，擢礼部侍郎。遭父丧。服除，补内阁学士，仍授原官，直上书房。曹母丧。服除，补原官。五十一年，以衰老休致。五十三年，卒。

存与廉鲠。典浙江试，巡抚馈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途，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值千金！"存与使千余里返之。为讲官，上御文华殿，进讲礼毕，存与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奉书进，复讲，尽其旨，上为留听之。

弟培因，字本淳，乾隆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刘星炜，字映榆，江南武进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督广东学政。疏言："鹤山立县初，有广州民一百五户请修城入籍，缘是开冒考之弊，请以有庐墓、田庐在县者为限。"丁母丧，去。服阕，补原官。督安徽学政，请童生兼试五言六韵诗。童试有诗自此始。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九年，直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卒。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至坐是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上命大学士傅恒出视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

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厘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布政使，河南伊阳民戕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覲见。昶既得贼，入谒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谳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嘉庆元年，诣京师

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高宗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朱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搜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于世。

论曰：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闲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于陈群、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

清史稿卷三〇六　列传第九三

曹一士　李慎修李元直　陈法

曹一士，字谔廷，江苏上海人。雍正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谕群臣更番入对。一士疏言："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于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顾其中皆有贤者，有能者，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抚之为贤为能，视其所举而了如。今督抚举守令，约有数端，曰年力富强，曰治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征其实迹，则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果如所言，洵所谓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赃污著，或以残刻闻，举所谓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以济其恶耳。夫吏之贤者，悃愊无华，恻怛爱人，事上不为诡随，吏民同声谓之不烦。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抚荐剡曾未及此。毋亦轻视贤而重视能之故耶？抑以能吏即贤吏耶？臣恐所谓能者非真能也，以趋走便利而谓之能，则老成者为迟钝矣。以应对捷给而谓之能，则木讷者为迂疏矣。以逞才喜事而谓之能，则镇静者为怠缓矣。以武健严酷、不恤人言而谓之能，则劳于抚字、拙于锻链者谓之沽名钓誉、才力不及，而摭拾细故以罢黜之矣。至于所取者溃败决裂，则曰臣不合误举，听部议而已。夫有误举必有误劾，误举如此，则误劾者何如？误举者犹可议其罪，误劾者将何从问乎？臣以为今之督抚，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损下益上之事多，而损上益下之义少，此治体所关也。皇上于凡丈量开垦、割裘州县、改调牧令，一切纷更烦扰，皆行罢革。为督抚者，度无不承流宣化，所虑者，彼或执其成心，饰非自护。意为迎合，姑息偷安。臣敢请皇上特颁谕旨，剖析开导，俾于精明严肃之中，布优游宽大之政。所属守令，敕于保题荐举时，分列贤员、能员，然后条疏实事于下。能员有败行，许自行检举。贤员著劣迹，则从重处分。倘所举皆能而无贤，则非大吏乏正己率属之方，即贤者有壅于上闻之患。督抚之贤否，视所举而了如矣。"疏入，上为通谕诸督抚。

一士又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并禁挟仇诬告，疏言："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恐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虎丘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察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上亦如其议。

雍正间督各省开垦，督抚以是为州县课最，颇用以厉民。一士疏言："开垦者所以慎重旷土，劝相农夫，本非为国家益赋起见也。臣闻各省开垦，奉行未善，其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县承上司意旨，并未勘实荒地若干，预报亩数，邀急公之名。逮明知荒地不足，即责之现在熟田，以符报额。小民畏官，俯首而从之，咸曰：此即新垦之荒地而已。一曰以荒作熟。荒地在河壖者，地低水溢，即成沮洳。在山麓者，上土下石，坚不可掘，州县悉入报垦之数。民贫乏食，止贪官给牛种草舍，糊旦夕之口，不顾地之不可垦也。十年之后，民不得不报熟，官不得不升科。幸而薄收，完官不足。稍遇岁歉，卒岁无资，逃亡失业之患从此起矣。然且赋额一定，州县不敢悬欠，督抚不敢开除，飞洒均摊诸弊，又将以熟田当之。是名为开垦，有垦之名无垦之实也。兹二弊者，缘有司但求地利，罔惜贻害。大吏惟知虑始，不暇图终，是以仁民之政，反启累民之阶。臣请敕下直省督抚，凡开垦地亩，无论已未升科，俱令州县官核勘，内有熟田混报开垦，举首除额，免其处分。如实为新垦，具印结存案，少有虚伪，发觉从重治罪，则以熟作荒之弊可免矣。新垦应升科，督抚遴员核勘，硗确瘠薄，即与免赋。倘因报垦在先，必令起赋，以贻民累，发觉从重治罪，则以荒作熟之弊亦可免矣。"

乾隆元年，迁工科给事中。故事，御史迁给事中，较资俸深浅。一士入台仅六月，出上特擢。寻疏劾原任河东河道总督王士俊，疏未下，语闻于外。上疑一士自泄之，召对诘责，下吏议，当左迁，仍命宽之。一士复疏请复六科旧职。专司封驳，巡视城仓、漕盐等差，皆不当与。又疏论各省工程报销诸弊，请敕凡有营造开浚，以所须物料工匠遵例估定，榜示工作地方。又疏论州县官谳狱，胥吏上下其手，窜改狱词，请饬申禁。又疏论盐政诸弊，请毋令商人公捐。禁司盐官吏与商人交结。小民肩挑背负，戒毋苛捕。大商以便盐船阻通行水道，戒毋堵截。皆下部议行。一士病哽噎，即以是年卒。

一士晚达，在言官未一岁，而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闻其卒，皆重惜之。

李慎修，字思永，山东章丘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主事，出为浙江杭州知府。雍正五年，入为刑部郎中，历十余年，治狱多所平反。有侵帑狱，初议以挪移从末减，慎修执不可。或讽以上意，亦不为动。乾隆初，出为河南南汝光道，移湖北武汉黄德道，以忧去。服除，授江南驿盐道。引见，高宗曰："李慎修老成直爽，宜言官。"特除江西道监察御史。疏论户部变乱钱法，苛急烦碎。历举前代利害，并言钱值将腾贵，穷极其弊。上元夜，赐诸王大臣观烟火，慎修上疏谏，以为玩物丧志。上喜为诗，尝召对，问能诗否，因进言："皇上一日万几，恐以文翰妨政治，祈不以此劳圣虑。"上韪之，载其言于诗。尝谓慎修曰："是何眇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慎修对曰："臣面陋而心善。"上为大笑。复出为湖南衡郴永道。十二年，乞病归，卒。

高密李元直为御史在其前，以刚直著。慎欲与齐名为山东二李。京师称元直"戇李"，慎修"短李"。元直，字象山。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七年，考选四川道监察御史，八阅月，章数十上。尝历诋用事诸大臣，谓："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尧、舜，无皋、夔。"上不怿，召所论列诸大臣大学士朱轼、张廷玉辈并及元直，诘之曰："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所言无皋、夔，朕又安得为尧、舜乎？"元直抗论不挠，上谓诸大臣曰："彼言虽野，心乃无他。"次日，复召入，奖其敢言。会广东贡荔枝至，以数枚赐之。未几，命巡视台湾，疏请增养廉、绝馈遗，并条上番民利病数十事。台湾居海外，巡视御史至，每自视如客，事一听于道府。元直悉反所为，时下所属问民疾苦。欲有所施措，督抚劾其侵官，遂镌级去。家居二十余年，卒。世宗尝曰："元直可保其不爱钱，但虑任事过急。"又尝谕诸大臣曰："甚矣，才之难得。元直岂非真认事人？乃刚气逼人太甚。"元直晚年言及知遇，辄泣下。初在翰林，与孙嘉淦、谢济世、陈法交，以古义相勖。时称四君子。及嘉淦总督湖广，治济世狱，徇巡抚许容意，为时论所不直，元直遂与疏焉。

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自检讨官至直隶大名道。讲学宗朱子，著《明辨录》，辨陆、王之失。莅政以教养为先，手治文告，辞意恳挚。既久，人犹诵之。

胡定，字登贤，广东保昌人。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乾隆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七年，湖南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下湖广总督孙嘉淦按治，将坐济世罪。八年二月，定

疏陈容陷济世、嘉淦袒容状，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璨、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朋谋倾陷。并述京师民谚，目容为媪，谓其妒贤嫉能如妇人之阴毒。疏入，上命户部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覆勘，并令定从往。会湖南岳常道仓德密揭都察院，发璨请托私改文牍状，阿里衮至湖南，雪济世枉。上夺嘉淦、容等职，谕谓："定为言官，言事不实，自有应得之罪谴。今既实矣，若止为济世白冤抑，其事尚小。因此察出督抚等扶私诬陷，徇隐扶同，使人人知所儆戒，此则有裨于政治，为益良多。至诸行省督抚举劾必悉秉公心，方为不负委任，若以爱憎为举劾，如嘉淦、容居心行事，岂不抱愧大廷，负惭夙夜？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定于是负敢言名。

转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求居民善恶著称者，皆榜姓名于衢。民有讼者，即时传讯判结。西山卧佛寺被窃。同官误以僧自盗奏，定廉得真盗，僧得雪。旋以母老乞归养。服除，复授福建道御史。疏论内务府郎中某朘民为私利，按治事不实，夺职下刑部。久之谳定，罢归。二十二年，上南巡，定迎驾杭州，复原衔。卒，年七十九。著有《双柏庐文集》。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愿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燕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于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京师民俞君弼者，为工部凿匠，富无子。既死，其戚许秉义谋争产。内阁学士许王猷与同族，属招九卿会其丧，示声气，且首君弼有藏镪。步军统领鄂善以闻，诏严鞫，秉义论罪如律，并夺王猷职，旨戒饬九卿。六年，永檀奏："风闻鄂善受俞氏贿万金，礼部侍郎吴家骐赴吊得其资。又闻赴吊不仅九卿，大学士张廷玉以柬往，徐本、赵国麟俱亲会，詹事陈浩为奔走，谨据实密奏，备访查。"又言："密奏留中事，外间旋得消息，此必有私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疏入，上疑永檀妄言，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按治，摘永檀奏宣泄密奏留中果何事，又谓权要私通左右，此时无可私通之左右，亦无能私通左右之权要，诘何所见，命直陈。鄂善仆及居间纳赇者，皆承鄂善得俞氏贿，和亲王等以闻。上召和亲王鄂尔泰、讷亲、来保同鄂善入见，上温谕导其言，鄂善乃承得白金千。上谕鄂善曰："汝罪于律当绞。汝尝为大臣，不忍弃诸市。然汝亦何颜复立于人世乎？汝宜有以自处。"既又下和亲王等会大学士张廷玉、福敏、徐本，尚书海望，侍郎舒赫德详议，如上谕。乃命讷亲、来保持王大臣奏示鄂善，鄂善乃言未尝受赇。上因怒责鄂善欺罔，夺职下刑部，又命福敏、海望、舒赫德会鞫，论绞，上仍令赐死。家骐、浩并夺职。永檀答上询宣泄留中事，举吴士功密劾史贻直以对。和亲王等谘察大学士赵国麟等赴俞氏会丧虽无其事，然语有所自来。上乃奖永檀摘奸发伏，直陈无隐，擢佥都御史。

国麟独奏辨，言："永檀风闻言事，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拜细人之丑行。事有流弊，宜防其渐。数有往复，当保其终。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浸以大坏。在今日权无旁挠，言无偏听，宁为未然之虑，不弛将至之防。乞特降谕旨，明示天下，以超擢永檀为奖其果敢，宥其冒昧。嗣后凡诋斥大臣按之无实者，别有处分，则功过不相掩，而赏罚无偏曲。如以臣言过戇，乞赐罢斥，或容解退，以全初心。"上手诏谓："超擢永檀，亦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大学士所云，老成远虑，朕甚嘉纳。其入阁视事，毋违朕意。"而国麟求去益力，给事中卢秉纯劾国麟，谓："上询国麟尝会俞氏丧否，出以告其戚休致光禄寺卿刘藩长，语无状。"上召藩长，令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按其事，因谓藩长市井小人，国麟与论姻，又尝奏荐，事非是。遣鄂尔泰等谕意。令请退。居数日，国麟疏不至，乃特诏左迁，留京师待缺。秉纯语过当，藩长刺探何缘被谴，不谨，皆夺职。

又擢永檀副都御史。贵州瓮安民罗尚珍诣都察院诉家居原任四川巡抚王士俊侵其墓地，命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按治，士俊论罪如律。河南巡抚雅尔图劾永檀自贵州还京师，道南阳，纵其仆

挞村民，下部议罚俸。七年十二月，命如江南会巡抚周学健治赈，未行，永檀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上命夺职，下内务府慎刑司，令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按其事。鄂容安、永檀自承未奏前商谋，既奏后照会。王大臣等用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上责其结党营私，用律不合，令会三法司覆谳。王大臣等因请刑讯，并夺大学士鄂尔泰职逮问，上谓鄂尔泰受遗大臣，不忍深究，下吏议，示薄罚。永檀、鄂容安亦不必刑讯，永檀受恩特擢，乃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罪重大。鄂容安罪亦无可逭，但较永檀当末减。命定拟具奏，奏未上，永檀卒于狱。鄂容安论戍，上宽之，语在《鄂容安传》。

柴潮生，字禹门，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主事。乾隆七年，考选山西道监察御史。是岁旱，上降诏求言。潮生疏言：“君咨臣儆，治世之休风，益谦亏盈，检身之至理。臣伏读上谕有云：‘尔九卿中能责难于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此诚我皇上虚怀若谷、从谏弗咈之盛心也。今岁入春以来，近京雨泽未经沾足，宵旰焦劳，无时或释。惟是天时雨旸，难以窥测。而人事修省，不妨过为责难。修省于事为者，一动一言，纯杂易见。修省于隐微者，不闻不见，朕兆难窥。君心为万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万姓，皆于此托命焉。皇上万几余暇，岂无陶情适兴之时？但恐一念偶动，其端甚微，而自便自恕之机，或乘于不及觉，遂致潜滋暗长而莫可遏。则俄顷间之出入，即为皇功疏密所关。伏乞皇上于百尔臣工所不及见，左右近习所不及窥，朝夕愈加勘毖，岂特随时修省致感召之休征已哉？”

八年，天津、河间二府大旱。九年，潮生复疏言：“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曰卫河，曰滹沱河，曰漳河。其余河间分水之支河十有一，潴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分水之支河十有三，潴水之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水道至多。向若河渠深广，蓄泄有方，旱岁不能全收灌溉之功，亦可得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支持数月，以需大泽之至。何至抛田弃宅，挈子携妻，流离道路哉？水利之废，即此可知矣。甘霖一日不足，则赈费固不可已。臣窃以为徒费之于赈恤，不如大发帑金、遴遣大臣经理畿辅水利，俾以济饥民、消旱潦，且转贫乏之区为富饶。救时之急务，筹国之远谟，莫以易此。臣考汉张堪为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狐奴今昌平也。北齐裴延俊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坡，溉田万余亩，督亢今涿州也。宋何承矩为河北制置使，于雄、鄚、霸州兴堰六百里灌田。明汪应蛟为天津巡抚，捐俸开二千亩，亩收四五石。今东西二淀，即承矩之塘泺，天津十字围，即应蛟水田之遗址。国朝李光地为巡抚，请兴河间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亩售钱二百，开成水田亩易银十两。上年总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众情欣悦。臣闻石景山有庄头修姓，自引浑河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蠡县亦有富户自行凿井，旱岁能收其利。霸州知州朱一蜚劝民开井二十余口，民颇赖之。证之近事，复确有据，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今请特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往河间、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贰杂职，除运道所关，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轻动，其余河渠淀泊，凡有故迹可寻者，皆重加疏浚。又于河渠淀泊之旁，各开小河。小河之旁，各开大沟，皆务深广度，水力不及则止。节次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其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及民田，并古陂废堰为民业已久者，皆计亩均分拨还，即将现在受赈饥民及外来流民，停其赈给，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酌予口粮，宁厚无减。一人在役，停其家赈粮二口。二人在役，停其家赈粮四口。其余口及一户皆不能执役者，仍如例给赈。其疏浚之处，有可耕种，即借予工本，分年征还。更请别简大臣，赍帑金分巡直隶各府，一如河间、天津二府，次第举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种，土性沙咸，水入即渗，挖掘民地，易起怨声。前朝徐贞明行之而立败，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之经理亦垂成而坐废，可为明鉴’。臣按九土之种异宜，未闻稻非冀州之产，玉田、丰润粳稻油油。且今第为之兴水利耳，固不必强之为水田也。或疏或浚，则用官资，可稻可禾，听从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咸，是诚有之，不过数处耳，岂遍地皆沙咸乎？且即使沙咸，而多一行水之道，比听其冲溢者不犹愈于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沟渠为捐地，尤非知农事者。凡力田者，务尽力而不贵多垦。今使十亩之地，捐一亩以蓄水，而九亩倍收，较十亩皆薄入孰利？

况捐者又予拨还。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屡行屡罢，此亦有由，贞明所言百世之利，其时御史王之栋参劾，出于奄人勋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开，未尝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开垦，即以地予之，又许占籍。左光斗之屯学亦然。是夺北人之田，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营田四局，成绩具在。当日效力差员。不无举行未善，所以贤王一没，遂过而废之，非深识长算者之所出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所贵持久，乃可有功。秦开郑、白之渠，利及百世，而当时至欲杀水工郑国。汉河东太守番系引汾水灌田，河渠数徙，田者不能偿种。至唐长孙恕复凿之，亩收十石。凡始事难，成事易。赓续以终之则是，中道而弃之则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既兴，招募农师，造作水器，逐年作何经理。俾永无湮塞，应听在事大臣详加筹画。皇上视民如子，凡有赈恤，千万帑金亦无可惜。即如开通京师沟道，估费二十余万，以视兴修一省水利，轻重较然。况此举乃以阜财，非以费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纵有尧灾汤旱，亦可挹彼注兹，是谓无弊之赈恤。连年米价屡廑圣怀，尽停采买，岂可久行？捐监输仓，亦非上策。若小民收获素裕，自然二釜有资。臣访问直隶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较无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谓不竭之常平。近畿多八旗庄地，直隶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饶，始可居重驭轻。汉武帝徙豪民于关中，明成祖迁富家于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谋。若水利既兴，自然军民两利，是谓无形之帑藏。且雨者水土之气所上腾而下泽也，土气太甚，则水气受制。直隶近年以来，闵雨者屡矣。但使水土均调，自可雨旸时若，是谓有验之调燮。且水性分之则利，合之则害。用之则利，弃之则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张伯行亦主此论。陆陇其为灵寿令，督民浚卫河。其始颇有怨言，谓开无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独灵寿有宣导，岁竟有秋。货殖者旱则资舟，为国者备斯无患，是谓隐寓之河防。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臣愚以为尽兴西北之水田，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但事体至大，请先以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乐利万年，庶其在此！”

十年，疏陈理财三策，言：“治天下要务，惟用人、理财两大事。承平日久，供亿浩繁，损上益下，日廑宸衷。而量入为出，似尚未筹至计。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迟之又久，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言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就今日计之，所入仅供所出。就异日计之，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皇上之仁明，国家之闲暇，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为万世无弊之方，是为失时。臣等荷恩，备官台省，不能少竭涓埃，协赞远谟，是为负国。以臣之计，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一曰给数年之俸饷散遣汉军，一曰改捐监之款项以充公费，三者行而后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丁口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艰难，视康熙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臣闻奉天沿边诸地，水泉肥美，请遣干略大臣，分道经理。视可屯之处，发帑建堡墩，起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其次丁、余丁力能耕者前往居住。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分年扣完工本，更不升科。惟令农隙操演，数年之后皆成劲卒。逐年发往军台之人，令其分地捐赀效力，此后有愿往者，令其陆续前往。此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汉军八旗已奉听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散遣寥寥。今请不论出仕与否，概许出旗。其家现任居官者给三年俸饷，无居官者给六年俸饷。其家产许之随带，任其自便。则贫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后国帑节省无穷。即一时不能尽给，分作数年以次散遣，都统以下、章京以上各官，改补绿旗提镇将弁。此安顿汉军之法也。臣又按耗羡归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间，法制宽略，州县于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厘剔。自耗羡归公，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是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经费，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强，贤且能者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间循吏多实绩可纪，而财用亦得流通。自耗羡归公，输纳比于正供，出入操于内部，地丁公费，除官吏养廉无余剩。官吏养廉，除分给幕客家丁修脯工资，及事上接下之应酬，舆马蔬薪之繁费，亦无余剩。地方有应行之事、应兴之役，一丝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故曰天

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穷，故圣人之法必改。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捐监一项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饷动用正项，余若灾伤当拯恤，孤贫当养赡，河渠水利当兴修，贫民开垦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廨当修治，采买仓谷价值不敷，皆于此动给，以地方之财，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费，则督抚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则移邻省而协济之，稽察属司道，核减属督抚，内部不必重加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设官分职，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惩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刘晏之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致逋负百出，路多饥殍。大国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财者，固不如此。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经费有资，当今要务，无急于此者。伏乞皇上深留睿虑，敕公忠有识大臣，详议施行。”

寻迁兵科给事中，巡视北城。乞归侍母，孝养肫至。贫，以医自给。久之，卒。

储麟趾，字履醇，江南荆溪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诸经讲义，援据儒先，责难陈善，辞旨醇美。十四年，考选贵州道监察御史。编修朱荃与大学士张廷玉有连，督四川学政，母死发丧缓。麟趾疏劾，语不避廷玉，高宗以是知其伉直。

尝大旱，麟趾应诏上疏，略言：“臣闻天道若持衡然，故雨旸寒燠，无时不得其平。而气化偶偏，必于亢阳伏阴示其象。然往来推行，久而必复其常者，天道之无私也。君道法天，亦若持衡然。故喜怒刑赏，无事不得其平。而意见偶偏，必于用人行政露其机。然斟酌损益，终必归于大中至正者，君德之极盛也。汉臣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人相应，捷于桴鼓。《春秋》所以详书灾异也’皇上至圣极明，岂复有纤芥之事足以召祲而致灾者？但愚臣蠡测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往往出人意表，为拟议所不及。此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史臣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宋儒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夫所贵乎不测者，错综参伍，与时偕行，而非于彼于此不可思议之谓也。此虽不足上累圣德万分之一，然臣尤愿皇上开诚布公，太和翔洽，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若云防微杜渐，不得不尔，则国法具在，试问诸臣行事邪正，又谁能欺皇上之洞鉴者？抑臣又闻之，唐臣韩愈曰：‘独阳为旱，独阴为水。君阳臣阴，有君无臣，是以久旱。’今皇上宵衣旰食，焦劳于法宫之中。而王公大臣拱手备位，不闻出其谋画，上赞主德，辅宣圣化。是君劳于上，臣逸于下，天道下济而地道不能上行。其于致旱，理或宜然。臣区区之忱，愿皇上虚中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鉴空衡平之体。又于一二纯诚忧国之大臣，时赐召对，清宴之余，资其辅益。必能时雨时风，消殄旱灾矣。”

麟趾累迁太仆寺卿，移宗人府府丞。引疾归，家居十余年。卒，年八十二。

论曰：谏臣之益人国，最上匡君德，次则绸缪军国，洞百年之利害。若夫击邪锄患，岳岳不避权要，固亦有不易言者。高宗嗣服，虚己纳谏，一士、慎修、潮生、麟趾其所献替，合陈善责难之谊。潮生所论理财三策尤闳远，惜不能用也。定劾许容，永檀弹鄂善，皆能举其职者。永檀乃以漏言败，异哉。

清史稿卷三〇七　列传第九四

尹继善　刘于义　陈大受

尹继善，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泰子。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年，迁侍讲，寻署户部郎中。上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按布政使官达、按察使方愿瑛受赇状，以尹继善偕。鞫实，即以尹继善署按察使。六年，授内阁侍读学士，协理江南河务。是秋，署江苏巡抚。七年，真除。疏禁收漕规费，定石米费六分，半给旗丁，半给州县，使无不足，然后裁以法。平粜盈余，非公家之利，应存县库，常平仓捐谷听民乐输，不得随漕勒征。命如议行。又疏请崇明增设巡道，兼辖太仓、通州。并厘定永兴、牛羊、大安诸沙分防将吏。福山增隶沙船，与京口、狼山诸汛会哨。又请移按察使驻苏州，苏松道驻上海，皆从之。旋署河道总督。九年，署两江总督。

十年，协办江宁将军，兼理两淮盐政。疏言：“镇江水兵驻高资港，江宁水兵驻省会，各增置将吏。狼山复设赶缯大船，与镇江、江宁水兵每月出巡察，庶长江数千里声势联络。”上嘉之。尹继善请清察江苏积欠田赋，上遣侍郎彭维新等助为料理，又命浙江总督李卫与其事。察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都计积亏一千十一万，上命分别吏蚀、民欠，逐年带征。尹继善等并议叙。又请改三江营同知为盐务道，并增设缉私将吏。

十一年，调云贵广西总督。思茅土酋刁兴国为乱，总督高其倬发兵讨之，擒兴国，余党未解。尹继善至，谘于其倬，得窾要，檄总兵杨国华、董芳督兵深入，斩其酋三，及从乱者百余。元江、临安悉定。分兵进攻攸乐、思茅，东道抚定攸乐三十六寨，西道攻六囤，破十五寨，降八十余寨。疏闻，上谕曰：“剿抚名虽二事，恩威用岂两端？当抚者不妨明示优容，当剿者亦宜显施斩馘，俾知顺则利，逆则害。今此攻心之师，即寓将来善后之举，是乃仁术也。识之！”十二年，奏定新辟苗疆诸事，请移清江镇总兵于台拱，并移设同知以下官，增兵设汛，从之。又奏云南浚土黄河，自土黄至百色，袤七百四十余里。得旨嘉奖。寻诏广西仍隶广东总督。十三年，奏定贵州安笼等营制。贵州苗复乱，尹继善发云南兵，并征湖广、广西兵策应。遣副将纪龙剿清平，参将哈尚德收新旧黄平二城，合兵徇重安。副将周仪等复余庆，获苗酋罗万象等。总兵王无党、韩勋剿八寨，总兵谭行义剿镇远。又令无党合广西、湖南兵与行义会，破苗寨斩千余级，获苗酋阿九清等，苗乱乃定。乾隆元年，贵州别设总督，命尹继善专督云南。二年，奏豁云南军丁银万二千二百有奇。入觐，以父尹泰老，乞留京侍养。授刑部尚书，兼管兵部。三月，丁父忧。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授川陕总督。郭罗克部番复为乱，尹继善檄谕番酋执为盗者以献，事旋定。六年，奏陈郭罗克善后诸事，请设土目，打牲予号片，宽积案，撤戍兵，上皆许之。七年，丁母忧。

八年，署两江总督，协理河务。疏言：“毛城铺天然坝，高邮三坝，皆宜仍旧。”上谕令斟酌，因时制宜。九年，卫入觐，还，上命传旨开天然坝，且曰：“卫奏河水小，坝宜开。”尹继善覆奏，略言：“卫不问河身深浅，但问河水大小，非知河者也。河浅坝开，宣流太过。湖弱不敌黄强，为害滋甚。”上卒用尹继善议。十年，实授两江总督。十二年，疏言：“阜宁、高、宝诸地圩岸分年修治，务令圩外取土，挑浚成沟，量留涵洞，使旱涝有备。凤、颍、泗三属频遭水患，河渠次第开浚，而田间圩塍实与为表里，亦陆续兴修。俟有成效，推行远近。”上谕曰：“此诚务本之图，实力为之。”

十三年，入觐，调两广，未行，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兼正蓝旗满洲都统。未几，复出署川陕总督。嗣以四川别设总督，命专督陕、甘。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师经陕西，上奖尹继善料理台站、马匹诸事，调度得宜。十四年，命参赞军务，加太子太保。十五年，西藏不靖，四川总督策楞统兵入藏，命兼管川陕总督。

十六年，复调两江。十七年，尹继善以上江频被水，疏请浚宿州睢河、彭家沟，泗州谢家沟，虹县汴河上游，筑宿州符离桥，灵璧新马桥，砀疆河尾黄疃桥、翟家桥，诏如所请。罗田民马朝柱为乱，檄总兵牧光宗捕治，并亲赴天堂寨，获朝柱家属、徒党，得旨嘉奖，召诣京师。

十八年，复调署陕甘总督。雍正间，开哈密蔡伯什湖屯田，乾隆初，以畀回民。贝子玉素富以屡歉收请罢。尹继善奏言：“从前开渠引水，几费经营，回民不谙耕作，频岁歉收。万亩屯田，弃之可惜。请选西安兵丁子弟，或招各卫民承种。”上韪其言。

调江南河道总督。十九年，疏言：“河水挟沙而行，停滞成滩。有滩则水射对岸，即成险工。铜、沛、邳、睢、宿、虹诸地河道多滩，宜遵圣祖谕，于曲处取直，开引河，导溜归中央，借水刷沙。河堤岁令加高，务使稳固，而青黄不接，亦寓赈于工。”诏如议行。命署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二十一年，疏请浚洪泽湖入江道，开石羊沟，引东西湾两坝所减之水，疏芒稻闸达董家沟引河，引金湾闸坝所减之水，加宽廖家沟河口，引璧虎、凤凰两桥所减之水，并浚各河道上游，修天妃、青龙、白驹诸闸，从之。实授两江总督。二十二年，疏言：“沛县地最卑，昭阳、微山诸湖环之，济、泗、汶、滕诸水奔注。请于荆山桥外增建闸坝，使湖水畅流入运。又沂水自山东南入骆马湖，出卢口入运，阻荆山桥出水。当相度堵修。”上以所言中形势，嘉之。旋与侍郎梦麟等会督疏治淮、扬、徐、海支干各河暨高、宝各工，是冬事竟，议叙。二十五年，上命增设布政使，尹继善请分设江宁、苏

州二布政使，而移安徽布政驻安庆。二十七年，上南巡，命为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三十年，上南巡，尹继善年七十，御书榜以赐。召入阁，兼领兵部事，充上书房总师傅。三十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六年，上东巡。命留京治事。四月，卒，赠太保，发帑五千治丧。令皇八子永璇奠酹，永璇，尹继善婿也。赐祭葬，谥文端。

尹继善释褐五年，即任封疆，年才三十余。莅政明敏，遇纠纷盘错，纡徐料量，靡不妥贴。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在江南前后三十年，最久，民德之亦最深。世宗最赏李卫、鄂尔泰、田文镜，尝谕尹继善，谓当学此三人。尹继善奏曰：“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世宗不以为忤。高宗尝谓：“我朝百余年来，满洲科目中惟鄂尔泰与尹继善为真知学者。”御制《怀旧诗》复及之。子庆桂，自有传。

刘于义，字喻旃，江苏武进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在翰林文誉甚著，凡有撰，拟辄称旨。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迁中允。再迁侍讲，督山西学政。三年，迁庶子，上谕以留心民事。岁饥，无积贮，奏请岁以耗羡四万于太原、平阳、潞安、大同买米贮仓，春粜秋补，上命巡抚伊都立酌量举行。四年，一岁四迁，擢仓场侍郎。仓吏积习，粥正米以购筛飏耗米抵额。于义严出入，稽余米定数，宿弊一清。七年，命察核西宁军需。八年，迁吏部侍郎。命与侍郎牧可登如山东察赈，并按按察史唐绥祖劾济南知府金允彝袒邹平知县袁舜裔亏空，论如律。

九年，授直隶河道总督。奏天津截留漕粮，省津贴诸费，但给地方官耗米百之一。又奏青龙湾诸地，侍郎何国宗议建鸡心闸十四阻水，当停。并请展坝面，使无碍水道。均如议行。擢刑部尚书，仍理河务。寻署直隶总督。直隶盗犯，依律不分首从皆斩。大名劫盗十余案，每案数十人。于义以凶器只田具，赃物仅米谷，乃饥民借粮争夺，非盗，奏请得末减。直隶盗案视各省分首从自此始。

十年，署陕西总督。十一年，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累疏言甘、凉为军需总汇，粮草价昂，兵饷不敷养赡。请酌借耔粮农器，于瓜州诸地开垦屯种，耕犁以马代牛，并募耕夫二百，教回民农事。又于赤金、靖逆之北湃带湖及十八塔儿湾筑台堡为保障，安家窝铺口别开渠供灌溉。又疏请甘、凉设马厂，牧长、牧副，视太仆寺条例，岁十一月，察马匹孳生多寡，为弁兵升降赏罚。均如所请行。十三年，命大学士查郎阿代于义领陕甘总督，予于义钦差大臣关防，留肃州专管军储。乾隆元年，奏言：“兰州浮桥始于前明，用二十四艘，两埠铁缆百二十丈。自有司递减四舟，缆仅七十丈，于是埠基砌入河心，水益湍急，冲溃屡见。请动用公帑改复原式。庶河宽水缓，以便行旅。”得旨允行。

查郎阿入觐，于义仍署陕西总督。二年，召还京。三年，查郎阿劾承办军需道沈青崖等私运侵帑，辞连于义。上遣侍郎马尔泰会查郎阿按治，于义坐夺官，并责偿麦稞价银三万余两。甘肃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亏帑金一百六十余万，文书散缺。于义奉命察核，逮任总督，部署西师往返，凡四年，屯田筑堡，安集流移，输送军粮战马，其劳最多。以簿领过繁，得过亦由此。

五年，起署直隶布政使。七年，授福建巡抚，疏请裁减闽盐课外加派。漳州民陈作谋、台湾民王永兴等谋为乱，遣将吏捕治。八年，调山西，召补户部尚书。九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御史柴潮生请修治直隶水利，命同直隶总督高斌勘察。议浚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流，西淀亦开支河，东淀河道裁湾取直，子牙河疏河口，筑堤界，别清浑，疏凤河，浚塌河淀，引唐河入保定河，浚正定诸泉，引以溉田，并修复营田旧渠闸。是为初次应举各工。十年，署直隶总督，加太子太保。是冬，报初次工竟。复议还乡河裁湾取直，筑运蓟河西堤。挑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广利渠，望都至安肃开沟，并裁永定河兜湾。是为二次应举各工。引塌河淀涨水入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诸河，及庆云马颊河、盐山宣惠河。是为三次应举各工。又令署直隶河道总督，疏请减庆云赋额。上命减地丁十之三，著为令。十二年夏，报二、三次工竟。召还。

十三年二月，奏事养心殿，跪久致仆，遽卒。赐祭葬，谥文恪。

陈大受，字占咸，湖南祁阳人。幼沈敏，初授《内则》，即退习其仪。既长，家贫，躬耕山麓。同舍渔者夜出捕鱼，为候门，读书不辍。雍正十一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二年，大考翰詹诸臣，日午，上御座以待。大受卷先奏，列第一，超擢侍读。五迁吏部侍郎。四年，

授安徽巡抚。初视事，决疑狱，老吏骇其精敏。庐、凤、颍诸府时多盗，有司多讳匿。大受定限严缉，月获盗五十辈，得旨褒美。淮南、北荐饥，发仓谷赈之。谷且尽，继以麦。又告粜江南、广东，且发且储。时频岁饥民掠米麦以食，有司以盗论。哀其情，奏原六十余人。麦熟，禁酝曲造酒及大商囤积。又以高阜斜陂不宜稻麦。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畲粟，不须溉灌，前总督郝玉麟得其种，教民试艺有获。因令有司多购，分给各州县，俾民因地种植。事闻，上谕曰："诸凡如此留心，甚慰朕怀。"

是年，调江苏，疏请饬粮道较定各州县漕斛，及先冬令民搜螭子。屡谕嘉奖，并以搜螭子法令直隶总督高斌仿行。常州、镇江、太仓三府州被水灾，发仓治赈。江南旧多借堰圩塘，或有久废者，被水后尤多溃败，工巨费重，民力不能胜。大受出官粟借之，召民兴筑，计时而成。于江浦缮三合、永丰、北城诸圩，于句容复郭西塘黄堰，苏州、太仓疏刘家河，灌溉潴泄，诸工毕举。七年秋，黄河决古沟、石林高、宝、兴、泰、徐诸州县罹其患，大受驰视以闻。上命截漕米协济，大受乃命多具舟，候水至分载四出，舳舻数百里，一日而遍。丹阳运河口藉潮水灌输，淤沙需疏浚，大受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后高宗南巡，御制《反李白丁都护歌》曰："岂无疏浚方，天工在人补。轮年大小修，往来通商贾。"盖嘉其奏定岁修法利于漕运也。

十年，有旨蠲明年天下钱粮，大受疏请核准漕项科则，晓谕周知，汇核地丁耗羡，同漕项并完，酌定业户减租分数，通饬遵行。得旨嘉奖。户部议禁商人贮米，大受谓："商人贮米，得少利即散，贮不过一岁，民且利焉。请弛禁便。"又言："城工核减，意在节用。用省而工恶，再修且倍之。"上皆韪其言。常州俗好佛，家设静堂，自立名教。江宁、松江、太仓渐染其习。大受疏请饬有司防禁，移佛入庙，堂内人田屋产，量为处置。上谕曰："此等事须实力，不可欲速。不然，则所谓好事不如无也。"十一年，加太子少保，调福建。十二年，疏言："近海商民，例许往暹罗造船贩米。内渡时若有船无米，应倍税示罚。"部议从之。疏言："巡台御史巡南北二路，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具厨傳犒赏，往往滥准词讼。又于额设胥役外，俾奸民注籍，恃符生事。"上命自乾隆五年起，巡台御史均下部严议。又疏言："台湾番民生业艰难，向汉民重息称贷。子女田产，每被盘折。请拨台谷六万石分贮诸罗、彰化、淡水诸县，视凤山例接济。其不愿借者听。"报可。台湾民、番杂处，土音非译不通。有奸民杀人贿通事，移坐番罪，疑之，再鞫，竟得白。或言海上有岛十四，为田万余亩，可开垦，前政以入告。大受以岛地久在禁令，一旦开禁，聚人既多，生奸尤易。设兵弹压，为费弥甚，利不敌害，辄奏罢之。召授兵部尚书。十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晋太子太傅。秋，署直隶总督。十五年，授两广总督。陛辞请训，上曰："汝直军机处两年，万几之事，皆所目击，即朕训也。何赘辞？惟中外一心足矣。"寻命协理粤海关。两粤去京师远，吏偷民嚚，大受以猛治之，举劾不法吏，政令大行。十六年，以病乞解任，温诏慰留。未几，卒，赐祭葬，谥文肃，祀贤良祠。

大受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清节推海内，以微时极贫，禄不逮亲养，自奉如布衣时。子辉祖，自有传。

张允随，字覲臣，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福建邵武知府，有政绩，祀名宦。允随入资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元年，调广南。丁母忧，总督鄂尔泰等请留司铜厂。二年，授曲靖知府，擢粮储道。鄂尔泰复荐可大任，上召入见。五年，擢按察使。未几，迁布政使。云南产铜供铸钱，宝源、宝泉二局需铜急，责委员领帑采洋铜，洋铜不时至。允随综铜厂事，察知旧厂产尚富，增其值。民乐于开采，旧厂复盛。又开大龙、汤丹诸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供用。乃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八年，调贵州。未几，授云南巡抚。允随官云南久，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纠徼外苦葱蛮等为乱，蔓延数州县。允随与总督高其倬遣兵讨之，思茅围解。乱苗遁攸乐，知县章纶以事诣会城，至蟃蜂村，遇寇死。允随趣兵进，擒兴国。余众走临安，复击破之。允随疏以镇沅、思乐府县皆新改土为流，请立学，设教职，定学额。又疏以云南各府州或兵少米多，请以额征秋米石折银一两，或兵多米少，请以额征条银两收米一石。十二年，疏请于广西府开炉鼓铸。皆下部议行。十三年，疏报蒙化垦田二十六顷有奇。

乾隆二年，署云南总督。疏言：“云南水利与他省不同，水自山出，势若建瓴。大率水高田低，自上而下，当浚沟渠，使盘旋曲折，承以木枧、石槽，引使溉田。偶有田高水低，则宜车戽。又或雨后水急，则宜塘蓄。低道小港水阻恐傍溢，则宜疏水口使得畅流。山多沙碛，水发嫌迅激，则宜筑堤埝，俾护田亩。臣令有司勘修，工小，令于农隙按田出夫，督率兴作。工稍大者，出夫外，应需工料，令集士民公议需费多寡。有田用水者，按田定银数，借库帑兴工。工毕，分年还款。工大非民力能胜，详情覆勘，以官庄变价，留充工费。”报闻。

三年，请停铸钱运京。是冬，入觐。四年，正岁，上宴廷臣，赋拍梁体诗，允随与焉。五年，疏言：“云南盐不敷民食，安宁得洪源井，试煎，年获二十一万余斤。丽江得老姆井，试煎，年获十八万余斤。分地行销，定为年额。”上奖为有益之事。署贵州总督。六年，广东妖民黄顺等遁匿贵州境，有司捕得奏闻。上谕曰：“汝不以五日京兆自居，尽心治事可嘉。”

复署云南总督。兵部议各省有增设兵额，量加裁减。允随奏：“云南昭通、普洱二镇有增设兵额，地处边要，未可裁减。惟有通核合省标、镇、营、协，按额均减，分计则兵裁无几，合计则饷省已多。标、镇、营、协应裁兵一千一百六十，先裁余丁四百四十八。余俟缺出停补。”从之。允随请浚金沙，上命都统新柱、四川总督尹继善会勘。疏言：“金沙江发源西域，入云南，经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东川、昭通七府，至叙州入川江。东川府以下，南岸隶云南，北岸隶四川。营汛分布，田庐相望。至大井坝以上，南岸尚有田庐，北岸皆高山。山后沙马、阿都两土司地，从前舟楫所不至。自乌蒙改流设镇，云南兵米、每岁粜自四川，皆自叙州新开滩至永嘉黄草坪五百八十里，溯流而上。更上自黄草坪至金沙厂六十里，商舶往来。臣等相度，内有未汉漕、凹崖、三腔、锣锅耳诸滩险恶，应行修理。更上自金沙厂至滥田坝二百二十七里，十二滩，滥田坝最险，次则小溜筒。臣等相度开凿子河。更上自双佛滩至蜈蚣岭。十五滩相接，石巨工艰。臣等令改修陆路，以避其险。云南地处极边，民无盖藏，设遇水旱，米价增昂。今开通川道，有备无患。”上谕曰：“既可开通，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允随主办其役，计程千三百余里，费帑十余万，经年而工成。

八年，疏言：“大理洱海发源鹤庆洱沮河，至大理，合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下自波罗甸出天生桥，趋澜沧江。海袤百二十里，广二十余里。而天生桥海口宽不及丈，每致倒流，淹浸滨海民田。臣饬将海口疏治宽深，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浚，垒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疏浚。”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九年，疏报东川河坝租得铜矿，试煎，月得铜四万余斤。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二年，授云贵总督。疏言：“苗、倮种类虽殊，皆具人心。如果抚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变。臣严饬苗疆文武，毋许私收滥派，并禁胥役滋扰。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臣饬有司范察捕治。”又疏言：“贵州思州诸府与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饿民百余入贵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饬贵州布政使、粮驿道以公使银振济。如有续至，一体散给安置。”诸疏上，并嘉奖。十五年，入觐，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十六年，卒，赐祭葬，谥文和。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为诸生，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自题座右，谓“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雍正元年恩科，世所谓春乡秋会。宏谋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监生旧有考职，多以人代。世宗知其弊，令自首，而州县吏藉察访为民扰。宏谋疏请禁将来，宽既往。召见，征诘再三，申论甚晰，乃允其奏，以是知其能。授扬州知府，仍带御史衔，得便宜奏事。丁父忧，上官留之，辞，不许。迁江南驿盐道，仍带御史衔，摄安徽布政使。又丁母忧，命留任。因乞假归葬。

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初，广西巡抚金鉷奏令废员垦田报部，以额税抵银得复官，报垦三十余万亩。宏谋奏言：“此曹急于复官，止就各州县求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上命云南广西总督尹继善察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核实追缴。乾隆元年，部议再敕两广总督鄂弥达会鉷详勘。宏谋劾鉷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余万亩，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时鉷内迁刑部侍郎，具疏辨。上命鄂弥达会巡抚杨纪曾确勘。二年，宏

谋复密疏极论其事。高宗责“宏谋不待议覆，又为是渎奏。粤人屡陈粤事，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交部议，降调。寻鄂弥达等会奏，报垦田亩多不实，请分别减豁。鈐以下降黜有差。

三年，授宏谋直隶天津道。五年，迁江苏按察使。六年，迁江宁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肃巡抚，未行，调江西。九年，调陕西。十一年，复调回江西。寻又调湖北。十二年，川陕总督庆复劾宏谋在陕西爱憎任情，好自作聪明，不持政体。部议夺官，上命留任。未几，复调陕西。上谕曰：“此汝驾轻就熟之地，当秉公持重，毋立异，毋沽名。能去此结习，尚可造就也。”署陕甘总督。十五年，加兵部侍郎。其冬，河决阳武。调河南巡抚。十七年，调福建。十九年，复调陕西。二十年，调甘肃。再调湖南，疏劾布政使杨灏侵扣谷价。上嘉其不瞻徇，论灏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调陕西。

二十二年，调江苏。入觐，上询及各省水灾，奏言皆因上游为众水所汇，而下游无所归宿，当通局筹办。上以所言中肯綮，命自河南赴江苏循途察勘。十二月，迁两广总督，谕曰：“宏谋籍广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总督节制两省，专驻广东，不必回避。”二十三年，命以总督衔仍管江苏巡抚。加太子少傅。二十四年，坐督两广时请增拨盐商帑本，上责“宏谋市恩沽名，痼习未改”。下部议夺官，命仍留任。又以督属捕蝗不力，夺总督衔，仍留巡抚任。二十六年，又以失察浒墅关侵渔舞弊，议罢任，诏原之，谕责“宏谋模棱之习，一成不变”。调抚湖南。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署湖广总督，仍兼巡抚。召入京，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莅官无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革者，分条钩考，次第举行。诸州县村庄河道，绘图县悬壁，环复审视，兴作皆就理。察吏甚严，然所劾必择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使足怵众而止。学以不欺为本，与人言政，辄引之于学，谓：“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当，人咸安之。

在扬州值水灾，奏请遣送饥民回籍，官给口粮，得补入赈册，报可。盐政令淮商于税额外岁输银助国用，自雍正元年始，积数千万，率以空数报部。及部檄移取，始追征，实阴亏正课，宏谋奏停之。

在云南，方用兵猓夷，运粮苦道远，改转般递运，民便之。增铜厂工本，听民得鬻余铜，民争趋之。更凿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弟，宏谋之教也。

在天津，屡乘小舟咨访水利，得放淤法，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沈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按察江苏，设弭盗之法，重诬良之令，严禁淹亲柩及火葬者。

在江西，岁饥告籴于湖广。发帑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闸坝，以工代赈。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建石堤捍之。左蠡朱矶当众水之冲，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钱贵，奏请俟云南铜解京过九江，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炉鼓铸。并以旧设炉六，请增炉四，诏并许之。又以仓储多亏缺，请令民捐监，于本省收谷，以一年为限。限满，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气好讦讼，请令各道按行所属州县，察有司，自理词讼，毋使延阁滋累。上命实力督率，毋徒为具文。

在陕西，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恒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又以陕西各属常平仓多空廒，亦令以捐监纳谷。并请开炉铸钱，如江西例。户部拨运洋铜，铸罄，采云南铜应用，钱价以平。请修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墓外余地召租得息，岁葺治。皆下部议行。

在河南，请修太行堤。又以归德地洼下，议疏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民力不胜，请发帑浚治。

既至福建，岁歉米贵，内地仰食台湾，而商舶载米有定额，奏弛其禁以便民。又疏言福建民嚣竞多讼，立限有为稽核，以已未结案件多寡，课州县吏勤惰。又言福建地狭民稠，多出海为商，年久例不准回籍。请令察实内地良民或已死而妻妾子女愿还里者，不论年例，许其回籍，从之。

在湖南，禁洞庭滨湖民壅水为田，以宽湖流，使水不为患，岁大熟。江南灾，奏运仓谷二十万石济之，仍买民谷还仓。

再至陕西，闻甘肃军需缺钱，拨局钱二百万贯济饷，上嘉其得大臣任事体。疏请兴关外水利，浚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诸地泉源，上命后政议行。又以准噶尔既内附，请定互市地，以茶易马充军用，诏从之。

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俾畅流入海。督民治沟洫，引水由支达干，时其蓄泄。徐、海诸州多弃地，遇雨辄淫溢，课民开沟，即以土筑圩，多设涵洞为旱潦备。低地则令种芦苇，薄其赋。其在江苏，尤专意水利。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浚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又疏言："苏州向设普济、育婴、广仁、锡类诸堂，收养茕独老病，并及弃婴。请将通州、崇明滨海淤滩，除附近民业著听升科，余拨入堂。又通州、崇明界新涨玉心洲，两地民互争，请并拨入，以息争竞。"上谕曰："不但一举而数善备，汝亦因此得名也。"

及督湖广，疏言："洞庭湖滨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请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上谕曰："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逮入长吏部，疏言："文武官弁，均有捕盗之责。乃州县捕役，平时豢盗，营兵捕得，就谳时任其狡展，或且为之开脱。嗣后应令原获营员会讯。"上嘉其所见切中事理。又疏言："河工办料，应令管河各道亲验加结。失事例应文武分偿，而参游例不及，应酌改画一。"下河督议行。又言："匿名揭帖，循例当抵罪，所款款内有无虚实，仍应按治。则宵小不得逞奸，有司亦知所警。"上亦韪之。

二十九年，命协办大学士。三十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四年，以病请告，迭谕慰留。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赐御用冠服，命其孙刑部主事兰森侍归。诏所经处有司在二十里内料理护行。上东巡，觐天津行在，赐诗宠其行。六月，行至兖州韩庄，卒于舟次，年七十六，命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恭。

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治宋五子之学，宗薛瑄、高攀龙，内行修饬。及入仕，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尝言："是非度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奏疏文檄，亦多为世所诵。曾孙继昌，字莲史。嘉庆二十四年乡试、二十五年会试，廷试，俱第一，授修撰。历官至江西布政使。

论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懿哉！

清史稿卷三〇八　列传第九五

邵基　王师尹会一　王恕

方显子桂　陈光裕杨锡绂

那苏图，戴佳氏，字羲文，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年，袭拖沙喇哈番世职，授蓝翎侍卫。雍正初，四迁兵部侍郎。二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八年，调奉天将军。乾隆元年，擢兵部尚书。二年，调刑部，授江南总督。协办吏部尚书顾琮请江、浙沿海设塘堡，复卫所，下督抚详议。三年，那苏图奏："明沿海卫、所武事废弛，我朝裁卫改营，江南有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吴淞、刘河诸营，提督驻松江控制。崇明、狼山二镇对峙海口，塘汛声势连络，无庸复设卫、所。濒海炮台，应改建者一，华亭漥缺墩。应增建者二：柘林南门，福山挑山嘴。应移建者一，吴淞王家嘴；应修者一，刘河北七丫口。"并请改旧制，撤墙设垛，置木盖，留贮药之屋。并请城茜泾，设兵崇明西南二条监河、顾四房港、堂沙间港诸地。下部议行。江南旱，上命拨福建仓谷三十万石治赈。那苏图奏言："江、广诸省买米，次第运至，无灾州县，本年漕粮全数截留，两江不患无米。福建海疆重地，且不产米，请留十万石分拨灾区，以二十万石运还福建。"上嘉其得封疆大臣之度。四年，诏免两江地丁钱粮。奏言："向例蠲免不分贫富，但富户遇歉，未伤元气。贫民素乏盖藏，多免一分，即受一分之惠。请以各州县实征册为据，额根五钱以下者全蠲。五钱以上者酌量蠲免，五两以上者无庸议

蠲。”上谕曰：“卿能如此酌议，如此担当，诚为可嘉。古人云‘有治人无治法’。当访察胥役，毋令因事扰民，则全美矣。”以忧去。

五年，授刑部尚书。旋出署湖广总督。六年，调两江。七年，调闽浙。疏裁阖省盐场浮费，场员受年节规礼，以不枉法赃论罪。八年，疏言：“温、台二洋，渔船汛兵，向有陋规。总督李卫奏改涂税，嵇曾筠又请减半征收。渔船出洋，海关征梁头税，有司征渔课，不当复加涂税。”命永远革除。九年，疏言：“台湾孤悬海外，漳、泉、潮、惠流民聚居，巡台御史熊学鹏议令开荒。臣思旷土久封，遽行召垦，恐匪徒滋事，已令中止。”报闻。

旋调两广。十年，条奏：“两广盐政，请以商欠盐价羡余分年带征。商已承替，令承替者偿。官或侵渔，令侵渔者偿。埠商占引地，逋成本，斥逐另募。盐课外加二五加一，并属私派，悉行禁革。”又调直隶。十一年，条奏八旗屯田章程。十二年，上东巡，那苏图从至通州，赍白金万。条奏稽察山海关诸事，并如所奏议行。加太子少傅。十三年，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仍留总督任。那苏图请赴金川军前佐班第治事。上不许，十四年，命暂署河道总督。卒，赐祭葬，谥恪勤。

杨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四年，直南书房。时湖南北甫分闱，命充湖北乡试考官。旋督陕西学政，再迁左庶子。六年，疏陈：“镇安、山阳、商南、平利、紫阳、石泉、白河诸县士风衰落，西安、汉中各属冒考，号为寄籍，诸弊丛生。请就本籍量取，宁阙无滥。并改寄籍者归本籍，廪增俱作附生。”议行。调顺天学政，迁侍读学士。九年，擢奉天府尹。疏言：“奉天各属科派多于正供，造册有费，考试有费，修廨宇、治保甲有费。长官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衙蠹里书，指一派十，婴害尤剧。已严檄所属檄谗石禁。”上韪之，下其奏永为例。十年，疏言：“秋收稍歉，明春米谷势必腾贵，请停商运。”下部议行。十一年，疏言：“州县所收加一耗羡，自锦州、宁远外，俱留充州县养廉。府尹以下养廉，以中江等税羡支给。”部议即以是年始，著为令。内务府准御史八十条奏，增锦州庄头百户拨民种退圈地亩。超曾奏：“地给民种，立业已久。今增庄头百户，户给六百五十垧，垧六亩，都计三十九万亩。闲民万户，无地可耕，一时断难安辑。且正值春耕，清丈动需时日。旧户新庄俱不能播种，本年赋必两悬。请缓俟秋收查丈。”事遂寝。迁仓场侍郎。十二年，擢刑部额外侍郎，仍督仓场如故。旋授刑部侍郎。

乾隆元年，署广西巡抚，二年，实授。疏请豁除桂林等府县各墟及贺县花麻地租杂税。初，巡抚金鉷奏令废员官生垦荒报捐，有司因以为利，搜民间有余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云南布政使陈宏谋疏陈其弊，下总督鄂弥达及超曾核覆。会疏陈捐垦不实田亩、应减应豁及官生短给工本诸事，上命豁加赋虚田凡数万亩，鉷及布政使张钺皆夺官。三年，召授兵部尚书。”

五年夏，署两江总督。秋，授吏部尚书。仍署总督。疏劾江西巡抚岳浚及知府董文伟、刘永锡徇情纳贿，遣侍郎阿里衮会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按治，浚等坐谴。六年，疏请裁太通道、扬州盐务道，以通州隶常镇道辖，余如旧，可其奏。兼署安徽巡抚。秋，大风雨，滨江、海诸州县皆被水。超曾令先以本州县所存银米抚恤，并发司库银八万、未被水诸州县仓米十万，赈上江各州县，又发司库银十万、各县谷百余万，赈下江各州县。疏入，上谕曰：“料理赈恤，颇为得宜，当以至诚恻怛为之，庶可稍救灾黎也。”通州盐河亦以水发辍工，督治水利大理寺卿汪漼、副都御史德尔敏令开唐家闸泄水。民虑淹及麦田，纷集欲罢市。侍郎杨嗣璟疏劾，命超曾按其事。超曾奏：“民无挟制阻挠情状，似可无事深究。”上从之。复疏荐江苏巡抚徐士林处己俭约，安徽巡抚陈大受虚中无滞，江西巡抚包括性情和平，惟吏玩民刁，鲜所整顿。上谕曰：“此至当至公之论，与朕见同也。”寻内召视部事，以父忧归，籍稿丧次。病作，七年，卒，赐祭葬，谥文敏。

徐士林，字式儒，山东文登人。父农也，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愿送儿入塾。”乃奋志励学。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雍正五年，授江南安庆知府。十年，擢江苏按察使。坐在安庆失察私铸，左迁福建汀漳道，漳州俗好斗，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拒。或请用兵，士林不可。命壮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尽，遣人深入，好语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队出。伏其仇于旁，仇举为首者，擒以徇，众惊散。自此捕杀人者，无敢据山拒。

乾隆元年，迁河南布政使。以父病乞归侍，旋居父丧。命署江苏布政使，士林以母病、父未葬，辞。四年，命以布政使护江苏巡抚，复奏母病笃不能行。是年夏，诣京师，高宗召封，问："道所经山东、直隶，麦收若何？"曰："旱且萎。"问："得雨如何？"曰："虽雨无益。"问："何以用人？"曰："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上深然之。真除江苏布政使。五年，湖广遣山东流民还里，道经江南，恃其众扰民。士林疏言："真确灾民，或有田可耕，或无田而佃，素皆力穑。时值春融，自当资送复业。至若游惰无业，漂泊日久，彼固非耕能之人，亦不尽被灾之民，应请停资送。或谓无籍穷民，恐流而为匪，终年搜查递送不得休。臣未闻不为匪于本籍，独为匪于邻封者。亦未闻真为匪者递回本籍，即能务本力田而不复潜至邻封者也。安分则抚之，犯法则惩之，在地方官处置得宜而已。"上是其言，下九卿议行。

秋，授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崔纪以湖广食淮盐，自雍正元年定值，递年加增，为民累，疏请核减，命士林会盐政准泰核议。士林奏："盐为民食所资，贵固累民，贱亦累商。今确核成本，每引贱价以五两三钱余为率，贵价以五两七钱余为率。商人计子母，若令按本出售，恐商力日绌，转运不前，民亦所未便。请每引酌给余息二三钱。"疏下户部议，成本如所定，至余息已在成本内，无庸酌给。士林奏："商人牟利，运盐不时至，市值即因之而长。盐政三保原议每引贱至六两三钱余，贵至六两五钱余，是实有余息。今臣所议已将余息减除，仅加息二三钱。计售于民，每斤增不过以毫计，利已至薄。只以商本饶裕，常年通算，积少成多。今不给余息，商情必生退阻。倘汉口运盐不继，恐淮商困而楚民亦病也。"上特从之。是岁徐、海水灾，士林疏请治赈。六年春，复疏请酌借贫民谷麦。沛县灾最重，请发藩库余平银籴米续赈。别疏言："江苏社谷积贮无多，去年秋成，惟徐、海被灾，余俱丰稔。臣饬诸州县劝捐十余万石，仍戒勿强派，勿限数，勿差役滋扰。"上深嘉之。寻以病请告，温旨慰留，遣医诊视。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麦无收，急宜抚恤。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饬发库帑赈济，俟察实成灾分数具题。"上谕曰："如此料理，甚副朕视民如伤之念。"

及秋，病益甚，疏请乞假，且言："母年八十三，未能迎养，睽违两载，寝食靡宁。"上允之。行至淮安，卒。遗疏入，上谕曰："士林忠孝性成，以母老还离，不受妻孥之养，鞠躬尽瘁，遂致沉疴。及得假后，力疾旋里，以图侍母。临终无一语及私，劝朕以忧感危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已者也！"命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遗疏言："故父之淮，母鞠氏，孝养祖父母，侍病二十余年，历久不懈。垦赐表扬。"命予旌如例。

士林善治狱。为巡抚，守令来谒，辄具狱命拟判，每诫之曰："深文伤和，姑息养奸。夫律例犹《本草》，其情事万端，如病者之经络虚实，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凡谳定必先摘大略牌示，始发缮文册，吏不得因缘为奸。日治官文书，至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虽除夕、元辰弗辍。爱民忧国，惟日不足。江南民尤德之。九年，请祀苏州名宦祠。鄞县邵基、临汾王师与士林先后抚江苏，有清名。

基，字学址。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三年，授编修。考选福建道御史。巡中城，止司坊官馈遗商市月桩钱，厘积案，奸宄惕息。巡直隶顺德、大名、广平三府，以廉勤饬使事。迁户科给事中，命在上书房行走。四迁国子监祭酒，立教术五条，勉生徒以正学。历右通政、左佥都御史，并仍兼祭酒。十二年，迁右副都御史，擢吏部侍郎。疏言："强梗属员，以上官将予参劾，辄先发制人。往往参本未到，揭帖已至。质讯虚诬，按律治罪，上官已被其累。请嗣后上官恃势，属员受屈，仍许直揭部科。其有诬揭者，于本罪外加重科断。"议行。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乾隆元年，充博学鸿词阅卷官。出为江苏巡抚。二年，疏言："江苏各属，江、海交错，全资水利。运道、官河及湖海巨工，自当发帑官修。其支河汊港，蓄水灌田，向皆民力疏浚。近悉请官帑，似非执中无弊。请将运河及江、河、湖、海专资通泄之处，仍发库帑估修。其余河港圩岸，令有司劝民以时疏浚修筑，庶公私两益。"下部议，从之。时以治赈收捐，基疏争，略言："天下传皇上新政，首罢捐例。今为乐善好施之例，是开捐而巧更其名也。周官荒政十二，未开乞灵于赀郎。"上命停止，户部持不可，卒行之。上以基题补按察使戴永椿，知府王乔林、石杰皆同乡，道员李梅宾、虑见曾皆同年，不知避嫌，严旨诘责。基旋卒。子铎，官检讨，早卒。孙洪，赐举人，官至礼部侍

郎，亦有清名。

师，字贞甫。雍正八年进士，以知县发直隶。十一年，授元城知县。王胜疃芜田数百亩，岁有征，请除其累。导民树艺，沙壤成沃，岁祲不待请而赈。调清苑，迁冀州知州。州民被诬杀人，已定谳，民所聘女誓同死。廉得实，覆鞫，雪其枉，俾完娶。累迁清河道，从学士高斌等规画直隶水利，周历保定、河间、天津、正定诸地，所擘画多被采用。擢直隶按察使。十一年，迁浙江布政使，调江苏，巡抚安宁劾，解任。又以按察使任内失察邪教，降补天津道。再授浙江布政使。十五年，擢江苏巡抚，免沛县昭阳湖淹地老荒麻地征课。寻卒，子亶望，自有传。

尹会一，字元孚，直隶博野人。雍正二年进士，分工部学习，授主事，迁员外郎。五年，出为襄阳知府。汉水暴涨，坏护城石堤。会一督修建，分植巡功，民忘其劳。创八蜡庙，表诸葛亮所居山，复为茅庐其上。署荆州，石首饥民聚众，扬言将劫仓谷。会一单骑往谕，系其强悍者，发仓谷次第散予之，众悦服。九年，调江南扬州知府，浚新旧城市河通舟楫，浚城西蜀冈下河灌田畴。十一年，迁两淮盐运使。新安定书院，士兴于学，高宗即位，就加佥都御史衔，擢两淮盐政。

乾隆二年，入觐，命署广东巡抚，以母老辞。调署河南巡抚。河南方闵雨，疏请缓征，并发仓平粜，不拘存七粜三旧例，视缓急为多寡，上从之。寻疏言：“力田贵乘天时。河南民时宜播种，尚正举耜。时宜耘耔，始行播种。臣拟分析种植先后，刊谕老农，督率劝勉。如工本不敷，许借仓谷，秋后补还。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余亩，力散工薄。臣劝谕田主，授田以三十亩为率。分多种之田给无田之人，则游民亦少。河南多咸碱沙地犁去三尺，则咸少而润泽。臣责成乡保就隙地值所宜木，则地无旷土。河南产木棉，而商贾贩于江南，民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拟动公项制造给领。广劝妇女，互相仿效。”上谕之曰：“酌量而行，不可欲速，不可终怠。若民不乐从，尤不可绳以法也。”旋命实授。三年，上以河南岁稔，敕筹备仓谷。会一疏言：“河南岁丰，直隶、江南岁歉，商贩纷集，米价日昂。臣饬有司，本地价高，于邻县买补。邻县价高，报明不敷银，在各属盈余款内均拨。河南民食麦为上，高粱、荞麦、豆次之。臣并令参酌籴贮，来春先尽粜借。”上嘉之。

四年，共河、沁水共涨，濒河四十七州县成灾。会一定赈恤规条十六，无食者予一月之粮，无居者予葺屋之资，缓征减粜，留漕运贷仓米，米不足，移他郡之粟助之，富民周济。并假余屋以栖贫窭，建棚舍，安流亡，免米税，兴工代赈，种蔓菁助民食，助耔种，施药饵，延诸生稽察。又令离乡求食者，有司随在廪给，开以作业，俟改岁东作资送还乡。御史宫焕文劾会一本年报盗百六十余案，秋审招册驳改至三十余案，疲玩贻误，上以会一忠厚谨慎，非有心误公，召授左副都御史。疏陈：“人主一言，天下属耳目。”今方甄别年老不胜任之员，而饶州知府张钟以年老改部属，旬日间前后顿殊，群下无所法守。”上嘉纳之。

会一母年七十余，疏请终养。上知会一孝母，母李先以节孝旌，有贤名，赐诗褒之。会一在官有善政，必归美于母。家居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谓皆出母意。母卒，会一年已逾五十，居丧一遵古礼。十一年，服阕，召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

十二年，上敕各省学政按试时，以御纂四经取与旧说别异处发问，答不失指者，童入学，生补廪。会一请令生童册报考试经解，别期发问，不在册报者，不概补经解。下部议行。会一以江南文胜，风以质行。尝谒东林道南祠，刻《小学》颁示士子。处士是镜庐墓隐舜山，亲访之，荐于朝。侍郎方苞屏居清凉山，徒步造访，执弟子礼。校文详慎，士林悦服。十三年，转吏部，仍留学政任。力疾按试，至松江，卒。遗疏请任贤纳谏。巡抚雅尔哈善奏准入名宦祠。

子嘉铨，自举人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济东道，再迁甘肃布政使。改大理寺卿，休致。乾隆四十六年，上巡幸保定，嘉铨遣其子赍奏，为会一乞谥，又请以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会一从祀孔子庙。上责其谬妄，逮至京师亲鞫之，坐极刑，改绞死。上以嘉铨自著《年谱》，载与刑部签商缓决，并称大学士为“相国”，又编《本朝名臣言行录》，屡降旨深斥之。

王恕，字中安，四川铜梁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吏部以员外郎缺员，请以庶吉士拣补，恕与焉。旋自员外郎迁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转兵科给事中。出为江南江安粮道，

再迁广东布政使。乾隆五年，署福建巡抚。上谕之曰："勉力务实，勿粉饰外观。封疆大吏不可徒自立无过之地，遂谓可保禄全身也。"旋奏："臣到任数月，官方民俗，积储兵防，已得其大略。漳、泉素刁悍，已严谕有司勤为听断，力行整刷。民俗尚华靡，督臣德沛以俭朴化民，臣更当倡导为助。合省常平仓谷，至四年岁终，共存一百三十四万，又收捐监谷十五万，委道府切实察核。"报闻。六年，奏言："台湾各县最称难治。于繁缺知县内拣选调补，多以处分被驳。请嗣后调台官员，虽有经征承追各案，准予题调。"上谕曰："用此定例则不可，随本奏请则可。"又奏："各乡社谷向俱借存寺庙，请于四乡村镇适中处分建仓房，工费即以社谷拨充，俟将来续收补项。"又奏免崇安无田浮赋一千二百五十一顷，及闽县加征无著学租。又奏："福建多山田，零星合计成亩。嗣后民间开垦不及一亩，与虽及一亩而地角山头不相毗连者，免其升科。"均从之。实授巡抚。

江苏布政使安凝条奏赈务，上发各督抚察阅。恕疏言："救灾之法有三：曰赈，曰粜，曰借。此三者，实心办理则益民，奉行不善则害政。以赈而论，地方有司于仓猝查报时，分极贫、次贫。一有差等，便启弊端。里甲于此酬恩怨，胥役于此得上下，而民之冀幸而生觖望者，更不待言。盖贫富易辨，极次难分。如以有田为次贫，无田为极贫，一遇旱涝，颗粒皆无，有田与无田等也。如以有家为次贫，无家为极贫，则无从得食，相忍守饥，完聚与茕独同也。与其仓猝分别开争竞之门，莫如一视同仁绝觊觎之望。臣愚以为初赈似应一律散给，加赈再行分别，庶杜争端。以粜而论，定例石减时价一钱，俾小民升斗易求，牙商居奇无望，诚接济良法。乃有司每多请过减，倘轻听准行，势必希图多粜，规利者云集喧嚣。且米价太贱，商贩不前。臣请嗣后平粜，仍照定例斟酌办理，使灾民实沾升斗之惠，而棍徒囤户难行冒滥之奸。以借而论，动公家之银，为百姓谋有无、通匮乏，此周官恤贫遗法也。然使办理未协，则官民交累。假如荒年田土无力耕种，有司借给籽种，犹可获时即偿。若告贷银米以给口食，则必计其能还而后与之，狡黠之流遂谓官有偏私，不免造谤生事。有司不得已略为变通，而无力还官，差拘征比，民无安息。是始则借不能遍，因争哄而被刑。继则还不能清，迫追呼而更困。名为利民，实为病民。且年久不清，蒙恩豁免，帑项终归无著。臣以为与其借而无偿，莫如赈而不借。此皆当先事而熟筹者也。"报闻。旋以官按察使时删改囚供，下吏部，召诣京师。上以恕居官贤否询闽浙总督策楞，又命新任巡抚刘于义察。策楞言："恕操守廉洁，老成持重，惟识力不能坚定。"于义亦言"恕廉洁，百姓俱称安静和平，绝无扰累。惟不能振作"。上谓两奏皆至公之论。寻补浙江布政使。旋卒。

恕治事不苟。初授湖北粮道，押运赴淮，以船户挟私盐，自请总督纠劾。任江安粮道，整饬漕务尤有声。充福建乡试监临，武生邱鹏飞以《五经》举第一，士论不平，奏请覆试。寻察出实使其弟代作，吏议降调，上特宽之。

子汝璧，字镇之。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直隶顺德知府，调保定。因承审建昌盗马十未亲鞫，夺官戍军台。寻准赎，罪降授同知，署直隶宣化府同知，累擢大名道。嘉庆四年，擢山东按察使。五年，迁江苏布政使。六年，护理巡抚。旋授安徽巡抚。七年，请增设颍州督捕同知。湖广总督吴熊光等奏湖广需兵米，请于安徽籴十万石。上以安徽方缺雨，令酌量。汝璧奏："湖广军需事要，当如数拨运。请视嘉庆二年例，先运六万石。"如所请。寻奏太湖续报成灾，请缓征，并劾府县勘报迟延。上以督抚查办灾赈，于奏报后续行查出灾区，往往回护属吏，将小民疾苦置之不问。汝璧独据实参奏，因深嘉之。八年，召授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旋复授安徽巡抚。九年，召授兵部侍郎，调刑部。因病，请解任。十一年，卒。

汝璧兄汝嘉，后汝璧六年成进士，官检讨。

方显，字周谟，湖南巴陵人。自岁贡生授湘乡教谕，稍迁广西恭城知县。雍正四年，诏诸行省举贤能吏，布政使黄叔琬以显应，超擢贵州镇远知府。值岁饥，捐俸煮粥食饥民，民颂之。总督鄂尔泰议开苗疆，改土归流，云南东川、乌蒙、镇雄诸土府既内属，贵州苗未服。贵州苗大者，南曰古州、曰八寨，西南曰丹江，东北曰九股、曰清水江。九股、清水江界镇远，丹江界凯里，八寨界都匀，古州界黎平，参错万山中，地方三千里，众数十万，恒出剽掠。鄂尔泰召显问状，显力言宜如云南例改土归流。问剿与抚宜孰施，对曰："二者宜并施。第先抚后剿，既剿则仍归于抚耳。"因

条上十六事，曰：别良顽，审先后，禁骚扰，耐繁难，防邀截，戒姑息，宥胁从，除汉奸，缴军器，编户口，轻钱粮，简条约，设重兵，建城垣，分塘汛，疏河道，各为之说甚备，鄂尔泰韪之。檄按察使张广泗招抚古州、丹江、八寨诸苗，而以九股、清水江诸苗属显。

六年，显自梁上进次挨磨、者磨，再进次柏枝坪，宣谕诸苗，抚定清水江生苗十六寨、九股属台拱生苗数寨。冬，广泗已戡定丹江，显续招清水江生苗七寨、九股属陶赖生苗十三寨。施秉有盗匿台拱农二寨，副将张尚谟捕不得，欲屠之。苗惧，逃林谷，将为变。显闻之，曰："如此则诸苗人人自危。"独驰入苗寨，寨空无人，显则宿寨中。翌旦，张盖出，令从者绕林谷呼苗出，抚谕之曰："汝曹速归寨即良民，天子必不杀良民。"苗感泣，相率归寨。显益宿寨中三日，苗缚施秉盗以献。七年三月，广泗以清水江南岸诸寨尚怀观望，檄显与尚谟率兵循北岸徼巡。次柳罗，南岸公鹅、柳利、鸡摆尾诸寨苗渡江来攻，显督兵御之，杀数十人。苗众师寡，尚谟欲引退，显不可，固守待援。广泗师至，围乃解。广泗用显议，散诸寨，专攻公鹅，破之，诸寨皆听命。鄂尔泰奏置贵东道，即以命显，仍驻兵清江。显申军令，誓将士毋掠，毋淫，毋践田谷，苗民有来诉者，为处其曲直。乃益筑城郭，建官廨，治炮台营房，苗民竞来助役。九年，诸工竟。显巡行视塘汛，黔、楚商船上下相接，苗民皆悦服。事粗定，寻授显按察使。

台拱者，苗中扼要地也，鄂尔泰议置营于此。十年，巡抚张广泗奏请显董其事。秋，羊翁、乌罗、桃赖诸寨苗为乱，九股诸苗附之，攻台拱。显与总兵赵文英严为备，击走之。进破羊翁寨。苗夜至，显以兵少，令人爇两炷香手之为火绳状以怖苗，苗走，退踞排略。排略者，台拱隘，我师饷道所必经。台拱师仅二千五百人，苗数万，援兵再败。自贼始攻，或欲弃之走，显拒之。及围久粮尽，宰马以食，迫冬寒，众汹汹不自保，议溃围退保下秉。显曰："台拱失，古州、清江诸寨皆煽动。苟免，失臣节；挠败，损国威。事急，死此耳。"众感奋，会总兵霍升援至。苗夺我后山，樵路绝，显夜出兵夺以还。苗攻益急，显怒马击之，众殊死战，苗败走。乘胜拔乌孟、井底二寨，取米谷饷军。升兵亦克大关入，头率兵出夹击，苗大溃。凡坚守六十九日而围解。提督哈元生师继至，破莲花＜㘝屯土＞悍苗。九股苗复定。自鄂尔泰议开贵州苗疆，事发于广泗，而策决于显，卒终始其事，崎岖前后七年而事集。

乾隆元年，丁母忧，去官。三年，服除，授四川布政使。四年，署巡抚。大小金川、杂谷、梭磨、沃日、革什咱诸土司相仇杀，显遣人谕之，事稍解。议者欲乘此视云南、贵州例，令改土归流。显疏言："杂谷、梭磨、吐番后裔，其巢穴在唐为维州，户口十余万。金川与接壤，户口不过数万。杂谷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彼此钳制，边境乂安。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可强其和协。沿边生番，留之可为内地捍卫。从前川省调用土兵，亦供征发。至其同类操戈，原未扰及内地。前经化诲，亦尚凛遵。设欲改土归流，非惟弹丸土司无裨尺寸，且所给印信号纸，一经追取。即成无统属之生番。稍有违抗，又费经营。"奏入，上以所见甚是，褒之，寝前议未行。旋与总督鄂弥达、提督郑文焕疏言小金川与杂谷、梭磨画界，以所侵必色多六寨归杂谷、梭磨。又与沃日画界，以陇堡等三寨隶沃日，美因等二寨隶小金川。大金川与革什咱二土司构争，檄建昌道李学裕开谕，革什咱建转经楼沮大金川，令即毁除，大金川亦归所侵盖古地。边外诸土司乱悉平。

郭罗克番为乱，真走匿色利沟，遣兵围捕，土酋蒙柯纵使走。显令总兵潘绍周按治，奏闻，上谕曰："此等事汝固应就近料理，亦当与总督熟商。"总督，黄廷桂也。四川乱民号＜□口固＞噜子，为民害。显疏言："四川自明末兵燹，屠戮殆尽。我朝戡定后，各省移民来者多失业之民，奸顽丛集。有所谓＜□口固＞噜子，结连党羽，暗藏刀斧，昼夜盗劫。臣严谕捕治，并令编保甲，整塘汛，以清其源。"得旨："实力奉行，毋视为虚文。"

五年，授广西巡抚。时显方病目，闻命赴新任，上嘉其急公。旋请回籍调理，上慰留之。六年，显病目未愈，命太医院选眼科驰往医治。寻以疾亟，请告回里。卒。

显莅政明而恕。文焕尝奏显"爽直坦白，政治勤敏，遇事彼此悉心商榷，推诚共济"。上嘉文焕论甚正。显尝奏荐学裕，因及夔州知府崔景俊："赋性巧滑，以其悛改，姑从宽恕。"上谕曰："似此考察属吏，且宥过录长，得用人之要矣。"

桂，显子，字友兰。从显平贵州苗有功，议叙。父丧终，以知县发广东，补英德，调潮阳。以善折狱名。举卓异，擢云南昆阳知州，署安宁。乾隆二十年，擢临安知府，署澄江。调东川，丁母忧。服除，授甘肃巩昌知府。巩昌及平凉、庆阳三府饥，诏发西安藩库银六十万治赈，大吏檄桂任其事。至平凉，饥民待食急，适部拨城工银三十万先至，桂以便宜留治赈，饥民赖以全。三十三年，迁浙江宁绍台道。故事，定海战舰九岁更造，则移致宁波船厂，取其值输之官，名曰“折变”。奉檄裁战舰，桂请视时值倍之，部驳坐短估，戍伊犁。三十七年，放还。卒。

冯光裕，字叔益，山西代州人。康熙五十年举人。雍正元年，以荐授云南大姚知县。大姚赋少而耗重，积逋数万。光裕不取耗，视负尤多者薄责之。逋赋悉清。民以耗重故，辄寄大户造伪券占田，吏毁其籍。光裕检毁未尽者藏之，按牒辨其伪，归田故主，民尤颂之。迁贵州铜仁同知，赴阙引见。时古州苗方乱，世宗询及之，光裕对苗不可尽杀，宜随机化导，令归版图，上韪其言。既行，擢思州知府，未任，改云南永北。永北介金沙江外，与四川连界，苗、猓窟其中，有事则两界相诿。总督鄂尔泰命往勘，光裕轻骑往，猓从谷中出，挺刃相向。光裕策马前，谕以利害，猓罗拜听命，各散去。鄂尔泰疏请改知丽江，仍兼理永北事。未几，擢驿盐道。八年，东川、乌蒙猓叛，鄂尔泰檄光裕会镇将讨平之，擢按察使。乌蒙俘七千人，语不可通，译者面谩莫能诘。光裕集群译于使院，分室居之，讯一人，经数译乃得其情。猓姓名多同，为编次年貌，验决无误，省释者甚众。广西州民李天保以邪教聚众殆千人，檄光裕按治。光裕曰：“愚民茹蔬奉佛，非有异志。”薄其罪，焚籍，置不问。

十一年，擢贵州布政使。十三年，古州苗叛，都江、清江、八寨、丹江、台拱诸新附苗皆应。师讨之，光裕督饷，令民应役，厚与直，行得持械自卫。募熟苗为助，畀以木符，戒官兵无妄杀，皆踊跃应募。师集十余万，皆得宿饱。军罢，民被兵者无所栖止，给草舍居之，赋以衣食，复业者二十余万户。贵州赋银八万八千、米十五万五千，光裕奏请蠲免。高宗即位，命被兵地停征三年。又奏：“古州、丹江诸苗剿除殆尽，荒田空寨，远近相望。当募民居苗寨，垦苗田，设屯置卫，行保甲法，授降苗所纳军器，俾农隙讲肄，以壮声援、省馈饷。”得旨允行。

乾隆四年，擢湖南巡抚。镇＜⿰竹旱＞红苗叛，光裕督兵捕治，不三月而平。疾，乞假，闻城步、绥宁苗复勾结粤瑶为乱，密咨两广总督筹协捕。寻卒。遗疏犹言：“二县困于兵，请免今年租。”上从其请。

子祁，乾隆二年进士，官编修。孙廷丞，举人，以荫生授光禄寺署正，官至湖北按察使。

杨锡绂，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贵州道御史。十年，授广东肇罗道。肇庆濒海，藉围基卫田。岁亲莅修筑，终任无水患。乾隆元年，署广西布政使，寻实授。请禁州县以土产馈上官。六年，授广西巡抚。贵州土苗石金元为乱，焚永从县治，会贵州湖广兵剿擒之。既而迁江土苗复为乱，谋犯思恩府檄兵往捕，得其渠李尚彩及其党八十余。七年，奏言：“广西未行保甲。苗、僮虽殊种，多聚族而居，原有头人，略谙事体。请因其旧制，寓以稽核。苗、瑶、伶、僮各就其俗为变通。”诏嘉之。寻又奏言：“设兵以卫民，乃反以累民，城守兵欺凌负贩，攫取薪蔬。塘汛兵驱役村庄，恣为饮博。臣于抚标访察惩治，请敕封疆大臣共相厘剔。”得旨允行。八年，梧州知府戴肇名馈人参，诡其名曰：“长生果”。却之，具以闻，上谕曰：“汝可谓不愧四知矣。”广西民有逃入安南者，捕得下诸狱，疏闻，上命重处，锡绂即杖杀之。上谕曰：“朕前批示，令其具谳明正典刑。乃锡绂误会，即毙杖下。此皆当死罪人，设使不应死者死，则死者不可复生矣。”下部议处。九年，授礼部侍郎。

十年，授湖南巡抚。奏言：“《周礼》，遂人治野，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诚以蓄泄有时，则旱潦不为患，所弃小、所利大也。后世阡陌既开，沟洫虽废，然陂泽池塘尚与田亩相依，近水则腴，远水则瘠。湖南滨临洞庭，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甚至数亩之塘，培土改田。一湾之涧，绝流种蓺。彼徒狃于雨旸时若，以为无害。不知偶值旦涝，得不偿失。且溪涧之水，远近所资，若截垦为田，则上溢下漫，无不受累。官吏以改则升科为劝垦之功，亦复贪利忘害，沟洫遂致尽。废臣以为关系水利，当以地予水而后水不为害，田

亦受益。请敕各省督抚，凡有池塘陂泽处所，严禁改垦。”上以各省米价腾贵，谕各督抚体察陈奏，锡绂疏言：“米贵由于积渐。上谕谓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廒，此为米贵之一端。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间石不过二三钱，雍正间需四五钱，今则五六钱。户口多则需谷多，价亦逐渐加增。国初人经离乱，俗尚朴醇。数十年后，渐习奢靡，揭借为常，力田不给。甫届冬春，农籴于市，谷乃愈乏。承平既久，地值日高，贫民卖田。既卖无力复买，田归富户十之五六。富户谷不轻售，市者多而售者寡，其值安得不增？臣以为生齿滋繁，无可议者。田归富户，非均田不可，今难以施行。风俗奢靡，止可徐徐化导，不能遽收其效。至常平积贮，当以足敷赈济而止，不必过多。目今养民之政，尤宜专意讲求水利，使蓄泄有备，偏灾不能为患。以期产谷之多，未必非补救米贵之一道也。”疏入，上均嘉纳焉。丁父忧，服阕，十五年，授刑部侍郎，仍授湖南巡抚。丁母忧，服阕，十八年，仍授湖南巡抚。擢左都御史。十九年，署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张泰开保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录，下吏部议处，议未当，责锡绂曲庇，下都察院，议夺官，命留任。二十年，复署湖南巡抚，授礼部尚书。二十一年，署山东巡抚。

二十二年，授漕运总督，疏请豁兴武、江淮二卫旗丁欠缴漕项，上责其沽名，命以养廉代偿。二十三年，疏言：“屯田取赎，宜宽年限。价百金以上，许三年交价，价足田即归船。旗丁交兑不足，名曰‘挂欠’。应由坐粮厅限追惩治，督运官以下有一丁挂欠，即停其议叙，旗丁改佥。新丁但交篷桅杠索价值，旧丁公私欠项，不得勒新丁接受。水次兑漕，令仓役斛，旗丁执概，江淮、兴武二卫运丁运粮，快丁驾船。应循例并佥，不得避运就快。”上谕曰：“此奏确有所见。”下部议，从之。二十五年，疏言：“自开中河，漕艘得避黄河之险。独江北、长淮等帮，以在徐州交兑，不能避险。请令改泊皂河，弁丁诣徐州受兑。州县代雇剥船转运过坝。”上从之。寻以锡绂实心治事，命免以养廉代偿漕项。二十六年，疏言：“运蓟州粮船自宁河转入宝坻，由白龙港、刘家庄达蓟州。水道淤浅，请责成官为疏浚。”又疏言：“板闸、临清、天津三关，尚沿明制，漕艘给发限单，应请裁革。州县收漕如有搀杂潮润，粮道察出，本管知府视徇庇劣员例议处。军丁兼充书役，一体句佥。头舵水手受雇，领费辄复潜逃，请发边远充军。”上谕曰：“所奏俱可行。”从之。加太子少师。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疏言：“军、民户籍各分，既隶军籍，即应听佥办运。乃宦家富户百计图避，所佥皆无力穷民，情理未得其平。嗣后如佥报后辨诉审虚，参劾治罪。”上谕曰：“锡绂此奏，破瞻徇之习，如所议行。”并下部议叙。又疏言：“粮艘例禁私盐。道经扬州、总督、盐政及臣各专委督察。乃又有淮扬道，扬州游击、守备，江都、甘泉两县，各差兵役搜查，粮艘因之羁阻。如江广帮为通漕殿后，过扬州已在冬令，尤为苦累。臣思事权宜归于一，请专听总督、盐政委员督察，余悉停止。”上谕曰：“所奏是。”下部议行。三十年，疏言：“骆马湖蓄水，相传专济江广重运。今岁帮船阻滞，先开柳园堤口，运河水长，江浙帮遂得遄行。次开王家沟口，江广帮至，湖水未尝告竭。每岁沂水自湖而下，为海州、沭阳水患。若于四五月间引湖济运，亦减海州、沭阳水患，一举两利。”从之。三十三年，卒，赐祭葬，谥勤悫。

锡绂官漕督十二年，编辑《漕运全书》，黄登贤代为漕督，表上之。自后任漕政者，上辄命遵锡绂旧章。

潘思矩，字絜方，江南阳湖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三年，分刑部学习。六年，补主事。累迁郎中。八年，授广东南雄知府。骤雨水溢，郊野成巨浸，露宿于野。督吏卒治筏拯溺，出金瘞死赡生，活民无算。十三年，迁海南道。浚琼州西湖。深入五指山，安辑黎众，劾守将之残黎民者，调粮驿道。乾隆四年迁按察使。惩贪锄猾，理冤狱尤多。民以旱纠众入市掠夺，思矩方被疾，强起坐堂皇，立捕数十人杖以徇，事乃定。疏言：“广东有狼、瑶、黎三种，狼世居茂名，今附民籍，读书应试如平民。瑶亦输税归诚，设瑶童义学为训课。惟黎僻处海南，崖、儋、万、陵水、昌化、感恩、定安七州县为最多。生黎居深山，熟黎错居民间相往来。语言相习，请于此七州县视瑶童例设义学，择师教诲，能通文义者许应试。”部议从之。

七年，迁浙江布政使。八年，疏言：“常平仓谷春发秋敛。但收成有迟早，俗所谓青黄不接。有司不揆缓急，甫春开粜，牙行囤积，吏胥侵渔。民未沾实惠，而谷已出逾额，且减价过多。迨秋成

买补，非存价观，望冀省耗折。即抑派争买，致昂市价。请定浙东诸府以四月、浙西诸府以六月发粜，价平即止。”上以因时制宜，许之。又疏言：“浙江土狭民稠，全资溪湖容蓄灌溉，乃民间占垦甚多。如余杭南湖，会稽鉴湖，上虞夏盖湖，余姚汝仇湖，慈谿慈湖，向称巨浸，今已弥望田畴，殊妨水利。嗣后报垦田地，当责有司亲勘，果非官湖，方准升科。查勘不实，严定处分。”下廷臣议行。秋，金、衢、严三府被水，旁溢杭、湖、绍三府，漂流人畜无算。思矩出临江干，处分赈事。萧山民汹汹欲渡江，思矩曰：“民饥当哺，哄则乱民耳。”严治之，自是无敢哗者。思榘再疏闻，上谕曰：“今岁浙江灾，巡抚常有讳灾之意，汝为其难矣。”

十一年，授安徽巡抚。河决凤阳，颍、泗诸府州灾尤重。思矩请加赈，按行督察，犯风渡洪泽，舟几覆。十二年，疏请调济灾区，略言：“凤、颍民习惰窳。臣上年遍历查勘，方冬水落，二麦已播种，而民不知耰锄培壅。所过村落，林木甚稀，蔬圃亦少。臣令有司审察桑麻、蔬蓏，凡可佐小民日食之用者，随宜试种。凤、颍地分三等，冈地最高，湖地稍低，湾地最下。湾地连大河，水发难施人力。湖地则外仰中低，积潦为湖，下流疏泄，即可涸出栽种。冈地水虽不及，而绝少沟池，交秋缺雨，即患暵干。间有傍山麓而为陂塘，如寿州安丰塘、怀远郭陂塘、凤阳六塘，均应及时修筑。与其因灾动帑巨万，何如平时酌动数百金陆续培治。民间减荒歉，多收成，朝廷亦省帑金。纵遇偏灾，亦可以工代赈。凤、颍民好转徙，丰年秋成事毕，二麦已种，辄携家外出，春熟方归。遇灾留一二人在家领赈，余又潜往邻境。俗谓在家领赈为大粮，在外留养为小粮，沿途资送为行粮，至有一家领三粮者。本业抛荒，人无固志。应令有司严察，流民过境，实系被灾，方准资送。藉端生事者究惩。”奏入，上谕曰：“此乃固本之事，历来无有言及此者。朕甚嘉悦焉！”

寻调福建巡抚。未行，疏请安徽学田、囚田、义田三项，视江苏免学租例，予以蠲免。下军机大臣察议，以江苏无免学租例，上责思榘沽名干誉，博去后之思，命出资修涿州城工示罚。十三年，疏言：“福建自乾隆元年至十一年积欠钱粮，正设法清厘。民间田业授受，往往不及推粮过割。粮从田出，既有赔粮之户，即有无粮之田，岂可使得业者任其脱漏，无业者代其追比？当饬有司确察，务使粮归于田。”十四年，复疏言：“臣清察积欠，一在屯田户名不清，一在寺田租赋不一。自顺治间裁并卫所，名虽军户，实系民耕，乃粮册仍列故军姓名，致难催比，应令核实更正。寺田始自明季，僧、民相杂，辄称寺废僧逃，藉词逋赋，应令分析寺已废者，官为经理。”上命实力为之。别疏言：“福州城外西湖为东晋郡守严高所开，周二十余里，蓄水溉田，年久淤垫。臣劝导疏浚，并筑堤建闸。又福清郎官港、法海埔俱有海滩游地，臣令筑堤招垦，得地二千一百余亩。”上嘉谕之。

思矩莅政精勤，昼见官属，夜披案牍，旱潦必抚恤。民犷，以斩讼相尚，多去为盗，廉得主名，饬有司捕治。又以农隙巡海防，周阅战舰。朔望入书院与诸生主讲说经艺，如是者以为常。积劳疾作不少止。十七年，卒。上命用江苏巡抚徐士林例，祀京师贤良祠。予恤视一品，赐祭葬，谥敏惠。

胡宝瑔，字泰舒，江南歙县人。父廷对，尝官娄县训导，因居青浦。宝瑔，雍正元年举人。乾隆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六年，大学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以宝瑔从。八年，迁侍读，考选福建道御史。是岁直隶旱，上命治赈。宝瑔疏言：“直隶被旱，民多流亡，请敕总督宣示上意，使民静以待赈。流民愿归耕而无力得归者，资送还里，俾及时艺麦，于来岁民食有益。”九年，上命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诸省营伍，宝瑔疏言：“营伍积玩，器械坚脆，粮马盈亏，各处不一。势必闻风修整买补，不肖营员或藉端苛派，或坐扣月粮，请敕督抚提镇严饬查察。”十年，山东、江南水灾，宝瑔疏言：“方冬水涸，应劝谕农民引流赴壑，俾田不久浸，以便春耕，尤当预防蝻子。”诸疏皆议行。十一年，转户科给事中，迁顺天府府丞。大学士傅恒视师金川，以宝瑔从。授府尹，历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兼府尹如故。河南民傅毓俊告张天重谋逆，遣宝瑔按治，毓俊服诬，论如律。

十七年，署山西巡抚，十八年，实授。抚饥民，理冤狱，劾贪吏，整关隘堤防，诸政并举。寻调湖南。十九年，奏言：“郴、桂二州铜铅矿委员董理，一年而代。矿为弊薮，代者必数月乃能明察。此数月中，欺蒙隐漏，已自不少。请仿台湾、琼州例，令新旧协办数月。”得旨允行。

二十年，调江西。二十一年，疏言：“广信铜塘山勘明无可垦之地，无可用之材，无可煎之矿，

请永行封禁。”二十二年，疏言：“丰城堤工最要，石堤官修，土堤民修，向设里夫，行之已久。黠者避役，贫者误工，复改为折征。请按田均堤，附漕粮征收。有田始有粮，有粮始有夫。圩长无从侵冒，工程乃可永固。”均如所请行。

复调河南。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诸州县多积水。上遣侍郎裘曰修会诸省督抚疏治。宝琭与曰修会勘，疏言：“河南干河有四：贾鲁、惠济、涡河、巴沟。巴沟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今拟疏浚加宽深，以最低处为率。惠济上游在中牟、祥符诸县，下游在柘城、鹿邑诸县，今亦拟加宽深，以六七丈为率。贾鲁自中牟以下有惠济分流，自朱仙镇以下，截沙湾，塞决口，拓旧堤。涡河自通许青冈为燕城河，上游应加宽，下游应加深。鹿邑以下本已宽深，当增筑月堤。支河应浚者，商丘北沙、洪沟二河为支中之干，余大小支河，分要工、次工、缓工，次弟兴修。”二十三年，上谕曰：“河南灾区积困，宝琭不辞劳瘁，能体朕意，尽力调剂，以苏穷民，甚可嘉也！”寻加太子少傅。诸工皆竟，上御制《中州治河碑》，褒宝琭、曰修，语并见《曰修传》。

二十五年，疏言：“河北诸水，卫河为大。雍正间，河督嵇筠于汲、淇、浚、汤阴、内黄诸县建草坝二十六，今已渐次淤垫。臣相度疏筑，俾一律深通。请定为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上可其奏。是冬，调江西。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复调还河南。疏言：“贾鲁、惠济二河在中牟境内，逼近杨桥。贾鲁受黄水南徙，至祥符时家冈仍入故道，今已成河。当将分者截之使合，浅者疏之使深，雨岸多挑渠港，增筑堤堰，自成河道。惠济自两闸至冈头桥已淤断，而冈头桥至十里坡贾鲁河不过四五里。即于十里坡建滚水坝，导由冈头桥入惠济，以分贾鲁之势，而惠济已复故道。”上褒为事半功倍。

二十七年，宝琭疾作，请解任。上谕曰：“此奏甚非朕之所望，安心静摄，以慰廑念。”遣医驰驿诊视。疏言：“沟渠与河道相为表里，臣于二十三年河工告竣，即督令州县经理沟洫，每一州县中开沟自十数道至百数十道，长自里许至数十里，宽自数尺至数丈，皆以足资蓄泄为度。驿路通衢，并就道傍开浚，虽道里绵亘，而分户承挑，民易为力。自是每岁或春融，或农隙，随时加浚宽深。”上深嘉之，并令直隶总督方观承仿行。二十八年，卒，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恪靖。遗疏请入籍青浦，许之。

论曰：那苏图、士林、恕、思矩皆以清节著，而超曾、宝琭又济之以勤敏。恕论救灾，宝琭善行水，皆以民事为急。显佐定苗疆，有拊循之绩。锡绂督漕运，所修举似若琐细，然皆当官之急务也。会一泽以道学，但微近名，遂贻后嗣之祸，恫哉！

清史稿卷三〇九　列传第九六

崔纪　喀尔吉善子定长　孙鄂云布

卫哲治　苏昌　鹤年

吴达善　崔应阶　王检

崔纪，初名珺，字南有，山西永济人。年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父及后母孝。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以母忧归。服阕，补故官。三迁祭酒。乾隆，提督顺天学政。雍正间，采安徽学政李凤翥、河南学政习寯、浙江学政王兰生条议，每岁令诸生五人互结，无抗粮揽讼，诸生有事告州县，当先以呈词赴学挂号。为人作证及冒忍命盗案先革后审，诸生殴杀人及代写词状，加常罪。一等已斥诸生不许出境，诸生欠粮，必全完乃收考，纪疏请罢之。又定诸生月课三次不到，详革，纪请改一年，诸生完粮，上户限十月，中、下户限八月，纪请改岁底，下部议行。迁詹事，再迁仓场侍郎，署甘肃巡抚。

二年，移署陕西巡抚。疏言：“陕属平原八百余里，农率待泽于天，旱则束手、惟凿井灌田，实可补雨泽之缺。臣居蒲州，习见其利。陕属延安、榆林、邠、鄜、绥德各府州，地高土厚，不能凿井。此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渭南九州县最低，渭北二十余州县地较高，掘地一二丈至六七丈，皆可得水。劝谕凿井，贫民实难勉强。恳准将地丁羡银借给充费，分三缴缴完。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水利不同。请免以水田升科。”上谕曰：“此极应行之美举，当徐徐化导，实力奉行，自

不能视水田升科也。”擢吏部侍郎，仍留巡抚，寻实授。纪疏言：“陕西水利，莫如龙洞渠，上承泾水，中受诸泉。自雍正间总督岳钟琪发帑修浚、泾阳、醴泉、三原、高陵诸县资以灌溉。惟未定岁修法，泾涨入渠，泥沙淀阙，泉泛出渠，石罅渗漏。拟于龙洞高筑石堤，以纳众泉，不使入泾。水磨桥、大王桥诸泉亦筑坝其旁，收入渠内。并额定水工，司启闭。”均从之。陕西民惮兴作，言纪烦扰。上令详勘地势，俯顺舆情。三年，命与湖北巡抚张楷互调，时报新开井七万余，上令楷察勘。楷言民间食其利者三万二千余，遇旱，井效乃见。民益私凿井，岁岁增广矣。

纪至湖北，自陈不职，部议降调。上谕曰：“纪在陕西凿井灌田，料理未善，致反贻民累。惟其本意为民，命从宽留任。”五年，总督德沛劾纪以公使钱畀护粮道崔乃镛，上又闻纪以淮盐到迟，令民间暂食私盐，谕纪自列，纪疏辨，下部议，降调。六年，再授祭酒。九年，督江苏学政。以父忧归。十四年，起授山东布政使。以东省贫民借官谷累百万石，请视部定价石六钱，收折色，纾民力。十五年，命以副都御史衔再督苏学政，力疾按试。旋卒。

纪潜心理学，上亦闻之，再任祭酒，召见，命作《太极图说》。历官所至，以教养为先。遇事有不可，辄艴然曰：“士君子当引君当道，奈何若是？”

喀尔吉善，字澹园，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居瓦尔喀，有赫臣者，当太祖创业时来归，授牛录额真。使叶赫，叶赫部长金台石使人戕之。太祖灭叶赫，令其子克宜福手刃其仇以祭。克宜福从军有功，世职至三等阿达哈哈番。克宜福子喀齐兰，官至正黄旗副都统。孙凯里布，官至吏部尚书，皆袭世职。

喀尔吉善降袭拜他喇布勒哈番。授上驷院员外郎。历工部郎中，兼袭世管佐领。雍正六年，命偕通政使留保如广东按署巡抚阿克敦等被劾状。八年，擢兵部额外侍郎。九年，授侍郎。十三年，以验马不实夺官，令往盛京收粮。乾隆元年，起废籍，命管圆明园八旗兵丁。复往盛京收粮，奏禁八旗台站官兵与朝鲜贸易。上谕曰：“官兵不暇贸易，亦不谙贸易。当令商民与互市，务均平交易，毋抑价，毋强索。”三年，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协理步军统领刑名事务。调吏部，四年，命兼管三库。

五年，授山西巡抚。上闻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哈尔钦皆贪婪、询喀尔吉善。喀尔吉善疏劾，命侍郎杨嗣璟会鞫，论如律。上以喀尔吉善不即劾，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又劾河东盐政白起图贪婪，白起图疏辨，命副都统塞楞额往鞫，论如律。七年，调安徽。

八年，复调山东。疏言：“山东岁饥，民多流亡，而邻省贫民亦有转入山东觅食者，请饬官吏劝各回故土以待治赈。”上谕曰：“所见甚得体。各省督抚当于平居无事时委曲开导，使知敦本务实，力田逢年。若轻弃其乡，本业既荒，无所依倚。即国家收养资送，亦不得已之举，非可恃为长策也。”又以济南、武定、东昌三府遇旱，济南、东昌府仓存谷缓急可相通。武定无仓，请拨登莱、二府仓谷以济民食。九年，疏言：“方春粮价踊贵，贫民艰食，请酌量减粜。”又言：“山东兵米，本折兼支，春季价昂支折色，秋季价减支本色，请春秋二季本折更换。”又请修德州、海丰、惠民、乐陵城工以代赈。复以济南、武定诸属县麦复不登，令于曹、沂诸府丰收之区采买接济。上皆允之。直隶藁城知县高尉请开临淄、即墨、平阴、泰安、沂、费、滕、峄诸县银、铜、铅、铁各矿，事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东省拱卫神京，地跨四府八县，形势联属。矿洞久经封禁，未便开采。利之所在，众必共趋。恐济、武灾区、沂、曹盗薮，别生事端，应仍封禁。”上亦如其请。

十一年，迁闽浙总督。台湾生番为乱，遣兵讨之。奏言：“台湾流民日多，匪类肆窃，甚或恣行不法，民间谓为闯棍。请令窃案再犯及闯棍治罪后，并逐回内地。”又请在台人民迎取眷属，限一年给照过台。浙江处州总兵苗国琮请于官山种树，储战船桅木之用，下喀尔吉善勘奏。奏言：“令有司种树，须先靡帑，且必百十年后始中绳墨，日久稽察非易。不若许民自种，在官不费经营，而巨材可获实用。”从之。疏劾浙江巡抚常安贪婪，命大学士讷亲往鞫得实，论如律。诏嘉其公直，加太子少保。疏言：“宁海东湖旧与海通，宋后失修，饬府县察形势土性，导士民输资筑堤，拨为世业，定限升科。”上谕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务本之图也。欣悦览之！”十五年，加兵部尚书衔。

十六年，上南巡，蠲江南积逋二百余万，浙省无逋赋，亦特蠲本年正赋三十万，制诗褒之。十

七年，以年老乞休，温诏慰留。疏言："闽省产米少，本岁丰稔，宜为储备。请见存仓谷不及半者，令购足数。已及半而本地谷贱，亦以原存粜价买补。"上是之。漳州民蔡荣祖谋乱，事泄，捕获，置之法，与议叙。十九年，加太子太保。上以八旗生齿日繁，许在京汉军改入民籍，推行于各省。喀尔吉善与福州将军新柱疏言："汉军愿为民，无问世族、闲散，许入民籍。如别无生计，坐补绿营粮缺。所遗马、步甲，以满洲兵坐补。"二十二年秋，病疡，遣医偕其子定敏驰视，赐人参。未几，卒，赐祭葬，谥庄恪。

定长，喀尔吉善子。初授内阁中书，迁侍读。擢江南徐州知府。四迁至巡抚，历安徽、广西、山西、贵州诸省。十八年，湖广总督永常奏请于邻省会哨，定长奏："贵州与邻省联界，苗、夷环处。遽行会哨，苗性多猜，或滋事变。请停止。"从之。二十年，题请原任黔西知州黄秉忠入祀名宦，上以秉忠为总督廷桂父，瞻徇市恩，降旨严斥。二十二年，上南巡，请入觐，命便道省喀尔吉善，赐诗褒宠。寻命与尚书刘统勋按云、贵总督恒文贪婪状，即命署云贵总督。调山西巡抚，未之任，丁父忧。旋授副都统衔，往西路军营督屯田事。补兵部侍郎，授福建巡抚，迁湖广总叔。三十三年，卒，谕部议恤。寻署总督高晋劾荆州副都统石亮衰庸，上责定长徇庇，罢恤典。

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初授笔帖式。三迁工科给事中。嘉庆元年，授陕西汉中知府。上以鄂云布喀尔吉善孙，家风具在，即擢甘肃西宁道。再迁江苏布政使，护安徽巡抚。旋以秋审诸案原拟缓决，刑部多改情实，责鄂云布宽纵，下吏部议降调，命留任。寻迁贵州巡抚，年老召还，鄂云布闻命即行。上闻之，不怿，下吏部议，夺官，授笔帖式，赏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旋卒。

雅尔图，蒙古镶黄旗人。雍正四年，自笔帖式入资授主事，分工部。再迁郎中。十三年，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元年，疏言："京员无养廉，请将户部余平银给部院办事官。八旗参佐等员视步军营例，予空粮。"知所议。师征准噶尔，授参赞大臣。三年，命暂管定边副将军印。四年，召授左副都御史，迁兵部侍郎。

河南新乡民及伊阳教匪为乱，命往按治，就授河南巡抚。疏言："河南多盗，不逞之民阴为之主，俗谓'窝家'。保甲、甲长等畏窝家甚于官法。大河以南，深山邃谷。民以防鸟兽为名，皆有刀械。惑于邪教，怀私角斗，何所不为。如梁朝凤、梁周、张住等辈，党类甚多，愚民易遭煽惑。与其发觉后尽置诸法，何如于未发觉前设法销散。文武会遣兵役搜查，仍令自首免罪。"又言："各省提镇以下官皆有伴档兵丁及各色工匠，一营有数名虚粮，即少数名额兵。请照官级核定数目，不得虚占兵额。"俱下部议行。

五年，奏报捕得女教匪首一枝花，命议叙。寻谕河南止设河北、南阳二镇，与巡抚不相统属，视山西例兼提督衔。疏陈整饬营务，足兵额，勤差操，明赏罚，练技艺，整军械，重兵食，验马匹，谨守望，严约束。并请以州县民壮之半交驻防汛弁操练。并戒兵民和衷，不得偏袒，平时试习骑射，期于娴熟，俱如所请行。三年，疏言："河南上年淫雨，省城多积水。臣令浅处浚深，窄处开宽。为合城受水之区通沟建闸，时其蓄泄。养鱼植木，以利民用。"又言："河南上年被水，奉命浚省城乾河涯及淮、颍、汝、蔡各水。目前二麦成熟，农务正殷，余请概停开浚。"上从之。又奏言："现获盗百余，多系邻省人，臣迭饬员弁分路访缉。出省捕盗，例须赴地方官挂号，盗闻而潜逃，请得迳行往捕。"上命勉为之。

六年，又奏言："河南界连五省，西南伏牛、嵩山、桐柏等山，支干交错，地多林木，易于藏盗。请每岁秋冬，与联界各省文武订期巡察。"上命如所请行。七年，奏言开、归等处积水，无妨田亩，上责其掩饰。寻又奏："河南地平土松，水利诚不如东南之通达。开、归等处地当下游，夏秋大雨，涧水大汇注。积水未消，多系邻近黄河州县。历来豁免钱粮，于民生并无妨碍。且土性咸卤，难以种植。未便一律疏泄，以损田庐。"上谕曰："实难宣泄，朕不怪汝。若避而为饰辞则不可。"八年，自陈"戇直致被人言"。上谕曰："汝必欲以丰年为政效，水旱漠不关心。此奏殊属客气。"命来京，改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授刑部侍郎，调吏部。

十二年，命往山西按治安邑、万泉民乱，中途称病，上责其逗遛，命解任。寻起授内阁侍读学士，复擢兵部侍郎。十三年，调仓场侍郎，兼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迭署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十八

年，因疾解任。三十二年，卒。

晏斯盛，字虞际，江西新喻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乡试第一。六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授检讨。五年，考选山西道御史。镶红旗巡役，以斯盛从骑惊突，拘辱之。斯盛以闻，命治罪。疏言："各州县立社仓，原以通济丰歉。贫民借谷，石收息十升。如遇歉，当不取其息。"从之。九年，督贵州学政。迁鸿胪寺少卿。乾隆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奏言："各省水旱灾，督抚题报，应即遴员发仓谷治赈，仍于四十五日限内题明应否加赈。其当免钱粮，将丁银统入地粮核算，限两月题报。或分年带征，或按分蠲免，请旨遵行。"三年，疏言："安徽被灾州县，仓储不敷赈粜，请留未被灾州县漕米备赈。"四年，言："江北向多游食之人，每遇歉岁，轻去其乡。惟寓赈于工，人必争趋。凤阳、颍州以睢水为经，庐州以巢湖为纬，六安、滁、泗旧有堤堰，请援淮、扬水利例，动帑修浚。"皆从之。

七年，擢山东巡抚。山东有老瓜贼，巡抚朱定元令汛兵巡大道。斯盛疏言："贼情狡狯，大道巡严，必潜移僻路。或假僧道技流，伏匿村落。应令州县督佐杂分地巡察。"又奏："邪教惑民，莫如创立教会，阳修善事。此倡彼和，日传日广，大为风教之害。尽法深求，株连蔓延，恐生事端。请将创教授徒为首者如法捕治，被诱者薄惩，出首者免究。"上从其请。寻以莱州被水，请暂禁米出海。上谕曰："此不过属吏为一郡一邑之说，汝等封疆大吏，不可存遏粜之心。若无米可贩，百姓自不运，何待汝等禁乎？"又言兖、沂等府州被水，而江南饥民复至，疏请无灾州县留养限五百人，有灾州县限二三百人，上命实力料理。八年，调湖北巡抚。九年，迁户部侍郎，仍留任。

斯盛究心民事，屡陈救济民食诸疏，以社仓保甲相为轻纬，因言："《周礼》族师、遂人之法，稽其实则井田为之经。盖就相生相养之地，而行政教法令于其中，是以习其事而不觉，久于其道而不变。周衰，管子作轨里连乡，小治而未大效。秦、汉、隋、唐，庞杂无纪。宋熙宁中，编闾里之户为保甲，事本近古，然亦第相保相受，而未得其相生相养之经。臣前奏推广社仓之法，请按堡设仓，使人有所恃，安土重迁，保甲联比，相为经纬。顾欲各堡一仓，仓积谷三千，一时既有难行。而入谷之数，则变通于额赋之中，别分本折，稍觉纷更。虽然，社仓保甲，原有相通之理，亦有兼及之势。求备诚难，试行或易。加意仓储，既虑贵粜妨民，停止采买，又虑积贮无资。详加酌剂，拟请停户部捐银之例，令各省捐监于本地交纳本色，以本地之谷实本地之仓，备本地之用。不采买而仓储自充，诚为兼济之道。窃谓常平之积便于城，未甚便于乡。城积多，则责之也专，而无能之吏或以为累。乡积多，则守之者众，而当社之民可以分劳。且社仓未有实际，以仓费无所出也。名有社仓，而仓不在社，社实无仓，往往然矣。今捐谷多在于乡，而例又议有仓费。拟请将此项捐纳移入社仓，捐多则仓亦多。取乡保谷数而约举之，大州县八十堡，四堡一仓，仓一千二百五十石，总二万五千石，中小州县，以此类推。储蓄之方，莫便于此。方今治平日久，一甲中不少良善，四堡之仓，轮推甲长递管，互相稽核，年清年款。则社长累弊自除，而官考其成，隐然有上下相维之势矣。"奏入，上嘉，上嘉纳之。

十年，进《喜雨诗》四章，用其韵赐答，京师钱贵，上令廷臣议平市值，下各督抚仿行。斯盛疏请视京师例，禁民间铜铺毁钱。又令州县每岁秋以平粜钱市谷。时设局令商民以银平易，又疏请捕私钱，并禁民私剪钱缘，兼限民间用银二三两以上、粜米二三石以上，皆不得以钱准银，下廷臣议行。寻以母老请终养回籍。十七年，卒。

斯盛著《楚蒙山房易经解》，唐鉴称其"不废象数而无技术曲说，不废义理而无心性空谈，在近日易家犹为笃实近理"云。

瑚宝，伊尔库勒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补陕西永兴堡守备。八年，准噶尔二万余犯科什图卡伦，从总兵樊廷进剿，遇于尖山，获驼九十。又进败之于北山，又遇于乌素达阪，击之退。翌日，分七队迎战，瑚宝督兵奋击，自辰至申，至科什围，殪敌无算。敌围鹅仑矶，瑚宝赴援，乘夜来袭，领先锋转战雪中七昼夜，夺波罗砖并白墩、红山、镜儿泉诸地，得其渠六，敌溃遁。九年，准噶尔复犯吐鲁番，瑚宝从廷进剿，以劳赐白金三百。累迁肃州镇右营游击。

高宗即位，复累迁山西大同总兵，赐孔雀翎。十二年，迁固原提督。上谕之曰："固原兵骄纵，

犯上不法。瑚宝当加意整饬，使兵知畏法，渐次转移。”又谕之曰：“固原城内外兵多民少，回民过半，私立掌教等名。应时时体访，期杜衅端。回人充标兵，应留意分别，豪悍者惩黜，怯弱者淘汰，使营伍肃清。”旋疏请营兵具互结，以弓箭、鸟枪、技艺三项轮操。冬季借支春饷，次年四季扣除。下部议行。师征金川，调固原步兵二千。瑚宝请驮载军装，以二骡代三马，可省费三分一，从之。

十三年，署甘肃巡抚，兼办总督。奏言：“陕西歉收，师行采买草料为难。将甘肃仓贮豆石拨用，俟兵过照买还仓。”上以通融协济，有益军需，温谕嘉勉。召授兵部尚书。寻署陕甘总督，调湖广。又改授漕运总督。坐失察卢鲁生伪造奏稿事，夺官，仍留任。寻卒，谥恭恪。

卫哲治，字我愚，河南济源人。雍正七年，以拔贡生廷试优等，发江南委用。初署赣榆知县，调盐城。值蝗灾，设六条拊循，优礼德望，馈饷高年，旌奖孝义，经理茕独，讥警游惰，约束过犯。县北有司河，汇上游七县水入海。夏旱水弱，海潮至，咸苦不可食，甚乃浸溢民田。秋水盛，又患河宽流缓，入海不速。哲治建闸立斗门，蓄泄有备。斥卤化膏腴，岁有涸出地，给无业民承耕。田沈没而粮未除者，悉请豁免。循海筑土墩九十余，潮大，渔者得就墩逃溺，号“救命墩”。乾隆二年，补长洲，兼摄吴县。请豁坍荒逋赋十余万。八年，迁海州知州。岁歉治赈，全活二十万人，流民有自山东就食者。擢淮安知府。十年，河决陈家堡，漂溺男女、田庐无算。哲治遣小舟载饼饵救之，躬涉风涛，往来存问。山东复灾，流民南下。哲治捐俸，益以劝募，葺草屋，自清江浦属鱼沟以北，衔接二百余里，所在给粥糜、衣、药。十三年，山东又灾，两江总督尹继善令哲治运赈米至台庄。上闻哲治善治赈，调山东登莱青道。居数月，擢布政使。

十四年，授安徽巡抚。奏言：“歙县马田地在休宁，请折征充饷。”又言：“广德催粮，每图有单头，数图有经催。前巡抚潘思矩改行顺庄，转有未便，请得仍旧。”皆下部议行。旋召诣京师。十五年，令回任，上谕之曰：“汝不满朕意。以一时无人，故仍留汝。宜奋勉改过。”调广西。入觐，哲治具言亲老不便迎养，命仍留安徽。寻丁忧。十八年，服阕，署兵部侍郎。暂管户部事。复授安徽巡抚。疏建歙县惠济仓。再调广西。二十年，内擢工部尚书。因病乞回籍。二十一年，卒。

苏昌，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满丕子。康熙五十九年，自监生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考选浙江道御史。乾隆元年，命巡察吉林。奏言：“船厂、宁古塔、三姓、白都讷、阿尔楚喀等处满官不知律例，讼案稽延累民，请自京师遣官往理。”三年，转礼科给事中。屡擢至奉天府尹。十一年，奉天被水，苏昌请设厂四乡，增办赈官吏公费，又请禁止游民往来奉天等处。

十四年，擢广东巡抚。十六年，署两广总督。广西巡抚舒辂请于思陵土州沿边种笋竹，杜私越。土目因以侵夷地致衅。苏昌奏：“镇安、太平、南宁等沿边二千余里，无论种竹难遍。料理稍疏，事端转启。请更正。”上责舒辂轻率，寝其事。苏昌奏：“琼州海外瘠区，贫民生计艰难，有可垦荒地二百五十余顷，请招民开垦，免其升科。”从之。召来京。十九年，授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署工部尚书，授湖广总督。在籍御史孙绍基称与按察使沈作朋旧为同官，因以取赇。苏昌劾奏抵罪，并请定回籍之员与有司交结处分。苏昌劾湖北巡抚周琬乖张掩饰，上调苏昌两广，命继任总督爱必达察琬。爱必达发琬匿灾徇劣吏状，夺官，戍巴里坤。苏昌至广东，又劾碣石总兵王陈荣贪黩，夺官，论如律。加苏昌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奏言：“广东产米不敷民食，宜多贮社谷，以补常平不足。请嗣后息谷统存州县备赈，免其变价。”从之。

调闽浙总督。在两广荐盐运使王概，概以赃败，下吏议。御史罗暹春因劾苏昌瞻徇糊涂，不堪节制海疆。上曰：“苏昌不能辞失察之咎。节制海疆，乃朕所简用，非御史所宜言。”苏昌别疏劾知县刘绍泛，下刑部。上以暹春与绍泛同为江西人，疑暹春劾苏昌为绍泛地，诘责暹春，改主事，命苏昌留任。三十年，台湾淡水生番为乱，焚鲭壳庄，民死者五十余。苏昌檄按察使余文仪会台湾总兵督兵讨平之。三十三年，入觐。卒，谥悫勤。子富纲，官云贵总督。

苏昌在两广，有巨室横毙人母，诬其子，狱久具，色决本已下。苏昌疑其冤，亲鞫之，得实，疏自劾，上奖谕之，置知县于法，时论称焉。

鹤年，字芝仙，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春山，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官至盛京。兵部侍郎。

鹤年，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兼公中佐领，三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仓场侍郎。以京师米贵，疏请京、通俸饷米先半月支放。十八年，效坐粮厅郎中绰克托刚愎自用，迟延徇纵，绰克托坐夺官。又奏："通州南仓建自明天顺间，后并入中仓。雍正间，复分为二，与西仓分贮漕白米。臣见中西仓足敷收贮，请裁南仓归并中西仓。"从之。

十九年，授广东巡抚。奏陈平米价，严保甲，缉窃盗案，禁私铸、私雕诸事。上谕曰："诸凡行之以实，持之以久。勉之！"寻复疏请以化州石城官租谷碾给海安营兵米。又奏海阳蔡家园土堤改筑灰墙，出俸倡修。二十一年，奏言："番禺、花、阳春诸县征收兵米，有所谓厨房米、官眷米，相传起于明代藩府。后为旗营武职俸米。凡万二千余石，必细长洁白，产少价昂，甚为民累。应请禁革。"上嘉之。

调山东巡抚。奏言济宁、鱼台、金乡、滕、峄诸州县积水为灾，上命加意赈恤。二十二年，上南巡，迎跸。奏言："海丰地处海滨，东北乡尤低下，易罹水患。积年逋赋请豁免，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旧欠并改用下则。"复奏济宁等五州县积水尚未尽涸。上以江南宿虹、灵璧，河南永城、夏邑，皆有积水，命侍郎裘曰修会诸督抚筹度疏消。

七月，擢两广总督。奏："东省水患频仍，正与裘曰修商度，拟浚伊家河，泄微山湖水。河自韩庄迤西至江南梁旺城入运河，计程七十里，需银十三四万，一切正须经理。又与河臣张师载商浚运河，并及建堤。事不容已，恳留任督办。"上谕曰："览奏，具见良心。然朕以无人，不得不用汝。汝仍遵前命。"

十月，复命以总督衔管山东巡抚事。综理工程。奏言："浚运河必先浚伊家河以泄积水，使久淹地亩渐次涸出，然后履勘估修，庶工实费省。请俟春暖鸠工不致有误新运。"又偕师载疏言："运河淤垫日甚，寻常修浚，非经久之策。应自济宁石佛闸起北至临清闸，逐一探底，以深八尺为度，俾河身一体平坦。"上韪其言。十二月，伊家河工竟。又奏言："运河淤浅处分段筑坝，测量纤路，多民居。草土屋愿售，给价拆除。瓦屋不愿售，量将纤路加宽。被水民田速为疏消，俾为种麦。应修桥梁，察有解江余石应用，不使估报买采。"上以"实心经理，不负任使"嘉之。寻卒，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勤。子桂林，自有传。

吴达善，字雨民，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陕西驻防。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擢至工部侍郎、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二十年，授甘肃巡抚。赴巴里坤督理军需，以劳赐孔雀翎。二十二年，疏言："军粮自肃州运哈密至军，石需费十二、三两。凯旋官兵粜口粮制衣履，请改二成本色，八成折价。既得随时支用，亦可稍省运费。"从之。加太子少保。

二十四年，代黄廷桂为陕甘总督，寻复以命杨应琚，改总督衔管巡抚事。奏言："宁夏横城堡河涨城圮。相度水势，分别添筑草坝，俾大溜北注，化险为平。"旋以总督衔调河南巡抚。奏改延津、封丘、胙城、荥泽、卢氏、灵宝诸县营制，议行。

授云贵总督。二十七年，奏言："云南、贵州各镇协营每兵千设藤牌兵百，少不适用。请以七成改习鸟枪，三成改习弓箭。"从之。寻兼署云南巡抚。二十九年，奏改都匀、铜仁二协营制。调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巴陵民熊正朝伪称县人巡抚方显子，居省城与绅士交结，乘间盗窃，捕得置诸法。

三十一年，调陕甘总督，奏言："木垒地广土沃，请将招集户民编里分甲，里选里长，百户选渠长，乡约保正。讼狱，守备审理，命盗案，守备验讯。巴里坤同知审解。"从之。三十三年，复调湖广总督，兼署荆州将军。命赴贵州，偕内阁学士富察善、侍郎钱维城按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营私骫法，论如律。三十五年，兼署湖南巡抚。

三十六年，复调陕甘总督，值土尔扈特部内附，上命分赍羊及皮衣。吴达善料理周妥，上嘉其能。以病乞解任。寻卒，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勤毅。

崔应阶，字吉升，湖北江夏人。父相国，官浙江处州镇总兵。应阶，荫生，初授顺天府通判，迁西路同知。雍正中，擢山西汾州知府，乾隆十五年，授河南驿盐道。擢安徽按察使。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二十一年，擢湖南布政使，署巡抚。总督硕色劾应阶子甘肃东乐知县琇附驿寄

家书，应阶不检举，上特命降调。二十二年，补江南常镇扬道。再迁山东布政使。

二十八年，迁贵州巡抚，调山东。疏请浚荆山桥旧河，泄积水。二十九年，疏言："武城运河东岸牛蹄窝、祝官屯，西岸蔡河陂水汇注，俱为堤隔，浸灌民田，请各建闸启闭。"均如所议。三十一年，疏言："各州县民壮有名无实，饬属汰老弱，选精壮，改习鸟枪，与营伍无二。不增粮饷，省得精壮三千三百余名。"得旨嘉奖。三十二年，疏言："武定滨海，屡有水患：一在徒骇尾闾不畅，一在钩盘淤塞未开。徒骇上游宽百余丈，至沾化入海处仅十余丈，纡回曲折，归海迟延。徒骇旧有漫口，径二十五里，宽至四五十丈，水涨赖以宣泄。若就此开浚，庶归海得以迅速。又有八方泊为众水所汇，伏秋霖雨，下游阻滞，淹及民田。泊东北为古钩盘河，经一百三十余里，久成湮废。若就此开浚，引水入海，则上游不致停蓄，积水亦可顺流而下。"皆如所请。

调福建，三十三年，擢闽浙总督，加太子太保。三十四年，劾兴泉永道蔡琛贪鄙，论如律。调漕运总督，奏粮道专司漕务，无地方之责，令亲押赴淮，不得转委丞倅。召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四十五年，以原品休致。寻卒。

王检，字思及，山东福山人。父<㘝>，官太常寺卿。检，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编修。大考四等，休致。十三年，上幸阙里，召试，复授编修。十四年，授直隶河间知府，迁甘肃凉庄道。以官河间有政声，即调直隶霸昌道。累擢安徽按察使。奏："外任官员眷属外，定例州县家人二十名，府道以上递加十名，违者降级。定额本宽，近则州县一署几至百人，毋论招摇滋弊，即养廉亦不足供，请申明定例，违数详参。"又奏："皖城滨临大江，岁多劫案，请加重沿江乘危抢夺旧例，边海有犯视此。"均得旨允行。调直隶，又调山西。二十八年，迁广西布政使，调甘肃。奏："各省大计举劾，例由藩司主稿。请嗣后藩司新任，得援督抚例展限三月，以重考核。"

二十九年，擢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以前巡抚爱必达请于沔阳新堤设文泉县治，地处低洼，城仓库狱俱未兴工，且于民情未便，奏请裁撤，移沔阳州同驻新堤，下部议行。

调广东巡抚。秋审，刑部进湖广招册，检所定拟，多自缓决改情实，或改可矜。上核刑部九卿所改皆允，谕检"秋谳大典，宜详慎持平，失出失入，厥过维均"。传旨申饬。三十一年，奏："凡盗出洋肆劫，伙党、器械，招买皆自内地。如果保甲严查，岂能藏匿？请嗣后洋盗案发，询明由某地出口，将专管及兼辖、统辖各员，照保甲不实力例议处。"从之。广东有名竹洲艇者，其制上宽下锐，行驶极速。海盗用以行劫，追捕为难。检令凡船皆改平底。琼州地悬海外，黎人那隆等劫商骫法，为诸盗最。检亲督剿捕，决遣如律。又以民多聚族而居，置祭田名曰"尝租"，租谷饶裕，每用以纠众械斗。奏请"尝租自百亩以上者，留供每年祭祀，余田归本人。其以租利所置，按支均派，俾贫民有田以资生，凶徒无财以滋事。"上谕曰："所奏意在惩凶息讼，惟恐有司奉行不善，族户贤否不齐，难免侵渔攘夺。嗣后因恃祠产丰厚，纠众械斗，按律惩治。即以祠田如检所请分给族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善良仍得保其世业。"三十二年，因病请假，有诏慰问。旋卒。

子启绪，自编修官河南开归陈许道。燕绪，自编修官侍讲。孙庆长，内阁中书，官福建按察使。

吴士功，字惟亮，河南光州人。雍正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御史。奏言："部院大臣简用督抚，调所属司员以道府题补，恐滋偏听、交结诸弊，请照雍正旧例停止。"从之。御史仲永檀言密奏留中，近多泄漏。敕王大臣诘问，举士功劾尚书史贻直疏以对。上出士功疏，戒以不悛改，当重谴。七年，授山东济东泰武道，丁忧，服阕，调直隶大名道。改山东兖沂曹道，属县饥，上南巡，迎驾，召对，以闻。为截留粮米六十万石赈之，命士功董其事。旱蝗为灾，督吏捕治，昼夜巡阅，未及旬，蝗尽。调湖南粮道，巡抚阿克敦疏留，调山东粮道。再迁湖北按察使。二十二年，护巡抚。河南饥，敕湖北发毗连州县仓米运河南，即留本年应运漕粮归仓。士功奏湖北地卑湿，米难久贮，请以一米改收二谷还仓，报闻。

迁陕西布政使，护巡抚。疏言："宜君、榆林、葭州、怀远、府谷、神木、靖边、宁远诸州县先旱后潦。拨宁夏米麦五万石分赈怀远、靖边诸县，中阻黄河，河冰即难挽运，臣饬先期速运。拨绥德等四州县米二万石协济榆林、葭州，山路崎岖，臣饬添雇骡驼速运，俾民早沾实惠。"谕令竭力妥为之。调直隶，奏请："抚藩离任，将库项有无亏空奏明。新任抚藩亦于交代限内另折奏闻，仍照例

出结保题，以除挪借积弊。”上以所奏简而易行，命著为例。二十三年，复调陕西，护巡抚。疏言：“延安府兵米，各县运府仓。弁兵赴府支领，路远费倍，耗损过半。请甘泉、宜川、延川、延长四县本县征放支给。”又奏：“陇州汧阳县跬步皆山，岁征屯豆，请改折色解司充饷。”俱从之。

擢福建巡抚。二十四年，奏请捕私铸，按钱数多寡治罪。又奏获南洲盗八十余人，与总督杨廷璋疏请改定南洲塘汛。又奏：“福建九府二州，常平缺额谷三十一万石有奇。台湾积年平粜未买谷十五万石有奇。皆令补足。浙西歉收，请拨台湾谷十万石听浙商贩运。风汛不便，先发内地沿海府县仓谷拨给，俟台湾谷运到还仓。一转移间，无妨于闽，有益于浙。”上嘉之。二十五年，奏：“寄居台湾皆闽、粤滨海之民，乾隆十二年复禁止移眷，民多冒险偷渡，内外人民皆朝廷赤子。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又条奏稽查滨海渔船，令取船主、澳甲保结。出口逾期不还，责成澳甲、船主查报。稽察携带多货，帆樯编字号，书姓名，免匪舟溷迹，均从之。寻以福建民多械头，由大族欺凌小族，疏请大户恃强纠众拟情实，小户被欺抵御拟缓决。刑部拟驳，上谕曰：“福建械斗最为恶俗。士功乃欲以族大族小分立科条，是使械斗者得以趋避其词，司谳者因而高下其手。士功夙习沽名，宜刻自提撕，勿自贻伊戚。”

二十六年，廷璋劾提督马龙图挪用存营公项。命士功严谳。会奏龙图借用公项，已于盘查时归补，援自首例减等拟徒。上以龙图败露后始行归补，且将登记数簿焚毁，又增舞文之罪，不得以自首论，因究诘出何人意，寻覆奏士功主政。上夺士功官，发巴里坤效力自赎。二十七年，廷璋奏闽县民杨魁等假造敕书承袭世职，投抚标效力。上命巴里坤办事大臣诘责士功，并令自揣应得处分，赎罪自效。士功输银赎罪，命释回。旋卒。

子玉纶，二十六年进士，自检讨累迁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复降授检讨。

论曰：疆政首重宜民。纪督凿井，反贻怨谳。喀尔吉善遂阻开矿、种树之议，兴利诚不易言也。雅尔图、应阶治水，斯盛治社仓，哲治治赈，才有洪纤，效有巨细，要皆有益于民。苏昌劾大吏，颇见风力，瑚宝等亦各有建树。自古未有不尽心民事而可以称善治者也。

清史稿卷三一〇　列传第九七

齐苏勒　嵇曾筠子璜

高斌从子高晋完颜伟

齐苏勒，字笃之，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官学选天文生为钦天监博士，迁灵台郎。擢内务府主事，授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阅河，齐苏勒扈跸。至淮安，上谕黄河险要处应下挑水埽坝，命往烟敦、九里冈、龙窝修筑。齐苏勒于回銮前毕工，上嘉之。荐擢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仍领永定河分司事。河决武陟，奉命同副都御史牛钮监修堤工。疏言：“自沁河堤头至荥泽大堤十八里，择平衍处筑遥堤。使河水趋一道，专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山东按察使，兼理运河事。命先往河南筹办黄河堤工。时河南巡抚杨宗义请于马营口南旧有河形处浚开河。齐苏勒同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言：“河不两行，此泄则彼淤。马营口堤甫成，若开引河，虑旁泄侵堤。”事乃寝。

雍正元年，授河道总督。既上官，疏言：“治河之道，若濒危而后图之，则一丈之险顿成百丈，千金之费糜至万金。惟先时豫防，庶力省而功易就。”又言：“各堤坝岁久多倾圮，弊在河员发弛，冒销帑金。宜严立定章示惩劝。”并允行。乃周历黄河、运河，凡堤形高插阔狭，水势浅深缓急，皆计里测量。总河私费，旧取给属官，岁一万三千余金，及年节馈遗，行部供张，齐苏勒裁革殆尽。举劾必当其能否，人皆懔懔奉法。

阳武、祥符、商丘三县界黄河，北岸有支流三，逼堤绕行五十余里。南岸青佛寺有支流一，逼堤绕行四十余里，齐苏勒虑刷损大堤，令筑坝堵御，并接筑子堤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堤七百八十丈。又以洪泽湖水弱，虑黄水倒灌，奏筑清口两岸大坝，中留水门，束高清水以抵黄流。及淮水畅下，坝在波涛中，又虑坝为水蚀，遣员弁驻工，湖涨下埽防坝，黄涨则用混江龙、铁篦子诸器，驾

小舟往来疏浚，不使沙停，水患始缓。诏豫筹山东诸湖蓄泄以利漕运，疏言：“兖州、济宁境内，如南旺、马踢、蜀山、安山、马场、昭阳、独山、微山、稀山等湖，皆运道资以蓄泄，昔人谓之‘水柜’。民乘涸占种，湖身渐狭。宜乘水落，除已垦熟田，丈量立界，禁侵越。谨渟蓄，当运河盛涨，引水使与湖平，即筑堰截堵。如遇水浅，则引之从高下注诸湖。或宜堤，或宜树，或宜建闸启闭，令诸州县量事程功，则湖水深广，漕艘无阻矣。”二年，广西巡抚李绂入对，上谕及淮、扬运河淤垫年久，水高于城，危险可虑。绂请于运河西别浚新河，以其土筑西堤，而以旧河身作东堤，东岸当不至溃决。上命与齐苏勒商度，齐苏勒奏言：“淮河上接洪泽，下通江口。西岸临白马、宝应、界首诸湖，水势汪洋无际。若别挑新河，筑西堤于湖水中，不惟糜费巨金，抑且大工难就。”上是其言。是秋，飓风作，海潮腾踊丈余。黄河入海之路，二水冲激，历三昼夜，而滨海堤岸屹然。上嘉其修筑坚固，赐孔雀翎，并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三年，副总河嵇曾筠奏于祥符县回回寨浚引河，事将竣，齐苏勒奉命偕总督田文镜察视。齐苏勒奏言：“浚引河必上口正对顶冲，而下口有建瓴之势，乃能吸大溜入新河，借其水力涤刷宽深。今所浚引河，与见在水向不甚相对。当移上三十余丈，对冲迎溜。复于对岸建挑水坝，挑溜顺行，以对引河之口。俟水涨时相机开放，庶河流东注，而南岸堤根可保无虞。”上命内阁学士何国宗等以仪器测量，命齐苏勒会勘。齐苏勒奏：“仪器测度地势，于河工高下之宜甚有准则。今洪泽湖滚水坝旧立门槛太高，不便于泄水。请敕诸臣绕至湖口，用仪器测定，将门槛改低，庶宣防有赖。”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苇、柳，而柳尤适宜。今饬属于空闲地种柳，沮洳地种苇。应请凡种柳八千株、苇二顷者，予纪录一次，著为例。”均称旨。寻又奏言：“供应节礼，并已裁革。河标四营旧有坐粮，岁千余金，以之修造墩台，制换衣甲、器械。盐商陋规岁二千金，为出操验兵赏功犒劳之用。每年往来勘估，伏秋两汛，出驻工次，车马舟楫，日用所需，拮据实甚。河库道收额解钱粮，向有随平余银五千余，除道署日用工食，请恩准支销。”上允之。四年，以堵筑睢宁朱家口决口，加兵部尚书、太子太傅。五年，疏言：“黄河斗岸常患冲激，应改斜坡，俾水随坡溜，坡上悬密柳抵之。既久溜入中泓，柳枝沾泥，并成沙滩，则易险为平。”从其请。五年，齐苏勒有疾，上遣医往视。寻入观觐，命岁支养廉万金。

六年，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巡抚陈时夏浚吴淞江，上命齐苏勒料理。筑坝陈家渡，松江知府周中鋐、千总陆章乘舟督工下埽，潮回坝陷，溺焉。齐苏勒往视察，下为土埂，中有停沙，因督令疏浚，坝工乃竟。复偕曾筠会勘河南雷家寺支河，是秋事毕。于是黄河自砀山至海口，运河自邳州至江口。纵横绵亘三千余里，两岸堤防崇广若一，河工益完整。

七年春，疾甚，上复遣医往视。寻卒，赐银三千两为归榇资，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赐祭葬，谥勤恪。上又以靳辅、齐苏勒实能为国宣劳，有功民社，命尹继善等择地，令有司春秋致祭。

齐苏勒久任河督，世宗深器之，尝谕曰：“尔清勤不待言，而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尤属可嘉。”又曰：“隆科多、年羹尧作威福，揽权势。隆科多于朕前谓尔操守难信，年羹尧前岁数诋尔不学无术，朕以此知尔独立也。”又曰：“齐苏勒历练老成，清慎勤三字均属无愧。”八年，京师贤良祠成，复命与靳辅同入祀。

嵇曾筠，字松友，江南长洲人。父永仁，诸生，从福建总督范承谟死事。母杨守节，抚曾筠成立。事分见《忠义》、《列女传》中。

曾筠，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雍正元年，直南书房，兼上书房。擢左佥都御史，署河南巡抚，即充乡试考官。迁兵部侍郎。河决中牟刘家庄、十里店诸地。诏往督筑，逾数月，工竟。二年春，奏言：“黄、沁并涨，漫溢铙期营、秦家厂、马营诸堤。循流审视，穷致患之由。见北岸长沙滩，逼水南趋，至仓头口，绕广武山根，逶迤屈曲而下。官庄峪又有山嘴外伸，河流由西南直注东北，秦家厂诸地顶冲受险。请于仓头对面横滩开引河，俾水势由西北而东南，毋令激射东北，并培钉船帮大坝，更于上下增筑减水坝，秦家厂诸地险势可减。”又与河督齐苏勒会奏培两岸堤，北起荥泽，至山东曹县，南亦起荥泽，至江南砀山，都计十二万三千余丈。皆从之。

授河南副总河。驻武陟。疏言：“郑州大堤石家桥迤东大溜南趋，应下埽签桩，复于埽湾建矶嘴

坝一。中牟拉牌寨黄流逼射，应下埽护岸，建矶嘴挑水坝二。穆家楼堤工坐冲，亦应下埽加镶。阳武北岸祥符珠水、牛赵二处工堤，近因中牟迤下，新长淤滩，大溜北趋成冲，应顺埽加镶。”又言：“小丹河自辛句口至河内清化镇水口二千余里。昔人建闸开渠，定三日放水济漕，一日塞口灌田。日久闸夫卖水阻运，请严饬。仍用官三民一之法，违治其罪。”又言：“祥符南岸回回塞对面淤滩直出河心，致河势南趋逼省城。请于北岸旧河身浚引河，导水直行。”上谘苏勒用曾筠议。四年，奏卫河水盛，请于汲、汤阴、内黄、大名诸县筑草坝二十七。又请培郑州薛家集诸处埽坝。

五年，命兼管山东黄河堤工。寻转吏部侍郎，仍留副总河任。六年，疏言：“仪封北岸因水势冲急，雷家寺上首滩崖刷成支河。请将旧堤加帮，接筑土坝，跨断支河，以防掣流侵堤。青龙冈水势萦纡，将上湾淘作深兜，与下湾相对。请乘势开引河，导水东行。”寻擢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管副总河事。奏请培兰场耿家寨北堤，下埽签桩筑坝。

七年，授河南山东河道总督，疏请开荆隆口引河。八年，署江南河道总督，疏言：“山水异涨，汇归骆马湖，溢运浮黄，河、湖合一。请于山盱、周桥以南开坝泄水，并启高、宝诸堰，分水入江海。高堰、山盱石工察有桩腐石欹，顺砌卑矮者，应筑月坝，加高培实。其年久倾圮者，全行改筑。兴工之际，筑坝拦水，留旧石工为障。俟新基筑定，再除旧石，仍留旧底二层，以御风浪。”又奏：“禹王台坝工为江南下游保障。沭水源长性猛，坝工受冲。请于见有竹络坝二十七丈外，依顶冲形势，建石工六百余丈。接连冈阜，仍筑土堤，并浚沭河口门，使循故道直趋入海。”十年，奏扬州稻芒河闸商工草率，改归官辖，并增设闸官。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四月，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予一品封典。十二月，丁母忧，命在任守制。曾筠奏恳回籍终制，温诏许之。以高斌暂署，仍谕曾筠本籍距淮安不远，明岁工程，就近协同经理。十二年四月，同高斌奏增筑海口辛家荡堤闸，同副总河白钟山奏修清江龙王闸，浚通凤阳厂引河。十三年，谕曾筠葬母事毕赴工。高宗御极，命总理浙江海塘工程。

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抚。寻命改为总督，兼管盐政。曾筠条奏盐政，请改商捕为官役，严缉私贩，定缉私赏罚。地方有抢盐奸徒，官吏用盗案例参处。又疏请于海宁筑尖山坝，建鱼鳞石塘七千四百余丈。入觐，加太子太傅。二年，疏请筑淳安淳河石碛。三年，疏请修乐清滨海堤。又疏请发省城义仓运温、台诸县平粜，并从之。寻召入阁治事，以疾请回籍调治。上令其子璜归省，又遣医诊视。卒，赠少保，赐祭葬，谥文敏，祀浙江贤良祠。又命视靳辅、齐苏勒例，一体祠祀。

曾筠在官，视国事如家事。知人善任，恭慎廉明，治河尤著绩。用引河杀险法，前后省库帑甚钜。弟三子璜，亦由治河有功，官大学士，继其武。

璜，字尚佐。幼读《禹贡》，曰：“禹治水皆自下而上。盖下游宣通，水自顺流而下。”长老咸惊异。雍正七年，赐举人。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年裁二十。授编修，再迁谕德。乾隆元年，命直南书房。三年，丁父忧，服阕，擢庶子。两岁四迁左佥都御史。九年，奏：“督抚阅兵，只就趋走应对定将弁能否。请近省命大臣，边省命将军、副都统，简阅行伍。”是岁令大学士讷亲阅河南、山东、江南三省行伍，璜此奏发之也。

璜侍曾筠行河，习工事。奏河工疏筑诸事：请浚毛城铺坝下引河，并于顺河集诸地开河引溜，修筑黄河岸，留新黄河、韩家堂诸地旧口，泄盛涨，议行。授大理寺卿。累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十月，黄、淮并涨。璜疏请浚铜山以下、清口以上河身，并仿明刘天和制平底方船，用铁耙疏沙，修补高堰石工、归仁堤闸，酌复江南境内减水闸坝。尚书舒赫德等被命视河，奏请派熟谙工程大员董理堤防，因令璜偕工部侍郎德尔敏督修。璜奏：“高堰工程有砖石之殊，年分有新旧之异。今当修砌石工，堤外筑拦水坝，并将旧有砖工尽改石工。石较砖重，桩木应培增。旧修石堤用石二进，石后用砖二进，砖与土不相融结，久经风浪，根空基圮，令于砖石后加筑灰土三尺，以御冲刷。”又奏：“串场河为诸水总汇。请自石＜□石达＞闸南更建闸二，并就旧河道疏浚，直达海口。”十九年，奏：“高堰、高涧、龙门、石沟四处深塘兜湾，请修复草坝。”皆从之。十九年堤工竟，议叙，转吏部。二十年，以母病，乞假归。

二十二年春，上以璜母病愈，授河南副总河，并谕曰：“璜侍父曾筠久任河工，见闻所及，谙练

非难。母虽年近八十，常、淮带水，尽可轻舟迎养，固无异在家侍奉也。”四月，上南巡，临视高堰、清口及徐州诸工。以伏汛将至，近河诸地岁频歉，贫民甚多，谕疏筑诸工同时并举，以工代赈。因璜前奏请于昭关增滚坝、浚支河，南关旧坝改建滚水石坝，即命璜董其事。璜奏：“运河东堤减水入下河，经刘庄、伍佑、新兴诸场，分注斗龙、新洋二港归海。但刘庄大团闸至新兴石＜□石达＞闸相距较远，请于伍佑沿洼口、蔡家港各增建石闸，引水出新洋港。并疏射阳湖港口，使之径直。浚串场河以西孔家沟、冈沟河、皮家河支流凡三。此皆下河归海之路也。湖河诸水，归海纡回，归江迳直。多一分入江，即少一分入海。应挑河筑坝，使湖河水势相平，乃将各坝开放。则湖水既减，可为容纳来水地。伏秋水盛，泄高邮湖引入运河，出车逻、南关二坝，则归海水少，下河田庐可无虑矣。”上谕曰：“璜此奏分别缓急，因势利导，会全局而熟筹之。改纡为直，移远为近，浚浅为深，具有条理。即令尹继善、白钟山等会璜次第兴举。”十一月，高邮运河东坝新建石坝工成，奏请酌定水则，车逻、南关二坝过水至三尺五寸，开五里中闸。至五尺，开新建石坝。又奏：“车逻、南关坝脊高于高邮湖面二尺七寸，芒稻闸为湖水归江第一尾闾，请常年启放，俾江、湖脉络贯通。”上深嘉之，从所请，并降旨命勒石闸畔。

二十三年正月，擢工部尚书。五月，上下江诸工皆竟。九月，调礼部。二十四年四月，请在籍终养。二十五年，诣京师祝上寿。归至清江浦，奏言：“归江之路，尚有应筹。请于金湾坝下开引河，并浚董家沟。又以廖家沟、石羊沟、三坝改低三尺，使与芒稻闸相准。”上命交尹继善等勘议。二十九年，丁母忧。三十二年，服阕，署礼部尚书，旋实授。七月，授河东河道总督，奏：“杨桥大坝为河南第一要工，虽已堵闭，时辄渗漏。而北岸河滩顺直，既不能挑引河分溜，大坝迤东又遍地飞沙，不能建越堤。请将坝身裹戗培厚，用资完固。”璜每巡河，不避艰险。身先属吏。一夕闻虞城工险，驰往。天甫晓，雨雹交下，下埽岌岌欲崩，从者失色，劝璜姑退。璜立堤上叱曰：“埽去我与俱去！”雨雹息，堤卒无恙。

三十三年九月，召授工部尚书，罢直南书房。寻以在河督任未甄别佐杂，左迁左副都御史。三十六年，迁工部侍郎。三十八年，擢尚书，调兵部。四十年，复调工部。四十四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初，璜议挽黄河北流仍归山东故道，入对尝及之。是岁河决青龙冈，大学士阿桂视工。上以璜议谘阿桂及河督李奉翰，佥谓地北高南低，水性就下。欲导河北注，揣时度势，断不能行。上复命廷臣集议，仍谓黄河南徙已久，不可轻议改道，寝其事。

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并以璜年老，谕冬令日出后入朝，赐元狐端罩。五十年正月，与千叟宴，为汉大臣领班。五十一年，以老乞休，赐诗慰留。上幸避暑山庄，命留京办事。五十五年四月，以璜成进士逾六十年，重与恩荣宴。璜年八十，与高宗同岁生，生日在六月，奏改万寿节后。上嘉其知礼，代定八月十九日，赐诗及联榜、上方珍玩宠之。五十六年，复赐肩舆入直。五十九年七月，卒，年八十有四，命皇八子奠酹，赠太子太师，赐葬，祭谥文恭。

子八，长承谦，进士，官至侍读，先璜卒。族子承恩，举人，累官至河东河道总督。

高斌，字右文，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隶内务府。雍正元年，授内务府主事。再迁郎中，管苏州织造。六年，授广东布政使，调浙江、江苏、河南诸省。九年，迁河东副总河。十年，调两淮盐政，兼署江宁织造。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回盐政任。复署河道总督，培范公堤六万四千余丈。十三年，回盐政任。旋授江南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疏请河工抢修工段需用土方，令河兵挑运十之四，用民工十之六。又请苇荡营采柴均归厂运。又请各州县河工外解各项悉归河库道。河南永城、江南萧县频年被河患，上命高斌会两江总督赵宏恩、河南巡抚富德筹疏通之策。高斌等奏：“黄河南岸砀山毛城铺向有减水石坝一，萧县王家山有天然减水石闸一，睢宁县峰山有减水闸四，建自康熙间，诚分黄导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年久淤浅，水发为患。毛城铺旧有洪沟、巴河二河，为减泄黄水故道。闸下地势，东北偏高，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请俟水涸疏浚二河，并于二河上游开蒋沟河，筑祝家口、潘家口二坝。漳水南流，使尽入蒋沟、洪沟、巴河分流下注，永城、砀山诸县当无水患。王家山天然闸减水会入徐溪口，旧有引河，间有淤浅。峰山减水四闸，历年既久，引河亦有淤浅，均应疏浚。”又奏：“淮扬运河自清

口至瓜洲三百余里，其源为分洪泽湖水入天妃闸，建瓴而下，经淮安、宝应、高邮、扬州以达于江，惟借东西漕堤为障。请于天妃、正越两闸之下，相距百余丈，各建草坝三。坝下建正石闸二，越河石闸二。又于所建二闸尾各建草坝三。重重关锁，层层收蓄，则水平溜缓，可御洪泽湖异涨，亦可减运河水势。湖水三分入运，七分会黄。山盱尾闾天然南北二坝，非洪泽湖异涨不可轻开，使清水全力御黄。而高、宝诸湖所受之水，循轨入口，不至泛溢下河。则高、宝、兴、盐诸县民田可免洪湖泄水之患。”疏入，均议行。

御史夏之芳等疏言：“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命高斌会大学士嵇曾筠、副总河刘永澄等详度。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广东学政王安国复请浚海口，又命高斌与宏恩及江苏巡抚邵基会勘。二年三月，高斌请入觐。赵宏恩内擢户部尚书，亦诣京师。上命王大臣集议，并召之芳等皆与。高斌言：“毛城铺减水坝康熙十七年靳辅所建，减水归洪泽湖，助清刷黄。六十年来，河道民生，均受其益。见浚毛城铺，乃因坝下旧河量加挑浚，使水有所归，并非开坝。况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余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疃等王湖为之渟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之芳等仍执所见，议未决，御史甄之璜奏：“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钟衡条奏亦及之。上卒用高斌议，斥之璜、衡、之芳等。高斌复请别开新运口，堵塞旧运口，以避黄河倒灌。三年正月，淮、扬运河工竟，有旨嘉奖。四年，上闻时论议高斌所改新运口离黄稍远，而上游水势遇黄河异涨，仍不见倒灌，命大学士鄂尔泰乘驿往勘。鄂尔泰仍主开新运口，如高斌议。八月，高斌入觐，命便道与直隶总督孙嘉淦、总河顾琮会勘直隶河道。六年，泰言：“黄河自宿迁下至清河，河流湍急，内逼运河，唇齿相依。请培运河南岸缕堤，作为黄河北岸遥堤。”又言：“江都瓜河地势卑下，请量改口门，别浚越河，以减淮水入瓜河分数。”又言镇江南岸埽工宜改砖工。均下部议行。

调直隶总督，兼管总河。奏言：“永定河惟在尾闾通畅，请于三角淀旁开引河，下接大清河老河头，上接郑家楼水口。挑去积土，即于北岸圈筑坡埝，以防北轶。南岸亦量为接筑，以遏南溜。下口河唇，随时疏通。至上游应筹分泄，请于南岸双营，北岸胡林店、小惠家庄各增建三合土滚坝一。并减堤高，使卑于坝。南岸郭家堤旧草坝应一律修筑如式。”七年，淮、扬水灾，上命高斌及侍郎周学健会总督德沛等治赈。事毕，还直隶，复奏言：“永定河上游为桑乾河，自山西大同至直隶西宁，两岸可各开渠灌田。自西宁石闸村入山，经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宛平沿河口，两山夹峙，一线中趋。若于山口取巨石错落堆叠，仿竹络坝之意，为玲珑水坝，以杀其汹涌，则下游河患可减。”疏上，均议行。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尚书，仍管直隶水利、河道工程。十二月，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南河河道总督白钟山河决匿灾不报，命高斌往江南会总督尹继善按治，白钟山坐夺官。疏言：“淮、黄二渎，每年伏秋水涨，以老坝口水志为准则。乾隆七年最大，水志连底水一丈四尺七寸，当以此较量每年水势。各处闸坝开闭，应以就近石工水涨尺寸为度。”运河水涨，又命高斌往勘。疏陈培六塘河谢家庄、龙沟口诸处堤堰，浚中墩河、项家卫东门河。又疏请豁免海州、沭阳、赣榆诸县逋赋，及板浦、徐渎、中正、莞渎、临洪、兴庄诸场折价带征银，并从之。高斌尝谓黄水宜合不宜分，清水宜蓄不宜泄，惟规度湖河水势，视其缩盈以定蓄泄，方不至泛溢阻碍为民害。诸所筹画，皆可循守。十二年三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四月，命往江南同河道总督周学健督理防汛。五月，直隶水利工竟。

十三年，命偕左都御史刘统勋如山东治赈。又命偕总督顾琮如浙江按巡抚常安婪贿状，高斌等颇不欲穷治。上又遣大学士讷亲往按，责高斌模棱，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闰七月，周学健得罪，命兼管江南河道总督。寻以籍学健家产徇私瞻顾，夺大学士，仍留河道总督。十六年三月，上南巡，命仍以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闰五月，暂管两江总督。八月，盱南阳武漫工未合龙，诏往相度修筑，命未下，高斌奏请驰赴协办。上奖其急公任事，得大臣体。十一月，工竟，命同侍郎汪由敦勘天津诸处河工。十七年，年七十，赐诗。

十八年，洪泽湖溢，邵伯运河二闸冲决，高邮、宝应诸县被水，下部严议。学习河务布政使富

勒赫奏劾南河亏帑，命署尚书策楞、尚书刘统勋往按。策楞等疏发外河同知陈克济、海防同知王德宣亏帑状。并及洪泽湖水溢，通判周冕未为备，水至不能御，不即奏劾状。上责高斌徇纵，与协办河务张师载并夺官，留工效力赎罪。九月，黄河决铜山张家路，南注灵、虹诸县，归洪泽湖，夺淮而下。上以秋汛已过，何至冲漫河堤，责高斌命往铜山勒限堵塞。策楞寻奏同知李炖、守备张宾侵帑误工状，上命斩炖、宾，絷高斌、张师载使视行刑，仍传旨释之。二十年三月，卒于工次。予内大臣衔，发内库银一千治丧。

二十二年，上南巡，谕曰："原任大学士、内大臣高斌，任河道总督时颇著劳绩。即如毛城铺所以分泄黄流，高斌设立徐州水志，至七尺方开。后人不用其法，遂致黄弱沙淤，隐贻河患。其于黄河两岸汕刷支河，每岁冬季必率厅汛填筑。近年工员疏忽，因有孙家集夺溜之事。至三滚坝泄洪湖盛涨，高斌坚持堵闭，下游州县屡获丰收。功在民生，自不可没。癸酉张家路及运河河闸之决，则其果于自信，抑且年迈自满之失。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辅，较齐苏勒、嵇曾筠有过无不及。可与靳辅、齐苏勒、嵇曾筠同祀，使后之司河务者知所激劝。"二十三年，赐谥文定。御制《怀旧诗》，列五督臣中。命祀贤良祠。

子高恒，高恒子高朴，皆坐事获谴，自有传。上复录高恒孙高杞授内务府郎中。从子高晋。

高晋，字昭德。父述明，凉州总兵。高晋初授山东泗水知县，累迁安徽布政使，兼江宁织造。乾隆二十年，擢安徽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视河，命高晋协办徐州黄河两岸堤工。高晋奏言："凤、颍灾区诸工并举，米价日昂，动工程银三万两购米，尚虑不敷。上念淮徐海道诸工，截漕二十万石平粜。请分五万济上江各工。"从之。工竟，加太子少傅。

二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奏言："高、宝、兴、泰积年被水，上命封南关、车逻等坝，于金湾坝下浚引河，泄水归江，使洪泽湖、运河之水不致漫坝东注。下河各县支河汊港及田间积水，均汇入串场河，北至盐城石<⿰石达>、天妃等闸，出新洋港。又自兴化白驹、青龙、八社、大关等闸出斗龙港，分二道归海。惟下河形如釜底，积涝骤难消涸。请浚兴化迤南丁溪、小梅二闸引河使出王家港，兴化迤北上冈、草堰、陈家冲三闸引河，使汇射阳湖，增二道归海，俾数州县积水节节流通，沮洳渐成沃壤。"从之。二十七年，授内大臣，奏言："运河归江，邵伯以下旧设六闸。自盐河分流下注，请将六闸金门量为展宽。又盐河旧设中、南、北各二闸，应留北二部以济盐、运。南、中二闸过水迟滞，应添建石坝，接长土堤，酌挑引河，俾高、宝湖水归江益畅。"二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九年，奏言："清口以上桃、宿等厅，专受黄水。清口东坝以下，淮、黄合流，至云梯关迤东归海。北岸五套、南岸陈家浦顶冲入溜，议培筑旧堤。臣以云梯关外近海，与其筑堤束水，不若于旧堤上首作斜长子堰，使水汇正河入海。"上均是之。

三十年，迁两江总督，仍统理南河事务。三十一年，按苏州同知段成功纵仆扰民，高晋以成功方病，拟宽之，上责其袒庇。三十三年，署湖广总督，兼摄荆州将军事。三十四年，回任，兼署江苏巡抚。上命采洋铜铸钱，高晋请收小钱，并运云南铜供铸，费省于洋铜，上用其议。三十六年，兼署漕运总督，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仍任总督如故。寻命同侍郎裘曰修、总督杨廷璋筹勘永定河工。事竟，还江南。

四十年，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奏请以蜀山湖收蓄伏秋汛水，工部以旧例蜀山湖于十月后收蓄汶河清水议驳，上命高晋会勘。寻奏："蜀山湖周六十五里，在汶河南、运河东，为第一水柜。向定蓄水限九尺七八寸，请改以一丈一尺为率，兼蓄伏秋汛水。从之。四十一年，河督吴嗣爵奏黄河淤高，命高晋与总督萨载筹议。请浚清口以内引河停淤，使清水畅出，与黄河汇流东注，并力剔沙，则黄河不浚自深，海口不疏自治。"上谕曰："此奏甚合机宜形势，为治淮、黄一大关键。届时妥为之。"是冬，入觐，上以高晋年七十，书榜以赐。

四十三年，命赴浙江会巡抚王亶望相度海塘，又命赴河南堵筑仪封漫口。秋，河决时利驿，高晋请议处，命宽之。冬，时利驿工竟。仪封新修埽工蛰陷，部议夺官，仍命留任。十二月，卒，赐祭葬，谥文端。《怀旧诗》并例五督臣中。子书麟、广兴，自有传。

完颜伟，完颜即其氏，满洲镶黄旗人。雍正间，自内务府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命往江南学

习河务。乾隆二年，授浙江海防道。调江南河务道，寻擢浙江按察使。方建尖山坝工，巡抚卢焯奏以伟督工，岁赍银五百。六年，命为江南副总河，就擢河道总督。高邮南关、五里、车逻三坝，值河、湖盛涨，泄水辄浸下河州县民田。上命闭洪泽湖天然坝及三坝，不使水入下河。知州沈光曾以上河滨湖滩地被水，议以济运余水由三坝减泄，并易芒稻河闸为坝，疏宝应、高邮、甘泉诸湖南注之路。伟劾其扰乱河工，光曾坐夺官。

初，上以黄河大溜逼清口，命循康熙旧迹，开陶庄引河，导使北注。大学士鄂尔泰与河道总督高斌合勘，甫定议，会暴汛积淤，工遂停。高斌亦去任，复命伟相度。伟议自清口迤西黄河南岸设木龙挑溜，使渐趋而北。七年，疏言："淮源上游雨多水发，贾鲁河盛涨，由涡达淮，汇于洪泽湖。三石滚坝减归高、宝、邵伯等湖，而古沟、东坝漫刷过水又自白马湖来会，水势益大。臣督筑子堰捍御，并开高邮老土坝及南关等三坝，水势始定。"上嘉之。

是岁黄河亦盛涨，石林口减水过多，沛县及山东鱼台、滕、峄诸县皆被水。伟具疏请罪。御史吴炜劾伟用人不得当，伟疏辨，上不深责，调河东河道总督。九年，奏言："山东历年被水，由于上游散漫，下游梗阻。运河东接汶、泗、沂、济诸水，泄入微山、蜀山、南旺、马踏诸湖。北接漳、卫二水，泄入盐河、徒骇、马颊、钩盘诸河。遇伏秋异涨，宣泄不及，应于运河内增闸坝以分其势，疏下河以畅其流。其经由各州县，凡沟渠淤狭者浚之，堤堰残缺者修之。"报可。十年，以母老乞回京，有旨慰留。十三年，授左副都御史。旋卒。

顾琮，字用方，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顾八代孙。父顾俨，历官副都统。顾琮，以监生录入算学馆，修《算法》诸书，书成议叙。康熙六十一年，授吏部员外郎。雍正三年，授户部郎中，迁御史。四年，巡视长芦盐政。八年，迁太仆寺卿。九年，授霸州营田使。十一年，协理直隶总河，迁太常寺卿，署直隶总督。寻授直隶河道总督。十二年，奏报："永定河口深通，上流始得畅注入淀。近因淤，议浚引河，自然开刷，不劳民力，号为天赐引河。"上令报祀。疏请更定管河厅汛，增设员缺，下部议行。

乾隆元年，署江苏巡抚。丁父忧回旗。二年，命协办吏部尚书事。永定河决，命偕总督李卫督修。旋署河道总督。三年正月，改授朱藻，命协同办理。奏畿辅西南诸水汇于东西两淀，淤垫漫溢为患。请设垡船捞泥，以三角淀通判、清河同知司其事。藻罢去，复授河道总督。五年，浚青县兴济、沧州捷地两减河，疏陈善后诸事，请疏海口，筑遥堤，多设涵洞。六年，请改定子牙河管河官制。寻以裁缺回京。六年，授漕运总督。七年，奏言："清江以上，运河两岸，向来只知束水济运，未知借水灌田，坐听万顷源泉，未收涓滴之利。同此田亩，淮南、淮北、腴瘠相悬。或疑运河泄水，于济运有妨。不知漕艘道经淮、徐，五月上旬即可过竣。稻田须水，正在夏秋间。若届时始行宣导，是只借闭蓄之水为灌溉之资，于漕运初无所妨。况清江左右所建涵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万无疑虑。请特遣大臣总理相度，会同督、抚、河臣详酌兴工。"议未及行。八年，以督运诣京师。入对，请行限田。上斥其扰民。

十年六月，疏请于马庄集、曹家店各建石闸，束上游之水，并将骆马湖入运处改在阜湖以上<□車它>车头，建闸挑渠，引水济运。十字河竹络坝开放后，黄水湍激，横截运河，粮艘提溜为难。当于竹络坝下束黄坝迤东接堤堵截，别于苏家闸南浚河越黄入运，从之。十一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十二年，命偕大学士高斌按浙江巡抚常安贪婪状。坐未穷治，夺官，命留任。寻调河东河道总督。十七年，疏言："运河堤未设堡房。请视黄河例，每二里建堡房，都计四百余座。"十九年，坐江南总河任内浮费工银，夺官。旋卒。

顾琮内行严正，尝入对。值旱多风，世宗以为忧。顾琮引《洪范》谓："蒙恒风若，虑臣或蔽君。"上为之动容。世宗崩，顾琮方丧偶，逾三年乃续娶。方苞以为合礼。

白钟山，字毓秀，汉军正蓝旗人。雍正初，自户部笔帖式迁江南山清里河同知。累擢江苏布政使。奏："狼山、苏松二镇驻地距苏州俱远，军糈挽运维艰，请就所驻及附近州县配给。崇明孤悬海外，地不产米，请由江、广采运，拨万石贮崇明仓，备平粜。海滨涨出沙洲，民人占居，当筑土墩以避潮患。"从之。十二年，授南河副总河，旋擢河东河道总督。

乾隆元年，奏：“河标兵驻济宁，无仓储，每称贷贵籴。请以生息银二千七百有奇买谷四千石，设仓存贮，春借秋收。”又奏：“豫东河防，水落时，当堵塞支河。伏秋水涨，购料募夫，每虑不及。请发河南、山东司库银分存郑州及武涉、封丘、曹、单诸县，永远贮备。”皆从之。四年，疏言：“漳水旧自直隶入海，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卫济运，故道渐淤，全归卫河，势难容受。嗣于德州哨马营建滚水坝，开引河泄卫水，由钩盘河达老黄河入海。然漳、卫二水随时淤塞，虚糜帑金。漳水旧有正河、支河，应择易浚者复其故道。于馆陶建闸，卫水大，听漳入海以防涨。卫水小，分漳入卫以济运。”奏入，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议在丘县东和尔寨村承漳河北折之势，接开十余里，至漳洞村入旧河。因于新河东流入卫处建闸，以时启闭，上从之。时漕运总督补熙请造十丈大船，运河当以水深四尺为则。白钟山谓：“闸河无源之水，雨至而后泉旺，泉旺而后河盈。上闸闭、下闸启，则下闸倍深，上闸倍浅。各闸相距远近不均，水近者深，则远者必浅。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赵殿最又请于馆陶、临清各立卫河水则，白钟山谓：“尺寸不足，将卫辉民田渠闸尽闭，致妨灌溉，事既难行，尺寸既足，将官渠官闸尽闭，来源顿息。下流已逝，运河之水亦立见消涸。二者均属非计。”议并寝。

八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石林口堵筑坚固，大溜直趋下流。黄村、韩家塘等处新筑子堰，恐不足抵御，于对岸浚引河，导溜南注，并加厚子堰，派兵驻防。”又奏言：“苇荡左右两营，岁输柴二百二十五万束。积久生弊，轮运不齐。请禁兵民杂采，定采苇期限，浚运柴沟渠，编柴船帮号。”皆允行。

十一年，御史杨开鼎劾：“白钟山出纳悭吝，任情驳减，用损工偷，纵仆役婪索。陈家浦决七百余丈，止称二十余丈。兴筑延缓，阜宁、盐城二县受其害。”命高斌会尹继善按治，以开鼎从。寻覆奏驳减、婪索无实据，惟陈家浦漫口冲刷，贻害累民。上召白钟山诣京师，夺官，效力河工。总河顾琮复论白钟山措处失当，上命籍其资逾十万以偿。

十五年，授永定河道。十八年，河决张家路，命从尚书舒赫德往勘。旋命以按察使衔协办南河事。十九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二十年，署山东巡抚。请罢孔氏袭曲阜知县，上命改授世袭六品官。寻奏济宁以南积水未消，请缓开汶河大坝，疏浚下游河道。上命白钟山往勘南河，文武各官听调遣。

二十二年，调江南河道总督，疏言：“自河决张家路，沙停河淤，下流不畅，南高北洼。迨孙家集复决，河底益高。黄河受病，率由水势侧注北岸，冲刷沟槽。惟有南北分筹，南宜疏，北宜筑。筑则支河不致夺溜，疏则稍分有余之水势，庶徐州得以少安。臣与河臣张师载商榷，以为南岸长滩较北岸更险，必于横亘处浚引河，导溜归中，岸堤益加高厚。北岸无堤，漫水如梁家马路、徐家山等处支河数十道，及黄家庄、郭家堂等处漫槽矮滩，宜筑土坝。水平则收束以刷正河，水涨则平漫不消，不至冲槽夺溜。并于孙家集培堤增坝，以为重障。骆马湖北受蒙阴山水，西受微山湖水，其尾闾在六塘河。上游湖堤在在残缺，及应修补捍防。”皆从之。

荆山桥工竟，议叙。奏言：“宁夏上游河水陡涨，急报下游防范。正阳关为淮水上下关键，应仿宁夏水报法，派员专司其事。”又奏：“上江诸水皆归安河以达洪泽湖。安河间段淤浅，连年水患由此。宜多募渔船，伐芦捞泥，俾尾闾一通，上游皆有去路。又归仁堤下旧有涵洞，穿鲍家河以达安河，久经湮塞。拟开浚分林子河一支，则安河进水之地亦有所分，患可渐减。”报闻。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庄恪。

论曰：自靳辅治河、淮，继其后者，疏浚修筑，守成法惟谨。世宗朝，齐苏勒最著，嵇曾筠、高斌皆仍世继业，与靳辅同祠河上，有功德于民，克应祭法。完颜伟、顾琮、白钟山随事补苴，不负当官之责。高斌任事二十年，疏毛家铺引河，排众议行之，民蒙其利。夺淮之役，缚赴工次待决。雷霆不测之威，赫矣哉！

清史稿卷三一一　列传第九八

哈攀龙子国兴任举　治大雄

哈攀龙，直隶河间人，其先出回部。乾隆二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以副将发福建，除兴化城守副将。迁总兵，历河南南阳，福建海坛、漳州诸镇。以母丧去官。十三年，高宗东巡，攀龙迎銮，命往金川，隶总督张广泗军，署松潘镇总兵。出美诺沟，取撒卧山、大松林、噶达诸寨。分兵出马沟右梁，察形势，得其险要，搜截松林，贼蔽松设卡。毁其二，径左梁山沟，炮毙贼数十。进克渴足寨，焚碉寨四、水城一，杀贼二十余。寻与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合兵攻色尔力石城，举没于阵。攀龙入林，殪贼三十余，夺举尸回。复偕都统班第、署重庆镇总兵段起贤、侍卫富成分道夜袭色尔力，焚木卡三，杀贼五十余。进破石梁、双沟诸垒。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劾攀龙攻色尔力不能下，兵部议左迁。上责攀龙自陈，攀龙言屡克卡杀贼报广泗，广泗不以入告。会讷亲、广泗皆得罪去，上知攀龙枉，命罢议。寻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夜攻色尔力，先登，拔石卡，殪贼数十。十四年，金川事定，命署固原提督。十六年，移湖广提督，陈整饬弁兵诸事，上嘉勉之。寻命真除，复移贵州提督。入陛见，病留京师，卒。

子国兴，乾隆十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云南标右营游击，迁东川营参将。缅甸头人召散据孟艮为乱。总督杨应琚檄国兴佐军，战楞木，进克猛卯，督战被枪，创右辅及臂。应琚以闻，赐孔雀翎。寻署腾越营副将。时副将赵宏榜以偏师深入，与缅人战于新街，师败绩。国兴师至蛮莫，诇新街无备，督兵潜入，缅人乃引退。从将军明瑞进克木邦，战于蛮莫，大破之。复偕侍卫莽克察击斩守隘贼六十余。擢楚姚镇总兵。入陛见，命在乾清门行走，赉银帛。还军，移普洱镇总兵，迁贵州提督。经略傅恒议用水师，令国兴赴铜壁关外野人山督造船。移云南提督，加太子少保。船成，从傅恒出猛拱、孟养、南丰、猛烈、猛坝，次老官屯。缅人水陆备甚固，攻之不时下。头人诺尔塔以其酋懵驳命，遣使得鲁蕴诣军乞解兵。傅恒令国兴出见，晓以利害，令具约十年一贡，毋更扰边，归所掠内地人。缅人誓奉约。时傅恒方病，将军阿桂召从征诸大臣议，皆言许之便，遂与定约解兵。既而贡弗至，总督彰宝遣都司苏尔相谕意，留不遣，扬言国兴许以木邦、猛拱、蛮莫三土司予缅人，请如议。彰宝劾国兴与缅人议具约不以实，上召国兴至京师，诘国兴，国兴自阵未尝有此议。上责国兴迁就毕事，夺太子少保，左授贵州古州镇总兵。移云南临元镇。后二年，得鲁蕴复至老官屯。请如前誓三事。时师征金川，上命国兴从将军温福进讨。三十七年，迁西安提督，命尽护陕西、甘肃从征诸军。寻令偕总兵董天弼自曾头沟取底木达、布郎郭宗。温福以国兴能军，令自策卜丹径取美洛当一面。国兴自阿喀木雅山沟纡径玛尔迪克山寨，察策卜丹地势，林深径狭，不宜于行师，乃将二千人佐海兰察攻玛尔迪克。温福再疏闻上。金川贼千余屯贡噶山左，谋劫粮，国兴驰击，贼败匿。师还，经玛尔迪克，贼自林中出，复击败之，上赉荷包四。进攻贡噶山，设伏，斩贼百余，搜箐夺碉卡。九月，金川酋索诺木使诣国兴，请献鄂克什地以降。国兴令并割南北两山美美卡、木兰坝及玛尔迪克。越日，贼尽撤诸册。国兴以兵入鄂克什旧寨，贼退守路顶宗。十月，使归墨垄沟师败时所掠外委臧儒，且言尝劝僧格桑同降。温福以闻，上令国兴檄谕索诺木声其罪。时国兴及海兰察将五千人屯贡噶山，谋攻策卜丹，阻冰雪未进。上命还师攻路顶宗。路顶宗山麓有巨沟，沟源出南山。海兰察纡道出山后，侍卫额森额自小径为应，国兴前越沟攻碉。师继进，遂克路顶宗，破卡五十余、碉三百余，俘获甚众。复自喀木色尔北山攻穆拉斯郭大寨，进据兜乌山巅，与总兵马彪军合，夺附近碉卡，克额尔莽木栅。复将千人渡水，自南山鄂尔齐仰攻，克诸寨，与大军会，进攻明郭宗。别以兵袭击公雅山，克木尔古鲁寨，并夺据嘉巴山麓。廷议定小金川，分命将帅三道进讨金川。上曰："国兴虽绿营汉员，熟军事。又尝为乾清门侍卫，与满洲大臣无异。"授参赞大臣，佐副将军丰升额。是月克明郭宗，焚念经楼。整兵进取日果尔乌山麓，攻美诺。上嘉国兴功，官其子文虎守备。攻克布朗郭宗，僧格桑遁金川。我军直抵底木达，僧格桑父策旺出降。小金川平。

国兴卒于军，赐白金千，存恤其家，加赠太子太保，谥壮武。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文虎授陕西提标右营守备，从军攻木果木，阵没，从祀昭忠祠。复官次子文彪千总。

任举，山西大同人。雍正二年武进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固原提督左营游击，署城守营参将。乾隆十一年二月，固原兵变，夜攻提督许仕盛，毁辕门将入。举闻乱，单骑诣鼓楼鸣角，招营兵未变者才五十人，部勒使成列。变兵惧，退掠市廛。举追及，手刃五十余人，禽四十余人。变兵出城

南门，还攻东西二门。举守东门，右营游击铁保守西门，御战，变兵溃。事定，总督庆复以闻，擢中军参将。

十二年，命征金川，隶总督广泗军。寻授西凤协副将。举至军，与总兵许应虎、副将高宗瑾、参将贾国良攻色底贼碉，击以炮二百余发，碉一角圮，垣凿孔发炮，密如鳞比。举度我军炮小不能下，将移军退守，贼出战，再设伏败之。十三年，上谕谓："在军诸将狃于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广泗亦奏在川镇将，忠诚勇干元出举右者，令率汉、土兵三千取道昔岭。寻又奏令署重庆镇总兵。

举与参将王恺自牛厂至素可尼山。时五月，遇大雪，辟道以行。经撒乌山，至昔岭山梁，山北曰木冈，孤峰当道，贼置城卡守隘。举督兵攻卡，凭高发炮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遂陟中峰，以千人驻守，进攻木冈。时总兵哈攀龙师至马沟右梁，阻松林不得进。广泗令自纳喇沟出昔岭右，与举合攻木冈贼所置城卡，力战未即下。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总兵冶大雄方自卡撒进，举与合军，焚木达沟诸碉，围得思东，断其汲道，督兵挟斧斫贼，贼堕岩遁，得大小碉三。进攻色尔力石城，分兵为三道，举督兵直攻石城，攀龙出其右，副将唐开中及国良出其左。越沟度林，攻贼所置木城，国良战死。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余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攀龙入林杀贼，以其尸还。

时上方命举真除，经略大学士讷亲以举死事闻，上阅疏为泣下，并谕："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命视提督例赐恤，加都督同知，谥勇烈，祀昭忠祠，官其子承恩都司，承绪千总。承恩丧终入谢，上以尚幼，命传谕其母善教之。二十四年，授三等侍卫。累迁福建陆路提督。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承恩请往讨之，师无功，逮诣京师，罪当死，上宽之。五十三年，赦出狱。五十五年，复授巡捕营参将，迁副将。卒。承绪官巡捕营游击，市中火，赴救被创，卒。上之赦承恩，谓其未有子，承绪又死勤事，不可使举无嗣也。

治大雄，四川成都人。康熙季年入伍，从征西藏，克里塘、巴塘，降结敦落笼宗、说板多打笼宗诸寨，获为乱喇嘛五。雍正初，从军出松潘黄胜关、剿抚热当十二部落。攻郭隆寺，攻岭三，破寨十五，追斩康布喇嘛于西海。又从征卓子山、棋子山，戮头人。追剿罗卜藏丹津，擒丹津珲台吉。川陕总督岳钟琪疏荐，引见，特授蓝翎侍卫。累迁陕西庄浪营参将。加副将衔，赐孔雀翎，命赴巴里坤军，檄署川陕督标中军副将。

准噶尔犯克什图、峨仑矶诸卡伦。大雄偕总兵樊廷以二千人当贼二万，转战七昼夜，拔守卡伦兵以出。与总兵张元佐等师会，力战杀贼。赐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赍白金五千。寻授直隶山永协副将。命署湖北彝陵镇总兵。上言："彝陵距省千余里，兵饷岁以四季支给，请改夏秋、冬春二次汇支。"下督抚议行。寻调署山西大同镇总兵。与前任总兵李如柏互劾，均夺职。乾隆元年，以副将发湖广，寻授衡州协副将。城绥苗、瑶为乱，大雄驻长安堡，焚贼寨，戮其渠，余相率就抚。擢镇＜⿰竹旱＞镇总兵。总督孙嘉淦劾大雄贪纵，夺职。湖南巡抚蒋溥言谳无贪纵迹，引见，复云南昭通镇总兵。叙剿苗功，加都督佥事衔。

十三年，从征金川，至卡撒，统云南、贵州诸军进攻色底、光多诸寨。引兵出昔中峰岭之西，与署总兵哈攀龙、任举师会，克大小碉十、石城一，堕碉百三十。同攻克昔岭沟底石城水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大雄历战阵，令总理营垒，措置妥协，赐孔雀翎。金川头人莎罗奔等乞降，师还。授云南提督，加左都督衔。入觐，官其子继钧蓝翎侍卫，命送大雄上官。疏言："西藏喀拉乌苏诸地与准噶尔连界，盗窃纷扰，是其故习。今藏北鄙即我边地，防边自可弭盗。请驻藏大臣仍设重兵，循大道置台站，以资防守。"上嘉其留心。

继钧至常德迎家，中途假回民金，大雄以闻。上以大雄知事不可掩，乃始奏劾，左授哈密总兵。命署安西提督，赴巴里坤验马驼，疏报四千余。会总督方观承核参将钟世杰等至巴里坤领马千九百余，途中马多死，论罪。上以大雄疏不实，下部议。总督黄廷桂复劾大雄，命夺官，逮京师治罪。二十一年四月，行至西安，卒。三十二年，上以绿营世职不得世袭罔替，下兵部察诸将有功者，俟

袭次毕，赐恩骑尉世袭罔替，大雄与焉。

马良柱，甘肃张掖人，其先本回部。康熙季年，从军征吐鲁蕃。雍正初，将军阿尔那擖赴插汉麦里干讨贼，皆有功。复从安西镇总兵孙继宗攻罗卜藏丹津，降台吉三十三。战于哈马儿打布罕噶斯，禽其渠，授蓝翎侍卫，赐白金百，迁三等侍卫，外授四川提标游击，赐貂皮、数珠。命将兵屯西藏。旋以兵扰民，左降，听四川巡抚、提督调遣。

八年，瞻对土司为乱，提督黄廷桂擖良柱讨之。贼坚守石碉，督兵仰攻，枪殪所乘马，易马进，再殪，乃步行督战。碉上投石如雨，伤面，抟贼益奋，火其碉，并焚擦马、擦牙诸寨，歼贼无算。侧冷邦诸头人皆降。复授松潘镇左营游击。三迁夔州协副将。

乾隆十年，师复征瞻对，破直达、松多诸寨，夺碉七十余。进攻下密左山梁，获头人噶笼丹坪。再进克下密等百余寨，获头人塔巴四交。渡了鲁河，遂破瞻对，焚其寨。其渠姜错太死于火。十二年，大金川酋莎罗奔攻革什咱土司，并掠明正土司所属鲁、密章谷诸地。巡抚纪山移良柱威茂协副将，督兵防御。莎罗奔纠小金川土司泽旺侵沃日各寨，都司马光祖赴援，贼大至，光祖困于热笼。良柱率轻骑驰救，败贼巴纳山，进克石卡二百二十三。光祖等出应，贼溃，围解。泽旺降，并还所侵沃日三寨。诏嘉其奋勇，迁重庆镇总兵。再进复孙克宗官寨，攻江卡，战屡胜，克太小碉寨百余，降二十余寨，进克丹噶山，分兵焚撒笼等七寨，噶固等寨先后降。贼守石达大碉，良柱昌雨进，数十战，贼乘夜来扑营，设伏，歼焉。马邦头人思错已降，总兵许应虎驭之不以道，复叛，围应虎于的交，良柱驰救。贼退入戎布寨，攻之未下。旋复犯马邦，副将张兴被围。良柱请移戎布师赴援，总督张广泗不许，兴陷于贼。侵噶固，守兵叛附贼，夺卡伦七。广泗令良柱往攻，力战，贼未却。值大雪二十余日，粮匮，煮铠弩以食。力不支，广泗擖退师。仓卒移营，炮械为贼得。

广泗劾之，命逮诣京师，良柱陈粮绝状，上特原之。命在香山教禁军云梯，亲临观之。良柱起舞鞭，称旨，赐大缎、荷包，命仍赴金川军，以副将、参将等官酌量委用。寻授泰宁协副将，大学士傅恒视师，擖良柱攻昔岭，克之。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余骑入其营宣谕。授建昌镇总兵，赐孔雀翎。母忧去官。召入京师，仍令教禁军习云梯。服阕，授松潘镇总兵。杂谷土司苍旺为乱，偕提督岳钟琪讨平之。寻请老，改籍四川华阳。卒，年八十一。

良柱额隆然，大目虬髯，边人畏之，号为狮子头。善战，临阵手铁鞭一，马上旋转如飞，其攻噶固，广泗不为策应，饷又不时至，上知广泗忌其成功，故特轻其罚云。子应诏，官直隶河间副将。孙瑜，自有传。

本进忠，甘肃西宁人。初入伍，冒姓名曰张元吉，寻请复姓名。雍正中，从扬武将军张广泗援吐鲁番，屯鲁克沁。准噶尔来侵，邀击，禽贼七。复追败之哈喇和卓。乾隆十三年，擖赴金川，从征囊得山梁。攻碉先登，夺矛，中石，伤。从攻普沾，掷火弹入碉，焚碉十三，夺木城。进战于乐利噶尔堤克，殪贼。攻碉，右股中枪，伤。录功，擢四川威茂协右营都司。引见，赐大缎。杂谷土司苍旺为乱，提督岳钟琪擖进忠讨之，夺铜炮一，斩馘数十。生禽二十五，降茶堡番民二千余。自角木角沟入杂谷，获苍旺。累擢永宁协副将。

三十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进攻蛮结，克木卡十六，殪贼三，伤额，明日，仍裹创出战。事闻，赐孔雀翎，号法式善巴图鲁。擢云南临元镇总兵。明瑞令将五千人屯龙陵关备调遣。召诣热河行在，入觐，命乾清门行走，赐貂皮、银币，令还军。旋移普洱镇总兵，擢云南提督。卒，加太子太保，谥勤毅。

刘顺，顺天人。雍正五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陕西。累迁至金塔协副将。乾隆十三年，令将千五百人赴金川，偕副将高雄自甲索攻囊得，道松林。贼百余出战。击之遁，毁贼碉。从大军自卡撒左山梁进，诸碉以次皆下。惟普瞻双、单二碉守甚坚。日暮，将收兵，顺潜率所部逼单碉，纵火攻之，贼溃，并夺双碉。师继进，遂克色底。普瞻西有山曰阿利，贼碉林立。顺冒雨奋攻，夺山梁木卡，破碉。发炮，殪贼数十，复破大炮一、石卡四。经略讷亲屡奏顺奋勇。金川平，擢贵州威宁镇总兵。上以顺熟边情，移甘肃西宁镇总兵。入觐，赐孔雀翎。擢安西提督。病，乞罢。卒，加太子太保，谥壮靖。

论曰：初征金川，攀龙、举、大雄皆以勇略著。举尤骁杰为军锋，讷亲、张广泗督战急，鼓锐攻坚，遂以身徇，伤已！良柱善战，又以广泗牵制，不能尽其材。进忠、顺力战破坚碉，亦攀龙辈之亚也。

清史稿卷三一二　列传第九九

傅清　拉布敦　班第子巴禄

鄂容安　纳穆扎尔　三泰

傅清，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李荣保次子，傅恒弟也。雍正间，授侍卫。乾隆初，累迁至直隶天津镇总兵。康熙中定西藏，留兵镇抚，以大臣驻藏办事，为员二，嗣省其一。是时驻藏副都统索拜当代，命傅清以副都统往。十一年，疏言："西藏处徼外，西北界准噶尔，北通青海，为四川西南外郛。自雍正十二年设塘汛，不特传送官文书，且以联络声气。上年索拜以节费议撤汛，使藏人任邮递，谓之番塘。未几辄被盗。今准噶尔当入藏熬茶，番塘恐滋误。请自打箭炉至藏复置塘汛，酌冲僻远近，当得兵千人以内。"议如所请。

十二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卒。颇罗鼐爱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请以为嗣，遂袭爵为郡王。上谕傅清曰："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傅清言："颇罗鼐在时，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出驻阿里克夏，当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帅师出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今仍遣珠尔默特策布登驻阿里克夏，令别遣宰桑驻腾格里诺尔、喀喇乌苏诸处。"又以准噶尔入藏熬茶，请增兵分路防护。上命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商榷，毋涉张皇。十三年，命以提督拉布敦代，傅清还。复授天津镇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请撤留藏兵，上从之。旋以副都统纪山代拉布敦。

十四年，纪山疏言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达赖喇嘛有隙，请移达赖喇嘛置泰宁。上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戾且为乱，命驻藏大臣复旧置二员，予傅清都统衔，自固原复往。纪山复疏谓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言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将举兵相攻，上命傅清途中詷虚实。傅清疏言："珠尔默特策布登未尝构兵，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妄言，藉以夺其兄分地。臣至藏，即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惩治。"是时上已遣侍郎拉布敦代纪山，因谕傅清，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戾且为乱，令熟计密奏。

十五年，傅清与拉布敦先后至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迫其兄珠尔墨特策布登至死，遂逐其子，遣使通准噶尔叛益有迹。上命副都统班第赴西藏，与傅清、拉布敦密谋取进止，仍诏傅清、拉布敦毋轻发，并密谕四川总督策楞勒兵为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愈急，绝塘汛，军书不得达。傅清与拉布敦未得上诏，计以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且叛，徒为所屠。乱既成，吾军不得即进，是弃两藏也。不如先发，虽亦死，乱乃易定"。

十月壬午，召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至通司冈驻藏大臣署，言有诏，使登楼，预去其梯，若将宣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方拜跪，傅清自后挥刀断其首。于是其党罗卜藏扎什始率众围楼数重，发枪炮，纵火，傅清中三创，度不免，自刭死。拉布敦死楼下。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皆自杀。通判常明中矢石死。从死者千总二、兵四十九、商民七十七。事闻，上轸悼，宣示始末，谓其"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傅清追封一等伯，谥襄烈，旋命立祠通司冈。丧还，上临奠。其子孙以一等子世袭，赐白金万。

班第至藏，戮罗卜藏扎什等，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自立名号，通款准噶尔，称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为汗，请其发兵至札达克为声援。上复降诏褒傅清、拉布敦，建祠京师，命曰双忠。子明仁，以侍卫袭子爵。从征金川，卒于军。

拉布敦，栋鄂氏，满洲镶红旗人。其先对齐巴颜，于太祖时率所部来归，语见阿兰珠、朗格诸传。父锡勒达事圣祖，自赞礼郎累迁吏部尚书。出署川陕总督，还京师。以镇＜⿰竹旱＞苗为乱，命偕副都统图斯海、徐九如帅师讨之，降三百一寨，剿十五寨。锡勒达与荆州副都统珠满、湖广提都俞益谟所戡定者，天星、龙椒洞、排六梁等三寨。乱定，与总督于成龙、巡抚赵申乔议立营汛，增设官吏为抚绥，复还京师，卒。

拉布敦，其第六子也。生有力，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工诗文，习国语言。康熙间，袭叔祖勒尔图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朝，从傅尔丹讨准噶尔，战于和通呼尔哈讷尔。又从策凌讨准噶尔，战于额尔德尼昭，皆有所斩馘，授世管佐领。上命军中举骁勇之士，拉布敦与焉，赐孔雀翎。乾隆初，累迁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复讨准噶尔，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九年，授定边左副将军。其冬，疏言："厄尔特宰桑额勒慎等内牧布尔吉推河，乌梁海得木齐札木禅内牧布延图河源。布尔吉推河在阿尔台山梁外，布延图河源在阿尔台山梁内，距卡伦不远，已札坐卡侍卫等严防。"十年冬，疏言："乌梁海得木齐乌尔巴齐等避雪，内牧黄加书鲁克，距卡伦不远。托尔和乌兰、布延图、哈玛尔沙海诸卡伦外，皆有准噶尔人踪迹，仍札坐卡侍卫等严防。"寻召还京师，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复出署古北口提督。

十三年，驻藏副都统傅清当代，命拉布敦往。十四年，召还，以纪山代，授工部侍郎。未终岁，上征纪山还，复命赴藏。十五年，授左都御史。寻与傅清谋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其党罗卜藏扎什围楼，拉布敦挟刃跃下楼，击杀数十人，自剖其腹死。上闻，赠爵、赐金、立祠如傅清。命以拉布敦之族升隶正黄旗，谥壮果。子隆保，以侍卫袭子爵。误班夺官，爵除。

班第，博尔济吉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康熙间，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五迁，雍正初至内阁学士。四川、云南徼外与西藏定界，命偕副都统鄂齐如西藏宣谕。迁理藩院侍郎。坐事左迁，在内阁学士上行走。十一年，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年，授兵部侍郎。外擢湖广总督。剿镇<□竿旱>、永绥乱苗，两阅月而毕，上嘉焉。五年，以忧还京师。六年，命仍在军机处行走，授兵部尚书。

十三年，师征金川，授内大臣，出督军饷，加太子少保。寻按四川巡抚纪山加征累民状，命即署巡抚。时讷亲、张广泗师久无功，上谘班第，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上谕曰："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左迁兵部侍郎。

十四年，予副都统衔赴青海办事。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叛迹，驻藏办事大臣傅清、拉布敦疏闻。上移班第代拉布敦，未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益急。傅清、拉布敦召至廨，诛之。其徒卓呢、罗卜藏扎什等遂叛，傅清、拉布敦死之。公班第达执卓呢、罗卜藏扎什等，班第至，按讯，又得其党德什奈等凡二十七人，悉诛之。上以藏酋授王爵名位过重，命班第达以公爵管格隆事，令班第宣谕。班第又疏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准噶尔通书谋叛状，上命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妻子。四川总督策楞等以师至，会议西藏善后诸事。西藏大定。十六年，授都统衔。十七年，还京师，仍在军机处行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出署两广总督。

十九年，师征准噶尔，复授兵部尚书，署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准噶尔内乱，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诏以时岁进兵，谕班第筹画。班第以军中驼马牛羊宜牧地，得扎布堪、呢圭诸处，冬令暖，富水草，令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等往督牧。遣兵擒乌梁海宰桑车根、赤伦等，收其众数千户。复令参赞大臣萨喇尔将兵擒准噶尔宰桑库克新玛木特、通玛木特，收其众，得牲畜无算。上奖班第奋勇果断，予子爵，世授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赐白金千。十二月，授定北将军，召来京示方略。

二十年正月，大举讨准噶尔，班第出北路。阿睦尔撒纳授定边左副将军为副，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授定边右副将军为副。班第与阿睦尔撒纳等议以二月出师。阿睦尔撒纳将六千人先行，班第将二千人继其后。班第至齐齐克淖尔，以马不给，令千五百人先，留五百人待马再进。至喇托辉，与阿睦尔撒纳军合。上以阿睦尔撒纳为准噶尔人所知，令其前行易招抚，戒班第仍令阿睦尔撒纳先行毋合军。班第至额尔得里克，复令阿目尔撒纳先行。四月，师至博罗塔拉，得达瓦齐所遣征兵使者，知伊犁无备。班第谋约西路军锐进。五月，遂克伊犁。达瓦齐以万人保格登山，侍卫阿玉锡以二十余骑击之，惊走。上奖班第功，封一等诚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班第以伊犁厄鲁特生计甚艰，不足供大兵，六月疏请留察哈尔兵三百、喀尔喀兵二百移驻伊犁河北尼楚哀治事。诸军次第遣还，是月，获达瓦齐，献俘京师。

军初出，上察阿睦尔撒纳有异志，令班第严约束。及伊犁既定，上令和硕特四部部置汗，将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阿睦尔撒纳觊总统四部，意不慊，置副将军印不用，用故准噶尔台吉噶尔丹

策凌菊形小印檄诸部，讳其降，言以中国兵定乱，叛迹渐著。上召阿睦尔撒纳，以九月至热河行在，行饮至礼，与他部汗同受封。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率遣还诸军以归。阿睦尔撒纳乞代奏，冀总统四部，期七月俟命。色布腾巴尔珠尔归，不敢闻。以班第趣阿睦尔撒纳诣热河，令参赞大臣额林沁多尔济与俱。阿睦尔撒纳怏怏就道，而上念阿睦尔撒纳终且叛，谕班第宜乘其未发讨之，毋濡忍贻后患。谕至，阿睦尔撒纳已行。上又命鄂容安等擒治。

八月，阿睦尔撒纳行至乌陇古，解副将军印还额林沁多尔济，走额尔齐斯，遂叛。伊犁道梗。阿睦尔撒纳之党克什木、巴朗、敦克多曼集、乌克图等作乱，班第与鄂容安以五百人拒战，自固勒扎赴空格斯，转战至乌兰库图，贼大至，围合。班第拔箭自刭，鄂容安同殉。上初闻班第等陷贼，令参赞大臣策楞自巴里坤间使传谕毋以身殉。策楞闻讹传班第等自贼中出，以闻，上解所佩荷包为赐。既闻班第等死事状，降诏谓："班第、鄂容安见危授命，固为可悯。然于事无补，非傅清、拉布敦为国除凶者比。"二十一年，师复定伊犁。丧还，上亲临奠，并令执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又以萨喇尔同陷贼不能死，令监往旁视。寻视班第义烈，仍如傅清、拉布敦故事，京师建祠，亦曰双忠。旋复命图形紫光阁。

子巴禄，以察哈尔总管从军，袭一等诚勇公，授镶红旗蒙古都统，从定伊犁。师讨霍集占，授参赞大臣，援将军兆惠有功，命驻军和阗。战伊西洱库尔淖尔，屡败霍集占。师还，加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为后五十功臣首。出为凉州、绥远城军、察哈尔都统。卒。

鄂容安，字休如，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长子。雍正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世宗命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元年，授编修，南书房行走。再迁，五年，授詹事府詹事。鄂尔泰承旨固辞，上曰："鄂容安与张廷玉子若靄，皇考命在军机处行走。本欲造就成材。朕兹擢用，鄂尔泰毋以己意辞。"是时直军机处大臣与章京皆曰行走，无异辞也。寻又命上书房行走。七年，以与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夺职，语在《永檀传》。八年，命仍在上书房行走，授国子监祭酒。十年，袭三等伯爵后，五年加号襄勤。十二年，授兵部侍郎。

十三年，出为河南巡抚，赐孔雀翎。河南境伏牛山界陕西、湖北二省，袤延八百余里，鄂容安行部入山亲勘。又以界上诸关通大道，易藏奸宄，饬行保甲，入奏，上嘉焉。卫辉参将阮玉堂督操，鞭所部兵，兵哗。鄂容安疏请先治哗兵罪，然后罢玉堂，毋令兵骄，亦当上指。鄂容安又令汞补诸府、州、县常平仓谷都二十九万石有奇，浚治开封、归德、陈州三府干枝诸水，以慎蓄泄、广灌溉。上奖其留心本务。

十五年，上巡幸河南，鄂容安疏言河南士民乐输银五十八万七千有奇，上曰："朕巡幸方岳，从不以丝毫累民，曾何藉于输将？且省方问俗，勤恤民隐，尚虑助之弗周，岂容供用转资于下？鄂容安此奏失政体。其以输银还之士民。"鄂容安疏请罪，又言："士民输银出本愿，还之恐不免胥吏中饱，仍请允其奏。"上意终不怿。还幸保定，鄂容安入觐，不引谢，上诘责，令痛自改悔，不得有丝毫糜费粉饰，为补过之地。

十六年，移山东巡抚。济南被水，米贵。鄂容安请用乾隆十三年例，暂弛海禁，招商往奉天汞运。旋与东河总督顾琮规塞张秋挂欹台河决，培筑运河堤，自台儿庄至德州千有余里，循堤建堡房。塞太行堤涵洞，以纾宁阳等县水患。十七年，疏陈山东州县吏交代库银仓谷多有亏缺，下各府考核。又移江西巡抚。

十八年，授两江总督。十九年，疏言："江南地广事繁，胥役弊滋甚。淮安等府藉赈为弊，苏州等府藉漕为弊，徐州府藉应徭为弊，当严核惩治。令各属胥吏遵经制原额，禁伪冒及额外无名白役。"是年考绩，加太子少傅。

上将用兵准噶尔取达瓦齐，以鄂容安年力方盛，勇壮晓畅，召授参赞大臣。二十年，永常以定西将军出西路，萨喇尔以定边右副将军为副，鄂容安实从。谕曰："汉西域塞外地甚广，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今遗址久湮。鄂容安在军，凡准噶尔所属及回部诸地，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当一一谘询记载。"旋偕萨喇尔入告，途中抚降诸部落，并檄谕达瓦齐，赍荷包、鼻烟壶。

及师定伊犁，是胡中藻以赋诗诽上，诛。中藻为鄂尔泰门生，鄂尔泰从子鄂昌与唱和，连坐。上责鄂容安不为陈奏，行赏独不及。命与班第驻守伊犁。

阿睦尔撒纳叛迹渐著，鄂容安入告。上令与萨喇尔率师至塔尔巴哈台相机捕治。阿睦尔撒纳入觐，中途遂叛，伊犁诸宰桑应之。鄂容安与班第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于事无济，负上付托矣！"班第自刭。鄂容安腕弱不能下，命其仆剚刃于腹，乃死。故事，大臣予谥者，内阁拟二谥请上裁，以翰林起家者例谥"文"，至是拟"文刚"、"文烈"，上抹二"文"字，谥刚烈。图形紫光阁，上亲为赞，有曰："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盖惜之也。以次子鄂津袭爵，官至伊犁领队大臣，坐事夺官。以鄂容安长子鄂岳袭爵。

纳穆扎尔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都统拉锡子。纳穆扎尔自闲散授蓝翎侍卫。累迁工部侍郎、镶蓝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既定，命偕班第驻西藏。议增设噶卜伦，皆予扎萨克衔。自喀喇乌苏至库车增台八，设兵。准噶尔通藏，凡阿里、那克桑、腾格里淖尔、阿哈雅克四路，各于隘口设卡伦。又有勒底雅路，为准噶尔犯藏时间道，亦驻兵防守。迭疏陈请，皆如议行。

十九年，杜尔伯特诸部来降，命赴北路料理游牧。偕喀尔喀亲王得亲扎布规画安置辉特、和硕特十三旗于固尔班舒鲁克，杜尔伯特十旗于鄂尔海西喇乌苏，分界驻牧，设卡伦防范。纳穆扎尔抚降人颇至，当夏，虑赴京领饷不耐炎署，请遣使转饷至张家口散给。及秋，杜尔伯特诸旗遇霜雪损畜，入告，予米五百石赈抚。辉特、和硕特诸旗生计绌，奏济以粮畜。

阿睦尔撒纳叛，命驻乌里雅苏台。旋移户部侍郎。二十一年，和托辉特台吉青滚杂卜亦叛，纳穆扎尔虑喀尔喀诸部为所动，传檄谕以利害。上嘉之，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成衮扎布率索伦兵追捕青滚杂卜。十一月，师至杭哈奖噶斯，已近俄罗斯境，捕得青滚杂卜，槛送京师。上奖纳穆扎尔勇往，封一等伯，世袭，号曰勤襄。二十二年，授工部尚书、正红旗满洲都统，命驻科布多。旋又命移驻布延图。十月，署定边左副将军。二十三年，议乌梁海降人酋曰察达克所属鄂拓克置得木齐、收楞额，治庶事。请以得木齐改佐领，收楞额改骁骑校，岁贡貂皮送乌里雅苏台，赉以缎布。疏入，如所议。

师讨霍集占，复授参赞大臣，出西路。寻授靖逆将军，会雅尔哈善，攻库车及兆惠代雅尔哈善将师自阿克苏进逼叶尔羌，至喀喇乌苏，为霍集占所围。纳穆扎尔及参赞大臣三泰先奉命帅师济兆惠军，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侍卫奎玛岱来迎。纳穆扎尔道遣爱隆阿先还，而与三泰、奎玛岱将二百骑夜进，遇贼三千余，围数重，力战矢尽，遂没于阵。上闻，追封三等义烈公，谥武毅。祀昭忠祠。回部平，图形紫光阁。

子保宁，自有传。保泰，自拜唐阿累迁察哈尔都统，与雅满泰同为驻藏大臣。廓尔喀侵藏，保泰坐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避兵，又匿廓尔喀未构兵前表贡方物，及遣使有所请不以入奏。上改其名曰俘习浑，与雅满泰同夺职荷校，先后予杖者四。藏事定，戍俘习浑黑龙江。赦还。雅满泰复授侍卫。

三泰，石氏，汉军正白旗人。都统石文炳孙也。父观音保，官至都统。三泰，自蓝翎侍卫累迁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吏部侍郎。乾隆二十三年，命军机处行走，调户部侍郎。命以参赞大臣行走从纳穆扎尔出西路。七月，命纳穆扎尔、三泰率健锐营及索伦、察哈尔兵应兆惠。夜进，期以黎明至兆惠军。遇贼，众寡势不敌，力战，三泰坠马，徒步击贼，中创死。三等侍卫彰武、蓝翎侍卫班泰、管站四品花翎西拉布、护军校委署章京齐旺扎布及兆惠所遣迎三等侍卫奎玛岱，皆死。上闻，追封三等子。谥果勇。

石廷柱之裔，本以散秩大臣世袭，至是，别授其兄祥泰散秩大臣。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上追悼纳穆扎尔、三泰死事，为赋《双义诗》，以傅清、拉布敦殉西藏，班第、鄂容安死伊犁相拟。谓"此六人者，事异心同，皆与国休戚之苶臣也"。子佛柱，袭子爵、散秩大臣，官阿克苏领队大臣。

论曰：高宗朝徼外诸叛，霍集占最桀骜耐战，方其困兆惠保叶尔羌，非师武臣力，几不能克。阿睦尔撒纳既叛，师未接，辄远窜，非霍集占比也。珠尔默特那木扎尔欲背中国，乃汗准噶尔，尤

愚妄，殆不足数。六臣所遇异，故其效亦殊。大诛既加，罪人斯得，咸廪廪称义烈矣。

清史稿卷三一三　列传第一〇〇

兆惠　阿里衮子丰升额　布彦达赉

舒赫德子舒常

兆惠，字和甫，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兆惠，以笔帖式直军机处。七迁至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十三年，命兼领户部侍郎。赴金川督粮运，疏论粮运事，并言诸将惟乌尔登、哈攀龙勇往，并及诸行省遣兵多不实。不命告经略傅恒核实。师还，命核军需。调户部侍郎。赴山东按传钞尚书孙嘉淦伪疏稿，暂署巡抚。十八年，命赴西藏防准噶尔。十九年，议用兵，命协理北路军务，并督粮运。二十年，命驻乌里雅苏台。准噶尔台吉噶勒藏多尔济降，命兆惠畀以牲畜。是岁阿睦尔撒纳叛，陷伊犁。命兆惠移驻巴里坤，兼督额林哈毕尔噶台站。二十一年，师收复伊犁。上以定西将军策楞不胜任，召兆惠还京授方略，未行，命逮策楞，并解扎拉丰阿定边右副将军以授兆惠。

时阿睦尔撒纳北遁哈萨克，定西将军达尔党阿逐捕未得，上命还师。厄鲁特诸宰桑从军者谋为乱，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告兆惠，巴雅尔入掠其牧地。兆惠令宁夏将军和起将百人征厄鲁特兵往御，而噶勒藏多尔济从子扎那噶尔布及宰桑呢吗、哈萨克锡喇、达什策零等阴通巴雅尔，中途变作，和起死之。

兆惠自伊犁将五百人逐捕，经济尔哈朗至鄂垒扎拉图，与达什策零战，大败之。逐贼战于库图齐，再战于达勒奇，杀贼数千。二十二年正月，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诸贼皆会，日数十战，马且尽。师步行冰雪中，至特讷格尔，遂被围。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先遣侍卫图伦楚将兵八百益兆惠军。会兆惠遣军校云多克德楞彻自围中出，诣雅尔哈善言转战状，事闻，上嘉兆惠奋勇，封一等武毅伯，授户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

及图伦楚兵至，围解，兆惠得新兵，复逐捕巴雅尔至穆垒河源。巴雅尔已徙牧他处，仍还师巴里坤。上以兆惠远道旋师，逐贼不怠，赉御用玉韘、荷包、鼻烟壶，命同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分路剪除厄鲁特。兆惠旋偕参赞大臣鄂实等自额林哈毕尔噶进剿。时扎那噶尔布已杀噶勒藏多尔济。会阿睦尔撒纳自哈萨克盗马窜还伊犁，掠扎那噶尔布牧地。

兆惠察回部头人布拉呢敦、霍集占叛有迹，令参赞大臣富德逐捕阿睦尔撒纳，而驻师济尔哈朗以待。上责兆惠与成衮扎布急回部、缓阿睦尔撒纳，失轻重。兆惠乃率师继富德以北，遣使宣谕左右哈萨克，师复进次额密勒西岸。富德师至塔尔巴哈台，获逃渠巴雅尔及其孥，槛送京师，语详《富德传》。哈萨克汗阿布赉使献马，并具表请入觐，上降敕宣谕。阿布赉使言阿睦尔撒纳以二十骑来投，约诘朝相见，令先收其马并及牛羊。阿睦尔撒纳惊走，获其从子达什车凌、宰桑齐巴罕，缚送兆惠，兆惠以闻，命槛车致京师。兆惠分遣诸将图伦楚、三达保、爱隆阿击败阿睦尔撒纳属众，降其渠纳木奇父子，送京师。兆惠复进，与富德军合，詷阿睦尔撒纳已入俄罗斯。上命还师。

旋授兆惠定边将军，讨布拉呢敦、霍集占。兆惠奏请屯田乌鲁木齐，以来春进讨，倘不能即入回部，则且积谷市马为持重，上责其怯懦。二十三年正月，兆惠以厄鲁特人在沙喇伯勒尚万户，当先剿除，乃专力回部。上授雅尔哈善靖逆将军，趣进师。命兆惠剿厄鲁特事竟，别道合攻。并谕兆惠："厄鲁特性反复，往往自残杀。毋以其乌合稍众，过疑虑。"兆惠与副将军车布登扎布等分四道进剿，兆惠趋博罗布尔噶苏，车布登扎布趋博罗塔拉，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皆会于伊犁。厄鲁特众纷纭溃窜，遂尽歼焉。

上以贼渠哈萨克锡喇、鄂哲特等十余人皆未获，命兆惠等加意奋勉。四月，兆惠获鄂哲特送京师，疏言："准噶尔事将蒇，请自伊犁移师合攻回部。"上仍责兆惠俘哈萨克锡喇等。既又令赴库车察军事，还京师，诏未至而兆惠师已发，会雅尔哈善围库车，霍集占突围走。上逮雅尔哈善，以兆惠代将。兆惠中途疏言："将八百人赴库车，当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不愿腼颜遽还。"上奖其肫诚勇往，赐双眼孔雀翎。

既至军，詗霍集占自库车出入叶尔羌城守，乃帅师往捕。道阿克苏，头人颇拉特降。和阗头人霍集斯故擒达瓦齐有功，至是亦来附，并招乌什头人俱降，遂薄叶尔羌。兆惠兵止四百，自乌什至此千五百里，马行乏，择要隘屯兵。霍集占出战，三败，保城不复出。兆惠遣副都统爱隆阿以八百人扼喀什噶尔来路阻贼援，而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者即喀喇乌苏，译言黑水，故时谓兆惠军为黑水营。

兆惠念兵寡而城大，不任攻，谍言贼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乃帅轻骑蹦其牧地，且致贼为野战，渡黑水才四百骑而桥圮。霍集占挟数千骑出，师战且涉水，士卒殊死战，五昼夜杀贼数千人。诸将高天喜、鄂实、三格、特通额皆战死。兆惠马再踣，面及胫皆伤，乃收兵筑垒掘濠以为卫，贼亦筑垒与我师相持。布拉呢敦自喀什噶尔至，助霍集占困我师。靖逆将军纳穆扎尔等帅师赴援，中途遇回兵，力战，皆死之。上先事发索伦、察哈尔、健锐营及陕、甘绿旗兵济兆惠师。闻兆惠被围，促富德赴援，又命阿里衮选战马三千送军前。兆惠发阿克苏，令舒赫德驻守。至是遣使令以被围状入奏，上奖兆惠统军深入，忠诚勇敢，进封武毅谋勇一等公，并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霍集占既逼我师为长围，相持数月。贼自上游引水谋灌我师垒，我师于下游沟而泄之。我师垒迫深林，贼发枪弹著林木中，我师伐为薪，得弹，用以击贼，常不匮。水不给，贼引水，反得饮，又掘井恒得泉。发地得藏粟一百六十窖，掠野得马驼千余。迫岁暮，围合已三月，军中粮渐尽，士卒煮鞍革，甚或掠回民以食。布拉呢敦、霍集占以围久不下，会布鲁特掠英吉沙尔，而兆惠即以是日率师焚贼垒，所杀伤过当，疑兆惠与布鲁特相约，因遣使入我师请和。兆惠因其使射书谕以纳款当入觐，二酋亦射书请撤围相见。兆惠置不更答，二酋自此攻稍缓。

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帅师至呼尔璊，遇回兵，转战五昼夜。阿里衮送马至，合军复战。布拉呢敦出战，中弹伤，还喀什噶尔。师至叶尔羌河岸，阿里衮与爱隆阿合军为右翼，富德及舒赫德为左翼，逐贼，以次徐进。兆惠自围中望见火光十余里，马驼群嚣尘上，知援集，乃率余军破垒出，与诸军相合，引还阿克苏。上为赋《黑水行》纪其事。兆惠疏辞进封及章服，谕毋辞，并以其母老，时遣人存问。

霍集占之党攻和阗，上以兆惠、富德既合军急引还，谓富德不得以援兆惠为毕事，兆惠为帅被围待援，尤不当遽引师退。谕趣富德援和阗，兆惠当就见在兵力加意奋勉，以竟全功。兆惠督诸将分道进攻，布拉呢敦弃喀什噶尔，霍集占亦弃叶尔羌同遁。兆惠师至喀什噶尔，抚定余众，富德亦收叶尔羌，为画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富德师复进，追及霍集占，战于阿勒楚尔，再战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布拉呢敦、霍集占窜巴达克山，师从之。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初言霍集占中弹死，生获布拉呢敦。复言两酋已皆死，献霍集占首。上加兆惠宗室公品级、鞍辔，并授其子侍卫。兆惠复抚定霍罕额尔德尼伯克所属四城，并齐哩克布鲁特、额德格纳布鲁特、阿济毕部众，请留兵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诸城。复定各城伯克更番入觐例。二十五年二月，师还，上幸良乡，于城南行郊劳礼。兆惠入谒，赐朝珠及马，从上还京。饮至，赉银币。图形紫光阁。

二十六年七月，命协办大学士，兼领刑部。旋令偕大学士刘统勋按杨桥河决。二十七年，复偕统勋勘江南运河。二十八年，直隶水灾，命勘海口，疏天津、静海诸县水道。复命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筹浚荆山桥河道。二十九年十一月，卒。上临其丧，赠太保，谥文襄。嘉庆元年十一月，命配享太庙。

子扎兰泰，尚高宗女和硕和恪公主，袭爵，授额驸。

阿里衮，字松崖，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尹德第四子，而讷亲弟也。乾隆初，自二等侍卫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侍郎，历兵、户二部。五年，命与佥都御史朱必阶如山东勘巡抚硕色报歉收失实状。疏言："兰山、郯城被水最甚，请缓征新、旧赋，而以官帑市谷补社仓。"复命与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如江西勘巡抚岳浚等徇情纳贿状，鞫实，浚坐黜。

六年，侍郎梁诗正奏八旗兵丁当分置边屯，复命与大学士查郎阿如奉天相度地势。上言："地宜耕者，吉林乌拉东北拉林、阿尔楚克，阿尔楚哈东飞克图，齐齐哈尔东南呼兰，西南黑尔苏站、刷烟站，白都讷东八家子至登额尔者库，皆沃壤。呼兰东佛忒喜素素富林木，惟地高下各异。墨尔根

寒暑早，齐齐哈尔砂碛，吉林乌拉无余地，宁古塔山深，乌苏里产参，皆不宜耕。”议政王大臣用其议，移屯自拉林、阿尔楚哈始。

八年，命如湖南勘巡抚许容劾粮道谢济世狂纵状，白济世枉。命即署巡抚，历河南、山西、山东诸省。十四年，讷亲诛，令分任讷亲偿帑。旋以兄弟不相及，命免之。上将巡五台，阿里衮疏请于台怀建行宫，太原就巡抚署增建群室。上不许。阿里衮别疏荐参将傅谦，大学士傅恒弟也，上责其不当，诏切责。十五年，授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唐绥祖为前总督永兴劾罢，阿里衮白绥祖无受赇状，永兴坐黜。十六年，移两广总督。东莞民莫信丰谋为乱，讨平之。寻居母忧，还京师。授户部侍郎，擢尚书，历刑、工、户三部，兼镶白旗汉军都统。

二十一年四月，命军机处行走。时上方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五月，命阿里衮佐达尔党阿，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九月，师至雅尔拉，遇贼再胜。十月，命与达尔党阿还京师。二十二年正月，上以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会师巴里坤，阿里衮仍在领队大臣上行走。二月，达尔党阿以失阿睦尔撒纳削爵，阿里衮亦坐降户部侍郎，旋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时回部大和卓木布拉呢敦、小和卓木霍集占分据叶尔羌、喀什噶尔为乱，于是沙拉斯、玛呼斯诸部游牧与相应。九月，阿里衮与都统满福自阿斯罕布拉克、和什特克取道至哈喇沙尔，搜山杀敌。复进至塔本顺和尔、纳木噶，俘男妇二百余。十二月，满福为郭多克哈什哈诱戕，沙拉斯、玛呼斯遁库车诸处。阿里衮复进次哈喇沙尔西南库尔勒。二十三年正月，复进逐敌至呼尔塔克山，获玛呼斯得木齐额默根等。四月，阿里衮自鲁克察还师，驻巴里坤。上先得伯克素赍玛奏，阿里衮方搜捕玛哈沁将还师，与阿里坤疏言师向呼尔塔克山不相应，上因责阿里衮中途迁延，罢侍郎，以副都统革职留任。

六月，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攻库车，霍集占赴援，入城守，已，复走还叶尔羌。上为罢雅尔哈善，而督定边将军兆惠攻阿克苏，遂进逼叶尔羌。十一月，命阿里衮选马三千、驼七百益兆惠军。兆惠攻叶尔羌不克，濒黑水结寨，霍集占为长围困之。上闻，授富德定边右将军、阿里衮参赞大臣，援兆惠。是月命袭封二等公。十二月，授兵部尚书、正红旗蒙古都统。二十四年正月，富德师至呼尔璊，霍集占出战，五日四夜未决。阿里衮以驼马至，乘夜分师为两翼斫阵，斩千余级。布拉呢敦中创，与霍集占并败走。援兆惠全师以还。上以阿里衮送马济军，如期集事，且杀贼多，加云骑尉世职，例进一等公。七月，霍集占走巴达克山部，阿里衮与富德等帅师从之，降其众万二千有奇。阿里衮以五百人驻伊西勒库尔淖尔西截隘，复分兵出其南，遇敌，夺其家属辎重，降二千有奇。复将选兵二百逾岭逐敌。克巴达山部旋纳款，以霍集占首献。行赏赐，阿里衮双眼孔雀翎。

二十五年，召还京师。六月，自喀什噶尔行次叶尔羌，会雅木扎尔回酋迈喇木煽讹谓阿睦尔撒纳复入阿克苏，群起为乱。乃复还喀什噶尔，率八百人以出，至伯什克勒木，迈喇木等以千余人拒战，阿里衮督所部击破之。贼入城坚守，麾兵合围，夜四鼓，城人呼号乞降，迈喇木遁去。上奖阿里衮应机立办，授其子拜唐阿丰升额蓝翎侍卫。阿里衮旋捕迈喇木等送京师，复进丰升额三等侍卫授其次子倭盛额蓝翎侍卫。十月，阿里衮还京师，授领侍卫内大臣，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九年，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时缅甸乱，南徼兵连数岁。三十一年春，将军明瑞深入，上授阿里衮参赞大臣，驰传至军。二月，明瑞战死猛腊，大学士傅恒出为经略，授阿里衮及阿桂为副将军，并令暂领云贵总督，率师驻永昌。朝议：“明年进兵。令岁秋夏瘴退，先收普洱、思茅边外诸小部落。”阿里衮疏言：“边外十三板纳皆内属不为乱，惟召散、整贝、猛勇三部附缅甸。”当用兵时，刑部尚书舒赫德在军，与云南巡抚鄂宁密疏议抚。六月，缅甸使头人请款，阿里衮拒之，以闻。上命置毋答，并谴舒赫德等。七月，阿里衮疏请绝缅甸贸易，并治云南省城至永昌道，抚慰沿边诸土司，借帑俾市籽种牛具，皆得俞旨。十二月，阿桂至兵，共发兵出边，未深入而还。

三十四年二月，上摘云贵总督明德疏语，以军中马羸责阿里衮，下部议夺职。命宽之。三月，傅恒至军，与阿里衮议进兵渡戛鸠江，西攻猛拱、猛养两土司，向阿瓦。阿瓦，缅甸都也。偏师至猛密，夹江而下，造舟蛮暮通往来。七月，师行。初，阿里衮病疡上遣医就视良愈，至是复大作。

傅恒令留永昌治疾，阿里衮请行。师进，缅甸兵不出。十月，傅恒还师蛮暮，复进攻老官屯，驻戛鸠江口。缅甸兵水陆并至，傅恒、阿桂军江东，阿里衮军江西，迎战。敌结寨自固，阿里衮兵七百攻之，敌百余弃寨走。把总姚卓杀敌，夺其旗，师锐进，敌四百余亦遁。复战，会日暮，敌不能坚守，皆引去。凡破寨三，杀敌五百余。傅恒亦遘疾，诸将议毋更进兵，阿里衮曰："老官屯贼寨坚，前岁额尔登额攻未克。距此仅一舍，不破之何以报命？"策马行，傅恒以下皆从之，寨，不克。阿里衮疾甚，犹强起督攻，视枪炮最多处辄身当之。傅恒虑其伤，令将舟师，毋更与攻寨。十二月，卒于军，谥襄壮，祀贤良祠。以丰升额金川功，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子丰升额、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

丰升额，自三等侍卫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镶蓝旗蒙古都统。三十五年八月，命在军机处行走。金川再用兵，定边左副将军温福为帅，劾参赞大臣伍岱乖谬。上命丰升额往勘，因授丰升额参赞大臣。五月，丰升额攻东玛寨，伪退以致敌，令章京佛伦泰、富尔赛突起逼寨，侍卫伸达苏发巨炮，敌惊却，多坠崖死，遂克东玛。六月，攻固卜济山梁。师至色尔渠，令乌什哈达、三泰等左右进攻。丰升额出中路，发炮堕碉。乌什哈达等引兵出岩下，丰升额自山径策应鏖战，敌大奔。七月，复克色尔渠大碉及卡房百余。卡房，敌所置堠也。旋与温福大军合，十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复进克兜山梁及附近诸寨。十一月，克博尔根山，夺玛觉乌大寨。再进克明郭宗，下碉卡九十余。克嘉巳山，焚经楼。语详《温福传》。十二月，授丰升额副将军。

三十八年正月，与将军温福、副将军阿桂议分道并进，温福自功噶尔拉进攻噶尔萨尔，阿桂自僧格宗经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待温福军至，与合攻噶拉依。丰升额自章谷、吉地经绰斯甲布，温福分遣参赞大臣舒常驻军于此，与合攻勒乌围。丰升额驻军宜喜，于其地设粮台，规进取。四月，考绩，加太子少保。温福师锐进，六月，次木果木。阿桂亦克当噶尔拉。上令丰升额攻大板昭，命未至，木果木师溃，温福死之。上闻败，命丰升额引兵自党坝、三杂谷至巴朗拉为阿桂声援。既闻阿桂自当噶尔拉全师而出，屯翁古尔垄，谕丰升额仍驻宜喜为犄角。

丰升额初未移军，分兵驻智固山，防后路。阿桂以定西将军为帅，十一月，收小金川全境。丰升额自宜喜攻克沙坝山梁碉卡，分敌势。十二月，阿桂定策自取谷噶，而令丰升额攻凯立叶，进兵。上命丰升额以五千人往攻，三十九年正月，师次萨尔赤鄂罗山，占其南雪山，又分兵屯孟拜拉山梁。阿桂遣纳木扎等将二千人与合军。二月晦夜半，丰升额帅师自达尔扎克北山涧越石蹋雪以进。次日黎明，至凯立叶山麓。山绝险，凡大峰各置碉，见我师至且近，枪石并发。丰升额督师直前冲击，与侍卫彰霭、明仁取第二峰，玛尔占、伊达里取第三峰，令领队臣五岱营第三峰下。捷闻，上以碉据峰巅，仰攻不易克，命留五岱于此，而移军谷噶，与阿桂合军攻勒乌围。

阿桂遣谍告丰升额："达尔扎克面当莫尔敏山，山旁地曰迪噶拉穆扎。师得此，绕出凯立叶后，夹攻易为力。"丰升额即遣兵占莫尔敏山，敌力争，我师前后不相属，卒败敌，取迪噶拉穆扎。丰升额寻从上命移军谷噶。六月，克色绷普，破碉十一。七月，克该布达什诺大碉。十月，自间道克墨格尔陟曰尔巴当噶西峰，破碉寨二百余，得凯立叶山梁之半。命议叙，赉玄狐帽、貂马褂。十一月，攻格鲁古了口，通党坝，遂进逼勒乌围。四十年正月，克甲尔纳堪布卓沿河诸碉寨。四月，破噶尔丹寺及噶朗噶木栅十七。五月，克了口石碉八、木城四。再进，尽堕逊克尔宗诸碉寨。敕奖其奋勉，命封号加"继勇"字。七月，师至章噶，碉甚坚，碉外为濠三重，濠外立木栅。海察攻其中，丰升额督官达色、仁和等攻其左右，毁栅覆濠以度师，缘碉侧直上，自其巅俯攻，遂克之，并得其旁木城。八月，与阿桂合克勒乌围。九月，复进向噶拉依。十二月，克格隆古科布曲山梁。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山梁。金川全部悉定。师围噶拉依，上命加丰升额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寻移户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二月，金川酋索诺木出降，致京师。

四月，师还，赉御厩马具鞍辔，图形紫光阁。四十二年十月，卒，赠太子太保，谥诚武。

布彦达赉，自三等侍卫累迁武备院卿。嘉庆间，授户部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步军左翼总兵署统领。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布彦达赉女为宣宗元妃，道光元年，册谥孝穆皇后，礼成，封三等公。

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徐元梦孙也。舒赫德，自笔帖式授内阁中书，累迁御史，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年，疏言："八旗生齿日繁。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省土沃可耕。请将闲散移屯。并条议设公库，以各省税务专属旗员，赎旗地典于民者，以官地畀无地旗丁。以十年为期，次第行。"上以税务专属旗员为非是，谕曰："舒赫德此议，但知旗人生计艰难，不知国家设关，欲稽察奸宄，非为收税之员身家计也。朕日以砥砺廉隅勉臣工，尚恐其不能遵奉，而可以谋利导之乎？况各省税务本未分满、汉，旗员有廉洁者，何尝不可派委。大抵为上者施逮下之仁，惟有励以忠勤，示以节俭。为下者皆当早作夜思，宣力供职，以永受国家惠养。方可谓之计长久。盖厚其生计，不可不思，而长贪以为惠下，则未见其利，而且贻害，非所以教旗员，亦非所以爱旗员也。"初，雍正间，京师设官米局，收旗丁饷米存储平粜。舒赫德疏请复设，从之。五迁至兵部尚书，移户部尚书。

十三年，命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金川，授参赞，加太子太保。十四年，师还，留办军需奏销，命往云南、湖广、河南查阅营伍，并勘云南金沙江运铜水道。舒赫德疏言金沙江下游铜运无阻，上游四十余滩多峻险，仍当陆运。总督张允随言上下游皆疏通，语不实。古州总兵哈尚德因古州被水，请移城，上令舒赫德相度。舒赫德请城内外疏积水，无待移建。十月，复移兵部尚书。十五年，疏言："定例额兵百人阙二，谓之'名粮'，为军中公使钱。惟缮治军器、巡防路费，每不给于用。马兵不宜于东南，其在西北，十居其八，亦可量减。藤牌兵全无实用。拟于马兵、藤牌兵内加增名粮，以备公用。"廷议允行。十二月，命如浙江勘海塘。十六年，命勘永定河工。又命如浙江按杭州觉罗额尔登受赎状。

十七年，命偕侍郎玉保赴北路军防准噶尔。十八年，以准噶尔内乱，撤防，召还。命如江南塞铜山张家马路河决。时准噶尔达瓦齐复为台吉，所部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来降。准噶尔宰桑玛木特，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瑚图克等追车凌，先后阑入北路卡伦。上命舒赫德如鄂尔坤治军事，而令侍郎玉保、前锋统领努三、散秩大臣萨喇尔佐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十九年春，舒赫德至军，参赞大臣达清阿诱致玛木特，将槛送京师，疏闻，上以玛木特闻召即至，命释使还。既，萨喇尔、努三帅师出边，获扎木参、瑚图克，舒赫德等复疏槛送京师。上以玛木特诱致，扎木参等乃逐捕所得，事不同，责舒赫德谬误，命以扎木参等囚置军中。军中方传达瓦齐遣其将扎努噶尔布以五千人犯边。成衮扎布等致书达瓦齐，言玛木特、扎木参等以入边被捕本末。上以为太懦，谕舒赫德等。上方以准噶尔内讧，将乘时收乌梁海，以萨喇尔本蒙古头人，习边事，将倚以招致。舒赫德等疏言达瓦齐复为台吉，乌梁海等未易招致，令萨喇尔驻军卓克索待后举。上责舒赫德畏怯，使萨喇尔掣肘。蒙古贝勒额琳沁、公格勒克巴木丕勒以赴军迁延得罪，舒赫德等疏言其至军后奋勉，请赎罪。上下诏责其舛谬，并及行文达瓦齐事，下部议夺官，得旨宽免。上幸热河，召舒赫德诣行在示方略。旋解成衮扎布将军以授策楞。

七月，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舒赫德与策楞议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军中待命，以其帑移置苏尼特。阿睦尔撒纳有兄为玛木特所获，乞资以行粮俾赴援，舒赫德不许。是时上方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事闻，上盛怒，诏罪状策楞、舒赫德，略谓："阿睦尔撒纳初来降，乃以其眷属移置戈壁南，相距数千里，使其父母妻子分析离居，失远人归附心。准噶尔内乱，所部叩关内附，正可示以怀柔，永绥边境。策楞、舒赫德颠倒舛谬，至于此极！"皆夺职，以闲散在参赞大臣上效力赎罪，并籍其家，罪及诸子。二十二年正月，上命阿睦尔撒纳佐班第帅师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请移游牧于乌里雅苏台，上许之。命领队大臣兆惠驻军于此，予舒赫德章京衔佐兆惠。六月，师已定伊犁，谕曰："策楞、舒赫德军前效力，今大功已成，本欲施恩，开其自效。策楞已予都统衔，驻军巴里坤。检舒赫德笔札，虽无怨望语，乃效汉人习，日必记事作诗。嗣宜痛自改悔，令仍以章京留乌里雅苏台。"上分准噶尔故地，本众建诸侯意，四卫拉特各为汗。阿睦尔撒纳求为总统，上不许，遂叛。其妻子在乌里雅苏台，舒赫德偕兆惠收送京师。二十一年，喀尔喀台吉青滚杂卜叛，驿道中梗。会察哈尔兵数百送羊至，舒赫德留之，分布诸台站，军报乃通。行边至努兑木伦，护厄鲁特人。掠马者乌梁海人入边，窜匿俄罗斯，驰檄往索。上嘉其治事尚协机宜，召还，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

二十二年正月，上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逐捕阿睦尔撒纳，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寻擢兵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三月，以舒赫德在军独具疏奏事，责其放纵，罢尚书。七月，疏请防范沙喇斯游牧内移，上斥其藉作归计，严谕申戒。十二月，上以成衮扎布师久无功，诏罪状舒赫德，略言："舒赫德起自废籍，初赴军授方略，令传谕成衮扎布，并戒其毋更恇怯。乃至军后，诸事皆失机宜。即如招服克呼特、乌鲁特等游牧，当收其马以佐军。乃任令屯驻山中，致兵过复叛。及朕有旨诘责，始东遮西露，往来道途，疲马力于无用之地。举此一端，可见诸事皆无成算。此实舒赫德未将朕旨宣示成衮扎布之所致也。舒赫德罪不胜诛，朕念成衮扎布去年擒青滚杂卜之功，贳舒赫德以不死。令夺职为兵从军赎罪。"

二十三年，予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十月，将军兆惠逐捕霍集占，深入被围。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往援，授舒赫德参赞大臣。会于巴尔楚克。舒赫德以阿克苏通叶尔羌、喀什噶尔要隘，当设卡伦。上嘉之，擢吏部侍郎，迁工部尚书、镶红旗满洲都统，赐孔雀翎。十二月，简阿克苏锐卒、诸路兵先至者驰援兆惠。二十四年正月，与富德合军解兆惠围，予云骑尉世职。七月，命移驻叶尔羌，旋命仍驻阿克苏。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酌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以四存公，六畀回人。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吏。皆得旨议行。寻以回部平，图形紫光阁。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命如福建按提督黄仕简劾厦门洋行陋规，总督杨廷璋以下皆得罪，语详《廷璋传》。三十一年，署陕甘总督，旋署户部尚书。三十二年，如湖南北谳狱。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败绩，死之。上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授舒赫德参赞大臣，先赴云南筹画进军。舒赫德密疏议巡，忤上旨。下部议夺官，并削云骑尉世职，命以都统衔参赞大臣，出驻乌什。

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自俄罗斯来归，众疑其伪降，舒赫德力白无他志，命如伊犁宣抚，寻授伊犁将军。十一月，授户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授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命如江南监黄河老坝口堤工。寿张民王伦叛，破临清，命督师进剿，克之，伦自燔死。赐双眼孔雀翎，复予云骑尉世职，赍貂冠、黑狐褂。四十一年，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初，舒赫德为伊犁将军，子舒宁在京杖毙二奴，得罪，上命发伊犁交舒赫德约束。及是，又以争煤矿为山东民所讼，舒赫德缚舒宁送刑部，疏请罪。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四十二年四月，卒，赠太保，谥文襄，祀贤良祠。

子舒常，始为侍卫。舒赫德议移置阿睦尔撒纳妻子得罪，舒常亦夺官，发黑龙江披甲。及舒赫德召还为副都统，授舒常三等侍卫。舒赫德以佐成衮扎布无功再得罪，舒常复发黑龙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命释还。累迁至镶蓝旗护军统领。三十七年，将军温福征金川，授参赞大臣。金川平，图形紫光阁，与舒赫德父子并列前五十功臣。舒赫德卒，令还京治丧，授工部侍郎。出为贵州巡抚，迁湖广、两广总督。入为工部尚书。复出署江西巡抚，复为湖广总督。荆州汉水决，夺官，授一等侍卫。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改镶黄旗蒙古都统。嘉庆初，署刑、兵二部尚书。卒，谥恪靖。

论曰：兆惠再就围中受爵，得援师克竟其功。而为之援者，前则雅尔哈善，后则富德，顾坐法不克有终。讷亲之诛也，高宗谓策楞、达尔党阿皆愧奋，阿里衮独内疑，遇事畏葸。然策楞、达尔党阿先后赝事夺封，阿里衮以战阀承世祚，丰升额继之，庆延于后嗣。舒赫德初为御史有直声，后出视军，高宗屡言其懦，再被谴谪，终致台司。功名始终之际，盖亦有天焉。然其要必归于忠谨，兹非彰彰可睹者欤？

清史稿卷三一四　列传第一〇一

策楞子特通额　特清额　特成额玉保

达尔党阿　哈达哈子哈宁阿

策楞，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尹德长子。乾隆初，为御前侍卫。二年秋，永定河决，上出帑命策楞如芦沟桥赈灾民。累迁为广州将军，授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托庸劾布政使唐绥祖赃私，下策楞勘谳。策楞雪绥祖枉，上嘉其秉公。寻加太子少傅，移两江总督。其弟讷亲承父爵进为一等公，以征金川失律坐谴。十三年十月，命策楞袭爵，仍为二等公，复移川陕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

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时大学士傅恒代讷亲为经略，命策楞参赞军务。傅恒受金川降，班师行赏，策楞加太子太保。

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狡暴，谋为乱，上命策楞戒备。十五年冬，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其党所戕，西藏乱，上命策楞及提督岳钟琪督师戡难。时西藏公班第达获逆渠卓呢、罗卜藏扎布，戢兵待命。策楞以闻，请率八百以往，留军驻打箭炉待征发。策楞至西藏，与钟琪及侍郎兆惠，驻藏大臣纳穆扎尔、班第等审定规制，为《西藏善后章程》，语详《西藏传》。

杂谷土司苍旺浸梭磨、卓克基二土司为乱，策楞与钟琪发兵讨之。上以川兵弱，当瞻对、金川用兵后，元气未复，诫慎重。师战胜，获苍旺，收其地内属。策楞丁母忧，解官还京师。江南淮、扬水灾，命偕尚书刘统勋往勘。因疏河工积习，总督高斌以下皆坐黜，即令策楞署南河总督。河决铜山张家马路，上以河工非所习，改授两广总督。时准噶尔酋达瓦齐庸懦，所部内讧。上锐意用兵，十九年二月，召策楞，命出视师，授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之降也，尚书舒赫德在军察其狙诈，虑且复叛，策楞与共议，以所携部族置戈壁南，而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上闻阿睦尔撒纳降，将倚以取达瓦齐，得策楞等疏。怒甚，命削职，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发诸子各行省驻防披甲。上遂用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导我师讨达瓦齐。二十年五月，师定伊犁，上降诏犹责策楞、舒赫德恇怯乖张，几偾事。旋以师有功，予策楞副都统衔，令率偏师戍巴里坤。

九月，阿睦尔撒纳叛去，上以永常为定西将军，命策楞参赞大臣上行走。既，闻当阿睦尔撒纳叛时，永常引师自穆垒左次巴里坤，罢永常将军，以命策楞。旋诏逮永常，授扎拉丰阿为将军。策楞疏言待军士器械，随将军进兵。诏并逮策楞，谓惩其懦也。寻以罪在永常，贷策楞，令属扎拉丰阿督饷。会准噶尔宰桑克什木等陷伊犁，定北将军班第等死事。策楞驰疏闻，请合兵进讨。上复授策楞副都统衔参赞大臣，扎拉丰阿未至，摄将军。策楞与喀尔喀诸部贝勒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授内大臣，真除定西将军。上督诸将逐捕阿睦尔撒纳甚急。二十一年二月，策楞闻台吉诺尔布等已得阿睦尔撒纳，腾章奏捷，上告于陵庙。进策楞一等公，赐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三月，策楞复疏言前奏非实，上命停封赏，严促进兵逐捕。是月，复克伊犁，阿睦尔撒纳走哈萨克。四月，命大学士傅恒视师，逮策楞及参赞大臣玉保。旋得策楞奏，方督兵压哈萨克境，令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上乃令傅恒还京师。时达尔党阿出西路，哈达哈出北路，与策楞合军以进，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踪迹。九月，达尔党阿、哈达哈引兵还屯哈萨拉克。十一月，复命逮策楞、玉保槛送京师，途遇准噶尔兵，为所戕。

子特通额，初发黑龙江披甲。二十三年，以侍卫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黑水，与总兵高天喜等同战死。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特清额，初发抗州披甲。自上虞备用处拜唐阿，十一迁，至嘉庆间，授成都将军。尝两摄四川总督。会有为《蜀都赋》讦长吏者，给事中胡大成以闻。仁宗命工部尚书托津、光禄寺少卿卢荫溥诣勘，特清额坐徇隐，降三级留任。未几，卒。

特成额，初发西安披甲。自黏竿处拜唐阿，再迁三等侍卫。师讨大金川酋索诺木，高宗命特成额从征。转战两年，自资理北山下克美美卡诸地。攻荣噶尔博最高峰，夺康萨尔山半石碉。破密拉噶拉木山果木城，特成额皆有功，授贵州威宁镇总兵。乾隆四十二年，上以勋旧世家有世为领侍卫内大臣，因以丰升额遗缺授特成额。三迁授礼部尚书，为成都将军，三摄总督。寻除湖广总督。五十年，岁旱，湖北、江苏、浙江皆饥，特成额疏请发湖南仓谷赈湖北。有余平值以粜，使商自四川贩米至者，见湖北谷值低，得输以济江、浙。上奖其不分畛域，得大臣体。寻移云贵总督，以李侍尧代督湖广。侍尧疏发上年旱饥，孝感民无食，掠富家储谷。诸生梅调元者，纠众与抗，生瘗二十三人。上震怒，逮特成额，籍其家。旋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又坐在湖广失察属吏侵帑、案牍雍积，屡被谴责。及荆州堤决，复逮下狱论绞，久之，赦。授头等侍卫、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嘉庆初，自科布多参赞大臣授兵部侍郎，未上，卒。

玉保，乌朗罕济勒门氏，蒙古镶白旗人。自理藩院笔帖式三迁郎中。乾隆三年，擢侍郎。八年，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赐孔雀翎。十二年，复率准噶尔使者入藏熬茶，疏言："前次入藏，自巴延

喀喇纳木齐图穆伦至穆鲁乌苏渡口，道甚险，时方秋冬间少雪，行旅尚便。今冬令大雪，拟改道逾哈什哈岭左巴延喀喇巴山后，自布鲁尔仍至穆鲁乌渡口。”报可。十六年，迁正黄旗蒙古都统。十七年，达瓦齐为乱，命偕尚书舒赫德赴北路防边。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等来降，命驰赴犒劳。上以玉保习准噶尔事，命以参赞大臣佐军事。十九年，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复命驰赴犒劳，率以入觐。

二十年，阿睦尔撒纳叛，命仍以侍郎、参赞大臣出北路。师次哈齐克，遣兵至鄂什默纳河，收阿睦尔撒纳所属三百余户。搜山，获阿睦尔撒纳党得木齐班咱等。进次安集雅哈，歼阿巴噶策楞疏报已获阿睦尔撒纳，行赏，玉保封三等男世袭。玉保获从贼达永阿，言阿睦尔撒纳相距仅一日，玉保执送策楞。又得从贼乌逊，言阿睦尔撒纳方出痘，所部尚有厄鲁特兵八千，哈萨克兵三千，亦执送策楞。上责玉保退缩，玉保师复进。遣诸将乌尔登等追至库陇癸岭，得从贼额林沁，言阿睦尔撒纳已逾岭入哈萨克境，引还，次固勒扎。上怒策楞、玉保不得阿睦尔撒纳。策楞又疏言玉保驰檄谓阿睦尔撒纳即日就禽，无烦大军深入，因是勒兵未进，遂命并逮诣京师，旋命姑宽之。玉保疏辨未尝驰檄阻策楞进兵，上谓：“玉保即未阻策楞进兵，阿睦尔撒纳脱于谁手？”因斥其畏葸欺饰，削男爵，夺参赞大臣，改授领队大臣。玉保疏言阿睦尔撒纳仅余从贼二三人，投哈萨克汗阿布赍，正督兵往索。上以玉保明知叛贼孑身无助，始直前追逐，斥其取巧。命尚书阿里衮诣军逮策楞，并谕：“玉保已率兵向哈萨克，免其罪，未行则并逮。”寻达尔党阿疏报玉保师已临哈萨克，命授头等侍卫。旋以师久次不得阿睦尔撒纳，命仍逮治，与策楞同送京师。道死。

达尔党阿，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理藩院尚书阿灵阿次子。初袭曾祖额亦都一等子爵，累官吏部尚书。讷亲得罪请从军。师还，加太子少保。十九年，出为黑龙江将军。策楞得罪，命袭封二等公。是年十二月，上用阿睦尔撒纳讨达瓦齐，以班第为定北将军，授达尔党阿参赞大臣。二十年正月，命将索伦、巴尔呼兵诣军。五月，定伊犁。师还，命协办大学士。

及阿睦尔撒纳叛，授定边左副将军，偕赞大臣哈达哈，出北路，率师逐捕。十月，改授右副将军，出西路，而以哈达哈当北路。十二月，复以将印授扎拉丰阿，达尔党阿仍为参赞大臣。二十一年正月，又以鄂勒哲依、萨赖尔同掌将印。达尔党阿帅师至珠勒都斯迎萨赖尔。及策楞报获阿睦尔撒纳，达尔党阿亦赐双眼孔雀翎。寻自特讷格尔赴安集海，分兵略唐古特游牧。旋以阿睦尔撒纳窜入哈萨克，上命西路专任达尔党阿，北路专任哈达哈，督兵压哈萨克境，使擒阿睦尔撒纳以献。五月，复授右副将军。时策楞驻登努勒台，令达尔党阿还师。达尔党阿不从，上即解策楞定西将军以命达尔党阿。

八月，师次雅布拉，哈萨克汗阿布赍遣头人和集博尔根率四千骑分二队从阿睦尔撒纳走鲁腊，而自率千余骑西行，会于毫阿腊克山下。达尔党阿师至，遇和集博尔根前队，自山谷中诱使出，突其中坚，斩五百七十余级，获头人楚鲁克。逐敌至努喇，遇和集博尔根后队，复战陷阵，得其纛，斩三百四十余级。阿睦尔撒纳部宰桑言阿睦尔撒纳易蓝纛以战，战败，易服遁。哈达哈亦击破阿布赍军，获头人昭华什。两军合，遣楚鲁克、昭华什还谕其渠。时阿睦尔撒纳走不过一二里许，遇楚鲁克等，使还报伪为哈萨克头人语，待其汗阿布赍至，且执阿睦尔撒纳以献。达尔党阿信之，按兵以待。阿睦尔撒纳从容捆载去。上闻不得阿睦尔撒纳，命缴双眼翎，召还京师，罢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二月，夺爵，左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八月，军中俘阿睦尔撒纳从子达什，策楞槛致京师。上始闻达尔党阿、哈达哈缓追逸贼状，俱夺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授三等侍卫。率西安驻防兵赴军，师有功，进二等侍卫。卒。

哈达哈，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子。傅尔丹初袭曾祖费英东二等信勇公，乾隆元年，追论失律罪，黜，以哈达哈袭。是时哈达哈已自侍卫累迁领侍卫内大臣，兼勋旧佐领。既，袭爵，复迁镶红旗满洲都统、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署兵部尚书、步军统领。

十九年，师讨达瓦齐，授参赞大臣，佐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寻改领队大臣。二十年，达瓦齐就俘。再出师讨阿睦尔撒纳，复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左副将军达尔党阿出北路。哈达哈请将索伦、喀尔喀兵为前锋，上奖其奋勉。寻命代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当北路，移军布延图。南自伊克斯

淖尔，北至乌哈尔哈及乌里雅苏台、札卜堪诸形胜地，皆分兵列戍。二十一年，命自阿尔泰进兵，诏以北路专任哈达哈。特楞古特宰桑敦多克、图尔班和卓等与我师遇，伪请降。哈达哈察其诈，斩敦多克，絷图尔班和卓等，殪其众。上嘉其勇，再授领侍卫内大臣，赐双眼孔雀翎。

师至嵩哈萨拉克山，遇哈萨克汗阿布赍拥众自巴颜山西行，与战，败之。复遣诸将瑚尔起、鄂博什、奇彻布等追击，斩百余级，获马二百。哈达哈不知阿布赍在军，未穷追。而达尔党阿与阿睦尔撒纳遇，战既胜，纵使脱去。两军合，引还。夺双眼孔雀翎，命以参赞大臣屯科布多。寻论失阿布赍罪，夺爵，罢领侍卫内大臣，左授兵部侍郎。旋就进尚书，徙屯乌里雅苏台。二十二年八月，诏罪状达尔党阿、哈达哈，谓："二臣皆勋旧子孙，袭爵专阃，而因循观望，坐失军机若此。"尽夺其官，发热河披甲。二十三年，与达尔党阿同授三等侍卫从军，同进二等侍卫。

子哈宁阿，自蓝翎侍卫累迁宁夏副都统。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哈宁阿为领队大臣。寻命以参赞大臣佐定西将军达尔党阿出西路。旋令诣伊犁佐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兆惠困济尔哈朗，力战突围出，哈宁阿与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又从兆惠击巴雅尔，功最，赐玉韘、荷包、鼻烟壶。哈达哈夺爵，以哈宁阿袭，擢镶黄旗汉军都统。二十三年，复授参赞大臣，佐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围库车，霍集占脱去，与雅尔哈善同逮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雅尔哈善弃市。上以哈宁阿为参赞，责薄于将军，又念济尔哈朗力战有劳，命絷狱待秋决。十一月，富德师至巴达克山，遣使令缚送霍集占。上以达尔党阿、哈达哈皆在军，不自奋请行，诏诘责，因言："哈宁阿秋谳本当决，哈达哈稍有事效，尚当宽宥，今岂可曲贷？重念费英东勋劳，不忍刑诸市。"命赐自尽，且令驰谕哈达哈，哈达哈已先以十月卒于军。

永常，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满洲都统。乾隆五年，命如安西按事，即授安西提督，屯哈密，赐孔雀翎、红绒结顶冠。十五年，授湖广总督。罗田民马潮柱为乱，讨平之。十八年，上将征准噶尔，命为钦差大臣，驻安西。旋移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

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言达瓦齐昏暴。上决策用兵，召永常诣京师，谕行军机宜，遂以内大臣授定西将军。时上倚阿睦尔撒纳及来降宰桑萨赖尔取达瓦齐，以阿睦尔撒纳副定北将军班第出北路，以萨赖尔副永常出西路，仍谕阿睦尔撒纳、萨赖尔为军锋，敕永常督军锋，先发。永常令诸道军兼程并进，上责其误。永常师次巴里坤，命还肃州。永常还督饷，有所计画，上皆不谓然。师定伊犁，俘达瓦齐，诏责："永常但知师行粮随，沾沾议接济。今功已成，何虑粮不足？因粮于敌，从来胜算。如永常奏，辗转挽运，动逾数十日，庸有济乎？"因左授吏部侍郎。

阿睦尔撒纳叛，犯伊犁，永常师左次，上责其怯懦，罢内大臣、定西将军，以副都统衔为参赞。厄鲁特诸台吉有不从阿睦尔撒纳叛者，宰桑扎木参等率数千人诣永常请附屯。永常疑其诈，挟宰桑为质，兼程却走，恐贼蹑其后，征策楞赴援，并檄阿敏道引还，同驻巴里坤。上命夺官逮京师，行至临潼，道卒。仍籍其家，戍其子拉林。

觉罗雅尔哈善，字蔚文，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翻译举人，自内阁中书四迁，乾隆三年，授通政使。御史邱玖华疏论九卿议事不公，别疏请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雅尔哈善劾玖华为原任侍郎励宗万门生，宗万祖杜讷为贤良祠大臣，玖华劾九卿议事不公，示刚正，实为起宗万地。上谓："录用贤良祠大臣子孙，不过虚衔微秩，视其材可用然后用之。岂有尝为侍郎获罪因贤良祠大臣子孙而辄起者？励宗万虽愚，计不出此。玖华所论九卿议事不公，切中时弊。诸臣见之，宜深自儆省。若迁怒建言者，是为不知耻！"命解雅尔哈善任。令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会大学士以下严鞫，雅尔哈善言语得之右通政陈履平，因请皆夺官。上责王大臣议不当，命夺雅尔哈善官，履平下吏议。四年，特起四川龙安知府。五年，以忧去。六年，授江南松江知府，移苏州知府。九年，迁福建汀漳道。雅尔哈善在松江、苏州皆有声绩，其去，民思之。十三年，以福建按察使署江苏巡抚。上元民毁制钱，雅尔哈善论如律，复以数少乞原，上责其宽纵，命夺职留任。十五年，雅尔哈善议经征未完不及一分知县许惟枚等，皆劾罢。总督黄廷桂劾不当下吏议，当夺官，仍命留任。寻入为户部侍郎。十六年，复出为浙江巡抚。十九年，复入为户部侍郎，命军机处行走。旋授兵部侍郎。

二十年，师讨阿睦尔撒纳，授参赞大臣，出北路。二十一年，命改赴西路，令驻巴里坤办事。

疏请徙布库努特降人于乌兰乌苏，与前降噶勒杂特人同牧。未几，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噶勒杂特人哈蒺克锡喇等与为响应，回部降人莽噶里克亦从之。雅尔哈善擒其党并子白和卓。十二月，上奖雅尔哈善实心治军事，加内大臣衔。和硕特降酋沙克都尔曼吉不与阿睦尔撒纳之乱，率所部徙巴里坤附城为牧地以居。噶勒藏多尔济巴雅尔之叛，上寄谕雅尔哈善，令密察沙克都尔曼吉踪迹。雅尔哈善方内疑，又以饷不时至，沙克都尔曼吉请粮不能给，乃使裨将阎相师将五百人入其垒，若迷途借宿者。夜大雪，相师吹笳，督兵袭其庐。沙克都尔曼吉惊起，其妻与相抱持，至死不释，其众四千余人歼焉。雅尔哈善疏报沙克都尔曼吉与绰罗斯叛党扎那噶尔布相通，戮以杜后患。又遣兵赴鲁克察克剿莽噶里克，上嘉其奋往。

二十二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自伊犁率师逐捕噶勒藏多尔济等，雅尔哈善遣侍卫图伦楚将八百人益兆惠军。提督傅魁师至盐池，遇莽噶里克率三十二人入塞探白和卓消息，傅魁执而杀之，雅尔哈善疏闻。上以莽噶里克为叛首，当谳定行诛，命逮傅魁送京师。兆惠师自济尔哈朗至特纳勒尔，为敌围，得图伦楚援乃解。寻召雅尔哈善还京师，户部侍郎。四月，复授参赞大臣，令驻济尔哈朗。九月，擢兵部尚书。十二月，令移驻鲁克察克，总理屯田。

二十三年二月，命为靖逆将军，帅师讨霍集占。五月，师至库车，霍集占所属头人阿卜都克勒木城守。雅尔哈善督师合围，断其水草，城贼出战，屡败之。六月，败援贼于托木罗克。霍集占自将八千人，具最精巴拉鸟枪，行阿克苏戈壁来援。雅尔哈善督兵战库车南，斩千余级。霍集占负伤入库车，获其纛。库车依冈为城，以柳枝、沙土密筑甚坚，炮攻不能入。提督马得胜策穴地入城，距城北一里为隧，已及城。雅尔哈善督之急，我兵夜秉燧入穴。城贼见火光，于城内为横沟，水入隧，我兵皆没。头人鄂对告雅尔哈善曰："库车食且尽，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浅，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苏。宜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雅尔哈善以鄂对新降，不可信。越八日，霍集占乘夜引四百骑启西门，涉鄂根河遁。又数日，阿都卜克勒木复夜遁。余头人阿拉难尔等率老弱出城降。雅尔哈善杂讯城人，谓沙呢雅斯等五人为阿都卜克勒木死党，因杀之。

疏入，上闻不得霍集占，盛怒，夺雅尔哈善官。雅尔哈善劾副都统顺德讷疏纵，又劾马得胜失机。上曰："雅尔哈善始劾顺德讷，继劾马得胜，无一语引罪。不思身任元戎，指麾诸将者谁之责欤？此而不置之法，国宪安在？"命兆惠至军斩顺德讷以徇，逮雅尔哈善及得胜送京师。二十四年正月，逮至，命王公大臣会鞫，以雅尔哈善老师糜饷失机事，论斩，遂见法。后二日，并斩得胜。自雅尔哈善死，高宗知沙克都尔曼吉无叛状，赋诗斥其杀降。

富德，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驻防吉林。乾隆初，自护军擢至三等侍卫。十三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金川，擒贼党阿扣，迁二等侍卫。师还，累迁副都统。二十年，师征准噶尔，命送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等赴军。擢参赞大臣，督西路台站。阿睦尔撒纳所属唐古忒部见阿睦尔撒纳入伊犁，谋遁去。二十一年，富德帅师至鄂塔穆和尔，遇唐古忒众千余营树林蒲苇中，击杀二十余人，追至色白口山内。贼据险分队抵御，夺寨六，斩获无算。唐古忒部遁伊犁，追至察罕鄂博，复遇哈萨克兵千人与唐古忒队合。富德奋勇冲击，斩百余级，夺回被掠集赛噶杂特三十余户，擒台吉恩克巴雅尔等四十余人。上奖富德奋勉，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二十二年，定边将军成衮扎布赴巴里，以富德为参赞大臣。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疏报与成衮扎布分道进兵，命富德从兆惠军。阿睦尔撒纳还掠扎那噶尔布游牧，富德追剿，收复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得叛酋巴雅尔踪迹，遂深入逐捕，夺隘五。至爱登苏，哈萨克汗阿布赍遣使降。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寻死。叛酋哈萨克锡喇、布库察罕未获，命富德逐捕。二十三年，招右部哈萨克图里拜及塔什罕回人图尔占俱来降，遣使入觐。上以富德在军久，招抚西哈萨克有劳，予云骑尉世职。

是时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无功，兆惠代将，师锐进，被围，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军次呼尔璊，遇贼骑五千，转战五日四夜。会参赞大臣阿里衮送马至，分翼驰突，贼众大溃，杀巴尔图十五人、大伯克数十人、贼千余。酋布拉呢敦中松伤剧，舁入城，旋遁喀什噶尔。兆惠解围出，以功封三等伯。师进次叶尔羌河岸，复战败贼，进封一等成勇伯。霍集占党侵和阗，富德赴援，破贼。进攻叶尔羌，霍集占兄弟弃城遁，追败之于阿勒楚尔，又败之于伊西洱库尔淖尔，

窜巴达克山。军从之，令擒献，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师还，进封一等靖远成勇侯，赐双眼孔雀翎，官其子侍卫。授领侍卫大臣。二十五年，复授御前大臣，图形紫光阁，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寻授理藩院尚书、正黄旗蒙古都统。副都统老格盗官驼事发，鞫实，言寄马富德牧厂，有牲畜数千。上以富德暴贵，安得有牧厂，命都统巴尔品勘验，旋奏富德家产拥资至三万余。命和亲王等会鞫，得富德出兵时留官马，索蒙古王公牲畜，并携缎、布、烟、茶牟利状，下狱，吏议当斩，上命改监候。二十八年，赦，授散秩大臣。三十三年，将军明瑞征缅甸死绥，参赞大臣额勒登额坐逗留得罪。额勒登额亦吉林驻防，与富德有连，富德坐误举，罢散秩大臣，下狱，吏议当斩，上命入缓决。三十六年，赦，授三等侍卫。

三十八年，将军温福征金川，军溃木果木。发健锐、火器两营兵益阿桂军，授富德头等侍卫，为领队大臣，从副将军明亮出南路。富德自真登、梅列旧卡进兵，克得布甲喇嘛寺、得里两面山梁、日寨、策尔丹色木诸隘，复进克僧格宗、马奈、绒布寨、卡卡角诸隘，授副都统，待阙。复进克沙锡里穆当噶尔碉卡、羊圈河桥。四十四年，请拨兵三千往宜喜助明亮，允之。攻噶咱普得娄，夺卡五。攻布咱尔尼山梁，夺沿河卡五。攻庚额特山梁，夺大碉三、卡八。攻咱普得尔窝，贼弃碉窜，追至马尔邦，乞降。富德从军二年，未能大有摧破，屡下诏敦责之，至是，命下部叙功。

金川平，阿桂劾富德滥赏，侵土兵盐菜银两弥不足，下桂林核实，复命袁守侗如川会阿桂具狱。富德密上清字疏讦阿桂，上命槛送京师。廷讯，乃具服滥赏，并以银六铤入己。又受知府曾承谟馈金五十两，并劾副将广著，不待命即令其充兵，广著自戕死。清字疏复称“阿桂手持黄带，语不逊”，坐诬告大逆，例当斩，遂见法。

萨赖尔，蒙古正黄旗人。本厄鲁特头人，隶准噶尔台吉达什达瓦为宰桑。乾隆十五年，准噶尔内乱，萨赖尔率所属四十七户降，安置察哈尔。命入旗，授散秩大臣。准噶尔台吉喇嘛达尔扎请遣萨赖尔归，不许。授参赞大臣，出北路。十九年，乌梁海得木齐扎木参入边，萨赖尔以五百人御之，擒扎木参，而遣收凌、朔岱、讷库勒等十人还。事闻，授内大臣。既，遣还诸人来告宰桑雅尔都、得木齐阿茂海欲来归，乞驻牧乌兰固木、克木克木齐克。萨赖尔言雅尔都等亲阻，许驻特斯河，否则驱之阿尔台山外，并请发厄鲁特兵听调。尚书舒赫德以为未便，上谕萨赖尔相机而行。命舒赫德会同萨赖尔及车凌等选台吉、宰桑可信任者将兵二百人，并令侍卫永柱会总管阿敏道选察哈尔八旗兵五百，交萨赖尔为招谕驱逐之用。

萨赖尔兵至卓克索，乌梁海宰桑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图布慎、玛济岱各鄂拓克窜徙阿尔台山外。萨赖尔奏：“乌梁海等已远遁，但贪恋故土。必仍回牧。彼时整兵速出，易于收服。请暂撤兵还。”允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来降，命萨赖尔迎劳颁赏。旋偕喀尔喀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等以千八百人击雅尔都、车根、赤伦、察达克四宰桑于察罕乌苏，败之，获牛马无算。初，有扎哈沁宰桑库克新玛木特者犯卡伦，伪追之弗获，达青河诱执之。上责其不武，令纵之去。玛木特移牧布拉罕托辉，不即降。道遇通玛木特，被擒，絷之诺海克卜特勒。萨赖尔羌知之，自乌兰山后掩擒通玛木特，并获新玛木特送军营，安置其户畜于库卜克尔克勒。让嘉之，授子爵世袭，迁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时定议征达瓦齐，命萨赖尔为定边右副将军。二十年正月，率师偕参赞大臣鄂容安等出西路。师行，厄鲁特降者于途中肆劫。上戒鄂容安，以己意喻萨赖尔使自敛戢。阿睦尔撒纳请移牧乌里雅苏台，招辉特部众。上察其意叵测，谕萨赖尔令防范，并促其进兵。萨赖尔等疏报扎哈沁得木齐巴哈曼集以三百余户，宰桑敦多克以千余户来降。复遣侍卫瑚集图招谕达瓦齐同族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寻率台吉诺海奇齐等三十余人来降，诏封为绰罗斯汗。上谕奖萨赖尔，解所佩荷包以赐，并赐双眼孔雀翎。三月，萨赖尔与诸将和起、齐努浑自罗克伦督兵赴博罗塔拉，与北路班第等军合。疏言：“招抚倬罗斯台吉衮布扎卜等，皆率所属来降，凡四千余户。叶尔羌、哈什哈尔和卓木献玉盘请降，令各回原牧。降人请与地耕牧，令往吐鲁番、莽噶里克处受地。阿睦尔撒纳属人二百余及额林哈毕尔噶穷夷八百余户，令附属扎哈沁宰桑，有牲畜者，畀籽种，令其耕牧。并自罗克伦启行，驰檄达瓦齐，晓谕利害。”上奖其筹画妥协，以御用宝石朝珠赐之。

萨赖尔兵至登努勒台，将军班第等亦至尼楚衮，两军合。达瓦齐居伊犁河西格登，不设备。五月，西路军自固勒扎渡口越推墨尔里克岭直抵格登，达瓦齐惊遁，未几就擒。伊犁平，诏封萨赖尔一等超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服。六月，军还。征阿睦尔撒纳入觐，萨赖尔同班第、鄂容安驻守伊犁，留兵五百为卫。七月，阿睦尔撒纳谋叛，逗留途中。班第等屡疏入告，萨赖尔亦以为言。上密谕诸臣擒治，弗能决，阿睦尔撒纳遂遁。其徒克什木等为乱，班第、鄂容安死之，萨赖尔更衣降。十二月，萨赖尔遣使诣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以阿睦尔撒纳踪迹告，请发兵往击。和起以闻，上令将军策楞传谕慰劳，赍荷包、鼻烟壶，俟其至赐之。又命理藩院员外郎唐喀禄董其游牧。

二十一年正月，萨赖尔脱出，至吐鲁番。巴里坤参赞大臣达尔党阿率兵往会。萨赖尔疏请罪，上令驻特讷格尔，仍授定边右副将军。三月，策楞疏言："侍卫巴宁阿自伊犁归，言克什木之乱，将军班第等自固勒扎赴崆格斯御之。"贼甫至，萨赖尔欲奔。鄂容安曰：'贼来当战，胡急走？'萨赖尔答言：'尔何知'遂策马去，众从之。班第等仅余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夜贼至，班第等遂自杀。"上命逮萨赖尔入都，鞫实，以萨赖尔降人，贷其死，命锢之狱。班第等丧还，执克什木戚以祭，令萨赖尔观之。寻以叛党渐次就擒，释出狱。二十四年，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乾清门行走。旋擢内大臣，复封二等超勇伯。卒，图形紫光阁。

论曰：国重有世臣，然承平久，富贵宴安，恒不足任使。出任军旅，兵未接，将已内怯，几何不偾事耶？策楞辈拥兵玩寇，其病正坐此。雅尔哈善文墨吏，其杀降亦以内怯。富德族微，力战致通显，有功而不善居，卒以构祸。萨赖尔反复，迹甚著，独以降人蒙宽典，幸矣！

清史稿卷三一五　列传第一〇二

高天喜鄂实　三格和起

高天喜，甘肃西宁人。天喜本准噶尔人，雍正中为我师所俘。高氏抚为子，因从其族籍。从军，累擢保宁堡守备。乾隆二十二年，副将军兆惠击伊犁，天喜从参将迈斯汉赴援。遇噶勒杂特贼百余，击杀之，获其驼马。既，闻兆惠被困济尔哈朗，议驰救，迈斯汉怯不进。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以闻，上即夺迈斯汉官以命天喜。寻迁金塔协副将。再迁西宁镇总兵，授领队大臣。二十三年十月，师攻叶尔羌，兆惠议出间道袭取贼辎重，渡黑水。天喜督兵修桥度师，未及半，贼大至。天喜闻兆惠陷贼阵，舍桥及赴之，奋与贼战，与鄂实、三格、特通额俱没于阵。上赋诗惜之。谥果义，又赐其家白金千。

鄂实，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第二子。出为叔父鄂礼后。自荫生授三等侍卫。累迁本旗副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兄鄂容安死阿睦尔撒纳之乱，鄂实请从军，授参赞大臣，佐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西路。二十二年夏，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鄂实以地险马疲，中道引还。上手诏诘责曰："若谓地险，贼何以能行？若谓马疲，贼马何独能壮健？"左授蓝翎侍卫。是冬，鄂实逐扎哈沁贼，斩一百四十余级，获牲械。上谓："今当大雪，马力应疲乏，尚能剿贼。彼时鄂实为参赞大臣，有事但诿诸将军。兹以负罪，乃直前剿贼，朕知其隐矣。"量迁三等侍卫。死事，上令仍视前锋统领赐恤，谥果壮。

三格，栋鄂氏，满洲正白旗人。自诸生授蓝翎侍卫。累迁黑龙江副都统。命将索伦、巴尔呼兵三千，佐参赞大臣策楞出西路，为领队大臣。策楞以怯懦逮，三格亦坐夺官。旋复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攻呼尔瑞台吉赛音伯勒克等，再战，掠其牧地，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令逐捕扎那噶尔布，未得。秋师至博罗和罗，遇叛党额林沁达瓦等百余户，三格与战。会布鲁古特台吉珲齐、呼尔瑞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伪请降，并请招额林沁达瓦，三格信之，遽引师还，珲齐等旋遁去。坐夺官，并削世职。以兵伍自效。死事，上命仍视副都统赐恤，谥刚勇。

天喜、鄂实、三格并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回部平，图形紫光阁。特通额，策楞子也。附见《策楞传》。

和起，马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世阿音布，国初以军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和起袭职，授盛京协领。累擢宁夏副都统。乾隆十九年，命与侍卫海福将千人佐定西将军永常讨达瓦齐，迁宁

夏将军。永常劾和起兵不及额，而和起先疏言将九百人以往，留百人护辎重，上得永常疏，不之罪也。寻又命偕提督豆斌为巴里坤办事大臣，策楞代永常为定西将军，复劾和起送兵马迟误，当夺官，留任。旋复官，授钦差大臣关防，召诣京师谘军事。达什达瓦所属宰桑讷默库、曼集、乌达瑚们都等在军私还游牧，命和起严鞫得实，以降人请予宽典，上不许，命正军法。

二十一年十一月，辉特台吉巴雅尔叛，掠扎哈沁五百余户。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令和起将索伦兵百人往按，檄吐鲁番伯克莽阿里克等集辟展，而噶勒杂特宰桑哈萨克锡喇、布鲁特台吉尼玛阴应巴雅尔，诡以兵五百会。和起望兵至，疑之。令莽阿里克詗之，绐告曰："我兵也！"逾时，尼玛等操戈前，莽阿里克自后噪，贼众蜂集。和起所将兵仅百人，负重创，手刃数贼，股中枪，徒步转战，至夜力尽。和起垂死，命索伦侍卫努古德、彰全布突围出，以所戴孔雀翎为识报兆惠，遂死之。谥武烈，追封一等伯，以一等子世袭，祀贤良、昭忠二祠。二十三年，师还，获尼玛及其子槛送京师，命戮于和起墓前。子和隆武，自有传。

唐喀禄，他塔喇氏，蒙古正蓝旗人。自笔帖式再迁理藩院员外郎。乾隆十九年，赐副都统衔，命赴北路军董理新降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等游牧地。唐喀禄疏言："班珠尔所属多老稚不能耕，虑饥馁。"上以距耕时尚远，责其琐屑，命撤还。扎萨克林丕勒多尔济初命同董理游牧，将军别有指挥，唐喀禄疏请留。上责其不当，左迁理藩院笔帖式。寻复授员外郎，命送济隆呼图克图自巴林赴伊犁，董理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游牧。复赐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将驻防扎布堪兵千人，从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赴哈萨克，逐捕阿睦尔撒纳。贼渠固尔班和卓遁入乌梁海，唐喀禄报哈达哈督兵擒之，赐孔雀翎，阿睦尔撒纳令其徒达瓦藏布入掠，唐喀禄令索伦总管鄂博什将五百人御之，降其众三百。寻命屯科布多。授理藩院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

唐喀禄行按诸部，辉特降人屯扎克赛，每自相劫夺，请移屯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诸地。喀尔喀俘获扎哈沁、特楞吉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诸部人万余，请以扎哈沁人移驻卡伦内。特楞吉特、奇尔吉斯、乌尔罕济兰人给东三省兵丁为奴。杜尔伯特游牧请移乌兰固木，上并从其请。师出西路击哈萨克锡喇，命唐喀禄屯额尔齐斯为声援。阿睦尔撒纳败走，唐喀禄詗知杜尔伯特贝勒巴图博罗特、台吉阿喇善等潜与相结。遣兵攻之辉巴朗山，禽阿喇善等，并戮乌梁海五十余户，遂赴塔尔巴哈台逐捕阿睦尔撒纳及哈萨克锡喇，赐御用荷包、鼻烟壶。师至塔尔巴哈台，粮罄马乏，唐喀禄引师退，疏言遵旨撤兵，上怒，左授蓝翎侍卫，佐定边左副将军纳穆扎尔出北路。降人和硕齐，上擢用至散秩大臣，至是令护哈萨克来使入边，上命纳穆扎尔遣唐喀禄将二百人迎之。阿睦尔撒纳窜俄罗斯，上命唐喀禄偕和硕齐驻额尔齐斯侦御。

二十三年三月，土尔扈特舍棱等谋走俄罗斯，上命偕和硕齐逐捕。四月，师次布固图河，获舍棱弟劳章扎卜。劳章扎卜诡为兄乞降，唐喀禄未敢信，和硕齐遽纵之还。越日，舍棱诡约降，献酒，和硕齐饮之，邀唐喀禄过其营，贼噪而起。唐喀禄及侍卫富锡尔、穆伦保、佛尔庆额力战，均遇害，和硕齐更衣降。事闻，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富锡尔、佛尔庆额，皆满洲镶黄旗人。穆伦保，满洲正白旗人，皆赐云骑尉世职。

阿敏道，图尔格期氏，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察哈尔。父阿吉斯，康熙间讨噶尔丹，以员外郎从军，中道粮匮，兵若饥。阿吉斯言于众曰："我等官兵世受国恩，甘毙道路。誓竭力前进。"众皆诺。于是有昭莫多之胜。圣祖嘉其能，予拖沙喇哈番世职。卒。

阿敏道，袭职。雍正初，累迁二等侍卫。九年，命将巴里呼兵百人自固尔班塞堪赴巴尔坤佐军，又命偕侍读学士查克丹调喀尔喀兵三千率之往。寻复偕护军统领费雅思哈赴乌尔辉音扎罕练兵。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撤军，阿敏道还京，授镶蓝旗察哈尔总管。十九年，师收乌梁海，将察哈尔兵以从，加副都统衔。二十年，迁所获巴尔沁人等于齐拉罕。师定伊犁，定北将军班第奏以阿敏道督台站。是年，阿睦尔撒纳叛，班第陷贼。阿巴噶斯、哈丹附逆肆掠，台站中断。阿敏道辄督兵巡徼，使驿递恒得相续。会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退驻乌尔图布拉克，撤阿敏道还。上夺永常官，以策楞代将。命阿敏道将精骑诣伊犁求班第消息。策楞不即遣，上诘责之。寻将千人捕阿巴噶斯、哈丹贼众。

二十一年，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时回酋布拉呢敦、霍集占有异志，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訷知之，阿敏道将索伦兵百、厄鲁特兵三千赴叶尔羌、喀什噶尔慰抚，且使致二渠。至库车，霍集占在焉，闭城拒我师。阿敏道斩游骑四十余，围之。城人诡言曰："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遂命厄鲁特兵退，仅留索伦兵百。或虑有变，阿敏道曰："吾招抚回众，惟期于国有济，何暇他虑？"遂入，为霍集占所执。

二十二年，上谕诸将檄霍集占送阿敏道还，不从，谋加害。库车伯克呼岱巴尔以告，阿敏道谋脱归，不克，死之。二等男署察哈尔营总旺扎勒及诸裨将绷科、耨金吹、扎木苏七、巴克萨拾，并索伦兵百人，皆从死。事平，诸有功者图形紫光阁，阿敏道列后五十功臣，加世职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祀昭忠祠。旺扎勒加云骑尉，绷科等皆予云骑尉世职。

满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世管佐领累擢拉林副都统。乾隆二十二年，迁都统，驻巴里坤。命将吉林兵千人屯吐鲁番，寻授领队大臣。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出珠勒都斯，令满福将三百人巡视阿勒辉至乌纳哈特十三台站，搜剿吗哈沁。沙拉斯、吗唬斯既降复叛，掠台站，上命满福自阿勒辉往剿，又令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帅师与会。阿里衮未至，满福师次背色岭，与贼遇，击之，贼败走，伪遣人乞降，且言贼渠已就缚，请除道迎。满福信之，行次哈喇和落，径险林密，下临深沟。满福悟为贼所绐，急麾前队返。贼千余突自林中出，围我师。满福厉声督兵力战，被创坠沟，死之。上以满福虽为贼所愚，愍其捐躯，命如阵亡例议恤，谥武毅，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

豆斌，陕西固原人。初以马兵入提标，累迁肃州镇标中军守备。雍正间，从征准噶尔，力战受创，赐白金四百。迁川陕督标前营游击。准噶尔犯科舍图，率兵击走之。乾隆初，累迁提督，自广东移广西。疏言："各营鸟枪，旧式大小参差，坐卧倚伏，不能应手。又质薄易热，难收实用。请照陕西威字号缠丝枪式改制。"下两广总督议行。俄，调还固原。又命以提督衔领湖北宜昌镇总兵事。寻复历甘肃、安西提督。命讨准噶尔，师将标兵出驻巴里坤，以输军马后时，下吏议。旋乞病，罢。

居数月，复授安西提督，仍令赴巴里坤兆惠师。师攻霍集占于库车，命斌将所部从，充领队大臣，徼巡鲁克察克，辟库车诸地驿路。兆惠被围黑水，斌从副将军富德自阿克苏兼程赴援。师次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人迎战，我师分两翼，贼据高冈，斌率中军火器进攻。贼知我师马力乏，拥众相逼。阿里衮解马至，斌偕众将夹击，胁中创，仍力战，贼大败。创甚遂卒，谥壮节，祀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上制诗惜之。回部平，图形紫光阁。孙＜⿰雨澍＞，袭世职，官至山东登州镇总兵。

端济布，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自前锋累迁头等侍卫、镶黄旗察哈尔总管。乾隆二十二年，上令选兵千佐定边将军兆惠出西路。自朱尔图斯赴玛纳斯，获得木齐鄂罗斯，并所部三百人、马驼牛羊二千余。扎哈沁头人巴哈曼集叛走，端济布偕侍卫奎玛岱追捕，至小卫和勒津，降所部二百户，又得掠台站贼札木布。师捕治厄鲁特头人噶尔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等，布鲁古特台吉珲齐、呼尔璊台吉达瓦斩扎那噶尔布，诣端济布军请降。端济布遽引师还，珲齐、达瓦复叛去。上惩端济布惟事姑息，命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按治。师至罗克伦孟古图岭，获噶尔藏多尔济宰桑罗卜札尼玛、得木齐敦多克，槛送巴里坤。上闻，命贷端济布罪。

扎哈沁得木齐哈勒拜等谋掠台站，参赞大臣哈宁阿檄端济布往捕，至玛纳斯，得间谍十余。渡河至美罗托山，贼遁，收其游牧牲畜。师围库车，端济布将吉林、厄鲁特兵以从。霍集占将三千人自赛里木来援，屯高阜。端济布偕侍卫顺德纳等奋击，斩二千余级。师攻叶尔羌，霍集占筑台城东北。端济布及侍卫诺尔本将右翼后队攻之，贼拒战，复斩二千余级。兆惠被围于黑水，端济布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赴援，十余战，至呼尔璊，与兆惠军会，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师逐贼，战于阿尔楚尔，再战于伊西洱库尔淖尔，端济布将二百人截贼逃路。侦山有贼寨，越岭攻之，被创，赐号塔什巴图鲁。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卒，赠都统，谥壮节，祀昭忠祠。谕以"端济布力战受伤，与阵亡者无异也"。

诺尔本，吴机格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军。富德获宰桑乌巴什，遣诺尔本送兆惠军。

道遇贼，力战，赐号克筹巴图鲁。师围库车，霍集占来援。诺尔本偕公衮楚克，侍卫齐凌札卜、齐努浑等击贼右翼，贼败走，逐之六十余里。至鄂根河口，斩获甚众。贼逃入苏巴什山，复偕齐努浑入山搜戮，温诏嘉焉。师攻叶尔羌，偕端济布战城东，败贼。师还，命在乾清宫行走，赍银帛，赐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擢头等侍卫，从明瑞征缅甸，击贼被创。寻令将兵屯腾越。还京，擢围场总管，加副都统衔。卒。

论曰：高天喜骁勇善战，与鄂实、三格奋斗破阵，死事为最烈。和起等仓卒为贼陷，慷慨授命。斌与端济布以力战受创，得与战死者同其血食。旌勇励忠，当如是也。

清史稿卷三一六　列传第一〇三

瑚尔起　爱隆阿弟巴灵阿舒明

伊柱　努三乌勒登

瑚尔起，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自笔帖式累迁协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迁呼伦贝尔总管。二十年，从征准噶尔，加副都统衔。二十一年，从参赞大臣达尔党阿自珠尔都斯逐捕阿睦尔撒纳，詗知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从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以师临之。哈萨克汗阿布赍拒战，击败之，斩百余级，得马二十余。获其头人，言阿睦尔撒纳方在泥雅斯图山，檄阿布赍禽献。杜尔默特贝勒巴图、伯罗特等潜通阿睦尔撒纳，瑚尔起与战辉巴朗山，执伯罗特，尽歼其部众，及阿睦尔撒纳所留乌梁海五十余户。

沙喇斯、玛呼斯既降复叛，掠台站，而布鲁古特台吉珲齐等戕察哈尔总管巴宁阿以叛。上命瑚尔起偕鄂实、三格副哈宁阿，将千人驻济尔哈朗、巴里坤适中地，捕珲齐及沙喇斯、玛呼斯部众。瑚尔起偕鄂实追剿札哈沁逃贼，又偕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勒自呼斯坦至尼勒喀河，侦珲齐等百余户游牧，突击，执之。

寻从师自伊犁逐剿诸回部，至善塔斯巅，招降布岭特头人图鲁启拜、鄂库及其部众，搜捕阿里玛图河逸贼。上以索伦兵从征久，召瑚尔起及副都统鄂博什率以还，瑚尔起等仍请从军。将军兆惠攻霍集占于叶尔羌，被围，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檄瑚尔起及巴图济尔噶勒率索伦兵自伊拉里克赴援，以马驼未至，负粮械步行戈壁中。上奖谕，即授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师至巴尔楚克，兆惠围已解，与富德军合。霍集占之徒阿卜都克勒木等侵和阗，攻哈拉哈什，侍卫齐凌扎卜请援。兆惠令瑚尔起与巴图济尔噶勒督兵赴援。齐凌扎卜驰告，夜行至伊立齐，贼闻兵至，引退。詗知贼骑七百余屯博尔齐，天大雾，瑚尔起督兵突击，贼溃走，追至皂洼勒河，斩百余级，收回人四千余户，和阗遂平。上赋《博罗齐行》纪事，赐瑚尔起云骑尉世职。

师自喀喇乌苏逐捕霍集占，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我军张两翼击之，贼败走三十里，负山而屯。瑚尔起等自山麓横冲入阵，师夹击，贼大败，越山遁，师从之，至伊西洱库尔。淖尔瑚尔起等为伏东山，侧击，贼复大败，霍集占窜入巴达克山。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瑚尔起将索伦兵还，赍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瑚尔起疏言："呼伦贝尔多水泉，可耕。请选塔雅沁降回百户往耕。"上命瑚尔起以副都统为呼伦贝尔总管，董其事。移黑龙江副都统。从征缅甸，收猛拱、猛养诸地。卒于军。赐骑都尉，并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祀昭忠祠。

爱隆阿，觉尔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侍卫累迁齐齐哈尔副都统。乾隆二十一年，授领队大臣，赴巴里坤军营。偕参赞大臣富德逐捕巴雅尔，至爱登苏，遇阿布赍部众突出，数与战，却之。自巴尔楚克至济尔哈朗置台站，逐贼沙喇博和什岭，遇都尔伯特纳木奇游牧，乞降，旋遁去，爱隆阿追及之，杀千余人，纳木奇遂纳款。师至察罕乌苏，收厄鲁特宰桑乌鲁木游牧百余户。师屯济尔哈朗，命爱隆阿驻守济尔哈朗、巴里坤适中地。寻从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讨霍集占。先是爱登苏之战，侍卫奇彻布战没，至是爱隆阿上言："前擒巴雅尔，夺还奇彻布尸，富德未及疏列。"定边将军兆惠疏言："爱隆阿原报所无，事后追论，显为争功，请严议。"诏原之。

师围库车，贼来援，爱隆阿等与战于戈壁，歼贼甚众。霍集占将五千人续至，爱隆阿等率吉林及索伦兵千骑逐贼至鄂根河侧，与战，迫贼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驿致京师。上为赋《回

蠹行》，奖其能战。旋从将军兆惠至叶尔羌，与霍集占部众战，当左翼。兆惠被困，靖逆将军纳穆札尔赴援，爱隆阿将兵截喀什噶尔贼援路。徼巡台站，至托罕塔罕，遇贼，剿杀百余人。上授爱隆阿参赞大臣，令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援兆惠。爱隆阿战呼尔璊，再战叶尔羌河，遂与兆惠军合。寻引兵驻乌什，兼防喀什噶尔，予云骑尉世职。复从富德逐霍集占，战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徼巡台站值吗唬斯、宾巴等谋劫察罕乌苏台站，以兵追袭，斩获殆尽，进骑都尉世职。师还，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再进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授伊犁参赞大臣。卒。

弟巴灵阿，自亲军校累迁二等侍卫，授察哈尔总管。赐坤都尔巴图名号，授领队大臣。博罗齐搜捕厄鲁特部众，遇伏战死，赐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舒明，乌梁海济勒莫特氏，蒙古正黄旗人。自二等侍卫累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黄旗护军统领。命赴北路军，为诸部降人董理游牧。旋授吏部侍郎。詗知降人纳默库戕台站侍卫，谋以所部叛，驰奏。敕参赞大臣阿兰泰往捕治，阿兰泰请益兵，上责其纷扰。纳默库就擒，上以舒明筹策得宜，而阿兰泰推诿迟误，夺阿兰泰三等男爵畀舒明。

舒明在边，诸部降人至者，为之拊循。噶杂特宰桑根敦降，上授佐领，使与丹毕游牧同处。都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乌巴什降，上授伯什阿噶什亲王、乌巴什贝子，游牧额尔齐斯，舒明为陈请留屯哈达青吉勒。达什达瓦部降，编为三旗，移阿尔台。其续至者，使处扎哈沁旧游牧地。策凌乌巴什、巴图博罗特及达玛林等部众贫甚，疏请赈，上为发米六百石。上闻和托辉特青滚杂卜将叛，命舒明詗之。舒明言叛已著，命会将军成衮札布等捕治。授参赞大臣，成衮札布令将科布多兵二百以往。上命侍卫巴宁阿勒泰将三百人为舒明佐。旋命偕成衮札布驻乌里雅苏台。授理藩部侍郎。再迁绥远城将军，兼领归化城都统。二十七年，卒。

子雅满泰，袭三等男。累迁正白旗蒙古副都统。坐事左授头等侍卫。与保泰同充驻藏大臣。廓尔喀侵后藏，与保泰同得罪，荷校被杖。复起至头等侍卫，卒。

福禄，旺察氏，蒙古正白旗人。自护军校累迁福建建宁镇总兵。内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外授直隶宣化、广东右翼诸镇总兵。又内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三年，授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旋命将索伦兵二千人赴巴里坤。时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与参赞大臣阿桂会讨舍楞，福禄请具三月粮，自科布多输送，从之。至海拉尔，与御前侍卫敦察会师进。旋佐将军兆惠讨霍集占，偕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帅师次呼尔璊。霍集占以五千余人来犯，福禄偕领队大臣永庆率索伦、察哈尔兵击之，自巳至申，与贼战十余次，贼溃去。进次叶尔羌河岸，城贼突围出，富德与福禄等领中军自右进，追贼渡河，贼屡败。兆惠自叶尔羌出，至阿尔吉什，侦鄂斯璊方侵和阗，疏请富德、福禄帅师策应。上命福禄偕策布登札布以兵堵霍集占窜俄罗斯路。旋命驻军和阗，予云骑尉世职。迁杭州将军。准噶尔平，图形紫光阁。上巡浙江，福禄督驻防兵肄式，制《阅武诗》奖之。调西安将军。授领侍卫内大臣。以老乞休，卒。

齐里克齐，蒙古镶黄旗人。初为额鲁特人，以地为氏。乾隆二十年，师征准噶尔，来降。准噶尔平，从定边将军兆惠击霍集占，战于霍尔果斯。霍集占败走，降头人图鲁启拜等，授蓝翎侍卫。护哈萨克使臣诣京师，迁三等侍卫。复从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击霍集占，至色勒库尔，敌踞山以拒。齐里克齐偕前锋参领喀木齐布督健锐营兵自山阴攀登仰击，霍集占败遁。降所部二千余人，获军器、驼骡，赐布哈巴图鲁勇号。师还，命在乾清门行走，图形紫光阁。再迁头等侍卫，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从将军明瑞征缅甸，遇贼于底麻，败之。赐副都统衔。召回京，再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命督健锐营从参赞大臣阿桂出南路。授领队大臣，攻美诺，克之，金川平，师还，领健锐营。

嘉庆初，教匪起，送察哈尔马如湖北军，事竟即还。上以未请从军，诏诘责，夺官，削世职。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阎相师，字渭阳，陕西高台人，入伍。累迁安西前营游击。雅尔哈善谋诛厄鲁特降人沙克都尔曼吉。天大雪，相师将五百人，伪为失道，求寄宿其垒。夜分，鸣笳骤起，杀沙克都尔曼吉，歼其

部众四千余人。寻偕副将丑达将千人赴鲁克察克同额敏和卓逐回酋莽阿里克。录功，迁金塔寺营副将。屯田吐鲁番。擢甘肃肃州镇总兵，赐花翎。从雅尔哈善讨霍集占，授领队大臣。围库车，力战被创。师克阿克苏，以相师驻守。已，复随剿霍集占于叶尔羌。授安西提督，驻喀什噶尔。未几，改甘肃提督，移驻库车。上命屯田乌鲁木齐。凯旋，入觐，赍银币，图形紫光阁。引疾罢，予食全俸。旋卒，赠太子太保，谥桓肃。

相师躯干修伟，有至性。既贵，念亲不逮养，每食泣下。得俸与兄弟，不问出入。所居镇夷堡地万亩，为浚渠灌溉，数百家利赖之。

伊柱，萨克达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勒马善，雍正间，以副都统将归化城兵从征噶尔丹策凌。将军达尔济驻伯格尔，世宗命塔勒马善参赞军务，署前军统领，逐贼至额得尔河源，驻军乌里雅苏台。乾隆初，权定边左副将军，召还。师复征准噶尔，命赴额尔齐斯屯田。二十一年，授北路参赞大臣。复召还，授护军统领。卒。

伊柱，自佐领再迁索伦总管。偕副都统济福、侍卫德尔森保赴喀尔喀车臣部捕盗，得逋贼。二十四年，从将军兆惠讨霍集占。霍集占之弃叶尔羌走也，副将军富德等逐之，至阿尔楚尔。贼设伏两山间，师分三队奋击，伊柱领右翼，战自辰至午，贼大溃。翼日，至巴达克山界伊西洱库尔淖尔，贼据险守，师分道进攻，树白纛，降贼万余。伊柱偕巴图济尔噶勒等堵山后策应。富德遣侍卫赛普图等谕巴达克山汗，使禽霍集占以献。伊柱驻兵卡伦为声援。瓦罕伯克率所部降。寻，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函献霍集占首。回部平。伊柱将千人驻喀什噶尔，护诸降人屯田伊犁。师还，上御丰泽园宴劳，赐伊柱缎十二、白金五百。伊柱复出领屯田，为置台守望，疏渠灌溉，农隙督佃伐木作屋以居，上谕令加意开拓。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从将军明瑞征缅甸，击贼老官屯。卒于军，进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努三，瓜尔佳氏，吉林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再迁头等侍卫、御前行走。乾隆十一年，四川总督庆复剿下瞻对头人班滚，命努三如庆复军。庆复疏报班滚焚死，罢兵。张广泗代庆复，言班滚现在。庆复坐得罪，努三罢御前行走。寻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十八年，师征准噶尔，命从湖广总督永常筹军事。旋帅师驻鄂尔坤。准噶尔宰桑玛木特阑入卡伦。授参赞大臣，命会将军成衮札布逐捕。努三与参赞大臣萨赖尔、护军统领乌勒登合军，军不戢，杂取牲畜。努三获逃人特赫拜哈都，未闻上。乌勒登收乌梁海，纵逃人巴朗。上诘责努三、乌勒登，下定北将军班第等按治。努三、乌勒登自陈收牲畜匿以自私事始萨赖尔，上以萨赖尔新降，不知法度，责努三等不得以此诿过。寻谳上，坐失巴朗，罪当斩。诏录其前劳，恕死，留军，仍籍其家。

旋授蓝翎侍卫。再迁头等侍卫，命与左都御史何国宗赴伊犁，测天度，绘地图。送兵诣巴里坤，请回京。左授蓝翎侍卫，留巴里坤差遣。招抚巴尔达穆特各鄂拓克有劳，三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督巴里坤屯田。兆惠被围黑水，努三从定边左副将军富德往援，至呼尔瑞，分两翼击贼，与兆惠军会，赐骑都尉世职。师还，赐银币。累迁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卒，谥恪靖。

乌勒登，乌礼苏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镶黄旗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经略大学士傅恒至军，令驻军马奈。十八年，师征准噶尔，援参赞大臣，驻乌里雅苏台。扎哈沁宰桑玛木特等阑入卡伦，乌勒登偕喀尔喀副都统策登扎卜将五百人，与参赞大臣努三分道捕治。参赞大臣萨尔赖收乌梁海，乌勒登自索郭克策应，俘获甚众。寻坐纵逃人巴朗，并与努三匿所获乌梁海牲畜，罪当斩，贷死从军。寻授头等侍卫，命选厄鲁特宰桑厄勒锥音等兵赴伊犁讨贼。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进剿阿巴噶斯、哈丹等游牧。

阿睦尔撒纳窜哈萨克，定西将军策楞遣乌勒登将千人从参赞大臣玉保逐捕，玉保中道引还。乌勒登师至库陇癸岭，阿睦尔撒纳脱走。逮诣京师，廷鞫，言："初闻阿睦尔撒纳遁，请发兵速追之。策楞、玉保俱不允。从玉保往，复请追击。玉保止发兵五十，至库陇癸岭，仅余二十人，驼复乏。阿睦尔撒纳于师行日已过岭窜哈萨克。"上以其言实，贷死，授三等侍卫，在乾清门行走。寻仍遣赴军。定边将军兆惠招降布勒特部头目图鲁启拜，令乌勒登自珠木罕至图固斯塔老宣诏，护降人入觐。擢头等侍卫，授参赞大臣。令捕玛哈沁，并截霍集占逃路。寻以捕玛哈沁不力，令在领队大臣上行

走。师还，累迁镶黄旗蒙古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卒。

论曰：从兆惠、富德讨霍集占有功诸将校，若瑚尔起、爱隆阿歼敌搴旗，见于咏歌，厥绩懋焉。舒明逐叛附降，以劳受爵。福禄、努三与呼尔璊之役，齐里克齐佐色勒库尔之战，相师助库车之围，伊柱收伊西洱之降，录功皆居最，抑亦其次也。

清史稿卷三一七　列传第一〇四

王无党　吴进义　谭行义

王无党，直隶万全人。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广西梧州协副将。贵州台拱九股苗为乱，无党率师讨定之，擢左江镇总兵。九股苗复为乱，无党驰抵古州，分兵赴八寨督剿。经略张广泗檄无党分攻台拱大台雄，克之。平交上等三十余寨，禽其渠巴利，会收牛皮大箐。乾隆元年，署贵州提督。从广泗抚定上下九股诸苗从为乱者。二年，真除。疏陈黔省急务，请筹积贮，筑城垣，整墩台塘房，禁掠卖人口，下部议行。定番州属姑卢寨苗恃险强肆，广泗与无党遣汉、土官兵三千余，分道毁寨搜箐，禽其渠老排。十余日而定，上褒其妥协。四年，陛见，赐孔雀翎。

六年，移湖广提督。黑岗苗为乱，大学士鄂尔泰以无党在贵州久，熟苗事留使戡定乃上官。八年，上以湖广军政废弛，无党至官未有所整理，下诏诘责。十三年，坐提标兵救火攘衣物，兵部论无党徇庇，当夺官，命诣京师引见，左授湖南沅州协副将。迁云南楚姚镇总兵。内擢銮仪使。复外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迁浙江提督。以目疾乞罢。卒，谥壮慤。

吴进义，字子恒，陕西宁朔人。父开圻，康熙二十七年一甲三名武进士，官至云南元江副将。进义入伍，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札署守备，发江南借补千总。累迁江南寿春镇总兵。擢江南提督，疏言："太湖界江、浙，渔船奸良难辨。请照海洋例巡哨，支河小汛，饬两省陆路兵巡查，则声势联络，奸宄敛迹。"有旨嘉奖。久之，移浙江，再移福建，复还浙江。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讦上，进义与浙闽总督喀尔吉善以闻。上令究所从来，语连提督廨胥吏，喀尔吉善劾进义隐讳，命解官听谳。进义力辨未尝隐讳，其幕客证进义已见稿。浙江巡抚雅尔哈善论进义当重辟，上愍其老，命贳罪。复以疏稿未得作伪主名，令江苏巡抚庄有恭会鞫。有恭疏陈进义实未见稿，浙江承审诸吏牵合附会。事下军机大臣覆讯，得实。上以进义无辜废斥，召来京，命以提督衔署直隶宣化镇总兵。未几，授古北口提督。进义请限操演火药，增设河屯协弓兵，皆允行。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七年，卒，年八十四，加太子太保，谥壮悫。

进义家世多武功，从祖坤，贵州永北总兵，尝征四川苗及金川有功。坤子开增，自武举官至浙江温州总兵。

谭行义，四川三台人。康熙时，以武举授陕西西宁卫千总。雍正初，从军平青海，再迁河南城守营参将。河东总督田文镜劾行义送陕西军马疲瘦，夺官，上令来京引见。召对称旨，赐编刻《上谕》、貂皮、香珠，复原官。再迁广东高雷廉总兵。总督鄂尔达檄行义将五千人协剿贵州乱苗，进击滚纵、高表诸寨。经略张广泗令赴援上江，攻乌婆、摆吊诸险要地，搜牛皮大箐，获其魁，历福建漳州、湖南镇＜□竹旱＞诸镇。

乾隆四年，授广西提督，帅师会讨楚、粤乱苗。宜山县土蛮恃险劫掠，行义与总督马尔图、署巡抚安图令游击杨刚讨之。破白土、丘索二村，执其渠，斩以徇。忻城土县外八堡有剧盗曰蓝明星，恃险焚劫。行义檄副将毕映捕治，明星遁入山，搜捕得之。有黄顺者，匿湖北、广东错壤处，谋为乱。贵州人黎阿兰与相应，散旗印，将起事。行义訷知之，督兵攻克贼巢，擒斩首从七十余，事乃定。柳州兵皆居草舍，患火。行义请发白金四千贷兵建瓦屋，分三年还帑，从之。又有李彩者，纠众聚迁江石版村谋犯县城，行义既捕治，请城北设汛。寻以擅发仓谷贷于兵，左授登州镇总兵。十一年，迁江南提督。十四年，移浙江提督。十六年，再移福建陆路提督。十八年，卒，谥恭悫。

李勋，贵州镇远人。入伍，稍迁守备。从征台拱九股生苗，广泗檄同剿羊吊、洞里、羊色诸地，搜牛皮大箐，勋亦在行间。累迁湖广提督。缅甸乱，移云南提督。疏请自普洱驰往孟艮捕治乱渠召散，上以其老，不胜瘴疠，命还普洱。勋已至孟艮，督总兵刘德成、华封等葺堡寨，防要隘，得召

散兄猛养等。勋还，卒于途。加太子太保，谥庄毅。

樊廷，陕西武威人。初入伍，更姓名王刚。从征乌蒙、青海、西藏，积功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自陈复姓名，改籍四川潼川县。准噶尔犯科舍图卡伦，盗驼马，其众二万余。廷率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御之，转战七昼夜，与总兵张元佐等军合，杀贼无算，尽还所盗。时提督纪成斌护宁远大将军印，闻上，诏褒廷以寡敌众，忠勇冠军，赐白金万，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授陕西固原提督、都督佥军。入觐，请从军，命从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出师屯南山。副将军张广泗侦贼伏乌尔图水，檄廷将千五百人自碱泉子进剿，至哈洮遇贼，夺据山梁，连败之。越噶顺抵鄂隆吉大坂，杀贼四百，禽三十六，收其粮械。

乾隆初，上从查郎阿请，发甘、凉诸镇兵五千人驻哈密，置总统提督，以授廷。廷至军，疏言："乌尔克为极西第一要隘，兵出侦洮赖大坂北芦草沟、噶顺沟东乱山子及乌尔图水，夜辄有火光。守隘兵寡，请量增。"又疏言："哈密兵在山南烟墩沟诸地牧驼马，请分山北防兵巡护。"皆用其议。在边二年，以病乞罢，命还固原治疾，遣医往诊。寻卒于哈密。遗疏论防边事甚切，上深愍之。命查郎阿经纪其丧，归葬凉州。赠都督同知，谥勇毅。

子经文，官至广东右翼总兵。经文子继祖，官湖北副将。继祖子从典，请改籍湖北恩施。从典子燮，官湖南永州镇总兵，同治中，坐事罢。

武进升，山西宁乡人，其后改籍江南江宁。初以张姓入伍。稍迁浙江温州镇标守备。雍正初，闽浙总督满保疏荐，引见，授三等侍卫，属怡亲王允祥。寻外授江宁游击。累迁福建陆路提督。言："闽省不习骑射，加意督率，弓力渐增。马兵出马收马较前改观。"高宗谕以"如此方不负任使，然亦不可欲速，尤贵为之以实，要之以久。"进升与总督喀尔吉善忤，疏言："喀尔吉善外似和平，心实刚愎。令臣密察水师提督张天骏营伍，臣辞以水师非所辖。督臣正言厉色，必令臣密察。及察知水师陋规，告之督臣，督臣置不问，反与天骏契合。臣察漳州营马值，总兵马负书为督臣旧部，巧为徇私。令臣无地自容。"又疏言喀尔吉善衰惫状，上斥进升支离狂率。喀尔吉善亦劾进升徇所属，纵兵行窃。因左授江南狼山镇总兵，进升疏谢，谕曰："汝无他过，只好胜多事，故左授示薄惩。若不知改，或遂委靡，一切姑息，皆不可也。"居数月，擢江南提督，以老罢。再起，终浙江提督。卒，年八十余，谥良毅。

马负书，汉军镶黄旗人。乾隆元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累迁福建漳州镇总兵。疏言："漳州民好斗，有所谓'闯棍'，结党肆行，土豪养为牙爪，请严治之。"上下其章喀尔吉善，令体察惩治。历琼州、金门、台湾、狼山诸镇。署古北口提督，疏言："兵习阵法，无济实用。应于秋冬收获后，择地成列，为仰攻旁击势。分合进退，以金鼓为节。常月教场演习，仍依营制。"得旨允行。授福建陆路提督。卒，谥昭毅。

范毓<⿰香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香奇>兄毓<⿰香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香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香宾>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师既罢，米转运近地，户部按近值核销，故所受远值，责毓<⿰香宾>追缴，凡白金二百六十二万，复出私财采参，市铜供铸钱以偿。

毓<⿰香奇>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镇总兵。自河南河北移广东潮州，疏请令潮州营兵如河北例，兼习长枪、短棍、连接棍诸艺。世宗命与总督鄂弥达、提督张溥商榷。鄂弥达等上言："广东山海交错，军械惟鸟枪最宜，次则弓箭、藤牌、挑刀、大炮。毓<⿰香奇>所议与广东不甚宜。"上韪鄂弥达等议，仍谕毓<⿰香奇>初至，当嘉其肯言。嘉应、潮阳遇飓，海岸决。毓<⿰香奇>以闻，命加意抚绥。乾隆初，署广东提督。故事，市舶至，诣海关纳税。或遇风未至所往地，中道暂泊，亦论税如例。毓<⿰香奇>虑民避屡税，遇风不敢泊，致倾覆，疏请商舟寄泊，非即地市易不征税，上命待审察。毓<⿰香奇>以忧归，服终，授直隶正定镇总兵。湖

广总督阿尔赛请移任苗疆，上不允，谕以“毓<⿰香奇>富家子弟，谨慎无过。苗疆事重，不能胜也。”上巡五台，毓<⿰香奇>言兄毓<⿰香宾>子清注具羊千、马十备赏赍，上却之。寻以老罢。卒。

论曰：提镇虽专阃，然受制于督抚，所辖兵散处诸营汛，都试肄武，虚存其制耳。无党、进义皆能勤其官者，行义捕盗，廷屡从战，皆有劳。进升龂龂不欲旷其职。毓<⿰香奇>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清史稿卷三一八　列传第一〇五

阿桂子阿迪斯　阿必达

阿桂，字广庭，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以阿桂平回部驻伊犁治事有劳，改隶正白旗。父大学士阿克敦，自有传。

阿桂，乾隆三年举人。初以父荫授大理寺丞，累迁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十三年，从兵部尚书班第参金川军事。讷亲、张广泗以无功被罪，岳钟琪劾阿桂结张广泗蔽讷亲。逮问。十四年，上以阿克敦年老，无次子，治事勤勉。阿桂罪与贻误军事不同，特旨宥之。寻复官，擢江西按察使，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擢内阁学士。时方征准噶尔，命阿桂赴乌里雅苏台督台站。逾年，父丧还京。旋复遣赴军，授参赞大臣，命驻科布多，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二年秋，授工部侍郎。辉特头人舍楞约降，唐喀禄以兵往会，为所袭，阿桂率兵策应。上嘉之，赐花翎。上命阿桂与策布登扎布合军击舍楞，毋使逃入俄罗斯。阿桂言：“得降贼，谓舍楞将逃土尔扈特。或不达，且复回准噶尔。邀之中路，可禽献。”上责其观望，召还京。是年准部平，复命赴西路，与副将军富德追捕余贼。

霍集占叛，二十四年，命赴霍斯库鲁克从富德进讨。八月，逐贼至阿勒楚尔，又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回众降。霍集占走拔达克山。是年，回部平。上以阿克苏新附，为回部要地，命阿桂驻军绥抚。二十五年，移驻伊犁。阿桂上言伊犁屯田、阿克苏调兵诸事。上嘉其勇往，命专司耕作营造，务使军士、回民皆乐于从事。时西域初定，地方万余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阿桂疏言：“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水土沃衍，宜屯田。请增遣回民娴耕作者往屯。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预筹马驼，置台站，运沿边米赴伊犁，简各省流人娴工艺者，发备任使。”又奏定山川、土谷诸祀典，上用其议。阿桂造农器，督诸屯耕获，岁大丰。

二十六年，疏言：“伊犁牧群蕃息，请停内地购马驼。增招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乌什回民诣伊犁，广屯田。”皆称旨。迭授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仍驻伊犁。奏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三地屯田，人授十五亩。二十七年，疏定约束章程，建绥定、安远二城，兵居、民房次第立，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宴然，予骑都尉世职。召还，赐紫禁城骑马，命军机处行走。调正红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命署伊犁将军。寻调署四川总督。时金川土司郎卡与绰斯甲布等九土司构衅，阿桂巡边，尽得郎卡狡狯怙恶状，并悉其山川形势，入奏。是冬，召还京。三十年，上南巡，命留京治事。

乌什回赖黑木图拉作乱，诏驰赴乌什与将军明瑞攻之，赖黑木图拉中矢死。众伯克复推额木色图拉抗我师，自三月至八月，攻城不下。明瑞军其北，阿桂军其南，作长围困之，绝其水道。贼粮尽，内讧，沙布勒者擒额色木图拉以献，乌什平。上责其迟延，示怯损威，部议夺官，命留任，驻雅尔城。旋复夺尚书，命还伊犁助明瑞治事。阿桂疏请移雅尔城于楚呼楚，从之。三十二年，授伊犁将军。请自楚呼楚至乌尔图布拉克设三台，以通雅尔，下部行。

缅甸扰边，总督刘藻、杨应琚先后得罪去，上命明瑞率师讨之，至猛育，粮尽，战没。大学士傅恒自请行，三十三年，以傅恒为经略，阿桂及阿里衮为副将军，仍授阿桂兵部尚书、云贵总督。三十四年，以明德为总督，令阿桂专治军事。阿桂请由铜壁关抵蛮暮，伐木造舟，俟经略至军，进攻老官屯，且言军粮不给。上以为畏怯，罢副将军，改授参赞大臣。九月，舟成，傅恒亦至，分三

路进，傅恒出万仞关，由大金沙江西经猛拱、暮鲁至老官屯。阿里衮率舟师循江下，阿桂率蛮暮新舟出江会之，先伏兵甘立寨。缅人从猛戛来拒，寨兵出击，沉三舟，舟师噪应之，缅人大溃，歼其渠，遂与西岸军合。老官屯守御坚，军士多病瘴，阿里衮卒于军，复授阿桂副将军。傅恒亦病，上命班师，而缅酋懵驳亦惩甘立寨之败，遣使议受约束，乃召傅恒还。命阿桂留办善后，授礼部尚书。

三十五年，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命赴腾越待缅人入贡。遣都司苏尔相赍徼至老官屯，缅人拘之，索还土邦等三土司。疏入，上命罢尚书、都统，以内大臣留办副将军事。三十六年，疏请大举征缅，入觐陈机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是时金川酋郎卡已死，其子索诺木及小金川酋泽旺子僧格桑扰边，四川总督阿尔泰征之无功，上命阿桂随副将军、尚书温福进讨，十二月，署四川提督，克巴郎拉、达木巴宗各寨。三十七年二月克资哩山，进克阿喀木雅。松潘总兵宋元俊亦复革布什咱。两金川势日蹙，合谋抗我师。上命温福等三路进讨，阿桂出西路阿喀木雅攻喇卜楚克，克之，夺普尔玛寨，进逼美美卡。泽旺为子谢罪，索诺木亦代僧格桑请还侵地，上不许。时侍郎桂林代阿尔泰为总督，并领其众，至黑陇沟，失利，副将薛琮死之，阿尔泰劾罢桂林。上授阿桂参赞大臣，命赴南路接剿。僧格宗者，小金川门户也。甲尔木山梁为僧格宗要径。阿桂乘贼怠，潜赴黑陇沟，夜半大雾，袭据之，进逼僧格宗，突入毁其碉，歼贼无算。上授温福定边将军，丰升额、阿桂俱授副将军。分道取美诺。阿桂克美都喇嘛寺，俯瞰美诺。僧格桑遁布郎郭宗，而温福亦克西路来会。进剿布郎郭宗。僧格桑送孥金川而遁底木达，求见父泽旺，泽旺不纳，渡河走金川。泽旺降，械送京师，小金川平。于是议讨金川，金川贼巢二：曰噶拉依，曰勒乌围。温福由功噶尔拉，阿桂由当噶尔拉，合攻噶拉依，丰升额由绰斯甲布径攻勒乌围。复授礼部尚书。

三十八年正月朔，冒大雪，进夺当功噶尔拉诸碉，而温福至木果木，索诺木诱降番叛袭军后，断登春粮道，我师溃，温福死之。小金川与美诺等相继陷。阿桂悉收降番械，毁碉寨，分置其人章谷、打箭炉，斩其桀骜者，亲殿军退驻达河。事闻，上怒甚，命发健锐、火器两营，黑龙江、吉林、伊犁额鲁特兵五千，授阿桂定西将军，明亮、丰升额副将军，舒常参赞大臣，整师再出。十月，攻下资哩。用番人木塔尔策，分师由中、南两路进，潜军登北山巅，遂取美诺，明亮等亦克僧格宗来会，凡七日，小金川平。

三十九年正月朔，阿桂抵布郎郭宗，人裹十日粮，分三队进，转战以前，克穆喇穆左右二山，赞巴拉克山、色依谷山。二月，克罗博瓦山，乌勒围门户也。贼退守喇穆山。部将海兰察从间道破色湖普寨，绕出山后，贼退守萨甲山岭。海兰察夺其峭壁大碉，诸寨夺气，同时下，乘胜临逊克尔宗。僧格桑死于金川，金川酋献其尸，而死守逊克尔宗。十月，阿桂用策先克默格尔山及凯立叶，于是日尔巴当噶诸碉反在我师后，遂悉平之。贼退守康萨尔山。时丰升额出北路，师至凯立叶，望见烟火，以师来会。而明亮出南路，阻于庚额山。阿桂令移军，冒雨破宜喜，与明亮军隔河相望。十一月，克格鲁克古丫口，金川东北之贼殆尽。

四十年正月，克康萨尔山梁。二月，克沿河斯莫思达寨。四月，克木思工噶克丫口。五月，克下巴木通及勒吉尔博山梁，进据得式梯，复克噶尔丹寺、噶郎噶等寨。进攻巴占，屡攻不下。分兵从舍图枉卡绕击，牵贼势。七月，克昆色尔及果克多山，进克拉枯寺、葛则大海山梁，旋克章噶。八月，克隆期得寨，遂克乌勒围。捷闻，上遣阿桂子阿必达赍红宝石顶赐之。九月，克当噶克底诸寨。十月，克达噶木。十一月，克西里山雅玛朋寨。十二月，克萨尔歪诸寨，进据噶占。四十一年正月，克玛尔古当噶碉寨五百余，遂围噶拉依。索诺木母先赴河西集余众，大兵合围，与其子绝，遂降。阿桂令作书招索诺木，而其头目降者相继，索诺木乃率众降。金川平，安置降番，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诏封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四年，班师。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御用鞍马。还京献俘，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紫缰、四开褉袍。

初，阿桂去云南，缅甸遣使议入贡，械送京师下狱。至是诛索诺木母子头人，上命释缅使令觐，译告以故，纵之归，冀以威武风动之。四十二年，署云贵总督图思德奏：“懵驳已死，子赘角牙立，输诚纳贡，愿归中国人。请开关通市。”上以事重，当有重臣相度受成，命阿桂往莅。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缅甸使不至，遣苏尔相等归。遂召阿桂还。未几，缅甸

内乱。又十余年，国王孟陨具表祝上八旬圣寿，定十年一贡。南徼始安。

四十四年，河决仪封、兰阳，奉命往按。阿桂令开郭家庄引河，筑拦黄坝。又于下流王家庄，筑顺黄坝，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四十五年三月，堤工蒇，还京。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旋命勘浙江海塘，筑鱼鳞石塘、柴塘，及范公塘。四十六年，工成，命顺道勘清江陶庄河道高堰石工。

甘肃撒拉尔新教苏四十三与老教仇杀，戕官吏。总督勒尔谨捕教首马明心下狱，同教回民二千余夜济洮河犯兰州，噪索明心。布政使王廷赞诛明心，贼愈炽。上命阿桂视师，时阿桂犹在工。命和珅往督战，失利。贼据龙尾、华林诸山，道险隘。阿桂至，设围绝其水道，进攻之，贼大溃。歼苏四十三，余党奔华林寺，焚之，无一降者。甘肃冒赈事发，命按治，尽得大小官吏舞弊分赃状，谳定，疏请增设仓厥，广储粮石，以济民食。

秋，河决河南青龙冈，命自甘肃赴河南会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塞河。故事，河决，当决处两端筑坝，渐近渐合，谓之“合龙”。十二月，两坝将合，副将李荣吉谓水势盛，宜缓，阿桂督之急。既合，属吏入贺，荣吉独不至，召之，则对使者曰：“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越二日，果复决，阿桂驰视。荣吉已堕水，悬千金赏救之起，解御赐黑狐端罩覆之。因上疏自劾，请别简大臣董其役，上诏答，略曰：“近年诸臣中能胜治河任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别求善策。”四十七年，奏请于下游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并于北岸建坝，迫溜南趋。四十八年，工始竟，诣热河行在，复命仍赴工次，审定章程。

浙江布政使盛住疏论总督陈辉祖籍王亶望家有所私，命阿桂如浙江按治。还，又命勘江南盐河水道，又命勘河南兰阳十二堡堤工，并于戴村建闸。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民张阿浑据石峰堡以叛。上遣福康安、海兰察等讨之，复命阿桂视师。两月余，破堡，戮张阿浑等，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又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举千叟宴，阿桂领班。又命勘河南睢州河工，并察洪泽湖、清江形势。五十一年，又命勘清江堤工，并如浙江按仓库亏缺，勘海塘。又命勘江南桃源、安东河决。再如浙江按治平阳知县黄梅重征，论如律。

五十二年，又命督塞睢州十三堡河决。时台湾民林爽文叛，上命福康安讨之，谘阿桂军事。阿桂疏论师当扼要害，分道并进，先通诸罗道，廓清后康，自大甲溪进兵。谕曰：“所见与朕略同，已谕福康安奉方略。”睢州工竟，又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五十三年，又命按湖北荆州水灾。请疏窖金洲以导水，修万城堤以护城。五十四年，命再勘荆州堤工。嘉庆元年，高宗内禅，阿桂奉册宝。再举千叟宴，仍领班，于是阿桂年八十矣，疏辞领兵部。二年八月，卒，仁宗临其丧。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成。

阿桂屡将大军，知人善任使。诸将有战绩，奖以数语，或赍酒食，其人辄感激效死终其身。临敌，夜对酒，深念得策，辄持酒以起，旦必有所号令。方温福败，受命代将。一日日欲暮，率十数骑升高阜觇贼砦。贼望见，犷骑数百环阜上。阿桂令从骑皆下马，解衣裂悬林木，乃令上马徐下阜。贼迫阜，从落日中睹旗帜，疑我师众，方遣骑出侦，阿桂已还军矣。师薄噶拉依，索诺木约以明日降，城栅尽毁。日暮，诸将谒阿桂，谓：“今日必生致索诺木，不然，虑有他。”阿桂不答，入帐卧。明旦，索诺木自缚诣帐下。阿桂谓诸将曰：“诸君昨日语，盖虑索诺木他窜，或且死。我已得险要，窜安之？且能死，岂至今日？故吾以为无虑。”诸将皆谢服。及执政，尤识大体。康熙中，诸行省提镇以次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著为例。乾隆四十七年诏补实，额别给养廉。阿桂疏言：“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上不从。是时帑藏盈溢，其后渐至虚匮。此其一端也。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

高宗图功臣于紫光阁，前后凡四举，列于前者亲为之赞。

定伊犁回部五十人：大学士傅恒，将军兆惠、班第、纳木扎尔，副将军策布登扎布、富德、萨拉尔，大学士总督黄廷桂，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贝子扎拉丰阿，郡王罗卡藏多尔济、额敏和卓，尚书舒赫德、阿里衮，总督鄂容安，侍郎明瑞、阿桂、三泰、鄂实，领队大臣内大臣博尔

奔察，提督豆斌、高天喜，副都统瑞济布，护军统领爱隆阿，前锋统领玛瑞，副都统巴图济尔噶尔，散秩大臣齐凌扎布、噶布舒，郡王霍集斯，贝子鄂对，内大臣鄂齐尔，散秩大臣阿玉锡、达什策凌，副都统鄂博什、温布、由屯、三格，侍卫奇彻布、老格、达克、塔纳、萨穆坦、瑞绰尔图、塔玛鼐、富锡尔、海兰察、富绍、扎奇图、阿尔丹察、五十保。

定金川五十人：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明亮，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尚书福隆安，参赞大臣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都统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舒常，领队大臣都统奎林、和隆武、福康安，副都统普尔普，荆州将军兴兆，参赞大臣提督哈国兴，领队大臣提督马彪、马全、书麟，副都统三保、乌什哈达、瑚尼尔图、珠尔格德、阿尔都、阿尔萨朗、舒亮、科玛、伊兰保、佛伦泰、富兴、德赫布、莽喀察，总兵海禄、敖成、官达色、成德、钦保、曹顺、保宁、特成额、乌尔纳，总兵敦柱，侍卫额尔特、托尔托保、泰斐英阿、柏凌、达兰泰、萨尔吉岱，佐领特尔惇澈，副将兴奎。

定台湾二十人：大学士阿桂、和珅、王杰，协办大学士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总督李侍尧、孙士毅，巡抚徐嗣曾，成都将军鄂辉，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提督蔡攀龙、梁朝柱、许世亨，总兵穆克登阿、张芝元、普吉保，散秩大臣穆塔尔。

定廓尔喀十五人：大学士福康安、阿桂、和珅、王杰、孙士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尚书福长安、董诰、庆桂、和琳，总督惠龄，护军统领台斐英阿、额勒登保，副都统阿满泰、成德。

功稍次者列于后，儒臣为之赞，惟阿桂与海兰察四次皆前列。阿桂定金川元功，定台湾首辅，皆第一，定廓尔喀以爵复第一，让于福康安。道光三年二月，宣宗命配飨太庙。子阿迪斯、阿必达。

阿迪斯，初以三等侍卫坐阿桂征缅甸无功，夺职，发遣广西右江镇。逾年赦复官。累迁兵部侍郎，袭一等公。复累迁成都将军。以川西盗发，逮问，发遣伊犁。赦归。卒。

阿必达，初名阿弥达，高宗命更名。阿桂得罪，夺蓝翎侍卫，发遣广东雷琼镇。赦归，复官。擢二等侍卫，命赴西宁祭告河神，探黄河真源，上命辑入《河源纪略》。累迁工部侍郎。卒。阿必达子那彦宝，官至成都将军。那彦成，自有传。

论曰：将者国之辅，智信仁勇，合群策群力冶而用之，是之谓大将。由是道也，佐天子辨章国政，岂有二术哉？乾隆间，国军屡出，熊罴之士，因事而有功，然开诚布公，谋定而后动，负士民司命之重，固无如阿桂者。还领枢密，决疑定计，瞻言百里，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岂不伟欤？

清史稿卷三一九　列传第一〇六

于敏中　和珅弟和琳　苏凌阿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累迁侍进，典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十五年，直上书房。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复督山东学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殁，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朱嵇疏劾敏中“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诏原之。寻实授。调户部，管钱法堂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式。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恩依尚书品级予荫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协办大学士。

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又充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屡典会试，命为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敏中为军机大臣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朱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属托府尹蒋赐棨。上面诘，敏中引罪，诏切责之曰：“内廷诸臣与内监交涉，一言及私，即当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岂

肯转咎奏参者？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而为此隐忍耶？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自川省用兵以来，敏中承旨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今事垂成，敏中乃有此事，是其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宁不痛自愧悔？免其治罪，严加议处。”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四十一年，金川平，诏嘉其劳勤，过失可原，仍列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四十四年，病喘，遣医视，赐人参。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子齐贤，前卒。孙德裕，袭世职，以主事用。敏中从侄时和，拥其赀回籍，德裕讼之。江苏巡抚吴坛察治，罪时和，戍伊犁。所侵夺者，还德裕三万两，余充金坛开河用。

苏松粮道章攀桂为敏中营造花园，事觉，褫攀桂职。敏中受地方官逢迎，以已卒置不论。既而浙江巡抚王亶望以贪败，上追咎敏中。五十一年，诏曰：“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裨政。取阅《严嵩传》，见其贿赂公行，生死予夺，洗窃威柄，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专权之事。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无识之徒，心存依附，敏中亦遂时相招引，潜受苞苴。其时军机大臣中无老成更事之人，福康安年轻，未能历练，以致敏中声势略张。究之亦止侍直承旨，不特非前朝严嵩可比，并不能如康熙年间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等。即宠眷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于朕前窃弄威福、淆乱是非耶？朕因其宣力年久，身故仍加恩饰终，准入贤良祠。迨四十二年甘肃捐监折收之事败露，王亶望等侵欺贪黩，罪不容诛。因忆此事前经舒赫德奏请停止。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部中免拨解之烦，闾阎有粜贩之利，一举两得，是以准行。讵知勒尔谨为王亶望所愚，通同一气，肥橐殃民。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敢遽行奏请？王亶望岂敢肆无忌惮？于敏中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使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今不将其子孙治罪，已为从宽。贤良祠为国家风励有位盛典，岂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滥行列入？朕久之此心，因览《严嵩传》，触动鉴戒。恐无知之人，将以明世宗比朕，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六十年，国史馆进呈《敏中列传》，诏曰：“于敏中简任纶扉，不自检束，既向宦寺交接，复与外省官吏夤缘舞弊。即此二节，实属辜恩，非大臣所应有。若仍令滥邀世职，何以示惩？其孙于德裕见官直隶知府，已属格外恩施，所袭轻车都尉世职即撤革，以为大臣营私玷职者戒。”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籍，为文生员。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寻授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驭驭向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四十五年，命偕侍郎喀凝阿往云南按总督李侍尧贪私事。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和珅至，鞫其仆，得侍尧婪索状，论重辟，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亟宜清厘。上欲用和珅为总督，嫌于事出所按劾，乃以福康安代之。命回京，未至，擢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复命，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授御前大臣兼都统。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待年行婚礼。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宠任冠朝列矣。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番回苏四十三等叛，逼兰州，额驸拉尔旺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等率兵讨之。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往督师。阿桂有疾，促和珅兼程先进。至则海兰察等已击贼胜之，即督诸将分四路进兵，海兰察逼贼山梁，歼其伏。贼掘沟坎深数丈，并断小道，不能度。总兵图钦保阵亡。后数日，阿桂至，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阿桂曰：“是宜诛！”明日，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上微察之，诏斥和珅匿图钦保死事不上闻，赴师迟延，而劾海兰察、额森特先战颠倒是非。又谓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桂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寻兼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

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命和珅偕都御史刘墉按鞫，沣从往。和珅阴袒国泰，既至，盘库，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沣请封库，明日尽发视库银，得借市银充抵状，国泰等罪皆鞫实。会加恩中外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四十八年，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文渊阁提举阁事、清字经馆总裁。甘肃石峰堡回匪平，以承旨论功，

再予轻车都尉世职，并前职授一等男爵。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户部如故。

五十一年，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僭，造屋逾制，帝察其欲劾和珅，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命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锡宝，使直陈和珅私弊，卒不能指实。和珅亦预使刘全毁屋更造，察勘不得直，锡宝因获谴。逾月，授和珅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榷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部员湛露擢广信州府，上见其年幼，不胜方面，斥和珅滥保。又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和珅请调回富勒浑，不兴大狱。京师米贵，和珅请禁囤积，逾五十石者交厂减粜，商民以为不便。廷臣迁就原议，上并切责之。五十三年，以台湾逆匪林爽文平，晋封三等忠襄伯，赐紫缰。五十五年，赐黄带、四开褉袍。上八旬万寿，命和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疏论各省库藏空虚，上为动色，和珅请即命壮图往勘各省库，以侍郎庆成监之。庆成每至一省辄掣肘，待挪移既足，然后启榷，迄无亏绌，壮图以妄言坐黜。

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赍。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六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时朝审停勾，情重者请旨裁定。和珅管理藩院，于蒙古重狱置未奏，镌级留任。又廷试武举发策，上命检实录。故事，实录不载武试策问，和珅率对不以实，诏斥护过饰非，革职留任。先是京察屡邀议叙，是年特停罢之。嘉庆二年，调管刑部。寻以军需报销，仍兼管户部。三年，教匪王三槐就擒，以襄赞功晋公爵。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师多倚和珅，糜饷奢侈，久无功。阿桂以勋臣为首辅，素不相能，被其梗轧。入直治事，不与同止直庐。阿桂卒，益无顾忌，于军机寄谕独署己衔。同列嵇璜年老，以谗数被斥责。王杰持正，恒与忤，亦不能制。朱珪旧为仁宗傅，在两广总督任，高宗欲召为大学士，和珅忌其进用，密取仁宗贺诗白高宗，指为市恩。高宗大怒，赖董诰谏免。寻以他事降珪安徽巡抚，屏不得内召。言安惟钱沣劾其党国泰得直，后论和珅与阿桂入直不同止直庐，奉命监察，以劳瘁死。曹锡宝、尹壮图皆获遣，无敢昌言其罪者。高宗虽遇事裁抑，和珅巧弥缝，不悛益恣。仁宗自在潜邸知其奸，及即位，以高宗春秋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

四年正月，高宗崩，给事中王念孙首劾其不法日，仁宗即以宣遗诏日传旨逮治，命王大臣会鞫，俱得实。诏宣布和珅罪状，略状："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子为次妻，大罪四。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别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肆劫青海，和珅驳回原折，隐匿不办，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茔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

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内外诸臣疏言和珅罪当以大逆论，上犹以和珅尝任首辅，不忍令肆市，赐自尽。

诸劾和珅者比于操、莽，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旧直军机，上因其入觐，问曰：“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熊光曰：“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上曰：“然则治之得无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无识之徒观望夤缘，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上既诛和珅，宣谕廷臣：“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和珅在位时，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有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者千余人，又令各部以年老平庸之员保送御史。至是，悉革其弊。吏户、两部成例为和珅所变更者，诸臣奏请次第修正。初，乾隆中命和珅改入正黄旗，及得罪，仍隶正红旗。

子丰绅殷德，尚固伦和孝公主，累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伏法，廷臣议夺爵职。诏以公主故，留袭伯爵。寻以籍没家产，正珠朝珠非臣下所应有，鞫家人，言和珅时于灯下悬挂，临镜自语。仁宗怒，褫丰绅殷德伯爵，仍袭旧职三等轻车都尉。嘉庆七年，川、楚、陕教匪平，推恩给民公品级，授散秩大臣。未几，公主府长史奎福讦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欲害公主。廷臣会鞫，得诬告状。诏以丰绅殷德与公主素和睦，所作《青蝇赋》，忧谗畏讥，无怨望违悖。惟坐国服内侍妾生女罪，褫公衔，罢职在家圈禁。十一年，授头等侍卫，擢副都统，赐伯爵衔。十五年，病，乞解任，赐公爵衔。寻卒。无子，以和琳子丰绅伊绵袭轻车都尉。

和珅伏法后越十五年，国史馆以列传上。仁宗以事迹疏略，高宗数加谴责，缺而未载，无以信今传后，褫编修席煜职，特诏申戒焉。

弟和琳，自笔帖式累迁湖广道御史。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私交粮艘带运木植，鞫得两广总督福康安寄书索购状，帝嘉和琳伉直，下部议叙，由是遂见擢用。自吏部给事中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寻授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廓尔喀扰后藏，将军福康安往剿，帝命和琳督办前藏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寻命与鄂辉更番照料粮饷，擢工部尚书。疏陈贼酋拉特纳巴都尔悔罪状，诏令福康安受降，偕和琳妥筹善后。未几，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命偕孙士毅、惠龄核办察木多以西销算事，仍事藏务。五十八年，予云骑尉世职。五十九年，授四川总督。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叛，扰正大、嗅脑、松桃，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应之，围永绥，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往剿。和琳时方入京，至邛州，松桃匪已阑入秀山境。和琳闻警驰往，督参将张志林、都司马瑜击走之。后复败贼晏农，进攻炮木山黄陂，通道松桃：赏双眼花翎。时福康安已解正大、嗅脑、松桃围，攻石柳邓于大塘汛，和琳率兵会之，遂命参赞军事。克蛤蟆硐、鸟龙岩，降七十余寨，封一等宣勇伯。复攻下岩碧山，赏上服貂挂。又以降吴半生功，赏黄带。龙角硐、鸭保、天星诸寨大捷，加太子太保，赏元狐端罩。嘉庆元年，克结石冈、廖家冲、连峰＜⿰土幻＞诸联合，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和琳督办军务。时石三保已就获，石柳邓尚据平陇。夺尖云山炮台，复乾州，赏三眼花翎。八月，进围平陇，卒于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淮其家建专祠。四年，和珅诛，廷臣论和琳籍势邀功，上亦追咎其会剿苗匪，牵掣福康安，师无功，命撤出太庙，毁专祠，夺其子丰绅伊绵公爵，改袭三等轻车都尉。

苏凌阿，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翻译举人。自内阁中书累迁江西广饶九南道。嘉左迁。五十年，自吏部员外郎超擢，历兵、工、户三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出为两江总督。嘉庆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和珅诛，休致，守护裕陵。卒。

论曰：高宗英毅，大臣有过失，不稍假借。世传敏中以高云从事失上意，有疾，令休沐，遽赐陀罗尼经被，遂以不起闻。观罢祠之诏，至引严嵩为类，传闻有无未可知矣。和珅继用事，值高宗倦勤，怙宠贪恣，卒以是败。仁宗尝论唐代宗杀李辅国，谓：“代宗为太子，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诛之。一狱吏已办。”盖即为和珅发也。

清史稿卷三二〇　列传第一〇七

三宝　永贵　蔡新程景伊

纪昀陆锡熊　陆费墀

三宝，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乾隆四年翻译进士，授内阁中书。袭世管佐领。迁内阁侍读。出为湖北驿盐道。入补户部郎中。师征准噶尔，命赴北路董达什达瓦游牧。擢直隶布政使。二十六年，上幸热河，坐跸路不修，命以道衔驻哈密。二十九年，起四川布政使，更湖北、湖南、贵州诸省。三十七年，擢山西巡抚。明年，移浙江。四十二年，擢湖广总督。阅兵，衡州协副将福海、沅州协副将洪昌运皆衰老，三宝请以福海内授旗员，昌运令休致。上以偏护满洲，显分轩轾，拒不允。四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督湖广如故。

旋移闽浙总督。浙江海塘自老盐仓以上皆柴塘，上南巡，谕改筑石塘。三宝疏言："时方大汛，未宜更动。当于柴塘内下桩筑石，而以柴塘为外护。"会上亦降旨令留柴塘为重关保障，与三宝议合。旋命入阁治事。巡抚王亶望以赃败，三宝坐未举劾，部议当夺职，上命留任。寻复令在上书房总师傅上行走。四十九年，扈跸热河，以疾还京师。卒，谥文敬。

三宝喜读宋诸儒书，大节不苟。为直隶布政使时，高宗幸热河至密云，值大霖雨，水盛涨。上欲策骑乱流渡，三宝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以万乘轻狎波涛，使御驷有失，臣等虽万段，何可追悔？"上曰："满洲旧俗宜亲习劳勤，顾不可耶？"三宝复曰："上方奉太后乘舆同临幸，即上渡河安便，不识奉太后何所？"上动容，为之回辔。其为上书房总师傅，辑古今储贰事曰《春华日览》，授诸皇子，论者谓其得师保之体云。

永贵，字心斋，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布兰泰，自云骑尉世职授理藩院员外郎。雍正间，为江西巡抚，治严刻，世宗召还京师面诘之，对曰："臣治事从严，待上改正，俾恩出自上。"世宗不怿，夺职。寻复起，至古北口提督。卒，谥悫僖。

永贵，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乾隆初，累迁郎中。出为湖南辰沅永靖道。擢云南布政使。移浙江，署巡抚。前总督李卫领盐政，发帑收余盐，名曰："帑盐。"令武职任缉私，其制未善。永贵条上八事，俾文武互任其责，下部议行。居三年，命真除。温、台诸县旱，永贵令知府金洪铨治赈，不称职。永贵论劾，请休致。总督喀尔吉善再劾，上为夺洪铨职。御史范廷楷因劾永贵瞻徇，上难其代，命宽之。永贵请留本省及江苏漕八十万，借拨江苏等省米五十五万，又请开事例，补仓储。上责其张皇，既又闻永贵陈灾状有所讳饰，乃命夺职，赴北路军董理粮饷。居三年，赐按察使衔，署甘肃临洮道，仍赴巴里坤主饷。

二十一年，加副都统衔，兼参赞大臣。是岁冬，厄鲁特宰桑达什策凌等为乱，定边右副将军兆惠驻伊犁办贼。永贵既抵巴里坤，具以军事上闻，上嘉其奋勉，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令从兆惠自额林沁毕尔罕进兵。命署西安巡抚，未之任，令赴鲁克察克屯田。二十三年，以侍郎衔留军，因授刑部侍郎，董屯田。乌鲁木齐、辟展、托克三、哈喇沙尔、昌吉、罗克伦皆驻兵营垦，秋获得谷三万五千八百余石。是时兆惠兵次叶尔羌，命永贵驻阿克苏主馈军。

二十四年，还至库车，布政使德舒为吗哈沁所戕。永贵与护军统领努三协歼逆众，回部平。移仓场侍郎。擢左都御史。二十六年，命赴克什噶尔办事。旋授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仍驻克什噶尔。疏请疏沟渠，兴耕稼，议自赫色勒河东南浚渠四十余里，引水入赫色勒布伊，材托庸河湍急，宜增堤坝，凿山石，弱水势。召还京师。

三十年，乌什回人为乱，复命赴哈什哈尔。事平，移驻乌什，三十三年，署伊犁将军。移吏部，再移礼部。坐厄鲁特兵盗哈萨克马转诬哈萨克，办事大臣巴尔品断狱未得其实，永贵论劾，语有所诿饰。又以凉州、庄浪满洲兵损马当偿，误扣热河兵饷，召还京师，命授左都御史，命不得用翎顶。旋移礼部尚书，得用顶带，仍不得戴翎。四十二年，命署大学士，题孝圣宪皇后神主。寻补吏部尚书，在阿哥总谙达处行走，赐花翎。初，山东民王伦为乱，给事中李漱芳陈奏饥民酿衅，坐妄言，左授礼部主事。及是，吏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上责永贵市恩，削职夺花翎，令以三品顶带赴乌

什办事。诏诘责甚至，且言："永贵回乌什，如不实心任事，必在彼处正法。"先是叶尔羌办事大臣侍郎高朴役回民采玉，并婪取金珠，为诸伯克所讼。永贵如叶尔羌，讯得实，闻上。上为诛高朴，手诏嘉永贵持正，并谓："永贵罪不至贬。今命西行，适以发高朴之奸，潜销祸萌，此天启朕衷也！"仍授吏部尚书，赐花翎。寻授参赞大臣。四十四年，召还京师，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四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四十八年，卒，谥文勤。

永贵端谨。初直军机处，与阿桂齐名，时称"二桂"。其抚浙江，有廉声。

子伊江河，官至山东巡抚。高宗崩，伊江河因奏事附书和珅劝节哀。和珅已下狱，仁宗得其书，诏诘责，夺职。既，又追论在山东日佞佛宽盗，命戍伊犁。寻授蓝翎侍卫、古城领队大臣。卒。

蔡新，字次明，福建漳浦人，赠尚书世远族子。乾隆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试御史第一，辞，授侍讲。累迁工部侍郎，移刑部。十八年，以母老请归省，赐其母貂缎。旋乞终养，允之。既家命为上书房总师傅，辞，高宗谕之曰："非令汝即来供职，待后日耳。"二十五年，上五十寿，入京师祝嘏。二十六年，南巡，觐行在。母丧终，授刑部侍郎。三十二年，擢工部尚书。三十八年，移礼部。四十五年，命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四十六年，乞假修墓。四十八年，还朝，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五十年，与千叟宴。上临雍讲学，新以大学士领国子监，讲《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赐茶并文绮。

新操履端谨，言行必衷于礼法。上眷之厚，赋《临雍诗》，注谓："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新上疏乞致仕，语切至，上许其归，加太子太师，三赋诗以饯。既归，上每制文，屡以寄新且曰："在朝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称颂。"五十五年，上八十寿，诣京师祝嘏，赐宴同乐园，赐人参一斤。及归，命归途所经，有司具舟车护行。上仍以诗文寄新，谕将以验学诣，戒诗勿和韵。五十七年，重赴鹿鸣宴。六十年，上御极六十载，谕新不必入贺。新奏言上九旬万寿，冀再诣阙祝嘏。上谕之曰："览奏，字字出诚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愿，实佳话也！"嘉庆元年，新年九十，赐额曰"绿野恒春"，侑以诸珍物。四年，高宗崩，奔赴，至福州，病不能进。巡抚汪志伊以闻，温诏止其行。是冬，卒，赠太傅，谥文端。

新学以求仁为宗，以不动心为要。尝辑先儒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诸语，曰《事心录》。直上书房四十二年，培养启迪，动必称儒先。高宗以新究心根柢，守世远家法，深敬礼之。既归，福建督抚坐贪黩、亏仓库得重谴，上责"新知而不言，自比寒蝉，无体国公忠之意。"新上疏请下吏议，卒以笃老宽之。嘉庆初，海盗方肆，新子本俊官京师，御史宋树疏言新家书及海盗事，不以闻。上为诘本俊，本俊言新已具疏令誊真入奏，上亦不之责，仍谕新勿畏。新家居谦慎，遇丞尉执礼必恭。或问之，曰："欲使乡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本籍官吏，庶心有所不敢，犯法者鲜耳。"著有《缉斋诗文集》。

程景伊，字聘三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读学士，命在尚书房行走。复三迁兵部侍郎。景伊致人书，言："承乏中枢，晨夕内廷多旷废。今秋未与木兰之役，稍得专心职业。"为上闻，责其耽逸，解尚书房行走。历礼、工诸部。三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历刑、吏诸部。三十八年，协办大学士。四十一年，上东巡回銮，驻跸黄新庄。景伊与在京王大臣迎驾，未召见即退班，命夺职，仍留任。四十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四十五年，上南巡，命景伊留京治事。上还京师，入对，以景伊病后衰弱，命安心调理，勿勉强行走。七月，卒，谥文恭。

梁国治，字阶平，浙江会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迁国子监司业。充广东乡试正考官。复命，奏对称旨，命以道员发广东待缺。旋除惠嘉潮道，移署粮驿道。卓异引见，擢署左副都御史。迁吏部侍郎。广东总督杨廷璋等追论国治署粮驿道时失察家人舞弊，谳实，夺职。起授山西冀宁道。三迁湖北巡抚。三十三年，命署湖广总督。荆州将军。时湖北频岁水旱，治赈，缺仓谷四十八万余石。国治议发司库白金二十万，俟秋获易谷，来岁春夏间出粜，石溢银一钱。行之数年，仓谷得无缺。三十六年，移湖南巡抚。师征金川，治军械，造药弹，费不给。国治请以司库储备军兴白金十余万，照一年应扣各粮通行借给，仍分三年扣还归款。国治又以出征将弁，例军中

升用，本营缺出，仍系照常拨补。循资按格者，转得坐致升迁。冒敌冲锋者，专待军营缺出，无以鼓励我行。请嗣后本营缺出，与出征将弁一体论升。皆从其请。三十八年，召还京师，令在军机处行走，并直南书房，三十九年，授户部右侍郎。四十二年迁尚书。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五十年，晋授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五十一年，卒，加太子太保。谥文定。

国治父文标，官刑部司狱，恤囚有惠政。国治笃孝友，与兄孪生，兄蚤卒，终生不称寿，事嫂如母。治事敬慎缜密。生平无疾言遽色，然不可以私干。门下士有求入按察使幕主刑名者，戒之曰："心术不可不慎！"其人请改治钱谷则曰："刑名不慎，不过杀一人，所杀必有数，且为人所共知。钱谷厉人，十倍刑名，当时不觉。近数十年，来远或数百年，流毒至于无穷，且未有已！"卒不许。著有《敬思堂集》。

英廉，字计六，冯氏，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举人。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乾隆初，命往江南河工学习，补淮安府外河同知。累迁永定河道。河决，总督方观承劾英廉淤沟镶埽，冲陷水上月堤，匿不以闻，遂误要工。夺职，逮治，英廉抗辨。逾年谳未决，观承请遣大臣莅其事。上命尚书舒赫德会鞫，言英廉申报不以实，且未将淤沟先事预防，堵筑经费当责出私财以偿。上谕言："英廉上官未及两月，淤沟失防，咎实在前政。然观承以总督劾属吏，不敢率意入罪，谳逾年未定，请遣大臣莅其事。是其心有所警畏，亦朕明慎庶政之效。仍从其请。"未几，命在高梁桥迤西稻田厂效力。寻复自笔帖式授内务府主事。累迁内务府正黄旗护军统领。外授江宁布政使兼织造。英廉以父老，乞留京师，赐二品衔，授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

三十四年，征缅甸，师行，命与尚书托庸等董其事。迁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正黄旗满洲都统。三十九年，侍郎高朴劾左都御史观保，侍郎申保、倪承宽、吴坛交内监高云从，泄道府记载。上问英廉，英廉谢不知。诏诘责，命夺职，从宽留任。京师商人投呈皇六子，有所陈请，事下内务府。上召内务府诸大臣，问："收呈者谁也？"英廉、金简皆谢不知。迈拉逊乃言："六阿哥收呈。"上责英廉、金简隐讳，下部议，命宽之，仍注册。

四十二年，协办大学士。移四十四年，暂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大学士于敏中卒，上以英廉本汉军，协办有年，特授汉大学士。汉军授汉大学士自英廉始。寻授东阁大学士，仍领户部。四十六年，复署直隶总督，疏请清州县亏帑。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复署直隶总督。直隶灾，治赈，疏请以截存漕米补各仓储谷，又疏请蠲未完耗羡三万余两，皆从其请。寻以病乞罢，命以大学士还京师养疴。卒，赐白金五千治丧，祀贤良祠，谥文肃。

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直懋勤殿。大考，以内直不与。迁侍讲。擢詹事府少詹事。直南书房。迁侍郎，历工、户、兵、吏诸部。高宗六十寿，次《圣教序》为赞以进，上嘉之。上制《全韵诗》，元瑞重次周兴嗣《千字文》为跋。上手诏奖谕，称为"异想逸材"，赐貂裘、砚、墨。敕撰宁寿宫、皇极殿镫联，称旨，赐以诗。辟雍成，释奠讲学，又继以耕耤。上《三大礼赋》。擢尚书，历礼、兵、吏三部。五十五年，上八十寿，以岁阳在庚，进《八庚全韵诗》。上以庚韵字数奇，易首句用韵去一联，末句乃谐律，亲为裁定。寻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五十六年，以从孙冒入官，御史初彭龄论劾，左授礼部侍郎，命仍直南书房。寻复授工部尚书。嘉庆四年，高宗奉安礼成，元瑞撰祝文，仁宗嘉其得体，加太子太保。元瑞子翼蒙，官江南盐巡道，坐事免，元瑞自劾，又坐误举编修缪晋，下吏议，上皆宽之。修《高宗实录》，命充总裁。八年，以疾乞罢，慰留，久之乃许。命仍领实录总裁。旋卒，赠协办大学士。谥文勤。

元瑞以文学被知遇。内廷著录藏书及书画、彝鼎，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宁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元瑞无役不与。和章献颂，屡荷褒嘉。所著有《经进藁》、《知圣道斋跋尾》诸书。《高宗实录》成，推恩赐祭，并祀贤良祠，官翼蒙员外郎。

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迁左春坊左庶子。京察，授贵州都匀府知府。高宗以昀学问优，加四品衔，留庶子。寻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得罪，昀为姻家，漏言夺职，戍乌鲁木齐。释还，上幸热河，迎銮密云。试诗，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为题，称旨，复授编修。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大学士刘统勋举昀及郎中陆锡熊

为总纂。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论次为《提要》上之，擢侍读。上复命辑《简明书目》。坐子汝佶积逋被讼，下吏议，上宽之。旋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建文渊阁藏书，命充直阁事。累迁兵部侍郎。《四库全书》成，表上。上曰："表必出昀手！"命加赍，迁左都御史，再迁礼部尚书，复为左都御史。畿辅灾，饥民多就食京师。故事，五城设饭厂，自十月至三月。昀疏请自六月中旬始，厂日煮米三石，十月加煮米二石，仍以三月止，从之。复迁礼部尚书，仍署左都御史。疏请乡会试《春秋》罢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谷》，从之。嘉庆元年，移兵部尚书。复移左都御史。二年，复迁礼部尚书。疏请妇女遇强暴，虽受污，仍量予旌表。十年，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赐白钱五百治丧，谥文达。

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惩明季讲学之习，宋五子书功令所重，不敢显立异同。而于南宋以后诸儒，深文诋諆，不无门户出入之见云。陆锡熊，字健男，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召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与昀同司总纂，旋并授翰林院侍读。五迁左副都御史。旋以书有讹谬，令重为校正，写官所费，责锡熊与昀分任。又令诣奉天校正文溯阁藏书，卒于奉天。

陆费墀，字丹叔，浙江桐乡人。陆费为复姓。墀，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总校，用昀、锡熊例，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书有讹谬，上谓昀、锡熊、墀专司其事，而墀咎尤重。文渊、文汇、文宗三阁书面叶木匣，责墀出资装治。仍下吏议，夺职。旋卒。上命籍墀家，留千金赡其孥，余充三阁装治之用。

论曰：乾隆中年后，多以武功致台鼎。若三宝、永贵、国治、英廉，皆先陟外台，＜□易攴＞历著声绩。国治直枢廷十余，年先后与于敏中、和珅未尝有所阿。新、元瑞、昀起侍从，文学负时望。新谨厚承世远之教。昀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

清史稿卷三二一　列传第一〇八

裘曰修　吴绍诗子垣　坛
阎循琦王际华曹秀先　周煌
子兴岱曹文埴杜玉林　王士棻
金简子缊布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五迁至侍郎，历兵、吏、户诸部。胡中藻以赋诗讪上罪殊死，事未发，曰修漏言于乡人。上诘曰修，不敢承，逮所与言者质实，上谓"曰修面欺。"二十年五月，下部议夺职，左授右中允。十二月，擢吏部侍郎。二十一年，令在军机处行走。师讨准噶尔，命如巴里坤董军储。二十二年，疏言："西陲回民数十部落，厄鲁特人介其中。当策妄阿喇布坦时恣杀掠，回民久切齿。请敕伯克额敏和卓，厄鲁特窜入境当擒戮，予赏赍，勿被煽生疑惧。"寻还京师。河屡决山东、河南、安徽境，积水久不去。是岁上南巡莅视，既返跸，命曰修会山东、河南、安徽诸巡抚周行积水诸州县，画疏浚之策。曰修至安徽，偕巡抚高晋疏言："安徽宿、灵壁、虹三州县频年被水，上承河南虞城、夏邑、商邱、永城四县积水，下注毕汇于宿州。宿州有睢河，虹县有潼河，泗洲与宿迁、桃源接壤处有安河，皆境内大水，与灵壁、虹县诸支港当次第疏浚，俾入洪泽湖。洪泽以清口为出路，上令去草坝使畅流，江南之民，仰颂圣明，宜令每岁应期开放。"

曰修至河南，偕巡抚胡宝瑔疏陈："黄河南岸，自荥泽以下诸水，东入睢，东南入淮，皆浅阻不能宣泄。东境干河，在商丘为丰乐河，在夏邑为响河，在永城为巴河，实即一水，次则贾鲁河，又次则惠济河、涡河，皆当疏浚。自永城至汝宁府支河施工者凡十二，导积水自支河入于干河。其不能达者，或多作沟渠，或停为蓄泽，潢污野潦，有所约束而不为民害。"

曰修至山东，偕巡抚鹤年疏请培馆陶、临清滨运河诸州县民埝，官给夫米，令实力修补。复偕巡抚蒋洲疏言："山东当疏浚诸水，以兖州为要，曹州次之，兖州宜治者九水，曹州西南境当浚顺堤河，东北境当于八里庙建坝，俾沙河、赵王河水入运，赖以节宣。"曰修诸议皆称上意，命及时修筑。

曰修复至安徽，议浚颍州府境与河南连界者六水，在府境者四水，加疏宿州境睢河，并宽留清口坝口门。上奖所议甚合机宜。还河南，诸干河工竟，议续浚商丘、遂平、上蔡、新蔡诸支流凡五水，并筑诸堤堰。调户部侍郎。二十三年，诸水毕治，御制诗褒之。疏言："诸行省偏灾，米豆例免税。但以免税故，稽查繁密。欲通商而商反以为累，却顾不前。请如常收税。"下九卿议行。京师平粜，曰修言粜价过减，适令商家乘机居积，请石减百钱，数日后市价稍平，以次渐减。会天津民讼盐商牛兆泰，兆泰与曰修有连，曰修尝寄书，上命不必在军机处行走。二十五年，授仓场侍郎。

二十六年，河决杨桥，命如河南勘灾赈，并议疏泄。曰修请广设粥厂，饥民便就食。量增料价，料易集，二可速蒇：上皆可其奏，上遣大学士刘统勋，兆惠督塞河。曰修勘下游，疏言："黄水悉入贾鲁、惠济二河，二河倘不能容，为患滋大。宜察堤埝为河水所从入，悉堵御，俾中流不至复决。"曰修还杨桥，疏言河流逼北岸，当挽行中道。又请培补沁水堤，并赈流民：得旨嘉允。曰修子编修麟，卒于京师。上念曰修所领事将竟，有子丧，母老，召还京师。工竟，上制《中州治河碑》，褒曰修及宝琼不惜工，不爱帑，不劳民，上源下流，以次就治。旋居母丧，归。

二十八年，上以直隶连年被水，曰修服将除，召来京督直隶水利。署吏部侍郎。河渠工毕，曰修请迎生母就养。上令会高晋筹浚睢河，曰修言当厚蓄清水以刷淤泥，秋冬水弱，南北筑坝堵截，至四月水涨，启坝分泄，上采其议。二十九年，福建提督黄仕简疏论总督、巡抚得厦门洋行岁馈，命曰修偕尚书舒赫德往按，并命曰修暂署福建巡抚。谳定，还京师，署仓场侍郎。三十年，授户部侍郎。

三十一年，上以江南淮、徐诸河堤前令曰修等经营修筑，为时已久。复命曰修及高恒往勘山东、河南毗连处，并令巡。视曰修等疏言："诸水自二十二年大治后，岁于农隙疏浚，堤岸亦以时培补，见无淤垫残缺。"报闻。迁尚书，历礼、工、刑三部。三十三年，丁生母忧，归。三十四年，召授刑部尚书。初，江南、山东蝗起，命曰修捕治。是岁畿南蝗，复命捕治。曰修至武清，令顺天府尹窦光鼐行求蝗起处。上责曰修不亲勘，左授顺天府府尹。寻迁工部侍郎。

三十六年，命如沧州勘运河，疏请改低坝基杀水势，疏下流引河，移捷地闸，裁曲就直，疏减河使顺流达海，上从之。迁工部尚书，命南书房行走。命督浚北运河。三十七年，又命督浚永定、北运诸河，疏言："治河不外疏筑，而筑不如疏。直省近水居民与水争地，水退即占耕，升科筑埝。有司见不及远，以为粮地自当防护，逼水为堤埝，水乃横决为灾。请敕所司，淀泊勿得报垦升科，横加堤埝，使水有所归。"上降旨严禁。

三十八年四月，曰修病噎乞归，上以"钱陈群尝病此，以老许其归。今曰修方六十，不当如陈群之引退"。赐诗慰之，屡遣存问，御医视疾。旋加太子少传。卒，谥文达。子行简，自有传。

吴绍诗，字二南，山东海丰人，诸生。雍正二年，世宗命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县以上，举品行才猷备任使，即亲戚子弟不必引避。时绍诗世父象宽官湖北黄梅知县，遂以绍诗应诏，引见，分刑部学习。十二年，授七品小京官。乾隆初，累迁至郎中。外擢甘肃巩昌知府，迁陕西督粮道。总督永常劾绍诗采兵米侵帑，夺职，下巡抚锺音鞫治。绍诗以市米贵贱不齐，为中价具报，非侵帑。状闻，发军台效力，以母病许赎。

二十二年，高宗南巡，绍诗迎跸，起贵州督粮道。迁云南按察使。调甘肃按察使，就迁布政使。疏言宁夏驻防将军以下官禄应给粳米，请改征诸民应纳粟米石者，改交粳米七斗，上命宁夏驻防官禄如凉州、庄浪例，改折价。又疏镇番县柳林湖招垦地，请如安西瓜州屯田例，升科纳赋，较前此征租岁计有盈，且民户世业，俾可尽心耕耨，下总督杨应琚等议行。甘、凉诸县旱、绍诗复疏言张掖、永昌、镇番、碾伯、高台五县旧无城，抚彝厅、隆德、泾州城已损壤，请以时修筑，使饥民就工授食，下巡抚常钧议行。旋以优归，三十一年，服除，擢刑部侍郎。

出为江西巡抚。以南昌、九江二卫屯田租过重，赣州、袁州、铅山三卫所租重而田缺，疏请减租，下总督高晋详勘量减。上犹产铁砂、民争取滋事，疏请募民淘采，募商设厂收镕，为之条例。九江关监督舒善、建昌府知府黄肇隆皆以不职为上闻，责绍诗不先事论劾，部议夺职，命宽之。三十四年，召为刑部尚书，未上，调礼部尚书。是岁南昌等县被水，十月，绍诗将受代，始奏请缓征。

上谕曰："灾地收薄，小民岂能复事输将？绍诗迁延不问，直至开征将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责。见虽传谕停缓，急公者纳粮不免拮据，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皆绍诗全不知以民事为重有以误之也。绍诗累经部议降革，并从宽留任。此则玩视民瘼，难复曲贷。"因命夺职。

三十五年，起刑部郎中，三十六年，擢侍郎。皇太后八十万寿，列香山九老，赐以宴赉。三十七年，调吏部侍郎。三十九年，乞致仕。四十一年，上东巡，迎跸，加尚书衔。卒，年七十八，谥恭定。子垣、坛。

垣，自举人入资授兵部郎中，三十五年，特命调刑部。三十六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坦本特调。命毋回避。三十七年，弟坛为侍郎，乃调吏部。迁监察御史，以优归。服除，补原官。迁给事中。以弟坛为巡抚，便不为言官，署吏部郎中。坛卒，复为给事中。五迁为吏部侍郎。四十九年，外授广西巡抚。五十年，入觐，与千叟宴。调湖北巡抚。江夏等州县旱，疏请缓征平粜，募商赴四川买米。五十一年，卒，上赐恤，犹奖其实心治灾赈也。

坛，二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一年，绍诗为侍郎，上以坛治事明敏，毋回避。三十二年，超授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江宁、苏州两布政所属，互支官俸兵米，坛疏请更定。江苏赋重甲诸行省，每遇奏销，款目繁复，坛疏请分别总案、专案，以便察核：皆议行。三十七年，内擢刑部侍郎。三十九年，太监高云从以泄道府记载诛，京朝诸臣从问消息者皆夺职，坛亦与。上谓："不意坛竟至于此！念其练习刑名，废弃可惜。左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四十七年，授江南河库道，迁江苏布政使。四十五年，擢巡抚。疏言："吴县旧有公田万二千五百亩，银漕外岁纳租息佐转漕，逋租甚巨。以非正赋，遇蠲免不得与。请并予豁除，灾歉随赋蠲缓。"又疏言："江、河险处设救生船五十六，今裁存二十八。请增募四十，分泊京口、瓜州、金山诸处。"并从之。旋卒。

绍诗父子明习法律，为高宗所器。绍诗两为侍郎，垣、坛先后在郎署，特命勿相避。及绍诗移贰吏部，以坛继其后。父子相代，尤异数。乾隆初，重修《大清律例》，绍诗充纂修官，《纲目》二卷，实所厘定。坛复著《大清律例通考》三十九卷。

阎循琦，字景韩，山东昌乐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三迁广东道御史，仍兼工部行走。疏言："江南诸行省水灾治赈，应照户口秤定银封。主其事者每假手胥吏，不能无扣减，甚或私用轻戥。宜令督抚派专员监封，仍令道府以时抽验。贫民以银易钱买米，当禁奸民剥削。富家积钱，亦应令其散易，以平市价。"上曰："循琦所言，颇中情弊。但若明降谕旨，不肖者未必畏惮。本无此弊者，或转因此启其舞弊，当抄循琦奏寄诸行省督抚，令加意体察。"又疏言八旗义学教习多不实心督课，请岁派大臣会礼部堂官严察，上为罢八旗义学，令董理各官学大臣尽心教育。迁转吏科掌印给事中。

三十四年，特命兼吏部文选司郎中。迁内阁侍读学士，仍兼吏部行走。京西门头沟煤窑岁久淤塞，有议他处营采者，因缘为利，命循琦会勘。谓旧窑产煤本旺，凿沟隧，疏积水，淤去而煤畅。他处有可采，当以时招商。议上，大学士傅恒覆奏如循琦言。三十六年，超擢工部侍郎。会试知贡举，事毕入封，上问："诸臣知贡举每有条奏，汝独无，何也？"循琦对："科场条例已甚详备，诸臣实力奉行自足，不敢毛举一二端自谓晓事也。"上曰："汝言是。凡事皆当如此，非独知贡举而已。"三十八年，迁工部尚书。四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王际华，字秋瑞，浙江钱塘人。乾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翰詹，擢侍读学士、上书房行走。广东旧设两学政，十五年，以侍读程岩督广韶学政，际华督肇高学政，旋用岩议裁并，以优归。服除，起原官。三迁至侍郎，历工、刑、兵、户、吏诸部。在兵部，疏言："武乡会试旧例，外场挑双好、单好、合式三类入内场，双、单好列东号，合式列西号。不肖者见列西号，知不能幸中。纷纷求出。即有归号，终日喧哗。请嗣后武乡会试，但挑双、单好，勿更挑合式。"在吏部，疏请在京文武官吏议处，及各部会议外省文武官吏议处，当分别定限，皆如所议。三十四年，迁礼部尚书。三十八年，加太子少傅，调户部尚书。四十一年，卒，憎太子太保，谥文庄。官其子朝梧内阁中书，官至山东兖沂曹道。

程岩，字巨山，江西铅山人。以检讨督广东肇高学政，移督广韶学政。建议裁并，即以命岩。

官至礼部侍郎。

曹秀先，字恒所，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未试，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迁浙江道御史。十七年八月，举恩科会试，秀先从子咏祖坐关节诛，秀先当夺阵，上以秀先初不与知，但失祭，命宽之。十八年，近畿蝗，秀先请御制文以察，举蜡礼。州县募捕蝗，毋藉吏胥。上曰："蝗害稼，惟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欲假文辞以期感格，如韩愈祭鳄鱼，鳄鱼远徙与否，究亦无稽。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好名无实，深所弗取。"下部议，罢蜡礼，余如所请。七迁至侍郎。历工、户、吏诸部。三十九年，迁礼部尚书，上房行走，命为总师傅。四十六年，礼部议四十七年祀祈谷坛日用次辛。上曰："朕御极来，遇正月上辛在初三日前，当隔岁斋戒，改用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次辛者，以为圣母皇太后祝釐，朕率王公大臣拜贺东朝，礼不可阙。至明岁正月上辛，则非向年可比矣。如谓不敢轻易朝正令典，亦当力备稽往例，具奏请旨。乃遽行题达，何昧昧至此！"礼部堂官悉下部议，秀先当夺职，复命宽之。四十七年，罢上书房总帅傅。四十九年，卒，憎太子太傅，谥文恪。

秀先少孤，事母胡孝，尝为吮疽。母卒，庶母龚为携持，事如母。学于兄茂先，事之如严师。既贵，收宗族，弭乡里水患。莅政勤慎廉俭，罣吏议数四，辄命减免。秀先颜其堂曰"知恩"。纪上眷也。

子师曾，自兵部郎中屡迁至侍郎，历礼、兵二部。嘉庆二十五年，以兵部失行在印，左授太常寺少卿。道光初，再迁太常寺卿。请修墓，归。卒。

周煌，字景垣，四川涪州人。乾隆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命偕侍讲全魁册封琉球国王尚穆。寻迁右中允，再迁侍讲。二十二年，使还，奏上《琉球国志略》，命以武英殿聚珍板印行。以从兵在琉球失约束，下吏议。当夺官，上以煌远使，且在姑米山遇风险，命宽之，仍留任。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开复寻迁左庶子，命上书房行走。累迁兵部侍郎。三十八年五月，命如四川按壁山民讼武生勒派。十月，复命如四川按蓬溪诸生讼县吏勒：派俱鞫虚，罪如律。四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调兵部尚书。四十六年，上幸热河，煌诣行在入对。四川方多盗，号为固噜子。总督永绶疏报，遣将吏捕治。上以谘煌，煌入对："固噜子所在多有，县辄百十人，其渠号'朋头'。白日劫掠，将吏置不问。甚且州县胥役亦为之，大竹县役子为盗渠，号一双虎。"上为罢文绶，高福康安督四川，命防护煌所居村。四十七年，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未逾年，以煌不胜总师傅，罢之，四十九年，调左都御史。五十年，以病乞休，诏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致仕。寻卒，进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恭。

子兴岱，字冠三。乾隆三十六年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超授内阁学士。擢侍郎，历礼、吏、户诸部。命在南书房行走。嘉庆四年，祭告川、陕岳渎，川、楚教匪乱方急，上命兴岱经被寇州县宣谕慰恤，并传诏招抚，复以军中诸将勇怯谘兴岱，兴岱奏："臣行次广元，民言总兵朱射斗在高院场战败，总督魁伦未遣兵应援，又不严守潼关。贼夜掠太和镇。焚杀甚酷。行次梓，潼贼下扰县境，民纷纷徙避。臣在县督率严防，驻二日乃行。途中宣上指慰谕。民言川军逐贼，德楞泰最奋勇，且能于临陈广布德意，解散协从。但贼势方张，一人不能兼顾。请敕督兵诸大臣同心协力。"上夺魁伦官，逮诣成都，命兴岱会勒保按鞫。事毕，还京师。煌尝两使四川按事，兴岱复继之，时以为荣。六年，充江西考官，坐受馈，并索取衣裘，命退出南书房，左授侍读学士。八年，大考，以老乞休，上从之。旋复授编修，迁侍讲。擢内阁学士，复再迁左都御史。十四年，卒。

曹文埴，字竹虚，安徽翕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直懋勤殿，四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詹事府詹事。居父丧，归。四十二年，诣京师，谒孝圣宪皇后梓宫。丧终，仍在南书房行走。授左副都御史。迁侍郎，历刑、兵、工、户诸部，兼管顺天府府尹。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以自缢报，其妻弟贵宁争非是。命左都御史纪昀等验尸，仍以自缢具狱。贵宁复争言："海升与大学士阿桂有连，验不实。"更命文埴与侍郎伊龄阿覆验，得殴杀状，以闻。上奖文埴等不徇隐，公正得大臣体。阿桂以尝奏及语袒海升，坐罚俸，昀下吏议，

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及郎中王士棻等皆遣戍。擢文埴户部尚书。复命与伊龄阿如通州督漕政，漕船回空较早，命议叙。

五十一年，命如浙江察仓库亏缺。旋复命阿桂会文埴董理。浙江滨海建石塘，外积柴为障，是为柴塘。外又垒土为坡以护，是为坦水。巡抚福崧疏请筹岁修、命文埴并按。文埴言："柴塘日受潮汐，往来汕刷，势不能无蹲＜□足坐＞。今既为坦水，若不以时补修，不足当潮势而为石塘之保障。"得旨，如所议。文埴还京师。上以阿桂及文埴鞫平阳知县黄梅未得实，下部议，降二级，命宽之。

五十二年，文埴以母老乞归养，俞其请，加太子太保，御书赐其母。五十四年，上以明年八十万寿，命文埴母诣京师。文埴疏言："母健在，明年当诣京师祝嘏。至时如未能远离，当自审度。上体圣意，下顺亲心，诸事皆从实。"得旨："卿能来，朕诚喜。但毋稍勉强。"五十五年，文埴诣京师祝嘏，上赐文埴母大缎、貂皮。五十六年，御试翰詹。文埴子编修振镛列三等。上以才可造，又为文埴子，擢侍讲。寄赐文埴御制文勒石拓本。六十年，以上御极周甲子，文埴诣京师贺，上复赐文埴母御书、文绮、貂皮。嘉庆三年，卒。高宗方有疾，恤典未行。五年，仁宗命予恤，谥文敏，并赐文埴母大缎、人参。

乾隆之季，和珅专政，嫉阿桂功高位其上。海升妻之狱，辞连阿桂。和珅妄谓文埴能立异同，欲引以为重。文埴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恩礼弗替。子振镛，自有传。

杜玉林，字凝台，江苏金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江西南康知府，三迁四川布政使。四十四年，内擢刑部侍郎。四十五年，命如四川按会理州沙金凤诉其兄土司金龙占田狱。谳定，金凤复诣京师呈诉，覆谳如玉林议分田。惟狱情未尽，又知州徐士勋当劾，玉林以同乡置不问。吏议当左迁，上授玉林工部侍郎。仍领刑部事。旋复还刑部。迭使湖南北、江南谳狱。尚书福隆安仆笞杀役夫，贿他人自代，玉林不能察，降三品冠服。旋命复本秩。五十年，坐海升妻狱，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郎中。行至泾州，卒。玉林善治狱，尝曰："刑一成而不变。治律例犹善医，贵不泥于方书，而察其受病之实。不如是无以临民。"

王士棻。字兰圃，陕西华州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和珅为步军统领，宠其役，役占通州车行。州民诉刑部。士棻为定谳，戍其役黑龙江。上诣碧云寺礼佛，讶池涸，问其故。僧言寺后开煤矿，引水别流。上怒。逮主其事者下刑部。则和珅奴也。诸曹惮和珅，不欲竟其狱。士棻复为定谳。上责和珅而诛其奴。五十年四月，海升妻之狱，刑部侍郎杜玉林坐验尸不以实，当谴。上欲以士棻代，而士芬亦佐验。上谕曰："王士匹在刑部年久，前因召对，观其人尚有才，方欲量加擢用。乃覆验回护，逢迎阿桂，罪无可逭。"遂与玉林戍伊犁。明年，召还。授刑部员外郎。二十二年六月，特擢江苏按察使。五十五年，高邮州吏以伪印征赋，事发，巡抚闵鹗元以下皆坐重谴。上以按察使得奏事。士棻见巡抚以下互相徇隐，置若罔闻，士棻本起废籍，尤负恩，命夺职。总督书麟等请遣戍，上许纳赎。寻复授刑部员外郎。五十七年，以病乞归。嘉庆元年，卒。

士棻治狱，虚公周密，每有所平反。章丘民辛存义索逋于屠者，死于途，旁置屠刀。县吏坐屠杀人。士棻奉命诣谳访于村女，别得罪人，屠乃雪。旗丁有兄第异母而同居者，兄鳏，第有妇，夜为人戕，母诉长子奸杀。士棻莅视，长子伏地哭，无一语。在侧指画者，母之侄也。士棻审视良久，叱其侄曰："杀人者汝也。"侄股栗具伏。泰安鬖颜氏富而子幼，夫第强之嫁，走诉部。或馈士棻白金五千，士棻拒之，卒论如律。邳州民有舅讼甥者，谓其发母墓，罪殊死。士棻疑之。为覆谳。盖甥为前母子。舅则后母兄。后母憎长子。舅诳之曰："汝母墓有蛇迹。"甥与其妻往视，舅伺丛墓间，执诣县。士棻得其情，白长子枉。士棻尝曰："刑官之弊，莫大于成见。听讼有成见，强人从我，不能尽其情，是客气也。断罪有成见，或偏于严明，因求能折狱名。或偏于宽厚，自以为阴德：皆私心也。"高宗知其才，屡坐谴，终不使废弃，仍俾为刑官。世传其再起复欲用为侍郎，和珅实尼之云。

金简，赐姓金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隶内务府汉军，父三保，武备院卿。金简，乾隆中授内务府笔帖式，累迁奉宸院卿。三十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专司考核督。催三十九年，授户部侍郎，管钱法堂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赐孔雀翎。四十年，奏：

“京局鼓铸，每年七十五卯，钱九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千。岁余二万余千，加以节年余存，遇闰尽可抵放。请裁去闰月四卯。”从之。四十三年，命纂《四库荟要》，署工命尚书。命赴盛京察平允库项亏短，关防拉萨礼等治罪如律，奏定盛京银库章程，下部议行。四十六年，命总理工部。四十八年，擢工部尚书、镶黄旗汉军都统。四十九年，请疏浚芦沟桥中泓五孔水道，并请定三、四年疏浚一次。五十年，与千叟宴。《四库全书》成，议叙。命修葺明陵，请加筑思陵月台，并拓享殿、宫门。五十六年，故安南国王黎维祁听所属黄益晓、黎光霁等禀请归国，命金简察治，益晓、光霁等并发遣。五十七年，调吏部尚书。五十九年。卒，令皇孙绵懃奠酹，赐祭葬，谥勤恪。金简女第为高宗贵妃。嘉庆初，仁宗命族改入满洲，赐姓。

缊布，金简子。初授拜唐阿。擢蓝翎侍卫。乾隆四十八年，授泰宁镇总兵。六十年，召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三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四年，授工部侍郎，赐孔雀翎。奏请增设内务府养育兵，上斥其例外乞恩，意在沽名。俄以清字折误书孝圣宪皇后徽号，夺官，予四品顶带，留佐领。旋复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五年，授兵部侍郎。六年，擢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九年，署户部尚书。十四年，卒。

论曰：曰修奉使治水，利泽施于生民。绍诗疏律义，尚平恕：皆有子克承厥绪。循琦、际华、秀先回翔台省，以笃谨被主知。文埴眷尤厚，不阿时相，洁其身以去：皆彬彬平世令仆才也。乾隆之季，民穷盗起，煌父子言乡里民间疾苦，高宗不以为忤。金简起戚畹，所论铸钱、葺明陵，及黎维祁乞归国。并关国故，故比而次之。

清史稿卷三二二　列传第一〇九

窦光鼐，字元调，山东诸城人。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四等，罚俸。高宗夙知光鼐，居数月，擢左中允。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年，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上南巡，临海县训导章知邺将献诗，光鼐以诗拙阻之。知邺欲讦光鼐，光鼐以闻。上召知邺试以诗，诗甚拙，且言愿从军。上斥其妄，命夺职戍辟展。后数年，上欲赦知邺还，而知邺妄为悖逆语，欲以陷光鼐，上乃诛之。

光鼐学政任满，还京师。秋谳，光鼐以广西囚陈父悔守田禾杀贼，不宜入情实，贵州囚罗阿扛逞凶杀人，不宜入缓决；持异议，签商刑部，语忿激。刑部遽以闻，上命大学士来保、史贻直，协办大学干梁诗正覆核，请如刑部议。且言光鼐先已画题，何得又请改拟。上诘光鼐，光鼐言：“两案异议，本属签商，并非固执。因曾议时言词过激，刑部遽将签出未定之稿先行密奏。臣未能降心抑气，与刑部婉言，咎实难辞，请交部严加议处。”上以“曾谳大典，光鼐意气自用，甚至纷呶谩骂而不自知。设将来豫议者尤而效之，于国宪朝章不可为训。”命下部严议，当左迁，仍命留任。光鼐疏言：“事主杀窃盗，律止杖徒。近来各省多以窃盗拒捕而被杀，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杀，皆以斗论，宽窃盗而岩事主，非禁暴之意，应请遵本律。”议行。

二十七年，上以光鼐迂拙，不胜副都御史，命署内阁学士。授顺天府府尹。坐属县蝗不以时捕，左迁四品京堂，仍留任。旋赴三河、怀柔督捕蝗，疏言：“近京州县多旗地嗣后捕蝗民为旗地，佃当一体拨夫应用。”上从所请，以谕直隶部督杨廷璋言自方观承始设护田夫，旗、民均役。上复以诘光鼐，召还京师，令从军机大臣入见。问“民为旗地佃，不肯拨夫应用，属何人庄业？”光鼐不能对，请征东北二路同知及三河、顺义知县质证。退又疏请罢护田夫，别定派夫捕蝗事例。上以光鼐所见迂鄙纰缪，下部议，夺职。

居数月，谕光鼐但拘钝无能，无大过，左授通政司副使。再迁宗人府府丞。复督浙江学政，擢吏部侍郎。浙江州县仓库多亏缺，上命察核。光鼐疏言：“前总督陈辉祖、巡抚王亶望贪墨败露，总督富勒浑未严察。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当察核分别定拟。”上嘉其持正，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往会巡抚伊龄阿及光鼐察核。

旋疏劾永喜知县席世维借诸生谷输仓。平阳知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于母死日演剧。仙居知县徐延翰毙临海诸生马寅于狱。并及布政使盛住上年诣京师，携赀过丰，召物议。总督富勒浑经嘉兴，

供应浩烦，馈阎役数至千百。上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按治。阿桂疏言盛住诣京师，附携应解参价银三万九千余，非私赀。平阳知县黄梅母九十生日演剧，即以其夕死。仙居诸生马寘诬寺僧博，复与斗殴，因下狱死。光鼐语皆不訾。光鼐再疏论梅事，言阿桂遣属吏诣平阳谘访，未得实，躬赴平阳覆察。伊龄阿再疏劾光鼐赴平阳刑迫求佐证诸状，上责光鼐乖张瞀乱，命夺职，逮下刑部。光鼐寻奏："亲赴平阳，士民呈梅派捐单票，田一亩捐大钱五十。又勒捐富户数至千百贯。每岁采买仓谷不予值。梅在县八年，所侵谷值及捐钱不下二十万。母死不欲发丧，特令演剧。"上以光鼐呈单票有据，时阿桂已还京师，令复如浙江秉公按治，并命江苏巡抚闵鹗元会谳，以光鼐质证。阿桂，鹗元疏言梅婪索事实，论如律。上以光鼐所奏非妄，命署光禄寺卿，阿桂、文堉、晟、伊龄阿皆下部议。旋擢光鼐宗人府府丞。迁礼部侍郎。复督浙江学政。再迁左都御史。

六十年，充会试正考官，榜发，首归安王以铻，次王以衔，兄第联名高第。大学士和珅素嫉光鼐，言于上，谓光鼐迭为浙江学政，事有私。上命解任听部议，及廷试，和珅为读卷官，以衔复以第一人及第，事乃解。命予四品衔休致。卒。

李漱芳，字艺圃。四川渠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三年，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巡视中城，尚书福隆安家奴蓝大恃势纵恣，挟无赖酗酒，横行市肆间。漱芳捕治，论奏，高宗深嘉之。命戍蓝大，以福隆安下吏议。寻擢工科给事中。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漱芳疏陈奸民聚众滋事，为饥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有司监芦沟桥，阻不使北行。给事中范宜宾亦以为言，请增设粥厂。上命侍郎高朴、袁守侗率宜宾、漱芳往芦沟桥及近畿诸城镇省视，初无流民。伦乱定，俘其徒槛致京师廷鞫，命漱芳旁视，无言为饥寒迫者。问岁事，对秋收尚及半。上责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说，心术不可问，不宜复居言路，为世道人心害，宥罪，降礼部主事。四十三年，礼部请以漱芳升授员外郎。故事，郎中、员外郎员阙、选应升授者，拟正、陪上请。至是，独以漱芳请。上不怿，责尚书水贵擅专邀誉，涉明季党援朋比之习，夺其职。漱芳久之乃迁员外郎。卒。

范宜宾，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文程后也。以荫生官户部郎中，历御史给事中，累迁太常寺少卿。出为安徽布政使，与巡抚胡文伯不相能，两江总督高晋以闻。上召宜宾还，授左副都御史。宜宾奏言属县蝗见，屡请捕治，文伯执不可。上为黜文伯，而宜宾亦以捕蝗不力下吏议，当左迁。上以宜宾旧为御史尚黾勉，命仍为御史。宜宾疏言藩臬有所陈奏，辄呈稿督抚，当禁饬。上以整饬吏治，要在朝廷纲纪肃清，自无扶同蒙蔽之事，不在设法峻防，置其议不行。及与漱芳同被谴，上以宜宾汉军世仆，乃敢妄言干誉，特重其罚，夺职，戍新疆。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江南上海人。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资深当擢侍读，锡宝辞。大学士傅恒知其欲以甲科进，乃不为请迁。二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以母优归，病疡，数年乃愈。三十一年，散馆，改刑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山东粮道。卫千总宁廷言子惠以索逋杀千总张继渠，锡宝下部议。上巡山东，召见，命来京以部属用。以大学士阿桂奏，令入四库全书馆自效。书成，以国子监司业升用。

居三年，上以锡宝补司业无期，特授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协办大学士和珅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马车、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汇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珅方从上热河行，驰以告和珅，令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锡宝疏至，上诘和珅。和珅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日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五大臣召锡宝问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珅"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覆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根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

仁宗亲政，诛和珅并籍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

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视赠官予荫。”锡宝，一士从子，再世居台省，敢言名。家有瓮，焚谏草，江尝乞诸能文者为诗歌，传一时云。

谢振定，字一斋，一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漕，漕艘阻瓜洲，振定祷于神，风转顺漕艘，人称“谢公风。”六十年，迁兵科给事中。巡视东城，有乘违制车骋于衢者，执而讯之，则和珅妾弟也，语不逊，振定命痛笞之，遂焚其车。曰：“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居数日，给事中王钟健希和珅意，假他事劾振定，夺职。和珅败，嘉庆五年，起授礼部主事。迁员外郎，充坐粮厅，监收漕粮，裁革陋规，兑运肃然。十四年，卒。

道光中，振定子兴峣，官河南裕州。知州以卓荐引见，循例奏姓名、里贯。宣宗问：“尔湖南人，乃能为京师语，何也？”兴峣对言：“臣父振定官御史，臣生长京师。”上曰：“尔乃烧车御史子耶？”因褒勉甚至。明日，语军机大臣：“朕少闻烧车御史事，昨乃见其子。”命擢兴峣叙州知府。

钱沣，字东注，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四十六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甘肃冒赈折捐事发，主其事者为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时已迁浙江巡抚，坐诛，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吏死者数十人，事具《亶望传》。陕西巡抚毕沅尝两署陕甘部督，独置不问。沣疏言：“冒赈折捐，固由望骫法，但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捏结各员治罪。”上为诘责沅，降秩视三品，事具《沅传》。

四十七年，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皆亏阙，上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率沣往按。和珅庇国泰，怵沣，沣不为挠。至山东，发历城县库验帑银。故事，帑银以五十两为一银，市银则否。国泰闻使者将至，假市银补库。沣按问得其状，召商还所假。库为之空。复按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亏阙如沣言。国泰、易简罪至死，和珅不能护也。上旌沣直言，擢通政司参议。四十八，适太常寺少卿。再适通政司副使。出督湖南学政，沣持正，得士为盛。五十一年，任满，命留任。湖北荆州水坏城郭，孝感土豪杀饥民。上责沣在邻省何不以闻，下部议。诸生或匿丧赴试，又有上违禁书籍者。沣按治未竟，闻亲丧去官，以事属巡抚浦霖。霖遂并劾沣，坐夺职。上命左授六部主事。

五十八年，沣服除，诣京师，授户部主事。引见，即擢员外郎。复除湖广道监察御史。时和珅愈专政，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董诰、福长安与同为军机大臣，不相能，入直恒异处。沣疏言：“我朝设立军机处，大臣与其职者，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稿，亦有定所。近日惟阿桂每日入止军机处。和珅或止内右门内直庐，或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直庐，王杰、董诰则止于南书房，福长安则止于造办处。每日召对，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各司咨事画稿，趋步多歧。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浹于肌髓，决不至因此遂启朋党角立之渐。然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芥有他。由前律后，不应听其轻更。内右门内切近禁寝，向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事，须先一两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于未办色之前，一大臣入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相狎。万一有无知如高云者，虽立正刑辟，而所絓已多，杜渐宜早。至南书房备几暇雇问，俟军机事毕，入直未迟。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于外，大臣于中治事，亦属过亵。请敕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协恭之雅，共励一堂。其圆明园治事，和珅、福长安止于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直庐，王杰、董诰止于南书房直庐，并请敕更正。”上为申诫诸大臣，并命沣稽察军机处。

和珅素恶沣，至是尤深嗛之。上夙许其持正，度未可遽倾，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沣贫，衣裘薄，宵兴哺散，遂得疾。六十年，卒。或谓沣将劾和珅，和珅实鸩之。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九年，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三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勿许再膺外任。"上谕曰："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壮图覆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上复谕曰："壮图覆奏，并未指实。"至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此闻自何人，见于何处，仍令指实覆奏。"壮图再覆奏，自承措语过当，请治罪。上命户部侍郎庆成偕壮图赴山西察仓库，始大同府库，次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壮图请还京治罪。上命庆成偕壮图再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庆成所至，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历直隶布政使及正定、兰山、山阳诸府县，皆无亏。上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上又令庆成传旨，令其指实二三人母更含糊支饰，壮图自承虚诳，奏请治罪。寻复察苏州布政使库，亦无亏。还京，下刑部治罪，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上谓壮图逞臆妄言，亦不防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

壮图以母老乞时，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召诣京师。壮图仍以母老乞归，上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壮图给事中衔，赐奏事折匣，命得上章言事。壮图未行，复上疏请清核各省陋规，明定科条，上以为不可行。既归，疏请拔真才，储实用，大要谓："保举未定处分，当下吏部严立科条。科场或通关节，当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其尤要者，谓六部满洲司员稿案，文义多未晓畅，当严督令习经书通文理。乡曾试加广名额，员先尽科甲挑补。"下军机大臣议，奏谓惟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事近可行，补入科场条例。

云南巡抚初彭龄乞养归，壮图疏请留，上不允。别疏复申前议，谓满洲子弟十五六岁前专责习经书通文理，再习骑射翻译。上谓："壮图以前尝驳饬之事复行渎陈，更张本朝成法。下云南巡抚伊桑阿传旨申饬。"八年，疏言："天下万几，皆皇上独理。内外诸臣不过浮沈旅进旅退之中，无能匡扶弼亮。请于内之卿贰、翰詹、科道，外之藩、臬、道、府，慎选二十人，轮直内廷。每日奏章谕旨，尽心检校，有疏忽偏倚之处，许就近详辨可否。"上责："壮图言皆迂阔纰缪，断不可行。若如所奏，直于军机大臣外复设内军机，成何政体。"因及云南布政使陈孝升、道员萨荣安方以冒销军需被罪。令巡抚那彦宝诘壮图，何无一言奏及。壮图言以不得孝升等确据，未敢入告，仍请议处，上命宽之。十三年，卒。

论曰：高宗中年后，遇有言事者，遣大臣按治，辄命其参与。光鼐既将坐谴，卒得自白，阿桂之贤也。洋劾国泰发库藏掩覆，论者谓刘墉密与洋商榷，盖亦有力焉。漱芳、锡宝、壮图皆不能实其言，大臣怙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乳。呜呼，古昔圣王兢兢，重畏民碞，良有以也。

清史稿卷三二三　列传第一一〇

庄有恭　李侍尧弟奉尧

黄廷桂，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父秉中。官福建巡抚。廷桂，初袭曾祖宪章拖沙喇哈番世职。康熙五十二年，授三等侍卫，迁参领。圣祖幸热河，屡扈从。世宗在潜邸，知其才，雍正三年，授直隶宣化总兵。五年，擢四川提督。疏言："四川三面环夷。军械多敝缺，现饬修补。川马本不高大，又日系槽，多羸毙。令在丰乐场后荒山督牧。士卒骄奢，饬服用毋僭官制。岁十月，番入内地佣工，名曰'下坝'，次年夏初始归，以禁携妇女，致成群肆恶，饬携家属方许就雇。成都属德阳、仁寿二县，南北距数百里，驻一把总。永宁协驻贵州永宁城，中隔河，东隶黔，西隶蜀，兵民歧视，应更

定汛守。”命会总督岳锺琪议行。又奏请严捕窃贼及博奕之具，上谕曰：“禁令弗行，咎在不公不明，不在不严。法犹药也，取攻疾而已。过峻厉则伤元气，徒猛不足贵也。”又奏严治建昌降番劫掠，又奏省城设防火堆棚，营置救火兵二十，上并嘉之。六年，请于提标及城守等营各设义塾，上谕曰：“文武不可偏重。少年聪颖，稍通文墨，势必流为怯懦，不愿为兵。则营伍所余，皆鲁钝一流。是非兴文，实乃废武。邀虚名而无实益，将焉用之。”

乌蒙米贴苗寻陆氏为乱，发永宁、遵义兵援剿。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阴助陆氏，诱附近结觉、阿路、陈照、不底诸苗劫粮。陆氏既擒，请剿明义，令廷桂率总兵张耀祖率兵往。军至拉密，擒明义，并获造谋人卑租及结觉酋双尺、阿路酋鲁佩及阿不罗酋觉过，斩馘近万。上谕曰：“览奏，斩馘何啻猎人弋兽！倘兵退仍复如故，岂有尽行杀戮之理？当详思善于措置之道。”师复进攻确里密、阿都、阿驴诸苗，炮殪确里密酋利耶。阿都苗擒其酋阿必以献，阿驴苗降。七年，奏军事竟，上以效忠奋勇嘉之。寻疏陈苗疆地方诸事，上命筹善后。复奏湖北容美土司田雯如在四川界征花丝银，咨湖北察究。上谕曰：“楚蜀诸土司容美最富强，越分僭礼。应晓以大义，渐令革除。”又奏筹剿瞻对土司，上谕曰：“瞻对虽微，亦不可轻视。凡事概以敬慎出之。”奏请开采黄螂等处铜铅，以资鼓铸。上谕曰：“黄螂、雷波与新抚凉山诸夷错壤，第宜示以静镇，胡可兴起利端？若听民开采，流亡无籍之徒必群相趋赴，酿生事故。速会同巡抚宪德将金竹坪、白蜡山诸地铜矿厂概行封禁。脱至纷纭，黄廷桂、宪德之身家性命不足赎其辜也？”廷桂奏引罪，复以详慎申戒之。

寻奏捕得妖言罪人杨大铭等，言其渠杨七匿酋阳土司所，已檄令擒献。上谕曰：“此事万宜详慎！朕料酉阳土司未必为此事。”八年，奏于杨隘嘴获杨七，非酉阳境内。上谕曰：“朕非有过人技，但较汝等克诚克公耳。人有利害是非之心，遇事接物，非过即不及，惟公与诚为对证之药。”十二月，奏猓乱，发兵攻克金锁关、黑铁关、黄草坪诸地，恢复永善。得旨奖许。上尝谕宪德，令密陈廷桂为人，奏称“多疑偏听，好胜矜人，是其病痛”。上终以实心任事嘉之。

九年，师讨噶尔丹策零，分设四川总督，即以命廷桂，仍兼领提督。奏请将四川常平仓捐谷改银，上谕曰：“四川产米地，积贮尚易，遽请开捐，误矣。且欲改谷作银，又将银买谷，更转辗滋弊，当另议增贮。”十年六年，奏建昌镇辖竹核，当凉山之中，为苗疆腹心要地，请于附近各险隘增兵设镇。上命大学士鄂尔泰详议。寻议兵力宜合不宜分，蛮巢宜远不宜近，但使我势聊络，不必随处设防。请于竹核设兵三千，分驻牛姑、格落、鱼红、大赤口、阿都、沙马、普雄诸地。敕下廷桂行之。

八月，儿斯番为乱，奏遣总兵赵儒剿捕。上责廷桂从前未料理妥协。十月，廷桂奏言：“雍正五年儿斯番为乱，臣檄副将王刚按治。时臣甫到川，地利夷情尚未谙习。今凶锋既肆，由臣抚驭无方，已遵旨密谕赵儒凛遵料理。”十二月，擒儿斯酋，并剿定河东各寨勾结诸番，复奏言：“王刚前所惩创，不过儿斯一堡。今仰蒙指示，赵儒督励将士，一切险巢重地，深林石穴，悉行荡平。”上深奖之。

十三年，奏：“贵州古州苗乱。四川建昌、永宁俱与连界，已饬将吏加意抚辑。”上谕以“不动声色，静镇慎密。”乾隆元年，裁总督缺，廷桂仍为提督。十二月，召诣京师。二年，授銮仪使。寻授天津总兵。五年，迁古北口提督。六年，上幸热河，道古北口，阅兵，营伍整肃，赐廷桂马，并上用缎。寻授甘肃巡抚。十二年，署陕甘总督。

十三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江西俗悍，有司因循姑息。动辄喧閧，饬严捕究治。”又言：“南方晴少雨多，多各营操练闲旷，令于阴雨时择公所或宽敞寺宇操练。”上谕曰：“汝至江南，整饬振作，但不可欲速，要之以久可也。”十五年，加太子少保。疏劾“江苏巡抚雅尔哈善以奏销钱粮，奉旨训饬。知县许惟枚等经征未完，不及一分，例止罚俸。忽奏请夺官。人必以为出自上意，居心巧诈”。雅尔哈善下吏议。

十六年，调陕甘总督。时四川复分设总督，十八年，仍以命廷桂。奏四川岁丰谷贱，上命转输二十万石振淮、扬被水州县，御制诗纪其事。进吏部尚书，留总督任。四川滨江诸县引江水溉田。余多山田，每苦旱。廷桂奏饬通省勘修塘堰，新都、芦山等十州县及青神莲花坝、乐山平江乡、三台南明镇次第修举，悉成腴壤。二十年，奏请增炉铸钱，为通省修城。上谕曰：“有益地方之事，详妥为之。”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事。打箭炉徼外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袒麻

书，革布什咱、德尔格忒袒孔撒，互攻杀。廷桂偕提督岳钟琪饬谕解散。

六月，复调陕甘总督。师讨阿睦尔撒纳。陕甘当转输孔道。廷桂途次以军中调取营马，并令州县采买马驼，即饬各驿马十调五六，得马数千匹佐军。寻奏军中文报，责成沿边提镇料理，诏如所请。二十一年四月，命太平肃州督办军需。奏言："各处调解军马，口外严寒，自安西至哈密，经戈壁十余站，饲饮不时，每致疲毙。现派专官分站料理，将积贮草豆、经过匹数、住歇时刻、行走膘分，按日呈报。"又奏："山西解驼，先留安西牧放。陕西解马。亦先调甘肃饲养。陆续前运，以济实用。"先后送军前驼马七万余。又言："西北两路军营向通商贩，后因撤兵禁止。巴里坤军营应用牛羊诸物，专自肃州贩往，路远价昂，难资接济，请照旧通商。"上命筹济库车、阿克苏粮运。廷桂奏："夹山一路，可自哈密直趋辟展、吐鲁番，其间骡驼通行，水草饶裕，较绕行巴里坤为近。拟即运粮贮吐鲁番。转运军营，往返更加迅速。"又发银二十万，解阿克苏买回城米，运粮十万储巴里坤。凡所经画，屡合上指。十二月，上谕曰："廷桂于西陲用兵。虽未身历行陈，而筹办军需，每有朕旨未到，旋即奏至，与所规画不约而同。体国奉公，精详妥协，而又毫不累民，内地若无兵事，其功最大。"积功自太子太保进少保，自骑都尉进三等忠勤伯，先后赐双眼孔雀翎、红宝石帽、四团龙补服、白金二万。二十四年正月，驻凉州，以病剧闻。命额驸福隆安率御医诊视，甫行，廷桂卒。上即命福隆安奠酹，御制诗挽之，赐祭葬，谥文襄。丧还，上复亲临奠酹。二十五年，凯宴成功将士，追念廷桂，复赋诗惜之。寻命图形紫光阁，御制《怀旧诗》，列廷桂五督臣首。

孙检，官副都统。乾隆四十九年，以刻廷桂奏疏，载两朝批答，被严旨申饬。曾孙文煜，自侍卫累擢副都统，调马兰镇总兵。

鄂弥达，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五年，命同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如福建察仓库。六年，擢贵州布政使。八年，迁广东巡抚。疏言："鸟枪例有禁，琼州民恃枪御盗，请户得藏一，多者罪之。"梧州民陈美伦等谋乱。捕治如法。十年，署广东总督。疏言："总督旧驻肇庆，所以控制两粤。令专督广东。应请移驻广州。"饶平武举余猊等谋乱，捕治如法。寻实授总督。安南民邓文武等遇风入铜鼓角海面，鄂弥达畀以资，送归国，国王以伽南、沈香诸物为谢，却之，疏闻，上奖其得体，先后疏请移设将吏。又疏请于三水西南镇建仓贮谷，并以米贵，会城设局平粜。又请升程乡县为直隶州，名曰嘉应。皆报可。十三年，命兼辖广西，仍驻肇庆。贵州台拱苗乱，鄂弥达发兵令左江总兵无党率以赴授，复发兵驻黔、粤界，上谕奖之。

乾隆元年，高宗命近盐场贫民贩盐毋禁。鄂弥达疏言："广东按察使白映棠未遵旨分别，老幼男妇发票，称四十斤以下不许缉捕，致奸徒借口，成群贩私。"上奖鄂弥达洞悉政体，解映棠任。寻奏："广东盐由场配运省河及潮州广济桥转兑各埠，请令到埠先完饷银，开仓后缴盐价。"下部议行。御史薛馧条奏广西团练乡勇，并设瑶童义学，下鄂弥达议。二年，奏言："团练乡勇，不若训练土司兵，于边疆有益。瑶童义学，韶、连等属已有成效，应馧如所奏。"寻又疏言："惠、潮、嘉应三府州民多请州县给票，移家入川。臣饬州县不得滥给，并遣吏于界上察验。"又疏言："贵州新辟苗疆。总督张广泗奏设屯军垦田。臣以今苗威安贴，将来生齿渐繁，地少人多，必致生怨。又恐屯军虐苗激变，请撤屯军于附近防守，其田仍给苗民。"上谕曰："所见甚正。广泗道尾承办此事，持之甚力，朕则以为终非长策也。"

四年，调川陕总督。疏言："榆林边民岁往鄂尔多斯种地，牛籽、具种、日用皆贷于鄂尔多斯。秋收余粮，易牛羊皮入内地变价，重息还债。请于出口时视种地多寡，借以官银，秋收以粮抵，俾免借贷折耗之苦，仓储亦可渐充。"上从之。又请发司库银十万买谷分贮沿边，又请修甯夏渠道，并加筑沿河长堤。又奏："安西镇远兵驻防哈密，承种屯田，在城兵仅数百。年来同民日增，请视凉州柳林湖例，募流民及营兵子弟垦田，撤兵回城差操。"均如议行。

五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劾知府袁安煜放债病民，并及鄂弥达纵仆占煤山事。上解鄂弥达任，召诣京师。寻授兵部侍郎。六年，授宁古塔将军，调荆州。九年，授湖广总督。疏言："武，汉滨江城部民田，赖有堤以障，请于武昌桥麦湾增筑大堤，安陡沙洋大堤增筑月堤，襄阳老龙石堤加备岁修银。"十一年，上以鄂弥世不称封疆，召诣京师。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六年，授镶蓝旗汉军都统。

二十年，授刑部尚书，署直隶总督。二十一年，兼管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卒，予白金二千治丧，赐祭葬，谥文恭。

杨廷璋，字奉峨，汉军镶黄旗人。世袭佐领。雍正七年，自笔帖式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授广西桂林知府。乾隆二年，擢左江道。十五年，擢按察使。二十年，迁湖南布政使。二十一年，授浙江巡抚。上南巡，谕曰："西湖水民间藉以溉田。今闻沿湖多占垦，湖身渐壅，田亩虞涸竭。已开垦成熟者，免其清出，不许再侵占。"廷璋因奏："此类田地多碍水道，请概令开浚归湖。沿岸栽柳，俾根株盘结，亦可固堤。"又请帑疏浚湖州七十二漥泄水入太湖，免田地被淹。又奏："仁和、钱塘、萧山三县江塘视海塘例，以二十丈为准，按段编号立石。仁、钱二县江塘民房，堤岸外余二十余里，视海塘例，每里设堡夫一，建堡分防。"均从之。又请开台州黄岩场沿海地，近场归灶，近且归民。户以百亩为率，分限起科，得腴产十万亩。奏嘉许。

二十四年，授闽浙总督。请改设螺洲、大头崎、乌龙江诸地塘汛。又奏内地商舶出洋，核给船照。又奏台湾谷贱，内地欠收，民每偷渡就食。请酌宽米禁，往来台、厦横泽船准运米二百，石塘船六十石。自鹿耳门出至厦门入，皆给照察验。台湾与生番接壤，前督督杨应琚饬属勘界，挑沟筑土牛以杜私垦。至是，廷璋议彰化、淡水与生番接壤，依山傍溪，挑沟筑土牛为界。并于沿边设隘寮，分兵驻守。二十六年，同福建巡抚吴士功奏劾提督马龙图借用公使钱，并以龙图已归款，请用自首例减等。上责其错谬，下吏议夺官，士功戍巴里坤，廷璋留任。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旋授体仁阁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十九年，廷璋入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上命尚书舒赫德、侍郎裘曰修往按。具得廷璋令历任厦门同知代市人参、珊瑚、珍珠未发价状，命解任。下吏议夺官，上以廷璋平时尚能任事，授散秩大臣。未几，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

三十年，命署两广总督。三十一年，安南捕盗，窜入小镇安土司怕怀隘，官兵捕得。廷璋照会安南遣头人视行诛。安南复报其国隘口盗发，请遣兵堵截。廷璋遣兵守隘。事上闻，具言防边宜镇静。上戒"边地夷情，当审度事理，因时制宜。若专务持重，养痈贻害，弊不可胜言也"。夏，崖州安岐黎为乱，扰客民，廷璋檄镇道捕治。并奏："客民编保甲，禁放债。黎民市易设墟场，熟黎令薙发。民出入黎峒必讥，以杜后患。"上从之。又奏："小镇安改设通判。南界接安南，于那波、者赖、者欣三村，建卡设兵。怕怀隘为小镇安门户，设兵巡缉。打面梁与云南接界，建卡防守。"下部议行。师征缅甸，云贵总督杨应琚以疾闻，上令廷璋赴永昌佐应琚治军。三十二年，疏报应琚病愈，仍回广东任。寻召授刑部尚书。

三十三年，授直隶总督，加太子少保。秋，滹沱水盛涨。廷璋请于正定西南筑堤，藁城西北筑埽，并以护城。又奏勘任丘滨淀诸地，以杨各庄诸地最低，请改种稻田，文安洼修筑堤埝，并于龙潭湾诸地开堤泄水，并从之。

三十四年，请拨通仓米十二万运各灾区平粜。又奏："乾隆二十四年滹沱南徙，旧河淤垫。上年大涨，河行故道。束鹿木丘、倾井诸村遂成巨浸。请裁湾取直，并修筑护城堤埝。"报闻。三十六年，复召授刑部尚书。预香山九老会。十二月，卒，年八十四，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勤慤。

庄有恭，字容可，广东番禺人。乾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直上书房。后三年，弟有信成进士，引见，有恭以起居在注侍直，上问及之，有恭选庶吉士、兄第同请告省亲。有恭累迁侍讲学士，擢光禄寺卿。以父优归，服除，擢内阁学士，迁户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充江南乡试考官，复督江苏学政。十六年，授江苏巡抚。十七年，署两江总督。疏言："太仓、镇洋沿海田庐，赖海塘保障。前巡抚高其倬议自宝山湖口港至昭文福山港筑土塘三万四千七百余丈，仅筑湖口港至刘河南岸土、石塘。今年秋令风潮，刘河南赖以无恙。其北颇致损伤，士民自请挑筑。惟恐一时难集。工不速竟。应筑土塘九千丈有奇，请借库银一万六千两，令自募夫役，于伏汛前毕工。按亩扣输，二年清款。"如所请行。有恭督学政时，浙人丁文彬献所著《文武记》、《太公望传》等。有恭以为病狂，置不问。至是，文彬以书上衍圣公孔昭焕，昭焕告巡抚杨应琚以闻。有恭疏请罪，坐罚学政养廉银十倍。

十九年，御史杨开鼎条奏江南收漕诸弊，敕有恭覆奏。寻疏言："江南收漕诸弊，以苏、常、松、

镇、太五属为尤甚。已酌定条例，勒石漕仓，遇收漕，饬粮道以下官周巡察访。开鼎言需索不遂，借词米不如式，勒令晒晾筛扬。漕粮上供天庾，自应乾圆洁净。倘不如式，不堪久贮，必致贻误仓储。粮户良顽不等，每次青腰、白脐、潮嫩、杂碎诸米强交。如令更易，即造作浮言挟制。自应分别察究，不得但责官吏，取悦刁民。”上奖其言公正。

二十一年，丁母忧，命予假百日回籍治丧，于伏汛前至淮安，署江南河道总督。泰兴县有朱聃者，坐主使杀人罪至绞，乞赎罪，有恭许之，临行疏闻。上责其专擅，令家居侍罪。衷心督尹继善又言有恭监临乡试，察出有贿谋联号者，复有以斗蟋蟀致讼者，皆令罚锾，以罚。上命夺有恭官，逮诣京师，下大学士九卿论罪，当绞。上以赃不入已，贷之，令讲母丧回籍后赴军台效力。方诣谪所，命戴罪署湖北巡抚。

二十四年，调浙江。二十五年，劾杭州将军伊领阿、副都统刘扬达违例乘轿。上夺伊领阿等官，奖有恭，命议叙。三月，疏言：“绍兴南塘、嘉兴乍浦塘并属要工。臣赴山阴勘得宋家楼为三江、曹娥二水交会，又适当潮汐之冲，为南塘首险，已改建石塘巩固。复至萧山、龛长等山，越南大亹至海甯中小亹、登文堂、葛奥诸山，勘海甯南门外，西过戴家石桥，东至陈文港，工长五千丈有奇，根址坚实，不须重建。其父当修筑者千六百余丈，内七百七十余丈残缺过甚，作为要工，余次第兴修。自陈文港东至尖山，下有韩家池柴塘四百丈有奇，亦应重筑。复循海而北，自海盐至平湖，偏历乍浦塘。海盐东临大海，南有台驻，北有乍浦诸山，山趾角张。县城以一面当潮汐，城外石塘，最为险要，间有冲损，已令随时修补。”六月又疏言：“西塘、胡家兜至海甯南门外，潮退沙涨，长十八里。前请办戴家石桥要工既有新沙外护，应先就迤东工段趱办。再审量沙势。分别缓急。”九月，又疏言：“缓修各工，陈文港十丈，令用鱼鳞式逐层整砌。圆通庵前十丈，仍如式坚筑。廿里亭西二十五丈，修整坦面，加用排椿，令紧贴塘身。”二十六年十二月，又奏言：“海宁西塘、老盐仓诸地。经霉、伏两汛，老水汕刷，宜先事预防，先后拆镶二百丈。自霜降后，臣往来察勘，见柴、工两塘交接处水已临塘，自此迤西，老沙仍多坍卸。请将接连前工七十丈，从速镶办。”均从之。

二十七年，上南巡，监视老盐仓、尖山诸地，令修筑柴塘，并设竹篓、坦水诸工。九月，疏报海宁塘工竟，上嘉有恭能尽心，命议叙。是秋多雨水涨，有恭以嘉、湖两府水归太湖，河道多淤，下流尤壅阏。因请浚乌程、长兴境内七十二溇，并遣吏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九月，调江苏巡抚。上命浙江海塘工程仍责成有恭专司其事，并免学政任内应罚银。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留巡抚任。

有恭疏请大修三江水利，略言：“太湖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为吴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干，以三江为要。三江者，吴淞江、娄江、东江也。东江自宋已湮，明永乐间，别开黄浦、宽广足当三江之一，今京谓之东江。三江分流，经吴江、震泽、吴、元和、昆山、新阳、青浦、华亭、上海、太仓、镇洋、嘉定十二州县境，其间港浦纵横，湖荡参错。大概观之，无处不可分泄。然百节之通，不敌一节之塞。太湖出水口，不特宝带桥一处，如吴江十八港、十七桥，吴县鲇鱼口、大缺口，为湖水穿运河入江要道，今不无浅阻。又如入吴淞之庞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淞浦、向来宽深，近以小民贪利，偏植茭芦，圈筑鱼荡，亦多侵占。刘河，古娄江也。今河形大非昔比，舟楫来往，必舣舟待潮，昆山外濠为娄江正道，浅狭特甚。苏洲娄门外江面仅宽四五丈，偶遇秋霖，众水汇集。江身浅窄，先为潦水所占，俟其稍退，然后湖水得出，为之传送，而上游已漫淹矣，东南财赋重地，水利民生大计，若及早为之，事半功倍。今筹治法，当于运河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为清厘占塞，俾分流无阻。其运河东三江故道，惟黄浦现在深通，但于泖口挑去新涨芦墩，足资宣泄。吴淞江自庞山湖以下，娄江自娄门以下，凡有浅狭阻滞之处，宜浚治宽深，令上流所泄之数，足相容纳。其江身所有植芦插簖及冒占之区，尽数铲除，嗣后仍严为之禁。则水之停蓄有所，传送以时，并即以挑河之土加培圩岸。见在插座去海太近，难于启闭者，酌量改移，庶浑潮不入，清水盛强，而海口之淤，亦将不挑而自去。总计所需虽觉浩繁，然散在十二州县，通力合作，实亦无多民。间闻有此举，咸乐趋事，原以民力为之。但分段督修，仍须官董其成。且工费繁多，若待鸠财而后兴工，稍稽时日。恳发帑兴工，仍于各州县分年按亩征还，则民力既纾，工可速集。”奏入，报可。于是选绅耆，赋工役，先疏桥港，次及河身。茭芦鱼荡之圈占者，除之。城市民居之不可毁

者，别开月河以导之。工始于二十八年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三月告竟，用公帑二十二万有奇。

三十年正月，命协办大学士，仍暂留巡抚任。南巡，复赐诗褒勉。八月，召诣京师。有恭劾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役累民，夺官，谳未定。巡抚明德察成功实受赇，诈称病。按察使朱硅扬、知府孔传柯皆知之，不以言。上命夺奎扬等官，逮讯。三十一年正月，罢有恭协办大学士。又遣侍郎四达按治，得有恭授意奎扬等有意从宽状，并夺有恭官，下刑部狱。军机大臣会鞫，并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二月，军机大臣等谳，上有恭罪应斩，谕改监候。八月，命原之。授福建巡抚。三十二年，卒。仍免追缴学政任内应罚银。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二等伯李永芳四世孙也。父元亮，官户部尚书，谥勤恪。侍尧，乾隆初以荫生授印务章京，见知高宗。累迁至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七年，调热河副都都。二十一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署广州将军。劾前将军锡特库废弛马政，锡特库下吏议。奏定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制兵额。二十一年，署两广总督。奏："广东各属买补仓谷，兼杂上、中、下三等，而报以上价。应碾米，用上谷。应借粜，用中、下谷。"上谕以所言洞悉情弊，谕各省督抚严饬州县买补当碾试，务得上谷。又请禁广东制钱搀和古钱，并吴三桂伪号钱事。上谕以"前代钱仍听行用。吴三桂利用伪号钱，令民间检出，官为收换，供鼓铸之用"。又奏广州驻防出旗汉军官兵旷米，平粜便民，上从之。二十三年，守备张彬佐禁村兵演剧被殴，奏请饬谳。上谓："未得惩创恶习之意。应先治刁民，后议劣弁，庶刁悍之徒知畏惧。"二十四年，实授总督。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母许私行交易，母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母许雇内地厮役。"二十五年，又奏："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干正税船钞外有备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于此核销。"并下部议行。广西巡抚鄂宝以贵县僮民韦志刚不法，知县石崇光察报，避重就轻，请夺官。上以事由崇光察报，命毋夺官。侍尧先经面谕崇光体勘，始行察报，上令逮崇光按鞫。又奏志刚实无不法事，崇光＜□犭责＞疑妄报，仍夺崇光官。上以侍尧与鄂宝各怀意见，饬以"秉虚公，除习气"。

二十六年，召授户部尚书、正红旗汉军都统，袭勋旧佐领。二十八，授湖广总督。奏："湖广行销盐，抬价病民，请酌中定价。"命两淮盐政高恒赴湖广会议，奏请按淮商成本，酌加余息，明定限制，从之。加太子太保。

二十九年，调两广总督。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坐婪贿得罪。命侍尧按鞫，拟绞。上以传尧尝荐星垣，令拟罪轻纵，责侍尧回护，坐降调。以忧还京帅。署工部尚书。三十一年，调署刑部。三十二年，回两广总督任。袭二等昭信伯。三十四年，帅征缅甸，命侍尧传檄暹罗。时暹罗方为甘恩敕所据，侍尧以为不宜传檄，以已意宣谕暹罗各夷目，密侦缅甸，苟入境。令擒以献，上韪之。丰顺民朱阿姜谋为乱，督吏捕治。

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安南内乱，令广西镇、道严防。入觐。赐黑狐端罩。四十年，兵部以广东民纠党结盟，不数月至五起，当追论武职弛纵罪。侍尧奏言："武职既协缉，复追论弛纵罪，则规免处分，必致暗为消弭，凶徒转得漏网，请宽之。"上从其请并谕曰："侍尧此奏，意在挽回积习。然亦惟侍尧向不姑息属僚，朕所深信，始可为此言。若他人，未可轻为仿效也。"

四十二年，云贵总督图思德奏缅甸投诚，吁请纳贡。上命大学士阿桂往莅其事，并调侍尧云贵总督。缅甸头人孟干谒侍尧，请缓贡。侍尧偕阿桂奏："孟干等语反覆，遵旨断接济，绝侦探，示以威德，不予迁就。"上召阿桂还。缅甸归所留守备苏尔相，侍尧遣诣京师。缅甸乞遣孟干等还，侍尧谕令归所留按察使衔杨重英，上嘉其合机宜。四十三年，奏获缅甸遣越州民入关为谍。送京师。寻奏："永昌、普洱界连缅甸，拟每岁派兵五千五百，在张凤街、三台山、九龙口诸地防守。"上谕以"揆度边情，不值如此办理"。侍尧复请于杉木陇设大汛，拨腾越兵五百。千崖设小汛，拨南甸兵二百，轮驻巡防，并分守虎踞、铜壁等关。从之。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诉侍尧贪纵营私状，命尚书和珅、侍郎喀宁阿按治。侍尧自承得道府以下馈赂，不讳，上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夺官，逮诣京师。和珅等奏拟斩监候，夺爵以授其弟奉尧。又下大学士九卿议，改斩决，上心欲宽之，复下各直省督抚议。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独江苏巡

持闵鹗元迎上意，奏：“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上乃下诏，谓：“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改斩监候。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上遣大学士阿桂视师。特旨予侍尧三品顶戴、孔雀翎，赴甘肃治军事，甘肃冒赈事发，总督勒尔谨罪，命侍尧领总督事，会阿桂按治。勒尔谨及前布政使王亶望、布政使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皆坐斩。上命诸州县侵冒二万以上拟斩决，一万以下斩候，于是皋兰知县程栋等二十人皆坐斩。四十七年，奏：“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库帑八十八万有奇、仓粮七十四万有奇，请于现任总督以下各官养廉扣抵归补。”上命宽免。又请豁免节年欠三十万两。旋命预见任品级顶带，加太子太保。四十九年，广东盐商谭达元诉侍尧任两广时，总商沈冀州敛派公费馈送，上命尚书福康安按鞫，请罪传尧。上责侍尧偿缴公费，免其罪。

苏四十三乱既定，上屡谕侍尧密察新教回民。至是，监茶厅回田五等复为乱，侍尧会固原提督刚塔捕田五。田王自戕，得其孥诛之。无何，田五之徒复攻靖远。侍尧驻靖远，令刚塔督兵往，乱久未定。上命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视师。渭城陷，西安副都统明善战死，贼据石峰堡。上责侍尧玩延怯懦，夺官，仍在军效力督饷。侍尧旋督兵赴伏羌。福康安至军，发侍尧玩愒贻误诸罪状。逮热河行在，王大臣按鞫，拟斩决。上仍令从宽改监候。五十年，谕释之。署正黄旗汉军都统。署户部尚书。

湖北江陵民诉知县孔毓檀侵赈，命侍尧往按。奏言毓檀未侵赈，但治赈迟缓，坐夺官。命署湖广总督。奏上年孝感被灾饥民刘金立等掠谷，生员梅调元纠众殴杀金立，并生瘗二十三人。上逮前总督特成额及知县秦横等治其罪。未几，实授。

五十二年，入觐。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侍尧闽浙总督，驻蚶江。时前总督常青督兵渡台湾，侍尧以兵力不足，调广东、浙江兵济师。又虑贼据笨港劫粮械，拨缯船分防鹿耳门、鹿仔港。上奖在筹济有方。乱久未定，上以常青非将才，命福康安为将军督师。并寄谕常青全师以归，待福康安至，再筹进取。侍尧恐常青宣露上旨，人心惶惑，节录发寄，并具疏请罪。上大悦，奖以“深合机宜，得大臣体”。赐双眼孔雀翎。福康安劾提督柴大纪，上责侍尧徇隐。五十三年，侍尧亦奏大纪贪劣诸状，自请治罪，上宽之。台湾平，命仍袭伯爵。建福康安等生祠于台湾，命侍尧居福康安、海兰察之次。复命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屡以贪黩坐法，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五十三年，疾闻，命其子侍卫毓秀往省。旋卒，谥恭毅。

弟奉尧，自官学生袭勋旧佐领，授蓝翎侍卫。累迁江南提督。四十五年，袭伯爵。四十六年，调福建陆路提督，以漳、泉累有械斗，左授马兰镇总兵。五十二年，署直隶提督。山东学政刘权之移家，舟经静海被盗，下吏议。上以署事未久，且随扈热河宽之。五十三年，侍尧还袭伯爵，加奉尧提督衔。五十四年，卒，谥慎简。子毓文，乾隆六十年，侍尧督云、贵与局员通同偷减钱法事发，夺毓秀伯爵，命毓文承袭。

伍弥泰，伍弥氏，蒙古正黄旗人，副将军三等伯阿喇纳子。伍弥泰以雍正二年袭爵。授公中佐领，擢散秩大臣，迁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十五年，赐伯号曰诚毅。二十年，授凉州将军。旋命以将军衔驻西藏办事，二十中年，代还，授正蓝旗蒙古都统。出为江宁将军。二十七年，上以伍弥泰不胜任，召还，仍为散秩大臣。命协办伊犁事务。哈萨克越境游牧，师逐之出塞。上以伍弥泰不谙军务，令随行学习。二十八年，命往乌鲁木齐办事。筑精河屯堡，上赐名曰绥来。三十一年，代还，署镶黄蒙古、正白汉军两旗都统。授内大臣。三十五年，命往西宁办事。郭罗克土番劫洞库尔种人行李，伍弥泰遣兵逐，得行李以还。奏闻，上以未痛剿，伍弥泰怠忽。三十八年，改驻藏办事，四十一年，代还，擢理藩院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出为绥远城将军，调西安。四十三年，伊犁将军伊勒图请以屯田无眷属之兵次第撤回，下伍弥泰议。选陕甘、绿营兵三千携眷属以往。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诣京师，命伍弥泰护行，仍还西安。

四十六年，撒拉尔回苏四十三年等为乱，陷河州。上命伍弥泰选兵千人备征发。伍弥泰奏提督

马彪已率兵赴河州，拟选满洲兵千继往。上以所奏与谕旨合，深嘉之。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督军攻华林山梁，命伍弥泰驻龙尾山为声援。回乱旋定，捕得阿浑五。有海潮宗者，尝出降，彪遣往开谕，遂留从乱。上责伍弥泰等不先奏闻，下吏议夺官，上宽之。

四十八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谙达。四十九年，上巡江、浙，命留京办事，授东阁大学士。上以伍弥泰年逾七十，命与大学士嵇璜、蔡新俱日出后入朝，风雪冱寒，免其入直。五十年，预千叟宴。五十一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端。

伍弥治事知大体，班禅额尔德尼至京师，王大臣多和南称弟子。伍弥泰护行，与抗礼。

官保，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刑部笔帖式，擢堂主事。累迁郎中。乾隆七年，授江南江宁知府。十一年，总督尹继善奏官保不宜外任，复授刑部员外郎。转郎中。改御史。擢刑科给事中，巡视台湾。二十二年，擢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往西藏办事。二十六年，授刑部侍郎。三十年，调工部。三十二年，复往西藏办事，察知粮务通判吴元澄以库银贸易。上以官保初至藏即察奏，嘉其急公，谳实，论斩。历正红旗蒙古、满洲都统，理藩院，刑、礼、户诸部尚书。三十四年，协办大学士。上幸热河，命留京办事。三十八年，调吏部。四十一年，以年逾八十乞休，命致仕。卒。赐祭葬，谥文勤。

论曰：廷桂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其言深中高之隐，被眷遇宜矣。侍尧眷遇尤厚，屡坐赃败，屡屈法贷之。"盖特怜其才"，非以其工进献也。阿弥达、廷璋皆以不谨闻，亦未竟其罪。有恭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其被谴尚非有所私，视侍尧辈故当胜。伍弥泰虽未尝领疆寄，久于边徼，恩被延登，在当时亦劳臣也，因附著之。

清史稿卷三二四　列传第一一一

郑大进刘峨　陆耀　管干贞

方观承，字遐谷，安徽桐城人。祖登峄，官工部主事。父世济，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侨居江宁，坐戴名世《南山集》狱，并戍黑龙江。观承尚少，寄食清凉山寺。岁与兄观永徒步至塞外营养，往来南北，枵腹重趼。数年，祖与父皆没，益困。然因是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厉志勤学，为平郡王福彭所知。雍正十年，福彭以定边大将军率师讨准噶尔奏为记室。世宗召入封，赐中书衔。师还，授内阁中书。乾隆二年，充军械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署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上谕之曰："方观承不穿凿而有条理，可与详酌。"八年，迁按察使。九年，命大学士讷亲勘浙江海塘及山东、江南河道，以观承从。寻擢布政使。十一年，署山东巡抚。十二年，回布政使任。十三年，迁浙江巡抚。十四年，擢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二十一年，回直隶任。

观承抚山东时，议以安山湖畀民承垦升科，奏言："湖中尚有积水，但二麦布种于水已涸之后，收获于水未发之先。故虽有水患，民愿承垦升科。升科后官征民纳。例重秋禾。秋禾被水，请蠲、请赈、请豁，徒致纷繁。即如南旺湖，亦经台臣条奏畀民垦。臣从讷亲履勘，见卑处水涸，高处如屋如岩，意谓水不能及。臣至山东，方知夏秋间运河及汶水暴溅，赖以分减，运道得保无虞，凡大川所经，众水所注，其宣泄潴蓄之区，恒阅数年，数十年，有若闲置，一旦实得其用，未可以目前玄久远，安山湖亦运河泄水地，应视南旺湖例，夏麦秋禾，分季收租。除去升科名目，应征、应免，悉从其宜。国利而民亦不病。又奏："义仓与社仓同为积贮，但社仓例惟借种，义仓则借与赈兼行，而尤重在赈。设仓宜在乡不宜在城，积谷宜在民不宜在官。秋获告丰，劝导输纳，岁终将古数奏明，不必闻具管收除在。则其数不在官，法可行久。"

抚浙江，海塘引河出中小亹安流，北大亹沙涨成陆。观承履勘，丈出地三十五万余亩畀民承垦。又以引河既出中小亹民间失地，以附近村地二万余亩拨补。复察各地碱气未除。民不能即耕，令灶户以未种地义民承佃，使灶户得租，贫民得地。分疏以闻，上嘉之。

督直隶二十年，治绩彰显。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直隶五大河，永定河浑流最难治。观

承初上官，即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行地中，畅下无阻。”上谕以“改移下口不可轻言”。明年春，上临视永定堤，御制诗示观承，大指谓河堤但可培厚，不可加高。略移下口，取易于趋下，亦补偏救弊之策。是夏，永定河南岸三工污沟夺溜。上以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豆瓣集谩口图》示观承，观承奏：“豆瓣集为中河余水漫溢，故可于水缓处施工。永定河若但堵月堤，溢水无归路。仍塞漫口，逼溜入引河，复故道。”上韙之。又明年夫，疏言：“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窖坝口。请即于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入叶淀，自凤河转入大清河。”廷议以时初过凌汛，虑盛涨挟沙淤淀，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坝口掣溜，在上七工尾，低于正河丈二三尺。南距南坦坡，北距北大堤，有漫衍而无冲溢，此地势之顺也。水由坝出，非冲决亦非开放，民情不怨，此人事之顺也。凌汛改移，经理有暇，此天时之顺也。今日必应改移，不复稍存歧见。至虑盛涨挟沙淤淀，浑水至三十里外，水涣沙停，当无此臣。且臣亦尝计及，故不使东循龙尾直入凤河，而引入叶淀，迂其途而广其地，更可经久无患。”上命尚书舒赫德、河东总督顾琮会勘，如观承议。自是永定河下口出冰窖。

居二年，复书言：“永定河下口渐淤。请于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至五道口，导归沙家淀，仍自凤河。”入大清河廷议以甫改冰窖下口，何以又请于北岸六工开堤放水，令观承覆奏。奏言：“冰窖改口后，水势畅顺。上年盛涨，下口十里内淤阻。今请于北岸六工放水，循南埝而行。仍以凤河为尾闾，实于见在情形为便。”自是永定河下口又改自北岸六工入凤河。旋请以凤河东堤及韩家埝隶永定河道，又请于下口北埝外更作遥埝，为匀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堤，与遥埝相接。观承治永定河凡再改下口，相时决机，从之辄利。

河决长垣、东明、命观承往勘。疏言：“二县以太行堤为卫，其地南高北下。河南阳武诸县水北注，赖此堤捍之。康熙六十年后，屡被冲决。请于堤西开新引河，导水入旧引河东注，即以所起土别筑新堤。”命如所议。观承疏请治子牙河，自杨家口至阎儿庄，改支河为正河。复于阎儿庄北循堤浚新引河，接黑港旧引河俱于子牙桥北入正河。疏请治滹沱河，自晋州张岔山口改流，南出宁晋入滏阳河，当顺新道，疏请治漳河，自临漳东南改流趋大名，分支：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当于河口筑坝，断水南流。疏淤浚河，引水归故道。皆如议行。又疏浚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赐名曰安河。上以河南巡抚胡宝瑔督民间缮治道路沟洫，观承仿行。观承方令诸州县以工代赈，修堤埝，浚减河，筑叠道，凡三十二州县。既奉命，奏言：“正定、顺德、广平、大名等地民力易集，近年漳、漆、滏、洺诸水疏通。他处亦先后开工。要使沥水有归，农田杜患。”逾年，疏报自大兴、宛平东至抚宁，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东南至阜城。复循运河自武清至吴桥，凡二十二州县，筑叠道，开沟渠，诸工皆竟。

直隶北境东自热河，西至宣化，皆接蒙古界，流民出塞耕蒙古地。永定河改道冰窖之岁，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和斯呼郎图议驱民收地。观承疏言：“贫民无家可归，即甘受驱逐，而数万男妇，内地亦难于安置，请简大臣按治。”上遣侍郎刘纶等往勘，议仍用原定年限，语详《纶传》。是岁，理藩院尚书纳延泰议撤多伦诺尔铺司。毋占蒙古游牧。观承奏：“多伦诺尔自设铺司，文移资送邮，解饷得栖止，行旅亦堪投宿，并无碍于游牧。今于南茶棚、上渡、转山子、水泉子诸地量留屋宇，如或藏匿匪类，责所司究治。”

观承复请热河编立烟户，令有司稽察。附近敖汉、奈曼、翁牛特、土默特诸部，副都统岁周巡。理藩院议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贸易，不得往喀尔喀各旗私与为市，并禁张家口设肆。观承疏言：“禁张家口设肆，商人赴恰克图、库伦者日少。内地资蒙古马羊皮革。蒙古亦需内地茶布，有无不能相通，未见其益。请令商人领票赴恰克图、库伦、仍许经过喀尔喀各旗相为交易，但不得久居放债，碍蒙古生计。”御史七十五请于多伦诺尔收税，观承奏：“内地茶布自张家口往，毋庸重征。惟恰克图、库伦等地互市，及克什克腾木植，当于多伦诺尔征税。”

右卫兵移驻张家口，观承疏言：“岁支米粟不敷一万四千余石。请以宣化、怀来、怀安、蔚、西宁五州县征豆改粟米出粜，至张家口籴米，可得八千余石。又以领催、前锋、马兵岁米五之一改折加给，俾兵食有资，而转输可省。”兵部议以张家口副将隶察哈尔都统，观承疏请将边外七汛隶都统，

左卫、怀安仍隶宣化镇。

漕船自请江至通州，天津为南北运河枢键。二十二年，漕运迟至，上令观承督民船起剥。观承于北仓设席囤贮米，令交兑船泊北仓南，起剥船泊北仓北，皆傍东岸。一帮限二里，同时起米不相妨。西岸行空船，计日毕事。疏请发库帑给脚价，明岁新漕归款。二十四年，上以北运河水浅，截先到漕艘留米四十万石贮北仓。观承疏言："前帮截留，后帮继进，为日无多。请以剥为截，令先到各帮每船剥若干，使行轻便。余米仍抵通州交兑。应截五六百船全米，匀为千船半米。俟河水涨发，继进之船，浮送无阻。"谕奖其妥协。上以各省钱贵，用山东布政使李渭议，禁富民积钱，家限五十串。观承奏："富民积钱，势不能按户而察之。与其限所积不能稽所入，请令交易在三十两以下者许用钱。过是即用银，违者收以官价。富民积钱，谕令易银，违者以十之二入官。至寻常出入，应各从其便。"上问："成效若何？"观承言："富户钱渐出，市值亦平减。"廷议各省粜米，商人往往藉口昂值，下观承核议。观承疏："请需米省分具款交产米省分，令有司代购。则牙僧不敢抗地方官教令，操纵自如。"疏并下部议行。

观承督陕、甘，董理储糈，送驼马，运粮茶，上敕以妥速为要。方冬，疏言哈密至巴里坤大坂积雪。遣兵铲除，请日加面四两。在陕、甘四阅月，即返直隶。观承莅政精密，畿辅事繁重，乘舆岁临幸，往来供张。值西征师行，具营幕刍粮，未尝少乏，军兴而于民无扰。尤勤于民事，尝请以永定河淤滩，堤内外留十丈，备栽柳取土，余畀守堤贫民领耕输租。又请以永定河苇地改耘秋禾，又以麦田牧羊，奏请申禁。又举木棉事十六则，为《图说》以进，上为题诗。沟渠叠道工竟，又请将栾城、柏乡、内丘定兴、安肃、望都诸县改筑砖城。涿州拒马河桥圮，令改建石桥。又重建衡水县西桥，请赐名安济。政无巨细，皆殚心力赴之。

二十八年，上命勘天津等处积水，责观玩误，下部议夺官。命宽之。御史吉梦熊、朱续经交章劾观承，上谕曰："观承在直久，存息事宁人之见。前以天津等处积水未消，予以惩儆，而言者动以为归过之地。直隶事务殷繁，又值灾歉，措置不无竭蹶。言易行难，持论者易地以处，恐未必能如观承之勉力支持义。"三十年，上南巡，赐诗。三十三年，病疟，遣医诊视。八月，卒，赐祭葬，谥恪敏。御制《怀旧诗》，入五督臣中。子维甸，自有传。

富明安，富察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笔帖式，累迁户部郎中。乾隆十一年，授广东惠潮嘉道，历广东高廉、粮驿，广西苍梧诸道，福建、广西按察使。二十六年，迁江西布政使。请以南昌同知、通判二员定一员为满缺，专司翻译清文。上以江西无驻防满洲兵，不允。二十八年，命往巴里坤办事。三十二年，广东巡抚明山劾富明安官粮驿道浮收仓米，夺官，逮京帅鞫治。事白，复官。命署山西布政使。三十三年，护巡抚。劾雁平道时廷蔼纵仆扰民，坐夺官。

擢山东巡抚。疏言："高密百脉湖受五龙河、胶河诸水，夏秋常苦泛溢。请浚引河，引胶河北入胶、莱运河，涸出新地得四百余顷。"上嘉之。太仆寺少卿范宜宾奏请裁减东省闭坝后驿夫工食，富明安疏言："水驿夫役终岁在驿，闭坝多在十一月，开坝有早至正月者，中间相距两月余，而铜、铅诸船守冻，尚须守护。节省无多，室碍转甚，非政体所宜。"从之。

三十五年，疏言："小清河行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博兴、乐安七县六百余里。源出章丘，东至新城、高苑间分支，北为支脉沟。又东至博兴分支，南为豫备河。至乐安入淄水归海。比年湖泊淤塞，春夏水涨，民田常被其害。现就乐安境内挑淤培堤，并疏浚南、北支渠，使支干通流，建瓴而下。博兴、乐安可复膏腴。章丘、邹平、长山、新城，高苑诸县附近湖泊涸出，有益于民。民咸愿出力兴工，毋庸动帑。"谕曰："有利于民，事在应为，但不可滋弊耳。"

三十六年，又奏："济宁西北当运河西岸，受上游曹州境内诸水。以运河势高，不能泄水入运，遂至间段停积。饬浚旧有五渠，使南汇昭阳湖，并同时修治沂水、涑水、墨河、响水诸渠二十余处，及运河东岸徒骇、马颊诸河，泄涨水入海。"上以"知勤民之本"嘉之。三十六年，授闽浙总督，调湖广。三十七年，京山民严金龙父子为乱，捕得置诸法。卒，赠太子太保。谥恭恪。

周元理，字秉中，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年举人。十一年，以知县拣发直隶、补蠡县。调清苑。以总督方观承荐，擢广东万州知州，改霸州。以修城未竣，留清苑。会有部胥持伪札驰传者，察其

奸，诘问具服，事上闻，上才之。调易州，擢宣化知府。母忧归。上屡出巡幸，畿辅当其冲，宫馆、驿传、车马、刍牧诸役，主办非其人，往往为民厉，奏起元理董其事。服阕、补广平，调天津，又调保定。擢清河道，迁按察使，再迁布政使。三十六年，从尚书裘曰修、总督杨廷璋勘青县、沧州减河。用元理议，请撤闸改用滚水坝，并定每岁测量疏浚，从之。旋授山东巡抚。奏："小清河发源章丘长白山，至乐安溜河门入海。章丘至博兴，有泺山、清河诸泊为纳水之区。请先将二泊浚深开广，遇水发时，有所停蓄，然后听其入河分注归海。并于每年农隙，疏浚下游各河。"未半载，擢直录总督。

三十七年，疏言："直隶雨多河涨，行潦无归，行旅多滞。民间堤埝冲决，田庐受患。请用以工作赈例，勘修冲途诸州县叠道，并浚良乡茨尾雅河，新城、雄县卢僧河。修新城、清河、雄、任丘、献诸县堤埝。"上遣尚书裘曰修按行直隶河工，元理与合疏言："直隶诸水，千丈万派。总由三岔河为入海之道，全资西岸叠道，置桥穿运，而东汇入海河。出口西岸旧有桥十一，今拟添建桥九，俾无壅遏，上游不至受害。格淀堤自当城以下改为叠道。酌添涵洞，使行水畅顺。子牙河下游澄清，不使清河受淤。"诏如所请。雄县民诉知县胡锡瑛私鬻仓谷，上遣曰修及侍郎英廉按治得实，论罪。上谕曰："直隶治赈，周元理奏言有司料理妥实。今有雄县事，所称妥实者安在。"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三十八年，加太子少保。

三十九年八月，山东寿张民王伦为乱，破寿张、堂邑、阳谷、犯东昌及临清，夺粮艘为浮桥，欲渡运河。上以畿南地相接，敕守要害。元理驰至故城，令布政使杨景素、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清阿以兵千二百驻临清西岸遏其冲。大学士舒赫德率禁旅讨贼，贼渡西岸犯我师，玛尔清阿击败之。贼溃复合，又为我师所败，进夺浮桥。贼退保临清旧城，元理令朝兴督兵助攻，伦自焚死，乱旋定。寻与侍郎兼顺天府尹蒋赐棨勘八旗在官荒地，请招佃承垦，八年后起租。沮洳庳下之区，并为开沟泄水：下部议行。四十年，元理年七十，召至京，御书榜易之。四十一年，与学政罗源汉请热河增建学校。四十三年，上命改热河为承德府，令元理筹画。疏请改设州一县五，增置官吏如制。并请开附近潘家口汛煤窑。四十四年，坐井陉知县周尚亲勒派累民，民上诉，元理请罪民。上命尚书福隆安按治，责元理袒护，夺官，予三品衔，令修正定隆兴寺自赎。寻授左副都御史，仍署直隶总督。四十五年，迁兵部左侍郎，擢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引疾归。四十七年，卒。令江苏布政使致祭。

元理为治举大体，泛爱兼容。时以有长者行重之，为方观承所识拔。时同入荐剡者曰李湖，亦有名。

湖，字又川，江西南昌人。乾隆四年进士。初授山东武城知县，调郯城。累迁址隶通永道，调清河道。迁直隶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三十六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七年，调云南。四十年总督彰宝，以贪婪得罪，责湖忍缄默不先劾奏，夺官，予布政使衔，往四川军营会办军需奏销。四十三年，授湖南巡抚。四十五年，调广东。湖敏于当官，在贵州规画铅运，在云南厘剔铜政，均如议行。所至以清严为政。其莅广东，以广东夙多盗，番禺沙湾、茭塘近海为盗薮。密詷姓名、居址及出入径途。知群盗以七月望归设祀，饬文武吏围捕。旬日间诛为首者二百有奇，而释其胁从，盗风以息。旋条奏申明员弁，责成编船移汛，设施甚备，令行法立，民咸颂之。赠尚书衔，谥恭毅，祀贤良祠。

李瀚，字文澜，汉军镶黄旗人。少孤，母苦节食贫，抚以成立，瀚选入咸安宫肄业。雍正十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乾隆十三年，授山东荣城知县。二十三年，迁胶州知州。在官八年，民颂其惠，筑堤曰李堤，立石纪焉。三十一年，擢武定知府。大水，乘小舟勘赈，几溺，卒竟其事。徒骇河久塞，请发帑浚治，自是连岁无水患。三十四年，擢兖沂曹道。核防河诸费，岁节以万计，而堤益坚。三十六年，擢江西布政使。奏请停编审，上谕曰："丁银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遵康熙五十二年圣祖恩旨，永不加赋。各省民谷细数，督抚年终奏报。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应永行停止。"护巡抚，户部用湖南布政使吴虎炳议，禁小钱并及古钱，瀚奏收买小钱二千四百余斤，古钱仅四十余斤，前代流传销靡殆尽，应援两江总督高晋奏准例，听民间行使。如有私铸古钱，仍与小钱一例查禁。"从之。又奏言："《时宪书》按省刊载太阳出入、昼夜、节气时刻。今江南分江苏、安徽，

湖广分湖北、湖南，陕西分甘肃，请添注省名，分晰开载。”如所请行。四十年，授云南巡抚。行至贵州，道卒。

李世杰，字汉三，贵州黔西人。少倜傥，喜骑射。年二十余，折节改行。乾隆九年，入赀为江苏常熟黄泗浦巡检。知县李永书引与同堂听讼，县人称其平。总督尹继善、巡抚庄有恭荐卓异，迁金匮主簿。有恭檄充巡捕官，为入赀以知县留江苏。二十二年，除泰州知州。如至，讼未结者四百余案，昼夜据案视事，不五月报结。巡抚陈宏谋荐堪胜知府。二十七年，擢镇江知府。上命裁京口驻防汉军，世杰捐廉集资，人予饷三月、衣一袭，裁者三千人，皆分畀职役。三十年擢安徽宁池太广道。丁父忧，服阕，三十六年，授四川监驿道。未几擢按察使。

师征金川，总督桂林檄世杰驻打箭炉，督约咱路军需。木果木之败，副将军阿桂全师暂退，军中饷银数万巨锭，募运还，无应者。世杰令曰：“委于贼，宁散于民！”从军贸易者数万人，争取立尽。世杰督队讲其后，密檄关吏，见持饷银入口者皆令还官，铤酬以给银五两，帑获全。师复进，铸炮缺炭，檄世杰营办。世杰令伐树札木城卡卫，掘地为大窑数十，复伐树而薪焉。不旬月，炭足供铸。守御僧格宗发敌伏，俘十六人以还。阿桂以闻，赐孔雀翎。四十年，擢湖北布政使，仍留军督饷。四十二年，金州平，乃上官。四十四年，擢广西巡抚。丁母忧。四十六年，命署湖南巡抚，服阕擢除。四十七年，调河南。大学士阿桂督塞青龙冈决口，疏引河，上命占用民田当安顿调济。世杰寻奏请以北岸涸出地亩，划给南岸占用民田。四十八年，奏引河新筑南堤，捐廉种柳，别疏厘定防护新河将吏官制。

迁四川总督。四川自军兴后，征调赋敛无艺，仓库如洗。世杰洁己率属，休养生息，俾渐复旧观，上尝举世杰功风厉诸省。世杰疏劾酉阳知州吴申，州民入湖广界为盗，不即捕治。上谕曰：“四川盗匪，前此大加惩创，地方安静，乃复有焚杀抢劫之事，皆世杰因循玩愒所酿成。”传旨申饬。甘肃回复乱，世杰奏遣川北总兵富禄率兵赴援，建昌总兵魁麟防昭化、广元。上以回乱渐定，谕世杰镇静。

五十年，世杰年七十，入觐，与千叟宴。州县捕金川逃兵不力，例夺官，仍留任，准调不准升。世杰奏请准令捐复，上严斥之，下吏议。旋又允陕西巡抚何裕城请，命世杰免议。湖广饥，告粜于四川。世杰请以近水次诸州县常平仓谷碾米三十万石。既浙江亦告粜，世杰以浙江视湖广远，运米济赈，缓且不及。又请以备应湖广粜米，拨十万石先济浙江。上嘉世杰得封疆大臣体，命议叙。

五十一年，调江南总督。世杰构疾，乞解任，上不许。秋大雨，河决司家庄。偕安徽巡抚书麟、河道总督李奉翰筹工费，请开捐例。上谕之曰：“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帑藏充盈，足敷供亿。世杰何必为此鳃鳃言利之举？捐纳未尝无人才，而庸流因之并进博膴仕。一二年后，得廉俸过于所出，国家并无实祭，铨政官方，两无裨益。此奏不可行。”寻复命大学士阿桂莅工，及冬，工乃竟。五十二年，狼山镇陈杰疏言各营火药短少，上命察核。世杰奏：“镇属盐城等五营硝磺缺额，磺产山西，例二年一次采运。近因运使岁需烟盒，磺银催解不前，不能如例，以致支绌。”上谕曰：“硝磺军火要需，向俱采办足额。以两江而论，安徽据奏足额，何独江苏短缺？两淮年例，岁不过烟盒七架、大小爆竹一万所需能几？有司采运迟延，以此卸罪。世杰以此率涉支饰，令两淮盐政徵瑞会同料理。”世杰寻劾江宁布政使袁鉴于各属磺价尚未解齐，误将运使烟盒价牵叙，下吏议。又以河叔题报苇荡营新淤滩地产柴数与案不符，责世杰未察核。世杰复偕徵瑞奏言硝磺缺额，由采运稽迟，请将历任布政命名议处。上谕曰：“世杰等本当治罪，但以事涉上供，从宽降鉴江宁知府，停世杰养廉三年。”并罢两淮例进烟盒、爆竹。

复调四川总督。五十三年，巴勒布夷为乱，据西藏属聂拉木、济咙。上命世杰拨驻防绿营及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赴西藏。而世杰得驻藏大臣庆林牒，已发马防缘营兵及屯练降番合三千人，令提督成德军率以行。奏入，上令毋发明正、巴塘、里塘、德尔革尔诸土司兵。世杰奏：“奉谕已令诸土司发兵，诸土司近尚安静。既调复停，恐番性生疑，仍令备调。”上嘉世杰相机妥办，不拘泥遵旨，解御佩大小荷包赐之。世杰又奏发米万三千三百石运西藏，足敷兵食。上褒世杰尽心，命移驻打箭炉。迭疏报成都将军鄂辉率兵千二百入藏，副将那苏图率率屯练五百驻打箭炉。

寻以巴勒布夷远遁，谕世杰还成都。五十四年，秋审，四川原定缓决、刑部改情实者凡七案。上责世杰宽纵，以其老，且平日治事核实，免议。世杰荐川北道明安，引见，上以其年衰，改主事，世杰下吏议。世杰以病请解任，上令侍卫庆成偕医诊视，赐人参，并令自审病轻则来京，重则回籍。五十五年三月，入观，授兵部尚书，赐紫禁城乘肩舆。江苏句容吏侵蚀钱粮漕米，上责世杰在两江未觉察，命以原品休致回籍。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赐祭葬，谥恭勤。

世杰仕而后学，摘发钩巨，必得要领。上每言其不通文理，然屡褒其能事，礼遇优厚。世杰长子漳州知府华国早卒，上降诏慰勉。其孙举人再瀛，会试未中式，令一体殿试，授礼部主事。及世杰入为尚书，再瀛病卒，召其次子知州华封授员外郎，俾奉侍。华封官至两广盐运使。

袁守侗，字执冲，山东长山人。乾隆九年举人，入资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迁侍读。再迁吏部郎中。考选江西道御史，授浙江盐驿道。二十八年，迁广西按察使。奏言："烟瘴充军人皆凶悍，请分拨泗城、镇安、宁明、东兰诸地。解役疏脱斩绞重囚。短解问徒，长解问流。各署书役贴写帮差，滥收滋弊，请量定多寡，分别汰留。"又言："卓异官，藩、臬、道、府甫到任未三月，停止出结。"部议均从之。三十四年，丁父忧，服阕，命以三品京堂仍充军机章京，补太仆寺卿。迁吏部侍郎，调刑部。命如云南按布政使钱度贪婪状，论如律。三十八年，兼署礼部。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管顺天府尹。复命如云南按保山知县王锡供给总督彰宝亏空兵粮，论如律。调吏部，又命如贵州按总督图思德劾镇远知府苏墝贪婪状，罪至死。暂署贵州巡抚。又如四川按松冈站员冀谷锡侵蚀军米，论如律。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复命如四川按富德滥用犒军银，即监诣京师，赐黑狐端罩。

四十二年，调刑部。命如甘肃勘验捐收监粮。复命偕两江总督高晋筹堵仪封漫口。四十四年，奏言遵兜袖法筑两坝，以期回溜分入引河，又与高晋会奏引河。头去口门稍远，开引沟三百余丈，直达引河，绘图奏闻。上以所拟引河向南，恐纡回不能得势，于图内朱笔标识，令向北改直。寻奏坝工蛰陷，两坝镶筑兜收。遵谕将引河头西首淤滩切去，俾沟口向西北，开宽，引溜下注。四十四年，授河东河道总督。调直隶总督。四十五年，疏请修筑北运河筐儿港减水石坝。四十六年，甘肃监粮舞弊成大狱，上以守侗勘验不实，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丁母忧，去官。

四十七年谕勘浚伊家河，疏山东积水。守侗诣勘。奏请自善桥以北抵杨家楼，长七千余丈，展宽浚深，堵筑缺口，拆改碍水桥座，谕速行办理，寻复授直隶总督。四十八年，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清慤。

郑大进，字退谷，广东揭阳人。乾隆元年，进士。授直隶肥乡知县。累迁山东济东道。二十九年，山东淫雨，高唐、茌平诸县水涨阻道。大进相度宣泄，水不为患。巡抚崔应阶荐其能，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父忧，去官。服除，上召至热河，命署浙江按察使。寻授湖南按察使。四十年，迁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授河南巡抚。四十四年，调湖北。旋署湖广总督。奏："安陆、荆州二府滨临江、汉，以堤为卫。今夏涨发，钟祥、潜江、荆门、江陵堤决，已一律修复，惟潜江长一坨地洼沙积，筑堤难固，应择地势较高处筑月堤。钟祥、永兴、保安诸坨地当冲，亦应筑月堤，俾水发江宽，不致出险。又有刘家巷堤应并修筑。"四十五年，奏："武昌滨江上游，诸水汇流，绕城而东。江涨冲刷，堤根虚悬。见修武昌城毕，请并修堤，毋使水啮城。"均从之。又奏言："湖广邪教为害，总督班第奏请枷责发落，俾免株连。牧令遂视为自理词讼，率不通详。请自今以后，据实呈院司核办，讳匿徇纵者劾之。"上韪其言。

四十六年，授直隶总督。命勘永定河工。奏言："六工以下河身内旧有民居，乾隆十五年给价迁移。又以下口改流，奏令暂回缴原给房价，减粮田亩，依旧征收。今勘南、北两岸，自头工至六工，村落已尽迁移。六工以下，水势迁徙靡常，累将北埝改筑展宽。南、北两堤遥隔五十余里。其中居民五十余村，水涨以船为家，应令迁移。永清柳坨诸村、东安孙家坨诸村旗、民二百八户，已勘定地址，令陆续移居。河身较远之村，仍准暂住。禁筑坝修房，以杜占居。"报闻。四十七年二月，赐孔雀翎、黄马褂。五月，奏保定九龙河经清苑、安州至任邱入淀，年久积淤。请旧有望都响闸、殷家营、高岭村三闸外，于望都樊村建石闸一，清苑冉村、邓村、营头建石闸三。并修整诸旧闸，开

浚安州、新安、任丘诸县河。皆称旨，加太子少傅。卒，赐祭葬，谥勤恪。

刘峨，字先资，山东单县人。入资授知县。乾隆二十三年，选直隶曲阳知县。调宛平。卢沟桥有逆旅，多阴戕过客没其财，峨发其奸。西山煤矿多藏匿亡命，峨散其党与，先后捕治置诸法。三迁通永道，以母忧归。起天津道，仍调通永道，以父忧归。未一年，上命署清河道，服阕真除。四十五年，迁湖北按察使。石首有寡妇，兄公谋其产，诬之，死于狱。峨治官书发其枉，逮其兄公至，亲鞫，论如律。四十六年，迁安徽布政使，调山西。四十八年，擢广西巡抚。甫两月，迁直隶总督。辅国公弘晟遣仆至静海冒占入官地，事闻，上谕峨："遇王公以下私遣人干有司，无问是非曲直，即据实奏闻。"长芦盐政徵瑞奏漕艘至杨村，以民船剥运，盐运迟误。上谓非特盐运迟误，且恐商货壅滞，令峨赴天津与徵瑞议民船编号轮雇，照例发价，并定赴通回空限期，下部议行。分疏劾中仓监督赵元撝嗾殴民至死，三河知县王治岐那用旗租，并论如律。谒避署山庄祝嘏，赐孔雀翎、黄马褂。南宫民魏玉凯诉县人李存仁习邪教，上遣侍郎姜晟会鞫。存仁坐诛，玉凯妄及无辜，论戍。四十九年，上遣尚书金简曾勘芦沟桥下游沙淤，请于中泓五孔抽沟三道。上以力求沟水缓，命中泓五孔全行疏浚。徵瑞请捐银三十万造剥船济运，上以直隶木材少，命湖广、江西二省分造。峨奏言："北仓存漕四十余万，俟新造剥船到齐，先行运通。"上许之。

五十一年七月，广平民段文经、元城民徐克展为乱，夜入大名，戕大名道熊恩绂。峨奏闻，即督兵驰往捕治，得从乱者王国柱等，自列向习八卦教，及文经、克展蓄谋为乱状。上令峨捕文经、克展、久之未获，累降旨诘责。十月，河南巡抚毕沅奏于亳州获克展，槛送京师，而文经终未能得。五十二年，命停峨本年廉俸。山东学政刘权之迎眷属赴官，途遇盗，峨坐夺官，命留任。

五十三年，命偕山东巡抚长麟等勘议粮艘在德州剥运。五十五年，巡城御史穆克登额等获建昌盗，自列尝劫建昌钱铺，有同为盗者，系清苑狱二年未决。上责峨废弛，遣侍卫庆成逮清苑知且米复松诣京师，下刑部论罪夺。夺峨孔雀翎、黄马褂，降调兵部侍郎。未几，擢尚书。五十六年，命如河南按虞城民诉县役事，又如江西按广丰武弁包漕、崇义民发冢弃骸事，并讯明，论如律。峨至崇义，入深山中勘冢地，江西民称之。五十七年，从上幸热河，赐还孔雀翎、黄马褂。六十年，以疾乞解任，加太子少保。原品休致。卒，赐祭葬，谥恪简。

陆耀，字青来，江南吴江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十九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奉职勤慎，有急务立办，大学士傅恒深器之。上出巡幸，俱令扈从。累迁户部郎中。三十五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以亲老请改补近省，调山东登州府。三十六年，调济南。上书巡抚徐绩，请留南漕广积贮。三十七年，授甘肃西宁道。耀乞绩代奏，乞假送母居京师，上命改授运河道。上书河道总督姚立德，言："兖州、泰安二府泉四百七十八，当浚渠寻泉，俾由高趋下，其流不绝。"又言："运河例岁冬闭坝，春挑浚，天寒晷短，民役俱惫。宜修复南旺、济宁、临清月河，并于彭口南岸亦开月河。岁九、十月漕艘商舶皆从此行，以其时疏浚运河。"皆用其议。又请修《河渠志》，成《运河备考》。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去济宁二百里，有欲闭城者，耀不可，曰："寇未至闭城，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贼害且胁诱耶？"乃募乡兵助守，坐城闉任稽察，事旋定。四十年，擢按察使，耀议以流犯罪轻，请免其解司。四十三年，擢布政使，耀议流外壅积，请停分发：皆从之。耀母老。病狂疾，奏乞解任终养，上许之。四十六年，丁母忧。运河筑堤，上以耀习河务，命往山东曾运河道沈启震董其役。四十八年，命署布政使，服阕真除。

四十九年，擢湖南巡抚。湖南监商例有馈，峻却之，命平盐价如其数。疏请增岳麓、城南二书院膏火。又疏请申亲老告养例，请敕各督抚不论现任、试用，通饬呈明终养。又奏："湖南社仓前巡抚刘墉令湘阴等四十五县劝捐，得谷十二万。勒限严催，仅耒阳等十五县交齐，余未足数者十七县。全未交者十三县。如湘阴、巴陵、武陵诸县滨临江湖，地多硗瘠。桂阳、泸溪、辰溪诸县介在山僻，民鲜盖藏。若执前捐数目，责令全完，民间未沾借贷之益，转受追呼之扰。请凡现在未收者停止催缴。"上允其奏。耀以病请解任，旋卒。

耀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学兼体用。居官廉俭。入觐，门吏留装物索资。耀乃置衣被城外而假于友。觐已还之。初至长沙，总督特升额以阅兵至，见耀方午食，惟菽乱蔬菜瓜，讶之。耀曰："天

不雨，方斋，故所食止此。”特升额怒其奴曰：“吾馆舍酒肉臭，何不以祈雨告。”还馆舍，命悉撤去。

管干贞，字松崖，江南阳湖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贵州道御史。巡视西城，讼牒皆亲判。周行郊内外，捕治诸不法者。先后命巡漕天津、瓜、仪、凡十二年。累迁至光禄寺卿。干贞以漕船回空，多守冻打冰，令先通下游，免上游冰下注，益守坚厚，后遂增其法。疏言：“运河以诸湖为水柜，诚使节节疏通，虽遇旱涝，可以节宣。否则雨少无筹济之方，雨多无容水之地。至引黄入运。系一时权宜。苟疏浚得宜，黄河全力下注，运河自不致停沙。”又奏请治骆马湖，命名运河水有所蓄泄，并得旨议行。迁内阁学士。五十三年，擢工部侍郎。

五十四年，授漕运总督。粮艘至天津杨村，每以水浅须起拨，运丁不能给舟值，例由长芦盐运使以鬻盐钱贷运丁，借直隶藩库银归款，运丁分年缴纳。其后议停，运丁多不便，干贞请如旧例。又疏陈江西军丁疲敝，请筹款增补，行、月二粮折价。借官银代赏积逋，令分年输纳。宽限清厘屯田。俾藉以调剂，并从之。五十五年，赐孔雀翎、黄马褂。疏言：“漕艘百余帮，役夫数万人，最易藏奸生事。上年新漕，饬严立规条，行必按伍，止则支更。亲行督察，乃知别有奸人随运潜行。督饬捕治数十人，交州县确拟严惩。”得旨嘉奖。五十八年，疏言：“苏州太仓押运官，例抵淮后改委赴通。中途分更，互相推诿。请自水次抵通，始终其事，庶官有专司。”又请河南豁免缓征，停运减存船只，就近赴山东受雇拨运。又请各帮水手短纤，责成头舵工丁以素识诚实之人充补，免聚众窃盗诸累。皆报可。各省开兑，多至春初，又在在逗遛，遇水浅或河溢，有在河北度岁者。斡贞严饬弁丁修艌受兑，复冬兑春开旧制。粮艘起运，每策马督催，风雨不避。或不归所乘舟，支帐露宿。微弁出力，必亲慰劳。运丁舟人不用命，立予惩罚。当时或苦其苛急，及回空省费，无丝毫派累，咸大悦服。高宗尝召见褒其能，谓可亚杨锡绂。五十九年，以疾乞假，命两江总督书麟摄其事。疾愈，任事如故。

干贞成进士时，礼部改“贞”为“珍，”六十年，命仍原名。嘉庆元年，户部议江、浙白粮全运京仓，以羡米为耗，浙江运丁如议交运。贞以江南余米较少，执议不行，交部严议，夺官。三年，卒。子遹群，浙江巡抚。

蒋兆奎，字聚五，陕西渭南人。自副贡生补甘肃张掖县教谕。乾隆三十一年，成进士。三十三年，教谕俸满，授四川合江知县，调灌县丁忧。师征小金川，攻热耳，总督富勒浑奏留兆奎从军，驻达乌围治饷。既破热耳，移饷往。俄，大金川助乱，兆奎知热耳不足守，复移粮达乌围。已而，他所粮悉被焚。将军阿桂才兆奎，使驻日隆治饷，兼司令炮局。旋调署华阳，加知州衔。四川盗号咕噜子，扰尤溪。兆奎捕得盗渠，获首犯，服阕，迁山西泽州同知。擢太原知府。以巡抚农起荐，擢河东监运使。五十四年，迁按察使，仍兼理盐务。寻迁甘肃布政使。越五十六年，高宗八旬万寿兆奎入祝嘏。时河东商困，兆奎议改盐课归地丁，上命如山西同巡抚冯光熊勘议。旋议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应纳正杂课四十八万余两，均入三省行盐完课纳税百七十二厅州县地丁，两加九分有奇，下部议行。五十七年，上以河东盐价减，销畅，两三月内，发贩盐数倍于往年，商民交便。褒兆奎始终承办，收效甚速，赐孔雀翎。

旋授山西巡抚。五十九年，迎跸，赐黄马褂。六十年，以山西钱贱，请停宝晋局铸钱，从之。嘉庆元年，诏与千叟宴。寻命毋诣京帅，仍加恩赍。奏劾汾州知府张力行挟讼事婪索，冀宁道邓希曾军回护同官，夺力行官，命兆奎鞫治。又发力行侵帑状，坐斩。二年，以病乞解任，归。

四年，高宗崩，兆奎入临，即授漕运总督。固辞，不许。旋奏言：“整顿漕运，要在恤丁。今陋规尽革，旗丁自可节费。而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旗丁应得之项，实不敷用，急须调剂。前读上谕：‘有漕州县，无不浮收，江浙尤甚，每石加至七八斗’，历来交纳，视为固然。今若划出一斗津贴旗丁，余悉革除。所出有限，所省已多。不特千万旗丁藉资济运，即交粮亿万花户皆沾恩无穷。”疏入，上嫌事近加赋，饬与有漕省分各督抚另议调剂。兆奎疏言：“各督抚所议调剂，有名无实。两江费淳所奏，不敷运费。江苏拟四升七合，安徽拟二升，焉能有济？”因力请罢斥。上责兆奎粗率，并谕：“加赋断不可行。此外如何设策善后，令再核议。”兆奎奏请：“每船借给银百两，于各粮道库支领，分三年，以旗丁应领之项扣还。山东、河南两省路途较近，减借五十两。有漕各省本有轻赍，原应

征米，斗折银五分。请仍征本色，按照旗丁米数，分给白粮。无轻赍，请通融匀给。”上以“所拟损民益丁，巧避加赋之名，仍存加赋之实”，遣侍郎铁保会淳详察。兆奎又奏：“旗丁运费本有应得之项，惟定在数十百年之前。今物价数倍，费用不敷。近年旗丁尚可支持者，以州县浮收，向索兑费，并折收行月等米，以之贴补一切经费。今革除漕弊，浮费可省，兑费不能减。臣才识短浅，惟恐贻误，求上别简贤员，原从小心敬畏而来，不敢气质用事。”上即命铁保代兆奎，召授工部侍郎。

寻授山东巡抚。御前侍卫明安泰山进香，还京师，奏山东有司私馈银八百，并及途中营汛墩房坍塌。上以诘兆奎，兆奎复奏辩，且称老病，求去。上怒其忿激，念廉名素著，降三品卿衔休致。七年，卒。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侍郎煦子。初以荫生授顺天府通判，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出为甘肃庆阳知府，再迁甘肃按察使，调江苏。江苏按察使移驻苏州，而狱犹在江宁，季堂请更置，报可，乾隆三十九年，擢刑部侍郎。四十四年，迁尚书。季堂屡奉命名诸省谳狱，直隶、吉林、江苏皆一至，山东四至，河南再至。察得唆讼者严治之，有诬诉，论如律，不稍贷。初使河南按商丘狱，上谕之曰：“季堂河南人，按本省事尤当秉公持正。勿以事涉大吏，虑将来报复，稍为瞻顾。”商丘民汤秉五迫孀妇刘为妻，刘绝食死。其狱已题旌，刘父犹陈诉，并及顺刀神拳会民事，察得唆讼者罪之。使山东按平度狱，州民罗有良与人斗，误蹴其母死。莱州知府徐大榕原勘无误，乃坐是夺官，当平反，得旨嘉奖。再使山东，暂署巡抚。山东灾，请截本省漕米治赈。还京师，加太子少保再兼署兵部尚书。

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赐孔雀翎。四年，仁宗亲政，季堂疏发和珅罪状。寻请以籍没其仆呼什图米麦万余石。分借文安、大城被水村民。长新店盗发，上责季堂废弛，削太子太保，夺孔雀翎，下吏部议，夺官，去顶带留任。河南内黄知县陶象柄获长新店首盗，季堂奏闻。上嘉季堂不邀功，还顶带，又获从犯，还孔雀翎。是时川、楚、陕教匪为乱。五年，季堂奏：“教匪稽诛，臣闻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等由川而楚、而陕而甘，数千百里穷追，接战辄胜。是教匪所恃，不在势众而在得间能逃也。川、楚、陕运界，崇山峻岭，断涧深沟，在在险阻。教匪窜匿其间，劫掠而食，不烦裹粮，迫民前驱，不烦招集。官兵至，辙翻山越涧而逃。官兵必先运粮，又须探路，诸费周章。即道路可通，饷粮可继，而日夜追蹑奔走，其势必疲。是教匪逸而兵劳也。臣愚以为当先严守要隘，俾教匪无路又奔，乃宣上德意，散其胁从，然后临之以兵，分道进剿。教匪途穷食尽，计日可平。闻陕省有团练乡勇，或一二村，或数村，联合筑堡为声援。川、楚可推而行之，令各守本境，俾自护其田卢妇子。则教匪虽多，骤难肆扰。官兵剿抚兼施，无顾此失彼之虑。”上谕曰：“所论极是。总之能堵方能剿，能剿方能抚，大端不外乎此。”

寻以病乞解任，还太子太保。卒，赠太子太傅，遣御前侍卫丰伸济伦奠醊，谥庄敏。子钰，进士，直隶清河道；铃，湖南盐法道。

论曰：牧民于平世，自庶而求富，修水利，饬农功，其先务也。观承殚心力于是，政行畿甸。富明安、元理、瀚皆以此为急，各著绩效。干贞筹运道，尤重行水。世杰起下僚，介而能恕。耀以学为政，所施未尽其蕴。季堂论治教匪，后来坚壁清野之议，已发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诸臣所论列，足当之矣。

清史稿卷三二五　列传第一一二

李清时姚立德李宏子李奉翰

孙李亨特何煟子裕城吴嗣爵

李清时，字授侯，福建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从孙。乾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授浙江嘉兴知府。上南巡，或议自嘉兴至杭州别辟道行民舟，清时于官塘外求得水道相属，上通吴江平望，下达杭州坝子门，号为副河。丁父忧，去官。服除，授山东兖州知府。二十二年，擢运河道。

二十六年，河决孙家集，运河由夏镇至南阳两堤俱溃，清时督修筑。议者或拟用桩埽，费以六

十万计。或拟建石堤，费以三百万计。清时少时行濒海间，见筑堤捍海为田者，掷碎石积水中，潮退则以木拦之，填土其上，坚筑成堤。因参用其法，以河东、西两岸皆水，得土难，令以石垒两旁，积葑其中，水涸，募夫起土置积葑上，费帑十四万有奇，而两堤成。曹县溢，水泻入微山湖，出韩庄湖口，闸溢，水不得泄，令于闸北毁石堤，掘地深之以泄水。事上闻，上命于其地建滚水坝，高一丈二尺余。清时请减低为一丈，令湖水落至丈，乃闭闸蓄水。泗水经兖州西流入府河，济宁城东旧有杨家坝，遏水使入马场湖，蓄以济运，遇伏秋水涨不能泄，淹民田，令改坝为闸，视水盛衰为启闭。汶水分流入蜀山、马踢两湖，旧制引水使南行少北行多，后乃反之，漕船经袁口、靳口，浅涩不能进。清时规分水口，令南坝加长，北坝收短，以为节宣，并减低何家坝，使汶水南弱而北增。蜀山湖出口为利运、金线二闸，旧制开金线资南运。清时令移金线在利运北，使蜀山湖水先济北运。寿张境有沙、赵二水，阻运河不得入海。旧于运河东岸建三空五孔桥，又于八里庙建平水三脬，使二水盛涨有所泄。清时议减低三空五孔桥，又于八里庙增建滚水坝，使涨未盛即泄，不为范、濮、寿张、东阿诸县民田害。总督方观承行河，用其议，二水始宣畅。卫水自馆陶至临清与汶会，旧有闸，盛涨不能御。清时令于闸南当汶、卫交流处筑坝，仍岁加高厚。又议拓四女寺滚水坝。尚书裘曰修行河，用其议，卫河得安流。

二十九年，调江南淮徐道。三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赐其母大缎、貂皮。清时以河堤岁修，司其事者每不度形势，过高糜帑，而卑薄者不能大有增益，乃饬所司当水涨各具堤高水面尺寸呈报择，堤最薄者培之。迨伏秋水发，耿家寨称十四堡，水及旧堤上，赖豫增新筑以免。清厘河工征料诸弊，岁减派料至千余万斤。三十一年，运河东岸漫口，自请议处，原之。三十二年七月，授山东巡抚。高苑、博兴、乐安三县被水，清时谓小清河下流隘，故上游溢，檄所司勘验。遽疾作，乞解任，不许。三十三年，卒。

清时治水善相度情形，穷源竟委。每乘小舟出入荒陂丛泽、支流断港中，或徒步按行谘访，必得要领，乃见诸建置。

姚立德，字次功，浙江仁和人。祖三辰，官吏部侍郎。立德以荫生授主事。乾隆十二年，外授江宁通判，迁知直隶景州。州俗，有人市鬻奴婢，牵就牙侩估其值，如牲畜然。亲死三日，祭城隍庙狱曰“哭庙”，立德谕禁之，陋俗以革。累迁山东按察使，署河东道总督。按行工次，见阳武汛十七堡诸地上松浮，疏请筑半戗，培堤使坚。山东运河两岸蜀山、南旺、马场、昭阳、微山诸湖，每伏秋盛涨，水不能容，为豫筹蓄泄，坝开塞、闸启闭惟其时。三十九年，实授，加兵部尚书衔。高云龙者，内监高云从弟也，立德入云从言，荐之临清州为傔从，坐逮，依结交近侍律论斩，命夺官，仍留任。阳谷民王伦为乱，立德分守东昌，城圮难守，引运河水绕城壕，恃以为固。檄发伦先墓，磔其尸。四十四年，仪封河决屡筑屡冲，命夺官，仍留工效力自赎。四十五年，责令回籍。旋发往南河，补淮安里河同知。四十八年，卒。

李宏，字济夫，汉军正蓝旗人。监生，入资授州同。效力河工，授山阳县外河县丞。累迁宿虹同知，乾隆十六年，授河库道。尚书刘统勋劾河员亏帑，事连宏，解职。事白，留工。二十二年，发直隶以河务同知用，总督尹继善疏请留南河。侍郎梦麟勘治六塘河以下，以宏从。寻复补河库道，丁父忧，命在任守制。二十七年，调淮徐道。二十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资湖水接济。今秋雨少，饬早闭临运各闸。”又言：“微山湖蓄水济运。韩庄湖口闸水深，与滚水坝脊相平，空船足敷浮送，即应堵闭。泗河会合诸泉，收入独山湖，仅济南运。应请于兖州府金口坝截筑土偃，俾达马场湖，俾济宁上、下河道并资其益。蜀山、马踢二湖专济北运，亦须筑坝收蓄。”又请增募夫役挑浚沙、赵、漳、卫、汶、泗、韩、马诸水，均报闻。又奏：“黄河北岸耿家寨埽工为豫东第一险要，自乾隆九年下埽修防，岁费帑料。去冬于对岸引渠，冀分溜势。今秋全河畅分入渠，险工淤闭。”得旨嘉奖。

三十年，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宏初自监司擢用，道厅以下多同官，虑有瞻徇，命高晋统理南河，留宏协理河东总河。奏言：“黄河至河南武陟、荥泽始有堤防，丹沁二水自武陟木栾店汇入，伊、洛、瀍、涧四水自巩县洛口汇入，设诸水并涨，两岸节节均须防守。臣咨饬陕州于黄河出口处，巩

县于伊、洛、瀍、涧入河处，黄沁同知于沁水入河处，各立水志，自桃汛迄霜降，长落尺寸，逐日登记具报。如遇陡涨，飞报江南总河，严督修防。大丹河至河内县丹谷口，旧筑拦河石坝，令由小丹河归卫济运，请不时察验疏令畅达卫河。辉县百泉为卫河之源，苏门山下汇为巨浸。南建三斗门，中为官渠济运，东西为民渠灌田。向例重运抵临清，闭民渠，使泉流入官渠。五月后插秧，一日济运，一日灌田。惟民渠石坝失修，泉水旁泄，应令修砌坚实。”均如议行。上以清口节宣未畅，下河田庐易湮，特定高堰五坝水志水高一尺，清口坝拆展十丈。三十一年三月，宏奏言：“清口水门因上年霜降后湖水大消，只留十四丈。桃汛将届，应预将东坝拆展，使口门宽二十丈，俾洪湖及早腾空，预留容纳之地。”上嘉之。夏秋间湖水盛涨，续展至五十三丈。八月，河溢徐州韩家堂。宏与高晋分驻两坝堵筑，逾月工竟。奏言：“平时大展清口，腾空湖面，乃得蒇工迅速。”冬，以湖水渐落，请接筑东、西坝，仍留口门二十丈，酌量收束，蓄清抵黄。三十三年，河溢王家田头，下吏议降调。宽之。三十四年，奏言：“洪泽湖水大，将清口东、西坝递展宣泄。适黄水骤长，灌入清口。随闭惠济、通济、福兴三闸，俾并力敌黄，黄水消退。”报闻。三十六年，卒。

宏尝以明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孙向有荫袭，请旨仍给八品世职，上从之。

李奉翰，宏子。入资授县丞，补沂水。累迁江苏苏松太道，坐事罢。复入资还原官，发江南河工效力，奏署河库道。上以奉翰宏子，习河事，命真除。四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四十五年二月，授河东河道总督。河溢考城芝麻庄、张家油房、奉翰督吏塞芝麻庄，工竟。上谕曰：“勉为之，莫以水弱而弛其敬谨！”旋命仍署江南河道总督。奉翰奏：“张家油房工未竟，较南河睢宁工为要。请留河东，俾蒇其役。”报可。九月，张家油房工亦竟，上为欣慰。四十六年正月，调江南河道总督。二月，奏请重定南河汛员额阙，酌增河兵。移改运河闸官、运河汛员，视缺简要，更定品秩，下大学士九卿议行。七月，河决青龙冈，命偕大学士阿桂赴河南会河东河道总督韩鑅督办东、西两坝下埽。甫合龙，坝蛰陷，乃与阿桂等议宽浚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杨家堂诸地引河，并于黄河下游北岸疏潘家屯、张家庄二引河、苏家山水线河、宿迁十字河、桃源顾家庄引河，五道泄水。四十八年春，青龙冈工竟。方坝陷，奉翰督吏抢护，堕入金门，格于缆，伤焉，河工谓两坝间为金门，缆所以引埽者。事闻上。四十九年，上南巡，奉翰觐行在，上奖其勤劳，赐骑都尉世职。五十年，坐清口东、西两坝不早收束，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寻命复之，秋，河水大至，奉翰督吏昼夜填筑，塞李家庄、烟墩头、司家庄、汤家庄诸漫口。五十四年，调河东道总督。五十八年，命赴浙江会巡抚吉庆会勘海塘。奏请以范公塘及海宁石坝改筑柴盘头，并于石塘前修补坦水，三官塘柴工后加培土戗，从之。五十九年，漳水溢，临漳三台涨发。命驰往勘察。奏：“漳河两岸沙土浮松，水势骤长骤落，向无堤堰。上年大雨漫溢，应将下游淤垫处疏浚深通，再将三台坝基填筑，俾归故道。”上从其议。嘉庆二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授两江总督，兼领南河事。三年，河决睢宁。四年正月，与河道总督康基田督塞睢州决口，工竟。二月，卒。

李亨特，奉翰次子。入资授布政司理问，发河东委用，补兖州通判。累迁云南迤西道。嘉庆初，佐平苗、猓，赐孔雀翎，加按察使衔。累迁调授江苏按察使。九年，擢河东河道总督。十一年，河南巡抚马慧裕劾亨特索属吏赇不得，迫令告养诸状，上命侍郎托津等往按，夺官，发伊犁。十三年，释还，令至南河候差委。十四年，以河决荷花塘，追咎亨特不善料理，复发热河效力。未几，复释还，授主事。十五年，选户部主事，擢直隶永定河道。未几，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十六年，奏南粮到通州剥运不能迅速，请在杨村全数起剥，下仓场侍郎玉宁、戴均元等议驳。上责亨特冒昧，下吏议降调，命留任。十八年秋，河溢睢宁。坐夺官，命留工效力。十九年，河道总督吴璥奏微山湖存水仅一二尺，南阳、昭阳、独山诸湖淤成平陆，无水可导。上责亨特在官不能预筹，又闻亨特既夺官居济宁，仍用总河仪制，斥亨特玩误纵恣，命逮下刑部治罪，籍其家，刑部议发新疆。上命在部荷校半年，发黑龙江效力。二十年，卒于戍所。

何煟，字谦之，浙江山阴人，先世籍湖南靖州。雍正中，入资授州同，效力江南河工。从大学士河道总督嵇曾筠修浙江尖山海塘，请补杭州东塘同知，避本籍，仍发江南河工。乾隆初，权丰砀通判，授桃源同知。十五年，擢河库道。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特敕兼管河务，以母忧去官。十

九年，尚书刘统勋等奏论河库帑项不清，夺煟官，拟徒，追偿，拘留工次，久仍缴完免罪。二十二年，仍发南河以同知用。从侍郎梦麟疏浚荆山桥河工。从副总河嵇璜治淮、扬河务，超擢淮扬道。二十三年，丁父忧，总督尹继善奏留在任守制，许之。

二十六年，以郎中内调。会河决中牟杨桥，上命大学士刘统勋等莅工，以煟从。工竟，留煟驻工防护。旋授开归陈许道，调山东运河道。三十年，调河南河北道，擢按察使。上以煟习河事，命兼领河工。煟信浮屠说，谳狱辄从轻比，睢州民刘玉树谋杀人，鞫实，拟斩候，刑部改立决。上责煟宽纵，谘巡抚阿思哈，阿思哈称其能胜任。其冬，擢布政使，仍兼理河务。两权巡抚。三十六年，授巡抚，兼河务如故。寻又命兼领山东河道。三十七年，浙川、内乡被水，正阳、确山风灾，疏请抚恤缓征，上赐诗，褒以“爱民知政”。

三十八年，上巡天津，阅永定河工，煟迎驾，赐孔雀翎、黄马褂，寻命与工部尚书裘曰修、直隶总督周元理勘永定河上游，疏言：“永定河挟沙而行，散漫无定。水性就下，本无不同。而地有高卑，沙有通塞，情因时而或异。永定河迁徙不定，其情也，非其性也。察其情，导其性，先宣后防，千古极则，虽起神禹，无以易之。永定河下口，蒙皇上指示疏导，既不阻下达之势，更可免浸润之虞，其法固当常守。所虑数十年后，妄生异论，别骋新奇，势且变乱旧章，贻河防巨患。请将圣谕并议言条款勒碑垂久远。”报闻。

三十九年，疏请各州县常平仓溢额以四千石为限，余循例变价。又奏河南漕谷七十九万、蓟米二十九万，分存各州县界。粼省安阳等五州县限二万石、近水次祥符等三十五州县限一万石。均如所拟。加总督衔，领河南巡抚，又进兵部尚书衔。其秋，会剿王伦，事平，道内黄，病作。遣医往视，未至，卒。煟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恭惠。

裕城，煟子，字福天。自贡生入资授道员。乾隆四十二年，除山东督粮道。调河南河北道。河溢仪封，大学士高晋莅工，以裕城从。仪封埽工蛰陷，坐夺官，命留任。四十六年，调江南河库道。裕城侍煟治河，常著《全河指要》，谓：“治河当节宣并用，不当泥河不两行之说，偏于节束。”并上书当事，指陈南北岸诸险工。未几，河决青龙冈，注微山湖，冲运河。四十七年七月，河东河道总督韩鑅丁忧，青龙冈工未竟，上特命裕城署理。大学士阿桂视工曲家楼，请自兰阳至商丘别筑新堤。裕城奏：“兰阳新开引河，其上游素称险要，必须内有重障，外有挑护。大堤后旧有越堤，相去还，恐不足恃。请向东添格堤，临河近溜处加筑挑水坝。”上从之。又奏兖州伊家河在运河八闸之西，以分泄运河及濒湖诸水，应挑展宽深，上命速兴工。又奏伊家河兴工后，即往河南勘验引水子沟。仍往来山东、河南督察。上嘉之，并谕曰：“汝若能不自满而加以勤学，或可继汝父也。”伊家河工竟，四十八年，赐孔雀翎。四十八年，青龙冈工竟，请修筑运河堤岸，诣济宁勘估，奏需帑六十四万有奇，得旨允行，授河南巡抚。以秋审多失出，降三品顶带，停支养康。四十九年，运河堤岸工竟，命议叙。师讨石峰堡乱回，道河南，裕城佐军兴，复顶带、养廉。五十年，调陕西巡抚。朝邑被水，上谕裕城就被水处将淤积泥沙建筑河堤。寻奏创建护城堤，下部议行。调江西巡抚，五十二年，奏江西河路二千四百余里，请以所获盗舟改设巡船，上嘉之。又奏丰城镇平堤中段水势冲激，不足捍御，请改建石堤，从之。五十五年，调安徽巡抚。命来京祝八旬万寿，行次合肥，卒。

吴嗣爵，字树屏，浙江钱塘人。八岁而孤，母钱督之严，雍正八年成进士。授礼部主事，大学士张廷玉奏改吏部。再迁郎中。嗣爵强识，娴故事。乾隆六年，授常州知府，再授保宁，皆奏留部。旋命视学湖北，调福建。十三年，授淮安知府，迁淮扬道。洪泽湖盛涨，例当开天然坝。嗣爵曰：“开坝减暴涨，如下河州县生灵何？”持之力，卒无恙。十六年，调两淮盐运使。十八年，复授淮阳道。遭母忧，上谕曰：“防河官吏从弊，故特由运使调用。河工与地方官吏不同，畀假两月治丧，毕，在任守制。”

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调湖南，未行，奏江宁等三十五州县积欠应征口粮请特旨缓征。上谘巡抚托恩多，托恩多奏江宁等州县年丰，不当再请缓征。上责嗣爵藉缓征御过，并为有司催征不力地，命发江南河工，以同知用。二十五年，补宿虹同知，仍授淮阳道，移淮徐道。黄河盛涨，逼徐家庄缕堤，嗣爵督吏抢护，命署理河东河道总督。旋坐官运使时商人侵蚀提引公费，坐降调，命

改夺官，仍留任。三十四年，奏请修补丁庙、六口、南旺、荆门、戴村诸闸坝，并言：“运河两岸土工，临清以北为民堰，南旺以南为官堤，自临清至南旺，官堤、民堰交错。请凡民堰卑薄残缺处，督令修筑，官堤酌缓急次第培修。”上嘉之。署河南巡抚。三十五年，奏：“南旺湖北高南下，在运河西岸，值分水口之冲。伏秋汶水发，自关家、常鸣等斗门灌入，只能收水入湖，不能出水济运。请于南旺下游土地庙前增建石闸一，以时启闭。”

三十六年，迁江南河道总督。四十年，奏：“丁家集黄河自北趋南，北岸新滩插入河心，致冲漫南岸民堰五百余丈。毛城铺过水较大，下流亦不能容。今收正河头，测量河唇，浚引渠，筑子坝，于北岸旁黄河故道浚引河，来春相机开放，俾河改由北岸东下，不使旁注丁家集诸地。”又奏：“里河厅运口本设惠济、通济、福兴三闸，惠济尤为淮水入运关键，诸俟春融修筑。”四十一年，又奏清口通湖引河凡五，为洪泽湖尾闾，并分别筹浚，运道以济。寻奏五引河中张家庄、裴家场二河水泄，应浚使宽深，从之。四十一年，上东巡，嗣爵觐行在，入对，不能兴，左右掖以出。改吏部侍郎，四十二年，乞罢，归。四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三。子璥，自有传。

萨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父萨哈岱，官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萨载，翻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累迁江苏苏松太道，管苏州织造。果亲王弘瞻短价令制绣缎朝衣，事发，夺官。召还京，予主事衔。寻授萨哈岱苏州织造，命萨载侍行为佐。逾年，改授普福，命交两江总督差委。旋授松江知府。三十年，加道衔，复署苏州织造。三十四年，擢江苏布政使，仍兼织造。三十五年，署巡抚。巡抚永德请以华亭、宝山土塘改建条石，萨载言条石易倾圮。按察使吴坛请裁巡检弓兵，增州县捕役，萨载言不便，皆寝其议。三十六年，与总督高晋奏浚海州河道，又奏江苏社谷积至三十七万六千石，请察验，报闻。

三十七年，真除江苏巡抚。上命察屯田，萨载奏江安粮道属江淮、兴武等六卫，苏州粮道属苏州、太仓等四卫，令清厘册报，循新例四年一编审。加给江淮、兴武二卫屯丁垦田，运丁快丁终岁挽输，请加给津贴。太仓、镇海二卫田不随船，私相售典，循旧例借项赎回。从之。三十九年，河溢外河厅老坝口，偕河道总督吴嗣爵董工事，未两旬工竟，议叙。

四十一年，上东巡，觐行在，授江南河道总督。命与高晋察黄河海口淤沙。萨载先至，奏：“海口前在王家港，自雍正时接涌淤滩，长四十余里。南岸为新淤尖、为尖头洋，北岸为二泓、三泓、四泓。二泓、四泓宽二十余丈，潮至深二三丈。三泓宽四十余丈，潮至深三四丈。河底有高低，河唇又渐远，淤积已久，难以旋工。”上谕曰：“此海口自然之势，难以人力胜之。”寻与高晋奏请以清口东、西坝移建平城台，于陶庄迤上别开引河。是夏，运河及骆马湖水涨，萨载督吏防护。上嘉其妥协。寻开陶庄引河，四十二年二月，工竟。上谕曰：“朕屡次南巡，临阅清、黄交汇处，虑其倒灌，思引向陶庄北流。历任河臣未有能任此者。昨岁萨载奏请施工，与朕意合。据奏工竟，自此黄河离清口较还，既免黄河倒灌之虞，并收清水刷沙之益，实为全河一大关键。视齐苏勒例，予骑都尉世职。”入觐，上命于拦黄坝迤上加筑坝为重门保障，并于旧有木龙三架迤上增设木龙。萨载回任，奏遵上指料理，上嘉之。冬，复奏：“新河河面首尾宽窄不同，请于北滩顺水势抽槽，酌留土格，俟来年水涨放溜冲刷，使河面首尾宽阔相若。”绘图以进，上览图中北岸有新淤，因虑北淤则溜必南趋，识以朱笔，命萨载疏治。四十三年，奏：“高家马头新淤已刷动宽深，彭家马头新淤前作柴枕土坝。兹于滩面抽槽，候水涨冲刷。”旋署两江总督。四十四年，奏拦黄坝外旧河淤滩，请于滩面筑束水堤为新河保障。寻实授两江总督。先是，高晋奏中河口门淤阻，议移下游李家庄，上命萨载勘奏：萨载请将清口东、西坝移筑惠济祠前，上从之。

四十五年，大学士阿桂奏：“陶庄引河首尾宽而中窄，河身虽已刷深，水势尚嫌束缚。伏秋汛涨，恐宣泄不及。”命偕萨载勘覆。寻奏请河宽六十余丈处展十余丈，河宽不及六十丈处展二十余丈。又奏。云梯关外二套以下河流现行之道，道远而水浅，请于四泓以下增设闸坝。二套上迤西马港河旧堤残缺，应行修复。并于旧无堤处补筑新堤，下接北潮河西堰。”上从之。

夏，河溢郭家渡，命萨载与河道总督陈辉祖督护。是岁河水盛涨，初开毛城铺、苏家山、峰山头诸闸，次将清口东西坝全行拆展。萨载奏诸州县被水，睢宁、泗州为重，邳州、宿迁、灵璧、五

河次之，见在抚恤宁贴。上谕曰：“实在无善策，只可尽力抚恤，以期补过。”复命引河水入陶庄新河。寻奏丰、砀、铜、沛险工俱次第抢护，下游洪泽、高宝诸湖亦俱平定，俟水落堵筑。得旨：“览奏深慰。”先是，上临高堰阅洪泽湖砖石诸工，谕萨载石工卑者增高，砖工悉改用石。萨载奏请酌量缓急，分三年修筑。八月，丁父忧，命百日满后仍署两江总督。四十六年，奏请自李家庄至临河集北浚引河，上命速为之。

六月，河溢魏家庄，水大至。萨载奏：“全河奔注，归入洪泽湖。清口展宽至八十丈，山盱五坝已开智、义二坝。而高堰诸地水势未消，盈堤推岸。未开三坝及车逻、昭关二坝，或坚守，或酌开，俟察勘后续奏。”上命坚守。寻续奏洪泽湖浪涌山盱五坝，所存仁、礼二坝，掣通过水，续开车逻、昭关二坝。上以各闸坝俱开，下河民田被淹，令察灾状速奏。八月，魏家庄工竟。山东巡抚国泰奏运河积淤，水不能畅行，议于刘老涧坝旁开水口分泄，上命萨载往勘。萨载奏：“运河泄水宣畅，已开驼车头竹篓坝泄水入骆马湖，刘老涧九孔石闸亦过水。若议别开水口，不便使无水之区再受水患。”上韪其言。又奏：“微山湖东南两面水色澄清，沂河及骆马湖水不使涓滴入运。为运河腾空去路。永济桥孔亦无横坝拦截，水势畅消。”上称为有条理，命国泰听其指授，毋持己见。

十二月，兼署安徽巡抚。四十七年，奏请浚泗州谢家沟，泄睢河及杨疃诸河水入洪泽湖。又承上命浚铜山潘家屯引河。四月，河南青龙冈漫口既堵复蛰，大溜下注。上命宽浚潘家屯、刘老涧诸河，泄水归海。萨载请开张家庄引河与潘家屯引河分流，使湖泄入黄又多一路。上谕曰：“筹泄水之路，为今日急务，宜妥为之。”加太子少保。江苏巡抚吴坛议开金坛漕河，自丹徒穿句容境分水脊达江宁。萨载奏：“分水脊即茅山之麓，地峻土坚，势不能开凿。请浚七里桥至港口桥河道，与上、下河道宽深一律。”又请自镇江钱家港至江宁龙潭浚辟新河，及修浚金山对渡瓜洲城河，上嘉之。又奏请浚涟河，展骆马湖六塘河、盐河口门，均如议行。

四十八年正月，服阕，实授两江总督。河南青龙冈工竟，萨载奏黄河归故道，入江南境流行迅速，得旨：“欣慰览之！”上命移建沛县城。萨载奏请移旧城西南戚山，并修夏镇文武官署，丰、沛二县漕仓。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坐婪贿得罪，责萨载未奏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罚养廉三年。五十年，漕艘北行，以运中河浅阻，至天津误期。上责萨载开运中河不知建闸，水势一泄无余。又清口东、西坝不能及早收束预为蓄水，致运道浅阻。降三品顶带。五十一年，足疾，请解任。遣医往视，命复原品。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诚恪，祀贤良祠。

子萨腾安，袭骑都尉，官至广西按察使。萨云安，官云南迤西道，坐事戍军台。

兰第锡，山西吉州人。乾隆十五年举人，授凤台教谕。擢顺天大兴知县。三十四年，总督杨廷璋请以第锡升补永定河北岸同知，吏部以大兴非沿河州县，议驳，再请，上特许之。再迁永定河道。四十八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奏请河堤分界栽柳，并禁近堤取土。又奏仪封六堡、三堡滩面浅狭，水力较悍，请于新堤南筑月堤为障。皆从之。四十九年，奏：“河工绸缪防护，全在平时。堤有深浅，水有变迁，及车马践蹋，獾鼠洞穴，必朝夕在堤，始能目睹亲切。至冬末凌汛，春初桃汛，尤应昼夜巡逻。应令驻工各员移至堤顶，禁勿私下。如有旷误，文武得互举。令以堤为家，庶不至疏防。”均如所请行。五十年，奏：“北岸黄沁等厅、南岸上南等厅旧堤，及兰仪等厅新堤，各增卑培薄。并加筑旧坝，添作挑水。”上命速行。五十二年，上以第锡署任三年，勤奋妥协，命实授。旋兼兵部侍郎。

河溢睢州十三堡，疏请罪，上以其地原无埽工，原之。工竟议叙。五十四年，调江南河道总督。河溢睢宁周家楼，疏请罪，上以河水异涨，原之。工竟，议叙。五十六年，奏勘毛城铺滚水坝、王平庄新挑引河，上奖第锡察验各工不草率。五十七年，请自淮安移驻清江浦，改建衙署，允之。五十九年，奏丰北汛接筑土坝过多，上游水势不能畅达，有碍曹、单河流去路，自请下吏议夺官，上命留任。嘉庆元年，河溢丰北汛，疏请罪，谕俟工竣核功过。工竟，赐黄辫荷包，仍以不能先事预防停甄叙。二年，卒。

三年，第锡以河溢当偿帑二十万余两。上以第锡尚廉洁，虑不能胜，谘山西巡抚伯麟，伯麟奏第锡遗田舍仅值一百四十余两。上奖第锡清慎，谕道、厅以上及曾任总河各员分别代偿。

韩鑾，顺天大兴人，原籍贵州毕节。入资授通判，拣发山东，授上河通判。累擢江南淮徐道。四十六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山东运河，赖汶、泗来源及各湖接济。汶河上游东平戴村等处民堰，对岸沙淤，应凿滩抽沟，以展河势。泗河下游即为府河，自安居、十里二斗门入运，河浅堰卑，亦当疏治。蜀山、马踢、马场、南旺诸湖，现当济运泄水，堰根显露，正可取土培堤。”七月，河决祥符焦桥，疏请罪。上原之。工竟，命优叙。未几，河又决仪封曲家楼、青龙冈、大李家庄、孔家庄，凡溢四口。上令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赴工会督。水全出青龙冈，而孔家庄等三口皆塞。又命大学士阿桂履勘，又令山东巡抚国泰赴工会督。工垂竟，坝蛰复溃。大学士嵇璜议引河北流复故道，上以谘阿桂、李奉翰及鑾。鑾疏言：“青龙冈始漫，势甚汹涌，是以倒漾北行，分入沙、赵二河，穿运归海。未久旋即断流，仍行南注。地势北高南下，若于南岸建堤堵截，欲回狂澜使之北注，诚如圣谕必不能行。水性就下，未便轻议更张。”阿桂等所奏亦略同，乃寝璜议，惟以河水北行既已断流，责鑾何不即时具奏。

四十七年正月，坝复蛰。上闻运道河以南深通，河以北多淤垫，命鑾往微山湖北运河察勘。二月，赴济宁，会国泰及巡漕御史毓奇察勘，请自济宁在城闸至峄县黄林庄，筑土堰、柴坝、桩埽、桥梁，设水站，置绞关。鑾请察勘毕，还青龙冈工次上命鑾往来督察，复斟伊家河、荆山桥诸地水势，请浚铜山潘家屯引河益使宽深，并浚骆马湖、六塘河及济宁南北徒骇、马颊、伊家等河。时青龙冈坝屡筑屡蛰，鑾遵上指迅筹宣泄，使黄水渐消。复还青龙冈工次，会阿桂等于兰阳三堡改筑大堤，浚渠导水出商邱七堡入正河故道。鑾旋以父忧去。四十八年三月，青龙冈工始竟。四十九年，服阕，授工部侍郎。部议鑾任河督时应偿帑十四万余两，诏免十之七。五十四年，命会勘通惠、温榆二河，及朝阳门外护城河。调户部。五十五年，命往江南会同江南河道总督兰第锡督防汛。嘉庆三年，调兵部。四年三月，命守护裕陵。六年，以年老休致。九年，卒。

论曰：世业尚矣，于河事尤可征。前乎此者，嵇曾筠有子璜，高斌有从子高晋。若李氏、何氏、吴氏皆继之而起，宏及子奉翰、焌及子裕城并有名乾隆朝，嗣爵子璷则下逮嘉庆，奉翰子亨特，贪侈陨绩，忝祖父矣。清时以诚笃名，第锡以廉洁著。青龙冈塞河决，历两载工始竟，阿桂主之，萨载、韩鑾佐之。详具其始末，见成功之难也。

清史稿卷三二六　列传第一一三

开泰，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九年，迁侍讲。上御门，开泰未入侍班，黜令乾清门行走。十三年，复编修。乾隆元年，迁国子监司业。八年，迁祭酒。督江苏学政。再迁内阁学士。三迁兵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授湖北巡抚。疏言：“社仓较常平尤近于民，而弊亦易滋。湖北社仓谷麦五十二万石有奇，散在诸乡，恐多亏缺。应饬道府按部所至，便宜抽验。”调江西。十三年，又调湖南。疏言：“户部咨各省常平仓谷，以雍正旧额为准。湖南溢额谷五十五万余石，令粜价储库。臣维雍正旧额七十余万石。湖南夙称产米，乾隆二年至八年，诸省赴湖南购米，先后计百七十五万有奇。中间又拨运福建、江苏。若尽粜溢额之谷，遇本省需用或邻疆告籴，必致仓储缺额，买补不易。”疏上，以留心积贮嘉之。十五年，有寿抢元者，自言南河同知，赴湖南采木，布政使孙灏谕永州府为料理。寻得其诈伪状，开泰以闻，但言灏殊为未谙。上以灏瞻徇，何得但言未谙，知为开泰门生，斥其徇庇，下吏部严议，议夺官，命留任。寻调贵州。十八年，疏言：“古州募军屯田，户上田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今食指日多，生计艰难，请准屯户入伍充兵。”许之。擢湖广总督，加太子少傅。

二十年，调四川。金川土司莎罗奔与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初为婚媾，继乃相怨挑兵。旁近绰斯甲布、鄂克什、杂谷、巴旺、丹坝、明正、章谷、小金川诸土司皆不直莎罗奔。二十三年，莎罗奔攻吉地。吉地，色楞敦多布所居寨也。开泰与提督岳钟琪檄游击杨青、都司夏尚德等率兵分屯章谷、泰宁，令鄂克什、杂谷援革布什咱，攻金川，莎罗奔引退。寻复攻破吉地，色楞敦多布走泰宁求援，开泰复檄诸土司出兵助之，调杂谷土练千人分屯丹坝、章谷、泰宁，发黎、雅、峨边兵屯打箭炉，谕郎卡撤兵。郎卡、莎罗奔从子，为副酋，主兵事者也。事闻，上谓：“番目相攻，于打箭

炉何与？”疑郎卡扰边，命开泰具实覆奏。开泰寻疏报章谷、巴旺土兵击败金川，莎罗奔焚吉地走，尽复命革布什咱境，留绰斯甲布、明正两土司兵分守之，使色楞敦多布归寨。上谕曰：“番民挟仇攻击，不必绳以内地官法。宜以番攻番，处以静镇。”旋加太子太保。二十四年，松潘镇总兵杨朝栋入觐，开泰与钟琪奏朝栋衰老，难期胜任。上责开泰何以不先奏，下吏部议，夺官，命仍留任。

二十七年，莎罗奔死，郎卡应袭。例，土司承袭，邻封诸土司具结。开泰以郎卡与诸土司皆不协，令毋取结，疏闻，上许之，命严谕郎卡知恩守法。未几，郎卡侵丹坝，取所属玛让，开泰檄绰斯甲布往援，使守备温钦等赴金川诘责。上谕曰：“郎卡狼子野心，即使诘责伏罪，岂肯永守约束？诸土司援兵既集，能协力剿除，分据其地，转可相安，若诸部不能并力剿除，而郎卡怙恶不悛，亦非开泰、岳钟琪，四川绿营兵能任其事，应临时奏请进止。”二十八年六月，开泰奏九土司大举击破金川。上闻郎卡使人诣成都，开泰许进谒，抚慰之，而阴令九土司进兵，谕曰：“郎卡于绰斯甲布等屡肆欺凌，众土司合力报复。开泰既闻其事，惟应明白宣示，谕令悉锐往攻。而于郎卡来人严为拒绝，且谕以尔结怨邻境，谁肯甘心？断不能曲为庇护。如此，则郎卡既不敢逞强，绰斯甲布等亦可泄仇。乃既用谲以笼络郎卡，又隐为各土司援助，郎卡素狡黠，岂能掩其耳目？殊非驾驭边夷之道。”命夺官，以头等侍卫赴伊黎办事。寻卒。

阿尔泰，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间，以副榜贡生授宗人府笔帖式。乾隆中，屡迁至山东巡抚。以山东产山绸，疏请令民间就山坡隙地广植柞椮，免其升科。岁大水，阿尔泰先后浚兖州、沂州支渠三十有九，曹州、单县顺堤河二百余里。培南旺、蜀山湖民埝。导章丘珍珠、麻塘二泉，新城五龙河溉民田。并及高苑、博兴、惠民诸县近水地，皆令蓺稻。筑洸河堤至于马场湖，以卫济宁州城，析白马湖引入独山湖以疏泗水，开汶上稻田数百顷。济东诸州县濒徒骇、马颊两河，支流相贯注，及哨马营、四女寺支河，皆次第疏治。浚卫河自德州至于馆陶凡三百余里。泄寿张积水自沙、赵二河入运，泄东平积水入会泉、大清诸河，泄济南、东昌诸州县积水。开支河三十余，循官道为濠，引水自濠入支河，自支河入徒骇、大清诸河。漳、汶合流，开引河，增子埝，以防盛涨。阿尔泰抚山东七年，治水利有绩，擢四川总督，加太子太保。

阿尔泰至四川，议平治道路：陆道北讫广元，西达松潘，东抵夔州，护其倾欹，补其缺落，兼葺大渡河泸定桥。水道自万县入湖广境，凿治险滩凡一百有奇。议以牧厂余地招佃为田。议置义仓，捐谷千余石以倡。议开南川金佛山磺矿。议筑都江大堰。议松潘、杂谷、打箭炉三厅置仓储麦稞，备边储。上皆从其请。

初，征金川，以头人郎卡出降，罢兵。三十一年，复为乱，掠丹坝、巴旺。阿尔泰策以番攻番，令旁近绰斯甲布诸土司攻之。秋出行边，至杂谷脑。郎卡使请还所侵丹坝碉卡。复与提督董天弼进至康巴达，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疏闻，上戒毋迁就苟安。三十五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掠鄂克什，阿尔泰赴达木巴宗，僧格桑出谒，还侵地。寻授武英殿大学士，仍领总督。三十六年，召还京，入阁治事。既，复令出领总督。金川头人索诺木攻革布什咱，僧格桑亦围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阿尔泰疏言：“两金川相比，如议出师，需兵既多，糜饷亦巨。兹令董天弼临之以兵，仍使游击宋元俊宣谕索诺木。”上责阿尔泰议非是，决策用兵，令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视师，佐以侍郎桂林，谕斥阿尔泰掩饰偷安，夺大学士、总督，留军治饷，以桂林代为总督。师克约咱，上以阿尔泰铸大炮利军行，予散秩大臣衔。

三十七年，与总兵宋元俊劾桂林覆军讳败，上为罢桂林，即命阿尔泰摄总督。俄移督湖广。阿尔泰疏言：“各路转饷，当招商承运。西路去内地近，南路山险途长，商不肯应募，当增运值。火药已运罄，当令云南、陕西协助。”上谓：“阿尔泰专领转饷，何不早筹画？今福隆安、阿桂皆至南路，始以一奏塞责。”命毋往湖广，仍以散秩大臣留军督饷。未几，阿桂疏言军至卡丫，无五日之粮。又言绰斯甲布转饷将一月犹未至。阿尔泰亦自陈请夺职从军。上责其倚老负恩，始终不肯以国事为念，命逮问。

阿尔泰初至四川，上以天坛立灯竿，下四川求楠木。阿尔泰附运木材以进，言出养廉采献。既乃私语人，谓他日且以此负累。语闻上，上心慊之。至是，诏罪状阿尔泰，犹及此事，斥为昧良饰

诈。川东道托隆入见，发阿尔泰藏私，下继任总督富勒浑严鞫。三十八年，狱具，拟斩，上命赐自尽。

桂林，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两广总督鹤年子。桂林自廪生入赀为工部主事。累迁山西按察使。三十六年三月，擢户部侍郎、军机处行走。九月，命佐定边右副将军温福讨金川。十一月，授四川总督。小金川头人在卡外投文馈土宜，桂林却不受，檄罪状其酋僧格桑。旋督兵收约咱，进克其东山梁大小碉五、石卡二十余，疏请添调黔、陕兵五千益师，上许益陕、甘兵三千。桂林旋督总兵宋元俊攻卡丫，进据墨尔多山梁。上嘉其措置合宜，手诏谓："无意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赖在军机处半年，日聆朕训也。"

三十七年，克卡丫，复破克郭松、甲木、噶尔金。进克噶尔金后山梁，分兵攻东山梁，袭阿仰，自墨垄沟进取达乌围。是时大金川酋索诺木攻陷革布什咱，屯兵其地。桂林议乘索诺木兵力未备、革布什咱人心未定，与元俊分兵五道并进，并约将军温福合击，密令革布什咱降酋旺勒丹等约其戚加珲尔为内应，遂收革布什咱寨落七十余里。旋令元俊及守备陈定国率绰斯甲木土兵屯甲尔垄坝，进攻默资沟、吉地，断其水道，进攻丹东。上奖桂林甚合机宜，促元俊乘胜深入取索诺木。

桂林遣裨将自东山梁墨垄沟越岭进攻，别遣兵出间道，自札哇窠山梁绾崖伏师。既度东山梁墨垄沟，札哇窠伏兵亦起，贼败窜，克大碉一、石卡二十一。别遣参将常泰环攻党哩，都司李天贵等攻沙冲，革布什咱头人为内应，贼尽歼。党哩、沙冲地并复。总兵英泰等复攻克达乌官寨。上嘉其功，赐御用玉韘。再进攻克格乌巴桑及那隆山岭。元俊别攻克丹东及觉拉喇嘛寺，诛贼渠三百、番众百三十余。革布什咱地尽复，桂林檄定国将所调绰斯甲布兵驻界上听调。上以革布什咱既复，正当乘胜进剿金川，攻其无备，责桂林失算。

桂林复督兵攻达乌东岸山梁，参将薛琮战没，琮骁将，深入粮尽。桂林既失期不会师，又不以时遣援，军尽覆，疏请治罪，述战状不敢尽。元俊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刻其虚诳，并言桂林在卡丫建屋宇以居，迫属僚供应，与副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等终日酣饮，诸将罕得见。密令腾龙畀总兵王万邦白金五百，赎被掠官兵，希图掩饰。上夺桂林职，命额驸、尚书、公福隆安驰往按治，寻奏所劾皆虚，惟官兵伤损不即察奏属实。至赎被掠官兵，乃在军户部郎中汪承霈闻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归失道，官兵告桂林，发白金五百交腾龙备赏，事为元俊挑陷，请分别治罪。上以桂林在军日亲曲蘖，止图安逸，不能与士卒同甘苦，致北山梁伤损多兵，不得为无罪，命戍伊犁。三十八年七月，予三等侍卫衔，仍诣军前督粮运。四十年，授头等侍卫。寻授四川提督，迁两广总督。卒，加太子太保衔，谥庄敏。

温福，字履绥，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文华殿大学士温达孙也。自翻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乾隆初，累迁户部郎中。外擢湖南布政使，历四年。移贵州布政使，亦四年。坐平远民哄讼庭、按治草率，夺职，戍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起内阁侍读学士。从定边将军兆惠讨霍集占，战叶尔羌，枪伤颧。擢内阁学士，迁仓場侍郎，予云骑尉世职。外授福建巡抚，内迁吏部侍郎、军机处行走，进理藩院尚书。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授定边右副将军，以侍郎桂林佐之。共讨贼。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桂林自打箭炉出南路。时小金川头人泽旺子僧格桑割地乞援于大金川头人索诺木，索诺木潜遣兵助之。上命先剿小金川，且勿声大金川罪。温福至打箭炉，分兵三道入：温福出巴朗拉，提督董天弼自甲金达援达木巴宗，总督阿尔泰自约咱攻僧格桑。十一月，擢武英殿大学士。十二月，至巴朗拉，战三昼夜，贼败去。三十七年正月，取达木巴宗。进攻斯库叶安，而分军出别斯满、玛尔瓦尔济，两路夹击，进克资哩。再进克东玛，再进克路顶宗及喀木色尔，取诸碉寨。再进得博尔根山梁，并攻克得玛觉乌寨落，攻公雅山。十二月，授定边将军，以阿桂、丰升额副之。进克明郭宗，再进克底木达。底木达者，僧格桑父泽旺所居寨也。师至，俘泽旺，槛致京师，诛于市，而僧格桑奔大金。川温福檄索诺木令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将进讨大金川，温福等疏言："前此张广泗征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实只有六路，皆以抵勒乌围、噶尔依为主。一为卡撒正路，自美诺至噶尔依，约五程，为傅恒进兵路。一为丹坝，自

维州桥红番地抵勒乌围，约二十余程，中有穆津冈天险，为岳钟琪进兵路。一地名僧格桑，自美诺抵噶尔依，六七程，即总兵马良柱所行路。一为革布什咱，一为马尔邦，皆距噶尔依六七程，险狭难行。一为绰斯甲寨至勒乌围三程，至噶尔依亦三程，均隔大河，碉寨林立，难攻。此外又有俄坡一路，从绰斯甲寨至勒乌围，仅二程路较平。今当由卡撒正路进兵，其俄坡一路，既有绰斯申土司愿出兵复其侵地，可为犄角其余各路，分兵牵制，使不能兼顾。”于是温福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升额自绰斯甲布人。温福性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故事，以碉卡攻碉卡，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余，强半散在各碉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督兵攻碉。士卒多伤亡，咨怨无斗志。温福日置酒高会，参赞伍岱叹曰：“焉有为帅若此而能制胜者？”因密疏闻上，温福亦疏劾伍岱。上命丰升额及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按治。温福又言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倾陷，上为夺伍岱职，令色布腾巴勒珠尔逮诣热河行在，狱成，戍伍岱伊犁。

三十八年春，温福师至功噶尔拉，贼阻险，不得进，别取道攻黄岭，驻军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军屯底木达。木果木、底木达皆故小金川地，索诺木阴使小金川头人煽诸降番使复叛。诸降番以师久顿不进，遂蜂起应之。先攻底木达，天弼死之，次劫粮台，潜袭木果木。温福不严备山后要隘，贼突薄大营，夺炮局，断汲道。时大营兵尚万余，运粮役数千，争避入大营，温福坚闭垒门不纳，轰而溃，声如坏堤，于是军心益震。贼四面蹂入，温福中枪死，各卡兵望风溃散。参赞海兰察闻警赴援，殿余兵自间道出。小金川地尽陷。上初闻温福死，诏予一等伯爵，世袭罔替，祀昭忠祠。既，刘秉恬、海兰察、富勒浑各疏言温福偾事状，命夺伯爵，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四十一年，命并罢之。子勒保、永保，皆有传。

论曰：金川再乱，开泰、阿尔泰皆主以番攻番，迟回坐误。桂林有宋元俊不能用，反龁龁之，拥兵不进。阿尔泰与元俊劾桂林，此其意以军国为重，不屑阿贵近、疏卑远，宜若可成功，乃坐蜚语败。温福锐进，似胜开泰辈，乃又刚愎，有董天弼不能用，予兵至少，令僻处军后，卒致偾溃，徒以身殉，岂不惜哉？

清史稿卷三二七　列传第一一四

刘藻　杨应琚子重英　苏尔相

刘藻，字素存，山东菏泽人。初名玉麟，以举人授观城教谕，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一等，授检讨，更名。累迁左佥都御史。圆明园工兴，疏言：“园工不过少加补葺，视前代饰台榭之观者度越何啻万万？臣愚以为奢靡之渐，不可稍开。乞皇上慎始虑终，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来岁诸工酌量停减。”上嘉纳。迁通政使。六年，擢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寻以高邮诸生求赈而哄，左授宗人府府丞。藻居扬州候代，有吴之黼者，以文求教，藻行，馈糟鱼，受之，中途发视，得白金四百，藻畀两淮运使朱续晫还之黼。上闻，谕曰：“如此方不愧四知！”旋乞养归。孝贤皇后及长皇子定安亲王丧，藻诣阙入见。会大学士张廷玉乞归失上指，因奖藻，谓其知君臣休戚相关大义，以愧廷玉，加藻内阁学士衔。赐人参二斤，命归养母。母丧终，二十一年，授陕西布政使。

二十二年，擢云南巡抚。加太子少保，兼领贵州巡抚。二十九年，例行大计，巡抚图尔炳阿未至，藻疏请先期举行，上嘉之，旋授云贵总督。三十年，疏言：“年来木梳野匪与缅甸所属木邦构衅，又与耿马土司毗连。自木邦至滚弄江，应设卡防守，请于各土司就近派拨。”诏如所请。

三十一年，移湖广总督，未行，寻奏：“副将越宏榜等赴孟连、耿马剿逐莽匪，镇臣乌尔登额赴滚弄江口。臣于普洱、思茅各隘调度。”又奏言：“由小猛仑进攻九龙江、橄榄坝诸寨，多斩获。惟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派赴整控江防御，冒昧渡江，遇贼败没。”寻奏琼诏等未死，请治贪功轻进之罪，上以“琼诏、明浩等遇贼败逃，又复妄言败没。此法所难宥，藻反称冒昧贪功轻进，何愦愦乃尔？”诏言：“藻本书生，军行机宜，非其所习，朕不责以所不能。至调度赏罚，并可力为筹办，乃舛谬若此，岂堪复胜总督之任？”因左授湖北巡抚，命杨应琚代往。复谕：“应琚未至，藻当实力经理。若自以为五日京兆，致误事机，必重治其罪！”部议夺职，留云南效力。藻闻上怒，惶迫自杀，巡抚常均疏报。上令应琚至普洱，为求医治疗，伤平，传旨逮问。常均旅奏藻死，上复诏责其张皇

畏葸，旅榇归葬，不得听其家立碑书历官事实。三十二年，巡抚鄂宁奏言："缅甸本莽瑞体之后。乾隆十八年，木梳头目瓮籍牙逐其酋莽打喇而自立。夷人遂呼缅甸为木梳，或呼缅，或呼莽，非二种也。"

杨应琚，字佩之，汉军正白旗人，广东巡抚文乾子。应琚起家任子。乾隆初，自员外郎出为河东道，调西宁道。巡抚黄廷桂荐其才，高宗曰："若能进于诚而扩充之，正未可量也。"累迁至两广总督。先后疏请练水师，筹军食，修滩水、陡河堤坝，贮柳、桂、庆、梧余盐皆如所请行。暹罗贡使殴伤通事，其国王鞫实，拟罚锾，遣使牒礼部。应琚曰："属国陪臣无上交。"好语谕遣之，称旨。二十二年，移闽浙总督。二十三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四年，移陕甘总督。疏言伊犁底定，宜先屯田，留兵五千垦特诺果尔、长吉、罗克伦。复以陕、甘非一督能治，请更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巡抚，甘肃巡抚为总督，上遂命应琚督甘肃，陕西提镇受节制，进太子太师。尝募巴尔楚克回户治多兰沟渠，垦喀喇沙尔以西各台，又增置兵备道、总兵，分驻阿克苏、叶尔羌二城，遂为重镇。应琚奏办屯垦，遣兵购畜，部署纷烦。至是，疏自言其非，请因利乘便规久远。帝嘉纳，下其疏示中外。二十九年，移驻肃州，拜东阁大学士。

三十一年，缅甸大入边，滇事棘。缅酋莽达拉自为木梳长所篡，击败贵家木邦，贵酋宫里雁奔孟连。时应琚子重谷为永昌知府，诱杀之，木酋亦走。缅益横，入犯思茅。上移应琚云贵总督视师。应琚至楚雄，缅人渐退，师乘间收复。应琚往孟艮、整卖正经界，集流亡，厘户口，定赋税，而令召丙、八先俸分据之，请赏给三品指挥使。上以为能，赐珍物，官其孙茂龄蓝翎侍卫。又使人诱致孟密、孟养、蛮暮令献地，实则地悬缅境，内附特空言。诸将希应琚指，争谓缅势孤，易攻取。应琚初犹弗听，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所求，而以贪功开边衅乎？"副将赵宏榜怂恿之，遂下道、镇、府、州合议，亦谓寇势大，边衅不可开，总兵乌尔登额阻尤力，应琚滋不怿。

永昌知府陈大吕惧更初议，应琚乃往永昌受降，并为文檄缅，移言水陆军五十万陈境上，不降即进讨。缅遂大发兵溯金沙江而上。其时宏榜顿新街，却走。应琚闻警即遘疾，上命杨廷璋往代，遣侍卫傅灵安携御医往诊。并谕其子江苏按察使重英、宝庆知府重谷省视。比廷璋至而疾已愈，乃令诸军进击，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不克，寇势益张。提督李时升告急，应琚不报。缅阳议款，遂以楞木大捷入告，而缅已渐入户撒。

时总兵刘德成拥兵干崖，饮酒高会，时升屡趣罔应。应琚遣缅宁通判富森持令箭督战，德成始抵盏达。缅惧击其后，潜引去，应琚仍以捷闻。缅甸复入猛卯，参将哈国兴等引还，炮械多遗失，应琚又报捷。并传令朱仑兼剿抚，阴示以和葳事。缅果累乞和。逾岁，奏言："缅甸酋弟卜坑率聂渺遮乞款附，恳予蛮暮、新街互市。"上察其伪，数诃责，嗣木邦告警，国兴军抵蛮幕，寇歘退，应琚又以复新街奏。上视所进地图，疑寇既屡败，何以尚据内地土司境，降旨驳诘。会福灵安先被命廉军事，具言宏榜诸人失守状，应琚亦劾德成等迟留不进，于是俱逮问，而以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不胜任，召明瑞代统其军。明瑞至，首发其欺罔罪，谓误木缅别为一事尤妄诞，鄂宁亦纠其掩败为胜。应琚恐，乃上言大举征缅，调湖广、川、滇军五万，五路并进，请敕暹罗夹攻，朝论皆斥之。未几，诏逮问，赐死。重谷亦坐笞杀人，弃市。

重英初至云南，隐以监军自居，嗣为鄂宁所劾，命以知府从军。明年，军士患饥，缅嗛诈媾和，参赞珠鲁讷遣重英往报，被执。上以重英且降缅，下其子长龄狱。已，缅归俘卒，赍贝叶书，附重英书乞罢兵，拒弗纳。四十一年，缅出都司苏尔相议和，仍弗许。五十三年，缅闻暹罗受封，乃款关求贡，并还重英。重英陷缅后，独成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国衣冠。上大悦，进道员，释长龄出狱，比以苏武之节，御制苏杨论旌之。俄，病卒。

苏尔相，甘肃灵州人。自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有劳，累迁云南奇兵营都司。三十五年，云贵总督彰宝以缅甸表贡久不至，遣尔相赍檄往谕，被留，迫使上书阿桂申表贡之议。上谓尔相且降缅，命甘肃疆吏执尔相妻孥致京师，子一、女二死于狱，妻死于道。四十一年，缅始送尔相还。上命阿桂传谕，令其诣京师，引见，授游击，赐诗亦比以苏武。累迁腾越镇总兵，兼署云南提督。卒。

明瑞，字筠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富文子。自官学生袭爵。乾隆二十一年，师征阿睦尔撒纳，明瑞以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有功，擢户部侍郎，授参赞大臣，于公爵加“毅勇”字，号承恩毅勇公。二十四年，师征霍集占，复有功，赐双眼花翎，加云骑尉世职。师还，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七年，出为伊黎将军，进加骑都尉世职。

三十年二月，乌什回为乱，驻乌什副都统素诚自戕，乱回推小伯克赖黑木图拉为渠，拒守。明瑞遣副都统观音保往讨，而帅师继其后。乌什回二千余出御，明瑞与观音保力战破之，夺炮台七。贼入城，师合围。明瑞疏陈素诚狂纵激变，及参赞纳世通虐回民，阻援师，副都统弁塔哈掩败妄奏诸状，上令尚书阿桂至军，按诛纳世通、弁塔哈。贼夜袭我军，我军詗知之，预为备，射赖黑木图拉殪，贼拥其父额色木图拉为渠。明瑞以兵六百余夜携云梯薄其城，不克，则毁其堞，且断汲道。贼待阿富汗援不至，乃缚献额色木图拉等四十二人降，明瑞悉斩之，其胁从及妇稚万余送伊犁。乌什平。上以明瑞得渠魁，未详鞫为乱状，乱回至围急始缚献首恶，不可轻宥，所措置皆不当，与阿桂同下部议，夺职，命留任。旋条上善后事，如所请。

是时缅甸为乱犯边，总督刘藻战屡败，自杀。大学士杨应琚代为总督，师久无功，赐死。三十二年二月，命明瑞以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经略军务。明瑞议大军出永昌、腾越攻宛顶、木邦为正兵，遣参赞额尔登额出北路，自孟密攻老官屯，会于阿瓦。十一月，至宛顶，进攻木邦，贼遁，留参赞珠鲁纳、按察使杨重英守之，率兵万余渡锡箔江攻蛮结。寇二万，立十六寨，寨外浚沟，沟外又环以木栅，列象阵为伏兵。明瑞统兵居中，领队大臣札拉丰阿、李全据东山梁，观音保、长青据西山梁。贼突阵西出，观音保、长青力战，明瑞督中军进，杀贼二百余，贼退保栅。明瑞令分兵为十二队，身先陷阵，目伤，犹指挥不少挫。贼阵中群象反奔，我兵毁栅进，无不一当百。有贵州兵王连者，舞藤牌跃入阵，众从之。纵横击杀，馘二十余，俘三十有四，贼遁走。捷闻，上大悦，封一等诚嘉毅勇公，赐黄带、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原袭承恩公畀其弟奎林。札拉丰阿、观音保劝明瑞乘胜罢兵，明瑞不可。

师复进，十二月，次革龙，地逼天生桥渡口，贼踞山巅立栅。明瑞令别军出大道，若将夺渡口，而督军从间道绕至天生桥上游，乘雾径渡，进捣山梁。贼惊溃，俘馘二千余。复进至象孔，粮垂罄，欲退，虑额尔登额师已入，闻猛笼土司粮富，且地近猛密，冀通北路军消息，乃移军猛笼。贼尾我军后，至章子坝，我军且战且行。明瑞及观音保等殿，日行不三十里至猛笼已岁除，土司避匿，发窖粟二万余石。驻三日，复引军趋猛密，人持数升粟，焚其余积。贼蹑我军行，至夕驻营，初相距十余里。贼詗我军饥疲，经蛮化，我军屯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谓诸将曰：“贼轻我甚，不一死战，无噍类矣！贼识我军号。明旦我军传号，若将起行，则尽出营伏箐待。”明旦贼闻声，蚁附上山。我军突出发枪炮，贼反走，乘之，斩四千有奇。自此每夜遥屯二十里外，明瑞令休兵六日。贼栅于要道，我军攻之不能拔，得波龙人引自桂家银厂旧址出。上闻明瑞深入，命全师速出。诏未达，三十三年正月，贼攻木邦，副都统珠鲁讷师溃自戕，执重英以去。额尔登额出猛密，阻于老官屯，月余引还。绕从小陇川缓行，巡抚鄂宁檄援，不应，于是明瑞军援绝，而贼自木邦、老官屯两道并集。二月，至小猛育，贼麇聚五万余。我军食罄，杀马骡以食。火药亦竭，枪炮不能发。明瑞令诸将达兴阿、本进忠分队溃围出，而自为殿，血战万寇中。札拉丰阿、观音保皆死。明瑞负创行二十余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于树下，其仆以木叶掩尸去。

事闻，上震悼，赐祭葬，谥果烈。建旌勇祠京师，诸将死事者札拉丰阿、观音保、李全、王廷玉命并祀，珠鲁讷以自戕不与。额尔登额及提督谭五格坐失机陷帅，逮诣京师，上廷鞫，用大逆律磔额尔登额，囚其父及女，并族属戍新疆。谭五格亦弃市，而以其明日祭明瑞及扎拉丰阿、观音保，上亲临奠。

明瑞无子，以奎林子惠伦为嗣，袭爵。自侍卫累迁奉宸院卿。嘉庆初剿教匪湖北，自荆门、宜城逐贼入南漳山中，赐玉搬指、荷包。复逐贼至长坪，射贼渠，殪，余贼兢集，中枪死，赐白金三千。

论曰：藻起词科，以廉被主知，陟历中外。应琚持节临边，著声绩。要皆不习军旅，措注失条

理，事败身殉。明瑞深入，度敌不可胜，遣诸军徐出，而躬自血战，誓死不反顾，功虽不成，忠义凛烈，足以砻敌矣！

清史稿卷三二八　列传第一一五

常青，佟佳氏，满洲正蓝旗人。父安国，官至江西巡抚。常青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福州将军。五十一年，署闽浙总督。诸罗县民杨光勋与其弟争家业，纠众立会，县吏捕治不服，常青令按察使李永祺往按。上以台湾在海外，不可轻纵，谕勿使蔓延疏脱。寻实授闽浙总督。十二月，林爽文乱起，陷彰化，知县俞峻死之。常青檄水师提督黄仕简、自鹿耳门进，副将丁朝雄从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自淡水进，都司马元勋屯鹿仔港，分道部署。复如泉州会陆路提督任承恩调度，令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诣厦门弹压。寻复令承恩自鹿耳门继进。五十二年，奏贼陷诸罗。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堵剿，贼势稍沮。爽文漳州人，其徒率漳籍。移会两广督臣防范，上责其张皇。授李侍尧闽浙总督，而移常青湖广。

既又命常青渡台视师，四月，至台湾。劾仕简承恩迁延观望，拥兵自卫。壮猷守凤山，贼至，弃城走。谕逮承恩，罢仕简候命，而诛壮猷，遂授常青为将军。贼攻府城，常青督诸军御战，有所俘馘。贼攻桶盘栈，令游击蔡攀龙等分驻力御。奏入，上以常青年逾七十，能如此勇往督战，手诏嘉奖，授其子刑部笔帖式喜明三等侍卫，驰驿往省，并赐御用搬指。旋奏爽文还大里杙，其徒庄大田等万余人分扰南路，拟先南剿大田，乃北取爽文。上韪之，下部优叙。旋奏剿贼南潭，歼贼六百余。爽文之徒庄锡舍出降，擒伪军师番妇金娘，请槛军送京师，上命授锡舍守备。又奏进剿凤山，出城未十里，贼三面并进，官兵奋勇击退。贼势蔓延，请厚集兵力，遣大臣督战。上命陕甘总督福康安往视师。旋奏："贼犯府城，为丁朝雄击退。官军攻庄大田于南潭，杀贼二百余。大营距府城未还，势相犄角，无后顾之虞。"得旨嘉奖，赐双眼孔雀翎。旋迭奏盐水港、笨港均为贼据，粮道既断，诸罗势甚危。令总兵魏大斌赴援，战贼失利，又令游击田蓝玉援大斌。上以兵分力薄，饬常青调度失当。又谕："常青驻军桶盘栈，距南潭不过五里，不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结自守。肘腋之间，任其逼处。"

八月，命福康安为将军，督诸将海兰察、普尔普等大出师讨爽文。谕常青，谓："非责其师无功，特以年已七十，军旅非所素习。福康安未至，仍当相机进剿。"旋奏："贼自南潭来攻，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败之。因雨后路滑，收兵。又进攻南潭，焚草寮数百间，以天晚，山径逼仄，不便深入。"寮谓贼所居草屋也。上以其屡称遇雨路仄收兵，传旨严饬。上又闻贼詗知军中暑湿多病，常青机事不密，又不督兵深入，屡诘责。旋奏总兵梁朝桂剿贼多斩获，提督柴大纪报诸罗围急，令副将蔡攀龙赴援。上谕令亲援大纪，待福康安至，合军进攻。旋奏同江宁将军永庆等在竹篙厝等处歼贼甚众。山猪毛社义民尤趟捷，获炮一，生擒贼目张招。又奏总兵普吉保克月眉庄，距诸罗五里，令与大纪并力固守。又令诸生刘宗荣等给番社土目札谕防贼窜匿。屡得旨嘉许。

福康安渡台湾。上授常青福州将军，留办善后，令从将军职戴单眼孔雀翎。福康安劾大纪贪劣状，上责常青徇隐，夺职，交福康安严鞫。福康安旋以常青自承徇隐，请交部治罪，上特宥之。召诣京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四年，授礼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十八年，卒，谥恭简。子明喜，官至徐州镇总兵。

常青初视师，福州将军恒瑞，水陆二提督任承恩、黄仕简皆在行，战无功。承恩、仕简以误军机坐斩，台湾平，赦出狱。仕简至狼山镇总兵，承恩亦至副将，恒瑞自有传。

蓝元枚，字简候，福建漳浦人，提督廷珍孙。父日宠，官福建铜山营水师参将。元枚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一年，命发广东，以外海水师参将用，补海门营参将。累迁总兵，历台湾、金门、苏松三镇。四十九年，授江南提督。五十二年正月，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命元枚驰驿往泉州，署福建陆路提督。驻蚶江策应。至福州，奏言："师渡台湾，乱民溃散，虑入内山与生番色结。"上谕令速捕治，俾尽根株。水师提督黄仕简率兵讨爽文，坐逗留夺官，以命元枚，并赐孔雀翎，授参赞，趣率兵渡鹿仔港，会总督常青进讨。六月，元枚率兵次鹿仔港，与总兵普吉保师会，即夜，师

分道自柴坑仔、大武陇入，杀贼甚众。上嘉之，赐双眼孔雀翎。

元枚所将止浙江兵二千，奏请益师，上命总兵李侍尧发福建兵二千、广东兵三千益元枚。时总兵柴大纪坚守诸罗，元枚使告大纪，期会兵攻斗六门。战阿栋社、战埤头庄、大肚溪，屡杀贼。复进攻西螺，焚条圳塘、中蒲厝诸地贼庄。元枚族人启能等七十九人自贼中出，使为导。元枚奏闻，并言如察出启能等已从贼，当立诛。上嘉其公当，赐缂丝蟒袍、上佩荷包，并谕："启能等既来归，前此已否从贼，不须追诘。"诸罗被围已两月，大纪屡就告急，上屡趣元枚赴援，谕："廷珍平朱一贵，七日而事定。元枚当效法其祖，毋负委任。"七月，元枚病作。八月，贼自竹子脚、大肚溪、柴坑仔三道来攻。元枚力疾出战，病益剧，越十日，卒于军，赠太子太保，发白金千两治丧赐祭葬，谥襄毅。元枚谥同廷珍，时称小襄毅以别之。

蔡攀龙，福建同安人。自行伍屡迁至福建澎湖右营游击。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为乱，巡抚徐嗣曾檄诣军。五十二年，贼破凤山，总兵柴大纪令督兵捕治。贼攻台湾府城，攀龙出战，屡破贼。贼屯西园庄，攀龙率诸将瑚图里、丁朝雄分道攻之，杀贼三百。贼复攻府城，总督常青令攀龙率诸将孙全谋、黄象新等御战。贼乘东、南二门，攀龙等力战，杀贼数百，夺九节炮。论功，擢北路协副将，赐孔雀翎。贼复至，攀龙督战，复杀贼三百余，予强胜巴图鲁名号。七月，常青令攀龙援柴大纪诸罗，上命授海坛镇总兵。攀龙师至盐水港，分八队以进。雨大至，贼乘雨合围，诸将贵林、杨起麟、杭富皆战死。会大纪以师来迎，攀龙及全谋兵不及千人，偕运饷民三千人入诸罗、复出城杀贼。总督李侍尧闻攀龙兵达诸罗，未知贵林等战死状，谓诸罗围已解，入告。上擢攀龙陆路提督，参赞军务，贵林、起麟、全谋并迁官。俄，侍尧复疏陈，上命恤战死诸将。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疏劾大纪，因言攀龙军嘉义西门外，并无出城杀贼事，自请夺职，拟请令还海坛本任。上谓攀龙屡战有功，其过尚可宽。五十三年，逮大纪治罪，移攀龙水师提督。师攻大武陇，令攀龙驻湾里溪。爽文既擒，其弟勇及贼渠庄大田犹窥伺府城，攻湾里溪，图断府城道。福康安遣攀龙分道进攻，颇有斩获。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上自为赞，许为台湾战将中巨擘。师还，诸将言攀龙平庸，福康安亦言未能胜任，左迁江南狼山镇总兵。嘉庆三年，卒。

梁朝桂，甘肃中卫人。乾隆三十七年，以中卫营外委从征金川，先后攻克路顶宗、布朗郭宗及功噶尔拉、丫口、昔岭、阿喀木雅。三十九年，克沙普，进攻喇穆喇穆山梁，夺日丫口。四十年，剿勒吉尔博寨，先登被创。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山，潜师入，尽克其城碉，掳康萨尔至丫口山。十月克西里山。录功，赐孔雀翎。累迁陕西潼关协副将。金川平，列五十功臣，图形紫光阁。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坐事罢。复起，自福建福宁镇移广东高廉镇。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庄大田应之，别为南路贼。朝桂率兵败大田于莺松，斩馘二百余。贼众数千犯大营，击却之，毙贼三百。将军常青虑南路贼北扰诸罗，檄朝桂堵御，连败之南潭、中州、十三里庄，歼数百人。九月，常青移师北路剿爽文，以朝桂守台湾府城，贼来犯，击走之。其冬，援参赞恒瑞于盐水港，毁贼寮，赐号奋勇巴图鲁。复同恒瑞自鹿仔草进剿镇平庄，受创，力战败贼。时提督柴大纪被围诸罗急，朝桂欲驰援，恒瑞不听。大纪以闻，帝令将军福康安察奏。会福康安抵鹿仔港，檄朝桂仍驻守盐水港及鹿仔草。

五十三年春，就擢福建陆路提督。檄剿麻豆庄、大武陇屯贼，通郡城要道。大田时据大武陇拒守，朝桂自茅港尾绕至阿里港迎截。复赴打狗、竹仔各港口截其走路。大田力不支，自牛庄窜极南之郎峤，负山阻海。福康安自风港进至柴城，分六队直逼海岸，与朝桂环攻之，大田及他贼目四十余悉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金门巡洋舰被劫，以朝桂不能戢盗，移广西。再移湖广。卒。

普吉保，札库塔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年，以蓝翎侍卫从军征乌什，有功，补三等侍卫。三十七年，从参赞大臣舒常攻日旁，有功。三十九年，从副将军丰升额攻凯立叶山，进抵迪噶拉穆札山。贼分三队，普吉保偕侍卫玛尔占等夹攻，毙贼无算，赐冲捷巴图鲁名号。四十年，攻噶尔丹寺诸地，连破木城、石碉。上奖普吉保勇往，累擢福建汀州镇总兵。林爽文为乱，总督常青檄普吉保会剿，五十二年，率水师渡台湾，迭破贼鹿仔港、八卦山，上嘉其奋勉。爽文见师至，退守斗六门、大里杙。普吉保以师进，爽文攻诸罗，赴援，抵笨港，率游击海亮等歼贼数百，毁贼庄七，得

旨嘉奖，赐玉搬指、荷包、蟒袍。笨港溃贼纠众截我兵，普吉保击斩甚众。嗣以驻兵元长庄、月眉庄不进，旨严饬。寻攻大埔林、收复斗六门。爽文窜内山，普吉保从诸将徒步陟山搜捕。五十三年，以兵扼科仔坑口，合围，俘爽文。南路庄大田亦就擒。台湾平，图形紫光阁。普吉保初克鹿仔港，以福康安疏荐，授台湾总兵。明年，上念台湾定，初虑普吉保不能胜，命解任。寻授广西左江镇，坐责把总黎振乾投水死，戍伊犁。卒。

丁朝雄，字伯宜，江苏通州人。自行伍累擢福建台湾水师副将。乾隆五十一年，以任满赴部引见，至省城，闻林爽文乱起。朝雄策东港与凤山犄角，爽文所必争，白总督常青，请兵屯东港，断其粮道。常青不能用，遣朝雄还台湾，佐海坛镇总兵郝壮猷讨爽文。

五十二年春，壮猷偕朝雄率兵二千余击贼，馘三百，俘二十五。日将暮，贼复来攻，朝雄复杀贼百余，贼始去。攻凤山，朝雄乘东门，首诸军入，凤山遂复。黄仕简檄朝雄守安平海口。贼攻府城，朝雄偕知府杨廷桦督兵民力御。贼攻桶盘栈，朝雄为前锋，出战，台湾道永福、同知杨廷理率兵民继，复杀贼百余，贼败走。冬，朝雄偕游击倪宾率兵千二百、义民二千余攻东港。东港贼数万，其渠吴豹以海岸浅，度舟不能至，不为备。朝雄遣谍以水注贼炮，乘雨至水涨，遣兵民分道登岸，杀贼俘豹。以兵寡不能克，报常青请益兵。常青令驻港口护镶道。既，令攻竹仔港，毁贼舟。

五十三年春，复攻东港，仍遣谍以水注贼炮，督兵攻渡口，贼惊窜，逐三十余里，乃倚山而军。贼夜来犯，朝雄戒勿动。及晓，贼倦，掩击，大破之。爽文遣其徒来援，朝雄筑垒困之。贼溃围出，设伏断其归路，而自将追之，大破贼，遂复东港。福康安上其功，授海坛镇总兵。既，福康安劾柴大纪受陋规，言朝雄为安平协副将时亦有此，当夺职戍军台，上以朝雄攻东港战有功，命留任。林鬍舵、林明灼者，海盗渠也。五十四年，朝雄巡洋至泛澳，破盗巢，得泛舵等。而明港拒杀参将张殿魁。上责总督伍拉纳，伍拉纳以属朝雄，督舟师出海，遇诸大麦洋，俟其近，发大炮，毙数酋，明港穷蹙，跃入海，官军钩致，俘以归。

五十五年，追论朝雄在台湾失察天地会邪教，当夺职。上谘伍拉纳朝雄在官状，伍拉纳言朝雄督水师捕盗有劳，命还任。五十八年，摄水师提督。五十九年，入觐，至清江浦，病笃。乞罢归，卒于上海舟中。

鄂辉，碧鲁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分发四川试用守备。七迁建昌镇总兵。从大学士阿桂定兰州回乱，予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再迁成都将军。五十二年，署四川总督。将军福康安讨台湾乱民林爽文，上命鄂辉率四川屯练降番济师。寻授参赞，从渡海援嘉义。鄂辉屯东庄溪桥，攻克牛稠山竹栅，嘉义围解。逐贼至大排竹，歼之。师攻斗六门，贼自山下扑，鄂辉督兵冲截，贼奔逸，攻克大埔林、大埔尾二庄，贼溃。爽文自所居大里杙奔内山番界，鄂辉逐之至集埔。五十三年春，詗知爽文所匿地曰东势角，福康安督鄂辉及舒亮追捕，自归仔头至麻著社，分军，鄂辉自扑仔离东山路进，舒亮直取东势角。是役遂俘爽文，乱乃定。上命台湾嘉义立诸将帅生祠，鄂辉与焉。师还，图形紫光阁，赐双眼孔雀翎、云骑尉世职。鄂辉朝热河行在。

廓尔喀侵西藏，据济咙、聂拉木诸地。上促鄂辉还四川，与提督成德帅师赴援，又命侍郎巴忠往按。巴忠先尝为驻藏大臣，习藏事，示意噶布伦，令赂廓尔喀返侵地。鄂辉等遂与议和，疏陈善后事。寻授四川总督。五十六年，廓尔喀渝盟，复侵济咙、聂拉木诸地。上命将军福康安督师讨廓尔喀，责鄂辉误用巴忠议致复生事，夺官，予副都统衔驻藏，听福康安指挥，福康安令督饷。工部尚书和琳劾鄂辉得廓尔喀贡表不以上闻，命夺副都统衔，逮赴前藏荷校示罚。五十八年，命还京师，授拜唐阿。加员外郎衔，迁热河总管。

嘉庆初，命以侍卫诣荆州从剿教匪，战有功，以都统衔加太子少保，授湖南提督。屡破贼，与额勒登保等攻克石隆山，斩贼渠石柳邓，封三等男。二年，擢云贵总督。三年，卒，谥恪靖，祀贤良祠。四年，追论在湖北军中受馈白金四千，罢祀。

舒亮，苏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自前锋累迁参领。师征金川，舒亮从副都统齐里克齐率健锐营为裨将。攻穆谷，舒亮伏山下待贼，杀贼甚众。攻卡角，贼匿山沟，舒亮于密箐中望见火光，以火器就击之，贼惊溃。以功，累迁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从克噶拉依，赐穆腾额巴图鲁名号。师还，图

形紫光阁。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讨撒拉尔乱回苏四十三，舒亮从。初至，破贼华林山。贼掘濠设卡以自固。阿桂令海兰察自山西攻贼卡，舒亮自南山进，当贼锋，贼况竞出，射舒亮，伤左股，舒亮拔箭裹创，复战，夺贼卡四，杀贼百余。又与海兰察詗贼不备，以土囊填濠度军，歼守濠贼，复夺十余卡。苏四十三既诛，复剿华林寺余匪。事平，还京师。

林爽文之乱，福康安出视师，舒亮以正黄旗护军统领为领队大臣。至台湾，福康安军道笨港救嘉义，令舒亮出别道分贼势。贼方据北大肚山拒我，舒亮迎击，败之。迦破南大肚、王田、濑酒、半山、坑子诸庄，遂克乌口庄。会福康安军夹击，解嘉义围。五十三年，爽文窜匿东势角。福康安督舒亮等追逮，令舒亮直取东势角，山径峻险，将卒皆步上，杀贼二千余。爽文复走老衢崎，舒亮督诸军急进，获之，乱遂定。

上以台湾远在海外，主客民杂处，风俗素悍，命于府城及嘉义立诸将帅生祠，示威德。祠成，命并及在疆吏，首福康安，次海兰察、李侍尧、普尔普、鄂辉、徐嗣曾，而以舒亮殿焉。寻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师还，命监爽文及其徒赖大等生致京师。赖大道病，舒亮令诛之，不称上意，命仍为护军统领。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再图形紫光阁。出为荆州、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坐私市貂皮，夺官，削世职。

川、陕、楚教匪起，命以三等侍卫从军。嘉庆元年，战襄阳，再战刘家集，屡俘斩贼渠。攻当阳，先登，额中枪，奋进，杀贼千余，获其酋，遂克当阳，赐孔雀翎，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自钟祥分窜唐、登，设伏吕堰驿，西窜贼歼焉。乃合兵逐东窜贼，战草店，复中枪，赍银丝合，荷包。旋以纵贼渡滚河，夺孔雀翎、巴图鲁。二年，坐贼渡汉江，降三品顶戴。三年，复以总督勒保劾剿贼不力，夺官，以兵丁留军。寻卒。

论曰：林爽文乱起，常青及福州将军恒瑞并水陆二提督，躬率师东渡，徘徊坐误。高宗爵柴大纪，诛郝壮猷，欲以激励诸将。继以元枚代，功未竟而卒，终烦禁旅，始克底定。承平久，水陆诸军不足用，不得独为大纪罪也。鄂辉、舒亮从福康安出师，与攀龙、朝雄皆有战绩。然大纪力保危城，当时声誉远出诸将上。功名之际。有幸有不幸，固如是夫！

清史稿卷三二九　列传第一一六

宋元俊薛琮　张芝元董天弼

柴大纪

宋元俊，字甸芳，江南怀远人。以武进士授四川成都营守备，迁怀远营都司。乾隆二十年，孔撒、麻书两土司构衅，金川、绰斯甲布两土司乘隙为乱，元俊为抚定，集孔撒、麻书、金川、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绰沃、白立、章谷、瞻对诸土司断曲直，使顶经立誓。累迁阜和营游击。

二十九年，金川土司郎卡侵丹坝、绰斯甲布两土司，诸土司请兵，署总督阿桂、提督岳钟琪奏令元俊偕署副将长清谕各土司合兵进剿。移漳腊营参将，坐事左迁。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掠鄂克什，阿桂檄元俊宣谕僧格桑还侵地及所掠番民。复补阜和营游击。三十六年，革布什咱头人结郎卡子索诺木据革布什咱官寨，戕土司策楞多布丹，总督阿尔泰复令元俊往宣谕。小金川围鄂克什、达木巴宗，侵明正土司，据纳顶寨，元俊与参将薛琮、都司李天佑率兵讨之，收纳顶寨，进攻索布大寨。琮率兵自山梁潜度，元俊与天佑渡河夹击，获石卡十八，屡战皆捷，明正土司碉寨七百余尽复。

师入小金川境，取噶中拉、莫如纳、扎功拉等地。进克纳咱。阿尔泰及侍郎桂林以闻，擢松潘镇总兵。师攻甲木，贼据喇嘛寺为固。元俊及守备陈定国攻破之，尽收所属城、卡、碉、寨据墨尔多山梁。师复进，天佑、定国攻西山梁，元俊同侍卫六十一、参将巴克坦布等自喇嘛寺绕攻郭松、参领普宁自西山麓沿河入甲木，侍卫哈青阿及琮自东山麓攻卡丫。师行以夜半，战自卯至巳，卡丫、郭松、甲木皆克，赐元俊孔雀翎。

三十七年，师攻革布什咱，元俊请于桂林，分兵为五道：一自郭宗济野宗攻木巴拉博租；一自章谷渡河夹攻，俾贼前后受敌，两军既合，先据默资沟，截金川来路，进取吉地官寨；一自巴旺之

高石、嘉举诸山，分道攻萨玛多监藏布觉，取吉地；一自茂纽攻沙冲；一自喀勒塔尔攻党哩，会兵取丹东。策定，元俊及游击吴锦江等自章谷渡河据格藏桥，哈青阿、天佑出郭宵济野宗，两队军夹攻，贼惊溃，遂克木巴拉博租、萨玛多监藏布觉诸地。进克吉地官寨及默资沟。参将常泰等克党哩，都司李天贵等克沙冲，元俊复克丹东。复革布什咱地三百余里，民户二千余。

桂林遣陈定国调绰斯甲布兵驻军界上，备调遣。上责桂林不令元俊乘胜取金川。元俊旋与散秩大臣阿尔泰劾桂林欺诳及诸罪状，上为夺桂林职，令阿尔泰署四川总督，命额驸、尚书、公福隆安按治。未至，诏元俊督兵赴绰斯甲布率土兵进攻金川。元俊奏："自战失利，士气消沮，见在兵力不足并按两金川。请敕调湖南、湖北、山西、甘肃兵二万，分三道进军，计两月可竟事。"上以元俊请益师，未免张皇，令福隆安会阿尔泰、阿桂与元俊详悉核计。上谕军机大臣，谓："元俊能治事，熟番情。但其人似狡猾好事，当留意驾驭。"

寻，福隆安疏陈所劾桂林状不实，上以方进兵，元俊熟番情，诸事不必穷究。惟言："桂林以白金畀金川赎被掠官兵罪最重，今汪承霈自承出其意。承霈以曹司从军，不当与其事。当诘汪腾龙。成信谳。"福隆安复疏言："腾龙以金属王万邦待巴旺、布拉底克归迷道官兵予金为赏，元俊诱万邦令具札言桂林使赎被掠官兵。事为为元俊陷。"上乃怒，责元俊奸狡负恩，命夺职逮问，籍其家。参赞阿桂疏言："元俊在川日久，熟番情，为近边土司所信服，诸将能驭番无出其右。臣遇事多与询商，冀收指臂之效。乞恩仍留军中，倘奋勉出力，使诈使贪，原所不废。如刚愎逞私，即据实严劾。"上命留总兵，还所籍财产。元俊同副都统永平、博灵阿等潜赴墨垄沟，进至群峥。乘月督军登山薄贼卡，正大雾，我师腾跃入卡，克山梁三道、碉卡二十有四，进克格鲁克古。金川酋图占丹坝官寨，绰斯甲布土司发兵往助，阿桂奏令元俊增兵往剿，未行，卒。

于军元俊在边久，善驭诸土司。往时赍诸土司缯帛辄窳敝，元俊必以善者，诸土司皆喜。元俊出行边，诸土司率妻子出谒，畀以茶、烟、簪珥，视若家人。稍不循法度，即诃谴，皆悚息听命。打箭炉徼外夹坝出没，元俊至，无敢犯行李者。诸番小有动静，争来告，以故元俊诸所措置皆中窾要。其得罪，上亦知其枉。既卒，其子犹戍边。四十一年，金川平。元俊部将张芝元请于阿桂，谓元俊有功无罪，徒以忤专阃被罗织，语甚切。阿桂为疏请，赦其子还。

薛琮，陕西咸宁人。父翼凤，河南阳镇总兵。琮以荫生入巡捕营。累迁四川漳腊营参将。阿尔泰讨金川，以琮从。克纳项、边谷诸碉寨。温福代阿尔泰视师，攻巴朗拉，琮战最力。又克卡了，取通甲木。攻阿仰东山，总督桂林与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将兵取墨垄沟，令琮将三千人自甲木、噶尔金后绕山道应大军夹击。桂林中道引还卡了，又檄铁保、腾龙令退。琮深入，粮尽待桂林不至。桂林令都司广著赴援。贼据高峰曰博六古通，险阻，广著师不得度。琮督兵直进，毁栅十余，夺碉七十余。贼力拒，琮督兵仰攻，中枪，没于阵，军尽覆。同死者都司张清士、陈定国等二十五人。阿桂破翁古尔垄，立祠战地祀琮等。

琮在诸将中号能战，元俊与最厚。尝与期旦日会师，孰后至当斩。琮至后二刻，元俊遣骑持刀呼取薛参将头。琮望见笑曰："琮头当与贼，不与公也！"奋前夺数碉反。元俊犹为琮请罪，以功论赎乃已。及桂林误琮战没，元俊愤激论劾，卒以是得罪。

张芝元，四川清溪人。以千总从副将军明亮征金川有功，积官至越巂营参将。金川酋以番僧诇军事，芝元言于明亮曰："军事每为贼知，非去其谍，灭贼无日矣。"会大风雪，明亮命芝元率数十人伪若以他事出者，宿番僧寺中。芝元故通番语，与僧饮甚欢，僧醉眠，芝元出寺聚柴焚之，僧皆死。贼谍断，因招降其众。寻从成都将军特成额驻兵江卡，捕夹坝，围肯本贼寨，焚其碉，毙贼甚众，擢懋功协副将。台湾林爽文为乱，芝元率屯练降番佐军。参赞海兰察等分攻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庄，芝元为策应。贼据小半天山，将军福康安等自前山进，芝元与领队大臣普尔普领兵别为一队，夜半先发，绕大山夹攻贼后。黎明，诸军抵山麓，攀援上，贼力拒，芝元先登，拔其栅，斩获无算，并堵贼去路。未几，爽文就擒。台湾平，擢建昌镇总兵，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寻调松潘镇总兵。廓尔喀掠西藏济咙、聂拉木，上命芝元率屯练降番往讨之。芝元至，值大雪，山谷皆满。芝元手大刀指挥，士卒皆感激用命，贼败走。廓尔喀再叛，芝元偕提督成德督兵攻聂拉木，

守拍甲岭隘口断贼援，聂拉木遂下。乘胜攻济咙，复克之，贼惧，乞降。未几，卒。五十八年，论平定廓尔喀功，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芝元少以小校事元俊，后乃雪元俊枉。人以是多芝元，亦益贤元俊能知人也。

董天弼，字霖苍，顺天大兴人。自武进士授四川提标前营守备。乾隆初，师征金川，天弼在军有功。累迁维州协副将。金川酋郎卡攻丹坝土司，天弼偕游击宋元俊谕郎卡归所掠，毁所筑碉，兵罢，迁松潘镇总兵。旋擢四川提督，郭罗克部劫西藏入贡喇嘛，上命天弼按治，未得其渠，诏责其苟且。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子僧格桑为乱，攻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围其寨。天弼督兵驻达木巴宗，檄曾格桑敛兵退色达克拉，以其寨粮尽，乞徙达木巴宗。天弼与总督阿尔泰议留兵戍焉。

三十六年，僧格桑复围达木巴宗，并略木耳宗、巴朗拉诸地，天弼自打箭炉出边，征省标及松潘维州诸镇协兵，行至眠龙冈，贼已得巴朗拉，筑抗卡为久守计，且断我兵路。天弼议袭山神沟以解达木巴宗围，寻将四百人自山神沟至德尔密，克碉七，贼窜走。再进取毕旺拉，贼乘雾来犯，士兵惊溃，德尔密、毕旺拉皆陷。天弼疏请罪，上以天弼所将兵本少，总督阿尔泰不预策应援，宥其罪，谕以“当奋勉。再不努力，获罪滋重矣。”天弼复将五百人自木坪陟尧碛，顺山攻甲金达对面山梁，取碉二。天弼以鄂克什牛厂当要道，分兵歼守厂贼，驻军其地。乘胜上下截击，木坪、鄂克什诸土司错壤，要隘皆为我军有。未几，贼复袭据牛厂。上以阿尔泰师久无功，夺官。因责：“天弼始终贻误，与阿尔泰同罪，夺官，留军中充伍。如更退缩，正军法。”寻命下成都狱。诏未至，天弼以甲金达山峻不可上，求间道，得沟在两崖间。会大风雪，天弼率兵自沟中潜度，遂至达木巴宗，击僧格桑色达克拉。溃围出，并克木耳宗，迎温福师与会。上闻，命贷死，留军中。阿桂令天弼监火药军械。三十七年，师克资哩，阿桂令天弼将五百人驻焉。寻予副将衔，授重庆镇总兵。命督兵赴曾头沟，进至梭磨梭磨，土妇请以千人从。事闻，赐花翎。天弼督兵攻堪卓沟，自间道出纳云达，深入贼境五十余里，克山梁三，破碉卡三十余、木城三。迎温福师会于布朗郭宗，克大板昭、木了寨，得碉三十六、卡十六。上以温福已得布朗郭宗进克底木达，天弼所克不过空寨，疏语颇铺张，手敕戒之。寻授领队大臣。

三十八年，复为四川提督。时小金川已定，温福督师进讨大金川，令天弼以五百人守底木达。温福进驻木果木，号大营。底木达当贼来路，为要隘。温福檄三百人益大营，又去其后援。时温福以军屡胜，不以贼为意。金川头人七图葛拉尔思甲布等以千余人诈降，温福使与厮养杂处因诱诸降人为变，谂底木达兵弱无后援，六月乙丑朔，潜自山后拥众攻底木达，天弼率所部二百人抽刀力战，至夜半，贼以鸟枪数百环击，杀之。越九日，劫大营，温福亦死焉。上先命天弼驻丹坝，旋命移驻布郎郭宗，军中传贼来犯。时天弼方屯美诺，上命夺官逮治。总督刘秉恬疏言：“天弼自美诺驰赴底木达，途遇贼，右胁中枪死。”仍以贻误军事籍其家，戍其子举人联珏伊犁。

金川既平，获七图葛拉尔思甲布，传送热河行在，廷讯，具言天弼死事时力战状，乃赦联珏还，授内阁中书。

柴大纪，浙江江山人。自武进士授福建守备。累擢至海坛镇总兵，移台湾镇。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乱起。爽文漳州人，徙彰化，所居村曰大里杙。时奸民相聚，号天地会，漳州人庄烟为之魁，爽文与相结，谋为变。台湾知府孙景燧驰诣彰化，督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捕治，焚数小村以怵之。爽文因民怨，夜纠其徒来袭，赫生额等皆战死。明日，遂破彰化，景燧亦殉焉。傍攻诸罗、凤山，皆陷。大纪时以总兵守府城，贼分道来攻，大纪出驻盐埕桥御之，击沈贼舟数十，馘千余。

五十二年春，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先后赴援。大纪出攻诸罗，克之，即移军守诸罗。旋以守府城功，赐花翎。上以仕简、承恩师久无功，授总督常青将军，渡台湾视师。爽文攻诸罗，自二月至四月凡十至，大纪督游击杨起麟、守备邱能成等出战，杀贼数千。爽文之徒张慎徽伪降，大纪察其诈置诸法。台湾诸府县皆编竹为城，不耐攻，大纪以忠义率兵民誓坚守。上嘉大纪劳，赐荷包、奶饼，下部议叙。六月，授福建陆路提督，仍兼领台湾总兵。盐水港者，诸罗通府城粮道也，贼来攻，大纪力御之。上促常青赴援，予大纪壮健巴图鲁名号，参赞军务。八月，上以常青衰

老不能办贼，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令大纪参赞。而常青令总兵魏大斌援诸罗，贼邀诸途，退驻鹿仔草。复令总兵蔡攀龙援诸罗，大纪出战，迎入城共守。上移大纪水师提督，而以陆路提督授攀龙。十一月，加大纪太子少保。上以诸罗被围久，县民困守，奋力向义，更县名为嘉义。贼攻城益急，上密谕大纪：“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大纪疏言：“诸罗居台湾南北之中，县城四周积土植竹，环以深濠，濠上为短垣，置炮，防卫坚固。一旦弃之而去，为贼所得，虑贼势益张，盐水港运道亦不能守。且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上手诏谓：“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琅玕予其家白金万，促福康安赴援。

十二月，福康安师至，嘉义围解，大纪出迎，自以功高拜爵赏，双在围城中，倥傯不具＜㠯橐处＞鞬礼，福康安衔之，遂劾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上谕谓：“大纪驻守嘉义，贼百计攻围，督率兵民，力为捍卫。朕谕以力不能支，不妨全师而出。大纪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以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大纪尝奏贼以车载枪炮攻城，今福康安言得贼攻城大车，又委弃枪炮，为我军所得，足见大纪前奏不虚。大纪又奏县城食尽，地瓜、花生俱罄，以油糁充食。当时义民助饷，未必遽至于此。但大纪望援心急，以食油糁为词。普吉保、恒瑞两军尚复观望不进，若云犹有余粟，则两路赴援更缓。此时县城存亡未可知。安怪大纪过甚其词耶？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侍郎德成自浙江奉使还，受福康安指，讦大纪。上命福康安、李侍尧、徐嗣曾、琅玕按治，福康安临致书军机大臣，言：“大纪纵兵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事闻，上谕谓：“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至其他声名狼藉、纵兵激变诸状，自当按治。”命夺大纪职，逮问。福康安寻以大纪纵弛贪黩、贻误军机，议斩，送京师。上命军机大臣覆谳，大纪诉冤苦，并言德成有意周内，迫嘉义民证其罪，下廷讯，大纪犹力辨。五十三年七月辛巳，命如福康安议弃市，其子发伊犁为奴。

论曰：元俊、天弼在边久，熟情伪，习形势，诸番仰其威惠。元俊厄于桂林，激而欲自白，不得直。微阿桂右之，罪且不测。天弼又见嫉于温福，驱至寡之兵以投方张之寇，既死犹尚以为罪。若大纪有功无罪，为福康安所不容。高宗手诏，可谓曲折而详尽矣，乃终不能贷其死。军旅之际，捐肝脑，冒锋刃，求尺寸之效，困于媢嫉，功不成而死于敌，若功成矣，而又死于法。呜呼，可哀也已！

清史稿卷三三〇　列传第一一七

福康安，字瑶林，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子也。初以云骑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再迁头等侍卫。擢户部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

师征金川，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为副将军，高宗命福康安赍印往授之，即授领队大臣。三十八年夏，至军，阿桂方攻当噶尔拉山，留福康安自佐。木果木师败，温福死事，复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分道再举。攻喇穆喇穆，福康安督兵克其西各碉，与海兰察合军，克罗博瓦山。北攻，克得斯东寨。贼夜乘雪陟山，袭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督兵赴援，击之退。贼屯山麓，乘雨筑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逾碉入，杀贼，毁其碉，上手诏嘉其勇。进克色淜普山，破坚碉数十，歼贼数百。又与额森特、海兰察合军，攻下色淜普山南贼碉，遂尽破喇穆喇穆诸碉卡，并取日则丫口。再进克嘉德古碉，攻逊尔克宗西北寨。贼潜袭我军后，福康安击之退。贼以距勒乌围近，屡夜出击我师，福康安与战屡胜。

阿桂虑贼守隘不时下，改道自日尔巴当噶路入。檄福康安攻下达尔扎克山诸碉。再进，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自山隙入当噶海寨，克陡乌当噶大碉、桑噶斯玛特木城石卡。再进，克勒吉尔博寨。阿桂令福康安将千人从海兰察赴宜喜，自甲索进攻得楞山，焚萨克萨古大小寨数百，

渡河取斯年木咱尔、斯聂二寨。再进，次荣噶尔博山。擢内大臣，赐号嘉勇巴图鲁。再进，至章噶。福康安偕额森特攻巴木图，登直古脑山，拔木城、碉寨五十，焚冷角寺，遂克勒乌围。

阿桂令取道达乌围进攻噶拉依，分其军为七队，福康安率第一队，夺达沙布碉、当噶克底、绰尔丹诸寨为木栅，断科思果木走雅玛朋道。进克达噶木碉二，阿穰曲前峰碉木城各二十。焚奔布鲁木获起寨。取舍勒图租鲁傍碉一、寨二，格什格章寨一，萨尔歪碉寨三，阿结占寨二。陟科布曲山梁，尽得科布曲诸寨。四十一年春，再进，克舍齐、雍中二寺。自拉古尔河出噶拉依之右，移炮击其寨。噶拉依既下，金川平。论功，封福康安三等嘉勇男。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十二端、白金五百。图形紫光阁，赐双眼花翎。授正白旗满洲都统，出为吉林、盛京将军。

授云贵总督。南掌贡象，自陈为交趾所侵，乞以余象易炮。福康安谕以国家法制有定，还其象，不予炮。疏入，上深韪之。移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四川莠民为寇盗，号啯匪，命福康安捕治。逾年，福康安疏言盗已徐戢，陈善后诸事。擢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召还京，署工部尚书。授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

四十九年，甘肃回田五等立新教，纠众为乱。授参赞大臣，从将军阿桂讨贼。旋授陕甘总督。师至隆德，田五之徒马文熹出降。攻双岘贼卡，贼拒战，阿桂令海兰察设伏，福康安往来督战，歼贼数千，遂破石峰堡，擒其渠。以功，进封嘉勇侯，转户、吏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福康安为将军，而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时诸罗被围久，福建水师提督柴大纪坚守。上褒大纪，改诸罗为嘉义，以旌其功。陆路提督蔡攀龙督兵赴援，围未解。福康安师至，道新埤，援嘉义，与贼战仑仔顶，克俾长等十余庄。会日暮，雨大至，福康安令驻师土山巅，贼经山下，昏黑无所见，发铳仰击。福康安戒诸军士毋动。既曙，雨霁，海兰察已自他道入，师与会，围解。进一等嘉勇公，赐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

大纪以方在围中，谒福康安未具＜㠯橐处＞鞬礼，福康安衔之，疏论大纪骫法、牟利诸罪状，并及攀龙陈战状不实。上以大纪困危城久，攀龙亦有劳，意右之，诏谓“二人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不谨，为所憎，遂直揭其短”，戒福康安宜存大臣体。然大纪卒以是坐死。时论冤大纪，亦深非福康安嫉能，不若傅恒远也。福康安复劾攀龙，左迁。而福州将军恒瑞师逗遛不进，福康安与有连，力庇之，诏亦斥其私。

福康安既解嘉义围，令海兰察督兵追捕爽文，槛致京师。复得副贼庄大田。台湾平，赐黄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命台湾、嘉义皆建生祠塑像，再图形紫光阁。疏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要在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上悉从之。旋授闽浙总督。

五十四年，安南阮惠攻黎城，孙士毅师退。上移福康安两广总督，诏未至，福康安疏请往莅其事。上奖福康安忠，谓：“大臣视国如家，休戚相关，当若此也。”惠更名光平，乞输款，福康安为疏陈，请罢兵，上允之。御史和琳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为福康安致木材，令湖广粮船运京师，福康安疏请罪。上手诏谓阮光平方入朝，特宽之。命夺职留任，仍罚总督俸三年、公俸十年。五十五年，福康安率光平朝京师，以获盗免罚总督俸。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命福康安为将军，仍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督师讨之，免罚公俸。

五十七年三月，福康安师出青海，初春草未盛，马瘠，粮不给，督诸军速进。行四十日，至前藏，自第理浪古如绒辖、聂拉木，察地势，疾行向宗喀，至辖布基。诸道兵未集，督所部分六队，趋擦木，潜登山，贼前后二碉，歼贼渠三、贼二百余，擒十余。进次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手红旗，拥众登，令设伏诱贼进，至山半，伏起横击，搴旗贼尽殪。进攻济陇，当贼要隘，大碉负险，旁列诸碉卡，相与为犄角。乃分兵先翦其旁诸碉卡，拼力攻大碉，缚大木为梯，督兵附碉登，毁垒。战自辰至亥，克其寨，斩六百，擒二百。捷闻，上为赋志喜诗书扇，并解御用佩囊以赐。

六月，自济陇入廓尔喀境，进克索勒拉山。度热索桥，东越峨绿山，自上游潜渡。越密里山，攻旺噶尔，克作木古拉载山梁。攻噶勒拉、堆补木诸山、破甲尔古拉、集木集两要寨，转战深入七百余里，六战皆捷。上诏褒福康安劳，授武英殿大学士。福康安恃胜，军稍怠，督兵冒雨进。贼为伏以待，台斐英阿战死。廓尔喀使请和，福康安允之。廓尔喀归所掠后藏金瓦宝器，令大头人噶木

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进象、马及乐工一部，上许受其降。师还，加赐福康安一等轻车都统畀其子德麟，授领侍卫内大臣，视王公亲军校例，置六品顶戴蓝翎三缺，官其傔从。复图形紫光阁，大学士阿桂让福康安居首。

福康安初征金川，与海兰察合军讨乱回，同为参赞。及征台湾、定廓尔喀、皆专将，海兰察为参赞，师有功，受殊赏。上手诏谓："福康安能克阳布，俘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当酬以王爵。今以受降班师，不克副初愿。然福康安孝贤皇后侄，大学士傅恒子，进封为王，天下或议朕厚于后族，富察氏亦虑过盛无益。今如此蒇事，较荡平廓尔喀倍为欣慰。"阳布，廓尔喀都城，拉特纳巴都尔等，其渠名也。五十八年，疏陈西藏善后十八事，诏从之。

安南国阮光平卒，上虑其国且乱，命福康安如广西。福康安母卒于京师，令在任守制。福康安途中病，命御医往视。福康安疏言："安南无事，乞还京师，冀得庐墓数日。"诏许之，加封嘉勇忠锐公。移四川总督。旋又率金川土司入觐。恒秀时为吉林将军，以采参亏库帑累民，命福康安莅谳，拟罪轻，上责福康安袒戚谊。复移云贵总督。方寒，赐御服黑狐大腿褂。

六十年，贵州苗石柳邓，湖南苗吴半生、石三保等为乱，命福康安讨之。柳邓围正大营、嗅脑营、松桃厅三城，福康安师至，力战，次第解三城围，赐三眼花翎。福康安率贵州兵破老虎岩贼寨，詗得柳邓踪迹。和琳时为四川总督，将四川兵来会，攻满华寨，焚贼寨四十。柳邓入湖北，投三保，三保方围永绥厅，福康安督兵赴援。师当渡，贼筑卡拒守。分兵出上流，缚筏，纵民牧牛，设伏。待贼至掠牛，伏起，夺贼船，所缚筏亦顺流至，师尽济。攻石花寨，越得山拉战，杀贼甚众，令总兵花连布间道援永绥，师从之，战三日，围解。

进次竹子山，贼屯兰草坪西北崖，以板为寨，树旗东南山阚。乃设伏对山，仍督兵若将自山阚入。贼来战，伏兵发炮，贼溃，退保琅木陀山。再进，克之。山西为登高坡，与黄瓜山对，分兵出五道，冒风雨克黄瓜山，焚寨五十六。攻苴麻寨，夺大小喇耳山，焚寨四十。半生、三保悉众拒战，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击破西梁山中下三寨。再进至大乌草河，循河克沙兜寨、盘基坳山。战于板登塞，再战于雷公滩，贼屡败。取右哨营，渡河，于群山中越险，进克马蝗冲等大小寨五十。至狗脑坡，山益险，兵皆附葛藤，冒矢石，行陟其岭，破贼寨。再进，克虾蟆峒、乌龙岩。攻茶它，降者七十余寨。上移福康安闽浙总督，进封贝子。

再进，克岩碧山，焚巴沟等二十余寨。再进攻麾手寨山，总兵花连布将广西兵克苗寨四十，赐貂尾褂。围高多寨，吴半生穷蹙出降。上官福康安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再进攻鸭保寨，鸭保右天星寨，为贼中奇险处，督兵自雪中求道，进取木城七、石卡五，克垂藤、董罗诸寨，赐御服黄里元狐端罩。旋克大小天星寨。进攻<□木暴>木营，乘风雪夜进，拔地良、八荆、桃花诸寨。自平陇复乾州，尽克擒头坡、骡马峒诸隘，焚其寨三百。嘉庆元年，再进，克吉吉寨，大陇峒等寨。战于高吉陀，再战于两岔溪，屡败贼。贼袭<□木暴>木营，攻擒头坡，皆以有备败走。克结石冈，焚牧牛坪等大小寨七十。进克官道溪，再进攻大麻营石城，至廖家冲，夺山巅石卡。夜间，道出连峰坳，夺山梁七。上褒福康安，命赠傅恒贝子。

福康安染瘴病作，犹督兵进，五月，卒于军。仁宗制诗以诔，命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大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

福康安受高宗殊宠，师有功。在军中习奢侈，犒军金币辄巨万，治饷吏承意指，糜滥滋甚。仁宗既亲政，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德麟迎丧归，将吏具赙四万有奇，责令输八万。德麟旋坐雩坛视牲误班，降贝子。

孙士毅，字智冶，一字补山，浙江仁和人。少颖异，力学。乾隆二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归班待铨。二十七年，高宗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大学士傅恒督师讨缅甸，以士毅典章奏。叙劳，迁户部郎中。擢大理寺少卿。出为广西布政使。擢云南巡抚。总督李侍尧以赃败，士毅坐不先举劾，夺职，遣戍伊犁，录其家，不名一钱。上嘉其廉，命纂校《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书成，擢太常寺少卿。复出为山东布政使。擢广西巡抚，移广东。初上官，疏言："广东海洋交错，奸宄易藏。惟有洁以持身，严以察吏，不敢因循讳饰。"上谕以勉效李湖，湖为广东巡抚，

以风厉有声为上所深赏也。

寻署两广总督。陕甘总督福康安议练兵，诏下云、贵、四川、两广、福建诸行省令仿行。士毅疏请广东练水陆兵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广西练兵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六人，选人材精壮、技艺娴习，责督、抚、提、镇实心训练。请严立科条，以惩积习。上谕曰："此可徐徐为之，而必以实。"寻还巡抚任。广东民悍，多逋赋。州县吏当上计，或以私财应，冀课最，民益延抗为得计。士毅详核积逋，遣干按治逋赋最多诸州县，自乾隆四十年后，具册督追。州县吏以私财应计政者，察无他私弊，以督追所得偿之。上奖其能，惟谓："州县吏职催科，乃以不能振作，民多逋赋。以私财应计政，不罪其诳已为宽典。若以督追所得偿之，将何复嘉其能，赐花翎。"两广总督富勒浑纵其仆受赇，事闻，下士毅按治得实，富勒浑坐谴。上以士毅持正，即迁两广总督。富勒浑疏论广东蠲政，请增运艘，按季征饷价，复三十九埠运商清积逋。士毅受事，疏言："增运艘，当去封押之扰，定经久之规，俾新旧船户皆各乐从。按李征饷价，当复旧例，岁终奏销。三十九埠运商以逋课黜，中铅山、南康、上犹、英德四埠当先复，清积逋当自三十九埠始。"皆下部议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士毅诣潮州戒备。师行，遣兵助剿，刍茭、器械皆立办，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五十三年，台湾平，图形紫光阁。会安南国王黎维祁为其臣阮惠所逐，其母、妻叩关告变。士毅以闻，督兵诣龙州防镇南关，帝嘉其识轻重、知大体，命自广西入安南，别遣云南提督乌大经自蒙自进。阮惠遣将拒于寿昌江又分兵屯嘉观。士毅师至，击破惠所遣将，渡寿昌江，再进至市球江，惠守备甚设。士毅令阳于下游为浮桥，若将渡。密遣总兵张朝龙自上游渡，出贼后，贼恇扰。士毅勒兵乘筏渡，贼弃寨走。纵击，贼自投江中死，尸蔽江。游击张纯等亦击破惠屯嘉观军，副将庆成等设伏擒惠将。师再进至富良江，江南即黎城，惠令尽收战舰泊南岸拒守。士毅缚筏载兵，令提督许世亨将二百人夜过江，掠小舟数十，更番渡兵，黎明，兵渡者二千余。惠军以舟遁，张纯追及之，分焚其舟，尽歼之，遂复黎城，阮惠走富春。维祁至军中，士毅承旨封为安南国王。捷闻，封一等谋勇公，赐经宝石顶。士毅辞，不许。命班师，士毅犹豫未即行。

五十四年春正月，阮惠率其徒攻黎城，维祁亦挈其孥潜遁。士毅引兵退，渡市球江，驻江北。惠军追至，总兵李化龙殿，度浮桥，坠水死。浮桥断，提督许世亨等皆战死。士毅还入镇南关，维祁与母子偕至，置诸南宁。上以士毅不遵诏班师，有此挫折，罢封爵，并撤红宝石顶、双眼花翎，解总督任，以福康安代之。方惠追我师至富良江，士毅欲复渡江与决战，世亨力谏，谓捐大臣、伤国体，令千总薛忠挽其缰而退。至是具疏自劾，令驻镇南关治事。惠寻遣使求内附，福康安至，与士毅严斥之。既，以黎氏瞀乱，不堪复立国，遂偕奏安南不必用兵状，帝从其议。寻召士毅还京师，授兵部尚书，授军机大臣，直南书房。是年冬，命署四川总督，逾岁真除。未几，两江总督书麟坐高邮书吏伪印冒征被谴，以士毅代之，谕以江南吏治废弛久，当黾勉整饬，毋徇隐。徐州王平庄河决，筑毛城铺堤堰，赈被水诸州县，俱称旨。五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廓尔喀用兵，命摄四川总督，督饷。士毅自打箭炉出驻察木多，师已入后藏，复驰诣前藏，馈运无匮。以劳，复赐双眼花翎。五十七年，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偕福康安、和琳驻前藏谋善后。福康安率金川土司入觐，命士毅再权四川总督。福康安移云贵总督，以和琳代之。上令士毅留四川董理讨廓尔喀之役军需奏销，士毅乞留福康安、和琳会核，上不许。

六十年，湖南苗为乱，入四川秀山境，士毅督兵驻守击贼。嘉庆元年，湖北教匪为乱，侵四川酉阳境。士毅移军来凤，战屡胜，封三等男。贼屯茶园溪。大雨旬日，詗无备。夜击贼，人持短兵垒涌入，千总张超执长矛先登，斩其魁，追奔四十余里。贼退据旗鼓寨，士毅长移军从之。六月，卒于军中，赠公爵，谥文靖。以其孙均袭伯爵。

士毅故善和珅，病笃，遗书请入旗。高宗特许之，命均入汉军正白旗，授散秩大臣。寻以幼罢。十一年，自陈废疾，请以同祖弟玉墀袭爵，仁宗谕曰："士毅克黎城，皇考命班师。士毅意在贪功，迟延失事，兵溃入关。所奏多有虚饰。朕体皇考遗意，未予追求。今均既病废，士毅原授伯爵当裁

撤，并令均出旗归原籍。”

明亮，当察氏，满洲镶黄旗人，都统广成子，亦孝贤高皇后侄也。初以诸生尚履亲王允祹女，为多罗额驸，授整仪尉。累迁銮仪卫銮仪使。乾隆三十年，授伊犁领队大臣从征乌什乱回。再移宁西塔副都统。从征缅甸，有功。

三十六年，两金川为乱，命以护军统领佐四川总督桂林出师明年桂林师。出黑垄沟，败绩，明亮未以闻，上责其隐，夺职。旋授头等侍卫衔，令从军自效。时阿桂以参赞大臣代将，令明亮仍出黑垄沟，潜袭甲尔木，夺第一山梁。地高寒不俟令引还，阿桂奏劾，降二等侍卫衔。复攻甲尔木，乘雪陡其中峰，克所筑碉卡，授二等侍卫。寻攻真登梅列，断贼粮道，迁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复自都恭进破噶察、丹嘉诸寨，与阿桂会于僧格宗。阿桂授副将军，命明亮为领队大臣。再进，自僧格宗渡河。东攻美诺，令侍卫德赫布等为前队，明亮继，逐贼至美都喇嘛寺，围美诺，战一昼夜，克之。小金川悉定。

进讨大金川，温福出西路，丰升额出北路，而阿桂出南路，明亮为参赞。三十八年正月，师次当噶尔拉山，亘二十余里，贼筑十四碉拒守。明亮攻克第五、第四两碉。居数月，温福师败，僧格宗、美诺皆陷。从阿桂敛师退驻翁古尔垄，擢广州将军。十月，师再举，阿桂出西路，授明亮定边右副将军，出南路，当一面。自思纽顺河取得里、得木甲诸寨，袭破宅垄，复取僧格宗，与阿桂会美诺。小金川复定，赐御用黑狐冠。三十九年正月，与阿桂策定进军道，明亮自巴旺、布拉克底土司进次马奈。马奈山峻险，河南有地曰斯第，为贼寨障。明亮夜攻马奈，遣参赞大臣富德自骆驼沟出寨后夹攻，战二日，克之。再进，次绒布寨。分兵授领队大臣奎林，以皮船渡河，取斯第山梁木城二。再进攻卡卡角，其前地曰庾额特，山负河而立，危峰护其右，势绝险，山腰径隘，贼夹以巨碉。屡攻不能下，于其右筑五碉卫饷道。攻穆谷诸寨，贼拒守益力，而奎林军以乏水移驻深嘉卜。明亮詗得泉，使富德、奎林移军就之。分道攻斯第，贼前后并至，断我军为数部，战甚力，侍卫阿尔都陟险焚贼卡，乃破围出。明亮策攻正地，深入不遇贼，卢阻险设伏，未即进，阿桂令改出北路，与参赞大臣舒常合军攻宜喜，进克达尔图山梁。贼筑十八碉，迭战克其十五，复自木克什进次带，石东取谷尔提，西攻沙坝山，焚碉卡二百余。贼据隘断我军道，别得道出。

四十年四月，阿桂令参赞大臣海兰察助攻宜喜，分兵十余道攻贼碉。明亮与海兰察、舒常巡行督战，克萨克萨谷山梁，达尔图、得楞、沙坝山诸贼皆溃，并得日旁诸寨，授内大臣。再进克基木斯丹当噶山，海兰察还佐阿桂。明亮军进次扎乌古，攻碉未即下，令奎林以炮击贼，破石真噶，北取琅谷，移师驻其地。阿桂已克勒乌围，进攻噶拉依，令明亮攻碾占。未即下，明亮疏请简精锐佐阿桂拼力出西路。上不谓然，诏切责，乃自琅谷进攻纳木迪。阿桂遣驻美诺兵千余助明亮。明亮策贼守纳木迪，扎乌古备必疏，遣奎林出间道袭破之。自日斯满至阿尔古山梁，上下二十余里，诸碉卡尽下，纳木迪贼焚寨走。再进攻日斯满先取得耳谷，断贼后路。令和隆武等夹击，大破贼，还攻碾占。碾占为乃当山巅，其北曰阿尔占，其南曰甲杂。明亮袭破阿尔占，夜督兵绝下峭壁，陟山梁，尽破诸碉寨，遂攻乃当，贼溃遁。围甲杂，缺一面当水，贼走，师乘之，皆落水死。阿桂军临噶拉依，明亮取独松趋正地，降马尔邦，令奎林等军于巴布朗谷，督兵与阿桂军会，偕阿桂疏报噶拉依围合。四十一年春，命封一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师克噶拉依，金川平。时议以成都将军驻雅州总边政，以授明亮。明亮以雅州地隘，请还驻成都，陈善后诸事，皆从之。夏，师还，上郊劳，赐银币、鞍马。冬，复率诸土司入觐，命在军机处行走。四十三年，改授四川提督。四十五年，复率诸土司入觐。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乱，攻兰州。明亮将四川兵自巩昌入甘肃，合军讨贼。上幸木兰，觐行在，改授乌鲁木齐都统。员外郎开泰罪谴，命永远枷号。明亮徇协领富通请释之，未以闻。四十八年，移伊犁将军，而富通当引见，开泰惧失庇，投水死。事闻，上逮明亮诣京师，狱成，罪绞待决。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复乱，大学士阿桂出视师，命释明亮，赐蓝翎侍卫从军。乱定，授头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都统。五十五年，授刑部尚书。五十六年，出为黑龙江将军。五十八年，移伊犁将军。六十年，复入为正红旗汉军都统。坐在黑龙江令兵输貂予贱值，夺职，留乌鲁木齐，自

效。

贵州苗石柳邓，湖北苗石三保等为乱，嘉庆元年，命明亮出佐湖南军，授头等侍卫，旋以副都统衔署广州将军。贼久据孝感，署湖广总督永保讨之未克，明亮将三千五百人以往，至潼川铺，贼出战，分兵伏黄金庙，攻贼垒，伏起。贼炮裂，敛入城。明亮令积柴城门外纵火，贼突出，皆堕濠，三日火始烬，城遂破，赐轻车都尉世职。攻钟祥，得贼渠张家瑞等。战于双沟，屯吕堰，贼至，击败之。再进攻平陇，破养牛塘、刚息冲诸隘。围石隆，奋战，斩石柳邓，获其孥，封二等襄勇伯，赐双眼花翎。

是时教匪起，延及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命明亮督兵赴四川，与总督宜绵合军讨贼。二年，明亮自永绥入四川，与宜绵军合。转战，焚金峨寺，破重石子、香炉坪，克分水岭、火石岭诸卡。贼渠王三槐出战，大破之，三槐中枪逸，贼死者万余人。复战精忠寺，俘三槐母。襄阳贼渠姚之富、齐王氏等窜四川，与三槐及达州贼渠徐添德合。势复张。之富等据开县南天洞，明亮击破之，逐贼，战于大凉山。云阳贼渠高名贵应贼，明亮与宜绵策禽名贵，歼其从，贼攻白帝城，明亮循江下宜昌，贼来犯，击破之。逐贼至独树，会湖广总督景安师至，合击，逼贼入南漳山中。度贼且渡汉北入河南境，令总兵长春屯谷城为备。督兵出隆中，贼北走，击之溃，赐紫缰。

贼屡败，不能北渡，乃自房县入陕西境。明亮逐贼，屡战皆捷，先后杀六千余人。贼走紫阳，明亮师次白沔峡，之富等与诸贼渠张汉潮、高均德分道窜走，明亮逐汉潮、均德入汉中。上责明亮不当置群盗而但逐汉潮、均德，夺爵及双眼花翎、紫缰。之富等亦渡江与均德合走汉阴，其徒入城固、南郑，乃夺职，逮诣京师。旋以军事急，命留军自效。督兵逐之富、齐王氏自山阳至郧西，急击之，之富、齐王氏皆投崖死，赐副都统衔、花翎。命捕治均德。

师进次西乡，汉潮与诸贼渠詹世爵、李槐合万余人，自竹溪至平利、太平，明亮追及于池子山，战，馘世爵、槐，而汉潮还走南乡，复攻陷西乡、石泉，命夺花翎。汉潮入河南境，攻卢氏，明亮赴援，汉潮复走陕西，攻五郎厅。四年，上授勒保经略大臣，授明亮副都统、参赞大臣，逐汉潮入汉中。勒保弟永保先以孝感、钟祥剿贼无功坐谴，嫉明亮。至是起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不相能，汉潮往来奔窜，不以师应，上征勒保还，命明亮代将，迁正红旗汉军都统。明亮劾永保军久驻不进，永保言明亮有手扎尼其移军。上为夺明亮职，逮诣京师，明亮方追贼入子午谷，战于张家坪，歼汉潮。师还，就逮，罪斩待决。

五年，上追录前功，以领催诣湖北从陕甘总督松筠讨贼，旋授蓝翎侍卫、领队大臣。败贼石花街，迁二等侍卫。再败贼斑竹园、远安镇，命以五品衔授宜昌镇总兵。贼窥荆、襄，明亮与战败之。贼欲西走陕，明亮守七星关，贼复折而东，战于朱家嘴，大破贼，进秩视三品。贼复入陕西境，明亮与巡抚倭什布合击之，贼还南窜。上命赴四川讨贼，明亮以陕西贼渠高二、马五等将至竹溪，驰赴迎击。上责明亮不即赴四川，复左授蓝翎侍卫。明亮已击破高二、马五，复擢三等侍卫、领队大臣。还师湖北，战于寿阳坪，破贼渠徐添德，战于狮子岩、佘家河，破贼渠苟文明，复授宜昌镇总兵。时湖北贼渐定，上念明亮老，召还，授二等侍卫。

七年，自副都统外授乌鲁木齐都统。三省教匪平，行赏，封一等男。九年，内授都统，迁兵部尚书。十年，进一等子。十四年，加太子少保，进三等伯。十五年，赐双眼花翎，命协办大学士。十六年，以舆夫聚博，上闻，不以实奏，左授副都统。十七年，出为西安将军。十八年，内授都统、左都御史。十九年，复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进太子太保。二十四年，进三等侯。道光元年，致仕，食全俸。二年，卒，年八十七。宣宗亲临奠，赐陀罗经被。谥文襄，祀贤良祠。

论曰：福康安起戚里，然亦自知兵。征廓尔喀，贼守隘，命前军更番与战，而设伏隘侧，前军败退，贼逐出隘，伏起，贼骇走，我军蹙之入隘。福康安策骑督战，诸军悉度隘，遂夷贼屯。其才略多类此。士毅入安南，度重险，亲入其庭。是时诸将多骄侈，士毅独廉，盖亦有不可没者。明亮知兵过福康安，廉侔士毅，师屡有功，辄有齮之者，未能竟其绩。立朝既久，躬享上寿，进受封拜，非幸致也！

清史稿卷三三一　列传第一一八

海兰察子安禄奎林珠勒格德

海兰察，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黑龙江。乾隆二十年，以索伦马甲从征准噶尔。辉特台吉巴雅尔即降，复从阿睦尔撒纳叛，师索之急，遁入塔尔巴哈台山中，海兰察力追，及之，射坠马，生获以归，叙功，赐号额尔克巴图鲁。累擢头等侍卫，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图形紫光阁。三十二年，以记名副都统从征缅甸，师出虎踞关，海兰察，率轻骑先驱，至罕塔，遇贼，殪三人，俘七人，遂攻老官屯，馘二百，设伏，歼贼四百，贼自猛密出袭我师，援击却之。三十三年，再出师，度万仞关，败贼戛鸠江，毁江岸贼居，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师薄老官屯，攻贼于锡箔，毁其木栅，贼来攻，急击之，追戮其强半，缚二人以归。既还师，命留军防边。移镶白旗蒙古副都统。

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命自云南赴四川与师会。三十七年六月，参赞大臣丰升额方攻美美寨，贼御战甚力。海兰察师至，合力奋击，克之。乘胜毁贼寨十三，克木城，师屯其旁山冈，筑卡以守。七月，败贼策卜丹。八月，贼出贡噶山左，谋截粮，海兰察设四伏，斩级百余。十月，进攻路顶宗及喀木色尔，破碉卡三百余，歼贼数百，诏嘉奖，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十一月，进至格实迪，自色木僧格山后取玛觉乌大寨，仰攻布喇克及扎喀尔寨，得碉卡九十。十二月，进攻明郭宗，突入寨门，焚转经楼，直捣美诺。

小金川既定，进讨大金川，授参赞大臣，从将军温福出西路，自功噶尔拉入。三十八年二月，趋昔岭，道经苏克奈，夺卡二，据木果木后山，与领队大臣额森特军合战，得碉卡五，凿冰开道，一日而至固木卜尔山。山接昔岭麓，昔岭多贼碉，当道碉凡十，我师遇贼碉，若山峰纵横并列，往往为之次第，便指目。海兰察与额森特计分兵为六队，力攻第九、第十二碉，先下，进取第七、第八两碉，力战冰雪中。及暮，阳撤兵，贼下追，伏起，殪二百人。第五碉尤坚厚，海兰察运炮轰击，昼夜无稍休，碉乃破。移军攻达扎克角山梁，夺获得斯东寨。上按地图示诸将形势，海兰察复移军攻功噶尔拉山口。五月，还攻昔岭，造炮台高与山齐，痛歼守贼。六月，后路贼攻陷底木达，进据登春。海兰察还御，战正力，俄闻木果木大营有警，疾驰。次日大营陷，将军温福殁于阵。海兰察令领队大臣富兴整兵出，而为之殿。夜半，军至功噶尔拉总兵牛天畀营，度功噶尔拉亦不可守，合军引退，令额森特等为前导，与富兴、普尔普及天畀殿。是日暮，屯崇德。次日至美诺，与领队博清额、五岱、和隆武合军，驰奏请罪。上谕以“镇静，鼓士气，图恢复”。与五岱共守美诺，贼屡来攻，均战退。

时当新败，绿营兵多溃散。海兰察请遣回怯卒，毋使摇乱新兵，上从其请。寻訚知阿桂方驻军当噶尔拉，乃分兵千人，令额森特自南山往迎。又令普尔普将三百人巡鄂克什诸隘口。七月，贼大至，美诺、明郭宗俱失守，海兰察退保日隆。上责其不能御贼，命阿桂按治。阿桂至日隆，奏：“海兰察当兵溃时，前后拦截，未与懦卒同溃。惟平日不能申明军律，咎不能辞。”命左授领队大臣，停俸。十月，命以阿桂为定西将军，谋再举，海兰察偕领队常清等将八千人自达木巴宗北山取道分三路进，夺别斯满大小十余寨。复与富兴等攻取帛噶尔角克、底木达、布朗郭宗诸寨，师复克美诺。上嘉海兰察奋勉，命支俸。

三十九年正月，阿桂令海兰察将五千人自明郭宗进谷噶山击贼，又令与保宁将二千人自喇穆喇穆横梁绕八十余里，攻登古山。登古山在诸山最峻，罗博瓦山与对峙，亦贼中奇险处。二月，令普尔普顺山梁进，海兰察出山后，自石罅跃登，搏贼酣战，额森特、保宁至，合力击贼，贼少却。复分队冒死冲突，射之，殪数十人，余贼负矢遁。乃还取罗博瓦前山，攻第三、第四峰，而额森特攻第二峰，普尔普攻第一峰，俱克之。上谘罗博瓦为贼险要门户，海兰察力攻功最，授内大臣。

三月，从第四峰下，进攻得斯东寨，克之。四月，贼乘雾雨于山坡立两碉，海兰察率兵毁之。五月，于喇穆喇穆山后筑栅，贼屡自林中来犯，与额森特合击，贼披靡走。六月，攻色朔普冈，贼设大碉六，互相应。额森特克左两碉，乌什哈达克右一碉，海兰察独克中三碉及附近卡寨。七月，抵色朔普，南崖石壁陡滑，督兵手足攀援上，歼东西峰守碉贼殆尽。又自喇穆喇穆山麓乘胜攻日则

丫口，取碉卡百余，贼坚守该布达什诺木城。师循山沟，海兰察出其左，额森特出其右，官达色出中路，三道并进，遂逼逊克尔宗。上嘉海兰察为诸将倡，屡克险要，赐号绰尔和罗科巴图鲁，并赍白金三百。

八月，偕额森特自逊克尔宗峰脊分左右翼仰攻，登碉顶，纵火毁碉卡二百余。又旁出逊克尔宗西，逼贼寨，督兵踊跃进。贼穴地匿，不敢出。九月，取逊克尔宗水碉，断贼汲道。乘胜攻官寨，贼枪石如雨，督兵奋进，额森特取其右第一寨。海兰察左颊伤，裹创力战，克第二寨。军中目贼渠所居大寨为“官寨”，亦曰“正寨”，示与他碉卡别也。上以海兰察伤甫平，即督兵攻夺坚碉，手敕嘉奖。十月，克默格尔山梁及密拉噶拉木，得大寨一、石碉四，山后凯立叶官寨亦下，复授参赞大臣。又自默格尔西进攻布拉克森及格思巴尔，焚寨落数百，于是凯立叶附近碉卡皆尽。命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十一月，夜度山沟，进格鲁克古丫口，崖磡壁立，督兵猱登，天明，登者六百人，贼并力拒，夺二碉，循山梁下攻桑噶斯玛特。别遣兵自陡乌当噶山进克沙木拉渠什尔德诸寨，复督兵攻克革什戎冈及作固顶。贼寨横越诸山，下沟上梁，鼓勇径度，尽克诸碉寨，与丹坝军合。十二月，抵桑噶斯玛特山，贼于碉外设木城为护。师自栅隙发矢，或拔栅木撞之，城立毁。四十年正月，自康萨尔分路进剿，据山沟碉寨。二月，克甲尔纳沿河诸寨。进攻勒尔吉博寨，海兰察克山麓碉二。贼自噶尔丹寺来援，击败之。四月，将军阿桂令往宜喜，会明亮詗兵入道，约期合攻。上赐缎二端。

寻分兵千人偕福康安赴宜喜，先取甲索贼碉，进攻得楞山冈，皆下，焚萨克萨谷大小寨落数百，西北两路兵合。五月，攻上、下巴木通大碉，并克色尔外、安吉、达佳布诸寨，焚噶尔丹寺。六月，自荣噶尔博山梁攻巴古寨落，贼恃险拒攻，未下。纡道绕舍图枉卡以入。海兰察督兵进据昆色尔山梁，克果克多碉，进至拉枯喇嘛寺。再进经苗则大海，又攻章噶上下十余寨，尽克之。合诸路兵逼勒乌围，海兰察自托古鲁逾沟直上山梁。八月，取隆斯得寨三，分地设伏，遂克勒乌围。

九月，整军进攻噶拉依。初自达思里正路入，虑贼防密，改自达乌达围进。海兰察绕至莫鲁古上，连夺噶克底、绰尔丹诸寨，又克西里山梁并科布曲诸碉。十月，攻达噶，自中路入，分兵张两翼出旁径，克两坚碉，下攻雅玛朋寨。闰十月，据黄草坪，筑栅断贼援。贼起木城，海兰察督兵陟山，自上压下，克之。十一月，分道攻奔布鲁木，夜迫山下，焚贼木城，遂据西里正寨。又克舍勒固租鲁寨四。进攻雅玛朋正寨，从中路设伏，偕普尔普等尽克附近寨落。十二月，克勒隈勒木通石碉，筑栅至科布曲。海兰察冒枪石进，乘胜克索隆古、得木巴尔们都斯诸寨。贼又于布哈尔下积木设伏拒师，海兰察分兵三道并进，立时攻破，遂取奇石矶。又遣兵悉收库尔纳、额木里多诸寨，及巴斯科官寨。四十一年正月，克舍齐、雍中两寺。海兰察屯兵噶拉依河岸，扼要隘。寻偕福康安、普尔普等截噶拉依右路，克大石卡，移炮进击扎木什克寨。二月，大金川酋索诺木就缚，金川平，封海兰察一等超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饮至，赐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领侍卫内大臣。补公中佐领。

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五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据华林山。命大学士阿桂视师，疏请以海兰察自佐。上已命为领队，驰驿诣军前。四月，抵兰州，督兵攻龙尾山，贼伏穴中守。阿桂至，令海兰察尽护诸军。五月，偕明亮、额森特等分左右翼陟山杀贼。复逾水磨沟，猝上华林山，贼骇，倾穴出。师阳退，贼来逐，还兵击之，歼贼甚众。贼被创巨，望见海兰察乘马出阵，辄先惊窜。闰五月，将阿拉山马兵绕出华林山江南潜伏，候贼至，突出濠杀贼。又督屯练兵取贼卡四，步战中枪伤。上闵其劳，谕阿桂抚慰。贼据大卡负隅，海兰察单骑至五泉山审度，还向华林山暂伏濠中，詗贼还，急起猛攻，遂克之。入贼营，焚所居板屋。贼退保华林寺，督兵逼寺立栅，歼贼众，鹹渠传示各回民。贼平，上谕奖海兰察功，官其子安禄三等侍卫。四十九年四月，甘肃回复私起新教，聚众滋事。命尚书福康安视师，授海兰察参赞大臣。贼屯静宁底店，海兰察督巴图鲁侍卫等进逼贼巢，设伏痛歼之，遂破石峰堡，禽贼渠张文庆等。擢安禄二等侍卫，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将军福康安视师，仍授海兰察参赞大臣。十月，渡鹿仔港，登岸后三日，率巴图鲁二十人至彰化八卦山察地势。贼方于山上筑卡，海兰察跃马登，贼拥至，发箭

殪数贼，余惊遁。上能其用少击众，谕奖之。十一月，自笨港开道，同福康安援嘉义，分队五，沿途搜剿，自仑仔顶、仑仔尾逼至牛稠山，贼万余阻溪守。海兰察越溪径上山梁，攻克贼栅，贼遁，追至大排竹，尽焚贼寮，嘉义围解。上嘉海兰察身先士卒，勇略过人，进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

十二月，剿城西大仑庄海岸贼，又焚城东兴化店、员林贼庄，督兵直剿北路。时贼屯中林，尤剽悍，海兰察冒枪石驰剿，克之。大埔林、大埔尾诸庄贼俱溃。收斗六门，抵水沙连，贼已遁。寻踪搜捕，见贼渠方乘马执帜，射坠马，获以归。进攻大里杙，林爽文起事地也，歼贼目数十、贼党二百。林爽文逃入番社，即自内山平砦仔逐贼至集集埔。贼砦前阻大溪，海兰察策马迳渡，尽歼砦中贼，追十余里，至浩淮角，焚草寮千。进剿小半天山寨，海兰察遍历东势角山峰狮子头、打铁寮、虾骨、合欢诸社，至极北炭窑，捕治余贼。五十三年正月，得爽文于老衢崎，槛送京师。上念海兰察功，解佩囊赐之。二月，还兵至南路，自弯里社至极南琅峤，执贼渠庄大田，磔于市。台湾平，赐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再图形紫光阁。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仍以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巴图鲁侍卫及索伦兵千人往讨。出西宁，明年三月，抵后藏。闰四月，抵第哩浪古。与福康安分往绒辖、聂拉木察地势，定策自济咙进兵。海兰察偕阿满泰出中路，贼两碉前后相辅，师夺前碉，贼守后碉不出。督兵毁旁垣入，短兵接，杀贼目三、贼兵二百，进屯擦木。乘胜克玛噶尔辖尔甲山梁，贼渠率众陟山，我兵暂伏，贼至山半，横击之，贼且战且退，海兰察疾驰下击贼，斩贼渠七、贼二百余，俘三十。海兰察马足中枪，上闻，戒以“接仗时宜持重，毋轻冒险”。

师进攻济咙官寨，海兰察与台斐英阿督索伦兵往来冲击，自丑至亥，克之，斩贼六百，俘二百。自济咙进至索喇拉山，山下有石卡。师直攻之，贼弃卡奔。逐至热索桥，贼撤桥，攻之不及。海兰察密令阿满泰等东越峨绿山，自上流潜渡，贼骇奔，坠河者甚众。师悉渡，遂据热索桥，进至密哩顶，越崇山数重，抵旺噶尔，深入八百七十里，不见贼。旺噶尔西南有大川横亘，北曰旺堆，南曰协布鲁，迤东为克堆寨，贼各筑卡以守。师至旺堆，贼扼河抵御，不得渡，乃留兵牵贼。密从上游缚木以济，出贼不意，直薄克堆寨，大败之。六月，督兵自协布鲁进，由噶多东南越雅尔赛拉山，昼夜行，至博尔东拉前山。贼筑木城三、石卡七，据要隘，乃转从山巅下临贼卡，与阿满泰上下夹击，诸城卡尽下。乘胜逐贼至玛木拉，杀伏贼百余人。师屯雍雅山，廓尔喀乞降，拒不许。七月，进攻噶勒拉山，三道皆胜。逐贼至堆补木山，夺其卡。山下为帕朗古横河，贼扼桥以拒。官兵夺桥渡，驰上甲尔古拉山。别兵从上游潜渡，抵集木集山，合军。贼来侵，往来迎击，战两日夜，越大山二，克木城四、大小石卡十一，戮贼目十三，毙贼六百，俘十七。廓尔喀渠畏惧，力请降，诏许之，进海兰察一等公。

五十八年三月，卒，谥武壮。复图形紫光阁，甫成，上制赞嗟惜，谕曰：“海兰察以病卒，例不入昭忠祠。念其在军奋勉，尝受多伤，加恩入祀。”

子安禄，袭公爵，授头等侍卫。嘉庆四年，佐经略勒保征四川教匪，战屡有功。贼渠苟文明等窥开县，安禄与总兵朱射斗合军逐剿，贼不敢东窜。十一月，与射斗逐贼枯草坪，乘雨登汪家山杀贼，贼多坠崖死。安禄望见数十贼匿山沟，率数骑逐之，贼溃散，独策马从其后，数贼自林中出，安禄仓卒，中矛死。谥壮毅，赐白金千治丧，加骑都尉世职，合前赐骑都尉为三等轻车骑尉。是时奎林子惠伦亦战没。上以二人皆名将子，与乌合乱民战，没于行阵，深致惜焉。

奎林，字直方，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承恩公傅文子也。自拜唐阿袭云骑尉，擢云麾使，袭承恩公爵，授御前侍卫。累迁镶白旗护军统领，管理健锐营。

三十七年，授领队大臣，从副将军阿桂征金川，与侍卫和隆武攻纳围山梁，攻当噶尔拉。木果木师溃，命阿桂为定西将军，召奎林入咨军事。旋命佐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自墨垄沟进攻得里。贼筑碉山岭，奎林率兵昼伏夜行，至其侧，突击破之。攻拉约，夜渡河，鼓噪，克贼垒，遂抵僧格宗，连破石碉，获军粮火药。时阿桂复美诺，明亮遣奎林往会师。复从明亮攻斯第，奎林率第一队兵先占班得古水泉，与贼持两昼夜，涉险鏖战，飞石伤脊。两贼握利刃突前，侍卫珠勒格德射之，殪，

余贼惊逸。上谕嘉奎林勇猛。攻达尔图，贼碉绵亘数里，奎林冒雨先登，立拔第一碉。官军乘势疾击，克碉十五，俘贼目八，获粮械无算。复自木克什山梁进克贼碉一，中枪伤顶，上谕曰："奎林平日战甚力，今顶伤中要害。"时富德军于马尔那，令奎林代防，即以富德佐明亮击贼。旋授镶红旗汉军都统。

伤愈，复从明亮攻宜喜。阿桂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会奎林度地势，约两军隔河夹击，直捣勒乌围。勒乌围、噶拉依，两金川渠所居地也。奎林分攻甲索，又自萨克萨谷攻得楞，贼弃碉窜，乘胜追蹑，落崖死者相枕藉。攻基木斯丹当噶，夺碉二、卡九，又夺茹寨麦田十余里，赐绷武巴图鲁名号。复趋噶西喇嘛寺，拔沙尔尼沟碉卡。阿桂破勒乌围，奎林偕明亮、和隆武等攻扎乌古山，未克，请益兵。上谕奎林、和隆武："毋以勇往好胜，愧激轻进。虽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亦当审度机要，权利害而行，不可冒昧。"自旋什扎古进兵，偕和隆武自山沟潜行，登其巅，碉内贼无一脱者。上谕明亮、奎林、和隆武："宜黾勉立勋，毋让西路专美！但当度利害，不可但知轻进。"进克扎乌古山梁。再进据纳木迪、斯底叶安，夺三十余寨。又自耳得谷下击碉贼卡，毙贼百余。复自碾占进攻，达撒谷，拔碉卡三十，毙贼百。趋独古木思得，贼溃，平山上下八十余寨。师经乃当，降其渠。攻甲杂，俘贼酋，降其众千余。克卡拉尔，抵舍斯满，贼出降。奎林绕山巅行三百里，至底角河沿，抚定寨落数百，遂与阿桂军合围噶拉依。上加奎林一等男，命其子崇伦承袭，并赐双眼花翎。遂俘金川酋索诺木。师还，凯旋，上郊劳，赐文绮十二、银五百、御用鞍辔马一。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授右翼前锋统领，擢理藩院尚书。

四十五年，出为乌鲁木齐都统。骁骑校常福杖毙披甲多罗，奎林论劾，上以多罗不孝，罪当死，责奎林误劾。改授乌里雅苏台将军。坐在乌鲁木齐失察各州县浮报粮值，命以公爵畀其叔傅玉承袭。复授乌鲁木齐都统。迁伊犁将军。

奎林贵戚有军功，嗜酒躁急。五十二年，参赞海禄疏劾。上命乌鲁木齐都统永铎勘奏。逮至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按治，狱成，奎林坐擅杀罪人，拟杖。海禄所劾不尽实，亦有罪，坐诬告，死罪，未次，拟流。帝以奎林孝贤皇后侄，而海禄所劾不尽虚，拟罪乃反重，失平，命俱夺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旋授奎林蓝翎侍卫，再迁台湾镇总兵。时林爽文乱甫平，多盗，为民害。上欲严惩之，谕奎林："勿拘泥，勿姑息，有犯必惩。"奎林屡捕治剧盗，复论诛裨将坐赃及营兵之为盗者，称上旨，加提督衔。五十六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师征廓尔喀，改授成都将军、参赞大臣，帅师入藏。五十七年，行至江卡，疽发于项，遂卒，谥武毅。

珠勒格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军。其救奎林也。上命擢一等侍卫，赐号扎克博巴图鲁。战于木克什，据水卡，断贼汲道，设伏以待。贼乘雾分道来犯，守碉兵御之，伏起。贼复自山下援，珠勒格德突入阵，刃三人，大败之，遂克木克什山下碉。复与都统和隆武等袭取日旁山后碉十余，日旁近勒乌围，贼碉寨相望，后路必争地也。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奎林攻什扎古，珠勒格德与和隆武设伏琅谷，奎林兵至，夹击，破木城。进攻扎乌古，克贼碉四、卡八。自日新满至巴扎木，贼碉林立，珠勒格德与和隆武分兵进，连克贼碉十七。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御制赞犹及救奎林事。寻卒。

和隆武，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宁夏将军和起子也。初隶镶蓝旗，以和隆武功，高宗命以本佐领抬入正黄旗。凡抬旗，或以功，或以恩，或以佐领，或以族，或以支，皆出特命。和隆武袭一等子爵，授三等侍卫。

三十七年，从护军统领明亮征金川，自墨垄沟攻甲尔木山梁。师分道而进，和隆武为领队侍卫，明亮攻美诺喇嘛寺，和隆武傍水夹攻，贼溃而复聚，尽歼之，夜克美诺诸碉寨，复分攻纳围正面山梁，败贼于鸠寨，夺碉五十余，迁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旋收僧克宗。从富德攻克绒布寨北沃什山、摩格、孟格、里格、穆图德宗，进攻卡角。从奎林第取斯第，贼迎战，和隆武麾众荡决，矢尽，以矛斗，被创，赐玉搬指、荷包。进攻克木什克第一碉，赐黄马褂。师攻日旁，和隆武自周叟绕出其后，突入碉，贼惊溃，枪石不及施，短刀相搏，循山逐贼碉十余，堕二百余，日旁贼歼。焉复偕珠勒格德攻谷尔堤诸地碉寨，尽克之。上屡诏嘉奖，授正蓝旗蒙古都统。进攻得楞以南碉卡，又进攻

勒尔替山梁，杀贼甚众。石据头真噶，和隆武与奎林乘胜运炮，军甚嚣，分队突出攻据之，贼奔溃。四十年七月，阿桂师逼勒乌围，而和隆武与明亮、奎林合军出北路，自扎乌古山进。语已具《奎林传》。

四十一年，金川平，进和隆武三等果勇侯，赐双眼花翎。师还，赐御用鞍辔马一，并赍银币。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出为宁夏将军，移吉林将军。卒，谥壮毅。

额森特，台褚勒氏，满州正白旗人。以前锋马甲从征伊犁。右部哈萨克与塔什罕相攻，参赞大臣富德使额森特谕哈萨克内附，使入觐，额森特护至京师。擢蓝翎侍卫，迁二等侍卫。乾隆三十四年，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征缅甸，攻老官屯，贼出战，额森特率索伦兵击败之。

三十六年，从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攻巴朗拉，夺其东山峰，毁碉，赐号丹巴巴图鲁。师取达木巴宗，额森特由别道出山北，连破碉卡。至资哩，合师，夺北山。贼乘夜筑卡，将兵邀击，贼数百踵至，三却三进，额森特中枪，力击败之，遂克资哩。复策取普尔玛寨。攻东玛，连战败贼，擢头等侍卫。贼分两道出战，伏兵逆击，贼大败。薄其碉，身被创，大呼杀贼，遂克东玛。进克美美卡，拔路顶宗山碉，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至博尔根，夺山巅大寨。夜渡水，仰攻纳拉觉山，克碉十二、卡十五。击格实迪，破公雅山。逾木尔古山麓，取沟内寨卡，据嘉巴山，授领队大臣。

小金川平，复从将军温福至功噶尔拉山。功噶尔拉者两金川接壤要隘也，峰陡绝，积雪封径，贼碉厄险。额森特督兵直上，副都统乌什哈达继之，渐克旁碉，战于固木卜尔山，败贼。从温福移营木果木，会攻昔岭，贼碉密布，与海兰察合攻，冰雪中相持数十日，木果木军溃。副将军阿桂在当噶尔拉，全师撤驻翁古尔垄。上命阿桂为定边将军，再进，额森特与总兵海禄夺北山桥卡。总兵成德至，三路合攻阿喀木雅山，乘胜取木兰坝，平鄂克什官寨。师至路顶宗，额森特越山攀堞跃入，刃贼数十，落崖死。进攻明郭宗，遂复美诺，授正红旗护军统领，赐御用黑狐冠。

偕海兰察至谷噶山下，有横梁曰喇穆，峰势峻险。海兰察与侍卫公保宁从旁进，额森特当其前，夜乘雪影穿箐越险，直前奋击，转战至黎明，已二十余里，始见高峰列大碉九，缭石墙。俄雪又作，乘晦抵碉趾，贼不敢出，乃攻取其左、右山梁及附近僝巴拉克山峰，夜击梁东色依谷山，与海兰察兵合。海兰察据登古山，与罗博瓦山相对，险特甚。共率兵由石罅跃登，林中炮石如雨，及第三峰麓，贼数百分队迎击，卒败之，攻克第二峰碉。上奖其奋勉，授散秩大臣。进剿得斯东寨，斫寨门，纵火，贼出，杀之。雪夜贼劫副将常禄保营，额森特闻枪声赴援，贼败走。贼乘雨雾建二碉于罗博瓦山，额森特与海兰察率兵八百，夜雨中薄碉，毁墙入，贼惊窜，平其碉。贼夜劫乌什哈达营，追击败之。

贼于罗博瓦峰下色沥普大冈置大碉六，左右相应援。海兰察克其中三碉，额森特克其左二，乌什哈达克其右一，山砦皆平，上嘉之，制诗纪事。额森特于大雨中攻色沥普左偏，砍栅进，克二木城，遥见该布达什诺各砦烟起，知海兰察兵至，遂乘机夺笔郎纳克、该笔达乌诸砦，改墨尔根巴图鲁，赐白金二百。

师围逊克尔宗，额森特与海兰察毁平房、碉卡二百余。克水碉，攻官寨，自丛木中骤逼寨墙，贼死战，额森特伤鼻及足。扑第三寨，贼举枪折其弓弰，伤指，易弓，连毙数贼。上以额森特被伤能易弓射贼，手诏嘉奖，赐貂冠、猞猁狲褂。攻默格尔山，与海兰察共攻克密拉噶拉木碉及凯立叶官寨。败勒乌围援贼，馘百余，授参赞大臣。乘胜取布拉克森及格斯巴尔二山，毁山下罗卜克鄂博沟口七碉，于是凯立叶上下及附近寨落皆平。上奖其奋勉超群，命在乾清门行走。

复与海兰察分队乘月黑度山沟，入格普古丫口，得碉卡十二。抵桑噶斯玛特，破石城、木栅，夺擦庸、群尼二寨。攻上下巴木通，克之。下寨落百余，贼不敢复拒。至直古脑山顶，与福康安兵合，直趋勒乌围贼巢，贼负高阻深，力战克之。额森特负伤不能乘马，上命驻守勒乌围。额森特隔河见明亮兵攻阿尔古，发炮助之。上闻，曰：“额森特不分畛域，无愧为参赞！”额森特望见攻西里官兵得捷，率保宁、常禄保等攻西里山麓，克其木城。勒乌围前山曰克尔古什拉斯者，取噶拉依正道也。贼于山上城碉密布，额森特攻克之。乘胜取格隆古。师将逼贼巢，贼恃布哈尔、则朗噶克为门户，斫木寨道。额森特率诸将乌尔纳、那木扎、彰霭等进攻，贼伏积木中，发枪如雨。额森特乘

栅以登，设伏兵夹击，贼遂惊溃。进克喀尔巴山后，毁附近寨落，遂薄噶拉依。上嘉额森特勇，封一等娴勇男，世袭。金川平，赐御用鞍马、缎二十端、白金千。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因争立新教为乱，破河州，命从大学士阿桂讨之，额森特与海兰察、明亮等分攻华林山，力战被伤。贼平，进三等子。四十七年，卒。

普尔普，额尔特肯氏，蒙古正黄旗人。父巴图济尔噶尔，本额鲁特杜尔伯特部宰桑。来降，隶蒙古正黄旗。从征准噶尔，讨霍集占，皆有功。官至内大臣，赐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

普尔普自闲散再迁三等侍卫。从征缅甸，擢御前侍卫，授公中佐领。乾隆三十七年，命率额鲁特兵诣金川，从定边右将军温福进讨。师攻达克苏，普尔普夺贼卡，断贼来路。从参赞大臣丰升额攻明郭宗，命为领队侍卫，偕巴雅尔取明郭宗南寨，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尔拉、经丫口，尽得贼卡寨。偕副都统海兰察攻昔岭，克要路碉二。普尔普与海兰察、额森特、巴雅尔、乌什哈达、马全、阿尔纳素战尤力。复与诸将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山梁，克之。进攻色布色尔山梁，得贼碉十余。罗博瓦者，金川渠所恃为门户者也，师进悉据其诸峰，授散秩大臣。贼劫副将常禄保，援击败之。与海兰察合攻喇穆喇穆，射杀红衣贼渠。又拔该布达什诺木城二，赐御用黑狐冠。贼劫我军所置卡，与乌什哈达赴援，贼溃。攻逊克尔宗，中创，复攻舍图旺，断逊克尔宗去路。偕台斐英阿等攻章噶，得贼寨二十余。又克隆斯得寨，贼贮铅丸火药处也，遂偕台斐英阿等克勒乌围，赐什勒玛咳巴图鲁名号。进攻阿穰曲强达巴，克大碉三、木城四。仰攻西里山峰，贼越碉窜，普尔普逐捕，所杀伤过当。攻舍勒固租鲁，得碉一；攻开布智章，得寨一。又克萨尔歪，阿结占贼寨，据勒隈勒木通、科布曲山梁，斩获甚众。四十一年正月，合诸军围噶拉依，普尔普出其右，与海兰察筑垒逼贼巢，遂克之。金川平，封三等奋勇男，世袭。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师还，上郊劳，赐御用鞍辔马一。授正红旗护军统领，正白旗满洲副都统，赐双眼花翎。四十三年，扈跸谒泰东陵。离营住宿，坐夺双眼花翎。林爽文之乱，授领队大臣，命从将军福康安赴台湾援嘉义，解围，克大里杙。爽文逃小半天山顶，同海兰察进攻，贼拒战，山路险恶，普尔普率广东兵及屯练降番攀木栅先登，贼溃，遂擒爽文。进军琅峤，追剿贼目庄大田，贼来劫营，普尔普于大武垅隘口冲杀，败之。谕于台湾嘉义建生祠。事见《福康安传》。大田就擒，台湾平，再图形紫光阁，晋封二等男，袭一次，以三等男世袭。五十五年，卒。

论曰：海兰察勇而有智略。每战，微服策马观敌，察其瑕，集兵攻之，辄胜。平生惟服阿桂知兵，福康安礼先焉，乃为尽力，师所向有功。奎林亦孝贤皇后诸侄，刚而不挠，勋名与群从并。和隆武、额森特、普尔普皆以克敌功最受封爵。乾隆中多将材，此尤其魁杰也。

清史稿卷三三二　列传第一一九

富勒浑，章佳氏。初自举人授内阁中书。累迁户部郎中。乾隆二十八年，授山西冀宁道。迁山东按察使。以在冀宁道失察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左授山西雁平道。再迁浙江布政使。三十五年，署巡抚。奏劾总督崔应阶仆诬指钱塘民为贼，擅刑致毙，论罪如律。三十七年，调陕西。寻擢湖广总督，入觐，赐孔雀翎。四川总督阿尔泰坐贪黩玩纵得罪，上命富勒浑如四川，会总督文绶按治。阿尔泰纵子明德布与布政使刘益相结受赇，明德布在京师，上令军机大臣传讯，自承，富勒浑奏论益立斩。上以为过重，改监候，狱连署布政使李本，富勒浑奏本罪当夺职，枷示不足蔽辜，请留军效力。上责其名重实宽，意存取巧，命枷示期满，留军效力。

三十八年，师征金川，四川总督刘秉恬出驻美诺，命富勒浑留署四川总督，总理各路军需。秉恬奏："拣发往川省各员视军营为畏途，惟恐出口办差不通闻问。"上以责富勒浑，富勒浑奏陈："司道公议，新到各员出口办差，未免竭蹶。请以现任各员调赴，而令新到者分别署理。"上责富勒浑玩公沽誉，令劾倡议者，富勒浑奏司道公议，并无倡始，上益不怿，谓："富勒浑竟敢以罚不及众吓朕！"下吏部，夺官，命宽之。

木果木师溃，底木达被陷。富勒浑率新至贵州兵驰赴蒙固桥防守，事闻，上嘉之。旋夺秉恬官，即以富勒浑实授，令驻美诺，以钦差大臣关防督饷。时美诺亦被陷，富勒浑屯明郭宗河口，据山梁

设卡防守，复发兵分驻路顶宗、巴朗拉。将军阿桂进攻小金川，上命富勒浑与提督王进泰统兵策应。师克美诺，上令富勒浑、进泰严守美诺，并分兵驻僧格宗、明郭宗。阿桂奏富勒浑、王进泰过慎而葸，于山川形势、行军机要均未能悉，请令副都统成果、云南提督常青驻守后路，上从之，谕戒富勒浑等勿存畛域。奏新开楸底至色利沟运道，军粮归此路运送。玛尔当、明郭宗诸地存米，借防兵一月粮，余俱运军前，请撤前设台站。又奏分兵驻防大板昭及梭格泊古诸地。四十年，奏阿桂等督兵进捣贼巢，应用粮饷、军火、铜片、炮料，储备充裕，并造皮船济师。又奏调梭格泊古、玛尔当兵分防沙坝、三松坪，以护运道：皆称旨。上命富勒浑驻布朗郭宗，富勒浑奏阿桂、明亮合攻甲索山梁，布朗郭宗距军五百余里，虑难于策应。上谕曰："阿桂进攻勒乌围，自应随军督饷。兵事移步换形，不必泥前旨也。"师克勒乌围，奏请撤前设卓克采一路台站。四十一年，复授湖广总督，命师还上官。金川平，议叙。

四十二年，授礼部尚书。四十三年，调工部。授镶蓝旗蒙古都统。四十四年，复授湖广总督。四十五年，调闽浙，上南巡，迎谒。时李侍尧以贪纵得罪，富勒浑入对，上谕及之。富勒浑对："侍尧实心体国，为督抚中所罕见。"及上命各督抚议罪，又请行诛，上责其前后歧异。浙江巡抚王亶望丁忧，留办塘工，携家居杭州。亶望得罪，上又责富勒浑未劾。大学士阿桂赴浙江阅海塘，疏劾杭嘉湖道王燧，又责富勒浑徇庇。夺孔雀翎，降三品顶带，授河南巡抚。河溢万锦滩，富勒浑亲赴防护。又溢青龙冈，四十七年，工竟，还现任顶带。

复授闽浙总督。台湾漳、泉民械斗，劾总兵金蟾桂、知府苏泰等，并夺官。五十年三月，入京，与千叟宴。调两广。奥海关监督穆腾额入觐，上询富勒浑操守，对："未敢深信。"及命军机大臣诘之，又发富勒浑纵仆殷士俊纳赇状，下巡抚孙士毅按治。士俊常熟人，并令江苏织造四德等籍其家资累万。士毅奏亦发富勒浑与士俊等关通纳贿事实，上夺富勒浑官，遣尚书舒常如广东会讯。大学士阿桂方按事浙江，又命士毅逮富勒浑监送阿桂鞫治，论斩，下刑部狱。五十二年，诏释之。五十三年，坐在闽浙失察总兵柴大纪贪劣，复下刑部论绞，仍释之。五十四年，罗源盗发，上追论富勒浑废弛玩误，戍伊犁。五十五年，释回。六十一年，又发热河，是年即释回。卒。

文绶，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雍正十三年，自监生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授甘肃凉州知府。累迁转山西布政使。三十一年，坐迎合巡抚和其衷徇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夺官，戍军台。旋授道衔，往哈密办事。三十三年，授河南巡抚，未上官，调陕西。三十六年，署陕西总督。土尔扈特内附，命赴齐齐哈尔犒劳。授四川总督，未行，仍调授陕甘。

师征金川，奏陕、甘发兵三千，延绥镇总兵书明阿以千人赴维州，兴汉总兵张大经以二千人入四川从征，文绶如巩昌、安定视师行。三十七年，疏言："巴里坤、乌鲁木齐年来日繁盛。招民垦地，户给三十亩，并农具籽种，视新疆例，六年升科。玛纳斯城南可二万余亩，瑚图壁城西北可六千余亩，巴里坤城外及傍近诸地五千九百余亩，玉门、酒泉、敦煌三县可五千余亩。往时嘉峪关恒闭，过者候讥察，今关外已同内地，请令辰开酉闭。兼开乌鲁木齐城南七达色巴山梁以利行旅。"又酌定收捐监粮，筹备巴里坤移驻满洲兵粮料。并于巴里坤山湾设厂牧羊，令满洲兵子弟取乳剪毛，以广生计。均如所请行。

三十七年，调四川总督。前政阿尔泰坐误军兴，又纵其子明德布婪索，得罪，上命文绶察明德布婪索状。文绶言："明德布侍阿尔泰日久，与属吏往还，尚无婪索事。"而明德布在京师，上命军机大臣按鞫，具服，乃责文绶袒护，夺官，往伊犁效力。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总督富勒浑奏报金川酋攻明郭宗河口，上授文绶头等侍卫，佐富勒浑治军。未几，授湖广总督，仍署四川总督。偕富勒浑奏言："增兵需饷，请令商民愿自湖广运粮入四川者，视乾隆十三年范毓<□香奇>助饷加衔例，谷一石当银九钱，授以贡监职衔。"并议行。四十一年，实授。四十四年，入觐。子国泰，官山东巡抚，召诣京师相见。四十五年，疏言："云南昭通、东川诸属改食川盐，应于川、滇交界隘口设稽察。"上可其奏，并谕云贵总督福康安一律严防。四十六年，诏停打箭炉收税部员，由总督委员管理，因条奏裁改诸事，从之。四川多盗，民间号啰噜子，阑入邻近诸省。湖广总督舒常、湖南巡抚刘墉、贵州巡抚李本先后疏言盗自四川入境，遣将吏捕治。文绶奏后入，上责其玩纵，降三品顶带。

尚书周煌复陈盗为民害，将吏置不问，甚或州县吏胥身为盗扰民，上以文绶因循贻患，夺官，往伊犁效力。四十八年，释回。四十九年，卒。子国泰，自有传。

刘秉恬，字德引，山西洪洞人。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二十六年，明通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再迁郎中。三十二年，考选福建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大学士傅恒督师讨缅甸，以秉恬从，擢鸿胪寺少卿。师还，超擢左副都御史。迁刑部侍郎，调工部，再调仓场。

三十七年，师征金川，大学士温福出西路，总督桂林出南路，授秉恬钦差大臣，督西路粮运。寻以南路径僻站长，挽运尤艰，命改赴南路。秉恬以西路需饷急，请暂留料理，上韪之。又奏："南路运粮，人俱畏其难。臣非敢言易，然天下无必不可办之事。"上谕令勉为之。寻奏："师自甲尔木进攻小金川，道路险阻，唯羊可陟。乃招蛮民贩羊至军，以六羊当米一石。"又奏："师攻克僧格宗，距达乌图六十余里。臣往勘，拟于策尔丹色木设站。其地有喇嘛寺，粮至即贮寺，以蔽风雨。"旋赴美诺督运。上嘉秉恬不辞劳瘁，赐孔雀翎，授四川总督，仍留美诺督运。

三十八年，师克小金川，温福督兵进攻昔岭。上命秉恬将美以沟、曾头沟两路酌量形势，分别驻守，赴木果木及功噶尔拉两地察勘。秉恬奏至，与上谕正合，深嘉之，谕谓："勤劳军务，与统兵督战无异。命交部照军功议叙。"秉恬途中得绰斯甲布土司遣头人投禀，讦绰斯甲布与金川亲昵，虽从征未尝尽力，并请归金川所侵噶尔玛六宗诸地。秉恬谕："师讨金川，断不中止。噶尔玛六宗诸地，事平后当有公断。尔土司从征未得一地，且纵金川人在境内为盗，所谓尽力者安在？"头人语塞，奉檄而去。疏闻，上嘉秉恬甚合机宜。秉恬至木果木，复奏："臣自崇德抵功噶尔拉，地气极寒，四山皆雪，甫经设站，以篾席支棚，使人畜暂有栖止。至簇拉角克为布朗郭宗运粮要道，两口东西相距六十七里，开修土路，通至木波，即合帛噶尔角克碉及布朗郭宗大道。又自功噶尔拉至木果木，路陡雪滑，已饬修路凿冰，不致少误粮道。"报闻，加太子少保。木果木师溃，以提督董天弼失守底木达、布朗郭宗责秉恬不先奏劾，夺官，予按察使衔留军。旋并削衔，命佐按察使郝硕督西路运粮。

三十九年，奏面视米易取携，已由四川采办十数万斤。又奏修整楸坻至司尔拉萨拉驿道，并与总督富勒浑议以北路军饷归西路递运：上并嘉纳。四十年，以督运无误，授兵部郎中，仍赐孔雀翎，以钦差关防督饷。未几，擢吏部侍郎。以母病召还京师，旋丁忧。未几，起署陕西巡抚。四十五年，召入觐，调署云南巡抚。

四十六年，署云贵总督。安南国王以内地人民出边居住，胁制土民欠税，且动称内地差委，征索租赋，大为民扰，咨请防禁。秉恬拟照会，略谓："内地百姓缘尔国需用货物，特准开关通市，为尔国利赖。本非在外垦田种地，无应纳租赋，焉有胁制土民欠税之理？如滋生事端，惟有责令尔国察出送回内地究治。"奏闻，上嘉其得体，仍令军机大臣删改，寄秉恬具答。累年以运铜妥速，议叙。五十一年，召授兵部侍郎。五十二年，调仓场。嘉庆四年，复调兵部。五年，卒。

查礼，字恂叔，顺天宛平人。少劬学。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科，报罢。入资授户部主事，拣发广西，补庆远同知。举卓异，上命督抚举堪任知府者。巡抚定长、李锡秦先后以礼荐。十八年，擢太平知府，母忧去。服阕，补四川宁远。三十三年，擢川北道。三十四年，调松茂道。

小金川用兵，总督阿尔泰檄礼治饷。将军温福师进巴朗阿，大营以礼从，令修建汶川桃关索桥，逾月工竟，上嘉之，命专司督运西路粮饷。三杂谷土司为小金川煽惑，颇怀疑惧。礼谕以利害，众感服。时温福出杂谷脑，遣提督董天弼分兵自间道出曾头沟。军需局以储米半运杂谷脑，曾头沟军粮不足，礼坐夺官，仍留军效力。师克美诺，温福令礼与天弼清察户口地粮，总兵五福自美诺移军丹坝。总督刘秉恬奏礼虽文员，颇强干，谙番情，命署松茂道，代五福驻美诺抚降番。

三十八年，木果木师溃，礼偕游击穆克登阿赴援，至蒙固桥，闻喇嘛寺粮站陷，士卒狼顾，会松茂总兵福昌至，遂复进，遇伏，礼率督兵击之，擒砦首，余寇惊遁。美诺已陷贼，阿桂驰援，以达围垂陷，檄礼驻守，寻命真除。三十九年，阿桂师再进，令礼专任卧龙关路粮饷。阿桂秉上旨，以南路阴翳，设疑兵牵缀，奇兵自北山入。礼请自楸坻至萨拉站开日尔拉山，山高五十里，冰雪六七尺，故无行径。礼登高相度，以火融积冻，凿石为磴，不匝月通路二百余里。自楸坻达西北两路军营，视故道皆近十余站，省运费月以巨万计，特旨嘉奖。

郭罗克掠蒙古军牲畜，杀青海公里塔尔，富勒浑令礼及游击龚学圣捕治，得盗二，还牛马五百余，盗渠未获。富勒浑以礼行后粮运渐迟误，奏促礼还。十一年，金川平，礼留办兵屯，拊循降番，叙功，赐孔雀翎。上遣理藩院郎中阿林、知府倭什布、参将李天贵出黄胜关捕郭罗克盗渠，不得，皆坐夺官。仍令礼往捕，礼调三杂谷土兵四千，先令裹粮疾进。礼至，宣布上意，郭罗克酋玛克苏尔衮布来谒，问盗渠所在，诿不知。礼执送内地，责其弟索朗勒尔务捕盗。四十三年，玛克苏尔衮布病死，上责礼失抚驭番夷之道。四十国年，擢按察使。瞻对番劫里塘热砦麻塘寺，礼往按，得盗，置于法。

四十五年，迁布政使。寻擢湖南巡抚。入觐。四十六年，卒于京师。子淳，大理寺少卿。

鄂宝，谟托氏，满洲镶黄旗人。父西柱，官西安将军。鄂宝自官学生授内阁中书。再迁户部员外郎。乾隆十六年，授奉天府尹。二十年，署广西巡抚。二十六年，总督李侍尧劾陆川知县应斯鸣等纵贼害民，鄂宝奏前后相歧，夺官，以三品衔往库车办事。三十一年，召还，署左副都御史。仍授巡抚，历湖北、贵州、福建、广西、山西诸省。内迁刑部侍郎。

金川用兵，三十七年七月，命侍郎刘秉恬及鄂宝督饷，秉恬主西路，鄂宝及散秩大臣阿尔泰主南路，寻令改主西路。鄂宝议人负米五斗，日行一站，骡负米石，日行可二三站，改以骡运，军糈得无缺，赐孔雀翎。三十八年，仍授山西巡抚，督饷如故。温福师自功噶尔拉入，阿桂自当噶尔拉入，丰升额自绰斯甲布入。鄂宝驻大板昭主馈温福军，秉恬驻底木达主馈阿桂军。而丰升额军出绰斯甲布，南路自打箭炉往，秉恬兼任之，西路自三杂谷、丹坝往，鄂宝兼任之。木果木师溃，底木达、大板昭皆陷贼。上命阿桂整兵复进，鄂宝仍驻觉木交督饷。旋进翁古尔垄，疏调副将董果护后路。上又命原任江西布政使颜希深驰驿往佐之。副将军明亮等又请令鄂宝驻丹东，上念鄂宝兵少，命以湖广续调兵千人属鄂宝。阿桂又疏请桂林率李世杰主南路，令鄂宝主西路。丹坝至绰斯甲布粮运，鄂宝请以丹东属桂林兼领。旋诣丹坝置台站，副将军丰升额自凯立叶进兵。鄂宝请自三杂谷、梭磨、卓克采转输凯立叶，较丹坝道为近。丰升额进攻谷噶，鄂宝请自梭落柏古转输色木多，凯立叶留少兵，即裁站夫，省糜费。会明亮自宜喜进兵，即克达尔图，两路军合师沙坝，克勒乌围。鄂宝请将西路台站以次裁撤。

四十一年，金川平，军功加一级。七月，调湖南巡抚，仍留办军需奏销。十月，授漕运总督。四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等议报销四川军需不符，请令鄂宝等分偿，得旨豁免。四十八年，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五十二年，卒。子文通，官内阁侍读学士，兼公中佐领。

颜希深，字若愚，广东连平州人。入资授山西太原同知。累迁山东泰安知府。建考棚、书院，清察征漕浮收诸弊。高宗东巡，召对，褒以“他时可大用。”二十七年，授四川按察使，入觐，上以希深母老，尚欲随任，希深亦不敢奏请改补近地，母子知大义，命调希深江西。二十八年，迁福建布政使。三十二年，调江西，丁母忧去。三十四年，仍授江西布政使，又丁父忧去。三十八年，诣京师，命赴金川军佐鄂宝治饷，授河南布政使，仍留军。疏言：“粮台设木池，因限于山，与军营相隔，将山地开平安营。臣与黄岩总兵李时扩督兵防护，时令将弁操演，不但技艺熟练，崦枪声远近相闻，亦可牵缀贼势。”又言：“觉木交深林密箐，贼易以藏身。臣督兵斩伐林木，使附近贼碉有径可通处，绝无庶蔽，藉免窃发。”皆称旨，赐孔雀翎。木池站焚毁火药，希深请与时扩分偿。师深入，山重雪积，希深催督拊循，恒终夜露宿。四十二年，擢湖南巡抚。旋入为兵部侍郎。四十五年，复出署贵州巡抚，调云南。卒。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入资授山东兖州泉河通判。累迁山东济东泰武道。三十四年，擢按察使，丁父忧，命以按察使衔往哈密办事，赐孔雀翎。三十五年，擢工部侍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三十六年，奏：“玛纳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请驻兵，使声势联络。”从之。授山东巡抚。三十八年，上幸天津，迎谒，赐黄马褂。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绩率兵捕治，次临清城南，为伦所围，总兵惟一赴援，战败。上遣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兵援绩，并令大学士舒赫德视师。谕曰：“绩为巡抚，地方有此奸民，不早觉察，不为无罪。但以民乱将巡抚治罪，适足长春刁顽，事定，功过自不能掩。”寻事定，命解任，责捕伦

余党，捕得伦弟柱、林等二十余人。上嘉绩黾勉，授河南巡抚，仍缴进孔雀翎示儆。四十二年，奏按察使赵铨健忘，上责绩于铨应否去留不置一辞，下吏议，夺官，命宽之。召授礼部侍郎。四十七年，坐雩祭礼器误，夺官，以三品顶带往和阗办事。召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迁正红旗汉军都统。六十年，上询前政弘旰在官事绩，奏不实，夺官，以六品顶带往和阗办事。

嘉庆元年，授三等侍卫、乌什办事大臣。召授大理寺少卿，还孔雀翎。再迁宗人府府丞。十年，以病乞休。十二年，重与鹿鸣宴，赐二品衔。十六年，绩子锟，授建宁总兵，入觐，上以绩年逾八十，调锟直隶正定总兵，俾就养。卒，锟官至直隶提督。

觉罗图思德，满洲镶黄旗人。初自诸生授光禄寺笔帖式。累迁户部员外郎。外授江南常镇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隆三十七年，擢巡抚。疏言："贵州威宁玛姑柞子厂，水城福集厂产黑、白铅，岁供京局及各省鼓铸。厂员营私滞运，请立条款，严处分。"并下部议行。三十九年，署云贵总督。上令出驻永昌，并谕以防边事重，视前政彰宝旧日章程益加奋勉。抵任后，疏言："清厘彰宝移交文牍，永昌军需造销牵混，应请各归各款，以清眉目。造解京箭，各镇协称现多损坏，与彰宝原奏不符。又有批准保山等厅县添买仓谷，亦滋疑义。"寻劾保山知县王锡、永平知县沈文亨侵亏仓谷，请夺官鞫治。上命侍郎袁守侗驰驿往按，锡言彰宝勒索供应四万余，致亏短兵粮，上震怒，逮彰宝治罪。图思德以箭二十解四川军营，上嘉之。十一月，兼署云南巡抚。

自傅恒征缅甸还师，缅甸贡使久不至，闭关绝市年久。图思德奏言："侦知缅民亟盼开关，缅酋亦窘迫有投诚意。惟风闻难信，但当简练军实，使闻风生畏。"上韪之。及兼署巡抚，自永昌还会城，令提督锦山等董理边防，疏报，怫上意，严旨促仍赴永昌督办边防。四十一年，复奏："侦知缅酋懵驳已死，子赘角牙嗣立，方幼，头人得鲁蕴将遣使叩关纳贡。"上以缅甸初无悔罪输诚之懵，谕勿轻听。寻奏："得鲁蕴遣使投禀，愿送还内地官人，贡象，乞开关。已饬龙州将吏与以回文。"上以图思德示缅甸有迁就结案之意，斥为大谬。四十二年，又奏得鲁蕴欲将所留杨重英、苏尔相、多朝相等送还，并叩关纳贡。上念受降事重，图思德不能胜其任，命大学士阿桂赴云南主持。调李侍尧云贵总督，图忠德回贵州巡抚任。四十四年，擢湖广总督。卒，赐祭葬，谥恭慤。

彰宝，鄂谟托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十三年，自翻译举人授内阁中书。十八年，授江苏淮安海防同知。累迁江宁布政使。三十年，授山西巡抚。阳曲知县段成功亏帑事发，具得巡抚和其衷畀银五百为弥补及布政使文绶等知情状，奏闻。上遣侍郎四达会鞫得实，其衷、成功论斩，文绶等戍军台。安邑知县冯兆观揭河东盐政达色累商及受贽礼、门包，又遣四达会鞫，并得河东运使吴云从因被四达纠参，嗾兆观揭发状，达色论死，云从、兆观治罪如律。三十二年，调江苏。两淮盐政尤拔世奏缴本年提引征银，上以此项历年均未奏明，自乾隆十一年起，应有千余万，命彰宝会同详察。前任盐政高恒、普福、运使卢见曾均坐是得罪。又发前任监掣同知杨守英诈取商银：并论如律。

三十四年，命驰驿往云南署巡抚。师征缅甸，署云贵总督，命出驻老官屯督饷，加太子太保。

三十五年，奏："永昌沿边千余里，山深径僻，应于曩宋关、缅箐山、陇川、龙陵、姚关及顺宁篾笆桥设卡驻兵。"上令实力督率。又奏："贵州调至兵间有老弱、现加甄汰。"上责："彰宝现为总督，两省皆所辖，何不劾奏。"三十七年，劾云南巡抚诺木亲才识不能胜任，召还。又奏车里宣慰土司刀维屏逃匿，请裁土缺设专营，上从其议，定营名曰普安。寻实授云贵总督。三十九年，以病请解任。王锡事发，夺官，逮京师论斩。四十二年，卒于狱。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四十年，授云南迤东道。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擢巡抚。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议。乱既定，五十三年，命赴台湾勘建城垣，因命偕福康安、李侍尧按柴大纪贪劣状。上责嗣曾平日缄默不言。寻疏言大纪废弛行伍，贪婪营私，事迹昭著。又奏："抚恤被难流民，给银折米，福建旧例，石准银二两。今以米贵，请改为三两。"上以福康安奏晴雨及时，岁可丰收，仍令视旧例。偕福康安等奏清察积弊，筹酌善后诸事，均得经允行。尝以台湾吏治废弛，不能早行觉察，自劾，上原之。命台湾建福康安、海兰察生祠，以嗣曾并列。寻奏台湾海疆刁悍，治乱用严，民为盗及杀人者，役殃民兵，冒粮，及助战守义民或

挟嫌害良，皆立置典刑，以是称上旨，嘉嗣曾不负任使。事粗定，命内渡，寻又命俟总兵奎林至乃行。庄大田者，与爽文同乱，坐诛，嗣曾捕得其子天畏及用事者黄天养送京师，又得海盗，立诛之。五十四年，赐孔雀翎、大小荷包。图像紫光阁。

请入觐，未行，安南阮光平据黎城，福康安督兵赴广西，嗣曾署总督。福康安濒行，奏福建文武废弛，宜大加惩创，上谕嗣曾振刷整顿。嗣曾奏许琉球市大黄，限三五百斤，谕不可因噎废食。又奏："福建民多聚族而居，有为盗，责族正举首，教约有方，给顶带。盗但附从行劫未杀人拒捕，自首，拟斩监候，三年发遣，免死。"上谕曰："捕盗责在将吏。令族正举首，设将吏何用？族正皆土豪，假以事权，将何所不为？福建多盗，当严治。若行劫后尚许自首免死，何以示儆？二条俱属错谬。"

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台湾生番头人请赴京祝嘏，嗣曾以闻，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

陈步瀛，字麟洲，江南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擢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再迁山西按察使。寻以山西狱讼繁多，改命长麟，仍留步瀛兰州道。旋授甘肃按察使。

萨拉尔回苏四十三乱既定，四十九年，盐茶厅回田五复据石峰堡为乱，总督李侍尧率兵讨之，以步瀛从，捕治诸乱回家属。旋奏令赴安定、会宁督饷，行次隆德，闻副都统明善战死高庙山，步瀛以静宁、隆德、平凉诸州县当下陇要冲，静宁驻兵三百，请益兵。步瀛调固原兵五百赴平凉、隆德守，为犄角。复往静宁收明善余善兵守隘，上奖许之，寻谕曰："步瀛兵事经行陈奏，不必拘体制。"步瀛奏："臣收明善余兵，尚存九百有奇。石峰堡回越隆德犯静宁，平凉知府王立柱督兵民击之，回退据翠屏山。静宁距省五百余里，中间会宁、安定为粮运要道。虑回自静宁南窜袭我师之后，已禀督臣发重兵防护。"旋疏报静宁围解，并筹济南、西二路官军粮饷药弹，称上旨。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以福康安代侍尧为总督。上谕以军事谘步瀛，擢布政使。福康安奏："步瀛明白诚实，督饷甚力，但才具不如浦霖。"命调安徽布政使，事定论功，赐孔雀翎。

江、淮大饥，民胁众劫夺。步瀛行县，督吏赈恤，而捕治其不法者，自夏迄秋，事渐定。步瀛以劳瘁致疾，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疾大作，卒。

孙永清，字宏度，江南金匮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永清未入官，尝佐广东布政使胡文伯幕。土司以争袭相讦，验文牒皆明印，大吏欲以私造符信罪之。永清具稿请文伯力陈，得免者二百余人。旋充军机处章京，撰拟精当，事至辄倚以办。迁侍读。四十二年，云南总督图思德奏缅甸将遣使入贡，上遣大学士阿桂往莅，以永清从。缅甸使不至，阿桂令永清撰檄谕之，送所留守备苏尔相还。四十四年，授刑部郎中。考选江西道监察御史。四十五年，超授左副都御史。授贵州布政使。奏言柞子厂产黑铅，课余三十余万斤，请以十万斤运广。四十九年，署巡抚。又奏："柞子厂黑铅，例于四川永宁设局收发，课余三百万斤，请岁以五十万运存永宁。"

五十年，擢广西巡抚。劾新宁知州金垣等逋税，按察使杜琮、盐道周延俊等并坐夺官。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为乱，征广西兵，永清奏："兵出征，在例马兵赏、借银各十两，步兵赏、借银各六两，请于借银留三两为制衣。"命议叙。五十三年，滕县狱系盗梁美焕谋穴墙逃，捕得，永清令立诛之，奏闻，上谕曰："狱囚反狱劫狱当立诛，若钻穴越墙，只求苟免，不得与此同科。今之督抚皆好杀弄权，永清失之太过。"

安南阮惠为乱，国王黎维祁出亡，其臣阮辉宿护维祁母、妻、宗族至龙州，永清及总督孙士毅疏闻。士毅寻发兵讨惠，永清出驻湖宁，奏太平设军需局，以福建延建邵道陆有仁、桂林知府查淳董其事。五十四年，维祁复国，使迎其母、妻、宗族，永清为具行李，并传上旨赍锦缎、绸、布及白金四百。谕奖永清自驻南宁，弹压边关，筹办饷糈，措置得宜，赐孔雀翎。

士毅师败还，福康安代为总督。永清与福康安奏："安南用兵，关内外支放银百万、米八万余，逐款详核，例可用而未用，或用不及数者，以实用之数具报。如有军行紧急，略有变通。与例不符者，仍如例核减。"上谕令以实为之。秋，之广西秋审册自缓决改情实凡三案，谕责永清宽纵。东兰

州安置台湾降人郑管、陈廷乘舟走，追捕，以溺水报。上命夺知州黄图等官逮讯，永清坐降调，命留任。

是时阮惠更名光平，上封为安南国王，请以来年诣京师祝万寿，使阮宏匡等叩关入贡。永清令在太平候旨，疏闻。上令光平使臣于来年灯节前至京师，与外藩蒙古等一体入宴，责永清拘泥。永清旋奏光平使臣自桂林北行。上察广西学政潘曾起不称职，以谘永清，永清言曾起性情褊急，未惬士心。上责永清不先奏劾，以方料理安南内附，光平将入觐，不遽易人，罚养廉二年。五十五年春，光平又以新赐印并御制诗使叩关入贡，永清疏以应否令光平使诣京师请旨。上谕曰："光平遣使陈贡，自应令诣京师，何必奏请？"永清又奏太平、南宁、镇安三府与安南接壤，请屯兵防隘，立栅开濠，分隶龙凭、馗蠯二营管辖，报闻。四月，光平入关，以其子光垂、臣吴文楚从，奏闻，上嘉之。寻卒。

弟藩，监生。以四库馆议叙，授中书科中书。官至安徽布政使。子尔准，自有传。

郭世勋，汉军正红旗人。初自笔帖式擢吏部主事。选福建龙岩知州。五迁湖南布政使。乾隆五十四年，擢贵州巡抚，调广东。上谕曰："广东有洋商盐务，为膻之地。世勋操守廉洁，治事勤实，务慎持素履。"监临乡试，奏额送科举多取数百名，经费由督抚捐赀备办，谕国家无此政体，不允。奏禁大黄出洋，西洋各国岁不过五百斤，琼州、台湾亦如之。暹罗、安南贡船至，亦五百斤。五十五年，总督福康安入觐命，世勋署两广总督。劾雷琼镇总兵叶至刚误民为匪，左江镇总兵普吉保滥刑毙命，皆论罪如律。参将钱邦彦巡洋崖州，遇盗被戕，上以福康安诣京师后，世勋不能整饬，严斥之。

暹罗国王郑华咨："乾隆三十一年被乌图构兵围城，国君被陷。其父昭克复旧基，十仅五六。旧有丹蓍氏、麻叨、涂坯三城，仍被占据。请代奏令乌图割还三城。"乌图即缅甸。世勋以其非礼妄干，留其使广东，奏闻。上命军机大臣拟檄，略谓："故缅甸酋懵驳与暹罗诏氏构兵，非今国，王孟陨事。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不宜追问诏氏已失疆土。天朝抚驭万国，缅甸固新封，暹罗亦至华嗣掌国始加封爵，宜释嫌修好，共沐宠荣，不得以非分干求，妄行琐渎。"命世勋与福康安联衔照会，并告来使，但云："札商福康安，未经代奏。"

五十六年，世勋奏洋船准携炮，内地商船不准携炮。上谕之曰："商船出洋携炮御盗。不特各国来船未便禁止，即内地商船遇盗不能御，岂有束手待毙之理？只令海口将吏察验，不可因噎废食。"上以广东多械斗，谕世勋稽察化导。有步文斌者，以罪配德庆州，传习邪教，世勋捕得四十余人送京师。上谕以其渠送京师，余令世勋系狱，候刑部拟罪。

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咨言："国境嵩陵等七州毗连云南开化，莫氏旧人黄公瓒父子据守，夤缘内附，吁恳代奏详察。"使至龙州，龙州通判王抚棠以所请非分，发书驳还。世勋奏闻，上嘉抚棠，赐大缎奖之。光平又以黎维祁弟维祇结土酋农福缙为乱，遣兵剿灭，具表献捷。表内并言："维祇为乱，因维祁从人丁迓衡等为维祁通消息，请按治维祁罪。"世勋以光平所言臆度无凭，对扬失体，照会令将表文删节，缮正奏闻。上已先得巡抚陈用敷奏，令谕光平具确据，并通消息者何人，送京师按治，命世勋遵前旨照会光平。五十八年，暹罗、安南贡使至，世勋遣吏伴送诣京师。上以所派职卑才庸，虑为外藩所轻，降旨申饬。潮州总兵托尔欢请觐，例具清字摺，朱批令来见。世勋奏委署总兵，译汉文为俚语，上赐荷包馈之。

英吉利遣使入贡，请遣人留京居住，上不许，虑英吉利贡使还经广东复多所陈乞，时已授长麟两广总督，命与世勋和衷商榷。寻奏英吉利贡使请在黄埔盖房居住，已严行拒绝，并禁内地奸民指引勾结，上赐荷包奖之。五十九年，入觐，途次病作，至京师卒。赐祭葬。

毕沅，字纕蘅，江南镇洋人。乾隆十八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庶子。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从总督明山出关勘屯田，调安肃道。擢陕西按察使。上东巡，觐行在，备言甘肃旱。谕治赈，并免逋赋四百万。擢布政使，屡护巡抚。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匮，授巡抚。河、洛、渭并涨，朝邑被水。治赈，全活甚众。募民垦兴平、周至、扶风、武功荒地，得田八十余顷。浚泾阳龙洞渠，溉民田。嘉峪关外镇西、迪化士子赴乡会

试者，奏请给驿马。置姬氏经五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屡署总督。四十一年，赐孔雀翎。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四十五年，陕西巡抚缺员，谕："沅在西安久，守制将一年。命往署理，非开在任守制例也。"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中为乱，沅会西安将军伍尔泰、提督马彪发兵讨之。事平论功，赐一品顶带。甘肃冒赈事发，御史钱澧劾沅瞻，降三品顶戴。四十八年，复还原品，寻实授巡抚。四十九年，甘肃盐茶厅回田五复乱，沅遣兵分道搜剿。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沅治军需及驿传供亿，屡得旨奖励。

沅先后抚陕西十年，尝奏："足民之要，农田为上。关右大川，如泾、渭、灞、浐、沣、滈、潦、滻、河、洛、漆、沮、汧、汭诸水，流长源远。若能就近疏引，筑堰开渠，以时蓄泄，自无水旱之虞。古来云中、北地、五原、上郡诸处畜牧，为天下饶，若酌筹闲款，市牛羊驼马，为畀民试牧。俟有孳生，交还官项，余则畀其人以为资本。耕作与畜牧相兼，实为边土无穷之利。"议未行。

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奏："河北诸府患旱，各属仓储，蠲缓赈恤，所存无多，请留漕粮二十万备赈。"既又请缓征民欠钱粮，并展赈，上温谕嘉之。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御制《淮源记》以赐。五十一年，赐黄马褂。授湖广总督。伊阳盗秦国栋戕官，上责沅捕治未得，命仍回巡抚。五十三年，复授湖广总督。江决荆州，发帑百万治工。沅奏："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折而东北流，南逼窖金，荆水至无所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鸡觜石坝，逼溜南趋，刷洲沙无致壅遏。"又请修襄阳老龙堤、常德石柜堤、潜江仙人堤，凿四川、湖北大江险滩，便云南铜运。

五十九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邪教并起，称传自湖北，沅赴襄阳、郧阳按治，降授山东巡抚。上以明年归政，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常平社仓米谷五十万四千余石。六十年，仍授湖广总督。

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命赴荆州、常德督饷，以运输周妥，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破保康、来凤、竹山，围襄阳，沅自辰洲至枝江捕治。当阳又陷，复移驻荆州，上命解沅总督。旋克当阳，获乱渠张正谟等，复命沅为总督如故，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寻奏乱渠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皆就获，惟石柳邓未获。请撤各省兵，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上谕曰："撤兵朕所愿，但平陇未克，石柳邓未获，岂能遽议及此？"寻获石柳邓。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疏言："樊城为汉南一都会，请建砖城，以工代赈。"二年，请以提督移辰州，增设总兵驻花园汛。寻报疾作，手足不仁，赐活络丸。旋卒，赠太子太保，四年，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帑项，夺世职，籍其家。

沅以文学起，爱才下士，职事修举，然不长于治军，又易为属吏所蔽，功名遂不终。

论曰：富勒浑、秉恬、鄂宝餫金川之军，绩当临清之乱，图思德招缅甸之使，步瀛御石峰堡之变，嗣曾肃台湾之政，永清受安南之降，世勋屡却暹罗、安南干请。若英吉利入贡，中外交涉，于此萌牙。川楚教匪，沅当其始，久而后定。诸人者皆身膺疆寄，与兵事相表里，功罪不同，赏罚或异。欲求其事始末，固不可略焉，故类而录之。

清史稿卷三三三　列传第一二〇

五岱　五福　海禄　成德

马彪　常青　官达色乌什哈达

五岱，瓜尔佳氏，黑龙江人。乾隆十八年，命隶满洲正黄旗。初以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三等侍卫，赐墨尔根巴图鲁名号。战叶尔羌，复迁二等侍卫。霍罕使者至，命往宣谕，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赐骑都尉世职。三十六年，从将军温福讨金川，授参赞大臣。攻巴朗拉，克之。授正黄旗蒙古都统。

京旗目吉林、黑龙江诸部人为乌拉齐，鄙之不与为伍，温福以是轻五岱。五岱密疏言："温福在军好安逸，不亲督战，自以为是，寒将士之心。"温福亦劾："五岱刚愎自用，自成都至军，途中夺驿马骚扰。方攻巴朗拉，绿营兵惊退，五岱不能禁，诈言被创昏晕。"上命丰升额、色布腾巴勒珠尔

诣军中按治。色布腾巴勒珠尔等疏言鞫五岱俱不承，请夺其职，留军前自效，上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所论列不得要领。复疏言温福轻五岱，致起衅。温福疏辨，谓五岱与色布腾巴勒珠尔朋比谋倾陷，上命色布腾巴勒珠尔等逮五岱诣热河行在。是时尚书福隆安奉使如四川，疏言五岱无夺驿马及攻巴朗拉诈言被创事，色布腾巴勒珠尔亦未尝袒五岱。五岱至热河，军机大臣廷鞫，戍伊犁。居数月，授蓝翎侍卫，命从阿桂出南路听差遣。阿桂令率土兵赴美诺、明郭宗诸地，相机夹击。寻授头等侍卫。

木果木师溃，阿桂驻宜喜。命五岱为领队侍卫，率贵州兵防后路。阿桂为定西将军，授五岱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复为参赞大臣。从副将军丰升额自丹坝进攻凯立叶，山峻，未深入。上命丰升额佐阿桂合军进，而以五岱驻凯立叶牵贼势，贼屡来攻，屡击败之。五岱疏言军中护军校等缺，当择应升人员，请上命。上以参赞佐将军治军事，不得自专，责五岱非是。阿桂、丰升额自日尔巴当噶进攻，五岱自凯立叶督兵夹击，进逼勒乌围。阿桂令五岱移驻日则了口。寻率兵协攻珠寨及噶朗噶各寨。师攻勒乌围，五岱率所部自东北入，合攻克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四十九年，自塔尔巴哈台诣京师，至兰州，闻石峰堡回为乱，请从军。上谕陕甘总督李侍尧，以五岱尝从征金川，知军事，令率兵进攻。侍尧令偕副都统永安、提督刚塔讨贼，自马家堡逐贼至鹿鹿山，大雾，驻军数日，詗贼出后山，分军捕治，命署固原提督。战伏羌城外，杀贼三百余，贼遁入山，遣兵搜捕，俘二百三十余。复逐贼至秦安县，拟进攻底店。上令尚书福康安视师，五岱从，克底店。进攻石峰堡，率兵搜捕黑矻塔、白杨岭余匪，毁床子滩礼拜寺，回乱平。上以五岱自塔尔巴哈台班满还京，道闻回乱，自请从军。福康安未至，转战击贼，奋勉，予骑都尉世职。寻擢镶蓝旗蒙古都统，充上书房总谙达，授领侍卫内大臣。卒。

五福，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自世袭佐领累迁四川维州协副将。乾隆三十五年，小金川土司泽旺与鄂克什土司色达克拉构兵，五福请于总督阿尔泰，檄泽旺责使服罪。泽旺子僧格桑尤桀骜，渐侵明正土司，乃令五福将五百人屯梭磨界朴头，擢松潘镇总兵，如美诺护粮道。小金川平，偕松茂道查礼按行边徼屯练，及新附汗牛十四寨。

时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同为乱。上虑两酋逃往鄂罗克，命五福驻丹坝。丹玛，往鄂罗克道所必经也。贼袭攻底木达及大板昭，师自登春入，五福自后路会攻。寻请以副将西德布率兵还丹坝，而躬巡梭磨，土妇卓尔玛初附，加以驾驭。上命五福事毕仍还屯丹玛。五福旋自丹玛进攻穆尔津山，再战陟其冈，毁贼碉，败援贼。师进攻，五福以三百六十人为应，令官兵作攻扑状缀贼，土兵伏作固顶水卡旁。贼至，伏发，殪其头人，遂进攻山半贼碉，五福督兵斫碉门杀贼。将军阿桂等师克格鲁克古了口，将达丹坝，五福隔山见师至，却督兵攻普笼、笼玛让诸碉，同时尽毁，于作固顶以下傍水设营卡。

师进攻勒乌围，五福自陡乌当噶夹攻，毙贼甚众，进攻荣噶尔博，毁贼碉一。师屯巴克图仰木山巅，五福克萨木卡尔山下诸碉卡，与大军会。自达乌达围进攻，五福同总兵常禄保等为应。既克黄草坪，贼自山后出，五福夹击败之。师自奔布鲁木进攻，为三队，五福与副都统乌什哈达率第三队，围贼碉。贼越碉窜，与第一、二队合，至西里正寨，贼溃遁。分攻瓦尔占、舍勒固租鲁，夜移炮轰毁之。进攻萨尔歪贼寨，复为三队，五福与都统海兰察自中路进，贼弃寨窜。复绕出寨后，歼贼甚众，贼寨皆下。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师既还，以两金川地势寥阔，命五福将三千人屯美诺。寻擢广西提督。卒。

海禄，齐普齐特氏，蒙古正蓝旗人。以前锋从征伊犁，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屯济尔哈朗，副将军富德攻叶尔羌，攻伊西洱库尔淖尔，海禄皆在军中，赐花翎，并号噶卜什海巴图鲁。又以边功，擢二等侍卫。温福讨金川，海禄将四百人攻斑斓山及斯当安，攻日耳、东玛、美美诸寨，及固卜济山梁，又克路顶宗、喀木色尔诸寨，破明郭宗沟内碉卡。自前锋参领摄陕西固原镇总兵。温福师败绩，海禄自美诺退巴朗拉，定西将军阿桂论劾，当夺职，命宽之。师自资哩南山入，得阿喀木雅山上碉一。至路顶宗，山陡峻，夜半潜入贼垒，歼贼三十余，坠崖死者相枕藉，遂拔路顶宗，即督兵进攻明郭宗，克之。直抵美诺，贼惊溃，获大炮十余、米粮百余石，擢固原镇总兵。

从阿桂自萨尔赤鄂罗山攻克登古碉卡。复自喇穆喇穆迤西进，得石卡一。攻得斯东寨、色朔普、喇穆喇穆山梁，屯日则丫口要路。又攻该布达什诺木城，连克碉寨。攻逊克尔宗，贼出伏兵，击之溃。旋偕副都统富兴进至沙尔达朗，克大碉五，并克伊格尔玛迪等碉卡。再进，偕副都统乌什哈达夺罗卜克鄂博沟内碉寨，攻克格鲁克古山梁。再进攻康萨尔，督兵跃濠入，贼窜。再进，攻克勒吉尔博山梁，乘胜沿河击贼，大破之。师攻木思工噶克丫口，海禄以兵应，歼贼甚众。攻克迈过尔山梁，复偕乌什哈达攻丫口左木城、石碉，拔之。又自舍图枉卡分攻巴占，攀藤扶石，自山腰斜上，遂夺据昆色尔，进攻章噶大碉，克之，并夺木城一。偕襄阳镇总兵官达色攻黄草坪，占其地，移直隶天津镇总兵。旋率土兵夺兜窝碉卡，复夺取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所居之拉布咱占。又偕副都统书麟等攻则朗噶克，焚噶尔噶木、勒乌、果木得克、聂乌诸贼寨。金川平，图形紫光阁，赐骑都尉世职，擢云南提督。

四十六年，入觐。至湖南，闻萨拉尔回苏四十三叛，请从军。贼占华林山，海禄从海兰察攻之，多所斩获。旋进至华林寺，毁贼巢，歼焉。授乌鲁木齐都统。

海禄刻核吏事。在边，禁古城迤北瑚图斯金厂。重定新疆屯田征租功过，视旧例为苛。追论文武吏士剥下营私状，领队大臣图思义、提督彭廷栋以下皆坐谴。又请裁汰经费，视内地编保甲。台湾民坐械斗戍边，入乌鲁木齐铁厂输作，予巴里坤诸地戍兵为奴：皆议行。复疏请自哈密至精河设台车三百五十，乌鲁木齐设台车一百五十，定值视雇商车减三之二。乌什办事大臣绰克托、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惠龄、陕甘总督福康安皆言车值过薄，福康安并力陈设台车不若雇商车便。上为罢海禄议，造台车糜帑，令责偿。伊犁将军伊勒图又疏请罢海禄所议屯田征租功过及戍边入铁厂例，左授伊犁额鲁特领队大臣。

五十三年，劾将军奎林毁佛像，辱职官，折罪人手足掷水中，得遣戍罪人赃，又于哈萨克以羊易布，私其羡金。上夺奎林职，令海禄并诣京师，命诸皇子、军机大臣会刑部廷鞫。奎林承毁佛像、杀罪人，余事皆无据。上命并夺海禄职，在上虞备用处拜唐阿上效力行走。寻授蓝翎侍卫，累迁至福建陆路提督。卒。

成德，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初入健锐营充前锋。从征准噶尔、叶尔羌，俱有功。征缅甸，从将军明瑞自锡箔进兵，攻贼旧小蒲坡，中枪伤，战猛拜、天生桥、猛城诸地。从副将军阿里衮攻顿拐，毁其寨。从经略大学士傅恒渡戛鸠江，自猛拱、猛养进兵，败贼于新街。定边右副将军温福征小金川，成德从攻斯当安，裹创力战，进攻巴郎拉。再进，克资哩、古布济、八角寨诸地，复被创。自空卡、昔岭进兵，屡捷，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木果木大营陷，温福死之，成德时将别军驻美诺，亦陷于贼，命夺官，仍留任。将军阿桂令自南山攻取阿喀木雅，会领队大臣额森特、总兵海禄三道并进，击东沟贼碉，歼贼甚众。路顶宗、明郭宗诸营卡皆下，复美诺，赐黑狐冠。小金川平，复官。

师自谷噶入大金川，抵罗博瓦山，成德偕总兵特成额等分兵缀贼。复会克色朔普山，夺坚碉数十。进攻喇穆喇穆东面山碉，贼分两路袭师后，击败之。偕散秩大臣普尔普等夺石碉四，又偕总兵官达色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会内大臣海兰察进围逊克尔宗，赐号赛尚阿巴图鲁。进攻甲尔纳寨，围急，贼潜以皮船渡，成德击破之。贼据赤布寨，其北为得思古寨，循沟下有噶朗噶，噶尔噶诸寺，碉寨繁密。师循沟进，破最东水碉。成德乘胜夺大碉五、木城二，直抵濒河噶尔丹寺，贼奔溃，师克舍图枉卡。成德潜师至日则丫口，与游击普吉保上下合击，破石碉八、木城四，遂克孙克尔宗，贼退勒乌围，复进，会师破之。进克甘都瓦尔、黄草坪等处，遂克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署四川提督。三暗巴番渠安错煽乱，督兵捕治，命真除。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后藏，命成德为参赞大臣，督兵偕总督鄂辉、驻藏大臣侍郎巴忠会剿。巴忠授意噶布伦丹津旺珠尔与廓尔喀议岁费、还侵地，成德争不获，即以此议入奏。师还兵定藏自赎。复以濡滞失机，夺将军，予副都统衔，以领队大臣属将军福康安调遣。攻聂拉木，与穆克登阿夜督兵进。成德攻寨西北，穆克登阿出西南，掷火弹杀贼，破寨，尽歼守寨贼，无一得脱者。福康安自济咙进兵，令成德等分道进屯德亲鼎山，克敌卡，自俄玛措山进，迭克果果萨喇嘛寺，乘夜取札木

铁索桥。又自江各波迈山梁趋陇冈，与彦吉保会。逐贼至利底，与福康安师会，所向克捷。廓尔喀乞降，师还，命成德以副都统衔充驻藏帮办大臣。图形紫光阁，前十五功臣，以成德为殿。寻命署杭州将军。

仁宗即位，移署荆州将军。教匪起，成德偕总督惠龄攻贼宜都灌湾脑山，擒贼首张正谟。寻以纵贼窜逸，夺勇号。四年，致仕，卒。以曾孙女配宣宗为孝全皇后，追封三等承恩公，谥威恪。子穆克登布，自有传。

马彪，甘肃西宁人。以行伍从军，累迁至四川川北镇总兵。高台县丞邱天宠私伐巴彦济鲁萨林木，贝勒罗卜藏达尔札诉于上，词连彪，夺职。寻赐游击衔，驻雅尔。复起，除云南昭通镇总兵。

乾隆三十六年，师征金川，将军温福以彪屡出师勇往，令将贵州兵三千以从，克巴郎拉碉卡，赐花翎。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彪偕侍卫额森特等自北山进，夺贼碉卡，斩馘百余，与师会。彪以贵州兵二千驻资哩北山梁，东西距三十余里。贼夜犯都司黄壮略、守备王廷玉营，彪与侍卫巴三泰驰援，败贼，失炮三。上以彪战甚力，不之罪。嗣都司徐大勇等守色布巴尔，贼屯十里外高峰。参赞五岱檄彪赴援，未至，副将色伦泰战没。五岱劾彪逗留，当夺职，上命留任。寻自硕藏噶尔进驻色布色尔，阿桂军次喇卜楚克山麓，逼木兰坝。令彪伏兵东崖下，克其水碉。进攻色尔渠，彪从参赞丰升额等击东玛砦，克之。乘胜攻哲木克郭罗郭罗美罗喇嘛寺诸寨，皆下，夺碉五，俘馘数十。克美美卡，彪率二百人，自山梁山径入。贼来援，力战破之。美美卡至日喀尔桥，有小径曰兜乌。贼毁桥筑卡以拒，彪伐木为桥济兵，贼弃卡走。又与提督哈国兴合克喀木色尔穆拉斯郭寨，遂据兜乌。寻自达克苏山后攻明郭宗，彪将千人自格实迪下攻，贼弃碉窜，授西安提督。复偕侍卫乌尔图纳逊攻达尔图大碉，毙窜贼甚多。遂偕领队大臣华善等以六千人驻宜喜，贼来犯，击之，斩贼三十余人。以三千五百人攻达尔图碉，未下。贼自沙坝三道袭宜喜军，又别遣贼夜扑达尔图军，击走之。师克乃当，至独松，彪与贼战中巴布里、下巴布里及玛雅冈角木，贼皆弃寨遁。旋与副将钦保克尔玛及扎乌古山梁，与总兵敖成克甲索。

金川平，赴西安任。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移湖广提督。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予云骑尉世职。

常青，苏木克氏，满洲镶白旗人。自前锋累迁护军参领。外擢云南曲寻镇总兵。从将军明瑞讨缅甸，战于蛮结。明瑞将中军，常青与领队大臣观音保踞西山梁。贼突至，常青等奋击，馘二百余，贼败窜，又馘二千余，俘三十四。再战天生桥、宋寨、黄土冈诸地，屡败贼。明瑞军败绩，上召常青入对，命仍还云南，从副将军阿里衮出万仞关。经略大学士傅恒令诣野牛坝督造战船，率兵赴新街，杀贼夺寨，获敌舟及粮械。旋自新街进攻老官屯，克毛西寨，师还，授云南提督。

乾隆三十八年，师征金川，令率云南兵二千赴打箭炉佐将军阿桂出西路。偕都统海兰察攻斯达克拉、阿噶尔布里、硕藏噶尔诸山梁，克之，留屯美诺。师攻布朗郭宗，阿桂奏请常青策应。常青遣游击福敏泰驻木波，游击保宁驻噶鲁什呢，宁备张启贵驻美卧沟，而与副都统富兴率兵为布朗郭宗声援。西藏语谓为盗曰“放夹坝”，常青与富兴督绿营兵捕盗，焚其林。阿桂师进攻勒乌围，常青与富勒浑护饷道，自明郭宗至大板昭，兵卒巡视，分守小沙坝、沙坝、三松坪诸地。自间道出功噶尔拉击贼。上嘉之，谕以此路官军久未进攻，今自间道出奇，足以缀贼。惟地势险峻仍戒其轻举。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移古北口提督，而以海禄代之。疏言缅甸方议抚，请暂留张凤街，与海禄相机筹办。上以夷性多疑，文檄仍用常青旧衔，俟事定赴新任。历浙江、江南、直隶、福建陆路提督，又继海禄为乌鲁木齐都统，移西安将军。卒，谥庄毅。

官达色，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准噶尔。将军兆惠自鄂垒扎拉图转战至特讷格尔，上方南巡，遣官达色及副护军校兆坦赍疏诣行在，召对，授蓝翎侍卫。准噶尔平，予云骑尉世职。迭迁副参领，外擢云南顺云营参将。自陈不通汉文，乞还京师，经略大学士傅恒讨缅甸，以官达色监铸炮，令从军。旋授健锐营前锋参领。

乾隆三十六年，将军温福征金川，令将成都驻防兵四百人从攻巴朗拉山梁，与乌什哈达督兵自

山右登，夺卡六。再战，官达色发炮毁贼碉，战三昼夜，克之，赐号巴尔丹巴图鲁，畀白金百。师逾达木巴宗至斯底叶安，贼力拒，官达色发炮堕其碉楼，命署四川松潘镇总兵。师乘雪击贼，贼引退。官达色逐贼，贼乱流渡，窜阿哈木雅。移军逼贼寨，官达色发炮击之，寨垂破，贼夜遁。温福督师攻南山，官达色与总兵牛天畀合军，天畀取第二碉，官达色取第三碉，复命署湖北襄阳镇总兵。

师攻达尔图，贼蔽碉为固，官达色发炮击之，日毙贼数十。师进，破碉二，拔栅，歼贼甚众。副将军丰升额攻谷噶，官达色与侍卫普济保等以四千人往会。旋以将军阿桂檄，从参赞海兰察攻喇穆喇穆，夺卡三，逼碉下掷火弹，以雨不然，暂引退。复以六百人直陟高峰，峰有大碉二，夜半，援石壁蚁附登，伏碉旁，黎明突起，遂破二碉。进攻该布达什诺，贼为大碉倚濠，辅以木城。官达色督兵冒枪石跃濠以度，铲碉址成，遂援以上。贼退保木城，阿桂令海兰察出城后，官达色当其前，力战克之。再进，攻默格尔山梁，官达色与额森特等合军取碉三。旋与海兰察、额森特分道裹粮深入，攻格鲁克丫口，克当噶海寨及陡乌当噶大碉，焚沙木拉渠寨。循格鲁格克古山梁以下，贼傍箐置卡，督兵攻之下。真除襄阳镇总兵。

再进，攻勒吉尔博，战于山麓，破贼碉。再进，攻荣克尔博，克其麓木城。督兵陟山巅，与普尔普逾沟拔木栅二十六。自舍图拉卡循混色尔山梁，攻据雅木则碉。取果克山诸碉寨，图拉枯喇嘛寺，尽歼之。再进，与海兰察等同攻章噶，贼缘碉凿深沟，设栅其上，官达色督兵拔栅，以覆沟援附至碉巅下攻，贼惊窜，遂克之。与海兰察合军向勒乌围，分攻隆斯得，其地有三寨，克其二。遂潜破后寨，寨内蓄铅子，积地二尺许，火药百余篓，悉收以佐军，设炮台，逼转经楼，与保宁、彰霳合军克之，勒乌围亦下。与海兰察等攻达乌，连破诸碉寨。进攻西里，贼四出力御，官达色逾沟与战，贼穿林逃。攻黄草坪，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海禄拔沟北栅为应。攻奔布鲁木峰木城，亦与海兰察偕。攻瓦喇占，发炮破其碉。循瓦喇占而下曰萨尔歪，有寨三，海兰察当其前，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左右合击，贼弃寨走，邀殪之。攻科布曲木城，又与海兰察偕，官达色冒枪石先登。攻朗阿古，海兰察自山腰险径度兵，官达色与乌什哈达出其左。攻雍中喇嘛寺，官达色与普尔普等自右入，皆力战杀贼。遂破噶拉依。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移山西大同镇总兵，再移直隶宣化总镇兵。卒。

乌什哈达，吉林满洲正黄旗人。师征缅甸，以前锋校从，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师征金川，以三等侍卫从，其与官达色同克巴朗拉也，贼攻据所驻山，复力战破贼，夺其山还。事闻，上以功过足相当，宥之。战屡有功，累擢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外授和阗领队大臣，讦办事大臣德风受赂，按治不尽实，夺职。师征台湾，以头等侍卫从，与普尔普自茅港转战，通嘉义道。寻将水师至琅峤，获庄大田，还前所赐勇号。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师征廓尔喀，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先行治道，踬而伤。师还，赏不及，入觐，以为言。上责其巧佞，夺职，戍伊犁。嘉庆初，赦还，师征川、楚教匪，以头等侍卫从，贼渠王三槐拥众渡江，乌什哈达与战，死之，予轻车都尉世职。

瑚尼勒图，鄂讷氏，黑龙江人。以护军入满洲镶黄旗。累迁护军参领。从征金川，亦与巴朗拉之役，赐号多卜丹巴图鲁。攻资哩南山，战自喇卜楚克山梁，绕登高峰，夺贼卡二，遂陟其巅，又夺贼卡二。复从海兰察等攻罗博瓦前山，贼二百余自其右缘山梁斜上，瑚尼勒图击杀十余人，贼遁走，进攻布达什诺，克之，加副都统衔。复进攻逊克尔宗，焚贼寨十余，贼来援，却之。师攻勒乌围，遣瑚尼勒图夺据默格尔山，进占日尔巴当噶尔之西。危峰突起，海兰察等更出其西，自密拉噶拉木山巅下击，遂克凯立叶，谕嘉奖。乘胜攻克日尔巴当噶山阳左右五碉。又从海兰察等攻取桑噶斯玛特山寨。与福康安督兵将出箐，见贼碉二，奋勇跃入杀贼，贼溃，擢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师攻达佳布、安吉诸碉，督兵自山腰贼碉间攀越而过，先入碉，皆克之。进攻木思工噶克，令瑚尼勒图攻丫口。潜师而入，游击梁朝桂等为继，丫口峰左右碉十有四，同时皆破。师次荣噶尔博，有山梁曰巴占，为勒乌围门户，贼守御甚力。诸将议自舍图枉卡间道入，而使瑚尼勒图屯巴占分贼势。师克章噶，瑚尼勒图亦取巴占。分攻隆斯得寨，以斧破寨门，获所储铅药，遂攻下勒乌围。复攻西里山梁，瑚尼勒图与乌什哈达督兵径陟，克大碉三、木城四。师攻西里正寨，与福康安以火攻破寨。

又与海兰察取朗阿古，攻克得拉古碉卡。复自巴萨沙进，取奇什矶官寨，与福康安等克雍中喇嘛寺。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转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寻授散秩大臣，管理健锐营。卒。

敖成，字丹九，陕西长安人。入伍，从征瞻对、金川、库车，战喀喇乌苏河，攻叶尔羌，俱有功。乾隆三十八年，师再征金川，成以广西右江镇总兵入觐，上询知成尝出师瞻对、金川，赐花翎，并畀白金百。给驿诣军前。旋移甘肃宁夏镇，以将军阿桂请，复移贵州镇远镇。师三道进，副将军明亮出南路，请以成驻僧格宗防后路。上虑成未足当一面，命从明亮军进讨。桂林疏言："南路当自塔克撒至宜喜诸地设防。成自萨穆果穆渡河，经美诺至塔克撒驻军。"明亮移军宜喜，攻达尔图山梁，使成偕副都统舒景安率师攻日旁，夺贼卡二，破碉寨四百余，歼贼甚众。诸军攻宜喜，围合，詗甲索守贼皆老弱，当攻其瑕。成偕副将常泰等率土、汉兵二千五百分三道进，破其要隘，先后夺碉十一。上嘉其勇，赐号僧格巴图鲁。复自达尔图山梁进攻噶尔丹，直薄巴布里山脊。值夜大雪，潜师出碉后奋击，连克防隘贼卡四。守碉贼惊溃，追斩无算。复偕常泰攻克碾占，偕提督马彪率师至甲杂官砦，贼弃寨溃窜。师三路毕会，遂克噶喇依。金川平，图形紫平阁，列前五十功臣。御制赞，以乘雪取巴布里比诸李愬之入蔡州。擢贵州提督，入觐，赐黄马褂。卒。赠太子太保，谥勇悫，予云骑尉世职。

图钦保，瓜勒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前锋校从将军明瑞征缅甸，有功，授三等侍卫，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迁健锐营副前锋参领。乾隆三十七年，从将军阿桂征金川，以皮船济师，袭乌达西山碉卡。图钦保与总兵王万邦自其左进，攻克其碉。复与侍卫三宝等合兵，至邦申山梁，缘沟以登，尽取诸碉卡，自山下夹攻，贼溃。师至纳围纳札木，副将军明亮等分兵三道并进，图钦保与游击谷生炎攻山坡碉卡，贼力拒。复与侍卫德赫布三面合围，垒石卡逼贼，贼弃碉夜遁。师进至僧格宗，图钦保自河西科多渡桥攻河东，至喀咱木笼山梁，抵奢垄，贼奔美诺。复与参领拉布栋阿以五百人取马奈。擢湖南长沙协副将。师复进，至萨克萨谷，其北曰茹寨，麦方熟，贼设碉以卫，图钦保力攻克之，焚沿河各寨，贼窜出，中矢被枪及坠河死者无算，麦田十余里，皆为我兵所据。事闻，上手诏奖勉。复攻石真噶山下木城，毁贼寨，再进，攻扎乌古山梁，功最，擢陕西固原镇总兵。事定，图形紫光阁，与德赫布并列前五十功臣。四十六年，撒拉尔回叛，图钦保将五百人助战。贼退踞八蜡庙、水磨沟诸地，图钦保从都统海兰察率兵越水磨沟自山梁进逼贼巢。贼自山坡逆上，图钦保持刀奋战，马蹶，坠山下，被创，卒，赐白金七百。

木塔尔，小金川人。乾隆三十七年，小金川头人僧格桑为乱，拒我师，木塔尔率亲属及所部降。将军温福令从军，即率土兵夺八角碉，降千余人，复官寨。攻木果木，而中石伤。克达响谷山梁，枪伤额。累擢三等侍卫，赐孔雀翎。僧格桑窜大金川，大金川头人索诺木匿之，与同乱。将军阿桂令木塔尔侦路，约内应，遂克阿不里，招其叔朗纳降。金川山径歧互，阿桂令木塔尔指画，绘图呈览。又以功噶尔拉贼守坚，谘木塔尔。木塔尔言："谷噶山路崎岖，树木深密。若密遣精兵昼伏夜行，出贼不意，亦一策也。"从之。战有功。官兵护台站，遇贼稍却。阿桂令木塔尔偕降人赓噶率土兵截击，禽头人木穆工阿。攻库鲁什尼后山及登春诸地，禽头人拉尔甲，创僧格尔尔结，以功赐缎。贼遣别斯满尼僧布薄伪降，私询木塔尔军事，木塔尔密以闻。上嘉其诚，累擢头等侍卫。师攻噶拉衣，索诺木等出降，赐号赞巴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授八角碉屯守备，督帛噶尔角克乃萨纳木雅诸地降人屯田。

四十六年，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攻陷兰州，上命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军讨之，木塔尔从，中枪伤，赐银缎。复攻华林寺，再受伤，赐二品衔，以四川管理降番副将题补。四十九年，甘肃固原回田五等余党踞石峰堡，上命成都将军保宁讨之，木塔尔从，力疾赴调，赐散秩大臣衔。至石峰堡，屡有斩获，被石伤。

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偕侍卫博斌等生擒首逆庄大田于琅峤。台湾平，复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六年，廓尔喀为乱，攻陷聂拉木。木塔尔从成德守木萨桥，获头人格咧达喀叽哈等，加副都统衔，师攻济咙，木塔尔偕侍卫哲森保先攻克东南山梁，移兵逐贼，复济咙，歼贼数百，殪贼目

七。师攻雅尔赛拉、博尔东拉，木塔尔率兵自噶多普纡道渡河，夺石卡、木城。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上特召慰劳，赐酒，赉银缎。

六十年，从征苗匪。贼居下石花、土空等处。循沿河山坡筑城卡，阻我师。总督福康安遣木塔尔于下游河岸设伏，贼出卡抢掠，突出击之，夺其渡船。师进迫之，贼不能御，连克城卡。进攻土空，偕总兵花连布等连战三昼夜，破之，赐荷包。以病还师，至资阳，道卒，赐白金百。

岱森保，库雅拉阔绰里氏，满洲正红旗人。以黏竿处拜唐阿从征缅甸。移师征金川，与攻路顶宗、喀木色尔，授蓝翎侍卫。战于昔岭，贼乘高而下，以火器奋击，贼溃，授三等侍卫。战于博罗瓦，歼贼数十，复夺取喀木喇玛山碉，擢二等侍卫，赐号布隆巴图鲁。攻勒吉尔博山梁，拔鹿角，跃濠，以火弹掷碉巅，破之。从将军阿桂攻勒乌围，发炮断其桥隧以入栅，克木城，与诸军合攻，勒乌围遂下，授头等侍卫。师还，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

四十四年，以护军参领从征台湾。与侍卫乌什哈达等击贼沙嵌，进至莺松，歼贼二百余。击贼中州，发巨炮杀贼，进击贼南潭，贼溃，焚贼寮数百。再进，击贼三坎店，夺贼中炮械。寻从闽浙总督常青等援诸罗，出盐水港，战贼屡胜，赐副都统衔。福康安视师，岱森保攻贼牛庄，贼阻溪为固。督兵逾溪击之，俘斩甚众，乘锐抵南潭，遂俘庄大田等。师旋，再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出为伊犁领队大臣。

廓尔喀为乱，上命岱森保将索伦、达呼尔兵千人，偕参赞大臣海兰察自京师道青海入西藏，佐福康安等讨之。既至，福康安令偕成都将军成德将三千人向聂拉木缀贼。分兵自措克沙木间道入，自率兵趋亲鼎山，破贼卡，贼败窜。旋偕侍卫永德道哈那滚木山，克扎木。复偕成德败贼多洛卡，追蹑至俄赖巴，分兵两路深入，廓尔喀酋降。复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

嘉庆初，教匪起，命岱森保讨贼陕、甘。张汉潮侵五郎，自周至出大建沟扰洵阳，偕总兵长春、副都统纶布春随所在御之。上责肃清甘肃境，与西安巡抚台布选能战兵四千有奇，逐贼转战，屡有克捷。五年秋，击贼沔县，以兵寡未获穷追，还军驻长寨。疾作，行至汉中，卒。

翁果尔海，噶巴喀氏，满洲镶黄旗人。初充亲军，迁蓝翎侍卫。乾隆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击贼八卦山，斩馘无算，赐号额腾额巴图鲁。累迁二等侍卫。林爽文遁老衢崎，义民高振以告。翁果尔海与追击，获之。台湾平，予骑都尉世职。

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从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往讨之。贼据擦木，其地两山夹峙，惟一径可通。夜雨，翁果尔海分兵潜进，越山直上山梁，与师会，薄贼寨，逾墙入，歼贼数百，克其碉。贼夺据济咙官寨，师围之。翁果尔海直攻东南山梁，贼恃碉拒师。督兵缘碉上，歼贼六百余，擢头等侍卫。贼据热索桥，师自摆马奈撤入，与夹河相持。翁果尔海自峨绿山纡道出上游，斫木编筏潜济，自间道疾驰攻贼寨，师悉渡，赐副都统衔。贼窜协布鲁，负水筑卡为守，师不得即渡，暮雨，伏兵林中，夜将半，援木涉水进击。师绕出对山，并力下攻，贼溃走，追斩三百余，焚寨五。遂进攻东觉，道噶多。翁果尔海从海兰察为前锋，纡道出雅尔赛拉、博尔东拉，穿林越箐，潜师步行。贼为木城三、石卡七，守甚坚。翁果尔海督兵逾险攻之，右臂创甚剧，援兵至，奋勇转战，殪头人二、余贼二百有奇，贼乃遁，悉堕其城卡，赐白金五十。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嘉庆初，卒。

珠尔杭阿，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前锋累擢二等侍卫。从征甘肃石峰堡乱回，赐号锡利巴图鲁。五十六年，廓尔喀侵后藏。上命鄂辉、成德讨之，命珠尔杭阿佐军，鄂辉以第理浪、窝浪卡两地当冲要，令珠尔杭阿察形势，督兵屯守。寻偕侍卫永德攻克聂木哲木寨，赐大缎。复偕将军福康安自宗喀攻擦木，与参赞大臣海兰察合军，自正路攻贼寨，克之，赐大小荷包。复同头等侍卫阿满泰等克济咙，迁头等侍卫。复从海兰察攻雅尔寨拉、博尔东拉，毁木城、石卡，歼贼甚众。又破贼于玛木拉，加副都统衔。进攻噶勒拉推补木大山，分兵三路，珠尔杭阿偕三等侍卫阿哈保等自右路夹击，焚贼卡。复自横河上游修桥渡，攻集木集，克之，寻命为领队。廓尔喀头人拉特纳巴都尔降。福康安令珠尔杭阿护贡使诣京师。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累迁御前侍卫、正白旗护军统领。神武门获为逆者陈德，赐骑都尉世职。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卒。

哲森保，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初充吉林乌拉马甲。征缅甸，偕侍卫阿尔苏拉击贼新街，从副都统明亮击贼老官屯。从讨王伦，侍卫音济图擒贼，将就缚，突有贼持械出拒，哲森保射杀之。从讨苏四十三，攻华林山，枪殪贼渠，哲森保亦被创，赐号法福里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再出讨石峰堡乱回，中石伤，擢头等侍卫，授公中佐领。从征廓尔喀，攻擦木。哲森保与翁果尔海各将一队，自东、西两山分进，克之。攻济咙，首夺东南山梁。师继进，遂克济咙官寨。贼断热索桥，哲森保与阿满泰出间道，越峨绿山，自上游砍树结筏潜渡，骤攻贼卡，贼骇愕奔窜，师得济，赐副都统衔。至博尔东拉，与贼力战，左膝中枪，赐白金百，令还济咙休养。至协布鲁，创发，卒。廓尔喀平，图形紫光阁，列后十五功臣，祀昭忠祠，赐骑都尉世职。

子富永，亦在军，以战功累擢三等侍卫，袭职。官至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卒。

论曰：金川地小而险，悬崖绝壁，垒石为碉，师至不能下。高宗读《太宗实录》，知其时攻城用云梯，命敦其制，督八旗子弟习焉。师再出攻碉，赖是以济。诸将有劳者，五福将四川兵，彪将贵州兵，常青将云南兵，成将绿营，木塔尔将土兵，余皆率禁旅。而官达色督炮兵，图钦保佐健锐营，尤专主攻碉，摧坚决险，非豫不为功。成德、岱森保及木塔尔复从征廓尔喀有功。翁果尔海等未与金川之役，而屡从征伐，转战立勋名，亦裨佐之良也。

清史稿卷三三四　列传第一二一

马全牛天畀　阿尔素纳　张大经曹顺

王玉廷　珠鲁讷许世亨子文谟　尚维升

马全，字具堂，山西阳曲人，初名琅。乾隆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自二等侍卫出为福建抚标右营游击，与同官争言，夺职。更名，寄籍大兴。二十五年，会试再中式，上御紫光阁校阅，见全识之，问曰："尔马琅耶？"全叩头谢罪，遂成一甲一名进士，授头等侍卫。二十七年，扈上南巡，命署江西南昌镇总兵，赐孔雀翎。疏陈校阅各营操练，赴禁山隘口巡查，防奸民阑入。上褒其奋勉，授江苏苏松镇总兵。擢江南提督，请改归原籍。调甘肃提督，陛见，赐黑狐褂。

三十八年，命从征金川，为领队大臣。将军温福驻军木果木，全偕都统海兰察分攻昔岭，夺碉二，贼大至，鏖战冰雪中一昼夜，卒败贼。会日暮撤兵，贼后尾追，为伏击败之。搜山麓逸贼，建栅数十为声援。木果木大营溃，全殿后，战竟夜，死之，事闻，上曰："提督马全乃国家出力有用之人，今力战死事，实堪轸惜！"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同时死事诸将有战绩者，牛天畀、阿尔素纳、张大经。

天畀，山西太谷人。以武进士授蓝翎侍卫，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征金川，天畀率兵赴木坪，佐提督董天弼进剿。师自达木巴宗分三道趋资哩，天畀偕侍卫阿尔素纳击贼于玛尔瓦尔济山巅，战三昼夜，克卡十，与大军会，赐孔雀翎。师围资哩，天畀攻南山，参赞五岱攻北山，未下。上以阿喀木雅地当孔道，得此可破资哩，手敕谕诸将。天畀偕侍卫乌什哈达将四百人觅路，伏箐中，诱阿喀木雅守贼出寨，击之，贼败匿。天畀列兵山麓截贼援，贼四百余突出寨，援贼二百自得尔苏山至，天畀击之，斩五十余级。参赞大臣阿桂代五岱攻北山，贼不支，天畀自南山夹击，遂克资哩，阿喀木雅、得尔苏贼皆溃。天畀捕治余贼，岩洞箐林，搜戮殆尽，自得尔苏山巅下至河岸讫北山麓，皆属我师。攻喇卜楚克山巅，贼守甚密。副都统富勒浑出山后，夺卡四。天畀自前登，夺卡一。贼自林中出，天畀督兵冒枪石纵火焚贼卡。又偕章京德保等进攻布朗郭宗，取德木达碉寨三、石卡七，与大军会，遂克之。进取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师攻功噶尔拉，天畀与副都统乌什哈达、总兵张大经冒雪陟山前二峰，夺其碉，贼自山后至，击之走。定边将军温福疏陈天畀战功，请署贵州提督。木果木大营溃，天畀力战死之，谥毅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敬一，自陈文生不习弓马，赐举人。

阿尔素纳，禄叶勒氏，吉林满洲镶黄旗人。乾隆时，以前锋随征西域、缅甸，累迁二等侍卫，赐号额腾伊巴图鲁。金川叛，从征，攻巴朗拉，与侍卫额森特先登。攻资哩、阿喀木雅、美美卡、兜乌诸地，均有功，擢一等侍卫，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随大军移营木果木，屡克碉卡，授镶

白旗蒙古副都统。大营陷，率满洲兵退，行至大坝沟，遇贼，力战死，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大经，山西凤台人。乾隆时，由武进士历官陕西兴汉镇总兵。三十六年，率西宁、陕西兵各千人从征金川。师围资哩，大经出中路，进攻兜乌。大经以兵千驻阿喀木雅，旋移驻木兰坝鄂克什旧寨，从攻明郭宗，克之。复从攻底木达，俘泽旺。三十八年，温福进驻木果木，大经将五百人分驻簇拉角克。上以其地在功噶尔拉丫口之北，形势险要，谕增兵协防。四月，偕乌什哈达等攻达扎克角山，击败伏箐。贼沿山下攻得斯东寨，贼弃寨遁。木果木大营溃，参赞大臣海兰察檄大经撤兵，出遇贼于乾海子，路险不能骑，徒步力战，死，予骑都尉世职。

诸将死事皆祀昭忠祠，全、天畀、阿尔素纳并图形紫光阁：全列前五十功臣，天畀、阿尔素纳皆列后五十功臣。

曹顺，四川阆中人，入伍。从将军温福征金川。师攻固卜济山梁，贼为栅阻木兰坝路，匿栅内发枪石，其渠启栅门出，顺斩之。夺门入，焚栅，歼栅内贼，赐孔雀翎。从攻明郭宗，自木雅山至木尔古鲁山麓，夺贼寨卡，进克嘉巴，赐号扎亲巴图鲁。顺与头等侍卫乌什哈达督兵至功噶尔拉，攻昔岭。又与司辔托尔托保率瓦寺鄂克什土兵先逼卡，杀贼数十，赐缎二匹。攻昔岭第五碉，与副都统巴朗、普尔普等分兵攀登，沟内伏贼起，迎击，斩其渠，顺面中石伤。先后叙功，迁湖南衡州协副将。阿桂策督诸军攻宜喜，先攻木思工噶克及得式梯，缀贼使不相应，令书麟等攻丫口碉卡，贼赴援，顺攻峰右碉，克之。师自康萨尔进据了口山峰，悉力拒，退复进者七，顺与侍卫穆哈纳等迎击，群贼悉殪，遂克擦庸碉寨。师分道断贼后路，顺督土兵纵火，与参赞大臣丰升额为犄角，并进，贼不能支，穴寨后窜，顺奋击，迫贼坠箐死，取石碉十二，遂克逊克尔宗，擢甘肃肃州镇总兵。四十年闰十月，攻西里山麓黄草坪，顺跨木栅指麾，贼于暗中发枪，被创，没于阵。金川平，与福建建宁镇总兵敦住、陕西延绥镇总兵乌尔纳并祀昭忠祠，图形紫光阁，同列前五十功臣。

敦住，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昭勋公图赖四世孙。图赖曾孙马尔萨事圣祖，自佐领擢至本旗都统。雍正初，授内大臣，佐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驻和通呼尔，哈诺尔贼来克，马尔萨力战。杀千余人，大风雨，渡哈尔噶河，战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敦住，其从子也。乾隆初袭职，累迁头等侍卫。从征金川，三十九年，令署总兵。攻宜喜，冒雨克达尔图、俄坡诸碉。十一月，攻日旁，自木克什进，短兵搏战，没于阵。

乌尔纳，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自护军累迁至甘肃兰州城守营参将。从征金川，克沙坝山，赐孔雀翎。攻逊克尔宗，攻甲尔纳，皆力战，中枪。攻荣噶尔，败援贼：再迁总兵。复克迈过尔，进屯凯立叶。从攻木思工噶克、勒吉尔博、得式梯诸地，累有功。师攻勒乌围，乌尔纳从攻转经楼，尽下诸城寨。师征大金川，攻西里，乌尔纳督兵造甲尔日磉浮桥，贼至，击败之。力战至科布曲，率前队渡河，克其第四碉。四十一年，从攻噶喇依。二月，噶喇依既克，喇嘛寺火起，延及火药房。乌尔纳往救，药轰石跃，中伤死。上以乌尔纳转战甚力，功成身殒，深嗟惜焉。议恤，顺予世职骑都尉兼云骑尉，敦住进世职三等轻车都尉，乌尔纳官其子都司。

科玛，敖拉氏，满洲正黄旗人。以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师攻克邦甲山梁，科玛自翁克尔垄力战至美诺，夺碉寨。赐号纳亲巴图鲁。攻当噶尔拉山梁，科玛督兵斧斫栅，逼碉，毁其垣以入，杀贼。从克美诺、拉约，将六百人取卡卡角，绕出山后仰攻，歼守贼。副将军明亮攻斯第，科玛将三百人陟西冈。又克达尔图第六碉。累擢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将六百人攻谷尔提，获头人索尔甲、木达尔甲等。督兵攻沙坝，掷火弹蒸贼寨二百余，加副都统衔。四十年四月，自得楞力战至基木斯丹当噶，深入贼阵，中枪死。

佛伦泰，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亦以三等侍卫从师克巴朗拉，赐号扎勒丹巴图鲁。攻资哩，冲入石卡，杀贼四十余，俘十二，遂克之，将五百人取咱赞及沟东诸寨。攻美美卡，佛伦泰自西山下，多斩获。从攻路顶宗、底木达、达尔图、日旁、凯立叶，皆有功。攻逊克尔宗，两目受石伤。攻康萨尔，克其碉，加副都统衔，授领队大臣。四十年四月，师攻基木斯丹当噶，科玛战死，佛伦泰自萨克萨谷进至荣噶尔，力战，亦没于阵。

达兰泰，萨克达氏，满洲镶蓝旗人。以护军从征缅甸，战新街、老官屯，有劳。征金川，命选年壮得力将士，达兰泰与焉。攻明郭宗、昔岭夺据达扎克角泉水。师攻罗博瓦山，贼来援，达兰泰迎击，贼溃。督兵杀贼，上驻军山峰，赐号额依巴尔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攻甲尔纳来珠寨，贼出我军后，自山梁下。达兰泰设伏射贼，贼负创遁。四十年五月，击贼达撒谷，被数创，卒。

萨尔吉岱，博和尔氏，齐齐哈尔镶红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克马奈、日旁。再进攻该布达什诺、色淜普，萨尔吉岱冲入贼阵，力战，尽克其碉卡，赐号善巴巴图鲁。从克默格尔、凯立叶，授三等侍卫。攻格鲁克古丫口，贼负险据寨，枪石并发。萨尔吉岱奋登丫口，射贼殪，贼引退，我师从之，越山沟五，夺碉五十、寨卡三百余。攻达玛噶朗，陟山梁，克其碉。师临勒乌围，分道攻转经楼，贼来援，萨尔吉岱伏兵横击，贼溃。师自达乌达围向当噶克底，萨尔吉岱为前锋，冒雨拔栅以发，击守碉贼尽殪。四十年闰十月，击贼阿穰曲，麾士卒倚栅射贼，中枪死。

金川平，科玛、佛伦泰、达兰泰、萨尔吉岱并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常禄保，赫舍哩氏，满州镶蓝旗人。其先有德禄者，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常禄保袭职，自三等侍卫屡迁四川提标左营游击。从征金川，擢成都城守营参将。副都统海兰察等攻得拉密色钦山梁，贼潜伏林内，常禄保往来搜击，进攻明郭宗，取旁近山梁。师进攻路顶宗所属喀木色尔寨，常禄保从海兰察自南山大涧潜越山顶，克之。复进取博尔根山，仰攻，克木城，受石伤。温福等上其功，赐孔雀翎。又从副都统阿尔素纳等分路进攻昔岭大碉，贼百余从旁冲出，常禄保督兵横击败之，进驻日龙。旋擢甘肃河州协副将。定西将军阿桂等攻克罗博瓦，常禄保驻山巅，贼九百余乘雪夜分两队劫营，四面环攻，势甚迫，常禄保督兵力战御之，被枪石伤，贼窜入卡内者皆歼焉。副都统乌什哈达等先后赴援，常禄保督兵夹攻，贼败窜，赐号西尔努恩巴图鲁、白金百。寻擢广东高廉镇总兵。分攻菑则大海诸碉，贼掘濠，排松，签鹿角，备御甚严。常禄保分兵出贼后，合攻各碉卡，同时皆下。又偕总兵官达色合攻雅木则碉，克之。三十八年十一月，师攻科布曲山梁，贼死拒，枪石交下，常禄保被创，殁于阵。

事平，录死事诸将，图形紫光阁，功稍次者为后五十功臣，常禄保及侍卫玛尔占、库勒德、穆哈纳，参将国兴，佐领巴西萨皆与焉。

玛尔占，巴尔汗氏，察哈尔正白旗人。自准噶尔来降。以三等侍卫从军，攻日旁，马蹶，伤，仍请从军。擢二等侍卫，命创愈仍从军。攻凯立叶，力战，赐号拉布巴尔巴图鲁，迁头等侍卫，授领队大臣。攻克该布达什诺木城及色淜普前碉，先登，又被创，予副都统衔。三十九年，攻康萨尔大碉，战殁。

库勒德，沃埒氏，满洲正蓝旗人。以蓝翎侍卫从军，攻昔岭及达扎克角木栅，累迁二等侍卫。攻克默格尔山梁，赐号朗亲巴图鲁。攻逊克尔宗、康萨尔，被创。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战死。

穆哈纳，瓜尔佳氏。以护军校从军，攻克默格尔山梁及凯立叶碉寨，迁三等侍卫。攻木思工噶克丫口，直前夺其碉，贼溃。攻巴木通，正浓雾，督兵分道击贼，贼伏深箐中，皆歼焉，尽克其碉卡：赐号巴尔丹巴图鲁。四十年八月，攻勒乌围，力战死。

国兴，贵州大定人。以千总从贵州威宁镇总兵王万邦征金川，攻巴朗拉。温福疏言贵州绿营将士功多。攻资北山，兴为前锋。进攻墨垄沟、甲尔木，再进攻东玛，我师为木卡，兴将三百人为守。贼夜至，兴灭火以待。贼逼卡，发枪炮，贼尽殪。又从阿桂攻勒乌围，赐孔雀翎，号图多布巴图鲁。累迁朗洞营参将。四十年四月，攻木思工噶克，兴持斧斫木城，率众拥入，克其碉。贼来攻，兴督兵射，贼贼散复聚者七，卒不能陷，兴负创，越日卒。

巴西萨，布拉穆氏，索伦正红旗人，以佐领从军，攻罗博瓦山，山甚峻，巴西萨督兵攀登，射贼殪，遂取山梁，诸碉卡皆下，赐孔雀翎，号塔尔济巴图鲁。四十年，攻康萨尔，攻碉迫悬崖，贼无路，殊死战，巴西萨死焉。

扎拉丰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前锋统领定寿孙。袭二等轻车都尉，授三等侍卫，累迁御前侍卫。从讨霍集占，师次汤阿里克，札拉丰阿将五百人，捉生俘三十余。师还，赐西朗阿巴图鲁名号，进一等轻车都尉，图形紫光阁，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旋令赴

科布多经理屯田。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入觐，令署将军印。召还京，以正白旗护军统领从明瑞出师，授领队大臣。次蛮结，战破贼，加都统衔。贼围小猛育，中枪死，谥昭节，进封一等男。子春宁袭爵，官至绥远城将军。

观音保，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健锐营前锋蓝翎长，再迁前锋参领。从副将军兆惠战济尔哈朗，从参赞大臣雅尔哈善攻库车，战甚力，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世职，图形紫光阁。出为伊犁领队大臣。从明瑞攻乌什，负创奋进，克其城，赐锡卓里克图巴图鲁名号。迁镶蓝旗护军统领，署云南楚雄镇总兵。从明瑞出师，为领队大臣，战于蛮结，日昳大雾，贼出林中。札拉丰阿率众薄贼垒，观音保当贼冲，杀贼二百余，乘雾深入，破木砦。师至小猛育，贼围急，观音保发数矢，辄殪贼，箙仅余一矢，欲复射，骤策马向草深处，以其镞射喉死，予二等轻车都尉。

李全，山西阳曲人。自行伍拔山西抚标把总，累迁云南永昌镇总兵。从征，战蛮结，与札拉丰阿据东山梁，张掎角，破象阵。至天生桥，乘雾破贼垒。至蛮化，贼大至，中枪，数日卒。

王玉廷，甘肃武威人。自行伍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从征，攻老官屯，贼据木城拒守，玉廷亲发炮乘雾督攻。中枪伤股，战益力。贼败，匿不出。复自力督战，创发卒，谥勤义。玉廷初从讨达瓦齐，援将军兆惠黑水营之围，佐雅尔哈善围库车，又从兆惠攻喀什噶尔：皆有战功。至是，与全同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珠鲁讷，那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翻译举人，授笔帖式，充军机处章京。再迁户部颜料库员外郎。出为荆州副都统，入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兼署兵部。明瑞出师，授参赞大臣，驻雅尔。移军木邦，土司瓮团降，请于清水河招商复业，遣兵监焉。摆夷环歇等五十辈伪降，斩以徇。奏设木邦至阿瓦台站凡五，分兵防卫，上嘉之。缅甸兵自东、西二山来犯，遣裨将分御。俄，贼焚游击福珠营，夜围珠鲁讷，珠鲁讷具遗奏，遣笔帖式福禄突围出，遂自戕。上责珠鲁讷怯懦，以其情亦可愍，赐祭墓，祀昭忠祠。

许世亨，四川新都人，先世出回部。初为骑兵。从征金川、西藏，并有劳。旋以武举授把总，累迁守备。复从征金川，从四川总督阿尔泰攻约咱东、西山梁，进攻扎口、阿仰、格藏、达乌诸地，连拔碉寨。复攻甲尔木山梁及岳鲁、登达诸地，拔木城、石卡，又克多功山坡及日木城碉寨。进击古鲁碉，贼夜劫营，世亨率兵百余御战，至曙，度贼且去，开壁奋呼追击，杀贼无算，遂克古鲁碉寨，赐孔雀翎，加劲勤巴图鲁。寻累擢参将。从参赞大臣、副都统明亮攻当噶拉山梁，拔第五碉。又从参赞大臣富德自墨垄沟进兵，克甲尔木、日赤尔丹思、僧格宗诸寨。又从定边将军明亮自底旺至马奈、克拉窠、绒布、根扎葛木、卡卡角、思底、喀咱普诸碉寨。又从明亮自宜喜攻达尔图山梁，擒头人丹巴阿太、夺俄坡、木克什、格木勺洛诸碉卡。又从领队大臣奎林攻木克什西南山寨。又从副都统三宝攻西郭洛，进驻得尔巴克山梁。又从明亮攻得楞山梁，拔数碉，进击基木及思丹当噶萨谷诸山梁，毁其碉，俘馘无算。克额尔替第一碉，杀贼四十余，又克第二碉。又克石真噶、沙尔尼、琅谷、乌岳、斯当安诸碉寨。凡七战，皆胜。进攻扎乌古，时贼踞山巅，碉卡连亘。世亨冒石矢率兵直上，拔数碉卡。又克碾占山、阿尔古山及平坝诸寨。又克达撒谷大山梁，毁其碉寨。又克独古木上、下寨，进踞布吉鲁达那两道山梁。又克甲杂官寨独松隘口。夺获大小寨落数十，并获贼渠雍中旺尔结。遂西至噶拉依，与南路马尔邦军会。四十一年，金川平，擢云南腾越镇总兵。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世亨奉命往安定捕逸回，获二百余。事竣，补贵州威宁镇总兵。

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叛，世亨率黔兵二千余赴剿，攻克集集堡，俘斩甚众，获伪印、器械、旗帜。进攻小半天，贼奔溃，追袭至老衢崎，俘爽文，并头人何有志。又从参赞成都将军鄂辉自大陇进攻南路水底寮，手杀头人一。时庄大田等败窜琅峤，众尚数千，世亨率黔兵与诸军分队，水陆合攻，擒大田并诸贼目。台湾平，改赐坚勇巴图鲁名号，图形紫光阁，列前二十功臣。

五十三年二月，擢浙江提督，未至，调广西提督。安南有大酋曰阮惠，攻其国都，逐其君黎维祁。两广总督孙士毅主用兵，世亨谏不听。师行，将两广绿旗兵八千人，与总兵尚维升、张朝龙等从出关入安南境，至其国都。有大川三：北曰寿昌江，南曰市球江，又南曰富良江。十一月辛未，师渡寿昌江。甲戌，师次市球江。惠兵据南岸山，守甚固。朝龙兵自上游渡，世亨亦力战，杀贼数

千，赐御用玉搬指、小大荷包。越三日丁丑，黎明，师次富良江，南岸即黎城，黎城者安南国都，以王姓名其城也。惠兵尽伐滨江竹木，敛舟泊对岸。循江岸得小舟，载兵百余，夜分至江心夺惠军舟，世亨等亲率二百余人先渡，复掠小舟三十余，更番渡兵，分捣惠军，惠军溃，焚其舟十余，俘其将数十。戊寅旦，师毕济，黎氏宗族及安南民出迎，世亨从士毅入城安抚。求维祈，承制立为王。捷闻，封一等子，疏辞，弗许。

阮惠有分地曰广南，去黎城二千余里。方议进讨，请益兵筹饷。上欲罢兵，世亨亦谓士毅曰："我兵深入重地，惠未战遽退，事叵测。及时振旅入关，上计也。"士毅不纳。五十四年正月戊午朔，士毅召诸将置酒高会。己未，维祁告惠兵至，士毅仓皇夺围出，渡富良江，浮桥断，世亨与维升、朝龙率数百人战桥南，阵没。士毅初奏言："惠兵至，臣与世亨督兵决战，贼众围合，臣与世亨不相见，乃夺围出。"上犹冀世亨全师而还，既闻其战死，命予恤。副将庆成自军中还，见上，言："当惠兵攻黎城，士毅与世亨退据富良江拒惠。士毅欲渡江与惠战，不利，以身殉。世亨力谏，以大臣系国重轻，不可轻入，令庆成护士毅还师。又命千总薛忠挽士毅马以退。世亨督诸将渡江陷阵，力战死。"上愍世亨知大体，进封三等壮烈伯，祀昭忠祠，谥昭毅。福康安师至，惠更名光平，乞降。立祠黎城祀死事诸将，世亨居首列。

子文谟，自武举袭爵，命在头等侍卫上行走。期满，以湖广参将用，并赐孔雀翎。嘉庆元年，枝江教匪聂人杰为乱，湖北巡抚惠龄令文谟捕治，有劳，赐继勇巴图鲁名号，擢副将。贼党邓之学诈降，诇知之，俟其入垒将半，文谟突起擒斩。从总兵庆溥防贼黄柏山，又从副都统德楞泰击冉文俦等大神山，迁四川建昌镇总兵。又与总兵德龄、副将褚大荣击贼陈家场，德龄战败，文谟驰救，杀贼二百余。又战大竹、梁山、忠州，屡败贼，擒其渠陈陇光等四十余，防嘉陵江，遏贼不令渡：加提督衔。复督兵捕治川北余匪，擢广东提督。寻调福建水师提督。海盗蔡牵为乱，文谟渡海讨之，并焚毁竹园尾、太史宫庄诸贼巢，再调浙江提督。卒，谥壮勇。

尚维升，汉军镶蓝旗人，平南王可喜四世孙。自官学生授銮仪卫整仪尉，五迁广西右江镇总兵。五十三年，随两广总督孙士毅出师，十一月辛未，维升与副将庆成以兵千余至寿昌江，阮惠军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惠军雾中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贼，渡市球江，乘筏夺桥，奋勇直进，赐孔雀翎。渡富良江，斩获甚众，从士毅入黎城，士毅败退，维升战死，谥直烈。

张朝龙，山西大同人，寄籍贵州。以马兵从征缅甸，战老官屯，枪伤左额。又从征金川，攻阿喀尔布里、布朗郭宗。又从参赞大臣海兰察自大板昭进剿，克喇穆喇穆、色淜普，朝龙先登。攻逊克尔宗，复先登，被枪伤。攻康萨尔山，战勒吉尔博，攻达佳布唵吉，皆有功。又从攻勒乌围，克之，赐蓝翎。攻西里、阿穰曲，克木城十余。又攻雅玛朋、格隆古、索隆古诸地碉寨，克之。金川平，叙功，赐孔雀翎。累擢广东抚标中军参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朝龙率广东兵进剿，多所斩获，赐诚勇巴图鲁名号。进攻大里杙，枪伤右肩，爽文就擒。朝龙复与诸军合攻庄大田于琅峤，擒之。台湾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三十功臣。擢福建南澳镇总兵。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寿昌江。朝龙以别军破阮惠军于柱石，进临市球江，江宽，南岸群山绵亘，惠军据险列炮，我师不能结筏。诸将督兵阳运竹木造浮桥示且渡，而朝龙以兵二千循上游二十里，求得流缓处，小舟宵济。诸将乘筏薄南岸，方与惠军相持，朝龙自上游绕出惠军后，乘高下击，惠军溃。复进薄富良江，夺舰渡河，入黎城。士毅败退，朝龙战死，谥壮果。

李化龙，山东齐东人。自武进士授蓝翎侍卫，擢贵州铜仁协都司。从大学士傅恒讨缅甸，师次老官屯，化龙以大炮杀贼。又从将军温福讨金川，克固卜济、玛尔迪克诸碉卡。嗣进攻路顶宗、明郭宗等处，化龙皆力战有功。明年三月，师次昔岭，化龙射贼渠殪。征小金川，克阿尔克布里、别斯满诸地。从都统海兰察克兜乌山梁，复连克路顶宗、明郭宗诸地，旋收美诺。征大金川，从海兰察攻克喇穆喇穆诸地，被石伤，赐绵甲。先后攻克逊克尔宗、格鲁古、群尼、木思工噶克诸地山梁，被枪伤，赐孔雀翎。金川平，累迁广东左翼总兵。林爽文为乱，率广东兵赴剿，至鹿仔港，总兵普吉保令化龙留守。爽文攻诸罗急，化龙密令游拒穆腾额率兵自番仔沟至大肚溪为疑兵，而亲率游击起裴鳌等自八卦山抵柴坑，贼聚拒，化龙督兵力战，贼溃。五十三年，从讨安南，师渡市球江，阮

惠军拒战，化龙督兵发炮击贼，造浮桥，与张朝龙等率兵径渡，入黎城。士毅败退，至市球江，令化龙先渡，度浮桥，落水死。

邢敦行，直隶安州人。乾隆四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自头等侍卫累迁广东三江口协副将。阮惠攻黎城，战死。敦行事母孝，将出战，解衣付其仆，使归告母。

予恤，维升、朝龙三等轻车都尉，化龙、敦行骑都尉。诸裨将同时死者二十一人。师还，经富良江，惠军追至战死者九人。又有参将邓永亮、都司卢文魁，以出师时战死。

台斐英阿，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自护军补司辔长，授乾清门蓝翎侍卫。乾隆三十九年，从征金川，命为领队。与内大臣海兰察等攻喇穆喇穆山梁，破碉，毁木城，复循山梁逐贼至其麓。进攻该布达什诺，夺贼碉。再进，围逊克尔宗，毁碉二百余。再进，克默格尔以西及凯立叶前山梁诸碉卡：擢三等侍卫。复自罗卜克鄂博逾沟攻格鲁克古丫口，破沙木拉渠革什式图诸寨。复从领队大臣福康安攻勒吉尔博山脊，克两碉，进攻萨克萨谷山梁及舍图柱卡，再进攻克觉拉喇嘛寺，及所属卦尔沙巴等寨：赐号拉布凯巴图鲁。又偕海兰察攻章噶山峰，进攻托古鲁，潜师自山岭涉险攀援而上，尽破之。再进，遂克勒乌围。师自达乌达围攻达思里，海兰察分兵七队，台斐英阿领其一，自悬崖下，夜半抵达乌达围，夺碉一。及旦，至当噶克底，乘雾薄碉，贼众皆就戮。从攻阿穰曲，克大碉、木城各二。进攻奔鲁木山峰，连克舍勒固租鲁、瓦喇占、萨尔克尔、古什拉斯等诸寨。又从福康安攻雍中喇嘛寺，尽降其喇嘛，擢二等侍卫。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前五十功臣。

四十六年，从剿撒拉尔叛回，败贼龙尾山梁。登华林山，歼贼无算。贼平，擢头等侍卫。从剿甘肃石峰堡叛回，以功加副都统衔，补公中佐领，擢御前侍卫。旋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擢正红旗护军统领，调镶黄旗。

五十六年，征廓尔喀，从福康安分攻擦木，克之。进攻济咙，率索伦劲骑冲击，转战至东觉山，克贼寨十一，炮殪贼目二，俘七十有六。加都统衔，授散秩大臣。进逼甲尔古拉山，贼三道来犯，台斐英阿射毙红衣贼目二，突中枪，卒于阵，谥果肃，赐白金千。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予骑都尉又一云骑尉世职。

阿满泰，郭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本黑龙江达呼尔披甲。从征回疆，攻喀什噶尔城，逐贼自阿拉楚尔至巴达克山，获其渠，令入旗充护军。三十八年，授蓝翎侍卫。从征金川，攻当噶尔拉山梁，贼自庚额特山出，阿满泰与前锋参领巴克坦布据险要殪贼。攻达尔旺山梁，克之。攻格木勺，截甲索贼来路。与侍卫阿兰保等攻科拉木达，扑碉，胜援贼。擢三等侍卫，赐号扎努恩巴图鲁。攻扎乌孤山梁、加杂肚、绒布、巴鲁担诸处，皆有功。金川平，图形紫光阁，列后五十功臣，擢副护军参领。兰州回为乱，从军攻华林山，歼贼百余，身被创，擢护军参领。攻石峰堡，侦贼底店，夺卡，擢头等侍卫。从征廓尔喀，自中路被擦木隘口，出济咙，破其官寨。进破贼热索桥，渡河至雅尔赛，登博尔东拉山巅，破木城三、石卡七：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进至堆补木，自帕朗古攻横河大桥，我师临北岸，贼据南岸御。阿满泰先登，师从之。度桥，阿满泰中枪，落水死，水深，战方急，求其尸不可得。赐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廓尔喀平，再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

花连布，额尔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性质直。少读书，习《论语》、《左传》。充健锐营前锋，累迁火器营委署鸟枪护军参领。以参将发湖广，授武昌城守营参将，累迁贵州南笼镇总兵。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征贵州乱苗，令将精兵三千为前驱，通松桃、铜仁两路饷道，援永绥，释正大营围：赐孔雀翎。军自哑喇塘经阿寨营、安静关转战而入，经岩板桥，收诸碉寨。又经上下麻洲、高陂塘、上下长坪，自嗅脑至松桃，平缘道苗卡，埋坑谷过大军。上以花连布奋勇，赐号刚安巴图鲁，赍白金百。又战卡落塘，击梁帽寨，且战且前。时永绥被围已八十余日，花连布军至，方战，围始解，苗皆乌合，未见大敌，相惊为神兵。花连布著豹皮战裙督战，因呼为花老虎。又击贼小排吾，攻巴茅汛、鸭酉、黄瓜诸寨。自滚牛坡循崖下攻腊夷寨，枪伤左腋。上手诏奖其勇，问创已愈未。复自葫芦坪攻克党坝、三家庙诸寨，焚上下竹排。再进破桿子坳，屯军古哨营小梁。上录花连布功，授贵州提督。

福康安军至，令结垒大营前，悉以兵事属之，日置酒高会。苗訹知福康安持重不战，一日数至，

花连布力御之，昼夜徼循，苗屡败，颇畏惮。福康安益易视之，苗益掠焚无忌。头人吴半生集群苗拒战，花连布与额勒登保会总兵那丹珠等合军攻爆木林，克苗寨十余。深入，自成光寨至上下狗脑坡，山峻险，冒矢石，援藤葛，直陟山巅，苗渐却。分兵下攻，福康安焚附坡诸苗寨。花连布督兵伐竹木，熏窒大小岩洞，死者枕藉。又自猫头进克茶林碉、上下麻冲诸寨。下黄毛山坡，遇苗兵数千，额勒登保迎战，花连布出贼后夹击，大破之。再进，克马脑、猪革、杀苗坪、竹子诸寨。分兵攻岩板井、让水沱、溪头、绿树冲、关镶坪诸隘，皆下。吴半生亡匿高多寨，与诸军分道入，环攻之，生得半生。又有头人吴八月据平陇，自称吴三桂后，纠党转盛。福康安令花连布引兵攻鹅洛等二十四寨，皆下。进攻龙角峒，奋战，自辰至酉，乃克之。附近诸苗寨皆降。又克大坡脑等三十余卡。攻鸭保，去平陇七十里。时已昏，风大作，山木动摇，崖高沟窄。花连布督兵攀越，纵火痛击，破木城七、石卡五。旁收垂藤、董罗诸寨，遂禽八月。其子廷礼、廷义犹据险，乘胜克大、中、大三天星寨。再进，取黄冲口等十三寨，得盘、木营两山梁。岁暮雨雪，进围地良坡，收八荆、桃花诸寨。转战经连云山、猴子山、蛇退岭、壁多山、高吉陀，下贵道岭等四十余卡。抵长吉山，围石城，未至平陇三十里所。

诏责复乾州厅。时福康安感瘴卒，和琳代将，令花连布率兵攻全壁岭，自马鞍山入，山蔽厅城，下瞰大河。将济，惧苗涉水相袭，花连布分兵剿旁近诸寨翼，大军遂复乾州。会和琳亦卒，上谕湖南巡抚姜晟以军事谘花连布。贵州清溪民高承德以邪术纠众为乱，戕县吏，花连布督军捕治，克槐花坪四寨。进攻小竹山，破其寨，歼承德及戕县吏贼。再进攻大小鬼＜㘝屯山＞，戮余贼。嘉庆元年九月丁卯日加已，贼攻夏家冲，花连布令副将海格、参将施缙张两翼击贼，贼数千拒战。花连布出其中逐贼，贼见攻急，据坡掷石，花连布方上坡，中石，自岩堕深涧，骂贼，贼欲钩出之。自力转入岩下，颈折死。诸将争杀贼，贼却，出花连布尸，颅骨寸寸折，失一臂。上愍其死事烈，加太子少保，赐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赍白金八百，谥壮节。

明安图，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正红旗人。以云骑尉授三等侍卫，累迁湖南保靖营游击。从征金川，大小战五十有四，叙功，累迁镇＜㘝竹旱＞镇总兵。贵州、湖北苗石柳邓、石三保等纠众为乱，明安图督兵御战，永绥协副将伊萨纳赴援，同战死。苗攻滚牛坡，劫我军馈运，云南鹤丽镇中军游击永舒、四川阜和协左营都司班第共击之，没于阵。

论曰：师再征金川，历四年，大小数百战，将士夷伤众矣。全、顺等平时力战功最，死事尤廪廪。扎拉丰阿等死缅甸，与明瑞并烈。世亨等死安南，以全孙士毅，赏尤厚。台斐英阿死廓尔喀，福康安因以受降还师。花连布善战，死，不欲为群苗得，糜躯矢节，其状视诸死事者尤惨，烈矣哉！

清史稿卷三三五　列传第一二二

富僧阿，舒穆禄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授拜唐阿，累迁头等侍卫。出为副都统，历成都、三姓、宁古塔诸地。擢将军，自荆州移黑龙江。黑龙江北邻俄罗斯，康熙二十九年与定界。岁久，将吏惮行边，道里不能详。富僧阿遣副都统瑚尔起等分探诸水源，皆至兴堪山还报。乃上疏言："副都统瑚尔起探格尔毕齐河源，自黑龙江至格尔毕齐河口，水程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其间无人迹。协领纳林布探精奇哩江源，自黑龙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伟保探西里木第河源，自黑龙江经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河，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阿迪木保探钮曼河源，自黑龙江入钮曼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诸地俱无俄罗斯偷越。臣按呼伦贝尔有额尔古纳河，西为俄罗斯界，东属我国。自此至珠尔特，处处设卡。今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设卡二，索博尔罕增立鄂博，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断难偷越。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兴堪山延亘至海。嗣后请饬打牲总管每岁六月遣章京、骁骑校、兵丁，自水路与捕貂人同至托克、英肯两河口，及鄂勒希、西里木第两河间，巡察还报。三年遣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自水路至兴堪山巡察还报。黑龙江官兵每岁巡察格尔毕齐河

口，三年亦至兴堪山巡察还报：岁终报部。”上从之。

富僧阿治事严，尝疏请罪人予官兵为奴，并其妻子皆令为奴。又以遣犯脱走，出巡并将校婪索，皆请逮送刑部：上不许。移西安将军，西安、宁夏移驻满洲兵，复分驻巴里坤，富僧阿议定规制，皆如所请。乾隆四十年三月，卒官。

伊勒图，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初，以世管佐领授三等侍卫，累迁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出驻乌鲁木齐，移阿克苏。三十二年，授伊犁参赞大臣。移喀什噶尔。内擢理藩院尚书，外授伊犁将军。三十四年，师征缅甸，授副将军，从经略大学士傅恒分道进军，缅甸人拒戛鸠江，筑寨。伊勒图偕参赞大臣阿里衮与战，夺寨三，杀贼五千余。师还，授兵部尚书。复外授伊犁将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台吉策伯克多尔济等率所部三万余户来归，先期使至伊犁，具书通款。伊勒图以闻，高宗命加意抚绥，俾得所。于是土尔扈特部悉内附，哈萨克、布鲁特两部厄鲁特降者日众。伊勒图请增置佐领，俾领其众，从之。三十六年，左授参赞大臣，驻乌什，移塔尔巴哈台。三十八年，复授伊犁将军。兵部议禁鸟枪，伊勒图以土尔扈特部新归附，牧马御豺虎恃鸟枪，不当一体收禁。四十八年，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五十年七月，卒，谥襄武，封一等伯，祀贤良祠。发帑金千，遣侍卫丰伸济伦如伊犁赐奠。

伊勒图在边二十余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其在塔尔巴哈台受代去，上谕继任参赞大臣庆桂循其规制。镇伊犁尤久，伊犁屯田，请兵得携妻子。于塔尔骑沟口外乌可尔博苏克、东察罕乌苏、霍尔果斯、巴彦岱诸地筑城堡，水足地厚。俾得久屯。设宝伊局铸钱，采哈尔哈图铜矿，三年得九千余斤，令加铸，于乌什铸普尔。乌什及库车、哈喇沙尔诸城与伊犁钱并用，普尔，回钱名也。又于崆郭罗鄂博诸地采煤，听商人充窑户，征其税。都统海禄请令遣犯皆入铁厂，与罪人畀官兵为奴者同例。伊勒图请仍如旧制，使遣犯与为奴者有别。其卒，上称其镇静妥协，各部落皆心服，封恤特厚。

胡贵，字尔恒，福建同安人。少有智略。入伍，稍迁水师提标右营千总。雍正六年，赍奏入都，世宗召入见。再迁后营游击。监修战舰，出巡海，坐误工，吏议当左授，上特宥之。累迁江南苏松镇总兵。督运漕粮十万转海赈福建，道温州凤凰洋，飓作，损米五百余，请出私财以偿。高宗谕曰：“冒险已可嘉，岂有复令出私财偿米之理？”命罢勿偿。旋坐废弛当夺职，复特宥之。疏言：“本镇春、秋两哨，中营游击司粮饷，骑兵营游击职城守，例不出巡。惟既任水师，当知海道，应从众出巡。陆路将士愿改水师者，先令出海演试，如有瞻略，量为改补。”并从所请。崇明海涨，没民庐。召县吏议赈，吏言当待请。贵曰：“民死在顷刻，岂能俟报？有谴吾任之。”即发仓以赈，令所属为助，众有难色，贵曰：“设官非以卫民乎？赈不周，生它变，岂能免患？”疏请发帑金十八万、仓谷二十八万，并留漕米续赈，上深嘉之。历广东潮州、琼州诸镇，擢提督。增城民王亮臣为乱，贵勒兵驰赴，分遣所属防隘，扼贼走路。总督阿里衮军亦至，分道捕治，诸贼皆就禽。以失察自劾，贷勿问，仍叙劳。入觐，赐花翎。移福建水师提督，复自浙江还广东。二十五年，卒，谥勤慤。子振声，附李长庚传。

俞金鳌，字厚庵，直隶天津人。乾隆七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以守备发山东，累迁甘肃肃州镇总兵。命如伊犁董理屯田，岁丰，伊犁将军伊勒图奏绿营兵二千二百名，人获米二十八石有奇。得旨，叙劳。移巴里坤总兵，擢乌鲁木齐提督，仍领屯田事。奏请移沙州副将驻安西，巴里坤迤西至玛纳斯，择有水草地设墩塘，皆议行。时令移军戍乌鲁木齐及玛纳斯，得挈妻子以往，谓之“眷兵”。金鳌请具一岁粮，亦从其请。历江南、福建、陆路、甘肃诸省。固原回李化玉与河州回田五纠众为乱，攻靖远，金鳌与凉州副都统图桑阿合军讨之，逐贼马营街，固原提督刚塔亦以师来会，多所斩获。土司杨金业以土兵助战，贼凭山设拒，土兵败走，金鳌击贼退。夜走石峰堡，纠会宁诸回，势复张，副都统明善战死。金鳌进次乌家坪，击贼，毙头人三，禽二十有九。转战至秦安土鼓山，贼败窜莲花城，师从之，至于双岘，从总督李侍尧自中路进攻，败之。福康安督兵剿石峰堡，令金鳌防底店护运道。

回乱定，移湖广。复移直隶，未行，凤凰厅苗石满宜纠众为乱，金鳌闻报驰赴，令镇＜⿰竹旱

＞镇总兵尹德禧督军破贼寨，生致其渠。上以金鳌习苗疆事，命仍留湖广。台湾林爽文为乱，命德禧将湖北兵二千以往，金鳌出驻凤凰厅镇苗疆。旋入觐，命在乾清门行走，赐紫禁城骑马。引疾乞罢，上以金残有劳，下总督毕沅察病状，乃加左都督，允解官归。旋卒。

金鳌尝预千叟宴，高宗赐之酒，命赋诗纪事，金鳌辞不能诗。上顾笑曰："汝为香树妻弟，又从受业，岂不能诗者？"香树，钱陈群字也。官湖广，和珅已柄政，欲纳交焉，金鳌谢不可。

尹德禧，镶黄旗包衣人，初名色喀通额。以领催从征伊犁，迁至防御。开户出旗，更姓名，改籍直隶密云县。从征金川，复六迁至总兵。石满宜据句捕砦为乱，德禧破砦获满宜，赐花翎。上诘德禧："当苗乱，何不专折奏？"德禧请罪，命贷之。搜捕满宜余党，苗疆悉定。其出师台湾，师至，爽文已就俘，福康安令德禧屯竹仔港防贼逸。台湾定，召入见，令署湖南提督。卒，遗言请还旗籍，复隶镶黄旗包衣。

刚塔，乌济克忒氏，满洲正蓝旗人。初充前锋，从征准噶尔，授云骑尉世职。三迁直隶泰宁镇中营游击。从克临清，山东巡抚杨景素奏留山东。四迁直隶提督，兼领马兰镇总兵。移陕西固原提督。乾隆四十九年，盐茶厅小山回田五纠众为乱，攻破安西州。刚塔督兵逐贼，杀贼数十，射殪乘马贼渠，赐上用玉韘、大小荷包。复逐贼至浪山，田五战被创，自杀。其徒窜据马家堡，刚塔督兵合围，贼夜出，堡窬山遁，环垒树木杆，悬衣帽其上，绐官军，官军逼垒，乃知贼已走。刚塔督兵逐贼，战于马家湾，刚塔中矢。复进至马营街，杀贼数十，得级二十五。贼攻陷通渭，其徒分据石峰堡。西安副都统明善攻之，没于阵。上以师无功，令大学士阿桂、尚书福康安出视师。上谓马营街、石峰堡皆通渭地，刚塔方逐贼马营街，通渭陷不赴援，明善又以攻石峰堡战死，诏诘责。刚塔疏言："获贼言将自通渭道伏羌、秦州攻潼关。"上责刚塔信贼妄语摇军心，令福康安传谕，夺刚塔职，逮送京师。上方幸热河，留京王大臣等谳当斩，上以刚塔歼贼渠田五，战马家湾身被创，贷死，戍伊犁。卒。

论曰：富僧阿镇黑龙江，察国界，定巡徼之制。伊勒图镇伊犁，徕属部，著拊循之绩。建威销萌，边帅之职举矣。贵定增城，金鳌、刚塔攻石峰堡，名位显晦殊，要不可谓无功也，故类次焉。

清史稿卷三三六　列传第一二三

唐侍陛张冲之

叶士宽，字映庭，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授山西定襄知县。求民隐，涤烦苛，不假胥吏，事办而民不扰。雍正八年，擢沁州知州，署潞安知府。除无名诸税，复四门集以便商民。历署平阳、太原，治行为山西最。十二年，举卓异，擢浙江绍兴知府。有惰民格杀士人，众哗，将罢试，士宽方勘三江闸，驰归，数言谕解之。风潮陷海塘，躬任堵筑，三月而工完。乾隆初，调金华。东阳饥民求赈者以万计，士宽曰："按册施赈，是赈册非赈民也。"乃召饥者前注名于册，而斥二人，众乃定。二人者：一妇人，曾以讼至官，服华服，至是易敝衣乞赈，士宽识之，令褫其敝衣，内华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泽，令饮痈荚汁，呕出酒肉。众惊服，冒赈者潜散去。在金华三年，多善政，郡人为立生祠。擢杭嘉湖道，调金衢严道。衢州地高，西安、龙游诸县，素筑坝蓄水溉田。木商入山者，私开坝，水日涸，士宽严禁之，民皆称便。八年，调宁绍台道。绍兴大水，萧山、诸暨民多挟众诣县求食，巡抚恶之，不欲赈。士宽曰："某来时，民饥几欲死。何忍坐视其悉填沟壑耶？"继以泣请，乃得上闻给赈。士宽以待饥而赈常不及，议浚绍兴之鉴湖、宁波之广惠湖，会去官，未果。著《浙东水利书》，冀后有行之者。父忧归，遂不出。

陈梦说，字晓岩，山西绛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谳决执法，不阿上官。兼提牢，役不能为奸。累迁礼部郎中。出为浙江宁绍台道。台州素犷悍，宁海梅村民拒捕，提督将以兵往，旁村皆惊窜。梦说轻骑临县，县令已缧系窜者数十人，尽释之，曰："吾来捕梅姓数人而已。"获诛拒捕者，而释其少子一人。台人感之，谣其事为《存孤记》。修鄞县钱湖闸。值上南巡，召见，素知其在刑部有能名，赐绮貂。寻以失察属吏不职罣议，仍以道员用。授督粮道，却馈金，漕政肃然。时讹言妖人剪发，萧山捕僧了凡等四人，诬服，梦说平反之。后或言事由浙见，解京讯治无验，抵

妄捕者罪，以梦说轻比，降秩。修余杭南湖堤。署嘉兴、严州、处州、湖州诸府，复原官。梦说官浙十二年，所至有声。寻乞归。

介锡周，字鼎卜，山西解州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初，授贵州毕节知县。乌蒙土司叛，督运军粮，遇逆苗，徒役欲弃粮走，锡周厉声曰："失粮法当死，犯苗亦死。死法毋宁死贼！"策马径前，千夫拥粮而进，逆苗眙愕，鸟兽散。迁平远知州，乌蒙猓夷复叛，川、滇苗、猓应之。锡周先往抚大定苗，平远得无患。十三年，擢大定知府。古州苗乱，陷黄平、清平，驿路俱梗。塘兵妄报土酋安国贤通古州苗，克期犯贵阳。大吏发川兵将至，国贤辖地九百里，众惶骇。锡周甫莅郡，立召国贤至，谕以祸福。国贤伏地陈无交通古州状，锡周曰："汝率众苗就抚，我以百口保汝不死，且止川兵。"时丹江亦被围，乃请以川兵往援，丹江围解而大定安堵。

南笼民王祖先素无籍，以书符惑众，播为逆词。又粤西侬人王阿耳为寨长王文甲所执，窜入苗寨，诬文甲将纠合册亨诸寨叛。二狱同时起，株连千余人，南笼狱不能容。滇、粤错壤，寨苗多逃。锡周奉檄往会鞫。蔽罪悉当，释文甲及系累者，逃亡并归，边境以靖。摄贵东道。管粮运。时军兴，岁馈饷金二百四十余万两、米八十余万石，调马三千、夫五千，麋集镇远，漫无纪，夫糜廪食，马累里户。复于上游南笼诸府役民夫加运九站，下游铜仁诸府则增雇调二千人助役。锡周画三策：以马设台站，运凯里、丹江诸路。夫按期日运台拱诸路，楚、粤米皆由水运。分清江及古州、都江两路，挽输迅速，粮乃集。上游之加运，下游之调夫，皆止之，省帑数十万，民间亦减劳费之累。补贵西道，调粮道。兵米折色，不收余羡，兵民交颂之。乾隆中，擢按察使。

锡周在黔中久，吏治、风土、民苗疾苦皆熟习，莅之以诚，慎刑狱，兴教化。性素耿介，不谐于时，以老乞休。上念其劳勚，召入觐，授太仆寺少卿。阅三年，告归。

方浩，字孟亭，安徽桐城人。雍正八年进士，授山西太原知县。尝知隰、平定二州。隰民有茹素号为大乘教者，浩召至庭，啖以酒肉，人莫知其故。其后逮捕大乘教人连数郡，而隰民独免。平定旱，奸民煽哗呶求粜，捕渠魁一人置之法，余悉不问。迁潞安知府。会上西巡，取道泽、潞，吏平道，及道旁民田，浩以銮舆未出而民废耕作，非上爱民之意，令耕如平时。民得收获，而事亦治。擢江西广饶九南道按察副使，兼摄九江府事。岁旱，米商未至，他郡县乏食，大吏檄运仓粮往济，浩以郡民咸待食，而移粟他往，恐生事，请独输九江仓，而属县停运，违大吏意。未几，安仁以阻运成大狱，大吏以此重浩。旋调吉南赣道。奸民据险为乱，驰诣捕缉。比大吏至，谋主已就擒，其敏捷如此。坐事罢，循例复职。方需次吏部，以疾卒。

金溶，字广蕴，顺天大兴人。雍正八年进士，以刑部员外郎擢山东道监察御史。高宗即位，诏求直言，溶上疏言安民五事：一曰开垦之地缓其升科；二曰带征之项宜加豁免；三曰关税正额之外免报盈余；四曰州县殿最首重民事，不以办差为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朴素，不以纷华取媚。当是时，上命翰詹科道各进经史折子，溶又上疏曰："头会箕敛以裕囊橐者，匹夫之富也；轻徭薄税使四海咸宁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损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损》；损上益下，上损矣而反名《益》。盖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圣人制卦之意可深长思也。"乾隆九年，湖广总督孙嘉淦因徇巡抚许容夺职，命修顺义城。溶上疏论曰："赏罚者人主御世之大权。臣工有罪，有罚锾一例，因其素非廉吏，使天下晓然知所得者终不能为子孙计留也。孙嘉淦操守不苟，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而罚令出赀效力，恐天下督抚闻之，谓以嘉淦之操守，尚不免于议罚，或一不得当，而罚即相随，势必堕廉隅预为受罚之地。是罚行而贪风起，不可不慎也。臣为嘉淦所取士，不敢避师生之嫌而隐默不言。"奏上，部议夺职。

未几，特起为福建漳州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余交结大吏家奴，势力出长官上。有吴成者，设局诱博，擒治之，民称快。华葑村距县治二百里，康熙时尝议设县丞，以不便于胥吏，格不行。溶复以请，布政使文不下府而直行县，溶大怒，严讯县胥，得其交通状，乃详请治罪而设官。其父老叹曰："微金公，吾侪奔驰道路死矣！"乾隆十三年春，闽省旱，斗米千钱，大府檄溶平粜。溶劝富家出粜，给印纸令商人赴籴。又请宽台湾米入内地之禁：民情帖然。其他修文庙乐器，增书院膏火，皆次第举行。迁台湾道。补陕西盐驿道，署布、按两司事。调浙江粮道，与巡抚陈学鹏抵牾，

学鹏论溶迂缓不任事，原品休致。卒，年七十三。

张维寅，字子畏，直隶南皮人。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江南司主事。江南赋役甲天下，支销留解，端绪毛栉。维寅综核精密，猾吏不能欺。迁吏部员外郎，考选监察御史，补掌贵州道。劾奏闽督诱人受赇而坐之罪，失政体。上是之，为通行饬戒。简云南迤东道，至，改补驿盐。滇盐无成法，维寅一一调之，使井官、煎户、运夫、铺商无偏累，滇人称便。岁节缩归公银七千两。以前官累，左迁知府。于时东川官设牛马，站通百色，铜往盐返，谓可省费。既奏行，而路险阻，车摧折，牛马多死，铜盐耗失。维寅奉勘得实，以事不可已，请夷路用车，险雇夫役，资出炉息，无溢费，且不扰民，从之，获济。署鹤庆、永北，补临安，调首郡，兼楚雄。值地震为灾，躬勘鹤庆、剑川、浪穹、丽江、昌门赈，活灾氓每数万计。迁督粮道，整顿铜厂，代偿前官亏帑，待罪得脱。调浙江盐道，未数月，调福建汀漳龙道。闽俗犷悍，痛惩以法，擒巨猾，散黟党，健讼斗狠之风为息。察冤决疑，人称神明。举卓异，入觐，上奖慰甚至。复之官，病卒。

顾光旭，字晴沙，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晋员外郎，主盐策，两淮解银，辄挂欠百之十五。光旭谓："各省库平皆部较颁，何独两淮历久如是？是银库多索也。"白于长官除免之。擢御史。二十四年，直隶、山东大水。次年春，疏曰："上年两省灾，截漕发帑加赈。近见流民扶老携幼入京，春来尤甚。五城米厂饭厂人倍增，询之，近京数百里，毁屋伐树，卖男鬻女，老弱踣顿，不可胜记。耳目所及如此，其外可知。伏思救荒无奇策，惟督抚及有司亲民之官实心实力方克有济。各州县未尝不施赈，或委任佐贰，或假手胥吏，或设厂远离村镇，穷民奔走待食，或得或不得，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沾实惠者十不及五。一二贤有司抚循周至，则他境流民闻风毕集，转难措手。此督抚不能真实爱民，下亦以应付塞责，一切皆属具文。请敕下随地抚绥，无致流移失所。疏导积水，以工代赈，偕给牛种，以资耕作。有流民有旷土，即重治督抚州县之罪。来京饥民，已领厂赈。一年之计，在于东作。无力自回者给资遣送，其本籍无倚赖者归大兴、宛平安辑，勿令栖流无著。又每遇水旱，司、道、府亲勘，先以供应烦州县，所委佐贰，亦滋扰累，请严参重处。"奏入，上善之，命赴京畿察勘，疏消文安、大城积水。乐亭民拥哄县门，抚定之，驰章请加赈。历宝坻、滦州、卢龙，两月竣事。迁给事中。

寻出为甘肃宁夏知府，调平凉。三十五年，大旱，请赈，初为上官所格。光旭亲察灾户，亟发银米，煮粥以赈，邻县饥者率就之。时灾黎鬻妻子，道殣相望，光旭巡视山僻，赋诗曰："轮蹄乌道半肠路，沟壑鸠形鹄面人。"又曰："产破妻孥贱，肠枯草木甘。"诵者感动。自夏至次年三月始雨。平凉、隆德、固原、静宁各设粥厂二，饥民日增。虑入夏疫作，给每口两月粮，遣使归耕。时已擢凉庄道，总督文绶任以河东赈事，一切钱粮听支取，知府以下听调遣。分八路比户清勘，刊发三连票备考核。发奸摘伏，官吏惕息。竟事无中饱，民获更生。

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文绶调四川总督，疏请光旭随往，司三路馈饷，署按察使。蜀民失业无赖者，多习拳勇，嗜饮博，浸至劫杀，号为啯噜子，至是益众。严捕治之，改悔者发为运丁，颇收其用。以秋审失出，罢职，留治粮饷。四十年，金川平，驻西路卧龙关经理凯旋兵十余万，帖然无扰。事竣，乞病归，年未五十。

里居遇灾，助赈一如在官时。主东林书院数十年，聚生徒讲论道义，继其乡顾宪成、高攀龙之绪。著《响泉集》。

沈善富，字既堂，江苏高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江西、山西乡试。撰制诰，办院事。纂修《国史》、《续文献通考》，勤于其职。出为安徽太平知府，在官十有六年，尤尽心灾赈。三十四年，大水，坐浴盆经行村落，得赈者五十万口。当涂官圩决，密劝富家出粜，禁转掠，使各村自保。有告某家不粜者，笞之，曰："汝奉何明令使富家出粟耶？"民乃定。三十六年，泗州水，大吏檄善富往赈之，厘户口之弊，民受其惠。值大疫，设局施药施瘗，绝荤祈禳。前后课属县种柳数百万株，官路成阴。埋暴露十余万棺。时传妖人割发，搜捕令下，诸郡骚然，独太平不妄捕一人。兄弟讼，察其词出一手，杖主讼者。兄弟悔悟如初。师弟互讦阴事，取案前文卷盈尺火之。曰："尔词必有稿，可上控郡骚守焚案，不汝靳。"两造皆泣，讼乃息。贵池有争地讼于部者，

视旧牍，得成化二十年闰四月官契，念愚民安知闰，检《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闰四月文，据以定谳。

四十六年，擢河东盐运使。盐池受淡水，歉产，商运蒙古盐多劳费。及盐产复盛，弊多商困。善富曰："盐池自古为利，不当废革。若听民自贩，必致蒙盐内侵。商人之力，不患寡，患不均。其弊有三：奸商弃瘠据肥，一也；费浮地远，伙攫其利，二也；签代之期，贫富倒置，三也。"乃总三省引地为三等均之。复以道路远近顺配为五十六路，阄分签掣之，于是赂绝弊清。后乾隆末废商运，蒙盐果内侵，至嘉庆十一年，仍复旧制，皆如所预计。所至兴学爱士，人文蔚起。以母老乞终养，居乡多善举。著《镫味齐诗文集》。

方昂，字坳堂，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晋郎中。会秋谳更新例，凡金刃杀人，概为情实。昂分别其轻重，固争不得，后高宗特旨改正。坐是为同僚所忌，淹滞十年。又数上书与长官争，长官愠之，卒重其人。以荐出为江西饶州知府。安南阮光平入觐，驿传所经，多饰供帐。昂曰："国家以威德服四夷，非夸以靡丽。"戒所属勿与。擢江苏苏松道，已受代将行，营弁缉盐，波及良善，众汹汹不平。营弁以民变告，且征兵，昂曰："新守与民未习，民勿信。"自出晓谕，捕倡首者置法，申请上官褫营弁职，事即定。至任，有尼之者，遂谢病去官。

病痊，复出署松太道。闽、广洋盗窜入吴淞，总督、巡抚、提督会师于宝山。昂建议曰："衢山与大小羊山，江、浙之分界，港汊业杂，盗船随处可寄碇。一得风潮之便，倏忽出没，猝不及防。当其乘风而来，迎击之时，彼顺而我逆，及其趁潮而退，追击之，则我后而彼先：是使盗常凭胜势也。请于要隘多设伏，俟其至，则纵使过，而蹑其后。遇其退，则扼不使前，以待后队之追剿。盗虽黠，无能为也。"从其议，盗果大摧。补江宁盐巡道。缉讼师，剔衙蠹，戢强暴，弭盗贼，尤以砥砺风俗为先，屏绝酬酢。同官闻其风采，咸重之。嘉庆三年，擢贵州按察使。八阅月，迁江宁布政使。未久，以病乞归。

昂刚劲勤职。其归也，上曰："此人可惜！"寻卒。

唐侍陛，字赞宸，江苏江都人，巡抚绥祖孙。乾隆中，以荫生授南河山盱通判。历任宿虹、铜沛、里河、外河同知。以治河绩考最，擢湖北郧阳知府，母忧去官。四十七年，服阕，会河决清龙冈，屡筑屡圮，大学士阿桂督治，以侍陛习河事，疏调赴工。阿桂方与总河议改河之策，决计于侍陛，侍陛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当。欲逆挽归正道，难矣。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开引河，则不与急流争，其全势易掣。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于是定计开兰阳引河，至商丘归正河，以侍陛总其事。工成，被诏嘉奖。

擢开归道。时新引河堤初成，溜逼甚险，复于仪封十六堡增开引河。夏汛水至，果分为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由仪封旧城之南达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增筑月堤，睢汛七堡建挑水坝，水势乃畅下，无溃决。五十三年，署彰卫怀道。测河势将有变，请于铜瓦厢大堤后增筑撑堤，总河兰锡第以无故兴大工难之，固请乃可。次年夏，铜瓦工内塌，势岌岌。总河李奉锡新至，视河，曰："奈何？"侍陛曰："待其塌多，必大决。今当于堤之下口新筑撑堤内掘开数丈，使水回溜而入。入必淤，淤则大堤撑堤合为一。河直注之力已杀，堤乃可保。"从之，堤合险平。锡第曰："君之出奇制胜者，在前之预筑撑堤也。"

侍陛前官铜沛时，亦用放淤平险之法。又在宿虹时，夏家马路黄、运交逼，里河淤浅，水将没堤，效黄河清水龙法，疏其淤而堤安。于徐州城外增筑石工，石矶嘴增烂石，城乃无患。卫河水弱，漕艘不利，掘地引沁挟济以助卫。其应变弭患多类此。尝论治河之道曰："河行挟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畅其势，曲以杀其威。无废工而不可逼，无争土而不可让。守此岸则虑彼岸，治上游则虑下游。"世以为名言。寻补山东运河道，调兖沂曹济道。以失察，左迁。遂乞病归。

侍陛历官皆有声，有功于河淮者为多。先是南汝光道张冲之亦以治河著。

冲之，字道渊，顺天宛平人。雍正初，以诸生举孝廉方正，授工部主事。遇事奋厉，于总理果亲王前持议无避忌。各行省奏追亏帑积数千万，牍冗无实，请分别核免之。寻以事被谪。乾隆初，复原官，改刑部。累迁户部郎中。治事平恕。二十六年，擢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决杨桥，大学士刘统勋、兆惠奉命往塞之，调冲之襄河事。时征稿秸，价腾至一茎两钱，既大集，河员犹以多

备请，官吏在事者群附和之。冲之曰：“计工需料若干万，今已赢矣。灾民搜括脂髓来供用，忍复乘以为利耶？”亟白使臣，请及时楗塞，期以某日合龙，当有余料若干万，力持其议。卒听冲之减征秫秸六千万、麻六百万，即责冲之董其役，果如期合龙，仍有余料，殚数给还，以纾民力。巡抚胡宝喜曰：“吾为国家得一良总河矣！”在官三年，治罗山狱，活诬服者四人。修城工务核实，有司不得缘为蠹：民德之。以商城狱坐徇庇，夺职，效力军台。逾年放归。

论曰：诸道本以佐布政、按察二使分领郡、县。乾隆中，罢参政、参议、副使、佥事，道始为专官。士宽等皆觥觥能举其职，侍陛尤以治河著。观其所设施，益于国，泽于民，虽古循吏，不是过也。

清史稿卷三三七　列传第一二四

卢焯，字光植，汉军镶黄旗人。入资授直隶武邑知县。县旧有均徭钱供差费，遇差仍按里派夫，焯革除之，又归火耗于公，捕盗尤力。雍正六年，解饷诣京师，世宗特召对。迁江南亳州知州，禁械斗。再迁山东东昌知府，总督田文镜遣官弁四出访事，东昌民逮下狱甚众，焯至，悉判遣之。会有水灾，焯疏运河，筑护城长堤，动帑赈恤。上遣大臣阅视，独东昌得完。九年，迁督粮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按察使。十一年，迁布政使。

十二年，擢福建巡抚，赐孔雀翎。十三年，高宗即位，焯疏言被水州县不成灾，上谕曰：“被水虽不成灾，仍须加意赈恤，毋使小民失所。”乾隆元年，请查丈建阳民田，上谕曰：“小民畏查丈如水火。汝初为加赋起见，今又以豁除掩非，一存观望之心，所谓无一而可也。”寻奏减邵武永安所、霞浦福宁卫屯田征米科，则豁闽、侯官诸县额缺田地。又以平和、永安、清流诸县田少丁多，请减免摊余丁银。又奏教民蚕绩，疏浚省会城河。

三年，调浙江巡抚，兼盐政。奏请停仁和、海宁二县草塘岁修银，减嘉兴属七县银米十之二。又奏陈盐政诸事：请禁商人短秤，饬州县捕私盐毋扰民，毋捕肩挑小贩，盐场征课不得刑比。上谕曰：“所奏各条皆是。汝先过刻，兹乃事事以宽沽名。过犹不及，汝其识之！”寻请裁盐场协办盐大使，改海宁草塘为石塘。既，又请浚备塘河运石。五年，上谕曰：“卢焯至浙江，沽名邀誉，举乡贤名宦，络绎不绝。海塘外已涨沙数十里，焯既请停草塘岁修，又请改建石塘。心无定见，惟事揣摩，已彰明较著矣。”六年，左都御史刘吴龙劾焯营私受贿，上解焯任，命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札尔按治，事皆实，请夺官刑讯。事连嘉湖道吕守曾、嘉兴知府杨景震。守曾已擢山西布政使，逮至浙江，自杀，杭州民数百为焯讼冤，毁副都统厅前鼓亭。德沛等以闻，上谕责办理不妥。七年，谳上，焯、景震皆坐不枉法赃，拟绞。八年，焯以完赃减等，戍军台。十六年，上南巡，阅海塘，念焯劳，召还。

二十年，授鸿胪寺少卿，署陕西西安巡抚。二十一年，调署湖北，以陈宏谋代焯。宏谋未至，上命发归化城米运金川馈军，急驿谕宏谋。焯发视，奏言：“归化城虽产米，路远费重。西安有贮米，先发以馈军。仍请擅行罪。”上嘉焯知大体，合机宜，实授湖北巡抚。二十二年，西安布政使刘藻入觐，言焯在西安入贡方物，但量给薄值。及调任湖北，欲借库帑，未应付。上责焯负恩，夺官，戍巴里坤。二十六年，召还。三十二年，卒。

图尔炳阿，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初授吏部笔帖式，累迁郎中。乾隆三年，授陕西甘肃道。累迁云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巡抚。十五年，永嘉知县杨茂亏银米，图尔炳阿令后政弥补结案。总督硕色论劾，上责图尔炳阿欺隐徇庇，夺官，逮京师，下刑部治罪，坐监守自盗，拟斩监候。十七年，上以图尔炳阿赃未入己，释出狱。授吏部员外郎。未几，授河南布政使调山东，又复还河南。

二十年，擢巡抚。二十二年，上南巡，江苏布政使夏邑彭家屏以病告家居，觐徐州行在，入对，言乡县被水。上谘图尔炳阿，图尔炳阿奏收成至九分，上责图尔炳阿文过。图尔炳阿又奏“去岁被水尚未成灾”，上斥为怙恶不悛。遣员外郎观音保密察灾状得实，上夺图尔炳阿官，发乌里雅苏台效力。上发徐州，夏邑民张钦、刘元德诣行在诉知县孙默讳灾及治赈不实，上亲鞫，元德言诸生段昌绪指使。上复遣侍卫成林会图尔炳阿至夏邑按治，于昌绪家得传钞吴三桂檄。上谕曰：“图尔炳阿察

出逆檄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且以如此梗不知化之民，而治其司牧者以罪，是不益长浇风乎？免图尔炳阿罪，仍留巡抚任治赈。图尔炳阿若因有前此罪斥之旨，心存成见，或不释然于灾民，则是自取罪戾，亦不能逃朕洞鉴。”寻家屏亦以藏禁书罪至死，图尔炳阿仍以匿灾下吏议，夺官，命留任。逾数月，召诣京师，命往乌里雅苏台治饷。

二十八年，授贵州巡抚。二十九年，调湖南。三十年，病作，遣医往视。卒。

阿思哈，萨克达氏，满洲正黄旗人。自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累迁刑部郎中，充军机处章京。乾隆十年，擢甘肃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西巡抚。疏言：“各营操演枪炮，须实子弹。营马应令骑兵自饲。技艺以纯熟得用为要，步法、架势不必朝更夕改。”上嘉其言得要。旋调山西。十六年，平阳旱，未亲往抚恤，诏责之。十七年，蒲、解等处复灾，请以平阳富民捐款解河东道库加赈。上谕之曰：“赈济蠲缓，重者数百万，少亦数十万，悉动正帑，从无顾惜。富户所捐几何，贮库助赈，殊非体制。此端一开，则偏灾之地，贫民既苦艰食，富户又令出资。国家抚恤灾黎，何忍出此？”责阿思哈卑鄙错谬，不胜巡抚任，召还，夺官。寻授吏部员外郎。二十年，命以布政使衔往准噶尔军前经理粮运。擢内阁学士。

二十二年，命署江西巡抚，莅任，清理屯田，寻真除。学政谢溶生劾阿思哈婪贿派累，命尚书刘统勋、侍郎常钧等按鞫。得实，拟绞。二十六年，诏免罪，以三品顶戴发乌鲁木齐效力。二十八年，命往伊犁协同办事。

二十九年，授广东巡抚，调河南。三十年，疏言：“卫河运道浅阻，浚县三官庙、老鹳嘴诸地砂礓挺据河心，重载尤艰浮送。向于上、下游浅处建筑草坝以束水势。详考河形，夏秋水盛，无须草坝。冬令源涩，草坝亦属无益。不如于上游先期蓄水，临时开放。饬府县督河员于九月望后起，至漕船出境止，暂闭外河以上民渠，使水归官渠，重运自可疏通。凿去砂礓，并集夫疏浚浮沙，以利漕运。”

又请借司库闲款，委员分购河工料物，以除沿河州县按亩派累，均报闻。

三十四年，擢云贵总督。师征缅甸，阿思哈出铜壁关至蛮暮军中，奏军中粮马不敷。上责其畏难，解任，以副都统衔在领队大臣上行走。旋召为吏部侍郎，入对失上指，夺官，戍伊犁。三十九年，释回，仍充军机章京。擢左都御史。大学士舒赫德师讨王伦，命阿思哈偕额驸拉旺多尔济率健锐、火器两营以往。事定，拉旺多尔济言城北搜剿王伦余党，阿思哈未同往，下吏部，夺官，命留任。四十一年，署吏部尚书，旋授漕运总督。卒，赐祭葬，谥庄恪。

阿思哈初抚江西，上眷之独厚。广西巡抚卫哲治入觐，上问各省督抚孰为最劣，哲治引罪，上谓：“姑置汝！”哲治举阿思哈对，时以为难能。

宫兆麟，字伯厚，江南怀远人。自贡生授湖北安陆通判，累迁至山东粮道。乾隆三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桂阳州民侯七郎殴杀从兄岳添，贿其兄学添自承。知州张宏燧谳上，巡抚李因培疑之，令兆麟详鞫得实。因培调福建去，巡抚常钧庇宏燧，以七郎呼冤劾兆麟，兆麟亦入奏。上遣侍郎期成额会总督定长按治，如兆麟谳。兆麟又发宏燧买金行贿状，期成额等奏闻，逮讯，买金非行贿，乃迎合因培及湖北布政使赫升额意指，代武陵知县冯其柘补亏空。因培、赫升额、常钧、宏燧皆坐谴。

三十二年，兆麟调云南按察使。三十三年，迁布政使，擢广西巡抚。云南军营需硝，敕兆麟筹画，兆麟以广西旧存硝七万七千余斤运剥隘，复拨通省营贮火药二十万斤继运，得旨嘉许。调湖南。

三十五年，又调贵州。桐梓县民为乱，命速赴任，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捕治。乱定，古州党堆寨苗香要等为乱，复偕吴达善督兵捕诛之。兆麟奏党堆寨苗老的以阻香要乱被杀，令即寨立庙以祀良苗，并将死义被旌及香要等叛逆伏诛状，译苗语榜庙门，俾令警戒。并请移驻将吏，建下江营土城，驻兵镇抚。是夏，兆麟奏请于邻省湖南、四川、广西买米运贵州粜济。至秋，丰收，复奏请停运。上斥其冒昧，勖令详慎。兆麟复奏请简发知府三员赴贵州，上以“此端一开，各省效尤，妨吏部选法。且开幸进之门”，下旨严饬。会贵州布政使观音保入觐，讦兆麟粗率喜自夸，口给便捷，人号为“铁嘴”。上曰：“观音保人已粗率，今尚以兆麟为粗率，则粗率更甚可知。”谕兆麟猛省痛改。寻诏

诣京师，降补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坐贵州任内失察厂员亏欠铅斤，夺官。四十一年，东巡，兆麟迎驾，诏与三品衔。四十六年，卒。

杨景素，字朴园，江南甘泉人，提督捷孙。父铸，古北口总兵。景素孱弱，不好章句，贫不能自给。入资授县丞，发直隶河工效力。乾隆三年，补蠡县县丞，累迁保定知府。十八年，授福建汀漳龙道。漳浦民蔡荣祖欲为乱，景素率营卒禽斩之。调台湾道。厘定汉民垦种地，并生熟番界址。革游民为通译而不法者，代以熟番。又禁入山采木，借修造战船材料为名，累诸番。三十三年，授河南按察使。三十五年，擢甘肃布政使，调直隶。命从尚书裘曰修勘察堤埝各工。坐失察雄县知县胡锡瑛侵蚀灾赈，下吏议，夺官，命留任，俟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大学士舒赫德督兵讨之。上命景素具车马济师，令分守河西。贼以粮艘结浮桥欲渡，景素与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当阿等督兵御之，董劝回民助师。夜焚桥，贼不得渡。事旋定，擢山东巡抚。疏请编查保甲。四十年，疏请选京师健锐、火器营裨佐发山东，司营伍教演。四十一年，上东巡，临视临清毁桥断道及乱民窜据所在，景素述当时战状，上嘉其劳，赐黄马褂。汶上宋家窪旧渠淤垫，潴水淹民田。四十二年，景素奏请浚旧渠，并开支河二，令仍趋南阳、昭阳二湖，下部议行。

擢两广总督，四十三年，调闽浙。疏言："浙西歉收，总督杨廷璋请拨台湾仓谷十万接济。北风盛发，未能即到。请于福州、福宁、兴化、泉州四府属拨仓谷十万，听商运赴嘉、湖出粜。仍饬台湾运归四府补仓。"得旨嘉奖。四十四年，调直隶。荐于易简为布政使，上以易简为大学士敏中弟，责景素。十二月，卒，赠太子太保，赐恤如例。

四十五年，两广总督巴延三奏景素操守不谨，并发官兵得赃纵盗状。两江总督萨载勘有河堤城垣工程，罚景素家属承修。福康安又奏景素两广婪索商捐六万余，责景素子炤限年缴还。五十四年，以福建吏治废弛，追咎景素，戍炤伊犁。五十九年，释回。

闵鹗元，字少仪，浙江归安人。乾隆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督山东学政。二十七年，自学政授山东按察使，调安徽。迁湖北布政使，调广西、江宁。四十一年，迁安徽巡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李侍尧以赃败，罪至斩，下大学士、九卿议，请从重立决。复下各省督抚议，咸请如大学士九卿议。鹗元窥上指欲宽侍尧，独奏言："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中外推服。请用议勤、议能例，稍宽一线。"上从之，侍尧得复起。

四十五年，调江苏。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坐伪灾冒赈得罪，事连鹗元弟同知鹓元。上责鹗元隐忍瞻徇，知其事而不举，降三品顶戴，停廉俸。四十八年，还原品顶戴，支廉俸如故。五十年，江南旱。五月，鹗元奏淮、徐、海三府如得雨二三寸，犹可种杂粮。上谕曰："得雨二三寸未为沾足，焉能种杂粮？地方雨水，民瘼攸关。鹗元何得含混入告？"寻奏请截漕十万石，淮、徐、海三府州被灾较重，碾米治赈，如所议行。

五十五年，高邮巡检陈倚道察知书吏伪印重征，知州吴璞置不问。牒上，鹗元亦置不问，揭报户部。上谘鹗元，鹗元犹庇璞不以实陈，乃遣尚书庆桂、侍郎王昶按治。责鹗元欺罔，夺官，逮鹗元等下刑部治罪。巡抚福崧劾鹗元得句容知县王光升牒发粮书侵挪钱粮，但令江宁府察核。上责鹗元玩视民瘼，徇情骫法，命置重典。狱具，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五十六年，释还里。嘉庆二年，卒。

论曰：法者所以持天下之平。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焯、阿思哈、景素坐贪皆勘实，犹尚复起。图尔炳阿匿灾至面谩，反诛告者。兆麟口给，鹗元迎上指，至不胜疆政而始去之。高宗常谓："朕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不能执法。"执法固难，自克其爱憎喜怒，尤不易言也。

清史稿卷三三八　列传第一二五

塞楞额，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擢翰林院侍讲，四迁至侍郎。历刑、兵、礼诸部。雍正二年，出署山东巡抚，入为户部侍郎。如广东按将军李杕纵部兵毁

米厂、哄巡抚署，事竟，仍署山东巡抚。疏请以东平州安山湖官地分畀穷民栽柳捕鱼为业，上许之，并令发耗羡备用银为建屋制船。又疏请浚柳长河，开引河二，疏积水。复入为工部侍郎，缘事夺官。乾隆元年，赐副都统衔，如索伦、巴尔虎练兵。寻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出为陕西巡抚，移江西。疏请筑丰城石堤，封广信府铜塘山，均许之。再移山东。十一年，擢湖广总督。

十三年，孝贤皇后崩，故事，遇国恤，诸臣当于百日后剃发。锦州知府金文醇违制被劾，逮下刑部，拟斩候。上以为不当，责尚书盛安沽誉，予重谴。江苏巡抚安宁举江南河南总督周学健剃发如文醇，上并命逮治。因诏诸直省察属吏中有违制剃发者，不必治其罪，但令以名闻。是时塞楞额亦剃发，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及诸属吏皆从之。得诏，塞楞额具疏自陈，上命还京师待罪。谕谓："文醇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则无怪于文醇。岂知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又无怪于学健。"因释文醇，宽学健，皆发直隶，以修城自赎。树葵、锡绂误从塞楞额，锡绂并劝塞楞额检举，皆贷罪。令树葵分任修城，示薄罚。塞楞额至刑部，论斩决。上谓："祖宗定制，君臣大义，而违蔑至此，万无可恕！以尚为旧臣，令宣谕赐自尽。"

学健，江西新建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迁至户部侍郎。命如山东按事，两诣上下江会督抚治灾振、水利，出署福建巡抚、浙闽总督。加太子少保，授江南河道总督，坐违制剃发，夺官，命江西巡抚开泰籍其家。开泰发其往来私书，中有丁忧兖沂曹道吴同仁赙学健，乞举以自代。上为罢陈举自代例，诏曰："朕令大臣举可以自代之人，凡以拔茅茹、显俊乂之意也。今同仁属学健许以两千，朕不解焉。问之钱陈群，始知为赙。夫考绩黜陟，何可为苞苴之门，岂朕若渴之诚尚未喻于二三大臣耶？朕甚恧焉！其罢之。"别诏又谓："学健卞急刚愎，不料其不励名检竟至于此！"下两江总督策楞覆勘，具得学健营私受赃、纵戚属奴仆骫法状，刑部引塞楞额及前步军统领鄂善例论斩决。上谓学健违制罪已贯，婪赃鬻破荐举事视鄂善尤重，赐自尽。

鄂昌，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大学士鄂尔泰从子也。雍正六年，以举人授户部主事。七年，超擢陕西宁夏道。十年，迁甘肃布政使。十一年，署陕西巡抚，旋授四川巡抚。酉阳州土司冉元龄老病，子广烜袭，土民苦其贪暴，鄂昌奏请改土归流。十三年，总督黄廷桂劾鄂昌贪纵，命夺职，以杨馝代之。遣刑部侍郎申珠浑会馝按治，得鄂昌枷毙罪人及受属吏银瓶诸状，命逮下刑部，论杖徒，遇赦免。乾隆元年，令在批本处行走。二年，授直隶口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山西民梁玥等在高台遇盗死，知县伍升堂捕良民锻炼论罪，鄂昌雪其冤，得真盗置之法。巡抚黄廷桂疏陈鄂昌平反状，旨嘉奖。九年，迁广西布政使。十一年，署广西巡抚。疏请以鄂尔泰祀广西名宦，上责其私，不许。十二年，疏自陈举布政使李锡秦自代，上复责其朋庇。因命督抚不得举本省藩臬自代，著为例。迭移江苏、四川、甘肃诸省，署甘肃提督、陕甘总督。复移江西巡抚。时传播尚书孙嘉淦疏稿有诬谤语，命诸行省究所从来。鄂昌以坐广饶九南道施廷翰子奕度逮下刑部，鞫无据，雪其枉，召鄂昌诣京师待命。狱定，诛千总庐鲁生。责鄂昌误谳，下刑部，论杖徒，命贷罪，发往军台效力。十九年闰四月，命以甘肃贮官茶发北路军备用，命鄂昌董其事。旋授甘肃巡抚，理军需。

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集》，文辞险怪，上指诗中语讪上，坐悖逆诛。中藻故鄂尔泰门人，鄂昌与唱和。上命夺职，逮至京师下狱。大学士九卿会鞫，籍其家，得所著塞上吟，语怨望，又闻鄂容安从军，辄云"奈何奈何"，上责以失满洲踊跃行师旧俗。又得与大学士史贻直书稿，知贻直为其子奕簪请托，上为罢贻直。谕："鄂昌负恩党逆，罪当肆市。但尚能知罪，又于贻直请托状直承无讳，朕得以明正官常，从宽赐自尽。"

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上举其诗有曰"又降一世"，曰"亦天之子"，曰"与一世争在丑夷"，无虑数十事，语悖慢。又有"西林第一门"语，斥其攀援门户，恬不知耻。因及鄂尔泰及张廷玉秉政，各有引援，朋分角立。谓："如鄂尔泰在，当治其植党之罪。"命罢贤良祠祀。

鄂乐舜亦鄂尔泰从子，初名鄂敏。雍正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秋谳侍班，刑部侍郎王国栋放纵愆仪。上命之退，鄂敏未引去。因以责鄂敏，夺官。逾年，复编修。出为江西瑞州知府，累迁湖北布政使。命更名鄂乐舜。迁甘肃巡抚，请疏茶引备安西五卫积贮。移浙江，修海塘：皆议行。寻移安徽，又移山东。未行，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密劾鄂乐舜在浙江时，布政使同德为婪索盐商

银八千，命侍郎刘纶、浙闽总督喀尔吉善按治。纶等言鄂乐舜实假公使银。上又命两江总督尹继善会鞫，得婪索盐商状，如富勒浑言，但无与同德事，鄂乐舜论绞，富勒浑亦坐诬治罪，上以定拟失当，擢富勒浑布政使，逮鄂乐舜至京师，赐自尽。时后鄂昌死未一年也。

彭家屏，字乐君，河南夏邑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考选山西道御史，外授直隶清河道。三迁江西布政使。移云南，再移江苏。以病乞罢。乾隆二十二年春，高宗南巡，家屏迎谒。上谘岁事，家屏奏：“夏邑及邻县永城上年被水灾独重。”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朝行在，上以家屏语诘之，犹言水未为灾，上命偕家屏往勘。又以问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师载奏如家屏言，上谓师载笃实，语当不诳，饬图尔炳阿秉公勘奏，毋更回护。上幸徐州，见饥民困苦状，念夏邑、永城壤相接，被灾状亦当同，密令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往视。上北还，发徐州，夏邑民张钦遮道言县吏讳灾，上申命图尔炳阿详勘。次邹县，夏邑民刘元德复诉县吏施赈不实，上不怿，诘主使，元德举诸生段昌绪，命侍卫成林监元德还夏邑按其事。而观音保还奏夏邑、永城、虞城、商丘四县灾甚重，积水久，田不可耕。灾民鬻子女，人不过钱二三百，观音保收灾民子二，以其券呈上。上为动容，诏举其事，谓：“为吾赤子，而使骨肉不相顾至此，事不忍言。”因夺图尔炳阿职，戍乌里雅苏台，诸县吏皆坐罪。

成林至夏邑，与知县孙默召昌绪不至，捕诸家，于卧室得传钞吴三桂檄，以闻上。上遂怒，贷图尔炳阿遣戍及诸县吏罪，令直隶总督方观承覆按。召家屏诣京师，问其家有无三桂传钞檄及他禁书。家屏言有明季野史数种，未尝检阅，上责其辞遁，命夺职下刑部，使侍卫三泰按验。家屏子传笏虑得罪，焚其书，命逮昌绪、传笏下刑部，诛昌绪，家屏、传笏亦坐斩，籍其家，分田予贫民。图尔炳阿又以家屏族谱上，谱号大彭统记，御名皆直书不缺笔。上益怒，责家屏狂悖无君，即狱中赐自尽。秋谳，刑部入传笏情实，上以子为父隐，贷其死。上既谴家屏等，召图尔炳阿还京师，逮默下刑部，命观音保以通判知夏邑。手诏戒敕，谓：“刁顽既除，良懦可悯。当善为抚绥，毋俾灾民失所也。”

李因培，云南晋宁人。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三年，特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山东学政。十四年，再擢内阁学士。十八年，署刑部侍郎，兼顺天府尹。蝗起，因培劾通永道王楷等不力捕，皆夺职。又劾涿州知州李钟俾亏仓谷，论罪如律。衡水知县刘士玉，因培乡人也，以贿败，为直隶总督方观承论劾。冀州知州夸喀谒因培，因培称士玉冤，夸喀因为申布政、按察两司。十九年，直隶布政使玉麟以其事闻，因培坐夺职。甫三月，起光禄寺卿。复督山东学政。二十一年，移江苏。二十四年，迁内阁学士。学政任满，移浙江。二十七年，任又满，复移江苏。上三巡抚，赋诗以赐。二十八年，授礼部侍郎，寻改仓场侍郎，皆留督学。

二十九年，授湖北巡抚。皆上谕湖广总督吴达善曰：“因培能治事，学问亦优，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今初任民事，汝当留意，治事有不当，善规之。不听，即以闻。朕久未擢用，亦欲折炼其气质。今似胜于前，但恐志满易盈，负朕造就耳。”旋移湖南。三十一年，又移福建，将行，常德被水。上令速予灾民一月粮，诏未至，因培令秋后勘灾如故事。上责因培“以将受代，五日京兆，不恤民瘼”，下部议，当降调。甫两月，授四川按察使。

因培在湖南日，常德知府锡尔达发武陵知县冯其柘亏库帑二万余。时因培报通省仓谷无亏，虑以歧误得罪。示意布政使赫升额，令桂阳知州张宏燧代其柘偿万余，不足，仍疏劾。会宏燧谳县民侯岳添被杀，误指罪人，为按察使宫兆麟所纠。因培及继任巡抚常钧覆谳不能决，上命侍郎期成额即讯，因得宏燧营私亏帑，及承因培指代其柘偿金诸状，以闻。上命夺因培官，逮送湖北对簿，具服，谕曰：“诸直省仓库亏缺，最为锢弊，昔皇考严加重戒，朱批谕旨，不啻三令五申，人亦不敢轻犯。朕御极三十余年，有犯必惩，乃近年营私骫法，屡有发觉。岂因稽查稍疏，故熊复作？朕自愧诚不能感人，若再不能执法，则朕亦非甚懦弱姑息之主也。”期成额奏至，因培下刑部论斩决，上命改监候。秋谳入情实，赐自尽。

常安，字履坦，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以诸生授笔帖式，自刑部改隶山西巡抚署。雍正初，擢太原理事通判。世宗时，庶僚皆得上章言事。常安疏请裁驿站馆夫及诸官署镫夫，省科派，从之。

寻擢冀宁道。迁广西按察使，移云南。就迁布政使，移贵州。疏言："苗疆多事，由于兵役扰累。嗣后有扰累事，罪该管文武官。"下云贵广西总督议行。迁江西巡抚。十三年，以母丧去官。

乾隆元年，还京师，舟经仲家浅，其仆迫闸官非时启闸越渡，高宗闻之，谕谓："皇考临御时所未尝有！徒以初政崇尚宽大，常安封疆大吏，乃为此市井跋扈之举，目无功令。"下东河总督白钟山按治，夺官，下刑部论罪，当枷号鞭责，命贷之，往北路军营董粮饷。四年，授盛京兵部侍郎。内移刑部侍郎，外授漕运总督。内阁学士雅尔呼达请增遣满洲兵驻防口外，直隶总督孙嘉淦疏请于独石口、张家口外择可耕地屯兵招垦。常安以为侵蒙古游牧地，疏请寝其事。

六年，移浙江巡抚，谢上，因言："属吏贤否视上司为表率，惟有身先砥砺，共励清操。"上谕曰："廉固人臣之本，然封疆大臣非仅廉所能胜任。为国家计安全，为生民谋衣食，其事正多。观汝有终身诵廉之意则非矣。"上念浙江海塘为民保障，诏询近时状，并命闽浙总督那苏图、杭州将军傅森会常安详勘。常安等议："海宁至仁和原有柴塘，塘外临水，仿河工络坝之法，用竹篓盛碎石，层层排筑，外捍潮汐，内护塘基。水去沙停，渐有淤滩，再用左都御史刘统勋议，改建石塘。"别疏又言："塘工可大可小，大则终年兴工，亦难保其无虞。小则应兴则兴，应停则停，惟期免于冲决。是在因时损益，不宜惜费，亦不宜糜费。乾隆四五年间所修石塘，竭力督催，明岁可望全完。各塘不无阔狭高低，必须整齐坚固。臣谕督塘兵培补镶垫，俾塘有坚工，兵无闲旷。海宁塘后旧有土塘以备泛溢，令民间栽柳根，株盘结塘身，枝干藉资工用。"八年，石工乃成。

常安在浙江久，有惠政：尝用保甲法编太湖渔舟，清盗源。厘两浙鹺政诸弊，苏商困。以温、处二府贫瘠鲜盖藏，招商转江苏米自海道至，佐民食。江苏巡抚陈大受疏论常安轻开海禁，常安疏辨，谓："苏视温、处彼此虽殊，两地皆皇上赤子，大受不当过分轸域。"上谕曰："汝等以此而矛盾，皆为民耳，出于不得已。以后丰年可不须，若需谷孔亟，当视此行耳。"常安巡视宁波沿海诸地，泛海至镇海，又至定海，疏陈内外洋诸岛屿状，谓内洋宜招民广垦，外洋宜封禁。上嘉其冲冒风涛，勤于王事。嘉、湖二府奸民迷诱民间子女，常安督吏捕治，悉获诸奸民。上令视采生折割例从重定拟，饬常安宽纵。寻上疏言："州县亲民吏，必于辖境事无繁简、地无远近莫不深知，而后有实政以及于民。应饬于斋戒停刑，暇日亲历乡村，以次而遍。引其父老，询以疾苦，于地方利弊了然胸中，且籍以周知户口。如遇灾赈，董理易为力。"上深然之。钱塘江入海处近萧山为南大亹，近海宁为北大亹，蜀山南别有中小亹。旧为江海汇流处，渐淤塞，水趋南大亹，逼海宁。九年，尚书讷亲莅视，议复中小亹故道。常安令就沙嘴为沟四，引潮刷沙，历数年，沙渐去。十一年，疏言："春伏两汛已过，南沙坍卸殆尽，蜀山已在水中。倘秋汛不复涌沙，大溜竟行中小亹矣。"上谕曰："此言岂可轻出？亦俟三五年后如何耳。如能全行中小亹，果可喜事也。"

十二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劾常安多得属吏金，婪索及于盐政承差、海关胥吏，纵仆取市肆珍贵物不予值，凡十数事。上命解任，以顾琮代之，令大学士高斌会顾琮按治。常安亦疏劾布政使唐绥祖徇私狂悖，上为下高斌等并按。高斌等按常安婪赃纳贿状皆不实，惟纵仆得赃。常安劾绥祖事尽虚，疏请夺常安官。上命大学士讷亲覆按，未至，高斌等又言常安岁易盐政承差，有婪索状。讷亲至，又言常安尝以公使钱自私，按律拟绞，下刑部，卒于狱。

常安少受业于尚书韩菼，工文辞，有所论著，多讥切时事。其坐谴多举细故，遽从重比，时论疑其中蜚语以死，非其罪也。

福崧，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湖广总督硕色孙也。乾隆中，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外授四川川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再迁福建布政使，未行，苏四十三乱作，从总督勒尔谨讨贼，即移甘肃。事定赐花翎。勒尔谨坐冒赈得罪，命福崧从总督李侍尧察通省仓库，亏银八十八万、粮七十四万有奇，立例清偿，无力者以责上官。福崧亦应分偿，上特免之。

四十七年，迁浙江巡抚。上以王亶望、陈辉祖相继抚浙江，皆贪吏，复命察通省仓库，亏银一百三十万有奇，立例清偿如甘肃。桐乡县征漕不如律，民聚哄，福崧令捕治，因疏陈严除漕弊，条四事，下部议行。四十九年，上南巡，两浙盐商输银六十万，以海宁范公塘改柴为石，福崧为请，上允之。五十一年，福崧以诸属吏清偿仓库亏银未能如期，疏请展限。并言于正岁集司道以下等官

设誓，共砥廉隅。上以期已三四年，乃复请展限，非是，且设誓亦非政体，命尚书曹文埴，侍郎姜晟、伊龄阿如浙江按治。会福崧请筹柴塘修费，上疑新建石塘无益，劳民伤财，令文埴等并按，召福崧还京师待命。文埴等疏陈浙江仓库实亏数，为定善后章程。别疏言柴塘坦水为石塘保障，宜有岁修。上允其请，察福崧无败检事，失但在柔懦，命署山西巡抚。

旋以浙江学政窦光鼐劾平阳知县黄梅贪黩，论如律，责福崧未能发，左授二等侍卫，充和阗帮办大臣。五十二年，移阿克苏办事大臣。五十四年再移叶尔羌参赞大臣。五十五年，授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还授浙江巡抚。五十七年，疏请补修海塘石工，与前巡抚琅玕改筑柴坝异议，上命江苏巡抚长麟往按，请如福崧议。浙江盐道柴楨迁两淮盐运使，亏帑，私移两淮盐课二十二万补之。两淮盐政全德疏劾，上以福崧领两浙盐政，虑有染，夺官，以长麟代之。命尚书庆桂会鞫。谓福崧尝索楨赙十一万，又侵公使钱六万有奇。狱具，论斩，逮致京师，寻命即途中行法。福崧饮鸩卒。

福崧为巡抚，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民颂其治行。其得罪死，颇谓其忤和珅，为所陷。尤虑至京师廷鞫，或发其阴私，故以蜚语激上怒，迫之死云。

论曰：居丧不沐浴，百日剃发，亦其遗意也。塞楞额坐是中危法，学健虽以他事诛，然得罪仍在初狱。鄂昌以门户生恩怨，家屏以搢绅言利病，皆足以掇祸。罗织文字，其借焉者也。因培起边远，受峻擢，屡蹶屡起，乃以欺罔傅重比。常安、福崧死于赙，然封疆有政声。论者以为冤，事或然欤？

清史稿卷三三九　列传第一二六

恒文郭一裕　蒋洲　杨灏高恒

子高朴王亶望勒尔谨　陈辉祖　郑源璿

恒文，乌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以诸生授笔帖式，四迁兵科给事中。外授甘肃平庆道，再迁贵州布政使。乾隆初，方用兵金川，恒文奏言："兵贵神速。臣官甘肃平庆道时，见提督以下诸营，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择勇健者，名为援剿兵将，备预定旗帜器械，及奖赉诸项亦预存。贵州乃无此例。本年四川调兵二千，迟至六日方得起程。请仿甘肃例预为计，提督驻安顺，设重兵，请于府库贮银五千待用。"既又疏上行军诸节目。上嘉其能治事，移直隶。十六年，擢湖北巡抚。疏请采汉铜广鼓铸，请增筑武昌近城石堤，请停估变省城道仓空廒、备贮协济邻省米石均得旨允行。十八年，署湖广总督，移山西巡抚。

二十一年，擢云贵总督。二十二年三月，疏劾贵州粮道沈迁婪索属吏，鞫实论斩。恒文与云南巡抚郭一裕议制金炉上贡，恒文令属吏市金，减其值，吏民怨咨。一裕乃疏劾恒文贪污败检，列款以上。上命刑部尚书刘统勋会贵州巡抚定长即讯，得恒文令属吏市金减金值，及巡察营伍从仆婪索诸事，逮送京师。上责恒文："为大臣，以进献为名，私饱己橐，簠簋不饬，负恩罪大。"遣侍卫三泰、扎拉丰阿乘传就恒文所至，宣谕赐自尽。

郭一裕，湖北汉阳人。雍正初，入赀为知县，除江南清河知县。稍迁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中，累擢云南巡抚。恒文对簿，具言贡金炉议发自一裕。统勋等察知一裕亦令属吏市金，见恒文以减值敛怨，乃先发为掩覆计。事闻，上谓："一裕本庸鄙，前为山东巡抚，尝请进万金上供。在官惟以殖产营运为事，但上不至如恒文之狼藉。"命夺职，发军台效力。手诏谓："恒文及一裕罪轻重一归允当，毋谓一裕以汉吏劾满洲终两败也。"一裕呈部请输金赎罪，会蒋洲、杨灏皆以婪索属吏坐诛，洲狱具，得同官朋比状。上因谓："恒文事发自一裕，尚彼胜于此。"特许其纳赎。居数年，予三品衔，授河南按察使。以老罢，卒。

蒋洲，江南常熟人，大学士廷锡子。自主事累擢至山西布政使。二十二年，就迁巡抚，旋移山东，以塔永宁代。塔永宁劾洲贪纵，亏库帑巨万，将行，令冀宁道杨龙文、太原知府七赉扎诸属吏纳赙弥所亏。统勋自云南还，上命驰往会塔永宁按治。解洲任，逮送山西严鞫，得实，诛洲，并及龙文、七赉论绞候。诸属吏亏帑，文职知州朱廷扬等、武职守备武琏等，皆论罪如律。陕西巡抚明德，以前官山西尝取洲及诸属吏赙，亦论绞候。上命发甘肃交黄廷桂听差遣。

杨灏，直隶曲阳人。乾隆中，官湖南布政使。时以湖南仓谷济江南当籴补，灏发谷值百取一二，得金三千有奇。巡抚陈宏谋疏劾，谳实，坐斩。二十二年，秋谳，巡抚蒋炳以灏限内完赃，拟入缓决，上怒，命诛灏，夺炳官，逮京师，论罪坐斩。上以炳意在沽誉，尚未尝受贿，改戍军台。按察使夔舒亦坐是夺职。

高恒，字立斋，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斌子也。乾隆初，以荫生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出监山海关、淮安、张家口榷税，署长芦盐政、天津总兵。二十二年，授两淮盐政。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言："海州产盐盛，请令河东买运配引赴陕西引地行销。淮北盐贱，并令淮南商买运适中之地，作常平仓盐备缺额补配。"命高恒会两江总督尹继善覆议，寻疏陈："海洲产盐盛衰，视天时晴雨，难定成数。距陕西三千余里，黄河逆流而上，断难挽运。自海州出场，经淮、徐、海各属，皆淮北食盐口岸。徐州以上，又系长芦引地。恐沿途挟私，淮南额引多，盐场广，有盈无绌。即淮北盐价稍贱，加以脚费折耗亦相等。若令淮南销淮北余盐，尤非商情所便。纵发官帑与之收买，亦难强其领运。"疏入，上从之。湖广总督李侍尧疏言湖北盐骤贵，请饬淮商减价。命高恒赴湖北会议。定湖北盐价，视淮商成本每包以二钱三分一厘为制。二十九年，授上驷院卿，仍领两淮盐政。三十年，以从兄高晋为两江总督，当回避，召署户部侍郎。疏陈整顿纲课，定分季运清奖励之制，命以告后政普福。寻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十二年，署吏部侍郎。是时上屡南巡，两淮盐商迎跸，治行宫扬州，上临幸，辄留数日乃去，费不赀，频岁上贡稍华侈。

高恒为盐政，陈请预提纲引岁二十万至四十万，得旨允行。复令诸商每引输银三两为公使钱，因以自私，事皆未报部。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上夺高恒官，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尤拔世按治。诸盐商具言频岁上贡及备南巡差共用银四百六十七万余，诸盐政虽在官久，尚无寄商生息事。上责其未详尽，下刑部鞫实，高恒尝受盐商金，坐诛。普福及盐运使卢见曾等罪有差。

子高朴，初授武备院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三十七年，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值月食，救护未至，上谕：谓"高朴年少奋勉，是以加恩擢用，非他人比。乃在朕前有意见长，退后辄图安逸，岂足副朕造就裁成之意？"吏议夺职，命宽之。迁兵部右侍郎。上录诸直省道府姓名，密记治行优绌，谓之《道府记载》，太监高云从偶泄于外廷。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棨、吴坛、倪承宽尝因侍班私论其事，高朴闻，具疏劾，上怒，下刑部鞫治。寻命诛云从，贷观保等，不竟其事。诏谓："云从以贱役无忌惮，岂可不亟为整饬以肃纪纲？但不屑因此兴大狱，故不复穷治。诸大臣岂无见闻，独高朴为之陈奏，内省应自惭。若因此图倾高朴，则是自取其死。高朴若沾沾自喜，不知谨懔，转致妄为，则高云从即其前车，朕亦不能曲贷也。"四十一年，命往叶尔羌办事。距叶尔羌四百余里，有密尔岱山，产玉，旧封禁。高朴疏请开采，岁一次。四十三年，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勒底诉高朴役回民三千采玉，婪索金宝，并盗鬻官玉。乌什办事大臣永贵以闻，上命夺官严鞫，籍其家，得寄还金玉。永贵又言叶尔羌存银一万六千余、金五百余。高朴坐诛。

方上诛高恒，大学士傅恒从容言乞推慧贤皇贵妃恩贷其死，上曰："如皇后兄弟犯法，当奈何？"傅恒战栗不敢言。至是，谕曰："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江苏巡抚师子。自举人捐纳知县，发甘肃，知山丹、皋兰诸县。选授云南武定知府，引见，命仍往甘肃待缺，除宁夏知府。累迁浙江布政使，暂署巡抚。乾隆三十八年，上幸天津，亶望贡方物，范金为如意，饰以珠，上拒弗纳。三十九年，移甘肃布政使。甘肃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上令罢之。既，复令肃州、安西收捐如旧例。亶望至，申总督勒尔谨，以内地仓储未实为辞，为疏请诸州县皆得收捐。既，又请于勒尔谨。令民改输银。岁虚报旱灾，妄言以粟治赈，而私其银，自总督以下皆有分，亶望多取焉，议初行，方半截，亶望疏报收捐一万九千名，得豆麦八十二万。上谓："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余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红，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因发"四不可解"诘勒尔谨，勒尔谨饰辞具覆。上谕曰："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为之可也。"四十二年，擢浙江巡抚。四十五年，上南巡，亶望治供张甚侈。上谓："省

方问俗，非为游观计。今乃添建屋宇，点缀镫彩，华缛繁费，朕实所不取。”戒毋更如是。亶望旋居母丧，疏请治丧百日后，留塘工自效，上许之。浙江巡抚李质颖入觐，奏陈海塘事，因及亶望意见不相合，遂言亶望不遣妻孥还里行丧。上降旨责其忘亲越礼，夺官，仍留塘工自效。

四十六年，命大学士阿桂如浙江勘工。阿桂疏发杭嘉湖道王燧贪纵、故嘉兴知府陈虞盛浮冒状，上谕曰：“朕上年南巡，入浙江境，即见其侈靡，诘亶望，言虞盛所为。令燧等借大差为名，贪纵浮冒，必亶望为之庇护。”命逮燧严鞫。会河州回苏四十三为乱，勒尔谨师屡败，亦被逮。大学士阿桂出视师，未即至，命尚书和珅先焉，和珅疏言入境即遇雨，阿桂报师行亦屡言雨。上因疑甘肃频岁报旱不实，谕阿桂及总督李侍尧令具实以闻。阿桂、侍尧疏发亶望等令监粮改输银及虚销赈粟自私诸状，上怒甚，遣侍郎杨魁如浙江会巡抚陈辉祖召亶望严鞫，籍其家，得金银逾百万。上幸热河，逮亶望、勒尔谨及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赴行在，令诸大臣会鞫。亶望具服发议监粮改输银，令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在官尚奢侈，皋兰知县程栋为支应，诸州县馈赂率以千万计。狱定，上命斩亶望，赐勒尔谨自裁，廷赞论绞，并命即兰州斩全迪。遂令阿桂按治诸州县，冒赈至二万以上皆死，于是坐斩者栋等二十二人，余谴黜有差。上谓：“此二十二人之死，皆亶望导之使陷于法，与亶望杀之何异？”令夺亶望子裘等官，发伊犁，幼子逮下刑部狱，年至十二，即次第遣发，逃者斩。陕甘总督李侍尧续发得赃诸吏，又诛闵鹍元等十一人，罪董熙等六人。

五十九年，上将归政，国史馆进《师传》。上览其治迹，乃赦亶望子还，幼者罢勿遣，谓“勿令师绝嗣也。”

勒尔谨，宜特墨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初，以翻译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外授直隶天津道。累迁陕甘总督。四十二年，河州回黄国其、王伏林为乱，驰往捕治，诛国其、伏林及其徒四百余人。四十六年，循化回苏四十三复起，勒尔谨令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率二百人往捕，为所戕，遂破河州。勒尔谨赴援，闻贼将自小道径攻兰州，引还城守。上责勒尔谨观望失机，夺官。下刑部论斩，上命改监候，卒坐亶望狱死。陈辉祖又以籍亶望家匿金玉器，谴诛。

辉祖，湖南祁阳人，两广总督大受子也。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外授河南陈州知府。累迁闽浙总督，兼领浙江巡抚。亶望狱起，辉祖弟严祖为甘肃知县，狱辞连染。上以辉祖当知状，诘之，不敢言，诏严切，乃具陈平日实有所闻，惊严祖且得罪，隐忍未闻上，因请罪，降三品顶戴留任。时安徽巡抚闵鹍元，亦坐其弟鹍元与辉祖同谴。既，布政使盛住疏言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命大学士阿桂按治，具得辉祖隐匿私易状，论斩。上曰：“辉祖罪固无可逭，然与亶望较，终不同。传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辉祖盗臣耳。亦命改监候。”四十七年，浙江巡抚福崧奏桐乡民因征漕聚众哄县庭，辉祖宽其罪，次年乃复哄。浙闽总督富勒珲奏两省诸州县亏仓谷，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台湾民互斗，于是上罪辉祖牟利营私，两省庶政皆废弛贻误，罪无异亶望，赐自裁。五十三年，又以湖北吏治闒茸，弊始辉祖为巡抚时，戍其子伊犁。

源璿，直隶丰润人。以贡生授户部主事，累迁湖南布政使。仁宗既诛和珅，有言源璿贪黩状，下巡抚姜晟按治。源璿具服收发库项，加扣平余，数逾八万。署内眷属几三百人，自蓄优伶，服官奢侈。上宣示源璿罪状，因言：“诸直省大吏宴会酒食，率以属首县，首县复敛于诸州县。率皆朘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展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通谕诸直省，令悛改积习。”寻命斩源璿。

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子也。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十八年，文绶官陕甘总督，奉命按前四川总督阿尔泰纵子明德布婪索属吏，徇不以实陈，戍伊犁。国泰具疏谢，请从父戍所赎父罪。上谕曰：“汝无罪，何必惶惧？”四十二年，迁巡抚。

国泰纨袴子，早贵，遇属吏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布政使于易简事之谄，至长跪白事。易简，江苏金坛人，大学士敏中弟也。大学士阿桂等以国泰乖张，请改京朝官。四十六年，上为召易简诣京师问状，易简为国泰力辨。上降旨戒国泰驭属吏当宽严得中，令警惕改悔。会文绶复官四川总督，以嗾匪为乱，再戍伊犁，国泰未具疏谢。居月余，疏谢赐鹿肉，上诘责。国泰请纳养廉为父赎，并乞治罪，上宽之。

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劾国泰及易简贪纵营私，征赂诸州县，诸州县仓库皆亏缺。上命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按治，并令沣与俱。和珅故袒国泰。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验历城库银银色不一，得借市充库状。语互详《沣传》。国泰具服婪索诸属吏，数辄至千万。易简谄国泰，上诘不敢以实对。狱定，皆论斩，上命改监候，逮系部狱。巡抚明兴疏言通察诸州县仓库，亏二百万有奇，皆国泰、易简在官时事。上命即狱中诘国泰等，国泰等言因王伦乱，诸州县以公使钱佐军兴，乃亏及仓库。上以“王伦乱起灭不过一月，即谓军兴事急，何多至二百万？即有之，当具疏以实闻。国泰、易简罔上行私，视诸属吏亏帑恝置不问，罪与王亶望等均。”命即狱中赐自裁。

赦硕，汉军镶黄旗人。父郝玉麟，官两江总督。郝硕袭骑都尉世职，授户部员外郎，直军机处，迁郎中。外授山东登莱青道，三迁江西巡抚。将朝京师，以行李不具，征属吏纳赇。四十九年，两江总督萨载论劾，逮京师鞫实。上谓：“郝硕罪同国泰，小有才，地方事尚知料理。郝硕尝朝行在，问以地方事，不知所对。不意复贪婪若是！且郝硕托辞求赂，正国泰事败时，乃明知故蹈，无复忌惮。即视国泰例赐自裁。”因通谕诸直省督抚，当持名节，畏宪典，以国泰、郝硕为戒。

良卿，富察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外授直隶通永道，累迁贵州布政使。三十二年，命署巡抚。

师征缅甸，良卿董台站。上谕良卿：“师行供顿有资民力者，核实奏闻。”良卿疏言：“此项多乡保措办，银数多寡参差，无从核算。”上谓：“师行供顿有资民力，亦当官为检核。若以乡保措办遂置不问，民瘼何所仰赖？且吏役因以为奸，又何所不至耶？良卿以布政使署巡抚，何得诿为不知？”下吏议，当降调，命改夺官，仍留任。既，上发帑佐军需，良卿请确查散给，上诘良卿：“既言无从核算，何能确查散给？”命留供续发官军。良卿又疏陈贵州兵极能走险耐瘴，请募五千人习枪炮、藤牌备征发。上嘉其尽心，赐孔雀翎。寻移广东，以募兵事未竟，仍留贵州。贵州产铅，岁采运供铸钱，以粮道主其事。三十四年，良卿疏劾威宁知州刘标运铅不如额，并亏工本运值，夺标职，令良卿详谳。良卿疏陈标亏项，并劾粮道永泰，请简大臣会鞫，上为遣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良卿按治。永泰揭户部陈标亏项由长官婪索，因及良卿及按察使高积贪黩状，上解良卿职，复命刑部侍郎钱维城、湖广总督吴达善即讯。故事，奏折置黄木匣，外护以黄绫袱，至御前始启。上发副将军阿桂军中，奏于袱内得普安民吴俣诉官吏、土目私派累民状，命吴达善密勘。而刘标亦遣人诣户部诉上官婪索，呈簿记，上申命吴达善严鞫。

吴达善先后疏言标积年亏帑至二十四万有奇。良卿意在弥补掩覆，见事不可掩，乃以访闻奏劾。及追缴银六千有奇，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入查封，始终隐饰。又及高积鬻储库水银，良卿有袒庇状。良卿长支养廉，为前布政使张逢尧及积署布政使时支放。普安州民吴国治诉知州陈昶籍军兴私派累民，良卿即令昶会鞫，不竟其事，乃致俣贿驿吏附奏事达御。上乃责良卿负恩欺罔，罪不止于骫法婪赃，命即贵州省城处斩，销旗籍，以其子富多、富永发伊犁，畀厄鲁特为奴。积、逢尧、标皆坐谴。

方世俊，字毓川，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太仆寺少卿，外授陕西布政使。二十九年，擢贵州巡抚。三十二年，调湖南巡抚。刘标讦发上官婪索，言世俊得银六千有奇，上命夺官，逮送贵州，其仆承世俊得银千。狱成，械致刑部，论绞决，上命改监候。秋谳入情实，伏法。

钱度，字希裴，江南武进人。乾隆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广西道监察御史。外授安徽徽州知府，累擢至方面。其为江安督粮道、河库道，皆再任，历十余年，上嘉其久任奋勉。二十九年，授云南布政使。三十三年，迁广东巡抚。师方征缅甸，度主馈军，命以巡抚衔领布政使。未几，移广西巡抚，乃之官，贺县囚越狱，度请宽知县郑之翀罪。上命夺之翀职，责度宽纵。学政梅立本按试郁林，索供应，民聚哄。上命度定学政供应夫船事例，度拟从宽备，失上指，仍左授云南布政使。三十七年，监铜厂。宜良知县朱一深揭户部，告度贪婪，勒属吏市金玉，上命刑部侍郎守侗如云南会总督彰宝、巡抚李湖按治。贵州巡抚图思得奏获度仆持金玉诸器，自京师将往云南，值银五千以上。江西巡抚海明奏获度仆携银二万九千有奇，自云南将往江南，并得度寄子酆书，令为复壁藏金，为永久计。两江总督高晋籍度家，得窖藏银二万七千，又寄顿金二千。守侗等讯得度刻扣铜本平余，

及勒属吏市金玉得值，具服，逮送京师。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覆谳，以度侵欺勒索赃私具实，罪当斩，命即行法。子酆亦论绞，上为改缓决，寻遇赦，仍不令应试出仕。嘉庆五年，弛其禁。

觉罗伍拉纳，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户部笔帖式，外除张家口理事同知。累迁福建布政使。林爽文之乱，伍拉纳主馈军，往来蚶江、厦门，事定，赐花翎，迁河南巡抚。五十四年，授闽浙总督。上以福建民情犷悍，戒伍拉纳当与巡抚徐嗣曾商榷整饬。伍拉纳督属吏捕盗，先后所诛杀百数十人。以内地民多渡海至台湾，疏请海口设官渡，便稽察。时定往台湾者出蚶江，民舟或自厦门渡，亦令至蚶江报验，疏请罢其例，俾得迳出厦门。言者以海中岛屿多，流民散处为盗薮，当毁其庐，徙其民，毋使滋蔓。下滨海诸直省议，伍拉纳疏言："福建海中诸岛屿，流民散处，凡已编甲输粮者，当不在例中。"上命诸岛屿非例当封禁，皆任其居处。浙江嘉善县民诉县吏征漕浮收，下伍拉纳按治，论如律。

伍拉纳治尚严，疏劾金门镇总兵罗英笈巡洋兵船遇盗不以实报，英笈坐谴。又论邵武营守备余朝武等侵饷，营吏黄国材等冒饷，黄岩右营守备叶起发属兵遇盗不以实报，外委陈学明避盗伪为被创，营兵柯大斌诬告，营官皆傅重比。五十七年，同安民陈苏老、晋江民陈滋等为乱，设𠱁<□黑气>会。"𠱁<□黑气>"字妄造，以代"天地"。伍拉纳率按察使戚蓼生赴泉州捕得苏老等，诛一百五十八人，戍六十九人。五十九年，义乌民何世来，宣平民王元、楼德新等为乱，立邪教。伍拉纳率按察使钱受椿赴金华。浙江巡抚吉庆已捕诛世来、德新，伍拉纳覆谳诸胁从，复诛鲍茂山、吴阿成等，还福建至浦城，捕得元，诛之。

六十年，台湾盗陈周全为乱，陷彰化。伍拉纳出驻泉州，发兵令署陆路提督乌兰保、海坛镇总兵特克什布赴剿，彰化民杨仲舍等击破周全，乱已定。是岁，漳、泉被水，饥。伍拉纳至，民哄集乞赈，未以闻。上促伍拉纳赴台湾，累诏诘责，伍拉纳自泉州往。福州将军魁伦疏言："伍拉纳性急，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治狱多未协。漳、泉被水，米值昂，民贫，巡抚浦霖等不为之所，多入海为盗。虎门近在省会，亦有盗舟出没。"上为罢伍拉纳、浦霖，命两广总督觉罗长麟署总督，魁伦署巡抚。

伍拉纳至台湾，劾鹿仔港巡检朱继功以丧去官，贼起，即携眷内渡，请夺官戍新疆。上谕曰："伍位纳为总督，台湾贼起，陷城戕官，朕屡旨严饬始行。继功丁忧巡检，转责其携眷内渡，加以远戍。伍拉纳纳畏葸迁延，乃欲以此自掩，何其不知耻也！"伍拉纳、浦霖贪纵、婪索诸属吏，州县仓库多亏缺。伍拉纳尝疏陈清查诸州县仓库，亏谷六十四万有奇、银三十六万有伍拉纳、浦霖及布政使伊辙布、按察使钱受椿皆夺官，交长麟、魁伦按谳。

长麟、魁伦勘布政司库吏周经侵库帑八万有奇，具狱辞以上。上疑长麟等意将归狱于经，斥其徇隐。长麟等疏发伍拉纳受盐商赇十五万，霖亦受二万，别疏发受椿谳长秦械斗狱，狱毙至十人，得赇销案。籍伍拉纳家，得银四十万有奇、如意至一百余柄，上比之元载胡椒八百斛。籍霖家，得窖藏金七百、银二十八万，田舍值六万有奇，他服物称是：逮京师，廷鞫服罪，命立斩。

伊辙布亦逮京师，道死。受椿监送还福建，夹二次，重笞四十，乃集在省诸官吏处斩。又以长麟主宽贷，夺官召还，以魁伦代之，遂兴大狱，诸州县亏帑一万以上皆斩，诛李堂等十人，余谴黜有差。

霖，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外授湖北安襄郧道。累迁福建巡抚，移湖南，复迁福建。及得罪，上谓："伍拉纳未尝学问，或不知洁己奉公之义。霖以科目进，起自寒素，擢任封疆，乃贪黩无厌，罔顾廉耻，尚得谓有人心者乎？"霖及伍拉纳、伊辙布、受椿诸子皆用王亶望例戍伊犁。嘉庆四年，赦还。

论曰：高宗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乃营私骫法，前后相望，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仰以坐苞苴败者，亦或论才宥罪，执法未尝无挠欤？然观其所诛殛，要可以鉴矣！

清史稿卷三四〇　列传第一二七

王杰　董诰　朱珪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以拔贡考铨蓝田教谕，未任，遭父丧，贫甚，为书记以养母。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幕，皆重之。初从武功孙景烈游，讲濂、洛、关、闽之学。及见宏谋，学益进，自谓生平行己居官得力于此。

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宸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及引见，风度凝然，上益喜。又以陕人入本朝百余年无大魁者，时值西陲戡定，魁选适得西人，御制诗以纪其事。寻直南书房，屡司文柄。五迁至内阁学士。三十九年，授刑部侍郎，调史部，擢左都御史。四十八年，丁母忧，即家擢兵部尚书。车驾南巡，杰赴行在谢。上曰："汝来甚好。君臣久别，应知朕念汝。然汝儒者，不欲夺汝情，归终制可也。"服阕，还朝。五十一年，命为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台湾、廓尔喀先后平，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嘉庆元年，以足疾乞免军机、书房及管理部事，允之。有大事，上必谘询，杰亦不时入告。

时教匪方炽，杰疏言："贼匪剿灭稽迟，由被贼灾民穷无倚赖，地方官不能劳来安辑，以致胁从日众，兵力日单而贼焰日炽。此时当安良民以解从贼之心，抚官兵以励行间之气。三年之内，川、楚、秦、豫四省杀伤不下数百万，其幸存而不从贼者，亦皆锋镝之余，男不暇耕，女不暇织。若再计亩征输，甚至分外加派，胥吏因缘勒索，艰苦情形无由上达圣主之前。祈将被贼地方钱粮蠲免，不令官吏舞弊重征，有来归者概勿穷治，贼势或可渐孤矣。至于用兵三载未即成功，实由将帅有所依恃，怠玩因循，非尽士卒之不用命也。乞颁发谕旨，曲加怜恤，有骄惰不驯者，令经略概行撤回，或就近更调召募，申明纪律，鼓行励戎，庶几人有挟纩之欢，众有成城之志。"又言："教匪之蔓延，其弊有二：一由统领之有名无实。勒保虽为统领，而统兵大员名位相等，人人得专折奏事，于是贼至则畏避不前，贼去则捏称得胜。即如前风贼窜兴安，领兵大员有'匪已渡江五日，地方官并不禀报'之奏，此其畏避情形显而易见。又如去岁贼扰西安城南，杀伤数万，官兵既不近贼，抚臣一无设施。探知贼去已远，然后虚张声势，名为追贼，实未见贼，近闻张汉潮蔓延商、洛，高均德屯据洋县，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秦省如此，川省可知。时由统领不专，赏罚不明之所致也。一由领兵大员专恃乡勇。乡勇阵亡，无庸报部，人数可以虚捏。藉乡勇为前阵，既可免官兵之伤亡，又可为异日之开销，此所以耗国帑而无可稽核也。臣以为军务紧要，莫急于去乡勇之名而为召募之实，盖有五利：一，民穷无依，多半从贼，苟延性命，募而为兵，即有口粮，多一为兵之人，即少一从贼之人；一，隔省征调，旷日持久，就近召募，则旬日可得；一，征兵远来，筋力已疲，召募之人，不须跋涉；一，隔省之兵，水土不习，路径不谙，就近之人，则不虑此；一，乡勇势不能敌，则逃散无从惩治，召募之兵退避，则有军法。具此五利，何不增募，一鼓而歼贼？如谓兵多费多，独不思一万兵食十月之粮，与十万兵食一月之粮，其费相等而功可早奏也。"疏入，并被采用。

二年，复召直军机，随扈热河。未几，因腿疾，诏毋庸入直，先行回京。三年秋，川匪王三槐就擒，封赏枢臣，诏"杰见虽未直军机，军兴曾有赞画功，并予优叙"。

洎仁宗亲政，杰为首辅，遇事持大体，竭诚进谏，上优礼之。五年，以衰病乞休，温诏慰留，许扶杖入朝。七年，固请致仕，晋太子太傅，在籍食俸。八年春，濒行上疏，略谓："备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营求馈送，以国帑为夤缘，上司受其挟制，弥补无期。至嘉庆四年以后，大吏知尚廉节，州县仍形拮据，由于苦乐不均，贤否不分，宜求整饬之法。又，旧制，驿丞专司驿站，无可诛求。自裁归州县，滥支苛派，官民俱病。宜先清驿站，以杜亏空。今当军务告竣，朝廷勤求治理，无大于此二者。请睿裁独断，以挽积重之势。"所言切中时弊，上嘉纳之。陛辞日，赐高

宗御用玉鸠杖、御制诗二章，以宠其行，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时论谓足尽其生平。既归，岁时颁赏不绝，每有陈奏，上辄亲批答，语如家人。

九年，杰兴妻程并年八十，命巡抚方维甸赍御制诗、额、珍物、于生日就赐其家。杰诣阙谢，明年正月，卒于京邸。上悼惜，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端。

杰体不逾中人，和蔼近情，而持守刚正，历事两朝，以忠直结主知。当致仕未行，会有陈德于禁城惊犯乘舆，急趋朝请对曰：“德庖厨贱役，安敢妄蓄逆谋？此必有元奸大憝主使行明张差之事，当除肘腋之患。”至十八年林清逆党之变，上思其言，特赐祭焉。

孙笃，道光二年进士，历编修、御史，出为汀州知府、广东督粮道，署盐运使。时林则徐为按察使，治海防，甚倚之。募广州游手精壮者备守御，以机敏称。擢山东布政使。署巡抚。失察家人、属官受赂，连降罢职归，襄理西安城工。卒，赠布政使衔，

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尚书邦达子。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因大臣子，改二甲第一。选庶吉士，即预修《国史》、《三通》、《皇朝礼器图》。散馆，授编修。三十二年，命入懋勤殿写金字经为皇太后祝嘏。次年，大考翰詹，因写经未与试，特加一级。寻擢中允，丁父忧。三十六年，服阕，入直南书房。初，邦达善书画，受高宗知。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龙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历署吏、刑两部侍郎，兼管乐部。充四库馆副总裁，接办《全书荟要》，命辑《满洲源流考》。四十四年，命为军机大臣。五十二年，加太子少保，擢户部尚书。台湾、廓尔喀先后底定，并列功臣，图形紫光阁。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珪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捡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大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命总理礼部，仍兼管户部事。二年，丁生母忧，特赐陀罗经被，遣御前侍卫、额驸丰绅殷德奠醊。

诰既以丧归，川、楚兵事方亟，高宗欲召之，每见大臣，数问：“董诰何时来？”逾年，葬母毕，诣京师，和珅遏不上闻。会驾出，诰于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素服视事，不预典礼，专办秋谳及军营纪略，且曰：“诰守制已逾小祥，，不得已用人之苦心，众当共谅。”寻以王三槐就擒，与军机大臣同被议叙。四年春，高宗崩，和珅伏诛，命诰复直军机，晋太子太保。既，服阕，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如故。高宗山陵礼成，命题神主，晋太子太傅。七年，三省教匪平，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高宗实录》告成。诏以诰在馆八年，始终其事，特加优奖，赐其父邦达入祀贤良祠。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太师。充上书房总师傅。十七年，晋太保。

十八年，扈从秋狝。林清逆党突入禁城，时回銮，中途闻变，有议俟调大兵成列而后进者，诰曰：“是滋乱也，献俘者行至矣！”即日扈驾进次，人心乃定。穷治邪教，诰谓：“烧香祈福，愚民无知，率所常有。惟从逆者不可贷。”凡论上，皆以是定谳。林清既诛，滑县逆匪寻平，论功，迭被优叙，赐沿子淳为郎中。二十年，因病请致政，温诏慰留，改管兵部。未几，复命管刑部。二十三年，再疏乞休，许致仕食全俸。是年十月，卒，赠太傅。上亲奠，入祀贤良祠，赐金治丧，御制诗挽之，嘉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命刻诗于墓，以彰忠悫。谥文恭。

诰直军机先后四十年，熟于朝章故事，有以谘者，无不悉。凡所献纳皆面陈，未尝用奏牍。当和珅用事，与王杰榰柱其间，独居深念，行处几失常度，卒赞仁宗歼除大憝。及林清之变，独持镇定，尤为时称云。

朱珪，字石君，顺天大兴人。先世居萧山，自父文炳始迁籍。文炳官周至知县，曾受经于大学士朱轼。珪少傅轼学，与兄筠同乡举，并负时誉。乾隆十三年成进士，年甫十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数遇典礼，撰进文册。高宗重其学行，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五年。出为福建粮驿道。擢按察使，治狱平恕，以父忧去。三十二年，补湖北按察使。会缅甸用兵，以部署驿务详慎，被褒奖。

调山西，就迁布政使，署巡抚。疏请归化、绥远二城谷二万余石搭放兵粮，以省采买、免红朽。

又免土默特蒙古私垦罪，以所垦牧地三千余顷，许附近兵民认耕纳租，岁六千余两，增官兵公费。又太仆寺牧地苦寒，改征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议行。珪方正，为同寮所不便，按察使黄检奏劾读书废事。

四十年，召入觐，改授侍讲学士，直上书房，侍仁宗学。四十四年，典福建乡试。次年，督福建学政。濒行，上五箴于仁宗：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仁宗力行之，后亲政，尝置左右。五十一年，擢礼部侍郎。典江南乡试，督浙江学政。还朝，调兵部。五十五年，典会试。出为安徽巡抚。皖北水灾，驰驿往振。携仆数人，与村民同舟渡，振宿州、泗州、砀山、灵璧、五河、盱眙余灾，轻者贷以粮种。筑决堤，展春振，并躬莅其事，民无流亡。五十九年，调广东。寻署两广总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仍留巡抚任。嘉庆元年，授总督，兼署巡抚。珪初以文学受知。洎出任疆寄，负时望，将大用。和珅忌之，授受礼成，珪进颂册，因加指摘，高宗曰："陈善纳诲，师傅之职宜尔，非汝所知也。"会大学士缺，诏召珪，卒为和珅所沮。以广东艇匪扰劫闽、浙，责珪不能缉捕，寝前命，左迁安徽巡抚。皖北复灾，亲治赈，官吏无侵蚀。三省教匪起，安徽亦多伏莽。珪曰："疑而索之，是激之变。"亲驻界上筹防御，遍蒞颍、亳所属，集乡老教诫之，民感化，境内迄无事。明年，授兵部尚书，调吏部，仍留巡抚任。

四年正月，高宗崩，仁宗即驰驿召珪，闻命奔赴。途中上疏，略曰："天子之孝，以继志述事为大。亲政伊始，远听近瞻，默运乾纲，霈施涣号。阳刚之气，如日重光，恻怛之仁，无幽不浃。修身则严诚欺之界，观人则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惟愿皇上无忘尧、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仁义事君之道。"至京哭临，上执珪手哭失声。命直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外。时召独对，用人行政悉以谘之。珪造膝密陈，不关白军机大臣，不沽恩市直，上倾心一听，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寻充上书房总师傅，调户部尚书，诏清漕政，禁浮收。疆吏以运丁苦累，仰给州县，州县不得不取诸民，于是安徽加赠银，江苏加耗米。珪谓小民未见清漕之益，先受其害，力争罢之，令曹司凡事近加赋者皆议驳。长芦盐政请加增监价，驳曰："芦东因钱价贱，已三加价矣，且免积欠三百六十万两，余欠展三年，商力已宽，无庸再议加价。"广东请滨海沙地升赋，驳曰："海沙淤地，坍涨靡常，故照下则减半赋之。今视上、中田增赋，是与民计微利，非政体。且民苦加赋，别有涨地，将不敢报垦，不可行。"仓场请预纳钱粮四五十倍，准作义监生，驳曰："国家正供有常经，名实关体要于名不正，实必伤，断不可行。"凡驳议每自属稿，奏上皆韙之。五年，兼署吏部尚书。

先是彭元瑞于西华门内坠马，珪呼其舆人舁之，为御史周栻所劾。寻有珪舆人殴伤禁门兵，忌者嗾护军统领讦之。诏："珪素恪谨，造次不检，特申戒。"坐褫宫衔，解三军事，镌级留任。七年，协办大学士，复太子少保。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少傅。九年，上幸翰林院，聊句赐宴，御书"天禄储才"额刻悬院中，以墨书赐珪家。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上以是命遵高宗谕，遣诣裕陵谢。逾岁，年七十六，以老乞休，温诏慰留，赐玉鸠杖。命天寒，间二三日入直。

未几，召封乾清宫，眩晕，扶归第，数日卒。上亲奠，哭之恸。赠太傅，祀贤良祠，赐金治丧。诏"珪自为师傅，凡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时趋者不出诸口，启沃至多。揆诸谥法，足当'正'字而无愧，特谥文正。又见其门庭卑隘，清寒之况，不减儒素。"命内府备筵，遣皇子加奠。启殡日，遣广郡王永璘祖奠目送。逾年，上谒西陵，珪墓近跸路，遣官赐奠。《高宗实录》成，特赐祭，擢长子锡经为四品京堂。二十年，复因谒陵回銮，亲奠其墓，恩礼始终无与比。

珪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锐意求才。嘉庆四年典会试，阮元佐之，一时名流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学无不通，亦喜道家，尝曰："朱子注《参同契》，非空言也。"

论曰：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国运系焉。王杰、董诰、朱珪皆高宗拔擢信任之臣，和珅一再间沮，卒不屈挠。一旦共、驩伏法。众正盈朝，摅其忠诚，启沃新主，殄寇息民，苞桑永固。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右谓大臣矣。

清史稿卷三四一　列传第一二八

庆桂　刘权之　戴衢亨

庆桂，字树斋，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尹继善子。以荫生授户部员外郎，充军机章京，超擢内阁学士。

乾隆三十二年，充库伦办事大臣，迁理藩院侍郎。三十六年，授军机大臣。居二载，出为伊犁参赞大臣，调塔尔巴哈台。哈萨克巴布克诡称阿布勒毕斯授为哈拉克齐，偕阿布勒毕斯之子博普来贡马。庆桂以博普未至，巴布克狡诈不可信，斥之。上嘉其有识，曰："尹继善之子能如此，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四十二年，授吏部侍郎。调乌里雅苏台将军，授正黄旗汉军都统，以病回京。逾年，授盛京将军，调吉林。再调福州。四十九年，入觐，授工部尚书，仍直军机，调兵部。逾年，署黑龙江将军。时陕甘总督福康安赴阿克苏安辑回众，上以庆桂练边事，命带钦差关防，驰往甘肃，暂署总督。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一年，召授兵部尚书，历署盛京、吉林、乌里雅苏台将军。五十七年，廓尔喀平，予议叙，图形紫光阁，上亲制赞。

两淮盐运使柴桢私挪课银弥祉浙江盐道库藏，命偕长麟赴浙按治，得巡抚福崧婪索侵蚀状，谳上，福崧、桢俱伏法。寻授荆州将军。逾年，召授正红旗蒙古都统，命勘南河高家堰石工。嘉庆四年，授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复直军机。授内大臣，监修《高宗实录》，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总理刑部。裕陵奉安礼成，晋太子太傅，管理吏部、理藩院、户部三库事。七年，三省教匪平，以赞画功，予骑都尉世职，赐双眼花翎。九年，授领侍卫内大臣。《高宗实录》成，赏紫缰，晋太子太师。十六年，扈跸热河，以腿疾免从行围，予假回京。十七年，晋太保。上念其年老，罢直军机处，仍授内大臣。

庆桂性和平，居枢廷数十年，初无过失，举趾不跬趾寸，时咸称其风度。逾年，命以原品休致，给予全俸。二十一年，卒，谥文恪。

刘权之，字云房，湖南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司经局洗马。四十三年，督安徽学政。预修《四库全书》，在事最久，及《总目提要》告成，以劳擢侍讲。五十年，大考二等。逾年，擢大理寺卿，迁左副都御史。疏言："大挑举人多夤缘，请于事前一日简派王大臣，闻命却宿朝房，以杜弊窦。"于是命在午门莅事，御史监视，护军巡察，步军、五城一体严查，著为令。寻督山东学政。五十六年，擢礼部侍郎。六十年，典江南乡试，留学政。嘉庆二年，调吏部。

四年，擢左都御史，典会试。疏言："买补仓谷，地方官奉行不善，在本境采买，不论市价长贱，发银四五钱。花户不愿纳谷，惟求缴还原银，加倍交价。富户贿吏飞洒零户，转得少派。善良贫民深受其累。官以折价入己，仍无存米。遇协济邻省，令米商仓猝购办，发价克扣，起运勒捐。请饬遇应买补，向丰稔邻县公平采办，不得于本县苛派，严禁胥吏舞弊。"又言："社仓大半借端挪移，管理首事与胥吏从中侵盗，至歉岁颗粒无存，以致殷实之户不乐捐输，老成之士不愿承办，请一律查禁。"诏韙之，饬各直省严禁，民得免累，湖、湘间尤称颂焉。

编修洪亮吉上书王大臣言事戇直，成亲王径以上达，权之与朱珪未即呈奏，有旨诘问，自请严议。上以权之人品端正，平时陈奏不欺，宽其处分。寻迁吏部尚书。五年，典顺天乡试。六年，命为军机大臣。越一岁，会川、楚、陕教匪戡定，权之入直未久，上嘉其素日陈奏时有所见，叠予褒叙。在吏部久，疏通淹滞，铨政号平。九年，失察书吏虚选舞弊，因兼直枢廷，薄谴之，调兵部。十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军机章京、中书袁煦者，故大学士纪昀女夫也，入直已邀恩叙，权之于昀有荐恩，至是复欲以袁煦列旧。同官英和议不合，已中止，英和密请晏见，面劾权之瞻徇。上不悦，两人同罢直，下廷议革职，念权之前劳，降编修。未几，擢侍读，迁光禄寺卿，历迁兵部尚书。

十五年，协办大学士，典顺天乡试。是年，帝以秋狝幸热河，明年，幸五台，并命留京办事，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复加太子少保。十八年，目疾乞假，遣御医诊视。会逆匪林清为变，事定，朝臣衰病者多罢退，诏以原品休致回籍，给半俸。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谥文恪。

戴衢亨，字莲士，江西大庾人。父第元，由编修官太仆寺卿。衢亨年十七，举于乡。乾隆四十一年，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三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典试湖北。叔父均元、兄心亨并居馆职，迭任文衡，称“西江四戴”。寻命仍直军机。秋狝扈跸，射狍以献，高宗赐诗美之。累典江南、湖南乡试，督山西、广东学政，历迁待讲学士。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凡大典撰拟文字，皆出其手。二年，命随军机大臣学习行走，以秩卑，特加三品卿衔。累迁礼部侍郎，调户部。四年，仁宗始亲政。衢亨以病乞假；假满，兼署吏部侍郎。六年，擢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户部三库。川、楚、陕教匪以次削平，以赞画功，屡荷优褒。七年，大功戡定，诏嘉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克尽忠悃，加太子少保，予云骑尉世职。九年，失察顺天府书吏盗印，罢兼尹。十年，调户部，兼直南书房，典会试。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十三年，偕大学士长麟视南河。时河事日敝，帝锐意整顿，中外臣工议不一，特命查勘筹议。衢亨叔均方以总河谢病家居，许便道省视，遂与长麟三疏陈治河要义，斟酌缓急，停修毛城铺滚水坝，复天然闸东山罅闸坝，以减黄济运；于王营减坝西，增筑滚坝、石坝，普培沿河大堤，以淮、扬境内为尤急。云梯关外八滩以上，接筑雁翅堤以束水势。高堰、山盱石堤加筑后戗土坡，为暂救目前之计，徐办碎石坦坡以护石工。智、礼二坝加高石基四尺，以制宣泄。疏上，帝深韙之，命嗣后考核河工以为标准。十四年，万寿庆典，晋太子少师。

衢亨性清通，无声色之好。朝退延接士大夫，言人人殊，不置可否，而朝廷设施，有见之数月数年之后者。柄政既久，仁宗推心任之。给事中花杰疏论长芦欠课，衢亨方管户部，议下盐政核办。杰乃劾衢亨与盐商查有圻姻亲，馈送往来，助营第宅，不免徇庇；又廷试阅卷，援引洪莹为一甲一名，有交通情状；荐周系英、王以衔、席煜、姚元之入南书房，与英和荫附结党。衢亨疏辨，下廷臣察询，命二阿哥监视洪莹覆写试策，无误，迭诏为衢亨湔雪；惟斥其令部员刘承澍在园寓具稿，致招物议，予薄谴，镌级留任；坐杰污蔑，承澍漏泄，降黜有差。因调衢亨工部。复以凡部臣有直军机者，遇交议，同官每向探意旨，事后辄相推诿，特谕申儆焉。十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掌翰林院如故。

十六年春，扈跸五台，至正定病，先回京。寻卒，年五十有七。温诏优恤，称其谨饬清慎，实为国家得力大臣，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子嘉端，年甫十一，赐举人，袭云骑尉。

戴均元，字修原。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典江南、湖北乡试，督四川、安徽学政。嘉庆三年，由安徽任满还京，兄子衢亨先已超授军机大臣，故事，大臣亲属任科道者，对品回避，均元例改六部员外郎，特命以鸿胪寺少卿候补。累擢工部侍郎。

八年，偕侍郎贡楚克扎布察视张秋运河及衡家楼决口工程。历户部、吏部侍郎。十年，南河黄流夺运，高堰石工坏，特命驰视筹度。明年，诏以湖、河异涨，高堰堤工赖先筑子堰，保卫无虞，清水畅注，河口积淤刷涤，已复三分入运、七分入黄旧制，为河事一大转机，嘉均元尽心宣防，特复正、副总河旧制，授南河总督，以旧督徐端副之。在任三年，堵合黄河周家堡、郭家坊、王营减坝、陈家浦，及运河二堡、壮原墩，筑高堰义字坝，拆修惠济闸，以减坝合龙，加太子少保。病，乞解任，寻愈，因事降三品京堂，授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未几，迁仓场侍郎。十八年秋，河决睢州，出为东河总督。诏以均元曾任南河，许便宜调侍工员，责速堵合。明年春，以吏部侍郎内召。途次擢左都御史。寻迁礼部尚书，调吏部。二十年，协办大学士。逾年，授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二十四年，河决武陟马营坝，自秋徂冬尚未启工，奉命驰视，还报购料未集，诏严斥在事诸臣以示儆。

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鐍，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洎还京，因撰拟遗诏有“高宗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语，误引御制诗注，检臣皆被谴镌级，均元与托津并罢直。道光二年，裕陵隆恩殿柱蠹朽，距修建甫二十年，承办工员俱狱罪。均元以在事未久，从宽罢管部务，夺宫衔，责同赔修，工毕复之。漳水北徙，命均元驰视。次年，因漳水下流溃直隶元城红花堤，塞之则元城北境水

无所泄，不塞则山东馆陶受害，复命均元往视。议展宽旧有引河，俾积水穿堤入卫水，别就堤下新刷水沟挑成河道，分流泄入馆陶境，筑堤防溢。复偕巡抚程祖洛勘上游，议：“漳水自乾隆五十一年南徙合洹水后，卫水为所格阻，频年冲决，由于合则为患。今漳水北徙，与洹水分流入卫，当因势利导，各完堤防，使漳、恒不再合。”疏上，诏从之。四年，予告回籍，食全俸。

先是建万年吉地于宝华峪，均元相度选定。帝敦崇俭朴，命偕庄亲王绵课、协办大学士英和监修，面戒规制一从节减。迨七年，孝穆皇后梓宫奉安，帝亲视，嘉其工程坚固，晋均元太子太师。及是，地宫有浸水，上震怒，严谴在事诸臣，褫均元职，逮京治罪，拟重辟，念其耄老，免罪释归。

均元历官五十余年，叔侄继为枢相，家门鼎盛。自在翰林，数司文柄，及跻卿贰，典顺天乡试一，典会试三。晚岁获咎家居，世犹推为耆宿。二十年，卒，年九十有五。

托津，字知亭，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尚书博清额子。乾隆中，授都察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银库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嘉庆元年，命解饷银赴达州。五年，授副都统，留治四川军需，疏请军饷先一月预拨，忤旨召回。及至京，于饷数、军事无所陈告，褫职。予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七年，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复授副都统。八年，召为仓场侍郎。

十年，调吏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偕直隶总督吴熊光往湖北，按讯盐法道失察岸商抬价，及钱局鼓铸偷减治如律。时总督百龄被讦在广东索供应、造非刑，命托津偕总督瑚图礼治其狱，请褫百龄职。十一年，调户部，偕侍郎广兴按东河总督李亨特勒派厅员，夺亨特职，遣戍。十二年，偕侍郎英和按讯热河副都统庆杰贪婪，褫职遣戍。

十三年，偕尚书吴璥勘南河。先是，云梯关外陈家浦漫决，由射阳湖旁趋海口，疆臣、河臣请改河道径由射阳湖入海。托津等疏言：“马港口、张家庄漫水西漾数十里，始折归北潮河。如果地势建瓴，何以转向西流？北潮河已泄流数月，水未消涸，显见去路不畅，改道断不可行。请仍修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收束水势，较为得力。”又言：“河口高堰各工，因运河西岸堵筑漫缺，头、二坝门口较宽，不能擎托畅注，请速补筑。”皆如所议行。

十四年，往江南谳狱。金山寺僧志学与王兆良争垦沙地械斗，毙多人，依律治罪。请以蒋家沙洲归公佃种，岁给宝晋书院及金山寺租银各千两。仓场书吏高添凤舞弊，通州中、西二仓亏缺，命偕福庆勘讯，坐以奸吏骫法罪。既而，部鞫添凤，复得私出黑档领米状，托津亦以久任仓场，谴责分赔。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有联号弊，偕侍郎周光基、少卿卢荫溥往按得实，论凤诰遣戍。山西署布政使刘大观劾前任巡抚初彭龄任性乖张，偕侍郎穆克登额往按，彭龄、大观俱被严议。十五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兼都统。偕卢荫溥往四川按事，总督勒保寝匿名揭帖，据实上闻，罢勒保大学士职。又偕府尹初彭龄往南河清查工帑。十六年春，两江总督松筠调任，命托津暂代。寻回京，加太子少保，兼内大臣。

十八年，扈跸热河，教匪林清逆党闯入禁城，命托津回京察治。林清就获，诏优奖，授协办大学士。时匪党李文成据河南滑县，山东、直隶皆震动。那彦成督师，迁延未进，托津往代。既而那彦成连战皆捷，命托津赴开州、大名督率提督马瑜巢匪。十九年，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拜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晋太子太保。侍郎初彭龄劾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张师诚受馈送，布政使陈桂生册报蒙混，命偕尚书景安往按。彭龄坐劾未实，被谴。二十一年，那彦成前在陕甘总督任与布政使陈祁挪赈事觉，命托津往按，那彦成逮京，即代署直隶总督，寻回京。

仁宗综核庶政，知托津朴诚，于行省有重事大狱，率以任之，无一岁不奉使命。二十二年，管理理藩院。二十四年，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紫缰。二十五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寻因遣诏引事舛误，诏切责，托津、均元并以年老罢军机大臣，降四级留任。道光元年，命题仁宗神主，晋太子太傅。二年，与玉润堂十五老臣宴，绘像，御制诗有“立朝正色”之褒。调管刑部。以子妇乘轿入神武门中门，坐治家不严，夺紫缰、双眼花翎，寻复之。十一年，致仕，食全俸。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帝亲奠，赐金治丧，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定。

章煦，字曜青，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员外郎。

屡典乡试，督陕甘学政，任满仍留刑部，改御史。嘉庆六年，擢太仆寺少卿。诏以军事方殷，煦习机务，仍留直。七年，三省教匪平，始罢直供本职。偕侍郎那彦宝往云南按布政使陈孝升等冒销军需，治如律。历太仆寺卿、顺晨天府尹。十年，出为湖北布政使。逾年，擢巡抚。十三年，召为刑部侍郎。偕侍郎穆克登额往云南按事。贡生任澍宇诬讦官吏冒销军需不实，论反坐。授贵州巡抚，未至，调云南，署云南总督。十四年，调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时议行海运，下煦筹议，疏陈不便，寝之。十七年，入觐，乞改京秩，授刑部侍郎，偕侍郎景安往直隶谳狱。十八年，河南教匪起，直隶总督温承惠赴剿，命煦代摄。寻擢工部尚书，调吏部，仍留署职。捕教匪冯克善械送京师，加太子少保。

十九年，回京，典会试。山东金乡窃贼聚众拒捕，巡抚同兴以邪教余党闻。煦偕那彦宝往鞫，得状，依律论罪。知州袁洁诬报，褫其职。上知山东吏治废弛，命煦等严察以闻，遂劾同兴玩泄，以致地方凋敝，仓库空虚，及布政使朱锡爵徇私废公状，并褫职，命煦署巡抚，清查亏空。寻以陈大文调任，同治其事，责煦议定章程。疏言："嘉庆十四年清查，原奏亏银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今查十四年以前实亏三百四十一万有奇，十四年以后又续亏三百三十四万有奇。拟请清厘藩库，严交代，定征解分数，以杜新亏；立追缴及分赔限期，催征民欠，以惩延宕；核减提款，估查无著之亏，以示体恤；核摊捐案，据估变流抵产物扣抵，先尽正项仓库一律筹补，军需垫解，查明方许列抵，以防蒙混。"凡十四条，下部议行。

二十年，偕侍郎熙昌往湖北、广东、江苏、安徽谳狱：襄阳人吴焕章诬告易成元、易登朝等勾结谋逆，反坐论罪；襄阳知县查以焯滥押毙命，遣戍。雷州府经历李棠诬讦两广总督蒋攸铦，遣戍；雷琼道胡大成苛派属员，褫职；贵县知县吴遇坤刊书诋毁上官，遣戍；洋商卢观恒滥祀乡贤，黜之；江苏知县王保澄诬讦上官讳匿邪书，遣戍；阜阳捻匪纠抢杀人，论如律。

二十一年，调礼部尚书，授军机大臣。调刑部，管理礼部。二十二年，病免，寻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顺天府尹事。二十三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万寿庆典，晋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以足疾累疏乞休，予告致仕，食全俸。居家久之，道光四年，卒，谥文简。

煦久任枢曹，练习政事，扬历中外，数治大狱。晚始参枢务，未久病去，再起管部。以尽心刑事，京察特被奖叙焉。

卢荫溥，字南石，山东德州人。祖见曾，康熙六十年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父谦，汉黄德。

道见曾起家知县，历官有声。为两淮盐运使，以罪遣戍，复起至原官。当乾隆中叶，淮鹺方盛。见曾擅吏才，爱古好事，延接文士，风流文采，世谓继王士祯。在扬州时，屡值南巡大典，历年就盐商提引，支销冒滥，官商并有侵蚀。至三十三年，事发，自盐政以下多罹大辟。见曾已去官，逮问论绞，死于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谦谪戍军台。荫溥甫九岁，贫困，随母归依妇翁，读书长山。越三年，大学士刘统勋为见曾剖雪，乞恩赦谦归。授广平府同知。荫溥刻苦励学，至是始得应科举。

乾隆四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阿桂为掌院，激赏其才。五十六年，大考，降礼部主事。阿桂言荫溥能事，改部可惜。帝曰："使为部曹，正以治事也。"累司文柄，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嘉庆五年，充军机章京，川、楚军事，多所赞画。八年，孝淑睿皇后奉安山陵，故事，皇后葬礼无成式，礼臣所议未当。荫溥回直仪曹，考定礼文，草撰大仪，奏上，如议行。数随大臣赴各省按事，累擢光禄寺少卿。十六年，大学士戴衢亨卒，仁宗以荫溥谙习枢务，数奉使有劳，加四品卿衔，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兵部侍郎，调户部。扈从热河，会教匪起，滑县林清入犯禁城，夜半闻报，至行在面进机宜，越日从驾还京。事平，优叙，赐子本举人。

二十二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上以荫溥实心任事，特加太子少保。寻调户部，兼署刑、吏两部尚书。二十三年，馆臣撰进《明鉴》，未合上意，命荫溥偕托津、章煦、英和、和瑛为总裁，遴择翰林才识兼长者，重加核改，书成，诏褒之。工部主事潘恭辰监督琉璃窖，不受陋规，驭吏严，吏诬讦侵冒，下狱。恭辰而贫而无援，文书证据不得直，罪且不测，舆论愤之。上微闻，命荫溥详

鞫，得其状，释恭辰，置吏于法。后恭辰至云南布政使，以清操名。二十五年，典会试，会元陈继昌，故大学士宏谋元孙也，乡试、殿试皆第一。有清一代科举得三元者，惟乾隆中钱棨及纪昌两人。上制诗，命荫溥等赓和，以纪盛事。是年秋，帝崩，因撰拟遗诏不慎，降五级留任。寻调工部。

道光元年，调吏部，兼管顺天府尹，罢军机大臣。次年，犹以直军机久，调任后亦能尽心，加恩予优叙。七年，协办大学士。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十三年，以疾乞休，加太子太保，食全俸。十九年，重宴鹿鸣，晋太子太傅。寻卒，年八十。赠太子太师，谥文肃。

论曰：仁宗综核名实，枢臣中戴衢亨最被信用，衢亨亦竭诚赞襄，时号贤相，晚遭弹劾，而眷注不移。均元继之，卒以顾命嫌疑，不安于位。岂盈满之不易居耶？庆桂、刘权之并以老成雍容密勿，托津、章煦、卢荫溥则奉使出入，数按事决狱，寄股肱耳目之任。因人倚畀，盖各有所专焉。

清史稿卷三四二　列传第一二九

保宁　松筠子熙昌富俊窦心传

保宁，图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靖逆将军纳穆札勒子。乾隆中，纳穆札勒殉节回疆，锡封三等公。

保宁由亲军袭爵，授乾清门侍卫。从征金川，力战，迭克要隘，将军阿桂荐其才，擢陕西兴汉镇总兵。金川平，绘像紫光阁，御制赞，褒其胆勇持重，少年如宿将。寻调河南南阳镇、直隶马兰镇，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擢江南提督。

四十九年，授成都将军。甘肃石峰堡回叛，命选屯练番兵赴巩昌、安定助剿，平之。五十一年，授四川总督。保宁谨慎有操守，尽心边事。边夷上下孟董、九子等寨生齿日繁，请增设营员，以屯练有劳绩者拔补；改修打箭炉城，扼要筑卡，驻兵捍卫；改黄梁、大定、白鸡、白鹿等八寨熟苗编入民户：并协机宜。

次年，调伊犁将军，兼内大臣，筹备仓储。疏言：“伊犁一年支粮十六万六千余石，不敷二万三千石，历就旧储五十余万石内填补。现胜三十余万石，虽尚可敷十余年之用，地处极边，若不补筹余粮，偶遇歉收，或有需粮之事，虑难接济。请拨兵丁七百名，增开七屯，自来年耕种，岁可收粮一万九千余石，永远备贮。”从之。又奏添设惠远城鸟枪步甲四百名。五十五年，入觐，途次命赴四川暂署总督事。次年，回任，加太子少保，授御前大臣。惠远城创立三十余年，户口日繁，于城东展筑，扩旧城四分之一。伊犁无通晓俄罗斯语言者，请于京师俄馆选派一人来教习官兵子弟，五年期满，试最优者充笔帖式。俄属乌梁海潜往哈屯河外汗山地方游牧，帝虑其滋事，命保宁察视，疏言：“乌梁海居住甚安戢，不必驱逐，饬边卡防范，无庸添兵。”察哈尔兵丁及士尔扈特私窃哈萨克马匹，缉获，置之法。帝嘉保宁无偏袒，得外藩心，予议叙。

六十年，召授吏部尚书，兼镶黄旗汉军都统，甫数月，复出为伊犁将军。嘉庆二年，协办大学士，寻拜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任边事如故。土尔扈特家奴三吉污主母孀妇伯克木库为殒命，特诏予伯克木库为旌表。保宁疏陈驻防孀妇守节，未举旌表之典，请照内地一体办理。于是采访各城，请旌者凡七十人，后著为令。七年，召还京，授领侍卫内大臣，管理兵部，兼管三库。八年，因孝淑皇后山陵典礼会疏措词不经，褫衔镌级留任。

保宁两镇伊犁，历十余年，西陲无事，藩部悦服。既去任，朝廷遇边疆兴革，每谘决焉。十一年，以疾乞休，命在家食公爵全俸。逾两年，卒，赐金优恤，谥文端，祠祀伊犁。

子庆祥嗣爵，殉回疆之难，自有传。次子庆惠，由荫生授侍卫，历官侍郎，三以罪黜复起。道光中，官至热河都统，以疾归，卒，谥勤僖。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翻译生员，考授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能任事，为高宗所知。累迁银库员外郎。乾隆四十八年，超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

五十年，命往库伦治俄罗斯贸易事。先是，俄属布哩雅特人劫掠库伦商货，俄官不依例交犯，仅罚偿，流之远地，檄问未听命，诏停恰克图贸易。松筠至，寻充办事大臣。闭关后，边禁严而不扰，遇俄人皆开诚待之。擢户部侍郎。俄罗斯以贸易久停，有悔意，撤旧官，屡请开市，未许。卡

伦兵出巡，复为布哩雅特人所杀。松筠曰：“旧事未了，又生旁支，然亦了事之机也。”檄俄官缚送三人，亲讯于界上，斩其二，流其一，请两案并结。诏斥专擅，褫职，仍留库伦效力。会西路土尔扈特喇麻萨迈林者，迷路入哈萨克，归携书信，讹言俄人诱致土尔扈特谋乱，下松筠察状。疏言俄罗斯实恭顺，无可疑。俄人亦自陈证萨迈林书信出伪造。诏置萨迈林于法，许复开市。五十七年，召俄官会议定约，亲莅俄帐宴饮，谕以恩信，大悦服。事历八年然后定。召还京，授御前侍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命护送英吉利贡使回广东，凡所要索皆严拒。

五十九年，署吉林将军。寻命往荆州察税务，道出卫辉，大水环城，率守令开仓赈恤。诏嘉奖，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抚番多惠政。和珅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

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寻授陕甘总督，加太子少保。时教匪张汉潮及蓝号、白号诸党扰陕、甘。松筠至，驻汉中，治粮饷给诸军。自军兴，给陕西饷银一千一百万两，至是续拨一百五十万，设局清厘，按旬咨部。命陈诸将优劣，密疏言：“明亮知兵而罔实效；恒瑞前战湖北功最，年近六旬，精力大减；庆成有勇无谋，永保无谋无勇，不能治兵，并不能治民；惟额勒登保、德楞泰能办贼。”仁宗深嘉纳之。明亮劾永保、庆成避贼，下松筠逮治。永保亦与荆州将军兴肇讦明亮诳报军功，诏并褫职，遣尚书那彦成赴陕曾鞫。会明亮已击毙张汉潮，松筠请缓其狱，又请留撒拉尔回兵，令庆成率以协剿，帝不允。既而那彦成劾恒瑞弃蓝号垂尽之贼，折回陕西，由松筠所误。诏褫松筠宫衔、侍卫，仍留总督任。川匪犯南郑，复分犯西乡、沔县、略阳。松筠素谓匪多胁从，可谕降，欲单骑赴之。副将韩嘉业固谏曰：“谕之不从而丧总督，大损国威，为天下笑。请先往。”嘉业果被害。贼窜徽县、两当。五年春，额勒登保、那彦成会剿，乃分路遁。于是命长麟代为陕甘总督，授筠伊犁将军，未之任，暂署湖广总督。自请入觐面陈军事，先在陕上疏言：“贼不患不平，而患在将平之时。其平之后，请弛私盐、私铸之禁，俾余匪散勇有所谋生。”帝以其言迂阔，置之。至京，复以为请，忤旨，降副都统衔，充伊犁领队大臣。

七年，擢伊犁将军。乾隆中屡诏伊犁屯田，皆以灌溉乏水未大兴，松筠力任其事，预计安插官兵。惠远城需八万亩，惠宁城需四万亩，乃于伊犁河北引水开渠，逶迤数十里，又于城西北导水泉。凡两城有水之地皆开渠，授田为世业，给谷种、田器、马牛。然旗人多骄逸，或杀食所给牛，鬻田器弃不耕，反覆晓谕始听命。比去任，凡垦田六万四千亩。甯远叛兵蒲大芳等谴戍塔尔巴哈台，其党马友元等分戍南路诸城。十三年冬，大芳复谋逆，捕其党五十余人诛之。次年，檄调马友元等百余人赴伊犁种地，悉斩于途。诏斥未鞫而杀，失政体，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复授陕甘总督。

调两江总督。南河自马港口蛰陷，黄水倒漾，淤运阻漕。偕河督吴璥察勘海口，请复故道。制疏沙器具，试之河口果验。又造驳船千艘，改小运船，亲驻河干督趱，渡黄回空皆迅速。迭疏论河务，宜引沁入卫，可利漕运。又谓吴璥于黄泥嘴、俞家滩逢湾取直，以致停淤，为璥等论驳。复密陈吴璥、徐端所论不实，工程虚捏，自请调任总河察其弊，又荐蒋攸铦、孙玉庭可任。帝以松筠忠实，治河非所长，用攸铦为河督，责令相助为理。寻兼署河督事。十六年，调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内大臣。召为吏部尚书。

十七年，命往盛亦会勘陵工，兼筹移驻宗室事，疏请小东门外建屋七十所，居闲散宗室七十户，户给田三十六亩。又言：“西厂大凌河东有可耕地三千顷，可移驻二千馀户。东厂周数百里，地多积水，其水自北山柳条边来，若相地开河，可涸出沃壤。又东柳河沟亦多积水，若自北山东横开大渠，可得沃壤数千顷。”续勘彰武台边门外迤西牧厂闲地，横三四十里，纵六七十里，并可移驻。请于大凌河西厂东界先试垦种。”诏并允行。而试垦事为将军晋昌奏罢，论者惜之。回京，授军机大臣。未几罢，改授御前大臣。

十八年，复出为伊犁将军，拜东阁大学士，改武英殿大学士。以平定滑县教匪，叙功，加太子太保。诏偕参赞长龄通筹新疆南北诸城出纳，量减内地馈运。疏言：“北路塔尔巴哈台岁需内地银四万数千两，南路回疆八城岁需内地银五万数千两，地方贡赋皆入经费之内，无庸议减。伊犁岁需内地经费银六十万两，可撙节者无几。惟乌鲁木齐为新疆腹地，岁需银一百一十余万两，宜裁减。请复屯田，广垦芦滩荒地，开采铜铅各矿，抽收迪化州、土鲁番木税。”又议绿营粮饷，凡仓储充裕处，

改给银米各半，并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捐监之例，使边地就近纳粟。所议或行或不行，于内地岁输卒未大减。

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听其妻色奇纳言，多不法，私与浩罕酋爱玛尔交通。爱玛尔欲使尊为汗，遣使请自设哈子伯克，用浩罕税例征安集延商。十九年，松筠巡视回疆，诛色奇纳，械玉努斯禁锢伊犁。拒浩罕之请，斥去其使。二十年，喀什噶尔回人仔牙敦作乱，亲往治之。仔牙敦就获，与布鲁特比图尔第迈莫特并置极刑。诏斥松筠不待命，削宫衔，召还京。松筠初任时，筑四堡于伊犁河北，议移置八旗散丁，事未竟而去。再至，乃筑室堡中，堡置百户，户授田三四十亩，三时务备，冬则肄武。规画粗备，以属代者，而代者不置意，田遂荒。

二十二年，诏来年幸盛京，抗疏谏阻，罢大学士，出为察哈尔都统。署绥远城将军。逾年，子熙昌还，帝怜之，召还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寻授礼部尚书，调兵部，复御前兼职。未几，出为盛京将军。松筠素以忠谅见重，在朝时，凡燕游贲御之事，乘间直言无避。既屡忤旨，二十五年，以兵部遗失行印，追论，降山海关副都统。复以事，迭降为骁骑校。是年秋，仁宗崩于热河，梓宫回京，宣宗步行于班寮中见之，扶而哭，翌日授副都御史，擢左都御史。其复起也，甚负时望，然卒不安于位，未一月，出为热河都统。

道光元年，召授兵部尚书，调吏部，复为军机大臣。二年，暂署直隶总督。以代改理藩院奏稿，忤尚书禧恩，被劾，降六部员外郎。寻授光禄寺卿，迁左都御史。又出为盛京将军，调吉林。数年之中，两召还朝，为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迭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热河都统、直隶总督。九年，调兵部尚书，往科布多鞫狱。十年，往山西按巡抚徐忻被控事。回疆方用兵，密疏有所论列，诏令陈善后方略，多被采纳。是年秋，自以衰病请罢，数日复请任使，诏斥进退自由，负优礼大臣之意。又以前赴科布多属道员徐寅代购什物，罢职，予三品顶戴休致。

至十二年，浩罕遣使进表，松筠曾言浩罕通商，边境可靖，帝思其言，复头品顶戴，署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命赴归化城勘达尔汉，茂明安、土默特三部争地，据乾隆朝图记判定，三部皆悦服。还，授理藩院侍郎，调工部，进正蓝旗蒙古都统。十四年，以都统衔休致。逾年，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清，祀伊犁名宦祠。

松筠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

子熙昌，以荫生官至刑、工两部侍郎，署热河都统兼护军统领。数奉使赴各省按事，亦被信用。嘉庆二十三年，卒于长沙，帝深惜之，赠都统，谥敬慎。

富俊，字松岩，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翻译进士，授礼部主事，历郎中。累迁内阁蒙古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元年，擢兵部侍郎，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四年，授乌鲁木齐都统，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历叶尔羌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召署镶红旗汉军者统、兵部侍郎。

八年，出为吉林将军，调盛京。清治民典旗地，限年首官，不首者治罪，追典价租息入官。富俊疏言：“一年之内，一千六百余案，应追缴者不下万人，年久转典，侏连繁多。旗、民多穷苦，既获罪，又迫追呼，情实可悯，请悉宽免。”允之。十二年，考核军政，以洁己奉公，边陲安辑，特诏褒美，予议叙。十五年。因采参搀杂，受属员蔽，褫职，遣往吉林效力。既而言官论关东三省赌博风炽，仁宗念富俊在官时曾严禁，即起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及六边边门事务。十八年，授黑龙江将军，疏请内外臣工三年更调，及禁奢、讲武数事，诏以更调非可限年，余并嘉纳。又以东三省官兵技艺优娴，每届五年挑送京营，著为令。

十九年，调吉林将军。先是，议筹八旗生计，诏勘吉林荒地开垦，移驻京旗，将军赛冲阿言拉林近地闲荒可垦，未有规画。富俊至，疏言：“乾隆中移驻京旗，建屋垦地，多藉吉林兵力，垦而不种，酌留数人教耕，一年后裁汰。京旗苏拉不能耕作，始而雇觅流民，久之田为民有，殊失国家爱育旗人之意。今筹试垦，莫苦先办屯田。请发吉林闲散旗人一千名为屯丁，每丁给银二十五两、籽种二石，官置牛具，人给荒地三十垧。垦种二十垧，留荒十垧，四年征粮，每垧一石。十年后移驻京旗，人给熟地十五垧，荒五垧，余十垧荒、熟各半，给原驻屯丁为恒产，免征其租。因利而利，

糜帑无多，将来京旗移到，得种熟地，与本处旗屯犬牙相错，学耕伙种，实为有益。”并详列屯垦、出纳、设官、经理事宜，诏如议行。

二十年，富俊亲驻双城子，地在拉林河西北，横一百三十里，纵七十余里，沃衍宜耕。遣员履丈，分拨伐木于拉林河上游，建立屯屋。分五屯，设协领一、佐领二，分左右翼统治之，即名屯地曰双城堡，于二十一年一律开垦。是年霜早歉收，屯丁仅足糊口，又挈妻子者不敷居住，间有逃亡。乃展缓征粮一年，添盖窝棚，借给籽种，心始安。二十二年，调盛京。疏陈双城堡余荒尚多，续发盛京、吉林旗丁各千名往垦，分左、右二屯，旧屯名为中屯，遂复调富俊吉林，任其事。二十四年，先到屯丁千名。盛京旗人多有亲族偕来，自愿入屯，惟隶宁古塔者，因近地亦可耕荒，不愿轻离乡土。听其还，以空额二百名改拨盛京。二十五年，后续到千名。富俊巡历三屯，疏陈：“比屋环居，安土乐业，有井田遗风。中屯开垦在先，麦苗畅发，男耕妇馌，俱极勤劳。”仁宗大悦，报曰：“满洲故里，佃田宅宅，洵善事也。”续议三屯应增事宜，诏嘉实心任事，予议叙。道光元年，疏言：“三屯开垦九万数千晌，已著成效，可移驻京旗三千户。请自道光四年始，每岁移驻二百户，给资装车马，分起送屯，官给户屋牛具。”报可。二年，召授理藩院尚书，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御制诗有“勤劳三省，不凋松柏”之褒。

四年，复出为吉林将军。方双城堡之兴屯也，富俊欲推其法于伯都讷围场，以旗户往往赖帮丁助耕，不如迳招民垦。前后疏六七上，为廷议所格。至是，复言伯都讷围场荒地二十余万垧，募民屯垦较，双城堡费半功倍，始允之。五年，丈地分屯，申画经界，名曰新城屯。分八旗为两翼，每翼初立二十五屯，后定为十五屯。每屯三十户，以“治本于农，务滋稼穑。”八字为号。以次拨地，同时并垦。至七年。陆续认佃三千六百户，总为一百二十屯，与双城堡相为表里。初议京旗每岁二百户移驻双城堡，至六年，仅陆续移到二百七十户；七年，续移八十五户：而地利顿兴，自此双城堡、伯都讷两地号边方繁庶之区焉。

垦事既定，复召为理藩院尚书，协办大学士，兼镶黄旗汉军都统。次年，京察，以在吉林宣劳，予议叙。疏言：“京、外竞尚浮奢，官民服饰及冠婚、丧祭，任意逾制，有关风俗人心。请依《会典》仪制，刊布规条，宣谕民间。”诏下有司议行。时富俊年逾八年，渥被优礼，遇常朝免其入直。迭谳狱盛京、吉林，俱称旨。十年，调工部，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理藩院。十二年，复请禁僭用服色，犯者拿捕，诏斥徙滋扰累，寝其议。寻以天时亢旱，自称奉职无状，引年乞罢，不许。授内大臣。疏言：“科举保荐，并认师生，馈遗关通，成为陋习。请严禁，以端仕进。”诏嘉纳，申诫臣工务除积习。十四年，卒。帝悼惜，称其“清慎公勤，克尽厥职”，赠太子太傅，亲临奠醊，谥文诚，入祀贤良祠。

富俊尚廉节，好礼贤士。在吉林时，请调黑龙江戍员马瑞辰掌教白山书院，且被严斥。其治屯垦，专任窦心传，卒以成功。

心传，山西人。以进士官奉天宁海知县，坐东巡治御道有误，罢职。富俊知其才，辟佐垦务，规画悉出手定，始终在事，以劳复官。世比诸陈潢之佐靳辅治河。

博启图，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孙。嘉庆初袭爵，授头等侍卫。历兵部侍郎、察哈尔都统。道光七年，调吉林将军，继富俊之后，守其成规。治边有法，富俊请以屯垦专任之。时京旗以边地早寒，又助耕乏人，愿往者少。博启图疏请减户增田，许其买仆代耕，统居中屯，改建住屋，俾便御寒，虽得请，寻召授工部尚书兼领侍卫内大臣，继任者不果行其议，故移驻卒未如额。十四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敬僖。

论曰：保宁、松筠、富俊并出自藩族，久膺边寄，晋纶扉，称名相，伊犁、吉林屯田，利在百世。然限于事势，收效未尽如所规画。矣缔造之艰也！松筠在吉林，请开小绥芬屯垦，当时以不急之务沮之；至咸、同间，其地竟划归俄界。苟早经营，奚致轻弃？实边之计，顾可忽哉！

清史稿卷三四三　列传第一三〇

书麟弟广厚觉罗吉庆

书麟，字绂斋，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子。初授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冠军使，擢西安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大军征金川，命为领队大臣，从参赞大臣丰升额，力战辄先登，克坚碉数十，功最。金川平，加等议叙，形图紫光阁，授广西巡抚，以父忧去。起，署兵部侍郎。

四十九年，出为安徽巡抚，岁旱，请留漕粮五万石、关税银三十五万两赈之。阜阳有荒地六千余顷，疏请宽限清厘，民间交易用官弓丈量，以杜欺隐，期于渐复旧额。帝以书麟尽心民瘼，予优叙。黄、运两河漫溢，帝因两江总督李世杰未谙河工，命书麟佐之。与世杰及河督李奉翰议，漫口有四，惟司家庄、汤家庄两处分溜，急兴工堵筑。又奏："桃园境内河流因顺黄坝生有淤滩，水势纡折不畅。于玉皇阁下挑引河，俾黄流东注会清，以资宣泄。"

五十二年，擢两江总督。书麟素行清谨，出巡属邑，轻骑减从，民不扰累，特诏嘉之。和珅柄政，书麟与之忤。未几，有高邮巡检陈倚道揭报书吏假印重征事，遣重臣鞫实，坐书麟瞻徇，下部严议。又失察句容书吏侵用钱粮，褫职，遣戍伊犁。寻起为山西巡抚。内阁学生尹壮图论州县亏空由于派累，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和珅尤忌之，命壮图赴各省清查仓库，自山西始，壮图因获谴。五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两淮盐政巴宁阿交结商人，坐书麟徇庇，复夺职，予三等侍卫，赴新疆效力。

嘉庆四年，和珅败，召授吏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加太子少保。寻协办大学士，授闽浙总督。弟广兴，以首发和珅奸擢官，既得官，多所弹击，书麟不善所为，尝于帝前言之。至是，广兴以掌四川军需获咎，书麟请严治，且自引罪，诏宥之。调云贵，鞫前督富纲，得其贪婪状，论如律。又按问云南巡抚江兰讳灾，得实褫江兰职。时猓夷不靖，疏陈江兰所奏不实，办理草率，帝嘉其公正。遂亲赴黄草坝督兵分路进剿，擒贼首李文明等，遣降猓入箐招谕，晓以利害，夷众五十二寨悔罪输诚。以土司苛派扰夷，立牌申禁：优诏褒赉，加太子太保。

五年，调湖广督师剿襄阳青、蓝、黄三号教匪。会长龄等已败贼瓦房口，书麟以东川、保丰为粮运要路，亲往截剿。帝念其年逾七旬，奔驰山谷间，贼情诡诈，戒毋冒险轻试。六年，由竹山、房县进剿徐天德，禽斩甚众。疏言："剿贼之法，以固民心、培民气为要。抚辑得宜，贼即是民。任其失所，民即是贼。"帝俞之。川匪苟文明等由陕西平利越老林围窜房县，偕长龄、明亮进击，遇贼狮子崖，大败之。复分兵伏佘家沟、高尖山，天德等来袭，却之。疏请于襄阳添设提督，移协镇于郧阳、竹山二处。天德等屯聚茅伦山，令孙清元等分队破之。因病乞解职，遣侍卫率御医驰视。未几，卒于军，帝深惜之，赠太子太傅，封一等男爵，以子吉郎阿嗣，谥文勤。寻以倭什布治饷迟误，诏斥书麟知而不举，念其清廉公正，治军成劳，奠酹恩礼仍有加焉。

弟广厚，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御史，出为江西吉南赣宁道，迁甘肃按察使。嘉庆初，偕总兵吉兰泰击教匪张映祥、杨天柱于巩昌、秦州，进蹙诸白水江，歼焉。迁江西布政使，调甘肃。贼出没于岷州、礼县间，广厚督兵由岷州遮羊铺遏其冲，保完善之地，境内乂安。调广东，坐与总督那彦成游宴，解职，予三等侍卫，为库车办事大臣，调哈喇沙尔。官至安徽、湖南巡抚。卒。

觉罗吉庆，隶正白旗。父万福，骑都尉，官江宁将军，兼散秩大臣。吉庆由官学生补内阁中书，迁侍读，历御史。乾隆五十年，嗣世职。擢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累迁兵部侍郎。命赴山东、湖南、湖北、河南谳狱，均称旨，调户部。

五十六年。出为山东巡抚，岁祲，截留漕米三十万石，拨豫、东军船运米振饥。调浙江，闽海渔船赴浙洋剽掠，吉庆于岛岙编保甲，禁米出洋，严缉代卖盗赃。兼署提督，获海盗陈言等，及临海邪匪李鹤皋，置之法。盐政岳谦执拗病民，劾罢之，遂兼盐政。

嘉庆元年，擢两广总督，劾水师提督路超吉不胜任，贬超吉秩。二年，广西西隆亚稿寨苗匪勾结贵州仲苗，窜踞八渡，率提督彭承尧进剿，克其要隘。黔苗潜渡百药窥泗城，令副将德昌等分路攻扑，虹苗砦十有九；进攻亚稿，至戛雄遇贼，大败之。永丰、百药等苗目渡江降，给酒食，令回寨招抚。亚稿山路陡峻，选精卒由间道潜袭，克其巢，斩首千级，以功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亚稿之捷，投诚者千余寨，惟附近那地、小河、广平、蒙里待寨犹恃险抗拒。会云南兵至，会剿，

尽克之。贼首龙连登父子乞降，粤境悉平。六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

吉庆居官廉而察吏疏，博罗县重犯越狱，司府循隐。又通省赃罚银按县派征，为臬司陋规。事并上闻，诏斥其因循。陈烂屐四者，于博罗山中纠众为添弟会，知府伊秉绶请发兵往捕，吉庆为提督孙全谋所蔽，未许。七年，陈烂屐四果剽掠作乱，扰及数县，遣师擒斩之。余党曾鬼六复勾结永安诸贼相继起，吉庆驰往剿捕，请调江西兵二千为助。诏斥其张皇，始疑之。寻败贼于义容墟，曾清浩率众四千余人缴械降。全谋禽贼渠薛文腾，暨匪众四百余，悉诛之。事闻，帝以吉庆奏报前后不符，措置失当，罢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命那彦成往按。

吉庆复奏永安降匪多，请留兵防范，诏斥干预结局，解任听勘。巡抚瑚图礼素与有隙，既奉密谕詗察，遂疏劾其疲软不职，那彦成犹未至，独鞫之，据高坐，设囚具，隶卒故加诃辱。吉庆恚曰："某虽不肖，曾备位政府，不可受辱伤国体！"因自戕。帝闻，命那彦成陈状，寻以吉庆素廉洁，治匪有功，无故轻生，诏免追论。

子寿喜，仍袭世职，坐事黜，以弟常喜嗣。

觉罗长麟，字牧庵，隶正蓝旗。乾隆四十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貌奇伟，明敏有口辩，居曹有声。历郎中，出为福建兴泉永道，累迁江苏布政使。五十一年，召授刑部侍郎。

二年，授山东巡抚，责所属浚河道，修四十一州县城工；捕钜野、汶上剧盗田玉堂等。置之法：诏嘉奖。劾莱州知府徐大榕治平度州民罗有良狱，误拟，大榕诉于京，刑部尚书胡季堂等往鞫，不直长麟。帝以防河有劳，特宽之。复以审拟宾州举人薛对元罪失实，褫职。留修城工。未几，授江苏巡抚。尝私行市井间访察民隐，擒治强暴，禁革奢俗，请漕政，斥贪吏，为时所称。

五十七年，调山西。人觐时，有市人董二诬告逆匪王伦潜匿山西某家，和珅于宫门前言，务坐以逆党。长麟至官，访悉某实董仇家，故倾陷，慨然曰："吾发垂白，奈何灭人族以媚权相？"终反坐董二，和珅大忤。

调浙江，擢两广总督，加太子少保。整顿水师，禽获海盗。六十年，调署闽浙。会将军魁伦劾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贪纵，并闽省库藏亏绌事，命长麟按治，未得实，诏切责，乃奏婪索纳贿状。伍拉纳故和珅姻戚，帝疑长麟瞻徇，并斥其平日沽名取朽，夺职，予副都统衔，赴叶尔羌办事。寻授库尔喀拉乌苏领队大臣，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减回子王公年班进京行李，以恤驿站。罢回民土贡。有边警，请调兵堵剿，诏以张皇斥之。

嘉庆四年，授云贵总督，调闽浙。五年，调陕甘。时教匪未靖，劝民筑堡团练，令川、陕、豫、楚交界处，一体仿行，募精壮难民入伍。督师败伍金柱于唐家河，又击于傅家镇。将军富成来援，战没。复偕固原提督庆成击贼于沔阳乾沟河。六年，迭败高天德、马学礼于铁炉川、旧州铺、纲厂、武关，擒襄阳贼首马应祥，诏嘉奖。寻以副将萧福禄搜捕湃阳悄悄会匪，滥杀邀功，仁宗疑之，詗察得实，斥长麟徇庇，停其议叙。又以傅家镇之战，漫无筹措，致富成阵亡。七年，召回京，降署吏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兼都统。复命督两广，以母老留京。

八年，授兵部尚书，调刑部，兼管户部三库。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命偕尚书戴衢亨察视南河。长麟至清江浦，闻安徽诸生包世臣习河事，亲访之，同视海口，实不高仰，用其说罢改道之议。与衢亨通筹河工，具得要领，帝嘉之。复偕衢亨清查两淮盐务，责盐政每年杂费悉报部核销，以息浮议。

十五年，以目眚久在告，特诏解职。逾年，卒，谥文敏。

费淳，字筠浦，浙江钱塘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充军机章京。出为江苏常州知府，父忧去。服阕，补山西太原，擢冀宁道。累迁云南布政使，有惠政。以母老乞终养，丧除，起故官。六十年，擢安徽巡抚，调江苏。嘉庆二年，疏言："淮、徐、扬三府属被水洼地，责州县劝植苇，以收地利。应纳钱粮，即照芦课改折征。"输诏议行。调福建，复还江苏。四年，擢两江总督。

淳历官廉谨，为帝所重，两淮盐政徵瑞与淳为姻家，免其回避。时南河比岁漫溢，淳以江督事繁，自陈未谙河务，乞免兼管，允之。命淳与总河详议河务工程，应行分办事具闻，帝密询漕督蒋

兆奎等优劣，谕曰：“安民首在任贤，除弊必先去贪。汝操守虽优，察吏过宽。去一贪吏，万姓蒙福。进一贤臣，一方受惠。其悉心访闻，慎勿迎合朕意，颠倒是非。”淳具以实闻。有匿名讦告常州知府胡观澜者，下淳按治，疏纠观澜与江阴知县杨世绶勒派累民，得实，请严谴。诏斥不先劾，以平日廉洁，覆奏无徇隐，宽之。寻劾盐巡道彭翼蒙奢侈糜费，褫翼蒙职。复劾漕运总督富纲私受卫弁馈银，时富纲已调云贵总督，命吉庆严鞫，置淳诸法。漕运旗丁若累，屡议加征调齐，偕漕督铁保疏陈：“原征随漕项下有款可拨，以裨运丁。又旗丁月米，令州县改给折色，应领运费，责粮道放给，以免层层剥削。”如所请行。

五年，邵家坝河工合龙，加太子少保。六年，以足疾乞归医治，允之，命毋解职，寻称足疾已瘳，若遵旨回籍，转涉欺蒙，诏嘉其得大臣体，赐内府药饵。七年，宿州土匪王潮名纠众戕官，檄镇将剿捕。事定，请于宿之南平集设抚民同知，裁宁国府同知，移驻其地，并调设营讯，从之。八年，召授兵部尚书。时河决河南衡家楼，横溢张秋以南。由盐河入海，有防漕运，命淳往勘治，于张秋西岸加宽裹头，东岸加高长堤，以防溜势北掣，南口趁汶水北注之势，引归河身。北口自大溜迤北，分导余流，以资挽运：并仿南河刷沙法，制混江龙铁篦船以疏淤。明年，粮运过张秋无阻，降诏褒赉。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偕尚书长麟按问直隶藩司书吏侵冒钱粮狱，鞫实，论如律。

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兼管户部三库。十四年，以库银被窃，镌秩留任。已，复坐失察工部书吏冒领三库银，诏切责，削宫衔，左迁侍郎，调兵部。逾年复授工部尚书，十六年，卒，复大学士，谥文恪，祀云南名宦。

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掌院阿桂重之，曰：“公辅器也！”督山西学政，改御史，历奉天、顺天府丞。百龄负才自守，不干进，遭回闲职十余年。

仁宗亲政后，始加拔擢。嘉庆五年，出为湖南按察使，调浙江，历贵洲、云南布政使。八年，擢广西巡抚。武缘县有冤狱，诸生黄万锳等为知县孙廷标诬拟大辟，百龄下车，劾廷标逮问，帝嘉之，赐花翎。洎定谳，特加太子少保。十年，调广东。南海、番禺两县蠹役私设班馆，羁留无辜，为民害，重惩之。劾罢纵容之知县王轼、赵兴。严申禁令：诏予优叙。

寻擢湖广总督。两湖多盗，下令禽捕，行以便宜，江、湖晏然。未几，王轼讦百龄在粤用非刑毙命，逼勒供应，临行用运夫二千余名。总督那彦成疏劾，并及到湖北后，截留广东会奏批折。命吴熊光等按鞫，议褫职遣戍，帝原之，命效力实录馆。寻予六品戴，赴福建治粮饷，事竣，授汀漳龙道。擢湖南按察使，调江苏，以病归。病痊，授鸿胪寺卿，历山东按察使，就擢巡抚。

十四年，擢两广总督。粤洋久不靖，巨寇张保挟众数万，势甚张。百龄至，撤沿海商船，改盐运由陆，禁销赃、接济水米诸弊。筹饷练水师，惩贪去懦，水师提督孙全谋失机，劾逮治罪。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巡哨周严，遇盗辄击之沉海，群魁夺气。始有投诚意。张保妻郑尤黠悍，遣朱尔赓额、温承志往谕以利害，遂劝保降，要制府亲临乃听命。百龄曰：“粤人苦盗久矣！不坦怀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单舸出虎门，从者十数人，保率舰数百，轰炮如雷，环船跪迓，立抚其众，许奏乞贷死。旬日解散二万余人。缴炮船四百余号，复令诱乌石二至雷州斩之，释其余党，粤洋肃清。帝愈嘉异之，复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予轻车都尉世职。

十六年，再乞病，回京，授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兼都统。未几，授两江总督，时河决王家营，上游绵山拐、李家楼并漫溢，论者谓河患在云梯关海口不畅，多主改由马港新河入海。百龄新勘下游，疏言：“海口无高仰形迹，亦无拦门沙堤。其受病在上年挑河二段内积淤三千余丈。又亲至马港口以下，见淤沙挑费更巨，入海路窄。二者相较，仍以修浚正河为便。并请加挑灶工尾以下河身，两岸接筑新堤，于七套增建减水坝，修复王营减坝，重建磨盘雪埽。”诏如议。百龄年逾六旬始生子，值帝万寿日，闻之，赐名扎拉芬以示宠异，勉其尽心治河。次年春，诸工先后竣，漕运渡黄较早，迭加优赉，赐其子六品荫生。洪湖连年水涨，五坝坏其四，诏责急修。百龄以礼坝之决，由于河督陈凤翔急开迟闭，以致棘手，奏劾之。凤翔被严谴，诉道厅请开礼坝时，百龄同批允。又讦

淮阳道朱尔赓额为百龄所倚，司苇荡营有弊。言官吴云、马履泰并论其举劾夫当，命松筠、初彭龄往按。帝意方向用，议上，专坐朱尔赓额罪，以塞众谤。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总督如故。

十九年，初彭龄奉命赴江苏同查亏帑，议不合。彭龄为所掣，恚甚，遂劾百龄受盐场税关馈遗，按之未得实，彭龄坐诬被谴，会盐运使廖寅捕逆犯刘第五，部鞫为伪。百龄亦坐失入，褫宫衔，罢协办大学士。江南莠民散布逆词，连及百龄，严诏责捕。二十年，获首、从方荣升等百五十人，并抵法，复宫衔，封三等男爵，兼署安徽巡抚。是年冬，病甚，命松筠往代，卒于江宁。帝闻，悼惜，诏复协办大学士，遣侍卫赐奠，许枢入城治丧。将遣皇子奠醊，既而以江北灾民未能抚恤，停其奠醊，仍赐祭葬如例，谥文敏。子扎拉芬，袭男爵。

伯麟，字玉亭，瑚锡哈哩氏，满洲正黄旗人。由翻译举人授兵部笔帖式，擢右春坊右赞善，累迁内阁学士。乾隆五十七年，授盛京兵部侍郎，寻授山西巡抚。九年，擢云贵总督。十年，缅甸与暹罗属夷戛于腊构衅，求助于孟连土司刀派功，援往受害，失其印。伯麟以刀派功祸由自取，惟责暹罗缴所得印。十一年，缅甸请豫期纳贡。伯麟知其与进罗构兵，为求助地，却之。后缅甸为戛于腊所败，果来乞援，伯麟拒勿应，戛于腊旋亦败走。缅兵次车里土司界，严兵守边，移檄训戒，缅兵遂退。迤南江外猓匪入边掠，遣普洱镇总兵那林泰剿平之。十三年，缅甸四大万头目来请十三板纳地，伯麟责其冒昧，谕以十三板纳为九江土司所辖，俱属内地，毋生觊觎，诏嘉其得体。十四年，入觐，赐花翎。

十七年，腾越边外野寨头目拉干出扰，遣兵禽之。缅宁、腾越要隘旧设土练一千六百名，久废，规复其制，给旷土耕种。僧铜金从猓夷李文明为乱，已悔罪投诚，更姓名为张辅国，充南兴土目。至是复勾结猓众侵扰。伯麟赴缅甯督土司会剿。十八年正月，进逼南兴，破其巢，辅国就戮，边境肃清。增设腾越镇马鹿塘、大坝二汛。

二十二年，临安边外夷人高罗衣自称窝泥王，伪署官职，纠众万余，攻杀土目龙定国。扰瓦渣、溪处两土司境，渡江窥伺内地。伯市亲往剿平之。议定善后条规，使各土司绥靖夷民，以安反侧。叙功，加太子少保。寻命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二十三年，罗衣从侄高老五窜藤条江外复为乱，扰及郡城。督师剿禽之，馀党悉歼。增设临安江内东、西两路要隘塘汛官兵，以江外烟瘴最盛，降夷就抚，裁撤留防兵练。二十五年，召授兵部尚书，兼都统。复疏陈滇、黔边务六事，如议行。

道光元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寻以年老休致，仍充实录馆总裁。三年，万寿节，与十五老臣宴。逾年，卒，谥文慎。

伯麟任边圻凡十六年，廉洁爱民，士林尤感戴之。还朝后，以旗人生计为忧，疏陈调剂事宜，深中利弊。论者谓有名臣风。

论曰：仁宗倚畀疆臣，膺重寄者，多参揆席。书麟、吉庆并勤劳军事，而尽瘁辱身。有幸不幸焉。长麟、费淳先后治吴，一严一宽，才德互有优绌。百龄号能臣之冠，机牙锋锐，凌轹一时，晚节乃招物议。如伯麟之安边坐镇，遗爱不湮，识量岂易及哉？

清史稿卷三四四　列传第一三一

勒保，字宜轩，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温福子。由中书科笔帖式充军机章京，乾隆三十四年，出为归化城理事同知。坐事当褫职。高宗以温福方征金川，特原之，授兵部主事，仍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出为江西赣南道，高安徽庐凤道，以母忧去官，命为库伦办事章京。四十五年，充办事大臣。累擢兵部侍郎，仍留库伦。五十年，内召。未几，授山西巡抚。五十二年。署陕甘总督，寻实授，五十六年，大军征廓尔喀，治西路驼马、装粮、台站，加太子太保。

初，安徽奸民刘松以习混元教戍甘肃，复倡白莲教，与其党湖北樊学明、齐林，陕西韩龙，四川谢添绣等谋不轨。五十九年，勒保捕刘松诛之，而松党刘之协、宁之清传教于河南、安徽。以鹿邑王氏子曰发生者，诡明裔朱姓，煽动愚民，事觉被捕。诏诛首恶，赦余党，发生以童幼免死，戍新疆。之协远＜⿴風日＞不获，各省大索，官吏奉行不善，颇为民扰。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荆州宜昌株连数千人，川、楚民方以苗事困，军兴，无赖者又因禁私盐、私铸失业，益仇官，乱机四伏矣。

六十年，勒保调云贵总督。湖南、贵州苗疆不靖，福康安督师进讨，勒保赴军，安抚正大、铜仁、镇远降苗，并治军需。云南威远倮匪扰边，勒保将赴剿，会倮匪即平，福康安、和琳相继卒于军，命偕明亮、鄂辉接办军务，未至，而湖北教匪炽，蔓延川、陕。林之华、覃加长阳黄柏山，福宁攻之不克，勒保往会剿，嘉庆二年春，连战败之。方乘胜薄其巢，而贵州南笼仲苗王囊仙等叛，诏勒保督师讨之。王囊仙者，洞洒寨苗妇，当丈寨韦七绺须，以囊仙有幻术，推为首。分遣其党大王公、李阿六、王抱羊围南笼府，及府属之永丰、黄草坝、捧鲊、新城、册亨，安顺府属之永宁、归化诸城。册亨陷，滇、黔道梗。三月，勒保至，令总兵德英额、札郎阿、袁敏分守东、西、北三路。其南际滇、粤，咨两广总督吉庆、云南巡抚江兰防之。自率按察使常明、副将施缙，进克关岭。抵永宁，副将巴图什里已解其围，都司周廷翰援归化，围亦解。会提督珠隆阿击永丰，自率总兵张玉龙、七格，解新城围，进至南笼，围始解。诏嘉南笼固守，赐名兴义。遣常明、施缙解黄草坝围。贼悉众围捧鲊，永丰益急，分兵援之，先解捧鲊围，自率常明、施缙攻洞洒、当丈贼巢。贼纵火自焚，都司王宏信、千总洪保冒烈焰入，禽王囊仙、韦七绺须，旋解永丰围。吉庆亦自广西至，复册亨。六月，仲苗平，诏改永丰曰贞丰，锡封勒保一等侯爵，号曰威勤。

九月，调湖广总督。时川、楚贼氛愈炽，立青、黄、蓝、白线等号，又设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伪称。先命永保总统诸军，易以惠龄，又易以宜绵，皆不办。至是宜绵荐勒保以自代，允之。三年正月，至四川梁山，贼曾柳起石坝山，而白号王三槐、青号徐天德、蓝号林亮工诸贼聚开县。勒保先破石坝山，斩曾柳，诏嘉为入川第一功。调授四川总督。三槐走达州，与蓝号冉文俦合，惟亮工仍在开县之开州坪，勒保令副都统六十七、总兵富森布剿之。亲追三槐，九战皆捷。贼走巴州，掠阆中、苍溪而西，追之急，复东入仪陇。勒保以贼踪靡定，所至裹胁，乃画坚壁清野策，令民依山险扎寨屯粮，围练乡勇自卫。贼由仪陇趋孙家梁，欲与白号罗其清合。偕惠龄、恒瑞截剿，三槐南窜渠县，文俦遁入其清寨，勒保留惠龄、恒瑞剿孙家梁，仍亲蹑三槐。五月，三槐犯大竹，分窜梁山、垫江、新宁，东奔开县，亮工出为犄角，击走之，斩其党林定相。天德来援，败之，禽其党张洪钧，天德奔新宁。三槐与冷天禄踞云阳安乐坪，进围之。七月，诱三槐降，禽之，械送京师，诏晋封公爵。

天禄尽有三槐之众，负隅抗拒，围攻久不下。黄号龙绍周、龚建、樊人杰来援，击却之。十月，天禄粮尽，诡请降，夜突营，大为所挫，寻走新宁。四年正月，天德为额勒登保所败，亦窜新宁仁市坝，与黄号王光祖合。偕额勒登保夹击，天德走垫江，天禄走忠州。勒保令额勒登保截击天德，总兵百祥追天禄，自率大军策应。仁宗以前此诸军事权不一，特援勒保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勒保以贼势重在四川，请暂驻梁山、大竹等处督师。寻破天德，天禄分窜邻水、长寿，复败之，天禄为额勒登保所歼。二月，移驻达州。疏言扎寨团练，行之四川有效，请通行于湖北、陕西、河南。又言安民即以散贼，请各省被贼之区，蠲免今岁应征钱粮：并如议行。四月，追剿天德、绍周、建、人杰及张子聪等，贼遁开县东乡。旋分窜竹溪关、渡口场，意图入陕。五月，子聪勾合蓝号冉天元北窜，遣额勒登保兜击，逼回川境。子聪窜通江，蓝号包正洪窜云阳，青号王登廷窜东乡，天德、绍周、建、人杰及线号龚文玉，白号张天伦窜大宁老林，勒保檄调诸军分剿。六月，总兵朱射斗歼正洪于云阳。七月，德楞泰禽文玉于大宁，八月，提督七十五禽建、人杰于开县：贼势浸衰矣。

会治饷大臣福甯劾勒保月饷十二万两，视他路为多，所办贼有增无减。而天德复由大宁阑入湖北境，总督倭什布飞章告警。诏褫职，命尚书魁伦赴川勘问，以额勒登保代为经略。勒保能得军心，而八旗兵素骄，稍裁抑之，遂腾蜚语，及就逮，所部将士为之讼冤。魁伦窥帝怒不测，未以上闻，稍为申辨糜饷纵贼罪，卒坐以明亮、恒瑞不听调度。副都统讷音布兵哗哄，不据实参奏。又贼犯楚境不即驰报，玩视军务，论大辟。帝念前功，改为斩候，解部监禁。

五年春，额勒登保等剿贼陕西，魁伦专任川事，而将士不用命。天元、子聪合黄号徐万富、青号汪瀛、线号陈得俸，渡嘉陵江，魁伦退守潼河，事闻，起勒保赴川。三月至，贼已越潼河，赴中江截剿，连败之，诏逮魁伦，授勒保四川提督，兼署总督。时德楞泰已大破贼于马蹄冈，冉天元、

陈得俸、雷世旺先后殄灭。合剿汪瀛于嘉陵江口，禽之。四月，击败高天升、马学礼，贼遁甘肃番境，五月，复犯龙安，罢提督，专任总督。六月，贼北走甘肃，遣副都统阿哈保追之，自率兵剿川东、川北诸贼。七月，与德楞泰合击白号苟文明、鲜大川于岳池新场，败之，大川走死，实授总督。

八月，白号贼与青号赵麻花合，进击，歼其党汤思举。麻花复合王珊向陕境，欲迎天德入川。勒保截之于江口，毙麻花，珊亦为德楞泰所诛。十二月，蓝号李彬、白号杨开第、黄号齐开谟自巴州窜仪陇，德楞泰击毙开谟，勒保亦斩开第，独彬遁走。六年正月，移师川东，败蓝号杨步青于大宁，而樊人杰、徐万富合蓝号王士虎、冉天士扰广元、苍溪。遣阿哈保往援，贼伪向仪陇，阴沿嘉陵江南下，欲潜渡。驰至南部与阿哈保合击，歼万富。二月，蓝号张士龙窜巴州，遣七十五击斩之。自击蓝号陈朝观、白号魏学盛，败之巫山、云阳间。贼北窜入陕、楚界追至竹山。六月，贼回窜东乡，击败之，禽青号何子魁，歼蓝号苟文通、鲜俸先。七月，又禽徐天寿、王登高。八月，白号高见奇合魏学盛窜广元，邀击之，追至通江。适蓝号冉学胜自老林至与合，乘夜攻之，禽学胜。诏封三等男。九月，见奇、学盛分窜南江及陕西西乡。勒保抵南江。闻李彬方掠巴州、苍溪，恐逾嘉陵江。及往，贼已东窜通江。乃移兵大竹，剿汤思蛟、刘朝选，追至太平，禽其党萧焜。

是冬，偕额勒登保、德楞泰疏言："剿匪大局已定，请酌撤官兵。"诏以"巨贼未尽除，遽思将就了事"严斥之。七年正月，复疏言："川省自筑寨练团，贼势十去其九。拟分段驻兵，率团协力搜捕余匪。遣熟谙军事之道、府，正、佐各员，分专责成。兵力所不到，民力助之；民力所不支，兵力助之：庶贼无所匿。"诏如议行。是月，禽青号何赞于忠州。二月，李彬窜南江，为建昌道刘清所禽。三月，张天伦、魏学盛扰川北，遣总兵田朝贵往剿，不利。亲率罗思举等继进，大败贼于巴州，天伦、学盛并就歼。五月，遣罗声皋、达斯呼勒岱剿禽白号度向瑶。总兵张绩剿青号，禽徐天培。田朝贵剿蓝号，歼杨步青。七月，刘朝选纠青、蓝、黄号歼匪窜大宁，勒保遣将击之。罗思举禽朝选，达斯呼勒岱歼赖飞龙。诏晋一等男。十月，罗思举禽张简，而汤思蛟败窜亦就获。十一月，思举禽黄号唐明万。时川中著名逆首率就禽歼。余匪窜老林，不复成股。在陕、楚者亦多为额勒登保、德楞泰所歼。十二月，合疏驰奏葳功，晋封一等伯爵，仍以"威勤"为号。

八月，搜捕余匪，禽白号苟文富、宋国品、张顺，青号王青，招降黄号王国贤，偕额勒登保、德楞泰会奏肃清。未几，陕西南山余孽复起，到九年八月始平。十年，入觐，诏曰："自嘉庆三年，勒保在川省令乡民分结寨落，匪始无由焚劫，且助官军击贼。其后陕、楚仿行。贼势乃促。今三省闾阎安堵，实得力此策为多。加太子太保、双眼花翎，回镇四川，与民休息。"时解散乡勇，令入伍为兵。

十一年秋，陕西宁远镇新兵倡乱，遣总兵唐文淑往援剿。叛将蒲大芳缚首逆乞降，德楞泰受之。勒保奏劾"叛兵罪重于逆匪，率以纳降。不知畏威，安能悔罪？他兵从而生心，益骄难制。"帝韪其言，命赴陕西会治善后事宜。寻闻四川绥定新兵亦叛，桂涵捕禽首逆，磔之，余党并论如律。十三年，凉山夷匪扰马边厅，剿平之。十四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五年，召来京供职。坐在四川隐匿名揭帖未奏，降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十六年，出为两江总督。寻内召，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改兵部，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八年，充军机大臣，兼管理藩院。十九年，以病乞休，食威勤伯全俸。二十四年，卒，诏赠一等侯，谥文襄。

勒保短小精悍，多智数。知其父金川之役以刚愎败，一反所为，寄心膂于诸将帅，优礼寮属，俾各尽其长，卒成大功。晚入阁，益敛锋芒，结同朝之欢，而内分泾、渭。既罢相，帝眷注不衰，命皇四子端亲王娶其女，以恩礼终。

子九，长英惠，科布多参赞大臣，袭三等威勤侯，卒。孙文厚，嗣爵。第四子英绶，工部侍郎。孙文俊，江西巡抚。

额勒登保，字珠轩，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世为吉林珠户，隶打牲总管。乾隆中，以马甲从征缅甸大小金川，累擢三等侍卫，赐号和隆阿巴图鲁，乾清门行走。四十九年，剿甘肃石峰堡回匪。五十二年，平台湾。叠迁御前侍卫。五十六年，从福康安征廓尔喀，摄驻藏大臣。攻克擦木贼寨，七战七胜，抵帕古朗河，班师殿后，加副都统衔，论台湾、廓尔喀功，两次图形紫光阁。寻授

副都统兼护军统领，擢都统。

六十年，贵州松桃苗石柳邓、湖南永绥苗石三保相继叛，陷乾州。福康安视师，请额勒登保偕护军统领德楞泰率巴图鲁侍卫赴军。至则松桃围已解，石柳邓逸入石三保黄瓜寨中。额勒登保由松桃进攻，解永绥围，克黄瓜寨。攻贼首吴半生于苏麻寨，克西梁。半生遁高多寨，禽之：授内大臣。又获乾州贼目吴八月，余党据平陇，进抵长吉山，败之。嘉庆元年，福康安卒，和琳代。时石三保就禽，石柳邓在平陇，乃进兵复乾州，赐花翎，署领侍卫内大臣。秋，和琳卒于军，统兵者惟额勒登保、德楞泰及湖南巡抚姜晟三人。诏将军明亮、提督鄂辉往会剿。十月，克平陇，石柳邓遁踞养牛塘山梁，分兵克之。十二月，斩石柳邓，苗缚吴八月子廷义以献。军事告竣，诏嘉其功最，锡封威勇侯，赐双眼花翎。

二年，移师剿湖北教匪。时林之华、覃加耀踞长阳黄柏山，地险粮足，总督福宁攻之久不下。三月，额勒登保至，克四方台。贼遁鹤峰芭叶山，其险隘曰大垴口，六月克之。贼窜宣恩、建始，分兵三路进。十月，毙之华于大茅田，而加耀遁施南山中，寻窜长乐朱里寨，三百悬崖，惟东南一径。十二月，遣死士缒登，掘地窖火药轰之，贼争走，坠崖，坑谷皆满。惟加耀偕贼二百遁，踞归州终报寨。诏斥额勒登保纵贼，降三等伯爵。三年春，加耀始就禽，仍以蒇事缓，夺爵职、花翎，予副都统衔，命赴陕西协剿襄匪高均德、姚之富、齐王氏等。会李全自盩厔至蓝田，欲与诸贼合，击走之。姚之富、齐王氏失援，遂为明亮、德楞泰所歼。进剿均德于两岔河，贼分窜商州、镇安。四月，赴荆州会剿张汉潮，败之竹山，蹑追，由陕西入四川。九月，周汉潮于广元，禽其子正濮。与德楞泰等合剿川匪罗其清。其清踞营山之箕山，已为德楞泰所破，窜大鹏寨。额勒登保与德楞泰、惠龄、恒瑞四路进攻，十月合围。其清突走青观山，树栅距险。额勒登保鉴于黄柏山、芭叶山顿兵之失，议主急攻，亲逼栅前，席地坐，令杨遇春督兵囊土立营，且战且筑，诸军继之，攻击七昼夜。贼不支，窜渡巴河，踞遂风寨废堡。德楞泰同至，围之数重，势垂克，薄暮，忽传令撤围。贼倾巢夜溃，迟至黎明始驰追，贼四路逃窜，至方山坪已散尽，获其清于石穴，逸匪数日内并为民兵禽献。是役，贼趋绝地，无外援，开网纵之，饥疲就缚，士卒不损，竟全功焉，复花翎。十二月，追徐天德、冷天禄于合州。

四年春，诏以勒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与明亮同授副都统为参赞。三月，追冷天禄于大竹，闻萧占国、张长庚由阆州窜营山，回军迎击。贼踞黄土坪，临江负山，令总兵朱射斗绕出鸡猴寨，截其西。自率杨遇春由东袭攻城隍庙，贼西走，为射斗所扼，夹击，歼其半，越山窜走尚数千。乘夜围击于谭家山，陨崖死及生禽几尽，斩占国、长庚。有冒难民逃出者，投冷天禄，述兵威，天禄曰："我曾于安乐坪破经略兵数万，何惧此乎？"时踞岳池，距大军不远，天禄遣大队先行，自率悍党八百殿后。额勒登保冒雨由间道进至广安，令穆克登布据人头堰以待，杨遇春潜出贼后。自将索伦劲骑冲之，贼死斗，天禄毙于箭。次日，迫其大队于石笋河，斩溺过半，先渡者追歼之。旬日间连殄三剧贼，叠诏嘉赉，先封二等男爵，晋一等。四月，追剿白号张子聪于云阳，子聪纠合黄号樊人杰、线号萧焜、卜三聘等，叠败之寒水坝，贼稍散。五月，子聪复合冉天元窥陕境，扼御之。子聪窜通江，追败之于苟家坪，又败天元于木老坝。七月，天元窜镇龙关，欲与王登廷合，登廷屯马鞍寨，击走之。究追至大竹，东乡，援贼麇至，分兵进击，禽斩甚众，仍蹑登廷。

额勒登保战绩为诸军最，湖北道员胡齐仓治饷馈送诸将，事发，独无所受，诏嘉其"忠勇公清，为东三省人杰。"八月。勒保以罪逮，命代为经略，授领侍卫内大臣，补都统。疏陈军事曰："臣前数年止领一路偏师，今任经略，当筹全局。教匪本属编氓，宜招抚以散其众，然必能剿而后可抚，必能堵而后可剿。从前湖北教匪多，胁从少。四川教匪少，胁从多。今楚贼尽逼入川，其与川东巫山、大宁接壤者，有界岭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川、陕交界自广元至太平，千馀里随处可通，陕攻急则入川，川攻急则入陕，是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川东、川北有嘉陵江以限其西南，余皆扼崇山峻岭，居民近皆扼险筑寨，团练守御。而川北形势更便于川东，若能驱各路之贼逼川北，必可聚而歼旃：是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但使所至堡寨罗布，兵随其后，遇贼迎截夹击，以堵为剿，事半功倍，此则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赏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贼。至从征官

兵，日行百十里。旬月尚可耐劳，若阅四五年之久，骡马尚且踣毙，何况于人？续调新募者，不习劳苦，更不如旧兵。臣一军尚能得力者，以兵士所到之处，亦臣所到之处。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将弁以及士卒，无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尽然。近日不得已，将臣兵与各提镇互相更调，以期人人精锐。”又言：“军中出力人员，应随时鼓励，令各路领兵大员，自行保奏，以免咨送迟延。”帝并韙之。

时徐天德败于湖北，折回川东，渐衰弱，而王登廷与冉天元、苟文明合阮正潞窜广元，贼势重在川北。九月，率杨遇春歼正潞于云雾山。十一月，登廷、天德、天元及樊人杰会合抗拒，叠战于巴州何家垸、东君坝，禽贼目贾正举、王国安，追至苍溪猫儿垭。额勒登保以天元善战，令杨遇春、穆克登布合左右翼力击。穆克登布轻进，为天元所乘，伤亡甚众。贼萃攻经略中营，血战竟夜贼始退，次日，登廷在南江为乡团所禽。额勒登保以实闻，诏嘉其不讳败，不攘功，不愧大臣。天元窜开县，额勒登保病留太平，遣杨遇春、穆克登布追之。将与德楞泰夹击，而杨开甲、辛聪、王廷诏、高天升、马学礼诸贼以川北守御严，无所掠，乘间由老林窜陕西城固、南郑，提督王文雄不能御，前路贼且入甘肃。额勒登保疏请以川事付魁伦、德楞泰，自力疾赴陕，而德楞泰先已西行赴援，不及回军。

五年春，天元纠胁日众。乘魁伦初受事，遂夺渡嘉陵江，朱射斗战死。未几，潼河复失守，川中震动。诏逮魁伦，起勒保与德楞泰同办川贼，责额勒登保与那彦成专剿陕贼。时那彦成破南山余贼于陇山、伏羌，德楞泰追王廷诏、杨开甲于成县。额勒登保亦至，乃令德楞泰回川西，自与那彦成分三路，遏贼入川及北窜之路。杨遇春、穆克登布破张天伦于岷州，庆成等破张世龙于洮河。廷诏、开甲合犯大营，击走之，分兵追贼。大军移剿高天升、马学礼，迭败之，贼逾渭北窜，寻要之于巩昌，又要廷诏、开甲于岷州。诸贼并逼回渭南，而张世龙等走秦州，将趋北栈。留那彦成追高马二贼，自率杨遇春、岱森保回陕，令王文雄及总兵索费英阿等分扼南北栈。张汉潮已为明亮所歼，余党留陕者纠合复众。张世龙、张天伦为大兵所驱，窜滇安，皆注汉北山中，东向商、雒，贼复蔓延。严诏诘责，召那彦成回京。闰四月，额勒登保率杨遇春连败贼于商、雒、两岔河，令遇春扼龙驹寨，使不得犯河南。贼乃回窜，留后队缀官军，连破之洵阳大、小、中溪，设伏溪口，禽斩三千余，毙蓝号刘允恭、刘开玉，于是汉潮余党略尽，晋封三等子。杨开甲、辛聪、张世龙、张天伦、伍金柱、戴仕杰等皆西窜。五月，令杨遇春等追击金柱等于汉阴手扳崖，阵毙贼目庞洪胜等。进攻杨开甲等于洋县茅坪，贼踞山巅，诱之出战，伏兵绕贼后夹击，阵斩开甲。六月，贼窜甘肃徽县、两当，蓝号陈杰偷越栈道，禽之。八月，遇春斩伍金柱于成县，毙宋麻子于两当，贼复回窜陕境。疏陈军事，略谓：“贼踪飘忽，时分时合，随杀随增，东西回窜，官军受其牵缀，稍不慎即堕术中，堵剿均无速效，自请治罪。”又言：“地广兵单，请将防兵悉为剿兵，防堵责乡勇，促筑陕、楚寨堡以绝掳掠。”温诏慰劳，以剿捕责诸将，防堵责疆吏，分专其任。会贼逼武关截击走之。

六年春，奏设宁陕镇为南山屏障，如议行。二月，杨遇春禽王廷诏于川，陕交界鞍子沟，禽高天德、马学礼于宁羌龙洞溪，三贼皆最悍。诏晋二等子，复双眼花翎。时贼之著者，陕西冉学胜、伍怀志，湖北徐天德、苟文明，四川樊人杰、冉天泗、王士虎等，尚不下十余股。四月，剿学胜于渭河南岸，又蹙之于汉南，贼遁平利。张天伦纠合五路屯洵阳高岭、刘家河，令杨遇春击走之。五月，穆克登布禽伍怀志于秦岭。七月，遇春禽冉天泗、王士虎于通江报晓垭，徐天德、冉学胜并为他师所歼。而姚之富子馨佐及白号高见奇、辛斗等方扰宁羌，督诸将进剿，逼入川北。九月，总兵杨芳等禽辛斗于通江。十月，丰绅、桑吉斯尔禽高见奇于达州。于是贼首李元受、老教首阎天明等各率众降，贼势穷蹙。条上搜捕事宜，诏嘉奖，晋封三等伯。十一月，苟文明合各路残匪窜阶州，裹胁复众，回窜广元、通江。十二月，败之于瓦山溪，文明窜开县大宁。七年正月。斩黄号辛聪于南江，文明由西乡偷渡汉江。额勒登保自请罪，降一等男，诏以川匪责德楞泰、勒保等，额勒登保兼西安将军，仍专办陕贼。二月，文明窜入南山，与宋应伏、刘永受合，督师入山搜剿。六月，歼其众于龚家湾，文明仅以身免，刘永明潜遁，为乡民所歼。七月，歼文明于宁陕花石岩，晋一等伯。疏陈军事将竣，请撤东三省及直隶、两广兵，远地乡勇分别遣留。遂穷搜南山余匪，八月，禽苟文

举，毙张芳。赴平利与德楞泰会剿楚匪，五战禽斩过半。十月，毙青号熊方青于达州，尽歼竹溪股匪。十一月，穆克登布追贼通江铁镫台，禽景英、蒲添青、赖大祥，及湖北老教首崔建乐，晋三等侯。著名匪首率就歼，零匪散窜老林。十二月，疏告葳功，诏嘉额勒登保："运筹决策，悉中机宜，躬亲行阵，与士卒同甘苦，厥功最伟。"晋封一等侯，世袭罔替，授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赐用紫缰。余论封行赏有差。

八年春，留陕搜捕，禽姚馨佐、陈文海、宋应伏等于紫阳。穆克登布遇伏战歿。六月，移师入川，禽熊老八、赵金友于大宁，熊老八即戕穆克登布者。疏陈善后事宜："各省酌留本省兵勇：四川一万二千，湖北一万，陕西一万五千，分布要地。随征乡勇有业归籍，无业补兵，分驻大员统率。"七月，驰奏肃清，命暂留四川经理善后。编阅陕、楚营卡事竣，振旅还京。十二月，至，行抱见礼于养心殿，奖赉有加，命谒裕陵。

九年春，因前遭母忧不获守制，补持服。寻命赴四川偕德楞泰歼余孽。十年，回京，总理行营，充方略总裁。八月，上幸盛京。额勒登保以病不克从，谒陵礼成，特诏加恩晋三等公爵。是月，卒于京师，年五十八。上闻震悼，回銮亲奠，御制《述悲诗》一章。于地安门外建专祠，早褒忠，谥忠毅，命吉林将军修其祖墓立碑焉，

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畅战事。天性严毅，诸将白事，莫敢仰视。然有功必拊循，战胜亲饷酒肉，赏巨万不吝，人乐为用。尝谓诸将曰："兵条条生路，惟舍命进战是一死路。贼条条死路，惟舍命进战是一生路。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一法。追贼必穷所向，不使休息。师行整伍，仓卒遇贼，即击。每宿，四路侦探。临敌，矢石从眉耳过，勿动。"于同列不忌功，亦不伐己功，尤严操守。凯旋过芦沟桥，他将辎重累累，独行李萧然，数骑而已。歿时，子谟尔赓额生甫数月，帝临奠，抱置膝上，命袭侯爵，寻殇，以侄哈郎阿嗣。承袭一等威勇，侯自有传。

额勒登保不识汉文，军中章奏文牍，悉倚胡时显。

时显，字行楷，江苏武进人。少困科举。乾隆中，侍郎刘秉恬治金川粮饷，从司文牍独勤。荐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和珅用事，数与抗，出为广东雷州知府，以亲老乞留。寻从福康安征苗有功，赐花翎。洎额勒登保剿教匪，从赞军务，刚直无所徇，额勒登保能容之。每日跨马与诸将偕，或有逗留。辄叱之。遇贼务当其冲，诸将无敢却者。回营后，凡战地曲折夷险，粮运断续，器仗敝坏，兵卒劳饥，及贼出没情状，诸将功过，一一言之。军中敬畏时显与经略等。陈奏战事必以实，上嘉经略，并嘉时显。猫儿垭之战，及禽王登廷，章奏不欺，特赐三品卿衔。在军凡五年，累擢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以劳卒于兴安军次，赠光禄寺卿，赐祭葬。

德楞泰，字惇堂，伍弥特氏，正黄旗蒙古人。乾隆中，以前锋、蓝翎长从征金川、石峰堡、台湾，皆有功，累迁参领，赐号继勇巴图鲁。五十七年，从福康安征廓尔喀，冒雨涉险，攻克热索桥贼寨。加副都统衔，图形紫光阁。寻授副都统，迁护军统领。

六十年，率巴图鲁侍卫从福康安征湖南苗，与额勒登保并为军锋。福康安既解松桃、永绥围，高宗悦，将待以不次之赏，于是德楞泰建议深入苗地为犁庭埽穴计。苗酋吴半生踞大乌草河以抗，大兵连克沿河诸寨，渡河抵盛华哨。苗于山半立木城，坚甚，断其汲路，火攻克之，又克古文坪，进攻摩手寨，由间道出寨后，夺据石城，遂偕额勒登保禽半生，授内大臣。进攻鸭保山，克木城、石卡三十余，又克天星寨木城七、石堡五，禽贼目吴八月。

嘉庆元年，福康安、和琳相继卒于军，先克乾州，又从将军明亮克平陇，擢御前侍卫，署领侍卫内大臣。克险隘养牛塘山梁，贼首石柳邓就歼，苗疆略定，锡封二等子爵，赐双眼花翎。二年，命偕明亮移军四川剿教匪。时贼首徐天德、王三槐踞重石子、香炉坪，南曰分水岭，北曰火石岭，贼卡林立，进战，夺岭，三槐扑营受创逸。五月，破重石子，明亮亦破香炉坪，追歼教首孙士凤。会襄阳贼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等窜入四川，与徐、王二匪合屯开县南天洞，击破之，贼分走云阳、万县。云阳教首高名贵欲与天德合，以计禽之，尽歼其众于陈家山。七月，齐王氏等由奉节、巫山东走湖北，与有亮绕出宜昌迎剿，贼南趋，留明亮屯宜昌。自赴荆州解远安围。八月，贼犯荆

门、宜城，往援之，会总督景安以索伦劲骑至，合剿大捷，二城得全。贼欲北窜河南，扼要隘，斩贼目袁万相等，截回湖北，赐紫缰。九月，歼贼于房县、竹溪、竹山，贼走陕西平利，图入川东，败之澍河口。贼北走紫阳，又合白号高均德，西走汉中。十一月，窥渡汉江，令副都统乌尔纳图逊突击于江滨，窜入川境。

三年正月，均德复扰陕西褒城，与有亮夹击，连败之于洋县、城固、洵阳。齐王氏、姚之富方窜广元宁羌山中，乘虚由石泉渡汉，与均德合，东走汉阴。诏斥明亮战不力，褫其职。嘉德楞泰每战在前，责速剿。三月，与明亮追齐、王二匪，由山阳至郧西，日行百七十里，连破之于石河、甘沟，乡勇遏其前，贼无去路，踞三岔河左右，两山尽锐，围攻悉歼之。齐王氏、姚之富投崖死，传首三省。均德由镇安窜洛南，败之两岔河，余贼与李全、张天伦合。五月，又败之五郎关，均德走宁羌、广元，合龙绍周、冉文俦踞渠县大神山，有众二万。诏斥纵贼，夺爵职，留副都统衔。七月，偕惠龄、恒瑞攻克大神山，贼窜营山，蹙之黄渡河。均德中枪，逸入箕山坪。与罗其清合。箕山围迳百余里，三面陡绝，惟东南有路可通。徐天德、王登廷、樊人杰踞凤凰寺，阻粮道，与为犄角。八月，克凤凰寺，贼奔箕山，负固不下。十月，分三路进攻，克之。其清退踞大鹏寨，额勒登保自阆州来会剿。十一月，贼被攻急，乘夜雨扑营。德楞泰侦知之，潜伏贼寨南门，梯而登，火其寨。额勒登保等亦袭破西门，歼其清父从国。合兵穷追，禽其清于巴州方山坪，复花翎。冉文俦窜踞东乡麻坝，乘除夕大破之于通江。

四年元旦，生禽文俦，尽歼其众，予一等轻车都尉。经略勒保疏陈诸将惟额勒登保、德楞泰尤知兵，得士心，诏德楞泰专剿徐天德。天德与冷天禄窜涪州，冒难民入鹤田寨，击走之，又败之于开县。三月，天德自大宁北趋，追及于太平。又遇龙绍周、唐大信等，迭击之，贼不得犯陕境。既而天德入大宁老林，与绍周、大信及樊人杰、龚建、卜三聘、张天伦、辛聪等合，牵缀大军。天德建窜太平山箐，令赛冲阿分兵击之。自击人杰、绍周、大信、天伦于安康、紫阳，连破之，驱入川东，遂犯湖北。七月，线号龚文玉亦自夔州至，分兵追剿，禽文玉、三聘于竹溪，加予骑都尉世职。八月，命额勒登保为经略，德楞泰为参赞，赴兴山截击天德，逼回川东，蹑追天伦及聪等入陕。十月，高均德改名郝以智，率贼万，踞高家营，欲由白河窥渡汉。绍周及冉天元窜放马场，欲趋紫阳。率赛冲阿、温春回援，先破放马场，进攻高家营，禽均德，槛送京师，晋封二等男爵。十一月，进兵川北，歼白号张金魁于通江，禽其党符曰明等于广元。十二月，追鲜大川、苟文明至川东，贼瞷大兵俱在川境，遂先后窜陕、甘。

五年正月，偕额勒登保分路抵秦州，而冉天元纠合徐万富、汪瀛、陈得俸、张子聪、雷世旺众五万，遽乘间渡嘉陵江，分扰南部、西充，魁伦不能制，诏促德楞泰回援。二月，天元踞江油新店子，乃由间道进剿。贼分四路迎战，锐甚，赛冲阿、温春深入被围。自驰援，夹击竟日，杀伤相当，禽得俸，斩冉天恒，皆悍贼也。专战连夺险隘。三月，天元屯马蹄冈，伏万人火石垭后。后德楞泰令赛冲阿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攻龙子观，自率大隧趋马蹄冈，过贼伏数重始觉。俄伏起，八路来攻，人持束竹、泾絮御箭铳，鏖斗三昼夜，贼更番迭进，数路皆挫败。德楞泰率亲兵数十，下马据山巅誓必死。天元督众登山，直取德楞泰，德楞泰单骑冲贼中坚，将士随之，大呼奋击，天元马中矢蹶，禽之，贼遂瓦解。乡勇亦自山后至，逐北二十余里，禽斩无算。天元雄黠冠川贼，专用伏以陷官军，至是五日四战，致死决胜负，血战破之，群贼夺气，诏晋三等子。是月，复大破贼于剑州，又破张子聪、雷世旺于蓬溪，斩世旺，晋二等子，授成都将军。

魁伦以失守潼河逮问，起勒保代为总督，与德楞泰合兵剿贼。四月，贼分扰遂宁、安岳，逼中江，欲趋成都。与勒保夹击，连破之，邀击于嘉陵江口，俘斩溺毙者数千。余贼渡江，为达州乡勇所败，禽汪瀛：潼河两岸肃清。自此德楞泰威震川中，诸将往往假其旗帜，贼望见辄走。闰四月，追贼至达州、新宁，歼刘君聘、苟文富。而白号苟文明、鲜大川、樊人杰等复由陕入川，五月，移师川北，贼走营山、渠县，六月，败之恩阳河。又与勒保合击，歼苟文礼于岳池。七月，大川为民寨诱斩，文明遁。八月，追剿白号贼于东乡，歼汤思举，余贼与赵麻花、王珊合。九月，与勒保夹击于云阳，麻花、珊先后毙。十月，湖北黄、白、蓝、线四号贼合犯夔、巫。龙绍周由太平、通江

北窜，兵至贼去，兵去贼至。樊人杰、冉学胜、王士虎遂由川入陕，徐天德由陕入楚。诏斥德楞泰堵剿不力，降一等男。十二月，李彬、杨开第、李国谟合窥嘉陵江。与勒保合击，连败之于渠县安仁河、仪陇观音河，毙开第、国谟，晋三等子。

六年正月，白号高天升自洵阳偷渡汉江，图窜河南，追及于山阳乾沟，破之，追歼之于野猪坪，复一等子。二月，击龙绍周于兴安，逼入川境，连败之于大宁长坝、二郎坝。绍周窜湖北竹山、房县，复败之，走太平，复双眼花翎。四月，徐天德、樊人杰合曾芝秀、陈朝观窜陕西白河，分扰民寨。遣兵直攻其巢，禽朝观。五月，大破贼于西乡，天德窜紫阳。率赛冲阿、温春蹙之仁和新滩。大雨水涨，天德溺毙。绍周乘虚阑入房县、竹溪，截击之，复回太平，禽其党陈文明。八月，追至巫山、巴东，禽王鹏、李天栋。九月，绍周遁平利，令赛冲阿等追歼之，晋封二等继勇伯，仍用巴图鲁旧号也。十二月，苟文明西扰宁羌，与额勒登保夹击。贼窜川北，大败之于通江，走开县，遣兵追之。自率轻骑赴大宁，断其入楚之路。

七年正月，文明复入陕北，窜老林，至秋，乃为陕军所歼。川东零匪犹四扰，诏德楞泰仍专办川贼。二月，破线号余匪于奉节，又破白号张长青于云阳，时樊人杰及崔宗和、胡明远、戴仕杰、蒲天宝等麕聚湖北境。四月，率精兵间道抵东湖，绕出贼前，夹攻鸡公山贼巢。天宝别屯当阳河，五月，冒雨进击，天宝负创走，又败之于穆家沟，分兵留剿。自移师东趋，直取人杰，冒雨入马鹿坪山中，出贼不意，痛歼之。人杰窜竹山，投水死。人伙倡乱最久，诸贼听指挥，与冉天元埒，至是伏诛，晋三等侯。七月，天宝乘间夺踞兴山、房县交界鲍家山，死守抗拒。以大军缀其前，令总兵色尔滚、蒲尚佐率精兵出深箐攻贼巢，截其去路，禽斩殆尽。天宝遁，至竹溪坠崖死。

时巴东、兴山尚有余匪，皆百战之余，悉官军号令及老林路迳，屡合围，辄乘雾溜崖突窜。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所余无几，而三省不能解严。与额勒登保、吴熊光会于竹溪议搜剿，额勒登保专任陕境，德楞泰专任楚境，先后歼戴仕杰、赵鉴、崔连洛、崔宗和、陈仕学、熊翠诸贼，迨十一月，捕斩略尽，优诏，晋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命其子苏冲阿赍珍赉至军宣慰。八年，驻巫山、大宁，捕逸匪曾芝秀、冉璠、张士虎、赵聪等，先后禽歼。至冬事竣，入觐热河行在，帝大悦，御制诗赐之，恩赉优渥。寻以陕西南山余孽扰及川境，命回镇成都。遣将招降，数为贼害，坐降二等侯。九年，偕额勒登保穷搜老林，斩首逆苟文润，余匪悉平，复一等侯。十年，召授领侍卫内大臣，充方略馆总裁，总理行营事务，管理兵部。

十一年，宁陕镇新兵陈达顺、东先伦等作乱，命驰往剿治。叛将蒲大芳等乞降，缚献达顺等，磔之。大芳等遣戍回疆。议以降众归伍，诏斥宽纵，夺职。寻授西安将军。十三年，剿定瓦石坪叛匪。十四年，晋三等公。寻卒，柩至京师，帝亲奠，御制诗挽之，谥壮果。诏四川建立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

德楞泰英勇超伦，战必身先陷阵，名与额勒登保相亚。马蹄冈之战，转败为胜，时称奇绩。既卒，奉诏褒恤，特举是役保障川西数十万生灵，厥功最伟。在军俘获，必详讯省释，未尝妄杀良民妇女，保全甚众，蜀民尤感颂焉。

子苏冲阿，一品荫生，授侍卫。每德楞泰战胜，辄擢其官，累迁至盛京副都统，署黑龙江将军，袭一等侯。孙倭什讷，杭州将军。曾孙希元，吉林将军：并嗣爵。次孙花沙纳，官至吏部尚书，自有传。

论曰：仁宗亲政，以三省久未定，卜于宫中，繇曰：“三人同心，乃奏肤功。”后事平，叙劳：额勒登保第一，德楞泰次之，勒保又次之。论战绩，勒保未足与二人比，然当德楞泰偕明亮由楚入陕，见民苦虏掠，陈坚壁清野策，廷议以筑堡重劳，未之许也；勒保至四川，始力行之，推之三省，贼竟由是破灭。三人者相得益彰，未容有所优劣：勒保宽能容众，额勒登保忠廉忘私，德楞泰仁及俘虏，识量并有过人。为国方、召、延世侯封，岂偶然哉！

清史稿卷三四五　列传第一三二

永保　惠龄　宜绵子胡素通阿

永保，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勒保之弟也。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乾隆三十七年，父温福征金川，永保赍送定边将军印，遂随军。明年，温福战殁木果木，永保冒矢石夺回父尸，袭轻车都尉，迁吏部郎中。洎金川平，追论木果木之败，咎在温福，夺世职，仍留永保原官。出为直隶口北道，历霸昌、清河两道。迁布政使，调江苏。四十九年，擢贵州巡抚，历江西、陕西。五十一年，署陕甘总督。寻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五十六年，哈萨克汗斡里素勒坦遣子入觐，诏嘉永保抚绥有方，授内大臣，赏双眼花翎。五十八年，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授户部侍郎，留驻新疆。六十年，调乌鲁木齐都统。

嘉庆元年春，湖北教匪起，永保奉诏入京，行抵西安，命偕将军恒瑞率驻防兵二千，调陕西、广西、山东兵五千会剿。三月，至湖北，总督毕沅疏陈各路剿杀不下数万，而贼起益炽，诏分专责成：永保，恒瑞任竹山、保康一路。毕沅、舒亮任当阳、远安、东湖一路。惠龄、富志那任枝江一路。鄂辉任襄阳、谷城、均州、光化一路。孙士毅任酉阳、来凤一路。永保偕恒瑞复竹山，进房县，禽贼首祁中耀。余贼遁保康白云寺山，复败之，禽贼目曾世兴等。永保疏言：“襄阳贼数万，最猖獗，贼首姚之富、齐王氏、刘之协皆在其中，为四方诸贼领袖，破之则流贼自瓦解。宜俟诸军大集，合力分攻。”帝韪之。五月，永保等驰赴襄阳，自樊城进取邓桃湖，会军吕堰。贼退屯双沟，分军五路夹击，歼贼二千，余贼分窜孝感，距汉阳百余里，幸为潦阻，武昌戒严。时毕沅围当阳数月不下，惠龄剿枝江贼亦无功，诏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先靖襄阳，而后分攻孝感、当阳两路。参将傅成明等击孝感贼，遇伏败殁。永保令明亮驰救，复请调苗疆防兵助剿。六月，永保渡滚河，破梁家冈、张家垱贼营二十余座，贼窜枣阳，潜踞随州之梓山、青潭，连破之。复偕恒瑞、庆成破贼于红土山，禽贼渠黄玉贵。于是襄阳、吕堰迤东百数十里，及枣阳、随州、宜城无贼氛。孝感之贼，亦为明亮所歼。诏嘉永保调度协宜，加太子太保。

先是命署湖广总督，及毕沅复当阳，永保请寝前命，允之。八月，移剿钟祥，明亮以师来会。贼自温浃口至千弓垱，依山结营，亘数十里。永保率大军由西北进击，绘图陈奏。帝方以东南空虚，虑贼逃窜，适明亮疏言：“钟祥为贼巢穴，宜四面夹攻，以防漏网。今永保以九千余兵由西北追压，而东南要截之兵仅三千余，地阔兵单，难杜窜逸。”帝以永保拥众自卫，切责之。明亮败贼土门冲，永保不能夹击，贼转而北，永保偕明亮追至襄阳双沟。贼分两路窜河南：东由枣阳趋唐县，西由吕堰趋邓州。官军蹑西路，败诸吕堰，获姚之富母、媳及孙，而东路贼已入唐县滹沱镇。疏言：“追贼经月，兵力疲惫，难以痛歼，请增兵助剿。”诏斥其无能，调山东、直隶兵四千，复简健锐、火器营各军赴之。十一月，新兵既至，攻破唐县贼屯十一。姚之富已遁，犯枣阳，复渡滚河而西，蹂吕堰，向光化、谷城。围景安于邓州魏家集，越二日援兵始至。帝怒永保拥劲旅万余，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褫职逮京，下狱，籍其家，并褫其子侍卫甯志、甯怡职，发往热河。

三年，以兄勒保请禽川贼王三槐功，推恩宥释。勒保将永保发军营效力，不许。四年，勒保为经略大臣，予永保蓝翎侍卫，赍经略印赴军。寻擢头等侍卫，署陕西巡抚。与明亮会剿张汉潮于终南华林山中，遇伏败绩。复与明亮不协，互攻讦。诏逮问，并坐前在湖北动用军需受馈遗事，论大辟，诏原之，免罪，予八品领催，自备资斧赴乌里雅苏台办事。六年，充参赞大臣。

七年，授云南巡抚。八年，威远、思茅倮匪扰边，永保赴普洱，偕提督乌士经进讨。肇乱士弁刁永和闻风遁，威远倮匪亦退，禽思茅倮酋扎安波赛闷，余匪奔逸。南兴土司张辅国屡与孟连土司争界构衅，至是勘定之。永保疏陈善后事：“内地杂居夷人不法，按律惩治。土司夷境滋事，但遣兵防范，不使内窜。”诏嘉得大体，耳边衅，赏花翎。

十三年，兼署贵州巡抚，调广东。寻擢两广总督，未至，卒于途。赠内大臣，诏念前劳，曾籍没，家无余资，赐银千两治丧，谥恪敏。孙文庆。咸丰中官大学士，自有传。

惠龄，字椿亭，萨尔克图氏，蒙古正白旗人。父纳延泰，乾隆中，官理藩院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少保。因喀尔喀台吉沁尔多济规避军事，不劾奏，罢职。复起用，终于理藩院侍郎。

惠龄由翻译官补户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员外郎，缘事夺职。起户部主事，仍直军机。乾隆四十年，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擢工部侍郎，调吏部。充塔尔巴哈

台参赞大臣。五十年，回京，署正黄旗满洲副都统。授湖北巡抚，调山东。五十六年，擢四川总督。征廓尔喀，命为参赞，赴西藏会剿，督治粮运。事平，图形紫光阁，列前十五功臣中。五十八年，授山东巡抚，调湖北，再调安徽。六十年，授户部侍郎。苗疆用兵，留署北巡抚，治粮饷。

嘉庆元年正月，教匪聂杰人、张正谟等倡乱于枝江、宜都，率师往剿，总兵富志那令首逆聂杰人，而襄、郧、宜、施诸郡贼并起。命惠龄专剿枝江、宜都一路，自春徂夏无功，以大雨为解，严诏切责。八月，克灌脑湾贼寨，禽张正谟等，加太子少保，署工部尚书，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进攻凉山，捣其巢，禽首逆覃士潮，宜都、枝江悉平，移军长阳黄柏山会剿。十一月，襄阳贼姚之富自黄龙垱偷渡滚河，窜河南，黜总统永保，以惠龄代之，驰赴襄阳。疏言："襄、邓平衍，无险可扼。贼习地势，必不自趋绝地。惟有严防汉江潜渡，并堰唐河、白河，移难民于河西，守岸团练以蹙贼。"会之富折回湖北境，惠龄迎击，遏其西轶，败之茅茨畈，分兵五路兜剿。二年二月，败贼于鲍家畈，禽贼首刘起荣。复败贼于曾家店，鏖战于郑家河，歼获甚众。赏双眼花翎，擢理藩院尚书，兼镶白旗蒙古都统。惠龄偕恒瑞、庆成剿襄阳贼，屡破之。余众仅数千，势甚蹙，分路窜河南境，官军疲于尾追，不易得一战，先后并入陕西，遂复猖獗。五月，李全、王廷诏、姚之富合为一路，由紫阳白马石窜渡汉江，后五日，惠龄始至，夺官衔、世职、花翎，易宜绵总统军务，降惠龄为领队，听节制。

贼既分窜入川，十月，王廷诏、高均德复北犯，窥渡汉江，惠龄邀击败之，斩贼二千。诏嘉其仅兵二千当贼二万，以少击众，复双眼花翎。十一月，齐王氏、张汉潮、姚之富、高均德合入汉中南山，自黄官岭至新集，连营二十里，欲渡汉。惠龄军北岸，蹙其半济，贼走宁羌，追败之，折窜汉中。因移兵扼汉南，贼不得北窜，复分道入川，惠龄绕由西乡、太平赴大宁、夔州兜剿。时川匪王三槐、徐天德窜梁山，罗其清、冉文俦分屯营山、仪陇。三年，陕、襄诸贼在川境者俱会于文俦，而三槐、天德自太平走与合，势张甚。诏总统勒保会诸将，分路进剿，惠龄与德楞泰为一路，夹攻罗、冉二贼。五月，击文俦于仪陇，其清及阮正通先后来援，皆败之。贼屯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六月，与德楞泰合攻，破之，斩贼甚众。文俦走箕山龙凤坪，与其清相犄角，阮正通等又与合。帝以首逆稽诛，屡诏严责，于是德泰破贼箕山，其清奔天鹏寨，惠龄分路进攻，十二月，其清就禽，槛送京师。四年正月，文俦就禽，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丁母忧，会其清谳词称惠龄一军较弱，帝斥其为贼所轻，命回京守制，降兵部侍郎。寻授山东巡抚。六年，擢陕甘总督，专剿南山余匪。复以剿贼违缓，降二品顶戴。七年，教匪平，复头品顶戴、花翎。九年，卒，赠太子少保，封二等男，谥勤襄。子桂斌，官和阗帮办大臣。

宜绵，初名尚安，鄂济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兵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累迁员外郎，从征金川，进郎中。乾隆四十三年，出为直隶口北道，擢陕西布政使。四十七年，擢广东巡抚，以盐商沈冀川狱瞻徇，褫职，戍新疆。寻予四品衔，充吐鲁番领队大臣。石峰堡回乱，驻守平凉。历库车、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乌鲁木齐都统。五十九年，入觐，道经固关，值水灾，饬官吏赈抚，高宗嘉之，命改名宜绵。六十年，授陕甘总督。

嘉庆元年，教匪起，湖北、陕西戒严，宜绵驻军商州，令副将百祥剿郧阳、郧西贼，克孤山大寨，贼首王全礼伏诛，汉江以北安堵，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甘肃岁祲，命宜绵回兰州赈抚。是年冬，四川教匪起，由太平入陕境，扰安康、平利、紫阳诸县，宜绵督军驰剿，贼逼兴安，分踞城南安岭、城北将军山，进攻克之，禽其渠王可秀、冯得士等。复歼汉江北岸大小米溪贼。偕提督柯藩、总兵索曾英阿移攻汉南洞河、汝河诸贼，贼并五云寨，乘雪夜火其寨，歼馘甚众，诏宜绵进剿达州。二年春，攻太平贼于通天观、高家寨、南津关，连败之。川匪最悍者，达州徐天德，东乡王三槐、冷天禄，巴州罗其清，通江冉文俦。天德、三槐等合陷东乡，踞张家观。其清踞方山坪，文俦窜王家寨。图据周家河，梗运道，且乘间与张家观合。宜绵遣兵攻王家寨，分袭张家观，自率队夜焚曾家山贼栅，天德分援两路，遂乘虚下张家观，复东乡。余贼奔清溪场、金峨寺，据险抗拒，四月，官军分五路进克之。天德等窜重石子、香炉坪，将与巴州贼合。宜绵潜攻王家寨，贼走方山坪，天德来援，败之。知县刘清素得民心，令招谕诸贼，三槐率众诡降，阴图袭营，宜绵觉其诈，

设伏击退。五月，达州贼倾巢出犯，有备不得逞。宜绵驻军大成寨，遣将袭三槐于毛坪，三槐中枪逃免。

时襄贼由汉江北渡入陕，署总督陆有仁以罪逮，乃调英善督陕甘，黜惠龄总统，命宜绵代之，兼摄四川总督。于是令明亮攻重石子，德楞泰与乡勇罗思举夹击败之，分二路窜，追歼孙士凤于麇子坝。士凤为四川教首，三槐等皆其徒也，至是为德楞泰所诛。余贼西走徐家山，乘雾夜遁。其方山坪贼为百祥所截，舒亮围贼林亮工于巴州白崖山，观成、刘君辅破大宁贼，围之于老木园，川贼渐蹙。而襄阳贼李全、王廷诏、姚之富等由陕分道入川，与之响应，势复炽。云阳贼伏陈家山，与襄贼约犯官军，为罗思举所歼。李全等踞开县南天洞、火焰坝，旋奔云安场，开、万诸匪应之，谋犯夔州，附近贼蜂起，诏责宜绵专剿。七月，驻军窦山关，开县、东乡交界地也。

川贼分立名号：罗其清称白号，冉文俦称蓝号，踞方山坪。王三槐称白号，徐天德称青号，踞尖山坪。刘清率乡勇与百祥、朱射斗会剿方山坪、贼溃围窜通江、巴州，与天德合。既而天德等窜青杠渡，围巴州，其清、文俦谷从仪陇、南部分犯保宁，夺官军饷道，百祥扼其前，退走黄渡河，旁掠仪陇。宜绵扼之官渡口，三槐等窜渠县，其清、文俦走巴州。三槐复分攻邻水，陷长寿，东趋重庆。时齐王氏、姚之富已窜湖北，李全、高均德先后分窜陕西。宜绵疏言：“惠龄、恒瑞、明亮、德楞泰皆入陕，惟臣一人在川。诸贼齐扰川东北运道，嘉陵防孔亟，欲亲赴保宁，则川东千里无人调度。请别简总督治理地方，而己亲督师专一办贼。”帝亦以宜绵年老，十月，命勒保总统军务，宜绵以总督兼理军需，又疏言：“军兴以来，四川调兵一万九千有奇，陕、甘合调二万有奇，两湖更无余兵可调。各省募补者难备攻剿。州县团勇，各卫村庄，尤难责其长驱赴敌。目前贼势，明亮、德楞泰至襄阳，则郧贼窜兴安，宜昌贼回夔、巫，况云阳、奉节伏莽尚多，兵力日分日薄。请敕添练备战之兵，四川、陕甘、湖北各五千。至随营乡勇，费与兵等，赏过则骄，威过则散，究非纪律之师。不若选充营伍，贼平即补营额，费不虚糜，而骁悍有所约束。”诏行之。

三年春，调勒保四川总督，宜绵回任陕甘，驻陕境办贼。未几，高均德、齐王氏窜汉阴，褫明亮职，命宜绵赴军督剿。而齐王氏、姚之富已为德楞泰、明亮所歼，阮正通、张汉潮先后犯陕境，川贼刘成栋走与合。宜绵自镇安分路截剿，汉潮折向通江、巴州，正通窜城固，李全与高均德合屯五郎、镇安、山阳间。宜绵偕明亮要之洛南，麇战两河口，均德窜秦岭，正通折入川。五月，贼分股北出凤县，掠两当，阑入甘境，诏斥宜绵疏防。既而明亮败贼于略阳，成栋、汉潮复由竹溪窜平利。命宜绵与额勒登保为一路，专剿平利之贼，寻败之于孟石岭，贼遁入川，责宜绵严遏回窜。八月，徐天德、冉文俦、高均德由仪陇窜广元，汉潮北入南江，欲还湖北，官军蹙之上游不得渡。宜绵檄兵扼宁羌、沔县、汉潮窜太平。于是川、楚匪多流入陕境，其魁樊人杰、龙绍周、李澍、阮正潞各拥众数千，迭扰安康、平利、紫阳诸县。

四年，汉潮窜五郎，诏斥宜绵畏葸避贼，命解任来京，在散秩大臣上行走。既至，复斥其辨饰，降三等侍卫，赴乌里雅苏台办事。五年，追论军需冒滥，褫职，遣戍伊犁，罚银二万两助饷，逾两年释回。及三省教匪平，以员外郎用。后帝阅方略，宜绵曾论乡勇，切中时弊，追念前劳，擢大理寺卿。病免。十七年，卒。

子瑚素通阿，初名瑚图灵阿。乾隆五十二年进士。由刑部员外郎改翰林院侍讲，累迁左副都御史。嘉庆初，疏陈关税、盐课税。又请却贡献，停损纳。居官有声，擢盛京刑部侍郎。宜绵遣戍，瑚素通阿以父老请代行，未允。在盛京，劾将军琳宁宽纵番役及私参、官吏分肥事，侍郎宝源查办不实，宝源、琳宁并黜罢。内调刑部侍郎，赴河南谳狱，漏泄密封，降笔帖式。后起用，终刑部侍郎。

英善，哈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由亲军补侍卫处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改御史，除甘肃兰州道，以亲老留京职。乾隆五十年，出为直隶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调江苏，丁母忧归。命署广西布政使，调补四川，五十六年，护理总督。寻擢贵州巡抚，调湖北，以治西藏军需，未之任。嘉庆元年，调广东。旋召授刑部侍郎，而四川教匪起，仍留摄总督。

初，四川自金川木果木之败，逃兵与失业夫役、无赖游民散匿剽掠，号为啯匪，官捕急，则入

白莲教为逋逃薮。及湖北襄阳败匪窜入川，一旦揭竿，战斗如素习。至是，达州奸民徐天德等激于胥役之虐，与太平、东乡贼王三槐、冷天禄等并起。英善率兵五百驰剿，复调成都驻防兵，副都统勒礼善、佛住率以往，连破贼巢，禽贼目何三元等。贼窜横山子，据险负嵎，遣总兵袁国璜、何元卿分路进攻，战三日，国璜、元卿并殁于阵。寻克马鞍山贼寨，禽贼首徐天富。而王三槐、徐天德等合陷东乡，佛住战死，贼炽兵单，诏责英善固守毋轻进，命宜绵赴达州督师，二年二月，宜绵至，英善连破贼于贯子山、罗江口，通周家河运路。偕宜绵克张家观，复东乡。五月，命赴甘肃摄总督。王三槐等由通江、巴州分犯保宁，英善赴庆元迎剿，偕总兵富尔赛、朱射斗击之于仪陇、阆中，多所斩获，贼逼苍溪，设伏败之，遂遁。

三年，命与福宁赴达州治四川粮运。四年，调兵部侍郎，充驻藏大臣，调吏部，驻藏如故。五年，帝以教匪久未平，追论始事诸臣玩寇罪，褫职，以四品顶戴仍留驻藏。七年，召授头等侍卫。擢刑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以驻藏时于福宁私挪库款，徇隐未举，降太常寺卿。十四年，卒。

福宁，伊尔根觉罗氏。初隶贝子永固包衣。由兵部笔帖式荐擢工部郎中。乾隆三十三年，出为甘肃平庆道，累迁陕西布政使。五十五年，擢湖北巡抚，抬入镶蓝旗满洲。调山东，治卫河运务，称旨。五十九年，漳、卫二河溢，疏消积水，无恤灾黎。曹、单漫水，下流为丰、砀坝堰所阻，驰往会勘，酌开坝堰以泄水，并协机宜。调河南，寻擢湖广总督，驻襄阳，捕治教匪，获首逆宋之清等置诸法。

六十年，调两江。会黔苗石柳邓勾结楚苗石三保焚掠辰州，命留湖北会剿，福宁至镇竿防后路。嘉庆元年，湖北教匪攻来凤甚急，福宁驰抵龙山，击败之。贼屯旗鼓寨，偕四川总督孙士毅合剿，士毅卒于军，福宁代之。偕将军观成、总兵诸神保进攻，破其寨，禽贼首胡正中，余众穷促乞降，诱入龙山城，骈诛二千余人，以临阵歼戮奏，加太子少保。移军剿林之华、覃加耀于长阳、巴东，贼窜黄柏山。偕观成、惠龄会剿未下，惠龄赴襄阳，观成入川，二年，命额勒登保移师黄柏山，福宁以兵隶之。地形天险，围攻数月，贼窜鹤峰芭叶山，继窜大塊口，又窜建始、宣恩。十一月，始歼之华于长阳，加耀遁归州，以剿贼不力，夺宫衔。三年，禽加耀于终报寨，帝犹斥诸将迁延贻误，福宁有地方之责，咎尤重，褫职，罚银四万两充饷予副都统衔，偕英善驻达州，治四川军需。

四年，英善调驻西藏，福宁遂专任其事。时军营支用冒滥，统兵大员奢糜无度，兵勇口粮反多迟延，几致枵腹，四川饷数更多于湖北数倍，屡诏训戒，福宁不能综檄，以奏报浮泛被诘。又奏贼数有增无减，勒保疏辨。命魁伦赴达州察视，覆陈贼数实减，而大股分为小股，贼名反多，得福宁理饷含混状，诏褫副都统衔，留达州候命。寻以旗鼓寨杀降事觉，帝方以剿抚责诸路，而川贼高均德被禽，言贼党恐投降仍遭诛戮，故多观望。诏斥福宁此举失人心而伤天理，逮治论罪，遣戍新疆，寻原之，命赴额勒登保军前效力。会贼窜渡嘉陵江，由于福宁裁撤乡勇所致，仍戍伊犁。五年，予三等侍卫，赴西藏办事。九年，召还，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十一年，以三品衔休致。十九年，追论在西藏擅借库帑，及湖广任内滥用军需，久不完缴，下狱，寻卒。

景安，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和珅族孙也。由官学生授内阁中书，荐擢户部郎中。出为山西河东道，累迁甘肃、河南按察使，河南、山西、甘肃布政使。乾隆五十六年，征廓尔喀，命治西宁至藏台站，留藏督饷运。事平，以亲老归。未几，擢工部侍郎，历仓场、户部。六十年，授河南巡抚。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北犯，景安驻军南阳，以筹济恒瑞军饷，加太子少保。十二月，姚之富犯邓州，围景安于魏家集，恒瑞援至始解。二年，浙川教匪王佐臣谋应贼，布政使完颜岱捕斩之。景安欲攘功。蹑兵戮难民，以捷闻，赏双眼花翎，封三等伯。时襄阳贼屡为惠龄、庆成等所破，窥北面可乘，遂分三路犯河南：王廷诏出北路，窜叶县，焚保安驿，围官军于裕州，总兵王文雄兵至，乃引去，景安尾追至南召，闻桐柏有警，驰回防御。李全出西路，窜信阳、确山，罗山、浙川，趋卢氏，出武关，庆成追之。姚之富、齐王氏出中路，窜南阳，掠嵩县、山阳，惠龄追之。贼入河南后虏胁日众，不迎战，不走平原，忽合忽分，以牵兵势，先后并入陕西复合。景安顿兵内乡，贼入

陕后二十余日，始追至卢氏，贼尤轻之，号为“迎送伯”。三年春，擢湖广总督。四月，率师次荆门州，刘成栋来犯，与布政使高杞分路击走之。六月，贼由竹溪窜入陕，诏切责。四年，张汉潮扰陕西五郎、洋县，景安屯郧阳，遣总兵王凯扼郧西。汉潮已分路自安康折窜镇安，景安疏称赴郧西迎剿，诏斥其不实。时仁宗初亲政，以景安堵剿不力，抚治失当，解职，命治四川军需。寻夺伯爵，戍伊犁。

是年冬，帝召见惠龄，论其恇怯纵寇及浙川冒功事，逮京谳，拟大辟，缓刑，禁锢。七年，教匪平，得释，发热河充披甲。逾年，宥还，以六部笔帖式用，效力河南河工。衡家楼工竣，晋秩员外郎，授直隶承德知府。擢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十一年，授江西巡抚，调湖南，召为内阁学士，累迁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守护昌陵。二十七年，休致。寻卒。

景安实附和珅，懵于军事，然居官廉。当其逮京，值朱珪入见，帝曰：“景安至矣！军事久不定，欲去一人以警众，如何？”珪曰：“臣闻景安不要钱。”帝曰：“若乃知操守耶？”竟以是获免。后复用之。

秦承恩，字芝轩，江苏江宁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出为江西广饶九南道，累迁直隶布政使。五十四年，擢陕西巡抚。

嘉庆元年，教匪起荆、襄，承恩率师赴兴安筹防。至冬，四川达州教匪自太平入陕犯兴安，承恩偕总督宜绵迭击败之。十二月，会剿洞河、汝河诸贼。二年正月，击安康贼于光头山，首逆刘王氏伏诛，陕境略平。宜绵进剿川匪，承恩专任陕防。三月，襄匪由河南卢氏窜商南，勾结陕匪，纷起应之。承恩移军商州，偕恒瑞歼山阳西牛槽贼。洛南石板沟奸民起，总兵富尔赛捕斩之。姚之富由商州犯孝义，窥西安，承恩扼之于秦岭。惠龄等贼击，贼走镇安，与李全、王廷诏合掠洵阳、安康。时陕西兵力仅有乡勇万余人，提督柯藩守兴安府城，兵止二百，无力攻剿。惠龄、恒瑞合击贼于黄龙铺，贼分窜复合，六月，由汉阴至紫阳渡汉江。诏斥承恩疏防，夺翎顶。贼走汉南，与川匪合，八月，复入陕，窜白河石槽沟。承恩率乡勇扼安康要隘，贼分路来犯，御之于平利金堂寺。既而贼逼兴安，偕惠龄击走之，以功复翎顶。

三年春，丁母忧，军事方亟，夺情视事。二月，高均德、齐王氏合窜汉阴观音河，纠李全、王廷诏分道由城固、南郑北出宝鸡，合攻鄠县，掠盩厔将犯西安，承恩恇惧，率师回防。总兵王文雄力战，败贼于焦家镇、圪子村，大创之，贼复分窜。三月，文雄复破李全余众于翔峪、沣峪。四月，李全纠阮正通折回镇安，西扰汉阴、石泉，高均德逾秦岭走老林，承恩与文雄扼子午峪。既而均德、全与徐天伦合为一路，正通由石泉、洋县西窜，均德等寻窜入川，承恩进兵汉中。八月，川匪徐天德、冉文俦、樊人杰，襄匪张汉潮先后并入陕境。

承恩师久无功，四年，命解职回籍守制。会剿张汉潮于凤翔，承恩遣游击苏维龙扼东路，战失利，汉潮突围遁。褫承恩职，逮京论大辟。诏以承恩书生，未娴军事，宥归，寻遣戍伊犁，七年，释还。起主事，纂修《会典》。出为直隶通永道，擢江西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署巡抚事。十一年，召授工总尚书，调刑部，署直隶总督。十三年，以治宗室敏学狱瞻徇，降编修，效力文颖馆。迁司经局洗马，晋秩三品卿。十四年，卒。

论曰：方教匪之初起也，苗疆军事未蒇，楚、蜀空虚，草泽幺＜□麻骨＞燎原莫制。永保、惠龄号曰总统，局于襄阳一隅。景安、秦承恩不谙军旅，贼遂蹈瑕，蔓延豫、陕。宜绵受事，仅顾蜀疆，及劲兵移陕，束手求退矣。英善、福宁并皆庸材，三年之中，防剿无要领，如治丝而益纷。仁宗亲政，赫然震怒，诸臣相继罢谴，士气一新，事机乃转。庙堂战胜，固有其本哉！

清史稿卷三四六　列传第一三三

恒瑞　庆成　七十五

富志那亮禄

恒瑞，宗室，隶正白旗，吉林将军萨喇善子。乾隆中，授侍卫，赴西藏办事，擢热河都统，迁福州将军。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作乱，命率驻防兵往剿，参赞军务，偕总督常青赴南路。凤山贼

势方炽，高宗知常青、恒瑞不可恃，命福康安督师。贼围总兵柴大纪于诸罗，恒瑞驻军盐水港，逗留不进，诏解任。福康安至，屡为疏陈战绩，帝益怒，斥其徇护，逮恒瑞论罪。事平，减死戍伊犁。寻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城将军，调西安。

嘉庆元年，命率驻防兵三千，偕都统永保会剿湖北教匪。三月，与总兵文图破贼竹山。永保至，合师由房县进剿，文图分剿三里坪、喇叭洞，诸贼悉尽。而恒瑞追贼至保康，未大创之。贼首姚之富踞襄阳，势甚炽，命恒瑞进剿。五月，偕明亮进次吕堰，击贼岳家沟、刘家集，擒斩二千余。贼围枣阳，设伏王家冈，诱贼败之；又败之于蒋家垱、曲家湾，枣阳围解。贼伪降，潜袭官军后路；急以后队为前队，击退之。贼走丫儿山，与张家垱贼相犄角，奋击一昼夜，破贼营十余，歼贼甚众，被奖赍。七月，破贼随州龙门山，与永保会攻钟祥贼巢，连破之邓家河、黑沙河、双沟。贼乃分窜唐县、吕堰，追至滹沱镇，复窜仓台。寻，之富渡滚河，围景安于邓州。诏斥诸将玩误，逮永保，责恒瑞戴罪立功。

二年正月，偕惠龄等剿襄阳贼，贼首刘起荣就擒；又与庆成败贼郑家河，禽贼目李潮；进剿泰山寺、龙凤沟，禽贼目姚爽等：赐花翎。于是贼分窜，由河南入陕，恒瑞追贼至山阳，遇王廷诏、李全等，击走之。五月，追贼陕南，与惠龄夹攻于黄龙垱，歼贼三千余。廷诏、全复与贼之富合趋紫阳，渡汉江，恒瑞坐纵贼，夺花翎。贼遂分路入川，廷诏窜开县、云阳、万县，犯夔州，西与大宁贼响应，恒瑞追及，连败之，乃窜太平。八月，当阳逸匪掠白河、洵阳，命驰赴兴安扼剿，偕庆成击贼于张家滩，由牛蹄岭绕出贼前，夺贼营九。廷诏等奔紫阳，与虑龄夹击败之。恒瑞率师还汉中，败贼西乡，又败之褒城黄沙铺。十一月，之富等西奔，将渡汉北窜。偕庆成蹙诸半渡，贼西趋宁、沔。师进，遇高均德于桑树湾，乃议四面设伏，恒瑞令撒拉尔回兵假乡勇旗帜诱之，自由山梁驰下，庆成等分路夹击，俘斩甚众。捷闻，被优赍。十二月，破王廷诏于保宁，进解营山围。

三年，川匪罗其清犯顺庆，偕庆成往援，因贼势蔓延，请勒保、宜绵遣兵会剿。贼窜蓬州，潜结冉文俦扰仪陇，恒瑞扼磨盘寨，与惠龄等合击之，文俦败走，陕匪龙绍周与合，败之杨柳寨。六月，与德楞泰夹击高均德于石人河，复偕惠龄攻老林场贼卡，进逼大神山，均德、文俦踞险死拒，分路进攻，贼奔箕山。而徐天德、樊人杰为将军富成追击，穷蹙，亦入焉。惠龄、德楞泰攻其前，恒瑞攻其后，尽破山寨，先后斩馘近万。其清、李全、王廷诏奔大鹏山，进围，十一月，克之。命赴陕与宜绵等会剿张汉潮。未几，李全、樊人杰窜西乡。帝以恒龄未迎击，严斥之。

四年，署陕甘总督，赴宁羌击蓝、白两贼。张应祥等窜秦州、两当，又击走张汉潮、冉学胜股匪。五月，解署任，剿白号贼于白马关，地与川西龙安接壤，遣将冒雨掩击，贼窜西和、礼县。令布政使广厚、总兵吉兰泰截剿，自趋贾家店、黑马关抄击蓝号贼，败之于老柏树，复花翎。贼窜川北，至秋，折回陕境，击走之。乃赴城固、洋县，会明亮剿张汉潮，破之东西叉河，贼杀马堙道遁老林。要之于清水沟，复乘雾雨徐渡三渡水。帝疑诸将纵贼，又以恒瑞前剿蓝号贼垂尽，舍之回陕，下尚书那彦成察劾。那彦成，恒瑞之婿也，覆陈回师出总督松筠意，得免罪。寻明亮歼汉潮，恒瑞自五郎追击，余党李得士等由大建沟入老林，趋秦岭，与那彦成会剿冉学胜等，贼左涝谷，扼两岔河，追击于山阳东沟，败之。

五年，川匪二万余由略阳寇两当、徽县，恒瑞自褒城人入栈，贼窜陇州、清水、秦安、偕那彦成追至汪家山，大败之。总兵宁德战殁秦安，恒瑞赴援，复偕那彦成败贼于龙泉沟、深都堡，总兵多尔济、札普战殁洵阳。诏促恒瑞赴镇安、五郎剿贼，三月，抵唐藏。杨开甲、高均德方扰南星，留总兵观祥驻守，自赴商州。帝疑其趋避，累诏诘责，乃赴镇安剿冉文胜等，败之于大中溪。会额勒登保破开甲于辉峪，恒瑞自龙驹寨钞截，开甲逸走，围副将李天林于漫川关，驰援，斩贼目罗贵等，贼乃分路西窜。叙功，予云骑尉世职。六月，率总兵德忠驻守太渠、唐藏，时伍金柱、高天德、马学礼犯西乡，提督王文雄战殁，乃进兵大石川，贼奔滩口，为杨遇春所破。

恒瑞自教匪起，久在行间，以偏师数临大敌，至是老病，久无显功。帝虑其不任战，询额勒登保，上其状，命回镇西安。逾年卒。

庆成，孙氏，汉军正白旗人，提督思克曾孙，都统五福孙也。由鉴仪卫整仪尉，累迁广东督标

副将。乾隆五十三年，从总督孙士毅征安南，屡擒敌有功，赐花翎、郎阿巴图鲁勇号。内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御前侍卫、正红旗护军统领。五十七年，出为古北口提督。

嘉庆元年，率兵赴南阳、襄阳剿教匪，偕恒瑞迭败姚之富、刘之协于双沟、张家集。贼屯枣阳丫儿山，分踞张家垱，连营十余里，遮官军，庆成先进，袭其寨，大破之，擒宋廷贵、陈正五，追败余匪于红土山，擒黄玉贵，加太子少保。之富窜钟祥，合刘起荣、张富国等五六万，偕永保等冒雨攻克之，晋太子太少保。贼遁双沟，扰唐县滹沱镇。庆成等以久战兵疲，不能围剿，诏严斥之。贼窜枣阳太平镇，四路合攻，斩数千级，庆成受矛伤，被优赍。十一月，潜渡滚河北窜，与永保等并被严谴，尽夺宫衔、花翎、勇号、易惠龄为总统。寻偕惠龄连破贼于王家城、梓山。二年正月，大战兴隆集，斩二千余级。分路追贼，庆成射中贼首刘起荣，擒之，在诸将中战最力。高宗以庆成为五福孙，不次擢用。自纵贼滚河，虑其少年自用，不能服众，命惠龄察奏，至是诏免前罪。二月，击贼曾家店，胸中矛，裹创而战。贼败窜河南境，分数路，庆成追李全，连破之确山五里川、确氏火焰沟，四月，李全、王廷诏合陷郧西，驰复其城，贼不战分遁。未几，之富窜渡汉江，降二品顶戴，暂留提督任。襄匪窜开州，偕惠龄追败之南天峒、火焰坝，复花翎。贼趋大宁，与川匪合，庆成与川军会剿。九月，偕恒瑞截击湖北回窜之贼于洵阳，而李全、王廷诏沿汉东走，庆成登舟下汉以要其前。惠龄、恒瑞从陆蹑其后，至紫阳夹攻之，贼窜兴安，庆成一昼夜追及，大破之司渡河。

川匪王三槐扰保宁，罗其清、冉文俦分掠川东，命移兵赴川，与宜绵合剿。三年，截击其清，腿中枪，创甚，解任回旗就医。四年，创愈，仍在御前侍卫行走。寻授成都将军，命赴陕西与永保协剿张汉潮。会明亮讦奏永保、庆成失机，命那彦成、松筠按治，褫职逮问。又以在湖北受需馈遗，籍其家。汉潮既歼，宥罪戍伊犁，未行，五年正月，命仍赴陕军效力。额勒登保檄剿高天德、马学礼，连败之礼辛镇、何家衢，擒斩数千，予三等侍卫。协剿伍金柱、曾柳，授陕安镇总兵。七月，金柱与冉学胜、张天伦合犯陕，扼之渭河，贼分窜。追天伦于教场坝、麻池沟，歼其党宋麻子。又败金柱余党曾芝秀于南山：兼署固原提督。时经略赴川，陕、甘兵三万余皆归庆成节制，川匪冉天元、冉学胜、樊人杰先后渡汉江，诏斥庆成疏防，责戴罪立功。六年，徐天德、樊人杰复至江岸，欲偷渡郧西，击却之，实授提督。击杨开甲余匪于广元，获其子麟生，加头品顶戴。苟文明潜入甘肃境，击走之，复勇号。追川匪辛聪等于宁沔，擒其党曾显章、张添潮。七年，败张天伦余党于凤县、两当，擒张喜、魏洪升，贼窜紫柏山老林，裹粮入捕，悉殄其众，复太子太保。

先是庆成父殁，军事方亟，不得去；至是南山匪渐少，乃许回旗守制。寻署湖北提督，服阕实授，迁成都将军。十一年，入觐，帝眷其劳，问：“曾戴双眼花翎否？”庆成对：“征安南蒙赐，和珅禁勿用。获刘起荣，先帝欲赐，复为和珅所阻。”命军机处检档无之，遂以欺罔褫职，戍黑龙江。逾年，授围场总管，历马兰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州将军。十七年，卒，谥襄恪。

七十五，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中，以护军从征缅甸，继赴金川，战辄力，累迁护军参领，授贵州大定协副将。总督福康安荐其才，四十九年，擢宜昌镇总兵。父忧去官，坐事降秩，起为健锐营前锋统领。五十七年，从征廓尔喀，克济陇，又克热索桥，追贼东觉山、雍雅山，攻甲尔古拉，并有功，擢翼长。

嘉庆元年，赴湖北剿教匪，二年四月，追贼入陕，败之山阳周家河，授西安右翼副都统，兼领健锐营，其冬，王三槐回窜四川，追击于达州崖峰尖，伤右臂；逾日，贼复至，裹创力战，斩获甚众。三年，擢四川提督，败贼巴州。七月，战广木山，克险隘，受伤，被优赍。九月，击冷天禄于木瓜坪，右股中枪，创甚，就夔州疗治，四年，治瘳。六月，连破贼于宝塔、莲花池，扼其入楚之路，会卜三聘窜大宁，追败之。八月，擒龚建于开县火峰寨。十月，与穆克登布夹击樊人杰于通江、巴州界上，贼走太平，他贼自湖北回窜，偕朱射斗迎击于云阳，遂追贼川东。

时贼聚川北，而东路久无军报，适侍郎文兴疏言七十五驻兵夔州，仁宗疑其逗留，下经略察状，七十五方以攻糜子坪受重伤，额勒登保为疏辩，得白。五年二月，鲜大川扰蚂蝗坪，创发，不能骑，舁至军前督战。冉天元拥众渡嘉陵江，重庆戒严。魁伦檄令回守，病不能军，遣李绍祖率兵赴川西，自就医顺庆。帝疑其饰辞，诏解任，命松筠、勒保察验得实，以提督衔留营差遣。五月，高天德、

马学礼由陕犯川，折入番地，偕阿哈保夹击于旧关摩天岭，克新寨，进围铁炉寨。贼乘雨宵遁，追击之，贼弃牲畜、伏械，惊窜山谷，由草泥土司地走岷州。又走秦州。七月，兵经新宁，侦马驿沟有贼，设伏，败之，仍授四川提督。贼势趋重川境，德楞泰、勒保方进剿。七十五分击之。至冬，诸贼相继窥汉江，德楞泰议击之南岸，而以七十五出广元三家坝攻其西北。七十五不听调，曰："兵深入，将逼贼入陕，非计也。"帝闻，切责之。

六年正月，率子武隆阿由广元趋南江，击张世龙于三台山、后河岭、北溪河，阵斩世龙，擒其党赵建功、李大维。又追贼至太平华尖山，擒邱天富、周一洪：被优叙。三月，攻竹园坪。五月，贼分窜陕、楚，七十五追冉天士至平利大渝河，间道据后山，逼其出隘，伏起邀击，擒斩二千余，特诏嘉赍。乘胜追贼入湖北境，六月，破汤思蛟、刘朝选于羊耳河。又败之于保康，歼贼首王镇贤，遂与德楞泰追龙绍周入川。七月，偕李绍祖败樊人杰于邻水，追至开县，复遇思蛟、朝选，连败之于马家亭、桑树坪，由通城进剿苟文怀，擒之。余贼与苟文明合，将窜陕，八月，击之于大宁山，歼擒及半，文明仅身免，俘其家属。

是年冬，留防川北，败贼于南江。又与德楞泰合击于广元、苍溪，进搜老林，贼多散匿，百十为群，时有斩获。十二月，苟文明纠各路余匪二千余人，乘间西奔。七十五与勒保不合，追贼入山，饷半载不至，兵饥疲，就粮太平，六日，贼已渡嘉陵江上游，直趋阶州，亟偕庆成驰击。额勒登保、德楞泰先后劾其顿兵纵寇，未几，贼复自广元渡江入甘肃，帝益怒，严诏褫职逮问。

七十五故宿将，勇而讷，临阵辄死斗，身被重创十五次。将弁畏其苦战，不乐相随。自领偏师当艰险，数以军报后时遭谴。至是，复失机就逮，一军皆恸哭。额勒登保等为疏陈战状，乞恩，许留营自赎。七年，剿张长庚、陈自得残匪于夔州，留防川东。旧创发，予护军校，还京。逾年，卒，赠副都统衔，赐恤如例，子武隆阿，自有传。

富志那，赫舍哩氏，满洲正红旗人。起健锐营前锋，从征叶尔羌、缅甸、金川，授副前锋参领，出为湖南永绥协副将。乾隆六十年，苗叛，驻守永绥。苗踞张坪、亚保阻粮运，悉众来犯，富志那击却之。追至狮子山，詗知有伏，预为戒备，夹攻，多所斩获。越日，苗复以数千人扑营。殊死战，简精锐迎击，大败之，赐花翎。永绥被围久，粮刍且尽，居民随官军昼夜登陴，城赖以固。大军至，围乃解，从福康安克高多寨，吴半生就擒。福康安荐其老成明干，苗民感畏，擢总兵。迭攻高斗山、擒头坡、吉吉寨，皆捷，赐蟒衣一袭。

嘉庆元年，湖北教匪聂杰人、张正谟于枝江、宜都倡乱，巡抚惠龄驻军太和山，富志那驰赴之，进击凤凰山，擒杰人。余贼乘雨扑营，击却之，又败之于杨白堰。正谟踞灌湾脑，四面环山，富志那自菜家坡进，冒雨夺卡，而伏队于深箐，贼至，左右夹击，多坠岩涧死。山前设疑兵，别由径道深入，出不意击之，大捷：赐号法福礼巴图鲁。迭克鸡公山、王母洞，进攻筲箕垱，正谟势蹙，四出求救，富志那与副都统成德分路设伏，伪树白帜为援兵，诱贼出，大破之，遂克筲箕垱，乘胜取灌湾脑，擒正谟。枝江、宜都悉平。

命回苗疆治善后。二年，议辟永绥北路，留兵二万分防黔、楚，授富志那为总兵，驻镇<㘝竹旱>，与提督分领其军。苗疆自同知傅鼐筑碉屯田，边备渐严，而苗未遽服，构众抗阻，大吏诿过于鼐，将劾之，富志那力争乃止。移军需助其建设，后屯田利兴，苗患逐息。人称鼐功，兼颂富志那不置云。五年，镇<㘝竹旱>晒金塘黑苗出掠，与鼐并力御击。又要击苗党于狗<㘝拜山>岩，焚其寨，苗惧，乞降。八年，永绥苗龙六生扰动，擒之。署湖南提督，调授贵州提督，军政肃然，时称名将。十五年，卒于官。

亮禄，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袭轻车都世职，授密云协领。嘉庆初，以参将发河南，署游击。五年，教匪窥河南，巡抚吴熊光驻防卢氏。兵多他调。宝丰、郏县贼起，掠汝州。布政使马慧裕不娴军事，亮禄曰："兵贵神速。今贼初起，乌合易灭，请兼程往剿。"贼屯宝丰翟家集，东阻大沟，恃险不退，亮禄声言京兵且至，树八旗大纛，鞭马腹，俾腾踔嘶号，声震数里，贼惧。夜吹角而进，跃马逾壕，火其寨，一鼓歼之，擒其渠李岳等。奏入，仁宗大悦，立擢副将。累迁云南开化镇总兵。七年，卒，帝甚惜之。

论曰：恒瑞、庆成戮力襄阳，剿匪最久，后皆独当一面，功过不掩，故仁宗始终保全。七十五孤军苦战，徒以失欢群帅，未奏显功，论者惜之。富志那独平枝江、宜都一路，移镇苗疆，与傅鼐和衷弭乱，有足称焉。

清史稿卷三四七　列传第一三四

杨遇春子国桢　吴廷刚　祝廷彪　游栋云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庆人。以武举效用督标，为福康安所识拔。从征甘肃石峰堡、台湾、廓尔喀，咸有功，累擢守备。

六十年，调赴苗疆，力战解嗅脑围，进援松桃，独取道樟桂溪，山险寨密，率敢死四十人为前锋，由间道纵马入贼屯，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死。"贼相顾错愕；复呼曰："降者跪！"于是跪者数千人。直抵城下，围遂解，赐花翎。复解永绥围，赐号劲勇巴图鲁。首逆吴半生就禽，擢游击。额勒登保攻茶山，为贼所围；遇春率壮士冲击，夺据对山，纵横决荡，当者辄靡。福康安望之惊叹，立擢参将。复乾州，擢广东罗定协副将。

苗平而教匪起，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赴湖北剿覃加耀、林之华，破芭叶山，连败之长阳、宣恩、建始、恩施。加耀窜终报寨，峭岩陡绝，夜缒而登，禽加耀及其党张正潮。三年，从额勒登保赴陕，败李全于蓝田，又败高均德于紫溪岭。五月，还湖北。张汉潮窜谷城，兜击，大败之，又败之竹山菩提河，追蹑入陕，败之于平利孟石岭。九月，败高均德、李全于广元吴家河。丁父忧，赐金治丧，命墨绖随征。迭破罗其清于观音坪、大鹏寨、青观山，其清就擒，擢甘肃西宁镇总兵。四年，从额勒登保斩萧占国、张长庚，获王光祖，毙冷天禄，功皆最，威震川、陕，妇孺皆知其名。追剿张子聪，自夏徂秋，迭败之于渠山、云阳、太平、开县、通江间。子聪被追急，数与樊人杰、龚建、冉天元合，最后欲合王登廷。登廷踞马鞍沟，进攻克之，蹑追迭击，擒其党靳有年于土丫子，斩阮正滩于广元云雾山。

至冬，登廷由陕入川，与冉天元合。额勒登保率遇春与穆克登布会击之于苍溪猫儿垭。穆克登布违约，先期进，挫败，遇春据废垒力拒，燃草炬掷山下，战彻夜，幸得全师，迭击皆获胜。登廷孑身至南江，为乡团擒献，斩之。五年，擢甘州提督，揩穆克登布破张天伦于两当，又从额勒登保追杨开甲于商、雒，扼龙驹寨，歼张汉潮余党刘允恭、刘开玉，予云骑尉世职。

遇春与穆克登布为经略左、右翼长，议每不合，自苍溪战后，益不相能。额勒登保等疏言："诸将中惟遇春谋勇兼优，可当一面。请益所部兵，与经略、参赞分路剿贼。"遂以提督别领偏师，沿渭西上，剿湃、陇之贼。五月，击伍金柱于汉阴手扳岩及铜钱窖，战方酣，杨开甲从间道突至，腹背受敌，自午至酉。围愈急，有白袍贼手大旗，直犯遇春，相去咫尺，忽坠马，则为后队护枪所毙，乃金柱悍党庞洪胜也，贼惊溃，额勒登保兵亦会，追贼至洋县茅坪，斩开甲，又擒陈杰于大石坂。八月，斩金柱于成县峡沟。斩宋麻子于凤县潘家沟。六年，破冉学胜于石泉石子寺。高天德、马学礼、王廷诏为大军所驱，窜五郎坝。遇春方追学胜，侦知之，乘夜掩击，天德等分窜，乃由斜峪关蹑击，阻其入甘肃之路，复破贼于钢铺厂，一昼夜驰四百里，追及廷诏于川、陕界鞍子沟擒之，天德、学礼窜禅家岩。遇春料贼由宁羌奔逸，急由斜谷趋二郎坝，设伏龙洞溪，贼果至，俘斩殆尽，二贼就擒，晋骑都尉世职。是役，释降众健者八百人，编为一队，皆愿效死。会经略檄合剿冉学胜，获谍，得贼虚实，谓降众曰："汝等立功赎罪，此其时矣！"至紫阳天池山，贼于伏莽中突起，八百人力战，冲贼为数段，遂大捷。张天伦纠五路贼聚洵阳，学胜复与合，大破之于孙家坡。追贼入川，擒冉天泗、王士虎于通江报晓垭。士虎故剧盗，专劫寨峒避大军。遇春夜往捕，适贼由他路袭营，遇春不回救，伏巢外候贼归，擒斩无遗。贼中有名号者剿除几尽，余匪以老林为薮。遇春专任搜剿，以迟缓，严诏切责。七年秋，歼苟文明，调固原提督。寻以大功戡定，诏遇春功尤著，歼首逆独多，晋二等轻车都尉。

八年，丁母忧，赐金，给假四十日。苟文明余党苟文润集千余人，皆犷悍，蹂躏汉江左右，诸军久役不振，遇春至，乃奋，连战红山寺、平溪河，歼之，贼氛渐清。十年，凯撤，诏许回籍补持

母服百日，假满入觐。会宁陕镇兵变。镇兵新设，入伍者多乡勇、降贼，不易制。总兵杨芳赴固原摄提督，因停给盐米银，发包谷充粮，遂戕副将、游击，劫库狱以叛。遇春行至西安，闻变，偕巡抚方维甸驰往。诏德楞泰赴陕治其事，命遇春扼方柴关，贼锐甚，兵交数失利。贼首蒲大芳望见遇春，下马遥跪，哭诉营官蚀饷状，遇春晓以顺逆，知可以义动，与杨芳谋，同主抚。诸师尚犹豫，遇春按兵缓攻，令芳单骑入贼营谕之。越数日，大芳竟缚倡逆之陈达顺、陈先伦诣遇春降，遂率大芳邀击余贼于江口。斩其渠朱先贵。德楞泰疏陈叛兵穷蹙乞命，请释归伍，诏斥纵叛废法，降遇春宁陕镇总兵，大芳等二百余人皆戍新疆。十三年，入观，命兼乾清门侍卫，仍授固原提督。

十八年，天理教匪李文成踞滑县，命陕甘总督那彦成讨之，以遇春为参赞。贼萃精锐道口镇，遇春率亲兵八十人，沿运河西进觇之，遇贼数千，即突击，贼辟易，追渡河，擒斩二百，收队少二人，复冲入贼阵，夺二尸还，贼为丧气，遂断浮桥，焚渡船，进攻，贼望见辄靡。寻克道口，复击走桃源、辉县援贼，合围滑城，用地隧轰破之，文成自焚死。十二月，滑县平，封二等男爵，赐黄马褂。

陕西南山贼万五倡乱，十九年正月，移师往讨。斩万五及其党，凡两越月蒇事，晋一等男。陛见，仁宗慰劳有加，命至膝前，执其手曰："朕与卿同岁，年力尚强，将来如有军务，卿须为朕独当一面。"手赐珍物，见遇春长髯，称美者再。时遇春弟逢春为曹州镇总兵，命绕道视所练兵。宣宗即位，加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道光五年，署陕甘总督。

六年，回酋张格尔叛，诏遇春率陕、甘兵五千驰赴哈密。寻命大学士长龄为扬威将军，遇春为参赞，会兵阿克苏进剿。七年二月，连败贼于洋阿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斩数万，追至浑河，距喀什噶尔十余里，贼悉众抗拒，列阵二十余里。会大风霾，前队迷道，未即至，将军欲退屯十余里，须齐而进，遇春不可，曰："天赞我也，贼不知我兵多少，又虞我即渡，时不中失！且客军利速战，难持久。"乃遣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自率大兵乘晦雾骤渡上游，炮声与风沙相并，乘势冲入贼阵，贼大奔。三月朔，遂复喀什噶尔，甫旬日，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以次复，加太子太保。张格尔远遁，诏遇春先入关。八年正月，杨芳擒张格尔于铁盖山，遇春入觐，捷音适至，帝大悦，赐紫缰，实授陕甘总督，图形紫光阁，遇春坐镇陕甘凡十年，务持大体，不轻更张，讨搜军实，镇驭边疆，皆有法。十五年，以老予告归，诏至京，陛辞，晋封一等昭勇侯，食全俸，御制诗书扇赐之。十七年，卒于家，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乡贤祠，谥忠武。

遇春结发从戎，大小数百战，皆陷阵冒矢石，未尝受毫发伤。仁宗询及，叹为"福将"。治军善于训练，疲卒归部下即胆壮，或精锐改隶他人，仍不用命。将战，步伐从容，虽猝遇伏，不至失措。俘虏必入贼三月以外始诛，老稚皆赦免。驭降众有恩，尤得其死力。操守廉洁，治家严整，子弟皆谨守其家风。

弟逢春，久随军中，积功授重庆镇标游击。后从赛冲阿平陕西洋县匪，累擢山东曹州镇总兵，调兖州镇。

子国佐，四川茂州营都司，加副将衔。

国桢，字海梁。以举人入赀为户部郎中，出任颍州知府，累擢河南布政使。洎回疆底定，宣宗推恩。就擢巡抚。疏请留其父部将训练河南兵。武臣父子同时膺疆寄，与赵良栋、岳钟琪两家比盛焉。遇春殁，袭侯爵，服阕，授山西巡抚，历官皆有声。道光二十一年，擢闽浙总督。寻以腿疾乞归，在籍食俸，数年卒。

遇春尤知人，奖拔如不及。识杨芳于卒伍中，力荐之，卒为大将，勋名与之埒，天下称"二杨"，自有传。部曲多荐至专阃，著者曰吴廷刚、祝廷彪、游栋云。

廷刚、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征苗，擢守备，从遇春剿教匪，善侦敌。嘉庆四年，破王登廷于青龙坪，擢都司。五年，剿杨开甲、辛聪于龙驹寨，倍道掩袭，败贼辉峪、峒。伍金柱踞手扳岩，轻骑往探，获贼谍，驰报，得大捷。追张天伦至马桑坝，高天升、戴仕杰由箭杆山突出，迎击，大败之，擢游击。六年，孙家坡之战，分追余贼至关垭，夺据山顶，贼多坠崖死，擢参将。追高见奇、姚馨佐至通江，山径纡险，弃马行，见贼数十人，夺路走，擒其酋，乃辛斗也。通江贼李彬夜窜熊

家湾，廷刚先至，横冲贼为二，后贼回窜，与大军夹击，大破之，擒魏中均、苟朝万、王士元。七年，迭击辛聪、刘永受于老君岭、菜子坪、太平峒、燕子岩，贼四窜。偕祝廷彪从步入山，追贼田峪，将归队。过桃川沙坝，见山树红旗，疑之，侦知贼首苟文明冒官军，奋击败之，分路要截，擒斩数百。文明将入川，追至花石岩，见山上炊烟起，麾兵仰攻，文明知不能脱，掷跳岩下，就斩之；又擒歼苟七麻子、吴廷诏、张芳等。八年，搜剿南山余匪，往来老林。九年，贼聚川、陕边界，廷刚至桃木坪，贼乘雾冲扑，受矛伤，穷追越楚境，迭败之石渣河、元喜坡。进攻马鞍山，贼伏陡崖，径驰上，离贾烂华、苟文华、王振、谢尚玉等。贼遁老山，偕祝廷彪选健卒持干粮轻骑蹑剿，遍历险僻。至十年，擒斩殆尽，擢甘肃凉州镇总兵，调汉中镇。十八年，剿三才峡匪万五，别贼起古子沟，分兵克之。万五乘间连踞硐寨，败之于袁家庄、平木山梁，分兵钞袭，设伏沙坝，擒其党周在庭、周之顺。万五穷蹙，窜盩厔山中，为他军所擒。进剿余党，擒尹朝贵、刘功。十九年，事平，诏廷刚首先进剿，功最，加提督衔。寻擢广东陆路提督，未至，卒。诏念前劳，予优恤，谥壮勤。

廷彪，四川双流人。由行伍征苗，擢守备。嘉庆五年，从遇春歼刘元恭、刘开玉，擢都司。六年。擒王廷诏，擢游击。七年，剿贼平安寨，设伏长沟，乘夜掩击，中矛伤，裹创力战，毙苟文清于阵。偕吴廷刚歼苟文明于花石岩，擒苟文齐于鳖锅山：擢参将。又破张世云于北沟口。八年，迭击贼于老林、小岔沟、白果园，擒冉璠。九年，偕罗思举追贼入界岭老林，攻望都观贼巢。从遇春击贼凤凰寨、坝口、马鞍山，并多斩获。十一年，擢汉中协副将。值宁陕兵变，赴南山截剿。甫定，瓦石坪周士贵复起，偕罗思举合击擒之，赐号迅勇巴图鲁。十四年，擢甘肃宁夏镇总兵，调陕西西安镇。十九年，剿三才峡匪五余党，偕吴廷刚擒尹朝贵于木瓜园。分路剿贼黄草坪，毁其巢，追入手扳岩老林，贼诡降，设伏，擒其渠陈四，擢湖南提督。道光三年，内召，授头等侍卫，仍兼提督衔。以熟悉南山情形，未几，复授西安镇总兵。在任凡十年，擢贵州提督，调浙江提督。二十年，英吉利兵陷定海，守招宝山，吏议褫职，诏留任。寻以年老休致，归，卒于家。

廷彪果敢力战，善抚士卒，当时降众多生事，所部帖然，世称之。

栋云，四川巫山人，寄籍华阳，以武举补把总，从征廓尔喀、苗疆，积功累擢宁羌营游击。从额勒登保剿教匪，与遇春偕，后乃为其部将。攻终报寨先登，功最。嘉庆三年，从遇春追张汉潮、詹世爵、李槐等，由汉中入川境。诸军合剿于隘口，栋云据高俯击，断槐手，箭贯世爵胸，皆毙。汉潮窜梅子关，迎击，败之。又连败之巴东及陕境两河关。设伏王家河，贼至，痛歼之，穷追至河南卢氏，汉潮遁。四年春，败贼凉沁河，兵仅五百。斩获三百余级。贼走龙驹寨，屯康家河，栋云蹑之，忽山坳突出悍贼，中矛伤，战愈力，射殪执旗者，贼乃却。事闻，特诏嘉奖。四月，汉潮踞红门寺，冒雨出间道击走之，扼之黑龙口，与明亮、兴肇为犄角。溪水涨，潜涉上游袭击，贼大溃，又冒雨克栾家河。八月，败贼犁泽坪，窜石峡子，栋云设伏野鸡沟，与大兵夹击，汉潮穷蹙入老林。分路追剿，擒李潮于张家坪，而汉潮已为明亮击毙，至是获其尸：擢甘肃提标参将。五年，擢安庆协副将。败学胜于沔阳，连击高天德、马学礼于狮子梁、樱桃垭。六年春，复破之于五郎坪、凤凰山。天德、学礼为遇春所擒。余党踞八斗坪，栋云分队袭之，擒罗凤友。又破伍金柱余党于三岔坪，至七年春，所部凯撤，擢狼山镇总兵，父忧去官。十一年，授河州镇。西宁番族出扰，栋云专剿贵德一路，破贼甘坝山，连败之六哈图河、什尖里、斡汪科合山，遂克沙卜浪贼巢，进至红露井。番僧昂贤率十二族降，焚其巢，番境悉平，以母忧去，起补陕安镇，调宁夏镇。十八年，从遇春剿南山匪，数战于陇州、沔阳，擒贼渠。二十三年，标弁江芝诬讦栋云侵饷，下总督察治，得白，抵芝罪。栋云坐私役兵丁，褫职，诏赴遇春军委用，道光初，署盐茶都司，乞病归，卒。

罗思举，字天鹏，四川东乡人。少有胆略，矫捷，逾屋如飞。贫困，为盗秦、豫、川、楚间。结客报仇，数杀不义者。遭厄，幸不死，久之自悔。教匪起，充乡勇，誓杀贼立功名。

王三槐踞东乡丰城为巢，众数万，官军莫敢击，出掠罗家坝，团勇不习战。思举见贼前锋数百，诡呼曰："数十人耳！"众气倍，击走之。游击罗定国使侦丰城，还报："请率死士夜捣之，官兵外应，可一举灭。"定国以为狂。思举愤，独携火药往，乘烈风燔之。贼黑夜相蹂杀，走巅岩，踣死无算，遂奔南坝场。是役，一夫走贼数万，声震川东，总督英善给七品军功，隶副都统佛住。川贼以罗其

清、冉文俦、徐天德、王三槐为最强，徐、王二贼合窥东乡。思举请佛住严备，勿听。乃为知县刘清说其清降，知其诈，驰归，则贼已陷东乡，戕佛住，清亦拔营去。时嘉庆二年正月也。调苗疆凯旋兵犹未至，总兵索费音阿率甘肃兵来援，用思举策，扎营大团堡，开壕树栅，埋火药，诱贼入，轰之，遂夺金峨寺贼巢，复东乡。贼窜重石子、香炉坪，德楞泰、明亮并以兵会，思举请仍如破丰城事，德楞泰壮之。只身夜入贼营。会大雨，火药不燃，贼觉，惧而遁。自是常将乡勇，分路为奇兵，与官军犄角，或为前锋，歼孙士凤于净土庵，又败贼于峨城山，皆以火攻劫营获捷。

时川贼与襄阳贼齐王氏等合，云阳教党亦起应。获谍，知王三槐将赴陈家山，即假所获贼旗，夜驰往，声言白号贼至，贼下山迎，悉诱歼之，擒贼首高名贵，其党张长庚觉而奔，追斩甚众，擢千总。三年，总督勒保诱擒三槐，其党冷天禄踞安乐坪，环攻不下。召思举往，夜率死士焚其巢。将明，殿旅出，大呼曰："我丰城劫寨罗思举也！"贼胆落，溃围走。思举战绩至是始上闻，擢守备。

德楞泰围罗其清等于箕山，复召思举问计。思举相地势，曰："贼各隘皆垒石守，惟山后悬削数十丈，必恃险乏备。若官军攻于前，便不暇他顾。我率勇敢者梯而上，可捣也。"如其言，夹击，大破之，余贼四逸。思举料其必走方山坪，率勇先往，伏坪后，越数日，贼为官军追击，果至，擒斩几尽，遂获其清。四年，其清余党踞东乡四季坪，从提督七十五破之。秋，败贼巴州豆真坡，又援田朝贵于铁炉山。五年春，德楞泰剿冉天元于川西，檄思举率乡勇三千赴军。战青龙口，贼踞山险，选精锐九十人夜薄贼巢，破之。贼分趋农安，将入陕，思举献计，请致书额勒登保，约守阳平关，易装潜入贼卡，杀二贼，众追捕，乃弃所赍书逸出。贼果不敢前，回窜江油。思举先驱深入，伏起，奋斗，而贼以矢牌御挡铳，困德楞泰于马蹄冈。急趋救，使乡勇人取石乱击，毁挡牌。会天元马蹶就擒，贼瓦解。假贼旗追逐余匪，斩雷士旺。攻鲜大川于天寨子，山险不能上，德楞泰遣箭手五百助之，令伏岩下，先以乡勇诱贼，俟擂石且尽，仰射，箭落如雨，贼退避，遂克之，思举手擒贼六十余人。德楞泰诃其轻生，声色俱厉。思举跪谢，良久出，则冠上已换花翎，由是深感德楞泰，乐为尽力。

寻从勒保防嘉陵江，七十五以桂涵新败，调思举代领所部乡勇，擢都司。六年，歼张士龙于铁溪河，击援贼陈天奇，阵斩之，赐号苏勒芳巴图鲁，擢游击。自是转战老林，饷不时至，煮马鞯，啖贼肉以追贼。七十五卞急，屡为贼所窘，辄赖思举援救得捷。既而七十五坐事逮，德楞泰攻苟文明于瓦山溪，贼踞楠木坪，三战不克。召思举率乡勇至，皆衣狗皮，蹑草履，人笑为丐兵，夜越后山伏，一战破之，歼苟朝献、苟文举。众诧曰："丐兵破贼矣！"始补给饷，制衣履，擢参将。七年，迭败度向瑶于风峒子、万古楼，破齐国点于通江，歼张天伦、魏学盛于巴州。秋，击刘朝选于仙女溪，遁鞋底山，擒之。又偕罗声皋擒张简、罗道荣于巴州。冬，唐明万窜大宁，追至石柱坪，贼方食，奋击，大溃，擒明万。仁宗以明万剧贼久稽诛，特诏嘉赍。诸贼渐就歼除，搜捕南山余孽，两年始清，擢太平协副将。十年，德楞泰剿宁陕叛兵，檄思举赴军，寻就抚，尽释归伍。思举曰："兵变，杀将陷城破官军，乱无大于此者。反赏，是劝叛也！何以惩后？请诛首逆，以申国法。"诸将不可。后川、陕兵果数叛。十一年，思举政西乡叛兵，斩首逆于阵，风稍息。署川北镇，擢凉州镇总兵，未之任，高重庆镇。

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夹河筑碉。总兵罗声皋不能克，许其降，以专擅遣戍。命思举进剿，克四砦，洛布七力就歼，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事乃定。道光元年，擢贵州提督，历四川、云南、湖北提督。

十二年，湖南江华锦田寨瑶赵金龙为乱，与长宁赵福才纠合九冲瑶肆掠，提督海凌阿战死，势益炽。诏总督卢坤偕思举讨之，至永州，议遏贼南窜，断其西道州、零陵、祁阳山径，进兵兜击。于是驱诸瑶出山，皆东窜常宁洋泉镇，檄各路进逼合围，四月，大破之，金龙中枪死，擒其妻子及死党数十，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时命尚禧恩督师，未至军，先三日奏捷。禧恩方贵宠用事，怒其不待，盛气凌之。思举曰："诸公贵人多顾忌。思举一无赖，受国厚恩至提督，惟以死报，不知其他！"禧恩无如何，则诘金龙死状虚实，思举获其尸及所佩印、剑、木偶为证，乃止。二十年，卒于官，赐太子太保，谥壮勇。子本镇，袭世职。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皆称旨。晚年自述年谱。川中殄诸剧寇，多赖其力，功为人掩，军中与二杨并称。杨芳于诸将少许可，独至思举，以为“烈丈夫”。尝酒酣袒身示人，战创斑斑。为父母刲股痕凡七，其忠孝盖出天性云。

同时起乡勇者，桂涵名与之亚，包相卿较后出，亦至专阃。

涵，亦东乡人。少恃勇，横行乡里，亡命出走。继归，与思举同应募为乡勇。父天聪，聚族党屯罐子山。贼数为涵所窘，欲报之，万众来攻。涵率壮士伏隘，诱贼入空寨，痛歼之。嘉庆二年，从朱射斗攻金峨寺，贼突出，围涵于山峒，火熏水灌皆不伤，反多毙贼，贼乃走。寻战净土庵，偕思举陷阵，大破之，徐天德党众几尽歼。同里闻其屡捷，争来投效，德楞泰、明亮特编涵字营，使涵领之，擢千总，由是知名。

三年，大军围安乐坪，冷天禄诈降出走，涵侦知之，伏兵于方家坝、鱼鳞口，贼至伏发，擒斩甚众，擢守备。四年，从德楞泰追贼入陕，每由间道出贼前，与官军夹击，数捷。又从朱射斗歼包正洪于云阳卢花岭。从七十五破龚建于开县火峰寨，手擒建以献，擢都司。五年，复从射斗破贼云阳，擒其渠李甲，纵归，招出党众数百人，自是降者日至。

既而改隶勒保军，始与思举分路，转战川东西，所至有功，累擢游击。六年，从阿哈保追汤思蛟于垫江，贼夜走，涵谓：“穷寇且死斗，请先伏魏家沟。”俟其至，突击，大破之。又从薛大烈追李彬、冉天士于通江，至小中河，大雪，贼不为备，涵率乡勇夜半薄贼垒，与官军四面乘之，贼奔旷野，劲骑冲踏，尽歼焉。彬遁，未几，为刘清所获。自七年后，复偕思举遍历老林，搜剿匿匪，累迁夔州协副将。九年秋，从经略、参赞围余匪于太平火烧梁山，峻无路。涵议：“守此相持，虽数月无如贼何。山下小溪通民峒，贼久困，必出劫峒粮，请以步卒伏山后。”贼果以骁锐千余潜出，诸将皆死战，半日歼之，前山自溃。遂殄灭净尽，川、陕肃清。

十一年冬，绥定兵叛，涵在山闻变，虑本部兵与通，单骑驰入郡城，声言越两日出兵。密令弟吉出募乡勇旧部为一队，约其合攻。时贼踞景市庙，将往麻柳场。涵至，令急赴景市庙，中途改趋麻柳场，距贼数里止队，入深箐，谍报贼逾千，且至，叱曰：“安得有此众？”戒毋轻进，毋漏言涵至。既而贼自山冲下，三进三退，乃突起击贼。而弟吉已率五百人据山顶，贼大溃，擒首逆王德先。叛兵起事甫五日，一鼓平之，赐号健勇巴图鲁。十三年，署重庆镇，寻授川北镇总兵。十九年，击三才峡匪党吴抓抓等于沔县，走之。川北获安。道光二年，擢四川提督。果洛克番匪劫西藏堪布贡物，命剿擒首逆曲俊父子，被优赍。在任十载，遇番、夷蠢动，兵至辄定。十三年，讨越嶲夷匪，连战皆捷。忽遘疾，卒于军。优恤，赠太子太保，谥壮勇。子三人，并晋官秩。

相卿，邻水人。嘉庆六年，以乡勇隶松潘镇标。常从思举击陈朝观于通江龙凤垭，追贼受矛伤，裹创力战。七年，破张天伦于巴州金子寺，相卿斩天伦子山下，给蓝翎、八品顶戴。又歼张简、唐明万，功皆最。十年，思举侦襄贼王世贵、谢应洪匿太平老林，檄相卿蹑捕，歼之，授千总。十二年，剿瓦石坪叛兵，擢守备。累迁广元营游击。十三年，调征台湾。会峨边越嶲倮夷叛，命回川从提督杨芳赴剿，攻克咽噜崖。夷踞曲曲乌乌斯坡，相卿梯绝壁，牵挽负炮而上，破之，进毁巴姑贼寨，擢参将。十五年，倮夷复叛，攻克峨边十三支夷巢，破越嶲沈喳夷，抵滥田坝，两厅叛夷悉降，累迁懋功协副将。剿马边夷，擒其渠，加总兵衔。再署建昌镇总兵，总督鄂山、宝兴皆以边事倚之。十九年，病归，卒。

论曰：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材武骁猛，萃于行间，然攻无不胜，攻无不取者，厥惟二杨及罗思举为之冠。遇春谋勇俱绝，剧寇半为所歼，思举习于贼情、地势、险厄，强梁非其莫克。至于忠诚忘私，身名俱泰，遇春际遇之隆，固为稀觏。而思举以薮泽枭杰，终保令名，焕于旗常矣。乡兵出平钜寇，亦自其为始云。

清史稿卷三四八　列传第一三五

格布舍马瑜蒲尚佐薛大烈罗声皋

赛冲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袭云骑尉世职，充十五善射，授健锋营参领。征台湾力战，赐号斐云额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历吉林、三姓副都统。

嘉庆二年，率吉林兵赴四川，始终隶德楞泰麾下。张汉潮等窜平利，败之澍河口，又败之大宁黑虎庙。追齐王氏、姚之富入宁羌山中，要之罗村坝，以劲骑横冲贼阵，往来击射，大破之。三年春，破高均德于洋县金水铺，蹑追至安子沟。贼夜突营，偕总兵达音泰跃垒而出，斩贼千余。齐、姚二贼复与均德合扰安康。师次判官岭，贼隐深林，遣数百人诱战，赛冲阿鼓勇先入，败之。贼走山阳，截击于坝店，遂与明亮、德楞泰三路进逼，大破之于郧西三岔河，齐、姚二贼投崖死，叙功，被珍赍。四月，分剿均德于华州，连败之洋县茅坪、关西沟。均德合诸贼奔渠县大神山，会诸军克之，自秋徂冬，迭克箕山、大鹏寨、青观山，遂擒罗其清、冉文俦，功皆最。

四年夏，败徐天德于开县旗杆山，败张天伦于太平修溪坝。秋，龚文玉踞夔州八石坪。从德楞泰进攻，破贼寨，追败之竹溪大禾田，擒文玉。冬，击高均德于大市川。遂破高家营，擒均德。进兵川北，歼张金魁于通江空水河，擒符曰明等于广元野人村。复移军川北，迭败苟文明、鲜大川于猫儿梁、马家营。

五年春，从德楞泰由陕回川西，击冉天元于江油新店子，又大战马蹄冈，并深入遇伏，先挫后胜，天元就擒，详《德楞泰传》。乘胜破贼剑州李家坪、石门寨，俄而张子聪、雷世旺犯蓬溪，围成谷、太和、仁和、仁义四寨。偕温春往援，斩世旺。破冉天泗、王士虎于南江长池坝，破鲜大川、苟文明于岳池新场，擢固原提督。命赴陕专剿高天德、马学礼诸贼，德楞泰素倚吉林马队，赛冲阿尤得众心，士卒闻其将去，环跪乞留，累疏陈状，请权缓急，暂留川，允之。秋，从德楞泰击赵麻花、王珊于云阳寒池坝、滥泥沟，并歼之。冬，败杨开第、李彬、齐国谟于观音河。

六年春，破高天升于镇安野鸡坪，歼之。又破唐明万等于和冈溪，进至黄花庙，贼夜犯营，奋击，溃走。夏，从德楞泰击徐天德、樊人杰等于白河黄石坡，擒陈朝观，偕温春破天德于宁陕两河口，蹙之于紫阳仁和、新滩，天德赴水死，授西安将军。

谍报龙绍周由川入楚，率劲骑蹑击，先俘其妻子，复歼其兄绍华、弟绍海。至平利岳家坪，冒雨雪纵兵冲踏，阵斩绍周，并萧四余匪尽歼之，予骑都尉世职。冬，迭破刘朝选于东乡土黄坝、奉节、大宁边境。七年春，又大破之潘家槽，擒斩殆尽，朝选仅以千余人逸。败宋国品于梁山柏林槽，擒席尚文于东乡袁家坝。与勒保部将夹击陈自得于大竹、邻山，大破之。调宁夏将军。

夏，从德楞泰赴楚剿樊人杰，人杰与蒲天宝相犄角，迭败人杰于鸡公山、谭家庙，又克天宝于大垭口。人杰窜平口河脑，自黄茅垭进逼之，无去路，人杰投河死。额勒登保檄赴陕，驻太平河，截剿川、楚窜匪。是冬，大功戡定，诏论诸将战绩，以赛冲阿与杨遇春居最，予轻车都尉世职。九年，调西安将军，命偕德楞泰检捕南山残匪，随同奏事。寻以迟延降骑都尉。贼平，还旧职，调广州将军。

十一年春，海盗蔡牵犯台湾，命副德楞泰往讨，会牵为李长庚击走，乃专任赛冲阿为钦差大臣，提督以下受节制。寻责专办陆路，至则凤山已复，南北两路仅余零匪，请停调两粤、福州驻防兵，水师责成李长庚，陆路责成许文谟。诏嘉其晓事，调福州将军。秋，牵复入鹿耳门，檄镇将击沈贼舰十一，获船十，擒贼目林略等。十二年，蔡牵、朱渍皆穷蹙，乃赴本官。

十四年，调西安，寻调吉林。十六年，入觐，途见岫岩、复州流民，奏下副都统松箴安抚。会松箴疏请驱逐流民出境，诏斥其误，命如赛冲阿所议行。十七年，调成都将军。二十年，剿陕西南山匪，连破之木竹坝、太阳滩，进薄汉北，凡两月肃清，封二等男爵，赐双眼花翎。二十一年，廓尔喀与披楞构兵，互请援，命赛冲阿行边防之而已。误会上旨，驰檄谕诘，复请越境胁以兵威，诏斥贪功构衅，夺双眼花翎，降二品顶戴。寻以两国言和，复之。二十二年，召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寻授盛京将军。二十四年，复召为理藩院尚书。兼御前诸职如故。宣宗

即位，加太子太保，赐紫缰，管理咸安宫蒙古、唐古忒、托忒诸学。

道光元年，出为西安将军。三年，入祝万寿，赐宴玉澜堂，列十五老臣，绘像，御制诗褒之，四年，召授内大臣、镶蓝旗蒙古都统，充总谙达。六年，以疾乞休。寻卒，赠太子太师，命皇子赐奠，谥襄勤。子额图浑，三等侍卫。孙特克慎，袭男爵，坐事除名。曾孙清福，袭官四等侍卫。

温春，默尔丹氏，满州正黄旗人。由拜唐阿累擢三等侍卫，从征廓尔喀。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南苑行围，以杀虎超擢头等侍卫。明年，从征苗疆，连克苏麻寨、大乌草河，赐号克酬巴图鲁。大战尖云山，与总管达音泰分将左右军，昼夜鏖斗，遂复乾州。苗平，从德楞泰赴四川。嘉庆二年，败贼东乡马耳沟，又败齐王氏、姚之富于夔州白帝城，加副都统衔，充领队大臣，驻守竹溪、平利，贼来犯，并却之。李潮、张世虎余党走渡汉，率索伦骑兵蹴之于中流，歼贼千。

三年，破高均德，歼齐王氏、姚之富，破罗其清、冉文俦。四年，破张天伦，擒龚文玉，擒高均德，诸役皆与赛冲阿同为军锋，名绩相埒。方高家营之未破也，贼扼大市川，倚险抗拒，鼓勇先登，马蹶，易骑而上，杀贼独多，诏特嘉之。五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江油新店子及马蹄冈之战，并分当一路，濒危，克捷。冉天元余党与张子聪、庹向瑶等合窜潼河西岸，追及渡口，歼其后队千余，迭败贼于蓬溪、中江。秋，偕赛冲阿击鲜大川于新场，偕薛大烈击汤思蛟于倒流水，从勒保击庹向瑶于长坝，皆捷。六年，偕赛冲阿歼徐天德。其秋，击龙绍周于湖北境，绍周合众万余，已进和冈溪，后队攻天平寨诱战，而伏千贼截官军后，赛冲阿击攻寨者，温春扼溪口以要伏贼，遂入峡攻其中坚，大败之，追斩绍周于岳家坪，予云骑尉世职。七年，偕赛冲阿败刘朝选于土黄坝，分兵破庹文正于潘家槽，擒之。又偕赛冲阿破樊人杰于平河口脑，阵斩其弟人礼及二子，人杰走死。是年功葳，被优赉。凯旋，授虎枪长、正红旗护军统领。

十一年，宁陕兵变，赴陕协剿。十五年，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行抵乌兰博木图，病卒，帝悯之，命其子护丧归，予祭葬。子乌凝袭世职，官至护军参领。

色尔滚，莫尔丹氏，黑龙江正黄旗人，由打牲兵袭佐领。从征廓尔喀，以功赐号托默欢巴图鲁，迁副总管。嘉庆二年，从德楞泰剿教匪。三年，歼齐王氏、姚之富于郧西，受枪伤，擢协领。合攻箕山，破贼于顺水寺、郭家庙、廖家碥，及贼由青观山败窜。要击于濛子滩，擒罗其清，又败冉文俦于麻坝寨。四年春，擢总管。从德楞泰入陕，破高均德于大市川，擒之，色尔滚战功居最。五年，从战马蹄冈，冉天元负创逸，追至包家沟，天元就擒，又败贼于石门寨、风如井，铁山关，加副都统衔。夏，截击刘朝选于东乡茨竹林，蹑击张子聪等于九亭场，进捣通江长池坝冉天士贼巢，皆败之。秋，剿鲜大川、苟文明于巴州元口镇，沿江兜截，与大军合击，斩贼渠吴耀国、鲜文炳，擒苟文礼。又击汤思蛟、赵麻花于茅坪、倒流水。冬，歼麻花于大禾田，被奖叙。

六年，从德楞泰入陕，擒龚如一、高天升。合击龙绍周、徐天德，先后擒歼。冬，击苟文明于槽子沟，陷阵被创。七年，从德楞泰追樊人杰入楚，驰三百里绕其前。又偕蒲尚佐破蒲天宝于鲍家山，徒步入贼巢，天宝走死。诏嘉其奋勇，命在乾清门侍卫行走，又歼戴仕杰于兴山施家沟。八年，搜剿余匪，肃清，被优叙。历阿勒楚克副都统、伊犁领队大臣。

十四年，叛兵蒲大芳等在戍所煽乱，将军松筠令色尔滚往诛之，诏嘉所使得人，召京，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历伯都讷、阿勒楚克副都统。十八年，命协剿滑县教匪李文成，遁，设伏白土冈败之。贼固守司寨，毁垣入，登楼杀贼，文成自焚死，加都统衔，予云骑尉世职。历黑龙江副都统、呼伦贝尔办事大臣。道光七年，乞病，给全俸。十三年，卒，赐金治丧，谥壮勇。子明晋，孙济克扎布，袭佐领兼云骑尉。

苏尔慎，苏都里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马甲。从征廓尔喀。嘉庆初，从德楞泰剿教匪，积功授三等侍卫，改隶京旗。五年，马蹄冈之战，初不利。德楞泰憩山上，贼至，驰下奋击，苏尔慎射冉天元马，应弦倒，天元就擒，贼遂大溃。论功最，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其冬，攻大垭口，陷阵被创，赐号西林巴图鲁。六年，战红药垛、鲫鱼垭，追贼至陕境黄石坂，首先跃马冲入贼阵，擒贼渠庞士应、方文魁，寻歼徐天德、樊人杰、苟朝献，战皆力。七年，破凤皇山、鸡公梁、桂林坪，先登夺隘，军中号为勇敢。凯旋，擢头等侍卫。

十八年，林清党犯禁城。闻警入，首先杀贼，加副都统衔，命为领队大臣，率巴图鲁侍卫赴山东剿教匪。诏称其材武出众，可当百人，爰惜之，戒勿步战。破曹州、武定贼巢十一，复偕提督马瑜破贼于滑县潘章村，擒贼目郭明山。事定回京，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充上书房谙达。二十四年，上幸热河，乘马蹶，苏尔慎控止之，擢镶蓝旗蒙古都统。道光元年，随扈昌陵，马逸，突乘舆，降蓝翎侍卫。逾年，以二等侍卫休致，未几，卒，赠副都统衔。

阿哈保，鄂拉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司辔护军授侍卫。从征台湾，解诸罗围，擒林爽文，赐号锡特洪阿巴图鲁，图形紫光阁。继从征廓尔喀，擢二等侍卫。苗疆事起，转战最力，论功居上等，迭擢头等侍卫、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嘉庆二年，命率吉林兵赴襄阳，偕景安剿教匪，击贼于独树塘、枫树垭，擒斩甚众。三年，追贼入川，合攻大神山，分克插旗山卡贼，尽歼之。四年，合击徐天德于渠河，又破之于谭家坝，贼大溃。冬，设伏白水碉，歼贼千余，被奖叙。

五年，冉天元等犯川西，御之场院，失利，责领新到贵州兵戴罪立功。从德楞泰击天元，独当火石垭一路，先败后胜。冬，偕薛大烈击杨开第于安仁溪山梁，追越大山数重，至两台山，所过贼寨皆下，开第伏诛，被优赍，擢御前侍卫。六年秋，复偕大烈击青、黄、蓝三号贼于巴州石婆山，分路设伏，夜袭之，歼戮二千余，授正红旗护军统领，并赐其子阿颜托克托为蓝翎侍卫。搜剿老林，擒老教首邓金祥，予云骑尉世职。寻合击高见奇等于大茅坪，因病赴达州医疗。七年，召回京。逾岁，以扈驾神武门，陈德突御舆，失于防护，褫职，予副都统衔，在乾清门行走。历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护军统领。十年，病，加都统衔，遂卒，依都统例赐恤。子阿颜托克托袭世职，兼三等侍卫。

纶布春，罗佳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黑龙江学团驻京，授司辔。从征廓尔喀、苗疆，赐号色默尔亨巴图鲁。累擢二等侍卫。嘉庆元年，裹创克骡马冈险隘，加副都统衔。平陇贼寨尤固，纶布春从狮子坡入，囊土填壕，毁墙栅，出间道抚其背，大军进薄石隆，遂擒石柳邓。

二年，苗平，从额勒登保剿湖北教匪，破林之华于芭叶山，追贼红土溪、铁矿坡、罗锡圈，迭败之，授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三年，擒覃加耀于终报寨，移军入川，败高均德于野猪坪，击李全等于紫溪岭。贼走湖北，额勒登保自汉江下襄阳，令纶布春将骑兵由陆出平利。遇张汉潮于南漳，败之于菩提河、孟石岭，歼贼数千。寻，汉潮与詹世爵、李槐合，众可二万，偕明亮扼之清池子山口，汉潮先遁，世爵、槐于隘口抗拒，纶布春以劲骑截击，木石并发，贼窘，多触崖死，世爵、槐并歼焉。秋，从额勒登保击高均德于吴家河口，贼自林中出，矛伤左肋，力战败之。进攻张公桥，擒汉潮子正滶及刘朝佐等。

四年春，械送诸贼至京，命偕侍卫十八人解饷回川，坐报侍卫等患病失实，降黜。未几，败汉潮于黄牛铺，诸军合击之张家坪，汉潮就歼，纶布春获其尸，擢乾清门侍卫。迭破余贼于教场坝、药坝、茨沟、板房子，那彦成疏陈战绩超众。屡诏褒赍。

五年，随那彦成出宝鸡，遏白号贼北犯，破之于龙山镇，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黄号贼分屯，连营十余里，纶布春潜师先破八里湾，回击牛蹄岭，贼傍秀金山列队以拒，径冲入阵，手刃数贼，遽却。进援狼卡寨，扼石峡口夹击，大败之。夏，偕穆克登布击杨开甲于七盘沟，而高天德、马学礼犯汉中，提督王文雄战死，诏责纶布春专剿，败之于白溪。俄，冉学胜渡汉北，将与伍怀志合，偕总兵汪启邀击于留坝，又会诸军败之于太吉河、鱼洞河。

六年春，以追剿学胜久无功，被劾褫职，以马甲留营效力，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于五郎铁桥，率三十人先驱冲敌，杀贼数十。贼据山拒斗，跃登横击，贼众披靡，追击于红水河，徒步奋战，夺山梁。诏嘉其愧奋，授蓝翎侍卫。复偕穆克登布蹑贼，侦知潜匿老林一层窑，地险绝，督兵猱升而上，怀志与党六七人惶急投崖下，为纶布春所获，授二等侍卫，复巴图鲁。其冬，病卒于汉中，依头等侍卫议恤。

格布舍，钮祜禄氏，满州正白旗人。父萨克丹布，以吉林新满洲留京为前锋。乾隆中，从海兰察征石峰堡、台湾有功，累擢三等侍卫，赐号伯奇巴图鲁，图形紫光阁。又从额勒登保征苗疆，擢二等侍卫，遂从剿教匪，破芭叶山，其大金坪、抱窝山两战尤力。以病解军事，久之始卒。临殁，

仁宗念前劳，加副都统衔。

格布舍亦起前锋，累迁三等侍卫。随父赴苗疆，平陇之役，从额勒登保克岩人坡、大坝角诸寨，赐号库奇特巴图鲁。及赴湖北黄柏山，战频有功，又歼逃贼于巫山。嘉庆四年，歼冷天禄。奏诸将功，格布舍第一。上夙知其将门子，善用鸟枪，特嘉经略所列公允，加副都统衔。五年，偕杨芳夹击杨开甲于两岔河，陷阵，被创坠马，跃上再战，追斩甚众，予恩骑尉世职。又偕杨遇春歼伍金柱、宋峃富，六年，擒王廷诏及高天德、马学礼，功皆最，晋云骑尉世职。其冬，击辛斗于黑龙洞。七年，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冒雨深入老林，文明就歼。留川、陕边界检捕残匪。凯旋，授正黄旗汉军副都统、乾清门行走。十二年，出为伊犁领队大臣，寻授宁夏副都统。召还，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

十八年，命往河南剿教匪，将行，值匪犯禁城，急入捕贼，被优奖，命充领队大臣，率火器营赴军。迭败贼于道口，进围滑县，败援贼于城北，掘东门隧道，为贼觉，复据四南隅，穴成火发，格布舍仍攻东门，以云梯先登，获贼目徐安国于地窖，擢御前侍卫，予骑都尉世职，迁正蓝旗护军统领。坐失察部下私携俘获子女，议褫职，帝曰："格布舍出兵时，闻警，由德胜门奔赴大内，朕不忍负之。"改留任，予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在大门行走。既而直乾清门，帝阅步射，中三矢，赏黄马褂，擢宁夏将军。道光初，回疆军事起，命驻哈密为声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移师守吐鲁番。八年，召为正白旗蒙古都统，复出为宁夏将军。十年，卒，谥昭武。子秀伦，袭骑都尉。

札克塔尔，张氏，满洲正黄旗人，初金川土番也。父为索诺木所杀。年未二十，密献入番路径于将军阿桂，随征，荐擢守备。高宗怜之，命隶内务府旗籍，擢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统。

嘉庆四年，从尚书那彦成赴陕军，击高天德、马学礼于灰峪林，又击川匪于龙草坪。五年，偕纶布春夹击白号贼于秦安龙山镇，擒贼渠余礼等，赐号瑚尔察巴图鲁。又偕击王廷诏、杨开甲于牛蹄镇，由山梁驰下，马蹶，复起力战，大破之，迁镶白旗护军统领。那彦成破张天伦于岷州林家铺，转战巩昌、文县，贼据河岸，且击且济，逼贼郭家山，自中路仰攻，擒高天德子狗儿。又偕纶布春破伍金柱、杨开甲于分水岭。

是年夏，召那彦成还京，札克塔尔留听额勒登保节制。每战猛锐无前，军中号曰"苗张"。杨开甲等窜湖北，间道邀击于郧西黄莺铺，擒斩千余，予恩骑尉世职。偕杨遇春破伍金柱于手扳崖铜钱窖，歼杨开甲于茅坪。诏以是役得其分击之力，优予赍叙。诸贼循渭东窜，札克塔尔邀击于宽滩，乃折趋栈道。帝厘陕事急，趣其还军，乃偕广成驻褒城、西乡，兼顾川、楚。窜匪高天德、马学礼窥渡汉，从额勒登保钞截，屡败之。

六年元旦，破贼五郎坪，蹑伍怀志余党于瓦子沟，擒教首彭九皋，遇贼南郑狼渡碛，跃马冲贼为二，擒其渠王凌高。夏，追冉学胜于栈东，夜袭黄安坝贼营，破之。偕杨遇春夹击于天池山，突占山梁，擒其党陈学文，追败之竹溪、草鞋峡贼窜陕。又偕遇春夹击姚馨佐、曾芝秀于南唐岭、刘家河口。诸贼寻与学胜合，又败之孙家坡、渭子池，与遇春同被褒赍。

七年，从额勒登保追剿苟文明，贼匿太白山老林，瞭于山巅，军至即遁。札克塔尔以围捕非计，撤辛峪口兵诱之，果出，昼夜追奔，扼其三面，偕杨遇春夹击于镇安石门沟，贼复窜老林，屡出屡入，诏斥旷日持久，褫职留任。历数月，获文明妻子，始复之。

八年，凯旋，充奏事处领班。扈驾回宫，入神武门，有男子陈德突犯御舆，札克塔尔手擒之，封三等男爵。十一年，宁陕兵变，从德楞泰往剿，战于方柴关，不利。既，叛兵就抚，德楞泰以震慑乞降奏。上召札克塔尔询状，斥其隐饰，褫职留男爵，回四川，以副将用。寻予副都统衔，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十三年，召还，授护军统领，兼武备院卿。十七年，卒，赐金治丧。子常安，袭爵。

桑吉斯塔尔，满洲正黄旗人，亦四川土番。应募征金川，历石峰堡、廓尔喀之役，赐号察尔丹巴图鲁。累擢头等待卫，改隶内务府满洲。嘉庆四年，与札克塔尔同赴陕军，迭败张汉潮于黄牛铺、二郎坝、洵阳坝。迨汉潮就歼，加副都统衔，连击教场坝、大坝、韭菜坪，并下之。五年，陇山镇、林江铺、郭家山诸战，皆与札克塔尔俱，又歼刘允恭于陕境大中溪，败伍金柱于镇安手扳崖，被优

叙。寻，金柱为杨遇春所歼，其余党西走，要其去路，蹑追，自文县、宁羌至龙安击之，贼窜打箭炉寨，山径险狭，弃马徒步，及于窄口子，痛歼之。分兵击木兰沟伏贼，仅存二百余人，遁三岔河，与冉学胜合。诏斥迟留，额勒登保为疏辩，得白。六年，偕札克塔尔迭败贼于狼渡碛，天池山、孙家坡。贼自孙家坡败窜，桑吉斯塔尔设伏杨柏坡以待，擒斩几尽，高见奇就诛，被奖叙。是冬，召回京。

八年，偕札克塔尔捕陈德，予骑都尉世职，十一年，率巴图鲁侍卫赴宁陕剿叛兵。及还，坐召对迟到，降头等侍卫。寻授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十八年，率火器营赴滑县剿贼，以火攻，克城先登，复在御前行走。坐军中携俘童当黜，原之。又坐侍事褫副都统，仍以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二十三年，卒，赐金优恤。子策楞讷尔，三等侍卫，袭骑都尉，请葬父于近京，允之，赐葬资焉。

马瑜，甘肃张掖人。祖良柱，官四川松潘镇总兵，遂寄籍华阳。瑜少以武生入伍，从征廓尔喀、苗疆，累迁游击。嘉庆元年，赴达州剿教匪，战大园堡、安子坪，数有功，赐号达春巴图鲁。三年，从德楞泰歼齐王氏、姚之富于郧西，瑜间谍功居多，擢参将。击高均德于雒南铁钉垭，贼奔就冉文俦，合踞大神山，诸军合击，瑜攻其东，克之。及攻大鹏寨，瑜冒雨毁其南门。四年春，文俦就擒，授四川督标副将。从德楞泰入楚，擒高均德，寻赴援陕、甘。

五年春，复从德楞泰回川西，击冉天元，战江油新店子，进攻重华堰，深入火石垭，瑜分路助击有功，追贼石门寨、开封庙，至嘉陵江岸，迭败之。又设伏败蓝号匪于七孔溪，克长池坝贼巢，擢贵州安义镇总兵，调重庆镇。瑜祖故温福部将，勒保与有旧，甚倚之，又，久从德楞泰为翼长，军事多所赞画。八月，白号庶向瑶窜长坝，将渡河，瑜率步骑掩至，蹙之，向瑶赴水逸。

六年春，徐天德自洵阳北窜，留后队于峪河口，前队夺渡汉江，追及乾沟，擒斩千余，贼奔镇安，雪夜间道出野猪坪要之。时龙绍周分党入太平老林，自率大队赴楚，欲与天德合，蹙之竹山官渡河，夜闻追骑声，争赴水，漂溺泰半。夏，从德楞泰追天德，破之黄石坂，进逼毗河铺，贼势瓦解，天德窜死河滩。遂偕赛冲阿等追绍周入川，战菜子垭、云雾溪，皆捷，贼西趋陕。冬，歼绍周于平利岳家坪，于是黄号略尽。又败贼于通江刘家坝，俘获甚众。

七年春，师次巫山十二峰，检捕线号残匪。夏，击樊人杰等于东湖鸡公山梁，又败蒲景于大垭口，人杰走死。冬，追贼老山施家沟，山径险狭，徒步而入，擒其渠赵鉴，歼余匪于中子洋。侦巴、巫界上有匿匪，月夜捣其巢，悉歼之，被奖赉。时贼势穷蹙，瑜自巫山向北搜剿。八年，擒王三魁于马家坝，三槐之弟也。会楚匪复逼入川，偕色尔滚破之镫盏窝，余匪殆尽。三省设防，瑜驻川界徐家坝，击陕境逸匪，歼之。九年，擢江南提督，调云南，皆未之任，留办善后。歼湖北窜匪苟文华等，被优赉。寻坐添紫城疏防，夺巴图鲁、花翎。率兵二千入老林追贼，攻克凤凰寨，擒斩数百。既而苟文润就歼，复花翎、勇号。

十年，赴本官，历江南、直隶提督。十八年，从车驾幸热河，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其秋，滑县贼起，命偕总督温承惠进剿，破南湖、北湖贼，进击道口。寻赴开州搜捕，毁潘章、李家庄、袁家庄诸贼巢。事平，优叙。十九年，调江南。坐事左迁徐州镇总兵，调兖州镇。二十四年，复任江南提督。未几，卒，以前劳优恤，谥壮勤。

蒲尚佐，四川松潘人。由行伍拔补千总，从征苗疆，累擢游击。嘉庆三年，从德楞泰歼齐王氏、姚之富于郧西，赐号劲勇巴图鲁。克箕山有功，擢参将。五年，偕马瑜合击蓝号贼于陡坎子山，大破之，擢四川维州协副将。围赵麻花于石虎林，贼夜突围者三，皆击却，次日尽歼焉，被奖叙。

六年，从德楞泰破高天升于洵阳江岸，追至二峪河，雪夜出山径进攻，天升就诛，擢云南鹤丽镇总兵。败龙绍周于茅坝，迭败徐天德于庙坪、黄石坂，又追击于川、陕境上。每战辄殪数百，遂蹑入楚，沿路搜剿，及绍周为赛冲阿等所歼，其余党窜竹山，围剿歼戮无遗。

七年，从德楞泰转战川、楚，谍知樊人杰屯杉木岭，蒲天宝屯代峰，别有贼屯鸡公山为声援，先破之。人杰走雾露河，尚佐迎击，转战七昼夜，斩获无算。天宝走当阳，偕色尔滚侦踪追击，贼收残众屯兴山桂连坪，袭破之。贼走踞鲍家山，德楞泰冲其前，尚佐等攀危崖，绕出贼巢上，痛歼之，余贼狂奔出山，仅数百人，窜入老林。天宝被追急，坠崖死，被优赉，兼乾清门侍卫。又偕副

都统富僧德歼戴仕杰于兴山，擒崔连乐、崔宗和于房县，斩陈仕学于巴东。

八年，青号刘渣胡子与黄号陈大贵踞老鸦寨，尚佐乘雾雨袭击，贼弃寨循当阳河走，遇富僧德伏兵，争赴水死，擒大贵。驻巫山，搜捕余匪，贼氛遂净。十三年，擢湖南提督，调甘肃。二十年，以病解职，归，卒。

薛大烈，甘肃皋兰人。由行伍从征台湾、廓尔喀，累迁都司。嘉庆二年，从总督宜绵剿教匪，由陕入川，数有功，擢游击。三年，迭克贼于白沙河、兰场。时王三槐踞东乡安乐坪，勒保令刘清招降。清遣刘星渠偕二武员往，留为质。三槐偕至大营，星渠密请擒之，大烈争曰："舍守备、千总二员易一贼，亵国体，失军心。"乃止。越数日，三槐复自来，遂羁留，而以阵擒上闻，勒保受上赏，大烈亦赐号健勇巴图鲁，擢参将。未几，擢四川提标副将，充翼长。善伺勒保意，预诸将黜陟，军中属目焉。

五年，擢川北镇总兵。勒保以罪逮，魁伦代之。诸将不用命，贼益猖，遂连渡嘉陵江、潼河，大烈偕阿哈保等御之。寻复起勒保督师，从剿贼于保宁。别贼自开封庙截大军后路，大烈击却之。偕阿哈保扼嘉陵江，贼不得渡，被奖叙。夏，连败白号贼于龙安铁笼堡、竹子山，遂从勒保击苟文明，解高寺寨围。追贼循嘉陵江至石扳索，德楞泰蹑其后，勒保绕其前，贼分遁。大烈掩击余匪于飞龙场，尽歼之。九月，败贼下八庙，进扼倒流水，会赛冲阿、温春兵至，夹击，大破之，歼汤思举。冬，偕阿哈保破杨开第于渠县安仁，追奔百余里，至巴州两台山，擒斩二千余。开第逸入营山柏林场，乱矛毙之。

六年春，剿杨步青于大宁金竹坪，乘雪进击，连败之白马庙、大盖顶。樊人杰、徐万富屯仪陇碑寺寨，偕阿哈保夜袭之，歼万富，贼奔川东，追及之，人杰跳崖遁，散窜老林。大烈进剿杨开第、张汉潮余党，拔九杵寨，追击于沙箕湾，擒贼目李尊贤。蓝号曹世伦窜南江九岭子，偕田朝贵合击歼之。夏，青、蓝两号贼窜东乡，犯仁和、永兴二寨，师分三路入，大烈由右，蹙之华尖坝河滨，歼苟文通、鲜俸先，又击贼巴州石婆山，遣兵伏龙凤垭，自与阿哈保奋击，擒贼渠徐天寿、王登高等，诏奖赉，授其子千总。白号高见奇、魏学盛合窜栈道，大烈要之于大茅坪山半，偕阿哈保夹击，勒保督诸将自山顶下压，贼大溃。见奇窜空山坝，与冉学胜合，屯南江卢家湾，乘不备击之，擒学胜，予云骑尉世职。冬，败白号贼于达州卢硐寺，又追败之开县，擒黎朝顺，贼窜西乡渔渡坝。大烈裹粮追蹑，由陕入川，败之于通江罗村，复偕罗声皋等尾击之。师次八台山，别贼围赵家寨峒，掩击败之。又歼黄号余贼于太平邀仙崖，乘胜破八卦山，殪贼李显林。

七年，搜剿老林，连败苟文明于双河口、圆岭山，擒其党姚青云。额勒登保檄回剿川贼，大烈乞病，解职回籍。九年，病痊，命在乾清门行走。扈从坠马，遣蒙古医疗治，给头等侍卫岁俸。寻授天津镇总兵，擢直隶提督，赏黄马褂。十一年，从德楞泰赴宁陕剿抚叛兵，调固原提督，明年，偕杨遇春平瓦石坪之乱，予优叙。调江南，复调直隶。坐为子娶所属守备女，降天津镇总兵。寻授广东提督。复坐动用马乾银，再降汉中镇总兵，调河北镇。二十年，以睢工出力，加提督衔。卒于官，录前劳，依提督例赐恤，谥襄恪。

罗声皋，四川双流人。由行伍授把总。从孙士毅赴湖北剿匪，克旗鼓寨、芭叶山，擢守备。嘉庆三年，勒保调回四川。四年，从额勒登保破徐天德、冷天禄，累擢游击。五年，授提标中军参将。破冉天士于南江长池坝，赐花翎。六年，偕薛大烈歼曹世伦，追汤思蛟、刘朝选入楚，败之于竹山柳林店。青、蓝号贼扰东乡，偕大烈败之，又偕击贼石婆山，徐天寿就擒，赐号济特库勒特依巴图鲁。遂合击高见奇，擒冉学胜。冬，偕张绩擒萧焜于太平。黄号余贼屯茨竹沟，声皋自花角园进攻，大军继之，擒葛士宽等。

七年，迁督标中军副将，充翼长。张简与汤思蛟合扰东乡，败之于老生园、杨家坝，偕田朝贵兵合击，蹙之河滨，贼争赴水，擒思蛟弟思武，追擒汪贵于太平梧桐坪。庹向瑶窜东乡凤皇山，偕达思呼勒岱合围，歼其众，擒向瑶。川匪渐清。楚匪被剿急，多窜川境。偕达思呼勒岱合击，歼赖飞龙于云阳阎王碥。又偕罗思举追贼巴州，分两路遁，思举擒简，声皋获思蛟于东乡村店。八年，搜剿余匪，擒青号张朝陇、李明学。军事大定，赴达州办理凯撤兵勇事宜。十三年，从勒保剿马边

凉山夷匪，克曲曲乌夷寨，擢重庆镇总兵，调松潘镇。二十年，剿中瞻对叛番，克沧龙沟。番酋洛布七力守险，未大创，乞降，受之，以专擅褫职，戍伊犁。逾三年赦归，卒于家。

薛升，贵州毕节人。以乡勇剿仲苗，授把总。嘉庆三年，从勒保赴四川军，偕罗思举攻乐坪，攀援绝壁入贼营，斩馘多，进攻祖师观，夜伏手把岩下，拔栅而登，又从薛大烈设伏，破扑营贼，常为军锋，擢守备。四年，歼龚文玉、包正洪，升皆从战有功，赐花翎。五年，兜剿川东窜匪，升率兵分驻黄草坝，寻击贼八石坪，追至东乡南坝场，败之。军驻芦花岭，贼夜扑营，先伏兵山洞伺击，贼大溃，擢都司。偕桂涵破猴儿岩贼巢，擒唐大魁。六年，从薛大烈击贼巴州石婆山，分路要截，多有斩获，擒徐天寿于王家坪，擢游击。七年，从勒保歼张天伦，遂从田朝贵防川、陕边界，擒徐天培于徐罗坝，歼杨吕清于白岩峒。八年，入山搜捕，击走苟朝九股匪于八百溪，擢云南新＜㘝山习＞营参将。军事蒇，赴本官，历东川、寻沾参将。十八年，调剿滑县教匪，攻克南门，擢副将，寻回云南。二十三年，从剿临安夷匪，授永昌协副将。道光元年，剿大姚夷匪，擢鹤丽镇总兵。历陕西河州镇、直隶大名镇。擢直隶提督，调湖南。十六年，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拒捕，犯武冈城，镇＜㘝⺮旱＞兵滋事戕官，事皆旋定，吏议镌级留任。升年已七十，总督林则徐疏论其老于军事而无振作。未几，以杨芳代之，调升广西提督。二十二年，英吉利犯广东，赴浔梧治防。因病乞假归，寻休致，以旧劳予食全俸，咸丰元年，卒，谥勤勇。

论曰：额勒登保以杨遇春、穆克登布为翼长，德楞泰以赛冲阿、马瑜为翼长，勒保以薛大烈、罗声皋为翼长，观偏裨之人材，其成功可知矣。是诸人者，其后多膺军寄。二杨而外，亦无赫赫功，岂非材器有所限哉？勒保部将差弱，盖赖罗思举、桂涵等乡勇之力为多焉。

清史稿卷三四九　列传第一三六

王文雄　朱射斗子树

李绍祖　宋延清袁国璜何元卿　诸神保德龄

保兴　凝德　多尔济札布　王凯　王懋赏　达三泰

王文雄，字叔师，贵州玉屏人。由行伍从征缅甸、金川，擢至游击，荐升直隶通州协副将。嘉庆元年，调剿襄阳教匪，从庆成战刘家集、梁家冈、张家垱，赐号法佛礼巴图鲁。秋，贼围钟祥，进击破之，擢南阳镇总兵。冬，贼分窜河南，命率兵二千回境防御。二年春，败贼禹山，又败之郑家河。追剿至裕州四里店，值他军与贼战，夹击败之。夏，息县奸民张云路倡乱，驰剿即平。秋仍赴襄阳。时姚之富等逼南漳，文雄驻军五盘山，扼其冲，击贼于白虎头峡口。闻贼窜陆坪，分兵击之，追至羊角山，斩其渠。贼乃以数百人缀官军，潜趋南漳城，文雄伏兵百步梯，火之，贼多坠崖死，遂赴陕西、河南界御贼，且防兴安江岸。

三年春，高均德自宁羌渡汉，齐王氏、姚之富乘官军往剿，偕李全自西乡、洋县分道踵渡，掠鄖县、盩厔，西安戒严。文雄驰援，败贼焦家镇，追至屹子村，猝遇贼万余。文雄兵不满二千，张两翼待。贼亦分左右来犯，为火器击退，复分四路至，又败之，遂悉马步围官军数重，文雄为圆阵外向，贼以千余骑猛扑，令藤牌兵大呼跃出，贼马惊，返奔，追杀数千人，毙其党王士奇。自是贼不敢北犯，省城获安。诏以文雄当数倍之贼，五战，所杀过当，深嘉之，立擢固原提督。追败贼于尹家冲，其分窜翔峪、澧峪者尽歼焉。夏，败高均德于盩厔，又败阮正通于南郑。秋，张汉潮由南郑东南窜，文雄冒雨疾驰两昼夜，追及于廉水＜㘝土佥＞，贼踞山，以炮仰击之，乃分马步队潜来钞截，三路迎击，毙贼千余。正通窜西乡西流河，而设伏于铜厂山梁，文雄分兵破其伏，自攻中坚，擒张金等。

四年，命与恒瑞分领总督宜绵所部兵，专剿陕境窜匪。秋，败苟文明于倒水洞，连败冉天元于沙田坝、景山坪、皮货铺，川贼龙绍周窜＜㘝代鱼＞池坝，欲应天元，扼之贯子山。别贼冒齐家营者来犯，悉歼之。黄号伍义兰、蓝号曾六儿踞老鹰崖，分兵进击，擒其党李智花等，余贼遁入川。冬，樊人杰、唐大信窜西乡。文雄积劳呕血，力疾督战，温诏慰劳。寻，黄号诸贼复自川入陕，令游击梁涣击之，遇伏几殆，驰救，解其围。疾复作，而贼之匿老林者，潜出犯南郑、沔县、略阳，

欲渡嘉陵江，诏斥疏防，当治罪，以病原之。

五年夏，败杨开甲于土门关。唐大信踞西乡节草坝、大祥坝，夜袭克之。龙绍周与大信合，败之魏家寨，又连败之黑山万曲湾、大石垭、山王庙，贼遁入川。未几，高天德、马学礼及戴家营贼窜西乡堰口，窥县城，迎击败之。侦贼众潜屯法宝山，夜偕副将鲍贵等分三路进，贼掷石以拒，文雄督众仰攻，突有骑贼从沟中出，截其后，山上贼出间道扑鲍贵队，急趋救，贼乘势悉众下山，鏖战至午，围益急，文雄被创十余，犹力斗，左臂断，坠马，伏地北向呼曰："不能仰报君恩矣！"遂卒。仁宗震悼，封三等子爵，祀昭忠祠，谥壮节，谕慰其母，赐银千两。逾年，获戕文雄之贼马应祥，命传首就其家致祭。子开云，袭子爵，官至山东盐运使。

朱射斗，字文光，贵州贵筑人。幼读书。入伍，从征缅甸、金川，功多，累擢至都司。果毅善战，为将军阿桂所激赏，荐升贵州平远协副将。乾隆五十年，擢湖南镇＜⿰⿱⿰⿱⿰⿱

五年，从经略入陕。夏与杨遇春合击伍金柱于手扳崖、铜钱窖，追歼杨开甲于茅坪。秋，要击张天伦于两当剪子岩，追杀数十里。贼折奔阶州，遇于佛堂寺，击败之，斩其渠曾印。六年春，冉学胜将入陕，雪夜率劲骑冲之，贼溃，又败伍怀志于五郎江口，擢乾清门侍卫。夏，伍怀志纠党由汉北东窜，分兵昼夜穷追，及之于秦岭，擒怀志，余党尽歼，予云骑尉世职。七年，调湖南永州镇，擢甘肃提督。驰剿川东、湖北窜匪，破王国贤于平利，追入川，迭败贼于青冈坪、太平坡，擒景英。是年，军事将蒇，录诸将功，擢御前侍卫，晋骑都尉世职。

八年春，搜捕余匪，由巴峪关深入，擒宋应伏，又擒姚馨佐等于南江。应伏最悍，馨佐乃之富子，皆贼之著名者。应伏党尚存冯天保、余佐斌、熊老八，并百战猾贼。熊老八年二十余，死党百余，皆壮悍矫捷，所用矛长数丈，出没老林，伤将士甚众。至是，诱官军入林，设伏狙伺。穆克登布卞急轻敌，劲卒又为他将分调，仓猝中矛，殁于阵，加予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二等男爵，谥刚烈。严诏捕熊老八，期必获。武弁陈弼贿降俘取贼尸，伪冒以献，立擢弼参将，传首祭穆克登布墓。逾年，罗思举始捕得老八，磔之，军中不敢上闻。

子颐龄，袭爵，二等侍卫，孝全成皇后之父也。道光十四年，册立皇后礼成，追封一等承恩侯，抬入镶黄旗，谥荣僖，以孙瑚图哩兼袭两爵。三十年，文宗即位，晋封三等承恩公，以长子文寿袭，次子文瑞袭男爵。

富成，石莫勒氏，满洲镶黄旗人。起健锐营前锋，从征乌什、大小金川，积劳至参领，历火器营营总。出为广西、直隶副将，擢山西太原镇总兵。坐失察盗马贼入边，降京营游击。复擢山东兖州镇总兵。嘉庆元年，教匪起，率本镇兵赴河南协剿。先清邓州贼巢，进剿吕堰驿、随州红土山，黄玉书就擒，叙功，以提督升用。又连败贼于钟祥邓家冈、香花园、南线畈。命兼领直隶、吉林新调兵。

二年，进攻梁家集，总统惠龄与贼战槐树冈，宣成闻炮声，驰往夹击，大败之。偕庆成合击刘起荣，又败贼于温峡口。襄匪由河南窜入陕境，总督宜绵疏调富成赴西安，率甘肃兵二千、回兵二千助剿。夏，分兵五路围贼于大凉山下，歼贼千余，擒其渠李天德等，又连败贼于双河口、青庄坪、放牛坡、大石川，擢江南提督。赴汉中宁羌，扼川贼入窜之路，循汉南而西，与明亮夹攻，贼距江近，佯引兵入山，图潜渡，富成绕出贼后兜击之，斩获甚众，被奖赉。

三年春，赴达州击退犯城贼，通新宁运道，又连败贼于宝山关、木竹坪、白山寺，擢成都将军。命剿徐天德，屡诏责战甚急。冬，战清凉寺，歼贼数百。四年，张映祥窜广元、宁羌，击之毛家山，又与恒瑞夹击于略阳、阶州。经略勒保疏言其兵力不足，未能制贼，褫职逮问。会富成连败贼于黄家坪、大水沟、党家坪、蒋家坪，诏免治罪，以披甲留营效力，驻镇安防剿。五年夏，总督长麟追剿冉学胜、伍金柱等，而高天德、马学礼亦来犯，富成驰援徽县。贼袭长麟营，官军败绩于架子山，富成力战被重创，遂殁于阵。上初以剿张映祥久无功，故加重谴，至是惜之，命入祀昭忠祠，予云骑尉世职，子三等侍卫普亮袭。

时军事久不定，兵多，或事剽掠，乡勇尤甚，人目为“红莲教”。富成与总兵穆维驭下较严，为时所称云。

维，直隶清苑人。隶督标，乾隆中，山东王伦倡乱，以阵斩贼渠杨垒功，擢千总。贼闻京兵南下，掠粮艘造浮桥，图西窜，维直搏获贼炮二，焚其桥，赐号奋勇巴图鲁。累擢胶州协副将。嘉庆元年，偕富成赴襄阳。恒瑞攻刘家集，维率骑兵横贯贼营，大军蹑其后，获大捷。师次滚河，贼屯对岸董家冈、梁家坳，维偕王文雄选精兵夜潜渡，破贼营。二年，擢登州镇总兵。冬，高均德、王廷诏分扰斑鸠关，窥渡汉江，偕副都统六十七连败之双河塘、土门垭，被优奖。三年春，赴四川，从勒保败王三槐、徐天德于石坝山，偕富成要贼竹峪关、洪口诸隘，又败冉文俦于黑马山。夏，贼出李家山西逸，要之大完山，以炮俯击，贼退，他将乘势追击。维直捣李华寺，破贼巢，劳甚致疾，卒于军，诏视阵亡例赐恤。

施缙，陕西定边人。由行伍从征缅甸，累擢云贵督标都司。苗疆事起，应调随征，屡有功，赐号毅勇巴图鲁。累擢湖南参将。嘉庆二年，从总督勒保剿贵州仲苗。三月，连克关岭、巴陇诸要隘，

进逼永宁，克下山塘贼寨，解新城围。五月，与总兵张玉龙分两翼，进克望城坡、碧峰山贼寨，攻羊肠山，追贼至新店，擒其渠梁阿站等，擢副将。六月，从勒保攻克水烟坪，偕按察使常明设伏八角洞坡，进攻阿捧，毁寨十一。大军进卡子河，缙分克纳赖坡、鸡湾寨，攻普坪，渡河解南笼围。进攻九头山，擒贼渠陆宝贵，焚其巢，克马鞭田山寨。七月，破韦七绺须于普磨，擒其孥，围阿召山梁李景寨，设伏破援贼，擢临元镇总兵。偕常明攻安有大寨，率勇士攀藤上，克之，擒贼渠贺阿豆，吴阿降。九月，从勒保洞克洒贼巢，擒首逆韦七绺须。十一月，搜剿上下罗障，直达关岭，前后克寨二十。调贵州安义镇。十二月，偕总兵七格等搜剿各路，乘胜击坝郁、＜□山普＞峒诸寨，自捧鲊至黄草坝，贼皆净尽。松林、红岩、石门坎、香炉箐诸苗，尚负固抗拒，要击破之，焚寨十九，特诏嘉奖，予优叙。三年，复从总督鄂辉进剿两薛岩、师赵屯诸苗，克寨五十，苗境遂平。

五年春，四川教匪复炽，起用勒保，会贵州巡抚常明荐缙率贵州兵往协剿，仁宗知缙剿仲苗奋勇冠军，为勒保旧部，兵将相习，命所领自为一军，又虑地利贼情未悉，听德楞泰节制。三月，至潼川，连破贼于大双墩、潼河岸。四月，高天德、马学礼由甘肃窜农安，从勒保迎击盘龙驿、漩河口，败之，偕阿哈保迎击于黄连垭。白号、蓝号众贼窜合江口，夺渡嘉陵江，偕阿哈保分四路进击，大败之。诏以嘉陵江西肃清，贵州兵新到屡捷，特予褒叙。时高、马二贼欲与蓝、白诸号合屯竹子山，勒保以龙安西北两面俱通番地，议分三路兜剿，自率一军出东北，一军出西北，而以缙军由南进。甫抵山南，贼乘高下压，缙挥军迎击，奋力急战。贼来益众，猝受矛伤，殒于阵。缙最为勒保所倚，至川以不习地势致败，优诏依提督例赐恤，称为骁将，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登科，袭骑都尉。占科，袭云骑尉。

李绍祖，顺天大兴人，以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山东武定营游击，累迁临清协副将。嘉庆元年，赴襄阳，数击贼有功，赏花翎。二年，从恒瑞赴四川，迭败贼于田家坝、大宁山梁、金子梁。三年，擢甘肃巴里坤总兵。秋，合攻打石城、插旗山、古战坪，皆捷。冬，从惠龄克马鞍山贼巢。四年夏，从德楞泰击贼于王家坝、川垭子。秋偕七十五破樊人杰于开县，又败之临江市。五年春，冉天元等渡嘉陵江，总督魁伦调七十五往援，会其病，以兵付绍祖，率赴川西，进击盐亭、南部。德楞泰击贼于江油白家坝，檄绍祖驰赴，贼踞箐林口，宵犯绍祖营，击却之。贼谍诡称难民，诣营献计，诱官军往，德楞泰知其诈，率绍祖掩击之，大捷，追败之于包家沟，进战火石垭。以功被优叙。诏以川西略定，命绍祖率贵州兵赴陕，额勒登保疏请仍留川，遂从德楞泰击张子聪于中江黄鹿山、朱家坪，擒斩甚众。调四川松潘镇，旋调广东高廉镇，仍留军。夏，败张子聪、庹向瑶于达州土主河，又击刘朝选于七孔溪山，大破之。追余匪至大竹，遇苟文明屡夜来扑营，击却之。八月，徐万富窜房县，追败之两河口。贼窜木瓜铺，逼近远安县城，绍祖扼之牛鹿坡。贼分二队，一犯县城，一薄绍祖营。绍祖力拒，贼佯败走，匹马追之，遇伏被害。依提督例赐恤，谥果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霖袭。

宋延清，山东招远人。乾隆四十六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贵州都司，迁游击。从征苗疆，迭克峒寨。从额勒登保攻鸭保山，率健卒夺贼卡，夜大风，攀崖纵火，克之，赐号踊勇巴图鲁，擢参将。仲苗之役，勒保调回贵州，率兵为左翼，克关岭、碧峰山诸隘，破洞洒、当丈贼巢。论功居最，擢大定协副将。嘉庆三年，从勒保赴四川，击贼董溪口、大元山，皆力战，斩馘多。乘胜追贼至杨家坝，中枪殁于阵。延清骁勇出众，勒保常置左右。剿仲苗时，每战归，持刀负首级累累，衣尽赤，勒保辄手酌酒慰劳。至川未逾月即战殁，深惜之，加等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袁国璜，四川成都人。由行伍从征金川，屡克坚碉，擢守备。复草布什咱全境及达尔图，功皆最，荐升游击。金川平，擢江南狼山镇总兵。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克大埔尾、斗六门、水沙连、大里杙，赐号博齐巴图鲁。及林爽文窜匿东势角，山径深隘，徒步搜捕，生擒于老道崎，被优叙。病归，起署四川建昌镇，寻授重庆镇总兵。从征廓尔喀，克象巴宗山、甲尔古拉卡。台湾、廓尔喀两次论功，再图像紫光阁。六十年，从总督孙士毅由川境进剿苗疆，数有功，被褒赏。

嘉庆元年，四川教匪蜂起，蔓延数县。川兵多赴苗疆，署总督英善仓猝偕副都统勒礼善、佛住驰往，兵仅数千，檄国璜及总兵何元卿进剿达州。贼屯天星桥，国璜奋击，斩戮千余。贼窜横山子，

偕元卿焚其卡，夺据山梁。贼自东乡纠党数千来犯，炮击之退，次日复聚，迎击，毙贼数百，而来者愈众。国璜苦战三日，力竭阵亡，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起袭。

何元卿，四川华阳人。从征金川、廓尔喀、苗疆，积劳擢副将。嘉庆元年，从福宁克旗鼓寨，擢陕西兴汉镇总兵。达州横山子之战，与国璜同遇害，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孙胜先袭，官至湖南沅州协副将。

诸神保，马佳氏，满洲正红旗人。起护军校，出为四川游击，驻西藏，累擢重庆镇总兵。廓尔喀之役，守绒辖要隘，赏花翎。调建昌镇，从征苗疆。嘉庆元年，赴湖北剿教匪，从福甯破贼来凤，克旗鼓寨，赐号喀勒春巴图鲁。二年，从额勒登保围攻芭叶山，贼夜突营，由诸神保汛地逸出，坐褫职，留营自赎，寻击贼红土溪，被创坠马阵亡，依参将例赐恤，予云骑尉世职。

达三泰，原名达音泰，呢玛奇氏，满洲镶黄旗人。由鸟枪蓝翎长累迁副护军参领。从征石峰堡，授陕西循化营参将。历甘肃永固协副将，署西宁镇。从征廓尔喀有功，赐号常勇巴图鲁，授四川松潘镇总兵。乾隆六十年，湖南苗犯酉阳，率屯土兵击之，克炮木山、石花诸寨。偕提督花连布进解永绥围，又偕阿哈保、塞灵额攻纳共山，攀缒而上，斩获甚众。克贵道岭、马鞍山，追贼黄土坡，被创力战，大捷，特赐蟒服。又破贯鱼坡，苗疆平。嘉庆二年，移军湖北剿教匪，遂赴四川。齐王氏、姚之富趋达州，欲与王三槐等合，达三泰先据白帝城，连战却之，进援巫山、巴东，要击之小河口，又追败之均州、竹溪。贼复由陕入川，与明亮合击于黄坝驿。三年，从大军逼贼三岔河，齐、王二贼就歼，被优赍。寻击高均德于山阳，合围大神山，设伏诱贼，败之略静边寺，擒斩甚众，会诸军克箕山，擢甘肃提督。勒保调赴川东助剿冷天禄，攻手把岩，夺鱼鳞口贼卡，遇伏被害。优恤，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呢玛善袭。

呢玛善从父军中，以战功授蓝翎侍卫。父殁，转战三省，累擢头等侍卫，授河北镇总兵，历郧、衢州、南阳诸镇。道光初，擢成都将军，平果洛克番匪。卒，谥勤襄。

德龄，纳喇氏，满州镶白旗人。由拜唐阿累擢銮舆卫冠军使，出为直隶副将，擢山西太原镇总兵。调赴襄阳剿教匪，从庆成等转战，以功赐花翎。嘉庆二年，驻防夔州。三年，偕观成合攻老木园。贼既歼，剿铁瓦寺余匪。四年秋，击张金魁于岳池场、安家山，败之。追至万县陈家坡，后队为贼所袭，驰马回战，殁于阵，予骑都尉世职。

保兴，承吉氏，满洲镶白旗人。鸟枪护军队长。从征缅甸、金川，累迁参领。出为陕西神木协副将，丁忧回旗。甘肃撒拉尔回叛，起署河州协。兵事初定，抚绥有法，军民安之。调督标中军，擢直隶宣化镇总兵，历陕西兴汉镇、甘肃河州镇。嘉庆二年，赴川、陕剿教匪。偕朱射斗击贼营山，又败之小垭口。王三槐扰大竹、广安，要击之。邻水被围，知县杨为龙坚守，驰援，贼始退，被优赍。偕朱射斗破贼天华山，乘胜连夺要隘。三年，攻弹子坝，歼贼渠。时王三槐犯开县，罗其清、冉文俦合踞东乡后河，将窥陕，保兴绕出贼前，与杨秀夹击，败贼于固军坝，赏花翎。贼自陕回扰达州，保兴要击于龙凤垭。又战石梯坎，径路纷歧，会大风雨，贼压而阵，遂遇害。予骑都尉世职，河州民为立祠。

凝德，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尚书官保子。授蓝翎侍卫，历銮舆卫治仪正、冠军使。出为直隶独石口副将，调督标中军。嘉庆元年，赴湖北军，从破黄玉贵于红土山，赏花翎。二年，赴孤山冲防剿，寻入川。王三槐扰渠县，扼守红春坝。四年，擢甘肃巴里坤总兵。从恒瑞剿贼甘肃，驻守三曹河。贼北走，追败之老柏树、牟家坝、两河口。五年，辛聪余党窜秦安，讹言伏羌被围，凝德率兵四百赴援，未至四十里遇贼，众寡不敌，拒战被害。予骑都尉世职。

多尔济扎布，巴鲁特氏，蒙古镶黄旗人。由蓝翎侍卫累擢湖北郧阳参将。从剿镇＜⿰竹旱＞苗，迁副将。嘉庆元年，檄防竹山、竹溪。三年，署宜昌镇总兵。从击张汉潮于山中，蹑踪穷追，被嘉奖。五年，授广东碣石镇总兵。二月，剿陕匪于洵阳三岔山，乘胜深入，贼分队绕袭后路，四面受敌。挥军杀贼百余，日暮力尽，被害。予骑都尉世职。

王凯，贵州贵筑人。从征金川，积劳至游击，累擢浙江定海镇总兵，嘉庆二年，以不谙水师降副将，命赴贵州从勒保剿仲苗，补都匀协。三年，授宜昌镇总兵，驻守郧县，败贼于黄龙滩，率兵

二千，分守郧西、巴州，防张汉潮。四年，贼窜房县，击走之。五年，复来犯，大败其众，又破贼于东湖。夏，徐天德窥襄、郧兵单，犯当阳、远安，踞马鞍山，合诸军环攻，凯傍左麓进，贼走马家营。师分三路入，贼张左右翼拒战，别遣步队钞截后路，凯奋击，贼稍却，兵进遇伏，贼自林中出，猝被害。优恤，谥壮勇，予骑都尉世职。

王懋赏，山东福山人。乾隆四十一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云南景蒙营游击，累迁广西浔州协副将。从征苗疆，克结石冈，破尖云山，复乾州，皆有功。嘉庆二年，以剿西隆匪，回广西。五年，调赴湖北军。六年，败贼佘家河、茅伦山，赏花翎。攻鹅坪坡、秦家坪，擢湖南永州镇总兵，驻守兴州、房县、大竹，防川、陕窜贼。七年，曾家秀等窜保康，倍道穷追，贼踞马鬃岭拒战，懋赏先登，中矛，殁于阵，予骑都尉世职。

惠伦，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承恩公奎林子。出嗣伯父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袭爵，擢头等侍卫、尚茶正、镶蓝旗护军统领，授奉宸苑卿。嘉庆二年，命偕副都统阿哈保率东三省兵赴湖北剿教匪，时贼氛方炽，诏惠伦迅往襄阳，如明亮、德楞泰犹在贼后，即会同王文雄攻剿，听景安调度。惠伦至襄阳，击贼小河口，偕阿哈保追杀二十余里。大兵适自荆州至，乘机夹击，贼大败，窜入南漳山中，优诏奖赉。又偕德楞泰击贼耗子沟，贼众猛扑，达三泰连射贼，惠伦挥军突进，冲入贼阵，会明亮自枫树垭夹攻，斩获甚多。贼窜花石岭，总兵长春诱之下山，达三泰设伏山半，惠伦以劲骑横击。贼败窜黄龙滩，欲分走郧阳斗河，无船可渡。追及草甸，贼五路迎拒，官军亦分五队，明亮等据山梁，贼上扑，击败之。别贼突出援，惠伦等又败之。乃奔陈家山梁，乘雾图遁。惠伦渡涧追击，见一贼执旗指挥，知为渠魁，追至长坪，射之，应弦倒。余贼竞集，连射毙数贼，猝中枪，殁于阵。高宗震悼，诏惠伦父子效命疆场，实为可悯，从优议恤，赐内帑三千两治丧，以子博启图袭公爵，在御前侍卫行走。博启图自有传。

安禄，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超勇公海兰察子。以海兰察平石峰堡功，推恩授二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并予骑都尉世职。从征廓尔喀，赐号哈什巴巴图鲁。五十八年，承袭公爵，擢头等侍卫。嘉庆四年，命解饷赴四川，遂从额勒登保军。时徐天德败窜鸡公梁，额勒登保乘夜追之，黎明，贼复拒战，安禄偕格布舍以左翼冲贼阵，贼窜城隍庙，右翼杨遇春伏起，前后夹击，歼戮无算。又败王登廷，追至西乡鱼渡坝。王登明与齐家营股匪合踞青冈岭，安禄等三路竞进，贼大溃。鲜大川、苟文明窥开县，偕朱射斗败之于枯草坡，乘雾夺汪家山，余贼数千奔下山沟，安禄率五六骑大呼驰击，贼众披靡，突林中数矛攒刺，遂殁于阵，事闻，优恤，赐内帑一千两，谥壮毅，加予骑都尉世职。仁宗深惜之，诏以惠伦、安禄皆名将子，膺五等之封，为莠民所戕，国威大损，戒统兵大臣以满洲、东三省兵自为一队，及锋而用，勿致疏虞。子恩特贺莫札拉芬，袭公爵，兼骑都尉。寻议又加骑都尉，并为三等轻车都尉，以安禄弟安成袭。

佛住，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侍郎三泰子。三泰殉难叶尔羌，封三等伯，佛住袭爵，为散秩大臣、世管佐领，充阿克苏领队大臣，授成都副都统。嘉庆元年，充哈密办事大臣，行抵西安，闻达州教匪起，自请偕英善往剿，允之。时贼扑东山庙，与丰城贼合，佛住与副都统勒礼善分路进攻，冒雪由山路破贼卡，扼东山隘口。贼自大东林潜渡河，率协领塔克慎、知县刘清隔岸炮击之。又偕英善、勒礼善擒徐天富，被优赉。二年正月，丰城贼倾巢出，游击范楸、守备杨成阵亡，贼遂逼东乡，别贼复自张家观来犯，佛住率众力战，殁于阵。诏：“佛住已调哈密，自请回川剿贼，今在东乡捐躯，其父三泰亦系阵亡，尤为可悯，从优议恤，应给世职，并为一等子爵，加一云骑尉。”子瑞龄袭。

西津泰，和色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前锋侍卫。从征台湾，累战皆捷，赐号法尔沙台巴图鲁，图像紫光阁，擢护军参领。从征苗疆，克榔木陀山、大坪山、雷公滩、木乌草河，围高多寨，复连破贼于大坡脑，得胜山，克垂藤、董罗诸寨，焚大小天星寨，进克马鞍山，擢头等侍卫，加副都统衔。从额勒登保克石隆贼巢，石柳邓就歼，予优叙。嘉庆二年，赴四川，破王三槐于冉家垭、金峨寺，从宜绵击贼于花潭子，又克香炉坪贼巢，迭被优赉。进击安子坪，贼退精忠寺，围之，倾巢出犯，西津泰冲入贼阵，手刃十余贼，身受重创，阵亡。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丰伸布，唐古忒氏，蒙古镶红旗人，福州驻防。由马甲累擢协领。从征台湾，擢西安右翼副都统。嘉庆元年，率军驻兴安，防湖北教匪。二年，移防商、雒要隘，贼犯双树卡，又间道攻县城，连却之，赏花翎。进驻竹溪，遏贼入陕。贼掠近地，屡击走。高天升大股踞石槽沟，率兵千自竹山进剿。关庙河，要隘也，冒雨进扼之，贼来争，丰伸布先据山梁，贼分两路猛扑，杀伤相当，而贼益坌集，短兵相接，丰伸布受创甚，至暮大雨，息军山巅，以伤殒，优恤，谥壮勇，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六年，高天升就擒，传首祭墓，无子，以侄阿克当阿袭职。

阿尔萨朗，赖奇忒氏，蒙古镶白旗人。以副前锋参领从征金川，迭克山寨坚碉，破札古功尤著。战达撒谷受创特诏慰问。累擢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赐号阿尔杭巴图鲁。金川平，图像紫光阁。历喀什噶尔、伊犁领队大臣，召回京，会甘肃石峰堡回叛，自请从剿，连破贼于云雾山、田家山，进围石峰堡，攻其西北，以火攻克之，斩虏特多，授护军统领，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嘉庆元年，率健锐、火器营从永保剿教匪，转战河南、湖北，屡破贼。二年五月，驻兵王家坪，营垒未定，贼自山沟出袭，阿尔萨朗力战，猝中枪，殁于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及高天升传首京师，命祭其墓。

乌什哈达，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前锋从征缅甸有功，赐号法福哩巴图鲁，授三等侍卫。从征金川，屡克坚碉，擢二等侍卫、正白旗蒙古副都统，予骑都尉加一云骑尉世职。充和阗领队大臣，坐与办事大臣德凤互讦，褫职，效力乌什边卡。寻复起授头等侍卫、虎枪营营长、健锐营翼长。从征台湾，率水师擒贼渠庄大田于琅峤，复勇号、世职。授吉林副都统，调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从征廓尔喀，乌什哈达临阵勇敢，论功辄最，三次图像紫光阁。召对，自伐战绩，高宗恶之，褫职戍伊犁。嘉庆元年，赦归，请赴湖北军剿匪自效，偕副都统鄂辉败贼襄阳，进战钟祥。二年，驻守宜城西岸，贼窥古河口，击走之。移防四川石砫，攻白岩山，克贼卡。三年，王三槐由梁山、垫江窜渠口，与白岩山贼潜结，引之渡江。乌什哈达兵少不敌，力战遇害。子轻车都尉世职，子图尔弼善袭。

和兴额，葛济勒氏，满州镶白旗人，以鸟枪护军从征缅甸、金川、撒拉尔、石峰堡，赐号佛尔钦巴图鲁，累擢广州右翼副都统。坐事降调，授头等侍卫，充巴里坤领队大臣，复授广州左翼副都统。嘉庆二年，仲苗扰及广西西隆，从总督吉庆赴剿，败贼于戛雄。苗屯亚稿，设伏山径，由深箐绕出夹击，歼之。进攻那地，西隆肃清。围岩场寨，连败之红水江、板蚌、板阶，解册亨围。仲苗平，调甘肃凉州副都统。五年，赴陕西防剿。冉学胜等由辛峪窜出，和兴额不能御，夺勇号、花翎，降为防御，随营效力。寻破贼沔县乾沟河，授佐领。六年，樊人杰由黑河西窜，和兴额扼之于五丁关，擒斩甚众，擢协领。冉学胜屯大坝，偕总兵杨奎猷击之，和兴额先进，遇伏，殁于阵，依副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福格袭。

论曰：教匪之役，首尾十年，《国史　忠义传》所载副参以下战殁至四百余员，其专阃提镇及羽林宿卫阶列一二品者，且二十余人。王文雄、朱射斗，一时名将。穆克登布、施缙，亦号骁勇。惠伦、安禄，并贵胄隽才，仓猝摧仆，三军气慑，当宁为之震恻，旌恤特示优异，余虽功过相参，要皆竭忠行间，陨身不顾，呜呼，烈已！当日岩疆悍寇，军事艰难，盖可见云。

清史稿卷三五〇　列传第一三七

李长庚子廷钰　胡振声王得禄

邱良功陈步云许松年　黄标

李长庚，字西岩，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浙江衢州营都司，累迁乐清协副将。五十二年，署福建海坛镇总兵。邻海有盗，误指所辖界，坐褫职。罄家财募乡勇，捕获巨盗，起用，补海坛游击，迁铜山参将。自乾隆季年，安南内乱，招濒海亡命劫内洋，以济饷为患，粤东土盗凤尾、水澳两帮附之，遂益肆扰。五十九年，夷艇始犯福建三澎，长庚击走之。

嘉庆二年，迁澎湖协副将，擢浙江定海镇总兵。三年，迭击洋匪于衢港及普陀。四年，凤尾帮引夷艇入温州洋，败之，赐花翎。五年夏，夷艇合水澳、凤尾百余艘萃于浙洋，逼台州。巡抚阮元奏以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击之，会师海门。贼泊松门山下相持，飓风大作，覆溺几尽，其泊岸及附败

舟者皆就俘，获安南伪侯伦贵利等四总兵，磔之，以敕印掷还其国。是年，擢福建水师提督，寻调浙江。安南乌艚船百余号，总兵十二人，分前中后三队，所获四总兵，其后队也。

未几，安南新阮内附，受封守约束，艇匪无所巢穴。其在闽者，皆为漳盗蔡牵所并，有艇百余，粤盗朱渍亦得数十艘。牵同安人，奸猾善用众，既得夷艇，凡水澳、凤尾诸党悉归之，遂猖獗。阮元与长庚议夷艇高大，水师战舰不能制，乃集捐十余万金付长庚，赴闽造大舰三十，名曰霆船，铸大炮四百余配之。连败牵等于海上，军威大振。

八年，牵窜定海，进香普陀山，长庚掩至，牵仅以身免，穷追至闽洋，贼船粮尽帆坏，伪乞降于总督玉德，遣兴泉永道庆徕赴三沙招抚，玉德遽檄浙师收港，牵得以其间修船扬帆去。浙师追击于三沙及温州，毁其船六。牵畏霆船，贿闽商造大艇，高于霆船，出洋以被劫报，牵得之，渡横洋，劫台湾米以饷朱渍，遂与之合。

九年夏，连<舟宗>八十余入闽，戕总兵胡振声，诏治闽将不援罪，长庚总统两省水师。秋，牵、渍共犯浙，长庚合诸镇兵击之于定海北洋，冲贼为二，自当牵，急击，逐至尽山。牵以大艇得遁，委败朱渍，渍怒，于是复分。十年夏，调福建提督。牵闻长庚至，遂窜浙。追败之青龙港，又败之于台州斗米洋。复调浙江提督。

十一年正月，牵合百余艘犯台湾，结土匪万余攻府城，自号镇海王，沈舟鹿耳门阻援兵。长庚至，不得入，谍知南汕、北汕、大港门可通小舟，遣总兵许松年、副将王得禄绕道入，攻洲仔尾，连败之。二月，松年登洲仔尾，焚其寮。牵反救，长庚遣兵出南汕，与松年夹击，大败之。牵无去路，困守北汕。会风潮骤涨，沉舟漂起，乃夺鹿耳门逸去，诏夺花翎、顶戴。四月，蔡牵、朱渍同犯福宁外洋，击败之，追至台州斗米洋，擒其党李按等。

长庚疏言："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曾与三镇总兵愿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舵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余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熏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诏逮治玉德，以阿林保代。既至福建，诸文武吏以未协剿、未断岸奸接济，惧得罪，交谮长庚。阿林保密劾其逗留，章三上，诏密询浙江巡抚清安泰。清安泰疏言："长庚熟海岛形势、风云沙线，每战自持舵，老于操舟者不及。两年在军，过门不入。以捐造船械，倾其家资。所俘获尽以赏功，士争效死。八月中战渔山，围攻蔡逆，火器瓦石雨下，身受多创，将士伤百四十人，鏖战不退。贼中语：'不畏千万兵，只畏李长庚。'实水师诸将之冠。"且备陈海战之难，非两省合力不能成功状。时同战诸镇，亦交章言长庚实非逗留。仁宗震怒，切责阿林保，谓："朕若轻信其言，岂不自失良将？嗣后剿贼专倚长庚，倘阿林保从中掣肘，玉德即前车之鉴！"并饬造大同安梭船三十，未成以前，先雇商船备剿。长庚闻之，益感奋。是年秋，击贼于渔山，受伤，事闻，复还翎顶。

十二年春，击败牵于粤洋大星屿。十一月，又击败于闽洋浮鹰山。十二月，遂偕福建提督张见升追牵入澳，穷其所向，至黑水洋。牵仅存三艇，皆百战之寇，以死拒。长庚自以火攻船挂其艇尾，欲跃登，忽炮中喉，移时而殒。时战舰数十倍于贼，见升庸懦，遥见总统船乱，遽退，牵乃遁入安南外洋。上震悼，褒恤，初拟侯寇平锡以伯爵，乃追封三等壮烈伯，谥忠毅，于原籍建专祠。

长庚治军严，信赏必罚，自偏裨下至队长水手，耳目心志如一，人人皆可用。与阮元同心整厉水师，数建功，为玉德所忌。及阿林保之至闽也，置酒款长庚，谓曰："大海捕鱼，何时入网？海外事无左证，公但斩一酋，以牵首报，我飞章告捷，以余贼归善后办理。公受上赏，我亦邀次功，孰与穷年冒风涛侥幸万一或？"长庚谢曰："吾何能为此？久视海船如庐舍，誓与贼同死，不与同生！"阿林保不怿。既屡劾不得逞，则飞檄趣战。长庚缄所落齿寄其妻，志以身殉国。既殁，诏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嗣任，勉以同心敌忾，为长庚雪雠，二人遵其部勒，卒灭蔡牵，竟全功焉。

长庚无子，养同姓子廷钰为嗣，袭伯爵，授二等侍卫。道光中，出为南昌副将，累擢浙江提督。因病不能巡洋，夺职家居。咸丰初，治本籍团练，迭克厦门、金岛、仙游，授福建提督。寻以误报

军情解任，仍会办团练。十一年，卒，孙经宝袭爵。

胡振声，亦同安人，提督贵子。起行伍，累擢至温州镇总兵。从长庚大破夷艇于台州松门洋，自是屡从长庚击贼海上。九年六月，率二十六艘运舟材赴福建，至浮鹰洋，遇贼，与总兵孙大刚夹攻，歼贼甚众，而舟为炮焚，闽师不能救，遂被害。优恤，谥武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王得禄，字玉峰，福建嘉义人。林爽文倡乱，陷县城。得禄家素丰，捐资募乡勇，助官军复之，授把总。明年，贼复围城，从总兵柴大纪固守。及围解，率乡勇搜捕大坪顶等处余匪，焚琅峤贼巢，贼渠庄大田就擒。台湾平，赐花翎、五品顶戴，迁千总。嘉庆元年，巡洋至獭窟，遇贼，得禄先登，擒吴兴信等。历年出洋捕海盗，号勇敢，累擢金门营游击。七年，从李长庚击蔡牵于东沪洋，擒贼目徐业等百余人，又擒吕送于崇武洋，被奖叙。九年，从总兵罗仁太击贼于虎头山洋面，获船械甚多。十年，击蔡牵于虎井洋，败之，署澎湖协副将。九月，遇牵于水澳，焚其舟，擒歼朱列等百余人。十一年春，牵入台湾，围府城。李长庚令得禄与许松年驾小舟自安平港入侦之，帆樯弥望，夜纵火焚贼舟，遂入屯柴头港。明日，贼自洲仔尾攻府城北门，得禄率兵蹑其后，大呼以前，贼惊却。城内军出夹攻，大败之，乘胜至洲仔尾，破其营，贼乃遁。五月，牵复窜鹿耳门，得禄首先冲击，获船十，沈船十一。叙功，加总兵衔。寻擢福宁镇总兵。

十二年，调南澳镇。七月，败朱渍于鸡笼洋，获船十四。十一月，又败其党于古雷洋，射殪贼目朱金，擒张祈，被奖叙。未几李长庚战殁，命得禄与邱良功继任军事。十三年，擢浙江提督。既而调福建，邱良功代之。时阮元再任浙江巡抚，张师诚为福建巡抚，两省合力，得禄与良功同心灭贼。十四年八月，同击蔡牵于定海渔山，败之。牵东南走，追至黑水洋，合击累日，良功以浙舟骈列贼舟东，得禄率闽舟列浙舟东，战酣，良功舟伤暂退，得禄舟进，附牵舟，诸贼党隔不得援。牵铅丸尽，以番银代，得禄额腕皆伤，掷火焚牵舟尾楼，复冲断其舵。牵知不免，举炮自裂其舟沈于海。诏以牵肆逆十有四年，渠魁就歼，厥功甚伟，锡封得禄二等子爵，赐双眼花翎。余党千二百人，后皆降，海盗遂息。

得禄为福建提督历十载，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皆如议行。二十五年，调浙江提督。道光元年，乞病归。十二年，台湾张丙作乱，得禄率家属擒贼目张红头等，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台匪沈和肆掠，输粮助守，晋太子太保。二十一年，英吉利犯厦门，命驻守澎湖。次年，卒，赐伯爵，谥果毅。次子朝纶袭子爵，官户部员外郎。

邱良功，福建同安人，起行伍。屡以获盗功，荐擢闽安协副将。嘉庆十年，偕许松年会剿蔡牵，追至小琉球，见台湾师船二为贼围，赴援，松年举旗招之，未至。以违调遣被劾，褫职逮讯。得白，复原官，署台湾副将。十一年春，从李长庚击蔡牵，破洲仔尾贼巢，牵乘间逸，夺顶戴。五月，破牵于鹿耳门，赐花翎。十二年，朱渍犯淡水，偕王得禄追至鸡笼洋，连败之，擒歼甚众，被优叙。十三年，擢浙江定海镇总兵。十四年，擢浙江提督。偕王德禄合击蔡牵于渔山外洋，乘上风逼之，夜半浪急，不得进。明日，复要截环攻，牵且战且走，傍午逾黑水洋，见绿水。良功恐日暮贼遁，大呼突进，以己舟逼牵舟，两篷相结，贼以碇冲船，陷入死斗。良功腓被矛伤，毁贼碇，得脱出。闽师继之，牵遂裂舟自沉。论功，锡封三等男爵，次于王得禄。或为之不平，良功曰：“海疆肃清，已为快事，名位轩轾何足计？”二十二年，入觐，卒于途，赐恤，谥刚勇。子联恩袭男爵，官直隶河间协副将。

陈步云，浙江瑞安人。入伍隶水师，数获盗，以勇力称，授温州营把总。从良功追蔡牵，步云以四十人驾舟径逼牵舰鏖斗，舟小不相当，见两提督至，亟投火罐焚贼舰，以长戟钩舷，率数卒跃登，短兵相搏，歼牵妻及其党。贼舰已坏，牵犹持利刃踞舵楼，顾欲取之。良功隔船疾呼，船与水平，速去，放长绳水中援之起，崦牵船没矣。步云身被十数创，两提督皆临慰视。事闻，赐奖武银牌，擢千总。累迁闽安副将。总督孙尔准欲裁减师船，步云言李提督所造船高大坚致，其利远胜同安夹板、快驹诸船，裁之缉匪无具，有事不能制敌，议乃寝。尔准荐其才可胜专阃，入觐，宣宗曰：“汝即随邱、王两提督攻沈蔡牵之陈步云耶？”询战功甚悉。遂擢定海镇总兵，历琼州、福宁、金门、海坛诸镇。道光十九年，以伤发，乞解职。三十年，卒。

许松年，字蓉隽，浙江瑞安人，以武举效力水师，从李长庚积功至提标参将。嘉庆十年，护理金门镇总兵。击蔡牵于小琉球；又击朱渍、乌石二于宫仔洋，从李长庚追败之于闽、粤交界甲子洋。又迭击牵于青龙港、斗米洋。十一年，偕王得禄败牵于台湾洲仔尾，跳海水而登，焚溺无算。是年夏，李长庚攻牵于鹿耳门，松年扼张坑、返埕洋面，获贼船一，沈船三，又于水澳擒蔡三来等。李长庚论水师将材，举松年可独当一面，总督阿林保以疏闻。十二年，从长庚击蔡牵于大星屿、浮鹰洋，松年跃入贼船击之，被优叙。十三年，朱渍潜匿东涌外洋，命松年蹑剿，遂移师入粤。追至长山尾，瞭见贼船四十余，知其最巨者为渍所乘，并力围攻，渍受炮伤，未几毙，诏嘉松年奋勇，克歼渠魁，赐花翎，予云骑尉世职。粤匪张保仔窜闽洋金门、厦门，松年遣渔船诱之，以舟师围击，获船七，沉船六，被优叙。十五年，伤发回籍，寻丁母忧。十九年，授甘肃西宁镇总兵，历延绥、漳州、天津、碣石诸镇。道光元年，擢广东陆路提督，调福建水师提督。六年，台湾械斗，松年方阅兵，弹压解散，总督孙尔准与之不协，寻以治理轻纵，被议褫职，留台效力。乞病归，卒于家。子锡麟，袭世职。

黄标，字殿豪，广江潮州人。由行伍拔补千总，擢守备。乾隆五十五年，艇匪肆掠，总督福康安议练水师，募奇才异能者领之。标技勇过人，生长海壖，习知水道险易，能久伏水底，视物历历可数，特被识拔。以捕获龙门洋盗及狗头山匪功，擢都司，署游击。

嘉庆元年，剿匪于南澎外洋，获李超胜等三十余名。仁宗素知其名，诏嘉缉捕勤能，擢参将。二年，俘洋盗胡三胪等，复击毙安南匪首，尽获其众，被优叙。三年，迁澄海副将。未几，擢广东左翼镇总兵，命总统巡洋水师，责以肃清海盗。四年，剿匪大放鸡山及双鱼桅、夹门外洋，歼获甚众，赐花翎，命绘像以进。寻以盗劫盐艘被劾，诏原之。六年，复击贼于南澎外洋，获田亚猛等。七年，偕提督孙全谋剿博罗会匪，连破羊矢坑、罗溪营要隘，捣其巢。事平优叙，并被珍赍。自将水师，饮食寝处与士卒共，先后获匪六百余名，粤海倚为保障。八年，偕孙全谋出海捕贼，贼遁广州湾。标议合兵守隘，俟贼粮尽可尽歼。全谋虑持久有风涛患，乃分兵，贼得突围逸出。标叹曰："此机一失，海警未已！"愤懑成疾。寻坐师久无功，吏议夺职留任。未几，卒。

自安南夷艇散后，余党留粤者分五帮：曰林阿发、曰总兵保、曰郭学显、曰乌石二、曰郑乙。提督钱梦虎、孙全谋皆庸材，不能办贼。标殁后，益无良将，惟林国良、许廷桂以死事闻。

国良，福建澄海人，世袭骑都尉，授广东碣石镇标游击，累迁澄海副将，继标为左翼镇总兵。十三年，追剿乌石二于丫洲洋，击沉数艘，贼舰续至益多。国良以伤殒，优恤，谥果壮。

廷桂，广东归善人。由行伍擢千总。乾隆中，从征台湾，累迁海门营参将。国良殁，护理左翼镇总兵。十四年，击歼匪首总兵保于外洋，围其余党。张保仔率大队来援，众寡不敌，廷桂死之。赐恤，予云骑尉世职。

洎蔡牵既灭，惟粤匪存，于是百龄为两广总督，乃断接济，整军纪，越一年，剿抚以次定。东南海氛始靖。

论曰：东南海寇之扰，始末十有余年。惟浙师李长庚一人能办贼，以闽帅牵掣而阻成功，然长庚忠诚勇略闻于海内，上结主知，庙算既孚，乃专倚畀。洎闽、浙合力，贼势浸衰，不幸长庚中殒，而王得禄、良功等以部将承其遗志，卒歼渠魁。粤将惟黄标可用，而未尽其才。百龄乘闽、浙殄贼之后，剿抚兼施，遂如摧枯拉朽。要之海战惟恃船坚炮利，与断接济而已，循之则胜，违之则败，得失之林，故无幸哉！

清史稿卷三五一　列传第一三八

戴联奎　王懿修子宗诚黄钺

沈初，字景初，浙江平湖人。少有异禀，读书目数行下，同郡钱陈群称为异才。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明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三十二年，直懋勤殿，命写经为皇太后祝厘。逾年，大考翰詹，以直内廷未与试，诏褒初学问优美，特晋一秩，擢侍讲。三十六年，直南书房，督河南学政，未赴任，丁祖母承重忧。服阕，迁右庶子。累擢礼部侍郎，督福

建学政。遭本生父忧，服阕，起兵部侍郎。寻以母病乞归终养。后起故官，督顺天学政，调江苏。任满回京，调吏部，又督江西学政。

初以文学受知，历充四库全书馆、三通馆副总裁，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校勘太学《石经》。嘉庆元年，与千叟宴，充会试知贡举。擢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迁兵部尚书，历吏、户二部，四年以老罢枢务，免直内廷，充实录馆副总裁。未几卒，谥文恪，祀贤良祠。

金士松，字亭立，江苏吴江人，寄籍宛平。举顺天乡试，改归原籍。乾隆二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直懋勤殿写经。典福建乡试，督广东学政。直南书房，累迁詹事，以生母忧归。服阕，会高宗南巡，迎銮道左，回京督顺天学政。以寄籍辞，诏免回避，联任凡七年。累擢礼部侍郎，调兵部。五十年，帝御乾清宫，赐千叟宴。士松年五十七，未得与，特命试诗，赏赍同一品。调吏部，直讲经筵，校勘《石经》，还左都御史。嘉庆元年，再与千叟宴，迁礼部尚书。二年，调兵部，罢直书房。五年，扈跸谒裕陵，途次婴疾，遣御医诊视。还京，卒，谥文简，祀贤良祠。

邹炳泰，字仲文，江苏无锡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四库全书》，迁国子监司业。国学因元、明旧，未立辟雍，炳泰援古制疏请。四十八年，高宗释奠礼成，因下诏增建辟雍。逾两年，始举临雍礼，称盛典焉。寻超擢炳泰为祭酒。累迁内阁学士，历山东、江西学政。嘉庆四年，授礼部侍郎，调仓场，剔除积弊。坐粮厅颜培天不职，劾去之。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军船交粮挂欠，已许抵补，后至者复然。炳泰虑年年积欠，与同官达庆意不合，自具疏奏，诏斥其偏执使气，镌级留任。又奏监督轮值宿仓，仓役出入滋弊，宜令于仓外官房居住，从之。十年，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署工部，管理户部三库。十一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十二年，调吏部。十四年，加太子少保。仓吏高添凤盗米事觉，坐久在仓场无所觉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革职留任，久乃复之。十六年，署户部尚书。寻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炳泰在吏部久，尤慎铨政。十八年，铨选兵部主事有误，同官瑚图礼徇司员议，回护坚执。炳泰力争曰：“吾年已衰，何恋恋禄位？不可使朝廷法自我坏！”自具疏白其故，上韙其言，卒罢瑚图礼。既而有降革官复捐者二人，准驳不当，侍郎初彭龄论与不合，疏闻，上斥炳泰无定见，镌级留任。又盗劫兵部主事姚坤于昌平八仙庄，诏以地近京畿，官吏闟茸，不能治盗，罢炳泰兼管府尹事。及教匪林清变起，逆党多居固安及黄村，追论炳泰在官不能觉察，以中允、赞善降补。寻休致，归。二十五年，卒。

炳泰自初登第，不登权要之门，浮沉馆职，久之始跻卿贰。屡掌文衡，称得士。立朝不苟，仁宗重之，而终黜。

戴联奎，字紫垣，江苏如皋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联奎少从邵晋涵受经学，既通籍，以清节自厉，在翰林久不迁。大学士嵇璜掌院事，将保送御史，列联奎名，满掌院学士曰：“吾未识其人，何以论其才否？”璜以语联奎，使往见，联奎漫应之，不往。及京察举一等，又列联奎名，复言如前，终不得与，璜乃益重之。和珅为掌院，访时望傅其子丰绅殷德，或荐晋涵及联奎，晋涵移病归，联奎亦坚辞。循资累迁至内阁学士。嘉庆九年，迁兵部侍郎，历礼部、兵部、吏部。二十一年，擢左都御史。逾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二十五年，失行印，坐降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督浙江学政。道光元年，擢礼部侍郎，又擢兵部尚书。召还京，未至，卒。

王懿修，字仲美，安徽青阳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授庆郡王永璘读。典陕西、广东、江西乡试，督广西、湖北学政，荐擢少詹事。五十四年，引病归，终父母丧始出，复乞病在告。嘉庆元年，举行千叟宴，懿修与焉，被御制诗刻、玉鸠杖、文绮之赐。七年，起授通政司副使，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八年，擢礼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十年，擢左都御史，回京供职。寻擢礼部尚书，管户部三库事。十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十四年，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典会试。

懿修持躬端谨，制作雅正，甚被仁宗眷遇。十八年，以老致仕。逾二年，年八十，赐寿，谒宫门谢，逢上出御经筵，亲解佩囊赐之。二十一年，卒。谥文僖。

子宗诚，字廉甫。乾隆五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嘉庆中，历典云南、四川、陕西乡试，督河南、山东、江西学政，荐擢礼部侍郎，历工部、兵部、典会试。道光二年，擢兵部尚书，历署礼部、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当懿修为侍郎时，宗诚已官学士，寻随父扈跸东巡，侍宴翰林院，父子同席。《高宗实录》成，赐宴礼部，懿修以尚书主席。懿修致仕后，宗诚继直上书房，海内推为荣遇。上亦以其两世官禁近，皆能清慎，特优睐焉。道光十七年，卒。

黄钺，字左田，安徽当涂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和珅管部务，钺不欲趋附，乞假归，不出。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朱珪荐之，召来京。入见，上曰："朕居藩邸时，知汝名久矣，何以假归不出？"钺以实对，荷温谕，寻直懋勤殿。九年，改赞善，入直南书房，未补官，命与考试差，典山东乡试，十年，督山西学政，累迁庶子。十五年，差满，仍直南书房，迁侍讲学士。十八年，复典山东乡试。留学政，擢内阁学士。是年，滑县教匪起，蔓延山东，劾罢失察武生习教之菏泽训导宋璇，请恤击匪阵歿之曹州学录孔毓俊、生员孔毓仲，奖励手擒贼渠之金乡生员李九标。十九年，召回京，仍内直，擢户部侍郎，寻调礼部。充《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总阅、全唐文馆总裁，书成，并邀赏赉。复调户部。二十四年，擢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寻调户部尚书。

钺受仁宗特达之知，久直内廷，书画并被宸赏。习于掌故，持议详慎。宣宗即位，始畀枢务，甚优礼之。四年，以年老罢直军机。累疏乞休，六年，始许致仕，在籍食半俸。二十一年，卒，年九十二，赠太子太保，谥勤敏。

论曰：国家优礼词臣，回翔禁近，坐致公卿。沈初、金士松，高宗旧臣，获恩礼终。王懿修父子同朝，尤称盛事。黄钺以不附和珅，特邀殊遇，改授馆职，驯参机务。邹炳泰、戴联奎皆有耿介之操，晚节枯菀乃殊，要不失为端人焉。

清史稿卷三五二　列传第一三九

姜晟　金光悌　祖之望

姜晟，字光宇，江苏元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擢光禄寺少卿，转太仆寺，仍兼刑部行走。四十四年，出为江西按察使。逾年，超擢刑部侍郎，屡命赴各省按事谳狱。五十二年，授湖北巡抚。时大军征台湾，晟运米十万石济饷需，上嘉之，予议叙。五十三年，荆州江堤溃，命大学士阿桂等往勘，以晟未能疏浚上游涨沙，并坐属吏婪索淮盐匣费，褫顶带。寻召授刑部侍郎。

五十六年，复出为湖南巡抚，芷江境失饷鞘久不获，晟捕首犯置之法。洞庭湖盗董舒友等积年为商旅害，逻获之，传首湖干，盗风以靖。六十年，黔苗石柳邓叛，永绥苗石三保应之，晟偕总督毕沅往剿。寻云贵总督福康安来督师，晟驻辰州治军需，分兵屯诸要隘，缉获奸匪百户杨国安父子解京，诏嘉其治军镇静，下部议叙。三月，赴镇＜⿰⿱⺮旱＞查缉边备，并抚难民，上以辰州要冲，命仍回驻。首逆吴半生就获，予优叙。

嘉庆元年，湖北枝江、来凤邪匪起，遣副将庆溥击贼于龙山，走之，湖南境内获安。是年，福康安、和琳先后卒于军，晟偕额勒登保、德楞泰等剿抚，加总督衔。苗疆渐平，驻辰州治善后事宜。二年，兼署总督。三年，京察，予议叙。布政使郑源璿附和珅，以贪著，需索属吏，必多金始得赴任。属吏藉胥役为干办，纵令吓诈浮收，苦累百姓。四年，和珅败，为言官论劾。诏"晟平日居官犹能自守，因畏和珅不敢参劾，尚非通同舞弊"，命逮讯源璿，籍其资财，彻底根究，具得源璿加扣平余、蓄养优伶、眷属多至三百人诸罪状，论大辟。晟坐失察，当革职留任，上特宽之。冬，镇＜⿰⿱⺮旱＞苗吴陈受倡乱，晟督师守隘，同知傅鼐以计禽斩之，加太子少保。五年，实授总督，寻调直隶。六年，畿辅久雨，永定河决。坐奏报迟延，褫职逮问，发河工效力。工竣，予主事衔，刑部行走。七年，授刑部侍郎。

晟自为曹郎，以治狱明慎受知高宗，敭历中外，至是凡三入佐刑部。仁宗尤重刑事，晟谳鞫务得其平，多平反者。江西巡抚张诚基剿义宁州匪，饰称自率兵临阵，为属吏所讦。命晟往按，得实，

逮诚基，遂暂署巡抚。寻回京。九年，兼署户部侍郎，命赴南河查勘清口运道，疏言河身淤垫，黄水增高，致清水不能畅注，宜启祥符五瑞等闸以减黄，增运口盖坝以蓄清，如议行。擢刑部尚书。十一年，以老疾乞休，温诏慰留，以刑部事繁，特调工部。章再上，乃命解职在京养疴。寻以前在直隶失察藩库虚收事，降四品京堂。归，卒于家。

金光悌，字兰畦，安徽英山人，由举人授内阁中书。乾隆四十五年，成进士，转宗人府主事。迁刑部员外郎，历郎中。截取京察，并当外任，仍留部。五十五年，部臣奏请以四品京堂用，允之。江西举人彭良舜为子贿买吏员执照，光悌与为姻亲，御史初彭龄劾光悌瞻徇，坐降调，仍补刑部员外郎，留部核办秋审。御史张鹏展复劾之，诏："光悌在部久，平日毁多誉少，停其兼部。"寻兼内阁侍读学士。

嘉庆七年，授山东按察使，晋布政使。十年，召授刑部侍郎，数奉使赴山东、直隶、天津、热河勘狱，并得实以报。十一年，授江西巡抚。疏言江西积案繁多，请设局清厘。十四年，擢刑部尚书。

光悌自居郎曹，为长官所倚，至是益自力。以当时谳狱多以宽厚为福，往往稍减罪状上之，部臣悬千里推鞫，苟引律当毋更议。故遇事必持律，不得减比。人咸以光悌用法严，然亦有从宽者。旧例，监守自盗限内完赃者减等，乾隆二十六年改重不减等，光悌奏复旧例。后阿克苏钱局章京盗官钱，计赃五百两以上，主者引平人窃盗律，当绞情实。光悌曰："盗官钱当拟斩监追，不决，绞情实则决矣。不得引窃盗律。"奏平之，仁宗览奏曰："官盗较私盗反薄耶？"对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律意如是。"卒如其议。光悌练习律例，议必坚执，同列无以夺之。然屡被弹劾，时论亦不尽以为平允。十七年，卒于官，诏依尚书例赐恤。

祖之望，字舫斋，福建浦城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荐升郎中。俸满当截取外任，以谙悉部务留之。京察一等，以四五品京堂用。历通政司参议、太常寺少卿，仍兼部务。五十八年，出为山西按察使。摘律例民间易犯罪名条列之，曰《三尺须知录》，刊布于众，俾民无误罹法。六十年，迁云南布政使。上以之望亲老，调湖北，俾便迎养。

嘉庆元年，教匪起荆、襄，蔓延郧、宜、施南诸郡。总督巡抚皆统师出，之望一人留武昌治事，讹言数作，时获贼谍，伪檄遍通衢。之望静定不惊，防御要隘，城乡市镇设保甲互稽，民心帖然。贼犯孝感，调师翦灭，下游五郡皆安堵。诏以之望虽未与贼战，坐镇根本，武、汉无虞，嘉其功，赐花翎。二年，丁父忧，命留素服治事。四年，安襄郧道胡齐仑侵饷事发，命之望察治，齐仑侵蚀馈送，轇轕猝不易究，上切责之，命解任来京。及谳定，之望坐徇庇降调。上知之望无染指，居官有声，素谙刑名，以按察使降补。逾月，授刑部侍郎，予假葬父省母。

五年，授湖南巡抚。镇旱>黑苗出峒焚掠，蔓延三厅，遣兵击平之。亲勘常德堤围私垦洲地百数十处，造册立案，永息争端。寻复召为刑部侍郎。至京，面陈永绥厅孤悬苗境，不足资控制，请移厅治花园，移协营茶洞，沿边遍设碉卡，以永绥旧城为汛地，使苗弁驻扎，约束诸苗寨，下所司议行。六年，偕侍郎那彦宝勘近畿水灾，又偕侍郎高杞监疏长辛店河道。

七年，命赴山东按皂役之孙冒考，巡抚和瑛诬断事，和瑛谴罢，即授之望巡抚。寻调陕西。大军剿南山余孽，之望筹备军食，安插乡勇，抚恤灾黎，偕总督惠龄奏筹善后事宜甚悉。调广东，乞假省亲。九年，仍授刑部侍郎。逾一年，以母老乞养归。十四年，仁宗五旬万寿，之望入都祝嘏。其母年八十有三，上垂问褒嘉，赉予有加。寻丁母忧，服阕，擢刑部尚书。十八年，以病解职，寻卒。

韩崶，字桂舲，江苏元和人。父是升，客游京师，授经诸王邸，以名德称。崶少慧能文，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累擢郎中。乾隆五十四年，出为河南彰德知府，迁广东高廉道。坐失察吴川知县庇纵私盐事，降刑部主事，复荐迁郎中。

嘉庆六年，授湖南岳常澧道，迁按察使，调福建，署布政使。蔡牵方扰台湾，海疆多事，崶筹军备杜接济甚力，迁湖南布政使。十一年，召为刑部侍郎。十二年，命赴荆州按将军积拉堪与知府交结事，又命勘南河。十三年，宗室敏学恃势不法，谳拟轻比，诏斥部臣屈法纵奸，谴责有差。崶

方奉使河间谳狱，未与画诺，上以岿先于召对面陈，意存开脱，且部事素由岿先核定，迹近专擅，降授广东按察使。未几，擢巡抚。

时英吉利兵船占澳门炮台，入黄埔，久之始退。总督吴熊光不即遣兵驱逐，以罪罢，命岿兼署总督。十四年，岿查阅澳门夷民安堵，因疏陈："西洋人于其地旧设炮台六，请自伽思兰炮台迤南，加筑女墙二百余丈，于前山寨驻专营，莲花茎增关闸石垣，新涌山口筑炮台，填蕉门海口，以资控制。"如议行。又密陈粤海形势："沿海村落，处处可通，外洋盗匪，易生窥伺。必先固内而后可御外。凡属扼要炮台，宜简练精锐，严密防守。并令沿海绅衿耆董，督率丁壮，互相捍护，自卫身家，较为得力。"百龄继为总督，会奏："华、洋交易章程，外国兵船停泊外洋，澳内华、洋人分别稽核。各国商贾，止许暂留司事之人，经理债务，余俱饬依期回国，不得在澳逗留。洋船引水人，责令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买办等华人，责成地方有司慎选承充，随时稽察。洋船起货时，不许洋商私自分拨。"下军机大臣采择议行。

逾年，海盗张保仔就抚，乌石二、东海霸以次诛降，赐花翎。十六年，复署总督。疏请免米税，以通商贩、裕民食。又疏陈："潮州多械斗，而营员无协缉之责，请令文武会拿。距省远，请军流以下就近由巡道覆核。"又言："惩治悍匪，请如四川例：初犯械系，限一年改行。积两限如故，即治以棍徒屡次滋扰律。"皆允行。十八年，入觐，授刑部书尚。岿父是升年八十，给假三月归为寿。二十一年，丁父忧，服阕，以一品衔署刑部侍郎，寻补刑部尚书。

道光四年，平反山西榆次县民阎思虎狱，被议叙。初，思虎强奸赵二姑，知县吕锡龄受赇，逼认和奸，赵二姑忿而自尽，亲属京控。命巡抚亲提，仍以和奸拟结。御史梁中靖疏劾，提解刑部，审得实情是强非和，并原审各官贿属、徇纵、回护诸弊状，思虎论斩，赵二姑旌表，巡抚邱树棠、按察使卢元伟及府县各官，降革遣戍有差。诏嘉刑部堂司各官秉公申雪，并予议叙。梁中靖参奏得实，亦加四品衔。会有官犯侯际清拟流，呈请赎罪，部议因际清犯罪情重，仍以可否并请。诏斥含混取巧，命大学士托津等查讯，侍郎恩铭、常英、司员恩德等皆有贿属情事，岿亦解任就质，坐失察司员得贿，嗣子知情，亲属撞骗，议夺职遣戍，因年老，从宽，命效力万年地吉地工程处。逾岁，召署刑部侍郎。六年，以病乞归。十四年，卒。

论曰：有清一代，于刑部用人最慎。凡总办秋审，必择司员明慎习故事者为之。或出为监司数年，稍回翔疆圻，入掌邦宪，辄终其身，故多能尽职。仁宗尤留意刑狱，往往亲裁，所用部臣，斯其选也。姜晟、祖之望，歷历中外，并有政绩。金光悌、韩岿，皆管部务最久，光悌治事尤厉锋锷，号刻深云。

清史稿卷三五三　列传第一四〇

达椿子萨彬图铁保弟玉保和瑛

达椿，字香圃，乌苏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历翰林院侍讲、侍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大理寺卿。二十九年，入直上书房，充《四库全书》总阅，累擢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四十五年，坐会同四译馆屋坏，毙朝鲜使臣，革职留任。五十四年，左迁内阁学士。达椿直内廷，不附和珅，数媒孽其短，以旷直褫职，仍留上书房效力行走。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复迭以大考降黜授检讨。仁宗知其屈抑，至嘉庆四年，诏："达椿因旷班被谴，其过轻，当时刘墉亦缘此降官。今刘墉已为大学士，达椿尚未迁擢，加恩补授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子萨彬图，时亦同官，命达椿班次列萨彬图之前。历礼部、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兼都统，迁礼部尚书。六年，典会试。七年，卒。

萨彬图，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典贵州乡试，改历翰詹，累迁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和珅既伏法，仁宗不欲株连兴狱，而萨彬图屡疏言和珅财产多寄顿隐匿，有尝管金银使女四名，请独至慎刑司讯鞫。诏严斥之，命从王大臣讯，不得实，议革职，予七品笔帖式，效力万年吉地。寻以其父年老，召还京，授户部主事，累擢仓场侍郎。十二年，出为漕运总督。逾三岁，京仓亏缺事觉，降光禄寺卿。迁盛京户部侍郎。十六年，坐奉天灾民流徙出边，褫职。寻卒。

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洲正黄旗人。先世姓觉罗，称为赵宋之裔，后改今氏。父诚泰，泰宁镇总兵，世为将家。铁保折节读书，年二十一，成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袭恩骑尉世职。于曹司中介然孤立，意有不可，争辩勿挠，大学士阿桂屡荐之，迁郎中，擢少詹事，因事罢。寻补户部员外郎，调吏部。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仍兼吏部行走，历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五十四年，迁礼部侍郎，兼副都统。校射中的，赐花翎。调吏部。

嘉庆四年，奏劾司员，帝责其过当，左迁内阁学士，转盛京兵部、刑部侍郎，兼奉天府尹。寻复召为吏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五年，值车驾将幸盛京，疏请御道因旧址，勿辟新道，裁革馈送扈从官员土仪，禁从官妄拿车马。上嘉纳之。七年，迁广东巡抚，调山东。河决衡家楼，诏预筹运道。九年三月，漕运迅速，加太子少保。寻以水浅船迟，革职留任。十年，擢两江总督，命覆鞫安徽寿州武举张大有妒奸毒毙族侄狱，苏州知府周锷受贿轻纵，及初彭龄为安徽巡抚，勘实置法。铁保坐失察，褫宫衔，降二品顶戴，寻复之。

十二年，疏请八旗兵米酌给二成折色，诏斥妄改旧章，革职留任。先后疏论治河，请改建王营减坝，培筑高堰、山盱堤后土坡及河岸大堤，修复云梯关外海口，遣大臣勘议，并采其说施行。十四年，运河屡坏堤，荷花塘决口合而复溃，镌级留任。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鸩杀委员李毓昌，至是事觉，诏斥铁保偏听固执，河工日坏，吏治日弛，酿成重狱，褫职，遣戍乌鲁木齐。逾年，给三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寻授翰林院侍讲学士，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授浙江巡抚，未之任，改吏部侍郎。擢礼部尚书，调吏部。请芟吏、兵两部苛例，条陈时政，多见施行。林清之变，召对，极言内监通贼有据，因穷治逆党，内监多衔恨遍腾谤言，会伊犁将军松筠劾铁保前在喀什噶尔治叛裔玉素普之狱误听人言，枉杀回民毛拉素皮艾四人，上怒，追念江南李毓昌之狱，斥其屡蹈重咎，褫职，发往吉林效力。二十三年，召为司经局洗马。道光初，以疾乞休，赐三品卿衔。四年，卒。

铁保慷慨论事，高宗谓其有大臣风。及居外任，自欲有所表见，倨傲，意为爱憎，屡以措施失当被黜。然优于文学，词翰并美。两典礼闱及山东、顺天乡试，皆得人。留心文献，为《八旗通志》总裁。多得开国以来满洲、蒙古、汉军遗集，先成《白山诗介》五十卷，复增辑改编，得一百三十四卷，进御，仁宗制序，赐名《熙朝雅颂集》。自著曰《怀清斋集》。

弟玉保，字阆峰。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入翰林，有才名。高宗亲试八旗翰詹，与兄铁保并被擢，时比以郊、祁、轼、辙。官至兵部侍郎，究心兵家言。川、楚教匪起，尝愿自效行间，会上欲用为巡抚，为和珅所阻，郁郁卒，年甫四十。

和瑛，原名和宁，避宣宗讳改，字太莽，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安徽太平知府，调颍州。五十二年，擢庐凤道，历四川按察使，安徽、四川、陕西布政使。五十八年，予副都统衔，充西藏办事大臣。寻授内阁学士，仍留藏办事。和瑛在藏八年，著《西藏赋》，博采地形、民俗、物产，自为之注。

嘉庆五年，召为理藩院侍郎，历工部、户部，出为山东巡抚。七年，金乡皂役之孙张敬礼冒考被控，知县汪廷楷置不问，学政刘凤诰以闻，下和瑛提鞫，误听济南知府德生言诬断，为给事中汪镛所纠。上以和瑛日事文墨，废弛政务，即解职，命镛从侍郎祖之望往按，得实，褫和瑛职，又以匿蝗灾事觉，谴戍乌鲁木齐。寻予蓝翎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九年，授理藩院侍郎，仍留边任。疏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仓储足供军食，请减运伊犁布匹，改征杂粮四千石，减价出粜，且请嗣后折收制钱，以免运费。”允之。劾喀喇沙尔历任办事大臣私以库款贷与军民，及土尔扈特回子取息钱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十一年，召还京为吏部侍郎，调仓场。未几，复出为乌鲁木齐都统。十三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爱星阿欲调玛纳斯戍兵四百人番上屯田，和瑛谓玛纳斯处极边，戍兵专事操防，不谙耕作，咨驳以闻，上韪之。

十四年，授陕甘总督。坐前在仓场失察盗米，降大理寺少卿。十六年，迁盛京刑部侍郎。复州、宁海、岫岩饥，将军观明以匿灾罢免，授和瑛为将军，廉得边门章京塔清阿等承观明意，讳灾不报，降革有差。寻以误捕屯民张建谟为盗锻炼成狱，刑部覆讯雪其冤，议革和瑛职，诏宽之，留任。调热河都统，未上，召为礼部尚书，调兵部。坐失察盛京宗室裕瑞强娶有夫民妇为妾，降盛京副都统，

迁热河都统。二十一年，授工部尚书。命赴甘肃按仓库亏缺，得总督先福徇庇及贪纵状，治如律。二十二年，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礼部、兵部。二十三年，授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充上书房总谙达、文颖馆总裁。逾一岁，调刑部，罢内直。道光元年，卒，赠太子太保，谥简勤。

和瑛娴习掌故，优于文学，著书多不传。久任边职，有惠政。后其子璧昌治回疆，回部犹归心焉。璧昌自有传。

觉罗桂芳，字香东，隶镶蓝旗，总督图思德孙。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尝召对，仁宗曰："奇才也！"不数年，累擢内阁学士。十一年，入直上书房，迁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迭典顺天、江南乡试，兼直南书房。桂芳家素贫，有门生馈纳曰："执贽礼甚古。某忝佐司农，俸入粗给，无藉乎此。"封还之，大学士禄康舆夫聚博，命偕侍郎英和按治，无所徇。上嘉其不避嫌怨。

十八年，教匪林清逆党阑入禁城，桂芳方直内廷，偕诸王大臣率兵歼捕，叙劳，加二级。上遇变修省，训诫臣工，颁御制文七篇，示内廷诸臣，命各抒所见，书以进御。桂芳书《罪己诏》后曰："皇上临御以来，承列圣深仁厚泽，日以爱民为政，四海之内，莫不闻睹，今兹事变，岂不怪异？而臣窃以为此未足为圣德之累。昔孔子论仁至于济众，论敬至于安百姓，皆曰：'尧舜其犹病诸。'岂真以尧、舜之圣为未至哉？夫天下之大，万民之众，而决其无一夫之梗者，盖自古其难之。然而揆之人事，则实有未尽者。夫林清先以习教被系，既释归，转益煽乱。数年之间，往来纠结于曹、卫、齐、鲁之间，其党至数千人。阉寺职官，竟有与其谋者，而未事之先，曾无一人抉发，是吏无政也。藏利刃，怀白帜，度越门关，饮于都市，无詗而知者，是逻者、门者无禁也。禁兵千计，贼不及百，阖门而击之，俄顷可尽，乃两日一夜始悉禽戮，是军无律也。夫吏惰卒骄，文武并弛，而法制禁令为虚器，则事之可忧，岂独在贼？我皇上观微知著，洞悉天下之故，诏曰：'方今大弊正因循怠玩。'至哉言乎！臣敬绎之，盖因循怠玩，亦有所由。无才与识，则有因循而已。无志与气，则有怠玩而已。是故得人而任之，则因循怠玩之习不患不除。倘非其人，微独不能除其习而已。就令除之，不因循而且为烦苛，不怠玩而且为躁竞，其无裨于治则均耳。是在皇上询事考言，循名责实，器使之以奏其能，专任之以收其效，因小失而崇丕业，在陛下一旋转间耳。"

书《行实政论》后曰："实心者何？忠是也。忠者一于为国，而不亟亟于求上之知，其所以急于公者如急于己，一政而便于民。其行之而恐不及也。一政而不便于民，其去之恐不速也。不以避疑谤而易其是非之公，不以处疏逖而违其夙夜之志。故其于政也，筹之至审，而不为旦夕之谋。行之务当，而不揣诏旨之合。惟力是视，不必其事之谅于人，惟善之从，不必其谋之出于己。若是者谓之实政。夫为臣之道，畴不当忠，然而忠之实盖如此。非然者，初无寸劳，而已为见功之地。未必加谴，而已存巧避之心。取容于唯诺，而不以国事为忧。快意于爱憎，而不以人才为惜。如斯人者，虽我皇上日讨而训之，尚望其能行实政乎？夫政者，上所以治天下之具。然而行之以实，乃能有功，不则文具而已。官无实政，民乃不治，非细故也。皇上震动恪恭，求贤纳谏，敕中外诸臣，改虑易志。稍有人心者，畴敢不勉。而臣所欲言者，则又在陛下之心矣。臣昨岁恭录乾隆朝臣孙嘉淦《三习一弊疏》于《御制养心殿记》册末，伏愿万几之暇，时赐观览。用其说以考诸臣之政，因以识诸臣之心，则贤才不患其不思奋，庶绩不患其不咸熙。较臣管蠡之见，似更有助于高深焉。"

又论致变之源，由于民穷，民穷由于币轻，币轻则国与民交病。论刑用重典而不得其平，则不能格奸定乱。论民惑邪教，由士大夫好言因果利益有以导之。因事纳规，所言多切中时弊。于是复条陈时事，或见之，谓其未必尽合上意。桂芳慨然曰："此何时，尚以迎合为言耶？"及上嘉纳之，命暂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未几，授军机大臣。

十九年，军事竣，以赞画功赐桂芳子炳奎七品小京官。寻命往广西按事，授漕运总督。未至广西，于武昌途次病疫，卒。上以桂芳明慎直爽，方向用，至是优诏褒恤，叹为"良才难得"，赠太子少保，加尚书衔。复以曾授三阿哥读书，丧至京师，命三阿哥往奠，御制诗悼之，谥文敏。著有《经进稿》、《敬仪堂诗存》，才华丰赡，为时所称。

论曰：承平既久，八旗人士起甲科、列侍从者，亦多以文字被恩眷。达椿忭权相，晚乃见用，

其守正有足称。铁保、和瑛并器识渊雅，述作斐然。桂芳通达政体，建言谔谔。最为一时隽才，年命不永，未竟其用，惜哉！

清史稿卷三五四　列传第一四一

万承风，字和圃，江西义宁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上书房，侍宣宗读。六十年，典试云南。时仁宗在潜邸，赐诗宠行。累迁翰林院侍读。嘉庆三年，大考，降检讨。四年，督广东学政。琼州海寇猝发，承风以闻，命总督吉庆按治，总兵西密扬阿等以恇怯置吏议。累迁侍讲学士，任满还京，直上书房，擢詹事。督山东学政，整厉士习，扶持善类。荐擢礼部侍郎，命还京。

十二年，督学江苏。以清江浦、荷花塘河工取势太直，屡筑屡圮，奏请复旧，诏如议行。调兵部。十四年，上五旬万寿，陈请解任还京祝嘏，诏严斥，左迁内阁学士。调安徽学政。定远士子与凤阳胥役有隙，至试期辄修怨，当事者庇胥役，士益愤，承风疏请下巡抚严治胥役，置诣法。擢兵部侍郎，还京。仍直上书房，充经筵讲官。十七年，引疾归，寻卒，入祀乡贤祠。宣宗即位，追念旧学，赠礼部尚书衔，谥文恪。道光十二年，晋赠太傅，子方楸等加恩有差。

周系英，字孟才，湖南湘潭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嘉庆十年，督四川学政。十四年，入直南书房，擢太常寺卿。寻改直上书房，授三阿哥读。上谕："不但授读讲习诗文，当教阿哥为人居心以忠厚为本。"系英请加授《资治通鉴》，以知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悉民间疾苦，上韪之。转光禄寺卿，督山西学政。任满回京，仍直上书房。十九年，擢兵部右侍郎，母忧去，服阕，补吏部侍郎。

二十四年，湘潭民与江西客民哄，相杀伤，巡抚吴邦庆亦籍江西，陈奏偏袒。系英询赍奏人，得事始末，于召对时面陈，乃调邦庆福建，诏以狱事畀总督察治。系英素以朴直被眷遇，邦庆初与善，约地方事有见闻必告，至是手书言其曲直。系英子汝桢亦致书在籍给事中石承藻询狱事：书并为邦庆得，先后以两书上闻。上怒系英庇乡人，部议革职，犹命以编修用。继以汝桢致书事，褫职回籍。

道光初，以四品京堂召用，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二年，迁工部侍郎，督江西学政，寻调江苏，许密折言地方利病，人才臧否。会濒江大水，学政驻江阴，系英目击灾状，贻书督抚，留官吏素得民者治赈务，假库帑三万两购米平粜，民感之。四年，调户部左侍郎，卒于任。

钱樾，字黼棠，浙江嘉善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陕西乡试，督四川学政。直上书房，两典江西乡试，督广西学政，累擢少詹事。嘉庆四年，还京，仍入直。骤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时吴县令甄辅廷治诸生纠控罪过当，学政平恕曲徇所请，斥革生员二十五人。上闻之，解平恕任，以樾代，至则先复诸生名，仅坐事者三人，士民称庆。方其赴任，途中见行船有大书"内廷南府"者，因上疏劾奸吏诡托，上累圣明，诏饬关津禁绝，严罪所司。

时南河邵坝决口，瓜、仪私枭充斥，为闾阎害，命樾密访以闻。疏陈："黄河自豫东界至桃、宿以上，水缓沙停，致河高堤浅，所在防溃。请于霜降后鸠工疏正河，并增筑堤防，先务所急。又以私枭为患，皆由官盐价贵，民利食私，若稍平盐价，则私枭自绝。"疏入，俱报可。寻调吏部，任满回京，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事务。奏请申禁改漕折色，以清弊端。复调吏部，九年会失察书吏舞弊，以告病治中赵曰濂虚选运同，降内阁学士，樾上疏置辩，议革职，加恩赐编修。十年，擢鸿胪寺少卿，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母忧归，服阕，引疾不出。二十年，卒。

秦瀛，字凌沧，江苏无锡人，谕德松龄元孙也。乾隆四十一年，以举人召试山东行在，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荐迁郎中。五十八年，出为浙江温处道，有惠政。嘉庆五年，擢按察使。宁、绍、台三府水灾，有司匿不报，瀛力言于巡抚，乃得赈。调湖南，衡州岁歉，有司匿不报，方议派济陕西兵米，瀛复力言于巡抚，留米平粜。七年，以病归。逾两年，起授广东按察使，督郡县治盗，禽著盗梁修平、吴虾喜置诸法。抚琼州黎匪，严禁赌博白鸽票。

十年，迁浙江布政使，入觐，乞内用，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疏陈广东治盗事宜，略曰：

“海盗始在高、廉，近则阑入广州。大股如郑一、乌石二、总兵宝、朱＜□讠贵＞等，声势甚张。内地顺德、香山、新会三县，连有肆劫，以马观、李英芳为之魁，与海盗勾结，捕急则遁入海中。统将出海，藉词迁延，不能尽力。黜提督孙全谋，而魏大斌即为之续。臣愚以为剿捕之法：一曰讨军实。水师废弛，则帑饷虚糜。洋商、盐商捐输宽裕，经手之员尚有侵渔，遣委之将仍复骄惰。非立法痛惩，徒资耗费。一曰树声威。盗善侦探，非先声詟人，盗已轻我。兵行之日，督抚宜举觞欢饮；有功而归，开辕行赏，不用命者，杀无赦。一曰戒虚饰。擒盗岂能皆真，一念邀功，谳多失实，偶有平反，不复深咎。嗣后总期弋获真盗，毋纵毋枉。至守御之法，尤宜急讲。炮台防守口岸，口岸多而汛兵少，盗船乘间直入；巡船复少，不能御盗，且为盗资。保甲仅属虚名，纵役讹索，反成厉政。欲行保甲团练，先须百姓服从。臣以为严防守必先澄清吏治，澄吏治必先固民心。一曰清狱讼。粤民好讼，大小案件，谕旨严饬，尚多沈搁。殆由案之初起，迟延不办，土棍讼师，从而把持，遂至供情屡易，莫可穷究。惟有督饬州县，有一案即清一案，务洗慵惰偏私之习。一曰抑冗滥。六计尚廉，近海州县有缉捕解犯之责，尤宜撙节，庶不亏仓库而累闾阎。一令到任，幕友长随，多人坐食，势不能复为廉吏。杂职武弁，惟利是图，稍授以权，即挟制文吏。杂职差委过多，亦滋扰累。一曰惩蠹役。胥役熟习地方情形，串同官亲家属，肆为民害。广东胥役，每有暗通盗匪，收受陋规，此尤不可不严行惩创也。三者既举而吏治澄，吏治澄而民心固，于以举行保甲团练，无不可使之民，即无不可行之法矣。”疏上，诏下疆吏采行。迁顺天府尹。

十二年，擢刑部侍郎，以宗室敏学狱会拟轻纵，议褫职，诏原之，左迁光禄寺卿。历左副都御史、仓场侍郎。诏整顿仓场，虑赢齿衰，以二品顶戴调左副都御史。寻授兵部侍郎，复调刑部。瀛治狱平慎，在浙辨定海难民十二人非盗。及海盗诬攀族人，已入告，卒更正省释。在部治运丁盗米，讦者谓以药置米中立溢，试之不验，仁宗亲试明其枉，尤为时称。十五年，以病解任，道光元年，卒。

瀛工文章，与姚鼐相推重，体亦相近云。

李宗瀚，字春湖，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左赞善。累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典福建乡试，母忧归，服阕，补原官，转侍读学士。九年，督湖南学政，历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二十年，丁本生母忧，服阕，在籍奏请终生祖母养，允之。道光三年，遭祖母丧。先是礼臣建议，为父后者为生祖母终三年丧，宗瀚幸奉功令，既而部议仍改期服，宗瀚本生父秉礼已老，而有子四人，以出继不得终养。五年，入都，召见，询家世官资甚悉。宗瀚具陈终养始末，宣宗为之嗟叹，遂补原官。八年，擢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哀毁，扶病奔丧，卒于衢州，以衰服殓，年六十三。

宗瀚孝谨恬退，中岁以养亲居林下十年，书法尤为世重。

韩鼎晋，字树屏，四川长寿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嘉庆九年，改御史。疏言天主教流传之害，请申禁以绝根株，从之。以母老请终养，十六年，服阕，补原官。疏陈四川积弊六事，曰：禁科派以安闾阎，除咽匪以防积渐，查卡房以全民命，禁拐骗以警贪顽，严摊捐以养廉洁，核戎政以归实效。又言京师赌风大炽，多属王公大臣舆夫设局，倚势委法，帝命指实，下诏严治。逾日，获赌案三，大学士、步军统领禄康舆夫为之魁。亲贵近臣，莫不悚息。

巡视山东漕务，转工科给事中、光禄寺少卿，督陕甘学政。疏言：“榆、绥诸州县仓贮空虚，宜设法筹补，其地资蒙古粮食接济。今腹里边外俱荒，当分别安置抚恤。”又言：“南山善后事宜，宜行坚壁清野之法。山内流民杂处，最为奸薮，当严行保甲，使奸宄无所匿。军中掳胁难民子女，请严禁。南山附近及豫东并经兵燹，宜慎选牧令，以苏民气。川北荒歉，与陕、甘毗连，盐枭帼匪多出其中，请先事豫防。”并下疆吏如所请行。历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

二十四年，命察视近畿水灾，督黄村赈务。督福建学政，疏言：“闽中吏治久窳，请不限资格，用廉干吏补汀、漳、泉三郡望紧要缺，久其任以专责成。漳、泉营伍通盗，请责提镇立予重典，勿稍袒庇。”道光六年，迁仓场侍郎，以病罢。起补工部侍郎，京察，原品休致。卒于家，祀乡贤祠。

朱方增，字虹舫，浙江海盐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云南乡试。迁国子监司

业。十八年，教匪之变，方增劾直隶总督温承惠贻误地方，黜之。

应诏陈言，论用人理财，略曰：“近今大臣中，罕有以进贤为务者。盖荐举之事，易于循私，党援交结，不得不防，而大臣亦遂引嫌自避，夫大臣避徇私之名，而忘以人事君之责，所谓因噎废食，非公忠体国者所宜有也。至于任用之方，则无过于考言询事。皇上博访周谘，徐为印证。于召对时，各就所长，谕使面陈，果能洞悉原委，又当试之以事，以观其能践与否，如或敷奏并无条理，则其人固不足用，而大臣之识见优绌，心地公私，亦可见矣。抑臣思臣工居职，苟非闒茸龌龊者流，孰不思自效？况蒙皇上训饬至再至三，而犹故习相仍，骤难振拔者，良有数端：条例过繁，文案琐屑，虽有强敏之吏，而精神疲于具文，其实关于政治民生，转致不能详核。一也。差务络绎，公私赔累，身家之恤不遑，民物之怀渐恝。二也。讦告之风，至今益甚。尝有以田土、斗殴细故而叩阍京控者，有司畏其挟制，不得不姑息委蛇。虽有急公自好者，其寻常琐屑之事，岂皆一一可达圣聪？甚至匿名揭帖，无主名之可指。蠹吏猾胥，奸民恶仆，求谋不遂，惩治过严，皆可造作飞语，讦及阴私。足使任事之心，不寒而栗，委曲隐忍。奸宄横行，大都由此。三也。今皇上欲整饬因循积习，臣愚以为必先除此三者之弊，庶廓然无所疑畏，而得专精实政矣。经国之方，理财尤要。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斟酌盈虚，量入为出，用能经常不匮。今户部岁入岁出，年一汇奏。惟中外未合为一，条绪繁赜，极难厘剔。且凡拨解即谓之出，并未实计所用。新旧牵溷，凌杂益甚，而出纳诸款，又因有无定之款，盈朒参差。以故一岁之中，所出几何，核之所入，赢余若干，不能得其实数。请旨敕下户部，岁入岁出，宜合中外为一。核计赢余总数，仍取前一二岁所赢余，确实比较，然后审其轻重缓急，举一切例内例外诸用款，有可裁省停缓者，酌加撙节。庶合于古人通年制用之法，而度支充裕矣。”

二十年，入直懋勤殿，编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寻督广西学政，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道光四年，大考第一，擢内阁学士。典山东乡试。七年，督江苏学政。十年，卒。

方增熟谙朝章典故，辑国史名臣事迹，为《从政观法录》，行于世。

论曰：万承风、周系英、钱樾以侍从之臣，轺车所至，建白卓然。秦瀛之治绩，李宗瀚之孝行，非仅以文藻称。韩鼎晋、朱方增侃侃献纳，言有体要，皆风采著于朝列矣。

清史稿卷三五五　列传第一四二

魁伦，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副将军查弼纳孙也。袭世管佐领，兼轻车都尉，授四川漳腊营参将，累擢建昌镇总兵。尝入觐，高宗询家世，魁伦陈战功甚悉。乾隆五十三年，擢福州将军。喜声伎，制行不谨，总督伍拉纳欲劾之。伍拉纳故贪，逼勒属吏财贿，复纵洋盗，盗艇集五虎门外不问。魁伦遂叠疏劾闽省吏治废弛，伍拉纳及巡抚浦霖溺职，按察使钱受椿等迎合助虐。上怒，褫伍拉纳等职逮问，命长麟署总督，偕魁伦鞫讯，得伍拉纳等贪婪及库藏亏绌状，俱伏法。伍拉纳为和珅姻戚，当按治时，上切责长麟瞻徇，罢去，以事由魁伦举发，特宽之，代署总督，严捕海盗，屡获其魁。

嘉庆元年，实授总督。三年，巨盗林发枝投首，海患稍戢。以母忧归。自治闽狱，以伉直闻于时，仁宗尤眷之。四年，起署吏部尚书。魁伦屡于上前自称昔治四川嗩匪功，谓贼不难办，请赴军前，时上督责诸将平贼甚急，经略勒保未称帝意，命魁伦赴四川，逮勒保治罪，即代署总督，驻达州治军饷，勒保获谴由蜚语，既就逮，所部诉其冤，乞代奏，魁伦稍为置辩，终以玩误军务谳拟重辟，军心因之涣散，不为用。额勒登保继为经略，与德楞泰先后赴甘肃剿窜匪，魁伦专任四川军事。

五年春，冉天元纠数路残匪潜匿大竹，魁伦逡巡未发，贼胁众数万由定远渡嘉陵江，图扰川西，魁伦绕道邻水，自顺庆追剿，檄总兵七十五还守重庆。上以数年来贼氛皆在川东北，惟川西完善，地为军饷所出，斥魁伦疏防，革职留任。贼寻渡江掠蓬溪，诸将独总兵朱射斗力战而兵少，魁伦约为接应复不至，射斗战死。魁伦退屯潼川，降三品顶戴，诏责严守潼河，曰：“此尔生死关头也！”复起勒保为四川提督，偕德楞泰进剿川西、川北。四月，贼伺川西备严，乘间窜渡潼河，焚太和，逼成都。上怒魁伦屡失机纵贼，褫职逮问，命勒保代署总督。侍郎周兴岱往会鞫，寻逮京赐死，子

扎拉芬戍伊犁。

魁伦居官廉，自为尚书时，诏宽减闽关赔缴银六千两，至是罄家产不足偿，上益怜之，给还宅一区，俾其妻有所栖止。又因其孙幼稚，命扎拉芬到戍三年释归，宣谕廷臣，使知法戒焉。

广兴，字赓虞，满州镶黄旗人，大学士高晋第十二子。入资为主事，补官礼部，敏于任事，背诵案牍如泻水，大学士王杰器其才。累迁给事中。嘉庆四年，首劾和珅罪状，擢副都御史。命赴四川治军需，综核精严，月节糜费数十万金，为时所忌，以骚扰驿传被劾，上优容之。复屡与总督魁伦互劾，召还，左迁通政副使。九年，擢兵部侍郎，兼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署刑部侍郎。同寮轻其于刑名非素习，广兴引证律例，屡正误谳，众乃服。十一年，奏劾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拣选官缺专擅违例，廷臣察询，不直所言，降三品京堂，罢兼职。寻补奉宸苑卿，擢刑部侍郎，复兼内务府大臣。上方倚任，广兴亦慷慨直言，召对每逾晷刻。上曰："汝与初彭龄皆朕信任之人，何外廷怨恨乃尔？"广兴俯者谢。数奉使赴山东、河南按事，益作威福，中外侧目。

内监鄂罗哩者，自乾隆中充近侍，年七十余，尝至朝廊与广兴坐语，以长者自居。广兴艴然曰："汝辈阉人，当敬谨侍立，安得与大臣论世谊乎？"鄂罗哩恨次骨，思以中之。十三年冬，内库给宫中绸段不如数，且窳败，鄂罗哩言由广兴剋减，上即命传谕，出而漫言之，广兴不知为上旨，坐而与辩。鄂罗哩入奏其坐听谕旨，上怒，一日，面诘广兴，广兴言总管太监孙进忠与库官勾通，欲交外省织造，藉遂需索规费之计。上以其不能指实库官何人，挟诈面欺，下廷臣议罪，寻宽之。罢职家居，于是与广兴不协者，蜂起媒孽其短。上密谕山东、河南两省巡抚察奏，遂交章劾其奉使时任意作威，苛求供顿，收纳馈遗诸罪状，下狱议绞。上亲廷讯，尚欲缓其狱，广兴未省上意，抗辩无引罪语，而赃私有实据，上益怒，遂置之法，籍其家，子蕴秀戍吉林，并罪两省官吏及山东言官各有差。

广兴伉爽无城府，疾恶严，喜诋人阴私。既得志，骄奢日甚，纵情声色，不能约束奴仆，终及于祸。

初彭龄，字颐园，山东莱阳人。乾隆三十六年，巡幸山东，召试，赐举人。四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江南道御史。劾协办大学士彭元瑞徇私为婿侄营事，元瑞被黜。又江西巡抚陈淮以贪著，劾罢之，风采振一时。累迁兵部侍郎。

嘉庆四年，出为云南巡抚。时总督富纲请罢官盐，改归民运民销，诏下彭龄议。疏上略曰："滇盐向例官督灶煎，分井定额，按月完纳省仓。行销之法，按州县户口多寡定额，地方官备价运销交课。其始灶户所领官给薪本敷裕，交足额盐之外，尚有余盐，官售额盐，扣还脚价之外，尚有余课，行之日久，不肖州县勾通井官，私买额外余盐，行销肥己。灶户利于卖私，益滋偷漏。前巡抚刘秉恬遂令州县额销十万斤者加销一二万，以资办公。灶户薪本不敷，无力加煎，搀和灰土，州县滞销，因有派累之事。乾隆五十六年，盐道蒋继勋以官银尽买安宁等井私煎之盐，并发州县销售，欲以弥缝亏空。额盐积压愈多，于是州县又有计口授盐、短秤加课之弊。烟户无论男女老幼，皆应交课，穷困已极。迤西一带，遂至聚众抗官，毙差焚屋。前年威远倮夷滋扰，即有此等奸民，禄丰一案，亦由盐务起衅，江兰并匿情不奏。富纲到滇，实见有不得不改章以苏民困者。窃思滇盐官运官销，积弊难返，应如督臣所奏，改为就井收课，听民自便。"于是损益原奏，令灶户自煎自卖，商贩领照，听其所之，试行二三年，再定各井岁额，下部议行。又筹置堡田，免徭役加派，滇民感之。劾前抚江兰匿抱母、恩耕二井水灾不奏，兰因黜罢。

六年，自陈亲老，乞改京职，允之，以贵州巡抚伊桑阿代。途次劾伊桑阿骄奢乖戾，苛派属员，剿石岘苗饰词冒功。遣使勘实，置伊桑阿于法。回京，授刑部侍郎。七年，偕副都统富尼善往贵州按事，劾巡抚常明铅厂之弊，褫职治罪，即代署巡抚。寻调署云南巡抚劾布政使陈孝升、迤西道萨荣安以维西军务冒帑，治如律。八年，偕侍郎额勒布清查陕西军需，自巡抚秦承恩以下，黜罚有差。调工部侍郎，又调户部。

九年，误听湖北巡抚高杞言，劾湖广总督吴熊光受贿，不得实，后复以独对时密谕私告杞，事觉，下廷臣议罪，以大辟上。仁宗知彭龄无他，不欲因言事加重谴，诏斥诸臣所拟过当，有意杜言

事者之口。又念彭龄亲老，免远谪，罢职家居。逾年，起授右庶子，骤迁内阁学士。

十一年，偕侍郎英和往陕西谳狱，途经山西，命察议河东盐务。寻授安徽巡抚。寿州武举张大有因妒奸毒毙族侄张伦及雇工人，总督铁保徇苏州知府周锷以自中蛇毒定谳，彭龄推鞫得实，诏嘉之，特予议叙，铁保等降黜有差。父忧归。

十四年，夺情授贵州巡抚，固辞不起。服阕，署山西巡抚，遂实授。劾前巡抚成龄需索供应，又劾布政使刘清、署按察使张曾献及府州县多人，寻调陕西。河东道刘大观揭劾初彭龄任性乖张，命回山西听勘，以怒斥前抚金应琦及瞻徇知府朱锡庚，部议革职，诏宽之，降补鸿胪寺卿。迁顺天府尹。

十六年，偕尚书托津清查南河工帑，劾罢厅营四十八员。复偕尚书崇禄往福建谳狱。迁工部侍郎，署浙江巡抚。寻命往两湖按讯湖北按察使周季堂及湖南学政徐松，季堂无贪迹，惟袒庇属员，褫职，免治罪。松需索陋规，出题割裂圣经，褫职遣戍。

十七年，调户部侍郎。时两江总督百龄劾南河总督陈凤翔误启智、礼两坝，凤翔已被谴，自诉辩，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朱尔赓额督办苇荡失当，命彭龄、松筠往按。百龄于启坝时实同画诺，遂请薄惩百龄，而朱尔赓额被重谴，语详百龄等传。署南河总督，寻调仓场侍郎。

十九年，命往广西按讯巡抚成林，以恣意声色，用度多靡，褫成林职，籍其家。擢兵部尚书，特命署江苏巡抚，清查亏空，疏言："亏空应立时惩办，而各省督抚往往密奏，仅使分限完缴。始则属官玩法，任意侵欺。继则上司市恩，设法掩盖。是以清查为续亏出路，密奏为缓办良图，请饬禁。"帝韪之。劾江宁布政使陈桂生、江苏布政使常格催征不力，并褫职。寻巡抚张师诚回任，仍命彭龄会同清查。彭龄与百龄、师诚意不合，各拟章程，上诏斥其不能和衷。既而疏劾百龄、师诚受关道盐员馈银，又劾陈桂生弊混，命大学士托津、尚书景安往按，至则百龄、师诚嗾属员多方沮格，所劾并不得实。上以彭龄性褊急，嫉恶过严，斥其轻躁，降内阁学士，召回京。茅豫者，以部员随赴广西，因留江苏佐理，改知府。至是彭龄疏陈豫两耳重听，代为乞假，诏斥越职专擅，再降，以翰林院侍读、侍讲候补，百龄复劾彭龄沈湎于酒，事一委茅豫，文致陈桂生之罪，私拆批折，挟怨诬参。且豫实非耳聋，亦徇欺。上怒，褫彭龄职，停其母九旬恩赍，令闭门思过。

二十一年，起为工部主事，丁母忧，未归，请改注籍顺天，服阕，以员外郎用。道光元年，授礼部侍郎，寻擢兵部尚书。三年，万寿节，与十五老臣宴，绘图于万寿山玉澜堂，御制诗称其耿介，优赉珍物。四年，以年老休致，食半俸。五年，卒，诏优恤。

论曰：甚矣直臣之不易为也！赤心为国，犯颜批鳞，而人主谅之。苟有排异己市盛名之心，偕径梯荣，众矢集焉。况身罹负乘，或加之贪婪乎？魁伦、广兴之所以不得其死也。初彭龄虽亦褊躁，然实政清操，蹶而复起，克保令名，宜哉！

清史稿卷三五六　列传第一四三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人。少孤贫，力学，孝事寡母。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校刊古书。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乾隆五十五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四十有五。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未散馆，分校顺天乡试，督贵州学政，以古学教士，地僻无书籍，购经、史、《通典》、《文选》置各府书院，黔士始治经史。为诗古文有法。任满还京，入直上书房，授皇曾孙奕纯读。嘉庆三年，大考翰詹，试《征邪教疏》，亮吉力陈内外弊政数千言，为时所忌。以弟丧陈情归。

四年，高宗崩，仁宗始亲政。大学士朱珪书起之，供职，与修《高宗实录》，第一次稿本成，意有不乐。将告归，上书军机王大臣言事，略曰："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

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端、张文和、孙文定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太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贪赃玩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凌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沈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主，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材，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倘所举非人，所言失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过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某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蒇国家之事。有明中叶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沅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拘于成例者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如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以同乡素好，先以折稿示二吴，二吴即袖其稿走权门，藉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矣。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于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与乐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忍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

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荦榖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谕廷臣曰：‘诸臣纵不自爱，如国体何？’是知国体之尊，在诸臣各知廉耻。夫下之化上，犹影响也。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举一廉朴之吏，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进一恬退之流，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拔一特立独行、敦品励节之士，则如脂如韦、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而亮吉更有所虑者，前之所言，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则所关世道人心非小也。何以言赏罚仍不严明也？自征苗匪、教匪以来，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则蒙蔽欺妄于前，宜绵、惠龄、福宁则丧师失律于后，又益以景安、秦承恩之因循畏葸，而川、陕、楚、豫之民，遭劫者不知几百万矣。已死诸臣姑置勿论，其现在者未尝不议罪也。然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甚至拿解来京之秦承恩，则又给还家产，有意复用矣。屡奉严旨之惠龄，则又起补侍郎。夫蒙蔽欺妄之杀人，与丧师失律以及因循畏葸之杀人无异也，而犹邀宽典异数，亦从前所未有也。故近日经略以下、领队以上，类皆不以贼匪之多寡、地方之蹂躏挂怀。彼其心未始不自计曰：‘即使万不可解，而新疆换班，大营转饷，亦尚有成例可援，退步可守。’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纯皇帝之用兵金川、缅甸，讷亲赪事，则杀讷亲。额尔登额赪事，则杀额尔登额。将军、提、镇之类，伏失律之诛者，不知凡几。是以万里之外，得一廷寄，皆震惧失色，则驭军之道得也。今自乙卯以迄己未，首尾五年，赪事者屡矣。提、镇、副都统、偏裨之将，有一膺失律之诛者乎？而欲诸臣之不玩寇、不殃民得乎？夫以纯皇帝之圣武，又岂见不及此？盖以归政在即，欲留待皇上莅政之初，神武独断，一新天下之耳目。倘荡平尚无期日，而国帑日见销磨，万一支绌偶形，司农告匮。言念及此，可为寒心，此尤宜急加之意者也。何以言言路似通而未通也？九卿台谏之臣，类皆毛举细故，不切政要。否则发人之阴私，快己之恩怨。十件之中，幸有一二可行者，发部议矣，而部臣，与建言诸臣又各存意见，无不议驳，并无不通驳，则又岂国家询及刍荛、询及瞽史之初意乎？然或因其所言琐碎，或轻重失伦，或虚实不审，而一概留中，则又不可。其法莫如随阅随发，面谕廷臣，或特颁谕旨，皆随其事之可行、不可行明白晓示之。即或弹劾不避权贵，在诸臣一心为国，本不必避嫌怨。以近事论，钱沣、初彭龄皆常弹及大僚矣，未闻大僚敢与之为仇也。若其不知国体，不识政要，冒昧立言，或攻发人之阴私，则亦不妨使众共知之，以著其非而惩其后。盖诸臣既敢挟私而不为国，更可无烦君上之回护矣。何以言吏治欲肃而未肃也？夫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十余年来，督、抚、蕃、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幸而皇上亲政以来，李奉翰已自毙，郑元璹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有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蕃、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或有不甘冤抑，赴京控告者，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讯而已。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差上司稍有良心者，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所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则文武一张一弛之道也。”

书达成亲王，以上闻，上怒其语戇，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活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世。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谷际岐，字西阿，云南赵州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校《四库全书》。充会试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乞养归，主讲五华书院，教士有法。连丁父母忧，服阕，起原官。

嘉庆三年，迁御史。时教匪扰数省，师久无功，际岐遍访人士来京者，具得其状。四年春，上疏，略曰："窃见三年以来，先帝颁师征讨邪教，川、陕责之总督宜绵，巡抚惠龄、秦承恩。楚北责之总督毕沅、巡抚汪新。诸臣酿衅于先，藏身于后，止以重兵自卫，裨弁奋勇者，无调度接应，由是兵无斗志。川、楚传言云：'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又云：'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前年总督勒保至川，大张告示，痛责前任之失，是其明证。毕沅、汪新相继殂逝，景安继为总督。今宜绵、惠龄、秦承恩纵慢于左，景安怯玩于右，勒保纵能实力剿捕，陕、楚贼多，起灭无时，则勒保终将掣肘。钦惟先帝昔征缅甸，见杨应琚挑拨掩覆之罪，立予拿问。今宜绵等旷玩三年之久，幸荷宽典，而转益怀安，任贼越入河南卢氏、鲁山等县。景安虽无吞饷声名，而罔昧自甘，近亦有贼焚掠襄、光各境，均为法所不容。况今军营副封私札，商同军机大臣改压军报。供据已破，虽由内臣声势，而彼等掩覆偾事，情更显然。请旨惩究，另选能臣，与勒保会同各清本境，则军令风行，贼必授首。比年发饷至数千万，军中子女玉帛奇宝错陈，而兵食反致有亏。载赃而归，风盈道路，嘲之者有'与其请饷，不如书会票'之语。先帝严究军需局，察出四川汉州知州与德楞泰互争报销，及湖北道员胡齐仑侵饷数十万，一则追赔，一则拿究。他属类此者必多，尤宜急易新手清厘。则侵盗之迹，必能破露，不但兵饷与善后事宜均得充裕，销算亦不敢牵混矣。"

间又上疏曰："教匪滋扰，始于湖北宜都聂杰人，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当教匪齐麟等正法于襄阳，匪徒各皆敛辑，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结连拒捕。宜昌镇总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襄阳之齐王氏、姚之富，长阳之覃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遂延及河南、陕西。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臣思教匪之在今日，自应尽党枭磔。而其始犹是百数十年安居乐业人民，何求何憾，甘心弃身家、捐性命，铤而走险耶？臣闻贼当流窜时，犹哭念皇帝天恩，殊无一言怨及朝廷。向使地方官仰体皇仁，察教于平日，抚弭于临时，何至如此？臣为此奏，固为官吏指事声罪，亦欲使万祀子孙知我朝无叛民，而后见恩德入人，天道人心，协应长久，昭昭不爽也。常丹葵逞虐一时，上廑圣仁，下殃良善，罪岂容诛？应请饬经略勒保严察奏办。又现奉恩旨，凡受抚来归者，令勒保传唤同知刘清，同川省素有清名之州县，妥议安插。楚地曾经滋扰者，亦应安集。臣闻被扰州县。逃故各户之田庐妇女，多归官吏压卖分肥。是始不顾其反，终不顾其归。不知民何负于官，而效尤腼忍

至于此极？若得惩一儆众，自可群知洗濯。宣奉德意，所关于国家苞桑之计匪细也。”两疏上，仁宗并嘉纳施行。寻迁给事中，稽察南新仓，巡视中城。

云南盐法，官运官销，日久因缘为奸，按口比销，民不堪命。又威远调取民夫，按名折银，折后又征实夫，迤西道属数十州县，同时哄变，解散后不以实闻，官吏委法如故。际岐上疏痛陈其害，下云南督抚察治。总督富纲请改盐法以便民，巡抚江兰方内召，欲沮其事，际岐复疏争。初彭龄继为巡抚，际岐门下士也，熟闻其事，始疏请盐由灶煎灶卖，民运民销，一祛积弊，民大便。语详《盐法志》。

蔡永清者，总督陈辉祖家奴，拥厚赀居京师，以助赈叙五品职衔，出入舆马，揖让公卿间。际岐疏劾，自大学士庆桂、朱珪以下，多所指斥，下刑部鞫讯，褫永清职衔，际岐坐论奏未尽实，降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以老乞休，贫不能归，主讲扬州廉堂垂十年，卒。

自乾隆末，云南之官于朝以直言著者，尹壮图、钱沣，时以际岐并称焉。

李仲昭，字次卿，广东嘉应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长芦盐商伪造加重法马，每引浮百斤，损课滞销。商人查有圻家巨富，交通朝贵。自给事中花杰劾芦盐加价，连及大学士戴衢亨，不得直，且被谴，遂无敢言者。仲昭疏劾之，户部犹袒商，或腾蜚语，谓仲昭索贿不遂。仁宗方幸热河，命留京王大臣同鞫，得舞弊状，有圻论如律，在事降革有差，人咸侧目。仲昭又劾吏部京察不公，亦鞫实。既而赴户部点卯，杖责书吏，户部摭其事奏劾，下吏部议。群欲以倾仲昭，侍郎初彭龄号刚正，以妻丧在告，语人曰：“诸人欲报怨，加以莫须有之罪。李御史有言胆，台中何可无此人？”部员闻彭龄言，遽议降四级，甫两日而奏上，仲昭竟黜。

石承藻，字黼庭，湖南湘潭人。嘉庆十三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敢言有声。王树勋者，江都人，乾隆末入京应试不售，乃于广惠寺为僧，名曰明心。开堂说法，假扶乩卜筮，探刺士大夫阴私，扬言于外，人益崇信。达官显宦，每有皈依受戒为弟子者。朱珪正人负重望，亦与交接。时和珅为步军统领，访捕治罪，以贿末减，勒令还俗，遂游荡江湖。值川、楚匪乱，投效松筠军中，以谈禅投所好，使易装入贼寨说降，奖予七品官衔，荐擢襄阳知府。数年，入觐京师，不改故态。刑部尚书金光悌延医子病，怵以祸福，光悌长跪请命，为时所嗤。嘉庆三十年承藻疏请澄清流品，劾树勋，下刑部鞫实，褫职，枷号两月，发黑龙江充当苦差。仁宗奖承藻曰：“真御史也！”诏斥被惑诸臣，有玷官箴。其已故者免议，侍郎蒋予蒲、宋熔以下，黜降有差。

二十四年，湘潭有土、客械斗之狱，侍郎周系英与巡抚吴邦庆互劾。承藻适在籍，系英子汝桢致书承藻询其事，为邦庆所发，承藻牵连降秩。久之不复迁，终光禄寺署正。

论曰：仁宗诏求直言，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科道中竭诚献纳，如卫谋论福康安贪婪，不宜配享太庙。马履泰论景安畏缩偷安，老师糜饷，及教匪宜除，难民宜抚。又论百龄举劾失当。张鹏展论金光悌专擅刑部，恋司职不去。周栻论疆臣参劾属员，不举劣迹，恐悃愊无华者以失欢被劾。又论朱珪以肩舆擅入禁门，无无君之心，而有无君之迹。沈琨论宜兴庇护属员，致兴株系诸生大获，又谏阻东巡。萧芝论端正风俗，宜崇醇朴。王宁炜论用人宜习其素，不可因保举遽加升用。又论督抚壅蔽之习，及士民捐输之累，州县折收之患。游光绎论大臣未尽和衷，武备未尽整饬，愿效魏元成《十思疏》以裨治化。诸人所言，虽有用有不用，当时皆推谠直。又龚镮当松筠因谏东巡获罪，密疏复陈，自庀身后事而后上，卒蒙宽宥。其章疏多不传，稽之史牒，旁见纪载，謇谔盈廷，称盛事焉。洪亮吉诸人身虽遭黜，言多见采，可以无憾。或犹以时方清明，目亮吉之效痛哭流涕者为多事，过矣。

清史稿卷三五七　列传第一四四

吴熊光　汪志伊　陈大文

吴熊光，字槐江，江苏昭文人。举顺天乡试，乾隆三十七年，登中正榜，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郎中，改御史。当罢直，大学士阿桂素倚之，请留直如故。阿桂屡奉使出剿匪、治河、阅海塘、谳狱，熊光辄从。累迁通政司参议。

嘉庆二年，高宗幸热河，夜宣军机大臣，未至，命召章京，熊光入对称旨，欲擢任军机大臣。和珅称熊光官五品，不符体制，因荐学士戴衢亨，官四品，在军机久，用熊光不如用衢亨，诏同加三品卿衔入直。居政府六阅月，和珅忌之，出为直隶布政使。四年，高宗崩，仁宗亲政，和珅伏诛。熊光言和珅管理各部日久，多变旧章以营私，大憝虽除，猾吏仍可因缘为奸，亟宜更正，上韪之。

擢河南巡抚。教匪逼境，熊光驻防卢氏，张汉潮窜商州。分掠蓝田，疏请截留山东兵赴明亮军协剿。复以张天伦窜近郧阳江岸，谋犯豫南，调直隶正定标兵备剿。上以所见与合，诏嘉奖。寻汉潮趋雒南，遣总兵张文奇、田永桐击走之。令南汝光道陈钟琛扼襄河要隘，粮道完颜岱率满营兵协防，拨寿春镇兵五百驻樊城。请召募练兵五千，并以开封练勇千名改为抚标新兵，从之。

五年，楚匪自均州、郧县窥渡襄河，赖预防击退。上念河南兵单，命直隶、山西遣兵赴援，又命添募乡勇，熊光疏言："河南卢、淅一带，原有乡勇万余，而贼窜自如。凡游民应募，贼至先逃，反摇兵心，是以上年撤勇添兵，贼未敢肆，此兵胜于勇之明验。今有直隶等省官兵，择要驻守，已足策应，无庸募勇。"七月，歼宝丰、郏县溃匪于彭山，教首刘之协遁叶县就禽，予议叙。

六年，擢湖广总督。途遇协防陕西兵二百余人，逃回本营，廉得其缺饷状，杖首谋者二人，余释不问。房县乡勇纠抢民寨，缚送三十余人，立诛之。提督长龄、巡抚全保率师防剿，迭败汤思蛟、刘朝选等。川匪扰兴山、竹溪、房县，分兵追剿，歼获甚众。平樊人杰余匪，俘贼首崔宗和。上以熊光调度供支，迭诏褒奖。新设湖北提督，改移郧阳镇协，添兵三千五百名，即以无业乡勇充之。又奏定稽查寨勇章程，略言："寨勇习于战斗，轻视官兵，流弊不可不虑。今将寨堡户口、器械逐一登记，阳资其力以助此日之军威，默挈其纲以弭将来之民患。"上韪其言。七年，三省匪平，加太子太保。遣撤乡勇，以叛产变价给赏，诏嘉其撙节。

九年，劾湖南巡抚高杞违例调补知县，杞坐降调。未几，侍郎初彭龄劾熊光受沔阳知州秦泰金，及两淮匣费，上诘彭龄，以得自高杞对。命巡抚全保按验无迹，彭龄、杞俱获谴。传谕熊光返躬自省，平心办事，戒勿躁妄。

十年，调直隶。时两广总督那彦成与湖广总督百龄互讦，命偕侍郎托津赴湖北按之。百龄被讦，事有迹。方鞫治，未定谳，那彦成亦以倡抚洋盗逮京，调熊光两广总督。会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发，历任总督蕃司俱获谴。上以熊光任藩司无虚收，任总督无失察，特诏嘉之。

十三年八月，英吉利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鸡颈洋，其酋率兵三百擅入澳门，占踞炮台，兵舰驶进黄埔。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意主持重。逾月始上闻，言已令停止开舱，俟退出澳门，方准贸易。上以熊光未即调兵，故示弱，严诏切责。洋舶迁延至十月始陆续去。下吏议，褫职，效力南河。百龄代其任，疏言熊光葸懦，上益怒，遣戍伊犁。逾年，召还，授兵部主事，引疾归。道光八年，重与鹿鸣宴，加四品卿衔。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四。

熊光尝曰："刑赏者，圣主之大权，而以其柄寄于封圻大吏。若以有司援案此例，求免驳斥之术处之，舛矣。刑一人，赏一人，而有益于世道人心，虽不符于例，所必及也。不得请，必再三争，乃为不负。若忧嫌畏讥，随波逐流，其咎不止溺职而已。"当调直隶，入觐，上曰："教匪净尽，天下自此太平。"熊光曰："督抚率郡县加意抚循，提镇率将弁加意训练，百姓有恩可怀，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难致。若称懈，则伏戎于莽，吴起所谓舟中皆敌国也。"及东巡返，迎驾夷齐庙，与董诰、戴衢亨同对。上曰："道路风景甚佳！"熊光越次言曰："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上有顷又曰："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熊光曰："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上又曰："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熊光叩头曰："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居耳。"同列皆震悚，壮其敢言。后熊光告人"坟堆"、"粪船"两语，乃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重述之耳。

熊光晚年著《伊江笔录》、《春明补录》、《葑溪笔录》三书，纪所闻名臣言行，多可法云。

汪志伊，字稼门，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充四库馆校对，议叙，授山西灵石知县。除征粮扰累，刻木为皂隶书里分粮数，以次传递，民遵输纳。调榆次，迁霍州直隶州知州。代州民孟木成杀人，已定谳情实，其弟代呼冤，巡抚勒保檄志伊往按，平反之。承审者护前失，不决，命大臣临鞫，重违众议，志伊坚执与争，孟木成竟得免死。志伊以此负强项名。

擢江苏镇江知府，调苏州，连擢苏松粮道、按察使。乾隆五十八年，迁甘肃布政使，调浙江。江、浙漕重积弊，由官吏规费多。志伊历任，皆先除规费之在官者，然后以次裁革，严设科条。嘉庆元年，以杭州、乍浦驻防营养赡钱三月未放，被劾，议降二级调用，诏以志伊平日操守尚好，加恩授江西按察使。二年，迁福建布政使，未数月，就擢巡抚。

时海盗方张，仁宗于闽事特加意。志伊屡疏陈水师人材难得，请宽疏防处分，变通选补章程，副参以上，兼用本省之人。以下，两省通融拨用。又州县征粮处分过严，升调要缺难得合例，请人地相需者，不拘俸满参罚，皆允行。诏饬严惩会匪及械斗恶习。

五年，疏报漳、泉一带，匪徒节经剿捕，均知敛迹，谕曰："滋事不法，有犯必惩，不可无事滋扰。责以镇静，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持之太蹙。"寻奏龙溪、诏安、马港、海澄四厅县，遴员治理。民不械斗。谕曰："一经良有司整饬，改除积习，是小民不难化导，要在亲民之官得人。当于平日遴选贤员，俾实心任事，为正本清源之道。"志伊荐闽县知县王绍兰，上素知其人，诏嘉志伊能留心察吏。既而偕总督玉德，疏请泉州知府钱学彬改京职，上斥疏语矛盾。寻究得学彬任听家人舞弊婪赃事，坐察吏不明，议革任，特宽之。六年，病，请解职。

八年，起署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授江苏巡抚。给事中萧芝请就产米之乡采买，由海运京，下议，志伊言其不便，罢之。九年，清江浦淤浅，粮船停滞。上虑京仓缺米，诏志伊预筹，请碾常平仓谷三千石备拨。以新漕减运，命酌量采买，志伊疏言："安徽民田有一岁两收者，各令七月完纳漕粮，九十月可运通。江西、湖广亦如之。"上以一岁两征近加赋，且来岁仍属短绌，斥为迂缪。寻奏采米十二万石搭运，报闻。时江北淮、扬水灾，徐、海苦旱。志伊手编《荒政辑要》，颁属吏为赈济之法。苏州人文荟萃，增设正谊书院课士。奏请颁《御制诗文集》于江南各书院，上勿许，曰："朕之政治即文章，何必以文字炫长耶？"

十一年，擢工部尚书，未几，授湖广总督。川、楚余匪散匿洞庭湖，环湖数府州多盗。志伊多选干吏侦访，檄下分捕，盗无所匿，滨江地自乾隆末大水淹没，民田未复。亲驾小舟，历勘疏塞，建二闸于第江口、福田寺，以时启闭。

十六年，调闽浙总督。先是湖北应山民喻春谋杀人，其母以刑求诬服，控于京，命志伊提鞫。同知刘曜唐等诱供翻案，以无辜之叶秀承凶，而无左证。巡抚同兴为之平反，奏劾。至是入觐召对，为刘曜唐等剖辩，愿代认处分。上斥其偏执，严议革职，改留任。捕诛海盗黄治，其党吴属乞降。时降盗多授官，志伊曰："是奖盗也！"仍依律遣戍。

旧有天地等会匪熊毛者，创立仁义会，授张显鲁传煽。事觉，显鲁伏诛，毛遁，募宁化生员李玉衡捕杀之，奏赐玉衡举人。布政使李赓芸，廉吏也，为志伊所荐举至监司。会龙溪知县朱履中以不职劾，因讦赓芸婪索，遽劾讯。履中已自承诬告，志伊固执驳诘，福州知府徐以鹕迎合逼供，赓芸自经死。舆论大哗。二十二年，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得其状，诏斥志伊衰迈谬误，褫职永不叙用。逾年，卒。

志伊矫廉好名，自峻崖岸，仁宗初甚向用，时论毁誉参半焉。卒以偏执获咎。

陈大文，河南杞县人，原籍浙江会稽。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典广东乡试，累迁郎中。四十八年，出为广西南宁知府，擢云南迤东道。历贵州、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皆有声。父忧归，服阕，补广东布政使。总督朱珪荐大文操守廉洁，化其偏僻，可倚用，诏人才难得，命珪加以劝迪，俾成有用才。

嘉庆二年，擢巡抚。海盗方炽，大文以运盐为名，集商船载乡勇出洋，击沈盗船六，斩获二百余人，赐花翎；属县不听者，列案劾治。诏嘉其捕盗察吏皆有实心，予议叙。寻兼署总督。

四年，调山东巡抚。济、曹两府水灾，兴工代赈，州县玩视者立劾。有拙于催科而舆情爱戴者，

疏请留任。禁漕帮旗丁陋规。五年，丁母忧。乾隆末，山东大吏多不得人，吏治日弛。大文性深严，见属吏温颜相对。使尽言，然后正色戒之曰："汝某事贿若干，吾悉知。不速改，弹章已具草矣！"人莫不畏之。尤锐剔漕弊，杜浮收，官吏被告发劾治者三十余人。及去任时，其摘印在系未经奏劾者，尚七八人，事上闻，诏布政使分别省释。

六年，畿辅大水。大文服将阕。特召署直隶总督。疏请大赈提早一月，以救灾黎。劾查灾开赈迟缓之县令二人，以儆其余。逾年，因病自乞京职，历署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八年，授两江总督。劾按察使朱隆阿喜事株累，士民多怨，调朱隆阿内用。江苏昭文浮收漕粮，江西乐平勒折重征，县民并走诉于京，先后下大文鞫实，劾府县官，褫职究治。诏嘉大文秉公，不徇庇属员，使小民含冤得白，奸胥猾吏不致幸逃法网，训责各督抚力改积习。

九年，召授左都御史，未至，擢兵部尚书。大文赴京，病于途，诏遣侍卫率医往视，久不痊，赐尚书衔回籍。既而因在直隶失察属吏侵挪，部议革职，诏俟病痊以四品京堂用，遂不出。二十年，卒于家。

熊枚，字存甫，江西铅山人。乾隆三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断狱平。左翼护军给饷误用白片，惧责，私补印，其长当以盗印罪。枚谓知误更正，与盗用异，改缓。宜城县吏殴毙社长，贿改病死，拟缓。枚谓斗殴情轻，舞文情重，改实。在部八年，多所持议，迁员外郎。尚书英廉荐其才，出为甘肃平凉知府，母忧去，服阕，补河南汝宁府。汝阳有杀人狱，已得实，控不止，枚讯鞫时，忽熟视旁吏曰："此汝所教也！"吏色变，刑之，则称将嫁祸某富家，咸以为神。丁生母忧，代者未至，米价腾长，枚于丧次谕县令治居奇者，运米接济，民乃安。服阕，补直隶顺德府，擢山东泰武临道。

五十八年，迁江苏按察使。逮治博徒马修章及竹堂寺僧恒一，皆稔恶委法者。吴江太湖滨淫祠三郎神，奸民所祀，其党结胥吏扰民。枚廉知，值赛祠，舟集莺脰湖，密捕得三十八人，或以诬良诉，尾其舟，得盗赃，并逮剧盗九人，毁三郎像火之，盗遂息。教匪刘之协传弥勒教，入教者给命根钱。安徽民任梓家供弥勒像，有簿记六十人奉钱数，官吏捕得，指为匪，巡抚已上闻，逮至江南，枚亲讯。六十人皆任梓戚友贺昏嫁者，乃得释。六十年，迁云南布政使，以治刘河工未竣，留署江苏布政使。开苏州城河，集银六万两，择郡绅董其役，不使县令与工事。嘉庆二年，调安徽，寻擢刑部侍郎。

六年，直隶大水，总督姜晟以办赈延缓免，命枚署总督。截留漕粮六十万石储天津北仓，枚请分储郑家口、泊头诸水次，便灾区挽运。条上赈恤事宜，灾户仿保甲造册，省覆查，杜刁控，酌量变通赈期，捐赈者分别旌赏，各学贫生给口粮，绿营兵丁给修房价，修灾县监狱，以工代赈，并如议行。偕侍郎那彦宝筑永定河决口，既而调陈大文为总督，诏枚受代后专任查赈，巡阅数十州县，举者五人，劾四人。玉田令倪为德清而戇，枚初至，怒之，明日诘赈事，指画悉中，即首荐。上嘉枚勤事，擢左都御史。时有劾枚扰驿需索供应者，命陈大文察访，白其诬，且言枚尽心赈务，特诏褒之。

七年，回京典会试，复署直隶总督，授刑部尚书。调左都御史，管理三库。十年，授工部尚书，复命署直隶总督，率布政使裘行简清查亏空。部议各省贩铁，官为定额，疏上。枚面陈铁为民间日用所需，不能预定多寡，官为查办，恐滋流弊。上俞其说，而斥枚随同画诺，召对忽有异词，年老重听，不宜部务，复调左都御史。未几，有山东民妇京控应奏，枚意未决，副都御史陈嗣龙劾枚模棱，且言枚声名平常，诏斥嗣龙见枚左迁，揣测妄劾，终以枚不能和衷，镌级留任。直隶藩司书吏伪印虚收库银事觉，坐失察，议褫职，诏以四品京堂用，补顺天府丞。次年，充乡试提调官，册券迟误，降五品职衔休致。十三年，卒。

裘行简，字敬之，江西新建人，尚书曰修子。乾隆四十年，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四十九年，从大学士阿桂剿甘肃石峰堡回匪，复从察治河南睢州河工。五十年，出为山西宁武知府，调平阳，因亲老，自请改京秩，补户部员外郎，仍直军机。累迁太仆寺少卿。

嘉庆六年，命赴陕西犒军，时经略额勒登保驻略阳，行简疏言："川、陕兵宜扼冲严守，使陕匪

不入川，川匪不入陕，然后逼使东窜，经略以大兵蹙之，可计日枭缚。”又言自宝鸡至褒城，栈道卡兵宜复设。且于要害设大营，隔贼路，通粮运。又以额勒登保方引嫌，自请举劾止及于麾下，行简疏请五路将士皆听举劾，移书川督勒保，陈廉、蔺相下之义，两帅大和。途次，进太仆寺卿，赐花翎。寻出为河南布政使，丁母忧，服阕，补福建布政使。

自乾隆末授受礼成，恩免废员，各州县钱谷出入，益滋纠葛，行简锐事清帑，司册目十有一，创增子目，支解毫黍皆见，吏不能欺。九年，入觐，会仁宗欲清厘直隶仓库，嘉其成效，特以调任。行简彻底清核，逐条覆奏，略曰：“直隶州县，动以皇差为名，藉口赔累。自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四举南巡，两幸五台，六次差务，何以并无亏空？四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两举南巡，三幸五台，差务较少，而亏空日增。由于地方大吏，贪黩营私，结交馈送，非差务之踵事增华，实上司之借端需索。近年一不加察，任其藉词影射，相习成风。试令州县扪心自问，其捐官肥己之钱，究从何处？此臣不敢代为宽解者也。分年弥补，则有二难：直隶驿务繁多，所有优缺，只可调剂冲途，又别无陋规可提，此为难一也。现任亏空，革留勒限，彼必爱惜官职，卖田鬻产，亦思全完。若责以代前任按年弥补，焉背解囊，势必取给仓库。前欠未清，后亏复至，此为难二也。州县亏项无著，例应道府分赔。道府赔项无著，例应院司摊赔。今直隶未申明定例，请于两次清查应行监追者，再限一年。如财产实属尽绝，著落上司分别赔缴。嘉庆十年以后，交代亏缺，惟有执法从事，不得混入清查，致有宽纵。”疏入，上嘉其明晰，下部议行。寻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直隶总督。

十一年，察出藩司书吏假印虚收解款二十八万有奇，遣使按讯。历任总督、布政使议谴有差。行简任内虚收之数少，诏以事由行简立法清查，始得发觉，宽之。是年秋，赴永定河勘工，途次感疾，卒。上深惜之，优诏赐恤依一品例，谥恭勤，赐子元善举人。

方维甸，字南耦，安徽桐城人，总督观承子。观承年逾六十，始生维甸。高宗命抱至御前，解佩囊赐之。乾隆四十一年，帝巡幸山东，维甸以贡生迎驾，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四十六年，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历郎中。五十二年，从福康安征台湾，赐花翎。迁御史，累擢太常寺少卿。又从福康安征廓尔喀。历光禄寺卿、太常寺卿，授长芦盐政。嘉庆元年，坐事夺职。吏议遣戍军台，诏宽免，降刑部员外郎，仍直军机。迁内阁侍读学士。从尚书那彦成治陕西军务。

五年，授山东按察使，迁河南布政使。时川、楚教匪未靖，维甸率兵六千防守江岸。疏言：“大功将蒇，裁撤乡勇，最为要务。宜在撤兵之前，预为筹议，俟陕西余匪殄尽，酌移河南防兵以易勇，可节省勇粮。”上韪之。

八年，调陕西，就擢巡抚。督捕南山零匪，筹撤乡勇，核治粮饷，并协机宜，复赐花翎。十一年，宁陕新兵叛，维甸亟令总兵杨芳驰回，偕提督杨遇春进山督剿。会德楞泰奉命视师，贼窜两河，将趋石泉，维甸遣总兵王兆梦击之，劝民修寨自卫，贼无所掠。未几，叛兵乞降，德楞泰请以蒲大芳等二百余人仍归原伍。上责其宽纵，命维甸按治，疏陈善后六事，如议行。

十四年，擢闽浙总督。蔡牵甫歼，朱渥乞降，遣散余众。台湾嘉义、彰化二县械斗，命往按治，获犯林聪等，论如律。疏言：“台湾屯务废弛，派员查勘，恤番丁苦累，申明班兵旧制，及归并营汛地，以便操防。约束台民械斗，设约长、族长，令管本庄、本族，严禁隶役党护把持，又商船贸易口岸，牌照不符，定三口通行章程，杜丁役勾串舞弊。”诏皆允行。以台俗民悍，命总督、将军每二年亲赴巡查一次，著为例。

十五年，入觐，以母老乞终养，允之。会浙江巡抚蒋攸铦疏劾盐政弊混，命维甸按治。明年，召授军机大臣。维甸疏陈母病，请寝前命，允其留籍侍养。十八年，丁母忧，遣江宁将军奠酹。未几，教匪林清谋逆，李文成据滑县，夺情起署直隶总督，维甸自请驰赴军营剿贼，会那彦成督师奏捷，允维甸回籍守制。二十年，卒于家。上以维甸忠诚清慎，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谥勤襄，赐其子传穆进士。

董教增，字益甫，江苏上元人。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五十一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散馆改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嘉庆四年，以道员发四川，明年，授按察使。峨眉、雷波二厅铜铅各厂，毗连夷地。奸民与争界，焚夷巢，倮夷纠凉山生番为变，教增率兵往，

议者多主剿，教增不可，廉得汉奸构衅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人，集众诛之，夷情帖然。仁宗以教增不烦兵力，而远夷心服，谕奖有加。寻调贵州。九年，迁四川布政使。

十二年，擢安徽巡抚。宁国、池州、广德各属，旧有棚民，植杂粮为业。户部虑妨民田，议遣回籍。教增言："棚民既立室家，难复迁徙。且所种多隙壤，于民田无损，于民食有益，第约束之而已。"从之。又言："徽宁等府巨室，向有世仆，出户已久，告讦频仍，请严杜妄讼，凡世仆以见在是否服役为断。其出户百年者，虽有据亦开豁为良。"得旨允行，著为例。

十五年，调陕西。兴安七属，旧食河东引盐。乾隆间，课摊地丁，其后复归商运，地介川、楚，土盐侵碍，运艰费重，引课多亏。教增请循凤翔例，改食花马池盐，引归民运，课按丁摊，以恤商力。又榆林、绥德、吴堡、米脂四州县，向食土盐，官给票销售。前抚方维甸请用部引，以二百斤为率，凡万一千三百余引，民力难胜。教增规复其旧，由州县颁发小票。每票五十斤，民皆便之。时南山善后倚汉中知府严如煜，能尽其才，不拘文法，岁歉请赈，逾限破例，上陈得允。

十八年，调广东。先是百龄锐意灭海寇，曾贻教增诗云："岭南一事君堪羡，杀贼归来啖荔枝。"既而张保仔就抚，教增报书曰："诗应改一字为'降'贼归来也。"百龄愧之，至是承其后，诸降人桀骜，为闾阎害，惩治甚力，然未尝妄杀。广州府有死囚，值赦减等改军而逃，获之，论重辟，按察使持之坚，教增以律不当死，斮斮与辩，此囚卒免死。

二十二年，擢闽浙总督。先是海寇未平，禁商民造船高不得逾一丈八尺，小不任重载，难涉风涛，沿海多失业。教增以寇平已久，请免立禁限，以从民便，允之。福清武生林弥高者，健讼包粮，阻众不纳，邑令躬缉，为其党邀夺，官役并伤，令文武往捕获，弥高嗾其党劫持，通县抗征。教增亲鞫得弥高罪状，立斩以徇，诸郡懔惧，强宗悍族抗欠者，皆输纳如额。奏入，诏嘉其能。临海民纠众殴差，致酿大狱。巡抚杨護坐褫职，命教增兼权浙抚，鞫治之。漳、泉两郡多械斗杀人，官吏往往不能制。龙溪令姚莹捕渠魁五人，杖毙之。巡抚疑其违制，教增曰："刑乱国宜用重典。"优容之，悍俗稍辑。张保仔就抚后，改名宝，官至澎湖副将，时论犹指斥。教增责令捕盗，奔走海上，盗平而宝亦死。二十五年，入觐，乞病未允，道光元年，乃得请归。二年，卒，赐恤，谥文恪。

教增有识量，强毅不阿。官四川时，力矫豪奢，崇节俭，宴集不设剧。总督勒保以春酒召，闻乐而返。亟撤乐，乃至，尽欢。尝言"刻于己为俭，俭于人为刻"，时叹为名言。

论曰：吴熊光忠谠任重，有大臣风。汪志伊、陈大文矜尚廉厉，或矫或偏。熊枚勤于民事，晚诮模棱。名位虽皆不终，要为当时佼佼。裘行简、方维甸，名父之子，特被恩知。董教增有为有守，建树闳达，盖无间然。

清史稿卷三五八　列传第一四五

乌大经清安泰　常明　温承惠

冯光熊，字太占，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二年举人，考授中书，充军机章京。累擢户部郎中。三十二年，从明瑞赴云南，授盐驿道，母忧归，坐失察属吏科派，夺职。服阕，以员外郎起用，仍官户部，直军机，迁郎中。从尚书福隆安赴金川军，授广西右江道，署按察使兼盐驿道。历江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四十九年，石峰堡回民作乱，筹画战守，储设饷需具备。以前江西巡抚郝硕迫索属吏事觉，同官多获谴，光熊亦缘坐夺官，留营效力。事平，用福康安荐，起为安徽按察使。荐擢湖南巡抚，调山西。

时议河东盐课改归地丁，光熊疏言："河东盐行山、陕、河南三省，商力积疲，易商加价，俱无所济。若课归地丁，听民贩运，无官课杂费、兵役盘诘、关津留难，较为便宜。山西州县半领引行盐，半食土盐、蒙古盐，仍纳引税。其间或引多而地丁少，或引少而地丁多，征之三省皆然。请将课额四十八万余两通计均摊。"允之。五十七年，上幸五台，各疆吏先后奏陈，自盐课改革后，价顿减落，民便安之。诏嘉光熊调剂得宜，赐花翎、黄马褂，署工部侍郎。未几，授贵州巡抚，调云南。五十九年，署云南总督。明年，大塘苗石柳邓叛扰铜仁，光熊赴松桃防御，以思州田堺坪、镇远四十八溪、思南大坪，密迩楚苗，且扼铜仁后路，分兵屯守。苗匪急攻松桃、正大，不得逞。旋赴铜

仁治饷需，偕总督福康安治军设防，规画称旨，命留贵州巡抚任。

嘉庆二年，事平，奏请铜仁、正大改建石城，以资捍卫，从之。会仲苗又起，偕总督勒保督率镇将，联合滇、黔、楚、粤诸军剿抚，事具《勒保传》。光熊分檄将吏，解归化厅围，肃清播东、播西两路，降安顺、广顺所属苗寨。仲苗平，偕勒保奏上善后四事，请随征武举、武生及乡勇，就近补充弁兵余丁，给难民栖止、牛具费用，储粮备兵民就食，清厘田亩，靖苗、汉之争。自军兴以来，凡所措置，多邀嘉许。勒保移师入川，善后专任光熊。三年春，复疏请申禁汉民典卖苗田，及重债盘剥，驱役苗佃。禁客民差役居摄苗寨，酌裁把事土舍亭长，定夫徭工价，以利穷苗。酌设苗弁，以资管束：悉报可。五年，诏光熊治理有声，年近八旬，召授兵部侍郎，寻擢左都御史。六年，卒，上念前劳，赐祭一坛。

陆有仁，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四十六年，出为广西梧州知府，调太平。五十二年，安南内讧，夷眷来奔，有仁处置得宜。会擢福建延建邵道，总督孙士毅请留防边。寻调督粮道，历山东按察使、直隶布政使。五十七年，坐在山东谳狱草率，降甘肃按察使。嘉庆元年，擢刑部侍郎，留治甘肃赈务，宜绵赴陕剿教匪，命摄陕甘总督。二年，匪由河南窜朱阳关，逼雒南。疏请偕西宁镇总兵富尔赛驰赴潼、商，又调甘凉镇兵会剿，诏军务责巡抚。有仁应驻甘肃，亲身赴陕，迹涉张皇，命回兰州，停止所调镇兵。时宜绵檄调撒拉尔回兵二千赴兴安，有仁并令暂停，上以汉中兵单，待回兵截剿，乃教匪窜汉阴而回兵尚滞循化，斥有仁一经申饬，于应援之兵，亦屡催罔顾，诏褫职鞫讯，寻原之，发四川效力。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三年，襄阳贼高均德犯陕西，叙防堵功，赐花翎。四年，擢广东巡抚。

五年，召为工部侍郎，调刑部。授陕西巡抚。先是那彦成在陕，劝民筑寨堡，计蓝田、鄠鄠、宝鸡、商州、镇安、商南、孝义、五郎共五百四十一处。台布为巡抚，复议汉中二栈为军饷要道，于宝鸡、凤县、留坝、褒城、宁羌各驿筑堡，以周三里为度，徙民屯粮。至是尚未尽实行，严诏切责。有仁疏言："川、陕情形不同，四川地居天险，如大成寨、大团包、方山坪等寨，每处可容数万人，小者亦数千人。贼据之可抗官兵，民守之亦可拒贼。如南山内层峦叠嶂，无宽敞环抱之所，止能于陡险山巅，就势结构，每寨止容数百人至千余人。蜀山多膏腴稻田，民居稠密，其势易合。陕西老林，惟棚民流寓，零星垦种，隔十里数十里，始有民居十数户。若纠合数村共筑一堡，则南村之人欲近南，北村之人欲近北，惟秦陇以西，人皆土著，无不踊跃兴工。秋间贼入西栈，每约彼此各不相犯，而寨民必乘间截其尾队，夺其牲畜，不使晏然空过。其西安、同州、凤翔三府，与汉南附近川省之区，皆多土著，审利害，每邑结有堡寨，或百余或数百。其汉北山内近亦一律兴工，又恐结寨后民丁但知守寨，而于贼出入要隘转无堵御。复令于寨堡之外，每寨拨数百数十人合力守卡，以杜窥伺。请分区责成各道，刻期完竣。"疏入，报闻。有仁与额勒登保规画筑堡团练，著有成效。抚辑难民无归者，以安康、白河等处叛产，及南山客民荒田，量给安插。六年，分拨兵勇防守总要隘口，奏请于五郎、孝义等处专派大员团练堵剿，以专责成。川匪逼黑河，遣总兵齐郎阿、通判雒昂截击，余匪东窜牛尾河，副将韩自昌歼之，被优叙。

有仁治陕三年，经理饷需，先事绸缪，撙节不滥，搜捕余匪甚力，屡诏褒嘉。七年，卒，优恤，官其子继祖主事。

觉罗琅玕，隶正蓝旗。捐纳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超擢内阁学士，出为江苏按察使。乾隆五十年，召授刑部侍郎。逾年，授浙江巡抚。五十二年，大兵剿台湾林爽文，琅玕储谷二十万石于乍浦、宁波、温州，由海道输运，高宗嘉之。坐审拟海盗失当，吏议当革职，诏宽免，自请罚银三万两。嘉善县吏浮收，按问得实，上以浙漕积弊，琅玕不胜任，命解职，予头等侍卫，赴哈密办事。五十六年，坐监修浙江海塘工程损坏，琅玕在任未亲勘，诏责赔修，应银二十二万七千有奇，免其半。历叶尔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坐家人贩玉，解任回京。寻予郎中衔，为热河避暑山庄总管。

嘉庆二年，以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召授刑部侍郎。五年，授贵州巡抚。剿禽广顺等寨苗杨文泰等，诏嘉奖，加总督衔。未几，就擢云贵总督。六年，贵州石蚬苗叛，巡抚伊桑阿赴铜仁剿

治，未即平，诏琅玕往督师，而调伊桑阿云南。伊桑阿因按察使常明攻克石蚬有所禽获，遂谎奏亲往督战，苗皆归伏，军事已竣。及琅玕至，难民拥道诉其诬，遂督兵进剿，攻克上潮、下潮诸寨，始肃清。会初彭龄劾伊桑阿贪劣，下琅玕鞫实，上尤罪其欺罔，诛之。诏斥琅玕于伊桑阿未亲往石蚬，避嫌瞻徇，降二品顶带。

七年，维西夷恒乍绷与其党腊者布作乱，秃树、出亨附之。琅玕率总兵张玉龙入山剿捕，克阿喃多贼寨，进攻诸别古山，获秃树。玉龙克小维西夷人，缚腊者布献军前磔之。进攻康普，恒乍绷遁澜沧江外，获其孥。分兵攻吉尾、树苗，琅玕驻剑川，断贼后路，败之于通甸、小川，克回龙厂，寻围剿上江山箐贼，歼其渠，余众乞降。琅玕以恒乍绷势蹙，疏请撤兵，提督乌大经率兵二千驻防。贼詗官军已退，乘水涸潜渡，纠江内降倮，复肆劫掠。琅玕驰抵剑川，恒乍绷遁走。八年，上以首逆未获，命永保接办军务。琅玕已禽斩汉奸张有斌，临江扎筏，声言渡兵江外，倮倮震慑，诣军门乞降，琅玕令诱导诸寨禽贼自效。九月，恒乍绷潜匿山箐，官军搜获之，余党尽歼。事平，予议叙。

琅玕以维西僻处边隅，各夷杂居江内外，稽察难周，疏请于维西、丽江等五路设头人，给顶带，约束夷众。又以维西南北路及鹤丽镇、剑川诸汛皆要地，请裁马为步，添兵八百，分布要隘，边境遂安。九年，卒，谥恪勤。

乌大经，陕西长安人。由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出为山东德州营参将。三十九年，王伦倡乱，大经助守临清，力战保危城，功最多，高宗特奖之，立擢临清副将。历江西南赣镇、贵州古州镇总兵，广西提督，调云南。五十三年冬，率云南兵从孙士毅征安南，至则士毅已克其都城。明年春，大军为阮惠所袭，败绩，大经所部得向导。全师而返。寻母忧去职，起为甘肃提督，复调云南。嘉庆四年，僧铜金与孟速土司构难，勾结野倮，蔓延猛猛及缅宁内地，大经偕总兵苏尔相进剿，克缅属南柯、三节石、昔木、腊南、那招、雾笼、上中下宁安、腊东、困赛等地，破南洒河贼卡，肃清缅边。署按察使屠述濂由猛猛一路会剿，连克大蚌山、南元寨。五年春，总督书麟视师，用大经计，分两路进攻猛白山箐，大经由南路，连战渡黑河，焚贼寨，首逆寻就禽，夷众受抚。七年春，入觐。会维西事起，命大经驰回，从琅玕进剿，大经偕总兵书成先清威远倮匪，乃会兵维西，克康普。上意不欲穷兵，命大经留防。及匪复肆掠，进剿独村坪及康普、小维西，连克之。八年春，与琅玕分驻石鼓、桥头，沿江督剿，至十月，恒乍绷就禽，乃政师。九年，卒。

清安泰，费莫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擢员外郎。出为甘肃凉州知府，调署兰州，擢湖南衡永桂郴道。六十年，苗疆事起，奉檄赴保靖抚辑降苗，以治饷功，赐花翎。

嘉庆元年，械送首逆吴半生、石三保至京，擢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七年，署巡抚。八年，调浙江布政使。十年，擢江西巡抚，调浙江。

十一年，海寇蔡牵犯浙洋，赴温、台防剿，严杜接济，贼樵汲俱穷，窜去，诏褒之。总督阿林保劾提督李长庚因循玩寇，下清安泰密察，疏言：“长庚忠勇冠诸将，身先士卒，屡冒危险，为贼所畏。惟海艘越两三旬若不燂洗，则苔黏＜⿰虫族＞结，驾驶不灵，其收港非逗留。且海中剿贼，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炮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舵身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然远矣。贼往来三省数千里，皆沿海内洋。其外洋灏瀚，则无船可掠，无岙可依，从不敢往，惟遇剿急时始间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贼直窜外洋，我师冒险无益，势必回帆收港，而贼又遁诛矣。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坠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虞。每遇大风，一舟折舵，全军失色，虽贼在垂获，亦必舍而收。洎易桅竣工，贼已远遁。数日追及，桅坏复然，故常屡月不获一战。夫船者，官兵之城郭、营垒、车马也。船诚得力，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今浙省兵船皆长庚督造，颇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闽省商船无定制，一报被劫，则商船即为贼船，愈高大多炮多粮，则愈足资寇。近日长庚

剿贼，使诸镇之兵隔断贼党之船。但以隔断为功，不以禽获为功。而长庚自以己兵专注蔡逆坐船围攻，贼行与行，贼止与止。无如贼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盗船货财充积，而不能为禽贼禽王之计。且水陆兵饷，例止发三月。海洋路远，往反稽时，而事机之来，间不容发，迟之一日，虽劳费经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积弊也。非尽矫从前之失，不能收将来之效。非使贼尽失其所长，亦无由攻其所短。则岸奸济贼之禁，必宜两省合力，乃可期效。”奏上，诏嘉其公正。由是益向用长庚，清安泰之力也。

寻又条上防海事宜：“沿海居民，编造保甲。稽核商贩，以断米粮出口。禁制火爆，防火药透漏。断绝采捕，以杜奸宄溷迹。”并如议行。十二年冬，蔡牵子至普陀寺，未获，被谴责。寻以阮元代之，调河南巡抚。十四年，卒。

常明，佟佳氏，满洲镶红旗人。由笔帖式授步军统领主事，出为湖南桂阳知州，擢云南曲靖知府，乾隆六十年，从总督福康安征苗疆，率兵屡克贼巢，赐花翎。镇＜⿰竹旱＞苗吴半生据苏麻寨，自构皮寨进击败之，复破西梁贼砦，擢贵州贵东道。掩击半生于板登寨，获其弟吴老正等，半生复来犯，设伏大破之，乘胜夺贼卡。五寻由西梁进攻，毁其寨，贼纠夯柳苗为援，歼戮甚。众乞降，拒不受，复大挫之。擢按察使，赐号智勇巴图鲁。诏以苗匪每遇败乞降，叵测难信，饬各路将领以常明为法。进剿老乌厂，斩贼目陇老香，与总兵珠隆阿合剿大乌草河迤西苗，连克鱼井、豆田三十余寨。会大军于古丈坪，半生适至，常明冒雨进攻，歼贼千余。分兵克乌龙岩、茶它山诸寨卡，进围高多寨，半生降，乘锐克鸭保寨。

嘉庆元年，剿下平陇苗于葫芦坪，母忧，留营，偕副将海格破小竹山贼于堕河坡，俘贼目杨通等。上嘉常明奋勉，仍命署按察使。二年春，贵州仲苗起，从总督勒保讨之，与施缙并为军锋，同破贼关岭，复夹攻，连拔贼寨八，解新城围，再败之望城坡。贼匿岩洞以拒，设伏，毙贼千余，环攻于卡子河，贼大溃，解南笼围，加布政使衔。时黄草坝被围久，滇、黔道梗，常明援之，克九头山，获伪将军陆宝贵，毁马鞭田贼栅，俘李阿六等，连战皆捷，围乃解。寻克马鞍山，绕击洞洒贼巢，连攻三昼夜，禽贼酋吴抱仙于三陇口，授布政使。进克安有山，捣当丈贼巢，获逆首韦七绺须，又擒贼目黄阿金、梁国珍等于补纳山。三年，连拔雨薛岩等十八寨，苗境悉平。服阕，始莅布政使任。

是年冬，署巡抚，疏荐总兵施缙率贵州兵赴四川剿教匪。五年，因缙战殁，贵州兵不能救，常明坐褫翎顶。秋，入觐，诏念前劳，予三品顶带，留巡抚署任。题销军需，诏诘贵阳贼踪未至，募乡勇多至五万余名，用银十九万余两，命总督琅玕察核。寻奏常明虽无冒帑，处置失宜，责赔缴赏恤银九万余两。六年，石蚬苗与湖南苗勾结为乱，巡抚伊桑阿檄常明率师攻克之，复原衔、花翎，寻授巡抚。七年，以挪用铅厂帑银，及失察幕僚私售铅丸，抽匿案卷事，褫职，籍没家产。既而予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调库车办事大臣。

十年，授湖北盐法道，累迁湖北巡抚。上念常明久于军事，以四川民、夷杂处，控制不易，十五年，特擢为总督，诏勉其尽职，减免赔项银万五千两，宁远府属夷地，多募汉人充佃，自教匪之乱，川民避入者增至数十万人，争端渐起。十七年，常明疏请：“汉民移居夷地及佃种者，编查入册，不追既往。此后严禁夷人招佃与汉民转佃，并编保甲以资约束，增文员以便弹压，移营汛以利控制。”报可。又请川省盐课改归地丁，听民兴贩，诏斥其妨碍淮纲，不顾邻省利害，降二级留任。

十八年，署成都将军。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为乱，偕提督多隆阿、总兵罗思举往剿，自里塘进攻，破之，捣热笼贼巢，洛布七力举家焚毙。诏以未生得逆首，不予议叙。二十一年，成都革兵谋变，悉捕之置于法，诏嘉其镇静。二十二年，宁越夷扰边，遣将平之。寻卒，赠太子少保，优恤，谥襄恪。

温承惠，字景侨，山西太谷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朝考首擢，除七品小京官，分吏部。拔贡内用自是始。累迁郎中。五十四年，出为陕西督粮道，母忧归。高宗巡幸五台，迎銮召对，嘉其才。服阕，补延榆绥道。

嘉庆元年，川、陕、楚军事急，承惠奉檄治兴安、汉中团防。遭父忧，留军，仍摄道事。贼犯

平利，承惠驰剿，山水猝涨，坠水，遇救得免。趋扼险隘，获捷。服阕，命以按察使衔仍补原官。五年，擢陕西按察使。疏言：“贼扰陕境，已历数年。兵为牵缀，运饷往往不及。则驻兵以待，贼得乘间远逸。三省边境绵长，宜扼要驻兵，以逸待劳。”上韪之，歼匪首王金柱于安康，复破贼洵阳，赈抚流亡，民心渐定。迁布政使，仍留防。贼屡犯境，辄击却之。守御兴、汉先后凡六年，事定优叙。八年，调河南，修伊、洛旧渠。十年，擢江西巡抚。

十一年，调福建，兼署总督，海寇蔡牵犯台湾鹿耳门，檄总兵许松年赴海坛、竿塘与提督李长庚会剿，三沙为蔡牵乡里，增兵驻守，禁沿海接济，诏嘉之。寻调署直隶总督。

十二年，上阅古北口兵，奖其娴整，命实授。浚黑龙、温榆、北运、滏阳诸河。十三年，上幸天津，赏黄马褂。寻以巡幸点景科派，为肥乡令所揭，褫花翎、黄马褂，旋复之。十七年正月，以岁除得雪，加太子少保。钜鹿县民孙维俭等传习大乘教，滦州民董怀信传习金丹、八卦教，先后发觉，失察轻纵，褫宫衔、花翎、黄马褂，革职留任。复以他事数被谴责。

十八年，河南滑县教匪起，命偕提督马瑜往剿，数战滑县近地，破贼于道口。寻命陕甘总督那彦成总统军务，承惠为参赞。时匪首林清在京师起事，扰及宫禁，诏以林清传教八年，承惠不能先事查缉，及剿匪逗留罪，褫职，留治粮饷。十九年，命以员外郎赴河南睢工效力，工竣，迁郎中，随尚书戴均元襄理永定河工。

二十三年，授山东按察使。承惠前官畿辅，不孚众望，及复起，颇思晚盖。山东故多盗，侦知东平人广平知府王兆奎三世窝盗，密捕治之，期年积案一清。掊击贪酷，苏困起敝，吏治为之一变。特诏褒奖，然卒不安其位。先是盗夜劫泰安富民徐文诰家，戕其佣柏永柱，县以误杀为文诰罪，实疑狱也。按察使程国仁入其言，锻炼定谳，承惠至，固疑不实，于他狱盗供得其情，锐意平反。巡抚和舜武惑于浮言，尼之。及侦获盗首王壮于吉林，具承枪杀永柱状。时国仁已擢巡抚，旧与承惠有嫌，且护前，不欲承惠竟是狱，檄勘堤工，承惠辞，乃劾承惠自以曾官总督，横肆不受节制，褫职，荐前兖沂道童槐继为按察使。槐复劾承惠滥禁无辜，以罪人充捕扰民，谴戍伊犁，其去也，国仁送于候馆，居民汹汹詈之，不及送而归。既而文诰诉于京，命尚书文孚往鞫，未至，槐仓卒定谳，释文诰。二十五年，起承惠为湖北布政使。逾年，以衰老降户部郎中。寻引疾归，卒于家。

颜检，字惺甫，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子。拔贡，乾隆四十二年，授礼部七品小京官，荐升郎中。五十八年，出为江西吉安知府，擢云南盐法道，调迤南。嘉庆二年，剿威远倮匪，禽匪首札秋。擢江西按察使，历河南、直隶布政使。

五年，护直隶总督。东明县民李车因奸砍伤七岁幼童，从重拟绞决。永年县民梁自新勒毙继妻及媳，讯因继妻虐待前妻子有幅，纵媳与人通奸，同谋毒毙有福，自新忿，将妻媳致死，从轻拟杖流。两狱并为仁宗嘉许，特旨依议。梁自新加恩，再减杖徒。先是直隶回赎旗地租银，积欠至十三万两，前总督胡季堂、汪承霈屡议调剂，未有善策，检疏请复旗租原额以纾民力，积欠得全减免焉。

六年，擢河南巡抚。七年，诏检前护直督有治绩，命以兵部侍郎衔署理直隶总督。寻实授，赐黄马褂。九年，京察，予议叙。检历官畿辅，颇为仁宗所信任。寻以束鹿县民王洪中与张父观斗殴被伤，上控，承审官偏听，王洪中受责自缢，狱经部鞫，诏斥检玩视重案，下部议革职，改留任。又因他狱屡被诘责，检具疏陈谢，谕曰：“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专擅。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卿系朕腹心之臣，其勉之。”

十年，坐易州知州陈渼亏空逾十万，查办不力，降调革任，予主事衔，效力吉地工程处。会永定河堤坏，责随筑赔修。又以刑部秋审，直隶省由缓改实者十四起，革主事衔，仍留工次，事竣，予五品衔，发南河委用。未几，复因直隶官吏勾通侵帑事觉，革职，遣戍乌鲁木齐。十三年，释回。

十四年，命以主事充西仓及大通桥监督。十五年，授湖南岳常澧道，迁云南按察使。十六年，擢贵州巡抚，寻召来京。坐前在直隶失察滦州民董怀信等传习邪教，降二级，以京员用。又坐涿州知州徐用交代朦混，降补工部郎中。十九年，授山东盐运使，命以三品顶戴为浙江巡抚，奏浚西湖兴水利。上素称检操守才干，而病其不能猛以济宽，屡加训戒。二十年，武平民刘奎养听纠入添弟

会传习徒众论斩，诏斥检未究编造逆书之人，下部议。复因西湖厝棺被盗，言官劾其谳拟轻纵，命侍郎成格等往按，坐正犯由贿属诬认，诏切责，褫职。二十四年，祝嘏，予官，补刑部员外郎，逾年授福建巡抚。

道光元年，疏陈岁进荔枝树、素心兰采运艰难，诏永远停贡，并嘉检之直。二年，复擢直隶总督。先是藩司屠之申奏请直隶差徭，每地一亩摊征银一分，以示公平，诏俟检到任定议。检力言其不可行，请仍旧制。三年，以年老内召，授户部侍郎，调仓场。复出为漕运总督。五年，坐河淤滞运，降三品衔休致。寻复以疏请截留漕粮忤旨，降五品衔。十二年，卒。

论曰：冯光熊治苗疆善后，陆有仁兴陕境寨堡团练，琅玕定石蚬苗、维西夷，清安泰保全良将李长庚，常明佐勒保平仲苗，晚任蜀疆，镇抚番夷，皆一时疆臣之能举其职者。温承惠治畿辅无异绩，陈臬山东，则治盗清狱有声，卒以平反冤狱遭倾陷，可谓能晚盖矣。颜检明于吏事，治尚安静，而屡以宽纵获谴焉。

清史稿卷三五九　列传第一四六

李殿图　张师诚王绍兰

岳起，鄂济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议叙，授笔帖式。累擢户部员外郎、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六年，迁奉天府尹。前官贪黩，岳起至，屋宇器用遍洗涤之，曰："勿染其污迹也！"与将军忤。逾年，擢内阁学士，寻出为江西布政使。殚心民事，值水灾，行勘圩堤，落水致疾。诏嘉其勤，许解任养疴。

嘉庆四年，特起授山东布政使。未几，擢江苏巡抚。清介自矢，僮仆仅数人，出屏驺从，禁游船声伎，无事不许宴宾演剧。吴下奢俗为之一变。疏陈漕弊，略曰："京漕积习相因，惟弊是营。米数之盈绌，米色之纯杂，竟置不问。旗丁领运，无处不以米为挟制，即无处不以贿为通融，推原其故，沿途之抑勒，由旗丁之有帮费。旗丁之索帮费，由州县之浮收。除弊当绝其源，严禁浮收，实绝弊源之首。请下有漕各省，列款指明，严行禁革，俾旗丁及漕运仓场，无从更生观望冀幸之心。"诏嘉其实心除弊。常州知府胡观澜结交盐政征瑞长随高柏林，派捐修葺江阴广福寺。岳起疏言观澜、柏林虽罢逐，尚不足服众心，请将钱二万余串责二人分偿，以修苏州官塘桥路。丹徒知县黎诞登讽士绅胪其政绩保留，实不职，劾罢之。

五年，署两江总督，劾南河工员庄刚、刘普等侵渔舞弊，莫沄于任所设店肆运货至工居奇网利，并治如律。扬州关溢额税银不入私，尽以报解。核减两蕃司耗羡闲款，实存银数报部：并下部议行。六年，疏请浚筑毛城铺以下河道堤岸，上游永城洪河，下游萧、砀境内河堰，并借帑举工，分五年计亩征还，允之。

八年，入觐，以疾留京，署礼部侍郎。会孝淑皇后奉移山陵，坐会疏措语不经，革职留任。寻命解署职，遂卒。帝深惜之，赠太子少保，赐恤如例。

无子，诏问其家产，仅屋四间、田七十六亩，故事，旗员殁无嗣者产入官。以岳起家清贫，留赡其妻。妻殁，官为管业，以为祭扫修坟之资。异数也。妻亦严正，岳起为巡抚时，一日亲往籍毕沅家。暮归，饮酒微醺。妻正色曰："毕公耽于酒色，不保其家，君方畏戒之不暇，乃复效彼耶？"岳起谢之。及至京，居无邸舍，病殁于僧寺，妻纺绩以终。吴民尤思其德，呼曰岳青天，演为歌谣，谓可继汤斌云。

荆道乾，字健中，山西临晋人。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官湖南，历麻阳、龙山、东安、永顺、慈利、靖州。所至有惠政，屏陋规，平冤狱。在靖州赈饥，尤多全活，屡膺上考。四十七年，迁甘肃宁夏同知，入觐，大学士刘墉曾官湖南巡抚，称之曰："第一清官也。"名始著。寻署石峰堡同知，时方用兵，治事不废，修复水利，复荐卓异记名。五十四年，擢安徽池州知府，屡署徽宁池太道，管芜湖关，赢余不入己，以充赈恤。调安庆，朱珪为巡抚，尤信任之，疏荐，擢山东登莱青道，摄布政使。以激浊扬清为己任，荐廉吏崔映淮、李如珩等，而劾不饬者。

嘉庆二年，迁按察使。四年，迁江苏布政使。先是州县存留俸薪役食及驿站经费，改解藩库，

俟奏销后请支，始则防吏侵挪，久之解有浮费，发有短平。或勒抵前官亏空，佐杂教官不能得俸，驿传领于枭司。或苛驳案牍，因索馈遗，邮政日弛废。道乾入觐时，面陈其弊，请悉依定章，于州县征收时开支，省解领之繁。仁宗俞可。至是疏上施行，天下便之。上方欲整饬漕政，以巡抚岳起及道乾皆有清名，责其肃清诸弊。到官三阅月，擢安徽巡抚，疏请禁征漕浮收旧耗米一斗，给运丁五升，加给二升。运丁所得，有据可考。其所用沿途浮费，采访知之，应禁革。诏下所奏于有漕各省永禁。又言："屯田所以赡运，每丁派田若干及应得正身亲领，以杜包领欺压之弊。田册归粮道收管，另造副册发各卫以备查验。"并允行。宿州、灵璧、泗州水灾，道乾亲往监视赈厂。六年，以病乞罢，诏许解任调理，俟病痊来京候简。次年三月，诏询道乾病状，已先卒于安庆，帝悼惜，赐祭，赐其孙炆举人。

道乾由监司不三年擢至巡抚，求治益急，不避嫌怨，自处刻苦。临殁，呼旧僚至寝所，指床下金示之曰："吾受重恩，积养廉数千两，足以归丧。诸君素爱我，勿为敛赙。"又呼其兄曰："兄仁弱，勿听人怂恿受赙违吾意。"兄如其言。

谢启昆，字蕴山，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朝考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河南乡试，分校礼闱，均得士。三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调扬州。明于吏事，所持坚正，上官异意不为夺。治东台徐述夔诗词悖逆狱迟缓，褫职戍军台。寻捐复原官，留江南。父忧，夺情署安徽宁国知府。复遭母忧，服阕，称病久不出。五十五年，特擢江南河库道，迁浙江按察使。六十年，迁山西布政使。州县仓库积亏八十余万，不一岁悉补完。高宗异其才，以浙江财赋地亏尤多，特调任。历三岁，亦弥补十之五。

嘉庆四年，擢广西巡抚。上疏，略曰："各省仓库积弊有三变。始则大吏贪婪者利州县之馈赂，偾事者资州县之摊赔。州县匿其私橐，以公帑应之，离任则亏空累累。大吏既饵其资助，不得不抑勒后任接收。此亏空之缘起也。继则大吏庸暗者任其欺蒙，姑息者又惧兴大狱，以敢接亏空为能员，以禀揭亏空为多事。州县且有藉多亏挟制上司升迁美缺者。此亏空之滥觞也。近年不职督抚相继败露，诸大吏共相濯磨，州县亦争先弥补。但弥补之法，宽则生玩，胥吏因缘为奸，急则张皇，百姓先受其累。各省贫富不同，难易迥别，一法立即一弊生，惟在因地制宜。率定章程，又多窒碍。请饬下各省先查实亏之数、原亏之人，如律论治。其无著者，详记档案，使猾吏无可影射。多分年限，使后任量力补苴，不必展转株求，亦不必程功旦夕。责成督抚裁陋规以清其源，倡节俭以绝其流，讲求爱民之术以培元气，奖擢清廉之员以励官常。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不数年间，休养生息，不徒仓库充盈，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广西自孙士毅经营安南，军需供亿，所费不赀，米银装械，毁弃关外，令州县分赔，遂致通省皆亏。本非州县侵蚀，且人已去任，接收者正在补苴，一经参追，难保不劝捐派累。惟率司、道、府省衣节食，革去一切陋规，俾州县从容弥补，进廉去贪，无累百姓，计三年之内，库项必可补足。惟是数十人补之而不足，一二人败之而有余。是又在知人善任，大法小廉，不爱逢迎，不存姑息，庶不致后有续亏之患。"又言："弥补亏空，初不为一身免累之计，乃有实际。臣前历山西、浙江，皆未咨部，亦未咨追原籍。盖当日之员，大半死亡遣戍，子孙贫乏者多，咨追徒滋纷扰，如数完缴者实无二三，现任反置身事外。广西库项未完者三十九州县，核其廉数多寡，分限三年，按月交库，于交代时有不足者，即以亏空论劾。"疏入，仁宗嘉纳焉。时诏买补仓谷，取诸丰稔邻县，禁于本境采买。启昆言广西跬步皆山，转运不减于谷价，恐不肖者因采买之难，或为勒派，请仍听本境买补便，诏如所议。

广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计日绌，贷于客民，辄以田产准折。启昆请禁重利盘剥，违者治罪。田产给还土司，其无力回赎者，俟收田租满一本一利，田归原主，五年为断，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驯愚，物产稀少，藉贩运以通有无也。仿浙江海塘竹篓囊石之法，修筑兴安陡河石堤，以除水患。河流深通，旧铜船过陡河必一月，至是三日而毕。七年，卒于官，诏嘉其廉洁。于所节省浔、梧两关盈余项下赐银三千两治丧。广西土民请祀名宦祠。

启昆少以文学名，博闻强识，尤善为诗。著《树经堂集》、《西魏书》、《小学考》，晚成《广西通志》，为世所称。

李殿图，字桓符，直隶高阳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湖南乡试，迁御史。督广西学政，迁给事中。

四十九年，甘肃回乱，从阿桂、福康安赴军治粮饷、台站，授巩秦阶道。军事初竣，民、回相雠，焚掠报复，讹言时起。殿图处以镇静，叛党缘坐，妇稚量情释宥。罹害户口，随宜赈恤，流亡渐安。卓泥土司与四川松潘、漳腊各番争噶噶固山界，殿图累骑履勘，历小洮河、丈八岭、鹦哥口，皆人迹罕到，群番导行，片语判决，立石达鱼山顶而还，高宗几余考泾、渭清浊源流，命殿图亲勘，自秦州溯流至鸟鼠、崆峒，绘图附说以进，诏嘉其详实。

六十年，迁福建按察使，嘉庆三年，就迁布政使。疏言："乾隆中，业农家必畜骡马三四以任耕种，嗣后官吏借用应差，渐形滋扰，应严行革除。狱讼必速为审结，开释无辜，小民始得安业。常平仓谷积久弊生，民未受益，官仓已受其亏。无灾之年，不宜贷假。吏役例有定额，近则人思托足，藉免役徭。关津税口，官署长随，呼朋引类，并为奸薮，宜并禁止。"诏下直省一体察禁。闽俗售田，田面田根，纠缠不决。蠹吏影射，佃户顽抗。钱粮日多脱欠，征收不敷，每以虚出通关而致亏缺，殿图奏请严治。在任逾年，库储大增。

擢安徽巡抚，七年，调福建。有林、陈、蓝、胡诸大姓纠众械斗，治如律。治海盗三脚虎及蔡牵羽党，请祀海洋阵亡官兵，缉匪死事者一体入祀，从之。十一年，蔡牵久未平，仁宗以台湾剿捕事殷，殿图操守尚好，军务未娴，调江西巡抚。寻诏斥殿图于军事无所陈奏，又不能禁止海口偷漏水米火药。降四五品京堂。又以所属久羁案犯，以中允、赞善降补。寻迁翰林院侍讲，引病归。十七年，卒。光绪初，闽浙总督文煜疏陈殿图前任福建政绩昭著，谥文肃。

张师诚，字兰渚，浙江归安人。乾隆中，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吏部主事，忤和珅，缘事降中书。得应会试，五十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元年，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历雁平道，河南、江苏按察使，迁山西布政使。州县仓库多亏，师诚知清查有名无实，特严于交代之际，有亏必完，在任三年，库储充裕。十一年，擢江西巡抚，以兼提督，赐花翎，遂著为令。寻调福建，清治淹牍，疏陈整顿积弊事宜，诏嘉勉。

时海盗蔡牵、朱渍方猖獗，总督玉德废弛黜去，阿林保继任，复与提督李长庚不协。师诚至，始严防海口，杜岸奸接济，筹备船械，长庚得尽力剿捕。是年冬，长庚追蔡牵于粤洋，以伤殒。牵犯台湾后山噶仔兰，为生番击退，请收其地入版籍，免为贼踞。十三年，朱渍与牵有隙，独窜闽洋，总兵许松年击毙之。其弟渥，势蹙思投首，会道员德华由台湾内渡，遇牵党围劫，渥救之，藉以通款，寻复拒敌粤师不果降。十四年，阿林保调两江，师诚暂署总督。闻蔡牵窜浙洋，亲驻厦门，提督王得禄、邱良功合剿，毁盗舟，牵堕海死。朱渥寻率三千余人归诚，赦其罪，海疆以安，闽人刊石乌石山以纪功，海寇稽诛久，由闽、浙不能合力，自师诚治闽，而阮元复莅浙，始告成功。仁宗嘉其严断接济，为殄寇之本。京察特予奖叙。

十九年，调江苏，百龄为总督，诸巡抚皆承望风旨，师诚独举其职。初彭龄奉命同查亏帑，意与百龄、师诚不合，遂劾两人皆受馈遗，而不得实，诏原之。会百龄穷治逆书狱，闾阎悚息，巡抚所主五府州得无扰。川沙民有烧香传徒者，有司密捕解江宁，师诚遣标弁要于途，交按察司依律鞫治，免辜磔者数十人，时以称之。二十一年，父病笃，不俟代回籍，被严议褫职。寻予编修，服阕，迁中允。历江西、安徽布政使。道光元年，擢广东巡抚，调安徽，继母忧去官。复历山西、江苏巡抚。六年，召授仓场侍郎。以病乞归，卒于家。

师诚警敏综核，在当时疆吏中有能名，治福建最著，继之者为王绍兰。

绍兰，字南陔，浙江萧山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福建南屏知县，调闽县。巡抚汪志伊荐其治行，仁宗曰："王绍兰好官，朕早闻其名。"召入见，以知州用，擢泉州知府。漳、泉两郡多械斗，自绍兰治泉州，民俗渐驯，而漳州守令以械斗狱获罪，诏举绍兰以为法。擢兴泉永道，捕狱蔡牵养子蔡三及其党蔡昌等，予议叙。迁按察使，母忧去，服阕，起故官，就迁布政使。嘉庆十九年，擢巡抚，始终未出福建。寻汪志伊来为总督，与布政使李赓芸不合，因讦告受赂，劾治，属吏希指罗织，赓芸愤而自缢。志伊获谴，绍兰坐不能匡正，牵连罢职。

少嗜学，究经史大义。去官后，一意著述，以许慎、郑康成为宗，于《仪礼》、《说文》致力尤深，著书皆可传。

李奕畴，字书年，河南夏邑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大考改礼部主事，典贵州乡试，荐迁郎中。五十七年，出为山西宁武知府，调平阳，有政声。历江苏粮道、山东按察使。嘉庆十一年，坐巡抚保荐属吏违例，牵连被议，左迁江南河库道。

十三年，迁安徽按察使，治狱明慎，多平反。霍丘民范受之者，赘于顾氏，与妻反目，外出久不归。县令误听讹言，谓其妻私于邻杨三，锻炼成狱，当顾氏、杨三谋杀罪，其母与弟及佣工某加功，实无左证，五人者不胜刑，皆诬服。奕畴阅供词，疑之，骤诘曰："尔曹言骨已被焚，然尚有脏腑肠胃，弃之何所？"囚不能对，惟伏地哭。奕畴慨然曰："是有冤！"使干吏侦之，至陈姓家，言正月十五夜受之曾过宿，而谳曰被杀在十三日，乃缓系诸囚，严缉受之。久之，受之忽自归，则以负博远避，不敢使家人知所在，今始闻大狱起，乃归投案也。事得白，奕畴故无子，狱既解，乃生子铭皖。民间传颂，至演为剧曲。就迁布政使。

十八年，擢浙江巡抚。时近畿教匪未靖，或言严、衢两郡匪徒传习天罡会，诏奕畴严治。奕畴逮讯叶机、姚汉楫等，实止愚民相聚诵经祈福，无逆迹，坐罪首犯数人，株连皆省释。安徽、江西游民来浙租山垦种者日众，言官请禁。奕畴疏陈势难遽逐，请分年遣令回籍。上悟曰："兹事不易言。游民皆无恒产，驱之此省，又转徙他省，断不能复归乡里。"命徐谋教养，俾流亡者变为土著，乃得安。

寻授漕运总督，在任五年，运务无误，奕畴固长者，待下宽，坐滥委运弁降四级，命以吏、礼二部郎中用。复以运弁纵容帮丁索费，被劾，降主事。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命奕畴以尚书守护昌陵。道光二年，原品休致。十九年，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明年，会榜重逢，子铭皖适登第，同与恩荣宴，称盛事焉。二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一。

钱楷，字裴山，浙江嘉兴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迁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嘉庆三年，典四川乡试，督广西学政，回京，仍直军机。选礼部郎中，调刑部，甚被眷遇，截取京察当外用，予升衔留任。十一年，诏嘉楷久直勤勉，以四五品京堂用。历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十二年，京师旱，疏请循《汉书》求雨闭阳纵阴之说，停止正阳门外石路工程，诏"修省在实政，无事傅会五行。"罢其奏，迭命往河南、山西鞫狱，次第奏结，无枉纵。授河南布政使，十四年，护理巡抚，暂署河东河道总督。擢授广西巡抚，寻调湖北。

十六年，疏言："外洋鸦片烟入中国，奸商巧为夹带。凡粤东西两省匪类纠结，多由于此，以致盗风益炽，请饬闽、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严督关员盘检，按律加等究办。内地货卖一经发觉，穷究买自何人，来从何处，不得含糊搪塞，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务使来踪尽绝，流弊自除，乃清理匪源之一端也。"诏下沿海督抚认真察办。授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奏陈湖北地方事宜应酌剂者四端：请附近荆州粮米供支满营兵食，余俱改归。北漕沿江契买洲地，准其耕种纳粮，无契者作为官地，召佃承种。新设提督，移驻襄阳府城。楚北均食淮盐，襄阳、宜昌等府筹议减价。下所司会议，惟沿江洲地一事照行，余以窒碍置之。

复出署河南巡抚。匪徒王胯子勾结南阳饥民滋事，成大狱。楷至任，疏言："前任巡抚恩长于南阳匪徒一案，前后具奏情节与原报不符，办理过当。府、州、县等缉犯并未废弛，平日声名尚好，现拟绞候之二十余犯，明年秋审均应情实，不敢知而不言。"诏以"句决与否，临时自有权衡，非臣下所可豫定。地方官咎有应得，岂能开复？"斥楷敷陈未当，近于喜事，调补工部侍郎。寻授安徽巡抚。以歙县监生张良璧采生毙命，命楷亲讯。谳拟未依凌迟律，失于轻比，部议降一级调用，改降二级留任。十七年，卒。诏以"楷直枢曹久，有劳，自简封圻，治理安静。母程年逾七旬。嗣子尚幼，深悯之，特赐恤。"

和舜武，伊拉里氏，满洲镶蓝旗人。官学生，考授太常寺笔帖式。累迁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以治狱明获议叙，迁兵部郎中，兼公中佐领。嘉庆十五年，出为江苏盐法道，累迁山东布政使，整饬吏治，舆论归之，二十二年，擢山西巡抚，调河南。会布政使吴邦庆疏请于漳、衡合注之处建闸

坝，和顺武谓：“漳河盛涨湍悍，非一闸所能御，越闸旁趋，且停蓄泥沙，塞卫水宣泄之路。”疏请罢之，仍旧章每年挑浚宝公河以资盐运，如所议行。逾年，调山东。仁宗闻其前为布政使有声，故有此授。山东民俗好讼，又近畿，辄走诉京师。和舜武再莅，讼顿减，特诏褒勉。疏请清理京控积案，责巡抚、蕃、臬分提鞫讯，月定课程，各自陈奏。又请酌改窃盗窝匪条例，加重定拟，俟盗风稍辑，复旧：并从之。至年终，审结积案千余起。予优叙。京察复予议叙。二十四年，卒，上甚惜之，优诏赐恤，赠总督衔，谥恭慎。

论曰：仁宗初政，特重廉吏。岳起、荆道乾清操实政为之冠。谢启昆、张师诚才猷建树，卓越一时：并专圻硕望矣。李殿图、李奕畴、钱楷亦各以明慎慈惠见称，和舜武课最簿书，遂邀易名旷典。王绍兰一眚坐废，晚成经学：殆有幸有不幸哉？

清史稿卷三六〇　列传第一四七

司马駉　王秉韬嵇承志

司马駉，字云皋，江苏江宁人。乾隆中，大学士高晋为两江总督，辟佐幕司章奏。习河事，以从九品留工效用，授山阳主簿。累迁淮安同知。仍兼幕职。从晋塞河，屡有功。萨载继任总督，亦倚之。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库道。道库岁修六十万，溢额则俟上闻，遇险工，厅员借帑，久辄因缘为弊，駉从容筹补，公私具举。五十五年，迁江西按察使。在官七年，巡抚篦簋不饬，被劾多所牵连，駉以谨慎获免。嘉庆元年，迁山西布政使。二年，调山东，兼管河务。是年秋，曹州河溢，命駉偕两江总督李奉翰、南河总督康基田、前山东巡抚伊江阿同任堵塞。冬，擢河东河道总督。曹工寻合龙。三年春，西坝蛰，革职留任。疏言豫东两岸堤工卑薄，请择要增高，以御汛涨。诏以下游不能深通，徒事加堤，斥其不揣本而齐末，曹工之蛰，由于堵筑不坚，罚駉等赔修，夺翎顶，所议工事仍允行。九月，睢州河溢，诏免治罪，责速塞。四年正月，工竣，复顶戴，议叙，免其代赔帑银。寻卒于工次，赐恤。

王秉韬，字含溪，汉军镶红旗人。由举人授陕西三原知县。累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缘事降浙江按察司经历，改云南知县。累迁山西保德知州，有政声。五十五年，擢安徽颍州知府，因谳狱迟延罢职，诏以原官发江苏，补淮安。嘉庆二年，复调颍州。会教匪犯河南，去颍州甚近。秉韬慨然曰：“同为守土臣，岂可以畛域遗害乎？”与寿春镇总兵定柱团结乡勇数千，励以忠义，助粮饷，战于境上，破贼走之。时大学士朱珪为安徽巡抚，器其才。未几，擢广西左江道。复以在颍州失察逸犯，罣议，镌级去官，留治江南丰、砀河工。寻署庐凤道。洎仁宗亲政，朱珪荐之，擢奉天府尹，迁河南布政使。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

秉韬老于吏事，治河主节费，堤埽单薄择要修筑，不以不急之工扰民。河北道罗正墀信用劣幕舞弊，曹考通判徐鼐张皇糜费，并劾治之。薪料如额采买，河员滥报辄驳斥，使多积土以备异涨，于是浮冒者不便其所为，言官遽论劾，诏慰勉，戒勿偏于节省。七年，防汛，卒于工次。

秉韬性方正，不沽名，时疆吏中长麟、江志伊并以廉著，秉韬不愜其为人，尝曰：“长三、汪六皆名过其实，奚足贵？”继其任者为嵇承志。

承志，大学士璜子。由举人官内阁中书，累迁长芦盐运使。五十九年，天津海河溢，筑堤守御，高宗以承志无守土责，能尽力，特诏嘉之。寻病归。嘉庆六年，从侍郎那彦宝治永定河，复授长芦盐运使。七年，署河东河道总督。承志年已老，上特以其家世习河事，故任之。八年，河决封丘衡家楼，次年，塞决工竣。召还京，授大理寺少卿。十年，迁顺天府尹。寻卒。

康基田，字茂园，山西兴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江苏新阳知县，调昭文。为令几十年，迁广东潮州通判。以获盗功，晋秩同知。累迁河南河北道，调江南淮徐道，治河有声。五十二年，擢江苏按察使。命每年大汛赴淮、徐襄河务。六月，河南睢州河溢，基田奉檄驰往堵筑。次年，迁江宁布政使，兼河务如故。五十四年，署江南河道总督，寻回任。六月，基田防汛睢南，值周家楼河溢，上游魏家庄大埽翻陷，基田压焉，援救得生。诏嘉其奋勉。特加恩赍。五十五年，护理安徽巡抚。以高邮粮胥伪造印串，巡抚闵鹗元被严谴，褫基田顶戴。复以陈奏不实，革职逮问，遣戍伊

犁，寻许赎罪，以南河同知用。五十六年，仍授淮徐道。五十九年，力守丰汛曲家庄堤，特诏褒奖。擢江苏按察使，调山东，仍兼黄、运两河事。

嘉庆元年，南河丰汛河溢，基田赴工襄治，迁布政使。命回山东，疏消漫水，抚恤灾民，基田遂往来其间，次年春，丰工竣，赐花翎。擢江苏巡抚。秋，河溢砀山杨家坝，命驰视。山东曹县河亦溢，复命往襄同堵筑。授河东河道总督，寻调南河。三年，曹工合而复蛰，部议革职，诏宽免。疏言："口门深逾十丈，拟就二坝前河势湾处开引河，别筑一坝，即以旧西坝改作挑水坝，俟秋后兴工。"诏责其延玩，褫翎顶。寻命专任下游挑河事。九月，河南睢州河复溢，水入涡、濉诸河，正河断流，大工旋合。次年春，睢工亦竣，河归故道，引河通畅，复翎顶。时有条奏治海口及复旧制混江龙者，基田疏言："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自曹工漫溢，溜或旁趋，遂致正河淤垫。因上决而下淤，非先淤而后决。今睢工、曹工既竣，连年黄水漫衍，所在停沙，比至清江会淮，已成清水，海口刷涤宽三百数十丈，毋庸疏浚。混江龙助水之力甚微，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仁宗嘉纳之。

秋，河溢邵家坝。十二月，堵合未旬日，坝复蛰，渗水，责基田赔帑。五年正月，坝工失火，积料尽焚，革职，留工效力。基田驭下素严，督率将卒守堤，动以军法从事，稽延者杖枷不贷，人多怨之。又官吏积弊惧揭，阴纵火以掩其迹。帝亦知基田性刚守洁，惟责其苛细，仍命随办要工，欲复用之。及邵家坝工竣，以知州用，补江苏太仓直隶州。逾年，擢广东布政使，调江西，又调江宁。十一年，因贵州铅船迟滞，降调，授户部郎中。

十三年，从协办大学士长麟、戴衢亨察视南河，基田请修复天然闸，迤东十八里屯二石闸，靳辅所建也，足以减黄济运，且山石夹峙，无夺溜冲决之患，据以入告。帝嘉其留心河务，加道衔，赐花翎。寻予太仆寺少卿职衔，稽核南河要工钱粮。十六年，以年逾八旬，乞休，允之，命来京就养，以示优恤。后议改建山盱五坝，特命与议。基田疏陈："旧制尽善，不宜轻改。今仁、义、礼三坝石底损坏，跌成深塘，不得已为变通之计。请将仁、义二坝先改其一，俟大汛果见顺利，再议添所建。拟礼坝先筑草坝，非湖水大涨，不可轻放。"奏入，报闻。十八年，乡举重逢，赐三品卿衔，与鹿鸣宴。寻卒。

吴璥，字式如，浙江钱塘人，吏部侍郎嗣爵子。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讲学士，典陕西乡试。五十四年，督安徽学政。召见，高宗因其父曾为总河，询以河务，所对称旨，即日授河南开归陈许道。累迁布政使。五十九年，巡抚出视赈，璥充乡试监临，闻河水暴涨，即出闱驰防，帝嘉之。六十年，署巡抚。

嘉庆二年，楚匪齐王氏犯河南，击走之，复剿息县匪，赐花翎。母忧留任。四年，署河东河道总督，寻实授。请增河工料价，归地粮摊征，诏斥其病民，革职留任。五年，调南河，堵合邵家坝漫口，加太子少保。八年秋，河决衡家楼，命豫筹来年漕运，请疏邳州、宿迁诸闸，于宿迁、桃源交界筑束水草坝，浚淤浅，依议行。又言徐州一带河水宽深而未消落，乃海口壅塞所致，诏相度治之。寻疏陈："云梯关海口暗滩，尚非全被阻遏。请于黄泥嘴开引河，并挑吉家浦、于家港、倪家滩、宋家尖诸滩。"允之。九年秋，洪湖水涨未消，请缓筑仁、智两坝，以保堰、盱堤工。时东河衡工甫合，清江浦河口水浅阻粮船，上谓清水力弱，由启放仁、智等坝所致，命侍郎姜晟往会筹蓄黄济运。璥与合疏请堵二坝，及惠济闸之钳口坝使湖水全力东注，刷通河口，并启李工口门，减掣黄水，从之。上终以璥多病，治河不力，虽宥其罪，命解职。十年，授兵部侍郎，调仓场侍郎。

十一年，复授河东河道总督。因料物例价不敷，请依南河按时价折销，允之。复请岁料帮价归地粮摊征，被严斥，革职留任。寻又以堤堰工需并入衡工善后题销，上切责之。十三年，召回京，授刑部尚书。命偕侍郎托津赴江苏鞫狱，并勘议海口改道，请仍复故道，接筑云梯关外大堤，从之。复授江南河道总督。十四年，疏陈："海口应浚，而大堤不坚，旁泄必淤。蓄清为要，而堤坝不复，遇涨必溃。今闸坝无减黄之路，五坝无节宣之方，皆宜急为救治。"诏韙之，令尽心经理。是冬，以海口挑复正河，费用浩繁，不及于次年挑汛前举工，请权宜仍浚北潮河以通去路。十五年春，偕两江总督松筠合疏请修复正河，诏允行；而斥璥无定见，前后矛盾，责其认真督治，不得以事由松筠

主持为推诿之地，寻因病乞假，诏解职，俟病痊以六部尚书用。

璥既去任，松筠疏论河工积弊，谓璥与徐端治理失宜，用人不当，垫款九十万，恐有冒捏，又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劾扬河通判缪元淳浮冒工款，称："璥路过扬州，与言厅员营弁不肖者多，往往虚报工程，且有无工借支。前在任六七年，用帑一千余万，今此数年，竟至三四千万。"诏斥璥知而不奏，命尚书托津等往南河按之，劾璥失察误工。又浚淮北盐河，未经奏陈，浚后复淤，诏切责，降四级调用，与徐端分赔盐河工款，命璥赴南河襄办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十七年，补光禄寺卿，累迁吏部侍郎。

十八年，睢州河溢，命赴南河察勘湖河。十九年，授河东河道总督，督治睢工。次年，迁兵部尚书，工竣回京，历刑部、吏部，协办大学士。上以璥练习河务，无岁不奉使出勘河。二十一年，协防东河秋汛。二十二年，勘睢工及山东运河，南河萧南民堰，清江浦御黄、束清诸坝。二十三年，筑沁河漫口。二十四年，筑河南兰阳、仪封及武涉马营坝决口。二十五年，勘南河束清、御黄诸坝及泄水事宜。其间再署河南巡抚，一署河东道总督。道光元年，以病免。二年，因侍郎那彦宝治河不职降黜，追论璥与同罪，虽已致仕家居，褫其翎顶。寻卒。

徐端，字肇之，浙江德清人。父振甲，官江苏清河知县。端少随任，习于河事。入赀为通判。乾隆中，河决青龙冈。振甲知涉县，分挑引河，端佐役，大学士阿桂督工，见而器之，留东河任用，授兰仪通判。寻升缺为同知，调睢宁，又调开封下南河。

嘉庆三年，署山东沂曹道。睢州河决，端预筑曹州堤，得无害。四年，擢江西饶州知府，未之任，调江苏淮安。七年，擢淮徐道，丁父忧，与假治丧，仍回任。九年，加三品顶戴，护理东河河道总督。时衡家楼甫塞决，诏以前官王秉韬惜费，嵇承志年衰，修防多疏，责端通筹全河为未雨绸缪之计。端疏陈临河埽工固紧要，无工之地尤须慎防，仁宗韪之。冬，清口水浅阻漕船，端偕尚书姜晟等往视，请展引河，启祥符五瑞坝，分河水入洪湖助清敌黄，清口乃通。寻授江南河道总督。十年，请疏治云梯关沙淤，培筑桃源以下堤工。又请移建河口束清坝于迤南湖水汇出之处，以资节制。挑清坝外筑束清东坝，对岸张家庄增筑西坝，留口门二十丈，视湖水大小为束展：诏允行。秋，筑义坝。时命侍郎戴均元会筹蓄黄济运。端与合疏请浚王营减坝以下盐河，遇盛涨，相机启放，庶黄减淮强，湖水畅出，堰工亦免著重，从之。

十一年，洪湖异涨，高堰赖新筑子堰抵御，不为害。俄黄水并涨，决盐河民堰，运河东岸荷花塘亦决，以功过相抵。免议。旧制，南河设正副总河，后裁其副。至是授戴均元为河道总督，端副之。秋，河决周家楼，上游郭家房堤蛰，命端专治郭家房堵口，四阅月工竣。时黄水由减坝六塘河入海，正河断流，群议改道，上颁示《御制黄河改道记》，命端视察海口。寻以六塘河下游水势散漫，难施工作，复颁示《御制治旧河记》，命端专驻减坝督工。十二年春，工竣，河循故道，加太子少保。秋，海潮上漾，河由陈家浦旁溢入射阳湖归海，请于黄泥嘴建坝，择要疏淤，俾仍故道。

十三年，署正总河。先是端屡言河淤由于海口流缓，宜接筑云梯关外长堤，束水攻沙，未及举。至是两江总督铁保疏申前议，并请培高堰土坡，修补智、礼二坝，以备湖涨。复毛城铺石堤、王营减坝，以节宣黄水：端赞其议。命协办大学士长麟、戴衢亨察视，惟辍毛城铺坝工，改建徐州十八里屯双闸，余依原议行。夏，湖水涨，端启智、信二坝，不敷宣泄，坏砖工百余丈，褫翎顶，降三级留任。寻堵合，复之。时黄水由马港口分流，经灌河口归海，命尚书吴璥、侍郎托津会勘，以荷花塘坝工垂成复蛰，降端为副总河。十五年，复授河道总督，裁副总河。端始终主复旧海口堵马港，命尚书马慧裕会同督治。两江总督松筠劾端于河流逢湾取直，以致停淤，上不直其奏，端疏辨，诏松筠无预河务，责端与慧裕速施工，勿游移。寻以洪湖风汛，坏高堰、山盱两厅工甚巨，革职留任。松筠复密陈端只知工程，不晓机宜，糜帑千万，迄无成功，且恐有浮冒之弊。诏斥端不胜河督之任，革职留工，专任堵筑义坝。十六年，命以通判用，复命治李家楼引河。十七年，工甫竣，病卒。

端治南河七年，熟谙工作。苇柳积堤，一过测其多少。与夫役同劳苦，廉不妄取，河工积弊，端知之，惮于轻发，欲入觐面陈而终不得，以至于败。继之者为陈凤翔，河事遂益敝。

陈凤翔，字竹香，江西崇仁人。誊录，议叙县丞，发直隶河工，累迁永定河道。嘉庆六年，畿

辅大水，河决者四，凤翔从侍郎那彦宝塞决，为仁宗所知。逾年，丁父忧，赐金治丧。后复授永定河道。

十四年，擢河东河道总督，逾年，调南河。时南河敝坏已久，河湖受病日深，诏以蓄清敌黄为急务，其要在修复高堰之堤，责凤翔克期程工，尤以借黄济运为戒。十六年，疏陈急治河口及运河各工，高堰二堤亦次第兴办。寻偕两江总督勒保奏报堵合御黄、钳口两坝，疏末微言："海口北岸无人烟之地，面面皆水，俟秋间水落，相机办理。"上以上年堵筑马港，两岸皆新堤，北岸地势尤高，明是新决讳饰，责令据实奏闻。适王营减坝土堤又决，诏切责，革职留任。寻奏："王营减坝旁注，由海口逼紧，水无他路，致有漫溢，请俟水落，修筑减坝海口，但保南岸，勿筑北岸，以免水逼。"援引高宗谕旨云梯关外勿与水争地，诏以"从前濒海沙滩无居民，今则马港口外现有村落，非昔可比。且水热散漫，河缓沙停，弊不胜言。又凤翔等所绘海口图无村落地名，与十三年吴璥所呈图说不同，河形曲直亦异。"斥凤翔意存朦混，恃才妄作："前称云梯关外溜势畅达，未挑处刷深至十余丈，可见海口非高仰。凤翔既未身历其境，今因北岸漫溢，束手无策，反言从前挑筑皆属非计，以相抵塞。"特简百龄为两江总督，与凤翔同勘海口。凤翔谓海口不能畅，下壅在上溃，诿为淮海道黎世序所言。而世序实谓下壅在倪家滩新堤上下，非在海口。及百龄至，亲勘海口深通，惟中段涸成平陆，乃去岁挑河积土河滩，春水漫刷，仍归河内。又拦潮坝放水时，坝根起除未净，阻水停淤，世序屡请筹办，凤翔视为缓图，诏斥因循贻误。会上游绵山拐、李家楼两处漫口，革职留任。

十七年春，礼南又决，百龄劾："凤翔急开迟闭，坝下冲动，不早亲勘堵筑，用帑二十七万两有奇，而坝工未竣，清水大泄，下河成灾。"严诏斥凤翔贻误，革职，罚赔银十万两，荷校两月，遣戍乌鲁木齐。寻凤翔诉辨，命大学士松筠、府尹初彭龄按讯，得百龄与凤翔同时批准开坝状。凤翔又讦百龄信任盐巡道朱尔赓额督办苇荡柴料，捏报邀功：谴百龄等，凤翔免枷，仍赴戍。未行，病殁。

黎世序，实名承惠，字湛溪，河南罗山人。嘉庆元年进士，授江西星子知县，调南昌。擢江苏镇江知府。十六年，迁淮海道。与河督陈凤翔争堵倪家滩漫口，由是知名。

十七年，调淮阳道。寻凤翔黜，诏加世序三品顶戴，署南河河道总督，俟三年后果称职，始实授。疏言："自上年大浚，千里长河，王营减坝及李家楼漫口堵合，云梯关外水深二三丈至四五丈，为近年所未有。而清江浦至云梯关一带，较之河底深通时尚高八九尺。此非人力所能猝办，计惟竭力收蓄湖水，以期畅出。敌黄蓄清之法，在堰、盱二堤，有旨缓办。今年礼坝跌损，宣泄路少，二堤尤应急筑，以资捍卫。"允之。

十八年，以仁、义、礼三坝基坏，请于蒋家坝附近山冈移建三坝，挑引河三道，诏令详议，并饬填实旧坝，寻如议行。因全漕渡黄较早，议叙。疏请加高徐州护城石工，添筑越堤，于清江浦汰黄堤外加重堤，又于骆马湖尾闾五坝迤下添碎石滚坝，并允之。先是百龄拟于清江浦石马头筑圈堤，其湾处对王营，上起御黄坝，下属贴心坝，河宽千余丈，至此陡束为二百丈，论者以为不便，得不行，世序卒成之。是年秋，睢南薛家楼、桃北丁家庄漫水坏堤，世序跃入河者再。会上游河南睢州决口夺溜，河水陡落，睢、桃两工得补筑无事，诏以世序不能先事预防，降一级留任，睢州决口久未合，黄水全入洪湖。世序力筹宣泄，浚顺清河于清口淤窄处，自束清坝起至御黄坝止，挑引河三，束清坝、钳口各坝一律辟展，智、仁两坝及蒋坝以南，新挑仁、义两坝引河，并为分减之路。至十九年霜降，安澜，诏嘉世序修防得宜，加二品顶戴。

二十年，疏言："徐州十八里屯旧有东西两闸，金门宽三丈五尺，不足减水。其西南虎山腰两山对峙，凹处宽二十余丈，山根石脚相连，可作天然滚坝。北面临河，即十八里屯，山冈淤于土中，削平山顶，改作临河滚坝。以虎山腰为重门擎托，可期稳固。"允之。夏，洪湖盛涨，拆展束清、御黄两坝，启山盱引河滚坝，清水畅出，会黄东注，刷河益深，特诏嘉奖，赐花翎。

世序治河，力举束水对坝，课种柳株，验土埽，稽垛牛，减漕规例价。行之既久，滩柳茂密，土料如林，工修河畅。南河岁修三百万两为率，每年必节省二三十万。碎石坦坡，自靳辅始用之于高堰，后兰第锡、吴璥、徐端偶一用之。世序始用之于通工，谤言四起，世序力持，卒获其效。二十一年，京察，议叙。二十二年，因御黄坝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坝掣溜太急，亦难稳立，请于旧二

坝水浅处添重坝，又于束清坝外添建一坝，以为重门钳束，于是比岁安澜，奏减料价一成。

道光元年，入觐，宣宗嘉其劳勋，加太子少保，开复一切处分，赐诗以宠之。二年，京察，复予议叙。四年，卒于官，优诏褒恤，加尚书衔，赠太子太保，谥襄勤，入祀贤良祠。江南请祀名宦建专祠，帝追念前劳，御制诗一章，命勒石于墓，赐其子学淳，主事；学渊，举人。学澄，副榜贡生。

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浸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世序澹泊宁静，一湔靡俗。任事十三年，独以恩礼终焉。幕僚邹汝翼，无锡人，世序倚如左右手，欲援陈潢故事，荐之于朝，力而辞止。泾县包世臣号知河事，世序多用其说，惟筑圈堰一事论不合。及创虎山腰滚坝，世臣阻之曰："河以无溜为至险，攻大埽不与焉。湖以淤底为至险，制石工不与焉。公谓减黄入湖，为化险为平。黄缓湖高，吾坐见其积平成险也。两险交至，其祸甚烈，公意在及身，然以忧患贻后世已。"世序初奏亦谓坝成遇不得已乃启，然后实无岁不启。洎二十五年，上游河南睢州马营两口既合，阅岁大汛至，清河、安东、阜宁三县境内河水常平堤，而中泓无溜。世序心知其害，忧瘁而卒。后数月，高堰竟决。

论曰：仁宗锐意治河，用人其慎。然承积弊之后，求治愈殷，窟穴于弊者转益侈张以为尝试。海口改道之说起，纷纭数载而后定。康基田、徐端等皆谙习河事，程功亦仅。至黎世序宣勤久任，南河乃安。而减黄病湖，遂遗隐患。得失之故，具于斯焉。

清史稿卷三六一　列传第一四八

刘清　傅鼐　严如熤子正基

刘清，字天一，贵州广顺人。由拔贡议叙，授四川冕宁县丞，擢南充知县，政声为一省之冠。

嘉庆元年，教匪起，清得民心，募乡勇五百人击贼，人乐为用。贼自为民时知其名，遇辄避之。继从总督英善剿达州匪徐天德，数捷，率乡勇罗思举赴贼营谕降罗其清，未得要领。而徐天德与王三槐、冷天禄合陷东乡，二年春，始复之，遂署东乡。进克清溪场，禽贼党王学礼，天德之舅也，言天德与王三槐皆有归顺意。总督宜绵令清往招三槐，遍历诸贼垒，迎送奉酒食甚谨，宣示招抚，皆听命，夜宿其帐中。三槐随至大营，约期率所部出降，然实藉觇虚实，非真意。届期，三槐诡称于双庙投降，伏匪为掩袭计，官军预设备，击败之。时罗其清、冉文俦并聚方山坪，清偕总兵百祥夺多福山贼垒，会诸路兵攻方山坪，克之。贼窜通江、巴州，徐天德、王三槐合，清所部乡勇增至千余人，桂涵、李子青等皆骁勇善战，偕诸军击贼，叠有歼获，罗、冉二匪渐蹙。

三年，署广元县事。总督勒保攻王三槐于安乐坪，未下，复令清往招抚。三槐恃前此出入大营无忌，留随人刘星渠等为质，三槐遂诣军门，勒保奏报大捷，俘三槐至京。廷讯时，言："官逼民反。"仁宗诘之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刘青天者，川民以呼清也。帝深嘉之，特谕曰："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寻以清治绩战功奏上，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

四年，补忠州，加知府衔。参赞额勒登保破冉天元、张子聪于竹峪关，令清于通江、巴州招抚余匪。自王三槐被诱，诸贼首皆疑惮不敢出。然感清无他，不忍加害，每至贼营，必留宿尽礼，其胁从者先后投出二万余人，遣散归农，以功加道衔。命随副都御史广兴驻达州治军饷，擢建昌道。五年，冉天元等合诸路贼渡嘉陵江，总督魁伦退守盐亭凤凰山，令清集民团守潼河，上下三百余里，多浅滩，尽撤防兵。清争之，不可。贼果于太和镇上游王家嘴偷渡，委罪于清，夺职，命以知县用，留营效力。既而德楞泰破贼，天元伏诛，诸路窜贼彷徨通、巴之间，勒保以清去岁招降成效，责筹安抚。时川匪父子兄弟一家中不尽习教为贼，而奔窜往来，过乡里辄归视。清屯要隘，且剿且抚，遣人存问贼首家属有归诚之意者，潜令图之，展转相引，贼遂瓦解。蓝号鲜大川，巴州人，号为狡悍。其族人文炳、路保及党杨似山，清皆厚恤其家，感恩愿效死，乃使文炳劝大川降，不可，且与似山谋杀文炳。似山乘间杀大川，与文炳、路保同降，巴州匪遂灭。六年，以功复原官，仍授建昌

道。七年春，破贼于南江五方坪，禽贼首李彬及辛文等，加按察使衔，寻授四川按察使。败蓝号齐国典余匪于两河口，追禽其党葛成胜。诸匪以次平，大功告蒇，下部议叙。

清在军七年，先后招降三万余人。有业者归乡里，无业及有业愿从者为乡勇，后立战功者三十余人。其中苟崇勋、苟文耀、李彬、辛文、李世玉、赵文相，皆贼魁也。崇勋即苟文通，已奏报歼毙而改名。及军事竣，当遣，清以诸人田庐焚荡，骤散将复为贼，临行重犒之。自向富室巨商贷金，人感其诚，多响应。事毕，积逋负至十万。

八年，陕西余匪自南山窜出栈道，清驰扼广元，遣卒招抚被戕，诏斥轻信纵贼，以前功免罪，命理粮饷及搜捕余匪、裁撤乡勇。十年，事竣入觐，赐御制诗，有曰："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时以异数荣之。丁继毋忧，去官，服阕，授山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忤巡抚初彭龄，劾其袒护属吏，降四级，以从四品京堂用。清亦自陈不胜藩司之任，诏斥冒昧，降补刑部员外郎。热河新设理刑司员，以清往，边方草创，多持大体，断狱平允，蒙民亦以青天呼之。

十七年，授山东盐运使。十八年，河南教匪起，山东贼党朱成良等应之，陷定陶、曹县，巡抚同兴恇惧，清自请将兵。承平久，兵习晏安，清蹑草履先之，以五百人败贼于髡山，复定陶，又败之于韩家庙，殪贼二千，进攻扈家集，纵火焚栅，贼突出皆死，诛贼首朱成良、王奇山，自滑县奔至者并歼焉，两阅月而事平。贼初起时，煽惑甚众，清先解散其胁从，成良势孤不得逞，故得速定，上嘉其以文职身先士卒，特诏褒奖，加布政使衔。寻授云南布政使，仍留旧任。

清性坦率，厌苛礼，不合于上官，又不耐簿书钱谷，遂乞病，上亦知之，改授山东登州镇总兵，调曹州镇。道光二年，以老休致，命在籍食全俸。八年，卒，赐祭葬，祀山东名宦，官其孙炽昌为兵部主事，莹，举人。

傅鼐，字重庵，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山阴。由吏员入赀为府经历，发云南，擢宁洱知县。乾隆末，福康安征苗疆，调赴湖南军营司饷运，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

嘉庆元年，授凤凰厅同知。治当苗冲，会大军移征湖北教匪，降苗要求苗地归苗，当事议允之。鼐知愈抚且愈骄，乃招流亡，团丁壮，于要害筑碉堡，防苗出没。苗以死力来攻，且战且修，阅三年而碉堡成。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边墙相接百余里。每警，哨台举铳角，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四年，禽苗酋吴陈受，加知府衔。巡抚姜晟疏荐鼐能胜艰巨，方治镇＜㘝竹旱＞一带荒田，均给丁壮，请俟事竣送部。时镇＜㘝竹旱＞左、右营黑苗最为边患。五年，踩金塘苗出掠泸溪，偕总兵富志那夜分三路捣其巢，伏兵隘路苟＜㘝拜山＞岩要击，痛歼之，毙首逆吴尚保，苗始夺气。诏嘉奖，命在任食知府俸。

六年，贵州苗复乱，湖南环苗地东、南、北三面七百余里，其西二百余里接贵州，未设备。石岘苗煽十四寨纠湖南苗叛，鼐率乡勇千五百驰赴铜仁。贵州巡抚伊桑阿以招抚戡定上闻，各寨实尚沸然，枪械未缴。总督琅玕至，急檄鼐会剿崖屯沟，黔兵其前，鼐夜由山径入，连破五巢。上下湖山峡尤险，夜分兵围攻，至次日克之，火其寨。三日中尽破诸寨，歼苗二千有奇。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伊桑阿因冒功误边伏法，录鼐功，加道衔，总理边务，并命以苗疆道员用。七年，丁父忧，诏鼐办理边防善后，民、苗悦服，难易生手，命留任。初，鼐建议迁永绥城于花园，副将营于茶洞，而贵州方藉永绥为声援，尼其事。至是诏琅玕察奏，乃赴铜仁面陈永绥孤悬苗中，形如釜底，有二难、三可虑。并请移湖南守备于贵州边境螺蛳堡，以为犄角，乃决议移之。既而群苗率众来争，鼐率乡勇深入，苗大集，环之数重，以奇计突围出。寻议勒缴枪械，苗酋石宗四等抗命，并阻丈田，十年，与其党石贵银纠众数千来犯，败之夯都河，追至孟阳冈，歼贼甚众，生擒石宗四、石贵银。是役因贼戕良苗故得用苗兵深入，战月余，破寨十六，余皆乞降，永绥苗遂平。厅属高都、两头羊二寨皆震慑，无敢抗。事闻，予优叙，擢辰沅永靖道。

鼐治苗专用雕剿法，大小百战，所用仅乡勇数千。苗人于穹山峭壁蓦越如平地，无部伍行列，伏箐中从暗击明，铳锐且长，随山起伏，多命中。鼐因苗地用苗技训练士卒，囊沙轻走，习藤牌闪跃，狭路则用短兵。每战后辄严汰，数年始得精卒千，号"飞队"，风雨不乱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甘苦与共，是以能致死。

先是议兴屯田，上书巡抚高杞曰：“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无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挫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通力合作，且耕且战，所以招亡拯患也。均田屯丁，自养自卫，所以一劳永逸也。相其距苗远近、碉堡疏密，为屯田多少：凤凰厅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轮守，并留千人备战，需田三万余亩。乾州厅碉堡九十余，守丁八百，屯田三千余亩。保靖县碉堡四十余，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余亩。古丈坪厅苗驯，止设碉堡十余，守丁百，屯田五百余亩。永绥厅新建碉堡百余，留勇丁二千，亦屯田万亩。而后边无余隙，环苗以成圈围之势，峻国防省国计也。异族逼处，非碉堡无以固，碉堡非勇丁无以守，勇丁非屯田无以赡。边民濒近锋镝，固愿割世业而保身家。后路同资屏蔽，亦乐捐有余以补不足。所募土丁，非其子弟即其亲族。距边称远者，仍佃本户输租，视古来屯戍以客卒杂处，势燕越矣。与其一旦散数千骁健无业子弟流为盗贼，何如收驾轻就熟之用而不费大帑一钱？惟执事图之！”于是收叛产分给无业穷苗佃种。

自擒石宗四，余匪愿返侵地，永绥得万余亩，乾州、凤凰二厅次之，乃续垦沿边隙地二万亩，曰“官垦田”，赎苗质民田万余亩，曰：“官赎田”。以廉屯官授屯长，给老幼，筹补助，备犒赏，暨岁修城堡、神祠、学校、育婴、养济诸费。复以兵威勒交苗占民田三万五千余亩，苗自献田七千余亩。其经费田则佃租变价，屯丁田则附碉躬耕，训练讲武，设屯田守备掌之，辖于兵备道。屯政举，使兵农为一以相卫，民、苗为二以相安。与官及兵民约曰：“毋擅入苗寨，毋稍役苗夫。”与苗约曰：“毋巫鬼椎牛群饮以糜材，毋挟枪矛寻睚眦酿衅。”请乾、凤、永、保四厅编立边字号，广乡试中额一名。苗生编立田字号，加中额一名，苗益感奋。十三年，屯务竣，入觐，诏曰：“傅鼐任苗疆十余年，锄莠安良，兴利除弊，建碉堡千有余所，屯田十二万余亩，收恤难民十余万户，练兵八千人，收缴苗寨兵器四万余件。又多方化导，设书院六，义学百，近日苗民向学，革面革心。朕久闻其任劳任怨，不顾身家。今召见，果安详谙练，明白诚实，洵为杰出之才，堪为岩疆保障。其加按察使衔，以风有位。”

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苗人吁留，命每年秋一赴苗疆抚慰边人。鼐在苗疆，设木匦于门，诉者投牒其中，夜出阅之，黎明起视事，剖决立尽。兵民白事，直至榻前。及为按察使，一如同知时。下无壅情，事无不举。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卒于官，仁宗深悼惜，诏谓：“倚畀方隆，正欲简任疆寄。加恩赠巡抚衔，照赠官赐恤，赐祭一坛。”苗疆建专祠，祀湖南名宦。光绪中，追谥壮肃。

初，鼐排众议以事攻剿，为大吏所恚，将中以开边衅罪。监司阿意，旁掣其肘，镇＜⿰⿱⿰竹旱＞总兵富志那独保全之。富志那从征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鼐殁后，二妾寡居，饘粥不给，其廉操尤著云。

严如熤，字炳文，湖南溆浦人。年十三，补诸生，举优贡。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

乾隆六十年，贵州苗乱，湖南巡抚姜晟辟佐幕，上平苗议十二事，言宜急复乾州，进永绥，与保靖、松桃、镇＜⿰⿱⿰竹旱＞声势可通。攻乾州道泸溪，必先得大小章。大小章者，故土司遗民，名曰仡佬，骁健，与苗世仇。如熤募能仡佬语者往，开示利害，挟其酋六人出，推诚与同卧起，乃送质，率其属阳投乾州为内应，约一举破贼，因黔师牵掣未果。次年，卒赖其众，救两镇兵于河溪。后复平陇，战花园，皆为军锋。大小章于大府檄或不受，必得如熤手书始行云。

嘉庆五年，举孝廉方正。廷试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如熤对几万言，略谓：“军兴数载，师老财匮，以数万罢惫之众，与猾贼追逐数千里长林深谷中。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

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仁宗亲擢第一。次日，召诣军机处询屯政，复条上十二事。召见，以知县发陕西。下其疏于三省大吏，令采行。

六年，补洵阳，县在万山中，与湖北边界相错，兵贼往来如织。时方厉行坚壁清野，如煜于筑堡练团，措置尤力。贼至无可掠，去则抄其尾。又择坚寨当冲者，储粮供给官军。徐天德、樊人杰败于张家坪，因马鞍寨阻其前，故不得窜。杨遇春破张天伦，亦赖太平寨夹击之力。以功加知州衔，赐花翎。八年，击湖北逸匪于蜀河口，擒王祥，擒方孝德，晋秩同知直隶州。新设定远厅，即以如煜补授。九年，建新城，复于西南百余里黎坝、渔渡坝筑二石城为犄角。治团如洵阳，贼至辄歼，先后禽陈心元、冯世周。丁母忧，大吏议留任，辞不可，服阕，十三年，补潼关厅。寻擢汉中知府。兵燹后，民困兵骄，散勇逸匪，心犹未革。如煜联营伍，立保甲，治堡寨，问民疾苦。兴劝农事，行区田法，教纺织，使务本计。修复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门、杨填二堰，各灌田数万亩，他小堰百余，皆履勘浚治，水利普兴。复汉中书院，亲临讲授，于华州渭南开谕悍回，缚献亡命数十人，于宁羌解散湖北流民，于城固擒教首陈恒义：皆治渠魁，宽胁从令行禁止，人心帖服，南山遂大定。

道光元年，擢陕安道。会廷议川、楚、陕边防建设事宜，下三省察勘，以如煜任其事，周历相度，析官移治，增营改汛，建城口、白河、砖坪、太平、佛坪五厅，移驻文武。奏上，报可。如煜尝言：“山内州县距省远，多推诿牵掣，宜仿古梁州自为一道及明郧阳巡抚之制，专设大员镇抚，割三省州县以附益之，庶势专权一，可百世无患。”以更张重大，未竟其议。三年，宣宗以如煜在陕年久，熟于南山情形，任事以来，地方安靖，特诏嘉奖，加按察使衔，以示旌异。巡抚卢坤尤重之，采其议增厅治于盩厔、洋县界，增营汛于商州及略阳；檄勘全秦水利，于沣、泾、浐、渭诸川，郑白、龙首诸渠，规画俱备。社仓、义学，亦以次推行。五年，擢贵州按察使，未到官。六年，入觐，仍调陕西，抵任数日而卒，赠布政使。陕民请比朱邑桐乡故事，留葬南山，勿得，乃请祀名宦，湖南亦祀乡贤。

如煜自为县令至臬司，皆出特擢。在汉中十余年不调，得成其镇抚南山之功。宣宗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将大用，已不及待。为人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视之如田夫野老。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措施略见所著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又有《三省边防备览》，汉江南北、三省山内各图，《汉中府志》及《乐园诗文集》。

子正基，原名芝，字山舫，副贡生。少随父练习吏事。道光中，官河南知县，有声。擢郑州知州。治贾鲁河，息水患。河决开封，正基佐守护。治河兵狱，雪其冤，得河兵死力，城赖以完。母忧归，服阕，补奉天复州。兴屯练，捕盗有法，民杀盗者勿论。奉天治吏素弛，府尹下所属，以正基为法，盗风为辑，引疾去。江南大吏疏调，擢授常州知府。二十九年，大水，勘灾勤至，郡人感之，输钱二十余万助赈，全活甚众。累署淮阳道、按察使。咸丰初，侍郎曾国藩、吕贤基交章荐之，命赴广西治军需，授右江道。擢河南布政使，留广西。时粤匪披猖，将帅龃龉，师久无功。正基曲为调和，疏论其事，谓：“师克在和，事期共济。统兵大帅与地方大吏，宜定纷更不齐之势，联疏阔难合之情。布德信以服人心，明功罪以扬士气。勿因贼盛而生推诿，勿因兵单而务自救，勿以小忿而不为应援，勿以偶挫而坐观成败。庶逆气可殄，大功可成。”时以为谠言。二年，桂林围解，赐花翎。寻随大军赴湖北，时武昌初复，命驰往抚恤难民，署湖北布政使。调广东，复赴广西清核军需。内召授通政副使，迁通政使。七年，引疾归，卒。

论曰：乱之所由起与乱之所由平，亦在民之能治否耳。教匪起于官逼民叛，其间独一得民心之刘清，卒赖以招抚，助诛剿之成功。征苗频烦大兵，而未杜乱源，傅鼐乃以一厅一道之力，剿抚兼施，岩疆绥定。南山善后，严如煜始终其事，化榛莽为桑麻。此其功皆在一时节钺之上，光于史策矣。

清史稿卷三六二　列传第一四九

方积，字有堂，安徽定远人，拔贡生。以州判发四川，补阆中知县，署梁山。达州东乡贼起，梁山当其冲，贼犯县境，赛白兔山守兵溃。积以一百人据小山为疑兵，贼不敢进。筑砦二百余所，令人自为守。他县流民依集者三十余万人，贼至无所掠食，屡出奇兵击走之。坚壁清野之法，盖自梁山始。既而万县灵宝寺贼起，越境剿平之，又助大兵歼伍文相于石坝山，却林亮功于望牛垭，毙亮功弟廷相，赐花翎。推宁远知府，仍留驻梁山，凡四年。至嘉庆六年，诸路贼渐平，调夔州，继刘清为建昌道。凉山生番叛，率师讨平之。未几，里塘正土司索诺木根登杀副寺，夺其印，副将德宁兵为所困。积单骑往，密授旧头目希拉工布方略，以其众破之。历川北道、盐茶道，擢按察使。马边、峨眉岭诸夷结梁山生番盗边，积偕提督丰绅由马边三河口凿山深入，克六拔夷巢，遂出赤夷间道，进攻岭夷十二地。浃旬之间，每战皆捷。曲曲鸟助逆死拒，潜师出其后，殄之。迁布政使。

积官四川二十余年，驰驱殆遍。山川风土，了然于胸，用兵辄独当一面，及任蕃司，僚属多故交，一无瞻徇。清节自励，尤为时称。卒于官，祀名宦。

朱尔汉，字丽江，顺天大兴人。少为户部吏。乾隆中，官甘肃靖远典史，母忧去官。服阕待次，时平凉回酋田五作乱，尔汉与通判吴廷芳、知县黄家驹守靖远城。贼来攻。靖远回豪哈得成等期夜半为内应，尔汉得其情，令守者悉登城不得下，至哈得成家，阳科其谷饷军，因拘之。分遣人诱禽城下贼，贼之杂守者在城上已数十人，县役铁克保最为剧贼，猝禽之。角声起，扼城上贼无脱者，外贼觉，遂引去。由是以知兵闻，擢隆德知县。徙底店砦降回，擢泾州直隶州知州。擒教匪刘松井，擢巩昌知府。

嘉庆元年，教匪起，蔓延三省。二年，四川贼尤炽，总统宜绵驻达州，檄尔汉参军事。是时王三槐踞方山坪，白岩山者，地险固，贼渠林亮功、樊人杰屯山上，与方山坪为声援。将军舒亮、提督穆克登布屯山前之韩彭坳，尔汉兵三百、乡勇三千屯山后之排亚口。排亚口之下曰金凤观，曰草店，曰鸭坪，一日尽攻克之。复进，有木栅当隘，不见贼，惟以犬守。兵跃攀栅，贼自崖旁斫伤之，鸣锣掣旗，左右贼大至，尔汉虑断后路，退师。先是与韩彭坳诸师为期，中道而止，贼得专力山后，故不克。既而奉节贼千余来援，败之。禽贼渠邱广福。岩贼久困欲走，倾巢来犯，战一昼夜不得路，仍退。尔汉攻之三阅月，搏战被创，乃回巩昌。

三年，运麦十万石饷军，行至成县，贼渠高胡德来夺，败之于格楼坝，禽其党李德胜。四年，张汉潮犯秦州，尔汉赴成县会剿。巩昌警至，驰还，贼已据城东鸳鸯河，夜掠贼卡而入，城守始固，以功擢巩秦阶道。生番铁布者，居西倾山中，众十余万，乘教匪猖獗，时出盗内地。

尔汉以铁布未叛乱，且地险，一构兵非数年不能平。铁布奉回教，乃召其阿浑谕之，于是来首者踵至。一日书姓名一纸，曰：此铁布党也。又出一图，曰：盗巢及要隘尽于此。分遣百余人捕之，悉就擒，铁布遂定。六年，川、楚、陕贼渐蹙，余贼多窜甘肃，率兵扼剿，凡数十战皆捷。八年，甘肃匪平，上功最，赐花翎。

尔汉有识断，能得人死力，奴客悉以兵法部之。自出仕即在行间，后遂与教匪相终始。用兵有法，所用乡勇侯达海，侍卫李荣华，武举刘养鹏，千总邹坤、杜攀桂皆操刺勇健善战，故所至有功。寻调广东肇罗道，擢广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十二年，卒于官。

杨馥，字迈功，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总办秋审，执法平。内监讼其弟妻，馥按律杖赎守夫墓。和珅方总刑部，意有所徇，驳诘之，馥面争。和珅叱曰："司员敢尔！"馥厉声曰："司员主稿，知为刑狱得其平耳！何叱为？"和珅不能夺。及珅败，擢员外郎。仁宗召见，嘉其有守，命解饷四十万两赴四川济军。川、陕大吏交章论荐，授陕西延榆绥道。时三省清厘叛产，抚恤难民，事方殷，诏责疆吏慎选公正大员如馥及刘清者任其事。馥周历田野，综核不苟，民渐复业。巡抚秦承恩檄府县募民补伍，馥曰："农工商贾各有其业，若预选送营，旷日失业，与抽丁何殊？"议乃寝。调甘肃平庆泾固盐法道。

嘉庆九年，擢安徽按察使，捕六安州匪刘成巨置诸法。十三年，迁江宁布政使。淮、扬大水，

乘舭艋历灾区访问疾苦，渡湖几覆，灾黎感之。寻以失察山阳知县王仲汉冒赈，坐褫职。诏饟查赈认真，平日实心办事，留河工效力。复起用，历淮海道、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二十二年，擢浙江巡抚。未几，坐临海民殴差酿大狱，降四品京堂。复不俟代去任，降礼部郎中。引疾归。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加四品卿衔。卒，年八十五。

廖寅，字亮工，四川邻水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家贫，不能常试礼部，十二年中，仅再至都。大挑知县官河南，署叶县。时教匪方炽，叶当冲，寅抚民不扰。民有从逆者，捕其魁乃定。长子思芳有武略，省父至叶，任以守卫事。诏捕教首刘之协，久不获。一日，思芳巡历近郊，见二人絷马坐树下语，异之，归戒门者伺状。俄二人入城饮肆中，有识之者，其一即之协。寅趣思芳往与杂坐，出不意缚之，鞫得实，械至都伏法。特擢江苏镇江知府。浚丹阳九曲河，筑闸，以时启闭，民便之。擢江西吉南赣道，兼管关榷，正税外无多取，吏胥奉法。会南昌煽乱，捕首恶置法。安远复乱，单骑往谕，解散党与，耆民等缚其魁以献，事遂平。历署布政使、按察使。嘉庆十六年，迁两淮盐运使。恤灶丁，治私枭，盐课渐增。河北滑县教匪起，总督百龄檄寅往徐州协守御。会捕逆匪刘第五，误系同姓名者，坐失察降调，上念其禽刘之协功，许捐复原职。以老病归，遂卒。

思芳少时居乡治转练，从军数有功，官至江苏候补道。在叶手禽刘之协，名闻天下。后以捕刘第五获罪下狱，寻赦之。

陈昌齐，字宾臣，广东海康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中允。大学士和珅欲罗致之，昌齐以非掌院，无晋谒礼，不往。大考，左迁编修。寻授御史，迁给事中。

昌齐生海邦，习洋盗情状。上疏论剿捕事，略曰："洋匪上岸，率不过一二百人，陆居会匪助凶行劫。沿海居民皆采捕为生，习拳勇，谙水势，匪以利诱，往往从匪。可以为盗，即可用以捕盗。宜令地方官明示，有能出洋剿捕，或遇匪上岸，歼擒送官验实者，船物一概充赏。被诱从匪者，能擒盗连船投首，免罪。则兵力所未及，丁壮亦必图赏力捕。仍令地方各官稽户口，编保甲，以清其源。于各埠访拿济匪粮物，各市镇严缉代匪销赃，俾绝水陆勾通之路。庶几洋面肃清，地方宁谧。"

嘉庆九年，出为浙江温处道。时海寇蔡牵肆扰，昌齐修战舰，简军伍，募人出海绘图闽浙、海洋全图，纤悉备具。每牒报贼情及道里远近稍有虚妄，必指斥之。与提督李长庚深相结纳，俾无掣肘，鞫海盗必详尽得其情。德楞泰奉命按阅闽、浙，议申海禁，谓不数月盗可尽毙，昌齐曰："环海居民耕而食者十之五，余皆捕鱼为业。若禁其下海，数万渔户无以为生，激变之咎谁任之？"德楞泰改容称善。在任五年，以鞫狱迟延，部议镌级。江南、福建大吏辟调，皆不往。归里，主雷阳粤秀讲席。修通志，考据详核，著书终老焉。

朱尔赓额，原名友桂，字白泉，汉军正红旗人，裔出明代。王父孝纯，工诗古文，有异才，由四川知县历官至两淮盐运使。

朱尔赓额纳赀为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出为江安粮道。两江总督苏凌阿阎人为和珅旧奴，恣睢用事，廉得其状，白而逐之。从总督赴安徽察治刘之协逆党，株连数百人，多所省释。署安徽布政使，引疾归。以母老乞改京秩，授户部郎中。和珅奴刘全之婿号槟榔蒋者，倚势夺民产，讼于部，刑责不称贷。西贾利旗产，嗾言官疏陈，使得与汉民通售买，下部议，啖以重贿，却之，持不可。大学士朱珪管部，闻而重之。故事，自告改京官，不外用。珪荐其才守可大受，复出为广东潮州知府。海盗方张，朱渍尤黠悍，乃亲历海壖，治乡团，调镇兵千守沿海，断内奸接济。渍粮绝，屡败走台湾，潮盗胆落，因其穷蹙解散之。盗魁黄茂高、许云湘、王腾魁、杨胜广、黄德东、关兆奎受抚，选其强干者编入练勇。会匪李崇玉踞惠、潮山谷中，时游奕海上，使降人招之自首，朱渍部众亦有来投者。会以母忧去，未竟其事，服阕，补云南曲靖。

嘉庆十四年，百龄为两广总督，疏请调朱尔赓额广东，擢高廉道，署督粮道，剿匪事一以倚之。勘海口炮台旧在山上，发炮辄从桅顶过，悉改建于山麓，屡碎盗舰，挫其锋。暂改运盐由陆，撤红单船入内港，以杜接济。戒并海郡县严断水米，如在潮州时。匪势渐蹙，用旧降人招郭学显就抚。未几，郑一妻与张保仔率众逾万泊虎门，要总督亲至海口面议，文武噤莫敢决，朱尔赓额独进曰："保仔自知罪大，众多无粮，拂其请，将死斗。请撤兵卫，单舟迳诣，谕以恩威，必可集事。"先遣

南海、番禺两令往传命，使熟筹而志坚。翌晨，从百龄登舟，行四十里，见列舰数百，夹水如衢，举炮迎，声震城中。请总督过舟，叱之曰："保仔当泥首乞命，如仍骄肆迟疑，无死所矣。"迨晡，保登舟，请留三千人招西路贼乌石二，不听则擒之以自赎，许之，给米千石慰遣。保仔乃使余众登岸受抚，自起碇出洋。群谓其所散皆罢弱，自留精锐，得米将不可制，笑应之曰："此不必以口舌争。"至期，保仔果诱乌石二至高州，诛之。海盗悉平，以功获优叙。赐花翎。寻调署南韶道。

十六年，河决李家楼，特命百龄为两江总督治河事，调朱尔赓额为江南盐巡道。至则佐百龄定计，接筑洪泽湖口束清坝，逼溜刷深太平河，使水有所归。次年，李家楼决口合龙，新筑格堤遏水与大堤平。初，当事主守格堤，奉严旨，失守者从军法。至是见事危急，请改守大堤，听河溜穿格堤而下，免旁泄之险。又新筑减坝受水攻，展侧上游筑斜坝挑水，数日坝根挂淤乃稳固。所筹措工事悉合机宜。苇荡营久为弊薮，樵兵空额无人，营员领帑，临时雇募，弁目专其利。又为滩棍所持，荡料归滩棍者十五六，归弁目者十二三，归工用者十一二，岁仅得苇十数万束。百龄檄朱尔赓额治其事，乃请以荡地不产柴者给樵兵，人四十亩，给牛具籽种，建棚厂以居，荡始有兵。浚沟渠便筏出入，采运始及远，建衙署俾营员常年驻荡，民挟制偷窃者有禁，荡始有官。受事之年，采足正额二百四十万束，于是滩棍之利尽失，厅员得料抵价，少所沾润，皆不便之。适有船兵中途改束，斤重不敷，八厅藉欲撼摇全局。百龄悉其奸，偕河督察讯，朱尔赓额往勘定十七年新苇，每束箍口以二尺八寸为率，增旧三寸，估右营得苇八百万束。会署江宁布政使，未及估左营。时河督陈凤翔为百龄所劾，自诉于朝，命尚书松筠、侍郎初彭龄按讯，牵及苇荡事。厅员荧说，嗾验尾帮，舟载余苇九百束，据其重率，以衡已收三百万束之数，斥为不足，遂被劾虚糜钱粮，苦累樵兵，遣戍伊犁。时论冤之。

朱尔赓额因百龄前劾凤翔词不尽实，狱无结正，愿以身任，遂不辩。在戍六年，放还，久之，卒。

查崇华，字九峰，安徽泾县人。少孤，游福建佣书。久之，福州将军魁伦辟佐幕，甚见信任。魁伦劾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即命署总督，治其狱。闽地瘠苦，历任大吏责供张无艺，所属罗织大户勒贿，民不堪命，至是贪酷之吏悉伏辜。崇华名闻于时。纳赀为通判，留福建。

嘉庆十四年，海盗蔡牵平，以功赐花翎。朱渥欲归诚，未决，崇华只身至海舶，谕以祸福，遂受降。十七年，署台湾淡水同知，高妈达妖言惑众，捕获，讯得刘林、祝现谋以次年闰八月望在京师举事，四方起应之。崇华牒请奏闻，大吏以其语不经，置之，仅以传教罪诛高妈达。至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果有林清、祝现之变，刘林者即林清别名也。自高妈达伏法，福建匪党已解散，得无事。寻以道员谒选，授河南南汝光道。教匪巨刘松久在逃，悬缉十余载，侦知潜匿安徽宿州传教，捕获之。母忧去官。

道光二年，补陕西凤邠道。值大军征张格尔，调驻嘉峪关治军需。自川、楚军兴，将吏习于糜费，崇华一主核实。以内地马驼出关不耐寒苦，关外有台站应付，长雇徒糜刍秣，悉罢之，节帑甚巨。凡三署按察使，治狱明慎。以老乞归，卒。

论曰：剿平教匪，不独赖将帅戮力，一时守土之吏，与有劳焉。最显者为四川刘清，而方积亦倡行坚壁清野，保障一方，后复屡定番乱，蜀人与清并称。他如朱尔汉之保巩昌，杨护之清叛产、抚难民，廖寅之禽刘之协，皆卓有建树。陈昌齐、朱尔赓额于治海寇并具谋略，而朱尔赓额功尤显矣。查崇华预发林清逆谋，为疆臣所格，及管西征军需，以撙节称，故同著于篇。

清史稿卷三六三　列传第一五〇

曹振镛　文孚　英和　王鼎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尚书文埴子。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三等，高宗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

嘉庆三年，大考二等，迁少詹事。父忧归，服阕，授通政使。历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十一年，擢工部尚书。高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八年，调吏部尚

书、协办大学士。寻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仁宗崩，枢臣撰遗诏，称高宗诞生于避暑山庄，编修刘凤诰知其误，告振镛，振镛召对陈之，宣宗怒，谴罢枢臣。寻命振镛为军机大臣。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道光元年，晋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三年，万寿节，幸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振镛年齿居末，特命与宴绘像。四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六年，入直南书房。七年，回疆平，晋太子太师。八年，张格尔就禽，晋太傅，赐紫缰，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振镛具疏固辞，诏凡军机大臣别绘一图，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亲书以赐之。十一年，以万寿庆典赐双眼花翎。

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自缮遗疏，附折至十余事。上震悼，诏曰："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擢次子恩溥四品卿。

振镛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驾谒诸陵及秋狝木兰，每命留京办事。临雍视学，命充直讲。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数请停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世以盐策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卒赞成，世特以称之。

文孚，字秋潭，博尔济吉特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监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从那彦成赴陕西治军需。八年，随扈秋狝，校射中四矢，赐花翎。十一年，以在直勤，擢四五品京堂，授内阁侍读学士。历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命履勘绥远城浑津、黑河碱地改征，及大青山牧厂余地招垦事。

十三年，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疏言："青海蒙、番，重利轻命。自来命盗诸案，一经罚服，怨仇消释。若必按律惩办，不第犯事之家仇隙相寻，被害者心反觖望，相习成风，不可化诲。溯蒙、番内附以来，雍正十一年大学士鄂尔泰等议纂番例颁行，声明俟五年后始依内地律例办理。乾隆年间叠经展限，兹复奉命详议。臣以为番民纠结滋扰，或情同叛逆，或关系边陲大局，自应从严惩办。若其自相残杀及盗窃之案，同以罚服完结，相安已久。必绳以内地法律，转恐愚昧野番，群疑滋惧，非绥服边氓之道。"疏入，下军机大臣议行。

十六年，召回京，授镶白旗满洲副都统。偕内阁学士阮元勘议山西盐务，疏请停止吉兰泰盐官运，改并潞商引额，以潞引之有余，补吉课之不足，吉盐许民捞贩，限制水运至皇甫川而止，下部议行。寻授内阁学士，迁刑部侍郎。十八年，缘事降调，予二等侍卫，命赴山东治军需。复授内阁学士，历山海关副都统、马兰镇总兵、锦州副都统。二十年，召授刑部侍郎。

二十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偕侍郎帅承瀛赴山东鞫狱，并勘兰仪决口，督浚引河。次年春，竣工，予议叙。调户部，又调工部，擢左都御史。宣宗即位，以枢臣撰拟遗诏不慎，先后罢直，文孚独留。

道光二年，命往陕西按鞫渭南县民柳文壁殴毙人命狱，论知县徐润受人属托，疏脱正凶，事后得赃，枷号两月，遣戍伊犁。升任西安知府邓廷桢偏执枉纵，讯无贪酷，革职免发遣。巡抚朱勋失察，议革职，降四五品京堂。四年，《仁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南河阻运，诏责减黄蓄清，至十一月洪湖水多，启坝而高堰、山盱石工溃决，命文孚偕尚书汪廷珍驰往按治，奏劾河督张文浩于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湖水过多，致石工掣塌万余丈，请遣戍伊犁。两江总督孙玉庭徇隐回护，交部严议，议于御黄坝外，添建三坝钳束黄流。坝内外及束清、运口各坝两岸筑纤道，多作土坝，挑浚长河，帮培堤身，以利漕行。速挑引河，引清入运。堵闭束清坝，杜黄入湖。又议覆侍郎朱士彦条陈五事，由河臣勘办，疏上，并依议行。命文孚等回京，责严烺、魏元煜办理，而引黄济运仍不得要领，河、漕交困。

八年，回疆底定，首逆就擒，晋太子太傅，赐紫缰，绘像紫光阁，御制赞有“和而不同，公正以清”之褒。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四年，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十五年，转文渊阁大学士。以疾请解职，优诏慰谕，许罢直军机。十六年，致仕。二十一年，卒，赠太保，谥文敬。

英和，字煦斋，索绰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德保子。少有隽才，和珅欲妻以女，德保不可。乾隆五十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

嘉庆三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洎仁宗亲政，知其拒婚事，嘉焉，遂向用。累迁内阁学士。五年，授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六年，充内务府大臣，调户部。以不到旗署为仪亲王所纠，罢副都统。七年，直南书房。扈跸木兰，射鹿以献，赐黄马褂。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九年，帝幸翰林院，赐一品服。加太子少保，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时诏稽巡幸五台典礼，英和疏言教匪甫平，民未苏息，请俟数年后再议。上嘉纳之。寻自请独对，论大学士刘权之徇情欲保荐军机章京袁煦，上不悦，两斥之。遂罢直书房、军机，降太仆寺卿。历内阁学士，理藩院、工部侍郎。数奉使出按事，河东盐课归入地丁，而蒙古盐侵越内地，命偕内阁学士初彭龄往会巡抚察议。疏言：“非禁水运不能限制蒙盐，非设官商不能杜绝私贩。请阿拉善盐只由陆路行销，河东盐仍改商运。吉兰泰盐池所产亦招商运办。”事详《盐法志》。兼左翼总兵，复为内务府大臣。

十二年，偕侍郎蒋予蒲查南河料物加价，议准增添，仍示限制，从之。复直南书房。十三年，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调户部、武英殿。进高宗圣训庙号有误，坐降调内阁学士。寻迁礼部侍郎。十八年，随扈热河，会林清逆党为变，命先回京署步军统领。擒林清于黄村西宋家庄，实授步军统领、工部尚书。滑县平，复太子少保。

十九年，将开捐例，廷议不一。偕大学士曹振镛等覆议，独上疏曰：“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大捐为权宜之计，本朝屡经举行。但观前事，即知此次未必大效。窃以开捐不如节用，开捐暂时取给，节用岁有所余。请嗣后谒陵，或三年五年一举行，民力可纾。木兰秋狝，为我朝家法，然蒙古迥非昔比，亦请间岁一行，于外藩生计所全实大。各处工程奉旨停止，每岁可省数十万至百余万不等。天下无名之费甚多，苟于国体无伤，不得任其糜费。即如裁撤武职名粮，未必能禁武官不役兵丁，而骤增养廉百余万，应请敕下部臣详查正项经费外，历年增出各款，可裁则裁，可减则减，积久行之，国计日裕。至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新疆岁支兵饷百数十万，为内地之累，其地金银矿久经封闭，开之而矿苗旺盛，足敷兵饷。各省矿厂，亦应详查兴办。又户部入官地亩，请严催升科，于国用亦有裨益。”疏入，诏以名粮已饬核办，开矿流弊滋多，仍依众议，豫工事例遂开。是岁调吏部，复命暂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二十五年，宣宗即位，命为军机大臣，调户部。宣宗方锐意求治，英和竭诚献替。面陈各省府、州、县养廉不敷办公，莫不取给陋规，请查明分别存革，示以限制。上采其言，下疆吏详议，而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诏停其议，遂罢直军机，专任部务。

道光二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仁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五年，洪泽湖决，阻运道，河、漕交敝，诏筹海运，疆臣率拘牵成例，以为不可。英和奏陈海运、折漕二事为救时之计，越日复上疏，略谓：“河、漕不能兼顾，惟有暂停河运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运，而任事诸臣未敢议行者，一则虑商船到津，难以交卸。一则虑海运既行，漕运员弁、旗丁、水手难以安插。”因陈防弊处置之策甚悉。诏下各省妥议，仍多诿为未便，惟江苏巡抚陶澍力行之。拨苏、松、常、镇、太五属漕米，以河船分次海运。

六年八月，悉数抵天津，上大悦，诏嘉英和创议，予议叙，特赐紫缰以旌异之。张格尔犯回疆，英和疏陈进兵方略，筹备军需，并举长龄、武隆阿可任事，多被采用。七年，奏商人请于易州开采银矿，诏斥其冒昧。调理藩院，罢南书房、内务府大臣。未几，坐家人增租扰累，出为热河都统。八年，命勘南河工程。回疆平，复太子少保。授宁夏将军，以病请解职，允之。

初，营万年吉地于宝华峪，命英和监修，尝从容言汉文帝薄葬事，上称善，议于旧制有所裁省，工竣，孝穆皇后奉安，优予奖叙。至是地宫浸水。谴责在事诸臣，诏以英和始终其事，责尤重，夺

职，籍其家，逮讯，得开工时见有石母滴水，仅以土拦，议设龙须沟出水，英和未允状，谳拟大辟，会太后为上言不欲以家事诛大臣，乃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并褫职。十一年，释回，复予子孙官。二十年，卒，赠三品卿衔。

英和通达政体，遇事有为，而数以罪黜。屡掌文衡，爱才好士。自其父及两子一孙，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子奎照，嘉庆十九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缘事夺职，复起为左都御史。奎耀，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后为南河同知。奎照子锡祉，道光十五年进士，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官长芦盐运使。

王鼎，字定九，陕西蒲城人。少贫，力学，尚气节，赴礼部试至京，大学士王杰与同族，欲致之，不就。杰曰："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服除，授编修。两以大考升擢，累迁内阁学士。

十九年，授工部侍郎。仁宗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调吏部，兼署户部、刑部。二十三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复谕曰："朕初意授汝督抚，今管顺天府尹，犹外任也。且留汝在京，以备差往各省查办事件。"自是数奉使出按事鞫狱。二十四年，调刑部，又调户部。

道光二年，河南仪工奏销不实，解巡抚姚祖同任，命鼎偕侍郎玉麟往按，暂署巡抚。疏陈："仪工用款至办奏销，与部例成规不符。乃以历办物料、土方价值，合之豫省成规，互相增减，于秸料、引河等款增销一百三十万。夫工、麻斤各款减销一百三十万，虽有通融，银数仍归实用。惟八子钱一款，以银易钱，多于旧价，每两提八十文充入经费，而于各员应缴之银，一并扣算，实违定制。"疏入，命核实报销，而薄谴祖同。是年，擢左都御史，父忧归。

五年，服阕，以一品衔署户部侍郎，授军机大臣。浙江德清徐倪氏因奸谋毙徐蔡氏狱三年不决，按察使王维询因自尽，巡抚程含章与按察使祁墍鞫之，甫得情而犯妇在监自缢，宣宗特命鼎典乡试，就治其狱，廉得徐故富家，以狱破其产，官吏多受赇，勾结朦庇，致狱情诡幻。悉发其覆，置之法，浙人称颂焉。六年，授户部尚书。八年，回疆平，以赞画功，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芦盐积疲，商累日重，命鼎偕侍郎敬徵察办。议以："盐务首重年清年款，先将节年带征厘剔，现年正款不难按数清完。道光二年以前未完银九百余万为旧欠，三年以后未完银为新欠，缓旧征新。请以堰工加价二文，半解部充公，半抵完商欠。新欠抵完，续抵旧欠。芦商生息帑本内，直隶水利、赵北口两项非经费岁需，请停利三年。限满加一倍利，本息同征。旧有拔缴水利帑本一百十七万两，请停征三年。自道光十一年起，岁征十万两。五万完旧本，五万完新本，以恤商力。近年商力疲乏，不能预买生盐，存坨新盐多卤耗。请每包加盐十三斤，俾资贴补。从此款目既清，庶经久可行。"又请免缴嘉庆十七年加价交官半文未完银一百八十四万余两。疏入，并允行。十年，芦商呈请调剂，复命鼎及侍郎宝兴往按。鼎以前次清查，传集各商详询定议，皆称可免亏累积压，虽因银价渐昂，尚不致遽形亏折，遂议驳。时淮盐尤敝，两江总督陶澍疏陈积弊情形，命鼎偕宝兴会同筹议。中外论盐事者，多主就场征税。疏言："详核淮纲全局，若改课归场灶，尚多窒碍。惟有就旧章大加厘剔，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可藉口，似较有往辙可循。拟定章程十五条，曰：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核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又请裁撤两淮盐政，改归总督办理，以一事权。并诏允行。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

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十二年，管理刑部事务。十五年，协办大学士，仍管刑部，直上书房。十八年，拜东阁大学士。二十年，加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夏，河决祥符，命偕侍郎慧成往治之，寻署河督。议者以水势方涨，不宜遽塞，请迁省城以避其冲，鼎持不可，疏言："河灌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合淮东注洪泽湖，湖底日受淤。万一宣泄不及，高堰危，淮、扬成巨浸，民其鱼矣！无论舍旧址、筑新堤数千里，工费不赀，且自古无任黄水横流之理。请饬户部速具帑，期以冬春之交集事。不效，愿执其咎。"具陈民情安土重迁、省垣可守状。初至汴城，四面皆水，旦夕且圮，躬率吏卒巡护，获无恙，洎工兴，亲驻工次，倦则

寝肩舆中。次年二月，工竣，用帑六百万有奇，前此马营工用一千二百余万，仪封工用四百七十五万，原议以仪工为率。及葳事，加增百余万，然事艰于前，微鼎用节工速，不能如是。叙功，晋太子太师。积劳成疾，命缓程回京。

自禁烟事起，英吉利兵犯沿海，鼎力主战。至和议将成，林则徐以罪谴，鼎愤甚，还朝争之力，宣宗慰劳之，命休沐养疴，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稿不得，于是优诏悯惜，赠太保，谥文恪，祀贤良祠。后陕西巡抚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鼎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卒之日，家无余资。子沆，道光二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穆彰阿，字鹤舫，郭佳氏，满州镶蓝旗人。父广泰，嘉庆中，官内阁学士，迁右翼总兵。坐自请兼兵部侍郎衔，夺职。

穆彰阿，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大考，擢少詹事。累迁礼部侍郎。二十年，署刑部侍郎。因一日进立决本二十余件，诏斥因循积压，堂司各员并下严议，降光禄寺卿。历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道光初，充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以漕船滞运，两次命署漕运总督。召授工部尚书，偕大学士蒋攸铦查勘南河。洎试行海运，命赴天津监收漕粮，予优叙。

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逾年，张格尔就擒，加太子少保。授军机大臣，罢内务府大臣，直南书房。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历兵部、户部尚书。十四年，协办大学士。承修龙泉峪万年吉地，工峻，晋太子太保，赐紫缰。

十六年，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工部。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时禁烟议起，宣宗意锐甚，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英吉利领事义律初不听约束，继因停止贸易，始缴烟，尽焚之，责永不贩运入境，强令具结，不从，兵衅遂开。则徐防御严，不得逞于广东，改犯闽、浙，沿海骚然。英舰抵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由则徐启衅。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一徇敌意，不设备，所要求者亦不尽得请，兵衅复起。先后命弈山、弈经督师，广东、浙江皆挫败。英兵且由海入江，林则徐及闽浙总督邓廷桢、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战守为敌所忌，并被严谴，命伊里布、耆英、牛鉴议款。二十二年，和议成，偿币通商，各国相继立约。国威既损，更丧国权，外患自此始。

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覆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文宗自在潜邸深恶之，既即位十阅月，特诏数其罪曰："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必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渐施其伎俩。英船至天津，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又言'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托之重？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其罔上行私，天下共见，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不得已之苦衷，诸臣其共谅之！"诏下，天下称快。咸丰三年，捐军饷，予五品顶戴。六年，卒。

子萨廉，光绪五年进士，由翰林官至礼部侍郎。

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嘉庆二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和珅以其青年上第有才望，欲招致之，世恩谢不与通，以次当迁，和珅抑题本六阅月不上。仁宗亲政，乃擢侍讲学士，一岁三迁至内阁学士，历礼部、兵部、户部、吏部侍郎，督云南、浙江、

江西学政。

十七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母忧归，服除，以父老乞养，会其子登乡举，具疏谢，坐未亲诣京，降侍郎。帝鉴其孝思，仍允终养，居家十载。

道光七年，父丧服阕，补吏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再授工部尚书，调吏部。十三年，超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晋东阁大学士，调管工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太保。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八年，以八十寿晋太傅，赐紫缰。其明年，引疾，迭疏乞休，温诏慰留，仅解机务。三十年，文宗即位，复三疏，始得予告，食全俸，留其子京邸。咸丰二年，乡举重逢，诏就近与顺天鹿鸣宴。次年，复与恩荣宴。四年，卒，遣亲王奠酹，入祀贤良祠，谥文恭。

世恩历事四朝，迭掌文衡，备叨恩遇，管部务，安静持大体。黑龙江将军请增都尔特六屯，议地当游牧，开垦非计，不可许。言官奏山东盐课请归地丁，议山东场灶半毗连淮境，一归地丁，听民自运自销，必为两淮引课之累，不可行。在枢廷凡十七年，益慎密，有所论列，终不告人。海疆事起，林则徐所论奏，廷议多赞之。及穆彰阿主抚，世恩心以为非，不能显与立异。迨咸丰初诏举人才，世恩已在告，疏言林则徐历任封疆，有体有用，请征召来京备用，并荐前任台湾道姚莹，文宗韪之，于罪穆彰阿时犹举其言。

次子曾莹，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编修官至吏部侍郎。孙福荫，自有传。

论曰：守成之世，治尚综核，而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况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于其间，驭之无术，措置张皇，而庸佞之辈，转以弥缝迎合售其欺，其召乱可幸免哉？宣宗初政，一倚曹振镛，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战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关键已。英和才不竟用，王鼎忠贞致身，文孚、潘世恩皆恪躬保位者耳。

清史稿卷三六四　列传第一五一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祖玉堂，官湖南参将，从征苗，活降苗数千人，有阴德。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第一，授编修。逾年大考，高宗亲擢第一，超擢少詹事。召对，上喜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直南书房、懋勤殿，迁詹事。五十八年，督山东学政，任满，调浙江。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

嘉庆四年，署浙江巡抚，寻实授，海寇扰浙历数年，安南夷艇最强，凤尾、水澳、箬黄诸帮附之，沿海土匪勾结为患。元征集群议为弭盗之策，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五年春，令黄岩镇总兵岳玺击箬黄帮，灭之。夏，寇大至，元赴台州督剿，请以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并调粤、闽兵会剿。六月，夷艇纠凤尾、水澳等贼共百余艘，屯松门山下。遣谍间水澳贼先退，会飓风大作，盗艇覆溺无算，余众登山，檄陆师搜捕，禽八百余人。安南四总兵溺毙者三，黄岩知县孙凤鸣获其一，曰伦利贵，磔之。九月，总兵岳玺、胡振声会击水澳帮，禽歼殆尽，土匪亦次第歼抚，浙洋渐清，而余盗为蔡牵所并，闽师不能制，势益炽，复时犯浙。李长庚已擢提督，元集资与造霆船成，配巨炮，数破牵于海上。

八年，奏建昭忠祠，以历年捕海盗伤亡将士从祀。盗首黄葵集舟数十，号新兴帮，令总兵岳玺、张成等追剿，逾年乃平之。偕总督玉德奏请以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数逐蔡牵几获，而玉德遇事仍掣肘。十年，元丁父忧去职，长庚益无助，复与总督阿林保不协，久无成功，遂战殁。

十一年，诏起元署福建巡抚，以病辞。十二年，服阕，署户部侍郎，赴河南按事。授兵部侍郎，复命为浙江巡抚，暂署河南巡抚。十三年，乃至浙，诏责其防海殄寇。秋，蔡牵、朱渍合犯定海，亲驻宁波督三镇击走之，牵复遁闽洋。时用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为两省提督，协力剿贼，元议海战分兵隔贼船之策，专攻蔡牵。十四年秋，合击于渔山外洋，竟殄牵，详得禄等传。元两治浙，多惠政，平寇功尤著云。方督师宁波时，奏请学政刘凤诰代办乡试监临，有联号弊，为言官论劾，遣使鞫实，诏斥徇庇，褫职，予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累迁内阁学士。命赴山西、河南按事，迁工部侍郎，出为漕运总督。

十九年，调江西巡抚，以捕治逆匪胡秉耀，加太子少保，赐花翎。二十一年，调河南，擢湖广总督。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二十二年，调两广总督。先一年，英吉利贡使入京，未成礼而回，遂渐跋扈。元增建大黄＜⿰氵穴＞、大虎山两炮台，分兵驻守。迭疏陈预防夷患，略曰："英吉利恃强桀骜，性复贪利，宜镇以威，不可尽以德绥。彼之船坚炮利，技长于水短于陆。定例外国货船不许擅入内洋，倘违例禁，即宜随机应变，量加惩创。各国知彼犯我禁，非我轻启衅也。"诏勖以德威相济，勿孟浪，勿葸懦。

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洋船夹带鸦片烟，劾褫行商顶带。二年，英吉利护货兵船泊伶丁外洋，与民斗，互有伤毙。严饬交犯，英人扬言罢市归国，即停其贸易。久之拆阅多，托言兵船已归，俟复来如命。乃暂许贸易，与约船来不交犯乃停止。终元任，兵船不至。元在粤九年，兼署巡抚凡六次。

六年，调云贵总督。滇盐久敝，岁绌课十余万，元劾罢蠹吏，力杜漏私，盐井衰旺不齐，调剂抵补，逾所课有溢销，酌拨边用。腾越边外野人时入内地劫掠，而保山等处边夷曰傈僳，以垦山射猎为生，可用，乃募傈僳三百户屯种山地，以御野人，即以溢课充费，岁有扩充，野人畏威，渐有降附者。十二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车里土司刀绳武与叔太康争斗，胁官求助，檄镇道击走之，另择承袭乃安。越南保乐州土官农文云内哄，严边防勿使窜入，亦不越境生事，寻文云走死，诏嘉其镇静得大体。十五年，召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调兵部。十八年，以老病请致仕，许之，给半俸，濒行，加太子太保。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与鹿鸣宴。二十九年，卒，年八十有六，优诏赐恤，谥文达。入祀乡贤祠、浙江名宦祠。

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至为浙江巡抚，始手成之。集四库未收书一百七十二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阙。嘉庆四年，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道光十三年，由云南入觐，特命典试，时称异数。与大学士曹振镛共事意不合，元歉然。以前次得人之盛不可复继，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肄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有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撰诂、皇清经解百八十余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汪廷珍，字瑟庵，江苏山阳人。少孤，母程抚之成立。家中落，岁凶，饘粥或不给，不令人知。母曰："吾非耻贫，耻言贫，疑有求于人也。"力学，困诸生十年，始举于乡。成乾隆五十四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大考，擢侍读，未几，迁祭酒。六十年，以事忤旨，降侍读。

嘉庆元年，直上书房，大考，擢侍读学士，母忧归，服阕，补原官。七年，督安徽学政。任满，复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皆留任。廷珍学有根底，初为祭酒，以师道自居。选成均课士录，教学者立言以义法，力戒摹拟剽窃之习。及官学政，为学约五则以训士：曰辨涂，曰端本，曰敬业，曰裁伪，曰自立。与士语，谆谆如父兄之于子弟。所刻试牍，取易修辞之旨曰立诚编。士风为之一变，万载棚民入籍，旧分学额，后裁之，士客讦讼久不决。廷珍请复分额，争端乃息。

十六年，授礼部侍郎。复直上书房，侍宣宗学。十八年，典浙江乡试，留学政，任满回京。二十二年，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仁宗六旬万寿，庆贺期内遇孝慈高皇后祭辰，部臣未援故事疏请服色。坐率忽，降侍郎。逾年，复授礼部尚书。

道光二年，典会试，教习庶吉士。车驾谒陵，命留京办事。三年，宣宗释奠文庙礼成，临幸辟雍，诏曰："礼部尚书汪廷珍蒙皇考简用上书房师傅，与朕朝夕讲论，非法不道，使朕通经义，辨邪正，受益良多。朕亲政后，畀以尚书之任，尽心厥职，于师道、臣道可谓兼备。今值临雍，眷怀旧学，加太子太保。子报原，以员外郎即补用，示崇儒重道之意。"四年，《仁宗实录》成，赐子报闰

主事，孙承佑举人。南河高堰溃决阻运，上以廷珍生长淮、扬，命偕尚书文孚往勘，劾河督张文浩、总督孙玉庭，谴黜有差。疏筹修浚事宜，交河督办理。五年，回京，协办大学士。

七年，卒，上震悼，优诏赐恤，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命大阿哥赐奠，赐银千两治丧，谥文端。江苏请祀乡贤，特诏允之。

廷珍风裁严竣，立朝无所亲附。出入内廷，寮寀见之，莫不肃然。自言生平力戒刻薄，凡贪冒谄谀有不忍为，皆守母教。大学士阮元服其多闻渊博，劝著书，廷珍曰：“六经之奥，昔人先我言之，更何以长语相溷？读书所以析义，要归于中有所主而已。”服用朴俭，或以公孙宏拟之，笑曰：“大丈夫不以曲学阿世为耻，而徒畏布被之讥乎？”后进以文谒，言不宗道，曰：“异日恐丧所守。”属官有例送御史者，持不可，曰：“斯人华而不实，何以立朝？”后皆如所言，人服其精鉴。

汤金钊，字敦甫，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入直上书房。金钊端谨自持，宣宗在潜邸，甚敬礼之。母忧服阕，擢侍讲，督湖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

二十一年，复直上书房。典江南乡试，留学政，诏勉以训士不患无才，务培德，经学为本，才藻次之。金钊扬阐诏旨，通诚士子。会匪以祸福煽惑乡愚，金钊著福善辨，刊发晓谕。徐州俗悍，武生不驯者，绳之以法。迁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

宣宗即位，调吏部，益向用。时用尚书英和议，命各省查州县陋规，明定限制。金钊疏言：“陋规皆出于民，地方官未敢公然苛索者，畏上知之治其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得，势必明目张胆，求多于例外，虽有严旨，不能禁矣。况名目碎杂，所在不同，检察难得真确，转滋纷扰。无论不当明定章程，亦不能妥立章程也。吏治贵在得人，得其人，虽取于民而民爱戴之，不害其为清？非其人，虽不取于民而民嫉雠之，何论其为清？有治人无治法，惟在督抚举措公明，而非立法所能限制。”会中外大臣亦多言其不便，金钊疏入，上手批答曰：“朝有诤臣，使朕胸中黑白分明，无伤于政体，不胜欣悦！”予议叙。

道光元年，兼署户部侍郎。两江总督孙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尽去，议请分折征收，学政姚文田、御史王家相皆奏言不可。金钊既同部臣议覆，复疏争曰：“康熙中奉永不加赋之明诏，此大清亿万年培养国脉之至计也。前有议加耗米及公费银者，户部以事近加赋议驳。今准其略有浮收，不肖者益无顾忌，而浮收且多于往日，虽告以收逾八折即予严参，然前此逾额者何尝不干严谴，卒不闻为之减少，独于新定之额，恪遵而不敢逾，此臣之所不敢信也。在督抚奏定之后，不虑控告浮收。在州县纵有发觉，又将巧脱其罪。是限制仍同虚设，徒为盛朝开加赋之端，臣窃惜之！”疏入，下江、浙督抚妥议，事乃寝。寻以吏部事繁，罢直书房。典江南乡试，道经铜山，见运河支渠为黄流淤塞，岁苦潦，回京奏请疏浚，如议行。

二年，典会试，调户部，父忧归。六年，服阕，署礼、工二部及仓场侍郎，仍直上书房，授皇长子奕纬读。实授户部侍郎。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上方倚畀，迭命赴山西、直隶、四川、湖北、福建鞫狱按事，四年之中，凡奉使五次。所至持法明慎，悉当上意。充上书房总师傅，调吏部尚书。十一年，皇长子遘疾不起，忌者因以激上怒，罢总师傅，降兵部侍郎。逾两年，复自左都御史授工部尚书，转吏部。连典江南、顺天乡试。十六年，陕西巡抚杨名飏被劾，命偕侍郎文庆往按，暂署巡抚。又往四川按事，名飏复与臬司互讦，得其冒工庇属状，劾罢。会京察，以奉使公明，予议叙。又赴张家口、太原鞫狱。十八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调吏部。

十九年，命按事安徽、江苏、浙江。自禁烟议起，海疆久不靖。林则徐既罢，琦善主抚，复不得要领。金钊素不附和议，与穆彰阿等意龃龉，一日召对，上从容问广东事可付诸何人，金钊以林则徐对，上不悦。至二十一年，事且益棘，诏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军营，亦未果用之。未几，有吏部司员陈起诗规避仓差，金钊还其呈牍禁勿递，为所讦，坐降四级调用。逾年，授光禄寺卿。以衰老乞罢，住京养疴，许以二品顶戴致仕。久之，上仍眷念，二十九年，皇太后之丧，具疏上慰，赐头品顶戴。咸丰四年，重宴鹿鸣，加太子太保。六年，卒，诏以尚书例赐恤，谥文端。

金钊自为翰林，布衣脱粟，后常不改。当官廉察，负一时清望，虽被排挤，卒以恩礼终。子修，通政司副使。

论曰：阮元由词臣出膺疆寄，竟殄海寇，开府粤、滇，绥边之绩，并有足称，晚登宰辅，与枢臣曹振镛异趣，惟以文学裁成后进，世推耆硕，汪廷珍、汤金钊正色立朝，清节并著。金钊虽以直言被摈，宣宗终鉴其忠诚，易名曰“端”，胥无愧焉。

清史稿卷三六五　列传第一五二

宗室禧恩　陈官俊

觉罗宝兴，字献山，隶镶黄旗。嘉庆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入直上书房。十八年，仁宗幸热河，林清逆党突入禁城，宝兴散直，至东华门与贼遇，急入告警。宣宗方在上书房，闻警戒备，贼不得逞。上还京，擢宝兴内阁学士。

十九年，授礼部侍郎。以事忤旨，诏斥宝兴不学，降大理寺卿，罢直书房。复坐部刊科场条例误“高宗”为“高祖”，降二级调用。寻予三等侍卫，充吐鲁番领队大臣。

道光二年，召为大理寺少卿。复因事降通政司参议，历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出为泰宁镇总兵。八年，授理藩院侍郎，调兵部。迭命偕户部尚书王鼎察治长芦、两淮盐务，筹议整顿，详王鼎传。十年出为吉林将军，疏言：“松花江西岸、辉发河北岸旧例封禁，其余闲旷山场均设卡伦，惟谓兵丁打捕牲畜，以备贡品。民人无照，私出挖参斫木者，查拿治罪。”又言：“伯都讷珠尔山荒田先后开垦五千二百六十二垧，其租息请自道光十五年为始，以其半分赏兵丁，半存备报修工程。此外尚有可垦荒地五万六千余垧，作为官荒，将来奏请招佃征租。乌拉凉水泉已垦七万三千九百余垧，请拨二道河东二万垧，以七成给乌拉总管衙门，三成给协领衙门，资为津贴。余未垦地五万三千余垧，亦作官荒。”并从之。调盛京，又调成都。

十七年，署四川总督，逾年实授。时马边、越嶲边外夷匪数出为患。十九年，疏言：“御边之策，不外剿、抚、防三者。抚之之道，在施于平时，断无失利之后转而就抚之理。比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为今计者，以修边防为急务，陈防边五事：一、增兵额，请于马边增兵千二百，雷波、普安、安阜、越嶲、宁越各增兵八百，峨边、屏山各增兵四百；一、改营制，请以绥定协副将移驻马边厅城，游击、都司以下各增设移驻有差；一、筑碉堡，饬各厅县因地制宜，从修堡寨，责令各集团练，官给抬炮，督率教演，择要隘筑炮台，增设大炮；一、定期巡阅，岁春夏之交，建昌道赴越嶲、峨边，永宁道赴马边、雷波、屏山，周历巡阅各一次，秋冬责成提督与建昌总兵分赴巡行察勘边隘；一、优奖边吏，马边、越嶲两厅同知，请三年俸满，以题调选缺知府升补。”疏下议行。言官论奏四川提督应如湖南例，半年驻越嶲等处。宝兴议：“马边、越嶲相距辽远，请于春秋夷匪出没之时，提督往驻马边、峨边、雷波三厅，建昌总兵往驻越嶲、宁越。”又言：“越嶲边防以大路为重，麦子营、利济站均应增驻弁兵，乾沟诸汛应酌量移撤，分设于马日杠诸处。越嶲、宁越两营相距颇远，声势不能相及。前请以建昌左营游击移驻大菩萨地，远在宁越之东，而越嶲营参将复与游击不相统属。请越嶲、宁越适中之界牌楼，以建昌镇右营都司移驻，专管麦子营、利济站两汛。”并从之。

先是宝兴以马边诸厅县增设防兵，筹议边防经费，请按粮津贴，计可征银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每岁经费，即以余银七十万两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贴病民，拨部帑银百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四川前买义田，遍及百余州县，若更以数十万帑银于各州县买田收租，膏腴将尽归公产。请限于四厅近边地收买，安置屯防。”下宝兴妥议，疏言：“边防完竣，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岁得息三万七千余两，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余银四十万，听部拨别用。”遂罢买田议。二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时大学士琦善、协办大学士伊里布相继罢，在朝满洲大臣鲜当上意，故有是授。二十六年，入觐，命留京管理刑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保。十月，卒，年七十二，谥文庄。

宗室敬徵，隶镶白旗，肃亲王永锡子。嘉庆十年，封辅国公，授头等侍卫，兼委散秩大臣、副都统。十九年，授内阁学士，兼銮仪使，充总族长。二十二年，失察宗室海康等习红阳教，褫职，谪居盛京。寻予四等侍卫，乾清门行走。

道光初，累迁工部侍郎，授内务府大臣，调户部。八年，偕尚书王鼎察治长芦盐务，奏定归补帑课章程，详王鼎传。十二年，南河奸民陈堂等盗决于家湾官堤，命偕尚书朱士彦往勘。疏陈："诸口已合，坝下尚未闭气，闸有蛰陷。陈堂等听从逸犯陈端纠众，以为从问拟，疏防各官遣戍。通判张懋祖赔修坝工不实，罚赔枷号。覆勘湖河各工，请择要兴修，高堰、山盱卑矮石工，分年改砌碎石。信坝补还石工，智坝、仁河、义河改修石底。里河福兴闸塌卸，急筑。扬河西岸加高砖工，改抛碎石。"并从之。又会同两江总督陶澍议定淮盐票引兼行，言官所论官票运私、侵碍畅岸、争占马头三者皆可无虑，诏如原议行。

十四年，授左都御史。偕侍郎吴椿勘浙江海塘，疏言："念里亭至尖山柴工尚资御溜，石塘仍当修整，镇海及戴家桥汛议改竹篓，块石不如条石坦水旧法为坚实。乌龙庙以东，冬工暂缓。"回京，擢兵部尚书，调工部。十五年，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奉安龙泉峪，诹日不慎，罢尚书、都统，仍充内务府大臣。十六年，署户部侍郎，累迁工部尚书，兼都统。东河总督栗毓美多用砖工，御史李莼言其不便，命敬徵偕莼往勘。疏陈："已办砖工尚属整齐，砖，改办碎石。"从之。十八年，调户部。

二十二年，南河扬河漫口，水田灌河入海。有议即改新河，河督麟庆以河流未定，遽难决议，命敬徵偕尚书廖鸿荃往勘。疏言："改河之议，在因势利导。今查灌河海口至萧庄口门三百六十余里。新河正溜，由六塘出达灌口，其下游东北一百十里，滔滔直注。惟当潮长时，黄水相逼，壅阏不前，而上游自口门至响水口二百余里，支流忽分忽合，必须两岸筑堤束水，方免泛滥，计工长三百余里，经费难筹。且中河运道为黄流横截，不得不移塘灌运。清水本弱，仍恃借黄以济。空船引转需时，重运更形艰滞。是移塘乃权宜之计，常年行之，恐妨运道。旧黄河自萧庄迄旧海口四百二十余里，尾闾宽畅。自漫口断流，河身益淤，若挽归故道，堵口挑河，共费五六百万，较改河筑堤撙节实多。请定明岁春融兴工，俟军船回空后筑坝合龙。"诏如议行。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三年，偕侍郎何汝霖赴南河勘工，又赴河南察视中河厅漫口。疏陈筑坝挑河工费需银五百十八万两，较祥符工费为节省，允之。二十五年，奏："河南下北河厂庙工，乃北岸七厅适中之所，河臣宜常年驻此。便于控制。"诏河督每于伏汛前移驻庙工，立冬后仍回济宁。寻坐滥保驻藏大臣孟保，降内阁学士。未几，复授工部尚书。又坐滥保科布多参赞大臣果勒明阿，褫职。三十年，署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咸丰元年，卒，诏念前劳，予一品衔，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悫。

子恒恩，左副都御史，孙盛昱，自有传。

宗室禧恩，字仲蕃，隶正蓝旗，睿亲王淳颖子。嘉庆六年，赐头品顶戴，授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十年，晋御前侍卫，兼副都统、銮仪使、上驷院卿，转奉宸院卿，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理藩院侍郎。二十年，授内务府大臣，调户部侍郎。

二十五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命在御前大臣、领侍卫大臣上行走。

道光二年，擢理藩院尚书。时哈萨克部众潜聚乌梁海，议迁徙安置，增设卡伦。吏部尚书松筠谙习边事，上每垂询，禧恩因以谘之。松筠素坦率，遂代删改疏稿。禧恩怒，以上闻，松筠坐越职干预被谴。寻调工部，仍兼署理藩院尚书。六年，调户部。八年，加太子少保，署吏部尚书。九年，随扈盛京，诏念睿亲王多尔滚数定大勋，加恩后裔，赐禧恩双眼花翎。

十二年，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命禧恩偕盛京将军瑚松额督师，未至，总督卢坤、提督罗思举已平之，歼金龙。禧恩素贵倨，奉命视师，意气甚盛，嗛诸将不待而告捷，谓金龙死未可信。思举以金龙焚骸及佩物为证，议始息。广东瑶匪赵仔青窜入湖南，率提督余步云、总兵曾胜追剿之。偕巡抚吴荣光疏陈善后事。湖南既定，而两广总督李鸿宾剿连山瑶，阅半年，军屡挫。诏逮鸿宾，以禧恩署总督，由湖南进兵。遣步云、胜等先后破贼，禽首逆邓三、盘文理，毁其巢。甫一月，诸瑶乞降。诏嘉其奏功迅速，赐三眼花翎，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班师，途次丁母忧，温谕慰之。十三年，孝慎皇后薨，命理丧仪，坐议礼征引违制，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寻复授理藩

院尚书。以生日受属员馈送，为御史赵敦诗所劾，疏辩得直，敦诗坐谴。

十四年，因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太保。调兵部尚书，兼署礼部户部。十八年，诏以南苑牲畜不蕃，禧恩久管奉宸苑，废弛疏懈，罢其兼领。寻得员司积弊状，尽罢诸兼职，降内阁学士。二十二年，署盛京将军，授理藩院侍郎，留将军署任。英吉利内犯，海疆戒严，命治盛京防务。既而和议成，疏陈善后十事，并巡洋章程，如议行。

二十五年，以病解职。坐失察内地民人越朝鲜界垦地，削公爵，降二等辅国将军。三十年，起署马兰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咸丰元年，召授户部侍郎。二年，擢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藩院事。寻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禧恩自道光初被恩眷，及孝全皇后被选入宫，家故寒素，赖其资助，遂益用事。遍膺禁近要职，兼摄诸部，凌铄同列，人皆侧目。后晚宠衰，禧恩亦数获谴罢斥。文宗即位，乃复起，不两年登协揆焉。

陈官俊，字伟堂，山东潍县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二十一年，入直上书房。大考二等，擢洗马，累迁右庶子。典陕西乡试，督山西学政。

道光元年，命各省明定陋规，中外臣工多言窒碍，官俊亦疏陈不可行，诏嘉之，予议叙。会密谕留心察访官吏贤否、政治得失，官俊恃曾直内廷为宣宗所眷，意气甚张。寻迁侍讲学士，命回京，仍直上书房。山西巡抚成格追劾官俊在学政任殴差买妾，妄作威福，大开奔竞。上以官俊于殴差买妾已自承不讳，曾荐举魏元烺、邱名泰，人材尚不缪。惟所述太监往河东查访盐务控案，事出无稽，解职就质，命长龄道出山西，传旨面诘成格，亦以不能指实引咎，遂两斥之。官俊降编修，罢直上书房。连典贵州、江西乡试，历中允、祭酒、侍讲学士、内阁学士。

十六年，授礼部侍郎，调吏部。十九年，擢工部尚书。东陵郎中庆玉侵帑籍没，主事全孚预告，多所寄顿。事觉，语由官俊闲谈漏泄，回奏复讳饰，诏斥失大臣体，褫职。二十一年，起为通政使，历户部、吏部侍郎，管理三库。擢礼部尚书，调工部。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官俊再起，历典乡会试、殿廷御试，每与衡校。充上书房总师傅。编修童福承素无行，直上书房授皇子读。给事中陈坛劾之，语及福承为官俊妻作祭文，措词过当。福承谴黜，诏斥官俊容隐不奏，罢总师傅，议降三级调用，从宽留任。二十九年，卒，优诏赐恤，称其心田坦白，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悫。赐其孙厚钟、厚滋并为举人。

官俊初直上书房，授宣宗长子奕纬读，宣宗嘉其训迪有方。后皇长子逾冠而薨，上深以为恫，故遇官俊特厚，屡获咎而恩礼始终不衰。

子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编修。咸丰中，助军饷，加侍讲学士衔。后在籍治团练，守城，赈饥，赐二品顶戴。介祺绩学好古，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

卓秉恬，字静远，四川华阳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年甫逾冠，授检讨。典陕西乡试。十八年，改御史，历给事中，章疏凡数十上。论盗风未息，由捕役与盗贼因缘为奸，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民间控告，官不为理，盗贼结恨，又召荼毒。直隶之大名、沧州，河南之卫辉、陈州，山东之曹州、东昌、武定，江苏之徐州最甚，请饬实力禁惩。巡漕山东，履勘泰安、兖州各属，探浚新泉四十三处，定名勒石。历鸿胪寺少卿、顺天府丞。

二十五年，疏言：“由陕西略阳迄东至湖北郧西，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宁羌迄南而东，经四川境至湖北保康，谓之巴山老林。地皆硗瘠，粮徭极微。无业游民，给地主钱数千，即租种数沟数岭。岁薄不收则徙去，谓之棚民。良莠莫辨，攘夺时闻。一遇旱涝。一二奸民为之倡，即蚁附蜂起。州县以地方辽阔，莫能追捕，遂至互相容隐。迨酿成大案，即加参劾，事已无济。且事连三省，大吏往返咨商，州县奉文办理，恒在数月之后。与其即一隅而夺谋之，何如合三省而共议之。请于扼要之地，专设大员控制。”宣宗深韪之，诏下三省会议，未果行，仅将边境文武酌就要地改驻添设。

道光四年，调奉天府丞，丁父忧去。服阕，历太仆寺、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内阁学士，典江南乡试。十五年，迁礼部侍郎，调吏部。督浙江学政。擢左都御史，召还京，兼管顺天府尹事。历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历管

兵部、户部、工部，赐花翎。咸丰五年，卒，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端。

秉恬兼管京尹最久，凡十有八年。时九卿会议，一二王公枢相主之，余率占位画诺。秉恬在列，时有辩论，不为用事者所喜。子耘，道光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论曰：自设军机处，阁臣不预枢务。始犹取名德较著者表望中朝，继则旅进旅退之流，且以年资眷睐，驯跻鼎铉矣。宝兴号娴吏事，而蒙簠簋不饬之声，敬徵数视河工，差著劳勤。禧恩、陈官俊并恃恩私，崛而复起，卓秉恬以言官进，视缄默自安者稍表异焉。

清史稿卷三六六　列传第一五三

孙玉庭，字寄圃，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五十一年，出为山西河东道，父忧去，服阕，补广西盐法道。

嘉庆初，就迁按察使，历湖南、安徽、湖北布政使，举发道员胡齐仑侵冒军需，诏嘉之。七年，擢广西巡抚，调广东。安南国王阮光缵为农耐、阮福映所逼，叩关乞内避，命玉庭驰赴广西察办。福映已灭光缵，遣使纳款，玉庭疏陈其恭顺，请受之。寻福映请改国名曰南越，仁宗疑之。玉庭言："不可以语言文字阻外夷向化之心。其先有古越裳地，继并安南。若改号越南，亦与中国南粤旧名有别。"乃报可。广东海盗日横，玉庭议防急于剿，请增兵严守口岸，禁淡水米粮出海以制之。寻调广西，十年，复调广东。时总督那彦成专意招抚，玉庭意不合，疏陈其弊，谓："盗非悔罪，特为贪利而来。官吏贪功，不惜重金为市。阳避盗名，阴攫盗实。废法敛怨，莫此为尤。"上韪其言，那彦成由是获罪。

十三年，英吉利兵船入澳门，总督吴熊光但停贸易，未遣兵驱逐，上斥畏葸，罢熊光，调玉庭贵州。寻百龄至粤，追论熊光，且劾玉庭不以实入告，坐罢归。已而予官编修，在文颖馆行走。十五年，授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调浙江。二十年，英吉利贡使不愿行跪拜礼，廷议以其倔强，遣之。会玉庭入觐，面奏驭夷之道："妄有干求，当折以天朝之法度。归心恪顺，不责以中国之仪文。"反覆开陈，上意乃解。

二十一年，擢湖广总督，未几，调两江。漕、盐、河为江南要政，日臻疲累。玉庭久任封圻，治尚安静，整顿江西、湖北引岸缉私，筹款生息，津贴屯丁，减省漕委，随事为补苴之计，稍稍相安。宣宗即位，特加太子少保衔。时用尚书英和言，清查直省陋规，立以限制，下疆臣议久远之法。玉庭疏言："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果督抚两司皆得人，则大法小廉，自不虞所属苛取病民。非然者，虽立限制，仍同虚设，弊且滋甚。各省陋规，本干例禁。语云：'作法于凉，其弊犹贪。'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若许之取，势必益无顾忌。迨发觉治罪，民已大受其累。府、厅、州、县禄入无多，向来不能不藉陋规为办公之需，然未闻准其加取于民垂为令甲者，诚以自古无此制禄之经也。伏乞停止查办，天下幸甚。"疏入，诏褒其不愧大臣之言。

道光元年，授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是年入觐，与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帝询淮盐疏销之策，玉庭言："汉口为淮南售盐总岸，向来船到随时交易，是以畅销。自乾隆中立封轮法，挨次轮售，私盐乘间侵越。"因胪陈六害，请复旧章，从之。又言漕粮浮收不能禁革，不如明与八折为便。御史王家相奏言事类加赋，侍郎姚文田、汤金钊亦论之，事遂寝。然州县困于丁费，浮收仍难禁绝，胥吏上下其手，专累良懦，因玉庭议不行，疆臣不敢复请。至同治初，始定漕耗，卒如玉庭议。

四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留任如故。会高家堰决，河督张文浩遣戍，部议玉庭革职，诏念前劳，宽之，留任。寻复以借黄济运无效，褫职，予编修休致。户部复劾其不行海运，而河病运阻，责偿滞漕剥运费十之七，命留浚运河。工竣，回籍。十四年，重宴鹿鸣，加四品顶戴。寻卒，年八十有三。

子善宝，以举人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官至江苏巡抚。瑞珍，道光三年进士，由翰林官至户部尚书，谥文定。孙毓溎，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毓汶亦以一甲二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自有传。曾孙楫，咸丰二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顺天府尹。四世并历清要，家门之盛，北方士族无与埒焉。

蒋攸铦，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乾隆四十九年，成进士，年甫十九，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初，迁御史，敢言有声，受仁宗知。五年，出为江西吉南赣道，署按察使。八年，广昌斋匪廖干周作乱，攸铦率兵平之。疆臣上其功，会丁母忧去。十年，特起署广东惠潮嘉道，历江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十四年，调江苏，就擢巡抚。调浙江，擢江南河道总督，以不谙河务，辞诏回原任。

十六年，擢两广总督。严于治盗，遴勤干文武大员驻广、肇、韶、连诸郡居中之地，分路搜截，饬州县官赴乡劝导耆老，使境内不得藏奸，举劾严明，吏皆用命。历擒匪盗七百余名，自首者许自新，特诏褒奖。十八年，应诏陈言，略曰："我朝累代功德在民，崦乱民愍不畏法，变出意外，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夫闒冗之酿患，与贪酷等。窃以为方今急务，莫先于察吏。而欲振积习，必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勿俟大计始行核办。其有勤能者，即请旨优奖。果道、府、州、县得人，则祸乱之萌自息。"

次年，又上疏曰："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员外擢者十之七八。闻近来司员少卓著之才，由于满洲之荫生太易，汉员之捐班太多。请饬部臣随时考核，其不宜于部务者，以同知、通判分发各省，使练民事，部曹亦可疏通。今之人才沉于下位者多矣，请饬大臣荐达，择其名实相副者擢用。抑臣更有请者，任事之与专擅，有义利之分，若任事而以专擅罪之，人皆推诿以自全矣。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如协恭而以党援目之，人且立异以远嫌矣。此近今之积习，为大臣者当力除之。至翰林儒臣，务在崇正学，黜浮华，养成明体达用之才，不必以文章课殿最。科道为耳目之官，敷陈能否得体，纠劾是否为公，询事考言，难逃洞鉴。其有卓越清正者，当由京堂擢卿贰，与翰詹参用。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时，臣下无可市之恩，君上有特操之鉴。人无求备，政在集思，此之谓也。"疏入，上嘉纳之。

英吉利兵船入内洋，攸铦饬停贸易，乃听命引去。请禁民人为洋人服役，洋行不许建洋式房屋，铺商不得用洋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准无身家者滥充洋商，及内地人私往洋馆，并如议行。商人负暹罗国货价，以官钱代偿，既而贡使来缴还。攸铦以奉旨颁给，乃示怀柔，不得复收回，却之，诏嘉其得体。

二十二年，调四川总督。四川兵故骄纵，一裁以法。民多带刀剑，禁乡村设炉制兵刃。城市编牌取结，有犯连坐。以义仓租息助灌县都江堰岁修，禁派捐累民。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言官请禁非刑，饬属销毁违法刑具，而严戒纵匪，不得博宽厚虚名，贻闾阎实害。二十四年，率土司头目入都祝嘏，赏赍有加。时因庆典，普免天下积欠钱粮，独四川无欠可免，诏嘉其抚绥有方，予优叙。二十五年，仁宗崩，入谒梓宫，宣宗谕褒为守兼优，加太子少保。

道光二年，召授刑部尚书。寻授直隶总督，值水灾，请截南漕四十万石，赈款先后二百万两，逾年赈事竣。时方治畿辅水利，命侍郎张文浩莅其事，寻以程含章代之，攸铦与合疏言东西两淀，大清、永定、子牙、南北运五河，及天津海口、千里堤，不可缓之工，请部拨银一百二十万两，又疏陈千里堤章程，规复两淀堡船衩夫，移改管河员弁驻所，添建巡防堡房。并如议行。命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五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管理刑部。以回疆平，加太子太保。

七年，授两江总督。疏言总督于河务非专责，与河臣同治，徒掣其肘，请毋庸驻清江浦，从之。时清水不能敌黄，漕运屡阻。攸铦初在浙，不主海运，至是见河、漕交困，试行海运便利，遂请续行，并预储银六十万两，备河运盘坝之用。廷议方主倒塘济运法，且疑其畏难便私，不许。攸铦疏辩，极言倒塘之不足恃，上终不以为然，姑许海运，而禁言盘坝。未几，海运亦罢。以张格尔就禽，追论赞画功，晋太子太傅。

黄玉林者，盐枭巨魁，以仪征老虎颈为窟穴，长江千里，呼吸皆通，诏责严捕，玉林投首，乞捕私自效。十年，攸铦病，乞假，假满，召回京供职，而玉林复图贩私，攸铦疏请严治，发遣新疆，寻复虑其潜回滋事，密请处绞。诏诛玉林，切责攸铦苟且从事，严议褫职，加恩降兵部侍郎。未至京，卒于途，优诏轸惜，依尚书例赐恤。

攸铦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勇于任事，不唯阿。尤长于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著。子惷远，官至贵州巡抚，自有传。

李鸿宾，字鹿苹，江西德化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给事中。十八年，巡视东漕。会林清之变，数疏陈时政利弊。又以山东、河南、直隶毗连之地，频年遭兵，条上善后事，始受仁宗知。命偕河督吴璥、巡抚同兴按河督李亨特贪劣不职状，得实以闻。

十九年，超授东河副总河。时微山湖蓄水尽涸，运河淤塞。鸿宾自巡漕时讲求疏泉济运之策，至是疏瀹上游，湖水通畅，潴蓄充盈，漕运无阻，被褒奖，命赴睢工，会同吴璥塞河。二十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由谏官不三年而膺方面，为时所罕。寻丁母忧，赐金治丧，予谕祭，异数也。服阕，署礼部、兵部侍郎，命赴河南、山东谳狱，并察黄河、运河、湖水情形。

二十三年，署广东巡抚。二十四年，授漕运总督，复调河东河道总督。河决兰阳、仪封，命偕尚书吴璥治之，鸿宾专驻仪封。会北岸马营坝复决，合疏言马营土质沙松，河溜尚劲，未能遽定坝基，被诘责，遂自陈不胜河督之任。诏斥其见吴璥办工迟缓，虑同获咎，预为地步，褫职，予郎中衔，留河南专司大工钱粮。二十五年，命营山东运河事务，兼署山东巡抚，专驻张秋，筹备趱运事。寻授安徽巡抚。

道光元年，调漕运总督。二年，擢湖广总督。初，湖广行销淮盐，用封轮法，大商垄断，小商向隅，甫改开轮，又有跌价争售之害。鸿宾请设公司，佥商经理，无论盐船到岸先后，小商随到随售，大商按所到各家计引均销。试行两月后，贩运踊跃，著为令。时议折漕以资治河，鸿宾疏言征收折色，弊窦丛生，莫若令民间完交本色，由州县卖米易银，转解河工，诏以易启抑勒捏价，加收平色诸弊，未允行。

调两广总督。广东通商久，号为利薮。自嘉庆以来，英吉利国势日强，渐跋扈。故事，十三行洋商有缺，十二家联保承充，亏帑则摊偿。英领事类地知洋行获利厚，欲以洋厮容阿华充商，诸商不允，乃贿鸿宾得之。类地曰："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于是始轻中国官吏。容阿华寻以淫侈耗资逃，勿获，官帑无著，不能责诸商代偿，乃以抽分法为弥补，众商藉以渔利，夷情不服，日益多事。鸦片流行日广，漏银外洋，鸿宾屡疏陈查禁之法及禁种罂粟，并增筑虎门大角炮台，以资控御，而奉行具文，未有实效。十年，协办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十一年，崖州黎匪乱，鸿宾驻雷州，令提督刘荣庆、总兵孙得发剿平之。给事中刘光三奏广东匪徒立会滋扰，鸿宾疏陈："无三点会名目，惟抢劫打单，勒索民财，根株未绝。随时访拿，准自首免罪。请广、潮、肇、嘉诸府山场荒地，令无业游民报垦，永不升科，庶衣食有资，免流匪僻。"如议行。入觐，赐花翎。十二年春，湖南瑶赵金龙倡乱，广东连州瑶闻风蠢动，遣兵防剿。五月，鸿宾赴连州，三路进兵，虽有斩获，兵弁伤亡多，疏请俟湖南事竣进剿，诏斥任贼蔓延。提督刘荣庆衰庸，不早纠劾，严议革职，改留任。命尚书禧恩等由湖南移师赴粤剿办，禧恩言："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鸿宾陈奏不实。"褫职逮治，遣戍乌鲁木齐。十四年，释还，予编修。家居久之，二十年，卒。

论曰：宣宗初政，励精求治。孙玉庭、蒋攸铦并以老成膺分陕之寄，大事多以咨决。其时盐、河、漕皆积困，玉庭持重，晚稍模棱。攸铦直行己意，眷注遂衰，然其汲引人才，识量远矣。李鸿宾初以建言骤起，后乃簠簋不饬，贻海疆隐患。三人皆不能以功名终，公私之殊，不可概论也。

清史稿卷三六七　列传第一五四

长龄　那彦成子容安　容照

长龄，字懋亭，萨尔图克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纳延泰子，惠龄之弟也。乾隆中，由翻译生员补工部笔帖式，充军机章京，擢理藩院主事。从征甘肃、台湾、廓尔喀，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嘉庆四年，授右翼总兵。五年，赴湖北剿教匪，为领队大臣，数败高天升、马学礼于川、楚交界，授宜昌镇总兵。又败徐天德、苟文明等。六年，擢湖北提督，署总督。

七年，败樊人杰、曾芝秀等，予云骑尉世职。以病回京，历左翼总兵，出为古北口提督。九年，

授安徽巡抚，禽蒙城教匪余连。十年，调山东。十二年，擢陕甘总督，讨平西宁叛番。十三年，坐在山东供应钦差侍郎广兴动用库帑，褫职，戍伊犁。寻予蓝翎侍卫，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十六年，授河南巡抚。十八年，复授陕甘总督，剿禽南山匪首万五等，晋骑都尉世职。二十一年，予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命察治回匪图尔迈善狱，劾罢将军松筠，遂代之。二十二年，复授陕甘总督。

道光元年，加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二年，署直隶总督。会青海野番滋事，命回陕甘，遣总兵穆尔泰、马腾龙讨平之，赐双眼花翎，拜文华殿大学士，管理藩院事，召还京。寻以青海奏凯后，野番复渡河劫掠，夺双眼花翎。三年，授军机大臣，管理户部三库，充总谙达。四年，出为云贵总督。

五年，调陕甘，改授伊犁将军。初，回疆自乾隆中戡定后，岁征贡税颇约。旋惩于乌什之乱，由办事大臣纵肆激变，益慎选边臣，回民赖以休息。久之，法渐弛，莅其任者，往往苛索伯克，伯克又敛之回民。嘉庆末，参赞大臣斌静尤淫虐，失众心。张格尔者，回酋大和卓木博罗尼都之孙也。博罗尼都当乾隆中以叛诛，至是张格尔因众怨纠安集延、布鲁特寇边。道光二年，逮治斌静，代以永芹，亦未能抚驭。四年秋、五年夏，两次犯边，领队大臣巴彦图败绩，遂益猖獗。

六年六月，张格尔大举入卡，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四城，命陕甘总督杨遇春驻哈密，督兵进剿。长龄疏言："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动。喀城距阿克苏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非伊犁、乌鲁木齐六千援兵所能克。请速发大兵四万，以万五千分护粮台，以二万五千进战。"诏授长龄扬威将军，遇春及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率诸军讨之。十月，师抵阿克苏。时提督达凌阿等已败贼浑巴什河，张格尔以众三千踞柯尔坪，令提督杨芳袭破之。大雪封山，兵止未进，疏言："前奉旨兵分二路，正兵由中路台站、奇兵由乌什草地，绕出喀城，断其窜遁。惟乌什卡伦外直抵巴尔昌，山沟险狭，戈壁数百里，所经布鲁特部落，半为贼煽，未可孤军深入。且留防阿克苏、乌什、库车兵八千余，其延、绥、四川兵尚未到。进剿之步骑止二万二千，两路相距二十余站，声息不通。喀城贼众不下数十万，非全军直捣，反正为奇，难期无失。喀城边外凡十卡，皆接外夷，恐贼败遁，已谕黑回约众邀截。"

七年二月，师至巴尔楚军台，为喀、叶二城分道处，复留兵三千以防绕袭。进次大河拐，贼屯阿尔巴特，夜来犯营，却之。遂由中路进，歼贼万余，禽五千。越三日，张格尔拒战于沙布都尔，多树苇，决水成沮洳，贼数万临渠横列。乃令步卒越渠鏖斗，骑兵绕左右横截入阵，贼溃，追逾浑水河，禽斩万计。又越二日，进剿阿瓦巴特，分三路掩杀，俘斩二万有奇。追至洋达玛河，距喀城仅十余里，贼悉众十余万背城阻河而阵，亘二十余里，选死士夜扰其营。会大风霾，用杨遇春策，遣索伦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大兵骤渡上游蹙之，贼阵乱，乃大奔，乘胜抵喀什噶尔，克之。时三月朔日也。张格尔已先遁，获其侄与甥，及安集延酋推立汗、萨木汗。分兵令遇春下英吉沙尔、叶尔羌，芳下和阗，于是四城皆复。

上以元恶漏网，严诏诘责，限速捕获。六月，遇春、芳率兵八千出塞穷追，遇春屯色勒库，芳屯阿赖，谕各部落禽献。浩罕遣谍诱官军入伏，鏖战几殆，仅得出险。诏斥诸将老师糜饷，留兵八千余，命遇春率兵入关，芳代为参赞。当大军之出，密诏询将军、参赞，事平后，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至是，长龄疏言："愚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即使张逆就禽，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八千留防之兵难制百万犬羊之众。博罗尼都之子阿布都里尚羁在京师，惟有赦归，令总辖西四城，可以服内夷、制外患。"武隆阿亦以为言。上切责其请释逆裔之缪，并革职留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代长龄筹善后。

张格尔传食诸部落，日穷蹙。长龄等遣黑回诱之，率步骑五百，欲乘岁除袭喀城。芳严兵以待，贼觉而奔，追至喀尔铁盖山，击斩殆尽。张格尔仅余三十人，弃骑登山，副将胡超、都司段永福等禽之。八年正月，捷闻，上大悦，锡封长龄二等威勇公，世袭罔替，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紫缰，授御前大臣，诸将封赏有差。五月，槛送张格尔于京师，上御午门受俘，磔于市。晋长龄太保，赐三眼花翎。图形紫光阁。寻回京，命亲王大臣迎劳，行抱见礼于勤政殿。授阅兵大臣，管理藩院及户部三库，正大光明殿赐凯宴，赐银币，授领侍卫内大臣，恩礼优渥，并用乾隆朝故事，时称盛焉。

十年秋，浩罕以内地安集延被驱逐，货产皆钞没，积怨愤，遂挟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及其党博巴克等复入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且犯叶尔羌。复命长龄为扬威将军，往督师。会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连破贼，长龄令参赞哈哖阿、提督胡超分路进援喀、英二城，贼闻风解围遁出塞。于是偕伊犁将军玉麟合疏陈善后事，略曰："此次入寇，与张格尔不同，不过乌合夷众，挟驱逐钞没之憾，虏掠取偿，无志于土地人民。各白回畏贼骚掠，助顺守御，亦非上年甘心从逆之比。此时战缓而守急。惟兵未至而贼已先逃，兵久驻而贼无一获，战守俱无长策。诸臣条奏增兵广屯，以省征调，言之似易，行之实难，即收效亦在数十年之后。若仿土司以西四城付阿奇木伯克，回性懦弱，非浩罕敌。苟无官兵守御，贼至必如无人之境。臣等再四筹商，统兵之人宜立不败之地，斯能制人而不为人制，惟有移参赞大臣于叶尔羌，其地本回疆都会，距喀什噶尔六站，在不远不近之间。再移和阗领队大臣备调遣。喀什噶尔留换防总兵一，与英吉沙尔领队为犄角。巴楚克驻守总兵一，为树窝子咽喉锁钥。六城相距均不过数百里。于西四城额兵六千之外，留伊犁骑兵三千，陕甘绿营兵四千，量分驻守，而以重兵随参赞居中调度。新兵粮饷，请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兵饷。俟屯田有效，即以回疆兵食守回疆，仍撤回内地饷额。"又疏请招民开垦西四城间地以供兵糈。又请添设同知二、巡检五，由陕、甘选勤能之员任之。并下廷议，往复再三，罢设文员，减满、汉兵二千五百名，新增饷需不过十万两，各城额征粮科可敷供支，乃允行。以璧昌为参赞大臣，各城听节制。其办事、领队各大臣，命长龄等保奏任用。

浩罕惧大军出讨，乞援俄罗斯，俄人拒之，乃遣头人诣军求通商。长龄责缚献贼目，释还兵民，来报愿还俘虏，复乞免税，并给还所没货财。上方欲示以宽大，且谓献犯亦不足信，一切允之。浩罕喜过望，进表纳贡通商如故，边境乃安。

长龄驻回疆凡两载，十二年，回京，晋太傅，管理兵部，调户部，赐四开褉袍。十七年，以病乞休，上亲视其疾，温诏慰留。以八十寿，晋一等公爵。次年，卒，上震悼，亲奠，赐金治丧，入祀贤良祠、伊犁名宦祠，谥文襄。十九年，命每次谒陵后，赐奠其墓。子桂轮，袭公爵，官至乌里雅苏台、杭州将军，谥恪慎。孙麟兴，袭爵，亦官乌里雅苏台将军。

那彦成，字绎堂，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阿桂孙。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四迁为内阁学士。

嘉庆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迁工部侍郎，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工部尚书，兼都统、内务府大臣，那彦成三岁而孤，母那拉氏，守志，抚之成立，至是三十载，仁宗御书"励节教忠"额表其门。

时教匪张汉潮久扰陕西，参赞大臣明亮及将军庆成、巡抚永保同剿之，互有隙，师行不相顾。是年秋，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督明亮军，褫庆成、永保职，逮治。那彦成以枢臣出膺军寄，意锐甚。明亮闻其将至，急击贼败之，汉潮伏诛。帝嘉其先声夺人，特诏褒美。汉潮党冉学胜亦狡悍，犹在陕。冬，败之五郎。窜秦岭老林，又迭败之高关峪、夹岭、凤皇山。贼乘间逸入湖北、河南境。

五年春，进兵汉中，遂入栈剿川匪，追出栈，大破之陇州陇山镇，俘斩甚众，授参赞大臣，会经略额勒登保病，上以那彦成陇山捷后，军威已振，命兼督各路兵。高天升、马学礼陷文县，踞卡郎寨。乘夜渡河破之，贼南窜，趋松潘、岷州。额勒登保病起，合击败之，余贼将窜川境，即阴平入蜀道也。那彦成以地险不利骑兵，檄总兵百祥迎击于农安，自率师回陕。初，那彦成西行，以南山余贼付巡抚台布。继而川贼五家营至与合，欲东犯，台布遣将扼之。贼趋镇安，张世龙、张天伦为经略大兵所驱，亦奔镇安，群贼皆注汉北山内。额勒登保追入老林，贼向商、雒，为杨遇春所破，始不敢东。那彦成与会师镇安。商、雒贼折犯楚境。上以军事不得要领，召回京面询方略，而高、马二贼入川后益张，总兵施缙战殁，诏斥那彦成纵贼，罢军机、书房一切差使。及至，召对，忤旨，再斥在陕漫无布置，面询兵事饷事，惟诿诸劫数未尽，且有忌额勒登保战功意，褫尚书、讲官、花翎，降翰林院侍讲。历少詹事、内阁学士。

七年，赴江西按巡抚张师诚被劾事，未定谳，两广总督吉庆以剿会匪被谴自戕，命往鞫。八年，率提督孙全谋平会匪，条上善后，署吏部侍郎。擢礼部尚书。九年，复授军机大臣，赴河南鞫狱，

未毕，命署陕甘总督，治搜捕余匪善后事宜，手诏戒之曰："汝诚柱石之臣，有为有守。惟自恃聪明，不求谋议，务资兼听并观之益，勿存五日京兆之见。"未几，调授两广总督。广东土匪勾结海寇为患，久不靖。那彦成以兵不足用，乃招抚盗首黄正嵩、李崇玉，先后降者五千余人，奖以千总外委衔及银币有差。巡抚孙庭玉劾其赏盗，降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既而李崇玉槛送京师，讯得与正嵩皆受四品衔守备札，褫职戍伊犁。

十二年，复予二等侍卫，充领队，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又调西宁，平叛番，擢南河副总河。以荷花塘漫口合而复决，降二等侍卫。历喀喇沙尔、叶两羌办事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十四年，复授陕甘总督。

十八年，河南天理会教匪李文成等倡乱，陷滑县，直隶、山东皆响应，林清纠党犯禁门。初，命总督温承惠往剿，清既诛，乃发京兵，授那彦成钦差大臣，加都统衔，督师率杨遇春、杨芳等讨之，迭诏责战甚急。那彦成以小丑不足平，惟虑遁入太行，势且蔓延，十月，至卫辉，合师而后进。贼踞桃源集、道口，与滑县为犄角，连败之于新镇、丁栾集。遇春击破道口，歼贼万余，焚其巢。寻破桃源集，追道口余贼，抵滑县。文成遁辉县司寨，杨芳、德英阿追破之，文成自焚死。亲督遇春等围滑城数旬，以地雷攻拔之，获首虏二万余。山东贼亦平。捷闻，加太子少保，封三等子爵，赐双眼花翎，授直隶总督，赐祭其祖阿桂墓。

二十一年，坐前在陕甘移赈银贴脚价，褫职逮问，论大辟。缴完赔银，改戍伊犁。会丁母忧，诏援滑县功，免发遣。二十三年，授翰林院侍讲。历理藩院、吏部、刑部尚书，授内大臣。

道光二年，青海野番甫定复扰，命那彦成往按，遂授陕甘总督。驱私住河北番族回河南原牧，严定约束，缉治汉奸，乃渐平。五年，调直隶。七年，回疆四城既复，命为钦差大臣，往治善后事。先后奏定章程，革各城积弊。诸领队、办事大臣岁终受考核于参赞大臣，又总考核于伊犁将军，互相纠察。增其廉俸，许其携眷，久其任期。印房章京由京拣选，不用驻防。除伯克贿补之弊，严制资格，保举回避。五城叛产归官收租，岁粮五万六千余石，支兵饷外，余万八千石为酌增各官养廉盐米银之用，有余则变价解阿克苏采买储仓。改建城垣，增卡堡，练戍兵。浩罕为逋逃薮，所属八城，安集延即其一。严禁茶叶、大黄出卡。尽逐内地流夷，收抚各布鲁特，待其款关求贡，然后抚之，诏悉允行。张格尔既诛，加太子太保，赐紫缰、双眼花翎，绘像紫光阁，列功臣之末。

浩罕匿张格尔妻孥，诈使人投书伺隙。那彦成禁不使与内地交接，绝其贸易。九年，使人出卡搜求逆属，上虑其邀功生事，召还京，仍回直隶总督任，未及两岁，西陲复不靖。论者谓那彦成驱内地安集延，没赀产、绝贸易所致。十一年，诏斥误国肇衅，褫职。十三年，卒，宣宗追念平教匪功，赐尚书衔，依例赐恤，谥文毅。

那彦成遇事有为，工文翰，好士，虽屡起屡蹶，中外想望风采。子容安、容照。

容安，荫户部主事，袭子爵。历侍卫、副都统。从长龄征回疆有功，历伊犁参赞大臣。乱事再起，容安率兵四千五百赴援，抵阿克苏，迁延不进。由和阗绕道，又分兵乌什，致喀、英二城围久不解。褫职逮治，谳大辟。寻以二城未失，从宽改监候，罚缴和阗军需，贷死戍吉林。父丧，释还。数年卒。

容照，以大臣子予侍卫。累擢内阁学士，亦从征回疆，随父治善后。擢理藩院侍郎。容安既获罪，袭子爵，继因那彦成被谴，同褫职。起，历马兰镇总兵。治狱失入，复褫爵职。以侍卫从扬威将军奕经防广东。充库伦办事大臣，复为马兰镇总兵。咸丰中，从尚书恩华剿捻匪有功，加副都统衔。以疾回京。卒，赐恤。孙鄂素，袭爵。

玉麟，字子振，哈达纳喇氏，满洲正黄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嘉庆初，三迁为祭酒。历詹事、内阁学士。纂修实录久，特诏充总纂，奏事列名总裁后。入直上书房。历礼部、内阁学士。纂修实录久，特诏充总纂，奏事列名总裁后。入直上书房。历礼部、吏部侍郎，典会试。奉使鞫安徽寿州狱，及湖北官银匠侵亏钱粮事，大吏并被严谴。后历赴湖南、江西、直隶、河南按事，时称公正。

十二年，督安徽学政，调江苏。十六年，兼右翼总兵。坐吏部铨序有误，夺职。未几，授内阁

学士，兼护军统领、左翼总兵，迁户部侍郎。十八年八月，车驾自热河回跸，迎至白涧，先还京。会林清逆党犯禁门，率所部击捕。坐门禁懈弛，褫职。十九年，予三等侍卫，赴叶尔羌办事。二十三年，加副都统衔，充驻藏大臣。历左翼总兵、镶白旗汉军副都统。迁左都御史，礼部、吏部、兵部尚书。

道光四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六年，回疆乱起，西四城皆陷。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独能固守却贼，先由玉麟论荐，诏特嘉之，赐花翎。七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加太子少保。八年，回疆既定，晋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

上方廑顾西陲，以玉麟悉边务，九年，特命出为伊犁将军。疏言："浩罕将作不靖，请缓南路换防。阿坦台、汰劣克屡请投顺，包藏祸心，添巡边兵以备御。伊萨克忠勇能事，责令乘机谋之。近夷布呼等爱曼恭顺，重赏以固其心，则卡外动静俱悉。"诏如议行，并令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为之备。札隆阿误信汰劣克等，不之疑也。十年秋，安集延果引浩罕内犯，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率兵出御，遇伏陷殁。札隆阿将弃城退守阿克苏，玉麟急疏闻，请责长清等速筹粮储，哈丰阿速进攻，发伊犁兵四千五百名，令容安率之赴援。容安至阿克苏，与长清议。中途有朵兰回子梗阻，令哈丰阿、孝顺岱由和阗草地进兵。玉麟疏劾曰："喀、英两城被困两月，贼势尚单，易于援剿，由大路直赴叶尔羌，二城之围自解。迂道和阗，须一月方至，贼势渐厚，哈丰阿军未必得力。阿克苏现集兵不下万人，仅以三千人绕路进发，留兵坐糜饷粮，实属非计。札催十数次，该大臣等始以粮运迂延，后又称蒙兵、民遣皆不足恃。计程裹粮二十日足用，后路转运已源源而来。前年克复四城，民遣得力，浑什巴河之捷，土尔扈特出力较多，近日璧昌以少胜众，岂沿边零匪转不能就地歼除？请将长清等严行申饬。"上韙其言，仍促哈丰阿进兵。及长龄督杨芳、胡超等大兵至喀、英二城，贼已远遁。玉麟疏言："贼势涣散，现调官兵不止四万，月需粮万五千石，运费十余万两，请停止续调四川、陕、甘兵，并饬回疆各城采买粮饷，较之戈壁转输，节省不止倍蓰。"从之。

初张格尔之就擒也，回子郡王衔贝子伊萨克实诱致，诸夷忌之，乱起，兵民谋劫掠，事泄，诛首犯，逐流民。怨者讹言伊萨克通贼，遂围劫其家，并杀避乱回众二百余人。札隆阿不能制，反附和劾囚之。玉麟以伊萨克身膺王封，助乱得不偿失，子孙在阿克苏，家业在库车，岂无顾虑？疏陈其可疑，命偕长龄会鞫，得札隆阿惧罪欲杀之以掩迹，及委员章京等捏奏迎合诬证状，札隆阿以下坐罪有差，复伊萨克爵职，回众大服。

时诸臣议回疆事宜，玉麟上疏曰："阅固原提督杨芳添兵招佃奏稿，称四川总督鄂山有请西四城改照土司之议。伏思回疆自入版图，设官驻兵，不惟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若西四城不设官兵，仅令回人守土，诚恐回性无恒，又最畏布鲁特强横，转瞬即为外夷所有，则阿克苏又将为极边矣。其迄东之库车、喀喇沙尔、土鲁番、哈密等城，必至渐不安堵。以形势论，唇亡则齿寒。以地利论，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处为回疆殷实之区。舍沃壤而守瘠土，是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杨芳所谓守善于弃，实不易之论。至请将喀什噶尔参赞移迁阿克苏，殊非善计。该处幅员狭隘，不足为重镇。且距喀城二千里，有鞭长不及之患，其所陈招佃通商各条，则为治边良法，请用之。"于是诏发长龄密陈十条及中外奏议，交玉麟悉心筹画。

十一年，偕长龄会疏，上定以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暨善后诸政，具详长龄传。十二年，事定，回伊犁，调剂番戍官兵以均劳逸。惠远城南濒河，定岁修之例。以待种之地租给回民，收租充兵食，并为赡孤寡备差操诸用。拓敬业官学学舍，创建文庙。宣宗特颁扁额以重其事，边徼士风渐蒸蒸焉。十三年，命回京，以特依顺保代之。行至陕西，卒于途次。上闻震悼，优诏赐恤，赠太保，入祀贤良祠。柩至京，亲临赐奠，谥文恭。伊犁请祠祀，允之。

特依顺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吉林前锋长从征廓尔喀，有功。嘉庆中，从长龄剿教匪，屡破高天升、马学礼，赐号安成额巴图鲁。累擢甘肃西宁镇总兵。十八年，从那彦成讨滑县教匪，力战，数破贼，克司寨，歼首逆李文成，克滑县，执贼渠，予云骑尉世职。移剿陕西三才峡匪，事平，擢黑龙江将军。调乌里雅苏台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召授正白旗蒙

古都统。张格尔之乱，命赴阿克苏。寻署甘肃提督，兼西宁办事大臣。历绥远城、黑龙江、宁夏、西安将军。调伊犁，承玉麟之后，休息边氓，抚驭夷部。巴尔楚克诸地屯田渐兴，酌撤防兵。在任五年，边疆无事。道光十八年，入觐，诏嘉其治边措施悉当，加太子太保，授内大臣，留京供职。寻授领侍卫内大臣。二十年，病，请解职。未几，卒，赐恤如例。

论曰：回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难。长龄持重于始，老成之谋。那彦成力祛积弊，善矣。而操切肇衅，未竟厥功。玉麟以枢臣自请治边，补救绸缪，西陲乃得乂安无事。紫阁铭勋，盖非幸已。

清史稿卷三六八　列传第一五五

杨芳，字诚斋，贵州松桃人。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应试不售，入伍，充书识。杨遇春一见奇之，荐补把总。从征苗疆，战辄摧锋。荐擢台拱营守备。嘉庆二年，从额勒登保剿教匪，败张汉潮于南漳，赐花翎。转战川、陕，常充侦骑，深入得贼情地势，额勒登保连破剧寇，赖其向导之力。

四年，歼冷天禄于人头堰。大军追余贼，芳以九骑前行，至石笋河，见贼数千争渡，后逼陡崖，左右无路，芳遣二骑回报，自将七骑大呼驰下，贼惊溃，陷浅洲中，其先渡者无由回救。五舟离岸，群贼蚁附，舟重，每发一矢覆一舟，五发五覆。俄，杨遇春、穆克登布至浮马渡，追击贼尽，军中称为奇捷。连擢平远营都司、下江营游击、两广督标参将。

五年，杨开甲、张天伦趋雒南，芳以千骑扼东路，绕出贼前。贼折而西，黎明追及见马迹中积水犹潢，急驰之。甫转山湾，见贼拥塞平川，芳率数十骑冲突，后骑至，乘势蹂躏，贼仓卒奔溃，擒斩无算。赐号诚勇巴图鲁，擢广西新泰协副将。寻从穆克登布击伍怀志，连败之成县、阶州。贼渡白水河窥四川龙安，旁入老林，冒雨追击，及之于磨刀石，手刃十余贼，伤足坠马，徒步杀贼，复伤臂，射伤伍怀志，大军乘之，大破贼众。仁宗闻而嘉之，诏问伤状。六年，冉学胜趋甘肃，偕札克塔尔要击于固原，贼反奔，芳轻骑摧其后队，又败之于汉江南岸，贼由平利走洵阳。时张天伦踞高唐岭，芳破之，余贼与学胜合，东出杨柏坡，芳先至，设伏败之，而李彬、苟文明、高见奇、姚馨佐合窜平利。彬走南江，天伦随之，见奇、馨佐入宁羌。额勒登保自追之，属芳以南江之贼，击天伦，擒其党张良祖、马德清、刘奇。复破见奇、馨佐于桂门关，追及黑洞沟，擒其党辛斗，擢陕西宁远镇总兵。又败李彬于太平，贼弃老弱逸，获彬妻及其悍党冉天璜。

七年，苟文明犯宁陕，其党刘永受、宋应伏分布秦岭北。芳由五郎口进，歼应伏之众过半，永受遁，为寨民所杀，文明寻亦授首。额勒登保入楚，檄芳剿陕境余匪，先后擒郭士嘉、苟文学等，贼党溃散。

八年，总督惠龄檄芳还剿南山贼，芳由洵阳坝深入，冒雨扪崖攀葛，狞薙无遗，遂大搜秦岭南北，陕西贼垂尽。忽有李彪者，自太白山突出，合苟文润扰洋县。芳截剿勿及，坐夺翎顶。贼逼川境，德楞泰至，令芳归防山内。苟文明余党自竹溪窜陕，芳严守汉江，却之，复翎顶。是年秋，三省悉平，凯撤诸军。宁陕镇标皆选乡勇精锐充伍，凡五千人，号新兵，芳驭之素宽。十一年，芳代杨遇春署固原提督，去镇，副将杨之震摄，以包谷充粮，又盐米银未时给，众鼓噪，营卒陈达顺、陈先伦遂倡乱，戕之震，其党蒲大芳护芳家属出而复从贼。芳闻变，驰赴石泉，诏德楞泰率杨遇春等讨之。秋，贼大掠洋县、留坝，胁众盈万，推大芳为魁。攻孝义，窥子午谷，围户县急。芳驰救，鏖战终夜，伤臂。旦日，贼辨为芳，自引去。遇春督诸军战于方柴关，不利。芳与遇春计，贼尚感旧恩，可劝谕，单骑入贼，晓以顺逆利害，犹倔强，与语数年共生死情，声泪俱下，众感泣愿降，遂宿贼垒。大芳缚达顺、先伦以献。复率大芳追斩不听命者朱贵等数百人，乃定。德楞泰疏请降兵归伍，被谴责，大芳等二百余人免死戍伊犁。芳坐驭兵姑息，亦褫职遣戍。明年，释还以守备、千总用。十五年，授广东右翼镇总兵，调陕西西安镇。母忧，去官。

十八年，服阕，入都，至河南，会教匪李文成踞滑县，总督那彦成留之剿贼，授河北镇总兵。偕杨遇春克道口，进薄滑县。巡抚高杞有兵六千，与总督不协，战不力，芳说杞，尽领其众。文成走踞辉县司寨，偕特依顺保追击之，贼死斗，芳手刃退卒，大捷，以火攻破碉楼，文成自焚死，予云骑尉世职。大兵隧地攻滑城，贼多方御之，历四十日不得下。芳复于西南隅穿穴深入，九日而成。

地雷发，城圮，殄贼二万余。葴功优叙，调西安镇。移师剿平三才峡匪，复勇号，调汉中镇。二十年，擢甘肃提督。

道光初，历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六年，回疆军事急，芳自请从征，许之。十月，会军阿克苏，柯尔坪为要冲，芳先进，一鼓破之，焚回庄，斩贼酋伊瞒及安集延伪帅约勒达什，大军无阻。七年二月，偕参赞杨遇春、武隆阿进师，三战皆捷，抵喀什噶尔浑河北，合击大破之，遂复其城。率兵六千趋和阗，三月，战于毗拉满，分军绕贼后夹击，禽贼酋噶尔勒，复和阗，加骑都尉世职，授乾清门侍卫。张格尔已遁，命杨遇春偕芳出卡掩捕，芳军阿赖，檄诸夷部缚献。芳言贼遁愈远，道险饷艰，诸夷贪赏妄报不足信，至秋，诏班师。会芳追博巴克达之众，入险遇伏，数战始拔全军出，协领都清阿死之。遇春先入关，芳代为参赞，遣黑回用间言大兵全退。张格尔俟岁将除，率五百骑来袭，中途觉而反奔。芳急驰一昼夜，追及于喀尔铁盖山，歼其从骑殆尽。余贼拥张格尔登山，弃骑走，芳率胡超、段永福等禽之，锡封三等果勇侯，赐紫缰、双眼花翎，晋御前侍卫，赐其子承注举人。张格尔械京伏诛，加太子太保。九年，入觐，晋二等侯，加太子少傅。

十年，浩罕、安集延复扰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偕长龄往剿，仍为参赞。兵至，贼已遁。疏言移城屯田事，下长龄等议行。寻回镇。十三年，四川清溪、越嶲、峨边诸夷叛，提督桂涵卒于军，以芳代之。至则清溪、越嶲皆平，进攻峨边贼巢，斩其酋，十二姓熟夷皆降，山内猓夷亦就抚。与按察使花杰筹治善后，晋一等侯。逾年，诸夷复时出扰，降二等侯，褫御前侍卫，以甘肃总兵候补，引疾归。十六年，起为湖南镇＜□竿旱＞总兵，抚定变兵。历广西、湖南提督。

二十年，海疆事起，定海既陷，琦善赴广东议抚。英吉利要挟，攻夺炮台。二十一年春，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芳及隆文为参赞，率师防剿。奕山等不知兵，惟倚芳。先至广州，英兵入犯虎门、乌涌，提督关天培战死。敌兵逼省城，严备守御。芳见兵不可恃，而洋商久停贸易，亦愿休战，美利坚商人居间，请通商，诏不许。又偕巡抚怡良疏请准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严议夺职，改留任。奕山至，战亦不利。四月，英舰退，收复炮台，奕山等遂请班师。芳以老病乞解职，温谕慰之，命回湖南本任。二十三年，许致仕，在籍食全俸。二十六年，卒于家，诏念前劳，赐金治丧，依例赐恤，予其诸孙官有差，谥勤勇。子承注先卒，孙恩科袭侯爵。

芳自剿三省教匪，勋名亚于杨遇春。至回疆之役，以生擒首逆，先封侯，绘像紫光阁，论功超列遇春上。汉臣同列者凡九人，署固原提督胡超，贵州提督余步云，直隶提督齐慎，安徽寿春镇总兵郭继昌，陕西西固营都司段永福，陕西马兵升甘肃宁远堡守备杨发，陕西马兵升抚标左营守备田大武。发、大武并从禽张格尔，以伍卒跻列，异数也。

胡超，四川长寿人。初读书应试不售，入伍，从征苗疆有功。嘉庆中，川、楚、陕教匪起，率乡勇转战，屡歼悍贼，以勇健名。累擢都司，坐事夺职。入都，考充国史馆供事。十八年，林清逆党犯禁城，手杀数数贼，大学士勒保荐赴河南军营。从杨遇春剿贼，单骑入贼垒，与数十贼搏战，歼其二，搴旗而出。又败贼于中市，率劲骑前驱，克道口，复原官。克滑城，擒贼首，上功居最。十九年，从遇春平三才峡匪，殪贼目麻大旗、刘二，擒龚贵等，赐号劲勇巴图鲁。累擢陕西循化营参将。道光元年，从征叛番，战博洛托亥、乌兰哈达，皆捷，夜袭冻雪岭贼帐，擢甘肃永昌协副将，驻防西宁。六年，回疆事起，杨遇春檄赴军。从杨芳攻柯尔坪，先破贼于和色尔湖，次日攻北庄，持矛步战，杀贼过半，阵斩贼首伊瞒，加总兵衔。七年，连战皆捷，抵浑河，贼夜来袭，击败之，遂渡河薄贼垒，贼大溃。四城既复，追和阗逸贼，出卡至玛杂败之，截击于新地沟，尽歼其众，擢四川重庆镇总兵。是年冬，追张格尔至喀尔铁盖山，舍骑步蹑山巅，张格尔穷蹙欲自刭，超与段永福夺其刀，生缚之，予骑都尉世职，授乾清门侍卫。与功臣宴，御制赞有“雄勇超群，名实克称”之褒。历署古北口、固原提督，授甘肃提督。十年，浩罕、安集延复犯边，超率兵四千驰剿，至英吉沙尔贼已遁，遂解喀什噶尔围。分兵追萨汉庄窜匪，俘戮殆尽。凯旋，调固原提督。十六年，入觐，命在御前行走。二十一年，命率兵二千赴山海关驻防。寻以浙江海防急，授参赞大臣赴援，未行，留防天津。从郡王僧格林沁视直隶、山东海口防务，逾年撤防归伍。寻调甘肃提督。二十六年，以西宁番叛，调援不力，褫职，仍留骑都尉。乞病归，食半俸。二十九年，卒。

齐慎，河南新野人，以武生率乡团击教匪。入伍，隶庆成部下，转战三省，以勇闻。比教匪平，荐擢至陕安镇右营游击，杨遇春甚器之。嘉庆十八年，滑县乱，檄慎从征。贼踞道口，遇春初至，直前搏战，慎从之，贼气夺，入巢。明日，慎独破贼于卫河西岸。贼掠中市，率骑断其归路，夹击，毁浮桥，遂克道口，破桃源集援贼，进薄滑县，驻营未定，贼万余由西北门出来犯，力战，相持竟夜。迟明，城贼二千余复出，慎跃马冲贼阵中断，乃大溃。又破贼新乡牛市，首逆李文成走踞司寨，慎由淇县大庙山右进，鏖战白土冈，会攻司寨，克之。自道口至此凡十三战，叙功最，赐号健勇巴图鲁。克滑城，先登受伤，擢副将。遂从遇春平三才峡匪，授神木协副将。历西安、陕安两镇总兵。道光元年，擢甘肃提督。二年，西宁插帐番扰河北，慎率标兵迭战于乌兰哈达、哈锡山、落它滩，擒斩数百，番众乞降，放还河南。诏褒奖，被珍赍。六年，从征回疆，长龄令充翼长，驻守阿克苏。父丧，留军。特奇里克爱曼布鲁特助逆扰乌什，慎战屡捷，擒其酋库图鲁克。七年，出哈兰德卡伦，驻倭胡素鲁，遏贼内犯。事平，调古北口提督，改号强谦巴图鲁。十二年，病归。起授甘肃提督，调四川。十七年，平雷波叛夷，调云南，复调四川。二十一年，命率川兵五百赴广东参赞靖逆将军奕山军务，守佛山镇。杨芳病，移守省城，会罢战。二十二年，赴湖北剿崇阳乱民，未至已定，命赴浙江会办扬威将军奕经军务，驻上虞，扼曹娥江。移防江苏镇江。英兵来犯，力战却敌。城卒陷，退守新丰。奕山、奕经先后被谴，慎夺职留任，回四川。二十四年，出阅伍，卒于马边，赠太子太保，谥勇毅。

郭继昌，直隶正定人，以行伍从庆成剿教匪于襄阳，继从恒瑞入川，击罗其清、冉文俦等于龙凤坪，歼冉文富于马鞍山，功皆最。又赴陕、甘剿张汉潮，擢龙固营都司。累迁陕西宜君营参将。道光元年，赴喀什噶尔换防，授定边协副将，调安西协。六年，换防叶尔羌，抵阿克苏，值乱起，驻守托什罕，击败渡河贼。协领都伦布被围，继昌兵少不能救，借调额尔古伦骑队三百，夜率驰往，突贼营，歼其酋库尔班素皮，追及河上，擒斩千余，擢总兵，赐号干勇巴图鲁。七年，从大军战大河拐，夜袭贼营，破之。从复喀什噶尔城，追贼至塔里克达坡，分兵绕山后狙击，贼惊溃，授寿春镇总兵。调陕西延榆绥镇。十年，再赴喀什噶尔剿余孽，还署固原提督。十七年，调广东陆路提督。洎海防急，往来广、惠间筹守御。二十一年，以劳卒。

段永福，陕西长安人，原籍四川。以乡勇从征教匪，积功至千总。嘉庆十八年，滑县教匪起，从杨遇春转战直隶、河南，克道口、司寨，复滑县，皆有功。复从遇春剿陕西眉县贼，率骑兵追至柏杨岭，歼贼目麻大旗、刘二于阵。累擢甘肃张义营都司。道光七年，从杨芳征回疆，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三战皆力，赐号利勇巴图鲁。张格尔就禽于喀尔铁盖山，永福从胡超步上山岭，直前夺其刀，手缚之，予骑都尉世职。擢参将，历甘肃永固协副将，陕西宁夏镇总兵，调贵州安义镇。二十年，命赴广东防海，英吉利兵舰初至，永福扼虎门，炮击退之。二十二年，命赴浙江佐扬威将军奕经军，宁波、镇海已陷，令永福分路往攻，漏师期，他路先挫，永福师不得进，遂无功。擢广西提督，未赴，调浙江。未几，卒，谥勇毅。

武隆阿，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提督七十五子。嘉庆初，以健锐营前锋从征湖北教匪，后随父剿贼四川，功多，累擢副都统。七十五以病去，武隆阿代领所部留川，为勒保所忌，父丧，乃还京。十年，授广州潮州镇总兵。时海盗充斥，仁宗以武隆阿勇敢，故使治之。既而总督那彦成招降盗首李崇玉，予四品衔守备札，而以武隆阿捕获闻。事觉，坐降二等侍卫，赴台湾军营效力。十一年，偕王得禄等击蔡牵于鹿耳门，败之，迁头等侍卫，授台湾镇总兵。二十五年，母忧，回旗。寻充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道光元年，疏陈八旗生计，请以绿营兵半为旗额，由驻防子弟挑补，诏斥紊言乱政，降二等侍卫，调西宁办事大臣。三年，召还，授内阁学士。出为直隶提督，授江西巡抚，调山东。

六年，台湾奸民张丙作乱，诏武隆阿往督师，未行而回疆乱急，授钦差大臣，与杨遇春同参赞扬威将军长龄军务，率吉林、黑龙江骑兵三千出关。七年二月，战于洋阿巴特，武隆阿将右军，扼其前，贼败走，追至排子巴特，又败之，进克沙布都尔回庄，乘胜至浑水河，悍贼数千来援，迎击破之，斩其酋色提巴尔第等。进次阿瓦巴特，贼伏精锐以待，遣羸师挑战，佯败，武隆阿整队进，

以连环枪聚击，别遣藤牌军由山谷间道冲出，贼马惊却走，伏贼自林中出，不复成列，纵击之，殪贼万余，斩其酋阿瓦子迈底、那尔巴特阿浑等。捷闻，加太子少保，贼垒踞浑河南岸，列大炮山穴，死守以拒，武隆阿军至不得进。日暮，偕杨遇春乘风潜渡上游袭贼后，贼数进数退，卒不支，始溃走，遂复喀什噶尔城。

张格尔闻败先遁，诏斥将军、参赞不能生致首逆，并被谴，夺武隆阿宫衔，责禽张格尔以自赎。武隆阿病留喀城，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诏询善后方略，长龄请以逆裔阿布都哈里管西四城回部事。武隆阿亦疏言："留兵少则不敷战守，留守多则难继度支。前此大兵进剿，幸克捷迅速，奸谋始息。臣以为回四城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西城为中路不可少之保障。与其糜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如归并东西四城，省兵费之半，即可巩如金瓯，似无需更守此漏卮。"诏切责其附和长龄。会谍报张格尔潜居达尔瓦，武隆阿率师往击之，侍卫色克精阿等歿于阵，上愈怒，议革职，从宽留任。寻以病亟请解职，允之，命在喀城调理，病愈仍署原官。

八年，张格尔就擒，免前后吏议。寻实授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招抚归顺部落额提格讷布鲁特，安置依劣克达坂地，诏以"受降易，安抚难"勉之。召回京。

九年，陕、甘兵凯撤，给盐粮银依内地防军旧例，军士意不满，哗噪。那彦成疏言："武隆阿战阵勇敢，而多疑少断，未洽人心。陕军嚣争，实其意存节省、拘泥成例所致，虑不胜参赞任。"及至京召对，语复掩饰，降头等侍卫。寻充和阗办事大臣。十年，召还。逾年，卒。

武隆阿回疆战功与二杨相埒，以言弃地获谴，未膺优赏。宣宗念前劳，仍列功臣，绘像紫光阁。八旗诸将同列者，都统威勇侯哈哴阿，护军统领阿勒罕保，库尔乌苏领队大臣副都统巴哈布，副都统苏清阿，阿克苏办事大臣副都统长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达凌阿，察哈尔都统安福，头等侍卫巴清德，吉林副都统吉勒通阿，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副都统衔额尔古伦，头等侍卫塔尔巴哈台办事大臣德勒格尔桑，头等侍卫华山泰，宁夏副都统伊勒通阿，吉林协领寿昌，黑龙江协领鄂尔克彦、金凌阿，黑龙江总管副都统衔舒凌阿，伊犁察哈尔总管乌齐拉尔，三等侍卫得胜额，吉林佐领乌凌额、德成额，黑龙江佐领占布、阿勒吉讷，伊犁锡伯佐领德克精阿，伊犁索伦副总管哈丹保，伊犁锡伯马甲防御衔骁骑校讷松阿、舒兴阿，而回子郡王伊萨克亦与焉。

哈哴阿，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由世袭云骑尉为伯父额勒登保嗣，袭一等威勇侯，授头等侍卫、乾清门行走。嘉庆十八年，从剿滑县教匪有功，赐号继勇巴图鲁。二十一年，晋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武备院卿，历护军前锋统领。道光六年，从长龄赴回疆，充领队大臣，将骑兵。连战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安集延头目阿瓦子迈玛底等，复喀什噶尔，禽逆属及从逆伯克阿布都拉、安集延头目推立汗。从杨芳破玉努斯于毗拉满，复和阗，擢镶红旗蒙古都统。八年，槛送张格尔至京，献俘阙下，礼成，赐蟒袍、大缎。十年，喀什噶尔复被围，授参赞大臣，从长龄视师，至则贼已遁，命偕杨芳察各城战守及回众助逆者，捕诛百余人，被胁免罪，奖赏有功，并如议行。留回疆驻守，训练屯兵。十二年，浩罕遣使进表，送还所掠回民，率贸易人进卡，哈哴阿受之，宣示通商免税恩诏，赐予筵宴，事毕还京。台湾匪起，授参赞大臣，偕将军瑚松额往剿，未至，事平，旋师。十五年，命赴山、陕阅兵，擢领侍卫内大臣。寻以阅兵不慎，降二等侍卫。累迁都统。二十一年，海疆戒严，驻防山海关，复授参赞大臣，偕奕经赴浙江防剿，未几，仍回山海关防守。和议成，回京，授领侍卫内大臣。二十五年，以病请解职，食侯爵全俸。二十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刚恪。子那铭，孙荣全，袭爵。荣全官至副都统，自有传。

巴哈布，伍弥特氏，蒙古正黄旗人，以健锐营前锋、蓝翎长从征教匪，又赴台湾剿贼，累迁前锋参领。以克滑县功，授右翼翼长，擢蓝旗蒙古副都统。道光五年，出为哈喇沙尔办事大臣。六年，率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兵援阿克苏，贼潜渡浑巴什阿犯阿城，迎击，歼其渠库尔班素皮，被优叙。偕提督达凌河援乌什，败贼于沙坡树窝。寻撤蒙古兵，自请留军前。七年，和阗回众缚贼酋乞降，往抚之。洋阿巴特之战，偕哈哴阿率劲骑进击，所向披靡。沙布都尔、阿瓦巴特连战皆力，署叶尔羌帮办大臣。凯旋，予云骑尉世职。九年，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二年，召还京。寻擢江宁将军，治军有声。十七年，卒于官，优恤，谥勤勇。

长清，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内大臣策楞孙，副都统特成额子也。以荫生入赀，铨授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西左江道，母忧去官。仍为兵部郎中，道光五年，加副都统衔，充阿克苏办事大臣。六年，张格尔入寇，西四城相继陷。长清截留各城换防，又发铜厂钱局官兵，扼浑巴什河。参将王鸿仪战殁于都齐特，贼纠众五六千自叶尔羌来犯，屡扑渡，皆击退。距城百余里，波斯图拉、哈尔塔两地多朵兰回庄，附逆抗拒，分兵进剿。贼复由托什罕渡河，逼城二十里，长清令数十骑驰骋扬尘，鼓噪东来，贼疑大军至，退走河南。乃进军，渡河结营，贼来攻，连败之，禽斩千余，贼始不敢窥河北。阿克苏城小，扩关厢，开濠筑垒为外郭，民、回安堵。遣兵五百助守乌什为犄角，东四城恃以无恐。宣宗初虑长清未谙军事，命特依顺保往领其职而长清副之，犹未至，至是诏嘉长清防剿深合机宜。赐花翎，予优叙，遂寝前命。大军进讨，满、汉兵三万数千皆集阿克苏，长清置局供支运输，铸钱增驿，规画甚备，授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仍留任。七年，四城复，诏："长清于大军未到，力捍孤城，厥功甚伟，予云骑尉世职，擢其子富春为主事。"八年，疏言："长龄议于阿克苏添兵一千，柯尔坪添兵五百。柯尔坪距阿城三百里，回众数万，兵少无益，请归并阿克苏，练成劲旅，可以总治两路所属。乃塔尔达巴罕及阿尔通霍什皆有小路可通伊犁，请并封禁。"从之。张格尔就擒，械送至京。子优叙。十年，喀什噶尔诸城复告警，容安率伊犁兵赴援，命至阿克苏与长清会商进兵。疏请分兵和阗、乌什，待哈丰阿、胡超两路兵至进剿，诏斥容安畏葸，长清并下严议。寻原之，降二等侍卫，仍留任。十二年，加提督衔，充叶尔羌办事大臣，驭夷开屯，措施并称职。十四年，授乌鲁木齐都统。逾年，召回京。寻授福州将军，加太子太保。十七年，卒，晋太子太傅，赐金治丧，谥勤毅。

达凌阿，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以健锐营前锋从永保剿湖北教匪，继随杨遇春战川、陕，数有功。累擢静宁协副将，署西安镇总兵。三才峡匪起，率兵四百御之涝峪、八里坪，大败其众。追尤九余党至黑水峪，攻克之，又败之傅家河，击万五于辛峪口，连败之，万五率残卒遁，寻就擒，加总兵衔，擢巴里坤总兵，调西安镇。道光二年，擢乌鲁木齐提督。六年，率兵四千援阿克苏，军次库车，遣锡伯兵扼柯尔坪，分守库车、乌什。九月，与贼夹浑巴什河而军，持数日，贼分走乌什，偕巴哈布迎击，败之于阿拉尔，追至沙坡树窝，破伏贼。其自托什罕渡河者，方围协领都伦布营，遏副将郭继昌援路。达凌阿还军驰救，奋击败之，贼争渡，死者相藉，河水为之不流。迨长龄至，河北已无贼，被优叙。七年，从大军三战复喀城，驻守叶尔羌，署办事大臣，予云骑尉世职。是年秋，闻边警，调防乌什，张格尔就禽，回本镇。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西安将军。十年，卒，优恤，谥武壮。

哈丰阿，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初，以健锐营前锋从剿襄阳教匪，转战川、陕，累迁前锋侍卫。搜捕南山余匪甚力，事平，授贵州定广协副将。擢威宁镇总兵，历浙江处州、陕甘凉州、汉中诸镇。道光八年，擢乌鲁木齐提督。十年，回疆复警，命驰赴阿克苏，偕长清防剿。十一月，进攻叶尔羌贼营，贼溃，潜伏哈拉布扎什军台，分道要击，破之。进围黑色尔，禽其酋巴拉特，乘胜至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围亦解，予云骑尉世职，赐号进勇巴图鲁。初诏哈丰阿倍道驰援叶尔羌，听容安计，绕道和阗，失期，议夺职，原之，责偿军费十之二，仍留任。擢广州将军。疏请铸巨炮百，选精锐五百人，严守望以重海防。十四年，英吉利兵船二，号称护商，入广州海口，纵炮击之。船停黄浦，调兵建闸，制其出入，英酋谢罪，事乃解。调黑龙江将军，举发御前大臣高克鼐属托私书，诏奖其持正，授内大臣，加太子少保，请添练马队，增置官吏，补助布特哈生计，并允行。调西安将军。二十年，卒，谥悫勤。

庆祥，图博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保宁子。授蓝翎侍卫。嘉庆十三年，袭三等公爵，授散秩大臣、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兼正蓝旗护军参领。寻授理藩院侍郎，门工部。十八年，率京营兵从那彦成剿滑县教匪，凯旋，擢正黄旗汉军都统，历热河、乌鲁木齐都统。二十五年，授伊犁将军。八月，逆回张格尔扰喀什噶尔，官军剿捕，乃引去。参赞大臣斌静以闻，不言衅由，宣宗疑之，命庆祥往勘，得斌静纵容家奴凌辱伯克、交通奸利状，褫逮论罪。疏陈善后六事，又密请羁縻浩罕部落，许遣使入觐，以安夷心，诏俞之。

道光五年夏，张格尔复扰边，内地回户多与通。帮办大臣巴彦巴图率兵出塞掩之，不遇，即纵杀游牧布鲁特而还。其酋汰列克追覆官军于山谷，贼遂猖獗，褫参赞大臣永芹职，命庆祥代之。庆祥至，误信奸回阿布都拉，反为贼耳目。

六年夏，张格尔遣其党赫尔巴什潜赴绰勒萨雅克爱曼，纠合夷众，复令奇比勒迪至巴雅尔开渠占地，遣兵禽斩之。张格尔率众五百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和卓木之墓，回人所谓“玛杂”也。庆祥令帮办大臣舒尔哈善及领队大臣乌凌阿往剿，夜雷雨，张格尔溃围走，白帽回众纷起应之。张格尔复由大河沿合众数万进犯喀城，庆祥尽调各营卡兵为三营，令乌凌阿、穆克登布分率之，迎战，先后没于阵。先是张格尔求助于浩罕，约四城破，分所掠，且割喀城以报。及见官军无援，悔欲背约，浩罕酋怒，自以所部攻城未下，寻引去。张格尔追击之，收其降众数千，遂益强。八月，围喀城凡七十日，城陷，庆祥自经死。事闻，赠太子太保，晋封一等公，兼云骑尉世职，以子文辉嗣，谥壮直，祀昭忠祠。逾年，回疆平，诏于喀什噶尔建昭忠祠祀之，舒尔哈善、乌凌阿、穆克登布俱从祀，御制悯忠诗勒诸石。八年，张格尔状诛，命其子文辉看视行刑，摘心于墓前致祭。

舒哈尔善，葛哲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以骁骑校从征川、陕教匪有功，予巴图鲁勇号。累擢布特海乌拉协领，克滑县，加副都统衔。坐事褫职。道光初，予三等侍卫，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六年，张格尔入犯，调喀什噶尔帮办大臣。与贼战，身先士卒，受枪伤，仍麾兵前进，杀数百人。城陷，被戕，予骑都尉世职。

乌凌阿，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由前锋从征教匪，累擢头等侍卫。道光三年，授伊犁领队大臣、正红旗蒙古副都统。六年，贼逼喀城，庆祥檄令回援，遇贼于浑河，力战至晡，没于阵。赠都统衔，谥庄武，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穆克登布，李氏，满洲镶红旗人，伊犁驻防。由委前锋校累擢协领。道光元年，庆祥密令诱捕张格尔于托云山内，获其党蒙达拉克等，予议叙。二年，充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调伊犁。五年，率兵至喀什噶尔，驻防图舒克塔什卡伦。张格尔犯喀城，撤兵回战于七里河，死之。赠都统衔，谥壮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多隆武，乌素尔氏，满洲镶白旗人。由笔帖式补骁骑校，累擢协领。道光四年，加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六年，喀什噶尔被围急，遣兵赴援。贼由阿色尔布依岳坡尔湖而南，分兵防御。奸回阿布都拉等潜通贼，多隆武尽诛之。喀、英两城相继陷，贼趋叶尔羌，参将吴亨佑扼单板桥，战殁。遂由黑子铺入，防师尽憋，回兵半为贼胁。伊犁道梗不能救，叶城乃陷，多隆武死之。依都统例赐恤，于叶尔羌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叶尔羌办事大臣印登、英吉沙尔领队大臣苏伦保、和阗领队大臣弈湄、帮办大臣桂斌同殉难，追论死事诸臣，并赠恤有差，惟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坐滥杀陷师，夺其恤典。

璧昌，字东垣，额勒德特氏，蒙古镶黄旗人，尚书和瑛子。由工部笔帖式铨选河南阳武知县，改直隶枣强，擢大名知府。

道光七年，从那彦成赴回疆，佐理善后。璧昌有吏才，以父久官西陲，熟谙情势，事多倚办。九年，擢头等侍卫，充叶尔羌办事大臣。璧昌至官，于奏定事宜复有变通，清出私垦地亩新粮万九千余石，改征折色，拨补阿克苏、乌什、喀喇沙尔俸饷，余留叶城充经费，以存仓二万石定为额贮，岁出陈易新，于是仓库两益。叶尔羌喀拉布札什军台西至英吉沙尔察木伦军台，中隔戈壁百数十里，相地改驿，于黑色热巴特增建军台，开渠水，种苜蓿，士马大便。所属塔塔尔及和沙瓦特两地新垦荒田，皆回户承种，奏免第一年田赋，以恤穷氓。新建汉城，始与回城隔别，百货辐辏，倍于往时。以回城官房易新城南门外旷土，葺屋设肆，商民便之。访问疾苦，联络汉、回，人心益定。

十年八月，浩罕纠诸部寇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城，遂犯叶尔羌。容安率援师迁延不至，璧昌抚谕回酋，同心守御，分扼科热巴特、亮噶尔诸要隘。贼万余扑城，迎战于东门外，击破之，贼宵遁，诏嘉其援师未至之先即获全胜，加副都统衔，寻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自九月至十一月，贼复三次来犯，迭击败走之。最后贼攻城，相持五日，而哈丰阿援兵至，贼望风遁，追破之于哈拉布札什。越数日，进兵英吉沙尔，而喀什噶尔之贼已饱飏出塞，大军至，则无贼矣。璧昌素得回众

心，是役尤得阿克木伯克阿布都满之助，赖以战守。事定，奏请仍袭其祖郡王封爵。长龄、玉麟奉命会筹善后事，尽谘于璧昌。

十一年，擢参赞大臣，改驻叶尔羌，遂专回疆全局。兴喀拉赫依屯田，招练民户五百人，修渠筑坝，以牌博为界，不侵回地，凡垦屯地二万二百四十亩。十二年，和阗回民塔瓦克戕伯克多拉特、依斯玛伊勒等为乱，捕其党尽置诸法。疏言："长龄等奏增南路防兵三千屯巴尔楚克，因其地筑城未竣，遂以二千人分屯叶、喀二城。二城形胜较巴尔楚克尤要，请以暂时分屯之兵永为定额。喀城更增绿营兵三千五百，分屯七里河为犄角，叶城增乌鲁木齐满洲兵五百、绿营兵一千。"诏从之。十三年，召还京。

十四年，复出为乌什办事大臣。历凉州副都统、阿克苏办事大臣、察哈尔都统。缘事降调，充伊犁参赞大臣。授陕西巡抚，擢福州将军。二十三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英吉利和议初成，璧昌奏设福山镇水师总兵，沿江形势，扼险设防，请于五龙、北固两山及圌山关、鹅鼻嘴修筑炮台炮堤，是为筹江防之始。言官请团练乡兵，以窒碍无益，奏寝其议。淮北已改票盐，御史刘良驹疏请推广于淮南试行。疏言其不便，略谓："淮南地广引多，价昂课重，行销之不齐，堵缉之难易，与淮北迥别。灶户成本不能骤减至三四倍，民贩更非一时可集，而课项皆常年要需。如改票议行，应纳课银孰肯再缴？应追积欠亦当豁除。此后摊带钱粮亦将尽停，利犹未见，害已先形。为今之计，但能肃清场灶以杜偷漏之源，整饬口岸以广行销之路，严禁浮滥以除在官之蠹，顾惜成本以冀商力之纾，庶淮鹺渐有起色。"疏入，如所请。二十七年，入觐，留京授内大臣，复出为福州将军。数月，以疾请回旗。咸丰三年，粤匪北犯，逼近畿，命为巡防大臣。四年，卒，赠太子太保，谥勤襄。

子恒福，直隶总督。孙锡珍，同治七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吏部尚书。当璧昌初莅叶尔羌，实继恒敬之后。

恒敬，原名恒敏，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初，为四川打箭炉同知。治军需粮饷有功，擢绥定知府。累迁江宁布政使。道光初，授光禄寺卿，充哈密办事大臣。大军征张格尔，命督办转运，铸钱购粮，增设台站，供军无缺。七年，调乌什办事大臣。命赴喀什噶尔帮办善后，授叶尔羌办事大臣。迁建新城于罕那里克，勘垦官荒田，岁增粮供防兵二千口食，复于西北隅踩荒地一百余里，水土肥饶。疏请试垦。璧昌至，始垦成。八年，乞病归。寻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出为西宁办事大臣。十二年，卒。

论曰：平定回疆，多用川、楚、陕旧将，百战之余，以临犬羊乌合，摧枯拉朽，旬月而告功成，何其易哉！及后海疆事起，授钺分麾，莫能御侮，盖所当坚脆不同，而胜之不可以狃也。杨芳一时名将之冠，差知彼己，晚伍庸帅，依违召讥，其以恩礼终，犹为幸焉。庆祥心知危局，身殉孤城，璧昌力捍寇氛，卒安边徼，回疆安危之所系也，并著于篇。

清史稿卷三六九　列传第一五六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少警敏，有异才。年二十，举乡试。巡抚张师诚辟佐幕，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会试。迁御史，疏论福建闽安副将张宝以海盗投诚，宜示裁抑，以防骄蹇，被嘉纳。未几，出为杭嘉湖道，修海塘，兴水利。

道光元年，闻父病，引疾归。二年，起授淮海道，未之任，署浙江盐运使。迁江苏按察使，治狱严明。四年，大水，署布政使，治赈。寻丁母忧，命赴南河修高家堰堤工，事竣回籍。六年，命署两淮盐政，以未终制辞。服阕，补陕西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父忧归。十年，补湖北布政使，调河南，又调江宁。十一年，擢河东道总督。疏陈秸料为河工第一弊薮，亲赴各厅察验。又言碎石实足为埽工之辅，应随宜施用。

十二年，调江苏巡抚。吴中荐饥，奏免逋赋，筹抚恤。前在藩司任，议定赈务章程，行之有效，至是仍其法，宿弊一清。赈竣，乃筹积谷备荒。清厘交代，尽结京控诸狱。考核属吏，疏言："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何从察其情伪？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僚属求实际。"诏嘉之，勉以力行。

先是总督陶澍奏浚三江，则徐方为臬司，综理其事，旋以忧去。至是黄浦、吴淞工已竣，则徐力任未竟者，刘河工最要，拨帑十六万五千有奇，白茆次要，官绅集捐十一万两，同时开浚，以工代赈，两河旧皆通海，易淤，且凿河工钜，改为清水长河，与黄浦、吴淞交泄通流。各于近海修闸建坝，潮汶泥沙不能壅入，内河涨，则由坝泄出归海。复就原河逢湾取直，节省工费三万余两，用浚附近刘河之七浦河，及附近白茆之徐六泾、东西护塘诸河。又浚丹徒、丹阳运河，宝带桥泖淀诸工，以次兴举，为吴中数十年之利。两署两江总督。

十七年，擢湖广总督。荆、襄岁罹水灾，大修堤工，其患遂弭。整顿盐课，以减价敌私无成效，专严缉私之禁，销数大增。湖南镇＜□竹旱＞兵悍，数肇衅，巡阅抚驭，密荐总兵杨芳，擢为提督，移驻辰州，慎固苗疆屯防。

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禁鸦片烟，下中外大臣议。则徐请用重典，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宣宗深韪之，命入觐，召对十九次。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十九年春，至。总督邓廷桢已严申禁令，捕拿烟犯，洋商查顿先避回国。则徐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严备。檄谕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驱逐趸船，呈出烟土二万余箱，亲莅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请定洋商夹带鸦片罪名，依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责具甘结。他国皆听命，独义律枝梧未从。于是阅视沿海炮台，以虎门为第一门户，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门户，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海道至横档分为二支，右多暗沙，左经武山前，水深，洋船由之出入。关天培创议于此设木排铁链二重，又增筑虎门之河角炮台，英国商船后至者不敢入。义律请令赴澳门载货，冀囤烟私贩，严斥拒之，潜泊尖沙嘴外洋。

会有英人殴毙华民，抗不交犯，遂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七月，义律藉索食为名，以货船载兵犯九龙山炮台，参将赖恩爵击走之。疏闻，帝喜悦，报曰："既有此举，不可再示柔弱。不患卿等孟浪，但戒卿等畏葸。"御史步际桐言出结徒虚文，则徐以彼国重然诺，不肯出结，愈不能不向索取，持之益坚。寻义律浼澳门洋酋转圜，愿令载烟之船回国，货船听官查验。九月，商船已具结进口，义律遣兵船阻之，开炮来攻，关天培率游击麦廷章奋击败之。十月，又犯虎门官涌，官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诏停止贸易，宣示罪状，饬福建、浙江、江苏严防海口。先已授则徐两江总督，至是调补两广。府尹曾望颜请罢各国通商，禁渔船出洋。则徐疏言："自断英国贸易，他国喜，此盈彼绌，正可以夷制夷。如概与之绝，转恐联为一气。粤民以海为生，概禁出洋，其势不可终日。"时英船寄碇外洋，以利诱奸民接济销烟。

二十年春，令关天培密装炮械，雇渔船昼户出洋设伏，候夜顺风纵火，焚毁附夷匪船，接济始断。五月，再焚夷船于磨刀洋。谍知所来敌船扬帆北向，疏请尚海各省戒严。又言夷情诡谲，若迳赴天津求通贸易，请优示怀柔，依嘉庆年间成例，将递词人由内地送粤。六月，英船至厦门，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其犯浙者陷定海，掠宁波。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密陈兵事不可中止，略曰："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于浙，虽变动出于意外，其穷蹙实在意中。惟其虚骄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售其奸。一切不得行，仍必帖耳俯伏。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步进步，威不能克，患无已时。他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因请戴罪赴浙，随营自效。七月，义律至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索价不与，又遭诟逐，故越境呈诉。琦善据以上闻，上意始动。

时英船在粤窥伺，复连败之莲花峰下及龙穴洲。捷书未上，九月，诏曰："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给纷纷征调，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下则徐等严议，饬即来京，以琦善代之。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至，义律要求赔偿烟价，厦门、福州开埠通商，上怒，复命备战。

二十一年春，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防。时琦善虽以擅与香港逮治，和战仍无定局。五月，诏斥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褫卿衔，遣戍伊犁。会河决开封，中途奉命襄办塞决，二十二年，工竣，仍赴戍，而浙江、江南师屡败。是年秋，和议遂成。

二十四年，新疆兴治屯田，将军布彦泰请以则徐综其事。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候补。寻署陕甘总督。二十六年，授陕西巡抚，留甘肃，偕布彦泰治叛番，擒其酋。

二十七年，授云贵总督。云南汉、回互斗焚杀，历十数年。会保山回民控于京，汉民夺犯，毁官署，拆澜沧江桥以拒，镇道不能制。则徐主止分良莠，不分汉、回。二十八年，亲督师往剿，途中闻弥渡客回滋乱，移兵破其巢，歼匪数百。保山民闻风股栗，缚犯迎师，诛其首要，散其胁从，召汉、回父老谕以恩信。遂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戕官诸重犯，威德震洽，边境乃安。加太子太保，赐花翎。

二十九年，腾越边外野夷滋扰，遣兵平之。以病乞归。逾年，文宗嗣位，叠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则徐威惠久著南服，贼闻其出，皆震慑，中道遽殁，天下惜之。遗疏上，优诏赐恤，赠太子太傅，谥文忠。云南、江苏并祀名宦，陕西请建专祠。

则徐才识过人，而待下虚衷，人乐为用，所莅治绩皆卓越。道光之季，东南困于漕运，宣宗密询利弊，疏陈补救本原诸策，上畿辅水利议，文宗欲命筹办而未果。海疆事起，时以英吉利最强为忧，则徐独曰："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后其言果验。

邓廷桢，字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分校乡、会试，称得士。十五年，授台湾遗缺知府，浙江巡抚蒋攸铦请留浙，补宁波。母忧归，服阕，补陕西延安府，历榆林、西安，以善折狱称。平反韩城、南郑冤狱，又全同州嫠妇母子，陕民歌颂，传播京师。二十五年，超擢湖北按察使，权布政使。沿江民田历年沈没，而赋额仍在，为民累，悉请免之。

道光元年，迁江西布政使。以前在西安失察渭南令故出县民柳全璧杀人罪，罣误，夺职。议戍军台，宣宗知其无私，特免遣戍，予七品衔，发直隶委用。寻授通永道。四年，擢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

六年，擢安徽巡抚。自嘉庆时，安徽多大狱，凤、颍两郡俗尤悍，常以兵定，责缴兵械，私藏尚多。廷桢乃立限，责成保长，逾限及私造者置之法。任吏皆得人，刁悍之风稍戢，旧例，颍州属三人以上凶器伤人者，极边烟瘴充军，佥妻发配。廷桢疏言："悍俗诚宜重惩，妇女顾名节，多自残求免，或自尽伤生，情在可矜，请停其例。"遇水灾，亲乘舟勘赈。修复安丰塘、芍陂水门，浚凤阳沫河，加筑堤闸。严缉捕，屡狱剧盗。以获南河掘堤首犯陈端，诏嘉奖。治皖十载，政尚安静，境内大和。

十五年，擢两广总督。鸦片烟方盛行，漏银出洋为大患。十六年，英吉利商人以趸船载烟，廷桢禁止不许进口，犹泊外洋，严旨驱逐。沿海奸民勾结，禁令猝难断绝。廷桢与提督关天培整备海防，迭于大屿山口、急水洋获蟹艇，载银钜万，尽数充赏，破获囤烟私贩。十八年，英船载属番男妇五百余人赴澳门居住，驱令回国。诏下禁烟议，疏言："法行于豪贵，则小民易从。令严于中土，则外货自绌。"十九年，林则徐奉命至广东，廷桢与之同心协力，尽获趸船积烟，焚之，严私贩之罪。临以兵威，屡战皆捷，事详则徐传。奸民因失业，遍腾蜚语。廷桢疏陈，略曰："臣缉惩鸦片，三载于兹。豪猾之徒，刑僇逋逃，身家既失，怨讟遂兴。查检为希旨，掩捕为贪功，侦伺为诡谋，推鞫为酷罚。诬以纳贿，目以营私。讥建议为急于理财，訾新例为轻于改律，狂悖纷荧，无非为烟匪泄愤。"诏慰勉之。调两江、云贵，皆未赴，闽防方急，遂调闽浙总督。购洋炮十四运闽，以闽洋无内港，台炮建于海滩，沙浮不固，奏改为炮墩，囊沙堆筑，外护以船。募水勇饰商船出洋巡缉。

二十年三月，英船窥厦门，遣提督程恩高等迎敌于梅林澳，击走之。奸民勾通出洋运烟，分责水陆师严缉，遇即攻击，迭有歼擒。六月，敌船驶入厦门，求通贸易，阻之，遂开炮，来扑炮台，参将陈胜元、守备陈光福奋击，毙其前队数人，发炮伤敌甚众，乃遁。其分犯浙洋者，陷定海，廷桢率师赴剿，行次清风岭，诏以闽防紧要，止其赴浙，遂驻兵泉州，招募练勇。疏言："英船二十余艘聚泊定海，内地师船恐难骤近，必改造坚大之船，多配炮火，间道而进，方能制胜。"九月，诏以廷桢等在粤办理不善，转滋事端，与林则徐同夺职。二十一年，琦善撤沿海兵备，虎门失守，复追论廷桢久任两广，废弛营务，与则徐同戍伊犁。二十三年，释还。寻予三品顶戴，授甘肃布政使。

议清查荒地，亲往历勘，由银州东尽洮、陇，西极酒泉，得田一万九千四百余顷，又番贡地一千五百余顷，宁夏马厂地归公一百余顷，熟地升科，荒者招垦，诏嘉其勤，复二品顶戴。二十五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番匪扰蒙部，遣兵邀击于硫磺沟，平之。寻回任。二十六年，卒于官。

廷桢治行早为时称，屡蹶屡起，宣宗知之深，故卒用之。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尤精于音韵之学，所著笔记、诗、词并行世。子尔恒，亦官至陕西巡抚，自有传。

当廷桢之去福建也，逾年，英兵复至，陷厦门，遂窥台湾。总兵达洪阿偕台湾道姚莹屡却之。及和议成，同获谴。

达洪阿，字厚庵，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由护军荐擢总兵。道光十五年，调台湾镇。十八年，剿嘉义县匪沈和等，赐花翎，加提督衔。二十一年八月，英兵船至鸡笼海口，达洪阿与姚莹督兵御之。副将邱镇功燃巨炮折其桅，敌船冲礁破碎，擒斩甚众，赐双眼花翎。九月，敌船再至鸡笼三沙湾，复却之。剿平嘉义、凤山土匪，予骑都尉世职。二十二年，敌船犯淡水、彰化间之大安港，欲入口。达洪阿谋于姚莹，莹曰："此未可与海上争锋，必以计歼之。"乃募渔舟投敌任乡导，诱令从土地公港入，搁浅中流，伏发，大破之，落水死者无算，其窜入渔舟者，击斩殆尽。诏嘉台湾三次破敌，达洪阿等智勇兼施，大扬国威，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加太子太保衔。敌船游奕外洋，乘间掩击，迭有俘获，遂不复至。既而英师再陷定海，浙江、江苏军屡挫，乃议和。英将濮鼎查诉称台湾所戮皆遭风难民，达洪阿等冒功捏奏，命总督怡良赴台湾查办。至即传旨革职逮问，兵民不服，势汹汹，达洪阿等抚慰乃散。至京，下刑部狱，寻释之，予三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历伊犁参赞大臣，西宁办事大臣。二十六年，偕陕甘总督布彦泰剿平黑错寺番匪。三十年，授副都统。咸丰元年，从大学士赛尚阿剿贼广西，破紫金山西南炮台。以病回京。三年，粤匪犯畿辅，率八旗兵赴临洺关进剿。从钦差大臣胜保击贼静海，四战皆捷，追至下西河，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阵亡。诏斥达洪阿先退，革职，留营效力。四年，败贼献县，复原官。寻追贼阜城，受伤，卒于军。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壮武。姚莹自有传。

论曰：林则徐才略冠时，禁烟一役，承宣宗严切之旨，操之过急。及敌氛蹈瑕他犯，遂遭谗屏斥。论者谓粤事始终倚之，加之操纵，溃裂当不致此。则徐濒谪，疏陈："自道光元年以来，粤关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必防其害。使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制夷已可裕如。"诚为谠论。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言和言战，皆昧机宜，其祸岂能幸免哉？邓廷桢与则徐同心御侮，克保岩疆。若达洪阿、姚莹却敌台湾，固由守御有方，亦因敌非专注，朝廷皆不得已而罪之，诸人卒皆复起，而名节宇内、焕史册矣。

清史稿卷三七〇　列传第一五七

琦善，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父成德，热河都统，以先世格得理尔率属归附，世袭一等侯爵。

琦善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累迁通政司副使。嘉庆十九年，出为河南按察使，历江宁、河南布政使。二十四年，擢河南巡抚。河决马营坝，偕尚书吴璥督工，甫塞而仪封南岸又决，夺职，予主事衔留工。寻授河南按察使，调山东。

道光元年，就擢巡抚。父忧，夺情任事，袭侯爵。捕治临清教匪马进忠，又筹济高家堰工费八十万。五年，京察，诏嘉其明干有为，能任劳怨，加总督衔。寻擢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时高堰屡决，淤运阻漕。琦善请用盘运法，并暂行海运，如议行。七年，议启王家营旧减坝，大浚正河，寻以减坝堵合，黄水倒漾，复闭御黄坝，漕船倒塘灌放，诏斥失机，议革职，宽之，降授内阁学士。寻复授山东巡抚。九年，擢四川总督。十一年，调直隶。十六年，协办大学士。十八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琦善久膺疆寄，为宣宗所倚任。

二十年，海疆事急，驻天津筹办防务。八月，英兵船至海口，投书乞通商，诉林则徐、邓廷桢等烧烟启衅。琦善招宴英领事义律及兵官，许以代奏。遂入觐面陈，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谕沿海疆吏但防要隘，遇英船毋开炮，义律乃率船回粤。寻罢则徐、廷桢，命琦善署两广总督兼粤海

关监督。密疏胪陈粤事，略曰：“林则徐示令缴烟，许以赏犒，洋人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所得不及本银百分之一。又勒具‘再贩船货入官、人即正法’甘结，迄未遵依，此衅所由起也。当义律具禀缴烟，距撤退买办五日，非出情愿。时义律仅止孤身，设有党援，未必降心俯首。英吉利国王无给林则徐文书之事，惟吕宋国王曾有来文，或因此误传。林则徐称定海阴湿，洋人病死甚多。咨查洋人米谷牲畜尚充，疫疠病毙者多水手舵工，头目死者不过数人。从前外洋来信，只言贸易。自林则徐欲悉外情，多方购求渔利之人，造作播传，真伪互见，此时纷纷查探，适堕术中。林则徐奏各国愤英人阻其贸易，美利坚、法兰西将遣船来与理论。访闻各国曾有此说，然迄未见兵船来粤，前有美国二船，乘英人不备，进口，至今未敢驶出。畏葸如斯，纵力足颉颃，恐未肯伤其同类。虎门烧烟时，洋人观者撰文数千言纪事，事诚有之，语多含讥刺，非心服。林则徐称具结之后，查验他国来船，绝无鸦片。如指上年而言，事属以往，船货无凭。若指本年而言，来船尚未进口，不能知其有，亦安能信其无？”并言将军阿精阿请团练水勇，及林则徐请鼓励员弁，俟事定再议。疏入，报闻，则徐以是获罪。

时广东撤水师归营，猝被敌轰击，掠去米艇兵丁，巡抚怡良以闻。琦善又陈：“英人回粤，词气傲慢，义律托疾将回国，且兵船日增。”得旨，仍暂停贸易，一面与议，一面筹防。义律坚持索还烟价，并增厦门、福州通商，严旨拒不许。十二月，义律见防御渐撤，数遣挑战，琦善谕止之。义律曰：“战后再议，未为迟也。”乃犯虎门外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陈连升力战死之，遂陷。提督关天培守靖远炮台，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并请援，琦善不敢明发兵，夜遣二百人往。二十一年正月，事闻，上震怒，下琦善严议。命御前大臣贝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副之，率师赴粤协剿。

义律数索香港，志在必得，琦善当事急，佯许之而不敢上闻。至是，议律献出所踞炮台，并愿缴还定海以易香港全岛，别议通商章程。琦善亲与相见莲花城定议，往返传语，由差遣之鲍鹏将事，同城将军、巡抚皆不预知。及英人占踞香港，出示安民，巡抚怡良奏闻，琦善方疏陈：“地势无可扼，军械无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如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事羁縻。”上益怒，诏斥琦善擅予香港，擅许通商之罪，褫职逮治，籍没家产。英兵遂夺虎门靖远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奕山等至，战复不利，广州危急，许以烟价六百万两，围始解，而福建、浙江复被扰。琦善逮京，谳论大辟，寻释之，命赴浙江军营效力，未至，改发军台。二十二年，浙师复败，吴淞不守，英兵遂入江，江宁戒严，于是耆英、伊里布等定和议，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于琦善为作俑之始矣。是年秋，予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

二十三年，以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疏论偾事诸臣罪状，上重违清议，再褫琦善职，意仍向用，未几，予三等侍卫，充驻藏大臣。二十六年，授四川总督。二十八年，诏嘉其治蜀于吏治营伍实心整顿，复头品顶戴。寻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以平瞻对野番功被议叙。二十九年，调陕甘总督，兼署青海办事大臣，剿雍沙番及黑城撒拉回匪。既而言官劾其妄杀，命都统萨迎阿往按，革职逮问。

咸丰二年，定谳发吉林效力赎罪，寻释回。时粤匪已犯湖南，势日炽，屡易帅皆不能制。起琦善署河南巡抚，驻防楚、豫界上。以捐饷加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专办防务。湖北省城失守，观望不能救。三年春，贼遂连陷安徽、江宁省城，分扰镇江、扬州，命琦善偕直隶提督陈金绶防江北。三月，连败贼于浦口雷塘，进剿扬州，分屯宝塔山、司徒庙，五战皆捷，秋，破浦口援贼，合围扬州。十二月，贼突围出窜瓜洲，以收复扬州入告，诏斥勇溃纵贼，责令进剿瓜洲、仪征，仪征克复。四年夏，连战金山、瓜洲、三汊河，屡奏斩获。自琦善与向荣分主大江南北军事，攻战年余，镇江、瓜洲迄未克复，无得力水师，不能扼贼，琦善虽议增水师，亦未果。是年秋，卒于军，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

子恭镗，黑龙江将军。孙瑞洵，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瑞澄，两湖总督。瑞澄自有传。

伊里布，字莘农，镶黄旗红带子。嘉庆六年进士，授国子监学正，改补典簿。出为云南府南关通判，署澄江知府，迁腾越知州。二十四年，总督伯麟荐其熟练边务，能驭土司，治缅匪有功，以

应升用。

道光五年，从总督庆保剿平永北大姚夷匪，赐花翎，署永昌知府。擢安徽太平知府。历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浙江布政使。五年，擢陕西巡抚，调山东。丁父忧，署云南巡抚。服阕，乃实授。时阮元为总督，伊里布和而廉，有政声。回疆兵事起，自请从军，诏斥不谙回情，妄行陈奏，夺职留任，寻复之。十三年，擢云贵总督。京察，以久任边疆，镇抚得宜，被议叙。十八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四川綦江奸民穆继贤仇杀贵州仁怀武生赵应彩，遂纠众踞方家沟为乱。伊里布率提督余步云、布政使庆禄等破其巢，斩获千余，诛贼首穆继贤、谢法真等，余匪悉平，赐双眼花翎。十九年，调两江总督。

二十年秋，英兵陷定海，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时已有论致寇由断绝贸易烧烟起衅者，密谕察访确情毋回护。寻以琦善代林则徐，命沿海遇敌勿击。伊里布初至浙，驻镇海筹防，疏报击沈敌船，有所擒获，命慰谕英人攻击出于误会，促令退兵交地，俘虏俟敌退释还。伊里布遣家丁张喜偕员弁赴定海犒师，英人亦答馈，奏闻，谕却勿受。请增调安徽、两湖兵，允之。裕谦方代署两江总督，疏言："各省皆可议守，独浙江必应速战。"且言："定海西境岑港为第一险要，应以精兵先据之。"下伊里布体察办里。既而琦善在粤议款不得要领，兵端又开，二十一年正月，诏促伊里布进兵规复定海。二月，义律既踞香港，尽调英船赴粤，以交还定海告。诏斥附和琦善，以兵炮未集，藉词缓攻，致敌船遁去，褫协办大学士、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任，以裕谦代为钦差大臣督浙师。裕谦论劾伊里布遣家丁赴敌船事，命解任，带张喜来京，下刑部讯鞫，褫职，戍军台。未几，定海、镇海、宁波相继陷，裕谦殉之。

二十二年春，扬威将军奕经援浙，复挫败。巡抚刘韵珂疏陈浙事危急，荐伊里布无急功近名之心，为一时仅见，请发军营效力赎罪。于是予七品顶戴，随杭州将军耆英赴浙，密谕相机办理。及英兵犯乍浦，耆英遣往设计退兵。五月，署乍浦副都统，复令张喜传语，英兵遂去乍浦，犯吴淞，由海入江，镇江失守。伊里布奉命偕耆英赴江宁议和，事详耆英传。和议既成，英兵退，约于广东议税则，命偕耆英详慎酌商，授广州将军、钦差大臣，办理善后事宜。

二十三年，至粤，见民心不服，夷情狡横，忧悴。逾月病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敏。

宗室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父禄康，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

道光二年，迁理藩院侍郎，调兵部。四年，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五年，授内务府大臣，历工部、户部。七年，授步军统领。九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兼都统。十二年，畿辅旱，疏请察吏省刑，嘉纳之，授内大臣。十四年，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被议叙。历工部、户部尚书。十五年，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广东、江西按事。十七年，内监张道忠犯赌博，耆英瞻徇释放，事觉，降兵部侍郎。寻出为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诏严禁鸦片，无论宗室、觉罗，按律惩治，疏请旗民十家联保，以凭稽察。

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扼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乘机进剿，寻知其讹传，仍留浙江。五月，吴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英兵已入江，越圌山关，陷镇江，踞瓜州，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炮钟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耆英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先予六百万，余分三年给，和议遂成。九月，英兵尽数驶出吴淞，授两江总督，命筹办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议通商章程，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

胪列整顿税务条款，下廷议施行。又奏美利坚、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允之。美国请入京瞻觐，却不许。二十四年，调授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比利时、丹麦等国请通商，命体察约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殚心竭虑坐镇海疆，被议叙。疏上练兵事宜，缮呈唐臣陆贽《守备事宜状》，请下各将军督抚置诸座右。英国请于西藏定界通商，谕耆英坚守成约，毋为摇惑。

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诉于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余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诮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谩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于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于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余万，支用有余，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厘。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于正赋中核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饬。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于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驰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愿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

清史稿卷三七一　列传第一五八

颜伯焘，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孙，总督检子。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历陕西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大军征回疆，以转运劳，赐花翎。署陕西巡抚。十七年，授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闸，农田赖之。兼署云贵总督。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二十年，擢闽浙总督。

时定海已陷，伯焘至，劾水师提督陈阶平于英兵前次攻厦门告病规避，又论琦善主款偾事，及林则徐守粤功罪。二十二年，奏请饷银二百万，造船募新兵及水勇八千，以备出洋御敌。复疏陈广东兵事，略曰："闽、粤互为唇齿，呼吸相通。自正月虎门不守，粤事几不可问。四月内夷船驶泊省西泥城，防勇望风溃遁，兵船被焚，炮台弃去。当事者以洋银六百万元令知府余保纯重啖敌人，始允罢战，犹报胜仗，指为就抚，以欺朝廷。夫抚非不可，然必痛剿之后，始能帖伏。今逆势方张，资之库藏，何不以养士卒？如谓曲徇商民所请，何不于誓师之始，申效死之义，与之同守？粤民非

不可用，前者萧关、三元里等乡数千人围困义律，乃余保纯出城弹压，始渐散去。保纯以议抚之后，不应妄生枝节，是谓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奕山、隆文已远避数十里，杨芳、齐慎亦退入城。奕山、隆文等阅历未深，杨芳年老耳聋，皆不足当重任。斯时惟有特简亲信重臣，督造船炮，用本省之人，作本省之兵，悬以重赏，未有不堪一用者。臣移驻厦门，督修战具，但使船炮稍备，即当奋力攻击，不敢老师糜饷，以取咎戾。”又荐裕谦、林则徐可任粤事。

伯烹主战甚力，欲一当敌。七月，英兵三十余艘犯厦门，投书索为外埠，即驶入攻击，接战，毁敌轮船一、兵艇五，敌遂聚攻炮台，总兵江继芸、游击凌志、都司张然、守备王世俊皆死之。伯烹所募水勇，以节饷议遣，未有安置。当战时，呼噪应敌，英兵登岸，以台炮回击，厦门官署街市并毁，伯烹退保同安。英人得厦门不之守，越数日，移船赴浙洋，惟留数艘泊鼓浪屿。诏斥不能豫防，仓猝失事，以厦门收复，免其治罪，议革职，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寻命侍郎端华至闽察勘，坐未能进剿罢职，时论仍右之。

咸丰三年，召来京，将起用，道梗不得至，寻病卒。子钟骥，宣统初，官至浙江布政使。

怡良，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刑部笔帖式，荐升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广东高州知府，调广西南宁。历云南盐法道，山东盐运使，安徽、江苏按察使，江西、江苏布政使。十八年，擢广东巡抚。

禁烟事起，林则徐、邓廷桢主之，怡良偕预其事。二十年，兼署粤海关监督。及琦善至，撤防议抚，疏请暂示羁縻，怡良及将军阿精阿皆不列衔。二十一年正月，沙角、大角炮台既失，琦善私许通商，并给香港，义律行文大鹏协撤回营汛。怡良疏陈曰：“自琦善到粤以后，办理洋务，未经知会。忽闻传说义律已在香港出示，令民人归顺彼国。提臣移咨副将钞呈伪示，臣不胜骇异。大西洋自前明寄居澳门，相沿已久，均归中国同知、县丞管辖，议者犹以为非计。今英人竟占踞全岛，去虎门甚近，片帆可到。沿海之地，防不胜防，犯法之徒，必以为藏纳之薮，地方因之不靖，法律有所不行。更恐洋情反覆，要求不遂之时，仍以非礼相向，虽欲追悔，其何可及！圣虑周详，无远不照，何待臣鰓鰓过计。但忽闻海疆要地，外人公然主掌，天朝百姓，称为英国之民，臣实不胜愤恨。一切驾驭机宜，臣无从悉其颠末。惟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钦奉谕旨，调集兵丁，预备进剿，并令琦善同林则徐、邓廷桢妥办，均经宣示。臣等请添募兵勇，固守虎门，防堵要隘。今英人窥伺多端，实有措手莫及之势。不敢缄默，谨以上闻。”于是诏斥琦善专擅之罪，褫职逮治，怡良兼署总督。英兵寻陷虎门，命怡良会同参赞大臣杨芳进剿，合疏请许英属港脚商船贸易，诏斥怠慢军心，夺职留任。

是年秋，授钦差大臣，会办福建军务，署闽浙总督，寻实授。时英兵已去厦门，其留泊鼓浪屿者仅数艘。及和议成，福州、厦门皆开口岸，命偕巡抚刘鸿翱议善后事宜，筹办通商，兼署福州将军。先是台湾镇、道御敌，迭有擒斩，英人追诉其妄杀冒功，命怡良渡台湾查办，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逮京。当和议初定，怡良不能为之剖雪，为时论所讥。二十三年，乞病归。

咸丰二年，起授福州将军，偕协办大学士杜受田治山东赈务。三年，授两江总督。江宁、镇江已陷，暂驻常州。粤匪方炽，兵事由钦差大臣琦善、向荣主之，分驻大江南北。上海逆匪刘丽川踞城，连陷川沙、青浦、南汇、嘉定、宝山。丽川，粤人，商于沪。初起，冒用洋行公司钤记出示，众论汹汹，疑有通洋情事。怡良疏请闽、浙、江西丝茶暂行停运，使洋商失自然之利，急望克复，自能严断济贼。巡抚吉尔杭阿率兵进剿，逾年乃平。时各国因在广东争入城，与总督叶名琛龃龉，每赴上海有所陈议，谕怡良随时妥办，勿徇要求。

五年，粤匪攻金坛，遣总兵傅振邦、虎嵩林会西安将军福兴、漳州镇总兵张国梁进剿，连捷，解围。国梁进克东坝，福兴与之不洽，诏怡良密察以闻。奏言：“国梁勇战，福兴所不及，人皆重张轻福。因有芥蒂，请分调以免贻误。”寻命福兴赴江西剿贼。大军围江宁，久无功，贼势益蔓。七年，以病请解，允之。同治六年，卒。

祁＜⿰土贡＞，字竹轩，山西高平人。嘉庆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督广西学政，任满补原官。以承审宗室敏学狱不实，褫职。寻予刑部七品小京官，累迁郎中。

道光四年，出为河南粮盐道。迁浙江按察使，覆检德清徐倪氏狱，得官吏受贿蒙蔽状，尚书王鼎覆讯，如<□土贡>议。迁贵州布政使。九年，召授刑部侍郎。寻出为广西巡抚。十二年，湖南、广东瑶匪并起，<□土贡>遣兵防富川、恭城、贺县，搜捕窜匪，追击于芳林渡，斩擒千余。瑶平，加太子少保。疏陈善后策，扼要移驻文武，稽查化导，如所议行。十三年，调广东巡抚。时卢坤为总督，和衷抚驭，筹修海防。十五年，代坤兼署总督。十八年，召为刑部尚书。宣宗知<□土贡>习练法律，故有此授。京察，被议叙。

二十一年，靖逆将军奕山督师广东，命<□土贡>往治饷。琦善既黜，授两广总督。时英兵踞虎门，省城迁避过半，<□土贡>示以镇静，稍稍安集。参赞大臣杨芳主持重勿浪战，奕山为其下所怂恿，商之<□土贡>。<□土贡>以敌方恣恫喝，大军新至，乘锐而用，冀挫其焰，未阻止，遂突攻英舰于省河，敌猝未备，义律夜遁。迟明，英兵大至，逼炮台，守兵溃，英兵进踞城北耆定台，高瞰城中。<□土贡>与巡抚怡良亟守西南两门，城外市屋尽毁，客兵皆撤入城。商民知兵不足恃，环请为目前计，款议遂决，予洋银六百万元。英舰退出虎门，而耆定台兵未去，船泊泥城，登岸侵扰，其兵目伯麦闯入三元里，民愤，磔之。义律驰救，受围，遣广州知府余保纯护之出，令率众尽退虎门外。于是乡团日盛，绅士黄培芳、余廷槐等合南海、番禺诸乡立七社，万人一呼而集储谷十余万石，不动官帑。<□土贡>用林则徐堵塞省河之法，以资守御。

是年夏，英人交还虎门炮台，偕奕山疏陈："见练水陆义勇三万六千余名，并各乡丁壮，分成团练。前调各省官兵，遵旨陆续分撤。"诏促规复香港，责<□土贡>与奕山各抒所见。<□土贡>奏："欲收复香港，必先修虎门炮台，然非设险省河，虎门亦难兴工。先于狮子洋、蚺蛇洞诸要隘筑堡守戍。"疏上，报闻。时时粤师实无力进剿，英人既得赂而去，兵势趋重江、浙，得以苟安。奕山屡被严诘，麾下招诱海盗，献计袭攻敌舰。奕山又为所动，<□土贡>劝寝其议。

二十二年，和议成，英商开市益骄，民怨益深，焚其馆，掷货于衢，濮鼎查责言，<□土贡>抚慰之，得无事。二十三年，虎门炮台工竣，疏言："旧式炮台仅可御海盗，今仿洋法，以三合土筑人字形，炮墙量宜增移改建。"又请就海壖围沙成田一百六十余顷，可给屯丁二千人，且耕且守防要隘。并陈粤民义奋、团练可用状，谕责事期经久，俾济实用。以病乞休，累疏乃得请。二十四年，卒，优诏依尚书例赐恤，谥文恪。

黄恩彤，字石琴，山东宁阳人。道光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狱数有平反。充提牢，以疏防越狱降调，寻复之。充热河理刑司员，却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累迁郎中。二十年，出为江南盐巡道，迁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英兵犯江宁，耆英、伊里布令恩彤偕侍卫咸龄赴敌舰议款，随同定约。事竣，复伊里布赴广东，筹议通商。改番舶互市归官办，增减税则，稽查偷漏，悉由恩彤与粤海关监督文丰商定。调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美利坚人顾盛请入京，恩彤赴澳门辩折，止其行，赐花翎。二十五年，就擢巡抚。恩彤疏陈洋务，略曰："欲靖外侮，先防内变。粤民性情剽悍，难与争锋，亦难与持久。未可因三元里一战，遽信为民足御侮也。该夷见虽释怨就抚，而一切驾驭之方与防备之具，不可一日不讲。但当示以恩信，妥为羁縻，一面慎固海防，简练军实。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庶在我有隐然之威，因以折彼嚣凌之气"。疏入，上韪之。寻届京察，与耆英并被议叙。筹备海防，裁虎门屯丁，以沙田租税充战船炮台岁修之费。二十六年，英人争入城，议久不决，粤民愤不可谕，恩彤前疏不为时论所与，被劾。会监临文武乡试，疏请年老武生给予武职虚衔，诏斥其违例，褫职，交耆英差遣。寻以同知铨选。二十九年，告养归。咸丰初，在籍治团练。天津议和，命随耆英往，恩彤至，则款议已定，仍请终养。同治中，以御捻匪功，予三品封典。光绪七年，乡举重逢，加二品衔。寻卒。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人。由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荐迁郎中。道光八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安庆。历云南盐法道，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二十年，擢浙江巡抚。定海已陷，韵珂于宁波收抚难民。沿海设防，钦差大臣伊里布驻镇海督师，琦善方议以香港易还定海，韵珂疏言："定海为通洋适中之地，英人已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彼或饵渔盗为羽翼，其患非小。浙江为财赋之区，宁波又为浙省菁华所在，宜预杜觊觎。"寻诏斥伊里布附和琦善，罢去，以裕谦代

之，命韵珂偕提督余步云治镇海防务。

二十一年，英兵退出定海，仍游奕浙洋，裕谦督师赴剿。定海再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裕谦死之。韵珂檄在籍布政使郑祖琛率师扼曹娥江，总兵李廷扬、按察使蒋文庆、道员鹿泽良驻防绍兴，募勇二万人守省城，庀守具，清内奸，抚沙匪十麻子投诚效用，人心以安。英舰窥钱塘江，寻退去。扬威将军奕经援浙。

二十二年春，规复宁波，不克，扰及奉化、慈溪，战数不利，命韵珂偕钦差大臣耆英筹办防务。韵珂疏言："浙事有十可虑，皆必然之患，无可解之忧，若不早为筹画，国家大事岂容屡误？见在奕经赴海宁查看海口，文蔚留驻绍兴调置前路防守，究竟此后作何筹办，奕经等亦无定见。臣若不直陈，后日倘省垣不守，粉身碎骨，难盖前愆，伏乞俯念浙省危急，独操乾断，饬令将军等随机应变，俾浙省危而复安，天下胥受其福。"又力荐伊里布"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喜亦可用。倘令来浙，或英兵不复内犯。"疏入，上颇采其言，命伊里布随耆英赴浙，相机办理。

四月，乍浦陷，伊里布往说英人退兵，于是改犯吴淞，入大江，乃于江宁定和议。韵珂贻书耆英、伊里布等曰："抚局既定，后患颇多，有不能不鳃鳃过虑者。英船散处粤、闽、浙、苏较多，其中有他国纠约前来者，粤东又有新到。倘退兵之后，或有他出效尤，或即英人托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此不可不虑者一也。洋人在粤，曾经就抚，迨给银后，滋扰不休，反覆性成，前车可鉴。或复称国主之言，谓马、郭办理不善，撤回本国，别生枝节。此不可不虑者二也。上所获之郭逆义子陈禄，皆云虽给银割地，决不肯不往天津，而现索马头不及天津，殊为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后之悔。此不可不虑者三也。通商既定，自必明立章程，各省关口应输税课，万一洋人仍向商船拦阻，势不能听其病商扰课，一经阻止，又启衅端，此不可不虑者四也。民人与洋人狱讼，应听有司讯断，万一抗不交犯，又如粤东林如美之案，何以戢外暴而定民心？此不可不虑者五也。罢兵之后，各处海口仍须设防，修造战船炮台，添设兵伍营卡，倘洋人猜疑阻扰，以致海防不能整顿。此不可不虑者六也。今日汉奸尽为彼用，一经通商，须治奸民。内地民人投往者，应令全数交出，听候安插。否则介夫洋汉之间，势必恃洋犯法，不逞之徒，又将投入，官法难施，必寻衅隙。此不可不虑者七也。既定马头，除通商地面不容泊岸，倘有任意闯入，取掠牲畜妇女，民人不平，纠合抗拒，彼必归咎于官，而兴问罪之师。此不可不虑者八也。名曰通商，本非割地，而定海拆毁城垣，建造洋楼，挈眷居住，倘各省均如此，恐非通商体制，腹内之地，举以畀人，转瞬即非我有。此不可不虑者九也。中国凋敝，由于漏银出洋。今各省有洋船，漏银更甚，大利之源，势将立竭，会子、交子之弊政将行，国用、民用之生计已绝。此不可不虑者十也。至于议给之款，各省分拨。浙省自军兴以来，商民捐饷赈灾，宁波菁华为洋人搜括，岁事歉收，责以赂敌之款，势必不应。若如四川之议增粮赋，江、浙万不能行。故剿敌之款可捐，赂敌之款不可捐，他省完善之地可捐，浙省残破之余不可捐。惟亮督之。"所言并切利害。

韵珂机警多智，数见浙兵不可恃，以战事委之裕谦、奕经，专固省防，浙人德之。及事急，再创调停之说，而虑成议于浙，为天下诟，移祸于江苏。然世多讥其巧于趋避。二十三年，擢闽浙总督。疏言："浙江旧未与外洋交易，与广东情事不同。应于耆英等所议章程稍加变通，先申要约。"又筹海疆善后事宜二十四则，下议行。二十四年，疏报厦门开市，鼓浪屿尚有英兵栖止，恐久假不归，请谕禁，与领事面订预杜偷漏稽查洋众条款。又奏天主教流弊，请稽查传教之地，不令藏奸。或有藉端滋事，据事惩办，不牵及习教，俾无藉口。

二十四年，英人始至福州，请于南台及城内乌石山建洋楼，韵珂难之。士绅见广东争议久不决，亦援以拒。英人诉诸耆英，谓不践原约，则鼓浪屿且不退还，往复辩论。卒不能阻，而闽人归咎于韵珂。三十年，文宗即位，以病乞假，特旨罢职回籍。咸丰二年，坐泉州经历何士邠犯赃逃逸，追论宽纵，褫职。同治初，召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复乞病归，卒于家。

牛鉴，字镜堂，甘肃武威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十一年，出为云南粮储道，历山东按察使、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与巡抚不合，乞病归。十八年，起授江苏布政使，署巡抚。

十九年，擢河南巡抚。整顿吏治，停分发，止摊捐。筹银二十万两，津贴瘠累十五县，筑沁河堤，浚卫河，甚有政声。二十一年六月，河决祥符，水围省城。鉴率吏民葺城以守，规地势泄水，赈抚灾黎。时水分二流，一环城西南，一由东南行，均注归德、陈州，入江南境。鉴以正河断流，决口难遽塞，议急卫省城。水涨不已，西北隅尤当冲，城垣坍陷十余处，抛砖石成坝，絙钜舟以御之，奇险迭出，昼夜临陴，民感其诚，同心守护，有不受雇值者。当事急，河督文冲奏省城卑湿不可复居，请择地迁移。鉴疏言："一月以来，困守危城，幸保无虞者，实由人心维系。若一闻迁徙，各自逃生，谁与防守？恐迁徙未及，水已灌城，变生俄顷，奸民乘机抢掠，法令不行，情状不堪设想。节交白露，水将渐消，惟有殚竭血诚，坚忍守御，但得料物应手，自可化险为平。"命大学士王鼎、侍郎慧成往勘。鉴与合疏言省城可守不可迁，决口可堵不可漫，并劾文冲漠视延误状，于是褫文冲职。秸料大集，缮治堤坝，水亦渐退，守城凡六十余日而卒完。命偕王鼎等兴工塞决。

会英兵犯浙江，裕谦殉于宁波，命鉴代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十月，至苏州受事，阅海口，偕提督陈化成治防，缮台增炮，沿海以土塘为蔽，驻四营居中策应。二十二年四月，英兵既陷乍浦，遂窥吴淞口。五月，敌舰七十余艘来攻，鉴偕化成督战，击沈贼船三，西炮台及战舰皆被毁。敌以小舟载兵由小沙背登陆，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兵先溃，化成死之。鉴退嘉定，而宝山、上海相继陷。又退昆山，收集溃兵。寿春镇总兵尤渤守松江，敌两次来犯，皆击却之。英舰聚泊吴淞口外，扬言将北犯天津。六月，突入江，乘潮上驶，直越圌山关，鉴由京口退保江宁。提督齐慎、刘允孝迎战京口，不利，退守新丰。镇江陷，副都统海龄死之。敌舰分薄瓜洲，扬州震动，盐运使但明伦听商人江寿民计，赂以六十万金，遂犯江宁，舰泊下关。

鉴初专防海口，倚陈化成，沿江鹅鼻嘴、圌山关诸要隘仓猝调兵，益无足恃。化成既死事，鉴知不能复战，连疏请议抚。耆英、伊里布先后奉命至，英人索五处通商及偿款，诸臣未敢遽允。敌兵遂登岸，置大炮临城，乃悉许之。合疏以保全民命为请，略曰："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彼所请虽无厌，而通市外无他图。与其结兵祸而毒生灵，曷若捐钜帑以全大局？厦门敌军虽退，尚未收复。香港、鼓浪屿、定海、招宝山仍未退还，使任其久踞逡巡，不如归我土地。既愿循例输税，即为悔祸向风。此后彼因自护租岸，我即以捍蔽海疆，未始非国家之福。所请平礼虚文，不妨假借。事定之后，亦应释俘囚以坚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并附详条目以闻。八月，和议成，英兵悉退出海洋。

寻以贻误封疆罪，褫职逮问，谳大辟，二十四年，释之，命赴河南中牟河工效力。工竣，予七品顶戴，以六部主事用，回籍。咸丰三年，粤匪北扰，予五品顶戴，署河南按察使。四年，命卸任，劝捐募勇，赴陈州，偕徐广缙剿捻匪，破颍州贼李士林于阜阳方家集，焚其巢，加按察使衔。五年，又破之于霍邱三河，士林寻于湖北就抚。鉴深得河南民心，前劝捐中牟大工，得钱二百万缗，至是集军饷复及百万。叙功，加二品顶戴。以病乞归。八年，卒。

论曰：颜伯焘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怡良不附和琦善，亦无建树。祁＜□土贡＞依违和战之间，苟全而已。刘韵珂以术驭人，阴主和议。牛鉴以循吏处危疆，身败名裂。要之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况人事之未尽乎？呜呼！论世者当观其微也。

清史稿卷三七二　列传第一五九

葛云飞王锡朋　郑国鸿　朱贵

裕谦，原名裕泰，字鲁山，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一等诚勇公班第曾孙，绥远城将军巴禄孙。父庆麟，京口副都统。

裕谦，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六年，出为湖北荆州知府，始改今名。调武昌，历荆宜施道、江苏按察使。十九年，就迁布政使，署巡抚，寻实授。

二十年，英兵陷定海，伊里布奉命往剿，裕谦代署两江总督。时英舰游奕海门外洋，江南戒严。裕谦赴宝山、上海筹防，檄徐州镇总兵王志元，佐提督陈化成防海口。疏陈规复定海之策，可无虑者四，难缓待者六，谓各省皆可言守，浙江必应议战，且应速战。又疏劾琦善五罪，略曰："英人至

天津，仅五船耳，琦善大张其事，遽称：‘畿疆、辽沈处处可虞，后来之舰尚多，势将遍扰南北。’冀耸听闻，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张皇欺饰，其罪一。英酋回粤以来，骄桀日甚，琦善惟责兵将谢过，别未设筹，将士解体，军心沮丧。彼军乘敝，遂衄我师。我船炮纵不知彼，兵数何啻十倍。琦善不防后路，事败委过前人。试思琦善未至粤时，未闻失机，其又何说？弛备损威，其罪二。沙角、大角炮台既失，自应迅驻虎门，乃其奏中不及剿堵事，惟以覆书缓兵为词，且嘱浙省勿进兵。旋以给香港、即日通商定议，不俟交还定海后奏允奉行。违例擅权，其罪三，既畀香港换出定海，而英人仍欲通商宁波，销售鸦片。何以不在粤翦断葛藤？将就苟且，其罪四。义律仅外商首领，向来呈牍，自称远商远职。上年在天津、浙江僭称公使大臣，琦善不之详，假以称号。失体招衅，其罪五。琦善已为英人藐玩，各国轻视，不宜久于其任。”疏上，宣宗愤琦善受绐，斥伊里布附和，信裕谦忠直可恃。

二十一年春，罢伊里布，以裕谦代之。裕谦至镇海，英舰已去定海，渡海往治善后事宜。寻实授两江总督，以浙事付巡抚刘韵珂、提督余步云，自回江南部署防务。初英兵在定海，残虐人民，既退，犹四出游奕。裕谦捕获兵目，剥皮抽筋而悬之，又掘敌尸焚于通衢。英人遂藉口复仇，大举再犯浙洋，裕谦率江宁驻防及徐州镇兵千，驰至镇海督战，令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五千守定海，手缄密谕，付临阵启视，退者立斩。

八月，敌舰二十九艘、兵三万来攻，分三路并进，血战六昼夜，三镇并死之，定海陷。越数日，敌由蛟门岛进犯镇海，招宝山为要冲，余步云守之，别遣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为犄角。裕谦疑步云怀两端，乃集将士祭关帝、天后，与众约：“毋以退守为词，离城一步。亦毋以保全民命为词，受洋人片纸。不用命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步云知其意，不预盟誓。及战，裕谦登城，手援枹鼓，步云诣请遣外委陈志刚赴敌舰，暂示羁縻，裕谦不许。有顷，敌登招宝山，步云不战而退。敌复分兵攻金鸡岭，谢朝恩中炮殒，两山同陷，镇海守兵望风而溃。裕谦先誓必死，一日经学宫前，见泮池石镌“流芳”二字，曰：“他日于此收吾尸也！吾曾祖于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殉难，今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非佳兆。”预检批寄谕、奏稿送嘉兴行馆，处分家事甚悉。临战，挥幕客先去，曰：“胜，为我草露布；败，则代办后事。”至是果投泮池，副将丰伸泰等拯之出，舆至府城，昏惫不省人事。敌且至，以小舟载往余姚，卒于途，遂至西兴，刘韵珂等视其敛。事闻，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附祀京师昭忠祠，于镇海建立专祠，谥靖节。柩至京，遣成郡王载锐奠醊。

当初败，余步云疏报镇海大营先溃，裕谦不知所往。韵珂等奏至，上始释疑，予优恤。幕客陈若木从兵间代裕谦妻草状，诣阙讼冤，逮步云论治伏法。嗣子德峻袭世职，以主事用，官至山东候补知府。

谢朝恩，四川华阳人。由行伍从将军德楞泰剿教匪，积功至都司。累擢闽浙督标副将，从平台湾张丙乱。道光十四年，擢狼山镇总兵。从伊里布防镇海，充翼长。裕谦令守金鸡岭，力战御敌。敌别出一队由沙蟹岭绕出山后夹攻，遥见招宝山威远城已为敌踞，兵遂溃。朝恩扼炮台，中敌炮，堕海，尸不获。浙人有亲见其死者，歌咏传其事，与葛云飞等同称四镇云。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重祥，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金华协副将。从葛云飞战定海受伤，复佐守金鸡岭，力战死之。处州营游击托云保、卞氏，亦汉军旗人，偕重祥同殒于阵，并予云骑尉世职。

关天培，字滋圃，江苏山阳人。由行伍洊升太湖营水师副将。道光六年，初行海运，督护百四十余艘抵天津，被优叙。七年，擢苏松镇总兵。十三年，署江南提督。十四年，授广东水师提督。时英吉利通商渐萌跋扈，兵船阑入内河，前提督李增阶以疏防黜，天培代之。至则亲历海洋厄塞，增修虎门、南山、横档诸炮台，铸六千斤大炮四十座，请筹操练犒赏经费。十八年，英人马他伦至澳门，托言稽察商务，投函不如制，天培却之。禁烟事起，偕总督邓廷桢侦缉甚力。

十九年，林则徐莅广东，檄天培勒趸船缴烟二万余箱焚之，于是严海防，横档山前海面较狭可扼，铸巨铁链横系之二重，阻敌舟不能迳过，炮台乃得以伺击。则徐倚天培如左右手，常驻沙角，督本标阳江、碣石两镇师船排日操练。七月，英舰突犯九龙山口，为参将赖恩爵击退。九月，二舰至穿鼻洋，阻商船进口，挑战。天培身立桅前，拔刀督阵，退者立斩。有击中敌船一炮者，立予重

赏，发炮破敌船头鼻，敌纷落海，乃遁。

敌舰久泊尖沙嘴，踞为巢穴。迤北山梁曰官涌，俯视聚泊之所，攻击最便，天培增炮驻营，敌屡乘隙来争，不得逞。十月，敌以大舰正面来攻，小舟载兵从侧乘潮扑岸，歼之于山冈。复于迤东胡椒角窥伺，炮击走之。乃调集水陆兵守山梁，参将陈连升、赖恩爵、张斌，游击伍通标、德连等为五路，合同进攻。敌乘夜来犯，五路大炮齐击，敌舟自撞，灯火皆灭。侵晓瞭望，逃者过半，仅存十余舟远泊。次日，复有二敌舰潜进，随者十数，复诸路合击，毁其头船，遂散泊外洋。捷闻，诏嘉奖，赐号清福灵阿巴图鲁。

二十年春，英舰虽不敢复进，犹招奸民分路载烟私售。天培沿海搜捕，一日数起，复饰渔船蟹艇乘间焚毁敌舟，英人始改计他犯。及林则徐罢，琦善代之，一意主抚，至粤，先撤沿海防御，仅留水师制兵三分之一，募勇尽散，而英人要索甚奢，久无定议，战衅复起。十二月，英船攻虎门外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死之，大角炮台随陷，并为敌踞，虎门危急。天培与总兵李廷钰分守靖远、威远两炮台，请援，琦善仅遣兵二百。

二十一年正月，敌进攻，守台兵仅数百，遣将恸哭请益师，无应者。天培度众寡不敌，乃决以死守，出私财饷将士，率游击麦廷章昼夜督战，敌入三门口，冲断桩链，奋击甫退，南风大作，敌船大队围横档、永安两炮台，遂陷。进攻虎门，自巳至酉，杀伤相当，而炮门透水不得发，敌自台后攒击，身被数十创。事急以印投仆孙长庆，令去，行未远，回顾天培已殒绝于地，廷章亦同死，炮台遂陷。长庆缒崖出，缴印于总督，复往寻天培尸，半体焦焉，负以出。优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忠节，入祀昭忠祠，建立专祠。母吴年逾八十，命地方官存问，给银米以养余年。子从龙袭世职，官安徽候补同知。

陈连升，湖北鹤峰人。由行伍从征川、楚、陕教匪，湖南、广东逆瑶，数有功。累擢增城营参将。道光十九年，破英兵于官涌，擢三江口副将，调守沙角炮台。及英舰来犯，连升率子武举长鹏以兵六百当敌数千，发地雷扛炮毙敌数百，卒无援，殁于阵，长鹏赴水死。敌以连升战最猛，脔其尸。事闻，诏嘉其父子忠孝两全，入祀昭忠祠，并建专祠，加等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展鹏袭，起鹏赐举人。

祥福，玛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由亲军累擢冠军使。出为湖南宝庆协副将。从提督罗思举平江华瑶有功。历绥靖、宁夏、镇＜⿰⿱⿰⿱⿰⿱

哭之恸，谓所部曰：“武臣死于疆场，幸也。汝曹勉之！”吴淞口以东西炮台为犄角，化成率参将周世荣守西台，参将崔吉瑞、游击董永清守东台，而徐州镇王志元守小沙背，以防绕袭。

二十二年五月，敌来犯，泊外洋，以汽舟二，列木人两舷，绕小沙背向西台，欲试我炮力。化成知之，不发，敌舟旋去，以水牌浮书约战。牛鉴方驻宝山，虑敌锋不可当。化成曰：“吾经历海洋四十余年，在炮弹中入死出生，难以数计。今见敌勿击，是畏敌也。奉命讨贼，有进无退。扼险可胜，公勿怖！”鉴乃以化成心如铁石，士卒用命，民情固结入告，诏特嘉之。越数日，敌舰衔尾进，化成麾旗发炮，毁敌舰三，歼毙甚众。鉴闻师得力，亲至校场督战，敌以桅炮注击，毁演武厅，鉴遽退。敌攻坏土塘，由小沙背登岸，徐州兵先奔，东台亦溃，萃攻西台，部将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许攀桂，外委徐大华等皆战死。尸积于前，化成犹掬子药亲发炮，俄中弹，喷血而殒。炮台既失，宝山、上海相继陷。越八日，乡民始负其尸出，殓于嘉定。事闻，宣宗震悼，特诏优恤，赐银一千两治丧，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忠愍，于殉难处所及原籍并建专祠。子廷芳，袭世职，廷棻，赐举人。

海龄，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由骁骑校授张家口守备。累擢大名、正定两镇总兵。以事降二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历西安、江宁、京口副都统。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子宜兰泰，袭世职。

葛云飞，字雨田，浙江山阴人。道光三年武进士，授守备，隶浙江水师，勤于缉捕，常微服巡洋，屡获剧盗，有名。荐擢瑞安协副将。十一年，署定海镇总兵，寻实授。以父忧归。二十年，英兵犯定海，总兵张朝发战败失守，巡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强起云飞墨绖从军，总督邓廷桢亦荐其可倚，署定海镇。云飞议先守后战，扼招宝、金鸡两山，列炮江岸，筑土城，集失伍旧兵训练，军气始振。英人安突得出测量形势，以计擒之，敌始有戒心。云飞乘机图恢复，未果。

二十一年，广东议款，以香港易定海，钦差大臣伊里布令云飞率所部渡海收地，然后释俘，以二镇师偕往。二镇者，寿春镇王锡朋、处州镇郑国鸿也。既而裕谦代伊里布，改议战守，云飞以定海三面皆山，前临海无蔽，请于道头筑土城，竹山、晓峰岭增炮台，而道头南五奎山、吉祥门、毛港悉置防为犄角。裕谦以费钜未尽许，则请借三年廉俸兴筑，益忤裕谦。寻至定海，见云飞青布帕首，短衣草履，奔走烈日中。又闻其巡洋捕盗伤臂，夺盗刃刺之，始服其忠勇。迨英兵复来犯，炮击敌舰于竹山门、东港浦，迭却之，加提督衔。于是云飞屯道头土城，锡朋、国鸿分防晓峰、竹山，云飞独当敌冲，敌连樯进突，登五奎山，炮击红衣夷目，乃退。次日，敌蔽山后发炮仰击，亦隔山应之。夜，敌乘雾至，直逼土城，炮中载药敌船，轰歼甚众。越日，乃肉薄来夺晓峰岭，分攻竹山门，锡朋、国鸿皆战殁，县城遂陷。敌萃攻土城，云飞知不可为，出敕印付营弁，率亲兵二百，持刀步入敌中，转斗二里许，格杀无算。至竹山麓，头面右手被斫，犹血战，身受四十余创，炮洞胸背，植立崖石而死。定海义勇徐保夜负其尸，浮舟渡海。是役连战六昼夜，毙敌千余，卒以众寡不敌，三镇同殉。事闻，宣宗挥泪下诏，赐金治丧，恤典依提督例，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壮节。赐两子文武举人，以简袭世职，官至甘肃阶州知州，以敦官守备。

云飞兼能文，著有《名将录》、《制械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浙海险要图说》及诗文集。事母孝，母亦知大义，丧归，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

锡朋，字樵佣，顺天宁河人。以武举授兵部差官，迁固原游击。从陕甘总督杨遇春征回疆，大河拐、洋阿巴特、沙布都尔、浑河诸战并有功，赐花翎，擢湖南临武营参将。十二年，从剿江华瑶赵金龙，赐号锐勇巴图鲁，擢宝庆协副将。又平广东连州瑶，功最。擢汀州镇总兵，以忧归。十八年，起授寿春镇总兵。二十年，偕提督陈化成防吴淞，伊里布调援宁波。寻偕葛云飞等守定海。敌至，锡朋初守九山门，为诸军应援，数获胜。及敌乘雾登晓峰岭，以无巨炮不能御，率兵奋击，并分援竹山，所部裨弁朱汇源、吕林环、刘桂五、夏敏忠、张魁甲先后阵殁，众且尽，锡朋手刃数人，

遂遇害。久之始得其尸，面如生，耳际有创，巡抚刘韵珂验实，为改殓，恤典加等，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子承泗、承瀚，并赐文举人，承泗袭世职，官山西温州知州，承瀚工部主事。

国鸿，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人。父朝桂，贵州副将。伯父廷松，镇<⿰竹旱>千总，殉苗难，无子，以国鸿嗣，袭云骑尉。从傅鼐剿苗，授永绥屯守备，荐擢宝庆副将。道光二十年，擢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充翼长。定海既还，移兵分守要隘。敌舰初犯竹山门，国鸿发巨炮断其桅，遂以竹山为分汛地。战连日，久雨，往来泥淖。及敌分三路同时来扑，国鸿奋击，枪炮皆热不可用，短兵拒战，而土寇导敌夺晓峰岭，险要尽失，国鸿单骑冲阵，被数十创而殒，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追谥忠节。子鼎声已殁，赐其孙锷、锜并为举人，锷袭骑都尉，七品小京官，锷袭云骑尉。出继之子鼎臣，批验大使，从军中，扬威将军奕经令募水勇攻敌海山港，赐花翎、四品顶戴。三镇死事最烈，并入昭忠祠。定海收复，建立专祠，合祀云飞、锡朋，并许原籍各建专祠。

当定海之初陷也，总兵张朝发战于港口，兵败，身受炮伤，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皆死之。时咎朝发不专守陆路，巡抚乌尔蒙额疏劾逮治。朝发已以伤殒，恤典不及焉。浙中战事以定海为最力。后扬威将军奕经督师，将帅多闟茸，战事如儿戏，惟金华协副将朱贵称忠勇。

贵，字敝堂，甘肃河州人。以武生入伍，从征川、陕教匪，剿蓝号贼于卢家湾。贼渠冉学胜伏密箐中，以长矛刺伤主将，贵夺其矛而禽之，勇冠军中。滑县、三才峡诸役，皆在事有功，累擢凉州守备。道光初，从杨遇春战回疆，擢游击，历陕西西安参将、署察汉托洛亥副将。二十一年，擢浙江金华协副将。扬威将军奕经督师，贵率陕甘兵九百以从。时兵多新募，惟贵所部最号劲旅。二十二年春，奕经规复宁波、镇海，令贵当镇海一路，行未至，宁波已失利，止勿进，调赴长溪岭大营，遂屯慈溪城西大宝山。敌乘胜以二千人自大西坝登岸，贵率所部迎击，毙敌四百余人。再却再进，自辰至申，军中不得食，犹酣战。乡勇忽乱队，敌由山后钞袭，增者几倍。又三舰自丈亭江直逼山下，长溪大营惊溃。贵腹背被攻，怒马斫阵，中枪马倒，跃起夺敌矛奋斗，伤要害，乃踣。子武生昭南，以身障父，同时阵亡。部下游击黄泰，守备徐宦、陈芝兰，浙江候补知县颜履敬等，兵卒三百余人，同死。诏嘉其忠勇，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廷瑞袭。昭南予云骑尉世职，子纲甫四岁，命及岁袭职。

阿木穰，世袭土司，大金河千总，加副将衔、巴图鲁勇号。哈克里，瓦寺土守备，率金川屯练赴军，皆趫捷奋勇，战辄争先。冠虎形，奕经占有虎头之兆，令赴前敌，从提督段永福攻宁波。敌已为备，至则城门不闭。阿木穰率土司兵先入，中地雷同没。哈克里攻夺招宝山，猱升而上，抢入威远城。敌舰自金鸡山翦江至，用炮仰击，遂不支而退，后亦殉难，浙人哀之。自朱贵大宝山之战，敌受创甚钜，遂戒深入，慈溪县城获完。士民思其功，为建祠报赛，阿木穰、哈克里亦附祀焉。

论曰：海疆战事起，既绌于兵械，又昧于敌情，又牵制于和战之无定，畏葸者败，忠勇者亦败，专阃之臣，忘身殉国，义不返踵，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耳。呜呼！烈已！偏裨授命者，附著于篇。

清史稿卷三七三　列传第一六〇

特依顺　余步云

宗室奕山，恂郡王允禵四世孙，隶镶蓝旗。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七年，从征喀什噶尔，擢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历伊犁领队大臣、参赞大臣。十八年，授伊犁将军。二十年，偕副都统关保赴塔什图毕治垦务，辟田十六万四千余亩，奏请置回千户及五品伯克以下官。召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

二十一年，命为靖逆将军，督师广东，尚书隆文、提督杨芳为参赞副之。时英兵已陷虎门，杨芳先至，听美利坚人居间，乞许通商，被严斥，促奕山速赴军。三月，抵广州。英舰横亘省河，奕山问计于林则徐，则徐议先遣洋商设法羁縻，俾英舰暂退。塞河道，积沙囊于岸以御炮，然后以守为攻。奕山不能用，且自琦善撤防，旧储木桩钜石皆为敌移去，时以杉板小船游弋以诱我师。杨芳主持重，以募勇集不欲浪战。奕山初亦然之，既而惑于左右言，欲侥幸一试，芳止之不可。夜进兵，乘风毁七艘，报捷，诘旦乃知误焚民舟，而英兵大至，连舟抵城下。御于河南，互有杀伤，遂闭城。

敌以轮船袭泥城，副将岱昌等闻炮先遁，毁师船六十有奇，城外东西炮台并陷。英兵进踞后山四方炮台，奕山居贡院，炮火及焉，军发惶惧，乃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见义律议息兵。义律索烟价千二百万，美商居间减其半，并许给香港全岛，英兵乃退。奕山偕隆文先退，屯距城六十里小金山，讳败为胜。疏言："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改偿费为追交商欠，由粤海关及藩运两库给之。"宣宗览奏，以夷情恭顺，诏允所请。闽浙总督颜伯焘迭疏劾其欺罔，下广西巡抚梁章钜察奏，乃得其状，报闻。

英人既得赂于粤，移兵犯闽、浙。奕山等始收回大黄＜⿰氵窖＞、猎德、虎门诸炮台，填塞省河。乡民于义律未退时，困之三元里，余保纯趋救始得出。于是团练日盛，中外皆言粤民可用，遂撤客军，改募练勇。迭诏趣奕山等规复香港，实不能战，惟屡疏陈飓风漂没敌船，毁香港蓬寮，藉修炮台未竣、造船未就为词，以塞严诏。

二十二年，英人撤义律回国，以濮鼎查代之，大举犯浙江、江苏。诏斥奕山陈奏欺诈，严议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左都御史，仍留汉军都统任。及和议定，追论援粤失机，褫职治罪，论大辟，圈禁宗人府空室。

二十三年，释之，予二等侍卫，充和阗办事大臣，调伊犁参赞大臣，署将军。二十七年，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安集延布鲁特、回匪入边，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讨之，奕山为副，连破贼于科科热依瓦特瓦及苏噶特布拉克，贼遁走。论功，封二等镇国将军，赐双眼花翎。寻授内阁学士，调伊犁参赞大臣，兼镶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九年，授伊犁将军。俄罗斯遣使至伊犁，请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诏允其二，惟喀什噶尔不许。

咸丰元年，俄人复固请，仍拒之，偕参赞布彦泰与定伊塔通商章程十七条。祭酒胜保疏论当仿恰克图通商旧例，限以时日、人数。奕山议："抚驭外夷以信为主，既已议定章程，旋改必有藉口。"如所请行。累授内大臣、御前大臣，仍留将军任。

五年，调黑龙江将军。时俄罗斯以分界为名，欲得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遣舰入精奇里江，建屋于霍尔托库、图勒密、布雅里。奕山疏陈阳抚阴防之策。七年，俄使请入京，拒不许。八年，俄人偕英、法、美三国合兵犯天津。三国窥商利，而俄志在边地，于是俄使木里裴岳幅至爱珲，坚请画界，奕山允自额尔古纳河口循黑龙江至松花江左岸之地尽属之俄。俄使知奕山昧于地势，驻兵黑龙江口，复索绥芬河、乌苏里江地，奕山慑其兵威，勿能抗，疏称未许，然已告俄使可比照海口等处办理。逾年，与俄使会于爱珲，定约三条，鑲满、蒙、汉三体字为界碑。大理寺少卿殷兆镛劾奕山："以边地五千余里，藉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始既轻诺，继复受人所制，无能转圜。"诏切责之，革职留任，又以纵俄舰往黑龙江不之阻，褫御前大臣，召回京。

十一年，联军在京定约，因奕山前议，自乌苏里江口而南逾兴凯湖，至绥芬河、瑚布图河口，复沿珲春河达图们江口，以东尽与俄人，语具《邦交志》。寻复御前大臣，补正红旗蒙古都统。同治中，封一等镇国将军，授内大臣。以疾罢。光绪四年，卒，谥庄简，子载簪，理藩院侍郎。载簪子溥瀚，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孙毓照，一等奉国将军。

隆文，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红旗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坐事罢职，捐复，授翰林院侍讲。累擢内阁学士。道光中，充驻藏大臣。历吏部、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屡奉使出谳狱。偕奕山督师广东，意不相合，甫至，病，忧愤而卒，谥端毅。

宗室奕经，成亲王永瑆孙，贝勒绵懿子，承继循郡王允璋后，隶镶红旗。授乾清门侍卫，历奉宸院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三年，坐失察惇亲王肩舆擅入神武中门，褫兼职，留内阁学士任。五年，迁兵部侍郎。十年，从征喀什噶尔回匪，事平回京，历吏部、户部侍郎。十四年，出为黑龙江将军。十六年，召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二十一年，协办大学士。

英兵犯浙江，定海、镇海及宁波府城相继陷，裕谦死事，命为扬威将军，督师往剿，都统哈哴阿、提督胡超为参赞，寻易侍郎文蔚、都统特依顺副之。陛辞日，宣宗御勤政殿，训示方略，特诏："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发交内库花翎等件，有功者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

用，整饬戎行。大学士穆彰阿奏请释琦善出狱，随赴军前交效力，奕经却之。

奕经分属懿亲，素谨厚，为上所倚重，奉命专征，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奏调陕甘川黔兵一万人，请拔部饷一万两，仓猝未集驻苏州以待。上以诸将少可恃者，命凡文武员弁及士民商贾，有奇材异能一艺可取者，许诣军前投效，奕经渡江后，于营门设木匦，纳名即延见，且许密陈得失。于是献策者四百余人，投效者一百四十余人，而军中所辟僚佐，多闟冗京员，投效者亦无异才。惟宿迁举人臧纡青自负气节，为言议抚徒损国威，始决主战，又劝劾斩失律提督余步云以立威望，疏具而旋寝。以浙兵屡溃，不堪临阵，召募山东、河南、安徽义勇。

浙事日亟，巡抚刘韵珂促援，迟不至，遂相恶。久驻江苏，以供应之累，官吏亦厌之，饷需文报，皆延搁不时应。十二月，始抵杭州。前泗州知州张应云献策规复宁波，奕经、文蔚皆然之，遂令总理前敌营务。应云以重资购宁波府吏陆心兰为内应，日报机密多虚诳。奕经祷于西湖关庙，占得“虎头”之兆，乃议于二十二年正月寅日寅时进兵，屡遣谍，为敌所获，漏师期。初，英兵踞府城仅二三百人，舰泊定海。至是，濮鼎查率十九艘兵二千散泊江岸，早为之备矣。奕经由绍兴进曹娥江，而慈溪敌兵退。应云请急进，遂驻慈溪东关，文蔚分屯长溪岭，令提督段永福、余步云等趋宁波，游击刘天保趋镇海，副将朱贵驻大宝山，而应云率所募义勇驻骆驼桥，为诸军策应，约于正月晦数路并举。而敌已勾结应云部勇，势且生变，不及待期，先二日轻军分袭，不携枪炮。永福等入宁波南门，中地雷，天保甫及镇海城下，为敌炮击退，皆大败。越日，应云所具火攻船为敌所焚，军中自惊，奔大宝山。朱贵收集溃兵图进攻，敌兵已至，力战竟日，杀伤相当，无援，贵死之。文蔚闻败亦退，军资器械弃失殆尽。奕经留军绍兴，回驻杭州，自请严议，诏原之。英舰乘胜由海窥钱塘江，以尖山海口浅阻，寻退去。

郑鼎臣者，殉难总兵国鸿子，曾从父军。奕经予二十四万金，令募水勇规复定海，闻宁镇之败，逡巡海上。奕经督之严，乃报三月三日败敌于定海十六门洋面，毁船数十，歼毙数百。刘韵珂以为欺罔，奕经遣侍卫容照等出洋查勘，得焚毁船木及坏械回报，乃疏闻，赐奕经双眼花翎，鼎臣亦被奖。时宁波英兵忽退，留舰招宝山海口，改犯乍浦，陷之。奕经不能赴援，而以收复宁波奏，诏斥不先事预防，革职留任。既而英兵犯江南，陷镇江，逼江宁，命奕经赴援，寻命驻王江泾防御。奕经自宁波、慈谕之败，军心涣散，不能复用，益为刘韵珂所揶揄，议守议抚，一不使闻。及和议成，撤师，诏布奕经等劳师糜饷、误国殃民罪状，逮京论大辟。

圈禁逾年，与琦善同起用，予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为御史陈庆镛谕劾，仍褫职。未几，复予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伊犁领队大臣。坐审鞫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斋清额诬捕良回狱不当，褫职发黑龙江。三十年，释回。

咸丰初，历伊犁、英吉沙尔领队大臣。二年，召授工部侍郎，调刑部，兼副都统。三年，命率密云驻防赴山东防粤匪，卒于徐州军次，依侍郎例赐恤。

文蔚，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擢至兵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内务府大臣。方其驻长溪岭也，闻诸路军皆不利，欲移营走。敌杂难民溃兵猝至，焚毁营帐，乃奔曹娥江，收集溃兵，退保绍兴。欲渡钱塘江，为刘韵珂所阻。寻以定海报捷，加头品顶戴。军事竣，追论失机，褫职下狱。逾年，释出，予三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复褫职。咸丰初，历喀喇沙尔、哈密办事大臣，驻藏大臣，奉天府尹。五年，卒。

特依顺，他塔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福州驻防。累迁协领。道光十三年，从平台湾张丙乱，擢荆州副都统。历腾越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宁夏将军。二十一年，予都统衔，授参赞大臣，督师广东。寻命改赴浙江办理军务，驻守省城，署杭州将军，遂实授。乍浦陷，坐革职留任。和议成，命筹办浙江善后事宜。二十六年，调乌里雅苏台将军。二十九年，卒。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嘉庆中，以乡勇从剿教匪，积功至游击。平瞻对叛番，累擢重庆镇总兵。道光七年，率本镇兵从杨遇春征回疆，破贼洋阿尔巴特庄，偕杨芳击贼于毗拉满，大败之，复和阗，追擒贼酋玉努斯，授乾清门侍卫，擢贵州提督。调湖南。十二年，率贵州兵剿江华瑶赵金龙，偕提督罗思举破贼巢，金龙就歼，加太子少保。复破粤瑶于永州蓝山，擒其渠。从尚书禧恩赴广东剿连

州瑶，平之，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历四川、云南提督，复调贵州。十八年，擒仁怀匪首谢法真，加太子太保，调福建提督。

二十年，英兵初陷定海，率师赴援，调浙江提督。二十一年，定海既收还，步云驻防镇海。裕谦来督师，疏言步云不可恃，未及易而英兵猝至，复陷定海，三镇战殁。步云屯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岭。步云号宿将，实巧猾无战志，又嗛裕谦刚愎，将战，裕谦召与盟神誓师，托疾不赴，且献缓敌之策。敌攻其前，而以小舟载兵由石洞攀援登后山，步云遽弃炮台走，敌乃据招宝山俯击镇海城，金鸡岭及县城先后陷。步云退宁波，敌掩至，坠马伤足，仅免，府城遂陷。步云疏闻，委败于裕谦。裕谦既殁，其妻赴京讼之。二十二年，从奕经规复宁波，不克，褫步云职，逮京，命军机大臣会刑部讯鞫。廷臣争劾其罪，亦有原之者，狱久延，尚书李振祜坚持，谳乃定。诏曰："余步云膺海疆重寄，未阵获一贼，身受一伤，首先退缩，以致将士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儿戏。倘不置之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于地下？"步云遂弃市。

论曰：奕山、奕经，天潢贵胄，不谙军旅，先后弃师，如出一辙，事乃益不可为。其人皆庸闇不足责，当时廷臣不能预计，疆吏不能匡救，可谓国无人焉。奕山后复弃东北边地，其贻患尤深。余步云庸懦巧猾，卒膺显戮。宣宗于偾事诸人，皆从宽典，伸军律者，仅步云一人耳。

清史稿卷三七四　列传第一六一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九年，高宗幸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嘉庆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迭典广东、福建乡试，督广东、河南学政，累迁祭酒。

十八年，入直南书房。会因林清之变，下诏求言，文田疏陈，略谓："尧、舜、三代之治，不越教养两端，为民正趋向之路，知有长上，自不干左道之诛，为民广衣食之源，各保身家，自不致有为恶之意。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民困官贫，急宜省事。久督抚任期，则州县供亿少，宽州县例议，则人才保全多。"次年复上疏，言："上之于下，不患其不畏，而患其不爱。汉文吏治蒸蒸，不至于奸，爱故也。秦颛法律，衡石程书，一夫夜呼，乱者四起，畏故也。自数年来，开上控之端，刁民得逞其奸，大吏畏其京控，遇案亲提，讦诉不过一人，牵涉常至数十，农商废业，中道奔波，受胥吏折辱，甚至瘐死道毙。国家慎刑之意，亦曰有冤抑耳。从前马谭氏一案，至今未有正凶，无辜致毙者累累。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数十人。承审官刑挞横加，以期得实，其中冤抑，正复不少。欲召天和，其可得乎？顷者林清构逆，搜捕四出，至今未已。小人意图见长，不能无殃及无辜，奉旨严禁，仰见皇上如天之仁。臣以为事愈多则扰愈众，莠民易逞机谋，良善惟增苦累。应令大小官吏，可结速结，无多株引，庶上下相爱，暴乱不作矣。至所谓养民之政，不外于农桑本务。大江以南，地不如中原之广，每岁漕储正供，为京畿所仰给者，无他，人力尽也。兖州以北，古称沃衍，河南一省，皆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地成旷土，人尽惰民，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岁一歉收，先请缓征，稍甚则加蠲贷，又其甚则截漕发粟以赈之，所以耗国帑者何可算也。运河屡淤，东南漕未可恃，设有意外，何以处此？臣见历来保荐州县，必首列劝课农桑，其实尽属虚谈，从无过问。大吏奏报粮价，有市价至四五千钱，仅报二两内外，其于收成，又虚加分数，相习成风。但使董劝有方，行之一方而收利，自然争起相效，田野皆辟，水旱有资，岂必尽资官帑，善政乃行哉？民之犯刑，由于不率教，其不率教，由于衣食缺乏而廉耻不兴。其次第如此，故养民为首务也。"奏入，仁宗嘉纳之，特诏饬各省以劝课农桑为亟，速清讼狱，严惩诬枉。

二十年，擢兵部侍郎，历户部、礼部。二十二年，典会试。二十四年，督江苏学政。道光元年，江、浙督抚孙玉庭等议禁漕务浮收，明定八折，实许其加二。文田疏陈积弊曰："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厥后生齿日繁，物价踊贵，官民交困，然犹止就斛面浮取而已。未几而有折扣之举，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乃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事畜不赡，势必与官抗。官即从而制之，所举以为民罪者三：曰抗粮，曰包完，曰挜交丑米。民间零星小户、贫苦之家，拖欠势所必有。若家有数十百亩之产，竟置官赋于不问，实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者，如业户应完若干石，多赍一二成以备折收，书吏等先以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是已不敷，再以折扣计算，如准作

七折，便须再加三四成，业户必至争执。间有原米运回，州县即指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者，寡弱之户，转交有力者代为输纳。然官吏果甚公正，何庸托人？可不烦言而自破。民间运米进仓，男妇老幼进城守待，阴雨湿露，犹百计保护，恐米色变伤。谓其特以丑米捱交，殆非人情。惟年岁不齐，米色不能画一，亦间有之。然官吏非执此三者，不能相制，生监暂革，齐民拘禁，俟其补交，然后请释。不知此皆良民，非莠民也。此小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然州县亦有不能不尔者，自开仓讫兑运，修整仓廒芦席、竹木、绳索、油烛百需，幕丁胥役修饭工食，加以运丁需索津贴滋甚，至其平日廉俸公项不能敷用。无论大小公事，一到即须出钱料理。即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约须百数十金。案愈巨则费愈多。递解人犯，运送粮鞘，事事皆需费用。若不取之于民，谨厚者奉身而退，贪婪者非向词讼生发不可，吏治更不可问。彼思他弊获咎愈重，不若浮收为上下咸知，故甘受民怨而不惜。其藉以自肥者固多，而迫于不获已者盖亦不少。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掊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然亦有不能不然者。昔时运道深通，运丁或藉来往携货售卖以赡用，后因黄河屡经倒灌，运道受害，虑其船重难行，严禁多带货物。又从前回空带盐，不甚搜查，近因盐商力绌，未免算及琐屑，而各丁出息遂尽。加以运道日浅，反多添夫拨浅之费。此费不出之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于是定例只准给三百两。运丁实不济用，则重船不能开，州县必获咎戾，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虚名耳。顷又以浮收过其，严禁收漕不得过八折。州县入不敷出，则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然民间执词抗官，官必设法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于民心之不服。若将此不靖之民尽法惩处，则既困浮收，复陷法网，民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隐忍，则小民开犯上之风，将致不必收漕，而亦目无官长。其于纪纲法度，所关实为匪细。”疏入，下部议。时在廷诸臣多以为言，文田持议切中时弊，最得其平。诏禁浮收，裁革运丁陋规，八折之议遂寝。

四年，擢左都御史，七年，迁礼部尚书。寻卒，依尚书例赐恤，谥文僖。

文田持己方严，数督学政，革除陋例，斥伪体，拔真才，典试号得士。论学尊宋儒，所著书则宗汉学。博综群籍，兼谙天文占验。林清之变未起，彗入紫微垣。道光初，彗见南斗下，主外夷兵事，文田皆先事言之。

戴敦元，字金溪，浙江开化人。幼有异禀，过外家，一月尽读其室中书。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迁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铨授刑部主事，典山西乡试。迁郎中。嘉庆二十四年，出为广东高廉道。道光元年，擢江西按察使。

敦元初外任，以情形非素习，苏州多粤商，过访风土利弊，久之始去，尽得要领。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余事。二年，迁山西布政使，单车之任，舆夫馆人莫知为达官。藩署有陋规曰厘头银，上下取给，敦元革之，曰：“官有养廉，仆御官所豢，何赢余之有？”调湖南，护理巡抚。三年，召授刑部侍郎，自此历十年，未迁他部，专治刑狱，剖析律意，于条例有罅漏，及因时制宜者，数奏请更定。每日部事毕归，坐一室，谢绝宾客。十二年，擢刑部尚书，典会试。十四年，卒，优诏赐恤，称其清介自持，克尽职守，赠太子太保，谥简恪。

敦元博闻强识，目近视，观书与面相磨，过辄不忘。每至一官，积牍览一过，他日吏偶误，辄摘正之，无敢欺者。奏对有所谘询，援引律例，诵故牍一字无舛误，宣宗深重之。至老，或问僻事，指某书某卷，百不一爽。尝曰：“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尽阅？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余。”罕自为文，仅传诗数卷。喜天文、律算，讨论有年，亦未自立一说。卒之日，笥无余衣，囷无余粟，庀其赀不及百金，廉洁盖性成云。

朱士彦，字修承，江苏宝应人。父彬，绩学通经，见《儒林传》。士彦承家学。成嘉庆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纂《国史河渠志》，谙习河事。大考擢赞善，督湖北学政。累迁侍读学士，入直上书房。历少詹事、内阁学士。入直上书房。历少詹事、内阁学士，道光二年，擢兵部侍郎。四年，以南河高堰坏，疏陈河工事宜，论：“高堰石工宜切实估修，堰内二堤宜培补，黄河盛涨，宜两岸分

泄，山盱五坝宜相机开放，黄河下游无堤之处宜接筑。”下勘河大臣文孚筹议酌行。寻督浙江学政。奏禁诸生包漕闹漕，以端士习。御史钱仪吉劾士彦任性，诏嘉士彦能任劳怨，惟斥其父彬就养阅卷，及命题割裂，薄谴之。九年，典会试，督安徽学政，寻擢左都御史，召还京。

十一年，迁工部尚书。是秋，江苏大水，河、淮、湖同时涨溢，命偕尚书穆彰阿往勘。穆彰阿先回京，遂偕左都御史白镕察视江苏、安徽水灾赈务。疏言：“扬河厅掣卸石工，及纡堤耳闸，应令工员赔修，又以淮、扬地方官多调署，情形未熟，请饬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常镇通海道张岳崧总司江北赈务。”从之。寻奏：“续查下河积潦之区被灾尤重，浮开户口，为办赈积弊。应令委员查明后，即于本乡榜示，放赈时，州县官据委员原查总发一榜，总查抽查，凭以核办。”又奏：“山盱厅属添建滚水石坝，本年启放过水现已无从查验。工员面称启放时石底间有二冲裂，坝下灰土亦损，请俟水落责修完固。堰、盱两厅淮、湖石工掣卸二百余丈，因限未满，应令赔修。其石后砖工灰工间有残缺，应令补筑。又盱堰大堤加帮土工间有蛰低浮松之处，应培补，责成河兵种柳护堤。其已估未办之高堰头、二两堡，未估之智、信两坝，应即兴办。此项与黄河险要不同，向来保固一年。请嗣后各厅土堤及运河堤岸，均改保固三年，运河埽工于经历一年后，再加保固二年，验明坚整，始准埽汛修防。”“安徽无为州江坝及铜陵县坝工程紧要，均应借款兴修。”并下所司议行。又劾盐城、宿松、青阳等县报灾迟延遗漏，请惩处，捐赈绅民应给议叙，禁胥吏婪索挑剔，并从之。

十二年，事竣回京。南河于家湾奸民陈端等盗挖官堤，掣动河流，复偕穆彰阿往勘。疏言：“九月初旬，清口出水二尺有余，高堰长水二丈一尺，势至危险。其时吴城七堡未开，洪湖吃重。此时既开放，湖水分减。现交冬令，一月后即难兴工，湖多积水，风烈堪虞，请加紧赶办。”寻命复偕侍郎敬徵往勘。十三年，奏于家湾正坝虽合龙，请饬加镶进压，以免出险。覆讯挖堤诸犯，治如律。又偕敬徵覆勘河、湖各工，请分别缓急，以次办理。父忧归。

十六年，服阕，署吏部尚书，偕尚书耆英赴广东、江西鞫狱。十七年，授兵部尚书。查勘浙江海塘，遂赴南河验料垛工程，盘查仓库。以库存与卷册不符，劾河库道李湘茝，褫职。又赴安徽、河南按事，疏陈常平仓粜买章程，“请各省囚粮递粮作正开销，毋动仓谷，平粜必市价在八钱以上始准出粜，采买须俟年丰谷贱，且必在出粜二三年后，以纾民力而祛宿弊。”如议行。十八年，兼管顺天府尹事，典会试。调吏部尚书。士彦以综核为宣宗所知，奉使按事皆称旨，寻卒，诏嘉其性情直爽，办事公正，赠太子太保，赐其四子举人、副榜贡生有差，谥文定。

何凌汉，字仙槎，湖南道州人。拔贡，考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嘉庆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司业。累迁右庶子。典广东、福建乡试，留福建学政。令诸生自注诵习何经，据以考校，所取拔贡多朴学，道光六年，授顺天府尹。京畿狱讼繁多，自立簿籍，每月按簿催结，无留狱。迁大理寺卿，仍署府尹。在任凡五年，历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典浙江乡试，留学政。命偕总督程祖洛按讯山阴、会稽绅幕书役勾结舞弊，鞫实，请褫在籍按察使李沄职，余犯军流有差。任未满，调吏部侍郎，召回京，兼管顺天府尹事。调户部，复调吏部，仍兼署户部侍郎。

御史那斯洪阿条陈地方官有钱粮处分，不准升调，及变通杂税，下部议。凌汉兼吏、户两部，驳之，谓：“理烦治剧，每难其人，若格以因公处分，必至以中平无过者迁就升调。且吏治与催科本非两事，未有因循良而帑藏空虚者，亦未有因贪浊而仓库充盈者，是在督抚为缺择人，不为人择缺，正不必徒事更张，转滋窒碍。”又谓：“地方各税，有落地杂税，及房屋典当等税，已极周密，至京师九门外有铺税，天津、新疆沿濠铺面有房租，因系官地、官房也。今欲尽天下之府、厅、州、县仿照定税，则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所需，市侩将加价而取诸民以输官，水脚火耗，官又将取之于民，且闭歇无常，税额难定，有敛怨之名，无裕国之实。”前议遂寝。

十四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仍兼管府尹如故。累署吏部尚书。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员有先由御史改官者议驳。凌汉以不胜御史，非不胜外任者比，如此苛绳，有妨言路。御史改部之员，例准截取。至京察虽无明文，从前有御史降调保送员外郎者，援以请旨。因面奏现任大员花杰、吴荣光，皆曾由御史改降，遂奉俞允。

十九年，调户部尚书。四川总督宝兴请按粮津贴防边经费，议驳之，略谓：“川省地丁额征六十

六万，田赋之轻，甲于天下。现议按粮一两加津贴二两，百亩之家不过出银三两，即得百万两，小民未必即苦输将。然较原课几增两倍，非藏富于民之义，军需藉资民力，尤不可率以为常。请于各省秋拨项下借拨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边防经费，余或发商，或置田，所获息以四万为常年经费，二万提还借款，于防边恤民两有裨益。”诏允行。是年，典顺天乡试。子强基亦典试福建，父子同持文柄，时人荣之。二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绍基官编修，见《文苑传》。

李振祐，字锡名，安徽太湖人，嘉庆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典广西、云南乡试，迁宗人府主事，调兵部，迁员外郎，典陕甘乡试。改御史、给事中。巡视淮安漕务，劾户部郎中钱学彬系不胜外任之员，违例截取知府，诏谴吏、户二部堂官，予振祐议叙，又劾都察院京察给事中色成额先经列入六法，自赴公堂辩论，干求改列三等，反覆视若儿戏，都御史被严议，色成额仍列有疾。

累迁内阁侍读学士，督山东学政。应诏密陈山东积弊四事，略曰：“吏事丛脞，莫甚于官民不相安也。词讼之繁，始由于官吏不办，今又变而不敢办，欲结一案，辄虑翻控，欲用一刑，辄虑反噬。鞫案之时，有倚老逞刁者，有恃妇女肆泼者，有当堂愤起者，有抗不画供者，总由官吏恩信不结于平时，明决不著于临事，以畏葸之才识，治刁悍之民风，殆于凿枘不相入矣。案牍壅滞，半由外府不办事也。各府州案件，动辄提省，委交首府，其中有不必提而轻提者，亦有各府州畏难而禀请提省者。济南府统辖十六州县，自治不暇，而舍己芸人，势必两废，各府州畏难之事，辄以一禀提省卸责，转得遂其取巧偷安之计。且疑难案件，本地闻见较真，远提至省，则茫无头绪，必致讼师盘踞省城，遇事挑唆，一事株连数十人，一案压搁一二载，是欲办案而转以延案，欲弭讼而适以滋讼矣。缉捕无策，则盗贼充斥也。东省盗贼，结党剽掠，处处有之。护赃行强，虽小窃而情同大盗，分肥藐法，虽士类亦甘作窝家。劫去马牛，定价勒赎，明目张胆，毫不畏官。总缘捕役悉与勾连，平日分赃，临时送信。甚至失事者以诉恳官捕为累，以备价私赎为便。州县既吝养捕之资，又不讲练捕之法，既无获盗之责，又不严通盗之诛。兼以自顾处分，动思讳饰，化大为小，咸所不免。缉捕之弊如此。钱粮不清，则亏空难杜也。东省州县正杂钱粮，新旧挪掩，习为故常，其弊由于交代不清，自三四任以至十余任，轇葛不清者，比比皆是，官亏而外，更有书亏。查书亏情弊，或串通幕丁，朦混本官，私雕假印，伪造串票。有满其私囊而远飏者，有挟制本官而自供不讳者，州县回护，处分隐忍代认，而奸书遂益以侵蚀为得计。钱粮之弊如此。”疏入，上嘉纳之。又劾泰安知府延璐、东昌知府熊方受请，饬交抚臣查察严参。又劾东昌知府王果陵辱生员，褫王果职。又察出假印试卷、勾结舞弊之人，奏请惩办。

道光二年，迁太仆寺少卿。父忧去官，服阕，补顺天府丞。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宗人府丞。十五年，署顺天府尹。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授工部侍郎，调吏部，兼署仓场侍郎。二十一年，擢刑部尚书，浙江提督余步云海疆偾事，逮问治罪。廷臣犹有为议轻休，许之。三十年，卒，年七十四，谥庄肃。

宗室恩桂，字小山，隶镶蓝旗。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九迁至内阁学士，兼副都统。十五年，授盛京工部侍郎，寻召为兵部侍郎，调吏部。因旷文职六班，降内阁学士。历工部、吏部侍郎，管理国子监事，兼护军统领、左右翼总兵。十九年，典顺天乡试，偕大理寺卿何汝霖往浙江按学政李国杞被劾事，遂查勘南河、东河料垛，奏劾虚缺浮用者，议谴有差。二十年，充内务府大臣，管理上驷院。议增圆明园丁四百名，命偕尚书赛尚阿督率训练。

二十一年，授理藩院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劾太常寺丞丰伸及查仓御史广祜不职，并罢之。署步军统领。奏言：“京城巡捕五营枪兵一千名，不足以资捍卫，增设一千。裁撤藤牌弓箭等兵，改为枪兵，不敷者，于各营兵丁内拣选足额。轮派二百名打靶，操演阵式。”诏议行。二十二年，调礼部尚书，又调吏部，实授步军统领。上御阅武楼，亲阅圆明园兵丁枪操，步式整齐，施放有准，嘉恩桂督率有方，赐花翎。时议节冗费，恩桂先已奏裁上驷院马六百余匹。又奏言南苑六圈，请裁其二，并裁各圈及京圈马二百余匹。上驷院、司鞍、司辔、蒙古医生旧支马乾银，均减半给，如议行。以兼摄事繁，罢管内务府，二十五年，复之。

恩桂在吏部，严杜冒滥。兼步军统领衙门最久，先后逾十年，综核整顿，厘定章程，训练兵卒，

皆有实效，宣宗甚倚之。二十六年，京察，特予议叙。又幸南苑，见草木牲畜蕃盛，嘉恩桂经理得宜，加一秩。迭奉命治仓胥舞弊，及户部捐纳房书吏贿充司员、收受陋规诸狱，并持正不挠法。二十八年，卒于官，上深悼惜，称其任劳任怨，殚竭血诚，赠太保，赐金治丧，谥文肃。

论曰：姚文田建言切中时弊，戴敦元清介干事，其风概越流俗矣。朱士彦之治河，何凌汉之掌计，李振祜之执法，并号称职。恩桂奏绩金吾，肃清辇毂，一时称矫矫焉。

清史稿卷三七五　列传第一六二

升寅　李宗昉　姚元之

白镕，字小山，顺天通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福建乡试。十八年，大考二等，擢赞善。督安徽学政，诏密询地方利弊，疏言："安徽钱粮，惟凤阳、泗州遭湖、河之害，积逋较巨。遇丰稔之年，循例带征旧额。在小民以一年而输数所之赋，虽乐岁不免拮据，而官吏惧谴，规避多方，积重难返。与其存征之名，致小民日受追呼，国计依然无补，何如核征之实，使官吏从容措理，旧额尚可渐清。请嗣后二属钱粮，每年只带征一年，倘遇歉收，再行递缓，民力渐纾，催科者自顾考成，行之必有效。"诏允行。

青阳有孝子曰徐守仁，幼孤，事母孝。母没，庐墓三年，镕造庐赠赙，题请旌表。访求明臣左光斗遗裔，取列县庠。按试所至，集士人讲学，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本。累迁少詹事。道光元年，督广东学政。历詹事、内阁学士。七年，擢工部侍郎，调吏部。九年，偕尚书松筠赴直隶按外委白勤被诬冤毙狱，护理总督屠之申以下降黜有差。督江苏学政。寻偕侍郎宝兴勘视南河垛料，举实以闻。十一年，擢左都御史，召还京，未至，命查勘江南灾赈。时尚书穆彰阿、朱士彦亦奉命勘湖、河泛溢状，穆彰阿先回京，镕遂偕士彦履勘沿河闸坝工程，与总督陶澍定议以工代赈。赴安徽，周历太平、宁国、池州、安庆、庐州各郡，先后疏劾饰灾侵赈诸弊。次年，回京，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典顺天乡试。十三年，擢工部尚书，典武会试。故事，武闱双好不足额，始取单好。是科双好不尽取中，坐降大理寺卿。十九年，乞病归，卒于家，年七十四。

镕事母孝，教子弟严。宣宗尝嘉其家法之善，以勉朝臣云。

孙桓，字建侯。同治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掌选，清严慎密，吏不能欺，为时所称。光绪中，荐擢兵部侍郎，综核一如为司官时。十七年，因病乞休，寻卒。

史致俨，字容庄，江苏江都人。家酷贫。甫冠，为诸生，学政谢墉器其才，给膏火，居尊经阁读书。荐预召试，未与选。嘉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四川学政。累迁右庶子。二十一年，督河南学政。自滑县匪平，犹有伏莽，密诏侦察。疏陈彰、卫二郡民间习邪教犹众，州县编查保甲，有名无实，撰《敦俗篇》，刊布以化导之。商丘廪生陈忠锦以不滥保被殴，知府、经历受赇，反加斥责，忿而自经。疏劾，谴罪有差。

道光元年，典湖北乡试。累迁内阁学士。三年，擢刑部侍郎，调礼部。五年，督福建学政。奏分台湾举人中额，增所属四县学额。漳、泉诸郡习械斗，诸生与者，屏不与试，悍风稍息。九年，偕侍郎钟昌赴山西鞫狱，平定知州故出人罪，鞫实，论凶犯如律，褫知州恒杰职。调刑部，历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两典顺天乡试。调工部，又调刑部。勤于其职，竟日坐堂上阅案牍，研析论难，视司员如弟子。任刑部凡四年，京察以刑名详慎，被议叙。十八年，乞解职。寻卒，年七十九，赠太子太保，祀乡贤及名宦祠。

那清安，字竹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翰林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授礼部侍郎，历刑部、工部。道光元年，命赴直隶谳狱，擢左都御史，管光禄寺事，兼都统。寻迁兵部尚书，调刑部。四年，出为热河都统，偕左都御史松筠等赴土默特谳狱，事竣，疏言："蒙古恶习，常有移尸讹诈，为害滋甚。《蒙古律例》，凡军流徒犯，罪止折枷，情重法轻。请嗣后遇有假捏人命诈财者，所拟军流徒罪即行实发，不准折枷，以惩刁恶。"下所司议行。六年，召授左都御史，逾年，复任热河都统，召对，询知其母年老，命仍还左都御史任。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典顺天乡试及会试。十四年，以疾乞解职，允之。寻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

那清安工为馆体应制诗，时皆诵习。因与穆彰阿同榜成进士，晚乃受宣宗知，迭秉文衡。既卒，会兵部以庆廉送武会试有残疾，为监试御史所劾。先是那清安为监射大臣，曾以庆廉残疾扣除，上追念其持正，予其子全庆加二级。全庆，光绪初官大学士，自有传。

升寅，字宾旭，马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拔贡，考授礼部七品小京官。举嘉庆五年乡试。累迁员外郎，改御史。疏言学校为人才根本，请严课程，务实用，戒奢靡，又疏陈防禁考试八旗生怀挟冒替诸弊，从之。改右庶子，累迁副都御史。二十一年，授盛京礼部侍郎，署盛京将军。调刑部，召为工部侍郎，又调刑部。六年，出为热河都统。以蒙古各旗招内地游民开采煤矿，往往生事械斗，疏请谕禁，从之。

八年，命赴甘肃偕总督鄂山按宁夏将军庆山、副都统噶普唐阿互劾事，罢庆山，即以升寅代之。历成都、绥远城将军。命鞫鄂尔多斯京控狱，奏言："蒙古京控日繁，请自后各部落封禁地树立界牌，以杜私垦，蒙古阿勒巴图禁止馈赠，以息争端，扎萨克王、贝勒等毋用内地书吏，以免教唆，各旗协理台吉，会同盟长选举，以昭慎重，盟长会盟需用乌拉，应明定限制，以免浮索，庶积弊清而狱讼息。"十一年，召授左都御史，兼都统。十二年，署工部尚书。京畿旱，疏请发米，设十厂煮粥以济灾民，从之。十三年，偕侍郎鄂顺安按西安将军徐锟贪纵，得实，议褫职。十四年，命阅兵山东、河南，就鞫桐柏知县宁飞滨故出人罪，治如律。命赴广东、湖南按事，授礼部尚书，未至，卒于途，优诏赐恤，称其老成清介，赠太子太保，谥勤直。

子宝琳，直隶保定知府，浚定州洨泽，有治绩，宝珣，同治中，官兵部侍郎、山海关副都统。孙绍祺，咸丰六年进士，由编修官至理藩院尚书。绍諴，光绪中，山西布政使，从治郑州河工，终驻藏大臣。绍英，宣统初，度支部侍郎，内务府大臣。

李宗昉，安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典陕甘乡试。大考二等，擢赞善。督贵州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督浙江学政。历詹事、内阁学士。道光元年，授礼部侍郎。次年，典会试，又典江西乡试，留学政，值大水，岁饥，与巡抚筹赈务，多所全活。调户部侍郎。初，宗昉督学贵州时，巡抚议丈全省田为增赋计，民情惶骇，会檄学官征集图书，得御史包承祚奏疏，乾隆初，学政邹一桂请丈田，而承祚奏驳之，极言黔中山多平地少，民每虚占不毛之地，胥吏高下其手，以丈高下不可准之田，赋未必增，民受其害。部议停止，宗昉持以示巡抚曰："此事学臣尝奏之，被驳。今必解其所驳乃可。"巡兵亦悟，事得寝。至是，官户部。署巡抚麟庆因复奏上其事，部援故事详覆之，乃定议不行。历工部、吏部侍郎、兼管国子监、顺天府尹事。自七年至十年，典顺天乡试二，会试一，浙江乡试一，得十称盛。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卒，依例赐恤。

姚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陕甘乡试。入直南书房。给事中花杰劾戴衢亨、英和援引，诏元之文字本佳，斥杰诋讦，寻亦罢元之入直。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复以武英殿刊刻《圣训》有误，仍降编修。十九年，督河南学政，疏禁坊刻类典等书以杜剿袭，又密陈河南与安徽、湖北交界地多捻匪，陈州、汝宁盐运迥殊，土匪把持：并嘉纳之。累迁内阁学士。

道光十三年，授工部侍郎。疏陈台湾营务积弊，窝倡聚赌，械斗杀人，操演雇人替代，诏下闽督严察整顿。调户部，又调刑部。迭典顺天、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未满，十八年，擢左都御史，召回京。寻以南昌知府张寅为江西巡抚裕泰劾罢，元之为寅疏辩，胪陈平绩，请查办，诏斥冒昧，降二级调用。二十一年，海防方亟，疏陈广东形势，豫筹战守，下靖逆军奕山等采行。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京察以年衰休致。

元之学于族祖鼐，文章尔雅，书画并工，习于掌故，馆阁推为祭酒。爱士好事，穆彰阿素重之。后以论洋务不合，乃被黜。咸丰二年，卒。

何汝霖，字雨人，江苏江宁人，拔贡，考授工部七品小京官。中式道光五年举人，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偕侍郎恩桂按事浙江，查勘南河料垛。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历宗人府丞、副都御史。二十二年，授兵部侍郎，调户部。偕大学士敬征勘东河工程。二十

五年，擢兵部尚书。值太后七旬万寿，汝霖母丁年九十，五世同堂，赐御书扁额，寻以母忧归。江苏大水，命在籍襄治赈务。先是总督陶澍于江宁立丰备仓以备荒，县令亏挪谷价，大吏许以他款抵。汝霖曰：“仓谷以备凶。今荒象如此，汝霖不敢欺朝廷，当各为奏上。”乃以给赈用。服阕，命以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寻署户部尚书，仍直军机处，授礼部尚书。

汝霖久襄枢务资劳已深，尚书陈孚恩由章京跻大臣，骎用事厌汝霖居其前。汝霖年逾七十，一日在直，触火炉几仆。孚恩笑曰：“人当避炉，炉岂能避人？”汝霖知其讽己，咸丰二年，以足疾乞罢直，许之。未几，卒，谥恪慎，祀乡贤。子兆瀛，浙江盐运使。

季芝昌，字仙九，江苏江阴人。父麟，直隶巨鹿知县，居官慈惠。嘉庆十八年，捕邪教，焚其籍，免株连数千人。坐捕匪不力，戍伊犁。

芝昌年逾四十，成道光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散馆第一。未几，大考第三，擢侍读，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大考复第三，擢少詹事，晋詹事，典江西乡试，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服阕，擢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授礼部侍郎，督安徽学政，调吏部，又调仓场。二十八年，命偕定郡王载铨筹办长芦盐务，清查天津仓库，疏陈：“芦盐积累，各商惮于承运，悬岸至四十余处。请将河南二十四州县仿淮南例改票盐，先课后引。直隶二十四州县限半年招商招贩，无商贩即责成州县领运。或由盐政遴员官运。支销浮费及官役陋规，永远裁汰。每年应完帑利，摊及通纲额引，与正课一律征收。其协济欠充公等项加价名目，概行革除。并于各引盐加斤免课，每斤准其减价敌私。”诏依议行。

二十九年，偕大学士耆英赴浙江阅兵，并清查仓库，筹办盐务。途经东河、南河，查询节浮费、裁冗员事宜，奏减东河正款二十万两，裁泉河通判、归河通判，河每年用款以三百万两为率，减省五六十万两，并扬运通判于江防厅，改为江运同知，裁丹阳县丞、灵璧主簿、吕梁洪巡检，从之。耆英病留清江浦，芝昌独赴浙江，疏陈变通盐务章程七事：杭、嘉、绍三所引盐，分别加斤，止令完交正课，松所引盐，酌裁科则，虚悬口岸，选商接办，并筹款收盐，缉私责成官商，由运司审补，缉获私盐，分别充赏，及补课作正配销，禁革引地陋规，补裁巡验浮费。寻查州县仓库，统计实亏之数，多至三百九十余万，请将亏数最多之员，革职，勒追，不足，则由原任上司按成分赔，或由本省各官分成提补，其有欠在胥吏者，尤严补追，毋任幸免：并从之。

授山西巡抚，未一月，召署吏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寻授户部侍郎。三十年，擢左都御史。咸丰元年，出为闽浙总督。艇匪在浙洋劫掠山东兵船，被剿遁闽洋，遣水师截击，贼众畏罪投诚，分别安置。二年，兼署福州将军。疏请停罢捐纳举人、附生之例，又奏禁盐商代销官运，以杜取巧：并从之。寻以疾乞休。

芝昌以文字受宣宗特达之知，尝曰：“汝为文，行所无事，譬之于射，五矢无一失。”及查办长芦、两浙盐务称旨，遂骤进膺枢务。甫数月，宣宗崩，文宗犹欲用之，畀以外任。未一岁，谢职归。久之，卒于家，未予恤典。光绪初，署浙闽总督文煜奏陈政绩，追谥文敏。子念诒，道光三十年进士，官编修。孙邦桢，同治十二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

论曰：承平，士大夫平进而致列卿，或以恪谨称，或以文学显，固不能尽有所建树；或余泽延世，子孙复继簪缨，若白镕、那清安、升寅诸人是也。季芝昌晚遭殊遇，已值宣宗倦勤之年，暂任兼圻，奉身而退，其见几知止者耶？

清史稿卷三七六　列传第一六三

辛从益，字谦受，江西万载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以母老陈请终养。嘉庆十七年，起复补原官。会京畿多雨，诏发廪平粜，从益在事，厘剔弊端，实惠及民，时称之。疏请饬督抚详慎甄别以澄吏治，略曰：“外省甄别，与京员不同。京师耳目甚密，稍有徇私，难逃圣明洞鉴。外省督抚权势既尊，操纵甚易，岂知州县有当切责之处，亦有当体恤之处，偏私则是非倒置，刻核则下情不通。臣以为大吏必持廉法之大纲，略趋承之末节。务干事之勤能，责安民之实效，揣时势之难易，量才分之优绌，而又常存敬畏之心，然后能爱惜人才，澄清吏治。”迁给事

中。

十八年，滑县匪平，军中多携养难民子女，从益疏请遣送归家，如议行，并谴领兵大员。又面奏：“正教昌明，邪说自息，小民不识大义，故易为邪教煽惑。而选人得官，不问风俗淳浇，只计缺分肥瘠，何以教民？欲厚风俗，宜先责成牧令。”历光禄寺少卿、通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太常寺卿。

道光初，山西学政陈官俊镌级回京，仍直上书房，从益疏劾曰：“上书房为教胄谕德之地，视学政为尤重，宜慎选德行敦厚、器识宏达之儒臣，使皇子有所观法，薰陶养其德性。陈官俊在学政任，不能远色避嫌，惩忿窒欲，性行之驳，器识之褊，不宜仍居授读之任。”

二年，迁内阁学士。宣宗温谕曰：“尔甚朴忠，无所希冀，亦无所揣摩。有所闻见，直言无隐，朕无忌讳也。”命偕尚书文孚赴陕西谳狱。渭南富民柳全璧杀其佣朱锡林，贿知县徐润得免死，巡抚朱勋庇之，狱久不决。从益等鞫得其状，谕如法。覆命，陈陕西马政之害，地方官春秋计里买马，实则民不得直，而官不需马，第指马索赇以为民病，请禁革。三年，擢礼部侍郎，督江苏学政。于是巡抚陶澍奏禁绅衿包漕，横索漕规，下学政稽查惩治。从益上疏曰：“江苏漕额本重，岂堪浮收无节？州县自应调剂，闾阎尤宜体恤。久悬定额，尚肆苛求，明语浮收，必滋流弊。抚臣之意，谓控漕之人即包漕之人，臣以为未必尽然。官之收漕，必用吏役，吏役贪狠，必图肥己。官既浮收，吏又朘削，不特小民受害，即循谨生监，亦被其累，激而上控，此中固有不得已者。抚臣又称生监需索漕规，地方官费无所出，乃取偿于纯谨小民。臣伏思吏役贪得无厌，纵生监悉循循守法，而小民追呼征比之烦，亦断不能为之少减。吏役倚官府为城社，倘违例浮收，无人控诉，将何术以治之？夫劣衿律所不宥，苛政亦法所必裁。矫枉势必过正，创法宜防流弊。管见所及，不敢不以上闻。”

从益廉静坦白，遇非理必争，不为权要诎。八年，卒于学政任所。著有《奏疏》、《诗文内外集》、《公孙龙子注》。

张鳞，字小轩，浙江长兴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习国书，授检讨。仁宗临幸翰林院，鳞献诗册，恩赍。十七年，大考二等，迁赞善。历侍讲、庶子。二十年，选翰林官入直懋勤殿，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鳞与焉。历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二十四年，典江西乡试。寻以斋戒未至斋所，降授太常寺少卿。迁通政使司副使、太仆寺卿。

道光元年，命偕太常寺少卿明安泰赴杨村挑验剥船，遂赴东光、卢龙两县讯鞫京控狱，各论如律，并劾承审官滥刑，巡道徇庇，褫黜有差。三年，转太常寺卿，督安徽学政，擢内阁学士。七年，以继母忧归，服阕，补原官。擢兵部侍郎，督福建学政。十三年，补户部，又调吏部。福建县丞秦师韩控讦总督程祖洛，侍郎赵盛奎偕鳞同案鞫，白其诬，师韩遣戍。

鳞清廉俭素，杜绝干谒。两为学政，却陋规，拔寒畯，闽人尤颂之。衡文力矫通榜之习。十五年，典会试，以校阅劳致疾，出闱，卒。福建士民请祀名宦祠。

顾皋，字歁斋，江苏无锡人。喜庆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九年，督贵州学政，厘剔弊窦，奏改黎平、开泰学额，士林颂之。超擢国子监司业。二十一年，直懋勤殿，编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历翰林院侍读、左右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典陕甘乡试。二十四年，入直上书房，甚被仁宗眷注。二十五年，扈跸热河。上升遐之日，御笔擢皋詹事。次日，宣宗即位，执皋手大恸。道光元年，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二年，调户部。连典顺天、浙江乡试，管理国子监事务。

皋在户部，不为激亢之行，考核利病，慎稽出纳，不可干以私。尝曰：“学期见诸实用。吾久回翔于文学侍从。及任经世理物之责，未能壹志专虑，以求称职。为自愧耳。”

八年，以病乞归。十一年，卒。

沈维鐈，字子彝，浙江嘉兴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司业、洗马。与修《全唐文》、《西巡盛典》、《一统志》，入直懋勤殿，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二十一年，督湖北学政，禁飞邪教，以端士风。累迁侍读学士。道光二年，典福建乡试，留学政。疏陈州县私设班馆之弊，请饬严禁，并禁监生充缉捕、催科诸役。四年，迁大理寺少卿。八年，督顺天学政，转太仆

寺卿。任满，迁宗人府丞，署副都御史，寻实授。十二年，督安徽学政，奏请增建寿州考棚，与凤阳分试。濒江水灾，偕疆吏会筹赈抚。士民颂之。维鐈居官廉，屡视学，所至弊绝风清，振拔多知名士，宣宗知之，期满连任。擢工部侍郎。十七年，请回籍营葬，诏予假三月，毋庸开缺，事竣回京。十八年，以耳疾许免职，命病痊以闻。逾年，卒于家。

维鐈学以宋儒为归，谓典章制度与夫声音训诂当宗汉人，而道理则备于程、朱，务为身心有之学。校刊宋儒诸书以教士，时称其醇谨焉。祀乡贤祠。

朱为弼，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元年授御史，迁给事中。疏请整顿京师缉捕，劾仓场复奏海运仓豆石霉变情形不实，命大臣按鞫，侍郎和桂、张映汉并被谴。又疏陈江苏海口壅塞，浙江上游均受其害，请疏浚太湖下游刘河、吴淞诸水，为一劳永逸之计，发所议行。四年，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有蝗孽，单骑驰视，却属官供张，曰："吾为蝗来，乃以我为蝗耶？"六年，复降授府丞。历通政司副使、太常寺卿、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擢兵部侍郎，权仓场侍郎，寻实授。

十四年，出为漕运总督。时漕船水手恣横，庐州帮在东昌械斗，伤毙多命，下为弼查办，疏言："漕督例随帮尾，在前者无从遥制。请责成押运官弁会同地方官拿办。"并定头柁十家联保，举发徇隐赏惩之法，奏陈剔弊速漕章程八事，下所司议行。十五年，以病乞免，允之。二十年，卒。

为弼精研金石之学，佐阮元纂《钟鼎彝器款识》，所著有《蕉声馆诗文集》。

程恩泽，字春海，安徽歙县人。父昌期，乾隆四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累官至侍讲学士，直上书房。恩泽勤学嗜奇，受经于江都凌廷堪，廷堪勖之曰："学必天人并至，博而能精，所成乃大。"嘉庆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入直南书房，宣宗曰："汝父兰翘先生昔年在上书房，朕敬其品学。汝之声名，亦所深悉，宜更守素行。"典试四川。三年，督贵州学政，劝民育栗蚕，其利大行。重刊岳珂《五经》以训士。郑珍有巽才，特优异之，饷以学，卒为硕儒。六年，调湖南学政。任满回京，荐擢国子监祭酒。命充《春秋左传》纂修官，推本贾、服，不守杜氏一家之言。母忧归。十一年，服阕，仍直南书房。未补官，特命典试广东。知南海曾钊名，冀得之。钊未与试，榜发，大失望。所得多知名士。改直上书房，授惠亲王读。迁内阁学士。十四年，授工部侍郎，调户部。以部务繁，罢直书房。十七年，卒，上甚惜之，优诏赐恤，赐其子德威举人。

恩泽博闻强识，于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舆、壬遁、太乙、《脉经》莫不穷究。谓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谓发明绝学，而仪器则罕传，欲修复古仪器而未果。诗古文辞皆深雅。时乾、嘉宿儒多徂谢，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恩泽名位亚于元，为足继之。所欲著书多未成，惟《国策地名考》二十卷、《诗文集》十卷传于世。

吴杰，字梅梁，浙江会稽人。少能文，为阮元所知。以拔贡生应天津召试，二等，充文颖馆誊录，书成，授昌化教谕。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道光二年，督四川学政，疏请以唐陆贽从祀文庙，下部议行。迁给事中，出为湖南岳常澧道，历贵州按察使、顺天府丞。

十三年，川南叛夷犯边，师久无功，杰疏言："川夷作乱，提督桂涵连战克捷，生禽首逆，清溪近边遂无夷踪。杨芳继任，用兵之区仅峨边一处，夷寇不过数部落，当易获胜。惟夷巢跬步皆山，夏令河水盛涨，徒涉尤难。杨芳自抵峨边，顿兵三月。臣思其故，必逆夷退伏老巢，水潦既降，不易深入。杨芳不敢以军情入告，但称督兵进剿，实皆游移观望之辞。旷日持久，边事所关非细，请敕总督鄂山体察确奏，毋得徇隐。"

又疏言："驭夷长策，当先剿后抚。未剿遽抚，良莠不分。兵至，相率归诚，兵退，复出焚掠。层峦叠嶂，我师转运为艰。夷族因利伺隙，倏起倏伏，使我猝不及防。国家既厚集兵力，自当扫穴犁庭，除恶务尽，使诸夷望风震慑，一劳永逸。自古驭夷之法，讨伐易而安抚难。善后之举，至要者二：一曰除内奸。游手无业之徒，潜居夷地，为之谋主，教以掠人勒赎，聚众焚杀，及避火器敌官军之策。夷悍而愚，得之乃如虎傅翼，必应名捕，尽法惩治。良民亦驱使回籍，毋任逗留异域，宣谕土司，不得容留汉民，营伍逻诘，绝其潜入之路，则奸人无繇构扇矣。一曰分疆界。夷族愚惰，不谙农事，汉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渐辟硗卤为膏腴，群夷涎其收获，复思夺归，构衅之原，不外

于此。今当勘丈清厘，凡汉民屯种夷地，强占者勒令退还，佃种者悉令赎归。无主之田，垦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迁移，画为汉界，禁其再行侵占，庶争端永息。”又奏：“越嶲厅设抚民通判，止治汉民，而熟夷皆受治土司，通判无专责，且营伍非其所辖，呼应不灵，每以细故酿为大衅。请改为抚夷通判，千把总以下皆受节制。”疏上，下鄂山议行。

迁内阁学士。十五年，擢工部侍郎，连典顺天乡试及会试。十六年，卒。

论曰：宣宗最重文学廉谨之臣，辛从益直言献纳，张鳞廉介绝俗，沈维鐈服膺理学，程恩泽博物冠时，皆负清望。顾皋、朱为弼、吴杰并以雅材回翔卿贰，亦足纪焉。

清史稿卷三七七　列传第一六四

鲍桂星，字双五，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选中允。九年，典试河南，留学政。十三年，典试江西。十五年，督湖北学政。累迁至内阁学士。十八年，任满，既受代，闻林清之变，疏陈十事，急驰至京，仁宗嘉之，曰：“汝所奏已次第施行矣。”擢工部侍郎，充武英殿总裁。桂星性质直，勇于任事。十九年，疏陈刊书及校勘事宜。又劾提调刘荣黼等不职，命王大臣按之。荣黼面讦桂星曾言满总裁熙昌所校，不过偏旁点画，修改徒延时日，且言近日有旨，旗人不足恃，故督抚多用汉人。上闻之，怒，命传询。桂星对闻自侍郎周兆基，且言在部与满员共事，多有徇私背公，而兆基不承，又指同官熙昌及庆溥属托部事，两人亦不承。以任性妄言，下部严议，诏斥桂星指讦庆溥、熙昌属托无据，其咎小，妄言朝廷轻满洲重汉人，乱政之大者，革职。不准同籍，令在京闭门思过，责五城御史严察，如私著诗文有怨望诽谤之词，从重治罪。越五年，上意解，复官编修。宣宗即位，召对，谕曰：“汝昔所劾，今已罢斥。”擢侍讲，又擢通政司副使，意颇向用。道光四年，擢詹事。未几，卒。

桂星少从同县吴定学，后师姚鼐，诗古文并有法，著有进奉文及诗集，又尝用司空图说辑《唐诗品》。

顾莼，字南雅，江苏吴县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督云南学政，道经河南，见吏多贪墨，奸民充斥，密疏陈谓不早根治，恐酿巨患。仁宗问枢臣，枢臣微其事，不以为意。明年遂有滑县之乱。在云南，课士严而有恩，以正心术端行谊为首，次治经史，辨文体。按试所至，闻贤士必礼遇之，士风丕振。任满，充日讲官。二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值宣宗初政，疏请停捐例。再疏陈崇君德、正人心、饬官方三事。上召对，嘉纳其言。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充军机章京，时值考选，许一体与试。莼谓贵介不宜与闻枢要。请收回成命。事寻止。

左都御史松筠出为热河都统，莼上疏，谓松筠正人，宜留置左右，失上意，降编修，九岁不调。先是嘉庆中莼在史馆，撰《和珅传》，及进御，经他人窜改，和珅曾数因事被高宗诘责，并未载入传。仁宗怒其失实，严诏诘问。大臣以莼原稿进，仁宗深是之，而夺窜改者官。宣宗一日阅《实录》至此事，嘉莼直笔，因言前保留松筠，必非阿私，特擢莼右中允。未一岁，复侍讲学士原职。

时回疆张格尔乱甫定，莼疏：“请于喀什噶尔沿边增重兵，以控制安集延，杜回人窥伺，又其地密迩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为战守备。更请慎选大臣，无分满、汉，务得读书知大体有方略者任之，而以廉静明信能拊循民、回者为之佐，庶可永永无事。”

道光十一年，迁通政司副使。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大水，莼疏言：“饥民与盐枭纠合易生事，盐枭不尽去，终为臣患。缓治之则养祸深，急治之则召祸速，欲禁其妄行，必先谋其生路。见两淮盐场漂没，三江、两湖势必仰给芦、粤之盐，宜听民往贩，随时纳课，收课后，不问所之，俟盐产盛，丁力纾，即令课归丁，不限疆域。”事下所司，格未行。

莼性严正，尚气节，晚益负时望，从游者众，类能砥励自立，滇士尤归之，其秀异者至京师多就问业焉。十三年，卒。

吴孝铭，字伯新，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十八年，林清之乱甫定，大军会攻滑县，孝铭从大臣行，参军事。累迁郎中，道光中，回疆用兵，首逆张格尔潜逋未获，议者欲以克复四城，分封回部酋长。孝铭密言于枢臣曰：“是可行于乾隆时，

不可行于今日，行之边患且益甚。”议中止。张格尔旋就俘，赐花翎。

濒年大水，江、浙、两湖被灾尤数，承回疆兵事后，度支大绌。户部拟议，宗室日以蕃衍，衣食悉仰之官，耗财之大者，请自系出世祖以上子孙皆改为觉罗，为觉罗者以次递革。孝铭曰：“兹事当密陈，不宜显言。法当缓更，不宜骤易。宗室久受恩养，一旦降爵减粮令下即大困，因而呼吁，朝廷不得已，将必复之，是良法美意终于不行也。”部臣是其言，即使草奏上之。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平司参议、顺天府丞，仍留直宁机处。十四年，擢太仆寺卿，再迁宗人府丞。

孝铭前后在枢廷二十余年，练于掌故，持议悉合机宜，屡膺文衡，有公明称。母忧，以毁致疾，服阕，至京。寻乞病归，卒于家。

陈鸿，字午桥，浙江钱塘人。嘉庆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刚直有声。典试山西还，力陈驿站烦扰，请申定例，肃邮政。二十五年，疏陈浙江水利，略曰：“杭城地当省会，用上下两坊之水，溉仁和、钱塘、海宁之田数万余顷。源出西湖，近废不治。水淤葑积，塘河津耗，夏旱少雨，上塘枯涸，灾害尤剧。海宁长安镇号产米之乡，许村黄湾场为产盐之地，杭、嘉、湖、宁、绍诸郡赖是挽运。拟请仿江苏浚吴淞例，归民间按亩出赀，并饬疆臣躬履属境，凡堤塘闸坝，悉复旧制，俾农田旱潦有备。”又请：“北省多辟水田，兼收粳稻之利，庶使畿辅为沃野，无凶年。”皆被采纳。道光初年，疏陈浙鹺不纲，请裁盐政，归巡抚兼理，令整顿缉私，严禁掣规重斤科派供应诸弊，如议行。纠劾工部弊窦最多，不避权贵。迁给事中。

二年，奉命稽察银库，其妻固贤明，曰：“今而后可送妾辈归矣！”惊问之，曰：“银库美差也，苟为所染，昵君者麇至。祸且不测，妾不忍见君弃市也。”鸿指天自誓，禁绝赂遗。中庭已列花数盆，急挥去，坠地盆碎，中有藏镪，益耸惧。遂奏库衡年久铁陷，请敕工部选精铁易之。送库日，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库员较验，然后启用。禁挪压饷银、空白出纳及劈鞘诸弊。库吏百计餂之，不动。复请户部逐月移送收银总簿，别立放银簿，钤用印信，以资考核。先是御史赵佩湘驭吏严，其死也，谕者疑其中毒。鸿莅库，勺水不敢饮。出督云南学政，奏革陋规，严束书吏，弊风顿革。迁通政司参议，卒于官。

鄂木顺铭，字复亭，钮祜禄氏，满洲正蓝旗人。父明安泰，江苏按察使。鄂木顺铭，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道光四年，大考一等，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迁少詹事。扈从东巡，命分视御道，内监前驱者多率意驰践，鄂木顺铭执而鞭之，则诉于御前。召问，鄂木顺铭对曰：“关外地与关内异，先驱蹂践则路坏，虑惊乘舆。且御道非大驾不得行，臣不敢不执法。”上韪之。命为湖南学政，以在母忧，引礼力辞。服阕，督安徽学政，迁光禄寺卿。十一年，大雨江溢，学政驻当涂，鄂木顺铭捐廉以赈，督守令劝捐，士民踊跃。知县赵汝和尽心民事，而戇直忤大吏，调为乡试同考官。鄂木顺铭坚留治赈，事得何。后上闻。宣宗以为贤，期满留任，迁大理寺卿。十二年，乡试，往江宁考录遗才，卒于试院。

鄂木顺名以气节自励，在满洲京僚中称最。大学士松筠尤重之，曰：“君光明挺直，行且大用，愿自爱。”为英和门下士，在翰林，非有故不通谒。及英和谪戍，独送至数十里外。英和太息曰：“吾愧不知人，平日何曾好待君耶？”尝谒掌院学士玉麟，阍人弗为通，怒叱曰：“英相国获罪，即若曹为之，奈何犹不知儆！”翼日，玉麟自往谢。

徐法绩，字熙庵，陕西泾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亲老归养，家居十年。道光九年，迁御史，谓谏臣当识大体，不宜毛举细故渎上听，致久浸生厌。疏陈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绳贪墨四事。会直隶河南地震成灾，劾罢监司不职者二人。迁给事中，稽察银库，无所染。十二年，分校会试，同官与吏乘隙为奸，匿云南饷银，法绩出闱亟按之，谋始沮。典试湖南，其副病殁，独专校阅，遍搜遗卷，拔取多知名士，而得于遗卷者六人，大学士左宗棠其首也。以荐赴东河，学习河工，周历两岸，详询利弊，著录为《东河要略》一篇。十四年，迁太常寺少卿。寻以病乞归，逾二年卒。

论曰：鲍桂星、顾莼以鲠直获谴，卒见谅于明主，莼之建白，尤卓卓矣。吴孝铭通达政体，鄂木顺铭朴诚持正，陈鸿、徐法绩清操相继，冀挽颓风，而库藏大狱，卒发于十数年之间，甚矣，实

心除弊之罕观其人也！

清史稿卷三七八　列传第一六五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以直谏负时望，遇事锋发，无所回避，言屡被采纳。十五年，特擢鸿胪寺卿。诏以爵滋及科道中冯赞勋、金应麟、曾望颜诸人均敢言，故特加擢任，风励言官，开忠谏之路，勉其勿因骤得升阶，即图保位，并以诰诫臣工焉。寻疏陈察天道，广言路，储将才，制匪民，整饬京城营卫，申严外夷防禁六事，又陈漕、河积弊，均下行。

时英吉利船舰屡至闽、浙、江南、山东洋面游奕，测绘山川地图。爵滋疏言："外国不可尽以恩抚，而沿海无备可危。"十八年，上禁烟议疏曰："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袴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搢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道，随在吸食。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年复一年，不知伊于胡底。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为银，前此多有赢余，今则无不赔贴。各省盐商卖盐得钱，交课用银，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数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积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而未知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宜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深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者。至一年仍然服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加之重刑不足恤。旧例吸烟罪止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俱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临刑之惨急，若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愿死于家而不愿死于市。况我皇上雷霆之威，赫然震怒，虽愚顽沈溺之久，自足以发聋振聩。皇上之旨严，则奉法之吏肃，犯法之人畏。一年之内，尚未用刑，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藉国法以保余生，未食者因炯戒以全身命，止辟之大权，即好生之盛德也。"

"伏请余饬谕各督抚严行清查保甲，初先晓谕，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互结，准令举发，给予优奖。倘有容隐，本犯照新例处死，互结之家照例治罪。通都大邑，往来客商，责成店铺，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文武大小各官，照常人加等，子孙不准考试。官亲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本管官严加议处。满、汉官兵，照地方官保甲办理，管辖失察之人，照地方官办理。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漏卮可塞，银价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方，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疏上，上深韪之，下疆臣各抒所见，速议章程。

先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疏言，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请仍用旧制纳税，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时皆谓非政体。爵滋劾乃济，罢其职，连擢爵滋大理寺少卿、通政使、礼部侍郎，调刑部。十九年，廷臣议定贩烟、吸烟罪名新例，略如爵滋所请。

林则徐至粤，尽焚趸船存烟，议外国人贩烟罪。英领事义律不就约束，兵衅遂开。二十年，命爵滋偕左都御史祁寯藻赴福建查办禁烟，与总督邓廷桢筹备海防。洎英兵来犯，廷桢屡挫敌于厦门，上疑之。爵滋与寯藻方至浙江按事，复命赴福建察奏。疏陈："廷桢所奏不诬，定海不可不速复，水师有专门之技，宜破格用人。"具言战守方略。又言浙江为闽、粤之心腹，与江苏为唇齿，请余伊里布不可偏听琦善，信敌必退。及回京，复极言英人劳师袭远不足虑，宜竟与绝市，募兵节饷，为持久计，以海防图进。既而琦善在粤议抚不得要领，连岁命将出师，广东、浙江皆不利。二十二年，英兵由海入江，乃定和议于江宁，烟禁自此弛矣。寻丁父忧去官。

爵滋为御史时，稽察户部银库，尝疏言库丁轻收亏帑之弊。二十三年，银库亏空九百万两事发，追论管库、查库诸臣，罪皆褫职责赔，赔既足，次第予官。爵滋以员外郎候补，病足家居，上犹时

问其何在。三十年，至京，会上崩，遂不出。逾三年，卒。

爵滋以诗名，喜交游，每夜闭阁草奏，日骑出，篇视诸故人名士，饮酒赋诗，意气豪甚。及创议禁烟，始终主战，一时以为清流眉目。所著《奏议》、《诗文集》行于世。

金应麟，字亚伯，浙江钱塘人。以举人入赀为中书。道光六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总办秋审，先后从大臣谳狱四川、湖北、山西。累擢郎中，改御史，迁给事中。疏请修改刑例，于斗殴、报盗、劫囚、诬告、私铸、服舍违式、断罪引律、奴婢殴主、故禁故勘平人、应捕人追捕罪人、犯罪存留养亲、官司出入人罪、徒流迁徙地方、外省驻防逃人，逐条论列，多被采取改定，又论铜船恣横不法及驿站扰累诸弊，并下各省督抚禁革。先后封事数十上，劾疆臣琦善、河臣吴邦庆，尤为时称。宣宗嘉其敢言，擢太常寺少卿。遭忧归，服阕，授鸿胪寺卿。疏论水师废弛，漕政颓紊。十九年，出为直隶按察使，鞫护理长芦运使杨成业等得赃狱，论遣戍，前运使陈崇礼等并罣议。寻召为大理寺少卿。二十二年，疏言："海疆诸臣欺罔，其故由于爵禄之念重，而趋避之计工。欲破其欺，是在乾断。资格不可拘，嫌疑不必避，旧过不妨宥，重赏不宜惜。近顷长江海口镇兵足守，而敌船深入，逃溃时闻。竭亿万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躯命。议者诿谓无人无兵无饷无械。窃以无人当求，无兵当练，无饷械亦当计度固有，多则持重，少则用谋，作三军之气，定边疆之危，在皇上假以事权，与任事者运用一心而已。"复疏进《预计度支图》、《火器图》、《筹海战方略》甚悉。二十三年，以亲老乞归省，不复出。著有《鹰华堂奏议》及《骈体文》。

陈庆镛，字颂南，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授御史。二十三年，海疆偾事，获罪诸臣浸复起用。

庆镛上疏论刑赏失措，曰："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君，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洁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卒，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于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于琦善，殆其类是，而今且以三品顶戴用为热河都统矣。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琦善于战事方始，首先示弱，以惰军心，海内糜烂，至于此极，既罢斥终身不齿，犹恐不足餍民心而作士气。奕经之罪，虽较琦善稍减，文蔚之罪，较奕经又减。然皇上命将出师入若何慎重。奕经顿兵半载，曾未身历行间，骋其虚骄之气，自诡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已不可胜诛。臣亦知奕经为高宗纯皇帝之裔，皇上亲亲睦族，不忍遽加显戮。然即幸邀宽典，亦当禁锢终身，无为天潢宗室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复弃瑕录且？用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孰不切齿琦善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山、奕经、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热河密迩神京，有识无识，莫不抚膺太息，以为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万一有事，则荧惑圣聪者，必仍系斯人。履霜坚冰，深可懔惧。顷者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而今兹刑赏顾如此，臣未知皇上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阿为即墨，将毋誉之毁之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皇上立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大学》洁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国法稍伸，民心可慰。"疏上，宣宗嘉之，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返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复革琦善等职，令闭门思过。于是直声震海内。

二十五年，迁给事中，巡视东城，以事诘吏议，左迁光禄寺署正。二十六年，乞归。文宗即位，以大学士朱凤标荐，复授御史，蹶而再起，气不少挠，叠上疏多关大计。自粤匪起，福建群盗蠢动，蔓延泉、漳、兴、水诸郡。咸丰三年，庆镛疏陈利害，命回籍治团练。惠安妖妇丘氏煽乱，侦获置诸法，赐花翎。俄以病请开缺。七年，逆匪林俊纠莆阳、仙游、永春、南安群贼犯泉州，庆镛激厉士民固守，贼攻围数日而退。论功，以道员候选。八年，卒于泉州，赠光禄寺卿，赐祭葬，荫一子

知县，祀乡贤祠。

庆镛精研汉学，而制行则服膺宋儒，文辞朴茂，著有《籀经堂文集》、《三家诗考》、《说文释》、《古籀考》等书。

苏廷魁，字赓堂，广东高要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迁御史。海疆兵事方亟，迭上疏论列，请修筑虎门炮台及燕塘虚、大沙河、龟冈诸要隘，以离敌回扰粤，既而和议成。二十三年春，有白气自天西南隅直扫参旗，因灾异上疏数千言，极论时政乖迕，归罪枢臣穆彰阿等，请立罢黜，并下罪己诏，开直谏之路：语多指斥。宣宗览奏动容，嘉其切直，朝野倾望丰采。遭忧去官，服阕，迁给事中。

咸丰元年，上谨始疏，请求宏济之道，执劳谦之义，防骄泰之萌，推诚任贤，慎始图治，选择翰詹为讲官，严取孝廉方正备采用，文宗嘉纳之。赛尚阿出督师，援引内阁侍读穆荫擢五口京堂，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廷魁疏劾其坏旧制，用私亲，超擢太骤，易启幸进之门，请俟赛尚阿还，令回章京本任，诏斥擅预黜陟，犹以素行端方，不之罪。上先隐其名，出疏示赛尚阿，赛尚阿退，饮台垣酒，问："谁实弹我？"廷魁出席曰："公负国，某不敢负公。"再以忧归。咸丰四年，广东红巾匪起，将犯省城。或献议借外兵，以铺捐为饷糈，力争，罢其议。

八年，英法联军踞广州，廷魁与侍郎罗惇衍等倡设团防局，严清野，绝汉奸，招募东莞及三元里、佛山练勇得数万人，声言戒期攻城，敌师出，击斩百余级。敌始有戒心，稍戢，连艘北犯，既而天津议和，广东敌兵未退，民益愤，廷魁等请留练局以防土寇。敌谓既媾和何复募勇，且以悬金购领事巴夏礼为责言。议和大臣桂良虑挠成议，奏请撤局。初，艇匪扰广宁，围四会、肇庆，兵疲粮罄，或劝之去，廷魁曰："予团防大臣也，誓与城为存亡！"会提督昆寿克梧州，以兵来援，城得完。疆臣屡欲上其功，皆固辞。

同治初，以中外大臣荐，授河南开归陈许道，历布政使，擢东河总督。七年，河决荥泽，未夺溜，革职留任，阅三月工竣，复之。逾年，内召，去官，称疾归。光绪四年，卒。

朱琦，字伯韩，广西临桂人。父凤森，嘉庆六年进士，官河南浚县知县，有政声。滑县教匪起，率团练御之，屡破贼，城守卒完。迁河南府通判。殁，祀名宦。

琦，举乡试第一。道光十五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慕同里陈宏谋之为人，以气节自励。迁御史，值海疆事定，祸机四伏，而上下复习委靡，言路多容默，深以为忧。著《名实说》，略曰："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也。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非所谓大人者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之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虑，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于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于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而无患，而名又至美也。夫无患而可久于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于此？故近世所称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矣。当其峨冠褕裾，从容正步，趋于廊庙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可，其沈深不可测也。一日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挢舌而敢言，而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至此举无可用，于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虑者，不可得矣。且谨厚、廉静、退让三者，非果无用也。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未尝不斤斤于此，故又以镇薄俗、保晚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假于名之至美，僩然自以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也，其究乡愿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甚矣其耻也！"于是数上疏切论时务，皆留中不报。时咸推其抗直，称为名御史。

琦以言既不见用，二十六年，告归。越数年，广西群贼蜂起，其言皆验。家居治团练，助守御。贼中枭杰张家祥者，悔罪投诚，当事犹疑之。琦知其忠勇可用，以全家保之，乃受降，改名国梁，卒为名将，琦以守城劳议叙，以道员候选。咸丰六年，再至京师。居两岁，从钦差大臣桂良至江苏，无所遇，王有龄独重之，有龄抚浙，辟赞军事。咸丰十一年，粤匪犯杭州，总理团练局。守清波门，城陷，死之。赠太常寺卿，予骑都尉世职，祀昭忠祠。

琦学宗程、朱，诗古文皆有法，著有《怡志堂集》、《台垣奏议》。

论曰：禁烟之议，创自黄爵滋，行之操切，而连衅遂开，继之游移而国威愈坠，诚不可以此归咎始议之人。然谋国万全，决胜千里，非恃意气为也。行固维艰，言亦岂易易哉？金应麟同被拔擢，亦始终主战。陈庆镛、苏廷魁、朱琦时称“三直”；合之应麟又称“四虎”。所言有用有不用，凛凛然有生气，要足以砭顽振懦矣。

清史稿卷三七九　列传第一六六

赵慎畛　卢坤曾胜陶澍

赵慎畛，字笛楼，湖南武陵人。为诸生时，学政钱沣器之，曰：“人英也！”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条上川、楚善后屯田保甲事宜。巡通州漕，革陋规，廉得杨村通判科索剥船，奏褫其职。湖南学政徐松矜愎失士心，欲附慎畛自固，常列其弟子优等，慎畛列款纠劾罢之。两广总督蒋攸铦荐其才可大用。

十七年，出为广东惠潮嘉道。严治械斗，捕南澳、澄海、潮阳盗甚众，沿海民寮居为逋逃薮，悉编入保甲。逾年，擢广西按察使。天地会匪结党构乱，胁有赀者入其中，慎畛惟严罪匪首，被胁者不坐。广东洋匪投诚后，渐入广西为盗。设水路巡船以护商旅，督守令以捕盗多少为殿最。远郡招解重囚烦费，吏因讳盗，省文法，严举劾，缉捕始力。

二十年，迁广东布政使。州县多积亏，展转相承，悉心钩稽，除其纠葛，库储顿增。南海、高要濒河堤防多圮，民苦水患，筹款生息资岁修，屯田五千余顷。赋重为累，请减粮额，摊抵于沙坦轻则之地。粤俗奢靡，刊发陈宏谋行政训俗遗规，躬行节俭以示劝。

二十三年，擢广西巡抚。习知粤西地势如建瓴，旬月不雨即旱竭，劝民修堤塘，造龙骨车，开荫井，设井筒架，皆颁式俾仿行。地连黔、楚，群盗出没。宜山会匪廖五桂、蓝耀青分踞新、旧两墟，纠众分党，伪立名目，勒索殷户，争利相扰，亲往捕诛之。饬属行保甲，置望楼，练民壮互相守望，县建卡房数十座，府各督属会营巡缉。柳州至省千余里，设水汛四十三所，终任凡获盗千七百余人。盗多出于流匪，编客民籍，驱其单身游荡者，矿厂窑榨佣丁皆立册，有保者留，否则逐。故事，梧、浔二关，巡抚例得动用盈余。慎畛曰：“吾家衣食粗足，身为大臣，取盈将安用之？当为国家布仁泽耳。”乃于桂林设预备仓，增设书院，柳州、庆远、思恩三府皆创设之，缮城浚河，广置栖流所，并取给焉。

道光二年，入觐，宣宗嘉其诚实不欺，温谕褒勉，擢闽浙总督。严申军律，课诸镇营汛勤训练。浙江提督沈添华玩纵，劾罢之。责水师缉海盗，盗多就擒。上游四府多山，客民租山立厂，游匪群聚，遣兵搜山，捕诛其魁。闽安所辖有琅琦岛，居民多为奸利，擒治之，移驻水师，建炮台，遂为省城门户。台湾自来多乱，动烦大兵，慎畛尤以为虑，尽选贤能以治。凤山莠民杨良斌煽众起事，檄巡道孔昭雯、知府孔传穄剿治，未一月而定，不烦一兵渡海。＜□王葛＞玛兰设治，部议赋则较重，奏减之。民入山伐木，岁供道厂船料，匠首苛敛激变，捕诛首乱，更定采木章程，乃相安。戍兵万四千，更代时皆赴厦门，由提督点验，远者千里，改由各提镇分验，兵困以苏。台湾产米，漳、泉数郡仰给商运，江、浙、天津民无盖藏，米贵辄生乱，于海口稽米船出数，酌丰歉为限制，常留有余。疏请漳浦明儒黄道周从祀文庙，下廷臣议行。侯官谢金銮、德化郑兼才皆以学行著，素所敬礼，殁而举祀乡贤。又旌表义烈，以振风俗。

五年，调云贵总督，铜矿、盐务积疲，疏陈变通整顿之法。以边防莫便于屯田，方考访形势利便，未及议行而疾作。病中释疏劾贪黩不职者数十人。未几，遂卒。代者急递追回原疏，滇人惜之。遗疏上，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祀名宦、乡贤祠。

慎畛服膺儒先，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身体力行。好善嫉恶，体恤属僚，训戒恳切，如师之于弟子。所至于文武官吏，常能识别其才否，人亦乐为之用。所著《奏议》、《从征录》、《载年录》、《读书日记》、《惜日笔记》等书及《诗文集》凡数十卷。

卢坤，字厚山，顺天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荐迁郎中。扈随木

兰，校射，赐花翎。十八年，出为湖南粮储道，丁本生父母忧，服阕，历广东惠潮嘉道、山东兖沂曹济道、湖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道光元年，护理陕西巡抚。二年，擢广东巡抚，未之任，调陕西。议者谓南山老林易薮奸，不宜开垦。坤历陈汉、蜀、唐、宋史事，及汉李翕《郙阁颂》，以征垦治之利，韦任严如熙，假以便宜，垦务大兴。勘修南山各属城工，汉江堤岸，筑坝浚淤，审度形势，移驻文武，增改官制。又修复咸宁、长安、泾阳、盩厔、岐山、宝鸡、华州、榆林河渠水利，筹补榆林、绥德两属常平仓谷，劝民捐建社仓。疏陈：“察吏之要，不独亲民，官贪廉为民身家所系，其勤惰、明昧、宽严，皆关民生休戚。”宣宗深韪之。五年，以母忧去官。

六年，回疆用兵，特起驻肃州，偕总督鄂山治转饷。以托古逊为运粮首站，自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置三十二站，大兵五万余，日需粮五百石，每站备驼五百有奇，由山西、陕西采购；又蒙古阿拉善部进驼千，乌里雅苏台调拔官驼四千。疏请军需从宽筹备；兵丁量增口粮；给皮衣皮帽，以御寒；出口驼马刍秣；时给买补缺额营马，预备续调；监造军械务期坚实；拨运陕省制钱，平市价；添设台站夫马；雇用车辆，定例价；招募护台民丁，后路粮台亦添兵守护：凡十一事，并如议行。回疆平，加太子少保。及张格尔就擒，赐头品顶戴。服阕，授山东巡抚，调山西。八年，裁撤肃州军局。始抵任，寻调广东巡抚。

十年，又调江苏，未至，擢湖广总督。两湖龃务，狃于封轮之例，道光初议散轮，七年复因加价，仍改封轮，引滞商疲。坤至，疏请实行散轮，建盐仓于汉岸，俾商船源源揽运。寻量减售价，以销楚岸积盐。设塘角总卡，按船编号，以杜内私外私之弊。复湖南永兴粤盐定额，以保淮纲。湖北水灾，请免米税，借帑十万两。坪购川米平粜。疏调前两淮盐运使王凤生综理水利，择要疏浚河道，修筑堤堰，皆以次举行。

十二年，湖南江华瑶赵金龙作乱，粤瑶应之，湖南提督海陵阿及副将、游击等皆战殁，坤亲往督师，密陈湖北提督罗思举能办贼。时桂阳、常德诸瑶蜂起应贼，常德水师、荆州驻防兵皆不习山战，坤至，悉罢之，改调镇＜⿰竹旱＞苗疆兵，分屯要隘，坚壁清野，与贼相持。俟两湖兵大集，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亦率军至，乘雷雨袭击洋泉街。罗思举督诸将昼夜环攻，毙贼数千，破其巢，擒金龙子女及头目数百人。金龙承间逸，为乱军所歼，获其尸及剑印木偶诸物。捷闻，赐双眼花翎，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尚书禧恩、将军瑚松额方奉命视师，未至，贼已平。粤瑶赵仔青纠众数千入楚界，声言为金龙复仇，连败之于濠江、银江，擒仔青磔于市。广东连山黄瓜寨瑶犹猖獗。两广总督李鸿宾剿治不力，以罪退，调坤代之。偕禧恩等先后往督诸将进剿，瑶疆悉平。合疏陈两省善后事宜，改移文武官制驻所，并允行。

十三年，越南盗陈加海结边地游民啸聚狗头山，潜入内洋，遣水师击沈八船，擒加海诛之。寻越南内讧，慎固边防，拒其请兵，诏嘉得大体。

英吉利兵船擅入海口，要乞推广通商，坤依故事停其贸易。领事律劳卑挟二船入虎门，炮击不退，且以炮拒，进泊黄浦。坤设方略扼其归路，断其接济，集水陆师临以兵威，律劳卑穷蹙，引罪求去。澳门洋商代请命，坤持之良久，乃驱之出口。疏闻，诏嘉奖，先夺宫衔、花翎并复之。于是严海防，勤训练，自南山至大虎分三段，与沙角、大角相联络。省河中流沙地增建炮台，以资保障，夷情敛慑。坤久任封圻，所莅皆有名绩，宣宗深倚之。十五年，卒，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从优恤，谥文肃。子端黼，袭世职。

曾胜，广西马平人。以行伍从剿湖南苗匪，川、楚教匪，积功至都司。累迁云南参将，以计擒枭渠徐黑二及宣威小梁山匪首，为时称。迁维西协副将。瑶匪赵金龙之乱，率师会剿，擢湖南永州镇总兵，歼金龙，及擒粤瑶赵仔青，战皆力。寻赴广东剿连山瑶，迭战大横桥、分水岭、炮台山、火烧坪、军獠里、大崖冲、上坻园。瑶平，论功最，加提督衔，赐号瑚尔察图巴图鲁，予云骑尉世职。调南韶连镇，擢广东陆路提督。当英吉利兵船入内河，水师提督李增阶不能阻，胜献策，以巨船载石沉塞海口老洲冈隘道，聚草船数百横内河，备火攻，胜率兵临之，英领事律劳卑悚惧听命，事乃定。十七年，卒于官，谥勤勇。

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吏部

重鉴，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中城，决滞狱八百有奇。巡南漕，革陋规，请浚京口运河。二十四年，出为川东道，日坐堂皇，剖决狱讼如流。请减盐价，私绝课增。总督蒋攸铦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历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道光三年，就擢巡抚。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澍自为藩司时，构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于是三十余年之纠葛，豁然一清。严交代，禁流摊，裁捐款，至是奏定章程，俾有司释累，得专力治民。濒江水灾，购米十万石，劝捐数十万金，赈务核实，灾民赖之无失所。治寿州城西湖、凤台蕉冈湖、凤阳花源湖；又怀远新涨沙洲阻水，并开引河，导之入淮。淮水所经，劝民修堤束水，保障农田。各县设丰备仓于乡村，令民秋收后量力分捐，不经吏役，不减粜，不出易，不假贷，岁歉备赈，乐岁再捐，略如社仓法而去其弊。创辑安徽通志，旌表忠孝节烈以励风俗。

五年，调江苏。先是洪泽湖决，漕运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陈海运策，而中外纷议挠之。澍毅然以身任，奏请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漕粮百六十余万石归海运，亲赴上海，筹雇商船，体恤商艰，群情踊跃。六年春，开兑，至夏全抵天津，无一漂损者，验米色率莹洁，过河运数倍。商船回空，载豆而南，两次得值船余耗米十余万石，发部帑收买，由漕项协济天津、通仓之用，及调剂旗丁，尚节省银米各十余万。事竣，优诏褒美，赐花翎。明年，遂偕总督蒋攸铦合疏陈海运章程八条，冀垂令甲，永纾漕累，格于部议。未果行。又以绅衿包完漕米，横索陋规，为漕务之害。奏请惩办。学政辛从益意不合，争之。澍复疏言："陋规日增，势必取偿小民。若预计有司不减浮收，置陋规于不问，非釜底舞薪之计。"仍执前议，治包抗从严焉。

江苏频遭水患，由太湖水泄不畅。疏言："太湖尾部在吴淞江及刘河、白茆河，而以吴淞江为最要。治吴淞以通海口为最要。"于是以海运节省银二十余万兴工，择贤任事，至八年工竣。又以江以南运道，徒阳运河最易淤阻，而练湖为其上游，孟渎为其旁支，澍自巡漕时，条奏利害，至是先浚徒阳河，将以次举刘河、白茆、练湖、孟渎诸工。后在总督任，与巡抚林则徐合力悉加疏浚，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语详《则徐传》。

十年，以捕获户部私造假照要犯，加太子少保衔，署两江总督，寻实授。时淮盐败坏，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澍疏陈积弊，请大删浮费。以为补救。议者多主改法课归场灶，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南查议。澍谓除弊即以兴利，无事轻改旧制，偕鼎等合疏胪陈利害，条上十五事。鼎等复请裁盐政归总督管理，报可。澍受事，缴还盐政养廉五千两，裁减衙门陋规十六万两有奇，凡淮南之窝价，淮北之坝杠，两淮之岸费，分别减除，岁计数百万两，分设内外二库，正款贮内库，杂项贮外库，杜绝挪垫。革总商以除把持，散轮规以免淹滞，禁粮船回空带芦盐，及商船借官行私，令行禁止，弊风肃清，淮北尤疲累，先借款官督商运，继仿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于海州所属中正、板浦、临兴三场择要隘设局给票，注明斤数运地，无票越境以私论。仍留畅销之岸，江运八州县、湖运十一州县，归商运。

十二年，奏淮开办，越半岁，溢销逾额，复推广于江运、湖运各岸，减价裁费，商贩争趋，而窝商蠹吏、坝夫岸胥一旦尽失其中饱需索之利，群议沸腾。言官摭浮言，屡事弹劾，赖宣宗鉴其忠诚，倚畀愈专。屡请复盐政专职，皆不许，澍益感奋，力排众议，毅然持之，卒获成效。道光元年至十年，淮南行六纲，淮北仅行三纲。澍承极弊之后，自十一年至十七年，淮南已完六纲有余，淮北率一岁行两纲之盐，尽完从前带欠，且剂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库贮实存三百余万两两。届京察，并被褒奖优叙。晚年将推淮北之法于淮南，已病风痹，未竟其施，然天下皆知票盐减价敌私，为正本清源之计。后咸丰中乃卒行之。十八年，卒。遗疏上，优诏轸惜，称其"实心任事，不避嫌怨"，晋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赐其子桄主事，谥文毅。祀名宦祠，于海州建专祠。

澍见义勇为，胸无城府。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至方面节钺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所著《奏议》、《诗文集》、《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陶渊明诗辑注》并行世。

论曰：赵慎畛学有本源，察吏治民，严而能恕，所至政无不举。卢坤治回疆军需，平湖南瑶，

驭广东夷商，皆有殊绩。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为屏为翰，庶无愧焉。道光中年后，海内多事，诸臣并已徂谢，遂无以纾朝廷南顾之忧。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信然哉！

清史稿卷三八〇　列传第一六七

陈若霖　戴三锡　孙尔准

陈若霖，字宗觐，福建闽县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束鹿县民王洪中为人聚殴，讼不得直，自经死。若霖鞫得其实，被议叙。秩满当外用，仍留部。数从大臣赴各省谳狱，以宽恕称。嘉庆十三年，出为四川盐茶道，擢山东按察使，调广东，署布政使，以佐总督百龄平海盗，赐花翎。调湖北，复调四川，就迁布政使。二十年，擢云南巡抚。水尾土州目黄金珠结内地奸民，杀副州目李广政，掠其家，鞫实，置于法。

历广东、河南、浙江巡抚。浙省南北新关科罚无度，限以半正额为止。恤商而课裕。修萧山新庙堤，建盘头以御潮。次年，新林塘圮，亲往勘，疏言："新林塘旧为险工，今距海日远，塘以外为灶地，外复为牧地，中有马塘，足为新林屏蔽，宜补筑以遏潮汐。疏通灶地各沟洫，引入牧地之莫家等湾以排泄之，即以灶地之土培护新林堤基。西筑横塘以御江水。责令灶牧各户及萧山、山阴、会稽三县，分别修筑。"又奏修会稽、上虞等县塘堤，并如议行。二十四年，擢湖广总督，湖南凤凰等厅屯丁额多为官占，失业者众，悉清厘发还征租。官入苗寨多婪索，或冒名诈财，严禁之。又以屯地硗瘠租额重，为奏减苗租二万余石，免逋赋七万余石，苗民感之。

道光二年，调四川。中江覃万典、犍为道士萧来修等假神惑众，捕诛首犯，不坐株连。九姓长官司不谙吏治，奏请考试，狱讼别由泸州及州判兼理。四年，召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管顺天府尹事。文安县地形如釜底，自道光初堤防冲决，积水不能耕种，议请急行修筑。七年，命勘湖北京江黄家陵堤工，疏言："下游灾民吁请修治溃堤，上游居民谓口门下游乃襄河故道，复请废之。河流经行二百余年，舍此不由，而别寻二百年以前故道，其说殊谬。潜江、天门、汉川俱属下游，而天门、汉川尤当冲要，何忍委之巨浸？惟有开通江流，堵合口门，因势利导。胡家湾沙洲当下游之冲，以四十余丈之地束全江之水，下壅上溃，理有必然。今洲已冲溃，乘势挑浚新滩，展宽水道，使江流无冲突之患，然后增筑京江、钟祥口门堤坝，再于溃口筑石南坝二，以护堤攻沙，庶可经久。"报可。十二年，乞休归，卒于途，赐恤。

戴三锡，顺天大兴人，原籍江苏丹徒。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山西临县知县。连丁父母忧，嘉庆六年，服阕，发四川，补南充。历马边、峨边两厅通判，署资州、眉州、邛州，并有政声。邛州民黄子贤以治病为名，倡立鸿钧教，捕治之。事闻，仁宗命送部引见，擢茂州直隶州知州。历宁远知府、建昌道、四川按察使。道光二年，迁江宁布政使，回避本籍，仍调四川。三年，署总督，五年，实授，兼署成都将军。

三锡自牧令荐陟封疆，二十余年，未离蜀地。尽心民事，兴复通省书院，增设义学三千余所。四川旧有义田，积储备赈，谷多则变价添置良田。三锡以岁久将膏腴多成官产，留谷太多，又虞霉变亏挪，差定三千至万石为额，溢额者出粜，价存司库，以备凶岁赈恤之用。又以蜀地惟成都附近俱平畴沃野，余多山谷硗瘠，遇水冲塞，膏腴转为砂石，因地制宜，多设渠堰，以资捍卫宣泄。新都奸民杨守一倡立邪教，造妖书惑众，擒诛之。越嶲生番劫夺商旅，掠汉民妇女，捕驱黠者数十人置之法，救出被掠男妇，给资安抚。屡被诏褒奖。九年，因年老召来京，署工部侍郎。寻致仕，未几，卒。诏嘉其"宣力有年，官声素好"，赠尚书衔，依赠衔赐恤。

孙尔准，字平叔，江苏金匮人，广西巡抚永清子。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出为福建汀州知府。宁化民敛钱集会，大吏将治以叛逆。尔准讯无他状，论诛首要，鲜所株连。历盐法道、江西按察使，调福建，就迁布政使。道光元年，调广东布政使，擢安徽巡抚。河南邪匪邢名章等纠众窜颍州，檄按察使惠显率兵驰剿，格杀名章，歼其余党。蠲缓被灾各属，灾甚者赈恤之。先是有言赈务积弊，毋得以银折钱，尔准疏其弗便，仍循旧章。

三年，调福建巡抚。延、建各属山径丛错，多盗劫，以万金为缉捕费，连获贼首置之法，盗风

衰息。巡阅台湾，疏言："台湾南北袤延千余里，初抵鹿耳门，可行舟楫。嗣增设鹿仔港，而浅狭多沙，内山溪水赴海，别开港在嘉彰间，曰五条港，颇利商船。又噶玛兰山峻路险，负戴难行，其地有乌石港、加体远港，可通五六百石小舟，皆宜设为正口。"

五年，擢闽浙总督。奏请噶玛兰收入版籍，设官治理。彰化匪徒械斗焚劫，旁近蜂起，全台震动，檄水师提督许松年剿捕，副将邵永福等趋艋舺，阻其北窜；总兵陈化成以兵渡鹿仔，防其入海。尔准亲驻厦门，遣副将佟枢等分往彰化、淡水，搜山围捕，詗知贼党煽诱日众，移陆路提督马济胜守厦门，自渡海驻彰化督剿，贼首李通遁，捕得伏诛。令各庄举首事，缉余匪，闽人捕闽人，粤人捕粤人，以免诬累。

台人有与生番贸易遂娶番妇者，俗名"番割"，其魁黄斗乃等久踞三湾，潜出为盗。当乱起时，诱生番出山助斗，遣参将黄其汉等分路侦击。番窜后山，士卒攀藤蹑葛而登，禽黄斗乃等二十一人，斩以徇。尔准疏陈匪徒起事，由于造谣焚掠，非叛逆，当以强盗论，淡水以北分党报复，当以械斗论，焚杀有据者始坐辟，余俱末减。其胁从旋解散者，多所保全。又奏台湾北路至艋舺几五百里，仅有守备一员，巡防难周。调南路游击一员驻竹堑、并于大甲、铜锣湾、斗换坪诸处添驻营汛，建淡水土城。头道溪为生番出入总路，亦建土城，以屯丁驻守。事平，加太子少保。七年，入觐，宣宗嘉其治台湾匪乱悉合机宜，迅速蒇功，赐其子慧翼官主事。

木兰陂者，创自宋熙宁间，溉民田四十万亩，筑石堤千一百余丈以御海潮，岁久倾坏，尔准道经莆田，亲勘修复。工蒇，以宋长乐室女钱创陂实功首，建祠列入祀典。尔准治闽最久，谙悉其风土人情，吏民皆相习，政从宽大，闽人安之。九年，坐失察家仆收贿，镌二级留任。十一年，以病乞休。逾年，卒，赠太子太师，赐子慧惇进士，慧翼员外郎，谥文靖，祀福建名宦及乡贤祠。

程祖洛，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荐迁郎中。谙练刑名，为仁宗所知。京察记名道府，久未外简，以截取铨授甘肃平凉知府。部臣请留，诏斥规避边远，撤销记名，留部永不外用。久之，擢内阁学士。寻授江西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调山东。

道光二年，擢陕西巡抚，调河南。教匪朱麻子由新蔡窜安徽阜阳，捕获置之法。与直隶、山东、安徽、湖北毗连诸县素多盗，拨库帑五万两生息，为缉捕经费。漳水决安阳樊马坊，河流北徙，命大学士戴均元往会勘。祖洛周历上下游，合疏言："漳水自乾隆五十九年南徙合洹以来，卫水为所遏，每致溃溢。今河流既分，不可使复合。议于樊马坊上下距洹水最近处及南岸冲决成沟，并筑土坝，使二河分流，冀减漫溢之势。"至四年春，积水消涸，地形显露。田市之北，漫水与沟隔断，不能引归正河。乃就其上游龙家庄洼地抽沟启放，复于内黄马家洼开引河，添筑田家营大坝，使溜势南趋。自是漳、卫合并之患遂息，虞城横河、惠民沟，夏邑巴清河，永城减水沟，旧为豫东宣泄潦水要区，迭经黄河漫淤，滨河连岁被灾，并疏浚之。初，河南、安徽治捻匪从重典，嗣部议有所减改。祖洛疏言："匪徒结捻，倡劫党众，一呼而集，其豫谋早在结捻之时。新例以是否豫谋分别轻重，诸多窒碍，请复旧列。"并论匪徒拒捕及捕人治罪各条。又言："获盗究出旧案，免究从前失察处分。请遵嘉庆间谕旨，俾除瞻顾。"并从之。

七年，丁母忧，服阕，署工部侍郎。寻署湖南巡抚，调江苏。十二年，擢闽总督。命查办浙江盐务，严定裁汰浮费章程，下部议行。台湾奸民张丙、陈办等倡乱，命将军瑚松额督兵进剿，祖洛专治后路军需。十三年，提督马济胜破贼，张丙等就禽，赴台湾筹办善后事宜，劾战守不力之都司周道龙等，褫黜有差。改营制，增防守。优叙，赐花翎。疏陈福建吏治，略曰："安民必先惩蠹，不可以回护瞻顾而曲纵奸恶。闽省吏治无子惠之政，而务宽大之名，始因官之庸劣，酿成顽梗之风，今又因民之诡张，遂有疲难之势。官曰民刁，民曰吏虐，互相传播，渐失其真。官不执法，棍徒玩法。幕不守法，因而愚民犯法，书役弄法，必先惩不执法之官，然后能治犯法、弄法、玩法之人。"于是连劾官吏不职者，略无假贷，吏治始肃。已革县丞秦师韩京控提督马济胜蒙奏邀功，并讦祖洛偏袒欺蒙，命侍郎赵盛奎偕学政张鳞按鞫，白其诬，师韩遣戍新疆。十五年，疏陈闽洋形势，以漳州之南澳、铜山为藩篱，泉之厦门、金门为门户，兴化之海坛为右翼，闽安为省会咽喉，福宁之铜山为后户。巡缉守御，全资寨城炮台。就最要者四十四处，由官民捐资修筑。十六年，丁父忧去官，

服阕，引疾不出。二十八年，卒，宣宗甚惜之，赠太子太保，谥简敬。

马济胜，山东菏泽人。以武生入伍，从剿川、陕教匪，积功累擢江苏抚标参将。嘉庆十八年，会剿山东教匪，擢河北镇总兵。道光初，擢浙江提督，调福建陆路提督。张丙等倡乱嘉义。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困守孤城。济胜率兵二千渡海赴援，战于嘉义城下。大破贼，追至苹港尾，禽斩甚众。进屯盐水港，分兵搜剿，张丙及其悍党先后就禽。时命将军瑚松额督师犹未至，诏褒成功迅速。赐双眼花翎。余匪万余复来犯，俟其怠，击之大溃，禽头目赖满等，追剿尽毁其巢，贼遂平。宣宗深嘉其谋勇，锡封二等男爵。又以驭兵安靖，御书“忠勇廉明”四字赐之。召入觐，年逾七旬，犹壮健，温诏褒奖，晋二等子爵，在御前侍卫上行走。十六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谥昭武，四子皆予官。

裕泰，满洲正红旗人。由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嘉庆末，出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历四川、湖南、安徽按察使，湖南、陕西、安徽布政使。道光十一年，擢盛京刑部侍郎，调工部，兼管奉天府尹事。查勘科尔沁蒙旗荒地，奏禁私垦。十三年，召授刑部侍郎，寻出为贵州巡抚。十六年，古州、黎平土匪起，禽其渠徐玉贵等诛之。

调湖南巡抚。镇＜⿰⿱艹旱＞标兵滋事，劾总兵向遵化、辰沅道常庆不职，罢之。疏言：“苗疆屯田，嘉庆中道员傅鼐所经营，寓兵于农，筹边良策。治安日久，诸弊丛生。今镇＜⿰⿱艹旱＞标兵因借饷倡乱，苗人遂生观望。重以苗官苛刻，屯长侵欺，后患堪虞。急应清厘损益，妥定章程，俾将弁兵练咸知经费有常，绝其觊觎，仍责成镇道实力整饬，恩威并行。”寻议定苗疆兵勇不准客民充补，预借银谷限以定制，拔补备弁屯长，严绝苞苴。辰沅道缺，以湖南知府题升。并如所议行。十七年，调江西，复调湖南。

二十年，擢湖广总督。二十一年，湖北崇阳逆匪钟人杰作乱，踞县城，陷通城。裕泰驰驻咸宁，檄按察使郭熊飞率都司玉贵等进剿。崇阳在万山中，贼尽塞孔道，筑砦抗拒，选精锐出贼后夹攻，分股犯蒲圻，连为官军所败，踞崇阳西岭为负隅计。提督刘允孝迭败之石盘山、黑桥，进毁其巢，禽人杰及其党陈宝铭、汪敦族等。寻复通城，尽俘其孥。事平，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时英吉利兵由海入江，诏募勇习水战。裕泰仿粤艇造大船六、快船四，简汉阳水师，每船百人，按旬操，练裁旧有巡船，以节经费。荆州驻防每出营滋事，奏请饬地方官拘拿，报将军秉公严惩。乾州苗窜扰，剿抚解散。

二十九年，李沅发倡乱新宁，踞城戕官。巡抚冯德馨、提督英俊往剿，复县城。妄传沅发已死，而贼窜山中，勾结黔、粤交界伏莽，势益蔓延。冯德馨逮治，专任裕泰往督师，与黔、粤诸军合击，数捷。三十年春，搜剿山内，禽歼多名。贼窜永福草鞋塘，四面抄围，渐穷蹙。裕泰度贼不南趋广西全州，即入新宁瑶峒，令提督向荣由武冈进屯广西怀远，遇贼击破之。贼退踞金峰岭，分三路进击于深箐陡石间，斩获殆尽，沅发就禽，晋太子太傅。寻调闽浙总督，咸丰元年，调陕甘，入觐，卒，优诏以尚书例赐恤，谥庄毅。子长善，广州将军，长叙，侍郎。

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原籍浙江会稽。高祖上振，官湖南司狱，恤囚不隐德，贫未能归，遂家湖南。

长龄，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道光元年，出为江西南昌知府，历山东兖沂曹济道、江苏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佐巡抚陶澍创行海运。调山东。七年，署巡抚。临清州教匪马进忠为逆伏诛，复有揭帖伪立名号，刻期举事，胪列旁州县民名数百。长龄曰：“谋不轨讵以姓名月日告。此移祸也。”诇知果出邀功者，欲藉兴大狱，遂置不问。调江宁布政使，乞归养亲。十五年，母丧服阕，补福建布政使，调直隶。

十六年，擢贵州巡抚。黔民苦讼累而多盗，以听断缉捕课吏，设旬报为考核。十八年，仁怀奸民穆继贤纠四川綦江匪肆劫，遣兵与川军会剿，焚其巢，首从并就歼禽。郎岱、普安、清镇诸县多种罂粟，拔除申禁，劝民种木棉，玉屏、婺川皆有成效。黔省安置流犯三千余人，与苗民错处，衅隙易生，疏请改发新疆，又以镇远、黎平、都匀、古州苗俗桀骜，以盗为生，州县差役缉捕难周，疏请绿营每百名内精选数名，分隶府、厅、州、县文员管辖。勤加训练，专司捕盗：并下部议行。

长龄治黔九载，振兴文教，贵阳、铜仁、安顺、石阡四府，普安、八寨、郎岱、松桃四厅，黄平、普定，天柱、永从、瓮安、清平、兴义、普安诸州县，皆建书院义学，省会书院分上内外三舍，亲试考核，刊刻经籍，颁行州县。

二十五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汉、回连岁互斗，永昌回变败退后，复图攻城，城回谋内应，迤西道罗天池悉捕诛之。长龄亲往督剿，击走叛回，以肃清入告。二十六年，回众藉口善良不别，复叛，自请议处，撤销奖叙，赴大理、永昌督剿。匪寻窜散，请免投诚张富罪，军犯王芝异团练出力，亦请释回，诏斥其庸懦，降补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乞病归。滇回复扰云州，多属永昌遗孽，且得罗天池滥杀状，追论长龄，褫职。逾年，卒。

论曰：陈若霖、戴三锡尽心民事，而三锡久任蜀疆，治效较多。孙尔准、程祖洛先后治闽有声，宽严殊途，其相济之道乎？裕泰两殄楚寇，勋施烂然。贺长龄儒而不武，不足以奠严岩疆也。

清史稿卷三八一　列传第一六八

帅承瀛孙远燡　弟承瀚左辅

张澧中　张日晸

帅承瀛，字仙舟，湖北黄梅人。嘉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先后督广西、山东学政，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副都御史，署仓场侍郎。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吏部。丁母忧，服阕，补原官，调刑部。论劾郎中宝龄婪贿状，仁宗以承瀛到官浃月，厘剔宿弊，予议叙。奉命按山西雁平道福海，陕甘总督先福，罢之。又按山东徐文诰冤狱，得平反，劾承审官吏，降黜有差。

十五年，授浙江巡抚。浙盐疲敝，议裁浙江盐政，归巡抚兼理，诏责承瀛整顿，疏言："浙江运库尚无亏挪，惟多移垫。拟以报存余价追补，须足额后拨解。至收支数目，务划清纲款，即有急务，不再以内款垫支。每年回价，应许停输。向例洒带盐引，豫占年额，愈积愈多，请并停止，以纾商力。"又酌改章程十事：定盐务官制，裁盐政养廉，革掣规供应，灶课由场征解，销引先正后余引目通融行销，收支力杜弊混，枭私商私并禁，掣验改复两季，甲商酌裁节费，下部议行。浙鹺自此渐有起色。宁波、温、台诸府滨海，土盗出没，令兵船巡缉以遏其久，严诇口岸以防其内，洋面渐安。

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八折收漕之议，廷臣多言其不可，下疆臣覆议。承瀛疏言："漕弊始由州县浮收，以致帮丁需索，而帮丁沿途用费亦因以渐增。迨帮丁用费愈大，需索愈多，州县迫于帮费，有难循旧例征收之势，其究耗费归之小民。由此包户侵渔，刁衿挟制，积弊至不可回。八折之议，原以去其太甚，补救目前。无如因弊立法，而弊即因法以生。诚有如廷臣所议，惟严禁官役需索，沿途之规费除，即帮丁之用费省，而州县浮收勒折之弊，亦力绝其萌，庶爱民恤丁两有裨益。"疏上，前议遂寝，清厘仓库亏缺，奏请先就现任各官次第弥补，又以浙西频遭水患，应与江苏合力疏浚，察勘形势，偕孙玉庭等疏陈两省水道原委，实共一流，请专任大员综揽全局：诏韙之，寻去官。后陶澍至江苏，乃先治吴淞江焉。

承瀛治浙数年，以廉勤著。陆名扬者，归安乡民，以抗浮收得一乡心，久为官吏所嫉，请兵掩捕，乡民集众抗拒，而名扬逸。巡抚陈若霖遽以入告，遣兵往治，久之名扬始获。承瀛初至浙，诛名扬，后乃知由于官吏之酿变，深悔之。四年，丁父艰，服阕，至京，以目疾久不愈，乃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优诏轸惜，依总督例加恤，赐其孙远燡举人，寻祀浙江名宦祠。

远燡，成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编修。咸丰初，上书言军事。纳赀为道员，奏留江西劝办捐输。七年，总兵李定为粤匪困于东乡，远燡募勇往援。战殁，予骑都尉世职，建专祠，谥文毅。

承瀛弟承瀚，嘉庆十年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历官至副都御史，方正负时誉，名亚于承瀛。殁，祀乡贤。

左辅，字仲甫，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授安徽南陵知县，调霍丘。勤政爱民，坐催科不力免官，嘉庆四年，复之，补合肥，复以缉私役为盐贩殴毙狱坐夺职。寻初彭龄为安徽巡抚，荐辅人才可用。仁宗亦素知辅循名，能得民心，送部引见，复职，仍发安徽，补怀宁，迁泗州直隶

州知州。河决，州境被灾，辅躬亲赈抚，民无失所。总督百龄疏保洁己奉公，政声为一时最，以应升升用，擢颍州知府。十八年，盱眙民孙国柱诬周永泰谋逆，疆吏以闻。诏那彦成俟滑县匪平，移师会剿，檄辅先率兵往。辅力言泗州属县无邪教，单骑往按之，得国柱诬告状，大狱以息。寻捕诛阜阳教匪李珠、王三保等，予议叙。擢广东雷琼道，迁浙江按察使、湖南布政使。二十五年，就擢巡抚。

苗疆税重，又苦官役苛扰，侍郎张映汉陈其弊，命辅偕总督程若霖察治，奏减租谷二万余石，筹款买补仓储六万余石，免民、苗积逋租谷七万余石。复挑补兵勇，裁撤委员，禁差役不得入苗寨，听苗食川盐，民苗便之。长沙妙高峰有宋儒张栻城南书院旧址，康熙中移建城内，已圮，规复重建，课通省士子，疏请御书扁额，以示嘉惠士林，诏嘉许焉。

辅官安徽最久，时称循吏，晚被拔擢，数年中至封圻，年已老。三年，召来京，原品休致。十三年，卒于家。

姚祖同，字亮甫，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兵部郎中。以纂辑《剿平教匪方略》，擢四五品京堂，补鸿胪寺少卿。历通政司参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二十年，出为河南布政使。请限制河工提款，清厘州县交代，库储顿充。

二十一年，调山西，又调直隶。严查亏空，令州县自报亏数，凡新任不得私受前任旧亏，其新亏者，勒停升补。仓谷自经饥祲，兼军需支领，荡然无余。祖同饬各属籴补数十万石。雄县、安州、高阳诸县水道淤阻，连年漫溢，并遴员治理，相机疏浚。二十二年，畿辅旱灾，重者二十有九州县。先令停征，截漕备赈，遍历灾区，劾属吏办赈不实者，发米贾囤积数十万石，责令平粜，民赖以济。二十三年，仁宗东巡，滦河涨溢，祖同督造桥工成，赐花翎。而谕曰："是非为桥工，因汝能实心办事耳。"

二十四年，擢安徽巡抚。会河南大水，灌入涡河，下游诸县被灾，祖同乘小舟巡视赈恤。二十五年，调河南。时仪封大工未竣，黄、沁并涨，漫及马营工坝尾，祖同相机堵御。疏陈政务虽多，河工为重。学习河务，以履勘为先。宣宗初即位，命祖同每届旬以大工进占丈尺奏闻。及冬，口门渐狭，而大河冰坚，祖同亲乘小舟督工凿冰，岁杪大工始告蒇。道光元年，祖同疏陈河南情形，略曰："河工之敝坏显而易见，民生之凋瘵隐而难治。河工加价，自常赋三百六十余万外，逾额摊征。衡工未已，睢工继之。睢工未已，马工、仪工又相继接征。此外复有各处堤工随时摊征之款，民力其何以堪？请概停缓三年，以纾积困。"从之。开封护城大堤，河溢时半圮，请缮完以资保障。

二年，河督严烺奏请马营坝工抛护碎石，已奉俞允，复命祖同筹度。祖同言时当大堤放淤，遏其奔冲，既非顺水之性，伏秋盛涨，坝西水势加高，上游堤埝愈险，则河北可虞，且虑拦沁转致拦黄，于实事为未便。乃下烺覆议，卒如祖同言。初，仪工经费，自祖同严核弊窦，省帑金甚钜。迨工员报销，截长补短，蕲合成例，言官以浮冒入奏。二年，命左都御史玉麟、王鼎按之，事得白，而以八子钱五万六千余缗责祖同偿补。八子钱者，工员以杂用不敷，议以银易钱，银一两加扣八十文，祖同置弗问，卒以罣议，降补太常寺少卿。

五年，授陕西按察使。请建流芳祠以祀关中士女之死节义者。六年，诏来京另候简用。七年，授广东按察使。寻偕尚书陈若霖赴湖北察勘京山王家营堤工。未几，召授通政司副使，累迁左副都御史。十八年，以年老重听，原品休致。二十二年，卒。

程含章。云南景东人。其先佐官吏捕杀土寇，惧祸，改姓罗。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嘉庆初，大挑知县，分广东，署封川，坐回护前令讳盗，革职，投效海疆，屡歼获居盗，擢知州，署雷州府同知，率乡勇破海盗乌石大，迁南雄直隶州。又坐失察属县亏空，革职，寻复官。以勘丈南雄州属田亩，总督蒋攸铦疏荐，擢知府，补惠州。历山东兖沂曹道、按察使、河南布政使。

道光二年，疏言："欲治河南，必以治河为先务。正本清源之道，在河员大法小廉，实心修筑，加意堤防，自能久安长治。"宣宗韪其言，命每届汛期，赴工稽查工料及工员才否。擢广东巡抚，入觐，面奏请复姓，许之。调山东，又调江西。修筑德化诸县被水圩堤，设义仓，行平粜。

四年，召署工部侍郎，治直隶水利，上疏略曰："雍正、乾隆间四次兴大工，皆历数年蒇事，费

帑数百万，自此畿内无水患者数十年。迨嘉庆六年后，河道渐淤。道光二三两年淫雨，被水者多至百余州县。治水如治病，必先明病之源流，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循天下经验之良方，参今时变迁之证候，然后疾可得而治也。天津为众水出海孔道，诸减河皆所以泄水入海。东淀回环数百里，大清、子牙、永定、南运、北运五大川流贯其中。西淀容纳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二十余河之水，南北两泊容纳正定、顺德、广平三十余河之水，各有河道为传送之区。今则消泄之尾闾无不阻塞，停蓄之腹部无不浅溢，流贯之肠无不壅滞，收纳之脾胃无不平浅，传送之机轴无不淤积，吐纳之咽喉无不填阏，流通之血脉无不凝滞，加以堤埝、闸坝、桥梁无不残缺，淫潦一至，辄虞泛溢。此畿辅水道受病之情形也。伏思直隶河渠淀泊，前代不闻大患。自康熙三十九年以后，乃恒苦水潦，则永定、子牙二浊河筑堤之所致耳。孙嘉淦有言，永定、子牙向皆无堤，泥涂得流行田间，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筑堤束水，而胜芳、三角淀皆淤。自子牙筑堤束水，而台头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则田水入河之道阻，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已不胜其弊，总因浊水入淀，溜散泥沉，以致斯疾。此又畿辅水道致病之根原也。永定河自筑堤以来，于今百有余年，河身高出平地一丈有余，既不能挑之使平，又不能废堤不用，知痼疾所在，无术可治。亦惟见病治病，多开闸坝以分其势，高筑堤埝以御其冲，使不致溃决为害而已。至通省全局工段繁多，自不能同时并举。惟有用治标之法，先将各河淀挑挖宽深，取出之土即以筑堤，使洼水悉得下注，然后廓清中部。俟大端就理，仍用治本之策，诸州县支港沟渠，逐一疏通，俾民间灌溉有资，旱潦有备，三五年后，元气渐复。此又办理之先后次第也。造端宏大，倍于乾隆时，与其缓办费多，不如速办费少，计非一二百万所能成事。请饬部宽筹经费，庶不致有无终。”又疏陈应修各工，略谓：“治水在一‘导’字。欲治上游，先治下游，欲治旁流，先治中流。挑贾家口以泄永定、子牙、北运、大清四河之水，挑西堤头引河以泄塌水淀之水，挑邢家坨以泄七里海之水。另开北岸一河以分曹口之势，修复减河以宣白、榆之源，挑浚三河头水道，添建草坝，为东淀之扼要，挑浚马道河、赵北口水道，为西淀之扼要。十二连桥横亘淀中，亟应兴修以利往来。修复增河，分白沟上游之势，修复窖河，分白沟下游之势，则水得就下之性，支派旁流，乃可次第导引。”疏上，并被嘉纳。实授工部侍郎。寻调仓场侍郎。

五年，授浙江巡抚。六年，以病辞职，上以含章精力未衰，不许，调山东。七年，因浙江巡抚刘彬士治盐操切，密疏劾其不职，命总督孙尔准按治不实，诏斥含章听不根之言，无端入告，解职严议。彬士亦劾含章提用商纲银，额外滥支，漏追余款等事。含章疏辨，命总督琦善、学政朱士彦按之。诏以提用纲银，归还捐垫，仅属见小，而先发妄奏之咎重，念其居官尚好，降补刑部员外郎。八年，授福建布政使，以病乞归。十年，卒。

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江西广信知府基渊子。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擢鸿胪寺少卿。十八年，滑县教匪起，绍镛随扈，以畿辅、山东、河南地形险易，将帅贤否，各镇兵籍，列册进御，受仁宗知。会有大名民人司敬武等十余人佣工热河、锦州，闻畿南寇起，驰归，过山海关，关吏执之，诬其预闻逆谋，命绍镛偕内阁学士文孚往鞫，白其诬释之。劾副都统以下，谕如律。历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

十九年，出为安徽布政使。值大水，被灾者四十余州县，仓谷缺乏，库储不给，劝绅商输资各恤其乡，与官赈并举，灾民赖之。二十三年，就擢巡抚。宿州、灵璧以睢河堤堰崩圮，比年患水，绍镛亲往相视，奏请修复。又筑无为州黄丝滩临江堤千二百余丈。先后捕获凤、颍等府土匪五十余人，置诸法。二十四年，调广东巡抚。

道光元年，诏各直省清查陋规杂税，绍镛疏陈，略曰：“广东州县所资办公，专在兵米折价。因产谷少，民间皆原折纳，相沿已久。在驯谨良民，向依旧规完纳，而刁生劣监，不能无抗欠。有于正数之内丝毫无余者，更有于正赋之内收不足数者，州县往往以赢补绌，自行偿补。今若定为折收额数，则所浮之价，悉为应输之额，其挂欠代偿，恐较前益甚。况贪官污吏，视所加者为分内应得之数，以所未加者为设法巧取之数。雍正时将地丁火耗酌给养廉，议者谓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八九十年以来，钱粮火耗，视昔有加，不出前人所虑。兵米折价，与之事实相近。即能明察暗访，坚持于数年之间，断难远虑周防，遥制于数十年之后。至杂税及舟车、行户、

盐当、规礼等款，名目不一，或此有而彼无，或此多而彼寡，愿者减其数以求悦，黠者浮其数以取赢。究之浮者即浮，数已定而难改。减者非减，事甫过而仍加。此时豪发未尽之遗，即将来积重难返之渐，其中更有强狡之徒，向不完纳平余，致馈规礼。今以案经奏定，在有司视为当然，在小民视为非旧，两相胁制，互为告讦。既不能指为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纠弹，又不能因民间不缴陋规，惩以官法：宽严两穷。是杂税诸项之难于清厘，较兵米折价尤甚。且各项所入，既名陋规，逐款胪列，上渎圣听，于国家体制，亦殊未协。事有窒碍，不敢不据实密陈。”疏入，与两江总督孙玉庭所议同，其事遂寝。

二年，召署礼部侍郎。丁母忧归，服阕，授广西巡抚。禁土司科派扰累，惩土民刁讼者，缉治逸匪，边境稍安。五年，调湖南，编查洞庭湖渔船，以军法部伍之，盗无所容。沣州诸湖，上承涔水，下泄洞庭，两岸悉垸田，地低下，泄水不畅，檄道府率属履勘疏浚，得可耕田万四千余亩，奏蠲淤田赋万一千余亩，从之。九年，入觐，而陈苗疆设立苗弁额数过多，倚势虐使苗人，易激事端，请酌其可并省者，缺出不补，总督意不合，格不行。十年，召授光禄寺卿。寻值京察，以在湖南任内废弛，降四品顶戴，休致。十四年，卒。

朱桂桢，字干臣，江苏上元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擢郎中，迁御史。二十一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镇远民、苗杂居，无纺绩之利，募工教织，于是始有苗布。大旱，民饥，急发库藏平粜施粥，郡无殍人。事毕，自请擅动库帑之罪，民感其惠。次年，岁稔，争醵金还库。黄平州有盗，或告变，单骑临之，呼众缚为首者出，不戮一人，戍五人而已。兴义苗哄，大吏已勒兵，桂桢曰：“此苗忿民欺，保不为变。”使人开谕，果服。在任三年，治行称最，擢陕西潼商道。历浙江按察使，甘肃、山东布政使。

道光三年，擢山西巡抚。丁父忧，服阕，署礼部侍郎，授仓场侍郎，严治花户侵渔。初行海运，奏定漕粮到天津起卸拨运收贮章程，清核于到坝之先，慎重于入仓之后，著为令。九年，迁漕运总督。疏言：“漕政之艰困，由于旗丁疲累，而水手多系无业游民，性成强悍，无以恤其力而服其心，宽猛皆无当，欲其不滋事甚难。惟密詷于未然，而重绳其既往。请责成督运官弁，遇有滋事者，立时拿办者免议，日久无获者重处。”时漕弊已深，桂桢力加整顿，必究弊源，不为苛刻，群情翕服。

十一年，调广东巡抚，却洋行陋规，遇事执法，外商独严惮之。每有勾捕，不动声色，临事集官弁，曰往某所，闾里不扰，莠民敛迹。以俭素率属，一日微服勘灾归，至西关，见千总舆从甚盛，叱止之，千总叩头表罪乃已。惠、潮两郡多械斗，数兴大狱，痛绳以法，稍辑。创议诸郡山场荒地，援雷、琼例，给照听民垦种。设乡约义塾，教养兼施，以弭匪僻。诫僚属慎刑狱，治民以无冤滥始，每届秋谳，多所平反。十三年，以病乞归，宣宗时时询其病状，冀其出。二十年，卒，诏嘉“居官清正，勤政爱民”，依总督例优恤，赐其子镇举人，谥庄恪，祀镇远名宦祠。

陈銮，字芝楣，湖北江夏人。嘉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五年，出为江苏松江知府。创行海运，銮驻上海，多所赞助。署江宁，值下河诸县水灾，流民劫掠，预设防禁。设赈厂郊外，议宜散不宜聚，分各县留养，大县二千人，小县千人，赈毕资遣，竟事无哗。调苏州，历苏松太道、江西粮道、苏松粮道、广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水灾治赈，亲勘灾湖州，谘访土人，知湖高于田，溇港宣泄不畅，规建堤防，修筑垸岸，以保田畴。十二年，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护理巡抚。

銮自为诸生时，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会陶澍、林则徐先后为督抚，百废俱举，凡治漕、治运，浚吴淞江、刘河、白茆河，修宝山、华亭海塘，銮并在事，澍、则徐皆倚如左右手。十六年，擢江西巡抚。明年复调江苏。十九年，陶澍以病解职，代署两江总督。方严烟禁，筹海防，甚被倚畀。疏言：“自嘉庆以来，乡曲细民多受邪教诱胁，为风俗人心之害，由于正教不明。请敕儒臣阐明《圣谕广训》，黜异端之旨，撰为韵言，布之乡塾，俾士民童年诵习，以收潜移默化之效。”特诏允之。是年冬，卒于官，则太子少保，依尚书例优恤。赐其子庆涵举人，子庆滋，光绪中官至江西按察使。

吴其浚，字瀹斋，河南固始人。父烜，兄其彦，并由翰林官至侍郎，屡司文柄。其浚初以举人

纳资为内阁中书。嘉庆二十二年，成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二十四年，典试广东，其彦亦督顺天学政，词林称盛事。道光初，直南书房，督湖北学政，历洗马、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超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兵部侍郎，督江西学政，调户部。二十年，偕侍郎麟魁赴湖北按事，总督周天爵嫉恶严，用候补知县楚镛充督署谳员，制非刑逼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大治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讯鞫皆实，复得楚镛榷盐税贪酷，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天爵论褫职戍伊犁，革光岳举人，镛荷校，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命其浚署湖广总督，寻授湖南巡抚。

二十二年，崇阳逆匪钟人杰作乱，进窥巴陵，其浚偕署提督台勇赴岳州防剿，檄镇＜⿰⿱⿰⿱⿰⿱

滑县城下，屡有功，赐花翎。二十年，擢福州副都统，署福州将军。

道光三年，授察哈尔都统。五年，擢成都将军。乾隆中，西宁玉舒巴彦囊谦千户分三百户与其弟索诺木旺尔吉为小囊谦，由德尔格忒土司居间调处，办事大臣断定。既而索诺木旺尔吉之子诺尔布不能服其属户，大囊谦欲兼并之，诺尔布诉于德尔格忒土司。大囊谦复以土司有欺凌小囊谦情事，互控不已，下瑚松额按之。奏请仍遵原断，大囊谦不得觊觎属户，德尔格忒土司亦毋预邻封事，以杜争端，事乃定。七年，署四川总督。九年，调吉林将军。会宣宗东巡，扈跸，校射，中三矢，赐黄马褂。十年，母忧回旗。寻署盛京将军。

十二年，命偕尚书禧恩督师剿湖南瑶匪赵金龙，至则金龙已就戮，其党赵青仔率余匪首邓三、盘文理等。瑶众投诚，全境肃清，赐双眼花翎，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命署福州将军，台湾土匪张丙等作乱，授为钦差大臣，偕参赞哈哷阿赴剿。及抵福建，提督马济胜已擒匪首，台湾略定。十三年春，命仍渡台搜捕余党，擒各路匪首二十余人，贼党三百余人，分别置之法，械送张丙、陈办、詹通、陈连至京诛之，加太子太保，复调成都将军。十四年，峨边、马边夷匪勾结焚掠，提督杨芳击毙夷目，以肃清入奏。既而夷复滋扰，瑚松额以芳办理未善，劾罢之。自请议处，降一级留任。

十五年，授陕西总督。疏陈兵丁骄纵，应加意训练驾驭。又密陈吏治情形，优诏嘉纳。十七年，京察，诏嘉其不露锋芒，细心任事，予议叙。西藏堪布入贡，为四川番匪劫掠。瑚松额捕贼数十人，得赃物，奏请贡道改由柴达木，由青海大臣遣兵护送。又以野马川地连野番，请于大通河北岸立栅，山崖筑设墩卡，派兵防守，提标前后二营厂马合并，以厚兵力，并允行。二十一年，因病请开缺，寻致仕，许食全俸。二十七年，卒，赠太子太傅，赐恤，谥果毅。

布彦泰，颜扎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珠尔杭阿，嘉庆初，官镶黄旗满洲副都统，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布彦泰由荫生授蓝翎侍卫，袭世职。荐升二等侍卫。二十三年，充伊犁犁队大臣。道光初，擢头等侍卫。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伊犁领队大臣，乌什办事大臣。九年，授喀什噶尔总兵，病归。十年，予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充哈密办事大臣，调西宁办事大臣。将军玉麟荐其习边事，调伊犁参赞大臣，再调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十四年，复以病归。十八年，署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擢察哈尔都统。

二十年，授伊犁将军，入觐，命在御前行走。及赴任，授镶黄旗蒙古都统。二十二年，疏陈开垦事宜，略言："惠远城三棵树地方可垦地三万余亩，请就本地民户承种输粮。阿勒卜斯地方可垦十七万余亩，请责成阿奇木伯克等筹计户口，酌量匀拨。"至二十四年，疏报塔什图毕等处开垦叠著成效，诏嘉其"忠诚为国，督率有方"，加太子太保。又命会勘乌鲁木齐未垦之地，及各城旷地，一律兴办。寻疏言："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前任将军松筠奏拨八旗余丁耕种，因乏水，不久废弃。今欲垦复，必逐渐开渠，极东且须引哈什河水，方可用之不竭。经营浩费，较前次各案不啻数倍。见委员勘估，又以伊犁历届捐垦成案，皆系收工而非收银。盖办工以工为主，计银不如计工之直捷，亦不如计工之核实。此次用夫匠五十三万四千工，实垦得地三棵树、红柳湾三万三千三百五十亩，阿勒卜斯十六万一千余亩。荒地之开垦成田，由于渠工之开通水利，故不能划出某顷某亩为某员所捐办者，仍请免其造册报销。"从之。时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在戍所，布彦泰于垦事一以谘之，阿齐乌苏即由则徐捐办。事既上闻，命布彦泰传谕则徐赴南路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勘。布彦泰疏留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暂缓更换，与则徐会勘。凡历两年，得田六十余万亩，事具《全庆传》。

二十五年，授陕甘总督。青海番匪连年肆扰，自二十三年总督富呢扬阿奏报进剿，驱回河南，实仅邀番僧赍抚，约不北犯。次年，复扰河北，掠凉州营马匹，戕守备。富呢扬珂诿称匪乃四川果克黑番，大雪封山难剿，而西宁镇总兵庆和出口会哨，又遇贼被戕。惠吉继任总督，檄提督胡超进剿。肃州兵不听调，哗噪，胡超不能制。惠吉筹办未有绪，殁于任，乃以布彦泰代之，未至，命林则徐先署总督，并授达洪阿西宁办事大臣，同治其事。二十六年，布彦泰抵任，奏劾胡超畏葸，罢之。又论总兵站住攻剿不力，褫职遣戍。达洪阿率兵剿平番庄，惟黑错寺匪众抗拒，攻下之。又破果岔贼巢，拉布楞等寺僧收合四沟散番乞降，事乃定。布彦泰以调度有方，被优叙。亲巡边隘，疏陈西宁地势在河为固，扼险设备，请于哈拉库图尔之南山根、南川营之青石坡，移建营堡，黄河北

岸头岱、东信、忙多各渡口设卡，又奏复防河旧章，安置营汛，并如议行。

二十七年，安集延布鲁特纠合回子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诏布彦泰率兵赴肃州，授为定西将军，奕山为参赞大臣，将大举出师。会奕山率边兵战捷，贼退，二城解围，军事告竣，布彦泰回任。二十九年，因病请罢，许之。时为固原知州徐采饶等所讦，命协办大学士祁寯藻往会总督琦善按之，坐关防不密，清查歧误，及失察家人，议降调革任。寻予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调伊犁参赞大臣，偕将军奕山会议俄罗斯通商事宜，语详《奕山传》。咸丰二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仍留边任。四年，回京，命赴王庆寯军营，以疾未行，请开缺。光绪六年，卒，年九十。诏念前劳，依都统例赐恤。

萨迎阿，字湘林，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三年举人，兵部笔帖式。擢礼部主事，荐升郎中。道光三年，出为湖南永州知府，调长沙。历山东兖沂曹道、甘肃兰州道。七年，就迁按察使。以治回疆军需，赐花翎。六年，擢河南布政使，未任，予副都统衔，充哈密办事大臣。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十年，安集延扰喀什噶尔边卡，萨迎阿赴土尔扈特、霍硕特召兵赴援，又襄治南路粮运。授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尹事。十一年，留京署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充乌什办事大臣。历哈密办事大臣、叶尔羌帮办大臣，仍调哈密办事大臣。十五年，授盛京礼部侍郎，兼管府尹事，调户部。二十年，召授礼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二十三年，擢热河都统。

二十五年，授伊犁将军。乌鲁木齐兴办喀喇沙尔渠道堤坝，下萨迎阿筹议。疏言："喀喇沙尔城西开都河，道光十七年，筑护堤，有屯田头工、二工两渠，自裁屯安户后，又于上游大河开一大渠，嗣头二工又各添新渠，共有五渠。上年大水，各渠口冲塌，护堤亦坏。今拟挑浚北大渠，接长二千三百丈，其长九千丈，修筑龙口石工，外设木闸，自龙口至坡心滩嘴，筑碎石长坝四十余丈，中设泄水闸，随时启闭，接长旧堤三十余里，至北大渠口为止。其余诸渠挑浚深通，庶期经久。"又言："吐鲁番掘井取泉，由地中连环导引，浇灌高田，以备渠水所不及，名曰闸井，旧有三十余处。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饬属捐钱筹办，可得六十余处，共成百处。"寻以开垦挑渠办有成效，萨迎阿履勘，筹议招种升科。疏言："垦地在渠水充盈，用有余裕，升科不必求急，期实有裨益，行之久长。新疆水利，泉水少而雪水多，雪水之迟早无定，收获之丰歉难齐，请援镇、迪旧例，减半升科。"下部议行，英吉沙尔领队大臣齐清额误听伯克言，诬指回子胡完为张格尔逆裔，萨迎阿平反之，诏嘉其详慎。

二十七年，安集延布鲁特回众入卡，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二城，萨迎阿檄调诸城兵往剿，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率诸军由巴尔楚克进，三战皆捷。萨迎阿别遣兵扼树窝子，二城围寻解。时方命陕甘总督布彦泰督师，未出关而事平。咸丰元年，召授正白旗满洲都统，会陕甘总督琦善剿青海番匪，言官劾其妄杀，命萨迎阿赴西宁按之，奏调刑部司员梁昭、奎椿、武汝清随同鞫讯，得番子十四名无辜诬服状，疏陈琦善剿办黑城撒拉回子及黄喀洼番贼，尚非无故兴师，惟将雍沙番族杀毙多名，实系妄加诛戮，并及文武妄拿、刑求逼供，诏褫琦善职，逮京讯治，命萨迎阿暂署陕甘总督。

甘肃营务废弛，虽议整顿，而番匪复出扰。新授福建巡抚王懿德途经金县，士民呈控，奏下萨迎阿察治，屡被诘责。二年，解任回京。自琦善之逮治也，刑部尚书恒春以萨迎阿论劾过当，欲令原讯司员对簿，独侍郎曾国藩持不可。及廷臣会讯谳上，琦善遣戍吉林，司道以下文武论罪有差，被诬番子免罪，略如原谳。萨迎阿坐未取应议各员供词，遽行拟罪，又因子书绅与司员同坐问供，下部议，书绅降三级调用，萨迎阿降四级留任。历署镶蓝旗、正红旗蒙古都统。六年，出署西安将军。逾岁卒，诏念回疆军务曾著劳绩，赐恤，谥恪僖。

论曰：瑚松额，川、陕旧将，屡任专征，虽无赫赫功，尚持大体，晚膺疆寄，称厥职焉。布彦泰新疆开垦，西宁平番，胥赖林则徐之擘画。萨迎阿平反番狱，持正不阿，而治番亦无良策。盖番族生计无资，营伍废弛已久，议剿议抚，补苴一时。林则徐谓治番自古无一劳永逸之计，亦慨乎其言之也。

清史稿卷三八三　列传第一七〇

潘锡恩子骏文

张文浩，顺天大兴人，入赀为布政司经历，投效东河。工竣，发南河，嘉庆十年，授山清外河同知，屡以河溢夺职，寻复之，补外河南岸同知。十九年，河督吴璥奏调赴睢工委用，擢署淮海道。二十四年，河溢仪封，复决武陟马营坝，调办马营坝工，工竣，赐花翎。仪封决口犹未塞，仁宗以吴璥年老，命文浩署河东河道总督，专驻工次。疏陈筑坝挑河估银四百五十万，报可。工竣，晋二品顶戴，兼兵部侍郎衔。道光元年春，钦天监奏彗星出东壁，分野在卫地，占主大水，敕文浩防范。侍郎吴璥请加高河堤，文浩疏言："河滩高下不齐，长堤千余里，未能一律增高，请加子堰二三尺。"从之。实授河道总督。

三年，丁母忧，服未阕，以畿辅连年水患，召署工部侍郎，偕三品卿继昌勘南北运河及永定河漫溢。诏继昌还，文浩驻工会办。工竣，与总督蒋攸铦合疏陈："直隶河道漫水未涸，无从查勘，考询各处堤埝，无不堙塞残废。每年二月方可动工，五月即须停止，工繁时促，断难同时兴作。请于来岁春融，周历履勘，分别缓急估办。"又言："永定河为患，固由下口不能畅流，亦由上游无所宣泄。请修筑重门闸，添设减水坝。又近年河流每多侧注北岸，宜添筑越堤以为重障。"

四年春，授江南河道总督。其秋，粮艘回空，黄河高于清水，停阻河北者数月，诏切责，降三品顶戴，命设法蓄清以资浮送。十一月，始全数渡黄。会洪泽湖涨水未消，高堰十三堡堤溃万一千余丈，山盱、周桥、悉浪庵亦过水八九尺，各坝漫溢。宣宗怒，褫文浩职，命尚书文孚、汪廷珍驰勘，劾文浩御黄坝应闭不闭，五坝应开不开，蓄清过旺，以致溃决。命于工次枷号一月，遣戍新疆。回疆军事起。随营效力，事平，请释回，不许。十六年，卒于戍所。

严烺，字小农，浙江仁和人。嘉庆中，入赀为通判，发南河，累擢徐州道，丁母忧。道光元年，服阕，授河南河北道。寻命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三汛安澜，乃实授。汶水漫决既塞，疏言："运河北路以蓄汶敌卫为最要机宜，必使汶水层层抬高，然后能敌卫水。请加高临清口砖闸资收蓄。"从之，初，黎世序治南河多用碎石，乃奏请敕东河仿行，烺取其说，请于马营北岸挑坝，仿南河抛护碎石，估工需银十万两。布政使程含章、巡抚姚祖同先后言其不便，而马营既放淤，坝前水势已缓，烺仍请于坝尾沁水灌注之所抛护碎石，从之。

四年，南河高家堰溃决，调烺江南河道总督。五年，与尚书文孚、汪廷珍合疏陈："蓄清敌黄为河务第一关键。蓄清全赖湖堤，堤溃则清水泄枯，重运经临，无以资浮送。拟遵古人成法，借黄济运。所虑运河窄小，黄流湍悍，多则不能容纳，少则必致胶浅。议于御黄坝外建坝三道，钳束黄流，俾有节制。又添筑纤道，以资束水行纤。里、扬两厅长河挑挖淤浅，帮培堤身，并豫储料物，随时筑坝，逼溜刷淤。御黄坝未启，则先挑高堰引河，导清水入运。将启，则严堵束清，江黄水入湖。至修复湖堤，必乘天寒水涸，取土较易。拟就近采料，限大汛前砌高十层，备湖水渐长。共需帑银三百万。"又议覆侍郎朱士彦条上南河事宜，大要："拆修高家堰坝工，先筑越坝以便工作，并于石堤外抛碎石坦坡，可期永无塌卸。又于王家坝减坝内盐河加筑堤埽，及仁、义、礼旧坝处所添建石滚坝，以防异涨。"并如议行。于是偕孙玉庭等会办重运。至五月御黄坝启放后，河道仍浅滞，漕船不能通行，就近盘坝，剥运难继，玉庭被重谴，烺亦镌级留任。

烺既因济运事不敢擅离，不能巡河勘工，两江总督琦善以为言，乃命烺周历履勘，仍谕蓄足清水，为来年敌黄济运之计。烺疏言："从前黄河底深，湖水收至数尺，即可外注，堤身不甚吃重。今则湖水必蓄至二丈，始可建瓴而刷黄。以四百里浩瀚之湖水，恃一线单堤为之护，西风冲击，势必溃决。拟仿成法，于堤外筑碎石坦坡，护堤既固，则湖水可蓄。"又偕琦善奏陈："刷黄必须湖水收至二丈，上年湖水丈七寸余，即致失事。刻下清水万难蓄足，惟有蓄清减黄二法并行。碎石护堤，所以蓄清。改移海口，所以减黄。"诏妥筹具奏。寻又会陈："由王营减坝至灌河口，可导黄入海。查灌河口外海滩高仰，转无把握，惟抛碎石坦坡，可渐收蓄清刷黄之益，需费六百余万，应分年办理。"

六年，洪湖石工既竣，烺知工未坚固，实不足恃，遂坚主碎石之上，每年抛石三十万方，八年始能告成。宣宗怒斥："烺调任以来，一筹莫展。御黄坝至今不能启放，办理不善。念在东河修守尚无贻误，降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七年，实授，复二品顶戴。以兰阳柴坝西北顶冲，前抛碎石已著成效，遇伏秋汛涨，仍形吃重，请加坦坡。八年，请续抛下北、兰仪两厅碎石，并于中河、祥河险工储石备防。十一年，命侍郎钟昌等抽查东河料垛，祥河、曹考两厅料垛虚松残朽，烺坐失察，降三品顶戴，镌四级留任。寻以病请开缺。

十三年，病痊到京，疏陈浙江海塘事宜。十四年，命偕侍郎赵盛奎往勘，请分别缓急，改修柴埽，以护塘根，岁拨银五万备修费，从之。寻命毋庸在工督办。复以病乞归。十五年，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劾烺虚抛碎石，并收受红封盘费，以运同降补。二十年，卒。

张井，字芥航，陕西肤施人。嘉庆六年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改知县，铨授广东乐会。引见，特命河南正阳，调祥符，迁许州直隶州知州。襄办马营坝大工，加知府衔，署汝宁知府。道光四年，擢开归陈许道。寻以三品顶戴署河东河道总督。五年，秋汛安澜，乃实受。增培黄河两岸堤工，并修泉河堤，浚各湖斗门引渠，疏陈河工久远大计，略曰："今日之黄河，有防无治。每遇伏秋大汛，司河各官奔走抢救，竭蹶情形，惟日不足。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目前可保无虞，不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致河底垫高，清水不能畅出，并误漕运。又增盘坝起剥及海运等费，皆数十年来斤斤于筑堤镶埽，以防为治，而未深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当此河底未能疏浚之时，惟仍守旧规，以堤束水，而水不能攻沙，河身日形淤垫，必得有刷深之方，始可遂就下之性。"宣宗韪其言，命偕两江总督琦善、南河总督严烺、河南巡抚程祖洛筹议，遂赴南河会勘。

六年，疏言："黄河病在中满，淤垫过甚，自应因势利导。拟仿前大学士阿桂改河避险之法，导使绕越高淤，于安东东门之北别筑新堤，以北堤改作南堤，中间抽挑引河，傍旧河而行。至丝纲滨以下，仍归海口，无淤滩阻隔，似可畅顺东趋。去路既畅，上淤必掣深，得黄与清平，立启御黄坝，挑逼清水畅出刷黄，自有建瓴之势。"诏嘉其有识，调江南河道总督，与总督琦善及副总河潘锡恩会议。以改河避淤，口门有碎石阻遏，诸多窒碍，请开放王营减坝，以期减落黄水，刷涤河身。从之。

既而给事中杨煊奏："启放减坝，黄流湍急，盐河势难容纳，恐滋流弊。"援嘉庆间减坝两次漫口情形为证。复不详议。井言："煊稽考成案，于今昔情形似未周知。昔年开坝漫口时在五月，本年启放定在霜后，来源无虑续涨。惟现据委员禀称，去路未见通畅，是煊所奏不为无见。因思启坝时水势或可畅达，堵合后全河仍必抬高，恐徒深四邑之灾，无补全河之病。请仍改河避淤。"上斥井持论游移，不许。是秋，开放减坝，如期堵合，被褒叙。七年，春汛，黄水倒漾，仍高于清水，御坝骤难启放，漕船倒塘灌运，自请治罪，降三品顶戴。命大学士蒋攸铦、尚书穆彰阿往勘。会黄水低落，启御坝，运船幸得全渡。诏斥井急于求功，泥于师古，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八年，疏陈要工四事：黄河接筑海口长堤，并于下游多筑埽坝以资刷掣。洪泽湖添建滚坝，加宽湖堤。南运河移建昭关坝，加帮两岸纤堤。北运河修复刘老涧石滚坝，补还南岸纤堤。命都统英和会同蒋攸铦查勘，以添筑埽坝不能疏通积淤，海口筑堤可从缓办，余如议行。九年，以两届安澜，复二品顶戴，谕相机规复河湖旧制。疏言："南河利害，全系清江，必清水畅出，助黄刷淤，则河与漕两治。惟黄水积淤，必清高于黄数尺，又必启坝时多，闭坝时少，乃能畅出涤刷。现在清水能出，仅免倒灌，不误漕行，殊未易收刷涤之效。"十二年，桃源县民聚众私掘官堤掣溜，致成决口，革职，暂留任效力。御史鲍文淳、宗人府府丞潘锡恩并言黄水入湖，恐妨运道，命穆彰阿、陶澍会勘筹议。疏陈："黄水入湖后，即由吴城七堡仍入黄河，仅淤沿堤，不及湖中，未入束清坝，不致病及运河。正河乾涸，正可将桃南、桃北两厅间大加挑浚，除去中满之患。"十三年，于家湾合龙，予四品顶戴。寻引疾归。十五年，卒于家。

井任两河凡十年。初治南河，锐意任事，洎兴大工，糜帑三百余万而无成效，仍为补苴之计，用灌塘法，较胜借黄之险。勤于修守，世称其亚于黎世序云。

吴邦庆，字霁峰，顺天霸州人。以拔贡官昌黎训导。嘉庆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巡视东漕，奏请重浚运河，并复山东春兑春开旧制。数论河漕事，多被采用。十九年，擢

鸿胪寺少卿，命偕内阁学士穆彰阿督浚北运河。累迁内阁侍读学士。二十年，出为山西布政使，调河南，护理巡抚。二十三年，擢湖南巡抚，调福建，未之任，湘潭土客民群斗，死伤甚众。侍部周系英面陈与邦庆疏奏有异，命总督庆保往按。邦庆亦发系英私书，系英获谴。邦庆镌级，以三品京堂用，补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兵部侍郎，调刑部，寻授安徽巡抚。

黄水注淮，凤、颍被灾，而皖南苦旱，亲赴灾区振抚。泾县民徐飞泷伤毙，邦庆误听承审官谓由于徐孝芳捏伤图赖，奏捕之，激众拒捕。命两江总督孙玉庭鞫治，得其状，诏斥邦庆几酿冤狱，部议革职，予编修。累迁少詹事。十年，授贵州按察使，未之任，予三品卿衔，署漕运总督，寻实授。禁粮船装载芦盐，请缉拿沿河窝顿。十一年，调江西巡抚。

十二年，授河东河道总督，以不谙河务辞，不许。初，严烺在东河，多用碎石抛护，历年岁料未有节省，诏饬核减。邦庆疏请："酌改旧章，每年防料经费四成办秸，六成办石。兰仪、商虞、下北三厅现工险要，仍专案请办碎石。所议六成之石，积储数年，使各厅皆存二千方，缓急可恃，则专案之石亦可逐年递减。"从之。武涉拦黄堰民筑民修，嗣归厅管，工段岁增。十三年，奏定画界立石，官民分守，如有新生埽工，先借帑办理，按河北三府摊征归款，以山东运河全赖泉源灌注，请复设泉河通判，以专责成。寿东汛滚水坝外旧有土堰，为蓄汶敌卫，以利漕运，大水乡民私开酿事，奏立志桩。济运之水以七尺为度，重运过竣，启堰以利农田，如议行。

初，邦庆著《畿辅水利丛书》，后在官，考河南通省志乘所载有水田处，胪列其水之衰旺，溉田多寡之数，为渠田说。修防之暇，率道厅捐资造水车，就马营坝北及蔡家楼大洼积水地七千余亩试行垦治。先是，邦庆因碎石工劾严烺，罢之。既而给事中金应麟亦劾邦庆保举过滥，动拨过多。十五年，命大学士文孚、山东巡抚钟祥按之，坐违例调地方人员改归河工，及以属员为幕僚，厅员馈银不奏参，褫职。诏复斥其参劾严烺迟至三年之久，亦属取巧，念在任三届安澜，加恩复予编修。年已七十，遂告归。二十八年，卒。

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人。嘉庆中，以拔贡考授知县，发河南。历署温、孟、安阳、河内、西华，补宁陵，所至著绩。父忧归。道光初，服阕，补武陟。迁光州直隶州知州，擢汝宁知府，调开封。历粮盐道、开归陈许道、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五年，擢河东河道总督。

毓美自为令时，于黄、沁堤工，为营坝工皆亲其事，勤求河务。时串沟久为河患，串沟者，在堤河之间，始仅断港积水，久而沟首受河，又久而沟尾入河，于是串沟遂成支河，而远堤十余里之河变为切近堤身，往往溃堤。毓美莅任，乘小舟周历南北两岸，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沟尾复灌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泽诸滩水毕注堤下。两汛素无工无秸，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筑坝。毓美乃收买民砖，抛成砖坝数十所。工甫就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数十丈而堤不伤，于是始知砖之可用。疏陈办理情形，以图说进。

寻又疏言："王屋庄进水之口，较前更宽百余丈，同中泓大滩益向南淤，溜势南缓而北紧。南股正河成为迂道，北股之溜势转建瓴。其故由广武山前老滩坍千余丈，溜趋山根，为山所遏，折回东北，中泓挺生淤滩。水口既日见刷宽，从省估计，约需银十余万两。至原阳两岸堤根，因沿陂试抛砖块，深资偎护。月石坝堵合，加高帮宽，迤下杨村、封邱二汛，滩水已停淤，坝下七十余村庄居民安堵。惟串沟分溜，关系北岸全局，不能缓至来年兴工，已借拨银两估办。"允之。是役支河危险，赖砖工化险为平。

寻偕巡抚桂良勘奏："老河分溜已有六分，王屋庄口宽势顺，砖土各坝未可深恃。原武十六堡当其顶冲，并有秦家厂、盐店庄各滩水串沟分注，十七堡当支河尾闾皆险要，请购料豫防。"如议行。十六年，择要挑浚修筑鱼台汛堤岸，改民堰归运河厅。十八年，旱，漕艘阻滞。浚泉源及各湖进水渠道，严诸闸启闭。又浚曹州、济宁河渠。十九年，奏定微山湖收纳运水章程，但计水存丈三尺以内，即筑坝蓄水，加高戴村坝以防旁泄。

初，毓美以砖工屡著成效，奏请许设窑烧造。御史李莼疏言其不便，命尚书敬徵往勘，仍请改办碎石，停止设窑。毓美上疏争之曰："豫省历次失事，皆在无工处所。堤长千里，未能处处筹备。一旦河势变迁，骤遇风雨，辄仓皇失措。幸而抢护平稳，埽工费已不赀。镶埽引溜生工，久为河工

所戒，昧者转谓非此别无良策。查北岸为运道所关，往者原阳分溜，几掣动全河，若非用砖抛护，费何可数计？今祥符下汛、陈留一汛滩水串注，堤根形势，正与北岸同。滨河士民多有呈请用砖者，诚有见于砖工得力，为保田庐情至切也。夫事之有利于民者，断无不利于国。特事近于创，难免浮言。前南河用石之始，众议纷如，良由工程平稳，用料减少，贩户不能居奇。工简务闲，游客幕友不能帮办谋住，是以妄生浮议，赖圣明独断，敕下东河试办，至今永庆平成。惟自用碎石，请银几七十余万，嗣改办六成碎石，然因购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经费仍未能节省。自试办砖坝，三年未生一新工，较前三年节省银三十六万。盖豫省情形与江南不同，产石只济源、巩县，采运维艰。砖则沿河民窑不下数十座，随地随时无误事机。且石性滑，入水流转，砖性涩，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每方砖块直六两，石价则五六两至十余两不等。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属空虚。尺砖十块为一方，平铺计数，堆垛均实。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砖重九千余斤，是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可当石两方之用也。或谓砖块入土易损裂，不知砖得水更坚，抛成砖坝，一经淤泥，即已凝结，或谓抛筑砖坝，近于与水争地，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自来镶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坝数十丈，然后用埽镶，设砖坝则无须乎埽。师土坝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筑土坝而不可筑砖坝者。上年盛涨，较二年及十二年尤猛迅，砖坝均屹立不移。仪睢、中河两厅，河水下卸，塌滩汇坝，抢镶埽段，旋即走失，用砖抛护，均能稳定。是用砖抢办险工，较镶埽更为便捷。昔衡工失事，因滩陷不能镶埽。马工失事，因补堤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不知用砖，运砖易于运石，则费省而工已固。现在各厅无工之处，串沟隐患，必应未雨绸缪。若于黄、沁下南豫储砖块，则可有备无患。应储之砖，仍令向民间采买，不必厅员烧造，此外别无流弊。”卒如所议行。遂请以四成办秸之款改办砖块。

又疏言：“从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络、木囤、砖石、柳苇。自用料镶埽，以秸料为正宗，而险无定所，亦无一劳永逸之计。缘镶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过数尺，镶埽数段，引溜愈深，动辄数丈，无工变为险工。溜势上提，必须添镶。溜势下坐，必须接镶。片段愈长，防守愈难。新工既生，益形劳费。埽工无法减少，不得已而减土工，少购碎石，皆为苟且因循之计。自试抛砖坝，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护旧工，无不著有成效。且砖工不特资经久，而堆储亦风火堪虞。从此工固澜安，益复培增土工，专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无冲决之虞。”宣宗深嘉纳之。巡抚牛鉴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二十年，京察，特予议叙。寻卒，优诏褒惜，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赐其子耀进士，谥恭勤，祀名宦祠。

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向背，皆所隐度。每曰：“水将抵某所，急备之。”或以为迂且劳费，毓美曰：“能知费之为省，乃真能费者也。”水至，乃大服。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

麟庆，字见亭，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兵部主事，改中允。道光三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颍州。擢河南开归陈许道。历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护理巡抚。十三年，擢湖北巡抚。寻授江南河道总督，丁母忧，改署理，服阕，乃实授。疏陈筹办南河情形，略曰：“近年河湖交敝，欲复旧制，不外蓄清刷黄。古人引导清水，三分济运，七分刷黄，得力在磨盘埽。自废弃后，河务渐坏，拟规复磨盘埽旧制。洪泽湖水甚宽，高家堰工绝险，各坝多封柴土蓄水，盛涨启放，辄坏坝底，糜费不赀。应仿滚水坝成法，抬高石底，至蓄水尺寸为度。山圩五坝暨下游杨河境内车逻等坝，一遵奏定丈尺启放，水定即行堵合。至黄河各工，当体察平险，节可缓之埽段，办紧要之土工。一切疏浚器具，只备运河挑挖。若黄河底淤，非人力所能强刷，惟储备料工，遇险即抢，以防为治，而其要全在得人。又以芦苇为工程必需，右营荡地荒废，产芦不足，请筑圩蓄水以灌溉。”疏入，诏嘉其言正当，勖慎勉从事。

十四年，以洪泽湖老子山西北挑砌石坝，东西沙路加筑碎石高山湖面，以便水师巡哨及商民停泊。疏请淮海常镇等道另案用银，诏以南河连岁安澜，而工用日增，切责之。十九年，修惠济正闸、福兴越闸，会河湖并涨，险工叠生，请例外拨银五十万，诏允之。戒嗣后不得援例。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河决祥符，黄水汇注洪泽湖，南河无事。诏嘉其化险为夷，予议叙。二十二年，英吉利

兵舰入江，命筹淮扬防务，以保运道。请以盐运使但明伦备防扬州，以清江为后路，策应捕内匪陈三虎等诛之。秋，河决桃北崔镇，汛值漕船回空，改由中河灌塘，通行无误。诏念防务及济运劳，革职免罪。二十三年，发东河中牟工效力，工竣以四品京堂候补，寻予二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乞病未行，病痊仍改四品京堂。寻卒，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子崇实、崇厚并自有传。

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第一，超擢侍读。道光四年，复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时河患急，锡恩上疏条陈河务，略曰："蓄清敌黄，为相传成法。大汛将至，急堵御黄坝，使黄水全力东趋。今年漕艘早渡，因御黄坝迟堵，以致倒灌停淤，酿成大患。且欲筹减泄，当在下游，乃辄开祥符闸，减黄入湖。坝口已灌于下，闸口复灌于上，黄水俱无出路，湖底淤垫极高。若更引黄入运，河道淤满，处处壅溢，恐有决口之患。"宣宗韪其议，五年，命以道员发往南河，补淮扬道。六年，加三品顶戴，授南河副总河。

九年，母忧去官，服阕，授光禄寺卿。历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擢兵部侍郎，调吏部，仍留学政。十九年，内监狄文学以甥考试被黜，至锡恩私宅言所取录多出请托，挟制讹诈，锡恩疏闻，特诏论文学大辟。二十二年，疏言："黄河自桃北崔镇汛、萧家庄北决口穿运河，坏遥堤，归入六塘河东注。正河自扬工以下断流，去清口约有六七十里之远，回空漕船，阻于宿迁以上。臣前任淮扬道时，详办舁水通船之法，行之十余年，幸无贻误。今若于中河西口外筑箝口坝，添设草闸，以为黄水启闭之用，即将杨家坝作拦清堰，以为清水启闭之用。就中河运道为一大塘，道里长则容船众，两次启闭，漕船可以全渡。惟黄水先已灌入运河，中泓淤垫，两岸纤堤亦恐有冲缺，赶紧修浚，计需费亦不甚多。此时果可回空，来年即可出重，则萧庄决口不妨从缓堵筑。倘此法赶办不及，只有竟用引黄济运之法。其临黄箝口坝草闸照式筑作，引黄水入坝送船，沿途多筑对头小坝，以逼溜刷深，庶免淤滞之患。迨出杨庄，汇入清河之水，即可牵挽南行。盖南岸不可借黄者，恐其淤湖淤运。今所引黄水，一出杨庄口，仍归旧河，自可用清口之水以刷涤之，应无流弊。"并以图说进，下河督麟庆议行。麟庆亦主用灌塘法，与锡恩言合，寻代麟庆为江南河道总督。

时扬工漫溢，尚书敬徵等查勘，堵筑决口，开挖引河，接挑长河淤垫，估银五百七十万两有奇。御史雷以誠奏决口无庸堵合，只须改旧河为支河，以通运道而节糜费，下锡恩会议。锡恩奏覆："灌口非可行河之地，北岸无可改河之理，请仍堵筑决口。漕船回空，仍由中河灌塘。"命侍郎成刚、府尹李亹赴工会同锡恩督办。二十三年，夫工以下挑河四万一百九十余丈，工竣，启除界坝，放水通畅。会河南中牟河决，黄水注湖，请放山盱各坝宣泄湖水，并将夫工导出湖水，引入中河，暂济盐柴转运。复以上游河水陡落、间有淤垫，请改估萧工以下未挑之工，并挑筑大堤单薄卑矮处。是秋，湖水接长，掣卸高堰石工四千余丈，抢护未决。二十四年，黄流未复故道，急筹济运，并宣泄湖水，请启放外南厅属顺清河，导引入河归海。军船抵坝，即由其处放渡，并于外南之北拦黄坝址筑钳口土坝，以资停蓄。寻奏："黄河上游六月间陡长水丈余，山盱林家西坝、旧义河直坝、及仁义河中间拦堰，间有掣塌，补修完密。里、河、扬三厅承受洪湖之水，两岸纤堤旧有护埽者，致多刷蛰，亦择要加镶。"二十五年，中牟工始合龙，南河连年无险。

二十八年，以病乞归。咸丰中，命在籍治捐输团练。八年，前江西巡抚张芾劾其劝捐无状，褫职。同治三年，捐京仓米折，复原衔，命赴安徽庐州会办劝捐守御事。五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少保。六年，卒。漕运总督张之万疏陈锡恩治绩，赐祭葬，谥文慎，入祀乡贤祠。

子骏文，入赀为刑部郎中，改山东知府。咸丰末，捻匪犯省城，骏文率兵团迎击于段家店，却之。署青州，平淄川凤皇山土匪，擢道员。同治中，巡抚阎敬铭、丁宝桢皆倚之。从宝桢会剿捻匪，塞河侯家林，功尤多，授兖沂曹道。光绪中，迁按察使。坐事降调，以谙习河事，仍留山东。历治上下游要工，调河南郑工，专任西坝，以合龙愆期，革职留工，工竣，复原官。授山西按察使，护理巡抚，迁福建布政使。十九年，卒于官。山东士民以其治河功，请建专祠。

论曰：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自张文浩蓄清肇祸，高堰决而运道阻。严烺畏首畏尾，湖河并不能治。张井创议改河，而不敢执咎，迄于无成，灌塘济运，赖以弥缝。

麟庆、潘锡恩循其成法，幸无大败而已。吴邦庆请求水利，而治河未有显绩。栗毓美实心实力，卓为当时河臣之冠，不独砖工创法为可纪也。东河自毓美后，朱襄、钟祥、文冲继之，祥符、中牟迭决，东河遂益棘矣。

清史稿卷三八四　列传第一七一

林培厚李象鹍李宗传

王凤生黄冕俞德渊　姚莹

林培厚，字敏斋，浙江瑞安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四川重庆知府。咽匪带刀异常制，禁锻者毋制卖，有犯则坐。沿江渡船为盗资，籍而稽其出入，刻姓名船侧，盗为衰息。民习天主教，搜其书，批抉缪妄，闻者多悔悟。署川东道，所属雷波厅民、夷忿争，或觊觎邀功，请发兵，培厚不应，立缚治其魁，余悉贷遣。总督蒋攸铦器之，称为蜀中良吏之最。母忧归，服阕，授直隶天津府。畿辅大水，天津地洼下，灾尤剧，培厚遍行属县，赈活饥民七万有奇。奉天、台湾商米先后抵海口，议以官钱收买，委曲剂量，商民交利，而官不费。时蒋攸铦移督直隶，诏举贤吏，遂荐之，不旬日，擢大顺广道。畿南涝后，大兴水利，培厚先在天津治淀河，至大名治新卫河、洺河，浚筑悉中程度。培厚数以时事利病、属吏贤否语攸铦，为布政使屠之申所忌。及攸铦入相，那彦成代之，坐河北旱荒施赈不如法，解培厚任，宣宗夙知其能，改授湖北粮储道。时河患浅涸，漕舟数阻。攸铦以大学士出督两江，期八省漕以首夏毕渡河，乘清水盛涨，浮渡遄利。培厚所部尤速达，为嘉庆以来数十年所未有，攸铦特疏陈给叙。历三运无误，上意方向用，以劳卒于通州运次。

李象鹍，字云皋，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直隶宣化知府。岁饥，禁奸贩，安屯户，煮粥以赈，民无失所。课士有法，一变边郡弇陋之习。调正定，再调保定。蒋攸铦、那彦成先后为总督，皆倚如左右手。象鹍持正无挠，擢通永道，调河南盐粮道。治漕严，弁丁懔懔，禁胥役藉雇剥船扰民，请潞盐仍归商运，民便之。丁父艰归，服阕，补江西吉南赣宁道。辖境与粤东犬牙相错，多伏莽，属县僻瘠，几不可治，象鹍扫除积弊，境内秩然。擢江苏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时陶澍为总督，赖其佐理焉。调贵州按察使。仁怀奸民为乱，株连众，治之无枉纵。擢布政使，禁汉奸盘剥苗民，多惠政。二十四年，以假去职。洎入觐，诏以三品京堂候补。未几，乞归。

李宗传，字孝曾，安徽桐城人。嘉庆三年举人。授浙江上虞知县，先摄丽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阳，所至求民隐，锄豪强，平反冤狱。在丽水断积案七百余事，捐资河工，叙知府，擢浙江督粮道。道光三年，杭、嘉、湖三府大水，宗传建议，浙西诸水尾闾，下由江苏入海，必宜江、浙两省通筹疏浚，大吏用其言，疏请合治。坐事左迁，巡抚程含章荐之，以知府用，授湖南永州，葺濂溪书院，崇节义，劝种植。擢四川成绵龙茂道，累摄盐道、布政使。

十三年，峨边属猓夷降复叛，势甚张，总督鄂山既奏劾提督杨芳，檄宗传往察治。宗传上言：“四厅夷环山为巢，嗜利顽钝，愈抚愈嚣。去年添兵设防，夷转四出焚掠，攻垒窥城，略无忌惮。虽扰一厅，实四厅安危所系，不可姑息贻患。”乃建三路进剿之策，倡助军需，治兵选士，声威大振。三路大军犹未至，宗传先以计诱降十三支夷，絷之，勒还所掠人口，有业者复之，无业者给资，纵俘归，使谕威德。夷犹豫未决，大军由冷迹关逼老林巢薮，大破之于石门坎，擒斩数百，毁贼寨二百余所，夷落悉平。论功最，擢山东按察使。捕大盗刘二鞍子置之法，群盗远遁，迁湖北布政使。年逾七十引疾归。

宗传征叛夷出奇有功，然居恒时以计取伤仁，意不自慊。尝从同县姚鼐游，能文章。

王凤生，字竹屿，安徽婺源人。父友亮，乾隆四十六年进士。由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刑部郎中，精究法律，治狱矜慎。改御史，巡城、巡漕，官至通政司副使，有清直声。以诗名。

凤生，嘉庆中，入赀为浙江通判，屡摄知县事。任兰溪仅数月，清积案七百余事。任平湖，有民数百户，诵经茹素，传授邪教，凤生悯其愚惑，开谕利害，治为首数人罪，余释之。补嘉兴府通

判。道光初，浙江清查仓库，以凤生总其事。署嘉兴知府，迁玉环厅同知。会浙西大水，江、浙两省广东合治，调凤生乍浦同知，勘水道，乃由天目山历湖州、嘉兴，沿太湖以达松江。计画甫就，事未行，值淮南高堰溃决，江南大吏疏调凤生赴南河，未几，擢河南归德知府，浚虞城、下邑、永城二县沟渠。寻擢彰卫怀道，道属河工五厅，岁修糜费，春秋防汛，虚应故事，凤生力矫积习，事必躬亲。以岁修有定例，另案无定例，在任三年，力删另案以杜弊。寻以疾乞归。

九年，两江总督蒋攸铦荐起原官，署两淮盐运使。凤生以淮盐极敝，条上十八事。攸铦采其议，改灶盐，节浮费，浚河道，增屯船，缉场私、邻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夹带，及清查库款，督运淮北诸条，疏陈待施行，会诏捕盐枭巨魁黄玉林，凤生计招出首，责缉私赎罪。攸铦已入告，旋因告讦置之狱，又得玉林所寄其党私书，意反复，密疏请处以重法。上以前后歧异，谴攸铦，凤生亦降调。陶澍继督两江，与尚书王鼎、宝兴会筹盐法，合疏留凤生襄议，于是大有兴革，略与凤生初议相出入；又奏以凤生察湖广销引，勘议淮北改票事，凤生虽去官，仍与盐事终始。十二年，湖北大潦，总督卢坤疏留凤生治江、汉堤工，袤亘数百里，半载告竣，秋水至，新堤有溃者，凤生引咎乞疾归。寻淮北票盐大畅，陶澍以凤生首议功上闻，促之出，未行而卒。

凤生以仕为学，尤笃好图志，成《浙西水利图说备考》、《河北采风录》、《江淮河运图》、《汉江纪程》、《江汉宣防备考》、《淮南北场河运盐走私道路图》。每吏一方，必能指画其形势，与所宜兴革。四方大吏争相疏调，少竟其用，惟治淮盐尤为陶澍所倚藉焉。

黄冕，字服周，湖南长沙人。年二十，官两淮盐大使，治淮、扬赈有声。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历元和、上海，署太仓州，擢苏州府同知，晋秩知府，署常州、镇江，有大兴作，大吏悉倚以办。疏治刘河海口，上海浦汇塘，常州芙蓉江、孟河，冕皆躬任之。海疆兵事起，从总督裕谦赴浙江。裕谦死难，冕牵连遣戍伊犁，既而林则徐亦至戍，议兴屯田，冕佐治水利有功，赦还。江苏巡抚陆建瀛复调冕治海运，革漕费，岁省银数十万，为忌者所中，劾罢归。咸丰初，粤匪围长沙，冕建守御策。及曾国藩治兵讨贼，冕创厘税。兴茶盐之利，军饷取给焉。又开东征局，专饷曾国藩一军。起授江西吉安知府，复以事劾免归，仍以饷事自任，湘军赖以成功。寻授云南迤西道，辞病不赴，卒于家。

冕仕宦初为陶澍、林则徐所知，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时称其干济，被谤亦甚云。

俞德渊，字陶泉，甘肃平罗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江苏荆溪知县。始至，遮诉者百十辈，逾年，前诉者又易名来控，一见即识之，群惊为神。调长洲，甚得民心。迁苏州督粮同知。道光六年，初行海运，以德渊董其役，章程皆出手定，以忧去。八年，服阕，擢常州知府，调江宁。

十年，宣宗以两淮盐法大坏，授陶澍为两江总督，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赴江南会议改革。时议者多主罢官商盐，归场灶科税，以德渊有心计，使与议。德渊具议数千言，略谓："盐归场灶，其法有三：一曰归灶丁按＜□⿰氵敝＞起科，然其中有难行者三：一在灶丁之逋欠，一在＜□⿰氵敝＞镪之私煎，一在灾祲之藉口；二曰归场官给单收税，难行者亦有三：一在额数之难定，一在稽查之难周，一在官吏之难恃；三曰归场商认祲纳课，难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钻充，一在殷户之规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难。如就三者兼权之，则招商认祲，犹为此善于彼。苟得其人，或可讲求尽善。顾事关图始，果欲行之，则宜先定章程。清灶佥商、改官易制诸事，非三年不能就绪。此三年中，额课未可长悬也，场盐未可停售也，各岸食盐未可久缺也。新旧接替之时，非熟思审处，何能变通尽利乎？向来捆盐之夫，淮北永丰有万余人，淮南老虎颈不下数万人，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事业。一旦失所，此数万众将安往？其患又不止私枭拒捕已也。"议上，陶澍深然之，乃与朝使定议，不归场灶，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罢盐政，裁浮费，减窝价，凡积弊皆除之。荐德渊超擢两淮盐运使。

德渊精会计，又知人善任。诸滞岸商悼往运，改以官督办，千里行盐，稽核价用，琐屑悉当。每运恒有余利，尽以充库，无私取。两淮本脂膏地，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余赡给寒畯，取声誉，皆出商资。德渊谨守管钥，失望者众，言者时相攻讦，不顾也。在任五年，力崇节俭，妻

子常衣布素，扬州华侈之俗为之一变。尚书黄钺子中民为场大使，欲得美职，德渊曰："美职以待有功，中民无功不可得。"坚不与。陶澍益贤之，荐其才可大用，以循良久在盐官可惜，上亦嘉之，未及擢用而卒。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授福建平和知县。调龙溪，俗健悍，械斗仇杀无虚日。莹禽巨恶立毙之，收豪猾为用，予以自新。亲巡问疾苦，使侵夺者各还旧业，誓解仇雠。择强力者为家长，约束族众，籍壮丁为乡勇，逐捕盗贼，有犯，责家长缚送。械斗平，盗贼亦辑，治行为闽中第一。调台湾，署海防同知、噶玛兰同知，坐事落职。寻以噶玛兰获盗功，复官。父忧归，服阕，改发江苏，历金坛、元和、武进。迁高邮知州，擢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先后疆吏赵慎畛、陶澍、林则徐皆荐其可大用。

道光十年，特擢台湾道。及海疆戒严，莹与总兵达洪阿预为战守计。达洪阿性刚，与同官鲜合，莹推诚相接，一日谒谢曰："武人不学，为子所容久矣，自今听子而行。"二十一年秋，英兵两犯鸡笼海口，明年正月，又犯大安港。莹设方略，与达洪阿督兵连却之，大有斩获，收前所失宁波、厦门炮械甚多。敌构奸民煽乱，海寇亦窃发，皆即捕戮，一方屹然，诏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洎江宁议款求息事，遂有台湾镇道冒功之狱。故事，台湾以悬隔海外，加兵备道按察使衔，得与镇臣专奏事。鸡笼、大安之捷，飞章入告，总督怡良心不平。英兵留驻鼓浪屿，前获俘欲解内地，势不能达，奏请便宜诛之，以绝内患，已报可，怡良仍令解省。莹与达洪阿谋曰："大府意欲市德，藉以退鼓浪屿之兵。兵不可退，徒示弱，不如杀之！"怡良愈怒，诸帅并忌之。款议既成，交还敌俘，以妄杀被劾，逮问。莹与达洪阿约，义不与俘虏质，即自引咎。宣宗心知台湾功，入狱六日，特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至则复为总督宝兴所忌。会西藏两呼图克图相争，檄往平之。莹谓："夷人难以德化。失职下僚，孑身往，徒损国威。"不听。及至乍雅，果不得要领而返。总督劾其畏难规避，责再往。事竣，补蓬州。在州二年，引疾归。

文宗即位，黜大学士穆彰阿，诏宣示中外，并及莹与达洪阿被陷状，于是复起用，授湖北武昌盐法道，未行。擢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时广西寇渐炽，诸将不合，师久无功。莹至，任为翼长。大军围贼紫金山，莹言流贼如水，必环攻以断其逸，不听，贼遂窜永安。又上书请斩偾事将，复不听。永安城小，都统乌兰泰军西南，提督向荣军东北，合滇、黔、楚、蜀兵四万余人，贼数千壁险死斗。水窦者，永安东北之隘也，缘山径可达桂林。莹与乌兰泰皆主击水窦，绝贼外援，向荣不从，自由龙寮岭进而败，乃议开水窦一路纵贼逸，尾追击之。莹力辩其失，赛尚阿仍用向荣策，贼果突围出犯桂林，乌兰泰战死，赛尚阿逮问。贼势益炽，连陷兴安、全州，犯湖南，遂不可制。莹随军至湖南，巡抚张亮基奏署按察使，忧愤致疾，卒于官。

莹师事从祖鼐，不好经生章句，务通大意，见诸施行。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所著《东溟文集》、《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及《杂著》诸书，为《中复堂全集》，行于世。

子浚昌，能继家学。曾国藩以名家子留佐幕，官江西安福、湖北竹山知县。工诗，有《五瑞堂集》。

论曰：林培厚救荒治河有实绩，而以察吏招忌。李宗传便宜平夷，功在边方。王凤生、俞德渊佐陶澍治淮盐，尤济时之才。姚莹保岩疆，挫强敌，反遭谗谴，然朝廷未尝不谅其忠勤，海内引领望其再用，亦不可谓不遇矣。

清史稿卷三八五　列传第一七二

杜受田子翰祁寯藻子世长

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堮，嘉庆六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官礼部侍郎，重宴鹿鸣，加太子少保，卒赠太傅，谥文端。

受田，道光三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迁洗马，

督山西学政。十五年，特召还京，直上书户，授文宗读。四迁内阁学士，命专心授读，毋庸到阁批本。十八年，擢工部侍郎，调户部。二十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寻充上书房总师傅。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三十年，文宗即位，加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田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谘而后行。广西军事亟，受田数陈方略，荐林则徐、周天爵，先后起用，提督向荣老于军事，以同列不和被谤，力陈舆论，数保全之。咸丰元年，调管礼部。二年，因河决丰北久未塞，山东、江北被灾重，命偕福州将军怡良往治赈务。疏言："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荐山东布政使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皆持正有为，责成专任，请截留江、广漕米六十万石分给两省：诏并允行。

受田自侍文宗学，未尝离左右，当陛辞，不觉感恋流涕，在途触暑染疫，力疾治事，与源灏、宿藻等核定施赈章程，疏陈而不言病，至清江浦遽卒。遗疏念贼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崇节俭、慎好恶、平赏罚为言。文宗震悼，赠太师、大学士，入祀贤良祠，赐金五千两治丧，遣近臣慰视其父塏，擢其子检讨翰为庶子，孙三人并赐举人。复特诏曰："杜受田品端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特简为朕师傅。忆在书斋，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朕即位后，周谘时政利弊，民生疾苦，尽心献替，启沃良多！援嘉庆朝大学士朱珪故事，特谥文正。"谓其公忠正直，足当"正"字而无愧。柩至京，上亲奠，抚棺哭甚哀，晋其父塏礼部尚书衔。明年，上临雍讲学，复诏褒受田曩日讲贯之功，即家赐祭一坛。及柩归，命恭亲王奠送，遣官到籍致祭，饰终之典，一时无与比。子＜⿰乔羽＞，由翰林院编修累官户部侍郎，督办山东团练。

翰，字继园。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咸丰三年，降。服阕，补庶子。文宗念受田旧劳，数月间迭擢工部侍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办理京城巡防事宜。翰勇于任事，甚被倚任。十年，随扈热河，以劳赐花翎。上崩于行在，穆宗即位。御史董元醇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端华、肃顺等持不可，翰附之，抗言甚力，遂黜元醇议。肃顺曰："君诚不愧杜文正之子也！"既而载垣等以窃夺政柄被罪，翰连坐，议革职戍新疆，诏原之，褫职，免其发遣。同治五年，卒。

祁寯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父韵士，官户部郎中，以事系狱。寯藻方幼，随侍读书不辍，赋《春草》诗以见志。嘉庆十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元年，直南书户。督湖南学政，累迁庶子。十年，以母病陈情归养，宣宗不许，予假省亲。逾年回京，补原官，迁侍讲学士。寻复予假省母，不开缺。历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母忧归，十六年，将届服阕，预授兵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历户部、吏部侍郎，留学政任，未满，十九年，命偕侍郎黄树滋视福建海防及禁烟事，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迭疏陈总督宜驻泉州治防务，改海口炮台为墩，查禁烟贩，捕治汉奸，并禁漳、泉两府行使夷钱，夹带私铸者治罪，严惩械斗，并得旨允行。在闽半载，还经浙江，按台、温两府私种罂粟，劾罢台州知府潘盛；又劾温州知府刘煜试行票盐不善，被议，自呈枉屈，戍新疆。时邓廷桢奏击英吉利兵船于厦门走之，忌者谓其不实，命寯藻复往按，具陈战胜状。回京，仍直南书房。二十一年，调户部，命为军机大臣。

二十六年，偕尚书文庆按长芦盐运使陈鉴挪拨盐课，弥补加价，褫其职，历任盐政运司议谴有差。二十九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赴甘肃偕琦善按前任总督布彦泰清可查误、纵容家丁，下严议。回京，请便道省墓，途次闻宣宗崩，过里门不入。文宗即位，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管户部。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实左右之。

咸丰元年，调管工部，兼管户部三库事务。二年，复调户部。广西匪日炽，出湖南，遂不可制，湖北、江南数省先后沦陷。军兴财匮，议者试行钞法，又铸当百、当五百大钱，皆行之未久而滋弊。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寯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

请罢，温诏慰留。四年冬，复坚以为请，乃允致仕。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车驾将幸热河，窱藻密疏切谏。又言关中形胜可建都，厘捐病民，北省尤宜急停，并报闻。

十一年，穆宗即位，特诏起用。疏陈时政六事：曰保护圣躬以崇帝学；曰绥辑民心以清盗源；曰重守令以固民心；曰开制科以收人才；曰速剿山东、河南贼匪，严防山西、陕西要隘，以卫畿辅；曰敦崇节俭以培元气。言甚切挚，并被嘉纳，次第施行。命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画。同治元年，穆宗入学，命直弘德殿，偕翁心存、倭仁、李鸿藻同授读，摘录经史二帙进呈。上读《大学》毕，窱藻具疏推陈为人君止于仁之义，略曰："《大学》一书，皇上已成诵，凡制治保邦之道，用人行政之源，胥在于是。为人君之道，止于仁而已。治国平天下两章，言仁者六，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故能爱人，能恶人。不好仁，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仁者必以贪为戒，故忠信以得之，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灾害并至矣。千古治乱之机，判于义利，而义利之判，则由于上之好仁不好仁也。如近日所讲《帝鉴图说》，下车泣罪，解网施恩，泽及枯骨等事，斯即帝王仁心所见端也。若纳谏求贤，尊儒远佞，则仁亲为宝，能好能恶之说也。露台罢工，裘马却献，则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之说也。《帝鉴图说》讲毕，请进讲舆地，以《会典》诸图简明，易于指书，又《耕织图》及内府石刻宋马远《豳风图》为农桑衣食之原，皇上读书之暇，随时讲求，庶知稼穑之艰难，懔守成之不易也。"

二年，上服除，窱藻偕倭仁、李鸿藻上疏曰："皇上冲龄践祚，智慧渐开。当此释服之初，吉礼举行，圣心之敬肆于此分，风会之转移即于此始，则玩好之渐可虑也，游观之渐可虑也，兴作之渐可虑也。嗜好之端一开，不惟分诵读之心，海内之窥意旨者，且将从风而靡。安危治乱之机，其端甚微，所关甚钜，可无慎乎？方今军务未平，生民涂炭，正君臣交儆之时，非上下恬熙之日。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为心，以逸乐便安为戒。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稍涉浮靡，概从裁减，向例所有，不妨量为撙节。如是，则外务之纷华不接于耳目，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圣学日新，圣德日固，而去奢崇俭之风，自不令而行矣。"疏上，优诏褒答焉。

窱藻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疏言："通经之学，义理与训诂不可偏重。后学不察，以训诂专属汉儒，义理专属宋儒，使画分界限，学术日歧。"因举素所知寒士端木埰，郑珍、莫友芝、阎汝弼、王轩、杨宝臣，经明行修，堪资器使。又疏言："军兴以来，不讲吏治，请下中外大臣，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自举原任同知刘大绅、按察使李文耕、大顺广道刘煦，请宣付史馆入《循吏传》。又荐直隶知县张光藻、陈崇砥、王兰广，山东知县蒋庆第，山西知县程豫、吴辉祖及江南优贡端木埰，山西举人秦东来，并嘉纳允行。屡以病乞休，三年，诏许致仕，食全俸。五年，卒，晋赠太保，祀贤良祠，命钟郡王奠醊，谥文端。擢其子编修世长以侍读用。

世长，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年十三，侍父江苏学政，任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世长濡染有素，尤笃守宋儒义理之说。同治九年，服阕，补侍读。累迁内阁学士。光绪初，连督安徽、顺天、浙江学政，清勤爱士，一守窱藻旧规，历礼部、吏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十年，命偕尚书延煦勘山东河工，疏言："非疏海口不能泄盛涨。修防以民埝为第一层屏障，守民埝即以守大堤。巡抚陈士杰筑修民埝多在大堤既决之后，殊为失计。请乘时兴修。"从之，迭疏陈时务，多持正议。十六年，迁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两典会试，皆得士。世长清操自励，累世官卿贰，家如寒素，时以称焉。十八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恪。赐其孙师曾员外郎，子友业主事。

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父咸封，官海州学正。知州唐仲冕见心存有异才，奇之，授之学。道光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督江西学政。任满，入直上书房，授惠郡王读。寻督江西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十七年，复直上书房，授六阿哥读。逾年，以母老乞养。家居十年，终母丧。会子同书督贵州学政，陛辞，宣宗命传谕促之来。二十九年，至京，仍入直，授八阿哥读。补祭酒。历内阁学士、工部侍郎，调户部。江苏巡抚请苏州、松江、太仓漕米改征折色，心存谓："三属额征米一百十四万余石，一旦改折，虑京仓不敷支放，州县假折色抑勒倍征，便民适以累民。"主驳议，事乃寝。

咸丰元年，擢工部尚书。三年，江宁陷，心存疏陈兵事，请乘贼势未定，饬向荣渡江，陈金绶

进屯浦口，以上海水师溯流冲其前，江忠源、邓绍良之师掩其后，四路进攻，增重兵守江、淮杜北窜，急清兖、豫、凤、颍捻匪，毋令与粤寇合势；并核军需，恤灾黎；筹京仓积贮，整饬纪纲，以维根本。疏上，多被采用。又荐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请畀统师重任，寻即擢为巡抚。调刑部，再调工部，兼管顺天府尹。

粤匪北犯，心存疏言贼氛逼近，请扼河而守，畿南宜驻重兵，河南、山西、陕西各要隘并力堵截，速调驻热河、绥远之蒙古马队进口内卫京畿，京师九门严缉奸宄；运通仓存粮入城；并敕琦善、邓绍良规复扬州、镇江，为会剿江宁之计。又疏陈顺天防务，画分汛地，举行团练；府属各营旧隶总督管辖，请旨暂归调遣。未几，贼犯天津，僧格林沁率师进剿，命顺天府设粮台。心存请发内帑三十二万两、京仓米二千六百石以给军食，添制军需火药。又偕团防大臣会议京城防守事宜，举光禄寺卿宋晋、太仆寺卿王茂荫综理其事，并诏允行。时议行钞币，心存疏言："军营搭放票钞，诸多窒碍，钞币之法，施行当有次第，此时甫经颁发，并未试用，势难骤用之军营。"诏斥为阻挠，即责筹次第施行之法，俾无阻滞。会言官论通州捕役勾结土匪行劫，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实，心存以徇庇革职。

四年，起授吏部侍郎，调户部，擢兵部尚书，调吏部。六年，疏陈江南军事，略曰："苏、松、常、太三府一州，及浙之杭、嘉、湖三府，久为贼所窥伺。今宁国先陷，逼近宜兴，向荣近守丹阳，溧水、句容相继失守，宜责向荣严扼丹阳，令张国梁率精兵驻宜兴扼东坝，别简水师驻太湖，庶苏、常两郡可保无事。又近有按亩捐输，失政体，竭民财，请查明停止。"是年冬，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户部。

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英法联军北犯，天津戒严。心存疏请圣驾还宫，以定众志，力言京师重地，不可驻外国领事；长江形势不可失；绥芬边地不可捐；兵费不可再偿；传教不可推广；和议难成，宜速进剿。湖北巡抚胡林翼奏除漕务中饱之弊，请改征折色。心存力赞其议；由部定章程五事，满汉兵粮折价支给，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概行裁革焉。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

十年，户部迭兴大狱，肃顺主之，多所罗织。怡亲王载垣等会鞫，谓司员忠麟、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曾面启心存，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文宗鉴其诬，仅以失察议处，免传讯，议降五级，改俟补官，革职留任。复以五"宇"商号添支经费，心存驳令议减，未陈奏，司员即列入奏销，下严议，革职留任。是年秋，车驾将幸热河，心存上疏切谏。

十一年，文宗崩于行在，梓宫还京，心存偕诸臣迎谒，特诏起用，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疏举人材，诏嘉其不失以人事君之义。又疏言："东南之民向义甚坚，各郡县陷后，流亡渡江者，日夜思招练义勇，克复乡里。请敕曾国藩择能办贼者驰赴通州东台，收拾将散之人心，激励方兴之义旅，进捣苏、常，退保下河。上海一隅赋税所出，宜取江海关无穷之利，以供曾国藩有用之兵。"疏上，被嘉纳。同治元年，入直弘德殿，偕祁寯藻等授穆宗读。两宫皇太后慎重师傅之选，倚畀弥笃。是年冬，寝疾，子安徽巡抚同书方缘事系狱，诏暂释侍疾。寻卒，优诏赐恤，称其"品端学粹，守正不阿"。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赐其孙曾源进士，曾荣举人，曾纯、曾桂并以原官即用，曾翰赐内阁中书。逾年，《文宗实录》告成，以心存曾充监修总裁，赐祭一坛。子同书、同龢自有传，同爵官湖北巡抚。

彭蕴章，字咏莪，江苏长洲人，尚书启丰曾孙。由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道光十五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仍留直军机处。累迁郎中，历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顺天府丞、通政司副使、宗人府丞。督福建学政，迁左副都御史。二十八年，疏言："漕船卫官需索旗丁日益增多，沿途委员及漕运衙门、仓场花户皆有费，欲减旗丁帮费，宜探本穷源。又州县办漕，应令督抚察其洁己爱民者，每岁酌保一二员：办理不善者，劾一二员。运漕官及坐粮厅如能洁己剔弊，准漕督、仓场保奏，不称职者劾罢。"下部议行。擢工部侍郎，仍留学政任。

咸丰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调礼部，寻擢工部尚书。五年，协办大学士。六年，

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工部及户部三库事务，充上书房总师傅。八年，京师旱，粮价踊贵，旗民生计益艰，蕴章奏请拨款采米，允之。复疏言："自改用大钱，城中米贵，叠荷加恩赈济，又加米折，然民生疾苦未见转机。臣闻兵丁所领止有实米二成，其余折色定价，每石京钱四千至三千不等，大米一石市价京钱三十千。持此折价买米，不过升斗。民生之蹙，不独在无银，并在无米。本年海运多于上年，可将兵米酌量加增。又各营养育兵及鳏寡孤独小口米不过四万余名，每名岁支一石六斗，拟请此项酌给米，毋庸折色。自前年以来，有提存部库采买银，又存四川、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解京米价银，共有四十七万余两，堪以采买米石，加放兵米。又有河南停运节省运脚银二万两，堪为转运之用。伏饬乞部采买，以资搭放，实于旗兵生计大有裨益。"疏入，下部议行。

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钞票、科场诸大狱，婉辞调护，与肃顺等意忤。两江总督何桂清素以才敏自负，蕴章误信之，数于上前称荐。十年，江宁大营溃，蕴章犹言桂清可恃。未几，苏、常相继陷，桂清逮治。文宗以蕴章无知人鉴，眷注浸衰。适有足疾，扶掖入直，命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示体恤。寻奏乞罢职，出都就医。诏曰："卿久任枢垣，备悉时事。见在军务如有见及，并采访舆论民情，随时具疏交地方官大吏代递。"蕴章密陈时务六则，报闻。十一年，病痊，署兵部尚书，寻兼署左都御史。同治元年，复以病乞休。未几，卒，依大学士例赐恤，谥文敬。子祖贤，官至湖北巡抚。

论曰：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祁寯藻、彭蕴章皆久领枢务，翁心存数论军事，久管度支。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同治初元，联翩复起。寯藻、心存三朝耆硕，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焉。

清史稿卷三八六　列传第一七三

文庆，字孔修，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两广总督永保之孙也。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詹事。历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十二年，授礼部侍郎，兼副都统。十三年，总理孝慎皇后丧仪，会奏军民薙发及停止宴会期限，疏中误引"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语，下诸臣严议。宣宗以文庆翰林出身，随声附和，独重谴，褫副都统，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历吏部、户部侍郎。十六年，偕尚书汤金钊赴陕西、四川按劾巡抚杨名<□风易>、布政使李羲文，并下严议，寻复按名<□风易>被讦事，褫其职。金钊留署陕西巡抚。文庆又按河南武陟知县赵铭彝贪婪状，劾褫职。调户部侍郎。

十七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兼右翼总兵。命赴热河，偕都统耆英按历任总管亏短库款，褫职追缴。十九年，以查办热河亏空案内拟罪未晰，召问，奏对失实，下部议，罢直军机。二十年，典江南乡试，以上下江中额有误，又私携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议褫职。

二十二年，予三等侍卫，充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三年，召授吏部侍郎、内务府大臣，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命赴四川，偕总督、将军按前任驻藏大臣孟保、钟芳等滥提官物，劾罢之。二十七年，复命为军机大臣，解内务府事务。寻署陕甘总督，道经河南，命察赈务，劾玩误之知县四人。

二十八年，召授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罢直军机处、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三十年，充内大臣。薛执中者，甘肃河州人，以符咒惑众。至京师，藉术医病，朝贵多与往来。遂妄议时政，谈休咎，行踪诡秘，为巡城御史曹楙坚捕治，中外大臣牵连被谴者众。文庆曾延治病，文宗斥其身为步军统领，不能立时捕究，有乖职守，褫职。咸丰元年，予五品顶戴，办理昌陵工程。二年，起授内阁学士，寻擢户部尚书，复为内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复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题孝静皇后神主，加太子太保，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充上书房总师傅。

文庆醇谨持大体，宣宗、文宗知之深，屡蹶屡起，眷倚不衰。时海内多故，粤匪猖炽，钦差大臣赛尚阿、讷尔经额先后以失律被谴。文庆言："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于大计者乎？"常密请破除满、汉畛域之见，不拘资格以用人。曾国藩初

任军事，屡战失利，忌者沮抑之。文庆独言国藩负时望，能杀贼，终当建非常之功。曾与胡林翼同典试，深知其才略，屡密荐，由贵州道员一岁之间擢至湖北巡抚，凡所奏请，无不从者。又荐袁甲三、骆秉章之才，请久任勿他调，以观厥成。在户部，阎敬铭方为主事，尝采用其议，非所司者亦谘之。后卒得诸人力以戡定大难。端华、肃顺渐进用事，皆敬惮其严正焉。

六年，卒。遗疏言各省督抚如庆端、福济、崇恩、瑛启等，皆不能胜任，不早罢，恐误封疆。文宗深惜之，优诏赐恤，嘉其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达治体，赠太保，赐金治丧。及亲奠，见其遗孤幼稚，时诏加恩入祀贤良祠，命其子善联俟及岁引见，弟文玉，以罪遣戍，即释回。予谥文端。善联，官至福州将军。

文祥，字博川，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道光二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咸丰六年，京察，记名道府，因亲老，乞留京职。历太仆寺少卿、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历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

十年，英法联军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请幸热河。文祥以摇动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复请独对，退偕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请罢所调车马，明诏宣示中外。八月，敌氛益炽，车驾遽行，命文祥署步军统领，司留守。从恭亲王奕䜣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寻以步军统领难兼顾，疏辞，改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十月，和议成，疏请回銮，以定人心。偕恭亲王等通筹全局，疏上善后事宜，于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任事最专。

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兵疲饷竭，近畿空虚。文祥密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于是始立神机营，寻命管理营务。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单薄，胜保所部新募未经行阵。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辅，必得良将劲卒为赞助，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隶其军，又荐江西九江道沈葆桢、湖北候补知县刘蓉堪大用。疏上，并嘉纳焉。

十一年，文宗崩于热河行在，穆宗即位，肃顺等专政，文祥请解枢务。不许。十月，回銮，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元年，连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兼都统。二年，管理藩院事务。东南军事以次戡定，江苏、浙江省城克复，义加恩枢臣，固辞。三年，江宁复，首逆就歼，捷至，加太子太保，予侄凯肇员外郎。四年，署户部尚书，辞内务府大臣，允之。

是年秋，马贼入喜峰口，命文祥率神机营兵防护东陵，督诸军进剿，贼遁滦阳。疏陈："地方官豢贼酿患，请除积弊，清盗源。马贼巢穴多在奉天昌图厅八面城、热河八沟哈达等处。请购线侦察，调兵掩捕，庶绝根株。"事定，回京。文宗奉安山陵，赐其子熙联员外郎。寻以母病请假三月，回旗迎养。奉天马贼方炽，命率神机营兵往剿，增调直隶洋枪队出关，约东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夹击，破贼于锦州东井子。谍知贼将劫奉天狱，约期攻城，兼程驰援，贼退踞城东南，围抚顺；令总兵刘景芳夜击破之，贼遁出边。遣军趋吉林，五年春，解长春厅围，追贼至昌图朝阳坡，分三路进击，十数战皆捷，擒斩三千余。贼首马傻子穷蹙乞降，磔之。留兵饷授将军都兴阿，俾清余孽。请蠲奉天地丁银米，停铺捐。回京，调吏部尚书。《文宗实录》成，赐子熙治员外郎。

八年，丁母忧，特赐谕祭。百日假满，病未出。天津教案起，力疾还朝。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诡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十三年，病久不愈，在告，全日本窥台湾，强出筹战守。疏请："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言甚切至。

是年冬，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诏慰留，解诸兼职，专任

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文祥深忧之，密陈大计，疏曰："洋人为患中国，愈久愈深，而其窥伺中国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其事，以至于今，未见决裂。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于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道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宁换约以后，觊觎观望。直至粤匪滋事，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间矣。于是其谋遂泄，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意愈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诱胁，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余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间隙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衅，偶有干求，尚能往返争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乾夕惕，事事期符民隐，人心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臣久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一或不当则喜，其探测愈精。俄人逼于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国之间耳，所恃者中国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倘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相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愜于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愜，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荫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于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摺时置左右，力求端本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者正在于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移时辄忘，或有名无实，大局将不堪设想，而其几不待智者而决矣。从前夷患之炽，由于中外之情相隔，和战之见无定，疆吏又遇事粉饰，其情形不能上达于朝廷。坐是三失，而其患遂日久日深，无所底止。泰西各国官商一气，政教并行。各商舶远涉重洋，初至中华，处处受我侮抑，事事被我阻塞，其情郁而不能不发者，势也。继而见中国官之阻之者可以通，抑之者可以伸，必不可破之格，或取胜于兵力之相迫而卒无不破，此中国

之为所轻而各国渐敢恣肆之机也。迨至立约通商已有成议，而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敌人方桀骜而称为恭顺，洋情方怨毒而号为欢忭，遂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战，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此省之战事又起，赔款朝给，捷书暮陈，乘遭风之船以为胜仗，执送信之酋以为擒渠，果至两军相交，仍复一败不可收拾。于是夷情愈骄，约款愈肆，中外大臣皆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而庚申衅起，几至无可措手。自设立总理衙门，其事始有责成，情形渐能熟悉，在事诸臣亦无敢推诿。然其事非在事诸臣之事，而国家切要之事也。既为国家切要之事，则凡为大清臣子者，无人不应一心谋画，以维大局。况和局之本在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亦非总理衙门所能操其权尽其用也。使武备果有实际，则于外族要求之端，持之易力，在彼有顾忌，觊觎亦可潜消，事不尽属总理衙门，而无事不息息相关也。乃十数年来，遇有重大之端，安危呼吸之际，事外诸臣以袖手为得计；事甫就绪，异议复生，或转托于成事不说；不问事之难易情形若何，一归咎于任事之人。是从前之误以无专责而仔肩乏人，今日之事又以有专属而藉口有自。设在事诸臣亦同存此心，争相诿谢，必至如唐臣杜甫诗中所谓‘独使至尊忧社稷’矣。夫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于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于此！今日本扰台之役业经议结，日本尚非法、英、俄、美之比，此事本属无名之师，已几几震动全局，费尽笔争舌战，始就范围。若泰西强大各国环而相伺，得中国一无理之端，藉为名义，构兵而来，更不知如何要挟，如何挽回？之念及此，真有食不下咽者，则自强之计尚可须臾缓哉？此总理衙门奏请饬令会议诸条，实为紧要关系，不可不及早切实筹办者也。今计各疆吏遵旨筹议，指日将依限上陈，如饬下廷议，非向来会议事件可比，应由各王大臣期定数日，详细筹商，将事之本末始终，一律贯澈，利害之轻重，条议之行止，办法切实，折中定见，无蹈从前会议故习。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如事虽议行，而名是实非，徒为开销帑需，增益各省人员差使名目，亦不如不办。度势揆时，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想。总理衙门摺内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而大本所在，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总理衙门承办之事，能否维持，全视实力之能否深恃。必确有可战可守之实，庶可握不战之胜。惟我皇上念兹在兹，则在事诸臣之苦心，自能上邀宸鉴。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筹此事之心，其才识智力必有百倍于臣者。否则支持既难，变更不免，变而复合，痛心之端，必且百倍今日，非臣之所忍言矣。”疏上，未几卒。温诏赐恤，称其“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赠太傅，予骑都尉世职，入祀贤良祠，赐银三千两治丧，遣贝勒载澂奠醊，谥文忠，归葬盛京，命将军崇实往赐祭。十五年，皇太后归政，追念前劳，赐祭一坛。

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谴罪崇厚，易以曾纪泽往，久之乃定议，幸免大衅。法越事起，和战屡更，以海防疏，不能大创敌，迁就结局。及兴海军，未能竭全力以成之，卒挫于日本。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子熙治，以员外郎袭骑都尉世职。

宝鋆，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道光十八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擢中允。三迁侍读学士。咸丰二年，粤匪窜两湖，宝鋆疏请邻近诸省力行坚壁清野之策。四年，命往三音诺颜部赐奠，谢绝馈赆，外藩敬之。擢内阁学士。五年，迁礼部侍郎，兼正红旗蒙古副都统，调户部。八年，典浙江乡试，以广额加中官生一名，坐违制，镌一级留任，文宗谕“宝鋆素以果敢自命，亦同瞻徇”，特严斥焉。

十年，命赴天津验收海运漕粮，复赴通州察视，迭疏请定杜弊章程，并劾监督贻误，如所请行。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署理户部三库事务，会办京城巡防。时英法联军内犯，车驾幸热河，既至，命

提库帑二十万两修葺行宫。宝鋆以国用方亟，持不可。上怒，欲加严谴，会所管三山被掠，诏切责，降五品顶戴。逾月后，以巡防劳勚，复之，兼镶红旗护军统领，复兼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左翼前锋统领。十一年，文宗崩于行在。十月，穆宗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同治元年，擢户部尚书。二年，奏劾寿庄公主府首领太监张玉苍出言无状，严旨逮讯，玉苍治如律。三年，命大臣轮班进讲《治平宝鉴》，宝鋆与焉。江宁克复，以翊赞功，加太子少保，赐花翎。四年，命佩带内务府印钥。寻以枢务事繁，请解内务府大臣职，允之。自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始求通知外国语言文字，置同文馆，肄习西学，廷臣每以为非。六年，都察院代奏职员杨廷熙上书请撤同文馆，语涉恭亲王及宝鋆等专擅挟持，于是宝鋆偕恭亲王请罢直候查办，温诏慰留，勉以不避嫌怨，勿因浮言推诿。七年，直东捻匪肃清，加军功二级。十一年，调吏部。穆宗大婚礼成，加太子太保。十二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调兵部，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光绪三年，晋武英殿大学士。四年，回疆肃清，被优叙。

宝鋆自同治初年预枢务，偕文祥和衷翊赞，通达政体，知人让善，恭亲王资其襄助，至是朝列渐分户门。文祥既殁，议论益纷，编修何金寿因旱灾劾枢臣不职，请加训责，诏斥恭亲王、宝鋆等目击时艰，毫无补救，严议革职，加恩改留任。五年，以题穆宗神主，加太子太傅，复以《实录》告成，推恩其子景沣晋秩郎中，侄景星赐举人。七年，庶子陈宝琛以星变陈言，专劾宝鋆，请仿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立予罢斥。诏曰："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有年，尚无过失。陈宝琛谓其畏难巧卸，瞻徇情面，亦不能确有所指。惟既有此奏，自平时与王大臣等议事未能和衷共济，致启人言。该大学士受恩深重，精力尚健，自当恪矢公忠，勉图报称，务宜殚精竭虑，力戒因循积习，用副委任。"

十年三月，军机大臣自恭亲王以下同日斥罢，诏："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年老，特录前劳，全其末路，以原品休致。"十二年，皇太后懿旨加恩，改以大学士致仕，赏食半俸。宝鋆退休后，时偕恭亲王居西山游览唱和。年逾八十，恩赉犹及。十七年，卒。遗疏入，诏褒其"忠清亮直，练达老成"，赠太保，祀贤良祠，擢子景沣四品京堂，赐孙荫桓举人，遣贝勒载滢奠醊，饰终之典，视在位无所减，谥文靖。子景沣，官至广州将军，卒，谥诚慎。孙荫桓，光绪二十四年进士，历官国子监司业，改乾清门头等侍卫。

论曰：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庆倡言重用汉臣，俾曾国藩、胡林翼等得展经猷，以建中兴之业，其功甚伟。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而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清史稿卷三八七　列传第一七四

宗室肃顺，字雨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也。道光中，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授委散秩大臣、奉宸苑卿。文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以其敢任事，渐向用。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

七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时寇乱方炽，外患日深，文宗忧勤，要政多下廷议。肃顺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八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藩院事，又调户部。会英法联军犯天津，起前大学士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往议约。耆英不候旨回京，下狱议罪，拟绞监候，肃顺独具疏请立予正法，上虽斥其言过当，即赐耆英自尽。大学士柏葰典顺天乡试，以纵容家人靳祥舞弊，命肃顺会同刑部鞫讯。谳大辟，上念柏葰旧臣，狱情可原，欲宽之。肃顺力争，遂命斩。户部因军兴财匮，行钞，置宝钞处，行大钱，置官钱总局，分领其事。又设官号，招商佐出纳，号"乾"字者四，"宇"字者五。钞币大钱无信用，以法令强行之，官民交累，徒滋弊窦。肃顺察宝钞处所列"宇"字五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褫司号台斐音等职，与商人并论罪，籍没者数十家。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褫关防员外

郎景雯等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大学士祁寯藻、翁心存皆因与意见不合，龁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肃顺日益骄横，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于剿匪主用湘军，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长江上游以次收复。左宗棠为官文所劾，赖其调护免罪，且破格擢用。文宗之信任久而益专。

自八年桂良等在天津与各国议和，廷议于“谴使入京”一条坚不欲行，迄未换约。九年，乃有大沽之战，敌却退。十年，英法联军又来犯，僧格林沁拒战屡失利，复遣桂良等议和。敌军近逼通州，乃改命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往议，诱擒英官巴夏礼置之狱，而我军屡败之余不能战，车驾仓猝幸热河，廷臣争之不可。事多出肃顺所赞画，遂扈从。洎敌军入京师，恭亲王留京主和议，议既定，敌军渐退。留京王大臣吁请回銮，肃顺谓敌情叵测，力阻而罢。肃顺先已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至是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

十一年七月，上疾大渐，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入见，受顾命，上已不能御朱笔，诸臣承写焉。穆宗即位，肃顺等以赞襄政务多专擅，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梗其议，拟旨驳斥，非两宫意，抑不下，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逾日，卒如所拟，又屡阻回銮。恭亲王至行在，乃密定计。九月，车驾还京，至即宣示肃顺、载垣、端华等不法状，下王大臣议罪。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叱曰：“早从吾言，何至今日？”载垣咎肃顺曰：“吾罪皆听汝言成之也！”谳上，罪皆凌迟。诏谓：“擅政阻皇太后垂帘，三人同罪，而肃顺擅坐御位，进内廷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传收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词气抑扬，意在构衅，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

肃顺揽权立威，数兴大狱，舆论久不平；奏减八旗俸饷，尤府怨。就刑时，道旁观者争掷瓦砾，都人称快。肃顺既伏法，诏逮所与交结之内监杜双奎、袁添喜等置重典；其被威胁者，概免株连。耆英子庆锡呈诉其父为肃顺所陷，请昭雪，诏以耆英罪当死，肃顺奏过当，文宗已斥之，特锢肃顺子不得入仕以示戒。

穆荫，字清轩，托和络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咸丰元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寻除国子监祭酒，故事，非科甲不与斯职，部臣执奏，特旨仍授之。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副都统。三年，粤匪扰河南、直隶，京师戒严，命偕僧格林沁、花沙纳、达洪阿办理京旗各营巡防事宜。迁礼部侍郎，署左翼总兵，寻调刑部。八年，擢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调兵部。

十年，命偕怡亲王载垣赴通州，与英法联军议和，解桂良等钦差大臣关防授之。议不谐，命禽诸酋，获巴夏礼送京。敌军益逼，诏斥穆荫等办理不善，撤回，扈从热河。丁父忧，予假十四日，命俟回京补行持服。

十一年，文宗崩，偕肃顺等同受顾命，赞襄政务。十月，肃顺、载垣、端华等状法，穆荫与匡源、杜翰、焦祐瀛并罢直军机，议罪。及议上，诏曰：“穆荫等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王大臣等拟请将穆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箝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著即革职，加恩改发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免其遣戍。”穆荫诣戍，三年，论赎归，殁于家。杜翰，附其父受田传。

匡源，字鹤泉，山东胶州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吏部侍郎。咸丰八年，入直军机，谦退无所建白。罢官后，清贫，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以终。

焦祐瀛，字桂樵，直隶天津人。道光十九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累迁光禄寺少卿。十年，命赴天津静海诸县治团练，召回从幸热河，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太仆寺卿。祐瀛尤谄事肃顺等，诸诏旨多出其手，为时所指目，故同败。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吏部七品小京官，升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大学士穆彰阿领枢务，深倚之，历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皆留直。迁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兼署顺天府尹、工部侍郎，擢仓场侍郎。二十七年，调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偕侍郎柏葰赴山东按事，劾巡抚崇恩库款亏缺、捕务废弛，罢之。暂署山东巡抚。授刑部侍郎，回京面陈在署任不受公费，诏嘉之，特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赐匾额曰“清正良臣”，皆异数。二十九年，偕侍郎福济赴山西按巡抚王兆琛贪婪事，得实，褫兆琛职，逮京治罪。调工部，署刑部尚书，寻实授。三十年，宣宗崩，遗命罢配郊祔庙，下王大臣议。文宗召对，孚恩与怡亲王载垣等争论于上前，载垣等以失仪自劾，诏原其小节，予薄谴，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孚恩寻以母老乞养回籍，允之。

咸丰元年，命在籍帮办团练。三年，九江陷，巡抚张芾出督师，孚恩与司道守省城，既而贼由安徽回窜上游，命偕芾筹防。贼犯南昌，孚恩偕芾固守，江忠源援师至，力战，相持九十余日，贼始引去。以守城功，赐花翎。七年，母丧毕，到京未有除授。八年，御史钱桂森疏言：“孚恩才练识明，在外数年，多所阅历，倘仍入直枢廷，或使治洋务，必能有济。”诏斥朋比，罢桂森言职，回原衙门。久之，命孚恩以头品顶戴署兵部侍郎，又署礼部尚书，授兵部尚书。会鞫顺天乡试关节狱，牵涉其子景彦，自请严议，并回避，得旨，褫景彦职，除涉景彦者仍责会讯，仅议失察降一级，准抵销。寻兼署刑部、户部尚书，调授吏部尚书。

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昵附诸人冀固位。肃顺等既败，少詹事许彭寿疏请治党援，论形迹最著莫如孚恩，最密莫如侍郎刘昆、黄宗汉，平日所荐举者，则有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等，于是诸臣尽黜。诏谓：“孚恩当大行皇帝行幸热河，命诸臣议可否，孚恩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之语，意在迎合载垣等，大行皇帝上宾，留京诸大臣中独召孚恩一人赴行在，足证为载垣等心腹。革职，永不叙用。”时廷臣议郊坛配位，孚恩言：“前议宣宗配位时，大行皇帝有定为三祖六宗之谕，出于大学士杜受田所拟，非大行皇帝意。”王大臣等用其言，仍请文宗配祀。许彭寿复引据文宗御制诗有“以后无须变更”之句，请下廷臣再议，议不配祀。诏斥孚恩谬妄，又以籍肃顺家得孚恩私书，有暗昧不明语，乃逮孚恩下狱，籍其家，追缴宣宗赐额，遣戍新疆。

居数年，伊犁被兵，将军常清等奏孚恩筹饷治军有劳，命免戍，留助理兵饷，同治五年，伊犁陷，孚恩及妾黄、子景和、媳徐、孙小连同殉难。事闻，但恤其家属，孚恩不与焉。

论曰：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其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穆荫诸人或以愿谨取容，或以附和希进，终皆不免于斥逐。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

清史稿卷三八八　列传第一七五

桂良　瑞麟子怀塔布官文

桂良，字燕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入赀为礼部主事，晋员外郎。出为四川顺庆知府，调成都。历建昌道，河南按察使，四川、广东、江西布政使。道光十四年，擢河南巡抚。嘉庆中，林清、李文成等以八卦教倡乱，既诛，而汲县潞州屯坟塔犹祀其神曰：“无生老母”，习教者犹众。御史黄树滋以为言，命桂良察治，毁其坟庙，廉得河南境内无生庙二十九所，并毁之。地方官失察，谴黜有差。十九年，擢湖广总督，调闽浙，又调云贵。二十年，兼署云南巡抚。滇省多盗，奏定缉捕章程。又请迤南、迤西、迤东各标营官兵责成巡道就近稽察，时贵州诸苗蠢动，镇远、犁平、都匀、古州苗尤悍，州县不能制，疏请遴劲兵专主剿捕。二十五年，入觐，留京，署兵部尚书，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热河都统。二十八年，召来京，以其女妻皇六子奕䜣，授镶红

旗汉军都统。

咸丰元年，署吏部尚书，出为福州将军。二年，召授兵部尚书。三年，粤匪陷江宁，京师戒严，桂良疏请各城门稽查增派八旗章京兵丁，补葺城上兵房，从之。未几，粤匪窜河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出省防剿，命桂良驻保定为后路声援，兼防西路要隘。望都、唐县土匪起，捕诛之。是年秋，贼由山西犯畿南，讷尔经额师溃于临洺关，隆平、柏乡相继陷。讷尔经额褫职逮治，授桂良直隶总督，诏责偕都统胜保速筹防剿。布政使张集馨出兵迁延，劾罢之。贼窜正定、定州、深州、河间、天津，势剽甚，于是桂良率提督张殿元守保定，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大兵驻通州卫京师，胜保督师进剿。四年，大捷于独流镇，贼走踞阜城，又走连镇，僧格林沁、胜保会攻，贼分窜山东，胜保追击之。桂良遣张鼎元赴武邑防堵，劾散秩大臣穆铦、健锐营翼长双僖纵兵伤官扰民，议谴。

秋，英吉利、美利坚两国兵船至大沽。时贼氛未靖，诏戒张皇。命桂良相机办理。寻以前任盐政崇纶归调遣，令赴天津会议。英酋咆呤要索十六条，欲遣官驻京及践广州入城之约，中外官平礼接见，通商税则变通旧约。美酋麦莲则仅言通商一端。崇纶等严拒其驻京，余事令赴广东听总督查办。屡议无要领，咆呤等寻去。五年，僧格林沁连大破贼，贼首林凤祥、李开方先后就擒伏诛，畿辅肃清。七年，召拜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兼正蓝旗蒙古都统。

八年春，英、法、俄、美四国联军北犯，毁大沽炮台，泊天津城下，声言将犯京师。仓猝援军未集，命桂良偕尚书花沙纳往议。敌情猖肆，要求益多：以遣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行、兵费赔偿后，始交还广东省城。四事廷议不允。复起故大学士耆英同与议，英人尤不悦，拒之。耆英以擅回京获罪。桂良等议久不决，廷臣多主战，实不足恃，而敌日以进兵为恐吓，俄、美两国调停其间，卒徇所请定议，而通商税则俟于上海详定之。

五月，签约退兵，遂命桂良偕花沙纳赴上海，武备院卿明善、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副之，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议税则。文宗愤和约之成出于不得已，或献策许全免入口税以市惠，冀改易驻京诸条，密授桂良等机宜。八月，至上海，晋文华殿大学士，授内大臣。桂清力言免税之不可，改约之难成，桂良亦赞其议，上甚怒，必责其补救一二端，而各国因广东民团仍与为难，且出示伪载谕旨，坚欲罢两广总督黄宗汉，停撤民团。桂良等疏闻，乃解宗汉通商大臣，改授桂清。桂良等嗛不敢言罢驻京诸事，先议税则。

十二月，英使额罗金遽率兵船赴广东，遂罢议。九年，回京，仅美利坚一国遵换通商之约，英军复犯大沽，僧格林沁预设备，兵至，击退之。十年，英法联军大举来犯，我师失利。七月，复命桂良赴天津议和，要增兵费，入京换约，严诏拒绝。敌陷天津，进逼京师，上幸热河，恭亲王奕䜣留守主抚议，桂良与焉。九月，于礼部换约，视八年原议益增条款，事具邦交志。寻命督办各国通商事务。十一年，穆宗即位，回京，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治元年，卒，优恤，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

瑞麟，字澄泉，叶赫那喇氏，满洲正蓝旗人。由文生充太常寺读祝官，补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祫祭太庙，读祝洪亮，宣宗嘉之，赐五品顶戴、花翎。二十八年，超擢太常寺少卿，又擢内阁学士，兼管太常侍。三十年，擢礼部侍郎。咸丰元年，兼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正黄旗护军统领。三年，调户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时粤匪窜畿辅，踞静海县及独流镇，命瑞麟率兵从僧格林沁防剿，会攻独流，克之。静海贼窜陷阜城，又分窜连镇及山东高唐州，瑞麟合击，屡有擒斩。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禽，加都统衔，赐号巴达琅阿巴图鲁，授西安将军。未几，擢礼部尚书，兼镶白旗蒙古都统。

八年，英兵犯天津，命驰赴杨村筹防。洎抚议定，敌退。文宗知和不可恃，亟治海防，命瑞麟赴天津修筑大沽炮台。寻署直隶总督，增建双港炮台，调福建霆船战船，增募水师。僧格林沁移师天津，分驻要隘。瑞麟回京，调户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礼部鸿胪寺、太常寺。九年，管理户部。十年，充殿试读卷官，授内大臣。六月，英法联军复犯天津，命率京兵万人守通州。僧格林沁屡战失利，敌军进通州，瑞麟偕胜保御之八里桥，左右夹击，胜保伤炮坠马，军溃，敌遂逼京师。瑞麟迎战安定门外，败绩，褫职。车驾幸热河，命扈从行在。是年冬，和议成，予侍郎衔，随

僧格林沁剿山东捻匪。攻巨野羊山集贼巢，失利，马蹶被伤，退军济宁，复褫职，召回京。十一年，授镶黄旗汉军都统，管神机营事。

同治元年，出为热河都统，疏请招佃围边荒地八千顷充练饷，允之。二年，调广州将军。四年，兼署两广总督。信宜、化州土匪起，遣兵平之。粤匪汪海洋由福建窜广东大埔，遣副将方耀击走之。入闽会剿，复诏安、和平。贼复窜广东境，连败之于长乐、镇平。时贼踪往来于福建、广东、江西界上，瑞麟偕左宗棠疏请三省会剿。诏提督鲍超由江西来援，四面环攻。十二月，歼伪偕王谭体元于黄沙坝，擒首逆汪海洋，诛之，余贼肃清。捷闻，优诏嘉奖。

五年，实授两广总督。广东素多盗，伏莽时起。时巡抚蒋益沣号知兵，瑞麟部将方耀、郑绍忠皆能战，先后破斩五坑客匪，曹溪、赤坑及新安、东莞诸匪，湖洲、琼州洋盗、土匪。九年，兼署巡抚。十年，复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十三年，卒，诏嘉前劳，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子怀塔布，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以父恤典擢四品京堂，累迁礼部尚书，充内务府大臣。光绪二十四年，主事王照上书言事，久之始代奏，坐违旨抑格，褫职。未几，太后训政，起授左都御史，复充内务府大臣，迁理藩院尚书。二十六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恪勤。

官文，字秀峰，王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先隶内务府正白旗汉军。由拜唐阿补蓝翎侍卫，累擢头等侍卫。道光二十一年，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调荆州右翼副都统。粤匪既陷汉阳，将犯荆州。咸丰三年，将军台涌驻防德安，命官文专统荆州防兵。四年，擢荆州将军。贼陷安陆、荆门、宜昌。时荆州兵多调赴武昌，分屯要隘，城中兵仅二千。监利又陷，官文遣军复之。连复宜昌、石首、华容，于是荆州稍安，而武昌被围急，官文遣将沿汉下援。

六月，武昌复失守，命官文统筹全局，规复武汉，因疏言："贼情诡谲，军情随时变幻。武汉之贼一日不尽，荆州不得安枕。贼踞汉阳，倚江为险，绝我粮道，阻我援军。今欲复武昌，必先攻汉阳，夺贼所恃之险，而后武昌可图也。总兵双保自潜江进剿，兵力过单。臣已令罗遵殿以战船百艘自仙桃镇、蔡店迳趋汉阳，与抚臣杨霈分道夹攻，又檄总兵福炘往助双保，知县吴振锺进复沔阳以通饷道。惟贼踞岳州，南北援军均受牵制，尤应先剿岳州之贼。曾国藩方统炮船驻湘阴，塔齐布之师已入岳州境，臣已促其速进，分兵阻江路。复派同知衔李光荣等率川勇防调弦口，张子铭防监利尺八口，都司宗维清沿江接应。荆州仅剩旗兵分守要隘随时接应，庶几可进可退，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疏入，报闻。寻曾国藩克岳州，贼艘悉出大江，官文遣凉州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赴螺山防江，歼贼甚多。八月，武昌、汉阳相继复，论功被优叙。

五年，总督杨霈师溃德安，汉阳、汉口复陷，德安、随州继之，诏褫霈职，授官文湖广总督。师次安陆，疏言："贼自随州退踞德安，凶锋叠挫。惟天门、京山道路四通，倘窜襄河，勾连仙桃镇以下股匪，不独荆襄在在堪虞，上游各处均可北窜。见遣兵一由天门、皂市进剿，一往京山防守，臣驻安陆为两路应援，咨固原提督孔广顺伺隙进取，署提臣讷钦为后应。俟钦差大臣西凌阿入楚，即统兵从襄河两岸水路并进，由汉川攻汉阳。"秋，西凌阿战德安失利，乃命官文代为钦差大臣，驰援德安。贼弃城走，蹑追之，直捣汉阳。十二月，督兵薄西门桥，迭败贼于龟山、尾湖堤。五显庙，破贼卡，毁东西土城。六年，贼造浮桥从西门分队来犯，击却之。分兵河口断其粮道，令副都统都兴阿攻团风围焚积聚，贼势渐蹙。秋，破汉阳城外贼营，连战皆捷。巡抚胡林翼规复武昌。十一月，约同日水陆大举，分攻武、汉，官文督军分路进，水师击汉阳东门，破五显庙贼卡，李孟群又败龟山援贼，王国才、杨昌泗由西门攻入，遂复汉阳，俘伪将军等五百余人。林翼亦复武昌，诏嘉奖，赐花翎。

七年，偕林翼疏言："湖北为长江上游要害，武汉尤九省通衢，自来东南有事必争之地。三次失陷，力攻两载而后克之。目前相机防剿，不令贼乘间上窜，蹈从前覆辙。业派李续宾由南岸，都兴阿、孔广顺、王国才由北岸，杨载福率水师由江路分道进剿。见北岸黄州至黄梅，南岸武昌至兴国，均已肃清，崇、通一带搜捕殆尽。李续宾抵九江，与曾国藩会合进攻。杨载福毁城外贼营，惟小池口贼垒未拔，派鲍超助攻。安徽之英山、太湖、宿松、望江接壤湖北，皆为贼薮，有窥伺上犯之心。

饬王国才驻黄梅之大河铺、界岭岩，孔广顺驻蕲水之孔陇驿，巴扬阿率马队为各路应援，以固楚北门户。道士洑水阔溜急，田家镇两山对峙，水师皆难久驻，酌留各营游巡江面，足备镇驭。通筹大局，我军已据水陆上游，实蓄破竹建瓴之势。所虑江西七府未平，武昌尚有肘腋之患。贼若由通城、崇阳、兴国窜逼武昌，反出江西各军之上，自当固守武昌，以为后路根本。相机筹画，节节进取，仍步步严防，庶军情无返顾掣肘之虞，转饷有源源不竭之利。”疏入，报闻。

初，官文由荆州将军调总督，凡上游荆、宜、襄、郧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林翼以巡抚驻金口，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饷事悉主之。南北军各领分地，征兵调饷，每有违言。武昌既复，林翼威望日起，官文自知不及，思假以为重，林翼益推诚相结纳，于是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不数年，足食足兵，东南大局，隐然以湖北为之枢。

八年四月，复九江，论功，加太子少保。皖贼隐麻城、黄安，围蕲州，先后破走之。七月，胡林翼丁母忧，官文疏请留林翼治军，改为署理，从之。命官文暂行兼署巡抚，寻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李续宾战殁三河，皖鄂震动。官文分兵扼蕲州、广济、麻城诸隘，固守九江、彭泽，水师严防江面，人心始定。九年，贼窜湖南，围宝庆，檄荆宜施道李续宜赴援，大破之。宝庆围解。十二年，复太湖，被优叙。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时大军围安庆急，陈玉成、李秀成先后分兵犯湖北境，冀掣动局势、遣将迭破之，所陷诸郡县皆复。八月，克安庆，加太子太保。是年，胡林翼病殁，严树森代之。

降捻苗沛霖踞安徽寿州，诏疆臣议剿抚之策。官文疏陈沛霖包藏祸心，罪大恶极，请伸天讨。同治元年，遣副将周凤山等剿捻于河南信阳、罗山，败之。又破黄梅捻巢，收复十余寨：晋文华殿大学士。发、捻合扰楚、豫之交，势甚炽。荆州将军多隆阿方督师赴陕西，官文以楚兵不敷分布，奏调回援。九月，多隆阿至，屡战皆捷，襄河以北贼皆远遁。三年，劾巡抚严树森把持刚愎，黜之。六月，克复江宁，曾国藩奏捷，推官文列名疏首。诏嘉官文征兵筹饷，推贤让能，接济东征，不分畛域，锡封一等伯爵，号果威，世袭罔替，升入正白旗满洲，赐双眼花翎。盖褒其能与胡林翼和衷卒成大功也。

四年，僧格林沁剿捻战殁于山东，诏追论前年发、捻扰湖北，官文不能就地歼除，仅驱出境，以致蔓延益炽，下严议，降三级调用，改革职留任，褫宫衔、花翎。五年，偕曾国藩奏设长江水师，如议行。湖北巡抚曾国荃劾官文贪庸骄蹇，命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往按，坐动用捐款，议革职，诏念前劳，原其尚非贪污欺罔，优与保全，解总督，仍留大学士、伯爵，罚俸十年。召还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寻出署直隶总督。

七年，捻匪张总愚由西路窜扰畿辅，下严议。寻李鸿章、左宗棠等入援，七月，捻匪平，复宫衔、花翎。八年，回京，管理户部三库，授内大臣。十年，卒，优诏赐恤，赠太保，赐金治丧，遣惠郡王奠酹，祀贤良祠，谥文恭。寻以疆臣请合祀湖北胡林翼专祠。

当官文之在湖北，事事听林翼所为，惟驭下不严，用财不节，林翼忧之。阎敬铭方佐治饷。一日林翼与言，恐误疆事。敬铭曰：“公误矣！本朝不轻以汉大臣专兵柄。今满、汉并用，而声绩炳著者多属汉人，此圣明大公铲除畛域之效。然湖北居天下要冲，朝廷宁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胜，即胜，能保后来者必贤耶？且继者或厉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己自是，岂甘事事让人？官文心无成见，兼隶旗籍，每有大事，正可借其言以伸所请。其失仅在私费奢豪，诚于事有济，匀糜十万金供之，未为失计。至一二私人，可容，容之。不可，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忤也。”林翼大悟，及林翼殁，督抚不相能，官文劾严树森去之，而曾国荃又劾官文去之。官文晚节建树不能如曩时，然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

文煜，字星岩，费莫氏，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出为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咸丰三年，迁江宁布政使，时江宁已陷贼，文煜从琦善江北大营。四年，琦善殁于扬州，所部练勇及江北粮台事宜。命文煜接办。五年春，粤匪由瓜洲东窜沙头港，文煜遣勇击之，贼由对岸扎排争渡，偕水师以大炮合击，贼退瓜洲。文煜以沙头港为里下河门户，贼所必争，筑土城炮台，疏请添募练勇守御，从之。既而贼踞扬州，窥里下河，文煜击之于万安桥，大有斩获，

贼势乃挫。七年，调江苏布政使，治江南大营粮台。以支给撙节，为军中所不便，提督和春劾其拘泥，命来京候另简用。寻授直隶布政使。

九年，英兵犯大沽，为僧格林沁击退。战后将议抚，命文煜从总督恒福赴北塘相机办理。寻擢山东巡抚。捻匪围曹县，分党扰安陵，檄曹州镇总兵郝上庠合师内外夹击，解曹州围，安陵贼亦退。十年，捻匪又窜单县，分扰峄县得胜闸，遣将击走之。英法联军踞烟台，文煜遣兵扼利津，自驻潍县韩亭以防陆路北犯。寻敌船北驶犯北塘，文煜分军入卫，驻通州，自率众赴济宁剿捻匪。

十一年，署直隶总督，寻实授。时和议既成，穆宗回銮，畿辅马贼四起，久未净绝，屡诏责文煜搜捕。同治元年，坐山东降贼张锡珠等扰畿南督剿不力，褫职，戍军台。二年，僧格林沁奏调赴营差遣，寻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三年，命赴甘肃庆阳督办粮台，以病请解职回旗。七年，起授正蓝旗汉军都统，寻出为福州将军。十年，兼署闽浙总督。十三年，日本兵船窥伺台湾，偕总督李鹤年、船政大臣疏陈防务。光绪三年，入觐，留京授内大臣、镶白旗汉军都统、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七年，协办大学士。九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十年，拜武英殿大学士，以病乞罢。寻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奏文煜咸丰中孤军捍贼，保全里下河，请于扬州建专祠，允之。子志颜，理藩院侍郎。

论曰：桂良以帝室葭莩，与闻军国，数膺议和之使，无所折冲。瑞麟从僧格林沁剿贼防夷，曾著劳勋，文煜亦处兵间，无功可录。官文虽无过人之才，推贤让能，奠安江汉，与曾国藩、胡林翼和衷规画，竟完戡定之功。茅土同膺，旗常并焕，岂诸人所可并语哉！

清史稿卷三八九　列传第一七六

柏葰，原名松葰，字静涛，巴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十八年，出为盛京工部侍郎，调刑部，兼管奉天府尹。二十年，召授刑部侍郎，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三年，充谕祭朝鲜正使，例有馈赆，奏却之。二十五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六年，典江南乡试。疏言："征漕大户短欠，取偿小户，劣绅挟制官吏，大户包揽小户，畸轻畸重，旗丁需索，加增津贴诸弊，请严禁。"如议行。寻偕仓场侍郎陈孚恩盘查山东藩库，劾布政使五笃滥用幕友及地方官纵盗，巡抚崇恩以下议谴有差。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三十年，迁兵部尚书，授内大臣。寻调吏部，管理三库，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三年，命偕侍郎善焘赴盛京按协领塔芬布轻听谣言，调兵护宅，几至激变，得实，论遣戍。将军奕兴坐袒护，革任。寻以前在镶白旗蒙古都统任拣选承袭有误，罢内务府大臣，降授左副都御史。未几，出为马兰镇总兵。五年，擢热河都统，搜捕山匪。疏言："热河将惰兵疲，州县不谙吏治。行使大钱，民皆罢市。矿匪占踞山场，委员侵蚀商款。"诏严切查办。召授户部尚书，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六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寻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八年，典顺天乡试，拜文渊阁大学士。

柏葰素持正，自登枢府，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不协。会御史孟传金疏劾本科士论未孚，命覆勘试卷，应议者五十卷，文宗震怒，褫柏葰等职，命载垣等会鞫，得柏葰听信家人靳祥言，取中罗鸿绎情事，靳祥毙于狱。九年，谳上，上犹有矜全之意，为肃顺等所持。乃召见王大臣等谕曰："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者，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葰身任大臣，且系科甲进士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即不为已甚，就所供各节，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葰遂伏法。

十一年，穆宗即位，肃顺等既败，御史任兆坚疏请昭雪，下礼、刑两部详议，议上，诏曰："柏葰听受嘱托，罪无可辞，惟载垣、端华、肃顺等因律无仅关嘱托明文，比贿买关节之例，拟以斩决。由载垣等平日与柏葰挟有私雠，欲因擅作威福，竟以牵连蒙混之词，致罹重辟。皇考圣谕有'不禁垂泪'之语，仰见不为已甚之心。今两宫皇太后政令维新，事事务从宽大平允。柏葰不能谓无罪，该御史措词失当。念柏葰受恩两朝，内廷行走多年，平日勤慎，虽已置重典，当推皇考法外之仁。"于是录其子候选员外郎钟濂赐四品卿衔，以六部郎中遇缺即选。钟濂后官盛京兵部侍郎。

麟魁，字梅谷，索绰罗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六年二甲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迁中允。历庶子、侍讲学士、詹事、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十七年，出为盛京刑部侍郎。十八年，召授刑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年，署仓场侍郎。命偕侍郎吴其浚赴湖北按事，劾总督周天爵酷刑，罢之，其浚留署总督。麟魁复往江西鞫闹漕京控之狱，及江苏邳州知州贾辉被劾滥用非刑等事，并治如律。调户部，又调吏部，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二年，出署山东巡抚。英兵犯江南，疏陈登州突出黄、渤，三面环海，敌兵船炮坚利，计难与争，请移兵扼陆路险要。寻偕侍郎王植赴湖南鞫狱，并勘湖南、江苏、山东水灾，奏请蠲缓，如所请行。二十三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河决中牟，命偕尚书廖鸿荃往督工，东西两坝成而屡蛰，褫职，予七品顶戴，仍留工，以料缺水增请缓，复褫顶戴，召还。予三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二十七年，召授礼部侍郎，调刑部。二十八年，复授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前在山东收受陋规，降三级调用，予副都统衔，充乌什办事大臣。咸丰元年，疏陈时事，略曰："广西逆匪，劳师糜饷。其始不过星星之火，当时牧令苟安畏事，讳盗不言。久之蒂固蔓延，养成巨患。请饬封疆大吏严查地方，如有教匪、土匪聚众以及抢劫，随时查拿，视缉捕之勤惰以为劝惩。近开捐例，实朝廷万不得已之举，各省清查，屡经申令。宜饬部臣按时详核征解多寡，实行赏罚章程，俾生愧奋。否则名托清查，事仍敷衍，国储不裕，官纪益荒，甚非朝廷澄清吏治之意。"奏入，下所司议行。授察哈尔都统，召为户部侍郎。

二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擢工部尚书。三年，调礼部，充总管内务府大臣，罢直军机。调刑部。八年，复调礼部，补内大臣。十年，因谢恩摺失检，降授刑部侍郎。是年秋，车驾幸热河，命署右翼总兵，充巡防大臣。英法兵入京师，麟魁部僚属，戒都人守望相助，令家人闭户厝薪，曰："事急即燔！"自宿于巡防廨中，相持数月。和议成，赴行在，吁请回銮，为载垣、端华、肃顺等所阻。十一年，迁左都御史，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寻授兵部尚书。同治元年，协办大学士。时方奉命偕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按事，至兰州，数日遽卒，诏依大学士例赐恤，赐其子恩寿举人，谥文端。恩寿，同治十三年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瑞常，字芝生，石尔德特氏，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六迁至少詹事。二十四年，连擢光禄寺卿、内阁学士。二十五年，迁兵部侍郎，兼镶红旗汉军副都统。二十九年，充册封朝鲜正使。调吏部，历兼左、右翼总兵。咸丰元年，典江南乡试，就勘徐州丰北河决，疏陈灾情、赈务、漕务，请饬地方官严防匪徒蠢扰，报闻。定郡王载铨管步军统领，越次题升主事，瑞琇常力争不得。寻解左翼总兵职。七年，擢左都御史。八年，迁理藩院尚书，兼正蓝旗汉军都统，署步军统领，调刑部尚书。十年，宝源局监督张仁政因侵蚀畏罪自尽，命瑞常偕尚书沈兆霖按之，得前任监督奎麟、瑞琇.赃私状，并论大辟，追赃后遣戍。文宗幸热河，留京办事，督防巡防。十一年，调工部，又调户部。

同治元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皇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翰林纂辑史事以昭法戒，书成，赐名治平宝鉴，遴择大臣轮班进讲，瑞常与焉。四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时陕西巡抚刘蓉骤起膺疆寄，为编修蔡寿祺所劾，蓉自陈辩，疏中引及胡林翼密荐之词，又倚任布政使林寿图，为人所忌。言官遂劾寿图湎酒废事，举劾不公，并讦蓉漏泄之罪，于是命瑞常偕尚书罗惇衍往按之，疏白其无罪，惟坐寿图演戏及蓉陈奏失当，并予薄谴。定陵奉安礼成。题神主，加太子少保。历工部、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户部三库。六年，赴天津验收漕粮，复命盘查北新仓，得亏米六万余石状，论所司罪如律。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

瑞常历事三朝，端谨无过，累司文柄，时称耆硕。十一年，卒，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子文晖，官至盛京礼部侍郎。

全庆，字小汀，叶赫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尚书那清安子。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历少詹事、詹事、大理寺卿。以误班镌级。二十一年，予头等侍卫，充古城领队大臣，调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召还，未行，会回疆兴垦，伊犁将军布彦泰疏

留全庆偕林则徐往勘。二十五年，至叶尔羌，疏言：“和尔罕地膏腴，哈拉木扎什水渠可资灌溉。又巴尔楚克为回疆扼要之地，道光十二年已奏开垦屯田，未种者尚多，应先尽安插民户，俾成重镇。”诏如所请行。先是，全庆疏陈喀喇沙尔环城荒地，及库尔勒、北山根，可垦田万余亩，命办事大臣常清筹办。至是复偕则徐详勘，疏言：“库尔勒应于此大渠南岸接开中渠，引入新垦之地，分开支渠二。其北山根展宽开都河龙口，别开大渠，与旧渠并行。再分支渠四，别开退水渠一。”又疏言：“伊拉里克在吐鲁番托克逊军台西，地平土润，土人谓之‘板土戈壁’。其西为‘沙石戈壁’，有大小阿拉浑两水，汇为一河。此次引水自两而东，凿成大渠，复多开支渠以资灌溉，伊拉里克西南沿山为蒙古出入之路，垦地在满卡南附近，东西两面以‘人寿年丰’四字分号，各设正副户长一，乡约四，择诚实农民充之，承领耕种。又吐鲁番为南北枢纽，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五十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此次开渠，自龙口至黑山头，地势高低，碎石夹沙，渠身易淤，酌定经久修治章程。”并如所请行。自是回疆南路凡垦田六十余万亩。

回京，擢内阁学士，兼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历刑部、吏部、户部、仓场侍郎。咸丰四年，擢工部尚书，兼正红旗汉军都统。七年，调兵部。九年，命赴天津验收漕粮。时英兵犯大沽，僧格林沁击却之。全庆疏陈兵事，略谓：“敌军战败之后，不进不退，心实叵测。窃恐别有举动，未必从此就抚而去。我之精锐，尽萃大沽，旁无应援，后无拥护。双港之旅，已调前敌。津门之备，但资土练。北塘一带，又颇空虚，应请速简重臣，发劲旅，严近畿海口之备，为僧格林沁之援，令广东义勇捣香港以牵其援兵，登州水师合旅顺以截其归路，然后国威可振，抚局可成。”疏入，被嘉纳。调吏部尚书。

十年，授内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治元年，追论大学士柏葰科场之狱原谳未允，全庆坐附和定谳，镌四级，降授大理寺卿。历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左都御史。五年，授礼部尚书，调刑部。十一年，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年，典顺天乡试。以中式举人徐景春试卷疵谬，镌二级去职。

全庆扬历清要，累掌文衡，更阅四朝，虽屡黜，寻即录用。光绪元年，授内阁学士。复历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五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少保。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七年，致仕，食全俸。八年，卒，晋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恪。

论曰：自道光以来，科场请托，习为故常，寒门才士，为之抑遏。柏葰立朝正直，且所不免，其罹大辟也，出于肃顺等之构陷。然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麟魁、瑞常、全庆皆起家文学，荐陟纶扉，其建白犹有可纪焉。

清史稿卷三九〇　列传第一七七

贾桢，字筠堂，山东黄县人。父允升，乾隆六十年进士，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

桢，道光六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十六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六子读。累擢侍讲学士。十九年，大考翰詹，命免试。历少詹事、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工部侍郎，调户部。二十七年，连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调吏部。咸丰二年，协办大学士。三年，疏请山东筹办团练，从之。题孝和睿皇后神主礼成，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四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顺天府书吏范鹤等与户部井田科银库书吏交结营私，以钞票抵库银。桢察举其弊，谳定，谴失察诸官有差。桢以发觉察议，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五年，兼管工部，晋武英殿大学士。

六年，丁母忧，命暂开缺，给假六月回籍治丧，假满来京。桢疏言：“臣兄弟五人，诸昆叠故，臣幸仅存。今不能为母守制，是臣母有子而如无子，臣何以为子？”力求终制。时御史邹焕杰亦疏请准其开缺守制，诏允之。八年，服阕，以大学士衔补吏部尚书，仍充上书房总师傅。寻复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兵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年，充京城团防大臣。是年秋，英法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命桢留守，日危坐天安门，阻外军不令入。及与会议，慷慨不屈。十一年，复晋武英殿

大学士，以病请开缺，不许。

穆宗回銮，偕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曰："我朝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条奏，特降谕旨甚明，臣等复有何异词。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皇上冲龄践祚，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拟定谕旨，每日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咸相钦奉。惟臣等详慎思之，似非久远万全之策，不能谓日后之决无流弊。寻绎赞襄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若事无巨细，皆由该王大臣先行定议，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沿，中外能无疑虑？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庶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准法前朝，宪章近代，不难折衷至当。伏查汉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章后，晋康献褚皇后，辽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至如宋之章献刘皇后，有今世任姒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妃，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惟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决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我皇上天亶聪明，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寇难未平，内而洋人逼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饬法纪？端以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惶惑，是则大可忧者。请敕下廷臣会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或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量为变通，条列请旨酌定，以示遵守。"疏入，命廷臣集议允行。

同治元年，安徽降贼苗沛霖谋分兵：一由清江，一渡颍而西，声称赴陕西胜保军营助剿，实有异图。桢上疏言："苗沛霖穷而就抚，仍复拥兵观望，反覆无常。所部素无纪律，倘长驱入陕，何异引狼入室？由颍趋豫，尚为道所必经，绕道清江，则去之愈远，意存窥伺。西犯山左，则北路门户大开，固为腹心之患。东犯里下河，淮、扬通海，在在可虞。请饬下胜保严阻。"又疏言："皖省军情紧急，署抚臣李续宜回籍葬亲，请勿拘百日定制，迅饬回任，以固疆圉。"并嘉纳之。三年，文宗实录、圣训告成，以监修劳，赐花翎。六年，桢年七十，赐寿，恩礼甚渥。寻以病乞休，不许。七年，乃允致仕，食全俸，仍充团练大臣。十三年，卒，诏称其"持躬端谨，学问优长"，依大学士例赐恤，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子致恩，官至浙江布政使。

周祖培，字芝台，河南商城人。父钺，嘉庆六年进士，历官鸿胪寺少卿。

祖培，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讲学士。道光十七年，督陕甘学政。历侍读学士、詹事、内阁学士。二十三年，擢礼部侍郎、调工部，又调刑部。二十六年，偕尚书赛尚阿查勘江南江防善后事宜，校阅江苏、安徽、江西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疏言："我朝立政之要，用人之法，备载列圣实录，请随时披阅。利害所关，今昔同辙，容有昔之所利不尽利于今者，未有昔之所害不为害于今者。容有昔所欲除之害至今犹未尽除者，未有昔所应防之害至今转可不防者。惟皇上成法在胸，以应几务，庶利害了如指掌，而兴废可决于一心。并请责成大吏，力戒欺饰，考察属吏。其徇隐庇护者，经言官弹劾，即严惩督抚，整顿营伍，责令捕盗，勿任推诿。"疏入，被嘉纳，特诏饬行。咸丰元年，擢刑部尚书。二年，疏言："户部筹饷二十余条，所议之款，缓不济急。请照道光二十一年河南河工、城工捐输章程，变通办理。"又谓："按户派捐，先敛怨于民。请饬各督抚确查巨富之家，劝谕激发忠爱，力图报效。"从之。

三年，要犯刘秋贵死于狱，承审官未得实情，祖培坐降三级调用，授左副都御史。疏言："贼匪滋事以来，屡谕各省办团练，筑寨浚濠，仿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行无实效，贼窜突靡定，各州县毫无豫备，贼至即溃。请严饬督抚，责成贤能有司，会绅速办。有怠玩从事，反滋扰累者，予参处。"从之。历工部、吏部侍郎。四年，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六年，宣宗实录、圣训成，加太子太保，调吏部。

八年，会办五城团防，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九年，调户部，兼署吏部。京师戒严，疏陈团防章程六条：曰查户口以别良莠，劝保卫以联众志，任官绅以专责成，协营汛以联臂指，设水会以备不虞，增帮办以资助理。车驾幸热河，命留京办事，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十一年，文宗崩，命总理丧仪，兼办定陵平安峪工程。及穆宗奏两宫回銮，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

“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嘉其关心典礼。又言近畿各处抗粮拒捕成风，由于州县不得其人，谕各督抚秉公遴选，毋稍徇隐。同治元年，调管刑部。四年，山陵告成，赐花翎。五年，文宗实录、圣训成，赐其子文龠员外郎，文令举人。六年，卒，年七十五，优恤，谥文勤。

朱凤标，字桐轩，浙江萧山人，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赐文绮，直上书房。寻督湖北学政，历司业、侍讲、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五年，授皇七子读。连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调户部。二十八年，命赴天津验收漕粮。寻偕大学士耆英查办山东盐务，疏劾历任巡抚、运司收受程仪节寿，谕谴有差。又言：“山东盐政疲敝甚于他省，若求裕课畅销，惟除弊、缉私最为先务。会议变通成法，请先课后盐以重帑项。”下部议行。又查运库出借银七万余两，责赔缴。藩库积存减平及扣还军需行装等款三十万两，拨解部库。通省仓库正杂未完银四十一万两，缺谷三十七万石，命限八个月弥补。咸丰元年，擢左都御史，历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

三年，粤匪陷江宁，复陷扬州，漕督杨殿邦退保淮安，廷议调山西、陕西兵七千赴援。凤标与尚书文庆，侍郎全庆、王庆云合疏，言：“淮安贼所必争，万一贼众渡河，则河南、山东民情震动，扑灭愈难。请命山东巡抚李僖亲往淮安扼贼北窜，并请敕直隶总督迅派布政使张集馨率兵扼要驻守，以为京师屏蔽。”疏入，如所请行。五月，贼陷河南归德，凤标与大学士贾桢、尚书翁心存等条拟防剿六事，多被采择。未几，悍贼林凤祥等窜畿辅，复偕桢、心存等奏陈预筹守城事宜。疏入，报闻。四年，授刑部尚书。六年，宣宗实录、圣训告成，加太子少保。寻调兵部，复调户部。

八年，典顺天乡试，因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为言官论劾，兴大狱，大学士柏葰论大辟，凤标亦解任听劾。文宗原其无私，从宽坐失察革职。逾数月，命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衔，仍直上书房，授醇郡王读如故。历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署刑部侍郎。随扈热河，复擢兵部尚书。十一年，护送文宗梓宫回京，追录扈从劳，加二级，调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同治七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未几，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十一年，以病乞休，命以大学士致仕，食全俸。十二年，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子其煊，工部郎中，官至山东布政使。

单懋谦，字地山，湖北襄阳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十九年，大考二等，以赞善升用。寻授司业，迁洗马。二十年，督广东学政，历侍读、庶子。以病归，父丧服阕，请终母养。咸丰三年，粤匪扰湖北，懋谦方居母忧，命在籍治团练。六年，回京，仍直南书房，补原官。七年，督江西学政，历侍读学士、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均留学政任。十一年，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廉为言官论劾，命懋谦按之，疏言：“毓科非应变之才，适当贼扰，省防尤重。本境兵勇不敷调遣，办理未能悉合机宜。见虽全境肃清，善后急宜妥办，筹备浙防，接济皖饷，大局攸关，恐未能措理裕如。庆廉见未到任，无事迹可考，未敢妄陈。”疏入，报闻。任满，回京，充实录馆副总裁。同治二年，调吏部，擢左都御史。三年，偕大学士瑞常等进讲治平宝鉴，授工部尚书。

四年，命赴盛京偕侍郎志和等承修太庙、昭陵工程。时奉天马贼猖獗，命懋谦就近查察，劾将军玉明、府尹德椿，下部议处。回京，疏陈马贼难防，请筹兵饷出边会剿，以弭盗源。又请饬奉天所属各州县查勘市镇乡村应修堡寨之处，劝民作速兴筑，择录嘉庆年间龚景瀚所著坚壁清野议刊发各州县，令遵照团练守御之法，量为办理。疏入，均得旨议行。六年，管户部三库事务。七年，调吏部。十年，管国子监事务。十一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兵部。十三年，因久病请解职回籍，允之。光绪五年，卒于家，诏依例赐恤，有“学问优长，持躬端谨”之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论曰：自咸丰初军事起，四郊多垒，庙堂旰食。京师举办团防，阁部重臣领之，贾桢、周祖多取勋望，六官中大拜者鲜，惟单懋谦独由正卿入阁，时以为荣遇焉。

清史稿卷三九一　列传第一七八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于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于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揣摩者众，混淆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当。知人则哲，岂有他术，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疏入，上称其切直，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未几，礼部侍郎曾国藩奏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诏同褒勉焉。

寻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上曰：“边疆要任，非投闲置散也。若以外任皆左迁，岂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意乎？”咸丰二年，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上谓其意在责难陈善，尚无不合，惟仅泛语治道，因戒以留心边务，勿托空言。候补道何桂珍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任以艰巨，未许。三年，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诏斥未经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

四年，侍郎王茂荫等请命会同筹办京师团练，上以军务非所长，寝其议。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五年，擢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七年，调户部，管奉天府尹事，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及颁诏中外，命充朝鲜正使。召回京，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穆宗读。倭仁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说进之，赐名启心金鉴，置弘德殿资讲肄。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

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言：“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捻焚掠，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朝廷不能尽择州县，则必慎择督抚。督抚不取之属员，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今日河南积习，只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只狃于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弭。”是年秋，拜文渊阁大学士，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解其职。

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罢议。于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八年，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及武英殿灾，复偕徐桐、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停罢一切工程，以弭灾变，并嘉纳之。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光绪八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于开封，允之。

初，曾国藩官京师，与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其后国藩出平大难，为中兴名臣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棠阶、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殉难宁国，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

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五迁至侍读。二十二年，

督广东学政，擢太常寺少卿。会巡抚黄恩彤奏请予乡试年老武生职衔，严旨责谴，棠阶亦因违例送考，议降三级调用，遂引疾家居。文宗即位，复日讲，曾国藩荐棠阶醇正堪备讲官，召来京。既而日讲中辍，棠阶以病未赴。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河北土寇蜂起，用尚书周祖培荐，命治河北团练。棠阶联络村镇，名曰“友助社”。贼踞温县东河滩柳林，四出焚掠，棠阶督团练击之，村民未习战，且无火器，杀贼数十人，卒不敌。会出东巡抚李僡率兵至，贼引去。贼自渡黄河，始知民间有备，稍稍牵缀。洎河北肃清，叙劳，加四品卿衔，赐花翎。

同治元年，诏起用旧臣，棠阶应召至。上疏言：“用人行政，惟在治心。治心之要，莫先克己。请于师保匡弼之余，豫杜左右近习之渐。暇时进讲通鉴、大学衍义诸书，以收物格意诚之效。”又言：“纪纲之饬，在于严明赏罚。凡朝廷通谕诸事，务饬疆臣实力奉行，庶中外情志可通，而祸乱可弭。”两宫嘉纳焉。授大理寺卿。先是两江总督何桂清偾事逮治，部谳从重拟斩决，廷臣有右之者，言部臣有意畸重，仍从本律监候。棠阶疏谓桂清贻误封疆罪大，不当轻比，非公论。后桂清卒伏法。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召对，言：“治天下惟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盗贼，即昔日之良民，皆地方有司贪虐激之成变。为今日平乱计，非轻徭薄赋不能治本。然非择大吏，则守令不得其人，亦终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因极言河南乱事，及诸行省利病甚悉。命为军机大臣，具疏力辞，弗许。二年，授工部尚书。

三年，江宁克复，论功，加太子少保。大憝既平，上谕中外臣工以兢业交勉。棠阶语恭亲王及同直诸大臣，谓当设诚致行，久而不懈，勿徒以空言相文饰，王深然之。翼日召对，王反复陈君臣交儆之义，棠阶与同僚继言之，两宫改容嘉纳。寻调礼部尚书。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纂辑前史事迹，赐名治平宝鉴，命诸大臣进讲。棠阶因讲汉文帝却千里马事，反复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以启窥伺之端。自是每进讲必原本经义，极论史事，归于责难陈善。四年，恭亲王被劾退出军机，棠阶谓王有定难功，时方多故，不当轻弃亲贤，入对，力言王非有心之失。会惇、醇两王亦奏言奕䜣不可遽罢，乃复命入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棠阶以朝廷赏多罚少，疆臣每存藐玩，上疏极言其弊，于是有申饬直省督抚之谕。

棠阶自入直枢廷，军书旁午，一事称有未安，辄忧形于色。积劳致疾，十一月，卒，年六十八。上震悼，遣贝勒载治奠醊，赐金治丧，赠太子太保，谥文清。

棠阶初入翰林，即潜心理学，尝手钞汤斌遗书以自勖，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懈。家故贫，既贵，俭约无改。尝曰：“忧患者生之门。吾终身不敢忘忍饥待米时也。”

吴廷栋，字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拔贡，授刑部七品小京官，荐迁郎中。廷栋少好宋儒之学，入官益植节厉行，蹇蹇自靖。咸丰二年，京察一等。时侍郎书元兼崇文门副监督，获贩私酿者三十六人，承审者以漏税拟满杖。已而覆讯得书元家人诈赃状，部臣据以入奏。文宗疑书元孤立，降旨切责，会廷栋召对，上询是狱。廷栋从容敷奏，且详陈治道之要，言利之害，君子小人之辨，上首肯，狱竟得解。因询廷栋读何书，廷栋以程、朱对。上曰：“学程、朱者每多迂拘。”对曰：“此不善学之过。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天下未有有体而无用者。皇上读书穷理，以裕知人之识。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寤寐求贤，内外得人，天下何忧不治？”上韪之。

寻出为直隶河间知府。粤匪北犯畿辅，廷栋练民兵巡防，民倚以为固。内阁学士胜保督师至河间，责供张甚急，知县王炘迫于应付，自刎不殊。廷栋诣大营陈其事，胜保矍然，饬部下听命。连擢永定河道、直隶按察使。以河间京师门户，廷栋善守御，得民心，仍留知府任。四年，军事定，乃之按察使任。六年，迁山东布政使。时部臣奏请畿内赋税兼收大钱钞票各三成，上下交病，总督谭廷襄不敢言。会廷栋入觐，面奏：“大钱钞票实不流通。立法必先便于民方可行，必先信于民方能久。今条科太多，朝夕更改，国家先不能自信，何以取信于民？”上首肯者再。既而廷襄入朝，遂奏罢前议。山东吏治久窳，廷栋奖廉惩贪。方议海口立局收货捐，持不可。八年，坐奏销迟误，降补直隶按察使。十一年，复调山东。同治二年，入为大理寺卿，寻擢刑部侍郎。

三年，江南平，廷栋上疏，略曰：“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所好。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自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有乘其喜而贡谄媚者矣，左右有乘其喜而肆蒙蔽者矣，容悦之臣有因此而工谀佞者矣，屏逐之奸有因此而巧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远老成，恶忠鲠。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侈纵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欲，一人肆于上，群小扇于下，流毒苍生，贻祸社稷，稽诸史册，后先一辙。推原其端，只一念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数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奸民，何一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不忍喜者。况旗兵乏食，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陲摇动。兼之强邻逼处，邪教肆行，岂惟不可喜，而实属可惧。假使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臣工效之，视彰瘅为故事，轻告戒为具文，积习相沿，工为粉饰，将仍成为从脞怠荒之局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恭俭忧勤，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夫上行必下效，内治则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命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碞可畏，则不敢玩民。惧者敬之始，敬者惧之终。大智愈明，神武愈彰，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惧始而敬成也。易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经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可弗以为永鉴欤！”疏上，优诏嘉纳，命存其疏于弘德殿以备省览。皇太后召对时，谕曰：“皇帝冲龄践祚，国家大事，汝宜直言无隐，以无负先帝知遇。”廷栋感激出涕。五年，以衰病乞休，许之，归寓江宁。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遗疏入，诏褒其廉静自持，赐恤如例。直隶、山东皆祀名宦祠。廷栋学以不欺为本。官臬司时，畿辅连有逆伦狱，总督虑一月频入奏干上怒，廷栋曰：“此吾侪不能教化之过，待罪不暇敢欺饰耶？”及去官，侨居清贫，不受馈遗。著有《拙修集》十卷。

论曰：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惟未达世变，于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转为异论者所藉口。李棠阶、吴廷栋正色立朝，不负所学，翕然笙磬同音，而棠阶尤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矣。

清史稿卷三九二　列传第一七九

赛尚阿，字鹤汀，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嘉庆十一年翻译举人，授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宣宗命枢臣甄别所属，赛尚阿列一等，予优叙。荐迁郎中。道光十一年，擢内阁侍读学士，偕将军富俊按吉林将军福克精阿克扣兵饷，得实，劾罢之。予头等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擢内阁学士。丁父忧回旗，留京，迁理藩院侍郎，兼副都统，调工部。迭赴盛京、广东、察哈尔按事。十五年，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调户部，擢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调工部。

二十一年，海疆戒严，诏赴天津、山海关勘筑炮台，复偕御前大臣僧格林沁查阅海口。二十二年，命为钦差大臣，赴天津治防。和议成，撤防回京。初，京师添设枪队，命赛尚阿偕左都御史恩桂司训练。至是上阅武，枪队独整，嘉其督率有方，赐花翎。二十四年，命覆讯通州民妇康王氏勒毙亲姑狱，白其冤，论坊官逼供罪如律。调户部尚书，赴江南查阅江防善后事宜。三十年，兼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

咸丰元年，拜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时广西匪乱方炽，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会剿，不能制贼，起用林则徐，未至，道卒。李星沅督师，诸将不用命，亦无功。文宗深忧之，以赛尚阿亲信近臣，命为钦差大臣，赴湖南防堵，将以代星沅也，特赐遏必隆刀，给库帑二百万两备军饷。副都统巴清德、达洪阿率京军随行，姚莹、严正基参军事，又调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赴营。未几，星沅卒于军，趣赛尚阿驰往督师，授内大臣。六月，至广西，疏陈汰兵勇，明纪律，购间谍，散胁从，断接济五事，诏嘉其能通筹全局。

周天爵与向荣不协，解其任，以邹鸣鹤代之。又疏陈贼势，略言：“粤西股匪繁多，冯云山、洪秀全、凌十八等俱奉天主教，凶狠称最，来往于金田、东乡、庙旺、中坪，官兵壁上环观，有无可如何之势。宜先用全力攻剿大股，一经得手，则分兵剿办，方免顾此失彼之虞。省垣兵少，暂居中

调遣，分派巴清德、达洪阿进剿。”于是向荣连破贼于中坪及桂平新墟，乌兰泰设伏，歼贼甚众。贼窜踞紫荆山，以新墟、双髻隘为门户。达洪阿、乌兰泰攻双髻，毁其巢，贼自焚新墟而逸，官军失利，遂陷永安州，赛尚阿坐失机，降四级留任。

诏责诸军并力进攻，水窦为永安要隘，乌兰泰攻拔之，乃合围。向荣任北路，乌兰泰任南路。永安城小而坚，环攻四阅月不能下，严诏趣战。二年正月，赛尚阿亲往督之，用向荣策，阙城北一隅不置兵，纵其出，因而击之。乌兰泰争之不得，素与荣不协，至是益相水火。二月，贼果由北路突出，官军不能御，仅获洪大全，槛送京师，以收复永安上闻，而贼遽犯桂林，向荣走间道入城守御，乌兰泰尾追至将军桥，猝被炮伤，旋殒于军，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亦战殁。赛尚阿自请治罪，诏责戴罪以图补救，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

贼见桂林守具已完，援师渐集，解围北窜，连陷兴安、全州。赛尚阿始入驻省城，遣提督余万清、总兵刘长清进攻全州。江忠源破贼于蓑衣渡，毙悍贼冯云山。贼遂入湖南，连陷道州、江华、永明、嘉禾、蓝山、桂阳，赛尚阿尾之，抵衡阳。贼由郴州分窜醴陵、攸县，寻犯长沙，势益鸱张。湖南巡抚罗绕典以闻，文宗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褫职逮京治罪。命大学士等会鞫，赛尚阿伏地流涕，自言不忍杀人辜负圣恩，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未几，释出狱，发往直隶，交讷尔经额差遣，调京随办巡防。五年，遣戍军台，寻释之，命练察哈尔蒙古兵。十年，回京，总统左翼巡城事宜，予侍郎衔，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以病免。光绪元年，卒。子崇绮，自有传。

讷尔经额，字近堂，费莫氏，满洲正白旗人。嘉庆八年，翻译进士。授妃园寝礼部主事，调工部，荐升郎中。道光元年，出为山东兖沂曹道，迁湖南按察使，丁忧去职。三年，起署山东按察使，寻实授。承鞫教匪马进忠狱得实，赐花翎，就迁布政使。六年，擢漕运总督。九年，调山东巡抚。十二年，擢湖广总督。十六年，湖南新宁瑶生蓝正樽习教传徒，聚众数千，攻武冈州城，为官兵击退。捕获党羽，而正樽逃逸，诏责讷尔经额严缉，久不获，革职留任。十七年，京察考绩，诏斥讷尔经额玩泄无能，降湖南巡抚，限一年捕正樽。寻以正樽已被乡勇殴毙，奏下继任总督林则徐确查虚实，则徐疏言乡勇殴毙三贼，有正樽在内，以衣物为证。诏斥衣物出于事后呈验，不足信，褫讷尔经额职，予三等侍卫，充驻藏办事大臣。逾年，晋头等侍卫，调西宁办事大臣。二十年，擢热河都统。俄授陕甘总督，未之任，命署直隶总督，寻实授。

二十一年，英吉利兵船游弋秦王岛，命讷尔经额移驻天津筹防，加太子太保。时渐多事，财政支绌，疆臣犹因袭承平旧制，惮于兴革。廷议兴屯垦及畿辅水利，讷尔经额疏言：“屯田不能行于畿辅，先朝试行水利，屡兴屡废。良田南北异宜，民多未便。”寝其议。又言官请长芦悬岸悬额如河南、山东，改归官办。讷尔经额言：“悬岸由于私充引滞，但使枭贩敛迹，民贩亦可持久，诸商不招自至。不必务官办之虚名，徒事更张，无裨实用。”咸丰二年，以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寻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三年，粤匪既踞江宁，分党由安徽入河南，归德、睢州、宁陵、兰封相继陷，河南巡抚陆应谷败绩。贼窥开封，命讷尔经额防守大名，遏贼北窜。令总兵花里雅逊布屯延津防河，双禄守彰德为后继，而贼酋林凤祥、李开芳已自汜水渡河，陷温县，犯怀庆，讷尔经额檄总兵董占元赴援，自驻临洺关，请增调盛京、吉林步骑。诏授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河南、北诸军。贼围怀庆久，知府余炳焘率绅民固守，贼周树木栅为久困计。援军四集，惟都统胜保、将军托明阿军战最力，花里雅逊布、董占元等隔丹水驻军，畏贼不敢进。胜保屡以为言，诏促讷尔经额进师夹击，并防贼窜入山西，乃进驻清化镇。八月，诸军五路合击，破贼栅，贼大溃，围乃解。文宗大悦，赐讷尔经额双眼花翎、黄马褂，赉擢诸将有差。

贼之败窜也，诸军以久战疲罢，未能力追，山西兵多调援，设防不密，贼遂由济源入太行山，连陷垣曲、阳城、曲沃，犯平阳府，扰及洪洞，并失守。追军皆落后，惟胜保先进，战于平阳，挫之。绕前扼贼北路，贼乃东趋。讷尔经额回驻临洺关，素不知兵，束兵无措。或告潞城、黎城间有孔道，循太行东出武安，密迩临洺，然险隘可扼。讷尔经额以非直隶辖境，咨山西巡抚守御。既而

贼果破黎、潞，犹谓贼不能遽至，忽有冒钦差大臣旗帜责州县供张者，盖贼之前驱已出山矣。俄而麇至，官军出不意，惊溃，讷尔经额以数十人走保广平府城，关防、令箭、军书、资械委弃皆尽。事闻，褫职，留于直隶随同办理军务。贼遂大炽，畿辅半被蹂躏，京师震动。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副之，胜保督师前敌追剿。于是逮讷尔经额下狱，论监斩候。逾年，始殄贼，先后擒首逆林凤祥、李开芳伏诛，畿辅肃清。赦讷尔经额出狱，遣戍军台。逾年释回，予六品顶戴，命守慕陵。寻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七年，卒。子蕴秀、衍秀，并官内阁学士。

论曰：清沿故事，有大军事，辄以满洲重臣督师。乾、嘉时，如阿桂、福康安、勒保、额勒登保等，皆胸有韬略，功在旗常。道光以来，惟长龄平定回疆，差堪继武。其后禧恩之征瑶，奕山、奕经之防海，或以骄侈召谤，或以轻率偾事。至粤匪初起，李星沅不胜任，易以赛尚阿，驭将无方，遂致寇不可制。讷尔经额庸懦同之，畿甸震惊，自是朝廷始知其弊。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即有时亲藩遥领，亦居其名不行其实。盖人材时会使然，固不可与国初入关时并论也。

清史稿卷三九三　列传第一八〇

李星沅，字石梧，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五年，督广东学政。粤士多健讼，檄通省籍诸生之干讼者，牒报訾治之，士风以肃。任满，授陕西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在川、陕严治刀匪、啯匪，屡擒其魁置之法。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

二十二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二十五年，调江苏巡抚。二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先是，永昌回乱，迤西道罗天池滥杀，不分良莠，众回益扰。总督贺长龄、提督张必禄急于主抚，降者辄复叛。至是，缅宁匪首马国海被剿亡走，潜结雩州回马登霄、海连升等复起事，迤西大震。星沅追论肇乱之由，长龄、天池等并获谴。二十七年，遣兵进剿，解散被胁回众，首逆就歼，余匪肃清。诏嘉其功，加太子太保衔，赐花翎。寻调两江总督。

星沅未第时，客陶澍幕中，为掌章奏。又历官江南，习于盐、漕、河诸利弊。时度支告匮，廷臣主南漕改征折色解部，于北省采买。星沅谓折多征收不易，折少采买不敷。谷贱银贵，民间展转亏折。且州县藉端浮勒，胥吏高下其手，防之皆难。迭疏论列，议遂寝。

淮盐自陶澍整顿之后，历年又多积欠。星沅疏陈引盐壅积、课款支绌情形："揆厥所由，官以畏难而因仍，商以畏难而取巧。成本增于杂费，行销滞于售私。年复一年，几同痼疾。先当以内清场私，外敌邻私，为急则治标之计。本年回空粮私，奏请查禁。其川私、粤私、潞私、浙私，均咨行堵缉。又引船夹带，为害最巨，扼要搜查，于扬州仙女庙及江宁下关缉获百余万斤，提省审办。他如慎出纳，提缓课，派悬引，删繁文，配运残引，提售新盐，裁浮巡费，禁捏报淹销，酌议章程八条，以图整理。"疏入，下部议行。

旧制，总督兼管河务，自道光二十二年后停止，至是复命兼管。会兼署河督，疏请严禁听员聚处清江，饬各归工次。奏筹外海水师事宜：曰磨厉人才，曰变通营巡，曰核实会哨，曰扼要堵缉，曰配兵足数。又请添造战船，劝捐给奖，并允行。俄罗斯通商旧由陆路，忽有商船至上海，执约拒之。在任两年，宣宗甚加倚任。因久病，请解职回籍，允之。

三十年，宣宗崩，赴京谒梓宫，复以母老陈请归养。会广西匪乱方炽，起林则徐督师，卒于途，命星沅代为钦差大臣。是年十二月，抵广西，驻柳州。时左右江匪氛蔓延，诸贼尤以桂平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提督闵正凤皆以贻误黜去，周天爵、向荣继为巡抚、提督。二人者并有重名，负意气，议辄相左，星沅调和之，仍不协，军事多牵掣。

咸丰元年春，向荣进剿，贼由大黄江、牛排岭窜新墟、紫荆山。星沅檄总兵秦定三、李能臣率滇、黔兵追蹑，贼复窜武宣。荣、天爵各进击，贼踞东乡，两军攻之不克。星沅以事权不一，奏请特简总统将军督剿，诏斥其推诿。寻命大学士赛尚阿率总兵达洪阿、都统巴清赴湖南防堵，将以代之。赛尚阿至湖南，遂授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师，命星沅回湖南治防。四月，星沅力疾赴武宣前敌

督战，至则已备甚，数日卒于军。遗疏言："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殁后敛以常服，用彰臣咎。"文宗览而哀之，依总督例赐恤，赐金治丧，存问其母，子二人命俟服阕引见，谥文恭。子桓，官至江西布政使。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道光四年，授安徽怀远知县，调阜阳。天爵少以坚苦自立，笃信王守仁之学。及为令，尽心民事，廉介绝俗。皖北盗贼横恣，与胥吏通，天爵极刑痛惩之。有劾其残酷者，总督蒋攸铦奏言："天爵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古良吏也。"由是受宣宗之知，谕曰："不避嫌怨之员，最为难得，小过可宥之。"连擢宿州知州、庐州知府、庐凤颍泗道。所至捕盗魁，无漏网者。十五年，擢江西按察使，仍调安徽，迁陕西布政使。

十七年，署漕运总督，寻实授。时漕务积弊，运丁水手尤恣悍，特用天爵严驭之，劾卫官十二员以儆众，诏褒勉之。十八年，调署湖广总督，寻授河南巡抚，擢闽浙总督，皆未行，调授湖广总督。汉口镇为商船所聚，苦盗。川匪充铅船水手，每行劫杀人。陕、楚交界奸徒掠贩妇女，并为民害，天爵捕治如律，劾失察有司及承审纵延者，悉褫其职。荆州沿江旧于冬季委员巡缉盗贼，天爵谓属具文，罢之。遴干吏暗侦，与地方官掩捕，以获盗多寡定功过。襄阳匪徒传习牛八邪教，又有天主、十字各教，捕诛数十人。每有疏陈，宣宗辄手诏褒嘉。连年水灾，滨江、滨汉堤垸多坏，疏请依治黄河法，遇险立挑坝，并以草护堤；饬治河州县，有大工解任专治，立限保工，限内失事者罚，绅董亦如之。汉水多湾曲，立砖石斗门以备蓄泄，并如议行。

天爵驭吏严，多怨者。二十年，已革大冶知县孔广义揭讦多款，天爵置不问。事上闻，严斥之，议革职留任。寻言官劾天爵酷刑，与广义言略同，命侍郎麟魁、吴其浚往按，得天爵信任候补知县楚镛用非刑，外委黄云邦诬执良民诸状，上震怒，褫天爵职，戍伊犁。二十一年，命赴广东交靖逆将军奕山差遣，寻免罪，留粤效力。二十二年，予四品顶戴，以知府候补，调江苏办理清江防务。海防事竣，留治淮、扬善后事宜，寻予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兼署南河总督。二十三年，因滥刑及失察漕书私镌关防，连被吏议，疏请去职，命以二品顶戴休致。久之，广西贼起，日益炽。文宗御极，求知兵大臣，尚书杜受田以天爵对，遂起广西巡抚，偕钦差大臣李星沅办贼。

咸丰元年春，亲率兵与向荣会剿金田匪洪秀全等。贼窜武宣东乡，合击于东岭村，力战，兵有退者，天爵手刃之，援桴鼓而前，贼始却。时怀集、贺县及都康、下雷土司，凌云、东兰、横州、博白并有匪踞，檄各属力行团练，合力防剿。诏加天爵总督衔，专办军务，以布政使劳崇光摄巡抚事。天爵年近八旬，每战亲临前敌，惟与李星沅、向荣皆不协。星沅既疏请特简总统督师，寻病殁，命天爵暂署钦差大臣。贼由武宣窜象州，诏斥天爵等相持日久，不能制贼，褫总督衔，解军务，回省暂署巡抚。洎赛尚阿至军，议复不合，自陈衰病，诏命来京。既至，连召对十一次，极言军事，文宗为之动容，然方倚赛尚阿，亦未尽用其言。

二年，粤匪扰及两湖，天爵侨居宿州，命偕安徽巡抚蒋文庆治防务。三年，疏陈庐、凤为江淮要区，赴正阳关抚旧捻张凤山等一千二百人用之，请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举行团练。未几，安庆陷，文庆死之。命天爵署安徽巡抚，寻实授。江宁亦陷，天爵请扼黄河杜贼北窜，辞巡抚专任兵事。命以兵部侍郎衔督师剿宿州、怀远、水城、灵壁捻匪。北路渐清，进规庐、凤，擒定远捻首陆遐龄，散其众四千余，被褒赍。疏论庐州知府胡元炜劣迹，请革职逮治。巡抚李嘉端置不问。元炜通贼内应，庐州陷，江忠源死之。粤匪踞临淮关，天爵外遏来贼，内清土匪，孤军支拄。方奉命往援庐州，以疾卒于军。

上震悼，诏嘉其秉性忠直，勇敢有为，心地品行迥超流俗，追赠尚书衔，依赠官赐恤，特谥文忠，不由内阁拟上。擢其子光碧都司，赐光岳举人。

劳崇光，字辛陔，湖南善化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一年，出为山西平阳知府。调太原，擢冀宁道，迁广西按察使。

二十八年，奉使赴越南册封。事竣入关，值匪乱，驻思恩、南宁，督军进剿。二十九年，迁湖北布政使，未行而湖南贼李沅发起新宁，仍留广西治防。沅发平，叙功赐花翎。三十年，就授广西布政使。庆远贼窜武缘、宾州，崇光会提督向荣会剿。擒贼首陈胜，又平上林、迁江窜匪，设方略

解散匪党凡数十起。抚张家祥收隶部下，改名国梁，后以战功显。寻署巡抚，副将伊克坦布战歿于桂平，檄总兵周凤岐赴援。时命李星沅督师，周天爵为巡抚专治军。崇光仍摄巡抚事，会办军务。

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代星沅，而邹鸣鹤继为巡抚，崇光曾办如故，平西林、博白、怀集窜贼。广东贼颜品瑶扰南宁、太平，崇光驻兵南邕，与广东军合击，屡战皆捷，品瑶就歼，又平贵县贼，被优叙。偕左江镇总兵谷韫灿平白山贼，举行南、太、泗、镇四府团练，歼颜品瑶余党于灵山，加头品顶戴。

二年，驻梧州，会广东军剿艇匪。寻金田贼洪秀全等永安突围出犯桂林，命崇光回援，至则贼已北窜，连陷兴安、全州、偕总兵和春追击之，贼遂入湖南。会云贵总督吴文镕疏称崇光有胆略血性，请重其事权，就擢巡抚。上疏略曰："桂林虽解围，贼氛不远，群情尚复惊疑，增兵置防，皆非仓卒能办。惟就现有兵力布置，省标调赴各处者，次第撤回，驻防城内，遴选练丁分扼城外要隘。激励团练以作民气，招抚流亡以复民力，训练兵勇以肃军纪，搜缉土匪以靖内奸。各属游匪、土匪不时蠢动，额兵不敷分拨，鼓舞团练，以资捍卫而备援剿。"时赛尚阿既黜，崇光专任广西军务，诏以匪虽已出粤境旧巢穴，虑渠魁踞之为回窜地步，责以搜捕党羽。

三年，洪秀全等既踞江宁，分党北犯中原。兵事日棘，朝廷不暇顾及边远，广西伏莽时起，旋灭旋萌，饷绌兵单，惟恃团练，不能大创贼。崇光且剿且抚，支拄数载。洎英人踞广州后，广东贼氛复炽。艇匪窜扰广西，浔州、柳州、庆远、梧州、南宁相继陷。近地土匪益起，屡逼桂林。军中多降将，心皆叵测。崇光乞师于湖南，七年，骆秉章令蒋益澧率湘军赴援，屡破贼，复兴安、灵川，入屯省城，乃诛反侧，易守军，桂林始安。八年，奏留益澧在广西剿贼，连击艇匪于平乐令公渡、五塘，大破之，斩馘万余，由是艇匪始衰，庆远、柳州相继复。九年，调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英军犹踞省城，前任总督黄宗汉、巡抚耆龄等，皆驻外县不敢入。崇光至，坦然入城，与敌军狎居。寻实授总督，迭遣将御湖南、江西窜匪，击走之。本境土寇时起，皆不久扑灭。与广西军会剿艇匪，梧州、浔州贼匪渐清。至十一年，英法联军犯京师，和议成，广州敌军始退。

同治元年，以失察都司陶昌培、知县许庆镕营私纳贿，降三级调用，命仍以一品顶戴赴贵州按事。前巡抚耆龄、御史华祝三复劾崇光任用非人，调度乖方，诏命自陈，下署总督晏端书、提督昆寿察按，得免议。寻授云贵总督。云南自总督潘铎被戕，巡抚徐之铭结回酋以自保，张凯嵩继署总督，久不至，以规避黜，命崇光代之。崇光至贵州，会粤匪石达开余党陷绥阳，督兵击走之，遂驻贵阳。

三年春，土匪、苗匪屡来犯，偕巡抚张亮基勒兵固守，贼败退。时云南叛回犹杂处省城，议者皆言不可遽往。崇光迳行，军民父老喜，迎于郊，回众始稍敛。逆首马荣、马连升踞曲靖为巢穴。崇光知候补道岑毓英、降回总兵马如龙可用，四年春，令参将冯世兴与二人合师攻克曲靖，擒荣、连升等斩以徇，遂收马龙、寻甸、迤东肃清。遣提督赵德光克平江外贼巢，复广顺，进克贵州，黔西大定。五年，复普洱及思茅，云南军事渐利。

六年，卒，优诏赐恤。嘉其"沉毅有为，历官两广、云贵，皆不避艰险，俾地方日有起色"，赠太子太保，谥文毅。广西请建专祠，云、贵祀名宦祠。

论曰：粤匪之起也，始由疆臣玩误，继复将帅不和。李星沅、周天爵皆素以忠勤著，文宗采时誉而付以重任，于军事皆不得要领。及易以赛尚阿，而败坏益甚，虎兕出柙，遂不可制矣。劳崇光久在兵间，洪秀全北窜后已不顾旧巢，然伏莽四起，终赖湘军之力，数年而后克定。其于广东、云南皆受事于万难措置之时，履虎不咥，权略有足称焉。

清史稿卷三九四　列传第一八一

徐广缙，字仲升，河南鹿邑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道光十三年，出为陕西榆林知府，历安徽徽宁池太道、江西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擢顺天府尹，寻出为四川布政使。丁母忧，服阕，补江宁布政使。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调广东。

二十八年，擢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自江宁定约五口通商，许广州省城设立栈房，领事入城，

以平礼相待。粤民坚执洋人不准入城旧制，聚众以抗，官不能解。总督耆英既与英人议缓俟二年之后，寻内召，广缙继任。会黄竹岐乡民殴杀英人六，领事德庇时要挟赔偿保护，广缙治杀人者罪。而拒其非理之求，戒谕人民毋暴动，事得解。德庇时回国，文翰代为领事，初至请谒。广缙赴虎门阅炮台，延见之，遂登其舟，示以坦白。

二十九年，文翰以两年入城之期已届，要践约，广缙谕以耆英所许，乃姑为权宜之计，民情愤激，众怒难犯，非官所能禁止。文翰则坚持成约，且以他省入城相诘难，扬言将驾兵船至天津诉诸京师，相持不下。广缙疏闻，自请严议。密诏许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广缙复疏言："入城万不可行。广东民情剽悍，与闽、浙、江苏不同。阻其入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入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明知有害无利，讵敢轻于一试。"卒坚拒之。英人乃集兵船三于香港，放小艇至海口各港测水探路，示恫喝。广缙增兵守诸炮台及要隘，严备以待。时民团号十万，声势甚张。华商会议暂停各国贸易，密告美、法两国领事，启衅实由英人。于是诸洋商虑受扰累，将以损失归领事负责。士绅联名致文翰，为反复陈利害甚切。文翰内受牵制，乃罢入城之议，乞照旧通商。与要约，停市开市皆非由官令，不进城即通商，后有反复，仍行停止。事既定，广缙疏闻，宣宗大悦。诏曰："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伸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于是锡封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是役商民一心，尤得绅士许祥光、伍崇曜之力为多，二人并被优擢。

逾数月，文翰复言国王以进城未能如约，为人所轻，似觉赧颜，请为转奏，广缙以罢议进城之后贸易始复，岂可再申前说，拒之。三十年，文翰又遗书大学士穆彰阿、耆英，遣人至上海、天津投递。文翰寻自赴上海，欲有所陈请，先后却之。乃回香港，盖觊觎未已也。时两广盗贼蜂起，以广西金田洪秀全为最悍。巡抚郑祖琛柔懦纵贼，广缙疏劾其养痈贻患，罢之。广东韶州、廉州匪亦蔓延，广缙遣军扼梧州、肇庆。诏广缙赴广西剿办，寻起林则徐督师，命广缙剿捕广东游匪。

咸丰元年，出驻高州。匪首凌十八、陈二、吴三、何茗科踞罗镜圩及信宜，与洪秀全声势相倚。广缙遣兵进击，歼吴三，追何茗科至贵县擒之。又破廉州贼颜品瑶，擒李士青。二年春，乘胜进攻罗镜圩，擒凌十八。捷闻，加太子太保。命驰赴梧州，而洪秀全大股已犯桂林，窜入湖南。赛尚阿以罪黜，授广缙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十月，至衡州，贼攻长沙甚急，骆秉章、张亮基力守，屡挫贼，乃下窜岳州，广缙始抵长沙。未几，岳州亦陷，直犯武昌。广缙进驻岳州，而汉阳、武昌相继陷。

诏斥广缙迁延不进，调度失机，株守岳州，拥兵自卫，褫职逮问，籍其家，论大辟。三年夏，粤匪入河南境，释广缙，交巡抚陆应谷差遣，责令带罪自效。率兵驻归德，防剿捻匪有功。八年，命赴胜保军营，寻予四品卿衔，留凤阳从袁甲三剿捻匪。未几，卒。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

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时广东盗贼蜂起，四年，广州群匪扰及省城，遣将分路进剿，连战皆捷。近省之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丰、开建，潮州之惠来，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先后克复。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

五年，以总督协办大学士。六年，拜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名琛性木强，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

数字答之，或竟不答。会匪之逼广州，或议借外国兵御贼者，斥之退。匪既平，按察使沈棣辉功最多，列上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格不奏，兵练皆解体。又严治通匪余党，或藉捕匪仇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会水师千总巡河，遇划艇张英国旗，搜获十三人，拔其旗。英领事巴夏礼索之不得，贻书名琛责问，谓捕匪当移取，不当擅执，毁旗尤非礼。名琛令送十三人于领事，不受，必欲并索千总，遂置之。未几，遣通事来告："越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至期，英兵果夺腊得、中流炮台。名琛曰："彼当自走。"令水师勿与战，于是凤皇山、海珠诸炮台皆被踞，发炮攻省城，十月朔，毁城，既入复出。遣广州知府往诘用兵之故，英人曰："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名琛勿许。请于城外会议，亦不许。兵练数万来援，怵敌火器，不能力战。民愤甚，焚英、法、美三国居室，凡昔十三行皆烬。英兵亦焚民居数千家，退泊大黄<⿰氵穴>，各报其国。英遣额罗金来粤，聚兵澳门、香港，贻书索偿款。名琛以其言狂悖，不答。法、美两国领事亦索赔偿，且告英兵已决计攻城，愿居间排解。名琛虑其合以胁我，亦不听。且不设备。

七年，英兵攻东莞，总兵董开庆与战，军溃。额罗金遣艇递照会，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累疏言："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臣始终坚持，彼穷当自伏。"密诏戒勿轻视，犹信其事有把握，仍褒勉之。九月，英兵骤至，法、美兵皆从。将军司道商战守，名琛惟恃通事张云同为内应，待敌穷蹙。民间见其夷然不惊，事皆秘不宣示，转疑其阳拒阴抚，人心益涣。十一月，敌张榜城外，限二十四时破城，劝商民迁避。炮击总督署，延烧市廛，城遂陷。巡抚柏贵檄绅士伍崇曜等议和，名琛犹持不许入城之议，夜避左都统署，英人大索得之，舁登舟。将军、巡抚以闻，诏斥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英人遂踞省城，禁巡抚等官不得出，责以安民。民各集团练，设总局于佛山，相持数年。各国联师赴天津，事乃益棘矣。

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历员外郎、郎中，迁御史、给事中。二十五年，出为广东督粮道，调雷琼道，历山东、浙江按察使。

咸丰初，巡抚吴文镕荐宗汉可重用，迁甘肃布政使。二年，擢云南巡抚，未之任，调浙江。值试办海运，湖郡漕船浅滞，改留变价，亏银三十余万两，布政使椿寿情急自缢。宗汉疏请原米随新漕运京，允之。

三年，粤匪犯江宁，调浙江兵二千名赴援。江宁寻陷，宗汉赴嘉兴、湖州筹防，疏言不可仅于本境画疆而守。于是分兵赴江苏、安徽境内协防，诏嘉其妥协。寻上海匪起陷城，请海运改于刘河受兑。时江南大营需饷甚钜，宗汉贻书向荣，通盘筹算，请于江苏、浙江、江西三省确定每月额数。荣据以上闻，文宗韪之。

四年，特诏褒宗汉办理防务、海运，及本境治匪、察吏，精详无瞻顾，深堪嘉尚，特赐御书"忠勤正直"匾额，勉其慎终如始，以成一代良臣。擢四川总督。给事中张修育疏言："宗汉治浙，布置合宜，未可更易。"诏不允。会因数月未奏事，降旨询问，以疾为言，诏斥之，议降三级调用，加恩降二品顶戴，仍留总督任。五年，马边夷匪为乱，平之。遵旨遣松潘镇总兵德恩以兵二千援荆州，又调兵四千赴贵州剿苗，并协饷十万两。六年，复因久无奏报，命将军乐斌查奏，以痰疾闻，下部议降调，命来京另候简用。补内阁学士，兼署刑部侍郎、顺天府尹。

广东军事起，叶名琛被虏，授宗汉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时广州为英人所踞，巡抚柏贵在城中为所胁制。民团四起，文宗因徐广缙等前拒英人入城，赖绅民之力，欲复用之，命在籍侍郎罗惇衍、京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治团练。惇衍等号召乡团，得数万人，戒期攻城，卒无功。又禁华人不得受雇为洋人服役以困之。

八年春，各国遣人赴江苏投书致京师大学士诉粤事，请遣大臣至上海会议。且言逾期即赴天津。诏仍回广东候宗汉查办，而英、俄两国兵船已泊吴淞。宗汉过江苏，总督何桂清坚留在上海开议，

宗汉不可，遽去。取道浙、闽，调兵不可得。及至广东，敌兵已犯天津。宗汉驻惠州，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为英人所禁格，不能遍及。既而天津和约成，俟偿款六百万两分年交毕，始退出广州，粤民愈愤。英领事宣布和议，新安镇乡勇杀其张示者数人，遂发兵陷新安。民团大举攻城，初胜终挫，悬赏格购洋官首，亦仅时伺隐僻，有所杀伤而已。宗汉外怵强敌，内畏民岩，不能有所措施。洎大学士桂良等至上海议税则及换约事宜，将与商交还广州，向宗汉询近状，辄不答。而英人以既议和，民团复相仇杀，来相诘问，且揭团绅告示载谕旨有异，必欲去宗汉及三团绅。桂良等疏闻，诏责宗汉捕伪造谕旨之人，罢其通商大臣，改授何桂清。英使额罗金犹不慊，遽率舰赴广东。

九年，遂复有天津之役。寻调宗汉四川总督，召至京，改以侍郎候补。十年，署吏部侍郎，寻实授。四川京官呈请饬赴四川督办团练，不许。

宗汉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交结。十一年，穆宗即位，载垣等获罪。少詹事许彭寿疏劾宗汉与陈孚恩、刘昆并党隶顺等，踪迹最密。诏曰："黄宗汉本年春赴热河，危词力阻回銮。迨皇考梓宫将回京，又以京城可虑，遍告于人，希冀阻止。其意存迎合载垣等，众所共知。声名品行如此，若任其滥厕卿贰，何以表率属僚？革职永不叙用，以为大僚软媚者戒。"并追夺前赐御书"忠勤正直"匾额。同治三年，卒。

论曰：当道、咸之间，海禁大开，然昧于外情，朝野一也。粤民身创夷患之深，目击国威之堕，愤惧交乘，遂因拒入城一事，酿成大衅。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于前事，骄愎致败，宜哉。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广缙在粤东剿平罗镜匪有功，及代赛尚阿督师，军事已坏，旁皇失措，咎无可辞焉。

清史稿卷三九五　列传第一八二

常大淳双福　王绵绣　常禄　王寿同

罗遵殿王友端　缪梓徐有壬

王有龄

常大淳，字兰陔，湖南衡阳人。道光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湖南镇＜⿰⿱⺮旱＞兵变，戕营官，镇道莫敢谁何，大淳疏劾之。出为福建督粮道，署按察使。晋江县获洋盗三百八十余人，总督欲骈诛之，大淳力争，全活胁从者近三百人。司狱囚满，大淳曰："囚不皆死罪，狱无隙地，疫作且死。"乃分别定拟遣释，囹圄一清。历浙江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母忧归，服阕，授湖北按察使，迁陕西、湖北布政使。三十年，擢浙江巡抚。

咸丰元年，海盗布兴肆扰，疏劾黄岩、温州、乍浦三镇总兵应调迟延，亲赴宁波，与提督会剿，降其渠，凡五月事。定二年，调湖北。粤匪犯长沙，土匪蜂起，或议停文武乡试，大淳不可，终事无哗。寻调山西，未行，时总督程矞采驻防湖南，失机获罪，徐广缙代之，驻湖南督师，而贼势益张。两湖集兵长沙，防岳州者仅千人，大淳奏调陕甘兵未至，岳州土匪王万里等踞桃林，檄防兵讨之。万里遁，而粤匪已走宁乡，破益阳，出临资口。先是，大淳檄巴陵绅士吴士迈练渔勇防水路，扼土星港设栅，千人守之，商贾民船万余，皆阻栅不得行。及贼至，渔勇溃，船悉为贼有，水陆并下。提督博勒恭武守岳州，不战而走，城遂陷。武汉大震，兵不满五千，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募勇缮城为守御计，而两司以下亦少应变才。大淳性仁柔，但以好语拊循士卒，莫能得其死力。贼至，先陷汉阳，作浮桥攻武昌。提督向荣自湖南来援，距城十余里，阻贼不得前。十二月，贼由江岸穴地轰城，遂陷，大淳死之，妻刘、子集松、子妇马、孙女淑英并殉。诏赠总督，谥文节，祀昭忠祠，并于湖北建立专祠。

同城文武被难者，提督双福，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道员王寿同、王东槐、林恩熙，知府明善、董振铎，同知周祖衔，知县绣麟，而总兵王绵绣、常禄皆以援师入城助守，同殉焉。冯培元、王东槐自有传。

双福，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由护军从征喀什噶尔，荐升参领，出为湖北副将。剿崇阳匪钟人杰，功最，赐号乌尔玛斯巴图鲁，累擢河北、古州两镇总兵，江南提督。大淳疏请留防，改授

湖北提督。城陷，死之。子德龄，同遇害。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王绵绣，广西马平人。由行伍累擢云南曲寻协副将。率滇兵赴广西剿匪，擢郧阳镇总兵。常禄，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由护军校洊擢云南副将。剿广西匪，擢河北镇总兵，赐号强谦巴图鲁。锦绣、常禄转战广西、湖南，皆有功绩。及湖北告警，偕同赴援，战于蒲圻，获胜，遂入武昌婴城固守。城陷，巷战，同死之，并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锦绣谥壮节，常禄谥刚节。

王寿同，江苏高邮人，尚书引之子。捐纳刑部郎中。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用原官迁御史，出为贵州黎平知府，擢湖北汉黄德道。在黄州募勇，令子恩晋训练，得精锐四百人。武昌被围，寿同率以赴援。冲贼营缒城入，任战守，屡击斩攻城贼。以瓮听法知贼由江岸穴地道，方凿穴出击，地雷发，寿同率恩晋巷战，同遇害。予骑都尉世职，祀京师昭忠祠，与子恩晋同于本籍建忠孝祠，赐两子恩锡、恩炳并为举人。后左都御史单懋谦疏陈寿同治绩，追谥忠介。

蒋文庆，字蔚亭，汉军正白旗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迁员外郎。出为云南曲靖知府，调云南府。道光十二年，擢甘肃宁夏道。在边十年，浚渠，兴水利。迁浙江按察使，护理巡抚，迁安徽布政使。

文宗即位，下诏求贤，巡抚王植荐之，咸丰元年，就擢巡抚。奏请凤、颍所属宜练团，与保甲并行。二年，粤匪犯长沙，命遣安徽兵一千赴援湖北。总督陆建瀛虑贼窥吉安，请所调兵改赴江西。文庆疏言："安庆、潜山等营已起程者，毋庸北还。其未出境之徽、宁二营改赴江西。仍各募足千人，俾资援应。惟安徽兵仅六千，各有分防汛地，省垣单危。颍、凤民团强劲，臣拟增募二千。如贼氛益炽，请调江苏兵三千。统计库帑拨解甘肃、河工及本省兵饷银五十五万两，近又以十余万解楚，实已无余。乞将续收地丁契杂及芜、凤两关税入截留备用。"建瀛以文庆张皇，渐生异议。及贼至岳州，复申募勇留饷前议，始奉总理安徽防剿之命，遣按察使张熙宇、游击赓音布扼小孤山，自与寿春镇总兵恩长筹守御。

三年正月，贼已陷武昌，陆建瀛督师迎剿，令福山镇总兵王鹏飞以二千人防安庆，而调恩长为行营翼长。鹏飞驻兵北门外，以客将驭新兵，安庆势益危。文庆母年八十余，久病，送之登舟。建瀛方溯江而上，见之大怒，将具疏劾之，语颇闻。及至，文庆称病不出，曰："我旦夕且得罪去耳！"建瀛至黄州，贼连舟蔽江下，恩长战殁，兵溃于武穴，建瀛遂返，过安庆，文庆要入城计事，已不及，熙宇、鹏飞皆弃防地走。漕督周天爵奉命助守安庆，方留剿凤、颍土匪，书抵文庆画退守庐州之策。文庆奏上其书，贼遽至，城北兵溃，而城中哗言将退庐州，纷纷缒城下，斩之不可止。文庆吞金不死，饮药闷绝，家人舆之出，遇贼于门，遂被害。从仆以席覆尸，赴桐城呈报，漏言自裁事。贼既去，子长绶集僚属耆老集视，然后殓。

诏诘遗疏与呈报不符，向荣疏陈本末，乃赐恤如例，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安庆建专祠，谥忠悫。

陶恩培，字益之，浙江山阴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出为湖南衡州知府。咸丰元年，广西贼起，衡州奸民左家发谋响应，捕诛之，晋秩道员。二年春，粤匪犯衡阳。总督程矞采方驻郡，闻警，遽欲退保省城。恩培曰："衡州，楚之门户，弃则全楚震矣！"勿听。乃与约，毋撤粮台，得便宜行事。恩培诛锄内奸，抚循兵士。贼知有备，由他道窜陷道州，犯长沙，所至皆破，惟衡州独完。御史黎吉云以状闻，文宗嘉之。

三年，超擢湖南按察使。剿平衡山、安仁、浏阳、醴陵土匪，迁山西布政使。巡抚骆秉章以恩培在湖南久，疏留襄办防务，允之。寻调任江苏。四年，擢湖北巡抚。时武汉再复，城郭残破，旁近皆贼踪，总督杨霈拥兵广济，按察使胡林翼出省防剿。或说恩培曰："省城不可守，宜迁治他郡。"恩培斥其非，兼程进，岁将尽莅任，文武员弁不足三十，兵不盈千，饷不逾万。恩培驰书曾国藩乞援，檄胡林翼回保省城。会杨霈败走蕲州，次于德安。

五年正月，汉阳、汉口并为贼踞，兴国、通山、嘉鱼土匪应之，武昌益孤。恩培尽焚沿江木植，尽驱诸船，故贼未得渡，而道员李孟群、知府彭玉麟以水师至，胡林翼以陆师至，声势稍壮。贼城沙坡堆，恩培欲先发制之，令林翼统诸军冒雪出不意，三路攻贼。士卒畏寒不欲战，渡江营沌口，

师期颇泄，贼得为备。林翼虑兵力分，并为一路。舟师先薄小龟山，陆师继进。贼出马步数千，从汉口钞我军，复败退大军山。贼舟大集，昼夜攻城。杨霈约三路来援，以火为号。林翼、孟群整军以待，屡见火起，为所绐，而霈军不至。二月，贼由兴国、通山来助攻。林翼兵隔江为贼所缀，不能渡。城中出兵连战于青山、望江楼，皆挫。直逼大小东门，恩培自当之，令武昌知府多山守西北城。方战，忽报汉阳门破，多山战死。至暮贼麇集，士卒死伤略尽，恩培投蛇山紫阳塘殉焉。诏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祀昭忠祠。后在湖北与吴文镕合建一祠。

多山，赫舍里氏，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刑部郎中。出为襄阳知府，举行团练，剿贼有功，晋秩道员。调武昌府，署按察使。时司道多驻城外督战，惟多山助城守，城陷，力战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忠节。

吉尔杭阿，字雨山，奇特拉氏，满洲镶黄旗人。由工部笔帖式洊迁郎中，充坐粮厅监督。咸丰三年，以孝和睿皇后奉安山陵，晋秩道员。拣发江苏，补常镇道，署按察使。粤匪已踞江宁、镇江，会匪刘丽川陷上海。巡抚许乃钊檄吉尔杭阿偕总兵虎嵩林、参将秦如虎合师进剿。

刘丽川者，广东香山人。贸易上海，习于洋商，与苏松太道吴健彰有旧。素行不法，见粤匪势盛，遂倡乱，纠客籍粤、闽、江右会党二千人，于三年秋袭上海城，戕知县袁祖德，劫道库，吴健彰遁入领事署。邻境乱民纷起应之，宝山、嘉定、青浦、南汇、川沙五城连陷。苏绅捐募川勇千人，刑部主事刘存厚领之，隶于吉尔杭阿为军锋，连克青浦、嘉定。诸军至，五城以次复。合围上海，分南北两营。

四年春，存厚穴地轰城，以援兵不继退。贼由北门出犯，吉尔杭阿亲燃炮击却之。贼又劫北营，虎嵩林兵挫。吉尔杭阿固守，得不溃，复击退西门扑营之贼，超擢布政使，赐花翎，寻擢巡抚。复于南门掘地道，火发，副将清长先登，没于阵，兵又退。地邻租界，匪人暗济饷械，久不下，乃于洋泾浜筑墙塞濠，断其粮道，贼始困。负隅已经年，洋商贸易不便，吉尔杭阿开诚晓以利害。于是法国兵官请助剿，英、美领事允让地设防。筑土墙于陈家木桥，移营进逼，下令投诚免死，缒城出者日以千计。贼袭陈家木桥，击败之，擒斩悍党伪将军林阿朋。除夕，乘贼不备，地雷发，督兵跃城入，丽川纵火逸，追擒伏诛，余贼尽歼。捷闻，文宗嘉其功，加头品顶戴，赐号法施善巴图鲁。

五年，命率得胜之兵驰往向荣大营，帮办军务，专任镇江一路。镇江贼酋吴汝孝最桀黠，恃金山为犄角，银山、宝盖山并有伏贼。是年秋，迭攻镇江西门、南门，堵截金山、瓜州沿江援贼，累战皆捷。虎崇林克宝盖山，吉尔杭阿驻营其上，乘黄山发巨炮轰城，贼卡尽毁。江宁贼集大股由北岸渡江来援，吉尔杭阿策高资镇为贼粮道，遣兵截击，贼退栖霞石埠桥。偕总兵德安扼剿，留刘存厚率三营守高资烟墩山。

六年春，贼纠悍党陈玉成、李秀成等来援，提督张国梁御之于仓头镇。贼潜由小港出江顺流下，城贼突出于应，官军为所乘，贼遂长驱进金鸡岭、逼宝盖山大营。吉尔杭阿拒，贼未得逞，乃渡江犯仪徵、扬州。五月，贼数万复犯高资，存厚告急。大营兵仅八千，或谓："贼众且锐，不可当，姑舍高资，徐图大举为便。"吉尔杭阿奋然曰："一战绝贼粮道，镇江旦夕且下。吾宁以死报国耳！"遂驰抵烟墩，被围，鏖战五昼夜，亲执旗指麾，猝中炮，殒。存厚护尸突围出，为贼所要截，歿于阵，并遗骸失之。副都统绷阔投江死。镇江军亦溃，副将周兆熊死之。

事闻，文宗震悼，追赠吉尔杭阿总督，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勇烈。于殉难地方建专祠，上海亦建专祠。子文钰袭世职，赐员外郎。

存厚，字仲山，四川荣县人。捐纳刑部主事。好谈兵，侍郎王茂荫疏荐，命赴江南大营，向荣命率勇击贼，辄胜。上海之役，始自领一军，吉尔杭阿甚倚之。克青浦，冒矢石先登，荐保知府。及攻上海，误杀洋妇，洋人愤，将发兵相攻。存厚单骑往曰："此不足启边衅，请以一身偿。若欲战，虽死不相下也！"卒议偿恤而定。围攻凡数月，方略多出存厚。既克，以首功颁赏荷囊，授江宁知府，记名道员。从攻镇江，夺银山，破瓜洲援贼，争金鸡岭，皆功最。吉尔杭阿以存厚有谋略，故令守高资，及赴援战歿，存厚大恸，力战突围，欲返其尸，中道遇伏，杀贼数百人，马陷淖，被戕。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

绷阔，戴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官头等侍卫。从僧格林沁剿林凤祥，战连镇、高唐、冯官屯，积功授蒙古正红旗副都统。调京口，偕吉尔杭阿援高资，军溃，堕水中，从人拯之，曰："吾与吉公偕！吉公死，吾不独生。"复投江死，谥勇节。

兆熊，四川成都人。官副将。从攻镇江，驻军城南破子冈，当贼冲。吉尔杭阿既殁，破子冈为贼困，汲道断，兆熊固守，时以计诱击贼，杀伤甚多。乞援于张国梁，未至，围益逼，素得士心，无一逃者。营破，燃火药自焚，一军同死，谥果愍。

罗遵殿，字澹村，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历南乐、唐山、清苑诸县，冀州直隶州，皆有声绩。擢浙江湖州知府，调杭州，擢湖北安襄郧荆道。遵殿在浙，以捕盗名。至湖北，檄所属治团练，楚北民团自此始。

咸丰二年，粤匪陷武昌，土匪郭大安谋应贼，捕斩之。三年，署按察使。会捻匪窥襄、樊，遵殿还襄阳筹防。总督张亮基疏陈遵殿得民心，请提标归其调遣。四年，武昌再陷，皖贼窜德安、安陆、荆门，遵殿率五千人出屯王家河遏贼冲，克潜江，赐花翎。寻破贼于京山，复其城，屡遣襄勇助总督杨霈防剿。五年春，武昌复陷，襄阳有备，贼不犯境。

六年，迁两淮盐运使，留湖北治粮台。游勇煽饥民为乱，蔓延荆、襄、郧、宜四郡，遵殿固守，待援兵至，大破之。是年秋，武汉克复，遵殿力固上游。以盗贼起于饥寒，劝置义仓七十余所，以税余银修老龙堤捍水患，就迁湖北按察使。八年，迁布政使。时胡林翼为巡抚，百废俱举，重遵殿清德，吏事悉倚之。

九年，擢福建巡抚，未之任，调浙江。自贼踞江宁，皖南军事饷事悉隶浙江。屯兵宁国，恃为屏蔽。及胡兴仁为巡抚，不欲饷邻军，又劾统将郑魁士他，调去贼窥浙益急。遵殿到官，痛吏习浮竞，乃严举劾，察营伍，或不便其所为，多毁之。省垣独总兵李定太军六千人，知不足恃。与胡林翼商调楚军，仓猝难应。贼已由宁国窜入浙境。遣李定太出防湖州，而广德已陷。

十年二月，贼由独松关逼杭州，湖南遣萧翰庆、李元度两军来援，翰庆战死，元度道阻不得前。贼壁城南山上，下临城中。乞师江南，未至，兵少，实不能战。浙西初经寇乱，人不知兵，议战议守，纷纭不定。会久雨，遵殿徒步泥淖中，守浃旬，城陷，仰药死，妻女同殉，诏予优恤。寻以御史高延祜奏劾遵殿不能御贼，罢其恤典。

遵殿任外吏二十年，廉介绝俗，家仅土屋数椽，胡林翼集赙，乃克归丧。同治初，诏允曾国藩之请，念其历官有声，到浙未久，追赠右都御史，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城陷时，署布政使王友端、署按察使缪梓、杭嘉湖道叶堃、宁绍台道仲孙懋、署杭州知府马昂霄、署仁和知县李福谦同殉节。

友端，安徽婺源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户部主事，迁郎中。出为浙江粮道，署布政使。当粤匪之窥浙也，言于遵殿曰："皖边军弱，湖州空虚，请速备广德。"遵殿至事急始遣军，已无及。贼遂长驱至城下，友端复请列堑涌金、清波两门为犄角，亦不用其言。贼穴道攻城，友端悬金三千募死士缒击，遇雨，火器不燃而败。临死，自书"浙江布政使王友端"八字于衿上，予骑都尉世职，谥贞介。

梓，江苏溧阳人。道光八年举人，大挑知县。历署仙居、石门、奉化诸县。罣误去官。值清查仓库、水灾筹赈，奉檄佐理，皆得其力。准捐输复官，晋同知。咸丰二年，河决阻漕，献策行海运，即以任之。蒇事，擢知府。上海为贼陷，率兵助剿。复创议疏浚刘河海口以通漕运。历宁波、杭州知府，署杭嘉湖道，兼盐运使。六年，署按察使。粤匪由江西窥浙，梓统军驻常山防之，授金衢严道。八年，粤匪陷江山，犯衢州，偕总兵李定太合击走之，再署按察使。当贼围杭州，梓署盐运使兼按察使，管营务处，城守事专任之。临时调集，兵不满四千，城大，不敷守堞。人心惶惧，动辄哗噪。或以闭城为张皇，继又谓战缓为退缩。梓奔走筹守御，两次缒城攻贼皆失利。城绅促战急，而民与兵相仇。梓知不可为，以死自誓。守清波门云居山，侦贼掘地道，急开内濠。未竣，地雷猝发，城圮军溃。身被数十创，死之。事闻，赐恤。巡抚王有龄追论梓创议株守，夺恤典。及杭州再复，举人赵之谦诉于京，下巡抚左宗棠确查。疏言："梓居官廉干，临难惨烈，请还恤典。"后巡抚

李瀚章、杨昌浚屡为疏请，赠太常寺卿，祀昭忠祠，并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武烈。

徐有壬，字钧卿，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乌程。道光九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四川成绵龙道，署按察使。治啯匪，擒其魁，余党解散。迁广东盐运使，署按察使。清远土匪戕官，驰剿平之。迁四川按察使。文宗即位，下诏求言，司道率引嫌，罕所陈奏。有壬独密疏，论事切直。迁云南布政使，调湖南。咸丰五年，以母忧回原籍。浙江巡抚何桂清奏起有壬治团防。粤匪由宁国窥湖州，有壬扼长兴，设伏败之，贼去。

八年，服阕，命筦江苏粮台，擢江苏巡抚。枪船匪首程鹏士扰嘉兴、湖州，地方官不能制，潜至苏州，侦获之，置诸法。有壬之起，由何桂清所荐。及同官江苏，无所阿附。十年春，粤匪复犯湖州。有壬咨商桂清，遣游击曾秉忠率舟师往援。水陆夹击，贼被创退。寻复出东坝、溧阳，间道径趋杭州。急请调提督张玉良驰援，杭州甫陷旋复。桂清奏捷，惟言藩司王有龄功，得优擢，有壬仅予议叙。未几，和春等师溃，退守丹阳，有壬急运粮械济之，而张国梁、和春先后战歿，何桂清弃常州不守。四月，贼遂长驱犯苏州。有壬移檄责让，桂清抗疏劾之。张玉良自请助守城，令屯葑门外，忽夜遁。明日，有壬巡城，广勇通贼，开门纳贼。短兵巷战，贼矛刺有壬冠，抗声骂贼，遇害。子震翼与妾、女同死。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庄愍，苏州建专祠。

有壬幼时尝览族谱，得远祖应镳阖门殉节事，慨然曰：“吾他日当如此！”至是果验。八岁解勾股术。父死，依叔父于京师，师事姚学塽。学必求有用，尤精历算，著有《务民义斋算学》行世。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官人。道光中，捐纳浙江盐大使，改知县。历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声。以劳晋秩知府。

咸丰五年，授杭州知府。巡抚何桂清器其干略，迭署盐运使、按察使，擢云南粮储道，仍留浙治防。桂清总督两江，奏调赴上海议通商税则。七年，擢江苏按察使，迁布政使。有龄长于理财，桂清素信之深，一切倚畀，益得发舒，事皆专断，巡抚受成而已。

十年，粤匪陷杭州，将以掣动江南全局，故援兵至，贼即不战而走。桂清推功于有龄，遂擢浙江巡抚。诏趣率兵速赴，会办军务及善后事宜，而贼已回扑江南大营。和春等军溃，常州、苏州相继陷，进逼嘉兴，提督张玉良迎击，败绩，杭州戒严。有龄率闽兵屯北新关外，遣抚标兵要贼于卖鱼桥，夹击败之，贼乃却。设捐输局，奏请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前漕运总督邵灿督同办理。贼众十余万由徽州入浙，陷严州，合嘉兴、广德两路分扑省城，有龄偕将军瑞昌调兵迎击走之，围得解，复余杭，加头品顶戴。寻复严州。

十一年，复江山、常山、富阳、遂安、海宁、临安等县。贼扰太湖东山、总兵王之敬战失利。至夏，贼复陷江山、常山、长兴、金华、遂昌、松阳、处州、永康、义乌，革职留任。张玉良扼要隘为诸军应援，兵先溃，贼势益横。檄诸将往援，无应者，处州镇总兵文瑞率江西援兵三千，有龄待之素厚，乃自请行。进驻金华孝顺街，闻兰谿兵败，遽溃。退守浦江，贼蹑之，檄师往援，半途复溃，浦江、严州相继陷。总兵刘委三、副将刘芳战死于富阳。诸将见贼多走，不任战，惟要索军食。富民捐输已倦，而有司持之急。于是团练大臣王履谦劾有龄虐捐，遇事多龃龉，上疏互讦。十月，萧山、诸暨及绍兴府皆陷，饷源遂绝。时援军多不足恃，有龄复奏用李元度为按察使，募湘勇八千入浙，至龙游，阻不得前。贼酋李秀成悉众围杭州城，副将杨金榜败死。张玉良攻克罗木营贼垒，亦中飞炮死，城中夺气，且食尽，饥民死者枕藉。十二月，贼梯城入，兵溃，有龄服毒不死，缢于阁，秀成见之，为具棺殓焉。

事闻，言官颜宗仪、高延祜、朱潮先后疏劾勒捐敛怨，下曾国藩按，奏言：“有龄在浙，官绅不和，不能驭兵，以致偾事。仍以粮尽援绝，见危授命，大节无亏。”诏依例赐恤，谥壮愍。入祀昭忠祠，浙江、福建建专祠。同殉者，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锡庚、廷选、文瑞并自有传。

论曰：粤匪自陷岳州，势不可遏。及犯武昌，援兵虽至，无能为力。安庆仓猝筹防，益无措手矣。武昌凡三陷，湖北兵不可用，曾国藩言之痛切。杭州初陷，由于无兵，后则苏、常已失，唇亡齿寒。苏州素倚江南大军为屏蔽，大军溃，则势难幸全。常大淳、蒋文庆、陶恩培、罗遵殿、徐有

壬诸人，皆不失为承平良吏，短于应变，或因受事于已危，莫能挽救。王有龄素负才略，以掊克失人心，措施亦未尽当焉。吉尔杭阿治兵有法，克上海为全功，朝廷倚以规复镇江，使非中道而殒，必有成效，其建树非诸人所可同语也。

清史稿卷三九六　列传第一八三

吴文镕，字甄甫，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膺文衡，称得士。六迁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剔弊清严，在任累擢詹事、内阁学士。召回京，署礼部侍郎，寻实授。调刑部兼署户部侍郎。迭命偕大学士汤金钊赴安徽、浙江、江苏及南河按事。道光十九年，出为福建巡抚。时方严烟禁，英吉利窥伺沿海，偕总督邓廷桢筹防，敌兵至，不得逞。

二十年，调湖北巡抚，未行，暂护闽浙总督。明年，入觐，改江西巡抚。值岁祲，力筹抚恤，裁减漕丁陋规。在江西数年，举廉惩贪，吏治清明。捕教匪戴理剑等，及南安、赣州会匪，并置诸法。二十八年，调浙江巡抚。入境过衢州，廉得游击薛思齐贪劣，劾戍新疆。又劾不职县令五人。因官多调摄，徒烦交代，政无考成，奏革其弊，风气为之一变。以核办清查，本省官吏不可信，请简派户部司员来佐理，诏不许。未几，命偕侍郎季芝昌清查浙江盐务，奏筹变通章程以专责成，除浮费为要务，盐课日有起色。浙东渔山岛为盗薮，檄水师捕获百余人，毁其巢。

二十九年，大水，文镕以遇灾恐惧，上疏自劾请罢，诏以其言近迂，严斥之。文镕亲赴嘉、湖诸属察灾轻重，力行赈抚。秀水令江忠源勤廉称最，治赈治盗及塘工皆倚办，以忧去。文镕叹曰："贤如江令，可令其无以归葬乎？"自支养廉五百两畀之，奏办赈功，以忠源首列。三十年，海塘连决，文镕驰勘，落水几殆，自劾疏防，革职留任。塘工竣，复职。擢云贵总督。

咸丰元年，入觐，文宗甚重之，嘉其忠诚勇于任事，勗以察情伪，惜身体，文镕益感奋。永昌边外夷匪肆掠，久不靖，文镕至，檄土守借左大雄深入搜捕，擒斩数百，匪遁雪山外。粤匪日炽，文镕疏论提督向荣冒功托病，恐误军事，诏选将才，奏保游击巴扬阿等九人。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治团练剿土匪，令得便宜从事，疏荐之。江忠源在广西军中，文镕致书曰："永安贼不灭，若窜湖南，不可制矣！"

二年，调闽浙总督，未行，而粤匪果由湖南北窜，破武昌。三年春，遂踞江宁，东南大震。云南永昌回匪亦蠢动，文镕调兵扼险，亲驻寻甸督剿。

寻调湖广总督。粤匪方自下游上窜，连陷黄州、汉阳。文镕九月抵任，是日田家镇诸军失利，武昌戒严，城昼闭，居民一夕数惊。巡抚崇纶欲移营城外为自脱计，文镕誓与城存亡，约死守待援，议不合。贼已逼城，文镕坐城上激厉将士，守数旬，围解。崇纶转以闭城坐守奏劾，诏促进复黄州。文镕方调胡林翼率黔勇来会剿，又约曾国藩水师夹攻，拟俟两军至大举灭贼。崇纶屡龁之，趣战益急。文镕愤甚，曰："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选练，且冀黔、湘军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

四年正月，督师进薄黄州，屯堵城。大雪，日行泥淖，拊循士卒，而辎粮不时至。贼分路来犯，都司刘成富击却之。贼复大至，文镕挥军力战，后营火起，众溃，投塘水死之。崇纶奏称失踪，署总督台涌至，乃得实以闻。诏依总督阵亡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祀京师昭忠祠。

逾数月，曾国藩进兵黄州，访询居民，备言战殁状，皆流涕。于是疏陈当时无水师，不能制贼。文镕筹置之难，为崇纶倾陷牵掣，以至于败。且讳死状，欲以诬之。文宗震怒，逮崇纶治罪，文镕志节乃大白。同治中，湖北请建专祠。

潘铎，字木君，江苏江宁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兵部主事，充军机章京。洊升郎中，迁御史。二十年，出为湖北荆州知府，擢江西督粮道。历广东盐运使、四川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署巡抚。二十八年，擢河南巡抚。时议漕粮酌改折色，铎疏言："户部有南漕折价交河南等省采买之议，是他省且须在河南采买。若将本省额征之米分别改征折色，于政体两歧，于仓储有损无益。河南历年办运踊跃，一经改征，转滋流弊，循旧章为便。"议遂寝。贾鲁河经祥符朱仙镇，为商贾舟楫所集。自黄河决于中牟，贾鲁河淤塞，责工员赔浚，久未复。铎勘镇街南北淤最甚，议大

浚，请率属捐银五万两兴办；又奏择要增培沁河民堤以资捍御，并如所请行。

咸丰元年，坐所荐陈州知府黄庆安犯赃，降二级调用，授山西按察使。二年，迁湖南布政使。粤匪方由湖南北窜，汉阳、武昌相继陷，巡抚张亮基擢署总督，以铎暂代之，命赴岳州督防。三年，巡抚骆秉章至，乃以病乞罢，许之。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疏荐，诏赴山西会办防剿事宜。寻因前在湖南布政使任内岳州等城失守，下部议，俟补官日降二级调用。复以病乞退，居山西久之。

十一年，予二品顶戴，起署云贵总督。云南回、汉相仇，稔乱已久。巡抚徐之铭倾险，挟回自重，总督张亮基为所龁乞去。布政使邓尔恒擢陕西巡抚，行至曲靖，之铭嗾副将何有保遣党戕害，以盗杀闻，命铎往治之。亮基亦被命赴滇督办军务。时之铭已为回众所挟持，所陈奏多夸诞，莫可究诘。铎、亮基先后取道四川，与骆秉章筹商，冀资其兵力以规进取。四川乱亦未平，遽不得要领。滇将林自清为亮基旧部，与回众不协，率所部入川。之铭虑亮基至于己已不利，嗾回众扬言拒之，亮基益观望。铎秉性忠正，诏屡敦促，命赴贵州按事，遂由黔入滇，仅从仆数人。在途或以危词相怵，不之顾。

同治元年九月，抵任，治邓尔恒被戕之狱。何有保已前死，捕凶犯诛之。见抚局初定，省城稍安，屡密疏陈：“徐之铭尚能抚回，被劾各款，请俟张亮基到后会同查办。”又云：“马如龙求抚出于诚心，岑毓英鲠直有战功，加以阅历，乃有用之材。”铎意欲因势利导，徐图补救。于是诏亮基移署贵州巡抚，滇事专责铎与之铭，盖羁縻之也。回人掌教马德新，之铭所谄事。初见铎貌为恭顺，后渐跋扈。武职多越级僭用翎顶，之铭所擅赏，铎面斥之。元新营参将梁士美乃临安土豪，不与回教联和。马如龙誓欲剿灭，铎不可，强出师，与岑毓英同败归，欲添调兵练，铎复阻之。回绅田庆余议设公局，通省粮赋税厘悉归之，文武职官亦由公举，铎以非政体斥止，由是马如龙等皆不悦。

马荣者，迤西回酋杜文秀之党，之铭檄署武定营参将。二年正月，荣忽率二千人至省城，踞五华书院，铎令出，迁延三日，乃亲往谕遣，荣抗恣不听，其所部回练遽攒刺，铎临殒骂不绝口。云南知府黄培林、昆明知县翟怡曾同被害。荣遂纵兵大掠，官衙民居悉遍。惟岑毓英勒兵守藩署，之铭遁往潜匿。越两日，毓英始殓铎尸。回众拥马德新为总督。马如龙在临安，闻警驰至，马荣已率众携所掠散去。如龙杀余匪数十人及附乱者百余，谓马德新不当为总督，取关防授之铭兼署。之铭以巡抚让如龙，如龙不受，遂令署提督，一切拱手听之。事闻，诏嘉铎“万里赴滇，不避艰险，见危授命，大节懔然”。依总督阵亡例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云南昭忠祠，谥忠毅。子四人，并录授京职。

当铎之亲谕马荣也，约之铭同往，竟不至。事定，疏奏诿为杜文秀勾结武定匪犯省城，又讳匿马荣委署参将事。论者谓荣之为乱，之铭实与知之。于是褫之铭职，听候治罪。授劳崇光总督，贾洪诏巡抚，皆不能至。云南军事分隶于马如龙、岑毓英，崇光驻贵阳遥制之，至五年，始入滇履任。马荣已先为如龙等剿除，之铭亦死，迄未就逮云。

邓尔恒，字子久，江苏江宁人。总督廷桢子。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湖南辰州府知府。父忧，服阕，补云南曲靖府。平寻甸叛回马二花，弥勒土匪吴美、朱顺，招抚昆阳回匪，甚有声绩，擢盐法道，累迁按察使、布政使。咸丰十一年，擢贵州巡抚，未行，调陕西。徐之铭袒回，营将多与通。副将何有保者，之铭私人，尤不法。虑尔恒入觐发其罪，讽有保害之以灭口。尔恒行次曲靖，宿于知府署。有保使其党史荣、戴玉棠伪为盗，戕之，掠其行橐。有保索所劫物不得，执拷二人。玉棠潜逸，纠党攻杀有保。铎至，擒二人诛之。诏尔恒依阵亡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文悫。

论曰：吴文镕由卿贰出膺疆寄，凡十余年，风采严峻，时推其治行亚于林则徐。潘铎亦负端人之望。二人者晚任艰危，并受事于岌岌之日，守正不阿，尽瘁完节，不可复以成败苛论矣。其死也，皆由同官所构。陷国家于岩疆要地，督抚同驻，岂非以资钤制，备不虞哉！然推诿牵掣，因之而生。甚且倾轧成衅，贻祸封疆。楚、滇覆辙，盖其昭著者也。至光绪中，其制始改焉。

清史稿卷三九七　列传第一八四

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上书房，洊迁中允。大考擢侍讲，转侍读。二十年，出为直隶天津道，累擢布政使。时英吉利扰浙江，沿海戒严，征西北兵聚畿辅，建瀛供防军，处善后，皆应机宜。所历有名绩。

二十六年，擢云南巡抚，俄调江苏。先是，南漕缺额，部议设局江苏，官民捐米运京以裕仓储。当陶澍抚苏，即以漕河费巨病国，议行海运，官吏争挠之，暂行辄罢。至是建瀛与两江总督壁昌主海运甚力，合言其便，议苏州、松江、太仓白粮改由海运，从之。后复推至常、镇诸府。

二十九年，廷臣会议南漕改折，建瀛与总督李星沅极言其窒碍，事遂不行。擢两江总督。值大水，民饥，招徕米商，筹议抚恤，并疏消积水，请筹拨帑一百五十万备赈。吴城六堡河决阻运，命偕侍郎福济往勘，疏陈通筹湖、河大势，添塘避闸，对坝逼溜，攻刷海口各事宜，并如议行。淮盐积敝，自陶澍创改淮北为票盐，稍稍苏息。而淮南擅盐利久，官吏衣食于盐商，无肯议改者，建瀛悉其弊。会淮南盐大火于武昌，官商折阅数百万，课大亏，引滞库绌。

三十年，乃疏请立限清查运库，并统筹淮南大局，改订新章十条，务在以轻本敌私，力裁繁文浮费。鸿胪寺少卿刘良驹亦请变通淮南旧章，仿淮北行票法，与建瀛所议同。方施行矣，而给事中曹履泰奏请复根窝旧制，御史周炳监鉴言淮南改票不便，并下建瀛议。复疏辨驳详至，文宗韪之，诏综斡全局，除弊兴利，以裨国计。建瀛议于扬州设局收纳，以清运署需索之源。于九江等处验发，以清楚西岸费之源。正杂钱粮并纳，则课额不亏。新旧商贩一体，则引额无缺。灶私场私，专责江南。江私邻私，兼责各省。而以徕商贩，积帑赋，自总其成。由是夺官吏中饱岁百余万，悬谤丛作，建瀛锐自发舒，不之恤。朝廷信任益专，命有掣肘挠法者罪之。湖北盐道邹之玉沿用整轮，江西盐道庆云强索月给，湖北同知劳光泰作《移岸三论》，刊板传播，并劾罢之。

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命建瀛往勘，奏请以工代赈，偕南河总督杨以增督工。二年，以盛涨停工，降四品顶戴。是年秋，粤匪洪秀全犯湖南，越洞庭而北，势张甚。建瀛犹在丰工，疏上战守事宜，文宗嘉之，谕以审度军情，如须亲往，可速筹方略，不遥制。既而汉阳、武昌相继陷。十二月，复建瀛头品顶戴，授钦差大臣，督师赴九江上游扼守。建瀛由工次还江宁，征调仓猝。

三年正月，贼弃武昌，蔽江东下，建瀛欲行，或谓贼锋锐难骤当，建瀛尚轻之，檄寿春镇总兵恩长为翼长，领标兵二千当前锋，自率兵千余进次九江。恩长猝与贼遇，战死江中，师大溃。建瀛途逢溃卒白败状，从兵尽骇。江西巡抚张芾壁九江，亦引军退走，贼遂陷九江。建瀛驾小舟经小孤山不敢留，过安庆，巡抚蒋文庆邀之，不入。径回江宁，收芜湖、太平兵屯东西梁山，闭城为守御计。布政使祁宿藻故不满建瀛，面责之。将军祥厚兵防内城，无任战守者。建瀛大窘，称疾谢客者三日。于是祥厚、宿藻等疏劾建瀛弃险失机，进退无据；并及江苏巡抚杨文定违旨去江宁，上大怒，谕曰："陆建瀛一战兵溃，不知收合余烬，与向荣大军协力攻击。并不力守小孤山，扼贼入皖之路。又不亲督兵据守东西梁山，以障金陵。仓皇遁归，一筹莫展，以致会垣惊扰，士民播迁。杨文定藉词出省，张皇自全，罪均难逭。建瀛已革职，交祥厚拿问，解刑部治罪。"寻籍其家，革其子刑部员外郎钟汉职。时建瀛收兵乘城，阅十三日，城破遇害。事闻，诏建瀛尚不失城亡与亡之义，复总督衔，如例议恤，并还其家产。御史方俊论之，乃撤恤典。

建瀛才敏任事，喜宾礼名流，又善事要津，多为延誉，由是闻望焱起，朝寄日隆。乃昧于军旅，略无宿备，一败失措，名城陷为贼窟，糜灿东南，遂独撄天下之重咎云。子锺汉，后官江苏知府，咸丰十年，在军治粮饷，遇贼江阴，死之，赠太仆寺卿。

杨文定，安徽定远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出为广东惠潮嘉道，累擢江苏巡抚。咸丰三年，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节经征调，城内兵单，请济师，命山东兵二千赴援。未至，奉命守江宁，闻建瀛兵败，退守镇江。江宁陷，贼分党犯镇江，副都统文艺集兵七百守陆路，文定自率艇船八、舢板十二泊江中，贼至不能御，镇江复陷，退江阴，诏革职逮治，论大辟。六年，减死遣戍军台，寻殁。

青麟，字墨卿，图们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大考二等，擢侍讲。五迁至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有声。

咸丰二年，擢户部侍郎。学政任满，命督催丰北塞决工程。三年，回京，复出督湖北学政，调礼部侍郎。时粤匪由江西回窜湖北，青麟按试德安，闻警停试，督率知府易容之募乡勇筹防守，府城获全。疏陈军事，请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合剿，以期得力。

四年，授湖北巡抚。城中兵仅千人，荆州将军台涌署总督，未至。而贼由黄州进至汉阳、汉口，渡江欲扑武昌。青麟督总兵杨昌泗、游击侯凤岐与副都统魁玉水陆合击，却之。复败之豹子海、鲁家港，毁贼垒五。已而贼扑塘角、鲇鱼套，逼攻省城，青出武胜门督战，城中忽火起，土匪内应，兵尽溃，遂失守。青麟将自经，众拥之趋长沙，折赴荆州。

初，文宗闻其出家资犒军，甚嘉之。至是愤武昌屡失，弃城越境。罪尤重，诏曰："青麟简任封圻，正当贼匪充斥，武昌兵单饷匮。朕以其任学政时保守德安，念其勤劳，畀以重任。省垣布置，屡次击贼获胜。八十余日之中，困苦艰难，所奏原无虚假，朕方严催援兵接应。六月初间，魁玉、杨昌泗等连破贼营，但能激厉力战，何致遽陷？婴城固守，解围有日，犹将宥过论功。纵力尽捐躯，褒忠有典，岂不心迹光明？乃仓皇远避，径赴长沙，直是弃城而逃。长沙非所辖之地，越境偷生，何词以解？若再加宽典，是疆臣守土之责，几成具文，何以对死事诸臣耶！朕赏罚一秉大公，岂能以前此微劳，稍从末减？俟到荆州时，交官文传旨正法。"遂弃市。

逾数月，曾国藩复武昌，奉命查历任督抚功罪，疏言："武昌再陷，实因崇纶、台涌多方贻误，百姓恨之，极称吴文镕忠勤爱国，于青麟亦多恕辞。查文镕既没，青麟帮办军务，崇纶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不与。请银两以制械，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经旬不得相见。自贼踞汉阳、汉口，纵横蹂躏，庐舍荡然。百姓尚恃有青麟督兵驱逐，出示怜民。崇纶则并此无之矣。"疏入，乃斥罢台涌，论崇纶罪。

崇纶，喜塔腊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内阁贴写中书充军机章京，洊升侍读。出为陕西凤邠道，调直隶永定河道，历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咸丰二年，擢湖北巡抚，时武昌方为贼踞，次年春，贼弃武汉东下，分扰江南、江西，崇纶始抵任。既而贼复上窜，陷兴国州田家镇，进黄州。崇纶疏言："武汉民迁市绝，饷乏兵单。请移内就外，以剿为先。"未几，贼犯汉阳，窥武昌。总督吴文镕初至，与崇纶意相迕。及贼退，崇纶遂以闭城株守劾之。文宗虑两人不能和衷，且偾事，命文镕出剿，而责崇纶防守。文镕率师薄黄州，崇纶运输饷械不以时，惟促速战。四年正月，文镕兵败，死之。崇纶自请出剿，谋脱身走避，文宗烛其隐，不许。会丁忧，青麟代之，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又以病乞罢，上怒，褫其职。六月，武昌陷，崇纶先一日出走，径往陕西。及曾国藩论劾，命逮治。服毒自尽，以病故闻。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直南书房。五迁至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擢兵部侍郎，以忧去，服阕，补原官，调户部。咸丰二年，督江苏学政。粤匪扰江南，桂清疏陈兵事，劾疆吏巽耎偾事，侃侃无所避，文宗奇之。四年，调仓场侍郎，旋授浙江巡抚。自贼踞江宁，东南震动。安徽徽州、宁国二府为浙江屏蔽，桂清严防要隘，别遣一军屯守黄池，扼苏、浙之冲，贼来犯，会提督邓绍良击却之。

五年，檄道员徐荣剿贼黟县、石埭，战颇利，贼众大至，徽勇溃走，荣众寡不敌，遂战歿。桂清因言徽、浙唇齿，宜主客一心，事乃济。疏入，谕戒地方官吏不分畛域。时贼陷徽州各属，桂清檄知府石景芬、副将魁龄等，攻复徽州府城及休宁，分布所部于昌化、于潜、淳安，杜贼来路。安徽巡抚时移驻庐州，徽、宁二郡悬绝江南，不能遥制，命桂清兼辖之。江西贼侵入浙境，陷开化，犯遂安，桂清檄邓绍良等合击之，贼退徽境。周天受、石景芬等连复黟县、石埭。桂清疏请添改镇道员缺，俾专责成，以石景芬为徽宁池太道。豫祺为总兵，不得力，复以江长贵易之。又用桂清议，命前侍郎张芾驻皖南治团练，督办徽、宁防务，寻命兼顾浙江衢、严两郡，与桂清协力制贼。

六年，檄邓绍良、秦如虎、都兴阿等合攻宁国，别遣江长贵击败赣贼之袭太平者，连捷，克宁国府城。朝廷益嘉桂清，思大用之。杭州知府王有龄最为桂清倚用，擢权运、臬两篆，为通判徐徵

讦控。桂清复奏，辞悻悻，被诘责。遂以病乞罢，诏慰留之。会两江总督怡良解职，文宗以筹饷事重，难其人，大学士彭蕴章荐桂清饷徽军无阙，可胜任。

七年春，命以二品顶戴署两江总督，寻实授。力荐王有龄，擢任江苏布政使，专倚饷事。江宁久为贼窟，总督驻常州，军事由将军和春主之，而提督张国梁为帮办，前督怡良担任运馈而已。桂清屡疏陈方略称旨，谕饬和春和衷商酌。是年冬，克镇江，以济饷功，加太子少保。十年春，又因克九洑洲，晋太子太保。桂清意气发舒，倚畀益重，甚负时望。大军屡捷，合围江宁，贼势窘蹙，四出求援。伪忠王李秀成乃谋窜浙，分大军之势，由安徽广德径趣杭州。仓猝城陷，惟将军瑞昌守驻防内城未下，诏促桂清、和春遣军速援。于是檄提督张玉良率兵驰赴，至则内外夹击，贼遽走。临安、孝丰、安吉诸城相继复。诏嘉桂清功，予优叙。时贼已围金坛，陷江阴，遣总兵马得昭、熊天喜、曾秉忠，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御贼，兵分益单。贼乃合众十余万出建平、东坝，一由东坝趋江宁，一由溧阳窥常州，桂清闻之，几失所措。会马得昭、周天孚分援苏、常，贼已趋金坛，陷句容。句容为大营后路，自此隔绝。张玉良回军抵常州，和春飞檄调援大营，桂清留勿遣，复调马得昭，亦莫之应。王有龄已擢浙江巡抚，贻书桂清戒勿离常州一步，且曰："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盖规之也。

会大雨雪，大营兵冻馁，索饷不得，乃噪乱，相率尽溃。和春、张国梁退守丹阳。桂清疏陈："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部署稍定，即进规溧阳，而贼已径犯丹阳，国梁死之，和春奔常州，桂清大惊。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希其意，请退保苏州。桂清即疏陈军事付和春，自驻苏州筹饷。将行，常州绅民塞道请留，从者枪击，死十余人，始得脱。张玉良留守，寻亦走。士民登陴，数日城陷，屠焉。桂清至苏州，巡抚徐有壬拒勿纳，疏劾其弃城丧师状。和春退至无锡，伤殒。桂清托言借外兵，遂之上海。苏州亦陷，有壬殉之，遗疏再劾桂清，诏褫职逮京治罪。

会各国联军犯京师，车驾幸热河，迁延两年。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皆其故吏，叠疏为乞恩，不许。言官数劾奏，同治元年，始就逮下狱，谳拟斩监候。大学士祁寯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尚书李棠阶力争，谳乃定。桂清援司道禀牍为词，下曾国藩察奏。国藩疏言："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是冬，遂弃市。

桂清由侍从出任疆事，才识明敏。在两江值英吉利构衅，迭陈应付之策。偕大学士桂良等议税则，多中肯綮，亦不能尽用其言。晚节败裂，误国殄民，虽廷议多有袒之者，卒难挽公论云。

论曰：陆建瀛、何桂清皆以才敏负一时之望，膺江表重寄。建瀛当军事初起，不能预有规画，临事仓皇。桂清无料敌之明，又失效死之节。二人者身名俱陨，罪实难辞。青麟受事于危急之秋，艰难支拄，终以越境被诛，论者犹有恕词焉。

清史稿卷三九八　列传第一八五

宗室祥厚，隶镶红旗，袭骑都尉世职，授銮仪卫整仪尉。累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历山海关、熊岳、金州副都统。道光二十八年，擢江宁将军。

咸丰三年正月，粤匪既陷武昌，两江总督陆建瀛赴上游督师，祥厚偕江苏巡抚杨文定留守江宁。贼已蔽江而下，寿春镇总兵恩长战殁，建瀛遽退，文定亦不候旨径赴镇江。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提督福珠洪阿、布政使祁宿藻疏言："督臣藉口江宁吃紧，赶回布置，沿途险要，并不屯扎，止驶师船，一概撤回，专守水路之东西梁山。芜湖为江苏门户，亦不设防。十八日只身抵省，遂致阖城惊扰。臣等函劝速统舟师迎击，乃督臣晏坐衙斋，三日不复。抚臣执意移驻镇江，挽留不顾，民情加倍惊惶。自今固结民心，尚恐缓急难恃。若任其纷纷迁徙，土匪因而窃发，奸细尤易勾结。是未御外侮，将成内变。现在督抚臣首鼠两端，进退无据，以致省城震动。虽有旗兵志切同仇，无如兵力太单。贼船顺流下窜，朝发夕至，守御万分紧迫，督同道府等官及八旗协领，激励官兵，安慰居民，竭尽血诚，认真办理。请饬琦善、陈金绶迅速绕出贼前，协力堵剿，以固省城根本，维持南北大局。"疏入，诏逮建瀛治罪，命祥厚兼署总督，与霍隆武、福珠洪阿、祁宿藻悉心防御，以在籍前广西巡

抚邹鸣鹤熟悉贼情，命同筹办。

江宁城周九十六里，合旗、汉兵仅五千，城外江宁镇、龙江关、上河分驻乡勇不及三千，临时召募，皆不足恃。贼过芜湖，福山镇总兵陈胜元率舟师战殁，遂无御者，长驱直抵城下，四面环攻。守逾旬，贼于仪凤门穴地轰城，倾十余丈，复由水西门、旱西门、南门缘梯而登，城遂陷。祥厚偕霍隆武敛兵守驻防城，妇女皆助战，逾日亦陷。祥厚手刃数贼，身被数十创，死之。事闻，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勇。入祀京师昭忠祠，于江宁建专祠，死事者附祀焉。

霍隆武，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州驻防。由武举前锋校历官福建水师旗营协领。咸丰元年，擢江宁副都统。贼围城，偕祥厚登陴固守，历十余昼夜，外城陷，同守内城，策马督战，受伤堕，力竭阵亡，赠都统，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当时驻防旗兵战最力。锡龄额者，事母孝，将军本智异之，擢为参领。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事急，戒其妻："国家豢养，无所报；脱不利，当阖门死。"自守城，即不返家，举室皆殉。炳元，官佐领，勇力冠军。仪凤门之陷，率死士奋斗，贼为之却，忽有狙击者，殒于阵。贼破内城，屠戮尤惨，男妇几无孑遗。

福珠洪阿，苏完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副都统佛安子。由銮仪卫整仪尉累擢总兵，历镇＜⿰竹旱＞、伊犁、西宁、天津诸镇。道光末，授江南提督，调陕西。粤匪起，江南筹防，仍调回旧任，驻守省城，所部兵仅数百人。地雷发，迎击于城缺，斩悍贼，而诸门先后破。贼四面至，往来巷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壮敏。

恩长，赫舍里氏，满洲镶红旗人。由亲军、十五善射，累迁安徽宁国营副将。道光中，治江防，被奖。累擢寿春镇总兵。初率兵守安庆，陆建瀛赴九江上游，调充翼长，为军锋。与贼战江中，毁贼船三十余艘，众寡不敌，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壮。

陈胜元，福建同安人。由行伍历官福建参将。捕洋盗有功，累擢江南福山镇总兵。率水师防江，贼至太平四合山，迎击，追至芜湖，中炮落水，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刚勇。

祁宿藻，字幼章，山西寿阳人，大学士寯藻弟也。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召对受宣宗知，特简授湖北黄州知府，调武昌。连年大水，城几没，堵御获全。治急赈，煮粥施钱及衣棺药饵，全活灾民甚众，政声最。超擢广东盐运使，迁按察使，又迁湖南布政使。会韶州数县土匪起，诏留宿藻督兵往剿，七战皆捷，匪首就擒。事平，赐花翎。调江宁布政使。咸丰元年，河决丰北，山东、江北皆被水。大学士杜受田奉命临赈，疏请以宿藻督办江北赈务，章程出其手定，奏颁两省行之。及粤匪将东下，宿藻驰返江宁，括库储治军械，尽移兵糈及南门外商市囤米入城，号召义勇之士备战守。见督抚仓皇失措，各存意见，劝谏不听，乃偕祥厚等密疏上闻。建瀛既被罪失众心，宿藻独任事，贼至，力疾登陴指挥，历三昼夜，城大兵单，援师不至，知事不可为，在城上呕血数升，卒。文宗悼惜，加等优恤，赠右都御史，荫一子以知州用。同治初，江南平，兄寯藻遣寻其遗椁，得之城北僻地。曾国藩以闻，请附祀祥厚专祠，追谥文节。当城陷时，署布政使盐巡道涂文钧、江安粮道陈克让、江宁知府魏亨逵、同知承恩、通判程文荣、上元知县刘同缨、江宁知县张行澍同死之。

克让，奉天承德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擢四川绥远知府，调成都。咸丰元年，擢江安粮道，居官清正。贼将至，或劝以督运出。克让曰："江宁东南都会，失则大局危。去将焉往？"又请徙其孥，其妻泣曰："去为民望，不如死！"宿藻死而不瞑，克让抚之曰："库尚有储金，当募死士以成君志。"克让守清凉山，督兵战，殒于阵。弟克诚，子松恩，同遇害。妻李，自经死。赐恤，予骑都尉世职，本籍请建专祠，追谥忠节。

同缨，江西石城人。拔贡。历官盐城、泰兴、江浦、上元、六合、江宁诸县，皆有声。江宁治防，储粮练团，胥赖其力。贼初至，假向荣书请入城，同缨察其诈，却之。炮裂城，率死士御击复完。及城陷，赋绝命词，投水死，恤典加等，赠道衔，谥武烈。

瑞昌，字云阁，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六世祖敖德，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瑞昌由拜唐阿授銮仪卫、整仪尉，累迁冠军使。道光二十九年，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历金州、吉林副都统。

咸丰三年，擢杭州将军，未之任，率盛京兵赴淮、徐，专办山东防剿。寻从僧格林沁、胜保剿贼畿辅。四年，连战静海、河间、东光。五年，会攻连镇，扼河西，毁贼巢木城。贼首林凤祥就擒，被诏嘉奖，命赴本任。

十年二月，粤匪由广德入浙境，省城兵单，分防湖州、孝丰、余杭。贼分股突犯杭州，瑞昌令副都统来存出武林门御之，自守钱塘门，偕巡抚罗遵殿布置甫定，贼已麇至，纵火扑城。越十日，地雷发，城陷。瑞昌率旗兵迎击于涌金门，杀伤相当。退守驻防子城，贼屡攻，力拒却之。相持六日，会张玉良率援兵至，夹击，贼弃城走，遂复杭州，特诏嘉奖，赐黄马褂，予二等车都尉世职。既而江南大营溃，常、苏两郡陷。张玉良以罪黜，命瑞昌总统江南诸军，江长贵副之，规复苏州，而贼已陷长兴、武康，复谕先顾杭城，再图进取。嘉兴寻为贼踞，命瑞昌督张玉良往攻，亦未果。十月，贼陷富阳、余杭，复扑杭州，瑞昌亲督副都统杰纯、副将吴再升击走之。

十一年，贼势益张，由嘉兴进陷石门，湖州亦被围，浙东诸郡相继失守。自绍兴为贼踞，杭州愈危，遂被围，瑞昌偕巡抚王有龄婴城固守逾两月。张玉良战城下，伤殒，军心益涣。外援不至，粮道皆绝。瑞昌忧愤成疾，旗兵精壮多伤亡，乃集将校，誓死报国，家给火药。及城陷，瑞昌先举火自焚，阖营次第火起，同死者，杭州副都统关福及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以下男妇四千余人。事闻，诏优恤，赠太子太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谥忠壮。入祀京师昭忠祠，杭州建专祠，死事者附祀焉。

同治三年，杭州复，左宗棠奏瑞昌妾吴，于城破时挈两幼子绪成、绪恩出走失散。事定，寻得绪恩，护送回京。诏念瑞昌忠烈，命本旗传交其长子内阁中书绪光收养，饬宗棠购访绪成下落，迄未得。后以两世职并为三等子爵。

杰纯，布库鲁氏，蒙古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由骁骑校累迁协领。忠勇得士心，为瑞昌所倚。杭州初破，瑞昌欲自刭，杰纯与副都统来存言贼以偏师疾至，未有后继，犹可力保驻防城以待外援，瑞昌从之，乃登陴守御。杰纯当武林门，日与贼战，长子前锋校纳苏铿阵亡，不之顾，殓其尸，不哭，曰：“汝先得所归矣！”及援兵至，怒马突出，贼披靡，追击出城十里外。以复城功，赐花翎。擢宁夏副都统，留浙协同团练大臣统率练勇，出省复富阳。是年冬，贼复犯杭州，迎剿于观音桥，手刃数贼，率西湖水勇截击，斩馘甚众，又连破扑城之贼，追至留下，进克余杭，赐号额腾伊巴图鲁。调授乍浦副都统，仍留防省城。十一年，城再陷，杰纯战一昼夜，所部伤亡略尽，遣次子出避，以存宗祀，阖门自焚，独策马入贼阵，死之。诏嘉其一门忠烈，依都统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杭州、乍浦并建专祠，子妇孙仆皆附祀。后复加恩入祀京师昭忠祠，谥果毅。擢次子固鲁铿知府，改归京旗。

锡龄阿，扎哈苏氏，蒙古正白旗人，荆州驻防。以佐领率兵从战沔阳、监利、潜江、应城、汉阳、宜昌。积功累擢福州副都统，调乍浦副都统。十一年，贼来犯，督兵出战，城中内应起，折回巷战，全军皆没，与两子荣辉、荣耀同殒于阵。赠都统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入祀京师昭忠祠。嗣以荆州绅民感念保境功，请建专祠。子荣辉、荣耀并予云骑尉世职。

论曰：清制，行省要区置旗兵驻防，其尤重都会，兵额多者，以将军领之。盖监制疆臣，备不虞也。承平恬嬉，非复国初劲旅，小有变动，可资镇慑。巨寇燎原，力不足以御之。江南之失，误于陆建瀛不预设防。祥厚仓猝专任，以孤城当方张之寇，宁有幸焉。杭州初陷，贼仅偏师，故瑞昌能守内城以待援。及苏、常既失，辅车无依，终不能保，大势然也。然二人者，皆能以忠义激励，城亡与亡，妇婴皆知效死，烈已！祁宿藻孤忠尽瘁，杰纯智勇能军，并一时杰出之才。炎冈同烬，世尤惜之。

清史稿卷三九九　列传第一八六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持正敢言，数论时政得失，多所采用。文宗即位，应诏上封事，请懋圣学，正人心，育人才，恤民隐，尤被嘉纳。迁鸿胪寺卿。

咸丰元年，超擢工部侍郎。二年，以时事可危，疏请下诏求言，略曰：“粤西会匪滋事，二年以来，命将出师，尚无成效，甚至围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丰工未能合龙，重运阻滞，灾民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费五百万、军需费一千余万，部臣束手无措，必致掊克朘削，邦本愈摇。今日事势，譬之于病，元气血脉，枯竭已甚，外邪又炽，若再讳疾忌医，愈难为救。惟有开通喉舌，广觅良方，庶可补救万一。请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讳，一改泄沓之故习，各抒所见，以期集思广益。”疏入，谕部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责者，各据见闻，直言无隐。

三年正月，命贤基驰赴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及周天爵办理防剿事宜，贤基疏言：“江宁以东西梁山为要隘，必先扼守。庐州为江淮门户，宜令重臣驻扎。巢湖出江当梁山上游，地方匪徒宜招抚，免为贼用，且可与梁山为犄角。”上嘉纳，不及施行，而安庆江宁、先后陷。奏调给事中袁甲三、知府赵畇帮办团练防剿，又调编修李鸿章等襄军事。偕周天爵疏言：“事当分任。团练专令歼除土匪。牧令守本境，统帅剿贼，不得远驻百里之外，以免推诿。”上韪之。

安徽境内无大枝劲旅，团练亦散漫无可恃。七月，湖北败贼窜陷英山，扰太湖，分犯洪家埠，贤基檄游击赓音太、伍登庸击走之。八月，贼复自江西窜踞安庆，贤基赴舒城、桐城劝募团练，为官军声援。赓音太、伍登庸战殁于集贤关。贼犯桐城，绅士马三俊率练勇迎战失利，遂失守。已革按察使张熙宇退驻大关，贤基抗疏劾之。时方驻舒城，或告以无守土责，未辖一兵，贼锋甚锐，可退守以图再举。贤基曰：“奉命治乡兵杀贼，当以死报国。敢避寇幸免乎？”十月贼至，登陴守御，城陷，死之。

文宗初闻舒城失守，即曰：“贤基素怀忠义，必能大节无亏。”及奏上，深悼惜之，赠尚书衔，加恩于舒城建专祠，擢其子编修锦文以侍读用，赐银三千两，命锦文即日回籍治丧。予骑都尉世职，祀京师及本籍府城昭忠祠。后安徽请祀乡贤，特谕：“贤基品行端正，居官忠直，名副其实。”即报可。

邹鸣鹤，字钟泉，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进士，云南即用知县。亲老告近，改发河南，署新郑，补罗山，有惠政。母丧，去官。巡抚程祖洛疏陈鸣鹤政绩，罗山绅民吁请保留河南，特旨允俟服阕以南、汝、陈、光四府州所属酌补选缺，异数也。寻补光山，调祥符，擢兰仪厅河工同知，护开归陈许道。以治河劳，晋秩知府。历卫辉、陈州、开封。

道光二十一年，河决祥符，水围省城，鸣鹤露宿城上，尽力堵御。有议迁省城于洛阳者，鸣鹤上议有六不可。钦差大臣王鼎等据以疏陈，乃决议坚守。凡历七十余日，水退城安。论功，晋秩道员。二十三年，河决中牟，褫职留工，工竣，复原官，仍在工效力。丁生母忧，服阕，署彰卫怀道，寻授江西督粮道。文宗即位，诏举贤才，户部侍郎侯桐、两江总督陆建瀛交章以鸣鹤荐，擢顺天府尹。

咸丰元年，擢广西巡抚。匪乱方炽，大学士赛尚阿督军事，鸣鹤课吏治，治团练，抚恤被兵灾民。二年，贼由永安突犯桂林，城中兵仅千人，仓猝防御，提督向荣驰援，民心始定。总兵秦定三等续至，鸣鹤以诸军无所统属，自请督战。分遣诸将击贼，相持月余，贼百计攻城，屡却。贼遂分窜，赛尚阿促向荣追击，鸣鹤坚留防贼回窜，互疏争。贼寻陷兴安、全州，入湖南，诏褫鸣鹤职，以守城功免治罪。洎回籍，贼已陷武昌。

三年正月，陆建瀛赴九江督师，疏请起鸣鹤筹办沿江防务。已病，或沮其行。曰：“此吾补过报国之日也！”建瀛旋退江宁，获罪，命鸣鹤与将军祥厚等筹商守御。建瀛见其病甚，欲为奏请还家养疴，鸣鹤不可。及江宁陷，书绝命词曰：“臣力难图报称，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尽节，庶几全始全终。”遣人持付其子，自率队出，至三山街，贼见识之，曰：“此守桂林之邹巡抚也！”呼其名诟之。鸣鹤亦骂不绝口，被支解而死。事闻，赠道衔，赐恤。

同治初，江南既平，曾国藩疏陈鸣鹤生平政绩及殉节状，请加恩优恤。御史朱震言鸣鹤匿民居遇害，非临阵捐躯者比，请罢之。编修朱福基等复以鸣鹤被难闻见各殊，呈请下两江总督马新贻确查。新贻复奏绅耆咸称鸣鹤协同防守，誓以身殉，骂贼被戕，无避匿民居之事。诏依巡抚例议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壮节。后祀河南名宦祠。

载熙，字醇士，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二等，擢赞善，迁中允。十八年，入直南书房。督广东学政，任满，请终养。二十五年，服阕，未补官，复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仍直南书房。

先是，广东因士民阻英人入城，相持者数年。至二十九年，英人慑于民怒，暂罢议。宣宗嘉悦，以为奇功，锡封总督徐广缙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会熙召对，论及之。熙言广东民风素所谙悉，督抚所奏，恐涉铺张，非可终恃，上不怿。寻命书扇，有帖体字，传旨申饬。越日，命南书房书匾额，内监传谕指派同直张锡庚，戒勿交写误字之载熙。未几，罢其入直。熙知眷衰，称病请开缺，上益怒，降三品京堂休致。

咸丰初，诏举人才，尚书孙瑞珍以熙荐，召来京候简用，因病未至。粤匪踞江宁，浙江戒严。熙偕官绅劝谕，捐输举行团练。八年，粤匪由江西扰浙东，熙助巡抚晏端书筹调兵食，乞援邻境。援师至，贼未得逞，渐退。以治团练劳，加二品顶戴。杭州初有民兵八百人，又选锋数百，事缓，以资绌，减少半。

十年，粤匪由安徽广德入浙，连陷数县，犯湖州、武康。熙以所部练勇付按察使段光清，会旗兵防独松、千秋等关。贼至，敛兵入城守。熙谓用兵无独守孤城之理，宜分营城外相犄角，又议乘贼初至迎击，皆未行。熙与弟焘助守西北隅，炮毙黄衣贼一人，贼遽退匿山后。众谓贼且遁，熙料其诈，侦之，果转赴西南。昼夜环攻，久雨，兵疲。贼于宋镇湖门故址穴地轰城，遂陷，熙赴水死之。弟煦、媳金及甥王朝荣，同殉。事闻，赠尚书衔，建专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节。弟煦，精算学，自有传。

熙雅尚绝俗，尤善画。当视学广东，陛辞，宣宗谕曰："古人之作画，须行万里路。此行遍历山川，画当益进。"其见重如此。后以直言黜。及殉节，遂益为世重。同时汤贻汾画负盛名，与熙相匹。亦殉江宁之难，同以忠义显，世称载、汤云。

贻汾，字雨生，江苏武进人。祖大奎，官福建凤山知县，守城殉节，父荀业同死，见忠义传。贻汾少有隽才。家贫，以难荫袭世职，授守备，累擢浙江乐清协副将。历官治军捕盗有声。尚气节，工诗画，政绩文章为时重。晚辞官侨居江宁。及粤匪炽，贻汾见时事日亟，语人曰："吾年七十有七，家世忠孝。脱有不幸，惟当致命遂志，以见先人。"江宁筹防，大吏每有咨询，尽言赞画。城陷从容赋绝命词，赴水死。事闻，文宗以其三世死事，特诏优恤，加一云骑尉，谥贞愍。

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庶子，直南书房。大考一等，擢少詹事，超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二十五年，授工部侍郎，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调吏部。二十九年，督江西学政。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明黜陟，宽出纳，禁靡费，重海防，上嘉纳。命按巡抚陈阡被劾各款，得实，罢之。阡亦讦芾收受陋规，诏免议。咸丰二年，调刑部侍郎。任满留署江西巡抚，寻实授。

时粤匪方围长沙，诏芾偕在籍尚书陈孚恩筹防。未几，岳州陷，芾驻守九江。三年正月，总督陆建瀛至九江，芾移守瑞昌，贼来犯，击走之，而九江遂陷，革职留任，退守南昌。贼既踞江宁，分股溯江而上。芾奏调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来援，甫至而贼船直抵城下，芾率官绅婴城固守，贼穴道轰城，坏而复完。总兵马济美战殁城外，赖江忠源迭战却贼，被围凡三阅月，贼乃东走，由九江超安徽。芾以守城劳，复原官。奏奖将吏猥多，部议核减，芾疏争，严旨切责。会因截留滇、黔铜铅银，又陈孚恩被劾，芾为申辨，上怒，褫芾职。

芾既罢，道梗不得归，侨居绍兴。贼窥徽、宁急，巡抚驻庐州不能兼顾。侍郎王茂荫荐芾，乃命交和春、福济差遣。芾至，练团劝捐以千人守徽州，提督邓绍良、总兵江长贵分扼要隘。五年，复休宁、石埭，予六品顶戴。六年，贼扰婺源、祁门，连破之于七里桥、屯溪口，徽境得安，加五品顶戴。是年冬，贼复出江西窜踞休宁，击走之。母丧，夺情留军，命俟服阕后以三品京堂候补。

七年，邓绍良战殁湾沚，祁门、婺源皆告急。遣参将王庆麟破贼于清华街，又击走祁门贼。九年，复婺源，贼西窜，授芾通政使，寻迁左副都御史。太平、石埭连战旨捷，诏皖南四府一州军务归芾督办。十年，贼复陷泾县、旌德，由绩溪进犯徽郡。芾督江长贵及知府苏式敬、道员萧翰庆，

连克太平、旌德、石埭、泾县，而贼由江苏、浙江回窜，复连陷建平、广德、泾县。芾先以失机自劾，暂行革职留军，至是复自请治罪，遂命以皖南军事畀两江总督曾国藩，召芾还京，请回籍补持服，允之。

十一年，粤匪、捻匪合扰阌中，起芾助治团练御贼。事甫平，而回匪乱作，连破数州县，逼省城，诏芾督办陕西团练，会同巡抚瑛棨防剿。瑛棨巽懦，计无所出，谓芾大臣有乡望，谕之宜可解。芾慨然率数骑往，历高陵、临潼至渭南仓头镇，晓以利害，回众颇感动。其酋任老五惧摇众心，嗾党拥出折辱之，芾据地大骂不绝口，遂被支解。时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子师劬，往觅遗骸，仅得骨数节。事闻，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文毅。命于省城、仓头镇并建专祠，随行遇害之临潼知县缪枏本、山西知县蒋若讷及家属，在泾阳被害者五十二人，从死仆人金榜等六人，并附祀。赐师劬举人。江西徽州并建专祠后祀江西名宦。

黄琮，云南昆明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擢兵部侍郎，以亲老乞养回籍。咸丰七年，云南回乱方炽，命琮偕在籍御史窦垿治团练。时饷绌兵单，疆臣主且剿且抚，而汉、回仇隙素深，团练骄悍不听约束，往往抚局将成，练勇擅杀降回，益纷扰。总督吴振棫劾琮及窦垿办理失当，皆褫职。事稍定，振棫疏陈纵容练勇诸事，皆出窦垿主持。琮当省城被围时，登陴固守有劳，又劝捐出力，诏复原官。同治二年，逆回马荣诈降，入城戕总督潘铎，肆杀掠，琮遇害，赠右都御史。光绪中，巡抚潘鼎新为请，予谥文洁。

陶廷杰，贵州都匀人。嘉庆十九年进士，由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道光中，出为江苏苏松粮储道。历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署巡抚。二十五年，休致。咸丰三年，贵州土匪起，命廷杰在籍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六年，古州、黄平、都匀先后陷，廷杰率团练御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

冯培元，字因伯，浙江仁和人。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咸丰元年，改直上书房，授惇郡王奕誴读。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寻督湖北学政。数月中，连擢侍讲学士、光禄寺卿。

时粤匪已犯长沙，人情汹惧。培元幼孤家贫，母何贤明苦节，抚之成立。及至湖北，将迎养。闻岳州陷，驰书止母行。母报曰："如果有变，见危授命，大节不可夺，其遵吾教！"培元奉书，涕泣自矢。贼至攻城，培元偕在城文武登陴同守。城陷，投井死。三年正月，贼去，向荣率兵入城，有以告者，始出而殓之，尸如生。事闻，文宗以武昌之陷，阖城文武殉难，恤典特优，赠侍郎，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文介。后两子学瀚、学澧皆赐举人。

孙铭恩，字兰检，江苏通州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詹事。咸丰二年，典试广东，还京，道出九江。粤匪已由岳州东下，陷汉阳。铭恩疏上江防十二事，下江南督抚施行。

三年，连擢内阁学士、兵部侍郎，督安徽学政。时安庆已为贼踞，故事，学政驻太平府。铭恩激励绅民，举行团练捐廉为倡。溃兵时至，侮官劫市，铭恩谕以大义，稍定。四年，以父病请开缺省视，会有旨命偕在籍前南河总督潘锡恩防守徽、宁，铭恩未之知也。疏入，文宗疑其规避，严旨切责，允其回籍，俟假满以三四品京堂降补。未逾月，贼犯太平，从者请避之。铭恩曰："城亡与亡，以明吾心！"城陷，贼至，衣冠坐堂上，抗骂，被执，囚于江宁，仆范源从。铭恩不食，贼胁源劝降，源叱之，断其舌，同遇害。诏嘉其抗节不屈，遇害甚惨，赠内阁学士，入祀京师及安徽、江苏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文节。范源同议恤。

沈炳垣，字紫卿，浙江海盐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中允。咸丰四年，督广西学政。广西自洪秀全北犯后，群匪迭起。炳垣至，与巡抚劳崇光议战守策，崇光深器之。

七年春，按试南宁毕，警报日至，居民汹汹惊避。炳垣倡言城险可保，条列守御法，捐俸济饷，守三昼夜。贼知有备，引去。浔州陷，江路梗塞，间道至梧州。艇匪陈开等众数万突来犯，炳垣率知府陈瑞枝等婴城固守，凡三阅月，粮尽援绝。官吏以炳垣无守土责，遣兵卫之出，炳垣不可。八月，城陷，仰药未死，贼拥去，厚遇之。炳垣骂贼，求死不得。久之，乘间为书致巡抚刘长佑，请出兵袭城，密约城内民夹击。事泄，贼恨甚，磔而焚之。有老卒睹炳垣惨死状，走省城首于官。赠

内阁学士，谥文节，建专祠桂林。

张锡庚，字星白，江苏丹徒人，大学士玉书裔孙。道光十六年二甲一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擢顺天府丞，丁父忧，服阕，补原官。疏论绿营冒滥顶名及缉捕诸弊，诏下其疏于各直省，实力整顿。又疏言殿试贡士不限字数，听其发抒，删去颂辞，下部议行。历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

咸丰八年，督浙江学政，擢刑部侍郎，仍留学政任。十年，杭州陷而旋复，锡庚助城守，其子恩然率家属自焚，锡庚以闻，予旌恤。团练大臣王履谦劾巡抚王有龄筹饷按缺派捐，命锡庚访按，锡庚以有龄一月内更易州县二十余员，非政体，请予处分，从之。十一年，任满，代者未至，杭州复被围，锡庚同守城。城陷，或劝之去，锡庚曰：“吾大臣也，不可辱国！”遂自缢，贼称其忠，为具棺敛。赠尚书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祀浙江昭忠祠，谥文贞。

论曰：吕贤基以忠耿受主知，其治兵安徽也，志欲大有所为，当残破之余，骤无藉手，仓猝殒身，文宗惜之。邹鸣鹤久著循声，载熙亦负清望，张芾守江西、防皖南，虽无伟绩，备历艰难。三人以在籍搢绅治团筹防，虽久暂不同，皆事权不属，或以城亡与亡，或以犯难遇害。黄琮初因措置失宜获咎，继亦原之，而终不免于难。冯培元、孙铭恩、沈炳垣、张锡庚，文学之臣，职非守土，死皆惨烈，朝廷报忠之典悉从优渥，固不以成败论已。

清史稿卷四○○　列传第一八七

何桂珍　徐丰玉张汝瀛　金云门

唐树义　岳兴阿　易容之温绍原

金光箸　李孟群　赵景贤

何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年甫冠，乞假归娶。散馆授编修，督贵州学政。入直上书房，授孚郡王读。文宗在潜邸，即受知。桂珍乡试出倭仁门，与唐鉴、曾国藩为师友，学以宋儒为宗。及文宗即位，以所撰《大学衍义刍言》奏进，优诏嘉纳。数上疏论时政得失，言琦善、牛鉴偾军之将，不宜任兵事。

咸丰三年，出为福建兴泉永道。巡防大臣贾桢等奏请开缺，留京随办城守事宜。四年，畿辅解严，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安庆久陷，巡抚福济驻庐州之店埠。桂珍所治在江南，阻于贼，遂留江北。檄募勇从征，饷无所出，久之，得二百人，至霍山，号召乡团，增为三千人，激以忠义，破捻匪李兆受于霍城，追击至麻埠，进逼流波疃。檄商城、固始乡团截其北，金寨练勇拒其东，自率所部遏其西，兆受大惧，与其党马超江等同降，解散胁从万计，民欢呼载道，馈糗粮不绝。福济令桂珍援庐江，檄至，城已陷，驰救不及，劾罢职。四年，曾国藩破贼田家镇，进围九江，桂珍通牒言战状，国藩以闻。袁甲三军临淮，欲资桂珍兵西与楚师会，至蕲水而九江军失利，武昌再陷。国藩入江西，文报不相闻。桂珍乃提孤军转战潜、霍间。五年春，克蕲水、英山，歼贼首田金爵。和春上其功，予六品顶戴，留驻英山。自桂珍受事，至是八阅月，仅支饷银三百两。民团相从者踵至，益以李兆受降众，饿不得食，五月，师遂溃。

兆受之降也，桂珍请福济羁以官，不听，不能无觖望。未几，马超江被杀，兆受乞拘仇，弗获，则大恚，议为超江复仇，设位受吊，捻党大集。于是安徽、河南皆以兆受复叛入告，兆受诣桂珍自陈，抚慰之，稍定。会福济密书嘱先发绝其患，书由驿递，为兆受所得，谓桂珍卖己。十月，阳置酒，伏兵英山小南门外，桂珍遂遇害，左右四十余人皆从死。事闻，依道员阵亡例赐恤，赠光禄寺卿，予云骑尉世职。同治初，江南平，曾国藩疏言桂珍率乡团剿贼，饥饿艰难，历人间未有之苦，机事不密，为叛人所戕，天下冤之。诏晋世职为骑都尉，予谥文贞，建祠英山县。

徐丰玉，字石民，安徽桐城人。父镛，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丰玉少应科举不遇，捐纳铨授贵州平远知州。署威宁，捕斩大盗，总督林则徐嘉异之，调黄平。苗寨盗魁日保禾聚众剽掠。丰玉清保甲，理屯军，请兵会剿。巡抚乔用迁虑激变，不许。既而苗益恣，从知府胡林翼往剿，保禾遁。时广西匪起，蔓及贵州境。丰玉练民兵，入山搜捕。多得盗魁，诛之。云南巡抚张亮基过

黄平，悉其状，密疏荐。迁郎岱同知，署思州府。

咸丰二年，擢湖北黄州知府。甫莅任，而张亮基调湖南，奏调丰玉往襄军事，助守长沙。寻从总督徐广缙赴岳州，武昌已陷，丰玉请广缙速移镇黄州，截贼下窜。广缙不能用，得罪去，张亮基代之。

三年，擢湖北督粮道，署汉黄德道。广济民变，戕县令。黄州知府邵纶及新令鲍开运往抚，均遇害。丰玉偕按察使江忠源往剿，捕斩数百人，乃定。会粤匪由江宁分窜上游，忠源率师援江西，亮基令丰玉统湖北防军驻田家镇。镇当江北岸，后有大山曰黄金塔，小山曰磨盘，下有河直入江中，与南岸半壁山接。山堑水湍，舟行必循湍绕河乃得过，最据形势。丰玉列营诸山，于河上联筏作城，列炮以守。半壁山背倚湖，湖通兴国，入湖处曰富池口。丰玉欲分营半壁山上而兵单，仅遣兵弁瞭望而已。九月，贼由南昌退九江，遂上犯田家镇。丰玉偕总兵杨昌泗凭墙炮击沈贼船，又毙陆路扑营贼，乘胜追压乃退。次日，贼船拥至，分三路迎击，毙贼甚众，毁其大船。贼由富池口分船数百犯兴国，会江忠源由江西回援，贼复由兴国会于富池口。荆门知州李榔轻军袭之，丰玉遣兵夹击，败挫，榔阵歿。忠源闻田家镇危急，调九江兵驰援，未达，忠源独挈亲兵数十人至。见贼众兵单，惊曰："不可守矣！"次晨，大风作，贼连樯骤至，环扑我营。丰玉偕汉黄德道张汝瀛督战，筏城被焚，营垒皆不守。丰玉手佩刀杀贼，遂自刭，汝瀛同殉焉。忠源亲随仅存数人，收集余众，退驻广济。事闻，予骑都尉世职。光绪中，大学士李鸿章疏陈丰玉政绩、死事状，予谥勇烈，建专祠。

张汝瀛，山东乐陵人。道光元年举人。官广西知县，历贵县、苍梧，以剿匪功荐升知府，亦为张亮基所荐拔。咸丰三年，擢汉黄德道。甫抵任，偕丰玉同守田家镇，歿于阵，予骑都尉世职，追谥勇节。

金云门，安徽休宁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官浙江云和知县，改湖北，历天门、崇阳、随州。以擒崇阳匪首钟人杰功，晋知州。荐擢安陆知府，署粮储道，护按察使，调署黄州。自田家镇失利，贼遂进陷黄州，云门死之，赠太仆寺卿，予骑都尉世职。后京山士民以政绩卓越请建祠，谥果毅。

唐树义，贵州遵义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官湖北咸丰、监利、江夏知县，荐擢湖北布政使。以病归，在籍办团练。张亮基奏调湖北，署按察使。及田家镇军事亟，率兵防江北陆路，驻广济。既而黄州、汉阳相续陷，树义剿贼德安，进军滠口。四年，战失利，褫职留任，率舟师御贼金口，船破，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恪。

岳兴阿，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考授内阁中书，出为河南南阳知府，荐擢湖北布政使。四年，武昌陷，死之。予骑都尉世职，谥刚节。

易容之，广东鹤山人。捐纳铨授湖北德安知府。四年，德安陷，骂贼死之，予骑都尉世职。李榔自有传。

温绍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少负奇略。入赀为两淮盐运司经历，改知县。咸丰二年，署六合，减赋役，蠲苛法，民戴之。粤匪陷武昌东下，绍原以六合为南北要冲，劝民积谷储群堡，修城垣，治守具。团练四乡，合为一气，别募壮勇训练。

三年春，江宁陷，贼游骑至境，辄歼之。既而大至，御于龙池，以兵单失利，练总徐琳、达成荣战死，绍原退保南关。会日暮，贼营火，乘乱攻之，斩伪丞相一、伪统制四，余众歼焉。绍原益增守要隘，浚品字坑伏地雷。守备秦淮阳，千总夏定邦、王家干，皆能战，贼屡至，随机御之，每擒斩过当，贼惧之，不敢逼。钦差大臣向荣、总督怡良先后上其功，以知府升用，赐花翎，特诏嘉奖。并以绅民深明大义，蠲免六合一年丁漕，增广学额，以示旌异。

四年，贼屯九洑洲，结簰置炮，翼以战舰，顺流下，至八卦洲，绍原夜以小舟袭之，纵火焚簰几尽，偕总兵武庆、江浦知县曾勉礼，分路进攻九洑洲。天大雾，架浮桥袭贼营，大破之，平其垒，被议叙。

五年，署江宁知府，在县设治，督办府属团练事宜。贼屡纠悍党自浦口来扑，皆不得逞。六年，大军攻镇江、瓜洲急，贼数路来援。其自芜湖来者，绍原要之于江，七战皆捷，进划南岸七里洲贼垒，毁其舟。贼乃出陆路，窜踞高资港、下蜀街，巡抚吉尔杭阿檄绍原赴援。绍原令其弟温纶率千

人往战，数有功。江北托明阿军溃，扬州陷。绍原由仪征往援，而贼陷江浦，犯浦口，踞六合葛塘集，偕张国梁驰击于龙池，大破之。又破之于盘城集，连复江浦、浦口。捷闻，擢道员。未几，贼再陷江浦，进犯六合，绍原合水陆击走之。

时军事分隶江南、江北两大营。六合地居江北，绍原以孤城为保障，且数出境渡江助大军攻剿立功，向荣深推重，令充南军翼长。德兴阿督北军，意嗛之。七年，天长、来安土匪起，遣兵破之。列上所部战绩，德兴阿谓越境邀功，置勿录，绍原力争，遂以干预保举疏劾褫职，仍留六合带勇防堵。寻有旨命兼管江宁、江浦团练。总督何桂清疏言："绍原以二县倡募水陆各勇，激励绅团，屡歼贼众，出奇制胜。且余力上搤江浦，下救仪征，北援来安，江北大营得免西顾之忧。自来安至庐州，尚有一线运道可通者，亦惟绍原是赖。才足匡时如绍原者，实不多见。请复原官，以维系众心。"诏允开复知府。

八年，从大军克来安，加盐运使衔。悍酋李秀成、陈玉成大举援江宁，先陷江浦。德兴阿退六合，三战皆败，又退扬州。贼久憾绍原，合力围攻。文宗恐其有失，诏促德兴阿、胜保速援，皆不至。绍原坚守几及一月，力竭城陷，死之。张国梁既克扬州，即日驰赴，于城陷次日始至，闻者莫不嗟悼。诏嘉绍原"六载守城，久为江北重镇。援师未集，力竭捐躯，深为悯惜"，赠布政使衔，予骑都尉世职，于六合建专祠，谥壮勇。

夏定邦，六合人。王家干，睢宁人。从绍原守御，及八卦洲、九洑洲、江浦诸战，皆有殊绩，并擢官都司。城陷，同死难。

金光箸，字濂石，直隶天津人。捐纳通判，分甘肃，署巴燕戎格厅，改安徽知县。青阳民因岁荒抗征，几酿变，光箸奉檄单骑谕解之。补建平，调定远。定远多盗，巡缉无间，捕土匪陈小唤子置之法。又调寿州。

咸丰三年春，粤匪连陷安庆、江宁，皖北盗蜂起，光箸集民团备战守，陆遐龄者，定远巨猾，系安庆狱。城陷，贼令归结党为北路应，扰定远、寿州、合肥，势甚张。巡抚周天爵兵少不能制，令光箸图之。先布间谍，散其党羽，然后进攻庄木桥。光箸设奇计，亲率勇士擒遐龄父子及其党四十余人，戮之。天爵特疏荐，晋秩知府，赐花翎。四月，贼由江宁、扬州分股北窜临淮，扰及凤阳、怀远。光箸于两河口立水营，八公山杂张旗帜为疑兵，列炮要隘。获贼谍逃兵，并斩之以徇，寿州获安。五月，贼复由六合扑正阳关，光箸调练勇千，屯三十里铺及两河口迎击，歼贼二百余人，乃引去。招降附近土匪谈家宝、张茂等党众数千，皆效用。是年冬，粤匪陷庐州。

四年，六安继陷，北路捻匪日猖獗。和春督大军规庐州，不暇北顾。袁甲三剿捻，彷徨于皖、豫之交。正阳为要冲，距州城六十里。光箸扼关以御，捻党数来犯，五战皆捷。季学盛踞于家围，而马四、马五、王亮彩、邓三虎等诸捻党出没州境，先后平之。庐州大军无后顾忧者，光箸之力也。

五年，大军克庐州，光箸署知府，抚流亡，严斥候，数歼伏匪。六年，遂实授。寻巡抚福济疏列其治行上闻，以道员记名，署庐凤道。时和春移督江南大军，袁甲三再起军临淮，捻势南趋。光箸甫出兵，捻首张洛行已破周镇、王庄，犯三十里铺。光箸背水为阵，令曰："有进无退！"分三路击之，以八百人破贼数万。

七年春，捻匪龚德等掠正阳关，光箸偕副都统德勒格尔流河袭击，毙贼八百余，追七十里。将捣其巢，闻六安复为粤匪所陷，回保寿州。粤匪骤至，围城。破其地雷，夜乘雾出城，分三路袭贼营，乡团应之。贼惊溃，追击，毙贼千余，围立解。捷入，加按察使衔。乘胜合水陆进剿，毁贼营四十余处，克正阳关，赐号铿色巴图鲁。闰五月，捻匪复踞正阳关，钦差大臣胜保率兵至八里垛，光箸请夹击于沫河口，建浮桥先渡马队。贼忽由后路抄来，光立船头督战，左腿中枪，犹指挥进击，缆断溜急，舟覆，没于河。诏赠布政使衔，依赠官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于寿州建专祠。

光箸吏治战绩为安徽第一。尝言："大兵宜攻不宜守。郡县吏宜守四境，不宜守孤城。"皖北倚为保障。及其殁后，捻氛乃益炽，人尤思之云。

李孟群，字鹤人，河南光州人。父卿谷，道光二年举人，四川长宁知县，累擢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咸丰四年，粤匪陷武昌，巡抚青麟走湖南，卿谷守城殉难，赠布政使，予骑都尉世职，谥

愍肃。

孟群，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广西即用知县。历署云川、桂平，以剿匪功擢南宁同知。咸丰元年，匪首洪秀全犯盘龙河，孟群手执藤牌督战杀贼，鏖战连日，贼不得渡。擢知府，调赴永安军营。二年，授泗城知府。贼犯桂林，孟群赴援，连战北门外及古牛山、五里墟、夹山口、陆邻村，迭挫贼锋。围解，加道衔。进平浔州艇匪，擢道员，署浔州知府。三年，调江西九江府，仍留广西剿贼。

四年，曾国藩在籍治水师，闻孟群名，奏调率千人往偕杨载福、彭玉麟东下，攻拔城陵矶，克岳州，调广西平乐府。贼陷武昌，孟群闻父殉难，誓灭贼复仇，仍请终制，诏留军。国藩屯金口，塔奇布进扼洪山，定三路攻城昌之策。孟群偕载福、玉麟中流直下，舰分二队，前队冲盐关出贼背后队自上击下，毁贼船二百余艘。会诸军铲沿江木栅，破汉关及金沙洲、白沙洲，抵鲇鱼套，西渡攻汉阳朝宗门。贼扬帆下窜，尸蔽江。毁晴川阁下木栅、大别山下木垒，武昌、汉阳同日收复。孟群奔赴父死所恸哭收殓，一军感动。捷闻，加按察使衔，赐号珠尔杭阿巴图鲁。于是国藩进规江西，孟群率水师抵九江，战两岸及湖口皆捷。五年春，师挫于湖口，贼溯江上犯，陷汉阳，武昌大震。孟群回援，偕彭玉麟败贼汉阳。署湖北按察使，以在忧辞，诏不允。武昌寻为贼陷，从胡林翼屯金口，改统陆师。五月，合击贼，四战皆捷。七月，贼纠党扑金口，孟群拒战失利，陆营溃。诏以众寡不敌原之，命攻汉阳。六年，从总督官文迭进攻，十一月，孟群据龟山俯击，总兵王国才攻西南各门，城中贼乱，遂克汉阳，加布政使衔，以布政使遇缺提奏。

七年，安徽北路捻匪方炽，粤匪自桐城进陷六安、英山、霍山，庐州危急。巡抚福济请援，孟群率陆师二千五百人赴之，途次授安徽布政使。进兵克英山、霍山、攻独山，驻军麻埠。霍山复为贼陷，寻复之。八年，粤匪由潜山、太湖窜扰河南固始。孟群自六安赴援，偕胜保力战解围，被奖叙。剿商城匪党，平之，回军克六安。七月，福济卒于军，暂摄巡抚，未十日，庐州为粤匪所陷，褫职，留军效力。收集溃军，驻庐州西官亭、长城一带。

皖北赤地千里，协饷不至，所部号四千，饥疲已甚。湘军李续宾方克桐城、舒城，飞书乞援，而续宾战殁于三河，势益孤危。九年二月，六安复陷，贼六七万逼长城，营垒被围，死守十余日。垒破，手刃数贼，受伤被执，拥至庐州，贼首陈玉成优礼之，绝粮不食，赋诗四章书于绢，付人使出报大营，遂死之。胜保等先已疏陈孟群杀贼阵亡，诏复原官赐恤，谥武愍。

十年巡抚翁同书以寻获遗骸入奏，命送回籍。袁甲三复奏孟群死事实绩，诏于庐州建专祠，依巡抚例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穆宗即位，以孟群父子殉节，忠烈萃于一门，与赐祭死事诸臣之列焉。

赵景贤，字竹生，浙江归安人。父炳言，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刑部主事，历官湖南巡抚。景贤，道光二十四年举人，误注乌程籍，被黜。捐复授宣平教谕，改内阁中书，豪迈有大略。

咸丰三年，在籍倡团练，以劝捐巨款，晋秩知府，分发甘肃，未往。十年，尚书许乃普荐之，命从团练大臣邵灿治事。闻粤匪陷广德，自苏州驰归，筹布守城。总兵李定太、参将周天孚先后来援失利。景贤收集溃兵，为战守计。侦知江南援军至，出城夹击，擒斩数千，立解城围。从张玉良复杭州，克长兴、德清、武康。既而贼扰嘉兴，景贤分兵屯南浔，扼其冲。四月，贼由太湖、夹浦犯湖州。道员萧翰庆来援，战殁，招其溃兵入伍，出北门击贼，血战数昼夜，贼遁。五月，率炮船进攻平望镇，与楚军合击，克之。会贼酋陈玉成由溧水窜浙境，景贤回救，合民团要击走之，赐号额德木巴图鲁，以道员用。六月，进复广德，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十月，贼犯杭州，景贤驰援。湖州告警，速回师，贼已至南门外岘山。副将刘仁福率广勇来援，有通贼状，诱擒仁福，斩之以徇。贼夺气，分扰四乡，旋犯西门。合水陆击退，尽破附近诸山贼垒，围复解，加按察使衔。

十一年，复长兴。寻贼踞洞庭东、西两山，长兴不能守，郡北七十二漾时被扰。景贤于大钱口增驻水师，联络民团，分顾各路，屡战皆捷。五月，贼踞菱湖镇。率水师进攻，毁贼舟，又破之于漖山溪。九月，贼又逼郡城，战五昼夜，追奔出境。时杭州久被困，景贤率兵滚营前进，连破贼卡二十余处。贼复乘虚袭大钱口，景贤且战且退，掩击之，贼遁。闻杭州再陷，叹曰：“湖郡孤注，惟当效死弗去，以报国恩耳！”是年冬，授福建督粮道。

同治元年春，诏念景贤杀贼守城，于团练中功称最，特加布政使衔。自贼氛逼城，仅大钱口可通太湖粮道。会大雪湖冻，贼由洞庭东山履冰来犯，大钱遂为所踞。贼以屡战伤亡多，恨景贤次骨，掘其父墓，戒不与战，但断绝粮道以困之。景贤迭出战不利，密寄帛书至上海与其叔炳麟诀，誓以死守。朝廷惜其才，命曾国藩、左宗棠设法传谕轻装出赴任，景贤益感奋，选壮士三千人，分出斫贼营，夺其粮而还。被围既久，兵日给米二合五勺，官民皆食粥糜，道殣相望。五月，城陷。

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景贤复书略曰："某受国恩，万勿他说。张睢阳慷慨成仁，文信国从容取义，私心窃向往之。若隳节一时，贻笑万世，虽甚不才，断不为此也。来书引及洪承畴、钱谦益、冯铨辈，当日已为士林所不齿，清议所不容。纯皇帝御定《贰臣传》，名在首列。此等人何足比数哉？国家定制，失城者斩。死于法，何若死于忠。泰山鸿毛，审之久矣。左右果然见爱，则归我者之知己，不如杀我者尤为知己也。"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

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自湖州陷，屡有旨问景贤下落。至是死事上闻，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悯"，加恩依巡抚例优恤，于湖州建专祠，宣付史馆为立特传，予骑都尉世职，谥忠节。

长子深彦，年十二，在湖南，闻湖州陷，即自酖死。先被旌，附祀景贤祠。次子滨彦，赐官主事。溱彦、涞彦皆以通判用。

论曰：何桂珍儒臣出为监司，以忠义激励饥军，竟抚悍寇。误于庸帅，仓猝殒身。徐丰玉才裕匡济，兵单致败。温绍原守六合，金光箸守寿州，并以弹丸一邑，出奇制胜，砥桂狂澜，其有关于江淮全局者大矣。李孟群战功卓著，至皖北兵食俱绌，卒不复振，父子继死国事，为世所哀。赵景贤以乡绅任战守，杀敌致果，继以忠贞。当时团练遍行省，自湖湘之外，收效者斯为仅见。诸人不幸以节烈终，未竟其勋略，惜哉！

清史稿卷四〇一　列传第一八八

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肃固原。以行伍隶提标，为提督杨遇春所识拔。从征滑县、青海、回疆，常为选锋，积功擢至甘肃镇羌营游击。

道光十三年，直隶总督琦善知其才，调司教练，累迁开州协副将。海疆戒严，率兵驻防山海关。擢正定镇总兵，调通永镇。二十七年，擢四川提督。三十年，调湖南，平李沅发之乱，调固原。广西匪起，巡抚郑祖琛不能制。荣于旧将中最负时望，文宗特调为广西提督，倚以办贼。是秋至军，由柳州、庆远进剿，以达宜山、象州，连破贼于索潭圩、八旺、陶邓墟、犹山等处，贼氛科辑。惟洪秀全等踞桂平金田，狡悍为诸贼冠。荣移兵往剿贼，以大黄江、牛排岭为犄角。

咸丰元年春，攻大黄江，贼分出诱战，率总兵李能臣、周凤岐合击，大破之，歼千数百人，赐号霍钦巴图鲁。水陆合攻牛排岭，捣其巢，又追击于新墟紫金山，贼乃窜踞武宣东乡。时周天爵为巡抚，与荣同剿贼，议不合，数战未得利，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兵来会。四月，贼突围窜象州。荣被谴，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天爵亦罢军事。大学士赛尚阿代李星沅督师，命荣与乌兰泰节制镇将以下，迭诏戒荣同心协力，以赎前愆。贼踞象州中坪，其要路东曰桐木，西曰罗秀，荣与乌兰泰分扼之。六月，荣由桐木进兵，偕乌兰泰合剿，迭败贼于马鞍山及架村、黄瓜岭、西安村，遂回窜桂平新墟、紫金山，恃险负隅。荣偕乌兰泰等迭夺猪仔峡、双髻山要隘，进破风门坳。八月，贼冒雨窜逸，官军失利于官村，遂陷永安州，坐褫职留营。十一月，合攻永安，获胜，复原官。初，荣所部湖南兵，因荣子继雄用事，军心不服，故武宣、象州之役战不力，皆归咎之。文宗排众议，仍加倚任，而调四川兵以易湖南兵。赛尚阿不知兵，专倚荣与乌兰泰。二人复不协，围永安久不下。荣建议缺北隅勿攻，伺贼逸击之。

二年二月，天大雨，贼由北突出，径犯桂林。荣由间道驰援，先贼至，贼冒荣旗帜袭城，击走之。偕巡抚邹鸣鹤急治守具，屡出奇兵击贼城下，俘斩甚众。经月余，援军集，贼乃解围北窜。诏

嘉其保城功，已夺职复之，予议叙。贼由兴安、全州入湖南。荣顿兵桂林，为总督徐广缙论劾，褫职戍新疆。赛尚阿疏请暂缓发遣，令援湖南。九月，至长沙，破贼浏阳门外，又破之于见家河、渔网洲、岳麓山。至冬，围乃解。贼北窜，陷岳州，入湖北，进犯汉阳、武昌，官军遥尾之，莫敢击。赛尚阿、徐广缙先后罢黜，诸将无一能军。诏以荣屡保危城，缓急尚欲恃之，予提督衔，帮办军务，责援武昌。寻复授广西提督。荣至，数奏捷，而武昌寻陷，褫职，仍留军。调署湖北提督，未几实授，命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贼既踞武昌，势益炽，不可复制矣。

三年正月，大举东犯，连舟蔽江，弃城而去。荣以克复闻，诏促蹑追。荣所部兵多疲弱，遣撤六千余名，料简精锐，率总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玉山、福兴沿江蹑贼。令提督苏布通阿率川兵，总兵晋德布率滇兵来会。至九江，无舟，留半月，贼已掠安庆，陷江宁，为久踞计。荣至江宁，屯孝陵卫。时镇江、扬州皆为贼踞，诏琦善剿江北，荣剿江南，分任军事。荣所部一万七千余人，攻通济门外及七桥瓮贼垒，连破之，进屯紫金山，结营十八座，赐黄马褂。江宁城内士民谋结合内应，屡爽期，迄无成功。贼已分股由安徽北扰河南，而镇江、扬州南北互应，大江上下游贼势相首尾。荣遣提督邓绍良率兵八千规镇江，总兵和春以舟师伺便夹击，屡战，进壁城下。六月，绍良军为贼所袭，退守丹徒镇，荣令和春往援，遂代领其军。贼注意苏、常诸郡，以和春军相持不得进，乃欲取道东坝。十月，贼船入芜湖，陷高淳，遣兵击走之，令邓绍良驻防。既而皖北贼炽，和春赴援，荣请以提督余万清代督镇江军。

四年七月，贼犯东坝，遣副将傅振邦等协剿，贼退高淳，进复其城。贼乘江宁大营空虚，大举来扑，率诸军拒之，擒伪丞相谭应桂，俘斩三千余。总兵叶长春、吴金美以水师克下关水栅炮台，殪伪燕王秦日纲，进扼三山，营江路上游。贼聚太平府，与江宁相应。张国梁连克贼垒，乘胜复太平，歼贼首韦得真等。江宁贼出营于上方桥，三路来扑，又扑七桥瓮，分击败之，三战殪贼二万余。八月，毁上方桥贼垒，进逼雨花台，捣其巢，追奔至城下。贼复由观音门出趋栖霞，令总兵德安追击，败之于高资汛，又与余万清合击于夹江，擒斩殆尽。万清亦屡败贼于镇江。

五年春，湖北窜贼入芜湖，邓绍良御之于黄池。瓜洲贼出鲇鱼套犯高资，击走之。五月，贼由芜湖犯湾沚，却之。吴全美率水师破贼于东梁山，德安、明安泰率陆师进攻芜湖，会邓绍良大破安庆援贼，遂复芜湖。余贼犹滨江结垒，以广福矶、弋矶为犄角，数路死力来援，绍良、全美等水陆苦战，迭败之而不能克也。时巡抚吉尔杭阿既克上海，诏帮办军务，专任镇江一路，督攻甚急，江宁贼百计赴援。十一月，荣督总兵德安、张国梁、秦如虎等，迭击之于燕子矶、观音门、甘家港、栖霞街、石埠桥等处，贼窜回江宁，令德安驻军东阳镇扼之。十二月，上游芜湖、两梁山、金柱关及江北瓜洲、金山、庐州、三河诸贼同趋江宁，约城中悍贼冲出，一由神策门至仙鹤门抄缀大营。一由观音门沿江至栖霞，直趋镇江。一由南路秣陵关来犯。荣令张国梁、秦如虎迎击于仙鹤门，大捷，回击石埠桥，贼亦退，又败之于龙脖子及元山、板桥等处。檄邓绍良自芜湖回援，余万清自镇江移驻龙潭、下蜀街。

六年春，贼踞仓头，为往来要道，余万清、张国梁迭击不退，邓绍良至，令统前敌诸军，屡战不利。贼日增多，蔓延炭渚、桥头，改以张国梁为总统，国梁力战，连破桥头、下蜀街、三汊河、张杨村诸垒，贼始窜走，复合镇江贼入瓜洲，将军托明阿军溃，江北大震。荣令绍良援扬州偕德兴阿复其城。国梁援六合，进克江浦、浦口，江北稍定。四月，宁国告陷，苏、浙戒严，令绍良驰御之。江长贵亦退守黄池，而镇江军事复急。国梁进攻小丹阳未下，吉尔杭阿战歿于烟墩山，镇江京岘山营垒皆失，荣令余万清代领其军。明安泰扼小丹阳，福兴、张国梁率兵防剿，以固苏、常门户。国梁破贼于丹徒镇，进扼马陵，而贼已陷溧水，由高资，下蜀街趋江宁，分屯太平、神策门外。

五月，上游贼麇至，屯城北。荣大营兵仅数千，急促国梁回援。贼分十余路来扑，营垒尽失，退守淳化镇，再退丹阳，自请治罪，诏原之，褫职，仍留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丹阳当镇江、江宁两路要冲，荣率张国梁、虎嵩林扼守。令西林防句容，明安泰攻溧水，江长贵扼溧阳，张国梁仍总统诸军。贼更番至，恃国梁力御却之。疏请增兵，未至，荣忧愤成病，七月，卒于军。

遗疏上，文宗震悼，诏嘉其忠勤，虽未恢复坚城，数年保障苏、常，尽心竭力，复原官，依例

赐恤，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武。命建专祠，又入祀江苏名宦祠。克复江宁后，赐祭一坛，入昭忠祠。子继雄，候选道，袭世职。

和春，字雨亭，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由前锋、蓝翎长授整仪尉，累迁副护军参领。出为湖南提标中军参将，擢永绥协副将。

咸丰元年，从向荣赴广西剿匪，战武宣东乡，赐花翎。破贼于中坪，进攻紫金山，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功最，赐号铿色巴图鲁。又夺风门坳，克古调村贼巢，擢绥靖镇总兵。二年，援桂林，力战解围，加提督衔。追贼至全州，败之。贼入湖南，迭战于道州、桂阳，遂犯长沙，和春从向荣赴援，数出奇破贼。贼去陷岳州，坐追剿迁延，褫职留军。

三年春，会攻武昌。贼弃城东下，追至九江，遇贼，袭击之。从向荣抵江宁，分军攻通济门外贼垒。寻偕总兵叶长春、吴全美等率舟师攻镇江，破贼甘露寺下。驻金山扼江路，又掠鲇鱼套，击败贼船。偕总兵瞿腾龙攻太平门，填壕逼城，歼贼甚众。六月，提督邓绍良师溃于镇江，诏和春署江南提督，率所部广东、湖南兵驰援。移军丹徒镇，进复京岘山旧垒。贼数千来争，歼戮殆尽。贼锐稍挫，两军相持，苏、常得无事。寻实授提督。是年冬，安徽军事急，命和春分兵移防徐州，遂进援庐州。巡抚江忠源困守危城，陕甘总督舒兴阿率援军至，不敢战，忠源疏言和春忠勇可恃。请命总督援军，诏允之，而所部仅千人，请舒兴阿分兵，不听。未几，庐州陷，忠源殉。军事专属和春，福济继任巡抚。为之副。

四年，疏言："皖省军情重大，兵勇虽有万余，多未经战阵。请调镇江旧部湖南兵，并拨金陵得力官兵三千，交总兵秦定三、郑魁士率之来助剿。"时庐州属县皆陷，与安庆踞贼连络一气，城大贼众，和春驻军三里冈，屡率郑魁士等进剿，贼抗拒不下。乃沿河筑垒构桥，分三路更番攻击。夏，知州茅念劬率民团克六安，秦定三破贼于三连桥，进攻舒城。贼由霍山扑六安，击走之。扎筏载大炮轰庐州城，贼分出拒战，迭败之。别遣军复英山、庐江，而和州、含山一路贼时窥伺，疏请饬袁甲三严防乌江，以断贼援。冬，臧纡青、刘玉豹由庐南规桐城，连夺大关等隘，逼城下，而纡青战殁，玉豹退保六安，和春为贼牵制不能救。秦定三攻舒城，亦久不下，迭诏切责。初，和春专剿庐州，袁甲三扼临淮，军事多相关，而意不合。

五年，偕福济疏劾甲三，罢之，命和春遣员接统其军。夏秋连击败援贼，督诸军急攻庐州，至十月克之，城陷将两年矣。诏嘉和春功能补过，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六年，复舒城，大破贼于三河，克之，再复庐江。会向荣卒于军，命和春代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自向荣兵挫，退守丹阳，江宁贼益骄，内讧，自相残杀，故荣殁后，张国梁等得以抚辑余军，规复东坝、高淳。和春至，饷械并绌，诏勉其和衷。溧水、句容为贼精锐所聚，力攻数月，七年夏，先后克之，加太子少保。围攻镇江，贼数纠悍党来援，督诸将迭破之。十一月，克镇江，赐双眼花翎。将军德兴阿督江北诸军攻瓜洲，同日克复，军声大振。进攻江宁东北路，夺太平、神策两门外贼垒。八年春，贼迭出城，力斗却之。合水陆诸军克秣陵关，加太子太保。又破贼三汊河，夺要隘，江宁之围渐合。贼由皖南犯浙境，用以牵掣大军。诏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先遣兵二千往援，命亲往督师，以病未行。寻浙事缓，罢其行。贼复沿江来援，击走，筑长围困之。七月，贼大举出扑，张国梁破之城下。八月，陈玉成纠合捻匪犯江浦、浦口，德兴阿兵溃，仪徵、扬州、六合先后陷。和春遣冯子材渡江赴援，复失利。张国梁继往，力战，复扬州、仪徵。九月，和春授江宁将军。江宁贼乘间出扑，溧水亦陷，急调国梁回援。十月，复溧水，而上游贼犯黄池、湾沚，邓绍良战殁。

九年春，招降捻首薛之元，献江浦城，复约李世忠破贼，复浦口。因劾德兴阿纵寇状，诏罢德兴阿。江北不复置帅，诸军并归和春节制。提督郑魁士亦克湾沚、黄池，进规芜湖，军事转利。疏言："揆察现势，先尽力于金陵一路，绝其根株，则枝叶自萎。欲破金陵，必先断浦口。请添募精锐万人，由张国梁统率，一面力攻，一面进扎营垒，断贼粮路，兼却外援。臣当相度事机，克期蒇功。"诏允之。是年冬，陈玉成由六合犯扬州，分党渡江窥秣陵关，欲抄大营后路，东坝、溧水皆告警。寻大举犯江浦，提督周天培死之，遂陷浦口。张国梁、冯子材援剿获胜，扬州解严，浦口仍为贼踞。

十年春，国梁督水陆军攻九洑洲，大捷，破其老巢。九洑洲为江宁水陆咽喉，既得，已成合围

之势，而贼复由皖南犯浙，遽陷杭州，苏、常震动。诏和春仍兼办浙江军务，先后分兵万余，提督张玉良总统赴援，甫至，贼即弃杭州。闰三月，由广德分犯建平、东坝、溧阳，遂窥常州，急调张玉良回援，贼已分路径趋江宁。时贼酋陈玉成、李秀成、李侍贤、杨辅青，纠诸路众十余万。力破长围，城贼应之。大营军心不固，惟恃张国梁力御。战数昼夜，诸营同时火起。总兵黄靖、马登富、吴天爵阵亡，全军大溃，退守镇江。和春坐褫职留军。又退丹阳，贼踵至，张国梁死之。和春夺围走常州，督兵迎敌，被重创，退至无锡，卒于军。总督何桂清弃城走，常州、苏州相继陷。江南军自向荣始任，凡历七年，至是熸焉，苏、浙遂糜烂。事闻，诏念和春前功，虽兵机屡挫，尚能血战捐躯，复原官，依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合前世职并为二等男爵，谥忠壮，附祀江宁昭忠祠。子霍顺武，候选参将，袭爵。

张国梁，字殿臣，广东高要人，初名嘉祥。少材武任侠，为里豪所辱，毁其家，走山泽为盗，不妄杀。流入越南，后归镇南关。按察使劳崇光闻其名，招降，剿匪多得其力。

咸丰元年，破剧贼颜品瑶，斩于阵，尽歼其党。积功擢守备，继隶向荣军。二年，从解桂林围，复全州、永兴，擢都司。赴援湖南，迭破贼于醴陵、益阳、湘阴。援武昌，战于洪山，皆为军锋。

三年，至江宁，逼城而军。国梁屯七桥瓮，攻钟山贼垒，先登受伤，温旨垂问，益感奋，遇艰险，一往直前。擢湖南永州营游击。雨花台为近城要地，屡力攻，几克之，赐号霍罗琦巴图鲁。四年夏，复太平。太平在江宁上游，贼踞之以通粮运。府城三面阻水，惟东路通陆。贼聚千艘结四垒，设防甚密。国梁分三队进，设伏纵火，自率精锐四百人突贼营，一战克之，时称奇捷。擢广西三江协副将。又攻雨花台，平贼垒，毁炮台。剿南路窜贼，追入秣陵关，歼戮殆尽。

五年，擢福建漳州镇总兵。大军急攻镇江、瓜洲，江宁贼时出窥伺，江北贼亦乘隙进图牵制。国梁随方截击，奔命不遑。六年，贼聚仓头、炭渚、下蜀街，以断镇江、江宁之师。国梁总统诸军合击，旬日之间，杀贼万余，贼不得逞，乃渡江犯瓜洲，江北诸军皆溃，又陷江浦、浦口。国梁驰援，连破贼于毛许墩、葛塘，复江浦、浦口。特诏嘉奖，加提督衔。未几，巡抚吉尔杭阿战殁，镇江告急，溧水被陷，国梁回军克之，而贼数路趋江宁，夹攻大营。向荣不能御，急调国梁回援，血战累日，左足被枪伤，偕荣退保丹阳。时大江南北诸军，贼所尤畏者，惟国梁一人。贼势忽南忽北，多方肆我，皆牵制国梁之计，果为所败。荣既病，军事一倚之。将军福兴与国梁不协，诏福兴移军江西，以国梁帮办江南军务。贼屡至，皆挫之。荣卒于军，命和春代将，未至，国梁激厉将士，解金坛围，复东坝、高淳，进攻句容。

七年，擢湖南提督。克句容，赐黄马褂。督诸军规复镇江。高资为镇江、江宁要冲，两路悍贼麇聚力争，连营二十余里，国梁大破之，斩伪安王洪仁等，又连破之于龙潭，援贼尽歼。镇江粮尽援绝，遂克其城，城陷贼已历五年。捷闻，文宗大悦，诏嘉国梁谋勇超群，予骑都尉世职。于是偕和春进规江宁。

八年，克秣陵关，赐双眼花翎。复薄江宁城下，自春徂夏，迭战破贼。筑长围，至秋乃成。皖贼大举来援，江浦、浦口、仪徵、扬州、六合先后陷。国梁渡江援剿，复扬州、仪徵。调江南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然贼仍踵故智，国梁兵至则走，去则复来。九年，提督周天培战死江浦，国梁坐褫世职。

十年，合水陆诸军克九洑洲，沿江贼争投款，约期攻上下两关，招抚五千余人。军中方谓坚城旦夕可下，而浙江告警，兵分益单，馈运不继。和春用翼长王浚策，兵饷三分留一，约待克城后补给，士卒皆怨，国梁力谏不听。闰三月，贼猝大至，四路受敌，大营不守，偕和春退丹阳。国梁以冯子材在镇江未败，进谋扼守。寻率师援丹阳，遇贼城外，兵忽溃，策马渡河，没于水。事闻，文宗震悼，犹冀其不死，命军中侦访，不得。逾数月，乃下诏优恤，追赠太子太保，祀昭忠祠，谥忠武，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国梁骁勇无敌，江南恃为长城。其殁也，数郡遂沦陷。士民哀思，私立庙祀。传述战绩，与古名将同称，往往附会过实，然益见威烈入人之深。同治三年，江宁克复，伪忠王李秀成就擒，言贼中咸重国梁，礼葬于丹阳尹公桥塔下，乃得遗骸焉。诏加给三等轻车都尉，合前世职并为一等男爵。

祀江宁忠义祠，复与向荣合建专祠。子荫清，袭男爵。

论曰：粤匪初起，向荣与诸帅不和，致无成功，援桂林、长沙，为时所称，故文宗终用之。其规江南也，近未破镇江、瓜洲犄角之势，远未清长江上游，无以制贼死命，数年支拄，暂保吴疆，固昧远猷，亦限兵力。和春继克镇江，又以援浙分兵，垂成之败，祸更烈焉。张国梁一时健者，使尽其用，功不止此。善夫胡林翼之言曰："未扼贼吭，江宁原难遽复。"观湘军之所以成功，与向荣、和春等之所以蹉跌，兵事固无幸焉者矣。

清史稿卷四〇二　列传第一八九

邓绍良石玉龙周天受弟天培

鲁占鳌　刘季三双来　瞿腾龙

王国才　虎坤元　戴文英

乌兰泰，字远芳，满洲正红旗人。由火器营鸟枪护军从征回疆有功，升蓝翎长，累擢护军参领、营总、翼长。军政卓异，道光二十七年，擢广东副都统。善训练，讲求火器。

咸丰元年，广西匪炽，诏乌兰泰帮办军务，选带适用器械及得力章京兵丁赴军，以广东绿营精兵五百人隶之。四月，偕向荣、秦定三等围贼于武宣，贼窜象州，自请治罪。诏以其初至，免议，命偕向荣节制镇将。时军中将帅不和，文宗忧之，密谕乌兰泰实陈勿隐。上疏略曰："周天爵奏向荣曲徇其子，致失众心，不为无因。武宣之役，秦定三、周凤岐、张敬修连营防御，其堵剿不利，追贼迟延，咎当同任。天爵劾定三、凤岐，不及敬修，人心不服。向荣将官傅春、和春失利，天爵责定三不并力，后访知实非退缩，诿为向荣推卸之言。因之天爵、荣、定三皆有隙。天爵年老，直强、耳软，其子光岳干预，致失人心。"又言："向荣初剿贼屡捷，未免轻贼。及其子招嫌，楚兵籍口，遂多诿卸。然在军镇将无及荣者。更易其兵，仍可立功。"上下其疏，命赛尚阿核奏，赛尚阿请不咎既往，令乌兰泰与向荣分任军事，以专责成。

贼踞象州中坪，乌兰泰督贵州三镇兵，由罗秀进梁山村，逼近贼巢。贼乘驻营未定，猛扑，连击败之，歼贼千余。是年秋，贼窜桂平新墟，乌兰泰分四路进攻，破伏贼于莫村，一日七战皆捷，斩级数千，赐花翎。贼屯紫荆山，新墟为山前门户，双髻山、猪仔峡为山后要隘，负隅死拒。向荣偕巴清德连夺双髻山、猪仔峡，合攻风门坳，破之。进逼新墟，迭攻不下，其附近村落扫荡几尽。闰八月，贼编木牌欲渡河，乌兰泰迭击，大败之，诏嘉奖，加都统衔，于是贼弃新墟他窜，向荣等追至平南，败绩，贼遂陷永安州。乌兰泰追至，战于水窦、圈岭，皆大捷，赐黄马褂。永安地险，贼皆死党固结，仅乌兰泰一军久战已疲，故不能制之。向荣自平南败后被谴，托病逗留梧州、平乐者两月有余。至冬始抵永安，攻北路，乌兰泰攻南路，毁水窦贼巢。向荣亦进夺横岭要隘，合击迭挫贼。赛尚阿亲莅督战，期在必克。江忠源号知兵，隶乌兰泰军，倚其赞助。每言贼凶悍，久蔓将不可制，必聚而歼之。乌兰泰主锁围困贼，向荣谓围城缺一面，乃古法，宜纵贼出击，两人意不合。会荣克城西炮台。

二年元日，同诣赛尚阿贺岁。赛尚阿遇荣特优，乌兰泰愤甚，忠源解之，然益不相能。忠源以母忧，辞归。时严诏促战，春雨连旬。士卒疲困。二月，贼弃城冒雨夜走，北犯桂林。乌兰泰率兵急追至昭平山中，路险雨滑，为贼所乘，败绩，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死之。向荣径收州城，由间道趋桂林，先贼至。乌兰泰踵贼后，战于南门外，争将军桥，炮中右腿创甚，退屯阳朔，越二十日卒于军。乌兰泰忠勇为诸将冠，文宗深惜之，赐银一千两治丧，予轻车都尉世职，谥武壮。

长瑞、长寿，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塔思哈，道光初，官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叛回张格尔作乱，殉难，予骑都尉世职。长瑞袭世职，授三等侍卫，累擢直隶天津镇总兵。长寿以荫授蓝翎侍卫，累擢甘肃凉州镇总兵。并从赛尚阿赴广西剿匪，同领湖南兵。长瑞战风门坳有功，新墟御贼失利，夺职留营。及贼由永安出窜，从乌兰泰蹑追至龙寮岭，地险，左右止勿进。长瑞曰："军令孰敢违者，死耳，勿复言。"以母老，令长寿毋相从，长寿泣曰："贪生忘国，非孝也。"卒偕行。值大雾，贼以巨炮扼山间。军士两日不得食，为贼冲溃践踏，死无算。长寿坠马，长瑞挺矛救之，身被

数十创，同遇害。文宗以其父子兄弟皆死难，深惜之，并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存问其母，赐银三百两。长瑞谥武壮，长寿谥勤勇，于永安建祠曰双忠，同死者附祀焉。

董光甲，直隶河间人。嘉庆十四年武进士，授守备。累擢河南河北镇总兵。从向荣攻永安，夺槓岭、摩天岭、天鹅岭诸要隘。追贼至昭平，迭击贼于古束、龙寮岭，次黄茆岭。贼反扑，力战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勇烈。

邵鹤龄，山东招远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累擢湖北郧阳镇总兵。偕长瑞等同追贼龙寮岭，殒于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确。

邓绍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厅人。由屯弁累擢守备。从剿崇阳土匪李沅发，率五百人破贼金峰岭，擒沅发，擢都司，赐花翎、扬勇巴图鲁名号。遂从向荣赴广西剿贼，浔州牛排岭之战，以精骑张左右翼，击两路贼，皆挫之。又战象州、永安州，皆有功。

咸丰元年，授楚雄协副将。二年援桂林，屯西门，力战却贼。追贼入湖南，援长沙，入任城守，地雷发，持刀屹立，炮洞左臂，不动，殪先登贼，贼退，城复完，军中称其勇。洎贼解围窜湖北，巴陵土匪晏仲武勾结肆掠，绍良偕总兵阿勒经阿剿平之。

三年，擢安徽寿春镇总兵，诏率所部从向荣援江南，廷臣多荐绍良者，寻擢江南提督。荣令分剿镇江踞贼，进击观音山，合攻瓜洲，皆捷。逼城而军，贼设伏北固山下，而自城突出扑营，火四起，官军不能御。退守丹阳，褫职议罪，仍隶向荣军，带罪自效。贼两次窥伺东坝，荣令绍良击走之。四年，克太平，绍良移军驻守，又破贼采石。向荣疏陈战功，为乞免罪，允之。时贼由芜湖窥徽州、宁国，绍良屯黄池，贼酋石国宗纠各路贼万余来犯。绍良兵少，设伏山沟，多张疑兵，诱贼入，痛歼之。

五年春，贼复乘夜扑营。伏枪炮，俟近骤发，歼贼无算。诏嘉绍良力遏贼锋，保全甚大，予三品顶戴，复花翎。贼既退归，复图袭徽、宁，以窥浙境。绍良奉命驰往，统各路援兵，至则简精锐，伏要隘伺击，屡破贼，克婺源、黟、石埭诸县，复提督衔。贼聚于芜湖，窥南陵、黄池。绍良由湾沚进剿，连破贼，焚其舟，遂克芜湖，授陕西提督。

六年春，江宁贼上窜，踞仓头镇，势甚炽。向荣令绍良往督战，而诸将意不惬，转不尽力，于是战不利，绍良受伤，坐褫花翎。德兴阿军溃，扬州陷。诏绍良渡江赴援，帮办江北军务。破药王庙贼垒，环攻扬州六昼夜，克之，又追破贼于三汊河。会宁国告陷，复命帮办皖南军务。移军赴援，扼金河桥，大破贼于东溪桥，又迭击贼于泾县，挫之，调浙江提督。贼纠党数万来援，败之于杨柳铺。副将周天受遇贼夏家渡，战未利。绍良乘隙纵击，贼大溃，遂督诸军连夺夏家渡围山贼垒，破七里冈贼巢，进攻宁国，十二月，克之。

七年，丁母忧，夺情留军。绍良以宁国为浙之屏蔽，而泾县为咽喉要冲，屯军扼之，贼屡犯不得逞。既而大军复镇江、瓜洲，急攻江宁，贼图牵制，大举犯南陵，绍良击走之。八年，进屯湾沚。贼合捻匪踞黄池，绍良回援，出贼不意，大破其众，复黄池。会浙江军事日棘，分兵赴援。十一月，贼乘虚悉马步数万躐而涉水，断黄池山后接应，突攻湾沚营垒。总兵戴文英由江宁来援，战殁，遂合围。军中饷绌食尽，绍良举火自燔其营，率亲兵血战，死之。

事闻，诏念绍良桂林、长沙保城前功，转战徽、宁之间，凡厉五载，力竭捐躯，深致悯惜。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武。于殉难地方建专祠，并赐其父白金四百两，子亨先候录用。寻以遗骸不得，文宗尤悯之，赐亨先员外郎衔。后湖南巡抚骆秉章疏请附祀表忠祠，允之。

石玉龙，湖南凤凰厅人。以练勇从征，隶向荣、邓绍良军，积功至游击。咸丰六年，总兵秦如虎驻防泾县，以忧去，代者难其人，绍良荐玉龙，以游击充统将。玉龙感奋，遇战益力。从绍良复湾沚、黄池，又破贼万级岭，累擢副将。九年冬，贼大举犯泾县，迎击于蓝山岭，初胜，贼至益众，围之数重，身被十余创而殒，赠总兵加提督衔，谥刚介。

周天受，字百禄，四川巴县人。咸丰初，从向荣剿贼广西，转战湖南、湖北、江南，积功至游击，赐号沙拉吗依巴图鲁。五，年皖南军事亟，前江西巡抚张芾治徽、宁两郡防务，乞援于向荣，乃令天受率川兵赴援，偕诸军克婺源、休宁、石埭。

六年，援太平，连破贼于花桥、西溪，进规泾县。大败贼于双坑寺，复其城，擢副将。会休宁复为贼踞，官军战不利，张芾檄天受助剿，连捷。进毁石岭、万安街贼垒，会攻休宁，再复之，以总兵记名。七年，再复婺源，授福建漳州镇总兵。贼踞陵阳镇，值中秋令节，夜半出不意纵火攻之，尽毁贼营。复破贼于祁门五里牌，捣其巢，擒斩甚众。

八年，援浙江，将军福兴令守衢州。天受以浙西完善地，不可为贼扰，主扼樟树潭。贼窜龙游，天受留军守垒，自率千人趋汤溪、宣平，贼引去。和春疏言天受知兵，能占先著，而力单，遣其弟天培往助之，诏加提督衔，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天受严守金华，令天培复武义，又会江南军复永康。张芾劾其骄纵，纵兵抢掠，诏罢总统，仍责剿贼。天受方连克缙云、宣平、温州，于是浙江巡抚晏端书疏陈援浙功，为白被劾之枉。诏以浙事渐平，命偕弟天培及总兵饶廷选等进援福建，连战皆捷，复浦城贼而，回窜江西，复犯皖南。命署湖南提督，回军防徽州，节制诸军，从张芾之请也。九年，进军宁国，贼犯石埭、太平、泾县，皆遣将击走之。

十年春，官军连捷于泾县、旌德，贼复入浙境，坐防剿不力，褫勇号，革职留任。时江南大营再溃，军事愈棘。张芾疏言：“宁防将弁大半籍隶湖南，皆邓绍良旧部，习气甚深。天受虽力求整顿，转滋疑谤，请归曾国藩节制。”国藩亦言其兵不可用，别调募新军，仓猝不能至。天受偕江长贵再复泾县，而贼纠大股犯宁国，势甚张，天受激励饥军力御。既而徽州陷，饷道梗绝，遣去城中居民万余，誓以身殉。八月，兵败于庙埠。天受督队守北门，大雨，火器不燃，城陷，巷战死之。诏复天受原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以其弟天培、天孚先皆殉节，命于四川省城及本县合建专祠。

天培，由行伍从征广西，累擢守备，隶向荣军。咸丰六年，从破高资蔡家窑及坝西贼垒，赐号卫勇巴图鲁。七年，克东坝，平宝堰贼巢。连战于邬山、尖山，克溧水，又破贼于镇江虎头山，累擢贵州定广协副将。克瓜洲，以总兵记名。八年，授云南鹤丽镇总兵。先后偕张国梁破贼秣陵关及江宁南门外，功皆最。和春知其善战，令赴浙江援其兄天受，迭克武义、龙泉，追贼入闽，克浦城。会江南、北军事急，天培回援。九年春，贼分六路攻浦口，张国梁督诸军御战，天培首先跃马冲阵，各军乘之，歼贼无算。贼筑垒于双阳、萧家圩，别由九洑洲出悍众来扑，天培分兵击之，三战三捷，功出诸将上，擢湖北提督，遂驻防浦口。是年冬，匪首陈玉成纠众十余万犯江浦，天培乘其初至，痛歼之。既而贼麇集，后路为所抄袭，裹创血战，力竭阵亡。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壮。

天孚，从兄天受军转战，以功荐保参将，留江苏补用。咸丰九年，贼犯皖南，副将石玉龙死泾县南山岭。天孚屯湾沚，驰百里往援，要击于章家渡，大破之，由是以骁勇名。寻援金坛，会诸军连战解其围。十年，江宁大营溃，闰三月，贼首李世贤大举复图金坛。天孚偕总兵萧知音、参将艾得胜、知县李淮同守之。淮素得人心，兵民合力，屡却贼。时江南军事大坏，孤城援绝。天孚驰书兄天受，始疏闻，屡诏促镇江副都统巴栋阿偕总兵冯子材赴援，卒不至。凡守百四十余日，粮尽，军无固志。知音等愿率兵民突围走镇江，淮不可，誓死守，乃中止。屡获贼内应，斩之。城陷先一日，侦知将有变，竟夜登陴，至旦，分半队休息，值大雾，叛兵遽起，先戕天孚。贼乃梯登，知音、得胜突围出，淮死之。事闻，赠天孚总兵，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饶廷选，字枚臣，福建侯官人。以行伍荐升千总。道光中，从剿台湾有功，擢守备。从水师提督窦振彪出洋擒海盗，擢章州营都司。迁游击，治匪无株连，得民心。

咸丰三年，奉檄赴诏安治械斗，而潮州会匪袭漳州，伏兵于城中突起，镇道皆遇害。廷选闻变，间道驰还，号召乡民千余，城民应之。贼遁，旋复大至。廷选率乡团固守，迭战破贼，擒贼首谢厚等，遂署漳州镇总兵。外剿内抚，期年始平。总督王懿德荐其才可大用，四年，授贵州安义镇总兵，留署福建陆路提督。

五年，粤匪陷广信，浙江戒严。廷选赴援，扼衢州。寻楚军克广信，贼知浙境有备，走徽州。六年，贼酋杨辅清复图广信以扰浙。广信兵仅数百，知府沈葆桢驰书告急。廷选方驻甲玉山，曰：“贼得广信，则玉山不守，而浙危矣。”值大雨水涨，驶舟急行，抵广信。贼已至城西太平桥，初谍

城中无兵，及见旌旗，贼为夺气。廷选所部仅千余人，屡出奇击贼。既而贼大至，部将毕廷邦、赖高翔皆勇敢，献计曰："今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战，后路必有大兵。若稍退，贼追我，且立尽。当速决死战。"廷选用其言，明日开城奋击，自晨至日暮，毁其长围，军声大振。越二日，贼引去，赐号西林巴图鲁。闽、浙大吏与江西督防者不慊。檄廷选速回师保浙。廷选待接防兵至始行，广信民感其义。

七年，调衢州镇总兵，会皖军克婺源。八年，贼首石达开大举犯浙，廷选分军援广丰，自守衢州贼骤至，穴地攻城，圮城者三，皆击却之，守七十余日。巡抚晏端书劾其久未解围，又失江山、常山、开化三县，夺职。未几，围解，三县皆复，授南赣镇总兵。王懿德檄召回援闽境，以病未行，遽劾，革职留营。八年，会克连城、龙岩，仍补南赣镇。曾国藩奏以代沈葆桢守广信，从民望也。

十年，粤匪复犯浙，廷选赴援，复淳安，擢浙江提督。十一年秋，攻克严州，进规浦江，贼大至，不敌，退保诸暨，而杭州被围急。巡抚王有龄促回援，廷选旧部仅漳勇数百、楚军二千。事急，收集江南溃卒，皆不任战，徒激忠义，勉以当贼。贼于城外海潮寺、凤凰山为坚壁，隔绝内外。困守七十余日，粮尽，士卒饥饿。十一月，城陷，巷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壮。入祀昭忠祠，于杭州建专祠，兄廷杰，弟廷夔，同战死，附祀焉。既而曾国藩、沈葆桢以廷选守广信功，奏请建祠广信，以副将毕定邦、赖高翔附祀。

文瑞，克什克特恩氏，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由骁骑校从军，转战湖北、安徽，累擢江西抚标中军参将。咸丰十年，赴援浙江，克余杭，以总兵记名。解湖州围，赐号唐木济特依巴图鲁。授处州镇总兵，进剿金华。贼围浦江，文瑞婴城固守，屡出奇破贼营，逾月乃陷，诏免其处分。回援杭州，入城助守，城陷死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彭斯举，湖南平江人。以团练剿贼，从李元度为平江军营官。战湖口、东乡、贵溪、安仁、玉山，积功晋秩知府。元度罢去，留所部五营隶斯举，始独将一军。会攻景德镇，饶廷选见而器之，调援浙江，破贼于淳安，复其城，擢道员，留浙补用。驻守千秋关，贼大至，搏战竟日，溃围出，移防海宁。会攻严州，下之。进援广信，而所部留驻常山者索饷哗溃，斯举率亲兵赴杭州，乞解军事回籍，巡抚王有龄留管营务处。斯举建议，省城米粮来自宁、绍，钱塘江距城三里，当筑甬道，兵护之，运道乃无虞。未及行而贼至，城中竟以绝粮陷。斯举分守涌金门，死之。

张玉良，字璧田，四川巴县人。咸丰初，由行伍从征广西，积功至千总。四年，从向荣至江南，战江宁城外，屡有功，累擢永州左营游击。六年，败贼于丹阳、金坛，赐号黾勇巴图鲁。又败贼于溧水西门，毁其炮台，擢处州营参将。七年，克句容，加总兵衔，擢三江口协副将。破镇江援贼于江滨，克镇江，叙功以总兵记名。八年，大破江宁援贼，擢甘肃巴里坤总兵。攻太平、金川诸门，贼众突出，痛歼之。驰援溧水，毁红蓝埠贼垒，克其城，斩贼千余级，加提督衔。九月，会攻浦口，大捷。而九洑洲之贼来援，玉良率后队截击，贼大溃。

十年春，遂乘胜克九洑洲，诏遇提督缺出题奏，寻调肃州镇总兵。江南大营诸将善战者，向荣旧部多蜀将，张国梁所部多粤将。蜀将以虎坤元为首，周天培及玉良次之。时浙江军事亟，议分军赴援，咸属望于张国梁，而围攻江宁，功在垂成，国梁为全军所系，不克行。坤元、天培已前殁，乃命玉良总统援浙诸军，专办浙江军务，未至而杭州陷，将军瑞昌独坚守驻防内城，与贼相持。玉良率六百人驰至，出贼不意，毁武林、钱塘诸门外贼垒，梯城而上，遂复杭州。捷闻，诏嘉为奇功，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擢广西提督。

贼之扰浙也，原以牵制江南军，故见玉良至，则不战遽去，由广德分路趋江宁。总督何桂清驻常州，檄玉良回援，而贼别队已侵江南大营后路。桂清留玉良于常州以自卫。未几，江南兵溃，张国梁、和春先后殉，诏玉良代节制其军。常州陷，御贼于无锡高桥，贼由间道出九龙山袭无锡。玉良前后受敌，退保苏州，入城计守御，未定，溃兵应贼，苏州亦陷。玉良奔杭州，褫职，隶瑞昌军。瑞昌令规复严州，继克常山，复原官。十一年，复遂安，而严州又陷。

玉良自江南败恤创后，兵心已涣，不能复振。贼再攻杭州，驰援，军不用命，自知事不可为，战杭州城下，辄身临前敌，力斗，中飞炮，殁于军。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祀本籍

昭忠祠，谥忠壮。

鲁占鳌，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官平番营守备，从向荣剿贼广西、江南。继从吉尔杭阿克上海，攻镇江，战皆力，累擢川北镇总兵，调建昌镇。苏州陷，为贼所执，骂贼被脔割，死之。赠提督衔，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

刘季三，广西武宣人。以武举从右江道张敬修战桂林、全州，授左江镇标守备。从向荣至江南，积功至副将，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大兵攻秣陵关，季三于葛塘寺设伏，出贼不意，斩关入，火之，又破六郎桥贼巢，功皆最，擢直隶通永镇总兵。十年，张国梁督诸军攻江宁，季三任上关一路，寿德洲守贼秦礼国献垒内应，破上关，拔出难民千余，解散协从五千余人。从张玉良援浙江，克余杭、临安，进秩提督。是年秋，贼陷严州，掠富阳，季三孤军往援，战竟日，死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毅。

双来，徐氏，汉军正白旗人。由拜唐阿累迁銮仪卫治仪正，出为甘肃碾伯营都司，擢秦州营游击。道光二十七年，赴援回疆，行至黑孜布依遇贼。兵少，被围，相持十余日。援至，合力破贼。方围急，贼塞水源以断汲路，越日泉涌盈塘。宣宗闻之，嘉叹曰：“此将士忠义所感也！”命以参将用，赐花翎、法福哩巴图鲁勇号。寻败贼于骆驼脖子，加副将衔。历灵州营参将、永固协副将。

咸丰二年，调赴钦差大臣琦善军，擢肃州镇总兵。三年，从琦善攻扬州，勇锐为一军之冠，战辄手执大旗以先，迭破贼，毁西北隅土城，悉夺其营垒。贼遁入城死守，围攻两阅月。双来发炮坏城垣丈余，作桴渡河，逼城布云梯，鼓勇先登，纵火，贼于城上苦斗，枪弹如雨。双来伤颊，折二齿，晕跌，扶下，从卒多伤亡，以无继援而退。特诏褒奖，加提督衔，他将观望者并被谴。越旬日，双来复督队攻城，力战逾时，中炮，洞穿右股，犹大呼登城杀贼。翌日，创甚，卒于军。

文宗素知其勇，事闻，震悼，手批其疏曰：“双来何如是不幸？朕陨涕览奏，不胜悲愤！然视彼贪生退缩者，奚啻霄壤。”诏依提督例优恤，赐银一千两，命柩归时专奏入城治丧，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毅。后都统德兴阿疏言双来与总兵瞿胜龙战绩尤异，先后于江北阵亡，请在扬州建双忠祠合祀，诏允之。

瞿腾龙，字在田，湖南善化人。由行伍补千总，剿猺匪赵金龙及乾州苗有功，累擢古丈坪，营诏都司，署镇簟镇标游击。

咸丰元年，率标兵赴广西剿匪，迭破贼于武宣桐木、马鞍山、永安古排塘。二年，援桂林，以巨炮击贼于文昌门，歼毙甚众，赐号莽阿巴图鲁，擢永绥协副将。追贼入湖南，迭战于宁远、来阳、永兴、安仁。贼围攻长沙，腾龙率苗兵千人赴援，偕邓绍良破南门外贼栅。贼以地雷轰城，圮十余丈，腾龙守城缺力御，斩悍贼三百余人，城复完，加总兵衔。

三年，从向荣战武昌，遂尾贼东下，擢湖北郧阳镇总兵。抵江宁，贼已分党北犯，命率所部驰赴山东、河南防剿。行至高邮，琦善疏留其军会攻扬州。腾龙身先士卒，与总兵双来并号军锋。既而双来以伤殒，遂兼领其军，充翼长，琦善甚倚之。扬州久不克，而贼之踞瓜洲者尽力来援。腾龙扼三汊河，贼至，十倍我军，腾龙下令“有进无退，回顾者斩。”下马持大刀闯入阵，士卒皆喋血战，贼退夜乘雷雨突之，贼不辨众寡，自相践杀，及晓，尸骸狼藉，毙贼二千有奇。寻贼扬帆径趋扬州南门，登东岸，复驰击走之。于是树巨椿以阻河路，城贼屡突围，击退。十一月，贼全队冲出，并入瓜洲，乃复郡城。

初，向荣疏调腾龙回军江宁，不许。至是诏率兵援安庆，琦善奏三汊河要冲，恃腾龙力守，仍请留。贼于运河南岸筑数垒以逼三汊河，进攻破之。四年正月，进攻瓜洲，设伏诱贼出，伏起，大破之。二月，复进攻，乘夜雪袭贼，连破二垒，深入，贼倾巢出，钞官军后。围数重，战竟日，被伤，下马步战，力竭死之，年六十有四。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壮。

王国才，字锦堂，原姓罗氏，云南昆明人。以武举效力督标，洊升守备。道光末，剿弥渡回匪，擒贼首海老陕，赐号胜勇巴图鲁，擢都司。从剿广西贼，转战大黄江、永安州有功。寻撤滇军归伍。

咸丰二年，平寻甸回匪，擢山东青州参将。三年，吴文镕移督两湖，疏调率所部赴湖北，行至天门，遇贼，以亲兵七十人击走之。会文镕战殁黄梅，国才将返滇，过荆州，将军官文留之，予兵

千二百、练勇五百，守城北龙会桥。贼万余猝至，军士气沮，国才曰："贼如潮涌，不进何以求生！"亲以鸟枪毙执旗贼，大呼陷阵，贼披靡，坠河无算。追至马湟山，贼败窜，军中称其勇。官文令整饬诸县团练，荆州获安，赐花翎，以副将升用。

四年，署督标中军副将，从总督杨霈防德安。会湘军规大治，国才当右路，连破贼，克蕲州。杨霈以川练千人益其军，进攻九江。五年，率部将毕金科战城下，数捷。会杨霈师溃。国才回援武昌，夜至，城已陷，未知也。先驱入城，始觉。贼由汉阳悉众来拒，国才突围出，驻金口，进大军山。寻屯沌口，偕水师合攻，汉阳，设伏诱贼出，歼之。贼屡袭金口、沌口，皆击退。破大别山贼垒，授竹山协副将，署郧阳镇总兵。总督官文进逼汉阳，国才屡从破贼。

六年，诸军合攻国才越濠逼城下，一拥而入，巷战，杀贼甚众，加总兵衔，记名简放。复黄梅，守之，改隶将军都兴阿。七年，贼由太湖来犯，以空城诱贼入，斩获无算。追至九江对岸，连破贼段窑、枫树坳、狗山镇。云南回匪炽，调回援，官文、胡林翼疏留不遣。黄梅城僻隘，国才谓不足屏蔽，请守双林驿。都兴阿不许乃屯城西，分副将石清吉守城，贼屡犯，却之，授贵州安义镇总兵。六月，皖贼陈玉成纠贼数十万上犯，国才被围，力战，殁于阵。赠提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刚介。

虎坤元，字子厚，四川成都人。父嵩林，咸丰初，以湖南游击调广西剿匪，从向荣战紫金山，攻永安，解桂林、长沙围，并有功。从至江南，累擢湖北宜昌镇总兵。偕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遂从攻镇江，屡破贼于宝盖山、仓头、下蜀街、高资。在江南军中称宿将。

虎坤元，年十七，从父军，勇力过人，战辄先登，军中号曰："小虎"。初至江宁，夺钟山贼垒，功最，擢守备。四年，克高淳、太平，赐花翎、鼓勇巴图鲁勇号，擢川北镇标都司。五年，援湾沚，焚贼舟，乘胜取芜湖，坤元跃登城，杀守陴贼，遂克之。

六年，江宁贼出援镇江，坤元旦驰至三汊河，击败之。双战于下蜀街，破贼垒，追贼直至仙鹤门，擢建昌镇标游击。从总兵秦如虎援浙江，而宁国告陷，遇贼宣城红林桥，设伏，身率数骑诱贼，败之。进攻宁国未下，回援镇江，嵩林为贼所困，驰入重围掖之出。会江宁大营溃，向荣等退守丹阳，贼蹑至，势甚张，坤元偕张国梁力战却之。遂从嵩林移驻珥陵，扼贼犯常州之路。未几。国梁战五里牌，伤胯，急召坤元夜至，简精锐，未晓即出，逾简渎河，东攻黄土台贼垒，跃上垒墙，毁其栅，大队拥入，劲骑钞截，贼无脱者，连破五垒。国梁亦破河西贼垒，贼势始挫。坤元以是名出诸将上，乘胜进兵，逾月遂解金坛之围，擢参将。进攻东坝，填濠登城，负创力战，手斩悍贼，复之。又克高淳，以副将尽先升用。

七年，会攻溧水。贼屡来援，与城贼夹攻官军。坤元迭破之于邬山、拓塘、博望、天里山、小茅山，凡十余战，歼戮无算，擒伪迓天侯陈士章。鏖斗城下四昼夜，跃登南门，复溧水，授贵州定广协副将。又败贼于高阳桥，克湖墅、龙都。张国梁攻句容，贼坚守未下，檄坤元往助，值贼出扑，率数十骑突之，进逼南门纵火焚城楼，大军继之，遂克句容。叙功，以总兵记名简放。从国梁规镇江，时贼由江宁来援，蚁聚七星观、仓头。坤元以轻骑诱敌入伏中，大败之，追击，立破三垒。贼退至三汊河，伏兵又起，无去路。坤元大呼："弃戈者免死！杀贼首者赏！"降者数百人。是役斩首及淹毙者三千有奇，生擒三百，寻败贼于西堰冈，援贼复于仓头、顾家坝筑垒。坤元于山后树帜为疑兵，自率小队冲锋，殪悍贼。而贼以大队来拒，诸军环击，乘势全毁贼营，镇江守贼遂遁。追至龙潭，痛歼之。坤元甫授直隶通永镇总兵，文宗手批其谢恩疏曰："闻汝父子在军营甚为奋勇。汝年未三十，已应显秩。务自勉励，以副朕望"。至是复下部优叙，寻丁母忧，夺情留军。

八年，攻秣陵关，逼贼巢为垒。贼出斗，败之，穷追，单骑独前，惟游击刘万清从，疑有伏，止之，勿听，进至石桥，中枪而殒，万清夺其尸还。和春疏闻，言："坤元从军八载，忠勇性成。善以少击众，自为都守。父子所入之资，悉以养勇士。故旌旗所指，无不披靡。历经颁给御赐金牌六次，受二等伤四次，头等伤十二次。灼颈落指，濒死者屡矣。既殁，大江南北同声悼惜。"诏从优恤，于溧水、湖墅及死事地方建专祠，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未娶无子，以弟坤冈袭。是年，其父嵩林守溧水，为贼陷，坐褫职，以坤元阵亡故，获免治罪。嵩林回籍助剿滇匪，命襄治团练，

寻卒于家。

戴文英，广东罗定人。由行伍从剿罗镜凌十八有功，擢千总。咸丰三年，从向荣援江宁。初至进攻，文英偕张国梁穿越深林丛苇十余处，潜袭雨花台贼营后，大败之，赐号色固巴图鲁。

四年，剿贼七桥瓮，往来冲锋，又偕总兵德安破贼营。五年，战高资，皆以勇锐称，累擢惠州营都司。六年，攻镇江，战于京岘山，驰马入贼阵，枪毙悍贼甚多，擢南诏营游击。从张国梁援金坛，率精刺锐过河奋击，解金坛之围。两江总督怡良荐举将才，文英与其选。大兵克东坝贼垒，平宝堰贼巢，文英率茅村团练独当一路，斩获多，擢淮安营参将。七年，从张国梁攻镇江，驻红花山。贼众来扑，文英冲入贼中，手刺杀悍酋数人，贼大败，擢江南督标中军副将。是年冬，攻克镇江府城，记名总兵。

八年，克秣陵关。授直隶通永镇总兵。时江宁长围渐合，贼百计溃围，屡出冲突。文英从张国梁四面兜剿，直抵外濠，焚毁望楼。皖北援贼陷溧水，文英偕张玉良驰赴会剿，分攻红蓝埠，逼河炮击，乘液渡河，踏平贼垒，遂复溧水。而贼复自西路来援，文英自督前队，以劈山炮迎击，骑兵包抄，毙贼无算。会提督邓绍良在宁国为贼所困，文英驰援遇贼于湾沚，连战皆捷，而贼至愈众，力竭，殁于阵。

文英在军中以善战名，为张国梁所倚，甫擢专阃而殒。文宗惜之，优诏赐恤，称其所向有功，克溧水，破援贼，功为尤著，予骑都尉世职，谥武烈。

谕曰：乌兰泰忠勇冠军，与向荣不合，致无成功，时论多右之。邓绍良、周天受老于军事，保障皖南，军律不严，终不能保全浙境。张玉良后起，号骁健，江南师溃之后，竟不复振。诸人皆当一面，以死勤事，其成败有足鉴者。双来、瞿腾龙、王国才、虎坤元、戴文英并以善战名，志决身歼，时论惜焉。

清史稿卷四〇三　列传第一九〇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迁赞善，大考二等，擢侍讲，累迁祭酒。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历光禄寺卿、内阁学士。

咸丰二年，因天变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略谓："广西贼势猖獗。广东、湖南皆可忧。赛尚阿督师无功，请明赏罚以振纪纲。河决不治河员之罪，刑轻盗风日炽，应明敕法以肃典常。臣工奏摺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朱批多而谕旨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疏入，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令直言无隐。复奏曰："朱批因事垂训，臣工奉到遵行，他人不与闻，非若谕旨颁示天下，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而原奏之人不知，交部重案，复奏依议，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令甲，而杜胥吏之蔽欺。至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适性陶情之事，见在内府已有采办梨园服饰以备进御者。夫鼓乐田猎，何损圣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诚不可不察也。"文宗不怿，明谕指驳，以其意存讽谏，不之罪也。寻因自行撤回封奏，降四品京堂。会粤匪犯武昌，胜保疏陈办贼方略，命驰往河南，交钦差大臣琦善差遣。

三年春，偕提督陈金绶率后援湖北、安徽，而江宁告急。至则城已陷，驻兵江浦。胜保疏陈军事称旨，命以内阁学士会办军务，克浦口而贼陷扬州，偕陈金绶进剿。击贼镇海寺南，破之，薄扬州城下，赐花翎。又连破贼于天宁广储门外。

奉命赴安徽剿贼，而贼已入河南，渡河围怀庆。胜保会诸军进击，将军托明阿军其东，胜保军其南。时督师大学士讷尔经额遥驻临洺关，援军数路久顿城下，惟二军战较力，命胜保帮办河北军务。七月，分三路进攻贼垒，大破之，怀庆围解，加都统衔。赐黄马褂，予霍鋆巴图鲁名号。贼窜山西，连陷数县，诸军迁延，惟胜保率善禄、西凌阿兵四千尾追，一破之封门山口，再破之平阳，绕出贼前，扼韩侯岭，寻复洪洞、平阳。劾逗留诸将托云保、董占元、乌勒欣泰等，罪之。诏嘉胜保果勇有为，授钦差大臣，代讷尔经额督师，节制各路，特赐康熙朝安亲王所进神雀刀，凡贻误军

情者，副将以下立斩以闻。贼既不得北窜，转而南，由泽、潞间道入直隶境。讷尔经额师溃于临洺关，贼复猖獗，窜顺德、赵州、正定，胜保由井陉一路迎截，坐追贼不力，镌二级。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驻军涿州，直隶军务仍责胜保专任，而以西凌阿、善禄副之。贼东窜，由深州、河间窥天津，胜保转战追贼至静海。贼由独流分踞杨柳青，迭击之，遂聚于静海、独流，负隅久踞。诏僧格林沁进军合剿。

四年春，贼突围走阜城，追击，歼贼数千，阵毙悍酋吉文光。而援贼由江北偷渡黄河扰山东，命胜保移兵往剿，临清失守，坐褫职，戴罪自效。寻破贼，克临清，余贼南走，追击迭破之，解散甚众。及窜入丰县，仅千余人，蹙之河岸，悉数歼除。捷闻，复职，加太子少保。僧格林沁围林凤祥、李开方于连镇，久未下，命胜保回军会剿。开方突出，分股窜山东，胜保亲率轻骑追之，贼陷高唐踞守，围之数月不能克。迭诏诘责，褫职逮京治罪，遣戍新疆。直隶、山东贼既平，予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

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差遣。七年，予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捻匪方炽，胜保至，连破之方家集、乌龙集、柳沟集，克三河尖老巢。又克河关，复霍邱，大捷于正阳关，斩捻首魏蓝奇等，加头品顶戴。

八年，平邦家集、乔家庙、赵屯诸捻巢。粤匪大股围固始，击破之，歼贼万余，斩伪显天侯卜占魁等，固始围解。诏嘉谋勇兼优，遇都统缺出提奏，复黄马褂、巴图鲁，免其弟廉保遣戍罪。粤匪陈玉成、李侍贤合陷庐州、凤阳，授胜保镶黄旗蒙古都统，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连破贼于定远池河、高桥。督军抵三河，贼遁走。捻首李兆受久踞江、淮间，与粤匪勾结。及见粤匪屡挫，渐持两端。胜保亲至清流关密招之，许归诚后免罪授官。兆受以其部下家属在江宁，请缓发。至是进攻天长，兆受内应，克之，遂献滁州，奏授参将职，改名世忠，安置降众，自为一军。九年，克六安，捻首张元龙以凤阳降，复临淮关。进克霍山、盱眙破贼清水镇，斩其酋吴加孝，遂克怀远，而庐州、定远久未下，贼仍蔓延。丁母忧，夺情留军。

十年，罢钦差大臣，命赴河南剿匪。御史林之望论劾，降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复坐剿匪不力，降授光禄寺卿，召回京。甫至，会英法联军内犯，使率八旗禁军驻定福庄，偕僧格林沁、瑞麟进战通州八里桥，败绩，胜保受伤，退保京师。停战议和，胜保收集各路溃军及勤王师续至者共万余人。疏陈京兵亟应训练，拟议章程以进。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亲督操练，是为改练京兵之始。

十一年，擢兵部侍郎，捻匪扰山东，诏分所部五千人畀僧格林沁往剿。寻命胜保赴直、东交界治防，连克邱县、馆陶、冠县、莘县，破贼老巢。招降捻首宋景诗，率众随军，复朝城、观城，命督办河南、安徽剿匪事宜。河北肃清，予优叙。

是年七月，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上疏曰：“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专。皇上冲龄嗣位，辅政得人，方足以资治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望，而餍四海之心。该王等以承写朱谕为辞，居之不疑。不知皇上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以朱谕之有无为重。至赞襄政务，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凭专以承写为凭。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其托诸掣签简政，钤用符信图章，以此取信于人，无如人皆不信，民晷可畏，天下难欺。近如御史董元醇条陈，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乃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道路之人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非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夫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者也。昔我文皇后虽无垂帘之明文，而有听政之实用。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尽心匡弼，无以振纪纲而顺人心。惟有吁恳皇上俯察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成郅

治。”奏上，会大学士周祖培等亦以为言，下廷议，从之。肃顺等并伏法。寻授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

时捻匪肆扰皖、豫间，以张洛行为最强。苗沛霖自踞寿州，逼走巡抚翁同书后，佯称就抚，阴与粤匪陈玉成勾结。署巡抚贾臻被围于颍州，久不解。楚军已克安庆，陈玉成退踞庐州。朝廷本意安徽军事属之李续宜，用为巡抚。沛霖旧隶胜保部下，心惮楚军，扬言胜保来始剃发。贾臻以闻，诏促胜保援颍州。

同治元年，遣军先进，为贼所挫。三月，胜保至，击破贼垒，围乃解，加兵部尚书衔。多隆阿等克庐州，陈玉成遁走，沛霖诱擒之，献于胜保军。诏于军前诛玉成，赦沛霖罪，许立功后复官。沛霖拥众号十万，所属二百余圩。与张洛行势敌相仇，自请剿之，心实叵测。诏询曾国藩、官文、李续宜、袁甲三等，皆主剿。独胜保一意主抚，上疏言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请以安徽、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允之。迭诏训饬，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卒不悛，力言沛霖无他，而为李续宜所疑，恐激变。续宜奉旨进驻颍州，亦迄不至。

会陕西回乱炽，多隆阿援军阻隔不能遽达。遂授胜保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八月，转战至西安，解其围。降捻宋景诗中途率众叛走。东路同州、朝邑犹为回踞，诏责胜保专剿东路，命多隆阿进军分任西路。胜保力不能制贼，而忌多隆阿，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严诏斥阻，不听。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乃止。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下僧格林沁及山西巡抚英桂、西安副都统德兴阿察实奏上，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

二年，王大臣会鞫，胜保仅自承携妾随营，呈诉参劾诸人诬告之罪。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踞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当其被逮也，降捻李世忠已擢至提督，请黜己官为之赎罪，不许。御史吴台寿兄言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无失地丧师之罪，请从末减。台寿克台朗在胜保军中，诏斥党附，褫台寿职。

托明阿，鄂栋氏，满洲正红旗人。由侍卫擢护军参领，出为山东衮州营流击。从巡抚武隆阿征回疆，以功赐花翎。累擢曹州镇总兵，调四川松潘、重庆二镇。道光二十四年，擢四川提督，以病去职。二十七年，起授乌鲁木齐提督。调陕西，擢绥远城将军，整饬戎政，勤于训练。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祥等陷扬州，逼淮、徐命率所部赴江南、山东交界防堵，进屯清江浦。贼窜滁州，托明阿赴援，与周天爵会剿。遂追贼至河南，迭战于睢州、杞县、陈留、中牟，进克汜水，歼贼千余，被珍赍，命襄办军务。贼窜河北，围怀庆，乃渡河会诸军分路进攻，迭有斩获。贼筑土城树木栅以拒，合攻破之，擒斩数千。贼始遁，怀庆围解。论功，赐黄马褂，予西林巴图鲁名号。追贼山西，诏以胜保督师，命托明阿襄办。贼窜入直隶境，坐降五级留任，寻以伤剧解职回旗。

四年春，病痊，命赴直隶，仍帮办僧格林沁、胜保军务。贼方踞阜城，坚守不出，诸军围之。托明阿屯东北，贼来扑，辄击退，突由东南隅窜出，踞连镇，夹运河。托明阿与都统西凌河军东西两岸，围复合。会琦善督师扬州，卒于军，命托明阿为钦差大臣，驰往代之，授江宁将军。自贼踞江宁，镇江、扬州皆陷，南北梗阻，大军分两路，向荣军江南，琦善军江北。江北军攻扬州不能克，贼弃城去，聚于瓜州，与南岸镇江相犄角，江宁贼时乘钜簰顺流而下，陆师不能扼水师力薄，亦不能制贼。上游浦口最当冲要，贼于沙洲结营，时图进窜。恃总兵武庆一军及道员温绍原六合练勇为屏蔽，亦不能进取。托明阿至军，令副将鞠殿华毁运河铁锁，提督陈金绶循东岸进攻，小有斩获。又截击贼簰，毙伪丞相黄起茅。自督舟师渡江，略北固山、金山而还。

五年，瓜洲、镇江贼合犯仪徵，令副都统德兴阿、总兵李志和击退。又进军三汊河，诱贼败之。托明阿见僧格林沁于连镇、冯官屯皆以围墙制贼，议仿其法，于瓜洲筑长围以困之。然瓜洲滨大江，江路不断，且地势袤长不易守，实无足恃。围成，屡偕陈金绶进攻，无大胜利。江宁贼踞江浦石矶桥，武庆、西昌阿等驰击，克之。巡抚吉尔杭阿督师攻镇江甚急，于是议南北同时进剿。

六年二月，江宁贼大举援镇江，未得逞。渡江与瓜洲贼合，突越土围，四出纵火。官军战土桥

竟日，伤亡多。托明阿营垒被毁，退三汊河，又退秦家桥，几不能军。陈金绶、雷以绶等亦退走，扬州遂陷。诸营溃散，惟德兴阿犹整军力战。向荣遣邓绍良渡江来援。越十日，复扬州，而江浦亦为贼踞。诏褫托明阿职，留营效力，寻以病归。

八年，予头等侍卫，率兵驻杨村防英兵内犯，授直隶提督，迁西安将军。同治元年，以伤病乞休，四年，卒。

陈金绶，四川岳池人。从剿教匪，授把总，积功至都司。道光初，从征回疆，破贼于佳噶赖，功最，赐号逸勇巴图鲁，擢留坝营游击。十三年，直隶总督琦善调司教练，累擢督标中军副将，琦善倚之，以堪胜总兵荐，擢天津镇。二十二年，擢直隶提督。及琦善督师剿粤匪，率所部三千以从。诏金绶为杨遇春旧部，命帮办军务，率兵先发。又以其不谙文字，命胜保偕行。咸丰三年春，趣援江宁，偕胜保克浦口，诏责专防江北。扬州陷，由六合、仪徵趋援。琦善大军始至，合攻扬州。琦善军其北，金绶、胜保军其西，累战皆捷。贼坚守数月不下，而瓜洲一路通江，兵少不能合围。贼分犯浦口踞之，进陷滁州，遂北窜。胜保率兵赴安徽援，应迭诏以孤城久抗，责攻益急。总兵双来奋进，缘梯登城，金绶策应。兵不听命，双来以无援负创退，寻殁于军，自此不敢力攻，而贼时由瓜洲窥伺来援，屡却之。十一月，贼陷仪徵，两路同时来犯。参将冯景尼守扬子桥，先溃，诸军多失利。城贼拥辎重突出趋瓜洲，琦善、金绶不能截击，并坐褫职留军。扬州虽复，贼久踞瓜洲。四年春，琦善卒于军，金绶暂署关防。托明阿至，偕金绶进攻瓜洲，毁贼炮台。寻攻新桥贼垒，金绶之侄能义及游击海明殒于阵。江北军多疲玩，金绶年老，文宗以其谨愿，姑容之。阅时辄报小捷，屡以虚饰被斥。至托明阿兵溃土桥，金绶及雷以绶驻万福桥，望风而走。事后饰辞自辩，又奏随同克复扬州，为德兴阿论劾，应治罪，金绶已先殁于军矣。

德兴阿，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驻防。道光末，由驻京前锋授蓝翎侍卫、乾清门行走，累擢头等侍卫。以善骑射受文宗知，曾手擒奔马，赐黄马褂。

咸丰二年，命率黑龙江兵赴琦善军。三年，从攻扬州，屯蒋家庙，为通仪徵要路，城贼窜出，奋击败之。瓜洲援贼进踞虹桥，与守备毛三元夹击于三汊河。德兴阿单骑陷阵，射殪其酋，大破贼，加副都统衔。别贼破仪徵，分两路来犯。德兴阿急趋东石人头，毁贼浮桥。而瓜洲贼又进筑土城于西河，逼三汊河，与仪徵贼相犄角。德兴阿偕总兵瞿腾龙渡河毁贼营，贼乃不能西进。是年冬，贼弃扬州城退踞瓜洲，官军进复仪徵，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四年，偕瞿腾龙进攻瓜洲，腾龙深入，为贼所袭，殒于阵。德兴阿率劲骑驰援，贼败走，军赖以全，赐号博奇巴图鲁。寻复败贼三汊河，贼埋地雷诱官军，德兴阿侦知，挥军绕路而前，贼伏垒不出，遂分军两路夹攻，斩馘过当，夺获大炮地雷。捷闻，晋御前侍卫。

五年，迭攻瓜洲贼垒，又截击窜贼于虹桥、八江口等处，皆获胜。六年，托明阿兵败于土桥，扬州复陷，诸军涣散，独德兴阿军未动。诏黜托明阿，以德兴阿为钦差大臣，加都统衔。败贼薛家楼，进规郡城。贼万人迎敌，德兴阿身先士卒，斩贼酋一，诸军乘之，贼大溃，乘胜复扬州。同时江浦、浦口并为贼踞，令总兵武庆攻克之。德兴阿战功素为江北诸军冠，惟不晓汉文，命少詹事翁同书为帮办。添调新兵，军声稍振，进规瓜洲。

七年，参将富明阿破贼于土桥、四里铺，水师又击沈贼船，斩伪将军陈磊。是年夏，合水陆诸军进攻，毁贼舰及炮台。德兴阿亲督战，更番进逼。至十一月，大破之。复瓜洲。贼负隅，历四年，至是始克。诏嘉调度有方，赐双眼花翎，予骑都尉世职。乘胜逼金山，剿平新河口、龙王庙等处余匪。江南军亦同日克镇江，专力进攻江宁。八年春，德兴阿进军江浦，获胜。江宁贼势日蹙，悍党陈玉成等由安徽纠众来援，德兴阿兵败于浦口，退保六合，褫双眼花翎，革职留任。贼连陷江浦、天长、仪徵，德兴阿不能救，扬州亦陷，褫世职。寻张国梁率兵渡江复扬州，而德兴阿拥兵邵伯，观望不前，严旨斥责。温绍原守六合历数年，为江北屏蔽，至是亦以援绝被陷，绍原死之。翌日而张国梁驰至，已无及。国梁以江宁军事急，移军渡江，诏责德兴阿规复六合，军已不振，迄无功。何桂清疏劾：“德兴阿秉性粗率，初赖翁同书相助，得克瓜洲。自同书调任安徽巡抚去后，左右无人，毫无谋略，贻误军事。”和春亦劾其举动乘谬，难以图功。文宗犹念其前劳，未遽加谴，九年，以围

攻六合久不下，革任召还。自此江北不置帅，军务归和春节制。寻予六品顶戴，交僧格林沁差遣。

十一年，署密云副都统。同治初，授西安右翼副都统，留办山西防务，又移驻陕西同、朝一带防剿。五年，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帮办新疆北路军务。六年，丁母忧回旗。寻卒，依都统例赐恤，谥威恪。

论曰：胜保初以直谏称。及出治军，胆略机警，数著功绩。然负气凌人，难僧格林沁不相下。自余疆臣共事，无不龃龉互劾。文宗严驭之。屡踬屡起，盖惜其才也。始终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抚用悍寇而紊纪律，滥收废员而通贿赂，又纵淫侈不自检束。卒因袒庇苗沛霖，与楚军不相能，朝廷苦心调和而不之喻，遂致获罪，功过固莫掩也。托明阿、德兴阿皆战将，非独当一面之才，负乘偾事，宜哉。斯又不足与胜保并论矣。

清史稿卷四○ 四　列传第一九一

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本生父毕启，四等台吉。追封贝勒。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仁宗女。公主无出，宣宗为选于族众，见僧格林沁仪表非常，立为嗣。

道光五年，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十四年，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总理行营，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出入禁闱。最被恩眷。

咸丰三年，粤匪林凤祥、李开方等北犯，命僧格林沁偕左都御史花沙纳等专办京师团防。八月，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师溃临洺关，贼窜正定。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上御乾清宫亲颁关防，赐纳库素光刀，命率京兵驻防涿州。十月，贼陷静海，窥天津。兵进永清，又进王家口。贼不得前，乃踞独流镇。

四年正月，僧格林沁会钦差大臣胜保军乘夜越壕燔其垒，贼西南逸，追击之子牙镇南，擒斩甚众，赐号湍多巴图鲁。复连败贼于河间束城村、献县单家桥、交河富庄驿。贼窜踞阜城县城、附城村堡皆为贼屯。僧格林沁偕胜保率副都统达洪阿、侍郎瑞麟、将军善禄等诸军围击，毁堆村、连村、杜场诸贼屯，炮殪悍酋吉文元，贼犹顽抗，攻之累月不下。粤匪复自江北丰县渡河扰山东，浸近直隶境，欲以牵制大军，胜保及善禄先后分兵迎剿，迭诏责僧格林沁速攻阜城，于是穴地为重濠长围困之。四月，贼乘风突围出窜东光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东西两镇，村落相错，贼悉踞之。僧格林沁自率西凌阿屯河东，令托明阿屯河西，别遣马队扼桑园。会胜保已破贼山东，回军合攻连镇。五月，贼酋李开芳以马队二千余由连镇东突出趋山东，胜保率骑兵追之，遂窜踞高唐州。诏斥僧格林沁疏防，责速攻连镇自赎。会霖雨河涨，贼聚高阜，官军屯洼地，势甚棘。于是议开濠筑堤，以水灌贼营。堤成，蓄水势如建瓴，贼大困，屡出扑，皆击退。九月，东西镇各出贼数千，欲突围而窜，为官军所扼，粮尽势蹙。附近村庄皆收复，合力急攻，凡数十战。十二月，毙伪检点黄某。悍党詹启纶出降，焚西连镇贼巢，仅余死党二千余人，以大炮环击。

五年正月，破东连镇木城，贼冒死冲突，尽歼之，擒林凤祥，槛送京师诛之。畿辅肃清，锡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擢其子二等侍卫伯彦讷谟祜御前行走，敕移师赴高唐州督办军务。先是，胜保围攻高唐久不下，密诏僧格林沁查办，至即劾罢之。贼闻连镇既下，丧胆欲遁。大军数日即至，故疏其防。贼果乘隙夜走，亲率五百骑追奔五十里，至茌平冯官屯，贼踞以守。合军围攻，四面炮击，贼掘地为濠，盘旋三匝，穴堀潜藏，穿孔伺击，攻者伤亡甚多。复议用水攻，挑河筑坝，引徒骇河水灌之。贼屡冲突，皆击退。四月，水入贼窖，纷纷出降。擒李开芳及其死党黄懿端等八名，械送京师诛之。北路荡平，文宗大悦，加恩世袭亲王罔冈替。五月，凯撤回京，上御养心殿，行抱见礼，赐朝珠及四团龙补褂。双御乾清宫，恭缴参赞大臣关防，赐宴勤政殿，从征将士、文武大臣并预焉。林凤祥、李开芳为粤匪悍党，狡狠善战，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数殄灭，无一漏网，僧格林沁威名震于海内。时英吉利在粤东开衅，乘东南军事方棘，多所要挟，每思北犯。故近畿肃清后，命西凌阿分得胜之师赴援湖北，而僧格林沁遂留京师。六年，丁本生母忧，予假百日，在京持服。寻调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七年四月，英吉利兵船至天津海口，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驻通州，托明阿屯杨村，督前路。仓猝征调，兵难骤集，敌兵已占海口炮台，闯入内河。

议掘南北运河泄水以阻陆路，别遣议和大臣桂良、花沙纳赴天津与议条约。五月，议粗定，英兵退。未尽事宜，桂良等赴上海详议。于是筹议海防，命僧格林沁赴天津，勘筑双港、大沽炮台，增设水师。以瑞麟为直隶总督，襄理其事。奏请提督每年二月至十月驻大沽，自天津至山海关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各炮台，一律兴修。九年，桂良等在上海议不得要领。五月，英、法兵船犯天津，毁海口防具，驶至鸡心滩，轰击炮台，提督史荣椿中炮死。别以步队登岸，僧格林沁督军力战，大挫之。毁敌船入内河者十三艘。持数日，敌船引去。

九年六月，英、法、俄、美四国兵百余艘复来犯，知大沽防御严固，别于北塘登岸，我军失利。敌以马步万人分扑新河、军粮城，进陷唐儿沽，僧格林沁力扼大沽两岸。文宗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盖知其忠愤，虑以身殉也。寻于右岸迎战失利，炮台被陷，提督乐善死之。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迭命大臣议和，不就。敌兵日进，迎击，获英人巴夏礼送京师。战于通州八里桥，败绩。瑞麟又败于安定门外，联军遂入京。文宗先幸热河，圆明园被毁，诏褫僧格林沁爵、职，仍留钦差大臣。

九月，和议成，命遣撤残军，驰赴行在，未行，会畿南土匪蜂起，山东捻匪猖肆，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瑞麟往剿。师至河间，匪多解散。诏促赴济宁、袞州督师。十一月，至济宁，贼已他窜回巢。疏陈军事，略曰："捻首张洛行、龚瞎子、孙葵心等，各聚匪党无数。此外大小头目，人数不少。每年数次出巢打粮，辄向无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所至抢掳赀财粮米，村舍烧为赤地，杀害老弱，裹胁少壮。不从逆，亦无家可归。故出巢一次，即增添人数无算。此捻匪众多之情形也。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久持？一经撤退，匪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此各路官兵仅能堵御，不能进攻之情形也。每次出巢，马步数十万，列队百余里。兵贼众寡悬殊，任其猖獗，无可如何。前此粤、捻各树旗帜，近年彼此相通，联为一气。官兵在北，粤匪在南，捻匪居中，以为粤匪屏蔽。若厚集兵力，分投进剿，捻匪一经受创，粤匪蠢动，非竭力相助，即另图北犯，以分我兵势。此剿捻不易之情形也。臣原带马步六千，续调陕甘、山东绿营及青州旗兵，共一万二千余人。拟俟齐集，会合傅振、邦德楞泰二军相机直捣老巢。"疏入，诏："捻匪正图北犯，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寻捻匪由徐州北窜，迎击于钜野羊山，亲率西凌阿、国瑞当其东，瑞麟及副都统格绷额当其西，杀贼甚众，而格绷额阵亡。瑞麟伤退，劾罢之，荐西凌阿、国瑞帮办军务。又劾团练大臣杜＜⿰乔羽＞不能御贼，供应扰民，罢其任，团练归巡抚督办。邹县教匪宋绍明集众数千戕官，令国瑞、西凌阿击剿解散。

十一年，捻匪五旗并出，僧格林沁率诸将由金乡迎剿。遇贼于菏泽李家庄，战失利，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阵亡，回师驻唐家口。二月，令西凌阿驰赴汶上，会都统伊兴额、总兵滕家胜追贼至杨柳集，战歿。僧格林沁亲驻汶上，令西凌阿回守济宁。贼由沙沟渡运河，盘踞东平、汶上。德楞额追击于小汶河北岸，破之，贼始东窜。四月，令舒通额进剿，解滕县围。德楞额克沙沟营、临城驿，贼分两路奔窜。其入曹州境者，勾结长枪会匪扰郓城、钜野，令知府赵康侯集诸县乡团御之。教匪宋继明复纠众踞邹县凤凰山，令国瑞、德楞额攻之，连破贼圩，继明寻遁走乞抚。六月，亲赴曹州进剿会匪，连破之于曹安陵集、濮州田潭，擒其渠李灿祥、陈怀五等。八月，捻匪渡运河，犯泰安、济南。僧格林沁亲率大军追蹑，败之于孙家镇，贼走青州。九月，袭击于临朐县南，沿诸城至沂水，黑旗捻党跨河抗拒，分兵击之，追及兰山兰溪镇歼焉。捷闻，复御前大臣，赏还黄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奉宸苑。穆宗即位，特诏嘉其勤劳，复博多勒噶台亲王爵。

是年冬，会东军攻曹郡会匪，破濮州红川口贼圩，搜斩无遗。毁刘家桥、郭家唐房贼巢，又破定陶贼于大张寺，复范县。西凌阿等攻捻匪于钜野境，大捷，定陶踞匪闻风遁走。会匪郭秉钧自河西来犯，连击之于崔家坝，至黄河南岸，屡挫贼锋，曹郡渐清。疏陈军事，略曰："捻匪老巢多在宿州、蒙城、亳州境内，其北来，每由归德之虞、永、夏，徐州之丰、沛、萧、砀，直入山东之曹、单、鱼台，或由宿、徐北至韩庄、八闸。今领重兵进驻亳州，偏于西南一隅。北至徐州三百余里，再东虑鞭长莫及。如派队轮转，由西路进攻贼圩，即使得手，距亳州尚远，东路捻众岂能坐待，势

必由丰、砀、韩庄钞袭我军之后，我军不得不回顾北路。一经移动，则亳东之贼尾随，受其牵制。故屯兵亳州之议，在豫省为良策，若欲卫东省兼顾北路藩篱，则未可行也。臣拟俟曹属肃清，移营单县，观皖捻动静，剿抚兼施。邹县教匪踞险难攻，暂准投诚，以未羁縻，留兵镇压。待南捻稍松，相机办理。滕、峄之匪，德楞额招安刘双印、牛际堂等，若有反侧，仍应往剿。河北教、捻各匪，本年两次鸱张，众不过一二万。臣令西凌阿、国瑞两次会剿，胜保等方能得手。胜保于此匪尚不能独力剿除，岂能当十余万之捻众？寿张及曹属一带，臣已办理就绪，毋须胜保前来会剿。”疏上，诏从之。

同治元年正月，捻匪二万余由江北丰县犯金乡、鱼台，令翼长苏克金击走之。二月，亳捻张洛行合长枪会匪西窜，势甚张。僧格林沁率马队追至河南杞县许冈，贼列队横亘十余里。苏克金等奋击，毙贼二千余。西路援贼至，豫军亦来会剿，婴城而守，连日鏖战。以马队伏濠边伺贼懈，城中突出劲骑冲贼营，伏赴夹击，毁贼垒七，斩馘千余。越日余际昌率步队至，与苏克金合击，冲贼为两，追杀二千余。于是先破赵圩贼寨，合攻焦寨，援贼数至，皆击却，贼宵遁。是役三路合剿，歼匪万余，捷闻，特诏褒奖。僧格林沁督率诸将穷追窜匪，破之于尉氏东。贼踞民寨坚守，围攻之。旋虚东面诱之出，至樊家楼，尽歼焉。五月，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长枪匪党董智信窜东明。苏克金驰剿，受降。营总富和破坦头集捻巢，招抚被胁数十圩寨。恒龄破焦桂昌于曹州，乞降，诛之。

六月，进攻商邱金楼寨。教匪郝姚氏及金鸣亭久踞金楼，其党尤本立、常立身尤凶悍，官军屡攻不克。僧格林沁先遣谍用间，谕令投诚，金鸣亭潜允降而不出，其子线驹居郭家老寨，密捕之。会有贼党通教匪，以鸣亭禀词示常立身，立身遂杀鸣亭，贼中自相疑忌。至是合兵进攻，游击许得等率降人为导，先攻入，大军继之，巷战，斩郝姚氏及其两子，常立身、尤本立、杨玉聪同授首，余贼尽歼，夷其寨。乘势连破援贼于邢家圩、吴家庙、营廓集，前锋直抵亳州境。僧格林沁移驻夏邑，疏陈将帅市恩麾下，督抚见好属员，保举冗滥，吏治废弛，州县捏灾私征，军饷不足，言甚切至。诏嘉其公忠，命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后大员均归节制。

八月，令恒龄、卓明阿等追捻匪姜台凌至裕州博望驿，大破之，余众遁入山。别股李城、赵浩然等乘大军分队西行，纠众扰永城，复由砀山北窜。副都统色尔图喜追至鱼台罗家屯，战不利。僧格林沁促恒龄等回援，亲督进战于钜野满家洞，令马队诱贼深入，回击之，恒龄、国瑞分合冲突，毙贼数千。复连败之于子山集，贼东南窜。亳北白旗捻首李廷彦以邢大庄为老巢，附近贼圩互相首尾。九月，僧格林沁自攻卢庙，令国瑞、恒龄攻邢大庄及张大庄。廷彦见事急，诈称投诚，诱出诛之，党羽多乞降，惟孙老庄匪首孙彩兰不肯出。令降匪李＜㠯兴心＞奇为导，攻入寨，擒斩彩兰，诸寨皆下。亳东黑旗捻首宋喜沅，因与苏添柏相仇杀，诸悍党攻破王大庄、刘大庄两寨来降。诸小寨头目闻风归顺，亳北肃清。于是诸捻慑震兵威，多思反正。

二年正月，马林桥、唐家寨、张家瓦房、孟家楼、童沟集诸贼巢行后剿平，著名捻首魏喜元、苏添才、赵浩然、李大个子、田现、李城等或降或遁。张洛行为巨憝首恶，见势败，时思窜逸。会孙丑、刘大、刘二、杨二等由鹿邑西窜，令舒通额、苏克金等追之，战于魏桥，歼戮甚众。洛行欲由宿州趋徐州，为知州英翰所截。又闻西路诸匪被创，洛行遂潜回雉河集老巢。尹家沟、白龙庙与雉河集为犄角，二月，令舒通额等进攻尹家沟。贼出扑，击溃，遂攻雉河集。洛行夜遁，追至淝河北岸，拒战，歼贼过千，擒斩捻首韩四万等。逸匪多潜匿各庄寨，分军驻索。西洋寨捻首李勤邦投诚，诱擒张洛行及其子张熹以献，磔之。捻匪自蒙、亳创乱，已历十年，至是扫除。诏嘉僧格林沁谋勇兼备，加恩仍以亲王世袭罔替，并准服用上赐章服，以示优异。

时北路窜捻与教、会各匪勾结肆扰，僧格林沁回师，令恒龄、苏克金驰赴直、东交界会剿，自剿淄川踞匪刘德培。六月，贼倾巢出扑，追败之于田庄，遂克县城。德培遁大白山，擒斩之，进攻邹县。白莲池匪首宋继明屡降屡叛，拥众二万余，恃险抗拒。令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猛攻，破其山寨，败窜红山，死守经月，粮尽欲遁。令舒通额等设伏岭下，陈国瑞于山北攻上焚其寨，杀贼过半。其窜山下者，伏起并歼。擒匪首李九，获宋继明尸及其家属。留国瑞暂驻，搜缉余匪。即日令陈国瑞赴皖剿苗沛霖。

沛霖倔强淮北，当张洛行伏诛，惧，请散练归农。及僧格林沁北行，又袭攻蚌埠、怀远、寿州，围蒙城，皖军不能制。至是僧格林沁督军讨之。陈国瑞先至，连战皆捷，匪党丧胆。十月，大军进亳州，连克蒋集、杨家寨。与陈国瑞合攻，绝其粮道，破蔡家圩，淮河两岸贼垒悉尽。沛霖昏夜越濠出窜，为其党刺杀。总兵王万清斩首以献，逆党苗憬开等均伏法。寻破西洋集，擒匪首葛春元，颍、亳、寿境圩寨悉定，淮甸渐清。

时捻匪张洛行之侄总愚扰河南，令苏克金率马队往会剿，而降捻李世忠，官至江南提督，素跋扈，盘踞淮南，将为隐患。诏曾国藩密为处置，命僧格林沁驻军镇慑。三年春，世忠自请解兵柄。会汉南粤、捻诸匪纠合下窜，与张总愚相应接，将图南犯，为江宁踞贼声援。僧格林沁乃督师赴许州，进南阳，与河南、湖北诸军会剿，迭破贼于信阳、应山、郧阳之间。六月，江宁克复，大赉诸军，诏嘉僧格林沁转战勋勤，加一贝勒，命其子伯彦讷谟祜受封，复以所部蒙古马队最得力，保举素无冒滥，命择优奏奖，赏兵丁银一万两。

七月，粤、捻诸匪麇聚麻城，令苏克金、张曜、英翰等分路进击，破贼垒数十。捻首陈得才以万众来扑，战于红石堰。苏克金力战，歼贼甚众，遽病暍卒，以成保代之。贼窜麻城南境闵家集，结垒为固，成保攻破之。总兵郭宝昌克蔡家畈，贼窜河南光山、罗山。僧格林沁亲督马队追击，战于萧家河，援贼大至，稻陇地狭，马队失利，自翼长舒通额以下，阵亡将领十二人。八月，复战于光山柳林寨，先胜，中伏，为贼所围，力战始退，总兵巴扬阿死之。九月，张总愚东窜，兴上巴河、蕲州之贼勾合，踞风火山，僧格林沁会鄂军进剿，连战破之。贼趋安徽境，分窜潜山、太湖、英山。十月，连破之于土漠河、乐儿岭、陶家河。匪目黄中庸率千人来降，追至黑石渡，令黄中庸为前锋，袭贼营，大军继之，冲贼为两段，贼目温其玉等率九千余人投械乞降。侦知贼分三路，遣兵分剿，捻首马融和率党七万人投诚，愿为前敌。贼党甘怀德诱擒伪端王蓝成春出献，磔于军前。余党汪传第、吴青泉、吴青泰、范立川等各率众乞抚，先后受降十数万人，著名匪首仅存数人。陈得才寻亦穷蹙自尽，惟张总愚、陈大熹西窜河南、湖北境，复猖獗。

十一月，僧格林沁督军追剿，败之于光山境，进至枣阳。粤匪赖汶洸、邱元才，捻匪牛洛红、任柱、李允等窜踞襄阳黄龙垱、峪山，官军进击小挫，而张总愚、陈大熹乘间与合，图犯樊城。大军追击于邓州唐坡，贼倾巢出扑，两面包钞，官军失利，伤亡甚多。僧格林沁自请严议，诏宽之，乃驻军南阳。十二月，贼由南召、鲁山窜踞宝丰张八桥。大军进逼，令郭宝昌、何建鳌分南北两路，恒龄、成保以马队护之。北路逼贼而营，贼来扑，成保横出钞袭，乘胜压过山冈。南路诱贼深入，从旁更番进击，两路皆捷，合军追击，直抵张八桥。贼夜遁入山，北趋河、洛。僧格林沁督军由洛阳，取道宜阳驻韩城镇。

四年正月，贼折而南犯鲁山，大军追及，战于城下。前锋得利穷追，后路为贼钞袭，翼长恒龄等阵亡。舒伦保、常顺马队接应，陈国瑞横突扼桥上，始得全师退，而舒伦保、常顺亦以伤殒。贼遂窜叶县、襄城，陈国瑞乘雪夜袭攻，纵火焚之。贼东北窜新郑、尉氏，追及于双溪河，翼长诺林丕勒等击走之，贼南趋，由临颍、郾城扰西平，裹协愈众，遂犯汝宁。二月，僧格林沁进抵汝宁，贼由息县罗、山窜信阳。大军抵信阳，贼又北窜，追至确山，陈国瑞等步队亦到，令与全顺、何建鳌、常星阿、成保数路合击。郭宝昌设伏山口，僧格林沁登山督战，诸悍齐集，合力死斗。国瑞鏖战最力，宝昌伏起冲突，贼大败，尸横偏野，由遂平、西平、郾城、许州、扶沟直走睢州。官军追至，又奔入山东境。渡运河至宁阳，折向曲阜。官军驰追币月，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自苏克、金舒通额、恒龄等殁后，得力战将渐稀。朝命先调湘淮军著名兵将，多观望不至，僧格林沁亦不愿用之。至是匪踪剽忽，盘旋于兖、沂、曹、济之间。由汶上窜郓城水套，句结伏莽，众至数万。僧格林沁督师猛进，再战再捷。至曹州北高庄，贼拒战。军分三路合击，皆挫败，退扎荒庄，遂被围，兵不得食，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时四月二十四日也。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同殉于阵。

事闻，两宫震悼，诏嘉其忠勇性成，视国事如家事，饰终典礼视亲王，从优议恤。命侍卫驰驿迎柩至京，上奉两宫皇太后亲奠，赐金治丧，祀昭忠祠，于立功地方建专祠，配享太庙，谥曰忠预，

绘像紫光阁。七年，捻平，遣官赐祭一坛。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敕于京师安定门内建专祠，祠曰显忠。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孙那尔苏袭封贝勒，次孙温都苏封辅国公。

僧格林沁所部骑兵最号劲旅，骁将以舒通额、恒龄、苏克金为最，均先殒，及从难，仅全顺、何建鳌二人。两次治海防，倚提督史荣椿、乐善，先后死事焉。其将勇营者，陈国瑞、郭宝昌最有名，并自有传。

舒通额，苏里氏，满洲镶白旗人，齐齐哈尔达呼尔。咸丰三年，以领催从军江北，隶德兴阿部下。攻江浦，矢殪黄衣执纛贼。迭著战功，洊升协领，赐号图萨泰巴图鲁。九年，僧格林沁督师天津，调充马队营总。十年冬，从赴山东剿捻匪，捻首赵浩然犯济宁，舒通额败之羊山。十一年春，战于菏泽李家庄，分三路进击，不利。舒通额将右翼，独杀贼多，全师而退，擢充翼长。败贼于泰安、宁阳，解滕县围。捻窜丰、沛，阻于水，复折而西，分窜钜野，合长枪会匪，甚张，舒通额破之，斩首数千。击会匪郭秉钧、刘占考于城武柳林集，复破贼徐官庄。偕协领色尔固善败捻匪于郯城红花埠、马陵山，擒贼首李灿漳于曹州安陵集。复破郭秉钧田潭老巢，追剿捻匪于青、沂之间。累功记名副都统，加头品顶戴。赐黄马褂。败捻匪刘添祥滕县冈山，败会匪刘占考于范县，又破刘添祥于曹州袁家园。同治元年，授阿勒楚喀副都统，从剿商邱金楼寨教匪，克之。偕恒龄平亳州张大庄捻巢，偕苏克金败捻魁张洛行于张桥。二年，捻匪刘狗、孙丑犯鹿邑，复与苏克金要击于魏桥。破尹家沟、雉河集贼巢，张洛行就擒。六月，捻首张守义陷淄川，他军战不利。舒通额突击之，冲贼为四。守义弃城遁凤凰山白莲池寨，与李成、宋继明、刘双印合，众二万余，负隅抗拒。舒通额攻其北，夺西寨门、枣园诸隘，总兵陈国瑞由东南登山，纵火焚之。继明自杀，余贼奔溃，舒通额覆诸山下，俘斩数千，擢正黄旗汉军都统。从剿苗沛霖，平之。三年，粤、捻诸匪合扰豫、皖、楚三省间。八月，追至罗山，贼退萧家河。舒通额蹑其后，悍党四面至，援军阻绝，骑兵不得驰骋。舒通额下马持短刀搏斗，突围不出，遂战死。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威毅。

恒龄，郭贝尔氏，满洲镶黄旗人，呼伦贝尔达呼尔。咸丰九年，以佐领从提督傅振邦剿捻匪，破贼于夏邑李家洼，勇常冠军，擢协领。十年，振邦遣率兵千五百人入卫京畿。寻从巡抚文煜折回山东剿捻，解济宁围，遂从僧格林沁充营总。十一年，迭败于东昌、青州、沂州，积功记名副都统，赐黄马褂、达春巴图鲁名号。是年冬，会匪刘占考窜范县，副都统舒明阿战死，恒龄突击走之。援贼至，贼返斗，恒龄与舒通额夹击，追至簸箕营。舒通额攻其圩，恒龄逐逸贼至范县西，斩千余级。同治元年，败长枪会匪于曹州杨家集，歼焦桂昌。侍郎国瑞攻亳州邢大庄不下，恒龄夜袭克之。二年，偕舒通额破捻匪于鹿邑魏桥，偕侍卫卓明阿败贼于杞县许冈，围其寨。贼三路来援，偕苏克金、卓明阿分击，斩馘二千，又追败之博望驿。贼走山东，恒龄回援，大战于钜野大义渠。贼翻山遁，偕国瑞逐北，歼五千人。驻军永城，抚定亳北诸圩寨。偕舒通额、苏克金毁涡河南北捻巢，蹑追至肥河北，张洛行就禽，伏诛。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复叛，扰畿南。恒龄偕苏克金率马队驰援，署直隶提督。击散张锡珠党众，进剿宋景诗于堂邑。三路合击景诗遁走，畿辅解严。从僧格林沁剿苗沛霖，奏充翼长。会诸军克蔡圩，沛霖就歼。三年，从剿粤、捻诸匪于河南、湖北边境，破贼于随州，授正黄旗护军统领。迭战麻城、罗山间，贼北趋，恒龄与何建鳌等败之张八桥。四年三月，追贼抵鲁山城下，贼潮至，恒龄将右翼，与常星阿、成保合蹙贼。贼逾沙河走，恒龄追之，反斗伏起，殒于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壮烈。

苏克金，倭勒氏，满洲正黄旗人，爱珲驻防。咸丰初，以骁骑校从僧格林沁剿粤匪，克连镇、冯官屯，积功擢佐领。五年，从都统西凌阿剿贼湖北，克德安。七年，从副都统德楞额剿颍，上捻匪，转战河南，肃清河、陕、汝三郡，擢协领，加副都统衔。八年，阜阳教匪王廷桢扰洛阳、新蔡，苏克金破西炉贼巢，毙王廷桢于阵。会德楞额疾，代领所部，追贼寨河集、陈家阪，尽歼之，赐号伊固木图巴图鲁。邀击捻匪于夏邑、宁陵，走之。寻又自亳州窜入河南境，败之邓六庄。坐赴援周家口失期，革职留营。寻破贼虞城，复原官。九年，克睢州。十年，僧格林沁调充天津行营翼长，遂从剿捻山东。十一年，从攻红川口，歼贼渠刘占考、梁继海，赐黄马褂，记名副都统。同治元年，从剿张洛行于河南杞县、尉氏，屡败之，攻金楼寨教匪，先登，斩郝姚氏及其二子，授福州副都统。

二年，偕舒通额败捻匪于鹿邑魏桥，破尹家沟贼巢，擒捻首韩四万、陈二坎，蒙、亳悉平，加头品顶戴。偕恒龄赴援畿辅，驻防河间。时河北多伏莽，乡团跋扈。苏克金谓疆吏姑息所致，言于僧格林沁，劾之。从剿苗沛霖，克淮南北各圩寨，余捻走河南，张总愚最狡悍。三年，僧格林沁督师进剿，令苏克金先驱扼鲁山。贼畏大军马队，盘旋山地。苏克金在诸将中号持重，善审地势，持数月未战。诏屡促之，会张总愚出邓州，急起追击，连破之赤眉城、双桥、安春寨，总愚负伤遁。而粤匪陈得才、蓝成春等由汉中回窜，麇集麻城，苏克金偕皖、豫诸军进攻，力战兼旬，毁贼垒数十。七月，战于红石堰，苏克金指挥列阵，忽中暍疾作，坠马，舁归遽卒。诏依都统例赐恤，谥壮介。

何建鳌，汉军镶红旗人。由武举补京营把总，初从达洪阿赴广西剿匪，继从僧格林沁战阜城、连镇、冯官屯，积功擢守备，回京营供职。咸丰七年，调赴河南，从剿角子山捻匪、阜阳教匪，洊升游击。九年，调守天津大沽，击退英国兵舰，加副将衔。及从剿捻匪，转战山东、江北，以破曹州红川口会匪，擢副将。歼亳州捻首李廷彦，记名总兵。平张洛行，赐号雄勇巴图鲁，授中营副将。历从剿捻豫、楚之交，常为军锋。曹州之败，兵分三路，建鳌当其西，中路失利，贼萃于建鳌，士卒多死，退从僧林沁守空堡，短刀杀贼，殁于阵。诏嘉其至死不离主帅，依提督例优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果毅。

全顺，萨尔图拉氏，蒙古正蓝旗人。咸丰六年，翻译进士，历官中允。十年，僧格林沁治防天津，疏调从军，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在军充翼长，从剿商邱金楼寨、亳州邢大庄，及平张洛行，并著战绩，赐黄马褂。擢内阁学士，授西安左翼副都统。从僧格林沁阵亡，恤典加等，依尚书例，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舒通额、恒龄、苏克金、何建鳌、全顺并附祀僧格林沁专祠。

史荣椿，顺天大兴人。由行伍洊升京营参将，历从扬威将军奕经、大学士赛尚阿军中。继从都统胜保剿粤匪，攻独流贼垒，战阜城，破贼堆村，赐号洽希巴图鲁。僧格林沁荐其堪膺专阃，咸丰五年，擢大名镇总兵。洎近畿军事平，都统西凌阿率师移剿湖北，留马队千五百人隶荣椿防畿辅。寻赴援河南、安徽，连破捻匪于鹿邑、归德。调徐州镇，破捻匪于宿州，又平亳州捻巢。八年，破捻匪于涡河南，贼首刘狗乞降，诛之，擢直隶提督。从僧格林沁治天津海防。九年，英国兵舰犯海口，荣椿偕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力战，中炮，同殁于阵。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忠壮。

乐善，伊勒忒氏，蒙古正白旗人。由拜唐阿洊升云麾使。拣发陕甘参将，剿番匪有功。从胜保剿粤匪，战独流、阜城，赐号巴克敦巴图鲁。咸丰六年，率马队剿捻匪河南，连破贼于鹿邑、颍川。七年，擢河北镇总兵。克方家集捻巢，从胜保克正阳关，解固始围，赐黄马褂。九年，命赴僧格林沁天津军营，擢直隶提督。英兵闯入海口，乐善扼击，敌不得逞寻退去。论功最，被优叙。十年七月，英兵复至，大沽炮台陷，乐善力战，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于海口建专祠，谥威毅。寻封二等男爵，子成友袭。

论曰：僧格林沁忠勇朴诚，出于天性，名震寰宇，朝廷倚为长城。治军公廉无私，部曲诚服，劳而不怨。其殄寇也，惟以杀敌致果，无畏难趋避之心。剿捻凡五年，扫穴擒渠，余孽遂为流寇，困兽之斗，势更棘焉。继事者变通战略，以持重蒇功，则僧格林沁所未暇计及者也。然燕、齐、皖、豫之间，讴思久而不沫，于以见功德入人之深。有清藩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同膺侑庙旷典，后先辉映，旗常增色矣。

清史稿卷四〇五　列传第一九二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向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才。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

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于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钜，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余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间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七十一镇中有十余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无陈善责难之风。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

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初，国藩欲疏请终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遂不复辞。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腾书遐迩。虽卑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烦府县狱。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余人。谤讟言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一日标兵与湘勇哄，至阑入国藩行台。国藩亲诉诸巡抚，巡抚漫谢之，不为理，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或曰："曷以闻？"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

尝与嵩焘、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治水师不可，乃奏请造战舰于衡州。匠卒无晓船制者，短桡长桨，出自精思，以人力胜风水，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舰。募水陆万人，水军以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领之，陆军以塔齐布、罗泽南领之。贼自江西上窜，再陷九江、安庆。忠源战殁庐州，吴文镕督师黄州亦败死。汉阳失，武昌戒严，贼复乘势扰湖南。国藩锐欲讨贼，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藩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藩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揶揄之。或请增兵，国藩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戴福各两营，以此知兵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故于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诸将闻之皆服。

陆师既克湘潭，巡抚、提督上功，而国藩请罪。上诘责提督鲍起豹，免其官，以塔齐布代之。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贼自岳州陷常德，旋北走，武昌再失。国藩引兵趋岳州，斩贼枭将曾天养，连战，下城陵矶。会师金口，谋取武昌。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塔齐布伏兵洪山，载福舟师深入寇屯，士皆露立，不避铅丸。武昌、汉阳贼望见官军盛，宵遁，遂复二郡。国藩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当是时，水师奋厉无前，大破贼田家镇，毙贼数万，至于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州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于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舴艋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藩跳而免，水师遂大乱。上疏请罪，诏旨宽免，谓于大局无伤也。

五年，贼再陷武汉，扰荆襄。国藩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塔齐布留攻九江，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泽南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破义宁，而塔齐布卒于军。国藩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泽南奔命往来，上书国藩，言东南大势在武昌，请率所部援鄂，国藩从之。幕客刘蓉谏曰："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国藩曰："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于此无为也。"嵩焘祖饯泽南曰："曾公兵单，奈何？"泽南曰："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九月，补授兵部侍郎。

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阵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顾众寡，终不能大挫贼。议者争请调泽南军，上以武汉功垂成，不可弃。泽南督战益急，卒死于军。玉麟闻江西警，芒鞋走千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林翼已为湖北巡抚，国藩弟国华、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将五千人攻瑞州。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兄

弟皆会行间。而国藩前所遣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续宾者，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弟子也。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江宁将军都兴阿马队、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凡数万人。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南昌迎劳，见军容甚盛，益申儆告诫之。而是时江南大营溃，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总统诸军攻江宁。

七年二月，国藩闻父忧，径归。给三月假治丧，坚请终制，允开侍郎缺。林翼既定湖北，进围九江，破湖口，水师绝数年复合。载福连拔望江、东流，扬帆过安庆，克铜陵泥汊，与江南军通。由是湘军水师名天下。林翼以此军创始国藩，杨、彭皆其旧部，请起国藩视师。会九江克复，石达开窜浙江，浸及福建，他股复犯江西，朝旨诏国藩出办浙江军务。国藩至江西，屯建昌，又诏援闽。国藩以闽贼不足虑，而景德地冲要，遣将援赣南，攻景德。国荃追贼至浮梁，江西列城次第复。时石达开复窜湖南，围宝庆。上虑四川且有变，林翼亦以湖北饷倚川监，而国藩又久治兵，无疆寄，乃与官文合疏请国藩援蜀。会贼窜广西，上游兵事解，而陈玉成再破庐州，续宾战歿三河，林翼以群盗蔓庐、寿间，终为楚患，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军分三道，各万人。国藩由宿松、石牌规安庆，多隆阿、鲍超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向舒、六。多隆阿等既大破贼小池，复太湖、潜山，遂军桐城。国荃率诸军围安庆，与桐城军相犄角。安庆未及下，而皖南贼陷广德，袭破杭州。

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喋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闲。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属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颍、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

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国藩。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政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

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

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其后剽掠光、固、颍、亳、淮、徐之间，捻纸然脂，故谓之“捻”。有众数十万，马数万，蹂躏数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自洪寇、苗练尝纠捻与官军战，益悉攻斗，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格林沁征讨数年，亦未能大创之。国藩闻僧军轻骑追贼，一日夜三百余里，曰：“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未几而王果战歿曹州，上闻大惊，诏国藩速赴山东剿捻，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鸿章代为总督，廷旨日促出师。国藩上言：“楚军裁撤殆尽，今调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尚不足。当更募徐州勇，以楚军之规模，开齐、兖之风气。又增募马队及黄河水师皆非旦夕可就。直隶宜自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臣不能也。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之兖、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此十三府州责之臣，而以其余责各督抚。汛地有专属，则军务乃渐有归宿。”又奏：“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然督师年余，捻驰突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藩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山东、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皆怪国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谤议盈路。国藩在军久，益慎用兵。初立驻军四镇之议，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既数为言路所劾，亦自以河无效，朝廷方起用国荃，乃奏请鸿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办西路，而自驻周家口策应之。或又劾其骄亡，于是国藩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匄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

五年冬，还任江南，而鸿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湖北，自是有东西捻之号。六年，就补大学士，留治所。东捻由河南窜登、莱、青，李鸿章、刘长佑建议合四省兵力堵运河。贼复引而西，越胶、莱、河南入海州。官军阵斩任柱，赖文光走死扬州。以东捻平，加国藩云骑尉世职。西捻入陕后，为松山所败。乘坚冰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松山绕出贼前，破之于献县。诸帅勤王师大至，贼越运河窜东昌、武定。鸿章移师德州，河水盛涨，扼河以困之。国藩遣黄翼升领水师助剿，大破贼于茌平。张总愚赴水死，而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是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自古局外议论，不应该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燔，设官书局印

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监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戒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习，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清史稿卷四〇六　列传第一九三

骆秉章，原名俊，以字行，改字吁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稽察银库，却陋规，严检阅。吏不便其所为，欲龁訾去之，会发其奸，不得逞。历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兼学政。二十三年，银库亏帑事发，坐失察，褫职，罚分赔。及谳定，宣宗知秉章独持正无私，特旨以庶子用。寻丁母忧，服阕，补右庶子，先后命赴山东、河南、江苏按事。词臣奉使出异数，所治狱悉称旨。二十八年，擢侍讲学士。出为湖北按察使，迁贵州布政使，调云南。三十年，擢湖南巡抚。

咸丰元年，广西匪炽，诏湖广总督程矞采赴湖南督办防务，秉章及提督余万清副之。大学士赛尚阿督师过境，以供张薄，有嫌，密奏湖南吏治废弛。二年，诏秉章开缺来京，而粤匪已由桂林北窜入湖南，矞采闻警，由衡州退长沙，寻复往驻。万清守道州，被贼陷。江华、嘉禾、桂阳、郴州、攸县相继失，万清逮治。秉章坐未能预防，革职留任。先议修长沙城，甫毕工，而贼由醴陵突犯长沙。秉章婴城固守，悍贼萧朝贵预詗城坏，故以轻军来袭，未得逞，寻毙于炮。副将邓绍良赴援最先至，入城任战守。贼屡以地雷坏城，皆击却之。新授巡抚张亮基至，秉章奉旨暂留同守城，及贼首洪秀全大举来攻，援军向荣、和春、张国梁等亦并集，且守且战，历八十余日。贼引去，陷岳州，趋湖北。赛尚阿、程矞采并坐失机罢谴。秉章以守城功，免议，召来京。寻命留湖北襄办防守事宜，未至而武昌陷。

三年春，官军收复武昌，暂署湖北巡抚。诏赴徐州管粮台，未行，复署湖南巡抚，寻实授。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始立湘军，秉章力赞成之。又延湘阴举人左宗棠襄理戎幕，广罗英俊之士，练勇助剿，军威渐振。先清境内，遣军分路破江西贼于桂阳，破广西贼于永明、零陵、江华，破广东贼于兴宁，又破江西贼于茶陵，而常宁、永兴土匪皆平。贼由湖北进陷岳州，令王珍、曾国葆水陆截击，败之，岳州遂复。令贵州道员胡林翼率黔勇追贼逼界口。

四年，总督吴文镕师溃黄州，汉阳复陷。曾国藩水师成，进援湖北，前敌失利，岳州复陷。贼犯靖港，及樟树镇距长沙数十里，并陷宁乡、湘潭。秉章调抚标兵益塔齐布军，令偕杨岳斌、彭玉麟同援湘潭。国藩亲率水师战靖港，复失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请奏劾罢其军。秉章曰："曾公谋国之忠，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会次日塔齐布等大破贼于湘潭，复其城，靖港贼亦遁走，长沙获安。贼绕西湖陷华容、龙阳、常德，令胡林翼专剿此路。塔齐布、罗泽南进规岳州、崇阳、通城，未几，各城皆复，而武昌再陷。国藩整军东征，饷械悉力资之无缺，十月，遂克武昌。湘军

之名自此显。

五年，武昌三陷，胡林翼署巡抚，飞书告急。秉章令鲍超率水师先赴，彭玉麟勇继之。起杨岳斌于家，统其众以固北路，而南路广东、广西群贼扰境，土匪纷起应之。令田兴恕御东路，王珍剿西路，先清土匪，克东安，斩广西贼首胡有禄。余贼复扰永明、江华，击走之。克桂阳、永兴、茶陵、郴州、宜章，毙广东贼首何禄。贵州苗犯晃州、沅州、麻阳，并击走之，南路遂定。当武昌陷后，总督杨霈奏饬胡林翼渡江上扼汉川，以固荆襄。秉章上疏争之，略曰："杨霈始终坚执防贼北窜，然以见在形势论之，江西、湖南尚称完地。若使湖北水陆两军移驻汉川，长江千里，尽委之贼，其将置东南于不问乎？未解者一也。移驻汉川，只能御上窜襄阳之路，其于荆州并无轻重。若贼水陆并进，荆州门户，其孰当之？未解者二也，水陆两军相为依附，胡林翼既驻汉川，则水军非退守监利，即移泊岳州，为湖南门户计，尚未为失。然武汉门户岂能度外置之乎？未解者三也。若谓贼众兵单，不思广济失利之初，以总督万余之兵，不能当千余之贼，乃退守黄州，未一日即退汉川，由此而德安，而随州，今又退至枣阳。北窜者贼也，引之北窜者谁欤？未解者四也，扼贼北窜，必固荆襄，欲保荆襄，必守武汉，此一定之局。汉阳未复，不能绕至汉川，况武汉均为贼屯，胡林翼纵至汉川，以孤军驻四面皆贼之地，又能为荆襄门户计乎？未解者五也。"霈之专防北窜，原出迎合上意。疏入，诏斥所诋霈者过当。然上意开悟，未久罢霈，以官文代之，与胡林翼合规武汉。秉章悉力资给林翼军，如所以助曾国藩者。洎林翼与罗泽南破石达开于咸宁，达开折入江西，连陷瑞州、临江，而吉安、抚州、建昌属城多被扰。国藩自上年九江之挫，久留南昌，孤军难进展。秉章至是锐意东援，令江忠济出通城以固岳州，令刘长佑、萧启江率军分路入江西。

六年，刘长佑等连克萍乡、万载，进攻袁州。江忠济战殁通城，以王珍代之，连克通城、崇阳蒲，圻、通山诸县。至冬，长佑克袁州、分宜、新喻，赵焕联自茶陵收永宁，余星元自酃县收永新、莲花厅。初议规江西分三路，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刘长佑袁州一路兵逾九千。饷难再筹。至是始令周凤山、曾国荃各募勇二千，合趋吉安。诏嘉秉章不分畛域，越境殄寇，赐花翎。

七年，武汉既复，下游无警，湘军乃四出。以蒋益澧率永州军援广西，以王珍军增援江西，以兆琛等军援贵州，需饷益钜。湖南自军兴停漕运，米贱，而征折犹沿旧价，民困赋绌。秉章减浮折，核中饱，民减纳而赋增。仿扬州例，抽收盐货厘金，岁入百数十万，给军无缺，王珍战工江西，屡破悍寇，克乐安，寻卒于军以张运兰及珍弟开化分统其众。刘长佑攻临江，至十二月克之。

八年，京察叙功，加头品顶戴。刘长佑以疾归，以刘坤一代领其军。进规抚州、建昌，先后克复。八月，诸军齐集，克吉安。石达开败窜浙江，江西略定。秉章以兵合不易，应乘胜进取。疏请起曾国藩督师援浙，留萧启江、张运兰两军随征，余军尽撤。盖自五年援江西，糜湖南饷凡二百六十万，协济之数不预焉。

石达开由浙入闽、粤，徘徊五岭之上。九年春，复由江西入湖南。秉章调魏喻义、陈士杰扼岿河，起刘长佑于家，令与刘坤一募勇四万备迎击。调萧启江、张运兰于江西，调田兴恕于贵州，未集而贼至，陷桂阳、宜章、兴宁，窥衡州，为岿河之军所扼，回窜嘉禾、新田、临武、宁远。达开大队窜永兴，以据上游。刘长佑出祁阳，与之相持。回犯东安、新宁，刘坤一再挫之，乃趋宝庆，众号三十万，多乌合。秉章下免死令，散数万人。时赵焕联、田兴恕等军先，至营城外。贼营环二百里，包诸军于中。胡林翼遣李续宜率军赴援，秉章令刘长佑、刘岳昭、何绍彩分三路进。六月，战宝庆城下，内外夹击。贼人众乏食，再战再败，遂东窜。萧启江军遇于永州，又击败之。乃由全州窜广西，启江尾追，刘长佑继进，败之于大榕口，又败之桂林，贼窜庆远。秉章令长佑留镇广西，田兴恕回贵州，萧启江出沅江，兼顾川、黔。时广东贼又扰边境，令张运兰、黄淳熙分击于江华、宜章，并歼之。

十年，命赴四川督办军务。时左宗棠已奉命募勇援浙，聘湘乡刘蓉赞军事。湘军名将多从曾国藩、胡林翼，惟刘岳昭、黄淳熙在湖南。调两军随行，受代将发，石达开复由广东犯湖南境，吏民乞留。遣岳昭、淳熙会剿，贼寻引去。

十一年正月，始启行，抵宜昌，闻陈玉成犯湖北，分遣岳昭赴援，自率五千人入川。四川之乱，始于咸丰九年。滇匪蓝大顺又名朝柱，李短搭又名永和。结党私贩鸦片。其党被捕，聚众陷宜宾，攻叙州，扰嘉定，众号十余万，群盗遂四起。总督有凤、曾望颜等不能制，征兵湖南，先遣萧启江一军赴之。启江寻病殁，诏曾国藩赴川督师，中止未行，成都将军崇实署总督。秉章奉命后，虑客军易遭龁訾，犹观望。崇实驰书促行，开诚迎候，发夔关税以给军，军至，乃出望外。时贼首李永和、卯得兴踞青神，蓝朝柱围绵州，张第才、何国梁围顺庆，蹂躏四十余县，将逼成都。秉章至万县，即令黄淳熙援顺庆，战于定远，阵斩何国梁，贼大败。追至潼川二郎场，中伏，淳熙阵亡，然贼惊湘军勇锐，引去。秉章由顺庆进驻潼川，令胡中和、萧庆、何必胜率萧启江旧部，曾传理代领黄淳熙之众，刘德谦率亲军，唐友耕率川军，合万九千人，援绵州，别以他军缀青神，分扼东北。会穆宗即位，擢授秉章四川总督。八月，师会绵州城下，连破贼十余垒，贼败退，渡涪水屯守。官军作五浮桥以济，又击败之。贼遁走，由什邡、崇庆趋丹棱，秉章始入成都。莅任，奏劾布政使祥奎、中军副将张定川不职，罢之。荐刘蓉，诏超擢署布政使。军事吏治，振刷一新，于是分剿诸贼，急攻蓝、李二股。令唐友耕扼眉州洪堰，断青神之援，胡中和等诸军围丹棱，作长濠木城，节节进逼。贼弃城走，追毙蓝朝鼎于阵。余贼分路逃散，为民团汛兵截杀几尽。蓝朝柱率二百人遁入山，寻出合诸匪陷新宁，复为官军击散。其后陕西盩厔匪溃走兴安，为民团所获，有自称为蓝大顺及弟三顺至九顺，并戮之。李永和见丹棱已克，亦遁走，分军追击，围之于铁山。

同治元年，京察，诏嘉秉章殄寇迅速，整顿地方，加太子少保。寻克青神，李永和、卯得兴由铁山遁走，追至宜宾擒之。道员张由庚克新宁，贼分窜，张第才遁陕西，曹灿章入老林。总兵周达武解涪州围，追擒周绍诵于大竹，又擒郭刀刀于巴州。周<⿰足拜>×2由云南入岳池、合州、新宁，张由庚击走之，诸城皆复。至冬，南北一律肃清，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石达开见川中兵事方殷，屡由黔、楚窥伺来犯。是年春，陷石柱，扑涪州，为刘岳昭军所阻，窜黔境。寻又入叙永，攻江安，陷长宁，分扰珙、高、庆符，刘岳昭、曾传理等击败之。退滇境，分窜筠连、高县，官军扼金沙江以守。贼谋三路入川，秉章调诸将及土司兵分防。

二年正月，赖裕新自宁远犯冕宁，至越嶲，为邛部土司岭承恩击毙。余贼散扰川西十余县，多为官军民团截杀，尽歼于平武山谷中。三月，石达开渡金沙江，为唐友耕等军所扼，由小径趋土司紫打地。大渡河水涨，官军伺半济击之，退扑松林、小河，又为土司王应元所扼。岭承恩夜袭破马鞍山贼营，断其粮道。复连扑两河，皆不得渡，粮尽，杀马采树叶而食。唐友耕等汉、土官兵合击，焚其巢，堕岩落水无数。余七八千人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阻。达开率一子及其党三人乞降，解散四千人，余党尽诛之。五月，槛送达开至成都磔于市。捷闻，诏深嘉之，加太子太保，将士奖擢有差。李福猷为达开死党，初约由黔入川。令刘岳昭与黔军合剿，寻于黔境就歼。达开余孽遂尽。匪扰陕西，围汉中，秉章令道员易佩绅率军解其围，张由庚驻防川境。至是复令萧庆高、何胜必赴剿。诏擢刘蓉为陕西巡抚，督诸军。秉章病目请告，命力疾视事。三年，江宁克复，诏录前后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双眼花翎。

四年，陕西粤匪为诸军击败，窜甘肃阶州，令周达武会剿平之。回剿南坪番匪，匪首欧利哇降。又剿马边，擒匪首宋士杰，边境悉平。令刘岳昭援黔，由绥阳抵遵义，道路始通，后由黔规滇，皆秉章遗策也。六年夏，疾愈视事，命以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十一月，卒于官，优诏赐恤，称其“公忠诚亮，清正勤明”，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四川、湖南建专祠。赐其子天保郎中、天诏举人，诸孙并赐官，谥文忠。

秉章晚年愈负重望，朝廷要政多谘决，西南军事胥倚之。所论荐人才，悉被任用，著勋名。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及其歼，巷哭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云。

胡林翼，字润之，湖南益阳人。父达源，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官至少詹事，学宗宋儒。林翼少时，即授以性理诸书，而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

道光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年，充江南副考官，坐失察正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降一级调用。丁父忧，服阕，捐纳内阁中书，改贵州知府。署安顺、镇远，皆盗薮，

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搜捕林箐，身与同甘苦。屡擒剧盗，靖苗氛，以功赐花翎。又因防剿新宁匪李沅发，以道员用。总督吴文镕、巡抚乔用迁并荐堪大用。

咸丰元年，补黎平，实行保甲团练，千五百余寨，建碉楼四百余座，严扼要隘，储谷备城守。地邻湘、桂，匪戢而民安。三年，剿龑安榔匪，诛其魁。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两次奏调，以贵州留不行，御史王发桂疏荐林翼剿匪，诏赴湖北委用。四年，擢贵东道，率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总督吴文镕战殁黄州，遂进援武昌。贼寻犯湖南，骆秉章调林翼回防，平安化土匪，擢四川按察使，寻调湖北。曾国藩既克武昌，檄林翼与罗泽南会攻九江，屯湖口，破贼梅家洲。

五年春，擢湖北布政使。总督杨霈师溃黄梅，林翼率所部回援武昌，别以副将王国才一军隶之，未至，汉阳陷，会攻不克，屯沌口。武昌复陷，潜师渡江规武昌，为贼所围，兵少食尽，退金口。诏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杨霈奏令上扼汉川。林翼疏陈形势，宜急攻武汉，方能内固荆襄，上俞之。时武、汉、黄、德四郡皆为贼踞，后路崇阳通城多伏莽，公私赤立，兵饷皆绌。林翼驰书四出乞贷，发家谷给军，添募兵勇，兼顾南北两路，凡数十战，时有克捷，亦屡濒于危。七月，攻克汉口镇，夺大别山贼卡。未几，援贼由汉川至，焚汉口。崇、通匪勾结武昌城贼，扑金口大营。诏念林翼素善用兵，勉以重整散卒。寻退麦山，饷绝兵溃，下部议处。林翼移营大军山，收集溃兵，驻新堤、嘉鱼。水陆合万人，半出新募，贼至常数万，军中夺气。林翼镇静相持，以忠义激励将士，始渐定，奏调罗泽南由江西来援，连克通城、崇阳，林翼自往迎之于蒲圻。合破援贼韦俊、石达开于咸宁，复其城。乘胜进攻武昌，自率所部普承尧、唐训方军由中路，罗泽南当西路，杨岳斌以水师会金口，总督官文亦令都兴阿率骑兵驻北岸。林翼和辑诸将，军势遂日振，屡战皆捷。

六年三月，罗泽南急攻城，伤于炮，骤卒。以李续宾代领其军，攻战不少辍。石达开自咸宁败后，窜江西，连陷数郡。曾国藩屡调罗泽南回援，不克往。林翼分遣刘腾鸿、普承尧两军赴之。诏以武汉久不克，督战急。林翼疏陈，略曰："臣顿兵城下五月余矣。血肉之躯，日当炮石，伤亡水陆士卒三千余，丧将领罗泽南、周得魁百余人，李续宾中丸堕马者数矣。夫兵易募而将难求，臣观前史，李左车告韩信，以顿兵城下，情见事绌为戒。战易攻难，自昔已然。故臣自四月后乃禁仰攻，分兵咸、蒲以取义宁，四战皆捷。分水师以清下游，直达九江。臣自率兵五千扼武昌南路，李续宾率六千三百扼洪山东，分剿北路。水师六营下驻沙口，贼由九江、兴国分路来援，臣豫拨三千余人战于百里之外。微臣之志，誓与兵事相终始。万一变生意外，决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文宗览奏，特慰勉之。

五月，贼于武昌城外豹子澥等处增垒掘濠，林翼抽调诸军击之，遂于要隘掘濠困贼。贼屡扑，皆击退。谍知九江贼古隆贤来援，已至樊口，先遣党数千进踞葛店。令蒋益澧率精锐迎击，战于葛店，大破贼，焚其舟。追至樊口，杨载福水师亦至，合击，毙贼数千。攻克武昌县城，遂渡江攻黄州。而石达开由江西窜江宁，复纠众上犯，分数路。七月，急调黄州军回援。贼由金牛趋葛店，古隆贤亦起应之。林翼督水陆军分御，连战于油坊岭、鲁家港、姚家岭、窑湾、沙子岭、小龟山，旬日内二十余捷，擒斩无算，解散胁从万余，追奔百余里，至华容，贼悉遁。九月，杨岳斌追贼至蕲州，焚其舟，直抵田家镇。贼援既绝，添募陆勇五千，水师六营，为长图计。十一月，咨会官文克期大举。杨岳斌断拦江铁锁，焚贼船尽。贼倾城出扑，惊战三时，大败狂奔，诸军逐之。遂复武昌。擒贼酋古文新等，骈诛数百人，生降四千。同日官文亦克汉阳。诏实授林翼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遂分兵收复武昌县、黄州府及兴国、大冶、蕲水、蕲州、黄梅。令李续宾乘胜规九江，都兴阿、杨岳斌、鲍超屯小池口。自驻武昌筹全局。

上疏论军事吏治，略曰："湖北军务不饬已久，无论贼之多寡强弱，闻警先惊，接仗即溃。上下相蒙，恬不知耻。误于使贪使诈，而实为贪诈所使。川、楚、河南勇目，招合无赖投效，以一报十，冒领口粮。交绥即败，又顾之他。帑项至艰，徒饱无赖欲壑。遣散不得其方，又相聚为盗。近年湖北募勇之大患，绿营则怯懦若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无存。此为兵后事急应整顿之要，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胥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东南数省，受害惟武汉为甚。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重镇，

则水陆东征之师，恃为根本，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保鄂必先固汉阳。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下游小挫，贼遂长驱直入。应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水师二千，日夜训练。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千里折冲之势。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苦战必伤，久役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此武汉宜急设防练之要。湖北莠民从贼者多，兵勇搜捕，徒滋扰害。惟有保甲清厘，族户綑献，分别斩释。然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官吏之举动，为士民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不察吏而能安民者。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六年大饥，州县转或征赋。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而终害于国计。歉岁官吏私收蠲缓，实惠不及于民。有所谓挖征、急公等名目，无一非蠹国病民。凡下与上交接之事，诿之幕友，官与民交接之事，诿之门丁。词讼案牍，病在积压。盗贼奸宄，弊在因循。州县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隐忧方大。又如捐输则有踩堂、费见之费，牙帖则有勒索之费，厘金则有私设之费。臣受事以来，迭次特参，在国自有刑章，在臣甘为怨府。惟思劾贪非难，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弊将不可胜言。臣愚以为必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群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庶可改观。目下州县悬缺待人，请敕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此吏治急应整饬之要。武汉甫经收复，人或以为已治已安，臣窃忧之。如以为治安，则前收复已二次矣。况江西七府俱沦于贼，旁轶横出，不仅九江、安庆为足虑也。未收复之前，事势极难。文武尚有惧心，收复之后布置尚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饰之习，久在圣明洞鉴。不揣愚昧，用以直陈。”疏入，上嘉纳焉。于是裁浮勇，练新军，蠲四十六州县田赋以苏民困。设清查局，稽核全省仓库盈虚之数。设节义局，表彰死难官绅士女。设军需局，以备东征饷械。严课吏治，纠劾文武数十人，推廉尚能，手书戒勉将吏如子弟。初，将吏颇构督、抚异同，下令曰：“敢再言北岸兵事吏事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亦开诚相与，无掣肘。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林翼推美任过，督抚大和。湖北振兴，实基于此。襄阳土匪猖獗，扰及河南境，令唐训方等剿之。

七年春，擒匪首高先二等。陈玉成由皖北上犯，诸军不能御。林翼赴黄州督师，贼众十余万环踞巴河东。会水涨，林翼令毁三台河石桥，扼河而守。潜师出回龙山，遏贼上窜。调李续宜率湖勇驰至，督诸军合击于孙家嘴、马家河、月山，贼大败遁走。都兴阿、李续宾亦连破贼于黄梅、宿松，楚北肃清，遂视师九江，定合围方略而还。

八年四月，李续宾等攻九江，克之，磔贼首林启荣。诏嘉林翼调度有方，加太子少保。林翼乃急规安庆，杨岳斌率水师出九江，都兴阿出宿松、望江，逼安庆为围师。李续宾规复太湖、潜山、桐城，与都军为犄角。五月，丁母忧，诏予假百日治丧，假满仍署巡抚。七月，庐州陷，李续宾轻军赴援，战殁三河。林翼方奉母柩回籍，诏急起视师，林翼闻命，病哭起行，径次黄州，军心始定。

九年，进屯上巴河，与李续宜整饬部伍，日夜训练，谋大举。会石达开由江西犯湖南，围宝庆。林翼令李续宜率所部赴援，舒保马队助之，又以水师分扼河道，宝庆围得解，于是与曾国藩合力图复安徽。国藩循江而下为第一路，多隆阿、鲍超攻取潜山，太湖为第二路，林翼自出英山、霍山为第三路，李续宜由松子关出商城、固始为第四路。十月，由黄州移营英山。陈玉成在贼中最狡悍，见太湖围急，纠合捻匪张洛行、龚瞎子众数十万来援，林翼集诸军精锐全力备战，欲一鼓歼之。与曾国藩部署诸将，指挥战略。谋前敌总统，以多隆阿谋勇兼优，而鲍超素不相下，手书劝勉，十数往复，始定议，又备意外，令金国琛、余际昌以八千人出潜山天堂掬贼背。十二月，贼至，鲍超营小池驿，当其冲，贼聚攻之。多隆阿虑分兵掣全势，置不救，调唐训方往助。事且急，金国琛等由山中鼓行而出，贼乃夺气。十年正月，多隆阿攻罗山冲为西路，鲍超出小池驿为东路，朱品隆、蒋凝学、唐训方等合击，金国琛等亦同时并进，大破贼，歼毙先后二万余，遂克太湖城，潜山亦复。是役为仅见之大捷，安庆之势遂孤。既而江南大军溃，苏、常尽陷，曾国藩授两江总督，督师。林翼为画分路大举之策，国藩不尽用，率鲍超等次祁门，为规复江南计，以其弟国荃围安庆。林翼令多隆阿围桐城，李续宜屯青草塌，为两军援，都兴阿别出师江北，分兵济饷，林翼悉任之。十月，多隆阿、李续宜大破贼于桐城挂车河。林翼进驻太湖，度贼援安庆不利，深入湖北腹地以分我军势。

令余际昌屯霍山乐儿岭，成大吉屯罗田松子关，戒贼至勿浪战，坚守待援。

十一年春，贼果合捻匪西犯，成大吉破之松子关，歼捻渠龚瞎子。霍山守者违节度，为贼所败，遂进陷黄州、德安、孝感、随州，林翼令李续宜回援。贼复分股回略蕲、黄，趋安庆，约城贼夹击。檄成大吉下援，鲍超亦由南岸至，破贼于集贤关，擒斩数千，磔其渠刘玱林。多隆阿亦破援贼于桐城，贼计不得逞，城中粮将尽，势益戚。南岸之贼复由江西犯兴国、大冶，南及崇、通，武汉震动。林翼方病咯血，自率师回援，而围攻安庆益急。及抵湖北，贼已闻风遁。八月朔，遂克安庆。曾国藩推林翼为首功，诏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桐城、庐江、舒城以次复，黄州、德安之贼先后擒斩，楚境悉平。林翼久病，闻文宗崩于热河行在，大恸呕血，八月，卒。诏赠总督，祀贤良祠，湖北、湖南并建专祠，赐其子子勋举人，谥文忠。

同治元年，复诏："林翼未竟全功，遽就溘逝，迹其功勋卓越，名播寰区，至今江、鄂士民称颂。命于原籍家祠赐祭一坛。"洎江南平，加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子子勋袭，后并两世职为男爵。光绪中，以孙祖荫袭，官邮传部参议。林翼貌英伟，目岩岩，威棱慑人。事至立断，无留难。尤长综核厘，正湖北漕粮积弊，以部定漕折为率，因地量加轻重，民岁减钱百余万缗，岁增帑四十余万两，提存节省银亦三十余万两。两湖自淮盐阻绝，率食川盐，于宜昌、沙市、武穴、老河口设局征税，视旧课增至倍蓰。时东南各省皆抽厘助饷，惟湖北多用士人司榷，核实无弊。其治军务明纪律，手订营制，留意将才。尝曰："兵之嚣者无不罢，将之贪者无不怯。观将知兵，观兵知将。为统将必明大体，知进退缓急机宜。其次知阵怯，临敌决胜。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驭将以诚，因材而造就之。多以功名显。察吏严而不没一善，手书褒美，受者荣于荐剡，故文武皆乐为之用。士有志节才名不乐仕进者，千里招致，于武昌立宝善堂居之，以示坊表。尝曰："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荐举不尽相识，无一失人。曾国藩称其荐贤满天下，非虚语。

尝自以闻道晚，刻自绳检，欿然常若不足。家有田数百亩，初筮仕，誓先墓，不以官俸自益。父著《弟子箴言》行世，承其志为箴言书院，教人务实学。病革，曰："吾死，诸君赙吾，惟修书院，无赡吾家。"所著《读史兵略》、《奏议》、《书牍》，皆经世精言。

论曰：骆秉章休休有容，取人为善。胡林翼综核名实，干济冠时。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不相侔，而皆以长驾远驭，驱策群材，用能丕树伟绩。所莅者千里方圻，规画动关军事全局。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巨哉？

清史稿卷四〇七　列传第一九四

江忠源弟忠济　族弟忠信罗泽南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究心经世之学，伉爽尚义。公车入京，初谒曾国藩，国藩曰："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大挑教职，回籍。察教匪乱将作，阴以兵法部勒乡里子弟。既而黄背峒盗雷再浩果勾结广西莠民为乱，一战破其巢，擒再浩戮之。以功擢知县，拣发浙江。秀水灾，奉檄往赈，遂权县事。赈务毕举，擒剧盗十数，邑大治。巡抚吴文镕待以国士，补丽水，檄治海塘。文宗即位。曾国藩应诏荐其才，送部引见，寻以父忧去官。

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剿粤匪，调赴军前，副都统乌兰泰深倚重，事必谘而行。忠源招旧所练乡兵五百人，使弟忠浚率以往，号"楚勇"。贼氛方炽，官兵莫撄其锋。忠源勇始至，逼贼而垒。贼轻其少，且新集，急犯之。坚壁不出，逼近始驰突，斩级数百，一军皆惊。累功赐花翎，擢同知直隶州。贼聚永安，向荣与乌兰泰不协，忠源调和，勿听，知必败，引疾回籍。

二年春，贼果突围出犯桂林。忠源闻警，增募千人，偕刘长佑兼程赴援，未至，乌兰泰伤殁于军，自是独领一军。进扼桂林城外鸬鹚洲，三战皆捷，围寻解，擢知府。贼窜全州，将趋湖南，忠源偕诸军进击。贼陷城不守，复出窜，悉载辎重舟中，期水陆并下。忠源发树塞河，截贼蓑衣渡，鏖战两昼夜，悍酋冯云山中炮死。贼弃舟夜遁，尽获其辎重。忠源先请扼东岸，未用其策，贼由东窜入湖南，陷道州。又议贼众不满万，虑日久裹胁众，分防不如合剿，远堵不如近攻。于是诸军合

攻道州，贼坚壁，意在久踞。购城中内应，约期袭之。贼走蓝山、嘉禾，犯桂阳，陷郴州。忠源谓后路进剿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请仍申合剿之议，当事不省，贼益张，径犯长沙。忠源偕总兵和春驰援，至则贼踞城南，窟穴民廛，攻城甚急。忠源望见天心阁地势高，贼栅其上，惊曰："贼据此，长沙危矣！"率死士争之，贼败退。趣移垒逼贼，共汲一井，击柝相闻。忠源弟忠济自郴州尾贼至，约夹击，为伏贼所伤。缒入城商方略，因语众曰："官军四面集，惟河西一路空虚。贼夺民舟渡江掠食，食尽将他窜。宜重兵扼回龙塘。"巡抚张亮基韪之，而诸将逡巡莫前。时赛尚阿罢，徐广缙代之，未至，城内外巡抚三，提督二，总兵十，莫相统摄。忠源赴湘潭，请于广缙，不省。贼卒由回龙塘窜陷岳州，遂破武昌。忠源痛谋不见用，不欲东。张亮基奏留守湖南，剿平巴陵土匪，调赴浏阳剿征义堂会匪周国虞，斩首七百，解散万人。浏阳平，擢道员。

三年正月，授湖北按察使，张亮基署总督，兵事悉倚之。剿平通城、崇阳、嘉鱼、蒲圻诸匪，擒其渠刘立简、陈百斗、熊开宇等。文宗知忠源忠勇可恃，命率所部赴向荣军，寻命帮办江南军务。濒行，上疏切论军事，略曰："粤寇之乱，用兵数年，糜饷二千万，人无固志，地罕坚城。臣出入锋镝，于今三年，谨策其大端，惟圣明裁察，一曰严军法。将不行法，是谓无将。兵不且法，是为无兵。全州以失援陷而左次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溃逃踵接。岳州设防而不能为旦夕之守，九江列舰而不能遏水陆之冲。岂有他哉？畏贼之念中之也。贼尝致死于我，而我不能致死于贼。贼之战也，驱新附于前，以故党乘其后，却则击杀。故贼退必死而进乃生，我退必生而进则死。不待战阵，而胜负分焉已。诚欲反怯为强，莫若易宽为猛。皇上执法以驭将帅，将帅，执法以驭偏裨，偏裨执法以驭兵士。避寇者诛，不援者诛，未令而退者诛。法令既严，军声自壮。此讨贼之大端也。一曰撤提镇。承平既久，宿将凋亡，提镇大臣，积资可待。位尊则意为趋避，偏裨不敢与争。权重则法难骤加，督抚不能擅决。人情当齿壮官卑之日，辄思发奋为雄，位高则进取念衰，必不能踔厉以赴时会。且军兴数载，馈饷滋艰，提镇所需，较副参悬绝。裁一提镇，养精兵二百而有余。奚取以有限脂膏，奉此无益之提镇？诚择一深明将略者统制其间，余则悉归休致。副将以下，量擢其才。此整军之要道也。一曰汰冗兵。选兵胆气为上，坚朴次之，技艺又次之。质实耐苦之人，令进则进，令退则退，其身听命于将而不知它。浮怯之徒，无事则趋跄观美，临阵则退缩彷徨，论功则钻刺以图美官，遇败则推诿以逃咎戾，宜汰者一也。征调频烦，或羸老备籍，坐耗资粮，或部曲散亡，惊魂甫定。当此饷糈匮绌，岂容更益虚糜，宜汰者二也。诚敕各营将领，讨部曲而严察之，气充胆壮者备攻剿，朴实坚苦者备屯防。舍此二端，尽归厘汰，此致强之急务也，一曰明赏罚。胜有赏，败有罚，亘古不变之常经也。顾胜有赏而赏非胜，则不如无赏。败有罚而罚非败，则不如无罚。无赏无罚，人犹冀赏罚之时。赏非其功，罚非其罪，则惩劝之用乖，怨讟言之声作，而军事不可为矣。今战胜有功，固当赏录，左右侍从，奖叙尤多。且未尝行一失律之诛，按一纵寇之罪。胜败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胜而讳败。功过本无妨互见，主兵者辄匿过而言功。治承平天下且不可，况危乱之世哉？夫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论。胜固当赏，或旅进取斩级以冒功，或追击贪货财而得小，则当罚。败固当罚，或迈勇先驱，后援不继，或大军已却，一将独前，则当赏。今大帅据营将之言，营将恃左右之口，功罪之实，非采访所可知，好恶之心，因毁誉而多舛。求是非洽乎人心，难矣。自非亲历行阵，开诚布公，何以慰军士之心而振披靡之习？此风气不可不急为振拔者也。一曰戒浪战。用兵之道，能守而后能战，能制人而后不制于人，能避贼之长而后可用吾之短。臣自广西以来，深观贼势，结营则因地筑垒，环以深濠。置阵则正兵敌前，奇兵旁袭。止遍购徒党，伺吾虚实。行则遥壮声威，乘吾张皇。故尝以为贼止则当扼要以断其馈济，严兵以截其奔逃。贼行则当逆击以遏其锋，设伏以挠其势。乃我之围贼不严守而攻坚，追贼不截归尾击，小有挫失，士气先颓。此兵法不可不变计者也。一曰察地势。势者非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视贼出入之途，先为之防，察贼分合之机，遥为之制。则渐车之洽，数仞之冈，苟形势在所必争，即事机不容或失。全州蓑衣渡之战，寇焰已摧，宜速壁河东断其右臂。道州之役，寇锋已挫，宜分屯七里桥扼其东趋，长沙将解围，则宜坚壁回龙潭、土桥头，使贼不得西犯。它若道州莲花池、莲涛湾，死地六十里，而纵之使生。湘阴临资口、岳州城陵矶皆必争之区，而纵之使遁。祸机在咫尺之间，流毒遂在千里之外。此败辙之不

可不深鉴者也。一曰严约束。杀贼所以安民，安民乃可杀贼。粤寇惨虐，不可胜言，然择肥而噬，穷檐不暇搜求。或伪结民心，多偿市直。兵则攫取奸污，穷户且难幸免。故于贼且有恕词，于兵能无怨毒。且长夫估客，游荡无常，托伪营装，恣行淫掠，乡民畏惧，莫敢谁何。应敕诸营首严防制，备册时稽。犯则军法按行，绝其芽孽。此结民心毖后患之要图也。一曰宽胁从。粤寇徒党，丧亡实多，煨烬之余，类多附胁。平昔会徒盗贼，宽典相蒙，监禁军流，乘时放逸，命为前导，尤所甘心。凡此法无可逭，自尔获焉必杀。至若良民驱迫，骨肉羁縻，此中进退维谷之忱，艰苦颠连之状，每一念及，辄用隐伤。敕各营刊示射达，临阵建免死之旗，令其倒戈以赴，曲赐保全。既可探贼情，复以携贼党。此尤好生盛德，讨贼机宜之大权也。丢此八者，破格以揽奇才，便宜以畀贤帅，择良吏以固根本，严综核以裕饷源。如此而盗贼不灭，盛治不兴，愿斩臣首以谢天下。”疏入，上嘉纳之。

行至九江，闻南昌被围，方有旨促援凤阳，疏请先援江西，率兵千三百人，三昼夜驰抵南昌。巡抚张芾举王命旗牌授忠源，战守事悉听指挥。忠源火城外庐廛，斩逃者，谓章江门最受敌，自当之，日登城督战。贼穴地轰城，崩数十丈。刃毙先登贼，囊土填缺。数突门出战，夜遣死士缒下焚贼营。诏嘉奖，被珍赍。寻湖南援师至，分军扼樟树镇，遣罗泽南剿平泰和、万安、安福土匪。守南昌九十余日，至八月，屡炮毁贼垒，沉贼船，乘风纵火，贼乃遁。诏嘉其功，加二品顶戴。贼退据九江，分扰湖北兴国，径犯田家镇。忠源赴援，部兵二千，途阻不能遽达，先挈亲兵数十人抵田家镇。甫一日，贼舟乘风大至，道员徐丰玉等死之。忠源自劾，诏原之，降四级留任，寻擢安徽巡抚。贼已陷黄州、汉阳，围武昌。沿江击贼，败之，武昌解严。疏请增兵万人，当淮南一路，而湖北留其兵不尽遣，仅率兵二千冒雨行。将士疲顿，忠源亦遘疾。至六安贼已陷桐城、舒城。吏民遮留，不可，留千人守六安，舁疾抵庐州。部署未定，贼已大至。城中合援兵团勇仅三千人，忠源力疾守陴，迭挫扑城之贼。地道轰城屡圮，皆奋击却之。诏嘉忠源力保危城，躬驰战阵，赐号霍隆武巴图鲁。

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兵万余，畏葸不进。忠源弟忠浚偕刘长佑来援，驻城外五里墩，阻不得前。被围月余，庐州知府胡元炜阴通贼，贼知城中食乏，军火将尽，攻益急。水西门圮，且战且修筑。贼突自南门缘梯入，忠源掣刀自刎。左右持之，一仆负之行，忠源奋脱。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创，投古塘死之。布政使刘裕鈐，池州知府陈源衮，同知邹汉勋、胡子雍，县丞兴福、艾延辉，副将松安，参将马良、戴文渊，同时殉难。胡元炜竟降贼。忠浚募人求其尸。后八日，部卒周昌迹得之，负出，面如生。

事闻，文宗震悼，赠总督，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谥忠烈。同治初，江南平，追念前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湖南、江西并建专祠，湖北省城与罗泽南合祀三忠祠。忠源殁逾年，湖南有寇警，弟忠淑奉檄及遇贼，骁捷敢战，常为军锋，累加擢千总。募勇助剿。母陈出私财助饷，并悬重赏以励众。事定，巡抚骆秉章以闻，特旨予忠源父母三代一品封典。忠源弟三人，忠浚、忠济、忠淑，族弟忠义、忠信，皆自忠源初起即从军中。忠浚、忠义自有传。

忠济，从守长沙，城坏，堵缺口，杀登城贼数十，以勇名。三年，忠源赴湖北，以旧部千人付忠济留长沙。忠源剿贼通城，兵单不利，忠济倍道赴援，战于桂口，斩贼首陈申子于阵，又破何田俊等，焚其巢。及援南昌，两塞城缺，斩贼之先登者。巡抚张芾疏称其精敏勇敢，军中畏服，累功擢候选知府。江西解严后，忠济回籍侍母。忠源既即殁，有旨仍用忠济及忠浚率兵剿贼。忠浚方赴援庐通州，从和春攻剿。忠济为骆秉章调赴蓝山、宁远剿土匪，连破贼解围，擢道员。五年，驻防岳州。胡林翼攻武昌未下，贼勾结崇阳、道城土匪，忠济遣兵通城，遂留驻。六年春，江西贼由义宁窜至，忠济进击，连破贼垒，而悍党集数万，为所围，力战三日，营陷，死之。赠按察使衔，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忠信，少＜□足斤＞弛不羁。年十六，从忠源赴广西军。犯军令，忠源将斩之，众为乞免。及遇贼，骁捷敢战，常为军锋，累加擢千总。闻忠源被围庐州，从忠源赴援。比至，壁西门外五里墩不得进。忠信夜率壮士十余人，潜越贼营，缒入城，告以援至。留城中，屡完城缺，缒出攻贼垒，杀贼，擢守备，赐花翎。及城陷，忠源挥之去。五年，从忠浚复庐州，功多，擢游击，赐号毅勇巴

图鲁。忠浚假归，代统其众。六年，从和春克三河、巢县，累擢副将。从秦定三规桐城，建议出奇兵夹击，连破贼营十有六，进逼城下，贼大出，迎击，进至东门外，跃马越濠擒贼将，炮丸中左腋，殒于阵。予云骑尉世职，谥忠节。忠济、忠信并附祀忠源专祠。

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诸生，讲学乡里，从游甚众。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二年，粤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三年，以劳叙训导。曾国藩奉命督乡兵，檄剿平桂东土匪，擢知县。江忠源援江西，乞师于国藩，乃令泽南率以往。所部多起书生，初临行阵战，南昌城下，争奋搏，死者数人。国藩闻之，喜曰："湘军果可用。"及围解，剿安福土匪，以三百人破贼数千，擢同知直隶州。归湖南，剿平永兴土匪，所部增至千人，屯衡州。与国藩简军实，更营制，教练历半载。

四年六月，偕塔齐布进攻岳州，以大桥为贼所必争，坚扼不动，伺便突出击之，三战皆捷，歼贼千。闰七月，破高桥贼垒九，贼退踞城陵矶，偕塔齐布乘胜进击，连破贼营，贼遂遁走，擢知府，赐花翎。自是湘军名始播，以泽南与塔齐布并称。转战而东，复崇阳，击走咸宁贼，再败之金牛，进驻紫坊。曾国藩会诸将于金口，议攻武昌。泽南绘图献方略，谓由紫坊出武昌有二道，请以塔齐布扼洪山，而自攻花园。贼万余踞花园，筑坚垒，一枕大江，一濒青林湖，一跨长堤，深沟重栅，峙江东岸，与虾蟆矶对垒。列巨炮向江内外，分阻水陆两路。泽南率队直趋花园，贼凭木城发炮。士卒蛇行而进，三伏三起，已逼贼垒，分兵夺贼舟，舟贼退，营贼亦乱，三垒同下。翌日又破鲇鱼套贼营，其窜洪山者，为塔齐布所扼，贼夜弃城走。武昌、汉阳皆复，距会议仅七日，捷闻，以道员记名，寻授浙江宁绍台道，国藩请仍留军。贼据兴国，分陷大冶。泽南驰克兴国，塔齐布亦克武昌、大冶，乃规取田家镇。贼以铁锁截水师，而踞半壁山为犄角，夹江而守。泽南进驻马岭坳，距半壁山三里许。贼数千突来犯，而由田家镇渡江来援者近万人。泽南兵仅二千，令坚伏，度贼懈，奋击，贼大溃，后路为我军所阻，坠崖死者数千，遂夺半壁山，水师断横江铁锁，燔贼舟，克田家镇，赐号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时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总督杨霈督江北岸军，泽南偕塔齐布攻其南，曾国藩督水师循江下。霈不能军，贼复北趋，乃偕塔齐布改北渡江，复广济、黄梅。贼退踞孔陇驿、小池口，泽南约诸军会攻。渡江未半，贼来犯，军少却，泽南伤臂，仍指挥冲突，分兵破街口贼垒，贼酋罗在纲引去。是役也，五千人破贼二万，贼乃尽撤沿江诸营，并守九江。塔齐布围攻之，泽南别剿盔山，遏湖口援贼。会水师入鄱阳湖，为贼所袭，辎重皆失。国藩驰入泽南营，而水师阻湖口不得出。

五年，湖北官军屡败，武昌复陷。泽南从国藩入南昌，赴援饶州，战于陈家山、大松林，大破贼，复弋阳。又援广信，破贼于城西乌石山，复之。连复兴安、德兴、浮梁，进剿义宁。败贼于梁口、鳌岭，复义宁，加布政使衔。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上书国藩略曰："九江逼近江宁，兼牵制武昌，故贼以全力争之。犯弋阳，援广信，从修水下彭蠡，抄我师之右。据义宁，守梅岭，从修水下彭蠡，抄我师我之左。今两处平定，九江门户渐固，惟湖北通城等处群盗如毛。江西之义宁、武宁，湖南之平江、巴陵，终无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宜从武昌而下。如解武昌之围，宜从崇通而入。为今之计，当以湖口水师、九江陆师截贼船之上下，更选劲旅埽崇、通以进武昌，由武昌以规九江。东南全局，庶有转机。"国藩据以上闻，遂命泽南移师湖北会剿，以塔齐布旧将彭三元、普承尧所部宝勇隶之，凡五千人。

九月，至通城。贼号数万，皆乌合，一战而溃。进夺桂口要隘，克崇阳，驻军羊楼峒。悍贼韦俊、石达开合党二万余自蒲圻来犯，截击走之。胡林翼来劳师，合攻蒲圻，复其城，乘雾进克咸宁。自是武昌以南无贼踪。十一月，师抵紫坊，与林翼议进取次第。泽南屯洪山，林翼屯城南堤上，水师驻金口。贼于城外筑坚垒十三，与城埒。初战，贼二万出十字街，林翼与交绥，数却数进。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潜抄贼垒，破十字街营，尽毁城东南诸垒。八步街口为我军通江要路，塘角为贼粮运所出，先后攻破之。焚其船厂，环西北贼垒亦尽。贼又由望山门外葺石垒二，挥军塌平之。又迭于窑湾塘角逐贼，歼戮数千，贼遂闭城不出。石达开自崇阳败后，窜入江西，势复张。曾国藩檄泽南回援，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若湘勇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见在贼粮将尽，功在垂成，舍之非计。其父年八十，贻书军中，勗以忠义，林翼以闻。

六年二月，诏特予泽南祖父母、父母二品封典，以示旌异。三月，贼开门出扑，泽南亲督战。援贼大队继至，我军自洪山驰下，奋击追逐，直抵城下，飞炮中泽南左额，血流被面。驻马一时许，归洪山，犹危坐营外，指画战状。翌日，卒于军。文宗震悼，诏依巡抚例议恤。赐其父嘉旦头品顶戴，子兆作、兆升皆举人，予骑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本籍、湖北、江西建立专祠，谥忠节。及江南平，穆宗追念前劳，加一云骑尉世职。

泽南所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姚江学辨》、《方舆要览》诸书。体用兼备，一宗程朱，学者称罗山先生。尝论兵略，谓《大学》首章“知止”数语尽之，《左传》“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弟子从军多成名将，最著者李续宾、李续宜、王珍、刘腾鸿、蒋益沣，皆自有传。其早死兵事名未显者，有钟近衡，少事泽南，以克己自励，日记言动，有过立起自责。泽南语刘蓉曰：“吾门为己之学。钟生其庶几乎！”从平郴、桂土匪，叙从九品。咸丰四年，粤匪由江宁上窜犯岳州，偕弟近濂各将五百人从王珍破贼于靖港，追至蒲圻羊楼司，战失利，死之。王珍退保岳州，贼又大至，近濂亦战殁。易良幹、谢邦翰，并战死南昌城下，邦翰死后，李续宾代领其众，所称“湘右营”者是也。诸人皆湘乡人，后并附祀泽南专祠。

论曰：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于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此大将风规，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

清史稿卷四〇八　列传第一九五

王珍弟开化刘腾鸿弟腾鹤

李续宾，字迪庵，湖南湘乡人，诸生，膂力过人，善骑射。罗泽南讲学里中，折节受书。咸丰初，泽南募乡勇杀贼，续宾奉父命往佐之。从平桂东土匪。三年，援江西，令将右营。泽南每战，续宾皆从。归湖南，屯衡州，复永兴。

四年夏，从泽南规岳州，湘军仅千人，战于大桥，续宾率数骑驻山岗，贼至不动，俟兵渐集，亲搏战，驰斩贼目，夺其旗，追北十余里。次日，塔齐布至战地，服其勇，由是知名。连旬与贼战，续宾曰：“贼不得掳掠，今且尽，可乘机薄其垒。”塔齐布从之。会风雨，奋击，连破贼垒，贼乃弃岳州而遁。论功，累擢知县。从泽南克崇阳、咸宁，规武昌，大战于花园，及破鲇鱼套贼营，功皆最。武汉复，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进攻田家镇，贼水陆数万，塔齐布阻于富池口，湘军合宝勇仅二千六百人。咸色沮，续宾手刃逃者三人，军心始固。大战于半壁山，杀贼数千，焚其巢，遂平田家镇。擢知府，赐号挚勇巴图鲁。寻授安庆知府。于是从罗泽南、塔齐布连复广济、黄梅，破贼于翟港、孔垅，每战率为军锋。进规九江，九江城坚，贼所聚合，攻不能下。议分兵剿湖口、梅家洲，从泽南屯盔山。十二月，水师失利，入彭蠡湖，为贼所扼，续宾愤甚，请于曾国藩，自率千人渡江攻小池口，塔齐布率二十人偕行。塔齐布与续宾皆恃勇，每合战，逼贼，席地坐，枪弹如雨，不顾，忽跃起突阵，横厉无前，习以为常。至是众寡悬绝，战竟日不能克，暮收队，而塔齐布失踪，欲再渡江入贼垒觅之，塔齐布旋自返。

五年春，粤匪由江宁大股上犯，武昌再陷。曾国藩顿兵江西，续宾偕泽南从之。寻分赴赣东攻剿，连复弋阳、广信、德兴、义宁，记名以道员用。是年秋，回援湖北，克通城、崇阳，分兵趋羊楼峒。策贼远道赴援利速战，坚守俟之。明日贼至，相持至暮，瞰其怠，突击之，大溃。蒲圻、咸宁相继复，加盐运使衔。十一月，进攻武昌，破塘角贼垒，又败贼于窑湾。屡战皆捷，蹋平城外贼垒。

六年二月，罗泽南以炮伤卒于军，军中新失帅，人情洶洶，贼复增垒抗拒。巡抚胡林翼奏以续宾代领其众，军势复振，尽铲平城外新垒，连于赛湖堤、小龟山、双凤山破城中出窜之贼。七月，石达开纠江南、江西各路贼七八万来援，城贼将应之，续宾御之鲁家港，旬日内大小二十余战，解散胁从万余，破贼二十余垒，加布攻使衔街。贼闭城不出，乃开壕引江水灌入。为长围困之。十一

月，克武昌，记名以按察使用。渡江克黄州，连复大冶、兴国，直薄九江城下。九江贼首林启荣坚守苦战。续宾复用攻武昌法，浚长壕三十里。七年三月，壕成，湖口、安庆贼迭来援，皆击走之。六月，贼犯蕲州、黄梅，续宾渡江迎击于广济童司牌，大破之。合水师进攻小池口，毁其城。策九江贼恃湖口为犄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九月，令弟续宜攻梅家洲，自率师扬言往宿松，潜伏湖口后山。水师并至，分攻，贼方悉锐以拒。续宾率士卒攀萝至山椒，破空下，贼大骇，尽歼其众，立克湖口县城，梅家洲贼亦遁，乘胜克彭泽及小姑湫。捷闻，授浙江江布政使于是贼援遂绝。

八年四月，以地雷轰城百余丈，梯而登，殄贼万余，擒林启荣及李兴隆等磔之。九江平，加巡抚衔，赐黄马褂，许专折奏事。续宾既下九江，请假省亲，抵湖北，陈玉成陷麻城、黄安，移兵击走之。时续宾威望冠诸军，浙人官京师者，合疏请饬援浙江。胡林翼议大举进规安徽，诏将军都兴阿、总兵鲍超由宿松趋安庆，续宾由英山趋太湖。续宾乃留弟续宜屯武昌，自率八千人行，会起曾国藩视师，续宾复分所部千人与之，至太湖而署巡抚李孟群师溃庐州，改道赴援。八月至九月，克枫香铺、小池驿、梅心驿，复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贼望风溃走。军无留行，进规庐州。贼于三河镇筑城，外列九垒，凭河设险，我军非得三河不能进。续宾克桐城、舒城后，各留守兵，所率临敌仅五千人。十月，分三路攻贼，九垒皆下，杀贼七千余，我军伤亡亦逾千人。趣后军未至，而陈玉成、李世贤纠合捻匪来援，众十万，连营十余里。诸将议退守桐城，续宾不可。夜半，部勒各营，旦日迎击，至樊家渡，天大雾，贼分队包抄，我军惊溃，副将刘祜山，参将彭友胜，游击胡廷槐、邹玉堂、杜廷光，皆战死。续宾冲荡苦战，贼集愈多，营垒皆破。或劝突围出，图再振，续宾曰："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不愿从者自为计。"诸将士曰："皆愿从公死！"日暮上马，开壁击杀数百人。总兵李续焘、副将彭祥瑞越垒冲出，贼踞其垒，决河堤，断去路。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取所奉廷旨及批折焚之，曰："不可使宸翰污贼手。"跃马驰入贼阵，死之。同知曾国华，知府何忠骏，知州王揆一，同知董容方，知县杨德闿。从九品李续葵、张溥万，皆殉焉。道员孙守信、运司同丁锐义犹守中右营，越三日营陷，同死之。是役文武官弁死者数百人，士卒数千人。

时方有旨命会办安徽军务，及死事上闻，文宗流涕，手敕曰："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赠总督，入祀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武。其父一品封典，子光久、光令并赐举人，予骑都尉世职。

续宾既殁，曾国藩疏上其生平战绩，略曰："续宾随罗泽南征剿，循循不自表异。岳州之战，所将白旗，号为无敌，田家镇以少胜众。九江之败，士卒多逃，独所部依依不去，众称其能得士心。军中人人以气节相高，独默然深藏。然忠果之色，见于眉宇。远近上下，皆信其大节不苟。臣所立湘勇营制，行之既久，各营时有变更，独续宾守法，始终不变。历年节省饷项及廉俸，不寄家自肥，概留备军中非常之需。量力济人，不忍他军饥而己军独饱。驭下极宽，而弁勇有罪，往往挥泪手刃之。至于临阵，专以救败为胜。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自当其悍者。分兵则以强者予人，而携弱者自随。弱者渐强，又易新营。军中每言肯携带弱兵，肯临阵救人者，前惟塔齐布，后惟续宾。三河之败，亦由分兵所致。此军民所由感泣不忘者也。"于是特诏嘉其有古名将风，以国藩疏宣付史馆，用示褒异。洎江南平，轸念前劳，加二等轻车都尉，并为男爵，子光久袭。

丁锐义，字伯冕，长沙人。治乡团有声。咸丰四年，从胡林翼援湖北，募壮士百人，后增至千人，号义字营。战武汉，以勇闻。六年，罗泽南伤殒，贼酋古隆贤率众犯官军后路。诸将以新失帅，皆主坚守。锐义曰："我军顿城下六阅月，求战不得。今贼来乘我，出其不意，可一鼓灭。"林翼壮之。令与唐训方、蒋益澧、孙守信等夜出掩击，大破贼于豹子海。又战葛店、华容，夺樊口贼舟，克武昌县，围黄州。会大水，退军屯青山。武汉复，擢知县。驻防蕲黄间，屡与乡团却敌。八年，破黄泥畈、青天畈贼垒，擢同知。又破贼于南阳河、阿弥镇，擢运司。遂从李续宾进剿安徽，破石牌贼垒，连下数县。将进攻三河，锐义谏曰："孤军深入，留兵四城，分力之半，死伤复多，士骄将骄，贼援将集，而贪进不已，此所谓强弩之末也。使贼断绝我饷道，舒、桐、潜、太兵少，见胜则怠，见败必溃，四城将并覆。乃令退师桐城，休息等援，仅可不败耳。"续宾不听，锐义乃驰书湖北

请援，续宾让之曰：“君尝以千人破贼数万，乃何怯耶！”及续宾军败，锐义率所部救，身被数创。续宾突围战死，锐义偕孙守信坚守其壁。三日垒破，死之。锐义耳聋，喜论兵，战每孤军勇进。独三河之役主持重，而说不见用。恤赠盐运使，加太常寺卿、骑都尉世职。

孙守信，亦长沙人。由内阁供事叙从九品，官湖北，从军积功，累擢道员。未尝独将，与锐义为友，临危不怯，同及于难。赠按察使，加太常寺卿、骑都尉世职。

曾国华，字温甫，国藩弟，咸丰五年，国藩兵困于江西，国华请于父，赴湖北乞师。胡林翼令刘腾鸿弟腾鹤、吴坤修、普承尧率五千人往以援，以国华领其军。攻克咸宁、蒲圻、通城、新昌、上高，以达瑞州。腾鸿战城南，国华偕承尧战城西北，屡破贼。国藩至，乃合围，掘堑周三十里，断贼接济。会丁父忧，偕国藩奔丧去军。与李续宾姻家，招佐军事。当连克四县，军势锐甚，国华以常胜军家所忌，时与续宾深语，并书告国藩。及军败，从续宾力战死，赠道衔，予骑都尉世职，谥愍烈。

李续宜，字希庵，续宾弟。同事罗泽南。以文童从军，援江西、湖北，积功累擢同知，赐花翎。武昌、汉阳复，胡林翼疏陈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诏以知府选用。从续宾攻九江，贼由安徽上犯蕲、黄以牵我师。

咸丰七年，续宜率千七百人回援湖北，战于黄州＜□山霸＞崎山，分三路进，毁贼垒，次蕲水、黄冈界。上马家河、火石港、梆柳湾贼垒林立，倾巢出扑，续宜伏兵山下，骤起突击，贼大乱，噪，乘之，破垒四十，移屯蕲水。遇援贼于月山，诱至山角，发炮击之，溃，直捣其巢，焚屯聚数十处，破伪城五。会克小池口，以道员用，赐号伊勒达巴图鲁，由是续宜之名与其兄相颉颃。回军江西，会攻梅家洲，克湖口。十月，贼酋韦俊率众二万复犯湖口。续宜驻蝘蜓山，分兵三路，一出马影桥，一出流澌桥，一扼劳家渡，贼来，击却之。而贼由西洋桥、排龙口、二贤寺直趋蝘蜓山，续宜麾诸路奋击，斩获千余。驰抵磨盘山，设伏破泰坪关援贼，贼乃遁。

八年，九江既克，陈玉成由安徽窜蕲、黄，陷黄安。续宜驰援不利，续宾继至，合击。续宜攻北门，破其垒，贼夜遁，复黄安。进至麻城，贼不战引去。续宾出师规安徽，胡林翼疏请留续宜固楚疆。洎三河师燔，续宾战殁，续宜在黄州，收辑残部，思乡者遣归，愿留者归伍，差汰罪将，简用其良，申儆训练，经岁军气始复振。

九年，授荆宜施道。石达开由江西窜入湖南，众号三十万，围宝庆府城。胡林翼檄续宜率兵五千驰援，诸援军悉归统属。时援军三万余，城被围两月。贼众，食且尽，野掠无所得，闻续宜至，攻愈急。续宜渡资江而军，与刘长佑军当贼冲，四战而围解，贼窜广西境。诏嘉续宜赴援迅速，加布政使衔。

十年，迁安徽按察使。曾国荃方围安庆，多隆阿攻桐城。续宜率万人屯青草塌，在安庆、桐城之间。陈玉成以十万众来援，续宜与多隆阿夹击于挂车河，尽破棠梨山、尊上庵、香铺街、望鹤墩贼垒，斩馘无算，追奔二十余里，玉成走庐江。捷闻，赐二品顶戴。十一年，擢安徽巡抚，疏言：“陈玉成图解安庆之围，悉锐西窜，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为众军根本，臣宜提师回援，不能遽任皖抚之事。”比抵武昌，贼已陷黄州、德安两府五县，乃会彭玉麟水师夹攻孝感，乘夜纵火，复其城，进攻德安，穴地道克之。武昌、通城、咸宁、蒲圻诸县相继皆下，赐黄马褂。胡林翼病殁，诏授续宜湖北巡抚，驻黄州督师。捻匪犯光化、谷城、均州及枣阳、襄阳，皆击走之，调安徽巡抚。

同治元年，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时苗沛霖叛服无常，胜保袒之。诏密询续宜剿抚机宜，覆疏略谓：“苗沛霖官至道员，公犯不匙，围抚臣于寿州，陷其城，屠其众。乃复诡言求抚，此岂足信？不过假称反正，号召近县，养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诛之。宽其党羽，使为我用，彼势孤，终成擒耳。”上匙之。续宜驻临淮，令提督成大吉、总兵萧庆衍，渡淮援颍州，破捻匪张洛行于大桥集，颍州围解。又令蒋凝学克霍邱，抚绥各圩，解散逆党。沛霖摄湘军兵威，请讨捻自赎，而胜保终欲养沛霖以自重，转嫉湘军，势不相下，会袁甲三以病请去，命续宜代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续宜旋丁母忧夺情留军。三疏陈谢，举唐训方自代，允假百日。因籍病咯血，六次诏促起视师，不能赴，二年十一月，卒于家，诏加恩依总督军营病故例赐恤，立功地方及原籍建专

祠，议勇毅。赐其父人参四两，地方官以时存问。子光英，予官直隶州知州。

续宜治军严整，与兄续宾同负重名。曾国藩尝论其昆弟为人，续宾好盖覆人过，续宜则嫉恶稍严。续宾战必身先，骁果缜密。续宜则规画大计，不校一战之利，及其成功一也。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乡人。诸生，从罗泽南学，任侠好奇。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上书县令朱孙诒，请练乡兵从罗泽南教练，屯圩埔，以团防劳叙县丞。剿桂东土匪有功。广东边境匪犯兴宁，率死士百人驰击，残贼甚多，累擢同知直隶州。

三年，罗泽南援江西，初战多死伤。珍请于曾国藩，增募三千人，将往援，会南昌围解。国藩议裁汰其军，巡抚骆秉章见所募勇可用，留二千四百人防湖南，珍精于训练，令士卒缚铁瓦习超距。自以意为阵法，进退变动，异于诸军。

四年，粤匪岳州，珍由湘阴进攻，败贼于杉木桥，乘胜克岳州，曾国藩率水陆军并至。珍出境进剿，遇贼羊楼峒，失利，贼蹑其后，岳州复陷。珍所部死者千人，坐轻进夺职，留营效力。既而罗泽南从国藩东征，珍收集散众，留未遣，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徇郴州。时两广交界土匪蜂起，朱连英、胡有禄最强，各拥万人，称王号，时时扰湖南边境，珍与参将周云耀协防江华，数击走，援道州，解其围。策贼必乘虚袭江华，日驰百余里，先至，待贼至迎击，大破之。进捣桃川，出龙虎关，破恭城贼于栗木街，回军解宁远、蓝山围。别贼掠零陵，周云耀困于隘。珍率数十人驰进，令曰："寇众，退且死！"据险夹击，逐北数十里，转战深入九嶷山，贼氛渐清，复原官，赐花翎。五年，土匪何贱苟勾结朱连英陷富川、江华，进犯永明。珍偕周云耀往剿，迭败之。连州匪自龙虎关来犯，势甚张，疾趋迎击，殪贼二千，擢知府。余贼走陷灌阳，复由全州袭陷东安。

珍会广西军克灌阳，驰至东安城下，环攻两月，始克之。贼窜出，合胡有禄，将入四明山。分路抄袭，擒有禄，焚山中贼巢，余党悉尽。时别贼何禄踞郴州，陈义和踞桂阳，分扰永兴、茶陵、耒阳，窥衡州。珍增募至千五百人，分兵守耒阳，自率千人攻桂阳，战克之。贼聚粮于瓦蜜坪，火其屯，出奇兵攻郴州，贼遁走尚万余，合乡团邀击于黄沙堡，追到两广墟，贼方食，纵击歼之。乘胜破永明、江华踞贼，穷追至固连州，朱连英仅以身跳免。六年春，又破贼于阳山贼遁英德。骆秉章上其功，迭诏嘉奖，予四品封典，以道员即选。

珍专办南防凡二年，湘、粤间诸匪诛殄几尽，军士死亡亦多。请假将还，会罗泽南卒于武昌，李续宾代其军，粤匪石达开自江西窥湖北，续宾招珍助剿，遂进屯岳州，转战崇阳、通城、通山、蒲圻，复四县，歼贼首张康忠、陈华玉等，兴国、大冶匪众亦解散。武昌寻克复，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仍驻军岳州。

七年，调援江西，五月，抵吉安。先是官军水陆合围吉安。其攻临江者，亦掘长壕困贼。贼渠胡寿阶、何秉权率众数万来援，据水东，兴城贼夹江相望。珍沿赣江而南，自三曲滩济，结营水东东南山上。贼鼓噪乘之。珍登望楼，令士卒筑垒不辍，毋许仰视，贼疑不进。俄山后一军出贼背，鼓声起，筑垒者投畚大呼驰击，左右伏起，阵斩秉权，蹙贼众于水，余走水东。军中方具餐，珍曰："不克水东不遑食！"挥军捣贼垒，都司易普照，勇士也，先登中炮殒，众愤，争入垒，杀贼数千众寿阶遁。珍渡江壁藤田，寿阶自宁都、沙溪挟援众来犯，珍分兵击其左，自率百人捣其右，贼崩溃，蹙之瑶岭，擒寿阶，斩馘数千，是役悍贼俘斩殆尽。闰月，援贼复自宁都出永丰。珍以千二百人迎击之，追至宁都之钓峰。贼背水以拒，既败，尽没于水。斩贼首萧复胜等，拔难民万余。六月，再破新城贼于东山坝，斩贼首张宗相等。

时悍贼杨辅清愤屡败，纠众十万踞广昌头陂，誓决死战。珍笑曰："贼聚此，可一鼓歼也！"勒兵大战，先驰马陷阵，众从之，贼大溃，逐北六十里，斩馘无算。捷闻，诏嘉奖，称其以寡敌众，歼除钜憝，赐号给什兰巴图鲁。方拔乐安，进规抚、建两郡，会周凤山兵溃吉安，乞援。珍令乡团张己帜趋建昌，而潜返藤田规吉水。辅清闻珍去，以七万众围乐安。珍夜入城，诱贼至城下痛歼之。辅清屯林头，珍进击，贼以马队数千突阵，令火箭射之，藤牌兵俛首砍马足。刘松山、易开俊左右合击，自率精锐贯贼阵，斩级数千，获马三百匹，俘八百人，辅清遁走。珍感疾返乐安，九月，卒于军，年仅三十有三。诏嘉珍纪律严明，身经数百战，前后杀贼十余万，克复城池二十余处，厥功

甚伟，赠布政使衔，依二品从优议恤，予骑都尉世职。江西、湖南建专祠，谥壮武。

珍貌不逾中人，胆力沉鸷，用兵好出奇制胜，驭众严而有恩。所著有《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皆出心得。刘松山为湘军后起名将，旧隶部下，后其军皆用珍法。珍既殁，所部归其弟开化及张运兰分统之。

开化，年十七从珍军中，南防剿匪功最多，累擢知县。及援江西，宁都钓峰之战，率伏兵潜袭贼营，遂大捷，无战不与。骆秉章疏陈其功，擢知府。遂令分统珍军，偕张运兰攻吉安，连战皆捷。八年，克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建昌，擢道员，加按察使衔。病归里。十年，左宗棠初出治军，开化从之，战鄱阳、乐平，皆有功。及宗棠大破李世贤于乐平，开化与刘典各当一路。是役官军不及万，破贼十万，称奇捷，加布政使衔。江西既平，从宗棠援皖南。十一年，卒于军。开化在军先后八年，勇毅亚于其兄。诏优恤，予骑都尉世职，谥贞介。

刘腾鸿，字峙衡，湖南湘乡人。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咸丰三年，夜泊湘江，遇溃卒数十辈行掠，诱至湘潭，白县令捕之，由是知名。

五年，巴陵土匪起，巡抚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往战于毛田，擒贼渠，又败之于三林坳，散其党，遂驻岳州。从罗泽南攻通城，攀堞登城，克之。参将彭三元等战殁崇阳，泽南调腾鸿往，而石达开驱悍贼二万来扑，腾鸿与游击普承尧夹击，破之。蒲圻贼垒临河，腾鸿由宝塔山截渡河贼，直抵城下，与普承尧循环攻击。克蒲圻。连下咸宁，抵武昌。腾鸿偕蒋益澧为后队，搜伏贼，歼毙甚众。论功，以从九品选用。罗泽南爱其才，令增募五百人当前敌。腾鸿遂师事泽列南，弟子籍。攻克十字街、塘角贼垒，毁其船厂，进据小龟山。贼七八千由塘角沿湖而下，泽南自率中营出洪山西，令腾鸿出洪山东，夹击，毙贼无算，荡平贼垒。胡林翼奏腾鸿身先陷阵，七战皆在诸军前，超擢知县。

六年春，贼踞赛湖以阻官军，腾鸿与战于堤上，追及长虹桥，遇伏贼，七倍我，奋击，杀贼五六百。罗泽南欲扼窑湾，贼出争，大战于小龟山，斩级六百，遂偕李续宾同驻其地。腾鸿所将号湘后营。树黑帜，贼望见辄走。会江西军事棘，胡林翼令腾鸿率所部千人从曾国华赴援瑞州，道为贼梗，转战而前，连捷于羊楼峒、分水坳，擒斩伪总制三十余人，克上高、新昌。七月，进攻瑞州，郡治有南北二城，中贯一河，联以长桥。先拔南城，贼酋韦昌辉自临江来援，军容甚盛。腾鸿曰："是羊质虎皮，不久见鞟。宜乘其敝攻之。"相持旬日，贼气衰。乃从北岸渡兵抄其后，与南城兵夹击，大败之。伪指挥黄姓来援，列阵山冈，两军对峙。别贼驰截我后路，图夹攻，俟其近，发劈山炮击之。再至，皆击退，追奔三十里。石达开适自九江来，勒贼复还，筑垒于东北。腾鸿曰："不急破之，垒成则难制矣。"令楚军防城贼，江军进剿，自率死士三百督战。贼见兵少，先犯之，三百人植立无声，伺近乃发炮，凡冲突六次不为动，贼气沮，诸营并力猛攻，贼大败，尽平其垒。捷闻，擢真隶州知州，归江西补用，赐号冲勇巴图鲁。自克南城后，贼萃于北城。腾鸿欲断其接济，取南城砖石筑垒造桥，贼来争，且战且筑，又于北岸石封岭筑新城以逼之。

七年春，曾国藩巡视瑞州，用腾鸿议，为长濠三十里，绝贼饷道。国藩寻以丧返湖南，腾鸿主南路军事。先后遏贼于马鞍岭、阴冈岭，战皆捷。于是会诸军克袁州、分宜、上高、新喻。刘长佑与贼战于罗防，不利，腾鸿往援，击败之。七月回攻瑞州。时李续宾进兵九江，胡林翼疏调腾鸿回湖北。腾鸿以功在垂成，先分兵应之。而攻城益力，夺南门炮台，复扑东门，毁其城楼，身自督战，中枪子五，卧不能起。次日，裹创舁往，城垂克，忽中炮，洞穿左胁，移时殒。语弟腾鹤曰："城不下，无敛我！"一军皆泣，冒炮火登城，斩杀悍贼过半，即夕克瑞州，迎腾鸿尸入城治丧。事闻，恤典加等，依道员例，予骑都尉世职，于瑞州专祠、予其父母四品封典。洎江南平，曾国藩追论前功，诏嘉其忠勇迈伦，加恩予谥武烈。

弟腾鹤随军将中营。先数月，因攻城伤左臂，创甚。腾鸿命归，不可，及腾鸿殒于阵，腾鹤号泣督战，克竟厥功，遂代将其军，进援临江，复峡江。会攻吉安，当西南路，掘长濠久困之。八年秋，贼乘江涨突围出，两次皆击退，寻拔其城。率所部穷追，斩馘过半。调防九江，屯彭泽。九年二月，战牯牛岭，进攻建德风云岭贼巢，破其二垒。贼大至，被围，力战死之，年二十有八，官候选知府，诏依道员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附祀兄祠。

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少不羁，不谐于乡里，客游四方。湖南军事起，从王珍攻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复隶罗泽南部下，勇敢常先人，泽南异之，许列弟子籍。从克黄梅擢县丞。进剿九江，连败贼于白水港、小池口。

咸丰五年，进攻广信。大军驻城西乌石山，益屯山右。贼觑其垒未成，来攻。益澧坚壁不动，伺懈纵击，斩贼首于阵。进逼城下，诸军蚁附而复登，其城。进攻义宁，泽南潜师进鳌岭，令益澧分驻乾坑。贼来争，分数千人抄官军后。益澧曰："今以数百人当大敌，不死战，将殒。"挥兵直薄之，当者披靡，遂会师鳌岭，乘胜复义宁，擢知县。从泽南回援武昌。在军与李续宾论事不相下，及泽南殁，续宾将。益澧屯鲁港，贼攻之急，请援，续宾置之。益澧大恚，凭垒死守，贼旋引去，益澧遂告归，不待报而行。嗣武汉克复，仍论前功，擢知府，赐花翎。

益澧家居悒悒不得志，会广西匪炽，乞援于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骆秉章顾左右无可属者，益澧澧请行，乃令率千六百人赴之。七年五月，连破贼于卖珠岭、唐家市，复兴安、灵川。艇匪踞平乐二塘墟、沙子街，进破之，焚贼艇，薄平乐，克之，擢道员，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加按察使衔。巡抚劳崇光疏请留于广西补用。

八年，入屯桂林。时广西兵食并绌，率藉招抚驭盗，兵贼相糅，横行无忌，疆吏不能制。益澧至，乘兵威，悉按诛桀黠者，易置守军，人心始定。骆秉章奏助益澧军月饷二万，造船六十艘，募水师以益其军，省城既固，进规右江。贼踞柳州，连结洞砦，恃水师不能至。益澧具舟修仁，令军士舁舢板陆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载炮而下，遇贼洛垢墟，火贼舟。次日，贼水陆并集，力战斩贼数千，进鹧鸪山，攻柳州克之，加布政使衔。偕右江道张凯嵩会剿庆远，掘长濠断贼出入，贼渡河窜，邀击败之。庆远平，以按察使记名。

九年，石达开窜湖南，前队掠全州，益澧分兵守柳州，自回援省城，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出剿恭城土匪，扼平乐。粤匪石国宗由全州、兴安窥桂林，势甚张。学政李载熙劾益澧失机及冒饷忌功等事，诏念益澧前劳，降道员。留广西，并下疆臣察奏。会湖南遣刘长佑、萧启江率师来援，益澧与合剿，解桂林围。骆秉章、曹澍钟并为疏辨，得白。十年，贺县匪分扰昭平、平乐，益澧击走之。进破贼首陈金刚于大湾岭，焚沙田贼寨，复布政使原衔，又会广东援师破贼于竹洞岭。十一年，复授广西按察使，进驻平南。皆总兵李扬升复浔州，复布政使原官。益澧年少戇急，曾国藩、胡林翼素不满之，而左宗棠特器重。至是宗棠规浙江，疏请以益澧为助。

同治元年，调浙江布政使。自湖南增募八千人，道广东，总督劳崇光资以饷械。九月，至衢州，分兵复寿昌，贼酋李世祥屯裘家堰，按察使刘典兵先进，益澧继之，降贼李世详为内应，袭破之，悉毁贼垒。三年，克汤溪，被珍赍优叙。宗棠进屯严州，规富阳，援贼麇至，益澧渡江筑垒新桥，分三路迎击，大败之。会游击徐文秀等攻鸡笼山，益澧自督战，尽破十余垒。八月，克富阳。自杭州至余杭，贼营连数十里。益澧沿江下逼清波、凤山两门，据十里街、六和塔、万松岭，俯瞰城中，自驻东岳，庙贼屡出犯，皆击退。分兵会道员杨昌浚、总兵黄少春攻余杭，败贼城下，匿不出。又破凤山门、清泰门贼垒，由钱江入西湖，夺贼舟。平湖、乍浦、海盐皆下，海宁守贼蔡元吉、桐乡守贼何绍章先后投诚效用。

三年，令绍章扼乌镇，元吉会苏师复嘉兴，贼势日蹙。二月，馒头山地雷发，坏城垣，诸军拥入，战竟日，悍贼多毙，余夜遁，遂复杭州，余杭亦下。诏嘉其功，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分军克德清、石门，进攻湖州。蔡元吉深入，为贼所围，益澧自往援之。转战而前，距元吉营隔一河未达。时伪幼王洪福瑱遁入湖州，悍酋黄汶金众尚十余万。七月，作浮桥通元吉，营出湖趺漾袭贼后。降贼谭侍友出太湖攻袁家汇，贼弃城走，邀击之，解散数万人。浙境肃清，晋骑都尉世职。

左宗棠追贼赴福建，益澧护理巡抚。疏陈善后事宜，筹闽饷，浚湖汊，筑海塘，捕枪匪，又核减漕粮，酌裁关税，商农相率来归。增书院膏火，建经生讲舍，设义学，兴善堂，百废俱举。东南诸省善后政以浙江为最。逾岁，乃回本任。

五年，擢广东巡抚，奏裁太平关税陋规四万两，斥革丁胥，改由巡抚委员征收。五坑客匪投诚，分别安插高、广各府，另编客籍。设学额，并如议行。六年，以病乞休。寻为总督天麟疏劾，下闽

浙总督吴棠按奏，坐任性不依例案，部议降四级，改降二级，以按察使候补，命赴左宗棠军营差委。寻授广西按察使，以病回籍。

十三年，日本窥台湾，召至京。未及任用，病卒。太常寺卿周瑞清疏陈益澧广西政绩，诏复原官，依巡抚例赐恤。浙江巡抚杨昌浚、梅启照先后疏言平浙功尤钜，诏允建词，谥果敏。

论曰：李续宾果毅仁廉，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戡定武昌、九江，战绩为一时之冠。李续宜独以持重称，殆鉴于其兄之锐进不终而然耶。王珍、刘腾鸿皆出奇制胜，骏利无敌，惜早殒，未竟其功。蒋益澧经挫折而奋起，平浙、治浙，并著显绩，信乎能自树立。诸人并湘军之杰，不以名位论高下也。

清史稿卷四〇九　列传第一九六

鲍超宋国永　娄云庆　谭胜达　唐仁廉

塔齐布，字智亭，陶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火器营鸟枪护军擢三等侍卫。咸丰初，拣发湖南，以都司用，署抚标左营守备。以长沙守城功擢游击，署中军参将。侍郎曾国藩在籍治乡兵，月调官兵会操。每校阅，塔齐布从侍，国藩与语，奇之，试所辖兵，特精整。为副将清德所忌，嗾提督鲍起豹将加摧辱。国藩劾罢清德，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如将来出战不力，甘与同罪，”加副将衔，兼领练军。巡抚张亮基亦特荐之，以副将用。

三年，剿平茶陵、安化土匪，赐花翎。四年，率所部进剿粤匪，至湖北通城、崇阳，贼由岳州上犯，奉檄援宁乡。未至，湘潭亦陷，贼势甚张，遂改援湘潭。长驱至高岭，猝遇贼，塔齐布手持大旗陷阵，麾军纵击，斩其酋数人，逐北数里，至城下。明日，贼大出，塔齐布伏兵山左右，贼近，炮殪百余人，伏起夹击，僵仆枕藉，燔城外贼栅皆尽。水师会战，焚贼舟浮尸蔽江。贼弃城走，六日而湘潭平。时曾国藩师挫于靖港，长沙震动，赖此一战破贼，人心始定。捷闻，加总兵衔，赐号喀屯巴图鲁。诏斥鲍起豹畏葸不出战，罢之，即超擢塔齐布署提督，寻实授。初，所部辰勇与标兵私斗有衅，鲍起豹频龁龊之。至是代其位，遍赏提标兵，示无修怨意，标兵大欢。众见其由都司不三年立功骤膺专阃，莫不惊服，军气顿振。贼自湘潭败后，退走岳州，分党陷常澧。塔齐布驰抵新墙为援，进与罗泽南合军，会水师攻岳州，七月，克其城。贼退泊城陵矶，势犹盛。水陆夹击，屡挫之。曾国藩亲率新募水师至，战失利。越日，贼由城陵矶舍舟登舟陆踞险，三路来扑，塔齐布分路迎击，匹马陷阵，士卒皆猛进，破其中路，贼复包钞。愈战愈奋，贼败走，追至擂鼓台、斩馘八百，落水者无数。偕罗泽南合力攻贼，旬日三捷。水师乘隙进剿，贼势始衰。岳州危而不失。

闰七月，偕罗泽南、李续宾进高桥，贼出二万人抗拒。塔齐布首先冲入，诸军继之，会大雨，贼炮不然。逾沟入垒，连破贼营十三座，歼毙及逃散者数千。水师亦分路剿杀，贼遁走，追击二百余里，破之于羊楼峒，又破之于崇阳，克其城，咸宁亦复。曾国藩师抵金口，令罗泽南攻花园，塔齐布趋洪山。八月，武昌贼遁走，塔齐布预设伏，贼至，要击，左右夹湖无去路，歼戮溺毙九千人，武汉同时克复。进攻大冶，克之。

十月，与罗泽南会攻田家镇，泽南攻半壁山，塔齐布屯富池口，中隔小河，作浮桥以通两军之路。贼以万人来争，泽南率李续宾奋战，塔齐布隔港对击，浮桥成。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扑富池口营垒，迎击败之。遂与水师约大举，杨岳斌、彭玉麟分队毁其横江铁锁，陆师从半壁山拥下，鏖战一昼夜，铁锁尽毁，贼舟尽焚。贼弃垒而遁，克田家镇，蕲州亦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偕罗泽南渡江至莲花桥，遇伏，前队少却，塔齐布手刃贼目，追奔五十里，遂克广济。悍酋秦日纲、陈玉成、罗大纲并力守黄梅，以数万贼布小池口、孔垄驿，而大河埔、龙头寨皆立坚垒。军抵双城驿，贼突来袭，坚持不动，旋突起凭高下击，斩其渠。贼奔大河埔，纠党返斗，连击败之，殆三千余，进攻黄梅，肉薄而登。塔齐布被石击，流血被面，督战益力，克其城。贼麇聚孔垄驿，三面筑土城，塔齐布从西南进，累肩为梯，卓矛而跃，大破之。贼悉窜小池口，分党奔湖口，与九江之贼相犄角。曾国藩率水师抵九江，塔齐布偕罗泽南渡江会攻。诏嘉诸将转战直前，同心戮力，特颁珍赍。十二月，攻九江西南门不克，骁将童添元死之。会水师为贼所袭，丧失辎重。罗泽南攻

小池口，塔齐布亲率勇士二十人往督战，众寡不敌，且战且退，匹马冲突，为诸营扞蔽。有黄衣贼酋三来犯，塔齐布以套马竿圈一酋斩之，夺其马。余贼皆靡，俟大队沿江上，始单骑渡江回营，已除夕三鼓。

五年正月，城贼出犯，斩获二百余，又伏地雷诱贼来扑，毙之，战屡捷而城不下。三月，总督杨霈师溃，武昌复陷，塔齐布分兵遣将回援。时水师半顿鄱阳湖，半回湖北，陆师留攻九江，力甚单，贼益坚拒。六月，与曾国藩会于青山议军事，国藩谓宜移师东渡，剿湖口、东流、建德，塔齐布誓攻九江。七月，方传令薄城，遽气脱卒于军，年三十有九。事闻，文宗震悼，诏依将军例赐恤，湖南省城建专祠，谥忠武。

同治三年，江南平，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入祀昭忠祠。塔齐布忠勇绝伦，自擢提督，湟“忠心报国”四字于左臂。每战，匹马当先，不使士卒出己前。他军被围辄驰救。背负枪，挟弓矢，二卒持长矛、套马竿从，皆精绝，无虚发。每逼贼垒觇形势，濒危辄免，贼惊为神，而从容谦退，未尝自伐其能。在岳州，率四骑觇擂鼓台，忽有悍酋狞髯睥目，持槊来犯。健卒黄明魁矛刺酋队马，塔齐布刃殪之，获其旗，知为伪丞相曾天养，骁桀称最，群贼夺气，寻皆引去。先是水师毁天养坐船，已报歼毙。塔齐布不欲争功，终不上闻。军中与下卒同甘苦，尝共中夜絮语家事，念及老母，泣下。其卒也，军民皆恸。湘潭、岳州两捷，关系湘军大局。曾国藩尤痛惜焉。

毕金科，字应侯，云南临沅人。以征开化苗功，叙外委。从王国才赴湖北，破贼荆州龙会桥、天门丁司桥，累擢都司。曾国藩奇其才，令从攻九江，改隶塔齐布殁下。及塔齐布殁，石达开扰江西。金科每战陷阵，骁勇为诸军冠。五年冬，破贼樟树镇，而周凤山军败，寻失之。六年，破贼章田渡，未几，饶州陷，又失之。金科愤为他部所累，募死士攻取饶州。誓曰：“今日上岸不破贼，吾不复归舟！”一鼓克其城，赐号呼察尔巴图鲁，补临沅镇都司，以游击升用。名大振而忌者众，军食不继，金科郁郁，思立奇功。江西大吏责其破景德镇始给饷。七年正月，骤往攻之，入市不见一人，率十卒搜捕，贼蜂起，伤其七，亡其三，只身纵横击刺，践血而出。贼以喷筒环攻于王家洲，殒焉。曾国藩为勒碑纪事，称其勇与塔齐布相埒。洎江南平，疏请优恤，赠总兵衔，谥刚毅，立祠景德镇。

多隆阿，字礼堂，呼尔拉特氏，满洲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由前锋补骁骑校。咸丰三年，从胜腾保剿粤匪，解怀庆围。及贼扰畿辅，僧格林沁督师，征兵黑龙江，多隆阿率二起马队从克连镇、冯官屯，擢佐领。

五年，调援湖北，隶将军都兴阿部下。破贼黄州、新洲，从克广济。六年，克武昌、汉阳，加副都统衔，补协领，充行营翼长。进剿蕲州，败贼于曹家河，复广济，次孔垄垅。贼复来犯广济，击走之。时湘军围攻九江，贼于对岸小池口筑土城，环以坚垒，附近数十里内，段窑、枫树坳、独山镇等处贼垒凡数十。

七年三月，都兴阿兴鲍超攻小池口，令多隆阿趋段窑窑，甫至，贼数千来拒，一战破之，毁其垒。扬言攻独山镇，而暗袭枫家坳，贼三路分拒，分击之。别遣队绕山南袭贼营，贼阵乱纷窜，进殪三千余，乘胜疾趋独山镇。四鼓至，月明如昼，见贼垒浚深壕，木桩竹签环之，不易攻。以轻骑诱贼出，散队设伏，伺贼至，以劲骑冲突，又分队潜越壕纵火，贼大奔，追杀至晓，毙贼五千，生禽数百。自是贼畏其军，见旗辄走。陈玉成率悍党踞黄梅，连营百里，官军屡挫。六月，多隆阿偕鲍超赴援，战于黄梅十里铺，分兵潜攻西路亿生寺贼垒，贼出不意，骇奔，而十里铺之贼亦大败。水师进毁童司牌贼垒，湘军自九江来援，合击，大破贼于黄蜡山，平贼垒凡百余，逐北至宿松城下，遂克黄梅，以副都统记名。贼寻弃宿松而去，多隆阿率马队驻守。鲍超以步队屯二郎河。九月，贼陷太湖，分路来犯，偕鲍超合击于凉亭河，破之。又合击于枫香驿，贼死抗，鏖战逾时，尽破其垒，乃遁太湖。

八年春，贼由渡船口等处上犯，将缀官军，以缓九江之攻。多隆阿伺其初至，急击走之。四月，九江克复，多隆阿从都兴阿进规安庆，石牌为要冲，贼据山阻水为坚垒，水陆重兵守之。多隆阿攻上石牌，鲍超攻下石牌，同时并下。余垒惊窜，马步截杀及落水溺毙者六千余人，其酋以下数十骑逃入安庆。遂进军逼安庆，破城外九垒，城贼屡出战皆击败之。会李续宾战殁三河，桐舒潜太诸县

皆不守，安庆。围师牵动多隆阿退保宿松。次日，贼麇至，值大雾，多隆阿驱劲骑陷阵，敢死士随之，斫杀无算。鲍超军夹击，呼声震天，贼惊溃，自相践踏，陈玉成精锐损失过半。自三河失利后，得此捷，军声复震。是年冬，都兴阿以病离营，奏多隆阿素当前敌，请所部悉令统带。诏责成督率将士，就近听胡林翼调度。

九年春，进逼太湖。诸将犹谓贼锐，宜稍避，多隆阿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贼凭城出斗，力战挫之，营垒乃就。胡林翼遣唐训方会攻，而石牌复为贼踞，攻太湖城连月不克。多隆阿谓必先取石牌而后太湖可下，乃选精锐，自茶婆岭进兵，用火攻困之。贼由潜山、安庆两路来援，分马队击却之。九月，复猛攻，焚其垒，歼贼酋霍天燕、石廷玉等，遂克石牌，令部将雷正绾驻守之。时湘军围安庆，陈玉成纠合捻匪众十余万来援，太湖当其冲。胡林翼调集诸将为备，多隆阿已授福州副都统，战略威望最著，遂令前敌诸军并受节制。岁将尽，贼分三路至，鲍超屯小池驿，蒋凝学屯龙家凉亭，多隆阿自以马步各队驻新仓，朱品隆与唐训方合军仍围太湖，初战，中贼伏，颇有伤亡。贼势专趋小池驿，鲍军为所困。多隆阿虑牵动局势，仅分队为护饷道。会金国琛等军出潜山高横岭、仰天庵，密约夹攻。

十年正月，贼移垒罗山冲、白沙畈，与城贼互应。多隆阿定计以大围包裹援贼，以伏兵横截城贼，令步队诱敌，马队骤起围击。唐训方钞其后，朱品隆扼其右，鲍超遏其前，自率马步冲突陷阵，贼大败。次日，分军三路，鲍超等东出小池驿，朱品隆等西趋罗山冲，多隆阿自居中路，见贼屯袤广二十余里，陈玉成踞罗山冲，尤为悍贼所聚，列队进攻，为贼阵所压，遂督中西两路拼力攻山，奋呼直上，贼始败窜。鲍超亦由小池驿连破四路之贼，合队追奔，同攻贼垒，乘风纵火，贼栅、贼馆顷刻延烧，大小营垒百余，一律平毁。金国琛等沿山兜击，贼前后受敌，夺路狂窜，连夜追剿，擒斩无算。城贼闻败，宵遁，伏兵四起，截杀未逸者，尽数歼之，即日克复太湖，乘胜追贼至潜山城下，亦克之。是役时称奇捷，推多隆阿首功，诏加头品顶戴。贼既败，回踞桐城，增垒为固。七月，多隆阿率军进逼城西，昼夜环攻，其西北山冈曰毛狗洞，贼垒最据形势，攻下之。俯瞰全城，掘隧道轰之，未克。陈玉成复纠捻匪自舒城来援，十月，于挂车河隔河而阵，连战败之。复与李续宜约期合攻，裹贼于中，战酣，以马队钞击，贼大败，歼殪近万，解散胁从万余，贼弃垒夜遁，赐黄马褂。

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挫，知不敌，乃谋犯湖北。是年冬，又纠众绕英、霍，陷蕲水，掠黄州、德安。十一年春，折回趋安庆，经挂车河，耀兵而过。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战也。"设伏山隘，令贼过呼噪勿击，而以轻骑蹑之，斩馘甚众。玉成入安庆，筑垒集贤关，多隆阿进驻高路埔。桐城、庐江诸贼二万余，将与玉成联合。多隆阿分五路进击，迭败之于练潭、横山堡、金神墩、新安渡，余贼遁回桐城。未几，悍贼黄汶金纠众二万余踞天林庄，击走之。陈玉成留悍党守集贤关，自率马步五六千窜马踏石，欲与桐城诸贼会合。多隆阿要击于河岸。却之。四月，玉成复率诸酋合翻、捻三万余人图上犯，以解安庆之围。多隆阿分路设伏，扼之于挂车河，左右往来冲击，伏发，四面夹攻，歼毙八九千，追剿五战皆捷。贼仍退桐城，安庆之援遂绝。

官文、胡林翼疏陈多隆阿朴诚忠勇，智略冠军，为众所悦服，于是奉帮办军务之命。八月，安庆克复，急令穆图善攻桐城，即日克之。数日中连克宿松、黄梅，而舒城贼亦弃城走庐州，予云骑尉世职。擢正红旗蒙古都统，又擢荆州将军。进规庐州，同治元年春，连破贼，绝其运道，贼党相率投诚，散遣千余人。四月，大破援贼，陈玉成战败不敢入城，窜走，遂克庐州。令穆图善、雷正绾追玉成，玉成奔寿州，为练总苗沛霖擒献胜保营，诛之。捷闻，优诏褒嘉，加予骑都尉世职。

寻命督办陕西军务，率所部西征。时粤匪陈得才合捻匪姜台凌、张洛行众二十万，三路窥陕。多隆阿令雷正绾、陶茂林率三千人前驱，大军继之，七月，抵商南。陈得才蹑后路，图截饷道，乃率穆图善回军掩击，大破贼于荆子关。贼夜遁，令马队追贼，步队休息，自携数十人入商南，姜台凌大队突薄城下。调卫队四营犹未至，阳示镇静，设伏城外，亲率百余人开城冲出，伏兵齐应，贼不知众寡，仓皇退窜。次日，复出城诱战，正与相持，总兵朱希广率四营由间道来援，连日力战，擒斩二千余，贼乃西窜，檄温德勒克西马队要截，王万年步队蹑追。金顺守荆子关，陶茂林遏武关，

自率亲军于捉马沟筑垒，贼夜来袭，俟其近，排枪炮击之，穆图善自外夹攻，毙贼无算。至晓，见贼蚁聚，互数十里，令降俘指认贼旗居中之红边白旗为姜台凌，先集攻之。战方酣，自率穆图善从山侧绕击，贼败如山倒，斫杀万计，追至三角池，截其尾队。姜台凌仅以身免，张洛行闻风亦遁。诏嘉其旬日内剿除巨寇，颁赐黄马褂及江绸刀＜□角栜＞，以示优异。

时胜保入陕督师，移多隆阿赴南阳防剿，连败贼于樊城、唐县。寻复命赴陕。十一月，入潼关。胜保以罪逮，诏授多隆阿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回匪方炽，遍扰东西北三路，陕南则为粤、捻、川匪所出没。多隆阿令雷正绾任西路，自剿东路，克韩村、背坡诸贼营，同州解围。二年春，督军并攻王阁村、羌白镇，破之。回匪自倡乱，至是始被痛创，遂进攻仓头镇。多隆阿积劳致病，将士亦多染疫，遣将分攻庞谷、雷化、乔千、孝义诸镇，皆克，惟仓头为老巢，负隅未下。四月，移营进逼，挥军纵击，破其土城，贼大奔，追杀无算，东路肃清。令曹克忠一军赴西安护运道，自率穆图善等攻高陵，分路夹击，八月克之，扫荡附近贼巢。关辅略定，而汉南诸贼纷扰。川匪蓝朝柱近踞盩厔。

三年春，亲督兵力攻，城小而固，多隆阿愤甚，临高指挥督战，城已垂破，忽中枪，伤头目，将士攻城益力，旋克之。事闻，温诏慰劳，赐上方药，遣其子驰驿省视。寻命督办陕、甘两省军务。四月，创甚，卒于军。赠太子太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勇。未几，江宁复，加一云骑尉，并为一等男爵。子双全袭，官头等侍卫。

孙寿长，光绪中，官满洲正黄旗副都统，统奉天仁字军，因事革职。二十六年，俄兵入边，寿长力请战，召回京，未行，为俄人所执，不屈死。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咸丰初，以行伍从提督向荣广西剿匪，寻入湖南协标。四年，曾国藩治水师，调充哨长。勇锐过人，每以单舸冲贼队，当者辟易。从克岳州、武昌、汉阳，破贼田家镇、武穴，积功擢守备，赐花翎。五年，武昌复陷，赴援，胡林翼拔充营官。击贼于汉阳小河口、鲇鱼套，屯沌口，破宗关贼垒，擢都司。会金口陆军溃，贼聚攻胡林翼于高庙。超飞棹往救，力战却之。德安、应城之贼复由浰口来犯，火其舟，拔林翼于重围。进捣贼营，右肋中炮，裹创而战，复金口。论功最，擢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

六年，林翼疏荐超勇敢冠军，晓畅兵略，以水师总兵记名。夏，会攻汉阳，扼沙口，断贼往来，江面肃清，擢参将。武昌既复，林翼令赴长沙募勇三千，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七年，补陕西宜君营参将。攻小池口，破贼于孔垅，援黄梅。时总兵王国才战殁濯港，贼甚张。众议水陆暂扼守，超不可，主速战，多隆阿赞之，以骑兵助攻亿生寺贼垒。战一日夜，伤左膝右臂，不退，遂破黄蜡山贼巢，生擒贼渠，斩馘五千有奇。擢副将，加总兵衔。乘胜焚黄梅后山，进屯宿松二郎河，平凉亭、祝家塝贼垒。陈玉成拥众数万踞枫香驿，连破之，夺其十三垒。

八年，援麻城，克黄安，偕多隆阿进规太湖。超攻北门，烧贼火药库，破雷公埠、石牌贼营，斩馘万余，授湖南绥靖镇总兵。进攻安庆省城，而三河军败，陈玉成纠捻众上犯，都兴阿令超退守二郎河，遏贼冲。超偕多隆阿大破贼于宿松东北花凉亭，斩伪成天侯韦广新以下渠目三百余，歼贼八千，散胁从数万。捷闻，优叙。

九年，会诸军围太湖，陈玉成纠众十余万来援。多隆阿总统诸军，撤围分屯，备大战。超壁小池驿，十二月，贼至，压超军而垒，凡百余座。超破其十余垒，贼悉锐更番环逼，昼夜力御，棚帐皆为炮裂，士卒伤痍，粮道将断，超志气弥奋，相持二十余日。

十年正月，援军自潜山天堂出，诸军乃约期夹击。超空壁而出，贼围之数重，为方阵拒战，四路贼皆破。合诸军尽焚贼垒，斩馘无算，遂克太湖。官文等奏捷，谓："非超勇执坚强，以二千人独御前敌，血战兼旬，则援应各师，必有缓不济急之势。"诏加提督衔。超与多隆阿不相下，为胡林翼故，勉屈听节制。临危，多隆阿复不力救，虽成功，颇失望，林翼慰解之，遂乞假省亲去军。曾国藩方规皖南，奏令超增募万人以从，未至，悍贼黄文金由浙入赣，李秀成亦由芜湖上犯，取包围远势。诏促超赴军，而宁国陷，褫勇号，责图克复。贼已直犯祁门大营，国藩兵单，誓死守。超至休宁，闻警，日驰百余里，连战皆捷，驱贼出岭，国藩亦不意超军遽至也。诏嘉其神速，赐号博通额

巴图鲁。进援江西景德镇，与左宗棠会剿，因雨迟至。宗棠假霆军旗帜，贼见之却走。复回踞洋塘、谢家滩。

十一年正月，超至，大战破之。黄文金负创遁，追败之黄麦铺复建德。曾国藩奏请以超军为江、皖游击之师。陈玉成与安庆城贼夹攻官军，颇为所困。超渡江援之，大破贼于赤冈岭，生擒悍党刘玱琳。既而李秀成犯江西，连陷二十余城。超破之于樟树镇，斩馘万余，被珍赍。又进解抚州围。调援江北，至南昌，闻安庆已克复，回军战于贵溪、双港、湖坊河口，大破贼，遂克铅山，解广信围，李秀成遁走。命遇提督缺出尽先题奏。规取青阳，败援贼，尽毁城外贼垒。

同治元年，诏推恩诸将，嘉超屡著战功，赐黄马褂，授浙江提督。时贼聚皖南，东连苏、浙，西濒江，上自建德、东流，下至铜陵、芜湖。超东西策应，解铜陵围，克青阳、石埭、太平、泾县，大破杨辅清于宁国，复其城，予云骑尉世职。贼首洪容海、张遇春先后投诚，受降，编其众为启化营、春字营，从战皆有功。是年冬，丁母忧，请终制，诏夺情留军。二年，战泾县。贼设伏来诱，超亦潜伏山坳以伺，断贼后路，夹击，大破之，遂克西河、湾沚。黄文金窜鄱阳，方欲赴援，李秀成又陷江浦、浦口，超驰救，破贼青溪镇，连克巢县、含山，和州、江浦、浦口，北岸肃清。遂会水师克九洑洲，而青阳又被围，驰至，贼遁，追破之于曹塘，进攻东坝贼巢，克之。贼酋先后率众降者数万，建平、粟水皆复。曾国藩奏以东霸为重隘，令超驻守，以借游击。

三年春，克句容、金坛。时苏、浙败贼聚于江西，命超驰援，破贼于丰城。会江宁克复，论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七月，破许湾贼巢，连克崇仁、宜黄、东乡、奎谿、南丰。贼酋陈炳文以六万人降，受之。追贼赣南，解宁都围，歼贼万计，赐双眼花翎。贼酋汪海洋遣党诈降，整军以待，骤击之，溃入瑞金，城下死积为阜，城贼亦遁，追至福境。洪秀全幼子福瑱为赣军所擒，诏锡封超一等子爵。

先是，超请回籍葬亲，赐银五百两，命俟江、皖肃清后予假。是年冬，申前请，允之，复命假满率旧部出关援新疆。所部多南人，畏远征，疆臣多以为言，请留剿粤匪余孽，曾国藩亦请先留甘肃内地。超已令部将宋国永率八千人先发，四年春，至湖北金口，军溃。诏急起超于家，免其出关，改赴福建，命沿途招抚溃勇。溃勇多降众，仍由江西趋粤与匪合，超由赣州进剿。时粤匪余党聚踞嘉应州，汪海洋已为闽军所歼，贼中推谭体元为首。十二月，战于平成铺，贼踞岭而阵。超合闽、粤诸军大破之，追至城下，宵遁。预设伏于黄沙障及北溪、白沙坝，五路兜击，谭体元中枪坠崖死，诸酋擒斩无漏网者，获叛勇欧阳辉、黄矮子等石磔之。粤匪荡平，加一云骑尉世职。

五年，仍授浙江提督，命移师剿捻，追逐于湖北、河南、陕西界上，贼望风辄走。疆臣争欲得其兵为助，以西安戒严，诏饬赴陕。六年正月，抵樊城，闻捻匪至，与淮军将刘铭传约期于安陆永隆河夹击。铭传先至，为贼所败，夷伤颇重。超至，击贼背，大破之。任柱、赖文光遁走，俘其妻孥，夺回所失军装。超久为名将，铭传后起与之埒。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而铭传咎其后至，李鸿章右铭传，超大愤，称病。迭诏慰勉，曾国藩及鸿章驰书相继。超终乞罢去军，所部三十营，令部将宋国永、唐仁廉分领。诏娄云庆代将，皆虑其军难制，遣散过半焉。超既归，屡敕问病状。

十三年，召来京，因病未复，仍续假。光绪六年，起授湖南提督，募军驻乐亭防俄罗斯，事定回任。八年，复以病请解职。十一年，法越战起，命率师驻云南马白关外。和议成，撤防回籍。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赐银三千两治丧，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子祖龄袭爵，官浙江金衢严道。超治军信赏必罚，不事苛细，得士卒死力。进战，疾如风雨，贼望而披靡，弃械跪马前，即不杀，以此服其威信。所部多骁将，宋国永、娄云庆最为所倚。谭胜达、唐仁廉亦并至专阃。

国永，四川人。由军功补千总。初从鲍超隶水师，以战金口功，擢守备。破贼童司牌、黄蜡山，克麻城、黄安，累擢参将。霆军初立，为营官。咸丰十年，曾国藩调霆军赴皖南。鲍超方假归，国永暂统其军。及超至，从攻休宁，分兵复黟县，连破贼于羊栈岭、卢村、洋塘、黄麦铺，功皆最，超擢以总兵记名。十一年，补广西梧州协副将。从援江西，破贼樟树镇，加提督衔。克铅山，解抚州、广信围，以提督记名。同治元年，克青阳、宁国，授直隶宣化镇总兵。时杨辅清仍踞宁国附近图返攻，国永屯老祖山，迭破来犯之贼。二年，进克西河、湾沚，赐黄马褂。三年，江南平，鲍超

回籍，国永与娄云庆分领其军，调赴福建，未行。四年，鲍超将赴新疆，国永率所部由江西先发，军中索饷鼓噪，抚定之。道经湖北，复哗溃于金口。坐不能约束，褫职留营。从克嘉应州，复原官。从剿捻匪，自永隆河破贼后，鲍超乞病，军中事一倚国永。及超去军，国永先请散遣己所部众，余付娄云庆统之。八年，授云南鹤丽镇总兵。李鸿章疏陈国永战绩，称为胆识兼优、不可多得之才。留于两江委用，驻防镇江。光绪，初调赴福建。四年，卒，诏念前功，允祀四川、湖北霆军昭忠祠。

云庆，湖南长沙人。初入水师，累功至都司，寻充霆军营官。十年，小池驿之战，功最，擢参将。从战皖南，会鲍超赴援江西，留云庆率四营扼渔亭。贼闻大军远出，突来犯，击走之。追至岩<□月节>，毙贼酋黄世瑚等，复击败上溪口贼。十一年，会克休宁。既而攻徽州，诸军失利，云庆仍挫贼，全军而退。寻会张运兰战卢村，遂克徽州，以总兵记名。从鲍超转战江西，数破贼，功最，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同治元年，从克青阳，乘胜攻石埭，云庆率士卒负板薄城，蚁附而登，克之。时霆军威名益著，营队日增。曾国藩令云庆与宋国永为其军分统，克宁国，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三年，分兵克金坛。及江宁既下，调援江西。既而鲍超奉命西征，分兵令宋国永赴陕甘，云庆率万人援福建。国永军再哗溃，云庆军不远役，又得饷，未为摇动，寻从鲍超灭贼于嘉应，始赴正定镇本任。六年，鲍超病归，众虑霆军难制，曾国藩荐云庆才能应变，诏饬接统。遂裁撤全军，改募五千人，号曰霆峻营，驻防湖北。明年，捻平，云庆请归养。光绪初，复起授正定镇总兵。十七年，擢湖南提督。三十年，以老乞归，卒于家。

胜达，湖南长沙人。咸丰中，投效霆军，无役不从。石牌、羊栈岭、洋塘、赤冈岭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从战双港，克铅山，赐号协勇巴图鲁。同治元年，赴援铜陵，战横塘，斩贼酋于阵。进攻城外贼垒，胜达偕唐仁廉冒炮烟逾濠，夺其一垒，余垒皆下。贼夜遁，复铜陵，以总兵记名。又战于寒亭，胜达横冲贼队截为四，不能成伍，大破之，复宁国，加提督衔。二年，分兵解泾县围，连夺西河、湾沚要隘，诏遇总兵缺先行简放。三年，克句容，以提督记名。鲍超以东坝为重隘，令胜达守之。贼至，蔽山谷。胜达陷阵，刺杀其酋贼大溃。践尸追击，歼毙数千。寻赴援江西，克新城隶，解宁都围。四年，霆军以索饷殴伤粮道段起，胜达坐褫职，寻复之。及嘉应殄灭粤匪，赐黄马褂，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八年，始赴任，练军捕盗，浚河修堤，颇著劳勚。光绪元年，卒于官，赐恤，谥勇慤。

唐仁廉，湖南东安人。初隶杨岳斌部下。粤匪韦志俊以池州降，仁廉从彭玉麟往受之。贼党忽变，仁廉手刃其悍者数人，岳斌嘉其勇，令选降众立仁字营。咸丰十年，改隶霆军。从战太平、石埭间，擢守备。克黟县、建德，擢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破安庆援贼于赤冈岭，战丰城，克铅山，累擢副将。同治元年，克青阳，以总兵记名。三年，克金坛，以提督记名。四年，战嘉应，粤匪荡平，赐黄马褂。五年，从剿捻匪，率马队逐贼于鄂、豫之交。

六年，大破贼于永隆河，连败之于钟祥池河、枣阳平林店。鲍超解军事，仁廉分统其众，从李鸿章剿匪。东捻平，论功，遇提督尽先简放。西捻张总愚犯畿辅，仁廉追贼于直隶、河南、三省之间，连败之浚县大浚山、海丰郝家寨、商河李家坊。又偕郭松林合击于沙河，总愚中枪遁，再败之于高唐卢寨。西捻平，以一等军功议叙。九年，从李鸿章援陕西，平北山土匪。寻调防畿辅，驻青县马场。十三年，授通永镇总兵。光绪十年，擢广东水师提督。二十年，皇太后万寿恩，诏加尚书衔。日本犯辽东，时以唐仁廉为霆军旧将，召至京。仁廉奋发陈方略，请募二十营当前敌，允之。及成军出关，和议旋定，遂还。二十一年，卒，赐恤。

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乡人。初应募入湘营，隶王珍部下，从平永州、郴、桂诸匪，以功擢千总。

咸丰七年，克崇阳、通山，擢守备，始领一营。从援江西，克广昌、乐安，擢都司。王珍卒，张运兰分领其军。松山从战克建昌，擢游击。贼由福建回窜江西，陷安仁。松山从破贼于青山铺，进攻安仁，攀堞先登，克之，擢参将。会剿广东连州踞贼，擒其酋，折回江西。九年，转战至徽州，屯祁门。贼自卢村来犯，突击败之。会诸军克景德镇，追至浮梁，争渡桥，贼返斗，城贼出助。松山据桥血战，军赖以全，遂克浮梁，擢副将。十年，追叙连州功，加总兵衔，赐号志勇巴图鲁。

十一年，克建德、黟县，进攻徽州，贼夜劫营，诸营皆溃，松山列队月下不少动，贼不敢逼。遮诸将曰："我第四旗刘松山也！"戒勿奔，众始定。曾国藩自是待之以国士。贼再入黟县，再克之。毁樟岭、卢村贼垒，贼弃徽州遁，进克休宁，以总兵记名。杨辅清复纠党围徽州，松山四战皆捷。援军至，会击于岩市，贼引去。

同治元年，克旌德。张运兰以病归，松山与总兵易开俊分领其众。守宁国，大疫，士卒多病，松山加意抚循，力疾战守。二年，援泾县，破贼于金村、李村，而贼乘虚袭宁国，松山驰还，设伏敬亭山，伺贼至，分三路鼓噪而进，伏起夹击，伏尸塞途，蹙余贼水滨多死。三年，大军克江宁，松山收降溃贼四千人。皖境肃清，署皖南镇总兵。四年，授甘肃肃州镇总兵，仍调皖南镇。曾国藩督师剿捻匪，奏以松山独统湘军从征，屯临淮。时湘将久役思归，又不习北方水土，皆不愿从。惟松山投袂而起，立率所部渡江。有哗饷者，诛数人而定。

五年，败捻首张总愚、牛洛红于湖团，又败之于徐州西，追剿入河南。张总愚踞西华，牛洛江踞上蔡，设伏万金寨，图钞袭官军。松山与总兵李祥和击破之，进攻双庙，大破之，又败之郾城、南阳、新野。总愚挟众窜陕西，自此与任柱等分，不复合，号为西捻。时议遣援剿之师，因陕境残破，诸将皆观望。惟松山毅然自任，率师西行，曾国藩尤重之。

六年，擢广东陆路提督。张总愚与回匪合，踞鄜县，进击走之。转战扶风、岐山间，于泾阳要击窜贼，歼毙数千。追至富平，破其垒，而陕军战灞桥失利，贼犯同州、朝邑。松山疾趋，及贼于晋成堡、姜彦村，张两翼击之，贼败走。追至许家庄，复返斗，血战四时，大破之，同、朝围解，被珍赍。贼势犹张，渡渭犯西安，松山会战于城南，斩馘数千，解散万人。六月，左宗棠莅陕督师，张总愚复结回匪窥同州、朝邑，分党踞流曲镇、王寮镇以阻师。松山连拔二镇，绕北山趋朝邑，截贼前。贼走高陵，复渡泾而东，松山据泾，浚濠筑墙而守。贼铤走入北山，陷绥德州。十一月，松山偕郭宝昌击败之。

贼弃绥德城。践冰渡河，入山西，陷吉州、乡宁。松山偕郭宝昌追剿，克二城，解河津、稷山之围，又追败之洪洞。贼由垣曲入河南境，七年正月，径犯畿辅。松山间道逾太行，冒雪日行百数十里，先诸军抵保定，特诏嘉奖，优叙。败贼于献县商家林，又败之深州、博野。偕郭宝昌、张曜、宋庆合击于深泽。大破之，贼渡滹沱南窜。畿辅解严，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迭追击于河南延津、封邱，山东海丰，直隶长垣、庆云、沧州、吴桥，大小数十战，与淮、楚诸军长围困贼，六月，张总愚赴水死。捻匪平，赐黄马褂，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从左宗棠还陕剿回。

松山在军十余年，仅因募勇一归里，聘妇二十年未娶。至是妇家待于洛阳，成礼旬日即行。冬，抵陕，议先平土匪，乃可专力剿回。次绥德，分军攻怀远大理川回巢。自督攻小理川、店子寺、周家＜□山佥＞，悉拔之。破定边回酋马万得、马棘子众数万。八年，部卒合会匪叛，踞绥德，松山驰捕首逆百余人而定，自请重处，革职留任。进剿西北路诸堡，收降董福祥等众凡十七万人，榆、延、绥、鄜四郡皆肃清。秋，度陇规灵州，破李旺堡、黑城子回寨数百，克灵州，开复处分。败匪乞抚，察其诈，击之，平大小堡寨数十。进攻金积堡。堡酋马化漼悍狡为诸回之最，党众粮足，负隅已久，官军屡为所挫。松山先筹粮运，败其党援，大举稳进。西宁、河州、临洮、靖远诸回皆震其威，不敢来救，先平堡北诸庄寨。

九年正月，贼在秦渠南，踞石家庄及马五、马七、马八诸寨，负隅抗拒。松山先破石家庄，督攻马五寨，破其援贼，毁外卡，纵火焚寨门，垂克，炮中左乳，坠马，诸将来视，叱令整队速攻，毋乱行列，遂破马五寨。松山创甚，顾诸将曰："我受国恩未报，即死，毋遽归我尸，当为厉鬼杀贼。"遂卒，年三十有八。

事闻，诏嘉其谋勇兼优，无愧名将，赠太子少保，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入祀京师昭忠祠，立功地建专祠，谥忠壮。松山既殁，兄子锦棠代领其众，留其柩未归以系军心。次年，克金积堡，特诏赐祭一坛。十二年，甘回悉平，追论前功，加一等轻车都尉，并世职为二等子爵。嗣子鼐袭，官至山西按察使。

论曰：曾国藩湘军初起，赖塔齐布为助，及规江宁、清江、皖后路，则鲍超之力为多。胡林翼

由鄂规皖，悉倚多隆阿、鲍超二人。塔齐布不幸早殁。多隆阿才略冠时，朝廷倚剿回，中道而殒，未竟其用。鲍超攻战无敌，动招众忌，功成身退，亦以保全之。刘松山后起，忠诚独著，左宗棠平捻、平回，胥资其力。使获永年，其建树未可量也。

清史稿卷四一〇　列传第一九七

彭玉麟　杨岳斌王明山　孙昌凯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父鸣九，官安徽合肥梁园巡检。玉麟年十六，父卒，族人夺其田产，避居郡城，为协标书识以养母。知府高人鉴见其文，奇之，招入署读书，为附生。新宁匪乱，从协标剿捕。叙功，大吏误以为武生，拔补临武营外委，不就。至耒阳，佐当商理事。粤匪至，罄所有资助县令募勇筹防。贼知有备，不来攻，城获全。玉麟不愿叙功，但乞偿所假钱。以是知名。

咸丰三年，曾国藩治水师，成十营，辟领一营。其九营多武员，白事悉倚玉麟，隐主全军，草创规制多所赞画。四年，初出师规岳州，不利，退长沙。玉麟偕杨岳斌援湘潭，会塔齐布陆师夹攻，贼舟连樯十里，分三队合击，同时纵火焚其辎重皆尽。贼弃城走，复湘潭，叙功以知县选用。六月，再进岳州，贼据南津以拒。玉麟伏君山，岳斌伏雷公湖，遣小舟挑战，贼舟争出，两翼钞之，毁百余艘，贼来，迭败之。进攻擂鼓台，贼舟多于官军十倍。玉麟偕岳斌各乘舢板冒炮烟冲入，烧其坐船，贼还救，阵乱，大破之，玉伤指，血染襟袖。军中推二人勇略为冠。既而总兵陈辉龙至，率新军出战，军容甚盛，玉麟偕诸营从观战，拖罟胶浅，为贼所乘，急往救，水急风利，陷贼屯中，遂大败。辉龙等战殁，玉麟单舸退，自是水师专任彭、杨。

时陆军累捷，贼退走，水师并进。八月，屯沌口，规武昌。玉麟与诸军议，请渡江先破城外贼屯。贼自塘角至青山，缘岸列炮，丸发如雨。将士皆露立舢板，擢船徐进，无一俯侧避炮者。贼望见夺气，沿江贼屯尽溃，悉烧屯垒及其舟。武昌、汉阳同日皆复，论功擢同知。群贼麇聚田家镇，夹江为五屯，依半壁山，连舟断江，缆以铁索，布竹木为大筏，施大炮。筏外护以舟后，列辎重，望之如大城。

武昌既克，水师欲下攻，而为蕲州江岸贼所挠。玉麟掠江直下，十月，进逼田家镇。与杨岳斌议分四队，约陆师同时合击。头队皆小船，具炉鞴椎斧，融炭以待。顺流急趋，至筏下，断锁缆得隙，挤而过，后者从之。大呼曰："铁锁开矣！"贼惊噪，争走相践堕水。玉麟率二队顺流而下，岳斌率三队乘风而上，风起火烈，烧毁贼舟四千余艘，夺获五百余艘。玉麟虑军士互争，尽焚之。捷入，以知府记名。诏采其战法颁下江南北诸水军。遂会诸军进攻九江，连破贼于小池口、湖口。贼于九江夜袭水师大营，帅舟被燔，曾国藩移驻陆军。玉麟部将萧捷三追贼入鄱阳湖，贼断湖口。玉麟往救不利，乃还新堤筹济师。

五年，武、汉复陷，玉麟更募士造船，立新军，合三千人，与杨岳斌分统之。胡林翼约同攻汉口，玉麟自金口进，败贼鲇鱼套。北岸陆军为贼所挫，玉麟率众登岸截击，破之，攻塘角，焚贼船二百余，授浙江金华知府。七月，自沌口进拔蔡店，及南北两岸石城。五显庙者，贼坚巢也，阻湖而屯，玉麟攻之不下，曰："已入虎穴，非血战不能成功。"张两翼急桨而百进，冲贼船尾，摧其卡，夺其船。复督队径越贼船，循两岸包钞。出襄河口，断铁锁浮桥，毁北岸火药库，仍入襄河。乘夜扑汉阳，擒贼酋萧朝富、吴会元。麾军攻拔五显庙，毁晴川阁木城，又破之叶家洲，烧贼船二百余。初由沙口移军沌口，遇经贼垒，炮如雨下，所乘船桅折覆水。玉麟援横枚漂江中流，杨岳斌舟掠过，掉舢板拯之还。胡林翼疏陈称其忠勇冠军，胆识深毅，诏以道员记名。

时曾国藩在江西，水军频挫，迭召往助。玉麟乞假回长沙，急赴之。袁、瑞两郡并陷贼，水陆道绝，易衣装为贾客，徒步数百里达南昌。重整内湖水师为十营，船六百艘。六年，擢广东惠湖嘉道。败贼樟树镇，又连破之于临江吴城、涂家埠，克南康。七年，国藩还籍治父丧，玉麟与杨岳斌同领其军。其秋，武、汉再克，水陆并下，围九江。玉麟约岳斌夹攻湖口，贼扼石钟山、梅花洲，力遏内湖军不得出。玉麟分军为三以进，贼穴山腹置巨炮，直船冲，舢板先出，前锋中炮，后船继进，伤十余艘。玉麟愤曰："此险不破，万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使怯者独生！"鼓棹急赴，贼炮忽裂，

船衔尾下，与外江水师合，欢声雷动。陆军由城背山下应之，贼大奔，乘胜夺小孤山，加按察使衔。八年，连破枞阳、大通、铜陵、峡口贼屯，合围九江，克之，晋布政使衔。杨岳斌进军黄石矶，自九江至武昌，置十二屯。

十年，玉麟移营与合屯。贼复上犯彭泽、湖口，分兵赴援，克都昌。十一年，授广东按察使。贼犯蕲、黄、德安，玉麟会陆军克孝感、三门、应城、黄州、德安，擢安徽巡抚。命帮办袁甲三军务，颍、寿各军悉归调遣，累疏固辞，谓："久居战舰，草衣短笠，日与水勇、舵工驰逐于巨风恶浪之中。一旦身应疆寄，进退百僚，问钱谷不知，问刑名不知，勉强负荷，贻误国家。"又谓："从军八年，专带水师，弃舟而陆，无一旅一将供其指挥，仓猝召募，必致偾事。"诏嘉其不欺，以李续宜代之，改职水师提督。

同治元年，授兵部右侍郎，节制镇将。军中重文轻武，玉麟与杨岳斌威望久埒，一旦名位超越，而相处终始无闲，论者谓其苦心协和不可及。别立太湖水师十营，并归统辖。曾国荃由安庆进规江宁，水师助之。克铜城闸，复巢县、含山、和州，袭破雍家镇、裕溪口，夺东西梁山，进攻采石，又克金柱关。诸将冲锋，玉麟每乘小船督战，以红旗为识，或前或后，将士皆惴惴尽力。间入陆军察战状，往来飘忽无定踪，所经行军民莫敢为奸宄。

二年，与杨岳斌合兵攻九洑洲。贼于洲筑垒数十，外作大城，众舟环之，与江宁相犄角。而拦江矶、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中关、下关皆贼屯。玉麟列舟上流，南队向下关，北队向草鞋峡，岳斌攻燕子矶，破之。陆军亦分三队，掘洲埂攻中关，舢板环洲而阵。贼以枪炮相持，不能进。玉麟督诸军更番夜攻，下令曰："洲不破，不收队。"选死士从火丛登岸，噪曰："洲破矣！"诸军欢呼，腾踔而上，立破洲边屯舟，贼争溃走。自田家镇以来，是战为最烈。于是贼党由江西犯池州，谋挠官军。玉麟还救青阳，解其围，复高淳，克东坝，并论九洑洲功，赐黄马褂。会杨岳斌赴江西督师，自是玉麟专统水师。三年，江宁复，论功，以创立水师为首，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命署漕运总督，再疏辞，允之，命筹商水师善后事宜。七年，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自荆州至崇明五千余里，设提督一员、总兵五员，以六标分汛。营、哨官七百九十八员，兵丁一万二千人，岁饷六十余万两，以长江厘税供支，不烦户部。初，军事未定，军饷奇绌，而淮盐积滞。玉麟议定捆盐自卖，供水师月饷。及江路大通，曾国藩设三省督销局，招商领票，水师盐票大小数百，至是军饷有额支的款。余银及票本巨万，玉麟一不私取，以五之一取息，助水师公费，且备外患仓猝之需。余分解云、贵助饷二十万，甘肃助饷二十万，以十万广本县学额，而以盐票犒诸将有大功者。

事既竣，疏请回籍补行终制，略曰："臣墨绖从戎，创立水师，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诚以亲服未终，而出从戎旅，既难免不孝之罪，岂敢复为身家之图乎？"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之从戎，志在灭贼，贼已灭而不归，近于贪位。长江既设提镇，臣犹在军，近于恋权。改易初心，贪恋权位，则前此辞官，疑是作伪。三年之制，贤愚所同，军事已终，仍不补行终制，久留于外涉于忘亲。四者有一，皆足以伤风败俗。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伏惟皇上中兴大业，正宜扶树名教，整肃纪纲，以振起人心。况人之才力聪明，用久则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转失所长。古来臣子，往往初年颇有建树，而晚节末路陨越错谬，固由才庸，亦其精气竭也。臣每读史至此，窃叹其人不能善藏其短，又惜当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长。知进而不知退，圣人于易深戒之，固有由矣。臣本无经济之学，而性情褊躁，思虑忧伤。月积年累，怔忡眩晕，精力日衰，心气日耗。若再不调理，必致贻误国事。恳请天恩开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补行终制。报国之日正长，断不敢永图安逸也。"优诏从之。

八年春，还衡阳，作草楼三重，布衣青鞋，时往母墓，庐居三年不出。自设长江水师，东南抚事，将士渐耽安逸，事多废弛。十一年，诏起玉麟哨简阅，疏陈整顿事宜，讽提督黄翼升自退，荐李成谋、彭楚汉二人，即以成谋代之，劾罢营吸官百数十人。入觐，命署兵部侍郎，复陈请开缺，仍命巡阅长江，专折奏事。别饬两江、湖广为筹经费，玉麟力辞不受。自筑别业于杭州西湖，曰退

省庵。每巡阅下游，事毕，居之。自是水师皆整肃，沿江盗踪敛玉麟，安堵者数十年。朝廷有大政，及疆吏重案，辄谘询，命按治。

光绪七年，命署两江总督，再疏力辞，乃以左宗棠代之。留督江、海防如故。言者议长江提督宜驻吴淞口外，玉麟疏言："江南提督责在海防，请多畀兵轮，使立一军于海上。长江提督责在江防，请仍由臣督同巡阅，改驻吴淞，会操兵轮，以通江海。"九年，擢兵部尚书，以衰病辞。会法、越构兵，命赴广东会筹防务。玉麟募四千人从行，驻大黄＜⿰氵⿰宀⿱夕口＞。遣部将王之春、黄得胜等防琼州、钦州、灵山，娄云庆、王永章等驻沙角、大角，与粤军联合。增兵设垒，编沙户渔舟，分守内沙港汊。法兵竟不至。

十一年春，粤军大捷于镇南关，进攻谅山。和议旋成，停战撤兵。玉麟疏请严备战守，以绝后患，陈海防善后六事。是秋，以病乞休，温诏慰留。十四年，扶病巡阅。至安庆，巡抚陈彝见其病笃，以闻，诏允开缺回籍，仍留巡阅差使。十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太子太保，依尚书例赐恤，建专祠立功地，谥刚直。

玉麟刚介绝俗，素厌文法，治事辄得法外意。不通权贵，而坦易直亮，无倾轧倨傲之心。历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于左宗棠、刘坤一、涂宗瀛、张树声等，皆主持公道，务存大体，亦不为谿刻。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栗。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朝廷倾心听之，不居位而京察屡加褒叙，倚畀盖过于疆吏。生平奏牍皆手裁，每出，为世传诵。好画梅，诗书皆超俗，文采风流亦不沫云。

杨岳斌，原名载福，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原籍乾州。祖胜德，乾隆末，从剿苗，战歿永绥。父秀贵，以荫官至直隶独石口副将。岳斌幼娴骑射，补湘阴外委，从剿新宁匪。

咸丰二年，守湘阴有功，擢宜章营千总。三年，曾国藩创立水师，拔为营官。战岳州，水陆皆溃，独岳斌一营力拒不败。四年，战湘潭，焚贼舟数百，复其城，擢守备，赐花翎。国藩重整水师，进规岳州。岳斌与彭玉麟为前锋，伏船雷公湖，诱贼舟至，夹击，连战皆捷。贼再至，沿东岸斜击之，手挺矛刺杀贼酋汪得胜，夺其舟，贼无还者，擢都司。赐号彪勇巴图鲁。进战擂鼓台，乘舢板冲贼屯纵火，贼阵乱，大破之，克岳州，擢游击。总兵陈辉龙率后队至，狃前胜，欲乘风攻城陵矶。岳斌曰："顺风难收队，不可行也。"不从，遇贼伏，竟败。辉龙及知府褚汝航、同知夏鸾、游击沙镇邦皆战死，岳斌军独完。既而贼为陆师所败，将遁，要击之，平两岸炮台，搜螺山、倒口贼舟。寻夜袭嘉鱼黄阑湖，岳斌先入，被火伤，舟覆落水，跃上别船，大呼陷阵，焚贼舟数十。遂会湖北军进屯金口，破汉阳关贼营，攻塘角，至青山，焚其垒，贼遁，焚其辎重。武昌、汉阳皆复，擢参将，授湖南常德营副将。诸军进规田家镇，岳斌由中路先发，克黄州及武昌县，破援贼于蕲州，逼田家镇，偕彭玉麟分队毁横江铁锁，焚贼船四千余皆尽，漂尸数万，遂拔田家镇，蕲州贼亦遁去。岳斌昼夜进战，积劳呕血，诏嘉其劳勚最著，加总兵衔。

五年，水陆会攻九江，岳斌以疾留武穴，寻假归。水师恃胜锐进，前队舢板入鄱阳湖，贼树栅湖口扼之，不得出，而留九江者，亦屡为贼所袭。岳斌闻败，驰救不及。贼得上犯，武、汉再陷。曾国藩分水师回援，令岳斌回岳州，增募为十营，会屯金口，屡败贼。秋，退屯新堤，修船，汰疲卒十之三，简练以图大举。自武、汉为贼踞，长江商旅皆绝。及水师驻新堤，流亡归之，市廛始兴，渐为重镇。授郧阳镇总兵，兼署湖北提督。

六年，进屯沙口，距武昌三十里。岳斌念贼舟往来长江，停则依垒，行皆乘风，恒避战，难得大创，乃谋袭烧之。募壮士驾千石大船，实硝黄芦荻，施火线。约曰："近贼而发，急登舢板退。"。应募者三百人，悬重赏。夜逼贼舟，于南岸嘴纵火，于是贼舟能战者多烬。前军直至黄州，旬日间转战数百里，击毁贼舟六百余，夺其资粮火药，哨船掠巴河、蕲州，耀兵九江城下而还。武、汉水路援绝，乃益困。十一月，与李续宾陆师合攻。值大风扬沙，波涛汹涌，水师上下环击，贼大溃败走。二城同日克复，捷闻，加提督衔。进规九江，曾国藩以忧归，荐岳斌接统其军，彭玉麟副之。分兵扼蕲州，破援贼。秋，会陆军克小池口，密与彭玉麟约期会攻湖口，克之。于是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乘胜夺小孤山，克彭泽，留军屯之。自率前锋至望江，贼望风遁，遂复东流。过安庆，攻

枞阳、大通贼垒，克之。复铜陵，至芜湖鲁港，与江南师船会。诏嘉其转战千里，谋略过人，寻授福建陆路提督，许专折奏事。

八年四月，与李续宾会攻九江。岳斌当北门，临江地雷发，夺呼齐登，擒贼首林启荣，逸出之贼，尽为水师所歼，赐黄马褂。诏促东下，疏言楚境肃清后始能会师，遂移屯黄石矶。连攻安庆、枞阳、大通，夺其垒，分兵复建德，调福建水师提督。九月，会都兴阿克集贤关，贼自池州来援，迎击于枞阳，破之。时李续宾三河师溃，贼复谋上犯湖北。岳斌遣兵分扼龙坪、邬穴、田家镇。九年，督剿南北两岸援贼，时出队薄安庆城，以牵贼势。十二月，贼酋韦志俊以池州降，令攻芜湖。其部下有叛者，还陷池州。岳斌察志俊无异志，分别遣留，得精锐二千五百人，令率以助战。陈玉成、李侍贤率众分窜楚、皖，水师移屯观音洲以备之。

十年四月，大破贼于蟓矶，令韦志俊拔殷家汇，进攻池州，毁城外石垒，潜袭枞阳，拔其城。秋，遣将攻池州，夺青溪关。李秀成循江岸上窜，连败之三山、光穴、子桥、白茅嘴、运漕镇。分兵入内湖，攻神庙山、镇山，断松林口浮桥。冬，由鲁港潜行百里，解南陵围，拔出总兵陈大富一军，及难民十余万，被珍赍。十一年，合攻安庆，偕陆军破赤冈岭援贼。战无为州神塘河，平其垒，焚贼船，铲菱湖两岸贼屯。集攻安庆东门，乘胜拔城北诸垒，城贼穷蹙。八月，克安庆，遣总兵王明山、黄翼升克池州、桐城，予云骑尉世职。岳斌屡乞假省亲，至是始归。

同治元年，以母病请展假，不允。五月，至军，移屯乌江。进攻金柱关，战龙山桥，歼贼万余。贼寻复来犯阵，斩贼酋陈绪宾，破获驾墩、石垅贼垒。自是江宁大营后路始固。二年春，从曾国藩赴前敌大胜关、雨花台察视，与曾国荃定合围之策。三月，克黄池，悉收内河三里埂、伏龙桥、花津、护驾墩诸隘，以通宁国、芜湖之路。五月，克巢县、含山、和州及江浦、浦口，破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趋九洑洲，力战拔之。自是长江无贼舟。十月，克高淳、宁国、建平、溧水，夺东坝要隘，江宁遂合围。岳斌因亲病请归养，诏赐其父母人参四两，慰留之。

三年，命督办江西、皖南军务，援军悉归节制。寻授陕甘总督，命俟江、皖贼氛净尽后赴任。江宁平，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六月，岳斌抵南昌，遣诸将克泸仁、东乡、金谿、宜黄、南丰，解宁都围。秋，赴赣州，克泸溪、新城、云都，先后收降贼十余万，防境肃清。复疏陈伤病亲老，请开缺，不允，乃回籍募兵。

四年，率彭楚汉等军十营从行，抵西安。会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诏岳斌移兵入卫京畿。自请开缺，专任剿匪，不许，仍命速赴甘肃，六月，履任。时甘回方炽，通省糜烂。雷正绾、曹克忠新败于金积堡，都兴阿、穆图善攻宁夏未下，且奉命将出关。本省兵皆疲弱，疏调各省援兵，无一至者，仅自率新募之数千人。又因兵荒耕作久废，馈运道塞，库空如洗。岳斌迭疏乞协饷，仅川、陕邻省稍稍接济，无以遍给。议进军先捣灵州，继规河、狄。未几，陶茂林、雷正绾两上继溃变。五年春，岳斌亲赴泾州、庆阳视师。兰州标兵遽变，围署戕官，逼迫布政使林之望上疏，言粮饷独厚楚军，众心不服。岳斌闻警，先令曹克忠移师镇抚，寻自回省城，按诛首犯百余人，余不问。以在途拆阅林之望奏折，自请议处，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迭疏请罢，诏以左宗棠代之，未至，六年春，复陈病剧，乃命穆图善暂署总督，许岳斌回籍。

光绪元年，命偕彭玉麟巡阅长江，整顿水师，屡以亲病请罢，五年，始允之。九年，法越战事起，诏岳斌会办福建军务，未至，复命赴江南帮办军务。十一年，率十二营赴援台湾，和议成，仍乞养归。

十六年，卒于家，赠太子太保，照总督例赐恤，建专祠，谥勇憨。岳斌与玉麟始终长江军事，所部以功奖擢至提、镇者不可胜数，实膺专阃者亦数十人。

王明山，湘潭人。初隶岳斌营，积功至守备。彭玉麟调领一营。战鹦鹉洲，登陆破贼，攻金口先登，累擢游击。咸丰六年，补乾州协都司。攻汉阳，焚东南门贼船，连破贼于黄州樊口、富池口。战武穴，伏芦洲，伺贼登岸，突击歼之。回击武昌援贼，累捷，擢参将。战蕲州，焚贼舟七十余。登岸诱敌，贼聚攻，别队乘虚袭城，克之，擢副将，赐号拔勇巴图鲁。进克黄州，会攻九江。八年，授浙江金华协副将。克东流，薄安庆，毁城外贼垒，以总兵记名。九年，乞假回籍。会石达开犯湖

南，率队自衡州趋祁阳要击之，破贼于毛家埠。十年，授安徽寿春镇总兵，破贼芜湖蝗矶、义桥。十一年，破贼练谭镇，斩其渠龚天福。复会陆师克赤冈岭，遂下安庆。杨岳斌假归，令明山代统其军。连复池州、铜陵，破泥汊口、神塘河诸垒。克无为州，别遣将遏巢湖口，克运漕镇，进拔东关。同治元年，擢福建陆路提督。克铜城牌，复和州、含山、巢县，歼逸贼于木桥、沙洲，又破之江心洲、西梁山。寻以伤病乞假归。明山在军十余年，屡当大敌。江南平，遂不出。光绪中，图功臣像于紫光阁，明山与焉。十六年，卒于家，赐恤。

孙昌凯，清泉人。入水师，积功擢千总。昌凯旧业铁工，田家镇之战，领小舟为头队。冒枪炮鼓鞴断铁锁，缆开，大呼猛进，筏上贼溃走。后队纵火，贼舟尽焚。功最，擢守备。五年，破贼汉口，擢都司。六年，从攻武昌，焚贼舟，授广东陆路提标游击。七年，从平蕲、黄贼巢，克小池口、湖口，擢参将。克九江，加副将衔，补两广督标参将。九年，回援湖南，防祁阳、衡州，擢惠州协副将。以母病乞养开缺。光绪中，彭玉麟疏荐昌凯诚实笃毅，骁果善战，授浙江海门镇总兵。丁母忧，改署任，留襄海防。事定，请终制。后仍补原官，调署处州镇。二十一年，卒，赐恤，附祀彭玉麟祠。

杨明海，长沙人。入水师，洊擢守备。咸丰十年，战枞阳、殷家汇、池州、蝗矶，迭破贼，擢都司。十一年，克南陵，擢游击。克安庆，擢副将。同治元年，从攻东梁山、金柱关，裹创血战，功最，以总兵记名，赐号忱勇巴图鲁。二年，大捷于九洑洲，以提督记名。战江宁小沙口，先登陷阵，炮子穿右股，率哨船渡江，从陆军进剿苏州，授山东兖州镇总兵。苏州复，遂留防。三年，杨岳斌赴甘肃，调明海偕彭楚汉率所募兵从行，破回匪于金县夏官营，晋号格洪额巴图鲁。军食久乏，明海奉檄治粮运。八年，赴兖州镇本任。光绪元年，母忧去官。七年，授狼山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

谢浚畬，原名得胜，长沙人。充水师哨长，进攻武昌，浚畬自请为前锋，突盐关贼垒，薄鹦鹉洲，与陆师夹击，克武、汉，战蕲州田家镇，累功擢守备。克九江，擢都司。破贼赤冈岭，擢游击。同治元年，从彭玉麟克太平及金柱关、东梁山、秣陵关、九洑洲诸要隘，擢副将。江宁平，以总兵记名，授提标中军副将。光绪十八年，擢瓜州镇总兵，兼署水师提督，调署汉阳镇。二十七年，卒于官，赐恤，附祀彭玉麟祠。

论曰：彭玉麟、杨岳斌佐曾国藩创立水师，为灭贼根本。两人勋绩，颉颃相并。岳斌后为朝旨强促西征，用违其才，偾事损望。玉麟终身不任官职，巡阅长江，为国家纾东顾之忧。其疏论古人晚节之失，由于不能自藏其短，且惜朝廷不善全其长，洵至言也。后盛昱劾其辞尚书之命，仍谓抗诏鸣高，殆浅之乎测玉麟矣。

清史稿卷四一一　列传第一九八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文安，刑部郎中。其先本许姓。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

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十一年，国藩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阙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

同治元年，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率旧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曾军将程学启，湘军将郭松林，霆军将杨鼎勋，以行。又奏调举人潘鼎新、编修刘秉璋，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时沿江贼屯林立，乃赁西国汽舟八，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旋诏署江苏巡抚。是时上海有英、法二国军。美国华尔募洋兵数千，攻克松江、嘉定、青浦、奉贤，号南路军。学启等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四月，贼悉众战败南路军，嘉定、奉贤再陷，华尔弃青浦走

保松江。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贼围之数十重，践尸进。学启开壁突击，贼骇却。鸿章亲督军来援，贼大奔，乘胜攻泗泾，解松江围。外国军见其战，皆惊叹。自此湘、淮军威始振。诏促移师镇江，鸿章请先图沪而后出江。既定浦东厅县，伪慕王谭绍洸来援，败之北新泾，贼走嘉定。九月，进克其城。谭绍洸率数十万众，连营江口，犯黄渡。诸将分攻，简精卒逾濠伏而前，毙数人，贼阵动，学启乘之，裹创噪而进，贼大溃。捷入，授江苏巡抚。初，美人华尔所将兵名常胜军，慈谿之役，歿于阵，其副白齐文怀异志，闭松江城索饷。鸿章裁其军，易以英将戈登，常胜军始复听节制，命出海攻福山，不克而还。

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初，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举城降，福山诸海口俱下。伪忠王李秀成悉众围常熟，江阴援贼复陷福山。鸿章谍谕国忠固守待援，而檄鼎新、铭传攻福山、夺石城。国忠知援至，开城猛击，俘斩殆尽，遂解常熟围，进复太仓、昆山。因疏陈贼情地势，建三路进军之策，学启由昆山攻苏州。鹤章、铭传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鼎新等分屯松江，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

李秀成纠合伪纳王郜云官等水陆十万，逼大桥角而营，鹤章击之，败走，九月，复集，连营互进。鹤章立八营于大桥角，与之持。鸿章以贼麇集西路，志在保无锡，援苏州。乃令鹤章、铭传守后路，抽锐卒会学启合破贼屯，苏、锡之贼皆大困。贼陷江宁、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则其脊膂也，故李秀成百计援之。谭绍洸尤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墙石垒，坚不可猝拔。十月，鸿章亲视师，以炮毁之，城贼争权相猜，谋反正，刺杀谭绍洸，开门纳军。时降酋八人皆拥重兵，号十万，歃血誓共生死，要显秩。学启言不杀八人，后必为患。鸿章意难之，学启拂衣出，鸿章笑语为解。明日，八人出城受赏，留饮，即坐上数其罪，斩之。学启入城谕定其众，搜杀悍党二千余人。捷闻，赏太子太保衔、黄马褂。十一月，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贼争应官军，所至辄下。

三年二月，学启急攻嘉兴，亲搏战，登城，克之，中弹死。四月，克常州，擒斩伪护王陈坤书，赏骑都尉世职。常胜军惭无功，戈登辞归国，乃撤其军。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六月，曾军克江宁，捷书至。鸿章遂分军令铭传、盛波由东坝取广德，鼎新、秉璋由松江攻湖州，松林、鼎勋由沪航海援闽。贼平，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四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歿曹州，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其军。鸿章署两江总督，命率所部驰防豫西，兼备剿京东马贼、甘肃回匪。鸿章言："兵势不能远分，且筹饷造械，臣离江南，皆无可委托。为今日计，必先图捻而后图回。赴豫之师，必须多练马队，广置车骡，非可猝办。"诏寝其行。时曾国藩督军剿捻久无功，命回两江，而以鸿章署钦差代之，败东捻任柱、赖文光于湖北。

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贼窜河南，渡运河，济南戒严。初，曾国藩议凭河筑墙，遏贼奔窜。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及周盛波、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靳口至济宁。杨鼎勋分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摊上、黄林庄至韩庄、八牌。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互为策应，使贼不得出运。六月，抵济宁，贼由潍县趋窜登、莱。鸿章复议逼入海隅聚歼之，乃创胶莱河防策，令铭传、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余里，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时贼集莱阳、即墨间，屡扑堤墙不得出。七月，贼由海神庙潜渡潍河，山东守将王心安不及御，胶莱防溃。朝旨切责，将罢防，鸿章抗疏言："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蹂躏，其受害者不过数府州县，若驱过运西，则江、皖、东、豫、楚数省之地，流毒无穷。"乃坚持前议，严扼运防。令铭传、松林、鼎勋三军往来蹑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毙任柱于阵，捻势渐衰。赖文光挈众窜山东，战屡败，遁入海滨，官军围击之，斩获三万，赖文光走赵死扬州。东捻平，赏加一骑都尉世职。

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北窜定州，京师大震。诏夺职，鸿章督军入直，疏言："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于畏兵。河北平原千里，无险可守截此则窜彼，迎左则趋右，纵横驰突，无处不流。且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愈众，步贼多改为骑，趋避捷，肆扰尤易。自古办贼，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骑多而我骑少。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

筑圩寨。一闻警信，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于内。贼至无所掠食，兵至转可买食。贼虽流而其计渐穷，或可克期扑灭也。”二月，鸿章督军进德州，败贼安平、饶阳。三月，贼窜晋州，渡滹沱河，南入豫，复折窜直隶，扑山东东昌。四月，趋茌平、德平，出德州，西奔吴桥、东光，逼天津。下部议处，命总统北路军务，限一月殄灭。

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连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以剿贼逾限，予严议。时贼为官军所逼，奔突不常。以北路军势重，锐意南行，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鸿章虑久晴河涸，民团不可恃，且昼夜追奔疲士卒，议乘黄河伏汛，缩地扎圈。以运河为里围，以马颊河为裹围。其时官军大败贼于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上窜盐山、沧州。官军扼截之，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适黄、运暨徒骇交涨，东昌、临清、张秋、闸河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期会前敌。分屯茌平之桃桥、南镇，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诏复原官，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观，赐紫禁城内骑马。

八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十二月，诏援黔，未行，改援陕。九年七月，剿平北山土匪。值天津教堂滋事，命移军北上。案结，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月，日本请通商，授全权大臣，与定约。十二年五月，授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六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调文华殿大学士。国家旧制，相权在枢府。鸿章与国藩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其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先急兵备，尤加意育才。初，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岁百二十人。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乃未及终学而中辍。鸿章争之不能得，随分遣生徒至英、德、法诸国留学。及建海军，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及莅天津，奏设武备海陆军，又各立学堂，是为中国请求兵学之始。尝议制造轮船，疏言：“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于此而曰攘夷，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可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苟安目前，遂有停止轮船之议。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无自强之一日矣。”

光绪元年，台湾事变，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鸿章议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虽欲振奋而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耻，巧者又以引避自便。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鸿章持国事，力排众议。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独究讨外国政学、法制、兵备、财用、工商、艺业。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尝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初，鸿章办海防，政府岁给四百万。其后不能照拨，而户部又奏立限制，不令购船械。鸿章虽屡言，而事权不属，盖终不能竟厥功焉。

三年，晋、豫旱灾，鸿章力筹振济。时直隶亦患水，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累年漫决，害尤甚。鸿章修复金门闸及南、上、北三灰坝。芦沟桥以下二百余里，改河筑堤，缓其溜势。别浚大清河、滹沱河、北运河、减河，以资宣泄，自是水患稍纾。

五年，命题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主，赏加太子太傅衔。六年，巴西通商，以全权大臣定约。八年，丁母忧，谕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直隶总督，鸿章累辞，始开缺，仍驻天津督练各军，并署通商大臣。朝鲜内乱，鸿章时在籍，趣赴天津，代督张树声饬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定其乱，鸿章策定朝鲜善后事宜。九年，复命署总督，累乞终制，不允。

十年，法越构兵，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援越。法乃自请讲解，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议订条款，既竣，而法人伺隙陷越谅山，薄镇南关，兵舰驰入南洋，分扰闽、浙、台湾，边事大棘。北洋口岸，南始烟台，北迄山海关，延袤几三千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乃檄提督宋庆、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副将罗荣光守大沽，提督唐仁廉守北塘，提督曹克忠、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总兵全祖凯守烟台，首尾联络，海疆屹然。十一年，法大败于谅山。计穷，复寻成。授全权大臣，与法使巴德纳增减前约。事平，下部议叙。是年朝鲜乱党入王宫，戕执政大臣六人。提督吴兆有以兵入护，诛乱党，伤及日本兵。日人要索议统将罪，鸿章严拒之，而允以撤兵寝其事。九月，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

十二年，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粤边界章程。十三年，会订葡萄牙通商约。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阵技，岁率为常。十五年，太后归政，赏用紫缰。十七年，平热河教匪，议叙。十九年正月，鸿章年七十，两宫赐“寿”二十年，赏戴三眼花翎，而日朝变起。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

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七月，回京，入阁办事。十二月，俄皇加冕，充专使致贺，兼聘德、法、英、美诸国。二十二年正月，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孑经方、经述侍行。外人夙仰鸿章威望，所至礼遇逾等，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与俄议新约，由俄使经总署订定，世传“中俄密约”。七阅月，回京复命。两宫召见，慰劳有加，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十三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十月，出督两广。二十六年，赏用方龙补服。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诏鸿章入朝，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有“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勉为其难”之语。鸿章闻警兼程进，先以兵剿畿甸匪，孑身入京，左右前后皆敌军，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卒定和约十二款。二十七年七月，讲成，相率退军。大乱之后，公私荡然。鸿章奏陈善后诸务，开市肆，通有无，施粥散米，中外贴然。并奉诏行新政，设政务处，充督办大臣，旋署总理外务部事。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事闻，两宫震悼，赐祭葬，赠太傅，晋封一等侯，谥文忠。入祀贤良祠，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各建祠以祀，并命于京师特建专祠。汉臣祀京师，盖异数也。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外国与共事者，皆一时伟人。及八国定盟，其使臣大将多后进，视鸿章皆丈人行也，故兵虽胜，未敢轻中国。闻其薨，咸集吊唁，曰：“公所定约不敢渝。”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拓《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愔晷。长于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侯爵。经迈，侍郎。

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清史稿卷四一二　列传第一九九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父观澜，廪生，有学行。宗棠，道光十二年举人，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仕进，究心舆地、兵法。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卜夤求，殆无幸矣！”

咸丰初，广西盗起，张亮基巡抚湖南，礼辟不就。林翼敦劝之，乃出，叙守长沙功，由知县擢同知直隶州。亮基移抚山东，宗棠归隐梓木洞。骆秉章至湖南，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倚之如左右手。僚属白事，辄问：“季高先生云何？”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而名日闻。同里郭嵩焘官编修，一日，文宗召问：“若识举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几何矣？过此精力已衰，汝可为书谕吾意，当及时出为吾办贼。”林翼闻而喜曰：“梦卜夤求时至矣！”

六年，曾国藩克武昌，奏陈宗棠济师、济饷功，诏以兵部郎中用，俄加四品卿衔。会秉章劾罢总兵樊燮，燮构于总督官文，为蜚语上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疏争之不得。林翼、国藩皆言宗棠无罪，且荐其才可大用。詹事潘祖荫亦诵言总督惑于浮辞，故得不逮。俄而朝旨下，命以四品京堂从国藩治军。初，国藩创立湘军，诸军遵其营制，独王珍不用。宗棠募五千人，参用珍法，号曰“楚军”。

十年八月，宗棠既成军而东，伪翼王石达开窜四川，诏移师讨蜀。国藩、林翼以江、皖事急，合疏留之。时国藩进兵皖南，驻祁门，伪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纠众数十万围祁门。宗棠率楚军道江西，转战而前，遂克德兴、婺源。贼趋浮梁景德镇，断祁门饷道。宗棠还师击之，大战于乐平、鄱阳，僵尸十余万，世贤易服逃，而徽州贼亦遁浙江。自是江、皖军势始振。

十一年，诏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乃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朝命国藩节制浙江，国藩荐宗棠足任浙事。宗棠部将名者，刘典、王开来、王文瑞、王沐，数军单薄，不足资战守。乃奏调蒋益澧于广西，刘培元、魏喻义于湖南，皆未至，而宗棠以数千人策应七百余里，指挥若定，国藩服其整暇。已而杭州陷，复疏荐之，遂授浙江巡抚。时浙地唯湖、衢二州未陷贼，国藩与宗棠计，以保徽州，固饶、广为根本。奏以三府属县赋供其军，设婺源、景德、河口三税局裨之，三府防军悉隶宗棠。贼大举犯婺源，亲督军败之。

同治元年正月，诏促自衢规浙。宗棠奏言：“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臣军入衢，则徽、婺疏虞，又成粮尽援绝之势。今由婺源攻开化，分军扼华埠，收遂安，使饶、广相庇以安，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二月，克遂安。世贤自金华犯衢州，连击败之。而皖南贼复陷宁国，遣文瑞往援，克绩溪。十一月，喻义克严州。二年正月，益澧及高连升、熊建益、王德榜、余佩玉等克金华、绍兴，浙东诸郡县皆定。

杭州贼震怖，悉众拒富阳。时诸军争议乘胜取杭城，宗棠不喜攻坚，谓皖南贼势犹盛，治寇以殄灭为期，勿贪近功。乃自金华进军严州，令刘典将八千人会文瑞防徽州，以培元、德榜驻淳安、开化，而益攻富阳。劾罢道府及失守将吏十七人，举浙士吴观礼等赈荒招垦，足裕军食。四月，授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刘典军既至皖南，遂留屯。益澧攻富阳，军仅万余人，皆病疫，宗棠亦患疟困惫，富阳围久不下，乃简练旧浙军，兼募外国军助之攻。七月，李鸿章江苏军入浙攻嘉善，嘉兴寇北援，于是水陆大举攻富阳，克之。益澧长驱捣杭州，魏喻义、康国器攻余杭。宗棠以杭贼恃余杭为犄角，非先下余杭，收海宁，不能断嘉、湖援济，躬至余杭视师。是时皖贼古隆贤反正，官军连下建平、高淳诸邑。金陵贼呼秀成入谋他窜，独世贤踞溧阳，与广德贼比，中梗官军。鸿章既克嘉善，上言当益军攻嘉兴。会浙师取常州，而广德贼已由宁国窜浙。宗棠虑贼分扰江西、福建，乃檄张运兰率所部趋福建，召刘典防江西。海宁贼蔡元隆以城降，更名元吉，后遂为骁将。

三年二月，元吉会江苏军克嘉兴。杭州贼陈炳文势蹙约降，犹虑计中变，乘雨急攻之，夜启门遁，杭州复，余杭贼汪海洋亦东走。捷闻，加太子少保衔，赐黄马褂。移驻省城，申军禁，招商开市，停杭关税，减杭、嘉、湖税三之一。益澧为布政使，亦轻财致士，一时翕然称之。群贼聚湖州，乃移军合围，先攻菱湖，三月，江苏军克常州，贼败窜徽、婺，趋江西。世贤踞崇仁，海洋踞东乡，宗棠以贼入江西为腹心患，奏请杨岳斌督江西、皖南军，以刘典副，从之。六月，曾国荃克江宁，洪秀全子福瑱奔湖州，俄复溃走，磔于南昌。七月，克湖州，尽定浙地。论功，封一等恪靖伯。余贼散走徽、宁、江西、广东，折入汀州，福建大震。乃奏请之总督任，以益澧护巡抚，增调德榜军至闽。

四年三月，江苏军郭松林来会师，贼弃漳州出大埔。五月，进攻永定。世贤、海洋既屡败，伤精锐过半，归诚者三万。宗棠进屯漳州，蹑贼武平。于是贼窜广东之镇平，而福建亦定。乃檄康国器、关镇平两军入粤，王开琳一军入赣防江西，刘典军趋南安防湖南，留高连升、黄少春军武平，伺贼进退。六月，贼大举犯武平，力战却之。世贤投海洋，为所戕，贼党益猜贰。诏以宗棠节制三省诸军。十月，贼陷嘉应，宗棠移屯和平琯溪。德榜虑帅屯孤悬，自请当中路。刘典闻德榜军趋前，亦引军疾进。猝遇贼，败，贼追典，掠德榜屯而过，枪环击之，辄反走。是夜降者逾四万，言海洋中炮死矣，士气愈奋。时鲍超军亦至，贼出拒，又大败之。合闽、浙、江、粤军围嘉应。十二月，贼开城遁，扼诸屯不得走，跪乞免者六万余，俘斩贼将七百三十四，首级可计数者万六千，诏赐双眼花翎。

五年正月，凯旋。宗棠以粤寇既平，首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又以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乃创船厂马尾山下，荐起沈葆桢主其事。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诏宗棠移督陕、甘。十月，简所部三千人西发，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中途以西捻张总愚窜陕西，命先入秦剿贼。陕、甘回众数至百万，与捻合。宗棠行次武昌，上奏曰：“臣维东南战事利在舟，西北战事利在马。捻、回马队驰骋平原，官军以步队当之，必无幸矣。以马力言，西产不若北产之健。捻马多北产，故捻之战悍于回。臣军止六千，今拟购口北良马习练马队，兼制双轮炮车。由襄、邓出紫荆关，径商州以赴陕西。经营屯田，为久远之规。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馈运常通，师行无阻。至于进止久速，随机赴势，伏乞假臣便宜，宽其岁月，俾得从容规画，以要其成。

六年春，提兵万二千以西。议以炮车制贼马，而以马队当步贼。捻倏见炮车，皆不战狂奔。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总督杨岳斌请归益急。诏宁夏将军穆图善署总督，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军务。分军三道入关，而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陕，山西按察使陈湜主河防，其军皆属焉。松山既屡败捻，又合蜀军将黄鼎、皖军将郭宝昌，大破之富平。捻掠三原，沿渭北东趋，回则分党西犯，麇集北山。宗棠以捻强于回，当先制捻。檄诸军凭河结营，期蹙而歼之泾、洛间。捻乘军未集，又折而西渡泾、渭，窥豫、鄂。已而大军进逼，势不复能南，乃趋白水。乘大风雨，铤走入北山。宗棠防捻、回合势，且北山荒瘠，师行粮不继，因急扼耀州。十月，捻败走宜川，别党果窜耀州，合回匪攻同官。留防军不能御，典、连升军驰救，大破之。诸军将虽屡败捻，终牵于回，师行滞。而捻大众在宜川者益北扰延长，掠绥德，趋葭州，回亦自延安出陷绥德。宗棠自以延、绥迭失，上书请罪，部议革职。时北山及扶、岐、<㳇>、陇、邠、凤诸回，所在响应。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陕西主客军能战者不及五万，然回当之辄败。松山等克绥德，回走米脂，捻复分道南窜。于是刘厚基出东北追回，松山等循西岸要捻。师抵宜川，回大出遮官军，留战一日，破之。而捻遂取间道逾山至壶口，乘冰桥渡河。宗棠奉朝旨，山右毗连畿辅，令自率五千人赴援，以刘典代督陕甘军。

是年十二月，捻自垣曲入河南，益北趋定州，游骑犯保定，京师戒严。诏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宗棠至保定，松山等连破贼深、祁、饶、晋。当是时，捻驰骛数百里间，由直隶窜河南、山东，已复渡运越吴桥，犯天津。鸿章议筑长围制贼。宗棠谓当且防且剿，西岸固守，必东路有追剿之师，乃可挈其狂奔之势，上两从其议。于是勤王师

大集，宗棠驻军吴桥，捻徘徊陵邑、济阳，合淮、豫军迭败之，总愚走河滨以死，西捻平。入觐，天语褒嘉，且询西陲师期。宗棠对以五年，后卒如其言焉。

七年十月，率师还陕，抵西安。时东北土寇董福祥等众十余万，扰延安、绥德，西南陕回白彦虎等号二十万，踞甘肃董志原。松山至，破土寇，降福祥。而回益四出剽掠，其西南窜出者，并力扰秦川，黄鼎破之。宗棠进军乾州，谍报回巢将徙金积堡，分军击之，遂下董志原，连复镇原、庆阳，回死者至三万。督丁壮耕作，教以区田、代田法。择险荒地，发帑金巨万，悉取所收饥民及降众十七万居焉。遂以八年五月进驻泾州。

甘回最著者，西日马朵三，踞西宁。南曰马占鳌，距河州。北曰马化隆，踞宁夏、灵州。化隆以金积堡为老巢，堡当秦、汉两渠间，扼黄河之险，擅盐、马、茶大利。环堡五百余寨，党众啸聚，掠取汉民产业子女。陕回时时与通市，相为首尾。化隆以新教煽回民，购马造军械，而阳输诚绐穆图善。董志原既平，陕回窜灵州，化隆惧，书为陕回乞抚。宗棠察其诈，备三月粮，先攻金积堡，以为收功全陇之基。及松山追陕回至灵州，扼永灵洞。化隆攻仍代陕回乞抚，谋缓兵，穆图善信之，日言抚，绥远城将军至劾松山滥杀激变。然化隆实无意降也，密召诸回并出劫军饷。十一月，宗棠进驻平凉。

九年，松山阵殁，以其兄子锦棠代之，战屡捷，而中路、南路军亦所向有功，陕回受抚者数千人。及夺秦坝关，化隆益窘，诣军门乞降，诛之，夷其城堡。迁甘回固原、平凉，陕回化平，而编管钤束之，宁、灵悉定。奏言进规河湟，而是时有伊犁之变，诏宗棠分兵屯肃州，乃遣徐占彪将六千人往。

十年七月，自率大军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至安定。寇聚河州，其东出，必绕洮河三甲集，集西太子寺，再西大东乡，皆险要。诸将分击，悉破平之。时回酋朵三已死，占鳌见官军深入，西宁回已归顺，去路绝，遂亦受抚。河州平。

十一年七月，移驻兰州。占彪前以伊犁之变率师而西也，于时肃州阻乱，回酋马文禄先已就抚，闻关外兵事急，复据城叛。及占彪军至，乃婴城固守。而乞援西宁。陕回白彦虎、禹得彦亦潜应文禄。会锦棠率军至，西宁土回及陕回俱变，推马本源为元帅。西宁东阻湟水，两山对峙，古所称湟中也。贼据险而屯，俄败走，遗弃马骡满山谷，窜巴燕戎格。大通都司马寿复嗾向阳堡回杀汉民以叛。

十二年正月，锦棠攻向阳堡，夺门入，斩马寿，遂破大通，捣巴燕戎格，诛本源，河东、西诸回堡皆降。文禄踞肃州，诡词求抚，益招致边外回助城守，连攻未能下。八月，宗棠来视师，文禄登城见帅旗，夺气。请出关讨贼自效，不许。金顺、锦棠军大集，文禄穷蹙出降，磔之。白彦虎窜遁关外，肃州平。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一等轻车都尉。奏请甘肃分闱乡试，设学政。十三年，晋东阁大学士，留治所。自咸丰初，天下大乱，粤盗最剧，次者捻逆，次者回。宗棠既手戡定之，至是陕、甘悉靖，而塞外平回，朝廷尤矜宠焉。塞外回酋曰帕夏，本安集延部之和硕克伯也。安集延故属敖罕，敖罕为俄罗斯所灭，安集延独存。帕夏畏俄逼，阑入边。据喀什噶尔，稍蚕食南八城，又攻败乌鲁木齐所踞回妥明。妥明者，西宁回也，初以新教游关外。同治初，乘陕甘汉、回构变倡乱，据乌城。帕夏既攻败妥明降之，遂并有北路伊犁诸城，收其赋入。妥明旋被逐，走死，而白彦虎窜处乌城，仍棣帕夏。帕夏能属役回众，通使结援英、俄，购兵械自备。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当是时，俄以回数扰其边境，遽引兵逐回，取伊犁，且言将代取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宗棠曰：“关陇新平，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万一帕夏不能有，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遂决策出塞，不罢兵。授宗棠钦差大臣，督军事，金顺副之。

二年三月，次肃州。五月，锦棠北逾天山，会金顺军先攻乌鲁木齐，克之。白彦虎遁走托克逊。

九月，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乃规南路。令曰：“回部为安酋驱迫，厌乱久矣。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

三年三月，锦棠攻克达坂城，悉释所擒缠回，纵之归。南路恟惧，翼日，收托克逊城，而占彪及孙金彪两军亦连破诸城隘，合罗长祜等军收吐鲁番，降缠回万余。帕夏饮药死，其子伯克胡里葛其弟，走喀什噶尔。

白彦虎走开都河，宗棠欲遂擒之，奏未上，适库伦大臣上言西事宜画定疆界，而廷臣亦谓西征费钜，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休兵。宗棠叹曰：“今时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乎？”抗疏争之，上以为然。时俄方与土耳其战，金顺请乘虚袭伊犁。宗棠曰：“不可。师不以正，彼有辞矣。”八月，锦棠会师曲会，遂由大道向开都河为正兵，余虎恩等奇兵出库尔。白彦虎走库车，趋阿克苏，锦棠遮击之，转遁喀什噶尔。大军还定乌什，遂收南疆东四城，何步云以喀什汉城降。伯克胡里既纳白彦虎，乃并力攻汉城。大军至，复遁走俄。西四城相继下，宗棠露布以闻，诏晋二等侯。布鲁特十四部争内附。

四年正月，条上新疆建行省事宜，并请与俄议还伊犁、交叛人二事。诏遣全权大臣崇厚使俄。俄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要。崇厚遽定约，为朝上所纠，议久不决。宗棠奏曰：“自俄踞伊犁，蚕食不已，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势。俄视伊犁为外府，及我索地，则索偿卢布五百万元。是俄还伊犁，于俄无损，我得伊犁，仅一荒郊。今崇厚又议畀俄陬尔果斯河，及贴尔斯河，是划伊黎西南之地归俄也。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加，遽捐要地，此界务之不可许者也。俄商志在贸易，其政府即广设领事，欲藉通商深入腹地，此商务之不可许者也。臣维俄人包藏祸心，妄忖吾国或厌用兵，遂以全权之使臣，牵制疆臣，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陈，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旃。”上壮其言，嘉许之。崇厚得罪去，命曾纪泽使俄，更前约。于是宗棠乃自请出屯哈密，规复伊犁。以金顺出精河为东路，张曜沿特克斯河为中路，锦棠经布鲁特游牧为西路。而分遣谭上连等分屯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为后路声援，合马步卒四万余人。

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俄闻王师大出，增兵守伊犁、纳林河，别以兵船翔海上，用震撼京师，同时天津、奉天、山东皆警。七月，诏宗棠入都备顾问。以锦棠代之。而俄亦慑我兵威，恐事遂决裂。明年正月，和议成，交还伊犁事，防海军皆罢。

宗棠用兵善审机，不常其方略。筹西事，尤以节兵裕饷为本谋。始西征，虑各行省协助饷不时至，请一借贷外国。沈葆桢尼其议，诏曰：“宗棠以西事自任，国家何惜千万金。为拨款五百万，敕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出塞凡二十月，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初议西事，主兴屯田，闻者迂之。及观宗棠奏论关内外旧屯之弊，以谓挂名兵籍，不得更事农，宜画兵农为二，简精壮为兵，散愿弱使屯垦，然后人服其老谋。既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使内侍二人扶掖上殿，授军机大臣，兼值译署。国家承平久，武备弛不振，而海外诸国争言富强，虽中国屡平大难，彼犹私议以为脆弱也。及宗棠平帕夏，外国乃稍稍传说之。其初入京师，内城有教堂高楼，俯瞰宫殿，民间讙言左侯至，楼即毁矣，为示谕晓，乃止。其威望在人如此，然值军机、译署，同列颇厌苦之。宗棠亦自不乐居内，引疾乞退。九月，出为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尝出巡吴淞，过上海，西人为建龙旗，声炮，迎导之维谨。

九年，法人攻越南，自请赴滇督师。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号“恪靖定边军”，法旋议和，止其行。十年，滇、越边军溃，召入都，再直军机。法大举内犯，诏宗棠视师福建，檄王珍子诗正潜军渡台湾，号“恪靖援台军”。诗正至台南，为法兵所阻，而德榜会诸军大捷于谅山。和议成，再引疾乞退。七月，卒于福州，年七十三，赠太傅，谥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于湖南及立功诸省。

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穆宗尝戒其褊衷。始未出，与国藩、林翼交，气陵二人出其上。中兴诸将帅，大率国藩所荐起，虽贵，皆尊事国藩。宗棠独与抗行，不少屈，趣舍时合时不合。国藩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宗棠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

矜伐，故出其门者，成德达材不及国藩之盛云。子四人：孝威，举人，以荫为主事，先卒，旌表孝行；孝宽，郎中；孝勋，兵部主事；孝同，江苏提法使。孙念谦，袭侯爵，通政司副使。

论曰：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宗棠初出治军，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廉俭若此。初与国藩论事不洽，及闻其薨，乃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志益远矣。

清史稿卷四一三　列传第二〇〇

曾国荃弟贞干沈葆桢

刘坤一

曾国荃，字沅甫，湖南湘乡人，大学士国藩之弟也。少负奇气，从国藩受学京师。咸丰二年，举优贡。

六年，粤匪石达开犯江西，国藩兵不利。国荃欲赴兄急，与新授吉安知府黄冕议，请于湖南巡抚骆秉章，使募勇三千人，别以周凤山一军，合六千人，同授江西。十一月，克安福，连破贼于大汾河、千金坡，进攻吉安，下旁数县。

七年春，丁父忧回籍。夏，贼麇聚吉安，周凤山军败溃。时王珍、刘腾鸿皆丧亡，士气衰沮。江西巡抚耆龄奏起国荃统吉安诸军，军复振。冬，败石达开于三曲滩，吉安围始合。八年春，克吉水、万安。八月，督水师毁白鹭洲贼船，破城外坚垒，遂克吉安，擒贼首李雅凤。以功累擢知府，撤军还长沙。

九年，复赴江西，率朱品隆等军五千余人援剿景德镇。时诸军与贼相持数月，莫肯先进。国荃至，乃合力败援贼于浮梁南。三战皆捷，火镇市、追歼贼及半，克浮梁，擢道员。江西肃清。

国藩出九江，至黄州，与胡林翼议分路图皖。国荃留军巴河，自还湖南增募为万人。多隆阿、鲍超等既大破贼于太湖、潜山，十年闰三月，国荃乃进军集贤关，规攻安庆。陈玉成来援，击走之。十一年，陈玉成复纠捻众至于菱湖，两岸筑坚垒，与城贼更番来犯。国荃调水师入湖，令弟贞干筑垒湖东以御之。会陈玉成在桐城为多隆阿所败，还趋集贤关，迎击破之。玉成由马踏石遁走，仍留党踞赤冈岭，与菱湖贼垒犄角。国荃困以长濠，鲍超来，合攻，悉破其垒，擒斩万余。进破安庆城外贼营，毁东门月城。惟北门三石垒坚不可下，令降将程学启选死士缘炮穴入，拔之。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创，收余众，纠合捻匪，复屯集贤关，袭官军后路，城贼叶芸来亦倾巢出扑。国荃凭濠而战，屡击却，仍复进，增筑新垒，遣贞干合水师扼菱湖，绝贼粮路。八月，以地雷轰城，克之，歼贼万余，俘数千。捷闻，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赐黄马褂。寻以追殄余贼，赐号伟勇巴图鲁。于是国藩进驻安庆，国荃率师东下规江宁，克无为州，破运漕镇，拔东关，加头品顶戴。分兵守诸隘，自回湖南增募勇营。

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诏以军务紧要，毋庸与兄国藩回避同省。三月，率新募六千人至军，自循江北岸，令弟贞干循南岸，彭玉麟等率水师同进。拔铜城闸、雍家镇诸隘，复巢县、含山、和州，克裕溪口、西梁山。渡江会攻金柱关，乘间袭太平，克之。回克金柱关，贞干亦克芜湖。令彭毓橘截败贼于薛镇渡口，大破之。五月，连夺秣陵关、大胜关要隘。水师进扼江宁护城河口，陆师径抵城南雨花台驻屯，贼来争，皆击却之。国藩犹以孤军深入为虑，国荃谓："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会秋疫大作，士卒病者半。贼酋李秀成自苏州纠众数十万来援，结二百余垒。国荃于要隘增垒，辅以水师，先固粮道。贼环攻六昼夜，彭毓橘等乘其乏出击，破贼营四。贼悉向东路，填濠而进，前仆后继。国荃督军抵御，炮伤颊，裹创力战，贼始退。李世贤又自浙江率十万众至，与秀成合攻，屡掘地道来袭，毁营墙，百计攻袭，皆未得逞。芜湖守将王可升率援师至，国荃简精锐分出，焚贼数垒，余弃垒走，进击，大破之。先后歼贼数万，围乃解。秀成、世贤引去。是役以病余之卒，苦战四十余日，卒保危局，诏嘉奖，颁珍赍。

议者欲令乘胜退保芜湖，国荃以贼虽众，乌合不足畏，不肯退。

二年春，国藩亲至视师，见围屯坚定，始决止退军之议。诏擢浙江巡抚，仍统前敌之军规取江宁。四月，攻雨花台及聚宝门外石垒，克之。九洑洲为江宁犄角，贼聚守最坚。国荃偕彭玉麟、杨岳斌往觇形势，合水陆军血战，克之，江面遂清。连克上方桥、江东桥，近城之中和桥、双桥门、七瓮桥，稍远之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秣陵关、博望城诸贼垒，以次并下。国荃初至，合各路兵仅二万，至是募围师至五万人。十月，分军扼孝陵卫。李鸿章克苏州，李秀成率败众分布丹阳、句容，自入江宁，劝洪秀全同走，不听，遂留同城守。

三年春，克钟山天保城，城围始合。贼粮匮，城中种麦济饥。国荃迭令掘地道数十处，贼筑月围以拒，士卒多伤亡。会诏李鸿章移师会攻，诸将以城计日可破，耻借力于人，攻益力。鸿章亦不至。国荃虑师老生变，督李臣典等当贼炮密处开地道。既成，悬重赏募死士，李臣典、朱洪章、伍维寿、武明良、谭国泰、刘连捷、沈鸿宾、张诗日、罗雨春誓先登者九人。六月十六日，日加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李臣典、朱洪章等蚁附争登。贼倾火药轰烧，彭毓橘、萧孚泗手刃退卒数人，遂拥入。朱洪章、沈鸿宾、罗雨春攻中路，向伪天王府。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攻右路，趋神策门，朱南桂等梯城入，合取仪凤门。其左路彭毓橘由内城至通济门，萧孚泗等夺朝阳、洪武门，罗逢元等从聚宝门入，李金洲从通济门入，陈湜、易良虎从旱西、水西门入，于是江宁九门皆破。守陴贼诛杀殆尽，犹保子城。夜半，自纵火焚伪王府，突围走。要截斩数百人，追及湖、熟俘斩亦数百。洪秀全已前一月死，获其尸于伪宫。其子洪福瑱年十五六，讹言已自焚死，余党挟之走广德。国荃坚令闭城救火，搜杀余贼。获秀全兄洪仁达及李秀成，伏诛。凡伪王主将大小酋目三千余，皆死乱兵，毙贼十余万，拔难民数十万。捷闻，诏嘉国荃坚忍成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锡名威毅，赐双眼花翎。

国荃功高多谤，初奏洪福瑱已毙，既而奔窜浙江、江西，仍为诸贼所拥，言者以为口实，遂引疾求退，遣撤部下诸军，温诏慰留，再疏，始允开缺回籍。四年，起授山西巡抚，辞不就。调湖北巡抚，命帮办军务，调旧部剿捻匪。

五年，抵任，汰湖北冗军，增湘军六千，以彭毓橘、郭松林分统之。时捻匪往来鄂、豫之交，国荃檄鲍超由枣阳趋浙川、内乡防西路，郭松林由桐柏、唐县出东路，刘维桢向新野为声援。贼折而北窜，诏郭松林越境会剿。是年冬，败贼于信阳、孝感。贼窜云梦、应城、德安，郭松林击走之，克应城、云梦，又败之皂河、杨泽。松林追贼臼口，中伏受重伤，其弟芳珍战死。彭毓橘破贼于沙口，又败之安陆。国荃以贼多骑，难与追逐，欲困之山地。毓橘偕刘维桢屡战不能大创，贼窜去。总督官文与不协，国荃疏劾其贪庸骄蹇，诏解官文总督任。六年春，贼复犯德安，为刘铭传、鲍超所败，遁入河南境，寻复回窜。彭毓橘恃勇轻进，遇贼蕲州，战殁于六神港。五月，捻匪长驱经河南扰及山东，诏斥诸疆吏防剿日久无功，国荃摘顶，下部议处，寻以病请开缺，允之。

光绪九年，起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二年，复调山西巡抚。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力行赈恤，官帑之外，告贷诸行省，劝捐协济，分别灾情轻重、赈期久暂，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活饥民六百万。善后蠲徭役，岁省民钱巨万。同时荒政，山西为各省之冠，民德之，为立生祠。六年，以疾乞罢，慰留，寻召来京。

七年，授陕甘总督，命赴山海关治防，复乞病归。八年，署两广总督。九年，内召。十年，署礼部尚书，调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寻实授。是法兰西兵犯沿海，中朝和战两议相持。国荃修江海防务，知上海关系诸国商务，法兵不能骤至，驭以镇静。诏遣文臣分赴海疆会办，福建疆吏遂不能主兵。国荃言权不可分，朝廷亦以其老于军事，专倚之。命遣兵轮援台湾，原议五，实遣其三。坐下部议，革职留任。兵轮终不得达，其二折至浙洋，助战镇海有功，和议寻定。

十一年，京察，以国荃夙著勋勤，开复处分。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推恩加太子太保。国荃治两江凡六年，总揽宏纲，不苛细故，军民相安。十六年，卒于官，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襄，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建专祠。孙广汉袭伯爵，官至左副都御史。

国荃弟贞干，原名国葆。诸生。从兄国藩剿平常德、宁乡土匪。时杨岳斌为把总，彭玉麟为诸

生，贞干亟称于国藩，谓二人英毅非常，同辟领水师。初败于岳州，贞干自引咎，言诸将无罪。

国藩东征，贞干家居未从。及其兄国华战殁三河，贞干誓杀贼复仇。胡林翼使领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从国荃攻安庆，设计招降贼将程学启，克城之功，学启为多。同治元年，与国荃分路沿江进师，破鲁港，克繁昌、南陵、芜湖，会军雨花台。寻染疫，将假归，援贼至，被围，强起任战守，围解而病剧，卒于军。初以功叙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赐号迅勇巴图鲁。既破援贼，擢知府，命下而贞干已殁。事闻，赠按察使。李鸿章为陈战绩，诏依二品议恤，赠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建专祠，谥靖毅。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迁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数上疏论兵事，为文宗所知。咸丰五年，出为江西九江知府。九江已陷贼，从曾国藩管营务。六年，署广信府。贼酋杨辅清连陷贵溪、弋阳，将逼广信。葆桢方赴河口筹饷，闻警驰回郡，官吏军民多避走。妻林，先刺血书乞援于浙军总兵饶廷选。会大雨，贼滞兴安。廷选先入城，贼至，七战皆捷，解围去。曾国藩上其城守状，诏嘉奖，以道员用。

七年，擢广饶九南道，留管广信防务。数假客军击走窜贼，平弋阳土匪，诛安仁抗粮奸民，加按察使衔。以伉直忤大吏，乞养亲去官。十年，起授吉赣南道。以亲老辞，未出，命留原籍治团练。曾国藩屡荐其才，十一年，诏赴安庆大营委用。未几，超擢江西巡抚，谕曰："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葆桢奉诏，感泣赴官。时浙江沦陷，左宗棠由江西进军规复。贼酋杨辅清、李世贤合扰江西，冀断皖、浙运道。

同治元年，葆桢亲赴广信筹防，令士民筑堡自卫，坚壁清野。倚用湘将王德榜、段起及席宝田、江忠义诸人，客军并听指挥，贼至辄击退。二年，破黄文金于小路口，又破之于祁门。会浙军克黟县，贼由太平、石埭、建德扰江西，督军进击走之。是年秋，因病请假。

初，曾国藩军饷多倚江西。葆桢以本省军事方殷，奏留自给。江宁前敌需饷亟，而江西协解不至，国藩疏争。御史华祝三亦疏言两人龃龉，虑误大局，诏两解之，命各分其半，别以江海关拔款济江南军。三年，大军围江宁急。贼聚扰江西，图牵后路。诏杨岳斌移师督剿，命葆桢会商机宜。既而江宁、杭州相继复，黄文金拥洪福瑱由浙、皖窜江西，为入粤计。葆桢令席宝田追剿，至石城，大破之。阵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搜获洪福瑱于荒谷中，皆伏诛。以擒首逆功，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葆桢推功诸将，疏辞，诏嘉其开诚布公，将士用命，且江西吏治民风，日有起色，宜膺殊赏，不允所请。寻乞归养，温诏慰留。

四年，以亲病请假省视，因防务急，未行，丁母忧，命治丧百日，假满仍回任。坚请终制，乃允之。六年，命为总理船政大臣。初，左宗棠创议于福州马尾山麓濒江设船厂，未及兴工，宗棠调陕甘，疏言非葆桢莫能任。葆桢释服，始出任事。造船坞及机器诸厂，聘洋员日意格、德克碑为监督。月由海关拨经费五万两，期以五年告成。附设艺童学堂，预募水勇习练驾驶。事皆创立，船材来自外国，煤炭亦购诸南洋，采办尤易侵渔。葆桢坚明约束，一无瞻徇。布政使周开锡为提调，延平知府李庆霖佐局事，皆为总督所不喜，龁龁欲去之，葆桢疏争得留，藩署吏玩抗，以军法斩之，众咸惊服。

九年，丁父忧，仍请终制，暂解事，服阕始出。当其居忧，内阁学士宁晋疏请暂停船工，诏下酌议。葆桢上疏，略谓："自强之道，与好大喜功不同，不可以浮言摇动。且洋员合同不能废，机厂经营不可弃。不特不能即时裁撤，五年期满，亦不可停。"推论利害切至，诏嘉纳之。十一年，再莅事。先后造成兵舰二十艘，分布各海口。寻以匠徒艺成，议酌改船式，督令自造，不用洋员监督。疏陈善后事宜，并如议行。

十三年，日本商船避风泊台湾，又为生番所戕，藉词调兵，觊觎番社地。诏葆桢巡视，兼办务国通商事务。日兵已登岸结营，葆桢据理诘之。晓谕番族遵约束，修城筑垒为战备。提督唐定奎亦率淮军至，日人如约撤兵。乃议善后事宜，疏陈福建巡抚宜移驻台湾，吏治军政方能整顿，诏如所请。甫内渡，狮头社番戕官滋事，光绪元年，复往，督唐定奎等伐山开道。攻破内外狮头等社，毁

其巢，协从者次第就抚。中路、北路亦分军深入，诸番皆听约束。先于琅玡增设恒春县，至是奏设台北府，淡水、新竹、宜兰三县隶之；噶玛兰通判移驻鸡笼山；台湾府同知移驻卑南；鹿港同知移驻水沙。连疏陈营伍积弊，请归巡抚节制。购机器，开台北煤矿，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以作台民忠义之气，并报可。遂撤军内渡，事峻，擢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江南自军事定后，已逾十年。疆吏习为宽大，葆桢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尤严治盗，莅任三月，诛戮近百人，莠民屏迹。皖南教案，华教士诬良民重罪，亲讯，得其受枉状，反坐教士，立诛之，然后奏闻，洋人亦屈伏。淮南引地以次归复，浚河、积谷、捕蝗、禁种罂粟诸政，并实力施行。数以病乞退，五年，入觐，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毋萌退志，自此遂不言病。是年十一月，卒于位，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立功各省建专祠，谥文肃。子玮庆，赐举人，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瑜庆，恩荫主事，官至贵州巡抚。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官军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叙功以教谕即选。六年，骆秉章遣刘长佑率师援江西，坤一为长佑族叔而年少，师事之，从军中自领一营。长佑既克萍乡，令进战芦溪、宣风镇，连破贼，逼袁州，招降贼目李能通。于是降者相继，守城贼何益发夜启西门，坤一先入，复袁州。累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七年，克临江，擢知府。八年，长佑以病归，坤一代将其军。偕萧启江渡赣江规抚州，克崇仁。启江在上顿渡为贼所困，往援，大破贼，遂复抚州，连克建昌，擢道员。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坤一回援，解永州、新宁之围，加盐运使衔。贼窜广西，从刘长佑追蹑，复柳州。长佑擢抚广西，令坤一驻柳州清余匪，悉平之，加布政使衔。进攻浔州，十一年七月，拔其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回趋川、楚，坤一扼之融县，掩击败之，贼溃走入黔，授广东按察使。

同治元年，迁广西布政使。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坤一接统其军，赴浔州进剿。贵县匪首黄鼎凤，在诸匪中最狡悍，屡议剿抚，不能下。二年，坤一破之于登龙桥，遂驻守之。鼎凤老巢曰平天寨，倚山险树重栅，守以巨炮，覃墟相距十余里，为犄角。坤一阳议抚，撤军回贵县，潜师夜袭覃墟，遂围平天寨，复横州，鼎凤势蹙。三年四月，擒鼎凤及其党诛之。浔州平，赐号硕勇巴图鲁。

四年，剿平思恩、南宁土匪，复永淳，擢江西巡抚。令席宝田、黄少春会剿粤匪余党于闽边，五年，聚歼于广东嘉应州，加头品顶戴。军事既定，坤一治尚安静，因整顿丁漕，不便于绅户。十一年，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坤一奏家玉积欠漕粮，又屡贻书干预地方事。诏两斥之，家玉获谴，坤一亦坐先不上闻，部议降三级调用，加恩改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命署两江总督。

光绪元年，擢两广总督。广东号为富穰，库储实空，出入不能相抵。议者请加盐厘及洋药税，坤一以加盐厘则官引愈滞，但严缉私贩，以畅销路。又援成案，筹款收买余盐，发商交运，官民交便。药厘抽收，各地轻重不同，改归一律，无加税之名，岁增巨万。吏治重在久任，令实缺各归本任，不轻更调。禁赌以绝盗源，水陆缉捕各营，分定地段以专责成，盗发辄获。

二年，调授两江总督。六年，俄罗斯以交还伊犁，藉端要挟。诏筹防务，坤一上疏，略谓："东三省无久经战阵之宿将劲旅，急宜绸缪。西北既戒严，东南不可复生波折。日本、琉球之事宜早结束，勿使与俄人合以谋我。英、德诸国与俄猜忌日深，应如何结为声援，以伺俄人之后。凡此皆赖庙谟广运，神而明之。"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干大员统劲旅出关，驻扎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托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藩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于后，曷若慎防于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十二年，丁继母忧。

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十七年，命帮办海军事务。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赐双眼花翎。日本犯辽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顺悉陷，北洋海陆军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坤一谓兵未集，械未备，不能轻试，诏促之出关。时已遣使议和，坤一以两宫意

见未洽为忧，濒行，语师傅翁同龢曰：“公调和之责，比余军事为重也。”二十一年春，前敌宋庆、吴大澄等复屡败，新募诸军实不能任战，日本议和要挟弥甚，下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之策。坤一以身任军事，仍主战而不坚执。未几和议成，回任。坤一素多病，卧治江南，事持大体。言者论其左右用事，诏诫其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以任艰巨。坤一屡疏陈情乞退不许。

二十五年，立溥儁为穆宗嗣子，朝野汹汹，谓将有废立事，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二十六年，值德宗万寿，加太子太保。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车驾西幸，议者或请迁都西安。坤一复偕各督抚力陈其不可，吁请回銮。二十七年，偕张之洞会议请变法，以兴学为首务，中法之应整顿变通者十二事，西法之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联衔分三疏上之。诏下政务处议行，是为实行变法之始。洎回銮，施恩疆吏，加太子太保。

二十八年，卒，优诏赐恤。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赐其子能纪四品京堂，诸孙并予官。张之洞疏陈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世以所言为允。

论曰：曾国荃当苏、浙未复，孤军直捣金陵，在兵事为危机，其成功由于坚忍。铲其本根，则枝蔓自绝，信不世之勋也。屡退复起，朝廷倚为保障，以功名终。沈葆桢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耦。后来不能充拓，且听废弃，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

清史稿卷四一四　列传第二〇一

刘连捷　彭毓橘　张诗日

李臣典，字祥云，湖南邵阳人。年十八从军，初隶王珍部下，后从曾国荃援江西，隶吉字营。

咸丰八年，战吉安南门外，国荃受重创，臣典大呼挺矛进，追杀至永丰、新淦。国荃奇其勇，超擢宝庆营守备。克景德镇，复浮梁，皆为军锋。十年，从战小池驿，晋都司，赐花翎。进规安庆，战菱湖，逼贼屯，扼其北，国荃伤股坠马，臣典驰救以归。偕张胜禄、张诗日战枞阳，破援贼，水师得以进屯。十一年，攻安庆西门贼垒，陈玉成纠杨辅清数万人围官军数重，战至日中未决，驰告诸将曰：“事急矣，成败在此举！”臣典横槊前驱，与诸营合力决荡，贼大奔，斩首数千级，遂拔安庆，擢参将，赐号刚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从国荃乘胜下沿江各城隘，进军江宁，臣典会取丹阳镇，夺秣陵关，以总兵记名。军中疫作，李秀成大举来援，逼垒鏖战，国荃督阵，炮伤颊，臣典与副将倪桂节力卫之，桂节阵亡。贼方攻西路急，臣典曰：“此虚声也，请备东路。”既而贼果萃东路，参将刘玉春死之。炮弹穿壁墙如雨注，臣典死守，卒不能入。围解，加提督衔。二年，偕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束草填壕，缘梯将上，贼惊觉，然炮轰击，军少却。臣典搴旗大呼跃而上，诸军继之，掷火弹毁敌楼，城立拔，以提督记名。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偕萧孚泗、张诗日等攻夺紫金山，又败诸校场，连克近城诸垒。

三年，克天保城，江宁之围始合。五月，克地保城。六月，诸军番休进攻，贼死拒，杀伤相当。臣典侦知贼粮未尽，诸军苦战力渐疲，谓国荃曰：“师老矣！不急克，日久且生变。请于龙膊子重掘地道，愿独任之。”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十五日地道成，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翼日，地雷发，臣典等蚁附入城，诸军毕入。下令见长发者、新剃发者皆杀，于是杀贼十余万人。臣典遽病，恃壮不休息，未几，卒于军，年二十七。

捷上，列臣典功第一，锡封一等子爵，赐黄马褂、双眼花翎。命未至而臣典已殁，诏加赠太子少保，谥忠壮，吉安、安庆、江宁各建专祠。

萧孚泗，湖南湘乡人。咸丰三年，入湘军，从罗泽南转战江西、湖北，洊擢守备。六年，从曾国荃援江西，克安福、吉水、万安诸县。七年，克峡江，擢游击，赐花翎。八年，从攻吉安，贼出扑孚泗营，开壁奋击，毙悍贼多名。旋克吉安，擢参将。九年，江西肃清，擢副将，会攻太湖。

十年春，大战小池驿，复太湖，孚泗功多，赐号勤勇巴图鲁。进攻安庆，战菱湖，孚泗于东路横壕倚水筑新营，会击屡破贼。分道攻安庆城外诸垒，贼援迭至，与城贼相应，更番扑官军营垒，孚泗等且战且筑垒，贼不得逞，又偕水师副将蔡国祥截获贼粮。八月，以地雷坏城，复安庆，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河南归德镇总兵。

同治元年，国荃循江东下，孚泗为前锋，攻拔西梁山。会水师克太平、芜湖，破金柱关、东梁山，进克秣陵关、江心洲，乘胜逼江宁，以提督记名。李秀成来援，分党趋江心洲截运道，孚泗等逆击败之。贼攻孚泗后营炮台，相持十余日，贼以地雷毁营墙，孚泗以火药数十桶掷轰，贼不得入。伺贼疲，孚泗与彭毓橘突出夹击，踏平贼垒数十，赐黄马褂。二年，偕总兵李臣典袭克雨花台石城，追至上方桥，斩首数千，又破秣陵关贼卡。夜袭上方桥，结筏渡河，扼双桥门，连破贼隘。偕彭毓橘纵火焚其桥，袭贼屯，擢福建陆军提督。

三年，既克天保城，孚泗出钟山北，于太平门筑三垒守之，绝贼粮道。六月，进占龙膊子山石城，孚泗与李臣典筑炮台山上，距城仅十余丈，积沙草高与城齐，作伪攻状，潜于其下凿地道。贼宵攻毁炮台，副将陈万胜战死，明日，会师副城下，总兵郭鹏程、王绍义复中炮死。及地道成，火发城圮，将士争登，贼掷火药抵拒，死仆相继。孚泗手刃退者数人，士气乃奋，尽从缺口入。李秀成匿民舍，孚泗索获之，并擒洪仁达。论功，赐封一等男爵，赐双眼花翎。寻丁父忧归。光绪十年，卒于家，优恤，谥壮肃。

朱洪章，字焕之，贵州黎平人。咸丰初，应募为乡勇，从黎平知府胡林翼剿新宁窜匪，又剿黄平榔匪，擒匪首刘瞎麽，以功奖外委。四年，从林翼援湖北，会克岳州。从塔齐布攻武昌，破贼洪山，遂隶塔齐布军。战大冶、半壁山、田家镇、孔垄、小池口，攻九江，无役不从，以勇名。塔齐布卒，从周凤山。凤山败，隶毕金科。六年，克饶州，擢千总。金科战殁，代领其军。江西不给饷，张芾倚蔽皖南，资之，军始不散。又以会攻四十里街，他将败绩，被劾，降把总。

九年，从曾国荃复景德镇，复官，以守备补用。遂从曾国荃部下，战绩始著。十年，从攻太湖，解小池驿之围，晋都司。进攻安庆，争濠夺垒，斩刈甚多。十一年，克安庆，超擢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国荃由皖东下，连夺沿江要隘，擢副将。进屯雨花台，江宁城贼出扑，屡击破之。及援贼至，大营被围，迭以地雷毁营墙，悍贼拥入，口衔利刃，匍匐而进。洪章督队发枪炮。掷火焚烧，毙贼无算，伤亡士卒甚多，久之始解。洪章先以迭克城隘，以总兵记名，至是加提督衔。

同治三年，攻江宁久不拔，及开地道于龙膊子山麓告成，议推前锋。国荃召诸将署名具军令状，洪章署第一，武明良第二，刘连捷第三，其他以次署毕，共得九人。发火城崩，洪章率所部长、胜、涣字三营千五百人，从倒口首先冲八，贼仓猝从城头掷火药倾盆下，士卒死四百余人。洪章入城后，结圜阵与贼排击。诸将毕入，乃分军为三，洪章趋中路，直攻天王府之北，短兵巷战一日夜，搜斩逆酋尤众，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无论提镇缺出，仅先题奏。初叙入城功，李臣典以决策居第一，洪章列第三，众为不平。洪章曰：“吾一介武夫，由行伍擢至总镇。今幸东南底定，百战余生，荷天宠锡，已叨非分，又何求焉？”四年，授湖南永州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鹤丽镇，署昭通、临安、腾越诸镇。鹤丽地卑下，水潦常没民田，有新河泄水，通塞无常。洪章在镇，躬率士卒开浚数次，水患为纾，民感之。十四年，因病乞开缺，病痊，曾国荃调留两江，洪章凭吊龙膊子山，祭死士瘗所，国荃为树碑纪事。十五年，署狼山镇总兵。二十年，张之洞檄募十营防金沙卫。

二十一年，卒于军。之洞疏陈战绩，称其收复江宁，功实第一。诏宣付史馆，从优议恤，谥武慎，附祀曾国藩、国荃、胡林翼专祠。

刘连捷，字南云，湖南湘乡人。以外委隶同族刘腾鸿湘后营，转战湖北。罗泽南荐诸巡抚胡林翼，檄领副后营，擢千总。

咸丰六年，从腾鸿援江西，战瑞州，腾鸿中炮殒，连捷率所部攻城，拔之。为曾国藩所重，荐改文职，以知县留江西补用。从曾国荃克吉安，擢同知，赴安徽助剿。十年，大捷于小池驿，擢知府。由集贤关攻安庆，破援贼。十一年，复破援贼于集贤关，克安庆，擢道员，赐号果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攻巢县东关，贼立石墙于罗星山，连捷率死士夜渡河纵火烧贼营，进克西梁山、濡

须口，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乘胜进军江宁。连捷军屯颜行，李秀成、李世贤纠大众来攻，以炸炮破营壁，连捷筑横墙拒之，常乘贼懈夜出破贼垒。及贼退，以按察使记名，加布政使衔。大营恃无为州通饷道，连捷率三千人往守，营城外石涧阜。

二年，李秀成困以长围，军粮垂尽，彭玉麟劝突围出，连捷誓死守。彭毓橘来援，合击贼，走之，再复巢县、含山、和州，赐黄马褂。偕水师进攻九狈洲、下关。三年，龙膊子山地道成，偕诸军冲入城。江宁平，以布政使记名，加头品顶戴，予骑都尉世职。湘军凯撤，曾国藩留连捷军三千人驻守舒城、桐城防捻匪。会霆营叛卒扰江西，连捷督军追剿，驻防吉安、赣州，会剿粤匪余党于广东嘉应州，尽歼之。连捷以伤病归，家居十载。

光绪中，曾国荃抚山西，奏起连捷练军包头，从国荃移屯山海关，又从至江南治江防。十三年，卒，赐恤，赠内阁学士，建专祠，谥勇介。

彭毓橘，字杏南，湖南湘乡人。从曾国荃援江西，积功叙县丞。及进安徽，小池驿、菱湖诸战皆有功，又屡破援贼，累功擢知府。会诸军下沿江诸要隘，渡江克太平府、金柱关、芜湖，擢道员，赐号毅勇巴图鲁。

大军逼江宁，毓橘与诸将分路取丹阳镇、秣陵关诸要隘，夷贼垒数十，进攻雨花台石城，贼死拒未下。李秀成率众来援，大营被围。毓橘方染疫，力疾御战，伺懈出击，破贼垒。解围后，毓橘与刘连捷援江北，合水师连复江浦、和州、含山、巢县四城，江北大定。削平江宁附近诸贼垒，毓橘功为多。龙膊子地道火发，督军冲入，手刃退者。论功最，以布政使记名，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寻授福建汀漳龙兵备道，未之任，曾国荃疏调毓橘统湘军赴湖北，捻匪窜扰黄州、安陆，毓橘进剿，战比有功。

同治六年，师次蕲水，毓橘率小队数百，周览地势，至麒麟凹，贼大至，被围，搏战，死伤略尽。毓橘马陷泥淖，被执，骂贼被害。事闻，诏视布政使阵亡例议恤，建专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加骑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

张诗日，湖南湘乡人。咸丰五年，以外委随罗泽南战江西，克义宁。六年，改隶曾国荃军，克安福，战吉安。八年，复万安、吉水，超擢守备。九年，以克吉安及景德镇、浮梁，累擢游击。十年，援小池驿，复太湖、潜山，晋参将。从攻安庆，率三营破援贼于枞阳。十一年，克安庆，擢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干勇巴图鲁。

同治元年，从克沿江要隘。及抵江宁，力守大营，破援贼。累擢，以提督记名。二年，屡破江宁城外贼垒，赐黄马褂。三年，克天保、地保两城。方开掘龙膊子地道，李秀成夜自太平门突出来犯，又诈为官军，别从朝阳门东隅出，逼营纵火，诗日偕诸将力战却之。地道火发，城崩，诗日率士卒登龙广山，夺太平门。复循神策门转战至狮子山，夺仪凤门。论功最，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授直隶宣化镇总兵。五年，从曾国藩剿捻，破张总愚、牛洛红于西平，又败之万金寨，进攻双庙贼巢。贼以马队袭官军后，诗日分军回击，追败之洪河，又败之郾城、召陵。因伤发回籍，六年，卒。曾国藩疏陈诗日克复江宁，当西北一路，论功在李臣典、刘连捷、萧孚泗之次，优恤，谥勤武。

伍维寿，湖南长沙人。从曾国荃援江西，攻安庆，克沿江要隘，擢副将。夺雨花台、聚宝门外石垒，累擢记名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偕朱南桂破神策门，入城，率马队追逸贼至湖熟镇，擒斩贼酋李万材等，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六年，授陕西汉中镇总兵，调甘肃宁夏镇，光绪元年，卒。

朱南桂，湖南长沙人。罗泽南旧部，转战两湖，积功至副将，赐号勘勇巴图鲁。同治元年，解金柱关围，二年，克薛镇、博望镇，以总兵记名。及克江宁，南桂先破神策门月城，梯而入，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五年卒，赐恤，谥勤勇。

罗逢元，湖南湘潭人。由武生入伍，从剿广西。曾国藩治水师，充营官，转战湖北、江西，累擢副将。继从曾国荃克安庆，以总兵记名，赐号展勇巴图鲁。进克沿江要隘，抵江宁，还守太平，屯金柱关。贼酋陈坤书大举来犯。逢元坚守。屡战，以少击众，擒斩逾万，以提督记名。及克江宁，

由南门旧陷口梯登，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假归，光绪四年，卒，赐恤。

李祥和，湖南湘乡人。初从罗泽南，积功至游击。嗣从曾国荃，克吉安，复安庆，累擢副将，赐号著勇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大军进江宁，力守大营，破援贼，以提督记名。三年，攻克地保城，先登，筑炮台俯击城中，地道始成。论功，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四年，授安徽寿春镇总兵，从刘松山赴陕西剿捻匪。六年，战洛川大贤村，中炮阵亡，赐恤，谥武壮。

萧庆衍，湖南湘乡人。应募入湘军右营，转战江西、湖北，积功至副将。克太湖、潜山，以总兵记名，赐号刚勇巴图鲁。同治二年，援江浦，复含山、巢县、和州，加头品顶戴。三年，渡江会攻江宁，克上方桥，进钟山，筑三垒太平门外。城破，于缺口冲入，夺朝阳、洪武二门，赐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

吴宗国，湖南长沙人。以勇目从剿湖北，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曾国荃沿江东下，迭克要隘，功多，累擢参将，赐号资勇巴图鲁。二年，破聚宝门外上方桥、江东桥各贼垒，会水师破九洑洲、印子山贼巢，擢副将。从李臣典重开地道，城贼防益严，炮弹雨下。宗国手藤牌，持长绳，冒炮弹，狙行而前，抵城下测丈而返，始兴工开掘。大功克成，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五年，偕提督郭松林剿捻德安，战罗家集，中伏，殁于阵，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

论曰：洪秀全踞江宁十有余年，曾国荃于苏、浙未定之先，孤军直捣，城大援众，事势綦难。及援贼既破，困兽之斗，人人致死，历两年之久，竟蒇大功。固由指挥素定，而在事诸将，同心戮力，奋不顾身，其勇毅之烈，纪太常而光紫阁，无愧色焉。掇其尤者著于篇。

清史稿卷四一五　列传第二〇二

黄翼升丁义方　王吉　吴家榜

黄翼升，字昌岐，湖南长沙人。少孤，育于邓氏，冒其姓，入长沙协标充队长。咸丰初，从征广西，曾国藩创水师，调为哨长。

四年，从杨岳斌下岳州，叙千总。战于城陵矶，贼以十余舟来诱，翼升知其诈，追至擂鼓台、荆河脑，伏贼突出，翼升驾舢板奋击，后队继之，贼大败。转战至金口，值贼下游被围，力战却之。积功擢守备。克武汉后，进攻蕲州，翼升自蒜花<□土寮>出战败贼，焚其舟，擢都司。复蕲州，拔充营官。攻湖口，毁贼船十余艘。冲入内湖，贼塞隘口不得退，泊姑塘，迭战于都昌县河、鸡公湖，焚贼舟。时水师在内湖者无大船，既与外江阻绝，曾国藩令添造，并拨江西长龙、快蟹诸船，以翼升及萧捷三分领之，各为一军。

五年，屡会诸军攻湖口，未克，萧捷三战死，翼升大愤，冲入贼卡，尽毁下钟岩贼船。夜出奇兵数惊贼，贼不出，仍驻军姑塘。六年，贼犯抚州，南昌戒严，翼升奉檄泊吴城镇，卫省城。湖口之贼尾至，结土匪窥吴城，翼升分兵由前河包钞，自赴后河击陆路之贼，走之。会彭玉麟至军，令翼升专攻陆路，败贼于涂家埠，毁浮桥二、船百余。贼复冒民船来犯，翼升合军围击，败之。追至德河口，遂会攻南康，直薄城下，火贼船，城贼遁走。

七年，授直隶提标左营游击。杨岳斌师至九江，彭玉麟与约夹攻湖口，军分六队，翼升率内湖右营当其冲，转斗而前。炮丸冒船过，他营失利，贼逐之，翼升待其还，纵击，斩杀过当。贼复乘夜劫营，灭炬待之，歼贼无算，尽毁梅花洲贼船。东岸诸军亦断湖口铁锁，遂克湖口，内外水师复合。越日，进夺彭泽贼舟，破小孤山，擢副将。九年，池州守城韦志俊投诚，彭玉麟令翼升往受降，贼酋古隆贤、杨辅清等来争，击却之。旋有奸人内应，池州复陷。

十年，曾国藩规江南，奏设淮阳水师，荐翼升领之，即授淮阳镇总兵。十一年，破贼于黄盆镇，又败之方村。进攻铜陵，决城东北堤，从决口入据之。又进攻无为州，毁泥汊口、神塘河贼垒，无为、铜陵同复，赐号刚勇巴图鲁。偕王明山循沿江郡县，克池州，铜陵亦失而复得。漕运镇滨江通湖，贼踞之以通接济。翼升进击，诸军乘之，焚贼舟，贼遁铜城闸。又偕陈湜攻东关，克之，加提督衔。

同治元年，追贼入巢湖，贼聚湖口以遏归路，翼升掘堤岸引船出，反拊贼背夹击，大败之，城

贼遁。进克含山、和州。四月，会攻金柱关，李朝斌临上游，翼升等遏下游，贼牵于水师，不暇内顾。曾国荃袭克太平，并趋金柱关合攻。翼升夜督队逾濠，纵火焚西门，贼突出，挥士卒登岸短兵接，立克金柱关。袭东梁山，一鼓下之。移师攻芜湖，贼弃城走。又击贼清水河，俘馘千计，以提督记名。

五月，克秣陵关、江心洲诸隘，血战夺九洑洲，军声大振。时李鸿章至上海，规苏、常，翼升移师会剿，诏署江南水师提督，松江、上海诸水军悉归节制。翼升所部十营，分二营驻浦口，四营驻扬州，亲率四营，六月，抵松江，就上海增造舢板、飞划诸船，移守青浦。贼酋谭绍光合嘉、湖、苏、昆诸贼图犯上海，屡扑青浦，翼升与陆军合击走之。贼绕犯北新泾大营，又走吴淞，翼升驶往，相持至夜，毁贼营七。贼犯嘉定及青浦、张堰，分队往援，且战且进，至白鹤江，毁桥而还。翼升兵少，调扬州驻营来会剿。鸿章约合攻黄渡，翼升由赵屯桥截击，追至三江口，尽平沿岸桥、垒。十月，破贼芦墟、尤家庄、汾湖、三官塘，进距苏州三十里。常熟守贼骆国忠以城降，谭绍光来争，陷福山，翼升赴援，进攻河西、白茅、徐六泾诸口。

二年正月，翼升会常胜军克福山，骆国忠见西山火起，突围出，围乃解。杨舍汛为沿江冲要，贼守之以蔽江阴，翼升沿江兜剿，迭破援贼，克之。乃会攻江阴，迭破蠡口、陈市。贼酋陈坤书来援，翼升扼江干诱贼出战，与郭松林、刘铭传合击，大破之。克江阴，赐黄马褂。九月，由无锡进攻苏州，诏翼升赴临淮会剿苗沛霖，鸿章疏留勿遣。诸军合围苏州，薄城下，当齐门、阊门之间，截贼窜路，城贼乞降，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再克无锡，率五营赴临淮，苗沛霖寻走死，余党瓦解，翼升仍回江苏。

三年，陈坤书犯常熟，偕郭松林等合击，贼败走。遣部将王东华等助攻常州，克之，被优叙，诏授江南水师提督。曾国藩奏："江南额设提督一员，兼辖水陆。翼升所授，当是新设，请敕部铸颁新印。"从之。会杨岳斌督师江西，翼升接统外江水师。江宁复，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四年，诏翼升赴清江浦防捻匪，至则贼已败窜山东，进驻邳、宿之间。会僧格林沁战歿，捻氛益炽，犯雉河，翼升驶援，贼又走。五年，回驻江宁。六年，调守清江，东捻赖文洸败窜淮安，翼升督诸军追击，文光为道员吴毓兰所擒。东捻平，论功，被珍赍。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诸军为长围困之，鸿章调翼升率师船入运河设防。六月，乘伏汛入张秋口，至德州，张总愚奔至，冒官军唤渡，翼升部将徐道奎察其伪，轰击之，大军环集，总愚溺水死。西捻平。加云骑尉世职，合并为三等男爵。

长江水师营制定，仍以翼升为提督。彭玉麟终制回籍，长江事宜悉付翼升主之。十一年，诏起玉麟巡阅，劾不职将弁百余人。翼升以伤病请代奏乞退，诏斥驭军不严，滥收候补将弁二百余人之多，念前功，从宽免议，许其开缺回籍养疴。

光绪十五年，皇太后归政，以翼升旧勋，予议叙，绘像紫光阁。十八年，复授长江水师提督，入觐，赐紫禁城骑马。二十年，皇太后万寿庆典，加尚书衔。日本兵事起，翼升由收岳州赴江宁江防，卒于军，赐恤，谥武靖，立功地建专祠。子宗炎，袭男爵，官广西桂平梧盐法道。

丁义方，湖南益阳人。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积功至守备。咸丰八年，克九江，擢都司。十年，克建德，赐花翎。寻建德复陷，贼数万上犯湖口，势甚张。义方收建德溃兵，简精壮五百人，分布守御，自率水师驻西北门。贼乘锐攻城，义方登陴躬自搏战，会副将成发翔来援，贼引去。曾国藩疏言义方胆识过人，部署迅速，诏超擢参将，加副将衔。十一年，驻防小池口，贼自兴国来犯，击却之。驰援都昌，解其围。同治元年，从彭玉麟迭克沿江诸隘，擢副将。二年，要击都昌败贼，毁其舟，寻解青<⿰貝昜>围，以总兵记名，赐号壮勇巴图鲁。七年，授湖口镇总兵。光绪十九年，卒官。

王吉，湖南衡阳人。由马兵累擢守备。咸丰九年，入水师，隶彭玉麟部下，从屯黄石矶，击芜湖贼，战蟓矶、殷家汇、枞阳，皆有功，擢都司。十一年，从克孝感，战最力，擢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克德安、黄州，累擢副将。同治元年，金柱关之战，吉率队蛇行而进，跃上堤埂，破贼垒，以总兵记名。寻贼复由太平来犯，多方窥伺，吉驾飞划入湖迎击，又登岸驰逐。经月余，贼踪始净。

援无为州，率水勇登陆，会诸军夹击败贼。破铜城闸水卡，结小划船为桥以济陆师。复破陶家嘴、大甲村、岷山冈贼垒。二年，曾国藩、彭玉麟合疏荐吉勇敢诚朴，堪胜总兵之任，授狼山镇总兵。从克江浦、浦口，夺下关、草鞋峡、燕子矶诸隘，进拔九洑洲，以提督记名。八年，水师凯撤，乞假修墓，乃赴狼山镇任。光绪七年，卒，赐恤。

吴家榜，湖南益阳人。入水师，初隶杨岳斌营。咸丰十年，从黄翼升破贼殷家汇、枞阳，遂归其部下。菱湖、铜陵、泥汊口、运漕镇、东关诸战，皆有功，累擢守备。同治元年，从攻金柱关、东梁山、芜湖，擢都司。从黄翼升援上海，迭破贼北新泾、四江口，败援贼于江阴，赐号敢勇巴图鲁。领淮阳水师前营，克无锡，擢副将。三年，江宁复，录功，以总兵记名。四年，追叙克宜兴、荆溪、溧阳功，以提督记名。七年，从黄翼升赴直隶防运河。捻匪平，晋号讷恩登额巴图鲁，授瓜州镇总兵。光绪二年，兼署长江水师提督。十八年，卒，附祀彭玉麟祠。

李成谋，字与吾，湖南芷江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充哨长。从杨岳斌克湘潭、岳州，叙千总。转战湖北，败贼于倒口，拔沿江木栅，毁盐关贼船。克武汉，擢守备。从克田家镇，成谋追贼，上至武穴，下至龙坪，往来击贼，歼毙甚众，擢都司。

五年，从战塘角，焚贼舟二百余，乘风夜抵武昌城下，炮击贼船，擢游击。攻金口，循北岸进拔贼垒。又连破贼于坛角、鲇鱼套，擢参将，赐号锐勇巴图鲁。成谋身长八尺，力能一手竖大桅，素为胡林翼所器重。至是荐其每战冲锋，廉明爱士，堪胜水陆方镇之任，诏记名，俟军事稍闲，送部引见。

六年，扼沙口，断贼粮道，破贼小河口、青山，燔其辎重。转战蕲州、黄州、广济、武穴，下至九江，毁贼舟数百，获粮械以资军用。武汉复，擢副将。七年，会攻九江，追贼至湖口，前队锐进失利，成谋突入阵中，夺回所失四艘。寻授江苏太湖协副将。既克湖口，从杨岳斌顺流而下，登陆克望江，东流，疾趋安庆，复铜陵，会江南水师于峡口。红单船方攻泥汊贼垒不能下，岳斌令成谋急棹薄垒，掷火焚其火药库，贼遁走，获其粮械船舰。胡林翼奏：“肃清江面，成谋之功为最，平日事亲孝。”特给二品封典。

八年，擢福建漳州镇总兵。十年，进攻池州，拔殷家汇，毁城外贼垒，破枞阳伪城，加提督衔。十一年陈玉成围枞阳，击却之。同治元年，会陆师拔巢县、雍家镇，薄西梁山，断横江铁锁，夺回要隘，以提督记名。破贼于鲁港、采石矶，克金柱关、芜湖，赐黄马褂。三年，援湖北，破捻匪于罗田。五年，署福建水师提督，寻实授。时军事渐定，整顿营制，会奏裁金门镇总兵，改为水师副将。裁左营游击，移右营驻湄州，归提标统辖。徙前营游击驻＜□氵喜＞口，后营游击驻镫门。变通巡哨章程。

十一年，彭玉麟整顿长江水师，罢提督黄翼升，荐成谋朴诚堪膺重任，即以代之。光绪二年，丁母忧，夺情留任。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请江南兵轮悉归成谋统辖。十六年，万寿推恩，加太子少保。十八年，以病乞归，寻卒。诏嘉其在任十余年，驭军有法，江面又安。赐恤，建专祠，赐勇恪。

李朝斌，字质堂，湖南善化人。由行伍隶长沙协标。咸丰四年，曾国藩调充水师中营哨官，从杨岳斌克武昌、田家镇各城隘，累功擢至参将。六年，会内湖水师攻克湖口及梅家洲，从杨岳斌乘胜循下游，扫荡江面，擢副将。八年，会攻九江，朝斌以水师登陆助战，克之。复从杨岳斌进攻安庆，拔枞阳、铜陵贼垒，赐号固勇巴图鲁。十年冬，间道援南陵，回军攻克东流。十一年，下茯苓洲、白茅嘴贼垒，会陆军克无为州，以总兵记名。再复铜陵，迭克泥汊、神塘河、运漕镇、东关，加提督衔，授湖北竹山协副将。

同治元年，擢浙江处州镇总兵。彭玉麟督水师会陆军进规沿江要隘，令朝斌率所部游弋上下游，兜剿环攻，连克金柱关、芜湖、东梁山，以提督记名。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

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峡、燕子矶贼屯，战九洑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洑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贼垒，下之，进破澹台湖贼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贼垒。

贼酋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陆师合击，血战挫之，贼始退。破援贼于叶泽湖，截窜贼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贼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贼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贼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贼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规湖州，由夹浦逼长兴，贼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督水师登陆袭贼后，夹击之，尽毁西北沿水贼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赍。

五年，移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著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八年，请设经制水师，著为成例，移驻松江。光绪四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疏请以外洋兵轮统归朝斌节制。允之。十二年，以病乞归。二十年，卒于家，赐恤，建专祠。

朝斌本姓王氏，父正儒，生子四，朝斌最幼，襁褓育于李氏。朝斌官江南提督时，牒请归宗，曾国藩引《金史》张诗事，谓："朝斌所处相同，定例出嗣之子，亦视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今若准归宗，王氏不过于三子外又增一子，李氏竟至斩焉不祀。参考古礼今律，朝斌应于李氏别立一宗，于王氏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恩，一以别族属之义。王氏本生父母由朝斌奉养残年，庶为两全之道。"诏如议行。

江福山，湖南清泉人。咸丰五年，应募入水师，积功叙把总。十一年，克赤冈岭、菱湖贼垒。安庆复，累擢游击。同治元年，改隶太湖水师，从李朝斌回籍造船，领前营。浦口、下关、草鞋峡、燕子矶、九洑洲诸战皆有功，擢参将。从援上海，破贼于枫泾、乌泾塘。苏州复，擢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三年，从攻嘉兴，炮穿左臂，裹创而进，克郡城，擒贼酋，以总兵记名。攻太湖夹浦镇，炮断左手指，奋击破之。进攻湖州久不下，郡东晟舍贼垒最坚，请以偏师往攻，使贼互救，然后大军乘之。福山首先跃濠而入，诸军继进，悉毁贼垒。援贼大至，福山摧锋直前，中炮洞腹，殁于阵。事闻，诏视提督例赐恤，死事地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刘培元，湖南长沙人。咸丰初，以武生入水师，从克湘潭、岳州，叙千总。战金口，沉贼船，登岸纵击，斩贼酋一人。克嘉鱼、蒲圻，擢守备。战田家镇，培元率十舟穷追四十余里，毁贼船，擢都司。会攻湖口，斧断锁筏，毁湖口贼船。

五年，回援武汉，击贼鲇鱼套，又会鲍超攻小河口，毁贼舟二百有奇。六年，改陆军，领长字营，从刘长佑援江西。由刘阳攻万载，破贼荆树铺、栗树坳，驻大桥。贼潜来袭，培元出奇兵击之，斩级八百。又破援贼于高城、竹埠。克万载，营西门外，贼数路来争，多于官军数倍。培元开壁大战，斩级千计，擢游击。进攻袁州，破南门岭上贼垒，会萧启江破吉安临江援贼，城贼遁走。克袁州，以参将留湖南补用。

七年，会攻吉安，偕曾国荃迎击援贼于三曲滩，追至朱山槽，贼援复集，夹击破之，擢副将。八年，水陆合攻吉安，贼结大筏冲官军浮桥，培元督师船截击，炮伤胸，裹创血战，尽毁其筏。寻克吉安，以总兵记名。是年冬，军中大疫，培元病，回籍。

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培元率千人扼桂阳，众寡不敌，桂阳遂陷。寻率师船溯资水进援宝庆，会诸军扼河而战，数破贼，宝庆围解，授浙江处州镇总兵，仍留湖南领水师。十一年，左宗棠进规浙江，立衢州水师，疏荐培元熟谙水陆军事，请以署衢州镇，募勇三千赴浙。

同治元年，培元率安武水陆全军驻常山，控衢州北路，进江山，破大洲贼营。贼窜龙游，会攻之，贼酋李侍贤大股来援，培元与诸军合击，贼败走。二年，克阳溪、龙游，毙贼酋陈廷秀，加提督衔，赐号锐勇巴图鲁。迭克桐庐、富阳，会攻杭州，破贼于万松岭，攻清泰门外观音堂，平其垒。城贼出战，败之。舁舢板入西湖，炮击杭城。左宗棠以衢州后路要冲，令培元返镇，其所部水师留攻杭州。三年，杭州复。培元丁母忧归，遂不出。光绪十七年，卒。湖南巡抚陈宝箴疏陈培元战绩，赐恤。

论曰：自湘军水师兴，而后得平寇要领。后又设淮扬、太湖两水师，平吴及浙西赖其力。黄翼

升、李朝斌当其任。其后设长江水师为经制，翼升与李成谋迭相更代，为东南重镇。平浙东专在陆师，故水师仅有衢州一军。刘培元亦彭、杨旧部，战绩可称，用并列之。

清史稿卷四一六　列传第二〇三

程学启何安泰　郑国魁刘铭传
张树珊弟树屏周盛波
周盛传　潘鼎新　吴长庆

程学启，字方忠，安徽桐城人。初陷贼中，陈玉成奇其勇，使佐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率三百人自拔来归。曾国荃使领一营，战辄请先。安庆北门石垒三最坚，学启力攻拔之，绝贼粮道。未几，遂克安庆，学启功最，擢游击，赐花翎。从国荃克无为、铜陵诸城，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规江苏，请于曾国藩，以学启隶麾下。濒行，国藩勉之曰："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汝好为之，亦一国梁也！"二月，抵上海，立开字营，凡千人，最为劲旅。屯虹桥，贼猝至，败之。次日，又至，击退，追至七里堡，大破之，会诸军克南镇桥。五月，从鸿章援松江，军于泗泾，贼酋陈炳文纠悍党突营，分股绕攻上海，学启营被围，力御，毙贼无算，仍不退。学启开壁冲突，贼披靡，与诸军夹攻，乃大溃。松江围解，擢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进破贼于青浦东北，复其城。八月，贼酋谭绍光由苏州来犯，败之七宝镇，进战北新泾，平其垒数十，以总兵记名。九月，绍光复大举窥上海，围水陆各营于四江口，学启会诸军进击，贼扼桥布阵。学启陷阵，截断贼队，胸受炮伤，裹创疾斗，贼却走，未渡河者悉歼之。三路围击，歼毙落水者数万，尽毁贼营，以总兵记名加提督衔，授江西南赣镇总兵。自虹桥、泗泾、四江口三捷，皆以少击众，于是增军至三千人。

二年，进规苏州，偕鸿章弟鹤章及英将戈登克太仓，贼酋蔡元隆诈降，击歼之。鸿章令学启总统诸军，学启曰："昆山三面阻水，一面陆路达苏州，先断其陆，乃可克。"偕郭松林破苏州援贼于正义镇，遂克昆山，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连拔花泾、同里，克吴江。贼凭太湖结寨，学启扼飞虹桥，歼其酋徐尚友，乘胜破湖贼，悉平洞庭、东山诸垒。七月，直抵苏州娄门外永定桥驻军。苏州城大，四面阻水，宝带桥为太湖锁钥，贼死力争拒，合水陆军大破之，平其垒，亲督军扼守。李秀成自江宁率众来援，大战竟日，击走之。城贼数万复来争，亦击退。进破五龙桥贼垒，留营驻守，分兵破嘉、湖援贼于百龙桥、八坼，逐北至平望。十月，李秀成纠李侍贤同踞无锡以为援，为刘铭传、李鹤章所缀，学启督战益急，连破贼于蠡口、黄埭，攻破浒墅关及十里亭、虎邱贼垒，于是苏州之围遂合。贼自盘门至娄门连垒十余里，号曰："长城"，亦悉破。秀成知不可为，又江宁被围急，遂以城守付其党谭绍光，自出走。

贼酋郜云官与副将郑国魁旧识，密介通款，学启与国魁及戈登单舸见云官于洋澄湖，令斩绍光为信。秀成行三日，绍光会诸酋议事，云官即座上杀之，开齐门降。明日，学启入城，贼酋列名者八人，云官外，曰伍贵文、汪安均、周文桂、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皆歃血为誓，然未剃发，乞总兵副将官职，署其众为二十营，划半城为屯。学启佯许，密请李鸿章诛之。鸿章谓杀降不祥，且坚他贼死拒心，未决。学启曰："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鸿章乃许之。次日，诸酋出城谒鸿章，留宴军中。酒半，健卒百余挺矛入，刺八人皆死。学启严阵入城，以云官等首示众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贼党惊扰，杀其悍者数百人，余不问，分别遣留，皆帖服，苏州平。乘胜偕李朝斌水师克平望，复嘉善。

三年春，进规嘉兴，薄城下，破西门、北门贼垒七，分兵克秋泾、吴泾、合欢桥诸贼垒，逼贼筑炮台。贼自盛泽、新塍来援，皆击走之，围攻匝月，毁贼炮台二十余。发地雷，裂城百丈，挥军肉薄而登，忽中枪贯脑，踣而复起，部将刘士奇继之，遂克嘉兴。捷闻，诏嘉其身受重伤，攻拔坚城，命安心医治，颁赏珍品。寻以创重卒于军。

李鸿章疏陈其两年之间，复江、浙名城十数，克苏州为东南第一战功。优诏赐恤，称其谋勇兼

优，赠太子太保，特遣员赐祭一坛，安庆、苏州、建专祠，谥忠烈，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又加恩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为三等男爵。初学启投诚时，妻子皆为贼杀，以弟子建勋嗣，袭爵。

何安泰，安徽舒城人。少为佣，陷贼，从学启来归，转战，无役不从。积功至记名总兵，加提督衔。从攻嘉兴，履冰薄城，跃登中枪，死之。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嘉兴人哀之，为祠以祀。

郑国魁，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两江总督何桂清令募勇屯无锡高桥，桂清弃军走，国魁从提督曾秉忠于上海。初李鸿章督师江苏，檄领亲兵水师后营，四江口、昆山宝带桥诸战，功皆最，累擢至副将。苏州既合围，郜云官与谭绍光不协，国魁遣人说之降，从程学启会云官，许云官等二品武职，折箭誓不杀降，云官如约献城。国魁先往宣谕，次日，大军始入，既而云官等骈诛，国魁涕泣不食，自谓负约，辞不居功，仍以总兵记名，赐号勃勇巴图鲁。从克嘉兴、江阴、常州，予一品封典。同治五年，从剿东捻，驻防山东驿县。捻平，以提督记名。光绪中，署天津镇总兵。卒附祀学启专祠，苏州士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少有大志。咸丰四年，粤匪陷庐州，乡团筑堡自卫。其父惠世为他堡豪者所辱，铭传年十八，追数里杀之，自是为诸团所推重。从官军克六安，援寿州，奖叙千总。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铭传率练勇从至上海，号铭字营，招抚南汇降贼吴建瀛、刘玉林众四千人，简精锐隶其军。贼由川沙来犯，击败之，连克奉贤、金山卫，累功擢参将，赐号骠勇巴图鲁。又破贼野鸡墩、四江口，擢副将。常熟守贼以城降，被围。二年春，铭传会诸军克福山，大破贼，解常熟围，以总兵记名。进规江阴，杨厍为沿江要冲，悍贼坚守，铭传会黄翼升水师进攻，贼由无锡、江阴两路来援，迭受创退。李秀成纠众十余万分水陆复来援，铭传力战败之。七月，乘胜攻江阴，擒斩二万，克其城，以提督记名。寻复无锡，加头品顶戴。是年冬，进攻常州，败贼于奔牛镇。贼目邵小双降，令扼丹阳。援贼以轮舟至，犯奔牛，以掣围城之师，奋击，破三十余垒，毁其舟。

三年春，合围，破沄而入，擒斩贼首陈坤书，克常州，赐黄马褂。进屯句容，江宁寻下，余党拥洪福瑱踞广德，会诸军击走之。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匪，主用淮军。淮军自程学启歿后，铭传为诸将冠。调驻济宁，寻分重兵为四镇。铭传移驻周家口，迭破贼瓦店、南顿、扶沟，改为移击之师，擢直隶提督。援湖北，克黄陂，追贼至颍州，大败之。铭传建议平原追贼不能制其死命，乃筑长堤，自河南至山东运河，驱贼沙河以南蹙之。工甫竣，豫军防地为贼所破，乃分军追剿，破之于钜野。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留山东，自此分为东西。李鸿章代国藩督师，铭传专剿东捻，东至郓城，西至京山，大小数十战。

六年春，贼走尹隆河，与鲍超约期会击。铭传先期至，战失利，部将唐殿魁死之。休屯信阳，整军复进，追贼至山东。复议自运河至胶、莱，长围困贼，杜其西趋。时兵、贼俱疲，朝命督战益急，鸿章专倚铭传。八月，解沭阳围。战赣榆，购降贼内应，枪毙任柱于阵，贼大溃。邀击潍县、寿光，薄之洋河、瀰河之间，歼贼几尽。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遂平。国藩、鸿章奏捷，论铭传为首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以积劳致疾，乞假去军。

七年春，张总愚突犯畿辅，急起铭传赴援，以迟缓被谴责。及至东昌，会诸军进剿盐山、沧州、德平，仍用长围策，蹙之运河东，纵横合击，歼贼殆尽，总愚走茌平，陷水死。西捻平，锡封一等男爵。诏屯张秋。九月，命督办陕。西军务率唐定奎、滕学义、黄桂兰等搜剿北山回匪，疏陈大势，引病乞罢，归里。

光绪六年，俄罗斯议还伊犁，有违言，急备边。召铭传至京，疏陈兵事，略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其机括则在铁路。铁路之利，不可殚述，于用兵尤为急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铁路一开，南北东西呼吸相通，无征调仓皇之虑，无转输艰阻之虞，从此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权操自上，不为疆臣所牵制，立自强之基础，杜外人之觊觎，胥在于此。"疏上，虽格未行，中国铁路之兴，实自铭传发之。

十一年，法兰西兵扰粤、闽，诏起铭传，加巡抚衔，督台湾军务。条上海防武备十事，多被采行。抵台湾未一月，法兵至，毁基隆炮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海战，伺登陆，战于山后，歼敌百余人，毙其三酋，复基隆，而终不能守。扼沪尾，调江南兵舰，阻不得达。敌三犯沪尾，又犯月眉山，皆击退，歼敌千余，相持八阅月。十一年，和议成，法兵始退。初授福建巡抚，寻改台湾为行省，改台湾巡抚。增改郡、厅、州、县，改澎湖协为镇，檄将吏入山剿抚南、中、北三路，前、后山生番，剃发归化。丈田清赋，溢旧额三十六万两有奇，增茶、盐、金、煤、林木诸税。始至，岁入九十余万，后增至三百万。筑炮台，兴造铁路、电线，防务差具。加太子少保。十六年，加兵部尚书衔，命帮办海军事务，屡因病陈请乞罢，久始允之。

二十一年，朝鲜兵事起，屡召，以病未出。寻卒，诏念前功，赠太子太保，赐恤，建专祠，谥壮肃。

张树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入安徽，树珊与兄树声练乡兵自卫，淮军之兴，自张氏始。五年，击贼巢湖，率壮士数十人败贼，擒斩贼目五人，进破巢县贼营，叙外委。六年，复来安，随官军克无为州，擢千总。又克潜山，至太湖，遇贼数万，树珊仅五百人，军粮火药皆尽。贼屯堤上，树珊选死士缘堤下蛇行入贼中，大呼击杀，贼惊溃。七年，败捻首张洛行于官亭。粤匪方与捻相钖结，皖北几无完区，独合肥西乡以团练筑堡差安，时出境从剿贼。九年，克霍山。十年，两解六安围。十一年，赴援寿州，克三河，擢都司，赐花翎。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赴上海，名其军曰树字营。李秀成犯上海，会诸军夹击走之。七年，会克青浦。贼围北新泾，树珊偕程学启力战旬余，贼始遁，擢游击。进克嘉定，贼大举围四江口，树珊逼贼而营，会诸军奋击，连破二十余垒，遂解围，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是年冬，常熟及福山贼以城降，而福山贼复叛，围常熟。

二年正月，树珊率军航海抵福山西洋港，风潮作，飘舟近贼巢，潮退不得行。树珊曰："兵法危地则战。"登岸结垒未就，贼大至，树珊疾捣中坚，枪伤左肘不少却，拔出诸营之被围者，进解常熟之围，擢副将。会诸军进攻江阴，树珊扼南门，断贼去路，城复，贼无得脱者，以总兵记名。进攻无锡，悍酋陈坤书、李世贤方以十万众围大桥角，树珊助剿，火贼轮船二、炮船十，歼毙甚众，解其围。李秀成复率众数万至，连营数十里，树珊与诸军夹击，贼大溃。会苏州已下，秀成率死党入太湖，结常州贼，水陆分进，援无锡。时铭传专击外援贼，树珊与诸军合围，十一月，拔之，以提督记名。偕兄树声及刘铭传进攻常州，三年四月，克之，予一品封典。授广西右江镇总兵。

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驻徐州，以树珊所部为亲军，令援山东，破贼于鱼台。议设四镇，陈州之周家口为最要，初以刘铭传驻之，既改铭传为游击之师，乃令树珊移驻。五年三月，击贼沙河，贼窜扑周家口，回军夹击败之。五月，又败贼于沙河东，树珊以贼骑飘忽靡常，耻株守，请改为游击之师。九月，驰解许州之围。十月，逐贼山东境，连败之丰南、定陶、曹县。十一月，回军周家口。贼窜湖北，偕总兵周盛波追剿。曾会郭松林败绩于臼口，贼焰愈炽，树珊自黄冈追至枣阳，贼窜黄州、德安，树珊驰援。诸将皆言贼悍且众，宜持重。树珊率亲军二百人穷追，抵新家闸。贼横走抄官军后，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后队据乡庄发枪炮拒贼，贼亦寻退，全军未败。事闻，诏惜其忠勇，从优议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勇烈。七年，捻平，加赠太子少保。

弟树屏，从诸兄治团练，积劳至千总。从树珊至江苏，转战松江、苏州、常州。屡有功，累擢副将。从剿捻匪，迭破贼于丰县、沛县、鱼台。及树珊战殁德安，树屏分领树字三营驻周家口。东捻平，论功以提督记名，赐号额胜额巴图鲁。同治六年，山西巡抚李宗羲奏调，令募新军六营分驻大宁、吉州、壶口防回匪。十二年，兼统水陆驻河津，分防归化、包头。光绪二年，甘肃流贼犯河套后山，督军追击，连败之，擒其渠曹洪照。事平，加头品顶戴。四年，授太原镇总兵，值旱灾，树屏捐运赈粮，出军食之余平粜济饥民。六年，移防包头。九年，调大同镇。十三年，因伤病乞罢，十七年，卒，以前劳赐恤。

周盛波，字海舲，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皖北土匪纷起，盛波兄弟六人，团练

乡勇保卫乡里，屡出杀贼。兄盛华及弟三人皆死事，惟存盛波与弟盛传，以勇名。陈玉成、陈得才等屡扰境，盛波等以练丁二千随方迎敌，相持数年，遂越境出剿近县，饷械皆所自备，累奖守备。

同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令盛波就所部选募成军，曰“盛字营”。从至上海，破贼于北新泾，擢游击。又大破贼于四江口，赐号卓勇巴图鲁。二年，克太仓，进昆山，扼双凤桥，复县城。破麦市桥贼垒，擢副将。进攻江阴，击败援贼。会克县城，以总兵记名。会攻无锡，毁贼船百余，破惠山石卡，擒贼酋黄子濬，以提督记名，予一品封典。二年，合围常州，盛波由小南门攻入。贼首就擒，以总兵尽先题奏。时江宁已复，余党黄文英走踞广德，盛波追之至横山，文英遁走。城贼拒战，败之，复广德，进至宁国境而还，赐黄马褂。

四年，从曾国藩剿捻匪。张总愚围雉河集，盛波赴援，循涡河岸破贼。英翰军突围夹击，围始解。授甘肃凉州镇总兵，败捻匪于宁陵。五年，拔菏泽游庄寨、方埠贼巢，被珍赍。牛洛红窜亳州，截击于白龙王庙，大破之。是年冬，追贼云梦，连败之于两河口、沙河、胡家店。六年，蹑追任柱至信阳，与弟盛传分路蹙之台子畈山中，贼舍骑四窜，追及谈家河，擒贼目汪老魁等。赖文光来援，复击败之。九月，破沭阳程寨贼，又败之于石榴寨、高家寨，追至海州阿胡镇，歼悍党赵天幅，东捻寻平。

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盛波追至陵县土桥，马步合击，贼溃走。五月，盛波驻毛家庄，贼由吴桥来犯，设伏痛击，斩级数千。袭贼于杨丁庄，阵斩总愚之侄张三彪。六月，会击于茌平，总愚走死。四捻平，晋号福龄阿巴图鲁。

军事定，以母老陈请回籍终养，寻以前年所部攻破河南唐县民寨，惨毙多命，为巡抚李鹤年所劾，褫职，交李鸿章按治，以盛波身在前敌，免其科罪。九年，鸿章疏陈盛波功多，复原官。十年，命在淮北选募精壮十营赴天津备防，责司训练。丁母忧，奏，许弟盛传回籍治丧，盛波仍留营。盛传寻卒，所遗湖南提督即以盛波代署，疏辞，不允。服阕，实授。十四年，卒。

李鸿章疏陈战绩，谓其治军严而不苛，人乐为用。善察地势，审贼情部曲，经其指授，辄有家法。防海以来，所部为淮军最大之军，诸军勋望无出其右。诏优恤，建专祠，谥刚敏。

周盛传，字薪如，盛波之弟。盛传偕诸兄集丁壮团练。咸丰三年，粤匪扰合肥，率百余人击败之，擒贼目马千禄。五年，兄盛华阵亡，盛传与盛波分领团众，防战数有功，奖叙把总。十一年，赴援寿州，擢千总。

同治元年，盛波从李鸿章援江苏，盛传充亲兵营哨官，从克嘉定及战四江口，累擢游击。三年，回籍增募勇丁，会攻太仓，贼酋蔡元濬诈降，设伏狙击官军，盛传独严备，不为所挫。越数日，偕诸军一鼓克之，驻军双凤镇，为贼所围，连战三昼夜，破之，克昆山，赐号勋勇巴图鲁。攻江阴，毁东门贼营，城复，擢参将。迭战东亭镇、兴隆桥、鸭城桥、西仓，遂克无锡，功尤多，超擢以总兵记名。进攻常州，三年，进逼郡城南门，贼突出拒，盛传且战且筑营，贼屡抄后路，皆击退。登石桥督战，桥断堕水，又受炮伤，绝而复苏。越数日，裹创会攻，攀城先登。克常州，诏以总兵遇缺先行题奏，加提督衔。以抚标亲兵三营改为传字营，盛传始独领一军，移防溧阳。寻会铭军克广德州。

四年，调剿捻匪，偕兄盛波援雉河集，自睢宁、宿州转战而前。将至，捻酋任柱以马队突犯，盛传坚阵不动，出奇兵抄贼后，贼始却，会诸军夹击，贼溃走，以提督记名。移防归德。五年春，迭败贼于考城、钜野、城武、菏泽，诏嘉盛传兄弟苦战，同被珍赍。五月，偕盛波破牛洛红于亳州，洛红被创夜遁，道死。追贼扶沟、鄢陵、许州，扼防周家口。时以长围困贼，盛传筑贾鲁河长墙，檄调为游击之师，解柘城、罗山围。六年，授广西右江镇总兵，偕盛波蹙贼信阳谭富河，斩馘逾万。追贼入山东，至江北海州，捻匪大衰。是年冬，任柱、赖文光均就歼。

七年春，偕盛波渡河会剿张总愚，败贼于山东、直隶之间，守运河长墙。盛传伏炸炮于吴桥毛家庄，合马步逼贼入伏，炮发，贼尸蔽野。既而茌平合围，总愚走死，赐黄马褂。盛波乞假养亲，盛传代统全军，从李鸿章移师湖北。

九年，从鸿章赴陕西剿回匪，贼踞宜川山中，督军进剿，破之于河儿川、孔岩寨，分兵于宜、

洛、鄗、延之间，以远势兜围，先后擒贼酋马志龙、戴得胜，北山悉平。是年秋，鸿章移督直隶，疏调盛传率所部屯卫畿辅。十年，移屯青县马厂。十二年，兴修大沽北塘炮台，筑内外土城各一，大炮台三，环置小炮七十有一。兵房、药库、仓廒、义塾及城外沟、河、桥、闸悉备，以所部任其役，捐盛军欠饷以济工费。十三年九月，工竣，诏遇提督缺出先行简放。

时鸿章奉敕兴复京畿水利，盛传任津沽屯田事，履勘天津东南纵横百余里，沮洳芜废，议疏潦、浚河渠，引淡涤咸，以变斥卤。光绪二年，调天津镇，移屯兴工，开南运减河，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减河两岸各开支河一、横河六，沟浍河渠悉如法。建桥闸五十余处，借蓄泄，使淡水咸水不相渗混，成稻田六万余亩。滨河斥卤地沾水利，可垦以亿计。至六年工竣。八年，擢湖南提督，仍留镇训练士卒，悉用西法，著《操枪章程》十二篇，军中以为法式。

十年，丁母忧，命改署理，予假回籍治丧。盛传事亲孝，未几，以哀毁伤发卒，诏优恤，谥武壮，建专祠。

潘鼎新，字琴轩，安徽庐江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议叙知县。咸丰七年，投效安徽军营，从克霍山，擢同知。十一年，父璞领乡团助剿，被执不屈死。鼎新誓杀贼复仇，请分兵攻三河镇，克之，负父骸归。曾国藩闻而壮之，时方创淮军，令募勇立鼎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连克奉贤、川沙、南汇，以知府用。克金山，又破贼虹桥，擢道员。二年，攻福山镇，鼎新以开花炮炸贼垒，克之，解常熟围，授江苏常镇通海道，以父丧未除，改署任。连破贼于枫泾及嘉善、西塘，加按察使衔。克平湖、乍浦、海盐，获贼银三十余万两充饷。破贼于珀城、沈荡、新丰。三年，会克嘉兴，战吴溇、南浔，会攻湖州，贼拒守晟舍，攻两昼夜，伤胁，破升山九垒，夺三里桥，直抵城下，克湖州，加布政使衔，赐号敢勇巴图鲁。苏、浙既定，赐黄马褂，驻屯松江。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捻匪益炽，畿辅震动，诏征劲旅入卫，李鸿章遣鼎新率炮队航海赴天津。寻命所部十一营移驻济宁，擢山东按察使。击败捻首赖文光于丰县陈家庄，又追败之于沛县、鱼台、定陶。五年，败贼于钜野，解郓城围。筑运河沿岸长墙，开黑风口淤河，引泗水灌之。贼屡败于西华、太康，窜至油坊冈，鼎新夹击，殪其酋。又追贼郓城、菏泽、曹县、东明，窜入河南境，追击于杞县柿围、嘉祥卧龙山。

六年，迁山东布政使。筑新河、潍河长墙，会诸军守之。贼由东军汛地偷渡潍河，冲出南窜，都司董金胜率马队尾追，败之莒州、沭阳。鼎新追至海州石榴桥，据山下击，时贼尚五六万，连战于马陵山、卧龙寨，贼张两翼来犯，鼎新为圆阵，贼不能撼，伺懈突击，斩馘甚众。追败之剅城柴户店、海州上庄，斩级千余，殪贼目杨天燕、陈天福，其酋李宗世等乞降，加头品顶戴。捻首任柱、赖文光先后就歼擒。

七年，驰援畿辅，鼎新至饶阳，贼趋保定，绕其前迎击，败之。寻破贼于沧州郭桥、柳桥，殪其酋罗六。又战高唐、吴桥，于捷地开减河，筑长墙，抵东昌。迭蹙贼于德平、阳信、商河，与诸军合击，西捻平。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寻命从左宗棠剿回匪，鼎新请开缺省亲。九年，丁母忧。服阕。李鸿章奏留办天津海防。十三年，授云南布政使。

光绪二年，就擢巡抚，与总督刘长佑不合，三年，命来京另候简用，乞假归。五年，召天津随办防务，七年，回籍。十年，法、越兵事起，起署湖南巡抚，调授广西巡抚。时徐延旭出关兵挫，故以鼎新代之，命按治提督黄桂兰等失律罪，谳拟轻纵，严旨斥责。命督军进谅山，扼屯梅谷、松坚牢诸隘，鼎新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不允。又私谓终归和局，以节饷为主，不得士心。初战船头、纸作社，奏捷。十二月，法兵大举来犯，谅山陷，师退，自请治罪，诏带罪立功。

十一年正月，镇南关失守，总兵杨玉科战死，丧提督刘恩河以次十余员。鼎新伤肘堕马，仓皇失措，退至龙州，诏夺职。法兵由艻封窥龙州，赖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诸军力战，大破之，复镇南关，追蹑连捷，克谅山。和议旋成，鼎新乃解任回籍。十四年，卒于家。李鸿章疏陈前功，乞恩复原官。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父廷香，在籍治团练，咸丰四年，殉寇难，恤，予云骑尉世职，见《忠义传》。长庆袭世职，继父领乡团，先后从官军克庐江、舒城，擢守备。十一年，会攻克三河。淮军始创，领五百人，曰“庆字营”。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至上海，破贼于虹桥，克奉贤、南汇、川沙，又破宝山窜贼，超擢游击。二年，回籍募勇，会李秀成纠众围庐江，长庆登陴回守，出击贼，走之。事定率新募五营赴上海，进攻枫泾、西塘，克之。毁千窑贼巢，擢副将。规嘉善，破张泾汇贼垒。三年，会攻嘉兴，左臂中枪，督士卒缘城上，克之，以总兵记名，赐号力勇巴图鲁。自是分兵援浙、闽，迭克郡县。五年，追叙以提督总兵尽先题奏。

七年，从李鸿章剿捻匪，转战河南内黄、滑、浚，山东临邑、德州，直隶宁津。捻平，赐黄马褂，晋号瑚敦巴图鲁。调防江北，驻军徐州。八年，鼎军哗变，长庆扼截，斩其倡乱者，众惧服，分别资遣数千人，旬日而定。事闻，予议叙。九年，移驻扬州，丁母忧，予百日假，仍留军浚盐河，兴水利。寻复移屯江浦、江阴。十三年，增募四营筑江阴、江宁炮台。

光绪元年，授直隶正定镇总兵，仍留防江南。六合乡民因漕重聚众哗署，长庆驰至谕散，为请奏减漕额。宁国教民白会清不法，激变，毁教堂，构讼。建平人何渚被枉，长庆往按得实，为白于总督沈葆桢，平反之。率士卒浚江浦黑水河、四泉河、玉带河，两年始毕工。六年，擢浙江提督。寻调广东水师提督，未之任，会法、越军事起，命帮办山东军务，四镇皆归节制，率所部屯登州。

八年，朝鲜内乱，禁军犯王宫，杀大臣，王妃失踪，燔日本使馆，日本且发兵。命长庆率兵舰三往按治，先日兵至。廉知事由朝鲜王父大院君李昰应所主，至则昰应尚踞王宫，来谒，留语及暮，遣队拥赴海口，令兵舰致之天津，次日击散乱党，迎复王妃。日本初欲藉故多所要挟，见事已定，气为之沮。诏嘉其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遂留镇汉城。长庆在朝鲜两年，修治道涂，救灾恤民，示以恩信，国人感之。

十年，命移防金州，寻卒。诏优恤，建专祠，谥壮武，予其次子保初主事。保初后官刑部，上书言时政，辞职归。长庆好读书，爱士，时称儒将。保初亦文雅，有父风。

论曰：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粤寇平而捻匪炽，曾国藩欲全湘军末路，主专用淮军，平捻多赖其力。其后北洋筹防，全倚淮军，而以盛军为之中坚。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二张、二周，治军皆有家法。潘鼎新防边失律，不保令名。吴长庆战绩虽亚诸人，朝鲜定乱，能弭大变。及甲午边衅起，宿将凋零，卫汝贵、叶志超等庸才偾事，为全军之玷。后起仅一聂自成，庚子殉难，淮军遂熸。四十年中，盛衰得失，于此见焉。

清史稿卷四一七　列传第二〇四

都兴阿弟西凌阿　福兴富明阿

都兴阿，字直夫，郭尔贝氏，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阿那保孙。父博多欢，正黄旗蒙古都统。都兴阿由荫生授三等侍卫，晋二等。

咸丰三年，从僧格林沁赴天津剿粤匪，破之于杜家嘴，擢头等侍卫。四年，克独流，追贼阜城，破运河滨贼垒。五年，克连镇，贼首林凤祥就擒，加副都统衔、乾清门行走。寻授京口副都统。弟西凌阿督师湖北，都兴阿率马队往助剿，复德安，从总督官文进规武汉。时官文军北岸，趋汉阳，巡抚胡林翼军南岸，攻武昌。都兴阿率骑兵护水师，败贼沙口，薄汉阳西门。

六年，贼由金铺山上窜，都兴阿挥步队迎击，分马队抄其后，斩馘甚众，焚团风镇屯粮，斩其酋。林翼燔汉阳城外贼艇，贼登岸遁，都兴阿以马队遮歼之，擢江宁将军。襄樊土匪方炽，都兴阿驰援襄阳，解其围。进围武昌，贼粮尽援绝，弃城遁，复武昌、汉阳，乘胜克黄州、兴国、大冶、蕲水、蕲州、广济、黄梅诸城，赐号霍钦巴图鲁。大军进规九江，南路李续宾主之，北路都兴阿主之。

七年，贼由太湖窜窥黄梅，都兴阿空城诱之，尽歼骑贼千余，其由独山镇来袭者，马步合击，

擒斩数千。进攻小池口，令多隆阿等破段窑、枫树坳、独山镇贼巢。陈玉成大举麇至，都兴阿令多隆阿出黄梅，鲍超屯孔垄，自督马步攻渡河桥，平二十余垒，俘斩数千。会合杨岳斌、李续宾水陆军攻童司牌，尽平贼垒。进克黄蜡山，先后歼贼万余，玉成遁走。诏都兴阿帮办官文军务。攻小池口，燔其城，遂会克湖口，破贼彭泽，下望江、东流。八年，会克九江，被优叙。复黄安、麻城，分军破贼弥陀镇、南阳河，复太湖，偕李续宾军会攻石牌，克之。授荆州将军。会水师进规安庆，夺集贤关，薄安庆北门，破贼垒环攻。而李续宾战殁三河，桐城舒城再失，都兴阿率军退保宿松。多隆阿偕鲍超大破贼于花凉亭，楚师复振。

九年，曾国藩奏请于安徽上游北岸添马步三万人，以都兴阿领其军，会病足，荐多隆阿自代，诏赴荆州本任。十年，江南大营溃，上命都兴阿帅马步援江北，而以曾国藩总督两江。时英联军犯京师，都兴阿备北援，驰抵寿州。和议成，命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十一年，令总兵吴全美率师船攻和州江下关，毁贼垒，破内江口贼船。

都兴阿乐用楚军，胡林翼分其军以畀国藩，扬州兵单，留徐州镇总兵詹启纶从剿，令提督黄开榜焚三河贼船。贼由仪徵犯州，都兴阿遣总兵王万清防湖西，自率三百骑出觇贼，贼众万余，列阵待。都兴阿令骑皆下，自席地坐，贼疑有伏，不敢逼，后军至，奋击破之。贼又纠苏州、句容悍党分犯瓜州、镇江，都兴阿乘其垒未成，令营总杜嘎尔率马步军冲击，自督队继之，贼大溃。詹启纶乘势踏毁甘泉山贼垒，镇江围解。调江宁将军，仍驻扬州督江北军，文武悉听调度。令副都统海全等破后石桥贼营，贼由常州窥镇江，总兵黄彬统水师击败之。都兴阿驰抵天长城下，平其垒卡，贼酋龚长春遁走，沿途截杀殆尽。黄彬等破贼船小河口、太平港，平瓜埠贼巢，寻会江南提督李世忠收降六合、天长二城。

同治元年，江浦、浦口复陷，贼进犯扬州，北营甘泉山，南亘朴树湾，都兴阿亲督诸军连击，败走之。时上游诸军连克沿江要隘，进薄江宁，都兴阿令总兵李起高驶至浦口，袭攻观音门、燕子矶为声援，曾国荃大营为援贼所围，遣副将杨心纯率二千五百人赴援，入壕助守，又令黄彬率水师援九洑洲。二年，贼谋入里下河，都兴阿遏之不得逞，别遣副将梁正源会江南军焚中关、下关贼舟，李起高会收江阴。

三年，江宁合围，江北无警，而陕、甘回乱益炽，诏都兴阿赴绥远城督防。时甘肃宁夏汉城陷于贼，满城待援，召都兴阿入觐，调西安将军，督办甘肃军务，署陕甘总督。江宁克复，论功，予骑都尉世职。六月，都兴阿至定边，奏言回酋马化漋起云州金积堡，占踞城堡，蔓延千里。定边距离尚远，宜进兵花马池，三路合攻，方期得力。令杜嘎尔等由草地绕石嘴山渡河，攻克姜家村、红柳沟贼巢，追至宝丰，贼三路出扑，击败之，复宝丰，解平罗围。军进渠公堡，都兴阿虑深入无继，奏调荆州将军穆图善会剿。贼首马叱吽踞通成堡，突出战，为杜嘎尔等所败，退踞清水堡。都兴阿移营进逼，绝其粮道，攻克之。进金贵堡、王格庄，去宁夏城二十里，败西路援贼。城贼抄官军后，都兴阿督诸军迎击，贼大溃。

四年，列阵城东诱贼出，击败之，拔南路贼圩。盐池、固原窜匪踞安化元城镇，窥宁条梁粮路，都兴阿遣军分防花马池、定边、宁条梁，而靖远南山贼焚堡据坝修堰，将决渠困官军，乃移屯城东南。贼又踞堤筑垒断水道，并击退，不得逞。都兴阿亲督队败贼于金贵堡，分军屯定边、花马池，贼由固原趋平罗、宝丰，截击于金贵堡，败之。杜嘎尔击贼于磴口，毙其酋马生颜，花马池、定边两路同捷，鹹贼首孙义和。宁夏贼势渐蹙，诡辞乞抚，计缓兵，而潜决西河水灌官军。都兴阿拒其降，益修战备，进解满城围，克城东贼圩，败之西门桥，分军击走大水坑、吴中堡踞贼，斩回酋马有富，军威颇振。会奉天马贼猖獗，调都兴阿盛京将军移剿，而以穆图善代之。穆图善主抚，宁夏贼寻降，纳炮械缚渠以献。

五年，穆图善劾都兴阿受降入城，仍戮回酋章保立，部下杀掠。诏斥都兴阿剿抚无定见，下议褫职，改留任。都兴阿至奉天，马贼渐平，奏定缉捕章程，搜剿余匪，寻定。七年，西捻张总愚窜畿辅，李鸿章、左宗棠率兵入卫，贼流窜直隶、河南、山东。数月未定。诏召都兴阿入京，管理神机营，授钦差大臣，以副都统春寿，提督张曜、宋庆，侍卫陈国瑞四军隶之，列名在鸿章、宗棠上。

视师天津，捻匪寻荡平，仍回本任。

光绪元年，卒于官。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清悫。奉天士民请与大学士文祥、将军崇实合建三贤祠，扬州亦请与将军富明阿合祠。

西凌阿，都兴阿弟。由拜唐阿授侍卫。道光中，从扬威将军奕经援浙江，迭晋头等侍卫，累擢察哈尔都统。咸丰三年，率黑龙江骑兵从琦善防浦口，因不能阻粤匪北窜，褫职留营，责令追贼。偕将军托明阿等驰解开封围，又败之汜水。贼渡河围怀庆，援军会集，西凌阿战最力，围解，复原官。追贼，迭战王屋、邵原、平阳、洪洞，由山西入直隶，命帮办胜保军务。至静海，贼踪始定，会军围攻。四年春，贼走阜城，西凌阿追至后康庄，破之。从僧格林沁连破城外贼屯，贼走踞东光、连镇，攻战数月，西凌阿常为军锋，五年正月，克之，擒贼首林凤祥，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赐号伊精阿巴图鲁。

又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俘李开芳，锡封三等男爵，授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初至随州，战不利，命其兄都兴阿往助，寻褫职，以官文代督师。从复德安府城，复原官，留驻以固北防。六年，僧格林沁荐之，率马队赴河南剿捻匪。七年，复以屡挫，褫职留任，破张洛行白龙王庙老巢，复之。八年，命驻防山海关。十年，授镶蓝旗蒙古都统，从僧格林沁赴山东剿捻匪，寻命帮办军务。十一年，战菏泽失利，下部严议。破贼于东昌，焚贼巢，克七级镇，进克张秋。又破曹州红川口匪圩，进败贼于刘家桥、大张寺。

同治元年，以腿疾回京，授镶蓝旗汉军都统。五年，卒，赐恤，谥勇毅。

福兴，穆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都统穆克登布曾孙。以一品荫生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怀安路都司，累擢督标中军副将。咸丰元年，擢广东高州镇总兵。二年，平罗镜匪凌十八及郁林、博白土匪，赐号刚安巴图鲁，擢广西提督。命援湖南，偕向荣分路追贼湖北，以迁延，夺职留营。三年，从援江宁，屯朝阳门外，屡击贼，予三品顶戴，充翼长。偕提督邓绍良破贼东坝，复高淳，会克太平，回军江宁，迭击贼于高桥门、上方桥、通济门、雨花台，晋二品顶戴，署江宁将军。母忧，夺情留军。

六年，授西安将军，帮办向荣军务。偕张国梁援镇江，败贼丁卯桥。江宁大营溃，向荣退保丹阳，上切责诸将，福兴革职留任。荣病卒，命偕张国梁同任防剿。上闻福兴与国梁不和，谕怡良察之，遂命福兴赴江西会办军务。七年，复乐平，攻东乡、金谿。石达开自安庆窜浮梁、乐平，围贵溪。八年正月，福兴至弋阳，贼来犯，福兴兵少，多为疑兵，贼不敢逼，击走之，窜浙江，福兴进屯衢州东关，贼迭来扑，皆击退。回驻玉山，防贼复窜广信。寻又赴衢州，攻东关贼营。福兴右腿受伤，寻以伤重乞假，召回京。十一年，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同治四年，从尚书文祥会剿奉天马贼，战大凌河、北井子，擒斩甚众。进援吉林，迭破贼于张登、望城冈，署盛京将军。五年，擒贼首马傻仔于黄旗堡，诛之。事平，凯旋，授察哈尔都统，调绥远城将军。六年，以旧伤发乞休，光绪四年，卒，赐恤，谥庄悫。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崇焕裔孙。崇焕冤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荐升参领。

咸丰三年，从钦差大臣琦善军扬州，战于洞清铺，受枪伤，裹创奋斗，斩馘数十，擢协领，特赐玉＜⿰角棠＞。四年，破贼瓜洲，赐花翎，管带宁古塔兵。五年，战虹桥，戒所部距贼二十步始发矢，射毙贼酋，分两翼搜伏贼，贼溃走，加副都统衔。六年，授宁古塔副都统，迭败贼于徐家集、砚台山。攻瓜洲，又率队及六合练勇攻江浦，败贼于十里桥，赐号车齐博巴图鲁。又败贼于朴树湾、土桥、五新桥。七年，会攻瓜洲，连败贼富家井、白庙，以副都统记名。是年冬，克瓜洲，诏以副都统尽先题奏。充江北军翼长，进攻江浦。

八年春，迭破援贼，复其城。进屯六合，攻滁州，克来安，加头品顶戴。八月，德兴阿兵败浦口，富明阿驰援失利，伤亡几半。退仪徵，收集散卒，复成军，扼万福桥，破贼于运河东，授宁古塔副都统。偕张国梁克扬州、仪徵，又破贼于冶铺桥。九年，德兴阿以失律罢黜，江北军不置统帅，命归和春节制，别选谋勇可当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荐，诏帮办和春军务。时六合、浦口皆未复，

富明阿督军进攻，迭战百龙庙、李家营及六合城外。既而贼数万扑营，分股绕袭后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创，诏许开缺回旗医治，伤已成残，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十一年，召至京，命训练京营。

同治元年，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神机营。寻命赴扬州帮办都兴阿军务，江北里下河十余县未被贼扰，盐场之利如故，偕都兴阿疏请运盐济饷，军用得给。长江下游南北岸要口四十余处，排桩驻船，分拨水师扼要驻防，疏陈部署情形，诏特嘉其谙悉地势。贼屡纠捻匪窥伺江北，迭击走之。分军渡江助冯子材守镇江。是年秋，亲率精锐援临淮，会僧格林沁剿苗沛霖，诏帮办军务，令部将詹启纶、克蒙额会陈国瑞等进攻，连破贼，沛霖伏诛。伤发，请假就医清淮，疏陈皖北圩练之弊，诏下僧格林沁、曾国藩议加整顿。

三年春，都兴阿赴陕、甘剿回，诏促富明阿回扬州坐镇，署江宁将军，寻实授。遣詹启纶率兵渡江助剿，克丹阳，赐黄马褂。江宁克复，予骑都尉世职，仍督所部水陆诸军留防江北。于是裁撤红单船，由提督吴全美率回广东，酌裁陆军数千。疏言："江宁驻防，乱后仅存男妇六百余人，现设官二十七员，兵二百五十八名，稍存营制。京口驻防，尚存四千余人，官兵挑补足额，俸饷不能全支，房屋均已焚毁。请饬拨饷修盖房屋，使有依归。"从之。

四年，因腿伤未痊，请开缺，予假赴京医治，许坐肩舆，至京，仍命管理神机营。伤病久不愈，诏允回旗。五年，起授吉林将军，督剿马贼。力疾进搜山险，遣将分捕，数月肃清。招抚金匪，开辟闲田至数万顷。不及十年，遂开建郡县焉，在任四年，复以伤病陈情乞罢，允之，仍在家食全俸。光绪八年，卒，优恤，谥威勤。吉林、扬州请建祠。

子寿山，官至黑龙江将军，光绪中，俄罗斯犯边，殉难。永山，官三等侍卫，亦于凤皇城拒日本，力战死事，皆自有传。

舒保，字辅廷，舒穆鲁氏，满洲正黄旗人。由护军累擢护军参领。咸丰四年，从僧格林沁剿粤匪，攻围连镇，贼乘大风出窜，舒保截歼之。五年，窜踞冯官屯，引水灌之，功最。贼渠俘获，加副都统衔。荆州将军绵洵奏调赴湖北，率马队破贼德安。

六年，迭破黄州李先集、团风贼垒。胡林翼之围武昌也，官文令舒保率马队三百渡江助战。城贼、援贼分八路来犯，舒保以劲骑驰突，贼大奔。平鲁家港贼垒，又败之沙子岭、小龟山、双凤山。旬日之间，大小二十八战，胡林翼奏称舒保马队之力特多。赐号倭什洪额巴图鲁。偕知府唐训方合剿襄阳土匪，迭败之黄龙桥、余山店，解襄阳围。克樊城、老河口贼巢，复光化、房、竹山三城。雪夜擒匪首高二张家集，诛之，襄阳平。余匪遁入河南境，陷内乡。七年，舒保蹑至，会豫军歼之。

八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舒保方驻防商城，而贼由六安进犯湖北，陷麻城，急回军趋黄州。南勇败于望天畈，为贼追逼，舒保迎击，战一昼夜，贼始退。又偕李续宜破诸蕲水。

时钦差大臣胜保援固始，兵未利，而商城又告警。胜保严檄舒保助剿，胡林翼疏言："舒保朴讷忠勇，在楚有年，洪山之战，襄阳之役，蕲黄之捷，实能为人所难为，从无就易避难之意。今以特简二品大员，胜保乃严札驱迫，加以苛辞。师克在和，古有明训。束练驰骤，必误戎机。挟权任术，驭不肖之将，或可取快一时，若忠良之士，不烦督率而自奋也。臣谓舒保一军，应审楚、豫各路贼势，相机进剿，毋庸强归邻省节制调遣。"上命舒保仍回罗田、麻城剿贼。固始围解，陈玉成复犯湖北，舒保偕续宜破之麻城。李续宾既克九江，会师攻黄安，下之。既而续宾战殁三河，楚边大震，舒保以所部四百骑自武昌东下。林翼次黄州，增舒保军千人，以新补西丹游牧蕲水、上巴河，而令率旧部赴太湖，为多隆阿声援。会别贼又陷德安、黄州、孝感诸府县，将军都兴阿檄调舒保未至，奏劾其观望，下部议。十一年，偕道员金国琛会攻德安，先克孝感，复会水陆军围攻德安，克之，加都统衔。

同治元年，授护军统领。粤、捻诸匪分两路窜湖北，总兵穆正春击其西路，舒保击其东路，连败之于黄陂、广济、应山，贼窜回豫境，赐黄马褂。贼复回应山，扑孝感城，舒保启南门奋击，贼已却，突别贼数千潜由北城入，副都统德克登额、署知县韩体震等死之。舒保还战城中，贼复败逸，追杀三十余里。二年，贼由应城图袭汉口，为官军所却。转扑孝感，舒保迭战李家湾、仓子埠，阵

斩老捻千余，遂引去，被珍赍。三年，击捻匪于德安西，追抵寿山，日暮，层冈深涧，不利骑战，贼来益众，舒保陷重围中，越坎落马，力竭阵亡。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入祀昭忠祠，湖北建专祠，谥贞恪。

伊兴额，原名伊清阿，字松坪，何图哩氏，蒙古正白旗人，吉林驻防。从征喀什噶尔，除骁骑校，选授侍卫。入京召对，宣宗以原名不合清语，命改名伊兴额。道光十九年，擢三等侍卫，改隶满洲。

咸丰三年，自请从军，发扬州大营。琦善令援江浦，初至，示弱不战，斫贼营，大败之柳树坝，破九洑洲，累擢头等侍卫。贼围和州急，伊兴额不待令，督军进击，解其围。驻江浦三年。六年，剿捻匪夏白、任仲勉于浍河北岸，歼贼二千余，仲勉毙于阵。夏白纠雉河贼党围宿州，伊兴额率千骑往援，四战皆捷，解其围。分军防徐州、宿州，张洛行来犯，偕总兵傅振邦击走之。时颍、亳、蒙、宿诸捻蜂起，徐、宿百里内宴然，耕获不辍。贼首王广爱、梁振贵众数万聚张七家楼，图北窜。伊兴额选精锐数百，疾驰掩入贼垒，擒王、梁二贼，贼党来援，击走之，以副都统记名，赐花翎。

七年，招降王家墟捻党陈保元五千人，斩其渠李月，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因病回徐州，胜保劾其不遵调度，报捷不实，褫翎顶。寻率马队攻乔家庙，擒斩捻首梁思住，夜进攻丰家墟，诛贼渠刘大渊，偕总兵史荣椿破贼赵家屯。涡河两岸肃清，复翎顶。八年，授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破捻匪于纪家庄，解蒙城围。攻薛家湖贼巢，炮伤股，裹创力战，毁其墟，加头品顶戴。

寻捻首刘添祥由六安北窜，众号数万，伊兴额以孤军无援，退屯萧县。贼陷丰县，坐夺职。九年春，起佐傅振邦剿捻，接统袁甲三所部兵，诏复职，督办河南军事。伊兴额率骑千三百赴援，蹑贼商水老湖坡。贼众数倍，列车阵拒战，潜分兵绕贼后夹击之，贼溃走，穷追三昼夜，历沈丘、项城至太和孙家圩，先后毙贼二万余，被旨嘉奖。时总兵邱联恩战殁舞阳，舞阳去商水二百里，及战胜，舞阳贼闻风遁。胜保复奏劾："伊兴额性情乖僻，商水之役，仅击退别股，并未迎剿。舞阳贼众仅六千，而疏报辄称二万三千。"诏夺头品顶戴，交胜保差遣。所请奖老湖坡战胜员弁，下署漕督袁甲三察奏。伊兴额遂谢病回徐州，距复起仅三月。寻诏饬赴甲三营剿贼，称疾不赴。萧县民郑立本等以伊兴额去，贼复炽，叩阍请还镇。德楞额复代奏："徐州绅民以伊兴额在徐养病，请饬就近治军。"先后谕询伊兴额病状，伊兴额固以笃疾辞，上怒，褫职，勒令回旗。都察院奏上安徽监生张鸿文呈，言伊兴额前功，恳令总办讨贼事宜，不报。

十年，僧格林沁疏荐，予六品顶戴，寻加三品，敕办徐、宿团练。伊兴额再起，其旧部多不隶麾下，所将五百骑未及训练，以贼窜曹州，僧格林沁趣援。十一年春，偕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骑二千驰往，击贼于东平、汶上，累捷。追至卧虎冈，风霾忽作，急退杨柳集。伏起，家胜马踬，殁于阵。伊兴额挥百余骑冲入贼中，索之不得，突围出，从骑仅随者十余人，贼围之数匝，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予骑都尉世职，谥壮愍，建祠徐州、汶上、宿州、永城。

滕家胜，湖南乾州厅人。由行伍从江忠源剿贼湖北，累擢游击。继从袁甲三剿捻于皖、豫之间，擢参将，赐号伊博格巴图鲁。胜保荐其少年勇敢，超授四川川北镇总兵，调徐州镇，帮办徐、宿军务。家胜旧隶伊兴额部下，至是同战殁，赠提督，予骑都尉并云骑尉世职，谥武烈。

关保，乌扎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吉林驻防。道光初，从征喀什噶尔有功，洊升三姓佐领。咸丰三年，随侍郎恩华剿粤匪，解怀庆围，追败之平阳。屯正定。胜保檄充营总，剿贼于深州、静海，攻独流镇，擢协领。四年，从僧格林沁战阜城三里庄，枪伤额，奋击破贼，赐号年昌阿巴图鲁。从胜保援临清，追贼至丰县，歼之，以总管升用。

五年，从僧格林沁克冯官屯，从西凌阿赴湖北，寻调河南，又调安徽，从和春克庐州，加二品衔。六年，偕副都统麟瑞破贼五河，毙黄衣贼目二人，歼贼千余，败邳州援贼，解寿州围。击贼颍上，五战皆捷，所部马队，各省争欲得之助剿。寻隶河南巡抚英桂军，败贼马村桥，进亳州双沟，遇贼姬桥，歼之。又连败贼三丈口、旧县集，安徽巡抚福济疏调赴蒙城，英桂仍请留河南，诏令和衷商榷，先赴所急。其冬，率军趋怀远，越境败捻匪于徐州。漕运总督邵灿疏请留徐州。报允。七年，偕总兵史荣椿攻永城岳家集，捻首李月先遁，焚其巢，寻以病归。

八年，命率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兵千八百赴袁甲三徐州营。九年，会攻淦北捻首曹金斗，破其圩，乘胜击捻首张宝全，破之。张洛行陷泗州，踞草沟民寨，关保率民团夺圩外炮台，毁其寨，贼分窜，自相践踏。余贼窜五河双渡口，夺船争渡，追殪过半，擒贼目张起等，以副都统记名。命帮办傅振邦三省剿匪事，斩捻首张添福，进捣任乾毕圩，圩民内应斩乾，余党尽歼。接统伊兴阿军，命督办河南防务，佐振邦剿匪三省如故。授黑龙江副都统。破亳州窜匪，捻首孙葵心聚党永城，图分窜，诏勿令拦入山东边境。饬关保截贼西路，逼之归巢。已而贼众二万分扰商邱、柘城，围睢州，开封戒严。上命由鹿邑赴援。贼趋兰仪，分扰通许、尉氏，关保驰抵陈留，合诸军夹击，贼南走。驰援许州，遣副将王凤翔率骑兵败贼洪河北岸，又败之临颍城下，阵擒葵心亲属孙套。夜，简精骑劫贼营，斩首无算，拔难民千余，贼东奔。侦别贼窜扶沟、太康，要击之王隆集。沿途搜捕，豫境肃清。

十年，命胜保督办河南军务，关保仍副之。贼扰虞、夏邑、鹿邑，遣将击走之，俄又大至，逼近省垣，诏诘责。寻转战汝宁、确山皆捷，分兵破贼鹿邑刘集，解丘集围。贼复纠党来攻，击走之。伤发，予假调理。同治元年，赴黑龙江任。八年，卒。

论曰：都兴阿雅量宽闳，知兵容众，胡林翼称其有丰、镐故家遗风，当时满洲诸名将，半出部下。舒保亦以朴勇为林翼所倚重，及林翼殁，无人善用，仓卒殒寇，世咸惜之。富明阿始终江北军事，其勋劳出托明阿、德兴阿之上，晚膺边寄，亦称贤帅。伊兴阿剿捻尽瘁，最得民心，为骄帅龁龂，未竟其用。关保善将骑，群帅争相引重，其遭际为独幸焉。

清史稿卷四一八　列传第二〇五

袁甲三子保恒毛昶熙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三十年，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慈柔酿乱，又劾江西巡抚陈阡贿赂交通，皆罢之。户部复捐例，疏请收回成命。

咸丰元年，粤匪起，南河丰北决口，上疏极论时事，皆切中利弊。二年，粤匪窜湖南，疏言："总督程矞采为守土之臣，责无旁贷。若复令赛尚阿持节移军，诚恐诿过争功，互相掣肘。请命赛尚阿回京，专责程矞采便宜行事，如有疏虞按律定罪。"并言："湖北巡抚龚裕闻贼入境，抚疾乞休，尤宜严惩，以昭炯戒。"又列款奏劾定郡王载铨卖弄横势，擅作威福，及刑部侍郎书元贪鄙险诈，谄事载铨状，诏诘载铨所收门生实据，疏请饬呈出所绘《息肩图》，事皆得实。载铨坐罚王俸，夺领侍卫大臣兼官，书元及尚书恒春降调，题图者降谪罚俸有差。于是直声震中外。

三年，命赴安徽佐侍郎吕贤基军务。粤匪陷凤阳府，踞明淮关，煽动土匪，连陷蒙城、怀远。甲三至军，疏言："贼势未遽北犯，请饬诸臣勿涉张皇，急图制贼。"命权庐凤道。汉、回相哄，围颍州，遣兵解散，诛首乱，事即定。会漕运总督周天爵卒于亳州，命代领其军。时土匪合五十八捻为一，势甚张。甲三至王市集，收散勇，整民团，击贼高公庙，破之，加三品卿衔。命署布政使，疏辞不赴，请专治兵事，允之。命专剿捻匪，破贼标里铺，擒其渠邓大俊。乡团先后擒献者二千余，悉置之法。十月，粤匪由安庆窜踞桐城，寻陷舒城，吕贤基死之。上命移军桐城，甲三疏言："捻首张茂踞怀、蒙间，窥庐郡，请先赴蒙、亳为诸郡声援。"时捻匪麋聚雉河集，甲三令县丞徐晓峰击破之，擒贼渠孙重伦。分兵击败临湖铺窜匪，擒贼渠宫步云、马九，并其目数十人。令游击钱朝举、知县米镇攻怀远，大破之，张茂负伤遁。十二月，贼陷庐州，巡抚江忠源战殁。甲三劾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坐视，褫其职。并请拨兵防寿州、六安以杜旁扰。

四年二月，粤匪陷六安，窜蒙城，甲三进捣蒙城。贼走永城，甲三恐其趋宿、徐，阻粮道，急蹑之，贼已济河，不及而还。贼寻复南窜，连败之颍州、正阳关，余贼退六安。还军蒙、亳，剿捻匪，捣临湖铺，进逼雉河集。贼空巢诱官军，甲三侦知，尽泊船南岸，令知州张家驹阵河干，参将朱连泰、李成虎败贼马家楼，迫之涡河，歼贼殆尽，遂破义门集，捻首张捷三遁去。甲三移屯临淮，地数被兵，比户凋。敝既，至讨军实，抚残黎，众皆乐为之用，超擢左副都御史。疏言："皖军以克

复庐州为急，宜出偏师赴南路断贼接济。”寻以贼陷和州，窥江浦，将北窜。分遣将扼关山，赴滁河鸠团练为声援。

十月，北路捻匪复炽，令张家驹、朱连泰率军破之于寺觉集。粤匪踞乌江，令庐凤道张吉第击败之。贼夜结五垒于驻马河，乘其初至薄之，歼擒甚众。令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青规桐城，连夺大小关，击走庐江援贼。纡青战其锐，进攻桐城西门，贼由安庆、潜山来援，城贼出应之，纡青战死，玉豹收余众退保六安。

五年，疏陈军事，略曰：“北路以临淮为要，正阳次之。臣驻临淮，牛鉴扼正阳，以防贼北渡。庐州为中路，和春、福济师老力疲，久攻不下。西路蕲、黄无处非贼，兵力过单。东路沿江针鱼嘴、西梁山，贼船贼垒，来去无常。张光第等分军进攻，然无水师夹击，终难收效。目下悍贼力争江路，群聚上游，庐州有机可乘，请益厚兵力，分扼庐城东南，或增兵并剿舒、巢，俾其应接不暇，庶可一鼓而下。”时淮北官吏，甲三欲有更调，和春、福济意不合，甲三专奏，诏仍饬会衔。于是和春、福济疏劾甲三坚执己见，并劾其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裁饷银，冒销肥己。召回京，部议褫职。甲三呈诉被诬，下两江总督按治，事得白。甲三在淮北得军民心，其去也，军民泣留者塞道。未几，捻首张洛行勾结皖、豫诸捻，势益炽。怀远民胡文忠鬻子女，徒步京师，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镇，格不达，怀状自缢。言官孙观、曹登庸、宗稷辰先后疏请起用。疆臣怡良、吉尔杭阿、何桂清亦交章论荐。

六年二月，命随同英桂剿捻河南。甲三赴归德，招集旧部，三战三捷，进解亳州之围，毁白龙王庙砦，破燕家小楼贼数万，直捣雉阿集，擒苏天幅，洛行仅身免，特诏嘉奖，命以三品京堂候补。洛行寻复纠党犯颍州，击走之，又踞雉河集。七年，平王、邓、宋、姚诸圩，诛捻渠李寅等百余人，授太仆寺卿，赐花翎。胜保督师攻张洛行于正阳关，久不下，奏请甲三合剿，令部将朱连泰、史荣椿攻韩圩，克之。

八年，偕胜保解固始之围，复六安。史荣椿破捻匪于铜山，斩其渠孙大旺。移军宿州，袭贼王家圩，诛贼首王绍堂等，乘胜复七圩。七月，命代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张洛行方踞陈家庄，击走之，分兵复丰县。未几，蒙、亳诸捻入归德，窥周家口，甲三令子保恒偕总兵傅振邦驰援。贼遽趋西北，逼开封，振邦追贼，及之太和李兴集。保恒集团勇扼桥口，马步合击，大破之，歼毙数千，逐贼出河南境，赐号伊勒图巴图鲁。疏言：“兵分则势孤，合则势盛。捻匪踞地千余里，臣兵不过数千，不能制贼死命。请敕各督抚合力大举，为扫穴擒渠之计。”

九年正月，击张洛行于草沟，破其巢，追至沱河，多溺水死，复击之双渡口，洛行泅水免。胜保与甲三意不合，屡疏诋之，诏斥“甲三督剿半载，但防徐、宿，不捣贼巢，日久无效。”召回京，入觐，面陈军事。四月，命署漕运总督。寻胜保以母忧归，命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实授漕运总督。进攻临淮关，军南岸，断其粮道，降捻内应，斩关而入，生擒贼首顾大陇等，遂克之。

十年，进规凤阳，屡战皆捷。邓正明以府城乞降，张元隆犹据县城，诱出诛之，并诛悍贼三百余人。未匝月，拔两城，诏嘉调度有方，赐黄马褂，命其子保恒赴军差遣。捻匪陷清江浦，窥淮安，令道员张学醇击走之，乘胜复全椒。粤匪陈玉成来援，分扰滁州，令李世忠夹击走之。是时江北无统帅，扬州叛将薛成良拥众剽掠，亟发舟师扼高、宝诸湖。成良走依李世忠，甲三责以大义，即缚献成良，斩之以徇。令保恒合总兵张得胜、副都统花尚阿各军围定远，陈玉成纠众来援，会合捻匪扑凤阳，据九华诸山，连营数十里。城中食且尽，甲三令参将黄国瑞潜率锐卒四百夜薄九华山，跃入垒，城上发炮应之，贼大乱，弃营走，围乃解。

是年秋，英、法联军入京师，车驾幸热河，甲三请率兵入卫，诏以临淮为南北管钥，止勿行。和议定，条上四事，曰：慎采纳，节糜费，精训练，选将才。下所司议行。复疏请还京，泰西诸国欲助兵讨贼，甲三力陈非策，皆报闻。

十一年，张洛行屯聚涡河北，令李世忠击走之。练总苗沛霖者，凤台诸生，健猾为闾里雄。以团练功累擢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然不冠服，令其下称“先生”。所平贼圩辄置长，收其田租。缘道设关隘，垄断公私。涡河、浍、颍之间，跋扈自恣。甲三屡羁縻之，用以牵制捻匪。胜保尤信用沛

霖，沛霖亦深与结纳，内怀反侧，惮威不敢猝发。至是藉口其练勇被害，据怀远，围寿州，巡抚翁同书为所劫持，杀寿州团练徐立壮，囚孙家泰，亦自尽，而寿州之围仍不撤。遣其党苟憬开犯河南，受粤匪封职，令练众蓄发，四出扰掠。于是诏褫沛霖职，命甲三会诸军进剿，同书罢去，贾臻代署巡抚，复于颍州被围。会张洛行大举渡淮，甲三移军击之，洛行败走。甲三屯长淮卫，解散沛霖属圩二百余处。十一月，保恒偕总兵张得胜等克定远，粤匪遁走，进拔六合、天长。

同治元年，会克江浦、浦口，移军会多隆阿军攻庐州，克之。陈玉成走寿州投苗沛霖，执送胜保军。诛之。于是胜保为沛霖乞恩免罪，责剿捻自效，佯奉命而倔僵如故。甲三策沛霖终为患，疏陈大势，先剿群捻，次沛霖。荐李续宜抚皖，而自移师会僧格林沁军击捻匪，上报可。寻以病剧乞罢，允之。前因寿州失陷，部议革职，特诏宽免。

既受代，行至归德，疏陈四事：请崇圣学，议政亲臣专心国事，用人宜审，听言宜断。上嘉纳之。复奏苗练终难就抚。二年春，沛霖复叛，围蒙城，群捻助之，诏甲三在籍会筹防剿。临淮军苦饥乏，甲三奉命急筹接济，乃倡捐募敢死士出间道，运至蒙城。捻匪两犯陈州，甲三病已亟，榻前授将吏方略，击走之。寻卒，优诏赐恤，谥端敏。擢其子保恒侍讲学士，保龄内阁中书。陈州、临淮、淮安并建专祠。后淮安请祀名宦，河南请祀乡贤。

子保恒，字小午，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父军中，咸丰五年，诏允留军差遣。七年，从解亳州围，拔白龙王庙、寺儿集、雉河集贼垒，进攻三圩，战最力。胜保以闻，加侍讲衔，赐花翎。八年，会攻怀远捻首李大＜⿰氵喜＞，夺其辎重，又大破孙葵心、刘狗于太和，赐号伊勒图巴图鲁。九年，甲三罢军事，保恒回京供职。十年，复命保恒赴甲三军，破贼定远，帮办军务穆腾阿上其功，甲三力辞，上谕甲三不必引嫌。十一年，破苗沛霖党张士端于怀远，会克定远。

同治元年，连擢侍讲、侍读、庶子。甲三以病解职，命保恒仍留军。寻丁继母忧，归。二年，从甲三督治陕州团防。甲三寻卒，恤典推恩，命保恒以侍讲学士即补。淮北初平，保恒疏陈善后八策，请以逆产绝产，募民屯垦，整顿两淮盐务，以济屯田经费。又密陈李世忠骄恣难制，请加裁抑。三年，保恒以屯田议未即行，请诣京与廷臣面议。诏斥不谙体制，下部议降一级，以鸿胪寺少卿候补。服阕赴京，廷臣交荐其才。

七年，捻匪犯畿辅，保恒自请效力戎行，命赴李鸿章军委用。捻平，加三品衔，授侍讲学士。从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八年，命管西征粮台，许专折奏事。十一年，迁詹事。肃州克复，加头品顶戴。十三年，连擢内阁学士、户部侍郎。保恒督饷凡五载，诸军欠饷纠葛，腾挪无缺。及大军出关，诏襄办左宗棠转饷事，进驻肃州。保恒请入觐，未许。

光绪元年，召回京，兼署吏部侍郎。二年，调刑部侍郎。保恒久历兵间，审于世变，屡上疏论时事，请办人材，厉士气，收人心，言甚切直。又言："历观各国情形，惟俄为最强最狡，往往不动声色，布局于十数年以前，肆毒于十数年以后。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愿特简久经战阵熟习韬略之治兵重臣，专办东三省练兵事务。凡属兵马饷糈边防之事，悉以属之。重以事权，宽以岁月，无事则可消觊觎之萌，有事则可为挞伐之助。用以拱卫神京，慑服他族。根本至计，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统辖之武臣，谓可威强邻而弥外患也。福建之台湾，僻处海澨，物产丰饶，民、番逼处。非专驻大臣，镇以重兵，孚以威信，举民风、吏治、营制、乡团，事事实力整顿，未易为功。若以福建巡抚每岁半载驻台，恐闽中全省之政务，道路悬隔，而转就抛荒。台湾甫定之规模，去住无常，而终为具文。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湾，而以总督办福建全省事，各专责成。"疏入，下部议行。

三年，河南大旱，命保恒襄办赈务。既至，疏陈沿途流民状，先令州县停征。四年，奏请截留江南漕粮九万石，不许。请借直隶平粜米三万石。许之。又请备用江苏义仓积谷及台湾捐修铁路洋银五十万圆，下部议，令筹归还之法。保恒请缓禁川盐行楚，加抽盐厘，备抵赈需，为两全之计。疏入，仍下部议。保恒查赈所至，屏绝供张，服食粗粝，刊赈章二十二则颁行，就孔道设粥厂，就食省城者凡十余万人，栖息得所。时亲视察，感疫病卒，优诏赐恤，谥文诚。河南省城建专祠，附祀陈州、临淮甲三祠。

毛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父树棠，官至户部侍郎。昶熙，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

授检讨。咸丰五年，迁御史，转给事中。屡上疏论军事吏治，劾步军统领联顺徇私废法，罢之。甚负清望。八年，授顺天府丞，胡林翼密疏荐之。十年，加左副都御史衔，命督办河南团练，至则规画全局，定条规十二事：筑堡寨，扼要隘，择首事，选团丁，筹公费，互救援，定约束，申号令，公赏罚，诘奸宄，旌忠义，而终之以实力奉行。并疏陈调练民勇苦累之弊，及宜改办乡团，以纾民力。寻命督办剿匪事宜，驻军归德。亳州捻匪犯鹿邑，督练勇击走之，分路驰剿，九战皆捷。

十一年，疏言："捻骑逾万，官军马队过单，皖、豫交界之区，皆平原旷野，步队无以制贼死命。今豫境修筑寨堡，已有成效，应责令寨长各选壮丁一名、马一匹，投效来营。归、陈两属，约可得马队三四百名。"上命推广其法行之。捻匪逼省城，围通许，昶熙檄军援之，围立解。因疏言："军令不一，将士无所适从，宜会合抚臣以一事权。"上命巡抚严树森督办河南剿匪事宜，昶熙副之，仍兼办团练。三月，克唐县。捻匪赵国良犯充州，陈大喜犯汝阳，并击走之。寻以误用逃犯李占标，降三级调用，暂免开缺。大河以南府、厅、州、县团练皆成立，屡败贼，诏开复处分。连擢顺天府尹、太仆寺卿、内阁学士，仍留军。

穆宗即位，昶熙请谒文宗梓宫，面陈机要，未许，命以军事密疏入告。疏上制捻要策，略曰："年来剿捻未得要领，其误有二：一在专言防堵。颍、徐、归、陈，平原千里，无险可扼，捻数路同发，分而愈多。官军分堵则兵单，合堵则力疏，犹之院无墙垣，徒守门户，不能遏盗也。一在无成算而轻战。贼众数倍于我，马则十倍过之。我无必胜之术，侥幸一战，一旦败溃，贼焰愈张。至会师捣老巢，实为平贼要策。皖捻虽以张洛行为主，而陈、宋、颍、寿、淮、徐方数百里，无处非贼巢，即无处无贼首。官军即能次第扫除，势难刻期净尽。若绕过小捻，径捣大捻老巢，舍近攻远，而近贼袭我于后，我必不支，此会捣老巢之难遽奏效也。然捻匪与粤匪蜂同，粤匪逢屯蚁聚，其势合。捻匪散处各圩，其势分。其出窜也，必须装旗纠合各圩贼目，约期会举，常十余日始得出。其窜山东者，每会于保安山、龙山。窜汴梁者，会于小奈集、大寺集。窜陈州者，会于南十字河、张信溜。地皆逼近亳州，亳州者，贼之吭也。计莫若择重臣素有威望者，统步队数万、马队数千，屯军于此。用伍员多方误楚之法，分所部为数起，此归彼出，此出彼归，循环驰突于各捻贼圩之间，使大捻无从钖结，小捻声息不通，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自不能装旗出窜，四出打粮。俟其饥困，然后以重兵次第围剿。贼无外援，则小股胆落，大股易平，招抚兼施，立可解散，不必尽烦兵力矣。夫防贼于既出之后，何如遏贼于未出之先。剿贼于既聚之余，何如蹙贼以难聚之势？而又无劳师袭远之危、轻进损威之失，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是也。今日大计，以卫畿辅固根本为先。豫东者，畿辅之门户也。亳州者，豫东之贼源也。亳州之贼不除，则豫东之匪难绝，即畿辅之地不安。重兵驻豫，不能兼顾东省，驻东亦不能兼顾豫防。惟亳为诸捻汇处之区，拔本塞源，实在于此。且蒙、亳百姓，只以逼处贼巢，呼诉无门，不得不苟全性命，非尽甘心为逆也。若官军声势一振，随抚随剿，不但忠义良民同心杀贼，即附贼之堡寨，亦相率就抚，辅助官兵。彼久经兵革之地，人习战争，附贼则为悍贼，反正则为劲兵，夺贼焰而益军威，计无便于此者。前胜保、袁甲三累获大胜，皆由屯驻亳州，扼其要害。并赖关保、德楞额马队之力，是以所向有功。前事不远，可为券证。"奏入，上韪之。

时粤、捻合扰颍州，命昶熙出境会剿。昶熙兵仅五千，且无马队，疏请调总兵李续焘等募精壮六千来豫，以厚兵力，如所请行。上复敕西安将军托明阿选西安马队一千赴豫。

同治元年春，亳捻刘大渊纠党趋河南，昶熙在省闻警，驰至杞县，贼已围城，会僧格林沁军自山东进至，败贼许冈，昶熙会所部合击之，克复所占民圩，斩馘逾万，余贼引去。檄诸路团勇截杀之，还驻归德，扼贼归路。四月，会同僧军合击金楼教匪杨玉骢，尽歼其众，授礼部侍郎，仍命督团剿，贼归僧格林沁节制。赴汝宁督兵团剿陈大喜诸匪，克正阳，收寨、圩多处。

二年，诛贼首张凤林、张福林，克邢集、尚店贼巢，陈大喜窜湖北，汝宁、陈州所属踞贼，歼除殆尽。调吏部。亳捻犯陈州，为官军所扼击，四窜。昶熙屯鹿邑，尽平亳北贼寨。是年冬，苗沛霖伏诛，淮北肃清。诏："昶熙部勇原助兵力所不足，今兵力足敷应用，饬散遣归农。"命昶熙回京供职。会陈大喜勾结苗练余党趋汝南，陷正阳、信阳、新蔡、息县各民寨，乃暂留剿贼。三年，进

屯息县，擒诛捻首赵国良、徐文田十余名，尽复诸寨。十一月，僧格林沁败陈大喜、张总愚于光山，贼西窜，逼南阳。昶熙调张曜回屯唐县，知府汤聘珍扼宛南。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诸军并被谴，坐革职留任，诏回京。六年，调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

时捻匪戡定，疏陈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略曰："功成而喜者，常人之同情。功成而惧者，圣人之远虑。今日巨寇甫平，兵戈未息，滇、黔、秦、陇，烽火惊心。皖、豫、直、东，疮痍满目。戡乱安民，一一尚烦宸虑，敬肆之机，间不容发。万一大捷之余，偶忘乾惕，则患机之萌，恐有伏于无形者。今之所急：一在勤圣学。皇上春秋鼎盛，典学日新。但恐亲师讲学，为时无多，还宫之后，左右近习，或以功业日盛，间进谀词，意气渐盈，懋修或懈。昔宋庄献皇后临朝，仁宗听内侍之言，欲观宝玩，庄献太后为言祖宗创业之艰。臣亦伏愿皇太后于皇上还宫之余，殷殷以时事艰难，勤加启迪。至于近侍，尤宜择老成有识之人，服事起居，将见养正之功，日臻坚定矣。一在崇节俭。今寇乱虽平，而流离之民，未尽归农，荒芜之田，尚多未垦。非力加撙节，不足以广积储而备缓急。臣前管三库事务，见内务府借拨部库银两，逐岁加增。窃恐中原底定，踵事增华，财源未开，财流不节，度支告匮，为患匪轻。伏愿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为天下先。一切不急之务，可罢则罢之，可缓则缓之，庶国用可充，而风俗亦渐归质厚矣。一在饬吏治。发、捻之祸，实由不肖州县所激而成。正供之外，百计诛求。私派私罚，自营囊橐，以致民气不伸，酿成巨患。用兵以来，此风尤甚。即如厘金一项，奉行不善，百弊丛生。病商病民，莫此为甚。今日之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强干之员，而不求恺悌循良之吏。斯民元气，剥削愈甚，其祸遂不可胜言。今东南初定，畿甸肃清，兵燹遗黎，不堪再扰。应令各省督抚慎选良吏，与民休息，以复富庶之旧。一在固根本。陕西回逆、土匪，麇聚北山，见闻大军乘胜西征，恐至穷而思窜。其或由晋省扑河，或由草地北扰宣、大，畿辅兵单地广，在在须防。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应令迅回本任，并带所部万人，留直屯守，以壮声威。并将绿营兵丁，练成劲旅，庶诸贼不敢萌心北扰，而诸将亦得专意西征矣。"疏入，上嘉其言剴切，优诏答之。

八年，授工部尚书，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偕直隶总督曾国藩按治，暂署三口通商大臣。事定回京，请裁归总督兼理。从之。十一年，调吏部。十二年，上谒东陵，命留京办事。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四年，丁母忧，服阕，命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八年，授兵部尚书，寻卒，优诏赐恤，赠太子少保，谥文达。昶熙屡掌文衡，两典会试，凡朝、殿考试，阅卷历二十余次，士论归之。

论曰：袁甲三、毛昶熙并以謇谔著声，出膺军寄。甲三孤军支拄淮壖，与捻事相终始，骄帅倾排，狡寇反覆，卒能保障岩疆，其坚毅不可及也。昶熙事权未专，同时疆吏非办贼才，补苴之功，亦不可没。所陈平捻方略，具得要领。贼平之后，勤勤以寅畏纳谏，老成谋国，于斯见之。保恒济美戎行，立朝侃侃，家英国干，郁有风规已。

清史稿卷四一九　列传第二〇六

弟毓宝

刘长佑，字印渠，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与同县江忠源友。咸丰二年，忠源率乡勇赴广西助剿，长佑从。粤匪自桂林走湖南，忠源破之于蓑衣渡，长佑有赞画功，奖叙教谕。又从破浏阳征义堂会匪，擢知县。三年，平衡山土匪，擢同知直隶州。忠源援湖北，遇贼崇、通间，长佑自长沙驰援，战于通城，大破之，自是独领一军。忠源守南昌，长佑偕罗泽南赴援，解吉安围，分兵克泰和，擢知府。忠源殉庐州，长佑偕忠源弟忠浚率千人驰援弗及，大愤，誓灭贼。

五年，江忠淑剿东安贼不利，骆秉章以长佑兼统其众，所部始盛。克东安，追破之新宁。六年，复郴州，擢道员。江西贼方炽，秉章奏以长佑率萧启江等诸军赴援，克萍乡，加按察使衔。遣启江复万载，进围袁州，屡击败援贼。十一月，降贼李能通为内应，克袁州。

七年二月，进屯太平墟。贼由吉安大举来袭，列阵二十余里，以骁骑冲突，将士多死亡，全军败溃。长佑下马引佩刀欲自裁，营务处刘坤一拥之上马，退保分宜。近县士民争运粮械济之，溃卒

皆来归，军势复振。进规临江，八月，石达开自抚州率二十万众来援，总兵普承尧战峡江不利，贼薄太平墟。长佑乘其营垒未定，约萧启江、田兴恕合战，江忠义、李明惠先陷阵，卢秀峰绕其后，纵击，大破之，遂围郡城。捷闻间，诏嘉其奋勇，赐号齐普巴图鲁。十二月，克临江，歼贼酋张发纪进克抚州。是年夏，长佑复至军，屯建昌，迭败贼于新城、金谿，贼入福建界。江西边境肃清，记名遇江西道员缺简放。

九年，回军湖南剿郴、桂贼，解永州围，记名以按察使题奏。石达开围宝庆，长佑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贼败走，长佑追破之九巩桥、白杨埔、大临桥、芦洪司，遂窜广西，陷兴安、灵州，直扑桂林。长佑倍道赴援，贼不虞其骤至，走庆远，追击之，所向皆捷，授广西按察使，逾月，擢布政使。攻柳州，拔之。

十年，擢广西巡抚。四月，克庆远，破达开于思恩，又破之兴安，乃遁窜。时广西土匪犹蔓延，大者踞郡县，小者千百为群，倏兵倏贼。长佑莅任，整饬吏治，兴练水师，匪氛渐辑。商货流通，税厘增倍。军事饷事差能自固，不尽仰资邻省。十一年，遣刘坤一剿柳州土匪，斩其渠伍声扬，余党就抚。调水陆军剿浔州艇匪，克府城，斩其渠陈开。贵州匪首黄金义投诚复叛，擒斩之。

同治元年，长佑亲赴浔州督防，分军进剿，迭克要隘。寻擢两广总督，以所部楚军付刘坤一接统，留剿广西诸匪。未几，调直隶总督。时降捻张锡珠、宋景诗先后叛，畿辅骚动。二年春，长佑航海至天津，即赴衡水督师。三月，破贼束鹿，歼张锡珠。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剿匪事宜。宋景诗踞刘贯寨、甘官屯，合山东军攻之，以迟延降级留任。九月，破贼张秋镇，歼贼目杨殿一，景诗逸走，乃罢军。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曹州，捻匪益炽，畿南戒严，长佑遣兵自开州至张秋扼河防。奉天马贼入喜峰口，坐疏防议处。八月，捻匪窜山东濮、范南岸，长佑驰赴大名，击走之。疏请直隶分练六军，议定营制，加练二军，下部议行。

六年，沧州枭匪张六等劫庆云、盐山、宁津、南皮四县盐场，山东教匪应之，保定、天津、河间三府属皆骚动。长佑檄前藩司唐训方屯齐河，臬司张树声屯张秋，防捻。自率兵剿捕盐枭，贼乘虚北走，过滤沱河，众增至千余，窜扰涿州、固安、永清、霸州，逼近京师，诏褫长佑职，以大学士官文代之。命下数日而枭匪平，予三品顶戴，率所部回籍。寻东捻平，诏念前劳，晋二品顶戴。

十年，起授广东巡抚，寻调广西。初，奸民出关劫掠越南，官兵不能制。悍酋吴终伏诛，而苏国汉复起。九年，广西提督冯子材进军龙州，国汉旋乞抚于两广总督瑞麟，仍招纳亡命，匪首邓建新、曾亚日，分路肆扰。至是总兵刘玉成擒亚日于上林社，诛之。复会广东军攻克旧街，乘胜抵海宁，匪多散亡，国汉奔东兴，亦就擒。长佑奏言："论越南大局，则宜直捣河阳，一劳永逸。然河阳距关二千余里，穷兵劳费，讨捕为难。今拟芟荡海阳、太原，即回师列戍，以固藩篱。庶可分助越之众，协剿黔苗。抽出关之兵，先清土莽。"十月，副将陈得贵、游击李扬才克越南从化府，遂会刘玉成克通化、白通，破琼山、北山匪巢。

十一年正月，复败匪于三星山，擒其酋何三等，余党悉平。长佑檄刘玉成暂屯镇抚，咨越南国王遣兵换防，久之不至。又以营弁滋事，暴兵非计，七月，乃撤入关内，搜捕沿边伏匪。时匪酋黄崇英犹踞越南河阳，结白苗攻保乐，扰我镇安边。十二年春，长佑檄关内外军击走之，密奏："越南贫弱，版章日蹙，法国蚕食于滨海，黎裔虎视于横山，桶冈则白苗跳梁，峒奔则黄酋雄踞。近闻其国君臣输款法人，黄崇英受职黎裔，虽系道德之言，亦系意中之事。臣窃谓黎裔为患，越南受之。法国为患，不仅越南受之。今欲拯敝扶衰，必须大举深入。若合两粤之力，宽以数年之期，步步设防，节节进剿，庶交夷可期复振，而他族不至生心。否则惟有慎固边防，严杜勾结而已。"是时防越诸军尚入千人，长佑檄刘玉成引军北还，以六八营屯关外诸隘，四营屯归顺、龙州，令覃远琎八营分驻关内。十月，法人攻陷河内，黄崇英等乘机袭太原，潜与之通。山西奸民响应，北宁戒严。越南乞援，乃令刘玉成统十营进太原为左军，道员赵沃统十营分部镇安为右军。法人寻与越南议和，黄崇英为越将刘永福所败，潜伏河阳，遣党陈亚水攻保乐。十月，长佑阅兵南宁，令赵沃、刘玉成进军。

光绪元年二月，赵沃右军由龙阑渡河克同文，白苗弃巢遁，沃抚之为助，遂攻底定、襄安，皆克之。刘玉成左军败贼白通，阵斩邓志雄。崇英闻师至，嗾周建新拒左军，陈亚水守猛法，自当右军，凭险拒守。五月，沃军克淦台，直薄河阳，崇英败走。右军复败陆之平援众，进攻猛法。陈亚水惶惧，乞为内应，河阳、安边同日降。崇英遁走，捕获诛之。刘玉成左军亦克通化、白通，斩周建新，合攻者岩，克之。陆之平遁，宣光、金沙江上下肃清。凯撤入关。擢云贵总督，二年，抵任。

先是，滇边野番杀英人马加理，为交涉钜案，及议定，允于云南设埠通商。诏下其议，长佑疏言："云南山川深阻，种人犷悍成性，剽掠行旅。本地绅练，恃众横行，挟制官长。上下猜忌，法令不行。万一防护不及，致有同于前案，或更甚于前案，其有害于云南一隅犹小，其有挠于中夏全局甚大。且洋人知前案难办，有免其既往之议。知后患难防，有保其将来之议。臣恐滇省官民，于已往者不以为幸免，而以为得计。将来者不引为前鉴，或敢于效尤。洋人通商，意在图利，亦断无不思远害之理。应俟三五年内外官民稍稍安定，遣员商办。"长佑以滇事渐定，屡疏引病乞罢，优诏慰留。

四年，腾越徼外土目耿荣高等攻陷耿马，长佑遣将讨之，荣高降。又剿平临安、开化、广南土匪。初，腾越苏关先之乱，其党刘宝玉逃之野山。野山在滇、缅之交，其夷自为君长，不隶羁属。刘宝玉纠野贯十三种及盏达＜⿰犭罢＞夷伏罗坤山，时出劫掠。会缅甸遣官诣腾越，持图说约由野山通道列戍。长佑檄熊昭镜赴腾越，召诸土司、野贯申禁约，诱诛宝玉于千崖，诸野夷皆解散。

七年，法兵窥越南东京，诏滇、粤备边。长佑疏言："法人自据嘉定以来，越南四境皆有商埠、教堂，胁其君臣，渔其财力。取越与否，非有甚异。其所以处心积虑，乃在通商云南。与其既失越境，为守边之计，不若乘其始动，为弭衅之谋。滇、粤，三省，与越接壤，东西几二千里，要害与共，劳费殊甚，若自三江口经至海阳，东西仅数百里以中国兵力为之御敌，兵聚而力省。以视防守滇、粤边境，劳逸悬殊。请以广西兵二万为中路，广东、云南各以万人相犄角。广东之兵自钦、连而入，云南之兵出洮江而东。别以轮船守广东顺化港口，断其首尾，法人必无自全之理。"又力言刘永福可御敌，请密谕越王给其兵食。疏入，诏下廷议。

八年，法兵陷东京，越匪纷起，广西援兵至太原，长佑檄道员沈寿榕率军出关，与为声援。长佑屡以病乞罢，慰留未许。八月，入觐，予假两月，九年，乃许开缺回籍。寻坐云南报销失察，降三级。十三年，卒于家。诏念前功，嘉其端谨老成，开复处分，仍依总督例议恤，谥武慎。广西、云南、湖南并立专祠。

刘岳昭，字苣臣，湖南湘乡人。以文童投效湘军。咸丰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转战积功，累擢以知县用。启江器其才，使领果后营。七年，破贼高安莺哥岭，连拔彭家村贼巢。进攻临江，击败援贼于太平墟。寻克临江府城，擢同知。

八年，从剿抚州贼，大捷于何家村、香溪诸处。崇仁贼踞白陂墟，又破之。由上顿渡进逼抚州，贼开东门逸，复其城，擢知府，赐花翎。九年，援南康，克新城墟，进捣池江。前军溃，岳昭殿后，毙贼甚众，克南安，援信丰，解其围，加道员衔。石达开由江西拥众犯湖南，岳昭移军茶陵备之，而贼已趋宝庆，奉檄驰援。至柳家桥，遏东路，贼六万余扑营，岳昭偕副将余星元、杨恒升等鏖战三日，毙贼数千，援军大集，贼解围而遁。是役岳昭战最力，名始显。

十年，屯江华，贼酋陈金刚踞广西贺县，阻山为固，岳昭招降其党。进拔莲塘县，破河东街贼屯，合蒋益澧军克县城，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是年冬，连破窜匪于道州、宜章，湘境肃清，赐号鼓勇巴图鲁。

十一年，骆秉章赴四川督师，疏请岳昭率所部从行。中途闻粤匪陈玉成犯湖北，陷随州，秉章令岳昭回军赴援，会诸军克之，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由龙山犯宣恩，窥伺施南，岳昭迎击走之。而黔匪陷来凤。

同治元年春，岳昭进军克其城，分军截剿，迭捷于散毛河、白兰坝两河口，抵黑洞，斩馘尤多。石达开窜四川，围涪州，岳昭会知府唐炯、副将唐有耕破之仰天窝。渡江重庆截击，解涪州围。贼败踞长宁，攻克之，复追败之先市寨、得用坝、丁子场。贼寻踞叙州双龙场，约降贼郭集益内应，

破其营，殪贼近二万。贵州巡抚张亮基疏荐其才，请擢用，二年，授云南按察使。三年，迁布政使。皆未之任，留四川治军。骆秉章奏遣援黔，九月，克仁怀，连败马蹄滩踞匪。四年，克正安，追贼至清溪河，斩其渠。五年，擢云南巡抚，进规绥阳。天台山最为城北险隘，列阵缀其前，从山后攻入，平其垒，投诚者三百余寨。绥阳城贼吴元彪乞降，黔西北路始通。由温水进剿，平菉竹山老巢，收降铁匠坪、九仓坝及被胁岩洞二十余处。六年，破沙窝踞贼，解大定围。拔大屯朵坝贼垒，会滇军平猪拱箐苗，又拔平远牛场坨苗巢。黔西肃清。

七年，疏陈云南军事，命赴本任。寻擢云贵总督，驻军曲靖。进攻寻甸，破七星桥木城，扼文笔山、法鼓山要冲，铲平附近村庄贼垒。收复果马，叠捷于塘子、张徐湾诸处。援贼大至，围攻果马，各营皆陷，革职留任。八年，解马龙围，进逼寻甸，贼首马天顺、李芳园乞抚，遂复其城。云南捻乱已久，各军惟布政使岑毓英所部最强，而毓英素尚意气，岳昭开诚专任，调发进止悉听之。毓英寻擢巡抚，和衷无牵制，军事日有起色。

九年，克丽江，复威远、姚州，复永北、鹤庆、镇南、邓川、浪穹，拔凤羽白米庄贼巢，平弥勒县竹园踞匪。十年，平永善蛮匪，拔宾州贼巢，平香炉山杠匪，连克河西之大东沟、小东沟及临安之五山夷寨。十一年，复贵州兴义新城，先后克永平、云南及赵州、蒙化厅各城。攻大理上下两关，复大理府城，诛大酋杜文秀，诏复原职。十二年，滇省肃清，赐黄马褂，疏请陛见。

光绪元年，以入觐迁延，御史李廷萧劾其规避，下部议褫职。九年，卒。署湖南巡抚庞际云疏陈："岳昭统兵十余年，建功之地，黔属为多。任事之艰，云南为最：请复原官。"诏允之。

岳昭之规寻甸也，杜文秀遣党万余，战不利。从弟岳睃请岳昭速还曲靖，以固根本。贼果分党往袭，以有备不得逞。岳睃守马龙，贼围之，伺懈出击，走之。固守数月，练兵得三千人，会攻寻甸，破七星桥要隘，贼蹙乞降，犹怀反侧，岳睃率三十人入城，示以坦白，人心始定。次日，毓英兵亦至，服其胆略。岳睃先以积功擢至道员，岳昭至滇后，专任毓英滇军，其旧部多遣去云。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诸生。治乡团，击土匪，以功叙县丞。咸丰六年，率勇赴云南迤西助剿回匪。九年，克宜良，权县事。十年，克路南，署州事，擢同知直隶州。进攻澄江，兼署知府，十一年，克澄江贼垒，破昆阳海口贼，迤西回匪连陷楚雄、广通、禄丰，省城戒严。毓英赴援，同治元年，破贼大树营。时总督张亮基引疾去，巡抚徐之铭主抚，回酋马如龙通款，毓英往谕顺逆，如龙献所踞新兴等八城，之铭奏以毓英摄布政使。寻以安抚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

二年，回弁马荣叛，戕总督潘铎，毓英率所部粤勇一千，与弟毓宝等守藩署。之铭微服诣毓英，司道皆集，分兵守东、南门，密召马如龙入援。如龙至，诛乱党，马荣跳走南宁，合马联升踞曲靖八属。诏嘉毓英守城功，擢道员。率师西剿，复富民、安宁、罗次、高明、禄丰、武定、禄劝、广通、陆凉、南安诸城，及黑、元、永三盐井，进捣楚雄。会东路有警，之铭檄回省，分兵克沾益、平彝。赴楚雄督攻，克其城。进复大姚、云南、赵州、宾川、邓川、浪穹、鹤庆，分道进规大理上下关。

三年，克定远，围攻镇南，大破援贼于普棚。马联升复陷沾益，犯马龙，回军破之于天生关。进攻曲靖，复马龙、沾益。进克寻甸，擒马荣、马兴才，克曲靖，擒马联升，并诛之。尚书赵光疏呈滇绅公启，言毓英所向有功，特诏嘉勉，下总督劳崇光据实保奏。四年，肃清迤东，加布政使衔，赐号勉勇巴图鲁。西路自毓英军移去，所克诸城多复陷，仅存楚雄未失。毓英驻军曲靖，护省城运道。五年，命署布政使，劳崇光至是始至滇受事，奏以提督马如龙专办西路，令毓英督剿猪拱箐苗。猪拱箐隶贵州威宁州，与海马姑相犄角，山溪阻深，苗酋陶新春、陶三春分据之。纠聚苗、教诸匪及粤匪石达开余党，凡十数万人，迭扰滇之镇雄、彝良、大关、昭通，黔之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且及川疆，三省会剿久无功。毓英上书骆秉章，谓权不一则军不用命，愿率滇军独任，期百二十日覆其巢，授迤西道，署布政使如故。

六年，擢布政使。二月，师抵猪拱箐，令张保和、林守怀领二千人，由大溜口出二龙关后，掩袭吴家屯，自督三千人攻关。贼倾巢出战，关后炮发，贼回救，毓英挥军夹击，三隘皆下，遂夺吴家屯，擒斩数千。贼自海马姑来援，截击之，斩其酋，余贼反奔。令蔡标、刘重庆分军围剿海马姑，

克红岩、尖山，贼援乃断，遂逼猪拱箐老巢。贼以巨石自山颠堕下，驱牛马突营，将士多伤亡，毓英督军搏战，斩悍酋，贼始却。于营前掘深坎，贼所发石尽陷坎内，诱降猓人，得贼虚实，选敢死士二千，填濠以进，连破木城二，直捣其巢，纵火焚之，斩首二万，擒陶新春及其死党，磔之，拔出男妇四万余人。乘胜合攻海马姑，伏兵山前后，进毁贼垒三十余，以喷筒环烧，擒陶三春及悍酋二百余人，皆斩之，贼悉平。计自进兵至是，仅逾期四日，加头品顶戴。马如龙剿迤西屡失利，劳崇光病殁，杜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余城，省垣告急。是年冬，毓英自猪拱箐凯旋曲靖，先遣弟毓宝助省防。

七年春，扬言师出陆凉，而取道宜凉、七甸，连破大小石坝、小板桥、古庭庵、金马寺贼垒，进屯大树营。马如龙来会，人心始定。昆阳匪首杨震鹏夜渡昆明池袭省城，毓宝击败之，震鹏负创遁。进攻杨林，毓英鼻受枪伤，回军省城，连破石虎关贼垒，擒贼渠李洪勋，擢授巡抚。附省贼垒犹繁，与之相持。总督刘岳昭初至滇，由马龙进剿寻甸，失利，贼势复炽。

毓英疏陈军事、饷事，略曰："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今拟三路进兵，一出迤南牵贼势，一出三姚、永北断贼援，大军由楚雄、镇南直捣中坚，使贼面面受敌，不能兼顾。臣选精锐六万，更番战守，既无停兵之时，亦免师老之患。兵勇无须外募，以本省兵剿本省贼，既习地利，复熟贼情。见在滇省兵勇乡团已调集八万有奇，拟俟附省逆垒肃清，认真裁汰，选定精锐，以资得力。滇省绿营额设马步兵三万七千数百名，承平日久，训练多疏，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仓卒有事，则募勇以代兵。饷需支绌，不能不后兵而先勇。于是兵丁愈困，营务益弛。通省营兵所存不及十一，臣拟即此六万人中，择补营额，目前仍令随征，事竣再饬归伍。既有常业，自有恒心，责以成功，收效必速。滇省近年用兵，多藉乡勇之力，拟按州县之大小，定征调之多寡，共编乡勇四十营，分两班随营征讨，饷银仍由各地筹捐。两年之内，迤西肃清，即可裁撤归农。滇省兵勇，向于饷银之外，每名月支米三斗。见拟用兵六万，每年共需米二十余万石，为数甚钜，历年皆按成熟田亩酌抽厘谷，约十分取其一二，资助军食，与川之津贴，黔之义谷，名异实同。今请照旧抽收，并将近年可征地丁抽粮，全数改征粮米，如不敷用，再行筹价采买接济，一俟军事肃清，分别裁止。滇省绿营官兵俸饷，有闰之年，需银七十万两有奇，无闰需银六十四万数千两。见既易勇为兵，则饷银较勇粮稍厚。倘因筹饷维艰，每月先给半饷，加以赏需军火各费，约共需银八万两。盐课、地丁、厘税之外，每月所短不过三四万两，应由外省协拨，较之向例协饷，有减无增。若发全饷，则每月应由外省拨银六万，较常例所增亦属无几。见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军饷，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至于选任镇将，宜不拘资格，不惜情面，凡有能将三千兵以上，才当一面者，虽其名位尚卑，亦宜委署要职。其谋勇平常，仅止熟习营务，纵系实缺，另予差遣，勿使幸位。"疏入，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春，贼酋杨荣率众数万踞杨林长坡，分党踞小偏桥、十里铺、羊芳凹、牛街、兴福寺，省城大震。毓英督诸军分剿，夺回小偏桥诸处，复连败之于萧家山、鹦鹉山，擒斩逾万，铲除省东贼垒百余。西北两方贼仍负隅拒守，毓英令副将杨玉科、总兵李维述等规迤西，与腾越义兵约期并进。于是副将张保和等克富民、昆阳，总兵马忠等克呈贡、晋宁、易门、澄江、禄丰，玉科等克武定、禄劝、元谋、罗次、定远、大姚，维述等克广通、楚雄、南安及黑琅、元水诸井。凡悍酋剧匪，擒斩殆尽，省城解严，被诏嘉奖。

九年，澄江回复叛，踞府城，毓英率军往剿，围其郛，十年二月，克之。并拔竹园、江那诸贼巢，迤西军亦克丽江、剑川、永北、鹤庆、宾川、姚州、镇南诸城。疏言："滇省前事之误，东南未定，遽议西征，屡致丧师失地。今通筹全局，必先扫荡东南两迤，然后全军西上，方无后顾之忧。"

十一年，迤东、迤西两路悉平，西军亦先后克复永昌、邓川、浪穹、赵州、云南、永平、蒙化及上下两关，而大理贼犹坚守，恃腾越、顺宁互为应援。十一月，毓英亲往督战，先断贼援，直薄城下，掘隧道，陷城垣数十丈，夺东南两门入。贼守内城，昼夜环攻，守陴贼多死。杜文秀穷蹙服毒，其党舁之出城诈降，斩首传示，勒缴军械，贼党犹请缓期。毓英令杨玉科率壮士二百入城受降，

布重兵城外夹击之，斩酋目三百余名，生擒杨荣、蔡廷栋、马仲山，磔于市。大理肃清，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顺宁、云州、腾越皆下，全滇底定，加太子少保，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十三年，兼署云贵总督。

光绪二年，丁继母忧。二年，服阕。授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七年，调福建督办台湾防务，开山抚番，浚大甲溪，筑台北城。八年，署云贵总督，九年，实授。法、越兵事起，自请出关赴前敌，屯兴化。十年，命节制关外粤、楚各军。会广西军溃于北宁、太原，毓英全师退屯保胜，以未奉命，降二级留任。七月，命进军决战，连复越南馆司、镇安、清波、夏和诸县，屯馆司关，规取河内诸省。令丁槐、何秀林攻宣光，以地雷毁其城，擒斩甚众。

十一年，京察，开复降级处分，令覃修纲攻克缅旺、清水、清山。法兵援宣光，掘地营延袤十余里扼之。破法兵于临洮府，夺梅枝关。连克不拔、广威、永祥，进捣山西、河内，广西军亦收复谅山。越南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闻风响应。会和议成，诏班师。五月，回驻边关。十二年，会勘边界，兼署巡抚。十三年，剿顺宁猓黑夷匪张登发，平之。十四年，京察，议叙。十五年，皇太后归政，晋太子太傅。寻卒，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云南、贵州建专祠，谥襄勤。子春煊，官至四川总督。

弟毓宝，从毓英转战云南，功最著，累擢道员，赐号额图珲巴图鲁。光绪十年，出关援剿宣光、临洮，旋克广威府、不拔县、梅枝关，赐黄马褂。十四年，授福建盐法道，擢云南按察使，权布政使，护巡抚，兼护总督。二十一年，调贵州布政使，未行，复调云南。毓宝勇于战阵，不谙文法，御史溥松劾其护总督时，任用私人，政刑失当，坐夺职，卒于家。云贵总督崧蕃疏陈毓宝战功，诏复原官。

论曰：刘长佑朴诚廉毅，老于军事，时病其失之慈柔。自言："于是非邪正，不自欺以欺人。"非饰辞也。滇、粤筹边，尤有远见。刘岳昭治滇，能屈以听岑毓英。毓英与滇事相终始。跋扈霸才，竟成戡定伟绩，信乎识时之杰，能自树立者已。

清史稿卷四二〇　列传第二〇七

韩超，字南溪，直隶昌黎人。道光十四年，副贡。二十二年，天津治海防，超诣军门献策，事平，奖叙州判。寻以府经历拣发贵州，历署三角屯州同、独山知州。独山多盗，号难治。超募勇训练，用土民为向导，擒其渠。胡林翼守黎平，深倚重之，言之巡抚蒋霨远，超由是知名。

咸丰元年，乌沙苗倡乱，超从林翼进剿，驰风雪中，先后斩获数百人，余党悉平。论功，以知县用。二年，署清江通判。知黔将乱，捐俸豢勇士八十人，练成劲卒。四年，独山土匪结粤匪内犯，超率兵练迎击，分军出贼后，攻其不备，擒贼首杨元保，复深入广西南丹州境，击诸匪平之，加同知衔，赐花翎。桐梓匪杨凤窜永宁，合黔西匪王三扎巴连陷数城，围遵义，超驰至，败贼南关，阵斩王三扎巴，立解城围。复追败诸葛章司河，擒杨凤斩之，余党尽歼，擢知府。

五年，苗乱蔓延，超驰援台拱，解黄平、平越围。转战至施秉、镇远，贼堑山断道，以阻官军。超以孤军驰突其间，大小数十战，补石阡知府。超性刚直，有胆略，每与上官争执是非，上官责以剿贼而靳其饷，饥师转战，往往求协助于邻省。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交章论荐，侍郎王茂荫亦疏荐之，诏下巡抚问状，以道员记名。九年，授贵州粮储道。时苗、教各匪连陷诸郡县，驻军邛水汛，扼其中，使苗、教不得合，且遏其下窜湖南之路。贼出全力扑之，超约楚军夹击，贼大溃。剿思州响鼓坪，施秉土地坪，镇远金鼎坨、锋严坨、唐家营坨诸贼巢，擒贼目张东山、欧光义等，镇远所属皆平。民团旧以十户养一庄丁，超因其意稍变通之，官募士而民输粮。又籍叛产分授降众、流人，以田代饷：行之二年，得兵三千人。自军兴，协饷不至，地方官吏争抽取厘金以为补助。超建议厘金统一，一抽之后，不复再抽，商无滞累，饷用差给。

十年，命帮办贵州剿匪事。十一年，署按察使。提督田兴恕疏陈超前后战功，加布政使衔，赐号武勇巴图鲁。诏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田兴恕方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超久在行间，亦以肃清全黔为己任。

同治元年，田兴恕罢，乃命超办理防剿事宜。时尚大坪、玉华山两处为贼巢，遵义、安顺、思南、大定、铜仁、石阡诸府所在皆贼。五月，回匪陷兴义，云南叛回溃勇扰境，粤匪亦由川窜至正阳、庙堂并桐梓、松坎诸地。超令总兵吴安康进剿，用内应夜纵火攻破贼巢，擒匪首倪老帽斩之，出难民二千余人。六月，闵家场踞贼纠集苗、教诸党逼江口，天柱匪首亦纠合土匪攻陷县城，分股窜湖南晃州厅、高寨，陷邛水、青谿两城，谋截楚军粮道。超令总兵罗孝连、道员赵国澍进攻安顺仲匪，夷其垒，擒斩贼酋韦登凤等。尚大坪贼复约苗、教分掠江内，超令孝连断其归路，国澍等驰军迎击，复令副将赵德元出冷水河、梯子岩进袭尚大坪，立破之，印水汛城同时克复。进平玉华山贼巢，攻拔瓦寨，复天柱县城，特诏嘉奖。道员邓尔异、总兵李有恒，破王家苗寨、夹马洞诸贼巢，获其酋李玉荣等。黄、白号，教匪窜遵义，知府李德莪击破之于三台山，夺五里坎诸隘口。副将周宏顺进攻石阡，毁老王坨贼巢，诸坨就抚。石阡、桐仁苗匪攻毁镇远营垒，邛水戍军亦溃，遂南掠松桃，北攻天柱。湖南援师至，贼始引去。诏斥超专恃援军，有负疆寄。云南方议抚回，巡抚徐之铭咨会停剿，而回匪益恣，窜陷安南、兴义，分扰郎岱、永宁、归化，诏原其误信抚议，免议处。石达开自川回窜，分三路，一走遵义，一走黔西，一走桐梓。遣沈宏富、李有恒、余祖凯击之。田兴恕以教案获谴去官，黔军益单。二年，乞病回籍。

光绪四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九。诏念前功，赐恤，谥果靖。贵州请建专祠，并附祀胡林翼祠。

田兴恕，字忠普，湖南镇＜⿰日竹旱＞人。年十六，充行伍，隶镇＜⿰日竹旱＞镇标。咸丰二年，从守长沙。贼屯湘江西岸，军中募敢死士夜惊贼营，兴恕请行，夜浮小舟往，潜燔贼营，贼骑数百追之，泅水免。巡抚骆秉章奇之，委充哨官。五年，从克郴州。六年，领五百人号虎威营。从萧启江援江西，克万载、袁州。七年，战上高英冈岭，深入被围，左手受创，亡马，步战，他将驰救，得免。是役以少击众，毙贼千数。进攻临江，掘地道轰城，先登，再被创，贼死拒未下。援贼大至，启江议暂退，兴恕不可，曰："兵在精不在多，愿为前锋。"率所部直贯贼阵，贼张左右翼围之，后军望见兴恕旗指东麾西，贼皆披靡，夹击，贼大败窜走，遂复临江。八年，克崇仁、乐安、宜黄、南丰，积功至副将，加总兵衔，赐号尚勇、挚勇两巴图鲁。贵州苗、教匪炽，黎平府被围久。兴恕奉檄赴援，至即攻破贼营，连战三日而围解，进克古州永从署古州、镇总兵。

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兴恕率四千五百人赴援，扼九巩桥，无日不战，历月余，粮药将罄，选死士欲以一战决胜负，会李续宜援军至，内外夹击，毁附城营三，连日攻下，势如破竹。达开窜广西，遂移军靖州防黔边，命署贵州提督，督办贵州军务，增军盈二万。十年，道铜仁，取印江，分军略思南、石阡，进克猫猫山贼巢。石达开由广西入贵州，连陷数县，省城大震。巡抚刘源灏趣赴援，兴恕奏言："黔省上游道路分歧，贼若以一军扰黔，一军入蜀，道远兵单，断难兼顾。已檄韩超防镇远，沈宏富守湄潭，刘义方进松桃，臣驻石阡，居中调度。贼如上窜，则亲会川军以攻之。窥楚，即驰还靖州。"时兴恕已实授提督，诏授钦差大臣，命援省城。师至，部署省防，督军赴定番迎剿，贼弃城而走。

十一年，兼署巡抚。时回、仲、苗、教诸匪分扰，上下游几无完土。兴恕分兵援剿，战屡捷。招抚匪首唐天佑、贾幅保、陈大六、柳天成等，克复归化、荔波、定番、广顺、独山诸城，疏通驿路，军威渐振。兴恕年甫二十有四，骤膺疆寄，恃功而骄，又不谙文法，左右用事，屡被论劾，乃罢兼职，以韩超代之。

同治元年，罢钦差大臣。会法国教士文乃尔传教入黔，因事龃龉，兴恕恶其倔强，杀之，坐褫职，赴四川听候查办。经遵义旺超，值云贵总督劳崇光为贼所困。兴恕骤马冲入，大呼："田某在此！"贼惊溃，翼崇光出。寻论罪遣戍新疆，行至甘肃，总督左宗棠奏请留防秦州。十二年，释归。光绪三年，卒于家。

曾璧光，字枢垣，四川洪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记名御史。入直上书房，授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譞读。咸丰九年，出为贵州镇远知府。同治元年，署贵东道。二年，剿平铜仁踞贼萧文魁，赐花翎。云贵总督劳崇光荐其才，迭署粮道、按察使、布政使。

六年，予二品顶戴，署贵州巡抚。七年，实授。贵州地瘠乱久，北境接四川，东境接湖南，军

事悉倚邻援，本省饷既艰窘，将多骄蹇。总兵林自清罢后，戕兴义县令，率所部万人扰川境。八年，璧光密遣提督陈希祥擒斩之，令吴宗兰剿青山余匪，克普安、安南。时席宝田军已由东路进规台拱，省城附近诸匪糅杂，出没无常。

九年，周达武调任贵州提督，率川军至贵阳，渐次勘定。自军兴乡试久停，至是年始补行，人心益定。与达武议增兵扼要驻守，令道员蹇阎破遵义贼，擒其酋吴三。令提督刘士奇克都匀，殪其酋吴章。十年，令提督钟有思等进剿上游，克永宁、威宁，下游诸军擒悍贼潘得洪，收复八寨等城。又收复上江、下江、三脚各城，平上游镇宁、归化贼巢，殪永城踞贼侯大五，斩郎岱金家硐踞贼金大七，盘江北岸肃清。又破毕节、威宁诸匪，清八寨、三角余贼，毁其巢。令总兵何世华击斩安南贼酋潘幺，进克贞丰，西路悉平。十一年，周达武率所部会楚军定苗疆，诏嘉调度有方，予优叙。

十二年，会滇军克新城老巢，全省肃清，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予云骑尉世职。寻新城防军索饷哗变，匪首何玉亭攻新城，遣其党黎正关攻兴义，分军驰剿，捕诛其渠，事旋定。光绪元年，卒于官，追赠太子太保，依总督例赐恤，谥文诚。四川、贵州请建专祠。

席宝田，字研芗，湖南东安人。诸生。咸丰二年，率乡团杀贼，复县城，奖叙训导。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招参军事，遂从转战，积功累擢同知直隶州。九年，石达开由广西犯湖南，宝田从解宝庆围，擢知府。十年，骆秉章令募千人号精毅营，防湖南边。广东贼犯郴州、桂阳，击走之。

同治元年，石达开复由广西入境，连败之于黔阳，克来凤，以道员记名，加按察使衔。二年，粤匪黄文金大举犯江西，命提督江忠义赴援，宝田副之，战饶州桃溪渡，大破之。又迭破之于湖口、洋塘、石门、青山桥，贼引去，趋池州，围青阳。宝田袭石岭，破贼卡，分军遮其前，合水陆夹击，文金遁走，遂解青阳围。累功赐号业铿额巴图鲁，加布政使衔。江忠义卒于军，宝田代领其众，留防江西。三年，李世贤、黄文金复合犯江西，将以遥掣江宁之师，宝田逆击白沙关，夺枧桥要隘，钞击于大济关、泥岭关，贼窜山谷，复金谿，以按察使记名，授云南按察使。

时杨岳斌初至江西督办军务，檄宝田援南丰，坐迁被劾，降知府，留军。会大军克江宁，群贼拥洪秀全子福瑱逸出，由开化犯玉山，走泸溪，宝田邀击于新城，进至石城杨家牌，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福瑱匿山谷中，捕得之，槛送南昌，伏诛。诏复宝田原官，予云骑尉世职，赐黄马褂，授贵州按察使。时余贼汪海洋等走广东。

四年，宝田自平远邀击，降万余人，又扼铁石岭，降者二万，诸军合击于嘉应州，全数荡平。论功，江西军以宝田为第一，诏以布政使记名，遇缺题奏。军事既定，请回籍终养，允之。贵州苗、教诸匪构乱十有余年，东路素倚湖南援军，自粤匪平后，议大举剿平。先是授兆琛为贵州布政使，偕总兵周洪印率师往，积岁无功。李元度围荆竹园，亦久不下。巡抚李瀚章、刘昆先后劾罢兆琛、洪印，元度亦镌级，荐起宝田招集旧部万人入贵州，总统东路诸军。

六年冬，进军石阡，荆竹园为教匪老巢，宝田审视地势高峻，匪砦环列，惟北面平夷可掩入。七年元旦，进攻，部将黄元果先登，诸将肉搏垒下，一日平十八砦，克荆竹园，擒斩匪首萧桂盛、何瑞堂，其旁三十六砦相继攻下。捷闻，被珍赍。夏，进规寨头。寨头为苗疆门户，诸苗拏贿资粮所萃，连拔东西三屯，阵斩苗酋桂金保，破援贼张臭迷，攻下台笠、丁耙塘诸砦，遂克寨头，分军克天柱，斩其酋陈大六。会丁继母忧，回籍治丧，提督荣维善暂领其众，寻诏夺情趣赴军，进攻台拱。台拱苗最强，踞清江、镇远二城为犄角。宝田请增兵万人，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领之出晃州为北路，宝田自当南路，令荣维善用雕剿法，转战山谷间，破诸苗砦，渐近镇远。润昌、子垣由思州进攻镇远府城，克之。

八年二月，维善连破董敖、公鹅两隘，遂克清江厅城。两军合趋黄飘，山地狭峻，人行顶趾相接，遇伏。维善军疾行先出险，润昌军误以为陷伏中，争道相挤，为贼所乘，润昌、子垣皆战歿。维善闻变，率二百人驰救，被围，为苗所擒，遇害。于是苗氛复炽。张秀眉犯巴冶，宝田亲督军击走之，进克稿米，令龚继昌、苏元春破苗寨，击走张臭迷等，分军守镇远、施秉。时以宝田军苦战年余，尚未深入，议罢其军，刘昆仍主专任，复增兵万人，分三路进。

九年，会攻施洞，克之。苗走九股河，白洗苗来援，击败之。进攻台拱，破革夷诸砦，薄台拱

城下，苗弃城走，克之，加头品顶戴。进军九股河，分别剿抚，凡平黑苗砦二百余所。鸡讲、丹江苗皆请归化。十年，进攻凯里，一鼓而下。苗溃走雷公山，麋众六七万人，黄茅岭、雷口坪、九眼塘、燕子窝诸寨皆绝险，宝田督诸军冒暑入山，合击张臭迷，斩馘三万，燔其庐舍，剿洗一空。驻军施洞口，宝田遽病风痹，乞假医疗，命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分统其军。军事进止机宜，仍禀命于宝田。

十一年，三路进兵，凯北以北悉定。合攻乌雅坡，诸酋皆在，以长围困之。迭战斩九大白、岩大五于阵，先后降者数万。四月，擒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槛送长沙，伏诛。张臭迷先逸，捕得戮之。诸酋或降或斩，无脱者。苗疆平，诏晋宝田骑都尉世职，家居养疴。光绪十二年，诏以宝田前擒洪福填功，命曾国荃绘其像以进。十五年，卒，赠太子少保，优恤。原籍及江西、贵州建专祠。

论曰：贵州之匪，总名有六：曰苗匪、教匪，曰黄号、白号，其小者曰杠匪、仲匪，其他滥练、游勇、逆回、悍夷，揭竿踵起，不可悉数。始于咸丰四年，无兵无饷，不能制也。韩超有办贼之才，久屈下僚，事权不属。田兴恕入黔，兵威始振，超亦骤起，未久相继去。张亮基治黔数年，亦仅补苴。中原大定，曾国藩乃议以湖南兵力、饷力为平黔根本，而骆秉章亦令刘岳昭剿黔北以保川边。后专倚席宝田，戡定苗疆。自周达武以川兵、川饷济黔之不及，曾璧光赖之以竟全功。盖阅二十年而后大定。古云："蛮夷之人，先叛后服。"盖以地势使然。然使若韩超者早膺疆寄，其延祸或不致如是之甚。弭乱之道，在得其人，用人之道，必尽其才，固古今不爽者尔。

清史稿卷四二一　列传第二〇八

赵光　朱嶟　李菡　张祥河

沈兆霖，字朗亭，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五年，迁司业。二十六年，迁侍讲，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二十九年，迁侍讲学士，直南书房。历詹事、内阁学士。咸丰二年，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学政。

三年，粤匪自武昌下九江，兆霖请速援南昌。上谘以军事，兆霖奏言："江西会城虽暂可无虑，贼扰外府，省兵不能兼顾。外府各有团练，如肯齐心协力，何藉分兵？即如抚州乡团不下数万，皆留保本村，官兵只三百，已调赴会城。如团练不能合力，贼至何以御之？其故皆因坚壁清野，旧议只守本村，并不出战，不知事与嘉庆间川、楚教匪劫同。川、楚教匪劫掠村庄，自以坚守堡寨为是，今贼专攻省会、郡县城池，城既破，乡勇亦相与解散矣。抚州如此，各省各府亦必皆然。乞饬直省当练勇中精选十之二三，联为乡兵，统以练达有位望之人。遇本县有警，互相救援。其外府、外县仍不得调往，以免扰累。"得旨允行。寻以病乞罢。

五年，病痊，署吏部侍郎，仍直南书房。兆霖疏言："安徽各郡，江北安、庐、和，江南池、太，皆为贼踞。巡抚驻庐州，东北徽、宁、广三属，几为巡抚号令所不及。事急则向浙江请饷，事平则泄＜⿰⿱⿰⿱⿰⿱

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布政使恩麟以闻，上深惜之，赐恤，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曹毓瑛，字琢如，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七年拔贡，授兵部七品小京官，迁主事，充军机章京。二十三年，举顺天乡试，再迁郎中。咸丰十年，擢鸿胪寺少卿。

时江南大营溃，总督何桂清弃常州，苏、常相继陷。毓瑛疏陈军事，略曰："拯溺救焚，其事宜急而不宜缓，捣虚批亢，其事宜合而不宜分。臣前读都兴阿奏，拟自英山由豫境绕赴徐、宿以达江北，而曾国藩通筹方略，拟分三路进剿，俟八月大举。窃谓都兴阿由豫境以达江北，程途纡远，非两月不能到。浙江自萧翰庆阵亡，江长贵自平望退守，锐气尽消。以屡溃之孱兵，御剽悍之勍贼，待至八月，松、太、杭、嘉、湖诸郡势将瓦解，蔓延愈广，规复愈难。为今计者，都兴阿宜自英、霍取道临、凤以抵江北，不过旬日，即由通、泰渡江，直抵江阴进攻常州、无锡为一路，而以周沐润所募沙勇副之。镇江见有兵万余，巴栋阿、冯子材、向奎进规丹阳为一路。薛焕在上海增募勇丁万人，由嘉定、太仓、昆山进攻苏州为一路，而命张玉良出嘉兴、平望以副之。曾国藩率楚师由宁国取道广德，进抵嘉、湖为一路，策应诸军，而令米兴朝攻宜兴、溧阳，周天受攻高淳、东坝，曾秉忠督长龙船入太湖以副之。攻贼之所必救，据贼之所必争。俟曾国藩新募勇至，然后分路进剿，庶于事有济。"

英、法两国合兵犯京师，上幸热河，军书旁午，枢臣未全从，上命择章京资深才优者佐诸大臣办事。毓瑛在直久，诸大臣欲举以应，固辞，遂越次用焦祐瀛。

十一年，穆宗即位，诸大臣皆谴罢，乃命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迁顺天府丞。同治元年，迁大理寺卿，授军机大臣。二年，擢工部侍郎，调兵部。三年，江南平，加头品顶戴，赐花翎，署兵部尚书。四年，擢左都御史，寻授兵部尚书。五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恭悫。

方端华、肃顺擅政，毓瑛独不附。及佐枢政，廉慎勿懈，每谓："军旅大事，患在信任不专，事权不一。古来良将，率以掣肘不能成功。"时以为名言云。

许乃普，字滇生，浙江钱塘人拔贡，考授七品小京官，充军机章京。嘉庆二十五年，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道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大考二等，擢洗马。五年，督贵州学政，任满回京，仍直南书房，累迁侍读。十三年，复以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三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刑部侍郎，罢直南书房，专治部事。调吏部，又调户部。二十一年，擢兵部尚书。二十五年，坐事镌五级，补太常寺少卿，迁光禄寺卿。

三十年，文宗御极，命仍直南书房。诏求言，乃普疏言："方今先务，莫急于正君心，培圣德。请敕馆臣合列朝圣训，依类分门，排日进呈，庶政奉以为宗。恩诏各省保举孝廉方正，请敕下各直省学政考核学官，学官得人，所举庶几可恃。刑部于致死胞伯叔及胞兄之案，以事关服制，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巧为开脱。请敕下刑部斟情酌理，俾无枉纵。各省绿营弁兵平时宜加意训练，武职到京，兵部验看时，当令兼演火器。"疏上，得旨："下所司议奏。"复申谕刑部及各督抚，服制案罪名务得实情。

咸丰二年，授内阁学士。乃普疏论军营奏报欺饰，得旨，令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力除积习，严为稽察，其蒙混掩饰者，据实严参。擢兵部侍郎。三年，粤匪陷九江，扰皖北，觊觎北向，而庐、凤守御单弱，乃普疏请调黑龙江兵，道山东、江南，径赴安徽，远可张苏、浙之声援，近可固庐、凤之门户。调刑部，寻擢工部尚书，调刑部。国子监司业崇福奏请豫征山西咸丰四年钱粮，军机大臣等会议，推及陕西、四川两省，乃普偕侍郎何彤云奏言："各省情形不一，应由各督抚体察情形。山西被贼各州县及陕西之延安、榆林、绥德、兴安，四川之宁远各府，地瘠民贫，均请免其借征。至畸零小户，有田数亩或数十亩，仅足餬口，仍令照常例完纳，庶民力不至重困。"又奏言："时直严寒，用兵尤宜抚恤。闻通永镇兵四百名，去贼最近，而强半尚衣秋衣。重以行营所在，百物昂贵，无钱者往往须取于民，以致负贩裹足，兵士转不免于饥寒。请饬统兵大臣悉心筹度。"从之。又言："江南大营老师糜饷，皆由琦善等意见不和，舒兴阿自陕赴皖，所在稽留，沿途需索。今命与江忠源会剿，不独难以和衷，且恐因之掣肘。又方今饷需艰难，军务一日未蒇，即度支一日不敷，惟在大师刻日奏功，以纾天下之困。请皇上严加督责，信赏必罚，以振暮气。"疏上，嘉纳之。

四年，刑部主事王式言坐承审命案，听授请托，失入绞罪。事闻，上命裕诚等谳治，乃普以式言本门生，奏请回避，弗许。既而裕诚等献式言仆受赇，上责乃普回护，降补内阁学士，罢直南书房。寻迁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六年，迁工部尚书。八年，命督五城团防。九年，调吏部。十年，文宗三旬庆辰，加太子太保。九月，以病乞罢。同治五年，卒，谥文恪。

子彭寿，字仁山。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选少詹事。咸丰十一年，文宗崩，命议郊配礼，彭寿偕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奏言："臣读大行皇帝圣制《甲寅夏斋宫即事》诗，末句'以后无须再变更'注云：'天坛配享，三祖、五宗为定，永不增配位。恐后代无知故违，则仪文太繁。'臣等仰瞻圣藻，躬悬斋宫，言法行则，非博谦让虚名。弓剑未寒，不忍顿生异议。"礼遂定。时肃顺等获罪，彭寿请察治党援，旨令指实。奏言侍郎成琦，太仆寺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侍郎刘昆、黄宗汉。得旨："纠弹诸事，朕早有闻，特惩一儆百，力挽颓靡。此后不咎既往，诸臣亦毋以党援陈奏，致启讦陷。"于是孚恩等谴黜有差。彭寿又以载垣等随事刻深，户部五宇官钱案请再清厘，从之。同治初，再迁内阁学士，署礼部左侍郎。五年，卒。

赵光，字蓉舫，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转光禄寺少卿，五迁内阁学士。擢兵部侍郎，调户部。

文宗即位，奏陈时务，略言："安民先察吏，州县为亲民之官，秩卑责重。捐例屡开，仕涂益杂。幕友招摇，书役播弄，贿属情托，靡所不至。正供则那移侵亏，讼案则株连搁压，偶或参劾，辄筹抵制。大吏虑其噬脐，曲予宽容，同僚相率效尤，成为习惯。应请饬令督、抚、司、道，严行举错，以肃官方。国家糜饷养兵，冀收实用，近日营伍将弁，虚文操演，厮役士卒，养尊处优。空名渔利，器械不修，枪炮无准，而水师尤为窳敝。往往居岸自适，风沙水线，都未研习，洋面不靖，盗劫频闻。前者海疆有事，船远距而弹施，敌近前而药罄，束手无策，栗体先逃。凡诸军备，转为寇赍。甚至轨律尽隳，沿途坐索，长官乞哀，乃始进行。军威不肃，一至于此。夫练兵必先练将，材艺迈众，忠勇无前，如昔时杨遇春辈，渺不可得，缓急何恃？应请饬令将军、督、抚、提、镇，整齐营伍，鼓励人才，以修武备。诘奸除暴，莫如保甲，近来直隶、山东盗贼日众，至河南之捻匪，四川嗰匪，广东之土匪，贵州之苗匪，云南之回匪，肆意强横，目无法纪，邪教充斥，名目纷繁。煽诱既众，蹂躏弥多。地方文武，恐滋事端，惟务姑息。胥差既豢贼纵容，兵弁复得规徇隐。干吏严拘，则声息潜通，夺犯戕官，酿成巨患。其愚懦者，但期文过，讳盗为窃，避重就轻，以至匪徒益无忌惮，祸不胜言。应请饬令各直省督抚，认真整顿，奉行保甲，缉捕勤能，据实奖励。疲玩者撤参重处，以辑盗风。直省仓库钱粮，各有定额，州县官如果尽数征解，交代清晰，何至亏空盈千累万？其致此之由，厥有数端：或纨绔而登仁仕版，习尚奢华。或庸瞜而昵亲随，开销浮滥。或负累已深，官项偿其私债。或交游太广，正款供其应酬。寅支卯粮，东挪西掩，有漕者藉口于帮丁之需索，解库者归咎于粮价之增昂。道府察知，往往碍于情面，曲意弥缝，后任虑招重怨而不敢发，上司恐兴大狱而不敢参，即使查抄，终归无著。是以州县交代，有历数任而未算结者，有合数十州县而未盘查者。前者钦差大臣会同各督抚清查整理，严定章程，亏短各案，业已分别摊赔。第恐旧亏未完，新亏已续，应请敕令各直省督抚督同司道各官详细查核，交代未清者，停其委署升补，亏那者严参，以清积弊。"疏入，优诏嘉纳。

三年，擢工部尚书，调刑部。八年，命偕尚书周祖培等督五城团防事宜，历兼署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四年，卒，谥文恪。

朱嶟，字致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迁御史。道光十二年，畿辅灾，广东副贡生潘仕成捐赀助赈，赐举人。有援案以请者，嶟疏言："仕成本副贡，去举人一间，赐以举人，于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厥后叶元堃、黄立诚次第援请，若因此遂成定例，生富人侥幸，阻寒士进修，于事不便。应请旨饬各督抚，水旱偏灾，捐输应奖，不得援引前案"。上嘉纳之。五迁至内阁学士。十七年，擢兵部侍郎，迭兼署吏、户二部，坐事镌五秩。二十六年，补内阁侍读学士。

御史刘良驹条奏银钱画一，上命各省督抚议奏，嶟疏言："泉布之宝，国专其利，故定赋以粟，

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今出纳以银，钱几置诸无用。虽国宝流通，然流于下而不转于上，于是富商市侩得乘其乏、操其赢，而任意以为轻重。若使官为定价，且必格而不行。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词，以盐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解钱，人必乐从，长芦盐价可解京充饷。请于东西城建库藏钱，以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时价搭放各旗，就近赴库请领，以免其转运，并严禁克扣、短陌、搀杂诸弊。两淮盐价，解备河工岁修。淮上全工，水路皆通，挽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系用钱，此两便之道也。农民以钱输赋，天下十居七八。地方官收钱解银，每致赔累。江西抚臣吴文镕前奏：‘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征银解银。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全行收钱，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绝无银币，亦未免偏枯。拟请州县征收，向来征银解银者置无论，但照现在收钱者，量钱粮多少，视附近地方兵役众寡，酌减应解银数，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定数目，按照时价，支放兵饷役食。应有耗羡平余，仍行提出解司，而本管同城之官俸，本州县之书工、役食、祭祀、驿站，本地方分汛之兵饷，俱准坐支。余则视道路之远近，解存道、府、藩各库，以放兵饷。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征前十日为定，由藩司能饬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千七百，少不过千二百，取为定则，不得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可坐支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收钱者，皆发银如故。官局钱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如是，则虽变而实因，不至纠纷窒碍。至如百姓出粟米麻丝易钱输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折若干凡自封投柜者，不遽改折，是于民无扰也。兵丁领银，仍须易钱然后适用。每至兵领饷时，不准铺户抑价，今照定价放给满钱，此于兵无亏也，先时银多，则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则官以易钱赔累。多用钱则少解银，即累亦因而减，迨银价平时，又复可获羡余，此于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厘市一空，恐致钱荒。不知兵役领钱，仍行于市，地方官除存库外，尚有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行于市。且今日之弊，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莫利于收钱，尤莫利于停铸。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以工本之银，发出易钱，实收上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铸难行，而官钱日多，钱价可平，而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可得而行矣。是知停铸者用钱之转关，平价者绝私之微权也。将欲平价，非使银钱相埒不可，为平价而暂停铸，迨价平而复开炉，所谓欲赢先缩，一张一弛之道也。夫损上必期益下，今钱值日贱，物假日贵，泉府费两钱而成一钱，官兵领一钱则仅当半钱。无益于民，有损于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总之，可用钱则用钱，必须用银则仍用银，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补偏救弊，无逾于此。惟各省情形不一，因地制宜，随时变通。当责各督抚体察酌议尽善”。疏入，上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行。

历通政副使、内阁学士。二十九年，授仓场侍郎。咸丰四年，病，乞罢。五年，病痊，复授户部侍郎。六年，擢左都御史。迭署兵、礼二部尚书。十一年，又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文端。

李菡，字丰垣，顺天宝坻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再迁侍讲，大考二等，擢侍讲学士。二十一年，迁少詹事，督安徽学政，累迁通政使。二十五年，擢左副都御史。

咸丰元年，署礼部侍郎，应诏上疏：“请戒饬诸臣，一曰振因循。积习相仍，中外一辙。用兵无可退之理，乃引疾归田，抽身保位，则因循在军旅矣。治水为难缓之功，乃自冬徂夏，漫口未合，则因循在河防矣，雍沙番案，琦善以总督大员，犹复语多狡饰，以至往返鞫讯，则因循在刑法矣，顺天武清县逃犯，竟敢窝藏匪徒；浙江奉化县刁民并敢迫胁官长，则因循又在郡县矣。伏愿皇上乾纲独振，力挽颓风，闻嘉谟则立见施行，睹弊政则悉除支蔓。惰者责之，勇者奖之，勤者进之，昏者黜之，庶奋庸熙载，百废俱修矣。一曰除欺饰。粤西逆匪，萌蘖在十数年之前，使抚臣早为奏闻，何难根株立绝！乃养痈成患，讳莫如深。比及有人指陈，势已不可扑灭。年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祸首罪魁，实由欺始。夫献可替否？宰相之责也。拾遗补阙，谏官之职也。伏望皇上开诚布公，虚怀善纳，导之使言，言之使尽，执两用中，归于至当。至科道职司言责，尤朝廷耳目之官，风闻偶误，小过可容，庶赣直得效其愚，萋菲莫行其冈，而宸聪四达矣。一曰屏偏私。人之气质，不能无偏，意见少有参差，议论遂多龃龉，相持不下，教令纷更，属员既无所适从，宵小遂从而谗构。嫌

隙日深，乖气致戾。刑部越狱一事，非其明验乎？夫师克在和不在众，两粤会剿，湖南防堵，将帅不应有诿罪争功之见，督抚不可存此疆尔界之私，同德同心，群策群力。苟无隙之可乘，定肤功之克奏。河、漕本属一体，未有河不治而漕治者。从前督臣、漕臣，曾因参劾厅员，各执己见，见在漫口不能合龙，漕船何由利济？亿万姓饥民待赈。数百万帑项虚糜，正大臣忧患与共之时。此即屏除嫌怨，共秉公忠，犹恐难以济时屯而纾民患。倘仍芥蒂未化，筹画分歧，不和政庞，咎将谁执？伏读仁宗御制和同论，谆谆以臣下偏私为戒。愿皇上一德交孚，与百僚共襄上理焉。一曰防玩法。见今军务、河工，贻误诸臣，厥咎匪细，仰蒙宽典，仅予薄惩，恕其既往之衍，责其将来之报。而且失伍之将弁，准其带罪立功，溃防之河员，许其留工效力，恢宏在度，格外矜全，天下皆晓然于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与夫通变权宜之计，该大臣等久蒙倚任，渥荷优容，自无不激厉图功，竭忠矢志。第恐奔走御侮，难得贤员，幸泽恃恩，复萌故智。始犹惧罪之不可逭，一旦获宥，遂谓罪有可原矣。初犹虑法之不能逃，幸而苟免，遂谓法止于是矣。伏愿皇上奋天锡之勇，播神武之风，宽大之诏，能发而即能收，希冀之恩，可一而不可再。则德威惟畏，玩纵之萌，不戢自止矣。以上四条，皆臣道之防，实切时之弊，而其本由于得人。进英锐，则因循者退矣。取诚笃，则欺饰者鲜矣。惟在皇上任贤勿疑，用材器使，俾朝无幸位，莫不图易思艰，庶可挽天灾民变之穷，而上副引咎纳言之至意。”疏入，上嘉纳之。

三年，授兵部侍郎，署仓场侍郎。廉得奸人把持仓务，置于法。十年，调工部，复调吏部。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二年，卒，谥文恪。

张祥河，字诗舲，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户部主事，累转郎中。十一年，出为山东督粮道。十七年，擢河南按察使，以父忧去官。服除，仍授河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二年，祥符决口合龙，赐花翎，诏以河南迭被水灾，始终克勤其事，予优叙。二十四年，迁广西布政使，擢陕西巡抚。西安、同州有刀匪扰害闾阎，祥河饬严捕百余人置诸法，诏嘉之。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请述祖德，守成法，励官方，镯民欠。疏入，报闻。祥河优于文事，治尚安静，不扰民，言者劾其性耽诗酒。

咸丰二年，东南军事日棘。祥河奏言：“陕西兴安等地毗连楚境，应举行团练，择要防堵，惟乡勇良莠不齐，易聚难散，不如力行保甲，为缉奸良法”。三年，召还京。四年，授内阁学士，寻迁吏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六年，以病罢。病痊，仍授吏部侍郎。八年，擢左都御史，迁工部尚书。十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以病乞罢。同治元年，卒，谥温和。

罗惇衍，字椒生，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七年，督四川学政，召对，上以惇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二十三年，大考一等，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转通政副使、太仆寺卿。二十六年，督安徽学政，迁通政使。

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言：“古帝王治天下，根源只在一心，要在览载籍，勤省察，居敬穷理，以检摄此心，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于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阶级，其论君道，尤极详备。惟在皇上讲习讨论，身体力行。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于臣工奏折，指示得失，明见万里。皇上几暇，日阅一二事，凡督抚陈奏，如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即予以袖答。若有饰诈怀私，亦为之指示，庶大吏皆知警戒。他若《御纂资政要览》、《庭训格言》诸书，皆本心出治，一以贯之。伏愿皇上法祖以修己，推而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又请谕部院大臣各举所知，备京卿及讲读之任。敕直省督抚、提镇、学政皆得犯颜直谏。指陈利病，无所忌讳，藩臬亦许密封由督抚代为呈奏。疏入，上嘉纳之。

咸丰元年，疏陈风俗移靡，民生日困，请崇俭禁奢，以畜物力。二年，署吏部侍郎，授左副都御史。三年，擢刑部侍郎，仍兼权吏部。时军需孔亟，户部令京师商民以赁舍金一月纳公家，惇衍以为非政体，疏乞明定限制。又疏荐广东在籍给事中苏廷魁等任筹军饷。江宁既陷，寇氛复溯江上犯，惇衍疏请敕曾国藩练楚勇，自湖南移驻武昌，杜贼窥伺荆襄。苏廷魁募粤勇援江西。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并会同已革两广总督徐广缙募新兵堵御凤、颍，遏贼北窜诸路。多被采纳。命随同惠亲王巡防京师，调户部。

五年，以父忧归。七年，英吉利兵攻陷广州。八年正月，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为团练大臣。十年，款议定。十一年，召来京，擢左都御史。

同治元年，两广总督劳崇光被劾任用非人。调度乖方，命惇衍偕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按治，崇光坐罢。迁户部尚书，疏言："吏治日坏，当奖廉惩贪。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北巡抚严树森、山西布政使郑敦谨、山东按察使吴廷栋，清操较著，请奖之，以励其余。"又疏言："皇上求贤若渴，应诏者寥寥，即有登诸荐牍者，或由他省督抚保举，必待本省给咨，始能赴部，非所以示虚怀延揽之道。且但令封疆大吏保举，而未及京卿，恐驯致外重内轻，不可不防其渐。内阁、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素所亲信，必俾其各举所知，众正盈廷，然后可反危为安，转乱为治。请不必限以时日，拘以人数，但有操守廉洁，才猷卓越者，即许随时疏荐。倘所举之人，将来或犯贪污，罪其举主。"

二年，兼署左都御史。四年，兼管三库，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伊犁参赞大臣联捷、御史陈廷经先后论劾"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沉湎于酒，巡抚刘蓉未谙公事，举劾悉听寿图"，及"蓉疏奏失体，漏泄密保"。命偕协办大学士瑞常赴陕西按治。惇衍等为疏辨，仅以微过议处，吏议寿图迁调，蓉革职留任。寻蓉复以他事罢，陕民为蓉、寿图讼冤，总督杨岳斌以闻。惇衍等已回京复命覆奏，遂合疏言："刘蓉秉性朴直，办理甘肃溃勇，不动声色，悉臻妥善。甘肃乱回窜扰，遣兵分布要隘，陕民以安。林寿图身任劳怨，勤奋有为，惟参劾属员，间有轻重失当，致谤毁纷兴，而其廉洁之操，究不能稍加訾议。"诏蓉仍署巡抚，寿图来京候简用。六年，兼署工部。八年，以母忧归。

十三年，卒，谥文恪。惇衍学宗宋儒，立朝正色，抗论时事，章凡数十上，无所顾避。著有《集义编》、《百法百戒》、《庸言》、《孔子集语》等书。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山东登州知府，擢河南南汝光道。

咸丰元年，泌阳土匪乔建德踞角子山，敦谨与南阳镇总兵图塔布督兵捕获之，被议叙，署布政使。二年，授广东布政使，仍留署任。粤匪入湖北，命赴信阳，会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设防。三年，命河南巡抚陆应谷统兵驻南阳，会城及信阳有事，许敦谨专折驰奏，钦差大臣琦善督师援安徽，檄敦谨总理信阳粮台。及师屯江北，粮台移设徐州，仍令敦谨往任其事。寻调授河南布政使，留管粮台如故。

四年，光州、陈州捻匪起，巡抚英桂出驻汝阳，诏敦谨赴本任。省城戒严，敦谨督率官绅倡捐经费，兴团练。皖捻犯永城、夏邑，增调兵勇防黄河各渡口，断寇北窜。寻命暂署巡抚。五年，坐欠解甘肃两年协饷，降调。召还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八年，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卿。同治元年，署户部侍郎，复出为山西布政使，调署陕西布政使，调授直隶布政使，擢河东河道总督。四年，授湖北巡抚，寻召授户部侍郎。五年，调刑部。

六年，擢左都御史。捻匪渡河入山西境，巡抚赵长龄、按察使陈湜疏防被劾，诏敦谨往按，长龄、湜并坐罢，即命敦谨署山西巡抚。七年，出省治防，移军驻泽州栏车镇，为各路策应。授工部尚书，仍留署巡抚。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炮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

八年，调兵部尚书，回京。九年，调刑部。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获凶犯张汶祥，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谳，言汶祥为洪秀全余党，其戕新贻，别无主谋者，命敦谨往会鞫，仍以初谳上，论极刑。十年春，敦谨还京，至清江浦，上疏以病乞罢。光绪十一年，卒，谥恪慎。

庞钟璐，字宝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迁侍讲学士，署祭酒。明年，授光禄寺卿。八年，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以父忧归。

十年，江南大营溃，苏、常沦陷，督团勇防御。上命钟璐陈奏军事，钟璐疏言："常、昭三面皆贼，惟恃民团抵御。器械不精，纪律不明，若大兵不速至，恐裹胁愈多，愈难措手。请饬督臣曾国藩迅由祁门统师南下，常、昭库款无存，惟赖捐输充饷，军需浩穰，捐户搜括无遗。并请饬督臣于就近完善之区，筹资接济。"又奏："江北惟通州最完善，与常、昭有唇齿之依。在籍布政使徐宗干

廉能素著，请饬令督办通、泰一路捐输，并会筹常、昭防剿。”从之。寻命督办江南团练。贼由江阴东窜，逼常熟，钟璐率团勇数战，亡其精锐，奏请江北诸军速援。上以水陆各军势难兼顾，温诏慰勉。

八月，贼陷常熟，钟璐奏自劾，并请饬荆州将军都兴阿统楚师兼程进驻通州防北窜，上责令规复。钟璐自崇明赴上海，设局劝捐，集团守御。荐上海知县刘郇膏循声卓著，为江南州县之冠，报闻。又以军需饷急，奏请令失守地方官罚锾免治罪。谕有“捐输巨款、募勇杀贼、随官兵克复城池者，得据实声明请旨”。寻奏言：“贼所胁之众数百万人，何一非皇上赤子？若非设法解散，穷无所归，必铤而走险。请明降谕旨，予以自新，释兵归降者勿杀，剃发投顺者勿杀，又陷贼州县，多设立伪官，迫索钱米，以减轻田赋，摇动人心。历来被兵州县，钱粮均奉恩旨蠲免。此次苏省被贼，户口散亡，收复之后，无从征收，不如施恩于未复之先，使愚民不为所惑。”诏如所请。

十一年春，贼自平湖、乍浦窥金山，钟璐督团勇进击，斩首甚众。新埭贼扰大泖港。枫泾贼窥角钩弯，复会官兵破之。是年冬，以苏、常沦陷，吴民待援，有逾饥渴，复疏请敕曾国藩分拨急取苏、常。与江苏诸士绅贻书国藩，言：“上海饷源重地，请以奇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国藩乃遣李鸿章率师浮江而东。俄、法两国请助兵讨寇，钟璐奏言：“中国平内乱，原无待藉手外人，而值贼势蔓延，兵力单薄，不能不为从权之计。惟外人助攻，为通商而起，必先自有把握，方裨大局。”谕江苏巡抚薛焕妥筹酌行。

寻裁各省团练大臣，召还京，再授内阁学士。同治元年，迁礼部侍郎，迭署工、吏诸部，督顺天学政。四年，呈所纂《文庙祀典考》。六年夏，畿辅亢旱，疏陈荒政十事，下部议行。命偕大学士贾桢等督五城团防，历户、兵、吏诸部。九年，擢左都御史，署工部尚书。十年，授刑部尚书。丁母忧，归。光绪二年，卒，谥文恪。

子鸿文，光绪二年进士；鸿书，光绪六年进士，同官翰林院编修。鸿文至通政司副使，鸿书至贵州巡抚。

论曰：同治初政，沈兆霖、曹毓瑛入赞枢府，兆霖暂领陕督，督师定西宁，以死勤事。毓瑛慎密练达，克副简拔。许乃普等皆以清谨负时望，郑敦谨尤扬历有名绩。江宁之狱，论者多谓未尽得其情，敦谨未覆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于衷欤？

清史稿卷四二二　列传第二〇九

王茂荫　宋晋　袁希祖

文瑞毓禄徐继畬　王发桂

廉兆纶　雷以諴　陶梁

王茂荫，字椿年，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振奖人才，乡会试务核实，殿试、朝考重文义，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有裨实用为贵。户部议开捐纳举人、生员例，茂荫疏争，且言：“筹饷之法，不徒在开源，而在于善用。委诸盗贼之手，靡诸老弱之兵，销诸不肖之员弁，虽日言推广捐输，何济？”又极论：“银票亏商，银号亏国。经国谋猷，下同商贾，体至亵而利实至微。初时亏不能见，及亏折已甚，虽重治其罪，亦复奚补！”其言皆验。

二年，粤匪自长沙趋岳州，茂荫疏言：“安徽防务，以宿松为要冲，小孤山为锁钥。设险非难，得人为难。请起前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帮办防堵，扼要驻守陆路，令府县劝谕绅民团练守助，用，明金声御流贼保乡里之法，最为简易。”武昌既陷，茂荫又疏言：“贼势猖獗，宜急收人心，筹储积，讲训练，求人才。”

三年，户部奏试行钞法，上命左都御史花沙纳与茂荫会议，奏行简要章程，并绘钞式以进。疏言：“皖北蒙、亳，捻匪蜂起，万一粤贼勾结，更为心腹巨患。夫欲平盗贼，尤在守令得人。卢、凤、颍诸郡，守令贪鄙者，实繁有徒。请严饬大吏从严劾汰，以治贼之源。”又曰：“两湖、江、皖处处言防。而处处不守。请严饬各督抚专主剿办，一处贼平，则他处之贼不敢复起。邻省贼灭，则本省

之贼无自而来。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也。”三月，扬州陷，茂荫疏言：“寇氛将逼山东，巡抚以剿贼出省，藩臬漫无布置，城内团丁不满七百。乞特简重臣防守，以固畿南屏蔽。”又言：“陕西设防，兵为民害，请谕饬按治。”茂荫屡上疏，言事侃侃，文宗颇向用。擢太常寺卿，迁太仆寺卿。

粤匪犯畿辅，参赞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师涿州，诸军咸观望不肯前。茂荫疏言：“贼既渡滹沱而北，回翔于深、晋之郊，而不遽北犯者，惧吾兵出也。吾兵出而迁延不进，贼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窃谓贼自桂林北窜，诸帅丧师左次，皆为一守字所误。贼屯一日，可资休息。我屯一日，锐气日隳。贼所过劫掠，行不裹粮。我军坐食县官，日需钜饷。相持数月，饷绝兵匮，不待交绥而胜负已判。请密饬王大臣等明发号令，按兵拒守，而阴选健将率死士数千，潜师出彼不意，麾兵急击，一鼓可歼。如此则大河以南，诸贼心怵胆落，不敢复图北犯矣。”寻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擢户部侍郎，兼管钱法堂。户部奏铸当十、当五十大钱，王大臣又请增铸当百、当千，谓之四项大钱。当千者，以二两为率，余递减。茂阴上疏争之曰：“大钱之铸，意在节省，由汉讫明，行之屡矣。不久即废，未能有经久者。今行大钱，颇见便利，盖喜新厌故，人情一概。及不旋踵，弃如敝屣。稽诸往事，莫非如定。钱法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必速，此人事物理之自然。论者谓国家此制，当十则十，当千则千，孰敢有违？不知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腾踊。宋沈畸之言曰：“当十钱铸，召祸导奸，游手之徒，争先私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虽日斩之，势不可遏。”张方平之议曰：“奸人盗铸，大钱之用日轻。比年以来，虚高物估，增直于下，取偿于上，有折当之虚名，罹亏损之实害。”大观钱铸自蔡京，而其子绦作国史补叙：“始之得息流通，继之盗铸多弊，终之改当折阅。”事皆目睹，尤为详尽。古所不能行，而谓可通行于今乎？信者国之宝。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庶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轻重程式，甫轻颁行，未及数月，忽尽更变。商民惶恐，群疑朝廷为不可信，此非细故也。或虑铜短停铸，故须及时变通，顾变通欲其能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能平，铜不能运，虽尽见有之铜，悉铸当千，恐亦无济，可虑者不仅停铸而已。”上命王大臣及户部秉公定议。王大臣终执原议。

四年，户部会奏推广大钱办法，茂荫复疏争曰：“臣疏陈大钱利弊，未奉谕旨，臣职司钱法，夙夜思维，实觉难行。当百以上大钱，与原行当五十者无甚分别，此何以贵，彼何以贱，难一；以易市物，则难分折，以易制钱，莫与兑换，难二；大钱虽准交官项，然准交五成者，已有宝钞官票，大钱何能并搭？难三。此犹其小者耳，最大之患，莫如私铸。奸人以铜四两铸大钱两枚，即抵交官银一两，是病国也。盖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得六十两，以铸当十钱可得三十千。设奸人日销制钱以铸大钱，民间将无制钱可用，是病民也。宝钞官票，其省远过大钱，果能推行尽利，裨益亦非浅鲜，大钱之行，似可已也。”疏入，仍不报。其后大钱终废，如茂荫言。又疏论钞法利病，略曰：“上年初用银钞，虽未畅行，亦未滋累。及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为累颇多。向来钞法，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皆有实以运之。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行，为能以虚运实，明专以虚责民，以实归上，势遂不行。臣元年所奏，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势所迫，前法不得，议者虽专于收钞时设法，然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于其间，则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能行。”因拟上四事，务在通商情，利转运。奏入，上斥其为商人指使，不关心于国是，命恭亲王奕䜣、定郡五载铨核议。议上，谓茂荫所论，窒碍难行，严旨切责。寻调兵部。

粤匪踞池州、太平，皖南隔绝，茂荫奏请以徽州暂归浙江统辖，上命浙江巡抚黄宗汉体察酌行。初茂荫疏言：“贼胁良民，驱为前锋。请特降谕旨，自拔来归，均从宽贷。杀贼来献，均加爵赏。”京师久不雨，上命清厘庶狱，减免情节可矜者，茂荫又疏言：“可矜者莫如贼中逃出之难民，各处捕获难民，指为形迹可疑，严讯楚毒。此辈于法不为无罪，于情实有可矜，请敕暂缓定拟。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言或无当，奉旨明斥；斥其无当，非禁使不言也，然言者即因以见少。即如诸路偾军失地之将帅，未败之始，其措置乖方，人言藉藉；而无敢为皇上言者，或虑无实据也，或虽有实据而虑查办时化为子虚也，或虑不用而徒招怨也，或谓圣心自有权衡也，是以皆不敢言。至用人

进退之际，臣子每不敢尽言，浅者惧干圣怒而见斥，深者惧激上意而难回。皇上披览奏章，纤悉必邀批示，勤亦至矣。臣以为精神贵于不纷，愿务其远者大者，舍其近者小者。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今天下人才不足，此诚可忧。虽然，非无才也。如罗泽南，人无不知为将材矣，初不过一贡生耳。湖南一省，既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诸人，则他省可知。惟贤知贤，惟才爱才，是在圣心之诚求耳。方今武昌未下，江西又复危急，两省之民，向也与贼为仇，今乃竟有从逆者。此中转移之故，宜深思也。列圣仁渐德被，人心断不能忘。然此时不亟维系，使贼得徐出假仁假义以为市，恐民心将为所摇而难挽矣。”奏入，上嘉纳之。

八年，病免。十一年，穆宗即位，以茂荫忠直，命俟病痊听候简用。同治元年，上疏陈时政，言：“天象示警，宜廑修省。议政王责任重大，宜专心机务，余事综其大纲。言官宜加优容。顺天储事繁，府尹石赞清不宜兼部。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司员甫及一年，即得优保，恐各衙门人员皆以营求保送为得计，宜防其渐。”署左副都御史，命兵部尚书爱仁往山西按事。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卒于家。

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二十九年，典河南乡试，因命题错误议处，谕不得与考试差。

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读学士，迁光禄寺卿。三年，命会办京城团防保甲，署礼部侍郎。四年正月，疏言：“去冬圆丘大祭，适值圣体违和，礼臣以登降繁缛，于亲诣坛位及奠帛后诸仪节，更加酌定，奏请允行，旋以遣亲王恭代而止。惟详稽典礼，祀天钜典，尤为慎重。偶遇服色不宜，兴居未适，有遣代，无议减。见值祈年大祀，伏愿皇上饬停新议，仍遵成宪。”五年，迁宗人府丞。

六年，疏言：“自江宁失陷，上自九江，下及镇江、瓜洲，寇势水陆相援。见闻向荣兵力不支，情形危急，今即分路赴援，仍恐缓不济事。请饬江督、浙抚，雇用轮船载兵，由圌山关入江，焚攻金、焦贼船。再由仪徵溯浦口，与六合诸军相为犄角，则江宁、镇江对岸之贼，节节防我，必不敢离巢东窜。是不特解江南之急，即江北亦愈宁谧。又闻广东新至红单船二十余艘，请饬德兴阿、向荣将红单船并归一处，力扼芜湖江面。如能克复芜湖，则拊贼之背，宁国不攻自下。”荐道员缪梓、杨裕深、金安清通达治体，洞悉夷情，请以雇船筹费诸事责成办理。疏上，谕两江总督怡良与向荣、德兴阿酌行。《宣宗实录》告成，叙劳，擢内阁学士，迭署户、工二部侍郎。

八年，授工部侍郎。文宗频岁抱病，未能亲行祀典，十年，晋疏言：“近年郊坛大祀，圣躬以步履失常，偶缓亲行，而于遣恭代外，仍先期躬诣皇乾殿拈香，仰见寅畏深衷。惟每届大祀，皇上于前一日辰巳间躬诣拈香，即在斋宫祗宿。今则先期即如临事，请于前一日寅卯间先行诣殿拈香，然后还宫办事。臣尤愿慎摄圣躬，养元气，节峻代之味，复健行之常，于下届郊祀大典照常亲行。”上嘉纳之。

十一年，疏言：“江宁失陷已将十载，总督曾国藩经营防剿，与官文、胡林翼会合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若合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岁入，养兵勇十三万人，以七万分驻防剿，六万大举东征。饷足兵增，庶可一举集事。”又言：“江西首当贼冲，巡抚毓科、布政使庆善皆失人望，请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简署巡抚，而于督粮道李桓、前广饶道沈葆桢、浙江道员史致谔三人中简择擢授藩司。”又请以曾国藩总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办东征军务。上以所筹不为无见，下官文、国藩等议奏。又疏言：“慕陵规制，俭约朴实，万世可法。定陵工程请仿行勿改。”格于部议，不行。

同治元年，调仓场侍郎。南漕初改海运，岁额三百万石，自天津运京仓，偷漏飞洒，岁损米綦巨。迨军兴，江、浙郡邑沦陷，南漕起运才二十余万石，而偷漏飞洒如故。十年以来，侍郎及监督官凡数易。晋受事，深悉其弊，因循未奏举。六年，事发，左迁内阁学士，赏米二万石。十二年，迁户部侍郎。十三年，卒。

袁希祖，字荀陔，湖北汉阳人，原籍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二等，擢侍讲。三迁侍讲学士。八年，超擢内阁学士。迭署礼、工、刑诸部侍郎。

九年，疏言：“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

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旗饷月三两，改折钱十五千，致无以自活。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熔改铸，百弊业生。今天下皆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画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于得食，盗源亦以稍弭。”

十年，疏言军事，略谓：“数年以来，地方军事所谓失守，无所为守也，但听其失。即坐以罪，仅革职留营而已。所谓收复，不见其收，自然而复。俟贼自去，即虚报克捷，上状列保，以树植私人。似此用兵，安有成功之一日？臣愚以为今虽败裂，机尚可转。贼窥苏、常久，一旦得之，子女玉帛，其意已餍，不特金陵老贼全股争趋，即天长、六合之贼，亦涎其利。宜乘彼势方散缓，请特选重臣驻清、淮要地，统筹全局。顷谕旨令曾国藩赴两江署任，规复苏、常，自宁国进兵，前后受敌，非万全之计。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进攻，牵制安庆。令杨载福以水师直下大江，互相策应。令李若珠力攻天长、六合，以出江浦，遥立声援。密饬国藩潜引锐兵，倍道以取金陵，方为上策。今日劳师糜饷，势无穷已，兼各路统帅散而无纪，其贤者往往深入援绝，血战陨身。其不肖者坐拥厚兵，遇敌辄避。必得重臣领兵统驭，积弊既除，精神乃奋，此转移之机也。”寻署户部侍郎。时各直省行团练，分遣大臣督办，希祖疏言：“团者一时可集，练非经久不能。即云团练，非五六千人不可，计口授食，费已不赀。即使练成，而此五六千人制敌不足，骚动有余，坐食赀诎，终虞哗溃。且遴往大臣，万一与有司龃龉，必至互为水火，转贻大局之忧。请颁明谕，使知团练乃以自卫乡闾，并不以此科敛，亦不必日给口粮，坐守困耗。否则用多费溢，正供无可挹注，不得不取诸民。轻则聚众，重则返戈，大可虑也。”

英、法、俄、美四国合军内犯，天津不守，希祖请暂就和议，迁延旬日，俾部署得以周详，僧格林沁获英官巴夏里，希祖疏请杀之，未几，敌军深入，上巡幸热河。希祖屡疏谏，不报，屡北望痛哭，遂得疾。已而和议成，兼署兵部侍郎。寻卒。

文瑞，字叔安，乌苏氏，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五迁至左副都御史。文宗即位求言，文瑞疏陈四事，请选贤才，明赏罚，广听纳，谨调摄，并录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家淦《三习一弊疏》以进，上嘉之。

咸丰三年，粤匪陷武昌东下，疏请于上海、镇江雇用广东红单船，择员统带，以防江面。并密察京师流言，以消逆萌、靖畿辅。上命诸大臣集议增兵筹饷，文瑞疏言：“兵饷为国家大政，遵旨会议，乃大学士等绝无一语及公，言笑晏晏，不知内阁何地，不询会议何事。臣胪举搘持之策，尚书孙瑞珍竟闲辞支吾，自述家私，形同市井。大臣如此，深堪悼叹。”又言：“二月朔为领俸定期，户部款绌，早应筹画。乃于是日清晨请旨，冀以停俸上诿朝廷。又议行钞法，并征铺税，商民惊惧。请发帑三十万支放春俸，暂可流通，俾商民安业，钞法铺税，暂从缓议。”从之。又疏言：“钞法之弊，放多收少，半为废纸。放少收多，民间钞无从得。若收放必均，是与之甲而取之乙，徒扰无益，非易银钞为钱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给，以钱代银。”并具条目六事。疏入，议行。寻兼署大理寺卿，以天变奏请修省，上嘉纳之。刑部罪人刘秋贵死于狱，文瑞奏：“秋贵无病，一夕而死。刑部后四日入奏，改易日期，涂饰操纵，请严饬根究。”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拒奸死，罪人从轻比，刑部题驳，文瑞复奏：“原拟知州失出，请饬山西巡抚严劾。”上并从之。粤匪入山西境，陷平阳等处，文瑞奏请饬督兵大臣严防入直隶要路。寻自临洺关窜逼天津，命文瑞率兵驻通州。奏言：“通州城垣楼橹损坏，请集款建复。”谕：“此守土之责，统兵大臣不必兼辖。”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以病乞罢。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病痊，命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铜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开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三级调用。同治元年，卒。

毓禄，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迁御史。军兴，安徽、江苏、山东诸省皆暂停秋审。毓禄奏言：“寇踪所至，每先释狱囚，脱其死而置之生，自必愿为贼用。虽有投首减罪之例，而愚顽类多不知大义。闻直隶近因贼扰，将秋审诸囚，酌

核情罪，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囚，立即正法。其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诸囚，即予减等发配，诚为权宜变通之道。见有军务省分，应令一体遵办。”京师行用大钱，当百、当五十二种壅滞不行，毓禄疏请商民应纳旗租、地丁、关税，于例定收钞五成数内专收当百、当五十大钱二成，部收捐项应交钱票，亦一律纳大钱。七年，擢工科给事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擢工侍郎，兼管钱法堂。五年，奏言：“宝源局铸当十钱，向系滇省解铜，以铜七铅三配铸。近因滇铜久未解局，市铜低杂。致钱文轻小，例定每钱应重三钱二分。请每届收钱，以三钱为率，不及者即饬改铸。”上斥宝泉、宝源二局不职之两侍郎监督，并下吏议。

徐继畬，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讳灾催征，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

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亵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于必行进，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于本案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棼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于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于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于太繁太密，不得大体。尝见各直省州体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于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礼，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

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哗，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畬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畬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畬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畬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狝驻跸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狝，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恒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凋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蒇，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于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挚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于容仪；宴安之私，不形于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节著明。第以事涉宫闱。绝于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于殿廷，岂能争是非于宫壶？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迩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于此，此晏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于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于不觉者。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迩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于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适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

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早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倾吐其十一，此则其所蔽也。内廷王公，国家肺腑，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也。然法制綦严，例不与外人交接，廷评舆论，所不尽闻，此则其所蔽也。皇上明目达聪，幽隐毕照，而臣乃鳃鳃过虑者，诚恐言事者限于才识，未能仰副渊衷，致皇上察纳虚怀，不免怅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渐宜防也。昔唐臣魏征有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词也。正之于已然，何如防之于未然。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伏冀几余采纳。上优诏报之。

咸丰二年，吏部追论继畬在巡抚任逮送罪人迟误，请议处，乃罢。寻丁母忧。粤匪北犯，攻怀庆，山西巡抚哈芬檄太原总兵乌勒欣泰率兵防泽州，迁延未即赴。贼渡河陷垣曲，哈芬出驻阳城，布政使郭梦龄疏乞援，继畬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驰奏，上为罢哈芬巡抚，以王庆云代之。继畬条举防守诸事以告，寻奏请令继畬督办防堵。事定，居数年，回、捻交乱，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各府州团防。继畬驻潞安年余，亲历辽州、上党、阳城诸要隘，措置详备，署巡抚沈桂芬甚重之。同治二年，召诣京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寻授太仆寺卿，加二品顶戴。五年，以老疾乞归。

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廉谨。罢归，主平遥书院以自给。寻卒。

王发桂，字笑山，直隶清苑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咸丰三年，上疏言军事，被嘉纳。寻迁御史。

洪秀全既踞江宁，分兵北犯，发桂疏言："顺德正定地当冲要，请屯兵扼隘。"并条列六事，曰："谨侦报，严催馔，慎查勘，明晓谕，广抚恤，筹协济。又疏荐贵州道员胡林翼知兵能胜重任，请超擢，俾任军旅，上命林翼留湖北襄军事。迭疏请令各省汰旧伍，练新兵，设乡团，值有事则新军进战，乡团设防，以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训练将士。贼渡河逼近畿辅，疏清搜简军实，选精锐为后备，并蠲贫民房税，抚流亡以安人心，下所司议行。疏言："军兴以来，大臣获罪，多以从军自效，位崇性骄，不可任使，坐耗粮糈，无裨军政。且主将曲庇，辄请起用，有罪几同无罪，图功适以冒功。顷副都统达洪阿退缩失律，致知县谢子澄、副都统佟鉴同时死寇。钦差大臣胜保赐以神雀刀，原令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戮一人。而于获戾大臣，多所论荐，以私废公，抑阻士气。请按治达洪阿以下，行军法。纪律既严，军威自振。"并被采纳。累迁给事中、鸿胪寺卿。

八年，复疏论时事，言："宜上廉耻，重训练，以求将帅之才。李续宾、唐训方起自末僚，能自张一军，转战千里。敦朴廉洁，勇往任事之人，随地而有，请饬督抚采访奏闻。物力艰窘，莫甚于湖南。军饷糜费，莫甚于江苏。自湖南得左宗棠，江苏得王有龄，而饷源日裕。夫兴利莫如去蠹，今司计者日言捐饷，而盐、漕、粮税，凡国家自然之利，一任废弛。请下所司议整饬。两广总督黄宗汉赴粤，迁延六月，迟不之官。城沦于敌，巡抚柏贵莫知为计。城东居民杀敌数百，柏贵辄为悬赏缉杀人者。贵州巡抚蒋惇远当叛苗、教匪日久鸱张，未闻有所措施。此皆才力不逮，遂使一方涂炭。圣主恩威并用，尤所仰望。"历太仆寺卿、通政使、左副都御史。

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疏荐户部郎中王正谊守洁才优，以忤肃顺得罪，请复其官，报可。授礼部侍郎，调刑部，又调工部。五年，以疾乞免。九年，卒。

廉兆纶，初名师敏，字葆醇，顺天宁河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宣宗知其贤，将擢用，以父忧归，遗命诸臣可大用者，兆纶与焉。咸丰元年，服除。二年，大考二等。三年，直南书房。四年，授右赞善，超擢翰林院侍讲学士，督江西学政，转侍读学士，再擢内阁学士。

五年，授工部侍郎。时粤匪石达开扰江西，侍郎曾国藩率师御之，寇张甚，陷州县五十余，逼会城。上命兆纶帮办广信、饶州防剿，兆纶奏言："江西通省募勇计一万五六千人，各不相统属。地方胡警，胜则互讦以竞功，败则争溃而不相救。甚且扰民冒饷镶，乘便营私，其弊不胜枚举。今贼

势日张，瑞州、临江相继失守，设有仓卒，以此散而无纪者当之，何恃不恐？惟有将所募之勇，裁去一切名号，并为三四军，每军得四五千人，统以监司方面素有威望者，庶可责成功。”

六年三月，兆纶按试广信，贼陷吉安、抚州，进据安仁，兆纶上疏请援，并以练勇千守贵溪，贼窜德兴，陷建昌，广信势益孤，兆纶督诸生集乡团，与广信知府沈葆桢、上饶知县杨升筹防御。遣上饶诸生郭守谦率乡勇三百夜袭金谿，诸生曾守诚奋勇先入城，贼不虞兵至，夺西南门逸，克其城。乘胜会攻建昌，而饶州又陷，官军败绩，广信益危。兆纶与国藩等合疏请截留闽兵一千六百专攻建昌，分檄守谦与在籍道员石景芬防剿。六月，国藩遣督司毕金科复饶州，兆纶饬景芬、守谦等驰攻抚州。会贼连陷广昌、南丰、新城、泸溪四县，八月，守谦军抚州张家桥，三接皆捷，穷追遇伏，力战死。时兆纶方赴铅山，道梗，咨衢州镇总兵饶廷选乞援，廷选率兵二千一百至，兆纶冒雨穿敌垒，复入广信，共谋守御，寇屡攻不下。凡七战，捕斩其渠六，斩六千余级。廷选与游击穆隆阿、都司赖高翔等又屡击破之。贼走玉山，广信始解严。兆纶防守危城，尽出俸银饷军，贫困至不能自给，寻以病告归。

七年，病痊，仍直南书房，署工部侍郎。八年，授户部侍郎，调仓场侍郎。时军事方急，兆纶疏请责成督抚办贼，略曰：“今于督抚外另设统兵大员，其本省督抚虽有会剿之名，其实专为筹饷之事。统兵者往往以呼应不灵，饷糈不给，渐至迁延。而督抚又往往以事权不一，供亿不资，各生意见。及至城池失守，统兵者无地方之责，或邀宽大之恩，而并未带兵之督抚，转受其咎。名实不符，事多掣肘，贼氛之炽，职此之由。臣惟督抚大吏，类皆朝廷简拔之人，设其人未尽知兵，不妨择统兵大员，畀以督抚之任，使之各清各省，而责其成功。方今川、黔、闽、广，并未另派统兵大员，而本境渐就肃清。湖南北之专任督抚讨贼者，转有余力助剿邻境。至于江苏一省，统兵者不一而足，而溃败糜烂至今。平心而论，统兵大员中，岂乏公忠体国之臣？所以然者，抑其所处之地不同，用情亦异，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也。清、淮一带，实为南北要冲，漕运总督不兼管地方，宜此时权设江北巡抚，抑或将漕运总督权改斯缺，所有江北各路军务，悉归统制，庶可控扼江、淮，声援汝、颍。不惟江南群逆绝其觊觎之心，即豫东会、捻各匪出没之区，亦可断其一臂矣。”疏上，不报。

九年，英吉利兵北犯，疏请以战为和。十年，英兵掠丰益仓，兆纶疏自劾，上宽之。又疏言：“军兴以来，各省兵不足，因招募乡勇。比来兵日少，勇日增，不可不预为之计。此后勇丁如有技艺精娴，战陈得力者，请令统兵督抚大臣，即于存营缺额挑选充补。军事既定，愿归农者遣散，愿效力者分隶各标，序补额兵。”上韪之。兆纶以交河粮商囤积谷秕，遣勇目捕治，粮商诉勇目索诈，辞连兆纶，事上闻，命刑部逮问。同治元年，京察休致。二年，谕责兆纶在任用人不当，夺职衔。

兆纶感知遇，遇事敢言，以是多龃龉。罢官归，让产诸弟，主问津书院，以修脯自给。六年，卒。

雷以諴，字鹤皋，湖北咸宁人，道光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荐升郎中。迁御史、给事中，擢内阁侍读学士，三迁奉天府府丞。咸丰元年，应诏陈言，请任贤能，核名实。二年，复授太常寺少卿，屡上疏陈军事。

三年，迁左副都御史，命会同河道总督杨以增巡视黄河口岸，迭疏请抚恤茌平、东平、东阿、汶上饥民，撤山东防河兵，省各渡口冗费，皆报可。粤匪陷扬州，以諴自请讨贼，募勇屯万福桥，扼扬州东南。贼窥里下河，以諴屡击走之，通、泰十余城赖以保全。授刑部侍郎，帮办军务。与琦善、陈金绶会攻扬州，以諴分兵驻守要隘，焚浦口贼舟。屡会诸军击贼，而扬州久攻不能下，诸将以总兵瞿腾龙最勇敢足恃，诏命援安徽。以諴疏言：“临阵易将，兵家所忌。”琦善亦以为言，乃留勿遣。其冬，贼陷仪征，逼运河西岸，官军屡击走之。以諴与浙闽总督慧成合驻军湾头六匝，未几，贼援至，乡勇溃散，琦善奏劾，夺官留军自劾。嗣琦善请移湾头大营，以諴与慧成力争，琦善复劾以諴讳饰。上责琦善诿过，饬以諴仍守湾头及万福桥诸隘。贼既自扬州退瓜洲，时来攻，以諴与陈金绶合击败之，加三品顶戴。寻授江苏布政使，屡督炮船渡江会剿，攻北固山，破其土城，乘胜逐至金山，败之。

六年，托明阿兵溃瓜洲，扬州复陷，诏责以諴等拥兵不援。又疏辨冒功，为德兴阿所劾，褫职

戍新疆。以诚在戍所，呈请将军扎拉芬代奏，言江北军事。寻赦还，赐四品顶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入为光禄寺卿。同治元年，京察，休致。光绪五年，以重宴鹿鸣还原衔。八年，又以重宴恩荣，加头品顶戴。十年，卒，年七十九。

以諴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钱江者，浙江长兴诸生，尝以策干扬威将军奕经，不能用。林则徐戍伊犁，从之出关，以是知名。谒以諴于邵伯，留佐幕，饷绌，江献策，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江与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劝，不从者胁以兵，民间目为“五虎”。江自为功，累保奖至道员，矜益盛，以諴不能堪。会饮，江使酒骂坐，以諴执而杀之，以拔扈狂肆、谋不轨闻。后各省皆效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

陶梁，字凫芗，江苏常洲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纂修《皇清文颖》。十九年，林清之变，逆党阑入禁城，梁方在馆修书，其仆骆升闻警，匿梁于书橱，自当户立，贼刃之，仆，越日事定，梁出，救之苏。仁宗回銮闻之，召梁问状，曰：“义仆也！”赐之金。

二十一年，以知府发直隶，补永平，调正定。道光四年，擢清河道，署按察使。新城县失过境饷鞘，归罪外委白勤，逮讯，死于刑。上遣尚书松筠、侍郎白镕按治，察其枉，梁坐降四级，捐复知府，留直隶。十二年，补大名知府。十八年，迁湖北刑宜施道，万城堤决，梁复坐降调，捐复。二十二年，补湖南粮储道，调湖北汉黄德道。二十八年，迁甘肃按察使，调山西。二十九年，迁江西布政使。入觐，授太常寺卿。

文宗即位，梁疏言：“宣宗成皇帝天锡智勇，嘉庆十九年八月之变，当时但传发枪毙贼，不知首逆林清姓名地址，亦由宫中讯得，立时遣捕，故渠魁不致远扬，余孽不致滋蔓。请敕载入实录，以扬圣武。”上从之。咸丰二年，擢内阁学士。四年，迁礼部侍郎。六年，以病乞罢。七年，卒，年八十六。

梁早有文名，曾从侍郎王昶助其纂述。历官年至，提倡风雅，宾接才俊，辑畿辅诗传行世。晚登朝右，时值军兴，耆旧凋落，其犹见乾、嘉文物之盛者，惟大学士祁寯藻与梁二人，为士林所归仰云。

吴存义，字和甫，江苏泰兴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二年，督云南学政。边徼士风敦朴，存义力为提倡，文风改观。回民煽乱，存义按试永昌竟，出郭数里，城中火起，待学使去而始发也。二十八年，丁母忧归。会江北大水洊饥，存义议振，躬诣富室劝捐，多感其诚，出资购米谷。存义棹小舟散给饥民，全活甚众。服阕，直南书房，擢侍讲。

咸丰五年，典试云南，复留督学政，士益亲之。回乱益棘，围会城，城中兵哄，掠官署民居，独未入学政廨，民间妇孺匿考院避难者千人。存义在云南久，习知民情，比复命奏对，陈变乱始末甚详。累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丞。

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上幸热河，京朝官多挈家出走，存义属疾，语家人毋随人妄动。事定，叙城守劳，将入存义名，存义闻之，力疾起，署牍曰：“府丞吴存义抱病家居，干掫诘奸皆无与。今病未愈，不敢冒受赏。”未几，擢太仆寺卿，迁通政使，署礼部侍郎。存义以文庙从祀位次多舛，奏请审定，绘图颁行。又以诸儒增祀既繁，渐失世用其书、垂诸国胄之义，奏饬中外臣工不得滥请。署刑部侍郎。

同治二年，署工部侍郎，迭署礼、户二部。出督浙江学政，军事甫定，人士离散初归，存义宽大拊循，岁考既周，秀良者始奋于学，乃导以经、史、小学，文风复兴。三年，调吏部，留学政任。六年，任满，以病乞归。七年，卒。

殷兆镛，字谱经，江苏吴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四年，迁侍讲，直上书房，授惠亲王子奕详等读。擢侍讲学士，命授孚郡王奕詥读，累迁大理寺少卿。八年，英吉利兵犯天津，兆镛力主战，疏请黜邪谋，决大计，诋斥主和诸臣甚力，擢詹事。九年战，兆镛亦以为不可。十一年，丁本生母忧。

同治元年，服除，仍直上书房。疏言：“江、皖军威既震，大局渐有转机。臣来自灾区，敢就见

闻真切关系重大者为皇上陈之：一、宜饬戎行。上海兵勇号称四万皆不堪用，何以今年经英、法人管带，便成劲旅？华尔亲兵六百，尽中国人，战无不胜。无他，挑选慎，约束严，器械精，赏罚信耳。请敕将帅讲求武备，渐事安攘。提镇中如曾秉忠水师通贼焚掠；马德昭掠苏州、上海；李定泰掠湖州、嘉兴；向奎每战辄败，败辄行劫；冯日坤部兵掠妇女。李恒嵩兵不行劫，已共推良将。窃谓行师首禁焚掠，克城先谋戍守，否则旋得旋失，民间无孑遗矣。一、宜澄吏治。上海诸官吏，惟刘郇膏得民心，已蒙特简。薛焕统驭无能，吴煦精心计，在上海设银号，缴捐者非所出银票不收；新授粮储道杨坊，由洋行担水夫致巨富，为洋人所鄙；浙江布政使林福祥，杭州破后降贼，送王有龄、张锡庚柩至上海。臣意此等悖员，宜分别惩创，稍申宪典。一、宜清厘饷款。上海左近官卡、贼卡、枪船卡林立，卡税之外，厘捐、月捐、船捐、亩捐、房捐日增月益，臣闻官吏绅商皆云日可收银二万，月得六十万。兵勇四万人，日饷三钱，月止三十六万，而当局犹入不敷出。请敕曾国藩、李鸿章严密清厘。苏、松、嘉、湖赋额甲天下，近三十年，年年蠲缓，官民交欠，赋成虚额。见经大乱，田荒户绝，可否俟军务大定，敕督抚核计，酌留商税，核减农赋，以羡补不足，勿逾定则。一、宜抚恤遗民。江、浙交界莠民设枪船，所至焚掠，此辈视官兵盛衰以为向背，克复时必为内应。请敕督抚从宜处置，或令归农，或籍为兵，勿贻后患。至失守郡县，陷贼士民商贾，苟非出自甘心，仅止偷生畏死，可否援胁从罔治之义，乞恩原宥。一、宜防维外人。上海孤城克保，不得谓非外人之力。自经助剿，所向无前，或云实出义举，或云欲通商贩，或云日后恃功索偿，臣俱不敢逆亿。各处通商，尊奉外人太过。犹幸我国新政清明，未萌觊觎，日久相习，利权尽归，人情益附，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抚御得体，尤在博知外情。请敕各口通商衙门，译述各国新闻有关时事者，书记大则奏闻，藉资豫备。”上以所陈不为无见，下国藩、鸿章等筹画，并将福祥等察劾按治。寻授詹事，迁内阁学士，迭署兵、礼诸部侍郎。

四年，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命大学士倭仁等察奏，兆镛与左都御史潘祖荫阴疏言：“恭亲王辅政以来，功过久蒙睿照，重臣进退，关系安危。尚祈持平用中，熟思审处，察其悔过，予以转圆。庶无紊黜陟大纲，滋天下后世之惑。”上纳其言。六年，督安徽学政。七年，授礼部侍郎，任满，仍直上书房，迭署兵、工二部侍郎。寻授吏部侍郎，调户部，再调礼部。七年，以病乞罢。九年，卒。

论曰：咸丰中四方多故，文宗悒悒，恒抱疾。京师用不足，大钱钞票，法立弊滋。王茂荫屡进谠言，均中利害，清直为一时之最，宋晋亦其次也。袁希祖、文瑞皆有所论列，而徐继畬直箴君德，所举三防，陈义尤高，发桂言军事亦有识，廉兆纶助守江西，雷以誠分防江北，并著事功，陶梁为文学老宿，吴存义、殷兆镛并侍从清望，存义视学滇、浙，能得士心，兆镛慨慷论事，于乡邦疾苦冀有补苴，何言之深也！

清史稿卷四二三　列传第二一〇

宗稷辰　尹耕云　王拯

宗稷辰，字涤甫，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起居注主事，再迁户部员外郎。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饬各省实行保甲，略言：“州县宜久任，时日宜宽假，填写门牌当详细核对，董事胥役毋派费累民，酌用丞簿以为襄助，先编巨族以为联属，并可申明读法之典，兼收团练、社仓之益。”诏下直省督抚，各就地体察参酌行之。又疏言通筹出入，宜崇实去伪，举清查、报效、生息三端。又疏请酌改经征处，分令州县戴罪严催，并下户部核议。

五年，闻上将谒陵，未有旨戒行，稷辰疏言：“畿南州县被水，连岁用兵，民气甫行休息，吁请展缓一年。”上谕曰：“每岁谒陵，事同典礼，如果畿辅民力未逮，亦必权衡时势，暂缓举行。今兹并未降旨何日谒陵，宗稷辰揣度陈奏，徒博敢谏之名而无其实。此风不可长。”下部议处。寻又奏言：“自粤匪窜据长江，数年以来，文臣武将，能战者希。如乌兰泰、塔齐布、江忠源皆难得之将，而多不尽其用，以死且殉。如胜保、张亮基、袁甲三皆勇于任事，而亦未尽其用，以罪罢去。近日支持两湖，赖有一二书生，如胡林翼、罗泽南，能以练胆为士卒先。此二人者，实曾国藩有以开之。此时若开文武兼资一科，诚足济当时之急，而臣工多不敢荐举者，一恐其才疏而得过，一恐其遇蹇

而罔功。处愁眉焚顶之时，守蹈常习故之辙，见有败衄，动以饷匮为辞。饷固不可不筹，试思用兵乏人，虽敛金百万，弃如土苴，终归无用。臣闻见隘陋，非能尽识天下之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林翼、泽南。其屡经论荐，难进易退，肝胆经术，实可取材者，有若湖州之姚承舆。其策议深沉，才识过人者，有若常州之周腾虎、管晏，桂林之唐启华，皆关心时务，今尚郁郁伏处田间。诚能破格招贤，连茹并进，则得一人可以平数州，得数人可以清一路。长江虽阻，当不难分道建功，克日平定。伏乞皇上命内外臣工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果能文武兼资，皆许征起，必可网罗而尽得之。”疏入，下各督抚，命以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见。宗棠自此膺简拔。论者谓其知人。

迁给事中。时京师行大钱，商民苦之。稷辰上疏请复用制钱，号曰“祖钱”，而大钱改纯用铁铸，兼行并用。下部议，格不行。又以畿辅水患，疏请急振，从之。寻授山东运河道，捻匪入境，于济宁牛头河滨筑战墙，北岸六千三百丈，南岸八千六百丈，赖以守御。以功加盐运使衔。同治六年，引疾归，寻卒。

稷辰父霈正，官湖南陵零知县，廉无余资。稷辰事母孝。为学宗王守仁、刘宗周。罢官后，主余姚龙山书院、山阴蕺山书院。官京朝，请祀总兵葛云飞本籍。官山东，请修方孝孺祠，并刻《正学集》，其振励风教多类此。

尹耕云，字杏农，江苏桃源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五年，粤匪犯畿辅，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僧格林沁参赞军务，辟耕云佐幕府，上书论防务，为文宗所知。

八年，授湖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给事中。时方多事，封章月数上。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坐从贻误封疆罢，复起。耕云疏言：“讷尔经额之罪，天下共闻共见，未喻其复行起用之故。方今江、淮、楚、豫军务未靖，秉钺之臣，星罗棋布，所心奋不顾身，必欲灭此朝食者，固由笃于忠义，亦以国家信赏必罚，有以畏服其心。万一效尤解体，患何可言？昔宣宗起用琦善，以陈庆镛之言而罢。伏愿绍述心传，收回成命。”时粤匪复窥武汉，耕云疏言：“武汉地踞上游，北窥关陕，南胁湖湘，东撼吴越，西制巴蜀，自古南北用兵，皆出死力争之。今贼窥伺楚北，分扰广济、黄冈，逼近省城，抚臣胡林翼兵勇数千，众寡悬绝，江路绵远，首尾不能兼顾。侍郎曾国藩忠勇权诚，应请授为钦差大臣，率其所部援湖北，较诸他臣事半功倍。”

粤匪陷定远，耕云疏言：“定远失守，粤、捻新合，必谋北窜，恃山东为之屏蔽。抚臣崇恩幸其不戕官据城，于贼退后虚报胜仗，内则巧为弥缝，掩一人耳目，外则恣其朘削，竭万姓脂膏。惟恳俯念藩篱重地，立予罢斥，简大员往代。于洪湖多募水师，兼饬傅振邦全军移驻固镇、灵壁，冀收皖北，以固山东。”及庐州。失守，又疏言：“昔人建省安庆，与九江、江宁为犄角，控扼长江。上年徙治庐州，已失形胜，兹并庐州亦不能守。胡林翼等自武汉进逼九江，而安徽之贼，或自英、霍走湖北，牵我上游，或自徽、歙扰浙西，窥我腹地。我军分道救援。罢于奔命。贼有四达之路，我无三面之围，虽日克一城，何益？抚臣福济屡挫损威，候补京堂袁甲三素得民心，如以为巡抚，必奋身图报。”及国藩进师，疏言：“军兴以来，征调半天下，糜饷数千万，卒未能扫穴擒渠，则以屡后时而数失机也。今曾国藩蓄养精锐，所向克捷。陈玉成、张洛行率悍贼数十万，齐向潜山、太湖抗拒，众寡之数，十倍于我，一有疏虞，关系甚重。此时庐、凤、六合贼势必单，请袁甲三、张国梁刻期捣其巢穴，逼令反顾，或令间道为楚师声援，亦足褫其狂魄。”别疏劾河道总督庚长，请以甲三兼摄。又论云南回匪不宜专意入抚。又陈京师本计，平粜、采买、周恤、蓄积诸事宜并举。又言钱法积弊。诸疏多见采纳。

英、法合军犯天津，耕云专疏者七，会疏者二，力主决战，上命王大臣集议。与邓亲王端华等议不合，耕云抗辨痛哭而罢。耕云初在礼部，肃顺颇重之，及是为所憎。九年，科场狱起，以科道失纠下吏议，而耕云以充内监试谴独重，镌二级用。十年，京师戒严，上将幸热河，耕云代团防大臣草疏谏阻，复自以书抵肃顺，卒不听。侍郎文祥提督九门，遇耕云东城，相持哭，因为规画留守诸事。胡林翼疏荐耕云胸有权略，请起用。会副都御史毛昶熙治河南团练，疏调从军。

同治元年，率部卒五千，从僧格林沁平金楼寨教匪，又偕提督张曜克张冈捻巢，以道员记名，

赐花翎。三年，署河陕汝道。西征军购粮陕州，市斛小，责属县偿其不足，凡数百万斤，耕云悉请罢之。客军有不法者，斩以徇。境多刀匪，请得节制河、陕兵，馈饷以时，兵咸用命。

四年，张总愚犯畿辅，耕云从巡抚李鹤年进军磁州，建策筑长团断贼归路。两署粮储盐法道，佐治善后事，浚惠济河，塞河决，叙劳加布政使衔。十三年，补河陕汝道。河、陕徭役重，亚于常赋，耕云立定制，严稽核，民困稍苏。光绪三年，大旱，条上救荒七事，未及行，卒于官。

耕云在言路著直声，出任监司，巡抚张之万、李鹤年皆倚重之，军事多所赞画。卒后，巡抚李庆翱以灾荒被劾，牵及冒领兵饷事，辞连耕云，后终得白云。

王拯，初名锡振，字定甫，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以拯从，拯感时多难，慷慨思有所建白。咸丰间，自郎中累迁大理寺少卿。

同治二年，降捻宋景诗由陕西还扰直隶、山东，拯奏言："景诗冈屯砖圩，俨然固，自陕逸回，其党不过数百。崇厚等一再养痈，裹胁逾万。近复于昌邑、莘、聊城、临清四州县，令村庄将所获麦与佃户平分，运送冈屯，是其名为降伏，心迹转益凶悖。请密敕直隶督臣刘长佑计调来营，暴其罪而诛之。若抗违不至，直隶官军犹能越境近剿。景诗既除，如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皆可骈诛，以除巨憝，以安畿辅。"疏入，未行。其后景诗卒以叛诛。军事未定，曾国藩议于广东筹饷，劳崇光创办厘金，诸弊丛起。拯疏言："两粤为肇乱之区，岑溪、容县，数载皆为贼踞。信宜陈金缸尤为巨憝，群贼相为一气，滋蔓难图。劳崇光举办厘金，率令绅商包充垫缴，然眉剜肉，事何可常？及崇光去任，征书减少，近乃有厘务委员，或为众所殴伤，或为民间枷号，虽民情顽犷，而官吏恶劣亦可概见。以积年久乱之地，有负隅圆视之贼，当一切利孔、百方搜剔之时，臣窃恐利未十而害已百。万一两粤复糜烂，更不知何所措手足，岂惟厘金不能办而已？"因荐广东道员唐启荫、两淮运使郭嵩焘、浙江运使成孙诒。旋用嵩焘督广东厘金，自拯疏发之也。

三年，迁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疏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侍郎崇纶、恒祺、董恂、薛焕委琐龌龊，通国皆知，窃恐外邦轻侮，以为中朝卿贰之班，大都不过如若曹等，未免为中朝耻辱。就令人材难得，或于总理衙门位置为宜，上应量为裁抑，或处以散职，功畀以虚衔，庶外邦服我旌别之严。四方闻之，亦释然于朝廷宥纳群伦、羁縻彼族之意。"

寻迁通政使，仍署左副都御史。疏言："近日苏、杭迭克，直东肃清。臣观从来将兴之业，垂面之功，未有不矢以小心，而始能底定者。金陵贼窟虽计于三四月间可拔，而丹阳与常州犄角，百战悍贼如李秀成等，麇集死守。杭、嘉既克，余党归并湖州。其自皖南窜越江西之贼，蔓延玉山、铅山、金谿、建昌二三百里，众号八九万，并有阑入福建境者。又闻李世贤自率巨股由淳安、遂安接踵而至，曾国藩、左宗棠等用兵日久，前此屡陈不亟求功旦夕，同一老谋深计，独于皖、浙毗境豫作防维之策，则国藩意在徽、宁各饬所部分防，宗常以为不若并力取广德扼贼窜路。两议未及定，贼已由皖窜赣。贼又草窃已久，人数太众，势多不能聚歼而弗使一贼他遁。臣则以此贼人多势剧，一意奔突，前股未痛剿，后股又踵接。万一深入江西腹地，烬余复炽，又至燎原。且由赣逾闽，可以直走汀、潮，为数年来窜匪熟路。黄文金由此而来，石达开由此而去，前事可为深警。叠蒙谕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及闽、粤各督抚谆谆戒备。当此大功将竟，惟当并力一心，互筹战守，务将分窜诸贼，前截后追，必使所至创夷，日就衰残零落，不得喙息，以成巨患。臣尤有请者，皖、浙诸军与贼相持不为不久，所需饷项，国藩、宗棠等各于江、楚等省自为筹画。国藩奏于江省设立总台，以一省捐厘之数，为皖军十万养命之源。浙军固不能分拨，即国藩所部月饷，传闻亦只放数成，不得已而筹及广东厘捐，乃又不能遽办。夫民之不能见远而各为其私者情也。广东有之，江西岂独不然？日前沈葆桢奏请将江西茶税、牙厘等款归本省任收，旋用部议允留其半，在国藩等断不至觖望。惟军前将卒，当枕戈喋血切望成功之时，忽闻军饷来源将减，众心或生疑惧，何以得饱腾而资鼓舞？拟请饬赣、皖、楚、粤各疆臣，值此事机至紧，无论如何变通为难，总当殚竭血诚，同心共济。甘肃回氛未戢，中州余捻尚存，汝南陈大喜等窜逸湖北，自随、枣逼襄、樊，张总愚自南台山中出窜内、淅，时虞合并，汉中之贼，全窜宁、陕、商州一路，闻将会齐襄、樊回援金陵，诚亦未可轻忽。日前陕省军务，政出多门，李云麟追贼商于，忽卷旆而西，其在兴安，未能

扼贼窜逸，其在汉阴，遇贼避匿，纵勇淫掠，宜量加裁抑。刘蓉素尝学问，怀负非常，汉中之贼，本所专办，而窜扰四出，尤当誓志荡除，方为不负。多隆阿声望最优，众口争传为第一名将，乃近日声望渐损，宜申圣谕训饬。雷正绾所向克捷，谅足当一面之寄，顾全甘官吏，未有一二正人之持其间。现闻兰州与庆阳隔绝，恩麟权督印，不过使令便辟之材，识见陋劣，熙麟坐守庆阳、宁夏一区，又为庆昀种种纰缪所误。臣愚以为亟宜遴简公正有为之大臣，镇抚整饬。今之天下，何易遽言率土奠安，而南北军务渐定。西事再能就绪，亦即为大致之澄清。朝廷者天下之本，宫府清明严肃，与疆场奋迅振拔之气，相感而自通。天下大势日转，而亦正多难钜之事，或遽以为时局清明，事机畅遂，若已治已安者然。人情大抵喜新狃常。畏难而务获，独有当几至诚君子，为能深察而切戒之。昔诸葛亮为三代下一人，史独称之以谨慎。朱子进戒宋孝宗曰：‘使宴安鸩毒之害，日滋而日长，将卧薪尝胆之志，日远而日忘。’臣不胜私忧过计，冒昧沥陈。”疏入，报闻。寻告归，卒。

穆缉香阿，字居南，满洲镶红旗人。由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同治四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疏请慎择宦寺，略言：“皇上冲龄御极，圣学日新，知识日开，左右侍从之辈，宜豫加慎选，勿使将来蛊惑圣聪。溯自汉末及前明，朝政之失，半由宦寺。盖宦寺出身之始，每以小忠小信，便捷逢迎，无非售其固宠邀恩之计。及党与已成，则骄肆专横，而箝制其上，虽英明之主，竟有百计不能除之者。当时臣民，切齿痛恨，终归无可如何。我朝列圣相承，远迈前代，不但不准此辈干预政事，虽应对进退间亦不假以辞色，使无由谗谄面谀，浸润肤受。是以二百余年，从不为患。虽然如此严防，尚有防不胜防之虑。嘉庆癸酉之变，犹有通贼者，是此辈反复已有明征也。今皇太后垂帘听政，洞悉其弊，杜渐防微，有鉴于前，不使宵小蒙蔽。所以知人善任，朝政肃清。即数年后皇上亲政，亦断不致宠任此辈，贻误事机，何待臣下鳃鳃过虑？然献曝之忱，有不能已者。当此之时，正圣学扩充之际，虽臣工皆能尽心辅佐，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臣以为宦寺之设，无非效奔走、供指使而已，万不可使年轻敏捷之人，常侍左右。请皇太后选忠正老成者为我皇上朝夕侍从，庶将来亲政，必不致受其欺蒙蛊惑，而无疆之圣德，基于此矣。”

五年，疏论大学士曾国藩督讨捻，日久无功，请量加谴责。上以国藩迭疏引咎，特命回任专办饷糈，虽未蒇全功，非贻误军情者可比，斥所奏过当，置不议。出为山西蒲州知府，寻卒。

穆缉香阿通知国故，家藏邸报，自国初以来几备。

游百川，字江东，山东滨州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六年，迁御史，巡西城。宗室宽和等所行多不法，奏劾惩治，一时贵近敛迹。

七年，捻匪自山东窜直隶，百川奏请饬兵大臣迅速剿办，又请严禁各省栽种罂粟，上皆采纳。疏论内外官署胥吏积弊，诏通饬严禁。复言：“除吏弊在肃官方，尤在扬士气。请饬部院堂官于每司中择贤隽数员，付以事权，专其责任。察有胥吏舞弊，据实上陈，仍以勤惰定功过。赏罚既明，人才自奋。至外省地方官，本有惩治胥吏之权，严饬各督抚为地择人，毋以人试地。举贤劾不肖，再简廉正大员，以时巡察，遇有贪官蠹吏，列状奏闻。”

黄河北徙，山东郡邑屡被水。百川疏请赈恤，河督文彬、巡抚丁宝桢请仍挽复淮、徐故道，命廷臣集议。百川疏言：“黄水宜南宜北，必将折衷一是。如议挽复故道，论工程，论经费，引黄济运，有未可遽定者三端：如即以大清河为黄水经流，旧道断不能容，河面必须加宽，民间田庐如何移徙，如何安置，则度地宜审也。且即河面加宽，仍恐万难容纳，别开支河，势不容己，徒骇、马类、鉤盘、鬲津犹可指名，可否开行，有无贻害，则分水宜权也。黄水北行，其事为创，万一不善料理，人情骚动，物议沸腾，则相机宜慎也。请特派大臣履行上下游详勘，然后定策。”

十二年，上亲政，命葺治圆明园，奉皇太后驻跸。御史沈淮疏请暂缓修理，上特谕宣示孝养两宫之意，专修安佑宫供奉列圣御容，暨皇太后驻跸之所，治事之地，量从节俭，不事华靡，此外均不必兴修。百川继疏申谏。上召入诘责。百川侃侃正言无所挠，上为动容，一时敢谏之名动朝野。寻以忧归，服除补官，迁给事中。

光绪五年，出为湖南衡永郴桂道，迁四川按察使，擢顺天府尹，迁仓场侍郎。九年，山东河决，被灾者数十州县，命百川往会巡抚陈士杰治工赈。百川轻骑周历河南北岸、上下游，先散急赈。会

奏请筑两岸遥堤，复于其内筑缕堤，使黄水不致泛滥。又奏请浚小清河，分黄水入海。如议行。还京，以仓廒被火，罢归。居数年，卒。

淮，字东川，浙江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咸丰十年，文宗狩热河，淮不及从，恸哭欲投井，家人守之不得死。迁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授陕西道监察御史。疏劾户部主事杨鸿典揽权纳贿，下刑部逮治，仅以小过议镌级，及阎敬铭为尚书，始奏劾谴黜。园工兴，淮疏首上，当时与百川齐名。光绪元年，充顺天乡试监试，力疾从事，出闱，旋卒。家固中人产，官京师，斥责殆尽，人尤服其清节。

论曰：用兵之际，事机千变，京朝官以传闻有所论列，往往不能切中。宗稷辰归重得人，尹耕云论诸将帅罪，王拯请调和疆吏，一意办贼，为能见其大。拯所言尤详尽，盖直枢廷，见军报，较得诸传闻者异矣。穆缉香阿请慎选宦寺，游百川等阻修圆明园，謇謇负直谏名，良不虚也。

清史稿卷四二四　列传第二一一

吴振棫，字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出为云南大理知府，历山东登州、沂州、济南，安徽凤阳知府，山东登莱青道，贵州粮储道，贵州按察使，山西、四川布政使。咸丰二年，擢云南巡抚。寻甸、东川回匪蠢动，粤匪由广西阑入开化、广南境，偕总督吴文熔先后遣将击平之。

四年，调陕西巡抚，未行，署云贵总督。贵州兴义、普安匪起，檄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等剿之。遵义亦被匪围，合滇、黔兵力，迭战获胜，擒匪首杨凤先于石阡葛庄司。五年秋，始抵陕西任。匪首陈通明受粤匪指挥，于潼关纠众谋响应，以计擒之，并获其党张顺、罗吉祥等置诸法，被诏嘉奖。盐课摊归地丁，数倍于昔，奏请改行招贩，先课后盐，民便之。未几，擢四川总督。

七年，调云贵总督。云南汉、回积仇，自中原兵事亟，协饷不至，回乱愈恣。团练跋扈，动相杀掠，省城戒严。前任总督恒春不能制，夫妇同缢，巡抚舒兴阿亦以病求去，惟布政使桑春荣困守危城。文宗知振棫熟悉滇省情形，故以代之。命选川兵三千，携饷五万驰往，调前山东巡抚张亮基帮办军务以副之。振棫至，先驻宣威，进次曲靖。疏言："先剿后抚，势顺而易，不待智者而知。兵盛饷足，必应如是。前督臣林则徐剿永昌回匪，兵、练万余，本省有饷可筹，弥渡获胜，匪旋受抚，其地只迤西一隅中之一隅。此次匪遍三迤，情形迥不相同，非数千之兵、十数万之饷所能蒇事。如率意径行，徒损国威，于事无补。臣初到滇，于汉、回两无嫌怨，惟凭藉兵威，结以恩信，有所申诉，处以公平。省城为根本重地，省回解散，此外渐次筹办，其负隅抗拒者，仍当力剿。匪势渐孤，较易得手。否则不自量度而急乘之，更无转圜地步，祸更烈矣。见在兵无可调，饷无可筹，宵旰焦劳，事非一省。臣为云南一省计，并当为天下全局计，岂容再有贻误，致令征调无休？故未言剿先言抚，有万不得已之苦衷，虽成败利钝难以逆料，舍此亦别无良策也。"

又奏："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垿、总兵周凤岐奉命团练，设总局于省城。周凤岐意见不合，引嫌不肯与闻。黄琮、窦垿联衔出示，专主痛剿，民间纷纷集练，回众疑忌日深。地方官苦心解散，汉民往往哄堂塞署，逼官杀回。故团练在他省为要务，在滇省竟为大患。黄琮等每言省团可得六十万人，无虞寇警。回匪初至城外，不及千人，团丁招之不来，来即奔溃。近日省练一万余人，月需饷数万，经费不敷。练头自行管带，不尽官派。回众有求抚之意，梗议者忽用练往剿，妄杀邀功，致可抚者终不能抚。黄琮、窦垿系特派人员，非臣力所能制，请旨定夺。臣已咨桑春荣严核守城之练，裁汰冗滥，以节糜费。练归官统，如不奉调派，自行出队，即按军法从事，庶一事权而免掣肘。"疏入，诏褫黄琮、窦垿职，许回民悔悟自新，其负固不服者，痛加剿办。汉民借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以军法从事。于是振棫遣汉、回委员赴省城晓谕汉、回，解释猜嫌，分画所居街道，拨抵难民遗产，议定章程，遣散归业。先后剿平霑益回匪，歼咸宁土匪李广沅。

八年四月，抚局粗定，入驻省城，偕张亮基筹办迤西剿抚事宜。临安回匪攻府城，遣兵击走之，又败之于阿迷州，解河西县之围。是年冬，以病乞罢，因子春杰官雁平道，就养山西。同治元年，命会同巡抚英桂防河，寻命赴陕西会办军务。十年，卒，诏依例赐恤。

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从大学士王鼎赴河南治河，督筑西坝。工竣，赐花翎，擢侍读。二十六年，出为云南临安知府，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知其才，密荐可大用，调署永昌。边夷滋扰，亮基用土弁左大雄擒匪首，事乃定。超擢云南按察使，就迁布政使。三十年，擢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粤匪渐炽，尝密疏论军事，文宗韪之。

咸丰二年，调湖南巡抚，在途闻贼围长沙，疏请驻守常德。诏趣进解省城之围，至则梯城而入，屡出队与城外援军夹击，贼解围去。破岳州，入湖北，汉阳、武昌相继陷，湖广总督徐广缙以罪罢，命亮基代之，规进剿。亮基疏言宜防贼回窜，意在专顾湖南，诏趣速进。

三年春，贼弃武汉东下，亮基抵湖北筹办收复抚恤事宜。通城、崇阳、嘉鱼、广济土匪起，平之。贼自下游分窜江西，亮基督师扼道士洑、黄石港，分兵赴援。秋，贼之分窜河南者，由罗山入湖北黄安、麻城境，水陆夹击，歼之。调山东巡抚，未行，江西贼由九江来犯，令道员徐丰玉御之于田家镇，战失利，丰玉阵亡，亮基坐降四级留任。时粤匪李开芳等犯畿辅，踞静海。亮基至山东，奉命扼德州，防其南逸。南路贼欲由淮、徐窥伺北犯为应援，令按察使厉恩官率兵驻宿迁之北以防之。四年，贼入山东境，亮其驰扼济宁，杜其北窜。寻陷郓城，扰范县、寿张、东平，绕出贼前截击，败之于临清黑家庄。既奏捷，帮办军务大臣胜保劾其取巧冒功，诏斥亮基欺罔，并追论初赴湖南不急趋长沙，及去湖北时但求自全，居心狡诈，褫职，遣戍军台。逾年，给事中毛鸿宾言临清之役，胜保妄劾，御史宗稷辰亦言亮基能任事，未尽其用，乃释回，发东河差遣，寻命往安徽随办军务。

七年，予五品顶戴，命赴云南帮办剿匪事宜。云南回匪方炽，团练横行省会，总督吴振棫初至，驻曲靖，裁抑练勇，招抚回众。霑益回最悍，集众犯宣威，亮基督按察使徐之铭等率兵击走之。八年春，又败之于袁家屯，歼贼甚众，余党就抚，诏嘉之，授云南巡抚。既而振棫乞罢，擢云贵总督，亮基荐徐之铭代为巡抚。临安回匪攻城，扰及阿迷，剿平之。九年，省回就抚后，踞碧鸡关，劫夺近郊，分剿乃散。又剿平彝、安宁、缅宁、楚雄诸匪，武定、罗次、富民、禄丰、禄劝诸州县先后克复。然回、练互相猜忌，乱机时起。

徐之铭既为巡抚，贪纵险狠，与亮基阴不相能，时构煽其间。十年秋，回人掌教马德新、徐元吉、武生马现，率各属回民来省乞抚，住城外江右馆，亮基约之铭同诣抚谕。之铭阴嗾已散练丁拥至督署阻挠，谕之不可。杀通海知县雷焱于门，遂逼杀招抚委员绅士马椿龄、孙钧。亮基为所胁持，不敢入告，以病乞罢，命刘源灏代之。源灏久不至，亮基径迳去。十一年，至湖北，乃疏陈滇事，劾之铭不法。会布政使邓尔恒升任陕西巡抚，去滇，之铭嗾匪戕于路。于是罢源灏，以潘铎署总督，命亮基赴滇查办，督师剿匪。亮基疏请发部照募捐充饷，募勇千人然后行，与潘铎先后至四川，欲资其饷力、兵力。四川兵事未定，无以济之。林自清者，亮基之旧部，方署云南提督，与之铭及马如龙等皆不协，回人仇之。闻亮基在四川，擅率所部号万人入川求效用，阻之不听。诏亮基抚谕解散，而之铭嗾马如龙等声言拒亮基不使入境，相持久之。

同治元年，潘铎先抵任，请暂留之铭以毕抚局，遂改命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未几，之铭复阴嗾回众为变，铎被戕，而云南之乱愈亟矣。二年，亮基至贵州，黄号、白号、苗、教诸匪并炽，上下游遍地皆贼。亮基令总兵沈宏富等攻遵义螺蛳堰，破之，歼余匪于上稽场。令总兵刘义方等剿思南教匪，复普安、安南，又连破苗匪于桐梓鼎城及水城厅马龙胯，擒匪首何润科等于黔西，降万人。

三年，尚大坪匪犯省城，督沈宏富等战于郊，歼贼千计，复修文。总兵林自清、赵德昌克龙里，又复兴义，解清镇之围，收复定番、广顺、长寨诸城，破龙泉、湄潭黄、白号匪老巢，克滇西卫城。四年，克黔西石阡、永宁、荔波。贵州地瘠财匮，饥军索饷，时虞哗噪。亮基抚驭防剿，仅得粗安，而所部诸将多骄蹇，舆论不协，为侍读学士景其浚论劾。亮基乃劾总兵林自清、刘有勋，副将池有连等劫掠扣饷，不听调度，请严治。诏布政使严树森察奏，亮基复具疏自陈，言树森规避贵州，安坐邻省不亲至，于是亮基、树森并褫职。

十年，卒。湖南巡抚王文诏、贵州巡抚曾璧光先后请复原衔，各建专祠。光绪三十四年，湖南、

贵州京官合词胪陈功德在民，追谥惠肃。

毛鸿宾，字翊云，山东历城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数上封事论军务。咸丰三年，以尚书孙瑞珍荐，命回籍治团练。四年，劾帮办军务大臣胜保罪状，请严旨查办。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调安襄郧荆道，历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

十一年，署湖南巡抚，寻实授。疏言："湖南地居僻远，向非富强，自前抚臣张亮基、骆秉章等于吏治民风实力讲求，用能削平寇盗，屹为上游重镇，用人之效，有明征矣。臣以为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得贤督抚，斯能造封疆之福。如左宗棠识略过人，其才力不在曾国藩、胡林翼之下，今但使之带勇，殊不足以尽其长，倘畀以封疆重任，必能保境安民，兼顾大局。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果决有为，云南壤接边陲，饷糈不给，汉、回仇衅相寻，即令经营尽善，亦仅有益一隅，似不若任以要地，俾展所长。但使东南日有转机，则云、贵游氛无难迅扫，此轻重之机宜审者也。"时湘军所至有功，各省多往召募，鸿宾疏陈招勇流弊，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并被嘉纳。石达开窜湖北，鸿宾遣知府席宝田、副将周达武、总兵赵福元分路进击，解会同、黔阳之围。

同治元年，进复来凤，贵州提督田兴恕兼署巡抚，军报不实，信用左右，鸿宾疏劾之。遣兵越境剿贵州窜匪，复天柱县城。又剿铜仁张家寨，匪首萧文魁率众降，克大小青两堡。江蓝厅同知椿龄指团绅为土匪，鸿宾廉知椿龄有酷刑逼借事，劾罢之。椿龄京控，讦鸿宾借贷不遂，鸿宾自请查办，下总督官文鞫讯，得白。擢两广总督。英德土匪起，令按察使张运兰剿平之。偕巡抚郭嵩焘奏定变通缉捕章程，获大盗者予优擢，允之。

三年，江南既复，浙、赣余氛未靖。鸿宾疏言："江西南路之防犹有未备，闽、粤交界均无防兵，虑贼上窜，以粤东为尾闾。江西当四冲之地，宜合数省兵力，乘大胜余威，聚而歼之。已咨曾国藩调拨劲旅，绕越宁郡、石城一带，扼贼南窜之路，臣派一军于闽、粤交界会同进剿。并请敕曾国藩严守南赣、俾毋窜越。"四年，坐前在湖南，道员胡镛请咨引见，缴回咨文，委署道缺，降一级调用，回籍。

七年，卒。宣统初，山东巡抚袁树勋疏陈鸿宾功绩，复原官，祀乡贤祠。

张凯嵩，字云卿，湖北江夏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广西即用知县，历宣化、怀集、临桂知县。李星沅、劳崇光并荐其能，咸丰五年，擢庆远知府。剿平土匪王得胜等，擢左江道，调署右江道。庆远失守，革职留任。八年，偕按察使蒋益澧破贼，克庆远，复原官。署按察使，寻实授，迁布政使。

同治元年，巡抚刘长佑赴浔州筹剿抚，留凯嵩经画后路。荔浦张皋友陷阳朔，遣兵败贼于鹧鸪岩，复其城，就擢巡抚。诸匪中黄鼎凤、张皋友最猖獗，分陷贵县、阳朔，麇集大鹿滩、马濑，檄总兵李明惠、提督江忠义行剿马濑，进规贵县，破之于桂岭，歼擒贼首张皋友、陈土养。二年，檄布政使刘坤一攻黄鼎凤于登龙桥。贼走覃塘，进围之。信都贼陈金刚等来援，道员蒋泽春逆击败之，进克容县，坤一克覃塘。

三年，克天平寨，擒黄鼎凤。贵县平，加头品顶戴。疏陈左右江积匪未清，议三路进兵，以刘坤一统七营留防浔州，易元泰统十一营由宾州、迁江达思恩。李士恩水陆八营由横州达南宁，节节进剿。四年，坤一攻克大庙、江口、平<⿰土郎>，斩贼首梁安邦，南宁河道始通。元泰剿上林，平之。坤一擢江西巡抚去，以同知刘培一代领其军，将亲赴南宁督战，会伪康王汪海洋窜粤，将入广西，诏凯嵩驻防浔州。五年，凯嵩至南宁，进攻山泽，督诸军穴地轰城，夺山入，禽伪平章苏仲熙等。孙仁广单骑走旺陇，追斩之。山泽为贼所踞十余年，至此悉平。

六年，擢云贵总督。自潘铎被戕，滇事益纷。行至巴东，称病，三疏请罢，坐规避，褫职。光绪六年，以五品京堂起用，授通政使参议，迁内阁侍读学士，署顺天府尹，授贵州巡抚。十年，调云南。请于省城设开采五金总局，以兴矿利，偕内阁学士周德润勘越南界务。十二年，卒于官。广西巡抚李秉衡疏陈凯嵩政绩，请建专祠，广西京官论其不当，罢之。子仲炘，光绪三年进士，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参议，敢言有声。

论曰：云南地居边远，回、汉积仇，中原多故之秋，几为王灵所不及。吴振棫兼筹剿抚，实体

中朝措置之难。张亮基才足有为，误用徐之铭，受其排挤，遂至不可收拾。自潘铎被戕之后，无人敢任其艰危。毛鸿宾疏言内地寇平，边方自靖，诚为确论。张凯嵩因规避黜，后仍以旧劳起用，朝廷固鉴其情已。

清史稿卷四二五　列传第二一二

乔松年　钱鼎铭　吴元炳

李僡，字惠人，陕西华阴人。道光二年进士，直隶即用知县，补抚宁，调青县，举卓异，历沧州，深州，擢大名知府。调保定，擢大顺广道，迁按察使。二十一年，擢顺天府尹。二十三年，南河决，命偕侍郎成刚驰往督工。二十六年，出为江苏布政使，以病归。三十年，起授甘肃布政使。

咸丰元年，擢河南巡抚。长芦盐政疲敝，言官请变通悬岸，僡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改直、豫悬岸，分别官办、商贩。二年，调山东。粤匪由武昌东下趋江宁，僡遣精兵二千驰援，亲赴竞、沂、曹诸府察形势，分兵扼隘防守。履行河堤，令黄河渡船悉归曹县刘家口、单县董家口，断他口私渡。檄候补道庆凯等驻兵要隘，搜捕捻匪。

三年，江宁陷，徐州捻、枭诸匪蜂起，僡再赴兖、沂、曹诸府督防。未几，扬州陷，僡令防军分三路，游击王凤祥等驻郯县红花埠为东南路，总兵百胜等驻峄县韩庄闸及阴平为中路，总兵三星保巡刘家、董家二口，遏贼北窜，为西南路。僡驻宿迁迤北，与百胜等犄角。四月，贼自浦口北窜安徽，陷滁州，逼凤阳临淮关。僡进驻宿迁，虑徐州守兵弱，请移山西、陕西、绥远诸路援兵策应。五月，贼自亳州经米家集窜河南，陷归德，扰刘家口。僡命防军进击，民团继之，毁北岸船，贼不得渡。有由曹河驶入者，乘半渡击沉之，贼败退。寻自河南汜水北渡温县，西路告警，僡自曹州分兵驰援，督师继之。比贼围怀庆，僡会诸军力战，解其围。捻匪扰归德境，毗连曹、单，僡留陕、甘兵九百会剿，自引师回防东路。

自粤匪起，所至各行省皆瓦解，疆吏能御贼不使入境且出境剿贼者，惟僡一人。文宗深嘉之，屡欲擢任总督，以山东为畿辅屏蔽，倚僡为重，故未果。寻卒于官，优诏悼惜，赠总督、太子少保，谥恭毅。子启，诏署湖南桂阳州，殉难，赠道衔。

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南河，补桃源。调清河，署邳州。山东捻匪入境，率团勇击走之，还清河。咸丰三年，粤匪陷扬州，时图北窜。棠招集乡勇，分设七十二局，合数万人，联络邻近十余县，合力防御，有声江、淮间。丁母忧，士民攀留，河道总督杨以增疏请令治丧百日后，仍署清河。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诏询以增，亦以治绩上，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赐花翎。六年，丁父忧，仍留江苏，以剿匪功，累擢以道员即补。

十年，补淮徐道，命帮办江北团练。皖北捻匪出入，以徐、宿为孔道，山东土匪时相勾结，一岁数扰，棠督军屡击走之。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辖江北镇、道以下，令总兵龚耀伦等破贼于阜宁、山阳，解安东围。漕督旧驻淮安府城，棠以清江浦地当冲要，筑土城驻之。捻匪大举来扑，督军力战击退，贼踞众兴集相持，令骁将陈国瑞进攻，战十日，大破之，贼遁泗州。督属县筑圩寨，坚壁清野，收抚海州、赣榆土匪，先后遣将击捻匪，擒李麻子于曹八集，斩何申元于洞里庄，歼卜里于半截楼，又破山东幅匪于郯城徐家圩、镏阳集、长城等处。

二年，实授漕运总督。令陈国瑞进剿沂州，迭歼渠魁，国瑞遂隶僧格林沁军。苗沛霖叛陷寿州，棠令总兵姚庆武、黄开榜水陆赴援。疏言："欲拯临淮之急，必须一军由宿、蒙直捣怀远，使苗逆急于回顾，临淮始可保全。削平之策。尤须数道进兵，方能制其死命。"又密陈："皖北隐患，淮北盐务疲敝，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其勇队在怀、寿一方盘踞六年，焚掠甚于盗贼。苗平而淮北粗安，李存而淮南仍困，请早为之计。"诏下僧格林沁等筹办。

三年，加头品顶戴，署江苏巡抚。四年，调署两广总督。棠疏陈："江境尚未全平，请收回成命，专办清淮防剿。"诏嘉其不避难就易，仍留漕督任。军事初定，即筹复河运。署两江总督，未几，回任。五年，调闽浙总督。

六年，调四川总督。时蜀中军事久定，养兵尚多，而协济秦、陇、滇、黔，岁饷不赀。棠令道

员唐炯剿贵州龙井苗匪，复麻哈州。道员张文玉等克黄平州，疏请遣周达武一军入黔助剿，即调达武贵州提督。饷仍由四川任之。平苗之役，赖其力焉。

八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劾棠赴川时仆从需索属员馈送，言官亦劾道员钟峻等包揽招摇，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按。鸿章覆奏："川省习尚钻营，棠遇事整顿，猾吏造言腾谤。"诏责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斥岳昭率奏失实，惟坐失察钟峻等薄谴。十年，署成都将军，奏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饥民。十三年，云南、贵州军事先后肃清，以协饷功被优叙。灌县山匪作乱，令提督李有恒剿平之，斩其渠余其隆。疏言："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员补官较易，服官川省者，报捐不惜重利借贷，其中即有可用之才，夙累既重，心有所分，官债虽清，民生必困。请敕部另议变通，俾试用甄别年满、历练较久诸员，得有叙补之期，实于吏治有益。"

光绪元年，剿叙永厅匪及雷波叛蛮，平之。以病乞罢。二年，卒，诏优恤，谥勤惠。

英翰，字西林，萨尔图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拣发安徽，以知县用。九年，署合肥。粤匪扰皖北，督乡团击败之。又破贼华子冈、小河湾，擢同知。十一年，署宿州。

同治元年，捻匪来犯，英翰偕总兵田在田克高黄山寨，进破湖沟，擢知府，赐花翎。二年，捻首张洛行为僧格林沁大军所败，回老巢，英翰击败之于青疃。会攻克雉河集，英翰授策降人。擒洛行送僧格林沁大营诛之，授颍州知府。巡抚唐训方及袁甲三交章荐英翰沈勇有谋，剿浚北匪圩功多。苗沛霖复叛，叛蒙城、寿州，英翰督兵攻克蒙城附近贼圩，又击败沛霖所遣攻寿州兵。会总兵姚广武破韩村贼寨，攻狼山，贼弃垒遁，蒙城粮道始通。署庐凤道，擢按察使。复督兵援蒙城，攻蔡家圩，断贼粮道，遣参将程文炳等四出截击，夷贼垒数十。僧格林沁、富明阿诸军先后至，大破贼，沛霖就歼，附沛霖诸圩尽克，赐号格洪额巴图鲁。

三年，粤匪合捻匪由陕南窜湖北，将遥为江宁声援，其锋甚锐。僧格林沁调英翰赴援，贼方围麻城，袭破柏子塔贼屯，贼渠陈得才等自白皋走阎家河，英翰督军迎战，破之。寻以请奖冒滥，夺勇号，降五级留任。贼自松子关窜皖境，巡抚乔松年奏调英翰回援，克金家寨。贼窜六安、青山，会诸军击走之。群贼麕聚英山、霍山，连破之于乐儿岭、土门、黑石渡。时江宁已下，僧格林沁大军进逼，贼皆携贰，陈得才仰药死。马融和有众数万，英翰令郭宝招致之。贼首蓝成春亦降，余小头目纷纷求抚。僧格林沁以成春乃粤中老贼，斩之以徇。未至者遂散走，而张总愚、牛洛江、任柱、赖文光等勾结复炽。论功，英翰复赐号铿僧额巴图鲁，擢安徽布政使。

四年，捻匪自河南窜山东，僧格林沁战歿，遂大举犯安徽，觊复踞蒙、宿旧巢，英翰屯雉河集，为贼所围。道员史念祖佐英翰且战且守，凡四十五日，援军至，突围夹击，大破之，贼乃解围引去，晋号达春巴图鲁。五年，就擢巡抚。前抚乔松年调陕西，剿西捻张总愚，以皖军郭宝昌从行，其饷仍由英翰筹供。东捻由固始犯皖境，皖军扼之，复窜麻城，英翰率军防六安。六年，贼复由楚、豫入山东，方议就运河筑长围圈贼，英翰分拨皖军，令黄秉钧扼宿迁，张得胜扼猫儿窝滩，程文炳以骑兵备游击，余承先率水师由洪湖入运河，捻势渐蹙。英翰丁父忧，予假一月治丧，改署任。是年冬，捻首任柱为淮军所歼，余党散扑运河，皖军截击，收降数千人，赖文光走扬州就擒，东捻平。论功，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再疏请终制，报可，而西捻渡河北犯。七年春，畿辅戒严，英翰率军驰援，命驻河南。英翰奏以所部交河南巡抚李鹤年调遣，请回旗守制，诏慰留之。遂会诸军围贼于运河东，捻众聚歼，加太子少保，辞，不许。八年回旗营葬，请留京，予假两月，期满仍回任。十年，于亳州捕叛捻宋景诗，诛之。

十三年，擢两广总督。粤匪悍酋杨辅清败逸后，犹潜匿福建晋江，令降将马融和等往捕，至是始就擒，奏请诛之。光绪元年，入觐，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广东闱姓奉旨严禁，英翰奏请弛禁助饷，又因随员招摇，为广州将军长善等所劾，召还京，被议，褫职。未几，命还世职，以二品顶戴署乌鲁木齐都统。二年，实授。寻卒，赠太子太保，复勇号，赐恤，谥果敏。安徽省城及凤阳、寿州、宿州、阜阳、蒙城、涡阳并立专祠，赐其母银二千两，人参六两，无嗣，弟英寿袭世职。

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人。诸生。少有志节，与曾国藩、罗泽南讲学。军事起，佐泽南治团练。咸丰四年，从国藩军中，既克武昌，转战江西。五年，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蓉从之，领左营。弟蕃，战殁于蒲圻，蓉送其丧归，遂辞军事。寻丁父忧，胡林翼奏征之，不出。十一年，骆秉章督师四川，聘参军事，疏荐其才，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寻实授。秉章于军事吏治，悉倚蓉赞助，亦时出视师，蓝、李诸匪以次削平。事详秉章传。

同治元年，石达开由滇、黔边境入四川。预调诸军罗布以待，秉章令蓉赴前敌督战，达开不得逞，徘徊于土司地，穷蹙就擒。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被旨嘉奖。时粤、捻诸匪蓝成春、陈得才等窜扰陕南，踞汉中、城固等城，川匪余孽亦入陕蔓延，势方炽。多隆阿督师关中，注重北路回匪，于南路未能兼顾。官文疏荐蓉堪当一面，于是命蓉督办陕南军务，擢陕西巡抚。秉璋分兵四千授蓉，总兵萧庆高、何胜必两军先赴援，亦隶之。又遣将赴湖南增募万人，蓉于十月进屯广元。

三年春，汉中粤、捻诸匪因江宁被围急，促其回援，遂自退，趋湖北。蓉入汉中部署屯防，清余匪。多隆阿围盩厔久未下，闻蓉将至，督攻益急，克之，而多隆阿受重伤。三月，蓉抵省城，多隆阿寻卒于军，其所部雷正绾、陶茂林诸军剿西路回匪，入甘肃，穆图善一军议令赴援湖北。五月，川匪合粤、捻由镇安、孝义突犯省城，蓉集诸军击之于鄠、盩厔之间，寻偕穆图善会击于鄜县，贼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令何胜必等会川军周达武攻之。

四年，克阶州，川匪余孽悉平。雷正绾军哗变，其部将胡士贵率兵回扰泾州，蓉遣军扼隘，散其胁从，诛士贵。会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䜣，牵及蓉，指为夤缘，诏诘蓉令自陈。蓉奏辨，自言荐举本末，并讦寿祺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蓉所阻，挟嫌构陷。复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命大学士瑞常、尚书罗惇衍按究，坐漏泄密摺，降调革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疏言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诏蓉仍署巡抚。

五年，奏荐贤能牧令龚衡龄等，请予升阶，下部议驳。蓉疏言："近来登进之途，多出于从军，而究心民瘼者，仍潦倒于下吏。陕西疮痍未起，急应旌举贤能以为之劝。"上特允之。先是，蓉任凤邵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设法垦治，岁获谷数百万斛，成效甚著，因奏："陕西兵后荒芜，以招徕开垦为急务，应视兵灾轻重，荒地多少，以招垦成数为州官吏劝惩。"报可。寻以病乞开缺，上允其请，以乔松年代之，仍留陕西治军。捻匪张总愚入陕，逼省城，蓉与松年议不合，所部楚军三十营，统将无专主，士无战心，屯灞桥，为贼所乘，大溃。诏斥蓉贻误，夺职回籍。十二年，卒。湖南巡抚王文韶疏闻，命复官，陕西请祀名宦祠。

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以知府发江苏，除松江，调苏州。会匪刘丽川据上海，省城潮勇潜与通，松年侦知之，白上官诛其为首者，丁父忧，总督怡良奏留，从克上海，授常镇通海道，擢道员赐花翎。六年，从怡良驻常州，署两淮盐运使。

八年，丁本生父忧，总督何桂清复奏留。九年，授两淮盐运使，兼办江北粮台。十年，奏劾南河河道总督庚长擅提淮北存盐变价充饷，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粮台饷银，复劾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迫寇急，仓皇退守。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实，庚长褫职逮问。又疏论用勇不如用兵，请发京师护军营暨北五省绿营赴江北防剿。英吉利、法兰西兵入犯，京师戒严，松年请赴畿辅督兵御敌，谕止之。十一年，设江南北两粮台，仍命松年办理，叙劳，以按察使记名。

同治二年，擢江宁布政使，仍留办粮台，擢安徽巡抚。三年，抵任，驻防临淮。时苗匪已平，李世忠亦解兵柄，捻匪窜河南、湖北。松年增募勇千人，就颍、宿间设防，奏请雉河集地处交冲，当建县设官，从之。又奏苗沛霖余党自非积恶，请予宽贷。李世忠散遣勇丁，恐流为盗，饬州县整顿捕务，粤、捻诸匪自湖北麻城、罗田东窜入皖境，松年移军寿州，急调英翰自湖北回援，令朱洊森屯正阳关，蒋凝学迎击英山，克金家寨。英翰等败贼于陶家河、黑石渡，僧格林沁大军追至合击，诸贼穷蹙，纷纷乞降，先后凡十余万。贼首陈得才后至，为蒋凝学击败，服毒死，获其尸。上饬英翰等移军进剿，松年请留英翰防皖境，郭宝昌援河南，蒋凝学赴湖北。

四年，僧格林沁战殁，上命曾国藩督师山东。松年奏："国藩久治军务，气体较逊于前，李鸿章

才识亚于国藩，而年力正强，如以代国藩督师山东，必能迅奏荡平。”疏上，报闻。时捻匪大举犯皖北，围英翰于雉河集，国藩遣援军至，乃击走之。

五年，调陕西巡抚，前任巡抚刘蓉奉命留陕办理军务。时捻匪张总愚窜入陕境，松年初至，与蓉意见不合，奏劾蓉军政隳坏，留陕无益，蓉亦劾松年掣肘，贪利徇私。十二月，贼逼省城，蓉军溃于灞桥。

六年正月，提督刘松山援军至，破贼雨花寨，连战皆捷，省城始安。迭奏请师，鲍超军援陕迄不至，皖军郭宝昌应调来援，偕刘松转战泾、渭之间，屡捷。总愚窥同州，欲渡河，未得逞，趋陕北。六月，总督左宗棠至陕，军事始有统辖。松山、宝昌等连破贼于北路，至冬，总愚由垣曲渡河，循太行东趋，松山、宝昌尾追。七年春，宗棠率师入屯畿辅，陕西自捻匪出境，西路回氛仍未靖，松年以病乞假归。九年，病痊，授仓场侍郎。

十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奏言：“今日言治河，不外两策：一则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一则就黄水见到处筑堤束之，俾不至横流，至利津入海，权衡轻重，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事半功倍。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后又决胡堰、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诸地，黄流穿运，节节梗阻。惟有尽堵旁泄之路，自张秋西南，沙河迤北，就旧堤修补，为黄河北堤。又自张志门起，至沈家口、马家口、马山头、筑新堤一百八十余里，为黄河南堤。俾仍全趋张秋，借以济运。”下廷臣议行。十三年，奏请裁东河总督，以巡抚兼领河工，下部议，格不行。光绪元年，卒，谥勤恪。

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父宝琛，湖北巡抚。鼎铭，道光二十六年举人，从宝琛治团练。会匪刘丽川据上海，青浦周立春起应之，陷嘉定，鼎铭与嘉定举人吴林募勇从官军复其城，授赣榆训导。入赀为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江南大营再溃，诸郡县沦陷，巡抚薛焕退保上海一隅。曾国藩既克安庆，团练大臣庞钟璐等议乞援，道路梗阻。鼎铭奋然请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至安庆谒国藩，陈吴中百姓陷危，上海中外互市，榷税所入，足运兵数万，不宜弃之资贼。策画数千言，继以痛哭，国藩遂决策济师。时薛遣将至湖商募勇万二千，国藩知所募皆各军汰遗，不可用，令鼎铭往解散。遇诸汊口，鼎铭简留精壮九百人，余悉罢归，无哗者，还上海，筹饷十八万，租船五，复率赴安庆迎师。于是国藩奏令延建邵道李鸿章率淮勇五千人赴之。

同治元年三月，至上海，鸿章寻署江苏巡抚，奏请以鼎铭参军事，多所赞画。积功，擢道员，赐花翎，加布政使衔。五年，鸿章代国藩督师剿捻匪，令鼎铭驻清江浦，主转运粮饷军仗，讫捻匪灭，始终无绌误。鸿章与漕运总督张之万累疏荐。国藩移督直隶，奏调以从。八年，授大顺广道，就迁按察使，又迁布政使。十年，擢河南巡抚。十一年，捻匪余孽蠢动，鼎铭令总兵崔廷桂剿平之。用直接练军制，就河南三镇额兵，简其精壮，抽练马步各三营，重其额饷，择驻冲要地训练，期年成军。修水利，凿贾鲁河故道，南自周家口，北至朱仙镇，又西北至郑州京水寨，疏积沙，补残堤，俾上游无水涝，下游通舟楫。复浚勺金河、丈八沟、余济河、永丰渠以资灌溉。令诸州县劝民按亩出谷，就乡分仓，择公正绅耆董其事，毋假手胥吏，通省积谷九十余万石，提督张曜一军出关剿回，全军饷由河南供给无缺。光绪元年，卒，赐恤，谥敏肃。

吴元炳，字子建，河南固始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从团练大臣毛昶熙回籍治团练，从解固始围，击退息县窜匪，擒捻首陈得一。十一年，汝宁捻首陈大喜窜居霍庄寨，元炳偕道员张曜攻克之。同治元年，巡抚严树森奏：“元炳骁捷善战，所向有功，军中最得力，请散馆后仍令回河南。”命免散馆授检讨，仍留河南委用。大喜负固平舆，其党踞李旗屯，元炳偕张曜先平伊庄、陈庄、刘楼贼垒，乘胜下李旗屯，进攻杨楼，破之。旋克平舆，歼捻首张凤林。二年，克张冈贼巢，汝南肃清，擢侍讲。寻攻息县鲍家寨，克之。三年，拔谭家圩，附近贼寨，次第削平。丁母忧，回籍，巡抚张之万奏起赴军。四年，以汝、光诸地稍定，请终制，允之。六年，补原官。

九年，超擢侍讲学士，十年，命署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湖北巡抚，调安徽，再调江苏。光绪二年，疏陈：“银捐新例，新班遇缺先及遇缺两项，得缺最速，流弊亦多，于政体大有关系，不可不严防其弊。请明定章程，变通办理。”下部议行。山东、安徽比岁饥民流及淮、扬，元炳截漕抚恤，并疏高宝河、盐运河，以工代赈。署两江总督者三，兼署江苏学政者一。七年，丁本生母忧，去官。

十年，入觐，命察山东河工、海防，授漕运总督。十一年，调安徽巡抚。十二年，卒，赐恤。河南巡抚倪文蔚疏陈元炳战功，遗爱在民，请于汝宁建专祠。

论曰：李僖守山东，吴棠保江淮，当时皆负时望，英翰剿捻，战绩最多，及任皖疆，甚得民心。刘蓉抱负非常，佐骆秉章平蜀，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治陕不竟其功。乔松年在皖倚用英翰而奏绩，在陕不能与刘蓉和衷，徒促偾事。钱鼎铭慷慨乞师，为平吴之引导，治豫亦有声。吴元炳以词林事军旅，其际遇特异焉。

清史稿卷四二六　列传第二一三

王庆云　谭廷襄　马新贻

李宗羲　徐宗干　王凯泰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

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略谓："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征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实征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余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自有之财，详细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课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韪焉。

时命中外大臣保荐人材，礼部侍郎曾国藩举庆云以应，诏擢詹事，署顺天府尹。咸丰元年，授户部侍郎，仍署府尹。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户部请改河东盐政章程，并清查山西州县亏空，命庆云偕浙江布政使联英往按。

寻奏定清查亏空章程，并会山西巡抚那苏图奏言："晋商赔累，一在盐本钜，一在浮费多，一在运脚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从前盐价每石三五十两，自坐商囤积居奇，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一石之盐，贵百三四十两，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酬应繁多，总商分派者号为厅摊，散商自送者岁有常例，统计二十六万余两，几达岁课之半。加以石盐脚费多至百两，因其定价难增，遂至相率为伪，搀沙短秤，民食愈艰。臣等公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将缉私之法并寓其中。盖盐有专商，票无定贩，大要在留商招贩，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绌。向来坐商昂价，总以缺产为词。臣览池面宽广，滷气浓厚，即雨旸不齐，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余石之额。盐贵不在缺产，而在售私。拟定白盐一石贵止六十两，青盐递减，坐商工本外有赢余。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盐不旁流，商盐自富，锭票销价，亦复删芟。畦地租典，先尽运商，总期减轻成本，禁卫课官吏浮费，别筹公用。每票征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此外需索，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制盐、截角诸事，悉仿两淮成例，微为变通，以归简易。河东盐行河南引地，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拟将陕西、山西、会兴镇分为三路，不许搀越，听到发贩随销，亦商人自运，兼防夹私，力杜作伪。统计河东全纲，比较昔价，裁浮改岸，年省七十余万。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间有歇业，或运商归并，坐或商承充，永绝举商、保商诸弊。"下部议行。

庆云既明习计政，主部事，先后奏请清厘江宁、苏州、安徽三布政司例应入拨、延未造报各款，自道光三年至咸丰元年，凡千五十九款，九百三十六万两。又奏言："江南赋甲他省，额征五百二十九万，道光十六年，豁欠五百六十余万，计十年蠲一年之额。二十六年，豁欠一千余万，计十年蠲两年。及咸丰二年，豁欠一千三百余万，十年几蠲三年。请饬江苏督抚，熟田未完，不得混入次年缓征。"又奏复闽浙总督季芝昌等以闽龁疲累，请展缓匀代额课，言："闽龁所以疲累，病在私盐充斥，浮费繁重。芝昌等议停匀代课六万余，派认续例课二万余，五年之后，匀代起征，例课仍纳。朝三暮四，恐无此办法。"又言："芝昌等但陈料理之难，未筹补救之法，或就场征课，或按包抽税。

应令择一可行之策，另议具奏。”又奏复江西巡抚张芾请拨粤盐济销，言：“江西借拨粤盐，前明总制陈南金、巡抚王守仁尝行之，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其法至善。应令速筹遵办。”又奏：“滇、黔解运铜铅，道远阻兵。应令于提镇驻扎重兵之处，筹铸制钱，并于附近水次兼铸大钱，运四川、两湖易银，并派民间交纳地丁税课。”又奏：“新疆南、北两路驻兵四万，岁需经费一百三四十万，垂及百年，为数万万。请停陕省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等八城，即由伊犁、乌鲁木齐满、绿营饬拨，五年更换，可岁省数十万。”又奏请裁东河河督南河河库道并两河厅员修防经费，南河不得过百万，东河不得过七八十万，并裁漕督，归南河总督兼管。各疏多如所议行。寻授陕西巡抚。

四年，粤匪扰河南，庆云赴潼关，与提督丰绅、将军扎拉芬芝筹防御。又自潼关赴商南，遍历各隘。上命丰绅率兵驻襄阳。粤匪陷武昌，庆云请以湖北会城暂移襄阳，山西、四川协筹军饷，保全大局，寻调山西巡抚。

五年，奏言：“潞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陕患盐多，晋苦值贵。拟将陕引匀销晋省三百七十石。晋引则就地远近，公平定价，惟河南官运已觉畅行，拟兼行民运，以广招徕。禁止吉兰泰、花马池盐侵销。”又言：“陕省课归地丁，输纳不前，请仿河南招贩民运，于河东、河西择地设局稽查。”又奏言：“军兴以来，各军营用银出纳，易钱买粮，岁丰银裕，何便如之？今用兵之地，赋税不全，仰给邻省，完善之区，正供不足，佐以捐输。当此谷贵钱荒，以银易钱，以钱易粮，耗折大半，往时兵饥，得银可饱，恐此后以银亦不可饱，况银且不可常继。拟令州县碾动仓谷，解饷兼用制钱，舟楫可通，宜无不便。”均如所请。又奏：“山西前明逼近三边郡县，率民筑堡自卫。一县十余堡至数百十堡，星罗棋布。今惟云中、代、朔，堡寨相连，省南各属，则多残阙，当令缮完。定社规，立义学，化导少壮惰游，合祭赛以联其情，相守望以齐其力，有事则众守，无事则散居，于无形中寓坚壁清野之法。”又以河南南阳诸地旱蝗，请饬发仓筹赈，俾灾民不为土匪勾胁綦，以救灾即以弭患。捻匪扰南阳，庆云密陈省南分三路，遣兵巡防。

擢四川总督，贵州思南教匪为乱，庆云遣兵防酉阳秀山，请饬总兵蒋玉龙自镇远规复思南。寻奏四川旧有啯匪，盗案多于他省，饬各属行保甲，立限捕盗。又奏于酉阳设屯田，设屯分驻防城乡要隘。又奏：“川省差役捕盗，传证起赃，辄纠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扫通’者，此与强盗无异。请照强盗律，不分首从皆斩，兵丁有犯同之。”均下部议行。

寻以黔匪焚掠，渐近綦南，遣兵出境攻层峦山、飞梯岩诸隘，又破胡家坪贼巢。九年，兼署成都将军，调两广总督。行次汉阳，以病乞罢，许之。旋召诣京师，病未即行。十一年，穆宗即位，授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同治元年三月，庆云将力疾赴召，前一日病剧，卒，谥文勤。孙仁堪，《循吏》有传。

谭廷襄，字竹崖，浙江山荫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直隶永平和府，调保定，迁顺天府尹，擢刑部侍郎。咸丰六年，出为陕西巡抚。直省采米运京仓，廷襄疏言：“陕西产米少，转输不便。请改折解款，由部召籴，费节而事集。”七年，署直隶总督。是时英、法、俄、美四国合军陷广东省城，廷襄疏请封货闭关，恩威并用，上以海运在途，激之生变，虚声无实益，不允。八年四月，英兵北犯，占大沽炮台，窥内河。大沽口外积沙，海舟不能直入，敌舟至，数以小汽船探测。时方议款，不为备，不虞其骤发。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夺官戍军台。

九年，以三品顶戴署陕西巡抚。上命直省禁习天主教，廷襄疏言：“天主教流行中国二百余年，到处穷搜，转滋骇愕。惟有密饬官吏稽查保甲，列册密记，乘机启导。”时款议未定，或请西巡，偕总督乐斌疏陈三便三难，议乃寝。

十一年，授山东巡抚。频岁军兴，山东诸郡县群盗蜂起，皖捻入境，勾结土匪，滋扰几遍。僧格林沁大军驻山东督剿，廷襄率兵出省协助，并督各郡县团练防剿兼施，具详僧格林沁传。

同治元年，兼署河东河道总督。三年，扩为刑部侍郎，调工部，又调户部。五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疏劾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并以公使钱馈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等，上命尚书绵森及廷襄往按，并诘家玉。家玉言自四川还京，道湖北，官文等馈赆，以道梗改水程，无州县支应，乃受以充费。

廷襄等至湖北，疏言："丁、漕、盐、厘、关税、捐输，实用实支，并无浮滥。惟汉阳竹木捐零星不请奖叙者，凡因公动用，例不报销之项，由此动支，官文馈家玉等是实。"上为罢官文。即令廷襄督署总督，家玉等并下吏议。御史佛尔国春劾国荃，言国荃亦以竹木税治公廨，严责廷襄蒙蔽。廷襄等复疏陈国荃上官未久，无以竹木税治公廨事，因言："湖北三次陷贼，百端草创，不循例案，诸废具举，随事设施。今以动用官款，加以处分，亦足示警。若更罪及所受之人，路还给赀，亲丧承赙，皆挂吏议。王道本人情，琐屑烦苛，似非政体。"于是诸受馈者皆置不问。六年，上用前事夺官文总督，是冬，国荃亦以病乞罢。

廷襄还京，署吏部侍郎，廷左都御史。再迁刑部尚书，兼署吏部。九年，卒，赠太子少保，谥端恪。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除建平，署合肥，以勤明称。咸丰三年，粤匪扰安徽，淮南北群盗并起，新贻常在兵间。五年，从攻庐州巢湖，新贻击败援贼，迭破贼盛家桥、三河镇、柘皋诸贼屯，寻克庐州。积功累擢知府，赐花翎，补庐州。七年，捻匪、粤匪合陷桃镇，分扰上下派河，新贻破贼舒城，记名以道员用。八年，署按察使。贼犯庐州，新贻率练勇出城迎击，贼间道入城，新贻军溃失印，下吏议，革职留任。九年，丁母忧，巡抚翁同书奏请留署。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为奏请复官。十一年，同书复奏荐，命以道员候补。丁父忧，甲三复奏请留军。

同治元年，从克庐州，败城寿州吴山庙，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苗沛霖叛，从署巡抚唐训方守蒙城，屡破贼。二年，授按察使，寻迁布政使。三年，擢浙江巡抚。浙江新定，民困未苏，新贻至，奏蠲逋赋。四年，复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上从之。命勒石永禁。筑海宁石塘、绍兴东塘，浚三江口。岐海为盗贼窟穴，遣兵捕治，擒其魁。厚于待士，会城诸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新贻皆视若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严州、绍兴被水，蠲赈核实，灾不为害。台州民悍，辄群聚械门，新贻奏："地方官惮吏议，瞻顾消弭。请嗣后有讳匿不报者参处。仅止失察，皆宽贷，仍责令捕治。"下部议行。象山、宁海有禁界地曰南田，方数百里，环海土寇邱财青等处窟其中，遣兵捕得财青置之法，南田乃安。黄岩总兵刚安泰出海捕盗，为所戕，檄副将张其光等击杀盗五十余。上以新贻未能豫防，下吏议。嘉兴、湖州北与苏州界，皆水乡，方乱时，民自卫置枪于船，谓之枪船，久之聚博行劫为民害。新贻会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擒斩其渠，及悍党数十，枪船害始除。擢闽浙总督。

七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言："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征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幅匪高归等在山东、江苏交界占民圩，行劫，新贻捕诛其渠。

九年七月，新贻赴署西遍箭道阅射，事毕步还署。甫及门，有张汶祥者突出，伪若陈状，抽刀击新贻，伤胁，次日卒。将军魁玉以闻，上震悼，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端愍。命魁玉署总督，严鞫汶祥，词反复屡变。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根究主使，命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讯。之万等以狱辞上，略言："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驰往，会总督曾国藩复讯，仍如原谳，汶祥极刑，并戮其子。上从之。

新贻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藩后，长于综核，镇定不扰。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并建专祠。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安徽即用知县，历英山、婺源、太平。咸丰三年，粤匪陷安庆，宗羲奉檄诣庐州军督粮械，积功累擢知府。八年，曾国藩进规安徽，调充营务处。九年，署安庆知府，以疾去官。

同治元年，河南巡抚严树森疏荐，命送部引见，树森旋抚湖北，又疏调从军。三年，曾国藩督

两江，调赴两江管江北厘金总局，裁定沿江厘捐科则。江宁克复，以道员归两江补用。四年，署两淮盐运使。自军兴，淮南盐艘改道泰兴，宗羲于瓜洲东别浚新河，避长江风涛之险，商民便之。迁安徽按察使，再迁江宁布政使。五年，清水潭决，被灾者七州县，宗羲工赈并行，活民甚众。定招垦荒田酌缓升科限制章程，及江宁七属民卫丁漕折征等次，民皆称便。

八年，擢山西巡抚，劾布政使胡大任废弛因循，罢之。令按察使李庆翱等率兵分地驻防，陕回乘河冰来犯，三战皆捷，屡自延川、韩城东窜，并击走之。丁母忧去官。十二年，服阕，擢两江总督。日本方构衅，宗羲治江防，增筑沿江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炮台。又于吴淞口及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筑，使江、海相犄角。时诏修圆明园，宗羲疏言：“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请省营缮，减服御。”

十三年，又疏言：“星变屡见，外患方炽，上年御史沈淮奏请停止园工，臣亦冒贡愚忱。兹复有不能已于言者，时局艰难，度支短绌，特一端耳。今外人入处肘腋，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皇上奉皇太后于此，此臣所万分不安者也。如蒙皇上乾纲立断，速谕停工，天下臣民，知皇上有卧薪尝胆之思，必共振敌忾同仇之气。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苟无敬畏之念，则骄肆之心生，苟无忠谔之臣，则谗谄之人至。近日大学士文祥引疾，侍郎桂清外调，道路颇有惜词。臣窃谓老成忧国者，宜留之左右，以辅成圣德，忠直敢谏者，宜诱之使言，以恢张圣听。”疏入，上嘉纳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议海防六事，下各督抚详议，宗羲上疏曰：“万事根本，以用人为要，而就海防言，尤以求将才为要。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忌暮气，宜年壮气锐，素有还志，未建大功之人。至宿将勋臣，帝心简在。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古有海防无海战，今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水师战舰及轮船，轮船又不及铁甲，而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驾驶之人。今战舰即不能一时尽易，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仍归水师提督节制。更招集沿海熟习沙线，能耐劳苦之人。参用西法，加以训练。然沿海地广，势不能遍设轮船，若敌乘无备，舍舟登陆，则我船炮皆无所用，故不可不急练陆兵。同治十年，曾国藩议沿海奉天、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省练陆兵九万，沿江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练陆兵三万，合成十二万。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海道虽极辽远，血脉皆可贯通。今诚踵其议而为行之，各省分定数目，各专责成，贵精不贵多，宜聚不宜散。从前缺额之兵，不必再补，见在已募之勇，更加精练，是在平时之实力讲求矣。西洋火器，日新月异，叠出不穷。今日所谓巧，即后日所谓拙。论中国自强之策，决非专恃火器所能制胜。然风会所趋，有不能不相随转移者。各国新出之炮，见在上海机器局已能如式制造。惟火器不难于用而难于不用。有事试演，尚可经久，无事搁置，立形锈坏。以后购造枪炮，应于操演之后，时时磨洗，不许锈坏，违者罪之，是珍惜巨帑之要义。臣闻自古觇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且西人之所以强者，其心志和而齐，其法制简而严，其取人必课实用，其任事者无欺诳侵渔之习，其选兵甚精，故临阵勇敢而不畏死。不察其所以强，而徒效其器械，岂足恃哉？自福建创设机器局，上海继之，江宁、天津又继之，皆由枪炮而推及轮船。臣愚以为大沽、吴淞、直、东、闽、广等口，如能各得铁甲一二，蚊子船三四，佐以兵轮，安配重大击还之炮，与炮台相辅，亦足屹成重镇，稍戢戎心。惟泰西各国轮船以百数十计，铁甲船以数十计，大炮以千计，小炮以数千计，即使中国岁筹巨款，多方制造，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臣谓船炮当量力徐图，而仍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使各国响风慕义，或外侮可以稍纾。近年劝捐、收厘、津贴，无法不备，民力竭矣。煤、铁乃中国自然之利，若一一开采，不独造船炮取之裕如，用可以致富强。见在磁州业已奏明试办，而湖南、福建、江西、山西等省已成之为煤、铁厂，扩而行之，果能有效，何必舍近求远，取给外国？为目前权宜计，将各口洋税通提六成，供海防之用，五年为限，当可集事。若夫节流之法，更非难行。节之必自朝廷始，诚能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则一岁所省，何啻百万？各省无督抚无，尽裁不急之费，钱漕税厘，实力稽察，勿使乾没，则一岁所增，何啻百万？请敕下户部，统筹全局，

分别出入，于综核各项之外，指定筹防专款，应用若干，俾中外上下晓然于经费之有限，财用之有制，力求撙节，不必言利，而度支可裕矣。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广言之，要必得人而后可以言持久。臣周谘博采，事之可行者，尚有三端。沿海各岛，大都土瘠产薄，惟台湾形势雄胜，与厦门相犄角。东南俯瞰噶啰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实为中国第一门户。其地产有山木，可采以成舟航，有煤铁，可开以资制造。其客民多漳、泉、湖、嘉刚猛耐苦之人，足备水师之选。如得干略大员，假以便宜，俾之辑和民、番，兼用西人机器，以取煤铁山木之利，数年后可开制造局。练海师，为沿海各省声援，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事之可行者一也。海外新嘉坡、槟榔屿、旧金山各埠，均有闽、广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其为首领者，必有干济之才，足以提倡全埠。如派领事出洋，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给以虚衔，令前往各埠结纳首领，婉转劝导，由各省督抚奏给职官，派为练首，令其团练壮丁，随时操演。约计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事之可行者二也。见在通商各口，外人星罗棋布，中国情事，无一不周知，而彼都情形，中国则皆未深悉。自斌椿、志刚、孙家谷出使后，至今无续往之人。窃谓宜选有才略而明大体者，随时遣使，设有交涉，可辨论者与之辨论。可豫防者密为设防。且于彼国有用之人才，新造之精器，均可随时采访，以为招致购买之地，事之可行者三也。”寻乞病罢归。

光绪四年，东乡民乱，命宗羲按谳。宗羲以知县孙定扬浮收激变，冒昧请兵，提督李有恒妄杀平民千余，据实入告，狱获平反。六年，召诣京师，以病未愈，疏请乞缓行。十年，卒，赐祭葬。

子方本，举人，兵部郎中。有干济。总督鹿传霖、锡良先后令董商务、学务。川东旱灾，治赈，被疾，卒，赠太仆寺卿。

徐宗干，字树人，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山东即用知县，除武城，调泰安。在任十年，有政声，迁高唐知州。道光十七年，潍县教匪马刚等作乱，从巡抚经额布剿擒之，议解省下狱候命。宗干请于巡抚，即其地诛之，众心以定。迁济宁直隶州，金乡民浚彭河，下游诸屯民聚众沮之，殴官伤胥役，势汹汹，宗干驰往谕使解散。屯民出自首，大吏欲置重典，宗干以为民畏水患，非与官敌，聚众本沮工，殴官非本意，力争戍为首者七人。署兖州知府，修滋阳河堤。

二十二年，擢四川保宁知府，兼署川北道。擢福建汀漳龙道，属县有械斗，案久不结。宗干率壮勇数十人直入其村，集两造剖其曲直，令同酒食以解之，令献犯惩治，事遂解，一时枭悍皆敛迹。总督刘韵珂密荐。二十五年，丁母忧去官，服阕，起授福建台湾道。咸丰三年，台湾匪洪恭等陷台湾、凤山两县，复扰噶玛兰厅，宗干督兵平之。四年，擢按察使，为巡抚王懿德所劾，解任。旋召来京，命赴河南帮办剿匪。六年，复命赴安徽。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以短解甘饷降调。十年，江苏团练大臣庞钟璐请以宗干办理通、泰诸州县团练。

同治元年，擢福建巡抚。三年，粤匪李世贤、汪海洋等由广东入闽境，逼漳州，龙岩、云霄、武平、永定、南靖、平和相继陷，宗干偕闽浙总督左宗棠以次剿平。五年，卒。宗棠偕将军英桂奏：“宗干循良著闻，居官廉惠得民，所至有声。”优诏褒恤，谥清惠，祀福建名宦。

王凯泰，初名敦敏，字补帆，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年，以母丧归。粤匪分犯江北，上命大理寺卿晏端书治江北团练，大学士彭蕴章荐凯泰使佐理。叙劳苏，累加四品卿衔。同治二年，从巡抚李鸿章军幕。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荐调，命以道员发浙江，署粮道。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交章荐举。五年，擢浙江按察使。绍兴三江闸泄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水入江，岁久沙积，三县民请浚治。凯泰履勘浚治，复旧利。六年，迁广东布政使，裁陋规，省差徭，核厘捐，丈沙田，浚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七年，擢福建巡抚，课吏兴学，禁械斗、火葬、溺女、淫祀旧俗，奏请拨厘金籴米二十万石实常平仓。充乡试监临，奏请整饬科场积弊。台湾狱讼淹滞，奏请勒限清厘。

十二年，应诏陈言，略谓：“宜变通者六事：一、停捐例。自捐俸减折，百余金得佐杂，千余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过三四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得，其弊何可胜言？今日应以停捐为急务，以江西、湖南北、四川、广东、福建六省厘捐年提数万，又于海关、洋税关拨数万，似可弥京铜局捐项。至外省筹捐虽难周知，而福建自十年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可以类推。以涓

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偿失，请下部核议。一、汰冗员。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数十，多则数百，补缺无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按例，各省试用佐贰杂职，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之二。请援照大挑知县名次在后，暂令回籍候咨之例办理。一、限保举。军兴后保案层叠，名器极滥，捷径良多。请下部核议，此后保举只准得应升之阶及应升之衔，其余班次概予删除。至一品封典，二、三品加衔，皆不得滥请。一、复廉俸。自咸丰间军用浩繁，京外俸廉，分别减成，京员困苦，知县疲累，早荷圣明鉴及。今欲砥砺廉隅，似廉俸复额，亦其一端。福建文职廉额年支十三四万两，计现年征起钱粮羡耗支抵尚属有赢，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请中外俸廉改复旧额，或加成支放。一、重学额。近年鼓励捐输，有加广中额学额之制。中额三年一试，无虑滥竽。至一州一县，士风本有不齐，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甫得一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请嗣后各省捐输，只加中额，不加学额，并敕各省学臣酌核。如有不能足额，奏明立案，俟文风日上，再行如额取进。一、立练营。营兵皆招自本籍，月饷不足赡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每逢操演，不过奉行故事。设有征调，兼旬累月，始克成行。兵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亦不相识，人各一心，安能制胜？近年削平祸乱，全赖湘、淮各勇。国家养兵，糜帑岁数千百万，竟不得其用，其弊实由于此。往年江宁克复，臣函商曾国藩，备言江宁绿营应稍变通，以见存得胜之勇，改充额兵，设营分部，一洗旧习。国藩未及议行，旋调直隶，即设练军，盖亦采用臣说。左宗棠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洵为救时良策。请敕下各省抚照减兵加饷之说，而以所减之饷加于战兵，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择地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致散处市廛。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疏入，命下部议。

十三年，入觐观，行至苏州，疾作，乞罢，予假治疾。日本窥台湾，命凯泰力疾回任。光绪元年，移驻台湾，病剧，还福州，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勤。

郭柏荫，字远堂，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出为甘肃甘凉道。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柏阴为御史稽察，未纠发，夺官分偿，旋授主事。咸丰三年，会办本省团练，以克厦门、防延平功，擢郎中。同治元年，引见，交钦差大臣曾国藩差委。二年，授江苏粮道，擢按察使，迁布政使，护理巡抚。六年，擢广西巡抚，调湖北，仍留署江苏巡抚。方乱时，江、浙交界枪船群聚为匪，柏荫与浙江会捕，获其首卜小二置之法。禁枪船，设牌甲，稽查约束。

六年，赴湖北任，署湖广总督。各省遣散营勇，会匪萧朝燾约党分布黄梅、武穴、龙坪各水次，阻截散勇，逼令从为乱。柏荫遣兵往捕，其党杀朝燾以降。诸县教匪，京山吴世英、蕲水冯和义、沔阳刘维义次第擒诛。七年，奏言：“汉口镇华、洋杂处，散勇游匪厕其间。每遇撤营，散布谣言，勾结入会。叠经惩办，在武汉、襄樊地方分设遣勇局，凡有在鄂散勇，均令赴局报名，雇船押送回籍，酌给川资，庶无业之徒，可归乡里，不至流而为匪。”又奏言：“淮南盐引，楚岸为大宗。自长江被扰，运道梗阻，改用淮北票私，暂济民食，淮南销路遂滞。请复淮南引地，禁淮北票私，停北监抽课。郧、德三府前此兼销潞盐，亦一律禁止。”八年，多雨大水，柏荫遣吏分道治赈。九年，再署湖广总督。十年，湖南会匪陷益阳、龙阳，柏荫分兵防守进剿，获其渠。十二年，以病乞罢。光绪十年，卒。

子式昌，举人。从军积功，以知府发浙江。巡抚蒋益澧调赴广东，署肇庆。益澧罢，式昌还浙江，补台州。剧盗黄金满以官吏贪酷，煽乱。式昌扼要隘，令民自守，以严法绳蠹吏，蠲斥苛敛。金满乃诣彭玉麟请降。光绪二十六年，衢州民杀教士，戕西安名县吴德潇。擢式昌金衢严道，谕士民安堵，得乱首诛之。三十一年，署按察使。卒。

式昌子曾炘，官至礼部侍郎。

论曰：王庆云、谭廷襄并剔历中外，庆云综核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马新贻、李宗羲皆以循吏赞画军事，擢任大藩，治绩卓著。宗羲谏园工，筹海防，建言远大。徐宗干、王凯泰清节惠政，皆有时望。郭柏荫久任疆圻，泽施于后焉。

清史稿卷四二七　列传第二一四

王懿德　曾望颜　觉罗耆龄

王懿德，字绍甫，河南祥符人。道光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湖北襄阳知府，擢山东兖沂曹济道。历山东盐运使、浙江按察使，调山东。三十年，擢陕西布政使。

咸丰元年，护巡抚，奏请豁免积年民欠常平仓粮八万余石，擢福建巡抚。二年，奏言："汉患钱乏，造币赡国。宋有交引、钱引、交钞。元、明制钞法，或直千文、五百不等。我朝准岁入为出，因民利而利，帑项夙充，奚庸过虑？自海防多事，销费渐增，粤西军务，河工拨款，不下千数百万，目前已艰，善后何术？捐输虽殷，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碍闾阎。与其筹画多银，不若改行钞引。历考畿辅、山左以及关东，多用钱票，即福建各属，银钱番票参互行使，便于携取，视同见金，商民亦操纸币信用。况天下之主，国库之重，饬造宝钞，尤易流转。惟钞式宜简，一两为率，颁发藩库，通喻四民，准完丁粮关税，自无窒滞。或疑库银溢出，悉成钞引，银日以少，钞日以贱。岂知朝廷不蓄为宝，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能收能发，自能左右逢源也。"疏入，谕军机大臣同户部议行。兼署闽浙总督。

三年，奏福建匪徒纠结滋扰，请宽地方官失察处分，俾获盗自赎，允之。时会匪四起，突入海澄县劫狱戕官，又掠同安、安溪，遣兵会剿。漳州猝为匪陷，镇、道皆遇害。游击饶廷选方率兵他出，闻警回援。近城乡民及城中绅士密约，启廷选入，擒匪首谢厚等，歼匪数百，复其城。延平亦被匪攻，副将李寿春击走之。大田、德化有匪阑入，绅士率乡团杀贼数百。永春为匪所踞，游击恩霈等会勇破贼，擒其渠，余党遁走，被诏嘉奖。台湾南路亦有匪扰，懿德奏陈防剿情形，谕曰："福建绅练素谙大义。前同安县义民杀贼，泉州在籍副将吕大升等自愿募勇渡台，是其明验。务当激扬士气，灭此群丑。"寻以海澄、同安、厦门、安溪、仙游相继陷，疏请治罪，下吏议。令参将李煌、都司顾飞熊破贼，尤溪县城失而旋复。水师提督施得高、金门镇总兵孙鼎鳌击贼于金门，破之。厦门、仙游皆复。

四年，上游以次定，贼首林俊尚焚毙，实授闽浙总督。户部议限制行钞，奏言："钞之能行，不在于发而在于收。内自部库以及各关税务，外则丁耗钱粮、盐典契纸各税，果能悉收钞票，不限成数且示以非钞不用，则百姓争相买钞。有银之家，以钞轻而易藏。纳课之氓，以率定而无损。贸迁之商，以利运而省费。部臣见未及此，惟恐解钞而不解银，故限以成数。夫以为无用，则钞、银均非可食可衣，以为有用，则钞、银不能畸轻畸重。今于领钞之时，区以一省，由部知照，方能行用。己不自信，人岂可强？徒开藉端渔利之门，请饬部臣及各省督抚，以此发即以此收，无论各项度支，示天下非钞不用。新收买钞银两，积于部库、藩库，以为母金。行钞不分畛域，则银日丰而本源厚。"疏入，下部议，格不行。

五年，因病请改京职，不许。七年，粤匪自江西窜入境，陷光泽、汀州，寻先后克复。遣总兵饶廷选进援浙江、江西。八年，京察，诏以懿德攘外安内，布置咸宜，予议叙。粤匪复自江西窜陷浦城、松溪、政和等县，邵武、光泽、连城亦被贼扰。周天培军赴援，贼复回窜江西，诸城皆复。十年，以病乞罢。十一年，卒，谥靖毅。

曾望颜，字瞻孔，广东香山人。道光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十五年，条奏整饬科场凡十四事，皆如所请行。迁给事中，再迁光禄寺少卿。上以望颜遇事敢言，褒勉之，转太常寺少卿。十六年，擢顺天府尹。二十年，出为福建布政使。二十三年，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望颜尝以御史察库，未纠发，坐夺官分偿。旋授主事。

咸丰三年，命以五品京堂候补，补通政司参议。六年，复授顺天府尹，擢陕西巡抚。七年，粤匪自湖北竹山扰陕西平利，望颜遣游击常有等会湖北军克竹山。贼窜均州武当山。又遣总兵龙泽厚会湖北军进剿，歼贼殆尽。八年，粤匪入鸡头关，侵商南，遣兵击走之。

九年，署四川总督。粤匪入四川，攻叙州，寻引去。滇匪蓝朝柱、李永和倡乱，与叙州土匪勾结肆扰。望颜遣兵进攻，斩贼目李祖资等。十年，遣提督孔广顺等攻大岩尖山贼寨，获其渠王带周。

滇匪攻犍为，自箭板场窜至河口，将缚筏以渡，提督皂升督兵水陆夹击，走之。望颜又虑贼渡河犯嘉定，遣总兵占泰等截击。贼据观音场，师自黄阁寺进攻，战于罗城铺，败之。贼窜踞贡井、天池寺诸地，为垒数十，饬占泰等剿之。黔匪李志高等据长阡坝诸寨，遣兵攻毁长阡坝。总兵虎嵩林自程家场进攻贡井，又遣兵攻濯水贼，获其渠贺世愚等。

诸路虽有斩获，而滇匪势日炽，蓝朝桂扰青神、邛州，李永和攻嘉定，省城戒严。诏斥望颜不能制贼，下吏议。给事中李培祜疏劾任性妄为，滥保浮销，纵子干预。命陕甘总督乐斌偕署巡抚谭廷襄按治。覆奏望颜尚无赃私，惟举劾属吏多粗率谬误，不能约束子弟仆隶。部议褫职，命暂留署任。复为知府翁祖烈所讦，下将军崇实按治，辞复连子捷魁及其仆，乃命解任，仍留四川。十一年，命回籍。

同治元年，召诣京师，以四品京堂候补。五年，补内阁侍读学士。九年，卒。

觉罗耆龄，字九峰，正黄旗人。初授工部笔帖式，中式道光十七年举人，升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江西广信知府，调南安。历署建昌、抚州、吉安、袁州诸府。

咸丰三年，调赴省城管官团局。粤匪攻南昌，耆龄佐守御，赐花翎。寻补赣州知府。五年，擢吉南赣宁道。贼窜义宁，耆龄率兵赴援。六年，擢布政使，命驻防饶州，偕毕金科等分屯扼守。贼三路来犯，金科乘胜追贼，而赣军营垒被袭，城遂陷。旋即合攻破贼，复之。奉檄移军南昌。侍郎曾国藩奏：“耆龄在饶州联络乡团，屏障东北。今九江重兵已尽赴省城，耆龄宜仍驻饶州，毋庸移调。”时江西司道多统军，曾国藩及学政廉兆纶皆以耆龄为善，而訾议巡抚文俊。

七年，诏罢文俊，擢耆龄为巡抚。江西郡县半沦于贼，存者惟南昌、广信、饶州、赣州数郡，战事多倚湘军。未几，曾国藩偕弟国荃以奔丧归湖南。围吉安久不下，国荃去后，军无所统，益疲。耆龄奏起国荃仍督吉安军，乃复振。七月，刘腾鸿克瑞州。十二月，刘长铭克临江。

八年四月，李续宾克九江，萧启江、刘坤一克抚州。八月，曾国荃克吉安。诏起曾国藩督师规浙江，于九月至南昌。国藩前于五年初至江西，兵饷俱困，地方官吏狎侮掣肘，事多艰阻。至是，耆龄奉令惟谨，主客大和，军事日有起色。九年三月，克南安。六月，克景德镇。江西全境暂告肃清。九月，调广东巡抚。粤匪翟明开自南雄攻江西安远，耆龄遣兵越境解围。十一年，贼自安远败窜平远，入福建，陷武平，耆龄分兵收复。

同治元年，命督军入福建援浙江，擢闽浙总督。粤匪陷处州，耆龄遣总兵秦如虎等分道进攻，直逼城下。贼窜缙云，遂克处州，进收缙云，再进复奉化。二年，进复克汤溪、永康、武义、龙游、兰溪诸县，及金华府城，浙东略定。调福州将军，寻卒，赐恤，谥恪慎。

福济，字元修，必禄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侍讲，四迁少詹事，大考二等，复三迁兵部侍郎。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工部，复调吏部，兼右翼总兵。

二十八年，命偕右庶子骆秉章往河南、江苏、山东按事。归德知府胡希周贪劣，鞫实，论如律。河南贾鲁河工糜费虚报，工竣河复淤，巡抚鄂顺安以下皆坐谴。苏州知府钟殿选等滥刑讳盗，鞫实，论如律。又按山东盐运使韦德成讦巡抚崇恩，勒令开缺，请交刑部逮治。复调户部。二十九年，授正白旗护军统领。命偕刑部侍郎陈孚恩按山西巡抚王兆琛赃污，兆琛坐谴。三十年，转左翼总兵。医士薛执中坐妖言得罪，事牵福济，夺官。寻予四品顶戴，署山西按察使，授山东按察使。

咸丰二年，授奉天府尹，擢南河河道总督。三年，调漕运总督，命暂行督办淮北盐务。时粤匪踞江宁，扰江北，福济会琦善败贼扬州，授安徽巡抚。福济调漕河标兵六百自临淮关赴庐州，疏请饬琦善拨精兵二千扼关山、涧溪，防贼北窜；又请仍兼督淮北盐课，藉济安徽军饷。皆允之。四年，至庐州，土匪陷六安，下部议处。福济奏言：“抵庐后，统计调兵约二万余，月饷不下十五六万。请饬浙、鲁、秦、晋各抚臣协济。”复请以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安徽学政孙铭恩会办徽州、宁国、广德三府州防剿，俱从之。提督和春以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福济与会师克六安，收英山、霍山。

五年十月，克庐州，加太子少保、头品顶戴。于是庐江、巢县、无为相继克复，被优叙，赐御用棉袍、翎管、搬指、荷包。十一月，移军桐城。七年，无为、庐州附近各县复为贼陷，桐城被围，

屡击却之。二月，贼大至，福济率兵溃围出，还驻庐州。诏斥调度无方，下部议处。未几，六安复陷，福济因病请开巡抚缺，专办军务，不许。时安徽本省无兵，军务实主于和春。贼踞安庆，皖南数郡悬隔，遥辖于浙江。淮北捻匪蔓延，袁甲三任之，巡抚号令所及，仅十余县。兵后荒芜，赋税无出，饷绌兵哗，遣失巡抚关防，自请严议，上原之，薄谴而已。会江南大营溃，和春移赴督师，惟总兵秦定三、郑魁士两军仍留，倚以战守。粤匪大股由湖北入皖，捻匪纵横于皖、豫之交，省争调定三、魁士二人。奏上，皆报可，福济依违无可否。定三久攻桐城未下，魁士亦奉命而至，两军争饷生嫌，贼乘隙扑营，遂致大溃。

八年，滁州、来安、凤阳、怀远相继失陷。福济以病乞假，诏斥日久无功，褫官衔、头品顶戴，命来京。寻授内阁学士，予副都统衔，充西宁办事大臣。九年，以安插投诚野番功，还头品顶戴。十年，授工部侍郎，署陕甘总督，兼正黄旗汉军都统。十一年，授成都将军，调云贵总督。文宗崩，福济奏请谒梓宫，不许，诏斥规避滇、黔军务，褫职，予四品顶戴，仍赴云南，交署总督潘铎差遣。

同治元年，予副都统衔赴西藏查办事件，道梗未往。四年，还京。六年，授科布多帮办大臣，调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八年，授乌里雅苏台将军。九年，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褫职。十二年，捐银助赈。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陈在安徽前劳，还原衔。光绪元年，卒，依巡抚例赐恤。

翁同书，字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道光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屡列二等，擢中允。

咸丰元年，应诏陈四事，请抚恤失业良民，察举洁己爱民守令，兴修江、浙、湖广水利，训练岭海水师。三年，命赴江南佐钦差大臣琦善军事。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迁少詹事。

六年，自军中奏言："安民先足兵，足兵先理财。云南运铜道梗，请于滇中设局鼓铸，运钱至荆州充军需及河工之用。沿江戒严，淮南盐引不行，请以浙盐行江西，而以苏、常、镇、太四府州改食淮盐。江、浙漕米改由海运，数不及全漕之半，请分米雇民船仍由运河行转搬之法。马政废弛，请令营马量减数成，牧马除借营用，令变价解库。各省营兵应调赴战，请饬将伤病撤回。空粮阙伍，实力整顿。军兴各省州县仓谷或遭蹂躏，或备供亿，实存蓦少，请令地方官劝富民纳粟入仓，量予奖励。"又疏陈江防五事，曰：扼要津，联陆路，断岸奸，议火攻，增小船，并下部议行。琦善卒，托明阿为钦差大臣，同书仍留佐军事。粤匪再陷扬州，托明阿坐罢，德兴阿代之，诏同书帮办军务。德兴阿连复扬州、浦口，进规瓜洲、镇江，军事日有起色，多出同书赞画。克瓜洲，命以侍郎候补，赐黄马褂。八年六月，授安徽巡抚。

时庐州再陷，粤匪、捻匪相勾结，淮南北蹂躏殆遍。上命同书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安徽境各军均归节制。同书移军定远，贼自天长犯三河集，击破之，复天长。捻匪扰定远，粤匪亦来犯，同书督兵击却之。九年，捻匪大举陷六安，攻定远，同书与胜保夹击，大破之，复六安。捻匪复合粤匪数万人来犯，定远陷，同书移军寿州，下吏议，革职留任。同书奏："近来可用之兵，莫如楚师。谍闻楚师顺江而下，已破石牌。倘别遣劲旅间道急趋英、霍，徐图怀、定，此上策也。如楚师转战未能深入，用苗沛霖辅以官军，先拔怀远，此中策也。若二者皆不能行，则以胜保攻明光，李世忠逾清流关以保东路，臣守寿州，与傅振邦、关保相应援，制孙葵心、刘添幅二巨捻以保西路，此下策也。"葵心攻颍州，同书遣兵击之，败走，复霍山。十年，遣兵攻炉桥，焚贼垒，进击舒城援贼，破王家海贼圩。胜保议招葵心，上咨同书，同书言师方攻程家圩贼巢，不必曲意招抚。俄拔程家圩。

英法联军犯京师，胜保请召苗沛霖练勇入援，命同书传旨；同书亦自请开巡抚缺，率之同行，寻并谕止之。粤匪陈玉成攻寿州，同书力御，寻退。苗沛霖本怀反侧，见时方多故，益猖恣，因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会其所部数人为立壮所杀，遂围攻寿州。同书密疏陈沛霖跋扈，诏饬会袁甲三查办。沛霖抗不听命，围攻益急，纵兵四扰。立壮所部多旧捻，素骚扰为民怨，十一年，坐其通捻，杀之。又下孙家泰于狱，家泰自杀。以蒙时中付沛霖，沛霖仍不息兵。召同书还京，以贾臻代署巡抚。同书令署布政使张学鹏劝谕沛霖，始撤围。奏言："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俾袁甲三、贾臻筹办善后事宜。"

同治元年，曾国藩奏劾同书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有仇杀之事。迨寿

州城陷，奏报情形前后矛盾，命褫职逮问。王大臣会鞫，拟大辟。父心存病笃，暂释侍汤药。心存卒，复命持服百日仍入狱。二年，改戍新疆。三年，都兴阿请留甘肃军营效力，以花马池战捷，获贼渠孙义保，赐四品顶戴。寻卒，复原官，赠右都御史，谥文勤。

严树森，初名澍森，字渭春，四川新繁人，原籍陕西渭南。道光二十年举人，入赀为内阁中书。改知县，铨授湖北东湖，捐升同知。以防剿功，晋秩知府，署武昌府。巡抚胡林翼荐之，八年，擢荆宜施道，迁按察使。

十年，迁布政使，擢河南巡抚。时皖捻纵横于河南境内，又有汝宁土匪陈大喜、金楼教匪郜永清皆猖獗。十一年正月，捻匪姜台凌自归德犯省城，援军集，遂南趋陷唐县，攻南阳府城，围邓州、裕州，三月，始回巢。孙葵心犯光州、陈州，亦至三月始出境。苗沛霖党勾结陈大喜等扰陈州、汝宁边境。五月，雷彦等围鹿邑，经月始回巢。七月，刘狗大股分黑、白、花三旗扰归德，结金楼教匪攻马牧寨。树森出驻陈州督剿。八月，刘狗窜朱仙镇，犯省城。树森率兵回援，贼窜汜水、巩县，掠黑石关，回窜郑州，仍由归德回巢。姜台凌亦犯沈邱、裕州，越樊城，复入荆子关，扰南、汝两郡，由柘城、鹿邑回巢。十月，刘狗复大举援金楼寨，为官军所阻，未得逞。

时苗沛霖复叛，结张洛行，与汝宁、正阳、息县诸匪连络，将犯河南。树森偕团练大臣毛昶熙合疏请调宜昌镇总兵李续焘及鲍超部将陈由立，各募楚勇三千赴豫，又调吉林马队一千，以资防剿，请增兵之后，山西、陕西月协银各二万两，允之。树森老于吏事，在湖北从胡林翼治兵久，坚愎自是，与毛昶熙不合，事相掣肘。治河南年余，御贼虽有擒斩，军事不得要领，迄无起色，调湖北巡抚。

同治元年，粤匪陈得才自南阳趋陕边，捻匪窜永宁，延及雒南。树森疏言：“当今贼势，不患其并力南趋，特虑其潜窥陕境。西、同、凤三府为全陕菁华所萃，宜急驱出关，会合夹击，以保完善之区。”五月，贼犯郧西，令总兵何绍彩败之何家店。会道员金国琛赴郧策应，令周凤山分兵剿正阳、罗山，破贼巢，克邢家集、龙井、陡沟、明港。粤、捻诸匪合陷随州，陈大喜陷京山，马融和陷德安，令舒保击败德安贼，穆正春复京山、应城，襄北稍定。因星变，奏劾钦差大臣胜保。又奏言：“藩、臬任重，不得以军功擅请记名。标兵缺额，请以战勇充补。阵亡恤赏欠发，许作子孙捐项，叙给官阶职衔贡监。京官五品以下，官俸实发不折。”下部分别议行。

二年，捻匪窜麻城，树森赴黄州视师，督舒保、穆正春等击走之。三年，粤、捻诸匪由陕南合趋湖北，诏总督官文出省督师，树森留防省城。官文劾树森把持兵柄，旧营悉改隶抚标。上斥其任意妄为，降道员。四年，授广西按察使，贵州巡抚张亮基被劾玩兵侵饷、纵暴殃民诸款，命树森驰往查奏。五年，授贵州布政使。树森逗留不进，未至，即奏覆参案。六年，疏请开缺，诏斥其规避取巧，褫职，发往云南差遣委用。十一年，予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布政使，就擢巡抚。二年，卒，赐恤。

论曰：王懿德治闽，悍寇未深入。镇辑雀苻，尚能保境。曾望颜在言路有声，治兵无术，蜀乱遂成。耆龄辑睦湘军，因人成事。安徽兵饷俱绌，四郊多垒，福济固一筹莫展。翁同书亦据蒗终凶。严树森恃才器小，效胡林翼而适得其反者也。

清史稿卷四二八　列传第二一五

秦定三郝光甲郑魁士

秦定三，字竹坡，湖北兴国人。道光六年武进士，授二等侍卫。出为广西桂林营游击，洊擢贵州镇远镇总兵。三十年，平湖南李沅发之乱，赐号悫勇巴图鲁。

咸丰元年，率贵州、云南兵赴广西剿匪，克武宣三里墟贼营。进剿象州，以贼窜逸，坐褫花翎，降三级留任。寻连破贼马鞍山、竹围村，复之。偕副都统乌兰泰破贼新墟，又夺双髻山、猪仔峡要隘，被嘉奖。又击贼于永安州，力战受伤。二年，破水窦贼垒，贼弃永安溃围走，擒贼首洪大泉。贼趋桂林，定三偕乌兰泰追之。急不暇结营而战，定三止之，勿听，乌兰泰以伤殁。定三代将其军，克花砾。桂林寻解围，以保守省城被优叙。追贼入湖南，破贼于道州桃花井、五里亭、龙安桥，进

援长沙。总兵和春营妙高峰，为贼所围，定三分袭贼营，得解。寻贼窜岳州，定三坐不能遏贼，革职留任。进援武昌，战于洪山。

三年，贼浮江东下，向荣率大军由陆路追之，令和春及定三为前锋。甫至九江，而江宁已陷。逾月大军始至，迭战城下，贼坚壁以拒。四年，贼分党陷庐州，和春疏调定三及郑魁士率所部往助剿。时庐州久为贼踞，旁县并陷，定三连战破贼，复六安，屯三角井。会江宁贼分党入安徽，图北犯，以援畿南窜匪，道经舒城；贼首罗大纲、石达开、胡以晃、秦日昌等合众数万，四路来扑。定三所部仅二千，坚守十余日，阵斩罗大纲，贼始挫，引去。定三集团勇攻舒城，悉破城外贼垒，又伺贼出截击，连破之。围之数月，六年，贼营火药自焚，乘其乱，薄城奋攻，梯而登，遂复舒城，歼贼四千余，予骑都尉世职。进屯军铺，贼自庐江、桐城分路来犯，定三往来驰击，大破之，复五河、庐江二县。进规桐城，夺小关、下关、白河岭诸隘，屯陈家铺。是年冬，贼由安庆来援，定三血战十八日，贼乃退。又破贼于桐城北门外，毁其城楼。

捻匪扰河南，诏定三赴蒙城、亳州会剿，以郑魁士代任桐城军事。巡抚福济疏言定三围攻方得手，留之。改以魁士援北路，而魁士军已至。定三初与魁士同列，及和春赴江南督师，魁士会办安徽军务，权位出定三上，又因争饷，定三心不平，上疏劾之。福济所恃惟两军，难左右袒，军饥且涣。七年春，贼又陷庐江，进犯桐城。官军为所围，不战而溃，坐褫翎顶。

文宗知定三频年苦战，败非其罪，原之，故薄谴，命赴江南大营，隶和春军，屯句容。大军方攻镇江，令移驻溧水以遏援贼。寻卒于军，诏念前劳，依例赐恤，谥恭武。

郝光甲，直隶任邱人。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出为山东抚标中军参将，巡抚李惠荐之，超擢陕安镇总兵。咸丰三年，率陕、甘兵援山东，从解怀庆围。追贼至山西，破之于平阳。贼入畿辅，光甲从胜保追剿，陕甘总督舒兴阿剿贼河南，互相争调，光甲以擅自移营褫职。寻随舒兴阿援安徽，其军改隶秦定三。战舒城，迭破贼，诏予三品顶戴，署陕安镇总兵。从克庐州，复舒城，复总兵顶戴，赐花翎。寻调赴河南剿捻，误往徐州，被劾，革职留营。击颍州捻匪于江集，擒捻首王凤林。复以调赴蒙城迟延，降二级。七年，援桐城，兵败，殁于阵。诏复原官，依总兵赐恤，予骑都尉世职，谥武节。

郑魁士，直隶万全人。由行伍洊擢湖南提标守备。道光三十年，平李沅发之乱，擢镇＜□竹旱＞镇标都司。从提督向荣赴广西剿匪，屡捷，赐花翎。擢湖南九溪营游击，以参将升用。

咸丰二年，守桂林，援长沙，擢副将，赐号沙拉玛巴图鲁。援武昌，遂从向荣追贼沿江东下。以违军令被劾，褫职留营。寻战江宁有功，给都司翎顶。四年，提督和春调率所部赴庐州，进攻屡捷，复其职，寻署安徽寿春镇总兵。庐州数县皆陷，府城贼众粮足，殊死守。和春一军倚魁士及秦定三二人，定三分兵攻舒城，而庐州军事专恃魁士。围攻历年余，安庆、江宁援贼屡来援，皆击走。至五年冬，攻愈急，魁士潜至城下以云梯登城克之。被优叙，加提督衔。

六年春，追贼至三河，焚其巢，而捻匪日炽。魁士率兵赴宿州击破之，乃分路窜入河南境。巡抚英桂疏请魁士赴援永城，和春方倚办皖贼，疏留，令往来策应。于是迭击捻匪于怀远茅塘集、河溜等处，擒其酋褚淀等四十余人。又破之于蒙城，焚其积聚。驻守怀远贼分队来犯，魁士被围，力战，身被二十余创，卒破贼，解围去，诏嘉其勇，赐黄马褂。又督团练败贼于太和。会和春督师江南，诏安徽军务以魁士继任，会同巡抚福济督办，实授寿春镇总兵。迭克舒城、庐江、无为，下部优叙，颁赐御用衣服及珍物。又以魁士躬冒锋镝，被创甚剧，特诏嘉奖，赐药调治。先后分兵复和州、潜山。

先是秦定三攻桐城，贼坚守不下，魁士往会剿，迭战，并击退援贼。时悍贼石达开往来桐城、安庆，势甚张。又勾通捻匪，蔓延皖、豫之间。诏秦定三移兵蒙城剿捻，寻又留攻桐城，以魁士代之，会同河南巡抚英桂节制三省剿捻之兵。而桐城兵事方棘，福济复疏留不遣。值岁荒饷匮，定三军原取给地方捐给，魁士兵至，悉取转供。定三疏争，福济一无措置，两军遂成水火。诏促魁士速赴蒙城，亦迄未行。

七年春，庐江、潜山连陷，贼由安庆大举来犯，城贼突出，官军饥疲不相顾，不战溃围而走。

于是诏褫魁士翎顶，罢其剿捻会办，归福济节制。退保庐州，粤、捻各匪会合来犯，魁士迎击挫之，复翎顶。寻克桃镇、派河，进扼全椒、滁州以杜北窜。八年，调赴江南大营，授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九年，克湾沚，进剿贵池、南陵。寻命驻防高淳、东坝。十年，以伤病乞假，诏斥屡次退却，以总兵降补。从漕运总督袁甲三剿贼，授甘肃宁夏镇总兵。十一年，以病罢。寻召来京候简。

同治五年，捻匪北犯，命赴直隶东路协剿。六年，署直隶提督。八年，乞病归。十二年，卒。大学士李鸿章疏陈魁士久于军事，坚苦刚毅，叠受重伤，诏依例赐恤，谥忠烈。

傅振邦，山东昌邑人。道光十六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十三年，出为湖南长沙协中军都司，署镇＜□艹旱＞游击。三十年，从平新宁土匪李沅发，受枪伤，赐花翎，实授游击。咸丰二年，赴援桂林。三年，从向荣追贼抵江南，擢湖南抚标中军参将。以围攻江宁功，赐号绰克托巴图鲁。四年，擢贵州定广协副将，署江苏徐州镇总兵。贼由芜湖犯东坝，陷高淳。向荣令迎击败之，复其城。又偕邓绍良克太平府，逼秣陵关，破贼于采石矶。

六年，莅徐州署任。捻酋张洛行、夏白、任乾围宿州，振邦败之夹沟、符离，解城围。再败张洛行于瓦子口，毁其巢。击退蒙城贼于滩口。又偕伊兴额破捻酋纪学中、王得六于永城铁佛寺，毁柳集、临涣集贼巢，擒纪学中，实授徐州镇总兵。会江南大营失利，命振邦驰援。偕总兵明安泰、秦如虎破贼东坝，进攻溧水。七年，克之。又破贼湖墅，追至龙都，偕张国梁克句容，加提督衔。

八年，援宁国，拔湾沚、黄池，郡城解严。四月，回军徐州，命帮办袁甲三军务。时捻匪蜂起，振邦驰逐江北、皖、豫之间，擒石得珍于山套，覆李大喜于符离，蹙孙葵心于茨河，归德、陈州均肃清，以提督记名。九年，命代袁甲三督办三省剿匪事，副都统伊兴额副之。寻复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仍留督办三省剿匪事。淝北捻渠刘添福纠众三万围团练苗沛霖营，振邦驰救，毁贼垒二十四。乘胜攻淝南，阵斩贼酋任乾，夷其圩，授云南提督。蒙城王家圩诸圩闻任乾死，俱乞降，独淝南板桥集贼陆连科负隅久抗。振邦设计招降黄家圩，李华东为内应，擒陆连科诛之，淝南北六十余圩悉就抚。六月，贼陷定远，振邦驰援，破贼于宿州。贼窜固镇，破之于方家坎渡口。孙葵心窜唐家寨，窥济宁，截击之，贼退走。

十年，诏袁甲三代胜保为钦差大臣，振邦专任徐、宿剿匪事。捻匪屡窥徐、宿，其老巢袁、徐两圩跨淝南、河北，振邦进剿，连破其冲要临涣、韩村、赵家海、张圩，余多自拔就抚。遂渡淝河攻袁圩。捻酋刘添福自豫回窜，击败之，再破之褚庄、邱家圩、檀城，五战皆捷，歼贼六千有奇，禽其酋任护、任大牛。东路捻匪扰宿迁、睢宁，振邦战于苗村，大破之。闰三月，偕田在田克阎圩，擒任虎、邓三摩等诛之。复破援贼，禽李大喜。四月，连克淝南解沟、五沟、任圩贼巢，斩贼目李四喜、任友得三十余名，收抚童亭、藕池四十二圩。五月，会攻袁圩。捻酋刘添祥等大举来援，分军击之。而永城捻万余直趋童亭，窥孙疃大营，振邦令副将龚耀伦击败其众，擒捻首赵学焕等。七月，拔蒙城西洋集贼圩十四。颍、亳捻首姜台凌等北窜淝南，扼险截击，禽贼目百余。寻因伤，发请假回籍医治，允之。十一年，命督练民团防堵登、莱、青三府，振邦病未已，疏辞防堵，请专任团练，报可。是年冬，命来京候简。

同治元年，胜保奏调振邦帮办皖、豫军，为山东所留，不果行。二年，僧格林沁调统前军，从攻淄川、白莲池，援蒙城。三年，从破捻酋张总愚为湖北随州。四年，以疾告归，未几疾愈，留督军青、莱，移扼张秋河防。六年，会剿直隶枭匪，贼降复叛，褫翎顶。寻破贼夏津，复之。五年，西捻平，补直隶提督。光绪六年，调湖北。九年，以伤发回籍，未几，卒于家，赐恤，谥刚勇。

邱联恩，字伟堂，福建同安人，浙江提督良功子。袭男爵，授乾清门侍卫。道光二十三年，出为直隶通州协副将，调河间协。

咸丰四年，从胜保剿粤匪于静海李家庄，击败之，又破梁头、孙家庄贼营，擢南阳镇总兵。剿光州捻匪，擒其渠丁心田，赐花翎。五年，捻首李世林败死，其党易添富纠汝阳、息县诸匪，戕乌龙集州判，陷息县，据光山。联恩督兵围攻，贼宵遁，追击大破之，毙贼千余，擒斩王党、黄五雷等。

六年，皖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扰归德，联恩间道赴援，甫至，贼三路来扑，击走之。寻以进

剿迟延，革职留营。连破贼于谷熟集、界沟集，歼毙甚众。进剿亳州五马沟，大破之，歼贼千余，禽贼目三十余人，复原官。其冬，襄樊土匪起，入河南，陷邓州、内乡，联恩驰击，复其城，歼贼渠朱中立等，辖境得安。

七年春，张洛行拥众掠光州、固始，分据洪河南北。胜保大军扼北岸，联恩率兵千余击南岸，进攻方家集贼巢。五月，诸军合击，联恩直捣贼垒，破圩而入，乘胜追杀，焚洪河桥，两岸贼皆溃，歼毙三千余。是役功最，赐号图萨兰巴图鲁。九月，剿角子山捻匪，都统德楞阿败贼确山，联恩乘胜蹑击。贼窜沁阳、嵩县诸山中，搜捕数月，贼氛始清。八年，回军援固始，围寻解。粤匪犯湖北，陷麻城。联恩扼沙窝坊、虎头关，防光山、商城一路。十月，捻首孙葵心窜周家口，联恩破之槐店。

九年春，张洛行、龚瞎子复扰归德，联恩驰援，连破之。追至五沟营，贼分为二，其东窜者分兵击溃于商水南，而自蹑其西，孤军独进。巡抚恒福劾其追贼迟延，革职留营。贼犯西华，进击解其围。追至舞阳北舞渡，日已暮，人马皆未食，遇贼奋战，进至杀虎桥，贼骑四面兜围。联恩身被重创，马仆，步战，手杀十余贼，力竭，死之。诏复原官，依提督阵亡例优恤，予骑都尉并一云骑尉世职，谥武烈。南阳、同安并建专祠。无子。以族子嗣，炳忠袭男爵，炳义袭世职。

黄开榜，湖北施南人。初入湘军，从塔齐布战武、汉、蕲、黄间，累擢至都司。咸丰七年，从胜保剿捻匪，克正阳关，擢游击。八年，偕副都统穆腾阿战马头，开榜失利，褫翎顶。复六安，加副将衔。九年正月，会豫军毁颍上南照集贼巢，率水师攻蚌埠、长淮卫，战七昼夜，获贼船百余，毙贼千余，又焚贼舟粮，破怀远水路诸卡，毁文昌阁贼垒，杀贼甚众，赐号勤勇巴图鲁。合诸军击退援贼，直抵怀远城下，先登，复怀远，擢副将。

十年，袁甲三围凤阳，开榜会攻炉桥，捻首张洛行来援，会诸军夹击破之。贼酋邓正明潜乞降，觇府城虚实，开榜请聚师城外，示以兵威。总兵张得胜诱擒贼首张隆，令缚献贼酋悍党十四人，磔于市。开榜枭张隆首示城贼，贼众缚献其酋乞降，诛悍者三百余人，余遣散归业。功最，以总兵记名。偕总兵田在田等破贼王家营，复清江浦，遂驻防。江宁大营溃，降贼薛成良叛入邵伯湖，开榜偕副将刘成元等毁贼船三百余，歼贼殆尽，成良赴水死。加提督衔，授江西九江镇总兵。十一年，攻天长，叠平贼垒。

同治元年，捻匪窜宝应，开榜督炮船击走之，又败贼于山阳、汊河。偕道员张富年破贼宿州观音寺、仁和集，擒贼酋王春玉于邳州，拔猫儿窝贼栅。僧格林沁劾开榜饰词冒功，下漕运总督吴棠按究，得白，荐统徐、宿军，兼节制水师。二年，攻长城贼堡，克之，收抚附近诸墟。破郜家花园、孙疃贼巢，以提督记名。

粤匪渡江北犯，开榜扼高邮，贼掠船渡湖犯天长，开榜往援，焚贼筏，军于堤上。贼列阵以拒，开榜令副将龚云福由陆路迎击，参将陈浚家率炮划潜出小河口，转战而前，与长城兵夹击，破贼于三汊河，天长围解。提督杨岳斌复江浦、浦口，开榜破七里洲贼垒，焚船六十余艘。助攻九狀洲，拔之。开榜奉调赴临淮，偕总兵普承尧平七里河岸贼垒。三年，率所部师船防通州，江宁平。四年，赴九江镇任。十年，卒，谥刚愍。

陈国瑞，字庆云，湖北应城人。年十余岁陷贼中，出投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冒姓黄氏。在军每战冲锋。咸丰九年，从攻怀远，率七人夜渡河攀堞先登，掷火燔谯楼，斩悍贼十余人，师毕登，遂克怀远，自是以勇闻。钦差大臣袁甲三进围定远，捻首李光等来援，国瑞陷阵，胁中枪，裹创力战，贼辟易，乘胜破二圩，赐号技勇巴图鲁。奉檄援寿州，中途闻贼犯凤阳，回军夜往，连破贼垒，立解围，超擢游击。十一年，江、皖贼合众窥扬州，国瑞驰剿湖西，屡破贼，加副将衔。

同治元年春，捻匪犯淮安，国瑞率五百人绕出贼后，与总兵龚耀伦夹击，贼惊溃，马贼悉遁，步贼万余回拒，国瑞偕总兵王万清合战破之。再破贼党李城于版闸。贼由众兴集扑清江浦，击走之。以炮船三十遏运河，夜袭桃源北岸，破贼圩四，直取众兴，拔十余垒，擢副将，三月，率步卒八百败贼于泾河，转战至新河，贼逼堤而阵。国瑞麾队猛进，手然炮殪执旗贼目，斩级千余，以总兵记名。进剿泗州捻首韩老万，败之。

四月，战于邳州新村，捻众亘三十里，国瑞分三路迎击，斩贼渠王春玉，掷其首贼阵中，贼骇

乱，夜冒雨袭破其三营。别贼趋救，昏暗不辨，自相杀，乘势蹙之，歼数千。捻势遂衰。时山东棍、幅各匪麇集郯城，漕运总督吴棠檄国瑞进剿，连克数圩，毙悍酋孙化祥，余党多就抚。五月，会攻兖州凤凰山，约副将郭宝昌、参将康锦文分路设伏，躬率小队抵白莲池，诱贼出，伏发，截贼队为二，禽悍匪刘双印。缘崖先登，诸军继之，克凤凰山，戮逆首宋维鹏等，赐黄马褂、头品顶戴。国瑞呈请归宗，复陈姓。

会苗沛霖叛，僧格林沁移剿，檄国瑞先发，漕运总督吴棠奏请国瑞帮办军务。国瑞至蒙城，先袭破红里贼圩以通粮道，续克王圩，越重濠进逼贼巢。皖军总兵宋庆会攻，国瑞以贼垒连属不易下，密令郭宝昌自全家集凫水支浮桥，宋庆守之，亲引军渡河焚贼粮屯，连破数垒。沛霖夜遁，为人所杀。淮甸平，以提督记名。

三年，授浙江处州镇总兵，屯正阳关。僧格林沁剿捻湖北不利，檄国瑞赴援，坐迁延，降三级调用，夺所部隶郭宝昌。国瑞觖望，人言其将反。八月，国瑞率千余人谒僧格林沁于光山，请为前锋，偕翼长成保等剿柳林大小诸寨。深入失利，国瑞力战两昼夜，始突围出。追贼蕲水、蕲州、罗田、广济，屡捷。贼窜英山、霍山，合诸军战于土漠河，歼毙数千，生擒数百。时群贼因江宁已克，降散过半。叙功，复原官。

四年正月，翼长恒龄追贼至鲁山，遇伏，与副都统舒伦保等同日阵亡，国瑞力扼桥口，余众得还。贼犯襄城，国瑞乘夜大雪，出贼不意，火其垒，贼溃走。时贼被剿急，来往飘忽，僧格林沁率骑军穷追，国瑞步队从其后。三月，遇贼于确山，与诸军合击，大破之。贼仅余马队，由遂平、西平直走睢州，过旧黄河，入山东境。僧格林沁以国瑞与郭宝昌战最力，奏赏所部军士各银五千两，又请奖宝昌遇提督简放。诏谓国瑞确山之战最出力，命酌量保奏。贼从台庄渡运河，遂趋江北，国瑞蹑之，屯沭阳。

四月，贼复折入山东，僧格林沁战于曹州，兵挫遇害。诏罪诸将不能救护，国瑞以受伤免议。素恃功桀骜，自僧格林沁外，罕听节制。曾国藩奉命督师，谕戒甚切，饬赴援归德。至济宁，与刘铭传交恶，发兵争斗，杀伤甚多，踞长沟相持不下，诏严斥之，亦未加之罪。国藩疏论："曹州之役，国瑞与郭宝昌分统左右两翼，宝昌革职拿问，国瑞不应幸免。"遂撤去帮办军务，褫黄马褂，暂留处州镇戴罪立功。寻养病淮安，益纵恣不法，欲杀义子振邦。漕运总督吴棠劾其病癫，褫职，押送回籍，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资生计，毋令失所，俟其病痊奏闻。既而病痊，疆吏张之万、谭廷襄等交章论荐，召至京，予头等侍卫。

六年春，捻匪张总愚猝犯畿南，命率师迎击。国瑞两昼夜驰抵保定，诏嘉之。数败贼，追至河南境。行军辄自由，不听节制，所部尤无纪律，屡被弹劾。击贼于济阳、德平，皆捷。洎捻平，悉复原职、黄马褂、勇号，予云骑尉世职。以伤发，乞假居扬州。

李世忠与有嫌，相哄，世忠缚诸舟，将毙之。曾国藩劾世忠，革职，国瑞降都司，勒令回籍。国瑞复潜至扬州，因总兵詹启纶殴毙胡士礼狱，牵连论罪，戍黑龙江。逾数年，朝廷犹念旧功，以询大学士李鸿章，鸿章谓其情性未改，精力已衰，遂不复用。光绪八年，殁于戍所。给事中邓承修、山东巡抚福润、安徽巡抚沈秉成、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疏陈战绩，诏允复官，并于立功诸省建专祠。

郭宝昌，安徽凤阳人。投效临淮军中，从战数有功。寻改隶陈国瑞楚胜军。咸丰十一年，国瑞击捻匪于高邮、宝应，宝昌率骁健十八人为前锋，陷阵得捷，又率兵三百破贼于天长龙岗，擢守备，赐花翎。

同治元年正月，捻酋李成、任柱等犯清江浦，楚胜军御之，战车桥镇。贼分众劫淮关，宝昌追截，夺还所劫税银数万两。贼奔还众兴集，宝昌潜师夜袭，连破二十余垒，贼引去，擢游击，赐号卓勇巴图鲁。捻党刘添福等纠余匪扰泗州，山东棍匪亦响应，宝昌连破之汊河、沙浦庄，匪势渐衰。二年，匪首孙化祥就擒。积功洊擢副将，楚胜军名益著。

僧格林沁调令助剿白莲池、凤凰山，从陈国瑞迭出奇兵力战，生擒贼首刘双印，斩其党刘金春等于阵。任柱纠棍匪、教匪诸党来援，并击走之。白莲池平，论功，以总兵记名。移军剿苗沛霖。宝昌偕陈国瑞先至，攻破王家圩，渡河筑三垒，与贼对峙，断其馈运。贼悉锐来争，击却之，贼气

夺。大军至，诸圩以次下，沛霖走死，加提督衔。

三年，调援湖北，与陈国瑞分军，名曰卓胜营，始独当一面。八月，粤、捻诸匪由湖北入安徽，至英山东北，宝昌合诸军败之黑石渡。贼首马融和拥众十万，议投诚，未决。宝昌单骑入其营，晓譬祸福，融和即日降。事闻，赐黄马褂。四年，从僧格林沁转战楚、豫之交，功多，特奏保提督记名。寻以曹州之败，诏斥不能救护主将，革职遣戍新疆。五年，曾国藩、乔松年奏请免发遣，留营效力。六年，从乔松年赴陕西，偕提督刘松山剿回匪于临平，克之。捻魁张总愚率众万余犯富平，宝昌纵间伺隙出奇袭之。令部将宋朝儒等设伏村墟，自率亲军挑战，伏起夹击，斩馘数千，又败贼于大荔大濠，复原官、勇号。进复绥德州，授安徽寿春镇总兵。

七年春，捻匪由山西、河南直犯畿辅，宝昌驰援，日行百余里，抄出贼前抵保定。贼至，见官军盛，引去，晋号法凌阿巴图鲁。蹑贼入河南，败之封邱、黄河套。张总愚匿村舍中，宝昌单骑独出，突遇贼，受伤堕马，部将宋朝儒翼之出。事闻，予假两月调理，赐尚方珍药。未几，捻匪平，复黄马褂，以提督简放，予骑都尉世职。命从左宗棠赴陕西剿回匪。八年，伤愈，西行，破贼于宜川，平绥德州叛卒。回匪东趋，命赴山西防河。

九年，河西土匪起，宝昌渡河击破其众。奉檄搜捕北山土匪，悉平。十年，赴寿春镇任。十一年，霍邱蔡家集土匪李六倡乱，率轻骑百人往剿，诛渠魁而还。事定，加头品顶戴。光绪二年，平永城、涡阳土匪，被优叙。宝昌剿捻功最多，镇寿春先后三十年，淮北恃为保障。调广东南韶镇，未任，寻还故官。俄罗斯、法兰西、日本三次开兵衅，调防南北，事定仍回本任。二十六年，卒于官，赐恤。

论曰：秦定三、郑魁士并向荣得力之将，和春克庐州，悉赖二人，遂与皖事终始。桐城之溃，由于争饷不和，亦疆臣无调度之方以致之。傅振邦老于军事，持重无失。邱联恩名将之子，在豫军中最号忠勇。陈国瑞勇足冠军，剽悍不受绳尺，不能以功名终。郭宝昌战绩亦与并称，材武不及，而器量差胜焉。

清史稿卷四二九　列传第二一六

余际昌　林文察　赵德光

江忠义，字味根，湖南新宁人，忠源从弟。咸丰二年，忠源率楚勇援长沙，忠义年十八，从军，转战湖北、江西。忠源殉难庐州，遂分将其军。五年，从提督和春复庐州，擢知县。七年，刘长佑援江西，攻临江不利，时忠义在籍，巡抚骆秉章檄率新练勇千人往助之，至则破石达开于平墟。临江既克，擢知府，赏花翎。八年，克崇仁，进攻新城，五战皆捷，加道衔。江西肃清，凯归。

九年，石达开犯永州，忠义赴援，连战破之，擢道员。又败贼新宁摩阿岭，扼武冈。贼围宝庆，忠义进援，会诸军迭战解围，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十年，驻守绥靖，母病归。贼遂陷绥宁、城步，围武冈，忠义闻警，分军守新宁，自援武冈，破其众。新宁之贼走踞东安，一战克之，加按察使衔。又破贼于宁远四广桥。

十一年春，连破贼于全州白芒营、宜章栗源堡，还军屯新宁，遣参将江忠朝扼全州，贼目余成义斩其酋以降。加二品顶戴，特擢署贵州巡抚。石达开复自粤窜楚，众号十万，忠义以三千人扼会同，大破之。贼纠湖北来凤贼党肆扰，击走之，遂克来凤。达开走入四川。十二月，丁母忧，请终制，诏允开署缺，仍在湖南剿贼。

同治元年，移师援黔，克天柱，改授贵州提督。调援广西，克修仁，殪贼渠张高友。皖南贼炽，曾国藩疏调援皖，广西巡抚刘长佑请留不遣，命署广西提督。二年，江西、广东皆调援，先后报可，忠义以广东兵有余粮，他将足办贼。江西饷绌兵单，贼数十万，万一不支，东南全局瓦解，乃奏请力援江西。檄道员席宝田率前部先发，会剿陶家渡，自将攻湖口，逼贼营，屡出奇兵抄击，断文桥，攻太平关，贼酋黄文金受重创遁去，赐黄马褂。进援青阳，分三路进战，破贼垒，围解，太平、石埭、宁国诸城贼次第出降，诏嘉奖，予优叙。会疾作，返就医南昌，未至，卒于吴城，年甫三十。优诏悼惜，依总督例赐恤，赠尚书衔，谥诚恪，立功地建专祠。光绪十一年，加赠太子少保。

从弟忠珀，记名提督。同治八年，剿贵州苗，攻克镇远、府卫二城，中炮亡，谥武愍。

周宽世，字厚斋，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隶李续宾部下。战城陵矶、花园、半壁山，皆有功，擢千总。从援江西，攻广信，战乌石山，宽世出左路突阵，为诸军先，复其城，擢守备。破贼义宁，擢都司。回援武汉，战通城，宽世驰斩马贼三，生擒七，以游击补用，从攻武昌，六年，李续宾夜出侦贼，＜⿴罒辶＞之双凤山，突战，宽世潜绕山趾横击之，贼败奔。又战鹰嘴，受炮伤，假归。累功擢参将，赐花翎。既而罗泽南卒于军，续宾代将，召宽世回营。迭破贼于双凤山、鲁家港、小龟山，克武汉，复大冶、兴国，擢副将。

七年，从攻九江，破援贼于童司簿，毁其垒，赐号义勇巴图鲁。破小池口贼屯，会克湖口，复彭泽。贼由临江犯兴国，宽世率千六百人击走之。八年，回援湖北，战麻城西南斗坡山。贼设伏，以马队诱战，宽世待其近，突击之，遂破其伏军，进克黄安，而麻城亦下。大军克九江，论功，以总兵记名。从李续宾进军安徽，战枫香铺、小池驿，克太湖、潜山，捣舒城，宽世皆为军锋。十月，进攻三河，续宾战殁，宽世敛余众守二日，弹丸俱尽，夜率亲卒突围，受重伤。是年冬，授湖南永州镇总兵。

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巡抚骆秉章令宽世募新军二千援祁阳。破贼长庆桥，又败之长叶岭。进援宝庆，屯城东，连败贼长冲口、五里牌。李续宜援师至，会诸军内外夹击，贼解围走。回剿永州土匪，平之。十一年，擢湖南提督。

同治元年，赴安徽助剿，驻守桐城。二年，捻匪马融和犯桐城，击走之，移防六安。皖北渐定，调守安庆。三年，赴援江西，克东乡。四年，破霆军叛勇，追贼入广东，会诸军歼贼于嘉应。五年，回湖南提督任。伤发，乞休。光绪十三年，卒。

石清吉，字祥瑞，直隶沙河人。道光二十一年武进士，官三等侍卫。咸丰初，出为湖北郧阳镇守备，从剿黄陂、崇阳、应城，累擢参将。克安陆、京山皆有功，以勇称，所统曰飞虎军。寻隶将军都兴阿军，常从多隆阿转战。七年，援蕲州，拔太湖，攻安庆。八年，由安庆退保宿松，大战破贼。九年，攻太湖。十年，大战小池，克太湖，功皆最。十一年，安庆既下，会诸军克桐城。

同治元年，从攻庐州，清吉屯城西北，破贼垒，擒斩数千。进毁贼栅，树云梯攻城，贼方死拒，而陈玉成兵败遽去，遂由西门攻入，克庐州。清吉累以战功赐号干勇巴图鲁，擢总兵，加提督衔。多隆阿督师赴陕西，以清吉统五千人留守庐州。

二年，苗沛霖复叛，庐、寿、开土匪蜂起，清吉悉剿平之。粤、捻诸匪合扰豫、楚之交，清吉赴援湖北，屯孝感、黄冈，拔难民近万。三年九月，匪酋陈得才、马融和合犯蕲水，围副都统富森保于关口。清吉率军驰援，会大雾，贼马步数万麇集。清吉进至药山，贼渡河抄后路，围数重，截其四营为二。自辰至午，血战，被九创，殒于阵。从战殁者，副将江星南、谷明发，游击曾占彪、段会元。事闻，诏视提督阵亡例赐恤，入祀京师昭忠祠，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建专祠。

余际昌，湖北谷城人。咸丰初入伍，剿匪积功至守备，署抚标右营游击，为巡抚胡林翼所识拔。七年，从战黄梅、广济。八年，陈玉成自太湖窜蕲州，际昌奉檄防皖、楚之交，败贼南阳河，毁贼垒三十余，擒贼目。贼走英山，追蹑之，复其城，擢游击。又破贼弥陀寺，晋参将。李续宾军覆三河，潜山、太湖复陷，际昌屯英山，遏潜、太之冲。九年，进拔天堂。贼大举来争，际昌败诸王婆坳，追至鸡冠岭而还。再败贼槎水畈，斩馘千余。时大军围太湖急，陈玉成纠党十余万相持小池驿。

十年正月，际昌偕金国琛由间道出高横岭，与诸军夹击，大破之，遂复太湖，乘胜会攻克潜山，擢副将，署湖北督标中军副将。陈玉成自六安回援安庆，霍山复陷。际昌偕总兵成大吉击破之，复霍山，加总兵衔。十一年，陈玉成入霍山，自黑石渡扑乐儿岭。际昌军溃，贼上窜黄州，革职留营。寻从克黄州，率新募昌胜五营援河南。

同治元年，屯陈留。捻匪麇集杞县，际昌驰击，大破之，进拔焦、赵二寨，复原官，赐号伟勇巴图鲁。十月，攻捻于汝宁，破平舆寨，生擒贼酋陈文，诏以总兵记名。僧格林沁嘉其勇，令充翼长，从剿涡河，斩贼渠杨兴太等。二年春，追破陈大喜于阜阳吴老庄。捻首张总愚窜侯集，际昌会张曜夜袭之，擒其党独角虎、周马，授河北镇总兵。夏，逐贼楚、豫间，败之麻城，蹑至方家寨，

中伏力战，受三十余创，死之。赠提督，予骑都尉世职，谥威毅。

林文察，字子明，福建台湾人。咸丰八年，从剿台湾淡水土匪，捐饷助军，以游击留福建补用。十年，九垄山匪郭万淙掠建宁、邵武间，汀州、龙严匪胡熊扰宁洋、永安。文察随军进剿，禽其党百余人。郭万淙遁据邵武上山坊，文察合军蹙之，降其众，复破胡熊于东板土寨，擒之，擢参将，赐号固勇巴图鲁。十一年，援浙，克江山，晋副将，晋号乌讷思齐巴图鲁。汀州、连城相继陷，文察回援，破贼金鸡岭，设伏，败之江防，遂拔连城，乘胜克汀州，以总兵记名。冬，杭州既陷，调援浙，文察领台勇二千人驻衢州。

同治元年，破处州贼屯，而遂昌陷，文察进军逼之。李世贤自江山来援，文察设伏大柘、大庙，及石练山之前后，贼至，击走之。夜，贼来劫营，复为伏兵所败，复遂昌，进克松阳。会总兵秦如虎攻处州，贼弃城遁，并克缙云，授福宁镇总兵。寻擢福建提督。

二年，台湾不靖，总督左宗棠令渡台号召旧部，统领诸军。文察分军攻彰化及斗六，克之。谕降诸庄，贼渠戴万生、林戇晟遁走。三年，破樵溪口贼庄，斩其酋林传，毁张厝庄、四块厝贼巢，戴万生、林戇晟并伏诛。粤匪李世贤、汪海洋合陷漳州，文察仓猝率二百人内渡，遇贼万松关，歿于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世职，谥刚愍。本籍及漳州建专祠。

子朝栋，光绪中，法兵犯台湾，陷基隆，朝栋率家兵助战有功，捐巨资，赐四品京堂，有声于时。

赵德光，原姓张，贵州郎岱人。从副将赵德昌转战云南，德昌弟畜之，故冒姓赵氏。拔补千总，擢都司。

咸丰十年，自领一军，战独山，屡败贼，擢游击。十一年，贼窥省城，德光击走之。又败之羊场平寨，设伏于主戎山麓，殪贼无算，擢参将，赐号豪勇巴图鲁。教匪踞玉华、尚大坪，以王卞为屏蔽。德光率所部攻破杨义司、郭家庄、马笼口贼营，断其援，又破腰萝溪、新寨岩要隘，进逼王卞。德光先登，贼大溃，救出男妇数千人，擢副将。

同治二年，坝芒匪首潘明杰由龙里窥伺省城。德光迎击三江桥，贼败走。进攻甲秀阁贼巢，遂克龙里旧县，补都匀协副将，以总兵记名。三年，尚大坪匪扑省城，德光与布政使龚自闳等固守，贼寻退，加提督衔，署古州镇总兵，旋解清镇围，克龙里、广顺、定番、长寨，以提督记名。四年，匪首何二久踞开州、尚大坪，扰近省州县，无宁岁。德光选精锐过清水江剿之。贼纠集苗匪、教匪沿江以拒，乘间过江攻开州。德光固守十余日，杀贼八九百人，乘胜追击，克沿江狮子坦、镇江坦、三龙营贼屯。进克滨江贼巢，斩首二千余，何二弃尚大坪而遁，被优叙，署安义镇总兵。

五年，署贵州提督。攻克永宁，解安顺围。六年，援定番，乘雷雨破贼，斩贼首许八十等，平花山贼屯，拔底季贼巢，晋号博奇巴图鲁。寻剿贼安平芦荻哨，深入贼伏，中枪阵亡。诏依提督阵亡赐恤，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谥刚节，建专祠。遣腹生子秉钧，袭世职，复姓张氏。

张文德，湖南凤凰厅人。幼育于文氏，从姓文，名龙德。入行伍，隶镇<□竿旱>营。咸丰初，从剿江宁、庐州，叙把总。六年，从提督和春攻三河贼垒不下，文德请独身持檄谕贼降，投诚者相续至，遂克三河。七年，从复镇江，擢都司。八年，从援福建，下浦城、松溪、政和、崇安，赐花翎。九年，叙援浙江功，晋游击。十年，从张国梁解镇江围，援贼复至，文德扼水栅七昼夜，贼引去，擢副将。自是从将军巴栋阿、提督冯子材守镇江。十一年，补广东罗定协副将。

同治元年，贼屡攻镇江，皆击退。冯子材奏言：“文德力挫贼锋，重围叠解，实为特出之材。”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赐号翼勇巴图鲁。文德以生父年七十无子，养父文氏有二子，陈请复姓，更名文德。二年，连破贼牧马口、薛村，克柏林村贼垒，加提督衔。贼由东路来犯，文德御诸骇溪、谏壁，腹中炮，肠出，裹创而战，援军至，贼乃退。又破之博洛村，攻丹阳，毁贼垒，擒贼目。三年，克白堍镇及宝堰，贼党纷纷来降。会鲍超攻丹阳，招贼酋蒋鉴为内应，克其城，斩贼酋陈时永，擒赖桂芳，以提督记名。江南平，予一品封典，命赴镇远镇本任。四年，总督劳崇光令募楚勇规荔波、独山。丁父忧，解职。

六年，署贵州提督。七年，克开州，破鼎照山贼砦，克龙里、贵定，斩贼酋潘名桀，余贼多降，被珍赍。进攻平越，擒金大五，连克麻哈、都匀，赐黄马褂，晋号达桑阿巴图鲁。请假归葬亲，文德既去，贼复炽。八年，回贵州，以粮匮军溃，都匀复陷。诏原之，免议，署古州镇。十年，授威宁镇总兵，督军剿古州苗。由九甲、五台山、扁担山及古州、丹江分路雕剿，年余苗渠先后伏诛。十三年，全黔肃清，予云骑尉世职。

光绪元年，加头品顶带，擢贵州提督，剿平黎平洞匪。七年，卒，赐恤，贵阳建专祠。

论曰：江忠源诸弟并从治军，忠义最为杰出，将大用而早没，时论惜之。周寬世为李续宾所倚，无役不从，及自将亦未著奇绩。石清吉、余际昌、陈大富、林文察、赵德光等，皆久历行间，以死勤事。张文德佐冯子材守镇江，功最著，底定黔疆，与有劳焉。

清史稿卷四三〇　列传第二一七

胡中和何胜必　萧庆高　杨复东

雷正绾，字伟堂，四川中江人。由把总从军湖北，积功至游击，赐号直勇巴图鲁。咸丰八年，从多隆阿援安徽石牌、潜山、太湖、桐城，诸战皆功最，累擢副将，以总记兵名。十一年，败黄文金于蒋家山、项家河、江家河、麻子岭，一月五捷，授陕安镇总兵。

同治元年，克庐州，以提督记名。从多隆阿援陕西，诏正绾先赴本任，未至，擢陕西提督，帮办军务，驻西安。二年，多隆阿既克东路，令正绾规三原，屡破贼。会解凤翔围，进援甘肃，连战灵台、镇原，皆捷。三年，破贼崇仁、新城，进逼平原。会多隆阿卒于军，都兴阿继督师甘肃，正绾仍奉命为副。克平凉，斩贼首铁酉、羽轻林，赐黄马褂。于是固原踞贼悉窜龙山镇，追击败之。贼回窜，又陷固原。正绾疾趋莲花城，欲袭其巢穴，遇伏，受矛伤，部下亡千余人，裹创攻莲花城，克之，诏嘉其勇。

四年春，克固原，进攻黑城子，斩贼首黑虎。克官桥、李旺二堡，擒贼首木棍等。乘胜薄预望城，破下马关、半角城贼垒，进规灵州，分兵解安定围。七月，偕曹克忠攻金积堡，军饷不继，为贼所围，饥溃。正绾自劾，褫勇号、黄马褂，黜帮办，归总督杨岳斌节制。正绾弟总兵雷恒及副将李高启等以主将失职，煽乱，犯泾州，正绾不能制止，愤欲自裁。诏念前功，不加罪，责令整军剿贼图自赎。命巡抚赵长龄会杨岳斌按讯，正绾缚送雷恒等置之法。当事变初起，谣诼纷淆，诏斥刘蓉张皇妄奏，许正绾专摺奏事以慰之。所部招集增募仅三千人。

五年，兰州兵变，回匪窥伺，正绾支拄于平凉、固原之间，破贼于横河川，克平凉，复黄马褂、勇号。六年，左宗棠入陕督师，正绾率军助剿，援庆阳。七年，两破贼于长武，克黄家堡。八年，会攻董志原，克之，晋号达春巴图鲁。又破白彦虎于李旺堡。会攻金积堡，当西路，屡克要隘，合围。及马化隆伏诛，被优叙。

光绪十年，法越兵事起，命率甘军驻凤凰城，固边防，事定回任。两遇万寿庆典，加太子少保、尚书衔。二十一年，循化撒回倡乱，督剿无功，革职留任。二十三年，罢卒于家，仍以前劳赐恤。

陶茂林，湖南长沙人。以武童入湘军，转战湖北、江西，积功至游击。咸丰八年，胡林翼调为楚军营官，扼黄州，破贼霍山、舒城，克建德，擢参将。十年，从多隆阿破贼于桐城挂车河，擢副将。十一年，破贼施家山，擒其渠，及克安庆，赐号钟勇巴图鲁。克庐州，先登，以总兵记名。遂从多隆阿西征，破贼于武关。从剿回匪，解同州围。克羌白镇、王阁村贼巢，功皆最，授汉中镇总兵。

凤翔被围久，茂林率三千人往援，连战解围，擢甘肃提督。粤匪出宝鸡山口，扰鄠县、盩厔，茂林要击雨门镇、二岭关，迭败之。进克汧阳、陇州。遂会雷正绾分道规平凉，阵斩贼首木仲沅讷三等，克之，赐黄马褂。进拔张家川贼巢，破龙山镇、莲花城援贼，解安定围。克金县，破贼惠城，擒其渠黑牙古。四年，克黑城贼巢，解靖远围。进攻会宁，所部索饷哗溃五营，贼乘之，六营皆陷。茂林调后路四营来援，突围出，退驻安定。巡抚刘蓉疏陈甘军积弊，论茂林不职，茂林亦以兵溃自劾。诏斥废法营私，以致兵溃而叛，遂罢职，归。

十年，贵州巡抚曾璧光调茂林赴黔协剿。复新城，克安顺贼巢，平古州、丹仁苗，复原官。光绪二年，收复下江、永从各城，破六峒贼巢，加头品顶戴，晋号爱星阿巴图鲁。十六年，署古州镇总兵，卒于官。

曹克忠，直隶天津人。初投效湘军，嗣从多隆阿，积功至都司。咸丰十年，令募五百人为忠字营，大破援贼于潜山、太湖，洊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挂车河之捷，擢副将。克桐城，宿松诸城、以总兵记名。

同治元年，克庐州。后从多隆阿西征，武关、同州诸战皆从。二年，攻羌白镇，克忠单骑往谕贼，贼请降，察其诈，潜师会攻，下之，乘胜夺王阁村，予一品封典。寻率乌拉马队及楚勇七营屯长安、鄠县之间。光泰庙为入省要冲，贼踞之以扼粮路，克忠击走之。分队清西路余匪，省城始安。以提督记名，授河州镇总兵。渡渭连破贼于白起营、马家埠、白吉原，邠州平，陕回西趋。三年，平麟游诸匪。会援甘肃，连破贼于西河口、黑水峪，赴河州本任。克秦安，解秦州围，赐黄马褂。

四年，攻萧何城及马定嘴、将台、隆德诸堡，悉平。克海城，回匪并窜李旺堡、同心城，攻下之。偕雷正绾规取金积堡，屯强家沙窝，数有斩获。轻进，为贼所包钞，正绾军先溃，克忠亦退。因前功免罪，授甘肃提督。时陶茂林、雷正绾军相继哗变，回氛益炽，自杨岳斌楚军外，仅克忠一军与之相持。克忠援巩昌，贼败走，又毁董家堡贼巢。

五年，援洮州，次李岐山，回目马芳乞降，诛其酋丁重选等而还。兰州标兵变，杨岳斌令克忠移军镇慑。克忠至，人心稍定，然粮饷俱竭，乞病回籍。十年，诏起赴陕接统淮军，专防肃州。十一年，所部有结会匪者，甘军马世俊骑兵亦变，降捻多叛应，克忠遣兵平之。复乞病解军事。十一年，署甘肃提督，寻解职归。

光绪九年，命募六营防山海关。十年，授广东水师提督。十一年，病罢，食全俸。二十年，命治天津团练，统津胜军。二十二年，卒，赐恤。

胡中和，字元廷，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湘军剿粤匪，积功擢把总。六年，从萧启江援江西，复袁州，超擢都司、赐花翎。七年，从克临安，中炮伤，以游击留湖南补用。八年，破贼上屯渡，乘胜复抚州，擢参将。九年，复南安，擢副将。石达开由宝庆窜广西，陷兴安，遣党攻桂林，自率悍贼屯大溶江。中和从萧启江往援，大破贼于大溶江，贼窜贵州境，加总兵衔，赐号伊德克勒巴图鲁。

十年，萧启江率军援四川，中和从之。启江卒于军，中和偕何胜必、萧庆高等分领其众。剿滇匪李永和于井研，连战皆捷，贼解围遁，以总兵记名。寻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十一年，永和窜踞富顺牛腹渡，两岸筑坚垒，背水而阵。中和选锐卒沿河设伏，自率羸师诱之，贼大出，伏发，截其归路，俘斩无算，贼垒尽夷，进解大邑之围，予二品封典。骆秉章督师莅蜀，檄中和偕绪军援绵州。滇匪蓝朝柱在诸贼中最狡悍。围绵州日久，军至，连破之，围始解，又败之西山观。朝柱窜丹棱，与李永和合攻眉州。中和驰援，贼分路来扑，中和突阵，矛伤腮，血殷衣，不顾，奋击破之，解眉州围。进攻丹棱，朝柱遁走，复其城，以提督记名。

同治元年，擢云南提督。李永和自眉州败后，窜踞青神，诸军进剿，数败之，永和遁犍为龙窍场，负隅死抗。中和围之，垒石墙，编木栅，外浚深濠，密布梅花桩。贼知必死。突攻萧庆高营，中和截击，败退，连战七日。贼伏不出，乃使降贼谭仁曲持书约降，期会于猪市坡，预伏兵贼巢旁。永和与其党卯得兴数十骑来会，伏起分攻，焚其巢。永和、得兴骇奔，追擒之，降其众五千。诏嘉中和运筹决胜，生擒渠魁，赐黄马褂。石达开扰蜀边，中和偕萧庆高、何胜必合击于横江，走之。

二年春，达开复分路犯蜀，自率大队数万由米粮坝渡金沙江。中和督军扼化林坪、泸定桥，击破之，贼走邛部土司山中，达开旋就擒。调四川提督。三年，破滇匪于叙永厅。初，李永和既诛，余党窜陕西，至是入甘肃，陷阶州。四年，中和偕总兵周达武往剿，毁龙王庙、三官殿贼垒，逼阶州城下，掘地道轰城，克之，斩贼酋蔡昌龄，尽歼其党。阶州平，被珍赍。

冬，剿苗匪于建武，腰中弹伤，力战败之。五年，剿屏山贼，解马边厅围，诛贼酋宋任杰等，余匪悉平。十三年，调云南提督。光绪二年，抵任。三年，平腾越夷匪。七年，丁母忧归里。九年，

卒，赐恤。

何胜必，湖南湘乡人。咸丰中，胜必应募入湘军，从萧启江转战江西、广西，积功至副将。从入蜀，分统湘果右军，破李永和于井研。又破之于资州，阵斩贼酋王二官，赐号御勇巴图鲁。十一年，会破滇匪蓝朝柱于西山观，又败诸青衣坝，解眉州围，追至青神，擒斩甚众，授甘肃肃州镇总兵。同治元年，会诸军克青神，追贼宜宾，擒贼目周廷光。偕胡中和诱擒李永和于犍为龙窍场。二年，偕萧庆高援汉中，战油坊街，不利，汉中、城固相继陷，革职留军。三年，会攻法慈院贼垒，再败之牟家坝，乘胜薄汉中城下，捻渠陈得才遁走，克汉中，复原官。又破陈得才于上元观，克城固，进规阶州。四年，卒于军，赐恤，谥威悫。

萧庆高，湖南湘乡人。隶楚军，积功至副将。萧启江援蜀，调从军，以井研之捷，赐号果勇巴图鲁。破李永和于资州，以总兵记名。会剿蓝朝柱，解绵州围。同治二年，偕何胜必援汉中，油坊街之战，胜必先败，庆高赴援不及，同革职留军。三年，克汉中，同复官。追贼至城固，梯城而入，贼溃走。四年，进攻洋县，遣死士入城为内应，克之。贼酋曹灿章走踞八里坪，夹攻破之，灿章就擒，授汉中镇总兵。五年，卒，谥武毅。

杨复东，湖南浏阳人。咸丰十年，从胡中和援蜀。十一年战富顺牛腹渡，解大邑围，擢守备。败蓝朝柱于绵州，擢都司。又破朝柱于崇庆，毁石羊场，焚贼巢，擢游击。同治元年，复丹棱，擢参将。克青神，平铁山贼垒，邻李永和，擢副将。五年，总督骆秉章疏陈复东历年防剿滇、黔诸贼功多，以总兵记名。七年，授四川川北镇总兵。光绪二年，调云南开化镇。六年，卒。

周达武，字梦熊，湖南宁乡人。咸丰四年，应募入李续宾营，从克岳州、武昌，累功擢守备。战湖口，晋都司。

达武每战陷阵，手大旗荡决，续宾异之，使领百人曰信字营，常为军锋。八年，克黄安，擢游击，赐花翎。从续宾攻舒城，达武率死士先登，左耳受枪伤，克城后，留守。俄续宾覆军三河，舒城守军亦溃，达武以创重回湖南。九年，石达开围宝庆，巡抚骆秉章令达武募五百人，号曰章武军，从知府刘岳昭援宝庆，守东关，屡拒战破贼。围解，擢参将。十年，援广西，克富川平古城、连塘贼垒，复贺县，擢副将，加总兵衔。石达开分党犯永明、柘牌，连战破之，擢总兵。十一年，会诸军克会同，贼走湖北，陷来凤。

同治元年春，从刘岳昭攻克之，予二品封典。骆秉章督师四川，调达武从剿。抵涪州，会贼酋周绍勇由大宁窜陕西，达武扼之窄子口，地当两山间，令部将李辉武逾险而入，贼溃走，追至大竹安吉场，擒绍勇及其党吴崇礼等，槛送成都斩之，赐号质勇巴图鲁。又破郭刀刀于仪陇大仪寨，阵斩其弟占彪及悍党马玉音，追奔至巴州鼎山铺，擒刀刀，余党皆降。绍勇与刀刀并为蜀中剧贼，至是悉平，授四川建昌镇总兵，加提督衔。二年，护理提督。

粤匪陈得才围汉中，众号十万，石达开亦由高县走宁远，全蜀大震。达武增募军四千人，往来游击。三年，得才之党梁福成合川匪蔡昌龄由汉中窜甘肃阶州，达武议以剿为防，率师越境，攻克江东水、严家湾贼垒。进攻阶州，自将台山穴地达城根，地雷发，城崩，选锋四百人先入，大军续之，遂克阶州，斩福成、昌龄。以提督记名，并颁珍赍。寻平松潘叛番，授贵州提督，仍留防重庆，备滇边。三年，剿平马边厅教匪，斩匪首宁仕杰、熊文才。

六年，捻匪窜陕西，左宗棠咨调会剿，令部将李辉武率三千赴陕。七年，破越嶲猓夷于普雄，进克西昌交脚夷巢，斩级数千，诸夷悉降，赐黄马褂，晋号博奇巴图鲁。九年，诏赴贵州提督任，率所部六千人行，沿途平苗砦。先是贵州剿寇仰客军，出省城百里即莫能制驭。达武与巡抚议增募至三万人，分任战守，由龙里进凯渡，截上下游贼为二，复都匀，分军破贼永宁、威宁。十年，遣钟开兰攻克麻哈州之高水塘等地数十砦，遣何世华破粤贼李文彩、苗酋李高脚于都匀、独山，收复八寨、三脚诸城，并克镇宁、归化及吴秀河、班竹园诸苗砦，复清平、黄平二城。始与楚军席宝田合。十一年，会席军败苗酋张臭迷之党于茶牛坡，斩馘甚众，降者数万。追至冷水沟，生擒贼酋，余党李高脚、李文彩窜荆蓬坎，分三路追击，尽殄之。旋破群苗于清平香炉山，宝田擒张臭迷。苗疆平，予骑都尉世职。

光绪元年，乞病归。三年，授甘肃提督。十年，肃州妖民王林倡乱高台，讨平之，斩王林。十九年，万寿庆典，加尚书衔。二十年，卒官，赐恤，建专祠。

弟康禄，从达武剿贼广西、湖南，历保知县。同治元年，从赴蜀，破周绍勇，擢知州。四年，从克阶州，擢知府。从至贵州，总理营务。十一年，下游肃清，擢道员。驻军普安新城，招抚流亡。十二年，会匪煽乱，康禄督亲军百人往讨，众寡不敌，死之。赠内阁学士，予骑都尉世职。谥壮节。

李辉武，湖南衡山人。周达武部将。咸丰中，从剿粤匪，洊擢游击。十一年，从入四川，剿涪川鹤游坪踞贼，擒贼酋周绍勇、郭刀刀。辉武功为多，擢副将，赐号武勇巴图鲁。

同治三年，从援阶州，辉武由伍家坪进军，扼州城外北山条竹垭。四年，攻破桥头里贼垒，又破贼于孟家庄，歼城外贼殆尽。穴地破城，辉武先登，擒贼目蔡四。巡部，以总兵记名。从讨松潘叛番，拔其巢。寻攻黑河番，焚芝麻第五寨，余寨皆降。乘胜连破大松树及竹自三寨，以提督记名。

六年，捻匪窜陕西，辉武率步队五营赴援，剿破汧阳、陇州、宝鸡诸贼，西路肃清。八年，剿董志原窜匪，毙贼目王明章，晋号福凌阿巴图鲁，授汉中镇总兵。九年，偕提督刘端冕分击北山回匪，破翟三、禹得彦于县头镇、陈村。十一年，擢甘肃提督，仍留防汉中。光绪四年，卒，赐恤。

辉武在汉中久，军民相安。疏浚府城东河道达汉川，旁引沟渠以资灌溉，民食其利，又修复褒斜栈道，商旅便焉。没后，士民吁请建祠，从之。

唐友耕，云南大关厅人。咸丰中，滇匪起，陷贼，至四川叙州，自拔来归。从战有功，授千总，署通江营守备。贼扰盐井，屡从战击走之，擢守备。十年，战峨眉索桥，受伤，破贼双福场，进平天全茅山贼垒，擢都司，赐号额勒莫克依巴图鲁。

十一年，援潼川，破贼解围，擢副将。骆秉章督师至蜀，檄友耕会诸军援绵州，令自石桥铺进攻，友耕观望不前，被劾，褫职留营。既而会援眉州，友耕军先至，战比有功，围解，复原官。战青神，阵斩贼目张兴，身被二伤，裹创力战，贼大败。

同治元年，破石达开党赖裕新于邛州。三月，达开围涪州，友耕驰援，解其围，授四川重庆镇总兵。会诸军复长宁，贼引去。是年冬，达开屯叙州双龙场，分党屯横江，友耕攻破江岸贼垒，二年春，贼由横江窜新滩溪，与屏山隔一水，友耕虑贼乘间偷渡，乃济江设伏，诱贼深入，败之。六月，达开谋渡金沙江，官军扼之不得进，改趋天全土司地，友耕击沉贼筏，达开奔老鸦漩，复为土兵所遏，遂就擒。友耕擢云南提督，留屯川南。四年，丁母忧，诏改署提督，友耕请终制，许之。

七年服阕，署四川总督崇实奏缓陛见，令募勇防川北。八年，调赴云南，招降回寇李本忠等，赐黄马褂。光绪六年，署四川提督，八年，卒。

论曰：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皆多隆阿部下战将。多隆阿殁后，甘肃军事实倚三人，以饷匮兵变，遂难成功。克忠较有谋略，其军独全，终以病引退，后犹称为宿将。胡中和、周达武等皆以楚军平蜀寇。唐友耕以蜀军颉颃其间，并跻专阃。达武晚任贵州军事，与席宝田同定苗疆，建树较闳达焉。

清史稿卷四三一　列传第二一八

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咸丰六年，隶曾国荃军，从援江西，克安福，从剿永新、太和、万安、莲花厅、龙泉，叙奖把总。进围吉安府城，七年，石达开率悍党来援，邀击于吉水三曲滩，松林首陷阵，多斩获，收复新喻、峡江、吉水。八年，随克吉安，擢守备。九年，克景德、浮梁，赐花翎。

十年，围安庆，会剿陈玉成于小池驿，进壁集贤关，每战皆捷。十一年，克安庆，擢游击，赐号奋勇巴图鲁。克庐江、无为、运漕镇，下沿江要隘，擢参将。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八千赴上海，松林从，与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破贼沪西，会攻太仓，炮击城堕，士卒争进，浮桥断，贼乘之。死数百人，松林力御，始得收军。二年，克太仓，松林败贼茜泾、支塘，会克昆山、新阳，以总兵用。李秀成合水陆数十万援江阴，犯常熟，刘铭传谋乘贼未定击之。贼北自北漘，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筑垒凭河，势

大炽。铭传进北溷攻其左，松林进南溷攻其右，周盛波等进麦市桥为中路，黄翼升以水师助之。松林败贼陈市，越南溷趋张泾，挥刀荡决，血染衣尽赤，贼大溃走。铭传、盛波等同破贼。自顾山以西皆尽，以总兵记名。寻克江阴，以提督记名。又破贼缑山、梅村、麻塘桥，松林受矛伤，既而苏州、无锡皆复，加头品顶戴。

三年，克宜兴、荆溪，败贼建渚，毁贼垒，收溧阳，解常熟围，授福山镇总兵。大破三河口贼营，贼争道，六浮桥尽断，尸塞河，水为不流。克常州，进剿浙西，克长兴，复湖州，功皆最。贼走广德、徽州，合江宁、杭州贼自江西窜闽。四年，李鸿章檄松林率五千人航海赴援，克漳州、漳浦、云霄、诏安，贼窜广东嘉应，遂破灭。

五年，曾国荃调松林率新募湘军剿捻匪于德安，克应城、云梦，复败之皂河、杨泽。追至臼口，中伏，松林伤足，卧地不能起。将卒不见松林，复闯入阵，负而出之。弟芳鉁战死。松林以创重假归。六年，创愈，李鸿章令统万人号武毅军。时东捻任柱已毙，余党走寿光，松林要击，破之杞城。贼沿海南走，阻瀰河，捻酋牛喜子麾白旗贼犯刘铭传军，赖文光麾蓝旗，夺获骡马二万匹。贼酋徐昌先、范汝增、任定皆伏诛。赖文光鸟水南奔，松林疾驰六百里，追至清江。文光死奔，至扬州瓦窑铺，为吴毓兰所擒。东捻平。

七年春，西捻犯畿辅，松林败之安平，再破之茌平。自临邑筑长围至马颊河，松林偕潘鼎新、王心安守之，败贼于海丰，追至德州，历十六昼夜，斩捕过半。六月，松林会潘鼎新大破之沙河，俘斩四千。捻走黄、运、徒骇河间，松林与铭传纵横要击，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赐黄马褂，予轻车都尉世职。授湖北提督，调直隶。光绪六年，卒于官，优恤，建专祠，谥武壮。

李长乐，字汉春，安徽盱眙人。同治元年，以外委从郭松林隶淮军，充营官。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金山，解松江围，复青浦，擢千总。战四江口，松林军方泰镇，长乐率所部深入，近贼垒。夜半，趣军士起，曰："今陷贼中，旦明贼觉，无得脱者。盍出奇计劫之！"遂设火贼幕，鼓角乘之，贼惊扰，长乐奋呼进，大破之。又设伏黄渡，击之半济，又败之吴淞江南。四江口围解，擢都司，赐花翎。

二年，进屯常熟王庄，援贼踞陈市，阻官军进路。从松林自南溷攻贼右，连破贼营，直趋长泾。长乐陷阵伤胫，裹创力战败贼，擢参将，赐号侃勇巴图鲁。寻克江阴，规无锡，出新塘桥。贼凭垒鸣炮俯击，长乐濡絮裹身越沟进，败之。逐奔至亭子桥，刺贼酋黄子隆中肩，又设伏兵败援贼。李秀成围大桥角营，从松林往援，夺其舟，贼退走，尽平梅村诸垒。会诸军围攻无锡，率轻骑掩至，梯城入，黄子隆就擒，长乐获其子德懋。寻坐失察部勇，褫职留军。进规常州，援总兵唐殿魁于奔牛，解其围。

三年，败贼上湖桥，克宜兴，复官。移军溧阳、金坛，战皆捷。回援常熟，解其围，连破贼于杨舍、华墅、周庄、三河口，会攻常州。四月，合围，长乐先登，贼酋陈坤书、黄和锦就擒，复常州，擢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从松林进克浙江长兴，以总兵记名。进湖州，破吕山贼。攻贼酋黄文金于尹隆桥，官军不利，长乐率三营别屯李家港，保粮道。贼倾巢来争，长乐偕易用刚夹击之，斩贼酋黄十四，破尹隆桥，遂复湖州。

四年春，从松林援福建，战于海澄赤岭。松林分兵为八队，长乐居中当贼首李世贤，破走之，窜漳州。长乐进屯古田，据山东形胜，贼悉锐力争，击却之，复漳浦、云霄。南趋诏安，破之梅村，复其城，加提督衔。福建平，旋师江苏，屯镇江。曾国藩督师剿捻匪，松林已归，长乐代将其众以从，兼统忠朴三营，为游击之师，转战河南、山东间。

六年，李鸿章代国藩督师，松林复至军，增松林军至二十余营，号武毅军，长乐所部曰武毅军前军。破任柱于赣榆，要赖文光于潍县，长乐等并力奋击，贼鸟水东走，蹑至余家寨，贼受创甚巨，复要之寿光南北洋河、巨瀰河间，擒斩三万，文光窜扬州被擒，赐黄马褂。

七年，从剿西捻，战安平，马军失利，长乐等以步卒驰援，贼大溃，追至饶阳杨家村，又要之深州李家村，破其马队，斩获无算。三月，败贼大坯山。援提督陈振邦于大河村，解其围，追挫之茌平、沧州，援副都统春寿于海丰郝家寨。六月，追至乐陵，擒总愚子正江、弟得华，战商河，枪

伤总愚。西捻平，以提督总兵遇缺题奏，晋博奇巴图鲁。十年，署湖北提督，寻实授。

光绪五年，调湖南。六年，调直隶。近畿海防重要，奏令长乐驻芦台，扼大沽、北塘门户。十五年，卒官，优恤，谥勤勇。

杨鼎勋，字少铭，四川华阳人。咸丰二年，应募从军，初隶湖北按察使李孟群，克汉阳，擢把总。七年，隶提督鲍超军。八年，战湖口，擢千总。十年，鲍超与陈玉成大战小池驿，鼎勋见玉成立阵中指挥，独从壮士十数人突前击之，玉成骇走，复太湖、潜山两城。叙功，赐花翎。李秀成距黟县，鼎勋击贼城下，夺门入，大军继之，复其城。十一年，复建德，擢都司。破安庆赤冈岭贼垒，擢游击。初，小池驿之战，鲍超嘉其功，令将五百人，所向有功。诸将嫉之，谮于超。

同治元年，李鸿章督师上海，遂去超从淮军。虹桥、四江口诸战有功，累擢副将。募淮勇千人，号勋字军，屯金山张堰，扼平湖乍浦要冲，习西洋枪队，每战辄为军锋。二年，破新昌贼垒，连克枫泾，斩贼四千，生擒五百。再战西塘，裹创奋击，大败之，擢总兵，赐号锋勇巴图鲁。从程学启规苏州，鼎勋攻下城外坚垒，苏州复，加提督衔。

三年，会克宜兴、荆溪、溧阳，解常熟、无锡围。攻常州，贼因苏州之杀降，惟死守。鼎勋以蜀人将淮勇，惧诸将轻己，每战辄先，昼夜环攻，尽毁城外贼垒，血战三日。造浮桥，率死士先登城，炮弹洞胸达背，左右扶之，绝而复苏，遂克常州，以提督记名简放。创愈，进克浦口，复长兴，招降湖州贼党，会克其城。追贼至皖境，克广德。四年，偕郭松林援福建，攻乌头门贼垒，复漳州，授江苏苏松镇总兵。

五年，调赴河南剿捻匪，败贼朱仙镇，蹑击至定陶、睢宁。六年，破贼于黄陂、孝感，擢浙江提督，调湖南。十月，破贼于山东潍县，追至夏湾，贼酋陈怀忠乞降，分军出周家寨袭贼，大破之。追击于诸城、胶州。东捻平，论功，予骑都尉世职。七年，驰援畿辅，破捻匪于安平，追至杨家村，降贼酋张志清。偕郭林松击贼浚县大邳山，又败之卫辉，阵斩贼酋王建瀛、熊八，擒悍贼何士喜、周久于龙王庙。贼窜山东，自德州趋天津，鼎勋守运河，修墙浚濠，贼来犯，辄击走之。会旧伤发，遽卒，数日而西捻平。李鸿章疏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勤，建专祠。

唐殿魁，字苣臣，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巡抚翁同书檄率乡团援寿州，力解城围。又从克合肥三河汛，解六安围，叙千总。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殿魁从，隶刘铭传，克南汇、川沙、奉贤、金山卫、柘林五城，积功累擢都司，赐花翎。二年，克江阴杨舍汛城，擢游击，赐号振勇巴图鲁。复江阴县城，擢参将。寻克无锡，以总兵记名。从刘铭传攻常州，铭传受重伤，令殿魁偕副将黄桂兰督兵进。甫至奔牛镇，而常州、丹阳两路贼麇至，围之。殿魁据石营依河岸，壁垒悉为贼轰毁，坚守二十余日。铭传裹创往救，殿魁从内夹击，苦战数日，围始解。

三年，克常州，生擒贼首陈坤书，以提督记名。四年，增募所部至三千人。从刘铭传渡淮剿捻匪，破张寨贼垒。五年，授浙江衢州镇总兵。追贼至湖北，克黄陂。捻匪自山东回窜，铭传督兵追至乌官屯，殿魁继进，杀贼五百余。

六年，调广西右江镇。捻首张总愚窜安陆。铭传与鲍超约会战于永濉河，铭传欲先出，殿魁请少待，不从。超未至，铭军先遇贼，部将田履安、李锡增战殁。殿魁战小挫，受重伤。及闻霆军大捷，复裹创力战，遂殒于阵。赠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忠壮，建专祠。

唐定奎，字俊侯，殿魁弟。偕兄转战江苏。从刘铭传剿捻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积功累擢副将，赐花翎。同治六年，殿魁战殁永濉河，定奎方省母回里，奔赴军，誓杀贼复仇，遂代领兄旧部，转战河南、山东。六年，殄任柱于赣榆，破赖文光于寿光，所部杀贼最多。东捻平，以提督记名。

七年，从剿西捻于直隶、山东，赐号呼敦巴图鲁。铭军凯旋，告归终养。九年，丁母忧。刘铭传赴陕西剿回匪，调定奎接统铭武军，定奎请终制，命俟陕西军事平，回籍终制。十年，定奎回防徐州。

十三年，日本据台湾，生番滋事。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李鸿章荐定奎率所部往。七月，

至台湾，驻凤山，择险分屯。龟纹番社引日兵与刺桐脚庄民寻仇相哄，定奎示以兵威，日人引去。时疫流行，士卒先后死千余人，定奎附循盬厓，兵气不衰，赐黄马褂。枫港、狮头诸社番屡出戕害良民，光绪元年，游击王开俊进剿，中伏死。内外番社结党劫杀，各社就抚，皆怀观望。定奎分遣七营屯东港南势湖，自率四营当其冲，葆桢檄诸军并听节制。

定奎上书陈兵事，略曰："逆番昼伏莽中，夜燎山顶，精于标枪，伺间辄发。专恃深林密箐，狙击我师，我进彼隐，我退彼见。今欲扫其巢穴，必先翦其荆棘。宜增募土勇，导引兵丁，随山刊木，务绝根株，然后分道进兵，草剃擒狝。其有奸民接济盐米火药者，按军法，庶几一举可以成功。"葆桢据以入告。于是开山进兵，攻克萃山、竹坑、本武诸社。狮头社犹负险抗拒，定奎令诸将得险即守，自剿狮头两社，别遣师扼断外援，遂攻下之。移营驻守，被胁十余社皆归命，给衣履酒食，译示朝廷威德，咸受约束。设招抚局，示约七条，曰：遵剃发，编户口，献凶逆，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番塾。以龟纹番酋充诸社总目，赦其胁从。台南大定，诏褒奖，命内渡休养士卒。授直隶正定镇总兵。寻擢福建陆路提督。

沈葆桢调两江总督，奏统所部驻防江阴。九年，伤发乞休，不允。法越用兵事起，海防戒严，诏促力疾赴防。十一年，和议定，病请开缺，允之。十三年，卒，优恤，谥果介。

滕嗣武，湖南麻阳人。咸丰初从军湖北。十年，小池驿之战，功多，超擢都司。从攻安庆，嗣武率所部扼要筑炮垒，垒未成，贼突出万余来争，嗣武力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叙功擢参将。

同治元年，改隶淮军，从李鸿章至上海，解松江围，赐号伟勇巴图鲁。屯北＜簪一人＞山扼贼冲，贼犯宝山，与诸军夹击破之，进拔南汇，以总兵记名。二年，偕程学启规苏州，败贼于正义镇。地当要冲，以嗣武守之，辅以水师，分军伏桥口伺贼。昆山贼势蹙，启西门遁。伏起，水师以巨炮环击，贼大溃，立复其城。移军会攻江阴。贼自无锡来援，连营数十，栅垒棋布。军分三路进，嗣武率八营当中路，攻麦市桥，以轻兵伏河堤，燃炮毁贼垒，贼溃走，追及之三巴桥，歼获殆尽。进次无锡城下，贼首李世贤以全军拒战。嗣武身先士卒，怒马突阵，败之谢家桥，又败之荡口。贼退据朱王桥坚守，嗣武出奇兵袭击，擒斩千余，加提督衔。既而克无锡，以提督记名。

三年，会攻常州，破援贼于奔牛镇，攻下宜兴、荆溪，嗣武伤右股。四月，会围常州，嗣武当南门，炮毁城垣，克之。七年，从李鸿章剿捻。畿辅事平。八年，授湖北郧阳镇总兵。十一年，卒，赐恤，谥武慎。

骆国忠，安徽凤阳人。初陷于粤匪，授伪职，知贼必败，阴图反正，常熟久为贼踞，福山与狼山夹江对峙，贼设屯以扼后路，国忠任城守。同治元年，李鸿章莅江苏，兵威日振，国忠因水师游击周兴隆举城剃发降。鸿章令兴隆、国忠选骁健万人，分守水陆要冲，以防苏州窜贼。

福山守贼胡经元、江胜海原约俱降，国忠遣人召之，比至福山，不得入。国忠夜率兵往，令其弟国孝攻其南，自与兴隆攻其北，断贼登舟之路，枪殪贼将侯得龙，贼舟师遁走。经元、胜海杀贼渠数人，率所响部出，与国忠合。国孝越重濠毁贼垒，兴隆等分兵尽拔许浦、白茅、徐泾诸垒，贼将钱寿仁亦自太仓率所部二千诣鸿章降。总兵鞠辉乾率师船泊徐泾，千总袁光政入城助守。十二月，李秀成等以众数万自苏州来攻，连营十余里。国忠乞济师，常胜军五百人自海道往援，而贼由江阴再陷福山，声援隔绝。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张树珊以三千人趋福山，与黄翼升水师并进。福山城小而坚，攻之不下。常熟被围愈亟，国忠敛兵入城，兴隆屯城西虞山相犄角，为死守计。

同治二年，贼以炮坏城东垣，国忠力拒不得入，树云梯缘城，亦击却之。贼增垒堀隧数道，并进城，危甚。会鼎新铭传诸军急攻福山，贼分兵赴援，留者仅数千，国忠乃开城出战，毁贼垒，擒其渠朱衣点。福山既克，诸军来会，城围始解。捷闻，优诏嘉奖，擢授国忠副将，加总兵衔，编降众为忠字八营。会攻江阴，战甚力，既克，赐号劲勇巴图鲁。署京口水师副将，留守江阴。三年，破丹阳援贼，以总兵记名。寻克常州，以积劳伤发，乞假归。

五年，从刘铭传剿捻匪，转战湖北、河南、山东，所向有功。六年，东捻平，以提督记名，赐黄马褂。九年，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调国忠从行。十二年，卒于乾州军中，赐恤，谥勇肃。

论曰：郭松林、李长乐、杨鼎勋、滕嗣武皆由湘、楚旧部改隶淮军，平吴、平捻，卓著声绩。

唐殿魁淮军骁将，惜未竟功。定奎席兄余光，名位转出其上，固有幸有不幸哉。骆国忠智勇坚毅，识时为杰，当时名满江南，成绩可纪也。

清史稿卷四三二　列传第二一九

萧启江，字浚川，湖南湘乡人。少贾于蜀，后始折节读书。咸丰三年，入塔齐布军。四年，从平岳州，克武昌、汉阳、兴国、大冶、蕲州，叙县丞，晋秩州同。

五年，广东贼犯湖南，湘抚骆秉章檄启江募兵协剿，曰果字营，自是独将一军。攻茶陵踞匪，率壮士数十人薄南门，贼自民廛跃出，攒矛环刺，启江手擒数贼，贼莫敢逼。寻会克其城，贼走江西。陷弋阳、兴安。启江偕罗泽南复两城，进收广信，赐花翎，擢同知。

六年，刘长佑援江西，总统诸军，启江属焉，驻师浏阳。贼陷万载，启江大破之楮树潭、大桥、竹阜，遂复万载，而崇通贼复犯浏阳，援贼大至，扑营，启江鏖战败之。蹑至八角亭，毁其垒。会曾国华驰至，偕由洪塘、新昌、上高捣瑞州。前军至登龙桥，击退袁州贼，进攻新昌、上高，拔之，擢知府。进攻袁州，启江与长佑分地扼贼。长佑攻西南，启江攻东北，尽平城外贼屯。城贼惶惧，启江策临吉贼必来援，设伏败之，尽夺其辎重。寻破贼合山，克分宜，加道衔，进攻临江。

七年正月，大捷阴冈岭，斩其酋。贼势以孤，乃潜约抚、建、新淦援贼趋太平墟，犯长佑营。长佑战失利，营陷，贼乘势回犯阴冈岭。部将田兴恕、杨恒升突阵，斩悍酋数人，师从之，贼崩溃，夷其垒四十七。城贼穷蹙乞降，而贼首仍负隅死拒，乃诱其出战，启江挥军疾进，薄城而登，遂克之，擢道员，加按察使衔。长佑寻以病归，刘坤一代之。启江与进攻抚州，连下宜黄、崇仁。抚州贼屯樟树镇，将伺官军渡赣袭临江，启江与坤一回击，大破之。进次上顿，距抚州十五里，筑垒甫毕，贼至，迎击败之。进攻高桥，贼弃城遁，追斩千七百有奇。抚州复，加布政使衔。

九年，贼陷南安，纠众数万犯赣州，踞新城墟及池江诸地。时曾国藩督援浙军，启江率所部从，檄援赣州。启江遣田勇三千诱贼，贼争出赴利，启江摧锋直进，斩级数千。田勇者，江西募农夫防贼，贪卤获，倚湘军无所畏，集者四万。启江曰："众而不整必败。"禁之不可，遇伏果溃。湘军为少却，部将胡中和力战断后，复进败之，平新城墟、池江、小溪、凤凰城诸贼垒，贼退入南安。南安故有二城夹水，贼分屯相犄，军至皆弃而走。启江进屯城外青陇、黄陇，结垒自固，令曰："入城者斩。"有顷，贼果还南城，攻之，败走。启江曰："贼狡而弱，吾直驱之耳！"攀堞以登，贼夺西门走，追杀数十里，赐号额埒斯图巴图鲁。

进信丰，会总兵遮克敦布攻吴家岭，启江率中营进。贼万余来扑，击败之，破先溪桥贼垒，城兵出而夹击，立解其围。时江西郡县皆复。石达开由崇义窜湖南，郴、桂所属皆告警，启江驰防。贼已由永州窜围宝庆，启江自临、蓝趋永州，扼东安，屯白牙市。刘长佑、李续宜解宝庆围，追至白牙，启江会军夹击，擒其酋杨家廷、马继昌于阵。贼窜入广西，陷兴安，尽集悍党大溶江遏追师，遣别贼直犯桂林。启江由全州趋兴安，复其城，攻大溶江，大捷，解桂林围，以按察使记名，移军回湖南。四川军事急，命启江率师往援。

十年春，甫至，以疾卒于军。诏赠巡抚，从优赐恤，谥壮果，湖南、江西并建专祠。其所部留四川，骆秉章用以平贼焉。

张运兰，字凯章，湖南湘乡人。咸丰初，从王珍转战衡、永、郴、桂，积功擢同知。六年，战通城，运兰设三伏，营前斩贼酋张庸忠，擒鲁三元，克通城，又大破贼于崇阳白霓桥，赐花翎。七年，从王珍援江西，迭捷于临江、吉安、乐安、新城、广昌，功皆最。王珍卒于军，运兰与王开化分领其众。吉安贼窥永丰，运兰屡败之，擢知府。又破贼于峡江桥阜滩、狮子山。移军吉水，扼贼三曲滩，相持数日，血战十数次，斩贼渠黄锡昆。渡赣江，破石达开于朱山桥，达开焚屯而遁，遂解永丰围，擢道员。

八年，略定乐安、宜黄，逼建昌，败贼于厚坪。破水南贼巢，分剿南源、里塔墟、刘家坑，直捣谢坑，毁贼垒，斩其酋廖雄篙等，复南丰。建昌之围始合，五月，克之，加按察使衔。贼复犯南丰，击走之，追及新城杭山，降贼众数千。时诏起曾国藩督师规浙江，国藩行次江西，贼已入闽，

疏调运兰及萧启江率所部从。会贼陷安仁，别将失利，运兰进击，大破之，歼贼数千，克安仁，赐号克图格尔依巴图鲁。由杉关进剿破贼顺昌，回援景德镇，战于李村，斩馘二千余，解散千计。

九年，援饶州，败贼于栗树山，克浮梁，加布政使衔。是年秋，粤匪犯湖南宝庆，运兰回援，叠破贼于宜章、星子、市禾洞，追至广东连州，破九陂、石塘、白虎墟贼巢，殄贼逾万，授开归陈许道。十年，曾国藩军祁门，运兰偕鲍超破贼黟、歙。十一年，克休宁，擢福建按察使。再复黟县，尽夷贼垒。时运兰统五千人防徽州，寻移防宁国，值大疫，悍贼麇集，与霆军力拒之。

同治元年，拔旌德。二年，命援广东，捣阳山石莹贼巢，降其众三千，擒巨酋李复猷于连州。三年，赴福建按察使任。时江、浙逸贼众犹十余万，由江西入闽，蹂汀、漳二郡。运兰率五百人趋武平，遇贼，众寡不敌，总兵贺世桢、王明高，副将雷照雄皆战殁。运兰被执，骂贼，支解之。事闻，赠巡抚，予骑都尉世职，谥忠毅。武平及湖南、广东建专祠。

唐训方，字义渠，湖南常宁人。道光二十年举人，大挑教谕。咸丰三年，曾国藩创水师，训方领副右营，嗣改入陆军。从罗泽南克蒲圻，复武昌，又从攻兴国金牛堡。国藩命募常宁勇五百人统之，曰训字营。从克田家镇、蕲州、广济、拔黄梅，进军濯港，败悍酋罗大纲。是夕，贼谋袭大营，训方巡营惊觉，贼退走。明日，攻孔垄街口，训方率壮士踏肩陟高墉，诸军乘之，遂破孔垄。

五年，从泽南援江西，克弋阳、兴安、广信、德兴、浮梁。援义宁贼屯城外鸡鸣、凤凰二山，与城犄角。训方逼鸡鸣山下，督队先登，贼惊溃，乘胜拔其城。从泽南援武汉，克蒲圻，进攻武昌。累擢知府，赐花翎。六年正月，率三百人夜由鲇鱼套至藕塘，夺二垒，又破援贼于豹子海。会襄阳土匪高二倡乱，围府城，巡抚胡林翼令训方偕舒保马队往剿。破贼于峪山，援贼至，又败之。进克樊城，追至吕堰驿，斩女贼宋氏。援宜昌，破贼于南漳，权襄阳知府。

七年二月，川匪刘尚义犯宜城，扬言趋荆门，而使南漳贼袭府城，训方备之，急扼武安堰，贼奔据武安城，进攻之。会都统巴扬阿来招降，训方进剿高二于璩湾，乘雪夜进攻，擒之。而巴扬阿所抚贼复叛，掠郧、房、保山、竹山、竹溪、保康、兴山。训方会陕西军连破之武当山金顶，斩其渠，余贼降。襄郡悉定。先以克武汉论功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授湖北督粮道。陈玉成合捻匪犯蕲、黄，训方自襄阳赴援，连战败贼，进屯张家塝。胡林翼令于蕲州境内建碉卡，训方以二千人守之，贼迭来攻，皆击退，赐号奇齐叶勒特依巴图鲁。调援临淮。寻以李续宾军覆三河，回防湖北，屯陈德园。

九年，会攻太湖，贼围鲍超于小池驿，多隆阿不能救，令训方移军近鲍营为接应。甫至，筑垒未就，为贼所乘，乃退屯新仓。十年，解军事，赴粮道任。未几，连擢湖北布政使。十一年，胡林翼驻军英山，病甚。贼上犯黄州，抵滠口，武昌震动，讹言繁兴。训方处以镇静，诛乱民数人，人心始定，滠口贼亦击退。

同治元年，安徽巡抚李续宜因母丧夺情，请假回籍，举训方自代，命暂行署理。苗沛霖反侧久，遂叛，安徽诸军皆不能制。二年，僧格林沁大军至，始平之。抚循降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雉河集，增立涡阳县。都统富明阿奏劾训方，降调。三年，署湖北按察使，寻署巡抚，授直隶布政使，兼统练军出省防剿。七年，西捻平。请开缺省墓。光绪三年，卒于家。湖北请祀名宦祠。

蒋凝学，字之纯，湖南湘乡人。咸丰初，在籍治乡团。五年，从罗泽南克武昌，奖国子监典簿，六年，率湘左两营从巡抚胡林翼攻武昌。屯赛湖堤，引江水入湖，合长围，进薄城下，平贼垒十余。武昌复，论功擢知县。从克黄州、大冶、兴国，逼九江。七年，分统三营屯北岸陆家嘴，攻小池口，屡战皆捷。都兴阿檄攻童司簿。童司簿背江据湖，通黄梅要隘，贼五六万踞之。至则贼数搏战，凝学坚持不退。寻陈玉成来援，众议退兵，凝学曰："童司簿不克，水师往来失所据，九江之师亦掣肘，势所必争。"请增兵千人，宵济合水师，连日鏖战，破之，平贼垒数十，进克黄梅，擢同知。

八年，会攻九江府城。凝学穴地道迤东而南，地雷发，坏城垣百余丈，从缺口入，歼贼甚众，擢知府，赐花翎。连复麻城、黄安，擢道员。十月，李续宾三河军覆，官文檄凝学间道遏剿。会多隆阿、鲍超击贼于宿松花亭子，破之。贼退太湖、潜山，凝学驻防荆桥。九年，移屯黄州罗田，会攻太湖。十二月，陈玉成大举来援，凝学移军龙家凉亭，与鲍超小池驿之军为犄角，留四营遏太湖

东门，城贼出，击退之。十年正月，鲍营被围急，凝学进援，甫拔营，贼大队来抄，凝学挥军截击，多隆阿率马队应之，战竟日，擒斩二千余。乘胜攻罗山，冲贼垒，诸军合击，贼大溃，加盐运使衔。

十一年，陈玉成复犯湖北，凝学回援武昌县，败贼赤壁山下，复其城。会总兵成大吉等攻黄州数月不下，招降贼目刘维桢，复蕲州，选出众五百人为忠义营，使维桢诈称援军，诱城贼出，击之，遂克黄州，以道员记名，加布政使衔。苗沛霖叛，陷寿州，凝学进屯六安，克霍邱，增募水陆军。苗党姚志声、潘垲等乞降，各圩多反正，授甘肃安肃道。

同治元年，移屯颍州。二年，粤匪李世贤北窜，凝学移军舒城，击败之，又追败之六安，贼引去。苗沛霖复围寿州，凝学回援，破贼于牛尾冈。寿州寻陷，凝学坐救援不力，褫布政使衔，仍驻防颍州。会僧格林沁督师剿沛霖，凝学克霍邱各圩，水师分驻三河尖、临淮关，进破黄梁集，克颍上，收附近城各圩，斩贼党苗呆和、苗呆花，复怀远。沛霖势日蹙，遂走死。

三年，粤匪陈得才等纠众三十万自陕西回窜，图救江宁。凝学屯英山，遏贼金家铺，败之。贼复自麻城犯霍山，凝学退石家嘴，与按察使英翰相犄角，伺贼过狙击，殪千余人，拔出难民数千。英山解严，复布政使衔。进援湖北，收复罗田、蕲水、麻城三县，解蔡家河围。贼复窜安徽，凝学蹑追，沿途袭击，绕出贼前，遏之霍山长岭庵。路险，贼不虞兵猝至，多坠涧死，降者三四万，贼首陈得才仰药死。简降众为步队五营、马队三营，余悉遣散。是年冬，陕甘总督杨岳斌奏调凝学赴甘肃，行次樊城，会霆军哗变。凝学所部亦以欠饷不靖，请于巡抚郑敦谨，借款资遣湘左八营，留忠义营于湖北，自请回籍养病。命两月假仍赴甘肃。

五年，募湘勇二千，号安字营。至西安，巡抚刘蓉奏请凝学屯泾州，兼顾关陇。六月，败回匪于华亭，与提督雷正绾、总兵张在山等约夹击，深入被围，士卒死伤七百余人，总兵周太和、周清贵，副将黄德太等均殁于阵。凝学溃围出，屯平凉，转战而前，至省城，署兰州道。六年八月，回匪犯兰州，守城兵仅凝学所部千余人，登陴固守，屡出奇兵焚贼垒，贼寻退，以按察使记名。八年，署按察使。九年，复署兰州道，擢山西按察使。光绪元年，迁陕西布政使。四年，以病解官，未行而卒。赐恤，赠内阁学士。

陈湜，字舫仙，湖南湘乡人。咸丰六年，曾国荃赴援江西，招湜襄军事，从克安福、万安。七年，进围吉安。国荃奔丧去军，湜代领其众。寻以父忧归。八年，从蒋益澧援广西，克平乐。贼趋桂林，湜率四营遏之于大湾车埠，败之。乘胜铲苏桥垒，从攻柳州，克浔州。

九年，石达开围宝庆，湜募千人出祁阳赴援，与李续宜夹击破之。十年，曾国荃围安庆，使湜总军事。湜规地形，请堨枞阳口蓄水阻援贼，力扼集贤关，从之。贼酋陈玉成来援，阻水，趋集贤关，击破之。十一年，克安庆，自是独领一军。循江而东，会克诸城隘，累擢至道员。

同治元年，从国荃攻江宁，建议先并力九洑洲，断江北接济，先后会诸军击走李秀成、李世贤援众。二年，城围合，湜当西路，克江东桥、七瓮桥、紫金山诸隘，赐号著勇巴图鲁。三年六月，克江宁，湜入旱西门，遇李秀成率死党出走，逆击反奔，寻为他军所擒，以按察使记名。

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捻匪方炽，陈筹防五策，建水师于龙门、砥柱间。五年，捻酋张总愚谋渡渭，湜令水师焚三河口浮桥，督民团备渭北，贼不得逞。六年，命湜驻汾州，节制文武。冬，总愚乘河冰合，窜入山西，七年春，犯畿辅。湜以疏防褫职，谴戍新疆，巡抚郑敦谨疏请留防。冬，陕回将乘隙渡河，屡击走之，诏免发遣。

左宗棠西征，檄湜率五营出固原，断汉伯堡贼南趋河州之道，歼余彦禄余党于罗家峪。九年，金积堡平，复原官。十年，进规河州，宗棠令湜尽护诸将渡洮进攻。连克陈家山、杨家山、董家山诸回堡，逼攻太子寺老巢，破其外濠。十一年，提督傅先宗等战殁，贼乘胜来攻。湜阳置酒高会，密令总兵沈玉遂急捣之，马占鳌穷蹙乞降，缚悍酋狗齿牙子等以献。河州平。

十二年，叛酋马桂源、马本源踞巴燕戎格，湜率军进讨，二酋败遁。湜善视其孥，遂因占鳌来降，数其罪诛之，并斩马五麻诸悍目，赐号奇车伯巴图鲁。四月，逾河收循化。循化撒拉回素犷悍，恃险扰边。湜深入其阻，群回缚悍目马十八、沈五十七等二十余人献军前，缴械受约束。湜规地势，修城设官，分营扼驻，与西宁、碾伯、河州声息相通焉。寻谢军事回籍。

光绪八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调统水陆诸军，兼治海防，驻军吴淞。以私行游燕被劾归。十二年，复出统南洋兵轮，总湘、淮诸军营务，授江苏按察使。二十年，辽东兵事起，诏集旧部防山海关，移屯关外鞍山站。二十一年春，进驻大高岭，遣将援辽阳。和议成，擢江西布政使。命剿甘肃叛回，未行，复驻山海关。二十二年，卒，赠太子少保。

湜从曾国荃最久，后屡蹶，仕久不进。世称为宿将，光绪中，命绘中兴功臣于紫光阁，征集诸将之像，湜与焉。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官黔阳教谕。曾国藩在籍治团练，元度上书数千言言兵事，国藩壮之，招入幕。五年，国藩移军江西，令元度募勇三千屯湖口。六年，移屯抚州，偕江军林源恩合防。与贼相持久之，饷绌，分军克宜黄、崇仁，而贼自景德来援，抚州贼出攻江军营，林源恩死之。元度突围出，移屯贵溪，防广信。

七年，贼二万来袭玉山，守卒仅七百人，元度迎战，断贼浮梁，贼以步队缀军，骑贼趋上游跳水渡。乃回城拒守，被攻两昼夜，元度立埤堄间，弹中左颊。贼忽罢攻，钲铙杂作，知其穴地道，乃掘濠以防，伺其穿隧及濠殪之。贼技穷引去，伏兵邀击，安仁、弋阳、广信皆平。元度先已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至是加按察使衔，赐号色尔楞巴图鲁。

八年，率所部平江军援浙江，败贼玉山子午口。会克常山、江山，授浙江温处道。十年，曾国藩督师皖南，调元度安徽宁池太道，防徽州。至甫三日，贼由旌德纠合土匪散军入绩溪丛山关。遣同知童梅华、都司单绥福率千人往援，败挫。贼趋郡城，元度退走。国藩奏劾，褫职逮治。会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调援浙，元度不待命，回籍募勇八千，号安越军。将行，粤匪犯湖南，巡抚文格留其军守浏阳，偕诸军破贼，请按察使衔并加布政使衔。

会杭州陷，王有龄死，诏左宗棠代之。元度率军入浙，与李定太守衢州，授浙江盐运使，署布政使。国藩以元度罪未定，不听勘遽回籍，复劾革职，交左宗棠差遣。言官再论劾，命国藩、宗棠按治。国藩奏：“徽州之失，元度甫至，情有可原。”宗棠疏言：“杭州失陷，非因其逗留所致。惟落职后求去索饷，不顾大局。”论遣戍。沈葆桢、李鸿章、彭玉麟、鲍超等交章荐其才，代缴台费，免罪归。

同治初，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起剿教匪，以功复原官，擢云南按察使。光绪八年，丁母忧。服阕，补贵州按察使，迁布政使。十三年，卒于官。

论曰：萧启江、张运兰功在江西，在湘军中资劳最深，中道而殒，故恤典特隆。唐训方、蒋凝学转战功多，旧部散亡，再出遂不竞。陈湜、李元度皆踬而复起。元度文学之士，所行不逮其言，军中犹以宿望推之尔。

清史稿卷四三三　列传第二二〇

康国器　李鹤章弟昭庆

金国琛，字逸亭，江苏江阴人。咸丰中，以诸生谒罗泽南于江西，使参军事。每出战，部伍严整，仓猝犯之，屹然不乱。转战弋阳、广信、武昌、黄州，累功擢知县。

七年，李续宾代泽南，使总理营务。率师会袭湖口，克之。进复彭泽小姑浒、泰坪关，击退援贼，晋秩同知直隶州。八年，从克九江，窥安徽，下太湖、潜山、桐城。续宾战殁三河，国琛与其弟续宜招集散亡，劳徕抚慰，重申纪律，军势复振。

九年秋，石达开犯湖南，围宝庆。国琛从续宜赴援，毁田家渡贼垒，又败贼贺家坳，斩悍贼胡德孝，贼走广西，擢知府。其冬，胡林翼、曾国藩规皖，精兵猛将萃于潜山、太湖。陈玉成纠众数十万，结捻匪龚瞎子围鲍超于小池驿，救兵迭失利。先是林翼以国琛行军善规地势，令率十四营冒雪趋天堂备援。至事急，乃出高横岭，屯仰天庵，俯视贼营，皆在目中。贼骤见旗帜，大惊。

十年正月，贼乘雾登山来犯，国琛挥军突起蹦之，合山下军奋击，斩馘逾万，乘胜克潜山、太湖。林翼疏陈：“非鲍军之坚忍，不能久持。非国琛之出奇制胜，不能转危为安。”论功，擢道员。十一年，粤匪复犯湖北，国琛驰援武昌，连复孝感、云梦，进攻德安。贼酋马融和死斗，卒以长围

克之，加布政使衔。寻授湖北安襄郧荆道，仍兼治军。樊城地冲要，商贾所集，督军士筑土城，不烦民力，赖为保障。时捻匪西扰关中，命国琛率师赴援，以郧西戒严，留未行。

同治元年，马融和以众六万围南阳，国琛越境往援，力战解城围，拔出难民数万。巡抚严树森忌之，劾其不遵调度，以同知降补。二年，曾国藩调统义从营，击贼徽州，屡捷于豹岭、佛岭、黄傅口、小溪。皖南肃清，复原官，补甘肃巩秦阶道，以母老假归。光绪元年，起复广东督粮道，擢按察使。五年，卒于官。

国琛以儒生治军十余年，坚苦踔厉，号为名将，居官亦有政声。

黄淳熙，字子春，江西鄱阳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湖南即用知县，历署绥宁、会同。刚直为时所忌，引疾闲居。咸丰三年，巡抚骆秉章廉知其贤，使强起之。咸丰七年，署湘乡，有异政。寻丁父忧。鄱阳方陷贼，移家于湘乡，曾国藩方起督浙江军，辟参军事，不就。

九年，石达开犯湖南，秉章檄淳熙募勇千六百人防省城，时出剿贼。达开由宝庆窜踞岭东，分党犯江华，淳熙破之于挂勾岭，遂夜袭岭东贼营，蹑至江、蓝，歼殪甚众。进剿贼党赖裕新，乘雾败之，破杉木根、黄马寨而还。十年，达开党众四出，淳熙转战于永、道、绥、靖诸州，复宜章、桂阳。前后三十余战，皆捷，累擢知府，以道员记名。所部曰果毅营，增至三千人。

骆秉章奉命赴四川督师，湘军名将劲兵多从曾国藩、胡林翼，刘蓉荐淳熙兵精善战，秉章遂以淳熙与刘岳昭从行。至荆州，岳昭复留，独淳熙以所部当军锋。分道溯峡上，次万县，闻顺庆被围，率师赴援。五月至，贼走定远，追之，距定远二十里，望贼屯城西南，连十余里，城东北江水环绕，贼方造浮桥渡水。淳熙分三路进，遇贼即前搏之，掷火焚其屯，贼大乱争走，二十余垒悉溃，擒斩数千。歼首贼何国梁，解散胁从万余人。贼党彭绍福率众千余屯东岸，收集溃贼，窜二郎场，淳熙锐进，欲一战平之。二郎场在山中，羊肠曲径，通遂宁两路，均为涪江阻。别贼朱甲众数千由青冈坝至，四路设伏。淳熙遣侦不见贼，五鼓师行，＜□号辶＞贼燕子窠，击走之，逼二郎场。贼分两路绕山麓上，淳熙知有伏，令诸营左右搜捕，自率中军策应。兵分，伏贼起，遍布山冈。官军走田塍，泥深辄陷。淳熙率亲卒拒战，被围，策马突阵，陷淖中，弃马，手刃十余贼，中矛仆，拥至场，支解燔之。贼慑其军勇猛，不复追，余部整队还，贼亦遁走。

淳熙虽战殁，湘军之威因之顿振。诏赠布政使，赐恤，加赠内阁学士，谥忠壮。

吴坤修，字竹庄，江西新建人。捐纳从九，分发湖南。道光二十九年，赈湘阴水灾，勤于事。从剿李沅发，以府经历、县丞补用。咸丰二年，粤匪犯长沙，以守城功擢知县。曾国藩创立水师，坤修司军械。

四年，水师攻九江，入鄱阳湖，为贼所阻不得出，令坤修单骑往南康，导往吴城、南昌。五年，率舟师防瑞丰，以父忧归。既而武昌复陷，坤修从罗泽南援湖北，复咸宁、蒲圻、崇阳、通城，累擢同知，赐花翎。进规武昌。

六年，江西军事不利，胡林翼令坤修领新募军曰彪字营，会湘军援江西。复新昌、上高。由新昌取道罗坊攻奉新，梯城而登，贼死守不能拔，乃先下安义、靖安，后萃军奉新。时江西饷绌，坤修倾家赀，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

七年春，克奉新，累擢道员。寻授广东南韶连道，仍留军，克瑞州。是年冬，东乡师溃，被劾褫职。九年，驻师抚州。江西巡抚耆龄檄督办抚、建、宁三属团练，始立团防营，驻贵溪。移德兴，出援徽州。十年，克建德。秋，徽防军溃，坤修方假归，其弟修敦摄军事，守岭外郭村。调回江西，曾国藩令守湖口，而巡抚毓科檄援建昌。贼由金谿窜东乡，坤修自抚州迎击于邓家埠，大破之。贼复出贵溪窜安仁，遏之不得渡河，乃窜德兴、万年，将扰景德镇。坤修由饶州驰援景德，以固祁门大军后路。会贼由建德上犯，国藩令援湖口。坤修且战且进，先贼至，城恃以完，加盐运使衔。

同治元年，李秀成自苏州援江宁，分犯芜湖，会军击却之，又会克金保圩、高淳、溧水及溧阳、东坝各要隘，遣散降众数万。三年，加布政使衔。江宁克复，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徽宁池太广道，授安徽按察使。五年，署布政使。六年，巡抚英翰驻颍州，出境剿捻，坤修转输饷运，未尝迟乏。七年，署巡抚，实授布政使。东捻平，请假回籍补终父母丧。九年，回任。

十一年，卒。巡抚英翰疏陈其战功政绩，赐恤，赠内阁学士。

康国器，初名以泰，字交修，广东南海人，少为吏员。道光末，从军，以劳授江西赣县桂源司巡检。咸丰初，粤匪犯江西，土寇蜂起，国器募死士三百，赣南道周玉衡檄击贼乌兜、良口，克万安。造船三十艘，习水战。六年，从克饶州，累擢知县，署南城。石达开陷瑞、抚、临、吉四郡，国器从克樟树镇，连战瑞州、临江、铅山、安仁，擢同知。十一年，广东巡抚耆龄檄剿阳山贼。贼踞蓝山，地阻绝，负隅十余年。国器缘崖历涧出贼后，破石栅九，夺炮台，毁其老巢。遣子熊飞单骑说降剧贼练四虎，其魁梁柱走猪头寨，穴山攻获之。进军赫岩，擒贼渠周裕等。蓝山平，擢知府。

同治元年，援浙，从蒋益澧围汤溪，明年春，克之，擢道员。三年，克余杭，功最多，授福建延建邵道，始专统一军。粤匪汪海洋犯闽，陷武平、永平，李世贤踞漳州、龙岩与之合，旁郡县多没于贼。左宗棠议三路进兵，国器自请当龙岩。进军雁石，令熊飞壁铁石洋，三战薄城下，破其众数万，并败古田援贼。

四年正月，遂克龙岩。贼走永定，分踞苦竹、奎洋，势犹炽。国器进击苦竹，乘夜大雾，火贼营，破二十余垒，海洋以悍党来援，败之于东阮，又败之大溪，乃窜广东大浦境。未几，海洋复犯永定，国器驰毁罗滩桥。贼分七路来扑，海洋自阵狮龙岭，所部皆死党，旗帜遍岩谷。国器曰：“贼情锐尽萃于此，若摧之，余众必奔。”乃坚壁深沟，伺怠出击。先破其伏，分道猛进，斩馘数千，尽获其军实，海洋跳而免。时漳州亦下，李世贤西遁，遇国器于塔下，纵兵击之，降其众二万人。海洋走广东，踞镇平。国器进壁镇平东南高思塘，分军扼程官埠，贼数来犯，却之。国器知海洋将袭高思而虚攻程官埠，乃戒程官军勿为动，设伏两山间。海洋果率悍党来扑，诱入，伏突起，枪毙其枭汪大力、黄十四，海洋伤腕，阵毙及堕岩涧死者无数。胡瞎子攻程官，亦败走，寻克镇平。十二月，会诸军击贼嘉应，海洋伏诛，余孽悉平。

五年，擢按察使。七年，迁广西布政使。十年，护理巡抚。十一年，内召，以疾归。光绪十年，卒。左宗棠疏陈战绩，请恤，格于吏议，特诏允之。

国器治军能以少击众，常伤足而跛，军中号康拐子，悍贼皆畏之。子熊飞，积功至浙江候补道，勇而有谋，常为军锋。国器数获奇捷，实资其力云。

李鹤章，字季荃，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鸿章弟。诸生，从父兄治本籍团练，屡出战有功，以州同用。咸丰十一年，从克菱湖贼垒，复安庆，擢知县，赐花翎。

同治元年，从鸿章援江苏，常率亲兵佐督战。北新泾、四江口诸役，功皆最。又攻枝福山、许浦海口贼垒，招降常熟踞贼钱森仁。鸿章引嫌，奏捷不叙其劳，特旨询问，命一体议叙，以知州用，加四品衔。二年，会克太仓，规苏州。分诸军为两路，其进昆山一路，以程学启为总统。由常熟进江阴者，鹤章督之。迭战于常熟之王庄，江阴之南溷、北溷、顾山，毁贼垒，破援贼，会克江阴，擢知府。进攻无锡，踞贼黄子隆死守，李秀成屡来援。及苏州既克，溃贼亦麇聚，鹤章督水陆诸军力战克之，以道员记名简放。诏嘉鹤章：“能与兄同心戮力，为国宣勤。此次未行破格之奖，为鸿章功不自私，俾得报劳将士，鼓舞众心。指日常州、金陵次第奏捷，克成全功，更当与郭松林、刘铭传等同膺懋赏。”鹤章进趋常州，与刘铭传会攻，破援贼，解奔牛之围。

三年四月，克常州，赐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是年冬，曾国藩调其军赴湖北。四年，以甘肃回乱棘，命赴本任，鹤章以伤发未行。寻疾甚，国藩为奏请开缺，留襄营务。未久，乞病归，遂不出。以捐助山西赈金，加二品衔。光诸六年，卒于家。曾国荃疏陈：“李鸿章平江苏，鹤章与程学启各分统一路。请将战绩宣付史馆，于立功地建专祠。”允之。子经义，官至云贵总督。

弟昭庆，初从曾国藩军，淮军既立，国藩留五营，令昭庆领之，驻防无为、庐江。同治元年，从鸿章至上海，解常熟围，克嘉兴、常州，皆在事有功。四年，国藩督师剿捻匪，昭庆总理营务，统武毅、忠朴等军。及鸿章代国藩，令赴前敌击贼，驰逐鄂、皖、东、豫之间，累擢至记名盐运使。捻匪平，留防江、淮。十二年，卒，赠太常寺卿。

吴毓兰，安徽合肥人。咸丰十年，粤、捻合扰皖北，毓兰以从九品偕兄毓芬集团练助剿凤、颍间，从解寿州围，擢县丞。

同治元年，李鸿章率师援上海，毓兰从军东下，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青浦、金山，皆与有功，擢知县。二年，克嘉定，解北新泾、四江口之围，加同知衔，领华字副营。击贼吴江八斥、牛尾墩、同里等处，进克平望、黎里，调守嘉善。

三年，率所部从总兵程学启攻嘉兴，战于合欢桥。毓兰率枪船冒险渡河，先破贼卡，绕出贼营后立拔之。进抵城下，贼以巨炮拒河口，学启被伤，毓兰率先锋攻益厉，掘河口架桥济师，昼夜环攻，轰陷城垣百余丈。贼死抗不下，贼酋黄文金自湖州来援，力击走之，遂克嘉兴。毓兰缘梯先登，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调守溧阳，降贼屯城中，势岌岌，突有金坛贼至，毓兰与兄毓芬议乘贼初至破之，设伏以诱。贼败走乌鸦岭，毓兰与毓芬两路夹击，擒斩无算。穷追至建平境，阵斩贼目林得英、黄有才，擒黄金龙。溧阳既定，调守长兴。时大军已破湖州，毓兰侦贼将窜泗安镇，与毓芬夜率健卒八百冒雨疾走，潜渡观音桥，贼不意兵至，弃粮械而走。追至泗安，降者数千，叙功擢知府。四年，调守扬州，移庐州。五年，回屯扬州。追论平浙西功，以道员选用。

六年，捻匪赖文光败窜至扬州，为毓兰所获，以道员记名简放。七年，寻加布政使衔，十年，李鸿章调充海防营务处，管天津机器局。光绪六年，授天津河间兵备道。滨海多盗，毓兰按名捕置诸法。修南运河、子牙河堤，及千里堤湾，静海、军粮城河道，兴水利。八年，卒，优恤，附祀曾国藩天津专祠，扬州建专祠。

论曰：金国琛为罗、李旧部。黄淳熙后起，独立一帜，虽非楚籍，并为湘军名将。淳熙战胜殒身，国琛遭忌铩羽，皆未尽其才。吴坤修、康国器起于令尉，功施烂然。李鹤章才绩出众，堪膺大用，后竟不出。吴毓兰以擒获巨憨显名。功名之际，遭际固难测哉！

清史稿卷四三四　列传第二二一

刘郇膏　朱善张子之榛

黄辅辰子彭年

沈棣辉，字奏笺，浙江归安人。少游淮上，为河督麟庆司章奏。道光中，纳资为广东通判，补广州永宁通判。擢黄冈同知，以功晋知府，补韶州。

咸丰二年，调署廉州。时岭峤群盗并起，李士奎、颜品瑶、黄春晚等分踞钦州之那彭，灵山之林墟，众数十万。棣辉至，出贼不意，率兵二千掩入那彭，歼之。急分千人趋林墟，贼空壁出关，棣辉已由间道入其巢，遂连克旁近诸贼垒。博白贼刘八伺隙袭廉州，驰还，遇贼五里亭，令列阵以待。贼疑有伏，稍引去，呼噪乘之，贼大溃。休兵十日而进，又歼贼灵山早禾涌，追至广西横州，斩刘八，廉州平。

总督徐广缙驻梧州，剿艇匪，檄棣辉出郁林，援浔州。贼舟数百围城，攻甚急。遣卒梯而入，约期会战，伏兵两岸，纵火焚贼舟，与城兵夹击，大破之。督诸军穷追，梧州水师邀击，沉贼舟无脱者。论功，加按察使衔。时广西贼窜湖南，徐广缙督师移剿，棣辉随参军事。广缙罢，叶名琛督两广，调棣辉回广东治军需。先已授广西左江道，至是调肇罗道。

四年，署广东盐运使。陈开者，广州匪首，倡乱踞佛山。群贼何子海、豆皮春、李文茂等应之，踞石门金官窑为犄角。连陷数十州县，环省皆贼垒。贼渠陈光龙屯河南岸，何博奋海艇千余踞省河，道路梗塞，外援皆绝。名琛悉以军事付棣辉。选精锐四千人，以二千驻流桥、西山庙，为两翼。以千人伏城中，出小西门分布要害，多张旗帜为疑兵。贼四面薄城，城内发炮中贼，阵乱，纵兵击之，斩级千，贼自是不敢近城。至十一月，围未解。棣辉谋于众曰："今外无援兵，内无积储，闻贼中因争食内携，急击不可失！"乃自将千人出攻小港桥贼垒。日晡未下，忽见贼营火起，呼曰："贼破矣！"士卒皆奋，克之。乘胜进攻佛山，值大雾，贼不虞其至，连战皆捷，遂复佛山。闻东莞水贼由石门犯省城，还军救之。至黄竹岐，贼船数千，官军仅数百艘，又居下风，势甚危。棣辉祷于南海神，俄而反风，令裨将何高汉驾艨艟冲入贼阵，碎其乘舟，大破之，杀贼万余，俘数千，溺死者无算。危城获全，又分兵歼贼酋黄福于谭州。五年，复顺德、清远、英德。贼围韶州城已年余，至是闻援

兵至，遁。南北路悉平，擢按察使。

六年，擢贵州布政使，未之任，卒。赐恤，赠内阁学士。棣辉以文吏治军，明赏罚，均甘苦，尤能知人。剿刘八时，招抚冯子材，后立大功为名将。何高汉乃贼何博奋之弟，推诚驭之，赖以成省河之功。廉州、浔州、广州三战，皆履险犯难，卒得大捷，尤为时称云。

邓仁堃，字厚甫，湖南武冈人。道光五年拔贡，以知县用，发四川，历署梁山、江油、洪雅。补綦江，调富顺。荐卓异，以忧归。服阕，入资为知府，补江西南安，调署广信。所至皆有政声，署督粮道。

咸丰二年，粤匪趋湖南，仁坤请修省城，筹守御。三年春，贼由武汉蔽江下，九江不守。巡抚出防，民争迁徙，仁坤谕令安堵。上守江议，请增兵扼湖口，又条上城守事宜，实授督粮道。五月，贼犯江西，会江忠源师抵九江，仁坤请巡抚疏调，且遣使迎其师。忠源至，入任城守，与仁坤语合。巡抚张芾倾心倚任，曰："战问江君，守问邓君！"地雷屡发坏城，皆以力战获完。仁坤欲出奇计焚贼舟，以鄱阳知县沈衍庆忠果有谋，令率所部千人备草船藏火药，约期袭贼，议阻未果。仁坤改粮船数十艘为炮艇，募卒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自夏徂秋乃引去。仁坤曰："贼未受大创去，祸未已也！"亟请大修城以备，乃督工建炮城、炮台，城上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了望楼皆备，浚环城濠深广各三丈，筑临濠炮台，甃石为堤闸，用银十四万有奇，守御之具可恃。

五年，贼自湖北犯义宁，仁坤令道勇五百人往援。会赣州知府率勇二千至，仁坤请令驻义宁。巡抚陈其迈令防饶州，仁坤曰："义宁扼三省要冲，官民频年固守。团防为江省最，若弃不救，后将不能责官以守城，责民以团练。"力请改援，不许，仅以二百五十人往助守。中道遇贼，溃，义宁寻陷。未几，罗泽南师至，仁坤固请往攻义宁，为措饷十万济之，泽南寻克其城。

十月，贼陷瑞州、临江，围吉安，下游贼复萃九江、湖口，南昌大震。仁坤添募捍卫、保卫军，城备益严。曾国藩令副将周凤山率三千五百人规临江、瑞州，战胜樟树镇。时按察使周玉衡孤军守吉安，仁坤请檄凤山乘胜援吉安。众议倚凤山蔽省城，仁坤争曰："贼知城高池深难卒攻，必为翦枝及本之计，先扰郡县，使会城孤立，然后大举而攻之。若悬赏二万金，周军必贾勇以解吉安围，瑞、临皆可复。吉安失，则抚、建必相继不保，驯至全省糜烂，会垣且坐困矣。"终不听。六年正月，吉安陷，周玉衡死之，凤山军溃于樟树镇，抚州、建昌亦陷，南昌属县并为贼蹂。仁坤兼署按察使、布政使。

子辅纶，偕同知林源恩同率平江勇三千余人，益以宝勇、志同军进规抚州，复进贤。国藩亦檄李元度率勇四千自湖口移师会之，复东乡，两军合破贼河东湾。攻抚州久不下，援贼骤至，营陷，林源恩死之。学政廉兆纶劾辅纶枭司子，不应与兵事，并劾仁坤办城工不实，事下国藩及巡抚文俊按治，坐修城时未先请勘估，降五级调用。国藩疏言："仁坤所承修为南数省第一名城。七郡并陷，省垣终保，不为无功。"仁坤既归，输谷三千石助军。十年，协守武冈，以功议叙。同治五年，卒。

余炳焘，字吟香，浙江会稽人。道光元年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期满，以知县用，分发陕西。补清涧，调＜㘝执皿＞厓，又调渭南。回人马得全等谋不轨，亲入其巢捕之，置诸法，擢河南怀庆知府。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窥开封，遂渡河围怀庆。时郡城兵仅三百，炳焘选团勇三千人登陴固守，募敢死士缒城下砍贼营，又潜毒城外汲道使自毙。贼以地雷堕城者三，皆击退。一日，雷雨中炮火蝟集，危甚，天忽反风，贼燔死者众，势顿沮。贼于近城树木栅，以断内外，为久困计。山东巡抚李惠先赴援，既而援军四集，诏大学士讷尔经额督师。围久，城中粮渐不支，炳焘素得民心，激以忠义，括粮节食，人心不涣。屡诏促战，都统胜保、将军托明阿等迭败贼，贼始入山西窜，凡被围五十八日乃解。特诏褒奖，赐花翎，以道员用，擢陕西凤邠道，寻改授河南南汝光道。未几，就迁按察使。大河南北以防匪倡联庄会，遇警相救。及贼去，聚而不散，莠民恃众抗官。

四年，禹州、郑州、密县叠肇变，围城、焚署、纵囚、掠绅民。巡抚英桂出防信阳，咸请两司奏闻待命。炳焘曰："贼虽众，皆乌合，志在剽掠，无纪律。速临以兵，必惊溃，解散其党。不久魁渠可缚也。若请朝命，迟将蔓延！"遂亲率兵七百、勇五百驰往，剿抚兼施，事即定。寻署布政使。

捻首张洛行扰归德，命炳焘往剿，攻雉河集，解亳州围，又潜入永城，击走之。既而归德又有警，炳焘驰救，而他军遽退，贼遂东逸。炳焘染病，特旨予假治理，不开缺。七年，卒。怀庆请祀名宦祠。

栗耀，字仲然，山西浑源人，东河总督毓美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恤荫，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至则汉阳再陷，行省未复，督抚皆寄治军中，委耀综理营务。

四年，从大军复武汉，未几，贼大至，城复陷，六年，始复。叙功，晋秩道员。耀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所器，令管厘税粮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仍留署任，兼督钞关。军饷皆仰资盐榷，耀综核严密，税入羡余，悉籍入公。修战舰，增军屯，水陆战守皆有备。

十一年，贼逼施南，耀请重兵，复集民团，守山险。贼合川匪分掠宣、咸诸县，施南协副将御之，遇伏，一军尽没。会刘岳昭军至，与郡兵夹击，贼大创，窜归。松滋人马钲者，挟左道惑人，众至数千，密通贼，官军擒斩之。耀料贼不知钲死，必复至，集水陆军密为备。贼果趣夔州，遇官军辄败，及知马钲已诛，遂大溃。水陆合击，俘斩万余，自是川匪无敢犯楚境。会大雨，荆江暴涨，啮攻万城堤。耀督兵民备畚挶，储土石，立泥淖间躬视板筑，信宿堤上，事定乃还。

在荆州四年，政教大行。署按察使，兼摄布政使，甫逾月，授湖北按察使。耀以其父毓美曾任是职，乃颜其堂曰诵芬。同治元年，擢布政使，未任，卒。

朱孙贻，字石翘，江西清江人。入赀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皆有声。三十年，署湘乡。漕务积弊，屡酿巨狱，孙贻莅任，乡民方麇集环噪。孙贻令曰："新漕限迫，骤改章，弗及。来年当为若剔朘削弊，敢煽动浮言者罪之。会匪切近灾也，亟缚献！"众唯唯散。叠捕盗魁陈胜祥、刘福田等置之法。稔知邑士之贤者，举罗泽南孝廉方正，县试拔刘蓉冠其曹，延王珍襄幕，于康景晖、李续宾、续宜皆奖勖之。广西匪炽，孙贻集众曰："贼势未易殄，北窜，湖南当其冲，欲卫闾里，非团练乡兵不可。"王珍等曰："谨奉令！"总督程裔采防衡州，孙贻以策干之，不省。会匪骤起，偕刘蓉、康景晖往捕。孙贻中弹，裹创战于湖洞，擒贼目王祥二、熊聪一，王珍复捕贼百余，槛致总督行营，前后七百余人。

咸丰二年，洪秀全连陷道州、江华、永明、桂阳、郴州。孙贻集团丁分三营，以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干副之。王珍领左营，杨虎臣、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罗信南综粮糈，谢邦翰治兵械。推古人阵法，制为起伏分合，湘军纪律自此始。长沙围未解，王珍、康景晖、赵焕联分驻要隘，罗泽南、易良干防县城，伏莽蠢动，即时捕灭，县境肃然。

三年，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令王珍、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四年，孙贻率团破安化蓝田贼，擢郴州直隶州。江忠源奉帮办军务之命，与曾国藩议援江西，令孙贻率湘军赴之。罗泽南领中营，易良干领前营，谢邦翰领右营，康景晖领左营，杨虎臣领后营，罗信南领亲兵营，共三千人，至南昌，战永定门外，大破贼。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穷追被戕，孙贻哭之恸，以李续宾代领右营，罗信南兼领前营。吉安土匪邹恩隆应贼，孙贻扼樟树镇，分军令泽南、续宾及刘长佑剿平之。南昌围解，凯旋，加知府衔，擢宝庆知府。谕才俊，严保甲，惩积匪，一如治湘乡时。捐寺观资产制旗械军火，募战士千人，发义仓、常平储谷充饷，亲历各乡训练，捕新宁山门团匪诛之。

五年，粤匪陷东安，率千人偕副将联霈驰扼五峰铺，贼不敢犯。衡阳土匪起，出境平之。六年，骆秉章疏荐人才，记名以湖南道员简放。寻以治防功被优叙。八年，劳崇光调赴广西，假满未出，降一级调用，仍治湘、宝团防。十年，会刘长佑克广西柳州，开复处分，赐花翎，加按察使衔。骆秉章赴四川督师，奏调孙贻总理营务。同治元年，擢授浙江盐运使。秉章奏治川省团练，孙贻与秉章左右议不合，引疾请罢。命力疾赴陕西佐理多隆阿营务，以病辞，终不复出。光绪五年，卒。

史致谔，字士良，顺天宛平人，原籍江苏溧阳。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末，出为江西广信知府。

咸丰元年，署南昌。三年，粤匪犯江南，九江戒严，南昌讹言四起，城门昼闭，致谔请开城以安人心，寻回广信任。贼陷饶州，致谔募勇号信新军，因险设防，与浙军为犄角。四年，调南昌。

江西诸郡行淮盐，惟广信行浙盐。军兴，盐监不至，致谔议借销浙引，以余息充饷，名曰："饷盐"。从之，即以致谔襄其事。年余，销引逾常额，江、楚及浙皆利之。贼陷武宁，致谔率信新军赴剿，迭挫贼于紫鹿岭、巾口、火炉坪、箬田，复武宁。是年冬，南昌戒严，援师大集，主客军不相下。致谔协和将吏，客军二卒持刀扰质库，立斩以徇。五年，兼署盐法道。寻以母忧去官，留襄军事。九年，服阕，命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

同治元年，署宁绍台道。宁波自前岁陷于贼，资洋兵之力复城，方谋画曹娥江而守。寻以法总兵马笋思所部与广勇互斗，广勇溃，贼乘间窜慈谿、奉化。致谔至，慈谿已陷，激厉民团登陴固守。与英总兵＜□口丢＞乐克、税务司法人日意格推诚相结。以美兵官华尔忠勇可用，介以相见，令攻慈谿，以驻余姚之洋兵及同知谢采璋团勇应之。慈谿贼分扰鄞县境，及半浦，而嵊县、新昌贼复大举犯陈公岭。华尔克慈谿，中炮殁于军。陈公岭不守，奉化复陷，郡城又警。致谔乞饷于上海，令都司杨应龙募忠勇军，绅士李谔招大岚山义勇，又以广勇溃散，虑为贼用，招之回。令洋将布兴有、布良举，守备张其光分统之。部署甫定，贼由间道犯郡城，天雨阴霾，勒兵以待，伺贼懈出击之，分兵兜剿，连捷于横溪、石桥。进薄奉化，杨应龙率死士以梯登城，下之。

时致谔已实授宁绍台道。奉化窜贼复勾结上虞贼分道犯慈谿、余姚。致谔以贼众兵寡，分援则力弱，议直捣上虞，贼必还救，因出师渐远，郡城饷事不能兼顾，乃请巡抚疏免前署道张景渠罪，责其专任兵事。连复上虞、嵊县、新昌，增军万人，进规绍兴。二年，复之。进克萧山，与大军会于钱塘江，浙东以平。巡抚左宗棠奏减杭、嘉、湖三府漕赋，致谔上书言："蠲赋惠政，减正额尤当革浮收，各县情形各异。当择大者奏咨，余并著为省例，以尽通变之宜。"三年，以筹饷功，加按察使衔，赐花翎。先以衰老乞归，未允，至是原品休致，卒于家。

刘郇膏，字松岩，河南太康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苏即用知县。咸丰元年，署娄县，有政声。三年，粤匪陷江宁，杨州、镇江相继失守。会匪刘丽川倡乱踞上海，附近川沙、南汇、嘉定、宝山、青浦诸厅县并陷。巡抚吉尔杭阿檄郇膏随营剿贼，郇膏率漕勇三百复嘉定，权知县事，选丁壮严守望，稽保甲，籍游民，民心大定。叙功，加同知衔，赐花翎。补青浦。

八年，调上海。租界华洋杂处，数构衅，郇膏争执是非，不为挠屈。有招工诱逼出洋者，亲登舟搜获，并追回已去者，民感之，洋人亦帖服。苏、杭既陷，上海孤悬贼中，郇膏练民兵，四乡设二十局，以资保卫。贼首李秀成陷松江，进犯上海。登陴坚守十余日，贼不得逞而去。时大吏萃居上海，或议他徙。郇膏曰："沪城据海口，为饷源所自出，异日规复全省，必自此始。奈何舍而去之？"

十一年冬，贼复陷浦东诸厅县，大吏檄郇膏往援，郇膏曰："贼势张甚，宜守不宜战。"弗听，率练勇、乡团出战，果败，乃专议守。治行上闻，加道衔，以知府用。擢海防同知，超署按察使。寻实授，命署布政使，异数也！李鸿章督师至，命总理营务，馈运无缺，兼协济江宁大营，两军月饷二十万，悉取给于上海。浚吴淞江以通运道，招集流亡，通商惠工，善后诸事，次第举行。寻命护理巡抚，丁母忧。

同治五年，卒。赠右都御史，上海建专祠，祀苏州名宦。

朱善张，字子弓，浙江平湖人。诸生，授桃南通判，升里河同知。咸丰九年，擢淮徐杨海道。粤匪、捻匪时扰江北，奸民乘时蜂起。善张常在行间，剿幅匪于海州、沭阳，歼其渠，赐花翎，加盐运使衔。捻首张隆据浮山，令水师伏临淮焚其舟，又却之小溪。粤匪陷天长，扑蒋坝，善张驰援，殪其酋，赐号库木勒济特依巴图鲁。善张方驻扬州，陈玉成来犯，攻城，发巨炮击之，贼结坚垒为久困计。援师集，败之七里店，追越仪徵以西，扬州获安。寻贼复麇至，连营至司徒庙。善张昼夜守陴，时出杀贼，贼卒不得逞，引去。十年，捻匪陷清江浦，率师克之，筑圩寨为善后计。

同治元年，调徐州道，兼管粮台，用坚壁清野法防捻匪。从僧格林沁攻孙疃老巢，破之枣沟。二年，苗沛霖叛，陷寿州，围蒙城。善张知蒙城饷绝，输粟助之。苗沛霖伏诛，湖团之乱起。湖团者，始议招流民开微山湖，自沛县至鱼台，户数万，争利亡命，迁迹其中。三年，新团痊匪杀掠沛县刘民寨圩，善张会兵剿之，未竟，疽发背，卒。赠右都御史，赐恤。

子之榛，以荫授官，补苏州府总捕同知。历以海运叙劳，晋秩道员。官江苏凡四十年，管厘务

最久。精于综核，以剔除中饱为职志，地方利病，无不洞悉。署督粮道，历署按察使十二次、布政使二次，大吏倚之。忌者众，屡被弹劾，按治皆得白。光绪二十五年，清厘田赋，岁增漕粮十五万石、丁银二十万两。二十六年，海防戒严，省城狱囚谋变，之榛方署臬篆，出情实者骈诛之，事乃定。宣统元年，授淮扬道，未任，卒。

黄辅辰，字琴陽，贵州贵筑人，原籍湖南醴陵。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遇事侃侃持正论，屡忤上官，不少屈，时称“硬黄”。

咸丰初，以知府分山西。会贵州乱作，遽归倡团练，修碉堡，积谷省城二万余石，抚清水江诸苗，平巴香乱，以功晋道员。寻赴山西，署冀宁道。饷绌，议加厘捐，辅辰谓晋人皆贾于外，山多地瘠，非他行省比，不宜病民。争之不得，则请蠲苛细，取大宗，及不切民生日用者。户部设宝泉分局于平定州，就铸铁钱。滞不行，则令分销诸郡县，几收息银三万解部。辅辰谓：“京师用铁钱以济铜币之乏，山西勿便也。今行各县，议令交纳钱粮，以三万之微利，妨数百万之正供，利一而害百。即专行平定一州，日积日滞，其患滋大。”议上，遂罢之。

九年，调赴直隶军营，察海口形势，请以重兵扼北塘，当事迂其言，不用，寻乞假去。至四川，依总督骆秉章。陕西自回乱，地多荒芜，巡抚刘蓉议兴营田。辅辰书陈方略，采官私书为《营田辑要》三卷，大旨在用民而不用兵，与民兴利，不与民牟利，蓉疏荐之。五年，授陕西凤邠盐法道，任以西安、同州、凤翔、延安、乾州、邠州、鄜州七属营田事。辅辰建议谓：“关中土旷人少，非招徕客民，事末由济。然耕牛、籽种、农具、棚舍，官不能给，民不乐趋也。莫若即以地界之，薄收其租，亩二斗为差，六年后给券，使世其业。虑田无限制，赋无定则，吏得以意高下为民患，当先正经界，略如古井田法，量地百亩为区，编列次第，书赋额于券，视土肥瘠别等则上下授之。凡领垦者以先后为次，十区为甲，十甲为里，置长焉。里长总十甲租课，岁输之官，凡移徙更替事皆责之。别授田六亩，俾食其入，为庶人在官者之禄，而官总其成。”令下，民皆便之。复定考课举劾法，策奉行不力者。期年，凡垦田十八万余亩。时军事急，赖所入租麦以饷之。又拨产给书院、义学、养济院、育婴堂、种痘局及灞岸堤工、渠工，诸废皆举。寻卒，祀名宦。

子彭年，字子寿。举道光二十五年会试，逾两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随父在籍治团练，后入骆秉章四川戎幕，数有赞画功，不受保荐。同治初，刘蓉延主关中书院。久之，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主莲池书院。当光绪中，法、俄边事迭起，侍从近臣多慷慨建言，彭年虽不在朝，负时望，中外大臣密荐之。八年，擢授湖北襄郧荆道，迁按察使。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余，结京控案四十余起，平反大狱十数。调陕西，署布政使。十一年，迁江苏布政使。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余补不足耶？令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十五年，护理巡抚，请以赈余三十万缗浚吴淞江、白茆河、蕴藻浜，工未及举。十六年，调湖北布政使，总督张之洞尤倚重之。然守正不阿，遇库款出入，龂龂以争，虽忤其意，勿顾也。未几，卒。彭年廉明刚毅，博学多通。所至，以陶成士类为国储才为己任。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著有《陶楼诗文集》、《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历代关隘津梁考存》、《铜运考略》。子国瑾，光绪二年进士，官编修。嗜学能文，甚有时誉。父丧，以毁卒。

论曰：军兴以来，监司贤者，保障一方，其功与疆吏等。军政财政，各行省多有专任之人。沈棣辉平广匪，余炳焘守怀庆，其最著也。邓仁堃殚心筹防，不尽见用。朱孙贻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刘郇膏主守上海以待援军。皆以一县令有裨大局。史致谔用外兵定宁波，朱善张保障淮、扬，功皆可纪。栗耀管湖北税厘，黄辅辰兴陕西营田，并为兵食根本。黄彭年名父之子，久负时望，晚达未尽其用，时论惜之。

清史稿卷四三五　列传第二二二

华尔勒伯勒东　法尔弟福戈登

日意格德克碑赫德帛黎

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愿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愿隶中国。

咸丰十年，粤匪陷松江，煦令募西兵数十为前驱。华人数百、半西服、半常装，从其后。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贼迎战，枪炮雨下，令伏，无一伤者。俄突起轰击之，百二十枪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贼败入城，蹑之同入，巷战，斩黄衣贼数人。贼遁走，遂复松江，华尔亦被创。先是煦与华尔约，城克，罄贼所有以予。至是入贼馆，空无所得，以五千金酬之。令守，又募练洋枪队五百，服装器械步伐皆效西人。

同治元年，贼又犯松江富林、塘桥，众数万，直逼城下。华尔以五百人御之，被围，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以次递俯，枪皆外指。华尔居中吹角，一响众应，三发，死贼数百。逐北辰山，再被创，力疾与战，贼始退。遂会诸军捣敌营，杀守门者，争先入毁之。是役也，以寡敌众，称奇捷。时浦东贼据高桥，逼上海，华尔约英、法兵守海滨，而自率所部进击，贼大败，加四品翎顶。

会李鸿章帅师至沪，乃隶戏下，令立常胜军，益募兵三千俾教练，参将李恒嵩副之，饷倍发。贼据王家寺，与英提督何伯等合攻。华尔贾勇先入，大斩虏首，进逼南翔，贼亦悉众轰拒，何伯负伤。华尔冒烟直进，立毁其营，生获八百余人，遂复嘉定。规取青浦，华尔略东门，城溃。英、法兵自西入，华尔为承。贼奔，争赴水死。攻奉贤，法提督卜罗德遇害，诏赏貂皮彩绒，恤其家。

时恒嵩扼赵屯港、四江口，屡失利，嘉、青复危。华尔方议直捣金山卫，闻败，还守青浦。而富林、泗泾又相继失，乃弃青浦，简壮士五百袭天马山，破之。入城挈守军出，并力守松江，登陴轰击两昼夜不绝，贼宵遁，围解。官军图青浦，华尔攻南门，驾轮舶入濠，毁城十余丈，麾众登堞，贼斗且走，追败之白鹤江黄渡，复其城，晋副将衔，降敕褒赏。俄伪慕王谭绍光复来犯，薄西门，与总兵黄翼升各军击之，贼溃，奔北岸，华尔毁其七营。逾月，会西兵再复嘉定。

其秋，贼十万复犯上海，华尔自松江倍道应赴，与诸军击却之。时宁波戒严，巡道史致谔乞援，鸿章遣华尔偕往。值广艇与法兵构衅，引贼寇新城，从姚北纡道犯慈谿。华尔约西兵驾轮舶三，一泊灌浦，一泊赭山，一自丈亭驶入太平桥、余姚四门镇，而自率军数百至半浦。平旦薄城，方以远镜了敌，忽枪丸洞胸，遽踣地舁回舟。余众悉力奋攻，贼启北门走。华尔至郡城，犹能叱其下恤军事，越二日始卒。以中国章服敛，从其志也。鸿章请于朝，优恤之，予宁波、松江建祠。初，丧归，煦检其箧，得金陵城图，贼所居处及城垣丈尺方位纤悉毕具，论者颇称其机密云。

勒伯勒东德加理尼阿尔伯依都额尔，法国加尔袜多人，初为本国水师参将。咸丰十一年，来上海。时寇据宁波，西人恶之，益兵戍守，遣勒伯勒东乘轮泊三江口。同治元年，从官军克府城，募壮丁千五百为洋枪队，自陈愿隶。明年，权授浙江总兵，受巡抚、宁波道节度。时上虞贼犯泗门、马渚，勒伯勒东军余姚以待。寻与同知衔谢采嶂直捣贼屯，贼赴水死者千余，乘锐毁其卡，薄城先登，击杀守陴悍贼，余宵遁，城克。赴蛏浦，略绍兴，以贼遗土炮往，巡道张景渠止之，不听，未几，炮果裂，负伤而死，赐优恤。以法参将法尔第福为江苏副将，领其军，退守百官。

法尔第福，又名买忒勒，颇读华书。后攻绍兴，焚西郭门。次日复战，溃十余丈，麾众登城，贼殊死斗，别有黑种人数十助之，遂遇害，优恤之。

戈登，英国人。同治二年，李鸿章檄领常胜军二千攻常州、福山营。别遣吕宋兵乘小舟薄贼垒，支木桥，伏死士城墙下。日中，港东西贼营皆破，缘墙入，痛歼之，遂夺福山石城。围解，权授江苏总兵。进攻太仓，毁南门贼卡，戈登轰溃二石垒，官军继进，克之。规取昆山，与总兵程学启度地势，以环昆多水，惟西南通进义，策先断其归路。送与驾轮舶以偏师绕而西，贼不虞其至也，即时败奔，夺其四垒。谭绍光构悍贼来争，与诸军大破之，薄昆城，偕李恒嵩夹击，贼酋伪朝将先期逸去。

逾月，学启攻东城，戈登自果浦河奄至，扼守西路，分道疾攻。贼夺西门走，阻水，歼焉。遂留驻昆城，策应各路。移师攻花泾港，知贼必不诚，率众击北门，毁城外贼垒。次日，贼降，收吴

江、震泽而还。以事谒鸿章于上海。先是白齐文闭松城索饷，既撤，潜通贼，领二百人入苏州。戈登訹知之，亟返昆山为备。旋攻苏城，率军三千，与学启俱力争要害，稍剪城外贼垒。伪忠王李秀成闻警赴援，屡败。而绍光所部每战犹致死，自伪纳王郜云官以下，皆萌贰志，诣营乞降。乃与学启乘单舸会云官等于洋澄湖，令斩秀成、绍光以献，学启与誓，戈登证之。未几，秀成遁，云官杀绍光，开齐门迎降，赏头等功牌、银币，并犒其军。助攻宜兴、溧阳，并击退杨舍贼。进规常州，轰破南门，合诸军掘濠筑墙以败之。叙功，赏黄马褂、花翎，赐提督品级章服。

初，戈登与学启为昆弟交，每战必偕。及诛降酋，颇不直其所为，捧云官首而哭，誓不与见。嗣闻学启卒，悲不自胜，乞其战时大旗二，携归国为遗念。戈登归后，埃及乱，督师讨之，遇害。朝廷遣使往吊焉，戈登尝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可转弱为强。"又曰："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当时称其将略云。

日意格，法国人。尝为其国参将，驻防上海。同治元年，改调税务司。徙宁波，复郡城，与有功。官军攻慈谿，遣法兵驰往策应。会余姚四门镇陷，遂与前护提督陈世章勒兵往讨，逾月，直捣上虞。贼缘道筑卡树栅，悉夺毁之，薄城，并力轰击，贼殊死战，贾勇直前，被创，众军继进，斩级千，贼始渡曹娥江去。进攻奉化，与诸军克之。攻安吉思溪、双福桥，驾小轮舶赴荻港，毁袁家汇贼垒，浙平。左宗棠令与德克碑计测西邦制造，仿造小轮舶试行。五年，宗棠创福州船政局，充正监督，度地募工，殚心所事。复筹设绘事院、小铁厂。七年，加提督衔，赏花翎。十三年，以船政教导劳赏银币。光绪年，卒。

德克碑，法参将。初，助攻奉化有功。旋奉其公使檄，将受代归，谒左宗棠，宗棠抚谕之。德克碑感服，愿易服色受节度。令驻守萧山，蒋益澧攻杭城，檄助战，游击何文秀攻鸡笼山，德克碑从宝塔岭登岸，攻倚城贼垒。会天大雾，贼构嘉兴援贼万松岭逼都司张志公营，势张甚。德克碑率众助击，败之。益澧督水陆军并进，连破九垒，令总兵高连升据其五，德克碑据其二，屯馒头山。轰溃城数丈，毁凤山门，官军为承，城遂复。贼溃，奔湖州。攻安吉思溪，德克碑率所部助之，轰击双福桥，不克，驾小舟泊河汊，火八角亭，支木桥以济。贼阻兵中流不得进，德克碑贾勇逼岸，所部遇伏却走，改趋荻港，越濠入，克三垒。事宁，撤兵还上海。五年，充船政局副监督。七年，马尾设船厂，督役兴工，赏花翎。九年，宗棠平回乱，檄调甘肃，隶麾下。十三年，录经始船政劳，膺奖赏。后卒。

赫德，字鹭宾，英国倍尔发司人。咸丰四年，来中国，充宁波领事署翻译官，调广州。又充香港督署书记官。九年，改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十一年，总税务司李泰国奉令购战舰，以赫德权代之，赴长江新开各口岸置新关。

同治二年，李泰国去职，赫德实授，徙驻上海。三年，置台湾南北新关。还驻京，加按察使衔。八年，晋布政使衔，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

光绪二年，佐定《烟台条约》。十年，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会巡船置镫楼台湾洋，为法虏，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申理，乘机与议停战草约，还。未几，其国授为清、韩驻使，不就。逾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

十二年，赴香港、澳门，条议洋药税厘并征，并置关九龙、拱北。十三年，葡使来华，与订《澳门草约》。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乘势阑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胶海新关。明年，各国联军入京，赞襄和议，晋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三十一年，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改行无税区地法。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征榷一如胶海。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逾年，谢病归，诏许之，加尚书衔。

赫德官中国垂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擅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辛亥后，病卒，赐优恤。

帛黎，法国人。同治八年，来中国，充福州船政学校教员。十二年，赏五品衔，予双龙奖牌。

明年，调充江海关税务帮办，历镇江、北海、瓯海、临海、粤海诸关。光绪十九年，晋三品衔，调北京，迁税务司。二十二年，朝议行邮政，以赫德兼领其事，帛黎实参治之。凡都会、省城、通商口岸，渐次置局，命曰“大清邮政”。寻徙拱北。二十六年，还京。明年，迁邮政总办，晋二品衔。置代办局于芜湖。二十九年，河南、山东、山西、贵州复置副总局，自是内地城乡村镇街邮遍设。时尚未入万国邮政公会，即已与日本及英属印度、香港联约试行。三十年，赏双龙三等第一宝星。与法、德及英属那达商定联邮章程。先后成邮政六百余局，代办四千二百余所。宣统三年，改隶邮传部，设总局，尚书盛宣怀疏荐之，遂被命为总办，邮局置官自此始。越二年，乞病归。未几，卒。

论曰：华尔、戈登先后领常胜军，立功江、浙，世称“洋将”，时传其战略。日意格初亦参防战，继以船政著劳。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所事。兹数人者，受官职，易冠服，或愿隶国籍。食其禄者忠其事，实有足多，故并著于篇。

清史稿卷四三六　列传第二二三

沈桂芬，字经笙，顺天宛平人，本籍江苏吴江。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大考一等，擢庶子，累迁内阁学士。先后典浙江、广东乡试，督陕甘学政，充会试副总裁。八年，丁父忧，服阕，补原官，晋礼部左侍郎。

同治二年，出署山西巡抚，明年，实授。连上移屯、练兵诸疏，并称旨。桂芬以山西民食不敷，自洋药弛禁，栽种罂粟，粮价踊增。于是刊发条约，饬属严禁。疏陈现办情形，上韪之。颁行各省，著为令。旋丁母忧。六年，起礼部右侍郎，充经筵讲官，命为军机大臣。历户部、吏部，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迁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光绪元年，以本官协办大学士。京畿旱，编修何金寿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责斥枢臣，谕交部议。桂芬坐革职，特旨改为革职留任。旋复原官，充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太子太保。

桂芬遇事持重，自文祥逝后，以谙究外情称。日本之灭琉球也，廷论多主战，桂芬独言劳师海上，易损国威，力持不可。及与俄人议还伊犁，崇厚擅订约，朝议纷然。桂芬委曲斡旋，易使往议，改约始定，而言者犹激论不已。桂芬久卧病，六年，卒，年六十有四，赠太子太傅，谥文定。桂芬躬行谨饬，为军机大臣十余年，自奉若寒素，所处极湫隘，而未尝以清节自矜，人以为难云。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山西乡试，督河南学政。十年，上择儒臣为皇子师，大学士彭蕴章以鸿藻应。召来京，明年，特诏授大阿哥读。穆宗登极，皇太后懿旨命直弘德殿。

同治元年，擢侍讲，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四年，命直军机。五年，授礼部右侍郎。遭母忧，皇太后懿旨，援雍正、乾隆年大臣孙嘉淦等故事，命鸿藻开缺守孝，百日后授读，兼参机务。并谕：“移孝作忠，勿以守礼固辞。”鸿藻恳终制，不允。倭仁等亦代为陈请，仍命恭亲王传谕慰勉。鸿藻连疏称疾，遂得赐告，卒终制始出。

七年，捻扰畿疆，鸿藻方里居，以各路统兵大员事权不一，疏请特派亲王为大将军，坐镇京师，以固北路。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分扎保定、河间东西两路，各率所部兵勇相机剿办。陈国瑞为帮办军务，专统一军为游击之师，直隶总督官文专顾省城，筹备诸军饷需，以资接济，丁宝桢驻扎直、东交界，防贼东窜。李鹤年驻扎直、豫交界，防贼南窜，直、东交界，由左宗棠等分拨劲旅扼要驻扎，并请敕下各该大臣和衷商办，迅奏肤功。奏入，上遂命各路统兵大臣均归恭亲王节制。旋起礼部左侍郎，仍直弘德殿及军机如故。

十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时有修葺圆明园之旨，朝臣同起力争。鸿藻亦言：“粤、捻初平，回氛方炽，宜培养元气，以固根本。不应虚糜帑糈，为此不急之务。”乃止。十三年，上有疾，命代批答章奏，旋崩，自劾辅导无状，罢弘德殿行走。

光绪二年，命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寻丁本生母忧，服阕，起故官，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时崇厚与俄擅定伊犁约，鸿藻坚持不可，争于廷。卒治崇厚罪，议改约。及法越启衅，言路愈奋发，劾罢枢臣，鸿藻谪迁内阁学士，后复累迁礼部尚书。

十三年，河决郑州，上命鸿藻驰往督办。先是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议于西坝兴工，鸿藻至，仍之，又续兴东坝工。叠遇奇险，皆力为守固。会伏秋汛至，西坝失事，请暂停工。上以鸿藻督率无方，革职留任。并夺李鹤年河道总督，命鸿藻暂行署理。寻回京，复以礼部具奏典礼漏缮签改日期，再议革职，上特宽免。大婚礼成，复原官。

二十年，日韩事棘，命鸿藻商办军务，再授军机大臣。与翁同龢皆主战，并争和约，卒不能阻。旋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历蒙颁赏书画及诸上方珍物。充乡试、会试、殿试等阅卷大臣。二十三年，以病乞假，疾笃，赏给药饵，命御医往视。卒，年七十有八。遗疏入，上震悼，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子焜瀛、煜瀛，均赏给郎中。

鸿藻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持躬俭约。傅穆宗十余年，尽心启沃。一日，穆宗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其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御史王鹏运谏止修颐和园，几获重谴，鸿藻力解之，得免。德宗间日一往颐和园侍起居，时留驻跸。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鸿藻谓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乃止。所荐引多端士。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然亦不免被劫持云。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子。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八年，典试陕甘，旋授陕西学政，乞病回京。

同治元年，擢赞善，典山西试。父忧归，服阕，转中允。命在弘德殿行走，五日一进讲，于帘前说治平宝鉴，两宫皇太后嘉之。累迁内阁学士。母忧服阕，起故官。同龢居讲席，每以忧勤惕厉，启沃圣心。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恭录康熙、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疏言："变不虚生，遇灾而惧。宜停不急之工，惜无名之费。开直臣忠谏之路，杜小人幸进之门。"上览奏动容。又圆明园方兴工，商人李光昭瞽报木价，为李鸿章所劾论罪。廷臣多执此入谏，恭亲王等尤力诤，上不怿。同龢面陈江南舆论，中外人心惶惑，请圣意先定，待时兴修。乃议定停园工，并有停工程、罢浮费、求直言之谕。

光绪元年，署刑部右侍郎。明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再辞，不允。旋迁户部，充经筵讲官，晋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调工部。六年，廷臣争俄约久不决，懿旨派惇亲王、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荫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取进止，至俄约改定始止。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同龢主一面进兵，一面与议，庶有所备。又言刘永福不足恃，非增重兵出关不可。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前后充会试总裁、顺天乡试考官，两蒙赐"寿"，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尝请假修墓，传旨海上风险，命驰驿回京，恩眷甚笃。

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防筹办团防。于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皆引咎。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明年，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四年，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议行新政。四月，朱谕："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八月，政变作，太后复训政。十月，又奉朱谕："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藉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东之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阻变法，滥保非人，罪无可逭。事后追维，深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

管束。”三十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宣统元年，诏复原官。后追谥文恭。

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济宁州人，尚书瑞珍子。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八年，丁父忧。十年，以在籍办团抗捐被劾，革职遣戍。恭亲王以毓汶世受国恩，首抗捐饷，深恶之。同治元年，以输饷复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先后典四川乡试，督福建学政。

光绪元年，丁母忧。服阕，起故官。寻迁詹事，视学安徽。擢内阁学士，授工部左侍郎。十年，命赴江南等省按事。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于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适奉朱谕罢军机王大臣，毓汶还，遂命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当国益厌言路纷嚣，出张佩纶等会办南北洋、闽海军务，余亦因事先后去之，风气为之一变。十五年，擢刑部尚书，寻调兵部，加太子少保。历典会试、顺天乡试，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缰。

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鸿章遣人赍约至。廷臣奏章凡百上，皆斥和非计。翁同龢、李鸿藻主缓，俄、法、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毓汶素与鸿章相结纳，力言战不可恃，亟请署，上为流涕书之，和约遂成。明年，称疾乞休。二十五年，卒，谥文恪。

毓汶权奇饶智略，直军机逾十年。初，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不常入直，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云。

论曰：光绪初元，复逢训政，励精图治，宰辅多贤，颇有振兴之象。首辅文祥既逝，沈桂芬等承其遗风，以忠恳结主知，遇事能持之以正，虽无老成，尚有典型。及甲申法越、甲午日韩，外患内忧，国家多故。慈圣倦勤，经营园囿，稍事游幸，而政纪亦渐弛矣。鸿藻久参枢密，眷遇独隆。桂芬以持重见赏，同龢以专断致嫌。毓汶奔走其间，勤劳亦著，大体弥缝，赖以无事。然以政见异同，门户之争，牵及朝局，至数十年而未已。贤者之责，亦不能免焉。

清史稿卷四三七　列传第二二四

荣禄　王文韶　张之洞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父总兵长寿，均见《忠义传》。

荣禄以荫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同治初，设神机营，赏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用大学士文祥荐。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宗崩，德宗嗣统。荣禄言于恭亲王，乃请颁诏，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其后始定以绍统者为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又以被劾纳贿，降二级，旋开复，出为西安将军。

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

二十四年，晋大学士，命为直隶总督。是时上擢用主事康有为及知府谭嗣同等参预新政，议变法，斥旧臣。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超授侍郎，统练兵。荣禄不自安。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于是太后复临朝训政，召荣禄为军机大臣，以世凯代之。命查拿康有为，斩谭嗣同等六人于市。以上有疾，诏征医。复命荣禄管兵部，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乃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苏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载漪等称其术，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军攻使馆，月余不下。荣禄不能阻，载漪等益横，京师大乱，骈戮忠谏大臣。荣禄踉跄入言，太后厉色斥之。联军入京，两宫西幸，驻跸太原。荣禄请赴行在，不许，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既至，宠礼

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

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进士，铨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左宗棠、李鸿章皆荐其才。擢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同治十年，署巡抚。黔苗乱炽，桂东沦寇域。文韶条上援黔、防境机宜，以兵事属按察使席宝田，督其部将苏元春、龚继昌等进剿，斩首逆张秀眉乌鸦坡，黔境平。文韶绘苗疆要塞图，上之朝。十一年，除真。宁远莠民倡乱，耒阳朱鸿英复妄称明裔构众，先后檄道员陈宝箴讨平之。

光绪元年，遣总兵谢晋钧平新化、衡、永土寇。抚湘六年，内治称静谧焉。入权兵部侍郎，直军机。会岁旱，各省吁灾，中旨罪己。文韶亦自陈无状，诏革职留任。旋除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八年，御史洪良品、邓承修劾云南军需案，文韶坐失察，夺二级。乞养归，终母丧，还前除。

十五年，授云贵总督。武定会匪陷富民、禄劝，人心恟惧。文韶斩获叛将，三日而定。无何，镇边夷乱起，檄迤南道刘春霖分道进攻，拓地三百里。徙建厅城于猛朗，募勇屯垦。改临安猛丁归流，移府经历驻其地。其余寇乱及土族叛服不常，皆随时殄灭。

初，英、法并缅、越后，西南缘边防务益棘。文韶绥靖各路土司，令自为守。会日韩启衅，诏入都询方略。既至，奉帮办北洋之命。鸿章赴日议和，文韶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成，实授。时关内外主客军四百余营，酌留湘、淮、豫三十营，余悉散遣。士卒帖然。建议筹修旅大炮台，谓："旅顺旧台密于防前，疏于防后，敌自大连湾入，遂失所茫。大连旧台，专顾防海，未及防陆，敌自金州登岸，遂不能支。今重整海防，必弥其罅隙。"又请加意水师、武备各学堂，以储将才，娴武干，俟财力稍足，徐图扩充。又陈河运漕粮积弊，请苏漕统归海运，他若勘吉林三姓金矿、磁州煤矿，踵鸿章后次第成之，而京汉铁路亦兴筑于是时矣。又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造就甚众。二十四年，入赞军机，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二十六年，拳匪仇教，文韶力言外衅不可启，不见纳。宫车既出，三日，始追及怀来。自联军犯京，事急，两宫召军机，惟文韶一人入见，谕必侍行。至是立召对，泣慰之，遂随扈，自晋入秦，晋体仁阁大学士。明年，改外务部会办大臣，旋赏黄马褂。署全权大臣，命先还京，佐办中俄条约。交还东三省及关外铁路，事宁，赏双眼花翎。充政务处大臣，督办路矿总局。转文渊阁，晋武英殿。三十一年，免直军机。明年，称疾乞休。

文韶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三十四年，乡举重逢，赐太子太保。其冬，卒，年七十九，晋赠太保，谥文勤。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

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锋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闲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材任将帅。

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著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延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广

西军既败于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愿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

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必更置，著沿海险要图说上之。在粤六年，调补两湖。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澧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芦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铜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太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劾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封，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

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逾年，亲贵浸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一等，擢侍讲学士。久乃迁詹事，晋内阁学士。先后典福建、广西乡试，督河南、浙江、四川学政。所行皆本功令，律下尤严。

朝鲜战事起，我师出平壤。鸿禨上四路进兵之策，请兼募沿海渔人亘户编为舟师，使敌备多力

分，庶可制胜。及和议成，鸿禨方自蜀还。复奏言秦中地形险要，请豫建陪都。日本增兵辽东，鸿禨以敌情叵测，请敕刘坤一、王文韶简练劲旅，不可专任淮军。适坤一奏劾山西将贺星明侵饷，革职，鸿禨言："刑赏治天下之大柄，军纪废弛已久，宜严惩以儆其余。"又"叶志超、龚照屿等败军辱国，罪当死。和约既定，势不能与勾，宜籍其财产，或令巨款捐赎，然后贷其一死。"皆不报。旋迁礼部侍郎，出督江苏学政。请罢武科。

两宫西狩，鸿禨差竣诣行在，道授左都御史，晋工部尚书，仍以西安陪都为言。既至，命直军机，兼充政务处大臣。请以策论试士，开经济特科，汰书吏，悉允行。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六部上，以鸿禨为尚书。时方与各国议和，鸿禨治事明敏，谙究外交，承旨拟谕，语中窍要，颇当上意焉。扈跸回銮，赏黄马褂，加太子太保。自新政议起，兴学、通商、劝工诸政，有司多借端巧取。鸿禨请降旨禁革苛派，任民间自办。又请旨以户部正杂诸款供地方正用，宫中岁费，遵先朝定例。量入为出，不便自户部增拨。裁汰内务府冗员，用节糜费。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是时中外咸以立宪为请，朝廷下诏豫备宪政始基，勖天下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用鸿禨言也。

三十二年，协办大学士。特旨派议改官制大臣，鸿禨以枢廷事冗辞。旋命与大学士孙家鼐复核，颇有裁正焉。

鸿禨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素善岑春煊，春煊入朝，留长邮传部。密疏劾庆亲王奕劻，奕劻恶春煊，遂及鸿禨。会鸿禨因直言忤太后旨，侍讲学士恽毓鼎劾以揽权恣纵，遂罢斥归里。辛亥，湘变起，流寓上海，旋卒。后追谥文慎。

论曰：德宗亲政，愤于外侮，思变法自强。乃以辅导无人，戊戌党祸，庚子匪乱，遂相继而作。太后再出垂帘，初坚复旧，继勉图新。宣统改元，议行宪政。政体既变，国本遂摇，而大势不可问矣。荣禄屡参大变，文韶久达世务。鸿禨后起，参议立宪，终以失宠太后，不免放斥。唯之洞一时称贤，而监国摄政，亲贵用事，欲挽救而未能，遂以忧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尚何言哉？

清史稿卷四三八　列传第二二五

阎敬铭　张之万　鹿传霖

林绍年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咸丰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鄂，总司粮台营务。累迁郎中，擢四品京堂。林翼请病，复疏荐敬铭才，授湖北按察使。

同治元年，严树森继为巡抚，亦推敬铭湖北贤能第一，署布政使，以丁本生父忧归，命治丧毕赴军，未行，诏署山东盐运使，擢署巡抚，疏乞终制，不许。时山东教匪入新泰，捻、幅各匪犯邹、曲阜，降众窜阳谷、聊城。敬铭既受任，檄总兵保德等进剿。而自督军规淄川，克之。已革参将宋景诗引降众屯东昌，复叛，饬按察使丁宝桢讨之。景诗窜莘，敬铭檄军防运河，令之曰："使一匪潜渡者，杀无赦！"而自移军博平。已而保德、宝桢连败贼唐邑马桥，克王家海，别军克甘官屯，贼遁开州。事平，再请终制，仍不许。

三年，服除，实授。奏言抽绿营兵练骑队，朝旨允行，令即遣散募勇。敬铭言："东省变故频仍，乱甫定，降众未必革心。绿营废弛已久，骤裁勇易启戎心。臣不敢为节啬帑项浮词遗后患。"又言："兵之能强，端恃将领，将领之材亦资汲引。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倡率乡里，楚将之名遂著。前者僧格林沁奏称不宜专用南勇，启轻视朝廷之渐。老成谋国，瞻言百里。自古名将，北人为多。臣北人也，耻不知兵。以在军久，见诸军之成败利钝，必求其所以然之故。深知不求将而言兵，有兵与无兵等。今北方虽所在募勇，皆乌合耳。为将者贪婪欺饰，不知尊君亲上为何事，使握兵符，民变兵哗，后患滋大。故欲强兵必先储将。北人之智勇兼备者，推多隆阿。请饬多隆阿募北方将士，教之战阵，择其忠勇者，补授提、镇、参、游，俾绿营均成劲旅，何必更募勇丁？"时捻患炽，台臣议行团练。敬铭言："敛乡里之财以为饷，集耕种之民以为兵，于事有害无益，不如力行坚壁清野之法。"事遂寝。

四年，僧格林沁战歿曹州，贼势张，益趋张秋南，将犯省城。敬铭督师东昌，还军御之，增设炮划防河，贼折而东。移军兖州，贼窜丰、沛。乃檄总兵杨飞熊间道趋滕，防贼还窜。贼果入湖滨，以飞熊扼运河，不得逞，窜徐州。明年，贼入钜野，游击王心安失利。敬铭方卧疾，强起视师东平。兖沂曹济道文彬督团勇击贼，贼引去。敬铭赴济宁，会曾国藩商定分扼黄、运之议。贼复大股趋钜野、金乡，分扰运西。遣知府王成谦等要击，而自督军巡河，露宿四昼夜，贼连败，始西遁。有张积中者，结寨肥城黄崖，集众自保，以不受抚，夷之。六年，移疾归，居久之，以工部侍郎召，不起。

光绪三年，山西大饥，奉命察视赈务。奏劾侵帑知州段鼎耀，置之法。请裁减山、陕诸省差徭，并追弹尚书恩承、童华前奉使四川过境扰累状，均下吏议。八年，起户部尚书，甫视事，以广东布政使姚觐元、荆宜施道董隽汉贿结前任司员骫法，咸劾罢之，兼署兵部，疏陈兴办新疆屯田。明年，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晋协办大学士。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仍管户部，赐黄马褂。自陈衰老，辞军机大臣。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失太后旨，因革职留任。十三年，复职，遂乞休，章四上，乃得请。十八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介。

敬铭质朴，以洁廉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善理财，在鄂治军需，足食足兵，佐平大难。及长户部，精校财赋，立科条，令出期必行。初直枢廷，太后颇信仗之，终以戇直早退云。

张之万，字子青，直隶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咸丰二年，出督河南学政。粤贼破归德，近逼开封，之万条上防剿事宜，多允行。俄，召还，授钟郡王读，由侍读累迁内阁学士。

同治元年，擢礼部侍郎，兼署工部。尝被诏偕太常寺卿许彭寿等汇辑前代帝王及垂帘事绩可法戒者上之，锡名治平宝鉴。会河南州县以苛派擅杀为御史刘毓楠奏劾，命之万往按，得实，巡抚郑元善以下降黜有差，即以之万署巡抚事。疏陈军兴财匮，请仿湖北变通漕折，言："汴漕一石旧折银四两，今请令州县留办公费七钱，实解司库三两三钱，以二两购米实仓，余一两充汴饷，其三钱为通省公费。"允行。

捻酋陈大喜犯南阳，之万亲赴汝州督师。大喜窜阜阳，勾结皖捻，一由岳城趋杨庄逼雷堰，一入张冈，总兵张曜驰击破之。团练大臣毛昶熙诸军相继至，连战皆捷，靳逆酋张凤舞，汝南肃清。之万驻军许州，既分遣诸将设防，自引军还省。而亳捻乘虚袭许，陷两寨，坐降二级留任。西捻张总愚窜邓州，蓝大顺走西坪，谋与合。张曜既败总愚重阳店，乘胜袭西坪，大顺亦败走，之万复进汝州。三年，移屯南阳，贼犯开封，还军击走之。

四年，迁河道总督。僧格林沁战歿曹州，督兵大臣皆咎。之万亦革职留任，以助防省城功，给二品顶戴。五年，移督漕运。捻入徐州，之万以里下河为财赋所出，严防清、淮及六塘河诸要地。六年，淮军获赖文光于杨州，东捻平。捷闻，赐之万花翎、头品顶戴。七年，会剿西捻，总愚溺死，东南大定，之万疏陈江北善后事宜。九年，调江苏巡抚。迁浙闽总督，以母老乞养归。

光绪八年，起兵部尚书，调刑部。十年，入军机，兼署吏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协办大学士。十五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赐双眼花翎、紫缰。二十年，免直军机。

之万入直凡十年，领枢密者为礼亲王世铎，治尚安静，故得无事。及日韩事棘，之万乃先罢退。又二年，以病致仕。卒，年八十七，赠太傅，谥文达。

鹿传霖，字滋轩，直隶定兴人。父丕宗，官都匀知府，死寇难，谥壮节，传霖其第五子也。当丕宗守都匀时，叛苗麋聚城下，传霖方率健卒迎饷，闻警，驰还助城守，相持十阅月，援绝城陷。传霖投总督告父死状，大兵攻复都匀，奉父母遗赅归葬，时年甫二十，由是知名。以举人从钦差大臣胜保征捻，授同知。

同治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广西知县。以督剿柳、雒士匪功，赐孔雀翎，擢桂林知府。光绪四年，调廉州。时李扬才将叛扰越南，急捕之，立散其党，旋升惠潮嘉道。擢福建按察使，调四川，迁布政使。九年，授河南巡抚，清厘州县纳粮积弊，岁增三十余万，十一年，调陕西，引疾归。十五年，再出抚陕。值黄河西啮，将与洛通。传霖增筑石坝三十余座，得无患。中日构衅，

遣兵入卫，命兼摄西安将军。二十一年，擢四川总督。蜀故多盗，特立一军捕治之。夔、万大饥，发上游积谷，又采湖北粮米平粜。

是时英、俄交窥西藏，藏番恃俄援，梗英画界。英嗾廓尔喀与藏构兵，而瞻对土民苦藏官苛虐，思内附。传霖以瞻对为蜀门户，瞻不化服，无以威藏番。藏番不听命，则界无时定。而英之忌俄者益急图藏，藏亡瞻必随亡，行且及于蜀。会朱窝、章谷土司争袭事起，传霖檄知府罗以礼、知县穆秉文往谕，以提督周万顺统防边各军进驻打箭炉。瞻酋仔仲则忠札霸以兵侵章谷，抗我军。传霖乘机进发，迭克诸要害。各土司詟服，率兵听调。渡雅龙江抵瞻巢，斩馘过当，尽收三瞻地，乃请归流改汉，条陈善后之策，疏十数上。会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交章言其不便，达赖复疏诉于朝，廷议中变，传霖解职去。

二十四年，召授广东巡抚，旋移江苏，摄两江总督。二十六年，拳匪乱作，传霖募三营入卫，奔及乘舆于大同。至太原，授两广总督。旋命入直军机，从幸长安。擢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明年，回跸，兼督办，政务大臣。凡疏陈加赋括财、损民以益上者，传霖率摈勿用。而务汰冗费，去中饱，并奏罢不急之工，均报可。有诏自后宫内供需皆取给内务府，户部专掌军国大计，实传霖发之也。三十年，转吏部。三十二年，新官制成，乃退直，专治部事。寻仍入直，解部务，以尚书协办大学士。命查办归化城恳务大臣贻谷，论遣戍，参劾不职者数十人。

宣统嗣立，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历拜体仁阁、东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二年春，疾作，章四上，皆温谕慰留。七月，卒，年七十五，赠太保，谥文端。

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贳。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晚病重听，屡乞休不获，居恒郁郁云。

林绍年，字赞虞，福建闽县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以编修历充乡会试同考官。光绪十四年，改御史。时议修颐和园，先是疆吏筹设海军经费，输存北洋，及园工兴，阴移其费以助工，号为“进献”。绍年极陈：“生民疲敝，当以俭化天下，使督抚爱养百姓。若诛求进献，未足以言忠。请即下诏停输，还所进奉。”得旨严饬。会以忧去，服除，补山西监察御史。疏严门禁，杜宦寺交通之渐。十九年，陕西考官丁维禔夤内监得试差，复疏论之。

俄授云南昭通府知府。边瘠难治，土目禄尔泰横暴，睚眦杀人，莫敢诉，猝捕戮之，众摄而定。期年劾罢文武吏不职者五人。调摄云南府，甫受事，安宁州盗劫货戕人于涂，州牧以总督崧蕃怒缉捕不力，妄系平民二十余。绍年覆按，疑其枉，谒总督廷争，卒获正犯，出二十余人者于死。崧蕃愧谢，密疏荐绍年可大用。擢迤南道，未之任，擢贵州按察使。

二十六年，迁云南布政使，就擢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广西游匪侵滇边，遣将击却之。招抚八达河村民之陷匪者，以断贼接济，益大出兵合剿。滇境既清，乃以全力赴授广西，而蒙自土匪乘闲复发，连陷临安、石屏。绍年会商总督丁振铎，檄按察使刘春霖扼通海，广南军蹑其后，不两月事平。疏言督抚同城任事非便，自请裁缺，从之。移抚贵州，而湖北、广东两巡抚旋亦议裁。印江团首吕志礼、杨鑫不相能，积十余载，相残杀。绍年至，以兵胁之降，仍拥众不散，遂案诛之。

绍年默察大势，非立宪不足以救亡，请预定政体以系人心，不报。三十一年，移广西。明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时黑龙江新设行省，骤擢道员段芝贵为巡抚。绍年言芝贵望轻，不称边帅任。御史赵启霖劾芝贵，因及庆亲王奕劻子载振纳贿渔色事，命大臣按验所劾，称无左证，褫启霖职，而芝贵亦由是罢。绍年言御史风闻言事，启霖无罪，争之不得，遂称疾。

出为河南巡抚。以州县吏罄资远宦，人地不习，无益于杜弊。请援汉、唐故事，免避本籍。部议自县丞以下，如所请行。益饬吏治，得朝贵请托书辄焚之，两疏纠弹百余人。调仓场侍郎。

宣统元年，徒民政部侍郎。时奕劻握政柄，陕西巡抚恩寿与有连，总督升允劾其赃私，不报。俄，解升允职。绍年召对论其事，以为赏罚不当，则是非不明。退复其疏言之，不省。二年，充经筵讲官，署学部侍郎，改弼德院顾问大臣。以病请告。卒，年六十八，谥文直。

论曰：同光以后，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耳。次者，仅乃得参机务。光宣之祭

政既失驭，权乃益纷，虽当国无以为治焉。敬铭质朴，之万练达，传霖廉约，绍年劲直，其任封疆治军旅，多有绩，而立朝不复有所建树。敬铭初欲得君专国政，为势所限，终不能行其志，世尤惜之。

清史稿卷四三九　列传第二二六

景廉，字秋坪，颜札氏，隶满洲正黄旗。父彦德，官绥远城将军。景廉，咸丰二年进士，由编修五迁至内阁学士。典福建乡试，擢工部侍郎，赐奠朝鲜，八年，授伊犁参赞大臣。故事，哈萨克贸易讫即行。后以货滞鬻，许二三人守以度岁，渐成聚落，周二里许。景廉谓祸伏肘腋，毁之便，将军惮不敢发。会将军卒，景廉摄任，疏陈利害，请以便宜从事，卒毁之。诏下，如所请。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先后以贪暴被劾，皆命景廉往鞫，得实，降革有差。十一年，调叶尔羌参赞大臣，其城为南路八城之首，汉、回杂处。安集延常扰边，俄人复于西南徼往为窥伺，哈萨克各部落多贰于俄。景廉筹饷练兵，持以镇静，八城以安。严禁绿营兵以重利侵夺回民资产，人心大悦。

同治二年，坐事落职，男妇数千哭于札尔玛。札尔玛者，回部栖神之所，意欲祷神阻其行也。景廉既去官，遣往宁夏军营效力，将军都兴阿檄参戎幕。适安徽巡抚翁同书卒于军，复檄景廉代领其众，防剿后路。

五年，授头等侍卫，充哈密帮办大臣。募勇千余，骑不满百，粮乏，冰雪中僵仆相属。景廉勉以忠义，夜支单帐，然马矢，席地坐，时出抚循，以是兵心固结，肃州贼沿南山西窜，景廉遣总兵张玉春败之黄花营。贼扰安西州，又大败之。景廉以安西玉门为新疆门户，巴里坤虽天险可守，然力单不足恃，疏请驻安西，布置防务挽运，得旨报可。贼扑敦煌，景廉阳令副将蒋富山邀击南乾沟，而伏劲旅桥湾三水梁。贼果取道三水梁南戈壁，伏起，追击败之。捷闻，得旨嘉奖。贼复扑安西，景廉戒守将坚壁毋浪战，伺其懈击之，而设伏要其归路，贼大创，遁。景廉谓敦煌重镇，当守以重兵，因移镇敦煌，留兵安西、玉门相犄角。建坚壁清野之计，完城浚濠，择要区筑空心墩台，守具毕备。复以商团民练辅翼官兵，隐寓保甲之法，贼掳掠之计遂沮。招徕土著三千六百余户，劝募杂粮二万余石，立转运局马莲井，官民咸称便焉。

时乌鲁木齐回酋妥得璘勾结汉、回、缠头万八千余东犯，潜约哈密回子郡王为内应。王素骙，其母福晋迈哩巴纽贤明有才略，以逆书呈官军，誓众力守。景廉遣使奖慰，复令富山率兵会办事大臣文麟、裨将孔才击贼，连战六昼夜，大败之。论功，升擢有差。旋授乌鲁木齐都统。时古牧地伪元帅马明屡诈言降，复假贸易分布逆党于济木萨、木垒河。景廉侦知，密檄孔才、金永清等一夕歼之。俄人挟蒙古、哈萨克入境求通商，景廉言地方未靖，不任保护，以兵卫之出。自是终景廉任，俄人不言通商事。

穆宗亲政，景廉以为政治在乎始基，上崇正学、开言路、慎牧令、简军实、重农桑、弭异端六事。移军古城，疏请以副都统吉尔洪额、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任军事。陕回白彦虎纠西宁回万余，将奔乌鲁木齐，贼势枭悍，破哈密回城，游骑越天山，扰巴里坤，两城告急。会妥得璘死，安集延酋帕夏合乌鲁木齐、古牧地等汉、回扑沙山子，遥应白彦虎。景廉急檄孔才严备济木萨各要隘，黑龙江营总依勒和布援沙山子，吉尔洪额等援哈密，而景廉坐镇古城，饮酒习射，若无事然。依勒和布与游击徐学功率骑五百败贼沙枣园，禽斩无算。帕夏遁归吐鲁番，遂解沙山子之围。吉尔洪额等抵巴里坤，连战皆捷，遂度天山，败贼哈密泥基头。城中闻援军至，大呼突出，贼败，巴里坤肃清。是役也，论者谓新疆治乱一大关键也。白彦虎窜唐朝渠，将入玛纳斯，学功侦得贼口号，选精骑四百，伪为玛纳斯人，迎之龚家泷，握手慰劳，贼不之疑，益前进，前临大河。官军从后起，贼大惊，白彦虎引四十余骑逸去，余尽歼焉。学功者，乌鲁木齐农家子。沈勇多智略。军兴，集乡勇自卫。或离合于妥得璘、帕夏之间，为以贼攻贼之计。景廉招之来，推诚待之。遂愿效死，至是果得其力。奏请破格录用，报可。景廉以忧勤致疾，再乞解职，温旨慰留。

十三年，授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景廉奏请通筹全局，命伊犁将军金顺取道古牧地，

提督张曜由天山南取吐鲁番，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锡纶由沙山子取玛纳斯，三路齐举，使贼不相顾。奇台古城为哈密巴里坤屏蔽，命副都统额尔庆额、孝顺、福珠哩驻西湖，防贼逸入北路。乌鲁木齐之南俗呼搭板城者，实通吐鲁番要路，贼以重兵守之，宜潜师攻扰以搤其吭。并请饬陕甘总督左宗棠总司后路粮台。移甘肃民千户实奇台、古城屯田，购蒙古驼数千只，借拨部款六十万两。疏上，悉蒙嘉纳，而忌者尼之，未竟所施。改正白旗汉军都统。俄召回京，迁左都御史。

光绪二年，命入军机，兼总理各国大臣，授工部尚书，调户部。坐事降二级，仍留军机。补内阁学士，再迁兵部尚书。时言路尚激烈，或不平，景廉曰：“政府如射之有的，言者期其中耳，于我辈何憾？且诋政府者率无罪，未必非大臣之福也。”人服其量。新疆勘定，将军金顺上言景廉前劳。请奖励。景廉谓边帅推功枢臣，恐开迎合之渐，请勿许，时论兴之。十年，朱谕景廉循分供职，经济非所长，降二级调用。明年，补内阁学士。八月，卒于官，年六十二。子治麟，国子监司业，见孝友传。

额勒和布，字筱山，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二年翻译进士，改庶吉士，用户部主事，累迁理藩院侍郎。同治三年，热河土默特贝勒旗老头滋事，额勒和布奉命查办得实，请将贝勒议处，其佐领、章京等降革有差，事遂定。由蒙古副都统调补满洲。旋授盛京户部侍郎，兼奉天府府尹。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师防剿热河及奉天马贼，额勒和布筹给军食。贼酋周荣纠党回窜，扰及昌图，所在告警。额勒和布遣将率马队迎击开原，而以步队扼其后，贼遂溃散。六年，请酌抽盐厘充练兵经费，增设海防同知驻营口，均议行。于赈务尤尽力捐募。署盛京将军，调察哈尔都统。新疆用兵，额勒和布经纪粮运，并调八旗官兵助剿，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屡却悍贼。

光绪三年，因病乞休。六年，起镶白旗汉军都统，调蒙古。历热河都统、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十年，命直军机，协办大学士。奏请允开滇、越边界矿务，又奏光绪四年以前直省钱漕积久者，请予蠲免。司业潘衍桐建言特开艺学科，以额勒和布持不可，寝其议。十一年，授体仁阁大学士，转武英殿，历充阅卷大臣等差。二十年，免直军机。二十二年，致仕。逾四年，卒于家，谥文恭。额勒和布木讷寡言，时同列渐揽权纳贿，独廉洁自守，时颇称之。

许庚身，字星叔，浙江仁和人。咸丰初，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尝代同官夜直，一夕，票二百签，署名牍背。文宗阅本，心识之，以询侍郎许乃普，乃普为其诸父行也。遂命充军机章京。故事，大臣子弟不得入直，是命盖异数云。十年，车驾狝木兰，召赴行在。是时肃顺方怙权势，数侵军机事，高坐直庐，有所撰拟，辄趣章京往属草。庚身以非制，不许，使者十数至，卒弗应。肃顺惭且怼，欲中以危法，未得间。穆宗缵业，特赐金以旌其风节，命随大臣入直。

同治元年，成进士，自请就本官，补侍读。累迁鸿胪寺少卿。母忧归，服竟，迁内阁侍读学士，入直如故。进春秋属辞，被嘉奖，补光禄寺卿。典试贵州，督江西学政，颇以天算、舆地诸学试士。光绪四年，授太常寺卿。擢礼部侍郎，调户部、刑部。十年，法越事起，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晋头品服。时枢府孙毓汶最被眷遇，庚身以应对敏练，太后亦信仗之。十四年，晋兵部尚书。十九年，卒，谥恭慎。

庚身自郎曹至尚侍，直枢垣垂三十年，兴兵事相终始，为最久云。

钱应溥，字子密，浙江嘉兴人。拔贡生，朝考一等，用七品小京官，分吏部，直军机。咸丰十年，粤寇连陷浙东西郡县，应溥父海宁州学训导泰吉，质行朴学，老儒也，时已罢官，州人留主讲书院。应溥闻警，亟请归奉亲，转徙经年，须发为白。曾国藩治兵安庆，招入幕，工为文檄，敏捷如夙构。国藩屡欲特荐，皆力辞。

同治三年，奏加五品卿衔。大军征捻，驻周家口。捻宵至，守卒仅千人，众骇惧，应溥镇静若无事然。于是国藩坚卧不起，捻卒不敢犯。晋四品卿衔，国藩深倚重之，其督两江，有大兴革，上奏辞皆属应溥具草。

光绪初，养亲事毕，乃入都，重直军机，擢员外郎。恭忠亲王、醇贤亲王相继秉政，皆嘉其谙练。每承旨缮诏，顷刻千言，曲当上意，累迁礼部侍郎。偕尚书昆冈按事河南，自巡抚裕宽以下降黜有差。朝鲜事起，廷议主战，应溥造膝敷陈，多人所不敢言。旋任军机大臣，再迁工部尚书，谢

病归。二十八年，卒，谥恭勤。子骏祥，翰林院侍读。

廖寿恒，字仲山，江苏嘉定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出督湖南学政。光绪二年，再擢侍讲。近畿旱灾，寿恒应诏陈言，以为："吏治坏则民情郁，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而灾祲生，应天以实不以文。愿皇上审敬怠，明是非，核功罪，信赏罚，勿徒视为具文。"语甚切至。寻以内务府开支失实，请严饬，以为浮滥者戒。再督河南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仍留视学。坐疏察生员欠考，下部议处。

九年，法人侵据越南安定，寿恒疏言："法以传教为事，今乃思辟商务，取径越南。越固我藩属，万无弃而不顾之理。臣愚以谓今日有必战之势，而后有可和之局。李鸿章威望最隆，北洋劲旅，非他人所能统御。宜饬鸿章仍回北洋大臣本任，坐镇天津，以卫畿辅，而饬署督张树声还督两广。树声忠勇宿将，必能相机进讨，以伸保护属国之义。两督臣各还本任，事属寻常，可不启外人之疑，而进战退守，能发能收。彼若悔祸，自可转圜。若必并吞越南，则兵端自彼而开，不得谓为不修邻好。"法越和议成，寿恒复上疏言："风闻法使至天津，称越南既议款，因以分界撤兵事要约李鸿章，鸿章拒不允，拟即来都磋商译署，论者谓当虚与委蛇。不知法据越南，去我之属国，逐黑旗，撤我之藩篱。通红江，夺我滇江之大利。先机已失，不可不图挽回。为今之计，直宜以欺陵小弱之罪，布告列邦，折以公法，令改削所立条约。河内、安定一律让还，然后缓议法越通商之约。现闻津海防务，已饬备严整，军容改观。臣谓仍当选派知兵大员，率兵轮驶赴越都，以观动静。又飞檄广西防军援助刘永福，增兵制械，迅拔河内以扼敌冲。河内既下，北圻乃安。盖我不与法构兵，永福不能不为越守土，故迩来阴助黑旗，屡战皆捷。法人不得已，乃托言保护。永福忿懑填胸，苟奉诏书，无不一以当百。如此，则滇、粤之边患稍纾，越、法之兵端可戢。"寿恒又以："根本之计，责在宸躬。跬步不离正人，乃可薰陶德性。拟请皇太后、皇上，御前太监务取厚重朴实之人，其有年纪太轻、性情浮动者，屏勿使近。并请懿旨时加训饬，凡一切浅俗委琐之言，勿许达于宸听。庶几深宫居息，无往非崇德之端，或可补毓庆宫课程所不及。至于宫廷土木之工，内府传办之件，事属寻常，最易导引侈念。伏愿皇太后崇俭黜奢，时以民生为念，俾皇上知稼穑之艰难，目染耳濡，圣功自懋。如是，则慈闱教育，更胜于内乐命夔。"疏入，上为之动容。

十年，行走总理衙门。迁兵部侍郎，调礼部、户部、吏部侍郎，屡典试事。偕都御史裕德查办四川盐务，劾罢盐茶道蔡适年，遣戍。二十三年，迁左都御史，入军机。明年，调礼部尚书。太后训政，命出军机。以疾乞休。二十九年，卒。

荣庆，字华卿，鄂卓尔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九年，会试中式。十二年，成进士，以编修充镶蓝旗管学官。累迁至侍读学士、蒙古学士。迁转迟滞，荣庆当引见，或讽以乞假，谢曰："穷达命也，欺君可乎？"居三年，擢鸿胪卿，转通政副使。简山东学政，丁母忧。

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仓场侍郎。以剥船运米，改由火车径运，并仓廒，增经费，杜领米弊端，裁稽查仓务御史，皆如所请行。和议成，奉命会办善后事宜，兼政务处提调。二十八年，授刑部尚书。大学堂之创立也。命荣庆副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寻充会试副考官、经济特科阅卷大臣。调礼部尚书，复调户部。拜军机大臣、政务大臣。

荣庆既入政地，尤汲汲于厉人才，厚风俗。尝疏陈："国家取才，满、汉并重。请饬下阁部，将所属满员严加考试，设馆课之：一、掌故之学；二、吏治之学；三、时务之学。尤以御制劝善要言、人臣儆心录、性理精义、上谕八旗诸书，为居官立身之大本。均令分门学习，札记大纲，以觇其才识。"。疏入，报闻。

三十一年，协办大学士。是冬，改学部尚书。明年，充修订官制大臣。寻罢军机，专理部务。德宗上宾，充恭办丧礼大臣。宣统元年，以疾乞休，温旨慰留，调礼部尚书。孝钦后奉安，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三年，裁礼部，改为弼德院副院长。旋充顾问大臣、德宗实录馆总裁。国变后，避居天津。卒，年五十八，谥文恪。

荣庆持躬谨慎，故事，军机大臣无公费，率取给馈赆。荣庆始入直，深以为病，语同列合辞上请，乃得支养廉银二千，而御前诸臣亦援例增给有差。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一年举人，由户部主事历保四品京堂，授鸿胪寺卿，迁内阁学士。

二十六年，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理藩院侍郎。拳匪肇衅，各国联兵来犯，令赴丰台御之。外兵入京，误以东坝为匪窟，欲屠之，力解乃免。两宫西巡，命充留京办事大臣，随李鸿章议和。约成，专使日本谢罪，又派赴日观博览会。

二十九年，擢户部尚书，调外务部，兼步军统领，管工巡局事，创警务，缮路政。平反王维勤冤狱，商民颂之。三十一年，晋大学士，仍充外务部会办大臣。历兼厘订官制、参预政务、变通旗制，署民政部尚书。

宣统元年，命为军机大臣，丁母忧，请终制，不许。出署直隶总督，请拨部款修凤河，寻还直。三年改官制，授内阁协理大臣，旋辞，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国变后，久卧病，卒，年六十有九。

戴鸿慈，字少怀，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以编修督学山东。父忧归，服除，督学云南。后复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一年，大考一等，擢庶子。

日韩启衅，我军屡挫。鸿慈连疏劾李鸿章调遣乖方，迁延贻误，始终倚任丁汝昌，请予严惩。并责令速解汝昌到部治罪，以肃军纪，均不报。和议成，鸿慈奏善后十二策：一、审敌情以固邦交；二、增陪以资拱卫；三、设军屯以实边储；四、筑铁道以省漕运；五、开煤铁以收利权；六、税烟酒以佐度支；七、行抽练以简军实；八、广铸造以精器械；九、简使才以备折冲；十、重牧令以资治理；十一、召对群僚以励交修；十二、变通考试以求实用。迁侍讲学士。督学福建。再迁内阁学士。学政报满，假归省墓。擢刑部侍郎。

赴西安行在，上陈治本疏，又请建两都，分六镇，以总督兼经略大臣，得辟幕僚，巡抚以下咸受节制。是年冬，随扈还京，转户部侍郎。时各省教案滋多，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以学政兼充。编辑外交成案，颁发宣讲。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遵设官报，议格不行。时设会议政务处，有奉旨交议事件，三品京堂以上与议。鸿慈请推行阁部、九卿、翰林、科道皆得各抒所见，属官则呈堂代递，可以收群策、励人才。下政务处采择。

三十一年，命五大臣出使各国考求政治，鸿慈与焉。将发，党人挟炸药登车狙击，从者或被创，人情惶惧。鸿慈从容诣宫门取进止，两宫慰谕，至泣下，遂行。历十五邦，凡八阅月，归国。与载泽、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裒辑列国政要百三十三卷、欧美政治要义十八章，会同进呈。并奏言：“各国治理大略，以为观其政体，美为合众，而专重民权，德本联邦，而实为君主，奥、匈同盟，仍各用其制度，法义同族，不免偏于集权，唯英人循秩序而不好激进，其宪法出于自然之发达，行之百年而无弊。反乎此者，有宪法不联合之国，如瑞典、挪威则分离矣，有宪法不完全之国，如土耳其、埃及则衰弱矣，有宪法不平允之国，如俄罗斯则扰乱无已时矣。种因既殊，结果亦异。故有虽革改而适以召乱者，此政体之不同也。觇其国力，陆军之强莫如德，海军之强莫如英，国民之富莫如美，此国力之不同也。窥其政略，则俄、法同盟，德、奥义同盟，既互相倚助以求国势之稳固，德法摩洛哥之会议，英、俄东亚之协商，其对于中国者，德、美海军之扩张，美、法屯军之增额，又各审利害以为商业之竞争。盖列强对峙之中，无有一国孤立可以图存者，势使然也。况人民生殖日繁，智识日开，内力亦愈以澎涨。故各国政策，或因殖民而造西伯利亚之铁路，或因商务而开巴拿马之运河，或因国富而投资本于世界，均有深意存焉，此政略之不同也。验其民气，俄民志伟大而少秩序，其国失之无教，法民好美术而流晏逸，其国失之过奢，德民性倔强而尚武勇，其国失之太骄，美民喜自由而多放任，其国失之复杂，义民尚功利而近贪诈，其国失之困贫，惟英人富于自治自营之精神，有独立不羁之气象，人格之高，风俗之厚，为各国所不及，此民气之不同也。臣等观于各国之大势既如此，又参综比较，穷其得失之源，实不外君臣一心，上下相维，然后可收举国一致之益。否则，名实相悬，有可以断其无效者，约有三端：一曰、无开诚之心者国必危。西班牙苛待殖民，致有斐律宾、古巴之败。英鉴于美民反抗，而于澳洲、坎拿大两域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致有今日之强盛，开诚故也。俄灭波兰而用严法以禁其语言，今揭竿而起要求权利者，即波兰人也。又于兴学练兵，皆以专制为目的，今满洲之役，不战先溃。莫斯科、圣彼得堡之暴动，即出于军人

与学生也。防之愈密，而祸即伏于所防之中，患更发于所防之外，不开诚故也。二曰、无虑远之识者国必弱，俄以交通之不便，而用中央集权，故其地方之自治，日以不整。美以疆域之大，而用地方分权，故其中央与地方之机关，同时进步。治大国与治小国固不侔也。德以日尔曼法系趋于地方分权，虽为君主之国，而人民有参与政治之资格。法以罗马法系趋于中央集权，虽为民主之国，而政务操之官吏之手，人民反无自治之能力。两相比较，法弱于德，有由来矣。三曰、无同化之力者国必扰。美以共和政体，重视人民权利，虽人种复杂，而同化力甚强，故能上下相安于无事。土耳其一国之中，分十数种族，语言宗教各不相同，又无统一之机关，致有今日之衰弱。俄则种族尤杂，不下百数，语言亦分四十余种，其政府又多歧视之意见，致有今日之纷乱。奥、匈两国虽同戴一君主，而两族之容貌、习尚、语言、性情迥殊，故时起事端，将来恐不免分离之患。盖法制不一，畛域不化，显然标其名为两种族之国，未有能享和平、臻富强者矣。此考察各国所得之实在情形也。窃惟学问以相摩而益善，国势以相竞而益强。中国地处亚东，又为数千年文化之古国，不免挟尊己卑人之见，未尝取世界列国之变迁而比较之。甲午以前，南北洋海陆军制造各厂同时而兴，声势一振。例之各省，差占优胜矣。然未尝取到国之情状而比较之也。故比较对于内，则满盈自阻之心日长，比较对于外，则争存进取之志益坚。然则谋国者亦善用其比较而已。”

又奏：“臣等旷观世界大势，深察中国近情，非定国是，无以安大计。国是之要，约有六事：一曰举国臣民立于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曰国是采决于公论；三曰集中外之所长，以谋国家与人民之安全发达；四曰明宫府之体制；五曰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六曰公布国用及诸政务。以上六事，拟请明降谕旨，宣天下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或二十年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又奏：“实行立宪，既请明定期限，则此十数年间，苟不先筹预备，转瞬届期，必至茫无所措。今欲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先从官制入手。拟请参酌中外，统筹大局，改定全国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均奉谕旨采纳，遂定立宪之议。

先是鸿慈奉使在途，已擢礼部尚书；及还，充厘定官制大臣，转法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参预政务大臣。时法部初设，与大理院画分权责，往复争议，又改并部中职掌。于是京外各级审判厅次第设矣。又采英、美制创立京师模范监狱。

三十四年，疾作，乞解职，温旨慰留。两宫升遐，力疾视事。宣统元年，赏一等第三宝星，充报聘俄国专使大臣。礼成返国，奏言：“道经东三省，目击日、俄二国之经营殖民地不遗余力。非急筹抵制，无以固边圉，非振兴实业扩其自然之利，无以图富强。请速办恳殖、森林二端。俟财力稍裕，再筹兴学、路矿、兵屯各事，以资捍卫。”胪陈办法。得旨，下所司议行。是年八月，命入军机，晋协办大学士。二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文诚。

论曰：枢臣入对，序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晚近领以尊亲，势尤禁隔，旅进旅退而已。景廉多战绩，额勒和布有清操，庚身、应溥通达谙练，寿恒有责难之言，鸿慈负知新之誉，荣庆谨慎持躬，那桐和敏解事，皆庶几大臣之选者欤？

清史稿卷四四〇　列传第二二七

英桂，字香岩，赫舍哩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元年举人，以中书充军机章京，晋侍读。授山东青州知府，迁登莱青道。擢山西按察使，调山东，署布政使。咸丰三年，擢河南巡抚。粤匪扰湖北，英桂抵南阳筹防，匪踞安徽六安州，驰防汝宁。捻首张洛行窜踞雉河集，命英桂督三省军务，叠败贼于三河尖、颍上，捕获教匪陈太安、王庭贞，迁山西巡抚。

同治元年，钦差胜保被逮，多隆阿代领其军，多所裁撤，部将宋景诗复叛。英桂奏言：“胜保旧部虽多乌合降众，久经战阵。多隆阿到营旬日，遣归七起，未免操之过急，穷无所归，乘机走险。应遵前谕，如能随同立功，仍准一体保奏，以安众心。”报闻。迁福州将军。

七年，署闽浙总督，奏言：“前督左宗棠议减兵者，为增饷也；议增饷者，为练兵也。应就地势情形，以定经久之制。浙省依山阻海，马步水陆额兵三万七千五十九名，而驻于杭、嘉、湖、宁、温、绍、台海滨七府者三万余名，分驻湖、金、衢、严、处五府者七千余名。海疆偏重，形势了然。

加饷为人情所愿，减兵又为人情所难。各属形势不同，参以变通，庶臻妥善。今拟分别减兵增饷，以本省应裁之饷，加本省应存之兵。至练兵拟照楚、湘兵制，整器械，精技艺，庶兵气可扬。水师战船，宽筹经费，期复旧模。”又言：“轮船之设，利于巨洋。驾驶之法，迥异长江。”并拟定外海炮艇章程十二条，上均嘉纳，召为内大臣。

十一年，授兵部尚书，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调吏部，兼步军统领。光绪元年，协办大学士。三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四年，以病乞休。五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勤。

宗室载龄，字鹤峰，隶镶蓝旗，诚隐郡王允祉五世孙。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迁洗马，累至内阁学士。以题定郡王载铨息肩图称门生违例，镌三级，除光禄寺卿。

咸丰三年，擢都察院副都御史，授工部左侍郎。粤匪北窜，踞河间、阜城，命载龄督防固安，匪南窜，撤防。会川督裕瑞被劾，命载龄往勘。因疏陈山西、陕西、四川捐输款项侵蚀、滥销诸弊，请敕各督抚严查参办，并条上章程五则。议行。时黔匪逼近蜀境，诏载龄严饬地方劝谕乡团助声势。寻署陕西巡抚，调刑部侍郎，仍留陕。五年，疏言：“前抚臣王庆云请准遣戍新疆官犯捐输，改发内地。捐数无多，何裨国计？此端一开，行险侥幸之徒，将肆意妄为，绝无忌惮。所得小而所失大，请停止以儆官邪。”上韪之。寻诏回京，授泰宁镇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以病乞休。病痊，署礼部侍郎，授刑部，调吏部。

同治元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九年，丁父忧，袭辅国公。光绪三年，调吏部，协办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六年，因病屡疏乞休，允之。九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恪。

恩承，字露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以笔帖式历礼部郎中。随僧格林沁剿贼，赏四品京堂。授侍读学士，仍留营充翼长。解山东滕县围，克沙沟营、临城驿，破贼曹州，又败之临朐县南。晋三品京堂，授太常寺卿。

同治二年，捻首张洛行伏诛，赏黄马褂，擢内阁学士，授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以僧格林沁遇害，坐革职。旋以剿奉天马贼，复原官。授理藩院侍郎。七年，捻匪张总愚北窜，恩承总统神机营马步兵往雄、霸扼防。捻平，还京。历调工部、礼部、刑部、吏部。光绪元年，兼总管内务大臣，擢都察左都御史、正蓝旗汉军都统，迁礼部尚书。命与侍郎童华往四川查办总督丁宝桢等被劾案，复奏宝桢交部议。恩承言：“从古言利之臣，咸以不加赋而财用足，为动人听闻之具。溯自军兴以来，川省厘、捐两项，协拔饷需，以千百万计。苟非国家深仁厚泽，何以人乐输将？方今军务肃清，民今未复，乃川省没立官运局，所征正款，已暗寓加厘；所收杂款，更巧为摊派。下与小民争利，而司、道两库悬久百万有奇。正款反形支绌，似于国计民生两无裨益。”疏入，敕部核覆，复命赴云南查办事件，以侍郎阎敬铭劾恩承入川时失察家人需索，部议革职留任。

回京，授步军统领。十年，迁刑部尚书，调吏部，协办大学士。明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十三年，命赴广西、湖南、河南按事。十五年，转东阁。十八年，卒，谥文恪。

宗室福锟，字箴庭，隶镶蓝旗，理密亲王允礽六世孙。咸丰九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晋员外郎。

光绪四年，授右庶子，迁侍读学士，擢太仆寺卿。六年，赏副都统，充西宁办事大臣。八年，召授兵部侍郎，历调刑部、户部。十年，擢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管内务府大臣。调户部，协办大学士。以部驳机器鼓铸，福锟议革职，改留任，旋复官。十五年，加太子太保。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疏劾大学士张之万交纳外官，命福锟偕尚书潘祖阴勘之，奏言：“之万住居湫隘，门无杂宾。枢臣接见外僚，藉以考核人才。不得以因公谒见，谓为接纳营私。惟僧静洲以方外浮屠往来仕宦之家，易招物议，请驱逐回籍。”报可。十七年，授体仁阁大学士。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赏双眼花翎。时京师盗风甚炽，福锟初禁步军讯盗用严刑，盗益肆。至是奏请变通缉捕章程，允之。二十一年，疏请乞休。卒，谥文慎。

崇礼，字受之，姜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咸丰年，以拜唐阿为清漪园苑丞。文宗巡幸，尝询以事，奏对称旨，嘉奖之。由员外郎历内务府卿，加内务府大臣。

光绪元年，授山海关副都统，乞病归。五年，历迁内阁学士，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补

礼部右侍郎。坐事，议革职，改降三级。九年，授光禄寺卿。历理藩院侍郎，转兵部、户部。二十年，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旋擢理藩院尚书。出为热河都统，再乞病。二十四年，授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

崇礼勤于职事，太后念先帝识拔，颇推恩遇。及政变起，太后复训政，参预新政。杨锐等获罪，崇礼以案情重大，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始命军机会刑部、都察院严审。已，又传旨即行正法。二十六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二十九年，授东阁大学士，转文渊阁。三十一年，以病乞罢。又二年，卒，谥文恪。

裕德，字寿田，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八年，充咸安宫总裁，偕詹事府少詹事宝昌等疏请整顿咸安宫官学凡六事，下部议行。五转至内阁学士，督山东学政，十六年，擢工部侍郎，调刑部。二十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偕侍郎廖寿恒赴四川按事。二十四年，迁理藩院尚书，调兵部。二十八年，赴哲里木盟查办事件，因条上领荒招垦事宜，如所议行。二十九年，协办大学士，授体仁阁大学士。三十年，充会试总裁。明年，改东阁。卒，谥方慎。

裕德持躬谦谨，礼贤下士，有一得之长，誉之不容口，时皆称之。

论曰：大学士满、汉并重，非有资望，不轻予大拜。内阁不兼军机者，不参机务，相业无闻焉。英桂诸人或起军功，或承世荫，或娴文学，或优政事，虽未能显有名绩，而旧德老成，雍容台鼎，亦不愧宰相之器者欤！

清史稿卷四四一　列传第二二八

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大学士世恩孙。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读，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寺少卿。左宗棠被劾，召对簿，罪不测，祖荫上疏营救，且密荐其能，狱解，乃起独领一军。

十一年，诏求直言，祖荫念车驾还都，首斥奸佞，纲纪一新，为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四事。并请免赋以苏民困，汰厘以纾民力，严军律以拯民生，广中额以收民心。纚纚数千言，称旨。迁光禄寺卿。与修治台平宝鉴，书成被赏赉。先后纠弹官吏不职状，书凡数上，文若钦差胜保、直隶总督文煜、陕西巡抚英棨、布政使毛震寿、甘肃布政使恩麟、道员田在田诸人。武若提督孔广顺、总兵阎丕叙、副将张维义诸人。繇是直声震朝端。

同治三年，授左副都御史。坐会议何桂清罪未列衔，絓吏议。明年，恭亲王奕䜣获谴，下群臣议。祖荫念重臣进退，关系安危，疏请持平用中。酌予转圜，祛世人惑。补工部侍郎。七年，调户部，充经筵讲官。坐失部印，褫职留任。典顺天乡试，再坐中式举人徐景春文理荒谬，镌二级。十三年，特旨赏编修，仍入直。录输饷功，释处分。

光绪改元，授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数迁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五年，主事吴可读以死请为穆宗立嗣，祖荫被命集议，与徐桐等请申不建储，彝训疏存毓庆宫。明年，偕惇亲王奕誴等办中俄交涉。约既成，筹善后，条列练兵、简器、开矿、备饷四事进。命入直军机，父忧归。服阕，起权兵部尚书，调补工部，兼管顺天府尹事。大婚礼成，晋太子太保。

十六年，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勤。宝坻士绅感其救灾勤劳，吁建专祠，报可。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先后数掌文衡，典会试二、乡试三，所得多真士。时与翁同龢并称翁潘云。

李文田，字芍农，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充日讲起居注官。同治五年大考，晋中允。九年，督江西学政，累迁侍读学士。秩满，其母年已七十有七矣，将乞终养，会闻朝廷议修园籞，遂入都复命。既至，谒军机大臣宝鋆，告以东南事可危，李光昭奸猥无行，责其不能匡救。宝鋆曰："居南斋亦可言，奚必责枢府？"文田曰："正为是来耳！"疏上，不报。逾岁，上停止园工封事，略言："巴夏礼等毁圆明园，其人尚存。昔既焚之而不惧，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常人之家偶被盗劫，犹必固其门墙，慎其管钥，未闻有挥金夸富于盗前者。今彗星见，天象谴

告，而犹忍而出此，此必内府诸臣及左右憸人导皇上以朘削穷民之举。使朘削而果无他患，则唐至元、明将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皇上亦思圆明园之所以兴乎？其时高宗西北拓地数千里，东西诸国詟惮天威，府库充盈，物力丰盛，园工取之内帑而民不知，故皆乐园之成。今皆反是，圣明在上，此不待思而决者矣。”疏入，上为动容，俄乞假归。

光绪八年，遭母忧。服竟。起故官，入直如故。数迁至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领阁事。二十年，疏请起用恭亲王奕䜣及前布政使游智开，依行。明年，卒，恤如制，谥文诚。

文田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尤谙究西北舆地。屡典试事，类能识拔绩学，士皆称之。

孙诒经，字子授，浙江钱塘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闻杭州城陷，乞假归，奉亲辟居定海。参宁绍台道张景渠军，平浙东有功，还授检讨。以倭仁荐，入直南书房。

同治四年，擢司业。上言：“弭灾在恤刑，治狱先平法。本律盗案不分首从，圣祖、世宗加以区别。自顷盗风充斥，概用重典，行十余年，案不减少。则知弭盗之术，不在用法之严。请敕刑部改成例，复祖制。”议行。会上将侍太后幸惇亲王府，既，与夏同善谏罢。未几，复将诣恭亲王府祀神，诒经再上疏，言：“圣学方新，宸修宜懋。经帷屡旷，则神志难专，法驾时勤，则见闻易惑。一日行幸，一日已荒念典之功。今日行礼，异日或启游观之渐。”士论归之。遭父忧去，服除，仍原官，入直如故。十年，迁侍讲。五月朔，日食。诒经以天道感应，本诸人事，于是有遇灾修省之请。十三年夏，彗星见，越数日，太白经天，人心惶骇。诒经复有广开言路及罢圆明园工程之请，迁侍读学士。德宗缵业，大考一等，擢詹事。召对，命直抒所见，连上澄吏治、慎海防机宜甚悉。

光绪六年，俄衅启，东西海陆边防亟。诒经言：“能战然后能和，兵力专顾海口，北塘覆辙可鉴。”请调劲旅守东路，并津、永举办民团。再迁刑部侍郎，明年，调户部。会左宗棠请修畿辅水利，乃疏荐张之洞、张佩纶资治理，并以山东河患，河员专治河堤，不讲修导，建议购泰西机船及时修浚。十一年，入直毓庆宫。山东河工领部银百万，诒经廉得书吏史恩涛苛索状，严责缴还，将惩治，章未上，而御史王赓荣等辄劾以轻纵。上令明白回奏，复奏入，卒陷吏议，并罢直。有劝引退者，诒经曰：“吾被恩遇久，皇敢佚吾身邪？”于是专治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时议设银行，造铁路，虑利权外溢，龂龂持异议。

诒经持躬清正，思以儒术救时敝。不阿权要，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先后数司文柄，深恶末学＜□骨几＞＜□土寮＞积习。摈之惟恐不遑，所得多知名士。生平论学不分汉、宋，谓经学即理学。又曰：“学所以厉行也，博学而薄行，学奚足尚？”一时为学者所宗。十六年，卒，优诏赐恤，谥文懿。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仁和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十年，粤寇陷江南，诸军无所统，请属之曾国藩。又以北塘之役，僧格林沁军退顿通州，桂良再就议款，同善建言敌情叵测，宜专任僧格林沁备战守，敕并依行。父忧归，服阕，起故官。

同治六年，迁少詹事。其时传言车驾将幸惇亲王府，召集梨园，同善闻之，与孙诒经合疏谏止。略言：“皇上冲龄，敬天未至南郊，游幸先临府第，未安者一。圣学端资养正，耳目玩好偶有所娱，恐疏而不密，未安者二。近顷军事未宁，游观之事传播四方，曷以慰臣民望？未安者三。英、俄人士杂处京畿，稍示以懈，何能帖伏？未安者四。夫孝以礼为归，礼以时为大，非时不举，古有明箴。乞罢止以彰圣德。”出督江苏学政，遭继母丧去职，起詹事。十年，迁兵部右侍郎。秋，患淫雨，奉其状以上。乞申虔祷，实行敦节俭、广赈济、开言路、清庶狱诸政，语至剀切。十三年，偕尚书广寿诣四川按事，奏请撤永川等兵差局、绵竹等夫马局。

光绪元年，命直毓庆宫授读，固辞不获，益屏家事勿问，退唯默坐观书，思所以为献纳地。先后累言盗案刑例宜复旧制，分首从。畿辅旱，请凿井灌田苏之，晋、豫饥，请移海防关税经费恤之。四年，复命视学江苏，陛辞日，力陈捐纳有碍民生，无裨国用，称旨。明年，被命巡视山东黄河，条上治下游三事：曰浚海口，曰直河湾，曰通支河，请移机器局经费治之。其秋，阅缘江炮台，又历陈三不可恃，请合数省力助守江口，已筑者毋废，未筑者毋增，上然其言。尝割俸浚江阴城河，植松五万余于君山，民德之。

六年，卒，德宗闻之遽泣，其忠诚荷主知如此。遗疏入，赐恤如例，谥文敬。子庚复，主事；敦复，御史。

张家骧，字子腾，浙江鄞县人。同治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调山西。遭父忧解职，服除，起故官。迁侍讲，入直南书房。

光绪元年，转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年，命直毓庆宫，迁侍讲学士。明年，刘铭传奉召入都，疏请筹造清江浦铁路，下李鸿章等议。家骧念典学方新，讲求上理，万一言利之臣随声附和，一言偾事，关系匪轻，乃力陈三弊阻止之。疏入，仍令鸿章核复，鸿章力主铭传策。然自是御史洪良品陈五害，侍讲张楷陈九不利，并随家骧而上谏书矣，事竟寝。数迁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九年，授工部右侍郎，调吏部。

家骧纯谨好学，一谢时趋，莅官端慎。授帝读，朝夕纳诲，颇能尽心所职。十年，卒，上悼惜，赐祭葬如制，谥文庄。

张英麟，字振卿，山东历城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命偕检讨王庆祺在弘德殿行走。英麟甫入直，即乞假归省。未几，穆宗崩，庆祺以有罪褫职。众皆称其志节。历典福建、云南乡试，累迁祭酒，充经筵讲官。

光绪十七年，以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学政。奉省士民朴素，随轺所至，力加奖劝，学风兴起。晋内阁学士，简顺天学政，擢吏部侍郎。二十六年，通州试竣回京，两宫西狩，官吏迁避。英麟独守学政关防待交替。明年，召赴行在，应诏上疏，请力崇节俭。乘舆回銮，议变法，英麟言祖宗法制，可整饬不可遽更张。二十九年，充会试副总裁，借闱河南，改试策论、经义。英麟严衡校，多取绩学。会改官制，英麟以侍郎迁副都统，汉员授旗官自此始，旋晋都统。三十四年，授都御史。时议行宪政，许士民上书，英麟必详审为代达。御史江春霖直劾亲贵，斥回原衙门，英麟率全台合疏留之。

宣统改元，摄政监国复举轮讲之典。英麟撰《资治通鉴》讲章以进，皆发明精义，比附近情，冀以诚意相感动，章上，但循故事留览而已。三年，武昌变起，内阁改制，饬都察院及凡有言责者皆停奏事，英麟叹息以为奇变。逊位诏下，遂乞罢归。德宗永远奉安，犹奔赴崇陵谒送。重宴琼林，加太子太保。乙丑冬，卒，年八十有八。

张仁黼，字劭予，河南固始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书房。出督湖北学政，以朱子《小学》、《近思录》训士。累迁洗马，充日讲起居注官，补侍讲。

二十年，日本衅起，枢臣被劾。乃与李文田等请起用恭亲王奕䜣，称旨。迁鸿胪寺卿，典试四川。除奉天府府丞，父忧，未之官。二十六年，拳乱作，奉命在籍治团练。服阕，赴行在。时财匮，议加丁口税。仁黼谓："今日国势极危，而人心未去者。良由世祖除明季三饷，圣祖诏丁口以五十年为率，嗣后滋生永不加赋。深仁厚泽，民不能忘。今议加丁税，违祖制，拂民情，必不可。"事遂寝。还京，擢顺天府府尹。再迁兵部侍郎，典试江西，历学部、法部。

三十三年，补大理院正卿，奏请敕部院大臣会订法律，略言："法律主要在乎组织立法机关，而所以成之者有三，曰：定法律宗旨，辨法律性质，编法律成典。中国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尤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又言："立法之要，规模不可不闳，推行必宜有渐。否则未当于人心而贸然以试，诚恐外国属人主义势力日益扩张，而吾国属地主义处理愈形棼纠。有司奉行不善，反使外人得以藉口，为患甚大。"疏入，多议行。俄授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三十四年，丁母忧。未几，卒。

仁黼内行修，不自标异。尝被命治河，却例馈节省金，同官惧，谓将兴大狱。仁黼忽索取金，众始安，然颇怪其失操。已而河南巡抚上言绅士助学校金，不受奖叙，数与之同。朝士益服其清不绝物云。

张亨嘉，字燮钧，福建侯官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四年，视学湖南，念儒官为士模范，不激浊扬清，曷以励风教？疏荐文行交修者数人，士习为一变。二十三年，入直南书

房。越二年，除司业，频转太常寺少卿。一岁五迁，殊数也。

二十六年夏，亲贵大臣信拳民有神术能攘外，饰词入告，上疑之，命亨嘉察视。亨嘉知其不可恃，条上弭衅机宜甚悉，疏甫入而乱作。西狩还，独先赐用，徙大理寺卿。明年，出督浙江学政，颇采西国政教命题试士，多得通材。尚书张百熙、荣庆既为学务大臣，别置大学总监督，亨嘉遂被命任校事，仍不离内廷职。大学中更寇乱，肄业生不盈百，乃辟学舍，广集高材生。类别学科，礼聘儒宿及东西邦学人专门教授。书籍仪器，粲然具备。兼摄进士馆监督，进士习法政自此始。历光禄寺卿、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逾岁，疏辞校职，转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

亨嘉为人敦实，嗜古精鉴赏。事母孝，母黄氏，寿百岁，同列奏庥瑞。中兴后命妇享高耄者，与詹事袁葆恒祖母郭氏二人而已。上闻之叹异，加恩赐予。三十四年，遭丧去，终服，仍入直。宣统二年，卒，赐祭葬，谥文厚。

论曰：同、光典学内直诸臣，每兼授读，体制较隆，而文学侍从，亦多选绩学，时备顾问，称荣幸焉。祖荫好贤勤事，文田学识淹雅，同以通博称。诒经重实学，同善崇圣德，家骥尽心诲纳，英麟早励风节，并无愧师儒。仁黼、亨嘉尤惓惓于明法修学。后先相望，其风采皆隐然可见焉。

清史稿卷四四二　列传第二二九

子会章汪鸣銮　周家楣

徐树铭，字寿蘅，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典四川乡试。咸丰二年，迁中允，简山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授兵部右侍郎。督学福建，按试兴、泉。适莆田、同安吕、黄二氏械斗，势汹汹，树铭喻以大义，手书劝谕文付二氏，躬察斗死者而哀之，二氏愧悔，复为立型仁、讲让二塾，训其子弟，二氏愈益和。秩满，乞归养。同治五年，起署礼部左侍郎。明年，督学浙江，以荐举人才中列已罢编修俞樾，严旨付吏议，谪迁太常寺少卿。

光绪初，除鸿胪寺卿，遭父忧，终丧，起授通政司副使。十年，晋太常寺卿。永定河决，诏树铭往勘，既至，奏罢河工酌用民力及折价交土章程，民德之。法越事急，念海道梗阻，乃疏请漕粮改归河运，敕直隶总督治南运全河。十二年，补左副都御史。

时议废当十钱，复制钱，民心惶惑。树铭言于户部尚书阎敬铭，请发仓廪，俾民以当十钱购粟，粜平而钱不废，民乃安。十五年，授工部右侍郎。历充顺天、浙江乡试正副考官，会试总裁。二十年，中东构衅，树铭数上封事，皆不报。旋迁左都御史。充经筵讲官。疏请行蚕政，敕督抚令有司营办，以从违为举劾，上嘉纳，下其疏各省。二十五年，拜工部尚书。旋病卒，予优恤。

树铭幼颖异，问学于何桂珍、曾国藩、倭仁、唐鉴诸人。生平无私蓄，惟嗜钟鼎书画，藏书数十万卷，虽耄犹勤学不倦云。

薛允升，字云阶，陕西长安人。咸丰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知江西饶州府。光绪三年，授四川成绵龙茂道，调署建昌。明年，迁山西按察使。值大祲，治振，综核出入，民获苏。又明年，晋山东布政使，权漕运总督。淮上患剧盗久未获，允升诇得其巢，遣吏士往捕。岁除夕，盗方饮酒，未戒备，悉就执。六年，召为刑部侍郎，历礼、兵、工三部，而佐兵部为久。念国家养兵勇糜饷糈，因条列练兵裁勇机宜，上嘉纳。

十九年，授刑部尚书。初，允升观政刑曹，以刑名关民命，穷年讨测律例，遇滞义笔诸册，久之有所得。或以律书求解，辄为开导，而其为用壹归廉平。凡所定谳，案法随科，人莫能增损一字。长官信仗之，有大狱辄以相属。其鞫囚如与家人语，务使隐情毕达，枉则为之平反。始以治王宏罄狱显名。盖民有堕水死者，团防局勇已不胜榜掠，承矣。允升复讯，事白。厥后江宁民周五杀朱彪，遁，参将胡金传欲邀功，捕僧绍棕、曲学如论死。侍读学士陈宝琛纠弹之，上命允升往按，廉得实，承审官皆惩办如律。

二十二年，太监李苌材、张受山构众击杀捕者，严旨付部议。允升拟援光棍例治之，而总管太监李莲英为乞恩，太后以例有“伤人致死，按律问拟”一语，敕再议。允升言：“李苌材等一案，既非谋故斗杀，不得援此语为附合。且我朝家法严，宦寺倍治罪。此次从严惩治，不能仰体哀矜之意，

已愧于心。倘复迁就定谳，并置初奉谕旨于不顾，则负疚益深。夫立法本以惩恶，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果欲肃清辇毂，裁抑阉宦，则仍依原奏办理。若以为过严，或诛首而宥从，自在皇上权衡至当，非臣等所敢定拟也。”疏上，仍敕部议罪。其时莲英遍嘱要人求末减，允升不为动。复奏请处斩张受山，至李苌材伤人未死，量减为斩监候，从之。二十三年，其从子济关说通贿，御史张仲炘、给事中蒋式芬先后论劾，允升坐不远嫌，镌三级，贬授宗人府府丞。次年，谢病归。

二十六年，拳祸作，两宫幸西安。允升赴行在，复起刑部侍郎，寻授尚书，以老辞，不允。二十七年，回銮，从驾至河南。病卒，恤如制。著有汉律辑存六卷、汉律决事比四卷、唐明律合编四十卷、服制备考四卷、读例存疑五十四卷。子浚，光绪六年进士，官礼部郎中。

宗室延煦，字树南，隶正蓝旗，直隶总督庆祺子，以任子官礼部主事。咸丰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三年，车驾北狩，录城防功，擢四品京堂。明年，授赞善。累迁内阁学士，除盛京兵部侍郎。同治六年，调户部，数勘办展边垦地。十一年，移督仓场。与汉侍郎毕道远疏请漕粮起运本色济兵食，议行。

光绪二年，出为热河都统，以围场旷莽，易丛奸宄，请增置营汛资守御。有土寇王致冈者，构众扰平泉、赤峰、建昌诸处，积为民患，官军莫能捕，至是遣守备松恩剿平之。寻移疾去。九年，授左都御史。念《会典事例》自嘉庆间续修，中更六十余年，典章制度，视昔弥剧。及今不修，恐文献无征，难免舛漏。疏请敕廷臣集议开馆，限年修明宪典，得旨报可。

十年，晋理藩院尚书，调礼部。万寿圣节，大学士左宗棠未随班叩祝，延煦上疏论劾。略谓：“左宗棠职居首列，鸿胪引班时，竟步出乾清门，不胜驺诧。国家优礼大臣，宗棠被恩尤重。纵捐顶踵，未报万一，乃躬履尊严之地，绝无诚敬之心。如曰遘疾，曷弗请假？而必故乱班联，害礼负恩，莫或斯等！”疏上，下宗棠吏议，以延煦语过当，诏革职留任。

会山东民埝决口，言者劾巡抚陈士杰误工状，命延煦偕祁世长往按，白其诬而言其失计。又以遵旨巡察海防，具图说以上，谓：“烟台、旅顺对峙，海面至此一束，两岸同心扼守要隘，津、沽得有锁钥。防守之法，应如何测浅深，审沙线，备船炮，设水师，募谙海战之人，必有制胜之策。”上韪其议，特宣示。还京，再移疾，不允。十二年，两宫祇谒东陵，诣孝贞显皇后陵寝，慈禧皇太后不欲行拜跪礼，延煦持不可，面争数四。方是时，太后怒甚，礼部长官咸失色，延煦从容无少变。太后卒无以难，不得已跪拜如仪。延煦起家贵介，以文词受主知，而立朝大节侃侃无所挠，士论伟之。明年，卒。

子会章，光绪二年进士，历官理藩院侍郎。戊戌政变，汉京朝官罹法纲者众。会章独奏论刑狱贵持其平，不当以满、汉分畛域，言人所不敢言，论者谓其伉直有父风。

汪鸣銮，字柳门，浙江钱塘人。少劬学。同治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益覃研经学，谓：“圣道垂诸六经，经学非训诂不明，训诂非文字不著。”治经当从许书入手，尝疏请以许慎从祀文庙。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典河南、江西、山东乡试，颛重实学，号得士。

光绪三年，父忧归，服阕，起故官。历迁内阁学士，晋工部侍郎，兼管户部三库。十六年，赴吉林按事，与尚书敬信俱。二十年，主礼部试。时日韩衅起，朝议纷呶。诏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五城团防大臣。调吏部右侍郎，兼贰刑部。逾年，和议成，日人坚索台湾，鸣銮力陈不可，称上意。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故抑扬其语，太后信之，上不自安。其冬，遂下诏曰：“朕侍奉皇太后，仰蒙慈训，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体恤朕躬，无微不至。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见，信口妄言，迹近离间。本欲即行治罪，因军务方棘，隐忍未发。今特晓谕诸臣，知所儆惕。汪鸣銮、长麟并革职，永不叙用。嗣后内外大小臣工有敢巧言尝试者，朕必治以重罪。”既罢归，主讲杭州诂经精舍、敷文书院。三十二年，卒。

长麟，满洲镶蓝旗人。光绪六年繙译进士，授编修。累至户部右侍郎。

周家楣，字小棠，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章京。其时教禨棘，四川总督骆秉章夙持正，外人以将军崇实易与，遇事辄就决之，数兴大狱，至杀平民二百人，勿之问。家楣上书执政，极言其害，请教案归总督裁决，卒如所言。各国相继换约，交涉益剧，枋事者多依违。家楣苦心经画，凡议觐礼、遣使臣、护侨民，皆委曲历久而后定。洎日本窥台湾，海防亟，乃为策先谋足以制日者。于是大学士文祥举立海军、造船舰、筑炮台、制枪械、采煤铁、招侨商，及用人、筹饷诸端，折衷众说，属草议上之。累迁郎中，擢五品京堂。

光绪改元，除太仆寺少卿，典四川乡试。越二载，迁顺天府府尹，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遭忧去。服阕，署左副都御史，直总署如故。八年，再授顺天府府尹。时吏治日弛，家楣自初莅即奏增经费，劾污吏，练捕盗营，亲决狱讼，设通州、良乡官车局、近畿教养义塾、善堂、留养局，增贡院号舍，扩金台书院，制孔庙祭器、乐器。及再任，益有兴革，郡中一切皆治办。

九年，淫雨河溢，州邑吁灾，亟疏请帑，复募集银百余万。会关东大熟，劝募杂粮，亦获数万石，恤饥困。明年春，大举工赈，浚京南凤河、京东北运河，武清、宝坻两减河、宛平庞谷庄百二十村沟洫。通州、涿州、霸州、保定堤坝决口，分助直、鲁工赈皆巨万。佥谓京畿救荒之政，为百年所未有云。

家楣方负时望，累兼署礼、户、兵部侍郎，上意骎向用。既而恭亲王奕䜣罢政，朝局一变。法越事起，朝士激昂多主战。家楣以法强盛，不可轻敌，乃自具疏，略谓："法人肆扰海疆，台湾极于战御，饷械阻绝。敌以兵船十数游弋海口，伺隙抵巇，各国且潜济之。台湾虽胜，与内地隔。越南得手，得一地留一师，亦恐分兵致弱。今调停之说，发之自彼，权之在我，不得不别具深谋，欲擒先纵。至中国实能自强，转无战之可言。此大局之枢纽也。"疏上，自知其言不协时，曰："吾终不以附和误国。"给事中孔宪彝劾张荫桓泄漏机密，语连家楣及吴廷芬等，乃罢直总署，转通政使。十三年，卒。顺天士民感其遗惠，请建通州专祠，诏允之。

周德润，字生霖，广西临桂人。同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司业，历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八年，除少詹事。星变陈言，上修理政刑六事。再迁内阁学士。

十年，大学士左宗棠称疾请解职，德润力言："宗棠不宜去位，请旨责其引退之非，示以致身之义。"称旨。当是时，言路发摅，德润先后劾巡抚李文敏、倪文蔚不职状，有直声。

法越构兵，倡救越议，数请力保藩封，速定战计，条列亟务十端，可危者八，不可和者五，宜用兵者七。又以防务不可岁月计，复请亟筹强边积谷，以老敌师、操胜算。疏凡十余上，上数召见，嘉其谙边情。命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次请敕廷臣集议。未几，和议起，法人勒退兵，益索偿费。议者欲与之，德润持不可，谓："苟伤国体，即一介不可与。请定志毋退缩。"已，议款事棘，德润独具疏，略言："藩封可弃，犹谓非域中也。边界可分，犹谓非腹地也。商可通，兵可撤，犹谓守约非背约也。五条外横生枝节，若犹迁就，其何能国？请严拒之。"并陈和战机宜甚悉。上以单衔入告，乖和衷谊，罢直总署。及明诏与法宣战，德润遵旨复陈台、越战计，力驳德璀琳、盛宣怀所拟和约，条列救台复越六策，力主先战后和。复上安徽厘税、梧州关税积弊状，先后命大臣廉得实，设法整饬之，岁课赢数十万。

明年，和议将成，德润胪举八事进，曰：习勤苦；责疆吏；清内宄；募锐卒；杜中饱；会办北洋大臣宜分驻奉天海口；南北宜联一气；滇、粤宜筹善后；云南宜设机器局。上嘉焉。时法使浦理燮等赴越，朝命德润诣滇治界务。德润率道员叶廷眷等出关，勘都龙南丹古林箐，缘南溪河至河口保胜蛮耗。十二年，与法使狄隆等论界线，以缘边二千余里，议分五段，执志乘与争，更正没入越地三十余里，险要地四十里，复大赌咒河外苗塘子诸地数百里。逾岁还，除刑部侍郎，督顺天学政。十八年，卒，予优恤。

胡燏棻，字芸楣，安徽泗州人，本籍浙江萧山。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知广西灵川县，未上，纳赀为道员，铨直隶。总督李鸿章俾管北洋军糈，补天津道。光绪十四年，鸿章将出阅海军，有巨猾觊为变，流言胥动。各国领事诘鸿章，鸿章以其事属燏棻，越三月捕治之，以乃定。海舟应徭自奉天运米豆输天津，充户长者，岁出金三万，往往破家。燏棻廉得状，上鸿章奏罢之。

十六年，大水，民数万止城上。燏棻扩北仓、西沽粥厂徙居之。鸿章用其言，募集银三百数十万，复督塞南北运河诸溢流凡八十余处，民犹及种麦。十七年，迁广西按察使，赐头品服。逾岁到官，多所平反。两权布政使，建逊业堂教士，下临桂知县督诸囚习艺。

二十年，入觐，会中东事起，命治糈台。师挫，鸿章东渡行成。诸军西入关，燏棻疏请赀遣之。蒋希夷军几溃，燏棻单骑宣谕，卒解遣，无敢哗者。朝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燏棻主练兵，成十营，顿小站，号定武军。小站练兵自此始。燏棻上疏言变法自强，条列十事：曰开铁路，自汉口至京为干路，其分支南自光山、固始出六安，自应城、京山、安陆出荆门、当阳，西自怀庆出轵关径蒲、解达关陇，东自开封、归德过宿、泗抵清江。曰造钞币、银币，毋使各国垄市利。曰制机器，国家用枪炮船械，令民厂自造，可塞漏卮。曰开矿产，筑路需煤铁，铸币需金银铜，制机器需五金，择良吏主其事。曰折南漕，官禄军糈并易以银，仍就津市米储通州，备缓急。曰减兵额，汰老弱，简精壮，化无用为有用。曰创邮政，取其赀佐度支，驿站、提塘皆可废。曰练陆军，将知学问，械求画一，兵取良家，厚将领月糈，严戒侵蚀。曰整海军，军置帅，总领缘海七省，隶中枢，不受疆吏节度。曰设学堂，农、商、工、矿、医有颛家，水师、陆军、女子、盲哑有教法，朝廷为定制，甄而用之。又言停武科，练旗兵，器械、营制、饷章并从西式。次第皆采用。是岁定议造铁路，自芦沟至津，命燏棻充督办。寻授顺天府府尹，疏请展京西支路，首芦沟讫门头沟，便煤运。

己，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时董福祥军驻南苑，斫伤铁路西国工程师，各公使诉于朝，请罢董军。燏棻力争，始留驻近畿，然卒以此罢直总署。燏棻夙以谈洋务著称。次年，拳匪入京，指为通敌，欲杀之，逸而免。应会办关内外铁路之命，路为联军占，岁余始与英使订约接收，复归于我。迁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转礼部，寻转邮传部。卒，恤如制。予天津建祠。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性通倪。纳赀为知县，铨山东。巡抚阎敬铭、玉桢先后器异之。数荐至道员。光绪二年，权登莱青道。时英国请辟烟台租界，议倡马头捐以敛厚赀，荫桓持不可。又义冢一区为人盗售，有司已钤契矣，复与力争，卒返其地。

七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抉芜湖关痼弊，税骤进。会久淫雨，江流衍溢，州邑吁灾，出俸钱振之。明年，迁按察使。征还，赏三品京堂，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年，除太常寺少卿。

荫桓精敏，号知外务。骤跻巍官，务揽权，为同列所忌。给事中孔宪彀摭其致苏松太道邵友濂私函为泄朝旨，劾之，诏出总署。又以语连同官，并罢周家楣等，朝列益衔之。左迁直隶大顺广道。

十一年，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逾岁赴美，舟抵金山，税司黑假索观国书，荫桓谓非关吏所得预，峻拒之。电诘美外部，黑假踧踖惭谢。至伊士顿，地近洛士丙冷，华民箪食相迎。初，华民之佣其地也，为美工燔杀，数至二百余人。前使郑藻如索偿所毁财产，久不得直，至是皆待命荫桓。荫桓既达美都，即与其外部辨论，凡偿墨西哥银十四万七千有奇。金山华民故好械斗，尝为文风谕之。未几，美设苛例，欲禁遏华工。荫桓曰：“与其系命它族，毋宁靳勿与通也。”于是倡自禁华工议，继乃徇众请，不果行。其它乌卢公司槐花园、澳路非奴、姑力、阿路美、的钦巴新蕾诸案，亦多所斡旋。又与日廷争论小吕宋设官事，卒如所议。是岁，除太常寺卿，转通政司副使。十三年，奏设古巴学堂，并筹建金山学堂、医院。后三年还国，仍直总署。历迁户部左侍郎。

二十年，中日议和，命偕友濂为全权大臣，东渡，日人弗纳。次年，复命与日使林董赓议商约，荫桓力争优待利益、征收税则二事，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语具《邦交志》。二十三年，奉使贺英，上以其领度支熟知外情，命就彼国兼议加税，坚拒免厘。荫桓历英、美、法、德、俄而还，条具闻见，累疏以陈。大旨谓宜屏外援，筹固圉，为箴膏起废策。

二十四年，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被命主其事。数言修内政以戢民志，治团练以裕兵力，敕并依行。先是变法议起，主事康有为与往还甚密。有为获谴，遂褫芸桓职，谪戍新疆。越二年，拳乱作，用事者矫诏僇异己，荫桓论斩戍所。二十七年，复故官。

论曰：光绪朝部院大臣多负物望，其兼直总署者，时方重交涉，权比枢廷。树铭、允升通经明律，家楣、德润议约论战，燏棻熟时务，荫桓谙外交，皆各有建白，一时理乱，实隐系之。鸣銮以妄言罢斥，论者疑非其罪。延煦争谒陵拜跪，劾朝贺乱班，侃侃尤无愧礼臣云。

清史稿卷四四三　列传第二三〇

于式枚　沈家本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侍读，入直上书房。

光绪四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家鼐与潘祖荫、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始议准。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议主战，家鼐力言衅不可启。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时方议变法，废科举，兴学校，设报编书，皆特交核复，家鼐一裁以正，尝疏谓："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固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精择审处，尤赖圣知。"其所建议，类能持大体。及议废立，家鼐独持不可。旋以病乞罢。

二十六年，乘舆西狩，召赴行在，起礼部尚书。还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东阁、文渊阁，晋武英殿。充学务大臣，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行实学为主，学风为之一靖。议改官制，命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司核定。御史赵启霖劾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受贿纳优，命醇亲王载沣与家鼐往案，启霖坐污蔑亲贵褫职，而载振寻亦乞罢兼官。资政院立，命贝子溥伦及家鼐为总裁，一持正议不阿。时诏诸臣轮班进讲，家鼐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

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赏太子太傅。历蒙赐"寿"，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宣统元年，再疏乞病，温诏慰留。寻卒，年八十有二，赠太傅，谥文正。

家鼐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尝拔一卷厕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器量尤广，庚子，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责宰辅不能争，家鼐揖而引过。其后诏举御史，家鼐独保廷琛，谓曩以大义见责，知忠鲠必不负国。世皆称之。

张百熙，字野秋，长沙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典试四川。命直南书房，再迁侍读。

光绪二十年，朝鲜衅起，朝议多主战。百熙疏劾李鸿章阳作战备，阴实主和，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饷械不继，遂致败绩，咎在鸿章。又劾礼亲王世铎管枢务，招纳权贿，战事起，一倚鸿章，贻误兵机，皆不报。时值太后万寿，承办典礼者犹竞尚华饰，百熙奏罢之。复偕侍讲学士陆宝忠等合弹枢臣朋比误国十大罪。未几，孙毓汶引疾归，恭亲王奕䜣复入军机，而百熙亦出督广东学政。累迁内阁学士。二十四年，坐滥举康有为，革职留任。

二十六年，授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充头等专使大臣。拳匪乱定，下诏求言，百熙抗疏陈大计，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建学堂，设报馆。明年，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充管学大臣。

京师之有大学堂也，始于中日战后。侍郎李端棻奏请立学，中旨报可，而枢府厌言新政，请缓行。迄戊戌，乃奉严旨，促拟学章，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及政变，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许景澄继管学，坐论义和团被诛。两宫西幸，百熙诣行在，以人望被斯任，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百熙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汝纶辞不应，百熙具衣冠拜之，汝纶请赴日本察视学务。大学教职员皆自聘，又薪金优厚，忌者嫉众，蜚语浸闻。汝纶反国，未至京，卒。而百熙所倚以办学者，门人沈兆祉亦受谗构。大学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权益分。始议分建七科大学，又选派诸生游学东西洋。荣庆意不谓可，而百熙持之坚，亲至站送诸生登车。各省之派官费生自此始。值张之洞入觐，命改定学章，及还镇，复命家鼐为管学大臣。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百熙拟建分科大学，以绌于资而止，惟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遽谢学务。赏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后历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政务、学务、编纂官制诸大臣。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唐景崇，字春卿，广西灌阳人。父懋功，举人，有学行。景崇，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由侍读四迁至内阁学士。二十年，典试广东。明年，主会试。历兵部、礼部侍郎，权左都御史，出督浙江学政，母忧归。拳祸起，命督办广西团练。二十九年，以工部侍郎典试浙江，督江苏学政，三十一年，诏罢科岁试，学政专司考校学务。景崇条上十事。

明年，罢学政，还京供职。疏陈立宪大要四事。时两广疆臣建议广西省会移治南宁，京朝官皆持异议。景崇奏陈：“迁省之议，以越南逼近龙州，法人时蓄狡谋，桂林距离远，声气难通。不若改建南宁之便。臣谓不然，今我兵力尚不能经营邕州，扼北海水陆冲要，徒虚张声势，招外人疑忌何为？且迁徙缔造之费，桂林善后之费，练兵设防之费，皆非巨款不办，方今俄居陲，英窥南徼，蒙、藏、川、滇势均岌岌，非独一法人之可畏。以大局论，决不能竭全力事广西之一隅。以广西论，亦不能竭全力事南宁之一隅，明矣。故为今之计，诚能简重臣驻龙州，于对汛边地二千里，相度土宜，兴办树艺、屯垦、畜牧、开矿诸端，俟地利渐兴，人齿渐繁，再以兵法部勒。此上策也。至目前应变之方，莫如迅设龙州电线，移提督驻南宁，增募十营，暂停广西应解赔款，饬各省欠解广西协饷，分年摊解，用抵赔款。一转移间，饷足则兵强，可纾朝廷南顾之忧。若迁省之举，劳民费财，无益于治。”事得寝。调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景崇以绩学端品受主知，屡司文柄。迨科举罢，廷试游学毕业生，皆倚景崇校阅。

宣统元年，戴鸿慈卒，遗疏荐景崇甚大用，二年，擢学部尚书。明年，诏设内阁，改学务大臣。是时学说纷歧，景崇力谋沟通新旧，慎择教科书，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武昌变起，袁世凯总理内阁，仍命掌学务，引疾去。越三年，卒，谥文简。

景崇博览群书，通天文算术，尤喜治史。自为编修时，取新唐书为作注，大例有三：曰纠缪，曰补阙，曰疏解，甄采书逾数百种。家故贫，得秘籍精本，辄典质购之。殚精毕世，唯缺《地理志》内羁縻州及《艺文志》，余均脱稿。

于式枚，字晦若，贺县人。博闻强记，善属文。光绪六年进士，以庶吉士，散馆用兵部主事。李鸿章疏调北洋差遣，历十余年，奏牍多出其手。性不乐为外吏，又格于例不得保升京秩，久之不迁。二十二年，鸿章贺俄皇加冕，因历聘德、法、英、美诸国，式枚充随员。俄选授礼部主事，由员外郎授御史，迁给事中，赞辛丑和约，赏五品京堂。充政务处帮提调、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

三十一年，以鸿胪寺少卿督广东学政，改提学使，疏辞，命总理广西铁路。三十三年，擢邮传部侍郎。当是时，政潮激烈，有诏预备立宪，举朝竞言西法，无敢持异议者。于是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宪政大臣。濒行，疏言：“宪政必以本国为根据，采取他国以辅益之，在求其实，不徒震其名。我朝道监百王，科条详备，行政皆守部章，风闻亦许言事，刑赏予夺，曾不自私。有大政事、大兴革，内则集廷臣之议，外或待疆吏之章。勤求民隐，博采公论，与立宪之制无不符合。上有教诫无约誓，下有遵守无要求，至日久官吏失职，或有奉行之不善，海国开通，又有事例之所无，自可因时损益，并非变法更张。惟人心趣向各异，告以尧、舜、周、孔之道，则以为不足法，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而日本所模仿者，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考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敕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上廑宸虑。盖以立宪为新奇可喜，不知吾国所自有。其关于学术者，固贻讥荒陋，以立宪为即可施行，不审东洋之近事。关于政术者，尤有害治安。惟在朝廷本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循序渐进。先设京师议院以定从违，举办地方自治以植根本，尤要在广兴教育，储备人才。凡与宪政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者也。臣前随李鸿章至柏林，略观大概。今承特简，谨当参合中、西同异，归极于皇朝典章，庶言皆有本而事属可行。是臣区区之至愿。”

明年，调礼部侍郎。时新党要求实行立宪，召集国会日亟。式枚上言：“臣遍考东西历史，参校同异，大抵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惟日本宪法，则纂自日臣伊藤博文，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其采取则普鲁士为多，其本原则德君臣所定，名为《钦定宪法》。夫国所以立曰政，政所以行曰权，权所归即利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行

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法国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适促其乱。日本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缓其期。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之怨毒，又非日本之改造。皇上俯顺舆情，迭降谕旨，分定年期，自宜互相奋勉，静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至敢言监督朝廷，推倒政府，胥动浮言，几同乱党。欲图补救之策，惟在朝廷举措一秉至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镇慑之。当十年预备之期，为大局安危所系。日皇所谓‘组织权限，为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故必正名定分，然后措正施行。臣滥膺考察，断不敢附会时趋，贻误国家，得罪名教。”章下所司。寻调吏部侍郎。

上海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罢式枚谢天下，严旨申饬，褫景仁职。式枚复奏言：“德皇接爱国书，答言宪政纷繁，虑未必合中国用，选举法尤未易行。又昔英儒斯宾塞尔亦甚言宪法流弊，谓美国宪法本人民平等，行之久而治权握于政党，平民不胜其苦。盖欧人言宪法，其难其慎如此。今横议遍于国中，上则诋政府固权，下则骂国民失职，专以争竞相劝导。此正斯宾塞尔所云政党者流，与平民固无与也。伊藤博文论君臣相与，先道德而后科条。君民何独不然？果能诚信相接，则普与日本以钦定宪法行之至今，如其不然，则法兰西固民约宪法，何以革命者再三，改法者数十而犹未定，臣愚以为中国立宪，应以日本仿照普德士之例为权衡，以毕士麦由君主用人民意见制定，及伊藤博文先道德后科条之言为标准，则宪法大纲立矣。”章下所司。又以各省谘议局章程与普国地方议会制度不符，大旨谓：“改革未定之时，中央政权唯恐少统一坚强之力，而国民识政体知法意者极少。骤以此庞大政权之地方议会，横亘政府与国民之间，纵使被选者不皆营私武断，而一国政权落于最少数人之手，劫持中外大臣，后患何可胜言？”因证以普制，逐条驳议。先后译奏普鲁士宪法全文、官制位号等级，暨两议院新旧选举法。式枚以三十三年冬行。

宣统元年六月返国，以疾乞假。张之洞遗疏荐式枚堪大用。转吏部侍郎，改学部侍郎，总理礼学馆事、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国变后，侨居青岛。未几，卒，年六十三，谥文和。式枚生而隐宫，精力绝人，夜倚枕坐如枯僧。内介而外和易。论事謇谔，颇有声公卿间云。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归安人。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初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博稽掌故，多所纂述。光绪九年，成进士，仍留部。补官后，充主稿，兼秋审处。自此遂专心法律之学，为尚书潘祖荫所称赏。

十九年，出知天津府，治尚宽大，奸民易之，聚众哄于市，擒斩四人，无敢复犯者。调剧保定，甘军毁法国教堂，当路慑于外势，偿五万金，以道署旧址建新堂，侵及府署东偏。家本据府志力争得直。拳匪乱作，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行，两宫西幸。联军入保定，教士衔前隙，诬以助拳匪，卒无左验而解。因驰赴行在，授光禄卿，擢刑部侍郎。

自各国互市以来，内地许传教，而中外用律轻重悬殊，民、教日龃龉。官畏事则务抑民，民不能堪，则激而一逞，往往焚戮成巨祸。家本以谓治今日之民，当令官吏普通法律。然中律不变而欲收回领事审判权，终不可得。会变法议起，袁世凯奏设修订法律馆，命家本偕伍廷芳总其事。别设法律学堂，毕业者近千人，一时称盛。补大理卿，旋改法部侍郎，充修订法律大臣。宣统元年，兼资政院副总裁，仍日与馆员商订诸法草案，先后告成，未尝以事繁自解。其所著书，有《读律校勘记》、《秋谳须知》、《刑案汇览》、《刺字集》、《律例偶笺》、《历代刑官考》、《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明大诰竣令考》、《明律目笺》，他所著非刑律者又二十余种，都二百余卷。卒，年七十四。

论曰：自变法议兴，凡新政特设大臣领之。百熙管学务，家本修法律，并邀时誉。景崇之主教育，谋沟通新旧，式枚之论宪政，务因时损益。而大势所趋，已莫能挽救。家鼐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贤哉，不愧古大臣矣！

清史稿卷四四四　列传第二三一

黄体芳子绍基宗室宝廷

黄体芳，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日探讨掌故，慨然有经世

志。累迁侍读学士，频上书言时政得失。晋、豫饥，请筹急赈，整吏治，清庶狱，称旨。时议禁烧锅裕民食，户部核驳，体芳谓烧锅领帖，部获岁银三万，因上董恂奸邪状，坐镌级。

光绪五年三月，惠陵礼成，主事吴可读为定大统以尸谏。诏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吴可读所奏，前旨即是此意。"于是下群臣议，体芳略言："'即是此意'一语，止有恪遵，更有何议？乃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嚅不吐，或忠或谨，皆人臣盛节，而惜其未明今日事势也。譬诸士民之家，长子次子各有孙，而自祖父母视之则无异。然袭爵职必归之长房者，嫡长与嫡次之别也。又如大宗无子，次宗止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继大宗，不闻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唯君与民微有不同。民间以嫡子继大宗，则大宗为主，本宗为兼。天潢以嫡子继帝系，则帝系为主，本宗可得而兼，亲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则固以继长支为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盖人君无小宗，即称谓加以区别，亦于本宗恩义无伤。此两宫意在嗣子承统，慈爱穆宗，亦即所以慈爱皇上之说也。今非合两统为一统，以不定为豫定，就将来承继者以为承嗣，似亦无策以处之矣。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既正名为先帝嗣子，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即不专为皇上计，古来天子之嗣子，岂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即仅为穆宗计？皇上可如民间出继之子乎？即仅为皇上计，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非干犯忌讳。此固无意气可逞，亦无功罪可言也。"疏入，诏存毓庆宫。自是劾尚书贺寿慈饰奏，俄使崇厚误国，洪钧译地图舛谬，美使崔国英赴赛会失体，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

七年，迁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明年，授兵部左侍郎。中法事起，建索还琉球、经画越南议。十一年，还京，劾李鸿章治兵无效，请敕曾纪泽遄归练师，忤旨，左迁通政使。两署左副都御史，奏言自强之本在内治，又历陈中外交涉得失，后卒如所言。十七年，乞休。二十五年，卒。子绍基、绍第，并能承家学，而绍基尤赡雅。

绍基，字仲弢。光绪六年进士，以编修典试湖北。晋侍讲，擢庶子。京师立大学堂，充总办。究心东西邦学制，手订章条。迁侍读学士，历充编书局、译书局监督。出为湖北提学使。东渡日本，与其邦人士论孔教，辄心折。归，未几，卒。

宗室宝廷，字竹坡，隶满洲镶蓝旗，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选侍读。光绪改元，疏请选师保以崇圣德，严宦寺以杜干预，核实内务府以节糜费，训练神机营以备缓急，懿旨嘉纳。大考三等，降中允，寻授司业。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宝廷力抉其弊，谔谔数百言，至切直。晋、豫饥，应诏陈言，请罪己，并责臣工。条上救荒四事，曰：察厘税，开粮捐，购洋米，增粜局。复以灾广赈剧，请行分贷法。畿辅旱，日色赤，市言讹驺，建议内严防范，外示镇定，以安人心。历选侍讲学士，以六事进，曰：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称旨。五年，转侍读学士。

初，德宗继统嗣文宗，懿旨谓将来生有皇子，即继穆宗为嗣。内阁侍读学士广安请颁铁券，被诃责。至是，穆宗奉安惠陵，主事吴可读坚请为其立后，以尸谏，下廷臣议。宝廷谓："恭绎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未有储贰，即以皇上所生之子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继穆宗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留待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于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于后。窃痛可读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遗折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折未达之意，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而可读犹以忠佞不齐为虑，诚过虑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佞臣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自私之心。乃者两宫懿旨悬于上，孤臣遣疏存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天生圣人，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请将前后懿旨恭呈御览，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俾天下后世咸知我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弟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付托得人也。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顺，人情安矣。因赴内阁集议，意微不合，谨以上闻。"

又奏："廷臣谓穆宗继统之议，已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

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不及此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继乎？不即继似违懿旨，即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续嗣，不标继统之名，而臣民亦隐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即使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世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豫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皇子诞育如在彻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懿旨非皇上可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何敢自为变通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闲，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日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臣民不更滋疑乎？此未妥者又一也。”疏入，诏藏毓庆宫。其他，俄使来议约，朝鲜请通商，均有所献纳。

七年，授内阁学士，出典福建乡试。既蒇事，还朝，以在途纳妾自劾罢，筑室西山，往居之。是冬，皇太后万寿祝嘏，赏三品秩。十六年，卒。

子寿富，庶吉士。庚子，拳匪乱，殉难，自有传。

宗室盛昱，字伯熙，隶满洲镶白旗，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祖敬徵，协办大学士。父恒恩，左副都御史。盛昱少慧，十岁时作诗用“特勤”字，据唐阙特勤碑证《新唐书》突厥“纯特勒”为“特勤”之误，繇是显名。光绪二年进士，既，授编修，益厉学，讨测经史、舆地及本朝掌故，皆能详其沿革。累迁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

闽浙总督何璟、巡抚刘秉璋收降台匪黄金满，盛昱劾璟等长恶养奸，请下吏严议，发金满黑龙江、新疆安置。尚书彭玉麟数辞官不受职，劾其自便身图，启功臣骄蹇之渐。浙江按察使陈宝箴陛见未行，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罢免。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宝箴疏辩，盛昱言其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朝鲜之乱也，提督吴长庆奉北洋大臣张树声檄，率师入朝，执大院君李罡应以归，时诧为奇勋。盛昱言：“出自诱劫，不足言功，徒令属国寒心，友邦腾笑。宜严予处分，俾中外知非朝廷本意。”为讲官未半载，数言事，士论推为謇谔。

十年，迁祭酒。法越构衅，徐延旭、唐炯坐失地逮问。盛昱言：“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并劾枢臣怠职。太后怒，罢恭亲王奕䜣等，而诏醇亲王奕譞入枢府。盛昱复言：“醇亲王分地綦崇，不宜婴以政务。”其夏，命廷臣会议和战大局，盛昱主速战，力陈七利，谓：“再失事机，噬脐无及。”盛昱为祭酒，与司业治麟究心教士之法，大治学舍，加膏火，定积分日程，惩游惰，奖朴学，士习为之一变。

十四年，典试山东。明年，引疾归。盛昱家居有清誉，承学之士以得接言论风采为幸。二十五年，卒。

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父印塘，官安徽按察使，卒于军。佩纶，成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时外侮亟，累疏陈经国大政，请敕新疆、东三省、台湾严戒备，杜日、俄窥伺。晋、豫饥，畿辅旱，乃引祖宗成训，请上下交儆，条四目以进：“曰诚祈，曰集议，曰恤民，曰省刑。恭亲王奕䜣遭谗构，复请责王竭诚负重，上嘉纳之。通政使黄体芳继陈灾状，语稍激，絓吏议，佩纶力争，被宥。寻丁忧，服竟，起故官。时琉球已亡，法图越南亟，佩纶曰：“亡琉球则朝鲜可危，弃越南则缅甸必失。”因请建置南北海防，设水师四大镇。又荐道员徐延旭、唐炯知兵堪任边事，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是时吴大澂、陈宝琛好论时政，与宝廷、邓承修辈号“清流党”，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

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起，王文韶以枢臣掌户部，台谏争上其受赇状，上方意任隆密，乃援乾隆朝梁诗正还家侍父事，请令引嫌乞养，不报。又两疏劾之，遂罢文韶，而擢佩纶署左副都御史，晋侍讲学士。明年，法越构衅，佩纶章十数上，朝廷始遣兵征土寇、缀敌势，法人不便其所为，伴议和，而阴使人攻陷南定。佩纶请乘法兵未集，敕粤督遣水师护越都，而枢臣狃和局，虑佩纶梗议，令往陕西按事。已而法果袭顺化，胁越与盟，越事益坏。使归，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十年，法人声内犯，佩纶谓越难未已，黑旗犹存，万无分兵东来理，请毋罢戍启戎心，上韪之。诏就鸿章议，遂决战。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朝旨发帑犒之，命兼船政。嗣闻马尾败，止夺卿衔，下吏议。闽人愤甚，于是编修潘炳年、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上其罪状。时已坐荐唐炯、徐延旭褫职，至是再论戍。

居边释还，鸿章再延入幕，以女妻之。甲午战事起，御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命逐回籍。庚子议和，鸿章荐其谙交涉，诏以编修佐办和约。既成，擢四五品京堂，称疾不出。三十四年，卒。

何如璋，字子峨，籍广东大埔。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以侍读出使日本。归，授少詹事，出督船政。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佩纶虑敌踪迹及之，绐如璋出。士论谓闽事之坏，佩纶为罪魁，如璋次之。如璋亦遣戍。后卒于家。

邓承修，字铁香，广东归善人。举咸丰十一年乡试，入赀为郎，分刑部。转御史，遭忧归。光绪初，服阕，起故官。与张佩纶等主持清议，多弹击，号曰"铁汉"。先后疏论闱姓赌捐，大乖政体，关税侵蚀，婴害库帑。以考场积弊，陈七事纠正之。吏治积弊，陈八事肃澄之。又劾总督李瀚失政，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侍郎长叙等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是时文韶方向用，权任转重，会云南报销案起，又严劾之，仍不允。久之，迁给事中。

时朝鲜乱平，琉球案未结，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留吴长庆军戍朝互犄角。越南乱作，法人袭顺化，复请诏百官廷议定国是，皆不报。十年，越事益坏，首劾徐延旭、唐炯失地丧师，赵沃、黄桂兰拥兵偾事，宜肃国宪。其夏，法人愿媾和，承修联合台谏上书，极言和议难恃。旋与司业潘衍密上间敌五策，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嫉刘永福敢战，言之愤绝。亡何，法果败盟，侵台湾鸡笼，枢臣议和战未决。于是承修再陈三策："法所恃为援者西贡、东京，我若师分三路，亟攻越南，彼将自救不暇，策之上也。分兵为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老师糜饷，利害共之，策之中也。若虑饷诎运阻，不敢言战，则其祸不胜言矣，是谓无策。"补鸿胪寺卿，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自此陈说兵事，章凡十三上，多见采纳。嗣以中允樊恭煦获谴，上疏营救，坐镌秩。

明年，赴天津佐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定新约十款。还，乞归省。未出都，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至则单骑出关会法使浦理燮。浦理燮欲先勘原界，承修据约先欲改正界限，不相下，乃阳以文渊、保乐、海宁归我，而阴电其驻京使臣，诋承修违约争执，谓非先勘原界，势将罢议。朝廷不获已，许之。承修遂有三难二害之电奏，略言，附界居民，不愿隶法，先勘原界，虑滋事变，难一。保乐牧马，游勇犷盛，道路梗阻，难二。原界碑折，十有存五，巉岗耸巇，瘴雨炎翳，人马不前，难三。且原界既勘，彼必飏去，新界奚论？駏驴、文渊俱不可得，闭门失险，战守两难，害一。文渊既失，北无寸地，关内通商，势将迫胁，越既不存，粤将焉保？害二。"疏入，不省。

十二年，法人别遣狄隆、狄塞尔来会。适法官达鲁倪思海至者兰，为越人击杀。狄使惧，又耻而讳其事，坚请按图画界，朝旨报可。于是首议江平、黄竹、白龙尾各地割隶越。承修指图籍抗争，狄使不能屈，欲分白龙尾半之左归我而右归越。承修以其地为钦海外户，法得之则内逼防城，外断东兴、思勒，是无钦、廉也。议久之，暂与定约三条，犹未决，而狄使竟以兵力驱江平、黄竹居民内徙。朝廷虑启边衅，命先勘钦西至桂省全界，承修遂与订定清约，语详《邦交志》。十三年，具约本末以上，复官。十四年，谢病归，主护丰湖书院，读书养母。十七年，卒于惠州。

徐致祥，字季和，江苏嘉定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晋中允，典试山东。累迁内阁学士，督顺天学政。遭忧去，服阕，起故官。光绪十年，法越构兵，德璀琳以和议进，朝旨未

决。致祥上三策，谓：“决战宜速，任将宜专，军势宜联。闽事棘，言何璟、张光栋无干济才，而荐杨岳斌、张佩纶堪重任，颇嘉纳。时议筑铁路，致祥闻而恶之，痛陈八害，并请力避邪说，亟修河工，上责其诞妄，镌三级。

越二年，铁路议再起，又再阻止之。先后封事十数上，而惓惓于抑奄寺，治河工，为时论所美。历典福建、广东乡试。十八年，授大理寺卿，连劾枢臣礼亲王世铎、山西巡抚阿克达春，而纠弹张之洞尤不遗余力。寻命视学浙江，有严名。

中日之役，我师败绩，上奕劻、李鸿章误国状，请逮叶志超、卫汝贵等置之法，而畀冯子材、刘永福以征讨名号，庶可振国威，作士气。会山东教案起，德使海靖勒罢李秉衡职。致祥曰：“昔岁罢刘秉璋，令兹罢李秉衡，是朝廷黜陟之大权操之敌人也。为请顾全国体，毋慑敌。”私念国是不振，敌未有已，乃援引圣祖笃信朱子垂为家法往事，请举行经筵以辅圣德，皆不报。秩满，还朝，迁兵部右侍郎。

二十四年，上违豫，众情惊疑，复以辅导君德之说进。是时国家多故，圣嗣尚虚，致祥为重国本计，略言，昔宋真宗取宗室子养之宫中，逮仁宗既生，即遣归邸。厥后仁宗、高宗、理宗皆踵行之。有子而遣养子归邸者，真宗是也。无子而即以养子传授神器者，仁宗之于英宗，高宗之于孝宗，理宗之于度宗是也。今以宗社系托之重，臣民属望之切，深维至计，取则前朝，慎选近支宗室兄弟之子数人，择亲择贤，入侍禁中，止以为子，不以为储，恪遵家法，既可默察其贤否，徐以俟皇子之生。则皇上未有子而有子，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而穆宗付托之大业，亦继承有属矣。乃未几，果有立溥儁为大阿哥事。二十五年，卒。

论曰：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承修以搏击为能，致祥以诞妄受责，君子讥之。唯盛昱言不妄发，洁身早退，庶超然无负清誉欤？

清史稿卷四四五　列传第二三二

吴可读潘敦俨朱一新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人。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遭忧去，主讲兰山书院。会撒拉番蠢动，被命佐团练。服阕，起故官。迁吏部郎中，转御史。各国使臣请觐，议礼久未决，可读请免拜跪，时论韪之。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虚饰胜状，为左宗棠所劾。可读继陈其罪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寻逮问，遗上论斩，廷臣请改监候。可读愤甚，复疏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语过戇直，被诃责，镌三级。归，复掌教兰山。逾年，穆宗崩，德宗缵业，起吏部主事。

光绪五年，穆宗奉安惠陵，自请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其言曰：“罪臣闻治不讳乱，安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举动。罪臣前因言事获谴，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免臣以斩而死，以囚而死，以传讯触忌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必能以我两宫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而犹首背杜太后。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而犹以黄<□王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惟有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彼时罪臣即欲有言，继思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恐积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数行懿旨，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

哀鸣，勿以为疾呻吟、不祥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命毕于斯，谨以大统所系上闻。”吏部奏诸朝，诏悯其忠，予优恤。下群臣议，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无异论。

可读临殁遗书与其子之桓，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之桓遂成其遗志，葬蓟州。都人即所居城南旧宅祠祀之。

有潘敦俨者，字清畏，籍江宁，总督铎子。以任子官工部郎中，迁御史。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扬穆后潜德，更谥号，并解醇亲王奕譞职任，诏严斥夺职。归隐于酒，阅二十余年，卒。

朱一新，字蓉生，浙江义乌人。乡举对策语触时忌，主司李文田特拔之。入赀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法越事起，数上书主战，又尝画海防策，语至切要。典湖北乡试，称得士。十一年，转御史，连上封事，言论侃侃，不避贵戚。

内侍李莲英渐著声势。逾岁，醇亲王奕譞阅海军，莲英从。一新忧之。而适值山东患河，燕、晋、蜀、闽患水，遂以遇灾修省为言，略曰：“我朝家法，严驭宦寺。世祖宫中立置牌，更亿万年，昭为法守。圣母垂帘，安得海假采办出京，立寘重典。皇上登极，张得喜等情罪尤重，谪配为奴。是以纲纪肃然，罔敢恣肆。乃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哗传，士庶骇愕，意深宫或别有不得已苦衷，匪外廷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阅军大典，令刑余之辈而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体制？况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唐之监军，岂其本意，积渐者然也。圣朝法制修明，万无虑此。而涓涓弗塞，流弊难言，杜渐防微，亦宜垂意。从古阉宦，巧于逢迎而昧于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福作威之柄。我皇太后、皇上明目达聪，岂有跬步之地而或敢售其欺？顾事每忽于细微，情易溺于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疏上，太后怒，诘责疏言“苦衷”何指？一新曰：“臣所谓‘不得已苦衷’者，意以亲藩远涉，内侍随行，藉以示体恤、昭慎重也。顾在朝廷为曲体，在臣庶则为创见。风闻北洋大臣以座船迎醇亲王，王弗受，而太监随乘之，至骇人观听。一不谨慎，流弊遂已至斯，臣所为不能已于言也。”诏切责，降主事。乞终养归。

张之洞督粤，建广雅书院，延为主讲。一新博极群书，洞知两汉及宋、明诸儒家法，务通经以致用。诸生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笃实正大，语具所著《无邪堂答问》中。卒，年四十有九。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中，转御史。时政出多门，仁守因天变请修政治，条上六事，曰：杜诿卸，开壅蔽，慎动作，抑近习，轸民瘼，重国计，而归本于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又以海军报效，杂进无次，侥幸日多。仁守痛陈五弊：“资叙不计，弊一；名器冒滥，弊二；劝惩倒置，弊三；求益得损，财计转亏，弊四；驵侩朋侵，莫可究诘，弊五。五弊既滋，乃生三患：患病民，患妨贤，患隳纪纲法度。特以自海军衙门达之，奉懿旨行之，毋或敢贸然入告，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群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停止，即承平无事，犹或召乱，况时局孔艰乎？”疏入，诏从之，权贵益侧目。

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皇上圣鉴，俟慈览后施行。并请太后居慈宁宫，节游观。诏严责，革职永不叙用。既归，主讲山西令德堂。二十六年，两宫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禄寺少卿。寻卒。

吴兆泰，字星阶，籍麻城。与仁守友善，互相厉以道义。光绪二年进士，阅十年，以编修考授御史。时国防废弛，海军尤不振，朝廷乃移其费修颐和园。兆泰上疏力争，略谓：畿辅奇灾，嗷鸿遍野，僵仆载涂，此正朝廷减膳彻乐之时，非土木兴作之日。乞罢园工，以慰民望，以光继列祖列宗俭德。太后怒，罢其官。归里后，历主龙泉、经心书院讲席，充学务公所议长。宣统二年，卒。

其先有何金寿者，字铁生，籍江夏。同治元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出督河南学政，还充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二年，晋饥，上储粮平粜策。越二年，畿辅旱，金寿曰：“此枢臣可尽弹也！”乃援汉代天灾策免三公为言，请罢枢臣、回天意。越日，命下，恭亲王奕䜣等五人并褫职留任，直声

震一时。五年，复历陈时弊，斥言中外臣工皆瞻徇，侃侃不挠。上以所奏为祛积习，特宣示。忤当轴意，出知江苏扬州府。未出都，会崇厚与俄定约，敕下廷臣议。金寿引西国上下议院例，请资众论，折强敌。逾岁到官，录筑堤功，赐三品服。八年秋，祷雨中暍，病卒，贫不能归葬。总督左宗棠等上其事于朝，谓有古循吏风云。

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初以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光绪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九年，转御史。未一年，先后上六十余疏。日韩衅起，时上虽亲政，遇事必请太后意旨，和战不能独决。及战屡败，世皆归咎李鸿章主款。于是维峻上言："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见贼即惊溃。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乃俯首听命于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复可容？唯是朝廷受李鸿章恫喝，不及详审，而枢臣中或系私党，甘心左袒，或恐决裂，姑事调停。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疏入，上谕："军国要事，仰承懿训遵行，天下共谅。乃安维峻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之语，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命革职发军台。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钱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二十五年，释还，遂归里。三十四年，起授内阁侍读，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宣统三年，复辞归。越十有五年，卒。

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于色，卒抑郁以终。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骙不为代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复奏称珍惜名器，物色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部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托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

二十六年，两宫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道。乞病归，卒。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九年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德宗季叶，袁世凯出督畿辅，

入赞枢廷，权势倾一时。春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尔家，凶于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世凯所为，其心即使无他，其迹要难共谅。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窥窃神器之徒，姑置勿论，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亦以权宠太盛，倾覆相寻。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法。”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谘、海军，颇用事。春霖谓：“古者郑宠共叔，失教旋讥；汉骄厉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为万世戒。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关，料不至蹈覆辙，而慎终于始，要宜杜渐防微。”又谓：“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于何寄？”篇末又言：“监国岁未及周，物议沸腾，至于此极。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部平议。”语至戇直，被诃责。复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春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

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于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亦尽其心焉而已。可读尸谏，幸鉴孤忠。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皆以语侵太后获罪。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于不悟。又有太监寇连才，上书泣谏，请太后归政，废颐和园，且言：“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终以违制被刑以死。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类无可归，故附见于此。

清史稿卷四四六　列传第二三三

郭嵩焘　崇厚　曾纪泽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遭忧归。会粤寇犯长沙，曾国藩奉诏治军，嵩焘力赞之。出。赣事亟，江忠源乞师国藩，国藩遣之往，从忠源守章门。是时寇艚集饶、瑞，分泊长江，因献编练水师议，忠源韙之，令具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舰百余艘。嗣以赣被围久，船非可克期造，乃先造巨筏，列炮其上，与陆师夹击，寇引去。厥后用以塞湖口者即此筏也。湘军名大显。论功，授编修还朝。入直上书房。

咸丰九年，英人犯津沽，僧格林沁撤北塘备，嵩焘力争之，议不合，辞去。

同治改元，起授苏松粮储道，迁两淮盐运使。库储竭，诸军仰铺淮鹺者数十万，嵩焘躬自掣验，配置各营。提督李世忠拥重兵行私鹺，亡谁何？益遣人捕治之，运政乃鬯。明年，署广东巡抚。寇逼阳山，亟使张运兰击却之。诏安陷，饶平、大埔警，与总督瑞麟遣将防边，追入诏安城，杀数千人，军稍振。是时金陵克，罢厘捐议起，嵩焘陈说利害凡千余言，事遂寝。伪森王侯玉山避匿香港，恃英为护符，官吏莫能捕。嵩焘援公法与争，执以归，论斩。而瑞麟遽张其功，以率兵往捕闻，嵩焘力止之，不可。英人大恚，数移牒诘责。初，毛鸿宾督粤，事皆决于幕寮徐灏。瑞麟继至，灏益横。嵩焘衔之，上疏论军情数误，劾逐灏，并自请罢斥。事下左宗棠，宗棠言其迹近负气，被诃责。左、郭本姻家。宗棠先厄于官文，罪不测，嵩焘为求解肃顺，并言于同列潘祖荫，白无他，始获免，至是宗棠竟不为疏辨。嵩焘念事皆繇督抚同城所误，逾岁解职，遂上疏极论其弊，不报。

光绪元年，授福建按察使，未上，命直总署。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藉箝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嵩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而郎中刘锡鸿者，方谋随嵩焘出使，虑疏上触忌，遏之，比嵩焘觉，始补上，而事已无及。既莅英，锡鸿为副使，益事事龃龉之，嵩焘不能堪，乞病归，主讲城南书院。

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征调骚然。嵩焘于是条上六事：曰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

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恭亲王奕䜣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托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厝。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于十七年卒矣。著有《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中庸质疑》三卷，《订正家礼》六卷，《周易释例》四卷，《毛诗约义》二卷，《绥边征实》二十四卷，《诗文集》若干卷。

其弟昆焘，字意城，以举人参张亮基戎幕，与宗棠俱。李开方扰湖北，自怀庆折而南，武昌夜半得报，及调师会鹅公颈。骤遇寇，寇出不意，大扰乱，遂斩开方，歼其军。报至，亮基始知之，昆焘恒以是自喜。骆秉章抚湘，昆焘从国藩东征，宗棠援浙，军资并倚之。由国子监助教历加四品卿。后刘昆讨黔苗，昆焘久引疾归，力起赞军事。苗将平，又辞去。光绪八年，卒。

崇厚，字地山，完颜氏，内务府镶黄旗人，河督麟庆子。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迁知阶州，历选长芦盐运使。咸丰十年，署盐政，疏请停领余引，代销滞引，依永平低价。会僧格林沁治畿辅水田，又劝垦葛沽、盐水沽沃卤地四千二百余亩。明年，充三口通商大臣。又明年，迁大理寺卿，仍留津与英、法重修租界条约。

同治改元，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寻署总督。时葡萄牙遣使入京乞换约，崇厚牒请总署摽勿受。法使哥士耆缓颊，始莅津，朝命崇厚承其事。次年，谕遏冀州窜匪，坐失机，被责。已而丹使踵葡例，拒如初。复命为全权大臣，订约五十五条，通商章程九款。自是而荷、而日、而比、而意、而粤，皆遣使求取，并为延款，语具《邦交志》。复建议设北洋机器局城南分局，城堞炮台与郡城遥相峙。

五年，贷款垦海河北岸，首邢家沽旋卧河村，中泄为渠，辟稻田可五百顷，手订试垦章程，于是两岸为沃野。九年，津郡民、教失和，被议。事宁，朝廷遣使修好，命充出使法国大臣，是为专使一国之始，然事毕即返。历署户部、吏部侍郎。

光绪二年，署奉天将军，疏请择地设官，置宽甸、怀仁、通化三县，增边关兵备道，升昌图为府，改八家镇为县，徙经历驻康家屯，改梨树城为厅，徙照磨驻八面城。其通判、知县并加理事同知衔，兼治蒙民，议行。先后疏论吉林积弊，请办马贼，惩聚博，清积讼，核荒地，除金匪。又以私恳围场者众，为垦宽其既往，已垦者量丈升科，未垦者择地安插，仍留隙地以讲武，称旨。四年，俄界回寇扰边，与其外部格尔斯合力禁止。其秋，授出使俄国大臣，加内大臣衔，晋左都御史。明年，赴俄。初，左宗棠进兵伊犁，乘俄、土战争，要俄人退去库尔札。俄人多所挟求。至是，崇厚抵利伐第亚谒俄皇达使命，贸然与订和约。一、自嘉峪关径西安、汉中达汉口，俄有通商权；一、自松花江至伯都讷，贸易自由；一、自蒙古及天山南北输入商品，不课税金；一、自西伯利亚至张家口，归俄敷设铁道；一、自陕甘至汉口，既榷常税，其杂税概免；一、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置领事官；一、凡俄国臣民旅华，许携锍器；一、伊犁城及旁近地，凡俄所有土地及建筑物，不在还付例。约成，朝野哗然，于是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交章论劾。上大怒，下崇厚狱，定斩监候，以徇俄人请，贷死，仍羁禁。更遣曾纪泽往俄更约，争回伊犁南路七百余里，嘉峪关诸地缓置官。十年，崇厚输银三十万济军，释归。遇太后五旬万寿，随班祝嘏，朝旨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十九年，卒，六十有七。

曾纪泽，字劼刚，大学士国藩子。少负隽才，以荫补户部员外郎。父忧服除，袭侯爵。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六年，使俄大臣崇厚获罪去，以纪泽兼之。

先是俄乘我内乱，据伊犁，及回部平，乃举以还我，议定界、通商。崇厚不请旨，遽署押，所定约多失权利，因诏纪泽兼使俄，议改前约。俄以崇厚罹大辟，怫甚。纪泽虑碍交涉，请贷崇厚死，

上许之，论监禁。纪泽乃疏言：“伊犁一役，办法有三，曰：战，守，和。言战者，谓左宗棠等席全胜之势，不难一战。臣窃谓伊犁地形岩险，俄为强敌，非西陲比。兵戎一启，后患滋长。东三省与俄毗连，根本重地，防不胜防。或欲游说欧邦，使相牵制，是特战国之陈言耳。各邦虽外和内忌，而协以谋我则同，孰肯出而相助？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若多糜巨帑以获之，是鸷荒远，溃腹心也，不如弃而勿收。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力以征讨之。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腹地始得安枕。今若弃之，如新疆何？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不知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则经界未明，缓急何以应变？抑任其逍遥境上，则难于转饷，锐气坐销。是今日之事，战、守皆不足恃，仍不外言和。和亦有办法三：曰分界，通商，偿款其小者也。即通商亦较分界为轻。何以言之？西国定约之例，有常守不渝者，亦有随时修改者。不渝者，分界是也。此益则彼损。是以定约之时，其难其慎。修改者，通商是也。若干年修改一次。条文之不善，商务之受损，正赖此修改之年可以换约，固非彼族所得专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俄君署押，今欲全数更换，势所不能。臣愚以为分界既属常守之局，必当坚持力争。若通商各条，惟当去其太甚，其余从权应允，俟诸异日之修改，庶和局可终保全。不然，事机决裂，必须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胜算，固非使臣所敢议也。不然，暂置伊犁勿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捐，臣亦未敢以为是也。再不然，姑先为驳议，俟不得已时酌量允之，此和之说也。是乃市井售物尝试之术，非所以敦信义、驭远人也。盖准驳贵有一定之计，勿致后日迫于事势，复有后允之条。今臣至俄都，但言两国和好，自应遣使通诚。至辨论公事，传达语言，系使臣职分，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商议。如此立言，庶不至见拒邻邦，贻国羞辱。臣驽下，唯有懔遵圣训，不激不随，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稍维大局。”

及至俄，日与俄外部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反复辨论，凡数十万言，十阅月而议始定。崇厚原约，仅得伊犁之半，岩险属俄如故。纪泽争回南境之乌宗岛山、帖克斯川要隘，然后伊犁拱宸诸城足以自守，且得与喀什噶尔、阿克苏诸城通行无阻。其他分界及通商条文，亦多所厘正焉。

七年，迁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秩满，留任三载。法越构衅，纪泽与法抗辩不稍屈，疏陈备御六策。十年，晋兵部侍郎。与英人议定洋药税厘，岁增银六百余万。明年，还朝，转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各侍郎。十六年，卒，加太子少保，谥惠敏。子广銮，左副都御史；广铨，兵部员外郎。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以副贡生参曾国藩戎幕，积劳至直隶州知州。光绪初元，下诏求言，福成上治平六策，又密议海防十事。时总税务司赫德喜言事，总署议授为总海防司，福成上书力争，乃止。八年，朝鲜乱，张树声代李鸿章督畿辅，闻变，将牒总署奏请发兵。福成虑缓则蹈琉球覆辙，请速发军舰东渡援之。乱定，以功迁道员。十年，授宁绍台道。法兰西败盟，构兵越南，诏缘海戒严。宁波故浙东要衢也，方是时，提督欧阳利见顿金鸡山，杨岐珍顿招宝山，总兵钱玉兴分守要隘。诸将故等夷，不相统摄。巡抚刘秉璋檄福成综营务，调护诸将，筑长墙，钉丛桩，造电线，清间谍，绝向导与窥伺。其南洋援台三舰为法人追袭，驶入镇海口，复令其合力守御。谋甫定而寇氛逼矣，再至，再却之，卒不得逞而去。

十四年，除湖南按察使。明年，改三品京堂。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历光禄、太常、大理寺卿，留使如故。未几，坎巨提来乞师。坎故羁縻回部，自英灭克什米尔，遂为所属。近且筑路贯其境，坎拒之，战弗胜，乃求援，朝旨使福成诘其故。福成晤英外部沙力斯伯里，诇知其防俄心切，遂与订定会立坎酋，以释嫌怨。因具选立本末以上，并陈英、俄互争帕米尔状，请趣俄分界，冀英隐助。已而被命集议滇缅界线、商务。先是曾纪泽使英，谋将南掌、掸人诸土司尽为我属，议未决而归。至是福成继之，始变前规，稍拓边界，订定条约二十款，语具《邦交志》。

福成任使事数年，恒惓惓于保商，疏请除旧禁，广招徕。其争设南洋各岛领事官，尤持正义，英人终亦从之。又以英、法教案牵涉既广，条列治本治标机宜甚悉。其将归也，复撮举见闻上疏以陈，大旨谓宜厉人才，整戎备，浚利源，重使职，为弃短集长之策。二十二年，归，至上海病卒，优诏赐恤。卒后半载，而中英订附款，致将福成收回各地割弃泰半，论者惜之。

福成好为古文辞，演迤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纪载。著有《庸庵文编》、《笔记》，《海外文编》、《出使英法义比日记》、《浙东筹防录》。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同治初元，星变，应诏上书论时政，条举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国藩素重郑氏，接庶昌延入幕，历署吴江、青浦诸邑，两管榷关，税骤进。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调充参赞。历比、瑞、葡、舆诸邦，著书以撮所闻儿，成《西洋杂志》。晋道员。

七年，命出使日本大臣。值议琉求案及华商杂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坚，庶昌翻复辨论，卒如所议。明年，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知有备，还，言归于好。中国古籍，经戎烬后多散佚，日藩族弆藏富，庶昌择其足翼经史者，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中法易约，条列七事进。寻遭忧归，服阕，仍故官。

十七年，除川东道。川俗故闇僿，既莅事，设学堂，倡实业，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废具举。中东事起，庶昌曰：“日本蓄谋久矣，朝鲜犹其外府也。战固难胜，让亦启侮。”乃倡布告列邦议，以维持属国，愿东渡排难，当事者弗纳。及战事殷，财诎，庶昌首输万金，请按职列等差，亦不报。二十一年，诏陛见。驻渝法领事闻其将去，留办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遘疾，遂去官。未几，卒。川东民建祠沔郡祀之。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好学，通经史。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历上书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北洋大臣李鸿章颇称赏之，所议多采行。累保道员。

光绪七年，鸿章遣建忠赴南洋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建忠以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时英人持正议者，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引以为耻。闻建忠言，虽未能遽许，皆称其公。八年，朝鲜始与美国议约，鸿章奏派建忠往莅盟。约成，英、法先后遣使至，建忠介之，皆知美例成约。日本驻朝公使屡詗结约事，建忠秘不使预闻，日人滋不悦。建忠归而朝鲜乱作，庶昌以闻。时鸿章以忧去，张树声权北洋大臣，令建忠偕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兵舰东渡观变。建忠抵仁川，日本海军已先至，建忠设辞缓之，而亟请速济师代定乱。朝命提督吴长庆率三千人东援。建忠先定诱执首乱之策，偕长庆、汝昌往候大院君李昰应，灭驺从，示坦率。及昰应来报谒，建忠遂执之，强纳诸舆，交长庆夜达兵轮，而汝昌护送至天津。复擒乱党，援朝鲜国王复其位。日使虽有言，而乱已定，亦无如何，皆建忠谋也。于是长庆统军留驻，其随员袁世凯始来佐营务。及建忠归，而维新党之乱又作。日军先入，交涉屡失机，其后卒致全败。建忠愤后继失人，初谋尽毁，譔《东行录》以记其事。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又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等书。

李凤苞，字丹崖。少聪慧，究心历算之学，精测绘。丁日昌抚吴，知其才，资以赀为道员。历办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绘地球全图，并译西洋诸书。日昌为船政大臣，调充总考工。朝议遣生徒出洋，加三品卿，派为监督。光绪三年，率赴英、法两国，分置肄业。明年，赐二品顶戴，充出使德国大臣，旋兼使奥、义、荷三国，往来数千里，周旋各国间，联络邦交。时建议兴海军，并命督造战舰。

十年，法、越构衅，暂署法使。法事决裂，遂奉命回国，归过澳门。澳门自明中叶久为葡萄牙人税居，及是葡人私议欲攘为己有。凤苞寓书部臣，乞请旨与葡人定约，免后患。部臣惧生事，寝其议。后一年，葡人遂据其地，论者惜之。既，覆命，有旨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令总办营务处，兼管水师学堂。未几，以在德造舰报销不实，被议革职。十三年，卒。著有《四裔编年表》、《西国

政闻汇编》、《文藻斋诗文集》等。其他音韵、地理、数学皆有论著，未成。

洪钧，字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出督湖北学政，历典陕西、山东乡试。迁侍读，视学江西。光绪七年，历迁内阁学士。母老乞终养，嗣丁忧，服阕，起故官。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大臣，晋兵部左侍郎。初，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中国图学未精，乏善本。钧莅俄，以俄人所订《中俄界图》红线均与界约符，私虑英先发，乃译成汉字备不虞。十六年，使成，携之归，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值帕米尔争界事起，大理寺少卿延茂谓钧所译地图画苏满诸卡置界外，致边事日棘，乃痛劾其贻误状，事下总署察覆。总署同列诸臣以钧所译图，本以备考核，非以为左证，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安得归咎于此图？事白，而言者犹未息。右庶子准良建议，帕地图说纷纭，宜求精确。于是钧等具疏论列，谓：“《内府舆图》、《一统志图》纪载漏略。总署历办此案，证以李鸿章译寄英图，与许景澄集成英、俄、德、法全图，无大纰缪，而核诸准良所奏，则歧异甚多。《钦定西域图志》叙霍尔干诸地，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叙喇楚勒、叶什勒库勒诸地，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西境外。文义明显。原奏乃谓谩：‘其曰境外者，大小和卓木旧境外也，曰属者，属今喀什噶尔，为国家自辟之壤地也。’语近穿凿。喀地正北、东北毗俄七河，正西倚俄费尔干，其西南错居者帕也。后藏极西曰阿里，西北循雪山径挪格尔、坎巨提，讫印度克什米尔，无待北涉帕地。设俄欲蹑喀，英欲逼阿里，不患无路。原奏乃谓：‘二国侵夺拔达克山、安集延而终莫得通’。斯于边情不亦闇乎？中俄分界，起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讫喀西南乌仔别里山口止，并自东北以达西南。原奏乃谓：‘当日勘界，自俄属萨马干而东，实以乌仔别里西口为界。今断以东口，大乖情势’。案各城约无萨马干地名，惟浩罕、安集延极西有萨马尔干，《明史》作撒马儿罕，久隶俄，与我疆无涉。当日勘界，并非自西而东，亦无东西二口之说，不知原奏何以传讹若此？谨绘许景澄所寄地图以进。”并陈扼守葱岭及争苏满有碍约章状。先是坎巨提之役，彼此争巷其间，我是以有退兵撤卡之举，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据苏满。至是俄西队出与阿战，东队且骎骎逼边境。总署复具筹办西南边外本末以上。钧附言：“自译《中俄界图》，知乌仔别里以南，东西横亘，皆是帕地。喀约所谓中国界线，应介乎其间。今日俄人争帕，早种因喀城定约之年，刘锦棠添设苏卡，意在拓边。无如《喀约》具在，成事难说。唯依界图南北经度斜线，自乌仔别里径南，尚可得帕地少半，寻按故址，已稍廓张。俄阿交哄，揣阿必溃。俟俄退兵，可与议界，当更与疆臣合力经营，争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上皆嘉纳。

十九年，卒，予优恤。钧嗜学，通经史，当译《元史释文证补》，取材域外，时论称之。

刘瑞芬，字芝田，安徽贵池人。以诸生从李鸿章军援上海，檄主水陆军械转运。时初用西式枪炮，皆购自外洋，瑞芬考验精审，应时解济，淮军遂以善用西洋利器名。累保道员，督办松沪厘捐。

光绪二年，权两淮盐运使。淮北荐饥，流民就食扬州。瑞芬筑圩城外，构棚分宿，计口授食，所全活六万余人。旋授苏松太道。租界以黄浦南北分华洋船埠，洋人时侵南岸。瑞芬丈量南北，中分为界，设水利局委员董其事，洋人亦就范焉。擢江西按察使，迁布政使。

十一年，改三品京堂，命充出使英俄等国大臣，授太常寺卿，迁大理，仍留使。改驻英、法、义、比。初，俄人觊觎漠河金矿，瑞芬亟达总理衙门，创议先自开办。英既占缅甸，罢其朝贡，瑞芬执故事与争，乃如旧。英复侵西藏，瑞芬力争于其外部，追还印度入藏之师，乃别议《藏印条约》，事具《邦交志》。

瑞芬久事外交，有远见。朝鲜乱初起，即上书言：“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上策也。次则当约英、美诸国共议保护，庶免强邻独占，存藩属以固边陲。”总署寝其议不行，其后果如所言。

十五年，召授广东巡抚。十八年，卒，恤如制。

子三。世珩，字聚卿。光绪二十年举人。累至道员。历办江南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学务工程、湖北造币等事。旋擢度支部参议，加三品卿。条议币制，中外称其精确，未及行而辛亥变起，遂归寓上海。丙寅年，卒。嗜古，富藏书，校刊古籍尤精。有《聚学轩丛书》、《贵池先哲遗书》、《玉海堂宋元椠本丛书》及《曲谱》、《曲品》等。

徐寿朋，字进斋，直隶清苑人，本籍浙江绍兴。以廪贡生纳赀为主事。谙习外情，佐津海关办交涉。光绪二年，以道员充美日使馆二等参赞。时华人佣于洛士丙冷者多被虐杀，寿朋佐使臣郑藻如索偿，词铮义屈。未竟，会开秘鲁使馆，移充驻秘参赞，摄行公使事。秘故虐遇华工，益苛其例，寿朋与秘廷辨论，多所补救。驻外久，办理交涉，常服远人，晋二品秩。还国，适李鸿章督畿辅，辟居幕府。疏荐其练吏治，熟邦交。召见，奏对称旨。

二十四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迁按察使。未半载，征还，命以三品京堂充韩国全权议约大臣。既至，与其外部朴齐纯议定商约十三条，语具《邦交志》。初，韩本为我属国，贡献不绝。自马关定新约，认为独立自主，遂以寿朋膺使命，是为中韩立约之始。其秋，除太仆寺卿。约成，改充出使韩国大臣，奏设汉城总领事，惠保侨民，始复自治权。

二十六年，联军入京，鸿章被命议和，奏调寿朋佐议。寿朋习西国语言文字，徐起应付，卒能不失鸿章本意。逾岁，议定和约十二款。复力请回銮。迁外务部左侍郎。寻病卒，予优恤。

杨儒，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以监生纳赀为员外郎，铨兵部。举同治六年乡试。久之，出为常镇道。母忧，服阕，除温处道，调徽宁池太道。光绪十八年，改四品卿，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补太常寺少卿。与英外部葛礼山继定华工条约。历通政使副使、左副都御史，留使如故。二十二年，调使俄奥和三国，越二年，晋工部侍郎，仍驻俄。

二十六年，拳乱作，联军入津沽，电命儒递国书，乞俄调解。京师陷，车驾幸西安。俄佯议彻兵，而潜使人诣关东，掠吉林、黑龙江地，达营口北。儒至黑海行宫与婉商，俄允还地，而不允彻保路兵。将军增祺遽与订密约九款，多失权利。上责其谬妄，下严旨，仍令儒与俄议。儒与商更约，俄坚拒，儒正色曰："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畀？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俄穷于应，始允别立正约。上闻而嘉之，授为全权大臣。

逾岁，俄交草约十二款，趣画押。东南士民甚激昂，各国亦腾口舌，朝旨命再商改。儒责其外部食言，语激切，俄人勉为改数事，而仍未平准。儒数往谒，拒不见，见则第趣画诺，语竟即起，不容儒致一词。儒愤出，及阶踣，伤右足，乞假赴德、奥疗治。俄留之，且因其病笃，命驻华公使戢耳诗与李鸿章在京协定。儒复请代，不许。调户部。明年正月，卒，予优恤。

论曰：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崇厚擅定俄约，误国甚矣。纪泽继之，抗议改正。其时国势犹足自申焉。至儒争密约，竟以愤死，终不能挽救，公理尚可恃乎？福成、庶昌诸人，并娴文学，各有著述，讨论修饰，皆美使才也。马建忠定乱济变，策奇制胜，亦有足多，故并附于篇。

清史稿卷四四七　列传第二三四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母丧里居，遵义杨隆喜反，斥家财募壮士八百捍乡里，战始不利，继获大胜。服阕，会苗、教蜂起，巡抚蒋惇远奏留军，特旨授编修，增募至四千人，复平越、独山诸城。十年，除知岳州府，始罢遣所募兵。亏饷巨万，乃陈五百金案上，语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诎，徒手归，奈何？"众泣曰："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遂去。越岁，调长沙。有客军数千，以无主将哗变，立请大府贷发三万，斩五人，事遂定。

同治二年，擢山东按察使。会僧格林沁治兵鲁、豫间，令击河北宋景诗。旋劾其擅议招抚，部议降三级。又明年，迁布政使。僧格林沁战歿曹州，坐法再干议，皆得恩旨留任。于是言者复摭他款弹之，事下曾国藩，国藩白其无罪。巡抚阎敬铭夙高其能，至是乞休，举以自代，遂拜巡抚之命。时捻趋海澨，李鸿章建议筑墙胶莱河，宝桢会军蹙之。六年，东捻走潍河，东军王心安筑垒方成，而堤墙未竣，捻长驱渡河，宝桢以闻。上怒，鸿章交部议，宝桢亦褫职留任。先是东军守潍河，本皖将潘鼎新汛地。皖军甫南移，而北路遽失。诏斩心安，宝桢抗辩，乃宥心安而责鸿章。宝桢复屡疏相诋，于是上益责鸿章忌刻纵寇矣。

明年，西捻趋定州，近畿震动。宝桢闻警，即驰至东昌，率骑旅千、精率三千，赍五日粮，倍道北援，捻遂南溃。是役也，朝廷遣宿卫之旅出国门备寇，统兵诸将帅皆获谴让，而上独以宝桢一

军猝出寇前，转战雄、任、深、祁、高、肃间，复饶阳，功最盛，数降敕褒嘉，加太子少保。宝桢治军善乘势，不主画疆自守，以故诸军会集，东西二渠，率皆就歼山东。而其诛安得海事尤著人口。安得海者，以奄人侍慈禧太后，颇用事。

八年秋，乘楼船缘运河南下，旗缯殊异，称有密遣。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至泰安，宝桢先已入告，使骑捕而守之。安得海犹大言，谓："汝辈自速辜耳！"传送济南，宝桢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奏上，遂正法。河决郓城侯家林，运道便，河臣议次年兴工。宝桢谓宜及水涸时，力疾请自任。水啮堤，植立不退，费半功倍。又塞铜瓦厢决口，驻贾庄。闻日本构衅，遂密陈海防计，请筑山东烟台、威海、登州炮台，设泺口制造机器局，从之。

光绪二年，代吴棠署四川总督。至即严劾贪墨吏，澄肃官方，建机器局，修都江堤，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又改盐法，官运商销，置总局泸州，其井灶分置厂局，盐岸分置岸局，岁增帑金百余万。而猾商奸吏不便所为，争中以蜚语，于是台谏交章纠奏。宝桢已坐堤毁镌秩矣，而言者复劾停机器局，褫监工成绵龙茂道丁士彬、灌县令陆葆德职，而尤龂龂争盐务。上以川盐有成效，勿为动。已而成都将军恒训核覆堤工，亦摭及盐运病商民、流弊大，宝桢抗辩。上虑宝桢惑浮言，敕勿易初念。寻予实授。宝桢弥自警勖，益兴积谷，严督捕。治蜀凡十年，初莅事时，郭内月有盗劫，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十一年，卒官，赠太子太保，谥文诚，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

宝桢严刚有威。其初至山东也，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颇贵倨，见司道官不设坐。宝桢投谒，告材官启王，坐则见，否则罢，左右皆大惊。王服其强，为改容加礼。敬铭闻之，大称异。至之日，亲迓于郊。自是事无大小，皆咨宝桢而后行。至今言吏治者，常与沈葆桢并称，尤励清操。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云。子五人，体常尤著名，官广东布政使。

李瀚章，字筱泉，安徽合肥人，大学士鸿章兄也。瀚章以拔贡生为知县，铨湖南，署永定，调益阳，改善化。曾国藩出治军，檄主饷运，累至江西吉南赣宁道，调广东督粮道，就迁按察使、布政使。

同治四年，擢湖南巡抚。时粤逆李世贤等聚福建，分犯赣南，窥两楚，贵州苗匪、教匪又阑入楚界，而霆军溃卒复窜湖、湘，三路告警。瀚章至，则遣前江苏按察使陈士杰壁郴州防闽贼，前云南按察使赵焕联壁岳州防叛卒，闽贼旋引去。叛卒犯江西不得逞，则折入湘，犯攸县，陷安仁、兴宁，副将张义贵击走之。士杰率军会剿，遁入粤，卒就歼焉。先是瀚章遣总兵周洪印败黔匪于边界，又越境解铜仁围，因奏言："悬军深入，兵家所忌，请敕新任贵州布政使兆琛缓赴任，专治军事，与楚军合。"从之。遂遣已革知府李元度进剿思南、石阡教匪，兆琛、洪印进剿清江、台拱苗匪，所向克捷。苗、教复蚁结，连窜晃州凤凰厅，各军蹑击，皆大破之，黔匪遂不敢窥楚境。自盗起，国藩及胡林翼治师不主画疆自守。瀚章久习楚军，既受任，即出境讨贼，亦其风类也。六年，调抚江苏。未至，署湖广总督。七年，调浙江，再署湖广总督，旋实授。

光绪元年，调四川。明年，还督湖广。瀚章性简静，更事久，习知民情伪，务与休息。其督湖广最久，前后四至，皆与弟鸿章更迭受代，其母累年不移武昌官所，人以为荣。寻遭忧去官，家居六年，再起授漕运总督。未几，移督两广。粤俗旧有闱姓捐，四成助饷，巡抚马丕瑶议革之。会日本构衅，瀚章请循旧收缴备海防，时论大哗，遂以疾归。又数年，卒，谥勤恪。子十人，经畬，翰林院侍讲。

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乡人。粤寇乱，以诸生从罗泽南治团练，出援湖北，连复广济、黄梅，叙训导。从征赣、皖，战枫树岭，下德兴，战高沙，下婺源，频有功，迁知县。

同治元年，从左宗棠入浙，规江山，与刘典、刘璈分三路攻石门，破寇卡数重。进取花园港，纵火燔其棚，会天雨，止。其秋，规龙游，昌浚御寇莲塘，破之。又败之孟塘，寇逸。李世贤闻警，遣悍党赴救，中路寇方攻刘培元营，昌浚自山下击，寇大溃。迁知衢州府。明年，师逼龙游城南，筑三垒。寇夜奔，昌浚蹑之汤溪。城拔，授粮储道。与蒋益澧合兵万三千战余杭城西北，寇益浚濠树垒拒师。昌浚攻北门，寇出战，会诸军击之，寇却，昌浚连夷五卡。次日，攻林清塘，去城北十

里，汪海洋老巢也。昌浚觇寇垒阻水，虑日暮为寇乘，乃退师。又明年，规武康，复其城。进略湖州，寇窜泗安、梅溪，昌浚自簰头进桐岭扼之，北攻安吉，追寇至孝丰，遇湖州败寇，复与璈合攻之，降者七千余人，辄解散。浙西平，迁盐运使，累擢布政使。

九年，除巡抚。巡视镇海海口，条具见闻，陈大旨，谓宜师敌伎，练劲旅，修筑炮台。上嘉纳之。是时朝廷方锐意求治，诏举贤才，昌浚以粮道如山四人应，力荐甘肃知县陶模才器远大，卒如所言。坐余杭葛毕氏案褫职。

光绪四年，起佐新疆军事。数迁至漕运总督。十年，法人扰海疆，朝旨以闽事亟，命宗棠为钦差大臣，主军务，昌浚与穆图善佐之，张佩纶则会办也。闽浙总督何璟自以不谙兵事，请解职，遂命昌浚代之。昌浚未至军，而佩纶已遁，事下宗棠、昌浚。覆奏入，上责其袒护，移督陕甘，加太子太保。

昌浚性和巽，而务为姑息。督甘日，左右通回匪，莫能制，枪械反资寇，遂酿成湟中河、狄乱。昌浚檄各路募土勇助战守，电令提督雷正绾往河州镇慑，张永清往西宁策应，苏员屿往巴燕戎甘、都堂驻防，并具起事岭末以上。事闻，严旨责其庸聩，乃罢官。二十三年，卒，释处分。嗣以魏光焘请，予甘肃建祠。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粤寇扰皖北，以廪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复越境出击，连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无为，而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阵，击退陈玉成众数万，功尤盛，复力行坚垒清野法。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曾国藩檄守芜湖，调无为，迁知府。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鸿章立淮军，与铭传等分领其众，从克江阴，晋道员。鸿章亲视娄门程学启军，遣树声援荡口，破谢家桥，逐北至齐门，又败之黄埭，学启遂逼城而军，于是娄门寇道始绝。二年，攻无锡、金匮，击寇芙蓉山，大破之，夺获战舰器械不可称计，赐号卓勇巴图鲁，予三品服。树声乘胜趋常州。逾岁，攻河干二十余营，尽破之。城拔，进复浙江湖州，诏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江苏徐海道。寻授直隶按察使，赴大名督防务。九年，调补山西。越二年，擢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十三年，实授。遭继母忧，归。

光绪三年，起授贵州巡抚。适广东总兵李扬才据灵山，构匪扰越南，朝旨调树声抚广西治之。事宁，擢总督，先后剿平西林苗匪、武宣积匪。八年，鸿章丧母归葬，树声摄直督任。值朝鲜乱作，日使花房义质将兵五百入王京，迫朝议约。树声飞檄吴长庆等赴之，遂成约，寻盟而还。于是长庆等宵攻乱党，悉歼其渠，乱乃定。树声奏令长庆暂戍朝。上嘉其能，加太子少保。明年，还督两广。会法越构兵，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逮北宁陷，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报可。复坐按事不实，革职留任。未几，病卒，谥靖达，予直隶、江苏及本籍建祠。树珊自有传。

树屏，以收复江苏各州县，积勋至副将。从征捻，驻周家口，战数捷。捻平，擢提督，赐号额腾额巴图鲁。赴晋防河。光绪二年，徙守河曲、保德。会皖军赴援乌鲁木齐，甘肃流贼曹洪照窜后山。树屏适奉檄诣省，闻警，乘大雪追击之。事定，赐头品服，授太原镇总兵。移防包头，调大同。十三年，乞休。既殁，鸿章状其绩以上，予优恤，太原建祠。

卫荣光，字静澜，河南新乡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调赴军，随荆州将军多隆阿攻剿黄州各郡，转战入安徽，平贼垒百余，克太湖、潜山。捷入，以侍讲待简。林翼督师剿贼，荣光从，常以少击众。林翼卒，乃还京供职。道经新乡，适山东窜匪入境，遂与知县丁士选集团捍卫。

同治元年，入都，补翰林院侍讲。明年，擢侍首讲学士，疏陈剿匪、防河事宜。是年授济东泰武临道，署山东盐运使、按察使。四年，捻赖文光、张总愚窜山东，巡抚阎敬铭奏委荣光督办河防。荣光以贼无见粮，利速战，坚谕各军严守困贼。贼乘夜偷渡，荣光然炮击之，诸军继进，贼大败。

六年，卸运使任，仍兼署按察。时贼势复振，巡抚丁宝桢督师出境，省城兵单饷竭。荣光募民团助守，贼屡逼城下，卒不能犯。旋以父忧归。十二年，起江安粮道，署按察使。

光绪元年，授安徽按察使，迁浙江布政使，护理巡抚。母忧归，服阕，授山西巡抚。八年，调

江苏。台湾道刘璈被重劾，诏刑部尚书锡珍往按，复命荣光赴台会鞫。荣光言：“璈总营务，开支浮冒，罪当死，然其治事疏节阔目，政颇便民，故台地番民至今有尸祝者。请从宽典。”其持法严而能恕皆此类。十二年，调浙江巡抚，再调山西。以疾乞休，十六年，卒于家。

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参钦差张芾军，叙知县。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元年，李鸿章治兵上海，调赴营。洋将戈登所练常胜军故驻沪，滋骄。淮军初至，服陋械绌，西弁或侮笑之。秉璋语众曰：“此不足病也，顾吾曹能战否耳？”明年，从克常熟、太仓。鸿章使别募一军，图嘉善分寇势，遂提兵五千赴难，克枫泾、西塘，迁侍讲。进攻张泾汇，约水师夹击，弹丸贯胯下，不少却，卒克之。规平湖，其酋陈殿选降，于是乍浦、海盐、澉浦皆反正。又明年，与程学启攻嘉兴，秉璋入东门燔药库，寇骇乱，众军乘之，城拔。进取湖州，攻吴淞陔、南浔，所向摧靡。浙西平，赐号振勇巴图鲁。历迁侍讲学士。

四年，授江苏按察使，从曾国藩讨捻。时捻骑飙疾，国藩与鸿章皆主圈制策，秉璋力赞之，破捻丰、沛、宿迁南，追至仓家集，捻大溃。又败之淮南，长驱蒙城，捻西走，自此捻分东西。国藩令秉璋军豫西，专剿东捻，与提督刘鼎勋俱。其冬，追入鄂。

六年，除山西布政使。未上，捻自孝感小河溪窜河口镇，与鼎勋军追之，勋军前锋遇伏，总兵张遵道战死，势益炽，秉璋横截之，始奔豫。七年，鸿章代国藩督师，议扼运蹙捻海隅。秉璋运西，捻扑潍河，将自沂、莒窥江淮。秉璋及亟渡河诣桃源，会浙军扼清江。亡何，赖酋率残骑数千至，追破之淮城。事宁，被赏赍。父忧归。服阕，起江西布政使。

光绪元年，擢巡抚。以母老再乞终养。六年，遭丧。至九年，再起抚浙。会法越构衅，缘海戒严，秉璋躬履镇海，令缘岸筑长墙，置地雷，悉所有兵轮五艘，辅以红单师船，据险设防。十一年，法舰入蛟门，令守备吴杰轰拒之，伤其三艘。越数日，复入虎蹲山北，再败之，法将迷禄中炮死。然犹浮小舟潜窥南岸，复令总兵钱玉兴隐卒清泉岭下突击之，敌兵多赴水死。

逾岁，擢四川总督。川境窎远，外接番、夷，内丛奸宄。秉璋曰：“盗贼蛮夷，何代蔑有？以重兵临之，幸而胜，不为武；不幸而不胜，饷械转资寇，是真不可为矣。”故督蜀八年，历平万县、茂州、川北、秀山土寇，其大小凉山、拉布浪、瞻对各夷畔服靡恒，则用赵营平屯田法，数月间皆慴伏，加太子少保。御史钟德祥劾提督钱玉兴及道员叶毓荣不职状，事下湖北巡抚谭继洵，廉得实，秉璋坐滥举罪罢。

初，丁宝桢督蜀，称弊绝风清。秉璋承其后，难为继，故世多病之。未受代而民教相哄，重庆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罗元义、乱民石汇等置之法。至是各属继起，教堂被毁者数十，教士忿，牒总署，指名夺秉璋职。朝廷不获已，许之。秉璋遂归。三十一年，卒。总督周馥及苏绅恽彦彬等先后上其功，复官，予优恤，建祠。

陈士杰，字隽丞，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铨户部，与阎敬铭同曹司，并以赣朴称。遭父忧归。值粤寇乱，土匪窃发，集团勇得百余人，平之。俄白水奸民陷永桂，新田告急，众议拒之。士杰曰：“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越境击却之。曾国藩治军衡州，辟参戎幕。鲍超时为小校，坐法当斩，力请释之。从援湖北，壁岳州城外，王珍军次蒲圻，违国藩诫，败退，入空城死守，国藩愤甚，将士莫敢为言，士杰独请赴救，弗应，固请之，曰：“救之如何？”曰：“寇无战船，宜遣水师傍岸举炮为声援。”珍因获免于难，厥后鲍、王并为名将。岳州既败，寇遂略湘阴，陆走宁乡，水断靖港，进陷湘潭据之。国藩水师顿湘川，去宁乡、靖港皆数十里。或请守省城，或请绝津径夺寇艎，议未决。士杰谓宜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国藩如其言，果大捷。论功，迁主事。寻归省，复出佐粮运。

咸丰五年，永、桂土匪起，闻乱，单舸溯江归，专治团练。亡何，连州匪构岭南北奸民，众十万，陷郴州。与珍会师击之，复其城，遂以南防属之。留州赋充饷，改团为营，号广武军。永、郴、桂阳边地千里，广武当其冲，数挫寇锋，而以捍石达开功为盛。达开故黠猾，麾下号百万，分七部，能检勒之使毋扰。

九年春，自赣而西，至桂阳，穿城北走。时广武军军花园砦，有桥跨钟水，曰斗下渡，其南两

山相鉴，一径中达，东西北皆环水。士杰遣一裨将领百人扼桥，寇夜至，大惊，不敢前。后来者欲退则隘塞，欲旁出则无路。平明，士杰率师轰击之，自相蹈藉，坠死无算。是役也，士杰以数百人败寇数十万众，达开袭省之计卒无所施，上嘉之，擢知府。嗣录援蓝山、嘉禾、宁远功，晋道员。

同治元年，三吴军事棘，以国藩荐，超授江苏按察使。士杰虑石党往来郴、永，贻母忧，乞终养，以防遏上游为己任，数却寇。四年，论功，加布政使衔。时江南既定，而霆军所降寇复叛，自湖北金田入郴，数千里无与逆战者。士杰要击之，寇大溃，赐号刚勇巴图鲁。十年，母丧，服阕，除山东按察使。

光绪元年，到官，多所平反。晋福建布政使。未上，会巡抚文格被劾，词连士杰，罢免。寻以台湾军务，命署福建按察使。六年，迁布政使。明年，擢抚浙江。巡海口，增筑镇海笠山港及定海乍浦炮台。八年，移山东，缘海设防。吴大澂会办北洋防务，至登州、烟台，见广武军壁垒，颇采其法而增损之，奏请颁行各海口。而忌者中以蜚语，至劾其海防草率，事下尚书延煦、左都御史祁世长，得白。海防军罢，而士杰亦病矣，数请乞休，始允。十八年，卒于家，予省城及本籍建祠。

陶模，字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甘肃文县知县，调皋兰。左宗棠为总督，方征回，又创建贡院，兵工诸役并作，模躬自料量，民不知扰。迁秦州直隶州。岁旱，流徙饥民数十万麇集，出积俸，并割公使银四万余金设粥厂，不足，贷金益之。修养济院，增义田，恤嫠妇。州南籍水啮城堙，模为筑堤沼三百五十丈，植芙蕖杨柳，蓄鳞介，取其利，以时缮完。署甘州府知府，罢属县供亿。宗棠奏模治行第一，调补迪化州。编修廖寿丰荐模器识宏远，堪备阃寄。

时回久乱，民户寥落，模和辑汉、回，耕者复聚。时议定赋则，模谓经画穷塞，当通《周官》一易再易之义，令民以二亩当一亩，征其六缓其四。宗棠采其议，边民始有久居志。历署兰州府、兰州道、按察使，调直隶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护巡抚。

光绪十七年，授甘肃新疆巡抚。当葱岭西，有地曰帕米尔，乾隆间为我军锋所及，高宗尝勒铭焉。葱岭东南有小部落曰坎巨提，岁纳贡于我。模未至新疆，俄侵帕米尔，谋通印度，英攻破坎巨提。中外方议战，模谓："将士能戡土匪，未能御强敌。军资百物，运自内地，数月乃达。俄、英铁轨，瞬息可至。新疆与俄相接几五千里，增兵十倍未足固。当民穷财匮之时，不可轻言战。惟当购机炮，扩电线，饬边将严为备。羁坎巨提故酋无令北走，而抚其流民，与驻俄、英使臣合争。"议未定，俄曰防英，英曰防俄，莫可究诘。

明年，二国兵益进，将吏咸愤激请战，终不许。于是奏请废黜坎巨提故酋。会英人亦立其弟买卖提艾孜木，令镇抚部民，岁纳贡如故事，坎巨提事乃定。而俄兵在帕米尔，意叵测。模以边防无效，自请罢斥，不允。廷议将以帕米尔为三国瓯脱，英垂诺，俄犹不可，陈兵相持。模取德意志兵法练边军，选幼童百余，课以测算诸法，将徐推之各军。见将佐必以惜劳苦、宝枪弹为戒。

初，俄人借巴尔鲁克山以处所属哈萨克，期十年。山饶水泉林木，当塔城西北，广袤数百里。至是期满，无还意。模争之，逾年乃如约。俄商及附英诸部至新疆皆不税。模曰："是独苦吾民！"为奏请普免焉。缠回文字语言不相通，汉民愚之，贷金辄取重息，至卖鬻妻子以偿。模为之规定章条，令读书习汉语，于是回族欣欣向化矣。罗布卓尔，古昌浦海也。荒沙无垠，亘新疆中部。模议辟径路，自新疆之南，青海、西藏之北，噶斯、乌兰达布逊、阿耨达、托古兹尼蟒依诸大雪山之阴，迂回出入，分道测绘，得金铁煤诸矿数十百计，欲开采利民，以绌于赀，工不克举。乃于罗布淖尔北四百余里筑蒲昌城，南百四十里设屯防局，回民徙徒居成村落。其后设置营县，实自模开之。

二十年，日本略朝鲜，朝议决战，师屡败。甘肃提督董福祥先以祝嘏在京，募兵备战，河湟回族闻乱思蠢动。二十一年春，撒拉河州、西宁、大通诸回先后反，西宁回酋刘四伏尤悍。模遣将援巴燕戎格，与总督杨昌浚合疏请命福祥帅师西援。夏，平番回亦变，河西诸府东不能通省会，则西乞援新疆。模奏陈回乱日亟，部遣诸将罗平安戍哈密，牛允诚守安西、玉门，赵有正屯肃州，而于哈密置东防营务处，以道员潘效苏护诸将。诸乱回遣其徒出关煽新疆回部。九月，绥来回发难，以有备，旋定。迪化回应之，模诇知莠民与牙役密相结，捕斩六人而乱弭。十月，回逼甘州，上罢昌浚，以模署陕甘总督，命入关剿抚。时福祥将甘军渡洮，魏光焘将湘军临湟水。模策东路兵大集，

回且西窜，乃遣兵分驻天山北迪化、镇西为中权，而缮完防御天山以南诸要隘。后路既设备，乃将马步八营驰入关，道经沙漠至吐鲁番城，回王玛木特来会，勖以大义。至哈密，校阅各军，令缠回与焉。模以有正兵寡，戒毋轻出。有正喜功，出攻察汉俄博、永安二城皆下。二十二年元夕，薄北大通营，败归。模遣凉州戍军赴援。二月，入关，群回敛聚山南，模至兰州视事，令效苏督诸将略北大通营，破所领十大庄堡，戮其酋，歼数千人，诸回气夺。会光焘亦定西宁，诸回自水口峡西窜青海。模令效苏等出塞，陈兵玉门诸山径，毋纵贼出平地。青海蒙古积弱，久怵回悍，告急。朝议令光焘、福祥二军追逐。模以师行绝域，粮刍车驮，重为民累，内地空虚，为祸滋大，奏寝其议。新疆将吏虑回更西窜，亦告急。朝议令提督邓增出青海，张俊防北路。模策贼非至玉门、敦煌掠食，不能遽犯新疆，复请罢移军议，而令增屯肃州为声援。光焘将湘军还陕西，以与福祥不相能也。贼自青海犯玉门，允诚等击却之。模令玉门军赴西安。五月，贼大至，刘四伏夺路求食，诸将力战，金兰益匹马陷陈，大败贼于牛桥，降斩各数千人，饥冻死磧中者过半。四伏以千数骑遁，中道伏发，就擒。于是徙降回塔里木河滨，计口授田。关内外悉平，论功，实授总督。

方日事之初起也，和战议不决。模言："国强弱视人才，人才不足，和战皆不足恃，即战胜亦无益。"因言："天下事当变通者非一，如减中额，停捐例，汰冗员，令京官升迁不出本部，司员分类治事，删弃旧案，破除旗兵积习，禁士大夫食鸦片，分设算学、艺学科目，废武科，变操法，择勋旧子弟游学各国，培植工艺。尤愿皇上鉴天灾之屡惊，念民困之莫苏，懔内政之宜修，知外患之难弭，毋始勤终怠，毋狃目前而忘远虑。"时中外诸臣条奏，多言变法祛积习。模言："推行宜渐，根本宜急。聚闟茸嗜利之辈以期富强，止于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于积习外增一习，不得谓之祛积习。欲求富强，当先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其指意大率类此。模督陕甘数年，锐欲开矿制械，兴学广教，皆以用不足，不能尽举，累疏乞罢。

二十六年，述职入觐，道疾，留陕西。俄调补两广总督。两宫西幸，迎谒蒲州，再乞休，不允，乃力疾上官。二十七年，疏请裁减宦官，略言："宦官干政，史不绝书，我朝家法严明，从未有内监预闻政事。然除弊如除莠，留其芽孽，终恐发生，宜大加裁汰。内廷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定宫府一体之制，永不再选内监，非唯一时盛事，实亦千古美谈。"别疏言："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本原在朝廷，必朝廷实能爱国爱民，乃能以爱国爱民责百官，必朝廷先无自私自利，乃能以不自私不自利望天下。转移之道，一曰除壅蔽，一曰去畛域，一曰务远大。朝廷当以身作则，克己胜私，否则虽日言变通，无由获变通之效。"粤故多盗，模定清乡章程，信赏必罚。凡练军分屯，许所在州县节制。一岁中捕斩名盗千余人，钦、廉、肇、罗诸属盗薮，皆次第削平。模谓民贫思乱，非杀可止，令府县设劝工厂，囚不至死者令入厂教养。广东名饶富，然取诸民者已重于他行省，岁不足五百余万，则取之睹规，仍不足，则贷之外人。模睹民力已屈，追呼不得宽，欲有所兴革，皆坐中沮。迭疏请疾，甫受代。九月，卒于广州，赠太子少保，谥勤肃。

模自为诸生，食贫力学，与平湖优贡生顾广誉、震泽诸生陈寿熊、吴江举人沈曰富以道义相勖。既通籍，大学士阎敬铭、总督杨昌浚皆尝论荐，不以告模，模亦不谢也。俭约自将，不立崖岸，恂恂卑下，将吏争为用，而无敢以私干者。卒后，兰州、迪化皆允建专祠。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粤寇乱，以诸生治乡团。曾国藩治军东下，檄主军糈，驻祁门。江南饥民就食者万计，兴锐虑为寇乘，先期结筏以济，获安全，叙知县。数荐知府。同治四年，唐义训、金国琛两军顿徽州，索饷哗变。兴锐闻之，单骑叩其壁，谕之曰："若辈不远千里，从军讨贼，为富贵计耳，奈何自戕为？使寇知之而蹑吾后，吾无噍类矣！饷不给，咎在台。期以三日，逾期请杀我！"众曰："唯命！"乃潜访主谋者三人，白国藩僇之，事定。金陵既克，储平余银四十余万。目击戎烬后僵尸蔽野，因出所余购义冢一区，聚暴骨瘞之。

八年，调直隶，补大名府，洊升道员，乞终养。国藩再督两江，檄综营务，与彭玉麟规订水师营制。国藩卒，李宗羲代督，亦颇信仗之。时日本窥台湾，江海戒严。兴锐言于宗羲，躬履江阴、狼山、吴淞、崇明，择险设守，始倡缘海筑炮台议。

光绪改元，综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博采西国新器，增建铁船炮厂，鸠工庀材，阅十稔，规模略

备。遭母丧去官，服竟，命偕鸿胪寺卿邓承修往勘中越边界。十二年，充出使日本大臣。会遘疾，未上。居三年，补天津道，旋调山东东海关道。威海为日人所据，居民惶恐，兴锐建议勘地分界，主客互守，闾市获安堵。其办交涉，独条理精整，事可许者，一诺辄立办，遇所不可，则抗辩广坐，常服远人。迁长芦盐运使，历福建按察使、布政使。

二十六年，擢抚江西。拳匪衅作，顽民相率不靖，旬日间毁教堂数十，掠教民财产，积案二千余。兴锐劾罢疏防官十余人，限三月定谳，议偿恤费八十余万，唯节饷以弥罅漏。和议成，偿款累百万，仍以节饷资挹注，犹不足，则取之土药厘榷，绝不累民间毫末。署南赣镇申道发统军骄蹇不奉法，首劾罢之，军纪始肃。兴锐事国藩久，论治壹循轨迹，重实行。是时上方向新政，乃以十事上，曰："开特科，整学校，课官吏，设银行，铸银币，维圆法，立保险，修农政，讲武备，而归本于用人，为安内攘外之策。"言至深切。旋移抚广东。

二十九年，署闽浙总督。闽自军兴，局所林立，有善后、济用、劝捐、稽核、税厘诸目，丛弊益甚。兴锐受事，裁诸局所，并为财政局，事权始一。于是厘定常备军制，汰虚冗，节浮费，而闽事稍稍振矣。逾岁，调署两江。旋病卒，谥勤恪。

史念祖，字绳之，江苏江都人，刑部尚书致俨孙。念祖幼颖异，好读兵家言。逾冠，入赀为通判。从乔松年军解蒙城围，有功。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捻益炽，皖北糜沸。念祖率师复英山，克高圩。雉河集者，张洛行老巢也。英翰守之，陷重围，誓必死。念祖计出之，而自驻其地，期以二十日相见城下。乃为均粮法，数却寇。尝坐堞上弹琵琶，教士卒歌，寇出视，皆惊叹。一日，闻枪炮声，知援至，与寇战，乃令居民登陴守，别选锐卒四千分道夹击，纵横埽荡，寇大溃，谒英翰止逾二日云。数保道员。

同治六年，移师凤阳。时捻酋李允谋窥庐、凤，诣五河就李世忠。念祖詗知之，计说世忠缚以献，锁送寿州置之法，晋按察使。援滕县，既捷，师还，寇逾万蹑其后，乃掘深沟，布机械，阴徙去，追骑多坠死，人服其智略。直东平，赐号捷勇巴图鲁。八年，除山西按察使，年未及三十也。上虑其资名轻，与直隶按察使张树声易官，令曾国藩察覆，称念祖明爽，磨厉当成大器，宜稍缓任事，遂解职，留直差序。十年，左迁甘肃安肃道，主关内外粮运，给食不乏，征西军倚以集事，颇见赏于左宗棠。

光绪四年，晋按察使。多所平反，理俞应钧等杀降回谳忤宗棠意，再被劾去。十年，起云南按察使。历贵州，调补云南布政使。时总督岑毓英督师出关，需饷亟，而巡抚张凯嵩与有郤。念祖为陈公私利害，请以地丁钱漕受巡抚指麾，厘金杂税供总督兵饷，复为贷商款备粮械，毓英德之，密荐其贤。

二十一年，授广西巡抚。桂故多匪，至则选卒逐捕，痛绳以法，匪皆敛迹。坐失察赃罪，罢免。三十一年，赏加副都统衔，命赴奉天随将军赵尔巽治赈。寻督三省盐务及财政局。奉省吏治不饬，冒宪黩货，弊风相踵，念祖佐尔巽力抉其弊，蠲苛息烦，岁入倍蓰。期年奏绩，上嘉之，晋记名副都统。尔巽移蜀，徐世昌代之，又劾罢。宣统二年，卒。尔巽先后上其功，复巡抚原官，恤如制。

论曰：寇乱初平，安民保土，自以吏治为先，然非负文武干用如宝桢诸人，亦不易言效也。宝桢政尚威猛，瀚章治参清静，而昌浚则不免于姑息。树声有智略，秉璋称综核。荣光、士杰皆善于用兵，而疏于行政。兴锐重实效，念祖好行权。模独识议宏远，能见本原。此十人中虽治绩不必尽同，其贤者至今犹絓人口，庶几不失曾、左之遗风欤。

清史稿卷四四八　列传第二三五

丁日昌　卞宝第　涂宗瀛

边宝泉　于荫霖　饶应祺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以廪贡生治乡团，数却潮州寇。选琼州府学训导。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善折狱。坐吉安不守，罢免。参曾国藩戎幕，复官。李鸿章治军上海，檄主机器局，积勋至知府。江宁既下，除苏松太道。鸿章倚以办外交，事有钩棘，徐起应付，率皆就范。调两淮

盐运使，淮盐故弊蘖，至则禁私贩，纠贪吏，鬯运道，岁入骤增。

同治六年，擢布政使，授巡抚。江南戎烬后，庶政不缉，日昌集流亡，除豪猾，设月报词讼册，定钱漕科则，下其法各省。又以州县为亲民官，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八年，奉敕训勉臣工，日昌条上六事，曰："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选书吏，输漕粟，变武科。"言合旨要。遭忧归。

光绪元年，起授福建巡抚，兼督船政，辞，不允。既莅事，会霪雨，城内水逾丈，躬散赈，口煦手拊，卵翼备至，全济灾民数十万。众感泣，佥曰："活我者，丁中丞也！"时台湾生番未靖，遂力疾渡台，自北而南，所至扶服蚁伏。惟凤山辖境，悉芒社及狮头、龟纹诸社素梗化，遣兵讨平之，为立善后章程，皆遵约束。中路水埔六社不谙树艺，雇汉民代耕，谓之"租＜□贝业＞"。复令有司计口给银米，教之耕作，广设义学，教之识字。又罢台属渔户税。拟筑铁路，开矿产，移关税厘榷造船械，台民渐喁喁望治矣。还闽，移疾去，吏民啼泣遮道。

四年，疾稍闲，被命赴福州，理乌石山教案。先是道光间，英人就山筑室传教，疆吏不能争，以山在城外，饰词入告。厥后占地愈广，闽人忿，几酿变。日昌抚闽，与力争，议易以城外电局空地，未及行，遽解职，英人占如故。闽人不能忍，聚众毁教堂，英使责难亟，至是命日昌往按。钩稽旧案，获教士侵地左证，与英领事往复诘辩，卒徙教堂城外，闽人鑱石刊绩焉。逾岁，还里。明年，诏加总督衔，令驻南洋会办海防，水师统归节度。复命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疾辞，不许。八年，卒，恤如制。

日昌性孝友，抚吴日，母黄年九十矣，迎养署中，孺慕如儿时。兄寝疾，药膳躬侍，兄止之，则引李勣焚须事为喻。好藏书，成《持静斋书目》五卷，世比之范氏天一阁、黄氏百宋一廛云。子五人，惠康最著，好学，多泛览，有《丁徵君遗集》。

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徵人。咸丰元年举人。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军兴，官吏多避罪冒功，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攻守要害，及失陷收复，时日功罪，以资稽核。其有获罪之员，藉事开复保升，宜严定限制。又言："苗沛霖、王来凤乍服乍叛，宜专意主剿。"上皆韙之。

同治元年，迁礼科给事中，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厘通贼，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提督成明拥兵同州蒽无战志，一时推为敢言。擢顺天府府丞，迁府尹，捕巨盗王景濉等。五年，乞开缺养亲，不允。出为河南布政使，擢福建巡抚。时粤寇初平，游勇土匪肆掠，疏请就地正法，报可。九年，再乞终养，许之。

光绪八年，起湖南巡抚。平江方雪璈，龙阳曹小湖，安乡周万益、张景来，皆盗魁也。阴结徒党号"哥老会"。宝第悉置之法。署湖广总督。法人侵越南，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筑炮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绘具图说上之。时议建樊口石闸。宝第以谓："樊口内有梁子诸湖，袤延八百里，水皆无源，江入其中，潴为巨浸，以民情论，重在堵江水之入，不在泄内水之出。以地势论，江水骤失此渟潴八百里地，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请缓建石闸，而渐除樊口内窪田额赋。"得旨允行。

十一年，还湖南巡抚任。法人款成，宝第上言："各国通商，因利乘便，须具卧薪尝胆之志，为苞桑阴雨之谋。"因条上求才、裕饷、船政、器械四事。又言："国家财用，岁出大宗，莫如兵勇并设。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既多，费饷尤巨。兵多则力弱，饷巨则国贫。粤逆初起金田，仅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推。其后发、捻、田、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勘定，绿营战绩无闻。大乱甫夷，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骤撤，于是岁支勇粮一千余万。赋入有常，岂能堪此耗费？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月饩无多，必谋别业，遂弛专操，军情瞬变，调发迁延。臣拟请裁额并粮，以两额挑养一兵。如额兵一万，半为驻守半赴巡防，互相迻戍，共习辛勤，常则计日操演，变则随时援应，副参任营官，都守充哨弁，室家无累，而后纪律可严。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兵拟减额，原设将弁亦应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小者亦抵十余兵。自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左右役使，无非额兵。裁汰之议，自非将弁所乐。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营兵必多，乃渐裁兵，老弱事故缺出停补，俟空千名，

即补精壮五百。绿营不足，简拨营勇，作为练军。不启兵众之疑，自无阻挠之虑。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目前兵尚未练，勇已议裁，若欲节饷，则裁勇不足资缓急，裁兵为有备而无患。”下部议行。十四年，擢闽浙总督，兼管福建船政。十八年，以疾解职，卒于家。

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猾，扶植良愿，民尤感之。子绪昌，户部七品小京官。

涂宗瀛，号朗轩，安徽六安人。以举人铨江苏知县。曾国藩督两江，檄主军糈，累保授江宁知府。同治九年，擢苏松太道。明年，迁湖南按察使。湘民故健讼，都察院岁所下狱辄逾百数。宗瀛为立条教，允首悔，辄诬告，并严定审理功过章程，弊乃稍革。晋布政使，仿朱子社仓法，建立长沙府仓。

光绪三年，拜广西巡抚。苗、徭、猓猡犷猝梗化，檄所属广建学塾，刊《孝经》、《小学》诸书，使之诵习。又自撰歌词以劝戒之。时晋、豫大旱，移抚河南，割取俸余万二千金助赈，招流亡，给籽种，老稚无依者，设厂收养，强有力者任工作。世与曾国荃赈晋并称云。

七年，调湖南巡抚。抚标兵哗变，惩四人而事定。及擢总督，又有武汉教匪之乱，捕诛数十人，亦遂安堵。言官先后纠弹，事下彭玉麟，坐才力竭蹶，绂吏议。无何，御史陈启泰劾宗瀛务封殖，仍下玉麟按复。玉麟后白其诬。时左宗棠督江南，欲规复淮盐、减川引，宗瀛以减川增淮，关川省数十万盐丁运夫生计，因抗疏力争，言：“按年减运，则未运者将尽化为私。纵使湖北置兵徼循，而巫峡流急，盐船下驶，瞬息百里，兵少力不能制，多恐滋生事端。且鄂饷无著，下拂舆情，上亏国帑。”辞恺切。未几，称疾乞休归。

初，宗瀛从廷栋讲学，为刊遗集，以理学称。家居十余载，以徐延旭获谴，追坐举主，下部察议。二十年，卒，年八十三。

黎培敬，字简堂，湖南湘潭人。咸丰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同治三年，出督贵州学政。阻寇弗能进，乃从刘岳昭借军数十，竟达贵阳。时总督劳崇光、巡抚张亮基不相协，军事益坏。培敬上书言状，朝廷始获闻边事。黔苗俶扰，讴诵寂寥。培敬曰：“士气不伸，人心所徭不靖也。”于是出入寇氛，按试州县，虽危棘不缓期，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道黔西，晤道员岑毓英，与语，知其谙戎事，遂请以滇中军属之。培敬秩满，以太常寺卿石赞清荐，命权布政使。其时寇患方亟，贼酋潘名桀守龙里，久不下。培敬曰：“今附郭百里，仓廪犹实。不因以为资，若转藉寇，吾属必为所虏矣！”因说提督出城取龙里，逾岁，克之。旋复贵定，名桀遁去，黔军克捷自此始。诏嘉之，予实授。繇是东定都匀，北靖开、修，南平陈乔生，西除林自清，莅黔数载，境内悉平。

光绪改元，擢巡抚。继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锓秩罢归。五年，起四川按察使。时丁宝桢督蜀，课吏严。培敬至，宝桢出郊迎，曰：“此吾贵州贤使君也！”培敬以巡抚降官，绝无愠意，孜孜治事。宝桢数荐其贤。

六年，擢漕运总督。漕督虽闲职，然膴仕，培敬誓不以自污，公费所余，以之修驿馆，建兵房，增书院餐钱，兴释奠礼器，官煤、利济诸局亦赓续告成，人无敢干以私。七年，授苏巡抚。未上，疾作，遂告归。明年，卒，优诏赐恤，谥文肃。予贵阳、清江浦建祠。

崧骏，字镇青，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八年举人，由兵部笔帖式累迁郎中。同治六年，出知广东高州府，以忧解。服除，起授山东沂州府。历广西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漕运总督。光绪十二年，巡抚江苏，调浙江，所至兴利除弊。以南粮改折色，吏民交困，并减旗营民粮、织造匠粮，令州县粜价以供漕，弊乃革。十五年，浙患水浸，奏请免漕，发帑振之，而于京、协诸饷仍从容筹解，复集赀购米实仓储。杭、嘉、湖三府暨苏、松、常、太诸水源出于潜天目山附近，苕溪南北二湖为分泄地，岁久淤塞，用工赈法，招集流民疏浚之。其杭、嘉、湖、绍诸塘岸堰闸，靡不次第修治，民赖其利。十七年，卒于官。

崧骏以清廉自矢，于国计民生服念不忘。抚江、浙绩尤著，民请祠之，得旨俞允。子昆敬，户部郎中。

崧蕃，字锡侯，崧骏弟也。咸丰五年举人，初入赀为吏部郎中。光绪五年，京察一等，简四川

盐茶道，屡署按察使，保荐卓异。十一年，授湖南按察使，迁四川布政使。十七年，擢贵州巡抚。广西寇陆亚滩煽乱西林，与贵州接壤，崧蕃遣将扼册亨要隘，边患遂平。调云南巡抚，擢云贵总督。检视防营缺额积弊，劾副将雷家春，并自请议处，革职留任。

二十六年，奏请陛见，值拳匪肇乱，命留京会办城防事。旋扈驾至太原，饬还本任。行次，调陕甘总督。于城南建立大学堂，分两斋，东斋考文，西斋讲武。而修浚宁夏七星渠，尤为民所利赖。宁郡堤工，创自乾隆时，鱼盐之利甲通省，后渐湮废。中卫县令王树枏素讲求水利，崧蕃檄令勘工，自七星渠上接白马通滩，疏浚通深百八十余里，灌田六万余亩，硗确变为沃壤，逃亡复业。又以渠水分自黄河，势汹涌，春夏山水骤发，与黄流浑合，泥沙杂下，旋浚旋塞。乃效古人暗洞激水法，凡傍山之渠，架油松成洞，覆以石板，山水流石上，而渠水潜行洞中。又度地势筑高堤，导山水使入黄河，并于渠口筑进水、退水两坝，使黄流曲折入渠，不致冲漫。工竣，数经暴水，卒不圮。设农务局，招垦荒地，如平罗、渭源诸县，先后报垦数百千亩。旧有机器局，渐次扩张。凡兴作实事求是，不惟其名。

三十一年，调闽浙总督，未上，以疾卒，追赠太子少保。子外务部主事豫敬，以员外郎补用。

边宝泉，字润民，汉军镶红旗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编修。十一年，补浙江道监察御史。大学士李鸿章总督直隶，奏清苑麦秀两歧。宝泉疏论之，曰：“祥瑞之说，盛世不言。臣来自田间，麦有两歧，常所亲见。地气偏厚，偶然致此，何足为异？汉章之时，以嘉谷芝草，改元章和，何敝犹据经义面折宋由、袁安。至马端临文献通考，乃举历代祥瑞，统曰‘物异’。夫祥且为异，今以无异之物而谓之祥，可乎？上年畿辅水灾甚钜，讫今没水田庐犹未尽出。永定河甫经葳工，北岸又溃。边军未撤，民困未苏。鸿章身膺重寄，威望素隆，当效何敝之公忠，片宋由、袁安之导媚。皇上御极之初，庶吉士严辰散馆考试，曲意颂扬，奉旨严饬。今鸿章为督抚大吏，非草茅新进可比，乃亦务为粉饰，于治道人心关专尤钜。应请降旨训饬。”是时鸿章又以永定河合龙，奏奖工员劳勋，奏上而河复决，宝泉又疏请撤销保案。鸿章新建大功，宝泉再疏弹之。鸿章亦不以为忤，天下两贤之。迁户科给事中。先是都御史胡家玉疏陈丁漕积弊，语侵巡抚刘坤一，坤一覆奏家玉逋赋未完，且私书属托公事。宝泉复劾：“坤一藉词箝制地方长吏，此端一开，启天下轻视朝廷之渐。”疏入，坤一下部议处。

光绪三年，出为广西督粮道，再迁布政使。九年，擢陕西巡抚。尚书阎敬铭议陕西收放粮米改征折色，宝泉持不可，以谓：“谷数有定，今改折色，所收必有减于昔而民始乐从，所放必加多于前而兵乃足用。入不敷出，一时强为弥补，后将何所取偿？昔岁大饥，终赖道仓储粟，多所全活。今并此而去之，恐饥馑荐臻，益无可恃。”上韪其议。

十二年，调河南巡抚，移疾归。二十年，即家起闽浙总督。闽盐逋课积八十余万，前任奏报，率皆飞洒他项为挹注。宝泉至，尽发其覆，乃有停厘补课之奏。船政旧设大臣，后以总督兼之。宝泉特疏请复故制，且条上造船、购料、延教师、筹经费四事，而不私其权，人嘉其谦让。二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

于荫霖，字次棠，吉林伯都讷厅人。咸丰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大学士倭仁问学。光绪初，俄罗斯议还伊犁，荫霖疏劾崇厚擅许天山界地数百里。及崇厚被逮，有为之游说者，复严疏劾之，且劾枢臣畏葸欺罔。六年，授赞善，累迁中允。八年，出为湖北荆宜施道。是秋淫雨，汉水溢，檄所属开仓振济。又浚紫贝渊上游，改闸为坝，疏支流，泄积潦，水患始息。新荆州书院，设经义、治事两斋，生徒云集，讲舍至不能容。擒斩盗魁李人奴等，余党屏息。宜昌民教构讼，法领事袒教民，挟兵舰至，荫霖不为动，后卒无事。英商叹宜昌关税，既觉，乃纳赇请免，不许。请补税，许之。英商欢其廉。十一年，擢广东按察使。广东素多盗，至白昼劫掠衢市。荫霖言于总督张之洞，奏请就地正法，报可。顺德廪生简明亮有学行，缘事系狱，察其枉，立出之。十二年，迁云南布政使。丁母忧，服阕，改授台湾布政使，未行，会弟编修钟霖以前在籍与荫霖同办赈务，为奸商汤连魁诬控获谴，荫霖具疏辨。诏遣大臣即讯，颇得连魁行贿状，然荫霖犹坐是落职，废居京师。

二十年，日本战事起，命往奉天襄依克唐阿军。请募兵二万自效，诏许募万人，分四军，与民团相应援。明年，和议成，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李秉衡交章论荐，诏赏三品顶戴。署安徽布政使，至则清厘田赋，杜绝欺隐，增垦田万八千余亩，撙节库储至二百万金。二十三年，德人索胶州湾，又胁朝廷罢李秉衡，荫霖奋然曰："是尚可为国乎？"上疏极论王大臣不职，因附陈修省五事，不报。

二十四年，擢湖北巡抚。之洞为总督，颇主泰西新法，荫霖龂龂争议，以为"救时之计，在正人心，辨学术，若用夷变夏，恐异日之忧愈大。"之洞意迂之，然仗其清正，使治吏事。湖北财赋倚厘金，荫霖精心综核，以举劾为激扬，岁入骤增数十万。

二十七年，调抚河南。时两宫西狩，德、法兵日谋南下，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杀教民，荫霖檄彰卫怀道冯光元捕诛首恶数人。德、法兵至顺德，闻教案已结，乃还。二十八年，调湖北。会诏裁缺，改广西。廷议荫霖不善外交，复降旨开缺，假居南阳。三十年，卒。

荫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虽已贵，服食不改儒素，朱子书不离案侧，时皆称之。

饶应祺，字子维，湖北恩施人。幼颖悟好学，试作浑天仪，旋转合度。年十二，入邑庠，益导议叙国子监学正。同治元年，举于乡，拣选知县，援例为主事，分刑部。父卒，庐墓侧。服阕，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以克金积堡、巴燕戎格诸处功，擢知府。

光绪三年，署同州知府。时秦、晋亢旱，赤地千里，饥民汹汹，遮道不得前。应祺谕之，曰："此来赈汝饥耳！哗变者杀无赦。"乃捐俸钱为官绅倡，弛重粜禁，旬日得粮七十余万石，又截留他省粮运以助不继。复为招流亡，定垦章，给牛种，蠲杂税。岁稍转，教民兴水利，勤树植，设义仓，行保甲。又规复丰登书院，创修府志，文化蔚兴，士民为立生祠。左宗棠疏荐应祺守绝一尘，才堪肆应，请以道府简补。

十年，授甘州知府。陕西自军兴，兵差旁午，设里局董之，凡四十一厅州县大困。上命巡抚边宝泉赴陕查办，疏留应祺理其事。应祺量道路冲僻定收支之数，分别兵流，扫浮汰冗，岁省数十万两。是年冬，抵甘州任，赈饥劝学，设织纺局、孤嫠所，革征草之弊，复七斤一束旧章。

十一年，迁兰州道。濒行，士民攀辕留行，多泣下者。旋署按察使。严抢嫠为婚之禁，擒督署差弁及乡人杨营弁置之法。手订清理庶狱章程，以诏群吏，视其功过而黜陟之。

十五年，调新疆喀什噶尔道，改镇迪道，兼按察使衔。十七年，署新疆布政使。十九年，实授。新疆兵燹后，民物凋弊，地多荒弃。伊犁故腴壤，回屯旧八千户，四不存一。应祺建议伊犁将军给新裁锡伯、索伦兵牛粮，使之屯种。给新裁察哈尔、厄鲁特兵羊马，使牧放，并招致关内灾民，按丁授地，实行寓兵于农之法。罗布淖尔者，旧史所称星宿海也。汉为且末、尉犁、婼羌诸国地，东西广千六百余里，南北袤千里或数百里，自阳关道梗，其地遂成瓯脱。应祺建议巡抚筑蒲昌城，设英格可力善后局、卡克里克屯防局，招徕汉回客缠，通道置驿，建堡浚渠，教以耕织。又请改防军为标营，定额征粮石每年折色之法，画一钱法。

俄领事原议驻吐鲁番，后求移驻省垣，将军、巡抚难之。应祺谓："此不必争。我所应争者，洋商税则须与华商一律，同时议定。新省毗连英、俄，陆路进口地不一，北道伊犁，南道喀什，应设关，各以本道为监督。塔城、乌什、叶尔羌应设分卡，归各道兼辖。"均如议行。南路初设领署，应祺贻书伊塔、喀什两道，曰："交邻之道，莫先于自治。我之用人行政，使彼族闻而敬服，则遇事不至以非礼相要，此为折冲御侮第一要义。饮食往还，平时贵以情谊相联。至华洋诉讼，必先得华民是非曲直实情而后与之争，庶可关其口而夺之气。一词稍伪，彼将执以相例，而全案皆虚矣。情以龡之，理以盾之，又其次也。"新疆向受协饷，每苦款绌，应祺开源节流，数年库储逾百万。

二十一年，河、煌回煽乱，蔓延甘、凉诸郡，其别股万余谋西窜。上命应祺署新疆巡抚。应祺檄提督牛允诚防安西、玉门诸处，拒寇境外。回酋刘四伏果窜玉门之昌马，遇允诚军，战数不利，尽弃辎重，逾雪山西逸。应祺遣参将李金良要之红柳峡，生擒刘四伏，降其众八千，安置于罗布淖尔，设军镇抚。同时库车回谋起事，宁远回亦以争新教相仇杀，汹汹思变。应祺皆先期扑灭，故四伏无内应，卒就歼。上嘉其功，实授巡抚。应祺以新疆僻处国西北隅，密迩强俄，士卒众而器械窳，生齿繁而司牧少，不足以固吾圉，乃购快枪万枝于德国，而设机器厂制造子弹，奏设左右翼马队为

游击师。又开办于阗、塔城金矿，垦荒田，开渠井，广兴实业，凡有利于民生者，皆次第举。自是地利尽辟，兵备有资，较初建行省时＜□冏辶＞异矣。拳匪乱起，俄兵自萨马进逼边卡，应祺会总督魏光焘、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俄兵乃退。讲成，应祺应诏陈言，略谓："古今中外治法务在求实，旧章非无可守，守之不以实，成法亦具文。新法非不可行，行之不以实，良法亦虚饰。心之实不实，宜于行事之实不实验之"。逾年，设诏武备学堂，编立常备、续备、巡警各军。应祺主操练用新法，器械用新式，人惟求旧，必朴实勤奋久于战阵者，方可入选。上疏极论之，并谓："中国习洋操三十年，一败于日本，再败于联军，为务虚名而贻实祸之证。"所言皆切中时弊。而尤龂龂于界约，不少迁就。

帕米尔高原，国境也，有高宗御制平寇碑，立于苏满。英、俄交觊其地，而俄人先窃据之。应祺官布政使时，商之巡抚，以理退俄兵，遣军戍焉。俄人悔失计，日聒于总署，要我撤兵。应祺持不可，谓："我自守门户，其理直。我退则英必至，英来则俄又必争，是息事而益多事也。"后竟如应祺言。坎人求租种莎车属喇斯库穆荒地，应祺谓："坎本我属，宜示怀柔。其在玉河卡伦外者，可允其租垦，纳赋比于华人。其在玉河东北属边内者，宜却之，防后患。"总署与英使议界约，以坎部让与印度，而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应祺抗言："喇本我地，不得谓之让！"而俄人转谓中国以喇地让与英人，利益宜均，以兵威相胁，应祺饬属严备边，而以议租原委及议约界限详谕之，俄人始无辞。

应祺官西疆久，辟地安民，屡请建官设治以资镇抚。二十八年，复疏言："新疆自光绪四年改建行省，土地日辟，户口日繁，原设州县，辖境辽远，非增设府厅，不足治理。西四城喀什噶尔道，疏勒州为极边重要，请升为府。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属唐伽师城，改为伽师县。莎车地广而腴，英商麇集，请升为府，府南为泽勒普善河，增设泽普县，府西南色勒库尔为古蒲犁国，实坎巨提出入要路，又与英、俄接壤，请设蒲犁分防通判。距于阗县四百里之洛浦庄，增设洛浦县。吗喇巴什厅为古巴尔楚地，改为巴楚州。东四城阿克苏道，温宿州为南疆要冲，请升为府。旧城巡检升为温宿县。距县四百八十里之柯尔坪，增设柯坪县丞。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告尔分防巡检为古之轮台，请分设轮台县。卡克里克县丞，其地为古婼羌国，改设婼羌县。库车厅土地广沃，请改为州，州南沙尔雅增设沙雅县。北路阜康县之济木萨县丞，富庶逾于县，旧驿名孚远，升为孚远县。距吐鲁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地为古鄯善国，升为鄯善县。昌吉县所属之呼图壁巡检向收钱粮，请改为县丞。计升设府三，改直隶州二，增通判一，县九，县丞二。"又奏增设乡试中额二名，会试中额一名，暨各府学官学额，先后皆议行。是年，调安徽巡抚，行抵哈密，病卒，赐恤如例。

恽祖翼，字叔谋，江苏湖阳人。同治三年举人。以知县累至道员，再摄武昌道。教匪王觉一约期起事，祖翼时管营务，乘夜率亲兵掩捕之。总督涂宗瀛疏保祖翼有济变才。

光绪十五年，授督粮道。调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以襄河涨发易坏舟，创设襄樊报水电，树牌鸣钲，各船备御，水至遂无患。晋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以州县征粮照旧折价，近年钱贵银贱，民力不支，乃重定银价，设柜征收，不得假手书役，人称其惠。尤尽心水利，于嘉兴开泖河，疏港建闸，以资蓄泄。于杭州浚上塘河，临平、乔司等处农田三十余万亩皆获灌溉之利。上虞南塘旧以土筑，水至辄决。采众议，改建石塘千一百丈，始免水患。

二十六年，北京拳乱报至，祖翼独起抑阻。匪陷江山、常山，衢民复毁教戕官，英国欲以兵舰赴浙。祖翼亟遴员驰往镇抚，获真犯抵偿，潜消兵衅。会两江、湖广总督与各国订约保护南疆，电询浙省。巡抚刘树棠方卧病，祖翼即径电以浙省附约，人心以安。旋擢巡抚。以浙省防练各营积弊，疏请整饬，略言："浙省水陆防练各营数逾制兵，陆续添募，饷实不敷。而统领各营哨，不顾操练缉捕为何事，汲汲焉唯浮冒克减，食弊自肥。术愈出而愈奇，勇日杂而日弱，盗日防而日多。今将荡涤宿垢而作新之，立法自上，责在督抚。臣任事即通饬各营，与之更始。以后如有贪劣将弁，仍敢浮冒克减，决不姑容。拟先励其廉耻，而兼课其材武。一面饬州县查保甲，办团练，以辅制兵之不逮；一面遴委廉干道府，酌带哨勇，分往浙东西，抽黠名粮，认真校阅。遇有大股盗匪，督率营县搜拿，务绝根株。总期合散为聚，化惰为勤，堪备一日之缓急。虽然，营卫小疾，疏解足矣，受病

既深，断非猛剂不治。天下之病，无一不根于利。统领营哨，闻见已惯，谓夫督抚所能操以绳其下者，撤之而已，参之而已。撤之则又顾而之他，参之则已饱飏而去，且未几而又夤缘开复矣，未几而以将才调用矣。惟督以峻法，务去泰甚，庶有以振暮气而戢贪风。或震于各国一时之强，几谓全恃火器，不知其本原仍在临财廉，与士卒同甘苦。否则未战先溃，火器徒以赍寇，直自伐耳。可否请旨饬下兵、刑各部，采臣治乱用重之议，嗣遇将弁赃证确凿者，分别轻重，严定参革、追缴、倍罚、斩绞之例，庶军心一振，于时局或有裨益。”疏入，诏饬各省著为令。未几，丁母忧归。卒，恤如例。浙人请立祠祀之。

论曰：疆吏当承平时，民生吏治，要在因地制宜而已。日昌、宝第皆以尚严著绩效。宗瀛、荫霖饰之以儒术，亦后先称治。培敬有为有守，崧骏兄弟所至尽职，宝泉励清操，祖翼能济变，并有可称。至应祺官关陇、新疆垂四十年，边地初辟，治迹烂然，实心实政，其劳亦不可没云。

清史稿卷四四九　列传第二三六

锡良，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用山西知县。历任州县有惠政。光绪初，晋大旱，锡良历办赈务，户必清查，款必实放，民皆德之。二十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调补沂州知府，擢兖沂曹济道。抵任，值单县大刀会滋事，亟率队往，张示谕众，只擒首要，搜获盟单，当众焚之，匪党感畏，皆散。调山西冀宁道，晋按察使。调湖南，擢布政使。

二十六年，拳乱召祸，京师危急。锡良以湖广总督、湖北湖南巡抚会委，统率鄂、湘军队入卫，迎驾山西，立授巡抚。时和议未定，洋兵阑入晋边。锡良念两宫幸陕，和局固应兼顾，而保晋卫秦，亦不容忽。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别遣委员出境犒师，相机因应，幸保无事，和约定，晋始弛防。

调湖北巡抚，复开缺。旋授河南河道总督。以事简，奏请裁归巡抚兼理，诏允行。调补河南巡抚，兼管河工。豫省吏治久隳，劾去道府以次数十人，政纪肃然。泌阳教案事起，立派兵驰捕首犯，被扰难民，无分民教，一律抚恤。调热河都统。热河本就蒙地设治，向沿旧习，不讲吏事，尤患多盗。锡良首请改制，设立求治局，综理吏治财政；开办围场荒地，以兴垦务；整饬巡防，专意缉捕，匪风始戢。又以热境地广官少，奏请升朝阳县为府，并增设阜新、建平、隆化三县，热河自此始有吏治。

二十九年，擢闽浙总督，调署四川。时方议借外款修川路，锡良力主自办，集绅会议，奏设专局，招商股，筹公股，复就通省田租岁抽百分之三，名为租股，数年积至千万以上，股款之多，为中国自办铁路最。

三十年，廷议整饬藏事，藏人疑惧，驻藏帮办凤全被戕。锡良飞檄提督马维骐督兵进剿，并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进，遂克巴塘，仍饬尔丰进讨里塘。里属桑披寺筑碉谋抗拒，尔丰以长围困守六阅月，断其汲道，始克攻破。桑寺既平，诸番慑服。于是自打箭炉以外，直至察木多、巴里、乡城、德格等处，均改县治，扩地至数千余里。且兴垦、开矿，设学广教，番人渐知向化矣。

三十三年，调云贵总督。滇省军政久废，器械尤缺，乃创练陆军，设讲武堂，添购枪炮，旧有防营一律改编，自是滇省始有新军。滇多烟产，土税为收入大宗，锡良毅然奏请禁种，各省烟禁之严，唯滇为最。滇南连越，越匪窜入河口，戕官扰境，立饬出队分路截剿，数日而定。滇西土司以数十计，日渐恣横。宣慰使刁安仁曾游东洋，外人称以王爵，尤骄妄。闻有改土归流之议，辄思蠢动。锡良先派员询察，晓以利害，并令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以安其心。刁安仁闻而畏感，遣其弟至，痛哭自陈改悔，边境得以无事。

宣统元年，授钦差大臣，调东三省总督。东省自日俄战罢，俄占北边，日踞南境，局势日危。锡良莅任，即疏陈：“东三省逼迩京畿，关系大局。辽东租借之约，十三年即满期，请朝廷主持，上下一心，以天下全力赴之，以赎回辽东半岛为归，否则枝枝节节为之，恐其不能及也。”疏入，不省。锡良又以东三省两邻分据，非修大支干路，不足以贯串脉络，因拟修锦州至瑷珲铁路。顾须横贯南满、东清，必非日、俄所愿，尤非密借强国外款，不能取均势而策进行。适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奉，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三日议定，电奏请旨速正式签定，即日、俄再争，已落后着。乃部议梗缓，

复机事不密，事竟报罢。及日俄协约，东事益急。锡良以救亡兴政，均非款莫办，再请商借二千万两，以千万设银行，其余，半以移民兴垦，半以开矿筑路。仍不省。锡良虑东省危急情形，朝廷尚未深悉，乃请入觐面陈。时醇亲王监国摄政，筹备立宪，廷议方注重集权。锡良先疏请实行宪法，历陈："立宪精神，在贵贱上下胥受治于法律，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若敷衍掊克，似是而非，财力凋敝，人心涣漓，九年立宪，终恐为波斯之续。"又以近年重臣亲贵出洋考察，徒饰观听，见轻外人，疏请停派，并慎选亲贵实行留学。再疏谏中央集权，以为："朝廷分寄事权于督抚，犹督抚分寄事权于州县，无州县即督抚不能治一省。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必思才力，统治二十二行省，则疆吏咸为赘旒，风气所趋，军民解体。设有缓急，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则呼应不灵，为患实大。"均不报。至是入都面陈监国，语尤切直，不省如故。告罢，又不允。

其时朝鲜为日并，锡良以事势益迫，欲固民心，先厚民力，当以防匪为名，设立清乡局，筹备预备巡警，部以兵法，实即民兵。奉人虑患思痛，争先应募，期年得数万人，全省皆兵。未几，防疫事起，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蔓延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以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疫绝。十一国医士来奉考察，开万国鼠疫研究会于省署，锡良主议，咸起颂之。

锡良督东，严吏治，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盐务，筹办八旗生计，颇著成绩。唯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顾所以为东边计者，既多未如志，而朝政日非，民心日去，又无以挽救，屡称病乞罢。三年，始允解任调理。武昌变作，召入觐，廷议本以锡良赴山、陕督师，并请独领一军卫京畿。顾有人恚之，乃改授热河都统，力疾赴任。逊位诏下，以病势难支，乞罢，允之。卧病六年，坚拒医药，卒，年六十有六，谥文诚。

锡良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于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光绪三年，署永定河道。初，天津频患水，馥迭治津沽入海金钟河、北运筐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设文武汛官资防守。并言天津为九河故道，不泄则水患莫瘳，请就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南运下游分水势。部议格不行。后提督周盛傅开兴济减河，屯田小站，实本馥议。丁艰，服除，署津海关道。朝鲜初通商，馥与美提督薛裴尔议草商约保卫之，首称朝鲜为中国属邦，固以防侵夺也，而枢府削之。馥私叹曰："分义不著，祸始此矣！"

九年，兼署天津兵备道，俄真除津海关道。中法事起，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醇亲王校阅海军，嘉其劳，擢按察使。再署布政使。筑永定河北岸石堤卫京师，芦沟南减水石坝工尤巨，自是河不溢。中日开衅，馥任前敌营务处，跋涉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调护诸将，收集散亡，粮以不匮。和议成，乃自免归。

鸿章疏荐之，授四川布政使。至则课吏绩，广银币，积粮储。虑教案易生衅，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未几，拳乱作，八国联兵内犯，鸿章为议和大臣，总督直隶，馥亦调直隶布政使。先随鸿章入都，理京畿教案，数月事稍定，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先是法兵至保定，戕前布政使廷雍，遂踞司署。及闻馥来，列队郊迎入署。久之，观其设施，无闲言，乃徐引去。鸿章卒，遂护直督。俄擢山东巡抚，诏留议津榆路事。时和议虽成，外国兵壁天津，踞津榆铁道，设都统，治民政，屡争莫能得。至是馥竟以片言解之。馥抚山东，值河决利津薄庄，议徙民居，不塞薄庄，俾河流直泻抵海。沿河设电局，备石工，讫十余年，河不为灾。德踞胶州湾，筑铁道达省治，因占路侧矿山。馥奏开济、南周村商埠相箝制，德人意沮，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

馥既膺疆寄，则益欲大有为，凡所以阜民财、瀹民智者，次第兴举，天子嘉之，擢署两江总督，移督两广。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卒，谥悫慎。直隶、山东、江南士民皆祠祀之。

陆元鼎，字春江，浙江仁和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即用，分山西，改江苏。光绪二年，

权知山阳。有奸豪民交通胥役，略人口行鬻，捕辄先遁。元鼎黎明起，盛仪从谒客，中道折至民家，破门入，缚治其豪，取出所略女妇数十人各放归，欢声雷动。补江宁，以忧归。服除，坐补原缺，调上海。法兰西人击杀县人沈兆龙，伤隐不见，法领事不承击杀。元鼎曰："时计表坠地，有钢条内断而磁面未损者，与此何以异？"领事语塞。如皋焚教堂，檄元鼎往视，教士声言议不谐，当以兵戎见。元鼎曰："如皋非军舰所能至也。"不为动。抗议十余日，乃定偿银四千，无他求。是时江南北焚教堂十余所，次第定议，悉视如皋。移知泰州。城河久淤塞，岁旱，民苦无水。元鼎浚治之，又移徙市廛迫河浒者，虽巨室无所徇。下河斜丰港故有堤，在泰州境者六十里，入东台境，堤庳，水至勿能御。元鼎增高至十丈，广如之，而丰其下以倍。工竟，按察使檄东台治堤与泰州接，元鼎又助工十有一里，自是两境无水患。寻调上元，援例以道员候选。

两江总督刘坤一疏荐元鼎才任方面，二十一年，授惠潮嘉道，调江苏粮道，迁按察使。陛见，温语移时。论及前岁日本构战，我军枪弹多与口径不合，以故败。帝因谕枢臣戒督抚审军实，且曰："毋谓语由元鼎，使督抚生芥蒂也。"江阴焚教堂，县吏捕首事者上之按察。上海领事谓逮捕者非首犯，驻京公使言于总署，令领事往会鞫。元鼎曰："会鞫有专官，按察使署非会鞫所。"领事言："不会鞫，当观谳也。"元鼎持不可，领事曰："其如总署指挥何？"元鼎曰："慎守国宪，官可辞，法不可挠！"领事怏怏去。枢臣闻而嘉之，曰："不尔，又为故事矣。"寻署布政使，护巡抚。

二十九年，迁漕运总督，调湖南巡抚。时方在告，广西匪起，窥湖南，贵州匪逼靖州。元鼎力疾赴官，筹边防，与总督张之洞会奏以堵为防，不如以助剿为防。于是募勇，令提督刘光才防西路，令衡永道庄赓良入贵州，而道员黄忠浩佐之。赓良攻下龙贯峒，忠浩亦大败悍贼于同乐。又令提督张庆云助击广西四十八峒。乱徐定，朝命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移湖南，率所部滇军助湘防。元鼎言滇军不可用，已而后营果叛。体陵会匪谋叛事泄，自承革命，语连日本留学生。元鼎诛二人，囚一人，他无所株连，人心大定。征兵之议起也，元鼎已调抚江苏。上言："南人柔脆，其应征者多市井无籍，不胜兵。当专选江北淮、徐诸府，不当限区域。"部议格不行。其后逃亡相属，如元鼎言。

二十九年，京察开缺另简。明年，召入京，奏对，语及江、浙争沪杭铁道事，元鼎力言士民忠受无他心，上为动容。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佐办资政院事。俄，乞归。宣统二年，卒于家。

张曾扬，字小帆，直隶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以编修出知湖南永顺府。地属苗疆，号难治。斥赀募勇戢盗，悉置之法，吏之尤贪污者，弹劾之。徙知广东肇庆府，有惠爱，督抚交章论荐。

光绪二十年，除福建盐法道。闽盐踊贵，私运蜂起。为严立规约，奏免全厘以恤商，而正课亦饶。迁按察使，岁余，病免。越三年，再起，召见，奏对称旨。皇太后奖其明慎，即日授四川按察使，未到官，迁福建布政使。调广西，桂故瘠区，又分任庚子赔款，益不支。曾扬改厘章，严比较，裁冗费，罢不急官吏，用以不绌。

二十九年，拜山西巡抚。日、俄衅作，日军进驻辽南。曾扬建议："辟要地为商埠，别与日本密订协守同盟之约，声明不干内治。所虑者俄为日败，必将取偿于我。伊犁邻近藩封，亦渐外向，故亟宜筹饷练兵，有备无患。而库张铁路可缓办以伐其谋。"言颇扼要。马贼刘天佑等扰后套，曾扬调集各军讨平之。

三十一年，调抚浙江。时浙西盐枭煽炽，嘉湖统将吴家玉阴与枭通，都司范荣华尤不法。曾扬便道之官，或劝以兵从，曰："是速之叛也！"遂轻骑径嘉郡，召家玉入谒，谕以祸福，家玉不敢动，徐檄他将领其众，而羁这甬东，僇荣华等，枭渐敛迹。浙路交涉久未决，草约逾定期，英领事犹坚执之。曾扬据约立争，事乃定。

三十三年，颁下法律大臣沈家本《试行诉讼法》，曾扬言："中国礼教功用远在法律上，是以尊亲之义，载于礼经。汉儒说《论语》，亦谓纲常为在所因，此各省所同，浙不能异者也。浙西枭匪出涉，浙东寇盗潜滋。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独难行者也。"于是逐条驳议之。是年，秋瑾案起。秋瑾者，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留学日本，归为绍兴大通学校教师，阴谋乱。曾扬遣兵至校捕之，得其左验，论重辟，党人大哗。调抚江苏，俄，调山西，称疾归。家居十四年，卒，年七十九。

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光绪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保道员，补直隶通永道，擢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复调直隶。三十一年，署山东巡抚。河贯东省千余里，淤高而堤薄，岁漫决为巨害。士骧以为河所以岁决者，河工员吏利兴修，又因以迁擢也。乃定章程：岁安澜，官奏叙，弁兵支款如例；河决，官严参，不得留工效力，弁兵依律论斩。身巡河堤，厉赏罚，自是数年，山东无河患。曹州多盗，行清乡法，严督捕。德兵违约，屯胶、高，久不撤。数月盗少戢，会各国撤京、津兵，士骧与德官议，遂尽撤驻路德兵。

三十三年，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世凯为政，首练军筹款，尤多兴革，务树威信，北洋大臣遂为中外所属目。士骧承其后，一切奉行罔有违，财政日竭，难乎为继，而周旋因应，常若有余，时颇称之。明年，入觐。时议修永定河，士骧阅河工，疏言："全河受病，一由下口高仰，宣泄不畅；一由减坝失修，分消无路。"芦沟桥以下旧有减坝，年久淤闭，宜折修，并挑减河，因请拨帑四十六万余两。诏下部议。

宣统元年，德宗梓宫奉移西陵，诏所需不得摊派民间。士骧慨然思革百年之弊，疏曰："国初因明季加派纷繁，民生凋敝，屡降旨申禁科累。近畿繁剧，供亿多，不能尽革，故田赋较各省轻，而岁出差徭逾于粮银之数。新政迭兴，学堂、巡警诸费，无不取给于民，谕纳之艰，日以加甚。拟官绅合查常年应官差徭，实系公用者，酌定数目，折交州县自办，不得滥派折钱，胥役书差，官给津贴。庶积弊一清，上下交益。"疏入，优诏答之。五月，卒，赠太子少保，谥文敬。

士骧少孤露，起家幕僚，至于专阃，与人无迕，众皆称其通敏云。

冯煦，字梦华，江苏金坛人。光绪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叠上疏代奏，请图自强，敦大本，行实政，德宗嘉纳。典湖南乡试，称得士。二十一年，以京察一等授安徽凤阳知府。凤属连年水涝，煦单骑按部，逐一履勘，以被灾之重轻，定给振之多寡，人沾实惠。并屡平反疑狱。总督刘坤一以心存利济、政切先劳疏保，两摄凤颍六泗道。

二十七年，迁山西按察使，调四川。广安州有聚众谋毁学堂者，获四人，拟照土匪例正法。煦白大府，请按而后诛，以去就争，至免冠抵几，不得请不止。旋署布政使，复调安徽，兼署提学使。三十三年，擢巡抚。时国是日非，海内外党人昌言革命。巡抚恩铭被刺，众情惶惑。煦继任，处以镇静，治其狱，不株连一人，主散胁从，示宽大，人心始安。复疏言："今者党祸已亟，民生不聊。中外大臣不思引咎自责，合力图强，乃粉饰因循，苟安旦夕，贻误将来，大局阽危，日甚一日。挽救之方，唯以核名实、明赏罚为第一义，而其要则在'民为邦本'一言。有尊主庇民之臣，用之勿疑；有误国殃民之臣，刑之毋赦。政府能使天下自治，则天下莫能乱；政府能使天下举安，则天下莫能危。根本大计，实系于此。"疏入，大臣权境多忌嫉之。明年，遂罢。

宣统二年，江、皖大水，复起为查赈大臣，出入灾区，规定办法，施及豫东，未一年，凡振三十九州县，放款至三百余万。后复立义赈会。连年水旱，兼有兵灾，远而推至京、直、鲁、豫、湘、浙，无岁不灾，无灾不振，盖自莅官讫致仕，逮于耄老，与荒政相终始，众称善人。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卒，年八十五。

煦居官廉而好施，平素讲学，以有耻为的，重躬行实践。文章尔雅，晚境至鬻文自给云。

论曰：光绪初，督抚权重，及其末年，中央集权，复多设法令以牵制之，吏治不可言矣。锡良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馥谙练，士骧通敏，元鼎办交涉，曾扬论法律，并能持正。煦善治振，与荒政相终始。"民为邦本"，善哉言乎！锡良初疏谏集权，枢廷转相箝制。及事变起，大势所趋，皆一如所言，世尤服其先见云。

清史稿卷四五〇　列传第二三七

李鹤年　文彬　任道澄
许振祎　吴大澄

李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改御史，转给事中。父忧归，服除，命赴河南襄办军务。

同治元年，授常镇通海道，署河南按察使，调直隶，授布政使。四年，擢湖北巡抚，调河南。时捻匪由山东南窜，鹤年以为十余年来贼屡扰归、陈、南、汝间，即去而他窜，必假道于豫。乃增募两军各万余人，一曰毅军，宋庆统之；一曰嵩武军，张曜统之；更以马队属善庆，与两军为犄角。于是宋庆军大破张总愚睢州，鹤年亲赴陈、留、杞督战。任、赖各逆复乘虚北扰，鹤年以贼踪无定，防河尤急。贼果犯中牟，以有备不得逞，乃于省治西决堤引水南流，扰及长垣。鹤年飞檄水陆各军沿堤剿堵。贼西走湖北麻城、黄冈，诏饬宋庆军越境会剿，歼贼无算。鹤年自驻许州策应，贼窜裕州，庆击败之。善庆及淮军刘铭传大败贼赣榆，任柱被戕死。赐鹤年头品顶戴。

年，奉命督师出境，驰抵磁州。捻犯近畿。更由滑、浚等处沿河东趋。坐防堵不力，再议处。豫军告捷，赏还顶戴。总愚溺死，捻匪平，照一等军功议叙。

十年，擢闽浙总督。明年，陛见，赐紫禁城骑马。旋署福州将军，兼署巡抚。诏询海防事宜，覆奏言："海防之策，莫重于练兵、筹饷、制器、用人四端。四者之中，以用人为急务，而尤在专其责成。沿海疆臣固责无旁贷，第无统率大员，仍恐意见纷歧，临事推诿。"上韪其议。

光绪元年，调河东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七年，授河南巡抚，仍兼河督。十年，坐审办盗犯胡体安连疏抗辨，部议革职，以祝嘏恩赏降二级职衔。十三年，署河督，疏言："黄河分流，自宋时河决澶州，分为二派。明筑黄陵冈，始合为一。河性上漫则下淤，今两路皆淤，急宜疏支河以预筹宣泄。"报可。逾年，郑工复决，发军台效力。未几，释归，并赏三品衔。十六年，卒。宣统元年，开复原官。

鹤年有知人鉴，少与文祥同学相淬厉。及居言职，严疏劾肃顺跋扈，而奏起曾国藩于家，谓必能办贼。拔宋庆、张曜统豫军，后皆为名将。治豫久，多善政，豫人刻石颂之。始任河督，黑冈堤溃，不绝如缕。鹤年亲督工二十余昼夜，险工克济。德宗尝询李鸿藻以善治河者，鸿藻举鹤年，上亦识前事之枉也。故再任河督。其卒也，豫民有流涕者。三子葆恂博学多文，尤知名。

文彬，字质夫，纳喇氏，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年，以员外郎随扈幸热河。明年，迁郎中，出知山东沂州府。捻匪逼府城，会师攻拔贼巢，擒匪首孙化详等。叙功，以道员用。

同治四年，随布政使丁宝桢败贼滕县临城驿，更绕赴东平防贼北窜。补兖沂曹济道，擢按察使。收复海丰，擢布政使。十年，署巡抚，补漕运总督。再署巡抚，旋还任。

光绪五年，督漕北上，因请陛见，并与河督李鹤年、巡抚周恒祺会商运河事宜，通筹河道宽深，改设运口，导引卫河，设立堤坝，绘具图说以进。略谓："现时北运口在张秋南八里庙，与南运口斜对，相距二十余里。黄流至此虽收束，而溜势散漫，歧汊甚多。大抵溜势近南则北口淤塞，近北则南口浅阻，故漕船出南运口入黄后，必东北行二十里，至黄溜汇一之史家桥，再南行二十里，至八里庙北运口，汛水大涨，方能入运。今拟移北运口于史家桥北六里，黄河西岸，由阿城闸东堤开河一道至陶长堡，为出黄入运口门，筑坝灌塘，则黄水不至夺溜，可免牵挽之难。黄、运之间，自贾工合龙后，每伏秋大雨，水无所泄，民间低地有积水数年不得耕种者，若将陂水引归一塘，不惟蓄水济运，又可涸复民田。运口既定，即可导引卫河。自直隶元城集东三里卫河曲处凿新河一道，经直隶之南乐、山东之朝城，至张秋南之萧口涵洞入运。计卫高于运九丈余，长百五十余里，导以济运，势如建瓴。更有大小二丹水，亦可由卫济运。凡建四闸二坝及挑河筑堤，估银七十六万。较之借黄济运旋挑旋淤者，相去远矣。"又尝偕两江总督吴元炳奏复淮流故道，略谓："淮水汇四十余河潴于洪泽湖，杨庄以下云梯关为入海故道，余波入运济漕。遇旱，复蓄淮流由运河分入淮扬各闸洞，以溉民田。自洪泽湖不能潴水，张、福引河又不通畅，每遇盛涨，运河一线东堤，其势岌岌。倘竟冲溢，不至以里下河为壑不止。论者谓必设法束水，然与其上游议堵，何如下游深通。"因条上疏浚杨庄以下旧河入海故道。

未几，卒，有诏褒锡。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文彬遗爱在民，请建专祠清江浦，允之。子延煜，举人，四川盐茶道；延熙，举人，九江知府；延燮，进士，武昌知县；延照，举人，礼部员外郎。

任道澄，字筱沅，江苏宜兴人，拔贡，考授教职。咸丰中，在籍襄办团练，除奉贤训导。以筹

饷劳，晋秩知县。铨当阳，多善政，调江夏。

同治二年，擢知顺德府。畿南匪起，行坚壁清野法，修治城堡，屡击贼于沙河、平乡间。会捻众北犯，道澄率练勇守沙河。夜与贼遇，挥众奋击。矛伤及身，不退，贼徐引去，晋秩道员。洺河自广平入，久淤塞。道澄与邻郡合浚，又浚郡北响水可，复民田万余顷。总督曾国藩、李鸿章迭荐之。十一年，调保定，寻擢开归陈许道。剔河工积弊，验工料必以实。尝冒风雨抢护中河险工，四昼夜始定。

光绪元年，署按察使。授江西按察使，省狱羁囚四百余人，道澄便宜讯决，三月而清。四年，迁浙江布政使，调直隶。直隶自军兴，州县报销未清，又数值竭陵大差，交代纠葛。道澄分别新旧案，定限清结。裁革州县摊捐，实发养廉银以恤吏，劝属县积谷备荒。七年，擢山东巡抚，疏陈营务废弛，易置统将，以绿营额饷练新军，责郡县勤缉捕。泰山、沂水之间，驿路崎岖，发卒开治平坦，行旅便之。旋以保奖已革知府潘骏群被议，又以失察编修林国柱预报起复，被劾褫职，降道员。家居久之。

二十一年，起河道总督。故事，河督，开封、济宁并设行署。自咸丰时，常驻开封，山东河事由巡抚专治。至是复改议河督驻济宁，而河南巡抚兼治河。道澄言："官吏不相属，则令难行，不如仍旧便。"报可。时河患多在下游，河督专司上游，事简。道澄务节费，岁以余帑还司库。

二十六年，拳匪起，河南奸民乘机煽乱。道澄处以镇静，练河标三营助省防。次年，调浙江巡抚。承国威新挫后，民教相哄，案多未结，持平讯决之。筹集偿款，衡其缓急，民不重困。二十八年，乞病归。逾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三。

许振祎，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咸丰初，以拔贡生参曾国藩戎幕。迨楚军困于江西，都邑相继陷，振祎偕内阁中书邓辅纶募乡兵击贼进贤、东乡，旋复吉安。叙功，以同知铨选。

同治二年，成进士，授职编修，出督陕甘学政。时河州降回复叛，而西宁诸郡回、汉民亦日相仇杀，试事久停不举。振祎始按试各郡，多录降人子弟，补行八次岁科试，入学者数千人，回民大服。建味经书院于泾阳，广置书籍，以化其犷俗。又请陕、甘分闱乡试，各设学政，允之。总督左宗棠以谓边氓长治久安之效，胥基于此。父忧归。

光绪二年，起故官。八年，授彰卫怀道，减属县差徭费岁二十余万。豫修里河堤防，淮海各盐区得免水患。十六年，擢河东河道总督，筑荥泽大坝，胡家屯、米童寨各石坝，河赖以无患。其要尤在严稽察，不私财权，令七厅径赴司库支领，故积弊除而工坚。

十一年，迁广东巡抚，禁赌闱姓，粤民利赖之。

二十四年，裁广东、云南、湖北三巡抚缺，振祎调内用。乞假归，逾年，卒。附祀江苏、河南曾国藩祠。

吴大澄，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同治元年秋，彗星见西北，诏求直言。大澄方为诸生，入都应京兆试。上书言："致治之本，在兴俭举廉，不言理财而财自裕。若专务掊克，罔恤民艰，其国必敝。"后六年成进士，授编修。穆宗大婚典礼隆缛，疏请裁减繁费，直声震朝右。出为陕甘学政，奏以仓颉列祀典，允之。又荐诸生贺瑞麟、杨树椿笃志正学，给瑞麟国子监学正衔，树椿翰林院待诏衔，士风为之一变。时诏修颐和园，大澄复言时事艰难，请停止工作。疏入，留中。

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活甚众。左宗棠、曾国荃、李鸿章等交章论荐。四年，授河北道。时比岁荐饥，贫民减价鬻田，十不得一。巡抚涂宗瀛饬荒岁贱价之田准取赎，然往往为势家所持，以故失业者众。惟大澄能判决如巡抚旨。六年，诏给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西北边防。大澄周历要隘，始知珲春黑顶子地久为俄人侵占。因请颁旧界图，将定期与俄官抗议，未得旨。时有韩效忠者，登州人，佣于复州侯氏，负博进，遁往吉林夹皮沟。地产金，在宁古塔、三姓东，万山环绕，广袤七八百里。流冗啸聚其中，亡虑四五万，咸受效忠约束。效忠严而不扰，众服其公允，屡抗大军不出。大澄单骑抵其巢，留宿三日，劝效忠出，效忠犹豫，意难之。大澄曰："我不疑若，若乃疑我耶？"对曰："非敢疑公，某负罪久，万一主兵者执前事为罪。某死不恨，辜公意奈何？"大澄挺以自任，遂与效忠出，奏给五品顶戴，子七品，孙登举有平

寇功，授参将。七年，授太仆寺卿。法越事起，会办北洋军务，驻防乐亭、昌黎。

十年，迁左副都御史。俄，命使朝鲜，定其内乱，盐运使继昌副之。至则日本使臣井上馨避不肯见，而挟朝鲜左议政金宏集于议政院，索偿兵费三十万。大澄谓续昌曰："是蔑我也！"立率兵至议政院，排闼人，责数宏集："柄国败坏国事。今定约稍不慎，便滋异日纷，非所以靖国也。"宏集唯唯，井上馨亦气慑，减索兵费十一万而去。十一年，诏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侵界，即所侵珲春黑顶子地也。遂援咸丰十一年旧界图立碑五座，建铜柱，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于是侵界复归中国，而船之出入图们江者亦卒以通航无阻。

十二年，擢广东巡抚。葡萄牙侵界至澳门香山。总署与立约通商，画澳门归葡辖。大澄持不可，条上驳议，不报。十四年，郑州河再决，上震怒，褫河督李鹤年职，以大澄代之。是年冬，河工合龙，大澄力居多。大澄盛负时誉，会海军议起，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澄素与王善，治河功成，实授河道总督，加头品顶戴。大澄遂疏请尊崇醇亲王称号礼节。疏入，孝钦显皇后震怒，出醇亲王元年所上预杜妄论疏颁示天下。大澄几得严谴，以母丧归，乃已。

十八年，授湖南巡抚。朝鲜东学党之乱也，日本与中国开衅，朝议皆主战。大澄因自请率湘军赴前敌，优诏允之。二十一年，出关会诸军规复海城，而日本由间道取牛庄。魏光焘往御，战不利。李光久驰救之，亦败，仅以数骑免。大澄愤湘军尽覆，拔剑欲自裁。王同愈在侧，格阻之，同愈以编修参大澄军事也。光焘请申军法，大澄欬曰："余实不能军，当自请严议。"退入关，奉革职留任之旨。乃还湖南，寻命开缺。二十四年，复降旨革职永不叙用。

二十八年，卒，年六十八。大澄善篆籀，罢官后，贫甚，售书画、古铜器自给。著有《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古金录》、《愙斋诗文集》。

论曰：河患日棘，而河臣但岁庆安澜，即为奇绩，久未闻统全局而防永患，求治难矣。鹤年以善治河称，文彬论治河改运口，复淮流，亦颇有识。道澄剔河工积弊，务节减，振祎督工严，尽革中饱，尤以勤廉著，皆足收一时之效，然徒治标，非治本计也。大澄治河有名，而好言兵，才气自喜，卒以虚憍败，惜哉！

清史稿卷四五一　列传第二三八

曾纪凤储裕立铁珊　桂中行

李朝仪，字藻舟，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年进士，授直隶平谷县，历署饶阳、三河。咸丰初，迁大兴京县，署南路同知，补东路同知，皆有治声。时海防戒严，筑宁河、北塘、大沽诸炮台，工坚费核，平余银钜万，悉以入官，晋秩知府。十年，署顺德。捻匪北窜，朝仪率乡勇出，御，严阵以待，炮折大旗，迄不动。益使游骑左右驰突为疑兵，贼来则击之，退则寂守，久之，贼引去。

同治四年，署广平，败贼马疃桥，悉收难民入城，料贼必复至，储粮械为城守备。已而贼数万果逼城，不敢犯，城获全。五年，补大名。马学孟者，故捻党也，善战，有勇力。既投诚，充团总，浚、滑、内黄数县民多附之，其党有杀人者，远近因传学孟叛矣。朝仪驰入其居，晓譬利害，学孟悟而泣，愿缴械请罪，遂夷其寨，赦勿问。后朝仪与贼战，得学孟死力，故不败。

八年，授永定河道，署按察使。先后任河道八年，勤于职守，痛革河工积弊，课兵种柳，资工用焉。迁山东盐运使，寻擢顺天府尹。京畿靡薄，朝仪廉勤率之，捕剧盗，抑豪强，绝请托，期年风习一变。光绪七年，卒官。朝仪治河绩尤著，民立祠固安祀之。

段起，字小湖，湖南清泉人。初入资助饷，叙道员。咸丰初，佐广西左江道王普相幕，数陈兵事。普相荐诸巡抚劳崇光，俾将百人，从解全州围。别寇邓正高乘虚袭永州，窥衡州，起单骑驰谕降其众。贵州叛苗犯怀远，起讨平之。奉檄率所部援江西，谒曾国藩于军中，国藩未之奇也。时贼踞建昌，久不下。起夜率四百人扑其垒，克之，乘胜复德安，国藩乃纳其军。

七年，从刘腾鸿、李续宜攻瑞州，滕鸿战死，起亦被重创，卒克之。八年，援浙，解衢州围，还攻景德、浮梁，并克之。明年，陈玉成犯景德，起扼其冲，贼不得逞。出家财募勇，遣别将率以援浙，数有功。巡抚王有龄疏调起赴浙将水陆军，会以前功加盐运使衔，留江西以道员补用。十一

年，李秀成犯广丰，遂围广信。起婴城固守，伺闲出击贼，败之，贼遂引去，加布政使衔。

同治元年，授江西督粮道，仍留治军。二年，克鄱阳、彭泽，给瑚松额巴图鲁名号。三年，始赴任。时军事渐定，议撤兵，起条上兵弁安置之策，巡抚沈葆桢疏请颁行，武职借补及收标考课，著为令。四年，鲍超军索饷哗溃，起闻变驰视，遇前队，伤颐，有识者大呼曰："段粮道也。"皆弃兵拜，起反覆开譬，变乃定。寻兼署按察使。江西、闽、浙之交，有山绵亘千里，故为盗薮，久封禁。贼未平时，民往往入山避乱，久之，生息日繁。至是或颇言粤寇余孽窟穴其中，诏三省会剿，起疑之，轻骑周历询访，悉其状，牒大吏疏请弛禁，民德之。立生祠祀焉。六年，以疾归。邑大饥，倾赀振赡，全活逾万家。

光绪二年，再授江西督粮道，调江南徐州道。六年，两广总督张树声调治海防，擢广东盐运使。八年，卒于官。

丁寿昌，字乐山，安徽合肥人。少为里塾师，粤寇扰淮南，遂集里中子弟勒以兵法，筑寨自保。同治初，率偏师从李鸿章东征，转战苏、松间，由知县晋秩知府。随潘鼎新攻浙江，克乍浦，摄乍浦同知。又随克嘉兴，晋道员。进攻湖州，战于晟舍镇，贼凭河为险。寿昌凫水破其两垒，诸军随击，立克之，湖州贼遂不振。论功加按察使衔。

六年，率师从刘铭传剿捻，迭败之黄安、邓州。贼南窜沭阳，霖雨，平地水数尺，捻酋任化邦窜渡沭水而西。寿昌先解衣率将士徒涉，伐木为梁济军，既济，乃断梁。众知无退路，奋击破贼，追斩化邦赣榆城下，诏以道员简放，加布政使衔。又战潍县，擒捻酋李芸等，给西林巴图鲁勇号，记名按察使。

八年，天津民、教构衅，命寿昌率铭军四千驰赴津、沽备非常。遂署天津道，寻实授。时人情洶惧，讹言繁兴。寿昌处以镇静，扶良诘奸，属境安堵。救火会董积愤西教，适大火，相约不救教堂。寿昌闻警奔赴。略无畛域。会董感其诚，乃施救。梁家园河堤将圮，寿昌亲执畚立水中，众益奋筑，堤获全。设厂以赈流民，庐灶藩溷悉有程式。会遭父丧，士民奔走吁留者万人，坚请终制。服除，诏赴天津总理营务，兼充海防翼长。

光绪四年，署津海关道，擢按察使，署布政使，以勤慎称。六年，卒官，赐恤，赠太常卿，于天津建立专祠。

曾纪凤，字挚民，湖南邵阳人。以诸生从军，荐保知县。骆秉章督四川，调领湘果后营。同治元年，石达开窜踞叙州双龙场，分军陷高县。纪凤从按察使刘岳昭赴援，战城下，克之。又迭败之吊黄楼、罗家坳，涉水先驱夺贼垒。达开连营三十，与横江为犄角。纪凤毁横江西岸贼巢，遂薄双龙场。计招贼党为内应，而潜军袭其后。达开奔燕子滩，邀于横河，半渡，击之，遂窜滇境。三年，从克正安，进围绥阳，屡战有功，晋知府。寻调广东，又调贵州，并任军事。

十年，与总兵邓千胜克麻哈，擒杨阿保，晋道员。十一年，会诸军剿平苗民之梗化者。贵州下游东西驿道，苗在其南，汉民在其北。自咸丰时，行旅阻隔，垂二十年，至是始通。纪凤办理善后，自黄平以上历清平、平越、麻哈、贵定二百余里，建碉七十，分立四屯，各设屯官，戍卒六百分守之，垦荒供饷，责以巡缉。奸宄无所容，流民闻风踵至。十二年，古州苗叛，扰清江，旁寨响应。纪凤率碉兵会诸军进剿，擒其酋长，抚良苗百数十寨。黔疆略定，赐黄马褂。

光绪元年，授贵西道，巡抚黎培敬深倚之，荐可大用。擢按察使，晋布政使。十三年，调云南布政使，剿猓黑及大戛寨夷，加头品顶戴。因请以其地改土归流，边隅以安。十五年，乞养归，寻卒。

储裕立，字鹤樵，湖南靖州人。从军贵州，累保知县。同治初，苗乱炽，迭克天柱、清江，晋知府。十年，署古州同知。兵后凋敝，群苗伺衅出没。裕立修战备，抚遗黎，民气渐复。仍统军先后收复台拱、丹江、凯里诸城，擢道员。光绪三年，下游肃清，论功，赏黄马褂。督治善后，筑城堡百二十七，建义塾百三十九。八年，思南灾，裕立往赈，偏历灾区，日稽钱粟出入，无假借，实惠及民。时遵义焚教堂，民情汹汹。裕立驰往抚谕，与法人往复诘难，事得解。寻署贵西道，再历贵东粮储。二十一年，卒，赐恤如例。

铁珊，字绍裴，徐氏，汉军正白旗人。咸丰中，由笔帖式议叙知县。从钦差大臣胜保讨捻山东，单骑入贼垒，招降捻匪刘占考，散其党数万。叙功，以直隶州选用。

同治初，发甘肃，署通渭。值回乱，一岁九被围，婴城固守，卒得全。日供军粮万斤，民不堪命。铁珊规减其半，民感德。及去任，攀辕不得行。迭摄平番、皋兰、中卫诸邑，所至辄轻赋役，辑流亡，修城堡，除蠹胥。总督上其治状，擢宁夏知府。未之任，调兰州。议建贡院，与陕西分试，自光绪纪元始。是年，署甘凉道，武威、永昌、镇番三邑共一渠，民争水械斗，久不决。铁珊为开支渠，别子母水，设闸刊石，立均水约，输日灌溉，民大悦，为立祠渠上。地宜牧，因畜羊三千头，岁以蕃息，用给贫民无告者。

十三年，擢河陕汝道，擒巨盗李复岐等，置诸法。建陕州书院以课士，文风始振。阌乡城北滨河，南临涧水，岁屡圮，议筑石坝杀水势，艰于凿运，竟得石阌底镇激湍中，工遂成。十六年，夏，淫雨河涨，陕城不没者数版。民谓官能捍患，恃以不恐。铁珊复筑石堤。四月毕工，身亲其役，竟以劳卒。士民请建专祠，诏赐恤。

桂中行，字履真，江西临川人。先世贾贵州，遂占籍镇远。为诸生，咸、同间，积军功，为知县安徽，署合肥、蒙城、阜阳。曾国藩率师征捻，檄中行察勘蒙城圩寨。蒙城故捻薮也，中行单骑历诸圩，晓以利害，择良干者为圩长。坚壁清野，寇无所掠。礼接耆老贤士，从询方略。得通捻奸民簿记之，诛其魁桀数十人，豪滑敛迹。岁余，威化大行。民陷贼及远徙者，相率还归。以功晋知府，调江苏，管扬州正阳厘榷。

光绪元年，署徐州，以祖母忧去官。三年，宣城建平民教哄，焚毁教堂。总督沈葆桢强起中行往治，中行谓："民倡乱当治如律，然民所以乱，由教堂侵其地。今当令民偿教堂财，而教堂还民地。"持数月，卒如中行议。内艰归，服阕，檄治皖南垦务。皖南兵燹后，客民占垦不输赋，至是清丈田亩，无问主客。客民噪，捕斩其魁，乃听命。三岁事竣，增赋钜万。

九年，补徐州。值水灾，兴工赈，修堤埝二百余。又浚邳州艾山河，筑宿迁六塘埝，水患除，民以不饥。治徐十二年，课农劝士，盗贼衰息。擢岳常澧道，数月，迁广西按察使，复调湖南。二十年，卒。中行所至有声，官江南最久，民尤爱戴之。附祀徐州曾国藩祠。

刘含芳，字芗林，安徽贵池人。同治初，李鸿章率师东征，从克苏州，司运粮械。后随征捻，积功至道员。鸿章督直隶，命含芳治军械天津。得西洋利器，省览机括，久之悉通其意。鸿章方拓北洋军备，于西沽建武库，广收博储，以肄将士，扩充机器、制造两局，募工仿构，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皆以含芳董其役。

光绪七年，诏求人才，以鸿章荐，交军机处存记。时海军初立，造船坞旅顺，含芳兼领沿海水陆营务处。十四年，署津海关道，授甘肃安肃道，留治海防。寻调山东登莱青道，监督东海关。十九年，始之任。含芳自随鸿章至天津，凡十四载，屯旅顺十一载，至是虽领一道，犹隶此洋。

二十年，辽东兵事起，海陆军屡挫，旅顺、威海相继陷。登莱青道驻烟台，敌军日逼。俄报军舰没于刘公岛，宁海亦陷，敌前锋距烟台十余里。时巡抚李秉衡亦驻师烟台。西国诸领事言巡抚在，则敌攻之急，于租地不便，巡抚乃退莱州。领事复言含芳，含芳曰："巡抚大臣也，可去。某守土吏，去何之？今死此矣！"因置鸩二盂案上，与其妻郝冠服坐待，意气坚定，民恃无恐。有溃卒数千，持兵噪呼求食。含芳单骑驰谕，处以空营，重为编伍，不愿留者厚给遣之，皆出私财。初，西人闻溃兵，甚戒严，俄而散遣，殊出不意，咸称道之。和议成，奏派渡海勘收还地。始威海、旅顺、大连湾皆荒岛。含芳瘁心力营构十余年，所成险塞，至是见尽毁矣，因愤慨流涕，以疾乞归。卒，赠内阁学士。

陈簧举，字序宾，安徽石埭人。少从其乡陈艾游，以诸生为曾国藩所识拔。李鸿章督师，令主办行营支应。或谓："大军转饷关天下，往者辄命大臣，今以诸生任耶？"卒用不疑。自粤乱作，海内困军饷。簧举曰："饷糜则敛重，战久则饷亏，兵不溃，民且寇矣。"乃厘订条款，杜绝冒滥。军行数载，饷节民和，平捻之功实基此。鸿章移直隶筹海防，凡炮台、船坞、制造、电报及疏河、屯田诸役，需费尤钜，皆倚之以办。先后综军糈二十余年，一介不苟。将吏服其廉洁，虽被裁抑，无

怨言。直、晋大灾，兼筹振务，废寝忘食，稽核勤挚，人不忍欺。以私款归实济，全活以亿万计，众皆德之。旋以积劳病卒。初，由训导累功至知府，诏赠道员。与含芳同附祀鸿章祠，入祀淮军昭忠祠，并祀乡贤。黉举子惟彦，亦见重于鸿章，命继司军计。由大理寺丞累保知府，官贵州，历开州、婺川，调守黎平。首革票差催粮，遏龙世渭逆谋，破鸭贩彭三等血案，远近惊为神明。邻邑有讼，往往越境就诉。兴学育才，并创立体仁堂，养老恤孤，劝工习艺，政声颇著。巡抚疏为良吏第一，以道员改江苏，总厘捐，任督销，去弊化私，以廉直称。旋授湖南财政监理官，复委办两淮盐政，创设淮南公所，岁增至二百万。归，与弟惟壬于县境修巨桥跨舒溪，亘六十余丈，便行旅。邑人私谥曰慈惠。

游智开，字子代，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举人，拣选知县。同治初，李续宜巡抚安徽，调司厘榷，以廉平称。四年，署和州知州，日坐堂皇决事。又时出巡四境，延见父老，问其疾苦。亲为诸生考校文艺，剖析经旨，教以孝弟廉让。期年，治化大行。州旧由胥吏垫完粮赋，最为民病，禁绝之。筑濒江堤防，自督工役，费节而堤坚，免水患。补无为州，署泗州，治盗尤严。曾国藩称其治行为江南第一，移督直隶，调智开署深州。兴义学，减浮征，民大悦。补滦州，民苦兵车，为别筹输送，免扰累。俗健讼，奸民居间交构，痛惩之，其风渐息。

十一年，擢知永平府，一车一盖，周历下邑，得其情伪。遇有事，牧令未及报，辄已闻知。一日侵晨，驰至迁安狱，狱吏方私系囚求赂，即拘吏至县庭笞之。令始惊，起谢。葺书院，筑城垣，修郡志，皆事举，无滥费。濒海产盐，贫民资为衣食。部牒禁私贩，疏官引，智开上言民间少一私贩，即地方多一马贼。盐本宜行官引，惟永平则仍旧为便，事得寝。有巨室以在析产构讼，久不决。智开坐便室，呼两造至，不加研鞫，自咎治郡无状，变起骨肉，望族如此，况齐民乎？讼者流涕请罢。李鸿章疏陈智开清勤端严，足励末俗。

光绪六年，擢永定河道。河患夙称难治，智开每当抢护险工，立河干亲指挥，日周巡两岸以为常，员弁无敢离工次者。左宗棠议将永定河南岸改北岸以纾水患。智开以上下游数百里，城市庐墓，迁徙不便，力争而止。两以三汛安澜邀优奖。

十一年，擢四川按察使。携一仆乘篾舆入蜀，密访吏治得失，民情爱恶。督属清厘积案，常躬自讯结，狱讼为清。两权布政使。十二年，护理总督。重庆教案起，智开奏言是案当以根究起衅之由，先收险要及预定款目为关键。非赎回险要，无以服渝民之心。非严诛首犯，无以制洋人之口，非议赔银两，无以为结案之具。谕知教首罗元义激成众怒，几酿大变，飞缴拘之入省，民团始散。又以元义身虽入教，仍是中国子民，自应治中国法律。请敕总理衙门据理与争，勿许公使干预。时中外皆恐以肇衅端，智开持之益力，卒置元义于法。薄给赔偿，而案遂结。

十四年，迁广东布政使，署理巡抚。劾贪墨吏，不避权要，严赌禁，却闱姓例馈三十万金。僧寺匿匪，废改义塾。十六年，以老乞休。二十一年，起广西布政使。为政务持大体，事有不可行，力持不变。痛除官场积习，僚属化之。灵川闹粮，省令发兵剿办。智开以事由激变，办理不善，责归县令，民获保全。又念粤西地瘠，向鲜盖藏，捐廉储粮石，通饬各属积谷备荒。凡廉俸所入，悉以办公益，无自私。阅三年，因病罢归，卒于家。所至各省俱请祀名宦祠。

李用清，字澄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读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榇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

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纪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

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擒粤匪莫萝弼等置诸

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

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熸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余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织组。尝浚三源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殆。

同县李希莲，字亦青。咸丰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性节俭，官京曹三十年，车马羸敝，不顾讪讥。英、法兵入都，曹司多走避，希莲昕夕诣署无间。以忤肃顺，乞假归。同治元年，起原官。时军兴饷绌，希莲条陈开源节流数端，恭亲王奕䜣韙之。云南报销案发，同僚有褫职遣戍者，希莲独得无所染。光绪中，出为江西广饶道，除滥税，复征额。擢山东盐运使，调长芦。累迁贵州按察使、陕西布政使。戊戌政变，希莲颇忧大乱将起，与总督陶模议筹建陪都。及两营西幸，人始服其先见云。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少为贾，以试用同知投效淮军。光绪二年，淮、徐灾，与浙人胡光镛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后遂赈直隶、山东，皆躬其役。

五年，晋秩知府。调直隶，修西淀堤。吴大澄督防吉林，金镛任珲春招垦事。界外苏城沟垦户数千，苦俄人侵略，相率来归，咸得奠居。海参崴既通商，俄人援例要请东三省要地设领事，严拒之。又力争八道河民被俄焚掠，抵俄官于法。将军铭安以为才，疏留吉林任用。中俄界约，自瑚布河口循珲春河至图们江口，以海中之岭为界岭，以西属中国，距江口二十余里立土字碑。界图疏略，致岭西之罕奇，毛琛崴等盐场置线外。俄复于黑顶子地私设卡伦，距江口几百里矣。大澄使金镛会勘，据约争还侵地，重立界碑。署吉林知府，整钱法，开沟洫，摊丁于地，以苏民困。

九年，署长春厅通判。厅境为蒙古廓尔罗斯地，初招流民领垦纳租，久之，垦逾所领，谓之“夹荒”。民惧增税，因出钱免丈量，刻石纪之。至是蒙旗复牒理藩院请丈，金镛挟碑文谒将军为民请命，曰：“诚知清丈则公与某各有所得，然如民何？”将军闻之愕然，奏罢其事。创建书院，厚其廪饩，购书数千卷，资学者诵习。捕斩剧盗苗青山等，境内又安。不时巡历乡僻，呼召父老，为讲孝弟力田。金镛性坦易，口操南音，所至民爱而惮之。以功晋道员。

俄侵占精奇里河四十八旗屯地，在黑龙江岸东。金镛争还补丁屯至老瓜林百七十余里，划河定界。漠河者，在爱珲西，三面界俄，地产金，俄人觊觎之。北洋大臣李鸿章议自开采，以金镛任其事。陆路由墨尔根入，水运由松花江入，各行千余里，僻远无人。披斩荆棘，于万山中设三厂，两年得金三万。事事与俄关涉，艰阻百端。又开厂于黑龙江南岸札伊河旁之观音山，皆为北徼名矿。集商贲立公司，流冗远归，商反渐集，收实边之利焉。十六年，病卒工所，赠内阁学士，予漠河建祠。

金福曾，字苕人，浙江秀水人。以诸生从军，先侍祖父衍宗温州教授，任筹团练助城守。旋随官兵肃清金、处，协守独松关，解杭州围。李鸿章器其才，克苏州，檄办善后。捻事起，往赞徐州道张树声军务。捻众北窜，出防大名。丁忧归，福曾积功已至知县，服阕，赴江苏，历署娄、南汇、吴江诸邑。所至兴学校，课农桑，理冤狱，禁溺女，劝垦沙田，开浚河道，多善政，民有去思。

光绪初，河南、山西大祲。吴人谢家福等倡义赈，集四十余万金，推福曾董其事。四年秋，至河南分赈洛阳等十二州县。新安、渑池灾尤重，福曾创立善堂，恤嫠掩骼，收赎子女，购车马若干辆，代疲民应役。开渠涧，制龙骨车，兴水利。又浚洛阳、宜阳废渠，贯通伊、洛，灌田十万顷。

五年，赈山西虞乡等十县。事竣，移赈直隶。时直隶水患方急，持以工代赈之策。七年，疏大清河，浚中亭河，培千里堤。福曾先援例以道员候选，至是鸿章督直隶，奏留总办筹赈局。福曾以淀地淤塞为清河受病之源，清丈东淀无粮地，厘定苇租，规复垡船。八年，浚东淀河道，修筑天津三河头堤。九年，筑子牙河堤，展宽正河，又别开支河王家口以泄盛涨。十年，畿东大水，福曾疏青龙湾减河入七里海，疏筐儿港减河入塌河淀，并出北塘海口。又开沥水各河以泄武清、宝坻洼区

积水。十一年，浚饶阳滹沱河。十三年，浚四女寺南运减河。两署永定河道，塞决口，于下口别辟新道。又就大清河合流处别浚新河，永定河水始直达天津海河。山东河决数为灾，鸿章辄檄福曾往助工赈，亲至苏、浙募赀。会浙西大水，巡抚崧骏复疏留福曾治工赈。于是杭、嘉、湖三府各河次第疏瀹。会廷议浚余杭南湖，以福曾董其役。明年工竣，直、鲁又告灾，福曾已卧病，犹力疾筹赈济。十八年，卒。鸿章等疏请优恤，赠内阁学士。福曾廉公好义，历办工赈十余年，无日不劳身焦思，治行卓然。及其殁，士民同声惜之。

熊其英，字纯叔，江苏青浦人。以贡生就训导。家福集金赈河南，其英请行，始事济源。济源山僻小县也，灾尤剧，多方补苴，次第以及他邑。其英亲履穷僻，稽察户口，不避风雪，食惟麦粥、麦饼、菜羹，与饥民同苦。初头病疡，足病湿，医少愈，仍从事不肯休，遂卒于卫辉。巡抚上闻，诏许被赈各州县立祠祀之。

家福，字绥之，吴县人。世以行善为事。闻豫、晋灾，呼呈尤切。义声倾动，闻者风起。自上海、苏、扬及杭、湖，愿助赈者众。日赍钱至家福门，或千金，或数千金，不一年，得银四十三万奇。凡赈二十七州，继其英往者七十四人。家福才识为时重，于创办电报及推广招商轮船局事多所策画。李鸿章尤赏之，尝疏荐称有“物与民胞”之量，体国经野之才。金福曾亦闻而叹许焉。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卒不仕。时又有吴江绅富沈中坚，鬻田三十顷，亲往山西赈灾。亦义行为尤著者。

童兆蓉，字少芙，湖南宁乡人。同治六年举人，从军陕西，积功晋知府。光绪三年，署榆林。岁祲，便宜发仓，复运粟于包头、宁夏，单骑临赈。既而大疫，延榆绥道及榆林令皆遽殁，代者不至。兆蓉一身兼摄三官，比户存问，为具医药，全活甚众。六年，署延榆绥道。属郡荒僻，士僿民贫。为拓学舍，购书劝课，教民树艺畜牧。治榆溪河，开渠溉田，民利之。

八年，授兴安知府。汰胥役，禁私钱。总兵余虎恩贩钱为利，获而毁之。税胥索贾人金，榜治几死。民间婚娶苟简，为定礼制，禁淫祀，葺昭忠、节孝祠，以正民志。安康令征粮苛急，民聚而哗，兆蓉往抚谕。总兵及厘局挟前嫌，诬为激变，遂解任。寻得白，署汉中，逾年还本任。川匪扰境，擒斩其渠，贼溃走。调西安，摄督粮道，定征粮改折，上下称便。

二十六年，擢浙江温处道，先署杭、嘉、湖，明年乃之任。值拳匪乱后，瑞安民杨茂奶与教堂积衅。浙东法国主教赵保禄尤横，挟兵船至温州，必欲杀杨。兆蓉力争，曰：“彼法不当死，我不能杀人以媚人。”卒拒之，以此名闻。飓风为灾，赈粜并举，民不乏食。三十一年，卒于官。

论曰：光绪初，各省重吏治，监司大吏下逮守令，皆一时之选。朝仪以下诸人，或御乱保民，或治盗清讼，或兴学劝业，或救灾恤患，莫不以民生为重。承兵燹后，辛苦凋残之人，得生存以至今日者，实赖于此，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诚知本哉！

清史稿卷四五二　列传第二三九

史克宽沈保靖　朱其昂弟其诏

陈遹声　潘民表严作霖

洪汝奎，字琴西，湖北汉阳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咸丰初，考取官学教习，期满以知县用。参曾国藩军事。同治初，荐保至江南道员。总理粮台，供应防军及他省协饷。又筹还西征洋债，出入逾二千万，综核名实，不避嫌忌。光绪中，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尤倚任之。葆桢治尚威猛，因疾在告，辄疏请汝奎代治事，声望益起。会诏求人才，大臣交章论荐。

五年，特擢广东盐运使。调两淮，裁冗费，建义仓，浚扬州城河。

方欲大有为，而江宁三牌楼之狱起。先是有弃尸三牌楼竹园旁，汝奎令参将胡金传侦获僧绍宗等仇杀谢姓男子，又称薛姓，名亦屡易。汝奎请复讯。葆桢以会匪自相残，即置大辟。逾三年，得真盗周五、沈鲍洪等杀朱彪事，时地悉合。事闻，命尚书麟书、侍郎薛允升往江南即讯，金传坐滥刑失入，治如律，汝奎失察，褫职遣戍。葆桢以前卒，免议。于是朝旨申戒各行省慎重刑狱，并禁嗣后武员毋庸会鞫。汝奎至戍所，未几赦归，遽病卒。宣统初，总督端方疏陈其治行，复原官。

杨宗濂，字艺芳，江苏无锡人。咸丰末，以户部员外郎在籍治团练。时钱鼎铭乞师于曾国藩，宗濂偕行。及李鸿章以援师东下，宗濂率旧部为军导，屡著战绩。

刘铭传进剿江阴，宗濂率濂字营守杨舍。贼来犯，宗濂领沙团击却之。沙团者，起于江岸集众自卫，以技勇名，贼皆畏之。攻无锡，宗濂任前锋。与贼酋黄子澄鏖战，夜夺北门入，拔其城。合攻常州，宗濂督战西门，架浮桥，独骑先进，马惊逸，堕河，跃起易骑再进，挥兵肉薄登，遂擒陈坤书。江南平，随鸿章移师剿捻，总理营务处。军兴所至索官车，吏民交困。宗濂创立车营，行军所需，预为储峙，随时无不备。诸军仿其制，皆称便。积功擢道员。同治十一年，权湖北荆宜施道，被劾罢。鸿章创北洋武备学堂，奏起宗濂总其事，成材甚众。

光绪十六年，授直隶通永道，时畿辅大潦，宗濂主振事，假便宜发缗粟。复大治水利，修潮白、青龙、蓟运、北运、通惠、永清各河。疏渠树防，辟膏腴数万顷，士民刊碑颂德。以忧归。再起，为山西河东道。历权布政使、按察使，迁长芦盐运使。二十六年，联军犯天津。宗濂督运芦勇登陴固守，飞丸裂左胫，血流如渖，犹裹创治军。城陷，巷战，又伤右股。命驻保定督粮台，旋随鸿章入都议和。事定，赏三品京堂。未几，以病乞休，卒。

史朴，字兰畦，直隶遵化州人。以进士用知县，分广东。历惠来、乳源、南海等县，所至有威惠。潮阳盗郑段基杀前令，朴莅任，立捕诛之。晋罗定知州，留省捕剧盗刘亚才及余盗九百，并置诸法。粤省海盗久为患，朴航海往剿，降盗魁张十五仔等，尽散其党数千，有不受抚者剿平之，擢知府。剿英德土匪，遇伏佛冈，没深涧，挂木得不死。贼踵至，睨之，曰："史公也！"争引出，跪进饮食。朴责以大义，数且詈，誓绝粒。贼益敬畏，罗拜感泣，愿缚渠自效。会救至，舁之归。诏革职，仍令自效。匪平，复故官。粤东匪起，省城戒严。守猎德炮台，连破沙湾、茭塘、新灶各贼巢，赏孔雀翎，知肇庆府。梧州被围，督兵往援，拔其众还军封川，且战且守。会英人陷广州，大府不遑西顾。朴与贼相持五阅月，大小数十战，杀贼数千人。其后贼大至，会提督昆寿水陆并进，大战封川江口，连捷歼贼，军遂复梧州。晋道员，再权肇罗道。

同治二年，移广州，摄按察使，旋署粮储道。朴在粤前后垂四十年，善治盗，尤善用人。南海隶为盗诬，特出之，后督捕得其死力。抚琼盗，易名入伍，多死敌。省围乏饷，出劝募，立集百万金。贼初起，独主抚，及踞梧，则主剿，皆得其机宜。光绪二年，以筹解西征协饷，加盐运使。乡举重逢，赏二品服。四年，卒。

史克宽，字生原，安徽六合人。咸丰年，与兄克谐办乡团御贼。太湖陷，克谐殉。克宽从克太湖、宿松，解六合围，以国子监典簿保知县。同治初，刘铭传剿捻，移征西回，皆挟克宽与俱，为司馈运及营务处。叙功，擢知府。光绪中，李鸿章督畿辅，檄董工程局，掌河事，治滹沱，于献县朱家口辟减河三十里，循子牙河故道入海。鸿章上其绩状，因奏任清河道，民立石颂其德。旋以他事被劾夺职，遂归。

沈保靖，字仲维，江苏江阴人。咸丰八年举人。父耀鋆，湖北通判，武昌陷，骂贼被害。保靖出入贼中觅遗骸，三载始得死事状，得赐恤立祠。李鸿章督师上海，招参幕事，积功至道员。同治十一年，授江西广饶九南道。时英使订约烟台，议于江西湖口轮舟停泊起卸货物，保靖以有碍九江关税务，力争之，总署卒废约。擢按察使，摄布政使。

光绪七年，迁福建布政使。法越事起，方事急，城闭，钱米歇业，居民汹汹将为乱。保靖出谕，发库款三十万以济市面，人心始定。以他事被劾夺职，旋复官，遂不复出。所著有《读孟集说》、《韩非子录要》、《怡云堂内外编》等。

朱其昂，字云甫，江苏宝山人。同治初，从军攻南汇。城贼愿降，要一人入盟，无敢往者，其昂毅然请入受其降，城始下。旋纳赀为通判，累至道员。北洋大臣李鸿章颇奇其才。福州船政造军舰不适用，奏改商船。其昂与其弟其诏创议官商合办，请设轮船招商局。鸿章上其事，遂檄为总办。御史董俊翰劾以力小任重，下鸿章查复，仍力赞其成。于是官商合力开局集股，并收并外人所设旗昌轮船公司以保航权。数年，成效大著。光绪初，直、晋灾，其昂输私财力任赈抚，以劳致疾。鸿章特委权津海关道，越三日，卒，诏优恤，赠光禄寺卿。

其诏，字翼甫。纳赀为知县，累至道员，历充江、浙漕运事。轮船招商局既成，复请以额定漕运费给轮船代为海运，局基始固。再权永定河道，时出巡河堤上下，务尽其利弊。遇伏汛暴涨，尝三昼夜不交睫，亲督弁兵抢护，始免溃决，民皆德之。扩充天津电报学堂，成材益广。时方议办海军医学堂，其诏复捐自置天津法租界地四十亩为校址以成之，其急公好义类如此。未几，卒，赠内阁学士。

宗源瀚，字湘文，江苏上元人。少佐幕，荐保至知府。光绪初，官浙江，历署衢州、湖州、嘉兴府事，敏于吏事，判牍辄千言。在湖州浚碧浪湖。兴水利。时太湖溇港淤塞，前守杨荣绪疏浚无功，会有疏陈治法者，下郡，源瀚乃议大兴工役，所规画甚备。荣绪回任，卒成之，补严州。兵后凋敝，多温、台客民寄垦，习于剽劫，廉治其魁，遣散归者六千人。治严五载，煦呕山民，穿渠灌田，引东、西湖以泄新安江之暴涨，旱潦不害。每巡行田野，劝民力穑。调宁波，通商事繁。有戈鲲者，素豪猾，为英国领事主文牍，积为奸利病民。源瀚发其罪状，牒上大吏及南、北洋大臣，逐鲲海外。法国兵船犯浙洋，源瀚从宁绍台道薛福辰筹海防，多所赞画，数有功。晋道员，署杭嘉湖道。二十年，日本构兵，调温处道，沿海戒严，处以镇静，清内匪，捕诛盗渠十余人，疆圉晏然。又三年，卒于官。

源瀚优文学，尤精舆地，所绘《浙江舆图》世称之。

徐庆璋，字玓斋，浙江山阴县人。初佐都兴阿戎幕，累保知县，历任奉天宽甸、盖平、义州，晋兴京同知。所历多善政。常微行市中，遇有讼争者，辄为剖其曲直而遣之。倡修养济院，收养贫民。兴俗春耕迟，庆璋集村氓语以农事不可违时之义，众承其训，有“早种一天早收十天”之谚，至今诵之。

光绪二十年，由凤凰厅调辽阳知州。值中日战亟，省东南各县相继沦陷。仅辽阳为盛京门户，赖先事筹备。募饷练兵，号镇东军，沿边设防。自辽阳而岫岩、海城、复县三千六百村士民，编团数万人，以辽南＜□山吉＞峒徐珍为练长，勒以兵法。日兵至，庆璋语众曰：“敌迫矣，援师未集，汝等自为计，毋与我偕亡。我死，分也！”众感奋，皆请杀敌，遂迭败日兵，俘百数十人。战守历五越月。长顺、依克唐阿方督战，皆倚以为重，屡诏嘉奖。是时州西连年水灾，复募款捐济，全活无算。庆璋才而负气，其平日为政宽猛兼施，众畏之如秋霜，爱之如冬日，有徐青天之称。和议成，擢甘肃庆阳知府，迁甘凉道，积劳致病，卒于官。

徐珍，字聘卿，辽阳人。刚正多勇略，日军犯辽，珍独率民团守吉洞峪，扼险坚持，敌不得逞。庆璋既属以练长，会将兵者忌之，饬散团众，防务遂弛，而吉洞峪乡团之名，乃着于中外。事定，以抗敌出力，保用县主簿。拳匪乱作，珍复办民团，联数百村，有匪即剿捕，不分畛域。匪攻腾鳌堡及荒沟，先后剿平之。日俄之战，珍严守中立，不稍假藉。总督赵尔巽嘉珍功，以办团成绩上，有“上不支官款，下不取民财，徒以忠义之故，护卫乡闾，保全无算”之语。历保至知府。武昌变起，土匪假革命啸聚煽乱。尔巽知珍义勇，委充巡防营帮统，分防辽阳、海城、岫岩、本溪四城，地方赖以安谧。寻以巡防改编陆军，遂辞职。卒后，州人建专祠祀之。

蒯光典，字礼卿，安徽合肥人。父德模，见《循吏传》。光典幼慧，八岁能诗，随父官江南，所师友多当代名儒，闻见日扩，名亦日起。其论学务明群经大义，而以六书、九数为枢纽，治六书则必求义类以旁通诸学，识双声以明假借。性强记，有口辩，尤熟于目录掌故。有所论难，援据该洽，莫能穷也。

光绪九年进士，授检讨。典贵州乡试，与其副不相下，以狂倨见讥，然榜发称得士。充会典馆图绘总纂，精密胜于旧。中东兵起，发愤上书，不报，遂乞假归。总督刘坤一聘主尊经书院讲席。光典念国势弱，在列诸人惟鄂督张之洞有大略，又尝所从受业师也。因往说之洞慎选才俊，习武备，为异日革新庶政之用。之洞韪之，卒不果，而聘为两湖书院监督。

二十四年，叙会典馆劳，以道员发江南，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大学士刚毅按事江南，司道百余人同诣谒，独延光典密室纵谈图事，语切直。刚毅大憾，即议裁高等学堂。光典力争，不能得，拂衣去。坤一两解之，檄赴盐城丈樵地。樵地者，故盐场苇荡也。年余得可耕之地七万五千顷，收入

荒价亦钜万。领正阳关督销局，岁增销官引百数十万。会之洞代坤一为总督，以江南财匮，用不足，议增货厘。光典谓增新厘则病商，毋宁整齐盐课。之洞因奏陈两淮盐事衰旺，谓："北盐视正阳销数，南盐视仪栈出数。光典为江南治盐第一，督正阳既有绩。请使主仪栈。期三年，成效必可睹。"诏允之。光典既莅事，以轮船驻大江三要区，首金、焦，次三江口，次沙漫洲，辅以兵艇，私枭敛迹。始仪栈出数不足四十万引，比三年，增引十余万，岁益课厘银百五十余万。乃益增募缉私兵队，日夕训练成劲旅，又于十二圩设学堂，建工厂，遂隐然为江防重镇。

三十二年，授淮扬海道，加按察使衔。宝应饥民劫米，令潜逃。适光典舟至，剴切谕解之。而扬州亦以饥民劫米告，诇知猾胥阴煽众，即擒治胥。大吏怒，将穷其狱，以光典言得免。运河盛涨，光典先分檄河员增修堤而自泊舟高邮守视。坝险工迭出，大吏以故事，视节候测水，檄启坝，不为动，历月余，启二坝，七月杪乃启三坝，下河六县获有秋。建言淮海灾区广，宜宽筹赈金，不宜设粥厂，使灾民麇集，费不赀，且生事，与布政使继昌议不合，会奉檄入都参议改定官制，遂去任。后江北赈事款绌而费糜，一如光典言。

三十四年，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诸生不乐受约束，辄相訾謷，岁余谢职归。诏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宣统二年，赴南洋提调劝业会，卒于江宁。

陈遹声，字蓉曙，浙江诸暨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松江知府。盐枭久为患，遹声到官，密致其党为导，帅健卒策疾骑踔百余里，掩其魁捕之，置诸法。松洼下，数苦潦，浚支河三十余，并筹岁修费数万金以泽农。以忧归，拳祸起，暨俗素强，与教仇。不逞者转相煽惑，众至千余，城乡约期将为乱，遹声独命舆往喻之，涂与众＜□骂辶＞，势汹汹，斫舆前衡深寸许，正告之曰："吾枫桥陈某也，来活尔！"为指陈利害。众悟且泣，皆罗拜，争弃械而走。而城中莠民忽蜂起，遹声促官守闭城，捕其魁五人斩以徇，事立平。县北江藻村，赌窟也。每岁十月，吴、越赌徒纷集，一掷累千金，破家者无算。遹声请于大吏，届时县官莅村坐禁，著为例，数百年敝俗至此而革。服除，以劳迁道员，入参政务，练兵、税务诸政。

三十三年，授川东道。川东，盗薮也。莅任未浹旬，开县寇万余蹦旁县，立平之。次年，黔中盗魁刘天成结蜀边逋寇挠川南，防军数为所败。省檄练军七营剿之，寇至，委械去。遹声立募精勇数百人，部以兵法，疾驰赴援，未匝月，生缚天成归。江北厅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奸民私售龙王洞于英商，外务部与订租约，胥江北厅矿产授之。复要展拓至石牛沟，且蔓及两川。川人愤，将与英商角。遹声力争之，英领事，并密属川人收石牛沟左右地。英商以无佗地可得，得沟与洞，犹石田也。恫喝百端，不为动，卒以贱值赎回。治渝两载，大吏交章论荐，遽引疾归。当轴数招之，谢不出。著有《明逸民诗》、《畸庐稗说》及《诗集》等。

潘民表，字振声，江苏阳湖人。同治十二年举人。光绪初，数募金赈直隶、河南、山西诸行省。十五年，山东河决，凡赈历城、齐河、临邑、齐东、济阳、惠民、商河、青城、滨、霑化、海丰、阳信、蒲台十三州县，阅四年始竣。灾民无归者众，民表于历城卧牛山建屋五百间、窝棚千间居之，使植桑麻，兴耕织，疾病婚嫁，皆有资助。别建工厂百间，义塾八所，设教养局董之。因其规画，历十年之久，多有艺成自给者，乃以经费改设蒙养学堂。

十九年，赈山西大同边外丰镇诸厅，亦仿卧牛山成法，收集教养之。寻以州同就职山东，署恩县，补平度，擢泰安知府。二十八年，河决利津，诏颁内帑十万，大吏檄民表去任专赈事。晋道员，发陕西，管农工商矿局。民表谘同官县土质宜瓷，建磁窑同官，兴大利。资竭将中辍，请兼盬厘榷，以羡余助磁业，仍不给，且亏税，计无所出，竟仰药死，时论惜之。

民表瘁于赈务二十余年，每遇灾祲，呼吁奔走，置身家不顾，敝衣草履，踯躅泥涂，面目黧黑，非人所堪，资斧悉自贷。及服官，俸入悉以偿赈债，充赈用。自义赈风起，或从事数年，由寒儒而致素丰。如民表之始终无染，殁无余资者，盖不数觏。

严作霖，字佑之，丹徒人。以儒生奋起司赈事。自光绪二年始至三十年，历赈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直隶、广西、奉天、陕西数行省。每兼浚河修堤，以工代赈。作霖性强毅，赴事勇决，综核无糜费，久而为人所信，故乐输者众。其施赈不拘成法，随时地而取其宜。当时疆吏以

义赈可矫官吏拘牵延缓积习，乐倚以集事。作霖不求仕进，辄辞荐剡，仅受国子监助教衔，数被温诏嘉焉。积赈余资兴扬州、镇江两郡善举。及殁，子良沛出二十余万金为恤嫠、保节、备荒等用，成其遗志云。

唐锡晋，字桐卿，无锡人。父文源，阖门殉粤难，积尸满井。乱平，锡晋拾亲骨，沥血取验，誓奉遗训力行善。光绪初，闻豫、晋灾，始募义振。十四年，以恩贡授安东县教谕。时淮、徐、海大水，锡晋棹小舟往赈，忧劳甚，须发为白。明年，安东涝，益募金振之。冬，复振山东沿海诸郡灾，为置常平仓。

二十六年，两宫西狩，关中大饥，人相食。锡晋醵金四十万往赈，历二州八县，艰困不少阻。灾区广，振款且匮，乃单车诣行在，请于大学士王文韶，得二十万金益之。事竣，返安东。坐劾安东知县贪残，同落职。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复锡晋官，改铨长洲，后以输金助振保道员。三十二年，湘中灾，官绅复以振事属。秋，淮浦被水，流氏数十万汹聚，喻遣勿散，咸曰："有司行振不足恃，必得唐公。"时锡晋卧，犹强扶而至。众见其来，欢曰："吾生矣！"乃各还归待振，遂以无事。

宣统三年，方筹振江、皖，而武昌变起。锡晋忧愤，病日剧，越岁卒。锡晋治赈，自乙亥至辛亥，凡三十有七年，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以及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其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殁后众思其德，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

娄春蕃，字椒生，浙江绍兴人。以贡生纳赀为同知，历保道员。久参北洋幕府，李鸿章尤重之。常倚以治繁剧。春蕃熟谙直隶水利，永定河常岁决，思患预防，以时消息之，河不数病。长芦盐商久困增厘，春蕃务为宽大，课裕而商不挠。尤精刑律，审核维慎，直省遂无冤狱。拳乱作，力主剿办。为总督裕禄草奏，痛陈邪术万不可信，战衅万不可开，以一服八，决无幸理。裕禄初颇信之，不能坚持，卒致败裂。匪以通敌诬绅富，请搜杀。春蕃力阻，多保全。事亟，春蕃首请召鸿章北上停战议和。及联军猝至，同僚皆走，春蕃独留不去，艰苦谋拄，至一月之久。鸿章至，复参和议，约成，辞优保。辛亥事起，人心惶惑。春蕃夙夜筹虑，独为地方谋保安。焦劳益甚，猝病卒。

春蕃敦节操，有经济才。自鸿章延入直幕，先后垂三十年。历任总督如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等，皆敬礼之。虽不乐仕进，未亲吏治，而论治佐政，留意民生，各郡县皆奉为圭臬。殁后，直人思其德，公请附祀鸿章祠。

论曰：各省监司能著声绩者，大抵多起于守令，盖亲民之效焉。及兵事兴而有军功幕职，捐例开而有输饷助赈，虽其初不必尽亲吏治，而以实心行实政，流爱于人，民之感之，亦岂有异？自汝奎、宗濂以至锡晋、春蕃诸人，德惠在人，后人称之至今，不可敬哉！

清史稿卷四五三　列传第二四〇

荣全，关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一等威勇侯那铭嗣子。咸丰元年，袭爵，授二等侍卫。从征山东，以功迁头等，还直乾清门。十一年，出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历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

同治五年，以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署伊犁将军。明年，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缠回袭陷伊犁，俄乘机遣兵入，藉口代为收复。荣全内筹守御，外示羁縻。又以索伦、蒙古被兵，民多亡入俄境，为请择地安插，分部护之。

八年，朝旨以新疆各城多与俄接壤，命荣全会俄官，依三年《勘办西北记约》，建设乌属界牌鄂博。先是，《塔城和约》两国分界，自恰克图西北逾乌梁海，首沙滨达巴哈，讫浩罕边界，绘画地图，识以红线。至是集议乌克克卡伦仍依旧界，惟自东北沙滨达巴哈至西南赛留格木山柏郭苏克坝补牌博八，明定界限，所谓《乌里雅苏台界约》是也。九年，坐乌鲁木齐城陷，褫职留任。

十年，俄遣柯福满将军占领库尔札，声收乌鲁木齐，诏荣全赴伊犁收回城池。荣全遂自乌城西进至霍博克赛里，直抵塔尔巴哈台。会天大雪，止舍。逾岁，与俄官布呼策勒傅斯奇集议色尔贺鄂鲁勒，荣全向之索还。俄官阳言请命本国，而阴遣兵袭取玛纳斯，骎骎欲东犯。荣全不获已，返塔城。是时俄人据伊犁可千余人，滋骄横，索伦、锡伯苦之。十二年，锡伯窘益甚，荣全济以银，俄

官反出阻之。荣全曰：“为我属地，我自济之。与俄奚涉焉？”牒驳之，俄官词屈。上闻而嘉之。会回构安集延扰动，上命荣全进攻玛纳斯缀寇势，遂复其官。

十三年，白彦虎犯上马桥，荣全遣军败之沙子山。光绪二年，师克玛纳斯南、北二城。荣全数有功，寻召入京，历兼护军统领、右翼前锋统领。五年，卒，恤如制。

喜昌，字桂亭，葛济勒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吉林。亦以防俄著。初，从军征捻，累功至协领。河内之役，以少胜众，功尤盛，晋副都统。西捻平，赐头品秩。充西宁办事大臣。光绪六年，调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时中俄有违言，俄军窥吉林边壤。朝命喜昌佐防务，因上言珲春为兵冲要地，宜练马队二千、步队八千资守御。逾岁，抵珲春，相度地势，乃专属伊克唐阿防守事，而自率所部顿磨夷石，扼双城、红土岩来路，上韪之。和议成，授库伦办事大臣，条上边防六事，寻谢病归。十七年，卒，予易州建祠。

升泰，字竹珊，卓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入赀为员外郎，铨户部。出知山西汾州府，有政声。回寇扰境，录守城功，晋道员，除河东道。历浙江按察使、云南布政使。

光绪七年，赏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寻授内阁学士。明年，署乌鲁木齐都统，与俄罗斯定阿尔泰山边界。俄人遇事龃龉，升泰执原议不稍让，始受约束。

十三年，改充驻藏帮办大臣，时藏人筑卡隆阿，为印度所败。上命办事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文硕谓为藏地，无可撤，严旨责焉。以升泰代之。而藏人誓复仇，顿兵帕克里，将痛击印军。升泰搜集乾隆五十三年旧档，哲孟雄受逼廓尔喀，达赖以日纳宗给之，以雅拉、木支两山为界，持示藏人。藏人曰：“地虽予哲，今哲通英，宜收回。”升泰数止之，不从。英使愿媾和，朝旨令升泰赴边界与印官议约。十四年，印军收哲全境，藏兵又败咱利，亚东、朗热并失。隙愈深，群思报复，升泰数严止之，仍不从。会天寒，印官趣升泰赴议，而藏人请代索哲孟雄、布鲁克巴侵地，否则倾众一战。升泰仍百计谕藏僧，戒藏番毋妄动。及至边，布部长遣兵千七百人护卫。升泰虑为英口实，谢去。并乞印绶封典，升泰允代请诸朝。既与英政务司保尔会于纳荡，索藏偿兵费。升泰曰：“哲为藏属，索费无名。”英人又在布境及后藏于坝修路，藏人益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渐就范。升泰数要英撤兵，英不可。升泰以大雪封山，运粮无所，退驻仁进冈。英人既掠哲地，复羁其部长土朵朗思，置之噶伦绷，招印度、廓尔喀游民垦荒。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虑梗藏议，谕升泰力勿问。藏、哲旧界，本在雅拉、支木。后商人往来咱利，为新辟捷径。升泰议以咱利山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界在日喜曲河，拟约中注明。哲部长母挈两孙赴升泰营泣诉，丐中朝作主，升泰无如何。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升泰力阻之。土朵朗思谓愿弃此居春丕，升泰弗许，虑英责言也。

十五年春，藏兵撤退。升泰请总署达英使，电印军速撤。逮既撤，而英人犹久不订约。升泰上疏略谓：“闻藏人言：‘与有仇之英议和，不若与无仇之俄通好。’设藏番果与通款，英、俄必互相猜忌，后患方长。乞告英使，电趣印督速定藏约。”又言：“与英初次会议，英人欲至藏贸易。告以番情疑诈，始许退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许退至帕隘。臣力谕藏番，通商万不能免，始出结遵办。今英虑他国援以为请，忽议中止。在藏人固所深愿，在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惟日后防范宜严，未可再涉疏懈。入夏至今，旷日持久，请敕总署牒英使速议结。”

十六年，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印督定约八款，自布坦交界支莫拏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藏、哲界，哲境归英保护，所谓《藏印条款》是也。语详《邦交志》。十八年，卒于仁进冈。事闻，优诏赐恤。

善庆，张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黑龙江驻防。初，从胜保征捻，积勋至协领，赐号济特固勒忒依巴图鲁。克凤阳，擢副都统。论复定远功，晋头品服。

同治元年，追捻至灵壁，平宿州寇墟。创发，乞病去。逾岁，朝旨以捻事棘，命选吉林、黑龙江骑旅赴皖。军抵河南，张之万疏留，连败粤寇于南阳及湖北阳邵滩鲜花镇。坐所部兵马疲瘠褫职，仍留军。四年，授吉林双城堡总管。以战功复故官，即于军前除杭州副都统。再坐营马侵踏民田褫职，追击窜贼大同集，被宥。

六年，与刘铭传剿东捻，败之潍县松树山。捻奔赣榆，追及之。铭传自当赖文光，而令善庆当任柱。任柱殊死斗，善庆令骑旅下马结阵疾击之，尸山积，犹进不止。会大雾，窈冥不见人。铭传分军袭其后，善庆率队大呼冲杀，枪炮雨坌，降人潘贵升斩任酋于阵。善庆乘势追击，斩馘千余级。论功，赏黄马褂。赖酋势益蹙，阻瀰河弗能达，乃据寿光王胡城。铭传等分左右进，善庆与温德勒克西拒之。追至凤凰台，为他将所败，就缚于扬州，予骑都尉世职。七年，西捻平，张总愚自沉于河，余匪为善庆等所歼，晋二等轻车都尉，赴本官。擢杭州将军。杭州驻防自克复后，昆寿规复营制，连成重建营墙。善庆至，筹设渐备。

光绪改元，调绥远城，历宁夏、江宁。召还，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驻师通州。十一年，充御前侍卫，佐海军事务。十三年，出为福州将军。次年，卒，予建祠，谥勤敏。

柏梁，字研香，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杭州驻防。父麟瑞，咸丰末阵亡乍浦，见《忠义传》。柏梁少从其叔父凤瑞出，隶李鸿章军，转战江、浙。攻太仓州，柏梁自南门先登。复攻苏州，战于黄天荡，阵斩悍目。攻嘉兴、宜兴、江阴、金坛，柏梁皆有功，改隶胜保军，战江北，屡捷，累保至协领，赏花翎。杭州克复，调归驻防，补协领。承历任将军办理营务。善庆尤倚任之。光绪中，驻防初设洋枪队，以柏梁充全营翼长，兼掌兵司。规画营制，均照新军式训练，纪律肃然。叙劳，以副都统记名。入觐，奏对称旨。以晓畅戎机、训练出力，赏头品服。驻防旧有旗仓，久为兵燹，柏梁请拨款重建。旋授乍浦副都统。乍浦驻防营毁于粤乱，副都统驻杭州。柏梁莅任，岁至乍浦巡视海防。以劳卒。赐恤如制。

恩泽，字雨三，噶奇特氏，蒙古镶蓝旗人，荆州驻防。光绪初，以佐领从金顺出关，克黄田，复为乌鲁木齐诸城，擢协领。其秋，回寇奔呼图壁，追击之，大溃，又扼之头屯河，白彦虎益窘。进攻玛纳斯，轰溃城垣数丈，恩泽先登，诸军继之，拔城，晋副都统。历权巴里坤、乌鲁木齐领队大臣。以刘锦棠荐，除吉林副都统，移珲春。

二十年，日本败盟，与将军长顺筹战守。乃治团练，筑台垒，设疑兵，敌知有备，引兵去。寻署将军。其时东山马贼猖獗，伯都讷、乌拉教匪乘机窃发，窜扰官街、白旗屯。恩泽闻警，率师分击之，夷其坚堡。又遣提督云春等，搜东山逸匪。明年，调黑龙江，督边防。先后疏请改练洋操，招垦荒地，赈恤穷乏。俄而胡匪据观音山南北围，谋劫金厂。恩泽詗知之，严备以待。已，寇果至，营官王槐林等迎击，大败之。别遣将大搜山林，自是首观音山讫乌苏里满卡，千余里无寇踪。又以挠力沟素窟匪，留兵镇摄之。上以为能，降敕褒嘉。二十五年，卒于官，予黑龙江及立功省分建祠。

铭安，字鼎臣，叶赫那拉氏，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咸丰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除赞善。累迁内阁学士，历泰陵总兵、仓场侍郎。

同治十三年，调盛京刑部。德宗缵业，充颁诏朝鲜正使。光绪二年，勘事吉林，条上四事，曰：剿马贼、禁赌博、设民官、稽荒地，上韙之，命署将军。吉省武备久弛，寇盗充斥。铭安莅任，严治盗。复募猎户为炮勇，号吉胜营。先后檄统领穆隆阿、协领金福，分道追剿，斩馘甚众。益练西丹步队八百，入山穷搜，寇势渐蹙。已，复捕治东山逸匪，擒诛金厂党魁，军威大振。默念吉省幅员四五千里，断非十数委员能济事，且旗员未谙民治，请破积习，调用汉官，部臣尼之，铭安抗疏力争，始俞允。

五年，实授，又言盗贼虽平，余孽未靖，亟宜增置民官，画疆分治。先后奏改伯都讷同知、长春通判，理事，为抚民，置知府、巡道各一，宾州、五常同知二，双城通判、伊通知州、敦化知县各一，并请无分满、汉。又奏弛秧参禁，免山兽贡，增各旗义学，士民利赖之。东北与俄接壤，旧设卡伦，无兵驻守。乃遣将分扼要塞，并筑营伯力、红土崖、双城子，守以重兵，因上《安内攘外方略》，称旨。长春号难治，铭安稔知钟彦才，奏请除通判，部臣以违例请下吏议，铭安盛气抗辩，上两解之。然铭安终不自安，引疾去。寻坐失察属吏受贿，降三级。二十三年，上以治吉有功，部民感念，复故官。明年，乡举重逢，加太子太保。宣统三年，卒，年八十四，诏优恤，谥文肃。

恭镗，字振魁，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子。以任子授吏部主事。累迁郎中，兼内务府银库员外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出为湖北荆宜施道。论捕获江陵教匪功，加按察

使衔。同治十年，擢奉天府府尹，坐事降。

光绪三年，赏二等侍卫，充乌鲁木齐领队大臣。越二年，迁都统。先是陕回阿浑妥明客参将索焕章家。焕章者，前甘州提督索文子也，素蓄异志。戍卒朱小桂告变。提督业普冲惑焕章言，诬斩小桂。及焕章反，乌城陷，业普冲被害。至是恭镗廉得实，请予平反。夺索文荣典，分别恤小桂、业普冲及赴援殉难诸臣，人心称快，赐头品秩。九年，除西安将军，病免。

十二年，署黑龙江将军。疏请举办漠河金矿，杜俄人觊觎。又建议垦荒十利，曰：储国帑、济民食、严保卫、便辑绥、裕经费、富征收、集商贾、益厘税、广生聚、实边备，诏不许。十四年，实授。明年，移杭州，入觐，道卒天津，诏优恤。子瑞澄自有传。

庆裕，字兰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以翻译生员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文祥赴奉天剿匪，还补侍读。出知湖北郧阳府。追录平捻功，晋道员。光绪元年，擢奉天府府尹。历迁至漕运总督，调河东河道。

九年，除盛京将军。明年，法越构衅，庆裕巡视没沟营、旅顺口、大连湾，谕示居民曰：“有能杀敌立功，擒获奸细者赏。”又遵旨增练苏拉千人、食饷旗兵五百，上言：“整顿旗营，兼顾海防。今日多一兵，即有一兵之用，异日补旗兵，即可裁客兵之饷。所费者少，所系者重。”诏嘉许之。朝鲜乱作，檄提督黄仕林等扼隘口。以营口为兵冲要地，运石塞海口，设电线达省城。建议筹边筹饷机宜，附陈宜变通者三事：一、道府年终加考。一、推广荐举卓异。一、崇府尹品秩，行巡抚事。议行。

十一年，安东十二州县告灾，庆裕筹赈抚恤，民获苏。是秋霪雨，辽河、大凌河暴涨，田禾被淹，发仓以济，设粥厂牛庄、田庄台收养之。明年，金州蝗，旱魃为虐。又明年，兴京水浸，赈如初。

十九年，授热河都统。道孙河、半壁店，上流民被灾就食状，并请变通盗案、税额章程。又使吏捕平泉黑役为害乡里者，颇著政声。二十年，调福州将军。闽海关沿袭旧规，吏胥因缘为奸，上敕其整理。既至，钩稽纠剔，蠲苛息烦，弊风尽革。其秋，卒于官，恤如制。

长庚，字少白，伊尔根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以县丞保知县。伊犁将军荣全调充翼长。时白彦虎纠西宁回匪寇乌垣，进围哈密。安集延酋帕夏并伪元帅马明众，合乌鲁木齐、古牧地、昌吉、玛纳斯、呼图壁汉回，扑犯沙山子。与为遥应，势张甚。长庚奉荣全檄，领练勇赴援。而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所遣黑龙江营总伊勒和布兵亦至。两军夹击，歼擒殆尽，卒解沙山子围。旋赞都统金顺戎幕，总理营务，积勋至道员。

光绪六年，授巴彦岱领队大臣。未几，丁母忧。服阕，入觐，上召见垂询西北情形。长庚手绘舆图，奏陈边事，以阿尔泰山宜设防守，伊犁边防宜筹布置，缠金等境宜开屯田，汉北草地善抚绥，及哈萨克应仿例编为佐领等条以对。迁伊犁副都统。

十四年，命充驻藏大臣。行次里塘，值瞻对番族叛。长庚暂住硕般多，廉知衅由番官肆虐酿成，遴员授以机宜，调集汉、土官兵，声罪致讨，歼渠宥胁，严惩藏官，事乃就绪。议者遂欲收其地，仍归川辖。长庚以瞻对自乾隆以来，叛服靡常，劳师糜饷。同治初年，西藏底定，奉旨将瞻对划归达赖喇嘛，派堪布管理。今若蹊田夺牛，使朝廷失信于卫藏，恐所得小而所失大。乃为详定善后章程，与将军岐元、川督刘秉璋等同上。藏乱遂定。

擢伊犁将军。时伊犁当大乱后，万端待理。长庚至，多所规画。葱岭西有帕米尔者，即唐之波谜罗也，东距疏勒约一千四百里。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富德穷追回酋，一至其地，立碑记焉，然称之为叶什勒库尔，未明言帕米尔三字。嘉、道以来，久未顾问，碑亦湮没。咸、同后，俄人遽以哈萨克右中各部与浩罕八部，设土耳其斯坦、斜米七河、费尔干等省，甚至塔城西之旧雅尔城、阿克苏之察林河卡伦，同就沦胥。葱岭东有坎巨提者，一名乾竺特，其都城曰棍杂，与哪咯耳隔水相望，在莎车州西南约二千里。其西北可通帕米尔。坎民贫而多盗，其酋纵掠邻郡。英人责主，牒告我政府。坎酋又交通俄人。英使臣以割分帕地请，政府恐启俄争，拒弗许。时英、俄各以兵压境。长庚致书新疆巡抚陶模，谓：“属地当争，边地当守，兵衅万不可开。况能戡土匪之将士，未足以御强敌，

军中所资，仰给内地及滨江海各省，数月乃达。而俄境铁轨已至萨玛尔干，英属铁轨已至北印度之劳尔，迟速迥殊。又新疆南北路与俄地犬牙相错者几五千余里，虽兵倍加，不敷防守。且俄若以轻兵由齐桑斯克走布伦托海犯镇西、哈密，即可梗我咽喉。当此民穷财匮之时，尤不可轻战。只能备豫不虞，徐图转圜。毋以小忿遂起大衅，增兵徒增民困。”陶模以为然，卒如长庚议。

又伊、塔之间，有巴尔鲁克山者，西连俄界，南逼精河，西南与博罗塔拉接壤，为伊、塔要道，泉甘土沃，久为俄人垂涎。自借与俄后，俄人视为己有。先是北路劫盗多窟此山，扰行旅。前副都统额尔庆额请租借期满索回，总署以俄使有继借之请，函询情形。长庚详陈利弊，谓此山关系重大，急应收回。随遣员赴塔城与俄领事会商，坚持人随地归之约，卒收回。

二十年，甘回作乱，官军兜剿。贼不能得志于甘，欲循白彦虎故事，西窜新疆，由伊犁遁俄境。长庚谍知，遣兵扼守珠勒都斯等地，贼不能越，遂就擒于罗布淖尔。二十二年，命兼镶蓝旗汉军都统。二十六年，拳匪肇乱，俄人调兵入伊。长庚与俄领事交涉，凡教堂及俄人财产，力任保护，谕令退兵，人心乃定。调成都将军，未之任，奉电旨饬赴阿尔泰山查勘界址。旋内召，授兵部尚书。三十一年，复授伊犁将军。疏陈伊犁应办事宜，并言筹饷练兵，必合新疆全省筹画。将军事权不属，莫若裁去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增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庶呼应灵而事权一。又筹拟北方兴屯、置省事宜，请筑西安至兰州、归化至包头、包头至古城各铁路，皆不果行。

宣统元年，迁陕甘总督。三年，武昌事起，西安等处继之。前陕甘总督升允奉命督办军务，事略定。逊位旨下，长庚乃将总督印交布政使赵惟熙而去。越四年，卒，谥恭厚。

文海，字仲瀛，费莫氏，满洲镶红旗人。以翻译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光绪九年，转御史，建言培养人才，宜令中外大臣杜徇情，励廉耻，以植其本。上嘉纳焉。十二年，巡视北城。以兄文治授詹事，依例回避，调户部郎中。十四年，出知贵州安顺府，调贵阳。所莅有声。

二十二年，数迁至按察使，寻加副都统，充驻藏办事大臣，既至，即上言叛番虽靖，余孽犹存，兵未可罢，愿自任剿办。二十五年，呼图克图第穆构康巴喇嘛用邪术咒诅达赖。文海曰：“此关风化，不可不有以惩之也。”乃奏请夺其名号。已而野番出掠博窝，地为川、藏孔道，行旅苦之。官军入昂多往捕，彼即扼缩隆冈来路，崛强莫能制。文海率众进击，别遣通番语者绕道叩其壁，宣播朝威，反复开喻。于是上博窝业鲁第巴宿木宗，中博窝雨茹寺，下博窝蒲隆、琼多诸寺，皆相率乞款附，数月而事定，赐头品服。未几遘疾，请入川疗治，卒于涂。依尚书例赐恤，予入城治丧。

凤全，字茀堂，满洲镶黄旗人，荆州驻防。以举人入赀为知县，铨四川。光绪二年，权知开县，至则使吏捕仇开正。开正故无赖，痛以重法绳之，卒改为善。李氏为邑豪族，其族人倚势，所为多不法。凤全直法行治，虽豪必夷，以故人人惴恐。历成都、绵竹，补蒲江，署崇庆州，一如治开。举治行第一，擢邛州直隶州。二十三年，调资州。大足县余蛮子乱起，其党唐翠屏等构众入境。凤全乃治城防，设间谍，练乡勇，联客军，谋定寇至，亟遣军间道袭击，战太平场，捕斩略尽。复越境搜治余党，不两月而事宁。州属患水浸，民多失业，设法赈济之，全活甚众。再以治行闻，调署泸州。

二十八年，权知嘉定府。缘江会匪啸聚，既莅事，举团练，严治通匪土豪，居民莫敢玩法。无何，拳匪延入蜀，嘉定当水陆冲，郡中一夕数惊，凤全内固人心，外严拒守，尝提一旅师四出游弋，匪不敢近。故邻境多破碎，惟嘉郡差全，各国侨民多乐就之，繇是名大著。岑春煊性严厉，喜弹劾，属吏鲜当意，独亟赏凤全，一再谕荐。迁成绵龙茂道，特加副都统。

三十年，充驻藏帮办大臣。行抵巴塘，见土司侵细民，喇嘛尤横恣，久蔑视大臣。凤全以为纵之则滋骄，后且婴患，因是有暂停剃度、限定人数之议。喇嘛衔之深，遂潜通土司，嗾番匪播流言，阻垦务，渐至戕营勇，燔教堂，势汹汹。凤全率卫兵五百人往，至红亭子，伏突起，战良久，被害。事闻，予建祠，谥威愍。继室李佳氏留成都，闻变，率子忠顺驰入打箭炉辨遗骸，随丧归省垣。祠既成，乃觞将军、总督以下官及文武士绅，告灵安主，慨然曰：“吾可以见先夫于地下矣！”事毕，夜赴荷池死，获，附祀。

凤全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故终及难云。

增祺，字瑞堂，伊拉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密云驻防。以佐领调黑龙江，佐练兵事，历至齐齐哈尔副都统。光绪二十年，署将军。二十四年，擢福州将军，充船政大臣，兼署闽浙总督，旋迁盛京将军。奉天自中日战后，副都统荣和、寿长编练仁字、育字两军，营务废弛，增祺奏请派员查办，上命李秉衡往查，夺二人职，交部治罪，军制肃然。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奉省自日还辽南，旅顺、大连既转归俄租，复筑铁道，沿路皆驻俄兵。战累挫，盖平、熊岳先后失守。增祺先以敌强兵脆，大局不支，连电上达，并照会旅顺俄水师提督、营口俄领事，磋商停战，不果。俄兵遂抵省城，诸军皆溃。增祺奏请恭奉盛京大内尊藏圣容、太庙册宝出城。俄兵至，招增祺还，商议善后。增祺往旅顺，与俄议订《奉天交地暂约》九条。以荒谬交严议，诏革职，寻仍留任。谕杨儒向俄外部商改，以吏治兵权不失自主为要。

二十八年，《交收东三省条约》始成。俄兵驻奉数年，遇事强横，无复公理，增祺隐忍周旋，忧劳备至，至是驻兵始退。未几，复有俄日之战，朝旨守中立。增祺严饬文武官吏坚明约束，并告两国主兵者勿得犯中立。日兵迫省垣，劝俄兵先退，日兵官始入城，省城幸免战祸。

三十年冬，谕增祺赈抚东三省难民，并发内帑三十万赈之。明年，懿旨复发内帑三十万赈恤。增祺招集流亡，商民复业。颇留意吏治，先后增设洮南、海龙、辽源、开通、靖安、西安、西丰等府县。心牧厂、围场及蒙荒，逐渐放垦。奉省财政素绌，征榷一切，向无定章，咸丰后始办货厘，光绪初始办盐厘。增祺锐意清理，筹办粮、酒、烟、药各税，明定规章，变通盐法，就厂征税，岁入渐增。尤严治盗，以增官设治为弭盗清源之本。三十一年，以忧免。三十三年，授宁夏将军，改正白旗蒙古都统。

宣统元年，迁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三年，调京，仍授都统，兼弼德院顾问大臣，旋去职。越八年，卒，谥简悫。

贻谷，字谞人，乌雅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元年举人，以主事分兵部，晋员外郎。十八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两宫西幸，贻谷闻警，步行追及宣化，流涕入对，随扈西安。授兵部左侍郎，屡召询时政，直言无隐，上皆嘉纳。明年，扈驾还京。兵部公署已毁，假柏林寺为廨舍。贻谷昕夕莅事，如在行在时。是冬，山西巡抚岑春煊奏晋边察哈尔左右翼及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荒地甚多，请及时开垦，派大员督办。诏以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有经济才，艰贞自励。既奉命，锐以筹边殖民为己任。其督垦地界，绵延直、晋、秦、陇、长城、河套，凡数千里。统筹全局，拟陈开垦大纲，规画至详。疏入报可，并加理藩部尚书衔，节制秦、晋、陇沿边各厅州县。旋复授绥远城将军，事权始一。

贻谷首重官垦，立垦务局，设东路公司，官商合办。初办察哈尔右翼，改旧设押荒局为丰宁垦务局，旋分为丰镇、宁远两局。清查旧垦，招辟生荒，派员丈勘绘图，酌留蒙员随缺地亩及公共牧厂，其余乃悉开放之。牛羊群地，错处左右翼间，直隶、山西民户，频年互争，贻谷亲往勘之，由固尔班诺尔中分界址，其争始息。继放察哈尔左翼地，为留牧厂，随缺，与右翼同。移正黄旗牛羊两群于商都牧群，又移骟马群于骒马群，筹拨直、晋边厅学田。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夹河套为部落，乌拉特三公，杭锦、达拉特数旗，尤逼近套。其地恃河渠灌之，自元、明以还，渠尽淹废，或并古道不存。贻谷躬莅其地相度，修通长济、永济两大干渠，又疏浚塔布河、五加河、老郭诸渠，增凿枝渠数十、子渠三百余道，水利始兴。先后六年，始自察哈尔两翼八旗，而推之二盟十三旗，以及土默特、绥远右卫与驻防马厂各地，凡垦放逾十万顷，东西二千余里。绝塞大漠，蔚成村落，众皆称之。

复以时创设陆军，置枪炮器械，筑营垒，兴警察，立武备陆军学校及中小蒙学校数十所，创工艺局、妇女工厂。资送绥远学生出洋，或就北洋学堂肄业。建设兴和、陶林、武川、五原、东胜五厅。练巡防马步十营，修缮绥远城垣，浚城外沟渠，建筑蒙地村屯，植树造林，劝课园圃果实蔬菜。暇辄就田间耕夫妇竖问疾苦，或策单骑驰营垒，召士卒申儆之，教之以习勤崇俭，戒嗜好，勤勤如

训子弟，不率者乃罚谴之。方其治河套垦地，蒙人时起抗阻，台吉丹丕尔攘其旗主地，戕文武官吏，贻谷请于朝诛之，众始帖伏。

三十四年，贻谷劾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侵吞库款，而文哲珲先以败坏边局，蒙民怨恨劾贻谷。朝命军机大臣鹿传霖等往查，传霖以已革布政使樊增祥等为随员，奏复，褫贻谷职，逮京，下法部勘问。三年不能决，卒坐诛丹丕尔事，谴戍川边。宣统三年，赴戍，方经鄂，武昌变起。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进止，诏改易州安置。国变后，尝自叹曰：“昔姜埰谴戍宣城卫，自号‘宣城老兵’。吾其终此矣！即死，必葬于是。”丙寅年，卒。晋边官绅念其德，请昭雪，释处分，遂葬易州白杨村，成其志。

信勤，字怀民，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以荫生累至浙江布政使，署巡抚，代贻谷为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踵其遗规。益勤远略，颇礼致贤才，思有所建树，功未竟而遽罢。辛亥后，久病，卒。

论曰：将军、都统，职视专圻，西北边疆大臣与之并重，非才足当一面者不能任也。荣全、升泰以下诸人，或多战绩，或著边功，或勤旗务，或兼民治，所至皆能尽其职，多有可称，故并著于篇。

清史稿卷四五四　列传第二四一

弟连顺　邓增　托云布　果权　刘宏发　曹正兴

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松山从子也。从松山讨捻，积勋至同知直隶州。从入陕，复同州、朝邑，释省城围，擢巡守道。

同治七年，左宗棠西征，从克怀远、镇边，还定绥德，赐号法福凌阿巴图鲁。进军甘肃，攻金积堡，夷旁近七寨，破灵州。九年，击马五寨，松山战死，诏加三品卿衔，接统其军。军新败，偏裨自恃为宿将，滋骄，锦棠礼诎之。丧悬吴忠堡，或请徙它处，锦棠不可，曰：“榇在军，可系将士心。”宗棠贻书，为列坚守、退顿二策。锦棠谓：“不力战，则灵州不保，必戮力致死，而后军可全。”于是一战擒马五，再战破河、狄，军复振。是时马化龙焰日炽，三决水困我军。锦棠三拒之，不获逞，粮且匮，率其子耀邦乞款附。锦棠曰：“诺，令若先缴马械。”不应，再引马连水入湖。会大风从西北起，涛啮堤岸，势汹涌。锦棠囊土以御，化龙计益窘，哀词乞耕垦。锦棠知其诈，隐卒下桥、永宁洞，又败去，乘势下蔡家桥，克东关。化龙度不得脱，于是三踵军门乞抚矣。锦棠白宗棠请进止。乃徙陕回化平川，而分置甘回于灵州。论功，予云骑尉世职，赏黄马褂。

十年，诛化龙父子，生致马八条，置丧所，脔而祭之，遂与丧归。明年，度陇攻西宁。次碾伯平戎驿，先破小峡，遣军夺南北两山，围解，道员郭襄之率男妇二万褓负来迎。是役也，提湘军八十营，扼攻九十里，往往彻夜不休，露立冰天雪窖中，诏嘉之。十二年，克大通，斩叛官马寿。遴陕回为旌善五旗，余徙平凉、秦安、清水。白彦虎奔肃州。方湘军之定西宁也，宗棠缘事责锦棠，盛气辨，衔之，以故徇肃州未下，亦不召。及锦棠至，又大喜，为夸其军以厉众。锦棠计诛马天禄，杀土回、客回立尽，关陇平。权西宁道。明年，破河州，获闪殿臣，伏诛。乃合诸将蹙回于贾家集、郭家嘴，歼焉。

光绪元年，出关。时彦虎走依安集延，帕夏阿古柏助之，势复炽。二年，至阜康，与金顺计事，议先攻古牧。遣将分壁木垒河，而自领军军九营街。度戈壁乏水，佯掘井以懈敌，阴遣精骑袭夺黄田，通汲道，收古牧地。锦棠策乌城寇必骇奔，复自将精兵走之，遂复乌鲁木齐、迪化，予骑都尉世职。三年春，逾岭西南攻达板。寇引湖水卫城，泥深及马腹。锦棠周城徼循，诫各营警备。列燧如白昼，轰击之，弹落爆药窖，声砉然，人马碎裂。乃下令军中，曰：“能缚献服异服者赏。”于是爱伊德尔呼里以下皆就俘。爱伊德尔呼里，犹华言大总管也。且释降回数千，给赀粮纵归。或请其故，曰：“俾归为我宣播朝威也，吾欲以不战胜之。”自是破吐鲁番、托克逊，南路门洞开，阿古柏如失左右手，亦被执，饮药死。赏双眼花翎。

已而彦虎据开都河西岸，觇入俄。师抵曲惠，与余虎恩分击，彦虎亦决水以阻。锦棠入喀喇沙

尔城。庐舍漂没，乃徙和硕特帐房河东数百户，实后路，复库尔勒。会军中患饥乏，下令掘窖粮，获数千石以济，连下库车、拜城。其南缠回苦安集延淫暴久，重以彦虎奔扰，益不堪命，旦夕望我军如时雨。比至，各城阿奇木伯克、阿浑玉子巴什各携铜酪，持牛羊来犒师。抵阿克苏，锦棠先入城，受降毕，回皆扶服。闻彦虎奔乌什，亟遣旌善旗渡河复其城。于是东四城俱下，诏晋三品京卿。值喀城守备何步云告亟，遂大举出师，令虎恩、黄万鹏分道进取，而自率师径捣叶尔羌，并克之。彦虎遁入俄。锦棠进定英吉沙尔，遣董福祥收和阗，西四城亦下，锡二等男。

四年，锦棠既定喀城，以次巡历叶尔羌、和阗。凡西人侨居其地者，英乳目阿喇伯十余人，印度温都斯坦五千余人，咸服其勇略，称为“飞将军”云。方彦虎之入俄也，俄人处之阿尔玛图。锦棠犹致书图尔齐斯坦总督，谓将入境搜捕，宗棠劝止之。俄复徙之托呼玛克。其秋，彦虎又遣党犯乌什边，骤入格尔品。锦棠扼之玛喇尔巴什，别遣将要其归路，大败之。未几，安集延入，又破之玉都巴什。是岁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五年，安夷复构布鲁特内犯，战乌帕尔，捕斩二千余级。自是边寇颇息警。

维时俄据伊犁，宗棠疏请崇其秩，资镇抚，诏佐军事。俄益增兵守纳林河，已，宗棠入都，上以此专属任锦棠关外事，命署钦差大臣。徙顿哈密，益治军。逾岁除真。八年，和议成，锦棠策善后，请设新疆行省，省置巡抚、布政使，加镇迪道按察使衔，道、府、州、县视内地。立城垣、坛庙、学校、驿传，又广屯田，兴水利。南疆岁征赋至二十余万石。九年，擢兵部右侍郎，加尚书衔。旋除新疆巡抚，仍行钦差事。

十一年，进驻乌鲁木齐，奏省参赞大臣，改置都统，设喀什噶尔、阿克苏、巴里坤提镇各营。复增道、府、厅、县，徙分防官驻要塞，南北郡县之制始定。

先是锦棠以祖母老病，累疏乞归省，不许。十三年，申前请，始俞允。锦棠悉召诸部酋长大酺，遂发。所过，黄童白叟望风相携负以迎，往往拥车数日不得走。十五年，加太子少保衔。明年，晋太子太保。二十年，晋锡一等男。会弟鼐以山西按察使入觐，垂询近状，欲强起之。适中日有违言，电旨趣召，未行而病作，朝廷书问日数至。疾革时，犹喃喃呼旧校指述边事。未几，卒，年五十一。事闻，震悼，谥襄勤，予建祠。

张曜，字朗斋，其先上虞人，改籍大兴，既复隶钱塘。生有神力，幼尝持竿结阵，部勒群儿，无敢哗者。少长，依旧姻蒯贺荪。贺荪宰固始，适豫捻起，集团勇三百属之。捻歾至，时已昏。曜献策，谓：“伏军城外，彼不知众寡，可以计走也。”夜半，捻纵掠，轰击退，僧格林沁追捻亟，遥见火光，询知为曜部，召与语，甚悦，命从军。积勋为知县，权知固始。皖捻来犯，婴城守，寇驶驶西去。亡何，李秀成又构捻入，围城三匝，捍御七十余日，城获全。上嘉其功，赐号霍钦巴图鲁。

咸丰十年，擢知府。先后遭忧，仍留军讨皖捻。屡捷，晋道员。明年，除河南布政使。是时陈大喜、张凤林各树帜，延扰数千里。曜谓寇援断，师未能骤克，寨中患饥乏，多猜贰，宜广设购募间其党，乃纵降者为内应，捻乃窜，风谕各寨，皆款服。凤林伪降，计擒之。

同治元年，御史刘毓楠劾其目不识丁，诏改总兵。二年，大喜走阜阳，战秦宣寨。皖捻复入，曜虑华庄失，亟敛兵退，以锐师宵加之，歼渠率。时张总愚走鄢陵、临颍欲西，曜拒之嵩山麓，令不得西。攻大金店，援寇四起，遣总兵保英略中路，为寇乘。曜手刃退缩者，士气乃奋，卒败之。攻太子望寨，久相持。曜曰：“捻诡悍，坚守山口，阻我进兵。坐为所缀，非策也。”间道出奇击之。总愚西北走镇平，追杀黑龙集。犯南阳，又战却之。

三年，捻会宛南，总愚赴卢氏，嗾粤寇入豫。曜扼之，使不能合。次桥川，寇自西北至，狙伏以击，寇奔楚。曜浮渡丹江，追越郧西百四十里，会陕、楚军至而还。四年，僧格林沁军麻城，驺骑失利。曜赴难，七战皆克。僧王既战死。台臣劾其养寇遗患。巡抚吴昌寿按复，事白，曜假归葬亲。逾年，淮北捻益亟。朝旨趣复出，曜遂部合新旧选锋号“嵩武军”。阙后军气大振，论者谓为湘、淮军后劲云。

六年，出顿许州八里桥，任柱等见曜大纛，骇走。梁山寇与合，五日至钜野，渡运而东。曜与总兵宋庆往驰之。当是时，李鸿章议防运河北，首安山讫沈家口。曜等至，令庆筑长墙。庆留副将

蒋东才、参将李承先二军属曜。曜以沈家口黄、运交汇，调黄河水师入运助守。守河防运自此始。久之，总愚陷陕绥德，分扰米脂。朝命防河北。捻济河入晋，犯吉州乡宁，平、蒲告警。檄曜还豫，而捻已自绛州曲沃入逼豫疆，曜乃追败之汤阴。

七年，捻东走，扼晋州西北路，折而南。诸将谋逐之，曜谓贼势未蹙遽南奔，必有深谋。乃卷甲北趋，出其前二百里，至饶阳，果遇捻。捻不敢击，错愕去，潜渡滹沱。亟引兵至河干，未渡者歼焉。济漳次清化，捻伐木为矛，又击破之。长驱沧州，刘松山军运东，曜自南夹击，捻披靡，追至临邑。初，李鸿章遣郭松林自临邑筑墙，属之马颊河，虚西南以饵敌。逮曜驰至，捻不肯深入，走济阳。鸿章知计不售，使曜趋武定，遇捻于滨州，始败退。会天大雨，河暴涨，诸将虑捻东逸，谋扼徒骇河。曜自博平守至东昌，诱捻入河套，与庆合击之。捻众陷泥淖中，死者枕藉。自是总愚不复能军，逐北茌平，杀其党且尽，骑能属者十余人耳。总愚自度不得脱，乃沈于河。论功，赏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

八年，诏趣左宗棠赴泾州，责金顺以边外事，命曜自古城西进为后路，军次兰扇，破回于察漠绰尔，又败之红柳树，阿拉善围解。抵缠金，訶知宁夏西岸自石嘴山至中卫，陕回麇集。遣将要击之，回遁走。金顺赴沙金托海与议进兵事，方将鼓行而西，而宁夏降回复叛，围郡城。遂倍道应赴，败之城下。俄而陕回入贺兰山。曜赴河北，南破汉渠集，围纳中闸，拔其垒，与金顺夹渠而军，歼守贼殆尽。会金积抚局成，通昌、通贵乞款附，独王家疃不下。曜怒，破其堡，屠之。攻克纳家寨，河西无悍寇。诏屯之，兼顾阿拉善旗。是为宁郡河北之师。

九年，授广东提督，仍留军。明年，加云骑尉世职。白彦虎据肃州，徐占彪攻弗克，请益师，宗棠檄曜顿金积助之。上以为勇，赏双眼花翎。十三年，彦虎亡命出嘉峪关，窟乌鲁木齐，哈密城南北附之。俄罗斯方拥伊犁，巴里坤且岌岌。朝命总防讨，亟援哈密。曜克日出关，师行乏水草，绝幕二千余里，运馈艰阻，于是议立屯田。十三年，出屯，大兴水利，垦荒地二万亩，岁获数万石济军。

光绪二年，师规南路，西取七克腾木、辟展及鲁克沁台、胜金台、哈拉和卓城，降缠回万余，遂复吐鲁番。明年，拔乌鲁木齐，彦虎遁入俄。

俄归伊犁，宗棠疏荐堪重任。六年，诏赞军事，命移驻喀什噶尔，兼辖西四城，筹善后，所至创立义塾。回夙犷噬，至是颇闻弦诵声。十年，入关防直北，赏巡抚衔，叙边功，晋秩头品。明年，除广西巡抚，未行，董所部治都城河，加尚书衔。旋命赴山东勘河，逾岁至寿张，调抚山东。东省河患日深，曜莅任，首重河工，以黄、运并淤，非总浚通海不为功。时王家圈等处先行漫口，先议疏浚海口，挑淤培埝，并增筑徒骇河两岸堤工，以防泛滥，然后挑挖全河，参用西法，以机船疏运。凡南北两岸堤埝口门，一律筹办。疏上，皆从之。又先后筑王家圈、姚家口、张村、殷河大寨、西纸坊、高家套各决口，复改浚韩家垣，以泄尾闾，莫不身亲其事，计一岁中奔走河上几三百日。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谘询，唯恐失之。民或遇灾，常筹粟赈济。复建海岱书院于青州，葺洙泗书院于曲阜，士民德之。

十四年，被命襄办海军。明年，晋太子少保，命会阅南、北洋海军。至烟台，闻台湾巡抚刘铭传称疾去，则抗章请行，优诏答之。十七年，方驻河干督工，疽发于背，回省就医，遽卒。疾革时，犹贻书鸿章，首言山东为北洋门户，亟宜治炮台备不虞。次言新疆军糈，部令裁营清厘，缓不济急，恐失信外域，贻君父忧，遗疏入，上震悼，赠太子太保，谥勤果，予建祠。

曜魁梧倜傥，自少从戎，不废书史，字法模颜平原，书疏雅驯犹余事。尝镌“目不识丁”四字印，佩以自厉。宁夏平，筑楼面黄河，对贺兰山，颜曰“河声岳色”，日啸咏其中，人谓有“羊叔子登岘风”。居官垂四十年，不言治产事，性尚义，所得廉俸辄散尽。尤礼贤下士，士争往归之。其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凡有利于民者，靡不毕举。死之日，百姓巷哭失声，丧归，且倾城以送。以两世职并为男爵，子端本袭，官南韶连道。

刘典，字克禽，湖南宁乡人。少伏沩山，与罗泽南友善，以学相期许。斋匪乱，集众保乡邑，叙训导。参左宗棠戎幕，转战江西。善察形势，尝轻骑訚敌营，夜率所部劫杀，数获奇捷。李秀成

欲以长围困宗棠，断曾军粮运，典败浮梁，又破之乐平，婺源饷道始达祁门。积勋至直隶州知州。宗棠抚浙，典以偏师讨衢、严。同治改元，破马金街，进克遂安，迁知府。击花园港，世贤遁，超授浙江按察使。世贤谋据金华，分党扰龙游、汤溪、兰溪，众号数十万。典还军援衢，力据上游，悉夷东南北寇垒。明年，疏兰溪，诸军亦下三城，浙东告宁。宗棠规杭州，策江、皖边圉安，方可一意进取。乃令典将五千人，道严出皖南。当是时，新复郡县粮馈不属，典持印票空文，向民间贷粮，遇寇遮击，而屯溪，而黟县，所莅风靡。民望典军如时雨，以故壶浆塞涂。沈葆桢谓其截击寇众，功不在克省城下。江、皖即平，赐号阿尔刚阿巴图鲁。其秋，父忧归。

三年，诏起督师，典募新军八千，次贵溪。世贤入闽陷漳州，汪海洋亦陷龙岩，势复炽。典进汀、连，号西路军。遇海洋，新军轻进，败绩，还保连城。四年，再战，斩寇万余，进复龙岩、南靖。世贤为高连升所蹙，奔粤，宗棠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驰之。典至南雄，语其将黄少春曰："尾寇而追，非计也。寇返奔亟，必不久据嘉应，当走粤、闽边。左军孤，遇寇必不支。"乃持二旬粮，取道大岭脊，晨夜应赴，抵大埔，先宗棠一日，遂会师复嘉应，晋二品服，予世职。事宁，乞归省。

五年，宗棠徙督陕、甘，起典甘肃按察使，旋赐三品卿，佐军事。典自紫荆关入，值捻窜渭北，乃驻潼关，逼渭而军，扼其南渡。七年，诏署陕西巡抚。初，宗棠援晋，以征回事属典。典以关中戎备寡，调提督周达武壁陇、汧顾后路。至总前敌师干，则举蒋益澧自代，朝旨弗许。寻复有是命。典遂进驻三原，调度诸军，军大振。明年，与宗棠定三路剿回策。已，复念民事，重入省，治善后，集流亡，举屯牧，恤艰厄，革差徭。又以其时浚郑白旧渠，关中渐喁喁望治矣。惟锐然以减饷自任，诸军旧欠各饷，十给其七，士卒不无怨望云。又明年，再乞归省。

光绪元年，复命佐宗棠军务，典辞以疾，诏罢其行。时谭钟麟督西征饷事，力言司左军后路非典莫属。朝旨乃趣赴甘，于是典三起讨贼矣。二年，至兰州，宗棠以善后畀之。凡整军节饷，以及生聚教诲，有裨于民生久远者，咸殚心厥事。至关外平定，亦尝指陈方略，赞画功多。经营新疆凡三年，卒于军次。诏视侍郎赐恤，谥果敏，予江、浙、陕、甘建祠。

典秉性清严，贵后自奉俭约。杨昌浚尝诣典，环堵萧然，一如寒素，寓书宗棠共称之。

弟倬云，少随典读书长沙。典主乡团，倬云以廪生治军书。从援浙，领偏军，战常陷坚。李、汪二酋奔赣、扼临江使不得西，叙知县。龙岩既复，会粮罄，军士乏食，为贷邻邑以济，民德之，建生祠，将军库克吉泰檄赴陕，值连升营哥匪谋变，戕主帅。倬云驰入，歼其渠，余众悉定，再迁知府。时庆阳大饥，人相食。倬云兴屯政，立赈局，流民怀集。假归，适会匪乱，连下龙阳、益阳，诏用道员。越、法事起，赴闽综营务，署按察使。以捕海盗名，晋二品秩，授汀漳龙道。兴蚕桑，建书院，周恤堤防诸政，次第毕举。寻谢病归。二十九年，卒，恤如制。

金顺，字和甫，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吉林。少孤贫，事继母孝。初从征山东，授骁骑校。嗣从多隆阿援湖北，复黄梅，赐号图尔格齐巴图鲁。移师安徽，克太湖。历迁协领。挂车之役，将骑旅直捣中坚，当者辄靡。

同治二年，从讨陕回，连下羌白、王阁，赐头品秩，复渡渭败之零口。三年，汉南回奔凤翔，趋沣峪，击却之。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调西安，时群寇集陕南，陕回导至沣河，金顺御之，斩虏多。回入＜□云阝＞，傍山西走，复率马队邀击败之。四年，攻宁夏南门，夺其炮台。已闻寇集黄河两岸，率师分路进，阵斩其酋孙义保等，寇稍却。明年，调宁夏副都统。七年，复宁条梁。闻榆林警，遂迎击五龙山，大破之。追至边外秃尾河，马队忍寒裸涉，要之金鸡滩，回大溃。复遣将破之葭州。

八年，平绥德，朝旨以边外事属之。四月，回犯花马池，遣部将富勒珲驰救。回自乌拉争渡，奔札萨旗。金顺自将出边，回已遁。乃率师道札萨郡王答拉旗，自包头迤西济河而进。会天酷暑，暂顿什巴尔台就水草，与张曜期会沙金托海。七月，自中滩鼓行而西，而宁夏回复叛，乃兼程赴援，败之于城外。无何，甘回纳万元等迎战汉渠，复与曜从东绕击。回走纳中闸，追至龙王庙南，悉拔其东南各垒，歼守贼殆尽。

九年，金积抚局成，独王家疃未下，率其弟连顺分兵迎击，数获胜。自是连顺无役不从，积勋至金州副都统。金军颇有声，明年，克之，赏黄马褂。又与曜破纳家寨，河西悍党歼焉。宁夏平，擢乌里雅苏台将军。寻以赴镇番未报，褫职，命即日赴肃州。既至，顿北崖头，奏调曜军助击。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犹诉军粮乏，难赴哈密，诏金顺接统其军。

十二年，左宗棠至军，约期并进。金顺发地雷东北角，城溃，乘隙夺据其上，自是老弱扶服者相继。城拔，复故官。乌鲁木齐都统景廉驻古城，与金顺龃龉。宗棠奏言金顺宽和，为群情所附。诏率所部二十营赴之，规乌城，于是遂发。出关数十里，至瀚海，吏士忽不行。询之，则曰："先锋营驻，有所议。"金顺知有变，疾驰视，手刃六人以徇，曰："敢留者，视此！"军以次行。瀚海既过，乃列六尸祝之曰："杂赋不饱，佐以野蔬，天下无若西军苦。此行度戈壁，乏水草，吾非不知。但不忍汝六人，如全军何？如国家何？如关内生灵何？"闻其言者，无不激扬。道授正白旗汉军都统。明年，至古城，与景廉会师。一日演炮，汉、回观者数千百人。景军指败堵烟筒为的，击之再，烟筒无恙。所部炮队总兵邓增、参将张玉林曰："是何足击？请卷旗卓之为的。"增先测视，请于金顺再测视，既竟，炮响旗飞，若翦霞空际。已而玉林亦尔。观者欢呼声震远近，回闻之气夺。寻命佐新疆军务。

光绪改元，代景廉为都统。二年，军阜康。刘锦棠赴军所商进止。议先攻古牧。乃轻骑袭黄田，通汲道，克之。连下乌鲁木齐、迪化、昌吉、呼图壁诸城，直逼玛纳斯，斩其伪帅马兴，南北二城以次皆下。赏双眼花翎，予世职，调伊犁将军。七年，诏接收伊犁，按图划界。十一年二月，军标哗变。五月，再变，并噪饷戕官。伊地本极边，协饷乖时，军多疲馑。金顺驭众宽，将领营官相率蒙蔽，而总督谭钟麟劾其上下纵恣，民怨沸腾，为陈筹饷易人之策。于是上召来京，以锡纶代之。道肃州，病卒。身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敛。寮审醵金，丧始归。部伍缟素，步行五千里至京者，达二百人云。事闻，赠太子太保，谥忠介，予建祠。

妻托莫洛氏，婚甫逾月，属事继母，抚诸弟，遂出。转战二十余年，至新疆，乃遣使往迓。谓使者曰："太夫人老矣，宁能涉万里？吾义不得独行。且彼处有姬侍，宗祧不坠，吾又何求？"竟不往。时论贤之。

增，字锦亭，籍广东新会。年十七从军，积勋至游击。西征之役，领开花炮队，平金积，取河州，并以善用炮知名。方是时，锦棠治兵西宁，寇坚壁自守，而牧马湟水北岸。增隔水轰击，寇骇愕逾山遁。增驰之，先以轻骑当寇，乍战佯北。寇易之，悉众下山，我师以巨炮环击，大溃。俄援寇至，壁平戎驿。锦棠不与战，而使增据山上俯击。寇慑炮威，退湟北，增复隔河击之，皆走。锦棠攻高寨急，舁大炮列北山上，使增测准寇垒，发炮子六十余，墙皆裂，赐号伊博德恩巴图鲁。规肃州，城高厚逾常制，增筑炮台临城关，轰溃十余丈。继复筑炮台街口，裹创力战，卒击退之。晋总兵。从金顺出关，以战功擢提督。金顺举将才，称增精究炮术，除伊犁镇，调西宁。光绪二十一年，解循化围，回渡河趋巴燕戎格，增追至乩思观。会札什巴陷，分三路击之，城拔。六月，西宁回韩文秀等犯增营，增分军迎击，遇伏将却，增手刃先退者以徇，众皆跃马陷阵，寇溃。时西宁南北西川、大通、碾伯、丹噶尔皆叛，增闻警，驰归守郡城。八月，哆吧寇来袭城，薄小桥。增将出拒，或劝沮之。增曰："寇氛甚恶，不力遏之，是示弱也。且主帅不出，将士孰肯用命？"遂往，短兵接，人百其气，大败之。自此寇望见邓军旗帜，辄不战而遁。明年，克川、北营，城关内外平。授固原提督。既至，会甘军搜治海城叛回。阅三年，海城回田百连复叛，遣将讨平之。拳乱作，车驾西狩，召赴行在。回銮，节度随扈诸军，晋头品服。旋回任。三十一年，卒于官，诏附祀宗棠祠。

其时随金顺征回著绩者，又有托云布、果权、刘宏发、曹正兴。

托云布，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初，从军剿发、捻，赐号绰勒郭兰阔巴图鲁。攻宁夏，释平罗围，袭击黄河两岸，数有功，累迁协领，坐事免。金顺请留军自赎，截击窜寇于榆林，复官。进拔苏家烧房、纳中闸，晋副都统。时寇据金积，其旁堡砦并险固。托云布充前锋，大小数十战，寇稍却，克王家疃，赐头品服。平通昌各寨，赏黄马褂。自是从出关，迭克名城，即于军前授青州副都统。玛纳斯之役，血战六十余日，天山以北告宁，予云骑尉世职。光绪十一年，创发乞归，赏

食全俸。十八年，卒，予优恤。

果权，莫得里氏，满洲正蓝旗人，吉林驻防。骁骑校，从副都统福珠里出师伊犁。以战功，累迁协领。玛纳斯既复，金顺荐署伊犁锡伯营领队大臣，顿车排子屯田。诏念前劳，晋副都统，赐号志勇巴图鲁。光绪十七年，调充东三省练兵行营翼长，校阅吉林边练各军。二十七年，授呼兰副都统。卒，恤如制。

宏发，黄陂人。正兴，郧西人。自同治初久从金顺军，复肃州，进新疆，屡有功，后皆官至提督。而宏发军过玉门、安西、官民尤翕，颂赞不置云。

穆图善，字春岩，那拉搭氏，世居黑龙江齐齐哈尔，隶满洲镶黄旗。家贫，事亲孝。初，以骁骑校迁参领，从征直、鲁、晋、豫，所向有功。援安徽，迭克城隘，赐号西林巴图鲁。同治元年，从多隆阿入陕，道邓州，遇粤寇陈得才，败之紫荆关，擢西安右翼副都统。时回氛炽，率步旅扼洛水北岸，半修营，半出击寇，寇始奔。亡何，捻酋姜泰林犯武关，夜袭多军。穆图善设伏败之，追群寇入鄂境，悉驱出西河口。

二年，再入陕，攻高陵，先登，裹创力战，下之，赏黄马褂。寇渡泾据南岸，穆图善泅水而济，寇大溃。三年，多隆阿围盩厔，中炮，病笃，疏荐穆图善贤，遂命署钦差大臣。其夏，擢荆州将军，与刘蓉会办陕事。粤寇据楼观、黑水、西驼峪，蓉遣萧庆高趋＜□云阝＞，穆图善率师助击，战店子头，败绩。七月，击破大峪西堡，进攻楼观。先是得才入鄂，穆图善遣二十八营赴援，无统帅。至是蓉奏请穆图善往湖北，诏勿许，令移师赴甘，既至，与将军都兴阿议定先规宁夏。十一月，檄杜嘎尔、额尔庆额等攻破清水堡，逾岁，诇知群寇元日椎牛置酒，必不诫。穆图善夺城南炮台，连毁其塞。已，复虑寇乘春涨决渠下灌，分兵扼城东南，寻调宁夏将军，主甘肃军事。嗣以宁夏诸军久不得要领，责之。

五年，收灵州。初，回寇马兆元攻陷州城，马朝清计诛之，禁灵回无滋事。逮宁夏失，道且梗塞，朝清者化龙也。至是，亲诣穆图善哀词乞款。会州绅亦请置官，乃使丰绅等往招抚，州事定。闻华亭回窜庆阳，复遣军击走之，城围解。明年，署陕甘总督。值岁大饥，人相食。乃驰书阿拉善王，令运蒙粮至河北，与军民交易，食乃济。是时米拉沟既下，河、洮、狄道、西宁回皆反正，而南八营李得昌各部，乞择地安插。上虑回情叵测，敕穆图善严备之。穆图善令降回缴械，遣范铭赴洮，张瑞珍赴萧何城，王得胜赴静宁办抚事，自是颇惑抚议。已，复使曹熙等赴河州，回羁之，遣党潜袭省城，声款附。穆图善率轻骑往，中伏奔还，遂围城五日，楚军将彭楚汉等破之。而东乡回隅负如故，穆图善亲督诸军败之。十一月，攻州城，弗克，还兰州。会傅先宗败回礼县，彭忠国败回安定，穆图善乃令进规渭源，而自从金县进。七年正月，克之。乃使诸将会攻狄道，南北两山相崟，中有平川，寨卡林立，先宗等一鼓破之，毁其寺，军威大振。于是穆图善赴前敌，北庄牟佛提率男妇三千人乞降，受之。师旋，复叛。穆图善再渡河，直捣黑山头、太子寺。寇断我粮运，战数失利，不获已，退保狄道。

明年，狄城粮尽，又退至秦州，寇乘之，师溃。朝旨令穆图善甘军受左宗棠节度。初穆图善狃抚议，群回叛服靡恒，而所部百数十营皆征粮民间。清水守将敖天印以横暴激民变，逐防军，杀县役。提督黄金山率所部战狄道康家岩，败溃，北入皋兰，四出淫掠。穆图善乃遣溃勇屯宁夏，而訾报敖军于朝，敖军亦力诋之。于是宗棠调度诸军，先秦州固饷源，遂赴泾州受总督印。穆图善既卸事，犹日历四乡，劝民修堡寨，置械，兰人甚德之。诏仍驻兰州，统西路军。化龙党崔三构河、狄回出扰，辄败去。十年，河州贼袭陷皋兰西古城，再败之，长驱北山兔窝，寇大溃。其冬，会左军渡河，连克要塞，寇退扼大东乡，师聚而歼之。论功，予世职。

光绪元年，召署正白旗汉军都统。会吉林马贼窜巴彦苏苏，命权将军，捕治之，渐散其党与。明年，道员舒之翰获谴，罪及举主，褫职。又明年，起授青州副都统，擢察哈尔都统。五年，出为福州将军。法人争地越南，分兵舰窥闽疆，诏参宗棠军事。出驻长门，誓师设伏，击沉法舰一艘。既而防军溃，法人登岸搦战，伏起，转败为功。以故闽事坏，独免议。十一年，诏授钦差大臣，会办东三省练兵事。明年，以积劳卒于军，谥果勇，予黑龙江、安徽、甘肃建祠，兰民且树碑志德焉。

杜嘎尔，哈勒斌氏，满洲正蓝旗人，黑龙江驻防。初，从都兴阿征粤寇，积勋至佐领，赐号莽赉巴图鲁。嗣以京口副都统从讨甘回，规宁、灵，颇能以少击众。寇窜宝丰，克张家村、红柳堡，深入沙碛，背水成军，旬日间城复。攻宁郡，斩虏多，即于军前调官宁夏。宁城回增建寨栅，首城南讫纳家闸。与金顺诱城东寇出，数败之，乘胜破护城堤清水堡。寻随都兴阿赴奉天，调补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历察哈尔，坐事免。光绪六年，起授乌里雅苏台将军，抚士卒，恤蒙部。十四年，创发，乞休。明年，卒，谥武靖。

额尔庆额，字蔼堂，格何恩氏，隶满洲镶白旗，墨尔根城驻防。以骁勇闻，历迁至委参领。清水堡之役，赐号法福灵阿巴图鲁。会诸军克狄道，授黑龙江副总管。剿金县窜匪，擢凉州副都统。命佐关外军事，统领吉、黑骑旅顿西湖，令寇不得西。乌城回自奎屯败退安集海，击却之。光绪二年，闻白彦虎构玛纳斯南北二城回扰粮道，与总兵冯桂增、参将徐学功约期会师大河厂。额、冯二军先行，径薄北城，而南城回涌至，桂增负伤坠马，寇舁入城。额尔庆额愤甚，先登陷阵，斩寇无算。因士卒伤亡多，止战。届期学功至，距城十余里，见额尔庆额被创还，遂率所部救之。金顺责其援不力，宗棠曰："额尔庆额等轻进贪功，咎由自取。且先夕进攻，学功何能豫知耶？"历古城领队大臣、科布多帮办大臣。命偕参赞大臣升泰勘界，以奎峒山为科、塔两城外蔽，哈巴河南流入中国，与俄官抗争，始得展地定界。新疆底定，晋头品秩。十二年，调伊犁。伊犁设副都统自此始。莅任七年，兴办屯田，军民辑睦。十九年，卒，恤如制。

丰绅，字汉文，吴扎拉氏，隶满洲正白旗，吉林驻防。都兴阿督江北军，檄守扬州，以战功历迁至协领。克宝丰，取宁夏，数获胜。穆图善遣往灵州招抚，马化龙就抚。穆图善上其功，晋副都统。寻护宁夏将军。时伏莽未靖，自宁城至灵州，隘口数十，为商旅来往孔道，丰绅诘奸禁暴，行旅便之。先后平陕匪西河、横城堡，补官锦州，擢黑龙江将军。坐事褫职。光绪间，起故官，历绥远城、江宁。中日事起，出驻通州，事宁回任。二十四年，卒。诏优恤，予建祠。御史彭述劾其侵冒，夺恤典。

文麟，字瑞圃，兀扎拉氏，满洲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二年，考取内阁中书，迁侍读。咸丰八年，出为甘肃兰州道，调镇迪。同治四年，回窜据古城，文麟上防守奇台状，上嘉其知大体。济木萨者，回众屯粮地也。文麟潜遣练勇攻克之，获粮万数千石。索焕章窜玛纳斯，分掠阜康、吐鲁番、迪化。文麟分兵扼三台要隘，上疏乞济师。诏令严守济木萨，援未至而哈密、奇台相继沦失。亟与巴里坤领队大臣讷尔济合兵进击。闻寇集东路，使佐领恒昌先进，败于奎苏，而自请赴前敌。上怒，诃责之，下部议，坐擅离职守，降二级调用。诏以蓝翎侍卫充哈密办事大臣。文麟遂率所部收复城垣。马金贵、白彦虎先后围攻，濒危者数矣，文麟拊循士卒，卒能以饥军驱强敌，俾缠回转危为安。

五年，遭母忧，改署任。明年，肃州回窜玉门，战红柳湾，败之。回复大举犯城关，文麟督军严守，伺间出击。围解，乃为筹耕种，葺庐舍，训练军士，且战且屯。服阕，以头等侍卫补本官。益招哈密团首孔才至，以其练勇二百编入伍籍，遣往古城兴屯修堡。复收徐学功散勇二千余，任耕战。于是古田、济木萨屯政大举。令充裨将，自是数与妥明、马明、白彦虎相攻杀，所向皆捷。十二年，肃城回数出关犯哈密东山，文麟令魏忠义出驻塔尔纳沁堡，分扼各隘，剿抚马贼，擒回马五十九。旋魏军大失利，文麟飞章自劾，被宥，益感奋，率所部进击，力保危城。降敕褒，嘉加副都统衔。明年，彦虎援肃州，溃退安敦玉，文麟使骑旅追之，彦虎遁入山，肃州平。诏张曜等驰赴哈密，会文麟进剿。光绪二年，卒。

文麟治军数载，囊无私蓄，与士卒同甘苦，故人皆愿为尽命。及其没也，阖营恸哭失声。明春、富勒铭额先后状其绩以上，予褒恤，附祀新疆哈密专祠。

明春，巴羽特氏，隶蒙古正红旗。初从胜保平河北，补前锋校。征陕回，隶多隆阿麾下，以战功数迁副都统。捣肃州，压城为垒，与回相持者半载，追蓝得全被重创。肃州回出掠安西、玉门、敦煌，明春驰逐三城间，三月，围悉解，授哈密帮办大臣。光绪二年，擢办事大臣。时南疆平，肃缠民悉还故土。明春为晰地亩给货粮，劝使复业。凡治道路，缮堤防，兴水利，有裨民生久远者，靡不具举，民德之，至今犹虔祀云。十二年，卒，恤如制。

富勒铭额，佚其氏，隶满洲镶白旗，古城驻防。乌鲁木齐陷，古城大恐。富勒铭额出与寇战，数被创。事亟，如乌里雅苏台乞援，弗应，城破，全家殉焉。富勒铭额适在外，得免于难，愤诣文麟军所，愿从杀贼。红柳湾之役，以功擢防御。回扰安西，设计抗御，斩虏多，并搜治西山逸匪，尽歼之，解敦煌围。晋头品秩，赐号坚勇巴图鲁，充古城协领。西陲告宁，置屯田，修兵房。以都统恭镗荐，光绪十四年，授伊犁副都统。时游勇构哈萨克回寇边，富勒铭额遣军捕其酋，余烬悉平。十六年，署将军。增卡伦，整营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兵卒咸复游牧旧业。十九年，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练军兴屯，收还巴尔鲁克山，清界置卡，其治复放伊犁，屹然成重镇。二十三年，乞归。二十九年，卒，恤如制。

学功，乌鲁木齐农家子。好技击，值回乱，结健儿数十，掠回庄货货以自赡。遇汉民，力护之。虽边外悍回皆已惮之矣。厥后附者益众，集五千人，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若风雨，回见之辄走。学功先后阵斩伪帅马泰、阿奇木马仲。仲子人得袭伪职，与妥明积不相能，妥明复以党攻之。安酋帕夏乃约学功破吐鲁番，进攻乌鲁木齐，下之。妥明走绥来，数日死，帕夏遂据乌垣。初，帕夏以学功善战，故与交驩，冀藉其力，王哈密，以南八城，归献朝廷，已，知其无远略，且百战未得一阶，益轻之，令还绥来南山。于是学功大恚，屡攻乌城，其民人时降学功，时投人得，转辗属役，迄不得息。同治七年，俄人构土回缠头将袭乌垣，声赴绥来易市，驱驼马数千，载货钞至石河，去绥来八十里。学功以骑旅截之，僇数十人，余纵还。自此俄人不敢东窥。十二年，彦虎率悍回数千分掠乌垣、绥来，学功复横截之，杀数百人，夺橐驼五百。彦虎势益孤。学功既任职，但承大将风指，异于初起血战时矣。后与孔才并官至提督。孔才，哈密人。

论曰：从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湘军中称二刘，豫军中称曜。之数人者，投袂攘难，不数月，廓清万里，虽张骞、班超，奚多让焉。金顺、穆图善提塞北健儿，横行玉门、金岭间，其志尤壮。文麟名出二人下，而招团兴屯，兼任耕战。不烦国家一兵，遂定西边，其功亦足并传云。

清史稿卷四五五　列传第二四二

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同治初，回乱作，凤、邠、汧、泷寇氛殆遍。福祥亦起安化，与其州人张俊、李双良蹂躏陕、甘十数州县，窃据花马池，犯绥德，窥榆林，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余万。嗣为刘松山所败，其父世猷降，福祥亦率众乞归款。乃简其精锐者，编为董字三营：福祥居中营，俊居左，双良居右。从攻金积堡，福祥袭卡后，被创不少却，破其礼拜寺。顿板桥，寇来争，与萧章开夹击败之。金积堡平，超授都司。

十一年，从刘锦棠至碾伯，趋峡口，与陕回禹得彦、雀三大战，破之。进击白彦虎于高家堡，焚其垒而还。已而伪知府高桂源构彦虎围西宁，扑双良营，福祥又大败之，围解，迁游击。徙守向阳堡城，复讨平河州叛回，积功至提督。

光绪元年，从出关，战天山，会大风昼晦，吏士弗敢进。福祥率众先登，一鼓歼之，又破之木垒河、古牧地，进复乌鲁木齐诸城及玛纳斯南城。是时彦虎犹据开都河西岸，觊入俄。福祥自阿哈布拉缘涂置哨垒，至曲惠而营，士卒储薪草，浚井泉，以俟锦棠军至，破之，复喀喇沙尔。是冬，克和阗，南疆西四城告宁。繇是董军名震西域。论功，赏黄马褂、世职，赐号阿尔杭巴图鲁。

安夷既就抚，布鲁特酋阿布都勒哈诱之，复入寇色勒库尔，北走库伦，福祥驰之，抵空谷根满，步卒足重茧，乃遴健者乘骡队，从骑旅及之木吉。寇方解鞍秣马，惊起，依山而阵，俊败之，福祥纵兵搜捕，复斩三百余骑。自此寇不敢犯边。授阿克苏总兵，驻防喀城。未几，而所部索饷哗变，戕营官胡登花，或请击之，福祥曰：“营勇与叛勇有约，如昏夜响应，将奈何？不如闭城守，彼势孤必自毙也。”越三日，悉为兵民擒献，乃分别诛宥之。事定，领俊及夏辛酉移驻叶尔羌、和阗。

十六年，擢喀什噶尔提督。二十年，加尚书衔。会德攘胶澳，命率甘军入卫。明年，西宁、碾伯又告警，督师还抵狄道。河州马永林叛，渡洮战却之，连破高家集、三甲集，道始通。事宁，调甘肃。福祥自请援西宁。又明年，克上下五庄，乘胜复大通、多巴。朝命驻西宁专剿抚，以魏光焘二十七营属之。会巴燕戎格、刘四复奔关外，福祥亟遣骑踵之，拔卡尔冈，先后夷海城、冶诸麻、

甘州南山寇堡，关内外及青海悉平，加太子少保。

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荣禄颇信仗之。拳乱起，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兵杀之。于是董军围东交民巷，攻月余不下。敌兵自广渠门入，福祥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两宫西幸，充随扈大臣。和议成，外人坚欲诛福祥。李鸿章曰：“彼绾西陲军寄久，虑激回变，当缓图之。”乃褫职锢于家。

荣禄在西安综大政，福祥移书让之，略谓：“辱隶麾旌，任公指使，命攻使馆，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言‘戮力攘外，祸福同之。’祥本武夫，恃公在上，故敢效奔走。今公执政而祥被罪，祥死不足恤，如军士愤懑何？”荣禄得书，置不答。三十四年，卒。其子天纯，输银四十万，济帑复官。

俊，字杰三。金积堡之役，与福祥并授都司，规西宁，余虎恩困峡口，俊力战解之。连破小峡、润家沟，从攻河州、肃州，以战功历迁至副将，赐号倭兴巴图鲁。光绪初，从征西陲，复乌鲁木齐，擢总兵。锦棠令入关募军，于是成定远三营。先后从克东西四城，晋提督。安夷复叛，俊倡议主剿，众论哗起，锦棠独韪之。寇窜库伦，俊追至木吉，分三路入，战良久，手刃执红旗悍卒，寇愕走。进至卡拉阿提，会日已入，止舍。天未曙，整军复进，日午及之。寇不能反拒，枪矛所至，尸相填藉。抵黑子拉提、达坂，止余数十骑，逾山入俄境，不复追。是役，四昼夜驰八百余里，凡擒爱伊德尔呼里二人，安夷所谓“大通哈”也，胖色提以下数十人，犹华言“营官”。赐头品服、黄马褂，授西宁镇总兵，调伊犁。二十一年，代福祥为喀什噶尔提督。寻还甘肃。二十五年，入都，充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逾年卒，谥壮勤，予建祠。俊好舞刀，所部衣帜皆白色，时称“雪张”云。

辛酉，字庚堂，籍山东郓城。初从僧格林沁讨捻。宗棠西征，从讨陕回，积勋至守备。攻金积，裹创力战，称骁果。规肃州，充前锋。拔塔尔湾、黄草坝，关内大定。数迁至游击。师出关，下阜康，袭黄田，破古牧，无役不从。进规南路，攻托克逊。彦虎子小虎殊死守，师行不得志，独辛酉率游军数战，略有斩擒。达坂之役，与余虎恩轻骑先涉，列城左山冈。比回觉，悉力轰拒，师少却。辛酉斩先退者数人，乃止，卒大破之。迁副将，赐号振勇巴图鲁。从锦棠复库车，至拜城，履冰抵上铜厂。回出荡，辛酉跃马径前，生擒貂衣贼一人。回惊走，遂下阿克苏。是时帕夏奔叶尔羌，彦虎奔乌什。锦棠专力讨彦虎，令俊进击，辛酉自西会之。济胡马纳克河，行戈壁八十里，破寇什城东，城拔，擢总兵，易勇号霍伽春。南疆平，赏黄马褂。逸寇犯三台，辛酉隐劲骑冲壳罕山，诱之出。伏起，短兵接，斩其酋赛屹塔黑振江。俄而安酋阿里达什寇边，从锦棠出屯玉都巴什。辛酉率二百骑为前驱，怒马陷阵，斩执旗贼，夺其旗以归。寇大溃，追至毕勒套格，杀其党且尽。西陲告宁，乞归养。甲午之役，率师镇登州，即于军前授广西右江镇，治军如故。寻徙镇登州。拳乱作，充武卫军先锋左翼长，从李秉衡御敌，未战而溃。后除云南提督，未到官，卒，恤如制。

金运昌，字景亭，安徽盱眙人。少孤，遭寇乱，总兵郭宝昌之母曹氏抚之，从姓郭。既长，入赀为守备。从宝昌征发、捻，积勋至游击。论河防功，赐号勉勇巴图鲁。平畿南，擢总兵，晋勇号铿僧额。西捻平，迁提督，复姓金氏。从宝昌卓胜军还陕。

同治八年，宝昌创发，运昌代领其众，调防绥德。时湘军已剿金积堡，运昌自清涧至，分所部略其西北，毁长墙。马化隆势蹙，遣党扰北山，冀断湘军粮运。一自河西道叶升堡，属刘松山，一自山西道花定，属运昌，并达灵州。回既陷定边，运昌所部多南人，杂食青稞、膏粱，患腹病。左宗棠调宝昌来援，以河防不能赴。是时陕回陈林、禹彦禄等十三营，益以本地土回，号称十余万，卓胜军孤立其间，几无日不战。

明年正月，军益饥疲，至杀马为食。回且决渠灌我垒，会风涛大作，运昌昼夜立水中，激厉将士，列桩囊土御之，回不得逞。适刘锦棠等越渠横出，回大溃。因议夹河筑垒护饷道，两日垒成，回至，运昌战却之。湘军开沟堤以防水，运昌壁近枣园。冰忽解，回乃凭秦渠设卡，运昌越渠击之，回收入堡。越二日，堡回悉众出，骑寇趋板桥，步寇决渠水南下。运昌军阻水，锦棠分三路泅水与合，并力轰溃其众。未几，回复运砖石筑卡于北，环以长堤，欲引马连水以困我。运昌亟令军士携锄锚，夷其卡而还。四月，陈林率众出花定掠食。运昌使提督王凤鸣御之，败之砖井镇。同时叶升堡道亦通，军威复振。七月，克马家两寨，值新麦熟，运昌与锦棠分刈，并糜粟割之。回来争，辄

败走。遂筑垒蔡家桥。桥跨秦渠，内设卡，外障水，马化隆前所为阻遏官军者也。至是决水反灌，破垒三、卡十有一，乘势下秦坝关，逼东关。议掘濠筑墙久困之，与锦棠分段兴工。三日毕乃事，遣兵分守之，遂合金积围。日咯血数次，战不少休。陈林降，运昌以西林、河州未下，宜稍示宽大。强者编籍，弱者就粮，群回多乞款，马化隆势蹙，亦束首归命。于是宁、灵悉定，论功，赏黄马褂。驻缠金，平甘回马胜福乱，晋头品服。徙驻包头。数请于宗棠，愿西征。

光绪二年，宗棠请敕淮勇出关助剿，报可。明年夏，行抵乌鲁木齐，命署提督，越二年，实授。口外经丧乱后，户口减耗。运昌兴水利，课农桑，建桥梁，皆割俸自任之。其斥巨款赈畿军，实秉义母郭曹氏命。李鸿章为请于朝，特建坊旌异之。十一年，谢病归。逾年，卒，恤如制，入祀卓胜军昭忠祠。妾王氏、马氏、张氏，先后仰药殉节，皆获旌。

黄万鹏，字抟九，湖南宁乡人，本籍善化。初，从曾国荃援赣、皖，积勋至都司。从克江宁，历迁总兵，赐号力勇巴图鲁。捻入鄂，犯德安，万鹏驰救，大败之，又破之安陆。会师新洲，于是夹击，大破虏，擢提督。左宗棠西征，调赴陕，署汉中镇总兵。

同治十一年，从攻西宁，抵碾伯，战硖口，回溃走，围解。明年，从刘锦棠克向阳堡，进围大通，降之。选降众立旌善五旗，马队属万鹏领之，随攻肃州。事宁，赐头品服。十三年，河州闪殿臣复叛，万鹏率崔伟等进击，败之城南二十里铺。寇窜买家集，官军攻弗克，万鹏从姚家岭驰下合攻，燔其堡，更勇号为伯奇。

光绪二年，出关。时土回马明据古牧，白彦虎闻官军至，自红庙子与合师，夜袭黄田。旦日，闻古牧角声起，万鹏与余虎恩驰击寇骑却之，语详《余虎恩传》。乌鲁木齐诸城既复，追至池墩而还。捷入，赏黄马褂。北路略定，逸寇多亡匿东南山谷。万鹏复与虎恩取道大小盐池墩至柴窝，略有斩擒。八月，金顺攻玛纳斯南城弗胜，锦棠檄万鹏助击，掘隧以攻，寇死拒，矢贯万鹏臂，拔之，更疾战，与诸军大破之。

三年，攻克达坂，乘胜取托克逊。至小草湖，遇伏，围万鹏数匝。万鹏率队荡决，所向披靡。锦棠军继至，寇大溃，诏予云骑尉世职。是役，帕夏知不免，饮药死，彦虎遂奔开都河西岸。七月，师至曲惠，锦棠自向开都河，而令万鹏道为乌沙塔拉傍博斯腾淖尔西行，出库尔勒之背。彦虎慑军威，已先期遁。詗知胁缠回走布古尔，亟行四百里追及之，战良久，大败其众。九月，驰抵托和奈，再败之，收库车，进驻拜城。履冰夜行至铜厂，诸军直搏之，寇愕走。

万鹏长驱察尔齐克台西，斩数千级。越二日，夜抵扎木台稍憩，即引兵阿克苏城。未至城数里，见西南尘埃坌起，会谍报彦虎走乌什，嗾安集延走叶尔羌絓追师。锦棠乃舍安夷，而令万鹏专追彦虎，阻河涨不能济。时彦虎止隔河十里许造饭，掩袭可令擒也，而我师遽返，锦棠大怒，责令复进。于是万鹏渡胡马纳克河，行戈壁八十里，获其后队马有才，进拔乌什，而彦虎已走喀什矣。东四城俱下，诏改骑都尉世职。

当是时，伯克胡里据喀什攻汉城，彦虎至，助之，势益张。守备何步云告急，锦棠檄万鹏道布鲁特与虎恩期会喀城。万鹏倍道应赴，缘雪山千余里，每以毡铺地济师。十一月，抵城北麻古木，虎恩亦抵城东牌素特。寇詗骑驰归，曰："大军至矣！"于是二巨酋走回城北，进捣之，则又宵遁。万鹏向西北追彦虎，至爰岌槽，与贼后队遇，生擒伪元帅马元，斩其副白彦龙。次日，追至恰哈玛纳，为布鲁特人所阻，彦虎遂奔俄。新疆平，改授二等轻车都尉。四年凯旋，乞归省。越二年，仍赴新疆治军。南北山边防敉平，晋头品秩。历权喀什回城协副将，阿克苏、巴里坤各镇总兵，新疆提督。又袭其叔登和世职，并为二等男爵。

二十四年，征入京，创发，卒于道，予建祠，子钺，道员，袭爵。

余虎恩，湖南平江人。少孤贫，喜读书。初，从曾国藩讨粤寇，积勋至副将。同治初，从刘松山征捻，蹙之沙海西，擢总兵，赐号精勇巴图鲁。张总愚与回匪合，攻破金渠、银渠，又败之鄙县，晋提督。寇自宜川渡河，陷山西州县，又从刘军追复之，易勇号奇车博。军获鹿，适郭松林被围，虎恩锐身驰救，围解。绕道长驱，骑寇虽猋骋，遇战辄披靡。上念陕事棘，命左宗棠举将才，乃荐松山部将尤异者十数人，虎恩与焉，宠以头品服，令赴陕军。灵州既克，松山进兵板桥、蔡家桥。

有顷，回败走，虎恩骑旅突之，骤若风雨，回不得归，下其村寨三十余，金积平，假归。

十一年，命募军赴甘。刘锦棠攻西宁，虎恩率军至陕口，周览形势。寇出拒，被困，卒击却之。锦棠觇回势盛，赴平戎驿造桥济湟，自督师筑垒北岸，令虎恩筑南岸。未成，马营湾寇突至，虎恩轰击之，锦棠亦败湟北寇，于是西宁告宁。论功，赏黄马褂。随攻肃州，军南门，与诸将讨平之，除陕安镇总兵。

光绪二年，从出关。宗棠虑戈壁粮运艰阻，虎恩请身任之，乃绝幕而西。抵哈密，取余粮，逾天山，递送巴里坤古城。边既实，袭黄田，破其卡。忽古牧寇压师而阵，虎恩亟自山驰下，与寇骑战良久，会董福祥军助击中路，寇大溃，遂合围。帕夏遣悍党来援，虎恩率骑旅列山冈，严阵以待。复麾军截其归路，斩关直入，城拔。度乌垣，寇且他遁，以次下乌鲁木齐、迪化及伪王城，予云骑尉世职。

明年，逾岭而南，从锦棠趋柴窝，去达坂二十里。夜初鼓，虎恩率骑旅九营，衔枚疾走。大通哈引湖水卫城，泥深及骭。虎恩所部掠淖进，依山为阵，斩寇谍十余骑，回方卧，未觉也，平旦始大惊，悉众出，据险轰拒。师屹立不动，海古拉援至，虎恩又截之隘口，援骑返奔，追逐数里，斩百余级。虎恩策城回盼援不至，必遁，预隐兵以待，寇出悉就擒。达坂复，乘势下托克逊，予骑都尉世职。

逾月，规南路，师次曲惠，虎恩取道乌沙塔拉入库尔勒城，地＜□門臭＞无人，食且尽，乃掘窖粮数万石济师。遂与诸将下库车，凡六日，驰九百里。已而喀什噶尔告急，锦棠令虎恩自巴尔楚取中路为正兵，黄万鹏自乌什道布鲁特为奇兵，仍归虎恩节度。师抵巴尔楚，会天寒，冰雪凝冽，而喀城警报且日至。乃兼程应赴，军士人人自奋，各以俘白酋取首功为利。日中，虎恩至城东牌素特，夜半时抵喀什汉城下，左右止百余骑从，乃整兵以俟。平明。步兵至，寇骑开城出荡，虎恩率众大战，刺杀回酋王元林，会万鹏亦至，复其城。虎恩西追伯克胡里，令桂锡桢率骑旅自闲道疾驰。而自率步旅继之，前后夹击，生擒余小虎、马元于阵。继复获金相印父子，相印者，引安集延侵占南路也。于是新疆南路平。降敕褒嘉，改予一等轻车都尉。历驻乌什、叶尔羌、和阗，赴本官。

十一年，谢病归。越六年，出统湘军，驻岳州，以能捕盗名，并二世职为二等男爵。二十六年，授喀什噶尔提督，未上，留统武卫中军十营。拳乱起，诸将多崇奉之，独虎恩则否。福祥攻使馆，虎恩与论事荣禄前，谓遍观诸军，实不足敌外人。福祥大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令出防获鹿，未几，仍还湘。三十一年，创发，卒于家。恤如制，附祀宗棠松山祠。

桂锡桢，山东曲阜人。从军讨捻，数迁至游击。咸丰十一年，张总愚领余众与陈大喜合，势张甚。锡桢追至河间，裹创力战，寇大败，锡桢名始著。同治七年，从左宗棠征陕回，数获胜，檄守同官。明年，提督高连升屯宜君，亲兵丁玉龙匪首也，构回为乱，夜围营帐，戕统帅。锡桢闻警，亟自同官驰援，击却之，复追剿金锁关、米子窑。会楚军将丁贤发等至，拘玉龙诛之，城获全，迁参将。从克固原三营，斩其酋杨文治，进扼中卫四百户。回酋马光明自固原东北入同心城，复大败之。又降元城回海生春。

十年，规河州，锡桢自中卫、靖远南搜会宁游匪。亡何，肃州降回叛，甘、凉戒严，锡桢遂还军肃州。明年，略东关，克其大卡一，寇出拒，击退之。先是肃回败，倚朱家堡、黄草坝、塔尔湾、文殊山各堡，互犄角，誓死守，徐占彪攻弗克，至是诱之出，锡桢隐卒深林，俟寇过半，横截而出，诸军继之，寇大溃。肃州西南墩堡悉平。进屯沙子坝，去肃城三里，肃回启南门出荡，锡桢率骑旅突阵，回奔入城。诸军冲杀，连克四坝、十一堡，东面寇垒亦尽，赐号精勇巴图鲁。

十二年，从出关，锡桢率四百骑归额尔庆额节度，进古城。光绪二年，攻阜康。宗棠虑寇北窜，令锡桢荡沙山、马桥备要击。寻会诸军复乌鲁木齐，北路略定，唯玛纳斯南城久未下。宗棠以刘锦棠军单，檄锡桢助击，与诸军轰溃之，斩其酋韩金农，更勇号业普肯，擢总兵。进规南路，三年，从锦棠攻克达坂，乘胜复吐鲁番，晋提督。规喀什噶尔，锡桢统马步二千余人，自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玛纳巴什，直抵喀城东牌素特。会黄万鹏军亦至麻古木，彦虎与伯克胡里溃逃，遂复西四城。论功，赏黄马褂。回疆告宁，晋头品秩，加赐呢铿额勇号。五年，乞归葬亲，道陕，创发，逾岁卒。

宣统改元，巡抚恩寿状其绩以上，予优恤。

方友升，湖南长沙人。咸丰末，从军剿川寇，积勋至守备。克太平，力战，炮弹洞胁，繇是以饶勇名。同治七年，讨陕回，克凤翔、岐山，尝从行，有所冲陷。入关陇，隶刘松山麾下。金积堡之役，师失利。会友升购马张家口，逮归，无收马者，或劝之去，弗听。驱马数千入左宗棠军，宗棠大器之，乃编所购马为西征靖营队，属领之。遣赴河州，攻剿三甲集、太子寺。

十一年，会攻肃州，其关城阻濠，濠深三四丈，古所谓酒泉也。徐占彪乘回懈，逾濠进攻。友升先登，诸军蚁附上，夺东关，回入城死守。占彪筑城南二卡，回来争，友升率骑旅下马巷战，弹贯胫及脊骨，创甚，犹大呼杀贼，水浆不入者七日，众感奋，克之。捷入，晋副将，赐号哈丰阿巴图鲁。十三年，从克巴燕戎格，署镇夷营游击，自是别为一军，帜色黄。每战从后击杀，当者辄靡，寇见黄旗队，辄相戒无犯云。

光绪改元，关陇平，擢总兵，从刘锦棠出关。三年，攻克达坂、托克逊，进复吐鲁番，晋提督。以次下阿克苏、乌什、库车及天山南北二路。论功，赏黄马褂，赐头品秩。五年，安集延、布鲁特寇边，径抵乌鲁克恰提。友升先进乌帕尔觇虚实。越数日，报寇骑已入乌帕拉特。获寇谍，讯知其乘夜袭营，诸军备往击，大破之。友升与杨金龙分左右入，军士皆奋迅超跃，寇不能成阵，还遁俄罗斯。八年，入关，遭母忧归。

十年，法越事起，出帧凭祥，进攻文渊，陷重围，弹伤手断筋，亲军五百止存二十七骑，卒溃围出。朝廷宥其败，且嘉劳之。复谅山、长庆，予世职。除广东南诏连镇总兵。十三年，入觐，上视伤痕，为恻然。寻解任，中日失和，领三千人北上，守山海关。拳乱作，复率师入卫，驻山西固关。二十七年，调浙江衢州镇。设讲武堂，以新法训练其众，并修复柘水故道，民德之。三十二年，创发，率，恤如制。

论曰：初讨陕回，福祥以降军效力，名震西域，何其悍也！运昌统卓胜军，万鹏领旌善营，与虎恩、锡桢、友升转战宁、肃，皆以骁勇名，各著奇绩，其勇略亦有可传焉。其后福祥终以骄妄败，助乱启衅，竟免显戮，岂非幸欤？

清史稿卷四五六　列传第二四三

马如龙，云南建水人，本名现，回中世族，以勇闻。咸丰间，滇回俶扰，如龙以武生起澄江，自立为伪帅。时杜文秀僭号大理，如龙遣使与通，授以伪职，不受，始有郤。遂据有新兴、昆阳、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入寇省城，势骎盛。

同治元年，巡抚徐之铭复主抚议，提督林自清临阵宣播朝威，招之归款，如龙自称三世效忠，愿反正。岑毓英单骑往谕，如龙益心折，与盟南门外，悉反侵地。朝旨破格授如龙总兵，杨振鹏等分署六营武职。是时，临安独挠抚局，如龙怒，率师鼓行而南，战失利，署临元参将梁士美夺其旗鼓，如龙被创，仆，左右负以奔。总督潘铎严檄其撤兵，如龙阻于士美军，弗能达。明年，授鹤丽镇。会回弁马荣据省城，铎被害。如龙闻警，即致书士美，约共释私仇，雪公愤。士美许诺，期相见临安城下。如龙贻士美洋枪，士美亦选劲勇助如龙。如龙乃星夜旋军，与毓英共击之，斩马士麟、马有才于阵，荣宵遁，遂代自清署提督。武定陷，如龙遣参将马青云等驰援，守备夏毓秀先登，克之，连复十余城。文秀闻而忌之，致书马德新，痛斥如龙自殊同教。如龙亦遍驰书迤西回民，历数文秀狂悖及德新不谙大义，劝勿为所惑。德新入省，申割地媾和议，如龙力止之，事遂寝。其秋，攻克寻甸，擒马荣，解省伏诛。毓英攻曲靖，回惧，愿执马联升以献，乞贷死，如龙驰至军前，力为请命，许之，剖荣尸祭铎。迤东平，诏加提督衔，赐号效勇巴图鲁。

五年，命主迤西军事，图大理。以振鹏攻宾川，副将李唯述攻镇南，昭通镇总兵杨盛宗取道四川攻永北，署腾越镇田仲兴攻蒙化，护普洱镇李锦文攻威远，并受如龙节度。六年，如龙军次禄丰，适大理回入前场关，遣总兵合国安、副将杨先芝大破之。振鹏性阴鸷，不甘为如龙下，至是闻劳崇光卒，叛志遂决；而国安、先芝亦怀二心，日与寇使往还，军心乃解体。无何，楚雄、大姚相继告警。时如龙驻定远，军数夜惊。群目或拥兵观望，或临阵先奔，或竟为寇充向导。如龙知势已去，

乃称疾还省，自是文秀遂轻视如龙矣。

七年，大举犯省城，如龙以回练不足恃，乃专倚汉兵守城，斥私财三万金、米三千石济军。晨夜登陴守，击寇梁家河，破之，冠稍却。初，振鹏之叛也，约国安等为内应，至是国安谋刺如龙，事觉，诱诛之。先芝等颇自危，会如龙出大西门击寇，战方酣，先芝等遂倒戈回刃，如龙几不免，亟驰入益兵御守。于是马世德、马文照、马葵等相率叛归文秀，逼南城，据江右馆，人心大震。适惟述、马忠援师至，劝其与毓英协力，如龙然之，踵军门上谒。毓英推诚慰劳，勗以报国，如龙益用命。俄而文秀遣悍党数万出宾川，如龙分部兵二千御之。武定附省，回久闭门不战，突出夺大虹山二垒，如龙亲击之，拔其一。毓英攻澄江，马自新率众往援，未至，如龙詗知之，遣马兴勤驰入＜□浦女＞兮，计斩自新，外援顿绝。澂江既下，又分兵攻城外贺家村、小鱼村、下普坪，并克之。

八年，与毓英攻江右馆，寇轰拒，洞穿如龙甲，卒大破之。先后连克武定、罗次，更勇号法什尚阿。已而澄江再陷，城外寇势复炽。毓英攻城南巨垒，如龙方卧病，闻枪炮声，力疾赴前敌，攻克五花寺、羊神庙，乘胜逼江右馆，如龙先登，弹中腹，踣地，舁之归。毓英上闻，赐内府丹药，予实授。复与毓英分军攻安宁各隘，扼寇归路。群回益蹙；其酋段成功、蔡廷栋先献款。如龙扶病出城，与毓英严兵以待，成功等率五千人伏地请罪，南关告宁，遣兵攻克西坝。时毓英克江右馆，俘虏多，如龙躬诣寇营，勒回自相斩献，省城围始解。余匪并入土堆。师攻昆阳亟，回酋赴省乞抚。振鹏畏诛，犹隅负。如龙渡滇池至，遣将执悍目马似良，阴散其枝党。声某日还，振鹏出送，捕治之，昆阳平。毓英攻土堆，如龙率师来会，纵火攻之，省城外遂无遗寇。

九年，如龙出督新兴军，田仲兴战死，如龙亦被创，断东沟困之，拔其城，遂统全军赴河西击东沟。沟分大小二寨，合国治、马成林分居之，并背山面田，势险奥。逾岁，先攻小东沟，尽选河西壮勇助击。回惧，缚国治乞降，受而诛之。进取大东沟，如龙陷阵，为枪所中，创甚，越三月小差。直抵龙门村，奋击破之。全滇底定，赏黄马褂。十三年，调湖南。光绪四年，创发，乞归。

如龙性豪纵，管云南提篆日，惟娱声色。巡抚贾洪诏弹之，置勿问。既闲废，徙居四川重庆，益不自检。每宴客，招妓侑酒，琵琶声中辄慷慨道少年时事云。十七年，卒，恤如制。

和耀曾，云南丽江人。父鉴，大理城守营都司。咸丰二年，太和回谋乱，往觇之，被杀。诏赠云骑尉世职，耀曾袭，矢复仇，毁家募士。与宾川廪生董文兰会师洱河，两克大理及邓川、上关，以义勇著，远近争归附。杨玉科、张润并隶麾下，后皆为名将。总督吴振棫荐其才，署中营守备。十年，权维西协左营都司。明年，大理回来犯，败之于桥头。已而禄丰、昆阳陷，复率把总高联甲战石鼓，大破之。乘胜攻克丽江，留土弁王天爵驻守，而自引兵规鹤庆。寇乘隙再陷丽城，耀曾军失利，退守石鼓。

同治元年，再克之，迁参将。徙顿曲靖，夷卡郎寇巢，略昭通，战公鸡山、龙洞，师弗胜。与护昭通镇杨盛宗往援，斩其酋所朝陛，迁副将，徙守富平。八年，城陷，褫职逮问。寻以克楚雄、禄丰，贷勿治，留军自赎。十年，克澄江，复官。明年，攻迤西，连破蒙化、赵州、上下关，于是大理藩篱尽失。是冬，穴地道轰其城，拔之。又明年，取大小围埂。积勋晋记名总兵，赐号达春巴图鲁。自是与玉科定锡腊，下顺宁，破云州，擢提督。进克小猛统，大吏以叛产予其残废部伍，回辞弗获，乃斥家财遣之归，而以其地佐书院餐钱及宾兴费，并选开敏子弟集廨宇，延师课读。又与李唯述克腾越。全滇平，赏黄马褂，檄署永昌协。永昌自遭丧乱，比户凋残。耀曾至，抚流亡，除苛扰，革奸暴，教之治生，民渐复业。时乌索贼柳映苍复叛，奉檄与总兵徐联魁等会击。十三年，克之，以次削平土司诸地。

光绪二年，参将苏开先诱练军哗变，据腾越。王道士与合，顺、云豪奸悍卒乘机窃发，永昌练目李朝应之，掠施甸，迤西大扰。岑毓英以耀曾谙究边情，奏署腾越总兵。耀曾为固本计，先赴永昌，调团守隘，率师追讨，击溃李朝，余党悉平。总督刘长佑谓其不即至，劾之，镌二级；论克顺、云功，免议，权汉中镇总兵。

六年，诏各省督抚举将才，毓英以耀曾应，擢授镇远镇。居镇十六年，节虚糜，赡储积，为置营田，建兵房，制器械，军政大治。复以其余设义塾，平道路，劝农桑，士议谓有儒将风。二十三

年，卒。民感其德，请附祀毓英祠，丽江亦建祠致祭焉。

杨玉科，字云阶，寄籍丽江。其先居湖南善化，既贵，还本籍。同治初，从和耀曾讨回。岑毓英征曲靖，识拔之，命领百人为前锋，积功至守备。

四年，署维西协。李祖裕叛，杀把总陈聪。毓英虑生变，檄玉科代之。玉科至，刺杀祖裕，宣谕部众，皆扶服，遂克丽江、鹤庆，繇是显名。俄而杜文秀来援，拥众可二十万。玉科所部止数千人，屡战弗胜。二城复陷，玉科溃围出走永北。六年，从克镇雄，长驱猪供箐、海马姑，与有功，叙游击。

七年，西寇环逼省城，玉科绕四川会理，间道袭元谋、马街，规武禄，抄其后，克之，进平罗次。八年，平柯渡、可郎，迁副将，赐号励勇巴图鲁。乘胜规嵩明，下寻甸。毓英奏令主三姚军事，连复大姚、浪邓。省城围解，擢总兵。明年破姚州土城，被巨创。益开地道三十余穴，雷发，北城陷，遂拔，擒伪将马金保、蓝平贵。三姚平，擢提督，易勇号瑚松额。无何，州西警，复令主大理、丽江军事，发全师速援宾、邓，遂败寇云南驿。其冬，克长邑村，进规炼铁，擒伪都督杨占鹏。于是大理北路定，权开化镇总兵。

十年春，克宾川。初，永昌之陷也，玉科为伪将马双元所得，见其人可用，劝归命，与订交，属异时得志相援手，纵之归。至是约为内应，克之，署提督。攻大理小关，邑寇诈降，设座礼拜寺，约玉科往。比入，心动，命移座；动如故，命再移，有间，地雷发，得不死。玉科怒，手刃四人，双元锐身护之出，竟复其地。逾岁，连下漾濞、赵州，进规大理。其地东临洱海，西倚苍山，自文秀窃据，内筑土垣，包伪禁城其中。玉科掘隧以攻，轰溃东南城，诸军蹈隙入。寇死拒，复窖地雷破之。顿莲花池，益师五千环攻城。文秀开壁出荡，亲击之。败退，饮毒不即死，其党蔡廷栋舁以献，气息仅属，割其首解送省城。毓英至，廷栋佯乞款，阴埋地雷于行馆，迎玉科。玉科诺之，潜至伪府，据炮楼大呼，兵士争血战。毓英隐卒城外，度玉科已达，乘夜梯登。两军既合，巷战竟日，寇披却，越数日，夺门走。克伪都，获文秀家属及廷栋等百三十人。捷入，赏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十二年，克锡腊、顺宁，移师协取云州，再予一骑都尉。全滇告宁，改一等轻车都尉。明年，入觐，垂询滇池战状，视伤痕恻然。

光绪改元，还署任，赐头品服，晋锡二等男。是时，滇边野夷杀英官马嘉理，莫公使诉于朝，朝旨趣捕急。玉科搜获而通凹、腊都等十五人，锁送省城伏诛。谳定，会邓川罗洪昌谋乱，袭州城，遂移师马甲邑，克东山，擒渠率。二年，移广西右江镇。创发，乞解职，疏甫上，适苏开先陷腾越，势岌岌。玉科力疾视师，不百日悉平之，被赏赍。三年，徙广东高州镇。六年，署陆路提督，坐其侄汝楫仇杀知府孔昭舒，镌三级，寻复。

十年，法越事起，率师出关，扼观音桥，法军至，设三伏败之。闻谷松警，亟往援，而敌已乘虚入，数战皆利。明年，法以重兵入关，教民应于内。玉科曰：“吾百战余生，今得死所矣！”开关搦战，中炮亡，诸军皆溃，至无人收其尸。李秉衡莅关，乃归其丧，妻牛氏殉焉。追赠太子少保，谥武愍，予大理镇、南关建祠。毓英所部多骁将，玉科外，首推李唯述。唯述起锦江绅团，尝与和耀曾施方略，谋所以缀寇，故省城获保无事。逮马荣败，回众走城外，犹留顿弗去，毓英患之，召唯述计诛其悍将。悍将故昵唯述，一日，天向明，唯述率千人入其壁，悍将方沐，诘所来。唯述曰：“奉上官檄讨野夷，不识路径，故来问。”悍将指画以示，唯述从其背击杀之，大呼曰：“为兵者出前门，从逆者出后门！”回众惊散，省城遂无寇迹。累勋至都司，补鹤丽镇游击。克楚雄，迁参将，署维西协。与经历钟念祖分攻广通、南安，下之，补顺云协，署开化镇总兵，仍留驻其地。无何，寇涌至，城再陷。唯述虑残民，佯议和，卒以计脱归，坐免。

是时，省城复震，马如龙专倚汉兵守城。唯述分领其众，内诘奸宄，外御强敌，省城复安。论功，复故官。从毓英攻杨林，寇败溃，然犹坚守小偏桥、十里铺，冀断我粮馈。唯述乘胜克一撮缨、萧家山，又与岑毓宝攻克石虎冈，运道始达。进平罗次，复楚雄，军势大振。已而州西又告急。毓英谓西军弛律，咎在诸将不和，乃以大理、丽江军事属玉科，而属唯述以云、蒙、赵。唯述遂攻克镇南，镇南为大理屏蔽，寇以全力死守，至是拔之，寇益蹙。上念其苦战，赐珍物。

迤西用兵，频岁饥嗛。先是，唯述遣军攻云南，久弗克，弥渡亦旋得旋失。嗣与玉科谋，乃檄诸军毋浪战，期秋获整军。届期果大破云南驿，分兵略弥渡，并克之。又与玉科会军蒙、赵。杜文秀者，故永昌累，初匿大小围埂。其据大理也，围埂回实助之。玉科图取大理，唯述亦统兵克大围埂，而小围埂犹据壁自保。逾岁，轰克之，檄署腾越镇，收其地。进攻乌索，未下，遭忧归，不复出。久之，卒于家。

初，玉科尝杀仇，持其首谒毓英，意诘责即为变。毓英笑勿问，且善抚之。唯述性赣直，业骡马，初不知希荣贵。及奉上赏白玉搬指，适与指合，乃惊叹天子圣神，益效忠无贰志。所设市肆，悉以“巴图鲁”号名之，其荣幸朝命如此。平滇，杨、李功为多，而玉科用兵，则尤神于出没云。

蔡标，字锦堂，贵州威宁人。家贫，落魄无以自资，入滇，设汤饼肆宜良。以胆略称。久之，充练目。从岑毓英军克宜良、路南，补把总。

同治二年，马荣据省城，毓英坚守藩署，誓与城存亡。标领死士数十人潜至，叩门入，毓英惊喜。标问：“有军械否？”曰：“有。”标曰：“寡不敌众，奈何！当为公募兵！”遂往宜良、路南鸠集旧部，得千人，毓英赖以成军。藩署获全，标之力也。及马如龙至，标率众力战，荣败走。从征迤东西，连下十余城，进规曲靖。寇袭潘文元营，标率三百人顿陶家屯扼后路。张保和蹙寇至海坝，标分兵要之，寇溃入城。克曲靖，迁守备，赏花翎。

五年，毓英西征，标引兵从。时镇雄降寇复叛，漆维新据碘子山，李开甲据磺碘山。毓英策先攻角奎，令标为前驱。抵雄块，寇出拒，大破之，连拔二山，斩二逆。明年，从攻猪供箐，与诸将直捣中坚，下之。移师海马姑，夺红岩、尖山，乘胜薄其栅。标贾勇先登，诸军鼓噪继进，擒渠率。凯旋，擢游击。七年，署镇雄营参将。会杜文秀逼省垣，标出宜良、汤池，略七甸。未几，武定、禄劝连告警，复与杨国发攻富民，缀寇势。寇攻杨林亟，标往援，连破小街、白龙桥巨垒。垒甫得，旋复失，势益炽。标入自长坡，寇殊死战，不可败。翼日，自石子河逾文笔山而下，佯北，诱寇入，攻克东山寺，尽夷杨林寇垒。

八年春，援师宗，攻破洛红甸、豆温乡，拔其城。于是嵩明、富民相继收复，省城始安。明年，威宁陈大杆据红崖，杨绍贵等据香炉山。回出剽夺。标越境助击，诱执陈酋，锁送州城；吴奇忠亦破香炉山。事宁，擢标总兵。十一年，诸军环攻大理伪城，标略其南，力战一昼夜，克之。南门寇欲窜下关，标复自城追出截击之，无幸免者，晋提督。十二年，移攻云州，抵猛朗，望见寇壁坚致，标曰：“此宜先绝外援也！”乃遣陆纯纲等扼邦盖、丙弄，而自率师克猛朗，歼其酋丁雁甲。论功，赏黄马褂，檄署鹤丽镇总兵。全师抵城下，标攻北门，段瑞梅等自东南梯而下，轰击之，尽殪。又先后平永北、宾川妖匪，腾越、乌索降匪，开化、大窝子窜匪，更勇号额尔克。

光绪二年，入觐，道贵州，毓英留统威宁练军，扼守要隘。已，复平梵净山余匪、桐梓会匪、湖南董倒寨回匪。七年，毓英移抚福建，标率滇军渡台，诏补云南开化镇，仍驻台北。逾岁，赴本官。十年，法越事起，标募旧部出关，宣光、临洮数战皆利。其守富良江，遍掘地营，法炮不能中，岑军驻河内者遂不为所窥。著有地营图说，甚明晰。

十三年，署云南提督。毓英檄治猓黑山军事，标率师前进，并力合攻，夷缘江百数十垒，诛其魁张春发，拓地千五百里。二十年，录平永北夷匪、广南游匪功，赏双眼花翎、头品服。越六年，再入觐。会两宫西幸，即赴行在，随扈入陕。抵西安，廷旨命招旧部。寻坐约束不严褫职，诏念前功，予留任。明年，还滇，以所部罢弱，解遣之，释处分。三十一年，徙广东琼州镇。次年，卒。附祀毓英祠，予威宁建祠。

瑞梅，字春堂，籍剑川。有勇略，年十六从军，隶毓英麾下，战常陷坚。攻猪供箐、柯渡、大理，并冒险进。历龙陵营参将，维西、永昌协副将。同治十三年，入觐，赏黄马褂，予云骑尉世职，擢记名提督。寻署腾越镇总兵。光绪间，以边兵乱，城陷，随复之。后卒于官。

夏毓秀，字琅溪，云南昆明人。少以义勇著。滇回乱，以堡长从军，充选锋。昆明被围久，粮馈阻绝，道殣相望。毓秀率团勇助击，运道始通，补千总。师克路南、禄丰，积勋至守备。

同治二年，岑毓英引兵西，遣毓秀略富民，擒其酋马富，富，马荣弟也。乘胜克嵩明、陆凉、

武定，署参将。毓英虑元谋回挠后路，使毓秀要之。攻克附城巨垒，逼攻县城，截其粮路，寇患饥乏，弃城走，进复马街。三年，回酋李芳园陷白井，击却之。规曲靖，师屡失利。毓秀至，寇狃数胜，易视之，且登城作谩语。毓秀愤甚，率死士先登，疾击之，寇大溃，合兵下沾益、马龙。明年，补提标右营游击，统领四十八堡民兵。七年，西寇陷禄丰，毓秀败绩，退安宁，分兵扼腰站、禄脿。逾岁，寇涌至，再败，毓秀退入省城，坐免官。已而寇大举分道入，马如龙出大西门御之，参将杨先芝等倒戈相向，毓秀被重创。又明年，攻杨林，击破十里铺，复官。毓英规安宁，毓秀自篦郎绕出碧鸡关下，潜师袭大小普坪，克之。进取独树铺，会岑毓宝复其城。九年，论克广通、南安功，迁副将。

十年，攻东沟，寇出拒，败之，师深入，毓秀陷重围，径路危狭，弃马步战，身受十数刃。如龙驰救，舁归壁，晕眩死，有间苏，将校环泣，毓秀慨然曰："丈夫以身许国，马革裹尸，固大快事！奚悲为？"闻者莫不感奋。创小差，整军复进，卒夷寇垒，擢总兵，赐号利勇巴图鲁。移攻云州，寇筑碉环城誓死守，师久攻不下。毓秀先分兵夺碉，孤城危棘，寇无固志，遂拔之，以次复腾越及大小猛统。十三年，入觐，上垂视伤痕，慰劳备至，益感激愿用命。会创发，乞归。

光绪二年，赴四川，统领省标十营。七年，松潘番蠢动，数扰边，命署总兵治之。既至，擒首恶，抚良懦，番民以安。其地固荒服，设学额百余年，多为他邑人所占，讴诵益寂寥。毓秀方夷大难，即选聪颖子弟入署读书，斥私财建书院，广延名宿，崇化厉贤，至是始闻弦歌声。九年，实授。莅镇十载，培堤岸，浚沟洫，储仓廪，士民德之，至建生祠以祀。

二十年，朝鲜乱起，日军侵奉天。毓秀自请赴前敌，比入京而和议成。会鹿传霖出督四川，奏毓秀自随，于是再莅松潘镇任。初，甘肃循化番族拉布浪寺夙强悍，数越界侵掠。毓秀初莅镇，遣兵防守，安扶余众，而拉部擅命如故。既复任，遂率将士出关，克碉十余，禽渠率，斩以徇诸夷。诸夷皆扶服，莫敢惕息。蜀边宁静，擢提督。巴塘西三岩野番数入边，商旅苦之，号称"夹坝"。毓秀率众入其部落，招诱首领，宣播朝威，动以祸福利害，诸番皆束首归命，晋头品秩。

二十六年，授贵州提督。会拳乱作，亟统兵入卫。抵蒲州，车驾西幸，命率师驻韩侯岭，许专折奏事。明年，调湖北，命分所部留守太原。毓秀以三子瑞符领六营诣防，而自率全军随扈北上。寻移广西。逾岁，行次广东，总督陶模奏署陆路提督。九月，还湖北。宣统二年，创发，卒于官，谥勇恪。

毓秀性忠朴，不治家人生产。治军数十年，布衣蔬食，见者不知其为专阃云。

何秀林，云南宜良人。少从岑毓英军，攻罗川，袭定远，略曲靖，每战必克，累功至守备。讨猪供箐，寇悉锐出，围攻姜飞龙前营，毓英往援，令秀林策应，于是夹击，大破虏，复进捣中坚，擒其酋陶新春，合师剿克海马姑，迁游击。

同治七年，西寇围省城，从毓英自宜良七甸破大小石垅、麻苴、新村，进取大树营。运道达，移师呈贡，败晋宁、昆阳援贼，拔其城，迁副将，赐号效勇巴图鲁。攻澄江，迭克要隘，直薄城下，城寇遁，毓英攻西北二门，秀林助之。张元林败入城，官军梯而登，马忠入西门，秀林入东门，元林惧，仰药死。澄江平，与李廷标协守杨林。

八年，寇犯邑市旧县，防军告亟，秀林赴之，连破马家冲、前街、邑市。会廷标亦往援马龙，两军以无主将失和，寇蹈瑕入杨林。秀林闻警驰还，厉众坚守，而都司杨桐等先溃，秀林遂陷重围。李唯述援军弗能至，秀林力尽，溃围出，被巨创，退保宜良、北屯。杨林陷，坐免。秀林营员何裔韩伤重几死，犹携文卷以行，与秀林收集溃兵，赴省助战，大板桥之役，与有力焉。其秋，攻易门，与署知县周廷献克西门、大小龙口及黄泥堆，断樵汲，分兵佯攻西北，诱寇出，而遣将潜袭西南。秀林督军冲入，寇惶恐，伪乞抚，秀林弗许。卒大破之，复故官。无何，粤寇陷禄丰，秀林约练目丁同义反正。同义倒戈以应，秀林分军夺门入，擒渠率，城遂复，晋总兵。

九年，师攻澄江，秀林破城外五山巨垒，寇掘地为营，师久无功。秀林诈退，隐卒诱之，回酋马敏功等堕其计，并殒于阵，馆驿遂无遗寇，进克＜□浦女＞兮，擢提督。明年，补普洱镇总兵。

光绪十年，法越事起，从毓英出关，统三千六百人驻兴化。法军退宣光，勒兵而进，丁槐军西

南，秀林军东南，攻大寺、大寨，破之。城内法军开壁出汤，秀林所部中弹数十人，战益力。法军驰入壁，城外垒栅林立，炮台棋布。秀林数攻城，为所絓，乃开地道轰溃之，于是攻城无所阻，遂逼城而军。十一年，法军数万来援，刘永福军溃。秀林遣马维骐往救，坚守地营，敌不得逞。已而维骐亦被困，秀林至，法军乃解去。周视各营，伤亡既众，不获已，退顿城下。策敌必猛攻，豫窖地雷以待。敌果至，雷发，法军死伤枕藉。秀林乃从容集残军，退保同安，图再举。和议成，罢戍，移临元镇。十六年，卒。

杨国发，云南建水人。讨云南、贵州匪，以战功数迁至守备。咸丰十年冬，署提督申有谋攻富民，国发长左翼，诸生张执中导之出麦厂间道，克黄土坡、永安庄。入城，围攻之，寇弃城走，迁都司，赐号果勇巴图鲁。明年，进剿禄丰及广通各井，皆下之。

同治二年，从岑毓英西征，连下十余城，直趋楚雄。国发先克古山寺、双桥巨垒，飞炬焚之，夺东门入，城克。会大姚告警，国发领兵赴救，破援贼桃花村。合城围，知县朱士逵举火应，约期启关，大姚平。称攻镇南，以寇援大至，檄还省。

三年，权元新营参将，与诸军拔曲靖，并复沾益、马龙，再迁至副将。四年，广西州土寇啸乱，杀游击陈萃、知县李瑞枝，国发率师讨之，斩其酋张显，境赖以安。越三年，西寇围楚雄亟，国发从间道入，与守将李唯述日夜鏖战，经月余，攻不克，粮尽援绝，城陷国。发冒围出，仍绕道还省。

七年，寇分路大举，一自富民据城西北，一自安宁据城西南。毓英入援，遣国发扼杨林。俄而李芳园等悉众来犯，势张甚。国发告亟，毓英使蔡标赴之，与国发破小街、白龙桥。旋为寇所乘，地复失，乘势逼城下，缚草束薪，累积如堵墙，列枪炮其上，俯击城中，谓之“柴码兵”，将士损折过半。国发不获已，再告亟，请援师，毓英自将兵破之，檄国发署普洱镇总兵，顿师桃园，接应诸路。

八年，寻甸回围马龙，国发至，会诸军战却之。夜将半，进掩贼营，乘风纵火，燻烟张天，尽焚其垒，围解。转斗逐北，连破十里铺，小偏桥、长坡六十余里，迁总兵。规弥勒竹园村，马世德构开、广回来援，国发破之赵林寨。十年，攻云南县，与唯述会军普溯，分道入，国发迭克要害。寇窜观音寺，国发麾兵击之，又毁七碉，直薄城下，与唯述军合。十一年，轰裂城垣三十余丈，相继而登，巷战一昼夜，拔之，留所部守其地。秋，徙镇下关，进围榆城，先后克大小围埂，擢提督，赏黄马褂，更勇号绰勒欢。

十三年，再权普洱镇。光绪七年，毓英抚福建，国发率师驻台北。明年，还云南。十年，从毓英援越南宣光、临洮，每战皆克，予优叙。二十六年，卒，附祀毓英祠，予本籍建祠。

张保和，云南师宗人。初从岑毓英讨回寇，积功至守备。同治六年，越境讨猪供箐，屡获胜。寇窜海马姑，复与蔡标等合击之，攻大寨，悍酋张项七死拒，保和执矛以刺，堕马，袅其首，寇气慑，诸军乘之，大捷，迁游击。明年，西寇围省城，毓英入自曲靖，遣保和为前锋，攻克石虎冈，驰救邵甸，破之。移师杨林，迭克要害，皆挥矛冲阵，所向辄靡。寇见保和旗帜即反奔，无敢与抗者。数负重伤，裹创力战，气不少沮。先后攻克呈贡、晋宁、富民、嵩明，大小百余战，未尝一挫。省围解，迁副将，赐号扬勇巴图鲁，署楚雄协。规昆阳，遣都司陈贵等自津径取河西乡，而自率师攻仁和街，越墙而入，手刃悍寇数人，一鼓克之，河西亦平，于是城围合。保和揆形势，谓宜先克海口，因勒兵以进，村民争迎附，二十余寨皆下，遂复州城，署开化镇总兵。

九年春，攻弥勒竹园，马世德赴救，保和迎击之，身先陷阵，弹贯鼻及眼，血盈面，士卒愤懑，卒大破之。连克上下坝，竹园平。赴本官，更勇号曰刚安。进取茂克，战数捷，阿迷、大庄望风詟惮。夺后山，增筑炮台，俯瞰其寨，日夜轰击之，汲路绝。寇骇乞降，保和许之，收器械，捕恶党，徙降回大庄。十一年，以次复田心、日者乡。时赵发攻＜㘝浦女＞兮未下，保和自开化驰剿。直抵马街，破上下两寨，徙降回新兴，擢提督。十二年，论克腾越功，赏黄马褂，授鹤丽镇总兵。

十三年，开化大窝子土夷复叛，毓英收抚之，檄保和再莅开化镇任，发兵二千，责千总李瑶等戍其地。瑶等纵兵凌虐，于是土夷大愤。逾岁，光绪改元，冈酋马河图嗾与汉民哄，保和欲树功，与署知府姚嘉骥侈张其事，请调兵数千，发饷巨万，克期大举。毓英廉得实，斥之。保和怒，乃罢

戍，以失守闻。毓英遣何秀林进击，保和诇将至，宵入燔数寨，称克复。毓英乃罢保和。明年，调湖南永州镇。三年，卒。保和在滇将中以智勇著，功亦盛。其卒也，年未四十，时人惜之。

论曰：滇回初起，势颇盛，自如龙反正，其气始衰。然非有以善驭之，剿抚兼施，滇事亦未易定也。耀曾善于结士，玉科神于用兵，标等皆善攻坚；而毓秀忠朴，兵后能崇儒兴学，尤称知本，民建生祠以祀之，宜哉！

清史稿卷四五七　列传第二四四

兄子得胜董履高董全胜牛师韩

蒋东才，字轶众，安徽亳州人。咸丰初，捻酋张洛行围城，筑炮台高阜，俯击城中，东才兄遇害，愤甚，乃创义团，为官军前驱。会城中粮尽，东才杀马飨士，与同邑刘廷、李承先夜缒城出袭，毁之，寇遁。

四年，投豫军，英翰器其才，俾充哨长。战亳北，被巨创，卒擒其渠。南道团练大臣毛昶熙檄领东震营，累勋至守备。商邱寇之据金楼也，东才筑土为山顿其上。寇来袭，辄败去，纵兵乘之，遇伏，炮石雨坌。东才方解衣激战，寇突出袭我后，东才回矛决荡，大歼其众，寨拔。

同治二年，规汝宁。夜获逻卒，东才乃服寇装，效口号，夺门入，诸军踵之，夷巨垒。乘势下南阳、息县，又败之商邱大小集。数迁至副将。七年，张总愚北犯，东才攻以火，殪寇千余。又截击任柱等黄河、徒骇间，晋总兵，赐号威勇巴图鲁，徙守运河。捻平，擢提督。明年，赴陕征甘肃窜匪，并败退波罗营以西马贼，更勇号额腾额。十二年，从克肃州，赏黄马褂。事宁，假归。

光绪初，统领豫军。先后疏浚贾鲁河、京师内外城河。除甘肃凉州镇总兵，仍留豫。十三年，黄水暴涨，力护郑州以下堤工，救难民二千余。风雨罢劳，遘疾困笃，俄卒于工次。优诏赐恤，予开封、亳州建祠。

廷既解亳围，旋夺西境两河口，补千总，从宋庆驻守宋集。同治间，从攻怀远，平高邱，积功至参将。任柱等掘荥泽将图北，又从庆迎击。夜率壮士袭其营，寇南走，廷截之光州，诛其酋张显。复破张总愚于饶阳、临邑，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赐号额腾依巴图鲁。八年，入陕平绥德，赐秩头品。宁夏既宁，赏黄马褂。光绪四年，卒于洛阳，祀亳州。

承先，字光前。少英敏，好读明戚继光书。亳平，赴归德击高州匪，拔汝宁寨，与有功。同治间，攻张冈，匪首孙葵心来援，围承先数匝，冒围出，裹创力战，败之，迁都司。进解光州围，连败之上蔡、祥符。守黄河，降中牟寇冯增，再迁副将。张总愚窜畿南，又从庆败之饶阳，赐号节勇巴图鲁。长驱玉林镇，战良久，中矛，浴血陷阵，大捷。逐北济阳，直蹙之黄河，晋号志勇，擢总兵。录守运河功，晋提督。光绪十四年，河工成，遣散夫役近数万，为奸民所惑，啸聚朱仙镇。提督董明礼被围，巡抚倪文蔚议剿，承先止之曰："用兵必有溃扰，归、陈各属不能安枕矣！且河工夫役数十万，设有牵动，患更大。"乃单骑往抚，杖其前者数人，余皆愕错，受部勒。十七年，署河北镇总兵，自同治八年至是凡三摄矣。寻补归德镇。四月，卒。亳民感之，建祠以礼。

李南华，字孟庄，安徽蒙城人。咸丰初，粤寇陷江宁，淮北捻蜂起。南华治团卫乡里，击捻数获胜，累勋至守备。捻入境，率死士百人拒之，斩悍贼百余，进讨群捻，七战皆捷，迁游击，赐号猛勇巴图鲁。

同治改元，平浍北。先是，苗练沛霖跨有长淮，既输款发、捻，大诛练之异己者，群练帖伏。独南华与抗，翦除其党，沛霖怒，遣张建猷等围蒙。南华破之马家店，再至再败之，寻就抚。明年，复叛，筑垒蒙城东南，断我粮运，南华会总兵王才秀击却之。沛霖深堑长濠，谋久困。南华誓死守，数出战，负重创，力疾攻之，尸山积。会粮绝，令众潜取之以为食，一夕皆尽，寇大骇。出奇兵夜袭之，夺其辎重以归，斩馘不可称计。僧格林沁入城，见家食人肉，南华竟体创痕，深叹异之。唐训方上其功，超擢总兵。未几，统全军驻守怀远。三年，徙临淮、寿州。闻任柱入蒙境，亟还军，而捻又窜豫，巡抚乔松年移抚陕，奏自随。张总愚扰关中，率师驰击之。陕事定，称疾去。

久家居，慷慨好义，值岁饥嗛，毁家纾难，诵声如沸焉。光绪二十四年，土寇牛世修倡乱涡阳。

南华闻警，率练勇赴援，会各军击退之。明年，巡抚邓华熙疏荐其才，令综凤、颍、六、泗团练，参皖北军事。数获剧盗，萑蒲敛迹。调赴豫，权河北镇总兵，寻补福建汀州镇。二十八年，卒。乡人思其德，吁建蒙城专祠，报可。

其兄子得胜，佐治乡团，亦颇力。沛霖之乱，战常陷坚。累迁参将，赐号奋勇巴图鲁。蒙围解，改练为军，俾得胜领之。转战直、鲁、苏、豫，濒有功。克宿迁、郯城，擢总兵，补安庆协副将。直、东平，晋提督，更勇号曰刚安。移军江宁，平土寇胡志瑞乱，仍归于亳。十七年，卒，恤如制。附祀英翰祠。

董履高，字仰之，安徽合肥人。咸丰末，粤寇乱，治练卫乡里。同治元年春，李鸿章治军上海，履高隶戎下，从援北新泾、四江口。师攻常熟弗克，履高率敢死士数百先登，拔之。连克昭文。历迁至守备。二年，从克江阴、无锡、金匮，移师浙江。时寇麇集嘉善，江、浙道梗。西塘势险奥，寇据为嘉善犄角，殊死斗。履高率众泅济，直薄垒下，炮弹掠肩过，弗少顾，噪而上，手刃数悍贼，夺旛而舞，气百倍，寇惊乱，拔西塘。旋克嘉善，江、浙师始相应。

四年，师复宜兴、荆溪、嘉定、溧阳，履高每战必克。追击金坛寇，斩首数千，余党星散。五年，援湖州，破广德，晋游击。鸿章征捻，檄履高出淮城，次车桥镇，遇寇，击败之。寇截淮关税银，一日夜驰数百里夺还。时捻酋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山东，履高东西驰逐，夷阬谷，拔卤莽，当者辄靡。捻集麻城、光山、固始间，编木为城，实土其中，然炮俯击，众莫敢逼。履高率千人，夜掘隧，曳木入，衷击之，尽殪，擢副将。事宁，假归省亲。九年，募淮军赴晋防河，以功晋总兵。

光绪三年，蒙古草地马贼蜂起，移师防归化、包头。沙漠平衍，寇骑＜□风焱＞疾，日尝数遇，以寡击众，月余，讨平之。母忧去。五年，起署浔州协副将。郁林大竹根故盗薮，官军莫能制。履高至，潜易装诇其地，选劲卒数百，距寇巢十里外而军，佯示怯，寇易之，不诫备。忽大风雨，履高锐师宵加之，击杀数百人，寇奔遁。

九年，法越肇衅，移顿南宁、龙州备策应。明年，再署浔州协。思恩革生莫梦弼构苗匪，广、黔各匪，据五岗以叛。五月，深入苗疆，擒梦弼诛之，事遂定。擢提督，赐号奇车伯巴图鲁。调署新太协，仍驻龙州。十月，徙屯枚，兴法军血战数昼夜，左足中炮几断，当轴遽易之，谅山遂陷。年余，创平，除庆远协。寻谢病归。十五年，补广西左江镇总兵，严军纪，能捕剧盗，乡民感之，为立主生祀焉。

二十五年，调直隶正定。时拳民始萌孽，月朔望说法愚民。履高督兵擒其渠，绳以法，余皆股栗，匪卒不敢入境。明年，畿辅大乱，独正定晏然。历江苏淮扬镇、贵州安义镇，袁世凯疏留北洋练军。三十一年，除寿春镇。淮流盛涨，城不没者数尺。履高晨夜徼循，修补救护，城得无虞。

三十二年冬，巡视泗州防营，坠马，旧创发，假归。越二年，卒。诏优恤予建祠。

董全胜，字凯臣，江苏铜山人。同治初，以把总隶李鸿章军，充马队官。攻无锡，全胜率敢死士为军先，擒伪潮王黄子隆，城遂克。复金匮、宜兴、荆溪、淋吴家闸，潜、常州、嘉兴，皆有功，累擢守备。移剿捻，贼扰福山、宁海诸地，全胜分防吴家闸，潜出贼背夹击，毙无算。贼南窜，复败之莒州、沭阳，追抵海州境，贼创亡略尽。赣榆六塘河之战，毙贼尤夥。东捻平，擢游击，赏花翎。张总愚窜畿南，全胜败之安平。贼偷渡滹沱河，全胜追剿伪怀王邱得才一支殆尽。贼趋天津，全胜冒雨急驰，绕截贼前。贼回窜高唐，南走陵县、临邑，适黄、运涨，贼既困于水，又屡受巨创，不能军。西捻肃清，擢升参将。驻津沽管练军营，率所部开浚陈家沟，抵北塘咸河百余里，岁溉稻田无数。光绪十四年，以塞永定河决口功，升副将。北运河红庙漫口，全胜率军堵塞，诏以总兵记名。二十二年，王文韶督直隶，擢充天津练军翼长，兼带中营炮队。二十五年，卒，年六十，恤如例。全胜治军四十年，与士卒同甘苦，故临阵咸为效命；又善以寡击众，身经数百战，未尝一挫败。鸿章恒称之。

牛师韩，安徽涡阳人。父斐然，官知府，在乡治团练。师韩随父击贼，数挫之，称“牛家团练营”。咸丰八年，投皖军，破赵家海、檀城集，收抚各圩。十一年，发、捻各寇窜扰睢宁。师韩以少

击众，克周堂，积勋至守备。

同治二年，苗沛霖据凤台，与捻首张洛行互犄角，数百里寇寨林立。蒙城被围久，士卒无见粮，城几溃。英翰方牧宿州，亟赴援，而悍党斜趋西南，将袭我后。适师韩率骑旅至，战却之，又出奇兵通运道。已而英翰以凤颍道统蒙、亳诸军，与捻相持数月。师韩常以骑兵摧寇锋，援师续至，复选卒溃围会援军，蹦寇垒数十，飞弹伤额，裹创力战，寇党歼焉，围解。先是，英翰计擒洛行，及其子喜、义子王宛儿，夜献僧格林沁军，先遣师韩单骑诣大营，乞兵迎解，穿寇垒而过。比寇觉，驰劫之，不及，张酋竟骈诛，时师韩年甫冠也，再迁至游击。嗣从英翰剿发寇，战霍山黑石渡，大败之。未几，陈得才、蓝长春等构党号十万，游弋英、霍、潜、太间。师韩请英翰剿抚兼施，不及旬日，降者踵接。得才穷蹙自裁，而长春犹隅负。师韩苦战，婴十余创，屹不动。旋蓝逆伏诛，余众悉平。张总愚合赖文光、任柱窥蒙、亳，围雉河集。师韩闻警，率师直薄寇构营，内外夹击，遂解重围，擢参将，赐号信勇巴图鲁。

六年，任柱窜山东，截之于郯城，又击退宿迁、运河悍贼。东捻平，超擢总兵，更勇号曰达春。七年，西捻窜直、豫间，英翰请驰兵汴梁，入卫畿辅，檄师韩率骑旅三千会援。寻命驻黄河以南备守御。师韩日与豫捻鏖战，所向辄捷，长驱山东境，复与诸军截之恩县。捻惊走，蹑至盐山、海丰，驰四昼夜抵高唐。捻涌至，将犯运河。会天大风，师韩趋上风邀击，寇大溃。西捻平，赏黄马褂。英翰疏称其好谋能断，堪胜提镇任。捻酋献计献策宋景诗诇诛，复以计擒戮之，晋提督，赐秩头品。

光绪元年，授河南归德镇总兵。十五年，调河北镇，遭父忧去。二十年，日韩构衅，授甘肃宁夏镇，命入卫，驻军榆关。事定，还本官。二十一年，河湟回蠢动，师韩赴之。次西宁，闻平戎驿被围久，亟入。大峡距驿四十里，悍回数千恃险负命。师韩以四百人制之，血战竟日，贼败溃，复大峡，其小峡寇亦遁。旋创发，卒于军。当其赴援时，阴雨弥旬，山径耸巇，行帐无所用，士卒有假居旅舍者。提督董福祥劾之，议夺职，师韩未及知而已疾终。事闻，诏复故官。总督周馥状其绩以上，予原籍建祠。

曹德庆，安徽庐江人，粤寇蹂皖，练团保境。嗣从官军克柘皋、三河，被重创。改隶淮军吴长庆麾下。同治改元，李鸿章督兵上海，檄德庆探贼，尽得其虚实，大破贼新桥。时总兵程学启被围，复从长庆疾击之，围解。自是官军连下十余城。德庆战常陷坚，积勋至守备。水陆军规苏州，德庆一军为游兵。苏城既下，从克无锡、金匮，移师援浙，助击平湖、乍浦、海盐，据寇弃城走。玛城寇来犯，迎击败之，弹贯右臂，裹创克嘉善，攻嘉兴。

从刘铭传克常州，徇下宜、荆、溧、太、嘉诸邑，晋参将。再从郭松林援浙，克湖州。援闽，克潭、浦。东捻平，擢总兵。防直、东运河，铭传困西捻黄、运间，德庆领所部横击之。西捻平，晋提督，赐号烈勇巴图鲁。师旋，驻守江苏，历扬州，徙浦口。会天旱，天长、盱眙盐枭扇乱，擒其渠陈红庆，诛之，解遣胁从数万人，发粟赈饥。驻江阴，建议筑鹅枭嘴及下关炮台。

光绪二年，统淮扬水师，疏浚赤山湖埂，荡金陵诸河道。十年，法越衅起，移军防吴淞，增筑南石塘、狮子林炮台。曾国藩疏荐其设防要隘，不避艰险，授狼山镇总兵，留防如故。皖北饥，输巨金助赈，诏旌之。十六年，罢戍，赴本官。时通海里下河纵横数百里，枭寇出没，民苦之，德庆尽法惩治，奸宄浸息。二十七年，卒，恤如制，从祀长庆祠。

马复震，字心楷，安徽桐城人。曾祖宗槤、祖瑞辰，父三俊，均见《儒林传》。复震年十六，袭云骑尉。以祖若父均死于贼，誓欲杀寇，投诗曾国藩行营。国藩奇其才，遂檄令增募兵，号淮勇。初，国藩治团练长沙，号湘勇。李鸿章募兵皖北，以淮勇继之，然初不称淮勇。淮勇之名，实自复震始。

国藩困祁门，复震扼祁门桦根岭。次年，会军御寇石门桥。又从攻徽州，拔统领唐义训于重围。迭克黟县、徽郡，又大捷屯溪、岩市，以解徽州围；大捷孔灵，以克绩溪、祁门。复震性刚，不能下人，人或谗之国藩，国藩稍稍戒饬之。复震颇责望国藩，谓："不当用人言戒我，乃不我知也。"会左宗棠率师征浙，调复震从攻余杭，比战皆捷。余杭既克，追寇至遂安、开化、马金。湖州既克，追寇至铅山县坊湖镇。常为诸军选锋，积功至副将。宗棠奏其血性过人，胆识坚定，又好学知书，

请改文职，格于例，以总兵随宗棠剿捻陕西。

复震自初入军，即誓死灭贼，捻平，年三十，始归娶。事母孝，友爱诸弟甚至。生有奇姿，肮脏不平，往往至于大醉泣下，辄歌诗以自遣。海疆日益多事，朝廷图自强，创造火轮兵船。鸿章任湖广总督，遂委复震管带操江船，则益研求西国水师兵法。鸿章督直隶，调巡北洋，时国藩为两江总督，仍令往来南北，且合疏荐复震沉毅有为，足胜海疆专阃。

光绪三年，简授阳江镇总兵，已前卒月余，年未四十。于是鸿章念其积劳久，且兴淮军及海上兵船，复震皆首其事，乃奏请优恤。著有《莪园诗钞》；又尝从寇中携父残稿出，展转兵间，卒请宗棠序而刊之，为《马徵君遗集》。

程文炳，字从周，安徽阜阳人。初结乡团自卫。年十八，投袁甲三军，领马队为选锋，战辄冠其曹，荐升至守备。从克定远，破湖沟寇圩，补潜山营游击。

同治二年，率所部二千人驻蒙城。会苗沛霖构捻来犯，相持八阅月，大小百十战，数获胜。已而捻酋葛小年拥众可数万，殊死斗，蒙围益急，与布政使英翰内外夹击，大败之。僧格林沁军至，诛沛霖。文炳会诸军擒小年等骈戮之，皖北始稍靖。

四年夏，任柱、赖文光复入皖。英翰顿雉河集，与寇相持五十余日，饷糈不继，兵疲馑，文炳邀击之。军士战稍却，语所部曰："此生死呼吸之际，汝辈尚不力耶？军令在，不汝恕！"策马陷阵，将弁继之，呼声振天，寇披靡。追战至夜分，左臂中矛伤，裹创力战，寇惮之。援至，因大破虏。论功，擢总兵。

五年，补贵州清江协副将，驻军皖北。朝命英翰抚皖。初，文炳以军事与英翰不相能，至是称疾不出。英翰之母贤，诸将自史念祖以下均母事之。英翰以母命召文炳，至则拜床下，誓捐前隙共生死。比出，即檄统前敌师干。是时，捻骑飘忽成流寇，李鸿章既定圈河策，文炳统皖军万五千人，与总兵张得胜等进击。东捻势蹙，任柱死，其党四散，大呼文炳名求降。鸿章逮降卒问故，佥曰："昔皖北善后，程公以身家保乡人。今我辈穷而乞怜，必能拯我。"其信义孚人如此。英翰上其功，擢提督。

六年，西捻张总愚北犯，诏文炳率师入直会剿。逾岁，败之滹沱河。各军至，捻狂奔，争先渡河，弃骡马赀粮河干。文炳下令军中曰："速济追贼，敢取物者斩！"于是皖军先渡，蹑贼而南，斩馘无算。西捻平，赏黄马褂，还驻亳。十二年，授江西九江镇总兵。

光绪二年，移疾去。明年，秦、晋大饥，捐巨赀佐袁保恒办赈济，民获苏。五年，起署寿春镇，旋补官南赣。九年，擢湖北提督。绿营废弛久，文炳既受事，实行加饷抽练法，军容一振。莅官十载，遭本生继母忧，终丧。会中日战事起，诏趣赴京。至则命统皖军驻守张家湾，寻授福建提督。

二十五年，入觐，假归。明年，拳乱作，诏福建、江南、浙江、安徽、江西勤王军受节度，赴彰、卫、怀备守御。又明年，提督长江水师，目睹船械窳敝，乃牒商刘坤一、张之洞改用快枪；调师船二百，编为游击备策应。又以师船旧炮不能击远，与缘江各省筹易快炮，增饷益师，军威始壮。宣统二年，卒，年七十有七。先是，诏疆阃诸臣条陈时政，文炳洞见新军症结，具疏未上。俄病笃，命缮入遗折中，分编兵籍、节饷糈、增额阙、造器械、变操法五事。上嘉其老成谋国，下所司行。优诏褒恤，予本籍及立功省分建祠，谥壮勤。

方耀，字照轩，广东普宁人。咸丰初，随其父原治乡团，所部多悍勇。嗣投官军，征土匪有功，补把总。自是，连克清远、广宁、德庆，截击连州窜匪。总督黄宗汉疏荐谋勇冠军，叙都司，赐号展勇巴图鲁。

九年，发寇陈四虎侵广宁，土匪四应。耀入自英德，会水师抵三峡，沈贼船，水路始通。进解阳山围，击退婆径、黄陂各匪，匪奔韶州，复大破之。十年，从克仁化、南雄。总督劳崇光倚以破贼，令援赣，连下安远、平远。十一年，援闽疆，下武平、永定。时伪兴王陈金缸陷信宜，数犯高州。耀还军助击，大败之。

同治二年，肇、罗寇氛炽，客匪众至十余万。耀与副将卓兴以所部八千人夹击之，迭破巨垒，焚其屯粮。其党郑金斩金缸以降，郑金即邓绍忠也。高州平，晋副将。三年，赴平远八尺墟，坐县

城失守、进兵迟误，暂褫职。时发寇丁太阳分据武平，耀自平远进逼，夺击退之。又设伏诱敌，乘胜径斫贼营，大溃，城贼亦惊走，遂克武平。而丁贼犹据永定，负固不下，耀进围之，＜□言 冏＞知贼将赴金砂，隐卒以待。贼至，伏起，贼返奔，追袭之，夺城外炮楼土垒，俯瞰城中，日夜下击，贼尸山积，启东门遁，复故官。四年，伪康王汪海洋窜大埔，耀还军扼守，遇伪侍王李世贤，血战三昼夜，以少击众，大败之。复与绍忠会师入闽，连克平和、诏安、长乐、镇平，而余匪啸聚和平者势犹盛。耀以无备，再褫职。旋收嘉应，复官。

七年，授南韶连镇总兵，调署潮州。潮俗故悍，械斗夺敫以为常，甚且负隅筑寨，拒兵抗粮。耀以为积匪不除，民患不息，乃创为《选举清乡法》，先办陆丰斗案，明正其罪。潮人始知有官法。陈独目结会戕官，谢奉章恃险擅命，并捕治之，潮民遂安堵。暇辄厘占产，征逋赋，丈沙田，潮税岁增钜万。又御水患以保农田，建书院以育俊秀，士民颂之。总督瑞麟状其绩以上，赏黄马褂。

光绪三年，调署陆路提督。五年，还本官，治潮州、南澳、碣石军事。九年，法越构兵，充海防全军翼长，改署水师提督。越二年，实授。尝率师出捣盗穴，广、惠、安谧。十七年，卒，恤如制。耀身矫捷，履山险若平地，眼有异光，暮夜击枪靡弗中，以故粤中诸匪咸惮之。

绍忠，籍三水。始随金缸为寇，既自赎，提督昆寿许领其众为一营，号安勇。克广西岑溪，赏都司衔，始更名。永定、大埔之役，与有功。数迁至副将，权罗定协。寇据嘉应，其党谭光明等殊死战。绍忠扼守长沙墟，寇至，击却之。城寇悉众出，并力追击，擒渠率，城拔。以次征肇庆、思平诸匪，赐号敢勇巴图鲁。平五坑客匪，更勇号额腾伊。自是察匪所向，捕之。不二年，擢提督，补潮州镇总兵。光绪二年，搜治钦州、灵绍积匪，晋秩头品。五年，攻克琼州、儋临，赏黄马褂。十年，权陆路提督。粤故多匪山，忠颇善治之。攻剿遍粤境，转战闽、桂，匪为敛迹。十五年，授湖南提督。十七年，还综广东水师。二十年，加尚书衔。越二年，卒，恤如制。

邓安邦，广东东莞人。以勇目积功至守备。同治三年，从耀等克武平。四年，汪海洋陷镇平，围平远。安邦赴援，抵城下，饥疲甚，杂食薯芋，卒解城围。再败贼大柘、超竹。嘉应陷，与诸军截歼之，晋游击，赐号锐勇巴图鲁，迁参将。光绪三年，补清远营游击。明年，匪首欧就起袭据佛冈厅，安邦约绍忠内外合攻，复其城，获就起，置之法。十二年，授湖州镇总兵。十四年，卒。

论曰：自发、捻起，各省兴团练，淮、皖为盛，实淮勇之始也。东才以下诸人，初皆起乡团，其后或隶豫军，或隶淮军，皆先后著战绩，为是所称。方耀以粤团归官军，善战兼谋勇，尤善治盗，民多感颂，兹故并著之。

清史稿卷四五八　列传第二四五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进士，出知广西容县。师克浔州，与有功，累晋知府。同治九年，除知梧州。光绪三年，迁安襄荆郧道。八年，晋广西布政使，命督办海防，得专奏事。时法人谋占全越，巡抚张之洞、侍读张佩纶先后疏荐堪军事。会南定陷，朝命出镇南关，与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筹防，未行，越官刘永福战胜怀德府纸桥，状其绩以上。

九年，出关，至北宁而还，顿龙州，被命为巡抚。敕趣永福规河内。延旭上部署防守状，略云：“固广西边疆，必守北宁；固云南边疆，必守山西。左军前锋分驻北宁、涌球，去城止十二里。一旦有事，援之则无辞于法，听之则有惭于越。不如徙军入城，城固我储粮屯戍所也。并简锐扼浪泊湖北岸，为山西声援，别募勇百人扼月德江，与陆军相表里。”附请吏部主事唐景崧留军。初，法人犯顺安，越未败，遽乞和。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或谓因故君未葬，冀缓须臾；或谓因废立嫌疑，朋兴党祸。越臣黄佐炎等录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刘永福见驻山西，法人拟益师往攻，请无撤兵，用警戎备。”越王阮福升嗣位，遣使告哀，并恳允其诣阙乞封。复具和约二十七条及黄佐炎禀，上之枢府。左宗棠檄前布政使王德榜募勇扼桂边，朝命受延旭节度。其冬，力疾再出关，驻谅山，趣军进取，分袭海阳、嘉林缀敌势，并请拨船严扼海口，断其出入。谕仍力守北宁。于是令左军黄桂兰、右军赵沃协防其地。适山西陷，延旭犹虑兵力薄，复遣使入关募勇，通旧五十余营，厚集于此。随令广间谍，安地营，禁扰民，严冒饷。然沃等皆寡识，桂兰尤侈汰，

与越官张登坛日事宴乐。登坛故通法，嗣以有却泄其事。上命延旭罢登坛，或囚而杀之，延旭以力不能制而止。日唯筹军火济师，以为兵力厚，可恃以无恐。桂兰复希风指，侈谈部下能战，延旭益信之，遂六上书请战。上不许，敕保守未失陷地，毋贪功。

十年，法军陷扶良，三路攻北宁，桂兰溃奔太原。李鸿章电奏失守，延旭犹上言："西联滇军，东防江口，北宁断无他虞。"上责其饰词。会岑毓英抵保胜，部署边外各军，遂命延旭军属之。初，延旭之任西抚也，未及两月，亦知桂兰等未可恃。嗣以临敌易将，操之急，易生变，以故诰诫备至。而桂兰等且纵兵剽夺，越民不堪命，忿滋甚。是役也，群反噬，城乃陷，延旭上其欺饰状，并自纠请治罪。上怒，诏革职留任。法军乘胜入芹驿关，复命力捍之，毋再失。延旭以景崧护军收残兵，更约束，令驻屯梅。

时谅江、朗山、狼甲相继屠溃，谅山教民且蠢焉思动。延旭鉴覆辙，严禁防军向越官索夫米，有伐一草一木者斩，越民仍不知感。适德榜至，劝延旭勉自支振，图再举。于是更严勒粤军，仿楚勇制，力求后效。而逮问之命下，吏议斩监候，改戍新疆。追论举主，之洞、佩纶，均被诃责。延旭未出都，病卒。子坊，自有传。

唐炯，字鄂生，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训方子。训方督师金口，炯驰数千里省视。越夕难作，仓皇奉遗疏谒曾国藩，得代奏。武昌复，求遗骸归葬。桐梓乱民起，治乡团御之。服阕，入赀为知县，铨四川。

咸丰六年，署南溪。值滇寇李允和蠢动，蓝朝柱应之，陷叙州，吏士皆恐。炯乃训练兵壮，晨夜徼循，人心稍靖。有为寇所获者，纵之还，曰："为我语唐青天，决不犯南溪一草一木！"炯领兵逼吊黄楼，单骑入营，谕以利害，朝柱款附。允和改犯犍为，炯驰救，壁不动，俟其懈乘之，寇狂奔，自相辚藉。旋与楚军解成都围。

八年，檄署绵州事。时郫、彭军事棘，调还省防守。炯谓得黑窝盗虚实，请限八日毕乃事，果如所言。除知夔州，未上，逾月，允和围绵城，炯掘壕登陴，民助赀粮。炯居城三月，不下，誓死守。援至，围始解。已而湘、黔军哄州署，骆秉章劾罢之。事白，仍治军。

同治改元，统安定营。会石达开围涪州，与刘岳昭期会师，击走之。其夏，石党窥綦江。炯闻警驰援，燔其壁，寇溃，大破之长宁。以疾还成都。秉章询寇势，时寇退滇边，声入黔，炯曰："此诱我军东下耳。彼必走夷地，乘虚入川，宁越宜警备。"俄而寇入紫地，复请遣唐友耕军大渡河扼之。达开返西岸，退为猓夷所窘，食尽乞降，枭诛之。明年，权绥定府，区邑为八路，路若干场，场若干寨，置寨总，行记善恶法，月朔上其簿亲判之。又立书院二、社学八十余。境内称治，下其法他县。越二年，赴陕佐治营田。捻首张总愚犯新丰，大败之。

六年，四川总督崇实命率师入黔。黔患贫瘠，崇实先问以理财策，炯曰："理财莫若节用，节用莫若裁勇，裁勇莫若援黔。"崇实然其言，遂以军事属之。连破偏刀、水上、大平、黄飘、白堡，禽斩王超凡、刘仪顺，降潘人杰、唐天佑，皆积寇也。又克平越、瓮安、黄平、清平、麻哈。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嗣为吴棠所劾，还蜀。

光绪四年，丁宝桢督四川，令佐治盐策，旋补建昌道。六年，署盐茶道，条上善后六事，谓："发引必先新后旧；征税必先课后引；收发盐引，责成盐道；改代引张，责成州县；缴残则严定限期；办公则优给公费。"议行，凡百余年引目浑淆、款项轇轕诸弊，至是尽革，语具盐法志。

八年，张之洞、张佩纶先后奏荐堪军事，于是擢云南布政使。炯率川军千人驻关外，滇军悉归节度。既莅事，裁夫马，治厂务，并厘卡，清田粮，民困少苏。法人夺我越南，被命赴开化防守，即于军前除巡抚。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左宗棠庐其治行上于朝，命戍云南，交岑毓英差序。十三年，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并报可。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三十一年，谢病归。三十四年，以乡举重逢，晋太子少保。逾岁卒，年八十，恤如制。

何璟，字小宋，广东香山人。父曰愈，见《循吏传》。璟，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

修，转御史。咸丰七年，英人陷广州，总督叶名琛获谴罢，而巡抚柏贵等罪相埒，谴弗及，时论哗然，璟乃分别上其谬误状。明年，英舰入津沽，疏陈战守要略，先后抗论外务，疏凡八上。迁给事中。十年，出为安徽庐凤道。

同治二年，迁按察使。捻至，与总兵喻吉三随方应御，寇不得逞。四年，晋湖北布政使。逾岁，到官，值黄陂饥嗛，民就食江、汉，便宜发帑金济之。九年，擢福建巡抚，历山西、江苏。遭父忧，服阕，起闽浙总督。

光绪三年，备日本议起，治海防，饬戎政。其夏患水浸，日坐城上督拯难民，凡阅七昼夜，醵金恤之。水退，浚洪塘江，导支流入海，后患稍杀。五年，兼署巡抚。时日本议废琉球，数以兵舰浮闽、沪。璟以台湾地当要冲，基隆尤扼全台形胜，乃调集轮舶，增募兵勇，建筑炮台，备不虞。

九年，法越事起，海防戒严。璟令总兵张得胜等分扼诸郡，提督孙开华等分扼台、澎，并檄杨在元署台湾镇，助防守。明年，又上福、厦、台益船募卒状，上皆勘厉之。已而会办军务，张佩纶至，事皆专决，视璟等若属吏。又严劾在元贪谬，璟坐疏忽，干吏议。以是益畏事之，不敢为异同。佩纶调舟师卫船局，璟亦以炮布衙署自卫。廷旨以闽事亟，谆谆谕固守。逮战书至，璟告佩纶曰：“明日法人将乘潮攻马尾矣！”佩纶弗听。舟师大挫，璟欲驰援，而临浦无舟可济，株守省城，卒致闽事日环。然犹左袒广勇，虽逃不问，颇为时訾议。乃飞章自劾，而廷旨已先召还京。寻御史亦劾其黩冗，部议褫职。十四年，卒。

张兆栋，字友山，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铨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出知陕西凤翔府，莅事三月，而回寇窃发，乃募乡兵捍之。无何，城被围，寇且掘长濠图久困，兆栋晨夕登陴慰劳守者。寇轰溃西南城，蚁附上，兆栋躬冒矢石，战甚力，寇不得逞。益固结绅民，誓坚守，阅十有六月，援师至，围始解。超授四川按察使。

咸丰四年，调广东，迁布政使。左宗棠治军嘉应，馈运阻绝，兆栋殚心筹画，给食不乏。历安徽、江苏，皆称职。九年，擢漕运总督。时运河久废不缉，兆栋虑海警阻漕，为上《治河济运状》，称旨。

十一年，再调广东。粤俗嗜博，闱姓害尤烈，疏请禁止，报可，而总督英翰曲徇商人请，弛其禁。兆栋劾之，落职，遂兼摄总督事，禁益严，终其任，粤吏无敢言闱姓者。

光绪四年，母忧归。服阕，起福建巡抚。十年，法越事起，法舰窥台闽。张佩纶衔命会办闽防军务，兆栋畏其焰，曲意事之，日谒如衙参。佩纶虚饰胜状，诏发万金犒兆栋军。兆栋且疏劾大员谋遁，意指何璟也，朝旨令据实以闻。已而事亟，己亦微服匿民间，数日略定，复出任事。璟罢，兆栋兼总督，朝廷论马尾失守罪，褫职。十三年，卒于闽。宣统元年，复官。

论曰：法越初构衅，号识时务者争上书慷慨言战。未及旬时，延旭败退广西，炯弃关外新安行营。何璟、兆栋慑张佩纶之气势，怯懦而无所主，事急皆遁。方其互相汲引，不恤举疆事以轻试。及其败也，其党益肆言荧听，而此数人者，遂得保首领以没。朝廷固宽大，亦失刑甚矣。

清史稿卷四五九　列传第二四六

冯子材王孝祺　陈嘉　蒋宗汉

苏元春马盛治王德榜张春发

冯子材，字翠亭，广东钦州人。初从向荣讨粤寇，补千总。平博白，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改隶张国梁麾下，从克镇江、丹阳，尝一日夷寇垒七十余。国梁拊其背曰：“子勇，余愧弗如！”积勋至副将。国梁殁，代领其众。取溧水，擢总兵。

同治初，将三千人守镇江。时江北诸将多自置卡榷厘税，子材曰：“此何与武人事？”请曾国藩遣官司之。所部可二万，饷恒诎，无怨言。莅镇六载，待士有纪纲，士亦乐为所用。寇攻百余次，卒坚不可拔。事宁，擢广西提督，赏黄马褂，予世职。赴粤平罗肃，移师讨黔苗，克全茗、感墟。九年，出镇南关，攻克安边、河阳，凯旋，再予世职。

光绪改元，赴贵州提督任。七年，还广西。明年，称疾归。越二年，法越事作，张树声蕲其治

团练，遣使往趣驾。比至，子材方短衣赤足、携童叱犊归，启来意，却之。已，闻树声贤，诣广州。适张之洞至，礼事之，请总前敌师干卫粤、桂。逾岁，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其时苏元春为督办，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恒悒悒。闻谅山警，亟赴镇南关，而法军已焚关退。龙州危棘，子材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备险奥，乃今筑长墙，萃所部扼守，遣王孝祺勤军军其后为犄角。敌声某日攻关，子材逆料其先期至，乃决先发制敌。潘鼎新止之，群议亦不欲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于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却。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退后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越二日，克文渊，被赏赍。连复谅城、长庆，擒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

越民苦法虐久，闻冯军至，皆来迎，争相犒问，子材招慰安集之，定剿荡北圻策。越人争立团，树冯军帜，愿供粮运作乡导。北宁、河内、海阳、太原竞响，子材亦毅然自任。于是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去之日，越人啼泣遮道，子材亦挥涕不能已。入关至龙州，军民拜迎者三十里。命督办钦、廉防务，会办广西军务，晋太子少保，改三等轻车都尉。

十三年，讨平琼州黎匪，降敕褒嘉。调云南提督，称疾暂留。二十年，加尚书衔。值中日失和，命募旧部至江南待调发。和议成，还防。二十二年，赴本官。二十六年，入省筹防，会拳乱作，请募劲旅入卫，上嘉其忠勇，止之。逾岁，调贵州。二十八年，病免。明年，广西土寇蜂起，岑春煊请其出治团防。方募练成军，率二子以进，而遘疾困笃。未几，卒，年八十六。谥勇毅，予建祠。子材躯干不逾中人，而朱颜鹤发，健捷虽少壮弗如。生平不解作欺人语，发饷躬自监视，偶稍短，即罪司军糈者。治军四十余年，寒素如故。言及国梁，辄涔涔泪下，人皆称为良将云。

王孝祺，本名得胜，安徽合肥人。初入淮军，以敢战名。从李鸿章规三吴，积勋至守备。又从张树声克常、昭诸城，释平湖围，历迁副将。论克宜、荆、溧、嘉、常功，擢总兵，赐号壮勇巴图鲁。从援浙，连下湖州、长兴。是时，树声弟树珊攻湖北德安阵亡，坐失主将，贬秩。战败东捻，复故官。西捻平，晋提督，更勇号为博奇。旋赴山西防河，大搜马贼。值晋饥，斥家财以济，民德之，贼所窜匿，辄先詗以告。事宁，赐头品秩。光绪六年，树声督两广，奏自随。历署潮州、碣石总兵。九年，徙右江镇，主钦、廉防务。明年，潘鼎新来乞师，领勤军赴龙州，而鼎新已遁，乃从子材诣镇南关截溃勇。宵袭文渊，入街心，马踣，亟易骑，率死士绕山后，攀崖上，破二垒。俄而法军分路入，直攻关前隘，复自后路仰击，敌稍却。李秉衡集诸将举前敌主帅，孝祺曰："今无论湘、粤、淮军，宜并受冯公节度。"秉衡称善。右路者西岭也，其部将潘瀛袒臂裸体，冲入敌阵，故伤亡独多。至日暮，孝祺击败之，夺三垒而还。攻谅城，瀛执帜先登，并力克之，城复。取太原，予世职。明年，授北海镇总兵。二十年，赏双眼花翎。逾岁，谢病归。越四年卒，恤如制。

陈嘉，字庆余，籍广西荔浦。从苏元春征黔苗，累勋至副将，赐号讷思钦巴图鲁。平六硐，擢总兵，调赴湖南守宝庆。鼎新抚广东，嘉引兵从。抵思恩，值土寇啸乱，计擒其魁莫思弼，诛之。法越之役，率镇南军出关扼谷松。敌至，炮甚猛，退顿坚老，已而战船头、陆岸，皆捷。法军据纸作社，师设伏诱之，嘉出挑战，敌悉众迎拒，战方酣，元春隐兵起，斩法将四人、兵二百八十余。捷入，赏黄马褂，授贵州安义镇总兵。未几，法军大举寇坚老，鏖战数昼夜，被重创仆地，左右掖之去，既觉，麾刀叱退，仍奋击败之。逾岁，法军薄长墙。左路即东岭，嘉争其三垒，宗汉继之，七上七下，嘉被创者四，气不少沮。孝祺自西来援，合击之，遂夺还。以次复文渊、谅山，进规谷松，力疾赴前敌，诏嘉之，赐头品秩，予世职。创发，卒于军，年未五十，谥勇烈。

蒋宗汉，籍云南鹤丽。同治初，回寇入境，方居忧，其酋马金宝逼令受先锋印，佯以终制辞。潜归里，至江干，无舟可济，追骑将及，仰天祝曰："苟得留身报国，当建此桥！"果得浮槎以免。既贵，成金龙桥，亘数百丈，行旅至今赖之。初隶杨玉科麾下，每战辄为先锋。从攻猪供箐，其下

有吴家屯，为寇储粮地，备奥阻。宗汉间道得大溜口，率死士百，绝幽凿险，忍饥抵壁下，置药桶，设伏线，潜出约师，火发，大败之，繇是知名。又从玉科迭下各郡邑，积勋至副将，赐号著勇巴图鲁。战小围埂，勒马挺矛，当者辄靡。岑毓英见而叹曰："真虎将也！"大理平，擢提督，赏黄马褂。攻锡腊、顺宁，皆先据要险，设伏败敌。人皆谓其善谋云。事宁，更勇号图桑阿。克云州，署腾越镇总兵。攻克乌索，授顺云协副将。光绪改元，英翻译官马嘉理入滇边，抵户宋河遇害，坐疏防，镌秩付鞫。明年，复腾越，起副将。五年，靖远平，复故官。法越之役，率广武军出关，功与嘉埒。和议成，赐头品秩，除贵州遵义镇总兵。二十年，赏双眼花翎。二十六年，署提督，调云南。越二年，还贵州，予实授。明年，卒，予建祠。

苏元春，字子熙，广西永安人。父德保，以廪生治乡团，御寇被害，州人建祠祀之。元春誓复仇，从湘军。同治初，随席宝田援赣、皖、粤，累功至参将，假归。六年，领中军征黔苗，破荆竹园，赐号健勇巴图鲁。连克要隘，更号锐勇。八年，统右路军，值思州苗犯镇远，复击却之，进复清江，擢总兵。黄飘之役，黄润昌战死，元春驰救，亦败退，干吏议。克施秉，复故官。

九年，攻施洞，拔九股河，又改法什尚阿勇号。薄台拱，苗遁走，晋提督。明年，复丹江、凯里，军威益振，赏黄马褂。以次下黄飘、白堡，驿道始通。逾岁，循清水而南，所至辄靡，惟乌鸦坡犹负固。复自东南破张秀眉砦。残苗将北走，黔军遏之河干。元春麾军驰之，截寇为二，斩数千级，降三万余人。苗砦悉平。元春留顿其地，抚降众。论功，予云骑尉。全滇底定，赐头品秩。

光绪初，平六硐及江华瑶，被赏赍。十年，和议中变，法人大举攻桂军。潘鼎新荐其才，诏署提督。遂率毅新军驻谷松，取陆岸，鏖战五昼夜。上嘉其勇，命佐鼎新军，再予骑都尉。规纸作社，敌缘江筑垒，夜将半，师设伏诱之，其左树木幽深，元春隐兵其中，敌至，于是夹击，大破虏。既而法人犯谷松，师连战失利。敌毁镇南关，元春出陇窑御之，不克，退幕府。当是时，自南宁至桂林，居民大震。鼎新罢免，遂命主广西军事。

十一年，法人寇西路，元春趋艻封截之，乃引去。俄攻关前隘，失三垒，元春亟驰救。诘朝，助子材扼中路，大捷，语具《子材传》。长驱文渊，元春踵至，詗知敌据驱驴墟，乘其未整列逐之，敌夺门走，进扼观音桥，而停战诏下，诸军分顿关内，元春驻凭祥，居中调度。和议成，授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又改额尔德蒙额勇号。还龙州，其南曰连城，号天险，建行台其上，暇辄取健儿练校之，授以兵法。西四十里即关，崇山相崟，一道中达。元春相形胜，筑炮台百三十所，属统将马盛治镇之。凿险径，群市场，民、僮欢忭。复自关外达龙州，创建铁路百余里，增兵勇，设制造局，屹然为西南重镇。加太子少保，晋二等轻车都尉。

二十五年，入觐，命赴广州湾划界。前后镇边凡十九年，阅时久，师律渐弛，兵与盗合而为一，蔓滋广。朝命岑春煊督两粤治之，御史周树模劾元春克饷纵寇，敕春煊按复。春煊谓不斩元春无以严戎备，诏夺职逮讯。初，湘军旧制军饷月资衣食外，余存主将所备缓急，岁余乃给之，名曰："存饷"。元春莅边，凡所设施，不足，移十二万济之。刑部拟以斩监候，狱急，元春请以应领公款十六万备抵偿。于是部再疏其状，谓其父死难，例得减，诏戍新疆。

元春躯干雄硕，不治生产，然轻财好士，能得人死力。尝与法人接，独持大体。金龙峒者，安平土州地，为中、越要隘，法将据之，与争不决。而游勇万人恒出没为法患，法莫能制。其总督入关来求助，元春悉召至赀遣之，金龙七隘卒归隶。法商李约德为寇所掠，总署虑启衅，以属元春。元春简驺从诣山下，寇闻，送之出。时元春已积逋二十万，或劝其请诸朝，元春叹曰："吾任边事，致外人蹈绝险，尚敢欺朝廷要重利乎？"卒不可。法感其义，赠宝星，既入狱，年已六十矣，无子，幕士董<□裔羽>左右之。法总统闻其状，急电公使端贵等谋缓颊。<□裔羽>喜，具以告，元春曰："法，吾仇也。死则死耳，藉仇以乞生，是重辱也！君为我谢之。"居戍四年，御史李灼华疏其冤，事下张人骏，廉得实，请释归，而已卒于迪化。贫无敛，新疆布政使王树枏为治其丧。宣统改元，复官，子承赐，戍所生。

马盛治，字仲平，籍广西永安。以孝著。初随席宝田征黔苗，积功至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苗疆平，更勇号哈丰阿，迁副将。从克六硐，擢总兵。越事急，遂率师出关。时宣光、太原、牧马

溃勇索饷哗变，盛治轻骑往抚，汰弱留强，军纪以肃。逾岁，法人悉锐至，腹背受敌。盛治具餱粮，间道绕敌前，与元春诸军夹击之，遂复南关。克文渊、谅山、长庆，濒有功，赏黄马褂。光绪十二年，除柳庆镇总兵，仍统边军佐元春，筑炮台，设廛市，赏双眼花翎。二十一年，会办中越界务。连破西林、郁林诸匪，晋提督。二十八年，移署左江镇。南宁各属故盗薮，至即麾军搜剿，寇闻风遁。遂檄所属练团筑卡，坚壁清野，寇大困。其酋黄和顺等犹隅负，官军攻陇赖，遇伏，枪弹雨坌，盛治被重创，众掖之出，旋卒。盛治居边十七年，元春倚如左右手。元春尚宽，而盛治济以严，边境赖以宁谧。卒年五十八，谥武烈，予思恩、南宁建祠。

王德榜，字朗青，湖南江华人。咸丰初，粤寇扰境，与兄吉昌毁家起乡兵，战数利。五年，援江西，攻奉新，吉昌战死，德榜领其众，誓复仇。七年，论克瑞州功，叙经历、州同。明年，从将军福兴援浙，复衢、处各城，擢知州。又明年，从援安徽，克婺源，迁直隶州知州，援例加道员。其夏，歼贼浮梁景德镇。十年，平广信，寇遁入浙。徙防玉山，归左宗棠节度。十一年，李世贤、李秀成先后来犯，并击却之，赐号锐勇巴鲁图。

同治改元，所部哗变，又不禀宗棠命，私越境驻广丰，褫职留军。寻还浙。世贤犯遂安，出常山、华埠截之。会宗棠耀兵龙游，令扼全旺。世贤遣骁贼分道驰救，德榜自右路夹击，皆愕走。城寇犹未下，逾岁，逼城南，筑三垒，寇夜遁，复官。移师浮梁，连下崇光、阳溪诸渡。

三年，释广信围。其秋，复东乡，长驱江山、玉山、广丰、铅山，所至皆下，擢按察使。是时，世贤合汪海洋出入江、广边，连陷龙岩、南靖、漳州。德榜将二千五百人驰援，合刘典军为西路军，攻莒溪，克之。四年春，授福建按察使。复古田，攻南阳，师少却。俄而海洋率黄、白号悍党可二万列田垄，典先入，德榜为承，奋击之，寇返西岸。德榜追至下车，海洋下马痛哭，其党挟之走。黄、白号衣者，海洋所蓄死士，号无敌，至是丧失过半矣。四月，邀击世贤于安溪，进攻乌头门，复漳城，驰大埔，郭扬维率四千人降，乘胜克南靖。易勇号曰达冲阿，迁布政使。十月，援嘉应，顿塔子坳，与诸军环逼之。追寇，寇返奔。时宗棠军大埔，麾下止八百人，势岌岌，亟召德榜扼三河坝。地当潮州要冲，皆山道绝涧。德榜至，察地势，度寇必不往，且主帅军孤悬，寇直犯必不支，乃请当中路，卒与典军出寇前遏之。十二月，复嘉应，诛海洋。捷入，赏黄马褂。六年，遭父忧归。

十年八月，宗棠征河州回，德榜诣军所综营务。时黑山垒林立，势张甚。德榜率二千人自狄道渡洮，以石鼓墩左拂黑山，右扼边家湾，形便控驾，乃筑二垒其上，与诸军痛击，寇垒悉平。进驻迤南三甲集，率骑越山南下，大破之。剿东乡，抵阴洼泉，遇伏，下马督战，寇溃。迭克要害，寇并入谢家坪。十一年，傅先宗战殁新路坡，德榜接统其军，申明纪律，诛将弁先溃者六人，士气复新。羌地旷，夙患狼，往往百十成群，夜入幕帐噬人。德榜令将士习猎搜捕，狼患减。甘南既平，抚降回十余万。浚狄道河渠，获沃壤百余万亩。降敕褒嘉，赐头品秩。

光绪元年，母忧解职。六年，再赴新疆，以旧部驻张家口。七年，入京，教练火器、健锐诸营，兼兴畿辅水利。十年，越南事亟，率师赴难。抵龙州，募新军八营，号定边军，单骑诣谅山，谒徐延旭陈方略。令提督张春发分兵驻朝阳山、半陇山左右，何秀清等驻驱驴墟，通运道，而自领兵赴镇南关。北宁陷，权广西提督。战丰谷，败，苏元春不往援，德榜衔之。以故元春败于谷松，亦不往救。德榜自负湘中宿将，与督师不洽。潘鼎新责其战不力，劾罢之，以所部属元春。九月，复被命赴那阳，进逼船头，战数捷。

明年，军油隘，法军犯长墙，出师夹击，据文渊对山，鏖战数日，杀伤略相当。越日，陈嘉争东岭三垒，德榜击其背，克之。是日晨，出甫谷，敌援至，冲截为二，部将萧德龙及春发战最勇，歼法军百余人，获粮械无算。敌被截，大溃。已，复合诸军攻谅城，法军扼驱驴墟，地故有德榜旧垒，坚且致。平明，德榜歼其六画兵总一，诸军继之，城复。谷松敌势仍悍，又歼其三画兵总一，于是法人大溃，悉返侵地。复故官，被赏赍。寻移疾去。十五年，授贵州布政使。十九年，卒。恤如制。

张春发，字兰陔，江西新喻人。初隶刘松山麾下，充探骑，频有功。累迁至副将，赐号杰勇巴图鲁。从征陕回，规宁灵，战常陷坚，擢总兵。金积堡寇决渠掩我师，春发开沟筑堤，引流反灌，

破垒二百余，更勇号曰哲尔精阿。复巴燕戎格及河州，晋提督。光绪二年，从刘锦棠取迪化，连克玛纳斯、达坂、托克逊，赏黄马褂。进复西四城，予世职。五年，安集延布鲁特入寇，春发度幕趋博斯塘特勒克，捣其巢。逐北至俄境。法越肇衅，从德榜夺东岭。法援大集，弹入右额，贯左颊，裹创力战，大捷。除广西右江镇总兵，署广东陆路提督，赏双眼花翎。二十一年，平永安、长乐匪，予实授。二十六年，调湖北，逾岁，徙云南。魏光焘劾其营务废弛，论戍。三十二年，张之洞白其诬，复官，综两江营务。宣统三年，病免，旋卒。春发治军严，尝云兵佚则骄惰，以故朝夕躬训练，暇辄使浚河流，平道路。然木讷寡文，疏酬应，同官先施者恒不答礼，且往往气凌其上，卒以此丛忌。

萧得龙，籍湖南蓝山。咸丰初，从援赣、浙，积勋至提督。调赴闽，克南阳、漳州。攻嘉应，寇遁，追扼北溪，大败之，赐号博奇巴图鲁。光绪初，移师甘肃，克东乡太子寺。越事危棘，与法人战南关，杀伤略相当，夺东岭三垒。功最，赏黄马褂。事宁，署庄浪协副将。创发，卒于官，予优恤。

马维骐，字介堂，云南阿迷人。少从岑毓英军征回寇，积功至都司，捕盗尤有名。越南事亟，又从毓英出关，以偏裨当一路。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为著。师攻宣光，垂克，法援大集，围刘永福军，维骐锐身驰救，鏖战二昼夜，击却之。从攻临洮，功最，迁副将，赐号博多欢巴图鲁。

光绪十三年，袭攻猓黑，间道济澜沧江。贼惊溃，斩其酋张登发，辟地千里，晋总兵。频年越匪乱，骚扰各州邑，设方略治之，边境以安。二十四年，除广东潮州镇。越四年，擢四川提督。仁寿、彭山土寇起，焚教堂，杀教民，势汹汹。岑春煊谘其娴武略，军事一以属之，用兵数月，以次戡定。

三十一年，打箭炉关外泰凝寺喇嘛谋叛，率师讨平之。会巴塘蠢动，杀驻藏大臣凤全，川边大震。维骐剿抚兼施，克要害，擒渠率，赐头品秩、黄马褂。赵尔巽督川，改编巡防军，奏充翼长，训练士卒，创设将弁学堂，军民绥戢。宣统二年，卒，恤如制。

覃修纲，籍广西西林。隶毓英麾下，与维骐齐名。征回有功，累迁至参将，赐号勤勇巴图鲁。从克云州，晋副将，更勇号曰隆武，宣光之役，修纲独扼夏和、清波，分兵取嘉喻关，复招越民九千，分顿要隘，缀法军。缅旺前接山西、兴化，后达十州、三猛，为敌所据，出不意袭克之。次年，永福战失利，军溃退，修纲仍坚持不动。战临洮，斩其二将，夜半时，率死士短兵搏击，法人大败。乘胜复各郡县，北圻诸省皆响应。修纲出奇兵直捣越南中部，而奉命罢戍。事宁，赏黄马褂，署川北镇总兵，仍留滇。历权普洱、开化诸镇，坐事免。光绪二十五年，起甘肃西宁镇，留滇如故。三十一年，卒，予建祠，并毓英祠附祀。修纲性忠勇，官开化久，有惠政，士民感颂，因寄籍文山云。

吴永安，籍云南广西州。毓英部将中称骁果。以征回功，累选至副将，赐号尚勇巴图鲁。从克澄江，擢总兵。平馆驿，晋提都，更勇号曰额特和，赏黄马褂。毓英抚福建，奏署台湾镇，未之官，忧归。起治云南边防。法人浮小舟渡沱江，永安乘其半济，击败之。趋宣光，留三营扼守，而自间道还兴化合岑军。既而诸军攻宣光，与修纲分扼要隘，取家喻关，攻临洮，战益利，予优叙。和议成，署昭通镇。讨平武定夷匪，补鹤丽镇。光绪十九年，卒，附祀毓英祠。

孙开华，字赓堂，湖南慈利人。少从军，从鲍超援江西，战九江小池口，伤右臂。援湖北，再被创。池驿之役，夹击败敌，积勋至守备。同治初，转战皖、赣间，迁副将。克句容、金坛，赐号擢勇巴图鲁。以次攻金溪、南丰、新城、宁都、瑞金，并下之，晋总兵。广东、嘉应乱，败贼黄沙嶂，降者十余万，擢提督。

五年，除漳州镇总兵，仍北行追捻入楚。其秋，赴本官。总督文煜累疏荐其才。十三年，总督李宗羲治江防，设霆庆、霆汇诸营。厦门与台、澎对峙，势险要，开华以超旧将，被命治厦门海防。募勇成捷胜军，赴台北、苏澳营办开山，诏署陆路提督。

光绪二年，率师东渡，顿基隆，顾北路。其时后山阿绵、纳纳社番畔服靡恒，开华领所部抵成广澳，量地势，察番情，进驻水母丁。悍番分路迎拒，开华麾军鏖战，阵斩数人，余败溃。师入高

崁，直捣其巢，溃番并入阿绵，其地水湍急，耸巉巍岗，炮台错列，备奥阻。开华轰击之，纵以火箭，复绕道攻其后，番骇走，遂克之，擒其魁马腰兵等枭于市。九日三捷，论功，赏黄马褂。四年，霆庆军统将宋国永卒，开华接统其众。会加礼宛、巾老耶畔，据鹊子城，师攻不克。总督何璟以军事棘，令开华进新城，许便宜行事。开华浮战舰入自花黎，袭攻后山背。四日悉夷诸社，斩二百数十级。番乞款，缚姑乳斗玩以献，置之法。台北平，被赏赍。明年，内渡，再署提督。秋，复渡台。九年，回任，已，复出办台北防务。

十年，法人来犯，时刘铭传主军事。铭传故淮军宿将，知开华干略，檄守沪尾。初，法舰八艘至，开华度其必登岸，令诸将分伏炮台后，露宿以待。部署甫定，而敌弹雨坌，烟焰翳天，逼台而前。开华见势猛，分路截击，自夜至午，却而复前者数四。台既毁，短兵接战。开华锐身入，手刃执旗卒，夺其旗以归。诸军士见之，气益奋，斩首二千余级，法人遁走。欧洲诸国以失国旗为至辱。捷入，予世职，拜帮办军务之命。和议成，还本官，旋予实授。十九年，卒。谥壮武。子道仁，亦官福建提督。同时守沪尾者，朱焕明为最著。

焕明，籍安徽合肥。初从铭军征粤寇，积功至游击。平东捻，迁副将。西捻犯畿疆，蹑之沧州、德平，战数利，晋总兵。光绪元年，台湾生番骚动，从唐定奎往讨，连破竹坑山、内外狮头，擢提督。法越之役，法军分道犯沪尾。焕明当北路，被重创，战益力，开华直入击退之。旋移师台北，平番社，军嘉义鹿港。土寇数千薄城，焕明率三百人与战，殒于阵。事闻，附祀定奎祠。

苏得胜，亦籍合肥。从铭军讨捻，积功至游击。战常陷坚，赐号励勇巴图鲁，屡迁提督。法舰寇台湾，从铭传守台北。战基隆，大捷，记名海疆总兵，更勇号曰西林。沪尾告警，铭军回援，于是基隆再失。逮沪尾既复，得胜还驻六堵。规基隆，全军会月眉山，曹志忠将左，刘朝佑将右，得胜居中。敌至左路，击却之。逾岁，法益兵攻志忠营，得胜领数百人往援，战失利，提督梁善明阵亡，右师亦溃，月眉复不守。而得胜已先营六堵，筑城十余里，诸军获安。相持月余，和议成，始开港。施补建宁镇，仍留防沪尾。数剿生番，感瘴成疾。光绪十六年，卒于军。妻徐氏，绝食殉焉。恤如制，妻获旌。

章高元，亦合肥人。初入淮军，累至副将。铭传檄为骑旅先锋，转战鲁、皖。安丘之役，以功擢总兵，赐号奇车巴图鲁。征台湾，晋提督。法越事作，署澎湖镇总兵，铭传檄援沪尾。沪尾、基隆既复，论功，更勇号年昌阿，除登莱青镇。中日失和，诏赴前敌，驻盖平。日军来攻，战挫遂退。德军舰袭胶澳被幽，旋脱归，称疾罢。拳乱作，起署天津镇，徙重庆，以病免。卒，年七十一。

欧阳利见，字赓堂，湖南祁阳人。咸丰初，入长沙水师，转战赣、皖间，积功至游击。同治改元，伪护王陈坤书据太平，以兵舰衔尾西上，环泊花洋上驷渡，期水陆并进。利见领一军为前锋，兼程赴难。坤书阳令陆路悍党击我师船，而阴结筏自下游窃渡。利见詗知之，率所部长驱，乘风浪冲其筏为二。寇大困，倚河筑垒，矢坚守。我师水陆分道进，利见驶入花山，击其背。迟明，战良久，寇阵不少动，援军至，始退。利见进次马音街，会水师将李朝斌逼花津而阵，步骑助之，寇溃。翼日，复战，陆师将周万倬遇伏被创，利见锐身驰救，苦战竟日，焚象山寇舍。而寇艚聚泊小丹归，护新市镇。利见进石臼湖轰击之，获其船十二艘，迁参将。

四年，攻巢县，逼城东门而军，适彭毓橘军至，燔其筏，毁浮桥。寇入城，利见先登克之，遂与霆军复含山。四日连下三城，功最，赐号强勇巴图鲁，调补狼山镇游击。克嘉定，迁副将。下太仓、昆山、新阳，晋总兵。是时花泾港寇垒林立，与吴江、震泽寇相犄角。利见率师破之，毁其船二十艘，城寇骇绝乞降。于是苏、浙路梗，苏寇无固志。李鸿章督师合围，利见引兵从，迭克要害，寇宵遁。城复，晋提督。三年，攻嘉兴，利见率谢世彩等与陆师夹击，麾众先登，自城上发巨炮轰之。城寇驭乱，城遂拔。以次下长兴。坤书据常州，鸿章举兵西，使利见造浮桥渡濠，四面环攻，坤书就擒。中吴大定，除淮扬镇总兵。四年，捻至曲阜，东南走滕、峄，渡运，东北走兰山，南走郯，趋赣榆、青口，图南下。朝廷忧里下河，诏备淮扬防。于是利见率炮舰四十艘泊清江，兼治糈台。七年，黄河暴涨，利见乘流至德州，运防乃固。捻虽屡挫，然渡运之谋未已，盘旋河东上下。利见复下驶援应，与诸军环击，捻益不支。事宁，赏黄马褂，更勇号曰奇车伯。光绪六年，调福山

镇。明年，擢浙江提督。

十年，法舰寇福建，浙江戒严。镇海为浙东门户，利见以三千五百人顿金鸡山防南岸，提督杨岐珍以二千五百人顿诏宝山防北岸，总兵钱玉兴以三千五百人为游击师。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备吴杰领之，而元凯、超武二兵舰泊海口备策应。诸将皆受利见节度。利见实以兵备道薛福成为谋主，乃量形势，设防御，搜军实，清间谍，杜向导，申纪律，励客将，布利器，部署甫定，而敌氛已逼。法人狃马江之役，颇轻浙防。利见督台舰兵纵炮击之，法主将坐船被伤，数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舰并力猛进，又沉其一。敌计穷，相持月余，终不得逞。事后知主将孤拔于是役殒焉。上嘉其功，赐头品秩。十五年，病免。二十一年，刘坤一被命援奉天，奏调利见赴军。力疾北行，卒于道，年七十一。

论曰：法越之役，克镇南，复谅山，实为中西战争第一大捷。摧强敌，扬国光，子材等之功也。开华等复沪尾，利见等守镇海，与维骐等偕刘永福之拔宣光，并传荣誉。当时挟战胜之威，保台复越，亦尚有可为。独怪当事者为台湾难保之说以自馁其气，致使关外虽利，而越南终非我有。罢战诏下，军民解体，至今闻者犹有恨焉。

清史稿卷四六〇　列传第二四七

左宝贵弟宝贤等永山　邓世昌

左宝贵，字冠廷，山东费人。咸丰初，隶江南军。尝令当前敌，阵既接，旗兵中炮，殪，宝贵持其帜冲锋入，大捷，繇是知名。获苗沛霖，克金陵，频有功。后以游击从僧格林沁讨捻，积勋至副将。

光绪初，尚书崇实巡视奉天、吉林，奏自随。既至，斩高希珍于土门，诛宋三好于石砬子。边外东北庙沟金宫四构党图大举，复捕治之，余烬悉平，赐号铿色巴图鲁，晋记名提督。授高州镇总兵，仍留奉天。平朝阳教匪，赏黄马褂、双眼花翎，驻沈阳。

二十年，朝鲜乱起，日本进兵。朝议既决战，卫汝贵、马玉昆、丰绅阿各率所部往御之，宝贵自奉天来会，是为四大军。虑海道梗，乃绕道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平壤。是时叶志超虚饰战胜状，电李鸿章入告，遂拜总统诸军命。于是汝贵、玉昆军南门外大同江，志超部将江自康军北门外小山，宝贵任城守。未止舍，日军舆至，宝贵与丰绅阿击却之。敌退龙冈，分道来攻，又败之。志超乃聚全军为婴城计。时宝贵扼元武门，日军大队至。志超将溃围北归，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勿令逸。宝贵狃于捕马贼之功，颇轻敌。日军举炮散置山巅，谍者以告，若弗闻。登城指麾，中炮踣，犹能言，及城下，始殒。其部将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于是诸军皆溃。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子国楫袭。

弟宝贤、宝清先后于直隶、奉天剿匪阵亡。

永山，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黑龙江将军寿山弟。以荫授侍卫，归东三省练军。中日战起，从将军依克唐阿军，率黑龙江骑旅驻摩天岭。永山临敌辄深入，为士卒先。与日军战数有功，连歼其将。既克龙湾，乘胜渡草河，规凤凰。依克唐阿策袭其城，檄永山为军锋，偕寿山分率马步队深入攻之。抵一面山，距城八里，张左右翼，各据一坡以待。永山为右翼，尤得地势。敌作散队，伍伍什什冒死前，复以大队横冲我左翼。左翼溃。右翼亦不支，乃相继退。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事闻，谥壮愍，予建祠奉天。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少有干略，尝从西人习布算。术既长，入水师学堂，精测量、驾驶。

光绪初，管海东云舰，檄循海口。日本窥台湾，扼澎湖、基隆诸隘，补千总，调管振威舰。以捕海盗，迁守备。李鸿章治海军，高其能，调北洋。从丁汝昌赴英购铁舰，益详练海战术。

八年，朝鲜内乱，复从汝昌泊仁川，为吴长庆陆军后距。事宁，迁游击，赐号勃勇巴图鲁。管扬威快舰，往来天津、朝鲜。冬寒水沍，巡视台、厦海防。寻充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四船营务

处，兼致远管带。

十四年，台湾生番畔，以副将从汝昌往讨。战埤南，毁其碉寨，擢总兵。时定海军经制借补中军副将，而以汝昌为提督，其左右翼总兵则闽人林泰曾、刘步蟾也。汝昌故不习海战，威令不行。独世昌以粤人任管驾，非时不登岸，闽人咸嫉之。

二十年夏，日侵朝，绝海道。鸿章令济远、广乙两船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受殊伤，轰济远，都司沈寿昌，守备杨建章、黄承勋中炮死。济远逃，日舰追之，管带方柏谦竖白帜，追益亟，有水手发炮击之，折日舰瞭楼，柏谦虚张胜状，退塞威海东西两口，世昌愤欲进兵，汝昌尼其行，不果。已而日舰集大连湾，窥金州，我国海军乃大发，泊鸭绿江大东沟，以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汝昌乘定远居中，列诸船左右张两翼。日舰鱼贯进，据上风，汝昌令轰击，距远不能中。日舰小，运掉灵，倏分倏合，弹雨垒集，定远被震，大纛仆。世昌见帅旗没，虑军心摇，亟取致远纛竖之。战良久，定远击沉其西京丸，我之超勇毁焉。

世昌乘致远，最猛鸷，与日舰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战既酣，致远弹将罄，世昌誓死敌。将士知大势败，阵稍乱，世昌大呼曰："今日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众乃定。世昌遂鼓轮怒驶，欲猛触吉野与同尽，中其鱼雷，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其副游击陈金揆同殉，全船二百五十人无逃者。经远管带总兵林永升、超勇管带参将黄建寅、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并殒于阵。

事闻，世昌谥壮节，余皆优恤。世昌既死，诸船或沈或逃，遂不复成军。世昌临战以忠义相激厉，死状尤烈，世与左宝贵并称双忠云。永升等，忠义有传。

刘步蟾，侯官人。幼颖异，肄业福建船政学堂，卒业试第一。隶建威船，徼循南北洋资实练。

同治十一年，会考闽、广驾驶生，复冠其曹。自是巡历海岸河港，所莅辄用西法测量。台湾地势、番部风土尤谙习，为图说甚晰。

光绪改元，赴欧学枪炮、水雷诸技，还留福建，叙守备。以丁宝桢、李鸿章论荐，擢游击，会办北洋操防。十一年，赴德国购定远舰。维时海军初立，借才异地，西人实为管带，步蟾副之。已而西人去，颇能举其职。十四年，以参将赴欧领四快船归，迁副将，赐号强勇巴图鲁，擢右翼总兵。

二十年，中日战起，海军浮泊大东沟。日舰至，督摄诸艺士御之，鏖战三时许，沉敌舰三艘，运送铭军八营，得以乘间登岸。论功，晋记名提督，易其勇号曰格洪额。明年，战威海，中弹死。步蟾通西学，海军规制多出其手。顾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时论责其不能和衷，致偾事。然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虽败挫，杀敌甚众。上嘉其忠烈，诏优恤。

其左翼总兵林泰曾，亦籍侯官，同为船政学堂卒业生。管镇远，战大东沟，发炮敏捷，士卒用命，扑救火弹甚力，机营炮位无少损，赐号霍春助巴图鲁。驶还威海，舰触礁受伤，愤恨蹈海死。副将左翼中营游击杨用霖、广东大鹏协右营守备黄祖莲并殉焉。优恤各如制。祖莲等，忠义有传。

戴宗骞，字孝侯，安徽寿州人。少以廪生治乡团，捻酋苗沛霖数陷州，宗骞潜结各圩寨以携贰其党。

同治初，谒李鸿章，上平捻十策，深器之，遂留参戎幕，积勋至知县。十一年，治南运河堤工。时畿辅兴水利，计臣虑饷诎，议裁兵。宗骞上书，略谓："津沽为九河故道，漳、卫交汇，水灾衍溢。宜辟减河泄其势，厮枝河分其涨，俾淮、练军治之，则兵农合一，事半而功倍。"鸿章以其议上闻，遂命董其役，成稻田六万余亩。著《海上屯田志》纪其事。

光绪八年，中俄失和，吴大澄被命佐吉林边务，奏宗骞自随。大澄兼摄屯政，宗骞为治道路，筑炮台，设江防，徙直、东流民，假予产业，分部护之。塞外灌莽千里，马贼为民患，宗骞曰："此屯政蠹也！"率将士步驰八九百里，获渠率王林等骈诛之。又以缘边荒亘，户籍残耗，客民涣居不相顾，因令屯聚一处，略仿内地保甲，杜绝奸宄。复设制造局、采金厂，行之期年，商民辐凑。大澄上其绩状，选知府。

八年，徙防洋、蒲河两海口。遭母忧归，鸿章疏留，宗骞请终制，弗许。时兴海军，练水师，辟军港，檄防威海。十三年，诣军所，壁金线顶山，分巩军驻南岸，绥军驻北岸。明年，建两岸海

台各三，南曰赵北嘴、鹿角嘴、龙庙嘴，北曰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后路分筑陆台四，南岸口较阔，更建日岛地阱炮台，屹然为东防重镇。十七年，校阅海军礼成，论功晋道员。威海地瘠，士气衰，更斥资立义塾，延名师，至是始闻讴诵声。

二十年夏，日舰来攻，率师御之，伤其舰四艘，再至再败之。既而旅顺、大连相继沦没，威海势益孤，电请北洋、山东益师，久弗应。其冬，连失文登、宁海。时宗骞守北岸，分统刘超佩守南岸，宗骞与约，寇至互相应。岁除，大风雪，战桥头集，绥军大困，锐身救之出。

逾岁，日军倏，辄败去，折而南。宗骞往援，而超佩跄踉遁，三台拱手让敌，反诉巡抚李秉衡，诬宗骞背约。宗骞抗辩，愿复三台赎罪。乃募敢死士夺还二台，唯龙庙嘴未复。日军倏大集，二台仍不守，宗骞退归，登祭祀台。所部率卒哗变，宗骞佯弗省，行数武，枪齐发，材官追斩一人，众散走。宗骞既登，乃无一从者。夜宿药库，丁汝昌诣筹战守策，宗骞曰："绥、巩军已西去，孤台危棘，恐资敌。"汝昌令毁台，强掖之下。宗骞念南北各有地阱台，此其势尚可为，乃诣刘公岛就副将张德山。德山无战守志，宗骞饮金死，威海师遂燔。鸿章以死事闻，诏优恤。复以秉衡请，赠太常寺卿。

论曰：中东之战，陆军皆遁，宝贵独死平壤；海军皆降，世昌独死东沟。中外传其壮节，并称"双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独死凤城，敌遂长驱进矣。旅、大既失，威海势孤，步蟾、宗骞皆先后誓死。士气如此，岂遂不可一战？此主兵者之责。五人虽败，犹有荣焉。

清史稿卷四六一　列传第二四八

宋庆吕本元　徐邦道马玉昆

宋庆，字祝三，山东莱州人。家贫落魄，闻同里宫国勋知亳州，往依为奴。亳捻孙之友伪就抚，庆察其意叵测，请击之。国勋壮其志，署为州练长。之友降，遂接统其众，号奇胜营，荐授千总。自是守宿州，剿豫匪，释凤阳围，保徐、泗后路。逾三岁，擢至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既贵，过亳，谒所主，仍易仆厮服，执事上礼益恭，人传为美谈。

同治改元，唐训方抚安徽，裁临淮军，而以三营属庆，毅军自此始。三年，苗沛霖围蒙城，庆绝其饷道。会僧格林沁军至，轰击之，寇宵遁。苗酋死，庆为安抚余众，自寿州正阳关所莅皆下。两淮告宁，调赴豫。时张曜为翼长，庆往访，详询地势寇情。曜喜曰："诸将无问及此者，君来，豫之福也！"遂与交欢。明年，授南阳镇总兵。无何，曹州贼势炽，庆被困邓州刁河店，会粮罄，势且不敌。乃令部将马玉昆率壮士三百，潜出立营通馈运，军气复振，寇乃解去。已而张总愚决河图北犯，庆据堤迎击，败之，西走。而任柱、赖文光复窜豫，湘军将刘松山助庆军尽驱入楚疆，豫略平。巡抚李鹤年因增练两大军，今曜领嵩武军，而以毅军专属庆。

六年，与曜扼黄河，蹙捻至山东，聚而歼之。论功，赏黄马褂，更勇号格洪额。时总愚南扰河津，逼解州，诏庆与曜分守河北。逾岁，捻窜畿疆，庆率师入卫，转战雄、任、祁、高间，与诸军大破之，总愚赴水死。予二等轻车都尉，授湖南提督。

八年，左宗棠西征，庆引兵从，抵神木，再战再捷。明年秋，命参哈、宁剿匪事，旋移督西川，皆在军遥领。十三年，河、狄抚回闪殿臣叛，楚军战失利。时庆驻凉州，奉檄往援。三日驰五百余里，抵沙泥站，众缚其渠以献，诛之，事遂定。光绪元年，师还。六年，徙防旅顺，十余年，军容称盛。醇贤亲王奕譞被命巡阅，叹为诸军冠，亲解袍服赠之。两宫眷遇优渥，加太子少保、尚书衔。

二十年，中日失和，庆统毅军发于旅顺，与诸军期会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已失，廷旨罢总统叶志超，以庆代之。庆与诸将行辈相若，骤禀节度，多不怿，以故诸军七十余营散无有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日军过义州，庆顿中路九连城，严诫备。日军渡鸭绿江，战失利，直趋凤凰城，退扼大高岭。旅顺围亟，朝命聂士成守之，敕庆往援。顿盖平，屡捣金州不得进，而旅顺已失。庆退守熊岳，自请治罪，被宥。未几，复州又失。日军西陷海城，庆亟赴之，击敌感王寨。前军方胜，后队讹传敌拊背，骇溃，复退守田庄台，辽阳益危。庆凡五攻城弗能拔，朝廷思倚湘军，命庆与吴大澄佐刘坤一军。庆率徐邦道、马玉昆兵万二千人顿太平山，战却之，大澄败入关。庆方以三万人

驻营口，闻警，还扼辽河北岸。而日军尽以所获炮列南岸猛攻，庆军溃而西，于是辽河以东尽为日有矣。诏褫职留任。

二十四年，徙守山海关，入觐，释处分，和议成，留豫军三十营属之，赐名武卫左军，驻锦州。二十八年，卒，晋封三等男，予建祠，谥忠勤。子天杰，五品京堂，袭爵。

庆从戎久，年几八十，短衣帕首，蹻蹀冰雪中，与士卒同甘苦，人以为难云。

吕本元，安徽滁州人。初隶李鸿章军，随剿粤匪、捻匪，转战苏、皖、鲁、豫各省。援鄂、援陕屡立功，历保总兵，赏强勇巴图鲁勇号。鸿章总督直隶，调入直。光绪初，授四川重庆镇，仍留统盛军马步各营。中日战起，檄本元统队出关，兼程至安州。平壤失，从宋军退守大高岭。本元令各军夜树旗各要隘，广设疑兵，亘二百余里。敌至，疑顿不前，乘其疲袭击之，复与聂军败之分水岭。议成，还直。二十六年，拳祸起，署天津镇，擢直隶提督，统淮、练各军。剿匪受弹伤，事平，赏黄马褂。调浙江，勤训练，尤严治盗，常亲督队入山搜剿，连毙匪首。浙省议裁绿营，本元赞画始就绪。宣统二年，病，乞罢，寻卒。

徐邦道，四川涪州人。初从楚军讨粤寇，积勋至参将。还本籍筹防，解城围，迁副将。越境援陕西汉中，赐号冠勇巴图鲁。旋坐汉中失守，褫职。嗣从副将杨鼎勋援苏，再援浙、闽，以战功释处分。同治六年，从刘铭传剿平东捻，复官。明年，张总愚犯减河，邦道严扼桥口，大败之。更勇号铿僧额，迁总兵，署江苏徐州镇。光绪四年，擢提督，调驻天津军粮城，授正定镇。东事起，庆以旅顺守将赴防九连城，李鸿章别令姜桂题等守旅顺，邦道助之。日军入貔子窝，邦道语诸将曰："金州若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御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趋大连湾。是时铭军分统赵怀益守其地，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旅随邦道行。日军大集，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怀益奔旅顺。越十日，日军来争旅顺，诸将相顾无措，邦道率残卒至，愤甚，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众拒战土城子，挫之。日军大至，乃退。道员龚照屿先一日遁，诸将亦夺民船以济，盖日军未至而旅顺已墟矣。邦道奔复州依庆，诏褫职。庆令守盖州，邦道自牛庄移师还，而盖平亦已失，合章高元击之，弗胜。桂题往援，邦道请夜捣盖平，桂题辞，诸军皆退营口。邦道乃从庆击敌太平山，与玉昆力战却之，俄仍败溃。复与湘军将李光久攻海城，亦弗克，遂退。逾岁，卒，复官，予优恤。

马玉昆，字景山，安徽蒙城人。以武童从宋庆攻捻，积功至都司，赐号振勇巴图鲁。任柱等困庆登州，玉昆锐身驰救，围立解，繇是以骁果名。捻平，擢总兵。剿秦、陇回，数获胜，更勇号曰博奇。既克肃州，赐头品服。嗣从金顺出嘉峪关，连下鸟鲁木齐、昌克、玛纳斯，禽其渠黑瞎子。天山南北告宁，赏黄马褂，予世职。玉昆居西域先后十余年，收复名城以十数，暇辄使部下屯垦辟地利。李鸿章疏荐将才，谓可继宋庆。

光绪间，调赴直隶。二十年，补授山西太原镇。会日朝构衅，玉昆统毅军赴援，次平壤，壁南门外大同江。日军来攻，玉昆守东岸，血战久，援至，敌败去。己而元武门失，叶志超令其速撤军，乃归平壤。日军占盖平，诸将皆退营口。玉昆从庆顿太平山，日军猛攻之，玉昆战最力，击退其众。无何，日军大集，庆陷重围，坠马负创，玉昆抉围入，翼之出，伤亡殊多。转战田庄台、感立寨，以千余人抗强敌，屹然自全。

二十五年，擢浙江提督。明年，调还直隶。适拳匪肇乱，联军入寇，玉昆统武卫左军御之。初战天津，继战北仓，相持月余，卒以无援退。车驾西幸，命随扈。又明年，还京，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朝阳土寇窃发，玉昆倍道应赴，破其卡，生擒首恶邓莱峰诛之。三十四年，病卒，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谥忠武。

依克唐阿，字尧山，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吉林驻防。以马甲从征江南。移师讨捻，败张洛行于大回村、濉溪口，屡著战绩，积勋至佐领。

同治初，马贼陷伊通，依克唐阿以少袭众，斩其酋刘果发等，又破之昌图，攻克刘家店，复长春厅，迁协领，赐号法什尚阿巴图鲁。搜捕残匪，获白陵河、焦西平，晋副都统。十一年，补官黑龙江。

光绪五年，移呼兰，呼兰设副都统自此始。明年，母忧归。时俄人以议改《伊犁条约》有违言，乌里雅苏台参赞喜昌夙谂依克唐阿谙战术，请敕就近募猎户守珲春。会吉林戒严，依克唐阿遂募兵五千择隘分守，而自率师驻其地。珲春故重镇，其东南海参崴，俄尤数窥伺，廷议设副都统镇之，于是又改调珲春。

十年，被命佐吉林军事。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二十年，日朝战起，依克唐阿请率军自效，乃进咸镜道，绕赴汉城迎击，上嘉之。左宝贵军失利平壤，日军西进，命移驻九连城。寻以日军渡江来攻，复令徒上游御之。依克唐阿与战于蒲石河，连克蒲石河口、古楼子。宋庆退驻大高岭，依克唐阿孤军不能独守，遂退宽甸。宋军南援旅、大，聂士成军接防，乃定夹攻之约。依军由宽甸绕进赛马集迎击日军，先战悬羊砬子，连胜之草岭河、通远堡、草河口。日军大集，横断聂、依两军，士成亟趋分水岭附其背，依军还击之，阵斩一中尉。又西而东，大战于金家河，军稍挫。日军先已占凤凰城，依克唐阿谋袭之，分左右翼以进，战一面山，敌来争，左翼溃，右翼统领永山遇伏死，依克唐阿保余军退，诏革职图后效。

逾岁，海城陷，辽西危棘，诏责长顺守辽阳，依克唐阿助之，发帑金五十万济依军。既至，议以攻为守。乃集诸将置酒，取刀刺臂血，搅而饮之，相矢以死。依军遂进取海城，军腾鳌堡、耿庄，数战弗胜。会荣和至军，亟趣之出。荣和先进北路，夺三卡，其左树木幽深，令隐兵备抄袭，而自列阵旷野，伏枪以待。日军据山巅轰击我师，弹落积雪中，渍不发。我师还击，仆者众，再发再仆。众争傍山出，伏枪具举，死以百数。荣和所部募自寒边外，善避击，伤者恒少，所谓“东山猎户”也。是役以千人抗日军数千，故依军声誉远出诸军上。

罢战诏下，日人将归我辽东，依克唐阿力请三路分兵镇慑，称旨。又条上练兵队、筑炮台、造铁路、制枪械、开矿产、治团练六事，朝旨以矿政尤要，敕妥筹开采。又明年，晋头品秩，授镶黄旗汉军都统。其秋，出为盛京将军。既莅事，纠偏墨，整营制，晰分厘税，岁增饷银数十万。复撤还金州奉军，杜俄人藉口，境内称治。

二十五年，卒，谥诚勇。予建祠。依克唐阿勇而有谋，性仁厚，不嗜杀，每有俘获，不妄戮一人。转战吴、皖、鲁、豫，先后救出难民以十数万计，至今人户祝之。初与长顺订兄弟交，长顺兄事之。及议辽阳战守，语不协。依克唐阿毅然独任其难，曰：“孰使我为兄也者？”其雅量如此。

荣和，字育堂。二等侍卫官至副都统。战后所部育字营多骄纵，命李秉衡查办，革职治罪。

长顺，字鹤汀，达呼里勒贝尔氏，隶满洲正白旗，世居布特哈。起家蓝翎侍卫，随文宗车驾狩热河。会马贼陷朝阳，从大学士文祥讨平之。嗣复从侍郎胜保征捻，转战直、鲁、皖、豫，以骁勇称。同治元年，解颍州围，以功迁二等。多隆阿主陕西军事，调赴军，至潼关，大败寇众，赐号恩特赫恩巴图鲁。进攻咸阳马家堡，被巨创，援至，又大破之，咸阳复，晋头等。

三年，悍回马化隆据宁夏，分其党驻清水堡成犄角，师久攻不下。长顺曰：“不先翦其羽翼，城未可克也！”乃自灵州袭清水堡，乘胜取宁夏，拔之，晋副都统，赐头品服。时长顺年未四十，而战常陷坚。每当兵溃时，或抄袭其后，或横阻其前，俾溃者得整列，以是常转败为胜。其旗帜尚白，寇望见之，辄呼曰：“小长将军至矣！”相与戒勿犯，其为寇所惮若此。

六年，移师兰州。时省城戎备寡，回众数千突来犯，长顺率百人隐小沟，出不意疾击之，寇愕走，又败之平番、皋兰、狄道，既复规取河州，连破太子寺、高家集，被赏赍。八年，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越二年，出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坐事免。

光绪二年，复官，左宗棠调赴甘肃，历署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初，新疆南路勘界议起，当事者与俄使相持久不决。至是，长顺陟巉岩，披蒙茸，获见高宗御书界碑，俄使始无异辞，乃定。明年，假归，历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内大臣。十四年，出为吉林将军。既莅事，赈军荒，维圜法，均厘榷，澄吏治，清盗源，整旗务，境内一切皆治办。又创修《吉林通志》，书成上之。

二十年，日军陷海城，辽阳危。朝命长顺往援，节制奉天各军，并严诏：“辽阳有失，唯长顺是问。”时溃军纷集辽城下，署知州徐庆璋方闭城不令入，军大哄。会长顺领百骑至，斩哄者一，余令还驻沙河。先是长顺被命以军五千分队应赴，先至者令壁本溪湖，自轻骑入辽阳。乱既定，日军谋

者亦不知其止百骑也，第归言某将军至。日军遂止弗前，辽阳乃保。已而进攻海城，战数日弗胜，长顺奏趣宋庆会师，诏不许。湘军将陈湜至，又请刘坤一令合攻，亦未果。及日军绕道复攻辽阳，适庆璋守＜⿰山吉＞峒峪，长顺与依克唐阿回援，得无恙。和议成，请疾归。

二十五年，复起吉林将军。拳乱作，俄罗斯内犯，奉天、黑龙江皆主战，长顺独持不可。双上言拳匪不可恃，东省铁路随地皆驻俄兵，宜善为羁縻，宁严守以待战，毋先战以启衅。上嘉其老成持重，奉、吉军事悉属之。战衅既开，奉、黑皆罹灾，而吉林安堵，人服其先见。日俄之战，守中立，独无所犯。三十年，卒，赠太子少保，予一等轻车都尉，谥忠靖，入祀贤良祠。

长顺耸干颊面，须眉洒然。富胆略，恒持短矛单骑穿贼阵，为士卒先。往往以少制众，以奇制胜，兼谋勇，一时称良将云。

论曰：中日之战，淮军既覆，湘军随之，唯豫军强起支持。庆与玉昆先后失利，亦不复能自振焉。东三省练军自成军后，终未当大敌，而依克唐阿、长顺一奋其气，遂保辽阳而无失，中外称之。丧师辱国者数矣，此固差强人意者哉。

清史稿卷四六二　列传第二四九

丁汝贵　卫汝贵弟汝成

叶志超

丁汝贵，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积勋至参将。捻平，赐号协勇巴图鲁，晋提督。

光绪初，留北洋差序，赴英国购兵舰，历法、德各营垒厂局，还综水师。八年，朝鲜与美议互市，请莅盟，汝贵与道员马建忠东渡监约。既而朝军哗变，焚日使署，遂率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而日军已先至，汝贵还请益师。随统七舰以济，薄王京，与吴长庆及建忠谒李应罢，执以归。九年，授天津镇总兵。会越南南定陷，乘兵舰往江平及钦州白龙尾，徼循海口，赏黄马褂。十四年，定海军经制，命为海军提督。军故多闽人，汝贵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又值部议停购船械，数请不获，盖海军废弛久矣。

二十年，赏加尚书衔。朝乱再起，汝贵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梶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贵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贵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炮震，晕而仆，舁以下。汝贵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著为令。旅顺陷，汝贵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余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贵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贵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贵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贵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向泣，集西员计议。马格欲以众挟汝贵，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贵从之，令诸将同时沈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是威海师燔焉。事闻，诸将皆被谴，汝贵以获谴，典弗及。宣统二年，海军部立，旧将请赐恤，始复官。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从刘铭传征捻，累迁至副将，晋总兵。事平，授河州镇，李鸿章荐其朴诚忠勇，留统北洋防军。历授大同、宁夏诸镇，均未之官，统防军如故。

光绪二十年，日朝战起，率马步六千余人进平壤，临行，鸿章诫以屏私见，严军纪。至牙山，退成欢，与日军相见，寻复趋平壤合大军，与副都统丰绅阿顿守城南江岸。平壤，朝旧京也，闻我军至，争携酒浆以献。而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汝贵军尤甚，杀义定朝民，众滋忿。复蚀军糈八万运家，军大哗，连夕自乱，互相蹈藉。时马玉昆血战大同江，浮舟往援，敌稍却。

元武门岭失，即窜走。鸿章方据叶志超牒奏捷，俄而安东、凤凰陷，踉跄走岫岩，岫岩陷，走奉天。朝士交章纠其罪，诏褫职逮问。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明年，锁送京师，按实，论死。

其弟汝成官至总兵。援旅顺，六统帅不相辖，汝成与赵怀益争殴，鸿章函责之。逮日军至，姜桂题等犹力御，而汝成已先遁。诏逮治，未踪获，乃籍其家。后不知所终。

叶志超，字曙青，安徽合肥人。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讨捻，积功至总兵。战淮城被创，仍奋击却之，逐北天长，又败之汊河，赐号额图浑巴图鲁。规南乐，战德、平间，濒有功。捻平，留北洋。

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为大沽后路。后徙防山海关，李鸿章荐其优智略，予实授。十五年，擢直隶提督。越二年，热河教匪乱，志超率师讨之。平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馆、贝子庙，释下长皋围，进攻乌丹城，擒其渠李国珍磔之，赏黄马褂、世职。

二十年，朝鲜乞师，鸿章令选练军千五百，率太原总兵聂士成顿牙山。志超迟留不进，鸿章责之，不得已启行。而日军已据王京要隘，牙山兵甚单，驻朝商务委员袁世凯数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赴仁山，增陆军驻马坡，鸿章始终欲据条约，恐增兵为彼借口，勿许，并戒志超毋启衅。亡何，高升商轮运兵近丰岛，被击沉。士成谓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军逼成欢，士成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弃公州，间道出汉阳东，士成追及之。当是时，大军集平壤，乃卷甲而趋之，二日始至。志超以成欢一役杀伤相当，铺张电鸿章，鸿章以闻，获嘉奖，赏银二万犒军，拜总统诸军之命。

志超意甚满，日置酒高会，徒筑垒环炮为守。日军诇至大同江，为我军逐去，遂以屡捷入告。时统帅居城中，日军夹江而阵，两岸相轰击。东南二路战少利，志超莫敢纵兵，趣回城。日军乘间以济，据山阜，左宝贵出御之，被巨创。志超将私逸，宝贵不从，以兵监之。宝贵自守元武门岭，矢必死，登城指麾，为炮所中而殒。志超亟树白帜乞罢战，日人议受降，请帅兵归，弗许，乃潜向北走。朝兵衔之刺骨，于其出城时枪击之，死者不可称计。日军复要之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挤而死者相枕藉。诸将尽委械而去，于是朝境内无我军矣。

志超奔安州，士成谓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弗听。径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事闻，夺志超职，鸿章请留营效力，弗许。次年，械送京师，下刑部鞫实，定斩监候。二十六年，赦归，岁余卒。

论曰：甲午之役，海陆军尽覆，辱莫大焉。汝贵虽有罪，而能以一死报国，尚知畏法。汝贵、志超丧师失地，遗臭邻邦，靦然求活，终不免于国典，何其不知耻哉？

清史稿卷四六三　列传第二五〇

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光绪八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招致刘永福，廷旨交岑毓英差序。景崧先至粤，谒曾国荃，匙其议，资之入越。明年，抵保胜，见永福，为陈三策，谓："据保胜十州，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中国必助之饷；若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策之下也。"永福从中策，战纸桥，敌溃，为作檄文布告内外，檄出，远近争响应。越嗣君为法胁，莫能自振，景崧乘间劝内附。永福意犹豫，景崧曰："子能存亡继绝，即所以报故主也。且阮福时已薨，无背主嫌。"永福意稍动，于是广招戎幕谋大举。上念景崧劳，赏四品衔。景崧上书言："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国王，欲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若不为藩服计，不妨直取为我有，免归法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败者也。"

十年，驻兴化，会北宁告急，毓英令景崧导永福往援。初，桂军黄桂兰等方守北宁，刘团被困山西，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至是景崧力解之，始往。并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弗听。景崧轻骑入谅山，与徐延旭量战守。适扶良警，请还犒刘军，行至郎甲，涌球陷，阻弗达。回谅，谓延旭曰："寇深矣！亟宜收溃卒，定人心，备粮粮，集军械，分兵守险，以保兹土。于是令综前敌营务，扼

巴塘岭。敌再至，再却之，广军气稍振。

会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乃编立四营，号景字军，为规越广军之一。朝廷赏加五品卿。景崧遂取道牧马，行千二百里，箐壑深岨，多瘴厉，人马颠陨不可称计。既至，数挫敌锋。毓英高其能，复以潘德继滇军属之，兵力乃益厚，进顿三江口。逾月，法人攻刘军吴凤典营，景崧率谈敬德驰救，大捷。敌既退，遂先薄宣光。城外地故荒服，乃督军开山斩道，首龙州，讫馆司，创设台站，滇桂道始达。已而军其南门，敌开壁出荡，疾击之，逼城而垒，枪弹雨坌，攻益力。是时天霪雨，运馈绝，吏士无人色。逾岁，滇军丁槐攻城，桂军虽饥疲，然犹据山巅轰击。法人殊死斗。不可败。毓英虑其断后援，令勿拼孤注，于是退顿牧马。有旨罢战，遂入关。论宣光获胜功，赏花翎，赐号霍伽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

十七年，迁布政使。二十年，代邵友濂为巡抚。台湾自设巡抚，首任刘铭传，治台七年，颇有建设，详《铭传传》。铭传去，友濂继之，丈地清赋，改则启征，迭平番乱，建基隆炮台。及景崧莅任，日韩启衅，亟起筹防。永福方镇南澳。景崧自与永福共事，积不相能，乃徙永福军台南，而自任守台北，未几而李文奎变作。文奎故直隶匪，从淮军渡台，居景崧麾下为卒。有副将余姓者，缘事再革之，文奎忿甚，即抚署前斩其头，护勇内应，争发枪，将入杀景崧。景崧出，叛卒见而怖之，敛刃立，并告无事。景崧慰之，翻令文奎充营官，出驻基隆。于是将领多离心，兵浸骄不可制。割台议起，主事邱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建“民国”，设议院，推景崧为总统。和议成，抗疏援赎辽先例，请免割，不报，命内渡。台民愤，乃决自主，制蓝旗，上印绶于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电告中外，有“遥奉正朔，永作屏藩”语，置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无应者。无何，日军攻基隆，分统李文忠败溃。景崧命黄义德顿八堵，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军，且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还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哗变。平旦，日军果占狮球岭，溃兵争入城，城中大惊扰乱，客勇、土勇互仇杀，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轮至厦门，时立国方七日也。二十八年，卒。

刘永福，字渊亭，广西上思人，本名义。幼无赖，率三百人出关，粤人何均昌据保胜，即取而代之。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

同治末，法人陷河内，法将安邺构越匪黄崇英谋占全越，拥众数万，号黄旗。越王谕永福来归，永福遂绕驰河内，与法人抗，设伏以诱斩安邺，覆其全军。法人大举入寇，永福军濒挫。越人惧，乃行成，而授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设局保胜，榷厘税助饷。有黄佐炎者，越驸马，以大学士督师。永福数著战功，匿不闻，永福衔之。越难深，国王责令佐炎发兵，六调永福不至，然越王始终思用之。

光绪七年，法人藉词前约互市红河，胁越王逐永福。越王佯调解，而阴令勿徙。法大怒，逾岁，入据河内。永福愤，请战，出驻山西，径谅山，谒提督黄桂兰，乞援助。会唐景崧至，面陈三策，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朝旨赏十万金犒军，永福入贼为游击。战怀德纸桥，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一等男。既又败之城下，法人决堤掩其军，越人具舟拯之出，退顿丹凤，与法人水陆相持，苦战三日，部将黄守忠攻最力。敌大创，乃浮舰攻越都，悬万金购永福，越乞降。永福欲退保胜，黑旗军皆愤懑，守忠自请以全师守山西，功不居，罪自坐，永福乃不复言退。无何，闻法军至，遂出驻水田中，而军已罢困，及战，大溃，退保兴化。

九年，法人要议越事，岑毓英力言土寇可驱，永福断不宜逐，上韪之，命永福相机规河内，并济以饷。十年，毓英次嘉喻关，永福往谒，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人闻之，改道犯北宁。永福驰援，径永祥金，英、法教民梗阻，击却之。比至，粤军已大溃，永福夺还扶朗、猛球炮台。俄北宁失，力不支，再还兴化。复以粮运艰阻，改壁文盘洲大滩，候进止。毓英奏言：“永福为越官守越地，分所应为，若畀以职，将来边徼海赍，皆可驱策。”于是擢提督，赏花翎。而李鸿章坚持和议，犹现其骚动。已，和局中变，上令永福军先进。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不敢出。复徙营逼城，三战皆利。敌援至，毓英遣水师溯河而上，永福夹流截击，夺其船

二十余艘，斩首数十级，法人愕走。逾月，法舰入同章，毓英遣将分伏河东西，永福居中策应，两岸轰击，败之，复以全力扼河道。

十一年，法军攻左域，守忠失同章不守，诸军败挫，永福退浪泊。停战诏已下未至，犹大捷临洮。论胜宣、临功，赐号依博德恩巴图鲁。和议成，法人要逐如故。张之洞令永福驻思钦，不肯行。景崧危词胁之，乃勉归于粤，授南澳镇总兵。

二十年，中日衅起，命守台湾，增募兵，仍号黑旗。景崧署巡抚，徙其军驻台南。及台北陷，景崧走，台民以总统印绶上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日舰驶入安平口，击沈之。攻新竹，相持月余，兵疲粮绝，永福使使如厦门告急，并电缘海督抚乞助饷，无应者。而台南土寇为内间，引日军深入，破新化，陷云林，掇苗栗，轰嘉义，孤城危棘，永福犹死守。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劝其去，峻拒之。日军乃大攻城，城陷，永福亡匿德国商轮，日军大搜不获。内渡后，诏仍守钦州边境。后卒于家。

永福骨瘦柴立，而胆气过人，重信爱士，故所部皆尽死力云。

论曰：清初平定台湾，用兵数十载，始入版图。甲午议和，遽许割让，天下莫不同愤焉。台民奋起，拥景崧为总统，建号永清，此实国民自主之始，七日遽亡。景崧初说永福王越，乃自为之，竟不可以终日，虽有知慧，不如乘势，岂不然哉？永福战越，名震中外，谈黑旗军，辄为之变色。及其渡台，已多暮气，景崧又不与和衷，卒归同败，此不仅一隅之失也，惜哉！

清史稿卷四六四　列传第二五一

李端棻　徐致靖子仁铸

李端棻，字苾园，贵州贵筑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所器，十年，出督云南学政。值回寇乱后，荒服道亘，前使者试未遍，端棻始一一按临，文化渐振。光绪五年，转御史，以叔父朝仪官京尹，回避改故官，累擢内阁学士。十八年，迁刑部侍郎。越六年调仓场。前后迭司文柄，四为乡试考官，一为会试副总裁，喜奖拔士类。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

维时康有为上书请变法，兼及兴学。二十二年，端棻遂疏请立京师大学，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讲习。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生。二十四年，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又以各衙门则例，语涉纷歧，疏请删订，上尤善之，诏趣各长官定限期革前敝。擢礼部尚书。未几，有为等败，端棻自疏检举，诏褫职戍新疆。中道遘疾，留甘州。二十七年，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三十三年，卒。宣统元年，从云南、贵州京朝官请，复官。

徐致靖，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寄籍宛平。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父忧服阕，二十三年，起故官。致靖尝忧外患日迫，思所以为献纳计。

子仁铸，时以编修督湘学，倡新学，书告致靖举康有为。致靖逐上言：“国是未定，请申乾断示从违。”藉以觇上意。未几，诏果求通才，于是致靖奏有为堪大用，并及梁启超、黄遵宪等。又连上书请废制艺，改试策论，省冗官，酌置散卿。复以边患棘，宜练重兵，力荐袁世凯主军事。上皆然其言，敕依行，罢斥礼部尚书许应骙等阻遏言路。遂命致靖权右侍郎。八月，太后复出训政，参预新政诸臣获罪。致靖褫职坐系，寻定永远监禁，仁铸亦罢官。庚子，联军陷京师，致靖始出狱待罪，诏赦免。卒，年七十五。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为曾国藩所器。以举人随父伟琳治乡团御粤寇。已而走湖南，参易佩绅戎幕，军来凤、龙山阁，石达开来犯，军饥疲，走永顺募粮，粮至不绝，守益坚，寇稍稍引去。宝箴之江西，为席宝田书策歼寇洪福瑱，事宁，叙知府，超授河北道。创致用精舍，遴选三州学子，延名师教之。迁浙江按察使，坐事免。湖南巡抚王文韶荐其才。光绪十六年，召入都，除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二十年，擢直隶布政使，入对，时中东战亟，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他所陈奏语甚多，并称旨。上以为忠，命治粮台，专摺奏事。《马关和约》成，泣曰：“殆不国矣　”明年，以荣禄荐，擢湖南巡抚。抚幕有任

驎者，植党私利，至即重治之。直隶布政使王廉为关说，据以上闻，廉获谴。覆按史念祖被劾事，尽暴其任用非人状，念祖遂褫职。繇是有伉直声。湘俗故闇僿，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广，又立保卫局、南学会、时务学堂。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又疏请厘正学术及练兵、筹款诸大端，上皆嘉纳，敕令持定见，毋为浮言动，并特旨褒厉之。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绾鄂藩，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怿，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

会康有为言事数见效。宝箴素慕曾、胡荐士，因上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上方诏求通变才，遽擢京卿，参亲政，于是四人上书论时事无顾忌。宝箴又言四人虽才，恐资望轻，视事过易，愿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之。疏上而太后已出训政，诛四京卿，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并毁湘学所著学约、界说、札记、答问诸书。

初，宁乡已革道员周汉，以张揭帖攻西教为总督所治。宝箴至，汉复刊帖传布，宝箴令毁之，汉殴毁贴者，宝箴怒，下之狱。旧党恨次骨，然喜新之士，亦以此翕然称之。宝箴既去，诸所营构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云。卒，年七十。

黄遵宪，字公度，嘉应州人。以举人入赀为道员。充使日参赞，著日本国志上之朝。旋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藉口卫生，逮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邪？"美吏谢，遽释之。历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察使。时宝箴为巡抚，行新政，遵宪首倡民治于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于是略仿西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凡与民利民瘼相丽，而为一方民力能举者，悉属之，领以民望，而官辅其不及焉。寻解职，奉出使日本之命，未行而党祸起，遂罢归。著有人境庐诗草等。

曾鈜，字怀清，喜搭蜡氏，满洲正白旗人。父庆昀，宁夏将军。以任子为工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转御史。光绪九年，出为陕西督粮道。西、同各属农民纳粮例缴省仓，道涂艰远，多弊窦，设法清厘之，民称例。三辅士风朴僿，艺事若窳，延长安柏景伟、咸阳刘光蕡主关中书院，督课实学，士论翕然。又设蚕桑局，聘织师教以煮练织染法，岁出丝帛埒齐、豫。十三年，迁按察使。明年，母忧解职。服除，起故官，俄迁甘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直隶，回避，留本任。擢湖北巡抚，慨然曰："时艰至此，犹可拘成法不变耶？"于是假陕甘总督印上陈补官、制签、度支、讼狱四事，宜变通成例，厚植国本。侍读学士贻谷、光禄寺少卿张仲炘弹其乱政，诏褫职。始，曾鈜官京朝，家綦贫，僦居陋室。及任外台，孜孜民事，不顾问有无。既闲废，出人皆徒步，陕民恒岁醵金济之。后益困，至敝衣鬻卜都市。未几，卒。宣统改元，总督端方为奏复原官。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敏，谙中西算术。同治初，发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二十四年，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延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恒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厘正文体，下其议于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于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阴挠。上令应骙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箴乃得行其志。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黼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耿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于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隽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

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而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侯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　"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批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　"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监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临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乎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为文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风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为知府，铨江苏。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但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　"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待郎，召入观。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于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唐才常，字佛尘。少与嗣同齐名，称"浏阳二生"，两湖学堂高材生也。闻嗣同死，忧愤，屡有所谋，每言及德宗，常泣下。二十六年，两宫同狩，才常阴结富有会谋举事，号勤王，将攻武汉。被获，慷慨言无所隐，请就死，遂杀之。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人赀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于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历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桢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厉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于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

论曰：戊戌变法，德完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锐、光第、嗣同、旭及深秀、广仁同日被祸，世称“六君子”，皆悲其志。内争不已，牵及外交。其后遂酿庚子排外之乱，终致危亡。此亦清代兴衰一大关键也。

清史稿卷四六五　列传第二五二

徐桐豫师　子承煜刚毅　赵舒翘

启秀　英年　裕禄廷雍

徐桐，字荫轩，汉边正蓝旗人，尚书泽醇子。道光三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坐修改中卷干磨勘，罢职。咸丰十年，特赏检讨，协修《文宗实录》。同治初，命在上书房行走，奉懿旨番讲《治平宝鉴》，入直弘德殿，累迁侍讲学士，先后疏请习政事、勒修省，成《大学衍义体要》以进。数擢至礼部侍郎。念外人麕集京师，和仪难恃，宜壹意修攘图自强。因条上简才能、结民心、裕度支、修边备四策。光绪初，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主事吴可读请豫定大统、以尸谏，桐与翁同和等谓其未悉本朝家法：“当申明列圣不建储彝训，俾知他日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疏入，诏存毓庆宫备览。

时崇厚擅订俄约，下群臣议，乃条摘其不可行者：曰伊、塔各城定界，曰新疆、蒙古通商，曰运货迳至汉口，曰行船直入伯都讷。六年，廷议徇俄人请，将赦崇厚罪，桐力持不可，谓：“揆度机要在枢廷，折冲俎豆在总署，讲信修睦在使臣。赦之而彼就范，犹裨国事。若衅端仍不能弭，反失刑政大权。推原祸始，宜肃国宪。”又言：“今日用人之道，秉忠持正者为上，宅心朴实者次之。若以机权灵警，谙晓各国语言文字，遽目为通才，而责以巨任，未有不偾且蹶者　”不报。历充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十五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二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

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人谒。二十四年政变后，太后以其耆臣硕望，颇优礼，朝请令近侍扶掖以宠之。

有豫师者，字锡之，内务府汉军。进士。官至乌鲁木齐都统，以讲学为桐所倾服。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实皆豫师本谋也。既而桐被命照料，益亲载漪。各国不慊载漪等所为，漪恚甚，图报复。二十六年，义和拳起衅仇外，载漪大喜，导之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　”至且新迓之。然及其乱时，仍被劫掠。袁昶、许景澄之死，举国称冤，而桐则曰：“是死且有余辜　”时其子承煜监刑，扬扬颇自得。

承煜，字楠士。拔贡。以户部小京官晋迁郎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已，联军入，桐仓皇失措，承煜请曰：“父茫拳匪，外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　”桐乃投缳死，年八十有二矣。而承煜遂亡走，为日军所拘，置之顺天府尹署，与启秀俱明年正月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传诏旨，承煜色变，口呼冤，痛诋西人不已。翼日，备舆送至菜市，监刑官出席礼之，已昏不知人矣，寻就戮。和议成，褫桐职，夺恤典，旋论弃市，以先死议免。

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以笔贴式累迁刑部郎中。谙悉例案，承审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案，获平反，按律定拟，得旨嘉奖。出为广东惠潮嘉道，迁江西按察使，调直隶。迁广东布政使，调云南。光绪十一年，擢山西巡抚。请设课吏馆，手辑《牧令须知》诸书，分讲习，诏饬行各省。治套外屯田，建分段、开渠、设官三策。明年，移抚江苏。苏患水浸，先后浚蕴藻河、吴淞江，以工代赈，民德之。调广东。二十年，召授军机大臣，补礼部侍郎。二十四年，以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陈实仓廪，严保甲，罢不急官。二十五年，按事江南及广东诸省，迭疏请筹长江防务，筹饷练兵，清理财政，及整顿地方一切事宜，诏皆饬行。

二十六年，拳乱作，命赵舒翘及刚毅驰往近畿一带查办解散，及还京复命，而宣战诏已先下矣。匪集都城，肆焚杀，时方称义民，亡敢谁何。载漪等复疏言：“雪耻强国，在此一举　”又盛推拳民忠勇，有神术，可用。太后愈信之，因命刚毅、载勋统之，比于官军。然匪专杀自如，勿能问，且扰禁城，日焚劫不止。诏各军营会拿正法，尽拆所设神坛，并谕责刚毅、董福祥亲自开导，勒令解

散，卒不能阻。各国联军入犯，两宫西狩，刚毅扈行至太原。车驾欲之西安，又从。道进疾，还至侯马镇，死。其后各国请惩祸首，以先死免议，追夺原官。

赵舒翘，字展如，陕西长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谳河南王树汶狱，承旨研辩，获平反，巡抚李鹤年以下谴谪有差。居刑曹十年，多所纂定，其议服制及妇女离异诸条，能傅古义，为时所诵。光绪十二年，以郎中出知安徽凤阳府。皖北水浸，割俸助赈。课最，擢浙江温处道，再迁布政使。二十年，擢江苏巡抚。捕治太湖匪酋叶子春，余党股栗。复为筹善后策，弊风渐革。明年，改订日本条约，牒请总署重民生，所言皆切中。是时朝廷矜慎庶狱，以舒翘谙律令，召为刑部左侍郎。二十四年，晋尚书，督办矿务、铁路。明年，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充军机大臣。

拳匪据涿州，舒翘被命驰往解散。匪众坚请褫提督聂士成职，刚毅踵至，许之。匪既人京，攻使馆。联军至，李秉衡兵败，太后乃令王文韶与与舒翘诣使馆通殷勤，为议款计。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望浅，不如文韶　"卒不往。旋随扈至西安。联军索办罪魁，乃褫职留任，寻改斩监候。次年，各国索益亟，西安士民集数百人为舒翘请命，上闻，赐自尽。命岑春煊监视。舒翘故不袒匪，又痛老母九十余见此惨祸，颇自悔恨。初饮金，更饮以鸩，久之乃绝，其妻仰药以殉。

启秀，字颖之，库雅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以孝闻。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累迁内阁学士。光绪五年，授工部右侍郎，调盛京刑部。吉林将军铭安被弹劾，启秀白其诬，转户部。论者以按铭安事多徇芘，攻甚力，命崇绮覆按，无左验，免议。东省练新军，倚饷京师，阎敬铭掌户部，方规节帑，未应也。启秀力言，始获请，岁发四十万济之。二十年，拜理藩院尚书。中、日和议成，将换约，启秀疏请："条约宜缓发，先商诸各国，杜后患。"不报。敖汉王达木林达而达克鉴朝阳覆辙，自请增练蒙军。言者论其苛派蒙众，谋不轨，启秀为讼其冤。敖汉王虽夺扎萨克秩，而其子获嗣，以故大得蒙众心。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二十四年，授礼部尚书，疏陈厘正文体，倡明圣学。命充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启秀端谨有风操，为徐桐所赏。自政变后，桐最被眄遇，欲引参机务，乃举启秀自代。已而拳乱作，董福祥攻使馆不下，启秀荐五台僧御敌，颇附和之。逮两宫狩西安，启秀以母病弗克从。日本军拘启秀及徐承煜严守之，承煜，桐子也。朝旨褫职，而各国犹言罪魁不可纵。明年，正法命下，日军官置酒为饯，席次，传诏旨，启秀神色自若，曰："即此已邀圣恩矣！"肃衣冠赴菜市。启秀宅近日本权领地日官与语，当善芘其家，第曰："厚意可感。"他无复言，遂就戮。

英年，字菊侪，姓何氏，隶内务府，为汉军正白旗人。以贡生考取笔贴式，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光绪中，历奉宸苑卿、左翼总兵、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调户部。拳匪乱作，以英年、载澜副载勋、刚毅统之。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联军既陷京师，两宫幸西安，英年充行在查营大臣，旋授左都御史。行次猗氏，知县玉宝供张不备，疏劾之。款成，各使议惩首祸，英年褫职论斩，羁西安狱，寻赐自尽。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以刑部笔贴式历官郎中。出为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擢巡抚，年甫逾三十。前江南提都李世忠本降寇，罢职家居，所为横恣，裕禄疏请诛之。会以事诣安庆，召饮署中，酒行，出密旨，麾众缚斩之，而仍恤其家，人以是高其能。光绪十三年，迁湖广总督，调两江，复还鄂。廷议修铁路，起芦沟讫汉口，下群臣议，裕禄力陈不可，忤旨。十五年，徙为盛京将军。十七年，热河奸民骚动，毁教堂，杀蒙人，裕禄会师朝阳，击平之，予优叙。二十年秋，朝鲜乱起，奉天戒严，坐安东、凤凰失守，数被议。明年，调福州，改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征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

义和拳起山东，入直境。初，义和会源出八卦教乾坎二系，聚党直、鲁间，为临清郜生文余孽，后称团，专仇教。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捕其酋姚洛奇置之法。逾岁，开州传举烽，言匪复至，擒渠率斩以徇。居无何，毓贤抚山东，纵匪，匪散入河间、深、冀，而裕禄承风指，忽主抚。袁世凯方将武卫军，语裕禄："盍不请严旨捕治？"裕禄曰："拳民无他伎，缓则自消，激则生变。且此

委琐事，何烦渎天听邪？”已而毓贤去，世凯代之，自兴兵疾击，以故匪不敢近山东，而纷纷入畿疆矣。吴桥知县劳乃宣禁传习，为书上裕禄，格不行。

时直隶官吏多信拳，布政使廷杰独力主剿办，严定州县查缉拳匪惩戒办法。遽奉诏开缺回京，匪愈横。张德成居独流，称“举国第一坛”，曹福田为津匪魁，二人者炫神术，为妄妖言相煽诱，裕禄不之问。已，复致书请饷二十万，自任灭外人，裕禄驰檄召之，于是二人出入节署，与裕禄亢礼。当是时，津城拳匪至可三万人，呼啸周衢市，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

顷之，各国兵舰大集，匪犹群聚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尽攫以去。而联军络绎登岸，索大沽炮台，裕禄惧，疏告急，请敕董福祥来援。联军索益坚，提督罗荣光不允，战失利，而裕禄且上天津团民杀敌状，于是朝廷以团民为可恃，宣战诏书遂下，而不知大沽已先数日失矣。裕禄又报大捷，盛张拳匪功，发帑金十万犒团，更荐德成、福田于朝，饰战状，获赏头品秩、花翎、黄马褂。事急，官军战车站，败绩，裕禄退保北仓。阅三日，城陷，德成、福田挟赀走，卒系而罪之。裕禄飞章自劾，诏革职留任。逾月，北仓失，裕禄又退杨村，遂自杀。和议成，夺职。

廷雍，字邵民，满洲正红旗人。以贡生累官直隶布政使。裕禄死，护总督。联军入保定，被执，并及诸士绅。各军讯其事，雍曰：“保绅夙从令，可释，事皆由我。今至此，斧钺由汝，奚问为？”遂见杀。郡人尚多哀之。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署曹州，善治盗，不惮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累迁按察使，权布政使，二十四年，调补湖南，署江宁将军。裁革陋规万余两，上闻而嘉之。

是时李秉衡抚山东，适有大刀会仇西教，秉衡奖借之，戕德国二教士。廷议以毓贤官鲁久，谙河务，擢代之。既莅事，护大刀会尤力。匪首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毓贤令知府卢昌诒按问，匪击杀官军数十人，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识，皆署“毓”字。教士乞保护，置勿问。匪浸炽，法使诘总署，乃征还。至则谒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俄拜山西巡抚之命，于是拳术渐被山西。平阳府县上书言匪事，毓贤痛斥之，匪益炽。毓贤更命制钢刀数百，赐拳童令演习，其酋出入抚署，款若上宾。居无，何朝旨申命保教民，毓贤阳遵旨，行下各县文书稠叠，教士咸感悦。未几，又命传致教士驻省城，曰：“县中兵力薄，防疏失也”。教士先后至都七十余人，乃扃聚一室，卫以兵，时致蔬果。一日，毓贤忽冠服拜母，泣不可止，曰：“男勤国事，不复能顾身家矣！”问之不语。遽出，坐堂皇，呼七十余人者至，令自承悔教，教民不肯承，乃悉率出斩之，妇孺就死，呼号声不忍闻。

联军既陷天津，毓贤请勤王，未及行，朝旨趣之再。两宫已西幸，毓贤遇诸涂，遂随扈行。和议成，联军指索罪魁，中外大臣复交章论劾，始褫职，戍新疆。十二月，行抵甘肃，而正法命下。时李廷箫权甘督。

廷箫，籍湖北黄安。以进士累官山西布政使，尝附毓贤纵匪。至是得旨，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延箫虑谴及，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为毓贤呼冤，将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其母留太原，年八十余矣。一妾从行，令自裁。逾数日，伏诛未殊，连呼求速死，有仆助断其颈，为敛而葬之。

论曰：戊戌政变后，废立议起，患外人为梗，遂欲仇之，而庚子拳匪之乱乘机作矣。太后信其术，思倚以锄敌而立威，王公贵人各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违，大乱遂成。及事改，各国议惩首祸，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恶，孽由自作。然刑赏听命于人，何以立国哉

清史稿卷四六六　列传第二五三

徐用仪，字筱云，浙江海盐人。由副贡生入赀为主事，官刑部。咸丰九年，举顺天乡试。同治初，充军机章京，兼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累迁鸿胪寺少卿，以忧归。光绪三年，起太仆寺少卿，迁大理寺卿，直军机如故。擢工部侍郎，始罢直。旋充总理衙门大臣，历兵部、吏部侍郎，授军机大臣。二十年，加太子少保。日、朝构衅，举朝争议和战，枢臣孙毓汶被劾罢，翁同龢继入，主战

益力。用仪论事与同和忤，遂出枢廷，并解总署事。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训政，复直总署，乃密荐太常寺卿袁昶。会许景澄奉使还，被命同入署。二十六年，拳祸起。先是上以行新政为中外所推，而储嗣久虚。载漪既用事，阴谋废立，虑外人为梗，闻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遂纵恣不可制。用仪请严禁遏，不听。俄戕德使克林德，用仪骇曰："祸始此矣！"言于庆亲王奕劻，厚敛之。各国兵舰至津沽，诏廷臣集议和战。用仪、景澄、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并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而载漪等主战甚力，在延大臣率依违不决。用仪以太后命诣使馆议缓兵，当事者益目为奸邪。

景澄、昶先被害，用仪知不免，意气自如。七月既望，遽发拳匪捕之于家，拥至庄王邸。用仪不置辩，第曰："天降奇祸，死固分耳！"遂与立山、联元同弃市。越三日，联军入京，而两宫西狩。十二月，诏湔雪，复故官。宣统元年，追谥忠愍。浙人祠之西湖，与景澄、昶并称"三忠"。

许景澄，字竹筠，嘉兴人。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明习时事，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光绪六年，诏使日本，遭父忧，未行。服阕，补侍讲。法、越之役，条上筹备事宜，上褒纳。十年，出使法、德、意、和、奥五国大臣，兼摄比国使务。时海军初创，从德国购造铁舰，未就。景澄躬历船厂，钩稽辑上《外国师船表》。又言海军宜定屯埠胶州湾，设铁甲炮船大沽口。转侍读，母忧归。

十六年，充出使俄、德、奥、和四国大臣，累迁至内阁学士。先是俄兵游猎，常越界，侵及帕米而地，景澄争之，俄援旧议定界起乌什别山，自此而南属中国，其西南属俄。俄人则欲以萨雷阔勒为界。相持三载，俄始允改议，其帕界未定以前，各不进兵，以保和好。因著《帕米而图说》、《西北边界地名考证》，为他日界约备。擢工部侍郎。是时俄、德迫日人还辽东，景澄曰："俄谋自便，德图偿报，事故从此多矣！"疏请分遣两使，从之。二十三年，调充德国使臣。会俄建西比利亚铁道，谋自黑龙江达海参崴，朝议拒之，乃更名商办，许中国投资五百万，所谓东清铁路公司也。诏景澄综其事，力阻路线南溢，稽察运船毋漏税。已而俄人索租旅顺，充头等公使，会驻俄使臣杨儒定议俄都。事竣，移疾归，召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礼部侍郎。调吏部，充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意大利索我三门湾，景澄抗言争之，事乃寝。

未几，豢祸作，景澄召见时，历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太后闻之动容，而载漪等斥为邪说。联军逼近畿，景澄等遂坐主和弃市。宣统元年，追谥文肃。

袁昶，字爽秋，桐庐人。从刘熙载读，博通掌故。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诫僚属，抑胥吏，多所兴革；扩中江书院斋舍，课以实学；建尊经阁，购书数万卷；汰常关耗费岁万八行金，悉还诸公；定专条，纳新关谷米出口税，岁羡数十万；督修芜湖西南滨江圩堤，自大关亭至鲁港，延袤十二里；更穿筑新缕堤三百七十丈，自是蓄泄有资，田庐完固，民歌诵之。

胶州事起，下诏求言，昶条列时政二万余言，以："德突据胶湾，其祸急而小。俄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蒙喀四十八部将折入异域，其祸纡而大。宜及今预练劲旅，痛革吉、奉华靡风习。自顷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将，故人才盛，国势强。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诸臣救过之不暇，于是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　金田洪、杨之乱，其始一小民耳，犹穷全国之力仅而克之，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敌国外患，为殷忧启圣之资。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则理财、练兵、防海、交邻之策，可次第就理。"上亲书其纲要于册，下中外大臣议行。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官，擢江宁布政使，调直隶。未几，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录寺卿，转太常寺卿。时财用匮，议整厘税。昶极言厘金明病商，实病民，不可议增。

义和团起山东，屠戮外国教士。昶与许景澄相善，廷询时，陈奏皆慷慨，上执景澄手而泣。昶连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皆不报。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未及奏，已被祸，疏稿为世称诵。追谥忠节，江南人祠之芜湖。

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乃得代。

论修南苑工，赐二品服。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二十年，加太子少保。盗窃宁寿宫物，坐失察，镌职留任。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立山久典内廷，同列嫉其宠眷。会拳祸起，联军至天津，廷臣集议御前。载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适在侧，太后谓“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　”立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　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因其宅邻教堂，乃中以蜚语，谓藏匿外人，竟论死。宣统元年，追谥忠贞。

联元，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大考，左迁中允，再陟侍讲。以京察，出知安徽太平府，调安庆。两荐卓异，署滁和道，迁广东惠潮嘉道。汕头者，通商要衢也，奸人倚英领事为民暴，联无裁以法，良善获安。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入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又明年，补内阁学士。拳民仇西教，载漪、刚毅助之，势益横，日夜围攻使馆，不能下。大臣负清望者徐桐、崇绮，皆谓：“民气可用。”联元与崇绮争论帝前，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联军既陷大沽，载漪等犹壹意主战。联元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倘战而败，如宗庙何？”载漪斥其言不祥，七月十七日，斩西市。昭雪后，予谥文直。顺天府奏请立山、联元合祠宣武门外，而联元祖居宝坻，更于其地建专祠焉。

论曰：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清史稿卷四六七　列传第二五四

李秉衡王廷相聂士成

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初入赀为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除知冀州。岁饥，发仓粟，不给。州俗重纺织，布贱，为醵金求远迁，易粮归，而裁其价以招民，民获苏。越二年，擢知永平府。部议追论劫案，贬秩。李鸿章上其理状，请免议，不获。时称“北直廉吏第一。”以张之洞荐，超授浙江按察使，未到官，移广西。十年，平峒寨乱，晋二品秩。

明年，法人假越事寇边，秉衡主龙州西运局。是时财匮，战士不得饷，蹂尸舆厮，无人过问。秉衡益节俭，汰浮费，无分主客军，给粮不绝，战恤功赏力从厚。复创设医局，治负伤军士，身自拊循之，日数四，虽末弁，亦延见，殷殷勖以杀敌报国。护抚命下，欢声若雷动。与冯子材分任战守。谅山之捷，彭玉麟等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予优叙。重申前命为护抚，整营制，举贤能，赀遣越南游众，越事渐告宁。新任巡抚沈秉成莅官，乃乞病去。

二十年，东事棘，召为山东巡抚。至则严纪律，杜苞苴。以威海旅顺管钥北门，遂率师驻烟台。闻旅顺不守，劾罢丁汝贵、龚照屿等，以警威海守将。既而日军浮三舰窥登州，秉衡悉萃精兵于西北，而荣城以戎备寡，为日军所诱而获，时论诟之。其时大刀会起，主仇教，势渐张。二十三年，会众戕德国教士，德使海靖要褫秉衡职，编修王廷相力争之，徙督四川。海靖请益坚，乃罢免。于是秉衡隐安阳，居三年，刚毅入枢廷，荐之起，入都。廷相慕其名，往访，遂订交。朝命秉衡诣奉天按事，奏廷相自随，既至，纠不职者数人，皆廷相微服所詗知者。还，会御史彭述疏请整饬长江水师，诏使秉衡往，秉衡固辞，太后责勉之，遂行。

岁余，拳祸作，枋事者矫诏趣战，电各省，诸疆臣失厝，商之鸿章。于是定画保东南约，秉衡与焉。无何，又请募师入卫。至京，入觐太后，力主战，遂命统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出屯查杨村、河西坞。战才合，张、万二军先溃，泽霖自武清移壁，闻炮声，军皆走。秉衡不得已，退通州，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饮金死。事闻，优诏赐恤，谥忠节。联军索罪魁，请重治，以先死免议，诏褫职，夺恤典。

廷相，字梅岑，直隶承德人，本籍山东。少劬学，以孝称。光绪十三年进士，以编修督山西学政，口外七厅溥饥，有司匿不闻，为上流民残弊状，获赈如腹地。二十三年，转御史，敢言事。时宗室、觉罗官学久废不缉，廷相谓培材宜自近始，请依八旗官学新章，求实际，议行。国用患不足，

计臣议加赋，廷相力申李鸿藻议，为民请命，事遂寝。二十四年元旦，日食，疏请勤修省，条上七事，而尤以进贤退不肖为国家治乱之源。因劾张荫桓媚外人、交近侍，并以浙江学政徐致祥秩满调安徽，外似优隆，内实屏绝。严旨下吏议，敕还原衙门行走。拳乱起，秉衡出御联军，廷相从。及败，寻秉衡不遇，还至仓头桥，赴河死。子履丰，拯之不及，从之，遇救免。赠五品卿，予世职，赏履丰主事。

聂士成，字功亭，安徽合肥人。初从袁甲三军讨捻，补把总。同治初，改隶淮军，从刘铭传分援江、浙、闽、皖，累迁至副将。东捻败，赐号力勇巴图鲁，擢总兵。西捻平，晋提督。光绪十年，法人据基隆，率师渡台湾，屡战却敌。还北洋，统庆军驻旅顺。十七年，海军大阅礼成，晋头品秩。调统芦台淮、练诸军，击热河朝阳教匪，擒斩其酋杨悦春，赏黄马褂，易勇号曰巴图隆阿。明年，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请单骑巡边，历东三省俄罗斯东境，朝鲜八道、图其山川扼塞，著《东游纪程》。

逾岁，日、韩乱起，随提督叶志超军牙山，闻高升兵舰毁，语志超曰："海道梗，牙山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势便利。"从之。士成乃先诸军发，次成欢，遇伏，迷失道，吏士无人色。士成见二鹤立冈阜，语众曰："彼处无隐兵也！"遂出险，往就志超。志超已弃公州行，追及之。士成议趋平壤合大军，而鸿章檄令内渡，以故平壤陷，得免议。志超逮问，宋庆接统诸军，遣士成守虎山。未几，铭军溃，诸军皆走，士成犹悉力以御。日军大集，力不支，退扼大高岭。是时辽西危棘，士成请奇兵出敌后截其运道，诸帅不从，乃自率师逼雪里站而阵。除夕，置酒饮将士，预设伏以待，日军果来袭，大败之分水岭，斩日将富刚三造。优诏褒勉，授直隶提督。和议成，还驻芦台。北洋创立武卫军，改所部三十营为前军，与宋庆、董福祥、袁世凯并为统帅。庆、福祥用旧法训练，世凯军仿日式，士成军则半仿德式，是为武卫四军。

二十六年，拳匪乱，戕总兵杨福同，命士成相机剿办。匪焚黄村、朗坊铁轨，士成阻止之，弗应，击杀数十人。其党大恨，诉诸朝，朝旨诃责士成。时匪麕集天津可二万，遇武卫军辄诟辱，士成检勒部下毋妄动。荣禄虑激变，驰书慰解之，士成覆书曰："匪害民，必至害国　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乃郁郁驻杨村观变。会英、法诸国联军至，士成三分其军，一护铁路，一留芦台，而自率兵守天津。连夺陈家沟、跑马厂、八里台，径攻紫竹林，喋血八昼夜，敌来益众，燃毒烟炮，我军稍却。士成立桥上手刃退卒，顾诸将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夫矣"！遂殒于阵，肠胃洞流。诏恤。阅二载，以世凯言，赠太子少保，谥忠节，建专祠。

罗荣光，湖南乾州人。初隶曾国藩麾下，补把总。同治初，李鸿章规三吴，从西将华而克青浦，攻南桥镇、柘林，直捣其巢，大败之。乘胜复沙川、金山，迁守备。又从西将戈登释常、昭围，以次下太仓、昆山诸邑。累擢参将。攻常州，先登，城复，迁副将，赐号果勇巴图鲁。除狼山镇右营游击。苏军分援浙、皖、闽，连克湖州、长兴、广德、漳州、漳浦诸城，与有功，擢总兵。六年，东捻扰鲁疆，荣光以偏师游弋淮南北，败捻于运。东捻回窜江、淮，分寇海、沭、邳、宿，并击退之。明年，西捻窥滑、浚，我师蹑之，荣光战数挫，而勇气弥厉。鸿章谋困之黄、运间，缘河筑长垒，荣光壁当敌冲，相持凡三阅月。会霖雨，寇多陷淖死，荣光复蹑之东北，势益蹙，张总愚自沉于河。事宁，晋记名提督。自是徙防金陵、武昌、西安，凡二年。移驻天津，补大沽协副将。

光绪七年，创设水雷营，遴各营将士演习，兼授化电测量诸学。既而北塘、山海关相继设，皆受成于荣光。醇亲王阅北洋军，以其教练有方，荐授天津镇总兵。位渐显，服食俭约，若老兵然。二十六年，擢喀什噶而提督，未之官而拳乱起，八国兵舰入寇，荣光守大沽炮台。大沽水深广，河道萦曲，曲有台，备险奥，外兵慑其势，弗敢进。荣光备益严，乃佯就款，使人言于裕禄，谓第得四五艘入口护侨商，无他意，裕禄许之。荣光闻而大惊，力阻，而敌舰已踵入，将及台，遽出炮仰击。荣光再谒裕禄乞发战令，谍者已报台毁，荣光愤极，归拔刀杀眷属，曰："毋令辱外人手！"遂出赴难，一仆随之，不知所终。他日得其尸台下，仆尸亦在焉。没三日而天津陷，时年六十有七。

寿山，字眉峰，袁氏，汉军正白旗人，黑龙江驻防，吉林将军富明阿子。以父任为员外郎，兼袭骑都尉世职，迁郎中。光绪二十年，日军犯奉天，自请赴前敌，充步队统领。弟永山领马队，数

与日军战，复草河岭，克连山关，进薄凤凰城。敌援至，永山殁于阵，寿山被重创。以敢战，兼领镇边军马队。逾岁，降敕褒嘉。官军既克海城，寿山领七十骑诣辽南詗敌势，遇之汤冈子，搏战，枪弹入右腹，贯左臀出，战愈猛，敌稍却，驰还壁，血缕缕满衣裤。上嘉其勇，迁知府，赏花翎。

二十三年，调充镇边军左路统领，徙驻黑龙江城。越二年，除知开封遗缺府，未之官，值东北边防亟，超改黑龙江副都统。明年春，入觐，垂询边情甚悉，命佐将军。恩泽治军疏请增募十五营，调谙边事者十余人，躬诣上海购军械，自长崎、海参崴、伯利循海归，潜度形势，备战守。新军成，而恩泽卒于任，朝命代之。既莅事，铲奸弊，明赏罚，图要塞。手订行阵操法，颁之各将领，使番上，授以方略。虽末弁亦接见，籍记备器使。

二十六年夏，拳乱作，俄军数千声为保护哈尔滨铁轨，纷集海兰泡，乞假道。寿山曰："敌逼我都，我假敌道，如大义何？"拒之。遂檄爱珲副都统凤翔御北路，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御西路，通肯副都统庆祺御东路，令各严诫备毋浪战。并牒俄勿进兵，愿负保路责。而俄军已分道进，重以铁路土工可十余万索值，倡罢工，扬言与俄为难。寿山亟下令军中曰："保铁路，护难民，全睦谊，违者杀无赦！"复使统领吉祥约富拉尔基监工盖尔肖甫入城，俾释疑惧，而盖尔肖甫乃击杀工人宵遁。寿山犹强为容忍也，慎导俄民出境，籍录其财物备还，然俄军不为止，入寇爱珲及黑河屯，华人被迫赴水者，尸蔽江下。三姓、呼伦贝尔又纷纷告警，寿山亟电吉林将军长顺会攻哈尔滨，然犹属其语俄总监工，谓若罢兵，愿以全家质。当是时，诸路军皆溃败，北路统领崇玉，营官德春、瑞昌，西路统领保全，东路营官保林，并陷阵死，于是俄遂逼齐齐哈尔省城。既而闻联军媾和，乃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议，而自守"军覆则死"之义，命妻及子妇先裁，手缮遗疏，犹拳拳于垦政，并致书俄将领属勿戕民。阅日，具衣冠，饮金，卧柩中，不死。呼其属下材官击以枪，不忍，手颤机动，弹出中左胁，犹不死。更呼材官击小腹，仍不死。呼益厉，又击之，气始绝。先是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后以总督徐世昌请复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附祀富明阿祠。

族孙瑞昌，充此路营官，俄陷黑河，与统领崇玉同战殁。

凤翔，字集庭，汉军镶黄旗人，吉林驻防。累官协领。光绪二十一年，中、日事起，将军长顺赴奉督师，凤翔任馈运，给食不乏。寻擢爱珲副都统。二十六年，俄将固毕乃脱尔来假道，寿山令爱珲诫备。俄军已自黑龙江下驶，翼日，俄官廓米萨尔名阔利士密德者，浮军舰至，凤翔遣军拒之三道沟。阔利士密德来谒，申前请，弗允，赪怒去，令舟师击我，而我师已先发，歼其军官二，阔利士密德被重创，奔还海兰泡，旋卒。于是黑河军与海兰泡俄军相轰击者数日。凤翔令统领王仲良率骑旅三百渡江击之，始小挫，继获大胜。俄军缘江遁，师往驰之，会其军舰泊江岸，载归。阅二日，又渡江来，击却之。迟明，又率步旅六千自五道河济，右路统领崇玉望见之，其军皆树我帜，衣我衣，意为漠河护矿兵也，弗敢击，既登岸始觉，而势已不可遏，我师败绩，崇玉殒于阵，爱珲陷。寿山闻之，亟令凤翔回援，弗及。凤翔驻兜沟子，去爱珲七十里。

逾月，俄军复至，枪弹雨下，凤翔以战为守，相持累日。黑龙江行军故无棚帐。战罢露宿，众苦寒，以是军有怨声，凤翔虑哗溃，复以地势平衍难扼守，乃请寿山结阵徐退，抵内兴安岭军焉，去兜沟子又百六十里。未几，俄军争上岭，势汹汹，师失利，仍扼岭拒之。敌攻益亟，凤翔悉甲出，令曰："有后者斩！"而自赴前敌督摄。有材官稍却，立使飞骑斩之。材官惧，大呼陷阵，俄军少隙，复进，遂大败，署北路冀长恒玉断一臂，俄将卒死伤无算。凤翔战既酣，右臂左足两受弹伤，坠马者三，辄得跃上，鏖战不少休，既还，呕血数升而死。事闻，优恤如制。

崇玉，通肯正蓝旗佐领，时同死事者，玉庆，黑龙江城世管佐领。城陷被执，詈不绝口，死最惨。扎鲁布，黑龙江城水师四品官。怀印以殉，死后犹手握印不可脱。又段国英，宜黄人，以县丞榷盐阿什河。俄兵至，令让所处屯兵，严词拒之，缚而去。旋释归，则俄兵已占其地，且悬俄帜，国英大哭曰："中国亡矣！"触石，头裂，死。俄人观者皆叹息。

论曰：秉衡清忠自矢，受命危难，大节凛然，此不能以成败论也。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荣光争大沽，凤翔守爱珲，虽已无救于大局，而至死不屈，外人亦为之夺气，何其壮哉！

清史稿卷四六八　列传第二五五

崇绮子葆初等　志钧延茂弟延芝

色普徵额　王懿荣熙元

宗室宝丰　宗室寿富弟寿蕃

宋承庠王铁珊

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子。以穆后父贵，升隶满洲镶黄旗。初为工部主事，坐其父出师无功，褫职。咸丰四年，粤寇谋犯畿辅，充督练旗兵处文案，事宁，叙兵部七品笔贴式。英吉利兵舰窥天津，录守内城功，擢主事。嗣迁员外郎。同治三年，将军都兴阿以崇绮谙兵事，奏自随，兵部疏留。是岁成一甲一名进士，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获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九年，迁侍讲，出典河南乡试，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一年，诏册其女为皇后，锡三等承恩公。历迁内阁学士，户部、吏部侍郎。

光绪二年，充会试副考官，补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会河南旱，大吏匿不报，为言官所劾。上命偕侍郎邵亨豫按问，廉得实，巡抚李庆翔以下皆获罪。四年，吉林驻防侍卫倭兴额被盗诬控，诏与侍郎冯誉骥往谳，寻命崇绮署将军专治之。倭兴额控如故，事下侍郎志和核覆，得诬告状，崇绮自劾，被宥。五年，出为热河都统。御史孔宪珏疏称其忠直，宜留辅，不许。七年，调盛京将军。

九年，谢病归。旋授户部尚书，再调户部，复乞休。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二十六年，立溥俊为“大阿哥”，嗣穆宗。乃起崇绮于家，俾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傅溥俊。于是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恩眷与桐埒。义和团起，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而崇绮亦信仰之。事败，随荣禄走保定，居莲池书院，自缢死。荣禄以闻，赐奠醊，入祀昭忠祠，谥文节。

崇绮妻，瓜尔佳氏，先于京师陷时，预掘深坑，率子散秩大臣葆初及孙员外郎廉定，笔贴式廉容、廉密，监生廉宏，分别男女入坑生瘗，阖门死难，各奖恤有差。二十七年，命以曾孙法亮嗣廉定，袭爵。

志钧，亦三等承恩公，满洲镶黄旗人。充散秩大臣。闻警，设醴祭先，率妻子皆衣冠对缢于中堂。恤如例，谥贞愍。

延茂，杜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同治二年进士，铨礼部主事。光绪八年，历迁至鸿胪寺少卿。上言八旗官学废弛，宜变通章程。再迁内阁侍读学士。

中、法构衅，疏言：“我国士夫多懵外势，请自今慎选使才，令其考察彼国政治利弊，图其山川夷险，随时奏闻。”又言：“名将必知地利而后可行师，庙堂必知地利而后可驭将。今宜北起盛京，南逾岭广，合台、琼为一气。复自滇、粤边外讫越南全境，分绘两图，更令诸疆臣各绘所辖地图，上测纬度，下准方斜，俾知相距里数，为军事之用。”上韪其议。

十三年，除奉天府府丞。越四年，入为大理寺少卿。二十四年，由驻藏办事大臣擢吉林将军，以仓廪灾，上章自劾。明年，征还，再授黑龙江将军，未行而拳祸作。联军入都，偕弟迁芝守安定门，城陷，阖室自焚死。赠太子少保，谥忠恪。妻并诸娣姒女子子皆获旌。

色普徵额，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十年，贼窜畿疆，以健锐营前锋校，从大学士瑞麟往讨，裹创力战。旋从僧格林沁剿捻，斩馘甚众。同治初，又从都统穆腾阿军畿南。光绪三年，迁参领。八年，军政课最，授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充神机营专操大臣。二十四年，徙驻南苑。二十六年，擢宁夏将军，未行，拳乱起，命守正阳门，昼夜徼循不少休。联军攻城，中炮死。赠太子少保，谥壮恪，予骑都尉兼云骑世职。

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祖兆琛，山西巡抚。父祖源，四川成绵龙茂道。懿荣少劬学，不屑治经生艺，以议叙铨户部主事。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十二年，父忧，解职。服阕，出典河南乡试。二十年，大考一等，迁侍读。明年，入直南书房，署国子监祭酒。会中东战事起，日军据威海，分陷荣城，登州大震。懿荣请归练乡团。和议

成，还都，特旨补祭酒。越二年，遭母忧，终丧，起故官。盖至是三为祭酒矣，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

二十六年，联军入寇，与侍郎李端遇同拜命充团练大臣。懿荣面陈："拳民不可恃，当联商民备守御。"然事已不可为。七月，联军攻东便门，犹率勇拒之。俄众溃不复成军，乃归语家人曰："吾义不可苟生！"家人环跽泣劝，历斥之。仰药未即死，题绝命词壁上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掷笔赴井死。先是懿荣命浚井，或问之，笑曰："此吾之止水也"！至是果与妻谢氏、寡媳张氏同殉焉。诸生王杜松等醵金瘞之。事闻赠侍郎，谥文敏。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博学。

熙元，直隶总督裕禄子。光绪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累迁至祭酒。联军入，方家居守制，闻变，偕嫂富察氏、妻费莫氏仰药以殉。赠太常寺卿，谥文贞。越三年，杜松等以两祭酒大节昭著，吁请隆报飨，得旨，附祀监署唐韩愈祠。

宗室宝丰，字和年，隶正蓝旗。好读书，有清尚。光绪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迁至侍讲。二十五年，立溥俊为"大阿哥"，命直宏德殿，并赏高赓恩四品京堂，同授大阿哥读。明年，两宫西幸，宝丰以随扈不果，愤甚，誓死职。自题绝命词曰："忠孝节廉，本乎天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呜呼宝丰，不失其正。"饮金死。赠太常寺卿。

宗室寿富，字伯弗，隶正蓝旗，侍读宝廷子。泛览群籍，尤谙周官、礼、太史公书，旁逮外国史，通算术，工古文诗词。光绪十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尝愤国势不张，八旗人才日衰，箸劝八旗官士文，立知耻会，大旨警顽傲，历以自强。浙江巡抚廖寿丰疏荐寿富才学堪大用，命赴日本考政治。既还，箸《日本风土志》四卷献上，召见，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漏三下始退，上器之。政变作，遂杜门。

寿富性故矜贵，不通刺朝列。及拳乱起，乃上书荣禄，言董福祥军宜托故令离畿甸，然后解散拳民，谓"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省。妻翁内阁学士联元既以论拳匪诛，家属匿其宅，众以寿富重新学，亦指为袒外，恚甚，或劝之他往，曰："吾宗亲也，宁有去理耶？"城陷，寿富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官曰："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遂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赠侍讲学士。

寿富刻苦孤峭。宝廷罢官早，家贫甚，性癖泉石。寿富事父能委曲以适其意旨。著有《搏虎集》。

宋承庠，字养初，江苏华亭人。由拔贡考取小京官，铨工部。光绪四年，举于乡，迁主事。八年，充总理衙门章京，迁员外郎，转御史。二十六年，巡视京城，联军入，遥望城内火光烛天，自言："主辱臣死，义无可逃。"疾书一纸遗家人曰："宗庙宫寝，已付一炬，敌人残忍，不共戴天。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我得死所，妻子勿以我为念。"时已仰药，口不能言，越一日卒。赠四品卿衔。

王铁珊，字伯唐，安徽英山人。光绪十五年进士，铨兵部主事。居久之，母年老，欲归省。会拳乱作，知都城必危，遂不去。悉举赀斧寄母，独留百金，复分其半助邑馆贫不能归者。其人谓："盍不偕南？"曰："时势至此，不能出力抗敌，已负朝廷。若更引身远辟，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官，在籍践大清土，国苟不保，家将焉属？"其人知其隐蓄死志，强之行，不可。两宫既西狩，遂伏案作书寄弟，略云："身非武职，恨不能执干戈卫社稷。官非台谏，又不获效忠言维国是。如都城不保，义不偷生。所恨居官以来，未能事母，长负此不孝之罪耳。"书毕，肃衣冠拜，默坐室中。闻内城陷，自缢死。遗书友人治后事，谓："某非死节，不忍见国事败坏耳。"事闻，赠员外郎，又追赠道员。荫一子入监读书，以知县用。

论曰：国都既陷，主辱臣死，此大义也。崇绮久著清节，终以一死自明。延茂等见危授命，义不苟生。色普徵额等执干戈卫社稷，死犹不瞑，至今皆凛凛有生气焉。

清史稿卷四六九　列传第二五六

恩铭孚琦　凤山端方弟端锦　刘燧

赫成额松寿　赵尔丰　冯汝骙

陆钟琦子光熙等

恩铭，字新甫，于库里氏，满洲镶白旗人，锦州驻防。以举人赀纳为知县，累至知府。光绪十一年，权知兖州，晋道员。二十一年，改官山西。二十六年，署按察使。拳匪扰晋，恩铭请巡抚毓贤阴护送教士出境，弗听。两宫西幸，毓贤率师赴固关，恩铭兼摄抚、藩事。车驾至太原，召见，奏对，声泪俱下。补归绥道。先是，口外七厅杀教士四十余、教民二千余，待抚者众且亟，官到后，即发帑金仓粟济之。会联军至大同，民骇走。复令教士风谕，并与执争，乃引兵去。

二十八年，调直隶口北道。时经拳乱后，十三厅、州、县教民汹汹图报复，宣化华教士且强逼民入教，恩铭患之，与西教士反覆辨论，始允约束，民教始安。迁浙江盐运使。二十九年，调两淮，晋江苏按察使。办盐务如故，杜私贩，恤煎丁，岁增国课三十万。时论欲请改场垣为公司，并创煤煎轮运议，恩铭力陈其弊，事乃寝。授布政使，录山西协饷功，晋头品服。三十二年，署安徽巡抚，修广济圩，赈皖北水灾，民德之。红莲会匪自赣入，毁建德教堂，同时楚民寄居霍山者，亦与教堂启衅，匪党乘之，势渐炽。恩铭分军援剿，并劾有司之酿祸者，地方以靖。

是时，廷议行新政，锐意兴警察，于是承上指，整顿巡警学堂。适王之春荐道员徐锡麟才，遂畀以会办。复念政剧财匮，援例清丈缘江洲地，按年收科，垦牧与树艺并举。朝旨又以民刑事诉论法参用东、西律，下其议督抚。恩铭虑皖北民悍，为择其不便者六事具以报。明年夏，巡警学生卒业，恩铭诣校试验，锡麟乘间以枪击之，被重创。知县陆永颐锐身救护，先殒。锡麟令经历顾松闭校门，不从，亦毙之。从者负恩铭还署，遂卒。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忠愍，予皖省建祠，赏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子咸麟袭，恩铭既死，锡麟亦被获。锡麟者，浙江山阴人。就学日本，以赀为道员。志在谋绾军队，便起事，仓卒发难，卒被擒戮。阅数年，复有孚琦、凤山被刺事。

孚琦，字朴孙，西林觉罗氏，隶满洲正蓝旗。以工部笔贴式充军机章京，累官郎中。三迁至内阁学士。光绪二十八年，授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出为广州副都统。颇以兴学为己任，尝设八旗工艺学校，整丽中小各学堂。明年，权将军。将军事故简，孚琦虑即偷惰，日必读书临池，暇辄躬执劳役。宣统二年，再摄将军篆。明年春，赴城东燕塘勘旗地，兼阅试演军用飞机。有温生才者，隶革命党，事暗杀。会日将暮，伏道左，俟其至，轰击之，遂殒命。生才被执，论弃市。事闻，上闵恻，谥恪愍，命凤山代之。

凤山字禹门，刘氏，隶汉军镶白旗。以翻译举人袭佐领，充骁骑营翼长、印务章京。累迁参领，总办东安巡捕分局。联军入京，法人在其辖境刃伤商民，缚致总局，请毋少贷，论如律。擢副都统，训练近畿陆军，著声绩。除西安将军，仍留治兵事。宣统初，改练军归部节度，始解兵柄。三年，授广州将军，未行而武昌事起。香港为粤民党薮，谋攻省城，众阻其勿往，曰："吾大臣也，不可不奉诏。"遂毅然去。将至时，总督及布、按以下官皆不敢出迓，或劝宜微服先入城，毋蹈孚将军覆辙，凤山不可。日午，舆卫导行，抵南城外，党人匿市廛檐际掷炸弹，屋瓦摧压，从者死十余人，街石寸寸裂。暮得凤山尸，焦烂无完肤。事闻，赠太子少保，谥勤节，予骑都尉世职。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征还，管局务，赏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赀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哗。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

诏代摄其事。所遇州县，辄召父老宣谕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绸。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箸《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松寿，字鹤龄，满州正白旗人。以荫生官工部笔贴式，累迁郎中。出为陕西，督粮道。光绪二十一年，晋山东按察使。明年，调江西晋江宁布政使。二十四年，擢江西巡抚。越三载，移抚江苏，历河南，加尚书衔，所莅皆称职。二十八年，召为工部右侍郎，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寻授热河都统。疏陈续修矿章四条，允行。复以地控蒙部，号难治，条上吏治、军政、兴学、理财方略甚悉。又召还，拜兵部尚书。明年，调工部。又明年，出为察哈尔都统。三十三年，授闽浙总督。

居官垂二十年，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以宽，为时论所美。宣统三年秋，鄂、湘、江、浙新军踵变，闽军乘之，将举事，使人要松寿，令缴驻防营军械，斥之，遂决战，初获胜，继乃大挫，愤甚，饮金以殉。事闻，赠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节。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以山西知县累保道员。四川总督锡良疏荐其才，权永宁道，剿匪严诛捕。驻藏大臣凤全遇害，调建昌。会克巴塘，建议筹边，充川滇边务大臣，护总督，改驻藏大臣。以兵至打箭炉，改设康定、登科等府。宣统元年，仍专任边务。藏兵犯巴塘，击败之，乘势收江卡等四部。于是尔丰军越丹山而西，直抵江达，达赖喇嘛逃入印度。尔丰请一举平藏，革教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尔丰尽克三崖野番，决收回瞻对。三年，署四川总督，檄番官献瞻对。尔丰遂入瞻对，设官治之。进克波密，并取白马岗，收明正等土司，皆改流。计所收边地纵横三四千里，设治者三十余区，一时皆慑于兵力，不敢抗。

会川乱起，尔丰还省，集司道联名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全省骚动。廷寄饬拿祸首，捕蒲殿俊等拘之，其党围攻省城。督办川路大臣端方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总督。武昌变作，资政院议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蠢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于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

冯汝骙，字星岩，河南祥符人。光绪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出知四川顺庆府，遭母忧去。服阕，起山东青州知府，调直隶大名。三十一年，迁湖北盐法道。明年，调安徽宁池太道，迁甘肃按察使。未几，晋陕西布政使，擢浙江巡抚。三十四年，移抚江西，整税务，省不急，官称治办。朝议方厉行新政，乃复察民情，量财力，从容施设，士民安之。宣统元年，御史江春霖上其溺职徇私状，事下安徽巡抚朱家宝核覆，得白。坐疏忽干吏议，夺俸三月。

三年，武昌变起，下游皆震。南昌军相应和，胁汝骙为都督，号独立，峻拒之。赣人故感其贤，导之出。至九江，乃仰药以殉。诏旨轸惜，谥忠愍。

陆钟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父春荣，绩学不遇，祭酒盛昱其弟子也。钟琦少劬学，以孝称。光绪十五年进士，以编修办直隶赈灾，徐桐亟赏之。拳祸起，桐惑焉，钟琦持异议，弗听。联军入，同年王懿荣、熙元、宝丰辈先后皆殉节。钟琦闻之，泣，阖户自经，遇救获免。二十九年，除江苏督粮道。越五载，迁江西按察使，调湖南，察吏严，定州县结案功过章条，月计勘案数与其鞫讯状限期报司，繇是狱鲜积滞。再移江苏，多平反。

宣统改元，晋布政使。三年，擢山西巡抚。到官未逾月，而武昌难作。钟琦语次子敬熙曰："大事不可为矣！省垣倘不测，吾誓死职。汝曹读书明大义，届其毋效妇仁害我！"又曰："生死之事，父子不相强，任汝曹自为之。但吾孙毋使同尽，以斩宗祀。"敬熙知父意决，入告母。母曰："汝父

殉国，吾惟从之而已。”敬熙以事亟，赴京语其兄光熙，偕还晋。钟琦驭新军严，至是调两营赴南路，时九月七日也。夜发饷，将以翼日行，而迟明变作，新军突入抚署。钟琦出堂皇，仆李庆云从，麾之弗去，且挺身出，先被戕。钟琦叱曰：“尔辈将反邪？”语未竟，遽中枪而殒。光熙奔救，亦被击死。叛军入内室，其妻唐氏抱雏孙起，并遇害。诏褒其忠孝节义萃于一门，予谥文烈。妻唐旌表。

光熙，本名惠熙，字亮臣。少从盛昱游，励学。钟琦遘危疾，尝刲股和药以进。光绪三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东渡日本学陆军，卒业归，授编修，擢侍讲。赠三品京堂，谥文节。

论曰：恩铭遇刺，实在辛亥之前，盖乱机已久兆矣。武昌变起，各行省大更惴惴自危，皆罔知所措。其死封疆者，唯松寿、钟琦等数人，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

清史稿卷四七〇　列传第二五七

志锐刘从德　春勋良弼

谢宝胜姚鼐云黄忠浩杨让梨等

志锐，字公颖，他塔拉氏，世居扎库木，隶满洲正红旗，陕甘总督裕泰子。父长敬，四川绥定府知府。志锐幼颖异，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与黄体芳、盛昱辈相厉以风节，数上书言事。累迁詹事，擢礼部右侍郎。中东事起，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虑陪都警，自请募勇设防，称旨，命赴热河练兵。未逾月，以其妹瑾、珍两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遂迂道出张家口，策马逾天山西绝幕。所迳台站，辄周咨山川、风俗、宗教，箸诗记事。居数年，将军长庚令赴边外厘中、俄积案，凡六阅月，结千余起。前后五上疏筹西北防务，发强邻狡谋，中当轴忌，左迁索伦领队大臣。领队例不得专摺奏事，居则钤稽地形厄塞，出则徼循鄂博、卡伦，冀得当以报。又数年，改授宁夏副都统，疏请发帑二十万浚城外故渠，获沃壤数千顷。频上疏，多言人所不敢言。

宣统二年，迁杭州将军。明年，调伊犁将军，加尚书衔。入觐，条上弭边患、御外侮机宜甚悉。又力陈新政多糜费，请省罢，壹意练兵救危局。并请边地练兵费百万，部议止予二十万。抵新疆，闻武昌变，或劝少留，不可。逾月，到官，日讨军士而申儆之。已，兰州军哗变，宁夏继之。伊犁协统杨缵绪以兵叛，夜据南北军器库，攻将军署。群议举志锐为都督，峻拒之。迫诣商会，亦弗从，起发枪击之，遂遇害。其仆吕顺奔走营棺敛，抚尸号恸，亦为叛军所戕。

又武巡捕官刘从德，四川人。教练官春勋，京旗人。并及于难。事闻，赠志锐太子少保，谥文贞。

志锐夙负奇气，守边庭逾十稔，自号为穷塞主。工诗词。熟察边情，惧祸至无日。其赴伊犁也，以手书遍告戚友，言“以身许国，不作生入玉门想”。其致命遂志，盖已定于拜疏出国门日云。

良弼，字赍臣，红带子，隶镶黄旗，大学士伊里布孙。少孤，事母孝。劬学，留学日本陆军学校，毕业归，入练兵处。历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补司长。时新设禁卫军，任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迁军谘府军咨使。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尤留意人才，自将师以至军士，莫不延纳。思所有建树，颇为时忌。

武昌乱起，各省响应，朝论纷呶，王公贵人皆气馁，莫知所为。良弼独与三数才杰朝夕规画，外联群帅，内安当国，思以立宪弭革命，图救大局，上下皆恃以为重。时袁世凯来京，方议国体，人心不安甚矣。一日，良弼议事归，及门，有人遽掷炸弹，三日而卒。事闻，震悼，优恤如例。其后官绅请立祠于北京祀之。

良弼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及遇刺，医初谓可疗，忽有进以酒者，遂死。死未旬日，而逊位诏下，时皆悼之。

宗室载穆，字敬修，隶满洲镶蓝旗，恂勤郡王允禵五世孙。祖绵翔，镇国将军。父弈云，一等侍卫，记名副都统。载穆年二十，除三等侍卫，累迁头等，兼办事章京。以慷直忤上官意，数岁不迁。光绪二十六年，拳乱起，两宫西幸，痛哭自尽者再，遇救获免。三十二年，授太原城守尉。明

年，有诏递裁驻防，分遣归农，乃倡农桑，劝女工，兴学校。比去晋，旗民男妇务耕作、娴织纴者达二百人。省城门有八。旧闭其二。阜城门当汾水冲，河决土壅，不能通车马，群议闭之。载穆曰："此汾西数十村入城孔道也，请于旧门南辟新门。"民称便。秩满，将入觐，巡抚丁宝桢疏留之，报可。

宣统三年，简京口副都统。鄂难作，缘江戒严。载穆缮城郭，犒军士，设练兵处，定营防城守章条，昼夜徼循，旗、汉民杂居者皆按堵。已而新军徙顿铁道旁，运枪械者襁属。载穆知有异，遣使如江宁告急，弗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号独立，传檄镇江，防营乃潜，通苏军，全城益怖惧。于是官绅集议，定满、汉联合策，约毋战，且要旗营缴军械。载穆知事不可为，罢会大恸，语左右曰："吾上负朝廷，所欠止一死耳！"左右环跽，请系众心，维危局。翼日，镇绅杨邦彦诣军门趣缴械，不许。会新军入据汉城，旗营大哗，乃进旗众而语之曰："驻防兵单粮储竭，吾战死甘如饴。顾糜吾民肝脑膏锋刃，吾奚忍？若曹其徇众议，纾急祸。吾身为大臣，且天潢亲也，宜效死。"是时骁骑校万选力争，请毋止战，不见用，顿足大哭。印班德霈亦愤甚，曰："大局休矣！吾宁死以报国。"载穆嘿不语，乃缮遗疏，手自缄印，遣佐领良才赍至京师。复草遗书致商会，犹殷殷以七千人生命相属。随行四仆皆遣归。有李顺者，去复返，朝夕侍其侧，偶退休，诘朝入寝室，则已自经死矣。郡人哀之，殡敛如礼，且为置田安厝焉。将军铁良上闻，命核覆死事。江宁失，铁良走，宗人府亦无奏报，故褒赠之，典弗及云。

万选、德霈并殉。先是骁骑校同源以旗人将失所，忍死争旗产。至是乃语家人曰："吾可以从殉国诸公后矣！"沐浴整衣冠，不食而死。万选，字子昭，蒙古敖汉氏。著有《易注》、《笔谏》、《金石赏心》、《火龙攻战略》诸书。德霈，字雨田。同源，字子清。并蒙古人。

文瑞，钮祜录氏，满洲镶红旗人。世袭男爵，充头等侍卫，出为马兰镇总兵。中、日之役，喜峰口迫近战地，策守御，遏内匪，辖境以宁。坐陵树虫灾免，顷之被宥，除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将军。拳匪乱，延蒙旗，蔓教案纷纠。文瑞至，与外人推诚商榷，偿款独轻，绥民德之。调青州，念旗民乏生计，为辟工广，兴学校，编制军队，满城一切皆治办。移成都，未之官，擢西安将军。兴学劝工，为治复仿青州。

议办移垦授田法，未及行而鄂变作，西安新军应之，先据汉城，缘涂纵火，烟焰张天，疾趋南街，遇新军，前驺戈什哈数人被击死，纡道归。与左翼副都统承燕、右翼副都统克蒙额筹应变策，遣军士画陴而守，两军合战，自申及亥不少休。翼日昧爽，新军分攻东、南门，旗兵多伤亡，文瑞督摄益力。未几，新军请停战会议，遣协领葆钧往，迄未得要领。复贻书新军，反覆开喻，亦不答。而新军又两路夹攻，旗营火器竭，渐不支。日方午，东门破，进满城，终夕巷战，旗兵死者二千余人，余皆屠杀。麾下壮士从者十余，及其子熙麟而已。于是环请引避图恢复，文瑞忾然曰："吾为统兵大员，有职守不能戡乱，重负君恩，惟有死耳！"乃口授遗疏，趣熙麟书之，命乘间达京师，而自从容整衣冠赴井死。幕僚秦鹤鸣敛之。承燕同时投井死。

克蒙额，字哲臣，满洲镶蓝旗人。先请巡抚发新式军械，迟不应，激战三昼夜，力竭阵亡。

恒龄，字锡九，舒穆鲁氏，满洲正蓝旗人，湖北荆州驻防。恒龄少嗜学，娴武干，尤熟中外兵家言。以附生官笔帖式，迁骁骑校，累擢佐领。旗营久习窳惰，罕知兵事乃创编新军，设讲武堂教之。拳匪乱作，湘人旅荆者被煽动，燔沙市趸船及税关，领事署，外国侨民多逃避，势岌岌。恒龄率二百人往镇抚，诛要首宥胁从，外人避难者护持之。事宁，军政课最。将军绰哈布疏综营务，恒龄条上四事，曰：设警察，兴学校，厘财政，练常备军，并奏行。设八旗高等学堂、陆军小学堂，俾任校事。顾其时风气暗僿，款无所出，遂走谒总督张之洞，面陈规画，获助万金，始成立。犹不足，省新军陋规益之，岁以为常，于是订章条，甄材颖，走书币聘海内名儒，分科教授，校风肃然。学部曹司考察，称荆州第一。旋领振威新军，调督练处参议，总办陆军小学。将军恩存、总督陈夔龙交章论荐。

宣统改元，调充热河练军统领。汰老弱，补阙额，申严纪律，凡两阅月，获匪首葛兰亭等，推功将校。二年，授宁夏副都统，朝阳绅民吁留，夔龙上闻。廷议以西陲边要，趣到官。既莅事，首

严烟禁。开渠屯田，久无效，设方略整饬之。三年，遭父忧。令甲，旗员百日服除即视事。恒龄固请终制，解职去，奉父丧于万县，抵宜昌，鄂乱作，道涂阻绝，将军连魁疏请参军事，上命署荆州左翼副都统。恒龄援“墨经从戎”议，忾然任城守，而援绝饷匮，兵人疲馑则哗变，乃斥农财饷之，流泣誓众，令毋扰沙市启外衅。时方患痈剧，裹创策骑出，昼夜徼循，血痕犹濡缕然。无何，事益亟，外城失。恒龄晨起，公服端坐堂上，发手枪洞胸而殉。家人得其与弟恒广、子裕文书，曰：“吾家世受国恩，宜竭力图报。今城既失。议当死。所憾者老母在堂，忠孝不获两全。第吾母有子能尽忠，亦甚得。我死，汝曹能阖门殉节固善，否则善事母，以补吾不孝之罪，毋以吾死状令老人知也。”恒龄死数日，连魁与右翼副都统松鹤开门纳民军，荆州遂失。事闻，上震悼，谥壮节。

参谋长德霈自经死。恩霈亦自经，家人救之，愤不欲生，后数日卒。

朴寿，字仁山，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年举人，吏部主事，累迁郎中。拳乱起，联军入城，首与各国谋保商民。出为山西归绥道，简库伦办事大臣。三十二年，召授镶蓝旗满洲副都统，迁正黄旗汉军都统。明年，除福州将军，整旗务，严烟禁。专志训练，得精卒四千人。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支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事闻，赠太子太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忠肃。

谢宝胜，字子兰，安徽寿州人。初隶金顺麾下，从征西陲。嗣随宋庆、马玉昆克肃州及关外诸城，积勋至都司。以事与玉昆左，弃冠服走博克达山为黄冠。光绪十五年，玉昆提督畿辅，鸠集旧部，独伟视宝胜，招之出。敦促备至，宝胜忾然曰：“玉昆知我者，义不忍却！”乃弃黄冠，诣军所献方略。二十一年，朝鲜告警，从出关，与日军数十战，勇敢躐伦等。玉昆弟陷重围，锐身救之出。和议成，愤甚，复为道士装，羁迹京师白云观，如是者数年。

拳乱作，柴洪山统武卫护军，荣禄檄领前路后营，已留河南，更名精锐军，领左营，寻管豫北军。忌者中以蜚语，巡抚吴重憙疏辨其冤，上卒优容之。驻军河、陕、汝最久，将士积相畏服，军麾所指，纪律肃然。累迁至副将。

宣统改元，授河北镇总兵。明年，移南阳、河、陕、汝军仍受节度，宝胜益感奋，尤严治盗，所莅毋扰民。恒短衣执械先士卒，或宵行数十百里，伪为小商，詗虚实。村民通匪者惮其至，尝置毒饮水处，宝胜则自携水罂怀麦饼，食尽，忍饥渴以为常，以是寇鲜漏网。洛阳张黑子、嵩县王天纵、汝州董万川尤蛰悍，张、董并计禽之，天纵惧不敢出。豫西数十州县皆按堵，而南阳王八老虎犹嵎负。宝胜至，移书期决斗。会天大雪，前期五日，潜师薄其巢，贼不诫，据中庭轰拒。宝胜奋身入，众继之，火其庐，卒就缚，置之法。自是南阳无遗寇。宝胜短躯干，目光炯炯能慑人。视盗如仇，待士卒若子弟。劳无吝赏，丧亡，赙恤尤厚。饷馈无所受，无兼衣余食，统兵十余年，而负责钜万。巡抚宝棻上闻，中旨敕司库偿九千余金，异数也！三年，移师嵩县。值鄂乱作，亟还筹战守。其时襄樊已应和，土寇处处飙起。豫南与陕、鄂壤地接，市言讹＜□讠戚＞日数至。检勒部曲，日夕巡徼不少休。支振数十日，而襄樊军阑入，士民与通款，将内讧。诸将意沮，咸莫能奋，惟都司姚霭云慷慨愿从战。无何，新野陷，大吏飞檄戒母妄动。宝胜愤激，赴校埸，与众誓死守，而府县官已委印绶去。翌日元旦，独朝服诣万寿宫行礼，痛哭不能止。俄传南军入，烟焰翳天，各营亦以食尽而溃。不得已，退顿裕州，比到，城皆树白帜矣，乃止舍。至夕而逊位诏至，召将卒厉以忠义，麾之去，夜半时，屏仆从，肃衣冠，呕血数升，以枪自击死。平旦，将卒趋视，皆哭失声，以大纛裹尸，舁至独头镇敛之。

霭云陕西人。旧为多隆阿部将，后从宝胜军，隶营务处，亦为民军所戕云。

黄忠浩，字泽生，湖南黔阳人。通经术，嗜读儒先性理书。以优贡生入赀为内阁中书。主沅州讲席，锐意地方利弊，建西路师范学堂，劝民植桑育蚕，尤颛志矿业。陈宝箴赵尔巽先后抚湘，设矿局及公司，采平江金矿、常育水口山铅矿，至今称厚利，皆其谋也。

光绪二十一年，以东事筹防，募乡勇五百人入鄂，守田农镇炮台。总督张之洞一见重之，调领武靖营，驻洪山。二十三年，治军长沙，统毅安军，军故征苗旧旅，日久窳敝，不可用。宝箴纳其

议，别募威字新军，俾主之。二十六年，之洞檄募师勤王。二十八年，徙驻岳州，缉新隄土寇，平之。再入赀为道员。赴日本参观大操，归，益详练战术，知兵名大著。明年，尔巽檄综湖南营务处，统忠字旗五营。其冬，母忧去职。

逾岁，广西降匪陆亚发陷柳州，湘边大震。起忠浩率所部援桂，直捣梅寨，用少击众，寇大创，降敕褒嘉。寇奔福禄村，村故瑶地，箐壑深岨，中有危涂垂线缕，容一人行。忠浩乃短衣芒蹻，徒步深入。会天酷暑，郁为瘴疠，兵士死相继，忠浩亦遘膨疾，然治军勤如故，寇卒不敢近。捷上，授狼山镇总兵，请终制，改署任道员授总戎，特例也。是时岑春煊驻桂林，檄与议军事，奏署右江镇。服阕，予实授。未几，乞假去。再至湖北。尔巽留综营务处，兼统全省防军，荆襄水师受节度。

宣统二年，从尔巽入川，署提督，乞归。三年，京师开全国教育会，忠浩与。焉争铁路国有为非计，议大浚洞庭湖，纾湘葛，议论侃侃无所挠。还长沙，值巡抚余诚格新莅官，党人谋日亟。诚格虑新军有异志，以中路巡防十营属之，不就。诚格下席揖请至再，不获已，始受事。甫三日，鄂乱起。九月朔，新军变，将入城，协统萧良臣遁，防军为内应。忠浩方晨谒，随诚格出，抚谕至再，势汹汹不可遏，要诚格为都督。诚格从间道出，召水师，水师亦变。诚格投江，左右援之，不得死。忠浩犹留署，火起，护弁强之出，及门，遇乱兵，被执，胁降不从，劫之走，刃伤臂及股，至小吴门城楼，遂遇害。家人奉丧归葬，缘涂设奠者数百里。继忠浩死者有杨让梨。

让梨，字邵钦，籍湘乡。少与王鑫子诗正友善。诗正援台湾，战失利，尝负之以免，军中咸壮之。积勋至守备。转战新疆、河州、西宁，数有功，累擢参将，赐号铿色巴图鲁。既，还长沙，隶忠浩麾下。宣统二年，补镇＜⿰旱⺮＞镇标中军游击。明年，武汉事起，忠浩电调援长沙。次辰州，闻省城乱，乃厄辰龙关，誓死守。＜⿰旱⺮＞兵故悍锐，为民军所惮。时总兵周瑞龙持两端，其子瓒赍金至，将以饵＜⿰旱⺮＞兵，哨弁李凤鸣潜告让梨，得为备。瑞龙称疾，檄让梨还，代以他将。让梨乃上书责以大义灭亲，辞激昂，且传檄捕瓒，瓒遁。已而，瑞龙降，道府官委印绶去。让梨痛哭，犒遣军士，独棹小舟至清浪滩，踊身入水。舟子泅出之，让梨恚甚，曰：“奚活我为？”瓒出代其军，遣人追絷让梨及其子传孔，锁送长沙。迳常德，遇龙璋巡按西路，劝之不屈，遂斩之。临刑，肃衣冠北向拜，观者万余人，皆泣下。传孔释还。

有陈其者，让梨从子婿也。当让梨被缚时，其即奋起击缚者，仆一人，攒刃交下，伤其首，断一足，并死之。

论曰：辛亥之变，各省新军既先发难，防营不能独支，而京外旗兵久无军备，又多被残困，死行阵者，自寥寥可数。志钧等权轻势孤，艰难搘柱，思以一隅挽全局。及事不可为，乃以死报，志节皎然，可敬亦可哀矣！

清史稿卷四七一　列传第二五八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以诸生纳赀为主事，改官直隶州知州，累至道员。尝赞置轮船招商局，开采湖北煤铁矿，李鸿章颇信任之。英商擅筑铁轨，首沪迳宝山讫吴淞，上海道数阻，弗听。宣怀与英官梅辉立折辩，偿银二十八万有奇，始归于我。光绪五年，署天津道。时鸿章督畿辅，方向新政，以铁路、电报事专属宣怀。宣怀以英、丹所设水陆线渐侵内地，乃集赀设津沪陆线，建电报学堂，并援万国公例与争，始克严定条款。会订水线相接合同，于是与轮船招商同为商办两大局。八年，英、法、德、美议立万国电报公司，增造自沪至香港水线，垄利权。宣怀复劝集华商自设缘海各口陆线，以绝觊觎。十年，署天津海关道。会法越构衅，海防急。乃移金州矿赀治苏、浙、闽、粤电线，便军事，而部议指为含混，科以降级调用。左宗棠为言于上，事下南洋大臣曾国荃等，上其绩状，始改留任。十二年，授山东登莱青道。法领事林椿诣烟台与订越南北圻线约，朝旨既报可矣，而张之洞执言不可行。宣怀曰：“今珲春、海兰泡欲接俄线，俄方有挟求。法既许接线，彼必易就范。且英、丹皆与约，奚拒法！”总署然之。果不数年而俄约成。十八年，除真，沪上织布局厂灾，宣怀筹设华盛总厂，复任弥汉冶铁厂亏耗。于是之洞赏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擢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入觐，奏言筑路与练兵、理财、育才互为用，并请开银行，设达成馆，称旨，补

太常寺少卿。与比订贷款草约。二十四年，诏趣造粤汉路。宣怀建议贷美款归自办，具改归商办本末以上。而言者盛毁其所为迟滞，被诃责。宣怀具报典折，上乃慰而勉之。宣怀自请解职，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已而徐桐劾两局有中饱，适刚毅按事南下，衔合察覆。宣怀具以实对，奏上，被温旨。

二十六年，拳祸作，各国兵舰纷集江海各口。宣怀倡互保议，电粤、江、鄂、闽诸疆吏，获同意遂，与各领事订定办法九条，世所称《东南保护约款》是也。又电奏请下密诏平乱，发国电国书惩祸首，恤五忠，所言动关大计。事宁，加太子少保，除宗人府府丞。明年，充办理商税事务大臣。以和约既成，偿费过钜，乃奏豫筹四策，而注重加税。复以债款称息负累剧，请婉商各国，分摊免息。嗣与各国商加税免厘，议垂成，英忽中悔。厥后宣怀数续议，仍无效。是岁奏设勘矿总公司。越二年，而有争粤汉废约事，沪宁、苏杭甬踵之，众大哗。诏禁宣怀干预，命唐绍仪代督两局。宣怀遂奏罢铁路总公司。后四年，浙路事益棘，上终以宣怀谙路政，复召见问筹策。宣怀言："既借款，不应令商造。既商造，不应再借款。民情可用，不顺用之恐激变"。上是之，拜邮传部右侍朗。命甫下，而浙路总理汤寿潜因言宣怀短，请离路事。寿潜获严谴，宣怀亦不复久居中，仍命诣沪办商约。

宣统改元，奏言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附陈办法成式。逾岁，命充红十字会会长。先是日俄战争，宣怀与吕海寰等谋加入瑞士总会，中国有红十字会自此始。既拜命入都，时朝廷方整丽币制，遂敕还邮部本官，参与度支部币制事。晋尚书，数上封事，凡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画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称新政毕举，而以铁路收为国有，致召大变，世皆责之。

先是给事中石长信疏论各省商民集股造路公司弊害，宜敕部臣将全国干路定为国有，其余枝路仍淮各省绅商集股自修。谕交部议，宣怀复奏言："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从前规画未善，致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准商办。乃数载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钜，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旷日弥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应请定干路均归国有，枝路任民自为，晓谕人民，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应即由国家收回，亟图修筑，悉废以前批准之案，川、湘两省租股并停罢之。"于是有铁路国有之诏，并起端方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宣怀复与英、德、法、美四国结借款之约，各省闻之，群情疑惧，湘省首起抗阻，川省继之。湘抚杨文鼎、川督王人文先后以闻，诏切责之，谕："严行禁止，倘有匪徒从中煽惑，意在作乱者，照惩治乱党例，格杀勿论。"宣怀又会度支部奏收回办法："请收回粤、川、湘、鄂四省公司股票，由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换给，粤路发六成，湘、鄂路照本发还，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余万，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余万两，或仍入投，或兴实业，悉听其便。"诏饬行。四川绅民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以收路国有，盛宣怀，端方会度支部奏定办法，对待川民，纯用威力，未为持平，不敢从命。人文复以闻，再切责之。赵尔丰等复奏："川民争路激烈，请仍归商办。"不许。川乱遂成，而鄂变亦起，大势不可问矣。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请罪之，诏夺职，遂归。后五年，卒。

宣怀有智略，尤善治振。自咸丰季叶畿辅被水灾，嗣是而晋边，而淮、徐、海，而浙，而鄂，而江、皖，皆起募款。等振抚。因讨测受灾之故，益究心水利，其治小清河利尤溥。唯起家实业，善畜藏，称富，亦往往冒利，被口语云。

瑞澄，字莘儒，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琦善孙，将军恭镗子。以贡生官刑部笔贴式，迁主事，调升户部员外郎。出为九江道，有治声，移上海道。沪地交涉繁，瑞澄应付缜密，颇负持正名。尤颛意警政，建总局，廓分区，设学堂，练马巡，中外交诵其能。光绪三十三年，授江西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时江、浙枭匪蠢动，出没沪杭孔道，酿成巨案。侍郎沈家本建议办清乡，朝命瑞澄主苏、松、太、杭、嘉、湖捕务，六属文武受节度。瑞澄添募水师，购置兵轮，仿各国海军制，编成联队。禽获巨魁夏竹、林声为，匪徒敛迹。

宣统改元，称疾，乞解职，温旨慰留。总督端言密荐其才，迁巡抚。既莅事，澄吏治，肃军纪，

严警政，条具整饬本末以上，上嘉纳，命署湖广总督。逾岁，到官，旋实授。劾罢巡警道冯启钧、劝业道邹履和。湘民饥变，复纠弹前祭酒王先谦，主事叶德辉、道员孔宪谷阻挠新政状，中旨分别惩革，繇是威望益著。其时朝廷筹备立宪，瑞澄希风指，凡置警、兴学、设谘议局、立审检厅、一切皆治办。名流如张謇辈咸与交欢，而懿亲载泽方用事，则又为其姻娅，声势骎骎出南北洋上。三年七月，被命会办川汉、粤汉铁路。居无何，督办端方上言鄂境铁路收归国有，诏嘉之。越月，武昌变起，先是党人谋乱于武昌，瑞澄初闻报，忧惧失措，漫不为备，惟悬赏告密，得党人名册，多列军人名，左右察知伪造，请销毁以安众心。瑞澄必欲按名捕之，获三十二人，诛其三，辄以平乱闻。诏嘉其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命就擒获诸人严鞫，并缉逃亡，于是军心骚动，翌日遂变。瑞澄弃城走，诏革职，仍令权总督事，载罪图功，并令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往讨，萨镇冰率兵舰、程允和率水师援之，而瑞澄已乘兵舰由汉口而芜湖而九江，且至上海矣。

党军推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官黎元洪称都督，置军政府。既占武昌，复取汉阳，据汉口，乃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节制长江水陆各军，副都统王士珍副之。召荫昌还，命军谘使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江北提督段祺瑞总统第二军，俱受世凯节制。国璋与党军战于滠口，水陆夹击，复汉口，连克汉阳，指日下武昌，而世凯授总理内阁大臣，遽令停攻。复起魏光焘督湖广，士珍暂权，段芝贵护，又命祺瑞摄之。时瑞澄已久遁上海，始以失守武昌，潜逃出省，偷生丧耻，诏逮京，下法部治罪，而瑞澄不顾也。瑞澄居上海四年。病卒。

论曰：辛亥革命，乱机久伏，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宣怀实创斯议，遂为首恶。鄂变猝起，瑞澄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澄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

清史稿卷四七二　列传第二五九

陆润庠，字凤石，江苏元和人。父懋修，精医，见艺术传。润庠，同治十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光绪初，屡典试事，湖南、陕西皆再至。入直南书房，洊擢侍读。出督山东学政。父忧服阕，再迁祭酒，典试江西。以母疾乞养归。二十四年，起补祭酒，擢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两宫西巡，奔赴行在，授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擢左都御史，管理医局，典顺天乡试，充会试副总裁，署工部尚书。三十二年，充厘订官制大臣。已而工部裁省，以尚书兼领顺天府尹事。明年，授吏部尚书、参预政务大臣，谓："捐例开，仕途杂，膺民社者或不通晓文义，因订道府以下考试章程，试不及格者停其分发，设仕学馆教习之。"润庠为陆贽后，尝奏进文集，参以时事，大意谓："成规未可墨守，而新法亦须斟酌行之。若不研求国内历史，以为变通，必至窒碍难行，且有变本加厉之害。"

宣统元年，协办大学士，由体仁阁转东阁大学士，充弼德院院长。皇帝内学，充毓庆宫授读，兼顾问大臣。疏陈："曲阜笃生圣人之地，今新建曲阜学堂，必须阐明经术，提倡正学。若杂聘外人，异言，异服，喧宾夺主，将来圣教澌灭，亦朝廷之忧。"又陈："厘订官制，宜保存台谏一职。说者谓既有国会，不须复有言官。岂知议员职在立法，言官职在击邪。议院开会，不过三月，台谏则随时可以陈言。行政裁判，系定断于事后，言官则举发于事前。朝廷欲开通耳目，则谏院不可裁。诸臣欲巩固君权，则亦不可言裁。即使他时国会成立，亦宜使该院独立，勿为邪说所淆。"又言："游学诸生，于实业等事学成而归者，寥寥可数，而又用非所学。其最多者惟法政一科。法政各国歧异，悉就其本国人情风俗以为制。今诸生根柢未深，于前古圣贤经传曾未诵习，道德风尚概未闻知，袭人皮毛，妄言改革。甚且包藏祸心，倡民权革命之说，判国家与君主为两途，布其党徒，潜为谋主。各部院大臣以为朝廷锐意变法，非重用学生不足以称上旨，遂乃邪说诐行，遍播中外，久之必致根本动摇，民生涂炭。"又疏陈财用枯竭，请酌停新政，谓："今日之害，先由于督抚无权，渐而至于朝廷无权。库储之困难，寇贼之充斥，犹其显而易见者也。镇兵之设也，所用皆未经历练之学生，韬略则纸上空谈，作用则徒取形式，甚至持不击同胞之谬说。一旦有事，督抚非但不能调遣，甚且反戈相向，其不可用明矣。则莫如停办镇兵，仍取巡防队而整理之。审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听讼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旧时谙谏之老吏，督抚不得用之，散遣州县捕役，以缉盗责之巡警。

巡警无能也，且不过省会及通商口岸有巡警，岂能分布乡闾？将来必至遍地皆盗，人民无可控诉。则莫如停办审判，仍以听断缉捕归之州县。谘议局之设也，所举皆不谙掌故之议员，逞臆狂谈，箝制当道，督抚莫能禁之。于是借筹款之名，鱼肉乡里，窃自治之号，私树党援。上年资政院开议，意至戟手漫骂，藐视朝廷。以办给为通才，以横议为舆论，蜩螗沸羹，莫可究诘。则莫如停办国会，仍以言事责之谏院。学堂之设也，所聘皆未通经史之教员，其沿用教科书，仅足启发颛蒙，废《五经》而不读，祸直等于秦焚。暑假、星期，毫无拘束，彼血气未定者，岂不结党为非？又膳学费百倍于前，致使贫寒聪颖之士流，进身无路。则莫如停办中小学堂，仍用经策取士。凡此皆于财政有关，而祸不仅在财政，使不为早之所，必至权柄下移，大局不可收拾。”疏上，多不报。时建设立宪内阁，宰辅拥虚名而已。

武昌兵变，官军既克汉阳，武昌旦夕下。而新内阁又成立，总理大臣袁世凯议修和息战祸，取隆裕太后懿旨，颁示天下，改建国体，于是逊位诏下矣。润庠以老瞶辞授读差，奉懿旨仍照料毓庆宫，给月俸如故，授太保。越二年，病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端。

润庠性和易，接物无崖岸，虽贵，服用如为诸生时。遇变忧郁，内结于胸而外不露。及病笃，竟日危坐，瞑目不言，亦不食，数日逝。

世续，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光绪元年举人，以议叙主事历内务府郎中，擢武备院卿，授内阁学士。二十二年，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各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适遭父丧，命留京办事。即日缞墨诣联军请保护宫廷，日为宫中备饮馔，并保坛庙。晋理藩院尚书，调礼部。两宫回銮，赏黄马褂，转吏部，兼都统。内务府三旗甲米向归吏胥代领折价，名曰“米折”，所得甚微。世续商之仓场，饬旗丁自领，众感实惠。纂呈《四书图说》，特旨褒嘉。三十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授体仁阁大学士。三十二年，命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念八旗生计日艰，奏设工艺厂，俾习工艺赡身家。德宗崩，议继体，世续独言国事即危，宜立长君，不能用。

宣统改元，以疾乞休。三年，得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及议逊位，世续首赞之，太后令磋商优待条件，授太保。接修崇陵工程，加太傅。丁巳复辟，俱祸及，力阻之。事变亟，入宿卫，并以殓服自随。频年以经费拮据，支持尤苦，纂修德宗实录，始终其事，及书成，已病不能起矣。辛酉年，卒，年六十九。增太师，谥文端。

伊克坦，字仲平，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西安驻防。光绪十二年进士，以编修厉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充满蒙文学堂监督。有请达海从祀文庙者，伊克坦以达海创定国书，译经史，有功圣教，允宜附祀，即为代奏，略言：“学官立于汉京，而配享实始于唐代，宋、元以来，迭有增祀，大率以阐明圣学，有功经训为断。汉儒许慎，特因《说文解字》，功在经籍，专隆升祔。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指授文臣创立国书，传译经史，宣布文教，尤极千古未有之盛。夫国书字体，创自文臣额尔德尼及噶蒿等，而仰承圣意，汇集大成，详定颁行者，实唯儒臣达海。达海以肇造贞元之佐，擅闳通著述之才，历相两朝，瞻言百里。其初奉命详定国书，重加圈点，发明音义。又以国书汉字对音未全，于十二字头之外有所增加，而国书之用乃广。复定两字切音之法，较之汉文切音，更为精当，而国书之制乃备。翻译经典，昭示群伦，功不在传经诸儒下。崇德十年，既蒙赐谥文成，康熙九年，复奉赐文立碑，隆德报功，永受恩泽。旋有学士阿理瑚奏请从祀文庙，礼臣复奏，以为创造国书，一艺之长，不当从祀，未经议准。查达海详定国书字体，实禀太宗指示而成。作者为圣，述者为明。非唯羽翼六经，抑且照示百世。部议谓仅一艺之长，实未深知大体，达海于圣经有表章之力，于后学有津逮之功。方今宗学、旗学兼重国书，并奉旨特设满蒙文学堂于京师，奉省亦经奏立八旗满蒙文中学堂。揆诸古者释奠祭师之谊，达海应得附祀，核与汉儒许慎从祀之例亦属相符。仰垦俯准达海附祀文庙，并请敕建专祠于盛京，以照矜式。查盛京东门外尚有达海莹墓，榛莽荒芜，碣碑剥落，并请敕下所司修治看护，用示朝廷崇尚实学，荩念儒臣之至意。”

又代陈典学事宜，略言：“伏读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谕‘帝王御宇膺图，咸资典学。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而好古敏求，六十余年孜孜不倦’。又嘉庆二十四年仁宗睿皇帝谕‘帝王之学，在于贯

彻天人，明体达用，以见诸施行，与经生寻章索句者不同’。仰见列圣相承，重视典学之至意。我皇上睿哲性成，聪明天纵，冲龄践祚，洪业肇基，当此春秋典学之时，实为圣敬日跻之始。伏维监国摄政王薰陶德性，辅养圣躬，慎选侍从，左右将护，亦既渊冲翕受，法戒靡遗。唯是皇上一念之张弛，系万机之治忽。一朝之规制，系薄海之观瞻。有不得不慎之又慎者，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一，请崇圣学。易端蒙养，礼重师教，书述逊敏，诗颂缉熙，圣学精微，非寻常科学范围之所能及。宋儒有言‘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与我仁淙睿皇帝典学之谕用意正符。今我皇上典学之初，应定教学科目，自应会通今古，融贯中西，不可拘于旧例。伏乞简派儒臣，详细筹订，鉴成宪，酌时宜，毋徒陈进讲之空文，毋虚循延英之故事，庶足以开张圣听，裨益亶聪，以立圣学圣治之基。一，请择贤傅。旧制师傅向以大臣选充，期于老成典型，成就君德，然或入官从政，讲学非其所长。老师大儒，潜德隐而勿耀，而教育精深，尤非研究有素，不能取益。拟请敕下内外大臣，各举所知，勿拘资格，略仿乾隆十四年诏举经学人员成例，择其品端学粹、教育卓著成绩者，请旨召用，隆以师傅之任，分门讲教，而仍派大臣总司其成，俾专日讲于经筵，不必更劳以职事。其任弥专，其责弥重，其效弥速，使天下晓然于尊师崇儒之意，庶儒林有所矜式，而圣德日进高明矣。一，请肃规制。古者圣王教胄，必选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与之居处，是以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我皇上毓德方新，始基宜固，旧制选内监伴读，似不足以肃学制而广箴规。拟请改选王公大臣之贤子弟昕夕侍从，敦学相长，并参考学校制度，建设讲堂，陈列图书彝器，观摩肄习，以收敬业乐群之效。以上三事，仅举大刚。我皇上今日之言动起居，冈有勿敬，即异日之立政敷教，冈有勿臧，此尤根本之至计，不可不谨之于渐，而慎之于始者也。伏念朝廷广励人才，振兴教育，侁侁学子，争自濯磨，皇上典学伊始，益宜宏兹还谟，以慰天下士民之望。”

宣统三年，伊克坦与大学士陆润庠及侍郎陈宝琛，同奉命直毓庆宫，朝夕入讲，遇事进言，忧勤弥甚。丁巳复辟，润庠已前卒，宝琛为议政大臣，伊克坦一不争权位，日进讲如故。及事变，誓临危以身殉。伊克坦忠直有远识，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而左右虑患深，务趋避，时复相左。伊克坦忧郁遂久病，日寄于酒。癸亥，卒，年五十有八，谥文直。

梁鼎芬，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讲席。调署两江，复聘主钟山书院。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之洞锐行新政，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

拳祸起，两宫西幸，鼎芬首倡呈进方物之议。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之洞再荐，诏赴行在所，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请化除满、汉界限。三十二年，入觐，面劾庆新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两宫升遐，奔赴哭临，越日即行，时之洞在枢垣，不一往谒也。明年，闻之洞丧，新送葬南皮。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隶总督陈夔龙荐，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奉广东宣慰使之命，粤中已大乱，道梗不得达，遂病呕血。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露宿寝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礼，自愿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旋命在毓庆宫行走，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徐坊，字梧生，山东临清州人，巡抚延旭子，少纳赀为户部主事。光绪十年，法陷谅山，延旭逮问，下刑部狱。坊侍至京师，入则慰母，出则省延旭于狱，橐饘之事，皆自任之，布衣蔬食，言辄流涕。延旭戍新疆，未出都卒，坊扶柩归葬，徒行泥淖中，道路叹为孝子。二十六年，奔起西安行在。明年，扈驾返，以尚书荣庆荐，超擢国子丞。鄂变起，连上五封事，俱不报。逊位诏下，遂弃官。旋命行走毓庆宫，坊已久病，力疾入直。未几卒，谥忠勤。

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知县分直隶。查涞水礼王府圈地，力请减租苏民困。光绪五年，初任临榆，日晨起坐堂皇治官书，启重门，民有呼吁者，立亲讯之，使阍者不

能隔吏役，吏役不能隔人民。其后居官二十余年皆如之。曾国荃督师山海关，檄司文案。历南皮等县，畿辅州县遇道差，咸科于民有定额，而官取其赢。乃宣任蠡县，值谒陵事竣，赢支应钱千余缗，储库备公用。任完县，购书万余卷庋尊经阁。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先是，宁津奸民陈二纠党为州郡害，土人称曰黑团，势甚炽。尝至南皮劫杀，乃宣会防营掩捕，擒陈二及其党数人磔于市，黑团遂绝。

二十五年，义和拳起山东，蔓延于直、东各境，乃宣为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张示晓谕，且申请奏颁禁止，不能行。景州有节小廷者，匪首也，号能降神。乃宣饬役捕治，纵士民环观，既受笞，号呼不能作神状，枭示之，匪乃不敢入境。明年，拳党入京，乃宣知大乱将作，适调吏部稽动司主事，遂请急南归，浙抚任道熔延主浙江大学堂。寻入江督李兴锐幕，端方、周馥继任，咸礼重之。周馥从乃宣议，设简字学堂于金陵。初，宁河王照造官话字母，乃宣增其母韵声号为合声简字谱，俾江、浙语音相近处皆可通。三十四年，召入都，以四品京堂侯补，充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

宣统元年，诏撰经史讲义，轮日进呈，疏请造就保姆，辅养圣德。二年，钦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法律馆奏进《新刑律》，乃宣摘其妨于父子之伦、长幼之序、男女之别者数条，提议修正之。授江宁提学使。三年，召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逊位议定。乞休去，隐居涞水。时士大夫多流寓青岛，德人尉礼贤立尊孔文社，延乃宣主社事，著《共和正解》。丁巳复辟，授法部尚书，乃宣时居曲阜，以衰老辞。卒，年七十有九。

乃宣诵服儒先，践履不苟，而于古今政治，四裔情势，靡弗洞达，世目为通儒。著有《遗安禄》，《古筹算考释》、《约章纂要》、《诗文稿》。

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用刑部主事。事亲孝，母多疾，医药必亲尝。终岁未尝解衣安卧，遂通医。迁员外郎，擢郎中。居刑曹十八年。专研古今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律统》、《唐律》上溯汉、魏，于是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之作。曾植为学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后专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南洋贸迁沿革。寻充总理衙门章京。中、日和议成，曾植请自借英款创办东三省铁路，时俄之韦特西比利亚铁路尚未建议也，不果行。母忧归，两湖总督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讲席。

拳乱启衅，曾植与盛宣怀等密商保护长江之策，力疾江、鄂，决大计于刘坤一、张之洞，而以李鸿章主其成，所谓“画保东南约”也。旋还京，调外交部。出授江西广信知府，曾植为政，知民情伪，而持之以忠恕，故事治而民亲。历署督粮道、盐法道，擢安徽提学使，赴日本考察学务。三十二年，署布政使，寻护巡抚。值江、鄂、皖三省军会操太湖，而适遭国恤，群情汹汹，民一日数惊，城外炮马兵又哗变。曾植闻之，登城守御，檄协统余大鸿驰入江防，楚材兵舰击毁东门外炮兵壁垒，黄凤岐夺回菱湖嘴火药局，一日而乱定。

曾植在皖五年，重治人而尚礼治，政无巨细，皆以身先。其任学使，广教育，设存古学堂。又兴实业，创造纸诸厂。会外人要我订约开铜官山矿，曾植严拒之。未几，贝子载振出皖境，当道命藩库支巨款供张，曾植不允，遂与当道忤。宣统二年，移病归。逊位诏下，痛哭不能止。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事变归，卧病海上，壬戌冬卒，年七十三。著有《海日楼文诗集》。

论曰：辛壬之际，世变推移，莫之为而为，其中盖有天焉。润庠、世续诸人非济变才，而鞠躬尽瘁，始终如一，亦为人所难者也。乃宣、曾植皆硕学有远识，拳拳不忘，卒忧伤憔悴以死，呜呼，岂非天哉！

清史稿卷四七三　列传第二六〇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少孤贫。投效往广西军，预法、越之战，累保到参将。日韩衅启，随毅军防守奉天。袁世凯练兵小站，充管带。拳匪乱作，统巡防营防剿，叙功擢副将，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肃，皆不赴。日俄战后，调奉天，充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

武昌变起，苏州独立，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勋直斥之。翌日，新军变，勋与战于雨花台，大破之。江、浙军合来攻，粮援胥绝，乃转战，退而屯徐州，完所部。人骏、铁良走上海。命勋为江苏巡抚，摄两江提督，赏轻车都尉。逊位诏下，世凯遣使劳问，勋答曰："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世凯历假勋定武上将军、江北镇抚使、长江巡阅使、江苏都督、安徽督军。及建号，勋首起抗阻，并请优待皇室，保卫宫廷。

世凯卒，各省有所谋，群集徐州，推勋主盟。勋于是提兵北上，叩谒宫门，遂复辟。连下诏令，首颁复政谕云："朕不幸以冲龄继承大业，茕茕在疚，未堪多难。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民涂炭，毅然以祖宗创垂之重，亿兆生零之命，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冀以息争弭乱，民得安居。乃国体自改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苦吾民。此诚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灵，恻痛难安。而朕深居宫禁，日夜祷天，徬徨饮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各等语。览奏，请词恳切，实深痛惧。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遂轻任于眇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谫言，置兆民于不顾。权衡重轻，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上下以至诚相感，不徒恃法守为维系之资。政令以惩毖为心，不得以国本为尝试之具。况当此万象虚耗，元气垂竭，存亡绝续之交，朕临深履薄，固不敢有乐为君，稍有纵逸。尔大小臣工，尤当精白乃心，涤除旧染，息息以民瘼为念。为民生留一分元气，即为国家延一息命脉，庶几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兴复初政亟应兴革诸大端，条举如下：一，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君主立宪政体。一，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一，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一，实行融化满、汉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至通婚易俗等事，并著所司条议具奏。一，自宣统九年五月本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定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一，民国所行印花税一项，应即废止，以纾民困。其余苛细杂捐，并著各省督抚查明，奏请分别裁撤。一，民国刑律不适国情，应即废除，暂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为准。一，禁除党派恶习，其从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傥有自弃于民而扰乱治安者，朕不敢赦。一，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凡。此九条，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实鉴临之！"次谕议立宪，设内阁。京、外官暂照宣统初年官制办理。其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照常供职。

先后命官以勋及陈宝琛、刘廷琛等为内阁议政大臣，次则内阁阁丞万绳栻、胡嗣瑗，大学士为瞿鸿禨、升允，顾问大臣赵尔巽、陈夔龙、张英麟、冯煦等，各部尚书梁敦彦、张镇芳、雷震春、沈曾植、劳乃宣等，侍郎李经迈、李瑞清、陈曾寿、王乃徵、陈毅、顾瑗等，丞参辜汤生、章梫、黎湛枝、梁用弧等，都御史张曾<□易攵>，副都御史胡思敬、温肃。并召郑孝胥、吴庆坻、赵启霖，及陈邦瑞、朱益藩等均来京。又以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京。各省督抚、提、镇，皆就现任改之。命下，各省多不应，而马厂师起，称讨逆军，传檄讨勋，勋自请罢斥。及攻都城，勋与战，以兵寡不支，荷兰公使以车迎入使馆。旋赴津，居久之，卒，年七十。谥忠武。勋亢爽好客，待士卒有恩，所部数万人，无一断发者，世指为"辫子军"。临战，尽纳家属妻妾子女别室，不听避，盖自怼负国，誓骨肉俱殉。及事亟，外人破户劫之始脱云。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

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

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未及行，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尽夺礼部尚书、侍郎职。旧臣疑惧，群起旨责有为，御史文悌复痛劾之。上先命有为督办官报，复促出京。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指，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唯新进骤起，机事不密，遂致害成。时传将以兵围颐和围劫太后，人心惶惑。上硃谕锐等筹议调和，有“朕位且不能保”之语，语具《锐传》。于是太后复垂帘，尽罢新政。以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职逮捕。有为先走免，逮其弟广仁及杨锐等下狱，并处斩。复以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硃谕宣示，并籍其家，悬赏购捕。有为已星夜出都航海南下，英国兵舰迎至吴淞。时传上已幽废，且被弒，有为草遗言，誓以身殉，将蹈海。英人告以讹传，有为始脱走，亡命日本，流转南洋，遍游欧、美各国。所至以尊皇保国相号召，设会办报，集资谋再举，屡遇艰险不少阻。党结富有会，起事江汉，皆为官兵破获，诛其党。连诏大索，毁所著书，阅其报章者并罪之。初，太后议废帝，称病征医，久闭瀛台，旦夕不测。有为闻之，首发其谋，清议争阻，外人亦起责言，两江总督刘坤一言“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始罢废立。拳匪起，以灭洋人、杀新党为号，太后思用以立威，遂启大乱，凡与有为往还者，辄以康党得奇祸。

宣统三年，鄂变作，始开党禁，戊戌政变获咎者悉原之，于是有为出亡十余年矣，始谋归国。时民军决行共和，廷议主立宪，而有为创虚君共和之议，以“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浃人心，存帝号以统五族，弭乱息争，莫顺于此”。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徇民军请，决改共和，遂下逊位之诏。有为知空言不足挽阻，思结握兵柄者以自重，颇游说当局，数年无所就。丁巳，张勋复辟，以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勋议行君主立宪，有为仍主虚君共和。事变，有为避美国使馆，旋脱归上海。

甲子，移宫事起，修改优待条件，有为驰电以争，略曰：“优待条件，系大清皇帝与民国临时政府议定，永久有效，由英使保证，并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以昭大信，无异国际条约。今政府擅改条文，强令签认，复敢挟兵搜宫，侵犯皇帝，侮逐后妃，抄没宝器，不顾国信，仓卒要盟，则内而宪法，外而条约，皆可立废，尚能立国乎？皇上天下为公，中外共仰，岂屑与争，实为民国羞也！”明年，移跸天津，有为来觐谒，以进德、修业、亲贤、远佞为言，丁卯，有为年七十，赐“寿”，手疏泣谢，历叙恩遇及一生艰险状，悲愤动人。时有为怀今感旧，伤痛已甚，哭笑无端。自知将不起，遂草遗书，病卒于青岛。

有为天资瑰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于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初言改制，次论大同，谓太平世必可坐致，终悟天人一体之理。述作甚多，其著者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各国游记，暨文诗集。

论曰：光、宣两朝，世变迭起，中国可谓多故矣。其事皆分见于纪、传。断代为史，辛亥以后，例不能详。唯丁巳复辟，甲子移宫，实为逊位后两大案，而勋与有为又与清室相终始，亦不可遂没其人。明末三王及诸遗臣，史皆勿讳，今仿其体，并详著于篇，庶几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有所鉴焉。

清史稿卷四七四　列传第二六一

吴三桂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籍辽东。父襄，明崇祯初官锦州总兵。三桂以武举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襄坐失机下狱，擢三桂总兵，守宁远。洪承畴出督师，合诸镇兵，三桂其一也。师攻松山，三桂战败，夜引兵去。松山破，承畴降，三桂坐镌三秩，收兵仍守宁远。三桂，祖大寿甥也，大寿既降，太宗令张存仁书招三桂，不报。

顺治元年，李自成自西安东犯，太原、宁武、大同皆陷，又分兵破真定。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并起襄提督京营，征三桂入卫。宁远兵号五十万，三桂简阅步骑遣入关，而留精锐自将为殿。三月甲辰，入关，戊申，次丰润。而自成已以乙巳破明都，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将兵东攻滦州。三桂击破之，降其兵八千，引兵还保山海关。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赍书睿亲王乞师。王方西征，次翁后，三桂使至，明日，进次西拉塔拉，报三桂书，许之。自成闻三桂兵起，自将二十万人以东，执襄置军中。复遣所置兵政部尚书王则尧招三桂，三桂留不遣。越四日，王进次连山，三桂又遣云龙赍书趣进兵。师夜发，逾宁远，次沙河，明日，距山海关十里。三桂遣逻卒报自成将唐通出边立营，王遣兵攻之，战于一片石，通败走。又明日，师至关，三桂出迎。王命设仪仗，吹螺，偕三桂拜天毕，三桂率部将谒王，王令其兵以白布系肩为识，前驱入关，自成兵横亘山海间，列阵以待。王令诸军向自成兵而陈，三桂兵列右翼之末。阵定，三桂先与自成兵战，力斗数十合。及午，大风尘起，咫尺莫能辨，师噪风止。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自成方立马高冈观战，诧曰：“此满洲兵也！”策马下冈走，自成兵夺气，奔溃。逐北四十里，即日王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分马步兵各万隶焉，令前驱逐自成。三桂执则尧送王所，命斩之。自成至永平，杀襄，走还明都。屠襄家，弃明都西走。命三桂从阿济格逐自成至庆都，屡战皆胜。自成走山西，乃还师。

世祖定京师，授三桂平西王册印，赐银万、马三。明福王由崧称帝南京，使封三桂蓟国公，又遣沈廷扬自海道连米十万、银五万犒师，三桂不受。寻遣其侍郎左懋第、都督陈洪范等使于我，复赍银币劳三桂，三桂仍辞不受。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大将军，西讨自成，三桂率所部从，自边外趋绥德，二年，克延安、鄜州，进攻西安。自成以数十万人迎战，三桂督兵奋击。斩数万级。自成出武关南走，师从之，自襄阳下武昌，自成走死。师复东徇九江。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命进称亲王，出镇锦州，所部分屯宁、锦、中右、中后、中前、前屯诸地。三桂疏言丁给地五晌，各所房屋灰烬，地土硗薄，请增给。并为坤、云龙及诸将吴国贵、高得捷等请世职，属吏童达行等乞优擢。又以父襄、母祖氏、弟三辅并为自成所杀，疏乞赐恤：并如所请。三桂辞亲王，下部议，许之。三年，入观，赐银二万。五年，命与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同镇汉中。六年，明宗室朱森淯攻阶州，三桂与国翰督兵击斩之。有王永强者为乱，破延安、榆林等十九州县，延绥巡抚王正志、靖远道夏时芳死之。复陷同官、定边、花马池。三桂督兵克宜君、同官，击斩七千余级。进克蒲城、宜川、安塞、清涧诸县，诛永强所置吏。定边、榆林、府谷皆下。八年，入观，赐金册印。时明桂王由榔称帝居南宁，张献忠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皆降于明，率兵扰川北诸郡县。命三桂偕国翰率师讨之。九年七月，三桂与国翰遣兵西抚漳腊、松潘，东拔重庆。进攻成都，明将刘文秀弃城走。复进克嘉定，驻军绵州。文秀及王复臣复自贵州向四川，招猓猡为助，陷重庆，进破叙州。三桂屡战不利。文秀、复臣围巡按御史郝浴于保宁。浴趣三桂等赴援，击斩复臣，文秀引兵走。浴疏劾三桂拥兵观望状，三桂摘疏中“亲冒矢石”语劾浴冒功，浴坐谪徙。三桂叙功，岁增俸千。子应熊尚主。为和硕额驸，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十四年，可望反明，攻由榔，定国御之，可望败走长沙，来降。诏授三桂平西大将军，与国翰率师徇贵州。时大将军罗托、经略洪承畴等出湖南，将军卓布泰等出广西，三道并进。三桂等发汉中，道保宁、顺庆，次合州，破明兵，收江中战舰。定国遣其将刘正国、杨武守三坡、红关诸隘，石壶关者尤险峻，明兵阻关。三桂令骑兵循山麓，步兵陟其巅，以炮发其伏，明兵惊溃，遂下遵义，克开州。会罗托等已克贵阳，卓布泰亦自都匀、安远入，信郡王多尼将禁旅至。国翰还师遵义，寻卒。三桂驰与罗托等会于平越扬老堡，议分道进兵。三桂自遵义出天生桥，闻白文选据七星关，遂

经绕出为乌撒土司境，次沾益。多尼师进曲靖，败文选。卓布泰师进罗平，败定国。十六年正月，由榔奔永昌，二月，三桂与尚善、卓布泰合军克云南会城，破文选玉龙关，取永昌，由榔走缅甸。师渡潞江，定国设伏磨盘山，詷知之，分八队迎击，斩杀过半。取腾越，追至南甸，乃振旅自永昌、大理、姚安还。明将马宝、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王会、刘称、马惟兴、杨武、杨威、高应凤、狄三品等，及景东、蒙化、丽江、东江、东川、镇雄诸土司，先后来降。多尼、卓布泰等师还，留固山额真伊尔德、卓罗等分军驻守，而诏三桂镇云南，命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定国求出由榔缅甸。军孟艮。元江土司那嵩与降将高应凤举兵应定国。三桂督兵自石屏进围元江，逾月，击斩应凤，嵩自焚死，收其地为元江府。

十七年，户部疏言云南俸饷岁九百余万，议檄满洲兵还京，裁绿旗兵五之二。三桂谓边疆不宁，不宜减兵力。是时三桂已阴有异志，其藩下副都统杨珅说以先除由榔绝人望。三桂乃疏言："前者密陈进兵缅甸，奉谕：'若势有不可，慎勿强，务详审斟酌而行。'臣筹画再三，窃谓渠魁不灭，有三患二难：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以拥戴为名，引溃众肆扰，其患在门户。土司反覆，惟利是趋，一被煽惑，遍地烽起，其患在肘腋。投诚将士，尚未革心，万一边关有警，若辈乘隙而起，其患在腠理。且兵粮取之民间，无论各省饷运愆期，即到滇召买，民方悬磬，光价日增，公私交困，措粮之难如此。年年召买，岁岁输将，民力既尽，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惟及时进兵，早收全局，乃救时之计。"下议政王大臣会户、兵二部议，令学士麻勒吉、侍郎石图如云南咨三桂机宜，乃决策进兵。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南征。

三桂所部五丁出一甲，甲二百置佐领，积数十佐领，以吴应麒、吴国贵为左、右都统分统之。七月，三桂疏请部勒降兵，分置十营，营千二百人，以降将为总兵：马宝、李如碧、高启隆、刘之复、塔新策将忠勇五营。王会、刘称、马惟兴、杨威、吴子圣将义勇五营。十月，又疏请置援剿四镇，以马宁、沈应时、王辅臣、杨武为总兵。皆允之。三桂请拊循南甸、陇川、千崖、盏达、车里诸土司，颁敕印。复檄缅甸，令执由榔以献。定国、文选屡攻缅甸出由榔，缅甸频年被兵，患苦之，使告师破定国等，请以由榔献。十八年，三桂遣使缅甸刻师期，令于猛卯迎师。遣副都统何进忠及应时、宁等率师出腾越，道陇川，三月，至猛卯。缅甸又与定国战，道阻。既，缅甸使至迎师，会瘴发，进忠等引还。三桂以马乃土司龙吉兆称兵应定国，遣宝、起隆及游击赵良栋等讨之，攻七十余日，破其寨，斩吉兆，以其地为普安县。九月，瘴息。三桂与爱星阿及前锋统领白尔赫图，都统果尔钦、逊塔等督兵攻大理，复出腾越，道南甸、陇川至猛卯，分兵二万、遣宁、辅臣别取道姚关、镇康、孟定。又虑蛮暮、猛密二土司助定国阻我师后，留总兵张国柱将三千人屯南甸为备。十一月，会师木邦。文选毁锡箔江桥走茶山，定国走景线。三桂令宁等以偏师逐文选，而与爱星阿趋缅甸，复檄令执送由榔。十二月，师进次旧晚坡，距缅甸都六十里。缅甸使告请遣兵进次兰鸠江滨擗卫，乃遣白尔赫图将百人以往。缅甸遂执由榔及其母、妻等送军前。宁等逐文选及于猛卯，文选以数千人降，师还。

康熙元年，捷闻，诏进三桂亲王，并命兼辖贵州。召爰星阿率师还。四月，三桂执由榔及其子，以弓弦绞杀之，送其母、妻诣京师，道自杀。定国尚往来边上伺由榔消息，三桂令提督张勇将万余人戍普洱、沅江为备。未几，定国走死猛腊。三桂招其子嗣兴，以千余人降，明亡。二年，遣会等攻陇纳山蛮，破巢，斩渠。三年，遣之复及总兵李世耀率兵出大方、乌蒙，攻水西土司安坤、乌撒土司安重圣，并击斩之，以其地设府，陇纳曰平远，大方曰大定，水西曰黔西，乌撒曰威宁。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五年，复遣兵攻土司禄昌贤于陇箐，取其寨数十。迤东悉定，设府曰开化，州曰永定。

三桂初以开关迎师，位望出诸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有德专征定湖广，徇广西，李定国破桂林，殉焉。可喜与仲明子继茂分兵定广东、福建，而三桂功最高。云、贵初定，洪承畴疏用明黔国公沐英故事，请以三桂世镇云南。三桂复请敕云南督抚受节制，移总督驻贵阳，提督驻大理。据由榔所居由五华山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假浚渠筑城为名，重榷关市，笼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厚自封殖。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参，四川黄连、

附子，就其地采运，官为之鬻，收其直。货财充溢，贷诸富贾，谓之“藩本”。权子母，斥其羡以饵士大夫之无藉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与肄武备，谓以储将帅之选。部兵多李自成、张献忠百战之余，勇健善斗，以时训练。所辖文武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又屡引京朝官、各省将吏用以自佐。御史杨素蕴疏论劾，三桂摘疏中“防微杜渐”语，请旨诘素蕴。素蕴覆奏，言：“防微杜渐，古今通义。”事遂寝。六年，三桂疏言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下部议，如各省例，归督抚管理，文吏由吏部题授。云贵总都卡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交章陈三桂劳绩，请敕仍总管。得旨：“王以精力日减奏辞，若仍令总管，恐其过劳。如边疆遇有军事，王自应经理。”寻进应熊少傅兼太子太傅，命赴云南视疾，仍还京师。三桂益欲揽事权，构衅苗、蛮，藉事用兵，私割中甸畀诸番屯牧。通商互市，迨三元乞归养，甘文焜代为总督，不附三桂。三桂诈称边寇，檄赴剿。比至，又称寇退，檄使还。藩属将吏士卒糜俸饷巨万，各省输税不足，征诸江南，岁二千余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请稽核。是时可喜镇广东，继茂子精忠镇福建，与三桂并称“三藩”，而三桂骄恣尤甚。十二年二月，上遣侍卫吴丹、扈塞立劳三桂，赐御用貂帽、团龙裘、青蟒狐腋袍、束带，亦遣使赉可喜。可喜旋疏引疾乞归老，下部议，请并移所部。七月，三桂亦疏请移藩，并言：“所部繁众，昔自汉中移云南，阅三岁始华。今生齿弥增，乞赐土地，视世祖时分畀锦州、宁远诸区倍广，庶安辑得所。圣祖察三藩分镇擅兵为国患，得三桂疏，下议政王大臣会户、兵二部议奏。诸王大臣度三桂疏非由衷，遽议迁徙，必致纷纭。议移藩不便。独尚书米思翰、明珠谓苗、蛮既平，三桂不宜久镇，议移藩便。乃为二议以上：一，议移三桂山海关外，别遣满洲兵戍云南。一，议留三桂镇云南如故。上曰：“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遂命允三桂请移藩，并谕如当用满洲兵，仍俟三桂奏请遣发。即令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赍诏谕三桂。

三桂初上疏，度廷议未即许，冀慰留久镇。九月，诏使至，三桂大失望。与所部都统吴应麒、吴国贵，副都统高大节及其婿夏国相、胡国柱谋为乱，部署腹心扼关隘，听入不听出，与使者期以十一月己丑发云南。先三日丙戌，邀巡抚朱国治协之叛，不从，榜杀之。遂召诸总兵宝、起隆、之复、足法、会、屏藩等举兵反，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帜色白，步骑皆以白毡为帽。执折尔肯、傅达礼，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不为三桂屈，具楚毒，徙置瘴地。国柱及总兵杜辉、柯铎，布政使崔之瑛等皆降。三桂传檄远近，并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诸将吏与相识者，要约响应。遣马宝将兵前驱向贵阳，李本深谋应之。文焜驰书告川湖总督蔡毓荣。并趣折尔肯、傅达礼从官郎中党务礼、员外郎萨穆哈、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速还京师告变。三桂遣骑追之，辛珠、萨尔图为所杀。文焜率数骑趋镇远，镇远副将江义已得三桂檄，以兵围文焜，文焜死之。宝兵至，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皆降。十二月，党务礼、萨穆哈至京师，三桂反问闻。上以荆州咽喉地，即日遣前锋统领硕岱率禁旅驰赴镇守。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讨三桂，分遣将军赫业入四川，副都统马哈达、扩尔坤驻军兖州、太原备调遣、并停撤平南、靖南二藩。王大臣等请逮应熊治罪，命暂行拘禁。三桂兵陷清浪卫。毓荣遣总兵崔世禄防沅州，三桂兵至，以城降，复进陷辰州。

十三年正月，三桂僭称周王元年，部署诸将：杨宝应陷常德，夏国相陷沣州，张国柱陷衡州，吴应麒陷岳州。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走，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以城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举兵叛，郧阳副将洪福举兵攻提督佟国瑶，击破之。走保山寨，皆应三桂，受署置。三桂自云南至常德，具疏付哲尔肯、傅达礼还奏，语不逊。上命诛应熊及其子世霖，诸幼子贷死入官。六月，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与勒尔锦分道进兵。是时云南、贵州、湖南地皆入三桂，通番市，以茶易马，结猓猡助战，伐木造巨舰，治舟师，采铜铸钱，文曰“利用。”所至掠库金、仓粟，资军用。勒尔锦师次荆州，三桂遣刘之复、王会、陶继智等屡以舟师攻彝陵，勒尔锦遣将屡击败之，未即渡江。尚善师次武昌，以书谕三桂降，置不答。三桂传檄所至，反者四起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宏、吴之茂反四川，巡抚罗森、降将军孙延龄以有德旧部反广西，精忠反福建，河北总兵蔡禄反彰德，三桂势益张。又遣使与达赖喇嘛通好，达赖剌嘛为上书乞罢兵。上弗许。先后遣经略大学士莫洛、大将军康

亲王杰书、贝勒董额等四出征抚，将军阿密达擒禄诛之。上趣尚善攻岳州，三桂使吴应麒、廖进忠、马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分道拒战，又遣兵窥江西，循江达南康，陷都昌。复自长沙入袁州，陷萍乡、安福、上高、新昌诸县。上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徇江西。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镇江南。时王辅臣已为陕甘提督，复以宁羌叛应三桂，莫洛死之。三桂遣其将王屏藩入四川，与吴之茂合军助辅臣。上复趣尚善速攻岳州，尚善疏请益兵，未即进。

十四年正月，上命岳乐自袁州取长沙，岳乐遣兵先后克上高、新昌、东乡师向湖南，命喇布移镇南昌。三桂遣将率兵七万、猓猡三千防醴陵，筑木城以守。又于岳州城外掘濠三重，环竹木为阱。于洞庭湖峡口植丛木为椿，阻舟师。陆军筑垒皆设鹿角重叠，阻骑兵。乃自常德赴松滋，驻舟师虎渡口，截勒尔锦、尚善两军使不相应。扬言将渡江攻荆州，决堤以灌城，分岳州守兵据彝陵东北镇荆山，令王会、杨来嘉、洪福等合兵陷谷城，执提督马胡拜，攻郧阳、均州、南漳。勒尔锦遣贝勒蔡尼守彝陵，与都统宜理布等力御之，疏请益兵。上责勒尔锦逗遛，不许。是岁，察哈尔布尔尼叛，上遣大将军信亲王鄂札、副将军大学士图海击破之。

十五年，三桂遣兵侵广东，授之信招讨大将军。时可喜已病笃，之信遂降。三桂别遣其将韩大任、高大节将数万人陷吉安。上令喇布固守饶州，岳乐攻萍乡，力战破十二垒。斩万余级，国相引兵走，乃克之。师进复醴陵、刘阳，复进攻长沙。三桂遣胡国柱益兵以守，马宝、高起隆自岳州以兵会。三桂自松滋移屯岳麓山，为长沙声援。又令大任、大节自吉安分兵犯新淦，屯泰和，复陷萍乡、醴陵，断岳乐军后。上严趣喇布援岳乐，乃自饶州进复余干、金谿，攻吉安，大节将四千人来拒，战于大觉寺，以百骑陷陈，师左次螺子山。大节复以少兵力战，喇布及副将军希尔根仓卒弃营走，师败绩。会大任与大节不相能，大节怏怏死。喇布遣兵复围吉安，大任不敢出战。勒尔锦以三桂去松滋，率兵渡江取石首，遣贝勒察尼攻太平街三桂兵垒，师败绩，退保荆州。是岁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代董额征陕西，辅臣降。上令将军穆占将陕西兵赴荆州，康亲王杰书自浙江下福建，精忠降。之信亦遣使诣喇布降。延龄闻，亦愿降，三桂使从孙世琮袭桂林，执而杀之，掠柳州、横州、平乐、南宁。

十六年，尚善分兵送马三千益岳乐军，三桂邀夺于七里台，复遣兵援吉安，与喇布军相持。穆占自岳州进。与岳乐夹攻长沙，克之。三桂所遣援吉安诸军皆引去，大任弃城走。吉安乃下。三桂自岳麓徙衡州，分兵犯南安、韶州，并益世琮兵掠广西。十七年，岳乐复平江、湘阴，三桂将林兴珠率所将水师降。穆占攻永兴、拔之，并下茶陵、攸、酃、安仁、兴宁、郴、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桂东十二城。喇布亦与江西总督董卫国率师逐大任，及于宁都，大任败走福建，诣杰书降。三桂遣马宝、胡国柱等攻永兴，都统宜理布、护军统领哈克山出战，死。穆占兴硕岱等力守。是岁，三桂年六十有七，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其下争劝进，遂以三月朔称帝，改元昭武，以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造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舍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芦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将吏入贺。是日大风雨，草草成礼而罢。俄病噎，八月，又病下利，噤不能语。召其孙世璠于云南，未至，乙酉，三桂死。宝、国柱攻永兴方急，闻丧，自焚其垒，引军还衡州。世璠，应熊庶子，留云南，奔三桂之丧，至桂阳，其下拥称帝，改号洪化，倚方光琛、郭壮图为腹心。光琛，三桂所署大学士。壮图，封国公。

三桂初起兵，其下或言宜疾行渡江，全师北向。或言直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运道。或言宜出巴蜀，据关中、塞潼、函自固。三桂皆不能用，屯松滋，与勒尔锦夹江而军，相持。皆不敢渡江战。既，还援长沙。晚乃欲通闽、粤道，纠精忠、之信复叛，攻永兴未下而死。吴国贵复议舍湖南。北向争天下，陆军出荆、襄趋河南，水军下武昌，掠舟顺流撼江左。诸将俱重弃滇、黔，马宝首梗议，乃罢。

上以勒尔锦顿兵荆州不进，时尚善卒，贝勒察尼代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攻岳州，吴应麒守坚，久未下。下诏将亲征，闻三桂死，乃罢。趣诸军分道并进，并敕招抚陷贼官民。察尼屯君山，不能断湖道，至是造乌船百、沙船四百余，配以兵三万，水师始成军，以贝勒鄂鼐统之。用林兴珠策，

以其半泊君山，断常德道。以其半分泊扁山、香炉峡、布袋口诸地。陆军屯九贵山，断岳州、衡州道。水陆绵亘百里。岳州饷竭援穷，应麒与诸将江义、巴养元、杜辉驾巨舰二百，乘风犯柳林嘴。察尼令水师掉轻舟，越敌舰，发炮击之，毁过半，兵皆入水死。应麒复将五千人犯陆石，将军鄂讷、前锋统领杭奇率师击之，应麒败走。杜辉有子在师中，通使约降，事泄，应麒杀辉。诸将日构隙，陈华、李超、王度冲等以舟帅降。应麒收残卒，挟辎重，溃围奔长沙，胡国柱亦弃城与俱走。察尼率师自岳州进克华容、安乡、湘潭、衡山诸县。

勒尔锦闻三桂死，率师自荆州渡江，三桂所部勒水师泊虎渡上游、陆师屯镇荆山，皆溃走。分兵定松滋、枝江、宜都、石门、慈利、沣州，进克常德。喇布率师入衡州，进取祁阳、耒阳，复进克宝庆。是时吴国贵自衡州退屯武冈，与马宝俱。吴应麒自岳州退屯辰州，胡国柱自长沙屯辰龙关，相犄角力守。穆占师进克永明、江华、东安、道州，复进取永州。岳乐帅自衡州复常宁，攻武冈，国贵以二万人据枫木岭拒战。岳乐令林兴珠与提督赵国祚督兵奋击，国贵死，兵溃。贝子彰寿等逐至木瓜桥，大破之，武冈下。上召岳乐还京师，彰寿代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令与穆占议进取。是岁，将军莽依图等师徇广西，世琮走死。

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藩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藩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都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宏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荫、崔世禄皆降。章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寿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起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沪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宏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起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十月，彰泰师克镇远，世璠将张足法等败走。复进取平越，克新添、龙里二卫，薄贵阳，世璠与应麒等奔还云南。贵阳与安顺、石阡、都匀诸府并下。世璠所署侍郎郭昌、邱元，总兵臧世远、齐聘金、文台等，率将吏百数十人、兵一千三百有奇，诣彰泰军降。师复进，世璠所署总兵蔡国昌、平远知府郑开枢等以平远降。战于永宁，至鸡公背，世璠兵焚盘江铁索桥走。普安土司龙天祜，永宁土司沙起龙、礼廷试造浮桥济师。

二十年春，世璠以高起隆为大将军，与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等将二万人拒彰泰，复陷平远，屯城西南山上，穆占与提督赵赖进击破之。起隆等走，会降，复取平远。彰泰师进次安南卫，世璠将线缄、巴养元、郑旺、李继业以万余人屯盘江西坡，为象阵，师初战，为缄等所败。越二日，彰泰令总兵白成功等进击，战于沙子哨，力斗，自午至酉，师分队奋进，缄等夜走。遣都统龚图等逐之，至腊茄坡，再战。缄等退保交水城。克新兴所、普安州，黔西、大定诸府皆下。斩世璠所署巡抚张维坚。赉塔师自田州进次西隆州，世璠将何继祖以万人屯石门坎守隘。赉塔督兵分队进攻，夺隘，复安笼所。纪祖退至新城所，复与世璠将詹养、王有功等，合兵二万人屯黄草坝，为象阵坚守。赉塔督兵进，力战，夺垒二十二，获养、有功，俘兵千余。复进破曲靖，取交水城。缄等复走，遂克马龙州易龙所、扬林城。彰泰师亦至，两军会于嵩明。二月，进攻云南会城，屯归化寺，世璠遣将胡国柄等将万人为象阵拒战。彰泰、赉塔督兵进击，大破之，斩国柄及裨将九，俘六百余，追之，薄城。世璠将张国柱、李发美等先后降。临安、姚安、大理、鹤庆、丽江诸府悉下。世璠召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还救云南。上谕赵良栋等分兵邀击宝等。宝自寻甸至楚雄，屯乌木，兵溃，与巴养元、赵国祚、郑旺、李继业、郎应璧等诣姚安降。国柱自丽江、鹤庆入云龙州，穷蹙自缢死。夏国相自平越败后走广西。总兵李国梁遣兵围之，亦与王永清、江义等出降，世璠援绝。赵良栋师自夹江克雅州，复建昌，渡金沙江，次武定，复进次绵竹。九月，进与彰泰、赉塔诸军合。时围城已数月未下，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主速攻，督兵薄城，围之数重。线缄等谋执世璠及郭壮图以降，世璠与壮图皆自杀。十月戊申。缄等以城降。穆占与都统马齐先入城。籍贼党，执方光琛及其子学潜、从子学范，磔于军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世璠所署将吏一千五百余、兵五千有奇，皆降。云南、贵州、四川、湖广诸省悉平。上令宣捷诏，赦天下。二十一年春，从议政王大臣请，

析三桂骸，传示天下。悬世璠首于市。磔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江义，亲属坐斩。斩高启隆、张国柱、巴养元、郑旺、李继业，财产妻女入官。

三桂诸将，马宝、王屏藩最骁勇善战。宝初为流贼，降明桂王由榔为将。桂王奔南甸，宝降于三桂，为忠勇中营总兵。三桂反，率兵前驱，尽陷贵州至湖广南境诸郡县，封国公。再入广西，一入四川，败走姚安，诣希福军降至是死。屏藩亦三桂所倚任，代高启隆为忠勇左营总兵。三桂反，令入四川为王辅臣声援。自秦州退守保宁，败我师蟠龙山。十九年，师克保宁，自杀

诸专阃大将叛降三桂助乱者：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总兵王永请，副将江义，四川总兵谭宏、吴之茂，湖广总兵杨来嘉，广东总兵祖泽清，而陕西提督王辅臣兵最强，乱尤剧。

国柱，明副将，来降。从续顺公沈永忠下湖南，又从可喜定广东，累迁至提督。三桂反，授以大将军，封国公。陷衡州，围长沙，战岳州，皆国柱力。师围世璠，乃自大理出降。

本深，明总兵高杰甥，杰死，以提督代将。降于豫亲王多铎，授三等精奇尼哈番，累迁至提督。三桂反，授以将军。彰泰师克贵阳，出降。

永清以黔西镇，义以镇远协，戕文焜，先后附三桂。至是同死。

洪，初以明将降，累迁至总兵。三桂反，与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吴之茂合谋叛。蛟麟，明都司，自松山降。三桂使犯汉中，战败，复出降。洪独力战，屡攻郧阳。三桂授以将军，封国公。洪死，子天秘走万县，久之始出降，送京师。是年五月，磔死。

之茂，与屏藩合军援辅臣，攻秦州，力战，败走松潘。还与屏藩守汉中，城下，就擒，送京师诛之。

来嘉，初以郑锦将降，授总兵。三桂反，与副将洪福同叛，三桂授以将军。来嘉屡攻南漳，福屡攻均州。勒尔锦师渡江，福先降。来嘉败走巫山，复走重庆。城下，出降，送京师，未至，死。

泽清，大寿子。以高州叛降三桂。尚之信降，泽清亦降。俄复叛，命之信讨之，克高州，获泽清及其子良梗，送京师磔死。

辅臣初为盗，号马鹞子。从姜瓖为乱，降于英亲王阿济格。寻以侍卫从洪承畴南征，事承畴谨，除总兵。三桂留授援剿右镇，从入缅甸，破桂王，迁提督。三桂反，招使叛，辅臣以闻，授三等精奇尼哈番，官其子继贞。经略大学士莫洛自陕西入四川，以辅臣从。次宁羌。胁众击杀莫洛，反，三桂授以大将军，固原、定边、临洮、兰州、同州诸将吏悉附，大将军贝勒董额讨焉。辅臣保平凉，久不下。大学士图海代将，督兵力攻，乃出降。诏复官爵，加太子太保，授靖寇将军，从图海驻汉中。辅臣内不自安，与其妻妾缢，独不死。图海师还，偕至西安，一夕死。上不深罪，但命停世袭。罢继贞官。

耿精忠，靖南王继茂子。顺治中，继茂遣入侍，世祖授以一等精奇尼哈番，尚肃亲王豪格女，封和硕额驸。康熙十年。继茂卒，袭爵。十二年，疏请撤藩，许之，遣侍郎陈一炳如福建料理。三桂反，命仍留镇，召一炳还。三桂以书招精忠，精忠与藩下都统马九玉，总兵曾养性、江元勋，参领白显忠、徐文耀、王世瑜、王振邦、蒋得鋐等谋应三桂，独九玉以为不可，养性等皆赞之。

十三年三月，发兵反，胁总督范承谟，不屈，执而幽之，并及其宾从眷属。巡抚刘秉政降。精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钱曰“裕民通宝”。以养性、显忠、元勋为将军，分陷延平、邵武、福宁、建宁、汀州诸府。约三桂合兵入江西。嗾潮州总兵刘进忠扰广东。又招郑锦发兵取沿海郡县为声援。浙江总督李之芳闻乱，出驻衢州，遣副将王廷梅等四出御战。上命将军赉塔出浙江，将军布尔根出江西，削精忠爵，声讨。仍遣郎中周襄绪偕精忠护卫陈嘉猷赍敕招抚，精忠留之军中。养性与林冲、徐尚朝、冯公辅、沙有祥等将万余人出仙霞关，陷江山、平阳，游击司定猷缚总兵蔡朝佐，以城降。渡飞云江，攻瑞安不下。移师攻温州，总兵祖弘勋以城降。巡道陈丹赤、永嘉知县马琎死之。清忠授弘勋将军，众至十万，陷乐清、天台、仙居、嵊县，而宁海、象山、新昌、余姚诸县土寇竞起。养性请于精忠官其渠，使屯大岚山，扰绍兴、宁波。破黄岩，总兵阿尔泰降。分兵犯金华。精忠与其将周列、王飞石、桑明等陷广信、建昌、饶州。复合玉山、永丰土寇东犯常山，陷开化、寿昌、淳安、遂安诸县。别遣兵攻徽州、婺源、祁门。

上令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率师下浙江。又以岳乐、喇布两军声援。将军赉塔师次衢州，养性自常山来犯，赉塔同之芳遣兵击却之。副将牟大寅战常山，斩精忠将张宏。洪起元战绍兴，复嵊县。鲍虎战淳安，擒飞石、明，复寿昌、遂安。养性、尚朝等以五万人攻金华，副都统玛哈达、总兵陈世凯等与战于木道山，斩二万余级，养性走天台。十四年，养性复以步骑数万攻金华，遣其将朱飞熊率舟师水陆并进，傅喇塔击斩飞熊，养性退屯茂平岭。巡道许宏郧击破大岚山土寇，斩其渠。傅剌塔督兵自间道出茂平岭背，养性兵溃。复黄岩、乐清。养性走保温州，傅喇塔督兵合围。玛哈达击败尚朝、公辅、有祥等，复处州。穆赫林击败林冲，复仙居。喇布以兵助将军额楚定徽州、婺源、祁门。将军希尔根亦复建昌、饶州。

岳乐师次南昌，谕精忠，精忠以谩书答之。上复遣其弟聚忠赍敕谕降，至衢州，精忠拒不纳。精忠母周氏，阻精忠毋叛，精忠不听，周氏愤死。精忠攻衢州，战屡败，以马九玉为将军，率兵屯江山，而郑锦兵至，据泉、漳诸地，与精忠构衅。尚可喜请援，上令喇布自江西下广东。精忠遣其将邵连登等扰建昌，进攻抚州、赣州。三桂兵陷袁州、吉安，相犄角，阻师行，尚之信亦叛。

十五年春，傅喇塔自黄岩处进攻温州，力战，屡破敌垒。养性凭江拒战，累月未能薄城。上趣杰书自金华至衢州，下福建。八月，杰书与赉塔、之芳督兵击九玉，战于大溪滩，九玉败走，克江山。招仙霞关守将金应虎降。遂入关，拔浦城。郑锦兵侵兴化，将及福州。精忠势渐蹙，谋出降，先使人戕承谟及其客嵇永仁等。杰书师进次建阳，书谕降精忠。答书请宣诏赦罪。师复进，克建宁，次延军。精忠遣其子显祚及襄绪、嘉猷出迎师。杰书使赍敕宣示，精忠乃出降，请从军讨锦自效。杰书以闻，诏复爵，以其弟昭忠为镇平将军，驻福州，命精忠从军讨锦。锦败，还台湾。乃移师趋潮州，进忠出降，令精忠驻焉。养性在温州，屡出战，傅喇塔督兵击破之。养性堕水，复入城困守，精忠降，亦降，仍为藩下总兵。

十六年，遣显祚入侍，授散秩大臣。藩下参领徐鸿弼等使赴兵部具状，讦精忠降后尚蓄逆谋，昭忠亦以鸿弼等状闻，上留中未发。十七年，上令精忠还福州，以其祖及父之丧还葬。是秋，三桂死，杰书疏请诛精忠，上谕曰："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宜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贴。"十九年，精忠请入观，上以九玉为总兵，辖藩下兵。昭忠、聚忠又疏劾精忠，上乃下鸿弼等状，令法司按治，系精忠于狱。遣聚忠赴福州宣抚所部。是岁，之信以悖逆诛。二十年，云南平。二十一年，法司具狱上，上谕廷臣欲宽之。大学士明珠奏精忠负恩谋反，罪浮于之信。乃与养性、显忠、元勋、进忠、文耀、世瑜、振邦、得鋐并磔于市。显祚、弘勋等皆斩。秉政逮诣京师，道死。

尚之信，平南王可喜。顺治中，可喜遣入侍，世祖以可喜功多，令之信秩视公爵。康熙十年，圣祖允可喜请，令之信佐军事。之信酗酒嗜杀，可喜老病，营别宅以居，号令自擅。十二年，可喜用其客金光策，上疏请以二佐领归老海城，而以之信袭爵留镇。

光，浙江义乌人，佐可喜久，以捕佛山乱民江鹏翥功，授鸿胪寺卿衔。屡以之信暴戾状告可喜，为可喜谋，冀得见上自陈。上以可喜疏下部议，令并移所部，遣尚书梁清标如广东料理。三桂反，命可喜仍留镇，召清标还。总兵刘进忠以潮州叛，可喜遣次子之孝率兵讨之。上授之孝平南大将军，而命之信以讨寇将军衔协谋征剿。郑锦遣兵助进忠。总兵祖泽清复以高州叛，孙延龄将马雄引三桂将董重民、李廷栋、王宏勋等陷雷、廉二郡。之孝退保惠州。十五年春，可喜病益剧，之信代治事。三桂招可喜藩下水师副将赵天元、总兵孙楷宗相继叛，之喜遂降三桂，遣兵守可喜藩府，戒毋白事，杀光以徇。罢之孝兵，使侍可喜，可喜以忧愤卒。三桂授之信招讨大将军、辅德公，旋进号辅德亲王，而以重民为两广总督，驻肇庆。谢厥扶者，故亳户，以缯船数百附马雄。天元之叛，厥扶实诱之。三桂亦授以将军，使与重民水陆相援应，屡檄之信出兵。之信赂以库金十万，乃不复相促迫。之信旋遣使诣喇布军，具疏请立功赎罪，上敕慰谕之。十六年，之信复疏请敕趣喇布军入广东。之信密嗾重民所部兵噪索饷，乘间擒重民，击败厥扶，走入海。乃遣副都统尚之琰迎师，疏言阖属归正，并请叙藩下总兵王国栋、长史李天植等襄赞功。时方多故，而可喜有大勋，上优容之，命之信袭平南亲王，国栋等复旧职。之信使入贡，上谕曰："昔尔先人在时，屡献方物。比年事变，信使弗

通。每念尔先人忠贞不二，为国忘家，朕甚愍焉！王克承先志，遣使远来，朕见物辄念尔先人。王其安辑粤东，以继尔先人未尽之志。贡献细务，劳人费事，令当暂止。”

是年秋，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据广西，巡抚傅弘烈率师讨之，复梧州、浔州，规取桂林，之信令总兵尚从志以三千人从。上令之信自韶州进取宜章、柳州、永州，之信不赴。将军莽依图攻韶州，击败三桂将马宝、胡国柱等。上命之信移师梧州，又不赴。十七年春，上以莽依图深入广西，命之信策应。之信仍以高、廉三郡初定，疏请留镇省城。上乃命发兵应莽依图，之信遣国栋率兵赴宜章。及三桂死，之信乃请自进广信，命为奋武大将军，从师并进。十八年，天元出降，之信疏请诛之。师进次横州，自言病作，遽还。上命以所部从莽依图并进，之信令藩下总兵时应运率以往。及莽依图将攻桂林。留应运守南宁。三桂兵据武宣，之信又疏言海寇宜防，将召应运还。上复谕趣之，十九年春，之信乃自将攻武宣。

之信与之孝不相能，以之孝尝典兵，不欲其居广州，疏请遣还京师。之信残暴猜忌，醉辄怒，执佩刀击刺，又屡以鸣镝射人。楷宗叛复降，上贷其罪，之信杖杀之。护卫张永祥为之信赍疏诣京师，上召见授总兵。之信故阻抑，复屡辱以鞭棰。怒护卫张士选语忤，射之，残其足，诸护卫皆不平。国栋与副都统尚之璋、总兵宁天祚密谋图之信。巡抚金俊疏言：“之信凶残暴虐，犹存异志。臣察其左右俱义愤不平，因密约都统王国栋等共酌机宜，之信旦夕就擒。乞敕议行诛，以为人臣怀二心者戒。”国栋亦上疏自述与俊、之璋、天祚合谋图之信，又代之信母舒氏、胡氏疏言：“之信怙恶不悛，有不臣之心。恐祸延宗祀，乞上行诛。”上谕趣之信出师。之信既赴武宣，承祥、士选诣京师告变。上遣侍郎宜昌阿以巡视海疆至潮州，谕将军赉塔移师令总督金光祖、提督哲尔肯、副都统金榜选、总兵班际盛传诏逮之信。之信与光祖、榜选、际盛等攻克武宣，之信入城。光祖等屯城外。得国栋檄，合兵围城，传诏逮之信。就逮，还广州，上疏自辨。上令削爵，逮诣京师。藩下兵驻广西，讹言师至云南，即分置城守，众情恟惧。上命宜昌阿、赉塔宣敕慰谕。七月，宜昌阿将以之信赴京师。天植怒国栋发难，白之信母。与之信弟之节、之璜、之瑛、召国栋议事，伏兵杀之。赉塔率兵捕治，天植自服造谋，之信不与闻。护卫田世雄言之信实使天植杀国栋。狱上，上命赐之信死，之节、之璜、之瑛、天植皆斩。舒氏、胡氏贷其罪，并母籍没。世雄以不先发，坐杖流。上复谕宜昌阿曰：“之信虽有罪，其妻子不可凌辱，当护还京师。”又令察罢之信诸虐政。所部十五佐领改隶汉军，驻防广州。

之信初叛，提督严自明附之。自明，明参将，降，从总督孟乔芳征抚陕、甘，又击张献忠，破桂王，有功，授三等阿哈尼哈番。之信遣攻南康，败走南安，先之信降，授銮仪使。病死。

孙延龄，汉军正红旗人。父龙。从孔有德来归，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从有德广西。有德以女四贞字延龄。及有德死事，龙亦战死，加拖沙喇哈番，以延龄袭。四贞尚幼，还京师，孝庄皇后育之宫中，赐白金万，岁俸视郡主。长，命仍适延龄。

有德所部诸将，线国安功最高。国安与有德同起事，偕来降。从入关，西破李自成，南破桂王，累擢广西提督，驻南宁。李定国陷桂林，尽杀其孥。国安与总兵马雄、全节力战复桂林，走定国。累加太子太保、征蛮将军，封三等伯，统有德旧部驻桂林。康熙五年，以老乞休。上以延龄有德壻，四贞生长军中，习骑射，通武事，乃授延龄镇守广西将军，代国安统有德旧部。予四贞郡主仪仗，偕赴镇。延龄渐骄纵，十一年，御史孟一士劾延龄擅除武职。兵部既驳奏，延龄复疏请，恣肆不臣，上命申禁。十二年，所部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参领胡同春、李一第等列延龄纵兵殃民状，牒总督金光祖，光祖以闻。上遣侍郎勒德洪按治，得实，请逮延龄治罪。特命宽之。三桂反，上授延龄抚蛮将军，起国安都统。时节已前卒，雄代国安为提督，命与巡抚马雄镇合谋剿御。

十三年二月，龄举兵反，杀永年、一茂、同春、一第，幽雄镇及其眷属，诏夺官爵，声讨。延龄乃上疏言光祖、雄诱永年等谋害，上审其诬，谕尚可喜兴光祖筹策进攻。延龄自称安远大将军，移牒平乐、梧州诸郡。雄与总兵江义亦以柳州叛应三桂。国安病死。延龄招致万羊山土寇，与所部合设五镇，镇兵二千。俄又自称安远王。庆阳知府传弘烈当三桂未反，疏发诸不轨事，谪戍苍梧，延龄既叛，授以将军。弘烈说延龄迎师，四贞尤力劝之。十六年，延龄遣弘烈迎师江西。三桂詗知

之，使从孙世琮率兵逼桂林，执杀延龄，四贞督兵御战。世琮乃留其将李廷栋戍桂林，出掠平乐、浔州、横州、南宁。弘烈还至平乐，延龄将刘彦明、徐洪镇、徐上远等擒斩廷栋，与国安子成仁并出降。四贞还京师。雄亦从定国南征有功，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既与义叛，义偕严自明攻南康，败走。雄旋病死雒容。子承荫出降，进伯爵。授左江总兵。十九年二月，复叛，绐弘烈登舟，袭破其营，杀之。六月，复降，逮诣京帅，论死。义夺官，放还原籍。

论曰：圣祖初亲政，举大事书殿柱，即首“三藩”。可喜乞归老，曷尝言撤藩？撤藩自廷议，实上指也。三桂反，精忠等响应，东南六七行省皆陷寇。上先发兵守荆州，阻寇毋使遽北。分遣禁旅屯太原、兖州、江宁、南昌，首尾相顾，次第渐进，千里赴斗而师不劳。三桂白首举事，意上方少，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变起且恇扰。及闻上从容指挥，军报迅速，阃外用命，始叹非所料。制胜于庙堂，岂不然欤？上不欲归咎建议撤藩诸臣，三桂等奉诏罢镇，亦必曲意保全之。惜乎三桂等未能喻也！

清史稿卷四七五　列传第二六二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有朱九畴者，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及同邑冯云山师事之。九畴死，众以秀全为教主。官捕之急，乃往香港入耶苏教，藉抗官，旋偕云山传教至广西，居桂平。时秀全妹婿萧朝贵及杨秀清、韦昌辉皆家桂平，与相结纳。贵县石达开亦来入教。秀全尝患病，诡云病死七日而苏，能知未来事。谓：“上帝召我，有大劫，惟拜上帝可免。”凡会中人男称兄弟，女称姊妹，欲人皆平等，拖名西洋教。自言通天语，谓天父名耶和华，耶苏其长子，己为次子。嗣是辄卧一室，禁人窥伺，不进饮食，历数日而后出。出则谓与上帝议事，众皆骇服。复造《宝诰》、《真言》诸伪书，密为传布，潜蓄发，藏山菁间，嗾人分赴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各邑，诱众入会。

初，粤西岁饥多盗，湖南雷再浩、新宁李沅发复窜入为乱。粤盗张家福等各率党数千，四出俘劫。秀全乘之，与杨秀清创立保良攻匪会，练兵筹饷，归附者益众。桂平知县诱而执之，搜获入教名册十七本。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遂释之。秀全既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扬海盗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有众万人。冯云山读书多智计，为部署队伍、攻守方略。以岁值丁未，应“红羊”之谶，遂乘势倡乱于金田。褫郑祖琛职，起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督师。则徐薨于途，以两广总督李星沅代之，赴广西剿寇，寇窜平南恩旺墟，副将李殿元击却之，复回扑，巡检张镛不屈死。仍遁金田，星沅檄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往攻，被围阵亡。星沅檄镇远总兵周凤岐往援，战一昼夜，毙寇数百。围始解。上以寇势日炽，命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乃请提督向荣专剿金田。

咸丰元年，秀全僭号伪天王，纵火焚其墟，尽驱众分扰桂平、贵、武宣、平南等县。入象州。上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会讨，以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驰防。乌兰泰至象州，三战皆捷，疏言：“粤西寇众皆乌合，惟东乡僭号设官、易服蓄发有大志，凶悍过群盗，实腹心大患。”周天爵主滚营进逼，驱诸罗渌洞尽歼之，向荣不谓然。檄贵州镇总兵秦定三移营大林，堵北窜象州道，定三亦不奉命。四月，秀全自大林逸出走象州，犯桂平新墟。赛尚阿增调川兵，募乡勇，合三万人，分兵要隘。一日战七胜，斩捕二千，寇仍遁新墟。七月，窜紫金山，山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双髻山、猪仔峡为要隘，巴清德与档川、楚乡勇出其后，上下夺双髻山，寇大溃，屯风门坳。向荣率诸军三路攻之。阵毙韦昌辉弟韦亚孙、韦十一等，始遁走。我军追之，会大雨，军仗尽失。

闰八月，寇分二路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遂僭号太平天国。秀全自为天王，妻赖氏，为后，建元天德。以秀清为东王，军事皆取决，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洪大全天德王。秦日纲、罗亚旺、范连德、胡以晃等四十八人任丞相、军师伪职。时官军势胜，寇知不可敌，有散志。秀清独建策封王以羁縻之，势烬而复炽。九月，大军移阳。朔，会攻永安，贼分屯莫家村。乌兰泰建中军旗于秀才岭，上植一红盖，下埋地雷，诱敌燔杀四千，大军乘之，遂克莫

家村。

二年正月，大兵围永安，毁东、西炮台。二月，石达天分兵为四，败我军于寿春营，进破古束冲、小路关。伪丞相秦日纲由水窦屯仙回岭。乌兰泰分兵夹击，毙寇数千，擒伪天德王洪大全，槛送京帅，磔之市。时大雨如注，乌兰泰提精卒入山，山路泞滑，寇乘我军阵未定，短兵冲突，遂大败。秀全从杨秀清谋，由瑶山、马岭间道径扑桂林。乌兰泰率败卒追之城南将军桥，受重创，卒于军。三月，贼径趋广西省城，向荣先一时绕道至省，寇踵至，已有备，相持不能拔，解围而北。

冯云山、罗大纲先驱陷兴安、全州，将顺流趋长沙。浙江知县江忠源御之蓑衣渡，冯云山中炮死，寇退走道州。道州俗悍，多会匪，所至争为效死，势复张。六月，陷江华、宁远、嘉禾。七月，陷桂阳州，江忠源蹑至，一战走之，趋彬州，萧朝贵以胆智自豪，谓群寇迟懦，又詗长沙守兵单，可袭而取也，乃率李开芳、林凤祥由永兴、茶陵、醴陵趋长沙，设幕城南。八月，萧朝贵攻南门，官兵击之，殪，尸埋老龙潭，后起出枭其首。秀全闻朝贵死，自郴州至，督攻益急，九月，掘隧道攻城，屡不获逞。十月，秀全于南门外得伪玉玺，称为天赐，胁众呼万岁。遂夜渡湘水，由回龙塘窜宁乡，抵益阳，掳民船数千，出临资口，渡洞庭，陷岳州。城中旧储吴三桂军械，至是尽以资寇。寇入长江，旬日间夺五千艘，妇孺货财尽驱之满载。秀全驾龙舟，树黄旗，列巨炮，夜则张三十六灯，他船称是，数十里火光不绝如昼，遂东下，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攻武昌，时杨秀清司军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事。值武汉二江届冬水涸，乃掳船作浮桥，环以铁索，直达省城，分门攻之。向荣驰至，约城内夹攻。巡抚常大淳虑城启有失，不许。地雷发，城遂陷。秀全出令，民人蓄发束冠巾，建高台小别山下，演说吊民伐罪之意。

三月，上以赛尚阿久无功，授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时石达开攻武昌，广缙逗留岳州不敢进，上责其罪，更以向荣为钦差大臣，日夜攻之急，寇弃武昌驾船东下，众号五十万，资粮、军械、子女财帛尽置舟中，分两岸步骑夹行，进向九江，下黄州、武昌、蕲水等十四州县，抵广济县，下武穴镇，两广总督陆建瀛率兵二万余、船千五百艘上溯，遇寇不战而走，前军尽覆，建瀛狼狈还金陵。寇薄九江而下，收官军委弃炮仗，破安庆、巡抚蒋文庆死之。寇夺银米无算，水陆并进，抵金陵，沿城筑垒二十四，具战船，起新州大胜关迤逦至七洲里止，昼夜环攻，掘地道坏城，守兵溃乱。建瀛易服走，为寇所戕。将军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等守满城，二日城陷，皆死之。城中男女死者四万余，阖童子三千余人，泄守城之忿。

秀全既破金陵，遂建伪都，拥精兵六十余万。群上颂称明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师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四百四十五师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

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厅、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于伪朝。自军师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人，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伪职

尚不在此数也。

其军制，每一军领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军帅统之，总制、监军监之。其下则各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分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

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凡由此至彼，必下令作牵阵行走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鱼贯以进。凡行军乱其行列者斩。其牵线行走时，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岔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队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如敌军仅左右队，即以中队分益左右，亦为两队。如敌军前后各一队，则分左右翼之前锋为一队，以后半与中一队合而平列，为前队接应，如敌军左右何队兵多，则变偏左右翼以与之敌。如敌军分四五队，亦分为四五队次第迎拒。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穷极变化。至于损左益右，移后置前，临时指挥，操之司令，兵士悉视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徊徘。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

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了敌。守城无布怅，每五垛架木为板屋。木墙、土墙亦环庋板屋。地当敌冲，则浚重濠，筑重墙，濠务宽深，密插竹签。重墙用双层板片，约以横木，虚其中如复壁，中填沙石砖土。筑二重墙筑物无定，或密排树株，或积盐包、糖包、及水浸棉花包，异常坚固。其攻城专恃地道，谓之鳖翻。土营而外，又有木营、金营，组织诸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皆如土营之制。立水营九军，每军以军帅统之。但未经训练，不能作战，专以船多威敌而已。

其旗帜亦有差等，伪东王黄绸旗，红字绿缘，方一丈。以下皆黄绸旗、红字，而以缘别，如伪西王白缘，伪南王紫缘，伪北王黑缘，伪翼王蓝缘，其尺丈长阔则以五寸递减。豫王、燕王皆黄绸尖旗、红字、水红缘，国宗黄绸尖旗、红字。其缘视何王国宗，即从何色，皆长阔八尺。侯，黄绸尖旗，长阔七尺八寸。丞相，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五寸。检点，黄绸尖旗，长阔七尺。以上皆红字、水红缘。指挥，黄绸尖旗，黑字、水红缘，长阔六尺五寸。将军至两司马，皆黄旗无缘，形尖，黑字，自长阔六尺以下递减至二尺五寸。每一军大小黄旗至六百五十六面之多。

军中号令，惟击鼓、敲金、吹螺、摇旗凡起行出队，俱擂鼓、吹螺、摇旗以集众。打仗则击鼓呐喊，收队则鸣钲。有老军、新军、童子军。尤善用间谍，混入敌营。又能取远势，声东击西，就虚避实，其以进为退，以退为进，往往令人不测，堕其术中，此其行军之大略也，

其服色尚黄。伪天王金冠，雕镂龙凤，如圆规沙帽式，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山河，中留空格，凿金为“天王”二字。东王、北王、翼王冠如古兜鍪式，冠额绣双龙单凤，中六金字职衔。国宗略同诸王式。自检点至两司马，皆兽头兜鍪式，帽上龙以节数分等差。如诸王九节，侯相七节、检点、指挥、将军五节，总制、监军、军帅三节是也。袍服则黄龙袍、红袍、黄红马褂。伪天王黄缎袍，绣九龙。自诸王以下至侯相，递减至四龙。检点素黄袍，指挥至两司马皆素红袍。自伪王至两司马，皆绣职衔于马褂前团内。仪卫舆马，诸王皆黄缎轿绣云龙，侯、相、检点、指挥皆红缎轿，将军、总制、监军绿轿，军帅、师帅、旅帅蓝轿，卒长两司马黑轿。

至金陵，始建宫室，毁总督署，复扩民居以广其址，役夫万余，穷极奢丽。雕镂螭龙、鸟兽、花木，多以金为之。伪王皆建伪府，冯云山、萧朝贵早授首，其子亦袭封建府，其宗教制度，半效西洋。日登高殿，集众演说，与人民以自由权，解妇人拘束。定伪律六十二条，最为惨酷。然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掳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于安庆大星桥设榷关，拨炮船十艘，环以铁索，木筏横截江滨，以防偷漏。九江、芜湖，及沿江州县岔河、

小港地当冲要者，一律设立伪卡，征收杂税。此其建国大略也。

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至皖、豫一出。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秀清方专政，不纳。乃遣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众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二月，林凤祥等陷镇州、扬州，令吴如孝等留守，分据浦口、瓜州诸隘。向荣既复武昌，蹑寇而东，抵金陵，军孝陵卫，是谓江南大营。都统琦善亦以钦差大臣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军扬州城外，是谓江北大营。三月，向荣破通济门寇垒，袭占七桥瓮，夺获钟山围，歼寇无算，遂移大营逼城而军。四月，漕运总督杨殿邦进攻扬州，毁城外木城木垒，东路寇悉避入城。琦善、胜保先后督攻，五战皆捷。凤祥留立昌踞扬城，驱妇女及所劫货财运回金陵。率三十六军北窜，分扰滁州，踞临淮关，陷凤阳府。其酋朱锡琨、黄益芸等别率悍党犯浦口，攻六合，知县温绍原率乡团拒之，夜火其营，寇遁回金陵。五月，大兵围扬州，杀敌逾万。胜保自扬州蹑其后。力攻凤阳。寇遁河南。

杨秀清遣伪丞相古文元由浦口窜亳州，偕林凤祥陷永城，犯开封。省官兵击破之，又败之汜水。寇奔黄河渡口，溺死无算。杨秀清遣伪豫王胡以晃陷安庆，又遣伪丞相赖汉英、石祥祯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驰援江西，入城固守。凤祥等自汜水败退，犯郑州、荥阳。六月，围怀庆，以地道攻城，不克。镇江寇出城扑我军。战北固山下，伏寇纵火，七营皆被焚。邓绍良退守丹阳，都司刘廷锲等督潮勇驰援。寇退入城，复扰丹徒镇，刘廷锲复击退之。向荣檄总兵和春与刘廷锲扎徒阳运河之新丰镇，寇始不敢南窜，常州获安。寇之转围怀庆也，立木栅为城，深沟高垒，我兵相持几至六旬，讷尔经额亲督诸将分五路攻垒，毁其木栅，毙敌酋古文元。凤祥受重创，解围而遁，河北肃清。

八月，凤祥窜山西，陷平阳，直抵洪洞。窜直隶，踞临洺关，扰至深州。赖汉英等解南昌围，入湖北，踞田家镇之半壁山。九月，踞入楚要隘，水陆并进，陷黄州。其窜深州者，旁扰栾城。十月，窜天津，踞静海，屯独流、杨柳青诸镇。汉阳之寇，分股北窜：一陷孝感、黄陂诸县，一由应城犯德安府，为防兵所遏，合众退黄州。秦日纲等陷安徽桐城、舒城，侍郎吕贤基死之。舒城既失，贼遂径扑庐州，陷之。庐州者，安徽文武大吏之所侨寓以为省治者也。十一月，秀全以扬州、镇江围攻急，遣赖汉英等领江西众，纠合仪徵党援扬州。又令安徽宁国湾沚进薄高淳湖，窥伺东坝，图解镇江之围，我军均击退之。寇复由三汊河进扑，死战不退。扬州寇曾立昌突出，与赖汉英同窜瓜洲。

上以寇扰长江，非立水师不能制其死命，乃命在籍侍郎曾国藩练乡勇、创水师讨寇。初，寇围南昌，城外寇垒仅文孝庙数座，官军屡攻不能克。郭嵩焘偶获谍讯之，则寇皆舟居，其垒则环三面筑墙而虚其后。专蔽舟楫而已。嵩焘因与江忠源议曰："东南州县多阻水，江湖遇风，一日可数百里。官军率由陆路蹑寇，其势常不及。长江数千里之险独为敌有。且寇上犯以舟楫，而官军以营垒御之，求与一战而不可得，宜寇势之日昌也。"忠源即具疏请饬湖南北、四川仿广东拖罟船式，备造战舰数千，饬广东制备炮位以供战舰之用，并交曾国藩督带部署，奉旨允行。国藩遂治战船于衡湘，至是始成。共募水勇四千，分为十营。募陆勇五千，亦分十营以塔齐布为军锋。国藩亲统大军发衡州，水陆夹江而下。初，镇江、扬州、仪徵、瓜州四处寇互相应援，不得破。十二月，琦善以扬州寇退，瓜州势孤，督军攻复仪徵，乘胜追抵瓜州。杨秀清遣胡以晃率党十余万攻庐州，巡抚江忠源昼夜抵御，以众寡不敌，城陷，死之。四年正月，黄州寇张灯高会，总督吴文熔出其不意袭之，会大雪罢战。越数日，秀清分兵设伏山岗，命其党率城军扑营，文熔拒战，伏起火发，十三营皆溃，文熔死之。贼乘胜遂陷汉阳。二月，扬州军进剿瓜州，总兵瞿腾龙阵亡。寇遣伪将孙寅山陷太平府，踞为巢。自瓜州结垒属于江，以达金陵，往来不绝，秀清复遣石祥祯会汉、黄寇党溯江直上，陷岳州，

溯流至铜官渚，逼近长沙。曾国藩邀之靖港，而寇已由间道袭湘潭，副将塔齐布率兵千三百同水师血战五昼夜，毙寇数万。论者谓微此战，寇溯湘源以达粤，直下金陵，首尾一江相贯注，大局不可支矣。是月，参赞大臣僧格林沁攻克独流寇巢，静海寇复窜踞阜城。僧格林沁攻毁堆村、连村、林家场三处寇垒，擒杀伪指挥、监军以下一百余人，悉遁入城。秀全念河北不能支，遣皖党由丰豆工偷渡黄河，窜山东金乡，进扑临清州，冀抒阜城之困。三月，寇以地雷陷城，寻为我军攻复，窜冠县、郡城，复据曹县，筑木城拒守。四月，胜保破其巢，追至漫口支河，逼溺水，伪丞相曾立昌、许宗杨皆溺死。伪副丞相陈世保已先于冠县烧毙，悉数歼除。踞阜城者即于是日全股南窜入连镇。僧格林沁及胜保会军合剿破之，诛林凤祥。复破之高唐州冯官屯，生擒李开芳，磔之京市。河北肃清，是后不复北犯，我军遂无后顾忧。

初，长江为寇往来道，荆州当四路之冲，至省道梗，特召荆州将军官文统军讨寇。时沔阳、安陆、荆门、监利、京山、天门均陷，进窥荆州。云南普洱营游击王国才奉调至，一战败之，重镇始安。并克复监利、宜昌，寇遁洞庭湖，合股犯常德府。先是李侍贤常与陈玉成、李秀成谋解金陵围，犯江西、福建。伪启王梁成先犯陕西，后与捻合，欲犯湖南、河南，而陈玉成志在武昌、汉阳，乃领一队入梁子湖达武昌，渡江分犯，以全力图武昌，六月，陷之。并踞汉阳。巡抚青麟自缢不死，弃城走，寻正法。秀全以秦日纲留守武昌，授玉成伪殿右十八指挥。还陷田家镇，破广济、黄梅，连陷九江，升伪殿右三十检点。

杨秀清虽在军，而金陵之事一决于己，驿骑络绎，多稽时日，向荣军孝陵卫，称江南劲旅，秀清忧之，既克武昌，遂驰还金陵，命石达开代守武汉。官文自荆州下剿，克沔阳。初，寇欲先取长沙，踞上游为破竹之势，而韦志俊略湘潭不得志，退踞岳州，筑垒毁桥，意图久抗。我军水师设伏诱败之，七月，复岳州。寇由城陵矶来犯，我军分五路迎击，毙伪丞相汪得胜等二人，获船七十六，歼贼千余人。塔齐布阵斩悍酋伪丞相曾天养。闰七月，寇奔城陵矶，塔齐布策马率湘勇直入，毁营十三，毙二千人。陆军既胜，曾国藩饬李孟群率水师追剿，荆河东、西两岸寇垒悉夷。自此由荆入川，收岳州入湘，门户始固。初，武昌失陷，上以杨霈代总督，台勇克京山、安陆，复天门，生擒孔昭文等正法。余皆下窜，踞沔阳州仙桃镇。是月破其巢，并收复下游孝感、黄州、麻城诸县。寇悉窜黄州。

时金陵寇分股啸聚于太平府，与镇江遥为应援。向荣分兵四队击之，毙其伪国宗韦得玲、伪检点陈贽见、伪将军李长有、伪总制吴春和，遂复府城。杨秀清自率战，围军不利，三路皆溃。退入城。谓韦昌辉等曰："江南大营不走，吾辈无安枕日矣！现其势方锐，不可敌也。当乘其罢徐图之。"金陵寇以乏粮，驱妇女之老而无色者出城，听其自散。尽取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之妇女，指配给众，不从则杀之，守志者多自尽，死者万计。八月，总督杨霈收复黄州府属蕲水、广济、罗田诸县。曾国藩自克岳州后，议乘胜东下，先与塔齐布会攻崇阳，克之，生擒伪丞相金之亨等十一人。惟廖二逃窜，复句结余党，重失县城。国藩亲督水陆诸军攻武昌、汉阳。寇守城之法，不守陴而守险，洪山、花园两路皆精锐所在。大军自螺山下剿，杨载福等率水师。罗泽南率陆师，三路同进，连克寇垒，焚毁敌船数千。李孟群、塔齐布进薄武昌，寇宵遁。杨昌泗亦攻汉阳，克之。黄州府城、武昌县均收复。九月，提督和春败寇庐江，擒伪监军任大纲等十七名。下游知官军分路进剿，乃由田家镇纠党六千余，一由兴国分抄大冶以拒武昌军，一踞兴国以拒金牛军。罗泽南驰至兴国，败之，克州城。塔齐布赴大冶，击毙千余。彭玉麟、杨载福抵蕲州，烧寇船九十余艘。十月，楚军攻半壁山，寇置横江铁锁四道，拦以木牌，偏列枪炮，杨载福等率水师至田家镇，会陆师进攻，乘风纵火。破其垒，燔舟一万有奇。陈玉成弃蕲州窜陷广济，秦合秦日纲、罗大纲等分扼要隘。塔齐布渡江追之，收复广济。寇退踞黄梅，黄梅为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总汇之区。寇死拒，以万余守小池口抗水师，以数万拒大河埔，以万余扎北城外，又以数千游弋联络之。塔齐布与罗泽南登山下击兜杀，阵玉成绾城而逸，遂克黄梅。玉成自请罪，而秀成反加伪勋号曰成天裕。

时捻匪蜂起，粤寇与之联合，或令分扰，或令前驱，以牵制我军。秀成同庐州踞舒城，并扼桐城大、小二关，阻我南路之师。二关为安庆通衢，屡复屡失。京堂袁甲三檄参将刘玉豹、举人臧纡

青等战夺两关，斩其目吴凤珠等十二名，进抵桐城。庐江寇纠安庆党来援，我军兜戮殆尽，而潜山援寇复至，臧纡青殁于阵。

十一月，国藩进军九江。玉成自黄梅败后，复纠安庆新到之众踞孔垅驿、小池口，与对岸九江相句连。李孟群七战七捷。塔齐布与罗泽南等由北岸进至濯港，进攻孔垅驿，破土城，纵火焚街市，寇无得脱者。小池口寇闻之，亦遁。乃调陆军攻九江，水师乘胜攻湖口，大纲趋救，大战梅家洲，毁小河排船、沙洲桥垒。十二月，萧捷三率水师驰入鄱阳湖内，追至大姑塘。石达开联船为卡断其后，捷三不能返，遂与外江水师隔绝。达开潜以小舟驰袭国藩坐船，国藩跳入罗泽南营以免。大军之攻九江也，败寇收合溃散，分三道东陷黄梅。值岁除，潜至广济，火杨霈大营，霈突围出，不敢入武昌，走保德安。

五年正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县，县自三年秋陷于贼，至是始复，秀全令皖寇大举犯湖北，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黄、蕲。复分党从富池渡江西，陷兴国、通城、崇阳、咸宁、通山，且掠江西武宁。所至胁众以行，湖北巡抚陶恩培甫莅任数日，时总督在外，未及议守备。城中兵仅二千，征兵半途闻警皆溃去。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骚然矣。始寇之起。所行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财米。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未尝增众，及屡败，乃结土寇屯城镇，颇收拔悍鸷者，而任用石达开、陈玉成等，极称得人之盛。自汉口进襄河，上犯汉川，扰沔阳，进犯武昌，踞汉阳府城。沿江筑垒，并于汉阳下南岸嘴高筑炮台，以阻下游之师。时江西寇入腹地陷饶州。国藩亲至南昌，修整内湖水师，与罗泽南陆军相依。二月，韦国宗等攻陷武昌。巡抚陶恩培等死之。寇溯汉江而上，以岳家口、仙桃镇为老巢。上以胡林翼巡抚湖北，国藩进吴城镇，屡书与议东南大势。以武昌据金陵上游，宜厚集兵力为恢复计。四月，陷德安府，杨霈退走襄阳，上褫其职，以官文为湖广总督。国藩屯南康，思整军出江谋进取，然寇已由都昌陷饶州，别由东流、建德窥乐平。屯景德镇，东犯祁门、休宁诸处。而湘军仅万余人，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攻饶州。国藩收萧捷三水师三营屯南康。罗泽南奔走往来，克广信府，收景德。寇之踞徽州者，与土匪相结，据险以抗我军。浙军出境击寇，复徽州，乘胜克休宁、黟县、婺源，生禽伪将军、两司马等八名。秀全命北固山、镇江、瓜州、金山四路，约期进犯扬州。托明阿伏兵九洑洲，迎击破之，断铁锁船练，焚船三百，诸路寇被创而遁。饶州之寇分据乐平、德兴、弋阳，江西军率水陆帅往剿。寇出五队来扑，不克而奔，郡城立复，秀全以金陵山三山为滨江要区，以精卒守之，水师不能上驶。托明阿督水师总兵吴全美沿江扫荡，焚船二百余艘，获拖罟、快蟹等船二十五艘、大小炮八十余尊，生擒伪先锋陈长顺等六十一名。吴全美乘势上山，蹋平营卡。江西肃清，水师始棹行无阻。五月，秀全谋袭金口，断楚军粮道。林翼督军屡战，斩其伪丞相陈大为等，进屯纸坊，逼省城小东门。寇潜自他门出掠。林翼建议先攻汉阳，扼滠口、蔡店要隘，绝窜湘之路。开浚江堤，以水师腹背攻之，则汉阳可破，而鄂省咽喉已通，不难并力于武昌矣。初，寇由府河入湘，所过州邑悉残破无完土，复为官文伏军所狙击，分途溃退。六月，收复云梦、应城，二城者府河出入要道也，寇失之，大恐。我军进攻德安，断其出入，寇始不敢窥伺荆襄。七月，塔齐布卒于军。寇陷义宁，国藩遣罗泽南出奇兵复之。寇严守襄河蔡店，上通德安，下达汉镇，互为应援。十二月，彭玉麟克蔡店，水陆并进，毁襄河铁索浮桥，蹋平南岸敌巢，而下游塘角、汉阳、大别山营垒焚毁殆尽，德安之寇益蹙。林翼既克蔡店，而汉川为蔡店后路，寇据此游行衝突，德安亦资以通声气。林翼与官文会军克复汉川，武汉首尾始联络一气。

芜湖之陷几二载矣，江、皖往来道梗。寇以为上下关键，水则联舰，陆则砌台，我军屡攻不能拔。是月，向荣督军分道击之，县城始复，楚南军亦攻复湖口、都昌。八月，按察使李孟群守金口，崇宁寇句结武昌城党分道来扑，陆营失守，林翼亦败于麦山，退保大军山。寇势复炽，分扰汉阳，并绕道袭陷汉川。九月，官文、林翼檄调罗泽南援武汉，泽南上书请率所部以行，谓：“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屏蔽江西，而后内湖外江声息可通，攻九江始操胜券。国藩从之，乃部署援师五千人，自义宁趋通城，寇闻我军至桂口，分众来援，设木城重濠自固。泽南会军克之，进攻崇阳。桂口寇退入崇阳，密约通山来援。桂口与湖南、江西、湖北交界，形势奥衍，米粮充足。曩伪丞相钟酋义

宁败后，踞此修土木城，跨山引涧，袤斜六里，欲踞一隅以掣三省之师，伺隙而动。泽南移得胜之兵先夺是隘，进克崇阳，焚寇垒，驰赴羊楼司扼敌上窜。

十月，克复庐州，庐州陷已三年矣，守之者为伪豫王胡以晃，与我军大小数百战，死伤万余，皆受创而去，是月始克之。其据德安者，众不过数千，恃武汉为下游奥主，襄、府二河群蚁聚。我军胜东挫西，疲于奔命。至是官文督兵力战，守城寇党陆长年、马超群潜赴大营投诚，约为内应。值大风雨，放火开门纳师，遂复其城。时寇之牵制我军者三路：自随、枣至襄阳为北路，武昌上下为南路，汉川中路。尾潜、沔，首德安为尤要，屡收屡陷。官文督军分四道齐集汉川，克之，遂率兵东下，与林翼合谋武汉。石达开自安庆率三万人，上援武昌。泽南会林翼夹攻，连克蒲圻、咸宁。至金口，会攻武昌，破城外敌垒，驻军洪山。寇之踞武昌者，城外大垒八、小垒二。林翼与战，泽南袭之，破大垒一、小垒二。李孟群亦薄攻汉南，与官文军相声援。水师往来南北烧敌船，都兴阿以马队护之。群帅辑和，寇益不得逞，汉阳城外自龟山沿河而下，敌船林立。上游入江之梁子湖，下游金牛镇，群寇赴援。水陆各军督团勇犁巢扫穴，武汉外患至此尽除。

秀全以瓜、镇屡挫败，图往援。十一月，出龙脖子等处。向荣饬张国梁败之仙鹤门、甘家巷，又战七霞街，毙伪丞相周少魁等四十名。追至石埠桥，馘二千余，逃入城不敢复出。秀全于对江九洑洲筑石垒，浚深濠，悉锐守之，为金陵屏蔽。寇窜江北，以此为出路。屡攻之未下也。六合知县温绍原克其垒，后复为寇据，同治二年始复之。瓜州、镇江一水相望，两城往来无阻，并时有合窜扬州图北犯意。扬州军与瓜州相持已二年余，托明阿以日战元效，谕士民筑长围于瓜州之北以扼之，至是围成。寇水路分扑，大败去，夺其排船，生擒伪参护郑金柱等十名。吉尔杭阿既克上海，移军镇江，是月营小九华山。又于黄鹤山、京畿岭筑城置炮台以逼之，并为地道轰城，寇死拒不得入。

十二月，无为寇纠合安庆、芜湖诸党东下，图解镇江之围。芜湖下至扬州，沿江汊河套港皆寇通薮。向荣檄水师溯江会攻，败之神塘河，又败裕溪口援寇于陶阳浦，生擒伪检点赵元发、伪将军王化兴等数十名。十二日，秀全遣李秀成等援镇江，我军御之石埠桥，寻由江州下窜下蜀街。先是杨秀清调上游芜湖，江北和、含及庐州众还江宁，统以李秀成及伪丞相陈玉成、伪春官丞相涂镇兴、伪夏官副丞相陈仕章、伪夏官正丞相周胜坤，取道栖霞、石埠，而豫遣城寇四出絓我军。向荣大营存兵不敷分布，檄芜湖邓绍良分军为张国梁、秦如虎应援，令吴全美以师船攻大胜关，以分敌势。明安泰严堵秣陵关，咨吉尔杭阿等守丹阳，以固苏、常要隘。初，泽南既去江西，石达开乘虚复入义宁，败江西官军，陷新昌、瑞州、临江、袁州、安福、分宜、万载。江西、湖北隔绝，军势不能复振。曾国藩飞调副将周凤山统九江全军往援，遇寇樟树镇，以钩连枪败其滕排手，并会水师毁敌船，新淦寇闻风窜走，遂复其城。

六年正月，石达开陷吉安，乃由湖北入通城。达开悍而多诈，肆扰江西，不急犯省城，不直指南康，先旁收郡县，偏置伪官，迫其土民，劫以助逆，因粮因兵，愈蔓愈广。其陷瑞州者为伪检点赖裕新，先陷袁州者为伪豫王胡以晃，先攻临江后攻吉安者为伪春官丞相张遂谋。广东土匪入江西者，以周培春党为众。又匪目葛耀明、邓象等均于瑞州入达开大股之中，匪目王义潮、刘梦熊分屯吉安、泰和，亦与达开合并为一。达开久居监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众，皆萃于此。南则窥伺赣州、南安以通粤匪，北则踞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达开进攻南昌，周凤山以九江全军守樟树镇。时达开众才数千余，乃张灯火山谷间为疑兵，率敢死士乘夜来袭，我军不战而溃。凤山走南昌。国藩亦移军省城。秀全益以皖、赣诸事付达开，寻陷进贤、东乡、安仁，破抚州。未几，建康、南昌相继失。泽南念国藩艰危，日夜忧愤，督战益急。秦日纲婴城待援，士卒多伤亡，阴穴城为突门。会达开率九江援党至，开城迎之。泽南要之突门，寇出直冲泽南军。泽南三退三进，军几溃，枪丸中左额，收军还，创发而殁，以李续宾领其众。

续宾初建议分屯窑弯绝寇粮，既代泽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窑弯、塘角间。古隆阿率万人来援武昌，约城寇举燧为识，林翼谍知，佯举火，城寇出，陷伏大败。达开援众号十万，林翼分水陆力战，焚敌船七十，平八十垒。武昌寇大窘，城守益固。而江西请师日数至，义宁寇复犯崇通，九江寇合兴国、大冶土寇自武昌县进至葛店，谋袭巡抚大营。林翼以江西待援，分军四千一百人，以

国藩弟国华统之，率刘腾鸿、刘连捷等道义宁，收咸宁、蒲圻、崇阳、通城、上高。湖南所遣援军将刘长佑收萍乡，萧启江收万载。国藩命李元度收东乡，周凤山等收进贤，刘子淳收丰城。五月，毕金科将千人防饶州，陷，旋收复。黄虎臣将三千五百人攻建昌，遇寇死。六月，彭玉麟收复南康。七月，刘腾鸿至瑞州，战寇，走之。

是时江西列县陷者四十余城，广东和平土寇犯定安、定远、信丰、长宁、上犹、崇义、雩都，省城不能救，军报数月不相闻。瑞州居江、湘之冲，有南北城，中隔一河。刘腾鸿援南城，韦昌辉自临江来援，至北城，遽挑战，腾鸿乘其弊攻之，从北岸渡河抄其后，南城兵角其前，寇大败。至是江湖路通，自长沙以至南昌无道梗忧。寇自陷吉、袁、瑞、临诸府，大修战船，议秋间围攻省城。瑞、临寇船出而下，湖口寇船入而上，困我水师，复于生米口筑立坚垒。七月，由松湖带战船三十余艘、陆寇千余，将抵瑞河口，我水师侦知，豫钉排椿。寇甫至，我军冲入，纵火焚之，复堵城寇于临江口，焚其船垒。生米口之寇闻之亦遁。八月，刘腾鸿等败临川伪指挥黄某，收复靖安、安义。宁都土寇袭陷建昌、铅山、贵溪，围广信。浙将饶廷选赴援，寇遁走。时江西寇势浩大，党类众多，欲以全力困江西。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以石达开为主。三、四、五月，以黄玉昆为主。六、七月，以韦昌辉为主。九江则林启容，瑞州则赖裕新，湖口则黄文金，抚州则三检点，建昌则张三和，袁州则李能通。皆剧寇也。统计江西境内近十万人。

九月，国藩视师瑞州，李元度以抚州不克，饷益绌，乃分军略旁县募粮，且分寇势，遂收宜黄，复崇仁。是日城寇出攻江军，林原恩败死，元度突围免。抚州军俱溃，元度移屯贵溪。十月，复陷宜黄、崇仁，分陷金溪。福建援军将张从龙援建昌，军溃，特诏起黄冕知吉安府，率军往，以国藩弟国荃为军主。当是时，江西军分为四，湘军最强。国藩居水军中，刘长佑屯袁州，派队攻克分宜，援寇路绝。十一月，伪将李能通启西门纳官军，袁州复。国荃收安福。江西诸军稍振。

初，武昌久不下，林翼谓战易攻难，以分兵牵寇断其援路为要。是月，唐训方等败石达开于葛店。寇增召战舰复犯葛店，蒋益沣总六营往，逆战，克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师燔其船，入武昌县城。石达开愤樊口之败，大集党万余，由广济、蕲水、黄冈至汉镇、密约伪丞相钟某坚守以待，官文获其伪谍，令都兴阿、多隆阿马步兜击，寇大溃。我军乘胜攻黄州，不能克。舒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寇于青山、鲁港间增十三垒相持。水陆合击破之，追奔至葛店。寇慑于骑军，乃大奔。自是水陆马步相辅，军势日盛，益募陆军五千、水军十营，增长围困之。武昌、汉阳同克复，击毙伪丞相钟某、伪指挥刘满，生禽伪将军、师帅、旅帅、两司马五百余名。武昌寇分七队突门出，生禽伪检点古文新等四人，毙先锋悍党八百余，死两万有奇。盖武汉自五年三月失守，至是已二十余月矣。寻复武昌县、黄州、兴国、大冶、蕲州，民兵复蕲水、广济、黄梅。陈师九江城下。十二月，国藩至九薄劳军，议统水师决取九江，以联络内外。乃派千总张金璧等复建昌。李续宾追寇东下，复瑞昌。进攻九江，派军复德安。刘长佑由袁州赴分宜，寇退踞新喻泾，遇之宝山，降将李能通匹马冲阵，寇退入城，我军随之入，寇出东门遁。湖南援军将刘拔元等收永宁、永新、莲花厅、崇义、上犹。

寇陷镇江至是四年矣，是年京口为张国梁所迫，秀清命四伪丞相李秀成、陈玉成、陈仕章、涂镇兴往援。秀成欲一人渡江，潜往京口，约兵夹击，无敢应者。玉成乃夜乘小舟潜越水寨。纵兵击国梁军，秀成登高见城中兵出，遣镇兴、仕章当敌，而自率奇兵绕国梁军后击之。乘胜击丹徒，和春败走，遂渡瓜州攻扬州，陷之。托明阿军溃退北路，诏德兴阿代领其军。伪顾王吴如孝守镇江，分兵踞高资。吉尔杭阿檄知府刘存厚扼之，金陵寇大恐。秀清遣悍党数万出句容来援，吉尔杭阿中炮死。存厚翼其尸不得出，亦战死。向荣急遣张国梁会救，克之。秀成以扬州孤悬江北，留守不便，遂弃去，窜回金陵。

当是时，向荣、张国梁负众望，称江南劲旅。然频年征战，馈饷乖时，士卒常忍饥赴敌，颇缺望，又分兵四出，所部兵力过单。杨秀清知可乘，请于秀全，全夹攻大营之策。五月，密约李如孝率镇江寇自东而西，附大军之背。金陵寇自西而东与相应，更命溧水、金柱关诸寇旁出横截。秀清自率劲旅出广济门，先遣赖汉英率紫荆山诸党攻七桥瓮以挑之。向荣、张国梁狃常胜，并力截杀，

汉英忽少却，向荣益策大军赴敌。吴如孝以镇江党突薄之，大营空虚，守兵惊散。向荣见大营火起，退无所据，军立溃。寇数路乘之，大军死伤遍地。国梁独以翼荣出，稍收败卒退保丹阳。寇筑垒围之，向荣以病不能进，乃以军事付国梁，一恸而绝。向荣既死，寇举酒相庆，颂秀清功。秀全益深居不出，军事皆决于秀清，文报先白其府，刑赏黜陟皆由之，出诸伪王上。如韦昌辉、石达开虽同起草泽，比于裨将。大营既溃，南京无围师。秀清自以为功莫与京，阴谋自立。胁秀全过其宅，令其下呼万岁。秀全不能堪，因召韦昌辉密图之。昌辉自江西败归，秀清责其无功，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秀全，秀全诡责之，趋赴伪东王府请命，而阴授之计，昌辉戒备以往。既见秀清，语以人呼万岁事，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昌辉出不意，拔佩刀刺之，洞胸而死。乃令于众曰："东王谋反，吾阴受天王命，诛之。"因出伪诏，糜其尸咽群贼，令闭城搜伪东王党歼焉。东党恟惧，日与北党相斗杀，东党多死亡逃匿。秀全妻赖氏曰："除恶不尽，必留后祸。"因说秀全诡罪昌辉酷杀，予杖，慰谢东党，召之来观，可聚歼焉。秀全用其策，而突以甲围杀观者。东党殆尽，前后死者近三万人。

时石达开在湖北洪山，黄玉崑在江西临江，闻乱趋归。达开颇诮让昌辉，昌辉怒，将并图之。达开缒城走宁国。昌辉悉杀其母妻子女。秀全责以太过，昌辉负诛秀清功大，不服，率其党攻伪天王府，秀全兵拒败之。昌辉遁，渡江为逻者所获，缚送金陵磔之，夷其族，传首宁国。甘言召达开回，既至，或谓达开兵众功高，请留之京师，解其兵柄，否则又一杨秀清也。秀全心动，乃命如秀清故事辅朝政。达开危惧不自安。其党张遂谋曰："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玄德，成鼎足之业？"达开从之，乃远走安徽，约陈玉成、李秀成偕行，二人不从，益不能还金陵。于是始起事诸悍党略尽，乃以伪春官正丞相蒙得恩为正掌率，调度军事。伪成天豫陈玉成为右正掌率，伪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兵事专属秀成、玉成，均听蒙得恩节制。而内政则秀全兄弟伪安王洪仁发、伪福王洪仁达操之。

时我军自克复庐州，寇党窜踞三河，分营金牛，一路壁垒相望，属抗我师。八月，和春督军乘夜逾濠火其药局，梯城而入，寇仓皇夺门出，追毙之巢湖，生擒伪指挥张大有、伪将军秦标盛等十一名，歼贼五千余。江南军克复高淳。九月，击败句容、溧水。二城近金陵为犄角，金陵闻其败气阻，大营始安。巢县者，寇之老巢也，其水陆连营无数，所掠粮饷悉输金陵。巡抚福济与编修李鸿章督军攻复之。庐州所属州邑以次肃清。

七年正月，湖南援军吴坤修克安义、靖安，与民团会攻奉新，寇弃城遁。武昌之陷也，曾国藩遣彭玉麟援鄂。及石达开蹦江西，连陷瑞、临、袁、吉、建、抚诸郡，又檄玉麟赴援。寻国藩以父丧归，上命彭玉麟协同载福调度军事。九江为江西重镇，皖、楚咽喉，寇力争天险，汇踞九江，而以对岸黄梅之小池口为外蔽，进以犯湖北，退以扰章、皖，游行掉臂，防不胜防。大军自达九江、宿松，诸酋聚众数十万，城于小池口，以遏官军，图上窜。是月，寇分三路入犯，距黄梅县城数十里，知县单瀚元请空城诱入，都兴阿从其计，伏军四起歼之。寇弃城走，截斩其伪捣天侯陈某，伪天王婿钟某、曾某三名。小池口寇闻之丧胆，乃筑坚城为固守计。复于段窑、枫树坳、独山镇诸处依山砌石，为垒数十，引水浚濠，阻我军东下。都兴阿遣鲍超、多隆阿、王国才等分攻，悉平其垒。四月，玉成犯湖北，众号十万。李续宾壁小池，鲍超移屯黄梅，遏其冲，分途迎击，大破之，军威始振。五月，李续宾攻九江，掘长壕困寇，设伏败之马宿岭、茶岭诸处。越旬余，安庆寇来援，合城寇三万，蜿蜒数里。我军水陆会剿，连战皆捷。闰五月，玉成复犯湖北，大小二十五战，亡七千有余。时蕲、黄一路寇猖甚，蕲州诸军并挫，赖舒保力战，水师左光培扼巴河，得免上窜。官文令唐训方增军守要，约都兴阿力扼黄梅，严防后路，以是黄州上下烽火不绝，而武汉帖然无恙。六月，续宾浚长濠合水师力攻九江、宿松、太湖群寇纠合皖省饥民十余万乘虚图武汉，且解九江之围。寇据黄梅、广济、蕲州、蕲水，分四路进，大小五十余战，死万余而势不稍衰。

初，小池口之捷也，浔阳、湖口立望廓清。及皖寇上援九江，陆军梗阻，而上游水师又难骤撤，楚军马队不及万，寇所窜伏，崎岖泥淖，马队几无可施。惟将士一心，屹然不为所撼。杨载福、李续宾督水陆上援，多隆阿、鲍超攻贼童司牌，败之十里铺。寇造浮桥河中，东通北湖，西达武穴。

续宾渡江平南岸寇屯，水师复焚寇艇，毁浮桥，寇不得逞。七月，黄梅寇以弱兵守垒，而以强悍骁勇者遍伏村落。多隆阿侦知，约鲍超直冲村落，毙五千余。而其在蕲，黄者，仍不下数万。官文督军五路进攻，杜其上窜，禽渠扫穴，蕲、黄路通。寻又大破皖寇于黄冈、蕲水界，克复瑞州，我军直抵小池口。小池口与浔城隔江对峙，为江、皖入楚冲途。寇垒石为城，深沟高垒。胡林翼以寇焰正衰，约诸军先拔小池口，亲督唐训方、李续宜等由蕲水达黄梅坡下，建碉以塞宿松上窜之路。侦知城内爨具已毁于炮，炊烟断熄，乃令水陆环攻，射火入城。我军乘乱而登，寇尽殄灭。全楚始一律肃清。

江西军随复东乡。东乡隶抚州，寇踞之以为抚州保障，复陷万年诸县。八月，将军福兴冒雨进攻，纵火平塘，绝寇窜路。平塘者，附城往抚州之冲也。寇果弃城而遁。初，寇踞石钟山，守湖口两岸，致水师隔绝。九月，克湖口，连破梅家洲，燔石钟山寇巢，殆万余。内湖外江至今三载始合。载福以取九江当先援彭泽，彭泽南有小孤山，寇筑城其上以守彭泽，为九江声援。载福会军攻克县城，尽扫小孤山寇巢。下游巨险悉。夷大军回向九江。十二月，长佑会攻临江府，拔之。寇窜湖北兴国州，复为续宾所歼。余众仅二百，皆凫水而逸。

寇之自楚北败窜回皖也。纠合河南捻匪，扑庐州及巢县、柘皋。我军进平柘皋寇垒，火巢湖派河两子铺寇船，寇踪遂绝。先是江南水师提督李德麟率红单船入皖，寇遏之繁昌县峡口，不得上，七阅月矣。载福督师东下，焚夺陈玉成所派战船略尽。连日焚华阳镇，复望江、东流，疾趋安庆，破枞阳大通镇，进克铜陵，驰入峡内，与红单船合。寇望风瓦解，逼泥汊伪城，李成谋掷火焚之，斩戮过当。时江西寇纠党二万余，由浮梁、建德、都昌、鄱阳窜湖口，而宿松、太湖寇愤九江之败，纪党五六万，麇集于枫香驿、仙田铺等处，声势相依。官文檄唐训方壁陈园，固蕲州门户。多隆阿、鲍超等迎剿太湖，李续宜会水师分三路直捣，毙寇二万余，寇势大挫。

江南大营之退驻丹阳也，秀成踞句容，屡出窥伺。正月，国梁独率精卒间道抵城下，毁其外垒，毙寇千数百名，寇不敢复出。二月，金陵、安庆寇侦溧水势蹙，纠众至邬山，筑垒为援。和春乘寇营未定，邀而败之。寇渡河复结四垒，江南军三路败其众，合兵攻溧水城，前后平寇垒二十六座，歼三千，毙伪靠天侯以下十余名。移营已及一年，战功此为最烈。四月，瓜州以我军围攻久，势频危，乃出背城计，水陆并扑，战土桥西里铺，不胜。复以战舰分两路进：一沿港助势，一渡江他扰，均为我水师所歼，寇之聚溧水者，屡招援党攻大营，死万余，复于邬山筑垒数十以抗我军。五月，总兵傅振邦破其外垒，继以火攻城。副将虎坤元乘内乱，斩守城悍酋而入，遂复其城。溧水既克，和春进规句容，与溧水相犄角。寇结外援，声势尚壮。国梁会军围攻，而自帅亲兵冲入。刺黄衣悍目数名，寇奔溃，和春进冲内壕，国梁首先登城，寇尸山积。闰五月二十五日，收复县城。九月，镇江寇出城至甘露寺，迳扑大营，和春迎剿败之。寇欲西窜接应金陵，国梁密于高资增营扼塞，寇亦筑垒，运粮河北。国梁遣参将余兆青等毁其炮台，而自率亲兵渡河，会水陆诸军鏖战六昼夜，沉巨船十余艘，削壁垒二，生擒魏长仁等六名，斩俘无数。

寇之踞瓜州者，遥联金陵，近接镇江，阻官军进剿之路，历五年矣。适南岸寇援创于和春，德兴阿乘其隙，檄大军逾城而入，遂下瓜州。十二月，国梁大捷于瓜州南岸，阵斩伪王，夺垒十七，遂围镇江。秀全四遣众援，均为虎坤元所破。国梁督军攻四门坏垣，夺复其城，逸出者沿江搜杀近万人。惟李如孝溃围遁入金陵，复窜聚安庆。而潜山太湖之寇又陷霍山，旋退出，欲从罗田、麻城上窜，踞独山、西河口为营。官文调马步军兼程驰防豫、皖交界之处，以固楚疆。八月，皖寇纠豫捻谋援金陵，犯商、固，扰光州、六安，窥伺随、枣一路，而太湖、渡石牌等处寇党连营三十里，众六七万，乘我军度岁，窜近蕲州，寻又窜荆桥、好汉坡诸处。多隆阿迎剿，败之仙田铺、风火山，追抵太湖，连营宿、太以扼寇冲。而秦日纲遣其党北趋，避实击虚，谋犯蕲州。蕲水、六安之寇亦并力上窜，陷英山县，分七路窜罗田。罗田知县崔兰馨连日鏖战，收复英山。守备梁洪胜等督楚军擒伪丞相韦朝纲。寇出黄花岭窜楚境枫树坳等处。都兴阿遣将往南阳河迎击。寇筑垒北岸，我军潜伏北岸山谷中，而列阵南岸，寇渡河而南，我军邀击之，乘胜北渡。寇阵山腰，溃寇踵至，伏兵起，毙寇无数。楚军势大振，宿、太诸营始纾后顾忧。

时秀全大会诸党，饬陈玉成为前军主将，以潜、太、黄、宿为根据，敌我上游楚师。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以殷家汇、东流为根据，敌我中路曾军。李侍贤为左军主将，李秀成为五军主将。二月，和春攻破秣陵关，关为金陵南面外蔽，寇所严守者也。三月，和春率张国梁等围攻金陵。会秀全张筵饮群党酒，流丸坠秀全膝下，群骇愕，秀全曰："予已受天命，纵敌兵百万，弹丸雨下，又将如予何！况和春非吾敌也，诸将弄彼如小儿，特供一时笑乐耳，奚恐为？"初，寇屡伺我军懈，悉锐出犯，冀解其围，而雨花台争之尤力。和春严为防儆，寇果由雨花台攻大营，大败之。和春、张国梁作长围困寇，度地势险夷，沟而垣之，凿山越水，周城百余里。诸营大小相维，绝寇应援，秀全大惧，诫各门严备。潜结垒于寿德州，屡突长围，不克，死者枕藉。当是时，石达开在蜀，杨辅清窜闽，林绍璋败于湘，林启荣围于九江，黄文玉坐困于湖口，张朝爵、陈得才孤守皖省，陈玉成坐守小孤山、华阳镇一带，穆陵又陷，金陵老巢声援殆绝。而粮食尚充足，上游诸州县皆为寇据，呼吸可通，故寇虽危蹙而未遽颠覆。

我军屡围金陵，玉成多方抗拒，而秀成出陷杭州，以掣围师之肘，我军不动。玉成乃自潜山、太湖下江浦，伺官军之虚，悉众攻大营，以冀解围。苏、常相继而陷。四月，李续宾、杨载福会攻九江，九江为金陵犄角，南岸肃清，专力攻九江。城寇被围久，以数千人撄城，植蔬种麦供军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士。嗣地道成，城破而复完。杨载福督水陆十六营攻四门，地雷再发，城崩百余丈，诸军跃登，毙寇万六七人。出城者水师扼之，俘斩无遗。林启荣、李兴隆均败死，磔其尸。九江既克，寇党无固志。楚南军先后收复新淦、崇仁，下抚州，克安乐、宜黄、安丰、新城诸县，收复建昌。国荃攻吉安，旁克吉水、万安二县。于是江西陷城收复八九矣。寇党畏慑，金陵寇亦穷蹙。

秀全力图外扰，乃合寇将窜皖南北及闽、浙诸省，冀大军分援，以牵我师。玉成勾结捻首张洛行、龚瞎子，众号十万人，踞麻城，四门筑五十八垒，沟堑重叠，据险自固。而安庆暨英、霍诸寇又陷黄安，冀窥汉阳、德安，取道北窜。官文檄续宾上援，以纾麻城之患。先是秀全命赖汉英掠江西，皖寇入福建，陷政和县、邵武府，遂陷浦城，分扰建宁。五月，我军克复黄安、麻城，斩伪丞相指挥数十人。追至商城，并进剿太湖、潜山、英山、霍山诸寇。其党窜踞东安者，图为江南北声势。和春督军立复县城，金陵寇愈形危蹙，急思溃窜。和春派水师分剿繁昌，毁其坚垒土桥，进破峨桥、鲁港等处。城寇愤恚，出太平、神策门分犯大营，张玉良、冯子材等陷阵败之，寇退，遂攻金川门，悉毁东北城外垒栅。

石达开乃自广丰陷江山县，金华、衢州、处州三府属邑焚掠殆遍。浙军败之寿昌七里亭。六月，寇窜全椒，踞滁州、九洑洲等处，浙军大败之，进克武义、永康、常山、江山、开化、缙云、宣平，衢围亦解。寇悉窜处州，陷之，周天受督军克复。会闽寇蜿蜒猖獗，所复各城旋失，又陷松溪、崇安、建阳等县，建宁府亦被围。浙江巡抚晏端书檄将驰援闽省，又出师江山界，剿浦城寇巢。

是时，上以浙、闽寇并起，乃起曾国藩率江西湘军援浙，旋命改援闽。国藩自铅山进军，寇大惧，图牵制之计，分万余人犯江西，围广丰、玉山，入踞安仁。闽军遂克光泽，收建阳，解顺昌围，连复松溪、政和、宣化、崇和，破浦城老巢。复邵武府，闽省肃清。国藩移军弋阳，亲督水陆各军克复安仁县城。八月，克吉安，擒伪先锋李雅凤、伪丞相翟明海，正法。江西列城皆复。进攻太湖，前月寇陷庐州，巡抚翁同书告急于续宾，官文以太湖方血战有功，疏留之。时寇于东岸及枫香铺、小池驿、东山头各筑营垒，续宾等分段攻城，焚其火药库，寇众骇散，遂克大湖，乘胜抵潜山。潜山石牌为南北要冲，寇屡集党与援应，抗我东征之师。都兴阿等营北门彰法山，马步并进，寇败溃，毙七八千，遂复县城。我军分二路平上下石牌老巢。

九月，玉成自潜、太会九洑洲群寇下江浦，伺官军之虚，疾攻浦口，以冀解金陵之围。我军进退争一桥，遂大挫。和春派兵来援，寇分军缀之，仍力扑浦口。江北大营遂失陷，迭陷江浦、天长、仪徵。并分攻六合，德兴阿遁。扬州贼破南门入，扬州陷。进犯邵伯县。国梁率军渡江。会北军克复府城，移攻府征，亦克之。亟引兵救六合，阻于寇，不得骤进。寇穿地道陷城，补用道温绍原赴水死。寇渡江陷溧水，筑江蓝埠诸处，为扼要持久计。十月，和春遣总兵张玉良攻复溧水。寇夹攻

高古山大营。国梁怒马陷阵。毙寇五六千。合兵追抵江宁镇，毁卡壁数十座。小丹阳以至采石矶老巢悉平。

初，胜保率皖军攻天长，捻首李昭寿以部众二千降，胜保奏请赏给花翎三品衔，赐名世忠，使为内应，遂克县城。大军之入皖也，克复桐城、舒城二县，寇悉遁三河。都兴阿会水师尽扫安庆城外寇垒。续宾追至三河，玉成、秀成、侍贤连江浦、六合、庐江众，又乞援捻匪，招颍、寿、光州群盗，合十余万围官军三重，众寡不能敌，续宾死之。溃军至桐城，前留防四城军溃，不旬日，桐、舒、潜、太复陷。都兴阿收溃卒，由石牌驻军宿松，进剿黄泥营寇众，败之。复督鲍超、多隆阿大战荆桥、陈家大屋，平三十余垒，军势复振。玉成退还太湖，以为舒、桐已得而宿松不破，则安庆之守不固，与秀成谋再举。秀成知不可敌，不欲从，而玉成屡言有妙策，始与分道来犯，卒受大创而退。玉成留军太湖，而自还安庆。秀成率党还巢县、黄山。

是时，江西寇复阑入闽界，蹂将乐县，并陷浦城、永吉、建阳、顺昌、宁化、长汀等城。国藩入闽，军建昌。诸陷城以次复。寇复窜回江西，惟连城尚聚万余，复陷德、东流，谋窜湖口、九江等处。国藩檄调道员张运兰倍道驰赴景德镇，屡战皆捷。初，寇踞景德镇，势焰薰炽，江右要冲之区，恣行无阻。国藩添派其弟国荃率湘军五千八百赴镇，助运兰攻剿。寇夜袭艇师刘于淳，然火弹抛烧排卡无数。寇弃镇窜浮梁，国荃等水陆进攻，复浮梁。寇走建德北去，江西稍定。十一月，江南大营援军直隶通永镇总兵戴文英战死宁国湾沚。次日，帮办皖南军务浙江提督邓绍良，大营陷，死之。宁郡设防三百余里，皆邻寇巢，近则芜湖、青阳、繁昌、铜陵，远则无为、和州、滁州，渡江即至。而禄口、秣陵、溧水败寇，句合太平金柱关、东西梁山党众，潜山、太湖、舒、桐及枞阳土桥败党，皆以宁国为通薮。防军仅七千有奇，又多调援他处，寇众兵单，故及于败。国藩疏陈目前缓急，宜先攻景德镇，保全湖口，上是其议。胡林翼先以丁母忧回籍，会三河变起，朝旨迫起督师，十二月，渡江驻黄州。时寇之踞南安者有五支：一为伪翼府宰制陈亨容、傅忠信、何名标，一为伪渠帅萧寿璜、蔡次贤，一为伪尚书周竹坡，一为伪军略赖裕发，一为伪承宣刘逸才、张遂谋，众七八万，将由南康犯赣州，筑伪城于新墟，设卡垒，踞屯庄，绵亘二十余里。

九年正月，国藩檄萧启江设伏赤石塘，败寇，克新墟，进破南康池江、小溪、凤凰城、长江墟寇垒，并克崇义、南安，进解信丰之围。二月，江浦薛三元献城降，进克浦口，阵斩伪天福洪方、伪立天豫莫兴。寇觇李世忠击高旺，乘虚再陷浦口。世忠回军再克之，浦口肃清。李秀成急率悍贼七八万来犯，踞乌衣镇汊河。秀成复要陈玉成自庐州来援。乌衣镇属滁州、江浦交界锁钥，寇意在断绝浦营饷道，为张国梁击败。寇与闽、浙余寇皆趋郴桂，所谓石达开三十万众后围宝庆者也。玉成由六合犯庐州，布政使李孟群被执，不屈，死之。三月，纠安庆党围扑定远护城营，筑坚垒数十以困我师，胜保袭破其垒，秀成东走，而党众日增。国梁于定远县西筑十里长墙御之，其北路自九里山至浦口，三四十里，寇垒殆遍。我军日战，副将郑朝栋、张占魁皆没于阵。时浦口后路滁州、来安皆困于寇。世忠自浦口绕道回援胜保，撤乌衣汊口防军还定远，其地复为寇踞。和春虑江北军单，遣冯子材渡江援应。玉成度江浦、浦口未可力争，分党援六合。又谋趋天长、扬州，渡江攻南营后路，并袭水营。于是寇四五万东趋六合，蔓延来安、盱眙诸境。四月，玉成围扬州。提督德安击寇天长，失利，殁于阵。胜保率军进战石梁，互有死伤，还屯旧铺，扼盱眙前路捍北犯。驻汊涧军为寇困，先后突围出。和春遣张玉良、安勇分六合军赴防扬州，以固清、淮门户。时池州、青阳寇逼石硊，窥湾沚。当涂、芜湖寇分壁青山、亭头逼黄池。我军败盱眙、汊涧及天长寇，天长寇分窜六合，并踞仪徵江干东沟，图扑红山窑。其地距六合二十里，旁通瓜埠，为大营饷道咽喉。五月，鞠殿华督军破平六合东路王子庙、太平集寇垒。初，六合、仪徵连界二十里，寇垒四十余，阻粮道。至是六合廓清。时六合以北、天长以南，寇麇集数万，饷道危急，由乌家集绕犯各军之背，世忠退保滁、来。寇趋旧铺，直犯盱眙，围胜保于桑树，都兴阿力战解之。寻旧铺寇犯红子桥，胜保及穆腾阿驰援，而寇已分犯盱眙，盱眙故无城，仓猝遂失。六月，胜保攻克盱眙，追创之磨脐、天台诸山。扬州诸军安勇等闻天长寇回窜六合，赴仪徵截击，大破于沙河、大小铜山。玉成愤甚，图报复，率死党攻来安。世忠守城，伏壮勇于两门外，自督军冲入寇营。寇乘虚袭城，伏起拦击，世忠返队

夹攻，寇大败，夜走滁州。世忠由水口焚烧寇垒，寇大溃，纠全捻匪围定远，再败再进，我军众寡不敌，遂失陷。七月。玉成率死党攻来安，犯滁州，世忠击之，稍却。寻复纠众围来安，并分屯城西北卓家巢等处，寇垒几遍。世忠侦寇志已骄，潜伏兵挑战，伪败，寇笑官军怯。而世忠又环噪之，寇不为意，惟枪声绝续作备而已。世忠骤起鸣角而前，火其营，破二十八垒。会胜保解其围，世忠还滁州。八月，败寇西窜陷霍山，江长贵等击败太平郭屯、宏潭踞寇，寻窜石埭，陷乌石垅，防营游击黄金祥退屯杨溪河。自去岁三河失陷，寇造伪城高二丈余，炮眼星列，环以深濠，椿签密布，与太湖互相援应，兼通粮道。

石牌镇隶安徽怀宁，当宿、望、潜、太之交，为由皖入楚要冲。官文以伪城不拔，终碍东征，乃令多隆阿统马步军会攻，拔伪城，击斩霍天燕、石廷玉等四十七名，并拒败潜山、安庆援寇。伪顾王吴如孝者，寇之最悍者也，自镇江逸出，至皖北，纠捻沿淮肆扰。寻扑盱眙之清坝，为格兰额等枪毙，断其首。众南溃，九月，扰霍山下符桥。六安防军卢又熊等击败之，破毛坦厂寇垒，而庐州、安庆寇同犯六安，乃引军进盱眙。天长寇犯杨州，参将艾得胜、双喜等败死司徒庙。玉成率大股自甘泉山西窜仪徵陈板桥，进援六合，围李若珠垒。冯子材御之失利，退屯段要口。寇踞红山窑，断李若珠营后路，饷运不通。

十月，若珠自八埠墙、陈家集溃围出，中数创，退屯扬州，死伤马步军二千八百余人。石埭夏屯寇分股纠青阳寇万余，窜踞泾县查村，防军副将石玉龙败死南山岭。适周天受至自宁国，督天孚等力击之，寇退还查村。王浚破平陶美镇寇垒，阵斩伪丞相孙瑞亨，镇距秣陵关二十余里。卢又熊克霍山，寇自太平、芜湖犯宁国，陷黄池，高州镇总兵萧知音败退新丰镇。玉成及秀成自天长、六合纠大股窥伺江浦，分屯南北两岸。张国梁渡江遣水师破寿德州寇垒，水师曹秉忠破六合、红山窑、瓜埠寇七垒，彭常宣败寇于仪徵泗源沟。时寇众悉踞扬州西北，寻陷江浦防军垒，周天培死之，大军退保江浦。寇乘势东伺扬、仪西逼江浦，南窥溧水，势复炽。

寇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秀全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句结捻匪，扰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曾国藩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破江宁。欲破江宁，必行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道。欲驻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玉成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所必救。诚能攻围两处，略取旁县，备多力分，不特不敢悉力北窜齐、梁，并不敢一意东顾、江浦、六合，盖寇未有不悉力以护其根本者也。于是定四路进兵之策：国藩任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窥安庆。多隆阿、鲍超任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胡林翼任第三路，由英山、霍山取舒城。调回李续宜任第四路，由商、固以规庐州。以后平寇之策，皆不出此。

十一月，泾县查村寇犯吴正熙垒，不利，而章家渡亦为我军所挫，扬州寇踞甘泉山，马德昭破其垒。国梁督军攻江浦寇垒不下，寇掘地道攻城，玉良遣将缒城出，焚其垒，填塞地道。寇筑垒磨盘洲，我军四路蹙之，寇众大败狂奔，北门寇营亦同时攻破。其陈家集等处之寇窜回天长，南路之寇潜窥溧水，皆为防军击退。江长贵克太平，郭村、查村败寇窜泾县北路。副将荣升连破石柱坑、盘台寇卡，寇窜踞董家村、白茅塘，犯万级、黄柏两岭。荣升会徽军破之，覆其巢。寇又窜扰河西，为参将朱景山等所败。副将吴再升遂乘胜进剿黄池南岸牛头山寇垒，北岸寇纠众来援，分兵拒之，寇多死伤。北岸寇溃走渡河，我军遂收南岸。池州守城寇韦志俊献城于杨载福，其部下古隆贤等不从，回扑府城，城复陷。桐、潜寇援太湖，将袭天堂后路，余纪昌会军团分路败之槎水畈，阵斩伪汉天侯、拱天豫二名，寇奔溃。

处，再犯西河，萧知音、熊廷芳退走寒亭，寇围游击冉正祥垒，都司李培基驰援始解。玉成以定远、舒城、庐州寇众北犯寿州，翁同书令副将尹善廷率精锐驰援，挫于东、南两路。时玉成以楚师甚盛，欲图西窜六合拒楚师，因北犯寿州以牵掣我军。寻自江浦回援安庆、太平，纠合捻首龚得树、张洛行等分道上犯，众号十余万。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御之潜山，连破灵港寇垒。芜湖寇进犯宣城、湾沚，周天受御之，不得逞。乃分众四窜，我军亦分拒于海南渡、浮桥口、清水潭、盐官渡。寇退踞许屯埠，进犯西河，朱景山等创之，增军守东西守。寇迭窥湾沚，我军渡河击之，宁国西北寇锋稍敛。先是铜陵、青阳寇常犯南陵、泾县之交，我军扼守云岭、苏岭，而设伏朝山要、三

时甸，参将方国淮出奇击之。寇屡犯三时甸，陷国淮垒，复窜越云岭，陷观岭防营。天受金友堵清弋江，寇北走南陵，陈大富击之，寇复退入泾境。

自玉成回援安庆后，秀成独屯浦口，寇势已孤。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然玉成虽专阃寄，而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因致书秀成曰："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而君尚为将，秀全之愦愦可知矣。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以君雄才，胡为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乎！"时伪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在秀成营，书落其手，阅之大惊，以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耶？"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乃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伪宫切谏曰："昭寿为敌行间，王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愿以百口保之。"秀全悟，召秀成入，慰之曰："如卿忠义，而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即进封伪爵为忠王荣千岁。寇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持伪政，伪幼西王萧有和，萧朝贵子也，秀全尤倚任之，而以一伪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伪爵为王，乃大悦，以为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

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于大军，而粮援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虑？"又与仁发等谋留其助守金陵，秀成不可，曰："官军既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法，俱死于此无益也。"渡还，以黄子隆、陈赞明屯浦口，亲赴上游纠合皖南芜湖、宁国死党，谋间道犯浙江、分江南大营兵力，还解长围之困，其志固不在浙也。连日援太湖寇、捻攻鲍超潜山小池驿营垒不克，杨辅清、古隆贤用内应陷池州。韦志俊突围屯泥湾，收合散亡，移屯香口。迭败寇于八都坂、栗树街，俘斩伪将军陈松克等三十余人。

是年，秀全大封诸王。初，秀全定都金陵，一切文武之制。悉由伪东王杨秀清手定。是时为秀全建国极盛时代，其宫室制度：第一，为龙凤殿，即朝堂也，主议政、议战诸大事。每有大事，鸣钟击鼓，会议，秀全即升座，张红幔。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贼将则侍立于后。议华，鸣钟伐鼓退朝。第二，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调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其有意见者，亦可登座陈说。文左上，武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二，军政议事局，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当日伪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初以伪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画一切，则伪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死，伪翼王领之。石达开去后，李秀成领之。秀成东入苏、杭，则有名无实，虚悬其位矣。其时寇之武备颇详尽。自诸伪王内讧，人心解体，秀全以为非不次拔擢，无以安诸将之心，然自此大封之后，几至无人不王，而丞相、天将之职多摄行。于是各持一军，势不相下，而调遣诸王者，仅陈玉成一人。故八年以前，寇之用兵，攻守并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战局遂至日危，以底于亡。

十年正月，伪匡王、伪奉王、伪襄王纠合伪摄王自南陵犯泾县湾滩，游击王熊飞退走，寇遂蔓延黄屯、焦石埠，进攻副将李嘉万，援师为杨名声所败，斩伪冈天燕、赖文禾。寇窜踞黄柏岭，其党寻大至，陷泾县。杨名声等退走旌德，寇踵至，明日亦陷。我军还守宁国。是时秀成自率悍党数千，已由宁国县间道犯广德。张国梁督水陆诸军渡江期大举，克浦口八垒，黄子隆、陈赞明遁。攻九洑洲，克其老巢，焚之。寇自咸丰四年筑垒九洑洲，内蔽江宁，外通大江，踞为南北水陆要区。江宁长围成后，浦口、九洑洲皆克，势大困。

秀成由皖犯浙，分我兵势，而诸将又以寇在陷阱，无能为役，习为骄佚，战志渐消，故有闰三月大营失败之祸。太湖寇、捻分四股来犯我军，知府金国琛会集诸军败之仰天庵、高横岭，生禽悍

目蓝承宣，向扰害蕲、黄者，寸磔之。金国琛等生败寇、捻于潜山广福寨。玉成率龚得树、张洛行来援，乘雾移营于罗山冲、白沙畈，冀与城寇相通，以图牵缀我军。诸军会击，寇大败，擒斩伪庶天侯麦乌宿、伪军师汪遂林等。明日，鲍超等进攻小池驿，当东路。蒋凝学等攻罗山冲，当西路。多隆阿居中路策应。罗山冲寇蜂拥来扑，凝学连破冲口，攻入内山，马队继之，寇大败。值东南风作，以火焚之，毁垒百有数十。寇夺路狂奔，毙伪丞相叶荣发、伪将军舒春华等。城寇谋宵遁，伏军四起击之。是役也，歼寇二万余，益惶惧，窜入潜山。多隆阿督军尾击，克其城。

秀成、侍贤等至广德，诈为清军，陷之，杭、湖、苏、常并震。巡抚罗遵殿调徽、宁防军援剿广德，以保两浙门户。张芾遣周天孚驰防长兴四安镇，镇距广德四十里，当苏、浙之交。和春遣水陆军来会，秀成留陈坤书、陈炳文守广德，自率谭绍光陈顺德、吴定彩等驰攻四安镇，陷之。和春遣水师曾攻江宁上下两关，七里洲寇谢茂廷，寿德州寇秦礼国遣使诣大营乞降。江宁西北各门皆濒大江，洲堵错互，寇踞上、中、下三关，筑垒于寿德、七里各洲，与北岸九洑洲遥相倚藉。九洑洲既克，茂廷、礼国约举火为号，于是上下关同日而克。国梁增八垒于江东门，增四垒于安德门，毛公渡南北岸关隘悉为我夺，寇益大困。

秀全檄诸寇解金陵围，时秀成在皖，与其部下谋曰："清军清锐悉萃金陵城下，其饷源在苏、杭。今金陵城外长濠已成，清军内围外御。张国梁又嘎喆善战，攻之难得志，不如轻兵从间道急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清军虑我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我瞷大营虚，还军以破围师，则苏、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数千精卒以行，连陷安吉、孝丰、长兴诸县。以其弟侍贤犯湖州，自率悍党陷武康，间道逾岭犯杭州。预结捻首张洛行、龚瞎子等，使内扰清、淮，以分江、皖兵力。

上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而以张玉良总统援浙诸军。玉良分大营兵勇五分之二御之。秀成攻杭州，以地雷崩清波门，陷之，巡抚罗遵殿等均死难。秀成之破杭州也，只一千二百五十先锋。诸处援兵不知虚实，闻城破，皆溃走。迨张玉良援军至，屯武林门。秀成曰："中吾计矣！自以兵少，乃多制旗帜作疑兵，潜退出城，委之而去。玉良与将军瑞昌会击，立复省城。

三月，秀成回窜余杭，陷临安。旋为李定泰克复。孝丰、武康寇亦退走。时秀成及侍贤回广德。杨辅清亦自池州来会。李定泰等会图广德，寇已分走建平，陷之，连陷东坝、高淳，复诈为官军陷溧阳。自是江南大营后路骤急，苏、常俱大震。和春驰檄张玉良等还救常州，熊天喜等克广德，而杨辅清陷溧水，诈为官军袭金坛，为周天孚等所败，弃垒西窜。句容亦陷，句容当大营后路，饷道所必经，且与丹阳、镇江接壤，为常州门户。和春遣副将梁克勋赴援。不及，续遣副将张威邦由淳化进剿。何桂清遣将分防丹阳、镇江、瓜州，冀通大营至苏、常水陆道路。马德昭等出屯郡城三十余里下弋桥，堵溧阳、宜兴各路寇内犯。米兴朝自广德进军克建平。闰三月，寇自昌化出于潜，分犯分水，陷而旋复，进陷淳安。秀成约会诸酋同议救金陵之策，秀成与待贤由淳化、辅清由溧水退秣陵关，玉成亦自江浦渡江来会。江宁寇争出筑垒接应。斯时大营四面受敌，而良将劲兵援浙西者一万三千人，淳坝、宜兴防军又调去一千有奇，大营空虚，粮路又截断，乃改月饷积四十五日始一发。兵勇皆怨，心渐携贰。时群寇麕集，和春急调张玉良回援，何桂清留之不遣。寇至雄黄镇，我军御之不克。辅清由秣陵关至南门，玉成由江宁镇至头关。板桥、善桥诸寇皆集南岸。秀成由姚巧门进紫荆山尾，陈坤书、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侍贤由北门红山而至，辅清由雨花台，玉成由板桥、善桥，连日攻扑长围。国梁与王浚分督诸将力御，十五日夜，雷雨雹雪，大寒，总兵黄靖、副将马登富、守备吴天爵战死。大营火起，全军溃陷。和春、许乃钊退走镇江，再退丹阳，旋驰书趣国梁亦至，留冯子材守镇江。国梁语和春曰："六年向帅大营失陷，退扼丹阳。彼时京口未复，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舍此不守，是导寇而东也。"和春卒不能用，而宜兴同时亦失陷。

寇势大张，而秀全于战士不及奖叙，终日亦不问政事，只教人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仁达、仁发忌秀成功，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率所部限一月取苏、常。寇掠金坛四乡，大书于壁曰："攻野不攻城，野荒城自破。"我军屯六门，日与贼战，互有胜负。秀成自句容攻丹阳，国梁开南门酣战，秀成命力士溷入我军溃卒中，猝击国梁，被创大呼，入尹公桥下而死。秀全入丹阳，命收国梁尸，曰："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以礼葬之下宝塔。和春奔常州，寇蹑其后。

何桂清闻变跳走。是月，楚军援皖南，会克太平、建德、石埭三县。泾县张芾会同周天受等进毁白华、宴公堂一路寇垒，直抵城下，斩关直入，遂复县城。四月，天长、六合寇乘金陵大营退守，分三路进犯。一由陈家集图扬城，一由东沟窥瓜州，一由僧道桥编筏偷渡袭邵伯，皆为我军所截击，不敢逞，乃筑垒僧道桥图久踞。我军分左、右、中三路疾趋会攻，毁二垒，焚木城，积尸枕藉。寇合股退踞陈家集。扬州与镇江相为唇齿，李若珠咨艇师陈泰国等分扼各口。寇大逼常州，张玉良连由杭郡率军先至，筑营寨大小四十余，悉为所破。常州陷，玉良连败走无锡。秀成率所部精卒潜出九龙山，附高桥之背，玉良军大败，无锡陷，败走苏州，和春创胸，至苏州济墅关而卒。玉良连败之师不能复战，寇薄苏州，玉良退走杭州。长洲、元和两县广勇李文炳、何信义开门迎秀成入踞之，巡抚徐有壬等同殉难。

秀成踞苏后，改北街吴氏复园为伪府。秀成踞苏十有一日，出伪示安民。城厢内外凡收尸八万三千余具，而从者犹盛称秀成爱人不嗜杀也。寇踞苏城，复咨意掳掠，民竞团练为自保计。江、皖援浙诸军以次克复诸城，遂会剿淳安，寇败遁入徽州境。苏寇陷吴江，犯平望，浙江防军溃，江长贵负伤还走仁和塘栖镇，副将张守元亦溃于清杉闸。嘉兴危急。杭省大震。侍贤烧嘉兴南门入踞之。玉良攻嘉兴西、南两门，陈坤书、陈炳文求救于苏。适青浦周文嘉与洋军战，来告急，秀成乃先援青浦，击退洋军，直攻上海，不克，遂应嘉兴之援，由松江、浦邑而回战，取嘉兴、平湖，顺至嘉兴，连战五日，分一股上石门，断玉良来路，兵多降者，玉良回杭州。

五月，贵池、青阳寇犯泾县，总兵李嘉万等败死，杨名声退至太平黄花岭。寇陷广德，米兴朝军溃，奔孝丰，再退歙北箬岭外。初，泾县、广德同时告警，周天受遣援皆不及，而参将丁文尚守泾，又退走，寇遂由三溪窜旌德孙村。广德寇窥伺宁国、天受击却之。寇由宁国县东岸至旌德，与泾县合势，嘉定陷，薛焕寻克之，收太仓。寇攻镇江，陷青浦，陷松江。

寇之守江宁也，以安庆、庐州为犄角，以太平、芜湖为卫护。芜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阳白臼诸湖，上可通宁国之水阳江、清弋江，下则止于东坝。掘东坝而放之，则可经太湖历苏州以达于娄江。芜湖孤悬水中，寇守之则易，官军攻之则难。是以踞五年血战不退，而黄池、湾沚屡次失利，皆以我无水师，寇坚忍善守。官军围攻屡年，往往因水路无兵，不能断其接济。今苏州既失，面面皆水，寇若阻河为守，陆军几无进攻之路，城外几无立营之所，则欲攻苏州，须立太湖水师，使太湖尽为我有，而后西可通宁国之气，东可附苏州之背。因建淮阳、宁国、太湖速立水师之策。

寇陷江阴，玉良连以炮艇破嘉兴三塔、普济二寺，平新塍寇垒，移营逼西门、南门，破垒七。平望镇者，浙江之嘉兴、湖州，江苏之吴江总汇处也。寇踞沿河六里桥、梅堰诸处，遍筑坚垒，密钉排椿，扼险以阻江、浙之路。湖州赵景贤毁沿河寇垒，分军进克平望，会军于米市湖，尽毁炮台巢穴，进围嘉兴。寇既陷松江，遣其党窥上海。薛焕乘其不备，直捣南门而入，杀黄衣目十三名，夺船七十余艘，立复府城。自松江至上海，沿途团练截杀殆尽。

六月，杨辅清纠旌德、太平大股犯宁国。寇自长兴窜陷安吉，王有龄遣彭斯举赴援，遇于孝丰，失利，退走昌化。寇直犯于潜，陷之，杭省大恐。寇复由黄渡再陷嘉定，纠土匪进踞南翔镇，逼上海四十余里，再陷平望。苏州、嘉兴寇势复合。于潜寇连陷临安、余杭，分扰富阳。吴云会洋将华尔攻青浦急，伪宁王周文嘉乞援于苏州，秀成率大股亲援，我军败绩。寇收枪炮乘船再犯松江，陷之。江阴寇分党筑垒申港，掠船谋北渡，李若珠饬艇师破毁之，伪丞相方得胜遁。玉良以地雷崩嘉兴南门城垣，寇严拒不得进。刘季三等连克余杭、临安。浙西寇回窜孝丰，突犯建德。七月，秀成毁松江城堞，率伪会王蔡元隆、伪纳王郝永宽北犯上海，号十万、焚掠泗泾，七宝民团御之，多死伤。寇屯徐家汇，薛焕督文武登陴固守。寇诈为官军赚城，城上詗知，创却之。洋轮之泊黄浦江者，升开花炮于桅发之，寇始败退。孝丰寇陷广德，游击黄占起、江国霖战死。江长贵突围退至安吉，米兴朝奔四安。未几，赵景贤复广德，寇再陷踞之。寇复陷江阴杨库汛城，逼常熟二十余里。黄浦轮船洋兵以开花炮测击上海寇垒，六发，创及秀成。是夜秀成解围还青浦。时嘉兴寇告急，遂趋浙江。

初，副将陈汝霖率民团救松江，迨上海解围，洋将华尔会守松江，赐号常胜军。秀成陷嘉善，

陷平湖，锡龄阿兵勇皆溃，寇旋去，收之。寇陷金坛，知县李淮守百四十余日。粮尽援绝，川兵通寇，杀参将周天孚，陷之，李淮等皆战死。丹阳寇纠党六七千由新丰等处分道扑水师，谋掠舟北渡，并沿河筑垒，架炮轰射。周希濂督艇师乘烟雾对击，寇不支，遁回丹阳。玉良攻嘉兴两月不下，先后集兵三万有奇，而苏、常以北无牵制之师，松江、青浦之寇可直入嘉兴，常州、宜兴之寇可直入长兴，建平、广德之寇可直入安吉，宁玉良攻嘉兴两月不下可直入于潜。

寇前自长兴迳逼省垣，虽经击退，并立复数城，而广德遂至不守。迨收复广德，而嘉善、平湖又复失陷。寇处处牵制我军，近复添筑营垒炮台，又偷劫五龙桥头卡，多方误我军。实有罢乏不堪之势。秀成以嘉兴围急，率大股来援。玉良督战五日，胜负未决。秀成分股上趋石门，谋断大营后路。地形多支河，塘路绝，无可归。我军惧奔，玉良负创，疾驰还杭省。贼既解嘉兴之困，复陷石门，分两路直逼杭省：一趋塘栖，民团御之，退掠新市。一趋临平，吴再升败之。转走海宁。彭斯举等击斩颇众，寇悉退还石门。未几，石门寇亦退，再升进驻石门。马德昭由临平、长安相继前进。

八月，寇陷昭、常，再攻平湖、嘉善，陷之。是时秀成自嘉兴还苏州，奉秀全伪诏，趋还江宁，令经营北路。初，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北犯不返，秀成未敢轻举。适江西、湖北匪目四十余人具降书投秀成，邀其上窜，自称有众数十万备调遣。秀成覆书允之，留陈坤书驻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大怒，责其违令。秀成反复争辩，坚执不从，秀全卒不能强。于是取道皖南，上窜江、鄂。

秀成之在伪京与诸党会议也。曰：“曾国藩善用兵，将士听命，非向、张可比。将来七困天京，必属此人。若皖省无他故，尚不足虑。一旦有失，则保固京城，必须多购粮食，为持久之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再三计议，佥以秀成之策为然。因议定自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财，广购米谷储公仓，设官督理之。俟阙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因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帖取米若干石，中、下以次递减，此帖即充伪枢府诸伪王禄秩。收入后无须拨解，而稍提其税入公，大半皆入私橐。商贩非执有帖者，粒米不得入城，犯者以私贩论罪。如是，则法可行而利可获矣。洪氏诸伪王乃分售帖利。上帖售价有贵至数千金者。及商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贩呼吁无门。渐皆裹足。而诸伪王侯又因成本加重，售价过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言之秀全，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以：“奸商每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此实我兄弟辈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秀全信其言，置之不问，秀成愤然而去。

寇陷宁国，提督周天受等死之。宁国之陷也，玉成与赖裕新、古隆贤、杨辅清四面围击。周天受等死之。国之陷也，玉成与赖裕新、古隆贤、杨辅清四面围击。周天受战守七十余日，军中食乏，饷阻不能达，寇破竹塘、庙埠诸垒，副将朱景山等皆战死。旌德、太平两军力单不能救，寇乘势尽扫城外诸垒，城陷，天受遂遇害。宁国既失。南陵孤悬。总兵陈大富苦守阅半载，国藩檄令自拔出城，遣水师迎之，难民从者十余万。寇再陷太仓。玉成纠合江宁、丹阳、句容寇十余万，自九洑洲、新江头掠船二百余，日夜更番，意图乘虚下窜，为军团所败，窜六合。镇江寇船驶入丹徒、谏壁两镇港口。为水师李新明击退，冯子材寻进解镇江城围。侍贤率寇四万出广德攻陷徽州，署皖南道李元度溃走开化。寇趋祁门甚急，国藩檄邀运兰屯霍县，趣鲍超自太平还屯渔亭，以捍大营。徽州既失，杭、严两府防务益急。寇之踞苏城也，同时城邑陷者数十。江阴居大江尾闾狼山对岸再陷于寇，寇踞之以窥江北，人心惶然。九月，通州知州张富年等会水师攻复其城。上月玉成率悍寇二十余万进陷白炉桥尹善廷垒，旋至马厂集，犯东津渡，黄鸣铎击却之。至是图取寿州内东肥河，跨山越谷，盘行抵淮河岸，联营栉比。余党窜入姚家湾，掳船。欲水陆会攻。巡抚翁同书派炮艇沿河截击，寇乘雾凫水入小港，为黄庆仁围杀。复以步骑扑北关，城上弹丸雨下，夜纵火焚寇垒皆烬，城围立解。寇窜南路：一还定远山，一走庐江，一赴六安。徽州寇自淳安窜陷严州，进踞乌龙岭。江宁寇纠九洑洲寇船二百余艘下窜仪徵，我军大败之东沟。副将格洪额会破盱眙竹镇集寇屯，擒斩伪检点汪王

发等，曾秉忠破青浦寇于米家角，攻城三日不下，秉忠中创。参将李廷举攻宝山罗店，寇败并嘉定，旋再窜罗店踞之。寇拦入寿昌、金华，兵团复之。旋再陷再复。

十月，寇自淳安扰及威坪，兵团御之，回窜蜀口。徽州北路寇窜至杞樟里，逼昌化昱岭二十里。先是江西瑞金、广昌、新城、泸溪大股寇窥伺福建，汀州、邵武防军力御之，遂折窜建昌，而瑞金一股窜踞福建之武平，寻陷汀州，凶焰甚张。句容寇至镇江汤冈筑垒，冯子材击之不下。宁国寇直趋四安，破长兴长桥卡防，分窜广坤、梅溪。严州寇连陷桐庐、新城。苏州寇分股扑金山，我军击败之，遂克枫泾镇。寇复纠苏、常大股袭广富林，图犯松江。守将向奎军单，败退。曾秉忠回援，寇窜宝山罗店，都司姜德设伏败之，还青浦。玉良克严州。

新城寇窜陷临安。初，寿昌被陷，金华知府程兆纶督民团复之，桐庐亦收复。于是寇众悉趋富阳，副将刘贵芳、总兵刘季三败死，城遂陷。旋收复，毁江口浮桥。侍贤复纠集临安寇陷余杭，逼杭州省城。侍贤由严州还顾徽州，瑞昌等败寇秦山亭、古荡、观音桥，追至留下，寇弃垒走。省城解围，遂复余杭。侍贤不得志于杭州，自余杭直犯湖州。建昌寇间道犯铅山河口镇踞之。福建浦城、崇安，浙江衢州、常山、开化边防皆急。时徽州寇自深渡街口下窜天长，防军会水师大破于三河、衡阳等处。是股为天长葵天玉、陈天福曾合秀成党三万余众，将谋渡河分扰淮阳。秀成窜皖南，逾羊栈岭，陷黟县，鲍超大创之，城立复，再破之庐屯，阵斩伪丞相吴桂先，秀成受伤遁徽州。国藩饬将屯守庐屯，屯距黟县二十五里。是时侍贤自严还徽，辅清盘踞旌德，环二百里皆寇。秀成复由江苏上犯，越岭肆扰。我军疾驰百余里，力战两日，驱出岭，祁门大营始安。

赵景贤大破贼，解湖州城围。湖州自三月以来，迭被贼困，此赵景贤第三次解围也。先是寇踞杨家庄为老巢，以砺山、仁黄山为犄角，焚掠双林诸屯镇，蔓延长兴、四安、太湖。景贤会军先攻砺山、仁黄，以孤老巢之势，我军踞仁黄，毁杨家庄，败寇西窜。天长寇掠下五庄舟船数百艘，欲犯湖路。我军克河口镇，复创之石溪。窜广丰、道员段起御之，寇间道走玉山。多隆阿、李续宜会军大破桐城寇陈玉成、龚得树于挂车河、鹤墩、香铺街等处，平寇垒四十余，寇退奔舒城。

安庆者，江表之咽喉，实平吴之根本也。寇援安庆，水陆阻梗，不能直抵江宁。玉成眷属悉在安庆城中，邀合发，捻十余万人，图解城围。多隆阿、李续宜虽力挫之，仍分屯庐江、桐城，复纠集下游江宁、苏、常援寇并力上犯，逼近枞阳、桐城乡村，眈眈以伺我军之隙，将挟江南寇势全力谋楚军。时届冬令，安徽城河水涸，道路纷歧。我军四路告急之书应接不暇，皖南、浙江之寇分三大枝窜入江西，祁门各营围裹于中，势颇危急。湖南道州寇亦窜江西。寇既陷吴，势必全力犯楚，此其深谋诡计。故安庆一城，寇以死力争之。

左宗棠之入景德也，闻南赣寇分党由贵溪过安仁，直扑饶、景，遣军迎败之周坊，寇窜陷德兴踞之。十一月，宗棠进克德兴，寇奔婺源，又克之。十日内转战三百余里，寇惊为神速。彭斯举解玉山城围，寇窜衢境，犯常山，与兵团战，败走开化埠。杨辅清自池州率党窜陷东流，进陷建德。水师收东流，而建德防军溃退。国藩遣唐义训驰击，至利涉口，寇筑垒河洲，列队以待，并以马队扼拒各卡。我军分东西两路缘山上，立破其卡。前军夹击河洲寇，后军抄其背，寇败走。我军复分为三进攻，寇出东门逸，遂复其城。寇复陷彭泽，兰入浮梁，越一日复之。寇趋马影桥，逼湖口。玉麟督水陆军力击之，遂收彭泽。寇宵遁，陷都昌、鄱阳。我师驰至都昌，击退踞寇，复之。

休宁寇犯上溪口，陷副将王梦麟垒。屯溪寇犯江湾，陷副将杨名声垒。古隆贤、赖裕新纠大股犯羊栈、桐林二岭，张运兰会军击之，寇由新岭退去，犯婺源。国藩督饬鲍超大破于黟县庐屯，别军绕出羊栈，断寇归路。寇沿崖逃走，追军反出其前，迫之，坠崖死无算。而休宁城寇以鲍超回剿景德，由蓝田扰及小溪一带，张运兰击败之，别股屯郑家桥者进逼渔亭。我军两路抄击，寇狂奔，毙黄世湖等。复败上溪口寇，追至马全街而还。自是岭外寇不敢轻入，玉成率众万余犯桐城、枞阳，我军镇静固守。完踞七里亭，韦志俊扼枞阳街口。李成谋舁三版入莲花池护卫营卡，寇不得逞。

寇再犯景德镇，宗棠败之。鲍超进扰洋塘，宗棠进扼梅源桥。寇自下游纠大股屯洋塘对岸，我军大破之，伪定南主将黄文金负创西奔。时祁门三面皆寇，仅留景德镇一路以通接济，寇尽锐攻扑，欲得甘心焉。时国荃围安庆，寇势穷。十二月，玉成纠约秀成、辅清及捻匪并力西犯，其大股寇、

捻俱从南岸渡江而北，会于无为、庐江，以图急援怀宁、桐城，势甚猖披。多隆阿等会于枞阳一带，布署战守。皖南寇大股窜孝丰，又别股由昌化窜分水。嘉兴踞寇备具炮船，意图南下，寇势蔓延，浙东西同时告警。

十一年正月，傅忠信、谭体元、汪海洋、洪容海各挟众数万，弃石达开归秀成。秀成骤增众二十万，势大炽，由石埭分两路趋祁门，防军皆败。江长贵援大洪，唐义训迎战历口，斩伪麟天豫古得金，寇溃走常山。富阳、新城、临安皆为我军所克，解广信之围。寇窜铅山、弋阳、贵溪、金溪，渐逼建昌。秀成自去冬犯皖南黟县羊栈岭不得专。窜浙江常山、江山等处。今春以全力攻玉山，转围广丰，犯广信，志在踞守要地，以通徽、浙之路。犯建昌，作浮桥渡河，以大股屯水东，环城筑二十余垒，以浮桥通往来。江西寇黄文金犯景德镇，左宗棠、鲍超败之石门、洋塘，毙许茂材、林世发。文金踉跄宵遁，铜陵援寇与败匪合，复入建德，分踞黄麦铺诸处。鲍超督诸军乘胜压之，毙寇万计，追至建德，会水师收复县城，诛林天福。秀成梯攻建昌，参将富安等纵火具创退之，复潜为地道修子城备之。寇船犯太湖，陷东西山。全湖失陷，湖州北路七十二溇港横被窜扰。太湖，巨浸也，襟带苏、常、湖三郡，港口纷歧，多至百余。自苏、常陷后，沿湖要隘多为寇有。去冬间寇船自湖州出湖。迭犯西山、角头等处，为副将王之敬炮船所败。然所部不满十艘，募民船佐之，卒以众寡不敌败死。

二月，玉成图援安庆，纠合捻首龚瞎子，率五万人攻松子关。成大吉兵仅二千五百，寇多二十倍，分两路抄官军后。大吉令参将王名滔从左侧山横截而出，阵斩龚瞎子，寇惊溃，复选悍党分五路进，再战再败，捻散亡三万人。初，玉成嗾龚瞎子犯松江关，而自率悍党十余万，从霍山之黑石渡，袭余际昌营于乐儿岭，相持四昼夜，力竭而溃，遂抵英山，入蕲水，袭陷黄州。分党取蕲州，扰麻城，阑入黄安、黄坡、孝感、云梦诸县，并陷德安府、随州，势益猖獗，武昌戒严。

秀成闻玉成攻国荃久不下，分攻蕲、黄、广济，欲国藩赴援以分兵力。秀成叹曰：“英王误矣！正使国藩得全力以攻皖，彼岂暇救此间城哉？彼有长江之利，而我无战舰，安能绝其粮道？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师为例也。”玉成屯孝感，而以德安、云梦、随州三处为长蛇阵，窥伺荆、襄。官文飞调李续宜、舒保、彭玉麟率水陆诸军回救。

侍贤窜踞休宁城，筑垒上溪口、河屯、石田、小当等处，与休宁屯溪之寇互为犄角。国藩以休城不克，徽郡难图，祁门终属危地。檄朱品隆等进攻，焚诸垒，寇夜遁，收复县城。左宗棠进剿婺源寇，破侍贤于清华街，而城寇忽分党由中云窜入乐平界。宗棠亲率数营屯柳家湾，扼其冲，寇败退。而援寇漫野至，返旆截杀，复大溃而去。侍贤纠徽州悍党围王开林于婺源甲路，越三日，溃围出。还景德。

秀成率党窜抚州，为知府钟峻等击败，窜宜黄，复纠土匪陷遂安。国藩遣大富防景德。宗棠进军鄱阳，次鲇鱼山，闻寇偷渡昌江，图合围景德，旋移驻金桥。寇窜平湖，分由西路桦根岭、北路禾黍岭进犯。副将沈宝成当西面，江长贵出北路拒之。国藩复檄朱品隆由祁门驰援，歼，寇越岭而逃。宗棠击破于乐平范家屯，阵斩伪谢天义黄胜才、伪娆天福李佳普等。

侍贤率数万众潜匿于牛岭、柳家湾、回龙岭，翌日，齐进景德镇，陈大富战死，陷之。金鱼桥坐营后路已绝，遂移屯乐平。初，国藩至皖南，设粮台于江西，以景德镇为转运。寇之窥祁门者，屡遭挫败，遂悉锐再犯景德，冀绝大军饷道，至是陷之。国藩度粮路已断，惟急复徽州，可通浙米，亲至休宁攻徽寇不克，仍屯祁门。而寇环攻不已，誓以身殉。宗棠大破寇于乐平，斩馘数万。侍贤遁，围建昌、抚州，攻之下不，遂陷吉安，大军旋复之，乃进陷瑞州。于是祁门之路始通。

三月，我军克新淦，解麻城围。繁昌获港、芜湖鲁港寇皆败走。民团克云梦、收应城、黄安、黄坡。金国琛会水师克孝感，进攻德安。逼城为垒，嘉兴寇窜陷海盐、平湖，宗棠败寇于龙珠、桃岭。寇渡吉水海滩，陷吉安，复为知府会咏等攻复。寇由吉安东犯，争股窜峡江，与新喻贼合并，屯阴冈岭，临江告警，玉成分股守德安、随州，牵缀我军，率悍党由蕲州、黄、广回宿松，进太湖大营后路，绕趋宿松桃花铺，迳窜石牌，逼安庆集贤关筑垒。未几，桐城、庐江伪章王林绍璋、伪干王洪仁玕等率二万自新安渡至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至马踏石，窜安庆，与玉成会

解城围，多隆阿分击败之。玉成兰入集贤关，攻围师各垒。复于菱湖两岸筑垒，阻水师进攻。杨载福遣军舁炮船入湖，毁寇船筏，复立垒湖觜。使寇不敢逼水陆大营。多隆阿自桐城挂车河进攻安庆援寇林绍璋等于练潭、横山，逼溺菜子湖无数。黄文金纠芜湖寇及捻二万，筑垒天林庄二十余座，谋入安庆城，多隆阿诱毙二千，国荃围师不少动。水师焚夺寇船。断其接济，以困城寇。

侍贤自广信窜常山，陷之，入踞江山，旋由常山分股犯衢州。先是福建援师自衢防回援汀州，军势骤孤，故寇乘虚回窜。又别股由开化白沙关窜玉山童家坊，伪为难民呼城，炮创之。常山寇复至，会攻城，诈为援兵。奋力击之，退屯三里街、七里街，潜掘地道，道员王德榜绾城出，大破之，寇还常山。遂安寇直抵淳安港口，副将余永春中创败退，茶园寇踵至，再退桐关。严州大震。

四月，国藩自祁门移驻东流，多隆阿击败玉成，叶垒遁，屯集贤关。国藩复拨鲍超一军，胡林翼拨成大吉一军，同赴安庆。初，玉成即菱湖北岸筑垒十三，城寇叶芸来出城接应，亦筑五垒于南岸，以隔国荃与其弟贞干之师。国荃掘长濠，包寇垒于长濠之内。玉成前阻围师，后受鲍、成两军夹攻，计穷遁去，犹死守关内外寇垒，又于随州、德安各留悍寇牵制我兵。官文派军攻德安，筑长围困之。

秀成踞义宁州武宁县，逼近湖南北边境。官文派军分守兴国及崇、通、山、冶四县。寇裹胁七八万人，一由苦竹、南楼二岭犯通城，一由蛇箭岭犯通山。我军众寡不敌，均被阑入，直抵崇阳之白霓桥。其窥伺兴国之寇，扑余际昌营，官军战失利，退大冶，寇随至大冶，并扰武昌。官文咨调李续宜等屯东湖、趾纸坊一带，相机进剿。秀成自孝丰窜四路，陷长兴、寿昌，分犯三里亭、千家村。复自瑞州分窜西路，连陷上高、新昌，北路陷奉新扰义安，以阻援师。连日曾秉忠等水陆诸军破走乍浦、平湖寇于金山各隘。金山与浙之平湖水陆交错，薛焕与秉忠商筹，平湖一日不复，松江属一日不安。谋越境会攻平湖，再图乍浦。

当陈玉成之退走也，多隆阿已进军磨盘山，遣温德勒克西、曹克忠、金顺等分途尾追。玉成复纠合林绍璋、洪仁玕、黄文金及格天义陈时永、捻首孙葵心共三万余，并力上犯，筑八垒于挂车河、<山考>岭尖迤西棋盘岭。率党破山内黄山铺团卡，仍出山外调黄文金四千余人伏山内，自率悍党分道进犯我垒。多隆阿分军设伏于棋盘岭、老梅树街，而自率马步各军分道拒战，寇后队忽自乱，老梅树街伏骑乘之，势不支。玉成督败党抵敌，而项家河寇垒为舒亮伏兵袭焚，烟焰突起，寇大惊，败奔桐城。八垒悉平。烧山内寇馆数十处，毙八千余。上命左宗棠帮办军务。

寇越衢州陷龙游，军陷汤溪、金华，绍兴、宁波皆大震。宁、绍为浙东完善之区，寇垂涎已久。金华既陷，势将内犯。寇犯丹徒，水军败之，毁寇浮桥。曾秉忠自金山攻青浦，寇坚壁不出，败嘉善援寇于章练塘。宝山防军姜德攻嘉定以分寇势。都兴阿败天长、六合窜寇于扬州西北乡，尽毁甘泉山寇垒。秉忠自金山洙泾率炮船进破白虎头、金泽镇寇巢。直抵浙境，败西塘援寇，进毁俞汇卡，寇退入嘉善。金华寇分股陷兰溪、武义。

五月，鲍超、成大吉破集贤关外赤冈岭寇垒三，歼寇三千余。伪屈天豫贾仁富、伪傅天安李仕福、伪垂天义朱孔棠等皆伏诛。大吉回援武昌，余一垒超独破之，擒斩刘玱林。玱林陷苏、常为前锋，自恃其勇，欲以孤垒遏官军，既伏诛，国荃军势自倍。国藩之移东流也，皖南寇度岭内空虚，纠众由方干岭樟树卫防军而入，潜陷黟县，筑垒西武岭等处，窥伺祁门。张运兰等克黟县，寇并入卢屯十都，增垒抗拒。我军克其七垒，寇悉骈诛。徽州寇闻之窜走。

宗棠追剿侍贤至广信，以建德再陷，窜入鄱阳视田街，急回景德。寇宵遁，宗棠截之，大战枫树岭，寇走建德后河，遂复县城。运兰进攻徽州，复之。汀州寇由江西瑞金回窜。时江西寇窜江山，进陷遂昌，秀成以一股踞瑞州、义宁、武宁，分三路犯湖北，连陷南岸兴国、崇阳、通城、大冶、通山、武昌、咸宁、蒲圻，寇锋逼武昌省城。官文、李续宜会遣水陆军分道进剿，胡林翼亦自太湖移军还省，先援南岸，再图黄、蕲。

寇之窜扰江西者，自去冬以来，前后凡五大股，其由皖境窜入，自北而南者三股：一曰黄文金，连陷建德、鄱阳六县。一曰李侍贤，连陷浮梁、景德等处。此二股均经左宗棠击退，未能深入江西腹地。一日李秀成，连围玉山、广信、广丰三城，又深入内地，围建昌，扑抚州，均未破，窜入崇

仁樟树镇、吉安陟江，并踞瑞州府城，分窜奉新、靖安、武宁、义宁各州县，又窜入湖北之兴国、大冶、蒲圻、崇、通等处。此北三股也。其由两广窜入，自南而北二股：一曰广东股，其渠有周姓、许姓，上年由仁化、乐昌阑入江西，与李秀成联合，围攻广信、南丰、建昌各城，连陷湖口、兴安、婺源，经左宗棠攻克德、婺两城，遂归并徽州。一曰广西股，其渠为朱衣点、彭大瞬，本石达开之余党也。由江西窜出湖南，经过南赣，陷福建之汀州，回窜江西，蹂躏宁都、建昌、河口等处。其前队已由婺源窜浙，后队尚留抚州。此南二股也。五大股中，又分为三支、四支，忽分忽合，时南时北。

国藩令鲍超回援江西，由九江直捣建昌，先保江西省城。瑞州及各县踞寇逼近南昌，毓科留张运桂等扼屯城外，刘于浔屯安义堡，后营屯生米，丁峻屯临江，皆为省垣西路屏蔽。李续宜克武昌，寇陷松阳、处州、永康、缙云。缙云既复，寇窜永康。宗棠遣军克建德，国藩移屯婺源，婺源者，界江、皖、浙三省之冲也。赖裕新合汀州寇犯德兴，分党踞九都之新建，遣军败之。寇渡江窜浙江开化华埠，德兴、婺源肃清。游击黄载清克遂昌。松阳踞寇亦闻风遁，载清进攻宣平克之，寇窜武义，处属肃清。金华知府王桐等克永康，寇并趋金华。江阴、常熟寇由海坝窜寿星沙，大肆焚掠。

六月，曾国荃会水师破菱湖北岸十三垒、南岸五垒，斩馘九千余。寇之踞湖北咸宁、蒲圻、通城者，我军均克复。寇由武宁犯建昌。金华寇出扰曹宅等处，李元度克义宁。张玉良等率水陆军围攻兰豁不下。寇侦严州军单，筑垒女埠，下窜严州，陷之，寻为张玉良所复。寇陷上高，扰万载。知县翁延绪等克复武宁。水师李德麟等击毁黄山、黄田石牌三港寇船，寿星沙寇退回江阴。苏州寇扰青浦，李恒嵩自北竿山移屯塘桥，以固松江门户。嘉定寇纠苏州寇犯上海，我军御于真如。寇渡河窜华漕，夺踞参将王占魁垒，薛焕遣军夺还。寇走南翔，再败退嘉定。时江水盛涨，国藩檄杨载福图池州，牵制南岸。载福攻十日不能下，乃率李成谋三营至旧县，侦北岸无为濒江垒寇避水移神塘里河，驶击破之，进攻州城。陈玉成、杨辅清死力抗拒。还军次大通，败青阳寇，还屯黄石矶。

七月，玉成纠辅清众十余万自无为州犯英山，绕宿松，径攻太湖，为救援安庆计。寇排队山冈作长蛇势。复有寇数万自龙山宫对岸至塔下，袤延二十余里，分路诱我军，我军坚守不动。夜大雨，贼汹勇潮进，城中飞丸随雨落，至晨围始解。玉成乃自小池驿进至清河高楼岭，欲结桐城寇包裹我军，以解安庆之围。攻扑六昼夜，玉成、辅清援桴鼓督军，挥刀砍不前者。我军奋击，大挫其锋。玉成、辅清率大队窜至高河铺、马鞍山，桐城围复合，安庆围师悉平城外诸垒。秀成自窜踞瑞州，分陷上高、新昌、奉新等县，以瑞州为老巢。官文檄元度会军攻克新昌、奉新、上高，败寇均趋瑞州。乃遣游击贺接华等会军直捣郡城，攻复之。官文以德安寇谋窥荆襄，派水陆诸军节次严剿，寇坚守，有冒死突出者，诸军击溃，寇不得入城。寇复出抄我军后以援前寇，乃断其归路，寇奔河西，伏兵四合，架梯入，立复府城。

程学启克安庆北门外三石垒，北门寇路已绝。德安寇窜河南信阳，转犯罗山、光山、商城，兵团截击，退奔皖境。鲍超督诸军大破丰城西北岸寇垒，东岸屯寇惊溃，刘于浔乘之，由樟树镇。初，超自九江进军，秀成闻风远遁，率瑞州、奉新、清安、安义之寇，先分万人扰抚州，令玉成率悍党二万攻丰城，而自领大队由临江踞樟树、沙湖、丰城一带，绵亘百余里，先一日，超至丰城对河，值寇在樟树为浮桥，陈山冈、超分中、后、左、右四队齐进，寇摇旗迎拒，战一时许，大败，馘八千余人。

八月，克安庆城城，城外四伪王窜集贤关。安庆既复，东南之势益促。水军进克池州，乘胜下剿，复铜陵县。时伪右军刘官才方盘踞池州，与安庆相犄角。内则坚守石埭、太平，阻徽师进兵之路。外则上犯德、建、郡阳，为江省北边之患。今与安庆相继而下，皖南军势益张。国荃与多隆阿会议，以桐城为七省要道、安庆咽喉，寇死守待援。玉成尚拥众数万，徘徊于集贤关内外，谋与桐城合并。乃会军进击，玉成、辅清皆大败，越山而逸，遂复其城。宿松、黄梅、蕲州、广济相继下。多隆阿进屯蕲州曹家渡，扼下游败寇，以绝黄州寇援。李续焘等会同水师进攻黄州，寇筑垒浚濠以抗我军。蒋凝学令投诚刘维桢服寇衣，伪为援众。复造玉成伪文，诱寇出，而设伏以待，寇果出，为我军所歼，立复黄州。

时秀成窜出丰城，踞白马寨，遣党攻抚州。鲍超驰至，抚围立解。寇走贵豁，得广东新寇，合大众据湖防河口，势甚汹涌。超分五路应之，蹋毁七十余垒，进复铅山，国藩移驻安庆省城。初，侍贤攻严州，两月不能下，乃于乌石、方门二滩连环筑垒，逼近外濠。城内粮尽援绝，副将罗大春受重伤，率将士突北门出，城遂陷。秀成自桐卢、新城进陷余杭。寇之窜贵豁者，闻鲍超自抚州至，豫遁走，初，闽寇三起，与花旗广匪先后由建昌窜至广信，与秀成并为一路。鲍超会屈蟠大破广信寇垒，立解城围。秀成败走铅山，筑七垒，与城寇相守御。超踵至，悉覆其垒，渡河攻城，克之。秀成窜围广丰，不克，分窜玉山，筑垒十余，复为道员王德榜所破。

秀成全股悉自江西窜犯浙境，一由玉山陷常山，一由广丰犯江山，龙游踞寇同时出扰，衢州危迫。是月，知府张诗华克复泸溪兴安各城。福建援军张启煊击寇浦江，失利，陷之。寇直犯五指山，金华大股踵至，米兴朝等迎击失利。义乌、东阳相继不守。启煊退守诸暨辟水岭，寇至再溃。九月，寇陷处州。

大军之破安庆也，无为州寇马玉棠妻子居安庆，曾国荃生致之，密谕玉棠献无为城。无为居皖北形势，控金陵，引芜湖，为寇必争之路。附近泥汊口、神塘河诸处，石垒星列，以阻我军。曾国荃会同水师抵泥汊口，垒高难仰攻，乃令筑寨安营，而自率劲旅迅赴杨家桥、凤凰颈，决堤断寇归路。寇大恐，遁入城。越日，攻神塘河，寇亦遁归，乘胜直抵城下。至是玉棠事泄，伪顶王朱王阴幽之。玉棠党举兵攻王阴，我军乘之，寇大溃。毙伪豫侯、丞相等，城立复。

秀成由临浦陷萧山，再由萧山塘路窜杭州，陷诸暨、绍兴府城，分窜新昌、嵊县。上虞、余姚均先后失守。国荃连破运漕镇及东关镇，镇在无为、含山之界，外濒大江，内连巢湖，寇粮皆屯于此，上济安庆、庐州，下输金陵，为南北锁钥。伪巨王洪某率众五六千，并炮船数十，守之。寇失此益胆落。

十月，楚军克复随州。湖北自黄州、德安复后，惟随州以孙捻援应，扰及襄阳，凭坚死抗，官文击退豫捻，复用降将刘维桢取黄州计，诱寇出城败之，克复州城。多隆阿由舒城、庐江、李续宜部将蒋凝学屯六安、霍山，宗棠屯婺源，张运兰等屯徽州。李元度新军出广信，寇悉赴浙江，而皖南寇聚保庐州。宗棠议大举援浙，浙寇猖獗，全省糜烂，逼近省垣。

上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军务。秀全见各省攻讨严剧，迭克名城，金陵唾手可下，乃大惧，令秀成、侍贤分途窜扰，分我兵力。秀成窜浙江，叠陷各郡邑，直至余杭，浙省戒严。寇从塘路抵杭州，扑武林门外卖鱼桥，踞我营卡。寇队寻大至，运粮道阻。提督张玉良来援，与城军夹守。寇乃自海潮寺至凤凰山，环木栅实土其中为坚壁，使城外隔绝，日以枪炮轰城。玉良攻木栅，中炮死。内外兵益惧，而城中久乏粮，人多饿死。自萧山、诸暨等城陷后，援兵路绝。寇寻陷奉化、台州，十一月，由慈溪犯镇海。台州寇分股陷黄岩、宁波，会同辅清由浙江严州遂安逾岭回窜徽州，复蔓延衢属开化，其谋在深入江、皖腹地，阻我援浙之师。

宗棠于广德奉督办浙江军务之命，以寇围徽郡，当入浙后路，遣军至婺源。会防军援剿。辅清大举分犯徽州、休宁，两败于屯溪、篁墩，遂趋南路，迳逼严郡。而秀成已陷杭州，满城亦相继失守。辅清率宁国寇围攻徽州、休宁两城，伪成天安窜休宁之屯溪，寻又窜篁墩。十二月，总兵张运桂坚守徽城待援，乘间出击破寇垒。寇复踞屯溪、市街、潜口一带，以绝徽军粮道。国藩调总兵朱品隆驰赴休宁。与唐义训先破屯溪街口寇卡，毁河边四垒，进平石桥、潜口寇巢，寻派军护粮赴徽。寇由万安街分股包抄，我军奋击之，寇不敢遏。张运桂以严市街为寇踞，粮道梗阻，与休宁军会商兜剿。毁寇十余垒，辅清受伤。值除夕大雪，寇掠无所得，悉遁去围立解。

是月，提督李世忠克复天长、六合。屡攻不下。黄雅冬思反正，潜约世忠削其外垒，而己为内应。世忠自滁州至六合。寇自八年踞六合，遂大破寇垒，斩冯＜⿰兴心＞林，直造城下。黄雅冬倒戈，纵火拔关，我军拥入城，擒斩冲天福林国安、顶天燕江玉城、攀天福魏正福五十余人。皆悍党也。诏黄雅冬更名朝栋。世忠以黄朝栋密约天长寇陈世明为内应，朝栋所部未尽剃发，诈为援寇进城下，世明拔关纳军，遂克之。

是岁，汀州寇窜陷连城。分窜上杭。江西寇复阑入武平境，时寇谋分股：一图窥龙岩，一由清

流、宁化扰延平、邵武。总督庆端以延平为全省关键，驰往驻扎。克连城，进攻汀州，创洪容海，克之。而江西续窜武平之寇，亦为副将林文察等击败。国藩疏请饬庆端严守浦城。俾寇不得由闽境窜江西。

同治元年正月，是时浙、苏两省膏腴尽为寇有，全浙所存，尚有湖州、海宁两城，又孤悬贼中，独衢州一府尚可图存。国藩疏荐福建延邵建宁道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别立一军，由沪图苏，以围攻金陵属曾国荃，以浙事属左宗棠。于是东南寇势日就衰熄。世忠攻江浦。约刘元成、单玉功为内应，杀伪报王、伪王宗、操天福等七十余名，立复江浦。至浦口，复克其城。自江、浙两省寇纠众数十万，并力东犯，连陷奉贤、南汇、川沙等厅县。烽火遍浦东，逼上海。各隘防军遇寇辄溃走。寇既为法船所击退，踞天马山陈防桥，复为李恒嵩所破，败入青浦城中。其浦东大股踞高桥，欲断我要隘。美人华尔、白齐文扑寇巢，毁其壁，进攻浦东、浦南，大破之。寻嘉定、青浦寇进逼七宝，以窥上海围防军郭太平营。薛焕督军解其围，甫还军，寇复大至。

李鸿章率湘淮军援江苏，营上海城南。黄翼升统水师相继至。宗棠出岭攻开化，杨辅清纠众踞张屯、银坑、石佛岭，窥伺衢州，连战走之，阵斩蓝以道，开化肃清。九狈洲寇窜江浦、浦口、和州，分党犯桥林。二月，嘉善、平湖寇水陆犯金山、泖泾，七日，陷之。松江、上海俱震。东梁山伪爱王黄崇发、西梁山伪亲王某、裕溪口伪善王陈观意纠合雍家镇寇，分股上窜五显庙、水家屯、汤家沟，水师李成谋登岸破之，斩黄崇发。初，宗棠既克开化。进军常山璞石，侦李侍贤嗾寿昌兰溪寇纠遂安恭天义赖连绣犯开化马金，谋长围困我。宗棠回攻遂安，乘援寇未集，先剿克之。

三月，李元度败寇于江山碗窑，再败小青湖援寇。江山贼进陷峡口闽军曾元福垒，踞之，连营数十里。宗棠自常山遣军进剿。林文察之克遂昌也，寇并聚松阳，蔓延云和、景宁，寻以次击退，进规处州，破寇松阳平港头寇垒，寇奔处州碧湖。上年国藩檄鲍超平青阳城外寇垒，作长围困之。伪奉王古隆贤潜纠浙江死党三万余人进扑铜陵，分我军势。超率援军尽扫横塘等处百余卡三十六垒。古隆贤侦知大军北出，阴统泾、太悍寇筑九垒于青阳猪婆店阻我师，以通粮道，适超凯旋，进逼青阳，克之。

国荃既募湘勇回安庆，国藩饬令攻取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等处，以为欲制寇死命，先自巢始，遂进屯县城东北。刘连捷等赴望山冈以扼南路，寇乘我垒未定来犯，拒败之。初，寇踞江岸以北，上援庐州，下卫江宁，分布坚城，拒守要塞，通上下之气，杜我进兵要路。至是攻破巢县铜城闸、雍家镇，旋收巢县，复含山，再会水师大破裕溪口寇屯。

寇之踞金陵也，以全力扼东西梁山，两山对峙，大江至此一束，水急流洄，视小孤山尤为形胜。国荃以此关为金陵锁钥，循江上逼西梁山而阵。寇走江州，水陆争起搏击，遂克之。自是金陵重镇已失其半。伪匡王赖文鸿窜繁昌县，纠约踞寇扑我三山峡营。曾贞干乘寇未逼，督军分道驰剿，寇大乱，殪其渠吴大嘴，遂克繁昌。芜湖援寇潜屯鲁港以图抗拒，贞干会同水师夺其船百余艘，夷三垒十余卡，余悉遁芜湖。贞干督各军驰抵南陵，立复其城。鲍超既克青阳，议先取石埭、太平以固徽州之防，继取泾县以达宁国之路。乃分军五路，由龙口直抵石埭，寇矢石交下，总兵娄云庆从西、北二门攻入，立复县城。寇大惧，纠集南陵援寇大至，屯甘棠镇阻我师。我军分三路进击，破十七垒，遂复太平，擒斩伪主将徐国华等三十七人。先是超攻青阳时，有伪佐将张遇春率众万余乞降，超纳之，令暂屯景德三溪。至是太平贼寇将北走，张遇春骤起歼之。超回军挟之，进攻泾县，复其城，遂东渡清弋江，进规宁国。

李侍贤自陷常山，与龙游寇同扑衢州，总兵李定泰等败之，复常山，解衢州之围。宗棠驰至常山，攻克招贤关，以通衢州粮道。其扑江山之寇，檄李元度会攻石门花园港寇巢，毁十四垒，寇势不支，乘夜向台州潜遁。是时，杨辅清由淳化犯遂安，宗棠自常山进屯开化图之，寻遣刘典进攻遂安。辅清退走淳安、昌化。窜皖南犯宁国。四月，仪徵寇败后，窜扰沙漫洲等处，水师击走之，扬境肃清。浙军会民团克复州仙台居、黄岩、太平、宁海，缙云、乐清、慈溪等县。擒斩延天义李元徕，伪王李洪藻、李遇茂，伪主将李尚扬。寻进克宁波府镇海、青田二县。台、处寇上窜温州，踞太平岭及任桥、瞿溪，寻分窜瑞安，张启煊营陷，退守县城。楚皖军会克庐州，秀成窜扰苏、常，

玉成则盘踞皖、楚之交。

自大军克复安庆，玉成率党自石牌而上，调宿松、黄梅之寇同至野鸡河，欲赴湖北德安、襄阳招集其党，群酋不从，乘夜由六安走庐州，众渐携贰。秀全复督责甚切，玉成惧，力守庐州不敢走，皖、楚诸军困之，日盼外援。而颍郡解围后，伪扶王陈得才西窜，伪天将马融和随张洛行远遁，外援遂绝。多隆阿与皖军张得胜设伏诱贼出战，两军合击，寇大败，遂克府城，诛伪官二百十三名。玉成奔寿州，尚有死党二千，以苗沛霖阴受伪封，往乞援。沛霖缚之，献颍州胜保大营，并擒伪导王陈士才、伪从王陈德、伪统天义陈聚成、伪天军主将向士才、伪虔天义陈安成、伪祷天义梁显新，及亲随伪官二十余，并正法。秀成闻玉成死，顿足叹曰："吾无助矣！"玉成凶狠亚杨秀清，而战略尤过之，军中号"四眼狗"。自玉成伏诛，楚、皖稍得息肩，而金陵势益孤矣。

民团克宁海、象山、奉化。李世忠大破寇于六合八步桥，寇窜滁州来安，又大败。寇势大馁。华尔等克柘林，谋捣金山卫。知府李庆琛攻太仓，秀成率伪听王陈炳文、伪纳王郜云官来援，逼青浦。李恒嵩失利，退走塘桥。嘉定、宝山皆震。寇别队由娄塘攻陷嘉定，英、法二提督及我军突围走上海。鸿章饬军驻法华镇，扼沪西，寇遂逾青浦，迳逼松江。秀全自窜踞金陵，以东西梁山为锁钥，以芜湖为屏蔽，而尤以金柱关为关键。自国荃破太平府，彭玉麟破金柱关，黄翼升往袭东梁山一战而下，贞干循江进克芜湖，提督王明山等复攻破烈山石垒，未逾三日，上下要隘悉为我有。从此上而宁国，下而江宁，寇均失所恃矣。

国荃进军江宁镇，屯板桥，潜袭秣陵关，进破大胜关、三汊河，直抵雨花台军焉。江北浦口、六合败寇悉聚江边、李世忠蹙之，渡还九洑洲。江北肃清。五月，伪什天安吴建瀛统众聚南汇，与淋天福刘二林屡为秀成养子所凌，至是来降，我军整队入城。秀成养子方踞金山卫，来犯，复纠川沙寇回扑，复为我军所败，直逼沙川。寇由海塘窜出，遂复川沙，进攻松江，寇逼泗泾，防军游击林丛文败退北门。华尔由青浦回援，鸿章令程学启扼虹桥，分青浦、松江后路。寇陷湖州，福建粮储道赵景贤拔刀自刎，贼夺之，囚一年余，秀成礼待之极厚，终日骂不绝口，谭绍光举枪一击而殒。

初，寇围逼松江，鸿章以松江扼青浦东、西之中，为最要地，自赴新桥，令程学启时出兵缀寇。寇初营西门妙岩寺土城，华尔以炮毁之。寇复攫据之，增筑炮台，环合四门。常胜军战寇窦福滨，城军乘夜分门出击，寇窜遁。乃简精卒破天马山寇营，突入青浦，尽焚辎重。寇死战，并力守松江。其分屯广福林及泗泾之寇，鸿章进击败之，寇遁入营，断桥以拒。刘铭传等克奉贤，陈炳文、郜云官等率众数万围新桥程学启营，填濠拔鹿角，学启不及以枪炮御，掷砖石击之，寇藉尸登濠，学启开壁突击，寇始却，而分股逾新桥逼上海。鸿章将七营往援，大破之，追至新桥，学启大呼夹击，寇解围遁。陈炳文、郜云官皆负伤窜走。进军泗泾，寇大溃，尽烧其垒。广福林、塘桥寇亦退。上海、松江俱解严。

初，李世忠遣军自六合通江集南渡，连破石埠桥、龙潭、东阳寇垒，寇悉遁句容。自是九洑洲寇外援尽绝。秀全遣江宁寇大攻石埠桥曾玉梁垒，世忠遣义子李显发往援，入垒会守。陈坤书自句容进攻龙潭、东阳诸垒，守军黄国栋等退并石埠，而寇攻益急，显发会水师力战，尽平其垒，解石埠围。时李秀成自松、沪败还，谋连合杭、湖寇众救援江宁。秀全遣悍党二万攻大营，国荃设伏败之。连日宗棠督军攻衢州，东、南、北三路寇垒皆尽。

初，秀全以大军骤逼城下，日出扑犯，辄被创，趣浙酋李侍贤、苏酋李秀成还救江宁，而宗棠攻衢州，与李侍贤相拒遂安、龙游间。鸿章新克松江厅县，秀成奔命未遑，乃与诸党议曰："曾国荃兵力厚集于金陵，为久困之计。我势日蹙，不如先围宁国、太平，断其后路。我军势既振，敌乃可图也。"秀全以久困，虑粮不继，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乃先遣悍党数万自苏西援。时宁国余寇窜并江宁，屯于淳化镇者亦不下二万余。六月，宗棠自衢州进军龙潭。侍贤自遂安败后，复纠合金华及温处悍党，分屯南岸湖镇、罗埠，北岸兰溪之永昌、太平、祝家堰、诸葛屯、孟塘、油埠、裘家堰。宗棠驻潭石望，距城十五里。遣眭金城会刘培元驻城西圭塘山，屈蟠、王德榜驻紫金旺，崔大光驻城北封河茶圩，刘典驻高桥。先是，李侍贤侦我军平衢州寇垒，将进军龙游，纠党潜趋兰溪、岩淳，乘虚袭遂安，为就粮江、浙断我饷道计。宗棠遣军大破之，寇由寿昌退还金华。七月，我军

进败龙游寇，毁兰溪、油埠寇屯，阵斩伪骏天义邓积士等。宣平、处州、余姚、寿昌均以次收复。

是时杨辅清纠众十余万窜踞宁国府城，复分党屯聚团山、寒亭等处。阻我进兵之路。鲍超饬将卒扑寒亭，寇出巢猛拒，总兵宋国永横跃入阵，伏起扼归路，寇惊溃，平寒亭管家桥、楠家甸、狮子山寇馆数十处，寇垒三十五座。伪卫王杨雄清纠合余众遁回宁郡。辅清闻寒亭战败，即纠党绕城结垒，延三十余里。鲍超进壁乌纱铺，饬娄云庆设伏望城冈，以轻兵诱寇，寇以我兵寡，直压山冈而下，我军张两翼却之。寇见旌帜遍山谷，误为援寇，反斗中伏，我军复断其后，毙无算。望城冈及抱龙冈十数屯皆平。寇复阴结别股筑垒坚拒，鲍超率各军逼垒而营。各伪王出大队于南、北两门夹攻，鲍超分军进搏，寇败走浮桥，我军焚桥截杀，无得脱者。寇复收余烬，再战再败，辅清单骑脱走。立收宁国府、县二城。初，辅清闻超军至，数遣使乞援于江宁，秀全遣伪堡王洪容海率悍寇赴之，容海者石达开死党也。既至，慑超威，乞降，超许之，而郡城已克，容海奔广德，袭献州城，率众六万就抚，复本姓童。

江宁援寇大举犯垒，分二十余队牵制各军，而以锐卒突雨花台。国荃拔卡纵击，大破之，解围去。潘鼎新等会克金山卫城，地界江、浙，为浦东门户，至是一律肃清。是月，鸿章督诸军会攻青浦，克其城。谭绍光方踞湖州，闻青浦已失，恐官军蹑其后，乃合嘉、湖、苏、崑寇犯松、沪西北，进窥青浦，学启会水师击却之。寇攻北竿山垒不获逞，遂东趋攻北新泾、北新泾为上海西路之蔽，防军大战却之。寇分窜法华，逼上海。鸿章调诸军自金山卫、青浦、松陵回援。悍寇二万围官军，学启战逾时，寇大溃。北新泾之寇凭河据垒，伏左右以待我军。鸿章亲督阵，与学启军合，尽毁寇营，绍光遁嘉定。上海危而复安。

八月，寇陷慈溪，华尔复之，受创，寻卒。嵊县、新昌寇陷奉化。闰八月，奉华寇窥宁波，宗棠饬蒋益沣等进平兰溪裘家堰寇垒，毙伪元天福万兴仁、伪聿天福刘茂林等。罗埠踞寇伪戎天义李世祥乞降，益沣攻罗埠，世祥应之，破五垒。湖镇寇闻之遁，我军渡河破五星街。此皆龙游、汤溪要冲也。益沣屡攻汤溪不下，军多死伤。宗棠进营新凉亭，逼龙游城五里，饬益沣由罗埠进攻汤溪。刘典屯扼油埠、湖镇，以堵兰溪、金华援寇。

九月，鸿章会常胜军攻嘉定，克之。绍光及伪听王陈炳文复纠援寇十余万，分道自太仓、崑山来犯，北由蟠龙镇至四江口，图据黄渡以当青浦。南由安亭至方泰镇、图入南翔。寻我军却寇南翔，寇乃于三江口、四江口立左右大寨，设浮桥潜渡，困我水师。而青浦西北洋新泾、赵屯桥、白鹤江寇益蔓延，扰及重固镇张堰，距青浦十余里。黄翼升率水师自青浦出冲敌舟，寇扼白鹤江不得进，别队犯黄渡，李鹤章会击败之。时四江口久被围，绍光屯吴淞江口，炳文踞南岸。鸿章督诸军至黄渡，分三路进击，自辰至未，屡冲不动。鸿章督战益急，诸军逾濠直逼寇营，学启炮伤胸，复裹创疾战，寇由南岸溃而北。四江营守将皆冲围而出，寇退崑山。我军毁其浮桥石卡殆尽，毙数万，夷垒二百座。寇自是不复窥松、沪，悉力坚守崑山、太仓，尤为苏州门户，寇所必几争者也。

宁国再陷，寇复由句容进薄镇江，壁汤冈。冯子材督军破汤冈九垒，寇归青山老巢，乘胜拔之，窜还句容。初，伪护王陈坤书纠众四五万图犯金柱关，彭玉麟御之花津，五战皆捷。寻寇以战舰数百从东坝拖出，我军毁其浮桥，寇乃不敢渡河。至是悍寇结筏偷渡，屡逼金柱关，我军水陆大举，败之花山。寇遁上驷坡，而水师已先毁浮桥，寇回戈转斗，诸军合击，歼万余。其窑头等自尚袤百余里，我军环攻，焚其垒。花津、清山、象山、采石矶诸寇巢悉数平毁。自是芜湖、金柱关六十里之间寇踪以绝。

时大营军士患疫方稍止，秀成亲率十三伪王，号称六十万。麕集金陵，东自方山，西至板桥镇，旗帜林立，直逼我军营垒，尤趋重于东西两隅。曾贞干等击败之小可边城寇援，寇寻由东西两路进攻，分党趋洲上，抄出猛字等营后，我军分路击退之。寇之围逼西路者，历六昼夜，为我军击败。寇悉向东路，逼营而阵，潜通地道，百计环攻。各军将士负墙露立，掷火球击寇。寇负板蛇行而进，填濠欲上。我军丛矛击刺，寇拽尸复进，抵死不退。飞弹伤国荃颊，血流交颐，仍裹创上濠守御。侍贤自浙东来援，急攻吉后营炮台。国荃引军驰救，寇来益众，用箱匮实土排砌濠间，暗凿地道。我军以火箭攒射，随出锐卒击之，贼缝稍挫，遂毁西路寇垒。东路之寇环逼不已，嘉字、吉后两营

地道轰发，寇拥入塌口，我军分路冲出决战，塌口以内之寇诛戮无遗。濠外寇复举旗督战，各营同出抄杀，寇精锐悉挫折。复于东路别开地道，西路决江水淹绝运粮之路。贞干在高坡增筑小营，令水师驻双闸护饷道。我军凡破寇地道五处，寇计益穷。国荃乘势进拔十余卡，破东路四垒，西南诸垒望风惊溃，追至南路牛首山一带，平垒数十座，搜剿至方山之西。雨花台守众句结城寇绝我军归路，我军左右荡决，寇分路而遁，重围始解。是役也，秀成自苏，侍贤自浙，先后围攻大营四十六昼夜。国荃率诸将居围中，设奇破之。弟贞干力顾饷道，将士狞目鬆面，皮肉几尽。

大营解围后，秀成仍屯秣棱关、六郎桥一带。侍贤谓秀成曰：“今江北方空虚，出其不料，驰攻扬州、六合，括其粮以济军。复分兵攻国藩于安庆，彼必分军驰救。我今屯秣棱、溧水之师，乘虚击之，鲜不济矣。”秀成纳之，别遣伪纳王郝永宽、伪封王洪元春等自九狀洲渡江，窜越江浦、浦口者五六万。洪元春陷巢县、含山、和州，遂踞运漕镇、铜城闸、东关各隘，知无为州米足兵单，径扑州城。提督萧庆衍攻运漕、铜城，会彭玉麟水师焚毁三石卡，进破运漕镇，连覆陶家嘴、崑山冈寇垒，绕出铜城闸后。闸口寇冲围而出，冈东、闸西寇皆遁走。国荃遣军守东西梁山顾江隘，令李昭庆带五营自芜湖北渡援无为，以保皖南各军运道，国藩调李续宜、毛有铭移防庐州。赖文鸿、古隆贤等自广德、宁国窜入旌德，总兵朱品隆败之。解围去。其攻泾县之寇，亦被援军击退。先是昌化寇率众数万窜入绩溪，冀绝旌德防军粮路。唐义训会浙军克之。

十月，我军连复上虞、嵊县、新昌。宗棠屡攻龙游、汤溪、兰溪、岩州诸处，破垒卡三十余，惟附城诸垒不可破。寇以死守城，穴墙开炮，军士多伤亡。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后可攻金华。兰溪一水直达严州，必兰溪下，饷道通，而后可收严郡。此三城者，所请如骨之梗在喉也。十一月，寇窜太平、黟县，进陷祁门，将窥伺江西饶州、景德。宗棠恐阻粮路，檄军助剿，未至而祁门已克。魏喻义攻岩州，岩州形势，外通怀宁，内达杭州。宗棠援浙，谋首下岩州，而寇在三衢，图犯江西，断我饷道。乃先清衢郡。饬刘典攻兰溪以分寇势，踞寇伪朝将谭富与兰溪谭星为兄弟，互相首尾。喻义屯铜关，据险设卡。谭富纠桐庐、浦江诸寇屡来犯，喻义伏兵钟岭脚，歼寇前锋，寇惊还，闭城固守。是夜我军梯城而入，歼寇万余，立克府城，焚船三百余艘，获伪印二百九十三颗，余弃械投诚。是时，绍兴伪首王范汝增、伪戴王黄呈忠、伪梯王练业绅率大股由诸暨、东阳、义乌、永康西窜金华，号称十万，以援汤溪、龙游。分党窜武义，林文察败之。丹阳、句容寇窜镇江，冯子材督军大破于丁屯、薛屯诸处。寇踞常熟、昭文二县以窥江北。距城十八里有福山者，为江南重镇，与江北狼山镇对峙，由江入海之锁钥也。二县守寇钱桂仁、骆国忠、董正勤与太仓酋钱寿仁密通款我军，李鹤年攻城，寇约内应，国忠夜饮桂仁酒，就座斫杀伪冯天安钱嘉仁、伪逮天福姚得时，以城降。明日，会水师周兴隆破平福浒，白、徐六泾诸海口寇垒，进规太仓，而苏州内应事泄。谭永光众争常熟，招江阴，无锡寇六七万来会，又令杨舍寇乘隙陷福山。官军固守常、昭。

十二月，寇围而攻之，团勇溃。周兴隆告急，鸿章遣援，而江阴杨库寇已窜福山各口阻援师。遣常胜军及水师攻福山口河西寇垒不下。寇攻常熟急，西北门营垒已失，常胜军阻寇福山不得达。李鹤年攻太仓，寇援甚众，亦难骤进。鸿章增调浦东军由海道绕赴福山，会师援剿。鹤年等自望仙桥进攻太仓，败之。时蒋益沣攻汤溪不下，刘璈会攻兰溪寇垒亦失利，刘典合水陆进攻，寇坚伏不出。龙游、汤溪援寇适大至，乘间西趋扰江皖，益沣等迎击汤溪援寇于金华白龙桥，大创之。伪扶王陈得才、伪端王蓝成春、伪增王赖文光、伪顾王梁成富、伪主将马融初，皆陈玉成悍党也。玉成命北犯牵掣官军，而得才见庐州被围急，欲南援，为防军所扼，奔窜于河南、湖北、山、陕之间，与诸捻合，遂成流寇。

二年正月，秀成调集常州、丹阳诸寇屯江宁下关、中关，号二十万。自九狀洲陆续渡江，意欲假道皖北，窜扰鄂疆，截断江、皖各军运道，图解江宁之困，盖近攻不如取远势也。既渡江，陷浦口，李世忠退入江浦。伪匡王赖文鸿、伪奉王古隆贤、伪襄王刘官方纠合花旗广寇数万围泾县。鲍超自宁国驰援，诱之入伏，寇败还垒，而垒已为我军所焚，寇大奔、立解城围。及还军，而西河寇乘虚犯垒，见超帜，仓皇遁去。蒋益沣、康国器克汤溪，金华寇恃汤溪、龙游、兰溪三城为犄角，

我军攻汤溪，寇势渐蹙。伪朝将彭禹兰诣营乞降，益沣令内应，诱诛伪天将李尚扬等八名。是夜彭禹兰启西门纳军，杀九千余，城寇遂尽。伪戴王黄呈忠、伪首王范汝增、伪梯王练业绅自白龙桥退奔金华，龙游寇闻风而遁，左宗棠收之，刘典收兰溪，高连升等收金华。而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皆相继收复。

浙东败寇从于潜、昌化越丛山关，窜皖南绩溪，复逾箬岭，归旌得，并句容、太平大股麕集石埭，谋西上。建德大震，江西饶州、九江边亦急。刘典等克诸暨，谭星自浦江败后，窜踞桐庐，宗棠饬刘培元会水军合击之，遏其西趋。蒋益沣乘势进攻绍兴，提督叶炳忠会英、法军克之。败寇万余，与桐庐踞寇沿江筑垒抗拒，我军水陆合攻，遂复桐庐。萧山寇亦窜走，浙东肃清。

左宗棠遣益沣进攻杭州。先是杨辅清纠合群党，啸聚西河、红杨树、麟麟山一带，十余万人，以一大股抄出高祖山，先以一小队绕过山背，扬言上犯泾县，实欲图鲍超老营。二月，寇分三四万众围高祖山八营，鲍超分军三路，伏兵茯苓山傍以断其后。战逾时，寇哗乱奔，近茯苓山，伏起，寇骇惧，遂平高岭、周家桥、马家园、小淮窑诸垒。寇之由河西遁入湾沚者，为水师击败，并入梅岭、麟麟山。鲍超遣将分攻之，积尸若阜，并收复仰贤圩各处，余分道窜逸。伪怀王周逆等纠众窜至句容城外，会合丹阳伪效天义陈酋，图由九洑洲北渡。冯子材扼桥据险，分队进攻，直趋牧马口，沿村十余里卡林立，官军直突，屹不稍动。守备李耀光阵斩执旗寇，捣中坚，官军无不以一当百，立毁牧马口敌卡。东湖寇亦败溃，进毁南路柏林屯老巢，斩陈酋马下，即四眼狗玉成之叔也，寇骇奔，向西南窜走。

皖西寇犯休宁，分掠建德，西侵江西鄱阳、彭泽，东扰池州，围青阳，续由江浦县新河口迤逦西窜巢、含、全椒之间。南岸则金柱关，时踞皖南寇约有三起：一为胡、黄、古赖诸寇，即踞宁国、太平、石埭、旌德者也。一为花旗，此广东匪，前由广东、湖南、江西入浙、皖者也。一为谭星，即兰溪抗官军者也。徽防诸军纷纷告警。当曾国藩之视师东下也，寇攻常熟悉益急，谭绍光又益以炮船二百艘，突地攻城，降将骆国忠悉力扼守。鸿章遣军攻太仓、崑山分寇势，别遣英将戈登助剿福山，会潘鼎新等水陆军夺石城，夜毁城垒，翌日寇入西山，而福山火起，乃开门悉锐出击，寇尽溃，擒斩悍酋孝天义朱衣点。常熟、昭文城围立解。太平踞寇图祁门。江西军王沐败寇于徽州屯溪。草市寇再败于严寺街、长林、潜口等处，死近万人，退奔休宁、蓝田一带，西通渔亭。未几，寇复进踞潜口，祁门防军御之黟县渔亭，大破之，阵斩伪天将刘官福。

寇之初起也，禁令严明，听民耕种，故取江南数郡之粮出金柱关，江北数郡之粮出裕溪口，并输江宁，今耕者废业。烟火断绝，寇行无人之境，而安庆、芜湖、庐州、宁国、东西梁山、金柱关、裕溪口，暨浙之金华、绍兴，山川筋络必争之地，寇悉丧失，我军足制其死命。昔年寇之所至，筑垒如城，掘濠如川，近乃日近草率，群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败不相救，识者知其亡无日矣。

寇复由宁国绕出青阳，分扰建德、东流。三月，由东流犯江西彭泽，进逼祁门。由建德窥饶州，犯梅林营垒。刘典督军败之，遂大破潜口寇屯。徽州、休宁解严。乃赴渔亭，会克黟县。斩伪绚天义古文佑。追寇出岭外，平寇垒二十余，岭内一律肃清。太仓踞寇伪会王蔡元隆诈降郊迎，我军至城下，伏起，枪伤李鹤章，程学启殿军而退。鸿章檄戈登会攻太仓，克之。黄文金合许家山各处寇十余万，由祁门进逼，与参将韩进春血战四时。阵斩伪孝王胡鼎文，群寇夺气。

寇攻庐州，犯舒城。李秀成将由舒城、六安上窜，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掣我南岸之师以援北岸，掣我下游之师以援上游，皆为解金陵围计也。湖北为数省枢纽，曾国藩调成大吉回屯滠口，檄水师赴武汉严防。秀成来犯石涧埠，进逼我军，昼夜猛攻，相持不下。寇复于前营增百垒，层层合围。彭玉麟派队来援，会军夹击，尽平群垒，秀成遁走。其犯庐江、舒城者悉败走。悍寇马融和自豫间道犯桐城。我军败之三里街，遁往孔城，与秀成合而为一。秀成遣伪富天豫张承得等围六安，败死，六安者淮南要冲也。余寇走庐州，鲍超追击，会攻巢县，先破东关、铜城闸二隘，遂克其城。金山、和州相继皆下。

李待贤自金陵败遁，纠悍党数万屡犯金柱关，花津、上驷渡、万顷湖、涂家渡及燕子矶、伏龙

桥、护驾墩、湾沚、黄池诸处寇垒，皆为我军所覆。自是寇不敢轻渡西岸，遁溧水、丹阳一带。四月，水师杨政谟袭破杭州闸口寇船，登岸进毁望江门寇垒，寇大震，急招新城寇还救。蒋益沣进攻富阳，富阳一城为杭州上游关键，贼严防御，船垒相辅。杭州援寇屯新桥，与城寇相为犄角。秀成令陈炳文等舍苏州、常、昭，急援富阳，并纠苏、常、嘉兴悍党由余杭趋临安，窜新城，扰富阳军后路，魏喻义等督兵进击，寇复乘雾分道攻扑新城，大败，向临安遁走。伪慕王谭绍光、伪来王陆顺德等率大股犯太仓双凤镇，攻崑山后路，图解城围。我军鏖战三昼夜，破之。伪天将夏天义率悍党数万久踞崑山、新阳县城，鸿章督率程学启、戈登会水师大破崑山寇垒二十四，毙万余。有正义镇者，为苏城援崑山必由之路，学启攻之，破石垒二。寇见归路已断，夺路狂奔，遂进克同城崑山新阳。王沐自黟县回援景德，寇败于陈家畈、包家霞，窜安宁岭外。

时江宁攻围久，百计欲解城围，既分股由徽、宁窥伺江西，由含、和一带图犯湖北，而由湖北下窜之捻，自蕲水分为四枝，一回窜黄州，一扑宿松，越潜、太，以扑庐、桐。寇、捻句合，凶焰甚张。此皆李秀成所规画也。我军克复福山后，江阴县属扬库汛为江边险要，寇纠众死守，以蔽江阴。我军水陆会攻，斩赵尚林等，立复汛城，而澼北、澼西、塘市屯寇均弃遁还无锡、常州。我军克复建德，连复巢、含、和三城。于是皖北寇全遁，皖南寇势亦衰。

初，秀成自六安败后，率众东窜，声言回救苏州。国荃急争江宁老巢，攻其必救，使城下之寇不暇远趋苏郡，而北岸之寇亦不敢专注扬州。乃率军分六路并进，潜袭雨花台及聚宝南门石垒，肉薄登城，遂夺雨花台，乘胜猛攻东、西、南各卡九垒，皆克之。群溃奔，我军追击于长干桥，蹙入水者无数。未几，城寇出，又败退，毙六千余，寇势从此衰减。秀成在江北，闻雨花台失，益惶惧，又以崑山新克，苏州亦受逼，乃与诸伪王改图南渡。于是天长、六合、来安次第解围。而寇之分踞乔林小店者，冒雨掠舟，喧阗不绝。五月，浦口寇弃城遁走，而江浦寇忽献书乞降，鲍超等察其诈，引军急进，水师次江浦。寇闻风亦宵遁，九洑洲伪城踞寇闭门不纳，寇骇窜芦苇中，溺死者无算。江浦、浦口两城寇，尽蹙之入江，江北肃清。

曾国荃连日破平下关、草鞋夹、燕子矶，收宝金圩，距芜湖。金柱关百里内已无寇踪。进攻克九洑洲，寇之在中关者，附城为垒，卒不稍动。其坚踞九洑洲者，下有列船，上有伪城，群炮轰发不息。复于东、西、南三面分伏洋枪阴，伺间出击，我军多损伤。彭楚汉等负创角战，乘风纵火，夜二鼓，扑墙而入，聚歼无一脱者。九洑洲既克，谋者谓浙军攻富阳，沪军攻苏州，江宁亦宜速合围，使备多力分。国藩亦主合围制敌为上策。秀成南渡后，连营于江阴、无锡数十里，声言援江阴攻常熟。鸿章督诸军攻破七十五垒，顾山以西寇皆尽。

寇自失九洑洲，下关江上接济已断，粮食渐乏，谍赴苏州、嘉兴，力图接济。秀全以城围日逼，留秀成共守老巢，缓援苏州。六月，秀全遣党出仪凤门犯鲍超营，出太平门犯刘连捷营，不克而退，犯下关，亦为我军击却。八月，国荃攻印子山，破其石垒，阵斩伪佩王冯真林。明日，破七桥瓮石垒一、土垒三，伪梯王练茶发伏诛。国荃调江浦、浦口防军，别募万人，为火举围城之计。是日程学启会水师逼娄、葑，规取苏州。

初，建德南窜寇败于汪村，伪匡王赖文鸿创而堕马。群寇卫之遁。越二日，复败于分流木塔曹家渡，自是浮梁北路稍靖。先是黄文金纠合诸酋由皖入江。分扰鄱阳、浮梁、祁门、都昌境内，每为我军所扼，不得深入。乃折而西趋湖口，分三路：上路由文桥，中路由梧桐岭，下路由太平关，而文桥寇势最盛，文金亲踞其中。寻自文桥扑犯坚山大营，江忠义会诸军直前迎击，破其七垒，文金窜皖南，江西肃清。

文金绕越池州围青阳。八月，富阳寇与新桥寇互相犄角，抗我围师。蒋益沣督诸军日夜轰击，先破寇援，毁倚城大垒及大小诸卡，城寇不支，逃入新桥，城立复。我军复由鸡笼山绕出新桥，并力追杀，寇垒悉数芟夷。江阴踞寇日久负嵎，我军攻之，势渐蹙。是月，陈坤书及潮武齐区五大股众十余万分道来援，亘数十里，西自江边，东至山口，沿途扎木城十余，其中营垒大小百余，守御坚固。我军水陆分攻，郭松林潜自山后噪而入，纵横冲突。铭传直捣中坚，寇大溃。有内应者，夜三鼓，梯城而入。伪广王李恺顺坠水死，遂克其城。

秀成自江宁返苏，谋解城围，与程学启、戈登战苏州宝带桥，败北，奔至盘门。我军毁沿途诸卡，秀成率大股来争，我军力击败之。初，寇于娄门外附城筑十九垒，学启屯外跨塘，炮力不能及寇垒，乃移壁永安桥，城中出夷人百余，发炸炮助之。未几，寇分门大出，水陆军力御，寇败退。学启以寇垒既多且固，不得前。而城东南宝带桥为太湖锁钥，寇立石营一、土营三，悉力拒守，遂谋先破之以挫其势。乃分水陆军三路，先破土营，寇弃垒走，石营亦旋溃。秀成亲率援师抵御，学启督军却之。我军攻无锡贼，败之芙蓉山。伪潮王黄子隆出拒，再败走。刃及其肩，几成擒。郭松林追及城下，破平西北两城垒，烧寇船百余艘。

蒋益沣既克富阳，移师杭州，康国器趋余杭。伪归王邓光明、伪听王陈炳文、伪享王刘酋及伪朝将汪海洋，于附城要隘筑垒树棚，自前仓桥、女儿桥、老人畈、东塘、西溪埠、观音桥、三墩，直至武林门、北新关，横至古荡，连营四十余里，以拒我军。海洋自杭州上援余杭，为我军击败。寇旋由前仓渡河，结垒西葛村，我军再击走之。我军攻杭州江干十里街，破街口寇垒。我水陆军大举攻青阳。初，黄文金在都昌、湖口等处战败而东，遂略地池州，直薄青阳城外，近城半里，环筑六十六垒。又数里，筑七十余垒。曾国藩调水陆军进攻，江忠义督所部渡河，从山后缘岩而上，骤攻寇磊，寇纠众抄我军后路，忠羲挥众荡决，寇败若潮涌，平一百三十余垒，殄万余，寇遁归石埭一带，城围立解。

李侍贤、林绍璋等合股内犯，由无锡南门至坊前梅村三十里。高桥大股亦分众七八千人扰至西高山，出芙蓉山后。城寇出北门犯塘头东亭。官军分路迎剿，设伏诱击，寇大乱，败走，陆寇歼诛迨尽，夺寇船六十余、民船五百余。秀成自苏州率伪纳王郜云官、伪来王陆顺德、伪趋王黄章桂、伪祥王黄隆芸、伪纪王黄金爱来援，进逼大桥角营。夷酋白齐文以轮船大炮为寇前驱，李鹤章以连珠喷筒破之。寇水陆皆败，毙万余。别股犯缑山，亦败走。秀成子及宿祥玉、黄隆芸皆溺死，秀成顿足大哭。程学启再败寇于齐、娄、葑三门，追至护城河边始敛军。

九月，杭州城寇大出，由蛮头山、凤凰山、九耀山、雷峰塔犯我军新垒，蒋益沣督诸军迎击，大破之。我军进壁天马山、南屏山、翁家山。时杭寇凶狡者，以邓光明、汪海洋为最，陈炳文次之。其计以杭州为老巢，以余杭为犄角，均赖嘉兴、湖州之援，便资其接济。嘉兴人杭之路，则在余杭，故我军议先克余杭，扼截嘉、湖之路，以并合围。蒋益沣一军逼扎凤山、清波各门，扼其西面。余杭一城已围其东南，而北路无重兵，两城之寇往来如故。

寇自大桥角战败，势渐蹙。秀成纠无锡、溧阳、宜兴贼八九万、船千余艘，泊连河口。而自率悍党踞金匮县后宅，连营互进。李鹤章谓寇以河为固，不宜浪战，宜结营制之。我军垒败坊前、梅村、安镇、鸿山之寇，而寇之大股全集西路，志在保无锡以援苏州。郎中潘增玮进攻蠡口、黄埭之策，程学启乃与戈登攻破蠡口，进击黄埭，毁其四垒，擒斩伪天将万国镇。五龙桥者在宝带桥西五里，由澹台湖鲇鱼口达太湖以通浙之要隘也。学启率戈登会水师先后破寇六营。于是我军扎永安桥而娄门路断，札宝带桥而葑门路断，克五龙桥而盘门、太湖之路又断。寇乃句结浙党。图扑吴江，以扰我后。学启率水陆军击破嘉、湖援寇，擒斩伪贵王陈得胜及悍党四十余，追至平望，断其桥。从此攻苏之军无牵掣之患。

伪平东王何明亮等以刘典屯绩溪，不克上犯徽、歙，遂由宁国千秋关窜浙江，陷昌化，扰于潜。其前窜广德者，复折踞孝丰。刘典遣军出绩溪昱岭关援剿。江宁军自攻克江东桥、上方桥，而城东数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桥，曰双桥，曰七桥瓮，稍远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门、高桥门，迤南则为秣陵，以至博望镇，皆金陵外辅也。国荃以东路未平，不能制寇死命，令诸军东渡。提督萧衍庆过河破五垒，城寇出争，击退之，遂克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右路方山、土山之寇亦弃垒而奔。七桥瓮踞寇仓皇欲遁，而城中忽出大股来援，两军相搏，总兵萧孚泗乘夜纵火，寇冒火突出，遂克七桥瓮。其博望镇，总兵朱南桂已先五日袭取之。博望镇既失，则秣陵关之势孤。七桥瓮既失，则中和桥之势孤。总兵伍维寿等南略秣陵关，寇弃垒奔溃。自是钟山西南无一寇巢。

伪奉王古隆贤诣朱品隆降，收复石埭、太平、景德三城，徽州肃清。余寇窜踞宁国、广德、孝丰之间，势甚涣散。宗棠伤刘典由昌化、于潜趋临安，进剿孝丰，为规取湖州之地。十月，易开俊

克宁国县城。自是东坝黎立新上书请为内应，建平张胜禄上书请献城池。鲍超等遂合趋东坝，绕垒环攻。杨辅清从乱军中逸出，寇立献伪城。东坝既克，建平张胜禄等即于是日斩伪跟王蓝得仁，举城降，而溧水寇杨英清亦缴械降，遂收二城。国荃克淳化镇、解溪、龙都、湖墅、三岔镇等隘，毁寇垒二十余。江宁城东南百里内寇巢略尽。

苏州军自黄埭攻浒墅关，破王瓜泾、观音庙寇垒，直抵浒墅，击走伪来王陆顺德，进毁十里亭。虎丘、枫桥寇皆遁。蹑至阊门，寇大恐。李鹤章败寇无锡鸭城桥，破西仓寇垒，直抵茅塘桥。李侍贤调常州陈坤书来援，城寇黄子澄出迎，我军纵击败之。秀成闻浒关已失，退屯北望亭，谋返苏州老巢。坤书还走常州，侍贤遁宜兴、溧阳，我军乘之，下寇垒百余。鸿章督军攻娄门寇。苏州四年自我军克要隘，乃于胥、葑、娄等门凭河筑垒数十，娄门外石垒尤坚。至是我军由南北岸而进，秀成等突出娄门拒战，程学启与常胜军分队以应，援寇遁入城。水师会攻娄葑门外寇垒二十余皆下。我军连克齐盘门各垒，三面薄城，寇众恟惧，而秀成及谭绍光犹图固守，他酋郜云官等皆有贰心，密请于鸿章乞反正，许之。学启、戈登单舸见云官等，命斩秀成、绍光以献。而云官不忍杀秀成，许图绍光。秀成觉之，涕泗握绍光手为别，乘夜率万人自胥门出走嘉善。郜云官杀谭绍光。率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均，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起发、张大洲、汪环武、汪有为，开齐化门迎降，鸿章受之。云官等未剃发，要总兵、副将等官，并请自领其众屯守盘、齐、胥、阊四门。程学启虑其不可制，密请于鸿章诛之，立复苏省。

秀成以轮船炸炮越无锡水师北窜。十一月，李鹤章克同城无锡、金匮，追擒黄子隆与子德懋并诛之。刘秉章等攻浙西，平湖寇陈殿选献城乞降。连日乍浦贼熊建勋、海盐＜□氵段＞浦贼皆反正。十二月，秀成留苏州败党分布丹阳、句容间，自率数百骑潜入江宁太平门，苦劝秀全弃城同走。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令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饥死可立待也！"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成以秀全恋老巢不肯去，非口舌所能争，乃贻书溧阳约李侍贤，锐意走江西。

初，寇自咸丰十年破江宁长围，迭陷苏、常、嘉、湖，上窜江西、湖北，掳胁溃兵、游匪以百万计，尽得东南财赋之区，日以强大。自去岁屡战屡败，各城精锐散亡不下十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我军截杀解散又十数万。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秀全惊惶失措，赖秀成回江宁主持守局。而秀成以苏州为分地，事急回援。今巢穴已失，党羽又孤，踉跄而走，随行仅两万余人，欲赴金陵，解围无术。力劝秀全突围上窜回粤，以图再举。常州陈坤书、溧阳李侍贤皆听秀成为进止，而杭州陈炳文系安徽人，邓光明湖南人，闻秀成有回粤之谋，皆不愿从，秀全亦屡劝不听。

国荃自四月间掘地道，至是始成，而寇附城筑墙号"月围"，下穿横洞以防隧道。故城崩，而犹阻月围横洞不能克。刘铭传进攻常州西路，奔牛踞寇邵南伦，罗墅湾踞寇夏登山、万锡阶，石桥湾踞寇张邦振皆诣我军乞降，收众万六千人。惟孟河贼尚踞汛城。辄出犯降人垒，铭传一鼓下之。潘鼎新克屿城，李鸿章等破常州东门、南门石垒。明日，张树声傍城东北筑垒，破小门、土门。连日嘉兴、桐乡、石门寇犯屿城，海宁寇犯澉浦、海盐，伪章王林绍章自句容援常州，均为我军击走。

程学启克平望镇。平望东连嘉兴，西接湖州，南通杭郡，为苏浙枢纽，浙寇精锐多聚守此，今被我军攻克，嘉兴藩篱已失，踞寇夺气。寇犯镇江甘棠桥张文德垒，冯子村等助击破之，斩李秀成养子伪冈天义黄酋。十二月，伪会王蔡元隆献城降，左宗棠受之，改名元吉。海宁濒海，为杭州东北屏蔽。元吉拥众，致攻杭之师未能合围。今幡然附款，杭州之势益孤，东北两面围渐合。嘉兴贼伪荣王廖发受呈降书，程学启虑有狡谋，诫军严备。杭州踞寇伪听王陈炳文遣人诣降，而无降书，宗棠趣蒋益沣攻城益急。

秀成会李侍贤犯江西，既以溧阳至饶州浮梁数百里处处乏食，虑裹粮疾趋为难。因趣侍贤持二十日粮，道长兴、广德、宁国入江西，先踞腴区待已。于是侍贤遣党西窜，行甚疾。曾国藩遣军屯休宁，沈宝桢遣军屯婺源、玉山拒之。四月，川督骆秉璋破贼天全，生擒伪翼王石达开，磔于市。自洪秀全倡乱，封五伪王：冯云山、萧朝贵皆败死，杨秀清、韦昌辉自相贼杀，石达开避祸出奔，自树一帜，历犯浙江、福建、两湖、两广诸省，并扰及滇、黔，蓄意入川，以图窃据，至是为川军

擒戮。凡伪五王前后皆诛灭矣。

三年正月，蒋益沣饬降人蔡元吉袭桐乡不下。桐乡为杭、嘉要道，益沣遣将分屯东北门。伪朝将何培章来降，遂收桐乡，令培章率降众屯乌镇、双桥，阻杭、嘉道，绝寇粮。湖、杭寇皆来争，击走之。我军进屯嘉兴，联络苏师，规复郡城。广德、宁国寇窜犯浙江昌化，副将刘明珍不知寇众寡，进击，创矛，退扼河桥。寇寻分党：一窜徽州绩溪，一窜淳安，谋渡威坪河进窥遂安。时侍贤上犯，冀冲过徽州，就食江西。其大势趋重遂安，扰及开化马金街，其地与休宁、婺源、常山、玉山接壤。王开琳自徽州进遂安，连破寇于中州昏口。黄少春驰入县城，败寇遂安城北，蹙入郭村，歼之。寇后队仍由章村窜昏口，少春击破之新桥，开琳复绕出昏口败之。其窜往开化华埠仅千余。

侍贤句合黄文金及广德余党由宁国上窜，陷绩溪，退踞雄路、孔灵等处，图扑徽州。唐义训自徽州出札吴山铺，败之，毁雄路寇馆。援寇至，我军奋击，再破之，县城立复。鸿章派郭松林、戈登等攻宜兴、荆溪，寇开城出拒，枪子伤松林右肘。我军屯三里桥，与常胜军会击，伪代王黄精忠由溧阳来援，拚死相扑，我军屹立不动，以洋枪排击之，寇死伤相继，无退志。我军三路包抄，寇始夺路狂奔，城寇势益不支，开西门而逸，遂复两县城。是城濒太湖西岸，当江、浙冲道，为常郡后路。自是常郡寇益蹙，苏州、无锡之防益固。

戈登进围溧阳。溧阳为李侍贤老巢，又江宁后路要隘。常州、金坛在其北，句容、丹阳值其西，长兴、广德当其南，面面寇巢，前与鲍超东坝、溧水之师相隔绝，后距李鸿章常州军亦稍远。孤军深入，李鸿章戒戈登慎进止。寻溧阳酋吴人杰降，戈登复其城。郭松林等进攻金坛，败伪列王古宗成、伪襄王刘官方于杨巷。是时常州陈坤书合丹阳、句容之寇十余万，由西路绕出常州之北，日犯我军，李鹤章督军击败之。寇以我军城围日紧，分犯江阴、常熟、无锡，以图分我兵势。李鹤章撤围师，坚守勿战，别调军援三县。李鹤章等寻解无锡城围。江阴守将骆秉忠与杨鼎勋等内外夹攻，寇亦败走，乃并趋常熟，北自杨舍、福山，南自颜山、王庄，数十里皆寇。黄翼升会同城军夹击，克王庄、颜山、陈市寇垒，追杀二十余里。寇由由大河回扑常熟，水师截之，首尾不能相顾，掩杀无算。常熟之围立解。

初，秀成入江宁说秀全出走，不听，秀成忧粮食不继，遣党百计偷运。国荃约杨岳斌水陆巡逻，遇奸民运米入城，辄夺之。秀成遣养子李士贵率党数千出太平门赴句容接粮入城，伏兵要之，寇弃粮走。国荃锐意合围，江宁城延亘百余里，自我军驻师雨花台，夺取附近诸隘，东、西、南三面为官军所据，惟钟山石垒未克，城北两门尚未合围。秀成自将出钟山南。攻朱洪章营，败退登山。沈鸿宾等挟火球箭掷垒中，寇突火跳，遂克钟山石垒，寇所署伪天保城者也。国荃分檄诸将屯太平门、洪山、北固山，塞神策门，余玄武湖阻水为围。于是江宁四面成包举之势，寇援及粮路皆绝。

二月，寇以运粮路绝，日驱妇孺出城以谋节食。城西北多园圃，豫种麦济饥。初，程学启进攻嘉兴，破小西门、北门寇营，歼除净尽，擒伪天将刘得福、慕天义贾慕仁。而湖州寇屡窜南木、坛邱、四亭子、新塍，思犯盛泽、平望，以图嘉兴，不得逞。又犯盛泽，围王江泾后路营，亦为我军所败，而城守甚固，我军多伤亡。又遇雨不能进攻，学启急思复嘉兴，分门攻击，增筑月墙，寇拚死抗拒。又以地雷巨炮轰蹋城垣百余丈，击毁炮台，贼争负土填城缺。湖州贼又自新塍来援，学启会军猛攻，肉薄登城，丸创其首，部将大愤，纵横刺射，寇众溃，遂克嘉兴。伪荣王廖发受、伪挺王刘得功皆伏诛。援寇黄文金还湖州。

寇之分窜江西者，叠经我军截杀，阑入金溪。道员席宝田由安仁驰击，复其县城。寇由沪溪趋建昌，宝田会军败之，寇蔓延于新城、南丰。提督黄仁翼进攻新城，克之，余窜入福建建宁县境。南丰之寇亦经宝田击败，斩伪天侯张在朋，寇弃垒狂奔，退至城下，合围攻之。

蒋益沣克杭州，康国器等同日收余杭，寇分窜德清、武康等处。宗棠饬军分路进取。三月，罗大春等各率所部扑垒环攻，降人杨芸桂开门迎纳官军。援贼回斗，炮击之，败走。德清寇鏖战四时亦大败。武康、德清皆复。我军进逼石门，踞寇邓光明降。其图窜孝义之寇，亦截杀无算。鲍超等会克句容，伪汉王项大英、伪列王方成宗皆伏诛。伪守王方海宗遁金坛、宝堰，宝堰南距金坛城四十五里，北达丹阳。方海宗与垒伪显王袁得厚合谋阻进兵之路，鲍超攻之，闭垒不出。乃负草填濠，

一跃而入，寇向金坛、丹阳遁去。

鲍超进攻金坛，设伏茅山，大败追寇，城寇丧胆，启南门遁走，遂复其城。败寇二三千，屯踞南渡，伪植王林得英约会常州西路孟河、吕城诸寇，欲由金坛归并广德，同踞南渡。鸿章檄道员吴毓芬等会水陆军分三路夜袭其巢，阵斩林得英及秣天安黄有才等，殄寇殆尽。其攻丹阳者，为镇江、扬州防军，援寇一由常州运河，一由江阴孟河大至，詹启纶、张文德会击败之，援寇退屯丹阳东北一带。丹阳一城多聚巨酋，伪然王陈时永为陈玉成叔父，伪来王赖桂芳为洪秀全妻弟。因其内哄，我军乘之，陈时永创仆，斩之。其党自缚赖桂芳及伪广王李恺瞬、伪列王金友顺、伪梁王凌郭钧、伪邹王周林保，并伪义安福、燕、豫诸目，献军前乞降，皆骈诛，遂克其城。至是常州、镇江各属俱告肃清。

寇自德清、武康、石门克后，李侍贤及伪听王陈炳文、伪康王汪海洋等仍坚踞湖州。是时浙江惟湖州、长兴、安吉三城未下，湖州寇于附城二三十里修筑坚垒，复于长兴、安吉各隘连营数十里，相为犄角。高连升击之于湖州境，寇分窜昌化、分水，防军刘明珍截斩数百。李侍贤绕越老竺岭，窜皖南绩溪，复间道走歙西，窜屯溪。陈文炳、汪海洋由歙北窜浙境，分犯淳化、遂安。遂安防军截击歙南小川，窜寇败还杨村。唐义训等进剿失利，于是岭内遍地皆寇，徽、休、祁、黟岌岌难保。寇前队由龙湾、婺源窜江西，后之续至者络绎不绝。国藩调石埭、青杨防军入岭援徽，檄鲍超率全军援江西。

陈坤书之踞常州四年矣，自苏军力攻，以炸炮毁城，寇死守，取旧棺败船堵城阙，以枪炮拒我军。时城西寇垒二十里夹河环列，刘铭传等攻破十四垒，余垒皆不战而溃，而河干寇垒二十余又为张树声等所破，于是寇西道皆绝，惟小南门、西门附城十余垒，我军复击平之。陈坤书塞门不纳败党，恐官军夺入，悍贼皆死城下。城围既合，筑长墙，伏奇兵，备大举，水陆军发炮轰城，风烟迷漫，寇如坠雾中。俄，城坏数十丈，寇以人塞撰口，炸丸迸裂，人与砖石齐起天际，然旋散旋集，盖苏省各路败寇，积年麋聚于此，犹图万死一生计也。鸿章益挥军迫登，我军偕藤牌喷筒直前，寇倾火药，以长矛格刺，军士十坠六七。龚生阳突入，擒陈坤书，周盛波擒伪列王费天将，战城上良久，寇大溃，绝城出者复为我军所歼，我军亦死亡千数百人。常州之失以咸丰十年四月初六日，越四年而复，日月皆不爽，亦一奇也。陈坤书凌迟处死，枭示东门。

时常州败寇窜徽州，我军击破之。余窜江西，围玉山，副将刘明珍等，阵斩珊天安等，毙寇二千。李侍贤越金溪犯抚州河东湾，猛攻东门，为我军击退。忽突起攻桥，环呼城中内应，冀乱我军，刘于淳炮毙多名，余遁金溪，城围立解。伪列王林彩新窜江西弋阳，我军追抵湖西，挥军抄击，寇败窜黄沙港。对岸杨家坡寇党从上游渡寇千余来援，诸军沿河截击，鏖战逾时，寇始蹙，多落水死。

侍贤等先后由浙犯徽，由徽入江西。江阴杨舍及常州城外之寇，由丹阳、湖州上窜徽南，其酋为林彩新及伪麟王朱某、伪爵潘忠义等，从昌化进老竹岭，阑入歙境。唐义训伏兵钟塘岭后，以五营进，遇寇大战，伏起，歼其前锋。时金国琛等行抵富阳，隔河而屯，寇众列山冈上下，我军俟寇涉水将半，突出奋击。唐义训尾而至，夹击之，寇不支，遁向黄山小路。我军驰抵五弓桥，再败寇，因循河埋伏兵。寇正渡时，伏突起，寇大惊乱，生擒林彩新等十名，阵斩潘忠义等十四酋，死亡者二万余人。

是月，洪秀全以金陵危急，服毒死。群酋用上帝教殓法，绣缎裹尸，无棺槨，瘞伪宫内，秘不发丧。其子年十六，袭伪位。秀全生时即号其子为幼主，或曰本名天贵福。其刻印称洪福，旁列“真王”二文，误合为“瑱”，其称洪福瑱以比，然谛观印文，实“真主”二小字，非真王也。

时湖州寇方窜湖滨杨溇大钱口，潘鼎新分军屯南浔，而寇恃长兴为声援。长兴在湖州西，毗连宜兴、溧阳及广德州。宗棠贻书鸿章，移嘉兴之师助攻长兴。鸿章遣诸军分道往取，水师入夹浦口。五月，鼎新进扎吴溇，水师破平夹浦石垒。鼎新连破吴溇、殷渎村，毁其卡垒。郭松林毁长兴城东上莘桥、跨塘桥寇垒。湖州、广德、四安寇率数万分路来援，依山筑垒，绵亘林谷。松林等击湖州援寇，刘士奇击广德、四安援寇，寇垒悉平毁，歼溺万余人。而湖北广德寇复添拨大股折回，我军乘贼众喘息未定，合力痛剿，追杀二十余里，寇乃远遁。我军乘夜攻城，以炸炮轰蹋城垣十余丈，

松林等首先冲入，遂复长兴县城。

江西贵溪盛源洞等处寇分踞小巷一带，筑垒修卡，我军饬炮船驰赴黄土墩，以枪炮击之，寇仓皇败窜，水陆诸军扑卡而入，擒斩多名，寇大溃。贵溪寇垒一律肃清。浙军进规湖州，攻复孝丰县城，生擒伪感王陈荣，毙千余。是月伪扶王陈得才等合捻窜扰孝感、云梦等县。

上以江宁垂克，而河南捻犯麻城、皖城，深入江西，恐掣全局，趋国荃迅取金陵。国荃进攻钟山龙脖子，寇所称地保城也。我军自得伪天保城后，城寇防守益严。是城扼建要害，寻为李祥和所破，国荃筑炮台其上，日发巨炮轰击，居高临下，全城形势皆在掌中。六月十六日，国荃饬诸军发太平门地雷，蹋城垣二十余丈，前敌总兵李臣典、朱洪章等九人先登，诸将分门合力，攻克江宁省城，获伪玉玺二方、金印一方。是夜，寇自焚伪天王府，秀成携秀全幼子从城垣倒口遁去，并以己马与之乘以行。国荃令闭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余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余。最后城西北隅清凉山伏寇数千出与官军死战，卒歼之。其伪天王府妇女多自缢，及溺城河而死。国荃派马队追至淳化镇，生擒伪烈王李万才。其自城破后逸出者，洪秀全之兄伪巨王、伪幼西王、伪幼南王、伪定王、伪崇王、伪璋王悉为马队杀毙。萧孚泗搜获李秀成及洪仁发、洪仁达于江宁天印山，搜掘洪秀全尸于伪宫，戮而焚之。国藩亲讯秀成等，供谳成，骈诛于市。

七月，鲍超连克东乡、金溪，杨岳斌等连克崇仁、宜黄，潘鼎新会克湖州，杨昌浚等克安吉，斩伪驸马列王王徐朗。寇并窜广德、长兴，守军吴毓芬克四安镇，刘铭传克广德。初，秀全幼子自江宁出亡，悍党卫至州城。至是城克，伪昭王黄文英等挟之走宁国。八月，唐义训等败湖州余寇于歙县，歼酋目伪幼孝王等九人。连日刘光明等大破寇于昌化、淳安，伪堵王黄文金、伪偕王谭体元伏诛。李远继挟秀全幼子奔江西广信，于是浙江平。

初，秀全幼子及黄、李诸酋由宁国趋昌化之白牛桥，谭酋及伪乐王之子莫桂先、伪首王范汝增等由宁国趋淳安威坪，约同窜徽境，众尚十数万。刘光明击白牛桥寇，黄酋中炮死，弟文英代领其众，踉跄西奔。黄少春斩谭体元于洪桥，并诛莫桂先等酋百五十余人。刘明珍率所部由淳化上趋，值黄文英、李远继来犯，明珍偕魏喻义等分兵御之，创黄文英于阵。李远继挟秀全幼子遁至徽、歙之交，寇由建口渡河，我军乘其半济击之，大溃，斩伪列王邱国文等，收降卒六千余。余党向绩溪而逸。其已渡建口者，窜至遂安，黄少春等复击走之。伪列王刘得义、萧雅泗等率二万人投诚。洪氏势益孤，乃由遂安昏口遁走开化，窜入江西。

九月，鲍超击伪康王汪海洋于宁郡，大破之，擒斩伪朝将王金瑞等百二十余人。席宝田追剿湖州逃寇，大歼于广昌白水岭，擒伪干王洪仁玕、伪恤王洪仁政及伪昭王黄文英，皆伏诛。沈葆桢克雩都、会昌，练勇克瑞金。宝田追寇于石城，游击周家良搜获秀全幼子于黄谷，槛致南昌省城，诛之。各路官军截剿余寇殆尽，于是洪氏遂灭。

论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余年，用兵至十余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托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清史稿卷四七六　列传第二六三

循吏一

白登明汤家相　任辰旦　于宗尧

宋必达陆在新张沐张坝陈汝咸

骆钟麟崔宗泰　祖进朝赵吉士　张瑾

高荫爵　靳让崔华周中鋐刘棨

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给。世祖亲政，始课吏治，诏严举劾，树之风声。圣祖平定三藩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瑸、郭琇、赵申乔、陈鹏年等，皆由县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于斯为盛。世宗综核名实，人知奉法。乾隆初政，循而勿失。国家丰亨豫大之休，

盖数十年吏治修明之效也。及后权相用事，政以贿成，蠹国病民，乱萌以作。仁宗矫之，冀涤瑕秽。道、咸以来，军事兴而吏治疏。同治中兴，疆吏贤者犹能激扬清浊，以弥缝其间。然保举冒滥，捐例大开，猥杂不易爬梳。末造财政紊乱，新令繁兴，簿书期会，救过之不遑。又迁调不时，虽有洁己爱民者，亦不易自举其职。论者谓有清一代，治民宽而治吏严，其敝也奉行故事，实政不修，吏道媮而民生益蹙。迨纪纲渐隳，康、雍澄清之治，邈焉不可见。观此，诚得失之林也。《明史》所载，以官至监司为限，今从之。尤以亲民为重，其非由守令起家者不与焉。

白登明，字林九，奉天盖平人，隶汉军镶白旗。顺治二年拔贡，五年，授河南柘城知县。时大兵之后，所在萑苻啸聚。登明治尚严肃，擒诸盗魁按以法，境内晏然。悯遗黎荒残，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十年，考最，擢江南太仓知州。厘赋税，除耗羡，雪诸冤狱，访察利弊，所摘发辄中。邻境有冤抑，赴诉上官，辄愿下州为理。海滨居民因乱荡析，登明召民开垦，复成聚落。是年九月，海寇犯刘河堡，登明尽力守御，寇不得逞，遂退。十六年，海寇破镇江，由江宁败走，急攻崇明。巡抚蒋国柱治兵策应，欲遣告师期，莫敢前。登明独驾一艘夜半往，缒城入，众知援至，守益力，寇乃遁。

刘河北支有朱泾者，宋范仲淹新塘遗迹也，久淤塞。登明请于上官，疏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复令大开刘河六十里，于是震泽在北诸水悉导入海，旱潦有备，为一郡利。先是寇急时，需饷无出，以云南协饷应之，卒为大吏所劾落职。州民列治状请留，弗得，坐废二十余年。

康熙十八年，会台湾用兵，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素知登明，代为入赀，疏荐，起授高邮知州。值岁旱蝗，继而大水，湖涨。决清水潭，筑堤御之。严禁胥吏克减，役者踊跃从事。次年复灾，再请蠲赈，劝富民分食，全活无算。时三藩初平，军檄犹繁。登明与民约，凡供亿驿夫，闻吹笳而至，免夺民时。上官有所征调，不轻给，然皆谅其清廉，亦无相督过者。以积劳卒官，贫无余赀，州人醵金以殓。入祀名宦祠，乡民多肖像立祠私祀焉。

时江南以良吏称者，汤家相、任辰旦、于宗尧，皆与登明相先后云。

家相，字泰瞻，山西赵城人。顺治六年进士。八年，授常熟知县。洁己爱民，厘剔耗蠹，抚恤凋残，善政具举。前令被劾逮问，家相左右之，力白其诬，以是忤巡按御史。时江南逋赋数百万，严旨夺各官职，家相坐免。士民争先输纳，不逾宿而额足，且以治状诉大吏，请留，勿获。既而给事中周之桂疏上其事，十三年，起授湖北南漳县。县居万山中，寇盗窟穴，时出肆掠，戕官，人咸危之。家相下车，即令坚壁清野。寇大至，家相谓同城守备曰："寇众我寡，当效罗士信破卢明月法，可胜。"密授方略，寇果堕伏中，遂擒其魁党马成、孙信辈，斩首数百级。寇大创，远遁。于是招流亡，修学校，教养兼施，垦田六百余顷。筑永泉、八观诸堰，民赖其力，邑以大治。疆吏交章荐之，以病乞归。

辰旦，字千之，浙江萧山人。顺治十三年进士。康熙初，授上海知县。清苦自励，敏于听断，数决疑狱，豪猾敛迹。催科以时，不大用鞭朴，百姓感其仁，输纳恐后。濒海防军将撤，密请行期，故邀军主欢饮，宣言期须少缓，次日令下，促急行。乃厚其牛酒，道上劳军，军无敢迁延他顾，居民帖然。黄龙浦为吴淞江入海要口，建闸屡圮。故事，修闸必筑坝，费不赀。辰旦仿浙人为梁法，度基广狭，约丈尺伐石，识其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复广左右护堤，约水就道，十阅月而工成。不病役，不糜帑，邑人颂之。县田没水者六千亩，赋额未除，输者率破家。前令屡勘虚实贸乱，至是巡抚慕天颜疏请复勘。辰旦喜曰："是吾志也。"日往来泥沙中，按旧册履丈，厘其荒者，阅二月，费皆自办，俸不足，出银钏棉布偿之。籍上，得减除额征有差。十八年，举博学鸿儒，放还故官。复以良吏荐，入为给事中，论事切直，改大理寺丞。母忧归。旋以前廷推事诖误落职，卒于家。

宗尧，字二巍，汉军正白旗人，广西总督时曜子。以荫入监读书。康熙七年，授常熟知县，年甫十九。兴利除弊，勇于为治，老于吏事者勿逮也。时漕政积弊，粮皆民运，往往破家。宗尧议定官收官兑之法，重困得苏。其征粮则戒期令各自输，胥吏莫由上下其手，民便之。兴文教，戢豪强，救荒疗疫，皆以诚恳肫挚出之，四年如一日。以劳致疾，卒于官，年二十有三耳。民为罢市，醵金

发丧，遂葬之虞山南麓，题其阡曰“万民留葬”。

宋必达，字其在，湖北黄州人。顺治八年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土瘠民贫，清泰、怀德二乡久罹寇，民多迁徙，地不治。请尽蠲逋赋以徕之，二岁田尽辟。县治濒河，夏雨暴涨，城且没。祷于神，水落，按故道疏治之，自是无水患。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自福建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群贼响应。宁都故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必达曰：“古有保甲、义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守仁破宸濠尝用之矣。”如其法训练，得义勇二千。及贼前锋薄城下，营将邀必达议事，曰：“众寡食乏，奈何？”必达曰：“人臣之义，有死无二。贼本乌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营将遂率所部进，贼少却，必达以义勇横击之，贼奔。已而复率众来攻，巨炮隳雉堞，辄垒补其缺，随方备御益坚。会援至，贼解去。或言于巡抚，县堡砦多从贼，巡抚将发兵，必达刺血上书争之，乃止。官军有自汀州还者，妇女在军中悲号声相属，自倾橐计口赎之，询其姓氏里居，护之归。

县初食淮盐，自明王守仁治赣，改食粤盐，其后苦销引之累，必达请以粤额增淮额，商民皆便。卒以粤引不中额，被论罢职，宁都人哭而送之，饯贻皆不受，间道赴南昌，中途为贼所得，胁降不屈，系旬有七日。忽夜半有数十人持兵逾垣入，曰：“宋爷安在？吾等皆宁都民。”拥而出，乃得脱。

既归里，江西总督董卫国移镇湖广，见之，叹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为若咨部还故职，且以军功叙。”必达逊谢之。既而语人曰：“故吏如弃妇，忍自媒乎？”褐衣蔬食，老于田间，宁都人岁时祀之。越数年，滇寇韩大任由吉安窜入宁都境，后令万蹶生踵必达乡勇之制御之，卒保其城云。

陆在新，字文蔚，江南长洲人。康熙五年，以策论取士，在新夙讲经济，遂得举，除松江府学教授，教诸生以质行为先，其以金贽者却之，用不足，知府鲁某分俸助之。巡抚汤斌察其廉勤，以卓异荐。是岁江南七府一州诸长吏被荐者独在新一人，时以此服斌之知人。二十五年，擢江西庐陵知县，严重有威，境内贴然。誓不以一钱自污，钱谷耗羡，革除都尽。傍水设五仓，便民输纳。建问苦亭于衙西，访求民隐。时裹粮历山谷间，劳苦百姓，轸其灾患而导之于善。召诸生，考德论艺，如为校官时。设四门义学，刻《孝经》、《小学》颁行之。二十六年，江溢，民多溺。在新急出钱募民船往救，躬自倡率，出入洪涛中，全活无算。以受前官亏帑盈万无所抵，忧卒。初赴官时，子孔奂在京师，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从之。卒之日，鬻书数箧以敛。庐陵人为罢市三日，请祀名宦祠，长洲人亦以乡贤祀之。

张沐，字仲诚，河南上蔡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授直隶内黄知县。县苦赋役不均，沐令田主自首，不丈而清。严行十家牌法，奸宄敛迹。大旱，自八月不雨至明年九月，民饥甚。沐力筹赈，捐赀为倡，劝富民贷粟，官为书其数，俟秋获取偿，人争应之，民免转徙。沐为政务德化，令民各书“为善最乐”四字于门以自警。著《六谕敷言》，俾人各诵习，反覆譬喻，虽妇孺闻之，莫不欣欣向善。五年，坐事免。十八年，以左都御史魏象枢荐，起授四川资阳县，途出内黄，民遮道慰问，日行仅数里。既抵任，值吴三桂扰泸州，相去数百里，羽檄如织。城中人户不满二百，沐入山招抚，量为调发，供夫驿不缺。滇事平，以老乞休。

沐自幼励志为圣贤，初官内黄，讲学明伦堂，请业恒数百人。汤斌过境，与语大悦，遗书孙奇逢，称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沐因以礼币迎奇逢至内黄讲学，俾多士有所宗仰。及在资阳，供亿军兴之暇，犹进诸生诲导不倦。退休后，主讲汴中，两河之士翕然归之，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沐之自内黄罢归也，值登封令张埙兴书院，偕耿介同讲学，为文纪其事，一时称盛。

埙字牖如，江苏长洲人。以官学教习议叙知县。康熙十七年，授登封县，单骑之任。途中与登封吏同宿逆旅，吏不知也。至县三日，拜岳，誓不取一钱，不枉一人。衙前树巨石镌曰“永除私派”。设柜，民自封投，无羡折。招集流亡，督之耕种，相其土宜，课植木棉及诸果实。大修学宫，复嵩阳书院，宋四大书院之一也，延耿介为之师。导诸生以程、朱之学。自县治达郊鄙，立学舍二十一所。课童子，以时巡阅，正句读，导之以揖让进退之礼。间策蹇驴历诸郊问所苦，有小争讼，辄于阡陌间决之。西境有吕店者，俗好讼。埙察里长张文约贤，举为乡约，俾行化导，浇风一变。里长申尔瑞负课且受杖，路拾人输税金，返之，宁受责，不利人财，埙义之，旌其门。乡民高鹏举死，

妻孟年少，舅欲强嫁之，孟哭夫墓将自缢，埙适微行，问其故，给以银米劝还家而免其徭，岁时存问，俾终其节。县故多胥役，时狱讼日鲜，奸伪无所容，诸胥多自引去。其更番执事者，退则操耒耜为农，以在官无所得钱也。开萼岭二百里，复古轘辕路。建古贤令祠，修鄢公墓，崇祯末为令守城抗贼死者也。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大书“官清民乐”于门。耿介尝叹曰：“年来嵩、洛间，别一世界矣！”二十二年，以卓异荐，擢广西南宁通判。去之日，民遮道哭，立祠于四乡，肖像祀焉，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宁，未几，乞归。母丧，服除，赴京师，卒。

陈汝咸，字华学，浙江鄞县人。少随父锡嘏讲学证人社，黄宗羲曰：“此程门之杨迪，朱门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会试第一，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福建漳浦知县。民好讼，严惩讼师，无敢欺者。县中赋役故责户长主办，版籍混淆，吏缘为奸。汝咸躬自编审人丁，各归现籍。粮户自封投纳，用滚单法输催，以三百户为一保，第其人口多寡供役。五年一编丁，而役法平。吏胥以不便挠之，大吏摇惑，汝咸毅然不回，奸人无所施技。民乐输将，赋无逋负。

俗轻生，多因细故服断肠草死，挟以图财，力惩其弊，令当刑者掘草根赎罪。禁舁神疗病，晓示方证，自制药以济贫者。毁学宫伽蓝祠，葺故儒陈真晟、周瑛、高登诸人所著书表章之。归诚书院，乃黄道周讲学地，为僧据，逐而新之。无为教者，男女群聚茹蔬礼佛，籍其居为育婴堂。西洋天主教要大吏将于漳浦开堂，却止之。修文庙，造祭器，时会邑中士绅于明伦堂讲经史性理诸书。设义学，延诸生有学行者为之师。修朱子祠。教养兼旋，风俗为之一变。会大水骤涨，几及城堞，舆钱登城，多为木筏，渡一人与钱三十，人皆以钱助拯，活者数千。多方抚恤，虽灾不害。

土寇伏七里洞，将入海，发兵击之，走山中。密招贼党，诱擒其渠曾睦等，余党悉散。又擒海盗徐容，尽得贼中委曲，赦其罪，责以招抚。诸盗归诚，海氛遂清。汝咸任漳浦凡十有八年，大吏因南靖多盗，调使治之，县民请留不得，搆生祠曰月湖书院，岁时祀之。汝咸至南靖，诸盗自首就抚，开示威信，颂声大作。

四十八年，内迁刑部主事，擢御史。疏言：“商船出海，挂号无益，徒以滋累。”又言：“海贼入内地，必返其家。下海劫掠，责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踪迹，责之本籍县令；当力行各澳保甲。”会海盗陈尚义乞降，汝咸自请往抚。圣祖命郎中雅奇偕汝咸所荐阮蔡生往，尚义率其党百余人果就抚，擢通政使参议。五十二年，奉使祭炎帝神农、帝舜陵，并颁赍驻防兵。遍历苗疆，审度形势抚驭之策。历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少卿。五十三年，命赴甘肃赈荒，徒步穷乡，感疫，卒于固原。漳浦士民闻之，奔哭于月湖书院，醵金置田，岁祀不绝。著有《兼山堂遗稿》、《漳浦政略》诸书。

缪燧，字雯曜，江苏江阴人。贡生，入赀为知县。康熙十七年，授山东沂水县。时山左饥，朝使发赈，将购米济南。燧以路远往返需日，且运费多，不便。请以银给民自买，当事以违旨勿听。燧力争以因地制宜之义，代草疏奏请，得允。既而帑金不足，倾囊以济之。洊饥之后，民多流亡，出私钱为偿逋欠，购牛种，招徕复业。因捕剧盗已获复逸，被议归。寻复官。

三十四年，授浙江定海县，故舟山也，设治未久，百度草创。海水不宜谷，筑塘岸以御咸蓄淡，修复塘碶百余所，田日增辟。缮城浚濠，葺学宫，建祠庙，役繁而不扰。地瘠民贫，完赋不能以时，逾限者先为垫解，秋后输还。旧有涂税，出自渔户网捕之地，后渔涂被占，苦赔累，为请罢之。地故产盐，无灶户，盐运使屡檄设厂砌盘，官为收卖。燧持不可，请仿江南崇明县计丁销引，岁完盐税银四十二两有奇，著为例。学额多为外籍窜冒，援宣平县例，半为土著，半令他县人认垦入籍以充赋。又以土著不能副额，扩建义学，增廪额以鼓舞之，文教兴焉。民间日用所需，多航海市诸郡城，关胥苛索，请永禁，立石海关。海屿为盗薮，随监司历勘，凡羊衢、下八、尽山、花脑、玉环、半边、牛韭诸岛，权度要害措置之，盗风顿戢。同归域者，海上死事诸人瘞骨处，捐赀修葺，建成仁祠，以劝忠义。

历权慈谿、镇海、鄞县及宁波府事，皆有惠政。擢杭州府同知，未任。五十六年，卒于定海。士民援唐王渔、宋赵师旦故事，留葬衣冠，奉祀于义学，名之曰蓉浦书院，蓉浦，燧自号也。遗爱久而不湮，光绪中复请祀名宦祠。燧任定海前后二十二年，赐四品顶戴，赐御书。后虽擢官，迄未离任。时朝廷重守令，循良多久于其职。陈汝咸治漳浦十有八年，陈时临治汝阳亦二十年。一邑利

病，无所不知，视如家事，故吏治蒸蒸日上云。

时临，字二咸，浙江鄞县人。少从陈锡嘏学，得闻证人书院之教。家贫，游京师。三藩之变，从军叙功，授湖南城步知县。父忧归，庐墓三年。康熙三十年，起授河南汝阳县，兵乱之后，风俗大坏，民不知丧礼。时临为斟酌古今所可通行者，衰绖聚饮之风以息。杨埠有支河，久淤，浚复其旧，民获灌溉之利。河南诸县多食芦盐，独汝宁一郡食淮盐，芦商欲并之，时临谓："芦盐计口而授，不问其所需之多寡，以成额给之，是厉民也。吾不能为河南尽革其害，反徇商人意以害境内乎？"力争得止。巡抚徐潮亟称之，于是前后诸大吏皆以为循吏当令久任，数报最，数留之。时临亦与民相安于无事。后擢兵部主事，宦橐萧寥，临行，百姓扶老载弱相送数十里。逾年，以病乞归，卒。

姚文燮，字经三，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福建建宁府推官。建宁俗号犷悍，以睚眦仇杀者案山积，文燮片言立剖，未数月囹圄为空。有方秘者，杀方飞熊，前令已谳定大辟。文燮鞫得飞熊初为盗，尝杀秘一家，既就抚，秘乃乘间复仇，不可与杀平人等，秘得活。大吏谓文燮明允，凡疑狱辄委决之。有武弁被杀，株连众，文燮仅坐数人罪。大吏骇曰："此叛案，何遽轻率？"文燮曰："某所据初报文及盗供也。"盖乡民逐盗，弁适遇之，从骑未至，为盗所杀而盗逸，营中执为民叛杀弁。文燮检得初报文，而盗亦获，自供杀弁，故得其情。

时耿氏建藩，其下多怙势虐民，贷民钱而夺其妻女。文燮悉使讦发，为捐募代偿，赎归百数。奉檄主丈田事，建宁环郡皆山，民依山凿田，每陡峻不能施弓绳，文燮授吏勾股法，计田广狭，增减为亩，区画悉当。值边海修战船，或拟按户口出钱，文燮上陈疾苦，筹欵以代，民乃安。秩满，报最。康熙六年，诏裁各府推官，去职。

八年，改直隶雄县知县。浑河泛溢，浸城，文燮修城筑堤，造桥利涉者。邑贡狐皮为民累，条上其弊，获免。地近京畿，膏腴多圈占为旗产，文燮为民争之。旗人请于户部，遣司官至，牵绳量地，绳所及，民不得有。文燮拔刀断绳，司官见其刚直，词稍逊。未几，有旨退地还民。团练屯丁，以资守望，盗贼屏迹。报垦地，蠲耗羡，减盐引，恤驿政，拊循疮痍，民庆更生。

擢云南开化府同知，摄曲靖府阿迷州事。吴三桂叛，文燮陷贼中。密与建义将军林兴珠有约，为贼所觉，被系，乘隙遁，谒安亲王岳乐军中。王以闻，召至京，赐对，询军事甚悉。滇寇平，乃乞养归。

黄贞麟，字振侯，山东即墨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十八年，授安徽凤阳推官，严惩讼师，阖郡懔然。大旱，祷雨未应，贞麟曰："得无有沉冤未雪，上干天和乎？"于祷雨坛下，立判诸大狱，三日果雨。江南逋赋案兴，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各逮绅民百余人系狱候勘。狱不能容，人皆立，贞麟曰："彼逋赋皆未验实，忍令僵死于狱乎？"悉还其家。及讯，则或舞文吏妄为注名，或误报，或续完，悉原而释之，保全者五百家。

河南优人朱虎山，游食太和，发长数寸，土猾范之谏与咎姓有隙，诬以藏匿故明宗室谋不轨。事发，江宁推官不敢问，以委贞麟，贞麟力白其诬。逮至京师复勘，刑鞫无异，乃释咎姓而治之谏罪。颍州民吴月以邪教惑众，株连千余人，贞麟勘多愚民无知，止坐月及为首者。捕人索财于水姓，不得，指为月党，追至新蔡杀之。乡人来救，并诬为月党。抚镇发兵围之，系其众至凤阳。贞麟廉得实，惩捕而尽释新蔡乡人。其理枉活人类如此。旋以他事解官，得白。

康熙九年，改授直隶盐山知县，地瘠而多盗，立法牌甲互相救护。有警，一村中半守半援，盗日以息。清里役，逃亡者悉与豁除，不期年，流民复业数百家。十二年，旱，谓父老曰："大吏使勘灾者至，供给惟官是责，不费民一钱。"及秋征，吏仍以旧额进。贞麟曰："下输上易，上反下难。待准蠲而还之，反覆间民必受损。"立令除之。又永革杂派陋例，民皆感惠。内擢户部山西司主事，山西闻喜丁徭重，力请减之。监督京左、右翼仓，因失察侵盗罢职，卒于家。

骆钟麟，字挺生，浙江临安人。顺治四年进士副榜，授安吉学正。十六年，迁陕西盩厔知县。为政先教化，春秋大会明伦堂，进诸生迪以仁义忠信之道。增删《吕氏士约》，颁学舍。朔望诣里社讲演，访耆年有德、孝弟著闻者，见与钧礼，岁时劳以粟肉。立学社，择民间子弟授以《小学》、《孝经》。饬保伍，修社仓。莅狱明决，所案治即势豪居间莫能夺，人畏而爱之。县城去渭不十里，钟麟

行河畔，知水势将南浸，议自览家寨迤东开复故道，众难之。康熙元年夏，大雨，渭南溢，且及城，斋沐临祷，自跪水中，幸雨止，水顿减，徙而北流者数里。兼摄兴平、鄠两县，兴平豪右分为部党，前令不能治，廉得其状，收案以法。奏最，内迁北城兵马司指挥，复出为西安府同知。

八年，擢江南常州知府。常州、县赋重，科条繁多，吏缘为奸。钟麟立法钩稽清逋，吏受成事而已。属邑岁例馈漕羡三千金，钟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峻却之。诸漕卒咸敛手奉法。

初，钟麟在盩厔以师礼数造李颙庐，至是创延陵书院，迎颙讲学，率僚属及荐绅学士北面听。问为学之要，颙曰："天下之治乱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学术。人心正，风俗移，治道毕矣。"钟麟书其言，终身诵之。已而江阴、靖江、无锡诸有司争礼致颙，颙为发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说，士林蒸蒸向风，吏治亦和。

九年，大水，发仓廪，劝富人出粟赈，民无荒亡。十年夏，大旱，葛衣草履，步祷不应，责躬吁天，言知府不德累民，涕泣并下。寻丁母忧，士民乞留，不可。既归，连遭父丧，以毁卒。郡人论贤有司知治体必首推钟麟。先钟麟守常州者，祖重光、崔宗泰，皆有名。其后有祖进朝，政声尤著。重光官至天津巡抚。

宗泰，奉天人。顺治初，授松江府同知，以敏干称。擢常州知府，政尚严厉，善钩距，吏民惊为神明。十三年，大兵征闽，过郡久驻，人情恇扰，宗泰先期储偫，纤悉备具。有游骑入村落，逐妇女溺水死，宗泰夜叩营门，白将军缚置之法。时时单骑巡行，遇小有剽夺，隶传呼"崔太守来"，皆引避去，民得安堵。令甲，府漕以推官监兑，推官懦而卫弁横。宗泰自请于漕督，檄之监兑，盛骑从，带刀＜⿰革建＞临仓，弁卒悚惧，竟事无哗。寻以事左迁福建延平府同知。后乞免归。

进朝，亦奉天人。以荫监起家。康熙二十三年，由部郎擢授常州知府，有惠政，以失察镌级去，士民呼吁于巡抚汤斌，请留进朝。斌上疏言："进朝履任未一载，操守廉、治事勤，臣私心重之。顷缘失察法宝事降调，常州五县士民辄号泣罢市，赴臣请留，日不下数千人。臣谕以保留例已久停，士民谓常州四十年未有爱民如进朝者，其减繇轻耗，兴学正俗，戢奸除暴，息讼安民，穷乡僻壤，尽沾惠泽。朝廷轸念东南，如江宁府知府于成龙，特恩超擢，吏治丕变。进朝操守才干可与成龙颉颃，而独以一眚被谪，士民攀留，言之泣下，臣不知进朝何以感人之深如此。臣受事四日始获法宝，是受事之日，已为失察之日，且当候处分，何敢代为渎奏？惟臣蒙恩简畀封疆大任，属吏之败检者得纠劾之，廉能者不能为之一言，非公也。民情皇皇如是，而不为之解慰安辑，非仁也。畏罪缄默而使舆情不上闻，非忠也。敢据情陈奏。"章下部议，格不行。圣祖谕曰："设官原以养民，汤斌保奏祖进朝清廉，百姓同声恳留，可从所请，以劝廉吏。"进朝复任。未几，以老疾乞免，民恒思之不置云。

赵吉士，字天羽，安徽休宁人，寄籍杭州。顺治八年举人。康熙七年，授山西交城知县。县居万山中，地产马，饶灌木，时禁民间牧马，停南堡村木厂，民困，往往去为盗。武弁路时运贪而扰民，民杀时运作乱，与大同叛将姜瓖合，连破诸邑。及瓖诛，余盗匿山中。吉士到官，定先抚后剿之策，有投抚者，给示令招其党。詗知群盗阴事，选乡兵，得技优者百人。令绅户家出一丁，与民均役。分夕巡城，行保甲法，匿贼者连坐，邻盗相戒不入境。

时交城多抗赋，河北都者赋倍他都。吉士往谕朝廷德意，勖以力耕勿为盗，众悚息。日暮寝陶穴中听讼，左右多贼党，吉士阳若勿知，诘朝深入，察其形势。最险者曰三坐崖，东西两葫芦川绕其下。塞葫芦口，则官军不得登。吉士默识之而还。交山贼杨芒林、芳清等时出肆掠，九年春，吉士入山劝农，抚姜瓖旧卒惠崇德，询得二杨所在，命二卒立擒至，杖系之。贼渠任国铉、钟斗等纠众尾之不敢发。会有陕西叛弁黄某入葫芦川与国铉合，吉士谋间之，遣山民持书付国铉等，伪误投黄所，黄得书疑国铉等，率众去。国铉等既失黄弁，无所恃，有投诚意。静乐盗李宗盛踞周洪山，遣其党赵应龙劫清源，吉士遣惠崇德入山说国铉等，令献赵应龙可免罪。国铉与宗盛绐应龙缚付崇德，应龙恨为所卖，尽发诸盗阴谋。吉士会兵剿宗盛，复遣崇德往说国铉等使无动，遂擒宗盛，贼党益涣。

十年，廷旨下总督治群盗，期尽剿绝。吉士曰："交山剧贼不过十余人，其它率乌合，一闻尽剿，

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为贼用。今靖安堡初复，请协兵三百以驻防为名，克期入山，可一战擒也。”靖安堡者，近葫芦口三十里，昔以屯兵，吉士就废垒新筑之。守备姚顺率兵至县，吉士约期进屯。先期七日置酒大享客，夜半，席未散，吉士上马会师，疾驱四十里至水泉滩。分三队，一袭东葫芦，一袭西葫芦，自偕姚顺进驻东坡底，为两葫芦要道。东西贼援并绝，国铉等为内应，呼曰：“官兵入山矣！”两葫芦贼皆走上三坐崖。吉士遣人至崖下语之曰：“汝等良民，毋为贼胁，官且按户稽丁，不在即以贼论。”众乃稍稍去，仅存二百余人。分兵要贼去路，贼四窜，被获颇众。分搜巢穴，纵降贼，质其妻子，俾捕他贼以自赎。入山旬有六日，盗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终不附贼者三十七家，赍以羊酒，立为约正；其素不与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编其籍入都图。自后交山无贼患。吉士初患山路险阻，命每都具一图，鳞比为大图，召父老询径途曲折注之，以次及永宁、静乐邻县诸山。每获贼，善遇之，因得诸贼踪迹。上官知其能，不拘以文法，用卒成功。

治交城五年，百废俱举，内迁户部主事，监扬州钞关，擢户科给事中。忌者劾其父子异籍被黜，寻补国子监学正。四十五年，卒，祀交城名宦祠。

张瑾，字去瑕，江南江都人。康熙二年举人。十九年，授云南昆明知县。时吴三桂初平，故军卫田隶藩府者，征租量丰歉收之，事平沿为额，民不能供。又军兴后官司府署器用皆里下供应，而取给于县，故昆明之徭，尤重于赋。瑾请于大吏，奏减其赋，不可；乃疆画荒地，招流亡，给牛种，薄其征以济军卫之赋。一年垦田千三百余亩，三年得万余亩。又均其徭，里蠹无科派，奸民无包收，诸侵渔弊皆绝。民旧供县公费日十金，瑾曰：“吾食禄于君，不食佣于民。”革之。总督曰：“陈仲子之廉，能理剧乎？”又问：“今家几何人？”对曰：“子一，客与仆各二。”瞷之，信，皆惊异。自公费除而上之取给者亦减。

昆明池受四山之水，夏秋暴涨，怒流入闸河。沙石壅塞，水乃溢。浸瀕池田，岁劳民力浚之。晋宁州境毘于昆明，受东南诸箐之水，旧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议凿之以通闸河。瑾按地势为图白之曰：“闸河独受昆明之水，已不能吐纳，沙石旁溢为害，岂可更受晋宁水乎？且其地高若建瓴，沙石荦确尤甚，殆不可治。”台司持之坚，则指图争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于死！”总督范承勋曰：“令言是也。”议遂寝。

县有止善、春登、利城诸里田，坳垤错出，不旱则潦。瑾廉得旁近有白沙、马裒、清水三河，可资蓄泄，年久湮塞，率民浚治。三月河复，田以常稔。大小东门外旧皆市，兵后为墟，盗贼窟其中。为创造室庐，以居流亡，移城中骡、马、羊诸市实之。货廛牧场相比，盗遂绝迹。安阜园者，故藩囿也，请耕之以食孤贫废疾而无告者。

是时上官多贤者，每倚信瑾。兵备道欲以流民所垦田牧马，求之期年，不与，久亦称其直。将军仆杀人，按察使置酒为请，阳诺之，退而正其罪。巡抚仆子谋夺士人聘妻，即县庭令士人行合巹礼，判曰：“法不得娶有夫之妇，妇乘我舆，婿乘我马，役送之归，有夺者治其罪。”时人作歌诗以传之。初至，滞狱以百数，断讫皆当。后一省疑狱辄付瑾治，屡有平反。居三年，病卒。士民图其像藏之，请祀名宦祠。

江皋，字在湄，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八年进士，观政刑部。父病，乞养归。丧除，授江西瑞昌知县。故事，岁一巡乡堡、校户籍，敛舆马费，皋罢之。县城近河，壖岸善崩，屡决改道，环城无隍，民病汲。皋出俸金，率先众力，筑坚堤，浚壅塞。水复其故，形势益壮，民居遂蕃。三藩叛，县界连湖南，土寇乘间起。皋曰：“吾民缘饥寒出此，迫之则走藉寇。”饬乡、保长开谕抚安，而密督丁壮巡查，屡擒其魁，盗遂息。居七岁，考最，迁九江府同知，寻擢甘肃巩昌知府。大军入蜀，治办军需。值岁除，檄征骡马千匹，茭刍器具，取具仓猝。皋策画便宜，供应无缺。士卒骄悍，所过渔夺百姓，皋遇，辄缚送军主，斩以徇，繇是肃然。

赵四岁，调广西柳州。时新收岭西，兵犹留镇。军中多掠妇女，皋白大吏，檄营帅，籍所掠送郡资遣，凡数百人。军饷不继，士哗哗将变，皋驰谕缓期，趣台司发饷，应期至，军乃戢。郡民王缵绪，故官家子，经乱，产为四奴所据，只身寄食僧舍。皋诘得之，悉逮捕诸奴。奴惧，纳二千金乞免，佯受之。讯伏罪，乃出金授缵绪，命奴从归，尽还其产，柳人歌诵之。太和殿大工兴，使者

采木，民大恐。长老言故明采木于此，僵仆溪谷，横藉不可数。皋曰："上命也，何敢匿讳！"使者至，令民前导，自控骑偕使者往视。巨木森挺绝巘，下临深谷。下骑，掖使者攀援以登，崖益峻，无侧足所。使者咋舌曰："是不可取。"还奏免役。民欢呼，戴上恩德。

寻被荐提学四川，以母丧解官。服阕，补陕西平庆道副使，迁福建兴泉道参政。以事左迁，旋以恩复职，卒于家。皋于广西声绩最著。其后称张克嶷、贾朴。

克嶷，字伟公，山西闻喜人。康熙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迁郎中。有狱连执政族人，诸司莫敢任，克嶷请独任之。内务府以其人出使为辞，克嶷钩提益急。牒问奉使何地、归何期，力请部长入告。事虽格，闻者肃然。出为广西平乐知府，瑶、僮杂居，盗不可诘。克嶷至浃月，以信义服苗酋。获巨盗二人，毙其一，宥其一，责以侦缉，终其任盗不敢窥。调广东潮州，属县贼蜂起，或称明裔，聚众千余人。克嶷疾驰至其地，命吏士速据白叶祁山，投疑兵，贼不敢逼。会夜半，大风起，简健卒二百斫其营，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噪出兵以助之，贼奔祁山，要击之，斩其渠魁三人，众散乞降。巡抚将上其功，克嶷曰："此盗耳，而称明裔，兴大狱，株连多，恐转生变。"乃以盗案结。郡有大豪戕亲迎者于路而夺其妻，克嶷微行迹而得之。狱成，当大辟。监司以督抚命为之请，曰："稍辽缓之，当有以报。"克嶷曰："吾官可罢，狱不可鬻也。"卒置诸法。或假亲王命以开矿，缚执之。其人出龙牌，克嶷命系之狱，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杀之。丁父忧归，遂不出。年七十六，卒。

朴，字素庵，直隶故城人。贡生。康熙二十三年，授广西柳州同知，有政声。思明土属负固抗官，大吏知其能，调任思明治之。夜遣健卒潜入山，焚贼寨，遂出降。署思明知府，土田州岑氏母子相争，土目陆师等搆之以为利，杀人千余。朴至切谕，母子俱感泣。师等聚众谋不轨，先慑以兵，单骑往，晓以祸福，乃听命。建明伦堂，设义学，代完寒士逋粮。民立生祠奉之。擢贵州平越知府，罣误去官。朴在广西，尝条上边事，巡抚彭鹏奇其才。四十年，诏举廉吏，鹏特疏荐，授江南苏州知府。与吏民相见以诚，屏绝请托，政声大起。四十六年，圣祖南巡，幸苏州，嘉其清廉为吴中最，擢江常镇道，吴民数千人遮道请留贤守，御书"宜民"匾额赐之。调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布政使参政，仍兼管苏州府事，从民愿也。革四府征粮例规，积弊一清。忤总督噶礼，摭事劾之，四十九年，去官。留吴门三年，归里卒。

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九年进士，授山东临淄知县。有惠政，以忧去。十九年，服阕，补直隶柏乡。兴水利，减火耗，禁差扰，民安之。县人大学士魏裔介为嗣尧会试座主，家人犯法，严治之，不少贷。又有旗丁毒殴子钱家，入县庭，势汹汹。嗣尧不稍屈，系之狱，移文都统讯主者，主者不敢承，具论如法。值岁饥，或言勒积粟家出粟，嗣尧曰："人惟不积粟，故岁饥则束手，吾方蕲令积粟家获厚利，何勒为？"已而蠲粟者众，岁不为灾。有言开滏阳河通舟楫者，巡抚于成龙使嗣尧往相度，嗣尧力持不可，谓："此河旱潦不常，未可通舟楫。即或能通，恐舟楫之利归商贾，挑浚之害归穷民矣。"事遂寝。

盗杀人于县界，立捕至，置之法。或毁于上官，以酷刑夺职。尚书魏象枢奉命巡视畿辅，民为申诉，事得白。于成龙复荐之，补清苑。嗣尧益感奋自励，屡断疑狱。人以包孝肃比之。二十九年，尚书王骘荐嗣尧清廉慈惠，行取，擢御史。三十年，出为直隶守道，持躬清介，包苴杜绝。遇事霆发机激，势要惮之。所属州县，肃然奉法。

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圣祖谕曰："学政关系人材，朕观陆陇其、邵嗣尧操守学问俱优，若以补授，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时陇其已卒，遂命嗣尧以参议督学江南。既莅事，虚衷衡校，论文宗尚简质，著《四书讲义》，传示学者。甫试三郡，以积劳遘疾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资致赙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

圣祖澄清吏治，拔擢廉明，近畿尤多贤吏，如彭鹏、陆陇其及嗣尧，当时皆循名上达，闻于天下。鹏及陇其自有传。又有卫立鼎、高荫爵、靳让，治绩亦足媲美。

立鼎，字慎之，山西阳城人。康熙二年举人，授直隶卢龙知县。地当两京孔道，驿使旁午，供张糗＜□米菁＞，悉自营办，不以扰民。先是县中征粮，勺秒以下，皆用升合量。纳草以银代，仍

抑价买诸民间。立鼎令输户含纳奇零，统归斛斗，征草则以本色输，民甚便之。兴行教化，奖拔士类，丕变其俗，尤以清廉著称。尚书魏象枢及侍郎科尔坤奉命巡畿内，至卢龙，已治具，不肯食，仅啜一瓯。曰："令饮卢龙一杯水耳，吾亦饮令一杯水。"诸大狱悉以咨之，立鼎引经准律，象枢大称善。于成龙之巡抚直隶也，尝迎驾于霸州，奏举循吏，以立鼎、陆陇其并称。嗣巡抚格尔古德以事至卢龙，谓立鼎曰："令之苦，无异秀才时。秀才徒自苦，今令苦而百姓乐，非苦中之乐乎？"疏荐立鼎治行第一，灵寿令陆陇其次之。内迁户部郎中，秩满授福建福州知府，以年老致仕归。教授乡里，以倡论道学为事。年七十有六，卒。

荫爵，字子和，奉天铁岭人，隶汉军。康熙初，谒选，授直隶蠡县知县。县多旗屯，居民田之半，佃者倚勋贵为奸利，持吏长短。河数决孟尝村，岁比不登，民大饥。荫爵至，曰："吾未暇理他政，且活民。"仓有粟二万石，请发以赈。牍再上，不许；请解官，乃许之五千石。荫爵曰："若今岁又恶，民不能偿，二万石、五千石等死耳，吾且活吾民。"乃尽发之。更出帑五百金贷民种麦。夏旱，蝗起，捕蝗尽。秋又大霖雨，河暴溢，率吏民冒风雨捍御，堤完而岁大熟，民乃安。某甲以财雄诸佃，多为不法，诬诸生为奴，而籍其田。按治得实，置之法。豪猾慑服，莫敢犯令。于是设义仓，置乡学，尊礼贤士，民大和悦。调三河，一以简易为治。或问之，曰："前令已治矣，何纷更为？"前令，彭鹏也。圣祖校猎至三河，问父老："高令与彭令孰贤？"对曰："彭廉而毅，高廉而和。"上称善，擢顺天府南路同知。于成龙问以捕盗方略，条上三事，略言："盗旗屯为逋逃薮，请严保甲首实之令，使无所匿，而平日能使之衣食粗足，则可不至为盗。"成龙韪之。会丁父艰归。成龙总督南河，筑界首堤，以属荫爵。堤成，上南巡阅工，召见，赐克食。起复补湖北德安府同知，累擢四川松茂道、直隶口北道，皆有惠政，卒于官。子其倬，官至大学士，自有传。

让，字益庵，河南尉氏人。康熙十八年进士，授浙江宣平知县。旱灾，请蠲甚力，巡抚张鹏翮以为贤。父忧去，服阕，授山西汾西。会亲征漠北，供张杜绝扰累，民力不足，请以正赋办治。行取，擢御史，数上疏言察吏安民，实行教养。圣祖谕曰："朕御极四十年，惟冀天下黎庶尽获安全，边疆无事。如靳让所言，必令家给人足，无一人冻馁，此非朕所可必者，恐其不过徒为大言。曩者钱珏、卫既齐亦曾为此言，及后用为大吏，皆不能自践其语。靳让曾为县令，其所为能如是乎？通州驿马事繁，著调为通州知州，果能如所言，朕即超用。"上意欲试之也，许其便宜启奏。让布衣羸马之官，皇庄、旗庄恣肆病民，绳以法，不少贷。私钱、私铸悉禁止。时禁河捕鱼，诬累平民，让分别治之。奸商藉权贵，势谋专卖麦豆及设姜肆牟利，并拒绝。上闻，皆韪之。会学政更替，命九卿举所知。上曰："朕亦举一人。"命以佥事督学广西。逾年，调浙江，除弊务尽，教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值南巡，召对，褒奖曰："汝不负朕举，朕将用汝为巡抚。"让以母老乞终养，赐御书"天庥堂"额以荣其母。寻母丧，以毁卒。

崔华，字莲生，直隶平山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六年，授浙江开化知县。政务宽平，建塾校艺，士争向学。县旧有里总，主赋税，横派滋扰，除之。又以虚粮为累，请豁于上官，未竟其事。十三年，耿藩乱作，县南垦户多闽人，竖旗以应，城守千总吴正通贼，陷城，露刃相逼。华从间道出，檄召十六都义勇郑大来、夏祚等，涕泣开谕，立聚万人，躬冒矢石，阅五日，城遂复。总督李之芳上其事，诏嘉之。

时闽寇方炽，分三路犯浙。衢州当中路之冲，县城再陷，惨掠尤甚，民无叛志。华率兵退保遂安，图恢复，时出有所擒斩。大兵扼衢州，久与贼持。十五年春，始遣将由遂安复开化，至秋，大破贼军。浙境渐清，流亡初集，积逋尤多。华图上遣黎困苦状，乞为请命，尽蠲十三年至十六年额赋。赎民之流徙者，俾得完聚。疫疠盛行，广施药饵，全活无算。

先后论功，十九年，擢江南扬州知府。值湖、河并涨，属县被灾者众，华加意抚恤。二十三年，命九卿举中外清廉之吏，廷推七人，外吏居其三，华为首焉。擢署两淮盐运使，军兴商困，乃权宜变通，令先行盐、后纳课，务与休息，商力苏而赋亦无缺。先是湖南诸府因兵蠲引三十九万有奇，至是有请补行蠲引者。华以两淮浮课重，又带加斤，若补蠲引，必致额售者滞销误课，力言不便，事得寝。三十一年，迁甘肃庄凉道，未行，卒。淮南祠祀之。

周中鋐，字子振，浙江山阴人。康熙中为江南崇明县丞。崇明故重镇，兵籍千人，欲预取军食于官，不获，殴刃哗噪。官吏咸避匿，中鋐独挺身前，宣布顺逆利害，感切耸动，众皆投械散。擢华亭知县，民有被诬杀人久系狱，中鋐立出之，而坐其实杀人者。提标兵庇盗，前令莫敢问，中鋐捕治置诸法，境内义安。四十三年秋，大霪雨以风，海水骤溢，漂数县。乃具衣糗棺槥救恤之，又为请赈蠲租，活民甚众。雍正四年，以催科不及格罢，县民万数遮言，上官闻于朝，得复职。

时左都御史朱轼被命修海塘，知中鋐贤，悉以事付之。塘成，丁母忧，民复吁留，中鋐先已擢松江知府，至是予假治丧，还视府事。五年，议浚淞、娄诸水，以中鋐署太仓知州，董其役。六年二月，筑坝于陈家渡，一再溃，与千总陆某昼夜冒险指挥，仓卒覆其舟，既殁而筑合。事闻，赠太仆寺少卿。

当中鋐令华亭时，奉贤犹隶境内，后析为县，中鋐适为知府，至是民怀其泽，奉以为奉贤城隍之神，岁时祈报，著灵异，长洲王芑孙为庙碑纪其事。道光七年，巡抚铁澍复浚吴淞江，疏请立庙江干。

刘棨，字韬子，山东诸城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三十四年，授湖南长沙知县，以廉明称。时讹言裁兵，抚标千人环辕门大噪，棨为开陈大义，预给三月饷，示无裁意，众乃定。总督吴琠以循良荐之。三十七年，擢陕西宁羌知州。关中大饥，汉南尤甚。州无宿储，介万山中，艰于挽运。棨请贷邻邑仓粟，约民能负一斗至者予三升，不十日挽三千石。大吏下其法赈他邑，咸称便。又奉檄赈洋县，移粟沿汉而下。棨先偏历审勘，克期给发，数日而毕。谓洋令曰：“此粟贷之官，倘民不能偿，吾两人当代任。”比秋大熟，洋县民相勉还粟，不烦催督。

始宁羌地苦凋瘵，棨为均田额，完逋赋，补栈道，修旅舍。安辑招徕，期年而庐舍萃集。山多槲叶，民未知蚕，遣人旋乡里，赍蚕种，募善蚕者教之，人习其利，名所织曰：“刘公绸。”士苦无书，为召贾列肆，分购经籍，建义塾，亲为讲解。

四十一年，擢甘肃宁夏中路同知，未赴，母忧去。以代民完赋，负累不能行，属弟代售遗产，不足，弟并以己产易金偿负。民闻之，争输金为助，却不受。服阕，补长沙府同知。入觐，奉温旨，试文艺于乾清门，即日擢山西平阳知府。裁汰陋例，蠲除烦苛，讼牍皆立剖决之。

四十八年，九卿应诏举廉能吏，以知府被举者，惟棨与陈鹏年二人。四十九年，擢直隶天津道副使，迎驾淀津，诏许从官恭瞻亲洒宸翰。棨因奏兄果昔官河间知县，奉“清廉爱民”之褒，乞赐御书“清爱堂”额，上允之。历江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五十五年，上询九卿，本朝清介大臣数人，求可与伦比者。九卿举四人，棨与焉。驾幸汤泉，又以棨治状语诸从臣，会廷推巡抚，共荐棨，上嘉纳之。以四川用兵，未轻调。五十七年，卒于官。

兄果，官山西太原府推官，有声。改河间知县，康熙八年，驾幸河间，问民疾苦，父老陈果治状，召见褒之。卒，祀名宦。棨子统勋、孙墉、曾孙锡之，并为时名臣，自有传。

陶元淳，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中举博学鸿词，以疾不与试。二十七年，成进士，廷对，论西北赋轻而役重，东南役均而赋重，愿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阅者以其言戇，置二甲。三十三年，授广东昌化知县，到官，首定赋役，均粮于米，均役于粮。裁革杂征，自坊里供帐始，相率以力耕为业。县隶琼州，与黎为界，旧设土舍，制其出入，吏得因缘为奸，元淳立撤去，一权量，定法度，黎人便之。城中居人，旧不满百家，至此户口渐蕃。元淳时步行闾里间，周咨疾苦，煦妪如家人。

琼郡处海外，军将多骄横，崖州尤甚。元淳尝署州，守备黄镇中以非刑杀人，游击余虎纵不问，且贪，索黎人献纳。元淳廉得其状，列款以上，虎私以金贿之不得，造蜚语揭之。总督石琳下琼州总兵会讯，元淳申牍曰：“私揭不应发审，镇臣不应侵官，必挫执法之气，灰任事之心。元淳当弃官以全政体，不能蒲伏武臣，贻州县羞也。”初鞫是狱，镇中令甲士百人佩刀入署，元淳据案怒叱曰：“吾奉命治事，守备敢令甲士劫持，是藐国法也。”镇中气慑，疾挥去，卒定谳，论罪如律。崖人为语曰：“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而总督卒因元淳倔强，坐不检验失实，会赦免。复欲于计典黜之，巡抚萧永藻初授事，曰：“吾初下车，便劾廉，吏何以率属？”为言于总督，乃已。

元淳自奉俭约，在官惟日供韭一束。喜接诸生，讲论至夜分不倦。屡乞病未果，竟以劳卒于官。昌化额田四百余顷，半沦于海，赋不及二千，浮粮居三之一，民重困。元淳为浮粮考，屡请于上官，乞豁除，无应者。乾隆三年，元淳子正靖官御史，疏以入告，竟获俞旨免焉。

廖冀亨，字瀛海，福建永定人。康熙二十九年举人，四十七年，授江苏吴县知县。值岁旱，留漕赈饥，不足，自贷金易米以济。士人感其诚，相率捐助，赈以无乏。吴中赋额甲天下，县尤重，冀亨减火耗，用滚单，民皆称便。知收漕弊多，拘不法者重治之，凡留难、勒索、蹋斛、淋尖、高扬、重筛诸害，埽除一清。太湖中有芦洲，或垦成田，或种莲养鱼，官吏辄假清丈增粮名以自利。冀亨曰："湖荡偶尔成田，未可久持，今增其赋，朝廷所得几何，而民累无尽期。"一无所问。初，冀亨莅任时，在吴人语之曰："吴俗健讼，然其人两粥一饭，肢体薄弱，凡讼宜少准、速决，更加二字曰'从宽'。"冀亨悚然受之。收词不立定期，民隐悉达。尝自谓讼贵听，听之明，乃能速决而无冤抑。在吴三年，非奸盗巨猾，行杖无过二十，盖守此六字箴也。

有庠生授徒盐商家，自刎死，勘得实。或有谤其受贿者，冀亨无所避，卒释盐商勿罪。东山巡检报乡人弑父屠嫂，未遂，自尽。冀亨方秉二烛阅其词，烛无风齐灭，知有冤。克日渡湖往验，大风，舟几覆，从者色变。冀亨曰："县官伸冤理枉而来，神必佑之，何惧！"须臾抵岸。讯得父故杀状，巡检得贿诬报，俱论如律。

冀亨既有声于吴，他县疑狱，往往令推治。会有宜兴知县诬揭典史故勘平民为盗，刑夹致死，冀亨奉檄按验。知县者总督噶礼之私人也，或告宜少假借，冀亨不为动。检踝骨无伤，原揭皆诬。狱上，噶礼屡驳诘。再三审，卒如冀亨议，以是忤总督。时巡抚张伯行以清廉著，深契冀亨，布政使陈鹏年尤重之。而噶礼不怿于伯行，尤恶鹏年。四十九年，鹏年被劾，并及冀亨，以亏帑夺职。逾年，噶礼败，冀亨始复原官，以病不赴选。及卒，吴人祀之百花书院。

冀亨殁后，家留于吴，入籍嘉定。曾孙文锦，嘉庆十六年进士，由翰林出为河南卫辉知府，有惠政，祀名宦。文锦子惟勋，道光十三年进士，亦由翰林为贵州镇远知府，抚苗有法，终贵阳府。

佟国珑，字信侯，奉天人，隶汉军籍。康熙三十年，由笔帖式授山东文登知县。县俗愚悍，有劝治宜严峻者，国珑曰："为政在诚心爱民，兴利除害，化导之而已，严峻非民之福也。"副将某以暱妓蚀饷，军大噪，夜半斩关出屯东郊。国珑闻变，单骑往谕曰："吾与军民同疾苦，有冤当诉我，何妄动为？"众犹汹汹，国珑当炮立，曰："吾不忍见尔曹族诛，请先试若炮。"众动色，曰："公廉明，军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国珑力任保全。究其故，得实。缚妓抶之，众泣拜而散，副将寻被劾去。

岁饥，奸民骚动，国珑历村墟，给赈抚，谕捕治凶渠，民赖以安。邑豪宋某以邻妇贷钱不偿息杀之。吏役得赂，皆为豪掩，又以千金贿国珑。国珑怒，覆验妇有重伤，鞫得其情，置豪于法。邑故濒海，副将林某缚商舶之泊岛屿者数千人，指为寇，国珑讯释之，别捕诛真盗四十余人。

五十年，擢山西泽州知州。岁祲，发常平仓以贷民，克期输还无爽。又减耗羡，革陋规，省徭役，平物价，民情大悦。国珑尝以论事忤太原知府，某某嗾人诬揭之，坐罢任。州民鸣钟鼓罢市，欲诣阙。既而得白，留原任。时平阳民变，巡抚檄国珑以兵往，国珑曰："是速之乱也。"单骑驰赴，民皆额手曰："佟公至，吾属无虑矣！"乃安堵受抚。五十九年，以疾乞免。后以所属高平令亏帑被逮，责偿万金，民感其惠，捐金投州库代偿其半云。

陆师，字麟度，浙江归安人。少负文名。康熙四十年进士，授河南新安知县。修学校，集诸生治经，童子能应试者免其徭，民兴于学。响马贼季国玉为患久，捕诛之。巡盐使者下县，取盐犯四十人。师曰："律以人盐并获始为犯，今勘犯止二人，何滥为？"父忧归，在途，有六七骑挟弓矢，驱牛车，载妇女三十余人，言归德饥民，某将军买以归者也。师叱止之，令官还妇女于其家，白将军收其骑卒。或谓已去官胡忤将军，师曰："知县一日未出境，忍以饥民妇女媚将军耶？"

服阕，补江苏仪徵。有盗引良民为党，师亲驰往捕见，坏器满地，言有暴客食此不偿值，因而斗毁。诘其人，状与盗肖，事得白。春征，劝富户先输，秋则减其耗，令自封投柜。故事，驿夫临时取给铺户，仓猝滋扰。一切禁革，但令户日赋一钱归驿，商贾以安。扬州五县饥，大吏令县各以

五千金籴谷备赈，具舟车往，则虚而归。师察知府意欲县官借补所亏也，力争，于是五县皆得谷以赈。

却盐商例馈，固请，乃籍其入以修学宫，具祭器乐舞，浚泮池，植桃李其上。修宋文天祥祠，又以其余建仓廒，洁治囹圄。质库书票，故有月无日，勿论久近，皆取一月息。师辞其岁馈，令视他县月让五日。旧有潴税，下令蠲除之。

课最，行取擢吏部主事，升员外郎。掌选，有要人求官，力持不可。督山东矿务，条上开采无益，罢其役。还，擢御史，巡河、谳狱皆称职。康熙六十一年，河督陈鹏年疏请以师为山东兖沂曹道，未到官，卒。祀名宦祠。

龚鉴，字明水，浙江钱塘人。早与同郡杭世骏齐名。雍正初，以拔贡就选籍，授江苏甘泉知县。县新以江都析置，故脂膏之地，鉴耻为俗吏，一以子惠黎元、振兴文教为己任。故某侍郎子与有旧，入谒，有所属，拒之。有同城官为大吏所昵，令伺察属吏者，有挟而请，又拒之。巨室延饮，又拒之。于是大江南北盛传甘泉令不近人情。鉴益自刻苦，无一长物。

县境邵伯埭受高、宝诸湖之水，地卑下。鉴谓当于农隙运土筑高埂沿堤为防，以徐议沟洫。堤上即植桑，兴蚕事。其西境地高，浃旬不雨即龟坼，宜每一里为水塘以蓄之。如是则高下之田俱无患。大吏韪之，然不能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设闸泄水尤要。值大水泛溢。鉴冒雨至，呼闸官泄之。闸官以盐漕为言，不可。曾总河嵇曾筠视河至，鉴直陈，厉声诃闸官，曾筠即令启闸。又用鉴言，定盐漕船过湖需水不过六尺，过即启闸，无得藉口蓄水，为民田患。每岁晏，江都之鳏寡孤独多入甘泉部中。

西湖圣因寺僧明慧者，恃前在内廷法会恩宠，干求偏于江、浙。一日以书币关白，鉴杖其使而遣之。事流传，上闻。世宗召明慧还京，锢不许出。当是时，甘泉令声闻天下，在任六年，以父忧去官，贫，至无以葬。河南巡抚尹会一故为扬州守，雅与鉴善，招之，欲使主大梁书院，以修脯助葬。遂卒于河南。

鉴湛深经术，能摘先儒之误，顾书多未成。所成者《毛诗疏说》，阐明李光地之说为多。

清史稿卷四七七　列传第二六四

循吏二

陈德荣　芮复传蒋林阎尧熙

王时翔蓝鼎元　叶新施昭庭

陈庆门　周人龙　童华黄世发

李渭　谢仲坑李大本牛运震

张甄陶邵大业　周克开郑基　康基渊

言如泗　周纪华汪辉祖茹敦和　朱休度

刘大绅吴焕彩　纪大奎　邵希曾

陈德荣，字廷彦，直隶安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授湖北枝江知县。修百里洲堤，除转饷杂派。雍正三年，迁贵州黔西知州，父忧归。服阕，署威宁府。未几，威宁改州，补大定知府。乌蒙土司叛，东川、镇雄附之。德荣赴威宁防守。城陴颓圮，仓猝聚米桶，实土石，比次甃筑，墉堞屹然。贼焚牛卫镇，去城三十里。德荣日夜备战，贼不敢逼。总兵哈元生援至，贼败走。寻以母忧去官。服阕，授江西上饶九南道。九江、大孤两关锢弊尽革之。

乾隆元年，经略张广泗疏荐，擢贵州按察使。时群苗交煽，军事方殷，古州姑卢朱洪文诸叛案，德荣治鞫，详慎重轻，咸称其情，众心始安。及苗疆渐定，驻师与屯将吏多以刻急见能。二年，贵阳大火，德荣谒经略曰：“天意如此，当竭诚修省，苗亦人类，曷可尽杀？”广泗感动，戒将吏如德荣言。

四年，署布政使，疏言：“黔地山多水足，可以疏土成田。小民难于工本，不能变瘠为腴。山荒尤多，流民思垦，辄见挠阻。桑条肥沃，亦不知蚕缫之法。自非牧民者经营而劝率之，利不可得而

兴也。今就邻省雇募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择地试种，设局教习，转相信效，可以有成。应责各道因地制宜，随时设教。一年必有规模，三年渐期成效。”诏允行。乃给工本，筑坝堰，引出泉，治水田，导以蓄泄之法。官署自育蚕，于省城大兴寺缫丝织作，使民知其利。六年，疏陈课民树杉，得六万株。七年，贵筑、贵阳、开州、咸宁、余庆、施秉诸州、县报垦田至三万六千亩。开野蚕山场百余所，比户机杼相闻。德荣据以入告，数被温旨嘉奖。又大修城郭、坛庙、学舍。广置栖流所，收行旅之病者。益囚粮。冬寒，恤老疾惸孤之无衣者。亲课诸生，勖以为己之学。设义学二十四于苗疆，风气丕变。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振凤、颍水灾，流移获安。十二年，卒于官。

德荣在贵州兴蚕桑，为百世之利。时遵义知府陈玉＜㠯殿玉＞，山东历城人，到郡见多蚕树，士人取为薪炭。玉＜㠯殿玉＞曰：“此青莱树也，吾得以富吾民矣。”乃购历城山蚕种，兼以蚕师来，试育五年，而蚕大熟，获茧八百万，自是遵绸之名大著。正安州吏目徐阶平，亦自浙江购茧种，仿玉＜㠯殿玉＞行之正安，亦大食其利。遵义郑珍著樗茧谱，以传玉＜㠯殿玉＞遗法。

芮复传，字衣亭，顺天宝坻人，原籍江苏溧阳。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浙江钱塘知县。悉除诸无名钱，曰：“官足给饔飧而已。”有金三者，交通上官署，为奸利，立逮杖毙之，一时大快。

五十八年，大旱，复传勘实上状。上官欲寝之，固争曰：“律有捏灾、匿灾并当劾，某今日请受捏灾罪。”时同城仁和民千人，跣走围署，曰：“钱塘为民父母，仁和独不父母我耶！”上官感动，竟以灾闻。开仓行赈，复传设粥厂二十有七。微行觇视，治胥吏之侵扰者，帑不费而赈溥。驻防营卒驰蹦民田，便宜贡治，辄缚而鞭之。

治绩上闻，世宗特召引见，擢温州知府。故事，贡柑，岁期至。织造封园，民以为累。复传第取足供贡，不使扰民。府境私盐充斥，设三团，集灶户，平其直，私贩息，官盐不督自行。天台山东南有山曰玉环，在海中，总督李卫欲开田设治，檄复传往勘，以徒费无益，陈请罢之。卫怒，檄他吏往，意必行，时山中田仅二万亩，乃割天台、乐清两县民田隶玉环，经费不足，则捐通省官俸，又加关津一切杂税以给之。弛山禁，渔者往来并税，曰涂税。既而渔者不入，山者度关纳税，亦征其涂税。复传争曰“是重税也”，具牍凡七上。卫益怒，以为阻挠玉环垦田事，蜚语颇闻，刘统勋奉使视海塘，过温州，语之曰：“君与李宫保，两雄不相下，不移不屈，君之谓乎？”

寻擢温处道，会铜商积弊败露，复传持法，又揭劾知府尹士份不职，士份反诬以阻商误铜，大吏故嫉之，遂并劾复传。解任，总督赵宏恩质讯，坐失察关吏舞弊夺职。会高宗登极，诏仍留浙江办铜，事竣，例得复官，以亲丧归，遂不出家。居三十余年，卒，年九十有四。

蒋林，字元楚，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直南书房，十年不迁。大将军年羹尧欲辟为幕僚，林急告归。寻调户部郎中，出为福建邵武知府，以事解职，诏发浙江，历杭州、严、金华三府。在杭州，值织造隆升建议改海门尖山海口，别开河以固海塘。林极言不可，曰：“能使海不潮，则役可兴。否则劳民伤财，万无成理。”上书督抚，俱不省。雍正十二年三月夜，牒下，索杭夫万五千人，合旁郡无虑数万人。期三日集海上。林又争曰：“田蚕方亟，期会迫，万一勿戢，奈何？必不得已，俟蚕功毕。”隆升怒，督益急，以抗旨胁之。四月，送役往，面诘以工不可成状，隆升益怒，留林督役以困之。冒雨抚循，泥深没胫，役人感其诚，咸尽力。隆升复虐使，动以捶挞，众屡哗噪。微林，事几殆。役迄无成，隆升得罪去。乾隆初，召至京，入对，即日擢长芦盐运使。曩时院司岁各费数万缗，林率以俭，岁费百缗而已，羡余悉归公。居四年，以亲老乞养。高宗曰：“世乃有不愿久为长芦运使者耶？”久之，卒于家。

阎尧熙，字涑阳，河南夏邑人，原籍山西太原。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二年，授直隶藁城知县。滹沱常以秋溢，筑堤树木椿，以捍其冲，夹岸种柳，堤固，水不为患。

雍正元年，调南宫，擢晋州知州。州濒滹沱河，河决徙道，荡析民居。尧熙为筹安集，民免于患，扶携老稚来谢。尧熙曰：“此朝廷恩，我何与？”令望阙拜，人给百钱，以资裹粮，散钱十万，咸感泣曰：“真父母也！”怡贤亲王奉使过境，闻其名，奏循良第一。擢山东青州知府，未之官，改授浙江嘉兴。俗健讼，良懦不得直。讼府，下县，或不理，奸猾益无忌。尧熙始至，日受状三百。比对簿，自请息者二百余，庭折数十，各得其情。豪民张某稔恶，讯实，杖杀之，民皆称快。属县

赋重，名自纠纷，里胥因缘为奸。民完如额，官不知，民亦不自知，官累以缺赋课殿去。尧熙巡行清理，民始知额，岁无逋赋。

海盐县塘工不就，总督李卫听浮言，欲开引河泄潮，尧熙言："卤水入内河，田皆伤，非特坏庐舍、糜帑金已也。"议遂罢。营弁缉私盐，纵其枭，持他人抵罪。尧熙言其诬，总督不听，庭争再三，总督乃自勘，释之，愈以贤尧熙。累擢湖北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皆持大体，有惠政。乾隆七年，卒于官。

尧熙质直，好面折人过，虽上官不少避。然勇于从善，在川蕃多得成都知府王时翔之助，人两贤之。

时翔，字皋谟，江苏镇洋人。为诸生，绩学未遇。雍正六年，世宗重选守令，命中外官各举一人，同州人沈起元，官兴化知府，以时翔应诏，即授福建晋江知县。时福建吏治颓废，遣使按视，多更诸守令有司，颇尚操切。晋江民好讼，时翔至，曰："此吾赤子，忍以盗贼视乎？"一以宽和为治。坐堂皇，邪邪作家人语。曲直既判，令两造释忿，相对揖，由是讼者日衰。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按泉州，委时翔鞫疑狱二十余事，语人曰："晋江长者，决狱又何精敏也！"寻调政和，又调瓯宁。擢漳州府同知，驻南胜。南胜民族居峒中，多械斗。有赖唱者，纠众夺犯，匿险自固。时翔亲入山谕之，曰："汝诸赖万人，奈何庇一人而以殆殉耶？为我缚唱来即无事。"唱不得已自缚出，治如律。濑子坑民叶扬煽乱，时翔谓缓之可一纸定，或张其事，大吏檄入山剿之。事平，意不自得，乞病归。

乾隆元年，以荐起山西蒲州府同知，擢成都知府。以廉率属，善审机要。钱价腾，布政使榜平其直，市大哗。时翔方在假，召成都、华阳二令曰："市直当顺民情，抑之，钱闭不出，奈何？"言于布政撤其榜，钱价寻平。议徙凉州兵于成都，拓驻防城，当夺民居二千家。时翔检故牍，请曰："城故容兵三千，见兵一千五百，尚虚其半。第出见所侵地足矣，奚拓为？"已而凉州兵亦不果徙。成都当康熙时，人希谷贱，旗兵利得银。至雍正以后，生聚多，谷贵，又愿得谷。或徇其意，令民受银，购谷给兵。未几，汉兵亦欲仿行，时翔曰："旗兵例不出城，语言与土人殊，故代购。汉兵皆土著，奚代为？二事亦赖布政力主其议得止。至七年，江南、湖广灾，巡抚奏运蜀米四十万石济之。湖广急米，来领运，江南则否。巡抚乃檄下县馈运，舳舻蔽江，商贾不通，成都薪炭俱绝。时翔谓江南运可缓，徒病蜀。请独运楚，而听商人自运江南。时尧熙既殁，竟无用其言者。时翔在成都，屡雪疑狱，时称神明。九年，卒。

蓝鼎元，字玉霖，福建漳浦人。少孤力学，通达治体，尝泛海考求闽、浙形势。巡抚张伯行器之，曰："蓝生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也。"

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倡乱，鼎元从兄南澳镇总兵廷珍率师进讨，多出赞画，七日台湾平。复从廷珍招降人，殄遗孽，抚流民，绥番社，岁余始返。著论言治台之策，大意谓："土地有日辟、无日蹙，经营疆理，则为户口贡赋之区；废置空虚，则为盗贼倡乱之所。山高地肥，最利垦辟。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与贼。即使内乱不生，寇自外来，将有日本、荷兰之患，不可不早为措置。"时议者谓台湾镇当移澎湖，鼎元力言不可，大吏采其说，见诸施行。鼎元复为台湾道条十九事，曰："信赏罚、惩讼师、除草窃、治客民。禁恶俗、儆吏胥、革规例、崇节俭、正婚嫁、兴学校、修武备、严守御、教树畜、宽租赋、行垦田、复官庄、恤澎民、抚土番、招生番。"后之治台者，多以为法。

雍正元年，以选拔入京师，分修《一统志》。六年，大学士朱轼荐之，引见，奏陈时务六，事世宗善之。寻授广东普宁知县，在官有惠政，听断如神。集邑士秀异者讲明正学，风俗一变。调权潮阳县事，岁荐饥，多逋赋，减耗粮，除苛累，民争趋纳。妖女林妙贵惑众，置之法。籍其居，建棉阳书院。以忤监司罢职，总督鄂弥达疏白其诬，征诣阙。逾年，命署广州知府，抵官一月，卒。

鼎元尤善治盗及讼师，多置耳目，劾捕不稍贷，而断狱多所平反，论者以为严而不残。志在经世，而不竟其用。著《鹿洲集》、《东征集》、《平台纪略》、《棉旭学准》、《鹿洲公案传》于世。

叶新，字惟一浙江金华人。康熙五十一年，顺天举人。从蠡县李塨受业，立日谱自检，尤严义利之辨。

雍正五年，以知县拣发四川，授仁寿县。有与邻县争地界者，当会勘，乡保因阎人以贿请，新怒，悉下之狱。勘毕，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敛手奉法。

署嘉定州，故有没水田，多逋赋。新视旷土可耕者，召民垦辟，以新科抵赋额，旧逋悉免。时仁寿采木，部匠倚官为暴，民勿堪，纠众相抗。县以变告，檄新往治之，抵匠头及首纠众者于法，余释不问。迁邛州知州，再迁夔州府同知，署龙安及成都知府。又署泸州知州，讼者至，立剖决，滞狱一空。治泸两载，俗一变焉。新自授夔州同知，阅五载，始一莅任。寻又署保宁、顺庆两府，擢雅州知府，母忧归。

乾隆十年，服阕，补江西建昌。修盱江书院，招引文士与讲论学术。复南城黄孝子祠，以励民俗。十三年，南丰令报县民饶令德谋反，令德好拳勇，令以风闻遣役往侦，误探其雔，谓谋反有据，遂逮令德，适他往，乃逮其弟系狱。令德归，自诣县，受刑诬服，杂引亲故及邻境知识为同谋，追捕蔓及旁郡。新得报，集诸囚亲鞫，株连者已七十余人，言人人殊。新诘县役捕令德弟状，役言初至其家，获一箧，疑有金宝匿之。及发视，无所有，弃之野。令闻，意箧有反迹，讯以刑。妄称发箧得簿札，纳贿毁之矣，令谓实然，遂逼令德诬服。新于是尽释七十余人缧绁，命随往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余人则皆在。谒巡抚，具道所以，巡抚愕不信，集才能之吏会勘，益杂逮诸所牵引，卒无据，而巡抚已于得报时遽上奏。朝命两江总督委官就谳，新为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二百余人。

十七年，调赣州，有赣县抢夺拒捕之狱，值改例，新旧轻重悬殊。新谓事在例前，当依旧比，争之不得。复以宁都民狱事，与同官持异同，不得直，谢事闭门候代。上官慰谕，不从，遂以任性被劾免归。欣然曰："今而后可无疚于心矣！"家居十余年，卒。

施昭庭，字筠瞻，江苏吴县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授江西万载知县，地僻多山，客民自闽、粤来，居之累年，积三万余人，号曰"棚民"。温尚贵者，台湾逸盗也，亦处山中。雍正元年，福建移捕盗党急，尚贵谋为变。始昭庭之至也，以棚民为虑，厚礼县人易廉野使侦之。廉野积粟贷棚民，不取息，或免偿，得棚民心。其才者严林生、罗老满，从廉野游，尽得山中要领。尚贵将举事，廉野以闻，昭庭、林生、老满率勇敢三百人待之。尚贵有众二千肆掠，昭庭曰："贼易被破也，然虑其扰傍县。"抚贼谍使诳尚贵趋万载。乃张疑兵于山径，贼不敢入，由官道来。预设伏丛棘中，伺贼过，突出击杀。贼数中伏，疑骇，逆击之，一战获尚贵。尚贵起二日而败，又二日而抚标兵至。

初，棚民与市人积嫌，事起，道路汹汹，指目棚民。昭庭以免死帖与诸降者，取棚民不从贼者结状，兵至搜山，不戮一人。巡抚初到官，张其事入奏，既见县申状不合，欲改之，昭庭不可，又谓棚民匿盗从乱，今虽赦之，必驱归本籍。昭庭曰："棚民种植自给，非刀手老瓜贼之比。历年多，生齿众，间与居民争讦细故，不必深惩。今乱由台湾逸盗，而平盗悉资棚民。"力请："核户口，编保甲，泯其主客之形，宽其衣食之路，长治久安，于计便。"总督查弼纳许之，巡抚寻亦悟，如昭庭策，棚民乃安。事闻，世宗谕九卿曰："知县以数年心力办贼，巡抚到官几日，岂得有其功耶？"独下总督疏，议叙，以主事知州用。寻引疾归，卒于家。

陈庆门，字容弧，陕西盩厔人。雍正元年进士，从鄂王心敬讲学，养亲不仕。母王趣之，乃谒选。七年，授安徽庐江知县，修建文庙，规制悉备。大浚城濠。置义田二百亩有奇，赡养茕独，立社仓四所，积谷以贷平民，县民旧习，止知平畴种稻，高阜皆为弃坏。因市牛具，仿北方种植法，躬督垦辟，逐享其利。寻署无为州事。州濒江，上下二百里，率当水冲，前人筑坝四，常没于水。庆门于鲍鱼桥、＜□魚匕＞鱼口二处，树椿编竹，实土为坦坡，又取乱石填掷水中，水停沙淤，久而洲，民免垫溺之患。又署六安州，旧有水塘，议者欲垦塘以为田，将绝灌溉之利。庆门力言于上官，事乃寝。

十一年，擢亳州知州，俗悍，好群斗，倚蠹役，表里为奸，庆门廉得其魁党，先后杖遣数百人。又好讼，仿古乡约法，使之宣导排解，勤于听断，日决数十事，不数月，浇风一变。州濒湖，地洼下，用秦中收淀之犁法，督民挑浚，地下者渐高，水归其壑，农田赖焉。母忧归。

乾隆元年，服阕，以大臣荐，补四川达州知州。境环万山，岁常苦旱，教民种旱稻，始无艰食

之忧，邻郡巴州，桑柘素饶，乃买桑遍植，教以分茧缫丝之法，获利与巴州等。时川东多流民，官廪不给，遂厘剔腴田之被隐占者，为义产以赡之，全活甚众。建宣汉书院，聘名流教授，文风渐振，未几，乞病归。著《仕学一贯录》，世以儒吏称之。

周人龙，字云上，直隶天津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授山西屯留知县。兴学赈荒，有声。调清源，境内洞涡、嵯峪诸河入汾，常有水患，浚渠筑堰，民赖之。历忻州直隶州知州、蒲州知府。蒲郡濒黄河，河水迁徙无常。山、陕两省民隔河争地，讼数十年不结。人龙请于大吏曰：“临河滩地，当以河为界。河东迁，则山西无地之粮归陕西；河西迁，则陕西无地之粮归山西。粮随地起，不缺正赋。因地纳粮，无累民生。山、陕沿河二千余里，凡两省湮没之地，令地方官照粮查地，按地过粮。除卤碱者照例题请免征，其余水退之地，招令沿河民认粮承种，庶事无偏枯，争讼可息。”大吏从其议，至今便之。

雍正初，有言丁粮归地，便于无力之丁，不便于有田之家。人龙驳之，略曰：“有田者，尚以输纳为艰，岂无田者反易？君子平其政，焉得人人悦之？今不悦者，不过绅衿富户；而大悦者，乃在茕茕无告之小民。若因其控告而不行，则豪强得志，而穷民终于无告。此议在当日未行则已耳，今行之数年，势难中止。穷民狃于数年乐利，必不安于一旦变更。且富民少而穷民多，不当以彼易此。”议上，事乃定。以忧去官。

服阕，补湖北安陆。数月，擢江西督粮道，未行，江水决钟祥三官庙堤及天门沙沟垸，招集邻县民，谕以利害，同筑御，踊跃荷畚锸至者数万人，亲冒风雨，率以施工。或劝其“已迁官，何自苦”，人龙曰：“助夫由我招至，我去即散矣。伏汛一至，民何以堪？”阅两月，工成，安陆人尸祝之。江西漕粮征运素多弊，严立规条，宿蠹一清。乾隆十年，乞病归，卒。

童华，字心朴，浙江山阴人。年未冠为诸生，长习名法家言，出佐郡邑。雍正初，入赀为知县。时方修律例，大学士朱轼荐其才，世宗召见，命察赈直隶。乐亭、卢龙两县报饥口不实，华倍增其数。怡贤亲王与朱轼治营田水利，至永平，问滦河形势，华对甚晰，王器之。寻授平山知县，邑灾，不待报，遽出仓粟七千石贷民。擢真定知府，权按察使。以前在平山发粟事，部议免官，特诏原之。

怡贤亲王奏以华理京南局水利，华度真定城外得泉十八，疏为渠，溉田六百亩，先后营田三百余顷。滏阳河发源磁州，州民欲独擅其利。自春徂秋，闭闸蓄水，下游永年、曲周滴涓不得。时改州归直隶，以便控制。华建议仿唐李泌、明汤绍恩西湖三江两闸遗规，计板放水，数县争水之端永息。华又以北人不食稻，请发钱买水田谷运通仓，省漕费，民得市稷黍以为食，从之。

调江苏苏州，会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来江苏负课千二百余万，巡抚督责急，逮捕追比无虚日，华固请宽之。巡抚怒曰：“汝敢逆旨耶？”对曰：“华非逆旨，乃遵旨也。上知有积欠，不命严追而命清查，正欲晰其来历，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应征，或应免，了然分晓，奏请上裁，乃称诏书意。今奉行者不顾名思义，徒以十五年积欠立求完纳，是暴征，非清查也。今请宽三月限，当部居别白，分牒以报。”巡抚从其请，乃尽释狱系千余人，次第造册请奏。时朝廷亦闻江南清查不善，下诏切责，如华言。

浙江总督李卫尝捕人于苏，华以无牒不与，卫怒，蜚语上闻。世宗召见，责以沽名干誉，对曰：“臣竭力为国，近沽名；实心为民，近干誉。”上意解，命往陕西以知府用。署肃州，佐经略鄂尔泰屯田事，凿通九家窑五山，引水穿渠，溉田万顷。以忤巡抚被劾罢官。乾隆元年，起福州知府，调漳州。颇好长生术，招集方士，习丹家言，复劾罢归。数年卒。

华刚而忤时，屡起屡蹶。在苏州，民德之尤深，以比明知府况钟。当世宗治畿辅营田时，所用者多一时贤守令，有黄世发，名与华相媲云。

世发，字成宪，贵州印江人。康熙三十五年举人，授直隶肃宁知县。旧例，钱粮加一二作耗银，世发亦收之而不自用，杂派亩银三四钱悉除之。县有役事，若修学校、缮城垣及上官别有摊派，即以耗银应。河间府檄修府城，亲赍糇粮，出钱雇役，不以扰社甲。视民如家人，教以生计。坑碱荒地，令穿井耕种。缘城植桑柳树万株，凡水车、蚕箔、粪灌、纺绩，悉为经画。复辟护城废地，穿池种稻以导之。建社学，教以孝亲敬长，赎官田九十余亩，以其租为学者膏火。旬三日集诸生讲学

会文，士有自邻县来学者。雍正三年，水灾，大吏遣官履勘，世发不能得其意，被劾罢。士民呼吁挽留，特诏复官，加四品衔。已，晋授按察使兼直隶营田观察使，巡行劝民农桑，察水利可兴者。所至剴切宣谕，民多兴起。修堤垦田，变污下为沃壤。最后开易州水峪田，经营年余，以劳卒。

李渭，字棠涯，直隶高邑人。父兆龄，康熙中官福建闽清知县，以廉能称。渭，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迁刑部主事。

雍正二年，出为湖南岳州知府，诏许密摺奏事。忤大吏，左迁武昌府同知，未之任，丁母忧。服阕，授四川嘉定知府，复以争冤狱忤上官。渭曰："吾官可弃，杀人媚人不为也。"奉檄赈重庆水灾，多所全活。父忧归。后补河南彰德，万金渠源出善应山，环府城，入洹河，灌田千数百顷，山水暴发易淤。渭履勘浚治，增开支河，建闸启闭，定各村分日用水，岁以有秋。漳河当孔道，旧设草桥于临漳，道回远，移于丰乐镇，行旅便之。雪武安民班某诬杀族兄狱。林县富室殴人死，赂尸属以病报，渭验尸腿骨尽碎，治如律。举卓异。

乾隆九年，擢山东盐运使，时议增盐引，渭以增引则商不能赔，必增盐价，商、民且两病，持不可。十二年，山东大水，大吏檄渭勘灾，至益都、博兴、乐安诸县，饿莩载途，而有司先以未成灾报，已入告，难之。乃请以借作赈，异日免追，民乃苏。十三年，就迁按察使，折狱平，尝曰："古人言求其生而不得，今俗吏移易狱词，何求生不得之有？然如死者何！此妇寺之仁，非持法之正。"寻迁安徽布政使，禁革征粮长单差催法，以杜诡寄。调山东，垦荒，令客民带完旧欠，免邻保代赔逃户之累，民便之。为政持大体，不吝出纳，不轻揭一官，驭吏严而不念旧过。十九年，卒于官。

子经芳，乾隆中官至湖南施南知府，亦廉谨守其家风。

谢仲玩，字孔六，广东阳春人。雍正元年举人，登明通榜。初官长宁教谕，乾隆初，擢授湖南常宁知县，峻却馈遗。履乡自裹行粮，嚼生菜菔供馔。月两课士，以节行相劝勉。调平江，再调衡阳。前令李澎征漕米浮收斛面，粮储道谢济世发其奸。时巡抚许容方以浮收诬劾济世，总督孙嘉淦亦徇巡抚意，故济世与彭并免。言官论奏，朝命侍郎阿里衮往按。署粮道仓德又因布政使函属改换衡阳浮收详文，据以上揭，诏责切究。事急，澎则尽出贿赠簿以胁上官，阿里衮重兴大狱，欲出澎浮收罪，与济世俱复官。仲玩乃重治澎丁役，以决罚过当被劾罢官。逾年，特起衡山知县。以谳巴陵狱，巡抚与按察使互奏，奉旨引见，擢荆州府通判。又以归州纵盗冤良之狱，自巡抚按察以下皆被重谴，仲玩承审时，坚不会印，特旨召对。擢常德府同知，历署襄阳、宝庆、宜昌、武昌、永顺、岳州、永州七府知府，护永郴桂道。正躬率属，屏绝请托，暇辄延耆士论学不倦。

仲玩官湖南先后三十年，长于折狱，大吏倚重。历奉檄鞫狱二百余，多所平反，以直戇名。乾隆三十七年，在永州议改淮引食粤盐，格于例不行，遂以目疾请告。解组日，贫如故，卒于家。

李大本，字立斋，山东安邱人。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九年，铨授湖北枣阳知县，改湖南益阳。居官自奉俭约，勤于吏事。益阳人不知蚕，大本教之树桑，后赖其利。调长沙，迁宝庆府理瑶同知。所隶通通水峒有苗僧行贾临桂，知县田志隆见之，意为贼党。吴方曙者，从马朝桂谋叛，时方绘图悬购者也。僧畏刑诬服，又讯朝桂所在，妄言在峒中。广西巡抚定长立上奏，率兵出，命大本从行。大本曰："僧言真伪不可知，大兵猝至，苗必骇，且生变，请潜访之。"既而白僧言实妄，巡抚疑未释，复欲以兵往，大本力谏乃止。后廷讯苗僧果诬如大本言。横岭峒苗乏食，吁官求粟，大本多方赈之。复为苗民筹生计，请于上官曰："横岭峒自逆渠授首，安插余苗，因恶其人，故薄其产，每口授田才三十穰至四十穰。每穰上田获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无多。又峒田稍腴者尽与堡卒，极恶者方异苗民，岁入不足，男则斫柴易米，女则剔蕨为粉，给口食。年来生齿日繁，材木竭，米价益昂，饥饿愁叹，深可怜悯，恐不可坐视而不为之所。见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亩，旧募汉民佃种，出租供饷，奸良不一，屡经陶汰。请视苗民家贫丁众者书诸簿，有汉佃应除者，即书簿之苗丁次第受种，出租如故，则苗民得食而饷亦无亏，乃补救之一端。"议上，不许。后巡无陈宏谋见之，曰："此识时务之言也。"将陈其事，会他迁，未果。二十一年，题请升授知府，因病足归，卒于家。

牛运震，字阶平，山东滋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元年，召试博学鸿词，不遇。寻授甘肃秦安知县，开九渠，溉田万亩。县北玉钟峡山崩塞河，水溢为灾。运震率丁夫开浚，凡四日夜，水退，缘山步行，以钱米给灾户。县聚曰西固，去治二百余里，输粮苦运艰，多积逋。运震许以银代纳，民便之。先是巡检某诬马得才兄弟五人为盗，前令弗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马都上控，令又诱而毙之狱。其三人者将解府，运震鞫得情，昭雪之。又清水县某令冤武生杜其陶父子谋杀罪，上官檄运震覆治，验得得自刎状，以移尸罪其陶而释其子。他讼狱多所平反。

官秦安八年，惠农通商。暇则行视郊野，铸农具，教民耕耨。称贷贩褐户，不求其息。设陇川书院，日与诸生讲习，民始向学。兼摄徽县，又摄两当县，＜⿴艹友＞舍于三县之中，曰大门镇，以听讼。徽县多虎，募壮士杀虎二十六，道始通。调平番，值县境五道岘告馑，捐粟二百石以赈，民感之。人输一钱，制衣铭德，运震受衣返币。固原兵变四掠，督抚皆至凉州，檄召运震问方略。运震请勿以兵往，但屯城外为声援，令城内捋出乱者。游击某执三百余人，众汹惧运震请释无辜，入城慰谕。斩三人，监候四人，余予杖徒有差，反侧遂安。有忌者摭前受万民衣事，劾免官。贫不能归，留主皋兰书院，教学得士心。及归，有走千里送至灞桥者。

运震居官，不假手幕下，事辄自治。所至严行保甲，斗争讼狱日即于少，遇人干讼，必严惩。治盗尤严，曰："边鄙风俗疵悍，不如此，则法不立；令不行，民不可得而治。且与其轻刑十人，不如重处一人而九人畏，是惩一而恕九也。"去官归后，闭门治经，搜考金石，所著经义、史论、文集及《金石图》，皆行于世。尝主晋阳、河东两书院，所造多名隽士，世称"空山先生"。

张甄陶，字希周，福建福清人。举鸿博，补试未合格罢。大学士朱轼、侍郎方苞荐修三礼，辞，而请受业于苞。乾隆十五年，成进士。时方许极言直谏，甄陶对策，因极陈时务。选庶吉士，授编修，寻改授广东鹤山知县。历香山、新会、高要、揭阳，皆剧邑，所至有声。疆田畴，修堤圩，弛蛋户蚝蚬之禁，增建书院、社仓，平反冤狱，诘捕盗贼，为政务无怫逆于民。以忧去官，服除，起授云南昆明，弗狱于上官，坐事免。主讲五华书院，尹壮图、钱沣皆其弟子。复移掌贵州贵山书院，课士有法。总督刘藻疏荐，诏加国子监司业衔。晚以病归闽，主鳌峰书院。以经义教闽士，于是咸通汉、唐注疏之学。在滇时著经解百余卷。方甄陶之补外，人咸惜之。大学士陈世倌赠以明吕坤《呻吟语》，甄陶读其《实政录》而慕之，在粤作《学实政录》，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

邵大业，字在中，顺天大兴人，旧籍浙江余姚。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元年，授湖北黄陂知县。初到官，投讼牒者坌至，不移晷，决遣立尽。吏人一见问姓名，后无不识，众莫敢弄以事。有兄弟争产讼，皆颁白，貌相类。令以镜镜面，问曰："类乎？"曰："类。"则进与为家人语曰："吾新丧弟，独不得如尔两人白首相保也。"二人感动罢去。蛟水坏城，当坏处立，誓以殉，水骤止，振溺餔饥，完堤岸，民得免患。总督以其名上闻，会父忧去。

服阕，授河南禹州知州，调睢州。频涝，请粜请赈，民以免患。浚惠济河，以俸钱更直，擢江南苏州知府。松江盗狱久不决，株连瘐毙者众，奉檄鞫台。见群犯皆断胫折踝，蹙然曰："尔等亦人子，迫饥寒至此，尤茹刑颠倒首从，诬连非罪人，何益于尔？"有盗幡然曰："官以人类待我，我不忍欺。"狱辞立具。

兼署苏松太道，寻摄布政使事，大吏交章荐。十六年，高宗南巡，御舟左右挽行，名椴须纤，大业语从臣，除道增纤必病民，非所以宣上德意，遂改单纤。会积雨，治吴江帐殿未就，总督劾大业观望。及乘舆至，则供备已具，然大业卒因左迁。寻授河南开封知府，属县封邱民被控侵占田亩，及勘丈，非侵占，而亩浮于额。大业考志乘，河南赋则，自明万历改并，中地十亩，作上地七亩。十地十亩，作上地三亩。上官以昔为下则，今则膏腴，议加赋。大业曰："此河冲淤积，百姓以填墓田庐所易之微利也。今日为退滩淤地，异日即可为沙压水冲。冬春播种，夏秋之收获不可知。上年河决，屋宇未尽葺，流亡未尽复，遽增岁额，何以堪？"旋从部议试种三年，次年果没入水，乃止。未几，以河溢，降江南六安州，知州又以盗案镌级。引见，再还江南，署江南宁府。

二十八年，授徐州知府，府城三面濒黄河，西北隅尤当冲，虽有重堤，恃韩家山埽为固。大业按视得苏公旧堤，起城西云龙山，迄城北月堤，长三里，湮为民居，复其旧。越岁，韩家山埽几溃，

民恃此堤以无恐。复浚荆山桥河，于水利宣泄，规画尽善。治徐七年，间有水患，不病民。三十四年，坐妖匪割辫事罢职，谪戍军台，数年卒。

大业所至以劝学为务，因黄陂二程子祠建义学，葺睢州洛学书院，集诸生亲为之师焉。

周克开，字乾三，湖南长沙人。乾隆十二年举人。十九年，以明通榜授甘肃陇西知县。调宁朔，县属宁夏府，并河有三渠，曰汉来、唐延、大清，皆引河入渠灌田。唐延渠所经地多沙易漫，克开治之使深狭，又颇改其水道，渠行得安。渠有石窦，泄水于河，以备旱涝，民谓之暗洞，时暗洞崩塞，渠水不行，上官欲填暗洞而竭唐延入汉来，以便宁夏县之引河，宁夏利而宁朔必病。克开恐夏、秋水盛无所宣泄，时新水将至，不可待。克开请五日为期，取故渠及废闸之石，昼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复，两县皆利。大清渠长三十余里，凿自康熙间，久而石门首尾坏，民失其利，克开亦修之，皆费省而工速。再以卓异荐，擢固原知州，父忧去。

服阕，补洮州。寻擢贵州都匀知府。从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城治贵州逆苗狱，用法有失当者，力争无少逊。调贵阳，亦以强直忤巡抚宫兆麟，因公累解职。引见，复授山西浦州知府，调太原。清厘积狱，修复风峪口堤堰，障山潦，导之入汾，民德之。擢江西吉南赣宁道，署布政使，以王锡侯书案被议。高宗知其贤，发江南，以同知用。会南巡，克开署江宁，迎驾，授江西九江知府，寻擢浙江粮储道。时巡抚王亶望贪黩，属吏多重征以奉上官，克开至，誓不取一钱，请于巡抚，约与之同心。亶望姑应之，心厌克开，乃奏克开才优，请移治海塘，于是调杭嘉湖道。会改建海岸石塘，总督欲徙柴塘近数百丈以避潮，克开曰："海与河异，让之则潮必益侵，无益也。"乃止。年余，以督工劳瘁卒。

克开在宁湖朔治水绩最著，生平治狱多平反，礼儒士，尝以私钱兴书院。没无余资，天下称清吏。当时守令以兴水利著者，又有郑基，康基渊，言如泗，后有周际华。

基，字筑平，广东香山人。以诸生入赀为知县。乾隆间铨授安徽凤台县，东乡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泾泥，曰裔沟。汇颍上、蒙城诸县水以达淮，岁久尽湮，秋潦辄成巨浸，侍郎裘日修奉使治汇、颍诸水，独不及凤台。基具牍陈利害及工事甚悉，日修允其请。基察土宜，穿故渠，三河交畅。酾上游诸水以通汇流，不逾时工成。鲁松湾地远淮而卑，频患潦，捐俸倡筑堤障，遂成膏腴。调定远，举卓异，擢寿州知州。安丰塘，古芍陂也。塘圮，基审核旧制，缮复之，为水门三十六，为闸六，为桥一。其旁则为堨、为堰、为圩，启闭以时，污莱尽辟。尝循行阡陌，见沙地硗确多不治，教民种薯蓣，佐菽麦，俾无旷土。寿州不知蚕织，而地多椿樗，可饲蚕。购蚕种，教民饲之，农桑并兴。其后遇旱，独凤台、寿州秋成稔于他县，以水利修也。迁泗州直隶州知州。振水灾，饥而不害。擢江苏淮安知府，淮安为众水所聚，于城东浚涧市河，于北开渔滨山字河，于西开护城河，壅滞悉通，民便之。基博览前史，于河渠水利图经，丹铅殆遍，施行辄有成效。乾隆四十一年，擢江南守巡道，命甫下而卒。

基渊，字静溪，山西兴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归班铨授河南嵩县知县。旧傍伊水有渠十一，久湮绝。基渊按行旧址，劝民修复。山涧诸流可引溉者，皆为开渠。渠身高不下一者，分段设闸以蓄泄之。田高渠下者，则教为水车引溉。凡开新、旧渠十八，灌田六万二千余亩。巡抚上其事，优诏议叙，寻以忧去。服阕，授甘肃镇原，调皋兰，擢肃州直隶州知州。洪水渠岸竣易崩，基渊度势于南石，冈引凿渠口避冲陷之害。野猪沟有荒田，无水久废。基渊询访耆旧，加宽柳树闸龙口，别开子渠。界荒田为七区，招民佃种，区取租十二石，给各社学，名曰新文渠。州东南九家窑，凿山后渠开屯田，旧驻州判主之，久之田益薄瘠，民租入不足支官役。基渊请汰州判，改屯升科，为筹岁修费，民于是有恒产。基渊治官事如家事，博求利病。在嵩县，植桑教蚕，出丝甲于他邑。以无业之地，建社学三十二所。在肃州，开郊州废滩，种杨十余万株。遍谕乡堡种树，薪樵取给，建社学二十一所。又于金佛、清水两乡建仓，以免征粮借囤民房之累。革番、民采买需索，皆有实惠。四十四年，擢江西广信知府，卒于官。

如泗，字素园，江苏昭文人，言子七十五世孙。乾隆三年，高宗临雍，如泗以贤裔陪祀，赐恩贡生，充正黄旗官学教习。十四年，铨授山西垣曲知县，城滨黄河，修石堤以捍水。亳河故有数渠，

复于上游浚之，分以溉田，民称“言公渠”。调闻喜，涑水湍急，旧渠多圮，别浚新渠，食其利者五村。举卓异，擢保德直隶州知州。新疆军兴，征调过境，值歉岁，如泗经画曲当，民无所累。陕西巡抚明德闻其能而荐之，乞养归。父丧除，补解州。白沙河在城南，地如建瓴，南决则害盐池，北决则坏城。如泗请于大吏，用盐帑修筑两岸石堰，长五里。又姚暹渠本以护盐池，民田不能灌溉。故事，商民分修，商尽诿之于民，力争，乃仍旧贯。二十九年，擢湖北襄阳知府。如泗爱士恤民而治盗严，在解州，民间夜不闭户。襄阳素为盗薮，闻其至，盗皆远遁。三十四年，因失察属员罢职。寻以皇太后万寿祝嘏复原官，遂不出。嘉庆十一年，卒于家，年九十一。光绪中，祀名宦。

际华，字石藩，贵州贵筑人。嘉庆六年进士，内阁中书，亲老乞改教职。历遵义、都匀两府教授，以荐擢知县。道光六年，授河南辉县。百泉出县北苏门山，卫河之源也。其西诸山水经县南入卫，曰峪。河其北诸涧水历县东入新河，曰东石河。新河者，自县北凿渠引卫河，至县南复入卫，又称玉带河，皆赀疏泄、利灌溉。时并淤塞，遇水辄苦漂溺。际华履视沟、渠，出俸钱率民醵资浚峪河，修红石堰，疏新河。凿东石河六十余丈，坚筑其岸。诸渠绮交脉注，潦患以息。课民种桑四万株，教之育蚕，他树亦十五万株，于是邑有丝絮、材木之利。苏门故多名贤祠宇，咸新之，修明祀事，以厉风教焉。署陕州直隶州知州。自渑池入陕，道硖石五十余里，险恶为行旅所苦。际华别开平道，往来者便之。回避，改授江苏兴化县。当里下河之下游，水患尤急。际华议开拦江坝以泄湖、河之水，盐官及商皆力争，以为坝开则水南下溜急，于盐舟牵挽不便。际华曰：“彼所争者，十四里牵挽之劳，以较扬州东七县田庐场灶之漂溺，蠲免赈恤之烦费，轻重何如？”总督林则徐韪其议。调江都，兼署泰州，毁淫祠百余区，改为义学。则徐疏荐之，寻告归。卒于家。先是辉县及兴化民皆不习织，际华辄自出资置织器教之，转相授，于是二县有衣被贩贸之利，至今赖之。辉县请祀名宦祠。

汪辉祖，字龙庄，浙江萧山人。少孤，继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习法家言，佐州县幕，持正不阿，为时所称。乾隆二十一年成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县杂瑶欲，积逋而多讼，前令被讦去，黠桀益肆挟持。又流丐多强横。辉祖下车，即捕其尤，驱余党出境。民纳赋不及期，手书谕之曰：“官民一体，听讼责在官，完赋责在民。官不勤职，咎有难辞；民不奉公，法所不恕。今约每旬以七日听讼，二日较赋，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若民皆遵期完课，则少费较赋之精力，即多听讼之功夫。”民感其诚，不逾月而赋额足。

治事廉平，尤善色听，援据比附，律穷者，通以经术，证以古事。据《汉书　赵广汉传》钩距法，断县民匡学义狱，据《唐书　刘蕡传》断李、萧两氏争先陇狱：判决皆曲当，而心每欿然。遇匪人当予杖，辄呼之前曰：“律不可逭，然若父母肤体，奈何行不肖亏辱之？”再三语，罪人泣，亦泣。或对簿者，反代请得免，卒改行为善良。每决狱，纵民观听。又延绅耆问民疾苦、四乡广狭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记之。

宁远例食淮盐，直数倍于粤盐，民食粤私，大吏遣营弁侦捕。辉祖白上官，以盐愈禁则值愈增，私不可纵，而食淡可虞，请改淮引为粤引。未及报，辉祖即张示：“盐不及十斤者听。”侦弁谓其纵私，辉祖揭辨，总督毕沅嘉之，立弛零盐禁，时伟其议。两署道州，又兼署新田县，皆有惠政。以足疾请告，时大吏已疏调辉祖善化，又檄讯邻邑狱，因足疾久不赴，疑其规避，夺职。归里，闭户读书，不问外事。值绍兴西江塘圮，巡抚吉度强辉祖任其事，帑节工坚。时称之。举孝廉方正，固辞免。

辉祖少尚气节，及为令，持谕挺特不屈，而从善如转圜。所著《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皆阅历有得之言，为言治者所宗。初通籍在京师待铨，主同郡茹敦和，论治最契。同时朱休度并以慈惠称。

敦和，字三樵，浙江会稽人。初嗣妇翁李为子，占籍广东。乾隆十九年成进士，归本宗，授直隶南乐知县。慎于折狱，以片纸召两造，立剖曲直，当笞者薄责之，民辄感悔正新。择清白谨愿者充社长、里正，令密陈利弊，以次行之。县当猪龙河之冲，察河源委，于开州、清丰之间审地形高下，因势利导，水不为患。地多茅沙盐咸，教以土化之法，广植杂树。乡民以麦秸编笠为生，敦和

劝种桑。调大名，漳水患剧，旁有渠河，敦和谋开渠以杀其势，适内迁大理寺评事，不及上请。乃手书揭城门，劝民刻期集河干，亲为指示，民具奋锸来者以万计。经旬而渠成，后利赖之。寻复出为湖北德安府同知，署宜昌知府，缘事降秩。卒，祀直隶名宦祠。子棻，以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兵部尚书。

休度，字介斐，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举人，官嵊县训导，以荐授山西广灵知县。值大荒疫，流亡过半，休度安抚招徕。粮籍旧未清，履勘劝耕，一年而荒者垦，三年而无旷土。粮清赋办，获优叙。尤善决狱，刘把子妻张，以夫出，饥欲死，易姓改嫁郭添保。疑郭为略卖，诘朝手刃所生子女二而自刭。休度诣验，妇犹未绝，目郭作声曰："贩，贩！"察其无他情，谳定，杷子乃归。众曰："汝欲知妇所由死，问朱爷。"休度语之状，并及其家某事某事。杷子泣曰："我归愆期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薛石头偕妹观剧，其友目送之。薛怒，刃伤其左乳，死。自承曰："早欲杀之，死无恨。"越日，复诘之曰："一刃何即死也？"薛曰："刃时不料即死。"曰："何不再刃？"薛曰：见其血出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遂以误杀论，减戍。休度尝曰："南方狱多法轻情重，北方狱多法重情轻，稍忽之，失其情矣。"待人以诚，人亦不忍欺。周知民情，诉曲直者，数语处分，民皆悦服。数年囹圄一空，举卓异。嘉庆元年，引疾归，县人恳留不得，乞其"壶山垂钓"小像勒诸石。殁后，祀名宦。休度博闻通识，尤深于诗，以其乡朱彝尊、钱载为法。任校官时，采访遗书，得四千五百余种，撰总目上诸《四库》。大学士王杰为学政，任其一人以集事，时盛称焉。

刘大绅，字寄庵，云南宁州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四十八年，授山东新城知县。连三岁旱，大绅力拯之。调曹县，代者至，民数千遮道乞留，大吏为留大绅三月。及至曹县，旱灾更重于新城。大绅方务与休息，河督檄修赵王河决堤，集夫万余人，以工代赈，两月竣事，无疾病逃亡者。既又檄办河工秸料三百万，大绅以时方收敛，请缓之。大吏督责益急，将按以罪，请限十日，民闻，争先输纳，未即期而数足。一日巡行乡间，有于马后议谷贱银贵开征期迫者，大绅顾语之曰："俟谷得价再输未迟也。"语闻于大吏，怒其擅自缓征，遣能吏代之。民虑失大绅，争输赋，代者至，已毕完。大吏因责征累年逋，久倘不足，终以代者受事。民益恐，昼夜输将，不数日得三万余两。初，大绅以忤上官意，自劾求去，民环署泣留，相率走诉大吏。适大吏有事泰山，路见而谕止之，不得去。至是密自申请，民知之，已无及，乃得引疾归。

五十八年，病起，仍发山东，补文登。值新城修城，大吏徇士民请，檄大绅督工，逾所始竣。寻以曹县旧狱被议，罢职遣戍。新城、曹县民为捐金请赎，得免归。嘉庆五年，有密荐者，诏以大绅操守廉洁、兼有才能，办理城工、渡船二事，民情爱戴，引见，复发山东，摄福山，补朝城。大水，大绅以灾报，大吏驳减其分数，民感大绅，虽未获减征，亦无怨谤者。大绅又力以病求去，移摄青州府同知，寻擢武定府同知。捕蝗查赈，并著劳勋。以母老终养归，遂不出。卒，祀名宦祠。

大绅素讲学能文章，在官公暇，辄诣书院课士。尝训诸生曰："朱子《小学》，为作圣阶梯，入德涂轨。必读此书，身体力行，庶几明体达用，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于是士知实学，风气一变。

吴焕彩，字蕴之，福建安定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山东范县知县。民苦充牌头，吏列多名进，以次需索，焕彩革其弊。清河水溢为灾，其岸左高右卑，因开五顷洼，以泻其东南，筑福金堤，以防其西北，岁得麦田四万亩。＜⿰土兼＞地民苦纳租，欲请免而格于例，代输租之半，教之种番薯，民困乃纾。三十九年，寿张逆匪王伦作乱，距范县四十里，焕彩修城筹守御，力清保甲，凡村落大小，人民贤愚可指数。有孟兴璧者，与黄昌吉等有隙，上变列三十余人，朝命侍郎高朴与巡抚往察治。使者出牒示，焕彩曰："某已死，某为某之父，某之子皆良民，呼之即至。"使者欲以兵往，焕彩曰："兵至，愚民非死即走，无可讯，咎将谁执？"焕彩夜抵村中呼告之，皆呼冤。焕彩曰："惟无其事，必出就讯，亟从我去。不然，祸立至。"民皆裹粮从。使者按籍，少二人，焕彩曰："一已死，一外出，已命其兄招之。"言未毕，有跪门外者，则已来矣。讯之皆诬，遂坐告变者。巡抚曰："知县者，知一县事，君可谓之知县矣。知县者，民之父母，君可谓之民之父母矣。"以卓异荐，擢湖北鹤峰知州。地本苗疆，改流未久，奸宄杂居。焕彩勤于听讼，积弊一清。土司族裔，每借祖坟诈人财，惩治之，浇风自息。民朴陋不知书，设义塾，资以膏火，至五十三年，始有举于乡者。后

以病归，鹤峰请祀名宦，范县亦为建生祠。年逾八十，卒。

纪大奎，字慎斋，江西临川人。乾隆四十四年举人，充四库馆誊录。五十年，议叙知县，发山东，署商河。会李文功等倡邪教，诱民为乱，讹言四起。大奎集县民，谕以祸福，皆惊悟。邻郡惑者闻之，亦相率解散。补邱县，历署昌乐、凄霞、福山、博平，民皆敬而亲之。父忧归。嘉庆中复出，授四川什邡县。或谓："什邡俗强梗，宜示以威。"答曰："无德可怀，徒以威示，何益？"奸民吴中友据山中聚众积粟，讲清凉教。大奎躬率健役，夜半捣其巢，获忠友，余众惊散。下令受邪书者三日缴，予自新，民遂安。擢合州知州，道光二年，引疾归。年八十，卒，祀合州名宦。

邵希曾，字鲁斋，浙江钱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中，官河南知县。历权通许、卢氏、鄢陵、西华、沈邱、太康、扶沟、淮宁、新乡，皆有声。滑县教匪之役，司粮台。及匪平，讯鞫俘虏，治余匪，凡良民被胁者皆得释，保全甚众。晚授桐柏，民苦盗，令村集建棚巡更，乡数家出一人为门夫，有警环集，无事归业。访捕强暴者绳以法，积匪率远徙。慎于所折狱，皆速结，讼日以稀。朔望莅学，集诸生讲论，增书院膏火，亲课之如师。道光六年，邑人王四杰始登进士第，自明初以来所未有。募钱万缗，建义学。凡经塾三，蒙塾十五。择其秀者入书院肄业，文教兴而悍俗渐化。在任十年，民安之。老病，大吏不令去，卒于官。

清史稿卷四七八　列传第二六五

循吏三

子煦张琦石家绍刘衡徐栋

姚柬之吴均王肇谦曹瑾

桂超万张作楠　云茂琦

张吉安，字迪民，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六十年，大挑知县，发浙江。时清治各县亏空，责弥补。富阳令恽敬独不奉上官意旨，檄吉安往摘印署事。至则士民群集，乞留敬。吉安见之，默然徒手返，白台司曰："恽敬贤吏，乞保全之。且州县赋入有常经，前官不谨致亏，责弥补于后来者，恐开掊克之渐。方今楚、豫奸民蜂起，皆以有司贪残为口实。宜用读书人加意拊循，乃无形之弥补耳。"闻者迂其言。委摄县丞及杭州府通判，吉安自以不谐于时，乞改教职，上官留之。

嘉庆二年，署淳安，寻调象山。海盗由闽扰浙，沿海穷民业鱼盐者，多以米及淡水火药济盗，且为向导。吉安革船埠商渔之税，严禁水、米出洋，盗渐穷蹙。值飓风覆盗艇，泅至岸，悉为舟师所获。提督李长庚叹曰："牧令尽如张象山，盗不足平也。"又建议县境南田为海中大岛，宜如明汤和策，封禁以断盗翼。韭山当海盗之冲，石浦、昌国兵力皆薄，请增兵以资镇慑。事虽见格，后卒如所议。

四年，署新城，漕仓设省城，民输折色，县官浮收，运丁需索，习以为常。吉安平其折价，不及旧时十之六七，民感之。五年，署永康，蛟水猝发，田庐荡析，为棚厂以凄灾民，阻水者其舟饷之，溺者具棺厝之，不待申详报可，所以振洫者甚。至上官或斥其有违成例，巡抚阮元素重之，悉如所请。六年，调署丽水，竭诚祷雨，旱不为灾。县多山，民处险远者，艰于赴诉。吉安辄巡行就山寺谳狱，咸乐其便。

八年，署浦江，值水灾，奸民纠众掠富室，伐墓树，邻邑咸煽动。吉安曰："非法无以止奸民，非米无以安良民，良民安则奸民气散。"请运兵米所余以振之，民心渐定，乃擒首恶治如律。补余杭。

九年春，雨伤禾，粜仓谷以平米价，又运川米千石济之。十年，复被水，分乡设厂，煮粥以振，规画详密，竟事无拥挤之扰。邑多名区，次第修复之。惩讼师，勤听断，修志、葺学，文教丕振。在余杭七年，引疾归，遂不出。殁后，永康士民请祀名宦，建立专祠。

当时吏治积弊，有南漕北赈之说，南利在漕，相率讳灾。督抚藉词酌剂，置灾民于不问。苟有切求民瘼者，转不得安于位。吉安官浙前后几二十年，所莅多灾区，皆能举职。在新城减漕之三四，时论尤以为难。北赈之弊亦然。同时江苏知县李毓昌，以不扶同侵赈致祸，仁宗优恤之，重惩诸贪吏，盖欲以力挽颓风云。

毓昌，字皋言，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十四年，总督铁保使勘山阳县赈事，亲行乡曲，钩稽户口，廉得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状，具清册，将上揭。伸汉患之，赂以重金，不为动，则谋窃其册，使仆包祥与毓昌仆李祥、顾祥、马连升谋，不可得，遂设计死之。毓昌饮于伸汉所，夜归而渴，李祥以药置汤中进。毓昌寝，苦腹痛而起，包祥从后持其头，叱曰："若何为？"李祥曰："仆等不能事君矣。"马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伸汉以毓昌自缢闻。淮安知府王毂遣验视之，报曰："尸口有血。"毂怒，杖验者，遂以自缢状上。其族叔李太清与沈某至山阳迎丧，检视其籍，有残稿半纸，曰："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盖上总督书稿，诸仆所未及毁去者。丧归，毓昌妻有噩梦，启棺视，面如生。以银针刺之，针黑。李太清走京师诉都察院，命逮王毂、王伸汉及诸仆，至刑部会讯。山东按察使朱锡爵验毓昌尸，惟胸前骨如故，余尽黑。盖受毒未至死，乃以缢死也。仁宗震怒，斩包祥，置顾祥、马连升极刑，剖李祥心祭毓昌墓。毂、伸汉各论如律，总督以下贬谪有差。赠毓昌知府衔，封其墓。御制愍忠诗，命勒于墓上。毓昌无子，诏为立后，嗣子希佐赐举人，太清亦赐武举。

龚景瀚，字海峰，福建闽县人。先世累叶为名宦。曾祖其裕，康熙初，以诸生从军，援江西瑞州府通判。滇、闽变起，率乡勇为大军向导，擢吉安知府。时府城为逆将所据，大军驻螺子山，其裕供饷无乏。城复，抚疮痍，多惠政。后官河南怀庆知府，浚顺利渠，引济水入城便民，终于两淮盐运使。殁祀瑞州、吉安怀庆名宦祠。祖嵘，初仕浙江余杭知县，治县民杀仆疑狱，为时所称。擢直隶赵州直隶州知州，浚河兴水利。再擢江苏松江知府，渡海赈崇明灾黎，全活甚众。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单骑定万年县匪乱，殁祀饶州名宦祠。父一发，乾隆十五年举人，官河南知县，历宜阳、密县、林县、虞城四县，治狱明敏，能以德化。在虞城值水灾，勤于赈恤。朝使疏治积水，酾为惠民、永便诸渠，一发与灾民共劳苦，治称最。以病去，复起补直隶高阳。擢云南镇南知州，殁祀虞城名宦祠。

景瀚承家学，幼即知名。大学士朱珪督闽学，激赏之。乾隆三十六年成进士，归班铨选。四十九年，授甘肃靖远知县，未到官。总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卫县，判牍如流，见者不知为初仕也。七星渠久淤，常苦旱，景瀚筑石坝，遏水入渠，始通流。又浚常乐、镇静诸渠，重修红柳沟环洞及减水各闸，溉田共三十万亩，民享其利。

五十二年，调平凉、地硗瘠，缺米粟，景瀚请邻邑无遏粜。又当西域孔道，车马取给商贾，盐引敕派于民，官吏强买煤炭，皆为民病，一切罢之。由是商贾辐辏，食货流通，修柳湖书院，与诸生讲学，文风渐振。

五十五年，署固原州，汉、回杂处，时构衅。景瀚密侦诸堡，诛积匪，境内以安。五十九年，迁陕西邠州知州，嘉庆元年，总督宜绵巡边，调景瀚入军幕，遂从剿教匪，以功擢庆阳知府。宜绵总辖三省，从入蜀，幕府文书皆属景瀚。寻调兰州，仍在军充翼长。

景瀚从军久，见劳师糜饷，流贼仍炽，因上议备陈调兵、增兵、募勇三害，剿贼四难，谓："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则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谷，次筹画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反复数千言，切中事理。嗣是被兵各省举仿其法，民获自保，贼无所逞，成效大著。论者谓三省教匪之平，以此为要领。

五年，始到兰州任，七年，送部引见，卒于京师。其后续编《皇清文颖》，仁宗特出其《坚壁清野议》付馆臣载入。祀兰州名宦祠。自其裕至景瀚，四世皆祀名宦，海内称之。

景瀚子丰谷，官湖北天门知县，亦有治绩，不隳家声焉。

盖方泌，字季源，山东蒲台人。嘉庆初，以拔贡就职州判，发陕西，署汉阴厅通判、石泉知县。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州东百里曰龙驹寨，寨之东为河南，南出武关为湖北。路四通，多林莽山径，易凭匿。时川、楚教匪屡由武关入陕西。方泌始至，民吏扫地赤立，贼酋张汉潮拥众至，乃置药面

中，诱贼劫食，多死，遂西走，大军乘之，汉潮由是不振。方泌集众谋曰："贼虽去，必复来。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种亦死。我文官无兵，若能为吾兵，当全活尔。"众曰："惟命。"乃筑堡聚粮，户三丁抽一，得三千人，无丁者以财佐粮糗兵械，亲教之战，辰集午散，无废农事。

四年，贼屯山阳、镇安，将东走河南，迎击败之。又击贼于铁峪铺，贼据山上，而伏其半于沟，乃分兵翦伏，夺据东山上，数乘懈击之，贼宵遁。后贼由雒南东逸，方泌驰至分水岭，间道走铁洞沟出贼前伏待之，贼错愕迎战，遂败，斩首数百，乡兵名由是大振。自武关至竹林关，乡兵皆请隶龙驹寨。

五年，知州困于贼，方泌驰百九十里至北湾，贼惊曰："龙驹寨兵至矣！"时贼屯州西及雒南、山阳各万余人，欲东出。方泌勒乡兵二万，列三大营以待。会官军至，夹攻，贼大败，几尽歼。是役枕戈而寝者五十日，游击某诬以事，解职，大吏直之，得留任。贼遂相戒无过商州。

八年，授盩厔知县，犹时时入山搜贼，又获宁陕倡乱者四十余人。境内甫定，捐俸赈饥，旌死节妇，河滩、马厂、盐法，皆区画久远。擢宁陕厅同知。仁宗召见，问商州事甚悉。擢四川顺庆知府。渠县民变，大吏属以兵。方泌曰："此赛会人众，至各相惊疑，讹言横兴，非叛也。"捕十二人而变息。调成都，母忧归。服阕，授福建延平。寻调台湾，两署台湾道。屡谳大狱，皆聚众汹汹，稍激则变。方泌一以理谕，蔽罪如法。道光十八年，卒。

史绍登，字倬云，江苏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孙。以誊录叙布政司经历，发云南。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时滇盐归官办，民苦抑配，绍登弛其禁，释逋课者数百人。阅三载，配盐之五十七州县悉改商办，以文山为法。贵州苗乱，距文山尚数郡，绍登策其必至，集胥役健者亲教技击以备之。嘉庆元年，苗窜邻境之邱北，潜与文山侬、倮通。绍登谓不救邱北，文山侬、倮必不靖，亲率三百人往，人授刀一、铁镖三十。既至，当者辄仆，邱北廓清。而总督勒保剿苗失利，被围于贵州黄草坪，巡抚江兰檄绍登往援。至则贼围数重，内外不相闻，七战皆捷，乃达黄草坪。会贵州援兵亦至。比绍登上谒，总督曰："若文官，亦远来问我耶？"绍登陈解围状，不信。绍登请视战所贼尸，镖伤者，文山民壮所击；若刃伤，请伏冒功罪。总督初欲劾之，勘实乃已。巡抚闻绍登忤总督，大惧，令所用军费不得入报销，以是亏帑二万。寻兼署蒙自县事，两城相距三百里，交址贼侬福结粤匪犯文山，绍登驰一昼夜入城，率民壮出剿，禽其渠，峒卡悉复。擢云州知州，仍留文山任。

四年，初彭龄来为巡抚，性好察，开化总兵因蒙自变时怯懦为民所轻，衔绍登，谮之，遂以亏空劾。士民刊章庐绍登政绩，设匭醵金至三万。彭龄闻之悔，以完亏奏留任，余金无可返，建开阳书院焉。七年，署维西厅通判。厅民恒乍绷为乱，巢险不可攻。绍登廉得巢后岩壁陡绝阻，大溪，乃以篾为缆，募善泅者击缆岩树，对岸急引，如笮桥，攀援以登，壮士三百人从之。贼大惊乱，擒馘净尽。九年，卒。

李赓芸，字鄦斋，江苏嘉定人。少受学于同县钱大昕，通六书，苍、雅，三礼。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授浙江孝丰知县。调德清，再调平湖。下车谒陆陇其祠，以陇其曾宰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宰平湖，奉陇其为法，尽心抚字，训士除奸，邑中称神明。

嘉庆三年，九卿中有密荐之者，诏询巡抚阮元，元奏："赓芸守洁才优，久协舆论，为浙中第一良吏。"引见，以同知升用。五年，金华、处州两郡水灾，金华苦无钱，处州苦无米。赓芸奉檄，于恩赈外领银二万，便宜为之。以银之半易钱，运金华加赈，人百钱而钱价平。又以银之半运米至处州，减价粜，辘轳转运，而米亦贱。升处州府同知，调嘉兴海防同知，署台州府。寻擢嘉兴知府，正己率属，无敢以苞苴进者。治漕，持官、民、军三者之平，上官每用其言。

十年，水灾，减粜有实惠，赈民以粥。全活者众，以继母忧去官。服阕，补福建汀州，调漳州。俗悍，多械斗，号难治。赓芸召乡约、里正问之曰："何不告官而私斗为？"皆曰："告官，或一二年狱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先为身累。"赓芸曰："今吾在，狱至立剖。有不当，更言之，无所徇护。为我告乡民，后更有斗者，必禽其渠，焚其居，毋恃贿脱。"众皆唯唯退。已而有斗者，赓芸立调兵捕治，悉如所言，民大惧。赓芸曰坐堂皇，重门洞开，诉者直入，命役与俱。召所当治者，限时日。不至，则杖役。至则立平之释去。即案前书狱词，无一钱费。民皆欢呼曰："李公活我！"漳

属九龙岭多盗，下所属严捕，擒其魁十数，商旅坦行。故事，获盗当甄叙，悉以归属吏。寻擢汀漳龙道。

二十年，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使逾年实授。赓芸守漳州时，龙溪县有械斗，令懦不治。署和平令朱履中内狡而外朴，赓芸误信之，请以移龙溪。久之，事不办，始稔其诈。洎署布政使，改履中教职。履中亏盐课，恐获罪。具揭于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谓亏帑由道府婪索。督抚密以闻，解赓芸职质讯。赓芸之去漳，监造战船工未竣，留仆督率之，仆假履中洋银三百圆，诡以垫用告。赓芸如数给之，仆匿不以偿。福州知府涂以輈鞫之，阿总督意，增其数为一千六百，逼令自承，辞色俱厉，赓芸终不肯诬服。虑为狱吏所辱，遂自经。事闻，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往按其狱，得白。上以赓芸操守清廉，众所共知。其死由汪志伊固执苛求，而成于涂以輈勒供凌逼，褫志伊职，永不叙用。以輈、履中俱谴戍黑龙江，绍兰亦以附和革职。

赓芸家不名一钱，殁无以殓。盐法道孙尔准与之善，为经纪其丧。初，志伊亦重赓芸，曾荐举之。及擢布政，乘新舆上谒，志伊讽以戒奢，赓芸曰："不肖为大员，不欲效布被脱粟之欺罔。"志伊素矫廉，衔其语。又以遇事抗执，嫌益深。及狱起，履中忽自承妄奸，诿原揭为其仆窃印，志伊怒，必穷诘之。论者谓漳厂修船，例由龙溪县垫款，藩司发款，至道乃偿之，非赃私也。赓芸狷急，负清名，虑涉嫌不承，而志伊峻待绅士，不理于众与。赓芸善者，或以飞语中之。

方治狱使者至闽，士民上书为赓芸讼冤，感泣祭奠，踵接于门，为建遗爱祠。熙昌等据情奏请赐额表扬，仁宗以"大员缘事逮问，当静俟国法，若此心皦然，横遭冤枉，亦应据实控告，朝廷必为昭雪；乃效匹夫沟渎之谅，殊为褊急，不应特予旌扬。士民追思惠政，捐资立祠，斯则斯民直道之公，听之"。

伊秉绶，字墨卿，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嘉庆三年，出为广东惠州知府，问民疾苦，裁汰陋规，行法不避豪右，故练刑名，大吏屡以重狱委之，多所矜恤。陆丰巨猾肆劫勒赎，秉绶设方略，缚其渠七人戮之。

六年，归善陈亚本将为乱，提督孙全谋不发兵，秉绶乃遣役七十余人夜捣其巢，禽亚本，余党窜入羊矢坑。未几，博罗陈烂屐起事，请兵，提督复沮之。秉绶争曰："发兵愈迟，民之伤残愈甚。"提督不得已，予三百人。秉绶复曰："侦虚实，则三四人足矣。如用兵，以寡敌众，徒偾事耳。"提督不听，令游击郑文照率三百人往，孑身跳归，乱遂成。秉绶适以他事罣议去官，士民吁留军营。时提督既拥兵不前，其标兵卓亚五、朱得贵均通贼纵掠，为伪渠帅。秉绶愤懑，请兵益力，逢总督吉庆之怒，复以失察教匪论戍。会新总督倭什布至惠州，士民数千人诉秉绶冤，上闻，特免其罪，捐复原官，发南河，授扬州知府。

时秉绶方奉檄勘高邮、宝庆水灾，拉一小舟，凄户枉渚，必亲阅手记。及莅任，劬躬率属，赈贷之事，锱铢必核，吏无所容其奸。倡富商巨室捐设粥厂，费以万计。诛北湖剧盗铁库子辈，杖诡道诳愚之聂道和，它奸猾扰民者，悉严治之。民虽饥困，安堵无惶惑。历署河库道、盐运使，胥称职。寻以父忧去，家居八年。嘉庆二十年，入都，道经扬州，卒。

秉绶承其父朝栋学，以宋儒为宗。在惠州，建丰湖书院，以小学、近思录课诸生。在扬州，宏奖文学。殁后士民怀思不衰，以之配食宋欧阳修、苏轼及清王士祯，称四贤祠。

狄尚絅，字文伯，江苏溧阳人，寄籍顺天。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五十七年，授安徽黟县知县，父忧去。

嘉庆四年，起复，发广东，署化州知州。濒海犷悍，尚絅解除烦苛，治以简易。补花县，以乡兵助剿博罗乱匪有功，旋摄香山。十年，铨授江西南康知府。有武举调族侄妇，羞忿自尽，以无告发，事寝有年矣。尚絅甫下车，武举以他事涉讼，反覆诘问，忽露前情。穷究得实，置诸法，群惊为神。不期年，理滞狱百余，尽得情实。饶州有两姓争田，世相仇杀，尚絅为判断调和，争端永息。南安会匪李详诰传徒聚众，事发，大吏檄尚絅案之。戴奉飞实罪首，详诰为从，当减死。承审同官以详诰巨富，欲引嫌。尚絅曰："无愧于中，何嫌可避？"大吏亦虑与原奏不符，尚絅曰："不护前非，乃见至公。圣明在上，何虑焉？"卒从其议，株连者亦多省释。尝言："狱不难于无枉纵，惟干

证之牵累，吏胥之需求，受害者不可穷诘。生平思此，时用疚心。”又曰：“人知命、盗巨案之当慎，不知婚姻、财产细务，尤不可忽。盖必原情度势，使可相安于异日，不酿成别故，斯为善耳。”

南康治滨湖，风涛险恶，宋郡守孙乔年筑石堤百余丈，内浚二澳，可泊千艘。朱子知南康，增筑之，名紫阳堤。迤东水啮，侵及城址，明知府田琯增筑石堤百余丈以卫之，久俱圮。尚絅增修两堤，一准旧制，坚固经久。蓼花池周五十里，受庐山九十九湾之水，北入湖，水门浅隘，尚絅疏浚之，积潦消泄，岁增收谷万石。在任先后二十四年，所设施多规久远。历署饶州、吉安、广信三府，摄粮道。敝衣疏食，不问生产。引疾去官，不能归，卒于南康。

张敦仁，字古愚，山西阳城人。乾隆四十年进士，授江西高安知县，调庐陵。精于吏事，有循声。迁铜鼓营同知，署九江、抚州、南安、饶州诸府事。嘉庆初，改官江苏，历松江、苏州、江宁知府。六年，调授江西吉安。沿赣江多盗，遴健吏专司巡缉，责盗族禽首恶，毋匿逋逃，雇苻以靖，民德之。再署南昌，寻实授。所属武宁民妇与二人私，杀其夫，前守以夫死途中，非由妇奸报。敦仁覆鞫词无异，而其幼子但哭不言，疑之。请留前守同谳，遂得谋杀移尸状，狱乃定。龙泉天地会匪滋事，巡抚檄敦仁往按，未至，镇道已发兵禽二百余人，民惶惧。敦仁廉知匪党与温氏子有隙，非叛逆，法当末减，坐为首二人。又会匪素肆掠，富室为保家计，多佯附，实未身与。事发株连，囹圄为满。讯察其冤，尽得释。道光二年，擢云南盐法道，寻以病乞致仕。敦仁博学，精考订，公暇即事著述，所刻书多称善本。寄寓江宁，卒，年八十有二。著书遭乱多佚。

郑敦允，字芝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湖北襄阳知府。襄阳俗朴，讼事多出教唆。敦允长于听断，积牍为空。访所属衙蠹莠民最为民患苦者十余人，论如律。地号盗薮，请帑筹充缉捕费，多设方略，获盗百余。巨盗梅权者，勇悍多徒党，捕者人少莫能近，众至则逸。侦知所在，夜往擒之，其徒追者数百人。令曰：“欲夺犯者，杀而以尸与之。”众不敢逼。诉者麇储，曰：“久不敢言，言辄火其居。”敦允曰：“苦吾民矣！”遂置之法。枣阳地瘠民贫，客商以重利称贷田产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许贷户自陈，子浮于母则除之，积困顿苏。汉水啮樊城，坏民居，议甃石堤四百余丈，二年而成。明年，汉水大涨，樊城赖以全。襄阳岸高水下，遇旱，艰于引溉。颁筒车式，使民仿制，民便之。调署武昌，会大水，樊城石工制损，敦允固请回任修守。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议增筑子埝护堤根。灾民就食者数万，为草舍居老疾稚弱，令壮者赴工自食。敦允昕夕巡视，工未竟，致疾，未几卒。祀名宦。

李文耕，字心田，云南昆阳人。家贫，事亲孝，服膺宋儒之学。嘉庆七年进士，以知县发山东，假归养母。母丧，服阕，补邹平。到官四阅月，不得行其志，引疾去。以官累，不得归。

十九年，教匪起，寿张令以文耕娴武事，招助城守，训练、防御皆有法，贼不敢窥境。大吏闻其干略，起复补原官。在邹平五年，治尚教化。民妇陈诉其子忤逆。文耕引咎自责，其子叩头流血，母感动请释，卒改行。听讼无株累，久之，讼者日稀。善捕盗，养捕役，使足自赡，无豢贼。数亲巡，穷诘窝顿。尝曰：“治盗必真心卫民，身虽不能及者，精神及之，声名及之。”终任，盗风屏息。课诸生，亲为指授，勉以为己之学。民呼李教官，又呼为李青天。调冠县，迁胶州。浚云、墨二河。

道光二年，擢济宁直隶州，未之任。巡抚琦善特荐之，宣宗夙知其名，即擢泰安知府。调沂州，立属吏程课，谓：“官不勤则事废，民受其害。教化本于身，能对百姓，然后可以教百姓。”属吏皆化之。沂郡产槲树，劝民兴蚕，建义仓备荒，捕盗如为令时。寻擢兖沂曹道。司河事，修防必躬亲。属厅请浚淤沙，需银五万，往视之，曰：“无庸！春涨，即刷去矣。”果如其言。

五年，迁浙江盐运使，未几，调山东。时鹺业疲累，充商者多无籍游民，文耕知其弊，请分别征缓，以纾商力。责富商领运，不得因引滞贱价私卖，课渐裕。七年，擢湖北按察使，复调山东。严治胥役，诈赃犯辄置重典。断狱宽平，责属吏清滞狱，数月，积牍一空。谓：“山东民气粗而性直，易犯法，亦易为善，故教化不可不先。”

居三岁，调贵州。州县瘠苦，希更调，不事事。适权布政使，请以殿最为调剂，俾久任专责成。凿桐梓胡芦口，以息水患。黔产紬，无绵布，设局教之纺织。贫民艰生计，重利而薄伦常，撰文劝导，曰《家喻户晓篇》。十三年，休致归。

文耕平生以崇正学、挽浇风为己任，在山东久，民感之尤深，殁祀名宦。

刘体重，山西赵城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嘉庆初，以知县发湖南，历署石门、新化、衡阳、宁武、衡山、湘阴。晋秩同知，改江西。道光中，补袁州同知，擢广信知府。调吉安，又调抚州，所至有声。在抚州治绩最著，巡历属县，问民疾苦，集父老子弟勉以孝弟力田。属吏不职，参劾无徇。胥吏揽讼，痛惩之。厚书院廪饩。课士以经，动绳以礼法。遇大水，尽心赈恤，灾不为害，建义仓，积谷五万石。

十四年，擢河南彰卫怀道，管河事，修防有法。终任，黄流安澜。沁水堤由民筑，多单薄，择其要区加筑子埝，筹岁修费垂永久。漳河无堤防，勤疏浚，水患并息。创建河朔书院，仿朱子白鹿洞规条，以课三郡之士。十九年，擢江西按察使，迁湖北布政使。二十二年，乞病归，卒于家。

体重廉平不苛，尤长治狱。所居，吏畏民怀，讼狱日简。河北士民尤感之，殁祀名宦祠。

子煦，由拔贡授直隶知县，历权繁剧。咸丰初，迁开州知州。河决，赈灾，全活数万。治团练有功，署大名知府。十一年春，直隶、山东匪迭起，守城四十日，乘间出奇击贼，城获安。既而东匪西窜，势甚张，畿辅震动。煦督师破清丰贼垒，乘胜进攻濮州老巢。遇大雨，贼决河自卫，煦激励兵团，坚持不懈，贼穷蹙乞降，遂复濮州。开、濮之间，积水多沮洳，土人谓之水套，匪辄凭匿。至冬，复竖旗起事。煦率乡团八千人，追贼于冰天泥淖之中，三战皆捷，水套底定。同治元年，擢大顺广道，命偕副都统摅克敦布办理直、东交界防剿事宜，以劳卒于官。优诏赐恤，大名及原籍并建专祠。

张琦，初名翊，字翰风，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八年举人，以誊录议叙知县。道光三年，发山东，署邹平县。抵任，岁且尽。阅四百七十村，麦无种者。即申牒报灾，亲谒上官陈状。破成例请缓征，因邹平得缓者十六州县。民失物，误讼邻邑长山，归狱于琦。琦曰："汝失物地，大树北抑大树南？"曰："树北。"琦曰："若是，则我界也。"民愕然，曰："诚邹平耶？"即不欲以数匹布烦父母官。持牒去。后权章邱，邹平民时赴诉，琦曰："此于法不当受。"慰遣之。章邱民好讼，院、司、道、府五府吏皆籍章邱，走书请托，掎摭短长。琦任岁余，无一私书至。结案二千有奇，无翻控者。

五年，补馆陶，会久旱风霾，麦苗皆死，饥民聚掠。琦祷雨既应，严捕倡掠者。廉得富家闭粜居奇状，按治之，民大悦。乃请普赈两月。馆陶地褊小，赈数多邻邑数倍，大吏呵之。寻有诏责问岁饥状甚切，乃按临灾区，民迎诉赈弊，惟馆陶得实。始劾罢他邑令，厚慰琦。士有讼者，阅其辞不直，则曰："课汝文不至，讼乃至耶？"先试以文，不中程，责后乃决事，士讼遂稀。馆陶地斥卤，不宜谷，又卫水数败田。琦精求古沟防及区田法试行之，未竟，病卒。

在馆陶八年，民爱戴之，理讼不待两造集，即决遣之。以其辞质后至者，莫敢狡饰。有疑狱，亦不过再讯。胥吏扰民，必严论如法。然筹其生计必周，故无怨者。琦少工文学，与兄编修惠言齐名，舆地、医学、诗词皆深造。五十后始为吏，治绩尤著。时江西同知石家绍亦儒者，为治有古风，殆相亚云。

家绍，字瑶辰，山西翼城人。以拔贡为壶关县教谕。道光二年成进士，授江西龙门知县。发奸摘伏，以神明称。调上饶，再调南昌。首邑繁剧，而尽心民事，理讼尝至夜不辍。连年水患，饥民闻省会散赈，麇聚郭外。家绍与新建令同主赈，始散米，令饥民自爨。来者益众，赈所濒河，几莫能容。乃改散钱，令各返乡里，候截留漕米济之。时水灾益棘，家绍请开仓平粜，复分厂煮粥以赈。主者循例备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万，汹汹不可止。家绍至，谕之曰："食少人众，咄嗟不能办。汝等姑退，诘朝来，不使一饥民无粥啖也。"众皆迎拜曰："石爹爹不欺人，愿听处置。"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历署大庾、新城、新建三县，擢铜鼓营同知，署饶州、赣州二府，所至皆得民心。家绍口呐呐若不得辞，自大吏、僚友、缙绅、士民、卒隶无不称为循吏，顾自视歉然。尝曰："吏而良，民父母也；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吾不敢，吾其为民佣乎！"十九年，卒。五县皆祀名宦，南昌民尤德之，建祠于百花洲。

刘衡，字廉舫，江西南丰人。嘉庆五年副榜贡生，充官学教习。十八年，以知县发广东。奉檄巡河，日夜坐卧舟中，与兵役同劳苦，俾不得通盗，河道敛戢。署四会县，地瘠盗炽。衡团练壮丁，

连村自保。詗捕会匪，焚其籍，以安反侧。只治渠魁，众乃定。调署博罗，城中故设征粮店数家，乡又设十站，民以为累，衡至即除之。俗多自戕，里豪蠹役杂持之，害滋甚。衡释诬滥，严惩主使，锢习一清。补新兴，父忧去。

服阕，道光三年，授四川垫江，俗轻生亦如博罗，衡先事劝谕，民化之。获啯匪初犯者，曰："饥寒迫尔。"给资使自谋生，再犯不宥，匪辄感泣改行。调署梁山，处万山中，去水道远，岁苦旱。衡相地修塘堰，以时蓄泄，为永久之计。捐田建屋，养孤贫，岁得谷数百石，上官下其法通省仿行。寻调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号难治。白役七千余人，倚食衙前。衡至，役皆无所得食，散为民，存百余人，备使令而已。岁歉，衡谓济荒之法，聚不如散，命各归各保，以便赈恤，是年虽饥不害。

衡尝谓律意忠厚，本之为治，求达爱民之心。然爱民必先去其病民者，故恒寓宽于严。官民之阻隔，皆缘丁胥表里为奸。所至设长几于堂左右，分六曹为六橛。吏呈案，则各就所几橛庋之，击磬以闻。衡自取，立与核办，置之右几。吏以次承领，壅蔽悉除。有诉讼，坐堂皇受牒，亲书牒令原告交里正，转摄所讼之人，到即讯结。非重狱，不遣隶勾摄。即遣，必注隶之姓名齿貌于签，又令互相保结，设连坐法，蠹役无所施技。性素严，临讼辄霁颜，俾得通其情，抉不过十，惟于豪猾则痛惩不稍贷。尝访延士绅，周知地方利害，次第举革。待丞、尉、营弁必和衷，时周其乏，缓急可相倚。城乡立义学，公余亲课之。为治大要，以恤贫保富、正人心、端士习为主。总督戴三锡巡川东，其旁邑民诉冤者皆乞付刘青天决之，语上闻。

七年，擢绵州直隶州知州，宣宗召对，嘉其公勤。八年，擢保宁知府，九年，调成都。每语人曰："牧令亲民，随事可尽吾心。太守渐远民，安静率属而已，不如州县之得一意民事也。"然所在属吏化之，无厉民者。后擢河南开归陈许道，未几，病。巡抚为陈情及治蜀状，请优待之，以风有位。特诏给假调理。久之，病不愈，遂乞归。数年始卒。博罗、垫江、梁山、巴县皆请祀名宦祠。

同治初，四川学政杨秉璋疏陈衡循绩，并上遗书。穆宗谕曰："刘衡历任广东、四川守令，所至循声卓著。去官四十余年，至今民间称道弗衰。所著《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读律心得》等书，尤为洞悉闾阎休戚，于兴利除弊之道，筹画详备，洵无愧循良之吏。将历任政绩宣付史馆，编入《循吏传》，以资观感。"衡所著书，皆阅历有得之言，当世论治者，与汪辉祖《学治臆说》诸书同奉为圭臬。其后有徐栋著《牧令》诸书，亦并称焉。

栋，字致初，直隶安肃人。道光二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累迁郎中。究心吏治，以为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称州县之职，不外于更事久，读书多。然更事在既事之后，读书在未事之先，乃汇诸家之说为牧令书三十卷。又以保甲为庶政之纲，天下非一人所能理，于是有乡、有保、有甲。自明王守仁立十家牌之法，后世踵行，为弭盗设，此未知其本也。亦集诸说，成保甲书四卷。二十一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调汉中，又调西安，所至行保甲，皆有成效。兴安临汉江，栋补修惠春、石泉两堤，加于旧五尺，民颇苦其役。十数年后，大水冒旧堤二尺，乃感念之，肖像以祀。旧禁运粮下游，栋以兴安卑湿，积谷易霉变。既不能久储，又不能出境，图利者改种菸叶、蓝靛，歉年每至乏食。乃弛运粮之禁，民便之。举卓异，二十九年，以病归。咸同之间，在籍治团练，修省城，有诏录用，以老病辞，寻卒。祀兴安名宦祠。

姚柬之，字伯山，安徽桐城人。七世祖文燮，见本传。柬之少负异才，从族祖鼐学，道光二年成进士，授河南临漳知县，屡决疑狱。县民张鸣武控贼杀妻，称贼攀二窗棂入室。柬之勘窗棂窄，且夫未远出。诘之，果夫因逐贼，误斫杀妻。又常姚氏被杀，罪人不得。柬之察其时为县试招覆之前夜，所取第一名杨某不赴试，疑之。召至，神色惶惑，询其居，与常邻。乃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与杨语，遂得图奸不从强杀状。每巡行乡曲，劝民息讼，有诉曲直者即平之。漳水溢，赍粮赴灾区，且勘且赈，全活者众。兼摄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境与直隶大名毗连，多贼巢，掘地为窟，积匪聚赌，排枪手为拒捕计。柬之约大名会捕，赌窟除而盗风息。母忧去。

十二年，服阕，补广东揭阳。濒海民悍，械斗掳掠，抗赋戕官，习以为常。柬之训练壮勇，集绅耆于西郊，谕以保护善良，与民更化。最顽梗之区曰下滩，盗贼、土豪相勾结，柬之会营往捕，拒者或死或擒。一盗积犯十八案，召被害者环观，僇之，境内称快。有凶盗居钱坑，其地四面皆山，

不可攻。潮州故事，凡捕匪不得，则燕其庐，空其积聚。柬之戒勿焚烧，召耆老，谕交犯，不敢出。乃乘舆张盖入村，从仅数人，见耆老一一慰劳，皆感泣，愿更始。民在四山高望者，咸呼“好官”，次日遂交犯。自下滩示威，钱坑示德，恩信大著。收获时，巡乡为之保护，树催科旗。值械斗，则树止斗旗。一日，涂遇持火枪者，结队行，望见官至，悉没水中，命以渔网取之。讯为助斗者，按以法，自此械斗浸止。兴复书院，厚待诸生，回乡以新政告乡人，有变则密以闻，官民无隔阂。逋赋者相率输将，强梗渐化，县大治。

迁连州绥瑶厅同知，民、瑶构讼，判决时必使相安，遂无事。普宁县匪徒戕官肆劫，奉檄从镇道往捕治。匪以涂祥为巢穴，磨盘山为声援，地皆险。乃设方略，正军攻涂祥，调揭阳壮勇自磨盘岭突进破贼巢，获六百余人。事定，言官误论劾。朝使查勘，其诬得白。

十七年，署肇庆府，端溪大涨，城不没数版，柬之日夜立城下守御，预放兵粮，以平米价，民不知灾。十九年，擢贵州大定知府，俗好讼，柬之速讯速结，不能售其欺，期年而讼稀。白蟒洞地僻产煤、铁，有汪摆片者，据其地聚众结会，为一方害，捕灭解散，地连川、滇得，弭钜患焉。大定民、苗杂居，宜治以安静。大吏下令，柬之必酌地方之宜，不使累民。见多不合，疾引遂归。数年始卒。

吴均，字云帆，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道光十五年，大挑知县，发广东，授乳源，调潮阳。历署揭阳、惠来、嘉应、海阳。在海阳捕双刀会匪黄悟空，置之法。举卓异，署盐运司运同，擢佛冈厅同知，署潮州知府。咸丰二年，惠州土匪肆劫，均奉檄往，获匪千余，分轻重惩治，遂肃清。三年，实授。时东南各行省军事亟，福建、湖南大吏闻均名，先后奉调往襄剿匪，广东方倚为保障，坚留之。四年，江南大营散兵回粤，结匪为乱。贼首陈娘康拥众围潮阳，分党陷惠来，攻普宁。援军失利，均亲督战，败贼。甫解潮阳围，海阳彩阳乡匪首吴中庶乘间纠党陈阿拾煽众，旬日至万余人。大掠海阳，逼攻郡城，澄海匪首王兴顺亦与合。均檄潮阳令汪政分兵援郡城，战城下，歼贼数千，围解。自移军澄海，冒雨破贼巢，分路搜捕，清余孽。旋克惠来，斩陈娘康等于阵。未几，以积劳卒于官。均性清介，治潮最久，诛盗尤严。每巡乡，辄以二旗开导，大书曰：“但愿百姓回心，免试一番辣手。”化莠为良保全弥众。从役有取民间丝粟者，立斩马前，民益畏服。在潮阳以滨海地咸卤，开渠以通溪水，筑堤六千余丈，淡水溉田，瘠土悉沃。在海阳浚三利溪，加筑北堤，为郡城保障。及守潮州，修复州东广济大桥。附郭西湖山高出城上，登瞰全城如指掌，旧有高墉为犄角，久圮。均筑展新城，跨濠而过，围山于城内。至是匪乱围攻，竟不能破，民咸颂之。殁后，追赠太仆寺卿。光绪间，潮州建专祠。

王肇谦，字琴航，直隶深泽人。道光十四年举人，授福建海澄知县。马口乡民构衅互掠，亲谕利害，积嫌顿解。捕巨盗许蟳置诸法，群盗敛迹。富绅争产累讼，男妇数十人环跪堂下，援引古义喻之，更反自责。众赧然，谓今日始知礼义，讼以是止。邑民李顺发负杨茄柱金，为杨所留，乃以劫财诉诸教堂。教主移牒请严究，众汹汹。肇谦白上官：“茄柱无罪，不必治；教士骄心，不可长。”总督刘韵珂嘉其抗直。闽县上＜⿰竹旱＞村故盗薮，檄肇谦往捕。至则召其父老开陈大义，曰：“我来活若一乡，若列铳拒官，大府欲屠之，尚不知耶？”众大恐，肇谦曰：“某某皆大盗，速缚来！三日缮齐保甲册，吾保若无事。”遂立以盗献。厦门洋人因赁屋与民龃龉，奉檄往治，据理剖决两无所徇，洋人帖服。

咸丰二年，署上杭，时粤匪据江宁，福建贼林俊遥应之，陷漳州、永春、大田诸郡县。肇谦建碉储粟，制器械，简丁壮，为坚壁清野计，赖以无虞。三年，淫雨为灾，且赈且治军，率团勇越境剿松源县贼四千。擢永春直隶州知州，募乡兵二万，破林俊于城南山，擒土匪邱师、辜八等。

署漳州知府，漳浦古竹社蔡全等为乱，肇谦设方略，约内应，生擒全，诏嘉之，晋秩知府。漳俗犷悍难治，肇谦谓民不奉法，由吏不称职。课所属清案牍，勤催科，惩械斗，严缉捕，表义行，振文教，以能否为殿最，漳人以为保障。署延建邵道，调署兴泉永道，未行，粤匪窜入境，肇谦誓以死守，督军随按察使赵印川十三战皆捷，以劳卒。诏赠光禄寺卿，祀上杭名宦祠。

曹瑾，字怀朴，河南河内人。嘉庆十二年举人。初官直隶知县，历署平山、饶阳、宁津，皆得

民心。赈饥惩盗，多惠政。补威县，调丰润，以事落职。寻复官，发福建，署将乐。又以失察邪教被劾，引见，仍以原官用。道光十三年，署闽县，旗兵与民械斗，持平晓谕利害，皆帖伏。值旱，迎胡神于鼓山祷雨，官吏奔走跪拜街衢间，瑾斥其不载祀典，独屹立不拜。大吏奇之，以为可任艰钜。时台湾岁歉多盗，遂补凤山。问疾苦，诘盗贼，剔除弊蠹，顺民之欲。淡水溪在县东南，由九曲塘穿池以引溪水，筑埤导圳。凡掘圳四万余丈，灌田三万亩，定启闭蓄泄之法，设圳长经理之。

二十年，擢淡水厅同知，海盗剽劫商贾，漳、泉二郡人居其间，常相仇杀，又当海防告警。瑾至，行保甲，练乡勇，清内匪而备外侮。英吉利兵舰犯鸡笼口，瑾禁渔船勿出，绝其乡导，悬赏购敌酋，民争赴之。敌船触石，禽百二十四人。屡至，屡却之。明年，又犯淡水南口，设伏诱击，俘汉奸五、敌兵四十九人。事闻，被优赍。未几，和议成，英人有责言。总督怡良知瑾刚直，谓曰："事将若何？"瑾曰："但论国家事若何，某官无足重，罪所应任者，甘心当之。但百姓出死力杀贼，不宜有负。"怡良叹曰："真丈夫也！"卒以是夺级。后以捕盗功晋秩，以海疆知府用。瑾遂乞病归，数年始卒。

桂超万，字丹盟，安徽贵池人。道光十二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苏。署阳湖四十日，巡抚林则徐贤之，补荆溪。未任，父忧去。

十六年，服阕，援直隶栾城。捕盗不分畛域，每于邻邑交界处破贼巢，盗风息。浚洨河、金水河及城河，通沟洫，平道路，水潦无患。限绅户免役不得过三十亩，免累民。劝树畜，修井粪田，种薯芋以备荒。复书院，设义塾，化导乡民，习异教者多改行。调万全，署丰润。值英吉利犯天津，沿海戒严。超万训练乡勇，募打鸭善枪法者以备战。后粤匪犯畿辅，天津练勇效超万法，颇收鸭枪狙击之效。诏举贤吏，总督讷尔经额荐超万持躬廉谨，尽心民事，迁北运河务关同知。

二十三年，擢授江苏扬州知府。扬俗浮靡，超万励勤俭，严禁令，凡衙蠹、营兵、地棍、讼师诸害民者，悉绳以法。讼于府者，一讯即结。逾两年，调苏州。时漕弊积重，大户短欠，且得规包纳运丁，需索日增，官民交困。超万为减帮费、均赋户之议。乃访惩豪猾，示均收章程，依限完纳，即赦既往。请大吏奏定通行，积困稍苏。屯佃求减租，聚众殴业主，粮艘水手因行海运失业，勾结滋事，势皆汹汹。超万处以镇静，先事戒备，得弭乱萌。署粮储道。二十九年，擢福建汀龙漳道。乞病归。咸丰中，粤匪扰安徽，超万在籍治乡团。同治初，福建巡抚徐宋干荐之，署福建粮储道，寻擢按察使。年八十，卒于官。

张作楠，字丹邨，浙江金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铨授处州府教授。擢江苏桃源知县，调阳湖。治事廉平，人称儒吏。道光元年，擢太仓直隶州知州。三年，大水，作楠冒雨履勘灾乡，问民疾苦，停征请赈，借帑平粜。疏浚境内河道，以工代赈。水得速泄，涸出田亩，不误春耕，人刊《娄东荒政编》纪其事。寻奉檄赴松江谳狱，乡民讹传去官，虑仍收漕，纷纷奔诉。会瀕海奸徒乘间蠢动，作楠闻变，驰回，中途檄主簿萧＜□曾羽＞赴茜泾捕首恶，胁从罔治，事遂定。作楠勤于治事，案无滞牍。暇则篝灯课读，妻、女纺织，常至夜分。人笑其为校官久，未改故态。

五年，擢徐州知府，受代以平粜亏帑二万金，弥补未完。作楠自危，巡抚陶澍曰："救灾民如哺儿，失乳即死。吾方咎汝请粜时，顾虑折耗不兑稍稽。遗大投艰者，胡亦泥此？且绅民已代致万金，不汝责也！"徐州亦被灾，筹赈甚力，民赖以苏。在任两载，乞养归。乡居二十余年，足迹不入城市。三子皆令务农、工，或问："何不仍业儒？"曰："世俗读书为科名，及入仕，则心术坏，吾不欲其堕落也。"作楠精算学，贯通中西。在官以工匠自随，制仪器，刊算书。所著书，汇刻曰《翠微山房丛书》，行于世，学者奉为圭臬焉。卒，祀乡贤祠。

云茂琦，广东文昌人。道光六年进士，授江苏沛县知县。询民疾苦，恳恳如家人。劝以务本分、忍忿争，讼顿稀。县地卑，多积潦，开浚沟洫，岁获屡丰。筹缉捕经费，获盗多，给重赏，盗贼屏迹。课诸生，先德行。后文艺，语以身心性命之学。邻邑闻风而来，书院斋舍至不能容。总督蒋攸铦称其有儒者气象。调六合，连年大水，灾民得赈，无流亡。邑多淫祀，毁其像，改书院。卫田多典质，为清理复业，运户得所津贴，漕累以纾。考最，入觐，改官兵部郎中，又改吏部。未几，告养归。家居十数年，设田赡族，乡邑兴革，无不尽力。主讲课士有法。卒，祀名宦祠。

清史稿卷四七九　列传第二六六

徐台英　牛树梅何曰愈　吴应连
刘秉琳夏崇砥　夏子龄　萧世本
李炳涛俞澍　朱根仁　邹钟俊　王懋勋
蒯德模林达泉方大湜陈豪
柯劭憼　朱光第涂官俊陈文蕨　李素
张楷　王仁堪

徐台英，字佩章，广东南海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湖南华容知县。俗好讼，台英谓讼狱纠缠，由于上下不通。与民约，传到即审结，胥役需索者痛惩之。一日，阅呈词，不类讼师胥吏笔，鞫之，果诸生也。拘至，试以诗、文，文工而诗劣。谕曰："诗本性情，汝性情卑鄙，宜其劣。念初犯，姑宥，其改行！"其人感泣。去规复沱江书院，月自课之。曰："陆清献作令，日与诸生讲学。吾不晓讲学，若教人作文，因而诱之读书立品，是吾志也。"县田有圻田、垸田、山田之分。濒湖地，旱少潦多，垸、圻例有蠲缓，田无底册，影射多。书役垫征，官给空票。花户粮数，任其自注。役指为欠者，拘而索之，官不知所征之数。保户包纳漕米，相沿以为便，挟制浮收，无过问者。积欠数万，官民交病。台英知其弊，乃清田册，注花户粮数、姓名、住，址立碑垸上，使册不能改。应缓、应征者可亲勘，而影射之弊绝。申粮随业转之例，即时过割，而飞洒之弊绝。收漕分设四局，俾升合小户，就近输民，免保户之加收，而包纳之弊绝。垸田旧有堤修费，出田主。有挪垸田作圻田，冀免堤费者。有卖田留税，派费赔累者。有卖税留田，派费不至者，堤费不充。一垸堤溃，他垸同希豁免。凡借帑修堤者，久无偿，相率亡匿。台英丈田均费，低洼者许减派，不许匿亩。其人户俱绝，归宗祠管业承费。巨族有抗者罪之。行之期年，堤工皆固，逋赋尽输。

调耒阳。耒阳征粮，由柜书里差收解，取入倍于官。刁健之户轻，良善之户重，民积忿。有杨大鹏者，以除害为名，欲揭竿为乱。事平，台英遂尽革里差。时上官欲命举甲长以代里差，仍主包收包解。台英以甲长之害，与里差同。因集乡绅问之曰："巡抚命汝等举甲长，何如？"曰："无人愿充。"台英曰："甲长所虑在不知花户住址，汝等所虑在甲长包收。吾今并户于村，分村立册。以各村粮数合一乡，以四乡粮数合一县。各村纳粮，就近投柜，粮入串出，胥吏不得预。甲长祗任催科，无昔日包收之害。此可行否？"众皆拜曰："诺。"台英曰："隐匿何由核？"众曰："取清册磨对，有漏，补入可耳。"曰："虚粮何由垫？"曰："虚粮无几，有则按亩匀摊可耳。"数月而清册成，粮法大定。大鹏之乱，诱胁者多。台英禁告讦，一县获安。以忧去官。

同治元年，诏起用，发浙江，署台州知府，未任，卒。

牛树梅，字雪桥，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四川彰明知县，以不扰为治。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邻县江油匪徒何远富纠众劫中坝场，地与彰明之太平场相近。树梅率民团御之，匪言我不践彰明一草一木也。迨官军击散匪众，远富匿下庄白鹤洞，恃险负隅。遥呼曰："须牛青天来，吾即出。"树梅至，果自缚出。擢茂州直隶州知州，寻署宁远知府。地大震，全城陷没，死伤甚众。树梅压于土，获生。蜀人谓天留牛青天以劝善。树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所以赈恤灾黎甚厚，民愈戴之。父忧去官。

咸丰三年，尚书徐泽醇荐其朴诚廉干，诏参陕甘总督舒兴阿军事。八年，湖广总督官文荐循良第一，发湖北，病未往。

同治元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复荐之，擢授四川按察使，百姓喜相告曰："牛青天再至矣！"三年，内召，以老病不出，主成都锦江书院。时甘肃回匪尚炽，树梅眷念乡里，遗书当事，论剿回宜用土勇。略云："军兴以来，剧寇皆南勇所扫荡。今金积堡既平，河州水土尤恶。若参用本省黑头勇，其利有六：饱粗粝，耐冰霜，一也；有父母兄弟妻子之仇，有田园庐墓之恋，二也；给南勇半饷，即乐为用，三也；无归之民，收之，不致散为贼，四也；久战狄、河一带，不费操练，五也；地势熟习，设伏用奇，无意外虞，六也。"后总督左宗棠采其说，主用甘军，卒收其效。光绪初，归里，卒，

年八十四。

何曰愈，字云畎，广东香山人。父文明，河南洧川知县，有惠政。曰愈少随父宦，读书励志，有干材。道光初，授四川会理州吏目。土司某桀骜，所部夷人杀汉民，知州檄曰愈往验，以贿乞免，却之。乃率众来劫，不为动，卒成验而还。狱上，大吏廉得直，曰愈由是知名。捐升知县，以习边事，办西藏粮台，三载，还补岳池县。不畏强御，豪右敛戢。练乡团，缮城郭，庀器械。逾数年，滇匪犯岳池，后令赖所遗械以拒贼，时比张孟谈之治晋阳云。调署平山，以母忧去。

咸丰六年，服阕，宁远府野夷出巢焚掠，大吏檄曰愈参建昌镇军事。川西猓夷凡数十支，自雷波、峨边，滇南二十四塞，频年肆扰。值西昌县告变，曰愈驰至，众大哗，曰："夷伤吾人。"曰愈曰："若等平日欺夷如鹿豕，使无所控告，故酿祸。今且少息，吾为若治之。"乃集兵练出不意捣夷巢，夷皆匍匐听约束。汉民屋毁粟罄，夷请以山木供屋材，并贷谷为食。曰愈谕民曰："此见夷人具有天良，若等毋再生衅。汉民遂相安。曰愈既益悉夷、番之情伪，山川之险隘，拟绥边十二策，格不得上。未几，滇匪韩登鸾纠众入会理州境，声言与回民寻仇。回民疑汉民召匪，因焚民居。曰愈率一旅往，闻流言奸细伏城内，乃下令毋闭城。三日后，按户搜查，容奸细者从军法。越三日，城内外贼党悉遁。曰愈曰："吾不闭门、不遽搜者，正开其逃路耳。"众皆服。遣人持榜文谕登鸾，遵示释怨退去。复持谕回民，回民曰："昔日被水灾，田庐尽没，何公一骑渡水赈我，又为我浚河，至今无水患。戴德未忘，今敢不遵谕！违者诛之。"自是回民亦不扰州境。事定，镇府上其功，会有攘之者，遂不叙。比粤匪犯蜀，曰愈数陈机宜，当事不能用。退居灌县，后归，卒于家。子璟，官至浙闽总督。

吴应连，江西南城人。道光元年举人，以知县拣发四川。历署天全、涪州、永川、安岳、蒲江、新津、绵竹、仁寿诸州县。补石泉，调彭县。宦蜀先后二十年，所至修塘堰，浚河渠，平治水陆道涂，捕盗贼、土豪，抚灾民，皆有实政。咸丰初，蜀匪渐炽，应连在彭县，编团储械，以备不虞。四年，卒于官。未几，悍匪迭来犯，赖乡勇保全危城，民思遗绩，留殡于城内三忠祠旁，岁时祀之。涪州、安岳、永川、石泉、仁寿先后请祀名宦祠。

刘秉琳，字昆圃，湖北黄安人。咸丰二年进士，授顺天宝坻知县。持躬清苦，恤孤寡，惩豪猾，悉去杂派及榷酤赢余者。索伦兵伐民墓树，纵马蹂田禾，反诬村民絷其马，秉琳力争得直。蝗起，督民自捕，集资购之，被蝗者得钱以代赈，且免践田苗。迁宛平京县。十年，英法联军犯京师，秉琳奉檄赴营议犒，纳刀靴中，虑以非礼相加，义不受辱。抗论无少屈，犒具皆如议。寻引疾归。

穆宗登极，有密荐者复至直隶，署任邱。民以驿车为累，筹资招雇，永除其害。擢深州直隶州知州。七年，捻匪张总愚窜畿辅，且至，人劝其眷属可避，秉琳曰："吾家人皆食禄者，义不可去。"授兵登郭，乡民及邻境闻之，咸挈入保，至十余万人。婴城四十余日，贼围之，不破。秉琳上书统帅，言贼入滹沱，河套势益蹙，宜兜围急击，缓将偷渡东窜。卒如其言。寇平，优叙。州地多斥卤，民以盐为恒产，课与常赋埒，水旱不得报灾，非漉盐无以应正供。秉琳议官销法，以杜私贩，民悦服。

九年，擢正定知府。滹沱溢，发所储兵米以赈。筑曹马口、回水、斜角三堤，水不啮城，民用安集。郡与山西接壤，固关守弁，苛税煤铁，商贩委物于路，聚众上诉。秉琳往解散，除其重征。镇将获盗三，已诬服，秉琳鞫之，乃兵挟负博嫌，栽赃刑逼，以成其狱，释三人者而重惩其兵。

光绪元年，擢天津河间道，兼辖南运河工。请复岁修银额，河兵口食足，乃无偷减工料之弊。筑中亭河北堤，涸出腴田千余顷。时方旱，流民集天津，设粥厂，躬亲其事，所活甚众。尝太息曰："哺饥衣寒，救荒末策也。本计当于河渠书、农桑谱中求之。"四年，乞病归，数年卒。同治初年，军事渐定，始课吏治。大学士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下车即举贤员，如李文敏、任道熔、李秉衡，后并至巡抚。秉琳及陈崇砥、夏子龄、萧世本诸人，治行皆卓著，当时风气为之一振云。

崇砥，字亦香，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五年举人，咸丰三年，大挑知县，发直隶，授献县。盗贼充斥，严缉捕，渠魁多就擒。治乡团十六区，合千五百人，分班轮值，邑以有备。捻匪张锡珠扰畿辅，崇砥开城纳逃亡，誓众效死。县境臧家桥为通衢，河间守欲毁桥阻贼，崇砥谓："方宜安集难

民，遥为声援，岂可夷险示弱？且委东乡于贼，非计也。”竟不毁桥，贼旋引去。大学士祁寯藻疏荐之，擢保定府同知，管水利。崇祫以府河港汊纷歧，苦易淤。设水志，增夫役、器具，以时汰淤。商船打坝阻水，为设坝船，给板椿，过浅构桥咸称便。同治八年，署大名知府，兵乱时，民多筑寨堡自卫，后事定，浸至藏奸抗官。崇祫亲履勘，收缴军械，易正绅司之，浇风渐息。畿南久苦旱，赈难普及，崇祫议有田十亩以上者不赈；极贫，大口钱千，小口半之，壮者不给。先编保甲，造细册，不曰赈而曰贷。事毕，奏请蠲贷，民安之。南乐县民抗徭聚众，令告变。崇祫轻骑往，平其轻重，众欢然输纳。副将驻兵献县，兵不戢，乡团疑其匪也，戕副将。既而知误，畏罪，众聚不散。檄崇祫往治，令缚首祸者，胁从皆免之。调署顺德府，寻擢河间知府。河间素多讼，崇祫克期审结，数决疑狱，期年而清。滹沱下游为灾，崇祫请筑古洋河堤，自献县至肃宁六十里。于蔡家桥作堤防支流，开沟六千丈，以资宣泄。自冯家村至高旦口，造桥建闸，防子牙河暴涨。于是古洋通流，近地皆大稔。光绪元年，卒于官，祀名宦。

夏子龄，字百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六年，会试第一，成进士。初官礼部主事，任事果决，尚气节。库丁贿当事，请准捐考，力持驳议，时称之。改授河南汲县知县，勤听讼，严治盗，遇事持大体。咸丰初，诏求人才，巡抚潘铎特荐之，会母忧去官。服阕，授直隶深泽，调饶阳。比岁旱蝗，盗劫肆扰，选健役百人，教以技击，更番直。有事，虽午夜立率以出，捕剧盗几尽。分境内团练为八区，轮期会操，久之皆可用。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畿南土匪蜂起，冀州王洛悦，河间刘四、贾濉等，各麇集千人，连扰郡邑。子龄率团勇迎击境上，斩获数百。刘四受创遁，王洛悦闻风惊溃。刘四等寻于他县被擒伏法，王洛悦亦就抚。事平，优叙。县旧为滹沱所经，北徙已久。十一年，上游决溢，水骤至，近郊为泽国。访寻故道，浚老涧沟，上接安平境，下入献县之廉颇洼，以资宣泄。次年，水复至，畅流不为患。城西官道冲刷成河，建长桥五十丈，民便之。迁宛平京县。擢易州直隶州知州。西陵在州境，故事，护陵俸饷及祭品、牛羊、刍豆、州领帑给之。陵员与州吏因缘为侵蚀，数烦朝使察治。子龄与守陵大臣议订章程，弊去泰甚，始相安焉。岁旱，奸民聚众扰大户，立杖毙煽众者。劝捐赈恤，灾不为害。同治六年，河北马贼起，扰及邻境，募勇治团如饶阳时，匪慑其名不敢犯。次年，捻匪窜扰畿辅，守要隘，清内匪，防军久驻，有淫掠者，立斩以徇，阖境肃然。论功，晋秩如府。美利坚教会私购民居为耶苏堂，执条约与争。以其无游历执照，购屋未先告，州境附近陵寝，有关风水，皆与约背，竟退价撤契，且杜其后至。寻请离任，以知府候补。未几，卒。易州、饶阳并祀名宦祠。子诒钰，官永年知县，亦以廉平称，有治绩。

世本，字廉甫，四川富顺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改直隶知县。先在籍治团练有声，曾国藩莅直隶，辟为幕僚。九年，天津民、教相哄，毙法国领事，几肇大衅，遂以世本署天津县，寻实授。天津民悍好斗，锅夥匪动为地方害，世本严惩之。地为通商大埠，讼狱殷繁，世本手批口鞫，断决如神。逾年，父忧去。服阕，仍补天津。岁旱，灾黎就食万数，给粥、施医无失所。调清苑，擢遵化直隶州知州，复以母忧去。服阕，以知府候补，管天津守望局。捕诛大盗王洛八、谢昆，海道肃清。倡修运河堤，以免水患。疏潴龙河故道，开范家堤及石碑河、宣惠河、金沙岭下水道四十余里。皆藉赈兴工，民利赖之。署天津、正定两府。十三年，卒。附祀曾国藩祠。

李炳涛，字秋槎，河南河内人。咸丰中，就职州判，谒曾国藩于军中，寻佐皖军营务。能调和将士，积功晋同知，留安徽。同治四年，国藩北征捻匪，炳涛上书言四事：一，专责防堵，以严分窜；一联络民团，以孤贼势；一，设局开荒，以资解散；一，多备火器，以夺贼长。国藩颇采其言。檄查亳州圩，炳涛微服出入，尽得诸匪徒姓名及蠹役胡采林通匪虐民状，诱采林诛之，竿其首，一州惊欢。自是讼狱者咸取决于炳涛。按圩查阅，立条教，别良莠，戮悍贼二百，予自新者三千。期年而俗变，无盗窃者。

五年，捻匪窜州境，晓诸圩以大义，虽与寇有亲故者，无敢出应，捻匪引去。六年，署蒙城县。蒙、亳接壤，瘠苦尤甚。炳涛锄强梗，抚良懦，振兴书院，弦诵声作。捻匪余党解散及各军凯撤还乡者数千人，弹压安辑，民用晏然。巡抚英翰疏陈炳涛治行为安徽第一，被诏嘉奖。十年，调署亳州。

寻擢庐知府。庐州故剧郡，中兴以来，元勋宿将相望，豪猾藉倚声势为不法，官吏莫敢谁何，炳涛严治之，稍戢。无为州江堤，官督民修，炳涛禁胥吏索规费，工必核实。府东施河口为冲途，冬涸，商船以数牛牵挽始行。时值旱灾，以工代赈，浚河深通，运赈者皆至，商民便之。西洋人欲于城内立教堂，成有日矣。炳涛谕地主曰："尔不闻宁国之变耶？他日民、教有争端，尔家首祸。"其人惧，事得寝。光绪二年，大江南北讹言有妖术剪人发者，民情汹汹，奸民藉以倡团立卡，多苦行旅。炳涛遍示城邑无妄动，诛一真匪，其疑似者悉不问，人心旋定。三年，母忧去官。皖南兴辨保甲恳荒，大吏奏调炳涛主其事。五年，卒于宁国。

炳涛机警，善断狱。在蒙城，营马为贼所劫。乃传谕，诘旦城但启一门。见有马奔出，有鞍而无辔，命羁之。俄一人手持一封，将出城，回顾者再，缚之。发其封，则辔与劫物皆在，其人伏罪。在亳州，田父报子夜投井死，验无伤，井旁有汲水器。炳涛念夜非取水时，既愿死，何暇持器。询其妇，无戚容。侦其平日与邻妇往来，拘邻妇鞫之，果得状。盖邻妇弟与妇通，欲害其夫。适其夫以事忤父，邻妇邀醉以酒而投之井。置汲器者，欲人信其取水投井也。于是皆伏法。时皖北被兵久，抚辑遗黎，多赖良吏，炳涛为最。又有俞澎、朱根仁、邹钟俊、王懋勋，并为时所称。

澍，直隶天津人。以县丞发安徽，襄寿春镇军事。咸丰六年，署蒙城知县。时县城初复，人烟寥落，招集流亡，以大义激绅民，筑城筹守御，趋工者踊跃，不费公家一钱。捻渠苗沛霖，反侧叵测，窥县城十余次，不能破城。有内应贼者，捕斩三人而贼退。七年，攻贼于酆墟，擒其酋徒成德等。八年，攻克龙元贼垒。捻酋孙葵心来犯，出奇计击走之。附近捻墟，摄于声威，往往反正受约束。九年，实授。先后叙功，晋同知直隶州。在官数年，洁己爱民。及殁，民皆痛哭，送其柩二千里归葬。诏赠道衔，建专祠。

根仁，字礼斋，江苏常熟人。以州判从军，晋秩知县，留安徽。同治三年，署定远。兵燹初定，征调尚繁。前令试办开征，根仁以民不堪命，请缓之。筹备供亿，民无所扰。捕巨猾雍秀春未获，得党羽名册，根仁曰："我何忍兴大狱以博能名？丧乱未平，民气未固，激之生变，可胜诛乎？"遂火其册，闻者为之改行。踮鸡冈周姓聚旅居，有从逆者已死，里人利其田庐，致周族人于狱，根仁一讯释之。后再署定远，捻匪扰境，根仁修城浚隍，聚粮固守。暇辄轻骑巡乡，劝民修复陂堰，十家治一井，田二顷辟一塘，旱不为灾。历署阜阳、怀宁，捕阜阳积匪程黑，置之法。补全椒，兴水利，有实政。光绪四年，卒。

钟俊，字隽之，江苏吴县人。同治中，以州判官安徽，积劳晋秩知县，补太平。平反冤狱，慈祥而人不欺。垦荒劝农，蒿菜尽辟，不追呼而赋办。邑行淮盐，与浙引接界，屡以缉私酿大狱，乃请以官牒领盐，试办分销，民始安。修复水利，兴书院，储书七万卷。辑儒先格言，曰《人生必读书》。训士敦本行，旌节孝，修祠祀，举行宾兴乡饮酒礼。在任五年，以兴养立教为务。调太和，历署怀宁、六安、阜阳、芜湖、涡阳，所至有声。光绪中，乞休，卒于家。清贫如故。子嘉来，官至外务部尚书，守其家法焉。

懋勋，字弼丞，湖北松滋人。咸丰中，以议叙县丞，发安徽，从军有功，晋知县。历署颍上、合肥、亳州、泗州。补六安直隶州知州，因事去职。寻因筹赈捐，奖以知府候补。懋勋先后官安徽近五十年，任亳州、泗州皆三次。初至亳，捻匪苗沛霖初平，清查户口，收缴军械，平毁寨堡数百，民始复业。惩械斗，清积案，厘学产，复书院，士民戴之。以父忧去，会巡抚过境，州人万众乞留懋勋，巡抚许以俟服阕重任，后如其言，夹道欢迎。光绪初，存饥，煮粥以赈。河南、山西、陕西饥民流转入境，留养资遣，全活无算。泗州濒洪泽湖，为匪薮，捕诛剧盗数十，闾阎得安。治狱无株连，禁差保扰民。劝农事，励风化，亲历乡曲，民隐悉达。最后至泗，距前已二十余年，盗贼闻风远窜，奸胥皆避归田野。宣统元年，卒。

蒯德模，字子范，安徽合肥人。咸丰末，以诸生治团练，积功存保知县，留江苏。

同治三年，署长洲。时苏州新复，盗日数发，德模侦之辄获。有匿镇将营者，亲往擒以归，置之法。车渡民聚众抗租，或欲慑以兵。德模曰："是激之变也。"扁舟往，治首恶，散胁从，事立平。治有天主堂，雍正间鄂尔泰抚苏，改祠孔子，泰西人伊宗伊以故址请。德模曰："某官可罢，此祠非

若有也。”卒不行。奸人诱买良家女，倚势豪为庇，德模挈女亲属往出之，豪亦屈服，其不畏强御类此。常周行乡陌，田夫走卒相酬答，周知民隐。驭下严而恤其私，胥役奉法，不敢为蠹。附郭讼狱故繁，日坐堂皇判决，间用俳语钩距发摘，豪猾屏息。然执法平，不为核刻。上官遇疑狱，辄移鞫治，多所平反。治长洲四年，判八百余牍，尽惬民意，或播歌谣焉。

江北大水，灾民麇集，德模请于大吏，分各县留养，三万余人无失所。民有为饥寒偷窃者，设化莠室，给衣食，使习艺，艺成遣归。为浒墅关营筹刍秣费，永免比闾供役。修望亭塘，为桥二十八，以利行旅。兵祲之后，百废待举，坛庙、仓廒、书院、善堂、祠宇及先贤祠墓，率先修复。不足，则斥俸助之。征漕，旧有淋尖、踢斛、花边、样米、捉猪诸色目，又有截串、差追诸弊，一皆革除，不追呼而赋办。惟大小户均一，便于民而不便于绅，御史朱镇以浮收劾奏，事下按治。总督曾国藩、巡抚郭柏荫奏雪之。诏以“是非倒置”切责原奏官。旋署太仓直隶州知州、苏州知府。

九年，调署镇江，时天津民击毙法兰西领事丰大业，沿江戒严。德模至，则葺外城，浚甘露港，召还居民之闻警远徙者，人心始定。调署江宁，未几，擢四川夔州知府。府城滨江，屡圮于水，修筑辄不就。德模自出方略，筑保坎十三道，甃以方丈大石，层累而上。捐万金以倡其役，不二年遂成。附郭有臭盐碛，盛涨则没水，水落，贫民相聚煎盐。嗣为云阳灶户所持，请封禁，然冬令私煎如故，聚众抗捕无如何。德模请弛禁，官买其盐，运销宜昌。不夺奉节贫民之业，不侵云阳销引之岸，遂著为令。劝民种桑，奉节一县二十二万株，他邑称是。在夔四年，卒于官。长洲、太仓、夔州皆祠祀之。

林达泉，字海岩，广东大埔人。咸丰十一年举人，江苏巡抚丁日昌辟佐幕府。留心经济，每论古今舆图、武备及海外各国形势，历历如指掌，日昌雅重之。同治三年，粤匪余孽窜广东，达泉归里练乡勇，筹防御，大埔得无患。叙绩，以知县选用。七年，随剿山东捻匪有功，晋直隶州知州，发江苏。八年，署崇明知县。乱后凋敝，达泉革陋规，清积狱，修城垣，浚河渠，建桥梁，置义冢，增书院膏火，设同仁育婴堂。利民之政，知无不为。及去任，父老遮道攀留。其后兵部侍郎彭玉麟巡阅过境，见老者饥踣于道，与之食，曰：“若林公久任于此，吾邑岂有饥人哉？”十一年，署江阴。城河通江潮，又县境东横河关，农田十余万亩，灌溉之利，乱后皆淤塞，大浚之。建义仓，劝捐积谷。所定章程，历久遵守。光绪元年，授海州。达泉先奉檄勘海、沐盐河，请以工代赈，下车次第举办。浚甲子河及玉带河，复桥路，增堤防，民咸称便。州地瘠民贫，素为盗薮。达泉时出巡，擒巨憝，置之法。土宜棉，设局教民纺绩，广植桐柏杂树于郭外锦屏山，所规画多及久远。时方经营台湾，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荐达泉器识宏远，洁己爱民，请调署新设之台北府。格于部议，特诏从之。达泉至，陈治台诸策。议建置，减征收，整饬防军，招民垦荒，皆因地制宜，事事草创，积劳致疾。四年，丁父忧，以毁卒。

方大湜，字菊人，湖南巴陵人。咸丰五年，以诸生从巡抚胡林翼军中，荐保知县，授广济县。清保甲，治团练，盗贼屏息。筑盘塘石堤，下游数县皆免水患。十年，土匪何致祥等谋结皖贼，袭攻官军，大湜偕员外郎阎敬铭驰往擒之。十一年，皖贼窜湖北，黄州、德安诸属县先后陷，广济亦被扰。大湜被吏议，革职留任。调署襄阳，飞蝗遍野，大湜蹑湜持竿，躬率农民扑捕，三日而尽。浚城南襄水故道，渠成，涸复田数万亩。

同治初，巡抚严树森疏陈大湜政绩优异，复原职。八年，擢宜昌知府。九年，大水，难民避高阜，绝食两日。大湜捐资煮粥糜，又为馈饩数万赈之。谕米商招民负米，日致数十石，计口散给，灾户无失所。摄荆宜施道。十年，调武昌。樊口有港蜿蜒九十余里，外通江，内则重湖环列，周五百里。江水盛涨，由港倒灌，近湖居者苦之。佥请筑坝樊口，以御江水。大湜谓闭樊口则湖水无所泄，环湖数县受其害，上下江堤亦危，力持不可。

光绪五年，再署荆宜施道，寻擢安襄郧荆道，历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八年，开缺，另候简用，遂乞病。为言者所劾，镌级归。

大湜生平政绩，多在为守令时。所至兴学校，课蚕桑，事必亲理，胥吏无所容奸，民亲而信之。时周历民间，一吏一担夫自随，即田陇间判讼。守武昌时，勘堤过属县，暮宿民家，已去而县官犹

不知。严义利之辨，尝曰：“以利诱者，初皆在可取不可取之间。偶一为之，自谓无损，久则顾忌渐忘。自爱者当视为鸩毒，饥渴至死，不可入口。”又曰：“居官廉，如妇人贞节，不过妇道一端。若恃贞节，而不孝、不敬、不勤、不慎，岂得谓贤乎？”公暇辄读书，所著平平言及蚕桑、捕蝗、修堤、区田诸书，皆自道所得。归田后，谓所亲曰：“官至两司，不如守令之与民亲，措置自如也。”遂不出，卒于家。

陈豪，字蓝洲，浙江仁和人。同治九年优贡，以知县发湖北。光绪三年，署房县。勤于听讼，每履乡，恒提榹张幕，憩息荒祠，与隶卒同甘苦。会匪柯三江谋乱，立擒置之法。置匾县门，谕胁从自首，杖而释之。征米斗斛必平，不留难，不挑剔，民大悦，刁绅感而戢讼。禁种莺粟，募崇阳人教之植茶，咸赖其利。历署应城、蕲水。授汉川，频年襄河溢，修筑香花垸、彭公垸、天兴垸诸堤，疏浚茶壶沟、县河口，以工代赈。新沟者，毗汉阳，冬涸舟涩。江口奸民辄恃众索诈，捕治，谕禁之。因病乞休沐，将去任，有淹讼久未，决虑贻后累，畀胡床至厅事判定，两造感泣听命。值年饥，发赈，大吏知豪得民心，强起，力疾往，民夹道欢呼。赈未半，复以疾去。寻署随州，素多盗，豪如治房县时，置匾令自首。选贤绅，行保甲，盗风顿戢。俗多自戕图诈，豪遇讼，实究虚坐，不稍徇，浇风革焉。立辅文社，选才隽者亲教之，多所成就。治随二年，濒行，闻代者好杀，竭数昼夜之力，凡狱情可原者，悉与判决免死。后因养母乞免，归。浙中大吏辄咨要政，多所匡益。家居十余年，卒。豪在随州，重修季梁祠。及卒，随人思其德，于西偏为建遗爱祠祀之。

杨荣绪，字黼香，广东番禺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御史。英法联师犯京师，驾幸热河，荣绪与同官抗疏请回銮，又劾参赞国瑞骫法营私，风裁颇著。

同治二年，出为浙江湖州知府。粤匪据湖州四年，时甫克复，荒墟白骨，阗无人烟。荣绪置善后局，规画庶政，安集流亡，闾阎渐复。属县粮册无存，荣绪招来垦辟，试办开征，岁有起色。湖蚕利甲天下，经乱，桑尽伐，课民复种，贫者给以桑苗，丝业复兴。郡称泽国，汇天目诸山之水入太湖，乌程、长兴境内旧有漊港，各三十六，以为宣泄，乱后多淤塞。五年，荣绪奉檄开浚，至八年粗毕，乌程漊港尤易淤，赖设闸以御湖水之倒灌。九年，重修诸闸，因经费不充，频年经营，犹未尽也。

十年，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疏陈其事，朝命大加浚治，时荣绪举卓异入觐，宗源瀚代摄郡，源瀚亦能事，规画举工。及荣绪回任，集丝捐，得巨款，以资兴作。屏去兼从，轻舟巡验，常驻湖滨，逾年工始竣。以漊港旋开旋淤，议定分年疏浚之法及铲芦、捞浅、闸版启闭章程，数十年遵守不辍。又开碧浪湖，疏北塘河及城河。葺学校，建考舍，修书院，建仓库，造桥梁，复育婴堂，百废具举。

鞫狱详审，吏胥立侍相更代，终日无倦容。亲受讼牒，指其虚谬，曰：“勿为胥吏所用也。”手书牒尾，辄数百言，剖析曲直，人咸服之。讼以日稀，刑具朽敝。隶役坐府门，卖瓜果自活。客坐无供张，俭素如布衣时，远近颂为贤守。在任十年，嗣为人所谮，遂求去。捐升道员，离任。寻卒。郡人思之，请祀名宦祠。

林启，字迪臣，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陕西学政，驭士严正。任满，迁御史，直言敢谏，稽察禄米仓，不受陋规，为时所称。十九年，出为浙江衢州知府，多惠政。二十二年，调杭州，除衙蠹，通民隐。禁无名苛税。余杭巨猾杨乃武，因奸通民妇葛毕氏，兴大狱。刑部讯治，幸免重罪。归则益横，揽讼事，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启捕治之，乃武控京师，不为动，卒论如法。尤以兴学为急务，时各行省学堂犹未普立，杭郡甫建求是书院，启复养正书塾，并课新学。旧有东城讲舍，益振兴之。兼经义、治事，阴主程、朱之说，而变其面目。诱诸生研寻义理，以成有用，一时优秀之士皆归之。又以浙中蚕业甲天下，设蚕学馆于西湖，讲求新法，成效颇著。遇国外交涉事，持正无迁就，远人亦心服。治杭四年，刚直不阿，喜接布衣，士民翕然颂之。卒官，葬于孤山林处士墓侧，杭人岁设祭焉，号曰林社，久而勿辍。启之治杭，得友高凤岐为之助，后官广西梧州知府，亦有声。殁而杭人附祀于林社云。

王仁福，字竹林，江苏吴县人。少诚悫，勇于任事。祖宦河南，殁后，仁福扶柩归葬。道经徐州，遇捻匪，徒步率厮役出入烽火，肩行四十里，竟免。寻入赀为东河同知。粤匪犯开封，城壕沙

淤如平地，仁福奉檄督工浚治，克期蒇事而贼至，城守赖之。

同治五年，署祥河厅同知。黄河自北徙，中原多故，工帑大减。频年军事亟，发帑复不以时。岁修不敷，堤埽残缺，料无宿储。祥河汛地当冲，险工迭出，人皆视为畏途。仁福尽力修守，不避艰危。六年秋，汛水骤涨，制埽去如削木柿。仁福奔走风雨泥淖中，抢护历七昼夜。款料俱竭，堤岌岌将破。居民蚁附堤上，仁福对之流涕，曰："我为河官，挤汝等于死，我之罪也，当身先之！"跃立埽巅。风浪卷埽，走入大溜沈没。河声如吼，堤前水陡落。风止浪定，大溜改趋，残堤得保。众咸惊为精诚所格，令善泅者觅其尸，不得，乃以衣冠敛。事闻，诏依阵亡例赐恤，附祀河神祠。

朱光第，字杏簪，浙河归安人。少孤贫，幕游江南，奉汪辉祖《佐治药言》为圭臬。咸丰末，捻匪方炽，佐萧县令筹防御，屡破贼。都统伊兴额上其功，累晋秩知州，分发河南，佐献局，治狱平。光绪中，补邓州。在任三年，大祲之后，壹意休养。善治盗，民戴之。王树汶者，邓人，为镇平盗魁胡体安执爨。镇平令捕体安急，乃贿役以树汶伪冒，致之狱。既定谳，临刑呼冤。重鞫，则檄光第逮其父季福为验。开归陈许道任恺先守南阳，尝谳是狱，驰书阻母逮季福，且诱怵之。光第曰："吾安能惜此官以陷无辜？"竟以季福上，则树汶果其子。巡抚李鹤年袒恺，持初谳益坚。河南官科道者，交章论其事。命东河总督梅启照覆讯，树汶犹不得直，众论大哗。刑部提鞫，乃得实。释树汶，自鹤年、启照以次谴黜有差，而光第已先为鹤年摭他事劾去官，贫不能归，卒于河南。后邓州士民请祀名宦，以子祖谋官礼部侍郎，格于例，不行。

冷鼎亨，字镇雄，山东招远人。同治四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江西，署瑞昌。地瘠而健讼，乡愚辄因之破家。捕讼师及猾吏数人。绳以法。因事诣乡，使胥役尽随舆后，反则令居前而已殿之，未尝以杯勺累民。调署德化，惩防军之陵民者，境内肃。然修濒江堤塘，费省工速。德化、瑞昌、黄梅三邑民争芦州，累岁相斗杀。鼎亨谕解之，建台于斗所，官吏誓不私，民皆悦服。白鹤乡人叔与侄争田，即树下谕解，遂悔悟如初。旱，蝗起，徒步烈日中，掩捕经月，露宿祷神，得雨，蝗皆死。历署新昌、彭泽，皆有实政。上官以为贤，调补新建。附省首邑，官斯者多昕夕伺上官，不遑治民事。鼎亨先与上官约，屏酬应，亲听断，民歌颂之。

寻调鄱阳，值大水，发赈亲勘给印票，尽除侵蚀旧习。次年，复灾，跣足立沮洳中，泾疾遍体，十阅月。常小舟行骇浪中，屡濒于危，深夜返署理讼牍。侍郎彭玉麟巡江过境，寄书巡抚曰："某所至三江五湖数千里，未见坚刚耐苦如冷知县者也。"

历官十年，食无兼味，妻子衣履皆自制。以廉率下，胥吏几无以为生。俸入辄捐为地方兴利，训士以气节为先。鄱阳俗好斗，鼎亨曰："化民有本，未教而杀之，非义也。"以孝经证圣祖圣谕广训为浅说，妇孺闻之皆感动。治教案必持平，屡遇民、教龃龉事，桀黠者欲借以鼓众毁教堂，虑遗祸好官而止，盖有以感之。光绪十年，擢南昌府同知，巡抚潘鼐疏荐入觐，遂乞归，卒于家。

孙葆田，字佩南山东荣成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知县，铨授安徽宿松。勤政爱民，日坐堂皇，妻纺绩，室中萧然如寒士。调合肥，大学士李鸿章弟子之兼人横于乡，以逼债殴人死。葆田检验尸伤，观者数万人，恐县令为豪强迫胁验不实。葆田命忤作曰："敢欺罔者论如律。"得致命伏，人皆欢噪，谓包龙图复出，谳遂定。有御史劾葆田误入人死罪，诏巡抚陈彝按之，卒直原谳。葆田遂自免归，名闻天下。逾数年，安徽将清丈民田，巡抚福润疏调葆田主其事，辞不赴。贻书当事，言清丈病民，陈："清赋之要，熟地报荒者，当宽其既往，限年垦复。平岁报灾者，当警其将来，分年带征。弊自可除，无事纷扰。"时以为名言。

葆田故从武昌张裕钊受古文法，治经，实事求是，不薄宋儒。历主山东、河南书院，学者奉为大师。巡抚张曜疏陈其学行，赐五品卿衔。中外大臣迭荐之，诏征，不出。宣统元年，卒，年七十。

柯劭慜，字敬儒，山东胶州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即用知县。亦官安徽，署贵池，补太湖。贵池自粤匪乱后，地丁册为吏所匿，托言已毁。征赋由吏包纳，十不及四五，而浮收日甚，民苦之。劭慜知其弊，令花户自封投柜，吏百计挠之，不为动。民输将恐后，增收银二万余两，民所节省数且倍。巡抚邓华熙初听浮言将奏劾，总督刘坤一曰："柯令，皖中循吏，奈何登于弹章？"华熙悟，遂疏荐送觐，晋秩直隶州。劭慜为治清简，断狱明决，所至民爱戴。亦绩学，善为古今体诗。时与

葆田并称儒吏。

涂官俊，字劭卿，江西东乡人。光绪二年进士，截取知县，发陕西，署富平、泾阳、长安诸县。补宜君，山邑地瘠民朴，官此者多不事事。官俊劝农桑，兴水利，成稻田数百亩。躬巡阡陌，与民絮语如家人。调泾阳历官皆有声。凡两任泾阳，政绩尤著。初至，值回乱后，清积讼千余，庶政以次规复，期年而改观。龙洞渠，故白渠也，官俊倡言开浚，众议以工钜为难，独毅然为之。由梯子关而下，水量增三分之一，复于清冶河畔修复废渠二，水所不至者，劝民凿井以济之。先后增井五百有余，无旱忧。

泾民多逐末，不重盖藏，义仓无实储。官俊谓积谷备荒，莫善于年出年收。躬诣各乡劝谕捐谷，严定收放之法，民感其诚，输纳恐后，仓皆充实。十九年，旱荒，全活凡数万人。编保甲，捕盗贼，地方靖谧。官俊故绩学，立宾兴堂，置性理、经济有用之书，日与诸生讲习。增义塾，定课程，亲考校之。凡有利于民者，为之无不力。二十年，卒。疾笃时，犹强起治事，捐俸千金以恤孤贫，民为祠，岁时祀之。

陈文黻，湖南长沙人。以诸生入赀为通判。同治间，从军，积功晋同知，留陕西。光绪七年，署鄠县知县，以教化为先，政平讼理。九年，授留坝厅同知。厅狱旧有枣茨，经费岁征之民，文黻革之。境内无质库，贫民称贷，盘剥者要重息。文黻设裕民公所，贷民钱，息以十一，取赢以备公用，民便之。厅境山多于田，无物产以资生。乃周历山谷，辨其土宜，作《种橡说》及《山蚕四要》，遍谕乡民。颁给树秧蚕种，募工导之。丝成，制机教织，设局收买，重其值以招之。又购紫阳茶种，课之树艺，于是地无弃利。俗素朴陋，岁科试附凤县额，每试或不得一人。建书院、义塾，置书籍，延高才者为之师。数年之后，横舍彬彬，遂请奏设厅学，建官置额。溪河多壅阏，横溢为患。陈开河策，未果行，值水猝发，已逾报灾例，限便宜开仓赈之。跋涉沮洳，劳疾不辍。煮粥赈近郊，多所全活。久之，流民垒集，复申开河议，以工代赈，不得请。则因其众治道路，浚沟渠，出私钱给值，负累至数千缗，民感其德。厅介万山中，林谷深阻，奸民狙伏行劫，或掠妇孺卖境外。文黻密图其处示捕役，时复微服迹之，多就擒治。实行保甲，于民户职业、田产、丁口、年岁、婚嫁，载册不厌烦琐，及赈饥，稽之册，如家至户睹，诉讼亦莫敢欺，事益简焉。民有杀子妇匿其尸者，母家以无左验，不得直。文黻偶行山径，群鸦噪于前，索而得之，一讯具服，人以为神。十八年，调署潼关厅，未任，卒。

李素，字少白，云南保山人。同治六年举人。光绪初，授陕西商州直隶州知州。值州境歉收，饥民聚掠。时山西大祲，商州为转运要冲。素招民运赈粮，使饥者得食。集资数万缗，购籽粮散给。设粥厂十余所，灾后仓储一空，捐谷万石。六年，大水，加意抚恤，灾不为害。州城滨丹河，遇盛涨则负郭田庐漂没，城中亦半为泽国。素创筑石堤二百余丈，城门月堤十余丈，遂无水患。开州东隶花河山路三十余里、州西麻堌岭山路二十余里，行旅便之。扩充商山书院，延硕儒课士，设义塾三十余区，弦诵闻于比户。陋规病民者悉除之。每岁寒冬，出私钱给孤寡。缉捕筹经常之费。绿营饷薄，岁资助之。凡赈饥、积谷、筑堤、修城、兴学，莫不以巨资倡。一署同州知府。先后在官十八年，两举卓异。以病免归，卒。士民感之，多私祠祀焉。

张楷，字仲模，湖北蕲水人。同治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至侍讲。光绪初，疏论伊犁事，又请撤销总兵周全有恤典，为时所称。八年，出为浙江金华知府。永康山中七堡、八堡，地险僻，盗薮也。楷设方略，捕诛匪首蒋元地，移县丞驻山麓，犷俗一变。父忧去，服阕，补山西汾州。汾阳、平遥两县濒河，乡民冬令拦河筑堰，引水灌田，水不得畅流。夏秋涨溢，各筑护堤。以邻为壑，辄械斗蔓讼。楷禁筑拦河堰，浚引渠以泄水，患纾而讼息。以南方戽水法导民，使开稻田，植桑课蚕。有山曰黑烟，与交山葫芦峪相连匪徒窟穴其间，侦其姓名，掩捕尽获之。治汾州七年，考绩为山西最。调太原，未任，母忧去。服阕，补河南府。巩、洛之间素多盗，捕治巨魁，椎理敛迹。治狱多平反。调开封。

二十五年，畿辅拳匪乱起，大河南北，群情汹汹，大吏持重不敢决。楷力陈邪教不可信，外衅不可开，揭示："义和团既号义民，谓能避枪炮。令诣城外空营候试，以枪击果不入，编伍充兵。"

奸民不得逞。联军入都，溃兵南下，楷创议守河。自汜水迄兰仪，严稽渡口，凡持械之士，悉阻之不令入城，属境安堵。论者谓微楷之坚定，中原祸未艾也。事定，开缺，以道员候补。三十年，卒。

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尚书庆云之孙。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上书房。时俄罗斯索伊犁，使臣崇厚擅定条约，仁堪与修撰曹鸿勋等合疏劾之。太和门灾，复与鸿勋应诏陈言，极论时政。其请罢颐和园工程，谓："工费指明不动正款，夫出之管库，何非小民膏血？计臣可执未动正款之说以告朝廷，朝廷何能执未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言尤切直。

十七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甫下车，丹阳教案起，由于教堂发见孩尸。仁堪亲验孩尸七十余具，陈于总督刘坤一曰："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传教约本无准外国人育婴之条，教士于约外兼办育婴，不遵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召。请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费，以赡彼族。"坤一迁之，卒定犯罪军流有差。时外使屡责保护教堂，仁堪请奏定专律，谓："条约无若何惩办明文，每出一事，任意要挟。宜明定焚毁教堂，作何赔偿；杀伤教士，作何论抵；以及口角斗殴等事，有定律可遵。人心既平，讹言自息。"英人梅生为匪首李鸿购军火，事觉，领事坐梅生罪仅监禁，仁堪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论之。又洋人忻爱珩遍谒守令，募捐义学，无游历护照。仁堪请关道送领事查办，复议无照私入内地，应按中国律法科罪。虽皆未果行，时论韪之。郡地多冈垅，旱易成灾，仁堪以设渠塘为急务，不欲扰民，捐廉为倡。驰书乞诸亲旧，商富感而输助，得钱三万缗，开塘二千三百有奇，沟渠闸坝以百计。

十八年秋，丹阳大祲，恩赈之外，劝绅商捐资，全活甚众。又假官钱于民，使勿卖牛，名曰牛赈。浚太平港、沙腰河、练湖、越渎、萧河、香草、简渎之属，凡二十余所，支沟别渠二百三十有奇。又凿塘四千六百，以蓄高原之水。皆以工代赈，东西百余里间，水利毕举。次年春，赈毕，余四万金，生息备积谷。牛赈余钱，仿社仓法创社钱，按区分储，为修沟洫、广义塾之用。郡西乡僻陋不知学，立榛思文社以教之。出私钱于府治前建南<⿰氵需>学舍。在任两年，于教养诸端，尽力为之。

调苏州，已积劳致疾，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甫三阅月，猝病卒，时论惜之。镇江士民列政绩，吁请大吏上闻，谓其"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风。"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自光绪初定制，官吏殁后三十年，始得请祀名宦。于是疆臣率徇众意，辄请宣付立传表章，旷典日致猥滥，仁堪为不愧云。

清史稿卷四八〇　列传第二六七

儒林一

孙奇逢耿介黄宗羲弟宗炎　宗会
子百家王夫之　李颙李因笃　李柏
王心敬沈国模史孝咸　韩当　邵曾可
曾可孙廷采　王朝式谢文洊甘京　黄熙
曾曰都　危龙光　汤其仁　宋之盛　邓元昌
高愈顾培　彭定求汤之鎡施璜　张夏
吴曰慎陆世仪陈瑚　盛敬　江士韶
党成　李生光白奂彩党湛　王化泰
刘以贵　韩梦周　梁鸿翥　法坤宏　阎循观
任瑗颜元王源　程廷祚　恽鹤生李塨
刁包王余佑李来章冉觐祖　窦克勤
李光坡从子钟伦庄亨阳官献瑤
王懋竑朱泽沄　乔仪李梦箕子图南
刘传莹刘熙载　朱次琦　成孺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于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义，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颙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撝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后如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凌廷堪、胡培翚之于《仪礼》，孙诒让之于《周礼》，陈奂之于《毛诗》，皆专家孤学也。且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周、鲁师儒之道，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迳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同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今为《儒林传》，未敢匹分门径，惟期记述学行。若有事可见，已列于正传者，兹不复载焉。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年十七，举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乡试。连丁父母忧，庐墓六年，旌表孝行。与定兴鹿善继讲学，一室默对，以圣贤相期。

天启时，逆阉魏忠贤窃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奇逢、善继故与三人友善。是时善继以主事赞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上书承宗，责以大义，请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觐面陈，谋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厂狱。逆阉诬坐光斗等赃巨万，严追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醵金代输。光斗等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台垣及巡抚交章论荐，不起。孙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其后尚书范景文聘为赞画，俱辞不就。时畿内贼盗纵横，奇逢携家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部署守御，弦歌不辍。

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行可比元许衡、吴澄，荐长成均，奇逢以病辞。七年，南徙辉县之苏门。九年，工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遂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征不起。

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治身务自刻厉。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著《读易大旨》五卷。奇逢学易于雄县李塨，至年老，乃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其生平之学主于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又著《理学传心纂要》八卷，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

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学者祀之百泉书院。道光八年，从祀文庙。奇逢弟子甚众，而新安魏一鳌、清苑高鐈、范阳耿极等从游最早。及门问答，一鳌为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斌自有传。

介，字介石登封人。顺治九年进士，翰林院检讨。出为福建巡海道，筑石城以防盗。康熙元年，转江西湖东道，因改官制，除直隶大名道。丁母忧，服除不出。笃志躬行，兴复嵩阳书院。二十五年，尚书汤斌疏荐介践履笃实，冰孽自矢，召为少詹事。会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诈疾，并劾斌不当荐介。寻予假归，卒。所著有《中州道学编》、《性学要旨》、《孝经易知》、《理学正宗》、大旨以朱子为宗。中州讲学者，有仪封张伯行、柘城窦克勤、上蔡张沐等，皆与斌、介同时。伯行自有传，沐见《循使传》，克勤附《李来章传》。

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为杨、左同志，以劾魏阉死诏狱，事具明史。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庭鞫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尊素绝命于二卒手也。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已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归，益肆力于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之绪。山阴刘宗周倡道蕺山，以忠端遗命从之游。而越中承海门周氏之绪，援儒入释，姚江之绪几坏。宗羲独约同学六十余人力排其说。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诸子皆以名德重，而御侮之功莫如宗羲。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自教之，有"东浙三黄"之目。

戊寅，南都作防乱揭攻阮大铖。东林子弟推无锡顾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宗羲居首。大铖恨之刺骨，骤起，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尽杀之。时宗羲方上书阙下而祸作，遂与杲并逮。母氏姚叹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驾帖未行，南都已破，宗羲踉跄归。会孙嘉绩、熊汝霖奉鲁王监国，画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马士英奔方国安营，众言其当诛，熊汝霖恐其挟国安为患也。好言慰之。宗羲曰："诸臣力不能杀耳！春秋之孔子，岂能加于陈恒。但不谓其不当诛也。"汝霖谢焉。又遗书王之仁曰："诸公不沈舟决战，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共十万之众，必不久支，何守之能为？"闻者皆韪其言而不能用。

至是孙嘉绩以营卒付宗义，与王正中合军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从子也，以忠义自奋。宗羲深结之，使之仁不得挠军事。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入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爽等内应。会清师纂严不得前，而江上已溃。宗羲入四明山结寨自固，余兵尚五百人，驻兵杖锡寺。微服出访监国，戒部下善与山民结。部下不尽遵节制，山民畏祸，潜熸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宗羲无所归，捕檄累下，携子弟入剡中。闻鲁王在海上，仍赴之，授左副都御史。日与吴钟峦坐舟中，正襟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

宗羲之从亡也，母氏尚居故里。清廷以胜国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闻之，亟陈情监国，得请，遂变姓名间行归家。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复召之，副冯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自是东西迁徙无宁居。弟宗炎坐与冯京第交通，刑有日矣，宗羲以计脱之。甲午，张名振间使至，被执，又名捕宗羲。丙申，慈水寨主沈尔绪祸作，亦以宗羲为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而宗羲不慑也。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

戊午，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寓以诗，敦促就道，再辞以免。未几，方蔼奉诏同掌院学士徐元文监修《明史》，将征之备顾问，督抚以礼来聘，又辞之。朝论必不可致，请敕下浙抚钞其所著书关史事者送入京，其子百家得预参史局事。徐乾学侍直，上访及遗献复以宗羲对，且言："曾

经臣弟元文疏荐，惜老不能来。”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归，当遣官送之。”乾学对以笃老无来意，上叹息不置，以为人材之难。宗羲虽不赴征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历志》出吴任臣之手，总裁千里遗书，乞审正而后定。尝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朱彝尊适有此议，得宗羲书示众，遂去之。卒，年八十六。

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所著《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律品新义》二卷，《孟子师说》二卷。文集则有《南雷文案》、《诗案》。今共存《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又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讲学诸儒派分合得失颇详，《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阅明人文集二千余家，自言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经》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历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学案》二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又《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天文则有《大统法辨》四卷，《时宪书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圜解》一卷，《割圜八线解》一卷，《授时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后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晚年又辑《宋元学案》，合之《明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宗炎，字晦木。与兄宗羲、弟宗会俱从宗周游。其学术大略与宗羲等。著有《周易象辞》三十一卷，《寻门余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力辟陈抟之学。谓《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至为道家藏匿二千年始出。又著《六书会通》，以正小学。谓扬雄但知识奇字，不知识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也。又有《二晦》、《山栖》诸集，以故居被火俱亡。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宗会，字泽望。明拔贡生。读书一再过不忘。有《缩齐文集》十卷。

百家，字主一。国子监生。传宗羲学，又从梅文鼎问推步法。著《句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馆开，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学延百家入史馆，成史志数种。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于《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于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于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于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属郡守馈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余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遁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于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葬，遂得完发以汲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于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兄介之，字石子。国变，隐不出。先夫之卒。

李颙，字中孚，盩厔人。又字二曲。二曲者，水曲曰周，山曲曰至也。布衣安贫，以理学倡导关中，关中士子多宗之。父可从，为明材官。崇祯十五年，张献忠寇郧西，巡抚汪乔年总督军务，可从随征讨贼。临行，抉一齿与颙母曰："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善教吾儿矣。"遂行。兵败死之。颙母葬其齿，曰"齿塚"。时颙年十六，母彭氏，日言忠孝节义以督之，颙亦事母孝。饥寒清苦，无所凭藉，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有馈遗者，虽十反不受。或曰："交道接礼，孟子不却。"颙曰："我辈百不能学孟子，即此一事不守孟子家法，正自无害。"

先是颙闻父丧，欲之襄城求遗骸，以母老不可一日离，乃止。既丁母忧，庐墓三年，乃徒步之襄城，觅遗骸，不得，服斩衰昼夜哭。知县张允中为其父立祠，且造塚于战场，名之曰"义林。"常州知府骆钟麟尝师事颙，谓祠未能旦夕竣，请南下谒道南书院，且讲学以慰学者之望，颙赴之，凡讲于无锡，于江阴，于靖江、宜兴，所至学者云集。既而幡悔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喋喋于此？"即戎行赴襄城。常州人士思慕之，为肖像于延陵书院。颙既至襄城，适祠成，乃哭祭招魂，取塚土西归附诸墓。持服如初丧。

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宴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四十二年，圣祖西巡，召颙见，时颙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颙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否则假途干进，于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居恒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门人录之，为七卷。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于北，余姚黄宗羲之学盛于南，与颙鼎足称三大儒。晚年寓富平，关中儒者咸称"三李。"三李者，颙及富平李因笃、鄠李柏也。

李因笃，字天生，富平人。明庠生。博学强记，贯串注疏。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未逾月，以母老乞养，诏许之。母殁，仍不出。因笃深于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

李柏，字雪木，鄠县人。九岁失怙，事母至孝。称长，读《小学》，曰："道在是矣！"遂尽焚帖括，而日诵古书，避荒居洋县，入山屏迹读书者数十年。尝一日两粥，或半月食无盐。时时忍饥默坐，间临水把钓，夷然不屑也。昕夕讴吟，拾山中树叶书之。门人都其集曰《槲叶集》。年六十六，卒。

心敬，字尔缉，户县人。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心敬论学，以明、新、正至善为归。谨严不逮其师，注经好为异论，而《易说》为笃实。其言曰："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孔子论《易》，切于人身，即可知四圣之本旨。"著有《丰川集》、《关学编》、《丰川易说》。

沈国模，字求如，余姚人。明诸生。余姚自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弟子遍天下。同邑传其学者，推徐爱、钱德洪、胡瀚、闻人诠，再传而得国模。少以明道为己任。尝预刘宗周证人讲会，归而辟姚江书院，与同里管宗圣、史孝咸辈，讲明良知之说。其所学或以为近禅，而言行敦洁，较然不欺其志，故推纯。儒山阴祁彪佳以御史按江东，一日，杖杀大憨数人，适国模至，欣然述之。国模膛目字祁曰："世培，尔亦曾闻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乎？"后彪佳尝语人曰："吾每虑囚，必念求如言。恐仓卒喜怒过差，负此良友也。"明亡，闻宗周死节，为位哭之痛，已而讲学益勤，顺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孝咸，字子虚。继国模主姚江书院。尝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谈易，对境难，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三语，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几乎！"家贫，日食一粥，泊如也。顺治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

韩当，字仁父。国模弟子。自沈、史殁后，书院辍讲垂十年，而当继之。其学兼综诸儒，以名教经世，严于儒、佛之辨。家贫，未尝向人称贷。每言立身须自节用始。人有过，于讲学时以危言动之，而不明言其过。闻者内愧沾汗，退而相语曰："比从韩先生来，不觉自失。"疾极，谓弟子曰："吾于文成宗旨，觉有新得。然检点于心，终无受用，小子识之！"味其言，则知其学守仁之外，亦近朱子矣。

邵曾可，字子唯，与韩当同时。性孝友恺悌。少爱书画，一日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弃去，壹志于学。姚江书院初立时，人颇迂笑之。曾可厉色曰：“不如是，便虚度此生。”遂往学。其初以主敬为宗，自师孝咸之后，专守良知。尝曰：“于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尔，日用跬步，鲜不贸贸者矣。”孝咸病，晨走十余里叩床下问疾，不食而反。如是月余，亦病。同侪共推为笃行之士焉。卒，年五十有一。曾可子贞显，贞显子廷采，世其学。

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诸生。从韩当受业，又问学于黄宗羲。初读《传习录》无所得，既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学所始事矣。”蠡县李塨贻廷采书，论明儒异同，兼问所学。廷采曰：“致良知者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又私念师友渊源，思托著述以自见。以为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乎准则，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等能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

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亦国模弟子。尝入证人社，宗周主诚意，朝式守致知。曰：“学不从良知入，必有诚非所诚之蔽。”亦笃论也。顺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谢文洊，字秋水，南丰人。明诸生。年二十余，入广昌之香山，阅佛书，学禅。既，读龙溪王氏书，遂与友讲阳明之学。年四十，会讲于新城之神童峰。有王圣瑞者，力攻阳明。文洊与争辩累日，为所动，取罗钦顺困知记读之，始一意程、朱。辟程山学舍于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学中庸切己录》，发明张子主敬之旨。以为为学之本，“畏天命”一言尽之，学者当以此为心法。注目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责，无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则》亦以躬行实践为主。时宁都“易堂九子”，节行文章为海内所重，“髻山七子”，亦以节概名，而文洊独反己暗修，务求自得。髻山宋之盛过访文洊，遂邀易堂魏禧、彭任会程山，讲学旬余。于是皆推程山，谓其笃躬行，识道本。甘京与文洊为友，后遂师之。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有七。

京，字健齐，南丰人。负气慷慨，期有济于世。慕陈同甫之为人，讲求有用之学。与同邑封浚，曾曰都、危龙光、汤其仁、黄熙师事文洊，粹然有儒者气象，时号“程山六君子。”著轴园稿十卷。

熙，字维。缉顺治十五年进士。文洊长熙仅六岁，熙服弟子之事，常与及门之最幼者旅进退。朔望四拜，侍食起馈，唯诺步趋，进退维谨，不以为劳。彭士望比之朱子之事延平。母丧未葬，邻不戒于火，延燎将及。熙抚棺大恸，愿以身同烬。俄而风返，人以为纯孝所感。

曰都，字姜公。诸生。其学务实体诸己，因自号体斋。以学行为乡里所矜式。

龙光，字二为。善事继母，继母遇之非理，委曲承顺，久而爱之若亲子焉。

其仁，字长人。著《四书切问》、《省克堂集》。

与文洊同时者，有宋之盛、邓元昌。

之盛，字未有，星子人。明崇祯己卯举人。结庐髻山，足不入城市，以讲学为己任。其学以明道为宗，识仁为要，于二氏微言奥旨，皆能抉摘异同。与文洊交最笃。晚读胡敬斋《居易录》，持敬之功益密。与甘京论祭立尸丧复之礼不可废，魏禧亟称之。

元昌，字慕濂，赣县人。诸生。年十七，得宋五子书，遂弃举子业，致力于学。雩都宋昌图以通家子谒之，元昌喜之曰：“吾小友也！”馆之于家，昕夕论学为日程，言动必记之，互相考核。一日，昌图读朱子《大学或问》首章，元昌过窗外驻听之，谓昌图曰：“子勉之！毋蹈吾所悔，永为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其互相切剂如此。

高愈，字紫超，无锡人，明高攀龙之兄孙也。十岁，读攀龙遗书，即有向学之志。既壮，补诸生。日诵遗经及先儒语录，谨言行，严取舍之辨，不尚议论。尝曰：“士求自立，须自不忘沟壑始。”事亲孝，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内寝。晚年穷困，餟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乐也。仪封张伯行巡抚江苏，延愈主东林书院讲会，愈以疾辞。平居体安气和，有忿争者，至愈前辄愧悔。乡人素好以道学相诋諆，独于愈，佥曰：“君子也。”顾栋高尝从愈游，说经娓娓忘倦。年七十八，卒。尝《撰朱子小学注》，又所著有《读易偶存》、《春秋经传日钞》、《春秋类》、《春秋疑义》、《周礼疏义》、《仪礼丧服或问》。东林顾、高子弟顾枢、高世泰等，鼎革后尚传其学。

初，世泰为攀龙从子，少侍讲席，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葺道南祠、丽泽堂于梁溪，一时同

志恪遵遗规。祁州刁包等相与论学。学者有南梁、北祁之称。大学士熊赐履讲学出世泰门下，仪封张伯行、平湖陆陇其亦尝至东林讲学。赐履、陇其自有传。

顾培，字畇滋，无锡人。少从宜兴汤之鎡学，幡然悔曰："道在人伦庶物而已。"之鎡殁，有弟子金敞。培筑共学山居以延，敞晨夕讲会。遵攀龙静坐法，以整齐严肃为入德之方。默识未发之中，笃守性善之旨。晚岁，四言来学日众。张伯行颇疑静坐之说，培往复千言，畅高氏之旨。

彭定求，字勤止，又字南畇，长洲人。父珑授以梁溪高氏之学，又尝师事汤斌。康熙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历官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前后在翰林才四年，即归里不复出。作《高望吟》七章，以慕七贤。七贤者，白沙、阳明、东廓、念庵、梁谿、念台、漳浦也。又著《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南畇文集》。尝与门人林云翥书云："有愿进于足下者有二：一日无遽求高远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圣以有余不足为斤斤，孟子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则舍伦常日用事亲从兄之事不为，而鉤深索隐，以为圣人之道有出于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于异端坚僻之行矣。一日无妄生门户异同之见，滕口说而遗践履。朱子之会于鹅湖也，倾倒于陆子义利之说，此阳明拔本塞源之论，致良知之指，一脉相承。其因时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见。仆咏遗经。荡涤瑕滓，因有《儒门法语》。足下有志圣贤，当以念台刘子《人谱》、《证人会》二书入门，且无哓哓于紫阳、姚江之辨也。"定求卒年七十有八。其孙启丰官兵部尚书，自有传。

启丰子绍升。颇传家学，述儒行，有《二林居集》。然彭氏学兼朱、陆，识兼顿渐，启丰、绍升颇入于禅。休宁戴震移书绍升辨之。绍升又与吴县汪缙共讲儒学。缙著《三录》、《二录》，尊孔子而游乎二氏。此后江南理学微矣。

汤之鎡，字世调，宜兴人。安贫力学，于书无所不读，尤笃信周子主静之说。或议其近于禅，之鎡曰："程子见学者静坐，即叹其善学，易言'斋戒，以神明其德'。静坐，即古人之斋戒，非禅也。"居亲丧，一循古礼，就地寝苫。事诸父如父，昆弟无间言。既而得高攀龙《复七规》，喟然曰："此其入学之门乎？"仿其说为春秋两会，闻风者不惮数千里来就学焉。明亡，之鎡年二十四，即弃举子业。尝论出处之道，曰："'潜龙勿用'潜要确，若不确，则遁世不见知而悔矣。古来多少高明，只为此一悔所误。"常州知府骆钟麟请关西李颙讲学毗陵，特遣使聘之，之鎡坚辞不赴。后延主东林、延陵诸讲席，又不就。之鎡为学，专务切近，绝无缘饰。或询阳明致良知之说及朱、陆异同者，之鎡曰："顾吾力行何如耳，多辨论何益？"一日，抱微疾，整襟危坐而逝，年六十二。及门金厂、顾培辈，建书院于惠山之麓，奉其主祀之，著《偶然云集》。

施璜，字虹玉，休宁人。少应试，见乡先生讲学紫阳，瞿然曰："学者当如是矣！"遂弃举业，发愤躬行。日以存何念、接何人、行何事、读何书、吐何语五者自勘。教学者九容以养其外。九思以养其内，九德以要其成，学者称诚斋先生。已而游梁溪，事高世泰。将归，与世泰期某年月日当赴讲。及期，世泰设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世泰曰："施生笃行君子也。如不信，吾不复交天下士矣。"言未既，璜果挈弟子至。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

张夏，字秋韶，亦无锡人。隐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学。初从马世奇受经，后入东林书院，从高世泰学。积十余年，遂入世泰之室。世泰卒，其子弟相与立夏为师，事之如世泰。汤斌抚江苏，至东林，与夏讲学，韙其言。延至苏州学宫，为诸生讲《孝经》、《小学》。退而注《孝经解义》、《小学纂注》。

吴曰慎，字徽仲，歙县人。诸生。尽心于宋五子书。论学主乎敬，故自号曰静庵。初游梁溪，讲学东林书院。已而归歙，会讲紫阳、还古两书院，兴起者众。

陆世仪，字道威，太仓州人。少从刘宗周讲学。归而凿池十亩，筑亭其中，不通宾客，自号桴亭。与同里陈瑚、盛敬、江士韶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或横经论难，或即事穷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彻夜忘寝，质明而后断，或未断而复辨者，著思辨录，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门。世仪之学，主于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

其言曰：“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嘉、乾之间，书院遍天下，呼朋引类，动辙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又曰：“今所当学者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所言深切著明，足砭虚砭之弊。其于明儒薛、胡、陈、王，皆平心论之。又尝谓学者曰：“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故全祖望谓国初儒者，孙奇逢、黄宗羲、李颙最有名，而世仪少知者。同治十一年，从祀文庙。

瑚，字言夏，号确庵。明崇祯十六年举人。世仪《格致篇》首提“敬天”二字，瑚由此用力，颇得要领，因定为日纪考德法，而揭敬胜、怠胜于每日之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于每月之终，益信“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虚语也。复取《小学》分为六：曰入孝，曰出悌，曰谨行，曰信言，曰亲爱，曰学文。《大学》分为六：曰格致，曰诚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齐家，曰治平。谓《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小学》之终，即《大学》之始。瑚之为学，博大精深，以经世自任。值娄江湮塞，江南大饥，瑚上当事救荒书，皆精切可施行，而时不能用。明亡，绝意仕进，避地昆山之蔚村。田沮洳，瑚导乡人筑岸御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父病，刺血吁天，愿以身代。父卒，遗产悉让之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二。门人称曰安道先生。巡抚汤斌即其故居为之立安道书院。

敬，字宗传，号寒溪，诸生。长世仪一岁，矢志存诚主敬之学，笃于孝友。居丧三年，不饮酒食肉。有弟遇之无礼，敬终始怡怡。

士韶，字虞九，号药园，诸生。其学以世仪为归。同时理学诸儒多著述，士韶以为圣贤之旨，尽于昔儒之论说，惟在躬行而已。晚年取所作焚之，故不传于后云。

张履祥，字考夫，桐乡人，明诸生。世居杨园村，学者称为杨园先生。七岁丧父。家贫，母沈教之曰：“孔、孟亦两家无父儿也，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长，受业山阴刘宗周之门。时东南文社各立门户，履祥退然如不胜，惟与同里颜统、钱寅，海盐吴蕃昌辈以文行相砥砺。统、寅、蕃昌相继殁，为之经纪其家。自是与海盐何汝霖、乌程凌克贞、归安沈磊切劘讲习，益务躬行。尝以为圣人之于天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尽之矣。来学之士，一以友道处之。谓门人当务经济之学，著《补儒书》。岁耕田十余亩，草履箬笠，提筐佐馕。尝曰：“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于丧其身。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可以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难，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朱。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

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著有《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言行见闻录》、《经正录》、《初学备忘》、《近古录》、《训子语》、《补农书》、《丧葬杂录》、《训门人语》及《文集》四十五卷。同治十年，从祀文庙。

履祥初兄事颜统。周钟之寓桐乡也，至其门者踵接。统曰：“钟为人浮伪，不宜为所惑。”履祥尝曰：“自得士凤，而始闻过。余不失足于周钟、张溥之门者，皆其力也。”

寅，字子虎。与履祥为砚席交。崇祯癸未冬，海宁祝渊以抗疏论救刘宗周被逮，履祥与寅送之吴门。次年，遂偕诣宗周门受业焉。自是寅造履益谨，寇盗充斥不废学。卒，年三十四。

汝霖，字商隐，海盐人。尝与友人曰：“周、程、张、朱一脉，吾辈不可令断绝。”居丧三年，未尝饮酒食肉。隐居澉浦紫云村，学者称紫云先生。履祥子维恭，尝受业于汝霖、克贞之门。又有吴璜、安道、邱云、皆履祥，友并命维恭师事焉。曰：“数人皆深造自得，君子人也。”

璜，秀水人。刚直好义，势利不动心。安道，嘉兴人。云，桐乡人。安道尝言：“君子之异于小人，中国之异于夷狄，人类之异于禽兽，有礼无礼而已。士何可不学礼？”又曰：“东林诸公，大柢是重名节。然止数君子，余皆有名而无节也。”

克贞，字渝安，乌程人。履祥交最笃。尝谓：“父子兄弟安得人人大中、明道、伊川，夫妇安得人人伯鸾、德曜，在处之得其道耳。”与履祥游蕺山之门者，有屠安世、郑宏。

安世，秀水人。闻宗周讲学，喜曰：“苟不闻道，虚生何为！”遂执贽内拜焉。宗周既殁，从父

兄偕隐于海盐之乡。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得宗周书，力疾钞录。反躬责己，无时或怠。尝曰："朝闻夕死，何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宏，海盐人。与弟景元俱从刘宗周受业，笃于友爱。景元短世，乙酉后绝意进取，躬灌园蔬养母，屡空，晏如也。敝衣草履，不以屑意。尝徒跣行雨中，人不能识也。卒，年五十六。

洽，字人斋，海宁人。乾隆丙辰举人。私淑履祥，为梓其遗书。所纂有《淑艾录》。吴蕃昌、沈磊在《孝友传》。

沈昀，字朗思，本名兰先，字甸华，仁和人。刘宗周讲学蕺山，昀渡江往听。与应撝谦友。其学以诚敬为宗，以适用为主，而力排二氏。家贫绝炊，掘阶前马兰草食之。邻有遗之米者，昀宛转推辞，忽仆于地，其人惊骇潜去。良久方苏，因笑曰："其意可感，然适以困我。"撝谦叹曰："我于交接之际，自谓不苟。以视沈先生，犹觉愧之。"宗周身后传其学者颇滋诤讼。昀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腾其口说以求胜，非所望于望吾也。"以丧礼久废，辑《士丧礼说》，以授同郡陆寅。疾革，门人问曰："夫子今日何如？"曰："心中无一物，惟诚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穷无以为殓，撝谦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轻授赙襚，以污先生。"其门人姚宏任趋进曰："如宏任者，可以殓先生乎？"撝谦曰："子笃行，殆可也。"姚遂殓之，葬于湖上。

宏任，字敬恒，钱塘人。少孤，母，贤妇也。宏任隐市厘，其母偶见贸丝银色下劣，愠甚，曰："汝亦为此乎？"宏任长跪谢，愿得改行，乃受业于撝谦。日诵大学一过，一言一行，服膺师说，遇事必归于忠厚。撝谦不轻受人物，惟宏任之馈不辞。曰："吾知其非不义也。"宏任每时其乏而致之，终身不倦，撝谦，执丧如古师弟子之礼。姚江黄宗炎许之曰："是笃行传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缧绁。宪使阅囚入狱，宏任方朗诵大学，宪使异之，入其室，皆程、朱书。与之语，大惊，即日释之。然宏任卒以贫死。

叶敦艮，字静远，西安人。刘宗周弟子。尝贻书陆世仪，讨论学术。世仪喜曰："证人尚有绪言，吾得慰未见之憾矣。"

刘<⿰甬毛>，字伯绳，宗周子。宗周家居讲学，诸弟子闻教未达，辄私于<⿰甬毛>。<⿰甬毛>应机开譬，具有条理。宗周殉国难，明唐、鲁二王皆遣使祭，荫<⿰甬毛>官，<⿰甬毛>辞。既葬，居蕺山一小楼二十年，杜门绝人事，考订遗经，以竟父业。有司或请见，虽通家故旧，亦峻拒之。所与接者，惟史孝咸、恽日初数人。或劝之举讲会，不应。临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贫读书，守《人谱》以终身足矣。"《人谱》，宗周所著书。所卧之榻，假之祁氏。疾极，疆起易之，曰："吾岂可终于祁氏之榻？"

应撝谦，字潜斋，钱塘人。明诸生。性至孝。殚心理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不喜陆、王家言。足迹不出百里，隘屋短垣，贫甚。恬如也。杭州知府稽宗孟数式庐，欲有所赠，嗫嚅未出。及读撝谦所作无闷先生传，乃不敢言。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大臣项景襄、张天馥交章荐之。撝谦舆床以告有司曰："撝谦非敢却荐，实病不能行耳！"客有劝者曰："昔太山孙明复尝因石介等请，以成丞相之贤，何果于却荐哉？"撝谦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学明复之可。"乃免征。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

撝谦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四书》各有著说。又撰《教养全书》四十一卷，分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略仿《文献通考》，而于明代事实尤详。其不载律算者，以徐光启已有成书。不载舆地者，以顾炎武、顾祖禹方事纂辑也。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门人钱塘凌嘉邵、沈士则传其学。

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于世。鼎革后，屏居著述。晨夕一编，行不识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谓之愚，遂自号愚庵。尝自谓"疾恶如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钱，不虚诳人一语"云。若《愚庵诗文集》。初为文章之学，及与顾炎武友，炎武以本原相勖，乃湛思覃力于经注疏及儒先理学。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传》、《国语》所载占法，皆言象也。本易精矣，而多未备，撰《易广义略》四卷。以蔡氏释书未精，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撰《尚书埤传》十七卷。以朱子掊击《诗小序》太过，与同县陈启源参考诸家说，兼用启

源说，疏通序义，撰《诗经通义》二十卷。以胡氏传《春秋》多偏见凿说，乃合唐、宋以来诸儒之解，撰《春秋集说》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传》未尽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紊之，详证参考，撰《读左日钞》十四卷。又有《禹贡长笺》十二卷，作于胡渭《禹贡锥指》之前，虽不及渭书，而备论古今利害，旁引曲证，亦多创获。年七十余，卒。

启源，字长发。著有《毛诗稽古编》。其诠释经旨，一准毛《传》，而郑《笺》佐之。训诂声音以《尔雅》为主，草木虫鱼以陆《疏》为则，于汉学可谓专门。又有《尚书辨略》二卷，《读书偶笔》二卷，《存耕堂藁》四卷。

范镐鼎，字彪西，洪洞人。性孝友，阐明绛州辛全之学。康熙六年进士，以母老不仕。河、汾间人士多从之受经。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荐，未起。立希贤书院，置田赡学者。辑《理学备考》三十卷。《广理学备考》四十八卷。《国朝理学备考》二十六家，采辛全、孙奇逢、熊赐履、张夏、黄宗羲诸家绪论，附以己说，议论醇正。又著《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编》，作《续垂棘编》十九卷，《三晋诗选》四十卷。

同时为辛全之学者，有绛州党成、李生光。

成，字宪公。其学以明理去私为本，生平不求人知，镐鼎曾扬之于人，意甚不怿，时目为狷者。其辨朱、陆异同："论者多以陆为尊德性矣，朱为道问学。此言殊未然。盖朱子之道问学，实以尊德性也，陆氏则自锢其德性，何尊之可云？陆子尝曰：'不求本根，驰心外物，理岂在于外物乎？'此告子义外之学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无内外。以外物为外者，是告子义外之学也。'即此数语，可以见二家之异同矣。若粗论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崇天理，去私欲，其秉心似无大异者。而实究其学，则博文约礼者，孔、颜之家法，屡见于《论语》，朱子得其正矣。陆氏乃言'六经皆我注脚'，又言'不识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岂不偏哉！"其辨论如此。

生光，字暗章。未冠为诸生。辛全倡学河、汾。遂往受业。笃于内行，事亲至孝，全深重之。明亡，绝意仕进，自号汾曲逸民。构一草堂，日夕读书其中，以《二南》大义，程、朱微言，训门弟子。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汇编》，凡万余言。

白奂彩，字含贞，华州人。私淑于长安冯从吾，玩《易》洗心，《诗》、《礼》、《春秋》，多所自得。蓄书之富，陕以西罕俪。校雠精详，淹贯靡遗。而冲逊自将，若一无所知。与同州党湛、蒲城王化泰诸人相切磨。率同志结社，不入城市，不谒官府，终日晏坐一室，手不释卷。同知郝斌式庐，聆奂彩论议，退而叹曰："关中文献也。"

湛，字子澄。尝言："人生须作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故自号两一。究宋、明以诸儒论学语，揭其会心者于壁，默侍土室，澄心反观，久之，恍然有契。自是动静云为，卓有柄持。闻李颙倡道盩厔，冒雪履冰，不惮数百里访质所学。相与盘桓数日，每至夜半，未尝见惰容。其志笃养邃如此。

化泰，字省庵。性方严峭直，面斥人过，辞色不少贷。人有一长，即欣然推逊，自以为不及。关学初以马嗣煜嗣冯从吾，而奂彩、湛、化泰皆有名于时。武功冯云程、康赐吕、张承烈，同州李士滨、张珥，朝邑王建常、关独可，咸宁罗魁，韩城程良受，蒲城宁维垣，邠州王吉相，淳化宋振麟，皆笃志励学，得知行合一之旨。至乾隆间，武功孙景烈亦能接关中学者之传。

景烈，字酉峰。乾隆三年进士，授检讨，以言事放归。教生徒以克己复礼。居平虽盛暑必肃衣冠。韩城王杰为入室弟子。尝语人曰："先生冬不炉，夏不扇，如邵康节。学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归籍三十年，虽不废讲学，独绝声气之交。为关中学者宗，有自来矣。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明崇祯举人。国变后，隐居不仕，卧天门巾、柘间。顺治十二年，部铨县职。康熙五年，檄征入都。六年，至京师，以诗呈侍郎严正矩云："垂老只思还旧业，暮年所急匪轻肥。"既而告归，得请。构石庄于西村，自号石庄老人。穷年诵读，于书无所不窥，而深自韬晦。

晚著《绎志》。《绎志》者，绎己所志也。凡圣贤、帝王、名臣、贤士与凡民之志业，莫不兼综条贯，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今，为有体有用之学。凡二十余万言，皆根柢于诸经，博稽

于诸史，旁罗百家，而折衷于周、程、张、朱之说。承诺自拟其书于徐干《中论》、颜之推《家训》，然其精粹奥衍，非二书所及也。二十六年六月，卒，年七十五。所著有《读书说》六卷，文体类《淮南》、《抱朴》，麟杂细碎，随事观理而体察之，殆《绎志》取材之余，与是书相表里。

曹本荣，字欣木，黄冈人。顺治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布袍蔬食，以清节自励。八年，授秘书院编修。应诏，上《圣学疏》千言，其略云："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统，则当以二帝三王之学为学。诚宜开张圣听，修德勤学，举《四书》、《五经》及《通鉴》中有裨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内则深宫燕间，朝夕讨论，外则经筵进讲，敷对周祥。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于此。"有诏嘉纳。十年，擢右春坊右赞善兼国子监司业，刊《白鹿洞学规》以教士。十一年，转中允。十二年，世祖甄拔词臣品端学裕者充日讲官，本荣与焉。十三年，升秘书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日侍讲幄，辨论经义。敕本荣同傅以渐撰《易经通注》九卷，镕铸众说，词理简明，为说经之圭臬。本荣又著《五大儒语》、《周张精义》、《王罗择编》诸书。十四年八月，充顺天乡试正考官，九月，充经筵讲官，十一月，以失察同考官作弊，部议革职。上以其侍从讲幄日久，宥之。十八年，迁翰林院侍读学士，改国史院侍读学士。康熙四年，以病请回籍，卒于扬州。

本荣之学，从阳明致知之说，故论次五大儒，以程、朱、薛与陆、王并行。既告归。宦橐萧然，晏如也。疾革，门生计东在侧，犹教以穷理尽性之学。卒之日，容城孙奇逢痛惜之。子宜溥，由荫生荐举博学鸿儒，试授检讨。

张贞生，字篑山，庐陵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时议遣大臣巡察，贞生上书谏，召对，所言又过戇。下考功议，革职为民，蒙恩镌二级去官。初阐阳明良知之说，其后乃一宗考亭。居京师，寓吉安馆中，蓬蒿满径，突无炊烟。濒行不能具装，故人馈赆，一无所受，其狷介如此。寻奉特旨起补原官。至京，卒。著《庸书》二十卷，《玉山遗响集》。

刘原渌，字昆石，安邱人。明末盗贼蜂起，原渌与仲兄某率乡人垒土为堡以御贼。贼至，守堡者多死。仲兄出斗，身中九矢，力战。原渌从之，发数十矢，矢尽，仲兄麾之去。原渌大呼曰："离兄一步非死所。"乃斩二渠帅，获马六匹，贼遁去。乱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与兄，以其余为长兄立后，兼赡亡姊家。谢人事，求长生之术。得咯血疾，遂弃去。后读宋儒书，乃笃信朱子之学，集朱子书作《续近思录》。尝曰："学者居敬穷理，二者皆法先王而已。'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穷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谒祠后，与弟子讲论，常至夜分。仲兄疾，吁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内水浆不入口，又为乡人置义仓，俭岁煮粥以食饥人。尝曰："人与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著《读书日记》、《四书近思续录》四卷。

后数十年，昌乐有阎循观、周士宏，潍县有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德州有孙于篪、梁鸿翥、胶州有法坤宏，同县有张贞，犹能守原渌之学。

国霖，字云一，潍县人。父客燕中感病，国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则父已殁。无钱市棺，以衣里尸，负之行，乞食归里。泣告族党曰："父死不能敛，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以老母在。长者何以教我？"人怜其孝，为捐金以葬。母易怒，一日怒甚，国霖作小儿嬉戏状，长跪膝前，执母手，捂其面。母大笑，怒遂已。时年五十矣。师事昌乐周士宏，尝与国霖至莒，乐其山川，死即葬于莒。国霖筑室墓侧，安贫守素，不求于人。值歉岁，莒人恐其饿死，闻于官而周之粟，亦弗却也。昌乐阎循观问国霖喜读何书，曰："《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以贵，字沧岚，康熙二十七年进士。任苍梧令。地瑶、壮杂处，营茶山书院，以《诗》、《书》为教。归里后，杜门著书，有《藜乘集》。

梦周，字公复。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其学以存养、省察、致知三者为入德之资。每跬步必以礼，以耻求闻达为尚。后为来安知县，有政声。长洲彭绍升称其治来如元鲁山。有《理堂文集》，表方名，奖忠节，皆有关于世道。

鸿翥，字志南，德州人。每治一经，案上不列他书。有疑义，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后已。益都李文藻一见奇之，为之延誉，遂知名于世。以优行贡成均。卒，年五十九。有《周易观运》等书。

坤宏，字镜野，胶州人。得《传习录》，大喜，以为知己意所出。其学以阳明为宗，以不自欺为

本。乾隆六年举人，官大理评事。卒，年八十有奇。

循观，字怀庭，昌乐人。专志洛、闽之学，省身克己，刻苦自立。治经不立一家言，而要归于自得。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斋私记》、《西涧文集》及《尚书春秋说》。

任瑗，字恕庵，淮安山阳人。年十八，弃举子业，讲学。静坐三年，叹曰："圣人之道，归于中庸，极于'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岂是之谓哉？"乾隆元年，大吏举瑗应博学鸿词，廷试罢归，韩梦周语人曰："任君体用具备，有明以来无此钜儒？"及韩将北归，瑗语之曰："山左人多质直，君当接引后进，以续正学。"因作《反经说》以示之。年八十二，卒。著有《纂注朱子文类》一百卷，《论语困知录》二卷，《反经说》一卷，《阳明传习录辨》二卷，《知言札记》二卷，《朱子年谱》一卷。

颜元，字易直，博野人。明末，父戍辽东，殁于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觅骨归葬，世称孝子。居丧，守朱氏《家礼》惟谨。古《礼》："初丧，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家礼》删去"无算"句，元遵之。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几殆。又《丧服传》："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家礼》改为"练后，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者会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元亦遵之。既觉其过抑情，校以古《丧礼》非是。因叹先生制礼，尽人之性，后儒无德无位，不可作也。于是著《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以立教。名其居曰习斋。

肥乡漳南书院，邑人郝文灿请元往教。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从游者数十人。会天大雨，漳水溢，墙垣堂舍悉没，人迹殆绝。元欢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辞归。后八年而卒，年七十。门人李塨、王源编元《年谱》二卷，钟錂辑《言行录》二卷，《辟异录》二卷。

王源，字昆绳，大兴人。兄洁，少从梁以樟游。以樟谈宋儒学，源方髫龀，门之不首肯，唯喜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方略。年四十，游京师。或病其不为时文，源笑曰："是尚需学而能乎？"因就试，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或劝更应礼部试，谢曰："吾寄焉为谋生计，使无诟厉已耳！"昆山徐乾学开书局于洞庭山，招致天下名士，源与焉。于侪辈中独与刘献廷善，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见皆相同。献廷殁，言之辄流涕。未几，遇李塨，大悦之，曰："自献廷殁，岂意复见君乎？"塨微言圣学，源闻之沛然。因持《大学辨业》去，是之。塨乃为极言颜元明亲之道，源曰："吾知所归矣。"遂介塨往博野执贽元门，时年五十有六矣。后客死淮上。所著《平书》十卷，《文集》二十卷。

程廷祚，字启生，上元人。初识武进恽鹤生，始闻颜、李之学。康熙庚子岁，塨南游金陵，廷祚屡过问学。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颜氏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气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故尝谓："为颜氏其势难于孟子，其功倍于孟子。"于是力屏异说，以颜氏为主，而参以顾炎武、黄宗羲。故其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属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廷祚拒之，卒报罢。十六年，上特诏举经明行修之士，廷祚又以江苏巡抚荐，复罢归。卒，年七十有七。著《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尚书通议》三十卷，《青溪诗说》三十卷，《春秋识小录》三卷，《礼说》二卷，《鲁说》二卷。

恽鹤生，字皋闻，武进人。因交李塨得睹颜氏遗书，自称私淑弟子。于经长《毛诗》，著《诗说》，以毛、郑为宗。

李塨，字刚主，蠡县人。弱冠与王源同师颜元。躬耕善稼穑，虽俭岁必有收，而食必粢粝，妻妾子妇执苦身之役。举康熙二十九年举人。晚岁授通州学正，浃月，以母老告归。塨博学工文辞，与慈溪姜宸英齐名。又尝为其友治剧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动公卿间。明珠、索额图当国，皆尝延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光地抚直隶，荐其学行于朝，固辞而不谢。诸王交聘，辄避而之他。既而从毛奇龄学。著《周易传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李氏学乐录》二卷，《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二卷，《论学》二卷，《小学稽业》五卷，《恕谷后集》十三卷。

塨学务以实用为主，解释经义多与宋儒不合。又其自命太高，于程、朱之讲学，陆、王之证悟，

皆谓之空谈。盖明季心学盛行，儒禅淆杂，其曲谨者又阔于事情，沿及顺、康朝，犹存余说，盖颜元及埰力以务实相争。存其说可补诸儒枵腹之弊，然不可独以立训，尽废诸家。其论《易》，以观象为主，兼朋互体，谓“圣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归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搏《龙图》，刘牧《钩隐》，以及控无极、推先天，皆使《易》道入于无用。”排击未免过激。然明人以心学窜入《易》学，率持禅偈以诂经，言数者反置象占于不问。诬饰圣训，弊不可穷。埰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垂教之旨。又以《大学》格物为《周礼》三物，谓孔子时古大学教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者，规矩尚存。故格物之学，人人所习，不必再言。惟以明德、亲民标其目，以诚意指其入手而已。格物一传，可不必补。其说本之颜元。毛奇龄恶其异己，作《逸讲笺》以攻之。而当时学者多韪埰说焉。

刁包，字蒙吉，晚号用六居士，祁州人。明天启举人。再上春官，不第。遂弃举子业，有志圣贤之学。初闻孙奇逢讲良知，心向之。既读高攀龙书，大喜，曰：“不读此书，几虚过一生。”为主奉之，或有过差，即跪主前自讼，流贼犯祁州，包毁家倡众誓固守，城不得破。时有珰主兵事，探卒报贼势张甚，二珰怒其惑众，将斩之。包厉声曰：“必杀彼，请先杀包。”乃止。二珰相谓曰：“使若居官者，其不为杨、左乎？”贼既去，流民载道，设屋聚养之，病者给医药，全活尤多。有山左难妇七十余人，择老成家人护以归。临行，八拜以重托，家人皆感泣，竭力卫送。历六府，尽归其家。

甲申，国变，设庄烈愍皇帝主于所居之顺积楼，服斩衰，朝夕哭临如礼。伪命敦趣，包以死拒，几及于难。遂隐居不出，于城隅辟地为斋曰潜室，亨曰肥遁。日闭户读书其中，无间寒暑，学者宗焉，执经之履满户外。居父丧，哀毁，须发尽白。三年不饮酒食肉，不内寝。及母卒，号恸呕血，病数月，卒。

所著有《易酌》、《四书翊注》、《潜室札记》、《用六集》，皆本义理，明白正大。又选《斯文正统》九十六卷，专以品行为主，若言是人非，虽绝技无取。包初与新城王余佑为石交。

余佑，字介祺。父延善，邑诸生，尚气谊。当明末，散万金产结客。有子三，长余恪，季余严，余佑其仲也。明亡，延善率三子与雄县马鲁建义旗，传檄讨贼。时容城孙奇逢亦起兵，共恢复雄、新容三县，斩其伪官。顺治初，延善为仇家所陷，执赴京。余恪挥两弟出，为复仇计，独身赴难，父子死燕市。余严夜率壮士入仇家，歼其老弱三十口，名捕甚急，上官有知其枉者，力解乃免。余佑隐易州之五公山，自号五公山人。尝受业于孙奇逢，学兵法，后更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教授，不求闻达。教人以忠孝，务实学。卒，年七十。

李来章，字礼山，襄城人。生有神识。尝观石工集庭中断石，辗转弗合，语之曰：“去宿土，当自合。是即吾学人心、道心之谓。”闻者异之。工诗古文辞。康熙十四年举人。尝学于魏象枢，魏戒之曰：“欲除妄念，莫如立志。”来章因作《书绅语略》，其持论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为主。再学于孙奇逢、李颙。时奇逢讲学百泉，来章与冉覲祖诸人讲学嵩阳，两河相望，一时称极盛焉。再主南阳书院，作《南阳学规》、《达天录》以教学者，士习日上。寻以母老谢归。重葺紫云书院，读书其中，学者多自远，而至母病目，来章每夙兴舌舐之，目复明。

谒选广东连山县。连山民仅七村，丁只二千。外瑶户大排居五，小排一十有七，数且盈万人。重山复岭，瘦石巉削，田居十分之一。瑶或负险跳梁。来章慨然曰：“瑶异类，亦有人性，当推诚以待之。”乃仿明王守仁遗意，日延耆老问民疾苦，招流亡，劝之开垦，薄其斌。复深入瑶穴，为之置约延师，以至诚相感。创连山书院，著学规，日进县人申教之，而瑶民之秀者，亦知向学，诵读声彻岩谷。学使者交奖曰：“忠信笃敬，蛮貊信可行矣。”行取，授兵部主事，监北新仓，革运官馈遗。旅引疾归。大学士田从典、侍郎李先复交章以实学可大用荐，得旨征召，不出。年六十八，卒。所著有《礼山园文集》、《洛学编》、《连阳八排瑶风土记》、《衾影录》。

冉覲祖，字永光，先贤郓国公裔。元末有为中牟丞者，因家焉。康熙二年，乡试第一。杜门潜居，爰取《四书集注》研精覃思二十年。章求其旨，句求其解，字求其训，身体心验，订正群言，归于一是，名曰《玩注详说》。递及群经，各有专书，兼采汉儒、宋儒之说。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

巡抚将荐之。欲一见觐祖。觐祖曰："往见，是求见也。"坚不往。少詹事耿介延主嵩阳书院，与诸生讲《孟子》一章，剖析天人，分别理欲，众皆悚听。三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三十三年，授检讨。是岁圣祖遍试翰林，御西暖阁，询家世籍贯独详，有"气度老成"之褒。越日，赐筵瀛台，上独识之，曰："尔是河南解元耶？"盖以示优异也。寻告归。卒，年八十有二。

窦克勤，字敏修，柘城人。闻耿介传百泉之学，从游嵩阳。六年，乡举至京师，谒睢州汤斌。一夕，请业斌谓师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职。劝克勤就教职，选泌阳教谕。泌阳地小而僻，人鲜知学，克勤立五社学，月朔稽善过而劝惩之。暇则斋居读书，虽饘粥不继，晏如也。康熙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丁母忧归，服除，授检讨。一日，圣祖命诸翰林作楷书，克勤书"学宗孔、孟，法在尧、舜，而其要在慎独"十四字以进，圣祖览而器之。寻以父老乞归。尝于柘城东郊立朱阳书院，倡导正学。中州自夏蜂、嵩阳外，朱阳学者称盛。卒，年六十四，著《有孝经阐义》。

李光坡，字耜卿，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生五岁，与伯叔兄弟俱陷贼垒。既脱难后，受学家庭，宗尚宋儒及乡先正《蒙引存疑》诸书。次第讲治《十三经》，濂、洛关、闽书，旁及子、史。质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论学主程、朱，论易主邵子，兼取扬雄《太玄》，发明性理，以阐大义。壮岁专意《三礼》，以《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几绝，《仪礼》尤世所罕习，积四十年。成《三礼述注》六十九卷，以郑康成为主，疏解简明，不蹈支离，亦不侈奥博，自成一家言。其兄光地尝著《周官笔记》一篇，光地子钟伦亦著《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皆标举要旨，弗以考证辨论为长，与光坡相近，其家学如是也。

光坡家居不仁，康熙四十五年，入都，与其兄光地讲贯。著《性论》三篇，辨论理气先后动静，以订近儒之差。及归，光地贻以诗曰："后生茂起须家法，我老栖迟望子传。"其惓惓于光坡如此。光地尝论东吴顾炎武与光坡皆数十年用心经学，精勤不辍，卓然可以传于后云。光坡天性至孝，父病笃，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寿，病果愈。及举孝廉方正，有司将以光坡应选，而光坡寝疾矣。卒，年七十有三。又有《皋轩文编》。

钟伦，字世得。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初受《三礼》于光坡，又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县陈万策等互相讨论，其学具有本原。未仕而卒。

庄亨阳，字复斋，靖南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知山东潍县。母就养，卒于途。归而庐墓三年，自是未尝一日离其父。乾隆初元，礼部尚书杨名时荐士七人，亨阳与焉，授国子监助教。当是时，上方响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六堂之长，则亨阳与安溪官献瑶、无锡蔡德晋等，皆一时之俊。每朔望谒夫子，释菜礼毕，六堂师登讲座，率国子生以次执经质疑。旬日则六堂师分占一经，各于其书斋会讲南北学，弦诵之声，夜分不绝。都下号为"四贤、五君子"。

迁吏部主事，外补德安府同知，擢徐州府。徐仍岁水灾，亨阳相川泽，谘耆民，具方略，请广开上游水道，以泄异涨，且告石林可危。未及施工而石林决，沛县城将溃，民窜逃。亨阳驾轻舠行告父老曰："太守来，尔民何往？"亲率众堵筑，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两遇大荒，勤振事，几不暇眠食。九年，迁按察司副使，分巡淮徐海道。亨阳通算术，及董河防，推究高深测量之宜，上书当路，大略谓："淮、徐水患，在壅毛城铺而徐州坏，壅天然减水坝而凤、颍、泗坏，壅车逻、昭关等坝而淮、扬之上下河皆坏。宜开毛城铺以注洪泽湖，则徐州之患息。开天然坝以注高、宝诸湖，则上江之患息。开三坝以注兴、盐之泽。则高、宝之患息。开范公堤以注之海，则兴、盐、泰诸州、县之患息。"当路者颇韪其言，而未能用。

京察，大臣当自陈。高宗命自陈者各举一人自代。内阁学士李清植举亨阳，时论以为允。勘淮海灾过劳，以羸疾卒。卒之日，淮海诸氓罢市奔走，树帜哭而投赙。讷亲巡江南，监司皆靴袴跪迎，亨阳独长揖，讷责问，曰："非敢惜此膝于公，其如《会典》所无何？"讷默然。亨阳出巡，属吏循故事馈肴，然一切勿拒，曰："物以烹饪，却之是暴天物而违人情也。"所从仆皆自饮其马，或犒之，跽而辞曰："公视奴辈为儿子，不告而受，于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辞，是仍虚君惠也。"强之，皆伏地，誓指其心。其感人如此。

官献瑶，字瑜卿，安溪人。执业于漳浦蔡世远、桐城方苞，称高足弟子。亦以杨名时荐，补助教。甫入学，上事宜六条于其长。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充三礼馆纂修，授编修。九年，典试浙江。寻提督广西、陕甘学政，迁洗马。在关中求得宋张载二十余代孙，属其邑学官教之。识韩城王杰于诸生，以为大器，果如其言。献瑶少孤，事母孝。自陕甘任满归，乞侍养。奉母二十余载，母年九十乃终。抚爱诸子弟，修大小宗祠，增祭器，考《礼经》，遵时制以定仪式，立乡规以教宗人，置义租以恤亲族之贫者。卒，年八十。著《读易偶记》三卷，《尚书偶记》三卷，《尚书讲藁》，《思问录》一卷，《读诗偶记》二卷，《周官偶记》二卷，《仪礼读》三卷，《丧服私钞》并《杂记》一卷，《春秋传习录》五卷，《孝经刊误》一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二卷。

王懋竑，字子中，宝应人。少从叔父式丹，学刻励笃志，精研朱子之学，身体力行。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职，补安庆府学教授。雍正元年，以荐被召引见，授翰林编修，在上书房行走。二年，以母忧去官，特赐内府白金为丧葬费。懋竑素善病，居丧毁瘠，服阕就职。旋以老病乞归，越十六年卒。

懋竑性恬淡，少尝谓友人曰："老屋三间，破书万卷，平生志愿足矣。"归里后，杜门著书。校定《朱子年谱》，大旨在辨为学次序，以攻姚江之说。又所著《白田杂著》八卷，于《朱子文集》、《语类》考订尤详。谓《易本义》前九图、《筮仪》皆后人依记，非朱子所作，其略云："朱子于《易》，有《本义》，有《启蒙》，与门人讲论甚详，而此九图曾无一语及之。九图之不合《本义》、《启蒙》者多矣，门人何以绝不致疑也？《本义》之叙画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参邵子说。至《启蒙》，则一本邵子。而邵子所传，止有《先天方圆图》。其《伏羲八卦图》，《文王八卦图》，则以《经世演易图》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汉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图，《启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横图六，则注《大传》及邵子语于下，而不敢题曰《伏羲六十四卦图》，其慎如此。今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是孰受而孰传之耶？乃云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邵氏止有《先天》一图，其《八卦图》后来所推，六横图朱子所作。以为皆出邵氏，是诬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之才，得之穆修穆修，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节学问源流如此。汉上朱氏以《先天图》属之，已无所据。乃今移之四图，若希夷已有此四图也，是并诬希夷也。文王八卦，《说卦》明言之。《本义》以为未详，《启蒙》别为之说，而不以入于《本义》。至于'乾，天也，故称乎父'一节，《本义》以为揲蓍以求爻，《启蒙》以为'乾求于坤坤，求于乾'与'乾为首'两节，皆文王观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与《本义》不同。今乃以为文王《八卦次序图》，又孰受而孰传之耶？《卦变图启蒙》详之，盖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彖》传卦变，偶举十九卦以说尔。今图、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书明矣。"其说为宋、元儒者所未发。

又考证诸史，谓："《孟子》七篇，所言齐王皆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齐，当在湣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殁，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见，《公孙丑》两篇，称王不称谥，乃其元本。而《梁惠王》两篇称宣王，为后人所增。《通鉴》上增威王十年，下减湣王十年，盖迁就伐燕之岁也。"可谓实事求是矣。同邑与懋竑学朱子学者，有朱泽沄、乔仪。

泽沄，字湘陶。少勤学，得程氏《读书分年日程》，寻序诵习。更学天文于泰州陈厚耀，能得其意，久之，有志于圣人之道。念朱子之学，实继周、程，绍颜、孟，以上溯孔子。有谓朱子为道问学。陆、王为尊德性者，复取《朱子文集》、《语类》读之，一字一句，无不精心研穷，反身体认，质之懋竑，懋竑屡答之。深信朱子居敬、穷理之学，为孔子以来相传的绪，穷即穷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穷之理，止是一事，喟然叹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问学者，亦如朱子矣。"

雍正六年，诏大臣各举所知。直隶总督刘师恕欲荐于朝，使其弟造庐请，弗应。晚年得髀疾，然犹五更起，盥沐，观书至夜分不倦。诫其子光进曰："圣贤工夫，正于困苦时验之。"疾甚，谓门人乔仪曰："死生平常事，时至则行，无所恋也。"吟邵雍诗，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七。所著《止泉文集》八卷，《朱子圣贤考略》十卷。

仪，字星渚。少有气节。水决子婴堤，众走避，仪倡议捍塞，十日堤成。从泽沄受学，恪遵朱

子教人读书次第。取朱子书切己体察，有疑辄质泽沄，时年五十矣。泽沄称之曰：“从吾游者众矣，惟乔君刚甚。”因举或《问过》时后学、《语类》训石洪庆语告之，仅益奋。乾隆元年，举孝廉方正，辞不就。与懋竑书，论学问之道凡再三。自谓向道晚，须用己百之功，闻弟卒江陵任，即日冒雪行数千里扶榇归。有潘某贷金不能偿，以券与之。疾革，曰：“吾自顶至踵，无一处不痛。惟此心凝然不乱耳！”命沐浴正衣冠而逝，年六十五。著《日省录》、《训子要言》、《因学堂遗稿》，《汤金钊》序而行之。谓其“学术刚健笃实，发为辉光，粹然有德之言”。

李梦箕，字季豹，连城人。年十五而孤，精进学业，崇向朱子，以孝友著称。其教人辄言为善最乐，人易而忽之。梦箕曰：“为之难，汝为之否乎？”人问之曰：“其乐何如？”曰：“不愧不怍。”孰与孔、颜之乐？”曰：“熟之而已矣！”事兄如严父，抚犹子如子。每语诸子以气质之偏，使知变化。疾亟，谓所亲曰：“吾生平竭力检身，将毋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闻过而终，亦云幸矣。”卒，年八十一。

子图南，字开士。康熙六十一年举人。能世其学。初工诗古文，既而欢曰：“吾学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虚名骛乎？”于是究心濂、洛、关、闽书，以反躬切己为务。居连峰、点石诸山中者久之。尝曰：“学者为利名之念为害最大。越此庶可与共学。”与蔡世远讲明修身穷理之要，世远重之。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举人需次县令者先赴京学习政事，图南至，观政户部。以母病亟归，归先母卒，年五十七。雷鋐谓：“学圣人必自狷者始，图南庶足当之。”时邑人张鹏翼、童能灵皆以学行称。

鹏翼，字蜚子。岁贡生。八岁嗜学，十余岁通诸经。塾师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熟读《四书大全》，忽悟曰：“心当在身内，身当在心内。”遂不仕。连城处万山中，无师。鹏翼年已四十，始见《近思录》及《朱子全书》。更十年，始见薛文清《读书录》。尝曰：“考亭易箦之时，乃我下帷之始。”盖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乡曰新泉，男女往来二桥，道不拾遗。市中交易，先让外客，皆服鹏翼教也。著有《读经说略》、《理学入门》、《孝子传》、《历代将相谏臣三谱》、《二十二史案》、《芝坛日读小记》。

能灵，字龙俦。贡生。好学，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累举优行皆以母老辞。年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丧以礼，化及乡人。能灵尝与雷竑论《易》，主《河图》以明象数之学。其《乐律古义》，谓：“《洛书》为五音之本，《河图》为《洛书》之源。《河图》圆而为气，《洛书》方而为体。五音者气也，气凝为体，体以聚气，然后声音出焉。蔡氏《律吕新书》沿《淮南子》、《汉书》之说，误以亥为黄钟之实。惟所约寸分厘丝忽之法，其数合于《史记律书》，因取其说为之推究源委以成书。”他著《中天河洛五伦说》、《朱子为学考》、《理学疑问》。

连城理学，始自宋之邱起潜、明之童东皋，而能灵、鹏翼继之。力敦伦纪，严辨朱、陆异同。张伯行抚闽时，建文溪书院，祀起潜、东皋。后增建五贤书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能灵、鹏翼配焉。

胡方，字大灵，新会人。岁贡生。方敦崇实行，处道学风气之末，独守坚确。总督吴兴祚闻其名，使招之，方走匿，不能得也。事父母，色养靡不周，而心常如不及。遇有病，忧形于色，药必尝而后进。夜必衣冠侍，未尝就寝。及居丧，藉草宿柩旁，三年不入内。先人田庐，悉以与弟，授徒自给。族姻不能自存者，竭力资之。有达官斋重金乞其文为寿，不应。吏慑之，不应。家人告以绝粮，不应。乡曲子弟偶蹈不韪，有愿就鞭扑，不愿闻其事于方者。里中语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犹可，胡君愧煞我。”其从学者，仕与未仕，白首犹凛凛奉其教。虽困甚，终不入公庭。闻声向慕，以得见为喜，曰：“教我矣！”有以荫得官，则大惭曰：“吾未能信，得无辱我夫子。”方告之曰：“为官能不爱钱，致力于官守，有何不可？”其人卒不负其言。

四十后杜门著述，所居曰盐步。元和惠士奇督学粤东，闻方名，舣舟村外，遣吴生至其家求一见，急挥手曰：“学政未葳事，不可见！不可见！”出吴而扃其门。士奇乃索所著书而去。试事毕，仍介吴生以请，则假一冠投刺，至，长揖曰：“今日斋沐谢知己。方年迈，无受教地，不能执弟子礼。”数语遂起。惠握其手曰：“纵不欲多语，敢问先生，乡人谁能为文者？”答曰：“并世中无人，必求之，惟明季梁朝钟耳！”士奇遂求梁文并各家文刻之，名曰《岭南文选》。既而疏荐于朝。士奇尝语

吴生曰：“胡君貌似顾炎武，丰厚端伟，必享大名。”盖尝时知方者，士奇一人而已。卒，年七十四。著有《周易本义注》六卷，《四子书注》十卷，《庄子注》四卷，《鸿桷堂诗文集》六卷。集中《谒白沙祠》诸作及《白沙子论》，具见渊源所自。粤中励志笃行者，方后有冯成修、劳潼。

成修，字达夫，南海人。父远出不归，成修生有至性，语及其父，辄涕泗交颐。乾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吏部主事。晋礼部祠祭司郎中，典试福建、四川，督学贵州，揭条约十四则以训士。成相处初计偕，即遍访其父踪迹。得官后，两次乞假寻亲，卒无所遇，不复出。授经里中，粹然师范。年八十，计其父已百有一龄。乃持服三年，终身衣布。乙卯重宴鹿鸣，逾所卒，年九十有五。

潼，字润芝，亦南海人。乾隆二十年举人。髫龄时，母常于榻上授《毛诗》，长遂习焉。卢文弨视学湖南，召之往。至冬乃归，母思念殊切。抵家时漏三下，跪母榻前，母且泣且抚之曰：“其梦也耶？”潼悲不自胜，自是绝意进取，侍养十有六年而母卒。潼哀毁骨立，杖而后起。家人或失潼所在，即于殡所觅之，则已恸哭失声矣。又痛早孤，故以“莪野”为号。尝曰：“读孔子书，得一言，曰‘务民之义。’读孟子书，得一言，曰‘强为善而已矣。’读朱子书，得一言，曰‘切己体察。’”著有《四书择粹》十二卷，《孝经考异选注》二卷，《救荒备览》四卷，《荷经堂古文诗稿》四卷。

劳史，字麟书，余姚人。世为农。少就傅读书，长躬耕养父母，夜则披卷庄诵。读朱子《小学》、《中庸序》，慨然发愤，以道自任，举动必依于礼。继读朱子《近思录》，立起设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师在是矣！”常自刻责，谓：“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诏臣，父之诏子。一废职，即膺严谴，一坠家业，即穷无所归，可不慎哉！”其论学以为始于不妄语，不妄动，即极诸至诚无息。接后学，委曲进诚，虽佣工下录皆引之向道，曰：“尽尔职分，务实做去，终身不懈，即圣贤矣。勿过自薄也。”闻者莫不爽然。里中负贩者近史居，不敢贷伪物。刍儿牧童或折弃矰缴，毁机阱。有斗争，就史质，往往置酒求解。门人桑调元自钱塘来谒，论学数日。将别，送之曰：“吾寿不过三年，恐不复相见。行矣勉之！”后三年九月，谓门人汪鉴曰：“不过今月，吾将去矣！”遂遍诣亲友家，与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学，令家人治木饬后事。晦前一夕，沐浴更衣，移榻正寝，炳烛宴坐如平时，旋就寝。明晨，抚之冰矣。调元为刻其遗书十卷，其书谓《易》之为道，细无不该，远无不届，故多本易理以推人物之性。

调元，字弢甫，钱塘人，为孝子天显之子。天显亲病革，合羊脂和粥以进。亲死，抱铚而哭，人为绘《抱铚图》。调元受业于史，得闻性理之学。雍正十一年，召试通知性理，钦赐进士，授工部主事，引疾归。调元主九江濂溪书院，构须友堂，祠余山先生，以著渊源有自，余山，史自号也。调元东皋别业又辟余山书屋，以友教四方之士。为人清鲠绝俗，足迹遍五岳。晚主滦源书院，益畅师说。

鉴，余姚人。父死于云南，鉴护丧归至汉川，遇大风，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风回得泊沙渚，众呼为孝子。为人尚气节，史戒之曰：“英气，客气也。其以问学融化之。”史之殁也，鉴实左右焉。

顾栋高，字震沧，无锡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内阁中书。雍正，引见，以奏对越次罢职。乾隆十五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经明行修之士，所举四十余人。惟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王安国、侍郎归宣光举江南举人陈祖范，尚书汪由敦举江南举人吴鼎，侍郎钱陈群举山西举人梁锡玙，大理寺卿邹一桂举栋高，此四人，论者谓名实允孚焉。寻皆授国子监司业。栋高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皇太后万寿，栋高入京祝嘏，召见，拜起令内侍扶掖。栋高奏对，首及吴敝俗，请以节俭风示海内，上嘉之。陛辞，赐七言律诗二章。二十二年，南巡，召见行在，加祭酒衔，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二十四字，卒于家，年八十一。

所学合宋、元、明诸儒门径而一之，援新安以合金溪，为调停之说。著《大儒粹语》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核，多发前人所未发。《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采录旧说，发明经义，颇为谨严。其《尚书质疑》二卷，多据臆断，不足以言心得。大柢栋高穷经之功，《春秋》为最，而《书》则用力少也。

陈祖范，字亦韩，常熟人。雍正元年举人，其秋礼部中式，以病不与殿试。归，僦廛华汇之滨，楗户读书。居数年，诏天下设书院以教士，大吏争延为师训课有法。或一二年辄辞去，曰："士习难醇，师道难立。且此席似宋时祠禄，仕而不遂者处焉。吾不求仕，而久与其列为汗颜耳。"荐举经学，祖范褒然居首。以年老不任职，赐司业衔。十八年，卒于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经咫》一卷，膺荐时禄呈御览。《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掌录》二卷。祖范于学务求心得，论《易》不取先天之学，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同县顾主事镇传其学。

吴鼎，字尊彝，金匮人。乾隆九年举人，授司业。洊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大考降左春坊左赞善，迁翰林院侍讲，旋休致。所撰有《易例举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裒宋俞琰、元龙仁夫、明来知德等十家《易》说，以继李鼎祚、董楷之后。其东莞学案，则专攻陈建《学蔀通辨》作也。兄鼐，亦通经，深于《易》、《三礼》。

梁锡玙，字确轩，介休人。雍正二年举人，亦授司业，与吴鼎同食俸办事，不为定员。十七年，命直上书房，累迁詹事府少詹事。大考隆左庶子，擢祭酒，坐遗失书籍镌级。应荐时，以所撰《易经揆一》呈御览。鼎、锡玙并蒙召对，面谕曰："汝等以是大学士、九卿公保经学，朕所以用汝等去教人。是汝等积学所致，不是他途幸进。"又曰："穷经为读书根本。但穷经不徒在口耳，须要躬行实践。汝等自己躬行实践，方能教人躬行实践。"鼎、锡玙顿首只谢。又奉谕："吴鼎、梁锡玙所著经学，著派翰林二十员、中书二十员，在武英殿各誊写一部进呈。原书给还本人。所有纸札、饭食皆给于官。著梁诗正、刘统勋董理其事。"稽古之荣，海内所未有也。

孟超然，字朝举，闽县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三十年，典广西试，寻督学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礼。以蜀民父子兄弟异居者众，作《厚俗论》以箴其失。旋以亲老，请急归，年甫四十二，遂不出。性至孝，侍父疾，躬执厕牖。戚族丧娶，虽空乏必应。尝叹服徐陵"我辈犹有车可卖"之言。其学以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为主。尝曰："变化气质，当学吕成公。刻意自责，当学吴聘君。"又曰："谈性命，则先儒之书已详，不如归诸实践。博见闻，则将衰之年无及，不如返诸身心。"其读《商子》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以为此王介甫之先驱也。然鞅犹明于帝王霸之说，介甫乃以言利为尧、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其论杨时云：龟山得伊、洛之正传，开道南之先声。然为人身后文，如温州陈君、李子约、许德占、张进、孙龙图诸墓志，往往述及释氏之学，而选之曰'定'、曰'安'、曰'静'，毋惑乎后之学者，援儒入墨，纷纷不已也。"

超然性静，家居杜门却扫，久之，巡抚徐嗣曾请主鳌峰书院，倡明正学。闽之学者，以侯官李光地、宁化雷鋐为最。超然辈行稍后，而读书有识，不为俗学所牵，则后先一揆也。居丧时，考《士丧礼》、荀子及宋司马光、程子、朱子说，并采近代诸儒言论，以正闽俗丧葬之失，著《丧礼辑略》二卷。伤不葬其亲者惑形家言以速祸，取孟子"掩之诚是"之语，作《诚是录》一卷。他著有《焚香录》、《观复录》、《晚闻录》。

汪绂，初名烜，字灿人，婺源人。诸生。少禀母教，八岁，《四子书》、《五经》悉成诵。家贫，父淹滞江宁，侍母疾累年，十日未尝一饱。母殁，绂走诣父，劝之归。父曰："昔人言家徒四壁，吾壁亦属人。若持吾安归？"叱之去。绂乃之江西景德镇，画碗，佣其间。然称母丧，不御酒肉。后飘泊至闽中，为童子师。及授学浦城，从者日进。闻父殁，一恸几殆，即日奔丧，迎榇归。

绂自二十后，务博览，著书十余万言，三十后尽烧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书。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而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著有《易经诠义》十五卷，《尚书诠义》十二卷，《诗经诠义》十五卷，《四书诠义》十五卷，《诗韵析》六卷。《春秋集传》十六卷，《礼记章句》十卷、《或问》四卷，《参读礼志疑》二卷，《乐经律吕通解》五卷，《乐经或问》三卷，《孝经章句》一卷。其《参读礼志疑》多得经意，可与陆陇其书并存。

绂之论学谓学，不可不知要。然所以得要，正须从学得多后，乃能拣择出紧要处。谓《易》理全在象、数上乘载而来。谓《书》历象、《禹贡》、《洪范》须著力去考，都是经济。谓《诗》只依字

句吟咏，意谓自出。谓看《周礼》，须得周公之心，乃于宏大处见治体之大，于琐屑处见法度之详。谓《春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谓“格物”之“格”训“至”，如《书》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皆“至到”之义。上文“致知”字为“推致”，则“格物”为“穷至物理”甚明。谓“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直是不可得闻，陆、王家因早闻性天，而末尝了悟，又果于自信，遗害后人也。谓周子言“一”，言“无欲”程子言“主一”，言“无适”，微有不同。周子所谓“一”者天也，所谓“欲”者人也。纯乎天，下不参以人，一者即无欲也。程子所谓“一”者事也，所谓“适”者心也。一其心于所事，而不强事以成心，无识之谓一也。当时大兴朱筠读其书，称其信乎以人任已，而颉颃古人。其后善化唐鉴亦称其功夫体勘精密，由不欺以至诚明。绂初聘于江，比归娶，江年二十八矣。江尝语诸弟子曰：“吾妇汝师三十年，未尝见一怒言、一怒色也。”乾隆二十四年，卒，年六十八。子思谦，增生，毁卒。同县余元遴传其学。

元遴，字秀书，诸生。著有庸言、诗经蒙说、画脂集。

姚学塽，字晋堂，归安人。性静介。孩稚时，见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动。既长，读书，毅然以身学。父丧骨毁，感动乡里。嘉庆元年进士，以中书用。时和珅为大学士，中书于大学士例执弟子礼，学塽耻之，遂归。后四年和珅伏诛，始入都任职。十三年，主贵州乡试。归途闻母忧，痛父母不得躬侍禄养，遂终身不以妻子自随。服阕，至京，转兵部主事，迁职方司郎中。妻张有妇德，畜一妾请遣侍京寓，不许，乃归妾父。妾方氏，十七，曰：“妇人从一者也，吾事有主矣。”竟不嫁。

学塽居京师四十年，若旅人之阨者，僦僧寺中，霜华盈席，危坐不动。居丧时有毡帽一，布羔裘一，终身服之，蓝褴不改，盖所谓终身之丧者。初彭龄掌兵部，请学塽至堂上，躬起肃揖之，学塽亦不往谢。大学士百龄兼管兵部，屡询司员姚某何在，欲学塽诣其宅一见之，终不往也。学塽六十生辰，同里姚文田贻酒二罌为寿，固辞。文田曰：“他日以此相报可乎？”乃受之。学塽之学，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诚，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喑然不求人知，未尝向人讲学。病笃，握其友潘谘手曰：“君勉矣！人生独知之地，鲜无愧者。我生平竭蹶，意知此止。君亦就衰尽，所得为俟年而已。”遂逝，年六十有六。

谘，字少白，会稽人。少卓荦，好独游天下奇山水，足迹逾数万里。与学塽友善，日求寡过，以无玷古人，与长民者言，言爱人。与里老言，言耕凿树畜，与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则告以实行为首务，尤竞竞于义利之辨。居惟一袱被，日两疏食。食有余，则以给人之困者。有数人赍金为其母寿，不可返，乃各取少许。其母知之，怒曰：“汝见僧以如来像丐市者乎？吾其为像也！”乃谢而尽散之。著有《古文》八卷，《诗》五卷，《常语》二卷。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父仲冕，陕西布政使，自有传。鉴，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检讨。二十三年，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坐论淮盐引地一疏，吏议镌级，以六部员外郎降补。会宣宗登极，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诸城刘钦之荐鉴出知广西平乐府，擢安徽宁池太广道。调江安粮道，擢山西按察使。迁贵州，擢浙江布政使，调江宁，内召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

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致仕南归，主讲金陵书院。文宗践阼，有诏召鉴赴阙，入对十五次，中外利弊，无所不罄。上以其力陈衰老，不复强之服官，令还江南，矜式多士。咸丰二年，还湘，卜居于宁乡之善岭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岁著《读易小识》，编次《朱子全集》，别为义例，以发紫阳之蕴。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曾国藩为上遗疏，赐谥确慎。著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备览》、《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书。

吴嘉宾，字子序，南丰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既通籍，尤究心当世利弊。尝条陈海疆事宜，上嘉纳焉。二十七年，缘事谪戍军台，寻释回。咸丰初，以督团兵援郡城功，赏内阁中书。同治三年，于本邑三都墟口击贼遇害，奉旨赐恤，并建专祠。

嘉宾学宗阳明，而治经字疏句释以求据依，非专言心学者，其要归在潜心独悟，力求自得。尤长于《礼》，《成礼说》二卷，自序云："《小戴记》四十九篇，列于学宫。其高者盖七十子之微言，下者乃诸博士所摭拾耳。宋以来取《大学》、《中庸》与《论》、《孟》列为《四书》，世无异议。则多闻择善，固有不必尽同者。余独以《礼运》、《内则》、《乐记》、《孔子闲居》、《表记》诸篇，为古之遗言，备录其文，以资讲肄。其余论说多者亦全录之，否则著吾说所以与郑君别者，以备异同焉。《易》曰'知崇礼卑'，又曰'谦以制礼'。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古之制礼者上也，上之人能自卑，天下谁敢不为礼者，先王之礼，行于父子兄弟夫妇养生送死之间，而谨于东西出入升降辞让哭泣辟踊之节，使人明乎吾之喜怒哀乐，莫敢逾夫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分，而其至约者，则在于安定其志气而已，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乐者动于内者也，礼者动于外者也。夫礼、乐不外乎吾身之自动，而奚以求诸千载而上不可究诘之名物象数也乎？"其大旨盖如此，他著有《丧服会通说》四卷，《周易说》十四卷，《书说》四卷，《诗文集》十二卷。与嘉宾同时而专力于学者，有刘传莹。

传莹，字椒云，汉阳人。道光十九年举人，国子监学正。始学考据，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其治舆地，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划，仅若牛毛。晨起指诵曰："此某县也，于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也，于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久之疾作，不良食饮，自以所业者繁杂无当于心，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弟取与之不讲，而旁骛琐琐，不亦真乎？"于是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说，以意时其离合反复之。尝语曾国藩曰："君子之学务本，专而已。吾于子敝精神于雠校，费日力于文辞。侥幸于身后不知谁何者之誉。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誓不复悔。"卒，年三十一。病中为日记一编，痛自绳检，遗令处分无憾。国藩尝称其湛深而敦厚，非其视不视，非其听不听，内志外体一准于法，而所以扩充官骸之用，又将推极知识博综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世以为知言。朱子所编《孟子要略》。自来志艺文者皆不著于录。传莹始于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证》内搜出之，复还其旧。

刘熙载，字融斋，兴化人。十岁丧父，哭踊如礼。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二年，命直上书房。与大学士倭仁以操尚相友重，论学则有异同。倭仁宗程、朱，熙载则兼取陆、王，以慎独主敬为宗，而不喜《学蔀通辨》以下掊击已甚之谈，文宗尝问所养，对以闭户读书，御书"性静清逸"四大字赐之。以病乞假，巡抚胡林翼特疏荐。同治三年，征为国子监司业，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督学广东，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谓士学圣贤，当先从事于此，所至萧然如寒素，未满任乞归，袱被箧书而已。

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其论格物，兼取郑义。论《毛诗》古韵，不废吴坏叶音。读《尔雅释诂》至"卬、吾、台、予"以为四字能摄一切之音。以推开齐合撮，无不如矢贯的。又论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叔重时虽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叠韵也。江、工双声也。孙炎以下切音，下一字为韵，取叠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盖开自许氏。又作《天元正负歌》，以明加减乘除相消开方诸法。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糜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又曰："才出于学，器出于养。"又曰："学必尽人道而已。士人所处无论穷达，当以正人心、维世道为己任，不可自待菲薄。"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二语自励。自少至老，未尝作一妄语。表里浑然，夷险一节。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十四年，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著《持志塾言》二卷，笃近切实，足为学者法程，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又有《艺概》六卷，《四音定切》四卷，《说文双声》二卷，《说文叠韵》二卷，《昨非集》四卷。

朱次琦，字九江，南海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分发山西，摄襄陵县事，引疾归。

次琦生平论学，平实敦大。尝论："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精之者也。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则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叶至于今日，天下之学，以考据为宗，则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及矛盾。乌乎！古之言异学也，畔之于道外，而孔子之道隐。今之言汉学、宋学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果其修行读书蕲之于古之实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凡示生徒修行

之实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气节，曰变化气质，曰检摄威仪。读书之实五：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性理之学，曰词章之学。一时咸推为人伦师表云。

官襄陵时，县有平水，与临汾县分溉田亩，居民争利构狱，数年不决。次琦至，博询讼端，则豪强垄断居奇，有有水无地者，有有地无水者。有地无水者，向无买水券，予之地，弗予之水。有水无地者，向有买水券，虽无地得以市利。于是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又会临汾县知县躬亲履亩，两邑田相若，税相直也。乃定平水为四十分，县各取其半。复于境内设四纲维持之：曰水则，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门。实行水田三万四百亩有奇，邑人立碑颂之。系囚赵三不棱，剧盗也，越狱逃。次琦未抵任，先出重资购知其所适。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驰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盗众方饮酒家，役前持之，忽楼上下百炬齐明，则赫然襄陵县镫也，乃伏地就缚。比县人迎新尹，尹已尺组击原贼入矣，远近以为神。每行县，所至附循姁姁，老稚迎笑，有遮诉者，索木椅在道与决，能引服则已，恒终日不笞一人。其他颁《读书日程》，创保甲，追社仓二万石，禁火葬，罪同姓婚，除狼患，卓卓多异政。在任百九十日，民俗大化。

先是南方盗起，北至扬州。次琦犹在襄陵，谓宜绸缪全晋，联络关、陇，为三难、五易、十可守、八河征之策，大吏不能用。居家时称说浦江郑氏、江州陈氏诸义门，及朝廷捐产准旌之例。由是宗人捐产赡族，合金数万。次琦呈请立案，为变通《范氏义庄章程》，设完课、祀先、养老、劝学、矜恤孤寡诸条，刊石世守之。

同治元年，与同邑徐台英奉旨起用，次琦竟不出。光绪七年，赏五品卿衔，逾数月卒。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五史实征录》、《晋乘》、《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蒙古闻见》等书。疾革，尽焚之，仅存手辑《朱氏传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十二卷，《大雅堂诗集》一卷，《燔余集》一卷，《橐中集》一卷。

成孺，原名蓉镜，字芙卿，宝应人。附生。性至孝，父殁，三日哭，气绝而复属者再。授经养母，岁歉，粗粝或弗继，母所御必精凿。事母垂六十年，起居饮食之节，有礼经所未尝言，而以积诚通之者。早邃经学，旁及象纬、舆地、声韵、字诂，靡不贯彻。于金石审定尤精确，久之，寝馈儒先诸书，益有所得。取紫阳《日用自警诗》，以“味真腴”颜其居，自号曰心巢。

孺于汉、宋两家，实事求是，不为门户之见。尝曰：“为己，则治宋学真儒也，治汉学亦真儒。为人，则治汉学伪儒也，治宋学亦伪儒。”又曰：“义理，《论语》所谓识大是也。考证，识小是也：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事父事君，识大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小也。皆《诗》教所不废，然不可无本末轻重之差。”湖南学政朱逌然延主校经堂，孺立学程，设“博文”、“约礼”两斋，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著有《禹贡班义述》三卷，据《地志》解《禹贡》，于今、古文之同异及郑注与班偶殊者，一一辨证。即有不合，亦不曲护其非。《尚书历谱》二卷，以殷历校殷、周历校周，从违以经为断。又考《太初历》即《三统》，为《太初历谱》一卷，《春秋日南至谱》一卷，又有《切韵表》五卷，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经以四等，纬以三十六母，审辨音声，不容出入。晚年著述，一以朱子为宗。所编《我师录》、《困勉记》、《必自录》、《庸德录》、《东山政教录》，又有《国朝学案备忘录》一卷，《国朝师儒论略》一卷，《经义骈枝》四卷，《五经算术》二卷，《步算释例》六卷，《文录》九卷。

邵懿辰，字位西，仁和人。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厉，于近儒尤慕方苞、李光地之学。道光十一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久官京师，因究悉朝章国故，与曾国藩、梅曾亮、朱琦数辈游处，文益茂美。折节造请高才秀士，有不可，面折之。不为朋党，志量恒在天下。洊升刑部员外郎，入直军机处。大学士琦善以妄杀熟番下狱，发十九事难之。

粤乱作，赛尚阿出视师，复上书次辅祁寯藻，力言不可者七端。时承平久，京朝官率雍容养望，懿辰独无媕阿之习，一切持古义相绳责。由是诸贵人惮之，思屏于外。会粤贼陷江宁，京师震动，乃命视山东河工，未行，复命偕少詹事王履谦巡防河口。咸丰四年，坐无效镌职。既罢归，则大潭思经籍，著《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颇采汉学考据家言，而要以大义为归。

十年，贼陷杭州，以奉母先去获免。母卒，既葬，返杭州。贼再至，则麾妻子出，独留与巡抚

王有龄登陴固守。十一年，城陷，死之。时国藩督师江南，闻而叹曰：“嗟乎！贤者之处患难，亲在，则出避。亲殁，则死之：义之至衷者也。”乃迎致其妻子安庆。先是懿辰以协防杭州复原官，死事闻，赠道衔，祀本省昭忠祠。其所著书，遭乱亡佚，长孙章辑录之，为《半岩庐所著书》，共三十余卷。懿辰之友，同里伊乐尧、秀水高均儒，皆知名。

均儒，字伯平。廪贡生，性狷介，严取与之节。治《三礼》主郑氏。尤服膺宋儒，见文士荡行检者则绝之如仇，人苦其难近。著《续东轩集》。

乐尧，字遇羹。咸丰元年举人。学术宗尚与懿辰同。值寇乱，犹商证经义危城中。城破，同殉节死。

清史稿卷四八一　列传第二六八

儒林二

顾炎武　张尔岐马骕万斯大

兄斯选　子经　侄言胡渭子彦升　叶佩荪

惠周惕子士奇　孙栋　余萧客陈厚耀

顾广圻钱大昕族子塘　毕王鸣盛

金曰追　吴凌云戴震金榜段玉裁

钮树玉　徐承庆孙志祖翟灏　梁玉绳　履绳

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子引之　李惇

贾田祖　宋绵初汪中江德量　徐复

孙星衍毕亨　李贻德王聘珍

江声孙沅钱大昭子东垣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昆山人。明诸生。生而双瞳，中白边黑。读书目十行下。见明季多故，讲求经世之学。明南都亡，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炎武及归庄从之。鲁王授为兵部司务，事不克，幸而得脱，母遂不食卒，诫炎武弗事二姓。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母丧未赴，遂去家不返。炎武自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辄小试之。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累致千金。偏历关塞，四谒孝陵，六谒思陵，始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羸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示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改正得失，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别有《肇域志》一编，则考索之余，合图经而

成者。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自明陈第，虽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又撰《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证。而《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其论治综核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谓风俗衰，廉耻之防溃，由无礼以权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炎武又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作《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亭林文集》、《诗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清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学者称为亭林先生。

又广交贤豪长者，虚怀商榷，不自满假。作《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已，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力苦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

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科，又修《明史》，大臣争荐之，以死自誓。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无子，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宣统元年，从祀文庙。

张尔岐，字稷若，济阳人，明诸生。父行素，官石首县丞，罹兵难，尔岐欲身殉，以母老止。顺治七年，贡成均，亦不出。逊志好学，笃守程、朱之说，著《天道论》、《中庸论》，为时所称。又著《学辨》五篇：曰《辨志》，曰《辨术》，曰《辨业》，曰《辨成》，曰《辨征》。又著《立命说辨》，斥袁氏《功过格》、《立命说》之非。年三十，覃思《仪礼》，以郑康成注文古质，贾公彦释义曼衍，学者不能寻其端绪，乃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义则以意断之，亦附于末。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以《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顾炎武游山东，读而善之，曰："炎武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若《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世名，然书实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狱之称许矣。"尔岐又著《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闲话》二卷。所居败屋不修，艺蔬果养母，集其弟四人，讲说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娩执妇道，劝尔岐勿出，取《蓼莪》诗意，题其室曰"蒿庵"，遂教授乡里终其身。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六。

乾隆中，按察使吴江陆燿建蒿庵书院以祀之，而颜其堂曰"辨志"。山东善治经者，尔岐同时有马骕。

骕，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除淮安府推官。寻推官议裁，补灵壁县知县。蠲荒除弊，流亡复业。康熙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四。士民奉祀名宦祠。骕于《左氏》融会贯通，著《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所论有条理，图表亦考证精详。骕又撰《绎史》一百六十卷，纂录开辟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路史》、《皇王大纪》所可及也。时人称为马三代。四十四年，圣祖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骕所著书，令人至邹平购板入内府。

万斯大，字充宗，鄞县人。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与陆符齐名。宁波文学风气，泰实开之，以经、史分授诸子，使从黄宗羲游，各名一家。

斯大治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其为学尤精《春秋》、《三礼》。于《春秋》、则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诸义例；于《三礼》，则有《论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诸羲；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确实。《宗法》十余篇，亦颇见推衍。答应撝谦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核。根柢《三礼》，以释《三传》，较宋、元以后空谈书法者殊。然其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置其非存其是，未始非一家之学。

斯大性刚毅，慕义若渴。明臣张煌言死后弃骨荒郊，斯大葬之南屏。父执陆符死无后，斯大为葬其两世六棺。所著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

兄斯选，字公择。学于黄宗羲。尝谓学者须验之躬行，方为实学。于是切实体认，知意为心之存主，非心之所发。理即在气中，非理先气后，涵养纯粹，年六十，卒。宗羲哭之恸，曰："甬上从游，能续蕺山之传者，惟斯选一人，而今已矣！"

斯大子经，字授一。黄宗羲移证人书院于鄞，申明刘宗周之学。经侍席末，与闻其教。及长，传父、叔及兄言之学，又学于应撝谦、阎若璩。康熙四十二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五十年，充山西乡试副考官。五十三年，提督贵州学政。及还，以派修通州城工罄其家。素工分隶，经乃卖所作字，得钱给朝夕。晚增补斯大《礼记集解》数万言，《春秋》定、哀二公未毕，又续纂数万言。又重修斯同《列代纪年》，又续纂兄言《尚书说》、《明史举要》，皆先代未成之书。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不就。年八十二，家遭大火，遗书悉焚。经终日涕洟，自以为负罪先人，逾年卒。著有《分隶偶存》二卷。

言，字贞一，斯选兄斯年子。副榜贡生。少随诸父讲社中，号精博。著有《尚书说》、《明史举要》。尝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辅相子弟多以贿求减先人罪，言悉拒之。尤工古文，同县李邺嗣尝曰："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充宗；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学通古今，无所不辨，吾不如季野；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贞一。吾邑有万氏，诚天下之望。"有《管村文集》。晚出为五河知县，忤大吏，论死，子承勋，狂走数千里，裒金五千，赎之归，时称孝子。

承勋，字开远。诸生。以荐用为磁州知州。工诗，有《冰雪集》。

胡渭，初名渭生，字朏明，德清人。渭年十二而孤，母沈携之避乱山谷间。十五为县学生，入太学，笃志经义，尤精舆地之学。尝馆大学士冯溥邸。尚书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延常熟黄仪、顾祖禹，太原阎若璩及渭分纂。渭著《禹贡锥指》二十卷，图四十七篇。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禹贡》"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菏"，"荥波既猪"，当从郑康成作"播"；梁州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为一。乃博稽载籍，考其同异而折衷之。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里远近夷险，一一讨论详明。又汉、唐以来，河道迁徙，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决溢改流之遗迹。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间有千虑一失，则不悄阙疑之过。

又撰《易图明辨》十卷，专为辨定《图》、《书》而作。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示究暇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故《易学启蒙》、《易本义》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然《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藁，非朱子自撰。《晦庵大全集》载《答刘君房书》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为门人所依附，朱子当日未尝坚立其说。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诸图为道家假。借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毛奇龄、黄宗羲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则于《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卦变、象数流弊，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乃修练、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非作《易》之根柢，视《禹贡锥指》尤为有功经学。

又撰《洪范正论》五卷，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纬，乱彝伦攸叙之经，其害一。《洛书》本文具在《洪范》，非龟文，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为图，

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害二。《洪范》元无错简，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害三。渭又撰《大学翼真》七卷，大旨以朱子为主，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力辟王学改本之误。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者，胜之远矣。

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正。汉儒傅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扫而除焉。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渭以《禹贡锥指》献行在，圣祖嘉奖，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儒者咸以为荣。五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

渭子彦升，字国贤。雍正八年进士，刑部主事，改山东定陶县知县。著《春秋说》、《四书近是》、《业书要录》。又于乐律尤有心得，著《乐律表微》八卷。

渭同郡叶佩荪，字丹颖，归安人。亦治古《易》，不言图、书，著《易守》四十卷。于《易》中三圣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母口授《大学》即成诵。总角，陈子龙为推官，奇爱之，遂补诸生。明亡，哭于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

顺治三年，明保定伯毛有伦以宁波兵至西陵，奇龄入其军中。是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有伦犄角，奇龄曰：“方、马国贼也，明公为东南建义旗，何可与二贼共事？”国安闻之大恨，欲杀之，奇龄遂脱去。后怨家屡陷之，乃变姓名为王士方，亡命浪游。及事解，以原名入国学。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寻假归，得痹疾，遂不复出。

初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既以避仇流寓江、淮间，失其藁。乃就所记忆著《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复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所与湖广杨洪才说《诗》，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行世，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证诸书，多所纠正。洎通籍，进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圣祖善之，诏付史馆。

归田后，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书成，托于其兄锡龄之绪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及卦变、卦综之法。奇龄分校会围时，阅《春秋》房卷，心非胡伦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经文起义，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又欲全著礼经，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丧、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学校诸问答，多发先儒所未及。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而《大学证文》及《孝经问》，授据古今，辨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

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疏证》，奇龄力辨伪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而《周礼》、《仪礼》，奇龄又以为战国之书。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

素晓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直史馆，据以作《竟山乐录》四卷。及在籍，闻胜祖论乐谕群臣以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奇龄迎驾于嘉兴，以《乐本解说》二卷进，温谕奖劳。圣祖三巡至浙，奇龄复谒行在，赐御书一幅。五十二年，卒于家，年九十一。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书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奇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弟子李塨、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采等，著录者甚众。李塨、廷寀自有传。

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尝取奇龄经说所载裒为《圣门释非录》五卷，谓圣问口语未可尽非云。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世业盐筴，侨寓淮安。父修龄，以诗名家。若璩幼多病，读书暗记不出声，年十五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宏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

“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其立志如此。海内名流过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讹。沈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康熙元年，游京师，旋改归太原故籍，补廪膳生。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试，报罢。昆山顾炎武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炎武虚心从之。编修汪琬著《五服考异》，若璩纠其谬，尚书徐乾学叹服。及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开局洞庭山，若璩与其事。若璩于地理尤精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四书释地》五卷，及于人名物类训诂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又据《孟子》七篇，参以《史记》诸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潜邱札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手校《困学纪闻》二十卷，因浚仪之旧而驳正笺说推广之。又有《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宋刘敞、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博湖掌录》诸书。

世宗在潜邸闻其名，延入邸中，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疾革，请移就城外，以大休为舆，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安稳如床簀。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九。世宗遣使经纪其丧，亲制诗四章，复为文祭之。有云：“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佥谓非若璩不能当也。

子咏，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中书舍人，亦能文。同时山阳学者，有李锴、吴玉搢。

锴，字公凯。顺治十八年进士，补奉天盖平县知县。康熙十八年，荐应博学鸿儒科试，授翰林院编修，与修《明史》，洊官内阁学士。所著有《读书杂述》、《史断》，王士祯称为有本之学。

玉搢，字藉五。官凤阳府训导。著《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别雅》五卷，辨六书之假借，深为有功，非俗儒剽窃所能仿佛也。

惠周惕，字元龙，原名恕，吴县人。父有声，以《九经》教授乡里，与徐枋善。周惕少从枋游，又曾受业于汪琬。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丁忧，不与试。三十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密云县知县，有善政，卒于官。

周惕邃于经学，为文章有榘度，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及《砚谿诗文集》。其《诗说》二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并有依据。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

子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两充会试同考官。圣祖尝问廷臣，谁工作赋，内阁学士蒋廷锡以王顼龄、汤右曾及士奇三人对。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礼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学士以上乃得开列，士奇以编修，与异数也。五十九年，充湖广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以经学倡多士，三年之后，通经者多。又谓：“校官古博士也，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访得海阳进士翁廷资，即具疏题补韶州府教授，部议格不行。圣祖曰：“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雍正初，复命留任。召还，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乾隆元年，复起为侍读，免欠修城银，令纂修《三礼》。越四年，告归，卒于家。士奇盛年兼治经史，晚尤邃于经学，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于《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之弊。于《礼》，疏通古音、古字，俱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子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于《春秋》，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大致出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典核过之。《大学说》一卷晚出，“亲民”不读“新民”。论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后左右，亦能根极理要。又著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子七人，栋最知名。

栋，字定宇。元和学生员。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

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章论荐。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呈进，罢归。栋于诸经熟洽贯串，谓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邃于《易》，其撰《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虞翻、荀爽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虽为未善之书，然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明。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谓禘行于明堂，明堂法本于《易》。《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诸书。嘉定钱大昕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卒，年六十二。其弟子知名者，余萧客、江声最为纯实。

萧客，字古农，长洲人。撰《古经解钩沈》三十卷，凡唐以前旧说，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片语单词，悉著于录。清代经学昌明，著述之家，争及于古，萧客是书其一也。萧客又撰《文选纪闻》三十卷，《文选音义》八卷。声自有传。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苏州府教授。大学士李光地荐其通天文，算法，引见，改内阁中书。上命试以算江，绘三角形，令求中线及弧背尺寸，厚耀具答以进，皆如式。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厚耀学问渊博，直内廷后，兼通几何算法，于是其学益进。迁国子监司业，转左春坊左谕德，以老乞致仕，卒于家。

厚耀以天算之法治《春秋》，尝补杜预《长历》为《春秋长历》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以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闰，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推焉。

又撰《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邹平马骕为《绎史》，兼采《三传》、《国语》、《国策》，厚耀则皆摭于五书之外，独为其难。氏族一书，与顾栋高《大事表》互证，《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厚耀又著《礼记分类》、《十七史正讹》诸书，今不传。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诸生治经以汉注唐疏为主，教人先以《尔雅》、《说文》，曰："不解字，何以读书？不通训诂，何以明经？"键户著述，世无知者。有《尚书集解》百二十卷，《经义杂记》三十卷。阎若璩称其深明两汉之学，钱大昕校定其书，云："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轻诋前哲，斯真务实而不近名者。"

元孙庸，本名镛堂，字在东。与弟礼堂俱事钱塘卢文弨。沈默朴厚，学术精审。续其高祖将绝之学，拟《经义杂记》为《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王念孙亟称之。其叙《孟子年谱》，辨齐宣王、痤王之讹，闽县陈寿祺叹为绝识。又著《拜经文集》四卷，《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子夏易传》一卷，《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校郑

康成《易注》二卷。其辑《子夏易传》，辨此传为汉韩婴作，非卜子夏。其《诗考异》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条必自考辑，不依循王本。庸初因宝应刘台拱获交仪征阮元，其后馆元署中为多。元写其书为副本，以原本还其家。嘉庆十六年，卒，年四十五。

礼堂，字和贵。事亲孝。父继宏，久疟，冬月畏火，礼堂潜以身温被。居丧如礼，笑不见齿。母遘危疾，刲股合药，私祷于神，减齿以延亲寿。娶妇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长言令熟听，乃合卺，一家感而化之。尤精小学，善雠校，为四方贤士所贵。师事钱大昕，业益进。好许氏《说文解字》，为《说文经考》十三卷。慕古孝子、孝女、孝妇事，作《孝传》百数十卷。《尚书集解案》六卷，《三礼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卒，年三十。

任启运，字翼圣，宜兴人。少读《孟子》，至卒章，辄哽咽，大惧道统无传。家贫，无藏书，从人借阅。夜乏膏火，持书就月，至移墙不辍。事父母以孝闻。年五十四，举于乡。雍正十一年，计偕至都，会世宗问有精通性理之学者，尚书张照以启运名上。特诏廷试，以“太极似何物”对，进呈御览，得旨嘉奖。会成进士，遂于胪唱前一日引见，特授翰林院检讨，在阿哥房行走。上尝问以“朝闻夕死”之旨，启运对以“生死一理，未知生，焉知死”。上曰：“此是贤人分上事，未到圣人地位。从此作去，久自知之。”逾年抱疾，赐药赐医，越月谢恩，特谕绕廊而进。面称：“知汝非尧、舜不敢以陈于王前。”务令自爱。令侍臣扶掖以出，且遥望之。

高宗登基，仍命在书房行走，署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四年，迁侍讲，晋侍讲学士。七年，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八年，充三礼馆副总裁官，寻升宗人府府丞。九年，卒于赐第，年七十五，赐帑金治丧具，赐祭葬。

启运学宗朱子，尝谓诸经已有子朱子传，独未及《礼经》，乃著《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以《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王礼者推之，不得于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凡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较之黄干所续祭礼，更为精密。又《宫室考》十三卷，于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精核。《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不愧穷经之目。又《礼记章句》十卷，以《大学》、《中庸》，朱子既成章句，则《曲礼》以下四十七篇，皆可厘为章句。但所传篇次序列纷错，爰仿郑康成序《仪礼》例，更其前后，并为四十二篇。其有关伦纪之大，而为秦、汉、元、明轻变易者，则众著其说，以俟后之论礼者酌取。外有《周易洗心》九卷，《四书约指》十九卷，《孝经章句》十卷，《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清芬楼文集》等书，其《周易洗心》则年六十时作，观象玩辞，时阐精理。

启运研穷刻苦，既受特达之知，益思报称。年七十二，犹书自责语曰：“孔、曾、思、孟，实惟汝师。日面命汝，汝顽不知，痛自惩责，涕泗涟洏。呜呼老矣，瞑目为期。”及总裁《三礼》馆，喜甚，因尽发中秘所储，平心参订，目营手写，漏常二十刻不辍。论必本天道，酌人情，务求合朱子遗意，而心神煎耗，竟以是终。

十四年，诏学经学，上谕有“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之语，三十七年，命中外搜集古今群书，高宗谕曰：“历代名臣，洎本朝士林夙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危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至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者，不妨钞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一览。”于是上启运所著书四种，入《四库》中。

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十六岁能为古文，讨论经史，证明掌故，补诸生。雍正七年，督学王兰生选以充贡，入京师，旋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东发后一人也！”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先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不再与试。时张廷玉当国，与李绂不相能，并恶祖望，祖望又不往见。二年，散馆，置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方词科诸人未集，绂以问祖望，祖望为记四十余人，各列所长。性伉直，既归，贫且病，饘飧不给，

人有所馈，弗受。主蕺山、端溪书院讲席，为士林仰重。二十年，卒于家，年五十有一。

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无不贯串。在翰林，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每日各尽二十卷。时开明史馆，复为书六通移之，先论艺文，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列传，皆以其言为韪。生平服膺黄宗羲，宗羲表章明季忠节诸人，祖望益广修枋社掌故、桑海遗闻以益之，详尽而核实，可当续史。宗羲《宋元学案》甫创草藁，祖望博采诸书为之补辑，编成百卷。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皆足见其汲古之深。又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所问经史疑义，录为《经史问答》十卷。仪征阮元尝谓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其《经史问答》，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埒。晚年定文藁，删其十七，为《鲒埼亭文集》五十卷。

弟子同县蔡学镛，字声始。乾隆三十六年举人。从祖望得闻黄万学派，学镛尤得史学之传。

董秉纯，字小钝。乾隆十八年拔贡，补广西那地州州判，升秦安县知县。全祖望文内、外集，均秉纯一手编定。

沈彤，字果堂，吴江人。自少力学，以穷经为事。贯串前人之异同，折衷至当。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与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授九品官，以亲老归。

彤淹通《三礼》，以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沿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乃详究周制，撰《周官禄田考》，以辨正欧说。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至为精密。其说自郑《注》、贾《疏》以后，可云特出。又撰《仪礼小疏》一卷，取《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为之疏笺，足订旧义之讹。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订正经学之文，若《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据典核。又撰《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

彤性至孝，亲殁，三年中不茹荤，不内寝。居恒每讲求经世之务，所著《保甲论》，其后吴德旋见之，称为最善云。卒，年六十五。

蔡得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二年，礼部尚书杨名时荐德晋经明行修，授国子监学正，迁工部司务。德晋尝谓横渠以礼教人，最得孔门博约之旨，故其律甚严。其论《三礼》，多前人所未发。著《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官贵州龙里知县。撰《仪礼集编》四十卷，集众解而研辨之，持论谨严。又杨复《仪礼图》久行于世，然其说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于诸家谬误，辨之尤详焉。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为诸生数十年，博通古今，专心《十三经注疏》，而于《三礼》功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杨氏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吉、凶、军、嘉、宾五礼旧次，题曰《礼经纲目》，凡八十八卷。引据诸书，厘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尝一至京师，桐城方苞、荆谿吴绂质以《礼经》疑义，皆大折服。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明推步、钟律、声韵。岁实消长，前人多论之者，梅文鼎略举授时，而亦疑之。

永为之说，当以恒气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勿论，其说至为精当。其论黄钟之宫，据《管子》、《吕氏春秋》以正《淮南子》，其论古韵平、上、去三声，皆当为十三部，入声当为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条不紊。晚年读书有得，随笔撰记。谓《周易》以反对为次序，卦变当于反对取之。否反为泰，泰反为否，故“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是其例也。凡曰来、曰下、曰反，自反卦之外卦来居内卦也。曰往、曰上、曰进、曰升，自反卦之内卦往居外卦也。又谓兵、农之分，春秋时已然，不起于秦、汉。证以《管子》、《左传》，兵常近国都，野处之农固不隶于师旅也。其于经传、稽考精审多类此。

所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河洛精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

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考订《朱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弟子甚众，而戴震、程瑶田、金榜尤得其传。震、榜自有传。

瑶田，字易畴，歙人。读书好深沈之思，学于江氏。乾隆三十五年举人，选授太仓州学正。以身率教，廉洁自持。告归之日，钱大昕、王鸣盛皆赠诗推重，至与平湖陆陇其并称。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同时举者，推钱大昭、江声、陈鳣三人，阮元独谓瑶田足以冠之。平生著述，长于旁搜曲证，不悄依傍传注，所著曰《丧服足征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禹贡三江考》，《九谷考》，《磬折古义》，《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考工创物小记》，《释草释虫小记》。年老目盲，犹口授孙辈成《琴音记》。东原戴氏自谓尚逊其精密。

褚寅亮，字搢升，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寅亮少以博雅名，心思精锐，于史书鲁鱼，一见便能订其误谬。中年覃精经术，一以注疏为归。从事《礼经》几三十年，墨守家法，专主郑学。郑氏《周礼》、《礼记注》，妄庸人群起嗤点之，独《仪礼》为孤学，能发挥者固绝无，而谬加摘者亦尚少。惟敖继公《集说》，多巧窜经文，阴就己说。后儒苦经注难读，喜其平易，无疵之者。万斯大、沈彤于郑《注》亦多所纠驳，至张尔岐、马驌但粗为演绎，其于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也。寅亮著《仪礼管见》三卷，于敖氏洞见其症结，驱豁其霚雾。

时《公羊》何氏学久无循习者，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不传于世，惟武进庄存与默会其解，而寅亮能阐发之，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邵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异义》二卷，世称为绝业。又长于算术，著《勾股广问》三卷，校正《三统术衍》刊本误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扐之数句，六扐当作七扐。推闰余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当作加七，皆寅亮说也。

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于家。四十六年，以病告归，主常州龙城书院八年。五十五年，卒，年七十六。

卢文弨，字召弓，余姚人。父存心，乾隆初举博学鸿词科。文弨，乾隆十七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历官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学政，以条陈学政事宜，部议降三级用。三十三年，乞养归。

文弨孝谨笃厚，潜心汉学，与戴震、段玉裁友善。好校书，所校《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诸》善本，镂板惠学者。又苦镂板难多，则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而名之曰《群书拾补》所自著书有《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钟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皆使学者是正积非，蓄疑涣释。其言曰：“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后附疏于经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龉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于注疏间，而陆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龉更多矣。浅人必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尽，以滋其龃龉，启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以便而非古法也。”其特识多类此。

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六十年，卒，年七十九。

文弨校书，参合各本，择善而从，颇引他书改本书，而不专主一说，故严元照诋其《仪礼详校》，顾广圻讥其《释文考证》，后黄丕烈影宋刻书，各本同异另编于后，两家各有宗旨，亦互相补苴云。

顾广圻，字千里，元和人。诸生。吴中自惠氏父子后，江声继之，后进翕然多好古穷经之士。广圻读惠氏书，尽通其义。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若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论小学云：“《说文》一书，不过为六书发凡，原非字义尽于此。”广圻天质过人，经、史、训诂、天算、舆地靡不贯通，至于目录之学，尤为专门，时人方之王仲宝、阮孝绪。兼工校雠，同时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延校宋本《说文》、《礼记》、《仪礼》、《国语》、《国策》、《文选》诸书，皆为之札记，考定文字，有益后学。乾、嘉间以校雠名家。文弨及广圻为最著云。

又时为汉学者多讥宋儒，广圻独取先儒语录，摘其切近者，为《遯翁苦口》一卷，以教学者，著有《思适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十九年，卒，年七十。

钱大昕，字晓征，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累充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一等三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二年，乞假归。三十四年，补原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丁父艰，服阕，又丁母艰，病不复出。嘉庆九年，卒，年七十七。

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任中书时，与吴烺、褚寅亮同习梅氏算术。及入翰林，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业天文，年已老，闻其善算，先往见之，曰："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

大昕于中、西两法，剖析无遗。用以观史，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朔望薄蚀，凌犯进退，抉摘无遗。汉《三统术》为七十余家之权舆，讹文奥义，无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据班《志》以阐刘歆之说，裁《志》文之讹，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大昕又谓："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淮南天文训》摄提以下十二名，皆谓岁阴所在。《史记》太初元年年名马逢、摄提格者，岁阴非太岁也。东汉后不用岁阴纪年，又不知太岁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岁，则与《史》、《汉》之文皆悖矣。"又谓："《尚书纬》四游升降之说，即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说，宋杨忠辅《统天术》以距差，乘躔差减气汛积为定积，梅文鼎谓郭守敬加减岁余法出于此。但《统天》求汛积，必先减气差十九日有奇，与郭又异，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同，凡步气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统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时》法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奇，乃得从甲子起。今减去气差，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当减气应三十五日有奇，今减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数不算也。求天正经朔又减闰差者，经朔当从合朔起算。今推得《统天》上元冬至后第一朔乃乙丑戊初二刻弱，故必减闰差而后以朔实除之，即《授时》之朔应也。"

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于墨，予以为释氏亦终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于墨，予以为释氏亦终于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于父母也。"

大昕在馆时常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甘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弇》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塘坫、能传其学。

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江宁府学教授。塘少大昕七岁，相与共学，又与大昕弟大昭及弟坫相切磋，为实事求是之学，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著《律吕古义》六卷，据所得汉虑俷铜尺正荀勖以刘歆铜斛尺为周尺之非。谓周本八寸尺，不古律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周因夏、商，夏、商因唐、虞，古律当无异度。又《史记三书释疑》三卷，于律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书疏通证明之。《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数语，注家皆不能晓，小司马疑其数错。塘据《淮南子》、《太元经》证之，始信其确。又《著泮宫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编》凡四卷。卒，年五十六。

坫，字献之。副榜贡生。游京师，朱筠引为上客。以直隶州州判官于陕，与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论者谓坫沈博不及大昕，而精当过之。嘉庆二年，教匪扰陕西，坫时署华州，率众乘城，力遏其冲。城无弓矢，仿古为合竹强弓，厚北有纸为翎，二人共发之，达百五十步。又以意为发石之法，石重十斤，达三百步。前后毙贼无算，城获全。以积劳得末疾，引归。著《史记补注》百三十卷，详于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陕甘总督松筠重其品学，亲至卧榻问疾，索未刊著述，坫取付之。曰："三十年精力，尽于此书矣！"十一年，卒，年六十六。又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说文校诠》十四卷，《新校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圣贤冢墓志》十二卷。

王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乾隆十九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大考翰詹第一，擢侍读学士。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丁内艰，遂不复出。

鸣盛性俭素，无声色玩好之娱，晏坐一室，呷唔如寒士。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他经注则出魏、晋人，未为醇备。"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若《郑注》亡逸，采马、王注补之。《孔传》虽出东晋，其训诂犹有传授，间一取焉。又谓东晋所献之《太誓》伪，而唐人所斥之《太誓》非伪，故附书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谓不减惠氏《周易述》也。又著《周礼军赋说》四卷，发明郑氏之旨。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于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卑史丛说以证其舛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别撰《蛾术编》一百卷，其为目十。立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仿王应麟、顾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诗以才辅学，以韵达情。古文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义，有《诗文集》四十卷。嘉庆二年，卒，年七十六。

弟子同县金曰追，字对扬，诸生。深于《九经正义》，每有疑讹，随条辄录，先成《仪礼注疏正伪》十七卷。阮元奉诏校勘《仪礼石经》，多采其说。

时同县通经学者，有吴凌云，字得青。嘉庆五年岁贡。读书深造，经师遗说，靡不通贯。尝假馆钱大昕孱守斋，尽读所藏书，学益邃。所著《十三经考异》，援据精核，多前人所未发。又《经说》三卷，《小学说》、《广韵说》各一卷，海盐陈其干为合刊之，题曰《吴氏遗著》。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好深湛之思，少时塾师授以说文，三年尽得其节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年二十八补诸生，家屡空，而学日进。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以避仇入都，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余姚卢文绍，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震任其事焉。

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征海内淹贯之士司编校之职，总裁荐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学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辄就咨访。震亦思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经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精核。又于《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七种，皆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震正讹补脱以进，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谓："义理不可空凭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岐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

震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考之，果不可易。大约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

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以后转注之学失传，好古如顾炎武，亦不深省。震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书之体，假借、转注二者为书之用。一字具数用者为假借，数字共一用者为转注。初、哉、首、基之皆为始，邛、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注也。"又自汉以来，古音浸微，学者于六书之故，靡所从入。顾氏《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震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侵至凡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鲁、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皆古人所未发。

其测算书《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勾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六经》所未有。震谓："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于西人也。"

震所著典章制度之书未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有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自有传。

金榜，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二十九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三十七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散馆后，养疴读书不复出，卒于家。师事江永、友戴震，著《礼笺》十卷，刺取其大者数十事为三卷，寄朱珪，珪序之，以为词精义核。榜治《礼》最尊康成，然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尝援《郑志》答赵商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斯言也，敢以为治经之大法。故郑义所未衷者必纠正之，于郑氏家法不敢诬也。"

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面颖异，读书有兼人之资。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旋调四川，署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时大兵征金川，挽输络绎，玉裁处分毕，辄篝镫著述不辍。著《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自顾炎武析为十部，后江永复析为十三部，玉裁谓支、佳一部也，脂、微、齐、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汉人犹未尝淆借通用。晋、宋而后，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于是古之截然为三者，罕有知之。又谓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为二，尤、幽与侯为二，得十七部。其书始名《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之，以为凿破混沌，后易其体例，增以新加，十七部盖如旧也。震伟其所学之精，云自唐以来讲韵学者所未发。寻任巫山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归，键户不问世事者三十余年。

玉裁于周、秦、两汉书，无所不读，诸家小学，皆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精力，专说《说文》，《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谓："《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又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日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又谓："自仓颉造字时至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叔重造《说文》，曰'某声'曰'读若某'者，皆条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几部，后附

《六书音均表》，俾形、声相为表里。始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隐括之成比注。”玉裁又以“《说文》者，说字之书，故有‘读如’、无‘读为’，说经、传之书，必兼是二者。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读如’、‘读若’者，抉其音也，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变化之词。‘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述《汉读考》，先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成。仪征阮元谓玉裁书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其他说经之书，以《汉志毛诗经》、《毛诗古训传》本各自为书，因厘次传文，还其旧著，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搜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录《左氏》经文，取郑注《礼》、《周礼》，存古文、今文故书之例，附见《公羊》、《谷梁》经文之异，著《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而以《左氏传五十凡》附后。外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二十年，卒，年八十一。

初，玉裁与念孙俱师震，故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玉裁少震四岁，谦，专执弟子礼，虽耄，或称震，必垂手拱立，朔望必庄诵震手札一通。卒后，王念孙谓其弟子长洲陈奂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玉裁弟子，长洲徐颋、嘉兴沈涛及女夫仁和龚丽正俱知名，而奂尤得其传，奂自有传。

钮树玉，字匪石，吴县人。笃志好古，不为科举之业。精研文字声音训诂。谓《说文》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后人以新附淆之，诬许君矣。因博稽载籍，著《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又著《说文广解字校录》三十卷。树玉后见玉裁书，著《段氏说文注订》八卷，所驳正之处，皆有依据。

徐承庆，字梦祥，元和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谬》十五卷，其攻瑕索瘢，尤胜钮氏之书，皆力求其是，非故为吹求者。

孙志祖，字诒谷，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刑部主事，洊升郎中，擢江南道监察御史。乞养归。志祖清修自好，读经史必释其疑而后已，著《读书脞录》七卷，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详，不为武断之论。又《家语疏证》六卷，谓王肃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又伪撰《家语》，饰其说以欺世。因博集群书，凡肃所剿窃者，皆疏通证明之。又谓《孔丛子》亦王肃伪吒，其《小尔雅》亦肃借古书以自文，并作《疏证》以辨其妄。幼熟《经》文选，后乃仿《韩文考异》之例，参稽众说，正俗本之误，为《文选考异》四卷。又辑前人及朋辈论说，为《文选注补正》四卷。又有《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辑《风俗通逸文》一卷，补正姚之骃辑谢承《后汉书》五卷。嘉庆六年，卒，年六十五。

翟灏，字大川，亦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灏见闻淹博，又搜奇引痹，尝与钱塘梁玉绳论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出，顷刻数十事。时方被酒，旋罢去，未竟藁，其精力殊绝人也。著有《尔雅补郭》二卷，以《尔雅》郭《注》未详、未闻者百四十二科，刑《疏》补言其十，余仍阙如，乃参稽众家，一一备说。又云：“古《尔雅》当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乃《释礼》之残缺失次者。”又著《四书考异》七十二卷，皆贯串精审，为世所推。他著又有《家语发覆》、《通俗篇》、《湖山便览》、无不宜斋诗文藁。五十三年，卒。

梁玉绳，字曜北，钱塘人。增贡生。家世贵显。玉绳不志富贵，自号清白士。尝语弟履绳曰：“后汉襄阳樊氏，显重当时，子孙虽无名德盛位，世世作书生门户，愿与弟共勉之。”故玉绳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其《瞥记》七卷，多释经之文，有裨古义。玉绳尤精乙部书，著《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据经、传以纠乖违，参班、荀以究同异，大昕称其书为龙门功臣。著《人表考》九卷，谓班氏借用《禹贡》田赋九等之目，造端自马迁。《史记李将军传》云：“李蔡为人在下中。”其说颇是。

履绳，字处素。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与兄玉绳相砻错，有元方、季方之目。其于众经中尤精《左

氏传》，谓《隋志》载贾达《解诂》、服虔《解义》各数十卷，今俱亡佚。杜氏参用贾、服，仲达作疏，间有称引，未睹其全。亦如马融诸儒之说，仅存单文只义。唐以后注《左氏》者，惟张洽、赵汸最为明晰，大抵详书法而略纪载。履绳综览诸家，旁采众籍，以广杜之所未备，作《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又有未成者五门，曰广传、考异、驳证、古音、臆说。钱大昕见其书，叹为绝旨。通《说文》，下笔鲜俗字。年四十六，卒。

汪家禧，字汉郊，仁和人。诸生。颖敏特异，通汉《易》，作《易消息解》。所著书数十卷，毁于火。其友秀水庄仲方、门人仁和许乃谷辑其遗文，为《东里生烬余集》三卷。文多说经，粹然有家法。

刘台拱，字端临，宝应人。性至孝，六岁母朱氏殁，哀如成人。事继母钟氏，与亲母同。九岁作《颜子颂》，斐然成章，观者称为神童。中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屡试礼部不第。是时朝廷开四库馆，海内方闻，缀学之士云集。台拱在都，与学士朱筠、编修程晋芳、庶吉士载震、学士邵晋涵及其同郡御史任大椿、给事中王念孙等交游，稽经考古，旦夕讨论。自天文、律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之所在，比之阎若璩，盖相伯仲也。段玉裁每谓“潜心《三礼》，吾所不如。”

选丹徒县训导，取《仪礼》十七篇除《丧服》外各绘为图，与诸生习礼容，为发明先王制作之精意。迎两亲学署，雍雍色养，年虽五十，有孺子之慕。尝客他所，忽心痛骤归，母病危甚，乃悉心奉汤药，衣不解带者数旬，母病遂愈。逮丁内外艰，水浆不入口。既殓，枕苫、啜粥，哭泣之哀，震动邻里。居丧蔬食五年，出就外寝，以哀毁过情卒，年五十有五。

与同郡汪中为文章道义交，中殁，抚其孤喜孙，赖以成立。武进臧庸常以说经之文请益，台拱善之。恤其穷，周其困，饮食教诲，十七年如一日，庸心感焉。台拱慕黄叔度之为人，王昶称其有曾、闵之孝。著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方言补校》、《淮南子补校》、《汉学拾遗》、《文集》，都为《端临遗书》凡八卷。

同邑朱彬，字武曹。乾隆六十年举人。彬幼有至行，年十一丧母，哀戚如成人。长，丁父忧，殓葬尽礼，三年蔬食居外。自少至老，好学不厌。承其乡王懋竑经法，与外兄刘台拱互相切磋。每有所得，辄以书札往来辨难，必求其是而后已。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著有《经传考证》八卷，《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虎观诸儒所论议，《郑志》弟子之问答，以及魏、晋以降诸儒之训释，《书钞》、《通典》、《御览》之涉是书者，一以注疏为主，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其附以已意者，皆援据精确，发前人所未发。他著有《游道堂诗文集》四卷。道光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子士彦，吏部尚书，自有传。

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传铎之孙，户部主事继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年少入官，性淡泊，耽著述，不与要人通谒。告养归，不复出。及居大母与父丧，竟以哀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

广森聪颖特达，尝受经戴震、姚鼐之门，经、史、小学，沈览妙解。所学在《公羊春秋》，尝以《左氏》旧学湮于征南，《谷梁》本义汨于武子。王祖游谓何休志通《公羊》，往往为《公羊》疚疾。其余啖助、赵匡之徒，又横生义例，无当于经，唯赵汸最为近正。何氏体大思精，然不无承讹率臆。于是旁通诸家，兼采左、谷，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

其不同于《解诂》者，大端有数事，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于其境内。而何邵公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其不同一也。谓《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也；“所闻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见之世”，昭、定、哀也。颜安乐以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同宜一世，故断自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从之。其不同二也。谓桓十七年《经》无夏，二家《经》皆有夏，独《公羊》脱耳。何氏谓：“夏者

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于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固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损，以成一家之言。又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为说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大旨，见自序中。仪征阮元谓读其书始知圣志之所在。

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体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江都汪中读之，叹为绝手。然广森不自足，作堂于其居，名曰“仪郑”，自庶几于康成。桐城姚鼐谓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康成犹不足以限之，惜奔走家难，劳思夭年，不充其志，艺林有遗憾焉。

邵晋涵，字二云，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铨选。会开四库馆，特诏征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仁和余集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六年，大考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

晋涵左目眚，清羸。善读书，四部、七录，靡不研究。尝谓《尔雅》者，六艺之津梁，而邢《疏》浅陋不称，乃别为《正义》二十卷，以郭璞为宗，而兼采舍人、樊、刘、李、孙诸家，郭有未详者，摭他书附之。自是承学之士，多舍邢而从邵。尤长于史，以生在浙东，习闻刘宗周、黄宗羲诸绪论，说明季事，往往出于正史之外。在史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五代史》，乃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学宫，诏从之。由是薛《史》与欧阳《史》并传矣。尝谓《宋史》自南渡后多谬，庆元之间，褒贬失实，不如东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辑《南都事略》，使条贯粗具，词简事增，又欲为赵宋一代之志，俱未卒业。其后镇洋毕沅为续宋、元《通鉴》，属晋涵删补考定，故其续余稍见于审正《续通鉴》中。

晋涵性狷介，不为要人屈。尝与会稽章学诚论修《宋史》宗旨，晋涵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簟豆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学诚闻而耸然。他著有《孟子述义》、《谷梁正义》、《韩诗内传考》，并足正赵岐、范宁及王应麟之失，而补其所遗。又有《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轺轩日记》、《南江诗文稿》。嘉庆元年，卒，年五十有四。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博学贯通，为时推许。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与晋涵同征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四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永年在书馆好深沈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积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见宋、元遗书湮没者多见采于《永乐大典》中，于是抉摘编摩，自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又以为释、道有臧，儒者独无，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惜永年殁后，渐就散佚，则未定经久之法也。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安国，官吏部尚书，谥文肃，自有传。八岁读《十三经》毕，旁涉史鉴。高宗南巡，以大臣子迎銮，献文册，赐举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主事。升郎中，擢陕西道御史，转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仁宗亲政，时川、楚教匪猖獗，念孙陈剿贼六事，首劾大学士和坤，疏语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是年授直隶永定河道。六年，以河堤漫口罢，特旨留督办河工。工竣，赏主事衔。河南衡家楼河决，命往查勘，又命驰赴台庄治河务。寻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永定河道。会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以引黄利运异议，召入都决其是非。念孙奏引黄入湖，不能不少淤，然暂行无害，诏许之。已而永定河水复异涨，如六年之隘，念

孙自引罪，得旨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有九。

念孙故精熟水利书，官工部，著《导河议》上下篇。及奉旨纂《河源纪略》，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念孙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念孙所撰也。既罢官，日以著述自娱，著《读书杂志》，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都八十二卷。于古义之晦，于钞之误写，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其精于校仇如此。

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其志经熟，于汉学之门户，手编《诗三百篇》、《九经》、《楚辞》之韵，分古音为二十一部。于支、脂、之三部之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见及此，其分至、祭、盍、辑为四部，则段书所未及也。念孙以段书先出，遂辍作。又以邵晋涵先为《尔雅正义》，乃撰《广雅疏证》。日三字为程，阅十年而书成，凡三十二卷，其书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一丝不乱。盖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而实多揖所未知，及同时惠栋、戴震所未及。

尝语子引之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结■不通矣。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说经者，期得经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引之因推广庭训，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辞》十卷，《周秦名字解诂》，《字典考证》。论者谓有清经术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之学，三世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埒云。

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大考一等，擢侍讲。历官至工部尚书。福建署龙溪令朱履中诬布政使李赓芸受赇，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劾之，对簿无佐证，而持之愈急。赓芸不堪，遂自经。命引之谳之，平反其狱，罢督抚官。为礼部侍郎时，有议为生祖母承重丁忧三年者，引之力持不可。会奉使去，持议者据奏行之。引之还，疏陈庶祖母非祖敌体，不得以承重论。缘情，即终身持服不足以报罔极，制礼，则承重之义，不能加于支庶。请复治丧一年旧例，遂更正。道光十四年，卒，谥文简。

同州李惇，字成裕。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惇与同县王念孙、贾田祖同力于学。始为诸生，为学使谢墉所赏。将选拔贡，会田祖卒于旅舍，惇经营殡事，不与试，墉叹为古人。江藩好诋诃前人，惇谓之曰："王子雍若不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岂非醇儒？"其面规人过如此。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诸经古义二百二十余事，多前人所未发。四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田祖，字稻孙。诸生。通《左氏春秋》，有《春秋左氏通解》。

宋绵初，字守端，亦高邮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官五河、清河训导。邃深经术，长于说《诗》，著《韩诗内传征》四卷，又有《释服》二卷。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七岁而孤，家贫不能就外传。母邹，授以《四子书》。稍长，助书贾鬻书于市，因遍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遂为通人。年二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提学使者谢墉，每试别置一榜，署名诸生前。尝曰："余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学，当北面事之。"其敬中如此。以母老竟不朝考。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江南试，谓人曰："吾此行必得汪中为选首。"不知其不与试也。

中颛意经术，与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为友，共讨论之。其治《尚书》，有《尚书考异》。治《礼》，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治《春秋》，有《春秋述义》。治《小学》，有《尔雅》校本，及《小学说文求端》。中尝谓国朝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璩也。专治汉《易》者，惠栋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拟作六儒颂，未成。

又尝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之制第二，周衰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而自题其端曰："观《周礼》太史云云，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其后则事

废而书存。至宋儒以后，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传闻。行一事有一书，传之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毕，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所掌，荡然无存。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不复以教子弟。又曰：“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其书藁草略具，亦未成。后乃即其考三代典礼及文字训诂、名物象数，益以论撰之文，为《述学》内、外篇，凡六卷。

其有功经主者，则有若《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其表章经传及先儒者，则有若《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其他考证之文，亦有依据。

中又熟于诸史地理，山川阨要，讲画了然，著有《广陵通典》十卷、《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生平于诗文书翰无所不工，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于时。他著有《经义知新记》一卷、《大戴礼正误》一卷、《遗诗》一卷。五十九年，卒，年五十一年。

中事母以孝闻，左右服劳，不辞烦辱。居丧，哀戚过人，其于知友故旧，没后衰落，相存问过于从前。道光十一年，旌孝子。中子喜孙，自有传。同郡人为汉学者，又有江德量、徐复、汪光燨。

德量，字量殊，江都人。父恂，好金石文字。伯父昱，通声音训诂之学。德量少承家学，及长，与汪中友，励志肄经，学益进。乾隆四十四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江西道御史。居朝多识旧闻，博通掌故。公余键户，以文籍自娱。著有《古泉志》三十卷。五十八年，卒，年四十二。

复，字心仲，亦江都人，通《九章算术》。

光燨，字晋蕃，仪征人。廪生。博通经史，尝辨惠氏《易爻辰图》之谬，又作《荑稗释》，时人服其精核。

武亿，字虚谷，偃师人。父绍周，进士，官吏部郎中。亿居父母丧，哀痛毁瘠，以读书自励。时伊、洛溢，屋圮，架涔以居，斧朽木燎寒，诵读不辍。已，复从大兴朱筠游，益为博通之学。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县知县。县山多土瘠，民不务农。地产石炭、石矾，烧作玻璃器皿，商贾辐辏。亿问土俗利病，免玻璃入贡，革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累民。创范泉书院，进其秀者与之讲敦伦理，务实学。而决辞无留狱，祷雨即沛。有以贿干者，未敢进，亿廉知之，值迅雷，曰：“汝不闻雷声乎？吾矢祷久矣”。贿者惶悚而止，舆情大洽。

五十七年，大学士和珅领步军统领事闻，妄人言山东逆匪王伦未定死，密遣番役四出踪迹之。于是番役头目杜成德等十一人横行州县，入博山境，手铁尺饮博，莫敢谁何，亿悉执之，成德尤倔强，按法痛杖之。喧传其事者曰：“亿卤莽刑无罪，将累上官。”巡抚吉庆遂以滥责平民刻罢之，而不直书其事。亿莅任仅七月，及去，民携老弱千余人走大府乞留“我好官”，不可得，则日为运致薪米，门如市焉。吉庆亦感动，因入觐，偕亿行，为筹捐复。大学士、公阿桂谓吉庆曰：“例禁番役出京畿，标何责县令按法之非，且隐其实而劾强项吏，何也？”吉庆深自悔，而格于部议，遂归。嘉庆四年十月，仁宗谕朝臣密举京、外各员内操守端洁、才猷干济、于平日居官事迹可据者，得赴部候旨召用，亿在所举中。十一月，县令捧檄至门，而亿先以十月卒矣，年五十有五。

亿学问醇粹，于《七经注疏》、《三史》、涑水《通鉴》，皆能暗诵。既罢官，贫不能归，所至以经史训话教授生徒。勇于著录，有《群经义证》七卷、《经读考异》九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又有《三礼义证》、《授堂札记》、《诗文集》等书，皆旁引远征，遇微罅，辄剖抉精蕴，比辞达意，以成一例。大兴朱珪称亿不愧好古遗直云。

庄述祖，字葆琛，武进人。世父存与，官礼部侍郎，自有传。述祖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明畅吏治，刑狱得中，豪猾敛迹。尝勘碱地，众以为斥卤也，述祖指路旁草问何名？曰马帚。述祖笑曰："此于经名＜⿰艹⿰⿰⿰

擢湖北宜昌府知府。权开泰时，教匪蒋昌华扰黎平，将兴大狱，熙晋缚其渠而贷诸胁从，全活无算。龙里民以钉鞋杀人，已诬服，而凶险不合，心疑焉。一日，方虑囚，见丛人中有曳钉鞋窃睨者，命执而鞫之，痕宛合，遂疑服。普定俗纠聚相雄长，号其魁曰“牛丛”。其获盗，不谒之官，辄积薪焚杀之。先是有挟仇焚三尸者，吏不敢捕。熙晋期必得，重绳以法，风顿革。其守宜昌也，楚大水，流庸聚宜昌，毕力抚绥，缮城垣，以工代赈。会秩满将行，为留六阅月，蒇其事。送者数千人，皆泣下。乞养归，未几卒。

熙晋邃于学，积书数万卷，订疑纠谬，务穷竟原委，取裁精审。尝谓杜预解左氏有三蔽，刘光伯规之，而书久佚。惟正义引一百七十三事，孔颖达皆以为非，乃剌取经史百家及近儒著述，以明刘义。其杜非而刘是者申之，杜是而刘非者释之，杜、刘两说义俱未安，则证诸群言，断以己意，成《春秋规过考信》九卷。又谓《隋经籍志》载光伯《左氏述义》四十卷，不及《规过》，据孔颖达序称习杜义而攻杜氏，疑《规过》即在《述义》中。《旧唐书经籍志》载《述义》三十七卷，较《隋志》少三卷，而多《规过》三卷，此其证也。《正义》于规杜一百七十三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盖皆《述义》之文。其异杜者三十事，驳正甚少。殆唐初奉敕删定，著为令典，党同伐异，势会使然。乃参稽得失，援据群言，成《春秋述义拾遗》八卷。

他著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帝王世纪》二卷，《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记》四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

李诚，字静轩，黄岩人。嘉庆十八年拔贡生，官云南姚州州判，终顺宁知县。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首胪汉、魏诸家之说，次采近人精确之语，而唐、宋诸儒之征实者亦不废焉。尝谓记水之书，自郦道元下，代不乏人，而言山者无成编，乃作《万山纲目》六十卷。又《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宦游日记》一卷，《微言管窥》三十六卷，《医家指迷》一卷。

丁杰，原名锦鸿，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宁波府学教授。杰纯孝诚笃，尝奔走滇南迎父柩归葬。少家贫，就书肆中读。肆力经史，旁及《说文》、音韵、算数。初至都，适四库馆开，任事者延之佐校，遂与朱筠、戴震、卢文弨、金榜、程瑶田等相讲习。

杰为学长于校雠，与卢文弨最相似。得一书必审定句读，博稽他本同异。于《大戴礼》用功尤深，著有《大戴礼记绎》。又《易》郑《注》久佚，宋王应麟裒辑成书，惠栋复有增入。杰审视两本，以为多羼入郑氏《易乾凿度注》，又《汉书注》所云郑氏，乃即注《汉书》之人，非康成。乃刊其讹，定其是，复摘补其未备，著《周易郑注后定》凡十二卷。胡渭《禹贡锥指》号为绝学，杰摘其误甚多。尝谓《纬书》“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河患之棘，由九河堙废，而害始于齐。管仲能臣，必不自贻伊戚。班固叙《沟洫志》云：“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距汉，北亡八支。”则九河之塞，当在秦、楚之际矣。惠栋《尚书大传》辑本，杰以为疏舛，如“鲜度作荆，以诘四方”。误读《困学纪闻》，此谬之甚者。《五行传》文不类，读《后汉书注》，始知误连《皇览》也。杰尝与翁方纲补正朱彝尊《经义考序》年月，博采见闻，以相证合。又与许言彦阐绎《墨子》上、下经，大有端绪。《方言》善本，始于戴震，杰采获裨益最多，卢文弨以为不在戴下。《汉隶字原考正》，钱塘谓得隶之义例。

杰又言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并，不可颠倒：见、端、知、邦、非、精、照为孤清，不可增浊声也；疑、泥、娘、明、微、来、日为孤浊，不可增清声也；非即邦之轻唇，不可并于＜□专攵＞；微即明之轻唇，不可并于奉；影为晓之深喉，喻为匣之深喉，晓、匣、景、喻不可颠倒为影、晓、喻、匣也。所著书有《小酉山房文集》。嘉庆十二年，卒，年七十。

子授经，嘉庆三年优贡；传经，六年优贡。皆能世其家学，有双丁之目。授经佐其友严可均造《甲乙丙丁长编》，以校定《说文》。

周春，字松霭，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广西岑溪县知县。革陋规，几微不以扰民，有古循吏风。以忧去官，岑溪人构祠祀焉。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二十年，卒，年八十七。春博学好古，两亲服阕，年未五十，不谒选。著《十三经音略》十三卷，专考经音，以陆氏《释文》为权舆，

参以《玉篇》、《广均》、《五经文字》诸书音，字必审音，音必归母，谨严细密，丝毫不假。他著又有《中文孝经》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余论》二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翳－米吕＞＜□翳－米吕＞如畏”，大学士和珅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珅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平反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洊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平反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余狱。濉县有武人犯法，贿和珅门，属托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门来者于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校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余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羡余，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诂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于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源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剌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达，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

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为卒其业。

亨，原名以田，字恬溪。初从休宁戴震游，精汉人古训之学，尤长于《书》。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每称以为经学无双。中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六年，以大挑知县分发江西，署安义县。有兄杀胞弟案，亨执“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义，不准援赦。大府怒，将劾之，会歙程恩泽重亨，事乃解。后补崇义，以积劳卒官，年且八十矣。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贻德，字次白。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馆星衍所，相得甚欢。著《春秋左氏解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其书援引甚博，字比句栉，于义有未安者，亦加驳难。虽使冲远复生，终未敢专树征南之帜而尽弃旧义也。又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周礼剩义》、《十七史考异》、《揽青阁诗钞》、《梦春

庐词》。

王聘珍，字贞吾，南城人。自幼以力学闻。乾隆五十四年，学使翁方纲拔贡成均，为谢启昆、阮元参订古籍。尝客浙西，与歙凌廷堪论学，廷堪深许之。为人厚重诚笃，廉介自守。

治经确守后郑之学，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说，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于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

又曰："近代校雠，不知家法，王肃本点窜此经，私定《孔子家语》，反据肃本改易经文。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凡兹数端，率以今义绳古义，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奥之经，变而文从字顺，经义由兹而亡。"故其发凡大旨，礼典器数，墨守郑义，解诂文字，一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有不知而阙，无杜撰之言。如"五义"义字，据《周礼注》读若仪，"五凿"五字，释若忤，《青史子》引《汉书》"君子养之"，读若"中心养养"之养。皆能根据经史，发蒙解惑。江都焦循称其不为增删，一仍其旧，列为《三十二读书赞》之一。他著《经义考补》、《九经学》。

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立岁而孤，冠后始读书，慕其乡江永、戴震之学。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宁国府教授。奉母之官，毕力著述者十余年。嘉庆十四年，卒，年五十三。

廷堪之学，无所不窥，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靡不条贯。尤专礼学，谓："古圣使人复性者学也，所学者即礼也。颜渊问仁，孔子告之者惟礼焉，尔颜子叹道之高坚前后。迨'博文约礼'，然后'如有所立'，即'立于礼'之立也。礼有节文度数，非空言理者可托。"著《礼经释例》十三卷。谓："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聘礼、觐礼不同，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乃区为八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礼经》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于变例之后。大兴朱珪读其书，赠诗推重之。

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源》、《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藩叹以为"思通鬼神"。他著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征阮元常命子常生从廷堪授《士礼》，又称其《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诸说经之文，多发古人所未发。其尤卓然者，则《复礼》三篇云。

同邑洪榜，字汝登。乾隆二十三年举人。四十一年，应天津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卒，年三十有五。粹于经学，著《明象》未成，终于《益卦》。因郑康成《易赞》作述赞二卷。又明声均，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书增补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见、溪等字注于《广韵》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齿、唇五音，盖其收宗江、戴二家之说而加详焉。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诚。生平服膺戴震。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震《行状》，载与彭绍升书，朱筠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江藩在吴下见其书，叹曰："洪君可谓卫道之儒矣。"

汪龙，字辰叔，亦廷堪同邑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嗜古博学，尤精于《诗》，尝读《诗》《生民》、《元鸟》二篇，疑郑《笺》迹乳卵生之说，不若《毛诗》谓姜嫄、简狄从帝喾祀郊禖之正。遂稽《传》、《笺》同异，用力于是经者数十年，成《毛诗异义》四卷、《毛诗申成》十卷。卒，年八十二。

桂馥，字冬卉，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选云南永平县知县，卒于官。

馥博涉群书，尤潜心小学，精通声义。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

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

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亦异事也。盖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专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展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撰诂》之类，非以己意为独断者。

及馥就宦滇南，追念旧闻，《随笔疏记》十卷，以其细碎，比之匠门木材，题曰《札朴》。然馥尝引徐干《中论》："鄙儒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功成。"谓近日学者风尚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仓》、《雅》，略讲点画，妄议斯、冰，叩以经典大义，茫呼未之闻也。此尤为同时小学家所不能言，足以针盲起废。他著有《晚学集》十二卷。

许瀚，字印林，日照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官峄县教谕。博综经史及金石文字，训诂尤深。至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不减黄丕烈、顾广圻。晚年为灵石杨氏校刊桂馥《说文义证》于清河，甫成而板毁于捻寇，并所藏经籍金石俱尽，遂挹郁而没，年七十。他著有《韩诗外传勘误》、《攀古小庐文》。

江声，字叔沄，元和人。七岁就傅读书，问读书何为，师以取科第为言，声求所以进于是者。年二十九，遭父疾，晨夕侍休褥，不解衣带，至自涤溷窬，视秽以验疾进退。及居忧，哀毁骨立，逾三年，容戚然如新丧者。侍母疾，居丧，亦如父殁时。族党哀其至行。既孤，因不复事科举业。读《尚书》，怪古文与今文不类。又怪孔《传》非安国所为。

年三十五，师事同郡通儒惠栋，得读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于是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编》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也。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疑伪古文者，始于宋之吴才老，朱子以后，吴草庐、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领。至本朝阎、惠两征君所著之书，乃能发其作伪之迹，剿窃之原。若刊正经文，疏明古注，则皆未之及也，及声出而集大成焉。

声又病后世深求考老转注之义，至以篆迹求之，因为《六书说》，谓建类一首，即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同意相受，即凡某之属皆从某也，阳湖孙星衍亦推其说，以为《尔雅》肇、祖、元、胎之属，始也。始亦建类一首，肇、祖、元、胎皆为始，亦同意相受。说文此类亦甚多。推考老之训，如口部之咽，嗌也；嗌咽也。走部之走，趋也；趋，走也。犹之考注老，老转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即建类一首也。声亦以为然，而戴震以为贯全部则义太广。声折之曰："若止考老为转注，不已溢乎？且谐声一义，不贯全部乎？"声与震以学问相推重，其不相附和如此。

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亲笔札，皆作古篆，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声不顾也。其写《尚书》灕水字，蘷字，不在说文，灕据《淮南》作廱，蘷据《尔雅》义作孟，人始或怪之，后服其非臆说。顾其书终以时俗不便识读，不甚行于时。

声性耿介，不慕荣利。交游如王鸣盛、王昶、毕沅，皆重其品藻，而声未尝以私事干之，当事益重其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四年，卒，年七十有九。晚年因不谐俗，动与时违，取《周易》艮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为艮庭先生云。

子锳，吴县学生。孙沅，优贡生。世传其学。

沅，字子兰。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沅出入其门者数十年。沅先著《说文释例》，后承玉裁属，以段书《十七部谐声表》之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件系之；声复生声，则依其次第，为《说文解字音均表》凡十七卷。沅于段纰讹处略笺其失，其言曰："支、脂、之之为三，真、臻、先与谆、文、欣、魂、痕之为二，皆陆氏之旧，而段氏矜为独得之秘，严分其界以自殊异。凡许氏所合韵处，皆

多方改使离之，而一部之与十二部，亦不使相通。故茆之读若秘，改为逼；肊之乙声，删去声字，必之弋亦声，改为八亦声。而于开章一篆说解极一物三字，即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韵之理，于是绝不敢言其韵，直至亥字下重文说之也。十二、十三两部之相通者，惟民、昏二字为梗，故力去昏字，以就其说。畀字田声，十五部也，縪从畀得声，而縪即古綦字，在一部，遂改畀字为由声，以避十五部与一部之合音。凡此皆段氏之症结处也。”又曰：“段氏论音谓古无去，故谱诸书平而上入。沅意古音有去无入，平轻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上入之字，少于平去，职是故耳。北人语言入皆成去，古音所沿，至今犹旧，非敢苟异，参之或然。”沅当时面质玉裁，亲许驳勘，故有不同云。卒，年七十二。

钱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大昕弟。大昕深于经史，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为东南之望。大昭少于大昕者二十年，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时有两苏之比。壮岁游京师，尝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又善于决择，其说经及小学之书，能直入汉儒阃奥。尝欲从事《尔雅》，大昕与书，谓：“《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者。欲穷《六经》之旨，必自《尔雅》始。”大昭乃著《尔雅释文补》三卷及《广雅疏义》二十卷。

又著《说文统释》六十卷，其例十：一、曰疏证以佐古义，凡经典古义与许合者在所必收。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以徐铉、徐锴等不知古音，往往误读，又许君言读若某者，即有某音，今并补正；又《说文》本有旧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颜氏家训》引之。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音某，今并采附本字之下。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凡古本暨古书所引有异同者，悉取以折中。四曰辨俗以正讹字，凡经典相承俗字，及徐氏新补、新附字，皆辨证详明，别为一卷附后。五曰通义以明互借，凡经典之同物同音，于古本是通用书，皆引经证之。六曰从母以明孳乳，如完、刓、髡、愒等字，皆于元下注云从此。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凡重文中之籀、篆、古文、奇字，皆有所从，其许君未言者，亦略释之；经典两用者，则引而证焉。八曰正讹以订刊误，凡许君不收之字，注中不应有，又字画脱误者，并校正之。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如鷻、鴞、<□渠鳥>、<□母鳥>之类，经典有不从鸟者，此古今字，今注曰古用某。十曰补字以免漏略，如由、希、免、畾等三十九字，从此得声者甚多，而书中脱落，有子无母，非许例，今酌补之，亦别为一卷附后。

大昭于正史尤精《两汉》，尝谓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每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其时去古未远，稗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会而通之，考异质疑，徒戋戋于训诂，乃著《两汉书辨疑》四十卷，于地理、官制皆有所得。又仿其例著《三国志辨疑》三卷。又以宋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只取材范《书》、陈《志》，乃于正史外兼取山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氏之旧，而略变道之，著《后汉书补表》八卷。计所补王侯，多于熊《书》百三十人，论者谓视万斯同《历代史表》有过之无不及。他著有《诗古训》十二卷、《经说》十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迩言》二卷。

生平不嗜荣利，名其读书之所曰“可庐”，欲蕲至于古之随遇自足者。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

子东垣，字既勤。嘉庆三年举人。官浙江松阳县知县，以艰归。服阕，补上虞县。东坦与弟绎、侗，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尝与绎、侗及同县秦鉴勘订郑《志》，又与绎、侗、鉴及桐乡金锡鬯辑释《崇文总目》，世称精本。东垣为学沈博而知要，以世传《孟子注疏》缪舛特甚，乃辑刘熙、綦毋邃，陆善经诸儒古注及顾炎武、阎若璩、同时师友之论，附以己见，并正其音读，考其异同，为《孟子解谊》十四卷。他著有《小尔雅校证》二卷、《补经义考》四十卷、《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

侗，字同人。于历算之学，亦能究其原本。大昕撰《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未竟而卒，侗证以群书、金石文字，增辑一千三百余条。日夕检阅推算，几忘寝食，卒因是感疾而殁。

朱骏声，字丰芑，吴县人。年十三，受许氏《说》，一读即通晓。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及《古今韵准》、《秉韵》、《说雅》，共四十卷。文宗披览，嘉其洽，赏国子监博士

衔。旋迁扬州府学教授，引疾，未之官。八年，卒，年七十一。

骏声著述甚博，不求知于世，兼长推步，明通象数。尝论《尔雅》太岁在寅，推大昕说，谓其时自以实测之岁星在亥，定太岁在寅，命之曰摄提格以纪年，岁星所合之辰，即为太岁。然岁星阅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秦、汉而甲寅之年岁星在丑，太岁应在子。汉诏书以太初元年为摄提格者，因六十纪年之名，历年以次排叙，不能顿超一辰，故仍命以摄提格也。于是后人以寅、卯等为太岁，强以摄提格等为岁阴。其实《尔雅》所云岁阳、岁阴，非如后人说也。他著有《左传旁通》十卷、《左传识小录》三卷、《夏小正补传》一卷、《离骚补注》一卷。

子孔彰，字仲我。能传父业，著有《说文粹》三编、《十三经汉注》、《中兴将帅别传尔》。

清史稿卷四八二　列传第二六九

儒林三

马宗槤子瑞辰张惠言子成孙　江承之

郝懿行　陈寿祺子乔枞　谢震　何治运

宋世荦严可均岩元照焦循子廷琥

弟遇孙胡承珙胡秉虔　朱珔凌曙

薛传均刘逢禄宋翔凤　戴望雷学淇

崔述　王萱龄胡培翚杨大堉刘文淇

子毓崧　孙寿曾　方申丁晏　王筠

曾钊林伯桐　李黼平柳兴恩弟荣宗

桂文灿郑珍邹汉勋　王崧刘宝楠

子恭冕龙启瑞苗夔　庞大坤陈立

陈奂金鹗黄式三子以周俞樾

张文虎王闿运　王先谦　孙诒让

郑杲宋书升　法伟堂

马宗槤，字器之，桐城人。由举人官东流县教谕。嘉庆六年成进士，又一年卒。少从舅氏姚鼐学诗、古文词所作多沉博绝丽，既而精通古训及地理之学。乡举时，以解《论语》过位、升堂合于古制，大兴朱珪亟拔之。后从邵晋涵、任大椿、王念孙游，其学益进。尝以解经必先通训诂，而载籍极博，未有汇成一编者，乃偕同志孙星衍、阮元、朱锡庚分韵编录，适南旋中辍。其后元视学江、浙，萃诸名宿为《经籍撰诂》，其凡例犹宗槤所手订也。生平敦实，寡嗜好，惟以著述为乐。尝撰《左氏补注》三卷，博征汉、魏诸儒之说，不苟同立异。所著别有《毛郑诗诂训考证》、《周礼郑注疏证》、《谷梁传疏证》、《说文字义广证》、《战国策地理考》、《南海郁林合浦苍梧四郡沿革考》、《岭南诗钞》，共数十卷，《校经堂诗钞》二卷。

子瑞辰，字元伯。嘉庆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工部营缮司主事。擢郎中。因事罣误，发盛京效力。旋赏主事，奏留工部，补员外郎。复坐事发往黑龙江，未几释归。历主江西白鹿洞、山东峄山、安徽庐阳书院讲席。发逆陷桐城，众惊走，贼胁之降，瑞辰大言曰："吾前翰林院庶吉士、工部都水司员外郎马瑞辰也！吾命二子团练乡兵，今仲子死，少子从军，吾岂降贼者耶？"贼执其发爇其背而拥之行。行数里，骂愈厉，遂死，年七十九。事闻，恤荫如例，敕建专祠。瑞辰勤学著书，耄而不倦。尝谓："《诗》自齐、鲁、韩三家既亡，说《诗》者以《毛诗》为最古。据郑《志》答张逸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隐略，则更表明'是郑君大旨，本以述毛，其笺《诗》改读，非尽《易传》。而《正义》或误以为毛、郑异义郑君先从张恭祖受韩，凡《笺》训异毛者，多本韩说。其答张逸亦云：'如有不同，即下已意。'而《正义》又或误合《传》、《笺》为一。《毛诗》周古文，其经字多假借，类皆本于双声、叠韵，而《正义》或有未达。"于是乃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以三家辨其异同，以全经明其义例，以古音、古义证其讹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笃守家法，义据通深。同时长洲陈奂著《毛诗传疏》，亦为专门之学。由是治《毛诗》者多推此两家

之书。

子三俊，字命之。优贡生，举孝廉方正，学宗程、朱。以国难家仇。愤欲杀贼。四年六月，率练勇追贼至周瑜城，力战死，年三十五。著有《马征君遗集》。

张惠言，字皋闻，武进人。少受《易经》，即通大义。年十四为童子师，修学立行，敦礼自守，人皆称敬。嘉庆四年进士，时大学士朱珪为吏部尚书，以惠言学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官。六年，散馆，改部属，珪复特奏授翰林院编修。七年，卒，年四十有二。

惠言乡、会两试皆出朱珪门，未尝以所能自异，默然随群弟子进退而已。珪潜察得之，则大喜，故屡进达之，而惠言亦断断相诤不敢隐。珪言天子当以宽大得民，惠言言："国家承平百年余，至仁涵育，远出汉、唐、宋之上，吏民习于宽大，故奸孽萌芽其间，宜大伸罚以肃内外之政。"珪言天子当优有过大臣，惠言言："庸猥之辈，幸致通显，复壤朝廷法度，惜全之当何所用？"珪喜进淹雅之士，惠言言："当进内治官府、外治疆场者，"与同县洪亮吉于广坐诤之。

惠言少为词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篆书初学李阳水，后学汉碑额及《石鼓文》。尝奉命诣盛京篆列圣加尊号玉宝，惠言言于当事，谓旧藏宝不得磨治，又谓翰林奉命篆列圣宝，宜奏请驰驿，以格于例不果行。

生平精思绝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序曰："自汉武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而孟喜受《易》家阴阳，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变通消息，诸儒祖述之，莫能具。当汉之季年，扶风马融作《易传》，授郑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刘表、会稽太守王朗、颍川荀爽、南阳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传孟氏学，既作《易注》，奏上之献帝。翻之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若琐碎，及其沈深解剥，离根散叶，畅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独资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颇采古《易》家言，而翻注为多。其后古书尽亡，而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者翕然宗之，以至于今，牢不可拔，而《易》阴阳之大义，盖尽晦矣。大清有天下元和征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辞释曰《周易述》然掇拾于亡废之后，左右采获，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壤散乳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翻之学既邃，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故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余家，然唯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尤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传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虞氏义》九卷，又表其大旨，为《消息》二卷。"又著有《虞氏是易礼》二卷，《虞氏易侯》一卷，《虞氏易言》二卷。

初，惠栋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补以郑、荀诸儒。学者以未能专一少之。仪征阮元谓汉人之《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惠传虞氏《易》，即传汉孟氏《易》矣，孤经绝学也。惠言又著《周易郑氏义》三卷，《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周易郑荀义》三卷，《易义别录》十四卷，《易纬略义》三卷，《易图条辨》二卷。其《易义别录序》，谓不尽见其辞而欲论其是非，犹以也。故其所著，皆羽仪虞氏《易》者。于《礼》有《仪礼词》一卷，《读仪礼记》二卷，皆特精审。又有《茗柯文》五卷，《词》一卷。

子成孙，字彦惟。少时，惠言课以《说文》，令分六书谱之，成《象形》于卷。惠言著《说文谐声谱》，未竟而卒，成孙后从庄述祖游，得其大要，乃续成之。卷第篇例多所增易，凡五十卷。其书分中、僮、薨、林、岩、筐、荣、蓁、诜、千、萋、肄、揖、支、皮、丝、鸠、芼、蒌、岨二十部，此乃于《毛诗》中拈其最先出之字为建首，加以《易》韵、屈韵，而又以《说文》之声分从之，梨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尝以示仪征阮元，元叹其超卓精细。成孙兼精天学，同里董佑诚殁，为校刊其遗书。又著有《端虚勉一居文集》。

江承之，字安甫，歙县人。学于惠言。时弟子从惠言受《易》、《礼》者十数，其甥董士锡受《易》，通阴阳五行家言，承之兼受《易》、《礼》，著有《周易爻义》、《虞氏易变表》、《仪礼名物》、《郑氏诗谱》，年仅十有八。

郝懿行，字恂九，栖霞人。嘉庆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二十五年，补江南司主事。道光三年，卒，年六十九。

懿行为人谦退，呐若不出口，然自守廉介。不轻与人晋接。遇非素知者，相封竟日无一语，迨谈论经义，则喋喋忘倦。所居四壁萧然，庭院蓬蒿常满，僮仆不备，懿行处之晏如。浮沉郎署，视官之荣悴，若无与于己者，而一肆力于著述，漏下四鼓者四十年。所著有《尔雅义疏》十九卷，《春秋说略》十二卷，《春秋比》一卷，《山海经笺疏》十八卷，《易说》十二卷，《书说》二卷。

懿行尝曰：“邵晋涵《尔雅正义》搜辑较广，然声音训诂之原，尚多壅阂，故鲜发明。今余作《义疏》，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殆欲明其所以然。”又曰：“余田居多载，遇草木虫鱼有弗知者，必询其名，详察其形，考之古书，以征其然否。今兹疏中其异于旧说者，皆经目验，非凭胸臆，此余书所以别乎邵氏也。”懿行之于《尔雅》，用力最久，藁凡数易，垂殁而后成。于古训同异，名物疑似，必详加辨论，疏通证明，故所造较晋涵为深。高邮王念孙为之点阅，寄仪征阮元刊行。元总裁会试时，从经义中识拔懿行者也。

其笺疏《山海经》，援引各籍，正名辨物，事刊疏谬，辞取雅驯。阮元谓吴氏《广注》征引虽博，失之芜杂，毕沅校本，订正文字尚多疏略，惟懿行精而不凿，博而不滥。

懿行妻王照圆，字瑞玉。博涉经史，当时著书家，有“高邮王父子。棲霞郝夫妇”之目。著有《诗说》一卷，《列女传补注》八卷，附《女录》一卷，《女校》一卷。又与懿行以诗答问，懿行录之为《诗问》七卷，其《尔雅义疏》亦间取照圆说，他著有《诗经拾遗》一卷，《汲冢周书辑要》一卷，《竹书纪年校正》十四卷，《荀子补注》一卷，《晋宋书故》一卷，《补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文集》十二卷。照圆又有《列仙传校正》二卷。

陈寿祺，字恭甫，闽县人。少能文。年十八，台湾平，撰上福康安百韵诗并序，沉博绝丽，传诵一时。嘉庆四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告归，性至孝，不忍言仕，家贫无食，父命之入都。九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十二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京察一等，记名御史。寿祺以不得迎养二亲，常愀然不乐。将告归矣，俄闻父殁，恸几绝，奔归。服除，乞养母，母殁，终丧。年五十三，有密荐于朝者，卒不出。

寿祺会试出朱珪、阮元门，乃专为汉儒之学，又及见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诸人，故学益精博。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义，辄有折衷。

两汉经师莫先于伏生，莫备于许氏、郑氏，寿祺阐明遗书，著《尚书大传笺》三卷、《序录》一卷、《订误》一卷，附《汉书五行志》，缀以他书所引刘氏《五行传论》三卷。序曰：“伏生《大传》，条撰大义，因经属恉，其文辞尔雅深厚，最近《大小载记》七十子之徒所说，非汉诸儒传训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独注《大传》，其释《三礼》，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书》，《洪范》五事，《康诰》孟侯，文王伐崇、＜⿰今戈＞耆之岁，周公克殷、践奄之年，咸据《大传》以明事，岂非闳识博通信旧闻者哉？且夫伏生之学，尤善于《礼》，其言巡狩、朝观郊尸、迎日、庙祭、族燕、门塾、学校、养老、择射、贡士、考绩、郊遂、采地、房堂、路寝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问诸侯之法，三正之统，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乐，皆唐、虞、三代遗文，往往《六经》所不备，诸子百家所不详。今其书散逸，十无四五，尤可宝重。宋朱子与勉齐黄氏纂《仪礼经传通解》，捃摭《大传》独详，盖有裨《礼》学不虚也。《五行传》者，自夏侯始昌，至刘氏父子传之，皆善推祸福著天人之应。汉儒治经，莫不明象数阴阳，以穷极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气之候，《诗》有翼奉五际之要，《春秋》有公羊灾异之条，《书》有夏侯、刘氏、许商、李寻《洪范》之论。班固本《大传》，揽仲舒，别向、歆，以传《春秋》，告往知来，王事之表，不可废也。是以录《汉书五行志》附于后，以备一家之学云。”

又著《五经异义疏证》三卷，《左海经辨》二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骈体文》二卷，《绛

趺堂诗集》六卷，《东越儒林文苑后传》二卷，《东观存藁》一卷。

寿祺归后，阮元延课诂经精舍生徒。元纂群经古义为《经郛》，寿祺为撰条例，明所以原本训辞、会通典礼、存家法而析异同之意。后主泉州清源书院十年，主龟峰书院十一年，与诸生言修身励学，教以经术，作《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以示学者。规约整肃，士初苦之，久乃悦服。家居与诸当事书，与桑梓利弊，蒿目痌心，虽触忌讳无所隐。明儒黄道周孤忠绝学，寿祺搜辑遗文，为之刊行。又具呈大吏，乞疏请从祀孔庙，议上，如所请。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四。

子乔枞，字朴园。道光五年举人，二十四年，以大挑知县分发江西。历官分宜、弋阳、德化、南城诸县，署袁州、临江、抚州知府。以经术饰吏治，居官有声。同治七年，卒于官，年六十一。初，寿祺以郑注《礼记》多改读，又尝鉤考齐、鲁、韩三家诗佚文、佚义与毛氏异同者，辑而未就。病革，谓乔枞曰："尔好汉学，治经知师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无憾矣！"乔枞乃铀绎旧闻，勒为定本，成《礼记郑读考》六卷，《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又著《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纬集证》四卷。谓《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乱安危之故。齐先亡，最为寡证，独翼奉存其百一，且其说多出《诗纬》，察躔象，推历数，征休咎，盖齐学所本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又著《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四卷，《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谓："二十九篇今文具存，十六篇既无今文可考，遂莫能尽通其义。凡古文《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所以传，悉由今文为之先驱，今文所无辄废。向微伏生，则万古长夜矣。欧阳、大小夏侯各守师法，苟能得其单辞片义，以寻千百年不传之绪，则今文之维持圣经于不坠者，岂浅鲜哉！"又有《诗经四家异文考》五卷，《毛诗郑笺改字说》四卷，《礼堂经说》二卷，最后为《尚书说》。时宿学渐芜，考据家为世訾謷，独湘乡曾国藩见其书以为可传。自元和惠氏、高邮王氏外，惟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

寿祺同里治古学者，有谢震、何治运。

震，原名在震，字甸男，侯官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顺昌学教谕。震尝与闽县林一桂、瓯宁万世美俱精《三礼》，震尤笃学嗜古。然断断持汉学，好排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寿祺与震同举乡试，少震六岁，视为畏友。震重气谊，有志用世，而不遇于时，年四十卒。弟子缉其遗著有《礼案》二卷，精核胜敖氏。又有《四书小笺》一卷，《四圣年谱》一卷。工诗，有《樱桃轩诗集》二卷。

治运，字＜□支阝＞海，闽县人。嘉庆十二年举人。洽闻疆识，笃志汉学。粤督阮元尝聘纂《广东通志》。后游浙中，巡抚陈若霖为锓其经解及论辨文字四卷，名《何氏学》。道光元年，卒，年四十七。治运与寿祺友，及卒，寿祺以谓无与为质，不获以辅成其学也。

孙经世，字济侯，惠安人。寿祺弟子。寿祺课士不一格，游其门者，若仙游王捷南之《诗》、《礼》、《春秋》、诸史，晋江杜彦士之小学，惠安陈金城之汉《易》，将乐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汝恭、德化赖其焕、建阳张际亮之诗、古文辞，皆足名家。而经世学成蚤世，世以儒林推之。经世少喜读《近思录》，后沈研经义，谓不通经学，无以为理学，不明训诂，无以通经，不知声音文字之原，无以明训诂。著《说文会通》十六卷，《尔雅音疏》六卷，《释文辨证》十四卷，《韵学溯源》四卷，《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经传释词续编》八卷。又著《春秋例辨》八卷，《考经说》二卷，《夏小正说》一卷，《诗韵订》二卷，《惕齐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

柯蘅，胶州人。从寿祺受许、郑之学，尝以《史》、《汉》诸表为纪、传之纲领，而讹误舛夺，最为难治，乃条而理之，著《汉书七表校补》二十卷。为例十：一曰辨事误，二曰辨文字误，三曰辨注误，四曰辨诸家考证之误，五曰以本书证本书之误，六曰《史》、《汉》互证而知其误，七曰《汉书》、荀《纪》互证而知其误，八曰《汉书》、《水经注》互证而知其误，九曰据纪、传以补表之阙，十曰据今地以证表之误，钩稽隐颐，凡前人之说，皆取而辨其是非，至前人未及者，又得二三十事，亦专门之学也。尤长于诗，著有《声诗阐微》二卷，《旧雨草堂诗集》四卷，其说经、说史之作，门人集为《旧雨草堂札记》。

许宗彦，字积卿，德清人。九岁能读经、史。善属文，侍郎王昶爱其才，作《积卿字说》以赠，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就官两月，以亲老遽引疾归。亲殁，卒不出。居杭州，杜门以读书为

事。其学无所不通，探颐索隐，识力卓然，发千年儒者所未发。考周五庙二祧，以为周制五庙之外，别有二祧，为迁庙之杀，以厚亲之仁。宗庙之外，别立祖宗，与禘、郊同为重祭，以大尊尊之义。诸经无文、武二庙不毁之说，误始于韦元成，而刘歆因之，郑康成亦因之。祧者迁庙，乃谓为不迁之庙，名实乖矣。又考文、武二世室，以为周文、武皆配于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号。孔颖达误谓伯禽称“文世室”，武公称“武世室”。以《公羊传》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证之，舛甚。

又考《禹贡》三江，以为《汉志》言“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夫曰“分江水，”曰“首受江，”则非南江之正流可知，曰“东至余姚入海”，则非在吴入海可知，与《禹贡》三江无与又考太岁、太阴，以为太岁者，岁星与日同次斗杓所建之辰也。太阴始寅终丑，太岁始子终亥。《汉律志》曰：“太初元年，岁前十一月朔旦冬至，岁在星纪婺女六度，岁名困敦。”此太岁始子之碻证。武帝诏曰：“年名焉逢、摄提格。”此太阴始寅之碻证。《汉书天文志》始误以甘、石之言太阴者系之太岁，而与太初之太岁遂差两辰，乃以为星有赢缩，非矣。

又说六书转注，以为从偏旁转相注。《说文》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序》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即建类一首之谓也。如示为部首，从示之偏旁注为神祇等字，从神祇注为祠祀祭祝等字，展转相注，皆同意为一类。戴震指《尔雅》诂训为转注，而不知诂训出于后来，非制字时所豫有也。段玉裁引戴说，又言《尔雅》字多假借，而不知假借者本无其字，今如初、哉、首、基之训，非本无首字，而假初、哉诸字以当之也。其他所著学说，能持汉、宋儒者之平。《礼论》、《治论》诸篇，皆稽古证今，通达政体。

尤精天文，得泰西推步秘法，自制浑金球，别具神解。尝援《纬书》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浑圆之理。考《周髀》北极璇玑，以推古人测验之法。七政皆统于天，而知东汉以前用赤道，不用黄道为得诸行之本。论日左右旋一理，以王锡阐解黄道右旋、赤道平行，戴震分黄、极为二行，其说颇不分明，为剖析之，洞彻微妙，皆言天家所未及。

性孝友。慎于交游，体羸而神理澹淡，见者皆肃然敬之，仪征阮元，会试举主也，重其学术行谊，以子女为姻家。

吕飞鹏，字云里，旌德人。从宁国凌廷堪治礼，廷堪器之，以为能传其学。山阳汪廷珍视学安徽，喜士通古经义，补飞鹏县学附生。

飞鹏少读《周礼》，长而癖嗜，廷堪尝著《周官九拜九祭解》、《乡射五物考》，《援据》礼经，疏通证明，足发前人所未发。飞鹏师其意而变通之，成《周礼补注》六卷。其大旨以郑氏为宗，自序曰：“汉、魏之治《周礼》者，如贾逵、张衡、孙炎、薛综、陈劭、崔灵恩之注，遗文轶事，散见群籍，或与郑义符合，或与郑义乖违，同者可得其会通，异者可博其旨趣。是用广搜众说，补所未备，条系于经文之下，或旁采他经旧注，或兼取近儒经说，要于申明古义而已。”又著《周礼古今文义证》六卷，尝考康成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且顺者为郑氏学。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又尝作《毛诗笺》：“今取郑氏之学证郑氏之注，则辞易了然，即彼此互歧、前后错出，亦不烦辞费而得失已明，故于三者刺取为多。至许氏《说文解字》，征引《周礼》，彼此互异，取以推广郑义，不嫌牴牾。其他史册流传，事系本朝，礼遵周典，亦备采择，用俟辩章。犹是郑氏况以汉法之意也。”

平居书斋自铭诫，粹然出于儒先道学。乡饥，筹粟倡振，人多德之。有争辩，一言立释。尝戒其子贤基曰：“成名易，成人难。”又曰：“言官不易为，毋陈利而昧大体，毋挟私而务高名。”其本行如此。贤基卒以忠节著。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三。子贤基，工部右侍郎，谥文节，自有传。

有清为《周礼》之学者，有惠士奇、沈彤、庄存与、沈梦兰、段玉裁、徐养原、宋世荦。

梦兰，字古春，乌程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官湖北宜都县知县。梦兰博通诸经，实事求是，尤邃于周官，成周礼学一书。分沟洫、畿封、邦国、都鄙、城郭、宫室、职官、禄田、贡赋、军旅、车乘、礼射、律度量衡十三门，取《司马法》、《逸周书》、《管子》、《吕览》、《伏传》、《戴记》诸古

书参互考证，合之《书》、《诗》、《礼记》、《三传》、《孟子》，先儒所病其牴牾者，无不得其会通。为图若干，并取经、传文之与《周官》相发明者释于篇。他著有《易》、《书》、《诗》、《孟子学》，《五省沟洫图说》。其《易学》自序云："自辑《周礼》学，于《易》象得《井》、《比》、《师》、《讼》、《同人》、《大有》若干卦，错综参伍，知《易》之为道，先王一切之治法于是乎在。"而《孟子学》，则又以疏证《周官》之故，汇其余说以成帙者。其《沟洫图说》，卷不盈寸，凡南北形势、河道原委、历代沿革、众说异同，与夫沟遂经畛之体，广深寻尺之数，以及畜水、止水、荡水、均水、舍水、泻水之事皆备。复证之《周官》，考究详核。官湖北时，奉檄襄筑荆州堤工，上《江堤埽工议》及《荆江论》。沔阳水灾，复奉檄会勘，作《水利说》以谕沔民。原本经术，有裨实用，皆此类也。

世牵，字卣勋，临海人。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以教习官陕西扶风知县。地当川、藏孔道，夫马悉敛之民。计亩率钱，名曰"公局"。世牵多所裁革，无妄取。时教匪初定，州县多以州县迁擢扶风民有持齐为怨家所讦者，大府飞檄至，捕而鞫之，皆良民，释弗雇。罢归，研求经训，熟于谐声，假借之例，著《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

严可均，字景文，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官建德县教谕，引疾归。可均博闻强识，精考据之学，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为《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有天文、算术、地理类、草木、鸟兽、虫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群书、引《说文》类，积四十五册。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十五篇，将校定《说文》，撰为疏义。孙星衍促其成，乃撮举大略，就毛氏汲古阁初印本别为《校议》三十篇，专正徐铉之失。

又与丁溶同治唐《石经》，著《校文》十卷，自序云："余弱冠治经，稍见宋椠本。既又念若汉、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佑、绍兴各立《石经》、今仅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皆残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岿然独存，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也。夫唐代四部之富，埒于梁、隋，而郑覃、唐元度辈皆通儒，颇见古本。苟能栞正积非，归于真是，即方驾熹平不难，而仅止于是。今也古本皆亡，欲复旧观，已难为力，可慨也！然而后唐雕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本幸存，纵不足与复古，以匡今缪有余也。独怪数百年来，学士大夫鲜或过问者，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亦与冢碣、寺碑同类而并道之。康熙初，顾炎武始略校焉，观其所作《九经误字》、《金石文字记》，刺取廖廖，是非寡当，又误信王尧惠之补字以诬《石经》。顾氏且然，况其他乎？乌乎！《石经》者，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治经不及见古本，而并荒《石经》，匪直荒之，又交口诬之，岂经之幸哉？余不自揆，欲为今版本正其误，为唐《石经》释其非，为顾氏等祛其惑。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辄据注疏、释文，旁稽史、传及汉、唐人所征引者，为之左证，而《石台孝经》附其后焉。"

嘉庆十三年，诏开全唐文馆，可均以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集为接，多至三千余家，人各系以小传，足以考证史文，皆从搜罗残剩得之，覆检群书，一字一句，稍有异同，无不校订。一手写定，不假众力，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焉。又校辑诸经逸注及佚子书等数十种，合经、史、子、集为《四录堂类集》千二百余卷。

严元照，字九能，归安人。十岁能为四体书，补诸生。仪征阮元、大兴朱珪深赏之。熟于《尔雅》，作《匡名》八卷，旁罗异文轶训，鉤稽而疏证之。著有《悔莽文钞》、《诗钞》、《词钞》，《娱亲雅言》等书。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嘉庆六年举人，曾祖源、祖镜、父葱，世传《易》学。循少颖异，八岁在阮赓尧家与宾客辨壁上"冯夷"字，曰："此当如《楚辞》读皮冰切，不当读如缝。"阮奇之，妻以女。既壮，雅尚经术，与阮元齐名。元督学山东、浙江，俱招循往游。性至孝，丁父及嫡母谢艰，哀毁如礼。一应礼部试，后以生母殷病愈而神未健，不复北行。殷殁，循毁如初。服除，遂托足疾不入城市者十余年。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读书著述其中，尝叹曰："家虽贫，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于此矣！"嘉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八。

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每遇一书，无论隐奥平衍，必究其源，以故经史、历算、声音、训诂无所不精。幼好《易》，父问《小畜》“密云”二语何以复见于《小过》，循反复其故不可得。既学洞渊九容之术，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渐能理解，著《易通释》二十卷。自谓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又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旨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踳驳，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旨，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以说汉《易》者每屏王弼，然弼解箕子用赵宾说，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解斯为厮，盖以六书通借。其解经之法，未远于马、郑诸儒，为《周易王注补疏》二卷。以《尚书》伪《孔传》说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管、蔡，《大诰》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皆非马、郑所能及，为《尚书孔氏传补疏》二卷。以《诗》毛、郑义有异同，《正义》往往杂郑于毛，比毛于郑，为《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以《左氏传》“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扬其词而畅衍之，预为司马懿女胥，目见成济之事，将以为司马饰，即用以为己饰。万斯大、惠士奇、雇栋高等未能摘奸而发覆，为《春秋传杜氏集解补疏》五卷。以《礼》以时为大，训诂名物，亦所宜究，为《礼记郑氏注补疏》三卷。以《论语》一书，发明羲、文、周公之旨，参伍错综，引申触类，亦与《易》例同，为《论语何氏集解补疏》三卷。合之为二十卷。又录当世通儒说《尚书》者四十一家，书五十七部，仿卫湜《礼记》之例，以时之先后为序，得四十卷，曰《书义丛钞》。又著《禹贡郑注释》一卷，《毛诗地理释》四卷，《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十一卷，《陆玑疏考证》一卷，《群经宫室图》二卷，《论语通释》一卷。又著有《雕菰楼文集》二十四卷，《词》三卷，《诗话》一卷。

循壮年即名重海内，钱大昕、王鸣盛、程瑶田等皆推敬之。始入都，谒座主英和，和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殁后，阮元作传，称其学“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

子廷琥，字虎玉。优廪生。性醇笃，善承家学，阮元称为端士。循尝与廷琥纂《孟子长编》三十卷，后撰《正义》，其廷琥有所见，亦本苑氏《古梁》之例，为之录存。循又以《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不详开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既得秦道古《数学九章》，有正圆开方法，为《开方通释》，乃谓廷琥曰：“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问，用正员开方法推之。”廷琥布策下算，一一符合，著《益古演段开方补》一卷。阳湖孙星衍不信西人地圆之说，以杨光先之斥地圆，比孟子之距杨、墨。廷琥谓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浑天》。《宣夜》无师承，浑盖之说，皆谓地圆。泰州陈氏、宣城梅氏悉以东西测景有时差，南北测星有地差，与圆形合为说。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内经》有岐伯之言，宋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说非西人所自创。因博搜士籍，著《地圆说》二卷，他著有《密梅花馆诗文钞》。

雇凤毛，字超宗，江苏兴化人。乾隆四十九年，南巡召试列二等，五十三年，副榜贡生。父九苞，字文子，长于诗、礼。九苞母任氏，大椿祖姑，通经达史。九苞之学，母所教也。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归时卒于路，著述不传。凤毛亦受经于祖母，年十一，通《五经》。及长，兴焦循同学，循就凤毛问难，始用力于经。凤毛又学音韵律吕于嘉定钱塘，撰《楚辞韵考》、《入声韵考》、《毛诗韵考》、皆得塘旨。又撰《毛诗集解》，《董子求雨考》，《三代田制考》，未成而卒，年二十七。卒后，循理其丧，作《招亡友赋》哭之。

钟怀、李钟泗皆有名，均甘泉人。钟怀，字保岐。优贡生。与阮元、焦循相善。共为经学，旦夕讨论，务求于是。居恒礼法自守，不与世争名，交游中称为君子。嘉庆十年，卒，年四十五。著有《葭厓考古录》四卷。其《汉儒考》，较陆德明所载增多十余人。

钟泗，字滨石。嘉庆六年举人，治经精《左氏春秋》，撰《规规过》一书，抑刘伸杜，焦循服其精博。

李富孙，字既汸，嘉兴人。嘉庆六年拔贡生。良年来孙，良年自有传。从祖集，字敬堂，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郧县知县。精研经学，以汉、唐为宗，尝为《学规论》以课穷经、课经济，著有

《原学齐文钞》。

富孙学有原本，与伯兄超孙、从弟遇孙有“后三李”之目。长游四方，就正于卢文弨、钱大昕、王昶、孙星衍，诋闻绪论。阮元抚浙，肄业诂经精舍，遂湛深经术，尤好读《易》，著《易解剩义》。盖《易学》三派，有汉儒之学，郑、虞、荀、陆诸家精矣，有晋、唐之学，王弼、孔颖达诸家，即北宋胡瑗、石介、东坡、伊川犹是支流余裔，至宋陈、邵之学出，本道学之术，创为图说，举羲、文周、孔之所未及，汉以后诸儒之所未言者，以自神其附会之说。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谓理，数其数而非《易》之所谓数，而前圣之《易》道晦矣。唐李鼎祚所辑《易解》，精微广大，圣贤遗旨，略见于此。然其于三十六家之说，尚多未采，其遗文剩义，间见他书，犹可搜辑。爰缀而录之，成书三卷，又成《校异》二卷。

又著《七经异文释》，就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谊而疏证之。而前儒之论说，并为搜辑，使正其讹谬，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凡《易》六卷，《尚书》八卷，《毛诗》十六卷，《春秋三传》十二卷，《礼记》八卷。同里冯登府称其详核奥博，为诂异谊者集其大成。又谓《说文》一书，保氏六书之旨，赖以仅存。自篆变为隶，隶变为真，文字日繁，讹伪错出。或有形声意义大相区别，亦有近似而其实异，后人多混而同之。或有一篆之形，从某为古、籀，为或体，后人竟析而二之。经典文字，往往昧于音训，擅为改易，甚与本义相迕，亦字学之大变。夫假借通用，说文自有本字，有得通借者，有不容通借而并为俗误者。援据经典以相证契，俾世之踵谬沿讹焯然可辨，为《说文辨字正俗》八卷。同里钱泰吉谓其书大旨折衷段《注》，而亦有段所未及者，读《说文》之津梁也。

他著有《汉魏六朝墓铭纂例》四卷，《鹤征录》八卷、《后录》十二卷，《曝书亭词注》七卷，《梅里志》十六卷，《校经庼文稿》十八卷。

超孙，字引树。嘉庆六年举人，会稽县教谕。剖析经义尤深于诗。尝以《毛诗》草木虫鱼则有疏，名物则有解，地理则有考，而诗中所称之人则未有纂辑成书者，因取诗人之氏族名字。博考经、史、诸子及近儒所著述，并列国之世次，洎其人之行事，搜罗荟集，为《诗氏族考》六卷。官会稽时，课诸生依宁化雷鋐《学规条约》，士习日上。又著《拙守文集》。

遇孙，字金澜，集孙。优贡生，处州府训导。幼传祖训，淹贯经史，著有《尚书隶古定释文》八卷。汉孔安国以科斗文难知，取伏生今文次第之，为《隶古定》，宋薛宣因之成《古文训》。遇孙又以隶古文难知，引《说文》诸书疏通之，讹者是正，疑者则阙。性嗜金石，有《芝省斋碑录》八卷，《金石学录》四卷。官处州时，以处州地僻山远，阮元《两浙金石志》未免脱漏，乃搜辑数百余种为《括苍金石志》八卷。他著有《日知录补正》一卷、《校正》一卷，《古文苑拾遗》十卷，《天香录》八卷，《随笔》六卷，《诗文集》十八卷。

胡承珙，字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五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寻迁御史，转给事中。自以身居言路，当周知天下利弊，陈之于上方，不负职。数年中陈奏甚多，多见施行。而其最切中时病者，则有条陈亏空弊端各条：“一曰冒滥宜禁。司库支发钱粮，向有扣除二三成之弊，故藩司书吏将不应借支之款，冒支滥借。此在领者便于急需，不敢望其足数。而在放者利于多扣，不复问其合宜：则虽应放而仍与浮冒无异。一曰抑勒宜禁。州、县交代，例限綦严，均不准充抵。近日仍多以，议单欠票虚开实抵者，总由上司多方抑勒，逼令新任担承。一曰糜费宜省。各省摊捐津贴名目，岂尽必不可省。闻州县所解各上司衙门饭食季规等银，遂岁增加。如邸报一事，安徽省每年通派各属万金。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一事如此，他事可知。一曰升调宜慎。部选人员，多系初任，或尚能不敢轻易接受。惟佐杂题升，及调补繁缺二者，每多久历仕途，习成狡滑。在题升者急于得缺，明知此地之多累，不复顾后而瞻前；在调补者迁就一时，转因原任之有亏，希图挪彼以掩此。究之担承尔补，皆属空名，不过剜肉补疮，甚且变本加厉。”其言深切著明。二十四年，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编查保甲，设立缉捕章程八条，匪徒敛迹。调署台湾兵备道，缉获洋盗张充等置于法，旋乞假回籍。台湾素称难治，承珙力行清庄弭盗之法，民、番安肃。自承

珙去后，彰化、淡水即以械斗起衅矣。道光十二年，卒，年五十七。

承珙究心经学，尤专意于《毛诗传》，归里后键户著书，与长洲陈奂往复讨论不绝，著《毛诗后笺》三十卷。其书主于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诸儒之说，及近人为《诗》学者，无不广征博引，而于名物训诂及《毛》与三家《诗》文有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衷至当。而其最精者，能于《毛传》本文前后曾出指归，又能于西汉以前古书中反覆寻考，贯通《诗》义，证明毛旨。凡三四易藁，手自写定。至《鲁颂泮水章》而疾作，遗言属陈奂校补，奂乃为续成之。又以郑君注《仪礼》参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有即用其借字者，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有互见而并存者。闳意妙旨，有关于经实夥。遂取注中叠出之字，并“读如、”“读为、”“当为”各条，排比梳栉，考其训诂，明其假借，参稽旁采，疏通而证明之，作《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又谓惠氏栋《九经古义》未及《尔雅》，遂补撰数十条，成二卷。《小尔雅》原本不传，今存《孔丛子》中，世多谓为伪书，作《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断以为真。复著有《求是堂诗文集》三十四卷。

胡秉虔，字伯敬，绩溪人。嘉庆四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改甘肃灵壁县知县，升丹噶尔同知，卒于官。秉虔自幼嗜学，博通经史。尝入都肄业成均，夜读必尽烛二条。尤精于声音训诂，著《古韵论》三卷，辨江、戴、段、孔诸家之说，细入毫芒，确不可易。《说文管见》三卷，发明古音古义，多独得之见。末论二徐书，有灼见语，盖其所致力也。他著有《周易》、《尚书》、《论语小识》各八卷，《卦本图考》一卷，《尚书序录》一卷，《汉西京博士考》二卷。《甘州明季成仁录》四卷，《河州景忠录》三卷。

朱琦，字兰坡，泾县人。琦生三年而孤，祖命为季父后，嗣母汪未婚守志，琦孝事之与生母同。昆弟均相友爱。嘉庆七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与幸翰林院柏梁体聊句宴。散馆授编修，擢至侍读。与修明鉴，坐承纂官累，降编修。道光元年，直上书房，屡蒙嘉奖，有“品学兼优”之褒。升右春坊右赞善，告养归。植品敦俗，奖诱后进。历主钟山、正谊、紫阳书院。卒，年八十有二。

琦爱书如命，学有本原。主讲席几三十年，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并负儒林宿望，盖鼎足而三云，著有《说文假借义证》二十八卷，《经文广异》十二卷，《文选集释》二十四卷，《小万卷斋诗文集》七十卷。辑有《国朝古文汇钞》二百七十二卷，又有《诂经文钞》六十二卷，汇有清诸名家说经之文，依次标题，篇幅完善，尤足为后学津逮云。

凌曙，字晓楼，江都人。国子监生。曙好学根性，家贫，读《四子书》未毕，即去乡，杂作佣保，而绩学不倦。年二十为童子师，问所当治业于泾包世臣，世臣曰：“治经必守家法，专法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渐通。”乃示以武进张惠言所辑《四子书》汉说数十事。曙乃稽典礼、考古训，为《四书典故核》六卷，歙洪梧甚称之。既，治郑氏学，得要领。又从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穿精审。后闻武进刘逢禄论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仪征阮元校辑《经郛》，尽见魏、晋以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识礼义之宗，达经权之用。行仁为本，正名为先。测阴阳五行之变，明制作乐之原。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然旨奥词颐，未易得其会通，浅尝之夫，横生訾议，经心圣符，不绝如线。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病宋、元以来学者空言无补，惟实事求是，庶几近之。而事之切实无过于礼，著《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家居读《礼》，以丧服为人伦大经，后儒舛议，是非颇谬，作《礼论》百篇，引申郑义。阮元延曙入粤课诸子，曙书与元商榷，乃删合为三十九篇为一卷。道光九年，卒，年五十五。

曙有甥仪征刘文淇，贫而颖悟，爱而课之，遂知名，其学实自曙出云。

薛传均，字子韵，甘泉人。诸生。博览群籍，强记精识。就福建学政陈用光聘，用光见所著书，恨相见晚。旋以疾卒于汀州试院，年四十一。传均于《十三经注疏》功力最深，大端尤在小学，于许君原书，鉤稽贯串，洞其义而熟其辞。嘉定钱大昕文集内有《说文答问》一卷，深明通转假借之义，传均博引经史以证之，成《说文答问疏证》六卷。又以《文选》中多古字，条举件击，疏证证明，为《文选古字通》十二卷。

刘逢禄，字申受，武进人。祖纶，大学士，谥文定，自有传。外王父庄存与、舅庄述祖，并以经术名世，逢禄尽传其学。嘉庆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礼部主事。二十五年，仁宗大事，逢禄搜集大礼，创为长编，自始事至奉安山陵，典章具备。道光三年，通政司参议卢浙请以尚书汤斌从祀文庙，议者以斌康熙中在上书房获谴，乾隆中尝奉驳难之。逢禄揽笔书曰；“后夔典乐，犹有朱、均，吕望陈书，难匡管、蔡。”尚书汪廷珍善而用之，遂奉俞旨。四年，补仪制司主事。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侵，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其使臣欲请改为“外藩”，部中以诏书难更易。逢禄草牒复之曰：“《周官》职方王几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说文》羌、狄、蛮、貊字皆从物旁，惟夷从大、从弓。考东方大人之国夷，俗仁，仁者寿，有东方不死之国，故孔子欲居之。且乾隆间奉上谕申饬四库馆不得改书籍中‘夷’字作‘彝’，舜东夷之人，文王四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越南使者遂无辞而退。逢禄在礼部十二年，恒以经义决疑事，为众所钦服类如此。

其为学务通大义，不专章句。由董生《春秋》窥六艺家法，由六艺求观圣人之志。尝谓：“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词稍为完具。然毛公详古训而略微言，虞翻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者，则《公羊》在先汉有董生、后汉有何劭公氏，子夏《丧服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郑康成氏为宗，然丧服于《五礼》特其一端。《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天道浃，人事备，以之贯群经，无往不得其原。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则先王之道可复也。”于是寻其余贯，正其统纪。为《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又析其疑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谷梁氏、左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博征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仪礼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各一卷。别有《纬略》二卷，《春秋赏罚格》一卷。愍时学者说《春秋》皆袭宋儒“直书其事、不烦褒贬”之辞，独孔广森为《公羊通义》于能抉其蔽，然尚不能信三科、九旨为微言大义所在，乃著《春秋论》上、下篇以张圣权。又成《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知者谓与阎、惠之辩《古文尚书》等。

逢禄于《易》主虞氏，于《书》匡马、郑，于《诗》初尚毛学，后好三家。有《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各一卷。又为《易象赋》、《卦气颂》，提其指要。《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书序述闻》一卷，《诗声衍》二十七卷。所为诗、赋、连珠论、序、碑、记之文约五十篇。道光九年，卒，年五十有六。弟子潘准、庄绶树、赵振祈皆从学《公羊》及《礼》有名。

宋翔凤，字于庭，长洲人。嘉庆五年举人，湖南新宁县知县，亦庄述祖之甥。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刘谓逢禄，宋谓翔凤也。翔凤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著《论语说义》十卷，序曰：“《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指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自汉以来，诸家之说，时合时离，不能画一。当综核古今，有《纂言》之作。其文繁多，因别录私说，题为《说义》。”又有《论语郑注》十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卦气解》一卷，《尚书说》一卷，《尚书谱》一卷，《尔雅释服》一卷，《小尔雅训纂》六卷，《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过庭录》十六卷。咸丰九年，重赋鹿鸣。逾年，卒，年八十二。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诸生，始好词章，继读博野颜元书，为颜氏学。最后谒长洲陈奂，通声音训诂。复从翔凤授《公羊春秋》，遂通公羊之学。著《论语注》二十卷，用公羊家法演逢禄《论语述何》之微言。他著有《管子校注》二十四卷，《颜氏学记》十卷《谪麟堂遗集》四卷。

雷学淇，字瞻叔，顺天通州人。父鐏，字宗彝，乾隆二十七年举人，江西崇仁县知县。道光初元，诏天下臣民严冠服之辨，鐏著《古今服纬》以申古义，抑奢侈。至九年书成，年九十矣。

学淇，嘉庆十九年进士，任山西和顺县知县，改贵州永从县知县。生平好讨论之学，每得一解，

必求其曾通，务于诸经之文无所抵忤。以父鐏著《古今服纬》，为之注释，附以《释问》一篇、《异同表》二篇。又以《夏小正》一书备三统之义，究心参考二十余年。以尧典中星、诸经历数，采虞史伯夷之说，据周公垂统之文，检校异同，订其讹误，网罗放失，寻厥指归，著《夏小正经传考》二卷。又考定经、传之文，为之疏证，成《夏小正本义》四卷。

每慨《竹书纪年》自五代以来颇多残阙，爰博考李唐以前诸书所称引者，积以九年之搜辑，颇复旧观。尝谓："孟子先至梁后至齐，此经之明文，即无他左验，亦当从之为说。况《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十七年惠成王卒'。然则惠王后元十六年齐宣王始即位，孟子至梁，当即在后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岁也。《史记》误谓惠王立三十六年即卒，故云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而以惠王改元之后十六年为襄王之世。今据《竹书》称梁惠会诸侯于于州，改元称王，故孟子呼之曰王。《史》谓孟子至梁之二年惠王卒，襄王立，以本经考之，其言可信。但卒于改元后之十七年，非三十六年也。襄王既立，孟子见其不似人君，乃东至齐，据《竹书》即齐宣即位之二年也。梁至齐千数百里，故曰'千里而见王'若孟子先见齐宣王由邹之齐六百余里，不得云千里矣。齐人取燕，《孟子》明谓宣王时事，《史记》于齐失载悼子、侯剡二代，将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于齐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谓在湣王十年，司马温公终求其说而不得，乃将宣之即位下移十年，以迁就《孟子》。自后说者疑信各半，实皆未有定论。今据《纪年》，则伐燕在宣王七年，实周赧王之元年。凡《孟子》书所记古人年岁，以《史记》、《汉书》之说推之皆不合者，以《纪年》推之无不合。"且以《竹书》长历推验列宿之岁差，历代之日蚀，自唐、虞以来，无有差贷。尝自云："传笺、注、疏取舍多殊，非敢訾议前贤，期于事理之合云尔。"他著有《校辑世本》二卷，《古今天象考》十二卷，附《图说》二卷，《亦器器齐经义考》及《文集》三十二卷。

王萱龄，字北堂，昌平人。道光元年副贡，旋举孝廉方正，官新安、柏乡两县教谕。嗜汉学，精训诂，受业于高邮王引之，《经义述闻》中时引其说。著有《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即补引之所阙疑者。

崔述，字武承，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选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几，投劾归。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三卷，《唐虞考信录》四卷，《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别录》二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余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三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余说》一卷，《读经余论》二卷，名《考古异录》。

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如谓《易传》仅溯至伏羲，《春秋传》仅溯至黄帝，不应后人所知反多于古人。凡《纬书》所言十纪，《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谓战国杨、墨横议，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毁尧则托诸许由，毁禹则托诸子高，毁孔子则托诸老聃，毁武王则托诸伯夷。太史公尊黄、老，故好采异端杂说，学者但当信《论》、《孟》，不当信《史记》。谓夏、商、周未有号为某公者，公亶父相连成文，犹所谓公刘也。"古公亶父"，犹言"昔公亶父"也。谓匡为宋邑，似畏匡、过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时一事之言，记者小异耳。其说皆为有见。

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他著有《易卦图说》一卷，《五服异同汇考》三卷，《大名水道考》一卷，《闻见杂记》四卷，《知味录》二卷，《知非集》三卷，《无闻集》五卷，《小草集》五卷。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胡培翚，字载平，绩溪人。祖匡衷，字朴苏，岁贡生。于经义多所发明，不苟与先儒同异。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书。其于井田多申郑义，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乡遂制，《大司徒》所言是都鄙制，《郑注》自相违戾。作《畿内授田考实》一篇，积算特精密。其《释官》则以《周礼》、《礼记》、《左传》、《国语》与《仪礼》相参证，论据

精确，足补注疏所未及。又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十二卷，《左传翼服》、《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庄子集讦》、《离骚集注》、《朴齐文集》。年七十四，卒。

培翚，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广东司主事。居官勤而处事密，时人称其治官如治经，一字不肯放过。绝不受财贿，而抉隐指弊，胥吏咸惮之。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惟培翚及蔡绍江无所污，然犹以随同画诺镌级归里。后主讲钟山、云间、于泾川一再至，并引翼后进为己任。去泾川日，门人设饮饯者相望于道。笃友谊，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培翚次第付梓。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六十八。

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培翚涵濡先泽，又学于歙凌廷堪，邃精《三礼》。初著《燕寝考》三卷，王引之见而喜之。既为《仪礼正义》，上推周公、孔子、子夏垂教之旨，发明郑君、贾氏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所议。张皇幽渺，阐扬圣绪，二千余岁绝学也。其旨见与顺德罗惇衍书曰："培翚撰《正义》，约有四例：一曰疏经以补注，二曰通疏以申注，三曰汇各家之说以附注，四曰采他说以订注，书凡四十卷。至贾氏公彦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不可无辨。别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宫室制度，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私，皆先将宫室考定，而已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于后，名《宫室提纲》。陆氏《经典释文》于《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文》以后各家音切，挨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培翚覃精是书凡四十余年，晚岁患风痺，犹力疾从事。尚有《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卒业而殁。门人江宁杨大堉从学《礼》，为补成之。他著有《禘祫问答》，《研六室文钞》。

大堉，字雅轮。诸生。笃学寡交，研穷经训。初从元和顾广圻、吴县钮树玉游，备闻《苍》、《雅》阃奥。著《说文重文考》六卷，纯以声音求假借，以偏旁繁省求古、籀异同之变。又作五庙考，专驳王肃之失。江督陶澍以《防海议》试诸生，大堉洋洋千言，大略谓："中国官恃客气，居上临下，视洋人若小负贩。雇彼虽好利，而越数万里海洋至此，此必非无所挟持者。卤莽行之，必生边郄。"时承平久，人习附和之谈，独大堉卓识正论，侃然无忌讳。若豫卜有义律、仆鼎查之事读者色变。他著《论语正义》、《毛诗补注》、《三礼义疏辨正》，皆佚。

刘文淇，字孟瞻，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父锡瑜，以医名世。文淇稍长，即研精古籍，贯串群经。于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通经解诂，博览冥搜，折衷一是。尤肆力《春秋左氏传》，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爰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经疏、史注、《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皆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近人专释《左氏》之书，说有可采，咸与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为《左氏旧注疏证》。又谓："《左传义疏》多袭刘光伯《述议》，《隋经籍志》及《孝经疏》，云述议者，述其义，疏议之。然则光伯本载旧疏，议其得失，其引旧疏，必当录其姓名。孔颖达《左传疏序》祇云据以为本，初非故袭其说。至永徽中诸臣详定，乃将旧注姓氏削去，袭为己语。"因细加剖析，成《左传旧疏考正》八卷。

又据《史记　秦楚之际月表》，知项羽曾都江都。核其时势。推见割据之迹，成《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据《左传》、《吴越春秋》、《水经注》等书，谓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下，且东西两岸未设堤防，与今运河形势迥不相同，成《扬州水道记》四卷。又《读书随笔》二十卷，《文集》十卷，《诗》一卷。

文淇事亲纯孝，父年笃老，目眚，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冻，侍亲以温其足。舅氏凌曙极贫，遗孤毓瑞，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为其师，并补诸生。申通虞氏《易》，皆其教也。卒，年六十有六。

子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从父受经，长益致力于学。以文淇故，治《左氏》缵述先业，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以文淇考证《左传》旧疏，因承其义例，著《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又谓六艺未兴之先，学各有官，惟史官之立为最古。不独史家各体各类并支裔之小说家出于史官，即经、子、集三部及后世之幕客书吏，渊源所仿，亦出于史官。班氏之志《艺文》，论述史官，尚未发斯旨。其叙九流，以明诸子所出之官，必有所授，而其中仍有分省失当者。既析九流中小说家流归入史官，又辨道家非专出于史官，改为出于医官。又增益者凡三家：曰名家，出于司士之官，兵家，出于司马之官，艺术家，出于考工之官：统为十一家。博稽载籍，穷极根要，成《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又《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征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卒，年五十。

孙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中副榜。毓崧主金陵书局，为曾国藩所重。毓崧卒后，招寿曾入局中，所刊群籍，多为校定。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又读《左札记》，《春秋五十凡例表》，皆治《左疏》时旁推交通发明古谊者。他著《昏礼重别论对驳义》、《南史校义集评》、《传雅堂集》、《芝云杂记》，各若干卷。

方申，字端齐。少孤，受学于文淇，通《易》，著《诸家易象别录》、《虞氏易象汇编》、《周易卦象集证》、《周易互体详述》、《周易卦变举要》。

丁晏，字柘堂，江苏山阳人。阮元为漕督，以汉《易》十五家发策，晏条对万余言，精奥为当世冠。道光元年举人。晏以顾炎武云梅颐伪古文雅密非颐所能为，考之《家语后序》及《释文》、《正义》，而断为王肃伪作。盖肃雅才博学，好作伪以难郑君。郑君之学昌明于汉，肃为古文《孔传》以驾其上，后儒误信之。近世惠栋、王鸣盛颇疑肃作而未能畅其旨，特著论申辨之，撰《尚书余论》二卷。又以胡渭《禹贡锥指》能知伪古文，而不能信好古学，踵谬沿讹，自逞意见。后之学者，何所取正？既为正误以匡其失，复采获古文，甄录旧说，砭俗订讹，断以己意。其于发挥经文，无取泥古。引用前人说，各系姓氏于下，辑《禹贡集释》三卷。

生平笃好郑学，于《诗笺》、《礼注》研讨尤深。以毛公之学，得圣贤之正传，其所称道，与周、秦诸子相出入。康成申畅毛《义》，修敬作笺。孔《疏》不能寻绎，误谓破字改毛。援引疏漏，多失郑旨。因博稽互考，证之故书雅记，义若合符，撰《毛郑诗释》四卷。康成《诗谱》，宋欧阳氏补亡，今通志堂刊本讹脱踳驳。爰据《正义》排比重编，撰《郑氏诗谱考正》一卷。以康成兼采《三家诗》，王应麟有《三家诗考》，附刊《玉海》之后，舛谬错出，世无善本。乃搜采原书，校雠是正，撰《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

郑氏注《礼》至精，去古未远，不为凭虚臆说。迄今可考见者，如《仪礼丧服注》，多依马融师说。《士虞记》中月而禫，注二十七月，依《戴礼》丧服变除。《周礼》大司乐鼓鼖，注依许叔重说，与先郑不同。小胥县钟磬，注二八十六枚在一虡，依刘向《五经要义》。小宗伯注五精帝，依刘向《五经通义》。射人注称今儒家，依贾侍中注。《考工记》山以章，注作獐，依马季长注。《礼记檀弓》瓦不成味，注当作沫，依班固《白虎通》。《王制》大绥小绥，注当作，依刘子政《说苑》。《玉藻》元端朝日，郑读为冕，依《大戴礼》朝事义。《祭法》幽宗雩祭，郑读为歆，依许氏《说文》。郑君信而好古，原本先儒，确有依据。凡此释义，补孔之遗阙，皆前人未发之秘。疏通证明，灿若燿火。撰《三礼释注》共八卷，又辑《郑康成年谱》，署其堂曰“六艺”，取康成《六艺论》，以深仰止之思。然晏治经学不掊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其于《易》，述程子之传，撰《周易述传》二卷，于《孝经》，集唐元宗、宋司马光、范祖禹之注，撰《孝经述注》一卷。

尤熟于《通鉴》，故经世优裕。尝与人论钞币，谓轻钱行钞，必有利而无害。论禁洋烟，谓不禁则民日以弱，中国必疲，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畔。且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后悉如其言。在籍时办堤工，司振务，修府城，浚市河，开通文渠中支，均有

功于乡里。咸丰三年，粤匪蔓延大江南、北，督抚檄行府县，练勇积谷为守御计。淮安以晏主其事，旋以事为人所劾，奉旨遣戍黑龙江，缴费免行。十年，捻匪扰淮安北关，晏号召团练，分布要隘，城以获全。十一年，以团练大臣晏端书荐，叙前守城绩，由侍读衔内阁中书加三品衔。

晏少多疾病，迨长读书养气，日益强固。治一书毕，方治他书，手校书籍极多，必彻终始，光绪元年，卒，年八十有二。所著书四十七种，凡一百三十六卷，其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

王筠，字贯山，安邱人。道光元年举人，后官山西乡宁县知县。乡宁在万山中，民朴事简，讼至立判。暇则抱一编不去手。权徐沟，再权曲沃，地号繁剧，二县皆治，然亦未尝废学。

筠少喜篆籀，及长，博涉经史，尤长于《说文》。《说文》之学，世推桂、段两家，尝谓："桂氏专胪古籍，取足达许说而止，不下己意。惟是引据失于限断，且泛及藻缋之词。段氏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又谓："文字之奥，无过形、音、义三端。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后人之识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义，而文字之说备。六书以指事、象形为首，而文字之枢机即在乎此。其字之为事，而作者即据事以审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为物，而作者即据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为此物之形，而后可与仓颉、籀、斯相质于一堂也。今《说文》之词，足从口，木从屮，鸟、鹿足相似从匕，苟非后人所窜乱，则许君之意荒矣。"乃标举分别，疏通证明，著《说文释例》二十卷。《释例》云者，即许书而释其条例，犹杜元凯之于《春秋》也。又以二徐书多涉草略，加以李焘乱其次第，致分别部居之脉络不可推寻。段玉裁既创为通例，而体裁所拘，未能详备。乃采桂、段诸家之说，著《说文句读》三十卷。《句读》云者，用张尔岐《仪礼邓注句读》之名，谓汉人经说率名章句，此书疏解许说，无章可言，故曰《句读》也。

筠治《说文》之学垂三十，年其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又有《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文字蒙求》四卷。他著有《毛诗重言》一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夏小正正义》四卷，《弟子职正音》一卷，《正字略》二卷，《蛾术编》、《禹贡正字》、《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四书说略》。咸丰四年，卒，年七十一。

曾钊，字敏修，南海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官合浦县教谕，调钦州学正。钊笃学好古，读一书必校勘讹字脱文。遇秘本或雇人影写，或怀饼就钞，积七八年，得数万卷。自是研求经义，文字则考之《说文》、《玉篇》，训诂则稽之《方言》、《尔雅》，虽奥晦难通，而因文得义，因义得音，类能以经解，经确有依据。入都时，见武进刘逢禄，逢禄曰："笃学若冕士，吾道东矣！"冕士，钊号也。

仪征阮元督粤，震泽任兆麟见钊所校《字林》，以告元，元惊异，延请课子。后开学海堂，以古学造士，特命钊为学长，奖劝后进。尝因元说日月为易为合朔之辨在朔易，更发明孟喜卦气，引《系辞》悬象莫大乎日月，死魄会于壬癸，日上月下，象《未济》为晦时。元以为足发古义，宜再畅言之，以明孟氏之学，因著《周易虞氏义笺》七卷。他著有《周礼注疏小笺》四卷，又《诗说》二卷，又《诗毛郑异同辨》一卷，《毛诗经文定本小序》一卷，《考异》一卷、《音读》一卷，《虞书命羲和章解》一卷，《论语述解》一卷，《读书杂志》五卷，《面城楼集》十卷。

钊好讲经济之学，二十一年，英人焚掠海疆，以祁<□土贡>还督两粤，番禺举人陆殿邦献议，填大石、猎德、沥滘河道以阻火船。<□土贡>举以问钊，钊言："《易》称设险者，不恃天堑，不藉地利，在人相时设之而已。入省河道三，猎德、沥滘皆浅，由大石至大黄滘，水深数丈。三四月夷船从此入，当先事防之，以固省城。城固，然后由内达外。"<□土贡>甚韪之，委钊相度堵塞形势，钊以大石为第一要区，纠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防务遂密。二十三年，<□土贡>谋修复虎门炮台，钊进《炮台形势议》十条，已而廉洋贼起，<□土贡>以钊习知廉州情形，委钊与军事，海贼投首。咸丰四年，卒于家。

林伯桐，字桐君，番禺人。嘉庆六年举人。生平好为考据之学，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无门户之见。事亲孝，道光六年，试礼部归，父已卒，悲恸不欲生。居丧悉遵古礼，蔬食、不入内者三年。自是不复上公车，一意奉母。与两弟友爱，教授生徒百余人，咸敦内行，勉实学。粤督阮元、邓廷桢皆敬礼之。元延为学海堂学长，廷桢聘课其二子。二十四年，以选授德庆州学正，阅三

年卒于官，年七十。伯桐于诸经无不通，尤深于《毛诗》。谓传笺不同者，大抵毛《义》为长，孔《疏》多以王肃语为毛意，又往往混郑于毛。为《毛诗》学者，当分别观之，庶几不失家法。因考郑《笺》异义，为《毛诗通考》三十卷，又著《毛诗传例》二卷，又缀其碎义琐辞，著《毛诗识小》三十卷，皆极精核。他著有《易象释例》十二卷，《易象雅训》十二卷，《三礼注疏考异》二十卷，《冠昏丧祭仪考》十二卷，《左传风俗》二十卷，《古音劝学》三十卷，《史学蠡测》三十卷，《供冀小言》二卷，《古谚笺》十一卷，《两粤水经注》四卷，《粤风》四卷，《修本堂稿》四卷，《诗文集》二十四卷。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人。幼颖异。年十四，精通乐谱。及长，治汉学，工考证。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昭文县知县。莅事一以宽和慈惠为宗，不忍用鞭扑，狱随至随结。公余即手一编，民间因有“李十五书生”之目。以亏挪落职系狱，数年乃得归。会粤督阮元开学海堂，聘阅课艺，遂留授诸子经。所著《毛诗绀义》二十四卷，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他著有《易刊误》二卷，《文选异义》二卷，《读杜韩笔记》二卷。

柳兴恩，原名兴宗，字宾叔，丹徒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受业于仪征阮元。初治《毛诗》，以毛公师荀卿，荀卿师谷梁，《谷梁春秋》千古绝学，元刻《皇清经解》，《公羊》、《左氏》俱有专家，而《谷梁》缺焉。乃发愤沈思，成《谷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以郑《六艺论》云“谷梁子善于经”，遂专从善经入手，而善经则以属辞比事为据，事与辞则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其书凡例，谓圣经既以春秋定名，而无事犹必举四时之首月。后儒谓日月非经之大例，未为通论。《谷梁》日月之例，泥则难通。比则易见。与其议传而转谓经误，不若信经而并存传说。述《日月例》弟一。谓《春秋》治乱于以然，《礼》乃防乱于未然。谷梁亲受子夏，其中典礼犹与《论语》夏时周冕相表里，述《礼例》弟二。谓《谷梁》之经与《左氏》、《公羊》异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云：“《谷梁》鲁学，《公羊》乃齐学也。”此或由齐、鲁异读，音转而字亦分。述《异文》弟三。谓谷梁亲受子夏，故传中用孔子、孟子说，其他暗合者更多。述《古训》弟四。谓自汉以来，《谷梁》师授鲜有专家，要不得摈诸师说之外。述《师说》弟五。谓汉儒师说之可见者，惟尹更始、刘向二家，然搜获寥寥。其说已亡，而名仅存者，自汉以后并治《三传》者亦收录焉。述《经师》弟六。谓《谷梁》久属孤经，兹于所见载籍之涉《谷梁》者，循次摘录，附以论断，并著本经废兴源流。述《长编》弟七。番禺陈沣尝为《谷梁》笺及条例，未成，后见兴恩书，叹其精博，遂出其说备采，不复作。

他著有周易卦气辅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尚书篇目考》二卷，《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续王应麟诗地考》二卷，《群经异义》四卷，《刘向年谱》二卷，《仪礼释宫考辨》二卷，《史记》、《汉书》、《南齐书校勘记》，《说文解字校勘记》，《宿壹斋诗文集》。光绪六年，卒，年八十有六。

弟荣宗，字翼南。著有《说文引经考异》十六卷。同时为《谷梁》之学者，有南海侯康、海州许桂林、嘉善钟文烝、江都梅毓。侯康自有传。

许桂林，字同叔，海州人。嘉庆二十一年举人。少孤，孝于母及生母，无间言。家贫，不以厚币易远游，日以诂经为事。道光元年，丁内艰，以毁卒，年四十三。桂林于诸经皆有发明，犹笃信《谷梁》之学，著《春秋谷梁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四卷。其书有引《公羊》而互证者，有驳《公羊》而专主者。阳湖孙星衍尝以条理精密、论辨明允许之。又著《易确》二十卷，大旨以《乾》为主，谓全《易》皆《乾》所生，博观约取，于《易》义实有发明。别有《毛诗后笺》八卷，《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六卷，《汉世别本礼记长义》四卷，《大学中庸讲义》二卷，《四书因论》二卷。尝以其余力治六书、九数，著《许氏说音》十二卷，以配《说文》。又著《说文后解》十卷。又以岐伯言“地，大气举之”。气外无壳，其气将散；气外有壳，此壳何依？思得一说以补所未及。盖天实一气，而其根在北，北极是也。北极不当为天枢，而当为气母。因采集《宣夜》遗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三卷。又以算家以简为贵，乃取《钦定数理精蕴》，撮其切于日用者，著《算牖》四卷。生平所著书四十余种，凡百数十卷。甘泉罗士琳从之游，后以西算名世。

钟文烝，字子勤，嘉善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候选知县。于学无所不通，而其全力尤在《春秋》。因沈潜反覆三十余年，成《谷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其书网罗众家，折衷一是。其未经人道者，自比于梅鷟之辨伪书、陈第之谈古韵，略引其绪，以待后贤。文烝兼究宋、元诸儒书，书中若

释禘祫、祖祢谥法以及心志不通、仁不胜道以道、受命等，皆能提要挈纲，实事求是。又著《论语序详正》一卷。卒，年六十。

梅毓，字延祖，江都人。同治九年举人，候选教谕。著有《谷梁正义长编》一卷。

陈澧，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澧九岁能文，复问诗学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初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周礼》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声，《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之俗乐有七声而无十二律，有七调而无十二宫，有工尺字谱而不知宫、商、角、徵、羽。惧古乐之遂绝，乃考古今声律为一书。"又《切韵考》六卷，《外篇》三卷，谓："孙叔然、陆法言之学存于《广韵》，宜明其法，而不惑于沙门之说。"又《汉志水道图说》七卷，谓地理之学，当自水道始，知汉水道则可考汉郡县。

其于汉学、宋学能会其通，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著《汉儒通义》七卷。晚年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

其教人不自立说，尝取顾炎武论学之语而申之，谓："博学于文，当先习一艺。《韩诗外传》'曰好一则博'，多好则杂也，非博也。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皆学也，而当以经为主，尤当以行己有耻为主。"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至老，主讲菊坡精舍，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成就甚众。光绪七年，粤督张树声、巡抚裕宽以南海朱次琦与澧皆耆年硕德，奏请褒异，给五品卿衔。八年，卒，年七十三。

他著有《说文声表》十七卷，《水经注提纲》四十卷，《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卷，《三统术详说》三卷，《弧三角平视法》一卷，《琴律谱》一卷，《申范》一卷，《摹印述》一卷，《东塾集》六卷。

侯康，字君谟，亦番禺人。道光十五年举人。少孤，事母孝。家贫，欲买书，母称贷得钱。买《十七史》，读之，卷帙皆敝，遂通史学。及长，精研注疏，湛深经术，与同里陈澧交最久。尝谓："《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者《左经》也，《经》十一卷者《公》、《谷经》也。今以《三传》参校之，大要《古经》为优。《谷梁》出最先，其误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误滋甚。"乃取其义意可寻者疏通证明之，著《春秋古经说》二卷。又治《谷梁》以证《三礼》，以《公羊》杂出众师，时多偏驳，排诋独多。著《谷梁礼证》，未完帙，仅成二卷。又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注史，尝曰："注古史与近史异，注近史者，群书大备，注古史者，遗籍罕存。当日为唾弃之余，今日皆见闻之助，宜过而存之。"因为《后汉书补注续》一卷，《三国志补注》一卷，《后汉》称续者，以有惠栋注，《三国志》杭世骏注未完善，故不称续也。又补《后汉》、《三国艺文志》，各成经、史、子四卷，余未成。又考汉、魏、六朝礼仪，贯串《三礼》，著书数十篇，澧尝叹以为精深浩博。十七年，卒，年四十。

弟度，字子琴。与康同榜举人，以大挑知县分发广西，署河池州知州。广西贼起，度伐木为栅，因山势联络，坚固可守。贼退，以病告归，至家遂卒，年五十七。度洽熟经传，尤长《礼》学，时称"二侯"。嘉兴钱仪吉尝称其研核传注，剖析异同。如辨懿伯、惠伯之为父子，三老、五更之为一人。证明郑义，皆有据依。所著书为夷寇所焚，其说经文，刻《学海堂集》中。

桂文灿，字子白，文耀之弟。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同治二年正月，应诏陈言曰："严甄别以清仕途，曰设幕职以重考成，曰分三途以励科甲，曰裁孱弱以节糜费，曰铸银钱以资利用。若津帖京员，制造输船，海运滇铜，先后允行。光绪九年，选湖北郧县知县，善治狱，以积劳卒于任。文灿守阮元遗言，谓："周公尚文，范之以礼，尼山论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约礼，明辨而不能笃行，非圣人之学也。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因著《朱子述郑录》二卷，他著《四书集注笺》四卷，《毛诗释地》六卷，《周礼通释》六卷，《经学博采录》十二卷。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十七年举人，以大挑二等选荔波县训导。咸丰五年，叛苗犯荔波，知县蒋嘉谷病，珍率兵拒战，卒完其城。苗退，告归。同治二年，大学士祁寯藻荐于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卒不出。三年，卒，年五十九。

珍初受知于歙县程恩泽，乃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方是时，海内之士，崇尚考据，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复从莫与俦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巨儒宗旨。于经最深《三礼》，谓："小学有三：曰形，曰声，曰义。形则三代文体之正，具在《说文》。若《历代钟鼎款识》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奇字，既不尽可识，亦多伪造，不合六书，不可以为常也。声则昆山雇氏《音学五书》，推证古音，信而有征，昭若发蒙，诚百世不祧之祖。义则凡字书、韵书、训诂之书，浩如烟海，而欲通经训，莫详于段玉裁《说文注》，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疏》及王念孙《广雅疏证》。贯串博衍，超越前古，是皆人学全体用。"

其读《礼经》，恒苦乾、嘉以还积渐生弊，号宗高密，又多出新义，未见有胜，说愈繁而事愈芜。故言《三礼》，墨守司农，不敢苟有出入。至于诸经，率依古注为多。又以余力旁通子史，类能提要钩玄。《仪礼》十七篇皆有发明，半未脱稿，所成《仪礼私笺》，仅有《士昏》、《公食》、《大夫丧服》、《士丧四篇》，凡八卷，而《丧服》一篇，反覆寻绎，用力尤深。又以《周礼考工记》轮舆，郑《注》精微，自贾《疏》以来，不得正解。说者日益支蔓，成《轮舆私笺》三卷。尤长《说文》之学，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皆见称于时。他著有《鸟氏图说》、《深衣考》、《汗简笺正》、《说隶》等书。又有《巢经巢经说》、《诗钞》、《文钞》，《明鹿忠节公无欲齐诗注》。

邹汉勋，字叔绩，新化人。父文苏，岁贡生，以古学教授乡里，辟学舍曰古经堂，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宗朱子。汉勋通《左氏》义，佐伯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又佐仲兄汉潢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靡不研究。同县邓显鹤深异之，与修《宝庆府志》。又至黔中修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郡志。咸丰元年，举于乡。访魏源于高邮，同撰《尧典释天》一卷。会粤贼陷江宁，汉勋以援、堵、守三策上书曾国藩，谓不援江西、堵广西，湖南亦不能守。国藩用其言，命偕江忠淑率楚勇千人援南昌，围解，叙劳以知县用。既，从江忠源于庐州，守大西门，贼为隧道三攻之，城坍数丈，贼将登陴，汉勋击却之。坚守三十七日，地雷复发，城陷。汉勋坐城楼上，命酒自酌，持剑大呼杀贼。贼至，与格斗，手刃数人，力竭死之，年四十九，赠道衔。

所著《读书偶识》三十六卷，自言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前之事证，方敢从。以汉人去古未远，诸经注皆有师承，故推阐汉学，不遗余力。尤深音均之学，初著《广韵表》十卷，晚为《五均论》，说尤精粹，时以江、戴目之。生平于《易》、《诗》、《礼》、《春秋》、《论语》、《说文》、《水经》皆有撰述。凡二十余种，合二百余卷。同治二年，土匪焚其居，燔焉。今存者《读书偶识仅》八卷，《五均论》二卷，《颛顼历考》二卷，《教艺斋文》三卷、《诗》一卷，《红崖石刻释文》一卷。《南高平物产记》二卷。

王崧，字乐山，浪穹人。嘉庆四年进士，山西武张乡县知县，崧学问淹通，仪征阮元总督云、贵，延崧主修《通志》，著有《说纬》六卷。

刘宝楠，字楚桢，宝应人。父履恂，字迪九，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国子监典簿，著有《秋槎札记》。

宝楠生五岁而孤，母氏乔教育以成。始宝楠从父台拱汉学精深，宝楠请业于台拱，以学行闻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征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道光二十年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文安地称洼下，堤堰不修，遇伏，秋水盛涨，辄为民害。宝楠周履堤防，询知疾苦，爰检旧册，依例督旗屯及民同修，而旗屯恒怙势相观望，宝楠执法不阿，功遂济。再补元氏，会岁旱，县西北境蝗，袤延二十余里。宝楠祷东郊蜡祠，蝗争投坑井，或抱禾死，岁则大熟。咸丰元年，调三河，值东省兵过境。故事，兵车皆出里下。宝楠谓兵多差重，非民所堪，雇车应差，给以民价，民得不扰。

宝楠在官十六年，衣冠朴素如诸生时。勤于听讼，官文安日，审结积案千四百余事。鸡初鸣，坐堂皇，两造具备，当时研鞫。事无巨细，均如其意结案，悖者照例治罪。凡涉亲故族属讼者，谕以睦姻，概令解释。讼狱既简，吏多去籍归耕，远近翕然，著循良称。咸丰五年，卒，年六十五。

宝楠于经，初治毛氏《诗》、郑氏《礼》，后与刘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泾包慎言、丹徒柳兴恩、

句容陈立约各治一经。宝楠发策得《论语》，病皇、邢《疏》芜陋，乃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焦循《孟子正》义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因官事繁，未卒业，命子恭冕续成之。他著有《释谷》四卷，于豆、麦、麻三种多补正程氏《九谷考》之说。《汉石例》六卷，于碑志体例考证详博。《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

恭冕，字叔俛。光绪五年举人。守家学，通经训，入安徽学，政朱兰幕，为校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移补百数十事。后主讲湖北经心书院，敦品饬行，崇尚朴学。幼习《毛诗》，晚年治《公羊春秋》，发明“新周”之义，辟何劭公之谬说，同时通儒皆韪之。卒，年六十。著有《论语正义补》，《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

龙启瑞，字翰臣，临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充广东乡试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侍讲升用。七月，简湖北学政，著《经籍举要》一书，以示学者。又以学政之职有三要：一曰防弊，二曰厉实学，三曰正人心风俗。三十年，丁父优回籍。咸丰元年六月，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办广西团练，以启瑞总其事。二年七月，省城围解，以守城出力。以侍讲学士升用。六年四月，授通政司副使。十一月，简江西学政。七年三月，迁江西布政使。八年九月，卒于官。

启瑞切靡经义，尤讲求音韵之学，贯穿于顾、江、段、王、孔、张、刘江诸家之书，而《著古韵通说》二十卷。以为论古韵者，自顾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后过于密，江氏酌中，亦未为尽善。阳湖张氏分二十一部，言：“凡言古韵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广。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脉络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韵可通，亦不至因各韵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启瑞服膺是言，故其集古韵也，意主于严，而其为通说也，则较之顾氏而尚觉其宽。不拘成说，不执私见，参之古书，以求其是而已。其论本音、论通韵、论转音，皆确有据依，而以论通说总之，故以名其全书焉。他著有《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

苗夔，字仙籁，肃宁人。幼即嗜六书形声之学，读许氏《说文》，若有夙悟。已，又得顾炎武《音学五书》，慕之弥笃。曰：“吾守此终身矣！”举道光十一年优贡生，高邮王念孙父子礼先于夔，由是誉望日隆。夔以为许叔重遗书多有为后人妄删或附益者，乃订正《说文》八百余字，为《说文声订》二卷。顾氏音学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纲已具，然犹病其太密，而戈、麻既杂西音，不应别立一部。于是并耕、清、青、蒸、登于东、冬，并戈、麻于支、齐，定以七部，隐括群经之韵。字以声从，韵以部分，为《说文声读表》七卷。《诗》自《毛传》、郑《笺》而后，主义理者多，主声均者少，虽有陆元朗《诗经音义》，亦不能专主古音，然古音时有未尽改者。夔治《毛诗》，尤精于谐声之学，尝以齐、鲁韩三家证毛，而又以许沈长之声读参错其间，采太平戚氏之《汉学谐声》、《诗经正读》，无锡安氏之《均征》，为《毛诗均订》十卷。咸丰丁巳五月，卒，年七十有五。

庞大坤，字子方，常熟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究心音韵之学，尝谓顾、江、戴、段、孔、王诸家分部互有出入者，以入声配隶无准耳。入声有正纽、反纽、今韵多从正纽，古韵多从反纽，阳奇阴偶，两两相配，一从陆氏《法言》所定为正纽，一从顾、江、戴、王所定为反纽。其转音之法有五：一正转，同部者是也，一递转，同音者是也，一旁转，相比及相生者是也，一双声，同母者是也。又谓欲明古音，必先究唐韵，乃可定其分合，为《唐韵辑略》五卷、《备考》一卷，《形声辑略》一卷、《备考》一卷，《古音辑略》二卷、《备考》一卷，《等韵辑略》三卷。他著有《易例辑略》五卷。

陈立，字卓人，句容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二十四年，补应殿试，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刑部主事，升郎中。授云南曲靖府知府。请训时，文宗有“为人清慎”之褒，时以道梗不克之任。少客扬州，师江都梅植之，受诗、古文辞，师江都凌曙、仪征刘文淇，受《公羊春秋》、许氏《说文》、郑氏《礼》，而于《公羊》致力尤深。

文淇尝谓汉儒之学，经唐人作疏，其义益晦。徐彦之疏《公羊》，空言无当。近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立乃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古义及国朝

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择精语详。草创三十年，长编甫具。南归后，乃整齐排比，融会贯通，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

初治《公羊》也，因及汉儒说经师法，谓莫备于《白虎通》。先为疏证，以条举旧闻、畅隐扶微为主，而不事辨驳，成《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幼受《尔雅》，因取唐人《五经正义》中所引犍为舍人、樊光、刘歆、孙炎五家悉甄录之。谓郭注中精言妙谛，大率胎此。附以郭音义及顾、沈、施、谢诸家切释，成《尔雅旧注》二卷。

又以古韵之学敝蚀已久，而声音之原，起于文字，《说文》谐声，即韵母也。因推广归安姚氏《说文声系》之例，刺取许书中谐声之文，部分而缀叙之。以象形、指事、会意为母，以谐声为子，其子之所谐，又即各缀于子下。其分部则兼取顾、江、戴、孔、王、段、刘、许诸家，精研而审核之，订为二十部，成《说文谐声孳生述》三卷。其文渊雅典硕，大抵考订服制典礼及声音训诂为多，成《句溪杂著》六卷卒，年六十一。

陈奂，字硕甫，长洲人。诸生。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奂始从吴江沅治古学，金坛段玉裁寓吴，与沅祖声善。尝曰："我作《六书音韵表》，惟江氏祖孙知之，余鲜有知者。"奂尽一昼夜探其梗概。沅尝假玉裁《经韵楼集》，奂窃视之，加朱墨。后玉裁见之，称其学识出孔、贾上，由是奂受学玉裁。高邮王念孙既子引之、栖霞郝懿行、绩溪胡培翚、泾胡承珙、临海金鹗，咸与缔交。

奂尝言大毛公诂训传言简意该，遂殚精竭虑，专攻《毛传》。以《毛传》一切礼数名物，自汉以来无人称引，韬晦不彰，乃博征古书，发明其义。大抵用西汉以前旧说，而与东汉人说诗者不苟同。又以毛氏之学，源出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郑仲师、许叔重两家，故于《周礼注》、《说文解字》多所取说，著《诗毛氏传疏》三十卷。又以疏中称引，博广难明，更举条例，立表示图，为《毛诗说》一卷。准以古音，依四始为《毛诗音》四卷。仿《尔雅》例，编《毛传》为《义类》十九篇一卷。以郑多本三家诗，与毛异，为《郑氏笺考征》一卷，又有《诗语助义》三十卷。《公羊逸礼考征》一卷，《师友渊源记》一卷，《禘郊或问》，《宋本集韵校勘记》，各若干卷。

其论《尚书大传》与《毛传》同条共贯，论《春秋》之学，从《公羊》以知例，治《谷梁》以明礼。《谷梁》文句极简，必得治礼数十年而后可明其要义。论《释名》与《毛传》、《说文》多不合，然可以讨汉、宋说经家之沿流。其论丁度《集韵》云："《集韵》总字，具见《类篇》，先以《类篇》校《集韵》，再参之《释文》、《说文》、《玉篇》、《广韵》、《博雅》，则校雠之功过半矣。"又云："陆氏《释文》宋本，当于《集韵》求之。今《尚书释文》，经开宝中陈鄂等删改之本，《集韵》则未经删改者也。"于子书中尤好《管子》，尝令其弟子元和丁士涵为《管子案》四卷。

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同郡管庆祺、丁士涵、马钊、费锷、德清戴望，其尤著也。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

金鹗，字诚斋，临海人。优贡生。博闻强识，邃精《三礼》之学。受知于山阳汪廷珍，与析难辨论，成《礼说》二卷。嘉庆二十四年，卒于京邸。所著《求古录》一书，取宫室、衣服、郊祀、井田之类，贯串汉、唐诸儒之说，条考而详辨之。鹗又尝辑《论语乡党注》，厘正旧说，颇得意解。卒后稿全佚，陈奂求得之，厘为《求古录礼说》十五卷，《乡党正义》一卷。

黄式三，字薇香，定海人。岁贡一生。事亲孝，尝赴乡试，母丧暴疾卒于家，驰归恸绝。父老且病，卧床第数年，衣食馓洗，必躬亲之。比殁，持丧以礼，誓不再应乡试。于学不立门户，博综群经，治《易》治《春秋》，而尤长《三礼》。论禘郊宗庙，谨守郑学。论封域、井田、兵赋、学校、明堂、宗法诸制，有大疑义，必厘正之。其《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尝著《论语后案》二十卷，自为之序。他著有《书启幪》四卷，《诗丛说》一卷，《诗序说通》二卷，《诗传笺考》二卷，《春秋释》二卷，《周季编略》九卷，《儆居集经说》四卷，《史说》四卷。同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子以周，从子以恭，俱能传其学。

以周，本名元同，后改今名，以元同为字。同治九年优贡。旋举于乡，大挑以教职用，补分水县训导。以学臣奏加中书衔，以教授升用，旋选处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遂不就。以周笃守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于郑、朱，何

论孔、孟？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顾氏尝云：“经学即是理学。”乃体顾氏之训，上追孔、孟之遗言，于《易》、《诗》、《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礼》尤为宗主。所著《礼书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礼制备焉。又以孟子学孔子，由博反约，而未尝亲炙孔圣。其间有子思子，综七十子之前闻，承孔圣以启孟子，乃著《子思子辑解》七卷。而举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及所明仁义为利之说，谓其传授之大恉，是深信博文约礼之经学，为行义之正轨，而求孟子学孔圣之师承，以子思为枢轴。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数年，《子思子辑解》成，斯无憾！”既，书成而疾瘥，更号哉生。江苏学政黄体芳建南菁讲舍于江阴，延之主讲。以周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宗源瀚建辨志精舍于宁波，请以周定其名义规制，而专课经学，著录弟子千余人。卒，年七十有二。

以恭，字质庭。光绪元年举人。著有《尚书启蒙疏》二十八卷，《读诗管见》十二卷。

俞樾，字荫甫，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咸丰二年，散馆授编修。五年，简放河南学政，奏请以郑公孙侨从祀文庙，圣兄孟皮配享崇德祠，并邀俞允。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试题割裂罢职。樾归后，侨居苏州，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各书院，而主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最久。课士一依阮元成法，游其门者，若戴望、黄以周、朱一新、施补华、王诒寿、冯一梅、吴庆坻、吴承志、袁昶等，咸有声于时。东南遭赭寇之乱，典籍荡然，樾总办浙江书局，建议江、浙、扬、鄂四书局分刻《二十四史》，又于浙局精刻子书二十二种，海内称为善本。

生平专意著述，先后著书，卷帙繁富，而《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尤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其治经以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为尤要。王氏父子所著《经义述闻》，用汉儒“读为”、“读曰”之例者居半，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因著《群经平议》，以附《述闻》之后。其《诸子平议》，则仿王氏《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所得视《群经》为多。又取《九经》、诸子举例八十有八，每一条各举数事以见例，使读者习知其例，有所据依，为读古书一助。

樾于诸经皆有纂述，而《易》学为深，所著《易贯》，专发明圣人观象繫辞之义。《玩易》五篇，则自出新意，不拘泥先儒之说。复作《良宦易说》，《卦气值日考》、《续考》，《邵易补原》，《易穷通变化论》，《互体方位说》，皆足证一家之学。晚年所著《茶香室经说》，义多精确。古文不拘宗派，渊然有经籍之光。所作诗，温和典雅，近白居易。工篆、隶。同时如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尚书彭玉麟、徐树铭、潘祖荫，咸倾心纳交。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

樾湛深经学，律己尤严，笃天性，尚廉直，布衣蔬食，海内翕然称曲园先生。光绪二十八年，乡举重逢，诏复原官，重赴鹿鸣筵宴。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著有《群经平议》三十五卷，《诸子平议》三十五卷及《第一楼丛书》，《曲园杂纂》，《俞楼杂纂》，《宾萌集》，《春在堂杂文》、《诗编》、《词录》、《随笔》，《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丛钞》、《经说》，其余杂著，称《春在堂全书》。

同时以耆年笃学主讲席者，则有南汇张文虎。文虎，字啸山。诸生，尝读元和惠氏、歙江氏、休宁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本，则取汉、唐、宋注疏经说，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语言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旁及子史，莫不考其源流同异。精天算，尤长校勘。同治五年，两江书局开，文虎为《校史记三注》，成《札记》五卷，最称精善。卒，年七十有一。著有《舒艺室遗书》。

王闿运，字壬秋，湘潭人。咸丰三年举人。幼好学，质鲁日诵不能及百言。发愤自责，勉强而行之。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于是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遂通诸经。潜心著述，尤肆力于文。溯庄、列，探贾、董其骈俪则揖颜、庾，诗歌则抗阮、左。记事之体，一取裁于龙门。

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阐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尝曰：“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有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

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又尝慨然自叹曰：“我非文人，乃学人也！”

学成出游，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咨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已而参曾国藩幕，胡林翼、彭玉麟等皆加敬礼。闿运自负奇才，所如多不合，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唯出所学以教后进。四川总督丁宝桢聘主尊经书院，待以宾师之礼，成材甚众。归为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山长。江西巡抚夏时延为高等学堂总教。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蓂上其学行，特授检讨。乡试重逢。加侍读。闿连晚睹世变，与人无忤，以唯阿自容。人民国。尝一领史馆，遂归。丙辰年，卒，年八十有五。

所著书以经学为多，其已刊者有《周易说》十一卷，《尚书义》三十卷，《尚书大传》七卷，《诗经补笺》二十卷，《礼记笺》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谷梁传笺》十卷。《周官笺》六卷，《论语注》二卷，《尔雅集解》十六卷，又《墨子》、《庄子》、《谷冠子义解》十一卷，《湘军志》十六卷，《湘绮楼诗文集》及《日记》等。子女并能通经，传其家学。次子代丰，早世，著有《公羊例表》。

王先谦，字益吾，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元年，大考二等，擢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历上疏言言路防弊，请筹东三省防务，并劾云南巡抚徐之铭。六年，晋国子监祭酒。八年，丁优归，服阕，仍故官。疏请三海停工。出为江苏学政。十四年，以太监李莲英招摇，疏请惩戒。略言：“宦寺之患，自古为昭，本朝法制森严，从无太监揽权害事，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禀前谟，毫不宽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秉性奸回，肆无忌惮。其平日秽声劣迹，不敢形及奏牍。惟思太监等给使宫禁，得以日近天颜，或因奔走微长，偶邀宸顾，度亦事理所有。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大肆招摇，致太监篦小李之名，倾动中外，惊骇物听，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易曰‘履霜坚冰’渐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维。今宵小横行，已有端兆。若不严加惩办，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疏上不报。

先谦历典云南、江西、浙江乡试，搜罗人才，不遗余力。既莅江苏，先奏设书局，仿阮元《皇清经解》例，刊刻《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卷。南菁书院创于黄体芳，先谦广筹经费，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诱掖奖劝，成就人材甚多。开缺还家，历主思贤讲舍，岳麓、城南两书院，其培植人才，与前无异。三十三年，总督陈夔龙、巡抚岑春蓂奏以所著书进呈，赏内阁学士衔。宣统二年，长沙饥民閧围抚署，卫兵开枪击毙数人，民情愈愤，匪徒乘之放火烧署。省城绅士电请易巡抚，以先谦名首列，先谦不知也。总督瑞澂奏参，部议降五级。同乡京官胡祖荫等以冤抑呈递都察院，亦不报。国变后，改名逊，迁居乡间，越六年卒。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三家诗集义疏》二十八卷，《汉书补注》一百卷，《荀子集解》二十卷，《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外国通鉴》三十卷，《虚受堂诗文集》三十六卷等。

孙诒让，字仲容，瑞安人。父衣言，自有传。诒让，同治六年举人，官刑部主事。初读《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渐窥通儒治经、史、小学家法。谓古子、群经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仇之羼改，匡违捃佚，必有谊据，先成《札迻》十二卷。

又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以为：“有清经术昌明，于诸经均有新疏，周礼以周公致太平之书，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盖通经皆实事、实字，天地、山川之大，城郭、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酒浆、醯醢之细，郑《注》简奥，贾《疏》疏略。读者难于深究，而通之于治，尤多谬盭。刘歆、苏绰之于新、周，王安石之于宋，胶柱锲舟，一溃不振，遂为此经诟病。诒让乃于《尔雅》、《说文》正其训诂，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覃廿载，稿草屡易。遂博采汉、唐以来迄乾、嘉诸经儒旧说，参互译证，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其于古制，疏通证明，较之旧疏，实为淹贯。而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凡所发正数十百事，匪敢坏‘疏不破注’家法，于康成不曲从杜、郑之意，实亦无諐。而以国家之富强，从政教入，则无论新旧学均可折衷于是书。”

识者韪之。

光绪癸卯，以经济特科征，不应。宣统元年，礼制馆征，亦不就。未几卒，年六十二，所著又有《墨子间诂》十五卷，《目录附录》二卷，《后语》二卷，精深闳博，一时推为绝诣。《古籀拾遗》三卷，《逸周书校补》四卷，《九旗古义述》一卷。

郑杲，字东甫，迁安人。父鸣冈，为即墨令，卒于官。贫不能归，因家焉。杲事母孝。光绪五年。举山东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肆力于学，以读经为正课，旁及朝章国故，矻矻终日，视仕进泊如也。尝谓："治经在信古传，经者渊海，传其航也。汉氏诸儒，主乎此者不能通乎彼，唐、宋而降，能观其通矣，乃举古说而悉排之，惟断以己意。若是者，皆非善治经者也。"杲以母忧归，主讲泺源书院。服阕，迁员外。时朝政维新，两宫已积疑衅，杲独惓惓言天子当竭诚以尽孝道。具疏草，莫敢为言者。二十六年夏，荧惑入南斗，复上书请修省，不报。未几，卒。

杲之学深于《春秋》，其言曰："左氏明鲁史旧章，二传则孔、孟推广新意，口授传指。《公羊》明鲁道者也，《谷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则备载当时行用之道。当时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鲁道者，为人子孙，道在法其祖也。《谷梁》则损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圣人蹶起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为说兼综《三传》，而尤致严于事天、事君、事亲之辨。谓："《春秋》首致谨于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正月谨始也，必能为父之子，然后能为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由其有天、君、父之命也。春者天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将以备责三正，而单举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亲为始也。"凡杲所论著如此。

与杲是时者，有宋书升，字晋之，潍县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里居十年，殚心经术。《易》、《书》、《诗》均有撰述，尤精推步之学。法伟堂，字小山，胶州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青州府教授，精研音韵之学，考订《陆德明经典释文》，多前人所未发。

清史稿卷四八三　列传第二七〇

孔荫植，字封寰，孔子六十五代孙，世居曲阜。明天启初，袭封衍圣公。清顺治元年，世祖定鼎京师，山东巡抚方大猷疏言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下礼部议，衍圣公爵及其官属，悉循明旧制。荫植朝京师，遣官迎劳。入朝，班列大学士上，赐宴，恩礼有加。四年，卒，遣山东布政使致祭。子兴燮袭。

兴燮，字起吕。时年十三，生母陶抚以成立。稍长，事母甚孝，凝重有器识。饬庙庭，修礼乐，诸废悉举。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六年，卒。子毓圻袭。

毓圻，字钟在。方幼，年十一朝京师。圣祖召见瀛台，礼度如成人，奏对称旨。越二年，上幸学，召毓圻陪祀，皇太后召入见，赐坐，问家世，具以对，赐茶及克食。辞出，命内臣送至宫门外，传谕从官善辅翼之。上御殿，毓圻从诸大臣朝参，及退，命自御道行，逡巡辞，上敦谕之，乃趋出。加太子少师。二十三年，上东巡，释奠孔子庙，留曲柄黄盖。谒林，周览遗迹，每事问，毓圻谨以对。因请扩林地，置守卫，除租赋，设百户，官秩视卫守备，皆许之。毓圻辑《幸鲁盛典》以进，复奏请重修孔子庙，白巡抚及河道总督，免县人河工应役。雍正元年，世宗命追封先圣五代王爵。十月，毓圻诣阙谢，疾作，上命医诊视，赐参饵。十一月，卒于京师，上遣内大臣奠茶酒。丧归，命皇三子及庄亲王允禄临奠，行人护行，赐葬，谥恭慤。毓圻工书，爱兰，自号曰兰堂。子传铎袭。

传铎，字振路。康熙间赐二品冠服，袭爵后一年，世宗幸学，召传铎陪祀。传铎老，病足，命其子继溥代行礼。六月，孔子庙灾，传铎用明弘治间故事，率族人素服三日哭，疏引咎，上遣侍郎王景曾祭告，并传旨慰问。寻发帑重建，命侍郎留保会巡抚岳浚、前巡抚陈世倌庀工役，而以传铎董其事。诏询传铎，有当增设者言无隐。因请增设乐器库直房，上许之。八年，庙成。九年，上命修孔林，仍与世倌监理，疾作乞休，上允之。子继濩前卒，命以孙广袭。十年，孔林工竟，复开馆辑《阙里盛典》。十三年，卒，赐祭葬。传铎工诗词，有集。

广启，字京立。雍正初，授二品冠服，袭爵。以孔林工竟，率族人诣阙谢。上御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入对，命坐赐茶，谕曰："汝为先圣后，当存圣贤心，行圣贤事，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

汝年方少，尤宜勤学读书，敦品励行，与汝族人相劝戒，相砥厉，为端人正士。”广启顿首谢。赐松花江石砚及锦币，赐宴，遣归，十三年，世宗崩，入临。高宗复召入对，以覃恩赠父继濩如其爵。乾隆三年，上幸学，召广启陪祀。献《亲耕耤田颂》、《视学大礼庆成赋》。四年，朝京师，祝上万寿。会举经筵，令侍班。因奏请著为令。六年，疏劾曲阜知县毓琚不职，毓琚亦讦广启居乡不法，下巡抚按治，上原广启而谴毓琚。八年，卒。子昭焕袭。

昭焕，字显明。十三年正月，上东巡，释奠孔子庙，御诗礼堂。昭焕方幼，命其族人举人继汾等进讲。是日并谒林，还，复留曲柄黄盖。赐昭焕宴，赍书籍、文绮、貂币，官继汾中书，族人有官者皆进秩。亲制《孔子庙碑》，勒石大成门外。二十一年，昭焕疏言：“皇庄户丁蒙恩免役，历来地方官额外杂派，每事调剂非易，请酌留五十户，余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应役。”上谕曰：“昭焕疏言皇庄，此必沿前代旧习，然亦止应称官庄。子不云乎：‘甚矣由之行诈，无臣而为有臣。’昭焕可谓不能读其祖书矣。此时丁银已停征，地方官安得更令百姓应役？且取役何事？若为朕东巡修道，则皆发帑雇役，初未累百姓。朕展谒先师，衍圣公督令庙户除道清产，理所应尔，岂当转庇庙户，并发帑雇役亦不肯应耶？”下吏议，当夺爵，上命宽之，以昭焕年少，归咎继汾及其兄继涑，皆谴黜。三月，上东巡，释奠孔子庙，谒林。二十二年，上奉皇太后东巡释尊。三十六年，复东巡释奠。既还京师，出内府所藏周铜器木鼎、亚尊、牺尊、、伯彝、册卣、蟠夔敦、宝簋、夔凤豆、饕餮甗、四足鬲，凡十事，置庙庭。四十一年，两金川平，三月，复奉皇太后东巡释奠，告成功。次日，谒林。四十八年，昭焕卒，子宪培袭。

宪培，字养元。乾隆五十九年，卒。子庆镕袭。

庆镕，字陶甫。道光二十一年，卒。子繁灏袭。

繁灏，字文渊。同治二年，卒，谥端恪。子祥珂袭。

祥珂，字靓堂，光绪三年，卒，谥庄慤。子令贻袭。

令贻，字谷孙。国变后，袭爵，奉祀如故。

当唐末五季，以文宣公兼曲阜令。宋用孔氏支子，明至清初因之。自毓琚与广启互讦坐罢官，廷议以衍圣公咨送易涉私，孔氏子领乡县，所隶皆亲属，审断亦未能悉公，拟更前例。御史卫廷璞疏言宜仍旧贯，鸿胪寺卿林令旭又请以衢州孔氏子孙为曲阜知县，下廷臣议，用廷璞言，仍令衍圣公咨送，巡抚考试题补。后十余年，巡抚白钟山奏请改题缺。上谕曰：“阙里毓圣之乡，唐、宋以来，率以圣裔领县事。大宗王鬯，爵列上公。而知县以民事为职，奉法令，则以裁制伤恩。厚族党，则以偏私废事：非古易地而官之道，当如钟山议。仍别设世袭六品官，选孔氏子充补。”

明制，五经博士，孔氏南宗一人，奉衢州孔子庙祀。北宗一人，奉述圣祀。颜氏复圣后，曾氏宗圣后，孟氏亚圣后，仲氏子政后，各一人。道州周氏元公后，江宁、嵩县程氏皆正公后，洛阳邵氏康节后，建安、婺源朱氏皆文公后，各一人。清因之。又增设咸阳姬氏文公后，曲阜东野氏周公后，济宁闵氏子骞后，浚县端木氏子贡后，常熟言氏子游后，钜野卜氏子夏后，萧县颛孙氏子张后，菏泽、肥城两冉氏伯牛、仲弓后，肥城有氏有子后，邹平伏氏伏生后。孟县韩氏文公后，鄠县张氏明公后，各一人。而程氏改纯公后一人。又崇关侯祀事，亦录其后，洛阳、解州、江陵各一人。《明史》衍圣公附《儒林传》后，今仿其例，并五经博士有增设者亦附焉。

清史稿卷四八四　列传第二七一

文苑一

魏禧兄际瑞　弟礼　礼子世效　世俨　李腾蛟

王猷定　陈宏绪　徐士溥　欧阳斌元申涵光

张盖　殷岳　吴嘉纪　徐波　钱谦益

龚鼎孳　吴伟业　曹溶　宋琬　严沆

施闰章　高咏　邓汉仪　王士禄　弟士祜

田雯　曹贞吉　颜光敏　王苹　张笃庆　徐夜

陈恭尹屈大均　梁佩兰　程可则　方殿元
吴文炜　王隼冯班宗元鼎　刘体仁　吴殳
顾我锜　彭孙遹　朱彝尊　李良年
乔莱　汪楫　汪懋麟　陆菜　兄子奎勋
黄任　郑方坤　黄与坚　王昊　顾湄
书诚　永＜□奎心＞　裕瑞赵执信叶燮　冯廷櫆
黄仪郑元庆查慎行弟嗣琛　查升
何焯陈景云　景云子黄中戴名世

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论者至欲特立“清学”之名，而文学并重，亦足于汉、唐、宋、明以外别树一宗，呜呼盛已！明末文衰甚矣！清运既兴，文气亦随之而一振。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而魏、侯、申、吴，山林遗逸，隐与推移，亦开风气之先。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圣主贤臣，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任。师儒崛起，尤盛一时。自王、朱以及方、恽，各擅其胜。文运盛衰，实通世运。此当举其全体，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转失之隘，岂定论哉？道、咸多故，文体日变。龚、魏之徒，乘时立说。同治中兴，文风又起。曾国藩立言有体，济以德功，实集其大成。光、宣以后，支离庞杂，不足言文久矣。兹为文苑传，但取诗文有名能自成家者，汇为一编，以著有清一代文学之盛。派别异同，皆置勿论。其已见大臣及儒林各传者，则不复著焉。

魏禧，字冰叔，宁都人。父兆凤，诸生。明亡，号哭不食，剪发为头陀，隐居翠微峰。是冬，筮《离》之《乾》，遂名其堂为易堂。旋卒。

禧儿时嗜古，论史斩斩见识议。年十一，补县学生。与兄际瑞、弟礼，及南昌彭士望、林时益，同邑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九人为易堂学。皆躬耕自食，切劘读书，“三魏”之名遍海内。禧束身砥行，才学尤高。门前有池，颜其居曰勺庭，学者称勺庭先生。为人形干修颀，目光射人。少善病，参术不去口。性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过。与人以诚，虽见欺，怡如也。然多奇气，论事每纵横排奡，倒注不穷。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纬。思患豫防，见几于蚤，悬策而后验者十尝八九。流贼起，承平久，人不知兵，且谓寇远猝难及。禧独忧之，移家山中。山距城四十里，四面削起百余丈。中径坼，自山根至顶若斧劈然。缘坼凿磴道梯而登，因置闸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后数年，宁都被寇，翠微峰独完。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文。其为文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摹画淋漓。

年四十，乃出游。于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汎，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当是时，南丰谢文洊讲学程山，星子宋之盛讲学髻山，弟子著录者皆数十百人，与易堂相应和。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而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僧无可尝至山中，叹曰：“易堂真气，天下无两矣！”无可，明检讨方以智也。友人亡，其孤不能自存，禧抚教安业之。凡戚友有难进之言，或处人骨肉间，禧批却导窾，一言辄解其纷。或讶之，禧曰：“吾每遇难言事，必积诚累时，待其精神与相贯注，夫然后言。”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辞。有司催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巡抚舁验之，禧蒙被卧称疾笃，乃放归。后二年卒，年五十七。妻谢氏，绝食殉。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

际瑞，原名祥，字善伯，禧兄。明亡后，禧、礼并谢诸生。际瑞叹曰：“吾为长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饕，将谁责乎？”遂出就试。顺治十七年岁贡生。宁都民乱，赣军进讨，索饷于出砦。际瑞身冒险阻，往来任其事，屡濒于死。际瑞重信义，翠微峰诸隐者暨族戚倚际瑞为安危者三十余年。康熙十六年，滇将韩大任踞赣，当事议抚之，大任曰：“非魏际瑞至，吾不信也！”时际瑞馆总镇哲尔肯所，遂遣之。家人泣劝毋往，际瑞曰：“此乡邦宗族所关也，吾不行，恐祸及。行而无成，吾自当之。”遂往。甫入营，官兵遽从东路急攻。大任疑卖己，因拘留之。大任变计走降闽，际瑞遂遇害，年五十八。子世杰殉焉。际瑞笃治古文，喜漆园、《太史公书》。著有《文集》十卷、《五杂俎》五卷。

礼，字和公，禧弟。少鲁纯，受业于禧。禧尝笞詈之，礼弗憾，曰：“兄固爱弟也！”禧喜过望。

方九岁，父将析产，持一田券踌躇曰：“与祥，则礼损矣。奈何？”礼适在旁，应声曰：“任损我，毋损伯兄。”父笑曰：“是固鲁钝者耶？”礼寡言，急然诺，喜任难事。以郁郁不得志，乃益事远游。所至必交其贤豪，物色穷岩遗佚之士。年五十，倦游返，于翠微左干之巅构屋五楹。是时伯叔踵逝，石阁、勺庭久虚无人。诸子各散处，不复居易堂。礼独身率妻子居十七年，未他徙。卒，年六十六。著有《诗文集》十六卷。子世效、世俨。

世效，字昭士。生二十余月，母口授九歌，辄能成诵。稍长，从仲父禧读。性狷急，勇于任事。禧尝谓其文一如其人，锋锐所及，往往有没羽之力。以多病不应试。遍游燕、楚、吴、越，一至岭南。适王士祯使粤，见所作，愿折节与交。著有《耕庑文稿》十卷。

世俨，字敬士。善病如其兄，然不废翰墨。与世杰、世效时称“小三魏”。著有《为谷文稿》八卷。

李腾蛟，字咸斋，亦宁都人。诸生。于易堂中年最长，诸子皆兄事之，严敬无敢歎。后居三巇峰，以经学教授。著《周易剩言》。年六十年，卒。

邱维屏，字邦士，宁都人，三魏姊婿也。明诸生。为人高简率穆。读书多元悟，禧尝从之学。晚为历数、《易》学及泰西算法。僧无可与布算，退语人曰：“此神人也！”彭士望与维屏交三十余年，未尝见其毁一人。然维屏独推服禧，尝贻禧书曰：“拒谏饰非者大恶也，不拒谏而尝自拒谏，不饰非而尝自饰非，尤恶之恶也。足下敢于自信，自处有故，而持之以坚，拒谏饰非，盖有如此者。”禧得之痛服。维屏教授弟子，手批口讲，日夜不辍业。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垂殁，示子曰：“食有菜饭，穿可补衣，无谮戾行，堪句读师。”士望服其言。著有《周易剿说》十二卷、《松下集》十二卷、《邦士文集》十八卷。

曾灿，字青藜，亦宁都人，给事中应遴仲子。岁乙酉，杨廷麟竭力保南赣。应遴以闽峤山泽间有众十万，命灿往抚之。既行，而应遴病卒，赣亦破，乃解散。寻祝发为僧，游闽、浙、两广间。大母及母念灿成疾，乃归宁都，以大母命受室，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数年。后侨居吴下二十余年，客游燕市以卒。著有《六松草堂文集》、《西崦草堂诗集》。

林时益，本明宗室，名议霧，字确斋，南昌人。与彭士望同里。两人谋居，士望与魏禧一见定交，极言金精诸山可为岭北耕种处，乃携家偕士望往。侨居十余年，与魏氏昆弟相讲习。康熙七年，诏明故宗室子孙众多，窜伏山林者还田庐，复姓氏。时益久客宁都，弗乐归。卜居冠石，结庐佣田，非其力不食。冠石宜茶，时益以意制之，香味拟阳羡，所谓林茶者也。易好禅悦，著有《冠石诗集》五卷、《确斋文集》。

梁份，字质人，南丰人。少从彭士望、魏禧游，讲经世之学。工古文辞。尝只身游万里，西尽武威、张掖，南极黔、滇，遍历燕、赵、秦、晋、齐、魏之墟，览山川形势，访古今成败得失、遐荒轶事，一发之于文。方苞、王源皆重之。其论山海关，谓：“关自明洪武间始设，隋置临榆于西，唐为榆关。东北古长城，燕、秦所筑，距关远，皆不足轻重。金之伐辽，自取迁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败石河而失之。天之废兴，人之成败，而决于山海一隅。荒榛千百年之上，偏重于三百年间。天下定则山海安，山海困则天下举困，其安危之重如此。”生平以未游山海为憾。为人朴挚强毅，守穷约至老不少挫。卒，年八十九。著有《怀葛堂文集》十五卷、《西陲今略》八卷。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父恂，明户部尚书；季父恪，官祭酒：皆以东林忤阉党。

方域师倪元璐。性豪迈不羁，为文有奇气。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与之交。方恂之督师援汴也，方域进曰：“大人受诏讨贼，庙堂议论多牵制。今宜破文法，取赐剑诛一甲科守令之不应征办者，而晋师许定国师噪，亟斩以徇。如此则威立，军事办，然后渡河收中原土寨团结之众，以合左良玉于襄阳，约陕督孙传庭犄角并进，则汴围不救自解。”恂叱其跋扈，不用，趣遣之归。

方域既负才无所试，一放意声伎，流连秦淮。间阉党阮大铖时亦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共

檄大铖罪，作《留都防乱揭》，宜兴陈贞慧、贵池吴应箕二人主之。大铖知方域与二人善，私念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当已，乃属其客来结欢。方域觉之，卒谢客，大铖恨次骨。已而骤柄用，将尽杀党人，捕贞慧下狱。方域夜走依镇帅高杰，得免。顺治八年，出应乡试，中式副榜。十一年，卒，年三十七。

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有《壮悔堂集》。

同时江西以文名者，南昌王猷定，新建陈宏绪、徐士溥、欧阳斌元。

猷定，字于一。选拔贡生。父时熙，进士，官太仆卿，名在东林。猷定好奇，有辩口，文亦如之。著《四照堂集》。

宏绪，字士业。父道亨，进士，官兵部尚书。疏救杨涟，罢归。藏书万卷。宏绪不仕，辑《宋遗民录》以见志。有《石庄集》。

士溥，字巨源。父良彦，进士。忤崔、魏削籍，戍清浪。溧阳陈名夏闻士溥善古文，手书招之，拒不纳。有《榆溪集》。

斌元，字宪万。尝为南司马吕大器草奏劾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佐史可法幕府。有《文集》十二卷。

申涵光，字和孟，号凫盟，永年人，明太仆寺丞佳允子。年十五，补诸生。文名藉藉，顾不屑为举子业。日与诸同志论文立社，载酒豪游为乐。万历六年乱起，议城守，出家资四百金、钱二十万犒士。甲申，奉母避乱西山，诛茅广羊绝顶。与巨鹿杨思圣，鸡泽殷岳、殷渊，定患难交。京师破，佳允殉国难，涵光痛绝复苏。因渡江而南，谒陈子龙、夏允彝、徐石麟诸名宿，为父志、传。归里，事亲课弟，足迹绝城市。日与殷岳及同里张盖相往来酬和，人号为“广平三君”。

清初，诏访明死难诸臣。柏乡魏裔介上褒忠疏，列佳允名，格于部议。涵光徒跣赴京师，踬泥水中，几濒于死。麻衣绖带，号哭东华道上，观者皆饮泣。裔介再疏争之，卒与祀恤如例。一时士大夫高其行，皆倾心纳交，宴游赠答无虚日。

涵光为诗，吞吐众流，纳之炉冶。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高、岑、王、孟诸家。尝谓：“诗以道性情，性情之真者，可以格帝天，泣神鬼。若专事附会，寸寸而效之，则啼笑皆伪，不能动一人矣。”尚书王士祯称涵光开河朔诗派。学士熊伯龙谓今世诗人吾甘为之下者，凫盟一人而已。

尝谒奇逢，执弟子礼。奇逢恨得之晚，以圣贤相敦勉。自是始闻天人性命之旨，究心理学，不复为诗。顺治十七年，诏郡县举孝行，有司以涵光应，力辞之。再举隐逸之士，坚辞不就。尝自悔为名累，谢绝交游。晚年取诸儒语录昕夕研究。作《性习图》、《义利说》及《荆园小语》、《进语》诸书。尝曰：“主静不如主敬，敬，自静也。朱、陆同适于道，朱由大路，虽迟而稳；陆由便径，似捷而危：在人自择耳。”奇逢谓其苦心积虑，阅历深而动忍熟。裔介则赞之曰：“年少文坛，老来理路，圣贤之所谓博文而约礼也。”其推重如此。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九。

涵光又解琴理。书法颜鲁公，尤工汉隶。间作山水木石，落落有雅致。著有《聪山诗集》八卷，《文集》四卷，《说杜》一卷。

盖，字覆舆。明亡后，谢诸生，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尝游齐、晋、楚、豫间，归自闭土室中，虽妻子不得见。唯涵光、岳至则延入，谈甚洽。其诗哀愤过情，恒自毁其稿。卒后，涵光为刊遗诗，曰《柿叶集》。

岳，字宗山，鸡泽举人。京师陷，入西山，与其弟渊谋举义。事泄，渊被害，岳匿涵光家得免。其为诗自魏、晋以下屏不观，尤不喜律诗，所作唯古体，莽莽然肖其为人。有《留耕堂集》。

吴嘉纪，字宾贤，泰州人。布衣。家安丰盐场之东淘。地滨海，无交游。自名所居曰陋轩。贫甚，虽丰岁常乏食。独喜吟诗，晨夕啸咏自适，不交当世。郡人汪楫、孙枝蔚与友善，时称道之，遂为王士祯所知。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由是四方知名士争与之倡和。

嘉纪工为危苦严冷之词，尝撰《今乐府》，凄急幽奥，能变通陈迹，自为一家。所著陋轩集多散佚，友人复裒集之为四卷。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劖刻。由所遭不偶，每多怨咽之音，而笃行潜

修，特为一时推重云。

徐波，字元叹，吴县人。少任侠。明亡后，居天池，构落木庵，以祜禅终。诗多感喟，虞山钱谦益与之善，赠以诗，颇推重之。有《谧箫堂》、《染香庵等集》。

钱谦益，字受之，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御史陈以瑞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会推阁臣，谦益虑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并推，则名出己上，谋沮之。体仁追论谦益典试浙江取钱千秋关节事，予杖论赎。体仁复贿常熟人张汉儒讦谦益贪肆不法。谦益求救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刑毙汉儒。体仁引疾去，谦益亦削籍归。

流贼陷京师，明臣议立君江宁。谦益阴推戴潞王，与马士英议不合。已而福王立，惧得罪，上书诵士英功，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等，大铖遂为兵部侍郎。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冯铨充修明史馆正总裁，而谦益副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诉辨，国柱遂以谦益、毓祺素非相识定谳。得放远，以箸述自娱，越十年卒。

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家富藏书，晚岁绛云楼火，惟一佛像不烬，遂归心释教，著《楞严经蒙钞》。其自为诗文，曰《牧斋集》，曰《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诏毁板，然传本至今不绝。

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遂迎降，授吏科给事中。改礼科，迁太常寺少卿。顺治三年，丁父忧，请赐恤典。给事中孙垍龄疏言："鼎孳辱身流贼，蒙朝廷擢用，曾不闻夙夜在公，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闻讣仍复歌饮留连，冀邀非分之典，亏行灭伦，莫此为甚！"部议降二级。寻遇恩诏获免，累迁左都御史。先是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讯。鼎孳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遂罢不问。坐事降八级调用，补上林苑丞，旋罢。康熙初，起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率，谥"端毅"。乾隆三十四年，诏削其谥。

鼎孳天才宏肆，千言立就。世祖在禁中见其文，叹曰："真才子也！"尝两典会试，汲引英隽如不及。朱彝尊、陈维崧游京师，贫甚，资给之。傅山、阎尔梅陷狱，皆赖其力得免。临殁，以徐釚属梁清标曰："负才如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釚后以清标荐试鸿博，入史馆。自谦益卒后，在朝有文藻负士林之望者，推鼎孳云。著有《定山堂集》。

吴伟业，字骏公，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授编修。充东宫讲读官，再迁左庶子。弘光时，授少詹事，乞假归。顺治九年，用两江总督马国柱荐，诏至京。侍郎孙承泽、大学士冯铨相继论荐，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十三年，迁祭酒。丁母忧归。康熙十年，卒。

伟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元一时一境不历艰苦。死后敛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著有《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绥寇纪略》及《梅村集》。

曹溶，字鉴躬，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定京师，仍原职。寻授顺天学政。疏荐明进士王崇简等五人，又请旌殉节明大学士范景文、尚书倪元璐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义士王良翰等及节妇十余人。试竣，擢太仆寺少卿。坐前学政任内失察，降二级。久之，稍迁左通政，上言："通政之官职在纳言，请嗣后凡遇挟私违例章疏即予驳还，仍许随事建议。"又言："王师入关，各处驻兵，乃一时权宜。今当归并于盗贼出没险阻之地，则兵不患少。其闲散无事之兵，遇缺勿补，遇调即遣，则饷不虚糜。且当裁提镇，增副将，以专责成。"又言："诸司职掌无成书，请以近年奉旨通行者，参之前朝《会典》，编为《简明则例》，以重官守。"擢左副都御史。疏请时御便殿，召大

臣入对，赐笔扎以辨其才识，有切中利弊者，即饬力行，勿概下部议，帝并嘉纳。擢户部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降山西阳和道。康熙初，裁缺归里。十八年，举鸿博，丁忧未赴。学士徐元文荐修《明史》。又数年，卒。有《倦圃诗集》。

宋琬，字玉叔，莱阳人。父应亨，明天启中进士。令清丰，有惠政，民为立祠。崇祯末殉节，赠太仆卿。

琬少能诗，有才名。顺治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吏部郎中。出为陇西道。过清丰，民遮至应亨祠，款留竟日，述往事至泣下。琬益自刻厉，期不坠先绪。调永平道，又调宁绍台道，皆有绩。十八年，擢按察使。时登州于七为乱。琬同族子怀宿憾，因告变，诬琬与于七通，立逮下狱。并系妻子。逾三载，下督抚外讯。巡抚蒋国柱白其诬，康熙三年放归。十一年，有诏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明年，入观，家属留官所。值吴三桂叛，成都陷，闻变惊悸卒。

始琬官京师，与严沆、施闰章、丁澎辈酬倡，有“燕台七子”之目。其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既构难，时作凄清激宕之调，而亦不戾于和。王士祯点定其集为三十卷。尝举闰章相况，目为“南施北宋”。殁后，诗散佚，族孙邦宪缀辑之为六卷。

沆，字子餐，余杭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性退让，或讥弹其诗，辄应时改定，有《皋园集》。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祖宏猷，以儒学著。子姓传业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

闰章少孤，事叔父如父。从沈寿民游，博综群籍，善诗古文辞。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员外郎试高等。擢山东学政，崇雅黜浮，有冰鉴之誉。秩满，迁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属郡残破多盗，遍历山谷抚循之，人呼为施佛子。尝作《弹子岭》、《大坑叹》等篇告长吏，读者皆曰：“今之元道州也。”尤崇奖风教，所至辄葺书院，会讲常数百人。新淦民兄弟忿戾不睦，一日闻讲礼让孝弟之言，遂相持哭，诣阶下服罪。峡江患虎，制文祝之，俄有虎堕深堑，患遂绝。岁旱，祷雨辄应。康熙初，裁缺归。民留之，不得，乃醵金创龙冈书院祀之。初，闰章驻临江，有清江环城下，民过者咸曰：“是江似使君。”因改名使君江。及是倾城送江上，又送至湖。以官舫轻，民争买石膏载之，乃得渡。十八年，召试鸿博，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典试河南。二十二年，转侍读，寻病卒。

闰章之学，以体仁为本。置义田，赡族好，扶掖后进。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王士祯爱其五言诗，为作《摘句图》。士祯门人问诗法于闰章，闰章曰：“阮亭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予则不然，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论者皆谓其允。著有《学余堂集》、《矩斋杂记》、《蠖斋诗话》，都八十余卷。

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

咏，字阮怀。幼称圣童。祖维岳，知兴国州，清介无长物。咏食贫厉学，屡踬名场，年近六十，始贡入太学。词科之举，咏与焉，授检讨。闰章称其诗优入古人。兼工书画，有《遗山堂》、《若岩堂集》。

时同举鸿博又有泰州邓汉仪，字孝威。以年老授中书舍人。亦工诗。游迹所至，辄以名集，逐年编纪，凡七集。诗家咸推重之。

王士禄，字子底，济南新城人。少工文章，清介有守。弟士祜、士祯从之学诗。士祯遂为诗家大宗，官尚书，自有传。士录，顺治九年进士。投牒改官，选莱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助教，擢吏部主事。康熙二年，以员外郎典试河南，磨勘罣吏议下狱。久之得雪，免归。居数年，起原官。学士张贞生、御史李棠先后建言获咎，力直之，人以为难。寻又免归。母丧，以毁卒，年四十有八。其文去雕饰，诗尤闲澹幽肆。有《西樵》、《十笏山房》诸集。

士祜，字子测。十岁时，客或疑焦竑字弱侯何耶？坐客未对，即应声曰：“此出《考工记》‘竑其幅广以为之弱’也。”咸惊其夙慧。康熙初，第进士，未仕卒。士祯辑其诗为《古钵山人遗集》。

当是时，山左诗人王氏兄弟外，有田雯、颜光敏、曹贞吉、王苹、张笃庆、徐夜，皆知名。

雯，字紫纶，号山姜，德州人。康熙三年进士，授中书。先是中书以赀郎充，是年始改用进士，遂为例。累迁工部郎中。督江南学政，所取士多异才。每按试，从两骡，二仆随之，戒有司勿供张。

授湖广督粮道，迁光禄卿，巡抚江宁，调贵州。时苗、仲猖獗，粤督议会剿，雯谓："制苗之法，犯则治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也。"议遂寝。丁忧，起补刑部侍郎，调户部，以疾归。康熙中，士祯负海内重名，其论诗主风调。雯负其纵横排奡之气，欲以奇丽抗之。有《古欢堂集》。

贞吉，字升六，安邱人。与雯同年进士，礼部郎中。诗格遒练，有《实庵诗略》。兼工倚声，吴绮选名家词，推为压卷。

光敏，字逊甫，曲阜人，颜子六十七世孙也。康熙六年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帝幸大学，加恩四氏子孙，授礼部主事，历吏部郎中。其为诗秀逸深厚，出入钱、刘。吴江计东谓足以鼓吹休明。雅善鼓琴，精骑射蹋鞠。尝西登太华，循伊阙，南浮江、淮，观涛钱塘，溯三衢。所至辄命工为图，得金石文恒悬之屋壁。有《乐圃集》、《旧雨堂集》。

苹，字秋史，历城人。少落拓不偶，人目为狂。雯见其诗，为延誉。尝赋黄叶句绝工，人称为王黄叶，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当为令，以母老改成山卫教授。闭门耽吟，介节弥著。有《二十四泉草堂集》。

笃庆，字历久，淄川人。拔贡生。早受知施闰章。会征鸿博，有欲荐之都，辞不应。诗以盛唐为宗，有《昆仑山房集》。

夜，字东痴，新城人，本名元善。举鸿博，不赴。有诗集。

陈恭尹，字元孝，顺德人。父邦彦，明末殉国难，赠尚书。恭尹少孤，能为诗，习闻忠孝大节。弃家出游，赋姑苏怀古诸篇，倾动一时。留闽、浙者七年。一日，父友遇诸涂，责之曰："子不归葬，奈何徒欲一死塞责耶！"恭尹泣谢之，乃归。既葬父增城，遂渡铜鼓洋访故人于海外。久之归，主何衡家。与陶窳、梁无技及衡弟绎相砥砺，世称"北田五子"。已，复游赣州，转泛洞庭，再游金陵，至汴梁，北渡黄河，徘徊大行之下。于是南归，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

恭尹修髯伟貌，气干沈深。其为诗激昂顿挫，足以发其哀怨之思。自言平生文辞多取诸胸臆，仆仆道涂，稽古未遑也。卒，年七十一。著《独漉堂集》。王隼取恭尹诗合屈大均、梁佩兰共刻之，为岭南三家集。

大均，字介子，番禺人。初名绍隆，遇变为僧，中年返初服。工诗，高浑兀奡，有《翁山诗文集》。

佩兰，字芝五，南海人。童时日记数千言。顺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又三十一年始成进士，年六十矣。佩兰夙负诗名。既选庶吉士，馆中推为祭酒。不一年假归，里居十五载。会诏饬词臣就职，复入都。逾月散馆，以不习国书罢归。结兰湖社，与同邑程可则，番禺王邦畿、方殿元及恭尹等称"岭南七子"。有《六莹堂集》。

可则，字周量。顺治九年会试第一。以磨勘停殿试归，益恣探经史。十七年，始应阁试，授内阁中书，累迁兵部郎中。出知桂林府，以敏干称。其官都下，与宋琬、施闰章、王士禄、士祯、陈廷敬、沈荃、曹尔堪辈为文酒之会，吴之振合刻《八家诗选》。可则诗曰《海日堂集》。

殿元，字蒙章。康熙三年进士。历知剡城、江宁等县。置祭田以赡兄弟，而自携长还、次子朝侨寓苏州。父子皆有诗名。所称"岭南七子"并其二子数之也。殿元著《九谷集》；还，《灵州集》；朝，《勺园集》。

佩兰之友又有南海吴文炜，字山带。十岁工诗，兼善绘事。诗初效长吉体，务为险语取快。康熙三十二年举人。计偕，卒于旅舍。有《金茅山堂集》，恭尹为之序。

王隼，字蒲衣，番禺人。父邦畿，明副贡生。隐居罗浮，岭南七子之一也。有《耳鸣集》。隼七岁能诗，慕道术，早岁弃家入丹霞，寻入匡庐，居太乙峰，六七年始归。性喜琵琶，终日理书卷，生事窘不顾，惟取琵琶弹之。琵琶声急，即其窘益甚。著《大樗堂集》。妻潘，女瑶湘，并工诗。

冯班，字定远，常熟人。淹雅善持论，顾性不谐俗。说诗力觝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出入义山、牧之、飞卿之间。书四体皆精。著钝吟集。赵执信于近代文家少许可者，见班所著独折服，至具衣冠拜之。尝谒其墓，写"私淑门人"刺焚冢前。其为名流所倾仰类此。

宗元鼎，字定九，江都人。七岁咏梅，远近传诵其句。堂有古梅一株，人谓之"宗郎梅"。性狷

而孝，釜甑屡空，未尝以贫告人。康熙初，贡太学，铨注州同知，未仕卒。元鼎与从弟元豫、观，从子之瑾、之瑜皆工诗，有“广陵五宗”之目。

刘体仁，字公<⿰甬戈>，颍州人。顺治中进士。有家难，弃官从孙奇逢讲学。后官考功郎中。体仁喜作画，鉴识甚精，又工鼓琴。与汪琬、王士祯友善，著《七颂堂集》。士祯称其诗似孟东野；又言今日善学《才调集》者无如元鼎，学西昆体者无如吴殳。

殳，字修龄，原名乔，亦常熟人也。著《围炉诗话》，云：“意喻则米，炊而为饭者文，酿而为酒者诗乎？”又曰：“诗之中须有人在。”执信叹为知言。

胡承诺，字君信，天门人。崇祯时举人。明亡后，隐居不仕，卧天门巾、柘间。顺治十二年，部铨县职。康熙五年，檄征入都，六年，至京师，未几，告归。构石庄于西村，穷年诵读，著《绎志》二十余万言。《绎志》者，绎己所志也。原本道德，切近人事，为有体有用之学。其《吏治篇》曰：“古之人不敢轻言变法也。必有明哲之德，于精粗之理无所不昭，不独精者为之地，即粗者亦为之地；有和悦之气，于异同之见无所不容，不独同者乐其然，即异者亦乐其然；然后可夺其久安之法，授以更新之制，而民不惊顾不讙哗也。”《租庸篇》曰：“欲富国者，当使君民之力皆常有余。民之余力，生于君之约取；君之余力，生于民之各足”。他篇准此。承诺自拟其书于徐干《中论》、《颜氏家训》。或颇讥其掇拾群言，未能如古人自成一家之说，然大体必轨于正。又有《读书录》，则鳞杂细碎，殆《绎志》取材之余矣。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五。

同时笃志撰述，其学与承诺相上下者，又有贺贻孙，字子翼，永新人；唐甄，字铸万，达州人。

贻孙九岁能属文。明季社事盛行，贻孙与万茂先、陈士业、徐巨源、曾尧臣辈结社豫章。及明亡，遂不出。顺治初，学使者慕其名，特列贡榜，避不就。巡按御史笪重光欲举应鸿博，书至，贻孙愀然曰：“吾逃世而不逃名，名之累人实甚。吾将从此逝矣！”乃剪发衣缁，结茅深山，无复能踪迹之者。晚年穷益甚。著有《易触》、《诗触》、《诗筏》、《骚筏》，又著《水田居激书》。《激书》者，备名物以寄兴，纪逸事以垂劝，援古鉴今，错综比类。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危悚惕厉，必畅所欲言而后已，激浊扬清。始自《贵因》，终于《空明》，凡四十一篇。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克还葬，遂葬父虎邱。顺治十四年举人。选长子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官。就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阿什坦，字金龙，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顺治九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初翻译《大学》、《中庸》、《孝经》诸书，诏刊行。阿什坦上言：“学者宜以圣贤为期，经史为导，此外无益杂书当屏绝”。又请严旗人男女之别，定部院九品之制，俱报可。康熙初，罢职家居。鳌拜专政，欲令一见终不往。嗣以荐起，圣祖召问节用爱人，对曰：“节用莫要于寡欲，爱人莫先于用贤。”圣祖顾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著有《大学中庸讲义》及《奏稿》。孙留保，以掌院学士充《明史》总裁，附《王兰生传》。

刘淇，字武仲，汉军镶白旗人。弟汶，举人。受知世宗，时有二难之目。著《周易通说》、《禹贡说》、《助字辨略》、《堂邑志》、《卫园集》。

金德纯，字素公，汉军正红旗人。著《旗军志》。

傅泽洪，字育甫，汉军旗人。累江南淮扬道。著《行水金鉴》百七十五卷。

汪琬，字苕文，长洲人。少孤，自奋于学，锐意为古文辞。于《易》、《诗》、《书》、《春秋》、《三礼》、《丧服》咸有发明。性狷介。深叹古今文家好名寡实，鲜自重特立，故务为经世有用之学。其于当世人物，褒讥不少宽假。顺治十二年进士，授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坐累降兵马司指挥，能举其职，不以秩卑自沮。任满，稍迁户部主事，民送之溢衢巷。榷江宁西新关，以疾假归。结庐尧峰山，闭户撰述，不交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以宋德宜、陈廷敬荐博学鸿儒科，试列一等。授编修，

纂修《明史》，棘棘争议不阿。在馆六十日，再乞病归。归十年而卒，年六十七。

初圣祖尝问廷敬今世谁能为古文者，廷敬举琬以对。及琬病归，圣祖南巡驻无锡，谕巡抚汤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有文誉。今闻其居乡甚清正，特赐御书一轴。”当时荣之。琬为文原本《六经》，疏畅类南宋诸家，叙事有法。公卿志状，皆争得琬文为重。尝自辑诗文为《类稿》、《续稿》各数十卷，又简其尤精者，属门人林佶缮刻之。

计东，字甫草，吴江人。少负经世才，自比马周、王猛。遭世变，著《筹南五论》，持谒史可法，可法奇之，弗能用也。顺治十四年，举顺天乡试，旋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尝从汤斌讲学，又从汪琬受欧、曾古文义法，故其为文具有本原，而一出以和平温雅。既废不用，贫无以养，纵游四方，所至交其豪杰。过邺城，寻明诗人谢榛葬处，得之南门外二十里，为修墓立石，请有司禁樵牧。又憩顺德逆旅，念归有光昔尝佐郡，集中有《厅壁记》，求其遗址不得，乃即署旁废圃中设瓣香，再拜流涕而去，观者骇其狂。

东外若不羁，内行谨，事母至孝。同邑友人吴兆骞流徙出关，为恤其家，且以女许配其弱子。大学士王熙素重东，屡欲荐之，未果。会诏举鸿博，而东已前一年卒，深悼惜焉。

初游河南，见商邱宋荦，辄引重。其后东殁二十余年，荦至江苏巡抚，为序其遗文，曰《改亭集》，刊行之。

兆骞，字汉槎。亦十四年举人。以科场蜚语逮系，遣戍宁古塔。兆骞与弟兆宜皆善属文，居塞上二十年，侘傺不自聊，一发之于诗。已而友人顾贞观言于纳兰成德、徐乾学，为纳锾，遂于康熙二十年赦还。著《秋笳集》。兆宜尝注徐、庾二集，韩偓诗集，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并行于世。

同邑顾我錡，廪生。鄂尔泰任江苏布政，试古学，得士五十三人刻，《南邦黎献集》，推我錡为冠。乾隆丙辰开辞科，鄂尔泰惜我錡前卒，不获举，人谓其遇与东同。有《湘南诗集》。

彭孙遹，字骏孙，海盐人。父期生，明唐王时官太仆卿，死懿州。长子孙贻以毁卒，孙遹其少子也。顺治十六年进士，授中书。素工词章，与王士祯齐名，号曰“彭王”。康熙十八年，开博学宏儒科，诏中外诸臣广搜幽隐，备礼敦劝，无论已仕未仕，征诣阙下，月饩太仓米。明年三月朔，召试太和殿。发赋、诗题各一，学士院给官纸，光禄布席，赐宴体仁阁下。于是天子新擢孙遹一等一名，授编修。

自孙遹外，其籍录浙江者，又有钱塘汪霦，秀水徐嘉炎、朱彝尊，平湖陆柔，海宁沈珩，仁和沈筠、吴任臣、邵远平，遂安方象瑛、毛升芳，萧山毛奇龄，鄞陈鸿绩，凡十三人。江苏二十三人，曰：上无倪灿，宾应乔莱，华亭王顼龄、吴元龙，无锡秦松龄、严绳孙，武进周清原，宜兴陈维崧，长洲冯勖、汪琬、尤侗、范必英，吴钱中谐，仪真汪楫，淮安邱象随，吴江潘耒、徐釚，太仓黄与坚，常熟周庆曾，山阳李铠、张鸿烈，上海钱金甫，江阴曹禾。直隶五人，曰：大兴张烈，东明袁佑，宛平米汉雯，获鹿崔如岳，任邱庞垲。安徽三人，曰：宣城施闰章、高咏，望江龙燮。江西二人，曰：临川李来奉，清江黎骞。陕西一人，曰富平李因笃。河南一人，曰睢州汤斌。山东一人，曰诸城李澄中。湖北一人，曰黄冈曹宜圃。凡五十人，皆以翰林入史馆，其列二等者，亦多知名之士，称权盛焉。

孙遹历官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明史久未成，特命为总裁，赐专敕，异数也。年七十，致仕，归御书“松桂堂”额赐之，遂以名其集。

朱彝尊，字锡鬯，秀水人。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家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冢、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归里，约李良年、周筼、缪泳辈为诗课，文名益噪。

康熙十八年，试鸿博，除检讨。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彝尊皆以布衣入选，同修《明史》。建议访遗书，宽期限，毋效《元史》之迫时日。辨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缊、郑叔度、林公辅诸人咸不及于难，则知《从亡》、《致身录》谓诛九族，并戮其弟子朋友为一族不足据，所谓九族者，本宗一族也。又言东林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未可存门户之见，

以同异分邪正。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典试江南，称得士。入值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数与内廷宴，被文绮、时果之赉，皆纪以诗。旋坐私挟小胥入内写书被劾，降一级，后复原官。三十一年，假归。圣祖南巡，迎驾无锡，御书“研经博物”额赐之。

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著《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又尝选《明诗综》，或因人录诗，或因诗存人，铨次为最当。卒，年八十一。子昆田，亦工诗文，早卒。孙稻孙，举乾隆丙辰鸿博，能世其家。

彝尊所与为诗课者，李良年，字武曹，同邑人。与兄绳远、弟符并著诗名。试鸿博，罢归。有《秋锦山房集》。谭吉璁，字舟石，嘉兴人，彝尊姑之子也。少遇寇，以身蔽父，寇舍之去。后以诸生试国子监第一，授宏文院撰文中书舍人，出为延安同知。吴三桂叛，守榆城独完，论功加一级。举应鸿博，报罢。迁知登州府。卒。有《嘉树堂集》。

尤侗，字悔成，长洲人。少补诸生，以贡谒选。除永平推官，守法不挠。坐挞旗丁镌级归。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二等，授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献诗颂。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

初，世祖于禁中览侗诗篇，以才子目之。后入翰林，圣祖称之曰“老名士”。天下羡其荣遇。侗喜汲引才隽，性宽和，与物无忤。兄弟七人甚友爱，白首如垂髫。卒，年八十七。著《西堂集》、《鹤栖堂集》，凡百余卷。

秦松龄，字留仙，无锡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官检讨，罢归。后举鸿博，复授检讨。典江西乡试，历左赞善，以谕德终。松龄为庶常，召试《咏鹤》诗，有句云“高鸣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世祖拔置第一，示阁臣曰：“是人必有品！”及告归里居二十余年，专治《毛诗》。仿《黄氏日钞》之例，著《毛诗日笺》六卷。自为诗文曰《苍岘山人集》。

曹禾，字颂嘉，江阴人。康熙三年进士。选鸿博，授检讨，官至祭酒。与田雯、宋荦、江懋麟、颜光敏、王又日、谢重辉、曹贞吉、丁澎、叶封齐名，称诗中十子。

同时江西选鸿博一等者，李来泰，字石台，临川人。顺治九年进士。尝督江南学政，除苏松常道，以疾归。试词科，授侍讲。古文博奥，诗以和雅称。有《石台集》。

陈维崧，字其年，宜兴人。祖于廷，明左都御史。父贞慧，见《遗逸传》。维崧天才绝艳，十岁，代大父撰《杨忠烈象赞》。比长，侍父侧，每名流宴集，援笔作序记，千言立就，瑰玮无比，皆折行辈与交。补诸生，久之不遇。因出游，所在争客之。尝由汴入都，与朱彝尊合刻一稿，名《朱陈村词》，流传至禁中，蒙赐问，时以为荣。逾五十，始举鸿博，授检讨，修《明史》。在馆四年，病卒。

维崧清臞多须，海内称陈髯。平生无疾言遽色，友爱诸弟甚。游公卿间，慎密，随事匡自，故人乐近之，而卒莫之狎。著《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时汪琬于同辈少许可者，独推维崧骈体，谓自唐开、宝后无与抗矣。诗雄丽沈郁，词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

顺、康间，以骈文称者，又有吴绮，字园次，江都人。维嵩导源瘦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派雄厚。绮则追步李商隐，才地视维嵩为弱，而秀逸特甚。顺治十一年拔贡生，荐授中书舍人。奉诏谱杨继盛乐府，迁兵部主事，即以继盛官官之也。出知湖州府，有吏能。人谓其多风力，尚风节，饶风趣，称为“三风太守”。未几，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圃以居。有匄诗文者，以花木润笔，因颜其圃曰种字林。著《林蕙堂集》。词最有名，妇孺皆能习之。以有“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之句，又称“红豆词人”。

徐釚，字电发，吴江人。应鸿博，授检讨。会当外转，遽乞归。后起原官，不就。卒，年七十三。著《南州草堂集》、《本事诗》。又尝刻《菊庄乐府》。昆山叶方霭称其绵丽幽深，耐人寻绎。朝鲜贡使以兼金购之。釚既工倚声，因辑《词苑丛谈》，具有裁鉴。

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生面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康熙时，以布衣试鸿博，授检讨，纂修《明史》。上书总裁言要义八端：“宜搜采博而考证精；职任分而义例一；秉笔直而持论平；岁月宽而卷帙简。”总裁善其说，令撰《食货志》，兼他纪传。

寻充日讲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尝应诏陈言，谓："建言古无专责，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言事为越职，夫人主明目达聪，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岂盛世事？臣请弛其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庶罔上行私之徒，有所忌而不敢肆，于此辈甚不便，于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遇地方大利弊，许其条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得上闻。如此，则民间疾苦无不周知矣。"更请许台谏官得风闻言事，有能奋击奸回者，不次超擢，以作敢言之气。二十三年，甄别议起，坐浮躁降调，遂归。

耒有至性，初被征，辞以母老，不获命，乃行。既除官，三牒吏部以独子请终养，卒格于议不果归。逮居丧，哀毁骨立。少受学同郡徐枋、顾炎武。枋殁，周恤其孤孙，而刻炎武所著书，师门之谊甚笃焉。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平生嗜山水，登高赋咏，名流折服。有《遂初堂集》。又因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炎武复古，耒则务穷后世之变云。

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朱彝尊、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又有倪灿，字暗公，上元人。以举人授检讨，撰《艺文志序》，与姜宸英《刑法志序》并推杰构。书法诗格秀出一时，有《雁园集》。

严绳孙，字荪友，无锡人，明尚书一鹏孙。六岁能作擘窠大书。试日，目疾作，第赋一诗，亦受检讨，撰《明史隐逸传》。典试江西，寻迁中允，假归。有《秋水集》。子泓曾，亦善画工诗。

徐嘉炎，字胜力，秀水人，明兵部尚书必达曾孙。幼警敏，强记绝人。既，试鸿博，授检讨。康熙二十年，王师收滇、黔，嘉炎仿《铙歌鼓吹曲》，撰《圣人出》至《文德舞》二十四章以献；又四年元夕，圣祖于南海大放灯火，纵臣民使观，嘉炎复应制撰记：皆称旨。尝侍直，命背诵咸有一德，终篇不失一字。至"厥德靡常"数词，则敛容读之，帝为悚异。又尝问宋元祐党人是非，嘉炎举诸人姓名始末，及先儒评耻骂语甚悉。特赐御临苏轼诗一卷，廷臣拜赐御书自此始也。累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三朝国史及《会典》、《一统志》副总裁。有《抱经斋集》。

方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六年进士。试鸿博，授编修，典试蜀中。寻告归。象瑛性简静，早慧，十岁作《远山净赋》，惊其长老。致仕家居，望益重。邑有大利弊，则岳岳争言，岁省脂膏万计，邑人建思贤祠祀之。著《健松斋集》、《封长白山记》、《松窗笔乘》。

万斯同，字季野，鄞县人。父泰，生八子，斯同其季也。兄斯大，《儒林》有传。性强记，八岁，客坐中能背诵《杨子法言》。后从黄宗羲游，得闻戢山刘氏学说，以慎独为宗。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劘切，月有会讲。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荐鸿博，辞不就。

初，顺治二年诏修明史，未几罢。康熙四年，又诏修之，亦止。十八年，命徐元文为监修，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以谓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故辞不膺选。至三十二年，再召王鸿绪于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陈任本纪，张任志，而鸿绪独任列传。乃延斯同于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每覆审一传，曰某书某事当参校，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无或爽者。士大夫到门咨询，了辩如向。

尝书抵友人，自言："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如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而所不取，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溢也。"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尝作明开国讫唐、桂功臣将

相年表，以务采择。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即取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鸿绪稿，大半出斯同手也。

平生淡于荣利，修脯所入，辄以以赒宗党。故人冯京第死义，其子没入不得归，为醵钱赎之。尤喜奖掖后进。自王公以至下士，无不呼曰万先生。李光地口藻人伦，以谓顾宁人、阎百诗及万季野，此数子者，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而斯同与人往还，其自署则曰“布衣万某”，未尝有他称也。卒，年六十。著《历代史表》，创为《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又著《儒林宗派》。

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授编修。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官至侍读，坐投诗谄年羹尧夺职。

刘献廷，字继庄，大兴人，先世本吴人也。其学主经世，自象纬、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岐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谿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其论方舆书：“当于各疆域前，测北极出地，定简平仪制度，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易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诸方七十二候不同，世所传者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侯，与今不合，则历差为之。今宜细考南北诸方气侯，取其核者详载之，然后天地相应，可以察其迁变之微矣。燕京、吴下，水皆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言山水向背分合，皆纪述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可次第而求矣。”

其论水利，谓：“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余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西北水利，莫详于《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六七。”郦氏略于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于是欲取二十一史关于水利农田战守者，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为之疏证。凡献廷所撰著，类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卒不就。

又尝自谓于《华严》字母悟得声音之道，作《新韵谱》，足穷造化之奥。证以辽入林益长之说，益自信。其法先立鼻音二，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鼻音互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得音十七；喉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

同时吴殳盛称其书。他所著多佚。殁后，弟子黄宗夏辑录之，为《广阳杂记》。全祖望称为薛季宣、王道父一流云。

邵远平，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历户部郎中，出为江西学政，擢光录寺少卿。试鸿博，授侍读，至少詹事，致仕归。以书史自娱，于世务泊如也。圣祖南巡，赐御书“蓬观”额，因自号蓬观子。远平高祖经邦，明正德中进士，刑部员外郎。以建言获罪。著《宏简录》，起唐迄宋，附以辽、金，未遑及元也。远平循其例续之，刊除旧史复重不雅驯者，入制诰于《帝纪》，采著作于《儒林》，而《文苑》分经学、文学、艺学三科，十三志则分载于纪传，名曰《元史类编》。朱彝尊称其书非官局所能逮也。别著《史学辨误》，《京邸》、《粤行》等集。

同邑吴任臣，字志伊。志行端悫，强记博闻，为顾炎武所推。以精天官、乐律试鸿博，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周礼大义》、《礼通》、《春秋正朔考辨》、《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而《十国春秋》百余卷尤称淹贯。其后如谢启昆之《西魏书》、周春之《西夏书》、陈鳣之《续唐书》，义例皆精审，非徒矜书法，类史钞也。

谢启昆，字蕴山，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简镇江知府，后至广西巡抚，卒官。尝筑湘、漓二江之堤，详见本传。又修《广西通志》，阮元言可为省志法。启昆以《魏书》专主东魏，不载西魏四主，《北史》亦无纠正，乃作《西魏书》十二篇。

周春，字芏兮，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岑溪令，父忧去。民怀其泽，合前令山阳刘信嘉、

金坛于烜共祀之，曰岑溪三贤祠。重宴鹿鸣，加六品衔。卒，年八十七。撰述甚多，而《西夏书》为最著。

春同州陈鳣，字仲鱼。强于记诵，喜聚书。州人吴骞拜经楼书亦富，得善木互相钞藏。嘉庆改元，举孝廉方正。又明年，中式举人。计偕入都，从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游。后客吴门，与黄丕烈定交。精校勘之学。尝以朱梁无道，李氏既系赐姓，复奉天佑年号，至十年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元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于是撰《续唐书》七十卷。又有《论语古训》、《石经说》、《经籍跋文》、《恒言广证》诸书。卒，年六十五。

乔莱，字石林，宝应人。父可聘，明末为御史，有声。莱，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乞养归。十八年，试鸿博，授编修，与修《明史》。典广西乡试，充实录馆纂修官，迁侍读。时御史奏浚海口，泄积水，而河道总督靳辅言其不便，请于邵伯、高邮间置闸泄水，复筑长堤抵海口束之，使水势高则趋海易，廷议多主河臣言。适莱入直，诏问莱，疏陈四不可行，略谓："开河筑堤，势必坏陇亩，毁村落，不可行一。淮、扬地卑，多积潦，今取湿土投深渊，工安得成？不可行二。筑丈六之堤，束水高一丈，秋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更束河使高，则田水岂复能涸？不可行四。"帝是之，议乃寝。二十六年，罢归。久之，召来京。旋卒。

莱著《易俟》，杂采宋、元诸家《易》说，推求人事，参以古今治乱得失，盖《诚斋易传》之支流。诗文有《应制》、《直庐》、《使粤》、《归田》诸集。孙亿，亦工诗。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原籍休宁。性伉直，意气伟然。始以岁贡生署赣榆训导。应鸿博，授检讨，入史馆。言于总裁，先仿宋李焘《长编》，汇集诏谕、奏议、邸报之属，由是史材皆备。二十一年，充册封琉球正使，宣布威德。濒行，不受例馈，国人建却金亭志之。归撰《使琉球录》，载礼仪暨山川景物。又因谕祭故王，入其庙，默识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缵图》，参之明代事实，诠次为《中山沿革志》。出知河南府，置学田，嵩阳书院聘詹事耿介主讲席。治行为中州最。擢福建按察使，迁布政使。楫少工诗，与三原孙枝蔚、泰州吴嘉纪齐名。有《悔斋集》、《观海集》。

同里汪懋麟，字季角，并有诗名，时称"二汪"。康熙六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举鸿博，持服不与试。服阕，复用徐乾学荐，以刑部主事入史馆为纂修官。懋麟绩学有干才。为中书时，楚人朱方旦挟邪说动公卿，懋麟作《辨道论》诋之。熊赐履见其文，与定交。及居刑曹，劝于职事。有武某乘车宿董之贵家，之贵利其赀，杀之。车载而弃于道，鞭马使驰。武父得车马刘氏之门，讼刘杀其子。懋麟曰："杀人而置其车马于门，非理也。"乃微行，纵其马，马至之贵门，骇跃悲鸣。因收之贵，一讯得实，置于法。其发奸摘伏多类此。懋麟从王士祯学诗，而才气横逸，视士祯为别格。有《百尺梧桐阁集》。

陆菜，字次友，平湖人。幼时值大军收平湖，父被执，菜诣军前乞代父。将军手诗箑示之曰："儿能读是子耶？吾赦汝父。"菜朗诵"收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升上将台。"曰："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将军不嗜杀，即今之武惠王矣！"将军喜，挟与北行，善育之，为议婚。以先问名于杨，辞归。补诸生，入国学，试授中书。康熙六年进士，管内秘院典籍。再试鸿博，授编修，分纂《明史》，命直南书房。三十三年，召试翰詹诸臣丰泽园，圣祖亲置第一，谓曰："连试诗文，无出汝右者。"一岁七迁，至内阁学士。长至，奏句决本，请出矜疑二十余人。后一年告归。菜性孝友，兄南雄知府世楷前卒，菜教养遗孤，俾成立，有名于时。年七十，卒。著《雅坪诗文稿》。

奎勋，字聚侯，世楷子也。少随菜京师，以学行为公卿所推重，故久困诸生中，康熙末，年几六十，始成进士，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匄疾归，主广西秀峰书院。奎勋笃于经学，忘饥渴寒暑，著《陆堂易学》，谓《说卦》一篇，足该全《易》。其《诗学》与明何楷《诗世本古议》相近。《尚书说》，惟解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戴礼绪言》，纠正汉人穿凿附会之失。《春秋义存录》，则凡《经》、《传》、《子》、《纬》所载孔子语尽援为据，力主《春秋》非以一字褒贬。奎勋说经务新奇，使听者忘倦。最后撰《古乐发微》，未成而卒。

庞垲，字雱公，任邱人。生有至性，七岁时，父缘事被逮，母每夕祷天。垲即随母泣拜，无或间也。稍长，工为文。康熙十四年举人，试鸿博，授检讨，分修《明史》。明都御史某谄附魏忠贤，其裔孙私馈金，匄《阉党传》讳其事勿书，力拒之。大考降补中书，洊擢户部郎中，出知建宁府。浦城民以令严苛激变，夜焚册局，杀吏胥，罢市，令惧而逃。垲闻变即驰至浦城，集士民明伦堂，晓谕祸福，戳一人而事定。民感其德，立书院祀之。九仙山多盗，至掠人索赎。掩捕数十人，境内贴然。未几，告归。

垲嗜吟咏，与同里边汝元以诗学相劘切。其所作醇雅，以自然为宗。有《丛碧山房集》。

汝元子连宝，字赵珍。世其家学。以诸生贡成均，廷试第一。应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不中选。十四年，复荐经学，辞不赴。或劝之行，曰："吾自审不能如汉伏胜、董仲舒，安敢幸取哉？"著有《随园集》。

陆圻，字丽京，钱塘人。少与弟堦、培以文学、志行见重于时，称曰"三陆"。所为诗号西陵体。性颖异，善思误书。尝读《韩非子》"一从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戏令他人射覆，不得，惟弟廷中之。平生不喜言人过，有语及者，辄曰："吾与汝，姑自淑。"庄廷鑨史祸作，圻坐逮。以先尝具状自陈，事得白，叹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余年学道耶！"亲殁，遂弃家远游，不知所终。子寅，成进士。往来万里，寻父不得，竟悒悒以死，时称其孝。培死甲申之难。

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有隽才，嗜饮，一石不乱。弟景鸿、溁并能文，时有"三丁"之目。澎，顺治十二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尝典河南乡试，得一卷奇之。同考请置之乙，澎曰："此名士也！"榜发，乃庐阳李天馥，出语人曰："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士。"坐事谪居塞上五载，躬自饭牛，吟啸自若。所作诗多忠爱，无怨诽之思。有《扶荔堂集》。

先是陈子龙为登楼社，圻、澎及同里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廉、虞黄昊等并起，世号"西泠十子"。

绍炳，字虎臣。在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谨。有《省轩集》。

先舒，字稚黄。尝从刘宗周讲学。其诗音节浏亮，有七子余风。著《思古堂集》。

治，字宇台。笃友谊，陆培死，以孤女托为择婿，得吴任臣。及立嗣，又以甥女嫁焉。有《鉴庵集》。

丹，字纲孙。美须髯。淡静不乐交游，而嗜山水。其诗悲凉沈远，曰《秦亭集》。

百朋，字锦雯。以举人令南和，有异政，百姓祠祀之。有《禊庵集》。

谦，字去矜。工诗，初喜温、李，后乃循汉、魏以窥盛唐。有《东江草堂集》。谦与绍炳、先舒皆精韵学。绍炳作《古韵通》，先舒作《韵学通指》、《南曲正韵》，谦作《东江词韵》。陆圻叹曰："恨孙＜⿰亻免＞、周德清曾无先觉"。

黄昊，字景明。十岁即善属文。薄柳州《乞巧》，更作《辞巧文》，识者知其远到。康熙中举人，终教谕。

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少遭闯贼乱。结邑里少年击贼，堕坎堑，幸不死。乃走江都，习贾，屡致千金，辄散之。既乃折节读书，傲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祯官扬州，以诗先，遂定交，称莫逆焉。时左赞善徐乾学方激扬士类，才俊满门，枝蔚弗屑也。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著《溉堂集》，诗词多激壮之音，称其高节。

李念慈，字屺瞻，泾阳人。顺治十五年进士，以河间府推官改知新县。坐逋赋罢，会有荆襄之役，叙运饷劳，再起，补天门。与枝蔚同举鸿博，试不中选。喜游，好吟咏。有《谷口山房集》。施闰章称其雄爽之气勃勃眉宇，盖秦风而兼吴、楚者。

丁炜，字瞻汝，晋江人。诸生。工诗，有吏才。顺治十二年，定远大将军济度统师取漳州，诏便宜置郡县吏，得试士幕下，拔炜第一。授漳平教谕，迁知直隶献县，内擢户部主事。时议税闽盐，炜力陈不可，事得寝。由郎中出为赣南分巡道。闽人佃赣者乘乱劫略，号"田贼"捕治之，民情大洽。迁湖北按察使，脱重囚为盗诬者二十余人于狱。寻坐事谪官，居武昌，未发，武昌卒夏包子作乱，胁使署。巡抚以死拒，东走安庆，乞师巡抚杨素蕴。事平，降补知府云南。会素蕴移抚湖广，

以炜事闻，复按察职。俄以疾归。

炜论诗，以为诗贵合法，然法胜则离；贵近情，然情胜则俚。故其为诗，力追三唐、汉、魏，无诡薄之失。有《问山集》。

林侗，字同人，闽人也。县贡生。喜金石。卒，年八十八。弟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官中书。工楷法。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祯。此三人集皆佶手缮付，雕精雅为世所重。家多藏书，徐乾学辑《经解》，朱彝尊选明诗，皆就传钞。有《朴学斋集》。

黄任，字莘田，永福人。工书。口辩若悬河。有砚癖，以举人令四会，罢官归，维砚石压装。诗清新刻露，有《香草斋集》。乾隆二十七年，重宴鹿鸣。卒，年八十余。

郑方坤，字则厚，建安人。雍正元年进士。为令邯郸，屡擢至山东兖州知府。时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还本土。方坤适知登州，以为司牧者但当严奸宄之防，不得闭其谋生之路，为白大吏，弛其禁。调武定，能尽心赈务。兖州饥，复移治之。方坤记诵博，诗才凌厉，与兄方城齐名。有《蔗尾集》，又著《经稗》、《五代诗话》、《全闽诗话》、《国朝诗人小传》。

黄与坚，字廷表，太仓人。幼有奇慧，八岁，酷好唐人诗，录小本，怀袖中讽诵之。已而究心经术，遍读周、秦古书。性落落，与人交有终始。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有《忍庵集》。

吴伟业选“娄东十子”诗，以与坚为冠。十子者，周肇、许旭、王撰、王摅、王昊、王揆、王忭、王曜升、顾湄也。肇诗曰《东冈集》，旭曰《秋水集》，撰曰《三余集》，摅曰《芦中集》。

昊，为世贞后，有文藻，下笔如宿构。康熙十八年，召试授，官正字。所著曰《硕园集》。

揆，顺治中进士，所著曰《芝廛集》。忭曰《健庵集》，曜升曰《东皋集》。

湄，字伊人，亦太仓人。事母以孝闻。父梦麟，长于毛、郑之学，湄传其业。尤工诗，清丽婉约，陈瑚以为过元人。其诗曰《水乡集》。

吴雯，字天章，蒲州人，原籍辽阳。父允升，任蒲州学政，卒官，遂家焉。雯少朗悟，记览甚博，尤长于诗。游京师，父执刘体仁、汪琬皆激赏之。王士祯目为仙才。尝与叶方霭同直，诵其警句，方霭下直即趋访，名大噪。大学士冯溥出扇索诗，雯大书二绝句答之，其坦率类是。卒以不遇，不悔也。试鸿博不中选。后居母忧，以毁卒。雯著《莲洋集》，诗体峻洁，有其乡人元好问之风。据《名山记》莲洋村在华岳下，取以名集。

陶季，宝应人。初名澄，字季深，以字行，复去其一，称曰陶季。负异才，锋颖踔厉。游燕、赵、齐、鲁之郊，逾太行，浮湘、沅，所至皆有诗。士祯删定其客滇南、闽中诸诗，以高、岑、龙标相况。先是诏举鸿博，公卿争欲荐，季辞不就，以布衣终。有《湖边草堂集》及《舟车集》。

梅清，字瞿山，宣城人，宋梅尧臣后也。清英伟豁达，自力于学，以淹雅称。顺治十一年举人，试礼部不第。朝士争与之交，王士祯、徐元文尤倾倒焉。诗凡数变，自订《天延阁前后集》。年七十余，复合编《瞿山诗略》。书法仿颜真卿、杨凝式。画尤盘礴多奇气。尝作《黄山图》，极烟云变幻之胜，为当时所重。同族有梅庚者，生后于清，善八分书，亦工诗画，与清齐名。

庚字耦长。少孤，承其祖鼎祚、父朗中之传，益昌大之。施闰章见其诗，引为忘年交。康熙二十年举人，为朱彝尊所得士。性狷介，客游京师，不忘投一刺。士祯主礼闱，庚复被黜，士祯赠诗引为恨也。后知泰顺县，有惠政，民德之。

冯景，字山公，钱塘人。国子监生。善属文，千言立就。康熙时游京师，侍郎项景襄、金鼎皆遣子弟从受学。会营宫室，求楠木梁不得，有请以他木易国子监彝伦堂梁者。景上书尚书魏象枢，极陈不可，事得寝。由是冯太学生之名盛传京师。大学士索额图召欲见之，谢不往。归馆淮安邱象随家垂十年。宋荦抚江苏，礼致幕府，或纳金求为缓颊，峻却之，人益钦其品。景笃师友风义，与仁和汪煜、汤右曾交最笃。二人为给事中，多所论列，亦由景数责善有以激厉之也。王士祯转左都御史，景以受知士祯，冀其大有匡济，为书讽之。景虽布衣，不求仕进，而未尝忘当世之务。在淮安时，有水患，汤斌奉诏北上，作书陈灾状及所以致患之由，斌见书嗟赏，又尝称其文为不朽。其著述多佚，今存者《解春集》。

邵长蘅，字子湘，武进人。十岁补诸生，因事除名，旋入太学。工诗，尤致力古文辞，淘炼雅正。与景同客荤幕，长蘅亦觥觥持古议，无所贬损，时论贤之。著有《青门稿》。

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明太常卿应麟曾孙。父晋珪，诸生，以孝闻。宸英绩学工文辞，闳博雅健。屡踬于有司，而名达禁中。圣祖目宸英及朱彝尊、严绳孙为海内三布衣。侍读学士叶方霭荐应鸿博，后期而罢。方蔼总裁《明史》，又荐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极言明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之害，辞甚恺至。尚书徐乾学领《一统志》事，设局洞廷东山，疏请宸英偕行。久之，举顺天乡试。三十六年，成进士。廷对李蟠第一，严虞惇第二，帝识宸英手书，亲拔置第三人及第，授编修，年七十矣。明年，副蟠典试顺天，蟠被劾遣戍，宸英亦连坐。事未白，卒狱中。宸英性孝友。与人交，坦夷而不阿。祭酒翁叔元劾汤斌伪学，遽移书责之。著《湛园集》、《苇间集》。书法得钟、王遗意，世颇重之。

虞惇，字赞成，常熟人。幼能背诵九经、三史。既官翰林，馆阁文字多出其手。科场狱兴，虞惇诸子是科获隽，考官蟠、宸英皆其同年友。用是罣吏议镌级，间居数年。起大理寺寺副，平反内务府杀人移狱被诬者，累迁太仆寺少卿，卒官。著有《读诗质疑》。江南人刻其文曰《严太仆集》，以继明归太仆云。

黄虞稷，字俞邰，上元人，本籍晋江。七餐能诗。以诸生举鸿博，遭母丧，不与试。左都御史徐元文荐修《明史》，又修《一统志》，皆与宸英同。家富藏书。著《千顷堂书目》，为《明史艺文志》所本。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颜色黧黑，疾愈乃复。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圣祖以其世家子，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令赋乾清门应制诗，译御制松赋，皆称旨。俄疾作，上将出塞避暑，遣中官将御医视疾，命以疾增减告。遽卒，年止三十一。尝奉使塞外有所宣抚，卒后，受抚诸部款塞。上自行在遣中官祭告，其眷睐如是。

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研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尝读赵松雪自写照诗有感，即绘小象，仿其衣冠。坐客期许过当，弗应也。乾学谓之曰：“尔何似王逸少！”则大喜。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清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

贞观，字梁汾。无锡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工诗，自定集仅五言三十余篇，清微婉笃，上睎韦、柳；而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朱彝尊称词家三绝。清世工词者，往往以诗文兼擅，独性德为专长，仁和谭献尝谓为词人之词。性德后，又得项鸿祚、蒋春霖三家鼎立。

鸿祚，字莲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善词，上溯温、韦，下逮周密、吴文英。撷精弃滓，以自名其家。屡应礼部试不第。卒，年三十八。自序《忆云词》，为之序，有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

春霖，字鹿潭，江阴人，寄籍大兴。咸丰中，官东台场盐大使。工词，时方乱离，傍徨沈郁，高者直逼姜夔。困于卑官，孤介忤时，益侘傺。舟经吴江，一夕暴卒。春霖慕性德《饮水》、鸿祚《忆云》，自署水云楼，即以名其词。

宗室文昭，字子晋，饶余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辞爵读书，从王士祯游。工诗，才名藉甚。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有，撷百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芑嬰居士集》、《紫幢诗钞》。

又宗室以诗名者，蕴端，初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多罗安郡王岳乐子。封贝子。有《玉池生稿》。

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蕴端从弟。封辅国将军。有《问亭诗集》。

永忠，字良辅，又字臞仙，多罗贝勒弘明子。辅国将军。有延芬室集。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不顾也。

书誠，字实之，号椁仙，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恒子。奉国将军。有《静虚堂集》。性慷慨。不欲婴世俗情。年四十，即托疾去官。邸有余隙地，尽种蔬果，手执畚锸，从事习劳以为乐。

永＜□奎心＞，字嵩山，康修亲王崇安子。镇国将军。诗宗盛唐，书法赵文敏。晚年独居一室，不与人接。诗多散佚。

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多铎裔。封辅国公。工诗善画，通西蕃语。常画鹦鹉地图，即西洋地球图。又以《佛经》自唐时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出一本，无可校雠。乃取唐古特字译校，以复《佛经》唐本之旧，凡数百卷。著有《思元斋集》。

赵执信，字仲符，益都人。从祖进美，官福建按察使，诗名甚著。执信承其家学，自少即工吟咏。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授编修。时方开鸿博科，四方雄文绩学者皆集辇下，执信过从谈宴，一座尽倾。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出典山西乡试，迁右赞善。二十八年，坐国恤中宴饮观剧，为言者所劾，削籍归。卒，年八十余。

执信为人峭峻褊衷，独服膺常熟冯班，自称私淑弟子。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序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说者谓士祯诗尚神韵，其弊也肤。执信以思路劖刻为主，其失也纤。两家才性不同，实足相资济云。执信所著诗文曰《饴山堂集》。

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燮生四岁，授以《楚辞》，即成诵。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藩乱，又岁饥，民不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性喜山水，纵游宇内名胜几遍。年七十六，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寓吴时，以吴中论诗多猎范、陆皮毛，而遗其实，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著《已畦诗文集》。士祯谓其熔铸往昔，独立起衰。

冯廷櫆，字大木，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幼有奇童之目，读书一览辄记，尤长于诗。尝充湖广副考官，试毕，登黄鹤楼，俯江汉之流，南望潇湘、洞庭，慨然远想，赋诗百余篇，识者以为骚之遗也。平生深契者惟执信，其诗孤峭亦相类，殁后散佚。其孙德培搜辑得五百篇，名《冯舍人遗诗》。

黄仪，字六鸿，常熟人。精舆地之学。尝以班固地志所载诸川，第详水出入，其中间经历之地，备著于《水经》，然读者非绘图不能了，仍反复寻究，每水各为一图。凡都邑建署沿革、山川险易皆具焉，条缕分析，各得其理。阎若璩见之，叹曰："郦道元千古后一知己也！"若璩尝问仪："《后汉志》温县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是河南无济矣，何郦氏言之详也？"仪曰："新莽时虽枯，后复见，郦氏所谓其后水流迳通，津渠势改，寻梁脉水，不与昔同是也。杜君卿乃不信《水经》，专凭彪《志》，窃以彪特纪一时灾变耳，非谓永不截河南过也。"徐乾学修《一统志》，仪与若璩、胡渭、顾祖禹任分纂，皆地学专家。仪又订正《晋书地理志》。兼工诗词，著有《纫兰集》。

郑元庆，字芷畦，归安人。通史传，旁及金石文字。李绂、张伯行雅重其学，欲荐于朝未得也。颜鲁公书《湖州石柱记》，元庆为之笺释，甚博赡。又著《湖录》百二十卷，七易稿而后成，自谓平生精力殚于是书。平生慕郑子真之为人，自号郑谷口。晚更治经，其著书处名鱼计亭。著有《周易集说》，《诗序传异同》、《礼记集说参同》、《官礼经典参同》、《家礼经典参同》、《丧服古今异同考》、《春王正月考》、《海运议》。

查慎行，字悔余，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邃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其后圣祖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荐，诏诣行在赋诗。又诏随入都，直南书房。寻赐进士出身，身庶吉士，授编修。时族子升以谕德直内廷，宫监呼慎行为老查以别之。帝幸南苑，捕鱼赐近臣，命赋诗。慎行有句云“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俄宫监传呼“烟波钓徒查翰林”。时以比“春城寒食”之韩翃云。充武英殿书局校勘，乞病还。坐弟嗣庭得罪，阖门就逮。世宗识其端谨，特许放归田里，而弟嗣琛谪遣关西，卒于戍所。

嗣琛，字德尹。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侍讲。性警敏，数岁即解切韵谐声。诗名与慎行相将。慎行著《警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又补注《苏诗》，行于世。嗣琛著《查浦诗钞》、《音类通考》。

升，字仲韦。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少詹事。诗笔清丽。尤工书，似董其昌。有《澹远堂集》。

史申义，字叔时，江都人。少工诗，与同里顾图河齐名，称维扬二妙。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充云南乡试考官，改御史、礼科给事中，乞病归。王士祯以风雅诏后进，尝谓申义及汤右曾足传己衣钵，人称“王门二弟子”。在翰林时，圣祖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廷敬举申义、周起渭对，故又有“翰苑两诗人”之目。

起渭，字渔塘，贵阳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由检讨累迁詹事府詹事。诗才隽逸，尤肆力于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贵州自明始隶版图，清诗人以起渭为冠，而铜仁张元臣、平远潘淳亦并有诗名。

元臣，字志伊。康熙三十六年进士，由检讨累迁左谕德。有《豆村诗钞》。

淳，字元亮。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官检讨。文安陈仪与同榜，一时咸推潘诗陈笔。有《椽林诗集》。

顾陈垿，字玉停，镇洋人。少有文名，尝得徐光启《历书》，精求一月，通其术。康熙五十四年举人，以荐入湛凝斋修书。书成，议叙行人司行人。时外廷送算学三百余员候试，圣祖亲策之，得七十二人，陈垿为冠。又充乐馆纂修。雍正元年，出使山东、浙江，还督通州仓。三年，以目疾乞归，闭门撰述，四方走书币乞文者踵至。性耿介，敦于内行。居丧不饮酒食肉，不处内。沈起元官河南，延主大梁书院，引范文正忧中掌学睢阳以劝。陈垿执象山责东莱故事，谢不往也。乾隆元年，诏起官，又举鸿博，及六年设乐部，复以洞晓音律宣召，皆辞不赴，时论高之。年七十，卒。

陈垿精字学、算学、乐律，时称三绝。尝造《八矢注守图说》，谓字学居六艺之末，声音，乐也，形体，书也，而口出耳入，手运目存，则皆有数焉。学士惠士奇、通政孙勷得其书，置酒延陈垿请其说。陈垿为言经声纬音开发收闭之旨，及每矢实义，一矢未发，则声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尽而音定字死矣。二人叹为天授。少与同里王时翔为性命交，并工诗。娄东诗人大率宗吴伟业，陈垿晚出，乃自辟町畦。著《洗桐集》、《抱桐集》。

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构谗，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无失职觖望语，又见其草稿有手简吴县令却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

焯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门人著录者四百人，吴江沈彤、吴县陈景云为尤著。

景云，字少章。博闻强识，能背诵通鉴。年十七，汤斌抚吴，试士拔第一。应京兆试，不遇。馆藩邸三年，以母老辞归，遂不出，以诸生终。少从焯游，焯殁，独系吴中文献几二十年。著有《读书纪闻》及《纲目》、《通鉴》、《两汉书》、《三国志》、《文选》、韩、柳集皆有订误，共三十余卷。《文集》四卷，亦简严有法。

子黄中，字和叔。诸生。父子皆长史学，而黄中尤以才略自负。举乾隆元年博学鸿词，入都上

书，论用人、理财、治兵三端。大学士陈世倌韪其言。顷之，诏求骨鲠之士，如古马周、阳城者，世倌欲荐之，谢不应。胡天游傲睨群士，独推服黄中。示以文，每发其瑕璺，未尝有忤也。尝病《宋史》芜杂，别撰纪传表百七十卷。又著《国朝谥法考》、《阁部督抚年表》。其卒也，贫不能葬，或赙以金，妻张氏固却之，曰："奈何以贫故，伤夫子义！"遂卖所居宅以营葬。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赵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先是门人尤云鹗刻名世所著《南山集》，集中有与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又引及方孝标《滇黔纪闻》。当是时，文字禁网严，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词悖逆，遂逮下狱。孝标已前卒，而苞与之同宗，又序《南山集》，坐是方氏族人及凡挂名集中者皆获罪，系狱两载。九卿覆奏，名世、云鹗俱论死。亲族当连坐，圣祖矜全之。又以大学士李光地言，宥苞及其全宗。申乔有清节，惟兴此狱获世讥云。名世为文善叙事，又著有《孑遗录》，纪明末桐城兵变事，皆毁禁，后乃始传云。

清史稿卷四八五　列传第二七二

文苑二

诸锦沈廷芳　夏之蓉厉鹗汪沆　符曾

陈撰　赵昱　赵信王峻王延年

韩海刘大櫆胡宗绪　王灼李锴

刘文麟沈炳震弟炳巽　炳巽　赵一清

彭兆荪袁枚程晋芳　张问陶王又曾

子复　祝维诰　维诰子哲　万光泰邵齐焘

王太岳　吴锡麒　杨芳灿　杨揆　吴鼒

徐文靖赵青藜　汪越朱仕琇高澍然

蒋士铨汪轫　杨垕　赵由仪　吴嵩梁　乐钧

赵翼黄景仁　吕星垣　杨伦　徐书受

严长明子观朱筠　翁方纲

宋大樽钱林　端木国瑚　吴文溥

祁韵士张穆　何秋涛冯敏昌宋湘

赵希璜法式善孙原湘　郭麟恽敬

赵怀玉黎简张锦芳　张锦麟　黄丹书　吕端

诸锦，字襄七，秀水人。少时家贫陋，辄就读书肆，主人敬其勤学，恣所观览。顾嗣立为之延誉，名大起。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初，试鸿博，授编修。闭门撰述，不诣权要。至左赞善，遂告归。著有《毛诗说》、《飧礼补亡》、《夏小正注》及《绎尉阁集》。

先是康熙己未征博学鸿儒，得人称盛。高宗御极，复举行焉，内外荐达二百六十七人，试列一等者五人，锦第三；二等十人。明年补试，续取四人，钱塘陈兆仑、仁和沈廷芳、高邮夏之蓉，皆试列二等者也。兆仑自有传。

廷芳，字畹叔。由监生举鸿博，授编修，迁御史。奏毁都城智化寺内明阉王振造像及李贤所撰颂德碑，报可。出为登莱青道，迁河南按察使。廷芳少从方苞游，为文无纤佻之习。诗学本查慎行，著《隐拙斋集》及《十三经注疏正字》、《续经义考》等书。

之蓉，字芙裳。雍正十一年进士。举鸿博，以检讨典试福建，又督广东、湖真学政。其校士也，必以通经学古为先。

当时试一等者，刘纶居首，次则南城潘安礼、金坛于振、钱塘杭世骏；二等自兆仑等三人外，为无锡杨度汪，菏泽刘玉麟，休宁汪士湟、程恂，钱塘陈士璠，天台齐召南，会稽周长登。其续取者，一等宜兴万松龄，二等桐乡朱荃、南安洪世泽、石屏张汉。凡十九人。惟纶、玉麟官最显，而世骏、召南及兆仑尤知名于世云。

厉鹗，字太鸿，钱塘人。家贫，性孤峭，不苟合。始为诗即得佳句。于学无所不窥，一发之于诗。康熙五十九年，李绂典试浙江，得鹗卷，阅其谢表，曰："此必诗人也。"亟录之。计偕入都，尤以诗见赏汤右曾。再试礼部不第。乾隆元年，举鸿博，误写论置诗前，又报罢。其后赴都铨，行次天津，留友人查为仁水西庄，觞咏数月，不就选，归。卒，年六十一。

鹗搜奇嗜博。杨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富藏书，鹗久客其所，多《见宋人集》，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又《南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书，皆博洽详赡。诗刻练，尤工五言，有自得之趣。诗余亦擅南宋诸家之长。先世本慈谿，徙居钱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集云。鹗尝与赵信、符曾等人各为《南宋杂事诗》一百首，自采诸书为之注，征引浩博，考史事者重之。

汪沆，字师李。少从鹗受诗，亦试鸿博报罢。其后大学士史贻直将以经学荐，以母老辞。

同时浙江举鸿博未录用者，符曾，字幼鲁。官户部郎中。鄞县陈撰最推服其诗。撰，字楞山，毛奇龄弟子。以布衣荐，未就试。仁和赵昱，字功平。贡生。弟信，字辰垣。国学生。兄弟同举。家有池馆之胜，喜购书。连江陈氏世善堂书散出。皆归之。

王峻，字艮斋，常熟人。少与同里宋君玉师事陈祖范，一时并称王宋。雍正二年进士，授编修。历典浙江、贵州、云南乡试。乾隆初，改御史，拜官甫三日，劾左都御史彭维新矫诈苛鄙，直声震都下，以母忧去官，遂不出。主讲安定、云龙、紫阳书院。其学长于史，尤精地理。尝以水经正文及注混淆，欲一一厘定之，而补唐以后水道之迁变，及地名之同异，为《水经广注》，手自属稿，未暇成也。惟成《汉书正误》四卷。钱大昕谓驾三刘氏、吴氏《刊误》上也。书法模李北海，所书碑碣盛行于时。

王延年，字介眉，钱塘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初，举鸿博，后官国子监学政。十七年，会试，以耆年晋司业，赐翰林院侍讲衔。延年史学洽熟，尝补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原书不言田制，则度地居民之法亡；不言漕运，则凿渠引河之利塞；不言府兵，则耕牧战守之功隳。至于取律鸱张辽海，而陈邦瞻书不究其终；党项虎视河、湟，薛应旗书不详其始。绍建安者又如此，不可不亟正之也。杭世骏序之，比延年于唐杜君卿、宋刘仲原父云。晚年，大学士蒋溥、刘统勋皆以经学荐，又自进呈所著书，上嘉许焉。

何梦瑶，字报之，南海人。惠士奇视学广东，一以通经学古为教。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雍正八年，成进士，出宰粤西，治狱明慎，终奉天辽阳知州。性长于诗，兼通音律算术。谓蔡元定《律吕新书》，本原《九章》，为之训释。更取御制《律吕正义》研究八音协律和声之用，述其大要。参以曹廷栋琴学，为书一编。时称其决择精当。又著算迪，述梅氏之学，兼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之旨。江藩谓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

孝舆，字阮斋。乾隆元年，召试鸿博，未用。以拔贡生廷试第五，出为黔中令。治古州屯务，足茧万山中。将去，民攀辕曰："公劳苦以衣食我！"皆泣下。历锦屏、龙泉、镇远诸邑，皆有绩。卒于官。

天尺，字履先。年十七，应学使试。士奇手录其赋、诗示诸生，名大起。征鸿博，念亲老不就，以举人终。雍正时修《一统志》，与孝舆同纂《粤乘》。孝舆忤俗，被口语。天尺力白之。所居里曰石湖，世以前有范石湖，因称后石湖以别之云。

珥，字瑞一。为文长于序记，诗有别趣，书法亦工。惠士奇称之曰"南海明珠"。举鸿博，以母老，辞不试。乾隆初乡举，一试礼部，遂不出。

时粤东举鸿博者，又有番禺车腾芳，字图南。康熙末，与里人许遂同征。至京后期，即乞终养归。后为海丰学官。学使吴鸿雅重之，尝从容问其诸子颇有应试者乎，腾芳以皆失学对，吴益叹异

焉。

遂，字扬云。康熙中举人。为清河令，蠲逋赋，民德之。坐事去职。巡抚荐应鸿博，格于部议，未试归。

韩海，字伟五，亦番禺人也。雍正十一年进士，官封川教谕。大府欲荐应鸿博，海赋诗以见志，大府览诗愕然，遂不复强。海亦旋卒。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桐城人。曾祖日耀，明末官歙县训导，乡里仰其高节。其后累世皆为诸生，到大櫆益有名。始年二十余入京师，时方苞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谒者不轻许与，独奇赏大櫆。雍正中，两登副榜，竟不获举。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十五年，特以经学荐，复不录。久之，选黟县教谕，数年告归。居枞阳江上不复出，年八十三，卒。

大櫆修干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节，皆神会理解。桐城自方苞为古文之学，同时有戴名世、胡宗绪。名世被祸，宗绪博学，名不甚显。大櫆虽游苞门，传其义法，而才调独出，著《海峰诗文集》。姚鼐继起，其学说盛行于时，尤推服大櫆。世遂称曰“方刘姚”。

宗绪，字袭参。康熙末，以举人荐充明史馆纂修。雍正八年进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少孤贫，母潘苦节，课之严而有法。感愤厉学，自经史以逮律历、兵刑、六书、九章、礼仪、音律之类，莫不研穷。著《易管》、《洪范皇极疑义》、《古今乐通》、《律衍数度衍参注》、《书夜仪象说》、《岁差新论》、《测量大意》、《梅胡问答》、《九九浅说》、《正字通芟误》、《正蒙解》、《大学讲义》、《方舆考》、《南河北河论》、《胶莱河考》、《台湾考》、《两戒辨》、《苗疆纪事》等书。自为诗文曰《环隅集》，古藻过大櫆。大櫆同邑门人自姚鼐外推王灼。

灼，字滨麓。乾隆五十一年举人，选东流教谕。尝馆于歙，与金榜、程瑶田及武进张惠诸人相友善。一日见惠言《黄山赋》，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何必托齐、梁以下自域乎”！惠言遂弃俪体为古文。灼所著《悔生诗文钞》，鲍桂星为刊行焉。

李锴，字铁君，汉军正黄旗人。祖恒忠，副都统。湖广总督辉祖子。锴娶大学士索额图女，家世贵盛，其于荣利泊如也。性友爱，兄伊山、祈山仕不遂，锴省伊山戍所，累月乃归。祈山罢官还，无宅，以己屋授之，并鬻产为清宿逋。尝一充官库笔贴式，旋弃去。乾隆元年，举鸿博，未中选。十五年，诏举经学，大臣交章论荐，以老疾辞。少好山水，游踪所至，务穷其奇。苦嗜茗，为铁铛瓦缶，一奴负以从。客江南，尝月夜挟琴客泛舟采石，弹大雅之章，扣舷和之，水宿者皆惊起，人莫测其致也。锴既以屋让兄，乃筑室盘山荐青峰下，闭户耽吟，罕接人事。岁一至城中，一二日即去。居盘山二十载而殁。诗古奥峭削。著《睫巢集》，又著《原易》及《春秋通义》、《尚史》。

陈景元，字石闾，汉军镶红旗人。诗拟孟郊、贾岛。有石闾集。与戴亨、长海为“辽东三老”。

亨，字通乾，号遂堂，沈阳人，原籍钱唐。父梓，以事戍辽，见艺术传。亨，康熙六十年进士。官山东齐河县知县，以抗直忤上官，解组去。寄居京师，家益贫，晏如也。为人笃于至性，不轻然诺，夙敦风义。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有《庆芝堂诗集》。

长海，字汇川，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例予荫，长海不就。檄补户部库使，又逃，曰：“库使司帑藏，餐丰入，惧焉。逃死，非逃富贵也。”其母贤，听之，遂布衣终其身。冲远任真，趣无容心。博古多识，嗜金石书画，当意则倾囊购之。尝裘裘行吊，解裘以济戚丧。归涂见未见书，买之，复解其衣。由是中寒疾，乃夷然曰：“获多矣！”中岁爱易水雷溪之胜，筑大钵庵，因以为号。晚入京居委巷，又颜其阁曰“玉衡”，悬画四壁，对之吟讽。其诗矩矱古人，而不胶于固，断句尤冠绝一时。论诗以性情为主，举靡丽之习而空之。有《雷溪草堂诗》。乾隆九年，卒，年六十有七。

辽东以诗文名者，又有吴麟，字子瑞，号晚亭，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四十九年举人，授内阁中书。与锴同举鸿博，与修明史，纂本纪，充《明史纲目》纂修官。善诗文，兼工山水。著有《黍谷山房集》。

曹寅，字栋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累官通政使、江宁织造。有《栋亭诗文词钞》。

鲍鉁，字冠亭，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裔。乾隆初，官嘉兴海防同知。有《道腴堂全集》。

高鹗，字兰墅，亦汉军旗人。乾隆六十年进士。有《兰墅诗钞》。

至道光年则有刘文麟，字仙樵，辽阳人。九岁能诗。以进士用广东知县，总督林则徐器之。权平远，兼长乐。俗悍，喜械斗，文麟甫莅任，单舆遽入解之，众罗拜，皆释兵，俗为之易。补文昌，丁忧。再选河南沈邱。时患匪，设方略擒其渠，盗贼息迹。以忤上官劾降，遂归，主沈阳书院。论诗以婉至为宗，语必有寄托，英光伟气，一发之于诗。论者谓足继辽东三老。有《仙樵诗钞》。其门人王乃新，字雪樵，承德人。亦能诗。有《雪樵诗剩》。

沈炳震，字东父，归安人。少喜博览，读史于年月世系，人所忽者，必默识之。尝著《新旧唐书合钞》，纪传以旧书为纲，分注新书为目；旧志多舛略，则以新书为纲，分注旧书为目。又补列《方镇表》，拜罢承袭诸节目，积数十寒暑乃成。又著《二十四史四谱》：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其体出于表历，而变其旁行斜上为标目。乾隆元年，与弟炳谦皆以贡生试鸿博，报罢。逾年，卒，年五十九。卒后六年，侍郎钱陈群奏进其唐书合钞，召付书局，采录《唐书考证》中。

炳谦，字幼孜，炳震季弟也。次弟炳巽，字绎旃。著《水经注集释订讹》，据明黄省曾刊本，以己意校定之。遍检古籍，录其文字异同者，间附诸家考订之说。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释焉。初未见朱谋<土韦>本，后求得，多与之合。同时治《水经》者，有全祖望、赵一清。

一清，字诚夫，仁和人。国子监生。父昱，季父信。见《厉鹗传》。一清禀其家学，博极群书。《水经注》传写讹夺，欧阳玄、王祎称其经、注混淆，祖望又谓道元注中有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之，使文属而语不杂。又《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少二十一水。考《崇文总目》，《水经注》三十六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此二十一水，即在所佚中。于是杂采他书，证以本注，得淦、洛等十八水。又分<氵纍>水、<氵纍>余水、清、浊漳，大小辽水，增多二十一，与六典注合。为《水经注释》，又成《水经笺刊误》，以正朱谋<土韦>之失。方观承督直隶，撰《直隶河渠志》，一清所草创，而戴震要删之。其自著有《东潜文集》。

曹仁虎，字来殷，嘉定人。少称奇才。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献赋，召试列一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二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每遇大礼，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擢右中允，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一年，视学粤东。方按试连州，闻母讣，酷暑奔丧，昼夜号泣，竟以毁，卒于途。

仁虎以文字受主知，声华冠都下，屡典文衡。诗宗三唐，而神明变化，一洗粗率佻巧之习。格律醇雅，酝酿深厚，为一时所推。著有《宛委山房诗集》、《蓉镜堂文稿》。与王鸣盛、王昶、钱大昕、赵文哲及吴泰来、黄文连称“吴中七子”。鸣盛等四人皆自有传。

泰来，字企晋，长洲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用内阁中书。乞病归，筑遂初园于木渎。藏书多宋、元善本。毕沅延主关中及大梁书院，与洪亮吉辈往还唱和。其诗一本渔洋，著《有净名轩》、《砚山堂》等集。

文莲，字芳亭，上海人。官知县，有《听雨集》。

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人，初姓方，名游。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沈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著有《石笥山房集》。

自言古文学韩愈，然往往涩险似刘蜕，非其至也。俪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后数十年而有镇洋彭兆荪，以选声炼色胜，名重一时。

兆荪，字湘涵，少有才名，久困无所遇。举道光元年孝廉方正。胡克家为江苏布政使，客其所。时总督以国用不足议加赋，兆荪为克家力陈其不可，事得寝。又偕顾广圻同校元本《通鉴》及《文选》，世称其精椠。晚依曾燠两淮盐运使署。著《小谟觞馆集》，燠为点定之。

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

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沐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诙谐詄荡，人人意满，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笃于友谊，编修程晋芳死，举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

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

晋芳，字鱼门，江都人。家世业鹾。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晋芳独好儒，购书五万卷，不问生产，罄其赀。少问经义于从父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櫆。而与袁枚、商盘诸人往复唱和，甚相得也。乾隆七年，召试，授中书。十七年，成进士，以吏部员外郎为四库馆纂修。书成改编修。晚岁益穷，官京师至不能举火。就毕沅谋归计，抵关中一月卒，年六十七。晋芳于《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

张问陶，字仲冶，遂宁人，大学士鹏翮玄孙。以诗名，书画亦俱胜。乾隆五十五年进士，由检讨改御史，复改吏部郎中。出知莱州府，忤上官意，遂乞病。游吴、越，未几，卒于苏州。始见袁枚，枚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读君诗耳！"其钦挹之如此。著有《船山集》。

兄问安，字亥白。举人。家居奉母，淡于荣利。其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

王又曾，字受铭，秀水人。乾隆十六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同县钱载论诗宗黄庭坚，务绌深凿险，不堕臼科。又曾与朱沛然、陈向中、祝维诰和之，号"南郭五子"。又有万光泰、汪孟鋗、仲鈖皆与同时相镞厉，力求捐弃尘壒，毋一语相袭取。为诗不异指趣，亦不同体格。时目为秀水派，而又曾与维诰、光泰尤工。

又曾卒，其子复乞载定其诗，号《丁辛老屋集》。毕沅为之序，谓于汉、魏、六朝及唐、宋诸家外，能融会变化自成一家，取材于众所不经见，用意于前人所未发，尤又曾所独到云。

维诰，字宣臣。乾隆三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绿溪诗钞。光泰，字循初。乾隆元年举人。有《柘坡居士集》。维诰诗，全祖望称其俊雅，李锴称其醇静。光泰诗，杭世骏称其秀朗，载亦称其绮丽。盖虽宗庭坚，而锻炼精到，绝无西江槎枒诘屈之习。沛然，举人，知高安县，卒官。向中客死凉州，诗传者差少。孟鋗，进士，吏部主事；仲鈖，举人，皆有集。而复与载子世锡，维诰子哲相与称，诗守家法。世锡已见《载传》，有《麂山老屋集》。

复，字敦初。官河南鄢陵知县。有《树萱堂》、《晚晴轩二集》。沅采入《吴会英才集》。

哲，字明甫。乾隆二十五年举人。有《西涧诗钞》。

孟鋗子如洋，乾隆四十五年会试，廷试皆第一，亦与复等唱和。

邵齐焘，字叔宀，昭文人。幼异敏，甫受书即能了大义。乾隆七年进士，以编修居词馆十年。尝献《东巡颂》，时称班、扬之亚，群公争欲致门下。齐焘意度夷旷，殊落落也。年三十六，即罢归。自颜其室曰"道山禄隐"。主常州龙城书院，洪亮吉、黄景仁皆从受学。善为俪体文，气格排奡，意欲矫陈维崧、吴绮、章藻功三家之失。卒，年五十有二。著《玉芝堂集》。

王太岳，字基平，定兴人。齐焘同年进士，授检讨。由侍读出补甘肃平庆道，调西安，迁湖南按察使。调云南，擢布政使，坐事落职。命充四库馆总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检讨。后迁司业，卒。太岳莅官有惠政，尤留心水利，与齐焘最善，骈文清刚简直亦相近。有《清虚山房集》。

吴锡麒，字谷人，钱塘人。性至孝。乾隆四十年进士，授编修。累迁祭酒，以亲老乞养归。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锡麒工应制诗文，兼善倚声。浙中诗派，前有朱彝尊、查慎行，继之者杭世骏、厉鹗。二人殂谢后，推锡麒，艺林奉为圭臬焉。著有《正山房集》。全椒吴鼒尝辑录齐焘、亮吉、锡麒及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之文为《八家四六》云。此八家外，有金匮杨芳灿，

与弟揆并负时名。

芳灿，字蓉裳。母梦五色雀集庭树而生。诗文华赡，学使彭元瑞大异之。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廷试得知县，补甘肃之伏羌。回民田五反，县民马称骥应之。未发，芳灿从称骥甥马映龙侦得，立捕斩之，因城守。贼奄至，以无应，解围去。憾映龙泄其谋，扬言映龙故与通，约五日后献城也。阿桂逮映龙，将杀之，卒以芳灿言得免。叙功，擢知灵州，顾不乐外吏，入赀为户部员外郎。与修会典，益务记览。为词章，尝曰："色不欲丽，气不欲纵，沈博奥衍，斯骈体之能事矣。"丁母忧，贫甚，鬻书以归。著《芙蓉山馆诗文钞》。

揆，字荔裳。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从福康安征卫藏。官至四川布政使。有《藤花馆稿》。

鼐，字山尊。嘉庆四年进士，终侍讲学士。以母老告归，主讲扬州。亦长骈体，有《夕蔡书屋集》。

徐文靖，字位山，当涂人。父章达，以孝义称乡里。文靖务古学，无所不窥。著述甚富，皆援据经史。雍正改元，年五十七，始举江南乡试。侍郎黄叔琳典试还朝，以得三不朽士自矜，盖指文靖及任启运、陈祖范也。乾隆改元，试鸿博，不遇。詹事张鹏翀以所著《山河两戒考》、《管城硕记》进呈，赐国子监学正。十七年，征经学，入都。会开万寿恩科，遂与试，年八十六，以老寿赐检讨，给假归。卒，年九十余。其所著又有《周易拾遗》、《禹贡会笺》、《竹书统笺》诸书。

赵青黎，字然一，泾县人。九岁能文，乾隆元年，举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充浙江乡试考官。迁御史，再充浙江考官，母忧归。服阕，还台，又充湖南考官。在台前后五年，有直声。如请清屯田、归运丁、弛米禁、济民食、提耗羡归公、兴西北水利；又劾总督高斌、侍郎周学健奏开捐例，启言利之端，为害甚大。所言能持大体，不为激切之论。寻以耳疾乞休，年八十余，卒。青黎外和内严，以不欺为主。受古文义法于方苞，苞称及门中如青黎者，可信其操行之终不迷。著有《漱芳居集》、《读左管窥》，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穿穴甚深。

先是青黎同郡以史学称者，推南陵汪越，字师退。康熙四十四年举人。食贫厉节，守令咸折节致敬。不妄干谒。著《绿影草堂集》，冲淡典博。其《读史记十表》，排比旧文，钩稽微义，所得尤多。

朱仕琇，字斐瞻，建宁人。资性朗悟，而记诵拙，日可数十言，援笔为文辄立就。从南丰汪世麟学古文，临别请益，世麟曰："子但通习诸经，则世无与抗矣。"仕琇惊诧其言，遂以己意喜求之经传，旁及百家诸子书，一以昌黎为宗。副都御史雷鋐见其文，叹为醇古冲澹，近古大家，自是名大著。乾隆九年，举乡试第一。逾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出知夏津县，民为之谣曰："夏清，我公能。"在任七年，以河决，改福宁府教授。归，主鳌峰讲席者十年，卒，年六十六。

仕琇以古文辞自力，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为文者惟人。尝与友人书曰："为文在先高其志。其心有以自得，则吾心犹古人之心也，以观古人之言，犹吾言也。然后辨其是非焉，究其诚伪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于前矣。于是顺其节次焉，还其训诂焉，沈潜其义蕴焉，调和其心气焉，久则自然合之，又久则变化生之。于是文之高也，如垒土之成台，如鸿渐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仕琇与大兴朱筠及弟珪友善，筠推服其文甚至。著《梅崖文集》。

福建古文学之自仕琇。其后再传有高澍然，字雨农，光泽人。嘉庆七年举人，授内阁中书。未几，移病归。研说经传，尤笃嗜《昌黎集》。其文陈义正，言不过物，高视尘埃之表。名不如仕琇，要其自得之趣，有不求人知能自树立者。著《春秋释经》、《论语私记》、《韩文故》及《抑快轩文集》。

蒋士铨，字心余，铅山人。家故贫，四岁，母钟氏授书，断竹篾为点画，攒簇成字教之。既长，工为文，喜吟咏。由举人官中书。乾隆二十二年，成进士，授编修。文名藉甚，裘日修、彭元瑞并荐其才。旋乞病归。帝屡从元瑞询之，元瑞以士铨母老对。帝赐诗元瑞，有"江西两名士"之句。士铨感恩眷，力疾起补官，记名以御史用。未几，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二。

士铨赋性悱恻，以古贤者自厉，急人之难如不及。诗词雄杰，至叙述节烈，能使读者感泣。著《忠雅堂集》。少时与武宁汪轫、南昌杨垕为昆弟交，出入必偕，财物与共。

轫，字鱼亭，优贡生。屋，字子载，举人，本天全六番招讨宣慰使孙，雍正初，改土归流，安置江西，遂为南昌人。诗名与轫相埒。士铨甚推服之。同时有南丰赵由仪，字山南。与士铨等并称四子。其后继起者，曰东乡吴嵩梁、临川乐钧。

嵩梁，字兰雪。以举人官中书，选知黔西州。著《香苏山馆集》。声播外夷，朝鲜吏曹判书金鲁敬以梅花一龛供奉之，称为诗佛，日本贾人斥四金购其诗扇。其名重如此。

钧，初名宫谱，字元淑。嘉庆六年举人。与嵩梁同为翁方纲弟子。著《青芝山馆集》。

赵翼，字耘松，阳湖人。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乾隆十九年，由举人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大学士傅恒尤重之。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授编修。

后出知镇安府。粤民输谷常社仓，用竹筐，以权代概。有司因购马济滇军，别置大筐敛谷，后遂不革，民苦之。翼听民用旧筐，自权，持羡去，民由是感激，每出行，争肩舆过其村。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捕获百余人，付奉顾逸去，前守以是罢官。已而付奉死，验其尸良是。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翼申辨，总督怒，劾之。适朝廷用兵缅甸，命翼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傅恒既至滇，经略兵事，议以大兵渡戛鸠江，别遣偏师从普洱进。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余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如其策入告。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卒以蒇事。寻调守广州，擢贵西兵备道。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遂乞归，不复出。

五十二年，林爽文反台湾，侍尧赴闽治军，邀翼与俱。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以易子析骸入告。帝意动，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侍尧以询翼，翼曰："总兵欲内渡久矣，惮国法故不敢。今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有，全台休矣！即大兵至，无路可入。宜封还此旨。"侍尧悟，从之，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侍尧膺殊赏；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皆翼计也。

事平，辞归，以著述自娱。尤邃史学，著《廿二史札记》、《皇朝武功纪盛》、《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瓯北诗集》。嘉庆十五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卒，年八十六。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而翼有经世之略，未尽其用。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亦其才优也。

其同里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有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亮吉、星衍、怀玉自有传。

景仁，字仲则，武进人。九岁应学使者试，监试犹蒙被索句。后以母老客游四方，觅升斗为养。朱筠督学安徽，招入幕。上已修禊，赋诗太白楼。景仁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顷刻成数百言，坐客咸辍笔，时土子试当涂，闻使者高会，毕集楼下，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诗竞写，名大噪。尝自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遂游京师。高宗四十一年东巡，召试二等。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陕西巡抚毕沅奇其才，厚赀之，援例为县丞，铨有日矣，为债家所迫，抱病逾太行，道卒。亮吉持其丧归，年三十五。著《两当轩集》。子乙生，通郑氏《礼》，善书，早卒。

伦，字敦五。乾隆中进士，苍梧县知县。著有《杜诗镜铨》。星垣，字叔诺，大学士宫五世孙。乾隆五十年，辟雍礼成，进颂册，钦取一等一名，选训导。后官河间县知县。有《白云草堂集》。

严长明，字道甫，江宁人。幼奇慧。年十一，为李绂所赏，告方苞曰："国器也！"遂从苞受业。寻假馆扬州马氏，尽读其藏书。高宗二十七年南巡，以诸生献赋，赐举人，用内阁中书，入军机。长明通古今，多智数，工于奏牍，大学士刘统勋最奇其才。户部奏天下钱粮杂项名目繁多，请并入地丁征收，长明曰："今之杂项折征银，皆古正供也。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谓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征，是使民重困也。"统勋曰善，乃奏已之。大学士温福征大金川，欲长明从行，长明固辞，退。有咎之者，答曰："是将败没，吾奈何从之！"既而温福果军溃以死，随往者皆尽。

长明在军机七年，干敏异众，然亦以是见嫉。其救罗浩源事，人尤喜称之。浩源，云南粮道也。分偿属吏汪应缴所亏帑金，有诏逾期即诛。浩源缴不如数，逾期十日，牒请弛限。上下其议，时统勋主试礼部，秋曹无敢任其事者。长明因挝鼓入闱，见统勋，为言汪已捐复，将曳组绶出都，独坐浩源，义未协，宜仍责汪自缴。统勋曰："具疏稿乎？"曰："具。"即振袖出之，辞义明晰。疏入报可，狱遂解。其他事多类此。人有图其像祀之者。三十六年，擢侍读。尝扈跸木兰，大雪中失橐驼

并所装物，越日故吏以驼至。问："何以知为吾物？"曰："军机官披羊裘者独君耳。"长明劳而遣之。

后以忧归，遂不复出。客毕沅所，为定奏词。又主讲庐阳书院。博学强记，所读书，或举问，无不能对。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于情。著《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征余录》等书。

子观，字子进。嗜学，好金石文字。父乞归后，筑归求草堂，藏书二万卷，观丹黄几满。著《江宁金石记》。钱大昕甚高其品节。

朱筠，字竹君，大兴人。乾隆甲戌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由赞善大考擢侍读学士，屡分校乡会试。庚寅，典福建乡试，辛卯，督安徽学政。

诏求遗书，奏言翰林院藏《永乐大典》内多古书，请开局校辑。旋奉上谕："军机大臣议复朱筠条奏校核《永乐大典》一节，已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又朱筠所奏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及每书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即令承办各员，将各原书详细检阅，并书中要旨总叙崖略，呈候裁定；又将来书成，著名《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自此始。筠又请仿汉熹平、唐开成故事，校正《十三经》文字，勒石太学。未几，坐事降编修，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兼修《日下旧闻考》。高宗尝称筠学问文章殊过人。寻，复督学福建。归，卒，年五十有三。

筠博闻宏览，以经学、六经训士。谓经学本于文字训诂，周公作《尔雅》，《释诂》居首；保氏教六书，《说文》仅存，于是叙《说文解字》刊布之。视学所至，尤以人才经术名义为急务，汲引后进，常若不及。因材施教，士多因以得名，时有朱门弟子之目。好金石文字，谓可佐证经史。诸史百家，皆考订其是非同异。为文以郑、孔经义，迁、固史书为质，而参以韩、苏。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并为世重。筠锐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搜罗文献，表章风化，一切破崖岸而为之。好客，善饮，谈笑穷日夜酒。酣论天下事，自比李元礼、范孟博，激扬清浊，分别邪正，闻者悚然。著有《笥河集》等。

翁方纲，号覃溪，大兴人。乾隆壬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擢司业，累至内阁学士。先后典江西、湖北、顺天乡试，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嘉庆元年，预千叟宴。四年，左迁鸿胪寺卿。十二年，重宴鹿鸣，赐三品衔。十九年，再宴恩荣，加二品卿，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

方纲精研经术，尝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论语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时钱载斥戴震为破碎大道，方纲谓："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然震谓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则不尽然。"

方纲读群经，有《书》、《礼》、《论语》、《孟子附记》，并为《经义考补正》。尤精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证至精。所为诗，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其中。论者谓能以学为诗。他著有《复初斋全集》及《礼经目次》、《苏诗补注》等。

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元孙。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四库馆开，充纂修官。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

鼐工为古文。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善，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

鼐清约寡欲，接人极和蔼，无贵贱皆乐与尽欢；而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学品兼备，推鼐无异词。尝仿王士祯《五七言古体诗选》为《今体诗选》，论者以为精当云。自告归后，主讲江南紫阳、钟山书院四十余年，以诲迪后进为务。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加四品衔。二十年，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九经说》十七卷，《老子》、《庄子章义》，《惜抱轩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卷，《三传补注》三卷，《法帖题跋》二卷，《笔记》四卷。

子景衡，举人，知县。有隽才，鼐故工书，景衡学其笔法，能乱真。

吴定，字殿麟，歙县人。举孝廉方正，与姚鼐相友善，论文严于法。鼐每为文示定，定所不可，必尽言，得当乃止。定尝语陈用光曰：“先生虚怀善取，为文尚如是，其为学可知矣。”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集》六卷。

鲁九皋，原名仕骥，字絜非，新城人。尝从鼐问古文法，又使其甥陈用光及鼐门。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山西夏县，以积劳致疾卒。所著曰《山木居士集》。

用光，字硕士。嘉庆六年进士，由编修累官礼部侍郎。笃于师友谊，尝为姚、鲁两师置祭田，以学行重一时。著有《太乙舟文集》。

当嘉、道间，传古文法者，有宜兴吴德旋、上元梅曾亮诸人，曾亮自有传。德旋，字仲伦，诸生。以古文鸣。与阳湖恽敬、永福吕璜以文相砥砺。诗亦高澹绝俗，有《初月楼集》。

宋大樽，字左彝，仁和人。弱岁，刲股愈母疾，让产其弟。乾隆三十九年举人，为国子监助教，以母老引疾归。豪于饮酒，善鼓琴，时时出游佳山水，助其诗兴。其诗由唐人而上溯之，极于古歌谣而止，才力足以相俪。有《茗香论诗》、《学古集》、《牧牛村舍诗钞》。

同县钱林，字金粟。嘉庆十三年进士，由编修至侍读学士，左迁庶子。林熟于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盐榷、钱法诸大政。诗亦酝酿于汉、魏、六朝。阮元督学浙江，称为华实兼茂之士。著《文献征存录》、《玉山草堂诗集》。

端木国瑚，青田人。青田故产鹤，国瑚生而清傲似鹤，其大父字之曰鹤田。阮元督学得之，恒夸示人曰：“此青田一鹤也！”命赋使署定香亭，赋成，一时传诵。国瑚好学深思，通天文之奥。尝被召相山陵，叙劳官中书。道光十三年进士，选用知县，性不耐剧，投牒就原官。著《周易指》，属稿二十六年而后成。诗才清丽，有《太鹤山人集》。又著《周易葬说》、《地理元文》，后颇悔之，不轻为人营葬。

吴文溥，字澹川，嘉兴贡生。亦以诗名。其为人有韬略，超然不群，能作苏门长啸。著《南野堂集》。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自少读书，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戢山、南雷之说。熟于明季朝政始末，往往出于正史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继游朱筠门，筠藏书甚富，因得纵览群籍，与名流相讨论，学益宏富。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其于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尝与戴震、汪中同客冯廷丞宁绍台道署，廷丞甚敬礼之。

学诚好辩论，勇于自信。有《实斋文集》，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皆得体要，为世所推。

章宗源，字逢之。乾隆五十一年大兴籍举人，其祖籍亦浙江也。尝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积十余年始成。稿为仇家所焚，仅存史部五卷。

后百有余年，有姚振宗，字海槎，山阴人。著《汉艺文志》、《隋经籍志考证》，能订宗源之失。又补《后汉》、《三国》两《艺文志》。目录之学，卓然大宗。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

而学诚同时有归安吴兰庭，字胥石。乾隆三十九年举人。稽古博闻，多所纂述。尝以宋吴缜著有《五代史记纂误》，因更取薛居正《旧史》参校，为《纂误补》四卷。同邑丁杰邃于经，兰庭熟于史，一时有“丁经吴史”之目。嘉庆元年，与千叟宴。他所著又有《五代史考异》、《读通鉴笔记》、《南雪草堂集》。

祁韵士，字鹤皋，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编修，擢中允，大考改户部主事。嘉庆初，以郎中监督宝泉局。局库亏铜案发，戍伊犁。未几，赦还。卒于保定书院，年六十五。

韵士幼喜治史，于疆域山川形胜、古人爵里名氏，靡不记览。弱冠，馆静乐李氏，李藏书十余椟，多善本，韵士寝馈其中五年，益赅洽。既入翰林，充国史馆纂修。时创立《蒙古王公表传》，计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外扎萨克喀尔喀等二百余旗，以至西藏及回部纠纷杂乱，皆无文献可征据。乃悉发库贮红本，寻其端绪，每于灰尘垒积中忽有所得，如护异闻。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者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八年而

后成书。又别撰《藩部要略》，以年月编次。盖《传》仿《史记》，而《要略》仿《通鉴》。李兆洛序之，谓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矣。及戍伊犁，有所纂述，大兴徐韵士又著《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皆考证古今，简而能核。外有《万里行程记》、《己庚编》、《书史辑要》、《诗文集》。

张穆，字石洲，平定州人。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著《蒙古游牧记》，用史志体，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论者谓二书足相埒。又以《魏书地形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挩失舛驳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书未成，其友何秋涛为补辑之。又著顾炎武、阎若璩《年谱》、《乌斋诗》、《文集》。

秋涛，字愿船，光泽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留心经世之务。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后复详订图说，起汉、晋讫道光，增为八十卷。文宗垂览其书，锡名朔文备乘。召见，擢员外郎、懋勤殿行走，旋以忧去。同治改元，年三十九，卒。又著《王会篇笺释》、《一镫精舍甲部稿》。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亦秋涛在官时创稿云。

冯敏昌，字伯术，钦州人。童年补诸生。翁方纲按试廉州，以拔贡选入国学。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编修。大考，改户部主事，调补刑部。性至孝友，闻父丧，一痛呕血，大雪，徒跣竟日。方纲忧曰："敏昌万无生理！"则持其母夫人书促令归省。及丁内艰，庐墓久，遂不复出。

平生足迹半天下，尝登岱，题名绝壁；游庐阜，观瀑布；抵华岳，攀铁纡，跻＜□山童＞峡。在河阳时，亲历王屋、大行诸山。又以北岳去孟县不千里，骑骏马直造曲阳飞石之巅，穷雁门、长城而返。最后宿南岳庙，升祝融峰，观云海。其悱恻之情，旷逸之抱，一寓于诗。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孟县志》、《华山小志》、《河阳金石录》。学者称鱼山先生。

其后岭南以诗名家者，有嘉应宋湘，字焕襄。嘉庆四年进士。以编修曲试四川、贵州。出知典靖府。教属地种木棉，人称"宋公布"。署广南、永昌，皆有绩。永昌湾甸土州知州死，远族景在东谋袭其职，据境专杀自恣，如是者五六年。当事怯，莫敢发。民、夷赴诉，湘请诸镇帅，不允，乃率僚属游宴栖贤山，从容赋诗，密约乡兵乘夜兼行，出不意，擒在东斩之，费银八千两，不取偿公家，边隅以靖。终湖北督粮道。诗学少陵，有《不易居集》。

敏昌同时又有赵希璜，字渭川，长宁人。少读书罗浮山，与顺德黎简友善。乾隆四十四年举人。知安阳县，邑志久未修，希璜聘武亿共成之。纪昀推其体例合古法。末附《金石录》十二卷，尤精确。希璜工诗，著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钞》。

法式善，字开文，蒙古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检讨，迁司业。五十年，高宗临雍，率诸生七十余人听讲，礼成，赏赍有差。本名运昌，命改今名，国语言"竭力有为"也。由庶子迁侍读学士，大考降员外郎，阿桂荐补左庶子。性好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顾数奇，官至四品即左迁。其后两为侍讲学士，一以大考改赞善，一坐修书不谨贬庶子。遂乞病归。

所居后载门北，明李东阳西涯旧址也。构诗龛及梧门书屋，法书名画盈栋几，得海内名流咏赠，即投诗龛中。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著《清秘述闻》、《槐厅载笔》、《存素堂诗集》。平生于诗所激赏者，舒位、王昙、孙原湘，作《三君子咏》以张之，然位艳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著《天真阁集》。

原湘，字子潇，昭文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未仕。

同时江苏与原湘负才名者，有吴江郭麟，字祥伯。附监生。一眉莹白如雪，风采超俊。家贫客游，人争倒履。诗学李长吉、沈下贤，词尤清婉。著《灵芬馆集》。尝病潘昂霄金石例之隘，因据洪氏《隶释》为《金石例补》，又撰词品十二则，以继司空表圣之《诗品》。

恽敬，字子居，阳湖人。幼从舅氏郑环学，持论能独出己见。乾隆四十八年举人，以教习官京师。时同县庄述祖、献可、张惠言，海盐陈石麟，桐城王灼集辇下，敬与为友，商榷经义，以古文鸣于时。既而选令富阳，锐欲图治，不随群辈俯仰。大吏怒其强项，务裁抑之，令督解黔饷。敬曰："王事也。"怡然就道。后遭父丧。服阕，选新喻。吏民素横暴，绳以法，人疑其过猛。已乃进秀异士与论文艺，俗习大变。调知瑞金，有富民进千金求脱罪，峻拒之。关说者以万金相啖，敬曰："节

土苞苴不逮门，吾岂有遗行耶！”卒论如法。由是廉声大著。卓异擢南昌同知。敬为人负气，所至辄忤上官，以其才高优容之，然忌者遂衔之次骨。最后署吴城同知，坐奸民诬诉隶诈财失察被劾。忌者闻而喜曰：“恽子居大贤，乃以赃败耶！”

敬既罢官，益肆其力于文，深求前史兴坏治乱之故，旁及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会其友惠言殁，于是敬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为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安不并力治之？”其文盖出于韩非、李斯，与苏洵为近。卒，年六十一。著《大云山房稿》。其治狱曰《子居决事》，附集后。

赵怀玉，字亿孙，武进人，尚书申乔四世孙。乾隆中召试举人。授中书。久之，出为青州府同知，以忧归，终于家。性坦易，工古文辞。尝自言不敢好名为欺人之事，不敢好奇为欺世之学。恽敬称其文无有杂言詖义离真反正者。著《有生斋文集》。

黎简，字简民，顺德人。十岁能诗。益都李文藻令朝阳，见简诗，曰：“必传之作也。”劝令就试。学使李调元得其《拟昌黎石鼎联句》，奇赏之。补弟子员，人号之曰黎石鼎。久之，膺选拔。寻丁外艰，遂终于家，足不逾岭。海内名流，钦其高节。袁枚负盛名，游罗浮，邀与相见，谢不往也。著《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所与交同邑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端皆以诗名。

锦芒，字粲夫。乾隆中进士，官编修。通《说文》，喜金石文字。弟锦麟，字瑞夫。举人。兄弟并为翁方纲所器异。锦麟以赋“碧天如水雁初飞”句得名，时呼张碧天。早卒，锦芳著《逃虚阁诗钞》，与钦州冯敏昌、同邑胡亦常称“岭南三子”。

丹书，字廷授。亦以诗受知调元。贡优行，事亲孝，居丧能尽哀。后举于乡。至都，朝贵争延之，辞不就。尝曰：“贫与富交则损名，贱与贵交则损节。”晚官教谕，兼工书画。著《鸿雪斋诗钞》。

端，字介卿。岁贡生，穷老不遇。著《迟删集》。

亦常，字同谦。举人。落第南归。与戴震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手写震所著书，谋刊之。多啖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抵家卒。有《赐书楼集》。

张士元，字翰宣，震泽人。工古文辞，师法归有光。岁正，陈其集几上，北面拜之。又用归氏评点《史记法》，上推之《左氏》，下逮韩、欧，无不合者。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久不第，留京师馆董诰第八年。诰主会试，欲令士元出门下，不能得也。姚文田督学江南，士元与有旧，戒诸子勿应试。年老，铨教谕，以耳聩谢不就。曰：“国家设学校，使师弟子相从讲学，岂漫以廪禄振寒生哉？”乃归老烂谿之上，撰述自娱。学者称鲈江先生。

性淡泊寡交，独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以学问相切劘。姚鼐见其文，亦拟之震川。卒，年七十，著《嘉树山房集》。

同邑张海珊，字越来；张履，字渊甫：皆举人。海珊道光元年乡试解首，榜发，已前卒。其论学以宋贤为归，又耻迂儒寡效，自农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势所在，及漕粮利弊，悉心究讨。三吴亢旱港涸，一日北风大作，水入，纠众筑堤储之，岁以有秋。著《小安乐窝集》、《丧礼问答》、《火攻秘录》。

履，海珊门人也。传海珊之学，尤精《三礼》。其议礼之文，皆犁然有当，非徒习训诂名物者。官句容训导。著《积石山房集》。

清史稿卷四八六　列传第二七三

文苑三

张澍邢澍莫与俦子友芝陆继辂

从子耀遹　彭绩洪颐煊兄坤煊　弟震煊

沈尧　陈潮　李图李兆洛承培元　宋景昌

缪尚诰　六承如钱仪吉弟泰吉包世臣

施国祁黄易瞿中溶　张廷济　沈涛　陆增祥

董佑诚方履箴　周仪暐俞正燮赵绍祖

方东树族弟宗诚　苏惇元　戴钧衡

鲁一同子赓谭莹熊景星　黄子高

莹子宗浚吴敏树杨彝珍周寿昌

李希圣斌良锡缜　李云麟何绍基

孙维朴　李瑞清冯桂芬王颂蔚　叶昌炽

张澍，字介侯，武威人。父应举，有孝行。嘉庆四年，澍年十八。成进士。是科得人最盛，澍选庶吉士，文词博丽。散馆改知县，初令玉屏，以病归。叙防河劳，选屏山。摄兴文，丁父艰。再起，知永新。署临江通判，坐征解缓，罢官。开复，补泸溪，复以忧去。

澍性亢直，所至辄有声。在黔时，巡抚初彭龄过县，澍杖其仆之索金者。座主蒋攸铦督四川，甫下车，举劾属吏，风采严峻。澍上书论其循情市恩，黜陟不当，以此官不遂。务博览经史，皆有纂著。游迹半天下，诗文益富。留心关、陇文献，搜辑刊刻之。纂《五凉旧闻》、《三古人苑》、《续黔书》、《秦音》、《蜀典》，而《姓氏五书》尤为绝学。自著诗文外，又有《诗小序翼》、《说文引经考证》。

同时甘肃有与之同名者，曰邢澍，字雨民，阶州人也。两人学派亦略相近。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南安知府。好古博闻，孙星衍辑《寰宇访碑录》，多资于澍。著有《关右经籍考》、《两汉希姓录》、《金石文字辨异》、《守雅堂集》。

莫与俦，字犹人，独山州人。少有志操，兄殁，持期服，有与试。嘉庆四年，朱珪、阮元总裁会试。所拔取多朴学知名士，与俦亦以是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令盐源县。俗，富民买田好择取无税者，贫民往往粥产存赋，久辄逃亡。与俦责赋富人，而贳其隐占罪。又上言河西宁远子税所府隶横征病民，得裁去。木里喇吗左所有山产银铜，布政使符县开矿，与俦持不可，以为矿山实土官经堂所据，奸民所呈地图距经堂远，实无矿，开厂聚众，滋扰夷境，贪小利，贾大衅，事诚不便。大吏檄与俦覆勘，至则矿山果在经堂右。其众严兵以待，既瞻与俦貌，聆其温语，皆解甲罗拜。县令至，土司例有供馈，尽却之，又悬诸禁。比还，老幼遮道献酒，填咽不得前。举治行卓异，以父忧去。母老，遂请终养。

久之，被吏部檄复起，自请改教授，选遵义。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旦暮进诸生而诏之："学以尽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听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论，穷神达化，不越洒埽应对日用之常。至六艺故训，则国朝专经大师，实迈近古。"其称江、阎、惠、陈、段、王父子，未尝隔三宿不言，听者如旱苗之得膏雨。其后门人郑珍及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为西南大师。与俦著《二南近说》，诗文散佚。友芝记其言行为《过庭碎录》。

友芝，字子偲，家世传业，通会汉、宋。工诗。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友芝亦乐易近人，癯貌玉立，而介特内含。道光十一年举人，在京师远迹权贵。胡林翼、曾国藩皆其旧好，留居幕府，评骘书史外，荣利泊如也。咸丰时，尝选取县令，弃去。至是中外大臣密疏荐其学行，有诏征至，复谢不就。卒，年六十一。著《黔诗纪略》、《遵义府志》、《声韵考略》、《郘庭诗抄》、《宋元旧本经眼录》、《樗茧谱注》、《唐本说文木部笺异》。

陆继辂，字祁孙，阳湖人。幼孤，生母林严督之，非其人，禁勿与游。甫成童，出应试。得识丁履恒，归告母，母察其贤，始令与结。其后益交庄曾诒、张琦、恽敬、洪饴孙辈，学日进。嘉庆五年举人，选合肥训导。以修《安徽省志》叙劳，迁贵溪令，三年引疾归。继辂仪干秀削，声清如唳鹤。不以尘务经心，惟肆力于诗。清温多风，如其人也。

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然继辂选七家古文，以为惠言、敬受文法于钱伯坰，伯坰亲业刘大櫆之门；盖其渊源同出唐、宋大家，以上窥史、汉、桐城、阳湖，皆未尝自标异也。继辂著《崇百乐斋集》、《合肥学舍札记》。

从子耀遹，字劭文。县学生。工为诗，喜金石文字，与继辂齐名。其为人韬敛精采，而遇事侃侃无所挠。游公卿间，尤长尺牍。尝客陕西巡抚幕，教匪反滑县，那彦成过长安，闻耀遹名，即请见，为陈机宜数十事，因属具草以闻，多施行。道光初，举孝廉方正，选阜宁教谕，卒。有《双白

燕堂集》、《金石续编》。

继辂所钞七家文者，大樾、惠言、敬外，则方苞，姚鼐、朱仕琇、彭绩也。

绩，字秋士，长洲人。品诣孤峻。乾隆末，穷而客死。无子，年四十四。族子绍升曰："人之吊先生者，悲其穷。吾独谓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文采，其英亦元结、孟郊之匹，未见其穷也。"有《秋士遗集》。余六人皆自有传。

洪颐煊，字旌贤，临海人。少时自力于学，与兄坤煊、弟震煊读书僧寮，夜就佛灯讲诵不辍。学使阮元招颐煊、震煊就学行省，名日起。嘉庆六年，充选拔贡生。入赀为州判，权知新兴县事。适阮元督粤，知颐煊学优非吏才，延致幕府，相与咨诹经史。后卒于家。性喜聚书，广购岭南旧本至三万余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观。著《礼经宫室答问》、《孔子三朝记》、《管子义证》、《汉志水道疏证》、《读书丛录》、《台州札记》、《筠轩诗文集》。

坤煊，字载厚。乾隆末，以拔贡生举乡试，题名后十余日卒。

震煊，字百里。精《选》学，诗才敏赡。阮元修《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皆任其役。后颐煊十二年充选拔生。既廷试，贫不克归，遂以客死。著《夏小正疏义》。

邓显鹤，字子立，新化人。少与同里欧阳绍洛以诗相厉，游客四方，所至倾动。嘉庆九年举人。厌薄仕进，一以撰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学者称之曰湘皋先生。内行修，事兄白首无间，抚其子勤于己子。尤笃于师友风义。尝以为洞庭以南，服领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汲汲彰显，若大谴随其后。凡所著有《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朱子五忠祠传略》及《续传》、《明季湖南殉节传略》。又《易述》、《毛诗表》、《南村草堂诗文集》，共数百卷。晚授宁乡训导。卒，年七十五。

同时万希槐，字蔚亭，黄冈人。以廪膳生官南漳训导。通经史百家言，著《十三经证异》，《困学纪闻集证》，陈嵩庆推为王氏功臣。

周济，字保绪，荆溪人。好读史，喜观古将帅兵略，骑射击刺艺绝精。嘉庆十年进士。或谓之曰："对策语幸无过激。"济曰："始进，敢欺君乎！"及廷对，纵言天下事，字逾恒格。以三甲归班选知县，改就淮安府教授。上丁释奠，礼毕，知府王毂就殿门外升舆，济趋前阻之，知府不怿去，济遂引疾归。是秋冒赈事发，自毂以下吏皆得罪，济以先去免。淮南北盐枭充斥，总督孙玉庭知济能，以防抚事属之。济集营弁，勒以兵法，奸民皆敛迹。已而叹曰："咸务不理其本，徒缉私，私不可胜缉也。"因谢去。济与李兆洛、张琦、包世臣订交。当是时，数吴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世臣、济两人。

济虽以才自喜，一日尽屏豪习，闭门撰述，成《晋略》八十卷，例精辞洁，于攻取防守地势多发明论赞中，非徒考订已也。晚复任淮安教授，遴秀童教以乐舞，礼成，观者盈千。周天爵移督湖广，邀济偕行。道卒，年五十九。

陈鹤，字鹤龄，元和人。操行修洁，亦精史学。嘉庆元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出无车马。与栖霞牟昌裕、阳山郑士超有"工部三君子"之目。熟于明代事，辑《明纪》六十卷。未成，卒。后八卷其孙克家续成之。克家，道光末举人。官中书。后参张国梁军事，殉难。赠知府衔。

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编修。简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松留心文献，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于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其书，赐名《新疆事略》，特旨赦还。御制序付武英殿刊行。道光改元，起内阁中书，洊擢郎中，补御史，出知榆林府。未几，卒。他所著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新疆赋》共数十卷。

松喜延誉后进。其客有沈尧者，字子惇，乌程人。优贡生。性沈默，足不越关塞，好指画绝域山川。初为何凌汉、陈用光所赏拔。入京师，馆于松。松称其地学之精。歙程恩泽尝读《西游记》，拟为文疏通其说。及见尧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叹曰："遐荒万里在目前矣！"遂阁笔。尧客死，

张穆哀其遗著，为《落颿楼稿》。

陈潮，字东之，泰兴人。通经，工小篆，又擅《周髀》之学。尝夜登高台窥星象，不寐。游京师，亦卒于松寓。

李图，字少伯，掖县人。以拔贡生官直隶无极县知县，谢病归。图读书，十行俱下，天才卓越。工诗古文词，力屏近世浮靡之习。尝曰："文非司马子长，诗非苏、李，不足为师法也。"徐松为济南泺源书院山长，见图诗，叹曰："三百年来无此作矣！"著有《鸿桷斋诗文集》。山左称诗者，王士祯、赵执信以后，以图为巨擘云。

李兆洛，字申耆，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令凤台，俗犷悍多盗，地接蒙城、阜阳，远者至百八十里，官或终任不一至。兆洛亲行县，辨其里落繁耗、地亩广袤饶瘠，次第经理之。焦冈湖，汉芍陂也，滨淮，易为灾。乃增堤防，设沟闸，岁以屡丰。择耆老劝民孝谨，优奖之。于僻远设义学，为求良师。其捕盗，尤为人所喜称。尝骑率健勇出不意得其魁，因察而抚用之。兆洛尝曰："凤、颍、泗民气可用，拣集五千人，方行天下有余矣。然唯其豪能使之，官帅至千里外，必客兵势胜足相钤制乃可。"兆洛在县七年，以父忧去，遂不出。主讲江阴书院几二十年，以实学课士，其治经学、音韵、训诂，订舆图，考天官历术及习古文辞者辈出。如江阴承培元、宋景昌、缪尚诰、六承如等，皆其选也。

兆洛短身硕腹，豹颅刚目，望之若不可近，而接人和易，未尝疾言遽色。资恤故旧穷乏无不至。藏书逾五万卷，皆手加丹铅，尤嗜舆地学。其论文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因辑《骈体文钞》。其序略云："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迁变，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夫沿其流极而诉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卒，年七十一。其自著曰《养一斋集》。所辑有《皇朝文典》、《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地理韵编》。

培元，字守丹。优贡生。著《说文引经证例》、《籀雅》、《经滞揭橥》。

景昌，字冕之。县学生。著《星纬测量诸篇》。

尚诰，字芷卿。举人。著《古韵谱》、《双声谱》、《经星考》。

承如及族人严，皆贡生。兆洛订《舆地图》，六氏两生所手绘也。

钱仪吉，字衍石，嘉兴人，尚书陈群曾孙。父福胙，侍读学士。仪吉生有五色文禽翔其室故，初名逵吉，后易焉。嘉庆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改户部主事，累迁至工科给事中。皆能举其职，因公罢归。

仪吉治经，先求古训，博考众说，一折衷本文大义，不持汉、宋门户。尝著《经典证文》。《说文雅厌》、《雅厌》者，以十九篇之次，写九百四部之文，而以经籍传注推广之。其读史，补晋《兵志》、《朔闰》诸表，撰《三国晋南北朝会要》，体例视徐天麟有所出入，不限断以本书。又仿宋大珪《名臣琬琰碑传集》，得清臣工文儒等八百余人，辑录之为《碑传集》。后卒于大梁书院，年六十八。

从弟泰吉，字警石。少孤，执丧尽哀礼，与仪吉以学行相磨，远近盛称"嘉兴二石"。为诗文原本情性，读其辞，知其于孝友最深也。以廪贡生得海宁州学训导。居间务读书，自经史百氏下逮唐、宋以来诗文集，靡不博校。以其学语诸生，诸生之贤且文者大附。尝修学宫，以费所羡修《海昌备志》。既又得民间节孝行者千余事为旌之，曰："吾职也。"再三请，必得乃已。为训导几三十年，不以枝官自放旷。粤寇陷浙，往依曾国藩，卒于安庆。著《曝书杂志》、《甘泉乡人稿》。仪吉子宝惠，泰吉子炳森，皆能世其学。

包世臣，字慎伯，泾县人。少工词章，有经济大略，喜言兵。嘉庆十三年举人，大挑以知县发江西。一权新喻，被劾去。复随明亮征川、楚，发奇谋不见用，遂归。卜居金陵。世臣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钜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初，海盗蔡牵犯上海，镇道迎世臣阅沿海岛屿。见黄浦停泊商船千艘，遂建运可救漕弊之议。

游袁浦，值河事亟，箸《策河四略》。是时盐法以两淮为大，私枭充斥，议者争言缉私。世臣拟多裁盐官，惟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督灶户，不分畛域，仿现行铁硝之例，听商贩领本地官印照，赴场缴课买盐，州县具详，运司存核，则场官不能乾没正课；而转输迅速，则盐价必锐减；私盐皆输官课，课入必倍。以之津贴办公，并增翰、詹、科、道廉俸，为计甚便。

其论西北水利曰："今国家南漕四百万石，中岁腴田二百万亩所产也。有田四百万亩，岁入与佃半之，遂当全漕。先减运十之一，粜其谷及运资置官屯，递减至十年，则漕可罢，赋可宽。以其盈余量加赋饷，而官可廉，兵可练。不然，漕东南以赡西北，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积众怒。东南大患，终必在此。"

世臣能为大言。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皆为世所珍贵。著有《小倦游阁文集》，别编为《安吴四种》。

齐彦槐，字梅麓，婺源人。嘉庆十三年召试举人，明年成进士，选庶吉。散馆，授金匮令。毁淫祠，岁旱，勤振务。擢苏州府同知，陈海运策，巡抚召诘之，修举以对，巡抚不能难，终以更张寝其事。后十余年，改行海运，仍仿其法焉。尝制浑天仪、中星仪，并各为之说，及龙尾、恒升二车，便民运水。又著《北极星纬度分表》、《海运南漕丛议》、《梅麓诗文集》。

姚椿，字春木，娄县人。父令仪，四川布政使，又屡参戎幕。椿高才博学，幼随父游历诸行省，洞知闾阎疾苦，慨然欲效用于世。

以国子监生试京兆，日与洪亮吉、杨芳灿、张问陶辈文酒高会，才名大起。顾试辄不遇。既，又受学于姚鼐，退而发宋贤书读之，屏弃夙习，壹意求道，泊如也。尝得宝应朱泽沄遗著，叹曰："此真为程、朱之学者。"亲诣其墓拜之，申私淑之礼。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不就。主书院讲席，以实学励诸生。其论文必举桐城所称，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文之用有四：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司深美。"其录清代人文八十余卷，一本此旨。著有《通艺阁录》、《晚学斋文录》。

顾广誉，字维康，平湖人。优贡生，举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寇乱，未廷试。广誉慕其乡张履祥、陆陇其之为人，刻意厉行。其治经一依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遗法。著《学诗详说》，用力至勤。又悯晚近丧祭礼废，恩纪衰薄，昏娶潜侈逾度，乃变通古礼，酌时俗之宜，成《四礼榷疑》八卷。姚椿推为一时宗匠。有《悔过斋文稿》。卒于上海龙门书院。

张鉴，字春冶，归安人。巡抚阮元筑诂经精舍西湖，鉴及同里杨凤苞、施国祁肄业其中，皆知名。嘉庆初，副榜贡生。元剿海寇，振两浙水灾，一资鉴赞画。时方议海运，鉴力主之。以为河运虽安，费钜；海运费省，得其人熟习海道，未尝不安。乃著《海运刍言》，凡料浅占风之法，定盘望星之规，放洋泊舟之处，考之甚悉，侍郎英和亟称其书。道光四年，河决高家堰，漕运阻。英和遂奏行海运，多用鉴说。卒，年八十三。著《十五经从说》、《西夏纪事本末》、《眉山诗案广证》。

凤苞，字傅九。元编《经籍纂诂》，凤苞与分纂。熟明季事，尝为《南疆逸史跋》十二篇，传于时。晚馆郡城陈氏，其书室为郑元庆鱼计亭，人以为元庆复生云。

国祁，字非熊。与凤苞皆廪膳生。国祁病《金史》芜杂，积二十余年，成《金史详校》。以其帙繁，乃列举条目为《金源札记》。又作《元遗山集笺》、《金源杂事诗》。国祁工诗文，善填词。家贫，为人主计市肆中。有一楼，颜曰吉贝居，著书其中，毁于火，著述多烬。

黄易，字小松，钱塘人。父树谷，以孝闻，工隶书，博通金石。易承先业，于吉金乐石，寝食依之，遂以名家。官山东运河同知，勤于职事。尝得《武班碑》及武梁祠堂石室画像于嘉祥，乃即其地起武氏祠堂，砌石祠内。又出家藏精拓双钩锓木。凡四方好古之士得奇文古刻，皆就易是正，以是所蓄甲于一时。自乾、嘉以来，汉学盛行，群经古训无可搜辑，则旁及金石，嗜之成癖，亦一时风尚然也。

瞿中溶，字木夫，嘉定人。为钱大昕女夫。尤邃金石之学。官湖南布政司理问，搜奇访僻于人迹罕至之境，所获益多。著有《孔庙从祀弟子辨证》、《汉魏蜀石经考异辨正》、《说文地名考异》、《古泉山馆彝器图录》、《钱志补正集》、《古官印考证》、《古镜图录》、《续汉金石文编》，凡二十余种。

张廷济，字叔未，嘉兴人。嘉庆三年，举乡试第一。应礼部试辄蹶，遂归隐，以图书金石自娱。建清义阁，藏庋古器，名被大江南北。

沈涛，字西雍。与廷济同邑。嘉庆十五年举人。咸丰初，署江西盐法道。粤贼攻南昌，随巡抚张芾城守。围解，授兴泉永道，未到官，卒。涛尚考订之学，喜金石，著《常山贞石志》、《说文古本考》。

陆增祥，字星农，太仓人。道光三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至辰永沅靖道。踵王昶《金石萃编》成《金石补正》百二十卷，凡三千五百余通。又著《砖录》一卷。其订正金石款识名物，何绍基服其精。

董祐诚，字方立，阳湖人。生五岁，晓九九数。稍长，善属文。游陕西，成华山神庙赋，一时传诵。其学于典章、礼仪、舆地、名物皆肆力探索，而尤精历算，尽通诸家法。特善深沈之思，书之钩棘难读者，一览辄通晓，复能出新意，阐曲隐，补罅漏。嘉庆二十三年举人。越五年卒，年三十三。

佑诚读诸史历志，因著《三统衍补》。复取《三统》以次迄明《大统》、《万年》、《回回》各术，拟撰五十三家历术，属稿未成，其兄基诚取已成五种附《水经注图说》刊之。其所著算学，有《割圜连比例术图解》、《斜弧三边求解补术》、《堆垛求积术》若干种。

基诚，字子诜。进士。由刑部郎中出知开封府。工词章，与祐诚文合刊曰《移华馆骈体文》。

方履篯，字彦闻，大兴人。与佑诚同年举人，为令闽中。初试吏署永定，里豪胡凤兆掘族人父棺，并杀其子，名捕不得。履篯至，为书谕之，凤兆自首，遂论如法。调闽县，会旱，祷雨烈日中，体丰硕，中暑卒。履篯亦以骈文著称。尤嗜金石文字，所积几万种，有《伊阙石刻录》、《富蘅斋碑目》、《河内县志》、《万善花室集》。

周仪暐，字伯恬，阳湖人。嘉庆初举人，宣城训导。擢知山阳县，调凤翔。能诗。有《夫椒山馆集》。

其后又有吴颉鸿，字嘉之。道光中进士，官代州知州；庄绶度，字眉叔，进士，户部主事；赵申嘉，字芸酉；陆容，字蓉卿；徐廷华，字子楞；汪士进，字逸云；周仪颢，字叔程，举人，即仪暐弟也。号“毗陵后七子”，其名位亚于前七子。

俞正燮，字理初，黟县人。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兖州谒孙星衍。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壳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

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藻为刻十五卷，名曰《癸巳类稿》，又有《存稿》十五卷，山西杨氏刻之。弟正禧，亦举人。多义行，文学与正燮齐名。

赵绍祖，字琴士，泾县人。年十二，受知学使朱筠，补诸生。筠授以《说文》，曰：“读此日无过十字。读注疏，亦无过十页。必精造乃已。”绍祖熟于史事，尝应布政使陶澍聘，修《安徽省志》，详赡有法。道光初，年七十，举考廉方正。又十二年，卒。注有《通鉴注商》、《新旧唐书互证》、《金石跋》、《安徽金石记》、《泾川金石记》、《金石文正续钞》。

汪文台，字士南。与正燮同县，相善。宗汉儒，以《论语》邢疏疏略，因取证古义，博采子史笺传，依韩婴《诗传》例作论语外传。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谓有益于后学，然成于众手，时有驳文，别为表识，作《校勘记识语》，寄示阮元，元服其精博，礼聘之。又尝《纂辑七家后汉书》、《淮南子校勘记》及《脞稿》，皆行于世。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九。

汤球，字伯玕，亦黟人。少耽经史，从正燮、文台游，传其考据之学。通历算星纬，耻以艺名。尝辑郑康成逸书九种、刘熙《孟子注》、刘珍等《东观汉记》、皇甫谧《帝王考记》、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球读史用力于《晋书》尤深，广搜载籍，补晋史之阙，成书数种。同治六年，举孝廉方正。光绪七年，卒，年七十八。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年五六岁，母病不食，亦不食。父咯血，刲臂肉和药进，父察其色

动，泣曰：“固知儿有是也！”既孤，大母犹在堂，孝敬弥至。居丧一遵礼制，柴瘠傈然。著《丧礼正俗文》、《祭仪》，为家法。抚寡妹嗣子，教养尽二十年。其他行多类此。尝以挽回世运，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经术，其说经，不袒汉、宋，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道光八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钟昌馆德舆于家，语人曰：“四农乃吾师也。”大挑以知县分安徽，未到官卒，年五十五。

初，阮元总督漕运，招之，谢不往。后朱桂桢、周天爵皆号为名臣，折节愿纳交，德舆远引避之，以为义无所居也，天爵喟然有望尘之叹。其所与游，若永丰郭仪霄、建宁张际亮、震泽张履、益阳汤鹏、歙徐宝善，皆一时之选。德舆诗文精深博奥，有《养一斋集》。

门人清河吴昆田，字云圃。举人，刑部员外郎。晚年家居，贼犯清河，团练防守，邑赖以安。著《漱六轩集》。

张维屏，字子树，番禺人。工诗，计偕入都，翁方纲赏异之。与黄培芳、谭敬昭称“粤东三子”。道光二年进士，改官知县，署黄梅。江水溃堤，乘小舟勘灾，水急舟冲溜，挂树免。民为谣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调补广济，公费一资漕折，民若之，势不可革，引疾去。汪廷珍语人曰：“县官不愿收漕，世罕见也！”丁艰服阕，愿就闲，援例改郡丞，权南康。建太白、东坡祠庐山，暇则集诸生谈艺，以风雅寓规劝焉。未一载，复罢归。筑听松园，颓然不与世事，癖爱松，又号松心子。见松形奇古，辄下拜。精书法，朝鲜、小吕宋得其书，咸宝爱之。卒，年八十。有《松心草堂集》、《国朝诗人征略》。培芳，香山人。

敬昭，字子晋，阳春人。顺德黎简者，以诗名海内，敬昭赋《鹏鹤篇》投之，简叹为异才。嘉庆二十二年进士，官户部主事。著《听云楼集》。

同时广东以学行名者，又有高要李泰来，字子大。生二十月，能即事诵古经，语无不切。嘉庆十八年拔贡生。绝意进取，学使李棠阶高其品，屏驺从徒走就见，询以挽回风俗之道。泰来为书数千言复之，棠阶表其庐，下教高要令，岁时存问。自惠士奇礼下胡方后，此为再见焉。著《端州金石略》、《昨梦斋》、《诗义堂》各集。

梅曾亮，字伯言，上元人。少时工骈文。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力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间以规曾亮，曾亮自喜，不为动也。久之，读周、秦、《太史公书》，乃颇寤一变旧习。义法本桐城，稍称参以异己者之长，选声练色，务穷极笔势。道光二年进士，用知县，援例改户部郎中。居京师二十余年，与宗稷辰、朱琦、龙启瑞、王拯、邵懿辰辈游处，曾国藩亦起而应之。京师治古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而国藩又从唐鉴、倭仁、吴廷栋讲身心克治之学，其于文推挹姚氏尤至。于是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未几，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卒，年七十一。以增为刊其诗文，曰《柏枧山房集》。

同，字异之。少孤，母邹以节孝闻。同善属文，有经世之志，称姚门高足弟子。尝拟《言风俗书》、《筹积贮书》，为一时传诵。道光五年，陈用光典试江南，同中式。用光语人曰：“吾校两江士，独以得一异之自憙耳。用光亦鼐弟子也。同卒，年四十七。著《因寄轩集》。子嗣复，字小异，能世其业，兼通算术。

鼐门下著籍者众，惟同传法最早。其于同里，则亟称刘开之才。

开，字明东。以孤童牧牛，闻塾师诵书，窃听之，尽记其语。塾师留之学，而妻以女。年十四，以文谒鼐，有国士之誉，尽授以文法。游客公卿，才名动一时。年四十，卒。著《孟涂集》。子继，字少涂。有信义。遍走贵势求刻其父书，以此《孟涂集》益显。

宝山毛岳生，字申甫。用难荫改文学生。孤贫，以孝闻。自力于学，未弱冠，赋《白雁诗》，得名。亦从鼐学古文，以钩棘字句为工。有《休复居集》。

汤鹏，字海秋，益阳人。道光二年进士。初喜为诗，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汉、魏、六朝、唐，无不形规而神絜之，有诗三千首。既，官礼部主事，兼军机章京。旋补户部主事，转员外郎，改御

史。意气蹈厉，其议论所许可，惟李德裕、张居正辈，徒为词章士无当也。于是勇言事，未逾月，三上章。最后以言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非国体，在已奉旨处分后，罢御史，回户部，转郎中。是时英吉利扰海疆，求通市。鹏已黜，不得言事，犹条上三十事于尚书转奏，报闻。

鹏负才气，郁不得施，乃著之言，为《浮邱子》一书。立一意为干，一干而分数支，支之中又有支焉，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寻蹑要眇，一篇数千言者九十余篇，最四十余万言。每遇人辄曰："能过我一阅《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二十四年，卒。同时有张际亮者，亦以才气磊落闻。

际亮，字亨甫，建宁人。少孤，伯史业贾，以其才，资之读书。补诸生，肄业福州鳌峰书院，院长陈寿祺器之。寻试拔贡，入京师，朝考报罢，而时皆啧啧称其诗。龉使曾燠以事至，召之饮。燠以名辈自处，纵意言论，同坐赞服，际亮心薄之。燠食瓜子粘须，一人起为拈去，际亮大笑，众惭。既罢，复投书责燠不能教后进，徒以财利奔走寒士门下。燠怒，毁于诸贵人，由是得狂名，试辄不利。乃遍游天下山川，穷探奇胜，以其穷悉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沈雄悲壮。十八年，乡试者约："张际亮狂士不可中。"而际亮已易名亨辅，中式。拆卷，疑欲去之，副考官申解而止。及来谒，果际亮也，主试者愕然。会试复报罢。际亮故与桐城姚莹善。二十三年，闻莹以守土事被诬下狱，入都急难。及事白而际亮疾笃，以所著《思伯子堂诗集》属莹，遂卒。其后莹子浚昌辑而刊之，都三十二卷。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璱人，仁和人。父丽正，进士，官苏松兵备道，为段玉裁婿，能传其学。巩祚十二岁，玉裁授以《说文》部目。巩祚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而说经必原本字训，由始教也。初由举人援例为中书。道光时成进士，归本班。洊擢宗人府主事，改礼部。谒告归，遂不出。官中书时，上书总裁论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势，订《一统志》之疏漏，凡五千言。后复上书论礼部四司政体宜沿革者，亦三千言。其文字聱桀，出入诸子百家，自成学派。所至必惊众，名声籍籍，顾仕宦不达。年五十，卒于丹阳书院。著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

魏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二年，举顺天乡试。宣宗阅其试卷，挥翰褒赏，名藉甚。会试落第，房考刘逢禄赋《两生行》惜之。两生者，谓源及龚巩祚。两人皆负才自喜，名亦相埒。源入赀为中书，至二十四年成进士。以知州发江苏、权兴化。二十八年，大水，河帅将启闸。源力争不能得，则新击鼓制府，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士民德之。补高邮，坐迟误驿递免。副都御史裘甲三奏复其官。咸丰六年，卒。

源兀傲有大略，熟于朝章国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驰骋往复，四座皆屈。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河果北流。又作《筹鹺篇》上总督陶澍，谓："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邻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非变法曷以裁费"？顾承平久，挠之者众。迨汉口火灾后，陆建瀛始力主行之。

源以我朝幅员广，武功实迈前古，因借观史馆官书，参以士大夫私著，排比经纬，成《圣武记》四十余万言。晚遭夷变，谓筹夷事必知夷情，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等，成《海国图志》一百卷。他所著有《书古微》、《诗古微》、《元史新编》、《古微堂诗文集》。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宗诚，字存之，从兄弟也：皆诸生。东树曾祖泽，拔贡生，为姚鼐师。东树既承先业，更师事鼐。当乾、嘉时，汉学炽盛，鼐独守宋贤说。至东树排斥汉学益力。阮元督粤，癖学海堂，名流辐凑，东树亦客其所，不苟同于众。以谓："近世尚考据，与宋贤为水火。而其人类皆鸿名博学，贯穿百氏，遂使数十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又著《书林扬觯》，戒学者勿轻事著述。

东树始好文事，专精治之，有独到之识，中岁为义理学，晚耽禅悦，凡三变，皆有论撰。务尽言，惟恐词不达。年八十，卒于祁门东山书院。他所著有《大意尊闻》、《向果微言》、《昭昧詹言》、《仪卫轩集》。凡数十卷。东树博极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殁，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宗诚能古文，熟于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与道为一。咸丰时寇乱，转徙不废学，益留心兵事吏

治。著《俟命录》，以究天时人事致乱之原，大要归于植纲常、明正学，志量恢如也。山东布政使吴廷栋见之，聘为子师。倭仁、曾国藩皆因廷栋以知宗诚。倭仁为师傅，写其书数十则，进御经筵。国藩督直隶，奏以自随。令枣强十余年，设乡塾，创敬义书院，刻邑先正遗著，举孝子、悌弟、节妇，建义仓，积谷万石，皆前此未有也。国藩去，李鸿章继任，亦不以属吏待之，有请辄施行。尝岁旱，已逾报灾期，手书为民请，并及邻郡邑，不以侵官自嫌，卒得请普免焉。举治行卓异，不赴部，自免归。以学行诏后进，人有一善，奖誉之不容口。勤于纂述，逾时越月辄成帙。著柏堂经说、笔记、文集百五十余卷。诏加五品卿衔，从安徽学政请也。其同县友人又有苏惇元，字厚子；戴钧衡，字存庄：皆东树弟子。

惇元，咸丰元年孝廉方正。其学近张杨园，文似方望溪。编有《杨园》、《望溪年谱》。所著曰《四礼从宜》、《逊敏录》、《诗文集》。

钧衡，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自谓生方、姚之乡，不敢不以古文自任。与惇元重订《望溪集》，增集外文十之四。其后荣成孙葆田更得遗稿若干篇刻之，方氏一家之言备矣。钧衡有经济才，与国藩为友，著书传补商，国藩亟称之。避寇临淮，妻李、妾刘皆殉难，钧衡呕血卒，年未四十。有《蓉州集》、《味经山馆诗文钞》。

鲁一同，字通甫，清河人。善属文，师事潘德舆。道光十五年举人。时承平久，一同独深忧，谓："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风烈不纪。一旦有缓急，莫可倚仪"。既，再试不第，益研精于学。凡田赋、兵戎诸大政，及河道迁变、地形险要，悉得其机牙。为文务切世情，古茂峻厉，有杜牧、尹洙之风。漕督周天爵见之，曰："天下大材也，岂直文字哉！"曾国藩尤叹异之。

试礼部，入都，国藩数屏驺从就问天下事。粤逆踞金陵也，同年生吴棠方宰清河，一同为草檄，传示列县，辞气奋发，江北人心大定。江忠源师抵庐州，友人戴钧衡为书通国藩之指，欲其起佐忠源。一同谢不出，复书极论用兵机宜，谓当缓金陵，专攻旁郡。其后大兵筑长围，其旦夕破金陵，一同独决其必败。未几，果溃裂，苏、浙沦发，已而国藩克安庆，复金陵，一如所论。同治二年，卒，年五十九。著《邳州志》、《清河志》、《通甫类稿》。

子赟，字仲实。诸生，文有家法。善综核，知府章仪林议减清河赋，苦繁重，叩赟。赟为剖析条目，退草三千言，明旦献之。仪林惊喜，因请主办，三年而成。又佐修安东水道，役竣，费无毫发溢。

谭莹，字玉生，南海人。弱冠应县试，总督阮元游山寺，见莹题壁诗，惊赏，告县令曰："邑有才人，勿失之！"令问姓名，不答。已而得所为赋以告元，元曰："是矣。"逾年，元开学海堂课士，以莹及侯康、仪克中、熊景星、黄子高为学长。莹性强记，述往事，虽久远，时日不失，博考粤中文献，友人伍崇曜富于赀，为汇刻之，曰《岭南遗书》五十九种，曰《粤十三家集》，曰《楚南耆旧遗诗》，益扩之为《粤雅堂丛书》。莹为学长三十年，英彦多出其门。道光二十四年，举于乡，官化州训导。久之，迁琼州教授，加中书衔。少与侯康等交莫逆，晚岁陈沣与之齐名。著《乐志堂集》。

景星，字伯晴，亦南海人也。以诗见赏于元。顾其意恨文士绵弱，学骑射技击。以举人终学官，无所试，一假书画自娱。

子高，字叔立，番禺人。优贡生。精小篆，喜考证金石。藏书多异本。

莹子宗浚，字叔裕。工骈文。同治十三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初举于乡，齿尚少。莹课令读书十年，乃许出仕。授以马氏通考，略能记诵。既，入翰林，督学四川，又充江南副考官。以伉直为掌院所恶，出为云南粮储道。宗浚不乐外任，辞，不允。再权按察使，引疾归，郁郁道卒。

吴敏树，字本深，巴陵人。父达德，岁歉，贷贫民谷逾万石，不偿，有名湖、湘间。敏树生而好学，为文章力求岸异，刮去世俗之见。道光十二年，举于乡。时梅曾亮倡古文义法京师，传其师姚氏学说。敏树起湖湘，不与当世士接手，录明昆山归氏文成册。既，入都，与曾亮语合。于是京师盛传敏树能古文。曾国藩官京师，与敏树交最笃，既出治军，欲使参幕事，辞不赴。

敏树貌温而气夷，意趣超旷，视人世忻戚得丧无累于其心。以大挑选浏阳训导，旋自免去。时

登君山江楼，倘佯吟啸。学者称南屏先生。著《柈湖文录》。卒，年六十九。

敏树之友以文名者，曰杨彝珍，字性农，武陵人。父丕复，举人，官石门训导，著《历代舆地沿革》。彝珍，道光末进士，选庶吉士，改兵部主事。与曾国藩、左宗棠往还，好奔走声气。重宴鹿鸣，赏四品卿。年九十余，卒。有《移芝室集》。

周寿昌，字应甫，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咸丰初，洊擢至侍读。时粤寇犯湖南，督师赛尚阿逗遛不战，上疏劾之，一时推为敢言。迨寇踞金陵，分党北犯，命随办畿防务。乡民十七人阑入城，当事者侦获，以贼谍论，寿昌廉得实，趣令释之。或疑失要人旨，且得罪，寿昌曰："我岂以人命阿权贵哉？"卒释之。穆宗亲政，疏请躬行典礼，戒逸豫，报闻。

寿昌精核强记，虽宦达，勤学过诸生。笃嗜班固书，涂染无隙纸，成《汉书注校补》五十卷，易稿十有七。又有《后汉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思益堂集》。官终内阁学士。

李希圣，字亦园，湘乡人。以进士官刑部主事。嗜学，初治训诂，通《周官》、《春秋》、《谷梁》，史习《新旧唐书》，法《骚》、《选》。诗多凄艳，似玉谿。好读书，通古今治法，慨然有经世之志。尝纂《光绪会计录》以总综财赋。又草《律例损益议》，张百熙等皆极重之。光绪末，卒。

斌良，字笠畊，号梅舫，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闽浙总督玉德子。由荫生历官刑部侍郎，为驻藏大臣。善为诗，以一官为一集，得八千首。其弟法良汇刊为《抱冲斋全集》。称其早年诗，风华典赡，雅近竹垞、樊谢。迨服官农部，从军灭滑，诗格坚老。古体胎息汉、魏、韩、杜、苏、李，律诗则纯法盛唐。秉臬陕、豫，奉召还都，时与陈荔峰、李春湖、叶筠潭、吴兰雪唱酬，诗境益高。奉使蒙藩，跋马古塞，索隐探奇，多诗人未历之境，风格又一变，以萨天锡、元遗山自况。阮元为序，亦颇称之。

法良，字可庵。梅曾亮称其诗学东坡，得清旷之气，而运以唐贤优游平夷之情。有《沤罗庵诗集》。

锡缜，原名锡淳，字厚安，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咸丰六年进士。由户部郎中授江西督粮道，为驻藏大臣，乞病归。工书，善诗文。著有《退复轩诗文集》。

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正白旗人。以诸生从曾国藩督师剿粤匪，累功至副都统。时新疆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以云麟任之。署伊犁将军。治边皆著绩，为言官劾罢。云麟性刚使气，少好游，遍历五岳，归著《旷游偶笔》一卷。纪游诗有奇气，初谒国藩，适遇其子不为礼，云麟怒批之。国藩延入谢过，使独领一军。左宗棠奏调，亦称其有将才。云麟时被酒狂言，与世多忤。罢归后，卒贫困死。有诗集，《西陲西行》。

道、咸以来，满洲如观成，字苇杭，瓜尔佳氏。有《瓜亭杂录》、《语花馆诗集》。鄂恒，字松亭，伊尔根觉罗氏。有《求是山房集》。震钧，字在廷，改名唐宴，瓜尔佳氏。有《渤海国志》、《天咫偶闻》。英华，字敛之，赫佳氏，正红旗人。博学善诗文，工书法。著书立说，中外知名。有《安蹇斋集》、《万松野人言善录》等。蒙古盛元，字恺廷，巴鲁特氏。有《南昌府志》、《杭营小志》、《怡园诗草》。汉军宗山，字啸梧，鲁氏。有《窥生铁斋诗集》、《希晦堂遗文》。皆以诗文名。

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尚书凌汉子。道光十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绍基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颇器赏之。历典福建、贵州、广东乡试，均称得人。咸丰二年，简四川学政。召对，询家世学业，兼及时务。绍基感激，思立言报知遇，时直陈地方情形，终以条陈时务降归。历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书院，教授生徒，勖以实学。同治十三年，卒，年七十又五。

绍基通经史，精律算。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于《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廷坚。嗜金石，精书法。初学颜真卿，遍临汉、魏各碑至百十过。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自成一家，世皆重之。所著有《东洲诗文集》四十卷。

弟绍京，字子愚。亦工书，笔法颇似其兄。

孙维朴，字诗孙。以副贡为中书，累至道员。工书画，字摹其祖。久寓沪，国变后，卒，年八十余。

与维朴同时以书名海上者李瑞清，字梅庵，临川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道员，分

江苏，摄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宣统三年，武昌乱起，江宁新军亦变，合浙军攻城。官吏潜遁，瑞清独留不去，仍日率诸生上课如常。布政使樊增祥弃职走，以瑞清代之。急购米三十万斛饷官军，助城守，设平粜局，赈难民。城陷，瑞清衣冠坐堂皇，矢死不少屈。民军不忍加害，纵之行。乃封藩库，以鈆与籍属之士绅，积金尚数十万也。自是为道士装，隐沪上，匿姓名，自署曰清道人，鬻书画以自活。瑞清诗宗汉、魏，下陟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尝谓作篆必目无二李，神游三代乃佳。丁巳复辟，授学部侍郎。又三年卒，谥文洁。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人。道光二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丁母忧。服阕，文宗御极，用大臣荐召见。旋丁父忧，服甫阕而金陵陷。诏募赀团练于乡，以克复松江府诸城功晋五品衔，擢右中允。赴京，期年告归。同治元年，以治团功加四品衔。乱定，复以耆宿著书裨治加三品衔。

桂芬少工骈体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辞。于书无所不窥，尤留意天文、地舆、兵刑、盐铁、河漕诸政。初佐某邑令治钱谷，以事不合拂衣去，入两江总督陶澍幕。自未仕时已名重大江南北。及粤贼陷苏州，避居上海。时大学士曾国藩治军皖疆。苏州士大夫推钱鼎铭持书乞援，陈沪城危状，及用兵机宜，累数千言，其稿，桂芬所手创也。国藩读之感动，乃遣李鸿章率师东下。既解炉上围，进克苏州，皆辟以为助。桂芬立会防局，调和中外杂处者。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尝从容为鸿章言吴人粮重之苦，往往因催科破家。会松江知府方传书亦上书，谓：“江苏自南宋籍没诸王大臣田，官征其租，延及元代，官田民田淆乱，租额浸淫入赋额，民既苦之；其后张士诚又尽攘诸豪田为官产，明太祖平吴，怒吴人附士诚，依田租私籍数定税，乃重困。雍正、乾隆间，尝再议减，然及地丁。今傥乘民乱后核减浮粮，疲民大悦，贼势且益衰。”鸿章以闻。有诏减苏、松、太米赋三之一，常、镇十一，著为令。

桂芬性恬澹，服官仅十年，然家居遇事奋发，不避劳怨。凡浚河、建学、积谷诸举，条议皆出其手。先后主讲金陵、上海、苏州诸书院，与后进论学，昕夕忘倦。精研书数，尝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罗经，以步田绘图。又以江南清丈用部颁五尺步弓，田多溢额，乃考会典定用旧行六尺步弓量旧田，新颁者量新涨沙田。著《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孤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校邠庐抗议》、《显志堂诗文集》，都数十卷。同治十三年，卒。

王颂蔚，字芾卿，长洲人。光绪五年进士，选庶吉士。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皆称颂蔚才。散馆，改官户部，补军机章京。暇辄从事著述。尝于方略馆故纸堆中见殿板初印明史残本，眉上粘有黄签，审为乾隆朝拟撰考证未竟之本。因多方搜求，逐条厘订，芟其繁冗，采其精要，成《明史考证捃逸》四十余卷。光绪十八年，试御史第一，军机处奏留。颂蔚思立言抒忠谠，转郁郁不乐。尝派充工程监督差，例有分馈，颂蔚独却之，曰：“我辈取与之间，贵自审慎，不可随俗浮沉。昔陈稚亭先生官部曹时，印结公项，且犹不取，矧此实为厂商之贿赂乎？”

二十一年，中日衅起，战事多北洋大臣主之。会翁同龢复入军机，乃进言曰：“读圣祖、高宗圣训，凡事关军务者，皆由中朝谋定后动。今日战局既成，非直隶一省事，岂能悉诿之北洋乎？”及议和，颂蔚益为悲愤，尝曰：“今之败绩，徒归咎于师之不练，器之不利，犹非探本之论。频年以来，盈廷习泄沓之风，宫中务游观之乐，直臣摈弃，贿赂公行，安有战胜之望？此后偿金既巨，民力益疲，恐大乱之不在外患而在内忧矣。”明年，卒。著有《写礼庼文集》、《诗集》、《读碑记》、《古书经眼录》各一卷，《明史考证捃逸》四十二卷。

叶昌炽，字鞠裳，元和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至侍讲，督甘肃政，边地朴陋，昌炽校阅尽职。以裁缺归，著书终老。国变后五年，卒。著有《藏书纪事诗》六卷，《语石》十卷，《邠州大佛寺题刻考》二卷，均考订精确。

管礼耕，字申季。岁贡生。父庆祺，从陈奂游。礼耕笃守家学，尤长训诂。尝言唐以正义立学官，汉、魏、六朝遗说，积久泰半阙不完。凡所考见，独存释文，而今本踳驳非其旧，思综稽群籍为校证，未及半而卒。

袁宝璜，字瑰禹，元和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官刑部主事。通经、小学，兼及算术。著书亦

未成而卒。

李慈铭，字爰伯，会稽人。诸生，入赀为户部郎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时朝政日非，慈铭遇事建言，请临雍，请整顿台纲。大臣则纠孙毓汶、孙楫，疆臣则纠德馨、沈秉成、裕宽，数上疏，均不报。慈铭郁郁而卒，年六十六。

慈铭为文沈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

方琦，字子珍。光绪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学湖南。年四十，卒于京邸。方琦学有本末，汲汲于古，述造无间岁时。治《易》郑注，《诗》鲁故，尔雅汉注，又习《大戴礼记》。其治淮南王书，方以推究经训，搜采许注，拾补高诱。再三属草，矻矻十年，实事求是。有《淮南许注异同诂》、《许君年表》、《汉孳室文钞》、骈文、诗词。

谭廷献，字仲修，仁和人。同治六年举人。少负志节，通知时事。国家政制典礼，能讲求其义。治经必求西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木＞栝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与慈铭友善，相唱和。官安徽，知歙、全椒、合肥、宿松诸县。晚告归，贫甚。张之洞延主经心书院，年余谢归，卒于家。

李稷勋，字姚琴，秀山人。光绪二十四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会试同考官，精衡鉴，重实学，颇得知名士。累官邮传部参议，总川汉路事。博学善古文，尝受诗法于王闿运，而不囿师说。专步趋唐贤，意致深婉，得风人之遗。慈铭尝称赏之。有《甓庵诗录》四卷。

张裕钊，字廉卿，武昌人。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咸丰元年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曾国藩阅卷赏其文，既，来见，曰："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已而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寤前此所为犹凡近，马迁、班固、相如、杨雄之书，无一日不诵习。又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以上窥汉隶，临池之勤，亦未尝一日辍。国藩既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以治文为事。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益闳以汉赋之气体，尤善裕钊之文。尝言"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谓裕钊及吴汝纶也。

裕钊文字渊懿，历主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成就后学甚众。尝言："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世以为知言。著《濂亭文集》。

裕钊门下最知名者，有范当世、朱铭盘。当世，字肯堂，江苏通州诸生。能诗，汝纶尝叹其奇横不可敌。著《范伯子诗文集》。铭盘，字曼君，泰兴举人。叙知州。其学长于史，兼工诗古文。著《晋会要》一百卷，《朝鲜长编》四十卷，及《桂之华轩诗文集》。

与裕钊同时者，有杨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为文不足跻裕钊，而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文如其人。以举人官黄冈教谕，加中书衔。尝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积资，藏书数十万卷，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水经注图》、《水经注要删》、《隋书地理志考证》、《日本访书志》、《晦明轩稿》、《邻苏老人题跋》、《望堂金石集》等。

吴汝沦，字挚父，桐城人。少贫力学，尝得鸡卵一，易松脂以照读。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同治四年进士，用内阁中书。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久乃益奇之，尝以汉祢衡相拟。旋调直隶，参李鸿章幕。时中外大政常决于国藩、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汝纶手。

寻出补深州，丁外内艰。服除，补冀州。其治以教育为先，不惮贵势，籍深州诸村已废学田为豪民侵夺者千四百余亩入书院，资膏火。聚一州三县高材生亲教课之，民忘其吏，推为大师。会以忧去，豪民至交通御史以坏村学劾奏，还其田。及莅冀州，仍锐意兴学，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

辅。又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泄积水于滏，以溉田亩，便商旅。时时求其士之贤有文者礼先之，得十许人。月一会书院，议所施为兴革于民便不便，率不依常格。称疾乞休。

鸿章素重其人，延主莲池讲席。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尝乐与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章者，亦踔海来请业。会朝旨开大学堂于京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荐汝纶加五品卿衔总教务，辞不获，则请赴日本考学制。既至其国，上自君、相及教育名家，妇孺学子，皆备礼接款，求请题咏，更番踵至。旋返国，先乞假省墓，兴办本邑小学。堂规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

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原而竟其委。于经，则《易》、《书》、《诗》、《礼》、《左氏》、《谷梁》、《四子书》，旁及小学音韵，各有诠释。于史，则《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国语》、《国策》皆有点校，尤邃于《史记》，尽发太史公立言微旨。于子，则老、庄、荀、韩、管、墨、《吕览》、《淮南》、《法言》、《太玄》各有评隲，而最取其精者。于集，则《楚辞》、《文选》、汉魏以来各大家诗文皆有点勘之本。凡所启发，皆能得其深微，整齐百代，别白高下，而一以贯之。尽取古人不传之蕴，昭然揭示，俾学者易于研求；且以识夫作文之轨范，虽万变不穷，而千载如出一辙。

其论文，尝谓："千秋盖世之勋业皆寻常耳，独文章之事，纬地经天，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唯此为难。"又谓："中国之文，非徒习其字形而已，缀字为文，而气行乎其间，寄声音神采于文外。虽古之圣贤豪杰去吾世邈矣，一涉其书，而其人之精神意气若俨立乎吾目中。"务欲因声求气，凡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循乎机势之自然，以渐于精微奥＜⿸宀交＞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于用，悉举学问与事业合而为一；而尤以瀹民智自强亟时病为兢兢云。著有《易说》二卷、写定《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文集》四卷、《诗集》一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及点勘诸书，皆行于世。

汝纶门下最著者为贺涛，而同时有萧穆，亦以通考据名。

穆，字敬孚。县学生。其学博综群籍，喜谈掌故，于顾炎武、全祖望诸家之书尤熟。复多见旧椠，考其异同，朱墨杂下。遇孤本多方劝刻，所校印凡百余种。有《敬孚类稿》十六卷。

涛，字松坡，武强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官刑部主事。以目疾去官，初汝纶牧深州，见涛所为《反离骚》，大奇之，遂尽授以所学，复使受学于张裕钊。涛谨守两家师说，于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尤必以词章为贯澈始终，日与学者讨论义法不厌。与同年生刘孚京俱治古文，涛言宜先以八家立门户，而上窥秦、汉；孚京言宜先以秦、汉为根柢，而下揽八家，其门径大略相同。涛有《文集》四卷。

孚京，字镐仲，南昌人。有《文集》六卷。

林纾，字琴南，与畏庐，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少孤，事母至孝。幼嗜读，家贫，不能藏书。尝得《史》、《汉》残本，穷日夕读之，因悟文法，后遂以文名。壮渡海游台湾，归客杭州，主东城讲舍。入京，就五城学堂聘，复主国学。礼部侍郎郭曾炘以经济特科荐，辞不应。

生平任侠，尚气节，嫉恶严。见闻有不平，辄愤起，忠恳之诚发于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伏流涕。逢岁祭，虽风雪勿为阻。尝蒙赐御书"贞不绝俗"额，感幸无极，誓死必表于墓，曰"清处士"。忧时伤事，一发之于诗文。

为文宗韩、柳。少时务博览，中年后案头唯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其由博反约也如此。

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尝曰："古文唯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于无穷。若分画秦、汉、唐、宋，加以统系派别，为此为彼，使读者炫惑莫知所从，则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于枯淡，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唯积理养气，偶成一篇，类若不得已者，必意在言先，修其辞而峻其防，外质

而中膏，声希而趣永，则庶乎其近矣。”纾所作务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而其真终不可自閟。尤善叙悲，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论者谓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

所传译欧西说部至百数十种。然纾故不习欧文，皆待人口达而笔述之。任气好辨，自新文学兴，有倡非孝之说者，奋笔与争，虽胁以威，累岁不为屈。尤善画，山水浑厚，冶南北于一炉，时皆宝之。纾讲学不分门户，尝谓清代学术之盛，超越今古，义理、考据，合而为一，而精博过之。实于汉学、宋学以外别创清学一派。时有请立清学会者，纾抚掌称善，力赞其成。甲子秋，卒，年七十有三。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有《畏庐文集》、《诗集》、《论文》、《论画》等。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保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众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保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游渡訾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越二年，避拳乱南归。

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三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

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同时有辜汤生，字鸿铭，同安人。幼学于英国，为博士。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兼涉群籍。爽然曰：“道在是矣！”乃译四子书，述春秋大义及礼制诸书。西人见之。始欢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张之洞、周馥皆奇其才，历委办议约、浚浦等事。旋为外务部员外郎，晋郎中，擢左丞。

汤生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者也。”又谓：“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微中国礼教不能弭此祸也。”汤生好辨，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穷无所之，日人聘讲东方文化，留东数年，归。卒，年七十有二。

清史稿卷四八七　列传第二七四

忠义一

格布库阿尔津等济三瑚密色等

清天命、天聪年间，明御史张铨，监军道张春，均以被擒不屈，听其自尽，载诸实录，风厉天下。厥后以明臣来归者，有功亦入《贰臣传》；死军事之尤烈者，于京师祀昭忠祠；褒贬严矣。文武一二品以上，既入《大臣传》，以下则另编《忠义列传》，翰林院职掌，凡自一二品以下，或死守土，或死临阵，备载出身、官阶、殉难时地，及予谥、建祠、赠官、荫后。二百数十年，综八千余人，略以类别。

入关之先，如降服乌喇、哈达、索伦、叶赫诸部落为特音珠等二十人是。征朝鲜则劳汉等十人是。其伐明也，自天命三年至崇德八年，始克抚顺，屡逼近畿，分下山西、山东诸郡县，尤以沈阳、大陵河、皮岛、松山数役为大，为西佛莱百六十二人是。

顺治元年，定鼎燕京，后追击流贼、奠定各省者，为恩克伊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

康熙朝，讨平逆藩及歼灭附逆诸镇将，为索诺穆等九百四十七人。亲征噶尔丹之役，为富成额等百人。厄鲁特之役，为诺里尔达等五十五人。罗刹、西藏诸役，为纽默淳等七人。平各省土贼及海寇、苗、徭诸役，先后为郝尔德等二百八十五人。

雍正朝，承康熙征厄鲁特之役，用兵准噶尔，为和溥等三百六十二人。其先青海之役，为姬登第等十四人。外则滇、黔、蜀、桂土司苗乱与夫台湾土番等役，为刘洪度等二百十三人。

乾隆朝，始荡平准部，旋戡定回疆，则为傅泽布等五百十二人。初年，湖南苗乱，为李如松等十五人。广西土贼，为倪国正等十人。瞻对土司之乱，为陈文华等十三人。随傅清、拉布敦同死西藏，为策塔尔等六人。金川用兵，其初定也，为杨先春等百又四人；其再定也，为占辟纳等八百五人。缅甸用兵，为马成龙等百六十七人。安南用兵，为英林等百六十人。廓尔喀用兵，为索多尔凯等七十六人。逆回苏十三、田五之乱，为新柱等百又十人。山东王伦之乱，有音济图等十八人。台湾林爽文及陈周全之乱，有耿世文等百五十九人。黔、楚等省苗乱及川、楚、陕三省教匪，均始乾隆末年，而定于嘉庆，苗乱有六达色等二百七十八人；教匪之乱，为杨治宁等七百四十二人。仲苗滋事，为胡庆远等百十三人。闽、粤洋面蔡牵之乱，为陈名魁等六十七人。先后以巡洋遇风死者，为黄勇等十七人。滑县李文成之乱，为强克捷等六十三人。追剿陕匪及瞻对永北厅夷匪等役，为马魁等十四人。马营坝抢险者卢顺。

道光重定回疆一役，为刘发恒等二百六人。江华徭滋事，为马韬等五人。陕、甘番滋事，为胡文秀等十三人。云南永昌回匪滋事，为朱日恭等九人。台湾嘉义土匪，为方振声等七人。山西曹顺之乱，为杨延亮等。英吉利开衅，为朱贵等八十八人。发匪之乱，炽于咸丰而殄于同治，其先为广西会匪，始道光季年，为王叔元等五十一人。已而窜陷各省，为褚汝航等五百七十九人。捻匪之乱，为龙汝元等七十八人。

咸丰、同治之交，滇匪滋事，为林廷禧等四十二人。

同治朝，甘肃回匪滋事，为讷勒和春等三十七人。

其自嘉庆迄光绪先后剿办各省匪徒等役，为和致等三十八人。咸丰换约起衅，殉淀园者，为觉罗贵伦、玉润等。办匪而以劳卒者，为李文安等十三人。盖原传可数者如此。中以不从尚之信叛而死之金光，私家传述，心迹殊异，则出以存疑。

将帅之死事者，既有专传，凡上列诸人之义烈尤著者，与夫官书既漏而不能无纪载者，则编为传，粗见本末。若夫道光以后死于外衅，及光绪庚子拳乱，宣统辛亥革命，于义宜详，并备列之，用资后鉴云。

特音珠，满洲镶蓝旗人，姓完颜。清初，偕阿巴泰来归。阿巴泰，姓觉尔察，属满洲正白旗。太祖始编佐领，以特音珠兼管六佐领事，设札尔固齐十人，阿巴泰预焉。乙未年，特音珠从额驸扬古利征辉发部，夺塔思哈桥，掌纛者中炮仆，佐领五岱代举之。薄城，为飞石所中，与额驸托柏、

佐领和罗俱殁于阵。特音珠先登，克其多壁城。己亥年，从征哈达，城上矢石如雨，佐领耶陈奋勇登，被戕，特音珠在事有功。庚戌年，阿巴泰从内大臣额亦都招抚东海窝集部之那木都禄、绥芬、宁古塔、巴玛察四路，降其长康古哩等。复取雅兰路，阿巴泰力战阵亡。

辛亥年，特音珠从扬古利攻呼尔哈路札库塔城，三等侍卫贝和，佐领贵三、松阿里战殁，特音珠负创，战益力。三等侍卫阿达海先登，克其城，阿达海，额亦都第五子也。癸丑年，乌拉贝勒布占泰负恩叛，大兵讨之，布占泰率兵三万由富哈城而东，特音珠、阿达海率护卫业中额等邀击之。阿达海、业中额及间散米拉浑均殁于阵，大兵败布占泰，遂平乌拉，特音珠寻以创发卒。征乌拉之役，死事者有阿兰珠、纳兰察，均自有传。

固山，满洲正黄旗人，姓哲尔德，世居界凡。初任佐领，天聪三年，征明，固山偕骁骑校僧锡、间散达兰从扬古利为前哨，攻永平、遵化。达兰先登，围明都，固山步战大红门，上下高坡，腾跃如飞，明兵夺气，涿州援兵至，败之。崇德元年，复随扬古利征明，攻顺义，僧锡先登。十二月，太宗亲征朝鲜，豫亲王多铎等先驱，围其国都，固山等从，屡斩馘。朝鲜国王李倧遁南汉，追围之。太宗至临津江，冬暖冰泮，多铎令僧锡等潜测江水，欲浮马以济。僧锡等夜至，大风，冰复坚，还报，大军安驱而渡，抵南汉山城西。二年正月，全罗、忠清两道巡抚、总兵来援，多铎与扬古利迎战，扬古利率僧锡冒雾驰击，援兵败走。复依山列阵，矢石如雨，僧锡与云骑尉鄂海、参领特穆尔，佐领弼雅达、阿纽、都敏俱力战，殁于阵。

进逼山顶敌营，敌兵弃马遁。达兰率二十人乘夜用云梯袭南汉山城，先登，中枪卒。又命分兵攻江华岛，将渡江，敌船百余，分两翼以拒，舟师从中冲入。固山手发红衣炮，皆败窜。既登岸，鸟枪手千人，复列岸以拒，固山力战阵亡。大兵继进，尽歼其岸兵，遂克江华岛。李倧降，朝鲜以定。

纳密达，满洲镶白旗人。姓索绰罗，世居吉林。天聪八年，从大兵征明，攻雄县，梯城首登。崇德元年，亲征朝鲜，明总兵沈世魁、副总兵金日观驻皮岛，为朝鲜援。纳密达偕间散扈习从攻南汉城，有功，二年正月，朝鲜降，世魁等不能救。先是明帅毛文龙据皮岛，欲牵制我师。既而文龙为巡抚袁崇焕所杀，世魁代领其众，失士卒心，势益弱犹乘，间扰边。

三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子硕托，率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等攻皮岛，以纳密达及护军参领炳图为前队，佐领巴雅尔图、武尔格以大臣子弟从征。巴雅尔图，额驸扬古利之从子；武尔格，宏毅公额亦都之孙，内大臣图尔格之子也。师攻铁山，头等侍卫拜音台柱、佐领珠三先登，克之。世魁遁入石城。

四月，阿济格令纳密达等乘小舟攻皮岛西北隅，日观列兵堡上。冲入，将及岸，巴雅尔图、武尔格跃登，明人辟易，纳密达、炳图并登，而后队金玉和等不进。日观见师少，复进战，武尔格阵亡。纳密达等往来冲突，拜音台柱、珠三及护军校彰吉泰急棹小舟登岸援之，明人空城出战，纳密达、巴雅尔图、炳图、拜音台柱、珠三、彰吉泰并战殁。有德等乘巨舰攻东北隅，日观殊死斗，有德等部将洪文魁等多战死，阿济格麾八旗骑兵蹴之，护军参领瑚什、云骑尉果科暨扈习奋勇先入，殁于阵，大兵继之，阵斩日观，追击世魁，戮之。是役也，败明兵一万七千有奇，俘三千余，自是明不复守皮岛。

书宁阿，满洲正黄旗人，姓札库塔。崇德三年八月，命睿亲王多尔袞统左翼，贝勒岳托统右翼，发道征明。书宁阿以佐领偕骑都尉感济泰、参领扈敏属右翼。九月，攻墙子岭，感济泰力战，殁于阵。师入青山口，攻丰顺护军校扈护、巴雅拉，攻灵寿间散噶普硕，攻南皮骑都尉阿延图，攻深州间散巴林，均战殁。岳托攻栾城，明督师卢象升来援，书宁阿乘其未至，麾众薄其城，护卫袞布跃登城楼，火药发，焚死。书宁阿复冲入，克其城。转战，下庆都，奋勇陷阵，被戕。

十二月，两翼连营大战钜鹿之贾庄，象升战死。于是分徇山东，四年正月，左翼克济南，右翼分兵略地，破茌平护军三晋、破临清佐领花应春、破馆陶佐领佟桂、破济宁佐领祖大春、破邹县佐领尚安福、破滕县骑都尉傅察，俱殁于阵。二月，大军还，扈敏复攻破首阳及顺德，负重伤，战益力。还至永平，与佐领巴海、乌纳海俱遇伏，死之。骑都尉阿尔休随大军同徇山东，克济南，复从

承政索海征索伦，阵亡。

护穆萨，满洲正黄旗人，姓赖布，世居佛阿拉。崇德五年，以武备院卿从大兵征明，距锦州城五里列阵，以炮攻城北晾马台，克之。七月，睿亲王多尔衮遣卒刈城西北禾稼，明兵突出，枪炮并施，护穆萨与护军参领觉罗兰泰、署护军参领温察力战，明兵大溃，追至濠，掩杀之，克台九，及小凌河西岸台二。锦州外城蒙古贝勒诺木齐等见大兵困城，志必得，谋来降，遂持书缒城下，约内应。信泄，大兵至，明总兵祖大寿出拒战，城内蒙古缒绳，前队援之以登，吹角夹攻，护穆萨跃上，被创卒。觉罗兰泰、参领宏科俱阵殁。鏖战久，明师退守内城，大兵遂入外城。

明年五月，明总督洪承畴率六总兵兵六万来援，屯松山北冈，击斩其二千，敌势犹劲，骑都尉日岱、参领彰库善、三等侍卫博朔岱陷阵死。八月，大军驻松山、杏山间，立营截大路。承畴率马步兵十三万。营松山城北乱峰冈，旋犯汛地。间散辉兰同参领囊古击却之。参领阿福尼越众冲突，负重伤，犹斩将夺帜，诸军继之。敌奔塔山，遂进兵松山城外。十二月，承畴以兵六千夜至，辉兰奋杀，既出，复进击，与温察、启心郎迈图皆殁。复沿濠射击，杀四百余人，敌退入松山城。

围既合，明总兵曹变蛟欲突围出，至正黄旗汛地，佐领彰古力战死，变蛟亦中创奔还。七年二月，克松山，擒承畴及明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臣、变蛟等。时明总兵吴三桂犹驻塔山，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至城下，列红衣炮攻之，佐领崔应泰被创死，参领迈色力战阵亡，城坏二十余丈，诸军悉登，遂克塔山，先是蒙古兵有降于明者，特穆德格执而戮之，及两师酣战，复有讷木奇突出躐阵，乘马冲入多尔衮营，将行刺，特穆德格双身奋救，相抱持急，卒遇害。

索尔和诺，满洲镶红旗人，姓科奇理，世居瓦尔喀。少孤，兄瑚礼纳抚之，瑚礼纳为仇所害，尝手刃仇二人祭兄墓，宗党义之。崇德三年，来归，授佐领，从征锦州、松山，皆有功。七年十月，命饶余贝勒阿贝泰为奉命大将军征明，索尔和诺率骁骑校佟噶尔为前队，次黄崖口。阿巴泰使三等轻车都尉齐萨穆，佐领绰克托，护军多罗岱、图尔噶图伏隘口举火，明兵惊溃。遂入蓟州，败明总兵白广恩军。齐萨穆、绰克托及佐领额贝、参领五达纳、护军校浑达善皆殁于阵。分攻霸州，多罗岱先登；攻定州，图尔噶图先登。俱克之，并以伤重卒。

闰十月，次河间，明分守参议赵珽、知府颜允绍城守。既进攻，允绍发炮拒击，参领署都统陈维道阵亡。炮裂，毁城堞，护军萨尔纳冒火跃上，明兵死斗，被戕。允绍完堞拒守，驰檄四出请援，阿巴泰连营围之。时明于山海关内外分设总督，复设昌平、保定二总督，又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四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皆拥兵壁旁县，慑不敢近。索尔和诺曰：“河间不下者，恃外援也。破其一营，皆瓦解矣。”阿巴泰从之，遣将袭明总兵薛敌忠营，敌忠遁，诸援师悉溃。使人谕速降，允绍等守益力，急攻之，索尔和诺梯登，师继进，破其城。珽、允绍并死，索尔和诺亦战殁。

十二月，大兵徇山东，诸州县各设城守，攻临清闲散瑚通格，攻泗水护军校务珠克图，攻新泰闲散特库殷，攻冠县闲散特穆慎，攻馆陶闲散东阿，攻滕县闲散赫图、富义，攻郯县闲散贵穆臣，攻费县闲散索罗岱，攻兖州佟噶尔及骁骑尉屯岱，皆战死。诸州县皆下，乘胜至海州，八年五月，旋师。

席尔泰，姓栋鄂。父纶布，清初，率四百人来归，赐名普克素，编佐领，使席尔泰统之。有功，授世职在十六大臣之列。时明总兵毛文龙笼络辽阳沿海居民，踞皮岛为重镇，时窥边界。镇江城中军陈良策潜通文龙，令别堡之民诈稍文龙兵至，大噪，城中惊扰。良策乘乱城守，席尔泰偕同族佐领格朗击却之。后复偕格朗从攻沈阳，阵亡于浑河。其妻尝违禁屠马祭夫，例当死，削世职，原之。

时战浑河者为满达理。满达理，正黄旗人，姓纳兰，世居布颜舒护鲁。任佐领，随扬古利军沈阳。明兵二万渡浑河来援，长矛大刀，铠冒重棉，气甚锐。参领西拂先殁于阵，满达理继进，败之。明总兵李秉诚率三千人守奉集堡，效死者无算，卒大创之，遂克沈阳。满达理以先登功最，随攻辽阳。明经略袁应泰急注太子河于隍，闭西闸，环城列守，大兵军其城东南，秉诚暨总兵侯世禄以兵五万背城五里而阵；击走世禄，夺桥，从小西门缘梯登城，遂拔之，旋殁于阵。

卓纳，姓纳喇氏，满洲镶蓝旗人，哈达贝勒万之孙。太祖时来归，授佐领，赐姓觉罗。天聪五

年，征明，围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宋纬等率马步兵四万自锦州来援，副都统绰和诺冒炮矢力战，殒于阵。备御多贝先战殁，卓纳继之。时襄兵先败，逐北三十余里。张春复收溃众立营，风起，黑云见，春大纵火，风顺火炽，卓纳益锐进，与管武备院事达穆布、二等轻车都尉朱三、佐领拜桑武、骑都尉尼马禅、护军校爱赛、云骑尉瓦尔喀均战死。天忽雨，反风，大军乘之，纬败走，生擒春。

信勇公费英东子纳海亦于是役被创，齿落其三，复从舟师攻旅顺。明总兵黄龙御甚力，纳海与参领岳乐顺、护军校额德、千总程国辅、骑都尉塔纳喀等奋勇登城，冒矢石而殒，遂克旅顺口。

觉罗鄂博惠，兴祖元孙，隶镶红旗；阿赉，景祖曾孙，隶镶黄旗：并为佐领，随征有功。天聪三年，大兵征明，并从贝勒岳托克大安口。抵遵化，明巡抚王元雅婴城守。命分旗环攻之，镶红旗西之东，镶黄旗西之南，各分领前队，与正蓝、正黄、正白各旗兵并进。城上矢石如雨，乘护军校阿海跃登，急攻之，克其城。大贝勒代善率护军及火器营至蓟，冲明山海关援兵，阿赉死之。趋永平沙库山，鄂博惠中创殁。

雍贵，隶正白旗。崇德三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征明，下山东。四年，师旋，败通州河岸兵。五年，从围锦州，败松山兵，破杏山援兵，皆有功。七年，复围锦州，同觉罗萨哈连等直前冲阵，大败其众。明总督洪承畴以十三万众来援，萨哈连战殁，雍贵同护军统领伊尔德连败之，乘雨逼松山，击走其马军，复率本旗兵攻塔山。明总兵曹变蛟夜犯镶黄旗汛地，复随伊尔德击走之。八年九月，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征宁远，抵中后所，偕护军参领额尔碧冲入敌阵，拔其城。十月，进攻前屯卫，以第五人登，中炮殁。大兵继进，遂克之。

登西克，隶镶黄旗。官散秩大臣。顺治二年，随扬威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追流贼李自成至西安，激战于天沙山，中枪阵亡。

阿克善，景祖兄索长阿三世孙，隶正黄旗。随大兵征明于锦州、宁远及入关击李自成，皆有功。历官至兵部侍郎。顺治九年，同都统噶达浑征剿鄂尔多斯部叛逃蒙古多尔济等，歼之贺兰山，以失究兴安总兵任珍家属淫乱、擅杀多人事解兵部，管副都统事。十一年，随征湖广，败贼兵于湘潭、常德、龙阳等处。十三年，郑亲王世子济度征海贼郑成功，阿克善率兵从大军至乌龙江，以水险难渡，乃潜取道山间，径趋福州。未至，闻成功在高齐，即分兵令佐领褚库等先往迎战，击走之。又分遣署护军统领伊色克图往侯官，征剿水路贼，遂抵福州。又侦知贼船三百余尚泊乌龙江，亲督水路，约营总星鼐等在陆路合击，追至三江口，斩伪都督总兵等，俘获甚众。以贼犯罗源，驻防兵被围，率兵赴援，力战阵亡。

萨克素，隶镶蓝旗。康熙十三年，以佐领从平南大将军赉塔征耿精忠，赉塔驻衢州，遣防台州黄岩县。贼将曾养性率众六万来犯，坚守，攻不能下。参将武灏通贼献城，萨克素力战，死之。

星德，隶镶红旗。亦以耿精忠叛，从江宁将军额楚讨之于江西建昌，败贼帅邵连登八万余众，在事有功。后于十六年攻吉安，与贼将马宝战于陈冈山，阵殁。

果和里，隶镶黄旗。以委署参领，随平远定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征吴三桂，战于湖广浏阳，阵殁。

努赫勒，隶镶黄旗。以一等侍卫从征三桂。十七年六月，三桂遣其党江义、巴养元、杜辉等率二万余贼，驾巨舰二百余，乘风犯柳林嘴。努赫勒随讨逆将军鄂讷率水师，棹轻舟，飞越贼舰，发炮击之，溺死无算。贼退犯君山，又以舟师进击，追至湘阴。十九年，随固山贝子彰泰复遵义、安顺、石阡、思南等府，追剿至铁索桥。伪总统高起隆、夏国相等拥众二万余屯平远，与江西坡贼相犄角。大兵分道进剿，努赫勒从击平远西南山贼，力战阵殁。

海兰，隶正白旗。由侍卫擢副都统。雍正七年，授参赞大臣，从靖边大将军、公傅尔丹征准噶尔。九年六月，分三队渡科卜多河，与蒙古副都统常禄皆列后队。初战库列图岭，旋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海兰与常禄据山梁之东，杀贼千余。适大风，雨雹，师被围，常禄阵亡。海兰突围出，杀贼五百余，卒以察哈尔兵溃，海兰死之。

同阿尔，蒙古镶红旗人，世居巴林，以地为氏。授骁骑尉。崇德三年，多罗贝勒岳托征明，同

阿尔与焉。当师之出边也，副都统席喇命率护军防守七昼夜，败敌者再。六年五月，随睿亲王多尔衮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率重兵来援，以步兵三营犯左翼三旗，护军不能胜，奔濠堑。同阿尔偕同旗同族僧格，及蒙古镶红旗人阿桑布严守汛地，奋勇战死。蒙古正红旗拜浑岱、正黄旗阿布喇库、镶黄旗布齐，均先后殁于阵。

黄廷元，正白旗汉军。与弟廷儒、廷柏并以闲散从征。天命六年，兵攻沈阳，廷元先登陷阵，授宽甸守备。从攻大凌河、察哈尔、旅顺口、江华岛，皆有功。崇德二年，从恭顺王孔有德征皮岛，明总兵沈世魁阵海口。廷元以小舟从北冲入，明兵炮碎之，与家丁六人殁于海。

廷儒积功为大同守备。顺治五年，大同总兵姜瓖谋叛，以廷儒勇略过人，为士卒爱惮，佯以宴射诱至署，讽以同叛。廷儒以严词斥之，不听，即拔佩刀与斗，贼群执之，骂不绝口，剖其腹，支解之，并其子开国，男妇二十七人俱被害。

廷柏初任骁骑尉、崇德五年，从征明，同参领孙有光败松山步兵、杏山骑兵、闾洪山守兵。明兵夜犯填堑，手发红衣炮击却。随攻塔山及前屯卫、中后所等城，均以红衣炮克之，绩称最。顺治二年，从豫亲王多铎南征，破流贼，定河南，克扬州、嘉兴等处，俱在事有功。时明鲁王朱以海据绍兴，大兵营钱塘江上。明督师大学士张国维以兵九千人乘夜劫营，廷柏从都统吴守进败之。后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广，明总督何腾蛟招流贼，连营拒敌。从副都统金维城率兵至马河，力战，殁于阵。

常鼎，镶红旗汉军。顺治元年，以副将随怀庆总兵金玉和讨流冠。李自成之西窜也，英亲王阿济格由边外趋延绥，断其归路。至望都，佐领答图被创卒。入陕至延安府，虚衔章京哈尔汉率甲士守南山，力战死。侍卫察玛海、骑都尉嘉龙阿、参领折尔特、护军校朔玛，俱以阵亡。余党二万余，散在河南。围济源，攻孟县，蔓延邓州、内乡县及清化镇。鼎随玉和援济源，至则城已陷，戕典史李应选。鼎夜半遇贼，力战，与玉和俱阵殁。玉和自有传。

时怀庆镇标同死者，守备则白忠顺、余国谏、陈应杰、石斗耀、康虎，千总则宋国俊、赵国相、李中、王国臣、杨虎、刘奉相、高友才，把总则张进仁、张光裕、陈廷机、张景泰、许养和、党中直、廖得仁、薛贵等。贼旋围孟县，知县王日俞、参将陈国才婴城守。贼攻七昼夜不能下，将引去，会大雨，城坏，贼入。日俞、国才率兵巷战，国才被戕，执日俞，胁降，不屈死。贼又围邓州，道标中军郑国泰战死。大兵救邓州，贼解围去。转攻内乡县，执知县胡养素，索金帛，不应，死之。贼分兵犯清化镇，署同知史灿麟莅任甫两月，执法严，奸民憾之，引贼入，执灿麟，怒骂不屈，贼忿，磔其尸。妻高氏及婢仆同殉。

嗣后土贼创乱者二年，有辉县寇，据北山大伍谷诸险，列三十一寨。官兵仰攻，贼以死据，不克登，久之，乞降。官兵防其他逸也，把总田贵、罗思明守寨口，贼乘夜斫寨门遁。贵与思明仓卒出门，皆遇害。五年，寇起武陟之宁郭驿，驿接太行山，为盗薮，旧设捕盗通判驻其地。贼伪稍猎者，驰入驿西郭门，骑百余，披甲持刀仗，焚劫。入通判张可举署，可举力斗，遇害。十四年，睢州贼娄三啸聚沙窝，乘夜登郾城县城，开北门，引众入。知县荆其惇督宗丁众役守库印，力御之，受刃伤，会典史樊世亨率牌甲奔救，贼乃遁，其惇创重死，库印卒无失。

格布库，满洲正白旗人，姓伊尔根觉罗，世居雅尔虎。顺治元年，以参领从睿亲王多尔衮剿流贼李自成，追至庆都。复随英亲王阿济格、贝勒尼堪败之。三年，肃亲王豪格征流贼张献忠于蜀，格布库及参领西特库，队长古朗阿、巴扬阿、乌巴什随焉。献忠遣贼党环营抵抗，格布库破贼第一营步兵。贼分两翼，豪格复遣偕佐领苏拜攻右翼，都统准塔巴图鲁攻左翼。贼自右翼下山来犯，格布库率本旗兵冲击之，旋从准塔翦其左翼。贼围正蓝旗兵，格布库偕佐领阿尔津、噶达浑、西特库、乌巴什往援，格布库中箭殒，西特库、乌巴什俱殁于阵，贼退。

时伪将高汝励据三寨山，豪格遣古朗阿击之，大破其众。献忠发大队迎敌，古朗阿直冲其阵，贼奔溃，未几复合，古朗阿偕瑚里布破之。贼率马步兵分三路来犯，古朗阿奋勇进击，与巴扬阿均阵亡。

济三，满洲正黄旗人，姓扎库塔。自崇德六年，以佐领从大兵有功。顺治元年，与骑都尉色勒

布，云骑尉祖应元，参领金应得，骁骑尉西来，间敌达鲁哈、萨门、岱纳，并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二年四月，大兵渡淮，薄扬州城。应元、应得、岱纳以红衣炮攻城，城颓，岱纳先登，与应元、应得同阵亡。克扬州，大兵渡江，令左翼舟师留泊北岸备敌。敌驾舟来犯，色勒布迎击，中炮死。分兵江阴县，萨门以云梯先登，被戕。达鲁哈继进，亦阵殁。六月，多铎定南京，分大兵之半，令多罗贝勒博洛等进徇苏州，下之。擢济三副都统，驻守。明福王总兵黄蜚潜纳苏州叛卒来袭。济三闻变，率兵擒剿，敌合围，济三战死。大兵至浙，攻嘉兴，炮毁其城，西来率所部先登，克之。旋回兵取昆山县城，被炮死。

瑚密色，满洲镶黄旗人，姓佟加，世居加哈。崇德元年，以佐领衔从征明，屡有功。顺治元年，从入关，败流贼唐通于一片石，追至安肃、望都，歼贼无算。嗣随多铎军渡江，屡破明兵句容。时明鲁王朱以海踞绍兴，博洛遣参领王先爵徇湖州，土兵蜂至，元爵战殁。博洛次杭州，鲁王遣其督师侍郎孙嘉绩、熊汝霖渡钱塘江来犯。瑚密色偕骑都尉色赫等击败嘉绩兵，擒其队帅，追至江中，汝霖兵殊死战，瑚密色中枪战死。色赫从定浙江，旋下福建，还过平湖，遇土寇，亦以中枪阵亡。

敦达里，满洲人，幼事太宗，后分隶肃亲王豪格。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太宗崩，敦达里以幼蒙恩养，不忍永离，遂以身殉。诸王贝勒等义之，以敦达里志不忘君，忠忱足尚，赠甲喇章京，子孙永免徭役。

安达里，叶赫人。来归时，太宗怜而养之，存授官职，亦请殉，诸王贝勒等亦甚义之，予衣一袭，豫议恤典，加赠牛录章京为梅勒章京，子孙世袭，如敦达里例。既定议，召安达里谕之。临殉时，谓诸王贝勒等曰：“若先帝在天之灵问及后事，将何以应？”诸王贝勒等对曰：“先帝肇兴鸿业，我等翊戴幼主，嗣位承基，当实心辅理。倘邀呵护，是所愿也。”

许友信，以军弁随明将左梦庚投诚，隶镶白旗汉军。随大兵征闽、粤有功，定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委署潮州副总兵。顺治四年，明桂王由榔遣兵略境，友信单骑出战，遇伏死。

是年，桂王兵部尚书张家玉陷东莞，署总兵成升、副将李义均阵亡。桂王兵科给事中陈季彦同时犯广州，游击阎行龙、王士选、熊师文俱死之。桂王既由监国僭号，志在兴复，其始略有两广、云、贵、湖南、江西、四川各地。且郑成功出没闽、浙，奉其伪号，遥相应和，声势颇张。经大军先后戡定，桂王已穷窜土司，肃清在迩，而孙可望、李定国等复群相拥戴，作螳臂之拒者有年。至定国与可望内讧，顺治十四年十月，可望走湖南乞降，于是洪承畴、吴三桂乃奏请乘时大举，逐渐进剿，军行有利。十八年，三桂兵及缅甸，缅人执献由榔军前，事乃大定。

十余年中，死事或被执不屈者：如四年，剿广东假明封号土贼，有广东巡按刘显名等；六年，剿灵山土贼，有广东都司佥书李昌等；七年，征广州，有轻车都尉尚可福等；八年，李定国分兵窥全州，有广西巡按王荃可等；九年，犯辰州，有分巡辰常道刘升祚等；犯平乐，有府江道周永绪等；犯柳州，有分守右江道金汉蕙等；陷桂林，有右翼总兵曹成祖、提标游击马腾龙等；十年，犯罗定，有兵备道邬象鼎等；犯靖州，有湖南副总兵杨国勋等；犯连州，有广东运署都司佥书窦明运等；犯化州，有防守参将应太极等；十一年，犯电白，有从征八品官费扬古等；十四年，海贼乘乱窜雷州，有徐闻营游击傅进忠等。孙可望之从乱也，六年，贼党一只虎犯永州，有新擢陕西布政使、右参议李懋祖等；九年，犯衡州，有随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部下副都统武京等；犯成都，有叙州府知府周基昌等；十三年，犯临蓝，有委署参将殷壮猷等。

至为郑成功而死者：三年，成功族人郑彩据厦门，掠连江，有知县宋人望等；六年，成功犯长泰，有知县傅永吉等；犯漳浦，有总兵杨佐等；八年，犯海澄，有知县甘体垣等；十二年，犯仙游，有知县陈有虞等；十三年，犯海澄，有一等轻车都尉哈勒巴等；犯福州，有二等轻车都尉巴都等；十五年，犯台州，有海门营水师游击李宏德等；犯温州，有盘石卫水师游击熊应凤等；十七年，犯江宁，有一等轻车都尉瑚伸布禄、二等轻车都尉猛格图等；犯崇明，有知县陈慎等；犯台州之太平，有左营都司李柱国等，犯厦门，有护军统领伊勒图、前锋参将佟济、前锋校鄂勒布等。盖明藩自立，以兵力削除者，桂王为最棘。

同时附唐王朱聿键，而陆梁于江西郡邑者，则为金声桓，参领布达理、布政使迟变龙、分守湖

东道成大业、宜黄知县冯穆等皆死之。鲁王以监国踞浙，逼福建兴化，则知府黎树声等；据舟山内扰，则绍兴府推官刘方至死之。

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璮，五年，踞大同，催饷骑都尉钟固、山西兵备道宋子玉等死之。六年，从英亲王阿济格等军进讨者，骑都尉索宁、云骑尉洛多理等皆阵亡。分援河东、井坪、蒲州、神木等处，则郑宏国、佟国仕、武韬、厥世英等亦先后阵亡。

时天下初定，人心反侧，各省土贼蜂起，或剿或守。在顺治一朝，死者尤夥。独著其关系大局者，见有清开国艰难之大概焉。

清史稿卷四八八　列传第二七五

忠义二

杨三知孙世誉　翟世琪刘嘉猷

王龙光等叶有挺萧震等戴玑

朱国治，汉军正黄旗人。顺治四年，由贡生授固安知县，屡擢至大理寺卿。十六年，外简江宁巡抚。时郑成功盘踞外洋，出没江南滨海州县，国治疏言：“欲破狡谋，先度形势。贼众负险，我师远涉风涛，其劳逸不同。贼众熟识海道，我师弓马便捷，其素习不同；水师舟楫，较之贼船大小悬殊，其攻取不同。臣谓宜以守寓战，凡海边江口，多设墩台，待贼势困援绝，乘间攻之，自能禽渠献馘。”下所司议行。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见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核名。

康熙十年，补云南巡抚。时吴三桂谋叛久矣，十二年，诡请移藩锦州，并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启行。国治方请增设驿堡，协拨夫马待之，三桂遽踞关隘起事。先期三日，邀国治及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胁之从逆，皆不屈。国治骂贼尤烈，即时遇害。先后殉难者，云贵总督甘文焜，先后广西巡抚马雄镇、傅宏烈及李兴元，均自有传。

杨应鹗，镶黄旗汉军。任贵州贵阳府同知。三桂初叛，执应鹗送云南，锢之顺宁。应鹗密谋举义，伪将军赵永宁缢死之。时有马宏儒者，顺治十八年武进士。三桂素重之，迫共叛，不听，以铁椎椎其齿，齿尽落，囚昆明，不屈死。

先后在滇殉节者，为郑相等：相，江宁人，以中书随军至云南。大兵入滇，檄权石屏州事，有惠政。伪总兵高应凤作乱，相死之。昆明人杨树烈，以四川南川县知县告休家居，寇至，北面再拜，自缢死。土酋龙韬等分道剽掠，宁州知州曹诚婴城守，城陷，死之。原任曲靖府教授周起元，则以被执不屈起。生员有唐方龄、张鹃羽。

三桂既叛，所在蠭应，死贵州者：陈上年，直隶清苑人。顺治六年进士。时官分巡右江参议道，三桂既执巡抚傅宏烈，乃胁上年，降幽絷死。都均县防兵谋应贼，哗噪焚掠，知县薛佩玉谕以顺逆，众不听，逼受伪职。佩玉北面再拜，自缢死。

死湖广者：祝昌，河南固始人。顺治六年进士。由中书累擢至辰沅道。三桂叛闻，即流涕谕众大义，皆感泣。贼大至，城溃，北面再拜自缢死。生员有李廷埙、张一元、徐翘楚。

死江西者，为饶州府知府郭万国，万年县知县王万缯。万国，河南许州人。由诸生从经略洪承畴官贵州，抚苗、蛮有功。万镒，浙江钱塘人。由贡生官福建，平土贼有功。贼党围广信急，觇饶州备虚，由间道薄城。万国令万镒赴省请援，甫出北门，贼猝至，与家僮六人中炮殁。饶州营参将赵登举闻警驰救，冲贼营，禽前队数人，伏起，阵亡。贼党环城招降，万国集其属同知范之英、鄱阳县知县陆之蕃、石门巡检仇凤翥、饶州税课大使李崇道，谓之曰：“文臣不习战，然守土吏当死，不可徒手就戮。”皆应之。贼逼灵芝门，攀堞登，万国率家丁巷战，身先之，中十六创，与之蕃、凤翥、崇道俱战殁。文英亦被执不屈死。萍乡民人彭程淑，亦以三桂余党扰其乡，裂眦怒骂，被乱刃死。

死广东者：金世爵，镶蓝旗汉军。由举人任合浦县知县。高州总兵祖泽清叛附三桂，世爵图城

守。伪将王宏勋率贼数万犯廉州，世爵登陴力御。城陷，与守备杜峤同死之。又侯进学者，隶平南王尚可喜藩下。先为三桂所胁，为递逆书，至广州自首，可喜以闻，嘉之，授世职。至是为贼所得，囚木笼送常德，三桂脔之于市。逆党马雄攻新会，藩下诸将多附逆，诱左翼游击文天寿同降，天寿叱之曰："背主不忠！吾铮铮丈夫，岂鼠辈可胁？"遂被害，沈尸海中。

死川、陕者：波罗营副将张国彦，闻提督王辅臣叛，城守。兵变，逼献印，自刎死。汉中城陷，同知汪化鳌不受伪职，贼絷之，复给伪札令摄县事。化鳌痛哭，望阙遥拜，自缢死。汉凤参将苏兴亦叛附三桂，将袭杀訚贼笔帖布格尔以灭口。千总鲁仁圻愤甚，度无以制之，朝衣拜父像告诀，叩营力争，触兴怒，杀之。仁圻畜一犬，护尸不去，故吏梁玉收而葬之。又广安州知州徐盛、剑州知州向荣、商南县知县卢英、渠县知县王质、綦江县知县王无荒、营山县知县廖世正及典史刘廷臣、西安府知事张文选、司狱周胜骧、白水县典史赵焕文，并以被胁不屈死。

其以招谕死者：三桂未叛时，主事辛柱、笔帖式萨尔图、随侍郎哲尔肯赍诏至滇。既叛，辛柱、萨尔图将诣阙告变，贼杀之。后则汉川巡检章启周，浙江会稽人。从顺承郡王额尔锦军，以札委通判往招谕三桂，被戕。及吴世璠时，又遣四品衔董重民往谕以顺逆，至镇远，逆党以弓弦缢杀之。又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檄益阳县知县徐砀往衡州招抚三桂余党，至泉溪渡，为伪将军吴国贵所杀。郧阳降调通判许文耀、阿迷州吏目郭维贤，亦均以招抚三桂余党遇害。郎中祝表正随经略大学士莫洛讨叛镇王辅臣，莫洛战殁，辅臣幽表正于营，寻复具疏附表正还奏。圣祖即遣表正谕辅臣，至，则百方晓譬，留弗遣，卒为伪总兵巴三纲所杀。甘肃静宁州知州王札亦以单骑谕辅臣祸福，被胁不屈，死。

又抚叛镇王屏藩死者，为四川镇标副将徐升耀，札付通判王官表、沈日章，札付参将吴子騄等。

周岱生，字青岳，江西德化人。由拔贡生除贵州余庆县知县，改广西平南县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六月，其党破梧州，攻平南，岱生练乡团狼兵拒之大峡口，鏖战三日，斩其魁。七月，复大至，岱生奋身拒战，攻益急，乡团皆战死，退保城。围固援绝，自寅战至午，城陷。贼絷岱生往浔州，胁降，骂不绝口。妻杨氏，于路先自刭死。旋又甘言诱岱生降，卒遇害。长子儒且哭且骂，死尤惨。

岱生令余庆时，有老贼陈四者，盘踞大同山垂三十年，巢捕不能得出，奇计招之，亲至其巢，晓譬利害，曰："王师且至，吾生汝！"贼感泣，誓终其身无反。岱生曰："盍随我至县城乎？"贼诺之。于是至县署，赐之食，厚为之装而遣之。其后吴逆之变，他县贼皆响应，惟陈四不受伪职。平南市荒民少，岱生捐俸招集，始至，城内草屋九间。未几，商民大集。俗窳不产蔬菜，岱生教以播种灌溉之方。畦亩鳞次相属。田皆老荒弗辟，又招粤东流民后先千余家，报垦升科，其他善政尤多。

杨三知，字知斯，直隶良乡人。顺治三年进士，授山西榆次县知县。榆次经流贼残破后，井里萧条，三知以恩义安辑，户口日增。康熙五年，大同镇总兵姜瓌叛，连陷州县，攻榆次。三知厉吏民，募乡守城。夜遣人斫贼营，间有斩获。贼不退，三知令偃旗鼓，示弱。贼径薄城，攀堞欲登，三知急起，麾众发矢石，毙甚众。贼愤，益兵围之。相持逾六月，敬谨亲王尼堪分兵来援，贼始败走。三知设保甲、练屯聚，复捐俸、立社学，置膳田以资膏火，士民感之。擢兵部主事，累迁郎中，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上东道属经张献忠惨戮，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招来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

十一年，补陕西神木道。十三年，入觐，还至保德，闻提督王辅臣叛附吴三桂，从者劝迟行，勿渡河，不听，疾驰还署，图城守。曩三桂剿闯贼残孽，过神木，市恩，民谬德之，立生祠，三知即毁之。察知县孙世誉忠实可倚，时辅臣播伪札，将弁多为所诱，分据城堡，惟韩城知县翟世琪与神木通声援。

世誉，隶镶红旗；世琪，山东益都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关中并稍贤令者也。叛党朱龙犯神木，民汹惧。三知适受檄赴京师代贺，有讽可携眷行者，谢之。赴阙事竣，抵署三日，延安、吴堡相继陷。贼至，乘城死守，亲挽强弩，发无不中。柳沟营游击李师膺受伪札，鼓众噪饷，世琪出谕贼，先被戕，及其二子。神木守将孙崇雅亦通贼，城遂陷。崇雅合贼将环说三知，以延绥开府啖之，不

应；胁交敕印，不与；贼迭以甘言诱三知，且拥回署，三知过井，厉声谕家人勿用儿女态，跃而入，贼遽绱出之，臂已折。力以三知“在官廉平，初未相迫，毋自苦”为词，三知大骂不绝口，乃舁置别室，环守之，载胁载诱。一夕，忽合扉，不知何以贼之。其妻妾及二女俱赴井以殉。城复后，家人始于浅土中获三知遗骸，经长夏，面色如生。世誉亦抗节不屈，贼羁之深室，辅臣后降，卒害世誉以灭口。

刘嘉猷，字宪明，江西金溪人。由明举人顺治初署兴国、新建教谕，以正谊明道为教，士多化之。秩满，改福建侯官县知县，为闽浙总督范承谟所赏。撤藩命下，嘉猷度平南王耿精忠必应吴三桂叛，谓家人以“既宰兹土，义不污贼”。康熙十三年三月，精忠绐文武赴藩府计事，嘉猷从承谟后。见锋刃交戟胁承谟降，不屈，缚以去，嘉猷历阶而上，厉声叱精忠，福州府知府王之仪、建宁府同知喻三畏同发愤骂贼。精忠喝武士杀三人，众股栗。嘉猷戟手作搏击势，芒刃亟下，与之仪、三畏同时被害。城守千总廖有功见逆杀三人，人发愤大呼，亦死之。

高天爵，字君宠，汉军镶白旗人，后改隶镶黄旗。由荫生于顺治四年任山东高苑县知县，累官至江西建昌府知府。先是广昌山贼踞羊石、滴水二砦为巢穴，官军仰攻，辄为滚木礮石所伤，罢攻，招降，贼佯就抚，仍伺隙煽乱。官军毙之狱，余贼益负固。适风雨交作，漂流树木，冲断桥梁，贼保巢不出。天爵会巡道参将出不意直捣之，禽斩，尽毁其巢。

耿精忠据闽叛，纵党入江西，犯建昌，时天爵已擢两淮盐运使，或劝之速行。天爵以“守此土十六年，虽受代，不可遽离”答之，率家丁数十人御贼万年桥。城守副将赵印已降贼，乘天爵力战，从后缚之，献贼，载送入闽，再四诱降，不屈，囚之。越岁余，与副将王进，武举胡守谦，把总杨起鹏、姜山等同谋，遣千总徐得功出仙霞岭迎大军入关，阴结死士为内应。贼党侦而讦之，十五年九月四日遇害。

后以福建巡抚卞永誉请，以天爵与原任福宁总兵吴万福、福州府知府王之仪、邵武府知府张瑞午、建宁府同知喻三畏、邵武府同知高举、侯官县知县刘嘉猷、允溪县知县李埙、福州城守千总廖有功等合建一祠于省城西门外，复以子其佩请扁，书“葸忱义烈”四字以额其家祠。长子其位自有传。

李成功，奉天铁岭人。顺治六年武进士。历官至广东潮州参将。康熙十三年，总兵刘进忠应耿精忠叛。成功潜与游击张善继等谋诛进忠，事觉，进忠以兵胁同叛，曰：“汝为我中军，我视汝犹子，何无义至此？”成功曰：“禄山叛国，死于猪儿；李洮叛国，死于韩旻，汝今叛国，不知死之将至！我何为从汝？”进忠命斩之，骂不绝口而死。

善继，直隶彭城卫人。习儒，通孙吴兵法。康熙六年第二名武进士，授潮州城守营游击。进忠阴遣腹弁赴精忠献款，弁归，与进忠谋曰：“善继刚方固执，深得众心，宜亟散其卒。”进忠遂令所部分隶私党。善继麾下虚无人，谒进忠曰：“公不闻晋王敦乎？威势未尝不赫也，兵败身死，发痤斩尸，未有叛国而克全终者！”进忠怒，羁之马王庙，贡生林应璧同被羁，日谈古忠孝事。进忠屡遣人谕降，终不屈，令斩之。

白虎，陕西秦州人。康熙十一年，官澄海协右营都司，有“虎将”名。进忠将叛，调虎与其子崇质入郡。至，则知进忠有异志，潜焉涕下。进忠令虎易帽，虎曰：“头可断，帽不可易！”令翦辫，虎曰：“头可截，辫不可翦！”且责进忠，词甚厉。左右以摇惑军心，怂进忠毙之。进忠爱其勇，不忍，曰：“此愚人，不识时务耳！”遂羁之。篡取虎妻张、虎孙士俟为质。虎与同志密遣人赴省请兵，约内应。谋泄，将就刃，谓崇质曰：“死，吾分也！委身存祀则在汝。”崇质对曰：“父为忠臣，子从叛贼，乌乎可？”缚至西市，虎望北叩首，大言曰：“君臣大义尽于此，父子至情，亦尽于此矣！”观者皆泣下。

何亮，潮州人。官澄海协千总。虎以心腹待之，亮随虎赴郡，进忠羁虎，旋以内应事泄，并将斩亮。进忠叱之，亮谓当诉于天，同时遇害。其兄弟妻子被杀者尤众。

于国琏，奉天人。为续顺公沈瑞旗员。进忠乱作，瑞命偕都统宋文科、邓光明攻之。战太平街，三日，国琏身先士卒，射伤进忠左臂，贼披靡，以众寡不敌，终为所败。瑞缚光明及国琏以降，国

琏独不屈，斩于市，尸僵立不仆，数日面如生，众咸异之。

嵇永仁，字留山，江南无锡人。用长洲籍入学为诸生。入闽浙总督范承谟幕。耿精忠应吴三桂叛，执承谟，胁永仁与同幕王龙光、沈天成及承谟族弟承谱降，不从，被执。永仁少好从士大夫游，讨论国家典故，六曹章奉，条分件系，著有《集政备考》一书。以范、嵇世交，故相从至闽。时精忠蓄谋未发，屡陈弭变策，如请拨协饷、补绿旗兵、安插逃弁、条议屯田诸端，冀固民心、杀贼势。又请借巡视沿海为名，提轻兵驻上游制贼。以文武吏皆预中贼饵，号令格不行。在狱凡三年，贼害承谟，乃痛哭自经死。永仁知医，著《有东田医补》。工诗词，有《竹林集》、《葭林堂诗》。狱中又著《诗》二卷、《文》一卷。与龙光相倡和者，又有《百苦吟》。

龙光，字幼誉，浙江会稽人。诸生，屡踬乡闱。年五十余，已倦游，承谟抚浙，延课其子。擢闽督，龙光以父老不欲行。父以承谟有德于浙，义不可辞，遂往。既被执，胁草安民檄，诱以官爵，皆不从。与永仁谊最合，尝语龙光曰："死之曰，魂魄愿无相离！"在狱著《养花说》及杂诗五十余首以见志。

天成，字上章，江南华亭人。变作时，与永仁约同死，偶外出，俄传同难诸子死讯，遂出践宿诺，为逆党缚献。时鞫者方穷究章奏，将归罪永仁，天成厉声辨曰："承谟心事，青天白日，承谟无他志，书生更何与焉！"乃同系狱。著诗一卷，曰《听鹃》。又纂《花谱》一卷以自遣。三人在狱，有书名《和泪谱》者，龙光为永仁撰一首，永仁为龙光、天成撰各一首，诗词皆烧桴煤画墙上，赖义士林可栋者，或云泰宁人许鼎，时往狱中探视，默识之，得以传世。

承谟初被难，部曲有张福建者，手双刀，大呼夺门，卫承谟，群攒刃死之。精忠令三十二人监守承谟，中有蒙古人嘛尼，欲免承谟，事泄，被磔。

叶有挺，字贞夫，福建寿宁人。康熙九年进士，甫释褐，即徒步南归。耿精忠以闽叛，檄郡邑，凡在籍缙绅悉坐名，勒限起送，有挺耻之，潜入江西界，佯言已死。逾年，以念母潜返，伪县令侦知之，持檄促赴召。有挺告母曰："儿得进士，思有以报君父。今以进士被伪檄，是得一进士反为从逆之资。儿死不赴，如母何？"母以大义勉之，乃抱母大号，遁匿山寺。僧知其为叶进士也，微拒之，有挺仰天叹曰："有挺岂以儒者七尺躯苟延旦夕，为释氏恐怖？又岂以身死萧寺，贻主僧祸？"夜起，北向九叩，南望母再叩，出走山下，自经古木死。乱平，无以上闻者，故褒赠皆不及。

同时闽中殉难者：萧震，侯官人。顺治九年进士，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丁父艰，回籍。精忠叛，谋讨之，事泄，遇害。张松龄，莆田人。顺治十二年进士，由庶吉士屡迁四川参议。时川省凋敝，松龄加意抚绥，流亡渐复。裁缺归里，耿逆迫以为伪职，羁数月，终不屈死。施大晟，福清人。康熙十二年进士，闻变，匿金芝山，募壮士，助大兵进讨，贼执之。嚼舌骂贼，呕血升死。莆田举人刘渭龙、建宁举人谢邦协、南平举人原任丹徒令邹仪周，皆不受伪职。渭龙匿深山绝粒死。邦协举家避村落中，逆党以火攻之，不出，阖门遇害。仪周为所执，不屈死。光泽县民毛锦生，素有胆力，贼蹦其村，邑当事饬为练总，导大兵进剿，遇伏，死云际关。清流县诸生李亭，随邑令守城，并集乡勇拒战，旋被执，詈贼死。

又有张存者，顺昌人。精忠乱作，存纠义旅保元坑乡，胁授总兵札，令率众出江西，分大军兵势，存不从。时和硕安亲王岳乐驻师南昌，存潜使赴军前乞援，并条上攻贼机宜。岳乐授存总兵札，令捍御建昌、邵武、汀州等地，且为内应。贼侦知之，急攻元坑。地平，无险可扼，存以忠义激众，屡败贼，贼恚甚，分三路夹攻，卒以不支，存被执，死之。

戴玑，字利衡，福建长泰人。顺治六年进士，授主事，例转湖广按察司佥事。时滇、黔未入版图，上江防道尤要。玑遍履所部，自岳州至嘉鱼，立七汛，造哨船巡逻，雀苻无警。又于洞庭湖接立三汛，行者尤便之。洪承畴正经略五省，以"韩范俦"称之。寻迁陕西西宁道，未行，丁父艰。服除，补广西右江道，驻柳州。东阑土酋构祸日久，玑以恩意调解之。大酋黄应元煽乱，则斩渠魁以徇。诸蛮用是怀德畏威，顽梗尽化。柳堡屯田，寄佃于民，既输军租，复应民役，为申请督抚，具奏获免。复修葺文庙及罗池司户二贤祠。会朝命裁并监司，解任归里，督课诸子，教以忠孝大义。

耿精忠乱作，台湾贼围漳州，时玑次子鳞为海澄公将，守东门。贼劫至城下，使招鳞降。玑大

声呼鳞坚守，勿以老人为念。贼怒，牵去。城破，鳞巷战死，阖门为俘。大兵复漳州，贼遁，玑与子鈃等乘间入山，而妻叶并诸幼子为贼执赴台湾，玑置不为意。贼复犯海澄及长泰，玑再被执，胁之降，不从。幽之密室，历年余，终不为屈，朝夕诵文信公《正气歌》以自壮。一日，顾谓子铣曰："吾久辱，不死何为？"遂绝粒，数日，病甚，衣冠，命铣扶掖北向再拜，曰："臣死，命也，当为厉鬼杀贼！"索纸笔，大书"惟忠惟孝，可以服人"数字，呕血数升死，年七十有四。

刘钦邻，江南仪征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八年，授广西富川县知县。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遣伪将陷平乐府，旋围富川。钦邻募乡勇城守，与贼相拒五十余日。同城把总杨虎受延龄伪札，句土贼千余助攻，虎夜引贼入，钦邻率家丁力战，杀贼三十余，家丁死者七，钦邻被执。贼加以毒刑，缚送桂林。延龄诱降，不屈，羁之。钦邻赋绝命词死，追谥忠节。

崔成岚，镶蓝旗汉军。由官学生任郁林州州判，署藤县知县。十四年，孙延龄党吴凤等率贼数千犯藤县，水陆夹攻，成岚与守备刘志高、汪云龙，典史黄新德守御。贼暂退，已而复合。延龄军数千，攻城西南，抵御益力。巡抚洪陈明复遣援兵，协力剿杀，贼不退。伪将军缑成德复率贼万余由贺县来，势益炽。成岚等相持七昼夜，城陷，成岚手刃二贼，殁于阵，志高等均死之。

新德，广东海阳人。读书不多，好遣文，人皆笑之。事亟时，命其子日祷扶母归养。既被执，贼欲授以伪官，新德曰："王彦章且不肯降唐，况天朝臣子从贼乎？"贼欲屠城，新德曰："倡守城者，官也，杀尉足矣，于百姓何与？"贼怒，斮之，新德骂不绝口。刀斧交下，碎其尸。家人四，婢一，皆死焉。微官死事，世尤重之。

柯永升，汉军镶红旗人。由员外郎出任湖南粮道，累擢至湖广巡抚。康熙二十七年，饬裁湖广总督，令标兵分别存撤。五月，裁兵夏逢龙，同夥呼为夏包子者，结众作乱。二十二日，突入巡抚署，拒者辄刃之，伤永升臂，夺其印，复伤永升足，仆地。悉驱其亲属家人出走，搜掠财物。永升乘间自缢死，贼四出剽略，永州锦田卫守备随光启婴城守，力竭，死之。武昌永定营中军守备孟泰鏖战金口，亦中炮殁。守备李国俊阳附逢龙，从围应城。夜半，贼潜梯登城，国俊遽鸣钲大呼，城中惊起，击败之。脱还武昌，卒死樊口。时署布政使者为叶映榴，自有传。

道禅，满洲镶黄旗人，姓戴佳。初为王府长史。康熙中，厄鲁特噶勒丹犯喀尔喀，朝命中外备兵。三十五年，大兵三路进剿，道禅奉敕往谕噶勒丹。先是，三十一年，员外郎玛第奉使策妄阿喇布坦，为噶勒丹掠执，不屈死。至是贼复诱降，道禅抗声骂贼，死之。

李茂吉，福建漳浦人。台湾水师营把总，平日不以官小自卑。康熙六十年，土贼朱一贵乱作，自请于副将许云。战败被禽，贼渠怪其不跪，叱之，茂吉举足踢其案，案翻。奋力断缚，直前夺刀杀贼。贼共斫之，头脑破裂，尚骂不绝口，贼碎其尸。

刘，字玉岩，四川保宁人。由武举从军有功。雍正八年，擢权云南东乌营游击，佐总兵刘起元守城。乌蒙夷禄万福者，旧土知府万钟族弟也。先是，府隶四川，万钟数扰云南边界，云贵总督鄂尔泰擒鞫伏法，使万福父鼎坤袭职，移隶云南。时改土归流，既设东川府，次及乌蒙，改授鼎坤守备，趣赴阙。鼎坤怏怏行，密使万福煽诸蛮为乱。未发，密告起元为备，起元蔑视之，檄万福来见。万福惧，遂嗾众反，围府城。闻变，解所佩刀与妻张氏诀，出与起元商御贼策，皆不应。而游击汪仁独以抚贼说起元，起元从之，登城被贼辱。遂开城，率数十骑大呼赴贼，游击马秉伦与之俱。斩数百级，贼稍却。野夷数万蜂至，遂与秉伦相失，势益孤。转战至次日，弩穿左胁，创甚，北向再拜，割襟蘸血，大书石壁曰"淋漓鲜血透征衣，报国丹心总不移"十四字，拔刀自刎死。贼叹其忠，以土覆之而去。妻闻变，则以佩刀手斫二女及妾，乃引刀椿喉，一门同殉焉。语见《列女传》。

时官乌蒙通判者为刘镇宝。镇宝，字楚善，江西彭泽人。由举人考授中书舍人，发云南用知县。鄂尔泰器其材，奏擢通判。镇宝既莅任，驻大关镇。镇距府三百里，为苗疆新辟地。苗警既急，以镇宝熟谙苗情，檄往招谕。至则开陈祸福，词甚备。苗逆抗之，反执镇宝。镇宝骂贼烈，争斫之，支体糜碎。事平，滇人以镇宝与受害尤酷，为立庙祀，称二刘公祠。

罗鸣序，湖北汉阳人。康熙五十年举人，任贵州麻哈知州、兼署黄平州事。雍正十三年春，古州苗叛，胁清平、黄平、施秉、镇远四州县，生熟苗皆应。四月，陷清平县之凯里汛，去黄平新州

三十里。鸣序时在黄平，闻变，趋新州谋守御。环州苗皆起，驰报府县急援，不应。苗大焚掠，鸣序以城亡与亡自誓。客陈宪者，请与俱，鸣序却之。宪以“君能为忠臣，我独不能为义士”为对，相与寻后山有树可援系者，各默识之。鸣序乃解两州印付健仆送省，出公帑千付书吏藏某处，曰：“可以死矣!”或曰：“此署事也，有本州在，何不去此而保麻哈？”或曰：“此新州也，何不去此而保旧州？”皆置不听。或告曰：“城陷矣!”即趋向所识处，将自经。俄又告贼犹未入，则又徐与宪还，登城守。迨矢石器械尽，城中火起，无可再守，乃卒与宪至后山挂树以死。从死者数人，诸生初震、周大任两家皆死之。宪，浙江山阴人。

清史稿卷四八九　列传第二七六

忠义三

宗室恒斌　倪国正　赵文哲王日杏

何道深　沈齐义陈枚　吴＜⿰王票＞等温模

邵如椿　李南晖汤大奎周大纶　寿同春

李乔基熊恩绂　宋如椿赵福　刘升

滕家瓒熊水清刘大成　王翼孙王行俭

王铣　汪兆鼎左观澜　董宁川

韩嘉业　叶槐陆维基毛大瀛

张大鹏白廷英　杨继晓杨堂等　曾艾

赵纶等宗室奕湄　景兴陈孝宽等

王鼎铭　吕志恒邵用之等杨延亮

师长治王光宇

宗室恒斌，字绸文，太宗第十子辅国公韬塞后。授三等侍卫。父萨喇善，官吉林将军，绿事命戍伊犁。方卧病，恒斌陈请代奏以身从父往，诏许之。而以沽名褫其职。恒斌在途侍疾，至废寝食，父每怒其愚，无几微怨。既抵伊犁，父疾以瘳。将军阿桂大贤之。会哈萨克新附，遣使入贡，有旨择贤员伴送，阿桂即命恒斌充伴送官。途间驭陪臣忠信得大礼，召见慰藉，复其官，令留京供职。恒斌请毕伴送事仍往伊犁侍父，允之。擢二等侍卫。会乌什回叛，恒斌随将军明瑞由伊犁倍道进剿，战屡捷。领左翼兵阵城南山下，贼麕至，恒斌奋勇击之，所向披靡。贼惧，隐城壕诱敌。怒马而前，万镞齐发，不及御，阵亡。事闻，褒恤，而宥其父罪还京。

倪国正，字懋功，四川成都人。康熙举人。雍正十年，拣发广西，授义宁县知县。义宁东北曰双江，苗、民杂处，与湖南城步，绥宁二邑红苗接壤，计千余里。隘口十，堡七十二，大小寨凡数百。不通教化，仅设双江巡检羁縻之。乾隆六年，楚匪黄顺等煽粤苗，伪称名号。国正计禽黄顺，中道被劫，还合楚苗为奸。国正牒文武诸大府请兵，拨驻四百名，苗稍靖。时大府意在招抚，知府张永熹、巡检蔡多奇迎合其意，遂撤驻兵，而檄国正与多奇及县丞吴嗣昌同往。国正将行，叹曰：“此所谓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

行数日，抵苗巢，苗挟兵出迓，气嚣甚，多奇易衣遁，众失色。或告国正：“不去，祸将及!”国正曰：“吾固知犬羊之性，不先以威，不可以德化也。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付健役县印，令间道驰还，正襟坐待之。苗突至，取官弁及随行隶三十余人，尽掊杀之。禁国正土窦，绝粒六日，缚至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胁之降，不屈。授以纸笔，令“省中以万金为赎，可不死。”国正掷笔裂纸，大骂。苗怒，击其齿，血流被衣，声益厉。齿尽，截其舌。国正犹喷血作骂状，遂击死，沈尸深潭。事闻，帝为之辍食。国正为诸生时，书押则云“为国尽忠”。案头玉尺，亦刻“丹心捧日”，盖报国之志，本素定云。

赵文哲，字升之，江苏上海人。生有异禀，读书数行下。同时青浦王昶。嘉定王鸣盛、曹仁虎皆以能诗名，独心折文哲。为人瘦不胜衣，而意气高迈，由廪生应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查抄案通信寄顿，褫职。时大军征缅甸，

署云南总督阿桂奏请随军。阿桂由缅至蜀，将军温福方督师征金川，见文哲，与语，大悦之。时温福与阿桂分兵，文哲遂入温福幕。温福重文哲，片时不见，辄令人觇文哲何作。已而连克金川地，三十七年十月，遂剿平美诺。以功复中书，又授户部主事，仍随营治事。三十八年，兵至木果木，六月，小金川降者叛，与金川合抄后路，师将溃，在军者逆知贼大至，相率逃窜，文哲毅然以为："身为幕府赞画，且叠荷国恩，讵可舍帅臣而去！"卒与温福同死。

同时遇害者：刑部主事王日杏、新繁县知县徐瓒、酆都县知县杨梦槎、合州吏目罗载堂。其在各台站遇害者：潼川府通判汪时、汉州知州徐谂、内江县知县许椿、大竹县知县程荫桂、秀山县巡检郭良相、纳溪县典史许济。其沿途被害者：候补从四品王如玉，候补知县孙维龙、张世永，布政司照磨倪鹏，候补县丞倪霖，秀山县典史周国衡。先后殉难者：又有重庆府知府吴一嵩，原任贵州大定府知府钟邦任，刑部主事特音布，原任湖南沣州知州吴璜，原任浙江云和县知县彭元玮，四川崇庆州知州常纪，原任广西越嶲厅通判吴景，纳溪县知县章世珍，营山县典史吴钺。幕客同与难者：朱南仲、杨绍沂、熊应飞、田舒禄、顾佐、岳廷栻、周炜、郑文、许国、长炳、王鸣镛十一人。事定、四川成都府、金川崇化屯先后建祠祀之，均建慰忠祠碑。

日杏，字丹宸，江苏无锡人。善书，于魏、晋以降书迹临摹毕肖。官中书，行走军机处。每扈从行围，遇公事旁午，坐马上盘一膝，置纸膝上，信笔作小楷，疾如飞。有官中书者，见机要大臣，踽一足请事，日杏怒詈之，谓为非人，知铜仁府，民以王青天称之。

汪时，浙江钱塘人。时驻岱多喇嘛寺，寺破，骂贼死。官军收复小金川，见血影溅涅壁间，尚漉漉如泾焉。

程荫桂，浙江仁和人。与其子烈同遇害。

孙维龙，字普田，寄籍宛平。先官安徽黟县知县，创立书院，延刘大槐教士。又建石桥于渔亭镇，通浙、楚往来，行旅称之。

吴璜，字鉴南，浙江会稽人。父＜⿰火仑＞文，举博学鸿词科。璜为商盘甥，早以诗名。

常纪，字铭勋，奉天承德人。以进士选授西充县，有治行。尝兴建关神武祠，殉难后，县民即关祠肖纪象祀之。

吴钺，字炳臣，河南固始人。贼犯木果木时，钺守泽多耳粮站，去大营六十里，大营以东，泽耳多以西，松林沟、赤里角沟，俱为贼夺。事急，有劝钺走者，钺奋然曰："吾奉命守此，与站存亡，分也！与我共杀贼者，吾骨肉也！"因拔佩刀立木城旁，曰："敢言走者斩！"众心稍定。贼至，钺率兵役御之，众寡不敌，火器环击木城，犹徒手抵贼，卒被戕。

曹永闾，字文甫，浙江金华人。雍正七年武举人，补江南大河卫千总，洊擢四川海宁营参将。御士卒严而有恩，多乐为用。乾隆三十六年，随温福征小金川，提督董天弼檄守牛厂石卡，旋为贼据，天弼自劾，并请治永闾罪。上念小金川事棘，置未问。永闾乃与阜和游击宋元俊献三策：一自斑斓山探小金川，击其首；一自美诺趋甲金达，击其中；一自约咱进取僧格宗，击其尾。用其言颇效。永闾善谋，谋定而战，元俊谙地利，进退有度，军有曹、宋齐名。不数月，悉复明正侵地，前后十余捷。

三十七年，随攻克布朗郭宗、底木达，执僧格桑父泽旺以献。明年师以贼扼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移营木果木。未严备山后要隘，而贼突薄大营，劫粮台，夺炮局，会运粮士卒数千争避入营，温福坚壁不纳，轰而溃，贼蹂入，温福遂遇害。是时，永闾军距稍远，闻炮声，遽严甲起，飞骑至，曰："大营失矣！"问："大将军安往？"曰："不知。"傍一骑至，曰："宜速退！"叱曰："大将军不知所往，吾将焉往？"即蹀血进，殒于阵。同时殉难者，参将惠世溥以下四十七人。

何道深，字会源，山西灵石人。由武进士、乾清门侍卫出贵州提标游击。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尚书明瑞总督云、贵，进讨缅甸，集诸道兵。明瑞闻道深训练营卒可用，檄至永昌。果整练冠他军。三路出师，以道深所统自随。从取木邦、破锡箔，逾天生桥，大战蛮结。贼立十六寨，竖木栅，列象阵力拒。道深冒矢石，攀栅先登，火枪中右额，纪功第一。

又从入穷乍，去贼巢阿瓦城益近。贼断木垒石守隘，官军粮少，火药铅丸垂尽，将旋，贼抄其

后。道深为之殿，遇山谷险阨，必奋战，俾全师得度至猛育。未至猛育前二日，道深中鸟枪，夜息，部下校进曰：“伤重矣。贼至日众，道险，难与敌。盍称病且逸归乎？”道深曰：“贼众，乃将卒致力时也。”叱之退。明日，战益力。初，明瑞将中军趋锡箔，别将分左右军，异路约会师。及至猛育，两军渝约，前阻大山，贼尽塞蹊隘，环围数重，军杀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明瑞令夜拔营，以次冲出。平明，贼来邀截，道深立高冈指挥拒之，他军士得从旁脱出。道深自晨战至日中，被数创，始仆。

道深抚士严而有恩，其始闻檄调也。令二日即行，凡无子、无兄弟者皆弗从。殁后，军皆悲涕，以其带、发还，诏赐葬本邑。

沈齐义，字立人，浙江乌程人。乾隆九年举人，大挑用知县，发山东。历权冠、汶上、费、齐东等县，题补泗水。齐义有吏能，初往钜野办振，虑吏胥作奸，观自登记，历数十里皆然。冠有剪辫讹言，谓妖人翦人辫发，能以咒语摄其魂，令移他处钱物入己，被翦者数日即死。讯无实，悉纵去。他县狱上，皆获谴，人服其识，汶上为入都孔道，东门外石桥久圮，撤而新之。南旺、蜀山、马踏三湖，为漕渠水櫃。堤坏，出资修筑，工固而民不扰。泗水多闲田，而民间畜蚕者少，悉令栽桑饲蚕，自此隙地皆桑，茧丝之饶甲他邑。费有冤狱，特缓其事，或以吏议惧之，齐义谓与其令民以冤死，毋宁被劾以去官。

三十七年，改授寿张。县境赵王河湮三十余年，大雨至，水无所泄，禾麦皆淹死，民多逃去。请募夫开浚，凡三十余里，上引范、濮诸水，悉达诸五空桥，自是南鄙无水患，民皆复业。故明藩府私田赋极轻，入清谓之“更名地”。部议加赋，寿张更名地二千四百余顷，先于雍正间，归入籽粒地，加赋，而旧名犹存。乃检寻故牍，以原委达大府，削除之。故事，岁办河工秸料及解京黄蜡，分里购买，吏用为奸，为往他所买解，民得免累。所至求民利病，若其身事。

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夕，阳谷县党家店奸民王伦纠众突起为乱，入寿张。齐义闻变，即衣冠出莅宅外，斥曰：“吾非赃吏，尔等劫我何为？”贼伏拜，曰：“知公廉，民等亦素沐公恩。但须及早从顺，顺则生，逆则死！”齐义骇曰：“尔等不顾赤族诛耶？”大骂之。贼谓齐义不知生死，麾众退，令自为计。齐义即入，解其印，令掘坎埋之。复出，家人及宾友挽其臂，挥去，趋宅外，仆又牵马至，请上省告急，齐义曰：“若将使我蒙面见上官耶？”批其颊斥之。须臾，贼复至，有泣拜求请者。齐义大怒，拳足交下。贼拟以兵，齐义毒骂不绝口，遂攒杀之。先数日，齐义闻阳谷有妖人聚众，遣人四出侦刺，贼惧祸及，首劫寿张，故齐义罹于难。贼既破寿张，遂掠阳谷。堂邑县奸民王圣如亦劫杀村落应伦，权县事陈枚死之。

枚，字元干，广西全州人。由举人拣发山东，用知县。闻圣如乱作，即驰往搜捕，尽逮贼党妻子系狱，而圣如以伦众数千至。邑无城守具，人情汹惧。枚本摄任，将受代，或劝枚引去，枚指天日自誓，与城存亡。城陷，被执，怒目视贼，贼曰：“摄令为令清，赦勿杀。”枚愈怒，发竖眦裂，骂曰：“汝辈罪不赦，乃敢云赦吾耶？”胁以刃，不屈。其弟元梁奔救，手刃数贼，贼缚枚及元梁至王伦屯，逼令跪，仍不屈。贼先断枚两足，又断两手，旋支解元梁，弟兄同时死。

堂邑训导吴＜⿰王票＞，福山人。年七十余矣，携侄文秀及仆王忠烈到官。贼劫学署，见其老，置不问，＜⿰王票＞叱之，词甚厉。贼怒，杀＜⿰王票＞及文秀与忠。阳谷县丞刘希焘、典史方光祀、寿张营游击干福、调守阳谷莘县汛把总杨兆立、堂邑汛把总杨兆相等，亦先后被害。

温模，字孙朗，福建长乐人。入赀为吏目，发甘肃，借补通渭县典史。乾隆四十九年，盐茶厅逆回田五倡新教作乱，聚石蜂堡，遂犯通渭。模以回民马世雄预告，知贼计，为之备。知县王㦷恇怯不任事，模乃与县署幕客邵如椿、县绅李南晖同时城守。模率兵民登陴御贼，凡七昼夜。士皆用命。粮尽，请开仓给守者，㦷持不可。城将陷，驰返官廨，正衣冠北向拜，键户自经死。世雄战死。

如椿，浙江绍兴人。父以申韩术游陕西，因占咸宁籍，补诸生。如椿就㦷聘，事急，乃立城闉，袒而大呼曰：“好男子！当从我守城杀贼。”应者数千人。令壮者执刀矛，老弱运甓石，并集城上，而身率犹子曾燮登西墉，以当贼冲。城庳薄，贼蚁附上，手短刀格斗。良久，力不支，被执。贼方肆戮，犹大言曰：“首议守城者，我也！何多杀他人为？”凡被十三创，曾燮被十一创，均骂不绝口

死。

南晖，由举人于乾隆三十年任四川威远县知县，以疾告归。先于逆回苏十三肆扰通渭，有守御功。至是，又率子思沆、犹子师沆召募壮夫百五十人助城守，累掷大石杀贼。城陷巷战，与子恩沆同骂贼死。师沆自经死。安定县典史费元灯，亦以奉檄侦贼被害。

汤大奎，字纬堂，江苏武进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授福建凤山县知县。五十一年冬，台湾贼民林爽文作乱，起彰化，其党曾伯达等应之，南窜凤山。县故无城，仅土垣三尺许。时大奎已秩满候代，属贼势蔓延，乃率僚佐募乡勇，日夜守御。贼来攻，与参将瑚图里击却之。瑚图里驰马逐贼去，大奎闻城北有警，捕内应四贼，斩以徇。方奖厉兵役，贼突进北门，入县治，典史史谦死之。大奎朝服坐听事，手剑击贼，贼刃交下，犹瞋目詈不止。长子荀业从之官，先以父诗文稿畀其戚，令远避，身佩刀蔽父不去，同遇害。大奎初丧其元，城复后，有仆识大奎系发线，形容亦约略可辨，因并入棺。孙二，贻汾自有传。

谦，字昭和，顺天宛平人。先遣子善战奉大母出避，乃与大奎同城守。死后亦丧其元，为百姓窃埋之，贼退始改殓。

周天纶，字理甫，直隶天津人。乾隆二十年，由贡生捐职州同，发福建，补台湾府彰化县丞。数年，知民顽，忧形于色，屡言于上官，斥不信。任满，将引见。假公事滞诸诸罗。乱作，大纶奋入县治，县令懦，甘以身殉。大纶曰：“国家建官，命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逆，死以塞责，小丈夫也。”激之，弗应，为谋所以御贼计。夜，贼入，据县治，有见大纶者，缚去不杀，而劝之降。大纶大骂之，贼掴其颊，抚颊大哭曰：“此颅乃为贼污！”首触柱，额裂。囚数日，卒遇害。大纶仆陈德以护主不去，大纶死，以头椿贼，支解死。

寿同春，名星，以字行，浙江诸暨人。习文法，客台湾淡水厅同知程俊署，年七十余矣。竹堑城陷，俊先以出捕贼遇害。俊子携印走，同春为贼执，佯为所用，贼留其党三十六人守城，而自出掠。同春客淡水久，胥徒皆熟习，士民皆信服，潜为纠合甚众，出不意，就同知听事骈斩留贼，即日闭城门，为朝廷守。贼闻大骇，悉众返攻，同春部勒其众，日夜登陴。樵苏既断，发屋掘鼠为食，得间，辄出选锋击贼。相持数日，贼稍引却。道通，署同知徐梦麟始以印至，次第招抚附近胁从者，梦麟一切倚同春办治。是时，首逆负嵎，据大里杙自固，官军环营其外，疑莫敢入。同春草书与梦麟，令上军门，速攻之。久乃得报，合六路进剿。同春率官军从西路入，而鹿港之兵，迁延失期。既入，无援，马蹶，被获。贼恨同春久，至是喜得报，攒刃支解之。

又广东嘉应州人李乔基者，名安善，以字行。善少林拳术。客台湾，见土豪啸聚相雠杀，叹曰：“乱将作矣！”乃简侨寓南北庄人团练之。乱作，郡城大震。召诸健儿曰：“贼众一共而出，遂破彰化、淡水、诸罗三城，所不即取郡城者，惧粤人蹑其后耳。吾出兵牵制之，贼至则守，去则击，相持久，则援师且至，贼不足平矣。”集万余人，庄为栅，里为台，计亩以为粮。一庄有贼，诸台应之。贼数至，皆不进逞。十二月，率三千人从知县张贞生复彰化，已而粮尽，士卒多散去，城复陷。明年正月，复从总兵柴大纪复诸罗。自起义兵与贼二十余战，斩馘万计，贼衔之，以万金购乔基首。二月，乔基与从子举柏率健儿数百人赴鹿港请火药，为贼所侦。还至青埔，伏发，御之，杀数百人。贼大至，矢石交下，突围出，失举柏。乔基三入贼中，伤左股，被获，诸健儿皆战死。贼诱乔基降，骂贼，贼断其舌。缚而射之，犹不屈，乃磔焉。至是白衣冠哭者万余人，皆誓不与爽贼俱生也。是役也，死事之烈，以乔基为最。

熊恩绂，字隆辅，广西永康州人。乾隆十七年进士，父疾，意不在试，以讹脱列下等，归本班选用，选授直隶永安县知县，累迁永平府知府。四十三年，高宗东巡，召对称旨，擢霸昌道。改大顺广兵备道，为政务持大体，尤慎刑罚，时语人曰：“虑囚，但久跪索供，感寒湿即病足，或发他疾，皆足致死，岂独三木能毙也？”

始单县有刘某者，习八卦教，煽惑乡里，官捕而杀之，械其子于狱。人复就获中传其术，从者益众。自山东、河北、直隶境无虑数万人。而段文经故胥吏，以事斥革家居，性险诈，屡挟数以役人，群服其黠，奉以为帅。立期劫单县获，图攻夺州郡。恩绂闻之，下元城令密捕所在匪党，而郡

县吏皆通贼，多为耳目者。走白贼云：“将屠灭汝等。”贼駴且恚，突于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四日夜半毁道署，入，杀恩绂。恩绂闻譴声，疑失火，旋知有变，亟还。令人守库，举印授妻缪氏，挺身出，大骂。贼攒刃斫之。

贼固与其党有成约，以先期起事，不及应。戕恩绂后，即散劫郡县署，皆以有备不获逞，故邻境得以次禽获。恩绂被害，尸面如生，两手犹作搏贼状。家人以守库被杀者六人，印以缪氏匿之，得无失。恩绂逆折贼谋，不至如三省教匪蔓延不已，躬犯大难，论者多之。

宋如椿，汉军镶红旗人。以宝庆通判权乾州厅同知。乾隆六十年正月，黔、楚苗石柳邓、石三保等叛，厅苗响应，居民争避窜。如椿召谕曰：“若属先人邱垄皆在，不可弃。同知地方官，当为若效死守。”皆许诺。已而贼势张甚，弃去者大半。如椿被发徒跣，周走号呼，劝之守，自旦至夕，不绝声，讫不听。贼旋攻西门，如椿仗剑出御，伤左腿，归，北向再拜自刎。从人张忠在侧，固遣之，弗去，亦被创死。方贼攻急，如椿度不能支，呼巡检江瑶佩厅印，令赴辰州求援。瑶出城，遽遇贼，死。其子朝栋挈印送辰，归，觅父尸，与家属俱遇害。

赵福，湖南零陵人。由行伍随征金川，有功，累擢至镇＜⿰氵旱＞中营守备。逆苗滋事，驻守渌溪口，渌溪为镇＜⿰氵旱＞粮道，约士卒严，民安之。五月，官军从狗脑岩溃归，贼众近万人，谋绝粮道，攻之急。时守兵先抽调其半，民请福避去，福曰：“兵卫民，将统兵，尔辈可去，吾奉命守渌溪，去一步，即失职。苗至，福怒马奋槊当先拒之，杀数十人。苗分番更战，民以福不得食，为纳橐饘，福挥去之。且曰：“贼之不遽追戮者，以我在也。我死，合力追汝，无噍类矣！”民泣涕去。麾下五十人，感福义，无一逃者。战一昼夜，溪桥被撤，卒死且尽，手过山枪三发，毙苗数十人，指掌焦烂，不能持，身被数创，投溪死，民隔溪望者，咸痛哭。苗旋散去，难民数千赖之全活，后架数椽祀之，曰赵将军庙。

刘升，邵阳人。宝庆协把总，从副将某征苗，副将逗留不前，升于众中出谩语，某衔之。师至狗爬崖，令率百人为前锋，约举白旗为后援。升策马辖阵，贼不能支，侦无后继，复悉锐，首体糜粉，无可收瘞者。后祀昭忠祠，主入时，旋风暴起，吹气作血腥，袭众几仆。时以乡团死最烈者，有滕家瓒。

家瓒，湖南麻阳人。诸生。有膂力，能负铁炮击贼。捐布政司理问职衔，居高村，与乾州苗接壤。乾隆六十年，逆苗掠麻阳，家瓒同兄监生家瑞、弟武生家瑶，悉出家财巨万，设卡堵御，有功。自正月至四月，共打仗十八次，杀贼八十余名，贼恨之。总督福康安宠异家瓒，家瓒为画破贼策甚备。一日，家瓒率众守溪口，贼骤围其居，曰：“出家瓒，祸可已。”族弟武生家泰挺身出，语其村人曰：“岂可惜一身而害一村？”遂大骂贼，自承为家瓒。贼剥家泰皮，至死不更一辞。又执其家口，始知非家瓒也，全家被害。家瓒闻而驰救，无及，请官兵援助，官军忌其能，不助一卒，且檄调乡兵他去。家瓒复往溪口，与众共守，贼急攻之，力斗死。

熊水清，字广铨，广东平远人。以监生纳捐，发湖北，补保康县典史。嘉庆元年二月，白莲教谋反，姚之富、齐王氏起襄阳，曹海扬、祁中耀起房竹，王兰、曾世兴起保康，众各数万。齐王氏掠州郡，与王兰会保康之白溪沟，贼党杨昭为内应，水清计禽之，徇于众，贼衔之。时守城兵以巢苗他调，县令畏贼他往，城中空虚。水清给印札晓谕四乡，激以忠义。贼遽至，县城故庳薄，水清拒守，杀贼过当，历五日夜不懈。遣勇健诣郡乞援，为贼得，围益急。水清知不可为，旋署，语其妻曰：“吾义不屈，尔其自为计！”妻誓先殉，子其馨等及家人皆愿从死。遂出，城已陷，遇贼县治前，骂贼，死焉。教官黄义峰、吴珍义，子其馨、其芳，族子祚超，妻弟林凤良同殉之。妻林氏、子妇韩及孙女与仆妇、婢女等，皆阖户自刎。水清死后，乡勇始集，皆头插小青箬为识以别贼，从援军禽贼首王兰、曾世兴。小青箬者，即水清印札之号令也。

贼旋犯竹山。竹山县知县刘大成，江西新昌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授莅任。县界万山中，故有专营驻防，亦以巢苗他调，留者仅百名。大成先捕得贼党，有“约期抢据竹山”语，即飞牍告急，且与僚属谋，曰：“吾守具未完，为贼乘，必困。不如出据险要，相机堵御。”方派拨间，贼已据保康。乃以典史吴国华、守备孙抡魁分守县治及隘口，而自守武阳堡，当其冲。纳县印于怀，据

险设伏，遴健足侦探，终夜无少休。贼突越后岭，入县焚掠，国华、抢魁俱不支，先后至武阳。大成复率以赴剿，枪毙十数，贼来益众，遂退往武阳。国华、抢魁方出点兵，大成乃遣亲信出探隘口。比反，大成已肃衣冠佩印北向自缢矣。国华、抢魁踵至，愕然，亦殉焉。别股贼犯襄阳吕堰驿，巡检王翼孙亦以拒战死。

翼孙，江苏长洲人。吕堰当驿道之冲，无城可守。翼孙闻变，募乡勇戒备，而贼已大至。翼孙率众迎击，歼先锋三人，遂登大桥御之。贼来益众，乡兵溃，又手刃数贼。贼矛环刺，受伤重，跳而投于水。贼以钩起之，攒刃毁其尸。翼孙初至任，预立御贼章程，一乡勇十，设头目一，头目十，设总头目一，各相钤制，统于巡检司。附近村落，单丁独户，皆迁于镇。选壮者充乡勇。设哨探，定功过。储粮秣，练刀仗，禁饮博，其区画为甚备云。

王行俭，江苏溧阳人。由举人大挑知县，发陕西，补南郑县。以承审命案不实，褫职。嘉庆元年，投效军营，二年，教匪窜汝河，以平利县防守严，向东南逼白土路营。时行俭带兵六百名，偕都司赵禧御之，贼分股前后夹攻，禧中刀伤殁。行俭骂贼不挠，身被矛伤十余处，阵亡。以离任文员，带兵协剿，骂贼捐躯，诏深恤之。

王铣，字丽可，江苏武进人。以四库馆誊录劳，授华阴县丞。性介，不合上官。先调守山阳丰阳砦。纠养勇八百余人，皆锋锐可用。铣被丰阳知县檄入城共守御，义勇以所将非人，被歼。铣为建祠山阳南关，勒石志名姓，哭之。三年，调至洵阳佐理抚恤事。县令图与铣分吞振款，严斥之。县令恚，图中伤铣，以行台省需饷，急荐铣。行至雒南庙沟坡，坡高二里，铣已北下坡，家人甫押后队逾坡脊，贼高均德大队至坡南，探骑二，纵辔驰上。家人大呼，速铣下马避贼，铣不应，探骑至坡脊，驰下夹铣去，几一里，复驰回，一骑以矛剔铣面，一骑就刺胸及胁，皆洞穿而死。同以运饷死者，四川省有汪兆鼎。

兆鼎，字子元，武进人。亦以四库馆劳，授直隶枣阳县丞，以事褫职。赴四川军营投效，未用。四年，同郡朱向隆为达州巡检，有解饷之役，邀兆鼎偕。至东乡县太平石岸遇贼，向隆跳，众谓兆鼎非蜀官，盍亟避，光鼎弗应。乃各奔，兆鼎独守饷，骂贼被害。

左观澜，字绣川，江西永新人。由举人大挑知县，发陕西，权五郎厅通判。五郎扼要川、陕，无城。观澜莅任，既募乡勇训练，即牒大府，捐廉雇役，筑土城，躬自督之。半月工竣，三日而教匪至，悉精锐启城追剿，斩获甚众。数日，贼突出别道，薄城，众寡不敌，请援又不至，观澜乃召子承荫等励之，皆泣对曰："愿从死。"即分兵乘城，夜多燃炬束，老弱大呼噪，贼不知虚实，引去。将军德楞泰、明亮至，询状惊叹，遣守备率兵驻城中，听观澜节制，城守益坚，民乐为用。

以劳补安定县，西安府启巡抚留之，巡抚悟，立止毋去任，而贼果悉众至。见观澜立城堙，咸错愕。观澜谕贼降，次日二百余人至，观澜纳之；守备求欲歼以要功，观澜不听。乃庭集降者曰："汝等欲终从贼，即听去。"降者稽首谢不敢。以后至六人，不可信，令降者自别之，果于里衣得贼党所以为识者，即斩之，投六首城外，贼骇遁去。

三年，贼复大至，观澜舁大炮城上为御，手发炮毙贼无算，观澜亦以炮裂伤颅，负痛，解佩刀付承荫，畀归署，亟遣人间道请代，乃率。后二日，援兵至，承荫泣叩军门，愿复仇，总督那彦成哀而壮之，俾随官军剿贼。四年十月，蹑贼沙沟口，力战阵亡，犹手父佩刀不可拔。父子俱殁王事，赐恤尤厚。观澜事继母以孝称。兄观海，官上思州知州。时有兄弟争财者，适得思州书，念弟甚，引苏轼"世世为兄弟"句，观澜读而泣下，付讼者兄弟令阅。讼者感悔，泣谢去。

董宁川，直隶永宁人。由武举选授贵州镇远镇标守备，随剿苗匪。嘉庆元年，累擢至湖北兴国营参将。三年，随总兵诸神保等军剿教匪，赏健勇巴图鲁名号。复随副都统额勒登保进剿终报山，偕都司张廷楷等自西入，奋勇夺山隘。官军鱼贯上，并力攻击，禽首逆覃加耀等。股匪刘成栋、张汉潮、张添伦分扰巫山、荆门及扑闹杨坪边隘，先后击败之。四年五月，股匪高均德窜云路沟边隘，偕游击姚国栋合攻，贼奔梓桐垭，复偕都司刘应世由峨迎截，歼二百余名，余匪溃。宁川见有骑马二贼目，追益力。至树林中，贼弃马遁。宁川令弁兵围山腰，自率弁兵数十，下马追入深林，贼并队转斗，宁川中矛伤，仍手刃十余人，毙骑马贼一人，力竭，殁于阵。事闻，诏曰："董宁川下马击

贼，至被戕害，似此忠勇之臣，不能承受国恩，为之堕泪！”命直隶总督胡季堂赡宁川母，命湖广总督倭什布送宁川子及家属归原籍，皆出异数云。

韩嘉业，字健庵，甘肃武威人。父增寿，官凉标千总，随征金川战死。嘉业誓报父仇，入伍有功，累擢至陕甘督标游击。

嘉庆元年，四川教匪滋事，陕西兴安府属地相接，奸民乘机蠢应，踞安岭为巢穴，凭高恃险，立木城。又于高庙山设立大卡，形势陡骏。嘉业奉檄率兵由羊毛子堰进克之。复会他将进逼安岭，遣健卒潜烧木城。贼惊溃，乘胜取大卡，禽戮无遗，擢参将。四年，复败李树之股匪，追出班鸠岭，贼窜六道河，嘉业循河右追贼至庙子坝，贼遁入川境。未几，贼又由川界老林入南郑，时嘉业循江防守，闻之，亟率兵前驻法慈院，堵其北窜。贼将就浅涉嘉陵江，而沔县贼三四千人，由阜川逼近官庄，陕甘总督松筠令嘉业偕直隶守备麻允光择要迎击。贼全数出甎峒子，嘉业驰马首先冲入，贼分两翼绕马家岭自上压下，四面合围。嘉业力战突击，马蹶，复箭杀执旗贼。贼以矛直刺，甘肃镇标把总高腾蛟从旁格之，遂杀持矛贼，而群贼竞进，嘉业中矛仆，遂死。腾蛟以身蔽其上，亦死，允光亦战殁。事闻，优恤，谥武烈。后嘉业兄庄浪协副将自昌，亦阵亡盩厔，命共建一祠，赐名双烈。

叶楩，字荫阶，浙江钱塘人。父文麟，官陕西，权孝义厅同知。教匪蹿秦中，楩闻警省父，即其牒军门自劾。嘉庆二年正月，奉檄率乡勇剿贼于光头山，贼旋由河南卢氏窜商州，与孝义接壤，随父乘障搘拄，贼不敢入。别股贼复由汉中东窜，将由镇安、五郎逼孝义，复佐父堵御。凡团练首领可用者，必倾身交接，以是豪健依附者甚众。西乡急，请援。楩选其锋赴之。比至，贼即北窜。城固、洋县有警，又率以往，贼遁入山。部分其众，守通栈要路，而自逐贼，入虢川等处，阵斩贼，获骡马器械均无算。

贼东奔大峪口，孝义在重山中，无城郭。楩虑不能当，请援孝义，大府不许。楩不自安，拔营东追，果遇贼。会别部兵至，谓遇贼得捷，贼未必再犯孝义，阻其返。楩终虑孝义被困，复言于大府，谓“不发兵即单骑行矣。”词气激昂，闻者色变。大府乃许拨乡勇一千六百人随楩行，抵孝义，贼果至。乃据险结营，令四山放号火，以张声势。西南贼尤劲，乡勇人人思斗，遂破贼前队，斩其酋三人，贼稍却。大队来攻，复并力冲杀，贼无可乘，乃解去。

大府调其父权富平，楩亦入资为县丞，当就选，恋父不行，留大营司侦候事。会贼渡汉江，逼洋县，醴泉县知县陆维基请行，举楩为助，慨然偕往。维基带勇练登手扳崖，至巅，遇贼，骂贼死。楩数突围不得进，左旋至山梁，力竭，贼矛刺腰，大创死。仆四人皆从死。楩以卫父至，而卒死于兵，时皆壮之。维基、顺天大兴人。

毛大瀛，字海客，江苏宝山人。少以能诗名，为“练川十二才子”之一。由附监生充四库馆誊录，用州同，发陕西，累为河南巡抚毕沅、山东巡抚惠龄调用。大兵征廓尔喀，惠龄督四川，办理济咙粮务，檄大瀛赴西藏差遣，事竣，留川补用。借补潼川府经历，以军功擢授中江县知县。嘉庆元年，檄赴湖北军营随剿教匪，复以军功擢授四川简州知州。时惠龄由湖北入川，沿路剿贼，大瀛从之。四年，回简州任。五年，股匪张子聪窜潼河，扰三台、中江地，官军分路截剿，贼复分扰遂宁、乐至等外，由金堂之广元寺，肆行焚掠，及简州境。大瀛率乡勇前往堵御，行抵上桥沟，马步贼蜂至，力战遇害。大瀛屡入督抚幕府，工笺奏，业此者二十年。山东巡抚国泰为在京旧交，国泰性暴戾，独敬事大瀛。国泰被严谴，大瀛尽始终之谊，为时所称。恤世职，孙岳生袭。岳生亦以诗文名一时。

张大鹏，陕西紫阳人，子楚常、希贤、绍堂，孙应朝、应邦、应选，皆诸生，余皆布衣。家世以忠义为教。嘉庆元年，贼犯紫阳洞、汝二河，官军未集，大鹏率子孙、出家财募乡勇八百余人，助有司守御。贼掠龙形、响水二沟，楚常率众进击之，杀三人，遂前攻贼寨。山骏雾作，中伤归。后三日，贼至大水沟观音堂地，绍堂杀贼魁六十余人。又三日，希贤与贼战桃园，复杀三十一人。当贼之起，势猛锐，官军亦避其锋。至是连见杀伤，大愤，遂率党数千人至，希贤首出逆战，中枪死。绍堂据险隘，复为贼杀。大鹏气益奋，更率其孙应达、应禄、应恺，应试等持械深入，冲突跃

呼，所杀伤甚众。卒以众寡不敌，皆战死。初，张氏父子及孙凡十二人，自贼之兴，战死者七人，溺死者一人，伤者二人。陕西以乡团死者，又有兴平人白廷英。

廷英，县举乡饮宾。嘉庆二年，教匪由蜀渡汉江而北，众十余万，终南近山无完村，廷英督乡人筑村后张家寨避之。三年二月，贼自城东窥寨，寨人不二三百，贼急攻，枪矢雨下，下壮悉溃。贼蚁附而登，廷英骂贼死。弟廷才、廷扬从死，贼俱焚之。次子筐廷英头去，贼逐之，筐倒，头落山下，后得于谷底，尸则焦烂不可辨矣。廷英年七十五，凡以守寨死者八十余人。

是年，四川各乡团之死难者，为广元人杨继晓，世居高城堡。继晓妊十三月而生，既壮，以气力伏一乡。捐职州同知，随父玺苏州督粮同知任所。闻教匪扰蜀，归省母。时巴州已破，继晓与同县贡生杨哿等倡议团练。罄家财，得千余人，请县令给札为守御，县官不省，散去。贼破南江，距县境长池数十里，县令始速继晓出御。以乌合一散不易集，议先虚声挠贼，作高城堡、人自相要约语，列名至多，书投贼营，贼果迟疑不遽进。会陕贼姚之富等数万人穿老林出，将至德山，木门贼亦以数千人将至通坪。通坪居高城后，德山互其胁，长池枕其前。继晓谋于众，攻长池者，县官自御之。而自任后路。夕漏三下，与族人杨冕率众出木斗之横江梁，遇贼先锋，斗之。贼大队至，不可敌，乃据险趣哿济师。贼登山，瞭知兵少，无继，合围击之。继晓手刃数十人，力竭被执。至九曲坡，欲诱降之，大骂不屈，贼刳其腹而焚之，从战者皆被戕。哿以三百人来援，至则皆歼，杨氏一门亦尽歼。

杨堂、梁崇、李培秀，皆广东嘉应州人。堂官四川苍溪县典史，崇官陕西咸阳县典史，培秀官陕西试用典史。嘉庆三年，王三槐扰蜀，大军追剿急，亡命四窜。堂守永兴场，士卒哗曰："贼至矣！"皆欲走，堂手剑叱曰："贼未至而弃粮，法当死，孰若守粮而死也！"贼至死之。三年，大军驻镇安剿张汉潮，梁率乡勇剿凤皇嘴贼，散，解囚回省。至孝义厅，遇贼。崇释囚七人，曰："若曹于法当死，然死于贼则枉，吾不忍也。可速去，毋从贼。余义不可逃，死共所矣！"贼至，被执，不屈死。五年，培秀从大军挽粟至四川大宁县，与贼遇，尽委辎重于河，遣其仆曰："速报大营，贼不得粮，必掠东郊，截而击之，可尽覆也。吾死不及见矣！"大军果破贼。讯俘，言培秀死时，贼不得粮，被二十一创云。初，崇所释囚七人，皆归狱，报崇死事状，曰："吾不负梁典史也！"至是七人皆赦。

曾艾，字虎卿，湖南新化人。尝割左臂疗父疾。以例贡考授州同，发江西，署安福等县。艾夙为嘉勇贝子福康安所知。辰州苗变，随福康安军令守麦地汛，从克诸砦有功。嘉庆元年，补贵州永丰州分防州同。州隶南笼，故苗地。州同驻册亨，在万山中，尤险远难治。艾督各砦守本业，民、夷悉安。二年，遣人迎眷口，甫至，而南笼仲苗七柳须等遽叛。艾闻警，约驻防把总外委坚守，并谕四乡亭目，招集良苗，缮城治械，令出肃然。贼至，部分守御，自出城奋击，往来策应。城中妇女，亦改装登埤。相持半月，援兵卒不至。贼众数万，围益急，手发矢毙执旗贼魁。北门火起，率队趋救，遇贼城西隅，巷战，中枪死。仆九人从死，两妾闻讯皆自刎。次子为其戚携出，号泣曰："吾父母皆死，何以生为？"贼尾及之，亦中枪而殒。事闻，皆予恤。改南笼为兴义府，永丰为贞丰州。

艾同族彰泗，字孔林。以拔贡生朝考用知县，发陕西，授延川县。嘉庆十年，权洋县。时教匪被剿势衰，以终南山为窟穴，搜捕不易。朝议改五通通判为同知，添设宁陕镇总兵，募兵六千，改十大营镇之，而以积年立功无业可归之乡勇充伍，为善后计，名曰："新兵"。新兵素难御，司储者又误扣米折，于是陈先伦、陈达顺等于十一年二月作乱，戕官，连破营城十九处，逼洋县，彰泗拒守七昼夜，援兵阻河不能至，城陷。彰泗死之，民保其眷属潜出，故不及于难。

罗江泰，字静波，浙江黄严人。家贫，习贾。去投营，由外委历擢游击，皆在浙。由参将至副将在闽，总兵又在浙。前后与提督李长庚相左右，而在闽功特显。长庚锐意剿海寇蔡牵，专意外洋，凡阃内事均以属江泰。贼船高大，官军抑攻失利，檄江泰造霆艇。艇成，陵贼船，贼大困。南走福建。江泰于白犬洋、四礵屿、头东碗各役俱有功，护海坛总兵。遂赴南洋，合金门总兵何定江截牵去路，横击于铜山，追至浮鹰洋。贼冲礁走，匿山上。江泰搜山，禽贼目王朱，又焚贼船于仰月横山，贼皆堕水死。在闽逾年，凡十击贼，号"敢死军"。贼见江泰军，辄引去。擢总兵，镇金门。九

年，移镇定海。是时牵南窜台湾，长庚正总闽、浙水军，同心戮力，誓杀牵。十年九月，牵船泊道头，忽遁去。江泰从瓯洋会八总兵追之，至尽山，失牵所在。黑云起海上，亟令移港，风骤至，白波山，群舟相击触，顷刻破碎。江泰大船帆重不可下，下及尺，船遽不知所终。朝命沿海各省探访，久之无得者，葬衣冠黄岩。

霍永清，字肇元，广东南海人，居澜石乡。膂力绝人。嘉庆十四年，海氛未靖，大吏行封港策，海贼无所得食，相率蹂躏旁海各乡，渐入内地，所过焚掠，怯懦者遂以款贼为得计。八月，贼联数十艘由陈村、平洲、小圃直抵澜石，众议款之，永清曰：“彼恃舟楫为利，今深入重地，自取死耳。好男子从我杀贼，何为低首求免乎？”主款者阳受约，贼至，从壁上观。永清独率乡勇堵御，相持一日夜，贼稍却。明日，督勇再战，而款贼者导贼从村后掩入，腹背受敌，力不支，中炮仆地，左右五人并死之。乡人以永清以死勤事，建祠祀之，名祠曰愍义。

强克捷，陕西韩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即用知县，发河南，补滑县。十八年九月，教匪李文成谋乱，期十五日与伏京城贼林清中外同起事。克捷初莅滑，有退吏某方讼系，为白其诬出之。吏詗文成等逆谋，告克捷，历申于守，不应。初六日，突执文成，严诘谋叛状，笞断其胫，及党二十四人，鐍之狱。夜半，其党牛亮臣突劫文成出，攻某吏，屠其家，踞城以叛，克捷及家属俱死之。后文成焚死辉县，林清伏诛京城，诏：“克捷首先访获逆党，俾二逆失约败谋，后先授首，实属功在社稷。”优恤，谥忠烈，祀京师昭忠祠。于韩城、滑县皆建专祠，与难者均予附祀。并以前大学士王杰同隶韩城，士风淳茂，永广文武学额各五名。

在城者老岸镇巡检刘斌、教谕吕乘钧、典史陈实勋同时预难；把总戚明彰以拒贼阵亡：均阖门殉节。逆党赴朱村说降，诸生朱继连不屈，率村人战殁。滑县变作，党徐安国起长垣，知县赵纶；又党朱成贵起曹县，知县姚国旂；陷定陶，知县贺德瀚；均死之。

纶，浙江钱塘人。国旂，安徽歙县人。林清将为乱，金乡县令廉知其谋，即羽檄各县，皆不之信。国旂以幕友吴星萃力陈利害，乃为缉捕计。以吏役多通贼，故贼攻县治，急求星萃甘心，先国旂攒数十创死。

德瀚，长沙宁乡人。事急，令家丁赍印赴府告变，幕友朱树堂等皆死于难。在籍洙泗学院录孔毓俊等则率乡勇助官剿贼，战死奋义村。

林清果于九月十五日率逆党持械阑入禁城，头等侍卫那伦应值太和门，闻警趋入，有劝其缓行者，不听，曰：“国家世臣，当此等事，敢不急趋所守耶？”至熙和门，门闭，贼蜂至，被戕。那伦者，前太传明珠后也。

宗室奕湄，镶蓝旗人。由笔帖式累擢至内阁侍读学士。四年，命以头等侍卫为和阗办事大臣。六年七月，回部逆裔张格尔入卡滋事，勾结喀什噶尔回众为内应。帝以和阗附近，命加意严防。八月，贼分扰叶尔羌，命扬威将军大学士长龄带兵往剿，取道和阗，奕湄派绿营弁兵前往策应，谕奕湄：“随时查探彼处实在情形，如叶尔羌见在被围，当令迅速相机前进，仍严防后路，毋堕贼计。否则即留兵和阗防堵，以壮声威。”旋以叶尔羌失守，贼四出滋扰，奕湄仍回和阗驻守。贼逼城下，援兵未至，城兵仅八十余名，奕湄昼夜严防，力竭城陷，死之。帮办大臣桂斌同与于难。

景兴，李佳氏，满洲镶红旗人，驻防伊犁。官佐领。嘉庆二十五年，喀什噶尔卡伦外布鲁特滋事，伊犁将军庆祥以景兴熟悉回情，奏派驰往查看。经参赞大臣永匠奏留署协领事。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复率布鲁特滋事。庆祥又令驰往侦访，设法进剿。旋与七品伯克帕塔尔生擒奇比勒迪之子侄，缚解来城，伏诛。又探得张格尔与从前滋事汰劣克一处居住，即乘其未备，剿杀逆回百余名，生禽楚满一名。奏入，帝嘉之。是年八月，喀什噶尔城陷，与防御佟善等皆力战阵亡。喀什噶尔城围攻两月有余，以城中回匪响应，穴地道而进，遂致不守。文员则七品小京官衔陈孝宽，以戍员派办文案在城，与巡检陈天锡、未入流陈德隆均死之。

王鼎铭，字新之，山东峄县人。由廪贡官中书，除湖南新田知县。道光九年莅任，先投城隍庙，誓于神。治事甚勤，夏旱，跪祷烈日中，有应，以是得民心。十二年正月，江华徭匪赵金龙乱作，湖南提督海陵阿进剿。鼎铭虑煽邑徭，即冒雪步历瑶棚戒谕。复召瑶长，晓以国法。与教官率绅士

练乡勇以守。突闻海陵阿等被戕池塘墟，即督众御贼。城外贼逼甚。将往谕贼，居民泣阻之，或报曰：“贼至！”城民惊窜，鼎铭朝服坐堂皇待之，书于几曰：“仇我当杀我，勿伤我百姓。”指三尺练曰：“城亡，吾以此死。”以贼踪尚远，徐之。近县宁阳、桂阳民感鼎铭之能死守，集万人请带剿，于是四路同进。贼分队出，毙之无算。越日，桂阳之临泰、大富等乡复集二万人，鼎铭身先策马出城南，誓大创之。贼突以枪炮抵拒，死甚众。先是贼密约邑徭供送药丸，徭未肯负鼎铭，不与。贼乘夜胁取，故火器复烈。众溃，鼎铭殿后，贼追至，大肆杀戮。鼎铭四顾恸曰：“奈何杀我百姓？”中炮落马，剜两目，身首异地。邑人得而攒之，越九十二日始改敛，面如生。

鼎铭殿后时，马蹶，邑武生郑奇光以所乘马授之，鼎铭不可，强扶而上，鞭马使疾驰，回身舞刀捍贼，受重创，死之。

吕志恒，江苏阳湖人。由监生捐县丞，发福建，累擢至台湾府知府。道光十二年，嘉义县贼匪张丙等纠众滋事，焚掠各庄，志恒率署知县邵用之分路剿捕，用之行至店仔口被戕。志恒复带兵击贼于大排竹，以众寡不敌遇害。先是逆匪辄以贪官污吏妄杀无辜为词，帝疑有激变事，下福州将军瑚松额等查奏无据，如例予恤。

方振声，顺天大兴人。由供事选授福建巡检，升嘉义县斗六门县丞。贼逼斗六门，振声树栅浚渠，率兵勇防堵。贼首黄城率匪党攻扑，与署守备马步衢等协力守御。贼夤夜纵火，蜂拥入栅，振声持刀巷战，戮数贼，刀竭遇害。幕友沈志勇等同死之。妻女皆被戕甚惨，步衢与把总陈玉威亦同时阵殁。

杨延亮，字菊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六年，举乡试第一，成进士，用知县，发山西。道光元年，补赵城县。十五年，推升云南南安州知州。时赵城有奸民曹顺，以治病为名。传习先天教，与其党谋为不轨。敛钱造械，约八月分往平阳府、霍州、洪洞县同时起事。三月，延亮尚未谢赵城任，侦得其状，即饬兵役缉之。贼知谋泄，即纠党潜入城，夤夜放狱囚，焚县治，延亮死之。母妻子女及幕友杨成鼎同时遇害。事闻，诏用强克捷例予恤，特谥昭节。

师长治，字理斋，韩城人。由举人捐内阁中书，改知县，选浙江上虞。道光二十一年，再选湖北崇阳，莅任甫百日而及于难。先是，县胥役催征钱漕，久为乡民害。生员钟人杰、金太和等起而包输纳，不数年皆骤富，与县胥分党角立。前令折锦元愦不台事，一惟胥役所为，致两次哄漕。援巡抚伍长华批牍“漕石加征一斗”语制扁送县，毁差房。武昌知府明俊务调停姑息，于是奸民日肆。锦元旋劾罢，以金云门权县事，禽太和置武昌狱，势少戢。

其年九月，长治至，人杰闻上游檄捕急，疑其仇生员蔡绍勋所谮，纠党数百人篡取之。至则绍勋遁入城，蹑追抵城，门闭，内外鼎沸。长治登城谕，不退，持竟夜。质明，人益众。逾缺入，大索绍勋，不得，迫长治申状，言绍勋作乱，人杰倡义捕反者，并请释太和。时明俊以事至蒲圻，距崇阳一日程，长治先期遣长子怀印潜出，请明俊莅县镇抚，而明俊急返武昌。众益张，长治骂不屈，遂遇害。妾吴氏及侄女皆自经。家丁曹彬被杀。时十二月十二日也。

人杰以长治始至，无可归罪，乃椁敛而哭祭之，言已以报仇仓卒，误戕良吏，事不获已，遂据城叛，胁众逾万，陷旁近数县。明年正月，人杰等伏诛，恤世职。弟长镳，官参将。于咸丰七年，援剿安徽，与贼战婺源之横槎，阵亡。

王光宇，字溥泉，兴宁人。以未入流分湖北，历权典史、巡检事，治盗有声，补崇阳典史，变作，衣冠自经死。

清史稿卷四九〇　列传第二七七

张锡嵘　王东槐曹楙坚等周玉衡
王本梧　陈宗元明善觉罗豫立　世焜
徐荣许上达等郭沛霖王培荣朱钧
邓子垣罗萱侯云登　黄鼎
万年新　易举等

张锡嵘，字敬堂，安徽灵璧人。咸丰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四年，安徽巡抚袁甲三奏请总办灵璧团练，授编修，记名御史。十年，命视学滇南。时回匪作乱，府县多为贼踞。或劝乞疾，锡嵘毅然曰："吾奉命之官，宁避贼耶？"叱驭不顾，竟到滇。省城被围，帮办防务。以丁母忧回籍。

曾国藩之征捻也，驻军临淮，所部湘勇遣撤殆尽，仅存刘松山老湘营万人，余悉倚淮军办贼。淮军新建平吴功，将领多自矜。国藩欲于淮北别募新营，使异军苍头特起，备西北之用，而置将久难其选。值锡嵘服缺来谒，国藩大喜，密疏奏保治军濠上，谓其诵法儒先，坚忍耐苦，足胜将帅之任。檄募敬字三营，随湘军战守。时湖团有通捻者，国藩下令迁徙，锡嵘分别良莠，联络义圩。又以灾赈日行泥淖中，圩民得苏。

捻寇张总愚窜陕西，国藩调刘松山军赴援，令锡嵘统三营与俱，至则解西安围。复与贼战于城西雨花寨，独率百余人冲击，陷入贼阵，被十余创而殒，时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赠侍讲学士，赏世职。

初，锡嵘居京时，日钞书数十纸，虽盛暑不辍。禄薄，日常一餐，无一介乞助于人。著有《孝经章句读》、《朱子就正录》、《孝经问答》行于世。陕西巡抚刘蓉奏锡嵘死事，言："自到营以来，尝著草履，与士卒同甘苦。文学之臣，能坚苦自奋如此，臣实惜之！"家极寒，国藩赙三千金养其孤，漕运总督吴棠刻其遗书。

王东槐，字荫之，山东滕县人。生颖异，父病危，命饥寒毋废学。居丧哀毁，母以遗言勉之，乃忍痛致力群经。屡空，日与昆弟食一饼。道光十八年，联捷进士，改翰林，散馆授检讨。二十四年，转江西道监察御史，奏劾山东玩盗官吏，得实，升户科给事中。时议开矿益帑藏，已允行，东槐敬陈列圣封禁成训，谓："开采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请缓其令。"事竟寝。巡视北城，王府役车，横行中逵，惩治不贷。廉获巨猾曹七，治如律。

三十年，应文宗登极求言诏，奏言："捐例一开，盐商辄请捐数十万，运库垫发，分年扣还。核其亏短，都不堪问。即如道光二十年两淮清查案内，欠至四千三百余万，是盐商捐输者，掩耳盗铃之术也。又官员捐输，见任居多，所捐之项即库款，所亏之项即捐款。上年山东亏至一百四十余万，江、浙更甚，是见任官之捐输，剜肉补疮之术也。是事例不停，库亏不止。若开矿之举，臣曾疏陈不便，顺天已停，而湘、赣等省试办，惊扰百姓，利害莫测，则尤愈趋愈下也。查户部岁入之数，四千四百余万，岁出之数，三千九百余万，经费本自余裕。督抚整理有方，寇盗不作，则耗财者去一；边防慎守，无生事以挑外患，则耗财者又去一；河防得要，长流顺轨，不使更添别款，则耗财者又去一；州县之官，斥贪墨，重清廉，陋规力裁，流摊永禁，则耗财者又去一。去此四害，而又罢不急之工，减无益之费，量入为出，而财患不足者，未之有也。"奉谕："贵州仍令开采，余省著督抚确查，果不便民，即奏停止。"左都御史王广荫举东槐忠鲠，升内阁侍读学士，旋授湖南衡州知府，陛辞，帝面谕云："汝朴诚，故任外事。"未至，升福建兴泉永道。

夏门滨海，俗又敝，东槐刊朱子《试吏泉漳劝俗文》揭于衢，传诵多感发。属县蠹役、讼师，严锄治，惟与学舍生徒讲析道义，则温然以和。海上番估好违约放恣，东槐戒毋窬尺寸，为国全大体，尤人所难。咸丰元年，调湖北盐法道，未赴，署福建按察使。举行保甲法，竭八昼夜，剖汀州互讦之讼。亲历南台、闽安各海口，相度形势，于夷船往来之处设卡楼、筑炮台、资防守。并令澳屿渔户尽编保甲，以清盗源。

二年，抵盐法道任，捐备军需，优叙。奥匪犯湖南省城，调防岳州，躬励将帅，夜不解衣卧。剿临湘县土匪，获首逆杨兆胜等。复奉调防蒲、通，丁母忧，夺情留武昌。提督博勒恭武弃岳州，东槐请于巡抚常大淳，全调城外兵勇，亟发库藏励士气，尚可婴城固守。巡抚吝赏，不能用。城陷，东槐偕妻萧氏对缢死之，其女投井死。恤世职，谥文直。子四，均赐举人。

同与此难者：湖北按察使曹楙坚，江苏吴县人。豪于诗。道光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主事，官科道时禽治妖道薛执中。江苏巡抚创议南漕改折，上疏力言其不便，事遂寝。汉黄德道延志，武昌县知县何开泰。延志，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何开泰，字梅生，安徽凤阳人。道光三十年进士。

周玉衡，字器之，湖北荆门州人，本钟祥王氏，依外祖周，遂从姓焉。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四年，大挑知县，发江西。署会昌、龙泉、大庾，除龙南，调赣县。又署宁都、新建，迁义宁知州。湖北崇阳土匪滋事，以协防功擢知府。二十五年，授南康，调赣州。咸丰元年，奥匪起，又以防守毗连奥境地方功进道员。二年，授吉南赣宁道。时广东土匪窜始兴，玉衡饬守备任士魁等协剿，歼擒甚多。三年，剿泰和窜匪失利，坐褫职留任。以克复万安、泰和、搜捕龙泉等处余匪，援剿广东南雄、韶州劳，复职。

五年，擢按察使，总理吉安军务。时奥匪由湘入赣，连陷郡邑。玉衡子江宁布政司理问恩庆适奉差至。遂捐赀募勇，率恩庆领兵三千余分路进剿。先后复安福、分宜。攻万载，贼众二万拒官军，玉衡身先士卒，奋勇鏖战，恩庆继之，斩馘无数。克万载，军威大振。贼由间道窜吉安，急率兵驰救，历数十战，斩馘数千。贼围城月余，粮尽，死守，援不至。地雷发，城陷，犹巷战，手刃数贼，死之。恩庆亦遇害。

玉衡起家牧令，长听断，勤缉捕，有循声。及身在戎行，与士卒同甘苦，故人思效命。卒，年六十有六。诏视布政使例赐恤，谥贞恪，赏世职，祠祀吉、南、赣三府。子恩庆赠知州衔，赏世职，诏祀荆门。穆宗御极，追念殉难诸臣，各赐祭一坛，玉衡与焉。玉衡第四子炎，知府。剿匪泰和，阵亡，赠太仆寺卿，亦赏世职。

王本梧，字凤栖，浙江鄞县人。道光六年，由拔贡朝考用七品小京官分兵部，进主事。迁员外郎，充军机章京，擢河南道监察御史。奏言："各省州县设常平仓，出陈易新，备民间水旱之用。近年州县乘出借名色，任意侵蚀，新旧交代，捏造册籍。非以无为有，即折银代谷。设遇荒歉，仓无颗粒。本年江西、湖北被水，皇上恩膏立沛，共拨银百数十万，两省州县未闻有碾动仓谷赈济之处。若非州县朦蔽转报，掩饰亏空，何至临事束手！请敕督抚将所属仓储若干，盘查足额，有缺照数买补。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本年秋收丰稔，常平仓谷，正可及时采买。民间村乡有愿立义仓者，地方官为倡捐，晓谕绅士，踊跃乐输，不必官为办理，致胥吏之扰。"允行。寻掌京畿道，疏陈水师营务废弛，请饬海疆督抚留意人材，力加整顿，条列六事，曰：战船宜坚固，战具宜精良，将弁宜激劝，兵丁宜振作，海岸宜防防，商船宜护送。帝纳其言。俸满，截取知府。

咸丰元年，授江西吉安府。时吉安戒严，饬属团练为备。郴州陷，贼氛逼，筹防益力。三年，贼窜扑南昌，本梧率兵驰援。七月，泰和匪起，闻警折回。偕赣南道周玉衡先后赴剿，行抵仓背岭，贼直扑吉安。本梧退保郡城，坐褫职留任。贼攻城急，本梧激厉兵勇，登陴固守，相持五昼夜。贼麇集城外，肆焚掠，本梧愤甚，身先士卒，出城迎击。毙贼百余，俘十余人。守备岳殿卿拥兵城内不援。中贼计，兵溃，势孤力竭，犹手刃数贼，死之。赠道衔，赏世职，祠祀吉安。

陈宗元，字保之，江苏吴江人。道光十三年进士，吏部主事，历郎中。咸丰二年，俸满，用知府。三年，记名以道府用，授江西吉安府。吉安当往来之冲，先尝被陷，宗元至，疆吏以西南保障委之。五年九月，奥匪陷永新、安福，图犯吉安，宗元力筹堵剿。会按察使周玉衡率兵至，遂同克复二县，贼窜逸。

十一月，贼自袁州，临江回窜，别队更自泰和来犯，号称五六万。城中练勇及玉衡所部仅千人，绅民大惧，宗元慰勉之，分兵守要隘。越六日，贼至，扑城。宗元然炮轰之，贼少却，知无外援，筑长围，日夜攻扑。宗元语玉衡及诸僚佐曰："事急矣！非战无以为守。"会夜风雨大作，开城出击，毁贼营数座，杀千人，夺旗帜无算。贼恨之，攻益力，屡用梯冲、地道，俱不得逞。

相持半月，城中粮且尽，宗元周巡慰劳，勉以大义，妇孺感愤有泣者。十二月，宗元出与贼战，身被数创，血至足，屹不为动。城有缺口，宗元督勇填垛，行少疾，失足，自雉堞颠，折左股。蹩躠复上，若无所苦。遣使间道赴省告急，先后十八次，并绘援兵绕道地图，卒不应。六年正月，逆首石达开遣纠内应之贼，宗元屏左右，面与约，纵之。翌日，贼果逼东门，而宗元命发空枪，贼遂放胆，蚁附城下。宗元突鸣鼓角，枪弹矢石拼下，贼不及退，死四五千人。

越两日，贼复大至，宗元偕玉衡及僚佐分门御之，方驰至东门指挥城守，而西城地雷发，裂数丈，贼蜂拥入，玉衡被戕，城陷。宗元率子世济挥刀巷战，与吉安通判王保庸、庐陵知县杨晓昀等，

同时遇害。贼衔宗元深，割宗元父子首，悬东门城楼。计与贼相持者六十五日。其族父陈钰，姻亲周以衡，幕友李鸿钧、朱芬、朱华、杨福畅、叶廷梁、蒋志云及家丁王杞、王庆，并兵勇等四十余人俱殉焉。宗元照道员例赐恤，予谥武烈。

世济，监生。城陷之前，宗元遣赴省，属曰："此间旦晚不保，汝得我问，即奉母挈弟妹归奉大母，俱死无益。"世济既受命，已而复返城，城闭不得入，绕城号哭，乃绹而登之。自此寸步不离父侧，遇难时年二十一。

明善，字韫田，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父昌宜泰，河南开封知府，以浚贾鲁河有功于民，祀名宦祠。明善由笔贴式历步军统领、郎中。道光中，出为湖北荆州知府，输金修万城堤。继水灾，沿江郡县皆患潦，荆州独以堤固得安，众皆德之。寻调武昌。咸丰二年，粤寇至，登陴助防守，势不支，城陷，率众巷战死。恤如制。妾叶，闻讣自经死。

觉罗豫立，字粒民，隶满洲镶蓝旗。由户部笔帖式历员外郎。道光二十九年，出为江苏镇江知府，宽惠有恩，尤重甄拔人才。每遇府试及课书院日，坐堂皇，手自甲乙，至夜不辍，所取多知名士。咸丰三年，以失守府城褫职，仍留治军需。七年，克镇江，复原官。十年，浙江巡抚王有龄调总粮台。

十一年，贼攻省城，豫立偕府县官筹战守，城垂陷，豫立督亲军开城决战，刃及其肤，屹立不动。悍贼以炮击之，中额死。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优恤，并祀昭忠祠。豫立工书，善行草，尝集颜真卿《多宝塔》字，作诗数十首勒石，论者谓其人其字皆无愧真卿云。

世焜，字显侯，佚其氏，满洲正白旗人。初任江苏常州知府，以爱民称。咸丰四年，调扬州，当贼乱后，市井萧然。世显至，辟草莱，招流亡，还定安集之，民气少苏。官廨已毁，借蒋氏园，颜其厅事曰三十六桂轩而为之记，曰："百物凋残，此桂独盛，愿吾民复苏，欣欣向荣，亦如此也。"明年，贼复渡江至，世焜知城不能守，誓死不去，率乡兵二百人登城，城破，巷战被执，劝之降，世焜绐以先释难民然后可，俟民去远，遽自刎死。

徐荣，字铁生，汉军正黄旗人，广州驻防。道光十六年进士，以知县发浙江。历权遂昌、嘉兴等县，杭州理事同知。授临安，升玉环厅同知，保知府，权温州府事，招降洋盗庄通等二百余人，授绍兴府。咸丰三年，调杭州，并护杭嘉湖道，创议海运章程。时临安、昌化、于潜土匪赵四喜等谋不轨，荣督兵剿灭之。四年，粤匪窜徽州，浙抚黄宗汉以皖南新隶浙江，中旨亦有"保徽即以保浙"为言，奏派荣督办徽防。荣扶疾至防，亲至箬岭，开濠遏贼，增设天心洞防勇。七月，剿贼榉根岭，毙贼二百余名。随诸将克建德、东流两县，复败贼尧渡。十一月，移驻祁门，遍谕居民围练设防，共相保卫。以粮运难继，撤兵回浙。安徽学政沈祖懋以徽防紧要，奏请留办。五年正月，升福建汀漳龙道。

先是粤匪沿江上窜，由石埭之流离、雾露两岭分窜羊栈岭，入踞黟县。时荣尚未赴任，即率师往渔亭防剿。二月，连败贼，歼二百余。嗣贼众纷至，援兵未集，荣率其子虑善与署严州同知裕英等出战，身受刀矛重伤，殁于阵，年六十有四。用正三品例赐恤，于渔亭建专祠，以同时殉难之都司许上达、歙县知县廉骥元、候补按察司知事张颖滨及阵亡各员弁附祀。妾伍，迎丧回寓殉难，亦予旌表。

荣律己甚严，恒以"行无悔事，读有用书"二语自勗。守杭时，以时局多警，命凿井署中，语家人曰"此即古人止水亭也。有变，吾即死此！"卒践其言，以剿贼而亡。

郭沛霖，字仲霁，湖北蕲水人。少年即以经济自负。道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授编修，累迁左赞善，记名道府用。官翰詹时，讲求河务，时各衙门保送河工人员，沛霖与焉。既抵工，咨询详尽，谓治河宜识土性，宜合者合，宜分者分，因势利导，则不为害而为利。檄管丰工兼引河工程，昕夕在工，与弁卒杂作。凡占数之增减，松缆之尺寸，极微极琐之事，无不斟酌至当。力主引河宽深，俾掣大溜，浚下游安东二塘、云梯关，老鹳河等处，先修决口上下之险工，全启各闸洞，以分水势，缓进占，缓合龙，以期步步追压到底，为一劳永逸之计。议不尽用。

咸丰三年，以道员留南河，寻署两淮盐运使，授江苏淮扬道，仍兼署盐运使。时淮南引盐道梗，

盐场尚完善，诏两江总督怡良饬沛霖移驻通、泰适中之地，悉心经画。沛霖逐驻泰州，督销引盐。

六年贼再陷扬州，泰州戒严，沛霖募勇五百，集城、乡团勇二万，督属筹防。建议请江苏布政使雷以喊移驻湾头，防贼北窜。帮办军务詹事府少詹事翁同书移驻瓦窑铺，为自守有余、进攻亦便之策，扬城旋复。淮南旱，沛霖请留淮北折价洎画提甲寅纲协贴，抚恤各场。招徕殷户殷灶，赴盱眙等处买米麦平粜。七年，奏派督办里下河七州县及通、海二州团练。时江阴靖江水勇经费无出，有议设卡江北各港令自行抽厘者，沛霖力陈其弊，事遂寝。有以淮南税课造报不实闻者，诏毋庸署理运司，令总督何桂清等查参，以新任未即至，暂缓交卸。

先是淮南之旱也，言者请堵八坝资灌溉，命桂清等详查酌办。沛霖力言："下河七州县众水所归，潦者其常，旱者其偶。上年东南数省大旱，下河尽涸，此数十年一见，不可以常理论也。然如高、宝两邑，近居运河堤下，并未成灾，而田产稻米，犹能以其余接济邻境。咸丰三年，前大臣琦善统兵至扬，尽启八坝，余悉缓堵，以为设险御防之计。是年十一月，扬州东路兵溃，六年三月，逆贼复陷扬州，终不敢越湾头、万福桥一步，是未堵各坝足以扼贼之明效大验。今日贼氛未熄，民力已殚，与其糜无益之费以病民，曷若留可守之险以防寇？见在大兵环攻瓜镇，奔窜可虞，正宜留八坝以扼逆贼北窜之路。"桂清据以覆奏，诏从之。

桂清等旋以查明淮南税课无以多报少情事上闻，九月，偕江宁布政使杨能格办扬州东路团防，自募勇千二百人驻仙女镇，与毛三元、三岔河营策应。十一月，随大军克瓜洲、镇江，桂清饬沛霖移驻扬州筹善后。八年八月，伪英王陈玉成攻陷浦口，天长、仪征相继陷，贼大股径趋扬州。沛霖督众迎剿，力不足，遂渡河至仙女镇，招集溃卒，促援兵为复城计。适提督张国梁渡江来援，沛霖率兵助之，扬州寻复。大臣德兴阿劾沛霖先期逃避，诏褫职查办。又以沛霖专办扬州善后，与寻常兼辖不同，仍敕刑部拟罪。嗣允大臣胜保、巡抚翁同书疏调，准发安徽充定远大营总文案。捻逆数万来攻，偕知县周佩濂婴城固守。贼围数匝，适已革副将卢又熊援兵至，夹击大捷。

九年六月，捻匪张隆又纠陈玉成众数十万再攻定远，沛霖分守小东门，又熊以贼众兵单拔营去。总兵惠成出战不利，沛霖督众严守八昼夜。十八日，力惫回寓，啮指血书"正大光明自尽"六字于壁，复乘马出，提刀巷战。贼四面纵火，悍贼从后刺之，伤足坠马，阵亡。事闻，复原官，恤世职。寻俞定远士民请，建专祠。沛霖服膺昆山顾炎武之学，兼通术数。尝言岁在甲子，金陵当复，并自知死难年月。著有《日知堂集》等书。

时同守定远者，为候补知县王培荣。培荣，湖北罗田人。尝在籍与举人熊五纬练团剿蕲水土匪，五纬战死，培荣中二十七创，不退，卒复蕲水县城。与沛霖同时殉难，尸失，家人即以从前所遗中创血衣葬之。

朱钧，字筱沤，浙江海宁州人。由廪贡生捐同知，发江苏，历办海运出力，奖擢知府。咸丰七年，奏补苏州府。十年，护理按察使。时粤匪犯浙江，吴中大震。钧募勇团练，严诘奸宄，人心少定。四月，贼由常州猝逼苏省，钧昼夜登陴，誓以身殉。而外无援兵，知事已去，乃先令居民迁避。城陷，率众巷战，身受数十创，力竭，投井自尽。恤赠太常寺卿，给世职。后以钧在官多善政，建祠苏州。

把总钱贵升，元和人。故业织，入赀窜名尺籍中，檄守娄门。贼破阊门入，贵升未知也，遇二贼城濠，尚衣冠诘之。贼诃之降，拔佩刀斫一贼，贼群至，乱斫死。从者什长张义，同与于难。

时江苏巡抚徐有壬既殉节，其族弟名曾庾，字裕斋，道光举人。官工部，来寓巡抚署。建议请兵居城外，民守城内，有壬不能用。城垂陷，有壬促曾庾出避，慨然曰："兄能死忠，弟独不能死义耶？况弟亦曾忝一官者耶？"自经死。

萧翰庆，字黼臣，湖南清泉人。咸丰元年，从都司徐大醇讨贼广西。大醇死绥，翰庆冒险扶榇返。三年，侍郎曾国藩治水师，翰庆投效营中，屡叙至千总。四年夏，争红旗报岳州捷，国藩奇其文雅，询为读书士，改叙从九品。以随剿粤匪功，屡擢至直州判。七年，武昌克复，超晋知府，随提督杨载福等克九江。鄂督官文疏留鄂省，统带龙坪以上至汉口水师。九年正月，会陆师援湖南，时贼首石达开自江西道郴、桂围永州，水师抵祁阳，沿江皆贼垒，翰庆躬入小河，乘舢板督战，平

之。总兵周宽世与贼战长叶岭，水师夹击之，贼大败。诏以道员记名简放。

十年，浙抚罗遵殿奏调楚军援浙，翰庆与遵殿子忠佑有旧，遂请行。仓猝无现兵，得唐训方旧部训字营四千人，益以降卒二千驰赴之。抵皖，而杭州已陷。时左都御史张芾方治徽、宁防务，留翰庆办贼。攻石埭、太平，克之。方进攻池州，而常州促援，乃分降卒围池，自帅训字六营、亲兵三营行。途次闻湖州被围，乃改援湖，以湖州为皖、浙咽喉，弃之，则两浙溃烂。行抵礼义桥，悍贼突出截桥，战胜之。日暮大雨，所部持仗立风雨中。平旦启行，距湖州四十里，甫半，贼大至，且战且进，抵同心桥。贼来愈众，围数重。参将吴修考、邓茂先战死，翰庆血战良久，力竭死之，年三十有四，谥壮节。

黄辅相，字斗南，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用知县，分广西。权陆川、博白县事，以捕盗著能声。江南提督张国梁者，原名嘉祥，本盗魁也，纠党寇博白，势张甚。辅相率练败之，获其酋。三十年，权横州知州。时南宁各州县盗贼蜂起，辅相招降数股，以贼攻贼计走之。巨盗王斌，号九江三者，与其弟九江四大举入横之陶圩，辅相调团勇，会提督向荣合力兜击，擒九江三兄弟，毙贼三千有奇。博合圩附近十余村，贼蚁聚，民多从逆者。辅相声言阅团，召诸生闵麟书等语之曰："官不能除害，是尸位也；绅不能卫乡，是虚生也。尔等岂无意乎？"因泣。诸生皆泣，誓歼贼。

咸丰元年二月，辅相从十余骑至那阳，麟书等以团勇八千一夕至，围陈山，贼遁独竹，背倚高山。率死士攀藤下，火其巢，擒斩甚众。余党窜上石，地险，不利仰攻，坚守困之。贼粮尽，突围出，追击之，先后殪贼数千。初，贼酋之降也，辅相察其诈，阳与羁縻。至是阴遣诸生杀之，横境以安。以出奇制胜，擢直隶州知州，旋授镇安府知府。五月，贼纠众扑州城，麇集南岸，辅相密令诸团分扼水陆要隘，遣子韶年率练伏村东。夜半，以火具自大道攻入，别遣劲卒五百由小路抄袭，贼奔溃，毙无算。余匪跃入舟，守者截而焚之，悍贼数千无漏网者。横州肃清。赏花翎，并赏韶年六品翎顶。十二月，改权南宁，兼权左江道。

二年春，艇匪自梧州连陷桂平、贵县，图犯左江，辅相率四百人驰抵横州，斩其先锋，贼震慑不敢入境。勇目潘其泰与土贼有隙，贼假杀其泰名攻南宁，辅相坚守百五十日。城中粮垂尽，毁铜锡器为炮子，力战，围解。四年秋，权右江道，以巡抚劳崇光荐进道员。

五年，广东贼李文茂围浔州，犯武宣，署知县朱尔辅以澹滩为北河要隘，自督兵屯守，乞济师。崇光檄辅相统水师驻武宣之碧滩，与澹滩犄角。贼分水陆来扑，迎战屡胜，艇贼何松亭率党就抚。八月，文茂陷浔州，屡攻澹滩，击退之。

六年二月，以饷绌撤澹滩防兵，贼麇至，粮尽援绝，势岌岌。辅相连牒布政使乞饷，不报。复遗书桂林守李承恩，沥陈四难四易，使闻于巡抚，有"力竭心殚，惟以一死报国"之语。未几，兵士果以饥哗，贼党潜结土匪内应，开城纳贼。辅相督外委吴锦兰等巷战，格杀数十人。贼乘夜冒雨大至，署浔州营副将福格暨锦兰皆死之。辅相受创被执，绝粒骂贼，仰药死，贼弃尸于江。辅相才略足办贼，时有旨调引见，而殉难事闻，赐恤如例。

孔昭慈，字云鹤，山东曲阜人，至圣七十一代裔孙。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广东饶平县知县。忧归，服缺，发福建，署莆田、沙县。摄兴化通判，授古田县。二十八年，调闽县，进邵武同知，移台湾鹿港。时南北匪徒洪恭等陷凤山，知县王廷干、高鸿飞相继死，郡城岌岌不保。昭慈闻警，航海赴援，协力守御，歼擒甚众。四年，擢台湾府知府，督捕余孽，次第荡平。进道员，备兵台、澎，加按察使衔，兼督学政，以助饷加二品衔。在台五年，威信大著，外裔内番悉畏服。

同治元年，彰化乱民戴万生等纠众结会谋乱。昭慈侦知，督兵驰抵彰化。部署未定，变起仓卒，城陷，巷战，力竭不支，殉节文庙先圣前。

昭慈为政，兴利剔弊，不遗余力。莆田俗好斗，推诚谕禁，劝以惩忿保身，治正凶不少贷，民惮法罢斗。邑多孔氏寄籍，为创立义学。沙县土利艺茶，少耕植，游民竞逐末，暇则事攘夺。为拔茶禁之，而农桑始兴，至今利赖。所至停采买，革津贴，捐粟平粜，多损己益民。尤爱才，重林文察材略，白其复父仇可宥而荐之，杀贼立功，官至提督。治盗严明，诛止其魁，盗之良者，或重其贤而避之。殁后，匪为敛殡归丧，愧叹曰："吾辈负孔使君矣！"卒年六十八，恤世职，谥刚介，于

立功地方建祠。

徐晓峰，江苏东台人。初由供事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剿办安徽捻匪，奖六品顶带。旋署蒙城县知县，有惠政。时颍州府捻氛不靖，给事中袁甲三檄晓峰剿办，先后获其酋马文俊、邓大俊、马在陇、马九、陈建中等。余匪麇聚阜、亳交界，复擒捻首李致文于阵。剿匪涡河，匪众凫水来扑，晓峰领队堵截，贼炮从马腹过，马惊蹶，颈背皆伤，复上马截击贼渡河者，歼焉。

粤匪扑颍州府城，甲三复檄晓峰赴援，御之南岸河上，歼匪毁船。匪于滁州驻马河扎营为久踞计。晓峰改装潜探，随按察使恩锡分三路进剿，毁贼营三座。窜林毋圩，复偕都司刘鹤翔等剿败之。又随庐凤道张光第追剿粤匪于高旺街，贼溃，追败之。乌江贼分队袭后路，于大雨中麾众痛击，擒伪司马等五人。匪由江宁镇下窜，阵斩伪佑天侯富姓、伪右四丞尉张盛林等。

七年，亳州捻匪刘老渊等窜扰李八庄等处，晓峰督兵攻剿，毙贼百余，生擒三十余人。攻破宗圩匪巢，邓圩贼内讧，被胁男妇闭门乞命，缚匪首李寅、悍贼刘破头等三十五人。姚圩贼二百余人亦降，遂平两圩。著名巨贼，悉数就诛。王圩捻匪复踞河抗拒，晓峰乘夜进攻，难民内应，遂擒匪首王绍堂。乘胜收复东面七圩，宿州以南，一律肃清。五六年间，晓峰于剿办捻，粤各匪，战功独著。由知县历保知府，至是擢道员，记名简放。旋授福建汀漳龙道，同治元年，赴任。

三年二月，檄署按察使，督全省军务，守延平。粤匪余孽窜粤，闽防严，七月，还漳州道任。贼复由粤窜闽，守漳者仅练勇二百五十人，贼遂勾结土匪攻城。无备无援，九月十四日，城陷，晓峰被执，死之。妻王氏闻城破，知晓峰必死，先绞其女，亦自经。恤赠内阁学士衔，给骑都尉世职，复以“晓峰从戎豫、皖由军功洊升监司，自军营回任，甫及旬余，仓猝被害，最为惨烈。妻女皆以身殉。忠孝节烈，萃于一门”褒之，于死所建专祠。

晓峰初从甲三军，与马新贻同幕，新贻谓晓峰杀气满面，目光灼灼射人，终当以义烈见。及被贼执，备受凌虐，叱跪不跪，劝降不降，书其禁锢壁间有云：“壮志未酬，君恩莫补。取义成仁，臣心千古。”又绝命辞二章。寻予谥刚毅。

袁绩懋，字厚安，顺天宛平人，原籍江苏阳湖。父俊，道光九年进士，官河南知县。绩懋，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以一甲二名授编修，散馆改主事，分刑部。旋丁父艰，服缺，援例以道员赴闽。时漳、泉初下，好事者欲多杀以邀功，而清查叛产，尤多诬陷，人心汹汹，将复叛。总督庆端檄绩懋往治其事，至则集众于庭，取叛册焚之，胁从者皆获免，人情大安。皆曰：“使君活我！”事竣，委赴延平府会办军事，即充署延建邵道。

粤匪时窜邵武，势张甚，绩懋亲督军士，夜扑贼营，贼惊溃，追斩悍酋数名。贼大愤，鸠众出儳道陡截之。我军即寡，又军实未备，战不支，乃退守顺昌。防军仅数百名，相持月余。有劝之弃顺昌、守延平者，绩懋以：“顺昌为省垣屏蔽。顺昌不守，则贼长驱直逼省城，大势去矣！且数万生灵，视我进退为存亡，敢轻去耶？”于是守益坚。贼不得逞，乃潜隧城，实火药，地道发，城陷，贼蜂拥进。绩懋知事去，躬率死士战西门，连刃数贼，贼以骑突之，仆地，引刀自杀，刺不及，贼执而去，刃乱下，醢而死。时咸丰八年九月十二日也。事闻，优恤，赠按察使，入祀京师及阵亡地方昭忠祠，世袭骑都尉。嗣常州、顺昌奉特旨建专祠，追谥文节。子学昌，官至湖南提法使。

绩懋性通敏，书过目辄成诵，号称淹雅。著有《诸经质疑》十二卷，《通鉴正误》十卷，《汉碑篆额考异》二卷，《味梅斋诗草》四卷。

杨梦岩，湖南凤凰厅人。诸生。入田兴恕幕。咸丰六年，兴恕率虎威军援江西，勇果名天下，梦岩实赞助之。累功由县丞擢同知。兴恕奉命援黔，以梦岩综理营务。时苗酋杨龙台煽惑诸苗，出没不时，以思南、石阡为尤甚。梦岩与田兴奇、沈宏富等焚剿之。会梦岩晋保道员，遂自领一军扼守思南。

同治元年正月，石阡贼来攻，与副将吴通才犄角扼守，会援至，贼败走。二月，梦岩帅师次浮桥，贼分道来攻，通才战死，梦岩极力鏖战，贼卒败走。三月六日，贼复数倍来攻，更番迭进，累日夜不休，营忽陷。梦岩奋臂大呼，持矛入贼阵，刺杀数人，身受十九伤，力竭死之。照布政使例赐恤，于思南及原籍建专祠。

邓子垣，字星阶，湖南新宁人。咸丰初，以诸生从同邑刘长佑剿贼江西临江、抚州、新城，与湖南永州、宝庆，皆有功，累保知县。石达开走贵州，窜广西，还窥义宁，子垣与参将江忠朝自武冈趋扼全州，为东安、零陵等属屏蔽。贼由灵川渡河窜杨梅坪，又偕忠朝壁界首。贼掠道州、永明、江华而东，自蓝山趋桂阳、宜章，又从江忠义转战数百里，杀贼殆逾万。忠义病归，子垣与忠朝代领其众。十一年，贵州铜仁、石阡、思州、松桃、天柱、邛水贼窥湖南，檄子垣赴黔会剿，同治元年，屡破之，晋知府。复檄援广西，攻桂岭贼巢，环击三时，毁其炮台，禽斩甚众。贼党廖永贤惧，愿输诚为内应，官军分薄内濠，掷火焚烧，永贤开西闸纳军，遂克桂岭要隘。进捣莲塘贼垒，逆首张高友、陈士养恃险抗拒。悬重赏，募死士，潜由内货村僻径，扪萝攀葛出贼背，破其西栅。翼日复进攻，悍贼由山涧夺路奔，督军截击，斩张、陈两贼，禽歼及坠岩死者无算，余众乞降。莲塘平，以道员尽先选用。

三年，粤贼窜江西，陷新城，子垣会诸军破走之，新城复。巡抚沈葆桢以捷闻，命以道员留江西。时贼分踞金溪、东乡、宜黄、崇仁、南丰各城，而崇仁之贼尤悍，增垒城外，为负隅计。子垣张两翼横冲之，城外贼溃，窜潘桥、秀才埠。城贼出犯，再击败之。直逼崇仁城下。贼聚悍党许湾，遥为声援，提督鲍超破之。子垣乘势复崇仁，赐勇号。

五年冬，率精捷营助剿贵州苗匪，驻军邛水，会攻颇洞老巢，寨头苗党数万来援，逆击败之，径捣颇洞，山高寨险，不能下。选超捷精勇，携药窬岭，入巢纵火，自督军登山猛攻，毙苗数千，山谷皆平，遂克颇洞。叠破甘林、杉木等屯，由记名岩直趋茂林坡，尽毁碉卡，追击至传水寨，赭其巢。黎平、靖州肃清。以粮运不继，壁清溪。时按察使黄润昌率军不会，分饷哺之，约进攻。八年正月，破文德关两路口各隘，师益进，合攻镇远府、卫两城，克之。连破牙溪、田坝、黄蜡坡等三十余屯。润昌欲乘胜由东路疾攻，命营务处罗萱，偕子垣驰谒布政使席宝田请济师，宝田遣提督荣维善助之。三月，进规施秉，逆酋包大肚据巢死守，力战，毙苗千余，拔施秉。复破白洗等寨，进图黄平。

黄平州，滇、黔孔道也，蜀兵援黔，辄为所阻。润昌议通此道，时维善军战久，疲，请休息，萱亦以苗众道险劝留屯，润昌不可，师遂进。道出黄飘山，中伏，子垣荡决数十次，地险，不能出，中炮死之，诸军皆败。语具《荣维善》、《黄润昌传》。优诏赐恤，原籍及死事地方建专祠，谥壮毅。

罗萱，字伯宜，湖南湘潭人，父汝怀、芷江学训导，著有《湖南褒忠录》。萱少警悟，工诗、善书。弱冠为诸生，总督贺长龄、教谕邓显鹤咸器之。咸丰元年，粤贼犯湖南，萱倡乡团，习技击。四年，曾国藩帅水师东下，辟掌书记，贻书极推重。从克武汉田家镇，叙训导。国藩进图九江，水师失利，萱仅以身免。国藩重整水师，屯南康，皆策马相从，调护诸将，各当其意。六年，石达开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垣孤悬。萱从国藩单舸赴南昌，达开稍引去。国藩檄萱领江军三千人攻建昌，复檄助攻抚州，合攻瑞州。破沿途贼卡，击走靖安、奉新守隘贼。当是时，城贼数万日伺隙，九江贼复率二万来援，萱与刘腾鸿等坚垒严陈以待，八战皆捷，江西军始振。论功擢知县。腾鸿喜攻坚，萱引《孙子》书戒之，不听。腾鸿克瑞，竟以创死。

假归，湘抚骆秉章檄治团练，粤抚郭嵩焘属创水师，皆不肯久留。自以文士，不欲弃科举，屡应省试，卒不遇，益肆力于学。寻与知府刘德谦领威信军防郴，会霆军叛勇掠茶、攸间，萱与德谦败之，遁入粤。进屯乐昌，当事命增募一营，号威震军。贼平，累功晋同知。按察使黄润昌奉檄统万人援黔，润昌与萱同邑，邀与俱。萱综文案，兼营务处。每昼出领队，夜归削牍，以克镇远府、卫二城功，迁知府。进规施秉，连战皆捷。黄平之败，与文武将领十八人同死之。恤赠太常寺卿，附祀黄润昌祠。

萱性澹泊，从军十数年，不图仕进，而耽学弗倦。著有《仪郑堂文笺注》二卷，《粤游日记》一卷，《蓼花斋诗词》四卷。

侯云登，河南商丘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由内阁中书荐升刑部郎中。咸丰六年，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奏言：“皖、豫接壤，向有捻匪，自粤匪北窜蒙、亳，捻匪乘之蜂起。捻首张落刑更句结苏添福等，合为一股，所过荼毒，蒙、亳迤北，归德以东，数百里几无人烟。一误于张维翰，而永夏

受困，马牧被焚；再误于武隆额，而贼扰掠归、陈。武隆额虽撤归巡抚英桂调遣，并张维翰迄今未闻撤参，且其营勇，多杂匪类。今邱联恩军亦溃败，归德决河未堵，防备綦难。倘捻匪窜河而北，句结东省灾民，其患甚大。查匪逾十万，扰及四省，惟赖兵力兜剿，而调集需时。莫若以勇济兵，请于皖、汴、苏、鲁接壤之区，设立勇营，简员督办。本年二月间，命已革左副都御史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捻匪，请即加以卿衔，责令募勇。其于劝约乡团、捐办勇粮，必能悉心筹画，次第举行。拟办法四条：一，酌保文武，劝惩悉照军营之法；一，审度地势，择要安营，与官兵互相策应，遏贼北窜；一急筹粮饷，请先由粮台拨给，并四省就近州县动项奏拨，仍劝捐以资接济；一，明定赏罚，认真训练，以严纪律。”等语。疏入，朝廷颇韪其议。

九年，掌京畿道事务，授给事中。又言：“捻匪蹂躏豫境二十余州县，仍分股四出焚掠，扰及直、东边境。虽有关保、博崇武等军，兵力过单，马队未能精壮。倘贼再蔓延，非独豫省全局不保，直、东亦防不及防。救急之法，惟有直、东两省防兵拼力进剿，并请催副都统巴扬阿将所带马队赴豫，与关保合军剿办。并请令副都统德楞额统军由归德探贼剿击，必可制胜。再东明、长垣已无匪踪，请令直督将所派东明、长垣之兵，出境协剿，以壮声威。豫省肃清，直、东南路，不待设防，均可无虞矣。”十年，授甘肃宁夏道。同治元年，陕回倡乱，灵州被围，佐领富隆阿援军战失利，云登督兵勇进剿，斩馘无算，围立解。护督恩麟上其功，加按察使衔，赏花翎。

时宁夏令彭庆章屡请散团，云登以回性险诈止之。恩麟檄云登开城纳降，庆章暗为回匪内应，变猝起，云登率兵巷战，被执，不屈，死之。子锡田同遇害。

黄鼎，字彝封，四川崇庆州人。以诸生倡办团练。同治元年，粤匪犯叙永厅，鼎率所部，佐官军击破之，叙功授教谕。二年，复新宁。松潘番乱，总督骆秉章檄鼎募蜀中骁勇士，得五百人，为蜀军彝字营。会四川布政使刘蓉巡抚陕西，檄鼎以所部从。时粤寇扰汉中，伪启王梁成富据南郑，分兵陷诸州县，且东侵兴安境。鼎会陕军分道讨击，尽复诸城邑。

三年二月，汉中土寇曹灿章召滇贼蓝朝柱自川北进犯陕南，前锋至松花坪，将越秦岭而北。檄鼎率所部邀击，遇贼七里沟，大破之，转战八十余里，擒斩殆尽。是役也，鼎所将才千人，破悍贼数万，号奇捷。朝柱党悉平。四月，破灿章于八里坪，获之。

梁成富南寇襄樊不利，引而北入兴安境，山南三郡悉戒严。鼎闻警，自汉中东援，而贼已出山，焚掠雩县，遂度渭而北。鼎率师沿渭追击，贼不得逞。是时蜀寇西北犯阶、秦，谋出山窥兰、巩，秉章急召鼎屯毕口。四年正月，大会诸军，进师阶州，力战抵城下，督军以地雷轰城，诸军填壕树梯而上，斩伪昭武王蔡昌荣于陈。贼乞降，遂复阶州。

十二月，蓉合诸军三十余营，与捻首张总愚战于泸桥，鼎以所部横贯贼阵，歼毙甚众。会天大雪，药绳皆湿，军士僵冻，贼突以万骑穿湘军阵，统将萧德扬兄弟三人皆战死，军大溃。鼎以千人凭原为异军，湘军既燔，贼悉萃于鼎，围之数十重。夜三鼓，贼少疲，鼎乃结圜陈，骑兵居中，步卒环外，以矛护枪，力战，突出。响晨，贼傅城东关，意鼎已没，忽睹彝字旗，大惊。鼎麾军迎战，败之，贼始退。是役也，微鼎，西安城几危。

六年四月，败贼于大荔、朝邑。捻寇稍衰，而叛回复炽，犯凤翔，游骑及省城西郊。鼎移师进击，累破之，斩伪元帅一。贼东走，据富平张家堡，鼎追击，夜袭其垒，斩馘无算。贼由临津南度渭，觊入南山，鼎悉力拒之，贼不得西。十月，会诸军追贼至三原，旋移援＜氵并＞阳，率步将韦占雄、徐占彪等先登陷阵，大破贼黄里铺，追击至五里坡，又败之。

七年，贼窜甘肃之灵台，犯泾州，西安迤西，汧、陇、乾、邠间，无虑皆为贼据。鼎率所部为游击军，随贼上下，相持数月，大小数十战，累克坚巢。甘贼与陕回合，悉众来犯，鼎复大破之。鼎以战功，由教谕累擢至陕西道员，赏二品顶戴，两赏巴图鲁勇号，至是授陕西陕安道，未之任。

八年，回酋陈林等纠大众来犯，鼎率所部严阵以待，贼不得进，噪而走。鼎追击十数里，泾、庆贼悉平。初鼎督泾州赈，抚屯田，广为招徕。至是泾州得民屯十三万亩有奇，营屯五千有奇，镇原得民屯十三万有奇，平凉、崇信各有差，军益饶富。甘肃土寇张贵为乱，鼎一鼓平之。

左宗棠会诸军进攻金积堡。堡，回酋马化隆伪都也。化隆遣将据固原，抗大军，鼎大破之，复

其城。贼走狄道、河州，复击败之。捷闻，赏内府珍物。九年，金积堡未下，湘军大将刘松山新战殁，军事方棘，宗棠檄召鼎会固原提督雷正绾赴援。军抵牛头山，山峡狭隘，为金积堡第一门户，贼恃为天险，鼎力攻拔之，连下数十垒。复攻马家堡，环围三面，缺其一，设伏以待。贼果由缺处遁，伏发，贼大败。进傅金积堡，尽毁附近小垒，师集堡下，昼夜环攻，遂克之。化隆父子伏诛，余党悉平。以功赏黄马褂。十三年，移防陕北，旋丁父忧，诏夺情留军中。光绪二年六月，部将汤秉勋以不给四川咨文之嫌，突起刺之，遂卒于军。

鼎治军素严，在防所招集流亡，开垦荒芜，修浚堡渠，兴学课士，得军民心。其屯军汉中也，曲阜孔广铭落拓废寺中，鼎军行经其寺，睹广铭题壁诗，异之，召与语，叩所学，大悦，逐延入幕。鼎军所响有功，半广铭策也。

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州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改翰林，授编修，旋授江西吉安府。先是源兖妻易氏以源兖遘疾几殆，吁天愿以身代，刲臂和药饮源兖，源兖以愈，易氏旋病卒。同乡公举孝妇，请旌于朝。源兖适召对，宣宗垂询及之，遂有是命。以回避原籍调广信，母故，去任。服缺简放安徽遗缺知府，补池州。

咸丰三年，粤匪自桐城窜扑庐州，巡抚江忠源檄源兖赴庐协守，贼架云梯薄城而登，源兖守大东门，屡却之。贼复穴威武门为隧道，伏地雷，官军迎掘之。寻水西门地雷发，轰塌城垣数丈，急抢筑，城卒完。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奉命统兵万五千人来援，屡战不利，贼连日攻益急，城中饷乏兵疲。十二月，贼复穴水西门隧道攻入，源兖自东城驰救，至则江忠源已战殁，遂赴文庙自经死。先尝与所亲谒文庙徘徊庭树，谓“事亟吾且死此，以无负先师杀身成仁”之训，盖死志素定云。

瑞春，字慰农，姓鄂济氏，蒙古正蓝旗人。由笔帖式荐升理藩院郎中、军机章京，擢湖州府知府。治尚宽平，有瑞佛之称。湖城危急，与副将鄂尔霍巴、郡绅赵景贤激励军民，婴城固守。景贤主湖郡乡团，多专擅，瑞春无所忤，尝曰：“赵兵睢阳之俦，我其为许远乎？”城陷，西门火起，朝服升堂，贼至胁降，大骂不屈，被害。母章佳氏及妻、妾、二子、子妇皆死于难。

鄂尔霍巴，字斐堂，满洲正白旗人。起家侍卫，出为湖州协副将。湖州初次解围，上守城功，鄂尔霍巴以属邑失守自劾，时论伟之。饷粮久匮，困甚，以衣物质钱自给。每围急，身出巡城，而闭妻子于后堂。外环火药，戒家人曰：“有不测，即举火，无污贼！”如是者屡矣。及城陷，在北城督战，策马回署，则贼已入厅事。手燃火绳，药发，阖家轰死。

时署乌程县事者为许承岳。承岳，字柱山，湖南宁乡人。由县丞擢署县事，誓与瑞春死守。千总熊得胜以搜米扰民，涕泣阻之，得胜开东门降贼。承岳即骑马归署，手刃二女，自缢于官所，妾钱氏从死。

潘锦芳，湖州人。城围久，赵景贤以江苏巡抚驻军上海，作血书乞援，募能犯围出者。锦芳时老病，家亦卖酒小康，独激于义愤，请行，辗转得达。议以松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师绝太湖而西，为外内合攻计。湖贾之在上海者，且聚资巨万饷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变，锦芳流涕曰：“老夫出城时，粮将罄矣。兵一日两粥，民食草根树皮，空巷敝庐，死亡枕藉。其幸存者，数老夫之行，日暮待援，惧不相及。城外贼如麻，登高叫呼，兵则凭堞应答，岌岌将为变。乡人之贾于此者，念在围亲属，其愁迫何如？独恨水师无翼而飞耳。彼尼之者，何不仁乎？呜呼！吾不复见赵公矣。”抵案大呼，呕血以死。

廖宗元，字梓臣，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十年进士，以知县分浙江，任仙居、德清等县，有能名。权归安，粤逆自广德进窥湖州，宗元建议：“湖州四面阻山，有险足恃，且城多富室，粟刍无虞。今宁广虽溃，营将田宗升、杨国正皆宗元乡人，若给以糗粮，可使为我固守。”知府从其言，悉以防务属之。贼至，出击。贼知有备，引去。会苏、常、杭、嘉诸府相继陷，贼复扰湖。道员萧翰庆阵亡，宗元收其溃卒，入城饷之。明日出战，大捷，贼败走。有以蜚语上闻者，解任听勘，事得白。

会伪忠王李秀成陷金华、处、严诸府，浙抚王有龄因檄宗元署绍兴府。时浦江、义乌、东阳皆不守，绍兴戒严。既受篆，议调外江炮船入内港，勿为贼有；议设水栅，以断贼道；请征团防勇丁入城：均为在籍团练大臣王履谦所阻。九月，宗元令营将何炳谦率水师出击，战殁，败卒归伍。富

绅张存浩等挟捐输之嫌，诬其通贼，殴伤宗元，履谦置不问。贼果由浦江入诸暨，夺外江炮船，渡临浦，陷萧山，以扑绍兴。履谦率姚勇走上虞，有开门迎贼者，城遂陷。宗元朝服坐公堂，骂贼不屈，死之。诏以："宗元力筹防守，严催富户捐输，致被富绅张存浩等诬殴，旋复御贼捐躯，城亡与亡。实属大节凛然，深堪嘉悯。照知府例优议给恤，并于死所祠祀，以彰忠烈。"给世职。

刘体舒，字云岩，云南景东厅人。道光十三年进士，用知县，分直隶，授广宗。二十一年，拣发广西，署养利知州，除融县。进直隶州知州，授郁林。咸丰四年，权浔州府事。时艇贼梁培友、大口昌纵横水面，闻体舒至，就抚，已而叛去。纠贵县贼赵洪、李七等众数千犯郡城，体舒督兵登陴守御，更番出击，分兵截归路。战西关，擒斩千七百余级，贼遁。追到河边，毁贼船数十，余匪仍退据贵县。巡抚劳崇光奏荐堪胜道府任，进知府，寻授思恩，权浔州如故。

五年，广东贼季文茂等溯江西上，犯浔州，培友等与之合，贼万余，昼夜环攻，绝城中运道。七月，穴地攻小南门，陷其郛，贼蚁附上。官军奋击，矢石雨下，毙贼数百，体舒血书乞援。八月，按察使张敬修、参将尹达章自平南督水师至石嘴，战失利。贼詗知粮尽援绝，攻益急。官军饥疲不能拒，城陷。体舒暨桂平知县李庆福、卸县事舒桦均被执，不屈，死。经历宣元烺自缢，典史沈廉赴水死。体舒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庆福等赐恤有差。

李保衡，浙江会稽人。由训导捐同知，分贵州。同治元年，署普定县知县。时贞丰回匪陷归化，延及县属白岩、沙子沟，击败之。粤贼逼安顺，保衡筹防。获间谍，得贼情，豫为备，贼不得逞。贼何二窜扰，又督团兵兜击，歼贼数百，境赖以安。三年，调署镇宁州知州。明年，署兴义府知府，时回酋金阿浑据新城，阳反正，阴蓄发，怀异志。保衡率敢死士数十，径抵城下，呼之出，示以威信，阿浑感服，剃发就抚。降酋马忠署安义游击，拥兵骄恣，侵知府权，纵部卒虐民。保衡规之曰："既反正，当图晚盖，奈何若此？"忠为敛迹。流亡归集数百户，总督劳崇光疏荐保衡政声卓著，擢知府。丁父忧，奏请夺情留任。

五年，以贞丰回匪马冲负隅、檄都司熊忠、守备刘万胜等进剿。贼分股来拒，进踞距城三十里八达地方，与普坪黑夷王罚佣句结，保衡督忠等设伏截击，斩馘无算。万胜亦击退顶庙贼，合师攻八达。罚佣势蹙，诈降于忠。忠将至新城受降，保衡力阻，不听，竟遇害。闻变，亟调兴义、普安团练御之。未至，贼逼城下，保衡登陴固守，或劝"以势急徒守无益，盍逆师境上为两全计。"保衡曰："臣子之义，城亡与亡，吾知效死勿去，他非所知也！"三月，忠部降卒与贼通，城陷。保衡巷战，手刃多贼，力竭被执，骂贼不屈，受鳞伤死。属绅刘官礼等以重金募人觅其骸，越二年始获葬。署经历徐海、州同李善斗同遇难。诏赠道员，祠祀兴义、海、善斗附祀。

淡树琪，四川广安州人。咸丰六年，以知府候补云南。先是云南各郡县汉、回相杀，回人据大理诸州县。树琪至滇境，闻变，遣家属还，间道至省城。次日，城门昼闭，得奸人托福、托寿，搜其家，旗帜刀矛咸具。事既泄，诸回不自安。汉人闻回人之欲相残也，为先发计，一呼而众合，城内外火光杀声两日不绝。初，树琪以部曹出守贵州，苗匪乱，办贼有声。大吏就问计，树琪因乘间说曰："汉、回相仇久矣，直汉者曰回曲，直回者曰汉曲，两直不相下，是助之攻也。今日之事，诚宜两曲之，以蓄谋曲回，而以擅杀曲汉。然后宣布天子威德，示祸福利害，使各爱其身家，乱庶几止。"又请设劝捐筹饷局，不十日，军民输钱米者十余万，省城事稍定。

各郡县告急，警报迭至，大吏卒遣树琪及副将谢周绮防堵碧鸡关，属以练勇三千人。树琪视所属练勇不习战，饷又不能持久，不得已至关。关去城三十里，地狭不能布众，乃去关八里朱家祠屯驻。时乱回据彩凤山下，左曰三家村、曰二里坡，皆贼窟。其右则昆阳、安陵地。大吏责树琪办贼，树琪使练目熊载攻三家村，从九品周廷轸攻二里坡，周文举具船五十号攻贼前，其右则委之安陵州牧，克日逼贼巢。至日，树琪与周绮整队据彩凤山顶。辰、巳交，大雾满山谷，数武外不可辨。左右或劝且收队，树琪叹曰："督战方急，而诸路兵又分遣，军令不得失期，今日但有战耳。"挥队下山，俄报左路败，载与廷轸死，树琪军遽溃。周绮先走，树琪据岭畔一大松立，仆何彬、李秉、刘喜、杨绅皆有力能战，无何，三仆战死。绅持矛拥树琪，树琪据地呼杀不绝声，贼从后砍绅坠岭下，树琪旋遇害。时六月二十六日，距至云南仅七十余日。事闻，赠太仆寺卿。

褚汝航，字一帆，江苏吴县人，或曰广东人。道光二十八年，捐职布政司经历，发广西。粤匪倡乱，汝航于金田及新墟等处剿击出力，累功擢知府。应曾国藩招，至湖南，与夏銮督造战舰，练水军。咸丰四年，率所部复岳州，复湘潭。贼犯城陵矶，汝航偕銮分路进击，夺贼前船，殪伪丞相汪得胜等，追歼殆尽。捷闻，以道员选用。寻贼由擂鼓台上窜，汝航督兵迎击，败之。贼复以船伏城陵矶，夹洲为诱敌计。汝航偕銮暨都司杨载福等督兵直逼城陵矶，贼众未及抄截，被水陆官军分途击溃，夹洲泊船亦被毁。以汝航胆力俱壮，奏奖盐运使衔。嗣统师船于下游一带与总兵陈辉龙等水师排阵合攻，多所歼毙，并火其舟。其时群贼下窜，风逆船胶，贼艘复集，官军陷入重围，辉龙及游击沙镇邦等俱阵殁。汝航等督军驰救，均被巨创，死之。汝航条理精密，为国藩所重，及死，尤痛惜焉。

辉龙，广东吴川人。国藩定水师剿贼策，辉龙实先以广东兵船从。城陵矶之役，自乘拖罟船先发，而汝航继之。死事上闻，赐谥壮勇。

夏銮，字鸣之，江苏上元人。以附生从九品发广西。盗匪陈亚贵滋事，銮捐资募勇在荔浦、修仁防剿，保府经历。与汝航治水军，凡器械之属及营制，多銮手定。同复岳州，同复湘潭，历保府同知。城陵矶之役，汝航统师船进击，銮于陆路设伏互应。进剿至白螺矶芦苇中，贼众复集，銮手刃数贼，跃入水中，死之。诸生何南青同战殁，事闻，均赐恤如例。

储玫躬，字石友，湖南靖州人。廪生。少有大志，读书喜讲求营阵攻击之法，尝于本籍禽治传习左道倡乱者。道光二十九年，土匪李沅发作乱，踞新宁县城，玫躬督乡勇从间道驰截要隘，助官军讨平之，叙功以训导即选。咸丰三年，选授武陵县训导，江西泰和县土匪阑入茶陵州，巡抚骆秉章檄令募勇讨贼。八月，贼窜安仁县，玫躬偕把总张大楷往援，遇贼于安仁、酃县交界地，与酃县团勇合力兜剿，大败之。常宁土匪围攻蓝山县城六昼夜，玫躬复偕县丞王鑫等会剿，阵斩六百余名，贼溃，蓝山以全。移剿股匪于道州四眼桥，玫躬继各营至，逼贼而阵，奋击败之，追歼殆尽。玫躬为偏将，兵不满五百，未尝出境与大寇战，驰逐衡、永、郴、桂间者，先后凡三年。旋粤匪窜扰湖南，逼省城，曾国藩在籍督办团练，檄玫躬等各统所部遏之。

四年正月，贼攻宁乡县，玫躬偕候选同知赵焕联往援，遂冒雪夜发，身先驰之。抵县南门，城已破，贼正纵火焚掠。玫躬率勇目喻西林、文生杨英华等夺力夺西门入，转战城南北，贼尸填街市。悍贼横截之，复挺矛入贼队。围数匝，身被十余枪，力竭，与西林、英华等同殁于阵，国藩疏以“玫躬宁乡一战，以五百勇敌贼三千。斩馘数百，我兵丧亡止十八名，贼气夺夜窜，宁乡卒得保全，合邑感激，欲为建祠。蓝山、道州战绩，拟保同知直隶州，抚臣未及汇奏，不料遽尔捐躯，请照进秩议恤。”诏进赠道员，谥忠壮。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忠义专祠，祀安徽巡抚江忠源等，复请以玫躬附祀，从之。

李杏春，字石仙，湖南湘乡人。少工制艺，神清体弱，而胆识过人。由廪生投效军营，以功用训导。咸丰四年，随宁绍台道罗泽南军。义宁州之战，与县丞蒋益沣率兵数百，当贼党七八千。杏春直驰中路，贼溃走，诸军追杀十余里，毙贼六百人。复战鳌岭，贼多坠崖死。乘胜逼西门，与各军环攻，克之。至是累功进同知直隶州，进剿湖北通城，督兵攻西北，泽南自将中军继之，毙悍贼数十。贼狂奔入城，诸军疾蹑之，夺门入，立复县城。贼窜蒲圻，杏春败之道口。贼踞梯木山，率众攀藤上，焚其巢。

逆首石达开率大股来援，官军分三路应之，杏春当右路松林之贼，跃马登山，整队以待，贼汹涌麕至，官军突前击之，斩执旗悍贼酋十余人，余众惊走。明日，贼众二万来犯。众议退师，杏春不可，曰：“大军在后，退则全军夺气。”与参将彭三元扼要堵御，鏖战五时，斩馘数百。咸宁贼悉众来援，崇阳土匪响应，众数万，围营三匝。杏春与三元分路驰突，相持两时许。炮下如雨，三元战死。杏春勒马回救，麾下劝之走，弗从，曰：“彭参将死，我何忍独生？”驰入贼阵，手刃悍贼一人而死。赠知府衔，附祀塔齐布专祠。

朱善宝，字子玉，浙江平湖人。由监生入赀为州判，剿海州、徐州匪，保同知，署江宁府督粮同知。咸丰十年，随总督何桂清驻常州，江南大营陷，常州大震，桂清以守御事悉任善宝。既，贼

陷丹阳，桂清遁，钦差大臣和春亦走无锡，提督张玉良收溃卒营城外，亦战败。贼从奔牛镇来犯，城兵千余，旦夕垂破。善宝以常州为苏、浙门户，常州不守，则苏、浙瓦解，卒不去。赋绝命诗以见志，与通判岳昌励众登陴，杀贼千计。贼麕至，攻益力，城陷，战青果巷，被十余创，死之。恤世职。

庄裕崧，阳湖人。以监生输饷奖通判，铨四川。佐驻藏帮办大臣恩庆治里塘夷务，晋直隶州知州。初，裕崧幕游蜀，至是例回避，恩庆疏留办善后。藏事毕，改省甘肃。同治元年，补盐茶厅同知，廉慎自持，谙练政治。厅属回目王大桂等以平远回扬言汉民传帖约期灭教，转相扇惑，于是群回惊疑，谋起事。裕崧与凉州镇总兵万年新驰赴秦家湾敌营，晓以祸福，责以大义，回众跪道左，咸听命。裕崧等领赴固原，遣员分赴各庄，回户皆就抚。独巨贼马彪、马新成等抗拒不服，大桂立杀之，由是无一敢抗者，事遂定。其年秋，循化、巴燕戎格撒拉回族时出攻剽，分扰西宁、碾伯、隆德、河州，居民苦之。裕崧奉檄与诸军分道进击，战屡捷。撒回势蹙，相率归命。

二年，护理总督恩麟状其绩，晋知府。俄而固原回杨大娃子等犯盐茶厅，年新战失利，直逼厅城。裕崧率文武登陴固守逾月。贼力攻，内奸启西门，遂长驱入。裕崧率团丁巷战，矢尽粮绝，被执，拥至礼拜寺，百计威胁，詈贼不屈，遂及于难。前都司高如冈、照磨胡敉皆战死。贼入署，执幕友四川举人易举索印，拒不与，并家丁李畅等十一人同时被杀。

年新，湖南人。固原失陷，驰往查办，贼伪乞降，率众潜至袭击，为所执，不屈，死之。

清史稿卷四九一　列传第二七八

忠义五

王淑元高延祉　黄为锦瑞麟曹燮培

沈衍庆李仁元李福培王恩绶

万成袁祖德李大均于松　尚那布

毕大钰汤世铨　刘福林谢子澄

王泗　周来豫余宝琨　王汝揆

王淑元，字秋查，浙江鄞县人。以举人知县，分发广西。历权柳城、雒容、平南、马平等县事，授博平，调天保。会临桂县民以粮价重不输税，大吏欲慑以兵，淑元在省，进议曰：“民固有所苦，得平自服。”遂调临桂。既莅任，为汰浮收，民便之，无逋赋者。

道光季年，粤匪洪秀全始谋逆，其党李嘉耀潜入省垣煽土匪内应，发觉，淑元鞫得余匪匿所，悉数掩擒，叙功升龙州同知，以肃清会匪奖知府衔。三十年，擢太平府知府，旋任龙州。时广西巡抚郑祖琛懦而黯，群盗蜂起，辄务讳匿。三十年，贼潘宝源等来犯，淑元率练丁御诸距州十里之湾道，以次子光颉自随。战不利，雨甚，药湿，炮不及发，因退回城。及门，贼已由间道入，拥众逼官廨。淑元立堂上，骂不绝口，呼家众杀贼，贼斫淑元仆地，掳之去。光颉奔夺，贼杀光颉，而投淑元于勤村河。盗去三日，始出之，身首皆裂，独面色如生。

高延祉，字筠坡，浙江萧山人。由举人充官学教习，期满，用知县。道光二十一年，英夷犯浙江沿海，举行团练，延祉率义勇为前驱，击毁夷船。咸丰元年，拣发广西，与都下亲友别，即以致身奉国自誓。寻署隆安县事，土贼陆鹏理与其党乃利中、凌阿东等，屡为邑害。延祉集团练，遣间谍，以计诱杀鹏理，捕获其家属党与二十余人，并毁利中巢窟及冢。阿东亡命，谋复仇，纠众千余，据白山之感墟，与归德接壤。延祉偕归德土知州黄为锦率练勇四百进攻，沿途搜戮贼探多名，行抵袍墟，距感墟十余里，遇伏，军溃。复激励练勇奋击，殪匪二百余。贼众蜂至，延祉挺刃督战，被贼矛中腹遇害，为锦亦战死，仆隶多殉之者。

延祉任隆安七十余日，无日不在外治战事，居县廨仅数日耳。民感其保卫之恩，争赙其孤。孤辞，乃以其赀建祠祀之，以从死之仆隶、壮勇附。同治十一年，追谥壮节。为锦，山东人。

瑞麟，白氏，汉军镶白旗人。由誊录议叙巡检，道光五年，选广西镇峡寨巡检。调主簿，擢州判、知州。咸丰元年，授西隆州知州。二年二月，洪秀全自永安犯桂林，败窜全州，瑞麟已卸州事，

继任知州曹燮培知瑞麟才，深相结纳，约共守御。时都司武昌显以楚兵四百援桂林，道经全州，燮培留助守。四月，贼薄城下，发炮轰击，毙贼甚多。越日，攻益急，历十一昼夜。提督余万清、刘长清来援，分驻城北太平堡，城西鲁班桥，距十五里外，牵制弗能进，守者惫甚，子药不继。贼穴城，地雷发，城崩，贼乘入，千总叶永林、把总张元福死之。瑞麟素骁勇，遇贼中衢，手刃数人，力竭身死。燮培亦巷战死。

贼攻城时，多死伤，恨甚，城陷，屠之，焚屋舍几尽。文武官绅同时死者：署全州营参将杨映河，把总卜有祥，解饷官四川知县卢金第，安徽府经历陈尧，湖南游击余遇升，都司武昌显，千总田庆华、马瑞龙，把总卢先振、黄志林、韩大兴，外委孙绍全、杨清麒、田宏义、杨大宾、龚心仁、田宗南，武举唐殿试，生员蒋成龙、金建勋，武生张以敬，幕友黄柏彬、祝永文，朱福坪、周希龄、孙培驹、杨菱舟，金家驹、朱泽，凡三十余人。学正农贤托，年七十，甫殁，棺毁，妻殉之。瑞麟谥壮节，与燮培并赠道衔，诏祀京师昭忠祠。建专祠全州，曰愍忠，祀燮培及诸死事者。

燮培，字理村，浙江仁和人。选柳州通判，摄西隆州、宾州事，除东兰州知州，权全州。性倜傥，有吏才，不拘节目，声伎满前，然无废事。或规之，引文信国公少年时事自解，曰："他日能学文山足矣！"人谓燮培无负素志云。

时死广西者，又有署永安州吴江龙门司巡检冯元等。

刘继祖，江西玉山人。增贡生。道光十一年，以同知分福建。十九年，除淡水同知，以忧去。服缺，借拣知州，发广西。二十七年，授永康，寻署藤县。时灌阳、平乐、阳朔等处匪徒肆扰，偕知府张熙宇督剿，歼擒殆尽，进知府。咸丰元年，金田贼败窜大黄江，继祖率水陆壮勇乘夜攻击，焚其巢。以所部练勇失钤束，夺职。四年，巡抚劳崇光奏请留藤协办团练，寻艇贼梁培友纠众攻藤，继祖偕知县翟登峨等婴城固守，设间出奇击却之。旋以土贼冯六、戴九等接踵至，据河干，尽焚沿岸舟，乡团来援者不得渡。贼众兵单，城陷，继祖受重创，与登峨子襄采、团长梁文轼等巷战，力竭，死之。登峨被掳，骂贼不屈，被害，弃尸于河。典史冉正棠斗死狱门。诏复继祖原官，赏世职，登峨以次死者恤有差。

登峨，字眉峰，山东章丘人。进士，截取选藤县。

刘作肃，字敬亭，奉天承德县人。道光元年举人，选知县，授天河县。历宁明知州，兼明江同知。咸丰三年，贼众万余攻城，相持五月余，解围去。以城守功加知府，赏花翎。六年，署太平知府。贼屡来犯，御却之。十年，复来。城中无储粟，贼围亟，守陴者皆走。城陷，作肃投池，水浅，不能死，为贼拥去。以其居官清廉，不忍害之。作肃乃吟绝命辞，绝粒死。其弟与仆姚云、吴贵同殉。妻赵及子家祥、女等皆先自尽。以子家凤被执不屈死，恤如制。赏世职，建祠府城，二仆并赐恤。

沈衍庆，字槐卿，安徽石埭人。道光十五年进士，以知县发江西，署兴国，补泰和。二十五年，调鄱阳，县滨湖，盗贼所出没。衍庆编渔户，仿保甲法行之，屡获剧盗。俗悍好斗，辄轻骑驰往，竭诚开导，事浸息。两遇水灾，尽力赈抚，存活无算。举卓异。咸丰二年，粤匪陷湖北武昌，衍庆请兵守康山，控鄱阳门户。三年，九江陷，讹言四起，居民逃亡，不可禁止。衍庆率练勇巡东门，见粮船中数百人噪而前，衍庆手刃二人，余党慑服，人心始定。贼围南昌，巡抚张芾檄衍庆赴援，会合省防诸军与贼战，大破之。贼将东窜，衍庆虑贼犯鄱阳，请于巡抚，驰归。时乐平令李仁元摄鄱阳事，同商守御。贼至，与仁元同力战，城陷，死之。赠道衔，立祠鄱阳。

仁元，字资斋，河南济源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内阁中书，改知县。咸丰元年，授乐平。民俗剽悍，以礼让教之，多感悟。有素习械斗者，仁元曰："民不畏死，然后可以致死。今天下多事，正此辈效顺之时也。"简骁健得六百人，日加训练，土匪畏之，敛迹。乐平与鄱阳为邻境，仁元政声亦与衍庆相埒，至是南昌戒严，衍庆助剿，仁元移摄鄱阳以代之。未几，衍庆以防贼扰，驰归县。因仁元父母妻子在乐平，亟趣仁元去。仁元曰："贼旦夕且至，临敌易令，是谓我不丈夫也。"遂议拼力战守。值久雨湖涨，城圮，无险可撄。于是审度地势，衍庆军南门，仁元军北门，为犄角。部署甫定，贼扬帆大至。麾军燃炮，碎贼舰，贼绕东门登岸，入城，衍庆迎击，贼稍却。又绕而北，

仁元率乐平勇巷战，矛刺仁元，踣，脔割之。所部犹力战，死者过半，卒得仁元尸以出。

初，乐平土匪度仁元去必复来，伏不敢动。及闻殉难，乃倡议迎贼。仁元母顾其妇及女曰："祸将及矣，曷早计！"皆死之。城陷，仁元父及弟并不屈死。事闻，诏赠知府衔。与衍庆合祠于鄱阳，别于乐平建仁专祠，父予墀、母陈氏、妻金氏，弟诚元、妹三人、妾杨氏及仆、妇等，均附祀。

李福培，字仲谦，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举人。会试十三次不遇，考教习，补左翼宗学教习。期满，用知县。咸丰元年，选授广东从化县。时广西贼起，广州为贼出没所，从化界连七邑，距府城百七十里。四年，贼逼广州，福培以花县之石角及县境之太平场为从化及诸邑屏，请大府屯兵二千，兼可断贼粮道，不报。乃自募壮丁数百人，与典史赵应端及从弟性培分将之。七月，贼数千直薄城下，福培登陴固守，率兵民力战。凡七捷，斩八百余级。九月，援贼大至，急解县印授其子送省会，而誓以死守。贼舁炮攻城，裂数丈，贼蜂拥入。与应端、性培等巷战，身受数伤，退至学宫尊经阁，犹投石殪贼，贼焚阁，三人同死之。仆周镛、勇丁苏兆英等皆殉难。恤福培赠知府衔，建专祠，特谥刚烈。福培就义处有血影渍地，如人形，濯之愈显，后任建石栏护之，榜曰"忠迹昭然"。

王恩绶，字乐山，亦无锡人。与福培为中表昆弟。少以诸生受知巡抚林则徐，招入节署读书，称为笃行君子。道光二十九年，顺天乡试举人，考充宗学教习，勤其职。惠亲王稽察宗学，语人曰："不视此职为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习一人而已。"期满，以知县候选。恩绶幼与福培同学，长以气节相砥砺。同居京师，夜分论时事，慷慨骂诸将吏弃城与军，辄面发赤，戟手搏案，声震邻，舍童仆为惊起。福培仕广东，恩绶与之书曰："大丈夫当此时，与老死牖下，孰若埋骨疆场耶？"及福培殉，益跃跃欲得一当。

咸丰四年秋，武昌克复，大吏以湖北缺员，请吏部拣发选人。方是时，武汉再陷再复，寇尚蠢蠢至，选人皆畏沮不欲行，多称疾谒假。恩绶慨然曰："若仕必择地，则夷艰搴危杖节之士不复见于今世矣！寇何由平？"寇带往听旨，果发湖北。或言"寇深入，道且梗，盍徐徐行。"恩绶不可。携一子一仆，间道疾驱，五年二月始至，则武昌已被围。巡抚陶恩培婴城守，兵弱饷绌，势岌岌不保。官吏藉口出请援师，乞大吏檄引去者相属。布政使胡林翼驻师城外，恩绶往谒，林翼惜其才，留赞画军事，恩绶辞，竟缒城入。恩培诧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独患不得入，今何时，乃有此义烈男子耶？"温语慰遣之曰："君无守土责，尚可出，就胡营，留此身以待用。"恩绶固不可，遂奉檄登陴守御，翼日城陷，恩培殉黄鹤楼。恩绶与武昌府知府多山督兵巷战，同时死之。仲子燮及二仆皆殉。

明年冬，武汉克复，当事以恩绶死事状上闻，得旨赐祭葬，予谥武愍，既而御史汪朝棨疏言："恩绶无守土责，而视死如归，不特与草间偷活判若天渊，即较之城亡与亡亦分难易。且忠孝一门，仆从皆知赴战，尤足扶植纲常。请于本籍建专祠。"会巡抚郭柏荫亦疏请建祠武昌，诏并许之。

李右文，字伯兰，顺天通州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咸丰三年，选授湖南东安知县。粤匪犯天津，留办本籍团练，以功赏知州衔。五年，赴官，值湘南道梗，诸弟驰书尼其行，不听。至楚，权新宁。邑屡被寇，户口流亡。右文招集抚循，凋敝以振。七年，以最调祁阳。时从弟载文殉难广西，弟复驰书劝归，慨然曰："死生命也，脱捐顶踵报国，是得死所也，何虑为！"寻回东安任。八年，湖南境贼退，右文谓众曰："贼败他窜，不可恃。"亟训练民团，置仓谷数千石，备不虞。

九年春，石达开由江西回窜湖南，逼近东安，新宁绅众数百人来迎，请避贼新宁。右文曰："吾去，谁为守此土者？"已，复请护家口出境，又曰："是为民望也。"却其请。众泣，誓死不忍去。三月，贼麇至。城卑，四面皆山，贼环瞰之。右文集城中官民登陴固守，亲冒矢石，历七昼夜，轰毙城下贼甚夥。城陷，与贼巷战署东，身被重创，犹手刃数贼，力竭遇害。贼燔其尸，仅得脊骨归葬。子杰、妻郝、子妇王，及仆婢，皆从死。新宁绅众数百，亦先后战死。诏视道员例赐恤，建祠本籍，随殉亲丁、绅勇附祀。

子杰，字小兰。县丞。有干略，侍父湖南，襄督练勇，进知县。方贼之回窜也，右文知不免，作书与诸弟诀，命杰赍往，意欲生之也。杰不忍去，又重逆父命，潜避署左右，观贼变。贼至，率练勇守南门，城陷，闻警驰父所，未至，遇害，尸同被焚。视同知例赐恤。

载文，字潞帆，右文从弟。道光二十四年举人。三十年，以知县发广西，咸丰元年，权马平县。时洪秀全犯桂林，马平贼李志信响应，载文率兵剿捕，歼之。寻调平南。五年，艇匪梁培友由梧州上窜，陷浔州，扰平南，载文御之渡口，炮轰沈其船，追击毙匪数。贼屡分扑南北岸，悉却之。累以功擢同知直隶州。

六年五月至七月，贼麕至，水陆环攻，载文偕参将曾廷相、张遇清，都司唐文灿等，婴城固守，困重围七十余日。乞援、乞饷，告急文数十上，大吏但空言慰藉。载文知事不可为，遣亲仆间道以县印檄送桂林，独激厉兵勇与贼相持，教谕傅扬清，把总吕耀文，生员傅扬芬，吴国霖先后战死。贼攻益急，载文中炮伤腿，痛哭，北面顿首曰："臣力尽，惟以一死报国，然不忍百姓屠戮也。"纵之去。千总方源开城私遁，贼乘隙入。载文、廷相率勇巷战，手刃数十贼，力竭，自刭不殊，贼拥至船中，抗骂不屈，并脔割之。

是役也，遇清守北门，持大刀斫贼三十余，被贼攒刺无完肤，死。文灿守南城，率外委张珽巷战死。守备张彪守火药局，然火轰毙贼百余，亦战死。载文、廷相死尤惨。先是巡抚劳崇光奏荐载文堪胜道府，兵部侍郎王茂荫亦奏保循声卓著，擢桂林遗缺知府。命下，载文已遇害。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建祠本籍。同治十年，追谥壮烈。

李榞，字紫藩，安徽宣城人。以监生入赀为知县。道光二十六年，选授湖北公安，赈灾有惠政，调孝感再调钟祥。咸丰二年，粤匪自长沙蹿岳州，犯武昌，所在奸民竞起，钟祥马骡子、襄阳郭大安、天门盖天王皆盗魁，党众大者万余，小乃数千。榞教练壮士千余人，捕马骡子及其党数十人斩之。侦知郭大安方谋以众投粤贼，设伏间道禽之。乘大雾掩击盖天王，悉俘其众。时武昌、汉阳相继陷。上游诸郡帖然无恐者，榞平诸盗力也。既而武昌复，大吏上榞功，擢荆门州知州，调署江夏县，钟祥民万众攀留不得。

会粤匪林凤祥等北犯，其后队自河南折入湖北，陷黄梅，趋麻城。榞率提标兵千人往援，击贼黄冈之鹅公颈江口，大破之，穷追至安庆，与安庆兵夹击，歼贼殆尽。还值宿松警，复破贼下仓埠，诏以知府升用。逾月，贼复自江西大至，寇广济之田家镇，大吏檄榞往，连战皆捷。最后战，他将懦不进，榞率所部渡江击贼。贼败走，孤军追贼，至兴国州富池口，贼知榞军无继者，分舟中贼登岸袭其后。榞引就水军，水军走左，陷淖中，与所部二百人皆斗死，咸丰三年九月十日也。事闻，赠道衔，予世职。公安、钟祥之民，家祭巷哭，奉木主祀之。

始榞为县，所至必于其地夷险丰耗、民俗醇讹、奸蠹根株、人所疾苦尽知之。为治行之出于至诚，人乐为用，愿效死力。及其殉难，久而思之。同治二年，湖北大吏复奏榞死事甚烈，在官政绩尤著，请宣城及死事所建专祠，诏可，予谥刚介。

陈肖仪，字幼泉，江西弋阳人。尝遭母丧，扶柩舟行江中。夜火发，四面皆烈焰，肖仪以身伏柩上，随江流飘荡，不死，柩亦无恙，一时称奇孝。年十九，官湖北县丞，擢广济知县。咸丰三年，粤匪破田家镇，去县七十里，县故无城垣，召募乡兵，皆望风走。肖仪知事不可为，持刃坐堂皇。贼入，数其罪，即抽刃自刭，未殊。贼缚之，曳于市。子恩藻奋壁击贼，贼立杀之，肖仪骂益烈。贼凿齿刳颊，肤尽见骨，三日乃死，贼解其体为五。县民悲愤，贼去始敛焉。

万成，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拣发湖北知县，署汉川，调安陆。咸丰四年，匪由武昌北窜，陷云梦。时总督台涌驻兵德安，万成陈战守二策，涌不能用，欲退守三关，徐图克复，且讽与俱去。万成垂涕曰："弃而不守，如百姓何？与城存亡，守土之义也！"其仆复劝之，并以主人无嗣为辞，万成厉声曰："我家世受国恩，若临难偷生，无以对国家，即无以对祖、父！"遂致书邑绅曰："祸在旦夕，谁之责欤？一死塞责，不可为臣；有辱于亲，不可为子。愿不归榇于先人之墓，留葬于此，以志吾恨。"是夜警报沓至，万成召团练诸绅，告以在城兵勇俱随总督北发，己当以死守城。又知事必不济，复作绝命书，与士民诀，略曰："贼已至云梦，势必来德安，我惟撄城固守，不能，则以死继之。诸君不我遐弃，能寻我遗骸，葬于碧霞台下，常此北望神京，则九原之下，感不忘矣！"逾日，贼距城二十余里，台涌拥兵径去。万成谒知府议救急策，甫出署，红巾贼数十突至。知城陷，抽佩刀与战，手刃数人，力竭，死之，贼焚裂其尸。德安复，县民卒收葬残骨于碧霞台下，

以遂其志。

袁祖德，字又村，浙江钱塘人。祖枚，以诗文名，官江宁，因家焉。祖德早慧，入赀为江苏宝山县丞。兵备道某稔其才，以上海县令姚某漕事诖误去，檄祖德摄县事，且代姚办漕，未五月，难作。先是县中团练多闽、广无赖，本地游民和之，漫无纪律。粤匪据江宁为伪都，人心益摇，于是小刀会起事。小刀会者，即无赖游民所结合，党羽散布，官役皆为耳目。道故粤产，谓中多粤人，置不为备，先发难嘉定、戕县官，道仍不为备。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为上丁祀事日，黎明，祖德肃衣冠出，贼蚁拥入署。一贼号小禁子者，祖德尝因案惩之，首犯祖德，刃交于胸，被十余创，骂不绝口，死。守备李大均得讯，跃马呼杀贼，手无械，不能战，自经死。

于松，汉军正黄旗人。以荫授蓝翎侍卫，出为江苏松江粮厅。咸丰元年春，南漕改海运，漕船水手将哗变，大吏檄松资遣，变遂定。明年，大吏复以资遣事檄松，时粤贼踞江宁为伪都，水手环而啸呼，势倍前。松为上息内哄计，藉其精壮而训练之，不旬日，得劲卒二千人。会向荣蹑贼围江宁，江苏境内稍安。六年，率所籍卒从巡抚吉尔杭阿剿镇江，既成营，搏贼银山下，战屡捷。镇江贼仰息江宁，既屡创，闭垒，潜略高资镇。松以千人驰击，渡夹江，平贼营。改攻镇江城，以众夜薄城下，梯垣纵火，潮勇噪而惊贼。贼起，燃巨炮，登者纷坠。松督队在前，铅丸中额，仆牙旗下，旋卒。潮勇故剽椎名盗，居尝啖贼金，故为贼用，败官军。松死，麾下士千余人，悲愤痛哭不忍闻。

尚那布，国罗落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由举人拣发江苏知县。八年，署溧阳。仆从萧然，日集士绅议战守，不退食。兵勇践境，亲立城卡弹压，出境乃已。创义学，筑舍数十楹，集诸生讲肄，购田百余亩供膏火。修葺文庙，庀材鸠胥，捐廉为之倡。疏浚城河，懋迁称便。迭以军需筹防、催征力最，赏知府衔。十年，贼陷广德，溧阳界其北，尚那布誓死守。贼麕逼城下，急切无援，督练勇击贼退。未几，贼复大集，攻城愈迫，越日城陷。尚那布厉声叱曰："我溧阳知县，练勇杀贼，我作主，速杀我，勿伤百姓！"遂遇害。恤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时署金坛县知县李淮同以城陷殉难。

淮，字小石，浙江鄞县人。固守至百余日，贼乘雾登城，淮朝服坐堂皇，骂贼死之。

唐治，字鲁泉，江苏句容人。道光五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安徽，补桐城县。岁大水，请帑劝分，按口振施，不假手胥吏，一月须发为白。调祁门，旧有东山书院，生童膏火取给盐厘，治别筹捐项充经费，士商两便之。又立义廒，积谷至数万石。时粤贼据江宁，安徽改省治庐州，贼船上下无所忌。上书陈利害，不报。祁门无兵，依山为城，徽州以富名，贼欲图徽，必道祁，请以兵守，又不报。而祁之奸民前苦治严缉者，遂为贼响道。四年正月，贼入县属桦根岭，治招集团丁，激以大义，誓共城存亡。时大洪巡检钟普塘亦带勇入城协守，贼逼西门，治督众登陴迎战，炮轰毙匪数十人。大股猝至，城遂陷，犹奋勇巷战，力竭马蹶，与普塘同时被执。诱降不可，凌辱之，不屈，以礼遇之，终不食饮，卒骂贼死。普塘同时遇害，沈尸于河。

普塘，绍兴人。贼欲说降之，曰："吾年逾六十矣，即不知羞耻事，能再活六十余耶？"传其骂贼尤烈云。同治二年，曾国藩请于祁门建专祠，以钟普塘附祀。

贼蹦安徽，守土吏殉节死者，又有泗州知州郑沅，六安州知州金宝树，蒙城县知县宋维屏，望江县知县卫君选，盱眙县知县许垣。沅，顺天大兴人；宝树，江苏元和人；君选，河南赵城人；垣，江苏上元人；维屏籍未详。

林源恩，字秀三，四川达州人。拔贡生，举道光二十三年顺天乡试，咸丰元年，选湖南平江县知县。二年秋，粤贼犯长沙，浏阳、通城匪徒皆为乱，三县皆与平江接壤。源恩诘奸守隘，如防御水，截然不得蛰。江忠源以为才，保奏知州衔，又以书播告士友，道"林某堪军旅"也。时国藩治兵长沙，檄源恩募平江勇五百人以从。旋有他贼自崇阳、通城犯平江，檄源恩回援，壁北乡之上塔市。三月四日，贼大至，环源恩垒，源恩逆战，大捷，追奔数十里。既而塔齐布、胡林翼师克通城，平江解严，师别剿，则贼仍麕至，源恩屡战却之。会有忌源恩者，功不得叙，又别摭他事中之。源恩愤甚，诣大府自陈，而謇于辞，卒莫能自达。遂从国藩九江军，命治罗泽南粮台。乙卯春，从克广信，赏花翎。又治塔齐布粮台，旋任水师营务。十一月，又摄理陆军于庐山之麓、姑塘之南，而

江西巡抚闻源恩贤，飞檄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营者。源恩在庐山，又与共事武夫不相能，愤弥甚，尝独叹曰：“丈夫一死强寇耳，终不返顾矣！”

明年，石达开犯江西，连陷八府五十余州县。六年三月，李元度率师自湖口南来，源恩与邓辅纶自南昌而东，两军会于抚州，克进贤东乡，进破文昌桥坚垒五，赭其巢。既薄城，源恩壁南门，元度壁西南隅，相去四里。贼婴城拒守，坚不可拔。当是时，江、楚道梗，瑞、临、袁、吉四郡无一官军。援贼不时至，至则合城贼来犯，所部迎击三十里外，辄重创之，破贼垒者九，大小战五十有六，皆告捷。然部下血战久，疲不得休，裹创者十之三，病者十四五。会辅纶中蜚语去，在事者多告退，源恩势益孤，饷日绌。

宜黄、崇仁两县来乞师，谓克宜、崇则能拊抚贼之背，且劝士民输饷，可得十数万。源恩与元度遂分江、楚军共五千徇西路。九月三日，克宜黄，九日，克崇仁，俘斩各数百。忽皖贼数千自景德镇来援，急撤宜、崇军，官民苦留不遣。将士亦以久饥甫得一饱，不能行。贼趋抚州，十六日，扼河而战。水涸，贼騋马飞渡，追而败诸城下。

先是源恩所部之右护军遣赴崇仁，留三百人守垒，贼诇知之，诘旦出犯，先陷右军，遂围源恩壁。源恩慷慨谕将士曰：“好男子，努力杀贼，无走也！”众皆应曰：“惟公命。”都司唐德升驰入壁，掖源恩上马，源恩曰：“此吾死所也，子受事日浅，其行乎！”德升曰：“君能死，吾独不能死耶？”从容解金条脱畀其从子某，曰：“若驰去，吾与林公死此矣！”垒破，源恩手剑鏦贼，力竭，死之。德升素骁健，格杀十余贼，始被害。从死者三百余人。源恩年仅四十。追赠道员，赐恤如例。

德升，字彦远，宁远人。旧隶副将周凤山部下，以十五日奉檄来军，十七日及难，赠游击。

毕大钰，湖南长沙人。咸丰二年，以附生守长沙南关，粤贼炮轰城塌，大钰敛空棺实土为墙，倾刻成三十余丈。随提督邓绍良坚拒八十余日，歼贼数千。贼自湖北回窜，湘潭、靖港均陷。大钰复以防省功选用府经历、县丞。湖北崇阳、通城陷，大钰复领兵赴剿。谍知贼由平江捣长沙，绝馈道，厉兵为备，贼不得逞。行军禁骚扰，一蔬一木无妄取。通城乱久无官，为立团防，锄土匪，通人安业。因其归，报金巨万，大钰却不受。四年，保用知县，授浙江仙居知县，案无留牍。地瘠民贫，逋赋多，大钰大官，民争输纳。寻捐知府，浙江巡抚何桂清留管粮台，檄赴于潜防堵。又以开化叠警，调防婺源。初战屡捷，寻贼以三千人围南关，大钰偕胞侄候选通判荣清合剿，贼大至，力竭，均死之。恤赠太仆寺卿，赏世职。

汤世铨，字彦声，顺天大兴籍，江苏武进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咸丰三年，以知县发浙江，七年，署开化县。时粤匪阑入浙境，由常山窥开化，委署者多不肯往，世铨独毅然请行，至则募勇防守。八年三月，贼首石达开扰浙，衢州镇总兵饶廷选战败，遂逼开化。世铨闻警登陴，贼突至，城陷，世铨拔佩刀自刭，为绅民夺刀拥出，不得死。阴约各都结团，且飞书请兵，会鹤丽镇总兵周天孚督军追击，贼奔处州，世铨率团沿途截杀。

六月，县城复，仍因失守褫职，代未至，仍带勇守御。七月，贼由常山复攻开化，江苏候补县刘福林帅乡勇方檄赴宁国。世铨请于大府，留籍防御，而以城守属县丞某，且出印印其衣，毕，遣人赍印至府授代者，遂出御贼于华埠贼至，叠击败之。会贵州定远协副将朱贵统兵三千来援，战失利，世铨急整队出，仓猝不能成阵，力斗，与福林同殁于战所。以印衣觅得尸，胸腹腰胁创十数。勇目方忠同死于其侧。事闻，复原官，恤如例，给世职。

谢子澄，字云航，四川新都人。道光十二年举人，大挑知县，分直隶。咸丰元年，署无极县，二年，补天津。天津地滨海，犷悍难治，市有所谓“混混”者，健武善斗。子澄至，见前令系诸混混，叹曰：“是奚不可化者！”籍其名，纵之。未几，纵者哄于市，子澄按名捕殛其魁，地面遂靖。时粤匪出扰湘、汉，顺流而东，遣酋林凤翔、李开方分兵渡河，莫测所向。人方谓南北道隔，贼不敢犯，子澄深以为忧。捐金倡团练，召所纵诸混混，以周处故事喻之，众皆为用。回民刘继德复集回民千余人应之，遂率赴教场，授器械，教战阵之法，其妻亦撤簪珥以助。长芦盐政文谦归财与粮，随时协济，子澄得一意练兵。

未几，贼围怀庆。逾月，渡临洺关，总督讷尔经额帅师遁，遂经顺河、柏乡、栾城入深州。主

阑者务持重，虽数奉诏夹剿，而习于溃逃，数避贼。其奋勇者尾追数千里，气亦馁，贼势益横。又经献县、交河，以薄沧州，沧州号有备，亦为所拔。津地大震。

九月，贼至梢直口，大吏不知所为，议婴城守。子澄以负郭居民数十万，不应弃之，力争。遂用沿河棹小舟以火器取野鹜者，又火会会众万人，合水陆拒贼，而别向火会首事张锦文筹资。先是锦文输家财浚濠，濠成，运河水大至，环城洼下成巨浸，而葡萄洼尤甚。子澄阻濠守，渡濠击贼。贼酋开山王小秃子手黄旗指挥，迅奋剽疾，能一跃丈余，避枪击。子澄先伏打野鸭船于岸外，贼以为民船也，呼渡，船枪发，殪小秃子，群贼夺气。伏舟进击余贼，血流染波。日晡，军馁，锦文又赍糗粮至，战益奋。勇目余鹏龙等相继陷阵，复斩级无算，贼遁。是役也，子澄功最，旨以知府用，留本任。

时贼退踞静海及独流镇，子澄奉调赴胜保营，列营河西。贼由独流出扑，屡击退之。嗣静海贼倾巢出援，子澄追剿，贼窜，正窘，会都统佟鉴思绝贼归路，进掣濠板，以路滑失足踣地，贼刃交。下子澄单骑驰救，炮洞马腹，身受七伤。鹏龙负之趋，子澄曰："惫矣！尔亟行，毋顾我。"贼酋高刚头薄之急，子澄恐为所辱，沈于河。鹏龙率从子栋梁等皆战死。事闻，加布政使衔，谥忠愍，建专祠。丧车还津，无贵贱皆往吊，哭如私亲。天津祠落成，蠡县人李某，生致高刚头，剖心以祭。

子澄好为小诗，工骈体文，为政有声，卒以杀贼致殒。人谓贼自河北经山西，所至席卷无坚城，独受挫于子澄，使京师得以为备，其关系尤重云。

先是贼过临洺关，同知周宪曾公服坐饷鞘上，骂贼死。后子澄以知县死直隶者：江安澜，广西临桂人。举人，挑教职，保知县，发直隶，补柏乡。咸丰元年，调静海。贼北犯，静海为畿南冲要，大军援剿，供应无乏。贼入境，偕署都司潘宗得等禽斩伪司马陈得旺，大队麇至，官军众寡不敌，遽溃。城陷，赴水死。破沙河，王衡身中七刃死；破栾城，唐盛朝服骂贼，贼缚之柱上死，典史陈虎臣从死。

又马云岚，庆云人。州判。贼犯县城，率乡团出御，被执，不屈死。子龙文从死。恤如例，予世职。

文颖，字鲁斋，赵氏，汉军正蓝旗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用知县，发山东，补蒙阴。邑患蝗，两以文吁神，皆应。调阳信，弭抗漕衅。又调商河，浚徒骇河，境免积潦。时粤匪已窜直隶之建通镇，去商河百里，募练乡勇，民恃无恐。调省主粮台事，适股匪入东境，金乡、郓城皆陷，而阳谷当其冲。大使以文颖有干才，檄令往署。至则城备久弛，急号召乡团为守御计。是时将军善禄拥重兵驻东昌，飞牒请援，置不应。愤极，抵案曰："死耳，复何言！"或讽以出城待援者，怒斥曰："与城俱存亡，岂有临难苟免之文某哉？"

未几，贼大至，割半袖付仆驰报父母，即怀印上城，与典史徐凤喈从容出印相视。贼入城，怒马驰入贼队，被七创，骂不绝口死。凤喈及教官李文绶同遇害。文颖抵任才五日，时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事闻，优恤，立专祠，予世职。文颖尝过泰山，题句有云："此行不了封侯业，愿把顽躯窃比君。"盖以泰山自矢，见危授命，其志素定云。子四，三尔丰，自有传。

张积功，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十年大挑知县，发山东，历州县吏。二十年，初权临淄。前政不善，多流亡，以诚招徕之，皆归故业。即墨饥民滋扰，檄往办理而定。朝城民变，民闻积功治临淄事，即首行馆请死，谕以理，惩以法，皆欢呼去。咸丰四年三月，贼攻临清州，积功适知州事，守御十四昼夜。十四日，城陷，阖门死难。初，贼过冠县，知县傅士珍自经死。

典史瞿浚，字菊坪，江苏武进人。帅乡勇出敌，遇贼城闉，中鸟枪，洞其胁，坠马。欲退保于司狱，贼追及，刃伤其胸，骂不绝口，剖腹死之。妻吕氏，骂贼，被寸磔。亦全家遇害，时三月朔也。

冒芬，江苏如皋人。巡检，发广东，补北寨司巡检，调五斗口。缉获盗匪傅敏南、乌石姊等，有能名。擢广州府经历，调海丰县丞。英吉利扰广州，以守城功进知县，授开平县。县介新会、鹤山间，盗贼出没，芬严为条约，捕甚多。历权高要、曲江、乳源等县。

咸丰二年，洪秀全陷仁化、乐昌两县，分股攻乳源，募勇三百，约都司车定海扼河为守，使乡

勇绕出河岸设伏。凌晨贼至，官军隔河炮毙骑马贼一，伏军薄其后，夹击之，贼大溃。渡河追击，斩甚众。

余匪吴焕中、黄老满等潜聚曲江龙归墟，结连罗镜墟凌十八，图复逞。焕中潜至乳源，为逻者获。芬讯得实，偕千总张鹰扬驰往，捕获黄老满等头目十三名，解经曲江寺前村，猝与罗镜贼遇。鹰扬所部溃散，芬率亲军百余人与贼战，军火尽，芬被创，贼夺黄老满去。芬裹创为书，上总督叶名琛，极言两粤贼势急，宜联络官民，早缮备具。越数日，伤剧卒。恤如例，后建专祠。

施作霖，浙江萧山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用知县，发陕西。咸丰三年，粤贼窜河南，奉檄督练勇防陕境，署城固县知县。七年，河南角子山捻匪扰南阳府，将窜陕，巡抚曾望颜以作霖练勇有纪律，令防商南。驰抵清油河，距武关三十里，贼已潜由天桥河陷武关，作霖偕侯补同知曾兆蓉夜冒风雪抵头条岭，击却贼前敌。越四道岭，贼蜂至。作霖奋下击，义勇厉进，作霖手歼悍贼王党。余贼却拒守关，作霖直逼关前，贼复三面扑。熸贼二十余骑，贼攻愈猛。作霖分队击，身受重创，力竭死。家丁王建、义勇马永刚等十三人皆死之。赐恤，谥刚毅，赏世职，建专祠。

韩体震，字省斋，河南夏邑人。道光二十五年，捐州吏目，补直隶祁州吏目。因父作谋任文安主簿，迴避，补山东德州吏目，捐升知县。以防堵功，奖开缺即选，选湖北通城县。防堵邻境要隘出力，保同知。同治元年，鄂督官文调赴军营差委，嗣权孝感县事。孝感屡经残破，城缺不完，体震修葺之，招乡勇城守。闰八月，捻匪大股分扰京山、应城一带，阑入县境，遂扑县城。体震与护军统领舒保善因请入城同守，始解鞍，而贼由缺口入城，体震率勇巷战，众寡不敌，身受十伤，刀矛枪子无不备，大呼杀贼而死。诏照知府例赐恤，给世职。

德克登额，字静庵，满洲某旗人。由笔帖式从将军都兴阿军，累保至副都统记名。尝从攻广济，守营垒，不眠者七昼夜。为人沈静，溽暑不去长衣，每曰："贼平即回家授徒，暇则垂钓黑龙江。"又曰："世受国恩，得一日授命疆场，则吾事毕矣！"与体震同守城，城陷，死之。

蒋嘉谷，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人。以府经历发贵州，旋保知县。咸丰三年，署荔波县。县毗连粤西，粤氛近逼，土匪乘之。嘉谷内守外御，境内安堵。始之任，狱多繁，囚半逆党胁从，复有挟私诬告人从匪者。嘉谷讯得实，俱决释之。时刍粮告匮，或以劝捐进，嘉谷曰："民被蹂躏久矣，忍朘其生而激变乎？"事遂寝。五年六月，狄匪复叛，与广匪合，约五六千人，薄城下，嘉谷募勇五百人击退之。时土匪遍地，饷需匮乏，嘉谷毁家募勇，妻陆氏亦出钗钏佐军。众感奋，守愈坚。以故附近州县皆不保，独荔波得存。十月，贼复至，嘉谷部署城防，誓师出营于水堡，与贼遇，战捷，贼小却，后见师乏援，始无忌，麾众并进。嘉谷鏖战终日，伤亡略尽，犹裹创刃贼，俄被执。贼乘胜攻城，城以有备，卒不破。嘉谷既陷贼，怒骂不屈。贼束薪渍油遍体灼之，死而复苏，苏则骂，骂则复灼，如是数次，乃绝。贵州巡抚蒋霨远以嘉谷善政得民，力捍疆圉，被害尤惨。奏入，恤世职。绅士请捐建专祠，允之。

邓玲筠，字治芗，湖南宁乡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咸丰六年，以知县发贵州。七年，擢知印江县。时黔中苗、教匪充斥，匪酋以邪教蛊乱，民有黄号、白号等目，乡团多叛应之。玲筠锐意图治，周巡辖境，与田更畲叟握手询利病，手疏小册，用是能摘发民隐，讼者神之。思南贼炽，地连印江，亟行保甲法。单骑诣各乡，手自敦率，给门牌如式。署纸尾十则：曰忤逆，曰习邪教，曰私结盟党，曰劫掠，曰藏匪类，曰窃盗，曰容留娼妓，曰财博，曰斗殴生事，曰唆讼。各择士绅董之，犯者同甲勿与齿。改悔者许具状于各条下，加小印曰"自新"；其顽抗及无人敢具保者治之。且计月以验绅董之能否，加劝惩焉。又加意课士，割俸给书院餐钱，与讲求正学，并及军政，士皆畏爱之。劝民修水利，立法详尽易晓，或亲履指示，不以勺水扰民。邪教惑众，为文告抉摘其谬，妇孺能解。简壮丁数百，亲教之击刺法。

是年十二月，贼陷思南，将犯印江。印江故无城，出营于云泮御贼。贼以书请假道，焚书，斩其人。贼从间道袭治所，玲筠袖铜椎毙三贼。贼环攻，复出铜锏格斗，贼莫敢近。忽四山火起，乃突围，抵铜仁乞师，得练总王士秀领五百人，一日夜行三百里。民见玲筠归，奋跃，复得壮士千余，仍从至云泮。是日大雾，人马对立不相见，噪而进。贼奔，自相蹴蹋，坠崖死者无算。复追百余里，

战中坝，战螺生溪，战袁家湾，皆捷。

八年春，知府令玲筠越境剿贼，知府先闻贼畏玲筠，立邓字旗慑贼，故严檄三至。县民苦留，玲筠慨然曰："郡守檄，县令安敢违？且杀贼固无分轸域也。"以千三百人往。师次分水垭，贼混运粮者入营门，变作，众惊溃。玲筠亲搏战，飞石中首，手格杀一贼，足后被创，遂及于难，丧其元。后军闻失事，愤极，殊死斗，杀声与哭声拼，卒夺玲筠尸还。乃树"忠愤"帜，誓复仇，贼惧，退屯八十里。丧归，士民大恸，争致赙赠。有负贩佣，挈钱四缗，将运盐，悉以充赙。或曰："如尔家何？"佣哭曰："公死，吾属无葬所矣！何家为？"民怀其德，立祠礼之。并刻遗集，曰《钜业堂稿》。

承顺，佟佳氏，汉军正蓝旗人。由文生于咸丰四年随其父甘肃宁夏镇总兵定安出征湖北，累功擢至通判，发甘肃。历权宁夏盐捕通判、平番县事，授甘州抚彝通判，所至有声。同治元年，西宁撤回就抚，大吏以贵德厅孤悬大河以外，汉民与番、回杂处，治理不易，檄承顺往署。适番、回械斗，承顺为之平怨息争，番、回悦服。值河州回匪倡乱，甘、凉、宁、肃一带响应，贵德回民汹汹欲动，承顺劝导解散，以被难妇孺置署中别院，抚养数年。有主者认还，无主者择配。由是汉、番感戴，回民亦慑其威。

时西宁所属各厅相继沦陷，遗贵德一厅孤立贼中者六年。城中回民暗结陕回谋乱，承顺密调兵勇入城，严为之备。回首马朵三等率众千余人攻城，承顺登陴抵御，炮石雨下，毙贼颇多。城内回民开门应贼，城遂陷。承顺率勇巷战，身受重创，厉声骂贼，贼怒，断其左臂，骂愈厉；复断其右足，骂如故；遂断其首而支解之。其弟议叙知县崇顺、监生吉顺扶其母萨克达氏至尸所哭詈，皆遇害。家丁李文忠等七名，同时死之。事闻，恤赠道衔，给世职。

贵德士民复以死事状赴都申诉，御史吴可读疏言："青海办事大臣玉通疏报，祇及承顺被害情形，犹惑于当时'回众拘集汉民、勒写官逼民反，汉、回同谋戕官'之说，后经查覆，于精忠大节，仍未述及。在承顺为国捐躯，光明俊伟，于愿遂矣。遗爱在民，汉、番男妇老幼呼为活佛。误触其名，即童子皆呵禁之。在朝廷为有臣，定安为有子，甘肃为有官。阖门全节，允为一代完人，再恳优恤。"光绪初元，陕甘总督左宗棠覆奏，谓："承顺死节奇伟，一时仅见。纲常名义，不因品秩等差而别，则表扬较名位尊显为尤亟。请官为建祠，并予谥法，以励人心。"疏上，允之，谥勤愍。

托克清阿，字凝如，满洲正蓝旗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大挑知县，发甘肃，署环县、安化知县，及土鲁番同知。以清查事镌级。咸丰元年，捐复原官，补皋兰。时回、捻扰陕、甘，土匪闻风响应。侍郎梁瀚治团练，疏荐之。总督乐斌亦以其任事果敢，檄署秦州直隶州知州，寻实授。同治二年，逆回窜甘南，州境戒严，托克清阿募壮勇，缮器械，力筹守御。贼窜秦安，率军迎剿，屡挫贼。贼纠大股至，众寡不敌，力战死之。事闻，诏以道员从优议恤，秦州及本旗立专祠。后秦州承其规画。防御严密，境获安全。四年，秦州士民以托克清阿忠贞孝友，慈惠严明，洁己爱民，御灾捍患，在任时民皆安业，贼不犯境。遗爱余威，实足固民心而寒贼胆，吁请加恩赐谥。总督恩麟据以入告，特诏允之，予谥刚烈。

冯元吉，字景梅，浙江山阴人。由供事议叙从九品，分广西，历署贵县五山泛、凌云平乐司巡检。道光二十八年，授宜山龙门巡检。咸丰元年，金田贼由武宣东乡逃窜，都统乌兰泰、提督向荣、总兵秦定三等节节追剿。贼窜象州，兵勇不能御，直至大乐墟，转掠龙门。元吉率乡兵御之，战败。驰回署，衣冠坐皇堂，二子澍、溥侍立。家人请暂避，元吉厉声曰："身为命官，不能杀贼安民，走避偷生，吾不为也！"麾二子出，皆痛哭不去，贼至，父子抗骂，同遇害。家丁严禄、夏玉俱死。诏以元吉微员，从容尽节，澍、溥从父殉难，忠孝堪嘉，赠盐运使司知事衔，赏世职，建专祠，澍、溥附祀。

平源，字沛霖，顺天大兴籍，浙江山阴人。由吏员叙典史，发安徽。咸丰二年，署怀宁县典史，恤狱囚，尝曰："囚死于法，可也；死于非法，不可也。"眠食皆躬察之。粤匪犯安庆，事急，囚哗，欲脱械去。源至，囚曰："此何时也，公胡弗自便？"源曰："此若辈所以犯刑也，死可苟免耶？"囚曰："公不去，囚何忍去？"俄而城陷，巡抚蒋文庆遇害，余官皆走，源独冠服坐狱门外，贼至，胁之曰："若降，官；若不然，饮吾刃！"源曰："刃则刃耳，吾岂受汝胁者？"贼曳至怀宁县署外杀

之，逮死骂不绝口。安庆人思之，为立石于殉节处。

时又有张宝华者，为望江县典史。闻城陷，视其妻贾氏自经毕，冠服坐堂上骂贼，死。华阳镇巡检王泗同时殉难，盱眙县典史周来豫后于九年助守县城，力战坠马死。

余宝锟，江西德化人。附贡生，捐知县。道光十六年，选授浙江景宁县，以才力不及降调。复捐县丞，发贵州。咸丰五年三月，署麻哈州吏目。四月，仁怀县教匪杨灉喜窜麻哈，随知州何铤击却之。寻盗魁陈大陆纠苗匪来犯，复随铤出战。贼退，遂率众攻拔下司岩、下鸡场等处，扼茅坪山，悉力堵御。未几，贼聚益众，势不能敌，退州城，贼旋陷都匀府。提督孝顺兵至茅坪被围，宝锟率团兵随总兵佟攀梅援剿，围解。自是无日不战，互有胜负。巡抚蒋霨远檄云南降将陈得功随孝顺攻克都匀，进援麻哈，官军势复振。得功旋叛去，孝顺军溃，贼大股围州城三日，宝锟率乡兵登陴固守，贼不得逞。七年，城中粮匮，兵益单，宝锟自誓与城存亡。八年正月，贼悉众来攻，宝锟出北门迎敌，不利，入城，贼已自他门入。宝锟持矛巷战，贼不忍害，挥令去。宝锟怒骂，掣矛刺之，贼夺矛还刺，死之。

王汝揆，甘肃伏羌人。道光二十年举人，拣选知县，亲老改教职。咸丰间，授平凉县教谕。同治元年，陕西回匪窜乾凤，逼甘肃境，汝揆上书平庆泾道万金镛曰："贼西逼凤翔，必分党由汧、陇间道趋秦安东北，构煽丑类。宜及其未至，扼险严防。不然，内应且四起，平凉扰则灵、固、狄、河等州县亦危矣！"言未及用，贼寻由固关逾陇，张家川、莲花城土回应之，陷盐茶及固原，金镛死之，平凉戒严。汝揆议尽毁城外民舍，无令贼倚为障蔽，议不行。未几，贼围平凉，汝揆协同守令，督率生徒，登陴固守，衣不解带者六阅月。一日，侦西北二路贼少可击，谒知府田增寿请率壮士缒城出剿，又不许。二年，贼匿民舍掘地道，纳火药轰之，城遂陷。人皆泣曰："早从教谕言，事岂至此乎？"汝揆还署，易朝服，北向叩首讫，妻汪氏暨女一、孙女一皆死，乃从容就缢于孔庙钟簴以殉。

汝揆性质实，敦孝友。居亲丧，不入内，不御酒肉。弟印揆，客西宁久，音信乏绝，汝揆往寻之，风雪中徒步千余里，卒挈其弟以归。平生肆力于经籍，家居课徒，以穷经为急，辄点勘善本授之，勖以立品敦行。其官平凉，亦以是为教。期年，讼庭无士子迹。当城未陷之先两月，有门人驰书劝引疾归，谓可免难。汝揆曰："无疾而称疾，是欺也；食禄而苟免，非义也。"乃为书与戚友诀，略曰："我生不辰，逢天殚怒，向者耳闻之，今则目睹之。平郡自二月以来，围困日迫，飞书告急，援兵无一至者。汝揆妻、女，行当自尽，决不受辱于贼手。死者士之终，今诚获死所矣。惟官卑不得展一筹以报国，死有余憾耳。"三年，官军克平凉，总督杨岳斌请优恤。六年，总督穆图善疏陈汝揆死事状，请照阵亡例议恤，赠国子监助教衔，给世职，又命于本籍建祠，以从死之妻、女等附祀。

清史稿卷四九二　列传第二七九

斋清阿　童添云彭三元萧捷三
周清元蔡应龙　萧意文周福昌　彭志德
刘德亮　陈大富　陈万胜郭鹏程
王绍羲王之敬　陈忠德刘玉林等
黄金友麟瑞蔡东祥　邹上元
郝上庠　张遇祥张遇清曹仁美

斋清阿，字竹塍，纳喇氏，满洲镶黄旗人。早丧父，母氏抚之。家贫，月夕至撤去灯火。膂力过人，取巨砖置平地，拳击之，立碎。以善射得名，尝随扈盛京，命射，中靶，赐克食。道光六年，发闽、浙以都司用，补浙江杭州营都司，为总督孙尔准所赏。英吉利船入犯，献烧船退敌策，不用。递擢至广东肇庆协副将。三十年，广西金田乱起，檄令率兵至两粤交界开建县堵御。匪二千余。船四十余，从县北金庄偷越，督兵进击，斩其酋二人，余败窜，自是不敢犯境。

咸丰元年，广宁属江谷屯积匪滋扰，广东兵会剿，窜广西怀集一带，至贺县屯聚。广西大吏以广东各官惟知驱贼了事，移文广东诘之。总督徐广缙檄肇庆府知府蔡振武、参将左炘赴广西剿贼，

道出开建。斋清阿以越境追贼，须重兵制其死命，愿统驻札开建之师同赴广西。守备萨国亮以无越境剿贼之责谏，斋清阿奋然曰："贼势蔓延，若画分轸域，何以纾民困而报国恩"吾虽逾七旬，精力未衰，正臣子戮力时也！"遂与振武等督兵入广西境。

至贺县铺门圩，复进至蛋家坪，距贼巢里许。贼突出数百人扑营，官军迎击之，毙贼数十人。贼退回松圩，在圩内施放大炮，官军避入田中，火药枪绳尽湿，贼复分队挑战，抄官兵后，烈火烧山，斋清阿督兵以枪击毙贼七十余人。值日暮，孤军无援，深入被困。事急，掣佩刀连刃数贼，肩中火箭，犹拔箭作战，手刃执旗贼目一人，刀折，没于阵，手握断刀牢不可开，怒目上视，懔然如生，时咸丰元年四月也。恤赠总兵，赏世职，予谥威烈。

童添云，字镇铭，湖南平江人。以贫，偕弟必发走长沙为战兵。饶膂力，能开五石弓，射必命中。道光二十二年，从提督杨芳出师广东。一日，夷扑城，有营在城外，芳欲调入，火攻甚炽，募敢死者持令缒城出，添云应募，少选，兵皆入城，芳奇之。咸丰二年，粤贼围长沙，与必发从守城，围解，添云语人曰："吾观诸将中能称将才者，惟塔都司与彭千总耳。"塔即塔齐布，彭即三元也。会塔齐布练标兵，添云隶麾下，三元时别将一营，深相结纳。茶陵土寇起，塔齐布命解火药，期三日，添云逾宿至，咤曰："何速也？"添云曰："迟恐有阻，则贻误大矣。"

四年三月，贼陷湘潭，塔齐布帅标兵等拒战，添云与必发从。时贼踞城外民廛，塔齐布好轻骑观贼，策马入黄龙巷，必发先驱，巷狭而长，甫入，贼突出刺塔齐布，必发急以背承之，中肩，塔齐布跳而免，必发死之。越二日，师大捷。湘潭平，擢守备，或贺之，添云愤然曰："贼戕吾弟，虽官至一品，弗愿也！愿生啖贼肉耳，何贺为？"遂由湘潭转战至岳州，从克岳州，擢都司。克武时，擢游击。克兴国、大冶、黄梅、广济，破田家镇，擢参将。

添云身长面赤，额以下痘瘢如钱。横矛陷阵，枪丸如雨，不少却。贼见其旗，辄相语曰："童麻子至矣！"则皆走。五年十二月，攻九江，城炮伤胸，舁归营，卒。发其笥，衣数领而已，同营皆痛哭之。诏赠副将，谥壮节，附祀塔齐布祠。

彭三元，字春浦，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武进士，用卫守备，借补千总。咸丰二年，粤匪窜湖南道州，勾结会匪犯东安，三元偕署守备周禄两次迎剿，歼贼多名。三年，叙省城防堵功，用守备。侍郎曾国藩檄宝庆知府魁联募宝勇千名，分属三元五百人。旋平江西泰和土匪于茶陵、安仁。四年，随副将塔齐布剿贼湘潭，复其城。

六月，进攻岳州，是时湘潭溃贼由靖港窜岳州，增垒设卡，为久抗计。巡抚骆秉章暨国藩会督战船，塔齐布亦统陆路官军，约期并进。先以疑兵诱贼，贼拥至，触伏尽殪，击沉贼船百余只，遂复岳州。七月，贼水陆大至，官军迎击，悉焚其船，其由陆路来犯者，三元沿岸截击，歼贼目一、余匪百余，生擒四十余名。嗣贼由高桥扑凤凰山大营，塔齐布督率将弁进剿，三元出奇抄截，分路迎击，毙贼六百余名。八月，匪于崇阳交界设卡抗拒，九月，三元偕候选知府罗泽南分路进攻，抵其垒，痛歼之。

寻随塔齐布由嘉鱼转战而前，所向披靡，直抵武汉。塔齐布分军三路：一攻武昌，一攻汉阳，一由水路进剿。时风势顺利，官军纵火，焚贼船数十只，乘势奋击，毙贼无数。汉阳贼大惧，弃城遁，武昌贼亦遁，遂复之。三元并截于洪山要隘，斩馘甚多。十月，偕泽南进屯马岭坳，直逼半壁山。贼悉众至，官军径捣贼垒，贼狂窜，三元等分途截杀，斩伪丞相林绍璋及伪将军指挥等。越数日，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来犯，塔齐布击却之，列队江干，贼侦官军尽赴下游，径从上游登岸，将掩袭泽南老营，三元驰至，率众奋击，追至牛礶矶，毁其船，毙贼百余，余众溃遁。

时三元累功擢至游击，捷入，进参将。旋随塔齐布进攻黄梅，时湖北踞匪招安庆援贼并入广济，塔齐布击走之。贼败窜黄梅，官军追剿至大河埔。十一月，军至黄梅，塔齐布偕泽南攻北门，三元列阵桥西以遏贼冲，塔齐布、泽南自城北沟港中取道入，三元等亦由城西越二桥，从栅门跃入。贼惊窜，官军四面兜围，其由营垒突出者，歼灭殆尽。克黄梅，移剿九垅驿，擒伪丞相余福胜。大军复渡南岸，攻九江城，三元战绩最多。

五年二月，武昌复陷。八月，塔齐布病殁，三元副泽南回援武昌。九月，复通城，进师崇阳，

贼夜遁，遂克之。国藩疏保堪胜总兵人员，三元得记名以总兵用。会湖南防兵战蒲圻羊楼峒失利，泽南饬诸营移住羊楼峒，遏贼上犯，独率三元及湘副中营官李杏春驻崇阳，于是乘胜攻蒲圻，毙贼数百。贼首石达开率贼大至，三元等分路抵御，鏖战多时，毙贼百余。翌日，贼悉众来攻，绕营三匝，众寡不敌，遂殁于阵。赠副将衔，附祀塔齐布专祠，谥勤勇。

三元忠勇，识大体，尝战濠头堡，忽讹言子瑾光阵亡，左右以告，三元急止之曰："速击贼！无以吾子阻士气。"督战益急。阵殁之日，将出队，马忽踶啮，三上三坠，众以为不祥，杏春亦同时殁于阵。

萧捷三，字敏南，湖南武陵人。由武举投营效力，擢千总。咸丰二年，以守省城功迁守备，署湘阴千总。四年，贼陷湘阴，坐免。曾国藩奇其才，檄领水师。既克岳州，沿江进剿。闰七月，败贼高桥、城陵矶，进攻擂鼓台，捷三偕李孟群、杨载福等搜捕两岸伏贼，俘馘甚众。乘胜追至六溪口，平贼垒，毁贼艘殆尽，水陆各军遂进抵嘉鱼。以功复职，授永绥协守备。八月，进规武汉，水师分两队，捷三率战舰为前队，冒炮驶至鹦鹉洲，掷火球焚沿江贼栅。贼不支，扬帆下遁，急驶出贼前，毁其辎重。渡江攻汉阳朝宗门外土城，偕载福等殊死战，焚汉口以内贼船皆尽。会陆军破花园贼垒，武昌、汉阳同日复，进都司。时余贼尚据襄河，乃扼新滩口，溯流进剿，贼艘千余，连樯下驶，迎击，败之。追至上游，突有悍贼数舟，用火弹扑营，灼捷三头面手足几死，仍裹创力战，追剿二十余里。襄河肃清。

寻偕彭玉麟败贼蕲州钓鱼台、骨牌矶，遂大破田家镇，逾九江，直趋湖口。先是江西吴城战舰数百沦于贼，贼实沙石沉湖口，截江路，于对岸梅家洲筑城，环列巨炮，拒官军。十二月，捷三驾火舟径冲贼栅，燔贼舟百数，乘胜驶入内湖，泊大孤塘。游击孙昌国、黄翼升等出贼不意，焚内湖贼舟二百余。贼益囊土塞湖口，水涸，师弗克归。贼以小艇杂外江巨舰中，潜纵火，水师惊溃，国藩大营泊九江北岸，亦被焚袭。捷三陷入内湖，内外隔绝，以忠义激励将士，军心弥固。

五年，国藩入江西，益大治水师，疏荐捷三忠勇，晋游击。四月，败贼鸡公湖，复都昌。五月，贼由大孤塘上犯，捷三逆击，屡败之青山，夺回旧所失帅船及贼魁艨艟巨舰。秋七月，国藩檄平江营陆军渡湖，约水师夹攻湖口，克之。贼退保石钟山坚垒，捷三率十七舟锐进，遥见陆军围石钟，气益奋，方冲越贼艘，上下夹击而下，石钟山、梅家洲贼垒炮齐发，捷三中炮死。诏赠副将，谥节愍，赏世职。九年，建石钟山水师昭忠祠祀，死事将士三千余人，捷三为之冠。

周清元，字玉泉，湘阴人。世业农。时与群儿角戏于牧场，立表数十步外，飞石命中。掘沟数丈，跳越之，能往复十次，群儿皆出其下。同里左明志以拳勇鸣于乡，招致门下，传以技，言："天下幸无事，有事，则清元暨子光培皆骁将也。"咸丰二年冬，贼自益阳窜临资口，清元混迹市中，默识其军卒舟舰粮械之数，闻提督向荣尾追至八字哨，相距三十里，遮道见荣曰："广西能战贼，不过三千余人，余皆裹胁也。临资口四面阻水，湘包其东南，资绕其西北，数十里平原，渺无障蔽。贼所掳民船笨重不易行，一炬可尽也。请以兵扼要路，使不得偷渡，贼粮尽，旬日当饿死，何怯而不为？"荣不省，固请，荣叱之退。贼遂从容驶去，及东南糜烂，清元叹曰："贼自走绝地，向公纵之去，能辞咎耶？"

三年，国藩大治水军，清元与光培同应募，隶千总杨载福部下。载福尝为湘阴汛外委，夙才清元；捷三官湘阴时，亦知清元骁勇，故战必与俱。四年，贼踞湘潭，载福等帅水师进剿，时贼掠民船数千，旗帜蔽两岸。水军本新募，又经岳州新挫，望之夺气。清元言于介众曰："民船不能战，一炬可尽也！"遂随载福猛击，逼贼巨舰，贼仓卒以瓷碗来掷，清元手接而回掷之，中贼渠。载福跃登贼舟，清元随耸身入，用火球分掷左右舟，风烈，火大炽，贼争赴水死。从军见火起，急桨争进，分途纵火，燔贼船皆尽。以功拔充哨官，随攻克岳州、嘉鱼。八月，攻克武汉，受重创，力疾进剿蕲、黄、田家镇皆有功。五年，武昌再陷，随彭玉麟回援，驻金口，扼上游。每战必身先，不受创不止。

六年，胡林翼攻武昌，经岁不下，议先断粮路困贼，乃檄水师清江面贼船。清元时典水师副后营，率先下驶，越武、汉二城，直驻沙口，屡败贼。驻沙口八阅月，贼粮断，城贼乃困。十一月二

十二日，清元由沙口帅师上击，先破贼浮桥，断其铁练，大战黄鹤楼下，被炮伤，力战不退。各营继之，遂克武昌。未几，以创重卒于军，年二十有六。清元时已荐保参将，诏视副将例议恤，谥贞愍，赏世职。石钟山昭忠祠，捷三冠而清元次之。

蔡应龙，江西乐平人。由行伍荐升千总。道光三十年，升广西永宁营守备。咸丰元年七月，提督向荣击贼于东乡，马中炮毙，应龙以所乘马授荣，步行接战，立毙贼三人，荣乃得免。钦差大臣赛尚阿以闻，授梧州都司。二年，晋游击。

三年五月，江宁贼掠商船，泊观音门外，时荣官钦差大臣，饬应龙偕知府陈景曾驰往，谕以大义，船户各憬悟听命，自焚其船，押船贼无一得脱者，计焚毁及逃窜千余艘，遣散水手万余人。时贼踞城外街，与雨花台相犄角，应龙潜师过雨花台，至街尾纵火烧贼垒，贼惊遁，官军截击之，斩馘无算。

四年，升全州营参将。五月，大兵围逼江宁，贼拒守不出，应龙登钟山，望太平门外贼势，贼见官军少，包抄而上，应龙且战且退，以伏兵击贼，大败之。时贼船麕集于江北七里洲，应龙驾小船入，潜薄北岸，射火箭毁其船二十，而大队贼船适至，应龙舍舟陆战，然炮击沉贼船数只。闰七月，击贼洪武门，斩首数百级，复连败贼高桥门等处，三日毙贼数千。贼猝于雨花台、洪武门突出，扑七星桥营垒，应龙击却之。旋升楚雄副将。

十月，贼造木排，上施木城，列巨炮，沿南岸下驶，至八卦洲搁浅。应龙乘夜发火烧之，贼争赴水死。官军突烟上排，擒斩余党净尽。时浦口九洑洲久为贼踞，以梗官军。陆军攻之，贼船来援。应龙统带红单、拖罟各船截击，贼败遁，官军遂夺九洑洲。十一月，赴秣陵关查勘地势，还言于荣，请乘虚袭板桥贼营，既可援应水师，更可抄出雨花台、上坊桥诸贼营之后。遂率千人间道袭击，街外贼败走，余贼凭垒死守，复急攻之，焚其垒。

五年九月，官军为芜湖援贼牵制，应龙攻夺米家岭贼垒二、广福矶贼垒四。贼旋于丁桥一带袤延筑垒，其地则外围塘港，中间小路。应龙率师攻击时许，遽麾军退，诱贼过而击之，歼溺无算。

六年，江宁贼分股至杨家坝、陈庄筑垒，欲窥仓头。应龙与总兵张国梁分路冲击，断贼为二，贼败窜归巢。三月，督兵攻拔炭渚、下蜀街、太平桥一带贼垒七，毁沿江贼卡十余处，歼毙四千余人。五月，赴援宁国，战殁。荣以闻，诏以应龙在窑湾力战身亡，命优恤，谥勇介，给世职。

萧意文，字章甫，湖南湘乡人。初隶罗泽南麾下，从征江西、湖北，累以功至参将。咸丰八年，李续宾征皖北，从克潜山、太湖、舒城、桐城，进攻三河镇。三河镇者，舒、卢适中地，贼屯粮械以济庐州、金陵者也。筑大城，环以九垒，备严甚。续宾锐意攻取，十月，分三路进剿，意文攻河南老鼠夹贼垒，冒炮石先进，各营继之，纵火焚其垒，贼大乱。意文受炮创，殊死战，夺栅入，九垒皆下，贼尽歼，无脱者。官军伤亡千余，意文以创重归营卒。诏赠副将，谥刚勇。续宾部将以敢战著、同死三河之难者，彭友胜、刘神山，均见《续宾传》。

周福高，字子祥。亦先从泽南援剿江、鄂。续宾接统湘军，福高无役不从。以小池口、梅家洲诸战尤用命，累官至参将。军抵三河，援贼麕至，诸将知战必败，无斗志。福高愤然曰："男儿效力疆场，宁可逆计祸福，败则死耳，吾辈畏死不来矣！既至此，敢惜死隳壮志！"遂慷慨赴敌，力战而殁。诏赠副将，谥敏烈。

彭志德，字道一。隶湘军，每战必为前驱，耻居人后。累官至参将。三河之役，诸营皆溃，志德率所部贯贼阵突出，死者过半，身受重创。走入中右营，与副将李存汉等竭力死守，越三日，营陷，死之。诏赠副将，谥武烈。

李存汉，以乡勇随剿广西、江西、湖北等省，累官至副将。未抵三河镇之先，进攻舒城者凡五营，并西北面贼垒，独存汉一军攻东南城门。垒既破，城贼以存汉故，弗能救，旋弃城遁，追斩无遗。续宾被围三河，调桐城戍兵未至，事迫，誓必死，存汉等皆跪泣，愿从死以报国。续宾陷阵卒，存汉与道员孙守信等坚守待援，力持三昼夜。营陷，存汉率壮士冲贼阵，越濠走保桐城。贼大至，城破，存汉巷战殁。诏赠总兵，谥果愍。福高、志德、存汉均湘乡人，并附祀续宾祠。

同时游击杜廷光、王怀兴，均湘乡人，均以苦战阵亡。

赖高翔，福建和平人。少入行伍，累功至千总。咸丰三年，潮州小刀会匪纠土匪陷漳州，高翔从总兵饶廷选讨平之，擢漳州城守营都司。四年，漳浦古竹社匪戕官扰乱，筑石堡自固，官军久攻未拔。高翔偕龙岩游击马至元、漳州镇左营游击惠寿等冒雨直捣贼巢。贼固守不下，高翔夜偕勇首毕定邦潜师梯登，克石堡，斩获无算。余匪乘夜奔窜，穷追至海汊，皆赴水死。漳州平。

六年，江西边钱会匪纠粤贼陷新城、贵溪，谋攻广信。知府沈葆桢以血书告急于廷选，高翔时从廷选驻防玉山，倍道赴之。廷选军素无部伍，唯高翔与定邦以敢战名，行不赍粮，止不为屯，故赴急易。军至广信，寇旋至，背城击贼，屡破之。贼来益众，幕府文员皆惧，从廷选还军，高翔、定邦怒曰："诸君怯，何如勿来？今我在城中，贼不知我虚实，以我能援广信，后路必有大军。若弃城遁，贼知吾兵寡，气益壮，追歼立尽，尚何浙境之可归耶？当为诸君决死战，翼日观吾破贼！"乃偕定邦开城纵击。自晨至日昃，尽毁城外贼垒，毙贼三千余，斩渠帅数人，贼骇遁。论功以游击用。广信围既解，廷选还浙，高翔留驻广信。

明年七月，乐平贼踞县城，将军福兴檄高翔往剿，贼众五六千，分道抗拒。高翔督都司冯日坤、勇目刁士枢等迎击，贼殊死斗，高翔突阵负创，战益力。击毙黄衣贼目，横冲贼营，贼大溃，乘胜蹙之，生禽伪指挥逊天侯等，余贼窜景德镇，遂克乐平。移防弋阳，八年二月，补游击。临江余寇合抚州贼趋广丰，福兴退驻广信，高翔自弋阳闻警赴援，转战至铅山之石塘，贼势益盛，兵寡援绝，力战死。赠副将，给世职。

毕定邦，字康侯，山东淄川人。以武童投效漳州军营。小刀会匪陷漳州，绅民输款，游击饶廷选约内应，定邦率建勇助剿，战最力，从复府城，以次讨平云霄、漳浦贼匪，斩获尤众。复讨平仙游会匪，总督王懿德檄定邦率仙游得胜之师，间道驰剿。冬夜四鼓，蛇行进，将贼堡附近钉桶竹签拔除，黎旦，奋勇梯登，与高翔同有功，复与高翔同解广信围，累擢至参将。

七年，粤贼窜围建宁，分党陷邵武、浦城，定邦奉檄援闽，率部众疾趋抵瓯宁，直前搏贼。贼由建阳逃窜，复纠乡团夹击。贼断七星桥抗拒，令乡团伏山腰，张帜以疑之，躬率劲旅迫桥，以轻兵由浅处渡河，前后合攻。贼殊斗，黄衣悍党数十，屡出荡决，尽殪之，贼大奔。毁贼垒十一，焚逆舟六十，直逼建宁临江门。大股贼复来犯，纵击败之，斩悍目六，毙贼数千，踏平城外贼垒，遂解建宁之围。进捣邵武，克之，迁参将。复督乡团剿平浦城之贼，闽边肃清，以副将升用。进剿白水墩贼匪，中弹，卒于军。年二十六。给世职，谥愍烈，与高翔同附祀廷选祠。

刘德亮，湖南长沙人。咸丰四年，投效水师营，随道员褚汝航等破岳州踞贼，又随知府彭玉麟克汉口镇。五年，剿贼武、汉、蕲、黄间，大小数十战，德亮皆冲锋陷阵。又随军斫断横江铁锁，击沙洲争渡之贼。嗣偕都司胡友亮堵贼童司牌，焚内湖贼艇，并烧浮桥。寻与游击孙昌凯会剿黄梅踞贼，破其要冲。八年，福建陆路提督杨载福等攻九江，发地雷，轰塌城垣，贼由龙口河倾壁出窜，德亮率所部登岸截击，歼数百人，复府城。

又随载福军进规安庆，先破大通贼垒。趋铜陵，德亮麾队攻其北，直逼城下，身受七伤，犹裹创仰攻不退。池州贼党万余来救安庆，掳民船渡至枞阳，载福令随总兵陈金鳌等驰往截剿。师至罗塘洲嘴，枞阳港内木椿铁炼层层拦截，泊贼船百余。副将王明山等登洲轰击，督勇凫水过港，贼惊溃，官军尽焚其船。遂率队攻枞阳街尾，金鳌攻枞阳街头。贼排炮抗拒，德亮鼓众飞桨进截新河铁炼，麾队登岸直攻中路，副将李朝斌抄贼垒后，官军三路进逼贼濠，平其五垒，逐北二十余里，贼尸枕藉。累功擢至参将。

十年，再攻枞阳，破鲍家村贼垒，斩晏家塘贼魁。时池州贼以殷家汇为犄角，载福率步队往攻，而令德亮等以舢板夹击，毙匪甚多，获枪械马匹称是。殷家汇贼垒既平，乘胜攻池州，德亮由东门外卡缘墙斩关入，破其石垒，尽毁东门外房屋，复分攻南门，获逆艇八。德亮奋不顾身，执旗先登，中炮，殁于阵。载福上闻，诏令议恤，谥威毅，给世职。

陈大富，字余庵，湖南武陵人。起行伍。道光末，以外委从提督向荣剿贼广西，回援长沙，追贼武昌，屡著战绩，荐擢常德协都司。进剿江宁，转战芜湖、镇江间，以功赏花翎。咸丰七年，随提督邓绍良复宁国属之湾沚、黄池，进游击。寻援浙江，败贼金华、处州，除参将。贼窜婺源、石

埭、太平，先后击走之。以从复泾县，拔南陵，擢副将。八年十一月，湾沚师溃，绍良死，大富左次南陵。明年四月，贼犯南陵，百计环攻，不得逞。十年三月，围始解。帝嘉其功，除皖南镇总兵。

五月伪侍王李侍贤围宁国，分党攻金坛、南陵，时提督周天受守宁国，总兵肃知音、参将周天孚等守金坛，大富仍守南陵。贼众数万，官军势不敌，各血战死守待援。七月，金坛陷，贼屠其城，天受知宁城不守，则尽出城中兵民数万令各逃生，自誓以身殉。宁民扶老携幼走南陵，大富开门纳之。八月，宁国陷，贼围南陵益急，城中食且尽，大富以忠义激厉军民，皆誓死弗去。夜遣壮士缒城出，乞援于水师，前后数辈为逻贼遮获，最后乃得达。

时提督杨岳斌统水师奋袂起，九月，扬帆进泊鲁港，声言攻芜湖，密饬各营扼要隘。十月，水师骤登陆，出贼不意，悉燔港左右贼屯，围贼争驰奔鲁港，嚣且乱。大富乘城遥望见，拊髀曰："援师至矣！"遂出城夹击，贼披靡，追杀十余里，与援师会歼贼万余，扑水死者无算，围立解。城中兵不食月余，仅存皮骨，民饿殍相属。岳斌船粟往哺，欢声雷动。大富方缮城垣固守，岳斌力言形势不便，乃帅师屯上游，市民从者十余万。大富前后守南陵，始被围经年，继六阅月，以蕞尔城抗巨寇，忍死待援，卒燔凶焰，由是以善守名于时。

十一年正月，会水师复建德。二月，李世贤率党数万窜景德镇，大富率兵四千自建德往援。贼衔恨，以计陷之。尽伏悍贼牛角岭、柳家湾、回龙岭等处，率队由镇南双凤桥窜李村，诱官军，佯败遁。大富率众前进，跃马争先，参将田应科等继之，贼突从镇东抄出，伏贼尽起，大富挺矛力御，炮洞左乳，血淋漓，仍裹创鏖战。贼从间道袭焚我营，应科及游击萧传科、胡占鳌，都司胡凤雍、熊定邦、吴定魁，千总罗廷材皆战死。大富见营中火起，下马北向叩首，曰："臣力竭矣！"投李村河死。赠提督，谥威肃。建专祠南陵，应科等并附祀。

陈万胜，湘潭人。官军规复江宁，围攻将四年，用地雷法，穴城三十余处，皆不就。同治三年六月，提督李臣典请从贼炮最密处重缺隧道，统帅曾国荃韪之。命各军于城下筑炮台，护地道，别遣军士刈湿苇蒿草积城下，覆以沙土，阳为肉薄登城状。贼用全力扞争，炮弹雨下。是月十五日，贼出死党烧炮台，官军血战竟夕，十六日，地雷发，遂克伪都。万胜与郭鹏程、王绍羲则于先一日死之。万胜初隶吉字营，从大军规江宁，皆为军锋，累功擢副将。地道既成，国荃入隧亲勘之，悍贼出太平门，直犯地道。别从朝阳门出数百人烧各炮台及所积芦蒿，万胜督队血战，歼百余人，力竭死之。贼裂尸，竿其首于城。

鹏程、湘乡人。先后隶罗泽南、李续宾营，累以克九江、援宝庆诸役擢副将；又以皖北肃清，以总兵记名简放。绍羲，同邑人。少入湘军，累功亦以总兵记名简放。是役也，贼以炮火轰击，密如飞蝗，皆奋前督攻，同时殁于阵。城复，以三人死绥事上闻，有诏惋惜，各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谥万胜武烈，鹏程勇烈，绍羲刚毅。

王之敬，浙江奉化人。道光二十九年，由水勇散目随捕江苏洋盗出力，拔补水师千总。咸丰三年，粤匪陷江宁，之敬管带艇师，接战甚勇，升守备。五年四月，由浦口会各营连＜⿰舟宗＞剿贼，毁贼船获胜，擢游击。寻升太湖协副将。十年，迁江南福山镇总兵。适值苏、常沦陷，太湖三面皆贼，之敬孤军设守，屡挫贼锋，东西两山，赖以安堵。十一年正月，贼忽率众围扑东山，之敬迎战失利，东山遂陷，之敬失所在。嗣之敬之子祖培寻父尸至教场之西，见所畜犬卧土堆上，向之哀号，知有异，掘之得之敬尸，卷以席，伤痕遍体，而面目如生。询居民，系于贼船退后捞获掩埋者，不知其为总兵也。之敬性忠勇，号能战，至此以寡不敌众被害，人争惜之。赠提督衔，谥果愍，建祠于太湖东西两山。

陈忠德，字仁山，湖南清泉人。操舟为业。咸丰二年，粤贼围长沙，掠舟北渡，遂陷贼中。忠德饶勇有智略，伪尽力于贼，久之，大见信任。十一年，道员曾国荃围安庆，忠德自拔来归，由是官军始尽得贼中虚实。五月，从攻菱湖两岸贼垒平之，从克安庆及平江岸各城隘，擢千总。

李鸿章援上海，选将得程学启、郭松林于曾军，忠德亦属焉。从学启破柘林、南汇、川沙、金山、青浦各城隘，击退虹桥大股贼众。会克嘉定，并解北新泾、四江口之围。二年四月，昆山、新阳既复，从规苏州。六月，攻破花泾港、同里镇，苏州贼水陆万余来援，忠德力战，负重创，卒败

之，遂收吴江、震泽。

学启军益进，逼娄门外石垒，十月十九日，伪忠王李秀成、伪慕王谭绍光率万人出娄门拒战，学启令忠德等击败之。李、谭二逆走入城，石垒遂下。贼计穷，其党郜云官等杀谭逆以城降，苏州复。赏勇号。累以功擢副将，加总兵衔。后以克嘉兴擢总兵，随攻湖州，中炮没于阵，照提督例赐恤。

复吴之役，死于战者：攻青浦，为都司刘玉林、守备熊得春；攻太仓，为参将王国安；攻长洲、望亭，为把总沈玉德；攻无锡，为游击汪龙淦。皆奋身陷阵，优恤，给世职。

黄金友，字益亭，湖南人。初从军广西，转战湖北、江西、安徽，积功至副将。赐勇号。金友躬犯矢石，创遍体。咸丰十年，江苏巡抚薛焕奏调驻金山卫。十一年，贼犯浙江平湖，陷乍浦，东略姚廓，窥金山，金友迎战大破之，遂平新仓贼垒，晋总兵。平湖知县汪元祥乞师规复，金友壮之，檄金山、华亭、奉贤各营同赴援，躬督师进驻平湖之广陈，元祥率民兵迎劳，请为乡导，贼连营三十里，一鼓破之。贼会嘉兴援贼分道来袭，金友迎御于十字街。贼大集，相持久，金友右胁被枪，犹誓死力战，士皆奋呼，无不一当百。贼始却，而金友创发不能骑，舁至明珠庵，卒。赠提督，恤如例。

麟瑞，字霭人，满洲瓜尔佳氏，乍浦驻防。父观成官南川知县，有德政，蜀人为立生祠，称小关庙，以关、瓜音通也。麟瑞以笔帖式历印务章京。咸丰十一年，贼犯乍城，从副都统锡龄阿出督战，偕弟凤瑞、云瑞手燃巨炮纵击，贼惊却，拔出难民无算。城陷，麟瑞率众巷战力刃数贼，贼环攻，被枪，殁于阵。赠副都统，予世职，祀昭忠祠，谥忠节。云瑞陷贼，不屈死。

凤瑞出从李鸿章军，转战江、浙，攻和州、含山，以百骑计破贼万余，鸿章尝称为非常人。克太仓等处皆有功，赠将军。麟瑞督战时，本为副都统，护印至死不释。后其子柏梁官乍浦副都统，莅任拜印，启视，斑斑犹见血痕云。柏梁自有传。

蔡东祥，湖南湘阴人。充湖北水师水勇。咸丰四年，粤匪再陷武昌，与汉阳为犄角。东祥随攻武汉两岸贼，多有斩获。随攻鲇鱼套，焚贼船，通粮道。湖北提督杨载福追贼田家镇，贼联木排，置炮石，于半壁山拒敌。东祥奉令以火具熔铁锁断之，水师骤下，燔贼艘无算，遂拔田家镇。于湖口、望江、九江、东流、建德、枞阳、芜湖、铜陵诸战皆有功，累擢至副将。

同治初，布政使曾国荃亲率十二营与道员刘连捷分道击江岸分踞贼，东祥分攻桐城，克雍家镇。又会攻巢县、含山、和州与裕溪口、江心洲、梁山各隘，复太平、芜湖二县。陆军进逼金柱关，兵部侍郎彭玉麟率东祥等分水师为三队，连环轰击，跃上堤埂，短兵击刺，积骸满渠。关破，并划三汊河、上驷渡贼垒，江岸肃清。先后赏雄勇巴图鲁等勇号，加总兵衔。

东祥勇决有谋，七年，湖口之战，大风，舟入口为贼所抄，不得出。所领长龙舰一，偃旗与贼舰混，须臾风止，急桨贯贼阵出，贼觉，追之不及。是役失长龙舰五、舢板十三，将弁死者二十一人，而东祥舟独完。十一年，安庆之战，水师屡挫，贼易视之，见辄争击。东祥请易战舰白旗为红旗，贼疑为援兵，骇愕间，急率所部乘之，贼以败，军威复振。

旋调江苏剿贼，偕副将欧阳利见，率淮阳水师，巡防三江口，战嘉善。奋勇驶进西塘，援贼猝至，两岸夹攻，被枪子伤，落水死。东祥转战克敌，素称勇敢，照总兵例议恤，曾提督衔，给世职。

邹上元，字兰亭、湖南湘乡人。咸丰初，投罗泽南营，泽南自江西援湖北，取道崇阳、通城，进攻佛岭贼卡。上元随队由佛岭北攀岩先进，与诸军夹击，破之。贼自崇阳三路来攻，上元从破右路，克崇阳、咸宁诸役均有功，擢千总。五年，贼犯湖南，巡抚骆秉章檄萧启江募勇助剿，号湘果营，上元隶焉。从援江西，克万载，复袁州，累擢都司。秉章督蜀，檄黄纯熙率果毅营从，上元方假归，纯熙招偕行，充营官。贼酋何国梁、彭绍福率党攻定远急，定远东北濒江，贼屯东南，造浮桥江上遏外援。上元从纯熙疾赴，师至兴学场，贼分党逆战。上元从右路袭击，贼大奔，乘胜追至祖师殿，毁沿途二十余垒，蹙贼江干，何国梁凫水遁，上元追斩之。

彭绍福闻败，纠党来援，踞燕子窝、二郎场等处。二郎场者绝地也，四山壁立，鸟道一线，西北阻涪江，纯熙恐失寇，不待军集，率千人追之。上元虑有伏，进至距二郎场二十里，遣谍侦之，

不见贼，土人皆言贼去远。夜半，至燕子窝，突遇贼骑，进逼之，贼绕山窜入场，纯熙知中伏，分道搜之，伏尽发。官军逼处泥淖间，不能成列，上元驰救，突围入，手刃数贼，贼环刺之，死，纯熙亦殁。定远之捷，上元擢参将。死事闻，命视副将例，赏世职，附祀纯熙祠。

郝上庠，直隶沙河人。由武进士授侍卫。道光二十六年，出为山东曹州镇标守备。累迁至武定游击。咸丰四年，韩庄盗起，山东巡抚张亮基虑徐州道梗，知上庠饶将略，荐署兖州镇总兵。贼帅朱广田寇郯、兰、沂、莒诸属，上庠率所部会乡兵击走之。贼南窜赣榆，上庠追及，歼其众，斩广田于阵，擢参将。五年，山东金乡贼陶三相为乱，上庠疾驰诛其渠，余众惊溃，事得解。时海上多盗，连舟窥诸口，将北犯天津洋。山东巡抚崇恩疏请以上庠摄登州镇总兵，专司防务。往来策应，先后禽斩贼首李希梦等，以功叙沂州协副将。

上庠每战，辄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以勇武受上知。贼平，手诏褒美，命以总兵记名。十年，署曹州镇总兵，以疏防捻寇入境，夺记名，留镇如故。十一年，官军取濮州，河北肃清。上庠以屡胜功复官，赐提督衔。九月，贼潜渡濮、范，上庠不能御，与贼遇阳谷，又战不利，为山东巡抚谭廷襄所劾，落职。

十月，克张秋镇，移兵会营总乌尔棍扎布、游击绪伦攻堂邑贼，战于丁家庙，败之。贼益众来援，上庠奋击不退，马蹶堕地，拔刀杀贼数十人，力竭，战死。命优恤，谥勤勇。聊城士民念上庠捍贼功，请立祠东昌，从之。

张遇祥，字瑞麟，直隶新乐人。年十五，能开两石弓。道光十五年，成武进士，授乾清门侍卫。二十一年，选浙江衢州城守营都司，公廉能得士卒心。咸丰二年，在寿张游击任，匪林凤翔、李开方率粤匪围怀庆，山东巡抚李惠檄遇祥从征当一路，为士卒先，所向披靡。经略胜保嘉其勇，谥感奋。尝夤夜渡河战，自寅至申，始奉令而返。

三年秋，曹县捻匪乱起，携亲兵百人入城，捻首陈九千岁、张四大王拥众扰城市，无敢撄者。遇祥密令伏兵于外，变服入贼巢，诈言他事，贼优礼之。夜分，酒酣，遇祥骤起蹴贼，首脑迸裂死，贼群起，且战且走，出巢伏起，贼皆骇散。又侦知张四大王所在，托病不出，密令亲信军士夜驰百余里入贼室禽之。粤匪攻临清，率部卒二百人，夜砍贼营而入，杀无算。所部五十余人被围，复匹马荡决者三，携之出，无一失者。右腿受矛伤，裹伤屡战，贼不敢当。创剧，不能起，巡抚亲验之，谕令归养，新抚崇恩疑规避，奏忝褫职，令解赴山东。既到标，崇恩始知其诬，慰劳备至。时金乡、鱼台、嘉祥、费县、巨野、郓城、成武七县被捻匪所陷，遇祥招旧部六百人，自为一队，复七城，余孽悉平。复原官，以创发回籍调养。

十一年，山东教匪纠回、捻北犯直隶，胜保久无功，乃肃书聘遇祥，且令募勇自随。书至，即招募乡中子弟五百人，星驰而往，一战败之。胜保南移馆陶，进次尖庄，贼麕集尖庄南，遇祥复驰救，贼奔。民争奉糗饵浆粥，军得一饱，督队回尖庄。胜保又退守馆陶，遇祥趋谒之。贼又欲渡河，胜保令往堵河口，遇祥曰："士卒昨日一饭后，枵腹至今，乌能战耶？"胜保曰："汝速往！吾即遣人执釜甑从汝也。"遂率队趋大河，士卒觅食不得，贼已先渡，遇祥匹马陷贼阵，战至日暮，下马而搏。天明，回顾所部余数十人，急挥之去，曰："同死无益。吾身经数百战，未曾一挫，今势至此，不斩贼渠，不生还也！"纵马示不返，士卒益感奋，誓同死，遇祥左右射，当者皆殪。贼以长戟钩断其弦，乃舍弓提刀战，至下堡寺，日近山，从者余六人，忽见大纛下贼渠至，将耸身刃之，时已战两昼夜，饥甚，旧伤皆发，复中矛数十处，力既竭，遂殁于阵，时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七日。馆陶、临清诸村堡，争建祠以祀。

兄遇清，字芳辰。武举人。官广东，荐擢至督标参将，檄援广西平南县，提刀巷战，贼枪刺其腹，肠出，益奋。贼折其刀，手执木棍抵拒，贼攒击，死之。平南士民亦立祠以祀。

曹仁美，字择庵，湘潭人。初隶曾国荃军，援江西，战吉安天华山，克之。复景德镇、浮梁，与有功。咸丰十年，贼据黟县、建德，势张甚，时仁美改隶曾国藩麾下，官军屡战不利，坚垒与持。仁美曰："两军相持日久，当乘其懈而击之，否则援至难图也。"会夜大雾，仁美率所部摩其垒，更筹寂然，乃梯而入，手刃司柝者，纵火焚之。众军为承，斩数千级，贼大溃，遂克之，获器械无数。

迁都司，赐号励勇巴图鲁。十一年，国荃攻安庆，久不下，国藩遣仁美往助，伪英王陈玉成合江、淮贼来援，国荃督战，中流矢，仁美负之登高，挥诸军奋击，城遂下。以次从克大江两岸城隘。同治元年，从围金陵，仁美屯雨花台西，国荃以城贼粮将匮，为坐困计，令诸军毋与战，凡四十有六日。仁美恚曰："当贼不击，将何待？"乃以其军出毁石垒，贼颇死。国荃以其勇，薄责之，遂引疾归。

投入李鸿章军，围攻常州，鸿章檄刘铭传等偏师直捣，仁美率众继进，大破之。三年，克金陵，余贼突出麾战，湘、淮诸军屡挫于奔牛。铭传军被围急，议者欲退保丹阳，仁美曰："贼虽锐，犹困兽之斗也，出奇兵胜之。"次日，与诸军略其东南，贼众轰击以拒，仁美膝行至炮旁，连掷火弹，贼骇走，官军鼓噪而登，夷东路各垒。贼自隔河来犯，仁美夜乘轻舸，率健卒数人跃轮舰杀贼十余，以火攻之，船尽裂，奔牛贼平。军无锡，执游兵扰民者斩以徇。至是诏以总兵记名。

四年，伪侍王李世贤陷漳浦，鸿章遣仁美与郭松林俱航海赴援。既至，甫筑垒，贼大至。仁美令诸军无动，独率所部三百人迎敌。贼疑有伏，不敢前，仁美伺懈击之，贼奔南靖。乘胜薄城下，率众先登，世贤巷战逾时，启西门而遁，遂复漳州，下南靖。擢提督。进规漳浦，贼分门坚守，仁美与副将张遵道分路迎战，贼稍隙，麾军竞进，攻克之。进复云霄厅。旋归，以兄仁贤领其众。

五年，国荃巡抚湖北，檄仁美与松林募军进至唐县，会东捻自信阳窜入，遇于德安，薄而击之，追至钟祥臼口。师分三路入，仁美攻其左，抵罗家集，遇伏，与战，力竭死之。赏世职，予钟祥及原籍建祠。

毛克宽，湖南溆浦人。咸丰初，兄弟五人同入田兴恕虎威营，皆以善战著，克宽尤骁勇。六年，随兴恕援江西，克萍乡、万载，复袁州。后从围临江，吉安贼来援，城贼填濠伺夹击。克宽从拒援寇，大破之太平墟，烧贼屯四十七，逐克临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以克宽久经战阵、劳绩甚多闻于朝。时贵州苗、教各匪麕聚，复随兴恕赴援，连克锦屏等处，克宽功最。伪翼王石达开犯湖南，窥宝庆，克宽从兴恕回援，破贼宝庆城南黄塘，复败贼七架坡。贼合围攻兴恕垒，克宽日夜搏战，援军既集，内外夹攻，贼败遁。追及九巩桥、白扬铺，复大破之。贼走广西，遂以参将留湖南。

黔乱复炽，朝命兴恕为贵州提督，督办军务。克宽再入黔，逆酋安太然及伪元帅韩成龙、伪招讨覃国英等围攻印江、石阡，克宽率虎后营分道进击平阳等处贼屯百余，斩韩成龙、覃国英，拔出难民三千余人，遂解城围，乘胜复瓮安。两旬之间，荡平数百里。兴恕疏荐克宽"胆识俱优，屡获奇捷，随征六载，战必身先，实属英勇冠群。"命以副将留黔，赏号锐勇巴图鲁。

石达开从广西犯黔，陷归化、定番等城。克宽迎剿，破笼溪、猴坪贼巢，进驻赤土，督军攻定番、长寨，克之，复解安顺、安平城围。十一年，补大定协副将，移驻大水桥，通运道。贼乘营垒未成，遣悍党分股来犯，克宽分队逆战，败其左右翼，中路贼死抗不退，克宽策马轹阵，往来荡决，刃悍贼数十，贼众披靡。会飞炮中马，徒步奋击，身受数创，殁于阵，年三十三。诏赠总兵衔，建专祠，赏世职。弟克佳，官把总，战殁临江。

先死黔苗之乱者，有邢连科，原名正堉，贵州贵阳人。台拱厅黄施卫千总。咸丰三年，苗叛，攻城，连科迭乞援，累月兵始至。连科搜残卒夹击出陷阵，而援兵先溃，连科转战十家寨，阵亡。

子士义。举人，主讲平越，先闻警，驰赴城守，至是召家人环坐，纵火药自焚，仆谌年有、婢玉兰从死。千总署堂皇之下，列尸二十有二。巡抚蒋霨远、田兴恕先后以阖门殉难闻，赐祀，予世职。孙以谦，曾孙孙端，翰林院编修。

田兴奇，湖南凤凰厅人。隶田兴恕虎威营。咸丰六年，从平郴、桂、茶陵，以功叙外委。兴恕援江西，进攻袁州，兴恕跃马突贼阵，兴奇随入，各军继之，遂获大胜，贼溃奔数十里。分宜、袁州复，擢千总，加守备衔，赏蓝翎。七年，师次高安阴冈岭，兴奇斩伪监军姜万祥、总制艾得胜。攻复临江，擢游击，换花翎。八年夏，贵州寇起，随兴恕往援，败贼黎平，夷其营。转攻汉砦，斩馘二十余级，夷贼营十余处，追北十八江，斩伪侯黄必升等二十一人，擒伪将军伍云童。黎平复，以参将留湖南补用，加副将衔。

九年春，石达开率众十余万犯宝庆，兴恕军适自黔还，道其境，驻军九巩桥。贼乘其甫安营，

悉众来犯，随兴恕击却之。是夜三鼓，兴奇率壮士八百人袭贼营，贼惊溃，死亡相属，余众奔逃。宝庆平，擢副将。

十年，从兴恕剿贵州苗匪，兴奇领虎勇二千人至石阡，战龙潭，斩贼伪元帅韩成龙、覃国英，尽平其营。越二日再攻，贼走马坪，斩馘甚众，并拔出被掳老稚男女三千余口。捷闻，赐冲勇巴图鲁名号，加总兵衔，仍驻石阡。六月，击贼双溪，中伏，死之。时年三十二。诏赠提督衔，谥刚介。

田兴胜亦隶兴恕部下，平郴、桂，援宝庆及援江西，同有功，累擢至守备。又随剿贵州各匪，破笼溪，解余庆围。偕都司沈宏富等进屯雄黄屯、小崽等处。贼于老巢立坚垒十余，悍党万余，分布左右山梁，兴胜约游击杨岩宝两路夹攻，自与沈宏富攻左路各寨；都司田兴考由右路绕山后出击，并设伏后路。计定，率兵直冲首山梁，贼数千迎击，兴胜督队冲突，鏖战逾时，贼沿山溃遁，营内贼开卡狂窜，兴胜亲入贼阵，手刃悍目二。宏富督后队合围，先毁其右寨，移攻左寨，破之。乘胜追袭，有黄衣贼目率党死拒，兴胜射之，蹶，擒而枭示，余贼大溃。追十余里，坠崖死者无数。是役共破坚寨十八座，阵斩伪元帅韩进、杨正闰等二十余人，馘千五百余级，乘胜平贼营十余座。

复随总兵刘吉三等夜攻三角庄，贼猝不及防，惊而溃，毁其连营三座。适松坪贼首石复明纠玉华山匪党数万，分六股来扑，兴胜偕游击刘祖得合兵迎剿，都司徐祥太与兴考各率所部设伏山麓及民舍中，贼遇伏，大败，死亡枕藉。追至木影顶，地险峻，贼寨负隅难拔，因收队。明日，同知唐绳武等由间道出松坪之后，先取老巢，兴胜奉令偕岩宝等攻木影顶，攀藤而上，贼礮石交下，军少却。兴胜横刀跃马，奋身进，飞登寨墙。贼矛攒刺，捉其矛而上，挥刀连斩悍贼十余，诸军继进，贼散走。官军四面兜剿，歼除殆尽，擒其渠秦官宝、刘老栘等，诛之。

松坪黄号贼众五万，连营三十余，兴胜等即时裹粮疾进，悉锐攻之，贼倾巢出拒，官军奋击败之。有伪扶明王者，悍酋也，手斫败退贼，挺身来抗。兴胜自与搏战，殪之。余贼犹相持，宏富等已从后破其巢，贼乃溃窜。官军夹击，斩馘四千余级，松坪贼垒皆平。乘胜攻猴岭，拔之。

旋偕宏富移剿瓮安，先破小山寺营、马安营贼垒百余，冒雨分三路进攻红冈堡，兴胜策马陷阵，连刃数贼，诸军继之，立破其巢，蹑追数里。会瓮安贼来援，败贼亦返斗，兴胜偕宏富等纵击。射毙贼酋数名，贼乱返奔，官军急蹑之，贼不敢入城，奔至玉华山老巢。瓮安遂复，自是入省之路始通。兴恕疏称“兴胜每战单枪陷阵，不计生死，实属忠勇可嘉。”诏以游击拔补，给果勇巴图鲁勇号。

十一年，粤匪大股窜贵州境，踞定番州，长寨等处，逼近省垣，岩宝等攻之未下。兴胜随兴恕往剿，屡战皆捷，克定番，又偕副将周学桂进兵拔长寨，其别股踞土地关者，分党扑安平以牵制官军，兴胜驰救，立解城围。匪首张遇恩勾结仲匪围安顺，并扑定南汛城，又随总兵赵德昌击退之，省会解严。

三月，偕岩宝等进攻土地关，与贼战于赤土，贼败走，贼首仰天燕断后。兴胜追之，将及，以乘骑饥疲，驰骤过猛，一蹶而毙。贼回队围之，徒步格斗，杀悍贼十余人，身受多创，血流如注，犹抵死相持，力竭，殁于阵。照总兵例优恤，谥武烈。

马定国，四川万县人。咸丰六年，投鲍超霆营，从攻九江小池口，回援黄梅，叠破贼孔垅、大河铺、亿生寺、黄蜡山等处，定国功多，委带霆字左营亲兵。复随剿太湖之枫香驿，破贼垒十余座。八年，上援麻城，遇贼黄土冈，拔主将出围。从克麻城、太湖，毁雷公埠、石牌逆垒，进攻安徽省城。贼于北门外及东西山湾，连栅周亘，坚不能拔。定国负盾直入重栅，破其数垒。会巡抚李续宾军覆三河，贼由舒城、潜山上窜，遂从超退扼宿松之二郎河，贼来犯，击破之。复破贼于花凉亭，进围太湖。悍酋陈玉成以大股来援，超移壁小池驿，贼众围之。十年正月，大战，破贼垒数十座，毙贼万余，乘胜克太湖、潜山。累擢至游击，晋参将。从规皖南，收黟县，大破贼卢村、羊栈岭，命以副将用，乞假回籍。

同治元年，滇匪扰四川万县之红谷田，定国率乡兵御贼，战殁。诏赠总兵衔，建专祠，赏世职。

清史稿卷四九三　列传第二八〇

张继庚张继辛　李翼棠等赵振祚赵起

马三俊张勋　吴文谟吴廷香

陈介眉亓祈年唐守忠　吴山

巴达兰布等包立身　王玉文　孙文德

何霖　蹇谔　赵国澍　宋华嵩

张继庚，字炳垣，江苏江宁人。父介福，道光六年进士，湖南保靖县知县。继庚少有志节，补诸生，幕游湖南。咸丰三年，从布政使潘铎守长沙。围既解，料贼必东窜辞，归省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方筹守御，稔其才，招与谋。继庚虑兵不足，增募壮勇，举诸生李翼棠等统之。明年，贼至，请仿古火城法，于城内开濠积薪，城上筑两墙，为孔以出火器。城下两旁设牛皮栅，伏精兵以堵贼。时宿藻已卒，总督不能用。二月，城陷，继庚率众巷战，从弟继辛及李翼棠、侯敦诗等皆死。继庚赴水不沉，旋陷贼中，为书算。自念死志已决，欲将有所为，乃以母托戚友，变姓名为叶芝发，阳与贼昵，尽得其虚实。会钦差大臣向荣军至，因与诸生周葆濂、夏家铣及钱塘人金树本谋结贼为内应，而使金和、李钧祥、何师孟报大营。有张沛泽者，悍贼也，同谋而中悔，首其事，家铣死之。继庚以伪名免。

九月，复遣人上书向荣，言："水西门贼所不备，有船可用，太平门近紫金山，越城亦易为力，缘城贼垒皆受约束。"既得报，益结死士张士义、刘隆舒、吕万兴、朱硕龄等，以待大军，书七上，屡约屡爽。城中人情凶凶，事垂泄，继庚泣谓其友曰："事急矣！"夜缒入营，痛哭自请师期，诸将皆感动。张国梁欲留之，继庚不可，归而大军复以雨雪不果至。他日继庚出，遇沛泽于途，嗤曰："此叶芝发也！"执赴贼所，施严刑，不为动，徐曰："我张炳垣，书生耳，焉预他事？沛泽食鸦片，惧我发之，乃诬我耶？"贼搜之，信，遂杀沛泽，继庚被絷不得出。

明年二月，金和等引官兵易贾人服入城，与诸生贾钟麟等伏神策门，杀巡更贼，以斧断木栅，毁其半，贼惊走。亟举炮，六品军功田玉梅及敢死士张鸦头先众上城，斩守贼十余人，援贼麇至，玉梅跳免。大索城中，鸦头被获，穷诘不得主名，乃益绑掠继庚，楚毒备至。时庐州知府胡元炜降贼在坐，继庚跃起谓曰："若官江南，宁不知江南人孱弱，非老兄弟合谋，谁敢为内应者？"老兄弟，贼中呼楚、粤人之悍勇者。也贼信其言，继庚索贼官册一一指，贼辄杀之，横尸东门者三十四人。贼旋悟，曰："中汝计矣！"今速杀之。继庚临死色不变，呼天者三，成绝命词，有云"拔不去眼中钉，呕不尽心头血，吁嗟穷途穷，空抱烈士烈。杀贼苦无权，骂贼犹有舌。"遂车裂以死。事闻，赠国子监典籍，建专祠，予世职。

张士义，乳名鸦头，江宁人。故无赖而有肝胆，能急人之急。在贼中与所素狎者醉歌，若无事然。继庚遣刘隆舒招之，袖短刀二授之，曰："汝能杀贼，当以功名显。"士义慨然曰："我何人，张先生士义乃下交，誓必杀贼，富贵非所望也。"继庚狱急，趣士义速图。众请于大营，遣田玉梅等八人入城助之。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夜，士义与刘隆舒、吕长兴、朱硕龄等凡五十七人，乘晦登城。遇贼手红灯，腾身斩之，掷首城外以为信。复杀贼十余人，而官军终不进。乃下斩关，栅坚不可启，掷火烧之，不燃。栅内贼起，抽矛刺之，环城贼皆起，角鸣鸣然，众知事不济，遂遁。明日，贼闭门大索，有沈兽医者首之，士义等被执，穷其主使。士义叱曰："欲杀则杀，主使不可得也！天下人皆欲杀汝，独我哉？"遂与隆舒、长兴、硕龄俱死。

是时继庚以诸生举义，乡里士慷慨相从者：夏家铣，字季质，江宁人。工诗文，城陷，贼挟充书记，作诗骂贼，贼搜得之。时继庚内应事泄，贼疑家铣知其谋。拷掠无所承，不知家铣实与闻也。贼诱之曰："汝有父母妻子，以为质，则释汝。"家铣时昏惫，遽以母妻对。贼至家，其妻蔡匿母，骂家铣曰：汝母死且十年，何处得汝母耶？"遂与妻俱被戮死。

同预翻城之举而未死者：金和，字亚匏，上元人。性兀傲，工诗赋，好声色。纵酒，饮辄数斗。江宁失守，陷于贼，衣短后衣，与贼兵轰饮相尔汝，因廉得贼情。继庚为其妻弟，与和通谋。和与贼稔，出入无所问，孑身叩向荣军门，请以身质，家在贼中不顾也。事败，和以质得脱。有《秋蟪吟馆集》。

孙文川，字澄之，上元人。敏悟，工诗赋。洪秀全据金陵，以计奉母间道出，复入，与继庚谋

翻城应外兵，终日芒鞋手一筐如丐，奔走近贼地，不避风雪。得贼中曲折，具以报官军，因是屡捷，而翻城事卒无成。嗣习互市案牍，知外人情伪。英人李泰国购轮舶助李鸿章战，既乃要挟索费，不受中国进止。鸿章闻文川才，荐入都，尽发泰国阴谋，朝廷褫泰国总税务司职，遣船回国。事得解。以功洊擢知府。著《读雪斋集》。

周葆濂，字还之，江宁人。诗才清丽。陷城中，与内应事，谋泄，脱归。选宝应训导。著《且巢诗存》。

汪汝桂，字燕山，上元人。幼负奇力，或劝入伍及应武童试，皆不可。初陷贼中，追者至，手批杀一贼，掷过壕而免。田玉梅入城，汝桂与俱往还。习绘事，画仕女尤工。

吴复成，字蔚堂，上元人。性慷慨，贾于粤久，咸丰初始归。贼陷金陵，与人语多不辩，惟复成解之，以是为贼所信。因说贼设机杼，织缎匹，用匠十万人，文弱陷贼者得以免。又说贼造船运柴薪，贼称其能。妇婴缘是遁者又六七千人，既，与继庚谋内应，事泄，奔向荣军，不知重地。也及曾国藩欲谍贼虚实，或以复成荐，因蓄发贼中，得曲折以告。曾国荃围金陵，李秀全自苏州来援，贼掘地道出攻，复成侦得之，报国荃为备，遂大破贼。以功叙县丞，不就，卒以贾终。

胡恩燮，字煦齐，江宁人。与继庚谋内应，出入贼中者三十六次。破衣草履，溷迹如丐。往往伏壕内，或潜立桥下坚冰中，屡濒于危。母陷贼中，以奇计脱之。后以功叙知府。

田玉梅，字鼎臣。四川酉阳州人。入应事起，求敢内成者，吴复成以书抵玉梅，玉梅裹红巾挺身从复成行。数日，出言贼情如绘，向荣乃信任之。夺门既无成，明日贼杀张士义等百余人，不得主名，则令领石达开凭帖，无者逮讯。复成领数百纸贻诸同志。玉梅手一纸立通衢，发短言异，见贼往来反诘之，贼竟无知者，乃偕八人者俱出。后以功叙河南同知直隶州，补太康县知县。十年，英、法国联军犯天津，京师戒严，请济师勤王，大府不许。自帅所部至汝阳沙官桥，为捻匪所阻，愤极死战，被戕。恤赠太仆寺卿。诸人于是役皆冒死为之，例得附书，以竟事之本末。

赵振祚，字伯厚，江苏武进人，顺天宛平籍。道光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两遇大考皆前列，二十二年，迁詹事府赞善。咸丰三年，寇陷金陵，苏、常震动。振祚上书当事，愿归本籍办团练。奏请，报可。遂归集赀置保卫局，募兵购械，仿行保甲，人心以安。常州北门濒江，焦湖船屡出剽掠，积为民患。振祚乃择要隘口岸立稽查卡房，并设水师战舰，严备以待，境获宁辑。六年，贼舶蔽江下，镇江几不守，避难者络绎。振祚固结人心，训练士卒，率众诣丹阳，会督师者赴援，围乃解。赏花翎，加翰林院侍读衔。

时总督何桂清驻常州，郡人编修赵曾向出其门，振祚素轻之，以是常讦其短于桂清，遇事龃龉。嗣曾向被命佐常州团练，益制其肘，不得已，请解事，保卫局遂废。十年，和春军溃丹阳，常州大警，桂清宵遁，曾向亦举室渡江而北，于是绅民复请振祚出督团勇。是时，兵单粮绝，寇氛日迫，事已不可为，复毅然誓众固守，并率所练五十人出城招集溃勇。会北乡石堰土盗蜂起，遂领众往捕，以众寡不敌，战失利，力竭，死之。常州亦旋陷。事闻，赠太仆寺卿，予世职。

同治三年，李鸿章疏称："其六世祖尚书赵申乔为康熙时名臣，子姓分居苏、常。江、浙沦陷，男女死者四十三人，其弟浙江经历振禋亦死于难。"得旨，予振祚常州建祠，余附祀。

振祚抗爽重节介，口素吃，遇不平事，愤懑谩骂，期期不避人，故多遭怨。然好奖借人才，人亦以此多之。善诗、古文、词、精汉学，著有《明堂考》一卷，文、诗集若干卷。

同族起，道光举人。同时城守。城陷，命合室妇女自沉园池，遂整衣冠坐厅事。贼至，有识起者，劝令自全。大声叱贼，引刀自刭。子诸生曾寅以身卫父，刃贼数人，被害。兄子浙江候补知县禄保，骂贼，死尤烈。

马善，字遇皋，长洲人，世居苏垣北乡。有智略，膂力过人。咸丰十年闰三月，金陵大营溃，总督遁，贼席卷而南。夏四月丁丑，苏州陷。善先受檄主黄土桥团练，集七图义勇三千人，朝夕训练，庀水陆战守具。闻变，严阵以待。明日，贼果至，迎击金桥。又明日，贼大掠八字桥，又趣援之。越四日，贼分两路至，一出齐门至宜桥，一出阊门至禅定桥，善率勇千人自当宜桥，遣子安澜率勇数百当禅定桥，先后均有斩获。贼将窜常熟，夜遣安澜率千人潜至八字桥，尽括岸侧灰窑遗弃

砖瓦塞远近桥下，居民已空，无知者。越数日，贼船至，不得过。城贼约浒关贼至青黛湖，合宜桥，禅定桥三路并进。善分兵拒之，而自击青黛湖。失利，贼旋退。已而贼大至，善设伏青黛湖畔，遣弟增及安澜诱贼入湖，伏发胜之，获贼船十，俘贼首樊大福，枭其首，贼为夺气。

伪忠王李秀成愤不得逞，大举来攻，善尽锐御之，自辰至午，杀伤相当。贼退，团勇归局午食，贼遽掩至，善率亲兵迎战，手刃骑马贼三人，伤于胸，犹疾呼杀贼，飞镞中头角而踣。安澜方赴常熟请军火，驰归敛之，面色如生。当是时诏举团练，吴人脆弱，贼至则靡，独善以能杀贼闻。恤赠知州衔，给世职。安澜后从巡抚李鸿章军，向导得力，卒复苏州。

陈克家，字子刚，元和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少英异，为桐城姚莹所器重。抗心希古，落落寡合。文章自许北宋，俪体宗六朝，诗学黄庭坚。咸丰三年，挑教职。时金陵为贼据，钦差大臣向荣驻师城外，翼长福兴阿聘克家入幕。福迁去，江南提督张国栋复聘之。十年闰三月，国栋檄克家主健勇营事，十五日，贼大至，督弁勇迎战，兵败死之。克家之死也，营中大乱，求尸不得。克家祖鹤，熟精明代事，为《明纪》一书，用《通鉴》义法，崇祯三年后犹阙，克家续成之，合为十六卷。

马钊，字远林，长洲人。与克家同岁举人。治经学有名。咸丰三年，前江苏巡抚许乃钊副向荣统兵金陵，钊入许营时，有川、楚兵所带余丁，率骁勇，而苏垣空虚，钊建议募为一军，得千余人，号曰抚勇。粤匪刘丽川反嘉定，土匪周立春继之，连陷青浦等六县。向荣檄钊率抚勇卷甲赴之，至青浦，夜半，衔枚薄城，克之，奖内阁中书衔。事定，重赴金陵。十年春，浙江告急，偕总兵熊天喜赴援，复四安镇、广德州。奉调驰回，遇贼丹阳，战白塔湾，中枪死。二人以文士从军，卒死于阵，吴人称之。

臧纡青，字牧庵，江苏宿迁人。道兴士十一年举人。自少倜傥好谈兵，所交多不羁之士。当英吉利入寇，纡青见武备废驰，人不知兵，寇至多被残害，因团练乡兵，凡万人。嗣入靖逆将军幕府，将军主和，纡青独主战，后以和议成，奏奖同知衔，不受，曰：“以和受赏，不亦耻乎？”尝以邳州知州勒捐案被牵涉，查办大臣周天爵雪之。

时粤逆陷安庆，据江宁，淮南北捻匪乘衅为乱，聚党多者至数千人，与粤逆互为声势。天爵因疏请纡青练勇剿匪，且听自成一队。匪素慑纡青威名，称之曰：“老虎兵”，所至扑灭解散，多愿归附效死者。天爵卒，副都御史袁甲三继任，亦深倚之。累擢通判，赏四品衔。

先是桐城以三年十月失陷，士民先后乞援于围庐州提督和春、围舒城提督秦定三，几一年，皆不应。甲三时驻兵临淮，念桐人请救之殷，又欲取安庆以截江路，自请进剿。文宗以临淮扼南北之要，不许。甲三于是疏请檄纡青剿办，允之。

时侍郎曾国藩已克复武昌，破田家镇，顺流东下，使提督塔齐布、道员罗泽南进攻广济、黄梅。朝廷既允甲三请，复以国藩兵屡捷，于是命纡青速进兵潜、太接应。时和春、秦定三军皆久无功，诏旨切责，令速破贼以图会剿。纡青又得国藩书相期会，于是疾驰至桐两败贼于大关、吕亭驿，追至城下。时四年十一月六日也。

纡青以舒、庐围师率离城十余里，不断贼出入饷道，以故久无功。桐之南门通安庆，贼来援则当其冲，遂自率兵勇围之，而令参将刘玉豹、同知李安中围东门。时攻城之器未具，城坚不可猝拔。贼既败于湖北，又惧桐城或破，则与湘军成夹击势，悉力来援。纡青先后迎击于王林庄、挂车河，皆胜之，追至陶冲驿，擒斩既多，获械无算。卒以舒、庐军不予接应，又不急攻城以分贼势，贼用是得专事援桐。玉豹、安中又性懦，无能当贼，纡青至以“诸君不能战，不能攻，又不能守，事事须我一人”诮之，弗恤也。

十七日，贼援大至，玉豹、安中却走，城贼复突出西门焚营。纡青与诸生张勋殊死战，杀三百余贼，以后无继者，贼伏遽起，纡青胸面间中二十余创，死焉。纡青既死，贼复得志，武昌再陷。

纡青治兵有纪律，初，贼以土匪目官兵以惑民听，至是一洗此耻。桐城破后，凡先以助饷团练，贼皆甘心焉。民以纡青来，秋毫无犯，虽被祸，无不感泣思之。事闻，赐三品卿衔，予骑都尉世职。后有窦元灏。

元灏，邳州人，咸丰元年举人，援例为员外郎，分刑部。八年，捻贼大炽，窜徐州，邳当其冲。元灏集乡团，先后偕知州毕培贞、周力城，都司濮枫等堵剿，击斩甚多。十年，州城被围，守御四昼夜，城赖以全。贼结幅匪大举，由兰、郯渡河，元灏与参将于殿甲合剿，被围，力竭死。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

马三俊，字命之，桐城人。祖宗琏，父瑞辰，皆进士，以经学显名。三俊能世其家，顾屡困乡举。咸丰元年，以优行第一贡太学，又举孝廉方正制科。三年，安庆失守，桐人凶惧，知县遁去，奸民蜂起。官兵往来境上，亦乘乱为患。独县学生张勋誓死不避，三俊亦急起而坐镇之，擒斩为首者十数人，又偕勋立法，劝富家给散贫者，乱稍定。

贼既陷安庆，尽趋江宁，诸统帅皆远避，置安庆、芜湖不堵截。三俊知贼之必回窜也，日夜在明伦堂训练乡兵，又时与勋往四乡联合团众。于是桐城练勇，名闻江南北。贼犯太湖，与勋扬兵堵境上，贼莫测虚实，莫敢逼。已而贼攻江西，不克。回据安庆，修守备，桐人大恐。巡抚李嘉瑞驻庐州，前按察使张熙宇驻集贤关，皆畏安庆不敢至。

三俊上书巡抚，其略谓："制寇之道，必能攻而后可守；守御之策，必先据要害而后可保城池。全州不守，祸及湖南；岳州不守，祸及武昌，小孤不守，祸及安庆；安庆不守，然后祸及江宁、镇江、扬州、大江南北。此明验也。自粤西起事以来，贼之所破，多不守而破，非因守而破也；贼之所败，多不战而败，非力战而败也。观桂林、长沙、南昌、开封四省城，苟能死守，贼未有陷之者。六合小邑，杀贼数千，而贼不敢至。江浦、含山、许州皆以守而得全，不大可见乎？今江北全势完固，虚实未为贼觉，而安庆之贼，又皆江西残败之余，且未齐集。望于此时迅速进攻，而分兵守桐，以为接应。如安庆不利，当可退守桐城，以为舒、庐之障。此机一失，贼或窜桐、舒，以入庐州，则与北匪构结，河南北东西、畿辅之地危矣。"巡抚韪其言，遣总兵恒兴与熙宇合军堵剿，实不前进。

十月，贼大至，熙宇、恒兴兵皆却走，三俊独与勋率乡团数百人拒之，不利。贼遂道桐城以入舒城，陷庐州，渡河而北，蔓延千里，皆如三俊所料。城陷时，三俊父被执不屈死。三俊以不孝不忠自责，誓复仇报国。

四年夏，与前任桐城知县成福、六安参将庆麟，招集义勇于霍山，请助官军杀贼，且言"事成不邀功赏，事败则以身死之"。于是上三路进兵策，而自任桐城一路。先顿兵中梅河以俟，而提督秦定三军之图舒城者，延期不进。三俊既孤军深入，耻不肯退。至周瑜城，援绝饷匮，奸民构贼夜袭营，力战死之。

勋，字小嵩，与三俊同县人。家贫，好倡举义行。尝搜罗桐城节孝贞烈妇女二千余人无力上闻者，汇请旌表，著《总旌录》四卷。桐城既破，三俊起义兵霍山，与之定计，即往见秦定三，以急击舒城，与袭桐之师相应说之，定三不应，事遂败。嗣闻纡青统兵至桐，往六安迎之，谓纡青曰："桐近日贼势与前不类，兵单援寡，难操胜算。不如先助攻舒，舒破，与秦军合，事乃有济。"又数以书劝定三，卒不应，纡青亦不肯往。十一月十七日，遂随纡青督战，死之。随死者有吴文谟。

文谟，字翼甫，亦同县人。年少负气，与三俊子复震为友。三俊死，文谟不告其子，独冒险往获其尸。勋重其人，遂随勋奔走，请兵不倦，殉节时年二十有一。

吴廷香，字奉璋，庐江人。敏博沉毅，与桐城戴钧衡、马三俊友，以文章风节相砥砺。以优贡生举咸丰初元孝廉方正。上书论时事，有国士之目。三年，粤贼东下，陷安庆，庐江土寇应之，驶驶近城下。邑团练乡兵推廷香为督，击寇。擒其渠，斩之，尽破其党。

寻，粤贼弃安庆去，长驱薄金陵，踞其城。是年夏，复遣悍酋沿江西犯，再陷安庆，皖北震动。廷香复倡义募乡勇六百人，自率之守梅山黄姑闸，遏江路。时贼张甚，官吏兵民所在迸散。贼自桐城北扰，舒、巢、无为相继沦没，独庐江赖廷香固扼得全。十一月，庐州陷，巡抚江忠源死之，官军、团练望风逃溃。十二月，庐江亦不守。廷香时在防次，扼腕慷慨，誓必得当以报国。

四年二月，提督和春败贼于庐州；七月，提督秦定三大捷于舒城；舟师复自海道入扼东西梁山，断贼归路。贼悉众北趋，诸州县守贼少，曾国藩复率大军下武昌。廷香闻则奋然起，言于众，谓："诚以此时出贼不意复邑城，益与江上、下诸路军相应，合谋以图皖中，贼可歼也。"乃召募三千人，

与外委熊允升将之趋县门，兼密约旧时勇目居城中者为内应。八月，大破守贼，贼渠任大刚走，追斩之，遂复庐江。大江东、西以乡兵败贼克城，盖自廷香始。

既，贼知庐江无援，合安庆、桐城诸路来攻，廷香出击，屡有斩获，而贼聚益众，江中贼亦逼城下。廷香豫乞救庐、舒大营，久未报，及贼大至，何桂珍檄蔡萼、沈承贻以六百人自六安赴援，至邑，则纵兵大掠，遇贼反走，贼益焚四野，火光烛天。廷香夜葬陴，望救不至，拊膺泣曰："吾志清逆乱，不克，而重祸乡里。势穷援绝，来者非人。吾死此，分耳，乱将若之何？"数日，粮竭，萼、承贻引遁，城遂再陷。廷香率死士巷战，自午夜至黎明，从者仅三人，力尽死之，允升同及于难。

初廷香将倡义，或危其事，尼之。廷香从容曰："如若言，乱将谁拯耶？"其人悚然退。及事急，将自裁，或夺刀掖之行，廷香抗声曰："复城守城，虽非吾责，吾义出。城危而走，义何居焉？出郭一步，非死所也。"比战没，邑人求得其尸，藁葬之。诏建专祠庐江，予世职。子长庆继其志，累官至提督，以功显。

孙家泰，字引恬，寿州人。大富有善行，仁宗尝书"盛世醇良"四字颜其门。家泰生有殊禀，嬉戏异群儿。每出语，长老惊若成人。未冠，补诸生。道光二十九年，入赀为员外郎，分刑部广西司，治牍明决，为上官所器。咸丰三年，粤寇窜扰江、皖，工部侍郎吕贤基奉命回籍督办团练，请以家泰从。时皖南北郡邑相继不守，官吏望风避走，群盗蜂起。定远陆遐龄倡乱据城，道路梗塞。朝命再起周天爵为安微巡抚。天爵就询策略，家泰密为擘画，数旬之间，遐龄父子就擒，胁从解散，余盗敛迹，寿春兵以骁勇闻。

军兴，征调四出，留镇者少，又乏食，巡抚檄家泰劝捐募兵为固圉计。寿故繁庶，富家大贾务厚藏，鲜远识，无应者。家泰则尽货其资以济用，所募皆敢死士。明赏罚，严简练，一军肃然。庐、凤、颍、六安诸寇惮其强，不敢窥。寻，天爵卒于颍州，舒城再陷，吕贤基死之。家泰失所隶，势遂孤。寻为人所构，吏议落职。家泰语人曰："时事糜烂，守土之吏，畏贼如虎狼，而视民如鱼肉，是驱良入于暴也，吾无死所矣！"自是杜门家居，口不言兵事。既毁家佐军，贫甚，菽水养亲，晏如也。

既，贼氛益炽，诸州县团练，多阴附贼，而凤台苗沛霖所部尤横桀不可制。初，沛霖为诸生，请于知州金光箸欲练乡团，而自为练总，光箸不之许。沛霖遂聚群不逞为乱，邻邑豪猾多归之。官军畏其众，遣人招抚，授以官，为羁縻计。数年累荐至川北道，加布政使衔。沛霖不奉命，南据正阳关，北扼下蔡继，袭怀远，陷之，号称苗练，驳骎逼寿州。寿人汹惧，谋聚保，众议非家泰莫属，辞不获，强起。号召部曲，上书军帅，力主剿，未报。

沛霖遣谍入寿州，家泰杀之，沛霖益怒，尽发其党来攻。守者恐不敌，守者恐不敌，忌家泰者，乃倡言献家泰与其副蒙时中于贼，以纾寿祸。有司迫行，众大哗，将以力抗，家泰夷然曰："吾昔募健儿刺苗逆悍将，今又戮其谍，欲甘心者我也。守土非其人，顺逆不明至此，事之不济，天也。吾身许国矣，吾死而城安，其又奚恤？"遂仰药死。既殁，按察使张学醇复缚时中付贼寨，并遇害。是年九月，沛霖卒陷寿州，家泰家属被执，不屈，皆死之。

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至，沛霖败死，寿州平。闻家泰一门死事状于朝，诏赠四品卿，照阵亡例赐恤，建祠寿州。父赠祖，弟家彦、家德，子传洙，咸恤赠有差。

江图悃，字汝华，旌德人。富胆略，经商，寓舒城。侍郎吕贤基办团剿贼，过舒城，与图悃一见相契，特命带乡团，扼守舒城冲要，贼不敢过。三年十月，桐城被陷，乘胜至舒城，贤基战不利，死之。图悃犹力战，狂呼杀贼。久之，贼至益众，援兵不至没于阵。图悃前以助饷赠知府，至是殁，舒人义之，相与私谥曰仁惠。宣统初，补谥庄洁。

程葆，歙县人。道光十三年进士，以主事分工部。咸丰二年六月，外授广东肇庆府知府。时粤匪麇集皖境，谋犯浙江，葆赴任，道经杭州，巡抚何桂清奏令回籍治乡团助剿。五年，贼陷休宁，葆率民团出境援，与官军会击于东、南二门，毙贼目，贼惊退入城。诸军连夜进攻，贼由西门遁，遂拔休宁，乘胜克复石埭。自是葆益激励乡团，屡助官军剿贼，徽郡肃清。旋檄赴杭助守，城陷，

死之。

彭寿颐，字子文，江西万载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咸丰四年，粤匪连破江西郡县，知县李皓弃城遁，寿颐率团练御贼，追剿上高、新昌，皆捷。以筹饷牾李皓，皓袒奸民，寿颐揭前弃城事。巡抚陈启迈夙讳贼，恐上闻，以蜚语诬捕寿颐，欲致死灭口。钦差大臣曾国藩奏言："数年以来，谕旨谆谆，饬行团练，多无实效。惟湖南平江县、江西义宁州以本地捐款练本地壮丁，屡歼悍党，为贼深畏。四年，义宁之捷，巡抚陈启迈冒功滥保，遍私亲昵，人心解体，团练遂散。贼再攻州，抵拒经月，省兵竟无援救，城陷，屠民数万。向使练丁尚存，何致惨祸如此？五年，饶州、广信之失，鄱阳、兴安之失，陈启迈通融入奏，宽减处分。万载之失，知县李皓有避贼重咎，举人彭寿颐有剿贼殊功，奸民彭三才有馈贼实据，陈启迈竟袒庇属僚，架诬团练义士。馈贼不斥，避贼不劾，独于剿贼者，目为豺狼，指为逆党。臬司恽光宸，逢迎喜怒，褫革逮拘，酷署重刑，百端凌虐。臣以寿颐才识卓越深沉，叠商留营效用，陈启迈坚僻不悟，酿成冤狱。义宁之团，以保举不公毁于前。万载之团，又以讼狱颠倒毁于继。人心何由固结？大局恐致贻误。"奉谕："陈启迈革职，恽光宸交新任巡抚文俊查办。"寿颐早以刑毙矣。南昌梅启照尝云："国藩雅度无怒容，惟于寿颐逮狱，深为愤痛。"七年，刘长佑败，新喻、袁州三县民率丁壮助军，军复振，世益以此思寿颐。

陈介眉，山东潍县人。道光十八年拔贡生，朝考用知县，发江苏，署宿迁、盐城等县，擢通州知州。屡获海洋巨盗，擢知府，授河南归德府知府。咸丰三年，捻匪窜虞城之杨家集，介眉督兵追歼三百余，生擒二百余。粤贼陷归德，褫职回籍。十一年，捻匪窜山东，抵潍县，介眉迎剿，与候选训导陈威凤、武举谭占元等，均力竭阵亡。复原官，恤赠太仆寺卿衔，赏世职，建专祠，并祀威凤、占元及同日阵亡之武生千总衔陈执蒲等。

同县人亓祈年，道光五年举人，截取知县。捻匪炽，祈年治西乡团练，匪窜县境，祈年登圩固守。圩破，率众巷战，力竭被缚，骂贼不屈死，侄文丰等同时阵亡。恤赠道衔，赏世职，建专祠，文丰等附。

唐守忠，钜野人。咸丰初，为平阳屯屯官。四年，粤城陷钜野，土匪窃发，守忠闻警，驰归，遭匪劫，仅以身免。与乡人生员张桂梯、职员姚鸿杰等议举团练，为守卫计，旬日集义勇五千余人，分三队，捕斩土匪数十名，贼遂遁，嘉祥、钜野间悉平。土匪惧，以所劫物辗转还守忠，并乞随团剿贼，誓不为乱。守忠察其诚，纳之。时年饥，人乏食，守忠使子锡龄偕张桂梯各村劝捐助赈，富出资，贫出丁，括计余粮，计月分给，谓之均粮，而团练之势愈固。曹州、济宁两属乡团来附，贼不得逞，去。

五年，河决铜瓦厢，郓城、钜野、嘉祥等县当其冲，忠闻丰工黄水下游于涸成滩，官出示招垦，因率灾民数万人南下认种。仿屯田法，以教谕王孚、千总唐振海等分领之，名曰湖团，亘二百余里，浚沟筑圩，编保甲，严守望。徐州、萧、砀、丰、沛等八县闻贼警，则相率投避，得免于难者数年。

八年，捻匪来犯，守忠率团遮击，擒贼樊三、丁豹等，斩之，叙功给五品顶戴。十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令守忠随官军助剿，败贼大刘庄。同治元年，捐助军饷，又捐己垦熟田为鱼台书院经费。二年，白莲池教匪由滕县偷渡湖西，守忠截击，生擒贼目陈周等多名，余匪悉遁。

四年九月，捻匪张总愚，任柱等悉众来攻，守忠集丁堵御，一再请援兵不至，力战六日，众寡不敌，死之。方守忠被围，贼数使招降，守忠誓死拒之。及战败，与族叔千总振海、子生员锡彤同被执。贼舁至铜山袁家庙，多方胁之降，守忠骂不绝口，遂并见害。江督曾国藩疏请优恤，建祠立传，从之，赠道衔。子锡彤，照四品以下阵亡例议恤，给世职，寻在沛县捐建专祠。

吴山，字严青，河南光山人。生三日丧父，母周守节抚孤，家极贫，纺绩供山读书。道光二十五年，举于乡，会试不第，留京三载，与袁保恒、裴季芳相切磋，声誉日起。时光山有匪患，山以寡母在堂，二子尚幼，又无期功强近之亲，就拣选知县职，仓卒归。

先是，邑民郭三，凶黠。兄弟七人，郭五、郭六尤悍。郭三充县皂役，满布党与。知县水安澜愜懦，为郭三等挟制，无所不至。彼时有"郭满城"之谣。郭三充卧龙台乡保，倡首为匪，向四楞子、曾传佐等，皆领杆头目，肆行劫掠，并至各乡按亩加粮供食，并句通亳、寿各州各匪，谋杀官

起事。山有乡望，众举为团首，倡办团练，地方恃以安，而郭三忌之。

咸丰四年四月，郭三纠众突至小向店派粮，山拒而不纳，寻，集乡团与之抗。匪巢卧龙台，距小向家集仅十二里，郭三扬言非杀山不可。或有劝山走避者，山曰："我所以触匪怒者，原以抗匪派粮。若临难而逃，任匪所为，则初志谓何？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挺身督乡团与战，众寡不敌，被擒，山骂不绝口，匪怒戕之。后俞御史刘毓楠奏建专祠。

俞焜，字昆上，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三年，迁御史，奏请申明律义，以正伦纪，略言："律载'弟妹殴同胞兄死者皆斩'。注云：'殴死期亲尊长，若分首从，则伦常歉矣。'此古今定律，所以维名教也。其听从尊长，殴死以次期亲尊长之犯，向律拟斩，定案时夹签声请，叠经改为斩监候，归入服制情实。自道光三年御史万方雍奏，将听从尊长，殴死以次期亲尊长，下手伤轻之卑幼，均科伤罪。刑部定为条例，至今沿之。因思例从律出，例因时变通，律一成不易。致死尊长，岂得仍论伤之重轻？今以勉从尊长，下手伤轻，止科伤罪，则与'死者皆斩'之律未符。此例既百无一抵，何以肃典刑而正人心？请仍遵不分首从本律，夹签声请，以昭平允。"下部议行。

十七年，授河南彰德府知府，以东河大工劳最，用道员，擢永定河道。调衡永郴桂道，缘事降调。咸丰九年，督办团练，操防勤奋，复道衔。十年，粤贼乱炽，焜商遣驻防军守独松关，李秀成犯杭，焜与侍郎戴熙登陴拒守二十余日。城陷，巡抚罗遵殿殉之。焜凭栅堵御，与满城犄角，复相持五日。弹尽，栅毁，贼众，焜犹手刃数贼，矛洞胸，殁于阵。明日，张玉良援师入，将军瑞昌会击，贼却而焜已死。论者谓满城之存，焜有力焉。赐谥文节，建专祠。同殉之继室陈氏，女蕴祺、蕴璿附祀。

同县戴煦，字鄂士。增贡生。候选训导。精算术。西人艾约瑟见煦所著求表捷术，心折之。又工画，神似倪迂，评者谓出乃兄熙上。熙既投水殉节，闻之叹曰："吾兄得死所矣！"亦投井死。著有《庄子顺文》，《陶靖节集注》，《四元玉鉴细草》，《对数简法》诸书。熙自有传。

张洵，字肖眉，钱塘人。咸丰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在上书房行走，文渊阁校理。十年，粤匪由安徽窜浙江，杭州省城被围，巡抚罗遵殿奏入，洵请假省亲。上召见，垂询浙省军情。洵抵浙江，杭州失而旋复。先是洵母谈氏，因贼逼杭城，率洵妻施氏，洵子惇典、从典、叙典、念典，女喜姑阖门赴水，被救得不死。施氏即命惇典、念典等护其姑出城。贼至，施氏遣喜姑先投井死，自率叙典跃池中殉焉。杭州将军瑞昌以闻，上嘉施氏孝义兼全，下部旌恤。

寻，洵母自以老需人侍奉，为洵继娶劳氏。未几，丁母忧，洵省城无房产，僦居于仁和县之永泰镇。十一年，贼大股复犯浙江，余杭、萧山相继失陷，省城被围。洵念受恩至重，不忍坐视，乃自永泰镇挈眷赴省，与官绅筹守御，并谋诸巡抚王有龄，会合驻防兵，力通江路。顾贼势张甚。围城两月余，城陷，洵与劳氏、惇典、从典、念典皆死之。洵兄濂之妻李氏及女九姑，亦先后殉焉。

方城之垂陷也，洵闻警，即索衣冠北向叩头毕，赋诗三绝，有"白云堆里吾将去，前辈风流有戴公"之句。书竟，授仆张升，遂投井死。同治元年，太常寺卿许彭寿以闻，以"一门六口，同时殉难，实属深明大义，忠烈可嘉"褒之。八年，国子监司业孙诒经复请加恩予谥建祠，允之。谥文节。

钟世耀，字啸溪，仁和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兵部主事。移疾归，负乡望，城再陷，贼将授以伪官，绝粒殉节。

孙义，字朴堂，钱塘人。道光九年进士，官福建仙游县知县，有循声。告归后，课徒自给，同时殉难。

汪士骧，字铁樵，钱塘人。袭世职，授杭州营千总。擅诗名，工篆隶，晚年作小楷尤精。咸丰十一年，贼再至，先以年老休致，居危城中，神色自若，日以忠义训家人。赋诗有"我死家人生，辱家即辱我"等语。城破，全家皆跃水死。

钱松，字叔盖，钱塘人。嗜金石篆刻，有文誉。贼初陷杭垣，先期具药汁，誓死。家傍清波门，贼从此入，遂与家人同仰药，麾侍者还其室，曰："今日得死所，而男女颠仆一室可乎？"语定而绝。

毛雍，字西堂，钱塘人。诸生。事亲孝。年十三，能作大字。工书，得润笔尽给贫乏。督办东北隅团练，城再陷，自缢死。

魏谦升，字滋伯，仁和人。九岁能文，弱冠后雄长坛坫，尤工书。以廪贡生选仙居县训导，不就。家居西马塍，以著述自娱，垂五十年，有《书三味斋稿》。贼自湖州逼省城，家当其冲，或讽宜移居避之，不应。贼火其庐，乃挈妻子走灵隐山中。贼退，侨寓城中，啸歌不辍，自号无无居士。城再陷，谦生方老病，驱至万安桥下死，妻周氏同时殉节。周能书，世以鸥波夫妇拟之。

金鼎燮，字承高，秀水人。诸生。咸丰季年，署临安训导兼教谕。以事诣省城，寇至，围久，粮绝，至煮箧上革以食。城破，杂难民中出，至临安，率乡团御寇，死之。

庚辛之役，省城再陷，杭人殉难者至众，而旗营死事尤烈。其著者：协领巴达兰布等守花市营门，佐领德克登额、佛尔国纳、德勒苏等守钱塘门，呼松额、格勒苏、印福等督队出涌金门，皆迎战，奋力杀贼，先后阵亡。又协领赛沙叅、连生等，佐领萨音纳、伊勒哈春等，防御贵祥、明阿纳等，骁骑校志善、佛尔奇纳等，文职如知府伊丽亨等，武职千总安忻保等，皆阵亡。合营纵火自焚，男妇死者八千余人。

包立身，诸暨人。家五十八都之包村，世业农。性朴鲁，里党莫之重。咸丰十年，忽能言休咎，多奇中。节食茹素，夜则结跏趺坐。时贼氛渐逼，人怀忧惧，争奔询，立身惟以行善为勖。人疑信参半，不知其娴武略也。

十一年九月，贼陷绍兴府，他贼复自金华来，诸暨亦陷。于是首倡义旗，从者响应。村踞山，三面皆水田，惟一路由塍埒达村。贼焚掠至其地，立身以静待动，入者辄为所毙。避贼者麇投之，栖止无隙地。乃益造壮勇成劲旅，贼来攻，数不胜。立身不出村剿贼，贼至则战，战则身先，当其锋立踣。众见贼易击，虽文弱者亦挥戈从事，间谍入村者，罔弗获。无事则焚香默坐，有所指挥，从之必胜，远近惊以为神。贼惮甚，使素稔立身者招降，立斩之。乃悉纠数郡悍党，更番进攻，而往者辄衄。群贼闻调攻包村，如就死地。相持八九月，大小数十战，毙贼十余万，精锐强半尽。

贼目有周姓者，眇而通形家言，乃周览村外，悉其川源山脉，会旱，溪流弱，贼壅其上流，遂无涓滴。村外井水，贼举腐尸填之，出汲，则先以火器越井而阵，后人出尸乃得汲，腥秽不可饮，然且难得。人众食寡，贼又四面断粮道，不得达，贼遂索战无已时。每合阵，所损相当，势不能久持，终无一人言降者。贼遂阴穿隧道而以金鼓声乱之，立身不之省。

七月朔日，贼穴隧道自村社庙出，即纵火焚庙，众出不意，大乱。贼遇人即杀，未遇贼者亦仓皇图尽。立身见事败，与其妹凤英率亲军数千人死战，溃围出，至马面山。贼蹑之，围数匝，鏖战不得脱，中炮死。凤英亦力竭自刎死，全家皆遇害，从者亦无一得脱。合村死者，盖六十余万人。

王玉文，字纬堂，金华人。性强毅，好谈经济。道光二年举人。咸丰四年，授于潜教谕。会粤寇据金陵，数上书当道论兵事，指陈两浙形势甚悉。既而浙壤告警，奉檄领兵守天目山，又令堑于潜、临安山谷，防贼阑入。既至，躬自履视，得某关废址，实为要隘，因建言修之。初偕昌化教谕高文禄行团练，于潜令素与玉文忤，多方挠之。及是议筑关，益哗然以为多事，而玉文锐于自任，不之顾。

十年，贼陷杭州，玉文将百人扼关，欲乘贼归击其惰，文禄力赞之。于是昌化、临安、新城及本境山氓，咸持梃愿受节度，官绅交阻之，事遂寝。玉文恚甚，乞病归，甫束装，闻寇至，叹曰："临难而去，非夫也！"乃辍行。适援军至，玉文戒以守关毋出，不听。战五昼夜，众寡不敌，弃关走。贼入城，官皆遁，有门下士偕二舆夫、一担者来迎，玉文坚不去，迎者旋散。乃朝服挟刃坐，一贼当先入，格杀之，即举火自焚。遗书付其子曰："天热，吾清白之体，不可俾郁蒸，有盐硝，举以自化，汝曹毋过悲痛也！"寇退，得其尸池水中，朝服熸去，跣一足，众哭殓之。以其先有告病牒，大吏不以殉难闻，士民咸以为冤。

孙文德，嘉善人。咸丰十年，年八岁，贼陷嘉善，家人携出城，遇贼，相失，独至村舍。薄暮，十余贼入舍就炊，将休矣，文德潜乞砒毒于卖药人何桂生，密启釜置之。饭熟，贼方饥，食之，毙九人。二人未食，大骇，考掠文德，奋身大骂，贼杀之。

李贵元，字祥枝，永康人。事母孝，以强有力闻。贼至，年已八十，乃出其大铁锏击贼。贼惧不敢动，贵元从容登楼。及群贼拥至，贵元遂遇害。越日，其子求遗骸以出，贼亦不之罪也。时钱塘汪玉璋、义乌金士玉、长兴副贡生王泰东，均年逾八十，先后预于难。

富阳瞽者陈小福，避山中，从贼者识其神卜也，囚之。官兵攻急，贼势蹙，乃命之卜。小福曰："若辈必尽死，无遗类，何卜为？"贼怒，剜其目，磔之。

皮匠某，逸其姓名。十一年，围急，闽兵绝粮，不欲战，巡抚王有龄登陴泣。匠忽手百金至，叩首曰："小人勤苦，蓄得百五十金，今留五十金自赡，余请助饷。"有龄为榜示辕门示劝，城陷，匠自刭死。

罗正仁，湖南郴州人。诸生。咸丰三年，土匪蜂起，三月十四日夜半，突有贼数百人攻入城，戕知州胡礼箴。正仁急起，倡办团练，获贼二十余人，杀之。由是各处效法，不数日，诸匪咸扑灭，余党恨正仁刺骨。会粤匪陷州城，土寇与合，正仁复率团要击之。贼悬赏购正仁，正仁走避。久之，闻母病，归。贼侦知，一日昧爽，突有贼三人至其家，正仁猝无所备，乃率二子春官等御之。俄贼众奔至，众寡莫敌，遇害。二子亦受重创，佯死得免。

后春官痛父，更集团，日以剿匪为事。五年，城再陷，率团复攻之，每战奋不顾身，多斩馘，为乡里所倚庇。

同州人陈起书，字通甫，幼从兄起诗讲求经世学，由附贡生侯选训导。道光十三年，逆徭赵金龙叛，起书条陈御徭策，知州姚华佐多采用之，州城得无患。金田贼起，起书谓西粤一隅地，贼不能久居，必窜楚。窜楚，则大军必扼衡州，郴、桂将首受祸。遂画守御之计，州牧不能用。乃纠同志自集团丁于观音寨、大头陇，并筑堡、修墙为坚壁计。无何，贼果至，闻州境有备，遂引去。时土寇邱倡道煽乱，扰及闾里，上官檄官军剿之，不获。起书命次子善墀、戚张树荣依计诱擒之，并获贼渠黄中凤，事平。咸丰五年四月，广东贼何禄寇陷宜章，五月，州城陷。起书率团练扼北乡，贼不敢犯。有东乡戚党招起书为画守御策，适湘乡王鑫率师由衡州来援，乃命善墀迎师，自往东乡，行抵塘溪，拟联络徭岭乡民以拒之。而土匪咸通贼，侦其往，中道要劫之，遂被执。群贼久耳起书名，拥于坐，宛转诱降，起书骂不绝口，抵死不降，贼遂计议俟何禄至，乃缚其手，日夜环守之。起书于八月七日绝粒，死之。

陈景沧，字少海，龙阳人。父永皓，直隶长垣知县，有声于时。景沧幼凝重，守道义，留心经世之务。以咸丰元年举人官内阁中书。粤乱作，湖北巡抚胡林翼治楚军备贼，征辟贤俊，以景沧佐军事。积功保知府，命筹饷岳、沣。景沧剔除宿弊，事集而民不扰，尝曰："筹饷病民，已非善；政若更贪其利，是官民交病，吾不为也！"不数年，以亲老辞归里，闭户山中，侍养之余，以读书为乐。同治六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调往福建，湖南巡抚刘崐亦强起景沧，景沧咸谢不赴。八年，丁父忧，哀毁庐墓，益远人事。

初，军兴，募民为勇，越境击贼，湖南尤盛。既贼平，勇散归，不事生业，相率入哥老会。哥老会者，起四川，异姓相约为昆弟，同祸福，结盟立会，千里相应。其盟长之大者，辄拥众数千人，横行郡邑，吏莫敢诘，良懦惮之，则入会求庇。入者既众，势乃益厚，流行湘、楚间。初但为奸盗，均其财，继焚掠村市，抗官兵，窥城邑。长沙、衡州诸属，屡扑屡炽。十年，益阳何春台，龙阳刘凤仪、刘继汉等，率会众为乱，聚县西安化山中，距景沧家十余里。景沧闻变急，密告巡抚，巡抚檄益阳、龙阳两县往捕，会众方传檄诸州县党人，约同时发难。未至期，捕者适至，遂先举事，犯益阳。途中值景沧，执之，景沧责以大义，数其罪。被数刃，骂不绝口，贼群斫之。长子克耘、次子克权从行，以身障景沧，并及于难。

景沧长身玉立，恂恂孝友。与人交，呐然若不出口，至论古今忠孝及国政得失，辄慨慷流涕，义形于色。事闻，赠道员，给世职。

何霖，字雨人，广西兴安人。少读书，以诸生食禀饩。抗志高尚，不屑屑治章句。性沉毅，有胆略。咸丰三年，兴安盗王苟满、赵廷兰等作乱，陷县城，囚官吏。霖闻变，匿老弱，自与族弟进贤急诣省求援，中道遇贼，为所劫。霖诡辞脱进贤，入见贼酋，贼素重霖，以上宾礼之。霖谬为甘

言，饮啖自若。酒酣，因说贼酋曰："君等举大事，宜先收人望，蒋方第诸人，邑之豪俊，愿假良马利剑为君辈致之，非常之业可图也！"贼喜，如约。霖遂以方第等六人至，留贼中，贼信不疑。霖阴谋方第间贼党，将乘间举事，会官军击贼灵川，屡胜，贼分兵攻金州亦败，众稍稍引散。霖遁归，偕方第一夜集乡兵，尽缚北乡诸贼。分守要害，号召邻乡团众，分三路攻城。贼不为备，遂复兴安，擒苟满等。官军至，献捷，主兵者攘其功，赏不及霖。益与方第倡言兴团练，立规约，厚饮给，人乐为用。贼党谋再举，惮霖不敢发。

四年，恭城陷贼灌阳，霖率兴安团屯边隘，贼不得逞。相持数月，乐平贼自别道来援，霖与方第议增丁壮，移营前进，遏其锋。十一月，次茗田，贼以大队从大风坳出犯霖垒。所部只五百人，续调者未至，霖麾众迎击，奋斗竟日，力竭战死。方第暨其兄子二人并殁于阵。贼再入兴安，焚霖庐舍，尽杀其家人，霖父挈孙走临桂，得免。事平，兴安民思其功，建祠祀之。

蹇谔，字一士，贵州遵义人。道光二十六年举人。咸丰三年，大挑得教职。明年，谔还自京，适桐梓教匪杨龙喜作乱，长驱出娄山关，逼遵义。知府朱右曾要击，败还。贼遂以八月十六日围城，营郭外雷台山。是时，黔中治平久，民老死不见兵革，初遭寇乱，众洶洶欲溃。独谔力言贼可击，于是人心稍定。久之，官兵渐集，而贼亦日附。谔谒提督赵万春、布政使炳纲于螺瑯堰，陈利害，请由石盘扼贼粮，拊其背，自领兵练四百人营马家河，复募二百人益之，屡战皆捷。

贼酋李七王者尤犷悍，以千余人入贵阳大道，踞龙坪水日寺，谔率所部围攻，尽歼之。七王自焚死，贼气夺。十二月，官兵破东路樱桃丫，贼凭险拒战，不即克，谔以兵从中坪缭其后，大破之。乘胜进克羊耳丫。贼退屯金钱山，引渠灌田，计死守。谔令健卒贡草涉冻薄而焚之，于是官兵攻雷台益急，蜀兵亦进复桐梓，龙喜蹙，遂焚巢夜遁。

五年冬，龙喜余党邹长保再叛，围桐梓七昼夜，并据娄山关以遏遵援。谔复集兵练千余名，攻夺娄山，解其围。期必灭贼，屡深入至寺冈。寺冈，贼巢所在，危峰攒刺，往往云雾，不见天日，谔勒兵直上，以身先之，猝遇伏，前锋为所败，谔亲率卒二十人搏战，贼众麇至，矢石交下，谔力竭死之。随行之王世洪、曾名标亦奋斗死，时咸丰四年十一月十日也。恤道衔，给世职，立专祠。

赵国澍，贵州贵阳人。丰咸三年，黔中土匪起，国澍方为诸生，居青岩。其地扼定番、广顺之冲，为贵阳屏蔽。乃散家财，倡团练，城青岩自守，随官军四出剿贼。

十年，粤酋石达开窜贵州，陷广顺，围定番，众号二十万，贵州大震。国澍倡勇敢、救定番，民壮从者数百人。力战城下竟日，贼断其归路，死亡略尽。国澍匹马突围还青岩，登陴坚守，贼亦却退。会贼以广顺之众益定番之围，道出青岩，胁降，不可。围三日，引去。

七月，定番陷，并力攻青岩，国澍随机应御，贼攻六月，终不能下。伺贼稍懈，乞援提督田兴澍策贼食将尽，请敛军坚垒障省城，檄清镇、安平、大定清野以待。贷土匪陈文礼等死，遣入贼纵火，内外夹击，毁贼营二，贼每夜自惊。国澍以计间其悍酋，使相屠，遂大哄，因与兴恕合兵乘之，贼崩溃。追奔至安平，复大破之，定、广诸城皆复。先是国澍剿平定、广土匪葛老岩、杨隆喜及平代、摆金、平越、甕安诸贼，收复修文等城，累擢至侯选同知、直隶州知州，戴花翎。至是兴恕上其功，言："国澍毁家、筑城、练团、当巨寇，受攻半载，卒创贼，全省会，非优奖不足以劝士民。"命以道员即选，并总办贵州团练事务。

十一年九月，安顺仲苗匪警，国澍率黔勇七百，会总兵罗孝连剿之。十月，至安顺，仲苗蔓延镇，永二州，负险累年。其老巢曰养马塞、乌束陇、蜜蜂屯、猛董山，孝连直捣乌束陇。国澍调团练分塞要隘，断贼援。养马塞贼惧，缚酋献地降，国澍乘胜攻蜜蜂屯。十一月，破水西庄阿打洞屯，贼诈乞抚，国澍佯纳之，使兵冒贼衣装，夜入蜜蜂屯，遂克其巢。群贼蚁居猛董，复会诸军围而歼之。

同治元年正月，石头寨等隘以次荡平，安顺肃清，加按察使衔。会杨岩保兵溃，上大坪苗夷槓匪踵败兵渡清水江，国澍闻警驰赴郎岱，击苗匪破之。连战皆捷，进剿水城。贼散踞洞塞，地皆险奥，国澍分兵雕剿，自夏经冬，破洞塞百余。

贼走渡江，遂沿江设守，乃还省，请增兵协饷，以备深入苗疆。而御史华祝三、湖南巡抚毛鸿

宾劾田兴恕苛敛，并及国澍残刻状。贵抚韩超为覆奏，辨甚晰，事乃寝。会开州知州戴鹿芝杀天主教士，法使朔于朝，复连国澍。盖兴恕尝欲逐教民，而国澍左右遂背国澍有毁教堂、杀教民事。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法使议，令国澍偿金厚葬，事已平矣。开州案起，并发前事，法使朔不已，朝廷命将军崇实等视其狱。二年三月，褫国澍职，遂撤团练局，苗事益急。

四月，大吏檄国澍督练勇渡泡江河。时沿江诸军饥溃，贼再内犯，窜光沙，势张甚。国澍兼程进，次百宜，贼众兵寡，遂被围。食尽援绝，力战，死伤过半。亲军数十人，拥国澍溃围出走，至徐家堰，贼大至，奋斗死之。巡抚张亮基以闻，赠太常寺卿，赏骑都尉世职。子四，次以炯，光绪十二年进士第一，翰林院修撰。

宋华嵩，四川邛州人。咸丰九年，滇匪窜四川，华嵩自备军糈，以武监生倡办团练，保卫乡里。十年，川匪蓝大顺围华州城，嵩率团勇大破于五道碑，围解。嗣防堵夹门关、青草坡、大进埠等处，凡自贼营逃出难民，资遣无算。蓝逆扑蒲江、华嵩督团迎击，屡胜之，贼窜去。十一年，蓝逆由新津回窜，华嵩御之文华山南河岸，贼不得还，折入眉州。既而蓝逆别股复窜蒲江，踞青水溪，华嵩率团进剿，多斩获。卒因众寡不敌，殁于阵。

华嵩团练数年，捐银米数甚钜，轻财好义，能得人心，故所部练勇如王德明、王富举、王富义、杨镇川等，咸效死不顾。同治元年，总督骆秉章上华嵩死状，恤如例，于本籍建专祠。

伯锡尔，哈密回王也，其受封始祖曰额贝都拉，畏兀儿种人。康熙中，献玉门、瓜州地，立为一等札萨克。再传曰额敏，晋封贝子。传玉素卜，晋封贝勒，回郡王衔。三传至伯锡尔，于道光十二年进封郡王。同治三年，以助开渠功，加亲王衔，署理哈密帮办大臣。会南、北路各城叛回煽变，八月二十九日，哈密汉装回匪马兆强、马环等焚掠附城村庄，伯锡尔及办事大臣文祺率回丁出战，斩兆强、环，余党溃。叙功赏用黄缰。

九月初二日，图古里克回匪马添才戕税局吏役及汉民七十余家，南攻沁城伯，锡尔令章京巴海、守备赵英杰追捕，至北山板房沟，斩添才。四年二月，患陇右道梗，奏称由肃州东历蒙古漠南地，至山西归化城，往还可百日，请由此转饷。然台站旧在漠北蒙古，力疲不能增设，时哈密协标兵仅五百余人，安西协援兵二百人，不足分守。缠回及汉民虽众，未习战阵，吐鲁番叛回频来诱，人情煽动。五月，回匪黑老哇、缠匪苏布格等反，办事大臣札克当阿中弹死，贼毁汉城，入回城，幽伯锡尔。

五年六月，巴里坤总兵何琯令游击凌祥趋救，攻拔回城，贼遁吐鲁番，伯锡尔奏留凌祥为副将。旋以叛党蔓延，奏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檄召明安郡王蒙兵，合巴里坤、哈密诸兵，共攻吐鲁番。五千人复来侵，凌祥以民勇三千、伯克夏斯勒以缠回五千人出御，覆没于柳树泉，凌祥遁。或谓伯锡尔：“盍行乎？”伯锡尔叹：“曰吾世受天子恩，备藩于此，临难何可苟免？”收残卒二千复战于头堡，又大败，被执。明年正月，骂贼死。诏赠亲王。

清史稿卷四九四　列传第二八一

麦廷章刘大忠等韦印福钱金玉等

陈金揆等李大本于光炘等黄祖莲

姚怀祥，福建侯官人。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十五年，挑知县，发浙江，权象山、龙游等县。二十年，英吉利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两广坚持鸦片之禁，耀兵宁波洋面，破定海，旋退出。二十一年二月，攻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七月，攻夏门，总兵江继芸，游击凌志；八月，复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九月，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二十二年三月，攻慈溪，副将朱贵与子昭南；五月，攻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均先后殉难，自有传。怀祥二十年适署定海篆，分募乡勇为死守计，总兵张朝发撤之。城陷南门，怀祥负伤，立城上呼兵，无应者，愤甚，投成仁塘死。

典史全福使酒仗气，敌至，衣冠坐狱门。囚跳，叹曰：“失城当死，况失囚耶？”敌入署，大呼杀贼，毙黑酋者一，丛刺死。翌年，再犯宁波、定海，则石浦同知舒恭受，游击张玉衡、外委武英

太同死难。都司李跃渊则随总兵郑国鸿战晓峰岭六昼夜，与把总胡大纯、洪武琮，外委金钊同没于阵。

是役也，慈溪大宝山死者，为即用知县颜履敬，参将黄泰，守备田锡、陈芝兰、徐宦、哈克里，千总阿本穰、魏启明，把总林怀玉、卢炳、邸法德，外委张化鹏、马龙图、何海、毛玉贵、王保元、杨福增；死镇海城者，为县丞李向阳；战金鸡山死者，为都司孙汝鹏，守备李云龙、王万龙，千总陈庆三、陈守澍、周万治，把总马金龙、汪宗斌、解天培、金＜⿰山畾＞，外委林赓、吴定江；死招宝山者，为外委蔡步高。而山阴练勇袁乐忠以从间道导朱贵军至长碕迎战，为炮火所逼，从烟陷中跃起，投海死。

韦逢甲，山东齐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用知县，发浙江，累权宣平、余杭、浦江等县。英吉利既再扰宁波洋面，将寇吴淞，先以戈船三十艘进攻乍浦。时逢甲以督铸大炮，由镇海赴乍浦设防，就权同知。四月，敌遽由东光山上陆，屯兵皆溃。逢甲带乡团御于西行泛，死之。

同死者，为驻防副都统长喜，前锋协领英登佈，佐领隆福，防御贵顺、额特赫，前锋校佛印，骁骑校伊勒哈畚、根顺、该杭阿及调浙助防之守备张淮泗，千总李廷贵，把总王荣、马致荣、孙登霄，外委马成功、朱朝贵。而伊勒哈畚尤惨，伏观山射夷，殆甚众，被执，磔死。子仁厚，袭职，殉粤寇。

麦廷章，广东鹤山人。道光十二年，以外委随剿连州徭匪功，屡迁至游击。林则徐查办英吉利趸船鸦片，檄廷章率舟师驻九龙山巡防。英酋递书辩论，开导不服，遽开炮，廷章以大炮应之，毁双桅敌船。又潜约土密兵船助攻，复击劫却之。英人既陷浙定海，遂溯大洋至天津乞和，朝命直隶总督琦善驰粤与议，海防遽懈。二十年十二月，敌乘不备，突进占大角、沙角，廷章时佐提督关天培防守靖远炮台。明年二月，敌船拥入三门口，断防御桩练。南风作，复以大队围横档、永安，截我军援道，进犯虎门。廷章奋勇御之，力竭死。

时同死者，为香山协副将刘大忠，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等。参将周枋则以拒敌乌涌战殁。三月，英人复由粤扰闽，攻夏门，犯内港，守备王世俊、蒋锡恩，千总张然迎击之，均以力战阵亡。

韦印福，江苏上元人。由行伍随剿滑县匪，有胆略，尝曰：“武官临阵，死生度外事，畏死不作武官矣。”累擢千总，为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擢署金山营游击。英吉利之窥吴淞也，提督陈化成守西炮台，誓死战，以印福忠勇，隶左右。二十二年五月，敌舰丛击之，化成被伤，印福救护不及，殁于阵。

化成之殁，从殉者八十人，其尤烈者：千总钱金玉，临危或劝避去，答曰：“金玉年十六即食国饷，今焉避？”遂及难；外委徐太华，善用炮，转移如志，击皆命中，被击死；把总许攀桂，拥护化成，谓：“主将与某等同甘苦，公报国在今日，某等报公亦在今日！”众心益固，卒饮剑死；把总龚增龄，迎战，刃数人，敌人围而擒之，钉手足于板，掷诸海；外委周林，率帐下巷战，中枪，先化成死。

时督师两江总督牛鉴，以炮毁演武厅，亟退去，之苏州，又之江宁，敌遂由宝山徇上海，道以下官皆遁，典史刘庆恩投浦江死。内河不能深入舰队，乃由福山口犯镇江京口，副都统海龄战不胜，自缢死，寻谥昭节。赴援游击罗必魁，把总赵连璧，均死之。驻防员弁同与难者，为马甲长松，与子骁骑校祥云；佐领景星、爱星布、恒明，防御恒山、尚德、恒福、吉成，骁骑校伊克济讷，文举人噶喇，武举人哈达海，笔帖式哈丰阿、恩喜，前锋校松宝、文魁、阿勒金图、喜兴等。迫江宁钦差大臣耆英等奏定款局，而五口通商之约成。

龙汝元，顺天宛平人。由行伍随剿广西会匪，以功累擢游击，隶河南巡抚英桂军营。咸丰八年，英吉利纠合法郎西、米利坚两国，藉口换约，俄罗斯复阴助之，坚请在京师开议。议未定，舰队集天津海口，朝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海防。汝元奉檄至，擢大沽协副将。九年五月，英法兵船驶入内河，汝元手然巨炮沈其船，旋中炮殁于阵，谥武愍。提督史荣椿同死，自有传。

是役也诸国受创甚。十年夏，舰队复集天津古北口，提督乐善奉命驻兵大沽，至则以关防交僧格林沁，令所部愿留者听，得千余人，誓死守。六月，敌兵自北塘登岸，七月一日，自石缝炮台击

败之。相持一日，无后援。火药局火起，兵多伤死。乐善知不可守，遂投河死。从死者副将、守备各一，失其名。乐善谥威毅。

时副将魁霖在通州巡防，檄至天津助战，亡于阵，谥威肃。委翼长阿克东阿、侍卫扎精阿同死之。八月，敌遂北犯通州，图占西仓，监督觉罗贵伦与同官玉润衣冠对缢殉节。焚淀园，文丰外，员外郎泰清、苑丞泰衷全家自焚死。时文宗驻跸热河，命恭亲王奕䜣再议款局，而难始定。

文丰，董氏，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人。内务府笔帖式，历堂主事、员外郎、造办处郎中，充杭州织造，授骁骑参领。道光二十一年，充粤海监督。二十三年，偕两广总督耆英等遵议英吉利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下部议行。二十六年三月，授热河副总管，充苏州织造。差还，授堂郎中。咸丰四年，赏总管内务府大臣衔，历正蓝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七年二月，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寻署正黄旗护军统领。八年五月，管理圆明园事务，调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弃崇文门副监督。又调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御药房、太医院事务。十年八月，命在圆明园照料一切事宜，是月，英人闯入圆明园，文丰投水殉难。赐恤如例，赠太子少保衔，入祀京师昭忠祠。同治元年，追念忠节诸臣，以“文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褒之，加恩予谥忠毅。

殷明恒，江西南昌人。由武童投效水师营，擢把总。光绪四年，赴闽，隶平海中营师船司炮。时佛朗西既并越南，将窥滇省，其酋领军舰十四艘先犯福州，图覆船政局。十年七月，在马江发难，明恒阵亡。时毁兵船七，商船二，及艇哨各船俱烬，死者不可计。见奏报者，以参将高腾云死最惨。五品军功陈英战最烈。船厂学生带扬武舰叶琛，带建胜舰林森林，均登台发炮，受弹，犹屹立指挥；充福星轮三副王涟受炮伤，犹枪毙敌兵多名，均以伤重阵亡。

是役也，战镇南关外，隶记名提督刘永福部下者，为武监生杨萼恩、哨弁何承文等；隶署提督苏元春部下者，为总兵孙得胜，副将黄政德、邱福初、陈义新、刘德胜、张大寿、刘玉贵，参将胡延延庆、王绍斌、萧有明、黄世昌、石启官、张兴宽，游击萧宝臣、李纯五、吴少怀，都司黄均、任有锡、李逢桢、吴述元、周同芳、守备黄效忠、杨承禄，千总苏全璧、蒋全昌、李得胜，把总王有兴、李明德、杨春林、徐国庆、叶亚吉、梁玉辉，外委曹正亮，六品军功劳国丰，从九品黄汝霖等。

隶广西巡抚潘鼎新部下，纸作社之役，为副将苏玉标，都司陈福隆，把总张元鸿、顾玉芳；谅山之役，为提督刘思河，都司刘映谷、黄正寅、邓晏林、杜光渊、守备罗云高，千总俞谏臣、蔡得胜、孙其易，把总谢世和，门品军功万国发等。

隶福建布政使王德榜部下，战丰谷等处，为总兵黄喜光，副将胡阳春、武鸿来，参将左廷秀、谭家璐、王得永、蔡玉堂、黄祖富、左占元，游击陶得玉、聂章寿、王得才、柳臣玖，都司王天喜、陈永发、赵步云、谭连胜、胡克胜、田玉贵，守备邱正亮、邓青云，千总谢廷兰、张玉魁、杨大德、胡士英、把总萧恩清、王成吉，外委刘云汉、谢薛昌，六品军功黎占元、唐复兴、谭以明等。

隶福建巡抚刘铭传部下者，为总兵曾照礼，副将刘义高，千总殷有升，把总尤运农、祁文等。均分别上闻，赠恤有差。高州镇总兵杨玉科，则以宿将有功，战殁谅山，自有传。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人。由附生举同治元年孝廉方正，朝考用教职，署弋阳县训导。举优行，皆寒畯士，积弊为清。寻调赣州府学教授，又调南安。光绪十四年，举乡荐，会试不第，谒李鸿章于天津，鸿章，其父执也，语不合，投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廷议主战。六月，善继佐营官骆佩德乘英国高升输船运送军实，驶至牙山口外，日本举旗招抚，善继不肯屈。管驾英人先逸去，善继忿极，令悬红旗示战备，且进薄之。方与佩德指挥御敌，忽船中鱼雷，逾时，水势注射益洶涌，众强善继及佩德亟下，善继奋然曰：“吾辈自请杀敌，而临难即避，纵归，何面目见人？且吾世受国恩，今日之事，一死而已！”佩德曰：“如此，吾岂忍独生？”高升船遂沈，善继溺死，佩德从之。

时护行者为济远舰，亦为敌船在丰岛袭击，大副都司沈寿昌坚守炮位，竭力还攻。及中炮阵亡，则守备柯建章继之；复阵亡，则黄承勋继之。与军功王锡三、管旗刘鹍同与于难，争趋死地，奋不顾身，尤为当时所称。广乙快船管轮把总何汝宾，亦于是役中弹阵亡。

林永升，福建侯官人。入船政学堂肄业驾驶，派兵轮练习，周历南北洋险要，以千总留闽，充船政学堂教习。复出洋留学，归，晋守备，调直隶。从平朝鲜之乱，擢都司。赴德国接收代造经远快船。保升游击。光绪十五年，北洋海军新设左翼左营副将，以永升署理。办海军出力，升用总兵。

二十年八月，朝命海军护送陆军赴大东沟登岸援朝鲜，日本海军来袭，我铁舰十，当敌舰十有二。副将邓世昌管带致远，都司陈金揆副之；参将黄建勋管带超勇；参将林履中管带扬威；经远，则永升主之。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厉，既合诸舰，冲锋轰击，沈日舰三，卒以敌军船快炮快为所胜，世昌战殁，提督丁汝昌坐定远督船，畏葸不知所为，又被伤，总兵刘步蟾代之。船陈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是役也，血战逾三时，为中国海战所仅见。

永升而外，金揆、建勋、履中及守备杨建洛、徐希颜，千总池兆滨、蔡馥，把总孙景仁、史寿箴、王宗墀、张炳福、易文经、王兰芬，外委郭耀忠，五品军功张金盛，六品军功王锡山，均死之。世昌自有传。

李大本，安徽六安州人。咸丰投效江西军营，以功累擢游击，复投效直隶，充哨长，晋副将。光绪二十年，日本犯朝鲜，叶志超统军往援，扼守公州，聂士成率五营驻成欢驿。敌军来袭，大本与游击王天培、王国佑同亡于阵。时武备学生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并赴健士，伏要隘，狙击敌前锋，以接应不至，皆死焉。士成旋绕渡大同江至平壤与诸军合，军无斗志，溃退相继。独左宝贵扼险恶战，死最烈，自有传。自是朝鲜无我驻军，敌遂内犯。

黄祖莲，安徽怀远人。少有志节，尝思立功异域。光绪初，入上海广方言馆，列优等，送美国游学。调天津水师驾驶学堂，旋派赴威远兵轮练习。叙千总，署海军中军左营守备，充济远驾驶二副。海军出力，以都司升用。中日衅启，说丁汝昌以“严兵扼守海口，而以兵舰往捣之，攻其不备。否则载劲旅抵朝鲜东偏釜山镇等处，深沟高垒，绝其归路，分兵徇朝鲜诸郡邑，彼进则迎击，彼退则尾追，又出偏师挠之。彼粮尽援竭，人无斗志，必土崩瓦解，此俄罗斯破法兰西之计也。”汝昌不从。及大东沟将战，又说以“海战宜乘上风，兵法贵争先著。今西北风利，宜乘其兵轮未集，急击不可失。”汝昌复不决，遂失利。

十二月，日人弃西路，南扰山东，祖莲佐总兵刘步蟾等守威海。时官军集关外。东路兵单，日军由落风港登陆，攻陷荣成，全力萃威海。祖莲挥将士开炮击敌，敌少却，既复大集，诸军皆溃。二十一年正月，道员戴宗骞以力尽援绝投海。越数日，祖莲与刘步蟾及总兵张文宣、杨用霖等俱死之。时汝昌书降于敌，且要敌军不得残余军，仰药死。后以死绥上闻，旨不予恤。或谓汝昌实为所部胁降，愤而自尽，降书则死后出洋弁手也。

时旅顺先陷，海军扫地，黄海诸要隘皆失守，将士多死事，以奏报有缺，不得书。其见奏报者，三等侍卫永山，在凤凰城战殁；游击李世鸿、副将李仁党与提督杨寿山分守盖平，御敌大将乃木军，战最烈，同时以力尽阵亡。步蟾、宗骞自有传。

清史稿卷四九五　列传第二八二

宋春华　马福禄　杨福同　吴德潇

子仲韬成肇麟

宗室奕功，历官奉宸苑卿，至御前侍卫。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各国联军破京都，德宗奉孝钦显皇后西狩，奕功以世受国恩，未能随扈，引火自焚。妻祥佳氏、子载捷等，阖家投井殉节。

先后被难者，宗室有奉恩将军札隆阿，子朴诚等；奉恩将军缉御，子培善，孙存德、存厚等；文举人恩煦，子继勋、懋勋，从子启勋、世勋等；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德藩，户部员外郎恩孚，户部主事谨善，宗人府经历讷钦，头等侍卫德润，带队官钰璋，及奕鑫、载袍、恕诚、联德、恩溥、松达、善章、国文、松根、景璋、承惠、和桂、凤喜、吉辰、海明，觉罗有清廉、年瑞、德润、荣绵。

松林，巴雅尔氏，满洲镶黄旗人。由笔帖式累擢给事中。出知临安府，升云南粮储道，晋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内擢顺天府府尹，病解任，起为内阁侍读学士。联军犯京师，分守东直门，亲指

挥炮火中，抵御甚力。俄中炮死，尸不可辨。

是阵亡者，前敌有世管佐领文炘，骑都尉玉荫、奎龄，笔帖式宝善，前锋校荣春，护军校玉连，骁骑校钟安、德昌，前锋舒元、明顺，护军秀亮、双禄、瑞升、广福、成福、恩启、常贵、成秀，把总文通，队官全成，队长全兴，领催崇宽、贵斌、崇欢、庆祥、广升、奎秀、永顺、暇安、恩庆、广立，马甲成恒、瑞喜、庆山、倭克金布、世昌、玉兴、恩隆、德胜、祥瑞、赓音布、董连元、保麟、裕安、长泉、保玲、王永立、保祥、李景瑞、田应时、张桂祥、李永福、清华、吉顺、全立德、玉崇、喜保、林长玉、布克坦、全保、喜寿、海宽、延禄、玉山、成昌、长福、松龄、柯永、文斌、徐培田、文达、庆连、兴瑞、李烨、保庆、清海、长春、恩常、保顺、广禧、广海、崇福、凤龄、成启、双全、玉岑、汪恒吉，养育兵明禄、玉海、玉存、景立、关喜、庆禄、色勒、连贵、双寿、文奎、奎茂、齐德森、明保、永顺、泳全、常来、吉禄、万善、立得、长桂、松梁、德成、长安，闲散全兴、松泽、德禄、连升、保盛阿、玉庆、德禄、广成、连山、倭克金泰、立海、德绪、富森、广海、崇福、荣义、国安、祥桂、富顺、延茂、德全、恩隆、杨德福，枪甲吉庆、连魁、李长升、景英、文海，枪兵崇昆，炮甲吉安、文弼、景瑞、张启茂、刘龙、富琪、全奎、全保、德凤、增锐、增辉、周奎斌，练兵桂普，队兵光辉、林庆。

东直门有护军参领贤普，世管佐领德续，公中佐领松鹤、锡昌、连秀，笔帖式荣山，骁骑校惠斌、倭什洪额、瀛绪、连桂、常浩、铭纶、凤启，护军瑞斌、常福、春安、普惠、德谦、恒有、兆芳、随善、同广、崇敬、恒斌、桂禄、三多，队官英璞、惠斌，领催德绪、常庆、成山、富顺、常全、双印、文森、松弼、双奎、广义，马甲乔龄、锡瑞、田德贵、奎秀、广喜、宝庚、广禄、富通、明喜、广林、文印、德林、永山、锡连、荣和、永霈、长安、李忠、春元、得林、兴顺、福贞、文芳、文普、玉芳、鸟云珠、达崇阿、德贵、明安、世达、黄培长、贵普、英王、锡禄、文华、德本、春伦、成佑、崇庆、双奎、双海、立福、德保、润秀、奎秀、顺立、志亨、志隆、铭荣、崇喜、恩顺、连敬，养育兵庆林、双禄、隆福、宜绪、济坤、长奎、德文、长清、得隆、景立、得保、明增、成林、福祥、宝瑞、恩佑，闲散荣喜、崇仪、顺福、吉昆、长山、英振、阿炳、阿均、广成、连山、世瑞、承英、锡保、双兴、德玉、治得、和森、广立、李斌、世山、永利、长龄、铁寿、定坤、龙泰、凤林、凤祥、景珍、崇锡、存德、延龄、锡光、宝忠、得虎、奎福，炮兵恒安、国安、承万、吉恒、玉森、善溥、盛濂，队兵凌贵、伊立布。

崇文门有护军校富亮，骁骑校德瑞，笔帖式润普，七品官萨斌图，监生福寿，队官彤勋，护军庆升、定昆、世喜、富山，领催玉山、连英、国栋、文通，马甲志福、铁升、桂安、清海、巨泰、乌林、兴海、聚泰、玉保、成喜、恩沾、全顺、恩保、辅廷、达英、张仲兰，养育兵永禄、文斌、隆兴、德存、富宽、常寿、全禄、海玉、英鋆、松山、连升、存德，闲散文成、文亮、崇林、松山、常林、秀斌、松玉、忠福、巴克坦布、奎荣、崇海、绪顺、德清，枪兵文海，队兵恩保、德禄、隆兴，幼丁刘长立。

朝阳门有云骑尉富珠伦，恩骑尉连福，护军校富亮，骁骑校续魁，鸟枪蓝瓴长松春，护军海秀、常福、乌林泰、万玉斌，前锋吉昌，领催常兴、保昌，马甲永安、福山、双喜、保勋、德福、铁升、兴海、长瑞、玉安、巴杨阿、乌林保，养育兵贵全、凌山、恩启、保春、涌澄、德顺、裕泰、玉厚、成玉、赵文忠、闰福、文瑞、荣德，闲散长绪、文立、多太、诚坤、恒立、常兴、伊三布、文禄、常林、瑞申、恩锡、连升，松山、厚宽、张勋、松山、忠福。

东便门有游击韩万钟、弟韩万禄，千总庆余，把总金钰，战兵王寿、李永福，马兵梁坤、张德舆。

安定门有笔帖式增俊，马甲立贵、长庆、德闰、卢检贵、恩寿、德平、长存、松禄、赵俊双、恒山、庄立、玉明、刘殿臣、长寿、荣桂、合海、袁明林、杨有春、文愈、文茂、文毓、连顺、施彬、文福、王玉凤、线长海、全英、煜祥、钟铭、傅合、连升、马玉和，养育兵恩绪、奎元、二立、文浩，闲散清联、德谦，武生长绪。

大清门有前锋玉兴。

天安门有护军参领玉山，副护军参领双福，护军校花连布，侍卫润志，前锋歧俊，护军永寿、文瑞、瑞升、承通、林安、玉庆、春喜、祥林、松桂、永寿、文禄、常升、常海、松惠、海全、桂升、双寿。

东安门有公中佐领松寿，步军校文通，领催延寿。

东华门有副护军参领长年，副令官英宽，蓝翎长富升，队官玉昌，护军恩秀、奎英、成光、忠明、贵庆、昆连、松群、玉山、阿杭阿、玉寿、恩秀、奎俊、成英、文广、托克托虎、常山、广庆、希拉布、他克布、连德，马甲长山，养育兵存山，闲散德元，技勇兵全贵。

地安门有神虎营营总昆明，副护军参领恒谦，护军营管理祥瑞，护军队官凌魁，队长彦禄，护军常瑞、萨图布、永安、常山、双寿、兴斌，马甲文海、福山，养育兵崇恩、全苓、顺喜，闲散德祥。

守陴者有世管佐领德润，马甲锡秀。

巷战者有骁骑校多伦布，蓝翎长德英额、双贵，前锋凤玉、希拉奔、崇安、文英、荣昆，护军德玉、崇贵、崇福、崇兴，领催鹤鸣，马甲双福、长海、庆裕、桂保、长升、恩立、兴岱、存桂、常泰，养育兵英厚、文志、德成、俊成，幼丁元成、全祥、世增、乌凌阿、广林、广俊、松荫、松祺、松立、延尉、成明、广瑞，闲散全顺、颐霈、多山、庆禄，外委王文志、闻廷标、王灏、高玉、常存，百总郭立奎，管队张海、金松林，把总王洪铭，马兵彭玉恩、金祥，战兵李逢春、戴永福、彭玉堂、孟禄，守兵王政枢、刘永安、季茂轩，炮甲祥通，炮手白万泰。

死事者：宁寿宫员外郎诚年、笔帖式福臻在内值宿，七月二十一日巳刻，闻两宫西狩，即赴各殿封锁，至敛禧门外值房投井死。太庙五品官富亮，值班上香，洋兵突进，拒之，枪死。织工张继福，在绮华馆被戕。左营参将王长荫守署不去，以独力难持，投井死。护军连升值班端门；护军崇连，神机营呈递公事步军校赓音布、常福、胜喜，领催双喜，马甲存林、恩明，外委孙国瑞，技勇兵常有、隆祥、万昭，均在厅值瑞；领催荣钤，养育兵定成，队兵布兴泰，均看守军库；南城正指挥项同寿，在署办公；户部书吏高世祥，总理衙门供事沈鹏仪、徐伯兴、洪瑞汶，均在署值班，与于难。

在先阵亡者：把总李钟山，外委李钟林，七月十七日，在张家湾御敌，不克，死。

先后被难者：游击王燮，五月二十五日在东便门弹压拳匪，被戕，并毁其尸；采育营部司杨光第，于闰八月二十九日闻洋兵至，衣冠坐营中，被枪死；把总张进志拥护同死。

均经留京办事大臣昆冈上闻，赠恤有差。

崇寿，温彻亨氏，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入翰林，累擢翰林院侍读。变作时，不胜忧愤，仰药死。诏以“见危授命”褒之，谥文贞。

韩绍徽，字筱珊，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年进士，授主事，分刑部，勤于所职。拳乱初起，尝走同官，涕泣誓身殉。七月二十一日，自经于陕西司司堂。

掌江西道御史韩培森，巡城积劳，城破，绝食死。内阁中书坤厚，手书“见危授命”四字，与妻同缢死。

马钟祺，字维春，隶汉军镶黄旗。少为诸生，以袭一等子，例不得与试，授三等侍卫，擢二等，有文武才。初服膺陆、王之学，继参以程、朱、张、吕，不主一家。为人伉爽有奇气，慕孙白谷之为人，好与朝野贤士游，与语或不合，辄哦诗乱之，以此得狂名。光绪二十年，日本争朝鲜，廷议出师，钟祺上书请自效，遂从戎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器之，使统镇边马队。会和议定，遂归。二十五年，李秉衡奉旨巡视长江，亲访于家，疏请从行。拳匪祸作，冒锋火而北，秉衡殉难，钟祺护其丧归。归三日，京师破，钟祺自缢死。著《五伦大义》、《马氏日记》若干卷。

候选县丞董瀚，于城破日与弟候补巡检征曰：“我等职虽微末，既读圣贤书，惟有以身殉国而已。”同时自缢。

举人庄礼本，留京读书。拳匪初起，即以为忧。洋兵入城，痛哭不食，后以一恸而绝。

州同衔冯福畴，在通州署办刑名事。七月十六日，敌入署，守护案牍，不屈，被戕。

东城司吏目、练勇局委员宫玉森，洋兵攻局，其女请避，怒投其女于井，拔刀出战。伤数处，自知不免，亦投井死。

时同被难者，为原品休致礼部侍郎景善，前奉天府尹福裕，蒙古副都统耆龄，前察哈尔副都统明秀，冠军使文琇，工科给事中恩顺，刑部朗中汪以庄，兵部员外郎萨德贺、赵宝书，吏部主事钟杰，户部主事陶见曾、李慕、铁山，刑部主事毛焕枢、王者馨，工部主事白庆、恒昌，理藩院主事英顺，光禄寺署丞多文，国子监助教柏山，候选道郑锡敞，前绍兴府知府继恩，分省知县王朝馈等，见册报者千余人。

全家焚溺服毒自经以尽节者众，骑都尉候选员外郎陈銮，住东便门二闸，于七月十九日洋人攻城，势急，与诸弟率眷属仆婢三十二名，一时自尽，尤为惨烈云。

宋春华，字实庵，陕西三原人。光绪十二年武进士，授蓝翎侍卫。出为天津镇标右营守备，与士卒共甘苦，所部为天津绿营冠。联军内犯，总督裕禄檄春华守城南门。城东南制造军械所不守，春华集其众曰："军械所存亡，天津生死系之。不夺归不可，胆勇者盍随吾出城！"皆应曰："诺！"率百余人，夜半潜出，及库垣，春华先登，众随之。枪中春华左股，众欲退，春华负创大呼曰："今夕之事，有进无退！"众争奋敌，死伤甚众，卒以守坚，退归城。已而敌兵日集，守土官多弃城走，春华慨语其妻陈曰："城孤兵单，终恐不守。汝当以吾子出求生，吾誓与城存亡矣！"语毕，登陴督战不少息。城既陷，身被数伤，犹死守不退。或劝少避，春华曰："城不守，死自吾分。汝曹各有父母妻子，归可也，俱死无益！"众感其义，无退者。敌毕登城，乃仰天叹曰："吾志不遂，负国恩矣！然自接战以来，杀敌过当，今日之死，亦无所恨。"以首触陴，脑出，死，年三十五。

马福禄，字寿三，甘肃河州人。光绪六年武进士，用卫守备，归河南镇标，以终养告归。二十年，循化撒拉回族以争教叛，固原提督雷正绾檄福禄往崔家峡、樊家峡协防，战辄胜。河、湟回匪继起，复助官兵获大捷。累功至记名总兵。

二十一年，河州诸回变，福禄本回教，回以福禄助官军，欲加害。福禄在城，人亦以回教为疑，独正绾信之。时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远驻起乍堡，命福禄率骑兵迎入河州城镇之，彦和犹豫不果行，叛回周七十乃纠众据山巅下击。福禄战二日，以失地利无功。彦和复潜走，军无统帅，贼益蹙之。福禄乃突围出南番境，至兰州乞师。沿路拔出难民数千，难民德之，状总督杨昌浚，昌浚以福禄孚众望，乃檄与兰州道黄云由北路援河州。时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奉旨赴甘肃协剿，由狄道进兵。福禄率师至莲花渡，与贼隔岸相持，为福祥军犄角，卒，解河州围。时韩文秀亦作乱，河湟提督李培荣、总兵牛师韩军失利，陕西巡抚魏光焘与福祥会白塔寺，议进兵。福禄入谒，陈乱事颠末，及前后战状，福祥奇之，檄剿叛回冶主麻于米拉沟。剿未尽，马营土豪马采哥应之，福祥部将石尧臣等告败，福禄复分道往援，首先陷阵，斩采哥，聚而歼之。冶主麻收余烬由黑山趋米拉，复还兵破之，斩无算用，是有骁将名。

拳匪倡乱，福祥奉旨入都，檄福禄统马步七营，旗防山海关，寻移永平府，福祥入卫京师，檄随行。五月，各国联军蹦杨村而西，偕汉中镇总兵姚旺等赴黄村御之。抵郎坊，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却，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六月，福祥檄令攻使馆，中弹殁于阵，犹子耀图、兆图亦死，同殉者百余人。

杨福同，直隶清苑人。同治七年，投军，累擢游击，从讨朝阳教匪。嗣以副将驻营大名，专力缉捕，以功记名总兵，分统练军左翼马队，兼统天津马步队各营。近畿拳匪蜂起，涞水尤甚，总督裕禄檄福同率队往。至史家庄，伏匪邀击，力御之，擒数人。次日，又败匪于石亭镇，擒首要梁修。福同不忍多诛，令限日解散，留马队三十人镇之。无何，匪以千余众攻留队，福同率步兵数十驰援。将及石亭，群匪自沟中突出，白刃交下，创甚，犹格杀数敏人，力尽死之。从弁孙裕清、卢玓璠俱力战死，赐恤如例。

吴德潇，字筱村，四川达县人。性至孝。博极群书，以进士用知县。庚子年，任浙江，西安、北京拳乱起，江山县土匪以仇教为名，连陷江山、常山，县人咸欲应之，德潇谓北事未定，洋人必

不宜歼。有罗楠者，素健讼，德滹尝严惩之，久含恨。结都司周之德，挟众指德滹袒洋教，劫德滹缚道署辕门，尽镊须发，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德滹骂不绝口。子仲韬驰哭尸下，又杀之，并入县署杀全家四十余口。事定，恤如例。

成肇麟，江苏华亭人。父孺，诸生，列《儒林传》。肇麟出由举人官直隶知县，迁直隶州知州，署沧州静海，补灵寿，所至有绩。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和议梗，联军西上，覃及邑境，责供牲畜糗粮甚厉，肇麟壹弗应。俄而布政使廷雍檄至，令迎犒，肇麟自念："不迎犒，无以全民命；迎犒，则以中国臣子助攻君父；事处两难，守土之义无可避，惟有一死耳！"乃缮遗牒遣人间道达府，媵之以诗曰："屈体全民命，捐躯表素怀。"李鸿章状死事以上，谓其能伸大义，降敕褒嘉，赠太仆寺卿，谥恭恪，予世职。明年，允直督请，建直隶省城专祠。

清史稿卷四九六　列传第二八三

忠义一〇

章庆　徐昭益　曹彬孙　汪承第　吴以刚

陶家琦等奎荣　王毓江刘骏堂　钟麟

范钟岳等　孔繁琴　王振畿　张嘉钰陈兆棠

张德润张振德舒志来秀刘念慈

李秉钧　王荣绶定煊长瑞　巴扬阿等

王有宏何师程　黄凯臣　戚从云盛成

佘世宽等高谦　黄为熊文海　赵翰阶

劳谦光吉升张程九　王文域

谭凤等张传楷孙文楷　王乘龙　赵彝鼎

简纯泽　王国维

刘锡祺，字佩之，直隶天津人。毕业将弁学堂。第八镇成立，为正参谋官。光绪二十二年，南、北陆军于河间会操，筹度有劳，加正参领衔。

宣统三年夏秋间，革命党人之在武汉者数被破获，总督瑞澄恣意捕杀，人人危惧。八月十九日，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澄遽逃兵舰，省垣无主。于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锡祺时方赴沙市，以二十六日回武昌，各营争往迎谒。趣入见元洪，锡祺正色曰："国家岁糜巨帑练兵，原期君等为国干城，以御外侮。奈何一旦为人煽惑，遽尔发难乎？祸机一动，将无已时！吾不能为君等所为。"众闻之哗怒，即于坐中击杀之。事闻，照协都统例从优赐恤。

发难时，督队官阮荣发出阻，众遽击毙之。荣发邑里未详。

程彬，字筱竹，江西乐安人。时署鲇鱼司巡检。署在省城南。十九夜见城外火起，彬驰往救护，至望山门外正街，突遇陆军炮队入城，皆袖缠白布，彬大骇，厉声问曰："汝等反耶！此何为者？"众举枪拟之，彬益前致诘，遂遇害。以一巡检犯难而死，人皆哀而壮之。

桂荫，字辑五，姓嵩佳氏，满洲镶蓝旗文生。由刑部郎中、军机章京外擢施南府知府，调安陆，以治堤尽力名。安陆为襄樊门户，府城故无兵。武昌变闻，图守计，并牒道请兵，已而旁郡德安、荆州皆陷。十月初五日，郧阳兵骤变，围府署，劫印信。桂荫携妻富察氏趋入文庙，夫妇同缢崇圣殿中，死，衣带中书有"虚生一世，不能报国安民"数语。临殉难时，顾为仆曰："葬我必北面！"官绅流涕敛之，葬城内阳春台侧。

存厚，字宽甫，正白旗监生。由内务府郎中选宜昌府，调办襄阳榷局。三年十月，郡中党人应武昌，存厚挥家人出避，曰："吾嗣不绝，死无憾！"局丁旋絷存厚，拥至北门校场，戕之。幼子被搜获，惊死。

荣濬，字心川，荆州驻防，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三十年进士，用知县，发湖北，补天门县。操行不苟。变作后，荆防旗人有自武昌脱归者，道天门，语状，且为荣濬危。荣濬以死自誓，集绅耆、

练民团为保卫计。无何，党众来攻，遂被害。记名骁骑校炳安死，仆成松亦殉焉。

同时殉国难者，为候补县丞锡桢，姓汪氏，汉军人。充沙市警察官，尽室被歼。簿洲司巡检方祖桢，安徽桐城人。鄂军头目将入湘，道簿洲，土豪某夙衔祖桢，嗾人杀之江岸石花衔。巡检王萃奎，江西丰城人。佐谷县城，治盗有声。襄阳既变，属邑响应，盗渠絷萃奎及一子、一孙杀之。蕲州吏目骆兆纶，字文卿，湖南江华人。乱作，知州亡去，州人以纶习吏事，遮留之。纶请送母至汉口乃还，至治所，以全省皆陷，事无可为，愤绝投河死。又襄阳府某县典史，当变作时，晨起踩靡门外，过者叩头要入，得负贩者十八人。出银币二百枚分遗之，曰："平生所积止此！城破义不得活，请助我杀敌。"众感其义，各携肩舆长木及负担之具，噪而出。变军方踞府署，出不意击死者数人，俄而排枪起，某与十八人者皆死。侯补知府张曾畴，字望屺，江苏无锡人。以书迹似总督张之洞，为之洞所赏，充文案有年，榷汉阳车站货捐。战事起，避上海，仇者诬为挟赀遁，胁还汉口，会计出入悉符合，得还。党人适同舟，面辱之，捽其冠，遽投江死。候补知县联森，字植三，蒙古镶红旗人，隶荆州驻防。光绪八年举人，挑知县，发广东，改湖北。屡榷厘捐，能恤商。九月，道出汉阳，变兵争索金，慷慨大骂，遇害。子宝焯、兄子宝明从死。

张景良，湖北人。将弁学堂毕业生。游学日本归，充湖北新军标统。武昌既拥立都督，景良慷慨说之曰："朝廷已宣布立宪，不宜更言革命。公受知遇久，诸将惟公命是听，盍三思之？"变军怒，拘景良署中。时清兵攻汉阳，景良阳请赴前敌，以妻子为质，乃委充司令官。九月初六日之战，清兵却，景良率炮队出，临发炮予弹一枚，枪予弹一排，甫战弹罄，景良遽大声促军退，众不知所为，遂大溃，死者枕藉，清兵得进屯大智门。后廉其故，杀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

倭和布，字清泉，满洲正白旗人。家世以武功显，独兼肄文学。起家护军蓝翎长，历二等侍卫。拳匪之变，欧人侨京者多被戕，倭和布护之甚至。或诘之，曰："外人侨吾国，胜之不武。无故与八国构衅，败将不国，吾敢重召乱乎？"旋扈驾西行，家人初以为战死。出为湖北均光营参将，擢施南协副将。川寇陷黔江，率所部赴援，获其渠，斩以徇。武昌变作，鄂将屯宜昌者应之，倭和布时以裁缺寓宜城，被执，劝降不应，以得死为幸，遂枪杀之。

周飞鹏，字翔千，江西新建人。由武举人累官都司，充湖北襄防马队管带，驻老河口。鄂军变，县无赖出狱囚，纠水师营谋变，飞鹏持不可，出佩刀与斗。枪及马腹，坠马，枪继至，洞胸死。裁缺荆州城守营参将玉萼，亦遇难死之。

松兴，蒙古正白旗人，荆州驻防。以诸生改武职，累官协领，记名副都统，充常备军统领。变兵入城，被絷入鄂，叱使跪，曰："吾朝廷大吏，城不保，义当死。头可断，膝不可屈。"士绅三十余人驰救之，已及于难。其戚善吉、庖人福全皆从死。

驻防之同时殉难者，在武昌有兵备处提调松俊，守楚望台火药库，变兵攻库，力战死。三十标队官重光，守藩库，变兵掠取库储，重光大呼："保全名誉！"被枪死。妻赵、子春年、长年、宝年同日殉。四十一标排长色德本，三十标副军需官宝善，二十九标排长德龄、队官东良、排长德培，均战死，前泰宁镇右营都司荣锦就养子书记官朗察所，拔所佩剑自裁。侄迎吉及朗察举室自焚。骁骑校哲森以领军械至省，自刺其腹死。陆军小学教习举人迎禧，平时于古人之当死不死者辄痛诋之。变作时，衣冠坐讲堂，及难。副军需官荣勋仰药死，子额勒登勒、穆贞额殉之。第八镇执事官锦章谋召同志抵御，中途遇害，父荣喜即自尽。司书生恩特亨、云骑尉荣清、排长仓生光均大骂不屈死。文生楚俊在督署，金培、荣森、司书生钰寿、讷尔赫图均在省与难。

在荆州者，联长泽麟愤全省尽陷，发枪毙数人，被害。协领志宽，排长额哲苏、依成额、关斌魁，恩骑校尉扎勒杭阿，队官王荣耀，均亡于阵。生员秋培城陷自尽。防御多瑞仰药死。记名骁骑校金霖尝作万言书，以旗制不良，力主变更，人多笑之。及变作，发枪自击死。又知县用模范讲习所所员根寿于羊楼峒，文生陆营司书生定海于施南府，均死之。

其后死于江宁者，为生员占先、文志、恩昌，武生林福。死镇江者，为生员荣有；副将赫成额则随端方在资州，兵变遇害；军谘府军谘使良弼，自有传。

宗室德祜，字受之，隶正蓝旗，不详其支派。宣统二年，由礼部仪制司郎中选授凤翔府知府。三年九月，西安兵变，德祜闻警，即与知县彭毓嵩筹备。有湘人刘瑞麟，以武职留陕，委令募团勇，与参将王某分任防守。初七夜，匪徒假民军名号，骤集千余人，攻府城。德祜与毓嵩登陴，激厉士卒拒守。至天明，匪气夺，将引去，以有内应者，城遽陷。左右拥德祜走避，德祜曰："此吾死所，尚何避为？"匪蜂至，呼曰："知府满人，且宗室，宜速杀之！"遂遇害。又杀其幼子二人。

王参将，同州人，城破，与匪相搏，愤而自戕，舁至署乃死，名未详。

毓嵩，字篾孙，四川宜宾人。由举人官教谕。学政疏荐，用知县。选陕西凤翔，勤听断，时方兴小学，必令读经。城陷后，毓嵩解束带自经，遇救未绝，乃从容出堂皇北向跪，起语众曰："吾有死耳，任尔等为之。"匪拥至署西北神祠，以白布缠其颈，毓嵩怒詈，遂被戕，枭其首去，年六十有二。子和年，奔赴死所，为匪众所逐，投井死。

杨调元，字和甫，贵州贵筑人。光绪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丁父忧归，服除，以母老不赴官。终母丧，乃入都，改知县，选陕西紫阳县。于秦境为极南，居万山中，为楚、蜀会匪出没地。以缉捕有名，迁长安，权华阴。疏浚河渠，复民田五万亩。调华州，以狱事忤上官，解任。已，复补咸阳，擢华州，署富平、渭南等县。

其署渭南，以宣统三年正月。先是，南方革命军数起皆不得志，始改计结学生之隶新军籍者，潜伏待应。陕军势弱，则又结会匪以厚其力。八月十九日，鄠变起，九月朔，陕变继作。诸守令多委印去，调元独谓守土吏当与城存亡，亟召绅民议守御。渭南北有号"刀客"者，杀人寻仇，数犯法，至是感调元义，争效命，集者万余人，檄邑绅武进士韩有书统之。时邻匪蜂起，渭南以守御严，不能入。

临潼武生张士原扬言受军政府命，骤率众循城下，调元登陴语之曰："吏所职，保民耳。无如所犯，则释兵入见。必怙图一逞，则视力所极，当与决生死。"士原知不可侮，遂屏骑入廨，以议贷饷事，语侵调元。调元至是，踯躅廨后园中，仰天叹曰："吾谊应死，所以委曲迁就，欲脱吾民兵祸而后归死耳。询辱至此，尚可一息偷生乎？"遂投井死。民闻调元殉难，执士原磔之，并杀陕都督所派副统领及同党数十人以徇。有书时出击他盗，驰归，葬调元毕家原。调元通古学，工诗文，有《训纂堂集》、《说文解字均谱》等书。所作篆书，人尤宝之。

杨宜瀚，字吟海，四川成都人。兄宜治，官太常寺卿。宜瀚好学，尝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幕中，治军书，知名，保知县。中顺天乡试举人，以知县发陕西，补兴平，调宝鸡。以经术饰吏事，与调元齐名。署华州知州，民军围署索饷，以威劫人甘露寺中，有以事系狱赖宜瀚手反得出者，约护宜瀚出。入夜，宜瀚独至神殿自刭死。遗书亲友，意思安闲，谓已得死所，无可哀者。

陈问绅，字子仲，湖北安陆人。入赀为县令，发陕西，权甘泉，以能缉捕称。调白水，邑刀匪素难治，武昌变起，乘间应之，纠众攻城。时问绅初受任，一切无备，乃集绅民告之以不忍以一人故致全境糜烂，遽出城，大骂不屈死。妻吴，以护印不与，同被戕，并毙佣妇某。

德锐，满洲人。官秦中久，历长安、三原诸县，有循声。西安变作，八旗人多被祸，德锐时居会城，变兵突入，语德锐："公得民心，我曹不忍死公，请速出城！"答曰："感汝等意，然予满人也，不忍独生，刃加予颈可也。"遽起夺刀自刺死。妻、子均自裁。

皮润璞，湖北大冶人。官榆林县典史，有强项称。变作，匪徒缚榆林镇总兵张某、中营游击瑞某送狱，润璞斥之。群怒，以利刃相拟，不为动，纷加以刃，分肢体为数段。妻闻讯，即以身殉。榆林守备穆克精额同时死，阖门自尽。

时殉难者，候补道荣麟，字仲文，满洲人。变作，方榷白河厘金，全家投井死。侯补知州张存善，字次章。榷凤翔盐厘，死事所。候补直隶州知州宝坪，字子钧，西安驻防。一门殉难者七人。候补同知广启，字少渔；候补通判严济，字宽甫：均满州人，与于难。

张毅，字仁府，直隶天津人。父梦元，官福建布政使，护台湾巡抚，以清廉著称，卒，赠太子少保。毅由荫生官部曹，改道员，分山西，奏调陕西，授甘凉道。宣统三年六月，擢安徽提法使。八月，自陇入秦，将入觐，九月，抵乾州，变作，道梗。变军侦知之，请为参谋官，斥之，攫众怒，

羁留不得脱。会疾作，州人知毅贤，言于变军，乃出就医。毅念惟一死可自完，十一月初十日夜加丑，乘间投井死。毅无官守，中道遘变，卒完大节，世尤多之。

喜明，字哲臣，西安驻防。举人。宣统三年九月，民军猝起，攻旗营，将军文瑞督战，喜明领兵百余人，独树一帜，誓以书生效死。战不利，归告母曰："吾属死不免。"母曰："妇女以洁身为重，可受辱乎？"帅子妇二、幼孙一，投井死。喜明有三女匿邻庙中，走入手刃之，蘸血书壁曰："喜哲臣三女死于此。"还至家，纵火自焚死。

附生春祥，素端谨。闻变后，语兄若弟曰："城破家必亡，自古全家尽节，有光史册，吾愿死矣。"则皆应曰："诺！"城陷，闻炮声近，曰："可矣！"遂偕兄、弟、妻、子辈十余口焚死，无一免者。

直隶州州判阿尔精额，榷厘金于方计堡，受代还，道咸阳，变军将劫之，为之语曰："吾当未乱时，志欲以忠报国，敢偷活耶？"义之，不加害。乃入邸舍，肃衣冠，北向自刎死。妻张氏，即吞金以殉。

城破时阵亡者，为协领斌恒、恩瑞、存福、培基，佐领贵升、特克什肯、庆喜、巴克三图、恒秀、瑞明、额哲本、达朗阿、兴智、恩寿、玉祥、西拉本、奇彻亨、恩撤亨，防御存喜、存升、恩成、林福、色清额、平升、胡图灵额、惠文、鹤龄、奇巽、苏克敦、讷拉春、惠源、呢克通阿、哲尔精额、惠祥，骁骑校奎亮、林启、启弟正目林璋、都伦太、景文太、萨立善、文昭、伊吉斯珲、智厚、惠庆、惠启，副官惠璋、盐大使文焕，举人惠斌，生员金常，武举人德、森布，骑都尉昌广、益光，云骑尉俊亮、和瑞、松善、特伸布、富海、胜春、海亮、多銮太、达林、和顺、忠云、玉恒、培文、存禄、倭什珲、凤玉、惠撤亨，恩骑尉培绪、凤山、恩瑞、奎德、贵成、锡龄、崇喜、倭仁额。殉难者，为佐领图切珲，候补直隶州知宝坪，直隶州州同俊兴。候补知县德锐自刺死，妻、子同殉。防御多英，与长子举人奎成率妻、女等投井死，次子生员奎章，伏井恸哭从死，族弟奎斌、奎庄皆死之。巡官惠祥率警生守城，城陷，投井死，家属从死者六人。从子广兴既殉，母赵氏，年六十余，执短刀闯入民军，欲杀敌，寻自刎死。生员音德本走多公祠自经死，弟领催额哲亨城陷死。伤亡者，佐领图门布、善印、全瑞。

旗兵之死于此役有名册可稽者，凡千余人，官弁兵丁之家属遇害及自尽者尤众。论者谓各省驻防，于辛亥国变，以西安死难为最烈且最多云。

谭振德，字子明，直隶天津人。始入武备学堂，调新建陆军，派充山西四十三协协统。时山西仅陆军一协，振德宽而有制，兵士亲之。巡抚陆钟琦履任之三月，武昌变作，陕西响应，召军官议省防。振德与参议官姚鸿法建议接济河南军火，而以重兵助守潼关，钟琦从之。遂于九月初七日发新军一、二营子弹，令于翌日出蒲州，屯潼关，又令熊国斌带第三营继之。有构于一、二营者，谓熊营将于中途袭击，适第二营管带姚维藩以请棉衣未得为憾，闻之，愤激，谋变。明日，拥众入省城，振德闻警，不及集兵卫，驰出遮道，对众有所宣喻，维藩恐其挠众心，举枪毙之。遂趋抚署，钟琦父子殉难，国斌以不上附和亦被戕。钟琦自有传。

陈政诗，字咏笙，浙江仁和人。年十九，从湘军西征，将军穆图善器之。从至奉天，充防营统领。光绪初，以知县发山西。历署州县，以廉惠称。以剿套匪功擢知府，以道员用。调浙，统嘉湖水陆防军，中谗罢。宣统元年，浙抚增韫奏言政诗军纪严，有廉将风，诏复原官，再发山西。

三年，统带南路巡防队，驻泽州，兼署泽州府。武昌变作，陕西响应，晋新军亦变，戕巡抚。时政诗驻闻喜隘口镇，遏变兵南趋。敌千人，胁土匪亦千人，以三百人屡败之。方乘胜进击，清廷诏命停战，乃驻师绛州。敌句结旁近土匪势复张。政诗以去，绛则南路即与秦军接，全晋将不保，誓死守。十一月二十日，敌攻城，城绅迎以入，政诗巷战，力不支，被执，骂不绝口，剖心脔割死。弟敷诗，山西候补同知，队官陈顺兴、刘占魁，均同时被难。

陆叙钊，字磐芝，顺天大兴人，原籍萧山。少厉志节，从军甘肃，保知县。曾国荃抚山西，招入幕。擢直隶州，发山西，历官州、县凡十二，皆有声。宰灵邱十年，尤得民。拳匪逼晋边，大治乡团，县境晏然。宣统初，荐卓异，补河东监制同知。太原变作，河东戒严。叙钊先以盛暑督浚盐池致疾，至是疾甚，强起治防守事。秦军来袭，晋军应之，城陷，预服阿夫容膏，衣冠出堂皇，厉

声诃之，刃交下，无完肤，殒于座。子文治，闻变以毁卒，幼子亦为变兵所戕。时论谓与巡抚陆钟琦父死忠、子死孝、乡里同、氏族同、死难情事略同，推为奇烈。

时署陶林厅同知齐世名，天津人；岢岚州知州奎彰，天镇县知县世泰，均京旗人：先后均以兵变被戕。

罗长＜⿰礻奇＞，字申田，湖南湘乡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捐升道员，发江苏，改四川。赵尔丰督川边军事，长＜⿰礻奇＞在幕府多赞画。宣统二年，简驻藏左参赞，驻藏大臣联豫以兵备任之。会阅新调川军，以哗噪故，与协统钟颖有隙，且核钟颖入藏军资用浮冒，汰二十余万，钟颖益嫉。三年五月，钟颖率师征波密，战屡挫。长＜⿰礻奇＞驰往，夺其军，得钟颖失机状。方激厉军士规进取，而军多会党，气嚣甚，长＜⿰礻奇＞驭将又严。及秋，内地变作，军在藏者遽变，掠长＜⿰礻奇＞私宅，波密军继之。系长＜⿰礻奇＞，屈辱之。偶得脱，自投崖下，未死，复曳之起，卒被戕。长＜⿰礻奇＞之死，钟颖实阴嗾之，后家人诉得实，置钟颖于法。

曹铭，浙江上虞人。由诸生参四川总督刘秉章幕，保知县。历治西藏夷务，著绩，擢道员。巴塘边乱番族十余，阴为犄角。铭往解散，赵尔丰军得深入勘定，功尤伟。署嘉定府，旋委石堤厘局。局介黔、楚间，往者皆中饱，铭丝毫不染。成都变作，匪众入局，露刃逼索厘款，拒不应，中十余创，垂绝乃委去。县绅来视，以先事窝藏金指视之，点验毕，遽卒。

章庆，字勤生，浙江会稽人。以通法家言游蜀，就幕职。为总督锡良等所器，保知县，所至有声。署剑州，倡捐万金修文庙，擒巨逆王文朗，歼其党九十余人。调南部，河徙齧城，筑长堤御之，城以完。调冕宁县，有桥绾彀川南，毁于水，渡者以水驶多溺。庆制铁梁数十丈，行旅称便。普支夷扰境，庆廉威所被，济以兵力，夷归诚，出被掠者多人。补射洪，擢道员，在任候补。其任西昌也。值川省争路事起，哥匪张国怔与裁缺千总黄义库，侦知宁远军队出防，城中无备，联内匪袭城，庆督团众御之，力竭死之。妻颜、犹子镛及胥役、仆从同死者二十余人。

徐昭益，字谦侯，浙江乌程人。咸丰季年殉难江苏巡抚有壬从孙。随父游蜀，以通法家言，佐治有声，官知县。宣统三年四月，摄威远。同志会起，土匪附会名义，乘机报怨，四出剽掠。匪过境，昭益率团丁数百人出城解散，不从。匪以全力进逼，昭益念母老，居危城，命亲丁护送还省。母临行勉以大义，昭义泣涕受命，谓必不负母训以辱先人，闻者皆为感动。九月十三日，匪薄城下，奸民为内应，团丁未训练，猝战遽溃。昭益乘骑亦受创，退而守城。其酋七八人入厅事，昭益厉声问：“何不杀我？”其一酋突出利刃剚昭益腹，死之。

曹彬孙，字蔼臣，顺天武清人。以举人劳绩知县，发四川，权奉节，补开县，未赴。七月，省城之争路拘衅，匪徒欲附同志军起事，彬孙随方禁阻，未敢逞。武昌发难，夔府响应。十月初十日，彬孙率团勇出巡，行至协台坝，众暴起，团勇先受煽，不战而散。彬孙被执，割其首，置县公案。警察长徐某，失其名，安庆人，同时被戕。

汪承第，字棣圃，江苏太仓州人。由州学生佐学幕。以知县发四川。宁远夷乱，檄运兵械，至则知府黄承麟留办剿抚事，充营务处，摄大足。川汉铁路拟派租股，请岁减万余金，民困以纾。摄永川，解散公口秘密会，编练保甲，群盗屏迹。既受代，大吏仍以营务属之。同志军起，双流境尤嚣张，檄摄县事，捕诛其尤者，人心少定。未几，省城变作，土寇四起，以事至簇桥，被困，中枪死，十月二十日也。

吴以刚，字克潜，江苏阳湖人。以知县发四川，尝权彭县，县铜厂通松潘、茂州夷地，素为盗薮，胥吏与通，十余年不获一犯。以刚乘冬至朝贺礼毕，驰马自率队擒之，未午，获著名巨盗数人归。宣统三年，以父忧，充重庆属水路巡警提调。武昌变作，党人谓以刚藏军器，执而戕之。

时候补县丞陶家琦在重庆，诬与以刚通谋，并遇害。候补知县湖南文某，字晋岩，省城兵变，亦与于难。

奎荣，字聚五，满洲正红旗人，成都驻防。同治十三年翻译进士，用知县，发四川。奎荣笃嗜程、朱书，务躬行。性温厚，与人语，惟恐伤之。始权南充，偶误决一狱，屈者恚而得狂疾，闻之大戚，曰：“是予之罪也！”亟集两曹，自引咎，平反之，自是听断益平。尤留意风化，在峨眉任，

捐俸购儒先书，集书院诸生定课程，亲为讲授。历犍为、彭水、庆符诸县，所至劝学，一如在峨眉时。庚子前，以老告休，捐居宅为学校用。铁路争事起，总督赵尔丰持之急，奎荣太息，谓“损下益上失民心，蜀祸将自此始，”遂避地郊居。同志军起，复迁入城。十月初四日，绅民迫总督交政权，又讹传北京失守，遂托疾不食。或谓年已笃老，毋过自苦，奎荣慨然曰：“国事如此，吾辈尚偷生耶？”至十四日，饿死，年八十。奎荣德望为蜀士推重，皆称聚五先生。既殉节，益崇敬之。

王毓江，字襟山，安徽宿州人。父心忠，官江南总兵。毓江将家子，有才略，以知县官江苏，复以道员改发陕西，充兵备处总办。余诚格擢湘抚，檄调湖南，仍管兵备处。事长沙变，被执，骂绝不口，被乱兵所戕，到湘才九日。

同时死难者，候补游击刘骏堂，湖南益阳人。光绪庚子，自立军谋起汉上，事败。骏堂时管带院署卫队，捕党人最力，党中尤恨之。至是自益阳拘至省城，徇于市，骏堂骂不绝声，众愤怒，丛击毙之，并籍其家。

钟麟，字书春，蒙古正白旗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用知县，发湖南，补浏阳。摄永顺，宣统二年，调嘉禾。省城难作，衔永郴桂道通令输欵，麟闻，大恸。即集士绅谓曰：“麟莅县经岁，无德于民。今国亡城危，请诸君先杀麟以谢百姓。幸县城不罗兵祸，死无所恨！”皆相顾错愕，为好语慰之。九月二十一日，民军围县署，钟麟坐堂皇，屑金自尽。预伏火内室，妻邱氏火燔焉。两子及次子妇均遇难。

典史何永清，字泽浦，四川新津人。捐典史，发湖南，历权州同、州吏目，屏绝规费，胥役畏之。尝于除夕，有富商以金为寿，请系一负债者，永清曰：“除夕人皆欢聚，我拘之，非人情。我受金而使人一家皇皇，尤非此心所安。”峻拒之，其廉介类此。变作，誓与钟麟死守。或有谂永清者，谓邑侯旗籍，民军恐不相容，公幸自爱。有变，当奉公主县事。”永清谢之，不为动。道令至，永清痛哭，悬印于肘，自经死。

沈瀛，字士登，江苏吴县人。尝刮臂疗母疾。以劳保知县。尝从湘抚吴大澄出关，事转运，丝毫不自润。累署武陵，长沙，奏擢知府。宣统二年春，长沙以米贵肇事，＜□火尾＞抚署，以瀛前任长沙得民心，复令摄任，缉匪振贫。省城复安。三年八月，充营务处提调。新军既变，黄忠浩被戕。瀛方出巡，新军遮入谘议局，请为长沙守，不可；请仍宰长沙，又不可；锢诸室，令所亲劝之，至泣下，瀛曰：“官大清州县二十年，一朝背之，异日将何面目见人乎？”言已大哭。与前湘乡知县城固申锡绶同忍饥，以死节相勉。党人知不可屈，拥二人出，骂不绝口，同死之。时长沙协都司熊得寿为人狙击死。忠浩自有传。

世增，字益之，为祖大寿后，隶正白旗汉军。由生员入同文馆，能法文。随使英、俄诸国，历保道员，加布政使衔。尝译西藏全图、西伯利亚铁路图进呈。光绪三十二年，授宁绍台道，外务部调丞参上行走。三十三年，授兖沂曹道，擢云南按察使，调交涉使。宣统二年，擢布政使。三年七月，调甘肃，未行，而革命难作。时新简滇藩未至，或讽世增速交替，可脱险，以“义不当苟免”辞之。事亟，法领事韦礼敦劝入领事馆，又谢之。有怼世增者，则曰：“人孰无耻，安有一省大吏求庇外人者？得死，命也！”挥眷属出，独抱印不去。

九月十三日，兵变，世增夕怀印步谒总督李经义，仆纪祥从，总督拒不见，乃归。出手枪自击，纪祥遽夺之，恚曰：“汝误我！”军队突入，拥至讲武堂，索金助饷，斥之。韦礼敦闻讯来视，且允代任饷银二万，变兵略无图害意。夜半，枪声作，杨某绐守兵，谓电请大兵且至，众遂叩寝门，迫世增为都督，且以枪拟之，卒不应，排枪起，中五弹死。纪祥图殉，众义之，获免。乃市薄棺敛。事上闻，赠巡抚，谥忠愍。

石家铭，字订西，湖南湘潭人。治刑名，游滇，佐大府幕，凡边防扼塞及通商各国科条章约靡不谙究。云南自界连英、法领土，交涉尤繁，文书往复，惟家铭随方应付，动中窾要，历任总督皆倚重之，以县丞累擢知府。宣统元年，补昭通，三年，调澄江，寻改开化。视事数月，审结滞狱数百起，多所平反。九月十五日，巡道所募新兵骤变，署中仅哨弁李世清率卫兵二十人守御，相持竟夜，子弹尽，仰药不死；和金屑服之，又不死；乃令世清燃火油，以身投入，世清哭随之，遂共焚

死。世清，云南人。

琦璘，满洲镶红旗人。由部曹选授云南澄江府府知府，调补顺宁，严正廉洁，对属吏不少假借。省城兵变，正筹议集兵往剿。先是顺宁县令萧贵祥疏脱要犯，援例上劾，贵祥衔之。至是结巡防营乘不备入城，贵祥假他事请琦璘至文昌庙会议，突起围之。琦璘理谕不退，遂大骂，众怒，遽开枪击杀之。城中大乱，贵祥遁去。

毛汝霖，字泽卿，四川成都人。云南候补知州。宣统三年，榷永昌府厘金，代行知府事。九月初六日，腾越兵变，永昌民大震，集民团守御。十二日，电传省城变作，知事不可为，仰药死。营官罗某民军入城，不屈被害，碎其尸。

胡国瑞字琼笙，湖南攸县人。举人。光绪二十九年，挑知县，发云南。始摄霑益知州，清积讼逾百。三十三年，署弥勒，县多盗，易八令不能治，告戍将："我行，君继之，出不意，可擒也。"如其策，破贼巢，擒其渠，斩之。明年大潦，蠲振并举，以循绩上闻，被旨嘉奖。旋补江川，擢大关厅同知，皆未之任。时请修墓归里，既受代矣，变作，遣家属行，寓子书曰："省垣不守，布政使被戕，余无殉节者。臣子之义，万古为昭。予虽无守土责，然实官也。俟北信，当死即死。"旬日后，讹传京师破，明日有汲于署东井者，井上有双履，往视之，则屹立井中死矣。背有遗书，曰："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书曰："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于是县吏棺敛之，邑人请封其井，题曰胡公井。

张舜琴，字竹轩，云南石屏州人。举人，选昆明县训导。讲正学，尚名节，士皆敬之，擢顺宁府教授。事继母孝，迎养学舍，颜其堂曰"不冷"。监师范学校，人疑舜琴改平时宗旨，及观其学规严肃，壹准礼法，皆翕服。外国教习亦佥曰："张先生正人。"学使叶尔恺调充学务议绅。变作，有令剪发，即夕阖户仰药死。

钟麟同，字建堂，山东济宁州人。威海武备学堂毕业。治军严整，累保道员。以尝从军龙州，调入滇，充陆军第十九镇统制官。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七十三标兵变，夜半，自北校场入城。麟同率卫队护五华山，手发机关炮，毙者数百，而七十四标驻巫家坝者应之，更迭战山下。军械局员阴与之合，移巨炮城上，攻五华，蚁附上，卫队伤亡多，子弹亦尽，突围转战，慨然曰："身为统将，乃破坏至此，何面目生存耶？"以手枪自击而仆，变军碎其尸，剖习啖之。上闻，有"忠骸支解，惨不忍闻"之谕，谥忠壮。

同时死难者：辎重营管带范钟岳，字静甫，直隶盐山人，力战死；七十二标标统罗鸿奎，直隶天津人，被执，不屈死；七十四标副官张之泮，直隶河间人，遇毒死；七十二标第三营管带张恩福，直隶静海人，大骂被害。

孔繁琴，字韵笙，安徽合肥人。以文童投武卫军，入武备学堂，毕业，充哨。官庚子拳乱，扈两宫西狩，与兄繁锦殿后，夺回龙泉关，名以起。尝调广西帮办绍字营，驻柳州。营本降匪改编，将调入城，疑而哗变，戕统军，繁琴奋击之，歼甚众。又调广东管带巡防队。惠州匪声言欲投诚，胁绅求一见，繁琴盛服单骑往，觉有异，出匕首刺之，立毙。匪党将致死，援者至，乃免。地方亦以匪首死，始不复扰。历保知县，宣统元年，调云南，充蒙个防军分统。以劳补靖边同知，又以赈奖知府。民军之变，独率一营扼普雄。军至，急与战，死甚众。已而左膝中弹伤，弁兵请退，怒，以枪击之，所部遂溃，仅七人死守不去。民军中有素重繁琴者说之，又以枪毙数人。乃大愤，发一枪，问："降否？"曰："不降！"累问之，答如故。至十三枪，乃中要害死。管带张荣魁与繁琴本同学，是日亦战死。荣魁亦安徽人。

王振畿，字化东，山东滕县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充哨长，累擢至统领，改道员，入滇，总办兵备处，治军有节制。变作，欲坠城死，仅伤左股，遂被执。劝降不从，见害。

张嘉钰，字武平，湖南凤皇厅人。起世职，累官至总兵。宣统三年，署腾越镇。武昌变起，有自省遣嘉钰书讽其达时变者，嘉钰谓："我所知者，与城存亡而已，其他非我所能行，亦非所忍闻也。"未几，腾越防军起应民军，九月初六日围镇署，出堂皇弹压，兵猝入，被戕。

陈兆棠，字树甘，湖南桂阳州人。父士杰，山东巡抚，自有传。宣统三年，兆棠官惠州府知府。

九月，粤中党人起应武昌，总督张鸣岐遁香港，民军遂踞省城，设军政府。潮州镇赵国贤自尽死，所统防军扰乱，守、道、知县皆逃。士民惧，坚留兆棠收抚防军，部署未定，二十八日，民党纠众攻府署，火及宅门，左右挟兆棠出。民军悬赏购执，令输饷十万贷死，兆棠曰："死则死耳，安有巨金助尔谋反？"众怒，缚之柱，中十三枪乃绝。国贤自有传。

冯汝桢，字莱云，浙江桐乡人。以诸生捐知县，发广东。榷商谳狱，咸举其职。宣统三年七月，摄西宁。广州变起，党军闯县署，胁汝桢悬白旗示归顺，持不可。俄而枪声作，乃朝衣冠出大堂，众争前，枪刃交集，洞胸穿肋，断右臂，死之。

何承鑫，字性存，湖南湘潭人。少治《说文》学。光绪六年，学政陶方琦按临长沙，以漯字为题，承鑫征引洋赡，文誉以起。光绪季年，广东陆路提调秦炳直招入幕，于军事多所赞画。时提督驻惠州，以总稽查任之。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军起，惠及邻境匪皆蠢动。闻营官有通敌者，密告炳直，而营务处刘殿元以全力护主帅自任，否则偕死。承鑫感其意，以首触地谢之。亡何，饷匮薪米竭，援师不至，承鑫以死自誓。城陷，夕归私室，自书绝命时日，置衣带中，并遗书诫子，自经死。炳直上闻，以"忠义可嘉"褒之。

白如镜，字显斋，隶镶黄旗汉军。由笔帖式补銮仪卫官，出为兴宁营都司。宣统元年，署潮州左营游击，兵变不屈死。

何培清，字镜亭，广东归善人。入提标，补千总。光绪三十四年，领连和防营，提督秦炳直才之。调博罗，剿罗桂帮匪，尽歼之。会鄂变，粤应之，民军猝集，攻博罗。培清以三百人登陴守两昼夜，敌不得逞。奸民开门迎民军，执培清，不欲死之。甫出，猝遇罗桂余党，出不意，狙击死之。

时又有黄兆熊者，名家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久从秦炳直为惠安水师营哨官。博罗既失，民军薄惠州，兆熊被调入城守，三日目不交睫。城陷，传提督被害，悲怆不欲生。时全城抢攘，独携枪至城堞间，以足指触枪机，洞贯胸腹死。

张德润，南雄人。以千总充香山巡防营管带官。革军入县城，守南门力战，援绝被执，杀之，投尸江中。嘉应州游击柏某，时亦以兵变遇难。

张振德，并失其籍。广西候补知府，充巡防队统领。十月，浔州乱，率师至黄茅规进剿。众寡不敌，中枪死。时南宁府知府摄思恩府舒志，亦以兵变死之。

来秀，字乐三，姓聂格里氏，满洲镶蓝旗人。由翻译生考取笔帖式，历官刑部，屡决疑狱。充军机章京。三十三年，出知汀州府。大吏议加汀盐价，力争罢。武昌事起，福建响应，总督松寿殉难，全省无主。来秀在官多惠政，士绅忧来秀满洲，为人指目，谒请护避汕头，来秀以大义自矢，不之允。九月三十日，郡城骤悬白旗。来秀知事不可回，朝服坐大堂，北向叩头，仰药死。松寿自有传。

刘念慈。字晋芝，湖北钟祥人。由禀生选教谕，俸满，以知县发福建，补永安。福州既乱，土匪倚山险，聚众数百人，念慈募勇督剿。匪负隅抵抗，勇被枪死，念慈亦重伤，为匪拥去，索银币取赎。念慈即间遣人持绝命书归，且曰："慎毋来赎，以增羞贻累！"卒绝粒不食死。

李秉钧，汉军正白旗人。由誉录叙知县，选泰宁，有治声。革命变作，慨然曰："国亡与亡，义也！第县治无官，民将失所。"召绅士议保卫，法既定，仰药死。继妻乌苏氏亦仰药殉之。

王荣绶，字笛青，湖南善化人。以军功起家，官甘肃。光绪二十八年，改选连江县知县，严于捕缉，党人莫敢留县境。受代寓省城，被拘至军政府，责以前事，抗辞不屈，被害。

定煊，福州驻防，诸生。有干略，官佐领。武昌变起，将军朴寿日料军实、简卒伍。旗民能胜兵者，皆授以兵，而任定煊为捷胜营管带，日夕操练。防军图变，于九月十八日，扬言旗营将开炮洗城以惧众。四鼓，炮声隆起，分扑军、督两署。朴寿亲督所部血战两昼夜，防御长瑞、骁骑校巴扬额主军书，发愤从战，相继殒于阵。前者僵，后者继，变军不支，渐引却。侦利枪巨炮皆在于山，定煊从朴寿于二十日夕，短衣草履，督死士袭山垒，深入，中炮死。

长瑞、巴扬额均翻译举人，同隶驻防之前锋森俊、苏都里、达哈使、尚阿里，领催桂斌、庆铭，举人松音，均阵亡。教员麟瑞，举人裕彤与兄笔帖式裕丰，族兄哨官铎钦额，均殉难。朴寿自有传。

王有宏，字金波，直隶天津人。同治五年，投效铭军，充兵目。自平定发、捻余孽，与剿台湾番社，法人攻台湾诸役，均随军有功，擢至游击。日本渝盟，奏调山海关办防务。和议成，入江南防营，以缉枭匪劳，记名总兵。江苏巡抚鹿传霖器之，从入秦，扈从两宫回銮。寻为河南巡抚张人骏奏留，倚以练军。人骏督两广，移督两江，皆从。管江南缉捕营，兼统总督卫队。宣统三年八月，湖北告变，檄统选锋十营会提督张勋江防军守江宁，尝请率三千人赴沪守衬制造局，断苏、杭铁道，未果。无何，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率兵攻江宁，提督张勋与战，颇胜，而变军别出一支攻督署，有宏以机关炮击却之。十月初旬，德全以江浙联军至，麾集薄城，有宏驰出通济门，以三百人战。民军以远镜测知有宏所在，发枪，子中左腹，犹直立，督军士进击，左右舁至医院，乃绝。电闻，赠太子少保，谥壮武。

何师程，字云门。由袭骑都尉擢副将，保总兵，补江南督标中军。十月十二日，宁垣陷，自戕。

黄凯臣，本名彩，以字行，江苏江都人。入徐宝山虎字营为哨官，叙功至游击，以事去职，去卖茶自给。武昌变起，江宁将军铁良添募十营助城守，凯臣领其一。省城既陷，各营相约悬白旗，凯臣语所亲曰："城不守，而相率降附，吾实耻之！"联军至，横刀大呼杀敌，驰入阵，被戕。

戚从云，徐州人。由行伍官千总，隶江苏巡防营，以能缉捕名。苏、沪独立时，从云率巡防一营驻黄渡，抵抗不从，遂为民军所戕。

盛成，字挹轩，本荆州驻防。同治初，金陵克复，调江宁，由骁骑尉累擢镶黄旗佐领。民军攻江宁，知城不可守，约知交城破各挈孥就火药库，谋同死。十月十一日，城破，有言缴械免死者，众要盛成往，不应，率子妇赵，孙国瑞，女三，赴药库，携酒痛饮，炷香以待炸发。

哈郎阿，字叔芬。素与盛成善，闻之，亦挈妻张，子成仁、成义，女一，往，同时燔焉。旁近旗民无老幼男妇，巨响一震，死不知数。

南山，字寿民。充贴写，累擢防御。初从将军铁良驻军北极阁，城破，知同僚集都统署，驰入，言曰："吾辈受国厚恩，今宜发天良，背城一战。不济，则以死继之！"无应者。出召军士语如前，亦无应者。恚甚，发枪自击死。妻某，闻南山殉节，抱其子纵火自焚死。

培秀，字希贤。先以襁褓子授其戚，以阿芙蓉膏饮一女、一侄女，夫妇自焚死。

防御松柏与妻、子、女八人，骁骑尉恩钧夫妇，副前锋宝林全家，防御长年，均自焚死。隶某旗洪某，闻变，先以妻女投官井，与同居刘永祥阖室举火自焚。洪失其名，永祥，微者也。中学教习兴发，约同营前锋锦秀同投塘水死。小学校长富勒浑布，尝以世浊独清，誓与屈灵均为伍，有欲缚献民军者，跃入水，犹抗声语曰："吾今日遂吾志矣！"不受援，死。防御严德海，骁骑校爱仁阿、荣生，均率妻、女、子、妇，千总色勒善夫妇，佐领广照，世职关秀昆，相率投水死。防御果仁布，城破自尽。世职鹿鸣，自经死。队官汝霖、彭兴，教练官恩锡，执事官魁秾，均以不屈被害。

阵亡者，为骁骑尉赵金泉，教练官鹏兴，排长海祥，炮队官赵寿昌。被戕者，千总富有，世职金鑫、祥泰、韩万兴、鸿锡、侯恩、俊卜、金海、永潮、韩万富，文生衣吉斯浑。

凡旗兵战死及眷属与难见姓名者数百人。事定，掩埋丛冢凡十三处，其数不可稽。生员长明，以在杭州武备学堂肄业，为同学斫之死。

桂城，字仲藩，姓伊布杼克氏，蒙古镶红旗人，世京口驻防。由生员入将备学堂，考送日本振武、士官诸学校。入联队实习，调江宁为宪兵协军校，管陆军警察营。宣统三年九月，变作，遗妻、子枪令自裁。族人在军者，咸勖以大义。时第九镇统制徐绍桢驻秣陵关，往谒，知桂城不与同志也，拘荒祠中，新军败雨花台，迁怒桂城，拥之出，中数枪死。后二年，补谥刚愍。

延浩，字子余，蒙古鄂依罗特氏，汉姓文。既老，赤面白须，善骑射，如少年。官协领，以原品食俸。载穆殉节，默不语，具衣冠北面再拜，僵卧不食卒。

文蔚，字子贞，蒙古人。同治初，从将军都兴阿军，累擢佐领。变作，家人劝出避，誓死不应。一夕，痛饮，哭不止，家人谓其醉也，中夜遽卒，盖阴以毒物自戕矣，年八十。

协领佘世宽，骁骑尉恩厚、同源，佐领春涛、延熙，防御贵庆、延福，前锋锦章、炳炎，领催东皋、德庆、延昌、松廷、三元、锡昌，云骑尉良弼，师范学校校长崇朴，生员崇椿，同以绝食死。

防御吉瑞呕血死。领催德霈自经死。前锋钟祥、达邦，领催庆耀、升奎、国能、殿伦、发昆，五品顶戴发元，生员穆都哩，同自经死。前锋德尚，领催清泰，投江死。举人恩沛，吞玻璃死。佐领荣康、德兴、普亮，前锋国栋、和庸及弟启瑞，领催文光、延熙及弟延本、海春，恩骑尉延章、西登佈，武举人炳南、生员喜德，师范毕业生锡蕃，均受伤死。安徽县丞寿余及二子德兴、德祚，同日遇害。其被调江宁者，排长国权、海靖、文馨、启贞，与桂城同日死。排长炳升，守北城战死。马兵那康元，遇敌军南门，搜军械，不服，缚于树，支解死。

高谦，字敬亭，湖南沅江人。同治季年，从左宗棠度陇司书记，以劳保县丞，发安徽。光绪八年，宗棠督两江，委谦淮北督销分局，连任十有七年，盐商馈遗皆不受；受代，典衣裘而行。商民颂之。三十三年，补安徽阜阳县丞，清严不妄入民间一钱，知县有过举，辄阴为规正，民尤爱戴之。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安庆变作，变兵旋入阜阳，左右劝谦引避，厉声斥曰：“名位虽卑，大节不易，吾岂苟活者耶？”即夕饮鸩自尽。凌晨家人入视，则衣冠端坐，气绝，面如生，年七十有四。民闻之，皆走哭。议立祠祀之，因乱未果。

黄为熊，字子祥，江西德化人。由举人挑知县，发浙江，署于潜，再署东阳。民好讼，积案千百，排日决事，民畏而感之。署兰溪，除盗匪殆尽，益兴学重农。治行上闻，被奖。省城变作，闻之欲自裁，翌日，闻讹言谓京师陷，大恸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颜见地方人民耶？”乱民来夺县印，正色谕之，不许，抱印自经。僚友趋救，气已绝，面如生。

文海，字云舫，汉军镶蓝旗人。由拔贡生用知县，发浙江，一摄长兴，充劝业道科长。新军变，入寓搜军械，得洋枪，将絷之，文海发枪，毙一人，伤二人，出报其党，被收，慷慨不屈，引颈受刃死。

赵翰阶，字春亭，山西祁县人，父受璧，奉天昌图知府，有惠政。翰阶随侍边塞，习骑射，以任侠重乡里。拳匪之变，尝乘垣毙其酋。增韫素与习，官浙江巡抚，令充卫队管带。杭垣变作，抚署被围，率犹子赵锦标等突围入护巡抚家属，穴墙匿民舍。明日，闻巡抚为新军所拘，往救之，挈锦标持手枪出，为变兵所执，曰：“我北方男子，岂畏死者！”遂与锦标同被害。

贵林，字翰香，满洲正红旗人，杭州驻防。官协领，与浙人士游，有贤名。浙兵变，驻防营犹抗拒，相持二日。浙人劝罢战，招贵林出营议事垂定，有陷之者，谓旗营反覆不可信，且诬贵林置毒各坊巷井中，变军诱之出，枪毙之。同出者，子量海，举人存炳，佐领哈楚显，被戕。

额特精额，字蔚如，杭营正红旗防御，驻守武林门。辛亥九月十四夜，变兵强令开城，额特精额喝问：“何人？”以“革命党”对，遂斥曰：“汝等狗也！我不死，城不能开。独持枪击众，众环攻，惨剁死，暴尸数日，居近商民始殓之。

文荣，字如山，蒙古巴岳特氏。世袭云骑尉。变兵攻旗营三日，坚不下，使来议和，合营官兵愿效死力争，将军德济遽遣贵林出许之，官兵皆掷枪军署，痛哭散去。文荣愤不欲生，手书十六字曰：“杭营失守，忠义扫地。清流北向，是吾死所！”遂投河死。

迎喜，号寿芝，满洲镶白旗人。年八十余矣，当议和时，诣军署以死争，大呼曰：“八旗受国恩三百年，今事至此，若辈犹欲靦颜偷生乎”遂归，闭户自经死。

金海，正蓝旗前锋校。变兵架巨炮吴山，遥轰旗营，众议启城驰夺之，金海愿从战，闻议和，遂弃械于河，亦自经死。

希曾，正蓝旗监生，前南昌知府盛元孙。变兵入营多劫杀，希曾斥之曰：“既议和矣，奈何犹为盗贼行？”众怒，击，竟剁尸如泥，时旗人皆自危，颇有无故被杀者，其姓名不能尽详矣。

玉润，汉军镶红旗人。光绪季年，以銮仪卫治仪正出补秦州营游击。武昌事起，甘肃僻远，总督长庚素持镇静，闻陕西扰乱，乃戒严。时有道员黄越者，宿与南方党人通，充军事参议，欲通陕中民军谋独立。以陕中民军屡败，乃阴引川军入甘为援。玉润侦知，日与守备习斌筹守御，以限于兵额，末由增募。是时南北款议成，甘、陕电断不相闻。钺于秦州各官独惮玉润忠鲠，壬子正月二十三日，遂率众入城据各署局，而以兵围游击署。玉润列队出拒，身自督战，终以兵少不敌，玉润中枪，殒于阵。

劳谦光，字佩兰，山东阳信人。少读书，有用世志。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山西设武备学堂，聘为教习，管带马队营，捐知县，遂官于晋。新政创始，若督练处、警察学堂并充提调官。数岁，移充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参谋官，兼军需官，擢第六镇工程管带官。武汉变起，率工程营赴前敌，筑桥汉上，将以济师，敌争之力，炮子雨下，躬督视不却，猝中炮死，时十月初六日。死而桥卒成，清师得渡，复汉阳，清主兵者遂有停战之议。

吉升，字允中，满洲镶黄旗人。以学生官本旗前锋，入海军学习，积资充海筹兵舰帮带官。湖北告警，海军奉调赴援，至者兵舰十五艘、鱼雷艇两艘。清军攻汉阳，海军助势，而炮发多不命中。未几，至煤罄，相率下驶。九月二十一日，海筹与海容、海琛三巡洋舰奉令离汉口，二十三日抵九江。时江西九江已响应武昌，海容、海琛遂相约悬白旗，停泊。海筹管带喜昌不欲，邀吉升同遁，吉升潜然涕下，曰："国家经营海军四十年，结果乃如是耶？"发愤投长江死。

张程九，字子沄，奉天台安人。由岁贡考充盛京宗室学教习，任满，以知县用。宣统元年，选为奉天谘议局议员。三年九月，鄂变起，地方不逞之徒，假改革名义，狡然思逞，台安齐某纠众将起事，惮程九持正不敢发。程九闻警，至省谒总督赵尔巽，请派队剿办，免涂炭地方，尔巽允其请，并令回县办乡团以资捍卫。程九归，经县西佛牛录，为群贼所伺，设伏遇害。恤赠知府，赏世职。

王文域，字伯若，四川人。知山东乐安县，辛亥冬，为变兵所戕。黑龙江海伦府巡防马队管带官谭凤亭，于十月阵亡。有旨优恤。伊犁将军志锐被戕，仆吕顺以朴诚著，临难护主，同死之。从死者，武巡捕官刘从德，四川人；教练官春勋，京旗人。志锐自有传。

张传楷，字睿斌，直隶青县诸生。充宗人府供事，叙劳得知州。革命事起，举朝震恐，自亲贵达官而下，惟日以徙家入外人居留地为事。传楷愤甚，诣都察院上说帖，请代奏，院官无在者，止院门，哭三日，无一官至。逊位诏下，拔所佩刀自戕死。自铭十六字曰："成仁取义，孔、孟所垂。读书明理，舍此何为！"

孙文楷，字模卿，山东益都人。同治癸酉举人。潜心著述，尤精金石之学，以收藏贫其家，力耕自养，恒屡岁不入城市。有《适野集》、《一笑集》，皆咏田事诗也。逊位诏下，家人秘不以闻。经月，忽入城访友归，即仰药自尽。将死，属其子曰："吾行吾所安耳，毋谓我死节也！"著有《老学斋文集》二卷，《今吾吟草》四卷，《稽庵古印笺》四卷，《古钱谱》等书。

王乘龙，字少枚，福建龙溪人。安贫好学，以岁贡生授经里中。闽军应武昌，乘龙感怆，弥日不食。翦发令下，长至谒宗祠，宗人劝之，乘龙不一语。入夕，乃潜设香案自经死，案上遗诗曰："肤发知钧重，纲常万古新，毁形图苟活，何以见君亲！"年六十有一。

赵彝鼎，字焕文，江苏江阴县诸生，好程、朱之学。武昌变起，苏抚程德全应之，愤痛绝食。十月初九日，出而不返，明日，家人迹至三贤祠楼，则衣冠北面悬梁间，气绝矣。检箧得遗笔千余言，有曰："我死合君臣之义，冀斯人不以我君为满州而漠视之！愿国家大兵早至，反正者免，胁从者赦。"又曰："我为国故不死于家，会文讲学地，正欲以明人伦也。"

施伟，字卓斋，江苏高淳县诸生。傲岸绝欲，以兄喜谭新学，心非之。逊位诏下，大恸。壬子元日，具衣冠拜家祠，自书輓句祠壁，投塘水死。

李泽霖，字郇雨，广东香山县诸生。教授生徒，以小学、近思录为日课。闻变，绝粒五日死。先手书"清处士李郇雨墓"七字授其子，俾刊墓道。且命二子毋入学校，毋出仕。

胡穆林，失其名，湖北江陵县诸生。变作，上书荆州将军议战守事，将军壮之。时电报被毁，具乞援牍，令赍以北行。至资福寺，为通敌之警察所侦，絷沙市敌营，诃之曰："汝汉人，奚助满人为？"穆林叱之，遇害。

杭州望江门有更夫某者，夜鸣钲巡于市，变军自城外入，方昧爽，猝见之，急鸣钲大呼兵反，狂走向官署，冀警备。军诃之不止，追及，枪击之，立毙。

梁济，字巨川，广西临桂人。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寓京师，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时父执吴潘祖荫、济宁孙毓汶皆贵，济不求通。迨毓汶罢政，始一谒之。大挑二等，得教谕，改内阁中书，十余年不迁。举经济特科，亦未赴。三十三年，京师

巡警厅招理教养局，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售之，费省而事集。由内阁侍读署民政部主事，升员外郎。在部五年，未补缺。逊位诏下，辞职家居。明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之，卒不出。岁戊午，年六十，诸子谋为寿，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净业湖死。时十月初七日也。遗书万余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财、曰皇室，区画甚备。予谥贞端。

有吴宝训者，字梓箴，蒙古人。尝为理藩院员外郎。素与济游，闻济死，痛哭，越日，亦投净业湖死。

简纯泽，字廉静，湖南长沙人。父桂馥。纯泽生七岁，即出嗣伯父敬临。敬临以总兵从左宗棠军攻金积堡叛回战死，谥勇节，赐骑都尉世职。纯泽自幼吐弃俗学，尝入粤从西人习军械制造法。桂馥客游新疆，久不归，迄二十余年无耗，纯泽乃以袭职从度陇军，欲遂出嘉峪关觅之。陇督以荒远坚阻，而行文地方官搜访，卒不能得，则大痛，谓他日不求死乡里也。入陕西，为布政使升允所重。庚子，升允率师勤王，纯泽与营官欧丙森从。遇夷兵正定，斩数百人。疾作，闻丙森战死，力疾请战，升允尼之，上书责升允，词甚直。正定令将迎夷师入，下令军中严阵待，夷慑之，解去。升允擢巡抚，檄管武备学堂，兼领新军，后复檄充新军教练官，会后抚以贪黩闻，非门金不得通，积二岁不往。又与道员王毓江议军事不协，谢归里。国变后，居数年，悲咤不解。丙辰夏，北行之京师，旋客天津。后一年至烟台，游烟霞洞，去之威海，投海死。获其尸，有自书绝命词。以树墓碣镌“大清遗民”四大字为获尸者告，感其义，敛而葬诸海滨，且立碣焉。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州诸生。少以文名，年弱冠，适时论谋变法自强，即习东文，兼欧洲英、德各国文。并至日本求学。通农学及哲学、心理、论理等学。调学部，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辛亥后，携家东渡，乃专研国学。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变本加厉，横流不返。”遂专以反经信古为己任。著述甚多，撷其精粹为《观堂集林》二十卷。返国十年，以教授自给。壬戌冬，前陕甘总督升允荐入南书房，食五品俸，屡言事，皆褒许。甲子冬，遇变，国维誓死殉。驾移天津，丁卯春夏间，时局益危，国维悲愤不自制，于五月初三日，自沈于颐和园之昆明湖。家人于衣带中得遗墨。自明死志，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云云。谥忠悫。海内外人士，知与不知，莫不重之。

清史稿卷四九七　列传第二八四

孝义一

朱用纯　吴蕃昌从弟谦牧　杨磊周靖

耿燿弟炳　兄子于彝　耿辅李景濂

汪灏弟晨　日昂　日升黄农　曹亨

黄嘉章郑明允　刘宗洙弟恩广

恩广子青藜何复汉　许季觉

吴氏四孝子　雷显宗　赵清　荣涟

薛文弟化礼曹孝童　子履豫

王麟瑞　李盛山　李悃　奚缉营

周士晋　黄有则　王尚毅　胡锲

李三　张梦维　乐太希　董盛祖

徐守仁　李凤翔　卯观成　葛大宾

吕敦孚　王子明冯星明张元翰

胡其爱方其明　邓成珠张三爱

郭味儿聂宏董阿虎　张乞人

席慕孔张良松崔长生　荣孝子

无锡二孝子　哑孝子

清兴关外，俗纯朴，爱亲敬长，内悫而外严。既定鼎，礼教益备。定旌格，循明旧。亲存，奉侍竭其力；亲没，善居丧，或庐于墓；亲远行，万里行求，或生还，或以丧归。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号义门，及诸义行，皆礼旌。亲病，刮股刳肝；亲丧，以身殉：皆以伤生有禁，有司以事闻，辄破格报可。所以教民者，若是其周其密也。国史承前例，撰次孝友传，亦颇及诸义行。合之方志甄录、文家传述，无虑千百人。采其尤者用沈约宋书例，为孝义传。事亲存没能尽礼；或遘家庭之变，能不失其正；或遇寇难、值水火，能全其亲。若殉亲而死，或为亲复仇，友于兄弟，同居三五世以上，及凡有义行者，各以类聚。事同，以时次，孝为二卷，友与义合一卷。

朱用纯，字致一，江南昆山人。父集璜，明季以诸生死难。用纯慕王裒攀柏之义，自号曰柏庐。弃诸生，奉母。其学确守程、朱，知行并进，而程于至敬。来学者授以小学、近思录。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居丧哀毁，尝曰："宰我欲短丧，吾党皆以为怪，然可见古人丧礼之尽，必蔬水饘粥哭泣哀毁无苟弛。若今人饮酒食肉不改其常，虽更三年，岂谓久哉？"晚作辍讲语，又为治家格言，语平易而切至。病将革，设先人位，拜于堂，告无罪，顾弟子曰："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乃卒。用纯与徐、枋杨无咎称"吴中三高士。"皆明季死事之孤也。

吴蕃昌，字仲木，浙江海盐人。父鳞征，明季死难，蕃昌事所后母查孝，居丧，水浆不入口。既殡，啜粥，不茹蔬果。寝苫，不脱衰绖。比葬，呕血数升，逾小祥遂卒。

从弟谦牧，字裒仲。为程、朱之学。事母朱孝，居丧，杖不能起。疾稍间，手编父遗集，复困。治窀穸，哀动行路。谦牧体素羸，益不自胜，遂卒。蕃昌、谦牧皆交于张履祥，履祥称之。

时以孝著者，复有归安沈磊，亦履祥友也。磊事母严，母不御酒肉，磊力请，终不听。有疾，医为言，乃御酒肉。磊客授于外，弟子具时食，不忍食，以为母未尝也。弟子乃先以馈母，曰："太君食矣。"乃食，率以为常。

周靖，江南吴县人。父茂兰，刺血上书明父顺昌冤事具明史。靖少补诸生，事亲能尽力。茂兰卒，擗踊哭泣，丧葬悉如礼。三年不脱衰绖，不饮酒食肉。小祥，有疾作，或谓在礼得饮酒食肉，靖不可。靖素善作篆，或请题榜，亦以丧辞。

耿燿，河南太康人。世农。父应科，好施与，七世同居，颜其堂曰"效艺"。兄光，明诸生，孝后母而教诸弟严，燿从之学，事必谘而后行。明末，流寇屠太康，燿与弟炳舁母避河北，贸布以养。母病，朝出暮归，不解带累月。母卒，挽车归母丧。炳亦纯谨，定兴耿权与弟极以孝友闻，炳慕其为人分田舍处之，孙奇逢为作三耿传焉。方寇至，光前卒，未葬，子于彝号泣守其柩不去，寇执之，推陨城下，伤腰膂，几死。寇退，归掬土掩柩乃去。县饥，知县馈以粟，散赡贫乏。督僮蔬，任饥者刈以食。

同时有耿辅，虞城人，奉母避寇开封，寇决河灌城，倚浮木负母以渡。母卒，哀毁，缁衣粗食终其世。

李景濂，字亦周，浙江鄞县人。幼丧母，父再娶于何而卒。何年少，媒氏欲夺之，景濂闻，伺于道，出椎击之，归告何。何相与恸哭，誓相依终身。何教景濂严，景濂事何甚谨。何嗜酪，景濂日入市求之，端捧急趋，如鸟张翼。市人怪而求其故，则皆叹其孝，为让道。何老病，景濂侍疾七年不怠。何卒，景濂亦六十，庐墓三年，作孺子泣。景濂明诸生，明亡，弃诸生去为医。

汪灏，江南休宁人。晨、日昂，日升，其弟也。父病咯血，灏年十六，割股和医进，良愈。后数年病足，晨割股炼为末，敷治亦愈。又数年复咯血，晨复割臂以疗。更数年，疾大作，灏复割臂，勿瘳。晨病，日昂泣曰："吾兄割臂愈父，吾不能割以愈吾兄乎？"众尼之。懵且仆，匠治棺，日升持匠斧断指，血淋漓，调药以饮晨。有司表其门曰"一门四孝友。"

钱塘吴瑗及弟琦、璠、琰相友爱，年皆逾九十。江苏华亭美应龙，应龙子世璜，世璜子文枢，子超萃，超萃子怀权，怀权子栻，六世皆以孝行旌，人尤以为难。

黄农，江南元和人。父衮，诸生。农年十余，母吴病六年，农侍疾不懈。母卒，恸屡绝，坐卧母柩侧。衮客授于外，携农俱。久之，察其枕渍泪若膏，貌瞿然如初丧。衮客授稍远家，农归，五日一往省，衮止之，则私伺门外问安否，衣服器用，时其寒暑具以往。一夕，心悸，走省，衮得暴

病，舁以归。会除夕祷神，原减算益父，衮愈。农三十余而卒，妻金，亦贤孝。

曹亨，陕西镇安人。年十一丧母，不能具棺，号泣于路，乞自鬻为敛。或与之金，葬母毕，即诣其家执役终身。

黄嘉章，湖南桂阳人。吴三桂之乱，从父避兵连珠崖。父没，兄嘉林年十六，嘉章亦年十一，自鬻以葬父。嘉林稍长，力为佣，得钱赎嘉章还，兄弟相友爱。

郑明允，江南歙县人。康熙间，耿精忠兵至，明允侍母抱谱牒及先世遗笔入山。贼大索山中，明允夜负母匿僻坞，还挈二子，未至，雾溢山，虎声震林木，纳二子石穴中，疾趋侍母。贼退，二子亦无恙。兄病，视汤药不去侧。及亡，每恸辄绝。与其戚同贾，失其资。明允发橐金尽与之。族子缊客舍，明允为坐守达曙，白于官，出私财以敛。有友荡其资，困甚，明允罄所有饮之，无难色。明允世业医，精而不试，曰："十得九，犹有一误。"业贾终其身。

刘宗洙，字长源；弟恩广，字锡三：湖北襄城人。父汉臣，明季从军。襄城破，被数创，几殆。恩广两耳断，号泣负以归。宗洙方走避寇，闻父难，往赴，贼截其耳鼻。居数年，父病，尝粪，时称襄城"尝粪孝子"。父殁，与季弟宗泗同居，俄与恩广皆得官，以母老不出。母殁，恩广呕血至笃疾。或慰解，曰："勿复言，五内裂矣！"遂卒。宗洙积哀兼痛弟，亦呕血卒。

恩广子青藜，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哀毁呕血，事母不复出。

何复汉，江西广昌人。十五而丧父，哭泪皆血。长事母孝，母疾作，尝粪苦甘以测病深浅，不解带者数月。母殁，寝苫三月，泪渍苫左右尽血痕。葬，乃庐墓侧，日夜悲号，丧终犹庐居。耿精忠兵至，复汉守墓不去，亲知毁其庐，乃哭而行。著古今粹言示子孙。子人龙，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入翰林。

许季觉，浙江海宁人。少尚侠，既折节读书。居亲丧，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后起。含殓、殡葬、虞祔、卒哭、祥禫皆用古礼。葬，躬负土，庐于侧，朝夕哭不辍。季觉故与同县查氏交密，查氏贵，营葬侵许氏墓地。季觉曰："吾不能以友卖亲。"讼连年不决，亲朋居间，季觉终不让。查氏诬季觉通海，逮狱，有为辨者，狱稍解，避地山阴。查氏复诬以他事，再逮狱。季觉度不免，狱中碎瓷盎吞之，死。

吴氏四孝子，江南崇明人，失其名。父壮年家贫，鬻子为富家奴。及长，皆能自赎。取妇列肆居，养父母，兄弟议奉父母膳，月而易。诸妇曰："翁姑老矣！月而易，必三月后方为翁姑具膳，太疏。"复议日而易，诸妇又曰："翁姑老矣！日而易，必三日后方为翁姑具膳，仍太疏。"乃议伯具早餐，仲午，叔脯，次日季具早餐，周而复始。越五日，诸子合具馔奉父母，子孙皆侍，诸妇以次上酒食，以为常。室置厨，兄弟各具钱五十，父食毕，取钱入市嬉，易果饵，归畀诸孙，钱将尽，复具。父或从博徒戏，兄弟潜以钱畀博徒，令阳负与其父以为欢。行之数十年，父母皆将百岁，奉事不衰，陆陇其为之传。

雷显宗，河南陈州人。诸生。父病痪，显宗摩掌热拊父四支，二十七昼夜不倦，父良愈。居数年，复病剧，侍汤药两月余，竟卒，哀毁柴立。居母丧亦如之。康熙中，岁饥，出米粟济贫乏，代偿其逋赋。有鬻其孥者，赎以归。饮婚葬者三百余家。显宗年九十，朔望集家人讲《孝经》、《曲礼》、《内则》诸篇，里闬称其家范。

赵清，山东诸城人。生有至性，嗜酒，与同县李澄中、刘翼明辈偏陟县中山，纵饮，辄沉顿。丧父，庐墓侧百日，母往携以归。丧母，复庐墓侧，麻衣躬畚锸，负土为坟，毁几殆。客有劝者，清曰："清所以为此者，盖下愚居丧法耳。清狂荡如湍水，不居墓侧，将食旨，久而甘；闻乐，久而乐；居处，且久而安。不一期，沈湎不可问矣。不孝孰甚！"居庐久，或传有狼与犬为守庐，狎不相啮也。

荣涟，江南无锡人。少孤，多病，母令为道士。善诗画。事母孝，出游得珍玩、良药必以奉母。游倦归，晨昏侍母侧。母卒，庐墓不复出。涟与县人杜诏及僧妙复号"三逸。"

薛文，江南和州人。弟化礼。贫，有母，兄弟一出为佣，一留侍母，迭相代。留者在母侧絮絮与母语，不使孤坐。日旰，佣者还，挟酒米鱼肉治食奉母，兄弟舞跃歌讴以侑。寒，负母曝户外，

兄弟前后为侏儒作态博母笑。母笃老，病且死，治殡葬毕，毁不能出户。佣主迹至家，文与化礼骨立不能起，哭益哀，数日皆死，时康熙四十二年也。知州何伟表其闾。伟勤于民，卒，民祠焉。乾隆间，学政宋筠令以文、化礼附伟祠。

曹孝童，江南无锡人。居南郭，父为圬者。童五岁，父或扃户出，则竟日不食。邻或哺之，泣不食，俟父归同食。父死，童呜咽匍匐死父侧，邻市棺为敛。

丁履豫，江南娄县人。少孤，事母孝。兄二、弟一皆出游，以岁所入畀履豫，使营甘旨。母卒将敛，画师貌母像绝肖，履豫谛视久之，大恸，仆地遽绝。

钟保，满洲镶黄旗人。父希晋，以步军校从讨吴三桂，积功当迁，钟保以父老，力劝请休奉养。康熙间，自刑部笔帖式累迁刑部郎中，居父丧哀恸，水浆不入口。事母尤谨，归必侍母侧。兄荡产，抚其孤，祖遗田宅悉推与之。弟贫，周之甚力。雍正二年，举孝子，赐金，旌其门。官至工部侍郎。

觉罗色尔岱，满洲镶红旗人，德世库七世孙也，性笃孝。年十七，父病，医不效，乃割左臂为糜以进，病稍间，旋殁。事母益谨，母病饮食减，亦减饮食；饮食不能进，忧之，亦辍饮食；母能饮食，乃复常。雍正元年，命举忠孝节义，以色尔岱应，诏赐白金，旌其门，授银库主事，勤其官，迁郎中。

康熙间，以割臂疗亲旌者，有翁杜、佟良，与色尔岱同时有克什布。翁杜，满洲镶白旗人；佟良，蒙古镶黄旗人：官防御。克什布，满洲镶红旗人，官三等侍卫。

王麟瑞，福建南靖人。诸生。八岁丧母，事后母如所生。母病谒，非时思食梅，麟瑞饶树呼号，不食三日，梅夜华，结实奉母，母良愈。父丧，庐墓三年，遇虎，虎为却避。雍正初，诏举孝廉方正，县以麟瑞上。四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出为直隶永平知府。

李盛山，福建罗源人。母病，割肝以救，伤重，卒。巡抚常赍疏请旌，下礼部，礼部议轻生愚孝，无旌表之例。雍正六年三月壬子，世宗谕曰："朕惟世祖、圣祖临御万方，立教明伦，与人为善。而于例慎予旌表者，诚天地好生之盛心，圣人觉世之至道，视人命为至重不可以愚昧误戕；念孝道为至弘，不可以毁伤为正。但有司未尝以圣贤经常之道，与国家爱养之心，明白宣示，是以愚夫愚妇救亲而捐躯，殉夫而殒命，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无以彰其苦志。故数十年来虽未定例，仍许奏闻，且有邀恩于常格之外者。圣祖哀矜下民之盛心，如是其周详而委曲也。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若因己病而致其子割肝刮股以充饮馔、和汤药，纵其子无恙，父母未有不惊忧恻怛惨惕而不安者，况因此而伤生，岂父母所忍闻乎？父母有疾，固人子尽心竭力之时，偿能至诚纯孝，必且感天地、动鬼神，不必以惊世骇俗之为，著奇于日用伦常之外。妇人从一之义，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然烈妇难，节妇尤难。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代为奉养。他如修治频繁，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责乎？朕今特颁训谕，有司广为宣示，俾知孝子节妇，自有常经，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以母负国家教养矜全之德。倘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盛山仍予旌表。

李悃，河南开封府人，失其县。贫为木工，父病痹，奉侍惟谨。岁歉，不能养，乃行乞于于市，归啖父。后得赈谷一石，虑不能继，日舂升许供父，而以糠秕自咽。父病剧，夜中邻人时闻捆抚摩嗟泣声，迟明则悃抱父足死矣，父亦一恸而绝。邻人愍其孝，收而葬之。

奚缉营，字圣辉，江苏宝山人。父士本，以孝旌。缉营幼读论语，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辄陨涕簌簌，师奇之，谓真孝子子也。母病，刮臂以疗。士本老，恶寒，缉营夜抱父足眠，以为常。两弟早卒，抚其孤如所生。女兄嫁而贫，从妹寡，皆依以居，为营婚嫁。

周士晋，江苏嘉定人。母病久，医言惟饮人乳可生，士晋子生方九月，谋于妻李，弃道旁，以乳乳母。母病已，问儿，以殇对，后李不复妊，亦无怨。越十二年，有僧为殷氏子推命，年月日与士晋儿同，诘之，则得诸道旁者也，父子得复合。

黄有则，湖南邵阳人。四岁丧父，母孙劬苦育以长。遣就傅，或迂之，孙曰："吾忍死，不欲儿废学也。"有则大感恸，奋学，客授养母。夏无帐，主人以进，命撤之，曰："吾母无此也。"寒为制棉衣，又却之，曰："家贫，无以暖母，不忍享奇温。"一夕风雪，既寐，复起，行三十里归省母。

母喜曰：“吾正思儿！”是时母逾九十，有则亦六十矣。母丧，以毁卒。

王尚毅，陕西郃阳人。为人佣。母佞佛，欲凿山造佛象，力不逮，将死，以命尚毅。尚毅佣，啬衣食积钱，买山辟洞，琢石为佛像，洞六，像十二，皆手造。或愍而助之，谢曰：“力不己出，非敬母命也。”钱尽乃辍，复出佣，得钱更为之，如是三十余年。山植柏，围以紫荆，洞上下莳迎春，洞成方冬，花尽开，山人怪之，名曰九华洞。山无水，凿池而雨至，遂不涸，名曰青龙池。

胡锲，浙江上虞人。锲九岁从母汲，母堕井，锲呼救未至，亦跃入井，救至，引以出，俱不死。中岁游陕西，一夕忽心痛，曰：“殆吾父病耶？”驰还，父正病，旋卒，哀恸尽礼。方冬母病，求医，途遇盗，衣尽褫，冒寒行数十里，与医俱归。

李三，江苏宜兴人。一目眇，一足跛。父死，二兄皆娶，析产，有田六亩、屋四椽、舟一，二兄分田、屋，而畀三以舟。迭养母，三奉母食必有肉，母至二兄所，三辄私致甘旨。二兄死，嫂一前死，一嫁，三独奉母。晨爨毕，乃以舟应客，或当出五十里外，度尽日不能返，虽重雇不之许。事母三十年，邻里称其孝，抚兄子慈，而教之严。母将死，呼孙执手泣曰：“儿学好，毋累汝叔怒！”自是不复怒其兄子。

张梦维，直隶元城人。县诸生。父晚病风痺，梦维日侍左右，卧起饮食溲溺皆躬自扶持。父愍其劳，呵之去，少退，复前，数年不少懈。事母如事父。居丧哀毁，准家礼，屏俗习。弟病疽，为剪发灼艾，日数省视，及卒，恸甚，几丧明。弟妻或诟谇，待之有加，抚孤女逾己出，弟妻卒悟且悔。少师郡人卫鹤鸣，治程、朱之学。鹤鸣卒，心丧三年。授弟子孝经、小学，以力行为本。

乐太希，湖北通山县人。幼慧，三岁母负以嬉，坠地伤额。祖母问，诡对，恐祖母见怜而怒母也。父疾，抑搔汗濯，昼夜不去侧。居丧尽哀，既葬，恒绕墓悲痛。母疾及丧亦如之，庐墓侧居五年。早为诸生，以事亲不应试，或延使授经，辄辞，虑违亲也。亲既终，益笃学。

董盛祖，云南黑盐井人。盛祖不知书，早失父，事母谨，起居饮食侍视不少懈。一妹嫁里中，盛祖出负贩，呼妹还侍母，妹亦善事母如盛祖。盛祖行遇蛇当道，惊曰：“母得无病乎？”归则母方病，呼盛祖，人皆怪之。母丧，哭甚哀，或恸绝，邻里惊救之，乃苏。盛祖有妻早亡，不更娶。或劝之，曰：“娶妇以事亲，顾贤者实难。脱不贤，将戾吾母，吾能安乎？”卒不娶，未终丧，遂卒。

徐守仁，安徽青阳人。世为农，未尝读书。四岁而孤，事母孝。得佣值，市酒肉奉母，母呼共食，辄以持斋谢，实不忍分甘也。母没，哀恸。既葬，露处墓侧，蛇虺不避，里人哀之，为庐舍饮食焉。守仁并奉其父木主以居，四年，乃还其室，须发皆白。

李凤翔，直隶武强人。善事父母。凤翔以父老，自请佐家事，而督诸弟读书、习射，应文、武试。父将终，遗命析产，心怜幼子而未有言。凤翔察父意，益以所分三之一。父殁，事母益谨。道光初，滹沱连岁汜溢，闾里荡析，负凤翔债者二千余缗，悉焚其券，复散钱济贫者。又遇旱，所艺蔬果任饥者采食。族子早孤，他县人以迎丧遇盗，皆厚周之。或将屠马，凤翔赎以归，马训异常畜，乡人感之，遂无屠马者。

卯观成，云南恩安人。父汉而母夷。乌蒙乱，父死，母被掠，鬻为婢。乱定，观成无所依，为昭通禁卒。父母尝为聘妇，舅促观成娶，娶而不与婚。三年，舅诘之，曰：“吾非不欲婚也，行将嫁吾未婚之妻，取所值归吾母。与之婚，情不能割，义亦不可出也。”语且泣。有义之者，募得六十金，以半赎其母，半为营庐舍，成婚，仍为禁卒以养母。

葛大宾，字兴森，湖南湘乡人。诸生。四岁丧父，哀恸如成人。丧终，值忌日，出主祭，主仆，粉落“葛”字脱，露“周”姓，盖木工饰周氏废主为之。大宾痛哭引咎，告墓易主。事母钜细必躬，疾尝药，生徒有馈则献。尝出客授，独坐心动，亟还呼母，母出，屋后山遽颓，压母坐处。母没，饮不入口者五日。既葬，不脱衰，腰以下缕皆尽。丧终，祭必哀，兄弟既分居，财尽，大宾复与同居，通财无所私。没则庀其丧，无子，为立后。

吕敦孚，湖南永定人。父孟卿，贫，以客授自给。母病将殆，思肉食，敦孚方七岁，贷诸屠，屠不可，泣而归。闻母呻吟，益痛，内念股肉可陷母，取厨刀砺使利，割右股四寸许，授其女弟，方五岁，令就炉火炙以进。母疾良已，孟卿归，察敦孚足微跛，得其状，与母持以哭。敦孚曰：“母

然，儿固无所苦也。”乡人皆嗟异称孝童。长为诸生，学政温忠翰疏闻，寻除华容训导。孟卿亦尝刮股愈父病，然敦孚割股时，初知父有是事也。

王子明，甘肃通渭人。诸生。事母孝。出为客，蔬果新出，必遥献乃食。尝赴试，母闻桃香久不散，女曰：“此必吾兄所献。”记其日，归验之，果然。

冯星明，甘肃秦安人。为营卒，戍龙山。食新韭，置诸案，叩首。同伍问之，曰：“以献母。”咸以为迂。或归候其母，母曰：“他日吾假寐，梦儿以韭食我，觉，犹有余香。”叩其日，星明献韭时也。

张元翰，直隶南皮人。光绪五年举人，除获鹿教谕，迁知县。方谒京师，父嗣陶时为万全教谕，卒官。元翰奔赴恸哭，几不能胜。居丧三年，悉用古礼。丧终，以知县待阙河南，奉母赴官，摄浥池、宁陵诸县。方有事于考城，而母遽卒。元翰以父母卒皆不克视终事，大痛。将归葬，自为文祭告，凭棺一恸而绝。

俞鸿庆，湖南善化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事父母笃孝。官京师，岁必乞假归省。二十七年，母殇，鸿庆方自西安还京师，闻丧奔还，哀恸若不欲生。父年已八十，衰病，鸿庆跬步不去侧，婉容愉色，依慕如少时。冬夜必数起省视，或竟夕不眠。二十九年，父殇，鸿庆恸甚，以毁卒，距父殇方匝月。

姜琼，云南嵩峨人。父文柄，尝远游，琼裹粮行求，得以归，贫，析薪治圃以养。父嗜饮，日必具酒，家益贫。父为罢饮，命子跪而请，翌日偕樵于山，买酒归，共劝酣饮，日以为常。父殇，辄提父尝饮壶沽酒，哭于墓，人称其圃为“孝子圃”。

汤渊，江苏常熟人。八岁丧父。母茅纺织不稍休，渊见辄泪下。少长，为负贩，劝母暂休，母曰：“休，不且馁死耶？”渊大恸。客至，母擎茗碗呼渊持以出，渊跪而受，自责贫不能具仆婢也。娶，生子而妇亡，或劝再娶，曰：“吾已有子，何忍分养母力以养妇？”竟以鳏终。母卒，哀号动行路。其后家稍裕，方冬，有被而无褥，曰：“吾母昔无此也。”将卒，命市棺视殡母之费。

魏兴，直隶新城人。早丧父，兴与弟继宗皆入伍。继宗战死，兴以母老，出伍为樵以养。岁饥，米贵，兴以米奉母，而自食糟糠，恒不饱。兴亦老，樵不足，毁屋，伐屋后树以鬻。安康诸生张鹏翼闻其事，过兴，见兴侍母左右扶持如童子，因问其邻魏叟：“与其母日何食？”邻曰：“兴啖包谷，母食麦。”鹏翼大嗟异，以其事白知府，月予以粟，兴母子始得饱。

戴兆笨，安徽旌德人。少从父业缝纫，十三丧母，尽礼，事后母如母。父病噎，亦减饮食，百方疗父，不得，则刲肱糜以进，终不愈。恸甚，庐墓侧，朝夕稽颡。时归省后母，呼妻出，戒以善侍养，不入其室。

潘周岱，安徽泾县人。为竹工，与父同佣，必躬其劳而遗父易且逸者。父创足，负以往返。老废，周岱独应佣，得酒肉时蔬怀归，燠以进。家食，必父母食乃食。岁饥，奉父母必丰，次以食弟，躬与妻子饱糠核。父母疾，左右侍养无须臾去侧。母家山下泉洌，母病笃，夜半思得泉以饮，周岱挈瓶往，行四十余里，向晨以泉至。居丧，日暮悲号，先后庐墓三年。丧既终，夕必诣墓爇香然灯，如是终其身。妻吴亦孝，无违命。

张淮，浙江秀水人。贫，粗识字，为人收田租。父有心疾，思食羊，非特杀则不食，淮买羊杀以食父。思出游，则凭肩舆侍以出，穷日乃还。父疾数年，凡所思，百方致之，不稍怠。疾笃，刮肱进，卒不治。

同时张廷标，为衣工。奉母，常效市中儿嬉戏以娱母。一日邻家火，负母出，迁祀先之具，而不及他器用。节所入为弟娶妇，而终身不自娶。县人与淮称“二孝子”，道光初年事也。

胡其爱，江南桐城人。为人佣而养母。母病罢癃，其爱日夕在左右，视卧起饮食。出就佣，具晨餐，度午不得归，出勺米付邻媪，属代爨，必拜。邻媪止之，行数里外，复遥拜。夜必归，为母涤中裙厕牖，在佣家得肉食，即请归遗母。母出观优，负以往，夜则负以还。欲往戚党家，亦如之。母没，负土为坟，居悒悒而卒。

方其明，亦桐城人。亦为佣而养母，母亦病罢癃。其明虑出佣母饥渴，乃弃佣为丐，负母以出，

得食必先母。母卒，乃为圃，时荷锄而泣曰：“昔为乞，苦饥寒，不离母侧；今稍足衣食，思母不可得矣！”

邓成珠，福建泰宁人。亦为佣而养母。佣所距家远，日乞米一合，昧旦送母所，还执佣。母盲不能炊，乃负母依主家傍舍，朝夕为具食。主或以为言，成珠曰：“成珠自减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居五年，母卒，葬毕，辞主人，不知所之。

张三爱，江南歙县人。为人役。事母孝，母病，不能具药物。或谓之曰：“汝欲愈母病，盍刮肝？”三爱祷于业祠，破腹，肝堕出，以右手刮肝，得指许，左手纳于腹，束以白麻。归以肝和羹饮母，母良愈，三爱创亦合。三爱所事主，故尝为知县，贫，逋赋，三爱辄代承，被笞，不少怼。主病且死，命三爱去，三爱勿听，事主之子如事主。

杨梦益，陕西郃阳人。卖菜佣也。事母孝，妻贾力纺织以佐养。乾隆中，岁饥，梦益与妻食糠粃，盛米于囊，置其中，熟以奉母。米尽，将鬻子，族人感而周之，乃止。

阎天伦，甘肃陇西人。贫，父居僧寺，天伦与妻杨，鸡鸣起磨面，及明入市，求父所嗜往馈，午若晡皆然，夜则从父寝。父失明，天伦为茹素，年余，目复明。天伦先父卒，杨卖浆为养，如天伦在时。翁卒，力营葬，忌日必祭，终其身。

夏士友，湖北江夏人。事母孝，佣力以养，不足，则减己食食母。邻或邀食，必先为母具食，然后往。寒，语母勿早起，自执炊置食床前，又丁宁属母善自护，乃出，如是以为常。年四十未娶，或愍之，助其娶妇。居半载，士友自外归，妇与姑诟于室，流涕责妇，即日出之。或曰：“出妇，如无后何？”士友曰：“有妇，欲其孝；有子孙，亦欲其孝。苟不孝，安用妇？安用子孙？”年余，士友疾卒，母哭之恸，邻有张某感士友孝而不得终事母，月供薪米，终其身。

白长久，甘肃平番人。幼孤，贫，负贩奉母，具甘旨。母或不怡，以首抵母，引手披其颈，俟解乃止。里社演剧，负母往观，侍侧说剧中事。母年八十，长久亦六十，未尝稍懈。光绪中，青海办事大臣预师馈以金，不受。母卒，朝夕诣墓，馈食三年。

郭味儿，甘肃礼县人。卖浆，出必拜母，归亦然。母严，稍不当意即恚，味儿为孺子状悦母。母苦胫痛，或言瘗枯骨，母当愈，黎明辄携长铲徘徊邱陇间，寒暑不间。母卒，饮不入口，五日毁卒。

聂宏，陕西鄠县人。卖酒，事亲孝，得钱易甘脆奉亲。母卒，卧父榻侧，时省视。畜犬，得饼衔饲母，人以为孝感。

董阿虎，江南山阳人。少父丧，为人担水，得值养母。稍有余，必具旨甘。积十余年，构茅屋奉母。一日，邻被火，阿虎负母避，还跪户外，乞神佑。俄左右尽燕，独阿虎茅屋存。

张乞人，顺天永清人，失其名。父死，行乞以养母。穴土为居，天大雪，知县魏继齐过其处，闻歌声出地中，怪而呼问之，曰：“今日母生日，歌以劝餐耳。”继齐命车载其母子至县，继齐母畀其母粟及布，继齐与银十缗。乞人叩头曰：“官母赐我母，不敢不受；官赐我，我不敢受。”继齐问其故，曰：“民愚，不知此十缗官何所受之？我母年八十，我年六十一，为清白百姓足矣。”继齐不复强，将为营室，乞人负其母去，不知所终。

席慕孔，广东三水人。善养母。尝娶妻生子。岁饥，田数亩尽鬻，妻怨其贫，求去，遂遣之。夏秋助人耕获为佣，冬则乞食以养。得饼饵归食母，得余羹，啜清，以肉归。

张长松，山东栖霞人。母瞽，长松出为佣，主人与之食，辄不尽，归遗母。无所事则乞诸邻里，母食已，乃食其余。冬大雪，长松病不能出，呼母涕泣言曰：“儿不肖，不能养吾母，乃乞食，母赖以活。今疾惫，母老，可若何？”遂死。

崔长生，江南邳州人。生而瘖，手又挛。为佣养父母，出入必面。岁大挛，乞食于市，得糟糠，上父母，自食草根木实以活。拾字纸，得遗金，待失者逾月不得，乃易母彘饲之，茁壮蕃息，为父母治送死之具。丧父母，舁葬于中野，遂去，不知所终。

荣孝子，河南遂平人。幼痴聋，无名。家本饶，后中落，贫甚。父卒，无所居，奉母居栖流铺。出乞食，择所得供母，自食其余，得少，则但供母，而自忍饥归。见母必叩头，食必跪进。母食则

起而舞，食减则泣。母或故减食以食子，则泣不受。母七十余卒，县人为具敛，朝暮泣，终其身。吏以孝子旌其楣，亦不知也孝为何名也。卒也七十余。

无锡二孝子，皆失其姓氏。其一瞽，磨粉为业，事母至孝，竭力供甘旨。年至四十余复明，人皆异之。其一哑，行乞得钱以养母，必具酒脯。母卒，食必祭，祭必伏地号痛。既葬，哭于墓，见者皆感。

哑孝子，无姓氏，或曰云南昆明人。家有母，老矣，行乞以养。得食必奉母，母食然后食。母或怒，嬉戏拜且舞，必母乐乃已。得钱密投诸井，母卒，乡人有欲醵钱以助敛者，与如井，数数指水中，乡人为出钱，营殓且葬，事毕，远游不知所终。

清史稿卷四九八　列传第二八五

孝义二

卢必升　李应麒　李中德　张文龄
汪良绪　贾锡成　王长祚刘国宾
李志善弟志勃　彭大士钱孝则
任遇亨族子褡德陆国安　徐守质
胡梦豸　贺上林何士阀陈嘉谟
林长贵弟长广戚弢言　李敬跻
张大观杨璞　蔡应泰张士仁　潘琯
钱美恭赵万全　刘龙光　李芳燥
唐肇虞　缪士毅子秉文陆承祺
弟承祚汪龙方如珽张焘　朱寿命
潘天成　翁运槐弟运标杨士选
徐大中　沈仁荣　魏树德　李汝恢
党国虎　严廷瓒　陆起鹍弟起鹏
虞尔忘弟尔雪黄洪元弟福元　颜和
颜鳌王恩荣　杨献恒　任骑马
李巨勋　任四　王国林　蓝忠

卢必升，字采臣，浙江山阴人。九岁，父芳病，思得蟛蜞炙，必升挟筐求之沙上，潮至，几死，不释筐。明季遇寇，芳独行入山，必升行求得之归。必升为叔父茂后，顺治初，寇系茂舟中，必升绕岸哭，三昼夜不绝声。寇引使见茂，协茂降，拔刃屡欲下，必升叩头流血，乞贷死。久之，寇中有义其行者，脱茂使共还。茂有女忌必升，嗾母遣必升往松江，使被盗击诸途。盗察必升且死，曰："尔死勿我雠，谁某实使我。"必升阳死，盗掷之水，复以救免。必升书告所后母，但自谢不谨被盗，所后母为感悟，为母子如初。

李应麒，云南昆明人。遘乱，与其父相失，被略至迤东，乞食归。丧母，劝父再娶，后母至，遇应麒虐，应麒卖卜以养。失后母意，辄笞楚，跪而受杖。后乃被逐，事父母愈谨。父生日，卖卜得鸡米，持归为寿。佃人田，方耕，闻后母病，辍耕走三十里求医药。后母生三子，友爱无间，后母久乃悟，卒善视焉。

李中德，汉军旗人。康熙初，父从征福建，中德亦出参陕西军事，奉母以行。事毕，还京师，父先福建还，已娶妾生子矣。中德母至，父昵妾而出嫡，拒不相见。中德为请，叩头流血，父终不听。请得居别室，亦不听，乃营室东直门外奉母，早晚待父侧无几微憾，善视诸庶弟。越六年，父病棘，乃告父迎母还，父深悔焉，旋卒，妾亦死。中德母抚妾生四子如己出，中德亦友爱如父在时。

张文龄，字可庭，河南西华人。父昵妾而憎其母，文龄事父抚庶弟甚笃，庶弟亦感之，而父终不悟，逐文龄。文龄号泣呼天自惩艾，谓不复比于人，未尝一言扬亲过。远近慕其行，遣子弟从游，得束修，因庶弟以献其父，或不得通，循墙走，泣且望，见者皆泣下。雍正五年，成进士，父荣之，

意稍改。八年，就吏部选，京师地震，死者众，文龄亦与焉。邹一桂与为友，归其丧，父始悟其孝，为之恸。

黎安理，遣州遵义人。祖母卒，复娶而悍，父不容于后母，客授四川灌县，逐卒，葬焉。母还母家，安理方十岁，留祖父母所。祖母遇之虐，书则令刈薪，夜督舂，舂重不举，绳络碓，以足挽之。恒不使得饱。尝取毒虫纳其口。诱之溪侧，推堕水。皆濒死，遇救苏。既长习举子业，出客授佐家。祖父卒，为治丧葬。祖母病，侍疾不倦，卒，又为治丧葬，无阙礼。其事祖父母凡三十有四年。痛父客死，恒诣灌县谒墓。母复归，事之孝。两弟不胜祖母虐，出走，安理往来黔、蜀，求得仲弟还。季弟客死，抚其孤。安理晚举乾隆四十四年乡试，授永清教谕，迁山东长山知县，有治绩。告归，卒于家。

易良德，湖南黔阳人。出为世父志宰后，志宰性急，屡抚兄弟子，皆不相能，遣还本支。最后得良德，良德能先意承志，得其欢心。有疾，昼夜侍，寝食俱废，里人无子者恒举良德相尉藉。

方立礼，江苏江都人。母殁，后母遇之虐，怒辄与大杖，立礼谨受无怼，一日，杖几绝，及苏，无变容。父殁，遂逐立礼。立礼时时候门外问起居，疾则忧惧不食，愈乃已。妻洪，亦孝谨，日受鞭挞，后母稍自悔，为少戢。后母殁，为之哀毁，后母二子皆早死，立礼育其子女如己出。

丁世忠，湖南黔阳人。母初未有子，父娶妾，母生世忠。妾亦有子女而悍，恶世忠，尝酖之，不死。父懦，令别室居，世忠事两母无怼。庶弟无礼于世忠，嫡母丧，不欲持服，世忠皆不与校。庶弟坐事破家，世忠亦中落，仍割田畀之。

汪良绪，江苏吴江人。父嗜博，母谏，忤父，为父逐。良绪日夜号泣，求返其母。父怒，并逐之，乃奉母依其妻父居。父以博破家，亦来与共居，母出奁资易田，尽所为父所鬻，良绪客授以养。方暑，父撤床上帐偿博进，屡易屡鬻，良绪亦不具帐。晨起，蚊迹偏其体。母多病，良绪必亲视汤药。出客授，母疾病，方冬，水冻舟阻，履水而还。母既殁，哭泣无常，寝不解绖，稍寐辄呼阿母，寤则大恸，未终丧而卒。卒后视其枕，麻布包土凸也。

贾锡成，江苏宜兴人。父映乾，性严。锡成生而生母吴以小过逢映乾怒，遂去不返。锡成稍长，邻儿嘲无母，问得其故，悲不胜。甫成童，屡出访母。过无锡，梦至尼庵，妪予食，甚慈爱。因偏访诸尼庵，方雪，老尼问里居，曰："宜兴。"因曰："吾徒亦宜兴。"入见之，即其母也。相持哭，母终不肯归。锡成数省视馈食。及母卒，以丧还葬，上蒙哭必恸。映乾遘疫卒，锡成痛甚，伏柩侧喃喃若共父语，梦中或欢笑，寤则大恸。疾作遽卒，距映乾卒才五日。

王长祚，字尔昌，湖南衡阳人。父乔年，以富名。明季张献忠破衡阳，乔年出避，游骑系长祚与次子璠求乔年所在，榜掠终不言。寇挽长祚发，加刃于颈，璠号泣求代。寇中有骑者，言："此父子皆孝，奈何杀之？"遂得释。

刘国宾，芷江人。国初流寇入县境，国宾负母出避，道遇寇，劫母衣，刃创国宾，血流至足。国宾忍痛跪乞还母衣，语迫至，寇愍其孝而还之。康熙中，吴三桂兵至，掠族弟国宥，其母嫠也，哭之丧明。国宾行求国宥，愈年以归，其母目复明。贫不能自存，国宾分田百亩与之。

曹超，安徽和州人。顺治中，郑成功兵至，超奉父母出避，遇寇欲杀之，超号泣求代，并得免。居丧，负土为坟。家有紫薇，父手植也，久枯，每对之哀恸，非时复发花。

黎兴＜⿰山介＞，湖南湘阴人。张献忠破长沙，略湘阴，兴＜⿰山介＞父嘉品为贼系，将杀之。兴＜⿰山介＞八岁，请代父死，贼幼之，举刀令申颈，泣曰："此恐欺我，既杀我，复杀父，乞但杀我一人。"引项就刀，贼两释之，里人称之曰："孺孝。"

夏汝英，湖南安化人。顺治初，游兵掠其家，汝英九岁，卫母不去左右，游兵掠汝英去。道中告以母孤苦，乞释还，贼怜而许之。

金国选，湖南黔阳人。吴三桂之乱，贼掠其父母去。国选七岁，牵衣痛哭，求释，不得。骂贼，贼吓以白刃，不舍。击以杖，终不舍，乃释其父母。

张愫，湖南湘阴人。年十岁，寇至，从其祖走避。寇执其祖，将杀之，愫哀号求代，身蔽祖，被数创，不顾，寇嗟叹，舍之去。

李志善、志勃，湖南安化人。父步武，诸生。流寇破县，缚步武，勃善十六、志十四，号泣求免。贼诘步武里中孰为富，步武骂贼，贼杀之。志善、志勃夺贼刀杀贼，皆为贼所杀。

彭大士，湖南湘阴人。顺治初，李自成余党破县，执大士母求金。大士绐贼："金在井侧。"请偕往，因赴井，母走免。大士年十八，妻仇归大士仅二十日，亦入井死。

钱孝则，江南桐城人。方明福王时，父以党人被急逮，变姓名，挈家人亡命至震泽。兵起，母及弟、妹皆赴水死，孝则与父匿稻田中得脱。兵过，收葬母及弟、妹，走福建。未几，福建乱作，父子奔避相失。孝则走广东，数年还福建，求父十三年，始得与父俱归。父续娶于徐，徐有富名。父他往，盗夜至，毁牖，缚孝则迫令导入徐室，孝则不可。盗斫以斧，颅裂死。

任遇亨，江南昆山人。生有膂力。国初盗大起，遇亨负父逃，盗劫其父去。遇亨持刀突入，负父出，身被数创，肠出，遇医得不死。扶父徙居嘉定以老。

族子裕德，有士豪积怨于其父，伺隙持刀欲杀之。裕德年十一，身蔽父，两手夺刀，正言晓以祸福，士豪掷刀去。父病痢三年，裕德昼夜扶持，躬涤濯污秽。父卒，居丧哀毁。友于兄，幼即请代兄杖。兄老而无藉，养生送死皆任之甚具。

陆国安，浙江山阴人。父华宇，顺治初，县境寇作，缚华宇入砦，求金以赎。国安归自海上，奋入寇砦，戡寇，救华宇归，被重创，卒无恙。

徐守质，江南常熟人。顺治初，守质与兄基奉母避乱，母老病，兵至，度不能去。守质谓基曰："母徒死，绝徐氏后。兄速行，守质当奉母。"基不可。兵迫，守质愠，促基行。守质有妹适袁氏，早寡，携子与母俱。基乃弃妻、子，挟孤甥而遁。事定，基还，母与袁氏妹俱自沈井，守质被二创仆，死。

黄简，字敬之，湖南祁阳人。父用忠，诸生。简事亲孝，顺治十年二月，李定国兵略湖南，其将郝永忠屠祁阳，简奉父母避兵竹山。母渴，命简取饮，兵遽至，简父窜山阳，简妻张，奉姑窜山阴。简取饮至，不见父母，升高望之，见乱兵缚一人置釜上将烹，则其父也。简大呼，往乞代，乱兵释简父，执简求赂，不得，遂烹之。村民哀简，名其山汤镬岭。

程愿学，字奂若，江南仪真人。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兵退，县人坐连染死者二十余，愿学祖故睢州知州绍儒与焉。父免死徙塞外，愿学以幼留。稍长，将出塞求父，虑死且无后，乃娶妻生子。妻死，挟子行道中。子病，还，计行待子长。居恒丧服，食但啜粥，不饭，不食果蔬，衣不帛不棉。僦居学舍旁，授经不出户。训导顾蔼慕其贤，屡过皆不见。偕其弟子出不意往语愿学："何自苦？"愿学对曰："愿学有隐痛，不可以为人，非以自苦也。"明日报谒，贽砚与画，靁谢曰："子无所受于人，今吾受子遗，亦愿以报子。"愿学乃持砚与画去。他日复过之，已他徙矣。俄卒，靁求得其砚，铭曰"廉士砚。"

郁褒，字子弁，浙江嘉善人。父之章，顺治六年进士，以大理寺丞坐罪徙尚阳堡。京师修治官廨，许罪人出家财佐工赎罪，褒请任刑部官廨，之章得赎还。工未如程，例当复徙，褒叩阍，请弃官代行。褒弟诸生广，叩阍，言身当代父徙，留褒侍父疾。部议代子父徙非旧例，仍用冲突仪仗例治罪。圣祖愍其孝友，并宥之。之章还乡里，褒以贡生授江西永丰知县。

姚易修，字象亭，江南元和人。父宗甲，康熙初客闽浙总督范承谟幕。耿精忠为乱，执承谟，尽系其幕客，宗甲与焉。易修闻，诣精忠，啮指作血书原代父死，贼乃释宗甲而系易修狱，协使降，易修不为屈。康熙十五年，师至，乃得脱归。易修母闻变，悲泣，两目盲，易修晨起舐母目，母目复明。邻家火，易修突火入，负父出；又入，负母出。发尽燎，两足焦烂，而父母俱无恙。

胡梦豸，江南江都人。康熙中，从父至绍兴省墓，道遇盗劫民财，斥其不义。盗怒，将刃之。梦豸从后至，奔赴，击盗扑，民群起殴杀盗。盗大至，欲屠其里，梦豸曰："不可以我故，危一乡也"入盗寨，独承杀盗，遂被杀。

贺上林，江苏丹阳人。父天叙，以事忤知县，系狱，将杀之。上林年十八，谋脱父。闻巡抚将上官，涉江溯淮，迎舟呼，驺从呵之，不得前，乃发愤投水，发没数寸，复跃起大呼。巡抚见，令救，已死，检其衣，得白父冤系状。巡抚按部黜知县，释天叙出狱，乡人为立贺孝子祠。

何士阀，安徽南陵人。族人破其祖母冢以葬，士阀讼不得直，巡抚檄知县诣勘，族人持之力，事未定。士阀恸，触墓碑，脑裂，死。知县乃责族人他葬，治其罪，葬士阀，碑曰“义士”。

陈嘉谟，江苏兴化人。顺治初诸生。父宏道，为怨家所诬，系扬州府狱。狱卒绝其橐饘，嘉谟求见父不得，知怨家计必杀之，乃痛哭祷于神，自沉于水。明日，盐运使得嘉谟讼冤血书，而嘉谟仆又诉失嘉谟。求其尸，七日得于钞关水次，植立风涛中，发上指。遂出宏道狱，葬嘉谟，而抵诬告者罪。

林长贵、长广，福建福清人。父宗正，业晒盐。入城，至星桥，海潮暴至，溺死。长贵闻之，奔救不及，仰天长号，投桥下殉；长广继至，绕崖痛哭，亦自沉。时雍正九年七月。里人悯其孝，收三尸敛焉。

戚弢言，字魏亭，浙江德清人。父麟祥，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坐事戍宁古塔，弢言从，备艰苦。麟祥遣令归就试，成雍正八年进士，除福建连江知县，勤其官。乾隆初，赦流人，麟祥不得与，弢言深痛之。总督郝玉麟将入觐，弢言刺指血为书求赦父，诣玉麟乞代上，玉麟难之。弢言叩首持玉麟裾号泣，引佩刀欲自裁，玉麟乃许之。诣京师，以弢言书上，高宗悯之，赦麟祥。麟祥就弢言养连江，明年卒，弢言持丧还，哀甚，亦卒。

李敬跻，字翼兹，云南马龙州人。父盛唐，雍正八年进士，官四川松茂道，以所部有罪坐监临官，戍卜魁。卜魁距云南万四千里，敬跻三往省。尝遇暴水，丧其仆马，徒步行，路人哀之，与之食，导使诣盛唐，盛唐辄令还侍祖母，迫使归。敬跻成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授福建将乐知县，计赎盛唐还。盛唐死戍所，敬跻遂发病，日呜呜而啼，未几亦死。

卜魁有范杰者，与盛唐善，盛唐倚以居二十年，至是归其丧。闽人吴阿玉尝欲从敬跻之官，盛唐丧过京师，吴为送还云南。

张大观，河南偃师人。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水溢，灌偃师，民避水奎星楼上，大观奉母亦登焉。水撼楼，楼倾，柱压大观手，臂折，奋入水求母。望母髻露水中，得之，负出水，攀树以上，泳而求食以食母。水退，负母归其室，即夕创重死。

同时有杨璞，与其弟奉母居。水至，弟以筏载其妻逃山上，母呼不应。璞弃妻子背襁母，浮水至神堤滩，或援之，得登。顷之，有妇抱子从水下，母遥望，呼曰：“吾妇与孙也！”拯之，皆不死。而弟乘筏即至山下，树折压筏沈，夫妇俱死。

又有蔡应泰，居母丧，柩在堂，水至，以绳系母柩，跪而负之，入水中疾驶，亦至神堤滩。村民以长钩引至岸，舁以上，日暮，其妻、子亦得救。

张士仁，江南昆山人。六岁，母有疾，泣祷请代，母良愈。十三从父寝，仇伏榻下，露刃出。士仁呼父未应，手捍之，指欲堕，涕泣语仇请代，仇为感动，呼其父醒，曰：“尔有此子，吾不忍杀尔。”父惶遽，良久始定，与矢天日，释怨。母丧尽礼，后母虐士仁，士仁孝敬无稍渝，后母亦感悟。火作，负父出，复入火负后母，后母抱幼子，几不胜，风反得无恙。居父及后母丧如丧母，里或忤父母，必泣劝之，悔乃已。

潘琯，浙江钱塘人。父出近游，家遇火，母出篋令琯负以行，及门回视，不见母，委篋复入，家人自火出，止琯毋入，琯不可，入与母俱死。琯女兄珠姑嫁范氏，归宁，亦在火中，家人欲掖以出，珠姑挥之曰：“汝男子，何可掖我！我从我母死耳。”火熄，琯与母、姊三尸相环结，时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琯聘妻王，家江干，闻丧来归，事舅以孝闻。

刘希向，江南山阳人。火，其父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遗象。希向自外归，突火入，求其父不得，号而出；复入，火方盛，救者以为刘氏父子死矣。俄而墙圮，顾见庭树下人影往来，乃争入负其父出，左奉象，右握木主，希向牵父衣，额半焦矣。后数年，父病，希向为割股，良愈。希向年六十，病噎，其子亦割股，刀钝，肉不决，剪之，乃下，然希向竟不瘳。

沈嗣绶，字森甫，江阴人。父燿鋆，湖北通判，咸丰二年死于寇。嗣绶奉母还，寇至，徙避江船，高不可攀，展襆被以其母登。至通州，转徙山东、河南，结绳床舁母，步从之，千数百里，不去左右。未至兰山，道遇寇。嗣绶涕泣乞免，寇感其孝，遣四骑护行。至兰山，方闭城拒寇，嗣绶

求入城，守者疑谍也，趣缚之，涕泣言其故，乃得释。既，亦得官湖北，以母病不赴，侍养十六年，进汤药，夜起，虑履声惊母，虽严寒必跣。凡事婉曲称母意，见者感叹。

谢君泽，江苏武进人。父祜曾，事母以孝闻。寇乱，为贼虏，君泽冒死依护。父齿豁，不能食，恒嚼以哺。贼欲戕之，则号泣乞代父死，贼首感动，并释之。

冯福基，代州人。父焯，为安徽潜山天堂巡检。咸丰七年，寇至，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计伺隙杀贼，不可得。日夜涕泣从至黄梅，市毒药置饭中，毙贼十七，亦吞药死。巡抚李续宜奏言："福基以童稚之年，护母陷贼，计杀凶党多人，从容就义。奇节至性，深可嘉愍。"被旨旌恤。

黄向坚，字端木，江南吴县人。父孔昭，崇祯间，官云南大姚知县，挈孥之官，向坚独留，鼎革后，孔昭阻兵不得归，向坚日夜哭，将入云南，亲朋、妻子颇危之，向坚决行。至白盐井，得父母并弟向严皆无恙，留一年乃归，时为顺治十年。行二万五千里有奇，向坚次山川道途所经，自为图十二记之。吴人作乐府纪其事。

顾廷琦，江南长洲人。父绳诒，崇祯间，官四川仁寿知县，死张献忠之难。事定，廷琦徒步入四川，阅四年，乃至成都。转辗求得绳诒墓龙脑桥侧，持丧归，自撰入蜀记，述其事。

李澄，字仲澜，云南昆阳人。明季，充选拔贡生。父兆旂，官庐江训导，死寇难，幼子淳从死。澄奔赴，收父骨返葬，请于当事，得立祠，晨必诣祠拜且泣。寇至，奉母洪避山谷。洪病亟，言不愿以山谷终，负母投佛寺，遽卒，负遗骸攒祖墓。顺治初，山猓入州城，劫官舍，发藏粟。省吏以兵至，执澄将杀之，兵中有识澄者，乃免。澄因言："山猓迫饥寒，无与百姓事。今固不宜累百姓，即山猓亦不宜轻言剿，否则且反戈。"乃坐其渠，州民以安。兄弟凡八，与仲弟俱，老，相友爱。

刘献煜，字台凝，陕西华阴人。父濯翼，明崇祯间官武昌，母与偕，遘乱绝消息。顺治初，献煜徒步求父母，乱初定，道阻，屡濒险乃达。哭山径中，遇叟识濯翼殡所，发得砖，朱书姓名里贯皆具，犹濯翼所自记也。乃负骨归葬。

钱美恭，浙江山阴人。父士骕，明官云南宗知县，与妾之官，美恭留侍母。康熙元年，美恭得请于母，求父，至云南，乃知士骕迁嵩明知州，卒葬通海。美恭至通海，得故仆导诣士骕墓，得庶母及幼弟。贫无赀，留五年，乃负骨归葬。

赵万全，浙江会稽人。父应麟，明季客授北游，万全始二岁。既长，问母："父安在？"母告以故。年十九，出求父。应麟初客京师，遇乱转徙死马邑。万全偏访江、淮间，亦至京师，必疑应麟死，见道有遗骸，刺血渗之，不得入，则号于路。又自京师西，亦至马邑。马邑人张文义，尝招应麟主书者，死为之殡。一日遇万全，问得其事，导至殡所，恸绝良久，乃裹应麟骨负以归。既卒，吏为之祠，琢石表异孝。

刘龙光，字蓼萧，江南长沙人。父廷谔，仕明为益王长史。师下江西，克建昌，益王遁，廷谔逃山中。龙光以应试家居，闻乱疾作。居五年，乃行诣建昌，不得父母所在。祷于神，梦闻人语在石际，谘石际所在，有女僧示以路。行小径万山中，经藤峡至白石岭。径绝险，攀援颠顿，蒲伏上下。岭尽至石际，于村民姚氏家遇其母，廷谔已前一年卒。居数月，舆榇奉母归。所居村曰娘堡，相传宋王龙山于此遇母，故得名云。

李芳燥，小字葵生，湖南湘乡人。明季流寇至，湘乡当孔道，三复三陷，芳燥父母皆被掠。兄弟死于兵者三，芳燥收葬之，弃家，求父母所在。行数年至贵阳，遇乡人必为言父状，或谓军中某所颇有状似所言者，诣求之，果得父。父脱军中籍与归。再出，又数年至宝庆，暮投山家宿，见二妪操作，其一方理炊，乃似母。芳燥自陈寻母状，妪闻遽呼曰："汝葵生耶？吾即汝母也！"盖母避兵转徙，方从此妪为佣，遂奉母还。

唐肇虞，江南人，失其县。父卒，肇虞尚幼，昼夜哭，母止之，曰："母哭，能止儿勿哭耶？"顺治初，江南寇大起，母被掠。肇虞遍求诸村落及旁郡县，渡江北，复南行数千里，屡与寇遇，仅乃免，卒不得母。至江宁，众问所自来，泣以情告。一妪前问曰："若母非戴姓耶？"曰："然。"妪引至家，则其母在焉，相见大恸，遂侍母归。

缪士毅，江南天长人。父廊宾，富。顺治十七年，寇掠其家牛马，怨家诬以助寇。廊宾见法，妻子徙奉天。士毅以后世父得免，依从母以长。既闻父死母徙状，从母语之曰："而母将行，抱汝乳，且言儿仅此一乳，乳当饱，生死与儿诀矣！"士毅闻，号泣，欲行求母，恐去不得还，先娶妻生子，康熙二十二年乃决行。至沈阳，遇族人同徙者，知母在乌喇为流人薛氏妻。乃行求得母，母不相识，士毅具言姓名及两女兄适谁某，皆信，相抱哭，观者多流涕。母于法不得还，乃辞归。居数年，复往，母又徙爱珲。行未至，闻母死，求得母葬所，遂居其侧僧庐，不复归。

子秉文，长躬至爱珲，泣请归，士毅终不可。又数年，卒母葬所。秉文乃发祖母瘗，并持父骨还葬。

陆承祺，字又祉，浙江仁和人。父梦兰，客死郁林。方军兴，逾年乃得问。承祺与弟承祚号恸，走万里，历险阻，仅得达。睹丛箐中败棺，刺血漉骨皆不入，兄弟哭愈哀。途中有知梦兰者，告其棺在佛寺，兄弟从以往，抚棺恸，皆陨绝，观者嗟叹呼孝子。持水饮之，承祚徐苏，承祺气结不属，竟死。承祚匮两骸提以归。母王得承祚报，知得梦兰骨及承祺死状，悲恸不食，七日，未见承祚归，遽卒。

汪龙，江南歙县人。祖客死苏州，父往迎丧，溺采石，龙时六岁。稍长，闻祖丧未归，如苏州求祖柩，无知者。久之，遇灌园叟与徙其祖柩，引诣殡舍，诸柩纵横，匍匐谛审，柩有祖名，乃奉以归。龙侍母孝，一夕，疽发背，委顿甚，自力勿使母闻，越数旬始瘥，母竟未知也。

方如珽，休宁人。国初，其曾祖避兵客死潜山，祖前卒，父不在侧，道梗，丧未归。如珽既长，问老婢，言有族姑嫁程氏，年七十余，访之，则尝会其曾祖丧。偕往踪迹，至黄石坂，于洞中得败棺，得白金簪，族姑验之，其曾祖敛时物也。乃负骨归葬，距其曾祖卒时，已五十有六年矣。

张焘，福建连江人。父震公，家县东岱堡，海寇破岱堡，张氏歼焉。震公适他往，独免。焘方七岁，为所掠，转徙佣于清漳。康熙十年，焘年二十余矣，时时念父母。顾被掠时幼，不审乡县，以人谓其语音似连江，而追忆父似名天贞，乃走还连江，数日无所响。或问何为，以张天贞问。震公闻之，曰："天贞，吾亡弟，彼焉识之？"走视问其详，喜挟以归，使见母。焘追忆母容貌，曰："非吾母也。"震公曰："汝母已死于贼，此汝后母耳。"焘大恸，为母补行丧服三年，而事后母如母。

朱寿命，江西余干人。康熙十三年，遇寇，与母李相失，寿命日夜泣。既，闻母为禁旅所俘，属正蓝旗。寿命徒步走京师，乞于市，忍饥积钱将赎母。久之得母所在，而主者邀重购，拒寿命。寿命日踞其门外，膝为痺。侍读学士邵远平高其行，为捐金以赎，暂留远平家。母卞，小不当意辄诟詈，或捽而批其颊，寿命益嬉笑。居数月，附舟还，寿命不知书，语质，每言："在母腹日啖母血三合，那忍不报？"

潘天成，字锡畴，江南溧阳人。年十三，遇家难，父母挈子女出避仇。天成行后，几为仇所毙。既得免，乃行求父母。经青阳白沙庙，宿废庙，闻虎声，为诗述悲。往来徽州、宁国所属州县，迹父母所在，至则又他徙。天成行经村聚，辄播鼗作乡语大呼。至江西界，母金自巷出，就问之，始相识。乃得父及其弟、妹，皆无恙。时天成年十五，欲归苦无资，出行贷。又六年，使其弟从父归，天成奉母挈妹以行。遇风雪，负母行数里，还抱妹，往复跋行，足流血，入雪尽殷。既归，出行贩以养，暇则读书。荆溪汤之锜出高攀龙门，治性理之学，贤天成，天成从受业焉。同县许国昌遇天成尤厚，使为童子师。邻家儿詈母，天成召其乡老人呼儿共惩之，儿悔谢乃已。及父母卒，游学桐城，遂隶籍为安庆府学生。居二十余年，移家江宁，天成学益进，狷洁不以干当道。终穷饿，年七十四卒，葬惠应寺侧。国昌子重炎，师天成，编刻其遗书为《铁庐集》。

翁运槐，字楫山；运标，字晋公：浙江余姚人。父瀛，往广西，道湖南。一夕，泊舟祁阳新塘，失所在，舟人求不得，还报，归其行箧，锁在而钥亡。时运槐、运标皆幼，运槐年十三，行求父不得，以病归。运标，雍正元年成进士，与运槐复求父，遍湖南境，更二年不得。一夕，复泊新塘，遇土人郑海还，言距今三十年，弟海生堕水，格败苇不死。视苇间有尸，因瘗之白沙洲，身有钥在囊，藏为识。乃遣力以囊钥还，钥与行箧锁牝牡合，囊则运槐女兄昔年制以奉父者也。乃痛哭启攒，以父丧还葬，而于瘗处留封树焉，时雍正五年八月也。

运标谒选，得湖南武陵知县。尝有兄弟争田讼，运标方诣勘，忽掩涕。讼者请其故，曰："吾兄弟日相依，及官此，与吾兄别。今见汝兄弟，思吾兄，故悲耳。"讼者为感泣罢讼。县东堤圮，水虐民，县又无书院，运标为修筑，民以运标姓名其堤与书院。擢道州知州，县通郴、桂，凿山八十余里为坦道。疫，亲持方药巡视，曰："我民父母，子弟病，奈何不一顾耶？"年六十，卒官。

运标知武陵，建祠白沙洲，起钥亭，买田，俾郑氏世董之。知道州，拜祠下，哀感行路。

杨士选，字有贞，江南吴县人。方六岁，入塾，塾师为说古人孝行。辄穷其本末，归告父母："儿他日亦当如是。"父商于河南，丧资而病。士选年十六，往省，渡河风雨，士选泣祷得不覆，人称"孝子舟"，奉其父还里。岁饥，士选与妻唐食糠粃，共营甘旨奉父。居丧营葬，身穿窀负土，唐为姑吮疽。

徐大中，湖北潜山人。潜山俗重风水，大中丧母，厝棺居室傍未葬。乾隆四十七年，县大水，啮前和，失其尸，大中大恸。水初退，求尸于沙中，得一足，袜败犹未尽，色余黄，其母敛时装也。大中抱足泣，路人见者语曰："去此二里许，树上悬尸，湿绵裹，缺一足。"奔视良是，但脱颐下骨，负归改敛。忽有人若丐入其家，曰："吾拾得颐下骨。"取与合，人传为异。学官欲上其事，大中曰："我久不葬母，乃遘此祸，我天地间一罪人耳。举我孝，于及时葬亲者谓何也？"坚却之。

沈仁业，字振先，江苏吴县人。父贾于安南，娶妇生子女，仁业八岁从父归，而母为外国女，例不得入中国，不能从。仁业长而思母，父卒，乃图父象，渡海省母。安南有兵事，母挟幼子女窜山谷中，仁业行求得之，不食七日矣。居二年，有义其行者为具舟，舟入海，飓作，触海中山，仁业抱母泣，风转，挟母过山至琼州。吏执例拒仁业母不得入，仁业涕泗请，莫应。久之，有老吏谓康熙间有故事，检文书得之，仁业乃奉母及弟妹以归。

魏树德，陕西蒲城人。父季龙，出佐幕客游，树德犹在娠。幼劬学，母力针黹以活。季龙久不归，树德以嘉庆十五年于乡，乃行求父。初闻季龙自福建转客广东，先诣福建，求不得，乃诣广东，遇知季龙者，为约略言葬处，遍求之，得志石荒冢中，乃持丧还。逾年，母卒，庐墓三年。除高陵训导，求吕柟遗书，授诸生。久之，以老乞归，卒。

李汝恢，江西庐陵人。父仲鸿，业医，游无方。汝恢年十三出求父。初至四川，又至广东，皆未遇。乃节日用得百金，复出，遍涉江湖，遇仲鸿贵筑。仲鸿有弟亦出游，既归，日念弟。汝恢乃更出求其从父，得诸柳州。仲鸿乃乐甚，遽无疾而卒，汝恢丧葬尽礼。母病，奉事尤谨。

郑立本，江苏萧县人。父相德，坐罪戍新疆，立本方四岁。年十八，辞母以求父，母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节，中有横纹，幸相值，以此为验。"立本贫无资，乞且行，至库车，闻父戍绥来，绥来至库车三千余里，张格尔乱未定，官道塞，乃裹粮求路，独行迷失道，还库车。待乱定，乃行至绥来，则父殁已数年。相德在戍授同戍子弟读，殁，弟子为治葬。立本哭墓而病，居二十年，相德弟子力护视，故得不死。病起，启父瘗，体久化，左手独存小指，缺一节，有横纹，如母言。立本骇恸，闻其事者皆叹异，乃负骨归葬，往还凡八年。同治中，大学士曾国藩驻军徐州，闻立本事，招往见，立本举《孟子》召役往，召见不往语，谢不往见。国藩高其义，檄知县以时存问。

李学侗，山西介休人。诸生。父廷仪，道光中客死贵州荔波县，有同行者敛而葬焉。学侗志欲归父丧，贫，客授十余年，积数百金，始克行。诣荔波，时方乱，贵州境亦骚动，屡遇险，乃达。廷仪葬社稷坛山下，或以为先农坛，语廷仪同行者音转，又以为西龙塘。学侗至，求西龙塘，无其地。恸哭周行诸业冢，乃于社稷坛得焉。学侗持丧还葬，族人有客死而旅殡者，并载以归。既葬，日必往视，持盂饭以祭。晚治《易》，有所撰述。

董士元，直隶临榆人。父行健，嘉庆中出关，去三月而士元生，行健遂不归。士元幼思父，六岁，尝失所在，翼日得之关外二里店。母问其故，涕泣言曰："欲寻父也。"年十五，戚商于奉天，士元请于母，从之往，求父消息不能得。越十余年，至阿什河，有言十年前在三姓南淘淇，尝遇临榆人，董姓，今不知在亡。士元乃往淘淇，地僻，行失道，久之始得达。举父姓名里居问居人，有知者，曰："是尝渔于此，死数年矣。"士元大恸，得藁葬地，发蒙审视，啮指血滴入骨，函以归。

至奉天，乃具棺还葬。居二十余年，母殁，丧葬如礼。至光绪初卒。

李复新，湖北襄城人。崇祯末岁饥，复新出粜于郾。土寇贾成伦劫杀其父际春，复新归，痛甚，誓复雠。时方乱，法不行，而成伦悍甚，复新乃谬懦示无复雠意，成伦易之，顺治初，复新始告官，狱成，会赦，成伦得减死。吏监诣徒所，复新伏道旁，俟其至，举大石击之，死。诣县请就刑，县愍其孝，上府，请勿竟狱，且旌表其门。府驳议，谓成伦已遇赦减死。复新擅杀，当用杀人律坐罪。县有老掾复具牍上府曰："《礼》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又言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赦罪者一时之仁，复仇者千古之义。成伦之罪，可赦于朝廷，复新之仇，难宽于人子。成伦且欲原贷，复新不免极刑，平允之论，似不如是。复新父子何辜，并遭大戮？凡有人心，谁不哀矜！宜贳以无罪，仍旌其孝。"府乃用县议，表其门曰："孝烈"。

党国虎，陕西富平人。明末，父兄为族子所杀，国虎方幼。顺治初，国虎稍长，诱族子于野，挞杀之，并其子，诣县自首入狱。知县郭传芳将贷之，国虎念父兄仇已雪，遂自经狱中。唐时县人梁悦复亲仇，传芳立孝义祠，首悦而配以国虎。

严廷瓒，浙江乌程人。父时敏。族子旸，以姑为明大学士温体仁妻，怙余势，时敏尝斥其非。旸阳与出游，挤堕水死。廷瓒稍长，闻父死状，讼旸论斩。旸贿上官反其狱，得脱，益肆。廷瓒奉母避长兴，买斧誓复仇。岁还里省墓，遇旸，阳暱就之，旸以为畏己也。母卒，以丧归。方村演剧，旸高坐以观。廷瓒直前斧裂其首，断项，诣县自首。县嘉其孝，欲生之，狱上，按察使将援韩愈复雠议为请，廷瓒遽死狱中，或曰旸家贿狱吏杀之。

陆起鹍、起鹏，贵州安顺人。父希武。明末水西安邦彦叛，破安顺，陆氏举室自焚，希武与起鹏幸得脱。起鹍自火中跳而出，遇贼，为所掠。居数月，贼攻贵阳，自间道出求父及弟，未得。顺治初，师下安顺，起鹍乃归。鹍知起鹏所在，鬻产赎以归。起鹏具言父为邦彦党罗戎所杀，被掠鬻入土司中。时戎已就抚，起鹍兄弟诉父前为戎杀事，下巡道，巡道判戎罚锾。起鹍始不肯受，既而曰："不受金，是使戎知吾必报也。"乃受金。戎谓讼已决，不为备。起鹏故善骑射，结壮士七，日夜伺戎隙。一日，戎以事入安顺，其徒皆从，起鹍、起鹏与七人者盟，挟弓弩伏城外，令所亲醉戎。戎既醉而出，起鹏射戎中肩，即前斫之，七人者皆起，尽缚其徒，得与戎同杀父者四人，剖心以祭父。起鹍令起鹏走避，戎党诉巡道，起鹍赴质，抗辨不稍屈，巡道释不问。

虞尔忘、尔雪，江南无锡人。国初江南多盗，尔忘、尔雪父罕卿董乡团，捕盗，盗恚焉。一日自县还，闻门外呼，罕卿出，为盗缚去。尔忘、尔雪方田作，闻驰救，罕卿死桥下矣。尔忘、尔雪既葬父，仍董乡团，乃更其初名，"忘"，警忘仇；"雪"，冀雪恨也。每获盗，必诘执杀罕卿者，久之，知为盗杜息。息方谋入海，与所左右二人夜治行，尔忘、尔雪詗知之，将壮士奄至息家，絷息及二人者至罕卿死所。比明，尔忘抱罕卿木主至，尔雪于其旁爇釜，尔忘取息舌，尔雪探心肝，且祭且啖，尔忘乃断息头。将刃二人者，一訾死，一乞哀，沈诸河。尔忘、尔雪持息头悬罕卿墓，时距罕卿死方逾月。

黄洪元，江南丹阳人。父国相，与同里虞庠不相能。方社，国相被酒夜行，庠遣恶少纺而沈诸河。洪元与弟福元皆幼，稍长，微闻父死状，庠欲堙洪元以自解，洪元异言谢之。母丧，既葬，洪元、福元同詗庠所在。又值社，洪元见庠在社所，还呼福元，各持斧往，洪元入近庠，字庠曰："逸群，我死汝！"庠起犹曰："孺子醉耶？"洪元曰："将醉汝血！"两斧并举，遂杀庠。诣县自陈状，有司义之，免福元，下洪元狱。明年，亦赦出，为浮屠以终。

颜和，吴县人。父宏仁。顺治初，怨家周昌乘乱诱而杀之，弃其首。和斫斧斫藁如人一形，书昌姓名以试斧。昌闻之，轻和幼，不为备。和怀斧出迹昌，直市中，尾之行。稍前，遽挥斧中昌，昌左右顾，又斧之。母遣其兄孟和走视弟，昌已死。乃相与诣县，兄弟争自承杀人，市人言杀昌者实和，乃下和狱。明年巡按御史录囚，释和。和，明义士佩韦从孙也。

同时又有颜鳌，父仲常，国初为其仇金瑞甫所杀。鳌淬刃挟以出入，一日，遇诸胥口，鳌刺瑞甫，入水，鳌从之。瑞甫脱去，诬鳌以盗。兵备道王纪、同知刘瑞讯得实，为诛瑞甫。

和复仇时年十六，鳌年十八。

王恩荣，字仁庵，山东蓬莱人。县有小吏宠于官，恩荣父永泰与有隙，被欧死。恩荣方九岁，祖母、母皆刘氏。祖母以告官，不得直，畀埋葬银十两，内自伤，遽缢。母泣血三年，病垂死，以官所畀银授恩荣曰："汝家以三丧易此，汝志之不可忘！"

恩荣依其舅以居，稍长，补诸生。志复仇，以斧自随，其舅戒之曰："汝志固宜尔，然杀人者死，汝父母其馁矣。"乃娶妻，生子，辞于舅，挟斧行。遇小吏，挥斧不中，投以石，仆，得救免；又遇于门，直前斫其首，帽厚，伤未殊。诉官，时去永泰死十九年，事无证。恩荣出所授银，其上有朱批，旁钤以血书。知县叹曰："孝子也！吾欲听尔，违国家赦令；吾欲挠尔，伤人子至情。周官有调人，其各相避已耳。"于是恩荣哭，堂上下皆哭，小吏避之栖霞。

居八年，一日，方入城，过小巷，恩荣与遇，小吏无所逃，乞贷死。恩荣曰："吾父迟尔久矣！"斧裂其脑，以足蹴其心，死。乃诣县，小吏家言永泰故自缢，非欧死，当发棺以验。恩荣曰："民原抵罪死，不原暴父骸。"叩头流血。知县谘于众，皆曰："恩荣言是。"具状上按察使，按察使议曰："律不言复仇，然擅杀行凶人，罪止杖六十，即时杀死者不论，是未尝不许人复仇也。恩荣父时死未成童，其后屡复仇不遂，非即时，犹即时矣。况其视死无畏，刚烈有足嘉者，当特予开释，复其诸生。"有司将请旌，其舅为辞罢。

杨献恒，山东益都人。父加官，与济南杨开泰有隙，詈其门，开泰讼焉。加官率献恒走求援，开泰遣其徒绐使出小径，要而欧之，加官死焉。献恒死复苏，开泰以他事诬之，下济南狱。山东初设总督，献恒讼焉，下青州府勘问，直献恒，开泰以贿免。献恒走京师叩阍，下山东巡抚会鞫，罚开泰纳埋葬银四十两，迫献恒具领。献恒藏银典肆，再走京师叩阍，下山东巡抚，以狱已定罪，献恒妄诉，笞四十。开泰计必欲杀献恒，遣其子承恩至青州谋诸吏。献恒潜知之，持铁骨朵挟刃至所居。承恩方与吏耳语，伺其出，以铁骨朵击之，仆，急拔刀断其喉，又抉其睛啖之，诣县自陈，出所藏银为证。县具狱，得末减，遣戍。

任骑马，直隶新城人。父为仇所戕，死以四月八日，方赛神，被二十八创。骑马时方幼，至七岁，问母，得父死状，恸愤，以爪刺胸，血出。悲至，辄如是，以为常。其仇姓马，因自名骑马。长，虑仇且疑，乃字伯超，诡自况马超也。母欲与议婚，力拒。母死，治葬，且营祭田。年十九，四月八月复赛神，骑马度仇必至，怀刃待于路。仇至，与漫语，指其笠问值，骑马左手脱笠授仇，蔽其目，右手出刃急刺，洞仇胸，亦二十八创乃止。仇妻子至，怖甚，骑马曰："吾杀父仇，于汝母子何与？"乃诣县自首。知县欲生之，曰："彼杀汝，汝夺刃杀之耶？"骑马对曰："民痛父十余年，乃今得报之，若幸脱死，谓彼非吾仇，民不愿也。"因袒，出爪痕殷然，见者皆流涕。狱具，得缓决。

在狱十余年，知县尝使出祭墓，辞，怪而问之，曰："仇亦有子，假使效我而新我。我死，分也，奈何以累公？"新城人皆贤之，请于县，筑室狱傍，为娶妻生子。久之，赦出。知县后至者欲见之，辄辞。闻其习形家言，以相宅召，又谢不往，曰："官宅不同于民，若言不利，且兴役，是以吾言扰民也。既卒，总督曾国藩旌其庐曰"孝义刚烈。"

李巨勋，甘肃礼县人。回乱，土豪罗五杀其父，巨勋欲赴死，母以弟幼沮之，命之娶，不可，乃讼五，五系狱，始娶生子。五以贿出狱，巨勋与弟恒挟刃伺五。光绪初，竟击杀五，巨勋自首系狱，瘐死。母不食，亦卒。妻张，抚孤子成立。

任四，甘肃渭源人，农也。徙家狄道，父死于虎，四乃习鸟枪，誓杀百虎报父仇。遇虎，枪一发立百殪。邻县有虎，辄迎四往捕，必得。四已老，计所杀虎九十有九，复入山伺虎，虎骤至，枪不及发，几为所噬。俄云起书晦，虎自去，四归祭父，戒子孙毋更雠虎，遂以无疾卒，卒时犹寝虎皮也。

王国林，湖南长沙人。有膂力。虎咥其父，国林奋击，折虎左牙，虎怒，爪其腹，腹破，肠出尺许，而父卒死。国林死复苏，家人纳其肠，为缝腹，得愈。乃制火器猎虎，最后获一虎，左牙折，知为咥父者，烹之，告父墓。

蓝忠，福建漳浦人。家万山中，父元章，与叔裕比屋居。有虎夜出，中伏弩，跳踉入所居村。裕梦中闻虎至，呼，虎扑门不得入，登屋毁宋椳直下，啮杀裕。元章闻裕为虎杀，复呼，虎循声至，

破屋扑元章，仆。忠持长刀直前，刺虎中喉，刃入腹三尺许。虎舍元章扑忠，忠拔刀柄脱，妻卓搤虎颈，连呼曰：“斧！”忠自门后取斧力斫之。天明，力且尽，视虎已殁。元章尚卧地，忠与妻扶就寝，越日，创甚竟死。

清史稿卷四九九　列传第二八六

孝义三

任天笃　赵一桂黄调鼎杨艺

咸默李晋福胡端友朱永庆　王某

杨越子宾吴鸿锡　韩瑜　程增

李应卜　塞勒　王联　黎侗李秉道

赵珑　蒋坚　李林孙　高大镐

许所望　邢清源王元凤瑞

岳荐，江南山阳人。明末为诸生。事父母谨，居丧哭踊，气息仅属，乃病羸终其身。庶弟甫生而其母暴疾死，荐亦生女，乃令妻弃女而乳其弟。弟病疡，日夜啼，夫妇迭拊之，遂俱生疡，血淋漓被体，不以为苦。

张廒，陕西盩厔人。顺治初，山贼破其堡，杀廒兄厂，并掠厂子去。廒愍厂死且无后，负其子入山易厂子归。方谋赎子，山贼引去，其子幼不能从，遂杀之。廒复生子，与厂子并成立。

黄学朱，福建瓯宁人。诸生。顺治间，县有土寇，执学朱及其弟。度不能两全，乃绐贼曰：“家有薄产，释弟归鬻产，以其值赎我，何如？”贼疑，欲遣学朱，学朱曰：“我秀才，质重于弟。”贼遂释弟归。实无产，赎不至，学朱逐被戕。

吴伯宗，山西稷山人。早丧父母，二弟幼，与相依。居数年，先后皆失之。伯宗求弟遍远近，久之，得季弟京师。为高氏仆。高氏遇之厚，曰：“吾为子善抚，子求得仲弟，与之俱归。”又久之，伯宗得仲弟消息，在宁古塔，乃躬往踪迹之。仲弟属将军部，投牒讼焉。庭质，辞未毕，伯宗忽跃起，主者怒，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与抗，适见略吾弟者，奴吾弟者，皆法所不宥，顾美衣帽，平立官侧。民兄弟良家子，为奸人诱掠，万里投命，官不明其冤，乃视若罪囚，使跪而听命，民是以不服。”主者悟，白将军，归其仲弟。时正冬，兄弟相扶行冰雪中，至京师，与季弟同归。

钱天润，江苏宜兴人。少孤，为人佣耕，得钱必奉母。母死，以奉其兄。有女弟嫁而寡，甥二，方幼，天润往视之。女弟泣言：“夫死子幼，不知所以为计。”天润问其意，女弟言：“愿守节，第苦贫。”天润曰：“妹无忧！吾助汝。”遂为女弟耕以给食。三年，女弟死，抚二甥，毕姻娶。

萧良昌，湖南邵阳人。家贫，贸漆，事父孝。兄弟四，良昌其少季。析居，伯、仲、叔皆有一子，伯、仲早卒，叔携其子出游，良昌召伯、仲子与同居，率之贸荆、襄间。家渐起，始娶妇。岁除，具酒奉父，父语良昌曰：“儿能抚存孤侄甚善，顾安得汝叔兄父子复还耶？”良昌跪白父曰：“儿欲行求久矣。”明岁遂行。时传叔兄在云南，良昌行六阅月，资且尽，途穷哭泣，目尽肿。晨行至一村，遇晓汲者，则叔兄子也，乃与见叔兄，偕归。父乃大慰。年八十余，乃为诸子析居，厚兄子而薄其子，其子亦受之无间言。

李九，江苏赣榆人。家青口，兄七，与其邻争地而讼，知县吴蕊元纳邻赇，逮七，下典史费长春加楚毒焉，七自经死，九誓雪兄枉，诉州不得直，诉监司，狱下州，仍不得直。走京师，诉都察院，命下江苏巡抚蕊元、长春赂承审官，责九健讼，加非刑，而令九所亲关说，陷以重昨，九不应。九愤且楚，发病，蕊元等贿医将毒九。会按察使陈继昌至，亲鞫，九得直。狱成，黜蕊元，戍长春，诛县役二。九叹曰：“兄枉雪，死无憾！”归未至，卒。青口士民具鼓乐迎其丧。

张某，甘肃通渭人。兄弟皆贫，为木工，相友爱。将析产，兄曰：“均之。”弟曰：“弟子一，而之子五，如兄言，弟子则富矣。诸侄独非父母孙乎？当视人为分。”兄曰：“不可，父母先有子，未尝有孙。”议不决，乃析为三，兄二而弟一。兄弟皆逾八十，常言：“谁先死，必呼与俱去。”兄卒，弟恸几绝，不食七日，亦卒。

程含光，安徽休宁人。出游，得资以养亲。尝偕弟自六安归，策蹇经箬岭。日暮风起，虎突出，攫弟去。含光惊坠地，持短鞭力追，左手据虎颈，右以鞭捶虎，大呼震山谷。虎舍弟嵎吼，含光负弟疾趋投岭下旅舍。弟息仅属，灌以汤，徐苏，肩创十余，血淋漓。人言虎牙毒，血不尽且死，含光吮之，血尽出，乃瘥。其后含光卒，弟每言遇虎事，解衣示人，辄流涕不已。

陈福，福建永春人。居西溪，同居十二世，家范简肃。世以一人督家事，子孙率教醇朴，未有讼者。

谯衿，湖南沅江人。同居七世，有家训二十条，丧祭无失礼。

黄成富，福建连江人。同居六世，子弟各执其业。方田作，诸妇＜□饣尽＞，以一妇守家，视卧儿于筐，饥则哺，不问何人子。悬衣于桁，共衣之，垢则浣，不问何人衣。雍睦无间言。

李长茂，福建海澄人。同居四世，建祠，置祭田，立义学，著家规、法戒各十条示子孙。子五福，顺治六年进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皆友爱。

任天笃，河南偃师人。乾隆中，巡抚何裕成言天笃九世同居，高宗赐以诗，赍镪帛，表宅里。初，天笃祖开昌生五子，欲定议不析产，观诸子意。纳金麦困中，子士尧、士舜得以告，开昌曰："此天赐，汝二人取之！"以"子无私蓄"对。开昌悦，乃定议不析产。宗经、傅，为家训，教子弟毋侈，毋急利，毋入城市，毋传述时事。务耕田读书，惟许学医，亦毋取酬，不则执百工业以佐家。妇初至，长者以家训教之，不率，令暂还毋家，悟，乃迎归。平居布衣椎髻操作，毋私馈，毋饰容观，毋适私室。年五十不执役，寡毋入厨，稍厚其衣食。女适人寡，毋再嫁。至天笃，上溯开昌祖光玉，下见玄孙瑞丰，通九世男妇百六十余人共爨。吏问天笃何术能不析产，天笃曰："不忍也！"人传其语，谓视张公艺书"忍"字义尤大而远。

其后傅麟瑞、张璘，皆以七世同居赐诗旌奖。麟瑞，鲁山诸生；璘，泾阳诸生。

赵一桂，不知其邑里。崇祯末，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被檄为庄烈帝、后营葬。师入关，定京师，列状申州，略曰："三月二十五日奉顺天府檄，穿田妃圹，葬崇祯帝、后。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穾。州库如洗，葬日促，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无策，职与义士孙繁祉等十人，敛钱三百四十千，僦夫穿圹。至初四日，羡道开通，启圹宫门入。享殿三间，陈祭品。中设石案一，悬镫二。旁列锦绮缯币五色，具生存所有器物奁具，皆贮以朱红木笥。左傍石床一，床上氍毹衾枕。又启中羡门，内大殿九间，中为石床，置田妃棺椁。帝、后梓宫至，停席棚，陈羊豕、金银纸锞、祭品。率众伏谒，哭，尽哀。职躬督夫役移田妃柩于右，奉周皇后梓宫于左，乃安先帝梓宫居中。先帝有棺无椁，移田妃椁用之。梓宫前各设香案祭器，职手燃万年镫，度不灭。久之，事毕，掩中羡，闭外羡门，复土与地平。初六日，又率诸人祭奠号哭，呼集居民百余人，畚土起冢，又筑冢墙高五尺有奇。幸本朝定鼎，为先帝建陵殿三间，缭以周垣，使故主陵寝，不侵樵牧，虽三代开国，无以加之。一时敛钱者：繁祉，诸生刘汝朴、白绅、徐魁、李某、邓科、赵永健、刘应元、杨道、王政行，皆州民。"康熙中，嘉兴谭吉璁至昌平，得故吏牍，采入所为肃松录，邵长蘅又为之文，谓是时李自成拒京师，礼部主事改礼政府属，盖一桂不知自成所改官制，而政行有子乞韩菼表墓，亦书其事。

黄调鼎，字盐梅，河南洛阳人。诸生。其女兄，明福王由崧妃也。早卒，葬洛阳。福王称帝南京，追爵妃父奇瑞洛中伯，以其长子九鼎袭，亦官调鼎。福王选立后、妃，巡抚山阴祁彪佳之女与焉，命以彪佳少女妻调鼎。南都破，九鼎降，马士英挟福王母邹太后至浙江。兵败，太后匿山阴民家，调鼎走依祁氏，与相闻。福王死京师，求得其柩，载归洛阳，葬故妃园。迎邹太后奉养，至卒，葬福恭王园。调鼎弃诸生，不出。

杨艺，字硕父，广西临桂人，大学士瞿式耜客也。阔略无所忌讳，同幕者称为凝艺，因以自号。己，终不合去。孔有德徇广西，破桂林，执式耜及总督张同敞，不屈死。艺衰绖悬纸钱满衣，号哭营、市间，请敛式耜，有德闻而义焉，遂许之，令并敛同敞。有姚端者，式耜门人。艺与谋，敛式耜及同敞，浅葬风洞山麓，筑室于旁，守墓不去。时明给事中金堡去为僧，将上书有德乞敛式耜等，知艺先之，乃罢。以书稿寄式耜子，颇流传人间，而罕知艺者。堡纪其事甚祥，且曰："以吾书掩艺，吾为窃名，瞿氏子为负德。"

咸默，字大咸，江南山阳人。明诸生，侍郎左懋第客也。福王遣懋第等诣京师，默与司务陈用极，刘将艾大选，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佐，守备刘统从。使事毕，留勿遣。大选从令薙发，懋第怒笞之，自杀。南京破，懋第与用极、一斌、良佐、廷佐、统，皆以不屈死。默送懋第丧归葬莱阳，又送用极丧归葬昆山，一斌等为浅葬京师郊外。默托堪与舆术游四方，尝作哭莱阳诗以吊懋第，凄楚，人不忍读。

李晋福，直隶景州人。事诸生赵遵谱为僮。师入塞，略地至州，遵谱方出游，骑而行，晋福从，仓卒被掠去，家人不知也。越数日，晋福潜还，告家人，即复从遵谱出塞。遵谱马为人夺，与晋福徒跣行。久之，有骑过，则遵谱马也。遵谱直前欲夺之，骑者抽刀斫遵谱仆，几死。晋福负归为裹创，仅乃得愈。遵谱蠢直，晋福力戒毋负气取祸，在兵中稍久相习。晋福弟遵谱，有劳役，必代之。后三年，得间，遣遵谱亡归。归一年，晋福亦逃入塞。

胡端友，湖南宁乡人，刘光初仆也。顺治初，光初妻胡遇寇，以幼子付端友，端友负而逃，寇逐之，力奔得脱。至其家，释负，仆，久之乃苏。胡死于寇，其子得成立。至乾隆中，丁近二千，刘氏祀端友于祏。

朱永庆，字长源，顺天大兴人，故明宣府巡抚之冯子也。师入关，永庆见俘，隶汉军正黄旗，僦屋居。永庆修干美髯，负气节，好佛，主者贤之，将赐以妇，命视诸俘，恣所择。武进杨兆升，仕明官给事中，起兵死。妾姚见俘，薙发矢守节。永庆夙闻之，乃自名故殉难宣府巡抚子，择姚以请，引归所居室。向夕，姚拜永庆乞哀，永庆曰："吾将全夫人节，非特哀之而已。"乃诵佛至旦凡，三夕，居停觇知之，问曰："君不近妇人。安用此赘疣？"永庆曰："此缙绅妇，吾非欲妻之，欲完其节耳。恐机泄，故且同室，然非诵佛不可。乃为君侦得，幸终为吾讳。"居停感焉，乃治别室以居姚。久之，事闻于主者，主者益贤之，令姚寄书其家，以其母若弟来，予资遣之还。

王某，江南如皋人，隶也。顺治初，县人许德溥坐不薙发死，妻当流，王欲脱之，思不得其策，夜不寐，其妻怪问之，语以故。其妻曰："此义举也！然非得一人代不可。"王曰："安所得代者？"其妻曰："吾当成子义举，愿代行。"王伏地叩头谢。乃匿德溥妻，而以其妻行，行数千里，至流所。县人义之，敛全赎归，夫妇终老于家。

张瑛，字玉采，山西汾阳人，居西官村。顺治六年，姜瓖乱，众劫东官村赵氏，尽杀其人。独一子亡归瑛，瑛纳之，众索焉，瑛不与。瓖乱定，瑛助赵氏子讼于官，诛劫者。当乱急，村人将走避，瑛曰："贼未至先走，能保必全乎？孰若为守计！"众曰："如无砦堡何！"瑛曰："砦堡诚不可猝为，环村而沟焉，其可。"遂为沟，务深广。瑛家有楼，贮村人财物其中。既而贼大至，逾沟，村人退保楼。瑛见贼渠据胡床坐而指挥，发石中之，立毙。余贼怒攻楼，取薪将焚，众汲井以救。持数日，乃稍稍去。瑛率众出击之，贼奔溃，村以得全。瑛家饶，岁终，必出粟周邻里。康熙三十六年，饥，县民鬻田，贬其值，瑛辄收之，得田且千亩。明年大穰，瑛榜诸村曰："愿赎者听。"不十日，尽赎去。瑛卒，年九十有一。

郭氏仆，失姓名，山西闻喜郭景汾家仆也。姜瓖反，县人章惇为乱，杀景汾祖及父。景汾方三岁，仆负之走，得免。瓖败，惇降，得官。景汾读书成进士，上仆义，被旌。景汾图复仇，顾惇已遇赦，知县邵伯麟为之解，今惇谒景汾祖、父墓，且诣景汾谢。居无何，景汾击杀惇，断其首祭祖、父，而身诣狱。伯麟义景汾，具狱辞言惇谋反，景汾率众击杀之。大吏覆谳惇谋反事无有，乃坐景汾擅杀，伯麟意出入人罪，皆论死。逾年遇赦，减死，戍福建。耿精忠反，官景汾，事定，逮京师，以从逆见法。仆自闻喜走京师，为具敛。惇子讦仆不当收罪人尸，下刑部，仆言："某负三岁主艰难万死中，辱以义被旌。景汾虽被罪死，固某主也。主死，仆不为之收，是为无义。某愿死，不敢负前旌。"狱上，圣祖哀而宥之。当精忠官景汾，亦欲官伯麟，景汾言："是不办一县令，何能为？"遂不用，以是免。

胡穆孟，福建人，失其县。顺治间武举。与连江沈廷栋同岁，相善。耿精忠反，征穆孟，避匿廷栋家。廷栋寓书于其友，诋精忠，穆孟窃见之，虑书发且得祸，易书为隐语，逻者得书，犹以诋精忠见收。穆孟以语其妻王，王谓当自承以脱廷栋。穆孟乃诣吏，吏使与廷栋各具书，辨其迹，释

廷栋而杀穆孟。穆孟死，王诣市缀穆孟首，具衣冠为敛，属子于其叔，且及廷栋，遂缢于尸侧，市人皆感泣。师克福建，恤穆孟，荫其子焉。

苑亮，江南亳州人。事州人韩斌为仆，斌举武科，授福建兴化守备。耿忠精反，协授副将，浙江总督李之芳讨焉。移江南，录斌子世晋。亮从之行，之芳授以札，使招斌。亮度精忠兵所置堠，为逻者所执。问谁何，亮自陈，言斌家被籍，南来投斌。主者监亮见斌，而不许交语。亮伪遗履，斌发视，得之芳札，单骑诣之芳降。亮陷贼中，被刑讯，终不言赍札率，遂死。之芳作传表之。

杨越，初名春华，字友声，浙江山阴人。所居曰安城，因以为号。为诸生，慷慨尚侠。康熙初，越友有与张煌言交通者，事发，辞连越，减死，流宁古塔。例佥妻，与其妻范偕行，留老母及二子家居。宁古塔地初辟，严寒，民朴鲁。越至，伐木构室，垒土石为炕，出余物易菽粟。民与习，乃教之读书，明礼教，崇退让，躬养老抚孤。赎入官为奴者，萧山李兼汝、苏州书贾朱方初及黔沐氏之裔忠显、忠祯皆廉焉。又赎明大学士朱大典孙妇，河南李天然希声夫妇。凡贫不能举火及昏丧，倡出资以周，民相助恐后。吝，则嗤之，曰："何以见杨马法？"马法犹言长老，以敬越也。母终于家，年余始闻丧，哀恸，杜门居三年。

子宝，出塞省越越，初戍年二十四，至是已六十八。宾还，叩阍乞赦越，事未行。子宝，复出塞省越。又二年，越卒于戍所，例不得归葬，宾、宝请不已，又二年乃得请。迎范奉越丧以归，民送者哭填路。宾撰《柳边纪略》，述塞外事甚详。

吴鸿锡，字允康，福建晋江人。父德佑，康熙初，客浙江，兵部郎中噶尼布奉命督造战舰，延德佑入幕。数月德佑卒，鸿锡方七岁，噶尼布携至京，将子之，鸿锡请呼以伯，曰："父一而已。"噶尼布奇之，曰："七岁儿能办此耶？"噶尼布故廉，家渐困，鸿锡为督刍牧，私市书册、弓矢习之。通满、汉文，精骑射。噶尼布从兄云麟以平台湾功授温州参将，至京师，欲以鸿锡行，噶尼布诺之。鸿锡流涕曰："我七岁育于公，今我壮而公老，公子幼，必俟其成立，我乃归。"镇国公海清，噶尼布婿也，义鸿锡俾入旗。

噶尼布卒，妻哀甚，得狂疾。子和顺、和鼐、和麟。和顺才七岁，鸿锡为治丧，持家政，延师教和顺兄弟，稍长，为娶妇。和顺年十六，有忌之者，授以护军，将困苦之。每直宿，鸿锡佩刀以从，露坐终夜。

大学士阿兰泰为噶尼布故交，鸿锡率和顺兄弟候其门，和顺试除中书。师征噶尔丹，和顺从军，以功擢礼部主事。有召和顺饮者，佐以博，鸿锡持刀迳入坐以和顺归。他日，或问鸿锡："人可杀乎？"鸿锡曰："杀人罪不过死，吾受抚孤托，而坐视其溺于燕朋，诚生不如死。死而诸孤知勉，则死贤于生矣。"和顺自是不复与人饮。

山东饥，遣官治赈，和顺与焉，鸿锡从之。武城廪未发，出私钱散米，又虑饥者骤饱且致毙，沦莱菔饮之，全活无算。和顺寻榷密云关，鸿锡曰："负贩小民不得取其税，额不足，可以家财补焉。"民欢趋之，额亦足。

和鼐习举业，鸿锡督之，虑其怠，穴几贯铁索自系守之，和鼐惊谢，读益力，以副榜贡生得官。

和麟年十六，鸿锡偕诣永定河效力，水大至，巡抚于成龙夜行堤上，见有向河拜且泣者，问之，鸿锡也，解衣旌之。工竟，和麟议叙笔帖式，擢刑部郎中。

鸿锡不得归，募工写父母遗象，检父遗衣冠招魂葬之。年五十八，卒。和顺兄弟去缞席地，如父母丧。

韩瑜，字玉采，山东潍县人。少孤，事母孝。母没，哭泣三年。既除丧，祭墓未尝不哀，年八十如故。冠时母有衣一袭，弃箧中，宾祭则服之，衣敝不弃。将卒，命以敛，犹举孟郊诗曰："此慈母手中线也。"事兄谨，兄弟皆八十，无改常度。产不过中人，好施予，多蓄书，遇寒士则遗之。族党长不能昏娶，丧不能葬，必饮以资。族子贫，赠以秣十石，使居贾。得赢，倍以偿，不受。康熙四十三年，饥民鬻子女，罄所蓄，得九人，不立券。岁丰，悉遣还之。卒。时八十有六。

程增，字维高，江南歙县人。父朝聘，自歙移家安东。归省墓，病作。增冒风渡江，六日夜行千五百里，至则朝聘已没。母唐病复作，急还，又已没，乃绝意仕进。安东地卑，母柩在堂，水大

至，增与一仆力升柩木案上。既葬，复移家山阳为贾，而使二弟就学。父母之党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恒业。析田立塾，以养以教。友有急难，以千金脱之，后更相背，穷复来自解，待之如初。康熙初，河、淮溢，增出家财修邗沟两岸堤十里，河道总督张鹏翮以闻。四十四年，圣祖巡视芒稻河，召增入见，书“旌劳”二字以赐。两江总督于成龙好微行，奸人因造言倾怨家，狱或失入。增谒成龙，力言其弊，指事为征，成龙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抗敝至此！”久之，卒。

李应卜，河南郏县人。早失父母，叔丕基遗侧室，事如母，寿百岁终。侄伟，孤，饮食教诲之。病作，必数视之，曰：“我夜不能起，然终宵未成寝也！”弟应会亡，病甚，一夕髯发皆白。侄缉幼，食必呼共案，出必视而行，返必问在何所。施及于乡人，有典其田而远游者，以子托焉，久之，为娶妇，且复其田。有丧其妻者，为之复娶，予田，俾资以生。有贫欲远徙者，予之粟，留勿徙。有佣于其肆，负金，病且死者，为之蠲其逋，厚给其妻子。有持金入其肆市粟者，视金有官封，与粟，遣之去。持金诣县庭，知县方以库失金笞吏，应卜以金上，具言始末，事乃白。乾隆二年，县举应卜行事上大吏，请旌表其门曰：“义士。”

塞勒，满洲人。官苑副。与惠色友，塞勒老无子，时引以为戚。惠色曰：“我已有二子，今妇又有身，男也，为君子。”已而得男，命曰奇丰额。既免乳，以畀塞勒，塞勒与其妻抚以为子。年十六，将应童子试，当具三代，塞勒曰：“吾宁无子，不可改祖宗，欺君父！”用携奇丰额还惠色。奇丰额初不自知惠色子，塞勒语以故，騋马去。奇丰额遂还为惠色子，乾隆三十四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江苏布政使。塞勒及其妻相继卒。五十七年，奇丰额擢江苏巡抚，入觐，涕泣陈本末，请以本身封典貤封塞勒，并以第三子广麟为塞勒后。上命具疏，下部议，皆不许，上特允之。

奇丰额，黄氏，先世朝鲜人，隶内务府满洲正白旗。坐事罢官，终内务府主事。

王联，字鹭亭，江苏泰州人。诸生。应乾隆四十五年江南乡试，联与友沈某偕。沈病于喉，欲归，联不入试，送之还。至龙潭，沈病益剧，联伴之寝，病者口腐，秽触鼻，不问。舆行虑其颠，徒步翼以行。沈遽死，舆者欲散，联以义感之，乃得至丹徒，殡于僧寺，以其柩归。论者谓《新唐书》以张道源送友尸归里，列诸《忠义传》，联亦其亚也。

黎侗，安南人，故安南国王黎维祁之族也。乾隆间，广南阮光平破安南，侗护维祁叩关乞援，上遣孙士毅率师送归国。既，复为光平袭破，维祁出走，侗赍上所赐国王印走，间道入关，与段旺等二十九人俱。上命薙发，分置江、浙诸地，独侗与李秉道等四人不肯从。其一为黎弼，亦维祁族，其一失姓名，四人者坚请得出关为维祁复仇。上已受光平降，不欲更为黎氏出兵。谓侗等忠于黎氏，不以盛衰为去就，谕福康安平心询问。士毅寻奏：“侗假托忠义，意图构衅。”上命侗等从维祁至京师，令军机大臣传询。侗等力请还黎氏故土，誓以死殉。上曰：“侗等仍还安南，或为光平所戮，朕心所不忍。”命暂系刑部狱。维祁卒，葬京师郊外。

仁宗即位，命释四人者，使居外火器营。嘉庆八年，农耐阮福映并安南，使上表乞封，侗子光倬在行，侗与秉道至涿州迓焉。仁宗责其私出，下刑部。侗等初自承出谒维祁墓，既乃具言愿得归国，并以维祁丧还葬。上许之，赍以银，并诸黎氏旧臣入汉军置内地者悉遣还。

赵珑，字雨亭，安徽桐城人。倜傥重然诺。有叶旸者，与有连，官大名同知。珑往客焉。甫逾月，旸坐事戍伊犁，童仆皆散走，旸父母老且病，日夜泣，珑请与俱行。既至，将军爱旸才，置幕中，珑乃辞归。旸泣，珑曰：“勿尔！吾且再来。”归一年，旸母卒，珑复往。比出关，闻旸从将军移驻塔尔巴哈台，改途赴之。将军闻，贤珑，称曰“义士，”以此赵义士名著关外。

有叶椿者，旸同族也。亦戍伊犁。珑再出关，椿母附寄子书致金。珑既改赴塔尔巴哈台，未至伊犁。归道呼图壁，遇巡检陈栻，亦皖人也。因迹椿，则死久矣。珑曰：“椿母日夜望子归，乃今死，当奈何？且以金附我者，为我能致之也，义不忍空返其金，令椿骨不还。顾金少，尽吾橐中资，犹不足，又当奈何？”贷于栻，迂道八千里，载椿柩以归。

蒋坚，字非磷，江西铅山人。幼即有智数。七岁，从叔入寺，庑坐县役，值与语，谓某寺僧被杀，不得其主名。坚语其叔曰：“杀人者，堂上老僧也！”方诵经，屡顾，意乃不在经。役牵去，一讯而服。十七，附舟经瑞洪，有少年同舟，当食必出避，坚疑而问之。少年自言贫不能偿舟值，舟

人将不余食焉，故出避。坚邀与共食，资以金，其人后客死，又策返其骨及余金。长习法家言，佐幕山西，屡雪疑狱，康熙五十二年，主泽州知州佟国珑，临汾民迫奸胥为变，巡抚檄国珑往按，坚从国珑以七骑往。至则众保山汹汹，坚以巡抚令箭先谕众。国珑入县，执胥扰民者五六，笞之流血，众就观，欢噪悉散。国珑乞休，坚归。数年，闻国珑以属吏亏帑逮下太原狱，责偿数千金。坚往省，为国珑征债栾城，又至泽州，贷于州民，为国珑输偿，狱乃解。坚尝曰："法所以救世，心求人之生，斯善用法矣。"著《求生集》。

子士铨，《文苑》有传。

李林孙，河南襄城人。乾隆末，教匪起，将攻河南会城。是时布政使马慧裕主城守，顾无兵，度无以御。有陈伯瑜者，郾县人，尝为河南巡抚客，先事言教匪且起，以妖言下狱。川、楚乱作，诸大吏礼为上客。友林孙，言于慧裕，使率乡兵五百人助守。教匪至，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面水肆战。匪易其少，就观之，林孙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夹击，大破之。知县林岚乞其兵守卢氏，教匪渠张潮儿来攻，号十万，岚兵不及二千，莫敢进。岚谢其众曰："公等皆林孙人，徒死无益。"指大树曰："我官也，死是间耳。"众怒曰："谁无面目者，致公为此言？今日战，有不胜贼而生者，撞大石破脑死！"岚拜，众亦拜。遂战，贼几歼。人或以兵家言问林孙，林孙谢不省，曰："豪杰无他，得人心耳。"

高大镐，湖南桃源人。父陛，临淄知县。嘉庆初，大镐将仆王明省父归，道荆门，遇教匪。大镐从容语，使引见其渠。渠疑为官军谍，欲杀之。大镐自言："我盗也！奈何杀我？"渠使与其徒角，杀三人，乃录与其徒伍。渠令攻宜城，大镐从行，度溪，匿桥下得脱。遇余寇，又杀三人，乃走宜城白吏，言寇且至，为画城守策。大镐在贼中久，知贼畏飞石，令尽发市衢街道民家阶碱碎之，置城上。寇至，见有备乃走。吏欲叙大镐功，大镐辞归桃源。王明在贼中，不与大镐相闻，既为官兵所俘，谳非盗，释之，亦得归。

许所望，字叔翘，安徽怀远人。诸生。工为诗。嘉庆七年冬，宿州民王朝明、李胜才为乱，州破。所望与其戚王冠英出粟三千石佐军，且率其徒邱惠龄、张国纲、谢崇训等破贼陈家集。十八年秋，林清乱起，师围滑县，两江总督百龄驻徐州，安徽巡抚胡克家驻亳州，为备。归德盗杨七郎据引河集，其党洪广汉据保安山，与颍州乱民沙占魁等遥相结，观变。克家知所望，以书招之。所望率八百人至亳州，以惠龄等十人为队长。所望谋曰："杨七郎猛且狡，宜以计诱之。"令国纲、崇训率健儿八人伪为逃卒诣七郎，越五日诱之出，以百余人至邱家集。七郎忽疑曰："若为许所望来耶？"崇训出不意断七郎臂，众大惊，国纲疾呼曰："我张国纲也！"立击杀数人。国纲与惠龄同破宿州贼，以勇闻，贼素惮之，遂大溃。所望率兵至，七郎走死，广汉亦溃。占魁等走永城，会师克滑县，余贼走与合，焚会亭。所望与战公基湖。列十火枪土埠上，令众伏地，曰："贼至二百步，枪发，乘烟疾进击之。"贼溃奔，逐之数十里，亳州师乃罢。百龄在徐州，亦得河南张永祥者，以乡兵三百助守。事定，所望辞叙功，以诸生应试如故。永祥从巡抚阮元自河南移浙江，亦罢去，人呼为张铁枪云。

邢清源，曹州人。入镇标为兵数十年，老而退伍。咸丰十一年，长枪会为乱，围曹州。时亲王僧格林沁驻军济宁，欲乞援，无敢赍书往者，清源请行。乃裂帛为牍，置清源衣带，清源破衣持竹杖为丐者状，出围达王所。王即札示发兵状，仍置衣带还报。兵至，城得全。

王元，杭州旗营牧马人也。粤寇陷省城，将军瑞昌守旗营，令元持书突围出乞援张玉良，大哭不食。玉良义之，立进兵。瑞昌夹击，遂复省城。明年，城再陷，元已保营官，战殁长安，附祀瑞昌祠。

凤瑞，字桐山，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乍浦驻防。粤寇来犯，与兄麟瑞战御。城陷，麟瑞阵殁，见《忠义传》。凤瑞改隶李鸿章军，转战江、浙，屡有功，而太仓一役尤著。

初，李军以乏饷不用命，凤瑞力保盗魁贺国贤，国贤本盐商，官诬杀其兄，乃为盗。凤瑞与其兄善，责以大义，立出十万金助饷，并率所部奋攻城，遂克太仓州。国贤后官至总兵，凤瑞以笔帖式积功累保副都统，赏花翎。

江南平，调归杭州，遂隐居不仕。时难民遍地，凤瑞先于上海、青浦设厂施衣食，为谋栖宿，

分遣归里。复奉诏招集旗人归防安插，恢复营制。建昭忠祠，立忠义坟。凡杭、乍两营死者逾万人，尸骨狼藉，躬督检埋，分建两大冢于两地。勒碑致祭，列入祀典。又采访姓名，量刻浙江八旗殉难录。

乍浦副都统锡龄阿全家同殉，其仆石某独负其幼子出，乞食养之。凤瑞见而言于巡抚薛焕，奏请抚恤，为赋义仆行，给资送归。

凤瑞义侠，好行善，岁收租谷数百石，必尽散之穷乏，数十年如一日，众称善人。卒年八十有二，赠将军。

凤瑞博学，工书画，游迹遍天下，尝自刊玉章，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有《老子解》、《如如老人诗草》及《殉难录》等。

子四，文梁年十三，母病危，剖心以救，母愈，文梁竟卒。

方元衡，字莘田，安徽桐城人。以贡生官光禄寺署正。父病失明，晨夕调护，厕牖必躬亲之，终亲之身不稍怠。推产给弟，惟笔耕以奉甘旨。年五十，依母怀如婴儿。居丧不宴笑，不居内，日所行必告于主，葬则庐墓侧，岁时祭，必哀戚尽礼。俗惑于风水，常停柩久不葬，请设劝葬局，限期督葬，无后者则购地代葬之，先后逾五万具。复设采访局，采访全省节孝贞烈，历二十年，汇请得旌者凡十余万人。建总祠总坊于省会，有司春秋致祭。著有《续心学宗》、《孝经浅注》。卒后，皖人上其孝义行，特赠五品卿。

叶成忠，字澄衷，浙江镇海人。世为农。六岁而孤，母洪抚以长。为农家佣，苦主妇苛，去之上海，掉扁舟江上，就来舶鬻杂具。西人有遗革囊路侧者，成忠守伺而还之，酬以金不授，乃为之延誉，多购其物，因渐有所蓄。西人制物以机器，凡杂具以铜铁及他金类造者，设肆以鬻，谓之五金。成忠肆虹口，数年业大盛，乃分肆遍通商诸埠。就上海、汉口设厂，缫丝、造火柴，资益丰。乃置祠田，兴义塾，设医局。会朝议重学校，成忠出资四十万建澄衷学堂，规制宏佣，生徒景从。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诸校用之，以为善本。又建怀德堂，佣于所设肆者死，育其孤，恤其嫠，困乏者岁时存问，毋俾冻馁。乡人为之谚曰："依澄衷，不忧穷。"凡佣于叶氏，皆为尽力。成忠屡以出资助赈，叙劳至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卒。命诸子人择一业，行义竟其志，勿邀赏。

杨斯盛，字锦春，江苏川沙人。为圬者至上海，上海既通市，商于此者咸受廛焉。斯盛诚信为侪辈所重，三十后稍稍有所蓄，乃以廉值市荒土营室，不数年地贵，利倍蓰。善居积，择人而任，各从所长，设肆以取赢，迭以助赈叙官。光绪二十八年，诏废科举，设学校，出资建广明小学、师范传习所。越三年，又建浦东中、小学，青墩小学，凡糜金十八万有奇。上海业土木者以万计，众议立公所，设义学，斯盛已病，力赞其成，事立举。海滨潮溢，居民多死者，斯盛出三千金以赈，又集资数万，全活甚众。浦东路政局科渡捐急，民大哗，官至，群毁其舆。斯盛力疾往，挥众散，捐亦罢。又出资规筑洋径、陆家渡、六里桥南诸路，改建严家桥，创设上海南市医院，诸事毕举。建宗祠，置义田，恤故友族人，咸有恩纪。及卒，遗命散所蓄助诸不给，遣子孙者仅十一。

武训，山东堂邑人。乞者也，初无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贫，从母乞于市，得钱必市甘旨奉母。母既丧，稍长，且佣且乞。自恨不识字，誓积资设义学，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积三十年，得田二百三十亩有奇，乞如故。蓝楼蔽骭，昼乞而夜织。或劝其娶，七谢之。又数年，设义塾柳林庄，筑塾费钱四千余缗，尽出所积田以资塾。塾为二级，曰蒙学，曰经学。开塾日，七先拜塾师，次遍拜诸生，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常往来塾中，值师昼寝，默跪榻前，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师生相戒勉。于学有不谨者，七闻之，泣且劝。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训。尝至馆陶，僧了证设塾鸦庄，资不足，出钱数百缗助其成。复积金千余，建义塾临清，皆以其姓名名焉。县有婺张陈氏，家贫，刲肉以奉姑，训予田十亩助其养。遇孤寒，辄假以钱，终身不娶，亦不以告人。光绪二十二年，殁临清义塾庑下，年五十九。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县人感其义，镌象于石，归田四十亩，以其从子奉祀。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先后疏请旌，祀孝义祠。

吕联珠，字星五，汉军正黄旗人。隶盛京内务府。所居村曰瓦子峪。贫，授徒为大父及父母养，

一介不妄取。应乡试，徒步千余里，有富家子招与同乘，坚却之。光绪十四年，举于乡，授笔帖式，补催长，不改其狷。联珠有从叔，其一贫，无子，请兼祧侍养。叔严急，事之尽礼；其一出远游，以废疾归，奉于家，丧葬昏嫁力任之。有田招佃以耕，邻田鬻于人，占联珠田五尺，联珠言于官，让与之。田中有他氏墓，为之扫除岁祭焉。同学坐事系狱死，为之葬。姻家有以疑狱死京师者，赴会试，为携其骨还葬。

联珠笃行，式于乡人。治程、朱之学，乡人奉其教。久之，卒。

清史稿卷五○○　列传第二八七

遗逸一

李清李模梁以樟王世德阎尔梅

王玉藻李长祥王正中　董守谕陆宇＜⿰火鼎＞

弟宇燝　江汉方以智子中德等钱澄之

恽日初　郭金台　朱之瑜　沈光文

大史公《伯夷列传》，忧愤悲叹，百世下犹想见其人。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既不能行其志，不得已乃遁西山，歌《采薇》，痛心疾首，岂果自甘饿死哉？清初，代明平贼，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天命既定，遗臣逸士犹不惜九死一生以图再造，及事不成，虽浮海入山而回天之志终不少衰。迄于国亡已数十年，呼只奔走，逐坠日以终其身，至老死不变，何其壮欤！今为遗逸传，凡明末遗臣如李清等，逸士如李孔昭等，分著于篇，虽寥寥数十人，皆大节凛然，足风后世者也。至黄宗羲等已见《儒林传》，魏禧等已见《文苑传》，余或分见于《孝友》及《艺术》诸传，则当比而观之，以见其全焉。

李清，字心水，号映碧，兴化人。天启辛酉举人，崇祯辛未进士，授宁波推官。考最擢刑科给事中，同日上两疏：一言御外敌当战守兼治，不当轻言款；御内寇当剿抚并用，不当专言抚。一言治狱不宜置失入，而独罪失出，因论尚书刘之凤不职状。寻以天旱，复疏言此用刑锻炼刻深所致，语侵尚书甄淑。淑遂劾清把持，诏镌级，调浙江布政司照磨。无何，淑败，即家起吏科给事中。疾朝臣日竞门户，疏言："国家门户有二：北门之锁钥，以三协为门户；陪京之扃键，以两淮为门户。置此不问而哄堂斗穴，长此安底？"疏入，不报。

京师陷，福王建号南京，迁工科都给事中。见朝政日坏，官方大乱，乃疏言："大仇未雪，凡乘国难以拜官者，义将惭恧入地，宜急更前辙，以图光复。"又愤时议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说者谓其病于意足，若陛下于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为丰、沛，则恭皇之旧封也，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则不足；以金陵为长安，则高帝之始基也，为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则不足。臣深望陛下无忘痛耻，以此志为中外倡也。傥陛下弛于上，则诸臣必逸于下，先帝之深仇将安得而复哉？且宋之南渡，犹走李成、擒杨么，以靖内制外。今则献、谧交炽，两川危于累卵，汀、潮、南赣，并以警闻。北有既毁之室，南无可怡之堂，臣窃为陛下危之。"疏上，报闻而已。

有司始谥庄烈帝为思宗，清言庙号同于汉后主禅，请易之。又请补谥太子、二王及开国、靖难并累朝死谏诸臣，或以为迂，叹曰："士大夫廉耻丧尽矣！不于此时显微阐幽，激发忠义之气，更复何望耶？"清事两朝，凡三居谏职，章奏后先数十上，并寝阁不行。

寻迁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镇，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矣。乃由间道趋隐松江，又渡江寓高邮，久乃归故园，杜门不与人事。当道屡荐不起，凡三十有八年而殁。清忠义盖出天性，庄烈帝之变，适在扬州，闻之，号恸几绝。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设位以哭。尝曰："吾家世受国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简擢，涓埃未报。"国亡后，守其砄砄，有死无二，盖以此也。

晚著书自娱，尤潜心史学，为史论菲若干卷，又删注《南、北二史》，编次《南渡录》等书。藏于家。

李模，字子木，吴县人。天启乙丑进士，授东莞知县。考最，入为御史。因劾论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福王立，封四镇为侯、伯，模上言："拥立时，陛下不以得位为利，诸臣何敢以定策为

功？甚至侯、伯之封，轻加镇将。夫诸将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马之绩，方应戴罪，何有勋劳？使诸将果忠义者，必先慰先帝殉国之灵，而后可膺陛下延世之赏。”报闻。寻改为河南道御史。马、阮乱政，叹曰：“事无可为矣！”即请告，不复出。杜门里居，三十年如一日。幼与徐汧为总角交，汧死国事，为恤其家而存其孤，不渝旧好。年八十，卒于家。

梁以樟，字公狄，清苑人。与兄以枏、弟以桂并知名，时号“三梁”。以樟负异才，八岁读书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云：“壁猛裂，龙惊出。”见者大奇之。十六岁补弟子员，受知左光斗。崇祯己卯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命试骑射，进士皆书生，夙不习，以樟独跃马弯弓，矢三发，的皆应弦破，观者欢异。即授河南太康知县。

中原盗起十余年，所在荼毒，督抚莫能办，率倡抚议，苟且幸无事，盗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蜂起为盗。人为以樟危，佥都御史史可法以其有经世略，独劝之行。抵任，探知境内贼凡三十六窟，于是练乡勇，修城堡，严保甲，募死士，入贼巢，伺贼出入。尝夜半驰风雪中，帅健儿密捣贼垒，贼惊佚，禽其渠，毁巢而归。居半载，境内贼悉平。调商邱，时李自成犯开封，不能破，乃东攻归德。以樟婴城血战三日夜，城陷，妻张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事具《明史》。

以樟被重创，仆乱尸中，死复苏，商民救之出，奔淮上，被逮谳请室。贼入潼关，复渡河东犯，京师震动。以樟乃从狱中上疏：“请皇太子抚军南京，辅以重臣，假便宜从事，系人心，倡召豪杰义旅，大起勤王兵。择宗室贤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抚权，行方镇遗意，合力拒。”疏上，执政尼之。

迨出狱，而都城陷。福王立，以樟自德州、临清南下，与各郡邑建义文武吏及诸豪士歃血盟，人皆感愤流涕，受约束待命。渡淮见可法，因建议：“山东、河南为江南藩蔽，若无山东、河北，是无中原、江北，无中原、江北，区区江南岂能自守耶？今宜于河南北、山东，设三大镇，仿唐节度使、宋经制招讨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资者为之。宽其文法，使自为战守，而阁部大治兵，居中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顺，宜及时抚为我用，否则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后奏记百数十。而马士英专政，货鬻官爵，用逆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竞立门户，斥忠谠之士，君臣日夜酣乐。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等各拥兵跋扈，莫能制。以樟知事不可为，愤郁成疾，辞去。可法仍举以樟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经理开、归。

未几，扬州破，可法死，南都相继溃。以樟遂与以枏遁迹宝应之葭湖，买田数十亩，躬耕自给。清初，召用胜国诸臣，以樟年才三十七，朝贵致书劝驾，不应。自筑忍冬轩，日与张＜⿰王車王＞、孙尔静讲学其中，四方之士，若阎尔梅、王猷定、刘纯学、崔干城、僧松隐暨其乡人王世德父子，时时过以樟剧饮，慷慨激昂，继以涕泣。晚年偕乔出尘、陈钰、朱克生、刘中柱结文字社。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论学数百言，掷笔而卒，年五十八。世德之子洁、源，集其理学、经济诸书及诗、古文合为一编，曰《梁鹤林先生全书》，今传世者，惟《卬否诗集》而已。

世德，字克承，自号霜皋，北平人。少裘锦衣卫指挥佥事。北都陷，拔刀将引决，为仆所夺，妻魏已率诸妇女赴井死，遂易僧服，与以樟偕隐。尝愤野史诬罔，不可传信后世，欷歔扼腕，作《崇祯遗录》一卷，自序之，康熙间修明史，有司录其副本上史馆。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一。子源，以手藁殉葬。

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沛县人。崇祯庚午举人。李自成陷北京，尔梅上书请兵北伐，并尽散家财，结死士，为前驱。自成党武愫至沛，屡使招尔梅，以碎牒大骂下狱，愫败，乃免。赴史可法之聘，参军事，首劝渡河复山东，不听。时高杰为许定国所杀，河南大乱，尔梅又说可法西行镇抚之。杰部将约束待命，可法为设提督统其众，而自退保扬州。尔梅力阻之，请开幕府徐州，号召河南北义勇，得以一成一旅规画中原。又请空名告身数百纸，乘时布发，视忠义为鼓励，俾逋寇叛帅不得以逾时涣散，少有睥睨。策皆不行，遂贻以书而去。

及可法殉节，尔梅走淮安，就刘泽清、田仰，画战守策，复不听。师入淮，尔梅率河北壮士伏城外，众惧阻，羽士陶万明特庇之。巡抚赵福星以书招，尔梅痛哭谢之。乃散其众，遁海上，祝发，称蹈东和尚。复走山东，联络四方魁杰，谋再举。又至河南，至京师，以山东事发被捕，下济南狱，脱走还沛。名捕急，弟尔羹、侄御九皆就逮，妻、妾同自缢。

尔梅乃托死夜遁，变名翁深，字藏若，历游楚、蜀、秦、晋九省。过关中，与王宏撰等往还。北至榆林，从宁夏入兰州。凡十年，狱解，始还。未几，为仇家所攀，复出亡，龚鼎孳救之，得免。北谒思陵，又东出榆关。还京，会顾亭林，复游塞外。至太原，访傅山，结岁寒之盟。尔梅久奔走，历艰险，不少阻。后见大势已去，知不可为，乃还沛。寄于酒，醉则骂座。常慨然曰："吾先世未有仕者，国亡，破家为报仇，天下震动。事虽终不成，疾风劲草，布衣之雄足矣！"遂高歌起舞，泣数行下。居数岁，卒。年七十有七。

尔梅博学善诗，有《白耷山人集》。

万寿祺，字介若，世称年少先生，徐州人。与尔梅同郡，又同岁生，同举乡试，志节皆同，既同举事。南都破，江以南义师云起。沈自炳、戴之儁、钱邦芑起陈湖，黄家瑞、陈子龙起泖，吴易起笠泽，皆与会师，谋恢复。兵溃，寿祺被执，不屈，将及难，有阴救之者，囚系月余，得脱。乃渡江归隐，筑室浦西，妻徐、子睿，灌园以自给。髡首被僧衣，自称明志道人、沙门慧寿，而饮酒食肉如故。时渡江而南，访知旧，吊故垒。遗民故老过淮阴者，亦辄造草堂，流连歌哭，或淹留旬月。虽隐居，固未尝一日忘世也。顺治九年，卒。

寿祺善诗、文、书、画，旁及琴、剑、棋、曲、雕刻、刺绣，亦靡弗工妙。尔梅论有明一代书，推为第一。著有《隰西草堂集》。

初，尔梅、寿祺同谋举事，一起江北，一起江南，先后相呼应。及事败，尔梅出走，思得一当。寿祺留江、淮观世变，不幸先死。尔梅独奔走三十余年，亦终无所就。后世称"徐州二遗民"，常为之太息云。

郑与侨，字惠人，号确庵，济宁人。五岁父殁，母张以祖遗田让之仲，独取遗书一箧授侨，曰："儿读此，可饱也！"与侨发奋力学，崇祯丙子举于乡。时流寇充斥山左，与侨以济宁为漕艘咽喉地，倡义与城守张世臣、举人孟瑄并力杀贼，城赖以完。有贼郭升者，将至济宁州，吏议迎款，属与侨草表，力拒乃止。及贼至，与侨率乡人歼之，遂徙家淮阳。

史可法方开府淮上，闻与侨名，奏为仪真令，而吏部以其前守济宁功，改除扬州府推官。扬州为兴平伯高杰列藩地，其将卒多骄横，稍不当意，抽刀划人，与侨悉裁之以法。巡按御史何纶荐以推官监江、海军，驻通州。

江南失守，与侨奉母之武林，总督张存仁、经略洪承畴奇其才，欲官之，皆谢不起。后归济上，立社教授生徒，绝口不谈时事。尝遍游秦、晋、川、蜀、荆、楚、吴、越诸胜，著有《庵稿》、《丹照集》、《争光集》、《济宁遗事》、《秦边记要》等书。卒，年八十有四。自为圹志。

曹元芳，字介皇，海盐人。父履泰，明兵部侍郎，以忠直著。元方，崇祯癸未进士，南京建号，授常熟知县。时大学士马士英擅国政，有荐元方署职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元方名，冀往谒附己，元方讫不往。上疏言愿遵定制补外吏，语侵士英，士英怒，卒与令常熟。常熟为吴中烦剧邑最，当金陵草创，所在兵与民交狃无宁晷。元方措兵饷，惜民力，俱帖然，邑称治。

金陵败，弃官归，履泰先获谴谪戍，亦适归。父子相谓，于义不可宴然以居。元方先变姓名，间道入闽，至建宁，谒唐王。即授吏部文选司主事，进验封司郎中。顷之，履泰亦由海道至，即授太常卿，晋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义激发，间关来，一时咸伟之。

当是时，郑芝龙久以桀寇内附，崇其秩号，姑息为养，骄至是益甚，志叵测。元方抗疏，自请出视江上师，阅封守，欲从外为重内计。得召对，加御史衔，赐白金，挥涕以行。至浦城，则江上溃兵接踵狼狈下，元方仓卒走，计后图。履泰从唐王趋赣州，遇兵，投身崖石下，绝复苏。舁至僧舍，辗转至浦城，父子得相见。

履泰疾甚，先归，旋卒于家。元方闻，乃亟归，微服挈母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卜居硖石邨，筑草堂，自号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

庄元辰，字起贞，晚字顽庵，鄞人，学者称汉晓先生。赋性严凝，不随人唯阿。崇祯丁丑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甲申之变，一日七至中枢史可法之门，促以勤王。福王立，议推科臣，总宪刘宗周、掌科章正宸皆举元辰为首，而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博士曷不持门下刺上谒相公？掌科必无

他属。”峻拒之。中旨仅授刑部主事。已而阮大铖欲兴同文之狱，元辰曰：“祸将烈矣！”遽行，未几而留都亡。

钱肃乐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输饷，时降臣谢三宾为王之仁所胁，以饷自赎。及肃乐与之仁赴江上，三宾潜招兵，众疑之。明经王家勤谓肃乐曰：“浙东沿海皆可以舟师达盐官，倘彼乘风而渡，列城且立溃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肃乐曰：“是无以易吾庄公者。”于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属之，以四明驿为幕府，家勤及林时跃参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诸堞里，人呼为“城门军”，三宾不敢动。乃迎鲁王于天台，鄞始解严。

晋吏科都给事中，迁太常卿。上疏言：“殿下大仇未雪，举兵以来，将士宣劳于外，编氓殚藏于内，卧薪尝胆之不遑，而数月来，颇安逸乐。釜鱼幕燕，抚事增忧，则晏安何可怀也？敌在门庭，朝不及夕，有深宫养优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则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托命将相，今左右之人，颇能内承色笑，则事权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为昔时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则恩膏何可滥也？陛下试念两都黍离麦秀之悲，则居处必不安；试念孝陵、长陵铜驼荆棘之惨，则对越必不安；试念青宫二王之辱，则抚王子何以为情；试念江干将士列邦生民之困，则衣食可以俱废。”疏入，报闻。已又言中旨用人之非，累有封驳，王不能用。

时三宾夤缘居要，而马士英又至，元辰言：“士英不斩，国事必不可为！”贻书同官黄宗羲、林时对云：“蕞尔气象，似惟恐其不速尽者，区区忧愤，无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缠绵，形容骨立。愿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

未几，大兵东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须眉，顾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头陀，一日数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复识。忽有老妇呼其小字曰：“子非念四郎邪？”因叹曰：“吾晦迹未深，奈何？”顺治四年，疽发背，戒勿药，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犹可。”遂卒。

王玉藻，字质夫，江都人。崇祯癸未进士，授慈溪知县。少詹项煜以从逆亡命，玉藻及慈民冯元飚均出其门，遂匿于冯氏。慈人毙煜于水，玉藻置不问。有明士习重闱谊，或以为过，玉藻曰：“吾岂能为向雄之待钟会哉！夫君臣之与师友，果孰重？”闻者悚然。

金陵破，鲁王监国，玉藻乃与沈宸荃起兵，晋御史，仍行县。复募义勇，请赴江上自效，略谓：“今恃以自保者，惟钱唐一江，待北兵渡江而后御，曷若御之于未渡之先？臣愿以身先之。”乃解县事，以兵科都给事往军前。时驻兵江上者，有方国安、王之仁、孙嘉绩、熊汝霖、章正宸、郑道谦、钱肃乐、沈光文、陈潜夫、黄宗羲，咸各自为军，兵饷交讧，莫敢先进。即不予玉藻以饷，复陈划地分饷，又不听，玉藻乃力请还朝。

既入谏垣，上封事十余，略谓：“北兵之可畏者在勇，而我军之可虑者在怯，怯由于骄，兵骄由于将骄。今统兵之将，无汗马之劳，辄博五等之封，安得不启以骄心？骄则畏战，非稍加裁抑，恐无以戢其嚣陵之气。”又谓：“宜用海师窥吴淞，以分杭州北兵之势。又刘宗周、祁彪佳诸臣，宜加褒忠之典。”以是不为诸臣所喜，乃力求罢职。时元辰为太常，固乞留之，谓：“古人折槛旌直，今令直臣去国，岂国家之福？”玉藻感其言，供职如初。

浙东再破，玉藻追鲁王跸，弗及，自投于池，水涸，不得死，乃以黄冠遁于剡溪。资粮俱尽，采野葛为食。妻李，辽东巡抚植女，知书明大义，在浙右时，屡脱簪珥佐军兴。偕入剡溪，命二子方歧、方嶷拾堕樵，不以穷厄易操。适四明山寨竞起义军，以书致玉藻，玉藻思乘间入舟山，为侦骑所遏，不果往。每临流读所作诗，辄激厉慷慨，仰天起舞，或朝夕悲歌，与门人熊亦方相和答。继亦方以癞死，玉藻归隐北湖，誓不易衣去发，作绝词以逝。遗命不冠而敛。

李长祥，字研斋，达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初以诸生练乡勇助城守，后选庶吉士，吏部荐备将帅之选。或曰：“天子果用公，计安出？”叹曰：“不见孙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请便宜行事，虽有金牌，亦不受进止。平贼后，囚首阙下受斧钺耳！”闻者咋舌。贼日逼，上疏请急令大臣辅太子出镇津门，以提调勤王兵。不果行而京师溃，为贼所掠，乘间南奔。

福王立，改监察御史，巡浙盐。鲁王监国，加右佥都御史，督师西行，而江上师又溃。鲁王航海去，长祥以余众结寨上虞之东山。时浙江诸寨林立，四出募饷，居民苦之。独长祥与张煌言、王

翊三营，且屯且耕，井邑不扰。监军鄞人华夏者，为之联络布置，请引舟山之兵，连大兰诸寨，以定鄞、慈五县，因下姚江，会师曹娥，合俱山诸寨以下西陵。佥议奉长祥为盟主，刻期将集，而为降绅谢三宾所发，引兵来攻。前军张有功被执，死。中军与百夫长十二人，期以次日缚长祥为献。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语："奈何杀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遁。

长祥匿丐人舟中，入绍兴城。居数日，事益急，复足至奉化，依平西伯朝先。朝先亦蜀人，得其助，复合众于夏盖山，晋兵部左侍郎。请合朝先之众，联络沿海，以为舟山卫。张名振忌之，袭杀朝先，长祥仅免。舟山破，亡命江、淮间，总督陈锦捕得之，安置江宁。未几，乘守者之怠，逸去。由吴门渡秦邮，奔河北，遍历宣府、大同，复南下百粤。晚岁，始还居毗陵，筑读易堂以老。

王正中，字仲撝，保定人。崇祯丁丑进士。鲁王监国，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摄余姚县事。时义军猝起，市魁、里正得一札付，辄入民舍括金帛，郡县不敢谁何。正中既视事，令各营取饷必经县，否则以盗论。

总兵陈梧渡海掠余姚，正中遣民兵击杀之，诸营大哗，责正中擅杀大将。黄宗羲言于监国曰："梧借丧乱以济其私，致犯众怒，是贼也。正中守土，当为国保民，何罪之有？"议乃息。张国柱、田仰、荆本彻各率所部过姚江，舳舻蔽空而下，以正中严备，不敢犯，皆帖帖趣行。国柱后从定海入，纵兵焚掠，正中单骑入其军，呵止之，国柱迄不得逞。寻擢监察御史，诸军从浙西来会，一听约束，众倚之若严城焉。

寻以株连系狱，论死，狱中有闽人柯仲炯者，精星象，正中欲从受业，援黄霸从夏侯胜授经事为说，数年讲习不怠，洞悉天官，律吕，度数诸书，复从黄宗羲学壬遁、孤虚之术。宗羲叹曰："传吾绝学者，仲撝一人耳！"遂造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以进。浙东亡，避窜山中，贫不能自存，傍鉴湖佃田五亩，佐以医卜自给。康熙六年，卒，年六十九。著有《周易注》、《律书详注》。

董守谕，字次公，鄞县人。举人。鲁王监国，召为户部贵州司主事。时熊汝霖、孙嘉绩首事起兵，然皆书生，不知调度。乃迎方国安、王之仁，授之军政，凡原设营兵、卫军俱隶之。孙、熊所统，惟召募数百人。

方、王兵既盛，反恶当国者有所参决，因而分饷分地之议起。分饷者，正兵食正饷，田赋之出也，方、王主之；义兵食义饷，劝捐无名之征也，熊、孙诸军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饷，某义兵，支某邑义饷也。鲁王令廷臣集议，方、王司饷者，皆至殿陛哗争，守谕曰："诸君起义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守。谕又进曰："义饷有名无实，以之馈义兵，必不继。即使能继，谁为管库？今请以一切税供悉归户部，计兵而后授饷，核地之远近，酌给之后先，则兵不绌于食，而饷可以时给也。"方、王虽不从，然所议正，无以难也。

之仁请收渔船税，守谕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渔户已办渔丁税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人心一摇，国何以立？"久之，又请行税人法，请塞金钱湖为田，官卖大户祀田赡军，三疏皆下部议，兵士露刃以待覆，守谕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谓："行朝大臣不敢裁量幕府，户曹小臣敢尔阻大事邪？"檄召守谕，将杀之，鲁王不能禁，令且避。守谕慷慨对曰："司饷守正，臣分也。生杀出主上，武宁虽悍将，何为者？臣任死王前听武宁以臣血溅丹墀可耳！"于是举朝忿怒，曰："之仁反邪，何敢无王命而害饷臣！"之仁乃止。

明年，庄烈帝大祥，守谕请谒朝堂哭，三军缟素一日，迁经筵日讲官，兼理饷事。鲁王航海，守谕不及从，遂遁迹荒郊，旋卒。著有《扳兰集》。

陆宇＜⿰火鼎＞，字周明，鄞县人。诸生。慷慨尚气节。时有弟子讼其师，师不得直，宇＜⿰火鼎＞诣文庙，恸哭伐鼓，卒直其师而后止。明亡，尝与黄宗羲谋举事，其所与计画者，皆四方知名士。其城西田舍，复壁柳车，杂宾死友。计败，喜事乃益甚。江湖间多传其姓名，以为异人。

南都破，甬东师起，宇＜⿰火鼎＞毁家纾饷。翁洲又破，宇＜⿰火鼎＞捐金与谍者，令访死事消息。张肯堂之孙以俘至，亟治橐饷入狱视之，语其弟宇＜⿰火鼎＞使为脱系。董志宁之丧在海上，宇＜⿰火鼎＞致而葬之。旋为降卒所诬，捕入省狱，狱具，宇＜⿰火鼎＞无所诖误，脱械出门，未至馆而卒。

宇＜□火鼎＞以好事尽其家产，室中所有，惟草荐败絮及故书数百卷。讣闻，家人整理其室，得布囊于乱书之下，发而视之，则赫然人头也。宇＜□火鼎＞识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马笃庵王公头也！"初司马兵败，枭城缺，宇＜□火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见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迹之，走入破室。宇＜□火鼎＞曰："子何人？"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马，今不胜故主之感耳！"宇＜□火鼎＞相与流涕，而诣江子云计所以收其头者。子云名汉，钱肃乐部将也。失势家居，会端阳竞渡，游人杂沓，子云红笠握刀，从十余人登城遨戏。至枭头所，问守卒曰："孰戴此头也者？"卒以司马对。子云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击之，绳断落地，宇＜□火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时，龙舟噪甚，人无回面易视者，宇＜□火鼎＞以身蔽，明山拾头杂俦人而去。宇＜□火鼎＞祀之书室，盖十二年矣，而家人无知者。至是宇＜□火鼎＞始瘗之。

宇燥，宇＜□火鼎＞第五弟，字春明。负才自喜，俯视一切。宇燥风格棱棱不可犯，而宇燥稍济之以和，故世人亲之如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厉行，虽颦笑皆归名节，则一也。丙戌后，弃诸生与诸遗民游，荒亭木末，时闻野哭。

同里秀才杜懋俊，仗义死难，藏其遗孤。桐城方授，避地来鄞，宇燥馆之湖楼中。授卒，宇燥经纪其丧，收拾遗文以致其家。性嗜异书，晚年，家既贫，不能具写官，乃手抄之，濒病不倦。从子官山左，令其访东莱赵士哲遗书，垂殁，尚以其书未至为恨。自弃诸生，即练衣蔬食，丛林以为佞佛，争劝之披缁，宇燥笑不答。及遗命不作佛事，众始瞿然。卒，年六十六。著《观日堂集》八卷。

汉，钱唐人。为肃乐所倚恃，授以都督佥事总兵官。师至闽，几下福州，汉功为多。侍郎冯景第之乞师日本也，请与偕行。及归，汉曰："东师必不出也！"已而果然。肃乐既卒，汉侍母居鄞，种蔬自给，四壁无长物，惟余肃乐所赠宝刀一而已。每语及肃乐，则泪淋淋下，抑郁终。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髁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述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市中。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下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缁乎？"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宏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于世。

子中德，字田伯，著《古事比》。以智构马、阮之难，中德年十三，挝登闻鼓，讼父冤。父出亡，偕诸弟徒步追从。中通，字位白，精算术，著《数度衍》，见《畴人传》。中履，字素伯，幼随父于方外，备尝险阻，著《古今释疑》。

钱澄之，字饮光，原名秉镫，桐城人。少以名节自励。有御史巡按至皖，盛仪从，谒孔子庙，诸生迎迓门外。澄之忽前扳车，御史大骇，止车，因抗声数其秽行。御史故阉党，方自幸脱"逆案"，内惧不敢究其事。澄之以此名闻。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

箕，桐城则澄之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接武东林。澄之体貌伟然，好饮酒，纵谈经世之略。尝思冒危难，立功名。

阮大铖既柄用，刊章捕治党人，澄之先避吴中，妻方赴水死，事具《明史》。于是亡命走浙、闽，入粤，崎岖险绝，犹数从锋镝间支持名义不少屈。黄道周荐诸唐王，授吉安府推官，改延平府。桂王时，擢礼部主事，特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兼诰敕撰文。指陈皆切时弊，忌者众，乃乞假，间道归里。结庐先人墓旁，环庐皆田也，自号曰田间，著《田间诗学》、《易学》。

澄之尝问《易》道周，依京房、邵雍说，究极数学，后乃兼求义理。其治《诗》，遵用《小序》首句，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自谓著《易》、《诗》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周、屈原，乃复著《庄屈合诂》。盖澄之生值末季，离忧抑郁无所泄，一寓之于言，故以庄继《易》，以屈继《诗》也。又有《藏山阁诗文集》。卒，年八十二。

恽日初，字仲升，号逊庵，武进人。崇祯癸酉副榜。久留京师，应诏上备边五策，不报。知时事不可为，乃归隐天台山。两京亡，唐王立福州，鲁王亦监国绍兴，吏部侍郎姜垓荐日初知兵，鲁王遣使聘之，固辞不起。大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广州；广州复破，乃祝发为浮图，复至建阳。

是时唐王被执死，鲁王亦败走海外，湖广何腾蛟、江西杨廷麟等皆前后覆灭，而明遗臣尚拥残旅，遥奉永历。金坛人王祈聚众入建宁，属县多响应。日初曰：“建宁，入闽门户，能守，则诸郡安，然不扼仙霞关，建宁终不守也。欲取仙霞，宜先取蒲城。”乃遣长子祯随副将谢南云先趋蒲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云兵连入数州县，锐甚，日初说令夜入蒲城，自督兵继进。会大雷雨，人马冲泥淖，行不能速，军遂溃。建宁被围，王使兵部尚书揭重熙赴援。日初上书，请迳取蒲城，断仙霞岭饷道，徐与围中诸将夹击之。重熙巡至邵武，不能进，建宁遂破，王祈力战死。日初收残卒走广信，寻入封禁山中，数日粮尽，喟然曰：“天下事坏散已数十年，不可救正。然庄烈帝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谓即此可延天命。今乃至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众，独行归常州。久之，张煌言与郑成功军薄江宁，败走。讹传张弟凤翼乃日初门人，从师匿，县官将收捕，日初色如常，曰：“吾当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

少与杨廷枢等交，于百氏无所不窥，尤喜宋儒书。及从刘宗周游，学益进，常上书申救，义声震天下。丙戌后，累至山阴哭祭，为之《行状》，近十万言。晚服浮图服，而言学者多宗之。无锡高世泰重葺东林书院，日初与同志习礼其间。知常州府骆钟泰屡求见，不纳。去官后，与一见，言《中庸》要领，喜而去，曰：“不图今日得聆大儒绪论也！”

次子桓，在建宁被掠，不知所终。少子格，字寿平，见《艺术传》。

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陈氏，名湜。年十五遭家难，赖中表郭氏卵翼得脱，遂为继。弱冠有声黉序间，万历间，两中副车。崇祯朝，屡以名荐，不起；例授官，亦不拜。既南渡，隆武乡试登贤书，督师何腾蛟论荐，授职方郎中。再起监军佥事，有司敦迫，皆以母老病辞不就。避迹山中，然于时事多所论列。一二枕戈泣血之士，崎岖岭海，经营措置，不遗余力。当是时，溃卒猖獗，积尸盈野，百里无人烟。金台请于督师，命偏裨主团练，力率乡勇，锻矛戟，峙刍糗，乡人全活者以数万计。

清初，当局特疏荐于朝，力请得免。晚授徒衡山，深衣幅巾，足不履户外，绝口不谈世事。惟论列当时殉难诸人，辄欷歔流涕。康熙十五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七。自题其墓曰“遗民郭某之墓。”著有《石村诗文集》、《五经骈语》、《博物汇编》。

朱之瑜，字鲁玙，号舜水，余姚人，寄藉松江。少有志概，九岁丧父，哀毁逾礼。及长，精研六经，特通毛诗。崇祯末，以诸生两奉征辟，不就。福王建号江南，召授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职方司郎中，监方国安军，之瑜力辞。台省劾偃蹇不奉诏，将逮捕，乃走避舟山，与经略王翊相缔结，密谋恢复。渡海至日本，思乞师。鲁王监国，累征辟，皆不就。又赴安南，见国王，强令拜，不为屈，转敬礼之。

复至日本，时舟山既失，之瑜师友拥兵者，如朱永祐、吴钟峦等皆已死节，乃决蹈海全节之志，

遂留寓长崎。日人安东守约等师事之，束修敬养，始终不衰。日本水户侯源光国厚礼延聘，待以宾师，之瑜慨然赴焉。每引见谈论，依经守义，曲尽忠告善道之意。教授学者，循循不倦。日人重之瑜，礼养备至，特于寿日设养老之礼，奉几杖以祝。又为制明室衣冠使服之，并欲为起居第，之瑜再辞曰："吾藉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乃止。

之瑜为日人作学《宫图说》，商榷古今，剖微索隐，使捽人依其图而以木模焉，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亲指授之。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而毕。文庙、启圣宫、明伦堂、尊经阁、学舍、进贤楼，廓庑射圃，门户墙垣，皆极精巧。又造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称胜，作簋、簋、笾、豆、登、铏之属。如周庙欹器，唐、宋以来，图虽存而制莫传，乃依图考古，研核其法，巧思默契，指画精到。授之工师，或未洞达，复为揣轻重，定尺寸，关机运动，教之经年，不厌烦数，卒成之。于是率儒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学者皆通其梗概。日人文教，为之彬彬焉。之瑜居日本二十余年，年八十三卒，葬于日本长崎瑞龙山麓。日人谥曰文恭先生，立祠祀之，并护其墓，至今不衰。

之瑜严毅刚直，动必以礼。平居不苟言笑，唯言及国难，常切齿流涕。鲁王敕书，奉持随身，未尝示人，殁后始出，人皆服其深密谨厚云。著有《文集》二十五卷，《释奠仪注》一卷，《阳九述略》一卷，《安南供役纪事》一卷。

沈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鄞人。少以明经贡太学，福王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长垣，晋工部郎。闽师溃而北，扈从不及。闻粤中建号，乃走肇庆，累迁太仆卿。由潮阳航海至金门，闽督李率泰方招徕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光文焚书返币。知粤事不可支，卜居于泉州海口，浮家泛宅。忽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时郑成功尚未至，而台湾为荷兰所据，光文受一廛以居，与中土音耗隔绝。成功克台湾，知光文在，大喜，以宾礼见。时海上诸遗老，多依成功入台，光文与握手相劳苦。成功致禀饩，且以宅赡之。

成功卒，子锦嗣，改父之臣与政，军亦日削。光文作赋讽之，几不测。乃变服为浮屠，逃入台北鄙，结茅罗汉门山中以居，山旁有伽溜湾者，番社也。光文教授生徒自给，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二十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锦卒，诸郑复礼之如故。

康熙癸丑年，王师下台湾，闽督姚启圣招之，光文辞。启圣贻书问讯曰："管宁无恙？"且许遣人送归鄞，会启圣卒，不果。而诸罗令李麟光，贤者也，为粟肉之继，旬日一候门下。时耆宿已尽，而寓公渐集，乃与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袞、郑廷桂，榕城林奕丹，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等结诗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寻卒于诸罗。

陈士京，字佛庄，先世本奉化朱氏，迁鄞，改姓陈。熊汝霖荐授职方司郎中，监三衢总兵陈谦军。谦使闽，偕行，而唐、鲁方争颁诏事，谦死遂遁之海上。郑芝龙闻名，令与其子成功游，芝龙以闽降，成功不肯从，异军特起，士京实赞之。已而汝霖奉鲁王至，复以公义说成功，始致寓公之敬。会鲁王上表粤中，成功亦欲启事于粤，使士京往，加都御史，归。

鲁王入浙，特留闽，与成功相结，以为后图。成功盛以恢复自任，宾礼遗臣，其最致敬者，尚书卢若腾，侍郎王忠孝，都御史章朝荐，及徐孚远、沈光文，与士京数人而已。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坏，乃筑鹿石山房于鼓浪屿中，感物赋诗以自遣。寻卒。

吴祖锡，字佩远，吴江人。崇祯壬午副贡。时中原大乱，料京师必危，预谋勤王。欲身任浙西，以浙东属之许都，约未定而变作。故镇臣陈洪范随王师下江南，与有旧，自言其降出于不得已，而以奇策告祖锡，立出遗产四万金畀之。已而剃发令下，遽委之去，改名鉏，字稽田。从陈子龙、徐孚远谋恢复。侦事杭州，为仇家缚送江宁，羁系狱中，复髡而纵之。鲁王授职方郎，中桂王亦官之如鲁，仍往来吴、越间。

副将冯源淮驻军嘉兴，乃与结纳，冀有所为。其部属董某司訶察，冯耳目也，亦故与厚善。比孚远归自海外，有所谋，密馆之。事稍闻于冯，冯遣董诣问，祖锡遽前握其手曰："徐公在此，若欲

见之乎？”董惊曰：“徐公果在此，顾肯令我见耶？”即引见，董叩头泣下，道其向慕，矢不相负。因以讹言报冯，而阴遣戈船卫孚远浮海去。

海师入江，祖锡实导之，且连岁在金陵，隐为之助。乃复遭刊章，事解，志不稍挫。将诣滇南，而先之郧阳。时郧阳十三营尚保残寨，乃劝出师挠楚以救滇。顾十三营已疲敝，不能用其策也。

桂王既入缅甸，思追从，道阻，不得达。复返吴。游中州，更由秦入楚，卒无所遇。康熙己未，客胶州大竹山，郁郁靡所骋。会怀宗忌日，恸哭呕血死，遗命藁葬山中，年六十有二。距明亡已三十有五年矣。

凡明末三王遗臣逸士，其初或起义，或言事，各有所谋，其后或蹈海，或居夷，志不少沮，皆先后云亡。及祖锡死，徐枋为之传曰：“自吴子殁，而天下绝援溺之望。”亦可悲矣！故以附于明末遗臣之末。

清史稿卷五〇一　列传第二八八

遗逸二

李孔昭单者昌　崔周田　刘继宁刘永锡

彭之灿徐枋戴易　沈寿民　李天植　理洪储

顾柔谦子祖禹冒襄陈贞慧祁班孙

兄理孙汪泓　傅山子眉费密

王宏撰　杜浚弟岕郭都贤陶汝鼐

李孔昭，字光四，蓟州人。性孤介，平居教授生徒，倡明理学。崇祯十五年进士，见世事日非，不赴廷对，以所给牌坊银留助军饷。奉母隐盘山中，躬执樵采自给。母病，刲股疗之。北都陷，素服哭于野者三载。蓟州城破，妻王殉难死，终身不再娶。形迹数易，人无识者。

清初，诏求遗老，抚按交章荐，不出。一日，当道遣吏持书币往，遇负薪者，呼而问之曰：“若识李进士耶？”负薪者诘得其故，以手遥指而去。吏至其室，虚矣。邻叟曰：“汝面失之，向所负薪者，李进士也。”后屡物色之，卒不得。时有某孝廉，当上公车，辄止不行，曰：“吾出郭门一步，何面目见李光四乎？”

会值邑中方兴役，按户签夫，驱孔昭，孔昭曰：“吾力不能任，愿出资以代。”吏持去。阅数日，大学士杜立德闻孔昭在邑，急往候之，吏闻，趋谢罪。孔昭曰：“此间不知有李进士，若勿误也。”由是踪迹愈密，或黄冠，或儒服，见者甚稀。惟宝坻单者昌、崔周田、刘继宁皆高士，与之友善，往来无虚岁。

者昌，字蔚起。才名埒孔昭。早饩于庠，入清不复应试。杜立德招之，不能致，独与孔昭徜徉田野间，悲歌慨憤，有所作，辄焚之不以示人。竟以忧死。

周田，字锡龄。顺治中，充岁贡，不与试。建一楼，贮古本书及金石刻万卷，日吟啸其中。尝过盘山，与孔昭坐林石间相笑语。孔昭亦时下榻于其家，周田命其子执弟子礼，且迎孔昭母，事之如所生。

继宁，字兑庵。少负义气，有古侠士风。尝出重金赎难女二，为之择配。岁饥，煮粥食饿者。视周田如手足，有缓急恒资之，周田亦弗谢也。晚年为子择师游盘山，踪迹孔昭，得之，邀至其家，令其三子从受业。暇则与周田聚燕歌呼以为乐，然每一念母，虽深夜必驰归，弗能禁也。晚好陶诗，因又自号潜翁。一日，为门人讲孟子尽心章，曰：“此传心法也。”言讫而卒。其弟子私谥曰安节先生。

刘永锡，字钦尔，号赡庵，魏县人。崇祯乙亥举人，官长洲教谕。南都败，率妻栗隐居相城，大吏造其室，欲强之出，永锡袒裼疾视，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跃马鸣鞘，两河豪杰谁不知我者！欲见辱耶？”取壁上剑自刎。门下士抱持之，得解，谓其妻曰：“彼再至，我与若立决矣！”皆裂尺帛握之。寻移居阳城湖滨，与妻及子临、女贞织席以食。市中见永锡携席至，皆呼席先生。食不继，时不举火，有遗之粟者，非其人不受，益困惫。其女已许字，未嫁，乱后恐遭

辱，绝粒死。其妻哭之成疾，亦死。其童仆遇水灾乏食，相继饿死，或散走。有老奴从魏县来，劝之归，曰：“室庐故在也！”永锡曰：“我非不欲归，然昔奉郡命来，义不可离此一步。”命其子与妇携老奴还里曰：“祖宗邱墓责在汝！”麾之去。时岁荒，得食愈艰，每杂糠粃作饭。临既归，思父不置，假贷得百金驰献，中途马惊，落地死。

永锡容貌甚伟，至是，毁形骨立，既自悼无家，买一破船往来江湖间。尝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逆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又歌曰：“白日落兮野荒荒，逐鸟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歌声悲烈，闻者哀之。尚书钱谦益念其穷，招之往，永锡曰：“尚书为党魁，受主眷，枚卜时天子期以伊、傅，彼岂忘之邪？”却不往，卒穷饿至不能起。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时顺治十一年秋也。弟子长洲徐晟、陈三岛，友人常熟陆泓，经纪其丧，葬之于虎邱山塘，以妻、女祔之。

彭之灿，字了凡，蠡县诸生。甲申后携妻寓饶阳作村塾师。未几，妻、子相继死，至苏门，与孙奇逢游。然性不谐俗，爱静坐。有人延于家，以市嚣，辄避去。尝渡河南游，韩鼎业为馆之僧舍，年余，又弃去。独担瓢笠图书，遍游嵩、少、王屋诸名胜。在九山绝粒数日，奇逢挽之夏峰，劝归老先人墓旁。之灿曰：“某出门时，已誓告先垅不再返，不能蹈东海、入西山而死，即沟壑道路，无恨也。”顺治十五年六月，竟死啸台东北石柱下。奇逢为镌石记其事，立墓上，曰“饿夫之墓。”之灿与容城张果中、西华理鬯和，并称“苏门三贤”。

徐枋，字昭法，长洲人。父汧，明少詹事，殉国难，事具《明史》。枋，崇祯壬午举人。汧殉国时，枋欲从死，汧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自是遁迹山中，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及游灵岩山，爱其旷远，卜涧上居之，老焉。枋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称“海内三遗民”。枋书法孙过庭，画宗巨然，间法倪、黄，自署秦余山人。尝寄灵芝一帧于王士祯，士祯与金孝章画梅、王玠草书作《斋中三咏》以记之。然性峻介，键户勿与人接。睢州汤斌巡抚江南，屏驺从，往访之，枋避不见。斌登其堂，坚坐移晷，为诵《白驹》之诗，周览太息而去。川湖总督蔡毓荣自荆州致书求其画，枋答书而返币，竟不为作。曰：“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所往来惟沈寿民与莱阳姜垓、同里杨无咎、门人吴江潘耒及南岳僧洪储而已。

家贫绝粮，耐饥寒，不受人一丝一粟。洪储时其急而周之，枋曰：“此世外清净食也。”无不受。豢一驴，通人意。日用间有所需，则以所作书画卷置簏于驴背，驱之。驴独行，及城闉而止，不阑入一步。见者争越之，曰：“高士驴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备而纳诸簏，驴即负以返，以为常。卒，年七十三。

时商邱宋荦抚吴，枋预戒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赙也。”荦果使人赠棺椁资如枋命，终不受。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窀穸，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于青芝山下，而以羡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所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

易，字南枝。少从刘宗周学，游吴门，年七十余矣。有六子，不受其养，独携一子及残书百卷自随。其售字也，铢积寸累，不妄费一钱。一苍头饥不能忍，辄逃去。己寄食僧舍中，语及枋，必流涕。尝浮七里濑，登严子陵钓台，赋诗，且歌且泣。或竟日不得食，采野蕨充膳。操瓢量水，坐长松古石间饮之。

李天植，字因仲，平湖人。崇祯癸酉举人。改名确，字潜夫。甲申后，余田四十亩、宅一区，乃并家具分与所后子震及女，而与妻别隐陈山，绝迹不入城市，训山中童子自给。居十年，以僧开堂，始避喧，返蜃园，卖文自食，不足，则与其妻为棱鞲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约月供薪米，力辞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访之，辄跃垣避。所著诗文，皆吊甲申以来殉节者。蜃园者，乍浦胜地，可望见海市者也。

又十年，家益困，鬻其园，寄身僧舍，戚友赎而归之，始复与妻居，时年七十矣。子震，亦弃诸生，非义一介不取。老夫妇白头相对，时绝食，则叹曰：“吾生本赘耳，待尽而已！”有馈食者，

非其人，终不受。或问身后，曰：“杨王孙之葬，何必棺也！”

又十年，蹙园仅存二楹，两耳聋，又苦腹疾，终日仰卧。客至，以粉版书相问酋。魏禧来自江西，造其庐，天植与之粉版，书竟，天植视姓字，则强起张目视之，泣，禧亦泣。时方绝粮，禧探囊得银半两赠之，五反不受，固以请，曰：“此非盗跖物也！”始纳之。买米为炊，共食而别。禧属布衣周筠、侍郎曹溶纠同志为继粟，且谋身后事，徐枋闻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听其以饿死可也。”已而筠赍粟往，天植果坚拒。禧闻之，曰：“吾浅之乎为丈夫已。”乍浦有郑婴垣者，孤介绝俗，与天植称金石交，先二年，冻死雪中，至是天植亦饥死。临殁，曰：“吾无愧于老友矣！”时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桥。所著有《蹙园集》、《乍浦九山志》。

理洪储，字继起，兴化人。本姓李，父嘉兆与中州理鬯和耻与贼同姓，皆改理氏，天下称“二理”。洪储早岁出家，南都覆，明之遗臣多举兵，洪储左右之，被逮，获免，好事如故。人戒之，则曰：“吾苟自反无愧，即有意外风波，久当自定。”又曰：“忧患得其宜，汤火亦乐国也。”枋闻之，叹曰：“是真能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洪储在沙门，宏畅宗风，笃好人物，海内皆能道之。枋曰：“此其迹也，但观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为者？”

顾柔谦，字刚中，无锡人，迁常熟。幼遭家难，资产皆尽。尝同兄出门游，有数人拥之行，行乃挤大泽中。母忽心动，急呼老仆往迹之，得不死。补弟子员。甲申之变，柔谦哀愤，往往形诸诗歌，读者悲之。不妄交游，以父执师事马士奇，而江阴黄毓祺、嘉定黄淳耀皆一见定交。诸人殉国难，柔谦皆设位以哭尽哀。子祖禹，见父尝闭门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头宽譬，柔谦乃曰：“汝能终身穷饿，不思富贵乎？”祖禹跪应曰：“能”。柔谦曰：“汝能以身为人机上肉，不思报复乎？”祖禹复应曰：“能”。柔谦喜曰：“吾与汝偕隐耳！”遂更名隐，署其室曰伐檀。常夜蹴祖禹曰：“汝他日得志，如旧怨何？”祖禹曰：“每忆幼时祖母抱儿置膝上，为言家难及落大泽中事，祖禹不敢忘。”柔谦曰：“嘻，汝何见之隘？吾家数传以来，颇盈盛，以祖、父之才，而竟中折，天也，于彼何尤？同室之中，宁彼以非礼来，吾不可以非礼报，汝谨识之。”著有《补韵略》、《六书考定》、《山居赘论》。

祖禹，字复初。柔谦精于史学，尝谓：“明一统志于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讹袭谬，皆为校正。详于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辞罢。后终于家。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父起宗，明副使。襄十岁能诗，董其昌为作序。崇祯壬午副榜贡生，当授推官，会乱作，遂不出。与桐城方以智、宜兴陈贞慧、商邱侯方域，并称“四公子”。襄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铖。大铖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襄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铖闻之益恨。甲申党狱兴，襄赖救仅免。家故有园池亭馆之胜，归益喜客，招致无虚日，家自此中落，怡然不悔也。

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著述甚富，行世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园诗文集》。书法绝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弆珍之。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私谥潜孝先生。

陈贞慧，字定生，宜兴人，明都御史陈于廷子。于廷，东林党魁。贞慧与吴应箕草《留都防乱檄》，摈阮大铖。党祸起，逮贞慧至镇抚司，事虽解，已滨十死。国亡，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余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闻者悲之。顺治十三年，卒，年五十三。著有《皇明语林》、《山阳录》、《雪岑集》、《交游录》、《秋园杂佩诸书》。子维崧，见《文苑传》。

祁班孙，字奕喜，山阴人。父彪佳，明苏松巡抚。班孙次六，人称六公子。彪佳尝受业于刘宗周，宗周将兵江上，班孙与其兄理孙罄家饷之。祁氏藏书甲江左，班孙兄弟以故国乔木自任。豪宕

喜结客，家居山阴之梅墅，园林深茂。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慈溪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当。班孙兄弟与之誓天，称莫逆。或告变于浙大吏，四道捕耕，并缚班孙兄弟去。既谳，兄弟争承，祁氏客乃纳赂而宥其兄。班孙遣戍辽左，理孙竟以痛弟郁郁死，而祁氏家亦破。

旋班孙遁归，祝发于吴之尧峰，寻主毗陵马鞍山寺，所称咒林明大师者也。班孙好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语及先朝，则掩面哭，然终莫有知之者。康熙十二年，卒。发其箧，有《东行风俗记》、《紫芝轩集》。且得其遗教，命归附，乃知为山阴祁六公子，遂得返葬云。

班孙娶少师朱燮元女孙，朱工诗。其来归也，与其姑商、姒张、小姑湘君，时相唱和。商氏字冢妇曰楚纕，字介妇曰赵璧，以志闺门之盛。班孙既被难，朱盛年，孤灯缁帐，数十年未尝一出厅屏。自班孙兄弟殁，淡生堂书星散，论者谓江东文献一大厄运也。

汪沨，字魏美，钱塘人。少孤贫，力学，与人落落寡谐，人号曰汪冷。举崇祯己卯乡试，与同县陆培齐名。甲申后，培自经死，沨为文祭之。一恸几绝，遂弃科举。姻党欲独强之试礼部，出千金瞟其妻，俾劝驾，妻曰："吾夫子不可劝，吾亦不屑此金也。"尝独身提药裹往来山谷间，宿食无定处。沨故城居，母老，欲时时见沨，其兄澄、弟沄亦弃诸生服，奉母徙城外。沨时来定省，然沨能自来，家人欲往迹之，不可得。

嗣因兵乱，奉母入天台。海上师起，群盗满山谷，复反钱塘。当是时，湖上有三孝廉，皆高士，沨其一也，当事皆重之。监司卢高尤下士，一日，遇沨于僧舍，问："汪孝廉何在？"沨应曰："适在此，今已去矣。"高怅然，不知应者即沨也。高尝舣舟载酒西湖上，约三高士以世外礼相见，惟沨不至。已，知其在孤山，以船就之，排墙遁去。沨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为寿，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馈百金，拒弗纳。徙居孤山，匡床布被外，残书数卷，键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遇好友，饮酒一斗不醉。

晚好道，夜观天象，昼习壬遁，能数日不食，了不问世事。黄宗羲遇之于孤山，讲龙溪调息法。尝坐月至三更，夜寒甚，只布被一，沨与宗羲背相摩，得少暖气。魏禧自江西来访，谢弗见。禧留书曰："吾宁都魏禧也，欲与子握手一痛哭耳！"沨省书大惊，一见若平生欢。临别，执手涕下，沨尝从愚庵和尚究出世法，禧曰："君事愚庵谨，岂有意为其弟子耶？"沨曰："吾甚敬愚庵，然今之志士，多为释氏牵去，此吾所以不屑也。"康熙四年秋，终于宝石山僧舍，年四十有八。临殁，举书卷焚之，诗文无一存者。起视日影，曰："可矣！"书五言诗一章，投笔就寝而逝。沨与陈廷会、柴绍炳、沈昀、孙治人，称"西陵五君子"。

余增远，字谦贞，世称若水先生，会稽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除宝应知县。南都授礼部主事，迁郎中。事败，逃之山中。郡县逼之出见，乃舆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间，不蔽风雨，以鳖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经》。卧榻之下，牛宫鸡＜□土桀＞，无下足处。晨则秉耒出，与老农杂作。同年生王天锡为海防道，欲与话旧，以疾辞。天锡披帷直入，增远拥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马疾，不得与故人为礼。"天锡执手劳苦，出门未数武，则已与一婢子担粪灌园矣。天锡遥望见之，叹息去。冬夏一皂帽，虽至昵者，不见其科头。增远慨世路逼仄，遂疑荀卿性恶之说为确，至欲著论以非孟。康熙八年，卒，年六十有五。盖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黄宗羲造其榻前，欲为切脉，增远笑曰："某祈死二十年前，反祈生二十年后乎？"宗羲泫然而别。

同时有周齐曾者，字思沂，号唯一，鄞人，增远同年进士也。知广东顺德县事，变社仓为义田，而以社仓之法行之。国变后，弃官遁入剡源，尽去其发为发冢，架险立飘榜，曰"囊云"，自称无发居士。剡源饶水石，与山僧樵子出没瀑声虹影间。天锡访之，拒曰："咫尺清辉，举目有山河之异，不愿见也。"为诗文，机锋电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与增远无二也。黄宗羲尝为两人合志其墓云。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六岁，啖黄精，不谷食，强之，乃饭。读书过目成诵。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缙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婾娸。提学袁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阉党也。山约同学曹良直等诣通政使，三上书讼之，巡抚吴牲亦直袁，遂得雪。山以此名闻天下。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继咸自九江执归燕邸，以难中诗遗山，

且曰：“不敢愧友生也！”山省书，恸哭，曰：“呜呼！吾亦安敢负公哉！”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体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体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于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

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人谓此言非只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愿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

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谈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蘖禅，眉乃称小蘖禅。

费密，字此度，新繁人。父经虞，明云南昆明县知县。密年十四，父病，医言尝粪甘苦，可知生死，密尝而苦，父病果起。未几，流贼张献忠犯蜀，密上书巡按御史刘之勃，陈战守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展转穷山中，会有人传其父滇中消息，闻之痛哭，遂去家入滇。经历蛮峒中，奉父自滇归蜀。至建昌卫，为凹者蛮所得，父赂蛮人，始脱归。

明将杨展闻密名，遣使致聘，密乃说展曰：“贼乱数年，民且无食，今非屯田，无以救蜀民，且兵不能自立。”展纳其言，命子总兵官璟偕密屯田于荣经瓦屋山之杨村，以次举其法，行诸州县。后展为袁韬、武大定所杀，密与璟整师为复仇计，尝与贼战躬，自擐甲，左手为刃所伤。时璟营于峨眉，裨将有与花溪民殴争者，言“花溪居民下石击吾营，势且反”以怒璟，璟欲引兵诛之，密力争，曰：“花溪，吾民也。方与贼战而杀吾民，彼变从贼，是益贼也。”璟乃止，全活数百家。

后密还成都省墓，至新津，为武大定兵所掠。知密尝参展军事，欲杀之，以计得免。密叹曰：“既不能报国，又不能庇亲及身，不如舍而他去！”遂奉父由成都北行入秦。溯汉江，下吴、越，流寓泰州，老焉。

经虞邃于经学，尝著《毛诗广义》、《雅论》诸书，以汉儒注说为宗。密尽传父业，又博证学士大夫，与王复礼、毛甡、阎若璩交。密一足跛，后往苏门谒孙奇逢，称弟子。工诗、古文，俯仰取给于授徒、卖文，人咸重其品，悲其遇。州守为之除徭役，杜门三十年，著书甚多。

密谓宋人以周、程接孔、孟，尽黜二千余年儒者为未闻道，乃上稽古经、正史，旁及群书，作《中传正纪》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原流，自子夏始。又作《宏道书》十卷、《古今笃论》四卷、《中旨定录》四卷、《中旨辨录》四卷、《中旨申感》四卷，皆申明宏道书之旨。又有《尚书说》、《周官注论》、《二南偶说》、《中庸大学驳议》、《四礼补篇》、《史记笺》、《古史正》、《历代贡举合议》、《费氏家训》及《诗文集》。卒年七十七。子锡琮、锡璜，世其学。

王宏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博雅能古文，嗜金石，藏古书画金石最富。又通濂、洛、关、闽之学，好易，精图象。学者翕然宗之，关中人士领袖也。与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时以得一言为荣。凡碑版铭志非三李则宏撰，而宏撰工书法，故求者多于三李。宏撰交游遍天下，甲申后，奔走结纳，尤著志节。

顾炎武遍观四方，至华阴，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他邦所少；华阴绾谷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欲定居，宏撰为营斋舍居之。炎武尝曰：“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当时儒硕遗逸皆与宏撰往还，颇推重之。宏撰尝集炎武及孙枝蔚、阎尔梅等数十人所与书扎，合为一册，手题曰《友声集》，各注姓氏。中有为谋炎武卜居华下事，言：“此举大有关系，世道人心，实皆攸赖唯速图之。”盖当日华下集议，实有所为也。

康熙间，以鸿博征，不赴。初与因笃同学，甚密，及因笃就征，遂与之绝。宏撰所居华山下，

有读易庐。与华峰相向，称绝胜。卒，年七十有五。著有《易象图说》、《山志》、《砥斋集》。

杜浚，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人。明季为诸生，避乱居金陵。少倜傥，尝欲著奇节，既不得试，遂刻意为诗，然不欲以诗人自名也。于并世人独重宣城沈寿民、吴中徐枋，自愧不如。其在金陵，与方仲舒善，仲舒，苞父也。金陵冠盖辐辏，诸公贵人求诗者踵至，多谢绝。钱谦益尝造访，至闭门不与通，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乃功令有挑门之役，有司案籍欲优免，浚曰："是吾所服也！躬杂厮舆夜巡绰，众莫能止。嗜茗饮，尝言吾有绝粮，无绝茶。既有花冢，因拾残茗聚封之，谓之"茶邱"。年七十七，卒于扬州。

丧归，故人谋卜兆，子世济曰："吾有亲，而以葬事辱二三君乎？是谓我非人也。"亡何，世济卒。又数年，陈鹏年来守金陵，始葬诸蒋山北梅花村。

浚诗最富，世所传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吴伟业尝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诗而始进。"阎若璩于时贤多所訾謷，独许浚五律，称为"诗圣"。已刻者曰《变雅堂集》。

弟岌，字苍略，号些山。诸生。与兄同避乱金陵。昆弟行身略同，而趣各异。浚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贵人，必以气折之，于众人未尝接语言，用此丛忌嫉。然名在天下，诗每出，远近争传诵之。岌则退然自同于众，所著诗歌、古文，虽子弟弗示也。方壮丧偶，不复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数十年未尝易。室中终岁不扫除，每日中不得食，儿女啼号，客至无酒浆，意色间无几微不自适者。行于途，尝避人，不中道与人言，虽儿童厮舆，惟恐或伤之也。后兄七年卒，年七十七。有《些山集》。

郭都贤，字天门，益阳人。天启壬戌进士，授行人，分校顺天乡试，得史可法等六人。历官员外郎，出为四川参议，督江西学政，分守岭北道，巡抚江西。时张献忠已逼境，贼骑充斥。都贤昼夜缮守御，兵饷无措，乃大会属僚，凡官司一应供给，皆捐以助饷。左良玉屯兵九江，骄蹇观望，都贤恶其淫掠，檄归之，而募士兵为戍。会有尼之者，遂乞病，弃官入庐山。逾年，北京陷，悲愤不食。南都建号，史可法开阃扬州，荐授以官，辞不赴。桂王立肇庆，以兵部尚书召，而都贤已祝发为僧矣。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都贤奏请起用，至是承畴经略西南，以故旧谒都贤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都贤见承畴时，故作目眯状，承畴惊问何时得目疾，都贤曰："始吾识公时，目故有疾。"承畴默然。

都贤笃至性，哀乐过人，严而介，风骨崭然。博学强识，工诗文，书法瘦硬，兼善绘事，写竹尤入妙。僧号顽石，又号些庵。茹苦，无定居。初依熊开元、尹民兴于嘉鱼，住梅熟庵。已，流寓海阳，筑补山堂，前后十九年。归结草庐桃花江。客死江宁承天寺。

有女名纯贞，许字黔国公沐氏，变后，音问梗绝，遂终于家。纯贞能诗，自署曰郭贞女。

陶汝鼐，字仲调，一字密庵，宁乡人。与都贤交最笃。崇祯初，充拔贡生。会帝幸太学，群臣请复高皇积分法，祭酒顾锡畴奏荐汝鼐才，特赐第一，诏题名勒石太学。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监肄业。癸酉举于乡，两中会试副榜。南渡后，剃发沩山，号忍头陀。生平内行笃，父殇，哀慕终身。事母曲尽孝养，处族党多厚德，尝为人雪奇冤，冒险难，活千余人，然不自言也。诗古文有奇气，著有《广西涯乐府》、《啑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都贤为序而行之。有"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之语。

李世熊，字元仲，宁化人。明诸生。少负奇气，植大节，更危险，死生弗渝。笃交游，敢任难事。生平喜读异书，博闻强记。年八十，读书恒至夜分始休。《六经》、诸子百家靡不贯究，然独好韩非、屈原、韩愈之书。其为文，沈深峭刻，奥博离奇，悲愤之音，称其所遇。纵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及江南北利害，备兵屯田水利诸大政，辄慷慨欷歔，涔涔泣下不止。年十六，补弟子员，旋中天启元年副榜，以兴化司李佘昌祚得其文，争元于主司弗得，袖其卷去，曰："须后作元也。"典闽试者，争欲物色之为重。

甲申后，自号寒支道人，屏居不见客。征书累下，固谢却之。凡守、令、监、司、镇将至其门者，罕能一识面。闽中拥唐王监国，用大学士黄道周、礼部侍郎曹学诠、都察院何楷荐，征拜翰林

博士，辞不赴。尝上书道周，感愤时事。及道周殉节，走福州请褒恤，时恤问其孤嫠。

顺治初，师入闽，有龀龁于郡帅者，帅遣某生移书，逼入都，且言："不出山，祸不测。"世熊复之曰："死生有命，岂遂悬于要津之手？且某年四十八矣，诸葛瘁躬之日，仅少一年；文山尽节之辰，已多一岁。何能抑情违性，重取羞辱哉！"时蜚语腾沸，世熊矢死不为动，疑谤旋亦释。

世熊既以文章气节著一时，名大震。辛卯、壬辰间，建昌溃贼黄希孕剽掠过宁化，有卒摘其园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驻马园侧，视卒尽过乃行。粤寇至，燔民屋，火及其园，贼魁刘大胜遣卒扑救之，曰："奈何坏李公居？"当时虽匹夫匹妇，无不知有寒支子者。

世熊积垒块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写其牢骚不平之概。尝诣西江，交魏禧、魏礼、彭士望诸子，相与泛彭蠡，登庐山绝顶。追维闯贼横行时事，痛悼如绝，泪下如泉涌，不能禁也。耿精忠反，遣伪使敦聘，世熊严拒之。自春徂冬，坚卧不起，乃得免。世熊山居四十余年，乡人宗之，争趋决事。有为无善者，曰："不使李公知也。"晚自号愧庵，颜其斋曰"但月"。所著有《寒支集》、《宁化县志》、《本行录》、《经正录》、《狗马史记》等。年八十五，卒于家。

世熊有三弟，早世，遗子女，抚育装遣之。馈遗其亲戚终身。又独建祖祠，修祖暮，编述九世以来宗谱。凡祭祀，必亲必谨。父母忌日，则减餐绝宴会。元日，殿先人遗像，则泣下沾襟，拜伏不能起，盖其孝友出于天性云。

谈迁，字孺木，原名以训，海宁人。初为诸生。南都立，以中书荐，召入史馆，皆辞，曰："余岂以国家之不幸博一官耶？"未几。归里迁肆力经史百家言，尤注心于明朝典故。尝谓："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城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乃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访崇祯十七年邸报，补其缺文，成书，名曰国榷。

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籍。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

明末遗逸，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如迁者，其忧愤岂有已耶？故以附于各省遗逸之末。

清史稿卷五〇二　列传第二八九

艺术一

徐彬张璐高斗魁　周学海张志聪

尤怡叶桂薛雪　吴瑭　章楠　王士雄

徐大椿王维德吴谦　绰尔济伊桑阿

张朝魁陆懋修王丙　吕震　邹澍

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夫艺之所赅，博矣众矣，古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士所常肄，而百工所执，皆艺事也。近代方志，于书画、技击、工巧并入此类，实有合于古义。

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召直蒙养斋。其文学侍从之臣，每以书画供奉内廷。又设如意馆，制仿前代画院，兼及百工之事。故其时供御器物，雕、组、陶埴，靡不精美，传播寰瀛，称为极盛。沿及高宗之世，风不替焉。钦定《医宗金鉴》，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于阴阳术数家言：亦有《协纪辨方》一书，颁行沿用，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斯征微尚矣。中叶后，海禁大开，泰西艺学诸书，灌输中国，议者以工业为强国根本，于是研格致，营

制造者，乘时而起。或由旧学以扩新知，或抒心得以济实用，世乃愈以艺事为重。采其可传者著于篇，各以类为先后。卓然成家者，具述授受源流。兼有政绩、文学列入他传者，附存梗概。凡涉荒诞俳谐之说，屏勿载。后之览者，庶为论世之资云。

吴有性，字又可，江南吴县人。生于明季，居太湖中洞庭山。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于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

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治瘟疫名。

天章，字麐郊，江苏上元人。诸生。好学强记，尤精于医。所著《伤寒》、《杂病》诸书，及《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凡十余种。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谓瘟疫之异于伤寒，尤慎辨于见证之始。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益加详焉。为人疗病，不受谢。子瀚，成雍正元年一甲第二名进士。

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乾隆中，桐城疫，霖谓病由热淫，投以石膏，辄愈。后数年，至京师，大暑，疫作，医以张介宾法者多死，以有性法亦不尽验。鸿胪卿冯应榴姬人呼吸将绝，霖与大剂石膏，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霖所著曰《疫疹一得》，其论与有性有异同，取其辨证，而以用《达原饮》及《三消》、《承气》诸方，犹有附会表裹之意云。

奎，字文甫，山东诸城人。乾隆末，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松峰者，奎以自号也。多为穷乡僻壤艰觅医药者说法。有性论瘟疫，已有大头瘟、疙瘩瘟疫、绞肠瘟、软脚瘟之称，奎复举北方俗谚所谓诸疫证名状，一一剖析之。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同时昌邑黄元御治疫，以浮萍代麻黄，即本奎说。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喻昌，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不羁，与陈际泰游。明崇祯中，以副榜贡生入都上书言事，寻诏征，不就，往来靖安间。披剃为僧，复蓄发游江南。顺治中，侨居常熟，以医名，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不可一世。著《伤寒尚论篇》，谓林亿、成无己过于尊信王叔和，惟方有执作《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得尊经之旨；而犹有未达者，重为编订，其渊源虽出方氏，要多自抒所见。惟《温证论》中，以温药治温病，后尤怡、陆懋修并著论非之。

又著《医门法律》，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诸杂证，分门著论。次法，次律。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昌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分别疑似，使临诊者不敢轻尝，有功医术。

后附《寓意草》，皆其所治医案。凡诊病，先议病，后用药。又与门人定议病之式，至详审。所载治验，反覆推论，务阐审证用药之所以然，异于诸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愈者，并为世所取法。

昌通禅理，其医往往出于妙悟。《尚论后篇》及《医门法律》，年七十后始成。昌既久居江南，从学者甚多。

徐彬，字忠可，浙江嘉兴人。昌之弟子。著《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及《金匮要略论注》，其说皆本于昌。《四库》著录《金匮要略》，即用彬《论注》本。凡疏释正义，见于注；或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见于论。彬谓："他方书出于凑集，就采一条，时亦获验。若《金匮》之妙，统观一卷，全体方具。不独察其所用，并须察其所不用。"世以为笃论。

张璐，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江南长洲人。少颖悟，博贯儒业，专心医药之书。自轩、岐迄近代方法，无不搜览。遭明季之乱，隐于洞庭山中十余年，著书自娱，至老不倦。仿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汇集古人方论、近代名言，荟萃折衷之，每门附以治验医案，为《医归》一书，后易名《医通》。

璐谓仲景书衍释日多，仲景之意转晦。后见《尚论》、《条辨》诸编，又广搜秘本，反覆详玩，始觉向之所谓多歧者，渐归一贯，著《伤寒缵论》、《绪论》。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

其注《本草》，疏本经之大义，并系诸家治法，曰《本经逢原》；论脉法大义，曰《诊宗三昧》：皆有心得。又谓唐孙思邈治病多有奇异，逐方研求药性，详为疏证，曰《千金方释义》，并行于世。

璐著书主博通，持论平实，不立新异。其治病，则取法薛己、张介宾为多。年八十余卒。圣祖南巡，璐子以柔进呈遗书，温旨留览焉。子登、倬，皆世其业。

登，字诞先，著《伤寒舌鉴》。

倬，字飞畴，著《伤寒兼证析义》；并著录《四库》。

高斗魁，字旦中，又号鼓峰，浙江鄞县人。诸生。兄斗枢，明季死国难。斗魁任侠，于遗民罹难者，破产营救。妻因事连及，勒自裁。素精医，游杭，见舁棺者血沥地，曰："是未死！"启棺，与药而苏。江湖间传其事，求治病者无宁晷。著《医学心法》；又《吹毛编》，则自记医案也。其论医宗旨，亦近于张介宾。

周学海，字澄之，安徽建德人，总督馥子。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候补道。潜心医学，论脉尤详，著《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辨脉平脉章句》。引申旧说，参以实验，多心得之言。博览群籍，实事求是，不取依托附会。慕宋人之善悟，故于史堪、张元素、刘完素、滑寿及近世叶桂诸家书。皆有评注。自言于清一代名医，服膺张璐、叶桂两家。证治每取璐说，盖其学颇与相近。宦游江、淮间，时为人疗治，常病不异人，遇疑难，辄有奇效。刻古医书十二种，所据多宋、元旧椠藏家秘笈，校勘精审，世称善本云。

张志聪，字隐庵，浙江钱塘人。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注《素问》、《灵枢》二经，集诸家之说，随文衍义，胜明马元台本。

又注《伤寒论》、《金匮要略》，于《伤寒论》致力尤深，历二十年，再易稿始成。用王叔和原本，略改其编次。首列六经病，次列霍乱易复并痓湿、暍汗、吐下，后列辨脉、平脉，而删叔和序例，以其与本论矛盾，故去之以息辨。驳辨成无己旧注，谓："风伤卫，寒伤营，脉缓为中风，脉紧为伤寒。伤寒，恶寒无汗，宜麻黄汤；中风，恶风有汗，宜桂枝汤：诸说未尽当。而风、寒两感，营、卫俱伤，宜大青龙汤为尤谬。其注，分章以明大旨，节解句释，兼晰阴阳血气之生始出入，经脉藏府之贯通循行，使读论者取之有本，用之无穷，不徒求之糟粕，庶免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

又注《本草》，诠释本经，阐明药性，本五运六气之理。后人不经臆说。概置勿录。

其自著曰《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志聪之学，以《素》、《灵》、《金匮》为归，生平著书，必守经法，遗书并行于世，惟《针炙秘传》佚。

高世栻，字士宗。与志聪同里。少家贫，读时医通俗诸书，年二十三即出疗病，颇有称。后自病，时医治之，益剧；久之，不药，幸愈。翻然悔曰："我治人，殆亦如是，是草菅人命也。"乃从志聪讲论轩、岐、仲景之学，历十年，悉窥精奥。遇病必究其本末，处方不同流俗。志聪注《本草崇原》，未竟，世栻继成之。又注《伤寒论》。晚著《医学真传》，示门弟子。自述曰："医理如剥蕉，剥至无可剥，方为至理。以之论病，大中至正，一定不移。世行分门别类之方书，皆医门糟粕，如薛己、赵献可辈，虽有颖悟变通，非轩、岐、仲景一脉相传之大道。古人云：'不知十二经络，开口举手便错；不明五运六气，读尽方书无济。病有标有本，求其标，只取本，治千人，无一损。'故示正道，以斥旁门，使学者知所慎。"

后有张锡驹，字令韶，亦钱塘人。著《伤寒论直解》、《胃气论》，其学本于志聪。

陈念祖，字修园，福建长乐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著《伤寒金匮浅注》，本志聪、锡驹之说，多有发明，世称善本。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余种，并行世。

黄元御，字坤载，山东昌邑人。诸生。因庸医误药损目，发愤学医，于《素问》、《灵枢》、《难

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皆有注释，凡数十万言。自命甚高，喜更改古书，以伸己说。其论治病，主于扶阳以抑阴。

柯琴，字韵伯，浙江慈溪人。博学多闻，能诗、古文辞。弃举子业，矢志医学。家贫，游吴，栖息于虞山，不以医自鸣，当世亦鲜知者。著《内经合璧》，多所校正，书佚不传。

注《伤寒论》，名曰《来苏集》。以方有执、喻昌等各以己意更定，有背仲景之旨，乃据《论》中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诸辞以证名篇，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自序略曰："《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已非仲景之旧，读者必细勘何者为仲景言，何者为叔和笔。其间脱落、倒句、讹字、衍文，一一指破，顿见真面。且笔法详略不同，或互文见意，或比类相形，因此悟彼，见微知著，得于语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自来注家，不将全书始终理会，先后合参，随文敷衍，彼此矛盾，黑白不分。三百九十七法，不见于仲景序文，又不见于叔和序例，林氏倡于前，成氏和于后，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继起者，犹琐琐于数目，亦何补于古人？何功于后学哉？大青龙汤，仲景为伤寒中风无汗而兼烦燥者设，即加味麻黄汤耳。而谓其伤寒见风、伤风见寒，因以麻黄汤主寒伤营、桂枝汤主风伤卫、大青龙汤主风寒两伤营卫，曲成三纲鼎立之说，此郑声之乱雅乐也。且以十存二三之文，而谓之全篇，手足厥冷之厥，或混于两阴交尽之厥，其间差谬，何可殚举？此愚所以执卷长吁，不能已也！"

又著《伤寒论翼》，自序略曰："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法大备。其常中之变，变中之常，靡不曲尽。使全书俱在，尽可见论知源。自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然本论中杂病留而未去者尚多，虽有《伤寒论》之专名，终不失《杂病》合论之根蒂也。名不副实，并相淆混，而旁门歧路，莫知所从，岂非叔和之谬以祸之欤？夫仲景之言六经为百病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治伤寒者，但拘伤寒，不究其中有杂病之理；治杂病者，复以伤寒论无关于杂病，而置之不问。将参赞化育之书，悉归狐疑之域，愚甚为斯道忧之。"论者谓琴二书，大有功于仲景。

尤怡，字在泾，江苏吴县人。父有田千亩，至怡中落。贫甚，鬻字于佛寺。业医，人未之异也。好为诗，与同里顾嗣立、沈德潜游。晚年，学益深造，治病多奇中，名始著。性淡荣利，隐于花溪，自号饲鹤山人，著书自得。其注《伤寒论》，名曰《贯珠集》。谓后人因王叔和编次错乱，辨驳改订，各成一家言，言愈多而理愈晦。乃就六经，各提其纲，于正治法之外，太阳有权变法，干旋法，救逆法，类病法；阳明有明辨法，杂治法。少阳有权变法；太阴有藏病法，经病法、经、藏俱病法；少阴、厥阴有温法、清法。凡病机进退微权，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乃能用其方。分证甚晰，于少阴、厥阴、温清两法，尤足破世人之惑。注《金匮要略》，名曰《心典》。别撰集诸家方书、《杂病治要》，足以羽翼仲景者，论其精蕴，曰《金匮翼》。又著《医学读书记》，于轩、岐以下诸家，多有折衷，徐大椿称为得古人意。怡著述并笃雅，世以《贯珠集》与柯琴《来苏集》并重焉。

叶桂，字天士，江苏吴县人。先世自歙迁吴，祖时、父朝采，皆精医。桂年十四丧父，从学于父之门人，闻言即解，见出师上，遂有闻于时。切脉望色，如见五藏。治方不出成见，尝曰："剂之寒温视乎病，前人或偏寒凉，或偏温养，习者茫无定识。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讵有当哉？病有见证，有变证，必胸有成竹，乃可施之以方。"

其治病多奇中，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预知其病；或预断数十年后：皆验。当时名满天下，传闻附会，往往涉于荒诞，不具录。卒，年八十。临殁，戒其子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

桂神悟绝人，贯彻古今医术，而鲜著述。世传所注本草，多心得。又《许叔微本事方释义》、《景岳发挥》。殁后，门人集医案为《临证指南》，非其自著。附《幼科心法》一卷，传为桂手定，徐大椿谓独精卓，后章楠改题曰《三时伏气外感篇》；又附《温证证治》一卷，传为口授门人顾景文者，楠改题曰《外感温证篇》。二书最为学者所奉习。

同里薛雪，名亚于桂，而大江南、北，言医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最著者，吴瑭、

章楠、王士雄。

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少学诗于同郡叶燮。乾隆初，举鸿博，未遇。工画兰，善拳勇，博学多通，于医时有独见。断人生死不爽，疗治多异迹。生平与桂不相能，自名所居曰扫叶庄，然每见桂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也。著《医经原旨》，于《灵》、《素》奥旨，具有发挥。世传《湿温篇》，为学者所宗，或曰非雪作。其医案与桂及缪遵义合刻。

遵羲，亦吴人。乾隆二年进士，官知县。因母病，通方书，弃官为医，用药每出创意，吴中称三家焉。

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乾、嘉之间游京师，有名。学本于桂，以桂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著《温病条辨》，以畅其义，其书盛行。

同时归安吴贞，著《伤寒指掌》，亦发明桂医案之旨，与瑭相同。

楠，字虚谷，浙江会稽人。著《医门棒喝》。谓桂、雪最得仲景遗意，而他家不与。

士雄，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居于杭，世为医。士雄读书砺行，家贫，仍以医自给。咸丰中，杭州陷，转徙上海。进吴、越避寇者麇集，疫疠大作，士雄疗治，多全活。旧著《霍乱论》，致慎于温补，至是重订刊行，医者奉为圭臬。又著《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大意同章楠注释。兼采昔贤诸说，择善而从，胜楠书。所著凡数种，以二者为精详。

同时浙西论医者，平湖陆以恬、嘉善汪震、乌程汪曰桢，宗旨略同。

阳湖张琦、曜孙，父子皆通儒，以医鸣、取黄元御扶阳之说，偏于温。曜孙至上海，或劝士雄往就正，士雄谢之。号叶氏学者，要以士雄为巨擘，惟喜用辛凉，论者谓亦稍偏云。

徐大椿，原名在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翰林检讨釚孙。生有异禀，长身广颡，聪强过人。为诸生，勿屑，去而穷经，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赢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然大椿自编医案，惟剖析虚实寒温，发明治疗之法，归于平实，于神异者仅载一二。其书世多有，不具录。

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蒋溥病，高宗命征海内名医，以荐召入都。大椿奏溥病不可治，上嘉基朴诚，命入太医院供奉，寻乞归。后二十年复诏征，年已七十九，遂卒于京师，赐金治丧。

大椿学博而通，注《神农本草经》百种，以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采掇常用之品，备列经文，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

注《难经》曰《经释》，辨其与《灵枢》、《素问》说有异同。注《伤寒》曰《类方》，谓："医家刊定《伤寒论》，如治《尚书》者之争《洪范》、《武成》，注《大学》者之争古本、今本，终无定论。不知仲景本论，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于是削除阴阳六经门目，但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定，使人可案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一切葛藤，尽芟去之。所著《兰台轨范》，凡录病论，惟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隋巢元方《病源》、唐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而止。录方亦多取诸书，宋以后方，则采其义可推寻、试多获效者，去取最为谨严。于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

其论医之书曰《医学源流论》，分目九十有三。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古今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诸说并可取。

又《慎疾刍言》，为溺于邪说俗见者痛下针砭，多惊心动魄之语。《医贯砭》，专斥赵献可温补之弊。诸书并行世。

大椿与叶桂同以医名吴中，而宗旨异。评桂医案，多所纠正。兼精疡科，而未著专书。谓世传《外科正宗》一书，轻用刀针及毒药，往往害人，详为批评，世并奉为善本。

同郡吴县王维德，字洪绪，自号林屋山人。曾祖字若谷，精疡医，维德传其学，著《外科全生集》。谓："痈疽无死证，痈乃阳实，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气血寒而毒凝。皆以开腠理为要，治者但当论阴阳虚实。初起色红为痈，色白为疽，截然两途。世人以痈疽连呼并治，误矣。"其论为前人所未发。凡治初起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尤戒刀针毒药，与大椿说略同，医者宗之。维德兼通

阴阳家言，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吴谦，字六吉，安徽歙县人。官太医院判，供奉内廷，屡被恩赍。乾隆中，敕编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请发内府藏书，并征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传经验良方，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为书二部。小而约者，以为初学诵读；大而博者，以为学成参考。既而征书之令中止，议专编一书，期速成，命谦及同官刘裕铎为总修官。

谦以古医书有法无方，惟《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始有法有方。《灵》、《素》而后，二书实一脉相承。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易，遂多讹错。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谦自为删定，书成八九，及是，请就谦未成之书，更加增减。于二书讹错者，悉为订正，逐条注释，复集诸家旧注实足阐发微义者，以资参考，为全书之首，标示正轨。次删补名医方论，次四诊要诀，次诸病心法要诀，次正骨心法要旨。书成，赐名《医宗金鉴》。虽出众手编辑，而订正《伤寒》、《金匮》，本于谦所自撰。

其采引清代乾隆以前医说凡二十余家，张璐、喻昌、徐彬、张志聪、高世栻、张锡驹、柯琴、尤怡，事具本传。

其次者：林澜，著《伤寒折衷》、《灵素合钞》，兼通星象、堪舆之学；汪琥，著《伤寒论辨注》；魏荔彤，著《伤寒金匮本义》；沈明宗，著《伤寒金匮编注》；程应旄，著《伤寒后条辨》；郑重光，著《伤寒论条辨续注》；周扬俊，著《伤寒三注》、《金匮二注》；程林，著《金匮直解》、《圣济总录纂要》；闵芝庆，著《伤寒阐要编》。而遗书湮没无考者，尚六七家云。

绰尔济，墨尔根氏，蒙古人。天命中，率先归附。善医伤。时白旗先锋鄂硕与敌战，中矢垂毙，绰尔济为拔镞，傅良药，伤寻愈。都统武拜身被三十余矢，昏绝，绰尔济令剖白驼腹，置武拜其中，遂苏。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热镬熏蒸，然后斧椎其骨，揉之有声，即愈。

觉罗伊桑阿，乾隆中，以正骨起家，至钜富。其授徒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故事，选上三旗士卒之明骨法者，每旗十人，隶上驷院，名蒙古医士。凡禁庭执事人有跌损者，命医治，限日报痊，逾期则惩治之。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首，脑出。蒙古医士以牛脬蒙其首，其创立愈。时有秘方，能立奏效，伊桑阿名最著。当时湖南有张朝魁者，亦以治伤科闻。

朝魁，辰溪人，又名毛矮子。年二十余，遇远来乞者，朝魁厚待之，乞者授以异术，治痈疽、瘰疬及跌打、损伤、危急之证，能以刀剖皮肉，去淤血于藏府。又能续筋正骨，时有刘某患腹痛，仆地濒死，朝魁往视曰："病在大小肠。"剖其腹二寸许，伸指入腹理之，数日愈。辰州知府某乘舆越银壶山，忽落岩下，折髀骨。朝魁以刀刺之，拨正，傅以药，运动如常。

陆懋修，字九芝，江苏元和人。先世以儒显，皆通医。懋修为诸生，世其学。咸丰中，粤匪扰江南，转徙上海，遂以医名。研精《素问》，著《内经运气病释》。后益博通汉以后书，恪守仲景家法，于有清一代医家，悉举其得失。所取法在柯琴、尤怡两家，谓得仲景意较多。吴中叶桂名最盛，传最广，懋修谓桂医案出门弟子，不尽可信。所传《温病证治》，亦门人笔述。开卷揭"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一语，不应经法，误以胃热为肺热，由于不识阳明病，故著《阳明病释》一篇，以阐明之。又据《难经》"伤寒有五"之文，谓："仲景撰用《难经》，温病即在伤寒中，治温病法不出《伤寒论》外。"又谓："瘟疫有温、有寒，与温病不同，医者多混称。吴有性、戴天章为治疫专家，且不免此误。"著论辨之，并精确，有功学者。

懋修既弃举业，不求仕进，及子润庠登第，就养京邸，著述至老不倦。光绪中，卒。泣庠亦通医，官至大学士，自有传。

王丙，字朴庄，吴县人、懋修之外曾祖也。著《伤寒论注》，以唐孙思邈《千金方》仅采王叔和《伤寒论序例》，全书载《翼方》中，序次最古，据为定本。谓："方中行、喻昌等删驳《序例》、乃欲申己见，非定论。"著《回澜说》，争之甚力。又著《古今权量考》，古一两准今六分七厘，一升准今七勺七秒，承学者奉以为法。

吕震，字<□木茶>村，浙江钱塘人。道光五年举人，官湖北荆门州判。晚寓吴，酷嗜医，诊

疗辄有奇效。其言曰："《伤寒论》使学者有切实下手工夫，不止为伤寒立法。能从六经辨证，虽繁剧如伤寒，不为多歧所误，杂证一以贯之。"著《内经要论》、《伤寒寻源》。懋修持论多本丙、震云。

邹澍，字润安，江苏武进人。有孝行，家贫绩学，隐于医。道光初，诏举山林隐逸，乡人议以澍名上，固辞。澍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势沿革，诗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襮。所著书，医家言为多。《伤寒通解》、《伤寒金匮方解》、《医理摘要》、《医经书目》，并不传。所刊行者，《本经疏证》、《续疏证》、《本经序疏要》。谓明潜江刘氏《本草述》，贯串金、元诸家说，反多牵掣，故所注悉本《伤寒》、《金匮》，疏通证明，而以《千金》、《外台》副之。深究仲景制方精意，成一家之言。

费伯雄，字晋卿。与澍同邑，居孟河，滨江。咸、同间以医名远近，诣诊者踵相接，所居遂成繁盛之区。持脉知病，不待问。论医，戒偏戒杂。谓古医以"和缓"命名，可通其意。著书曰《医醇》，毁于寇。撮其要，成《医醇賸义》，附方论。大旨谓常病多，奇病少，医者执简，始能驭繁，不可尚异。享盛名数十年，家以致富，子孙皆世其业。伯雄所著，详于杂病，略于伤寒，与懋修、澍宗旨并不同。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用附载焉。

清代医学，多重考古，当道光中，始译泰西医书，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以中国无解剖之学，宋、元后相传脏腑诸图，疑不尽合，于刑人时，考验有得，参证兽畜。未见西书，而其说与合。光绪中，唐宗海推广其义，证以内经异同，经脉奇经各穴，及营卫经气，为西医所未及。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欲通其邮而补其缺。两人之开悟，皆足以启后者。

蒋平阶，字大鸿，江南华亭人。少孤，其祖命习形家之学，十年，始得其传。遍证之大江南、北古今名墓，又十年，始得其旨；又十年，始穷其变。自谓视天下山川土壤，虽大荒内外如一也。遂著《地理辨正》，取当世相传之书，订其纰缪，析其是非，惟尊唐杨筠松一人，曾文辿仅因筠松以传。其于廖瑀、赖文俊、何溥以下，视之蔑如。以世所惑溺者，莫甚于《平砂玉尺》一书，斥其伪尤力。自言事贵心授，非可言罄，古书充柜，半属伪造。其昌言救世，惟在《地理辨正》一书。后复自抒所得，作《天元五歌》，谓此皆糟粕，其精微亦不在此，他无秘本。三吴两浙，有自称得平阶真传及伪撰成书指为平阶秘本者，皆假托也。

从之学者，丹阳张仲馨，丹徒骆士鹏，山阴吕相烈，会稽姜尧，武陵胡泰征，淄川毕世持，他无所传授。姜尧注《青囊奥语》及《平砂玉尺辨伪》，《总括歌》，即附《地理辨正》中。

平阶生于明末，兼以诗鸣。清初诸老，多与唱和。地学为一代大宗，所造罗经，后人多用之，称为"蒋盘"云。

章攀桂，字淮树，安徽桐城人。乾隆中，官甘肃知县，累擢江苏松太兵备道。有吏才，多术艺，尤精形家言。谓近世形家诸书，理当辞显者，莫如明张宗道《地理全书》，为之作注，稍辨正其误失。大旨本元人《山阳指迷》之说，专主形势。攀桂既仕显，不以方技为业，自喜其术，每为亲族交友择地，贫者助之财以葬。妻吴故农家，自恨门第微，攀桂为购佳壤葬其亲，择子弟秀异者抚教之，遂登进士第，为望族。

高宗数南巡，自镇江至江宁，江行险，每由陆。诏改通水道，议凿句容故破冈渎，攀桂相其地势，谓茅山石巨势高，纵成渎，非设闸不可成，储水多劳费。请从上元东北摄山下，凿金乌珠刀枪河故道，以达丹徒，工省修易。遂监其役，渎成谓之新河，百年来赖其利便，攀桂亦因获优擢。

大学士于敏中于金坛里第筑园，攀桂为之相度营建，敏中殁后，事觉，高宗恶之，褫职居江宁。晚耽禅理，殁时预知期日。兼通日者术，括《协纪辨方》精要为一书，日《选择正宗》，行于世。

刘禄，河南人。善风角。圣祖召直蒙养斋，欲授以官，屡辞。从上北征，会粮饷乏济，命卜之，曰："不出三日必至。"果如其言。后从幸热河，一日，踉跄至宫门，请上速徙高阜以避水厄，时方晴霁，夜山水涨发，果冲没行宫。又善相人，谓张廷玉、史贻直皆异日太平宰相。六十一年冬，乞假归，至十一月望日，忽命家人制缞服，北向哭，未几，哀诏至，正圣祖崩之后二日也。后卒于家。

张永祚，字景韶，浙江钱塘人。幼即喜仰观五纬，长通晓星学，究悉天象。年近三十、督学王兰生稔其学，录为诸生。闽浙总督嵇曾筠求通知星象者，试永祚策，立成数千言。荐于朝，授锡天监博士。屡引见，占候悉验。诏刊《二十二史》，永祚校勘《天文》、《律历》两志。及书成，告归。

晚著书，曰《天象源委》。卒后，有女传其学。婿沈度，亦善推步，守其书。

戴尚文，湖南溆浦人。诸生。从鸿胪卿罗典学，凡天官星卜诸书，无不究览。尝曰：“吾治经，师罗先生。吾术数，未知孰可吾师者？”闻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门，往师焉，尽得其秘。归，应乡试长沙，同舍生失金、尚文为占曰：“君金若干，盗者青衣，手鱼肉，前行，后一白衣随之，肩荷重物。以某时，候驿步门外，可获也。”如其言往，果验。尝侍母夜坐，心动，知偷儿入宅。取井泥涂灶门，书符封之，偷不得去。

嘉庆初，福康安征苗，招致才异，罗典荐溆浦两生，一严如煜，一即尚文。谓曰：“严生负经济才，应禄仕。汝疏散，为幕客，慎勿官职自羁也。”

尚文见福康安，长揖不拜，福康安欲试其术，握丝带问曰：“君神算，知吾握中何物？”乃请一字析其数，以五行推之，曰：“丝缕耳。”大惊异，礼遇之，凡事必咨。时苗猖獗，恒夜扑营，尚文辄预卜知之。当五月，进攻旗鼓寨，占：“有大雹，贼伏林莽，师出不利。”勿听。日午，将抵寨，忽大风，雷雨雹交下，如卵如拳，击伤士卒，伏苗乘之，果败。军中呼曰：“神仙”。又大军在乾州，营龙头，为苗所围，断水，军不得食。尚文设坛凿池，以法禳之，剧地，清泉溶出。四年，驻天心寨，尚文夜观天象，知有咎，作书置幕府，辞归。数日，福康安遽卒。尚文归未几，亦病，自知死日。卒后，其母伤之，焚所传书。

清史稿卷五〇三　列传第二九〇

艺术二

王澍蒋衡　徐用锡王文治　梁巘

吴熙载梅植之　杨亮

王澍，字若林，号虚舟，江南金坛人。绩学工文，尤以书名。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入翰林，累迁户科给事中。雍正初，诏以六科隶都察院。澍谓科臣掌封驳，品卑任重，傥隶台臣，将废科参，偕同官崔致远、康五端抗疏力争。世宗怒，立召诘之，从容奏对，上意稍解，遂改吏部员外郎。越二年，告归，益耽书，名播海内。摹古名拓殆遍，四体并工。于唐贤欧、褚两家，致力尤深，辄跋尾自道所得。后内阁学士翁方纲持论与异，谓其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所著题跋及淳化阁帖考正，并行于世。

自明、清之际，工书者，河北以王铎、傅山为冠，继则江左王鸿绪、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张照等，接踵而起，多见他传。大抵渊源出于明文征明、董其昌两家，鸿绪照为董氏嫡派，焯及澍则于文氏为近。澍论书尤详，一时所宗。

蒋衡，改名振生，字湘帆，晚号拙老人。与澍同里。键户十二年，写十三经。乾隆中，进上，高宗命刻石国学，授衡国子监学正，终不出。衡早岁好游，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获晋、唐以来名迹，临摹三百余种，曰《拙存堂临古帖》。晚与澍相期斗胜，每临一书，相从质证。子骥、孙和，并以书世其家。

骥尤精分隶，著《汉隶讹体集》、《古帖字体》、《续书法论》各一卷，兼工画。其言曰：“汉、魏字体不同，性情各异。书须悬臂中锋，而用力以和平为主。作画之提顿逆折，参差映带，其理一尔。”皆阐明其先说。

徐用锡，字坛长，宿迁人，占籍大兴。登乡举，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从李光地游，究心乐律、音韵、历数、书法。五十四年，分校会试、严绝请托，衔之者反嗾言官劾其把持闱事，圣祖原之，终以浮议罢归。乾隆初，起授翰林院侍读，年已八十。寻告归，卒于家。用锡乡举出姜宸英之门，与何焯同为光地客，论书多与二家相出入。精于鉴别古人，言笔法亦多心得，著《字学札记》二卷，载《圭美堂集》中。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于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出为云南临安知府，因事镌级，乞病归。后当复官，厌吏事，遂不出。往来吴、越间，主

讲杭州、镇江书院。高宗南巡，至钱塘僧寺。见文治书碑，大赏爱之。内廷有以告，招之出者，亦不应。

喜声伎，行辄以歌伶一部自随，辨论音律，穷极幽渺。客至张乐，穷朝暮不倦。海内求书者，多有馈遗，率费于声伎。然客散，默然禅定，夜坐，胁未尝至席。持佛戒，自言吾诗与书皆禅理也。卒，年七十三。

所著《诗集》外有《赏雨轩题跋》，略见论书之旨。文治书名并时与刘墉相埒，人称之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与姚鼐交最深，论最契，当时书名，鼐不及文治之远播；后包世臣极推鼐书，与刘墉并列上品，名转出文治上。

梁巘，字闻山，安徽亳州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官四川巴县知县。晚辞官。主讲寿春书院，以工李北海书名于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余，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巘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

后巘以语金坛段玉裁曰："执笔之法，指以运臂。臂以运身，凡捉笔，以大指尖与食指尖相对，笔正直在两指尖之间，两指尖相接如环，两指本以上平，可安酒杯。平其肘，腕不附几，肘圆而两指与笔正当胸，令全身之力，行于臂而凑于两指尖。两指尖不圆如环，或如环而不平，则捉之也不紧，臂之力尚不能出，而况于身？紧则身之力全凑于指尖，而何有于臂？古人知指之不能运臂也，故使指顶相接以固笔，笔管可断，指锲痛不可胜，而后字中有力。其以大指与食指也，谓之单勾。其以大指与食指中指也，谓之双勾。中指者，所以辅食指之力也，总谓之'拨镫法'。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右军从旁掣其笔不得，即谓此法。舍此法，皆旁门外道。二王以后，至唐、宋、元、明诸大家，口口相传如是，董宗伯以授王司农鸿绪，司农以授张文敏，吾闻而知之。本朝但有一张文敏耳，他未为善。王虚舟用笔只得一半，蒋湘帆知握笔而少作字乐趣。世人但言无火气，不知火气使尽，而后可言无火气也。如此捉笔，则笔心不偏，中心透纸，纸上飒飒有声。直画粗者浓墨两分，中如有丝界，笔心为之主也。如此捉笔，则必坚纸作字，软薄纸当之易破。其横、直、撇、捺皆与今人殊，笔锋所指，方向迥异，笔心总在每笔之中，无少偏也。古人所谓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者，于此可悟入。"巘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当时与梁同书并称，巘曰："北梁"，同书曰："南梁"。

梁同书，字元颖，晚号山舟，浙江钱塘人，大学士诗正子。乾隆十七年，会试未第，高宗特赐与殿试，入翰林，大考，擢侍讲。淡于荣利，未老，因疾不出。晚年重宴鹿鸣，加侍讲学士衔。卒，年九十三。好书出天性，十二岁能为擘窠大字。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乃变化。名满天下，求书者纸日数束，日本、琉球皆重之。

尝与张燕昌论书，略曰："古人云'笔力直透纸背'，当与天马行空参看。今人误认透纸，便如药山所云'看穿牛皮'，终无是处。盖透纸者，状其精气结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笔如游丝者，何尝不透纸背耶？用腕力使极软之笔自见，譬如人持一强者，使之直，则无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则全腕之力，自然集于两指端。其实书者只知指运，而不知有腕力也。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笔要软，软则遒；笔要长，长则灵；笔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书家燥锋曰渴笔，画家亦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今人喜用硬笔故枯。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将古人书摹画如小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整，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中锋之法，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乱头粗服非字也，求逸则野，求旧则拙，此处不可有半点名心。"在同书平生书旨，与梁巘之异同，具见于此。

邓石如，初名避仁宗讳，遂以字行，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鲜闻见，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贫，游寿州，梁巘见其篆书，惊为笔势浑鸷，而未尽得古法。介谒江宁梅镠，都御史玨成子也。家多弃藏金石善本，尽出示之，为具衣食楮墨，

使专肄习。

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吴苏建《国山碑》，皇象《天发神谶碑》，唐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旁搜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纵横阖辟，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为近。分书结体严重，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

客梅氏八年，学既成，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编修张惠言故深究秦篆，时馆修撰金榜家，偶见石如书，语榜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乃冒雨同访于荒寺，榜备礼客之于家。荐于尚书曹文埴，偕至京师，大学士刘墉、副都御史陆锡熊皆惊异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时京师论篆、分者，多宗内阁学士翁方纲，方纲以石如不至其门，力诋之。石如乃去，客两湖总督毕沅，沅故好客，吴中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石如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沅为置田宅，俾终老。濒行，觞之，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石如年四十六始娶，常往来江、淮间，卒，年六十三。

子传密，初名廷玺，字守之。从李兆洛学，晚客曾国藩幕。能以篆书世其家。

当乾、嘉之间，嘉定钱坫、阳湖钱伯坰，皆以书名。坫自负其篆直接阳冰，尝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叹为阳冰之亚。既而知为石如所作，摭其不合六书者以为诋。伯坰故服石如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复与论笔法不合，遂助坫诋之尤力。坫见《儒林传》。

伯坰，字鲁斯，自号仆射山人，尚书维城从子。少孤，力学，工诗嗜酒，广交游，以国子监生终。书学颜平原、李北海，尝曰："古人用兔毫，故书有中线，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双钩。吾骫此五十年，才十得三四。"论者谓自刘墉殁，正、行书以伯坰为第一。其执笔，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毫入纸，助怒张之势。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斥古今相承拨镫之说。石如作书、则悬腕双钩，管随指转，两家法大殊。

吴育，字山子，江苏吴江人。与包世臣、李兆洛游，能文，工书。谓："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阳冰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世臣取其说。育篆书尤，工法与石如差近。

杨沂孙，字咏春，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安徽凤阳知府。父夏＜□釒帚＞，遂不出，自号濠叟。少学于李兆洛，治周、秦诸子。耽书法，尤致力于篆、籀，著《文字解说问伪》，欲补苴段玉裁、王筠所未备。又考上古隶史籀、李斯，折衷于许慎，作《在昔篇》。篆、隶宗石如，而多自得。尝曰："吾书篆、籀，颉颃邓氏，得意处或过之；分、隶则不能及也。"光绪七年，卒，年六十九。沂孙同时工篆、籀者，又推吴大澂，自有传。

吴熙载，初名廷飏，以字行，后又字让之，江苏仪征人。先世居江宁，父明煌，始游扬州，善相人术。熙载为诸生，博学多能，从包世臣学书。世臣创明北朝书派，溯源穷流，为一家之学。其笔法兼采同时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诸人之说。执笔，食指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结字计白当黑，使左右牝牡相得，自谓合古人八法、九宫之旨。熙载恪守师法，世臣真、行、藁草无不工，嗜篆、分而未致力，熙载篆、分功力尤深。复纵笔作画，亦以士气，咸丰中，卒。

与熙载同受包氏法者，江都梅植之蕴生，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余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汪挹之。配中详《儒林传》。

植之，道光十九年举人。通经，以诗鸣，世臣尤称其书。谓其跌宕遒丽，煅炼旧拓，血脉精气，奔赴腕下，熙载未之敢先。又得琴法于吴思伯之女弟子颜夫人，独具神解。纠正思伯传谱，于古操制曲之故，辄能知之。自署所居曰嵇庵。配中与有同嗜，著琴学二卷。植之五十而卒，琴法未有传

书。

亮，世为将家，袭骑都尉世职。笃学敦行，江、淮间士大夫多称之。书亚于熙载。

合肥沈用熙最后出，至光绪末始卒，年近八十。毕生守师法，最为包门老弟子。

世臣叙次清一代书人为五品，分九等："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寻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神品一人，邓石如隶及篆书。妙品上一人，邓石如分及真书；妙品下二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七人。释邱山真及行书，宋珏分牓书，傅山草书，姜宸英行书，邓石如草书，刘墉榜书，黄乙生行榜书；能品下二十三人，王铎草书，周亮工草书，笪重光行书，吴大来草书，赵涧草榜书，张照行书，刘绍庭草榜书，吴襄行书，翟赐履草书，王澍行书，周于礼行书，梁巘真及行书，翁方纲行书，于令涝行书，巴慰祖分书，顾光旭行书，张惠言篆书，王文治方寸真书，刘墉行书，汪庭桂分书，钱伯坰行及牓书，陈希祖行书，黄乙生小真行书。逸品上十五人，顾炎武正书，萧云从行书，释雪浪行书，郑簠分及行书，高其佩行书，陈洪绶行书，程邃行书，纪映钟行书，金农分书，张鹏忡行书，袁枚行书，朱筠藁书，朱珪真书，邓石如行书，宋熔行书，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及分书，朱彝尊分及行书，程京萼行书，释道济行书，赵青藜真及行书，钱载行书，程瑶田小真书，巴慰祖行书，汪中行书，毕涵行书，陈淮行书，姚鼐小真书，程世淳行书，李天澄行书，伊秉绶行书，张桂岩行书。佳品上二十二人，沈荃真书，王鸿绪行书，先著行书，查士标行书，汪士鋐真书，何焯小真书，陈奕禧行书，陈鹏年行书，徐良行书，蒋衡真书，于振行书，赵知希草书，孔继涑行书，嵇璜真书，钱沣行书，桂馥分书，翁方纲小真书，张燕昌小真书，康基田行书，钱坫篆书，谷际岐行书，洪梧小真书；佳品下十人，郑来行书，林佶小真书，方观承行书，董邦达行书，华岩行书，秦大士行书，高方书小真，金榜真书，吴俊行书，陈崇本小真书。"九品共九十七人，重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复增能品上一人，张琦真、行及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行书，段玉立小真及草书，吴德旋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篆及行书，方履篯分书。梅植之行书，朱昂之行书，李兆洛行书，徐准宜真书。

其后包氏之学盛行，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和三家最著，并见他传。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和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

清史稿卷五〇四　列传第二九一

艺术三

王时敏族侄鉴　子撰　孙原祁　原祁曾孙宸

陈洪绶崔子忠　禹之鼎　余集　改琦　费丹旭

释道济髡残　朱耷　宏仁王翚吴历

杨晋　黄鼎　方士庶恽格马元驭　王武

沈铨龚贤赵左　项圣谟　查士标

罗聘　奚冈　钱杜　方薰王学浩黄均

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江南太仓人，明大学士锡爵孙。以荫官至太常寺少卿。时敏系出高门，文采早著。鼎革后，家居不出，奖掖后进，名德为时所重。明季画学，董其昌有开继之功，时敏少时亲炙，得其真传。锡爵晚而抱孙，弥钟爱，居之别业，广收名迹，悉穷秘奥。于黄公望墨法，尤有深契，暮年益臻神化。爱才若渴，四方工画者踵接于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于时，为一代画苑领袖。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九。

鉴，字圆照，明尚书世贞曾孙。与时敏同族，为子侄行，而年相若。崇祯中，官廉州知府，甫强仕，谢职归。就弇园故址，营构居之，萧然世外。与时敏砥励画学，以董源、巨然为宗，沈雄古逸，虽青绿重色，书味盎然。后学尊之，与时敏匹。康熙十六年，卒，年八十。

时敏子撰，字异公。画守家法，得其具体。

孙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幼作山水，张斋壁，时敏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问知，乃

大奇曰：“此子业且出我右！”康熙九年成进士，授任县知县。行取给事中，寻改中允，直南书房。累擢户部侍郎，历官有声。时海内清晏，圣祖右文，几余怡情翰墨，常召入便殿，从容奏对。或于御前染翰，上凭几观之，不觉移晷。命鉴定内府名迹，充《书画谱》总裁、《万寿盛典》总裁，恩礼特异。五十四年，卒于官，年七十四。

原祁画为时敏亲授，于黄公望浅绛法，独有心得，晚复好用吴镇墨法。时敏尝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几乎？”王翚名倾一时，原祁高旷之致突过之。每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一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或问王翚，曰“太熟”；复问查士标，曰“太生”。盖以不生不熟自居。中年后，供奉内廷，乞画者多出代笔，而自署名。每岁晏，与门下宾客画，人一幅，为制裘之需，好事者缄金以待。弟子最著者黄鼎、唐岱，并别有传。

原祁曾孙宸，字子凝，号蓬心。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官湖南永州知府。原祁诸孙，多以画世其家，惟宸最工。枯毫重墨，气味荒古。爱永州山水，自号潇湘子，有终焉之志。罢官后，贫不能归，毕沅为总督，遂往依之武昌。以诗画易酒，湖湘间尤重其画。著《绘林伐材》十卷，王昶称为“画史总龟”云。

陈洪绶，字章侯，浙江诸暨人。幼适妇翁家，登案画关壮缪像于素壁，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扃室奉之。洪绶画人物，衣纹清劲，力量气局，在仇、唐之上。尝至杭州，摹府学石刻李公麟《七十二贤像》，又摹周昉《美人图》，数四不已，人谓其胜原本，曰：“此所以不及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犹未尽。”尝为诸生，崇祯间，游京师，召为舍人，摹历代帝王像，纵观御府图画，艺益进。寻辞归。鼎革后，混迹浮屠间，初号老莲，至是自号悔迟。纵酒不羁，语及乱离，辄恸哭。后数年卒。子字，号小莲。画亦有名。

洪绶在京师与崔子忠齐名，号“南陈北崔”云。

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别号青蚓，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为诸生，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士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以金帛请者不应，家居常绝食。史可法赠以马，售得金，呼友痛饮，一日而金尽。为诗古文，奥博奇崛。遭乱，走居土室中，遂穷饿以死。其后画人物士女最著者，曰禹之鼎、余集、改琦、费丹旭。

之鼎，字尚吉，号慎斋，江苏江都人。幼师蓝瑛，后出入宋、元诸家，尤擅人物，绘《王会图》传世。其写真多白描，不袭李公麟之旧，而用吴道子兰叶法，两颧微用脂赭染之，弥复古雅。康熙中，授鸿胪寺序班。爱洞庭山水，欲居之，遂归。朝贵名流，多属绘图像，世每传之。

集，字秋室，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工画士女，时称曰“余美人”，廷试，当得大魁，因此抑之。寻充《四库全书》纂修，荐授翰林院编修，累擢侍读。所作风神静朗，无画史气，为世所重，比诸仇、唐遗迹。

琦，字伯蕴，号七芗，先世为西域人，寿春镇总兵光宗孙，因家江南，居华亭。琦通敏多能，工诗词，嘉、道后画人物，琦号最工。出入李公麟、赵孟頫、唐寅及近代陈洪绶诸家。花草兰竹小品，迥出尘表，有恽格遗意。

丹旭，字子苕，号晓楼，浙江乌程人。工写真，如镜取影，无不曲肖。所作士女，娟秀有神，景物布置皆潇洒，近世无出其右者。

释道济，字石涛，明楚藩裔，自号清湘老人。题画自署或曰大涤子，或曰苦瓜和尚，或曰瞎尊者，无定称。国变后为僧，画笔纵恣，脱尽窠臼，而实与古人相合。晚游江、淮，人争重之。著论画一卷，词议元妙。与髡残齐名，号“二石”。

髡残，字石溪，湖南武陵人。幼孤，自剪发投龙三三家庵。遍游名山，后至江宁，住牛首，为堂头和尚。画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道济排奡纵横，以奔放胜。髡残沈著痛快，以谨严胜，皆独绝。

朱耷，字雪个，江西人，亦明宗室。崇祯甲申后，号八大山人，尝为僧。其书画题款“八大”二字每联缀，“山人”二字亦然，类“哭”类“笑”，意盖有在。画简略苍劲，生动尽致，山水精密

者尤妙绝，不概见。慷慨啸歌，世以狂目之。

宏仁，字渐江，安徽休宁人，姓江，字亦奇。明诸生，亦甲申后为僧。工诗古文，画师倪瓒，新安画家皆宗之。然宏仁所作层崖陡壑，伟俊沈厚，非若世之以疏竹枯株摹拟高士者比。歿后，墓上种梅数百本，因称梅花古衲云。

自道济以下，皆明之遗民，隐于僧，而以画著。其后画僧，上睿、明中、达受最有名。

上睿，字目存，吴人。尝从王翚游，得其指授。

明中，字大恒，浙江桐乡人。晚主杭州南屏净慈。高宗南巡，赐紫衣。山水得元人法。

达受，字六舟，浙江海宁人。故名家子。耽翰墨，书得徐渭、陈道复纵逸之致。善别古器，精摹拓，或点缀折枝于其间，多古趣。阮元呼曰“金石僧”。

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江南常熟人。太仓王鉴游虞山，见其画，大惊异，索见，时年甫冠。载归，谒王时敏，馆之西田。尽出唐以后名迹，俾坐卧其中，时敏复挈之游江南、北，尽得观收藏家秘本。如是垂二十年，学遂成。康熙中诏征，以布衣供奉内廷。绘《南巡图》，集海内能手，逡巡莫敢下笔，翚口讲指授，咫尺千里，令众分绘而总其成。图成，圣祖称善，欲授官，固辞，厚赐归。公卿祖饯，赋诗赠行。翚天性孝友，笃于风义，时敏、鉴既歿，岁时犹省其墓。康熙五十六年，卒，年八十六。翚论画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邱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称之者曰：“古今笔墨之龃龉不相入者，翚罗而置之笔端，融冶以出。画有南、北宗，至翚而合。”

吴历，又名子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亦常熟人。学画于王时敏，心思独运，气韵厚重沈郁，迥不犹人。晚年弃家从天主教，曾再游欧罗巴。作画每用西洋法，云气漂渺凌虚，迥异平时。康熙五十七年卒，年八十七。当时或言其浮海不归，后于上海南郭得其墓碣，题曰“天学修士”云。翚初与友善，后绝交。王原祁论画，右历而左翚，曰：“迩时画手，惟吴渔山而已。”世以时敏、鉴、翚、原祁、历及恽格，并称为六大家。同县又有杨晋、黄鼎。

晋，字子鹤。翚弟子，山水清秀，尤以画牛名，翚作图，凡有人物与轿驼马牛羊，皆命晋写之。从翚绘《南巡图》，因摹内府名迹进御。

鼎，字尊古。学于王原祁，而私淑翚，得其意。临摹古人辄逼真，尤擅元王蒙法。遍游名山，号独往客。论者谓翚看尽古今名画，下笔具有渊源。鼎看尽九州山水，下笔具有生气。常客宋荦家，梁、宋间其迹独多。

方士庶，字循远，号小师道人，安徽歙县人家于扬州。鼎弟子，早有出蓝之目。年甫逾四十卒。论者惜之。翚画派为一代所宗，世比之王士祯之诗，当时门弟子甚盛，传衍其法者益众，附著其尤者。

恽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江南武进人。父日初，见隐逸传。格年十三，从父至闽。时王祈起兵建宁，日初依之。总督陈锦兵克建宁。格被略，锦妻抚以为子。从游杭州灵隐寺，日初侦遇之，绐使出家为僧，乃得归。格以父忠于明，不应举，擅诗名，鬻画养父。画出天性，山水学元王蒙。既与王翚交，曰：“君独步矣！吾不为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黄筌法作花鸟，天机物趣，毕集豪端，比之天仙化人。画成。辄自题咏书之，世号“南田三绝”。虽自专意写生，间作山水，皆超逸。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致。王时敏闻其名，招之，不时至。至，则时敏已病，榻前一握手而已。家酷贫，风雨常闭门饿，以金币乞画者，非其人不与。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四。子不能具丧，王翚葬之。

从父向，字道生。自明季以画著，山水得董源法，格少即师之。及格负重名，群从子弟多工画。其著者源浚，字哲长，官天津县丞。能传徐熙法，笔有生气。族曾孙钟荫之女曰冰，尤有名，详《列女传》。

其弟子尤著者：马元驭，字扶曦，常熟人。家贫，好读书。幼即工画，王翚称之。后学于格，得其逸笔，颇称入室。孙女荃，传其学，名与恽冰相匹。元驭尝以画法授同县蒋廷锡，后廷锡官禁近，以书招之，谢不往。

格人品绝高，写生为一代之冠，私淑者众，然不能得其机趣神韵。惟乾隆中华岩号为继迹。后

改琦亦差得其意云。

王武，字勤中，吴县人。画花草，流丽多风，王时敏亦称为妙品，学者宗之。及格出，遂掩其上。

沈铨，字南苹，浙江德清人。工写花鸟，专精设色，妍丽绝人。雍正中，日本国王聘往授画，三年乃归，故其国尤重铨画，于格为别派。

龚贤，字半千，江南崑山人。寓江宁，结庐清凉山下，葺半亩园，隐居自得。性孤僻，诗文不苟作。画得董源法，埽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时与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造、谢荪号“金陵八家”。圻，字会公。造，字石公，与荪，皆江宁人。岑，字蔚生，杭州人。哲，字方鲁，吴人。宏，字远度，金溪人。欣，字荣木，华亭人。诸家皆擅雅笔，负时誉，要以贤为称首。

清初画学蔚盛，大江以南，作者尤多，各成派别，以娄东王时敏为大宗。若金陵、云间、嘉禾、新安，皆闻人迭起。

赵左，字文度，华亭人。画出于宋旭，为云间派之首，吴、松间多宗之。

项圣谟，字孔彰，嘉兴人，元汴之孙。初学文征明，后益进于古，董其昌称其与宋人血战，又得元人气韵。子奎，字东井，世其学。

同县李琪枝，字云连，日华之孙。山水淡逸，传世者梅竹为多。项、李皆名族，濡染有绪，群从多以画名。

其后雍、乾中钱纶光妻陈书，花鸟人物并工，详《列女传》。钱氏子孙及闺秀传其法者众，更盛于项、李二家。

张庚，字浦山，亦嘉兴人。学于书，深通画理，著《画征录》及《续录》，自明末至乾、嘉中，所载四百余人。

查士标，字二瞻，号梅壑，安徽歙县人。明诸生，后弃举子业，专精书画。家饶于赀，多藏鼎彝古器，及宋、元名迹。初学倪瓒，后参以吴镇、董其昌法，称逸品。晚益以幽淡为宗，疏懒罕接宾客，盖托以逃世。与同县孙逸，休宁汪之瑞，释宏仁，号“新安四家”。久寓扬州，康熙三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逸，字无逸。流寓芜湖，曾绘《歙山二十四图》。

之瑞，字无瑞。豪迈自喜，渴笔焦墨，酒酣挥洒如风雨。

时当涂萧云从，字尺木。与逸齐名，山水不专宗法，兼长人物。于采石太白楼下四壁画《五岳图》，又画《太平山水》及《离骚图》，好事者并镌刻以传。

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奉天辽阳人，隶籍汉军。父殉耿藩之难，其佩以荫官至户部侍郎。画有奇致，人物山水，并苍浑沈厚，衣纹发草篆，一袖数折。尤善指画，尝画黄初平叱石成羊，或已成羊而起立，或将成而未起，或半成而未离为石，风趣横生。画龙、虎，皆极其态。世既重其指墨，晚年以便于挥洒，遂不复用笔。其笔画之佳，几无人知之。雍正十二年，卒。甥李世倬、朱伦瀚皆学于其佩。

世倬，字汉章，总督如龙子。官至右通政。少至江南，从王翚游，得其传。后官山西，观吴道子《水陆道场图》，悟人物之法。花鸟写生，得其佩指墨之趣，易以笔运，各名一家。

伦瀚，字涵斋，明裔也，隶籍汉军。官至都统，直内廷。指画师其佩，邱壑奇而正，色淡味厚。喜作巨障，元气淋淳。指上生有肉锥，故作人物，须眉尤有神，出于天授。其后传其佩法者，有傅雯、瑛宝。

雯，字凯亭。奉天布衣，为诸王邸客，京师多其遗迹。

瑛宝，字梦禅，满洲人，大学士永贵子。以疾辞荫不仕，诗画自娱。指墨以简贵胜，深自矜许。

张鹏翀，字天飞，自号南华山人，江苏嘉定人。雍正五年进士，入翰林，官至詹事府詹事。天才超迈，诗画皆援笔立就，潇洒自适，类其为人。高宗爱其才，不次拔擢。进奉诗文，多寓规于颂。画无师承，自然入古。虽应制之作，萧散若不经意，愈见神韵。绘《春林澹霭图》，题诗进上。上赐

和，鹏翀即于宫门叠韵陈谢。尝从驾西苑液池，一渡之顷，得诗八首。屡敕御舟作画，赐御笔《枇把折枝》及《松竹双清图》，又赐双清阁书额，迭拜笔砚、文绮之赐无算。乾隆十年，乞假归，卒于途次。上眷之，久不忘，对群臣辄曰："张鹏翀可惜！"

自康熙至乾隆朝，当国家全盛，文学侍从诸臣，每以艺事上邀宸眷。大学士蒋廷锡及子溥，董邦达及子诰，尚书钱维城，侍郎邹一桂，与鹏翀为尤著。廷锡以逸笔写生，奇正、工率、浓淡，一幅间恒间出，无不超脱。源出于恽格，而不为所囿。邦达山水源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墨法得力于董其昌，自王原祁后推为大家。久直内廷，进御之作，大幅寻丈，小册寸许，不下数百。溥、诰各承其家法。维城山水苍秀，花卉傅色尤有神采。一桂以《百花卷》被宸赏，世谓恽格后罕匹者。诸人所绘并入《石渠宝笈》，御题褒美，传为盛事。

嘉庆中，尚书黄钺由主事改官翰林，入直，画为仁宗所赏。道、咸以后，侍郎戴熙、大学士张之万，并官禁近，以画名。然国家浸以多故，视承平故事稍异焉。

唐岱，字毓东，满洲人。康熙中，以荫官参领，从王原祁学画，丘壑似原祁。供奉内廷，圣祖品题当时以为第一手，称"画状元"。历事世宗、高宗。高宗在潜邸，即喜其画，数有题咏，后益被宠遇。唐岱专工山水，以宋人为宗，少时名动公卿。直内廷久，笔法益进，人间传播者转稀。著《绘事发微》行世。

清制，画史供御者无官秩，设如意馆于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初类工匠，后渐用士流，由大臣引荐，或献画称旨召入，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间赐出身官秩，皆出特赏。高宗万几之暇，尝幸馆中，每亲指授，时以为荣。其画之精美者，一体编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嘉庆中，编修胡敬撰《国朝院画录》，凡载八十余人，其尤卓著可传者十余人。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中，官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楼观，通测算，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刌，量度阴阳向背，分别明暗，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圆。圣祖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自秉贞创法，画院多相沿袭。

其弟子冷枚，胶州人，为最肖。与绘《万寿盛典图》。

陈枚，江苏娄县人。官内务府郎中。初法宋人，折衷唐寅，后亦参西洋法。寸纸尺缣，图群山万壑，人物胥备。

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艾启蒙，亦西洋人。其艺亚于郎世宁。

张宗苍，字默存，江苏吴县人。学画于黄鼎。初官河工主簿。乾隆十六年南巡，献册，受特知，召入直。数年，授户部主事，以老乞归。宗苍山水，气体深厚，多以皴擦取韵，一洗画院甜熟之习，被恩遇特厚。所画著录《石渠》者，百十有六，多荷御题。

弟子徐扬、方琮最得其法，亦邀宸赏，赐扬举人，授内阁中书。

余省，字曾三，江苏常熟人。善写生，能得花外之趣。同时杨大章，亦赋色修洁。可与邹一桂颉颃，花鸟以二人为最工。

金廷标，字士揆，浙江桐乡人。南巡进白描罗汉，称旨，召入只候。廷标画不尚工致，以机趣传神。高宗题所作《琵琶行图》曰："唐寅旧图，有琵琶伎在别船，廷标只绘白居易一人侧耳而听，别有会心。古人画意为先，非画院中人所及。"会爰乌罕进四骏，郎世宁绘之，复命廷标别作，仿李公麟法，增写执靮人，古趣出彼上。及廷标卒，上命旧黏殿壁者悉付装池，收入《石渠宝笈》。

丁观鹏，工人物，效明丁云鹏，以宋人为法，不尚奇诡。画仙佛神像最擅长，著录独多。

时有严宏滋者，南巡两次献画，所作三官神像，秀发飞扬，称为绝作，屡命画院诸人摹之。

姚文瀚，亦以人物仙佛名，亚于观鹏。

缪炳泰，字象宾，江苏江阴人。初以国子监生召绘御容。南巡，应召试。赐举人，授中书，官至兵部郎中。乾隆五十年以后御容，皆出所绘。又命绘紫光阁功臣像，人人逼肖，写真之最工者。

画院盛于康、乾两朝，以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丁观鹏为最，宗苍所作，尤有士气，

道光以后无闻焉。至光绪中，孝钦皇后喜艺事，稍复如意馆旧规，画史皆凡材，无可纪者。

华岩，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福建临汀人。慕杭州西湖之胜，家焉。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工，脱去时蹊，力追古法。有时过求超脱，然其率略处，愈不可及。工诗，有《离垢集》，古质清峭。画法脱俗，世称“三绝”，可继恽格。侨居扬州最久，晚归杭州，卒，年近八十。

乾、嘉之间，浙西画学称盛，而扬州游士所聚，一时名流竞逐。其尤著者，为高凤翰、郑燮、金农、罗聘、奚冈、黄易、钱杜、方薰等。

凤翰，字西园，山东胶州人。雍正初，以荐得官，署安徽绩溪知县，被劾罢。久寓江、淮间，病偏痺，遂以左手作书画，纵逸有奇气。尝登焦山观《瘗鹤铭》，寻宋陆游题名，亲埽积藓，燃烛扪图，以败笔清墨为图，传为杰作。性豪迈不羁，藏砚千，手自镌铭，著《砚史》。又藏司马相如玉印，秘为至宝。卢见曾为两淮运使，欲观之，长跪谢不可。其癖类此。

燮，字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有惠政。辞官鬻画，作兰竹，以草书中坚长撇法为兰叶，书杂分隶法，自号“六分书”。诗词皆别调，而有挚语。慷慨啸傲，慕明徐渭之为人。

燮同县李鱓，字复堂。举人。官山东滕县知县。花鸟学林良，多得天趣。

陈撰，字楞山，浙江鄞县人，亦居扬州。举鸿博，不就试。与鱓齐名，写梅尤隽逸。

农，字寿门，号冬心，浙江仁和人。布衣，荐鸿博，好学癖古，储金石千卷。中岁，游迹半海内，寄居扬州，遂不归。分隶小变汉法，又师《禅国山》及《天发谶》两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年五十，始从事于画。初写竹，师石室老人，号稽留山民。继画梅，师白玉蟾，号昔耶居士。又画马，自谓得曹、韩法。复画佛，号心出家盦粥饭僧。其点缀花木，奇柯异叶，皆意为之。问之，则曰：“贝多龙窠之类也。”性逋峭，世以迂怪目之。诗亦镵削苦硬。无子，晚手录以付其女。殁后，罗聘搜辑杂文编为集。

聘，字两峰，江都人。淹雅工诗，从农游，称高足弟子，画无不工。躯禅悦，梦入招提曰花之寺，仿佛前身，自号花之寺僧。多摹佛像，又画《鬼趣图》，不一本。游京师，跌宕诗酒，老而益贫。曾燠为两淮运使，资之归，未几卒。妻方婉仪，亦工诗画，好禅，号白莲居士。

冈，字铁生，号蒙泉，旧为歙县人，居钱塘，遂隶籍。负奇，不得志，寄于诗画。山水取法娄东，自成逸韵。竹石花木，超隽得元人意。四十后名益噪。曾游日本，海外估舶，悬金购其画。征孝廉方正，辞不就。

冈与同县黄易齐名。易父树谷，亦工书画。易详《文苑传》，笃嗜金石，每以访碑纪游作图，为世所重。画境简淡，山左多宗之。

杜，字叔美，号松壶，仁和人。屈于下僚，曾官云南经历，足迹逾万里。深擘画学，摹赵伯驹、孟頫、王蒙皆神似。间为金碧云山，妍雅绝俗。画梅疏冷出赵孟坚。兼擅诗名。著《松壶画赘》、《画忆》，多名论。

从兄东，字袖海，画近恽格，名亚于杜。

薰，字兰坻，浙江石门人。父梅，故善画，薰幼从父游吴、越间，多见名迹，接耆宿，遂兼众长。论画曰：“写生以意胜形似。”又曰：“不拘难易，须雅驯。”著《山静居论画》，以布衣终。

王学浩，字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幼学画于同县李豫德，豫德为王原祁外孙，得南宗之传。学浩溯源倪、黄，笔力苍劲。论画曰：“六法，一写字尽之。写者，意在笔先，直追所见，虽乱头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极工丽，而气味古雅，所谓士大夫画也。否则，与俗工何异？”又曰：“画以简为上，虽烟客、丽台，犹未免繁碎，如大凝，真未易到。大凝法固在荒率苍古中求之，尤须得其不甚著力处。”时论学浩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笔，脱尽窠臼，画格一变。著《山南屋画论》。卒，年七十九。学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画苑推为尊宿。馆吴中寒碧山庄刘氏，坛坫甚盛。其时吴、越作者虽众，足继前哲名一家者，盖寥寥焉。

黄均，字谷原，元和人。守娄东之法，尽其能事。游京师，法式善、秦瀛为之延誉，得官，补湖北潜江主簿，未之任。于武昌臙脂山麓筑小园，居之二十年，以吏为隐。画晚而益工，于吴中称

后劲。

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以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惟汤贻汾、戴熙二人，并自有传。昭文蒋宝龄著《墨林今话》，继张庚《画征录》之后，子茝生为《续编》，至咸丰初，视庚录数几倍之。其后光绪中，无锡秦祖咏著《桐阴论画》，论次一代作者，分三编，评隲较严，称略备焉。今特著其尤工者，宝龄、祖咏画亦并有法。

清史稿卷五○五　列传第二九二

王来咸　褚士宝　冯行贞　甘凤池

曹竹斋潘佩言江之桐　梁九

丁守存　徐寿子建寅　华封

王来咸，字征南，浙江鄞县人。先世居奉化，自祖父居鄞，至来咸徙同番，从同里单思南受内家拳法。内家者，起于宋武当道士张三峰，其法以静制动，应手即仆，与少林之主于搏人者异，故别少林为外家。其后流传于秦、晋间，至明中叶，王宗为最著，温州、陈州同受之，遂流传于温州。嘉靖间，张松溪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宁波叶继美为魁，遂流传于宁波。得继美之传者，曰吴崑山、周云泉、陈贞石、孙继槎及思南，各有授受。思南从征关白，归老于家，以术教，颇惜其精微。来咸从楼上穴板窥之，得其梗概。以银卮易美椟奉思南，始尽以不传者传之。

来咸为人机警，不露圭角，非遇甚困不发。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晕穴、哑穴，一切如铜人图法。有恶少侮之，为所击，数日不溺，谢过，乃得如故。牧童窃学其法，击伴侣，立死。视之，曰："此晕穴"。不久果苏。任侠，尝为人报仇，有致金以仇其弟者，绝之，曰："此以禽兽待我也！"明末，尝入伍为把总，从钱肃乐起兵浙东，事败，隐居于家。慕其艺者，多通殷勤，皆不顾。锄地担粪，安于食贫。未尝读书，与士大夫谈论蕴籍，不知为粗人。黄宗羲与之游，同入天童，僧少焰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来咸，蹶然负痛。来咸尝曰："今人以内家无可眩耀，于是以外家羼之，此学行衰矣！"因为宗羲论述其学拳源流。康熙八年，卒，年五十三。宗羲子百家从之学，演其说为《内家拳法》一卷。百家后无所传焉。

清中叶，河北有太极拳，云其法出于山西王宗岳，其法式论解，与百家之言相出入。至清末，传习者颇众云。

褚士宝，字复生，江南上海人。家素封，膂力过人，好技击，游学四方。与毕昆阳、武君卿为友，遂精枪法，名曰四平枪，旋转如风，人莫能近。同邑有张擎者，虎颈板肋，力举百钧，横行为闾里患，众请士宝除之。同饮酒，擎自夸其勇，酒酣，攘臂作势，士宝徐以箸点其胸，曰："子盍坐而言乎？"擎遂默然，少顷辞去，越日，死于桥亭。明季福王南渡，兵部员外郎何刚荐士宝为伏波营游击。未之官，南都陷，终老于家。所传弟子有王圣蕃、池天荣。天荣又传浙江提督乔照。其枪谱二种及治伤药酒方，世犹有藏之者。

冯行贞，字服之，江南常熟人。父班，以文学著。兄行贤，传其学。行贞少亦喜读书，工小词，性倜傥不羁。善射，能以后矢落前矢，投石子于百步外无不中。实鸡卵壳以矿灰，遇剧盗，辄先发鸡卵中其目。山东响马老瓜贼为行旅患，闻冯氏名，莫敢撄。从休宁程打虎及张老受枪法，驰突无敌。山行遇虎，以短枪毙之。尝为客报仇。康熙中，从康亲王杰书军南征，有功，当得官，寻弃归。侨居吴中娄门外村落，以经书教授，诗画自娱。年七十余卒。以枪法授同县陶元淳，元淳后无传者。

甘凤池，江南江宁人。少以勇闻。康熙中，客京师贵邸。力士张大义者慕其名，自济南来见。酒酣，命与凤池角，凤池辞，固强之。大义身长八尺余，胫力强大，以铁裹拇，腾跃若风雨之骤至。凤池却立倚柱，俟其来，承以手，大义大呼仆，血满靴，解视，拇尽嵌铁中。即墨马玉麟，长躯大腹，以帛约身，缘墙升木，捷于猱。客扬州巨贾家，凤池后至，居其上。玉麟不平，与角技，终日无胜负。凤池曰："此劲敌，非张大义比！"明日又角，数蹈其瑕，玉麟直前擒凤池，以骈指却之，玉麟仆地，惭遁。凤池尝语人曰："吾力不逾中人，所以能胜人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手能破坚，握铅锡化为水。又善导引术，同里谭氏子病瘵，医不效，凤池于静室窒牖户，夜与合背坐，四十九

日而痊。

喜任侠，接人和易，见者不知为贲、育。雍正中，浙江总督李卫捕治江宁顾云如邪术不轨狱，株连百数十人，凤池亦被逮，谳拟大辟。世宗于此狱从宽，未尽骈诛。或云凤池年八十余，终于家。江湖间流传其佚事多荒诞，著其可信者。

曹竹斋，以字行，佚其名，福建人。老而贫，卖卜扬州市。江、淮间健者，莫能当其一拳，故称曹一拳。少年以重币请其术，不可。或怪之，则曰："此皆无赖子，岂当授艺以助虐哉？拳棒，古先舞蹈之遗也，君子习之，所以调血脉，养寿命，其粗乃以御侮。必彼侮而我御之，若以之侮人，则反为人所御而自败矣。无赖子以血气事侵凌，其气浮于上。而立脚虚，故因其奔赴之势，略藉手而仆耳。一身止两拳，拳之大才数寸，焉足卫五尺之躯，且以接四面乎？惟养吾正气，使周于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处。以彼虚嚣之气，与吾静定之气接，则自无幸矣。故至精是术者，其征有二：一则精神贯注，而腹背皆乾滑如腊肉；一则气体健举，而额颅皆肥泽如粉粢。是皆血脉流行，应乎自然，内充实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嘉庆末，殁于扬州，年八十余。

潘佩言，亦以字行，安徽歙县人。以枪法著称，称潘五先生。其言："枪长九尺，而杆圆四五寸，然枪入手，则人全身悉委于杆。故必以小腹贴杆，使主运。后手必尽鐏，以虎口实撅之。前手必直，令尽势。以其掌根与后手虎口反正拧绞，而虚指使主导。两足亦左虚右实，进退相任以趋势。使枪尖，前手尖、前足尖、鼻尖，五尖相对，而五尺之身，自托荫于数寸之杆，庶闭周匝，敌仗无从入犯矣。其用，有戳、有打：其法，曰二、曰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此叉则彼二，此二则彼叉。叉二循环，两枪尖交如绕指。分寸间，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杆一附，则有仆者，故曰'千金难买一声响'。手同则争目，目同则争气。气之运也，久暂稍殊，而胜败分焉。故其术为至静。""吾授徒百数，而莫能传吾术。吾之术，受于师者才十之三，其十之七，则授徒时被其非法相取之势迫而得之于无意者也。是故名师易求，佳徒难访。佳徒意在得师，以天下之大，求之无不如意者。至名师求徒，虽遇高资妙质，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劳苦以要之永久，则百贡而百见却矣。"

佩言与竹斋同时处扬州，后归歙，不知所终。

江之桐，字兰崖，安徽和州人。年十余岁，佣于江宁卖饼家，嗜读书，其主人异之。招至家，居之楼上数年，读《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毕。乃谢主人去，自设小肆于市。更习武艺，手臂刀矛，皆务实用，变通成法。且读书，且习艺，读稍倦，则超举翕张，以作其气。已而默坐，以凝其神，昼夜无间。至百日乃睡，睡十余日，复如之。读史善疑，质之儒生，往往无以答。其艺通绵长、俞刀、程棓、峨嵋十八棍，多取洪门，敌硬斗强，以急疾为用。复及阵图、形势、器械，皆有理解。

年六十余，始遇荆溪周济。济故绩学，自负经世之略，通武艺，好谈兵。与语大悦，延教其孙，三年而之桐卒。济之言曰："兵事至危，非得练士能临敌苦斗历三十刻，及选锋一可当三者，虽上有致果之志，下有死长之心，遇强敌不能必克。以力为本，以技济之，谓之练士。作其勇者，谓之选锋。世之便骑射、习火器，以为士卒程，事取捷速，恒不能持久。洎乎接刃，则霍然而去。故曰'巧不胜拙。若之桐，庶为知务"。

梁九，顺天人。自明末至清初，大内兴造匠作，皆九董其役。初，明时京师有工师冯巧者，董造宫殿，至崇祯间老矣。九往执业门下，数载，终不得其传，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授其奥。巧死，九遂隶籍工部，代执营造之事。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九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大不逾数尺许，四阿重室，规模悉具，工作以之为准，无爽。

张涟，字南垣，浙江秀水人，本籍江南华亭。少学画，谒董其昌，通其法，用以叠石堆土为假山。谓世之聚危石作洞壑者，气象蹙促，由于不通画理。故涟所作，平冈小阪，陵阜陂穷，错之以石，就其奔注起伏之势，多得画意，而石取易致，随地材足，点缀飞动，变化无穷。为之既久，土石草树，咸识其性情，各得其用。创手之始，乱石林立，踌躇四顾，默识在心。高坐与客谈笑，但呼役夫，某树下某石置某处，不假斧凿而合。及成，结构天然，奇正罔不入妙。以其术游江以南数

十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四子皆衣食其业。晚岁，大学士冯铨聘赴京师，以老辞，遣其仲子往。康熙中，卒。后京师亦传其法，有称山石张者，世业百余年未替，吴伟业、黄宗羲并为涟作传，宗羲谓其“移山水画法为石工，比元刘元之塑人物像，同为绝技”云。

叶陶，字金城，江南青浦人，本籍新安。善画山水，康熙中，祇候内廷。奉敕作畅春园图本称旨，即命佐监造，园成，赐金驰驿归。寻复召，卒于途。

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技巧绝伦。少工画，曾绘《唐凌烟阁功臣像》，镌刻行世，吴伟业赠诗纪之。及在内廷，于殿壁画竹，凤枝两叶，极生动之致，为时所称。手制清烟墨，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于一笏上刻《滕王阁序》、《心经》，字画崭然。奉敕制太皇太后及皇贵妃宝范，拨蜡精绝。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其他御用木漆器物，亦多出监作，圣主甚眷遇之。及卒，无子，命官奠茶酒，侍卫护柩，驰驿归葬，恩礼特异焉。

唐英，字俊公，汉军旗人。官内务府员外郎，直养心殿。雍正六年，命监江西景德镇窑务，历监粤海关、淮安关。乾隆初，调九江关，复监督窑务，先后在事十余年。明以中官督造，后改巡道，督府佐司其事，清初因之。顺治中，巡抚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称“郎窑”。其后御窑兴工，每命工部或内务府司官往，专任其事。年希尧曾奉使造器甚夥，民称“年窑”。

英继其后，任事最久，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又能恤工慎帑，撰《陶成纪事碑》，备裁经费、工匠解额，胪列诸色瓷釉，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白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蓝、霁红、霁青、鳝鱼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蓝、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

奉敕编《陶冶图》，为图二十：曰《采石制泥》，曰《淘炼泥土》，曰《炼灰配釉》，曰《制造匣钵》，曰《圆器修模》，曰《圆器拉坯》，曰《琢器做坯》。曰《采取青料》，曰《炼选青料》，曰《印坯乳料》，曰《圆器青花》，曰《制画琢器》，曰《蘸釉吹釉》，曰《镟坯空足》，曰《成坯入窑》，曰《烧坯开窑》，曰《圆琢洋采》，曰《明炉暗炉》，曰《束草装桶》，曰《祀神酬愿》。各附详说，备著工作次第，后之治陶政者取法焉。英所造者，世称“唐窑”。

戴梓，字文开，浙江钱塘人。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康熙初，耿精忠叛，犯浙江，康亲王杰书南征，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铳法。下江山有功，授道员札付。师还，圣祖召见，知其能文，试《春日早朝诗》，称旨，授翰林院侍讲。偕高士奇入直南书房，寻改直养心殿。梓通天文算法，预纂修律吕正义，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陈宏勋者，张献忠养子，投诚得官，向梓索诈，互殴构讼。忌者中以蜚语，褫职，徙关东。后赦还家，留于铁岭，遂隶籍。

所造连珠铳，形如琵琶，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凡二十八发乃重贮。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当时未通用，器藏于家，乾隆中犹存。西洋人贡蟠肠鸟枪，梓奉命仿造，以十枪赍其使臣。又奉命造子母炮，母送子出坠而碎裂，如西洋炸炮，圣祖率诸臣亲临视之，锡名为“威远将军”，镌制者职名于炮后。亲征噶尔丹，用以破敌。

丁守存，字心斋，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守存通天文、历算、风角、壬遁之术，善制器。时英吉利兵犯沿海数省，船炮之利，为中国所未有。守存慨然讲求制造，西学犹未通行，凡所谓力学、化学、光学、重学，皆无专书，覃思每与暗合。大学士卓秉恬荐之，命缮进图说，偕郎中文康、徐有壬赴天津，监造地雷、火机等器，试之皆验。

咸丰初，从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参军事，会获贼党胡以旸，使招降其兄以旸，守存制一匣曰手捧雷，伪若缄书其中，俾以眩致之贼酋，酋启匣炸首死。寻槛送贼渠洪大全还京，迁员外郎。从尚

书孙瑞珍赴山东治沂州团防，造石雷、石炮以御贼。寻调直隶襄办团练，上战守十六策。十年，回山东，创议筑堡日照要塞，曰涛雒。贼大举来犯，发石炮，声震山谷，贼辟易，相戒无犯。丁家堡附近之民归之，数年遂成都聚。

同治初，复至直隶，留治广平防务，筑堡二百余所。军事竣，授湖北督粮道，署按察使。充乡试监试，创法，以竹筒引江水注闱中，时以为便。濒江诸省，率仿行之。寻罢归。所著书曰《丙丁秘籥》，进御不传于外。所传者曰《造化究原》，曰《新火器说》。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生于僻乡，幼孤，事母以孝闻。性质直无华。道、咸间，东南兵事起，遂弃举业，专研博物格致之学。时泰西学术流传中国者，尚未昌明，试验诸器绝鲜。寿与金匮华蘅芳讨论搜求，始得十一，苦心研索，每以意求之，而得其真。尝购三棱玻璃不可得，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验得光分七色。知枪弹之行抛物线，疑其仰攻俯击有异，设远近多靶以测之，其成学之艰类此。久之，于西学具窥见源委，尤精制器。咸丰十一年，从大学士曾国藩军，先后于安庆、江宁设机器局，皆预其事。

寿与蘅芳及吴嘉廉、龚芸棠试造木质轮船，推求动理，测算汽机，蘅芳之力为多；造器置机，皆出寿手制，不假西人，数年而成。长五十余尺，每一时能行四十余里，名之曰黄鹄。国藩激赏之，招入幕府，以奇才异能荐。既而设制造局于上海，百事草创，寿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

创议翻译西书，以求制造根本。于是聘西士伟力亚利、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寿与同志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孳孳研究，先后成书数百种。寿所译述者，曰《西艺知新》及《续编》，《化学鉴原》及《续编》、《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说》，《汽机发轫》，《营阵揭要》，《测地绘图》，《宝藏兴焉》。法津、医学，刊行者凡十三种，《西艺知新》、《化学鉴原》二书，尤称善本。

同治末，与傅兰雅设格致书院于上海，风气渐开，成就甚众，寿名益播。山东、四川仿设机器局，争延聘寿主其事，以译书事尤急，皆谢不往，而使其子建寅、华封代行，大冶煤铁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经始之际，寿皆为擘画规制。购器选匠，资其力焉。无锡产桑宜蚕，西商购茧夺民利，寿考求烘茧法，倡设烘灶，及机器缫丝法，育蚕者利骤增。

寿狷介，不求仕进，以布衣终。光绪中卒，年六十七。子建寅、华封，皆世其学。

建寅，字仲虎。从父于江宁、上海，助任制造。寻充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建船政提调，出使德国二等参赞，洊擢直隶候补道。光绪末，张之洞调至湖北监造无烟火药，已成，药炸裘，殒焉，赐优恤。

华封，字祝三，性敏，为父所爱，秘说精器多授之，以制造为治生建寅、华封并从父译书行于世。

清史稿卷五〇六　列传第二九三

畴人一

薛凤祚杜知耕龚士燕　王锡阐

潘圣樟方中通揭暄梅文鼎子以燕

孙穀成　曾孙钫　弟文鼐　文鼎明安图子新

陈际新　张肱刘湘煃　王元启　朱鸿

推步之学，由疏渐密。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圣祖聪明天亶，研究历算，妙契精微，一时承学之士，蒸蒸向化，肩背相望。二百年来，推步之学，日臻邃密，匪特辟古学之榛，芜抑且补西人之罅漏。嘉庆初，阮元撰《畴人传》，后学一再续之。唐、宋以来，于斯为盛。今甄其卓然名家者著于篇，其政事、文学登于《列传》及《儒林》、《文苑》者；西人官钦天监，厕于卿贰，各自有传者，不具列焉。

薛凤祚，字仪甫，淄川人。少习算，从魏文魁游，主持旧法。顺治中，与法人穆尼阁谈算，始

改从西学，尽传其术，因著《算学会通正集》十二卷，《考验》二十八卷，《致用》十六卷。其曰对数比例者，乃西算以假数求真数之便法也，曰中法四线，以西法六十分为度，不便以十进位，改从古法，以百分为度，所列止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故曰四线。其推步诸书：曰《太阳太阴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经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历年甲子》，曰《求岁实》，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经星中星》，曰《西域回回术》，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选要》，曰《今法表》，皆会中、西以立法。以顺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为元，诸应皆从以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为岁实，黄、赤道交度有加减，恒星岁行五十二秒，与《天步真元》法同。梅文鼎谓其书详于法，而无快论以发其趣，盖其时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辗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畅，然贯通其中、西，要不愧为一代畴人之功首云。

凤祚定岁实秒数为五十七，与奈端合，与穆尼阁以为四十五秒者不同，则其学非墨守穆氏可知，或讥其谨守穆尼阁成法，依数推衍，非笃论也。

杜知耕，字端甫，号伯瞿，柘城举人。精研几何，以利玛窦、徐光启所译《几何原本》复加删削，作《几何论约》七卷，后附十条，则知耕所作也。言其法似为本书所无，其理实涵各题之内，非能于本书之外别生新义也。称后附者，以别于丁氏、利氏之增题也。又杂取诸家算学，参以西人之说，依古《九章》为目，作《数学钥》六卷，言数非图不明，图非指不明，图中用甲乙等字作志者，代指也，故其书于图解尤详。梅文鼎称其图注《九章》，颇中肯綮云。

龚士燕，字武任，武进人。少颖异能文，讲求性理，旁通算术，发明蔡氏《律吕新书》，推演黄钟圜径、开方密率诸法，而于元太史郭守敬《授时术》尤得其秘。如求冬至时刻、上推百年加一算，以为岁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之内，满百年消长一分。核之《春秋》日食三十七事，多与符合。又如推晦、朔、弦、望，以太阳之盈与太阴之迟，以太阴之疾与太阳之缩皆相并，为同名相从；以太阳之盈与太阴之疾，以太阴之迟缩太阳之缩皆相减，为异名相消；乃得盈缩迟疾化为加减时刻之差。以此加减朔望之大、小余分，得定朔弦望诸时刻。至盈、缩、迟、疾，郭守敬创平、立、定三差，理隐数繁，能审其机括，绘图以明之。

又如赤道变黄道之法，谓在二至后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除赤道积度变为黄道宿度；在二分后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乘赤道积度变为黄道宿度。凡此《授时》之术，引伸益明。其余月离五星等法，与回回、西洋诸算，遇有疑难，无不洞悉。至日、月体径有大小，交食限数有浅深，具见其奥。且悟唐顺之弧容直阔之法，以推求太阴出入黄道，在内在外，不离乎六度。自是一应七政、气朔、交食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

康熙六年，诏募天下知算之士，于是入都。其时钦天监用《大统》算七政多不合天，奉旨在观象台每日测验，而金星比算差至十度。因修改古法，乃据七年所测表景推测太盈缩，又据日测五星行度，考其迟疾。彼此推求加减，气、闰、转、交诸应，测验皆与天合。盖其法亦本郭守敬，太阳为气应，推冬至日躔用之；太阴周天为转应，朔望用之；日月地球之运，同在一直线，视点上为交应，推日月食用之；合气盈、朔虚之奇零为闰应，推闰月用之；此外又有金、木、水、火、土同聚一宿为合应，推五星用之。

修改诸应，取顺治元年甲申为元，以应世祖章皇帝抚有中夏之祥，钦天监名为“改应法”。既改气、闰、转、交诸应，复改迟、疾限及求差诸法，又改冬至黄道日出分依步中星内法。又盈缩迟疾无积度，日食无时差，皆与天合。台官交章保荐。八年，《历书》告成，奏对武英殿，授历科博士。时有荐西人南怀仁等于朝，及其实测诸术，验且捷，遂定用西法，而古历卒不行。

十年，以疾归，著有《象纬考》一卷《历言大略》一卷。其《天体论》一卷及《暗虚》、《中星》、《交食》、《定朔》、《五星》诸论俱佚。

王锡阐，字晓庵，吴江人。兼通中、西之学，自立新法，用以测日、月食不爽秒忽。每遇天晴霁，辄登屋卧鸱吻察星象，竟夕不寐。著《晓庵新法》六卷，序曰：“炎帝八节，历之始也，而其书不传。《黄帝》、《虞》、《夏》、《殷》、《周》、《鲁》七历，先儒谓系伪作。今七历俱存，大指与汉历相似，而章蔀气朔，未睹其真，为汉人所托无疑。《太初》、《三统》，法虽疏远，而创始之功，不可泯

也。刘洪、姜岌，次第阐明，何、祖专力表、圭，益称精切。自此南、北历象，率能好学深思，多所推论，皆非浅近所及。唐历《大衍》稍密，然开元甲子当食不食。一行乃为诿词以自解，何如因差以求合乎？”

又曰：“明初元统造《大统历》，因郭守敬遗法，增损不及百一，岂以守敬之术果能度越前人乎？守敬治历首重测日，余尝取其表景，反覆布算，前后牴牾。余所创改，多非密率。在当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遗籍散亡，法意无征。兼之年远数盈，违天渐远，安可因循不变耶？元氏艺不逮郭，在廷诸臣，又不逮元，卒使昭代大典，踵陋袭伪。虽有李德芳苦争之，然德芳不能推理，而株守陈言，无以相胜，诚可叹也！”

又曰：“万历季年，西人利氏来华，颇工历算。崇祯初，命礼臣徐光启译其书，有《历指》为法原，《历表》为法数，书百余卷，数年而成，遂盛行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姑举其概：二分者，春、秋平气之中；二至者，曰日道南、北之中也。《大统》以平气授人时，以盈缩定日躔。西人既用定气，则分、正为一，因讥中历节气差至二日。夫中历岁差数强，盈缩过多，恶得无差？然二日之异，乃分、正殊科，非不知日行之朓朒而致误也。《历指》直以怫己而讥之，不知法意一也。诸家造历，必有积年日法，多寡任意，牵合由人。守敬去积年而起自辛己，屏日法而断以万分，识诚卓也。西历命日之时以二十四，命时之分以六十，通计一日为分一千四百四十，是复用日法矣。至于刻法，彼所无也。近始每时四分之，为一日之刻九十六。彼先求度而后日，尚未觉其繁，施之中历则窒矣。乃执西法反谓中历百刻不适于用，何也？且日食时差法之九有六，与日刻之九十六何与乎？而援以为据，不知法意二也。天体浑沦，初无度分可指，昔人因一日日躔命为一度，日有疾徐，断以平行，数本顺天，不可损益。西人去周天五度有奇，敛为三百六十，不过取便割员，岂真天道固然？而党同伐异，必曰日度为非，讵知三百六十尚非天真有此度数乎？不知法意三也。上古置闰，恒于岁终，盖历术疏阔，计岁以置闰也。中古法日趋密，始计月以置闰，而闰于积终，故举中气以定月，而月无中气者即为闰。《大统》专用平气，置闰必得其月，新法改用定气，致一月有两中气之时，一岁有两可闰之月，若辛丑西历者，不亦鑿乎！夫月无平中气者，乃为积余之终，无定中气者，非其月也。不能虚衷深考，而以卤莽之习，侈支离之学，是以归余之后，气尚在晦；季冬中气，已入仲冬；首春中气，将归腊杪。不得已而退朔一日以塞人望，亦见其技之穷矣，不知法意四也。天正日躔，本起子半，后因岁差，自丑及寅。若夫合神之说，乃星命家猥言，明理者所不道。西人自命历宗，何至反为所惑，谓天正日躔定起丑初乎？况十二次命名，悉依星象，如随节气递迁，子午不妨异地，岂元枵、乌味亦无定位耶？不知法意五也。岁实消长，昉于《统天》，郭氏用之，而未知所以当用。《元氏》去之，而未知所以当去。西人知以日行最高求之，而未知以二道远近求之，得其一而遗其一。当辨者一也。岁差不齐，必缘天运缓疾，今欲归之偶差，岂前此诸家皆妄作乎？黄、白异距，生交行之进退；黄、赤异距，生岁差之屈伸；其理一也。《历指》已明于月，何蔽于日？当辨者二也。日躔盈缩最高，干运古今不同，揆之臆见，必有定数。不惟日月星应同，但行迟差微，非毕生岁月所可测度耳。西人每诩数千年传人不乏，何以亦无定论？当辨者三也。日月去人时分远近，视径因分大小，则远近大小，宜为相似之比例。西法日则远近差多，而视径差少；月则远近差少，而视径差多。因数求理，遂会其通。当辨者四也。日食变差，机在交分，日轨交分，与月高交分不同；月高交分本道，与交于黄道者又不同。《历指》不详其理，《历表》不著其数，岂黄道一术足穷日食之变乎？当辨者五也。中限左右，日月视差，时或一东一西。交、广以南，日月视差，时或一南一北。此为视差异向与视差同向者，加减回别。《历指》岂以非所常遇，故置不讲耶？万一遇之，则学者何以立算？当辨者六也。日光射物，必有虚景，虚景者，光径与实径之所生也。暗虚恒缩，理不出此。西人不知日有光径，仅以实径求暗虚。及至推步不符，复酌损径分以希偶合。当辨者七也。月食定望，惟食甚为然，亏复四限，望有差。日食稍离中限，即食甚已非定朔。至于亏复，相去尤远。西历乃言交食必在朔、望，不用朓朒次差。当辨者八也。”

又曰：“语云‘步历甚难，辨历甚易。’盖言象纬森罗，得失无所遁也。据彼所说，亦未尝自信

无差。五星经度，或失二十余分，躔离表验，或失数分，交食值此，所失当以刻计；凌犯值此，所食当以日计矣。故立法不久，违错颇多，余于《历说》已辨一二。乃癸卯七月望食当既不既，与夫失食失推者何异乎？且译书之初，本言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余故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改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葺若干事，立法若干事。旧法虽舛，而未遽废者，两存之；理虽可知，而上下千年不得其数者，缺之；虽得其数，而远引占测，未经自信者，别见补遗，而正文仍袭其故。为日一百几十有几，为文万有千言，非敢妄云窥其堂奥，庶几初学之津梁也。”

其法：度法百分，日法百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五秒五十九微三十二纤，内外准分三十九分九十一秒四十九微，次准九十一分六十八秒八十六微，黄道岁差一分四十三秒七十三微二十六纤。列宿经纬，角一十度七十三分七十九秒，南二度一分二十三秒，亢一十度八十二分二十四秒，北三度一分一秒，氐一十八度一十六分一十四秒，北四十三分九十六秒，房四度八十三分六十三秒，南五度四十六分一十九分，心七度六十六分二秒，南三度九十七分三十八秒，尾一十五度八十二分七十八秒，南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九十秒，箕九度四十六分九十六秒，南六度五十九分四十九秒，南斗二十四度一十九分八十二秒，南三度八十八分九十三秒，牵牛七度七十九分五十五秒，北四度七十五分一十七秒，婺女一十一度八十二分二秒，北八度二十五分五十九秒，虚一十度一十二分九十一秒，北八度八十二分七十秒，危二十度四十一分四秒，北一十度八十五分六十二秒，营室一十五度九十二分二十秒，北一十度七十一分七十一秒。

先是《晓庵新法》未成，作《历说》六篇，《历策》一篇，其说精核，与新法互有详略。又隐括中、西步术，作《大统西历启蒙》。丁未岁，因推步《大统法》作《丁未历稿》。辛酉八月朔日食，以中、西法及己法豫定时刻分秒，至期，与徐发等以五家法同测，己法独合，作《推步交朔测小记》。又以治历首重割员，作《图解》。测天当据仪晷，造三晷，兼测日、月、星，因作《三辰晷志》。俱能究术数之微奥，补西人所不逮。与同时青州薛风祚齐名，称“南王北薛”云。《历策》有云：“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变周、改应、增损、经纬、迟疾诸率，于兹三十年所。”亦可以想见作者实测之诣力矣。

潘柽章，字力田。与王锡阐同邑友善。锡阐尝馆其家，讲论算法，常穷日夜。柽章著《辛丑历辨》曰：“昔尧命羲和，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盖历法首重置闰。而《春秋传》曰：‘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所谓始者，取气朔分齐为历元也；所谓中者，月以中气为定，无中气者则为闰也；所谓终者，积气盈、朔虚之数而闰生焉也。自汉以降，历术虽屡变，未有能易此者。唯西域诸历则不然，其法有闰年、有闰日，而无闰月。盖中历主日，而西历主度，不可强同也。今之为西历者，乃以日躔求定气、求闰月，不惟尽废中国之成宪，而亦自悖西域之本法矣。故十余年来，宫度既紊，气序亦讹。如戊子之闰三月也，而置在四月；庚寅之闰十一月也，而置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闰七月也，而置在六月；己亥之闰正月也，而置在三月。其为舛误，何可胜言！然非深于历者，未易指摘，至于辛丑之闰月，则其失显然无以自解矣。何也？闰法论平气而不当论定气，若以平气，则是年小雪在十月晦，冬至在十一月朔，而闰在两月之间。所谓闰前之月中气在晦，闰后之月中气在朔者也。今以定气，则秋分居九月朔，故预七月朔置闰，然后秋分仍在八月，而霜降小雪，各归其月。无如大寒定气乃在十一月朔，而十二月又无中气，既不可再置一闰，则是同一无中气之月，而或闰或否。彼所云太阳不及交宫即置为闰者，何独于此而自背其法乎？盖孟非归余之终，故天正不能履端于始，地正不能举正于中也。如此，则四时不定，岁功不成，而闰法又安用之？且壬寅正月，定朔旧法在丙子丑初，即彼法亦在丙子子正，则辛丑之季冬当为大尽，而明年正月中气复移于今岁之秒。彼亦自觉其未安，故进岁朔于乙亥，而季冬为小尽之月，皆所谓欲盖弥彰者耳。即辛丑岁朔，以彼法推，当会于亥正，而今在戌正，差至六刻，其他牴牾，更难枚举。噫！作法如是，而犹自以为尽善，可乎？盖其说以日行盈缩为节气短长，每遇日行最盈，则一月可置一气，是古有气盈、朔虚，而今更有气虚、朔盈矣。然或晦两节气而中气介其间。如丙戌仲冬，去闰稍远，犹可不论；独辛丑仲冬，冬至、大寒俱在晦朔，去闰最近，进退无据。苟且迁就，有不胜其弊者。

夫闰法之主平气，行之已数千年矣，今一变其术，未久而辄穷，至于无可如何，则又安取纷更为也！”柽樟后坐法死。弟耒，亦学历算，见《文苑传》。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集诸家之说，著《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言：“《九章》皆出于句股，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方数为典。以方出圆，句股之所生也；少广，方圆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广所出。一方一圆，其间不齐，始出差分，而均输对差分之数，盈朒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输所出，而以方程济其穷。度量衡原出黄钟，粟布出焉，黄钟出于方圆者也。”又言：“古法用竹径一寸长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为一握，后世有珠算而古法亡矣。泰西之笔算、筹算，皆出九九。尺算即比倒规，出三角。乘莫善于筹，除莫善于笔，加减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其珠算归法，三一三十一，四一二十二之类，“十”字俱作“余”字。其尺算以三尺交加，取数只用平分一线。时广昌揭暄亦明算术，与中通论难日轮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岁差之不同，须测算消长以齐之。一昼夜人一万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动天行十万里有奇。别录为一书，曰《揭方问答》。

揭暄，字子宜，广昌人。著《璇玑遗书》七卷，一名《写天新语》。论日月东行如槽之滚丸，而月质不变。又谓七政之小轮，皆出自然，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疾而成旋涡，遂成留逆。于五星西行，日月盈缩，皆设譬多方，言之近理。康熙己巳，以草稿寄梅文鼎，抄其精语为一卷，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其言多古今所未发”。卒年逾八十。

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宣城人。儿时侍父士昌及塾师罗王宾仰观星象，辄了然于次舍运转大意。年二十七，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受麻孟旋所藏台官《交食法》，与弟文鼐、文鼏共习之。稍稍发明其立法之故，补其遗缺，著《历学骈枝》二卷，后增为四卷，倪为首肯。

值书之难读者，必欲求得其说，往往废寝忘食。残编散帖，手自抄集，一字异同，不敢忽过。畴人子弟及西域官生，皆折节造访，有问者，亦详告之无隐，期与斯世共明之。所著历算之书凡八十余种。

读《元史授时历经》，欢其法之善，作《元史历经补注》二卷。又以《授时》集古法大成，因参校古术七十余家，著《古今历法通考》七十余卷。《授时》以六术考古今冬至，取鲁献公冬至证《统天术》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与《授时》所得正同，作《春秋以来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术》，西征者，谓太祖庚辰；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历志讹太祖庚辰为太宗，不知太宗无庚辰也。又讹上元为庚子，则于积年不合。考而正之，作《庚午元算考》一卷。《授时》非诸古术所能方，郭守敬所著《历草》，乃《历经》立法之根，拈其义之精微者，为《郭太史算草补注》二卷。《立成》传写鲁鱼，不得其说。不敢妄用，作《大统立成驻》二卷。《授时术》于日躔盈缩、月离迟疾，并以垛积招差立算，而《九章》诸书无此术，从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立定三差详说》一卷，此发明古法者也。唐《九执术》为西法之权舆，其后有婆罗门《十一曜经》及《都聿利斯经》，皆《九执》之属。在元则有札马鲁丁《西域万年术》，在明则马沙亦黑、马哈麻之《回回术》、《西域天文书》，天顺时具琳所刻《天文实用》，即本此书，作《回回历补注》三卷，《西域天文书补注》二卷。《三十杂星考》一卷。表景生于日轨之高下，日轨又因里差变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之法，即西人之说所自出，作《周髀算经补注》一卷。浑盖之器，最便行测，作《浑盖通测宪图说订补》一卷。西国以太阳行黄道三十度为一月，作《西国日月考》一卷。西术中有细草，犹《授时》之有通轨也，以历指大意＜□隐木＞括而注之，作《七政细草补注》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书，并逸。作《交食蒙求订补》二卷，《附说》二卷。监正杨光先《不得已日食图》，以金环食与食甚分为二图，而各有时刻，其误非小，作《交食作图法订误》一卷。新法以黄道求赤道交食，细草用《仪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亲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谓中、西两家之法，求交食起复方位，皆以东西南北为言。然东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规而又近天顶，则四方各正其位。非然，则黄道有斜正之殊，而自亏至复，经历时刻，辗转迁移，弧度之势，顷刻易向。且北极有高下，而随处所见必皆不同，势难施诸测验。今别立新法，不用东西南北之号，惟人所见日月员体，分为八向，以正对天顶处为上，对地平处为下，上下联为直线，作十字横线，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则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蚀之所在，则举目可见，作《交

食管见》一卷。太阳之有日差，犹月离交食之有加减时，因表说含糊有误，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为难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纬图法》一卷。订火纬表记，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简法》一卷。《天问略》取纬不真，而列表从之误，作《黄赤距纬图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陈经纬刊本互异，作《帝星句陈经纬考异》一卷。测帝星、句陈二星为定夜时之简法，作《星轨真度》一卷。以上皆以发明新法算书，或正其误，或补其缺也。

康熙己未，《明史》开局，《历志》为钱塘吴任臣分修，经嘉禾徐善、北平刘献廷、毗陵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摘其讹误五十余处，以算草、通轨补之，作《明史历志拟稿》一卷。虽为《大统》而作，实以阐明《授时》之奥，补《元史》之缺略也。其总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布》。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测望，曰弧天割员，曰黄赤道差，曰黄赤道内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阳盈缩，曰太阴迟疾，曰昼夜刻，曰五星盈缩。《推步》之目凡六：曰气朔，曰日躔，曰日离，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

又作《历志赘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统》，实即《授时》，宜详《元史》缺载之事，以补其未备。又《回回历》承用三百年，法宜备书。了郑世子历学已经进呈，宜详述。他如袁黄之《历法新书》，唐顺之、周学述之《会通回历》，以《庚午元历》之例例之，皆得附录。其《西洋历》方今现行，然崇祯朝徐、李诸公测验改宪之功，不可没也，亦宜备载缘起。"

己巳，至京师，谒李光地于邸第，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因作《历学疑问》三卷。

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订刻《历学疑问》谨呈。求旨："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再发。"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阅。"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上肯之。

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病谬，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未几，圣祖西巡，问隐沦之士，光地以关中李永、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上亦夙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榖成内廷学习。

五十三年，榖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夫古帝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间，亦不喜人规观，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可并将此意写与汝祖知之。"恩宠为古所未有。

文鼎图注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东西之差，为书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既浑员，则所云二百五十里，纬度则然，若经度离赤道远，则里数渐狭。故惟路正东西行，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则其法不可用为立法。若两地各有北极高度，又有相距之经度，而无相距里数，是有两边一角，而求余一角，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数而求经度，是为三边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经度。其法并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与月食求经度之法相参，而且简易的确。

文鼎于测算之图与器，一见即得要领，古六合、三辰、四游之仪。以意约为小制，皆合。又自制为月道仪，揆日测高诸器，皆自出新意。尝登观象台，流览新制六仪，及元郭守敬简仪，明初浑球，指数其中利病，皆如素习。其书有《测器考》二卷，又《自鸣钟说》一卷，《壶漏考》一卷，日《晷备考》一卷，《赤道提晷》一卷，《勿庵揆日器》一卷，《加时日轨高度表》一卷，《揆日测说》一卷，《璇玑尺解》一卷，《测量定时简法》一卷，《勿庵测望仪式》一卷，《勿庵仰观仪式》一卷，

《月道仪式》一卷。

其说曰："月道出入于黄道，犹黄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为之仪器者。今依浑盖北密南疏之度，以黄极为枢，而月道半在其内，半出其外，则月纬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后之法，可以众著。仪以铜为之，略如浑盖，其上盘为月道，亦如浑盖天盘之黄道圈；其下盘黄道经纬，分宫分度，并以黄极为心，而尽边以黄纬九十五度少半为限。出黄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

礼部郎中李焕斗尝从文鼐问历法，作《答李祠部问历》一卷。沧州老儒刘介锡同客天津，问历法，作《答刘文学问天象》一卷。又言生平于难读之书，每手疏而携诸箧，以待明者问之，于历学尤多，作《思问编》一卷。纬度以测日高，因知北极为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则逐日可测，承友人之问，作《七十二候太阳纬度》一卷。潘天成从文鼐学历，而苦于布算，作《写历步历法》一卷授之。又《授时步交食式》一卷。文鼐季弟文鼎之稿也。《步五星式》六卷，文鼐与其仲弟文鼎共成之者也。

文鼐每得一书，皆为正其讹阙，指其得失，又《古历列星距度考》一卷，从残坏之本，寻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极度分，中缺二星，又从闽中林侗写本补完之，而断以为《授时》之法。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器作图，颇为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未暇深考，辄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株守旧法者，又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文鼐集其书而为之说，用筹、用尺、用笔，稍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没。又为《九数存古》，以著其概。总为《中西算学通例》一卷。

余分九种：一，《勿庵筹算》七卷。二，《笔算》五卷，皆易横为直，以便中文。三，《度算》一卷，原无算例，其弟文鼐补之，而参以嘉禾陈盖谟尺算用法。又有矩算，用一尺一方板，则文鼐所创。四，《比例数解》四卷。释穆尼阁所译之对数。五，《三角法举要》五卷。其目有五：曰测量名义，曰算例，曰内容外切，曰或问，曰测量。六，《方程论》六卷，安溪李鼎徵为刻于泉州。七，《几何摘要》三卷，就《原本》删繁补遗。八，《句股测量》二卷，就《周髀》、《海岛》诸术，录要以存古意。九，《九九数存古》十卷，九数即《九章》隶首之法，仅存者《九章》之目耳。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

外有书一十七种为《续编》：一，《少广拾遗》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图，而莫详所用。后或增之至十乘，惟四乘方与十乘方不可借用他法，因为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条不紊。二，《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广之为百二十有四。三，《几何补编》四卷。《几何原本》六卷，止于测面，七卷以后，未经译出，取测量全义量体诸率，实考其作法根源，以补原书之未备。而原书二十等面体之说，向固疑其有误者，今乃得其实数。又《原本》理分中末线，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体积，因得其各体中校线及辏心对角诸线之比例。又两体互相容及两体与立方、立员诸体相容各比例，并以理分中末线为法，乃知此线不为徒设。四，《西镜录订注》一卷。五，《权度通几》一卷。重学为西术一种，载于《比例规解》者多讹误，今以南勋卿《仪象志》互相订补，其数始真。六，《奇器补注》二卷，关中王公徵《奇器图说》所述引重转木诸制，并有裨于民生日用，而又本于西人重学，以明其意。尝以书史所传，如汉杜诗作水鞴以便民，及王氏《农书》诸水器之类，赌记所及，如刘继庄《诗集》载筒车灌田法，稍为辑录，以补其所遗，而图与说不相应者正之，以西字为识者易之。七，《正弦简法补》一卷。《大测》诸书，言作《八线表》之法详矣，薛凤祚书有用矢线求度法，为之作图，以明其意。因得两法，在六宗、三要之外，而为用加捷。两法者，一曰正弦方幂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进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幂。八，《弧三角举要》五卷。历书皆三角法也，内分二支：一曰平三角，一曰弧三角。凡历法所测，皆弧角也，弧线与直线不能为比例，则剖析浑员之体，而各于弧线中得其相当直线。即于无句股中寻出句股，此法之最奇而确者。弧三角之用法虽多，而其最著明者，为黄赤交变一图。反覆推论，了如列眉，熟此一端，则其余不难推及矣。《测量全义》第七、第八、第九卷专明此理，而举

例不全，且多错谬。其散见诸历指者，仅存用数，无从得其端倪。《天学会通》圈线三角法，作图草率，往往不与法相应。一以正弧三角为纲，仍用浑仪解之。正弧三角之理，尽归句股。参伍其变，斜弧三角之理，亦归句股矣。其目：曰孤三角体式，曰正弧句股，曰求余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线，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线相当。九，《环中黍尺》五卷。《举要》中弧度之法已详，然更有简妙之用宜知。《测量合义》原有斜弧两矢较之例，所立图姑为斜望之形，而无实度可言。今一以平形正仪为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浑仪真象，呈诸片楮，而经纬历然，无丝毫隐伏假借。至于加减代乘除之用，历书举其名不详其说，疑之数十年，而后得其条贯，即初数次数甲数乙数诸法。其目：曰总论，曰先数后数，曰平仪论，曰三极通几，曰初数次数，曰加减法，曰甲数乙数，曰加减捷法，曰加减又法，曰加减通法。十，《堑堵测量》二卷。古法斜剖立方，成两堑堵形，堑堵又剖为二，成立三角，立三角为量体所必需，然此义皆未发。今以浑仪黄赤道之割切二线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实形，今诸线相遇成虚线，与实形等，而四面皆句股，西法通于古法矣。又于余弧取赤道及大距孤之割切线，成句股方锥形，亦四面皆句股，即孤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于西方矣。二者并可以坚楮为仪象之，则八线相为此例之理，了如掌纹，而郭守敬员容言直矢接句股方法，不烦言说而解。其目：曰总论，曰立三角摘要，曰浑员内容立三角，曰句股锥，曰句股方锥，曰方堑堵容员堑堵，曰员容方直仪简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即弧解，十一，《用句股解几何原本之根》一卷，几何不言句股，而其理莫能外。故其最难通者，以句股释之则明。惟理分中末线似与句股异源，今为游心于立法之初，仍不外乎句股，益信古句股义包举无遗。徐光启译《大测表》，名之曰《割圜句股八线表》，其知之矣。十二，《几何增解数则》。其目有四：曰以方斜较求斜方，曰切线角与员内角交互相应，曰量无法四边形捷法，曰取平行线简法。并就几何各题而增，不入《补编》，附前条共卷。十三，《仰观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经度为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经度为日出入时刻，并依理差，用弧三角立算，与历书法微别。十四，《方员冪积》二卷。历书周径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十一与十四之比例，岂非以乘除之际难用多位屿？今以表列之，取数殊易，乃为之约法，则径与周之比例即方、员二冪之比例，亦即为立方、立员之比例，殊为简易直捷。十五，《丽泽珠玑》一卷。友朋之益，取其有关算学者。十六，《算器考》一卷。十七，《数学星槎》一卷。

文鼎《历学疑问》，曾呈御览，后又引申其说，作《历学疑问补》二卷，皆平正通达，可为步算家准则。

文鼎为学甚勤，刘辉祖同舍馆，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觉，漏鼓四五下，梅君犹构灯夜诵，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时也。”居京师时，裕亲王以礼延致朱邸，称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贞公命子钟伦从学，介弟鼎徵及群从皆执弟子之礼。宿迁徐用锡，晋江陈万策，景州魏廷珍，河间王兰生，皆以得与参校为荣。家多藏书，频年游历，手抄杂帙不下数万卷。岁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上闻，特命有地治者经纪其丧，士论荣之。

子以燕，字正谋。康熙癸酉举人。于算学颇有悟入，有法与加减同理，而取径特殊，能于《恒星历指》中摘出致问，文鼎所谓“能助余之思”也。早卒。

珏成，字玉汝，以燕子。文鼎疑日差既有二根，即宜列二表，珏成以为：“定朔时既有高卑盈缩之加减矣，复用于此，岂非复乎？”文鼎因其说，然后悟交食之非缺，比之童鸟九岁能与《太元》。康熙乙未进士，改编修，与修国史。珏成肄蒙蒙养斋，以故数学日进。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皆与分纂。所著《增删纂法统宗》十一卷，《赤水遗珍》一卷，《操缦卮言》一卷。

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珏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矢，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讹舛，殊不易读。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一云尔，如积求之云尔，漫不省其为何语。’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即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熟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而窃

疑天元一术之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乃历久失传，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噫！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明史馆开，珏成与修《天文》、《历志》，呈总裁书曰：“一《历志》半系先祖之藁，但屡经改窜，非复原本，其中讹舛甚多。凡有增删改正之处，皆逐条签出。一，《天文志》不宜入《历志》，拟仍另编。盖历以钦若授时，置闰成岁，其术委曲繁重，其理精微，为说深长。且有明二百七十余年沿革非一事，造历者非一家，皆须入志。虽尽力删削，卷帙犹繁。若加入《天文志》之说，则恐冗杂不合史法。自司马氏分《历》与《天官》为二书，历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载天体、星座、次舍、仪器、分野等事，《辽史》谓天象千古不变，历代之志天文者近于衍，其说似是而非。盖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古今之言天者，则有疏密之殊。况恒星去极，交宫中星，晨昏隐现，岁岁有差，安得谓千古不易？今拟取天文家精妙之说著于说；其不足信者，拟削之。”

又《时宪志用图论》曰：“客问于梅子曰：‘史以纪事，因而不创。闻子之志《时宪》也用图，此固《廿一史》所无，而子创为之，宜执事以为非体而欲去之也。而子固执已见，复呶呶上言，独不记昌黎之自讼乎？吾窃为子危之！’梅子曰：‘吾闻史之道贵信而直，余本不愿为史官，总裁谓《时宪》、《天文》两志非专家不能办，不以为固陋而委任之。余既不获辞，不得不尽其职。今客谓旧史无图而疑余之创，窃谓史之记事，亦视其信否耳，因，创非所计也。夫后史之增于前者多矣，《汉书》十志，已不侔于八书，而《后汉皇后本纪》，与《魏书》之志《释老》，《唐书》之传《公主》，《宋史》之传《道学》，皆前史所无，又何疑于国史用图之为创哉？且客未读《明史》耶？《明史》于割员弧矢、月道距差诸图，备载《历志》，何《明史》不疑为创，而顾疑余乎？’客曰：‘后史增于前者，必非无因，若《明史》之用图，亦有说欤！’梅子曰：‘疑以传疑，信以传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谁能易之？古之治历者数十家。大率不过增损日法，益天周，减岁余，以求合一时而已。即《太初》之起数钟律，《大衍》之造端蓍策，亦皆牵合，并未能深探天行之故，而发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尝有图，史臣何从取而载之？至元郭太史修《授时》，不用积年日法，全凭实测，用句股割员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员诸图载于《历草》。作《元史》时，不知采摭，则宋、王诸公之疏也。明之《大统》，实即《授时》。本朝纂修《明史》诸公，以义非图不明，遂采《历草》入志，其识极超。复经圣君贤相鉴定，不以为非体而去之，俾精义传于无穷，洵足开万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于《时宪》立法之妙，义蕴之奥，悉具于图，更不可去。如必以去图为合体，岂以《明史》为非体，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欤？且客亦知《时宪》之图所自来乎？我圣祖仁皇帝悯绝学之失传，留心探索四十余年，见透底蕴，始亲授儒臣，作图立说，以阐明千古不传之秘，即《御制历象考成》是也。余亲承圣训，实与汇编之列。彼前辈纂修《明史》，尚不忍没古人之善，创例以传之。而余以承学之臣，恭纪御制，顾恐失执事之意，而迁就迎合，以致圣学不彰，贻误后学，尚得谓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责，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呶呶，非沽直，不得已也。然则韩子之自讼，亦谓其言之可以已者耳。使韩子果务为容悦以求幸免，则《诤臣》之论，《佛骨》之表，又何为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

又《仪象论》曰：“齐政授时，仪象与算术并重。盖非算术，无以预推节候以前民用；非仪象，无以测现在之行度，以验推步之疏密，而为修改之端也。《虞书》‘璇玑玉衡’，为仪象之权舆，其制不传。汉人创造浑天仪，即玑衡遗制，唐、宋皆仿为之。至元始有简仪、仰仪、窥几、景符等器，视古加详矣。明于齐化门南倚城筑观象台，仿元制作浑仪、简仪、天体三仪，置于台上，台下有晷影堂，圭表壶漏，国初因之。康熙八年，命造新仪，十一年，告成，安置台上，其旧仪移藏他室。五十四年，西人纪理安欲炫其能而灭弃古法，复奏制象限仪，遂将所遗旧器用作废铜，仅存明仿元浑仪、简仪、天体三仪而已。所制象限仪成，亦置台上。按《明史》云：‘嘉靖间修相风杆及简、浑二仪，立四大表以测晷影，而立运仪、正方案、悬晷、偏晷，具备于观象台，一以元法为断。’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间，充蒙养斋汇编官，屡赴观象台测验。见台下所遗旧器甚多，而元制简仪，仰仪诸器，俱有王珣、郭守敬监造姓名。虽不无残缺，然睹其遗制，想见创造苦心，不觉肃然起敬也。

乾隆年间，监臣受西人之愚，屡欲废台下余器作铜送制造局，赖廷臣奉请存留，礼部奉旨查检，始知仅存三仪，殆纪理安之烬余也。夫西人欲藉技术以行其教，故将尽灭古法，使后世无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测。乃监臣无识，不思存什一于千百，而反助其为虐，何哉？乾隆九年冬，有旨移置三仪于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几可以永存矣。”

又论句股曰：“句股和较相求，言算学者莫不留心，其法可谓详且备矣，未有以句股积与句弦和较为问者。元学士李冶著《测圜海镜》，用余句、余股立算，神明变化，几如五花八门，亦未及此。岂俱未计及耶？抑有其法而遗之耶？《统宗少广章》内，虽有句股积及句弦较两题，乃偶合于句三股四之数，非通法。昔待罪蒙养斋，汇编《数理精蕴》，意欲立法以补其缺。先用平方辗转推求，皆不能御，思之累日，而后得用带纵方立求句股二法。”卒，年八十有三，谥文穆。

钫，字导和，珏成第四子也。珏成纂《丛书辑要》六十余卷，图皆所绘。删订《统宗》图，十之七八，皆出其手。年二十六，卒。

文鼐，字和仲，文鼎从弟也。初学历时，未有五星通轨，无从入算。与兄鼎取《元史历经》，以三差法布为五星盈缩立成，然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早卒。

文鼎，字尔素，文鼐季弟也。著《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以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依《步天歌》次第，胪列其目，而以中、西有无多寡分注其下，载古歌、西歌于后。古歌即《步天歌》，西歌则利玛窦所撰《经天该》也。其南极诸星，则据汤若望《算书》及南怀仁《仪象志》，为考证补歌，附子于末。其《发凡》略言：“齐七政，非先定恒星，则无从著手。故曰：‘七政如乘传，恒星其地志也；七政如行棋，恒星其楸局也。’曰‘恒’者，谓其终古不易。曰‘经’者，谓其不同纬星南北行，‘经’亦有‘恒’之义焉。是编专以中、西两家所传之星歌星名考其多寡同异，故曰《经星同异考》。星官之书，自黄帝始，重黎、羲和，志天文者，纷糅不一。汉张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至三国时，太史令陈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八十四星。自唐以来，以仪考测，迨宋《两朝志》，始能言某星去极若干度，入某星若干度，为说较详。此中国之言星学者。西儒星学远有端绪，据其书所译，周赧王丙寅古地末一测，汉永和戊寅多禄某一测，明嘉靖乙酉尼谷老一测，万历乙酉第谷一测，崇祯戊辰汤若望一测。国朝康熙壬子，南怀仁著《仪象志》，又依岁差改定黄经及赤经。今依南公《志》《表》，稽其大小，分为六等。一等大星一十有六，二等星六十有八，三等星二百有八，四等星五百一十有二，五等星三百四十有二，六等星七百三十有二，总计一千八百七十八。其微茫小星，则不能以数计。此泰西之学也。”

文鼎又有累年算稿，文鼐为录存，名曰《授时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几何类求新法》，算书中比例规解，本无算例，文鼎作《度算》，用文鼐所补，而参之以陈盖谟尺算用法。

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正白旗人。官钦天监监正。受数学于圣祖，预修《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御定仪象考成》。因西士杜德美用连比例演周径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知其理深奥，索解未易，因积思三十余年，著《割圆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于杜氏三法外，补创弧背求通弦、求矢法，仍杜氏，但通加一四除耳。又弦、矢求弧背，并通弦、矢求弧背，凡六法，合杜氏共成九法。其弦求弧背法，以弦为连比例二率，半径为一率，求得二、四、六、七、八、十诸率，以一、三、五、七、九之五数各自乘，为累次乘数。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挨，两两相乘，为累次除数，即用二率为第一得数。复置四率，以第一乘数乘之，第一除数除之，为第二得数。又置六率，以第一、第二乘数乘之，第一、第二除数除之，为第三得数。又置八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数乘之，以第一、第二、第三除数除之，为第四得数。如是累求，至所得数只一位止，乃并之，即所求之弧背也。矢求弧背法，倍正矢为连比例三率，亦以半径为一率，求得五、七、九、十一诸率。以一、二、三、四、五之五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挨，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即用三率为第一得数。复置五率，以第一乘数乘之，第一除数除之，为第二得数。又置七率，以第一、第二乘数乘之，第一、第二除数除之，为第三得数。又置九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数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数除之，为第四得数。如是累求，至所得数只一位而止。

开平方，即所求之弧背也，通弦求弧背，亦各加一四除。矢求弧背，则三率又多加一四。因更创余弧求弦矢，余弦矢求本弧，及借弧与正，余弦互求四术。二日用法，以角度求八线，及直线、弧线、三角形边角相求，共设七题。谓今法所以密于古者，以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用《八线表》不能相求，惟用此法，以之立表则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则不用表而得数同。三、四两卷曰法解，皆阐明弦矢与弧背相求之根，其法先以一分弧通弦求二分弧通弧弦之数，次以一分、二分弧通弦求三分、四分全弧通弦之数。又因二分、五分相乘得十分，十分自乘得百分，十分、千分相乘得万分，遂以半径为一率，一分弧通弦为二率，各如相乘之率数，求得十、万、千万诸分弧率数。比例得弧背求通弦，应减四率二十四分之一，六率八十分之一，减八率一百六十八分之一，加十率二百八十八分之一，减十二率四百四十分之一，加十四率六百二十四分之一，减十六率八百四十分之一。各四归之，则二十四得六，为二三相乘数；八十得二十，为四五相乘数；一百六十八得四十二，为六七相乘数。二百八十八得七十二，为八九相乘数。四百四十得一百一十，为十与十一相乘数。六百二十四得一百五十六，为十二与十三相乘数。八百四十得二百一十，为十四与十五相乘数。故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两数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又以通弦求得二率一分多，四率一分，六率九分，八率二百二十五分，十率一万一千二十五分，十二率八十九万三千二十五分，十四率一亿八百五万六千二十五分，得后率分数为实。各递降二等，使二率降为四率，四率降为六率，得前率分数为法。以法除实，得四率一分，为一自乘数；六率九分，为三自乘数；八率二十五分，为五自乘数；十率四十九分，为七自乘数；十二率八十一分，为九自乘数；十四率一百二十一分，为十一自乘数；十六率一百六十九分，为十三自乘数：故以一、三、五、七、九等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次求通弦法，求得十、百、千、万诸分弧正矢率数，比例得弧背求正矢，应减五率十二分之一，加七率三十分之一，减九率五十六分之一，加十一率九十分之一，减十三率一百三十二分之一，加十五率一百八十二分之一，减十七率二百四十分之一；而十二为三四相乘数，三十为五六相乘数，五十六为七八相乘数，九十为九与十相乘数，一百三十二为十一与十二相乘数，一百八十二为十三与十四相乘数，二百四十为十五与十六相乘数，故以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两两相乘，为屡次除数。又以正矢求得五率一分多，七率四分，九率三十六分，十一率五百七十六分，十三率一万四千四百分，十五率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分，十七率五千五百四十万一千六百分，为后率分数，各递降二等为前率分数。如前通弦法，除得五率一分为一自乘数，七率四分为二自乘数，九率九分为三自乘数，十一率十六分为四自乘数，十三率二十五分为五自乘数，十五率三十六分为六自乘数，十七率四十九为七自乘数，故以一、二、三、四、五等数各自乘，为屡次乘数。书未成而卒，子新续之。

新，字景臻，安图季子。充食俸生。安图病且革，以所著《捷法》授之，新遵父命，与门下士陈际新、张肱共续成之。

陈际新，字舜五，宛平诸生。官灵台郎，为监正。续明安图《割员密率捷法》，寻绪推究，质以生前面授之言。至乾隆甲午，始克成书。

刘湘煃，字允恭，江夏人。闻梅文鼎以历算名当世，鬻产走千余里，受业其门，湛思积悟，多所创获，文鼎得之甚喜，曰："刘生好学精思进，启予不逮！"其与人书曰："金、水二星，《历指》所说未彻，得刘生说，而后二星之有岁轮，其理确不可易。"因以所著《历学疑问》属之讨论，湘煃为著《订补》三卷。又谓历法自汉、唐以来，五星最疏，故其迟、留、伏、逆皆入于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经度之法，而纬则犹未备。西法旧亦未有纬度，至地谷而后有五星纬度，已在守敬后矣。历书有法原、法数，并为历法统宗。法原者，七政与交食之历指也。法数者，七政与交食经纬之表也。故历指实为造表之根本。今历所载金、水，历指如其法以造表，则与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测天，则又密合，是历虽有表数，而犹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五卷，文鼎深契其说，摘其要目为《五星纪要》。

湘煃又欲为浑盖通宪天盘安星之用，以戊辰历元加岁差，用弧三角法，作《恒星纪纬表根》一卷，及《月离交均表根》、《黄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补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论日》、《月食

算稿》各一卷，《各省北极出地图说》一卷，《答全椒吴荀淑历算十问书》一卷。

王元启，字宋贤，号惺斋，嘉兴人。乾隆辛未进士，将乐县知县，究心律历句股之学，著书已刻者为《惺斋杂著》。内有《史记》、《汉书正讹》两种，其正《史记》之讹者，为《律书》、《历书》、《天官书》各一卷；正《汉书》之讹者，为《律历志》上下二卷。未刻者为《历法记疑》、《句股衍》、《角度衍》、《九章杂论》。而《句股衍》一书，因繁求简，最为精晰。分甲、乙、丙三集，甲书《术原》三卷，乙集《纲要》二卷，丙集《晰义》四卷。甲集首卷通论术原，为句股因积求边张本。二卷专论立方，因及平方法。三卷专论和数开立方，所以尽天方诸数之变。乙集两卷，为相求法百二十三则之纲要。丙集四卷，即相求法，逐则分晰，其义专取发明立法之意。

其《总序》曰："句股弦相求法，参以和较，凡得七十八则，求句股中函数。又有幂积求容员、容方、容纵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与句股求外方、外员之数。又有积数与句股和较相求容方，与句股余数相求之法。综而计之，凡得二十九则。立表测量，得求高、求远、求深三则，重表亦然。旧算书多简略，详者又苦错出无绪。间尝力为区别，使各以类从，先定相求法百十三则。甲申仲秋，复理前绪，逐一布算，捷于旧法，而旧法仍附见，以资参考。至以中函积与弦之所和、所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数，旧法罕见，今亦窃拟一法，以附于后。又别创截弦分两，及补句求股、补股求句之法，分为六则，使不成句股之形，亦化为句股。并载不成句股求中函积二则，容方、容员四则，外切员径一则，员内累求句股六则，凡又一十九则。以该西术三角之算，兼备割员之用。使学者知《周髀》一经，于术无所不该。后人不能触类旁通，以尽其变，故使西术得出而争胜，其实西术亦出《周髀》，不能出折句为股之外也。"

又《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门，为术最繁，非凿指一数以为布算之准，难以虚领其义。然如广三修四见于经者，特其正例，正例外变例尤多。必欲正变兼呈，则一卷中彼此错出，使阅者耳目数易，转增烦愦。兹特标举略例，并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见焉，以尽句股之变而该三角之法。"

又《答友问句股书》曰："欲求句股，先学开方，方有正方、纵方之异。纵方则以修广之和、较数开之，其次则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知求句、股各无零数法。以三率之中率为主，倍中率为股，首末二率相减为句，相加为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数则，然后以句、股、弦为正数，两数相加为和，相减为较。又有句股三数相加减之和较数，弦与和、和弦与较和三数相加之和数也；弦与较，较弦与和较三数相减之较数也。三数相加减，今名之为兼三和较。凡正数和较之数各三，兼三和较各二共，十三数。十三数中，随举两数，即可求句股弦全数。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则，而容方、容员、截股分两、立表测量单表、重表之法，犹不与焉。其次则求截股弦分两之法，是为一句股分两句股，即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两句股。不成句股分两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则总以句股概之。其法取大小两句股形，小股与大句同类者合为一形，即为不成句股之形。分之为两，则所谓中垂线者，即小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余则，依类推之，又得合形分两，又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两，则有正合形截偶分两、反合形截中分两、偏合形截边分两之法。削形求全，则有削去正矩、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浅削、深削之分。知此则句股之学尽矣。"元启尝曰："我无他长，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已。"然其《句股术》一书，几欲驾梅文鼎而上之，为算术中不可少之书云。

朱鸿，字云陆，秀水人。嘉庆七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御史，历给事中，出官督理湖南粮储道。研精算学。同郡钱仪吉撰《三国会要》，集《乾象》、《景初》二术成，尝为作注。乌程陈杰时为台官博士，阳湖董祐诚亦客京邸，皆日从讲数，各出所得相质问。旧无椭圆求周术，为祐诚言，圜柱斜剖，则成椭员，可以句股形求之。祐诚既发明其说，系以图释。初得杜德美《割圜九术》写本，以示祐诚，创《图解》三卷。既成，复得《密率捷法》于李潢家，则蒙古监正明安图师弟续绎之书也，与传写本互异。鸿曾依杜法步算，径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周十者，径三一八三零九八八六一八三七九零六七一五三七七六七五四六六九六三八九零五六六六一。徐有玉采入《务民义斋算学》中。道光十年后，辞官仍居京师，撰《考工记车制参解》。又评程氏易畴《考工创物小记》，多所纠

正云。

博启，字绘亭，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钦天监监副。尝因句股和较之术，前人论之极详、独句股形中所容之方边、员径、垂线三事，尚缺而未备。爰以三事分配和较，创法六十。惜其书未刊，法不传。今所传者，惟有方边及垂线求句、股、弦一题。法用平行线剖容方幂为四小句股形，借垂线为小句股和，借方边为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与垂线比，若方边与句比。以小句与垂线比，若方边与弦比。道光初，方履亨官监正，每举此题课士。其后得甘泉罗士力为表章，博术乃复明于世。

罗论云："曩者闻方慎菴监正言绘亭监副有是法，失传。因仿监副遗法，用平行线剖半员幂为四小句股形，以半圆径减垂线余，借为小句股和，借半员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垂线，若半员径比股。以小股比股，若半员径比弦。又以半员径减方边，得较。用平行线剖较幂为四小句股形，借半员径为小句股和，较为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半员径，若方边比句。以小句比半员径，若方边比股，以小股比股，若较比弦。用补副监之遗。复用元天术演得三事和较六十题，更立天、地两元为广例二十五术，撰《句股容三事拾遗》四卷。更试变通其术、御以八线，取方边用方斜率，得容方中之斜线。以垂线为一率，半径为二率，斜线为三率，求得四率为正割。检《八线表》得度用，与四十五度相加减，得垂线所分之大小两弧，副以半径为一率，垂线为二率，小弧正割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句。如以大弧正割为三率，求得四率为股，又如以大小两弧之两正切为三率，求得四率，为大小两弧之两弦分，相并得弦余。二题仿此，其得数同，而尾数有奇零。以《八线表》所列之数至单位止，单位以下，弃其余分，故不能如句股与天元所得之密合。或有妄诋天元术不能驭三角和较者，抑知元天创于宋、明之间，安能逆知西法之有三角而豫为立法？要在学者善为会通耳。试设平三角形，有一角而角在两边之中，有大边与对边和，有小边与对边和，求三边及垂线，此西人常法所不能御者。若立天元一术，则任求何边或和数或较数，皆一平方即得。然则天元之与西法，其优劣可见矣。"

许如兰，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举人，大挑知县，分发福建。因亲老改江西，历任浮梁、新建等县事。丁忧服阕，赴福建，题补侯官，未履任，会瘴气发，病卒。

如兰性敏，所读书皆究心精妙，于历算始习西法，通薛凤祚所译《天步真原》、《天学会通》。时同县山西宁武同知吴烺受梅文鼎学于刘湘煃，如兰因并习梅氏历算。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谒戴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圜记》。四十四年，谒董化星于常州。戴传《缉古算经十书》。而董则专业薛氏者也。由是兼通中、西之学。

尝谓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方程列于小学，童而习之，人人能晓，今则老宿不能通其义。一则时尚帖括，视句股为不急之务。再则习为凤雅，不屑持筹握算，效畴人子弟所为。噫！过矣。"又谓："士大夫不精弧矢之术，虽识天文，无益也。畴人算工不明象数之理，虽能步算，无益也。"著有《乾象拾遗》、《春晖楼集》诸书，今多散佚。

其存者，有《书梅氏月建非专言斗柄论后》，略曰："天气浑沦，无可识认，古人不得已，即以恒星为天以识日躔。恒星积久而差，冬至日躔不作原宿，始立岁差之法。古谓恒星不动，而黄道西移。今则普天星座皆动，其经纬之度，不随赤道运转，而顺黄道东移。故谓黄道不动，而恒星东行，与七政同一法。"又谓："古人以中数为岁，朔数为年。上古气朔同日，故月建起于节气，而不起于中气。日躔过宫，起于中气，而不起于节气。起于节气，故曰冬至子之半。起于中气，故曰冬至日躔星纪之次也。然则一岁十二建，乃天道经历十二辰，故谓之月建，此万古不易者也。斗柄所指分位不真，且恒星东移，积久有差，辨之诚是也。但古人云：'斗为帝车，斟酌元气而布之四方。'又曰：'招摇东指。'不过言天道无迹。可见顺时布化，斗柄有象可征耳。拘泥其词则惑矣。"其《岁差说略》曰："恒星一年东行五十余秒，又黄、赤二道斜交，并非平行，于左旋至速之中，微斜牵向右。日之于天。犹经纬之于日也。日行至黄道分至节气之限，则春秋寒暑皆随之而应。七政躔于过各宫，遇各宫燥湿寒风雨，则随恒星之性而应。然则冬、夏二至。乃黄道上子、午之位也。春、秋而分，乃黄道上卯、酉之位也。惟唐、虞时冬至日躔虚中，恒星之子中，正逢黄道之子中。嗣是渐差，而

东周在女，汉在斗，今在箕。黄道之子，非恒星之子也。以丑宫初度为冬至者，因周时冬至恒星已差至丑，周人即以恒星为黄道之十二次，故命丑为星纪，言诸星以此纪也。其实丑乃周时恒星之宿度，并非恒星之子中。今并不在丑，又移至寅十余度矣。由今箕以上溯古虚五，历年四千有余，已差至五十八度，此恒星东行之明验也。”其他著论无关历算者不录。

清史稿卷五○七　列传第二九四

畴人二

时曰淳　李锐黎应南骆腾凤

吴玉楫项名达王大有丁取忠

易之瀚顾观光韩应陛左潜曾纪鸿

华蘅芳弟世芳

李潢，字云门，钟祥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综群书，尤精算学，推步律吕，俱臻微妙。著《九章算术细草图说》九卷，附《海岛算经》一卷，共十卷。

其自序《重差图》云：“图九，《望远》，《海岛》旧有图解，余八图今所补也。同式形两两相比，所作四率，二三率相乘，与一四率相乘同积。如欲作图明之，第取一三率联为一边，又取二四率联为一边，作相乘长方图之，自然分为四幂。又以斜弦界为同式勾股形各二，则形势验矣。旧图于形外别作同积二方，至两形相去辽远者，又必宛转通之，皆可不必也。图中以四边形、五边形立说，似与勾股不类，然于本形外补作勾股形，则亦勾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谓之今有，一为所有率，二为所求率，三为所有数，四为所求数，在勾股则统目之为率。刘氏注云：‘勾率股率，见勾见股者是也。’今只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异乘同除则一也。”书甫写定，潢即病。俟吴门沈钦裴算校，方可付梓。越八年，其甥程裔采家为之校刊，以成其志。

《九章》初经东原戴氏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一刻于曲阜孔氏，再刻于常熟屈氏，悉依戴氏原校本刊刻。其时古籍甫显，校订较难，不无间有擿格，自是天下之习《九章》者，莫不家弃一编，奉为圭臬。而刘徽《九章》亦从此有善本矣。潢又尝因《古算经十书》中，《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王孝通之《辑古》。唐制开科取士，独《辑古》四条限以三年，诚以是书隐奥难通。世所传之长塘鲍氏、曲阜孔氏、罗江李氏各刻本，又悉依汲古阁毛影宋本，只有原术文而未详其法，且复传写脱误。虽经阳城张氏以天元一术推演细草，但天元一术创自宋、元时人，究在王氏后，似非此书本旨。爰本《九章》古义，为之校正，凡其误者纠之，阙者补之，著《考注》二卷。以明斜袤广狭割截附带分并虚实之原，务如其术乃止。稿未成，潢殁后，为南丰刘衡授其乡人，以西士开方法增补算草，并附图解，刻于江西省中，喧宾夺主，殊乱其真。裔采取江西刻本削去图草，仍以原《考注》刊布。

武进李兆洛为之序，曰：“《辑古》何为而作也？盖阐少广、商功之蕴而加精焉者也。商功之法，广袤相乘，又以高若深乘之为立积，今转以积与差求广袤高深，所求之数，最小数也。曷为以最小数为所求数？曰，求大数，则实方廉隅，正负杂糅。求小数，则实常为负，方廉隅常为正也。观台羡道，筑堤穿河，方仓圆囤，刍甍输粟，其形不一，概以从开立方除之何也？曰，一以贯之之理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斜解立方，得两堑堵，一为阳马，一为鳖臑。阳马居二，鳖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于平地之余续狭斜之法，无论为堑堵、为阳马、为鳖臑，皆作立积。观其立积内不以所求数乘者为减积，以所求数一乘者为方法，再乘者为廉法，所求数再自乘为立方，即隅法也。从开立方除之，得所求数。若绘图于纸，令广袤相乘，以所求数从横截之。剖平幂为若干段，又以截高与所求数乘之。分立积为若干段，若者为减积，若者为方，若者为廉，若者为隅，条段分明，历历可指。作者之意，不烦言而解矣。其云廉母自乘为方母，廉母乘方母为实母者之分，开方之要术也。先生于是书立法之根，如锯解木，如锥划地，又复补正脱误，条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爰述大旨，以告世之习是书者，无复苦其难读云。”

汪莱，字孝婴，号衡斋，歙县人。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弱冠后，读书于吴葑门外，慕其乡江文学永、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征君易畴学，力通经史百家及推步历算之术。嘉庆十二年，以优

贡生入都，考取八旗官学教习，会御史徐国楠奏请续修《天文》、《时宪》二志，经大学士首举莱与徐准宜、许沄入馆纂修。十四年，书成。议叙，以本班教职用，选授石埭县训导。十八年，应省试，得疾归，卒于官。年四十有六。先是十一年夏，黄河启放王营减坝，正溜直注张家河，会六塘河归海。两江督臣奉上命，查量云梯关外旧海口与六塘河新海口地势高下，延莱测算，盖其精算之名，久为官卿所知。曾制浑天、简平、一方各仪器观测。

与郡人巴树谷最友善，客江、淮间，又与焦孝廉循、江上舍蕃、李秀才锐，辩论宋秦九韶、元李冶立天元一及正、负开方诸法。天性敏绝，极能攻坚，不肯苟于著述。凡所言，皆人所未言，与夫人所不能言。

尝以古书八线之制，终于三分取一，用益实归除法求之，其一表之真数，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之通弦与五分之三通弦交错为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通弦，而弦切之数益密。梅氏环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术，惟求倚平仪外周之两角，而缩于内半周之角未详。其法较易，因立新术，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积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又复推而广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积。并及诸物递兼之法，以补古《九章》所未备。

又纠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积术，及指识天元一，正、负开方之可知、不可知。其纠正句股知积术也，文穆《赤水遗珍》称："有句股积及股弦和较求句股，向无其术，苦思力索，立法四条。"其门人丁维烈又造减纵翻积开三乘方法，文穆许之。莱谓："句股形等积、等弦和，带纵立方形等基、等高阔和，皆有两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积二百一十。若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积亦四十九，句股积亦二百一十。设问者暗执一形，则对者交盲两数。梅、丁诸公法成而不可用，盖两句弦较，与一句弦和，恒为连比例之三率。其两句弦较，即首、末二率；两较减一和之余，即中率；而句弦和必为三率。并遂创立有两积相等。两句弦和相等、求两句股形之法。以四倍句股积自乘，句弦和除之，为带纵长立方积。以句弦和为纵，开得数为两句弦较之中率，自乘为带纵平方积。又以中率与句弦和相减为长阔和，求得长阔两根为两句股较，用求两句股形各数。又同积之边，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后可通，故四倍句股积自乘，即两形之倍句相乘为底，两形之股相乘为高，即犹以中末乘首。中化为中率，再乘为立方三率，并为带纵。由是推得立方形两高数恒为首末二率，高阔和恒为三率，并数与等积、等弦和之两弦较及弦和丝毫无异。如高九阔十，高阔和十九，立方积九百。若高四阔十五，高阔和亦十九，立方积亦九百，其数莫不由两形相引而出。故其法即命积为带纵长立方积，以高阔和为所带之纵。用带纵长立方法开得本方根，为两形高数之中率。与高阔和相减，余为带纵之平方长阔和。中率自乘，为带纵平方积。用带纵平方长阔和法开之，得长阔一根，为两形之两高数，两高与和相减，为两阔数。"

其指识正，负开方也，"元李冶传洞渊《九容术》、《撰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以明天元如积相消，其究必用正、负开方，互详于宋秦九韶《数学九章》。梅文穆公虽指天元一为西人借根方所由来，而正、负开方则未有阐明者。元和李秀才锐特为雠校，谓《少广》一章，得此始贯于一。好古之士，翕然相从。莱独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测圆海镜》边股第五问'圜田求径二百四十步与五百七十六步共数'，而李仁卿专以二百四十为答。《数学九章》田域第二题'尖田求积二百四十步与八百四十步共数'，而秦道古专以八百四十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缕析推之，得九十五条。凡几根数为带纵长阔较则可知，为带纵长阔和则不可知。又推得几真数少，几根数又多，几平方与一立方积等多少杂糅，和较莫定。立法以审之，以几平方数用几立方数除之，得数乘几根数，以较几真数。若少于真数，则以几平方为高阔较，是为可知。若多于真数，则或几平方为通分法，三母总数、几真数为三母维乘之共数，几根数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设真数一百四十四，少二百八，根数多二十，平方积与一立方积相等，则三数皆同，是为不可知。"

盖以一答为可知，不止一答为不可知。故李秀才锐跋其书，括为三例以证明之。谓："隅实同名者不可知，隅实异名，而从廉正负不杂者可知；隅实异名，而从廉正负相杂，其从翻而与隅同名者可知，否则不可知。隅实同名，即带纵之长阔较也，较仅一答；隅实同名，即带纵之长阔和也，和

则不止一答。”锐以隅实同名、异名，明一答与不止一答；莱以长阔、和较，明可知、不可知，其义一也。著有《衡斋算学》七册，《考定通艺录磬氏倨句解》一册。

陈杰，字静弇，乌程诸生。考取天文生，任钦天监博士，供职时宪科兼天文科，司测量。累官国子监算学助教。道光十九年，谢病归，卒于家。生平邃于算学，尤神明于比例之用。初著《辑古算经细草》一卷，后十余年，又为之指画形象，成《图解》三卷；又博采训诂，考正其传写之舛讹，稽合各本之同异，别成《音义》一卷。

其自述比例言有曰：“比例之法，仿自《九章》，传由西域，在古法曰异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钱四百，易米二斗，问乙有钱六百，易米几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钱为实，甲米乘之，得数，甲钱除之，即得。钱与米异名相乘，与钱同名相除，故谓之异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钱比甲米，若乙钱与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与者四率。二三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此西法也。古法元、明时中土几以失传，不知何时流入西域。明神宗时，西人利玛窦来中国，出其所著算书，中人矜为创获，其实所用皆古法，但异其名色耳。兹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名中、西之合辙也。”又有论曰：“《二十一史律志》无不用比例者，他如《九章》、《缉古》、《十种算书》，多用比例，无如古人总不言比例。如《缉古》第二问，求均给积尺，欲以本体，求又一形之体，忽取两面幂之数，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数。又第九问求员囤，第十问求员窖，忽以周径乘除，即如方亭法求之，诸数悉得。走作图解，审谛久之，而始知为比例，乃明言比例以揭之。嗣是而阅古算书者，罔弗比例矣。”又自道光以来，尝亲在观象台督率值班天文生频年实测黄、赤大距为二十三度二十七分，未经奏明，故当时未敢用。迨甲辰岁修《议象考成续编》，监臣即取此数上之，而钦定颁行焉。

晚年所撰为《算法大成》，上编十卷，首加、减、乘、除，次开方、句股，次比例、八线，次对数，次平三角、弧三角。门分类别，皆先列旧法，而以新法附之，图说理解，不惮反覆详明，专为引诱初学设也。下编十卷，则有目无书。其言曰：“算法之用多端，第一至要为治历，故下编言在官之事，先治历，次出师，次工程钱粮，次户口盐司，次堆积丈量；儒者则考据经传，下及商贾庶民，则货本营运，市廛交易，持家日用，凡事无钜细，各设题为问答，以明算法之用，盖如此之广云。”下编似未成。其门人丁兆庆、张福僖均以算名。

兆庆，字宝书，归安人。沈潜好学，为《项学正两边夹角迳求对角新法图说》，谓其讲解明晰，戛戛独造。

福僖，字南坪，乌程诸生。精究小轮之理，著有《慧星考略》。

时曰淳，字清甫，嘉定人。精算术，发明古人术意，无不入微。咸丰末，与长沙丁取忠同客胡林翼幕府，每与商榷数理，见丁氏《数学拾遗》之百鸡术，谓与二色方程暗合。因为广衍，立二十八题，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沈”十四字识其上下，为十四耦。诸题皆借方程为本术，并述大衍求一术以博百其趣，作《百鸡术衍》二卷。

自序略曰：“张邱建算经鸡翁鸡母题问，甄、李两注及刘孝孙草，皆未达术意，不可通。近蕉理堂所释尤误。读吾友丁君果臣《数学拾遗》，设术与二色方程暗合，乃通法也。骆氏《艺游录》用大衍求一术，以大小较求中数，取径颇巧，然遇较除共较实适尽者，则不可求。方程术则遇法除实得中数，不尽者以分母与减率相求而齐同之，无不可得。骆氏殆未知有方程本术耳。夫题只本经一术，算理之微妙，不如孙子不知数一问，而术文各隐秘。彼则但举用数，此亦仅著加减三率，于前半段取数之法皆阙如。岂古人不传之秘，必待学者深思而自得乎？孙子求一术，至宋秦道古发之，独是题袭谬传讹，无借方程以问途者。曰淳蓄疑既久，今年春与果臣连榻鄂城，复一商榷，别后数月乃通之。怡然涣然，了无滞凝，亦穷愁中一快事也。因衍方程术为《数学拾遗补》，求负数法及加减率求答数法，附述求一术为《艺游录补》。以中小较求大数法，及大中较、大小较互求得中数、小数法，引伸钩索，温故知新，庶足以大畅厥旨乎？易翁、母、雏为大、中、小，设数不必以百，而统以百鸡命之者，识斯术所自仿也。”

李锐，字尚之，元和诸生。幼开敏，有过人之资。从书塾中检得《算法统宗》，心通其义，遂为

《九章》、八线之学。因受经于钱大昕，得中、西异同之奥，于古历尤深。自《三统》以迄《授时》，悉能洞澈本原。尝谓："《三统》，《世经》称殷术，以元帝初元二年为纪首，是年岁在甲戌。推而上之，一千五百二十岁而岁值甲寅为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岁复甲寅为上元。以此积年，用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余四分日之三，朔余九百四十分之七百五，故《太初术》亏四分日之三，去小余七百五分也。《汉书》载《三统》而不著《太初》，其实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日法、月法与《三统》同。贾逵称《太初术》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统法周天又与《三统》同。盖四分无异于《太初》，而《太初》亦得谓之《三统》。郑注《召诰》，周公居摄五年二月三月，当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盖待治定制礼，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声、王光禄鸣盛以为据《洛诰》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说未核。今案郑君精于步算，此破二月三月为一月二月，以纬候入蔀数，推知上推下验，一一符合，不仅检勘一二年间事也。"

因据《诗　大明》疏，郑注《尚书》文王受命、武王伐纣时日皆用殷历甲寅元，遂从文王得赤雀受命年起，以《乾凿度》所载之积年推算是，年入戊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与刘歆所说殷历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不同。歆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后四年武王克殷，后七年而崩，明年周公摄政元年，校郑少一年。又载《召诰》、《洛诰》俱摄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刻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朔，并与郑不合。乃以推算各年及一月二月，排比干支，分次上下，著《召诰日名考》，此融会古历以发明经术者也。

当是时，大昕为当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尝亲许人，独于锐则以为胜己，大昕尝以《太乙统宗宝鉴》求积年术日法一万五百岁，实三百八十三万五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为疑。锐据宋同州王湜《易学》，谓每年于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终于五分者，有终于六分者，有终于万分历是也，以一万分为日法。终于五六分之间者，《景祐历》法载于《太乙遁甲》中是也，以一万五百分为日法，此暗用《授时》法也。试以日法为一率，岁实为二率，《授时》日法一万为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万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即授时之岁实也。探本穷源，一言破的。

近世历算之学，首推吴江王氏锡阐、宣城梅氏文鼎，嗣则休宁戴氏震亦号名家。王氏谓《土盘历》元在唐武德年间，非开皇己未；梅氏谓《回回历》实用洪武甲子为元，而托之于开皇己未。其算宫分，虽以开皇己未为元，其查立成之根，则在己未元后二十四年，二说并同。

戴氏谓《回回历》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余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万万乘三十一，满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地容所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通分内子以万万乘之，满日法而一，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与梅氏《疑问》所云合。是三家所论，未尝不确知灼见，然均未得其详。锐据《明史　历志》，《回回》本术，参以近年瞻礼单，精加考核，谓《回回历》有太阳年，彼中谓为宫分；有太阴年，彼中谓为月分。宫分有宫分之元，则开皇己未是也；月分有月分之元，则唐武德壬午是也。自开皇己未至洪武甲子，积宫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积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惑人者即此两积年相等耳，因著《回回历元考》。有求宫分白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后积年月日法，以为不明乎此，虽有立成，不能入算也。稿佚未刊。

梅氏未见古《九章》，其所著《方程论》，率皆以臆创补，然又囿于西学，致悖直除之旨。锐寻究古义，探索本根，变通简捷，以旧术列于前，别立新术附于后，著《方程新术草》，以期古法共明于世。古无天元一术，其始见于元李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元郭守敬用之，以造《授时历草》，而明学士顾应祥不解其旨，妄删细草，遂致是法失传。自梅文穆悟其即西法之借根方，于是李书乃得郑重于世。其有原术不通，别设新术数则，更于梅说外辨得天元之相消，有减无加，与借根方之两边加减法少有不同。

且不满顾氏所著之句股、弧矢两算术，谓："弧矢肇于《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两矢幂求弧背，元李冶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触类，厥法綦详。顾氏如积未明，开方徒衍，不亦慎乎？"爰取弧矢十三术，入以天元，著《弧矢算术细草》。并仿《演段》例，括句股和较六十余术，著《句股算术细草》，以导习天元者之先路。

又从同里顾千里处得秦九韶《数学九章》，见其亦有天元一之名，而其术则置奇于右上，定于右下，立天元一于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数与左上相生，入于左下，依次上下相生，至右上末后奇一而止，乃验左上所得以为乘率。与李书立天元一于太极上，如积求之，得寄左数与同数相消之法不同。因知秦书乃《大衍》求一中之又一天元，秦与李虽同时，而宋与元则南北隔绝，两家之术，无缘流通，盖各有所授也。

锐尝谓："四时成岁，首载《虞书》，五纪明历，见于《洪范》。历学诚致治之要，为政之本。乃《通典》、《通考》置而不录，邢云路虽撰《古今律历考》，然徒援经史，以侈卷帙之多。梅氏只有欲撰《历法通考》之议，卒未成书。因更纲罗诸史，由《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下逮元、明数十余家，一一阐明义蕴，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订之，著为《司天通志》，俾读史者启其扃，治历者益其智。"惜仅成《四分》、《三统》、《乾象》、《奉天》、《占天》五术注而已。余与《开方说》皆属稿未全。

《开方说》三卷，锐读秦氏书，见其于超步，退商、正负、加减、借一为隅诸法，颇得古《九章少广》之遗，较梅氏《少广拾遗》之无方廉者，不可以道里计。盖梅氏本于《同文算指》、《西镜录》二书，究出自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无不带从之方。锐因秦法推广详明，以著其说。甫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四十有五。其下卷则弟子黎应南续成之。

应南，字见山，号斗一，广东顺德人。嘉庆戊寅顺天经魁，以书馆议叙，选浙江丽水县知县，调平阳县知县。海疆俸满，加六品衔，卒于官。

骆腾凤，字鸣冈，山阳人。嘉庆六年举人，道光六年，大挑一等，用知县。以母老不愿仕，改授舒城县训导。未一年，告养归，教授里中，学徒甚众。二十二年八月，卒于家。年七十有二。性敏锐，好读书，尤精畴人术，在都中从钟祥李学，研精覃思，寒暑靡间。

著《开方释例》四卷，自序略谓："天元一术，见宋秦九韶《大衍数》中，不言创于何人。元李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二书，亦用此例。冶称其术出于洞渊《九容》，今不可详所自矣。是书自平方以至多乘，悉用一术，即刍童、羡余诸形，亦可握觚而得，洵算术之秘之钥也。西法借根方实原于此，乃以多少代正负，徒欲掩其袭取之迹。不知正负以别异同，多少以分盈朒，毫厘千里，必有能辨之者。"

又著《游艺录》二卷，自识云："余于正、负开方之例，既为释例以明其法矣。至于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载，与夫古今算术之未能该洽者，辄为溯其源、正其误。不敢掠前哲之美以为名，亦不为黯黮之词以欺世也。随所见而识之，汇为一编。"遗稿凡十余万言，即今传本也。

南汇张文虎尝与青浦熊户部其光书论之曰："承示骆司训算书二种，读竟奉缴。李四香《开方说》，详于超步。商除、翻积、益积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出学者茫不解其所谓。骆氏于诸乘方、方廉、和较、加减之理，皆质言之，而推求各元进退、定商诸术，尤足补李书所未备，诚学开方者之金锁匙。汪孝婴创设两句股同积同句股和一问，以两句弦较中率转求两句弦较，立术迂回。骆氏以正、负开方径求得两句，颇为简易。衡斋亦当首宜也。"其为人所推服如此。

项名达，字梅侣，仁和人。嘉庆二十一举人，考授国子监学正。道光六年，成进士。改官知县，不就，退而专攻算学。三十年，卒于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传世者，但有《下学庵勾股六术》及《图解》，复附勾股形边角相求法三十二题，合为一卷。以勾股和较相求诸题术稍繁难，爰取旧术稍为变通。分术为六，使题之相同者通为一术，厘然悉有以御之。第一、二、三术及第四术之前二题，悉本旧解，余为更定新术，皆别注捷法，各为图解，以明其意。第四、五、六术其原皆出于第三术，可释之以比例。第三术以勾股较比股，若股与勾弦和，以股弦较比勾，若勾与股弦和，是为三率连比例。凡有比例加减之，其和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术诸题，皆可由第三术之题加减而得，即可因第三术之比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积，而诸术开方之所以然遂明。名达又创有弧三角总较术，求椭员弧线术，术定，未有诠释，以义奥趣幽，难猝竟事，故六术独先成云。

名达与乌程陈杰、钱塘戴煦契最深，晚年诣益精进，谓古法无用，不甚涉猎，而专意于平弧三

角，与人意不谋而合。与杰论平三角，名达曰：“平三角二边夹一角，迳求斜角对边，向无其法，窃尝拟而得之，君闻之乎？”杰曰：“未也。”录其法以归。盖以甲乙边自乘与甲丙边自乘相加，得数寄左；乃以半径为一率，甲角余弦为二率，甲乙、甲丙两边相乘倍之为三率，求得四率，与寄左数相减，钝角则相加，平方开之，得数即乙丙边。

又尝谓泰西杜德美之《割圜九术》，理精法妙，其原本于三角堆，董方立定四术以明之，洵为卓见。惟求倍分弧，有奇无偶，徐有补之，庶几详备。名达尝玩三角堆，叹其数只一递加，而理法象数，包蕴无穷，天方圜之率不相通，通方圜者必以尖，勾股，尖象也；三角堆，尖数也。去法用半径屡求勾股得圜周，不胜其繁。杜氏则以三角堆御连比例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割圜术蔑以加矣。然以此制八线全表，每求一数，必乘除两次，所用弦线，位多而乘不便，董、徐二氏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别立简易法，因从三角堆整数中推出零数，但用半径，即可任求几度分秒之正余弦，不烦取资于弧线及他弧弦矢。且每一乘除，便得一数，似可为制表之一助。

又著《象数原始》一书，未竟，疾革时，嘱戴煦。后煦索稿于名达子锦标，校算增订六阅月而稿始定，都为七卷。原书之四，仅六纸，并第七卷皆煦所补也。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论》，卷二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论》，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论》，皆以两等边三角形明其象，递加法定其数，末乃申论其算法。卷五曰《诸术通诠》，取新立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术、半径求弦矢二术及杜、董诸术，按术诠释之。卷六曰《诸术明变》，杂列所定弦矢求八线术，开诸乘方捷术，算律管新术，椭员求周术，以明皆从递加数转变而得。卷七曰《椭员求周图解》，原术以衷为径，求大员周及周较，相减而得周，补术则以广为径，求小员周，周较相加而得周，末系以图解。徐有壬巡抚江苏，邮书索煦写定本梓行，刻甫就而有壬殉难，书与板皆毁焉。

有王大有者，字吉甫，仁和诸生。翰林院待诏。穷究天算，问业于处士戴煦。凡煦所著述，皆录副本去，名达见之，因与煦订交。大有尝校《割圜捷术合编》。后殉于杭州。

丁取忠，字果臣，长沙人。研究象数，不求闻达，刻算书二十有一种，为《白芙堂丛书》。光绪初，卒于家，年逾七十。所自撰者为《数学拾遗》一卷，以所演算草较详，可便初学，又意在拾遗，故未暇详其义之出自何人。

又撰《粟布演草》二卷，自序曰：“道光壬辰，余始习算，友人罗寅交学博演宾以难题见询，久无以应。同治初元，始获交南丰吴君子登太史，驭以开屡乘方法，余始通其术，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后吴君游岭表，余推之他题，及辗转相求，仍多窒碍。又函询李君壬叔，蒙示以廉法表及求总率二术，而其理始显。后吴君又示以指数表及开方式表，李君复为之图解以阐其义。由是三事互求，理归一贯。余因取数题详为演草，并捷法图解，都为一卷。质之南海邹君特夫，君复为增订开屡乘方法，并另设题演草，补所未备。即算家至精之理，如圜内容各等边形，皆可借发商生息以明之，诚快事也！”

后又撰《演草补》一篇，序云：“余前年与左君壬叟共辑《粟布演草》，原为商贾之习算者设，或一例而演数题，或一题而更数式。或用真数，或用代数。其式或横列，或直下，杂然并陈，无非欲学者比类参观，易于领悟也。乃初学习之，犹谓茫无入门处，盖商贾所习算书，大都详于文而略于式。况代数又古算术所无，宜其卒然览之而不解也。兹更拟一题附后，特仿《数理精蕴》借根方体例，专详于文，庶初学读之，可因文知义。算理既明，则全书各式，可涣然冰释，或兼可为习代数者之先导乎？”其乡人李锡蕃，亦以演算名。

锡蕃，字晋夫。道光三十年早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细草》一卷，衍为二十有五术，取忠刊入《丛书》。

谢家禾，字和甫，钱塘举人。与同学戴氏兄弟熙、煦相友善。少嗜西学，点线面体四部，靡不淹贯。已，复取元初诸家算书，幽探冥索，悉其秘奥。乃辑平时所得析通分加减，定方程正负，以标举立元大要，撰《演元要义》一卷。其自序云：“元学至精且邃，而求其要领，无过通分加减，凡四元之分正负，及相消法，互隐通分法，大致原于方程。方程者，即通分之义。方程不明，由于正负无定例，加减无定行，以讹传讹，如梅宣城精研数理，未暇深究，他书可知矣。《九章算经》正负

术甚明，而释者反以意度，古谊之不明，可胜道哉！唯以衍元之法正方程之义，由是方程明而元学亦明。著《演元要义》，综通分方程而论列之，附以连枝同体之分等法。通乎此，则四元庶可窥其涯涘耳。”

又以刘徽、祖冲之之率求弧田，求其密于古率者，撰《弧田问率》一卷。同里戴煦为之序曰：“古率径一周三，徽率刘徽所定，径五十周一百五十七也。密率乃祖冲之简率，径七周二十二也。诸书弧田术皆用古率，郭太史以二至相距四十八度，求矢亦用古法。顾徽、密二率之周既盈于古，则积亦盈于古，试设同径之圆，旁割四弧，其中两弦相得之方三率皆同，知三率圆积之盈缩，正三率弧积之盈缩也。徽、密二率弧田古无其术，惟四元玉鉴一睹其名，而设问隐晦，莫可端倪。谷堂得其旨，因依李尚之《弧矢算术细草设问》立术，亦足发前人所未发也。”

又以直横与句股弦和较转辗相求，撰《直积回求》一卷，其自序云：“始戴谔士著《句股和较集成》，予亦著直积与和较求句股弦之书，然二书为义尚浅，且直积与句弦和求三事，用立方三乘方等，得数不易，而又不足以为率，其书遂不存。近见《四元玉鉴》直积与和较回求之法，多立二元，尝与谔士思其义蕴，有不必用二元者。盖以句弦较与句弦和相乘为股幂，股弦和与股弦较相乘为句幂，而直积自乘，即句幂股幂相乘也。如以句乘较乘股弦较幂，除直积幂，即为句弦和乘股弦和幂矣。句弦和乘股弦和幂，即弦幂和幂共内少半个黄方幂也。盖相乘幂内去一弦幂，所余为句股相乘者一，句弦相乘者一，股弦相乘者一，此三幂合成和幂。则少一半黄方幂，半黄方幂，即句弦较股弦较相乘幂也。加一半黄方幂，即为弦幂和幂共矣。加二直积，即二和幂也。减六直积，即二较幂也。又句弦和乘股弦较幂，为句幂内少个句股较乘股弦较幂也。股弦和乘句弦较幂，为股幂内多个句股较乘句弦较幂也。减一句股较乘股弦较幂，尚余一句股较幂矣。术中精意，皆出于此。其他之参用常法者，可不解而自明耳。草中既未暇论，恐习者不知其理，因揭其大旨于简端，见《演段》之不可不精也。”

家禾殁后，戴熙搜遗稿，嘱其弟煦校雠而授诸梓。煦精算，见《忠义传》。著有《补重差图说》，《句股和较集成消法简易图解》，《对数简法》，《外切密率》，《假数测圆》，及《船机图说等》。

吴嘉善，字子登，南丰人。咸丰十一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徐有壬同治算学，同治改元，避粤匪乱游长沙，识丁取忠。逾年，客广州，因邹伯奇又识钱塘夏鸾翔。三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光绪五年，奉使法兰西，驻巴黎。后受代还，旋卒。

所撰《算书》，首述《笔算》。次《九章翼》，曰今有术，曰分法，曰开方，曰平方平员各术。推演方田者，曰立方立员术，推演商功者，曰句股，曰衰分术，曰盈不足术，曰方程术。于句股术后，次付平三角、弧三角测量高远之术。又次则专述天元四元之书，为《天元一术释例》，为《名式释例》，为《天元一草》，为《天元问答》，为《方程天元合释》，为《四元名式释例并草》，为《四元浅释》。自序曰：“算学至今日，可谓盛矣。古义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有也。余与丁君果臣皆癖此，既忘其癖。更欲以癖导人。尝苦近世津逮初学之书无善本，梅文穆公所删之《算法统宗》，今亦不传。因商榷述此，取其浅近易晓，以为升高行远之助云。”

罗士琳，字茗香，甘泉人。以监生循例贡太学，尝考取天文生。咸丰元年，恩诏征举孝廉方正之士，郡县交荐，以老病辞。三年春，粤匪陷扬州，死之。年垂七十矣。少治经，从其舅江都秦太史恩复受举业，已乃弃去，专力步算，博览畴人书，日夕研求数年。

初精西法，自撰言历法书曰《宪法一隅》。又思句股、少广相表里，而方田与商功无异，差分与均输不殊。按类相从，摘《九章》中之切于日用者，悉以比例驭之，汇为十二种，以各定率冠首，以借根方继后，以诸乘方开法附末，凡四卷，曰《比例汇通》，虽悔其少作，实便初学问途。

后见《四元玉鉴》，服膺叹绝，遂壹意专精四元之术。士琳博文强识，兼综百家，于古今算法尤具神解，以朱氏此书实集算学大成，思通行发明，乃殚精一纪，步为全草，并有原书于率不通及步算传写之讹，悉为标出，补漏正误，反覆设例，申明疑义，推演订证。就原书三卷二十有四门，广为二十四卷，门各补草。

尝为提要钩元之论，谓：“是书通体弗出《九章》范围，不独商功修筑、句股测望、方程正负已

也。如端匹互隐，廪粟回求寓粟布，如意混和寓借衰，茭草形段、果垛叠藏，如像招数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直源，混积问元，明积演段、拨换截田、锁套吞容寓方田、少广诸法。他若分索隐之为约分命分，方员交错、三率究员、箭积参之为定率兼交互。至于或问歌彖、杂范类会，以其各自为法，不能比类。故一则寄诸歌词，一则编成杂法，均似补遗，大旨皆以加、减、乘、除、开方、带分六例为问，每门必备此例，略简易而详繁难，尤于自来算书所无者，必设二问以明之。如混积问元中既设种金田及句三股四八角田为问。拨换截田中复设半种金田，锁套容中复设方五斜七八角田为问。又果垛叠藏两设员锥垛，杂范类会既设徽率割员，又设密率割员是矣。更有一门专明一义者，如和分索隐之之分开方，三率究员两仪合辙之反覆互求是矣。是书但云如积求之，如积有用定率为同数相消者，有如问加减乘除得积为同数相消者。祖序谓：‘平水刘汝谐撰《如积释锁》，惜今不传。’意者其释此例欤？”

道光中，得朱氏《算学启蒙》于京师厂肆，士琳复加斠诠刊布之。此书总二十门，凡二百五十九问，其名术义例多与玉鉴相表里。士琳为之互斠，始于天元，终于四元，义主精邃，所得甚深。考大德四年莫若序，计后此书四年。此书首列乘除布算诸例，始于超径等接之术，终于天元如积开方。由浅近以至通变，循序渐进，其理易知。名曰《启蒙》，实则为《玉鉴》立术之根，此一证也。《玉鉴》原本十行，行十九字“今有”。低一格，“术曰”又低二格，与此书同，此二证也。《玉鉴》斗斛之“斗”别作“＜□豆斗＞”，此假借字，本《汉书　平帝纪》及《管子　乘马篇》，尚杂见于唐以前之孙子、五曹、张邱建诸《算经》，钧石之“石”，《说文》本作“柘”，《玉鉴》作“硕”，“硕”，“石”，古虽互通，然假“硕”为“石”，则仅见于《毛诗　甫田》疏引《汉书　食货志》，而算书罕见，又《玉鉴》畹田之“畹”，虽见李籍《九章音义》，为字书所无，此书并同，此三证也。《玉鉴》虽亦三卷，而门则为二十四，问则为二百八十八，较多此书四门二十九问，然以四字分类，其体裁同。且如商功、修筑、方程、正负之属，则又二书互见，此四证也。《玉鉴》如意混和第一问，据数知一秤为十五斤，适与此书之斤秤起率合，此五证也。《玉鉴》锁套吞容第九问，方五斜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诸问，有小平小长，皆向无其术。此书卷首明乘除段，即载平除长为小长，长除平为小平之例。其田亩形段第十五问，复载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积通术，此六证也。他如《玉鉴》或问歌彖第四问，与此书盈不足术第七问，又《玉鉴》果垛叠弟十四问，与此书堆积还原第十四问，又《玉鉴》方程正负第四问，与此书方程正负第五问，题皆约略相同，此七证也。知系朱氏原书佚而复出，并其算法一则，亦为附列，间有鱼豕，悉仍其旧，但各标识于误字旁，别记刊误于卷末。

又尝以乾隆间明氏《捷法》校得《八线对数表》，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〇”误“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误“〇”“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误“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误“〇”；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秒正切第九字“五”误“四”。可见西人所能，中人亦能之。

又因会通《四元玉鉴》如像招数一门，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招差，其弧与弦矢互求之法，与《授时历》之垛积招差一一符合。且以祖氏《缀术》失传。其法廑见于秦书，即《大衍》之连环求等递减递加，亦与明氏《捷法》相近。爰融会诸家法意，撰《缀术辑补》二卷。

又甄录古今畴人，仍阮氏体例为列传，采前传所未收者，得补遗十二人，附见五人，续补二十人，附见七人，合共四十有四人，次于前传四十六卷之后。

集所校著都为《观我生室汇稿》十二种。如《四元玉鉴细草》二十四卷，《释例》二卷，《校正算学启》三卷，《校正割圜密率捷法》四卷，《续畴人传》六卷，皆别有单行本。

外已刻者尚得七种，曰《句股容三事拾遗》三卷，《附例》一卷，本绘亭监副博启法补其遗，取内容方边员股垂线交互相求，一以天元驭之。曰《三角和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形中两边夹一角术熔入天元法，用和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鉴》中进退消长诸例，借无数之数，以正负开方式入之。曰《台锥积演》一卷，以《玉鉴》茭草，果垛二门可补《少广》之阙，爰取台锥形段引而伸之。曰《周无专鼎铭考》一卷，以《四分》周术佐以《三统》汉术，推得宣王十

有六年九月既望申戌，与铭辞正合。曰《弧矢算术补》一卷，以元和李四香原术未备，为增补二十七术，合成四十术。曰《推算日食增广新术》一卷，推广正升斜升横升之算法，以求太阴随地随时之明魄方向分秒，复推其术，以求交食限内之方向，及所经历之诸边分。

余若《春秋朔闰异同考》、《缀数辑补交食图说举隅》、《句股截积和较算例》、《淮南天文训存疑》、《博能丛话》，凡若干卷，未有刻本。其同县友有易之瀚者，亦以算名。

易之瀚，字浩川。知士琳有《四元玉鉴补草》，因从问难，为撰《四元释例》一卷。凡开方例二十九则，天元例十一则，四元例十三则。

顾观光，字尚之，金山人。太学生，三试不售，遂无志科举，承世业为医。乡钱氏多藏书，恒假读之。博通经、传、史、子、百家，尤究极天文历算，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而不尽然。时复蹈瑕抵隙，搜补其未备。如据《周髀》“笠以写天，青黄丹黑”之文及后文“凡为此图”云云，而悟篇中周径里数皆为绘图而设。天本浑员，以视法变为平员，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而内外衡以次环之，皆为借象，而非真以平员测天也。

《开元占经鲁历》积年之算不合，因用演积术，推其上元庚子至开元二年岁积，知《占经》少三十六千年。又以《占经颛顼历》岁积考之《史记　秦始皇本纪》，知其术虽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为断。盖秦以十月为岁首，闰在岁终，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及言也。李尚之用何承天调日法考古历日法朔余强弱不合者十六家，以为未能推算入微。爰别立术，以日法朔余辗转相减，以得强弱之数。但使日法在百万以上皆可求，惟朔余过于强率者不可算耳。《授时术》以平定立三差求太阳盈缩，梅氏《详说》未明其故。读《明志》乃知即三色方程之法。谓凡两数升降有差，彼此递减，必得一齐同之数。引而伸之，即诸乘差，则八线、对数、小轮、椭员诸术，皆可共贯。读《占经》所载瞿昙悉达《九执术》，知《回回》，太西历法皆源于此。其所谓高月者即月孛，月藏者即月引数，日者即日引数，特称名不同，亦犹《回历》称岁实为宫日数，朔策为月分日数也。

其论婺源江氏冬至权度，推刘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阳实经度，而后求两心差，乃专用壬戌。今用丁未求得两心差，适与江氏古大今小之说相反。盖偏取一端，其根误在高冲行太疾也。西法用实朔距纬求食甚两心实相距，术繁而得数未確。改以前后两设时求食甚实引径得两心实相距，不必更资实朔，较本法为简而密矣。

西人割圆，止知内容各等边之半为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边之半为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简诸术，别立求外切各等边之正切法，以补其缺。杜德美求员周术，周员内容六边形起算，巧而降位稍迟，谓内容十等边之一边，即理分中末线之大分，距周较近。且十边形之边与周同数，不过递进一位，而大分与全分相减即得小分，则连比例各率，可以较数取之。入算尤简易，可用弧度入算，不用弧背真数。然犹虑其难记，仍不能无藉于表，因又合两法用之，则术愈简，而弧线、直线相求之理始尽。钱塘项氏割员捷术，止有弦矢求余线术，以为可通之割、切二线，因补其术。西人求对数，以正数屡次开方，对数屡次折半，立术繁重。李氏《探源》以尖锥发其覆，捷矣，而布算术犹繁。且所得者皆前后两数之较，可以造表而不可径求。戴氏《简法》及西人《数学启蒙》，并有新术、而未穷其理。乃变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对数，因任意设数，立六术以御之，得数皆合。复立还原四术，又推衍为和较相求八术，为自来言对数者所未有也。又谓对数之用，莫便于八线，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仍用诸乘方差，迎刃而解，尤晚岁造微之诣也。其它凡近时新译西术，如代数、微分、诸重学，皆有所纠正，类此。

所著曰《算剩初》，《续编》凡二卷。曰《九数存古》，依《九章》分为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员、弧矢诸术附焉，皆采古书而分门隶之。曰《九数外录》，则隐括四术为对数、割员、八线、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体、员锥三曲线，静重学、动重学、天重学，凡记十篇。曰《六历通考》，则据《占经》所纪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积年而加以考证。曰《九执历解》，曰《回回历解》，皆就原法疏通证明之。曰《推步简法》，曰《新历推步简法》，曰《五星简法》，则就原术改度为百分，省迂回而归简易，盖于学实事求是，无门户异同之见，故析理甚精，而谈算为最云。其友人韩应陛，亦以表章算书显。

应陛，字对虞，娄县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少好读周、秦诸子，为文古质简奥，非时俗所尚。既而从同里姚椿游，得望溪、惜抱相传。西人所创点、线、面、体之学，为《几何原本》，凡十五卷，明万历间利译止前六卷。咸丰初，英人伟烈亚力续译后九卷，海宁李壬叔写而传之。应陛反覆审订，授之剞劂，亚力以为泰西旧本弗及也。外若新译重、气、声、光诸学，应陛推极其致，往往为西人所未及云。

左潜，字壬叔，大学士宗棠从子，补县学生。于诗、古文辞无不深造，尤明算理。长沙丁取忠引为忘年交。早卒，士林惜之。所学自《大衍》、天元及借根方、比例诸新法，无不贯通。且能自出己意，变其式，勘其误，作为图解，往往突过先民。尝增订徐九壬《割圜缀术》，既成，忽悟通分捷法析分母、分子为极小数，根同者去之，凡多项通分，顷刻立就。因演数草，为《通分捷法》一帙。

所撰《缀术补草》四卷，自序曰："自泰西杜德美创立割圜九术，以屡乘屡除通方圜之率，我朝明氏、董氏各为之说，而杜书之义，推阐靡遗。顾八线互求，尚无通术，未足以尽一圜之变，非明氏、董氏之智力，不能因法立以尽其变也。其能穷杜氏之义也，资于借根方；其不能广杜氏之法也，亦限于借根方。盖借根方即天元一之变术，究不如元术之巧变莫测也。是书祖杜宗明，又旁参以董氏之法，八线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因法入算。向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驭之以法，即有不能立法布算者，而其式存，则能济法之穷；而度圜诸线，一以贯之矣。推其立式之由，所谓比例术，即明氏定半径为一率，所有为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谓还原术，即明氏弧背求正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谓借径术，即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数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数，求千分全弧通弦率数诸法也。所谓商除法，又即还原术之变法。是故缀术胎于明氏，而又足以尽明氏之变。明氏之未立式者，以借根方取两等数，其分母、分子杂糅繁重，既不可通，其多号、少号，辗转互变，又不可约。试取明氏书驭之以缀术，其递降各率，顷刻可求。则是书也，其真能因法立法，别树帜于明、董之后者欤？书为徐君青先生所作，吴君子登成之，顾详于式而略于草。敬考其立法之原，不可遽得，学者难焉，潜因于暇日为补草四卷，因缀数语于简端云。"

又缀《撰术释明》二卷，湘乡曾纪鸿为之序，略曰："《易系》云：'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则综天下难定之象以归有定，莫数若矣。在昔圣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于数理必有究极精微，范围后世者，代久年湮，渐至失传。近三百年，泰西犹能推阐古法，而中国才智之士，或反率其成辙。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正今日数学之谓也。中国旧有弧矢算术，而未标角度八线钤表，则虽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无表可检。则每求一数，必百倍其功，而所得数仍非密率。明代译出《泰西八线表》及《八线对数表》，核其立法得数之原，甚属繁难，而成表之后，一劳永逸。大至无外，细及极微，莫不以此表测之，则其用之广大可想。然得表之后，虽无事于再求，而任举一数，无从较其讹误。若仍用旧术，则非弔月经旬，不能得一数，此明静庵、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术之所以可贵也。向来求八线者，例用六宗、三要、二简各法，若任言一弧，必不能考其弦矢诸数。至杜氏创立屡乘屡除之法，则但有弧径，而八线均可求。董方立解杜术，先取其线之极微者，令与与弧线合，而后用连比例以推至极大。又考诸率数与尖锥理相合，故用尖锥以释弧矢，而弧矢之数理以显。明静庵解杜术，先取四分弧与十分弧之通弦直线之极大者。用连比例以推至千分、万分弧通弦之极微者，考其乘除之率数，与杜术乘除之原理合，故用缀术以释弧矢，而弧矢之数理亦出。董、明二氏，均为弧矢不祧之宗，无庸轩轾。迩百年中继起者，如、戴、徐、李三氏所著书，虽自出心裁，要皆奉董、明为师资也。吾友左君壬叟，于数学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难，必穷力追索，务洞澈其奥＜□宀交＞。尝谓方员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数，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畛域，直以为自得新法也可。曾释君青徐氏《缀术》，又释戴鄂士《求表捷术》，兹又释明静庵弧矢捷术，而一贯以天元寄分之式，于员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谓勤矣。孰意天厄良才，壬叟竟于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人，无不叹惜！况余与之为两世神交，安能无怆切耶！"

曾纪鸿，字栗诚，大学士国藩少子。恩赏举人。早卒。纪鸿少年好学，与兄纪泽并精算术，尤神明于西人代数术。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同辈多心折焉。谓《大衍》求一术亦可以代数推求，依题演之，理正相通，撰《对数详解》五卷，始明代数之理，为不知代数者开其先路。中言对数之理，

末言对数之用，明作书之本意。其于常对、讷对，辨析分明。先求得各真数之讷对，复以对数根乘之，即为常对数。级数朗然，有条不紊，虽初学循序渐进，无不可相说以解焉。

夏鸾翔，字紫笙，钱塘人。以输饷议叙，得詹事府主簿。为项梅侣入室弟子。讲究曲线诸术，洞悉员出于方之理。汇通各法，推演以尽其变，撰《洞方术图解》二卷，自序略曰："自杜氏术出，而求弦矢得捷径焉。顾犹烦乘除，演算终不易，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丁巳夏，客都门，细思连比例术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与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连比例术，必合诸乘方积而并求之。设不得诸乘方积递差之故，方积何能并求？且并求方积而欲以加减代乘除，又必得诸较自然之数而后可，诚极难矣。既而悟曰，方积之递加，加以较也。较之递生，生于三角堆也。较加较而成积，亦较加较而成较。且诸乘方积之数与诸乘尖堆之数，数异而理同。三角堆起于三角形，故屡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积起于正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较数，增一根则增一较；方积之较数，增一乘则增一较，理正同也。累次相较，较必有尽，惟其有尽，乃可入算。相连诸弦矢所以愈相较而较愈均者，正此理矣。诸较之理，皆起于天元一，而生于根差。递加根一，诸乘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数不变，故可省乘。若增其根差，非复单一，则乘不能省。弦矢弧背之差，或一秒，或十秒，即以一秒、十秒弧线当根差，按根递求。即可尽得诸乘方之较。以较加较，即尽得所求弦矢各数矣，岂不捷哉！爰演为求弦矢术，俾求表者得以加减代乘除。并细绎立术之义，以俟精于术数者采择。"

又撰《致曲术》一卷，曰平员，曰椭员、曰抛物线、曰双曲线、曰摆线、曰对数曲线、曰螺线，凡七类。类皆自定新术，参差并列，法密理精。复《著致曲图解》一卷，谓天为大员，天之赋物，莫不以员。顾员虽一名，形乃万类。循序员一币，而曲线生焉。西人以线所生之次数分为诸类，一次式为直线。二次式有平员、椭员、抛物线、双曲线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种。四次式有五千余种。五次以上殆难以数计矣。今但就二次式四种，溯其本源，并附解诸乘方。抛物线形虽万殊，理实一贯。诸曲线式备具于员锥体，员锥者，二次曲线之母也。椭员利用聚，抛物线利用远，双曲线利用散，其理皆出于平员。苟会其通，则制器尚象，仰观俯察，为用无穷矣。今为一一解之，其目为诸曲线始于一点终于一点第一，诸式之心第二，准线第三，规线第四，横直二径第五，兑径亦名相属二径第六，两心差第七，法线切线第八，斜规线又名曲率径第九，纵横线式第十，诸式互为比例第十一，八线第十二。

又尝立捷术以开各乘方，不论益积、翻积，通为一术，俱为坦途，可径求平方根数十位，成《少广缒凿》一卷。

鸾翔同治三年卒。因方积之较而悟求弦矢之术，骎骎乎驾西人而上之，然微分所弃之常数，犹方积之方与隅也。所求之变数，犹两廉递加之较也。其术施之曲线，无所不通，鸾翔犹待逐类立术，是则不能不让西人以独步。然西法开方，自三次式以上，皆枝枝节节为之，不及中法之一贯。鸾翔又于中法外独创捷术，非西人所能望其项背云。

邹伯奇，字特夫，南海诸生。聪敏绝世，覃思声音文字度数之源。犹精天文历算，能荟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静极生明，多具神解。尝作《春秋经传日月考》，谓："昔人考《春秋》者多矣，类以《经》、《传》日月求之，未能精确。今以《时宪术》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闰及食限，然后以《经》、《传》所书，质其合否，乃知有《经》误、《传》误及术误之分。"又谓："《尚书》克殷年月，以郑元据《乾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刘歆《三统术》以为积四百年，近人钱塘李锐皆主其说。今以《时宪术》上推、且以岁星验之，始知郑是刘非。"其解《孟子》"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句，谓阎百诗《孟子生卒年月考》据《大事记》及《通鉴纲目》，以孟子致为臣而归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数至武王有天下，岁在己卯，当得八百有九年。然周共和以上年数，史迁已不能纪，可考者鲁世家耳，此为刘歆《历谱》所据。然将歆《谱》与《史记》比对，歆与杨公、献公等年分多所加，共计五十二。若减其所加，则歆所谓八百有九年者，实七百五十七年耳。

又谓向来注经者，于算学不尽精通，故解《三礼》制度多疏失，因作《深衣考》，以订江永之谬。

作《戈戟考》，以指程瑶田之疏。以《文选景福殿赋》“阳马承阿”证古宫室阿栋之制。以体积论桌氏为量，以重心论悬磬之形，皆绘图立说，援引详明。

又尝谓群经注疏引算术未能简要，甄鸾《五经算术》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经天文篇》博引传注，亦无辨证。因即经义中有关于天文、算术，为先儒所未发，或发而未阐明者，随时录出，成《学计一得》二卷。

于天象著《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各一卷，自序略曰：“甲寅春，制浑球以考证经星、恒星出没历代岁差之故。然制器必先绘图，绘图必先立表，此恒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汉》、《晋》、《隋》诸志，于恒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极度数，盖旧传新图，大抵据《步天歌》意想为之，与天象不符。国朝康熙初，南怀仁作《灵台仪象志》，然后黄、赤经、纬各列为表。乾隆九年，增修《仪象考成》，补正缺误。道光甲辰，再加考测，为《仪象考成续编》，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为明备。今逾十岁，岁渐有差，故复据现时推测立表，庶绘图制器密合天行也。”

又谓：“绘地难于算天，天文文可坐而推，地理必须亲历。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失实。因考求地理沿革，为《历代地图》，以补史书地志之缺。”又手摹《皇舆全图》，自序略曰：“地图以天度划方，至当不易。地球经纬相交皆正角，而世传舆图，至边地竟成斜方形，殊失绘图原理，其蔽在以纬度为直线也。昔尝为小总图，依浑盖仪，用半度切线，以显迹象。然州县不备，且内密外疏，容与实数不符，故复为此图。其格纬度无盈缩，而经度渐狭，相视皆为半径与余弦之比例。横九格，纵十一幅，合成地球滂沱四颓之形，欲使所绘之图与地相肖也。

又变西人之旧，作《地球正变两面全图》，其序略曰：“地形浑员、上应天度，经纬皆为员线。作图者绘浑于平，须用法调剂，方不失其形似。然视法有三，其一在圜外视法员，法用正弦，则经圈为椭员，纬圈为直线，其形中广旁狭，作简平仪用之。其一在员心视员，法用正切，则经圈为直线，纬围为弧线，其形中曲旁狭，内密外疏，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线无定式，量算繁难。且经纬相交，不成正角。其边际或太促褊，或太展长，以画地球，既昧方斜本形，复失修广实数，所不取也。其一在员周视员，法用半切线，经纬圈皆为平员，虽亦内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此作浑盖仪，最为理精法密。今本之为地球图，分正背两面。正面以京师为中线，其背面之中，即为京师对冲之处，尊首都也。旁分二十四向，审中土与各国彼此之势，定准望也。经纬俱以十度为一格，设分率也。”

因推演其法，著《测量备要》四卷，分《备物致用》、《按度考数》二题。《备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器、曰插标、曰线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竹、曰竹筹、曰皮活尺、曰蕃纸簿、曰铅笔；二测望仪、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脚架、曰矩尺、曰地平经仪、曰平水准、曰纪限仪、曰回光环、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镜、曰象限仪、曰秒分时辰标、曰行海时辰标、曰折分大日晷、曰风雨针、曰寒暑针；三检核书、曰志书、曰地图、曰星表、曰星图、曰度算版、曰对数尺、曰八线表、曰八线对数表、曰十进对数表、曰现年行海通书、曰清蒙气差表、曰太阳纬度表、曰日晷时差表、曰句陈四游表、曰大星经纬表、曰对数较表、曰对数较差表；四画图具、曰大小幅纸、曰砚、曰墨、曰朱、曰颜色料、曰笔、曰五色铅笔、曰笔壳、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长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机翦、曰交连比例规、曰玻璃片、曰橡皮。

《按度考数》其目四：一明数，曰尺度考，曰亩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经纬里数；二步量，曰量田计积，曰步地远近，曰记方向曲折，曰认山形，曰准望所见；三测算，曰测量方向远近法，曰测地纬度法，曰论平归大海地平界角，曰测地经度法，曰经纬方向里数互求法；四布图，曰正纸幅，曰定分率，曰缩展，曰识别设色。

又因修改对数表之根求析小术，是开极多乘方法，可径求自然对数，即讷对数，以十进对数根乘之，即得十进对数，著《乘方捷术》三卷。

又创对数尺，盖因西人对数表而变通其用，书数于两尺，相并而伸缩之，使原有两数相对，而今有数即对所求数。一曰形制，二曰界画，三曰致用，四曰诸善，五曰图式，为记一卷。

又尝撰《格术补》一卷，同郡陈澧序之，略曰："《格术补》者，古算家有格术，久亡，而吾友邹征君特夫补之也。格术之名，见《梦溪笔谈》，其说云：'阳燧照物，迫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则倒，中间有碍故焉。如人摇艣，臬为之碍，本末相格，算家谓之格术'。又云：'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则光聚向内，离镜一二寸，聚为一点，著物火发'。《笔谈》之说，皆格术之根源也。宋以前盖有推演为算书者，后世失传，遂无有知此术者。征君得《笔谈》之说，观日光之景，推求数理，穷极微眇，知西人制镜之法皆出于此。乃为书一卷，以补古算家之术。盖古所谓阳燧者，铸金以为镜也，西洋铁镜，即阳燧，玻璃为镜，亦同此理。故推阳燧之理，可以贯而通之。有此书而古算家失传之法复明，可知西人制器之法，实古算家所有，此今世之奇书也。至若古算失传，如此者当复不少，吾又因此而感慨系之矣！"

同治三年，嵩涛特疏荐之，坚以疾辞。曾国蕃督两江日，欲以上海机器局旁设书院，延伯奇以数学教授生徒，亦未就。八年五月，卒，年五十有一。

李善兰，字壬叔，海宁人。诸生。从陈奂受轻，于算术好之独深。十岁即通《九章》，后得《测圆海镜》，《勾股割圜记》，学益进。疑割圜法非自然，精思得其理。尝谓道有一贯，艺亦然。《测圆海镜》每题皆有法有草，法者，本题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题之法，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算术大至躔离交食，细至米盐琐碎，其法至繁，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学中之一贯也。并时明算如钱塘戴煦，南汇张文武，乌程徐有壬，汪日桢，归安张福僖，皆相友善。咸丰初，客上海，识英吉利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三人，伟烈亚力精天算，通华言。善兰以殴九里几何原本十三卷，续二卷，明时译得六卷，因兴伟烈亚力同译后九卷，西士精通几何者少，其第十卷犹玄奥，未易解，讹夺甚多，善兰笔受时，辄以意匡补。译成，伟烈亚力叹曰："西士他日欲得善本，当求诸中国也！"

伟烈亚力又言美国天算名家罗密士尝取代数、微分、积分合为一书，分款设题，较若列眉，复与善兰同译之，名曰《代微积拾级》十八卷。代数变天元、四元，别为新法，微分、积分二术，又借径于代数，实中土未有之奇秘。善兰随体剖析自然，得力于《海镜》为多。

粤匪陷吴、越，依曾国蕃军中。同治七年，用巡抚郭嵩焘荐，征入同文馆，充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授户部郎中、三品卿衔。课同文馆生以《海镜》，而以代数演之，合中、西为一法，成就甚众。光绪十年，卒于官，年垂七十。

善兰聪强绝人，其于算，能执理之至简，驭数至繁，故衍之无不可通之数，抉之即无不可穷之理。所著则《古昔斋算学》，详《艺文志》。世谓梅文鼎悟借根之出天元，善兰能变四元而为代数，盖梅氏后一人云。

华衡芳，字若汀，金匮人。能文善算，著有《行素轩算学》行世。其笔谈一书，犹为生平精力所聚。凡十二卷，第一卷论加、减、乘、除之理。第二卷论通分之理。第三卷论十分数。第四卷论开方之理。第五卷论看题、驭题之法，以明加、减、乘、除、通分、开分之用。第六卷论天元及天元开方。第七卷论方程之术，已寓四元之意，末乃专论四元。第八卷论代数释号及等式。第九卷论代数中助变之数及虚代之法。第十卷论微分。第十一卷论积分，分十六款以明之。第十二卷论各种算学不外乎加、减、乘、除，二论一切算稿宜笔之于书，三论算学中可以著书之事，四论学算与著书并非两事，五论繙算学之书，六论《畴人传》当再续。综计自加、减、乘、除、通分以至微分、积分，由浅入深，术本繁难，而括之以简易之旨。理本艰深，而写之以浅显之词。

又于同治十三年，与英士传兰雅共译《代数术》二十五卷，衡芳序之曰："代数之术，其已知、未知之数，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减各有记号，以为区别，可如题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层累已明，阶级已见，乃以所代之数入之，而所求之数出焉。故可以省算学之工，而心亦较逸，以其可不假思索而得也。虽然，代数之术诚简便矣，试问工此术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则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进而不已，苟不至昏眊迷乱，必不肯终辍。故始则因繁而求简，及其既简也，必更进焉，而复遇其繁，虽迭代数十次，其能免哉？自是知代数之意，乃为数学中钩深索隐之用，非为浅近之算法设也。若米盐零杂之事，而概欲以代数施之，未有不为市侩所笑者也。至于代数、天元之异同

优劣，读此书者自能知之，无待余言也。”

又与传兰雅共译《微积溯源》八卷，序之曰：“吾以为古时之算法，惟有加、减而已。其乘与除乃因加减之不胜其繁，故更立二术以使之简易也。开方之法，又所以济除法之穷者也。盖学算者自有加、减、乘、除、开方五法，而一切简易浅近之数，无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虑日出不穷，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为快，遇有窒碍难通之处，辄思立法以济其穷，故有减其所不可减，而正负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数中种种记号之法，皆出于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简，难者为易。迟者为速，而算学之境界，藉此得更进一层。如是屡进不易，而所立之法于是乎日多矣。微分、积分者，盖又因乘、除、开方之不胜其繁，且有窒碍难通之处，故更立此二术以济其穷，又使简易而速者也。试观圜径求周、真数求对数之事，虽无微分、积分之时，亦未尝不可求，惟须乘、除、开方数十百次，其难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积之法，理明而数捷也。然则谓加、减、乘、除、代数之外，更有二术焉，一曰微分，一曰积分可也。其积分犹微分之还原，犹之开方为自乘之还原，除法为乘法之还原，减法为加法之还原也。然加与乘，其原无不可还，而微分之原，有可还有不可还者，是犹算式中有不可还原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减乘除开方已定供吾之用，何必更求其精？是舍舟车之便利。而必欲负重远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盖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代数术》中末卷之中，载求平员周率简捷法式，为犹拉所设。未有此法之时，会有算学士固灵用平员内容外切之多等边形，费极大工夫，算得三十六位之数。设径为一，周为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其临死之时，嘱其家以此数刻于墓碑，盖平时得意之作，恐其磨灭，故欲传之永久，亦犹亚基默得之之墓，刻一球形与员柱形也。”

又与傅氏共译《三角数理》，此书为英士海麻士所撰。海麻士专精三角、八线之学，著书十有二卷，皆言三角数理，即用为名。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论两角或多角诸比例数；次论造八线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诸形；次论诸角比例乘约变化之理，纪彼国算士隶弗美创例也，附以专论对数术及诸三角形设题一百则，为书三卷，以引学者；次总说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杂论求弧三角数种特设之表；终以弧三角形设题二十七则焉。然书中说解过于烦费，仍不能变外角和较与垂弧、次形、总较诸旧法，故自海氏书出，益觉徐有壬《拾遗三术》难能可贵，超越西人。又与傅氏共译《代数难题解法》十六卷。

其弟世芳，字若溪。亦通算术，著有《近代畴人著述记》。

清史稿卷五〇八　列传第二九五

列女一

张英妻姚　蔡璧妻黄子世远妻刘
廷璐妻恽　汪楷妻王妾徐
程世雄妻范　高学山妻王
王氏女张天相女　周氏女王孜女
来氏二女　曾尚增女王氏女
吕氏女　佘长安女　王法夔女
吴某聘妻周　李荐一聘妻曾袁斯凤女
丁氏女　朱棫之女　杜仲梅女
方氏二女　刘可求女杨泰初女孙承沂女
赵承谷聘妻丁彭爵麒女　陈宝廉女
吴士仁女　王济源女　董桂林女
耿恂女　吴芬女　邵氏二女
蒋遂良女徐氏二女　李鸿普妻郭
子文炳妻吴屈崇山妻刘

谢以炳妻路弟仲秀妻郑　季纯妻吴
王钜妻施　陈文世妻刘
王德骏妻盛张茂信妻方林经妻陈
张德邻妻李　武烈妻赵
孙朗人妻吴李天挺妻申　刘与齐妻魏
周志桂妻冯欧阳玉光妻蔡
子惟本妻蔡萧学华妻贺　张友仪妻陈
冯氏　王钺妻隋　林云铭妻蔡
陈龙妻胡　王懋妻岳　鲁宗镐妻朱
高其倬妻蔡陈之遴妻徐　詹枚妻王
艾紫东妻徐　柯蘅妻李郝懿行妻王
汪远孙妻梁陈裴之妻汪　汪延泽妻赵
富乐贺妻王　仁兴妻瓜尔佳耀州三妇
王某妻陈李某妻赵罗杰妻陈　杨某妻唐

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人如是，家和；家如是，国治。是故匹妇黾勉帷闼之内，议酒食，操井臼，勤织纴组纫，乃与公卿大夫士谋政事。农劳稼穑，工业势曲，商贾通货财，同有职于国，而不可阙。晚近好异议，以谓女豢于父，妻豢于夫，戚戚求自食。或谓女制于父母，妇制于舅姑，妻制于夫，将一切排决，舍家而躐国，务为闳大，其过不及若殊，要为自弃其所职而害中于家国则均。呜呼，何其诬也！古昔圣王经国中而为之轨，亿万士女毋或逾焉。是故矜其变，所以诲其正，愍其异。所以励其庸：范而趋于一。使凡为女若妇者，循循各尽其职。则且广之为风俗，永之为名教。有国者之事，以权始，以化终，权故行，化故成，国以治平。

清制，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军兴，死寇难役辄十百万，则别牍上请。捍强暴而死，爰书定，亦别牍上请，皆谨书于实录。其征之也广，其褒之也显，流风余韵，绵绵延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知权所以能行，化所以能成，尤必有当于人人之心，固不可强而致也。列女入史，始《后汉书》，用其例，择尤炳著如干人，贤母、孝女、孝妇、贤妇、节妇、贞妇、贞女、烈妇义行，边徼诸妇，以类相从，其处变事相亚者，厌而比焉。纂昔懿，素来淑，敬我彤管，宜有助于兴观。

田绪宗妻张，德州人。绪宗，顺治九年进士，官浙江丽水知县，有声。卒官。张预戒管库，谨视赋徭所入，发牍核其数。代者至，请知府临察，无稍舛漏，乃持丧归。教三子雯、需、霖，皆有文行。张通《诗》、《春秋传》，能文。

年七十，里党将为寿，诫诸子曰："礼，妇人无夫者称未亡人，凡吉凶交际之事不与，亦不为主名，故《春秋》书'纪履纶来逆女。'《公羊传》曰：'纪有母，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何休云：'妇人无外事，所以远别也。'后世礼意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战国时，严仲子自觞聂政母前，且进百金为寿。盖任侠好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耳，岂礼意当如是耶？吾自汝父之没于官，携扶小弱，千里归榇，含艰履戚，三十年余。阖户辟绩，以礼自守。幸汝曹皆得成立，养我余年，然此中长有隐痛。每岁时腰腊，儿女满前，牵衣嬉笑，辄怦怦心动，念汝父之不及见。故或中坐叹息。或辍箸掩泪。今一旦宾客填门，为未亡人称庆，未亡人尚可以言庆乎？三十年吉凶交际之事不与知，而今日更强我为主名，其可谓之礼乎？处我以非礼，不足为我庆，而适足增我悲耳。汝曹官于朝，宜晓大体，其详思礼意，以安老人之心！"

张年七十七而卒，有《茹荼集》。雯官至户部侍郎。

嵇永仁妻杨，永仁，无锡人；杨，长洲人。永仁死浙闽总督范承谟之难，杨时年二十七，子曾筠生七年。舅姑皆笃老，黾勉奉事，丧葬谨如礼。福建定，永仁仆程治乃克以其丧还，杨质衣营葬。葬竟，抚曾筠而泣曰："我前所以不死，以有舅姑在。舅姑既没而葬，今又葬汝父，我可以死，则又

有汝在。汝父以诸生死国事，汝未成人，当如何？”则又呜咽曰：“我其如何？”曾筠长而力学，杨日织布易米以为食，指谓曾筠曰：“汝能读书，乃得啖此，未亡人则歠粥。”及曾筠官渐显。恒诫以廉慎。雍正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永仁、曾筠皆有传。

永仁妾苏，字瑶青。从永仁福州，临难，取带面永仁而缢，年十七。

张英妻姚，桐城人。英初官翰林，贫甚，或馈之千金，英勿受也，故以语姚，姚曰：“贫家或馈十金五金，童仆皆喜相告。今无故得千金，人问所从来，能勿惭乎？”居恒质衣贳米。英禄稍丰，姚不改其俭，一青衫数年不易。英既相，弥自谦下。戚党或使婢起居，姚方补故衣，不识也。问：“夫人安在？”姚逡巡起应，婢大惭沮。英年六十，姚制棉衣贷寒者。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圣祖尝顾左右曰：“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卒，年六十九，有《含章阁诗》。女令仪，为同县姚士封妻，好学，有《蠹窗集》。英、廷玉皆有传。

蔡壁妻黄，漳浦人，世远母也。壁丧妻，以为妾。耿精忠为变，璧方客京师，黄奉璧父母避山中，璧母老不能粒食，辍女子子乳乳之。璧父母命璧以为妻。

世远妻刘，事舅姑孝。世远既贵，家人谋买婢，勿许。谋佣乳母，刘曰：“吾六子四女皆自乳，吾不以贵易其素。”世远有传。

尹公弼妻李，博野人。公弼早卒，家贫，舅姑老，父母衰病，无子。养生送死，拮据黾勉。教子会一有法度，通籍，出为襄阳府知府，李就养。雨阳不时，必躬自跽祷，禳疫驱蝗亦如之。冬寒，民六十以上，量予布帛。襄阳民德之，为建贤母堂。李赋诗辞之，不能止。会一移扬州府知府，扬州俗奢，李为作女训十二章，教以俭。累迁河南巡抚，所至节俸钱，畀高年布帛，周贫民，佐军饷，皆以母命为之。民间辄为立生祠，如在襄阳时。会一内擢左副都御史，李以疾不能入京帅，陈情归养。复以母命，里塾社仓次第设置。居数年，高宗赐诗嘉许，榜所居堂曰：“荻训松龄。”卒，年七十八。

公弼曾孙溯醇妻徐，亦早寡，与其族公亮妻高、公聘妻杨、德一妻韩、成一妻李、多福妻刘、林妻王、二喜妻朱，合称“尹氏九节”。会一有传。

钱纶光妻陈。名书。纶光，嘉兴人；陈，秀水人。幼端静，读书通大义。初昏，纶光侍其父瑞征出上冢，陈从楼上望见少年殴佃客几死，咯血，方大雪，血沾衣尽赤。佃客家以其族党至，汹汹。陈遣苍头问，少年，从子也。乃舁佃客入室，召医予药，畀其母钱米，呼从子使受杖，众乃散。瑞征还，亟贤之。陈善事舅姑，助纶光款宾客，周邻里。曲尽恩意。纶光卒，教子尤有法度。子陈群，自有传。界，官陕西醴泉知县，有贤声。陈晚为诗，号复庵。署画，号南楼老人。《诗》三卷，戒陈群母付刻。画尤工，山水、人物、花草皆清迥高秀，力追古作者。

曾孙女与龄，字九英，为广西太平府同知吴江蒯嘉珍妻，亦能画，题所居曰仰南楼。

胡弥禅妻潘，桐城人。弥禅卒，遗三子，长子宗绪，方十岁。贫，遣就学村塾，旦倚闾注而送之，逾岭不见，乃返，暮复迎之而泣。三年，贪益甚，罢学，潘不知书，使儿诵，以意为解说。一日，闻程、朱语，叹且起立曰：“我固谓世间当有此！”闻诵司马相如《美人赋》则怒，禁毋更读。诸子出必告，襟濡露，则笞之，问：“奈何不由正路？”岁饥，潘日茹瓜蔓，而为麦粥饭儿，有余，以周里之饿者。尝命仆治室，发地得千金，献宗绪，宗绪不受，母闻乃喜。宗绪成雍正八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笃学行，有所述作。

张棠妻金，秀水人。棠卒，金作苦奉姑，晨炊偶有余，日午复以进。姑呼金共食，金虑姑不足。辄以腹痛辞。姑病，侍食尝药，搔痒涤牖，鬠发拭垢，靡不躬焉。夜坐床下，闻呻吟即起。姑没，哭之痛，曰：“吾将何怙，以冀孤儿长乎？”则愈益作苦。方冬捆屨，两手龟且裂，敷以酱及蜡泪，痛如割，必毕事乃寝。子庚，稍长有文行，客游以为养。一日，金晨起，理发竟，登案扳瓮西南望曰：“我安得望见江西？”时庚方客南昌，南昌于浙为西南，故云。既得旌，泣而言曰：“我姑亦早寡，徒以年已逾三十，不中令甲，而我得被旌，我于是有私痛也。”年七十九而卒。

洪翘妻蒋，武进人。翘尚义而贫，僦居临大池，隘且泾，蒋择处其尤陋者，暴雨，水浸淫床下。翘既不第，客游养父母。俄书报病且归，蒋挟二子舟迎，闻来舟哭声，审其仆也，号而自掷于水，

女佣持之，免。自是率诸女针纫组织，力以自食。授其子礼吉读，至《礼经》“夫者妇之天”，哭绝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废其句读。礼吉稍长，出就里中师，里中师不辨音训，母为正其误，日数十字。母织子诵，往往至夜分，翘大父＜□山景＞尝守大同，父公家独赏大同官逋十有余万，不以累第昆。受托赵氏孤，坐累家破，卒全之，经此名孝义，蒋恒举以勖礼吉。丧舅姑，毁甚，既复丧母，疾作遂卒。礼吉更名亮吉，有传。

张蟾宾妻姜，武进人。蟾宾父金第客死京帅，妻白，食贫抚诸孤。蟾宾复早卒，姜抚二子惠言、翊。贫，惠言就其世父读，归省姜，无食，明日，惠言饿不能起，姜抚之曰：“儿不惯饿，惫耶？吾与而姊、而第时时如此也！”惠言稍长，使授翊书，姜与女课女红，常数线为节，晨起，尽三十线乃炊。夜燃灯视二子读，恒至漏四下，里党称姜苦节如其姑。惠言有传。

施曾锡妻金，名镜淑。曾锡，桐乡人；金，震泽人。曾锡故有文行，以副榜贡生终。孤福元生七年矣。教之严，夜篝灯读书，福元稍怠，欲扑之。扑未下，涕泗交于颐，辄罢。初曾锡丧父母及所生父，金撤簪珥以佐葬。及葬曾锡，家益贫。纺绩，冬寒皴瘃，十指皆流血。所生姑亦卒，乃还依母。岁大无，具饭饭母，并及福元，而自食豆粥杂糠核，母病，侍尤谨。福元以举人知西江安福县，而金已前卒。

廷璐妻恽，廷璐，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恽，阳湖人。名珠，字珍浦。恽自寿平以画名，其族多能画。毛鸿调妻恽冰，字清于，画尤工粉墨，映日有光，于珠为诸姑。珠亦能画，善为诗。廷璐为泰安知府，卒官。珠抚诸子麟庆、麟昌、麟书，教之严。持家政，肃而恕。尝拟《列女传》为《兰闺宝录》。撰定清女子诗为《国朝女士正始集》，校刻寿平父日初遗书及李颙集。皆传世。麟庆有传。

汪楷妻王、妾徐，萧山人。楷为河南淇县典史，尝廉民冤，白令为平反。既去官，客死广东。母七十，徐有子辉祖，幼。丧归，索债者至，王鬻田、出嫁时衣装以偿。楷第不肖，恒求钱以博，甚或篡辉祖去，得钱乃归之。已，将以母迁，王与徐力请留，奉侍甚谨。母垂殁，叹其贤孝。教辉祖读，或不中程，徐奉棰呼辉祖跪受教，王涕泣戒督，往往弃棰罢。贫益甚，互称疾减食食辉祖。辉祖长，出游，佐州县治刑名。王戒之曰：“汝父尝言生人惨怛，无过囹圄中，偶扑一人，辄数日不怡，曰：‘彼得无恚恨戕其生乎？’汝佐人当知此意。”辉祖自外归，必问：“不入人死罪否？破人家否？”曰：“无。”则喜。即言法不免，王与徐辄相视为流涕。王尤不喜言人过，辉祖或偶及之，必曰：“汝能不尔即佳，此何与汝事？”徐居常布衣操作，岁饥，日织布一匹，易三斗粟，虽谯不为止。一絮被，余二十年，辉祖请易，曰：“此汝父所予，不可易也！”徐病，辉祖进参，却之，曰：“汝父客死，吾不获以此进，吾何忍饮”？王强之，微啜而罢。徐卒十余年，辉祖成进士而王卒。辉祖有传。

冯智懋妻谢，智懋，长洲人；谢，嘉兴人。智懋家中落，再遇火，谢处贫。黾勉无所恨。子桂芬，入学为诸生，谢喜曰：“汝家久无秀才，汝继之，甚善。原世世为秀才，毋觊科第也！”及得第，训之曰：“人必有职，女红中馈，妇职也，易尽耳；汝当思尽其职”。又曰：“好官不过多得钱，然则商贾耳，何名官也？汝谨，当不至是，勉旃！”苏州、嘉庆，皆困重赋，谢氏以催科破家。谢每谓桂芬：“汝他日为言官，此第一事也！”同治初，江、浙初定，桂芬佐江苏巡抚李鸿章幕，成减赋之议。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减三之一；常州、镇江减十之一。浙江巡抚左宗棠继请嘉兴亦得量减，时谢已前卒。桂芬有传。

郑文清妻黎，遵义人。事祖姑及姑能得其欢心。贫，令长子珍就传，诸子力田，教督之甚肃。珍录平生所训诫为《母教录》。尝曰：“妇人舍言、容、工，无所谓德。言只柔声下气，容只衣饰整洁，工则针黹、纺绩、酒浆、菹醢，终身不能尽，”又曰：“人虽贫，礼不可不富；礼不富，是谓真贫。”珍，《儒林》有传。

程世雄妻万，衡阳人。世雄兄世英早卒，妻何无子，世雄旋亦卒。子学伊弱，族有争嗣者，万以学伊兼承世英后。姑丧未殡，火发，何、万与诸婢号泣奉柩出，火为之止。万善治家，学伊长，家渐起。咸丰间军兴，诸将唐训方、陈士杰、彭玉麟皆倚学伊筹兵食。万日具百人馔，为规画盌厓，

贤母名益闻。力施与，赡诸戚族，教孙曾，皆成立。年八十九卒。

高学山妻王，泸州人。王归学山，视前室子四皆羸弱，鞠育甚至。长子病且死，泣语申母恩。原再来为母子。第三子病，亦如之。逾年，学山梦二子者至，即夕，王孪生二子。王教诸子读书、择友有法度，多取科目，孪生子同举于乡。

王氏女娥，九江屠者女也。顺治十四年，火，屠者方醉卧，娥奔火中，呼不起，遂并焚死。

张天相女巧姑，仪徵人。乾隆十年正月庚寅，火，天相方病，巧姑年十四，负父欲出，同死。明日得其尸，犹负父也。

周氏女，六安人。父瞽，女八岁，火作，母抱女出，问："父胡不出？"母曰："父瞽不能行。奈何？"女入火中，导父行，火烈迷路，俱死。

王孜女，慈溪人。康熙十六年七月乙未，乙夜慈溪火。女方居母丧，停棺于堂。火至，女呼舁棺，无应者，伏棺上泣。父从火光中遥见之，抱之出，则已死。灌以矾水，稍苏，声出喉音，仅属。问：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而绝。女年十五。

萨玉瑞妻许。闽人。夫亡，姑初丧，火发，护姑柩不去，同烬。

缪洴妻蔡，名蕙，泰州人。父孕琦，生五女，而蕙为长。字洴，未行，孕琦坐法论死。系狱待决。蕙绝嗜好，屏服饰，寝不解衣，严寒不设炉火。居四年，洴请婚，蕙谢不行。康熙二十八年，圣祖巡江南，蕙伏道旁上疏，略云："妾闻在昔淳于缇萦为父鸣冤赎罪，汉文帝怜而释之，载之前史，传为盛典。今妾父孕琦被仇害，自逮狱以来，妾日夜悲号，吁天无路。每夕遥望宸阙，礼拜数千，于今三年，寒暑靡辍。今幸驾临淮海，是诚千载奇逢，妾愿效缇萦之故事，冒死鸣哀，伏维天鉴。"上下其疏江南江西总督覆谳，二十九年，谳上，孕琦得减死。蕙归洴，未一年，卒。

濮氏女，桐乡人。其父无子，而母妒，不使置媵侍，家万金悉畀女。嫁吴生，予田宅、奴婢、什物皆具。女独愍父未有子，尝从容谏母，母怒，骂曰："吾万金饷汝，犬豕犹知人意，况人乎？"女不敢复言。乃为父置婢其家，时父至，使侍父。岁余，果生男。载而之母家，会濮氏长老，见男于庙。具白母，贺母有子，母憾女，尽收田宅、奴婢、什物，驱就他舍，屏勿复相见。吴生既以妇富，乃骤贫。愤恚欲杀女，女度无所容，自经死。

李氏女，鹿邑人，次三。父麒生与族人础、挺九月隙，挺九语础，若与麒生有杀姊仇，不先之，终为害。础与其子兆龙行求麒生，共欧之，垂死，乃弃去。三时年十九，麒生将死，嗟曰："仇杀我，我无子能报者，尚何言！"呼："天，天！"遂绝。三请于母，讼县及府，皆不省。讼巡抚，下开封府同知治，挺九好语三，愿养母，请得息讼，三扼其吭，啮面尽坏，卒脱去。狱上，当础死，础自杀。兆龙杖，创甚，亦死。三以祸始挺九，顾无罪，走京师，击登闻院鼓自列。下巡抚覆按，会挺九亦死。三泣告父墓曰："仇虽尽，然不弃于市，恨未雪也！"乃不嫁养母。居十五年，康熙三十七年八月，母卒，三治丧葬竟，自经死。乾隆中，知县海宁许茨表其墓，环墓为之田，曰"李孝女墓田。"

来氏二女，萧山人。姊曰凤筠，年十四。父客福建，从渡古田箬洋。父堕水，凤筠方卧病，闻遽起，跃入水，呼救。鱼舟集，援出水，凤筠＜□⿸疒辛＞慄无人色，犹为父易衣。夜半，遂死。凤荪，其女弟也。父病，露祷百余夕，不胜寒，亦死。

曾尚增女衍纶，长清人。尚增以庶吉士改官，迁知郴州，衍纶从。母病痪不能起，衍纶日夜侍。居四年，一夕，母命衍纶少休，女佣就床下熏衣，遗火灼帷。衍纶突火入抱母号，救者以衍纶出，复入，哭且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火幂床，救者不得入，尚增厉声呼愆纶出，不应，火益炽，遂殉。既灭火见衍纶身覆母，而体胶结不可解，时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衍纶年十五。

又有王氏女，怀远人，母亦病痪，火作，女突火入负母，俱烬。

刘魁妻徐，霍邱人。既嫁而归省，火作，负父出，复入负母，病痪不能起，俱焚。火熄，见徐跪认床下，犹执母手。

薛中奇女，宿州人。侍祖母，火作，扶祖母出，梁折，承以肩，焚死，祖母得免。

吕氏女，平陆人。父卒，母且嫁，女生七年，痛哭谏其母，母不听，则日长跽母前，且哭且言，母意终不回。一日晨，潜出，家人求之勿得；暮，途人或言墦间有幼女死焉。家人就视，则女哭父

瘗所，死矣，泪血溢两眶，遍地尽碧。及敛，视其寝处，枕上血深渍数重。

佘长安女，名酉州，四川重庆人。长安妄讼人聚博宰耕牛，坐诬，戍湖北。嘉庆十六年，酉州走京师，诣都察院，自陈祖父、母年皆逾八十，乞赦其父得侍养。事闻，仁宗以长安罪非常赦所不原，至配所已九年，其女年甫十一，不远数千里匍匐奔诉，情可愍，命赦长安。

王法夔女，名淑春，杨州人。法夔老而贫，淑春誓不嫁，力针黹为养。方冬，手龟身寒颤，工不辍。法夔至七十余卒，淑春以首触壁，额裂死。

武仁女，名端，钱塘人。能读书，愿不嫁事父母，父母不可。少长，母偶疾，夜求药，坠楼，折脊，则喜曰："吾今形残，不可匹人，吾自是得终事父母矣！"仁客死贵州，端从母迎丧，至则资已尽，力针黹奉母，而蓄其余。居十有七年，始克以丧归。

唐氏女，名素，无锡人。贫无昆第，亦不嫁，鬻画以赡父母。

张桐女，名富，蔚州人。道光九年，山水暴发，家人皆走避。桐方病卧，富将负父出，弱不胜。水大至，父挥之去，号泣，俱溺。水退，家人至，见富两手犹握父臂不释。

汪岩聘妻周，刘氏女名密，吴某聘妻周，皆六安人。岩卒，周归汪氏，事舅姑，水至，周从姑乘屋，攀树，姑堕水，周跃下拯之，与俱死。密与母同堕，得板扉，缘以上，扉欹屡堕。母呼密速上，密曰："扉狭不足全我母女，冀活母，儿不上矣！"遂死。周既入水，或援之登舟，问："父母存否？"皆曰："不知。"复跃入水死。

李荐一聘妻曾，南丰人。未行，遇水，室尽圮，母投水死。女援不及，入水殉。

袁斯凤女瑮，字仪贞，江苏华亭人。斯凤官河南怀庆府黄沁同知，瑮事父母孝，视疾尤谨。母陈有寒疾，瑮榻母侧，视起居。母命之卧，顷辄起。八年，陈疾少瘥，瑮乃曰："世无不可治之疾，人力未至，而委之天命，则以为不可治尔。"斯凤疾作，乍剧乍瘥，夜静或大雪，瑮严立窗外，伺声息，往往不眠。道光十四年，斯凤疾大作，医谢不治。瑮闻涕泣，已而怒曰："谁谓不可愈，吾必欲愈之！"而斯凤竟卒。后四日，瑮阖扉欲自经，嫂过而劝之，瑮泣誓死。嫂喻以杀身非孝，瑮作色曰："吾自欲死，此时虽孔子、朱子以吾为不孝，吾亦惟死尔！"嫂曰："独不念病母乎？"瑮曰："有汝在。"乃告其母，共谕慰之。又二日，瑮竟死。死后，母察簌具，得断钏。

丁氏女，鹤庆人。父贫。煅石为灰以自给，女助之。年十六，父卒，女力作养母。尝负重而踬，遂簌偻。为佣，食于佣家，每饭思母，辄哽咽。人怜之，许其分食以遗。否必为母炊竟乃出佣。居四十余年，母卒女亦卒。

朱棫之女，武清人。字县诸生曹文甲。早丧父，母病，奉事良谨。将婚，女坚请留侍母。母卒，治丧葬，请旌母节，奉母主入祠，见祠有孝女，为低徊甚久，归遂自裁。遗书告文甲曰："君家孝娥以身殉父，儿愚只知有母，深负舅姑慈，愿更得贤妇奉饗飧也。"

杜仲梅女末姑，安徽太平人。贼至，刃其母，抱持乞代，刃及，终不释，贼去，母创死，女抱母尸泣，达旦，寻毁卒。同时二方氏女，一年十四，一方九岁，皆代母死。

又有刘可求女，亦太平人。弟被掠，女请于父易弟归，即夕自杀。

杨泰初女徽德，孙承沂女锦宜，皆休宁人。徽德年十二，母死寇，抱尸不食死。锦宜七岁，寇杀其祖母，守尸侧五日，贼与食，却之，饿死。

赵承古聘妻丁，名畹芬，武进人。父士衍，官蠡县知县，母赵及畹芬从。咸丰十年，洪秀全兵破常州，承古大父起殉焉。或传承古亦见执，母感伤发病卒。明年二月壬子夕，畹芬自经死。将死，书所为思亲赋及词六篇，字画端静如平时。

彭爵麒女，名咏春，怀宁人。陈宝廉二女慧庄、慧敬，侯官人。皆殉母。咏春哭母殡僧寺，登浮屠自投死，慧敬请以身代母，慧庄居母丧，皆仰药死。

吴士仁女，献县人。幼丧父，无兄弟，誓不嫁养母。会寇至，女求利刃置袖中，扶母出避，遇二寇，挤母仆，母怒詈，寇持刃欲斫，女急呼曰："毋杀我母！我从若，不则死。"寇乃止，扶母还其家，藏母于室，出问寇饥否？具食使食，食毕，一方饮，一出卧他室中，女蹑饮者后，挟刃刺其颈，贯喉，嘶而仆。女阳为嬉笑，拔所佩刀他室，卧者方起立，遽前剚其胸，亦死，乃负母出走。

王济源女，枣强人。幼即能事父母。寡兄弟，遂矢不嫁。尝有盗，夜破门入，女持火枪立暗陬，击一盗毙，盗乃去。丧父母，葬祭皆如礼，为立后。同治间，寇至，负父母木主行避寇。逾六十，父母忌日，岁时祭墓，犹号泣哽咽。

董桂林女，乐亭人。桂林卒，女十二，矢不嫁，耕织以养母。昌黎富家子，闻其贤，请婚，愿代之养，女坚拒不许。母卒，五十余矣，鬻田以为敛，存屋数椽，田一亩，杏五树，女即牖外置母棺，手畚土以封。独处，昼夜悬刀自卫。又十余年，邻里高其义，醵金为营葬。

耿恂女，名一圭，望都人。恂举人，无子，客授保定。母刘病痹，一圭按摩抑搔，尝六七昼夜不少休。母少间，因卧床下，恂自外至，误践其手，指甲脱，血流至肘，倦不自知也。尝议婚某氏子，未聘而某氏子夭，女闻泣曰："我得终事父母矣！"遂矢不字。刘病垂二十年，哽噎不能食，食必女口哺，恂卒，持丧奉病母归里。逾年，刘亦卒，一圭营丧葬，自为文以表于阡。一圭尝以生日上冢，掬土以益墓，惫仆墓侧，家人掖以归，数日卒。

吴芬女，开县人，女次第二。芬，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生，以知县发山东，女留侍母。芬病，女闻，夜辄焚香露祷。三十一年，芬卒，女闻大悲，且恚曰："人谓天有眼，我夜焚香露祷，叩头至数百。乃漠然不一顾耶！"越日饮药死，时年十三。

邵氏二女，黟人，长名媚，十五，次名扬，十三。从父入山樵，虎出噬其父，媚持父挥樵斧斫虎，虎负创去，父女皆不死。

蒋遂良女，城步人，虎挟其母去，女夺以还。

徐氏二女，淑云、淑英，温江人。父瞽，兄登云早卒。嫂凌疾革。抚子成龙而泣，淑云、淑英在侧，曰："我二人在，当扶持以长，嫂何虞？"时成龙方二岁，淑云、淑英皆不嫁，以女红事蓄，卒扶持以长。

李鸿普妻郭，禹州人。鸿普母王，明季流贼破州，自经死，失其尸。鸿普将斫檀为之象，未成而卒。郭力纺织，奉其舅及后姑。子以达，稍长，喻以父意，求檀，辄不中像材。郭乃刺左腕，出血盈盂，和香屑为像，复剪发饰其首。以达惊，叩首泣，郭曰："我姑以节死，我何爱发若血不以奉姑？吾无恙，汝又何悲？"像成，藏洁室，日上饮膳，事如生。

其后又有牛辅世妻张，太原人。姑卒，刻木祀之，饮食必祭。

高位妻段，宛平人。位卒，段年十七，二子劝依其兄以居。兄劝改嫁，段不可，携二子徙居小市板屋中。长子早死，次子为吏，以罪徙辽左，乃复抚诸孙。段年九十，孙裔成进士，赎其父以归。

裔母谷，事姑孝。始处贱，躬洒扫，晨侍盥栉，食时，就灶下作羹，亲上之。食毕，然后退，日以为常。既贵，终不改。或以为言，谷曰："若母言，吾与姑故寒苦，姑习我，非我供事，姑终不适。吾老矣！洒扫盥馈以事我姑，此日可多得耶！"康熙二十七年，段卒，年九十六。

郑光春妻叶，莆田人。光春游湖南，久不归，叶以纺绩养姑。子文炳幼，或不率教，辄拊心号天，文炳惧，向学。姑老病痹，叶负以出入。七年，姑乃卒。

文炳长，娶于吴，念父不归，婚夕惘惘无欢。吴逡巡得其故，劝文炳行求父，曰："事姑，我任之！"文炳行求得父以归，吴已卒，犹处子。文炳子任仁，妇张，能绳其孝。

屈崇山妻刘，雩县人。崇山卒，刘奉姑以居。康熙三十年，岁凶，姑劝之嫁，不从。饥益甚，姑泣刘语曰："我旦暮且死。盍自鬻，尚可活我！"刘泣不应。姑大恸曰："死耳，夫何言！"刘哽咽久之，乃曰："如姑命。"自鬻于豪家，得金畀姑，号泣登车去。豪家方具酒食为贺，刘入厕自经死。豪家大恨，以敝蒿裹尸弃野外。

谢以炳妻路，仲秀妻郑，季纯妻吴，湖口人。以炳兄弟并早卒，三妇励节事姑，姑病痈，迭吮之，良愈。

王钜妻施，钜，萧山人；施，富阳人，姑严，小不当意，辄呵斥，施屏息不敢声。姑病反胃甚，医以为不治，施刲股和药进，病良已，姑遇施如故，钜疾作，施视疾惫，病瘵卒，姑犹不善施。钜以刲股事告，视其尸，信，乃大恸曰："吾负孝妇！"及疾笃，出珠花付钜曰："汝妇孝，以此志吾痛，使汝子孙勿忘。"萧山人因称钜后为珠花王氏。

陈文世妻妇刘，郧人。陈、刘皆农家，刘待年于陈。既婚，姑年七十二，病噎，刘割臂和药以进，疾少间；既而复作，不食已十日，垂尽矣。刘夜屏人杀鸡誓于神，持小刀自蠡其胸二寸许，出矸肝刲半，取布束创，以肝与鸡同瀹汤奉姑。姑久不言，忽曰："汤香甚！"饮之竟，病良愈，刘亦旋平。为乾隆四十四年夏六月事。知县嘉兴李集出俸为买田宅，宅北有大陂，几三顷，因命曰孝妇陂。

张守仁妻梁，献县人。守仁卒，祖姑穆，耄而瞽且瘘，日偃仰床蓐，梁佣力以养。或讽梁嫁，梁曰："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祖姑善恚，小不当意，则怒詈，或攫其面，血出，梁事之自若。祖姑卒，依其女以终。

县又有韩守立妻俞，祖姑及姑皆瞽，或妄言割肉以燃灯可愈，守立愿试之，俞请代，刲右股然之，尽十余日，祖姑目复明。

路和生妻吴，靖远人。善事姑。姑丧明，吴侍左右，非整衣不入，或言姑无见也，吴曰："吾心自不可欺耳。"

诸君禄妻唐，零陵人。姑胡，老无齿，兼病痹，唐日操作毕，辄跪而乳之。或曰："坐可也。"唐曰："是乳小儿也，乳姑不可。"

牛允度妻张，通渭人。三十而寡，奉姑谨。嘉庆六年，大祲，求野菜以食。姑老病，久之，不能复食。张贷钱得市脯进姑。又久之，贷不继，姑病欲绝，张慰之曰："姑稍待，妇制草笠，可得钱数十，犹足为数日供也。"笠成，卖得钱，姑已死。乃求市脯祭，朝夕哭，以馁余活夫弟。

游应标妻萧，新都人。应标出耘，萧居绩。火发翁室，翁老病不能行，萧冒火入，负翁。将及门，门焚，俱死。

蒋广居妻伍，桐城人。寡，奉姑徐。嘉庆二十四年，火作，徐年九十六矣，卧不能起。伍自火中奔赴，负徐至灶前，火逼，俱死。伍尸倚墙，背负徐，俱僵立不仆，面如生。

又有扶沟蒋有广妻陈，救翁；洧川阎惠妻李，救姑，皆火死。

周学臣妻柳，湖口人。早寡。夜，虎突门，翁出视，惊仆。柳徒手击虎，虎自去。

王德骏妻盛，益阳人。事祖姑孝，病噎，哺以乳。寇掠县，负姑夜遁，堕虎穴，祷于虎，虎不咥。

张茂信妻方，茂信，河津人；方仪徵人。方尝割股愈舅疾，舅与茂信皆卒，奉姑刘。姑严，方事之谨。当夏，姑病暴下，方躬涤茵席，不以为秽。夜与姑共忱寝，微呻辄起，抚摩抑搔五十余日，姑愈，亟称其孝。

林经妻陈，连江人。姑盲性卞，常臆妇藐己，陈断三指自明，姑为之悔。经病，刲股；经卒，以节终。

张德邻妻李，迁安人。寡，从弟欲夺其志，力拒，岁饥，驱驴鬻石灰易米以养姑。一日遇盗，泣曰："驴可将去，丐留囊中物俾我姑，不即饿死！"盗舍之去。

武烈妻赵，烈，永年人；赵，宣化人。赵事姑孝，姑病，夜露祷，得寒嗽疾。烈病疫，或谓口吮胸，汗出则愈，而吮者当病，赵曰："果尔，死不恤。"卒吮之，烈竟卒，赵病几殆。贫，操作纺绩，诸子成进士，自奉恒觳。亲族有缓急，往往倾其资。出千金置义学。卒，遂祠焉。

孙朗人妻吴，连江人。姑陈，早寡，遗腹生朗人。性严急，有不当意，辄坚卧，朗人偕吴跪床下，俟意解，命之起，乃起。朗人卒，吴以节终。

李天挺妻申，日照人。天挺早卒，姑严，申年六十，犹终日跪庭中。居姑丧，以毁卒。

刘与齐妻魏，秦州人。既寡，事姑，日被笞骂，欢颜受之。躬<⿰衰虫>蔬>贱，十余年不怠。

周志桂妻冯。湘乡人。姑暴、忍饥以养。犹时时加笙楚。姑病痪，不能举杖，叱冯跪自挝，流血，不敢怨。历三十余年，人名其里曰孝妇村。

欧阳玉光妻蔡，湘乡人。玉光母刘，治家有法度。玉光居父丧，以毁卒。蔡承姑教，董家事，率妯娌，与子侄佣奴，各有专职，家渐起。

子惟本。亦娶于蔡。妇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阴置秆荐中，而系钥其端。父

送女还。入室，引钥，则钱在焉。曰："孝哉我女，留此以活我！"惟本亦早卒，从姑敬事祖姑，祖姑兴，姑执笄侍左，妇自右为约发，盥，姑奉水，妇奉盘。及食，妇具馔，姑侑之。寝，三世连床。一夕，姑起，堕床折胁，妇号泣就援，姑戒勿声，毋令祖姑惊也。祖姑晚丧明，手足痿痹，挽篾舆，日游庭中，姑肩前，妇肩后。祖姑刘，年至九十，姑蔡，九十六，妇蔡。八十三。曾国藩为之传，谓："欧阳姑、妇，虽似庸行无殊绝者，而纯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难，无以逾此。"

萧学华妻贺，湖南安化人。贺父徙陕西，学华赘其家。年余，学华归省母。贺欲与俱，父不许，贺割股肉付夫以奉姑。姑适病，学华烹肉进，病良已。后学华携贺归，事姑以孝称。

张友仪妻陈。福建永定人。事姑孝，姑尝称曰："诸妇汝最朴讷，然酒浆筐篋琐碎无不治，得吾意者，汝也！"友仪早卒，陈未三十，勉痛事姑，抚孤子。同治初，寇至，负姑入山避，徒行数十里，踵裂血流，屡踣屡起。匿深林中，燃枯枝，采野蔌以活，卒得免。

子日焜妻李，尝刲股愈母病，事祖姑及姑孝。姑病，割臂进，病目，舐以舌，良已。尝赴族人饭，心动，归，正姑病。又尝宿姻家，夜半，索舆还。姑曰："吾正念汝，知汝必念我速归也。"

冯氏，武进人。嫁吉龙大，事舅姑谨。姑病偏废，饮食卧起皆需冯，而龙大游荡，欲衔冯以媒估客，冯不可。龙大引外妇入室，舅怒而逐之。冯曰："姑病，妇终日侍，苦为他事间，得一人分其劳，甚善。"因持卧具从姑寝，龙大时时殴辱冯，冯未尝有怨色。舅病，龙大市毒药授冯，令饮其父，冯掷药，诡谏数日，龙大别市药，殴而逼之，冯叹曰："我所以不死。为舅姑耳，今无冀矣！"入视姑寝，至龙大所，举药尽饮之。谓龙大曰："我代舅矣，后毋萌此念！"须臾，毒发死。

王钺妻隋，诸城人。敏而有定识。明季，奉姑避兵，航海行数千里。寇至，负姑夜逾垣匿谷中以免，钺成进士，为广东西宁知县。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钺城守，贼至，钺谓隋："当奈何？"隋出匕首曰："有此何惧！"贼去，钺行取主事，隋请以诸子先行。是时贼方盛，行人道绝，隋得敝舟，挟幼子经肇庆、度大庾、入鄱阳湖，水陆行数千里，率仆婢佩刀昼夜警备。家居，地震，自楼坠。血淋漓，持子泣，地摇摇未已，子请避，隋曰："诸婢压其下，吾去，死矣！"督家僮发砖石出之，皆复活。火发于楼。烟蔽梯不可登，命以水濡被予诸婢，身持泾衣障火先登，诸婢汲水次第上，火遂得熄。子沛恩、沛憘、沛恂，皆成进士，官于朝，隋益勤俭自敛抑，乡人称老实王家。

林云铭妻蔡，云铭，闽人；蔡名捷，字步仟，侯官人。云铭，顺治十五年进士，授江南徽州推官。郑成功兵人江，徽州兵叛，蔡矢死不去。官省，进还建宁。耿精忠反，下云铭狱，蔡忧之，呕血殷紫，女瑛佩剜臂肉入药，旋苏。师至，云铭乃出狱，云铭无子，蔡为买妾七，乃生子。蔡御诸妾有恩，所亲有妇妒，而五十无子者，蔡延至家，与处三日，归为夫买妾生子。里妇忤其夫，共指蔡以劝，曰："毋令林孺人知。"瑛佩为闽清郑郯妻。

陈龙妻胡，龙溪人。龙少恃勇，为暴于乡里，父老群谋去害。时胡未嫁，使密劝乘时立功名。龙亡命为盗海岛，父母将别字，胡坚拒。闻龙娶，不贰。龙降，官金门总兵，知胡犹未字，乃成婚。海澄许贞尝以逋饷系狱，胡告龙代偿其负，释使去，贞卒为名将。

王懋妻岳，曲周人。岳奉舅姑笃谨，若不能言。懋移家临清，而商于天津。王伦为乱，将攻临清，临清民争走避，岳请于舅姑曰："贼将以临清为窟，必不剪居民以自弱。从众以行，不死于奔窜，必死于蹂藉，宜若可缓然。"舅姑用其言。出者争道，多挤入水死。岳曰："乃今宜可徙，官军且至，贼方谋出御，不暇捕逃人。且徙者已十八九，今行，无虑蹂藉，今不行，免于贼，或不免于官军。"遂相将潜出城，还曲周，懋亦归，人称其能量事，岳笃谨如故。

鲁宗镐妻朱，名如玉，字又寒，仁和人。事舅姑孝。或以贿干宗镐，有所关说，朱劝毋受。宗镐曰："我度是无利害，"朱曰："诸为不义事，皆以为无利害耳，奈何以贫隳素行。"宗镐悟，谢之。

马叔吁妻丁，扬州旧城人，事舅姑甚谨。叔吁兄弟三，既分，而伯兄以讼破家，丁义不已食，虽壶酒豆肉必以分。一日，语叔吁，请致家于伯氏，叔吁行之。丁事伯如舅，姒如姑，米盐纤悉一关姒，嫁时衣装饰首约臂皆不私。家故贾也，叔吁兄善贾，遂以其家富。叔吁有所请于姒，姒不时给，叔吁怒曰："乃我家所有，嫂何与？"丁曰："始让而终怒，人其谓我何？"劝叔吁毋校。

许光清妻陈。海宁人。善持家，戚有鬻妇者，妇誓死不从，陈偕姒妇朱醵金异其夫，要之署券。曰：“彼人游荡，金尽终且鬻妇，不如是，妇不免。”乃招妇至，善视之。其夫死，复醵金赎所居，遣妇还，并前券焚之。邻童入其室窃壶去，陈戒家人勿言，曰：“彼何以为人？”御婢宽，闻有虐婢者，必以陶潜语劝曰：“彼亦人子也！”

黄开鳌妻廖，开鳌，高安人，廖，沔阳人。开鳌善为针，设肆衡州，廖佐以纺绩。开鳌病痪，廖习为针，针成，置诸版，摩以掌，针乃泽，数以是创，不懈。

开鳌卒，子长发幼，妇刘，监利人，待年于姑氏。稍长，夫妇共为针，长发截铁。圆本而锐末，持就煅，睨火察纯窳。刘削竹，缀以钢，悬双絙环竹，曳絙则竹转以穿针鼻。针良，市者多，家渐裕。洪秀全之徒蹿湖南，家破，长发治针益力。当冬，和敝羊裘奉廖，与刘皆敝褐短裤，手足龟，不敢怠。

长发旋卒，子才三岁，被火，家再破。于是廖语刘曰：“天乎！此诚不可再活，盍同死？”刘对曰：“火，亦常也，姑、妇惟当复食苦耳。”鬻簪珥为贸迁，居贱鬻贵。廖持算，刘主议值。又数年，家复裕。廖老而下，易怒，刘进淡巴菰，徐言他事辄解，不解，即跪谢，相持泣乃已。廖七十六而卒。

刘既善贸迁。邻家就求术，刘为谋至详，贫者贷以资。同巷居五十余家，多以贸迁富。开龟初设肆，才钱六千四百，刘晚年积白金至十万，督子孙就学，取科目，家益大，年七十九而卒。

黄茂梧妻顾，名若璞，字和知，仁和人。顾好言经世之学，为诗、古文辞，自为集序曰：“若璞不才，少不若于母训，笄事东生，十有三年。间事咏歌，大抵与东生相对优苦之所为作也。东生溘逝，帷殡而哭，不如死之久矣。徒以藐诸孤在。发藏书，日夜披览，二子从外传，入辄令隅坐，为陈说吾所明。日月渐多，闻见与积，圣贤经传，旁及骚雅词赋，冀以自发其哀思。题曰《卧月轩稿》。轩为东生所尝憩，志思也。”东生，茂梧字。顾至康熙中乃卒，年九十。

子灿妻丁，从雇学，亦好言经世，先顾卒。

高其倬妻蔡，名琬，字季玉，汉军正白旗人，绥远将军毓荣女也。毓荣、其倬皆有传。琬谙政事，其倬章疏文檄每与商榷。能诗，有《蕴真轩诗钞》。集中《辰龙关》、《关锁岭》、《江西坡》、《九峰寺》诸篇，追怀其父战绩，尤悲壮，为世传诵。嘉庆间。铁保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以琬为余集首。同入选者，珠亮妻、嵩山妻皆宗室女。张宗仁妻高、名景芳，诗最多。珠亮妻有《养易斋诗》，嵩山妻有《兰轩诗》，景芳有《红雪轩诗》。

陈之遴妻徐，名灿。字明霞，吴县人。之遴自有传。徐通书史，之遴得罪，再遣戍，徐从出塞。之遴死戍所，诸子亦皆没。康熙十年，圣祖东巡，徐跪道旁自陈。上问：“宁有冤乎？”徐曰：“先臣惟知思过，岂敢言冤？伏惟圣上覆载之仁，许先臣归骨。”上即命还葬。徐晚学佛，更号紫＜□竺言＞，有《拙政园诗词集》。词尤工。陈维崧推为南宋后闺秀第一。画得北宋法。

詹枚妻王，名贞仪，字德卿。枚，无为人；贞仪，泗州人，而家江宁，祖者辅，官宣化知府，坐事戍吉林，贞仪年十一。者辅卒戍所，从父锡琛奔丧，因侨居吉林，侍祖母董，读书学骑射。十六还江南，又从锡琛客京师，转徙陕西、湖北、广东，二十五归于枚。后五年，嘉庆二年，卒。

贞仪通天算之学，能测星象，旁及壬遁，且知医。为诗文皆质实说事理，不为藻采。撰《星象图释》二卷，《历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重订策算证讹》、《西洋筹算增删》，皆一卷，《象数窥余》四卷，《女蒙拾诵》、《沉疴呓语》，皆一卷。《绣紩余笺》、《文选诗赋参评》，皆十卷，《德风亭集》二十卷。

贞仪病且死，谓枚曰：“君门祚薄，无可为者。我先君死，不为不幸。平生手稿，为我尽致蒯夫人，蒯夫人能彰我。”蒯夫人者，吴江蒯嘉珍妻钱，附见曾祖母钱纶光妻陈传中，时侨居江宁，贞仪与相习，枚以贞仪书归焉。其侄仪吉。为《历算简存》序，言：“贞仪有实学，不可没，班惠姬后一人而已。”女子治历算盖至鲜。

咸丰间，胶州柯蘅妻李，名长霞，邃于选学，著《文选详校》八卷。工诗，有《錡斋诗集》。光绪间，济阳艾紫东妻徐，名桂馨，治音韵之学，有《切韵指南》四卷。

郝懿行妻王，名照圆，字瑞玉，一字婉佺，福山人。懿行见《儒林传》。照圆文辞高旷，得六朝人遗意。懿行有所述作，照圆每为写定题识。其所自为书有《列女传补注》八卷，序曰："《列女传补注》者，补曹大家注也。照圆六岁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读书。尝从燕间，顾照圆而命之曰：'昔玫氏注《列女传》十五卷，今其书亡，如能补为之注，是余所望于汝也。'照圆谨志之不敢忘。分阴遄迈，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衔恤。追省前言，陨越滋惧。不揣愚蒙，略依先师之诂，用达作者之意，凡所诠释，将以通其隐滞，取供吟讽。至于义所常行，或传记成文，旧人已注，则皆阙而弗论。诚知疏陋，无能纂续前修，庶几念昔先人，少酬明发之怀。《补注》成，请夫子辨析疑义，时加订正，无隐乎尔，窃所慕焉！"又校正《列仙传》二卷，旧有谮，考以《隋书经籍志》，知为晋郭元祖撰，复别出为一卷。又集传记言梦者为《梦书》一卷，皆自为序，附懿行书以行。尤喜言《诗》，著《葩经小记》，书未成。懿行撰《诗问》，谓与照圆相问答，条其余义，别为诗说，皆采照圆说为多。光绪间，其孙联薇以书进。因误为照圆著云。自照圆为《列女传补注》，其后又有汪远孙妻梁《校注》。

梁，名端，字无非，钱塘人。幼为祖玉绳所爱。元和顾之逵校刻《列女传》，玉绳为审定，端辄胪其同异，退而笔之，玉绳为之折衷。既归远孙，与参酌增损。端既卒，远孙为刻行。

陈裴之妻汪，名端，字允庄。七岁赋《春雪诗》，拟以谢道韫，因又字小韫，钱塘人。长为诗，旨远而辞文，尝撰定明诗初、二集，上始开国，下逮遗民，都三十家，附录又七十人。自定凡例，以为："初集，犹主盟之晋、楚；二集，犹列国之宋、郑、鲁、卫；附录，犹附庸之邾、莒、杞、薛。"梁德绳称其宗尚清苍雅正，能扫前后七子门径。吴振棫称其论一代升降正变，元元本本，纵横莫当。端所自为诗，有《自然好学斋集》。裴之卒，子又有疾，舅文述素奉道，端诗亦多为道家语。既卒，诸侄重定其集。尽删晚作，二本并行于世。

汪延泽妻赵。名棻，字仪姑。延泽，乌程人；赵，上海人，户部侍郎秉冲女也。幼读书，能诗文，有《滤月轩诗集》四卷，《文集》二卷，《词》一卷自为序，略曰："宋后儒者多言文章吟泳非女子所当为，故今世女子能诗者，辄自讳匿，以为吾谨守'内言不出于阃'之礼。反是，则＜□壬辶＞欺炫鬻于世，以射利焉耳。是二者，胥失之也。《礼》《昏义》女师之教，妇言居德之次，郑君注云：'妇言，辞令也。'夫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章吟泳，非言辞之远鄙倍者欤？何屑屑讳匿为！"子曰桢，撰《二十四史日月考》，赵为之序，曰："刘义叟撰《刘氏辑术》，迄于五季，书久佚，仅存《通鉴目录》。自宋迨明，六百余年，未有续为之者。曰桢好史学，习算，考当时行用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自《史记》至《新旧唐书》，属草已一百余卷，余亟欲睹其成，预为此序，俾写定冠诸简端。"

吴廷鈖妻张，廷珍，常熟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张名＜□纟习＞英，字孟缇，阳湖人。世父惠言，父琦，皆博通能文章。＜□纟习＞英与诸女弟承其教，咸有述作，皆能诗。＜□纟习＞英兼为词，秀逸有王沂中、张炎遗意。妹＜□纟册＞英亦能诗词；纶英尤工书。传琦笔法，真书出入欧阳、颜、杨诸家，分书自北碑上溯晋、汉，遒丽沈厚；纨英兼治古文。＜□纟习＞英尝编次《国朝列女诗录》，纨英为作传，简雅合法度。＜□纟册＞英，江阴章政平妻，纶英，同县孙劼妻；纨英，太仓王曦妻。

程鼎调妻汪，名嫈，字雅安，歙人。好学，通儒家言，诗文皆雅正。病将卒，为诗曰："秋风一叶落，余亦归荒墟。"遗书戒其子葆，言家事至详。复谓："武侯著书，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武侯第一流人，务一，而戒恐惧居其三，可不识所致力耶？"葆编其所作为《雅安书屋诗文集》。

陈瑞妻缪，名嘉蕙，字素筠，昆明人。工书、善画。光绪中，召入宫供奉，为皇太后嘉赏，特赐三品服。

时同被召者，马某妻阮，字蘋香，仪征人，赐名玉芬。富乐贺妻王，名韶，字裔云，杭州驻防满洲人。著有《冬青馆诗》。仁兴妻瓜尔佳氏，名画梁，亦杭州驻防满州人。著有《超范室画范》。

耀州三妇：一青嘉努妻，一纳岱妻，一迈图妻，所居寨曰荞麦冲，在耀州城南。天命十年六月癸卯。明将毛文龙遣兵三百夜薄寨，方逾墙入，寨兵未即出，三妇者见之，倚车辕于墙，以为梯，

青嘉努妻持利刃先偕登城奋击，三百人皆惊，坠墙走。耀州守将扬古利兵至，追击，尽歼之。太祖召三妇，赍金、帛、牛、马，赐青嘉努、纳岱妻备御，迈图妻千总。

杉松邮卒妇，禄劝人，失其姓。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常应运者为乱，逼杉松，诸邮卒方耕于山，无御者。妇曰："此可计走也。"挟钲鸣山巅，若且集众，贼引去，妇乃走告夫，州始为备。事定，知州李廷宰聚父老赍妇酒食，具鼓吹，簪胜披锦，以矜于市民。

杨芳妻龙，芳，松桃厅人；龙，华阳人。芳有传。龙善鼓琴，工画兰。嘉庆十一年，芳自宁陕镇总兵署固原提督，龙留宁陕。是岁秋，镇兵以饷不给，将叛，龙使告署总兵杨之震，之震不之省。或请龙行避乱。龙曰："不可，若我出而兵叛，是知其叛也，人其谓我何？"七月辛亥夕，乱作，芳素得兵心，兵有以匪降者，尤感芳不杀，皆入署为龙卫。民妇就避兵，廊庑盈焉。龙严戒奴婢毋号泣，向明，叛兵叩閤请谒，诸避兵者恟惧，请毋纳。龙曰："愚哉！彼辈且自入，孰能御之？"乃启门，纳其渠数十人，咸泣谢，且请龙行。龙谓之曰："若曹虽叛戕官，其渠罪不逭，于多人何尤？主将旦夕归，白若曹于朝，非尽歼也，可各罢归伍。"叛兵不欲罢。坚请龙行，龙命以舆来，尽出诸避难者，而殿其后。叛兵送至清涧，哭而返。龙兄为兴安知府，乃之兴安。芳自固原至，抚叛兵，复定。

蒲大芳者，叛兵渠也，请于芳，迎龙归。芳遣大芳等二十辈以往，龙初举子，即冒雪就道，道中大芳与其曹诟争，举刀伤其曹。行至汉阴，龙使假刑具于有司，召大芳责曰："汝叛，幸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叛耶？"杖之四十，械而行。三日，将至宁陕，其曹十九人者为之请，乃令脱械。

龙至，语芳曰："事虽定，然君且有远行。"芳曰："保至是？"龙曰："朝廷自有法度，兵叛事大，不容无任其咎者。"果有命戍伊犁。龙归侍姑，姑风缓不能言，惟龙达其意，左右在视。居姑丧尽礼。芳复起，迁湖南提督，道光五年，龙卒。

崔龙见妻钱，名孟钿，字冠之，一字浣青。龙见，永济人；钱，武进人，侍郎维城女。九岁刲臂疗父疾。归龙见，事姑谨，龙见以进士官州县，为四川顺庆知府。川东嘓匪为乱，龙见帅师出御，贼自间道来袭，吏民惊扰。钱詗贼自府西至，遣人掣渡舟泊东岸。贼至，不得渡，遂引去。

及为湖北荆宜施道，值白莲教匪为乱。龙见出督饷，钱居危城中，烽火四逼，以龙见指发书，戒所属州县，令收附郭积聚，谨守备，毋与贼浪战。贼侦有备，亦引去。

龙见在官廉，钱每出余财周戚党。自四川还，泊燕子矶，见渡舟覆溺，出钱募救者，活十余人，皆应试士也。罗拜岸上。龙见卒，教诸子成立。钱工诗词。即以"浣青"名其集。

沈葆桢妻林，名普晴，字敬纫，侯官人。云贵总督则徐女也。则徐，葆桢皆有传。葆桢故则徐甥，林六七岁时，尝侍诸姑坐，臧否戚党诸子第。戏以谑林，辄曰："无逾沈氏兄贤。"及归葆桢，葆桢贫，董中厨，斥奁具佐馆，能得姑欢。咸丰六年，葆桢知广信府，八月，出行县，洪秀全将杨辅清自吉安潜师越山谷入。戊子，破贵溪，己丑，破弋阳。吏具舟促林避寇，林勿行，庚寅，葆桢还，时遵义镇总兵饶廷选驻军玉山，乃为书乞援，而辅清兵益进，去广信八十里。辛卯，廷选报书，言水涸，师不得下，仆役散走，林怀印倚井坐誓死。乙夜，城南火，达曙，大雨火灭。林谓葆桢曰："城中炊烟断，火何由起？此贼谍所为，以空城告也。今日贼当至，吾殉君固其所。"解剑授葆桢曰："雨甚，吾不可露坐，贼至，君以剑当之，使吾仓卒得入井也。"贼得谍，知城无人，易之，待霁乃发。癸巳，辅清兵复进四十里，而廷选师至，葆桢徒步迎以入。甲午，辅清兵薄城，廷选军出御，其裨将毕定邦、赖高翔战甚力，林煮粥啖士卒，士卒益奋。丁酉，贼大至，围合，文吏窜伏，馈运犒劳，皆林会计而出纳之。乙亥望，大战，解围，辅清乃引去。自是葆桢治军日有声，擢江西巡抚。治船政，林佐治官书，一一中条理。治家尤有节度，断线残纸，必储以待用。方葆桢试礼部，鬻金条脱治行，代以蜀藤，虽贵，弗易也。光绪三年，卒。

王某妻陈，皋兰人。同治六年，河州回攻兰州，师自平番来援，阻黄河不得渡。陈家河北，令其子化凤集族党，以舟济师，兰州以全。

李某妻赵，营山人。县多虎，李子赴市，暮未还，李立村外待。虎骤至，李惊呼，赵闻，持梃出，与虎斗，虎弭尾去。

罗杰妻陈，安徽太平人。杰与陈共入山采薪，虎攫杰，陈与争，不得脱，急触虎口，虎舍杰啮陈，陈死，杰得脱。

杨某妻唐，衡阳人。夫妇偕耘，虎攫其夫去，唐曳虎尾不舍，三逾岭，伤左臂，卒负夫归。数日夫死，以节终。

姚旺妻潘，旌德人。旺遇虎，潘奔救，同死。

盖氏，吉林凉水泉金广年妻也。广年贫，眇一目，有友与狎。一日，戏语广年："汝何修得美妇？"广年心动，即曰："若艳我妇，予我百金，以妇与若。"遂与友偕还语盖，盖曰："贫死，命也！以贫而鬻其妇，生何心矣？"嗷然哭。广年出以语友，闻哭止，入视，则自馨死矣。呼友共解之，友因摩其足。盖苏，以足抵友仆，走厨下，取刀自斫其足，立断。昏卧血中，邻里趋视，唾广年，其友惧，请以百金疗，广年亦悔，力负贩，育子姓甚繁。

清史稿卷五〇九　列传第二九六

列女二

王师课妻朱　秦甲祐妻刘

艾怀元妻姜　周子宽妻黄

李有成妻王　杨方勖妻刘邹近泗妻邢

沈学颜妻尤　王赐绂妻时

王某妻张子曰琦妻卫　李学诗妻赵

魏国栋妻庞　吕才智妻王

沈万裕妻王　卢廷华妻沈

曹某妻王　潘思周妻傅

杨三德妻马　张壶装妻牛

陈大成妻林　温得珠妻李

贾国林妻韩　孙云＜羽嘆一口＞妻白

图斡恰纳妻王依吴先榜妻郑

王元龙妻李　蔡庚妻吴

子学昌妻曾　俞振銮妻傅

李殿机妻王　长清妇

赵惟石妻张　钟某聘妻吴

王国隆聘妻余　于天祥聘妻王

何秉仪聘妻刘　沈之鑫聘妻唐

潍上女子　吴某聘妻林

雷廷外聘妻侯　程树聘妻宋

张某聘妻姜　钱某聘妻王　王志曾聘妻张

王前洛聘妻李节义县主

刘戊儿聘妻王　朱某聘妻李

张氏女　粉姐　阚氏女　赵氏婢

张延祚妻蔡，漳浦人。国初，师既下福建，滨海数百里。犹群起负固。有方祐者，谋举兵，延祚与语，不合，被杀。子才十余岁，蔡哀恸，谋复仇。一日，闻祐将其徒至，方夕，易男子服，挟刃诣祐垒。未至，顾见其子踉跄来，念母子并命，斩张氏祀，乃与俱归。既，祐降为民，娶于蔡，其妇，蔡大母行也，因得常见祐。祐甘语谢蔡，蔡益愤，夜辄握刃刺壁，壁穿，刃犹击。

顺治五年春，蔡伺祐有所过，度道所必经，将其子止松林中，挟刃俟。日午，祐雄服怒马来，蔡自林中出叱祐，祐惊呼从者，从者骇走。蔡持刀斫祐，祐坠马，负创走，蔡疾追之。行人聚而哗，蔡且奔且言曰："吾夫为此贼害，有助者，吾与俱死！"追及祐，祐攀松枝与斗，中蔡额，血被面，

斗益力。遂迫祐，左手捽祐，右手奋刃；断其首，掷道旁，观者皆大惊。

蔡持祐首告于延祚墓，将其子诣巡按御史台门请死，巡按御史霍达异其事，问："有主者乎？"蔡哭对曰："夫死，所以不即死者，以有子耳。今子且不顾，安肯受他人指耶？然杀人当死，公毋挠国法。"达乃释不问。

陈时夏妻田。长乐人。时夏父超鹏早卒，母高守节。田读书，知大义。时夏贫，事王姑及姑高，朝夕扶持，不去左右。病不能食，取以口哺。时夏卒，督诸子读，尝自述与夫论学语，为《敬和堂笔训》，以授诸子，粹然儒家言。其自序略曰："余苟延性命，祇以三子一女，冀其能自立，不至辱泉下耳！大儿今十一，犹有童心，况诸幼孤，未亡人心力垂尽。恐旦暮死，而夫子之学行，与余之出肝胆，忍艰苦以冀其有成者，将谁为余告之耶？爰述先训，书之于册。嗟乎！小子异日读此，其能自省，使余生不负于子女，死不愧于夫子否耶？"居十余年，卒。

傅先箕妻吴，宣城人。吴归于傅，光箕已病矣，逾年卒。吴父母欲嫁之，吴归，留吴而讼傅氏，衣食吴。吴还傅氏，以讼故勿纳。吴复归，请自食，无累父母。力纺，闻有媒至，辄求死，乃别居。明季，饥，恒饿。邻馈之，勿受。族姊归于魏，亦婺也，遗之米，乃半易糠核。或怪问之曰："杂糜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纺有余钱，得婢曰春兰，拾籁供衅事。里媪或呼春兰食，吴必审所自，戒勿轻受食。春兰自是即不受里媪食。

郑哲飞妻朱，哲飞，南安人；朱，明鲁王以海女也。嫁哲飞，生丈夫子一，女子子三，而哲飞卒。会以海亦殂，渡海至台湾，依明宗室宁靖王术桂以居。康熙二十二年，师克台湾，术桂自杀，朱奉姑育诸孤，以女红自给。居五十余年乃卒，年八十余。初师下舟山，以海妃陈入井死，以海谥之曰贞，而以海女又以节终。

李若金女，名阎，余干人。明季，字淮王世子由桂。入国初，由桂出亡，阎誓不更字。尝咏金环曰："红炉经百练，不失本来真。"事父母孝，年五十九卒。

王师课妻朱，萧山人。师课，明天启中官太医院院判，卒。明亡兵乱，朱率二子避九里坳，尝遇贼，协以刃，朱夺刃劈面，哭且詈。贼欲杀之，二子号恸求代，得不死。事平，归老于家。尝为《勖子歌》五章，其三章曰："我生之后逢世乱，白头兵起苍黄窜，肤血染点丛麻红，母子支离宵不旦。飞蚊雷聚惊鼓鼙，秋雨淋漓断薪爨。呜呼，九里坳边真瓦全，尔曹性命天所怜。"五章曰："庭闱肃洁辞亲族，薄田聊许资饘粥，震荡扁舟波复风，儿才却聘家回禄。此身直缘正气生，机杼犹能活枵腹。呜呼，但愿长作太平民，何尝俯仰惭天人。"

秦甲祐妻刘，三原人。甲祐病瘵，刘侍疾甚谨，管家政甚饬。越十年，甲祐卒，时岁饥，兵未定。刘抚二子四符、四采，尝训之曰："年荒，众人之荒；学荒，则吾儿之荒也。兵乱，众人之乱；心乱，则或一家之乱也。"闻者以为名言。四符，甲祐前妇子也。刘爱之，均于所生。

艾怀元妻姜，米脂人。怀元父穆，兄怀英，在明皆官参将。穆卒，国初怀英降，入镶蓝旗，授牛录章京，居京师。顺治八年，怀元往省其兄，既归，仇家诬为逃人，遂亡命，官收其孥，穆妻马，老矣，妾金请代，姜方娠，皆就逮。明年，事雪，西还。姜襁稚子，金与相扶持，行数千里。又明年，马与金皆卒，怀元遣信至，言母死不得奔丧，誓毕生不归，姜食贫抚子，居四十余年乃卒。

周子宽妻黄，顺德伦教村人。子宽刺船，与其侣戏，侣溺，坐减死戍贵定。黄求从夫行，哗县门，吏为注官书。乃尽鬻嫁时物畀舅姑，制竹担荷具从夫行。夫道病，黄行经村市，操土音歌，求钱，得药物酒食奉夫。夫瘳，达戍所。居十七年，举一子，二女，而夫死。黄求以夫骨归，跪县门搏颡二十余日，吏许之，畀以牒。

黄怀牒裹夫骨，筥负小儿女，独身以行。其长女已嫁农家子，牵衣泣，黄斥不顾。黔多虎，而黄负夫骨，逆旅禁不纳。日汲于涧，拾树枝以爨，夜宿道旁废庙，恒见虎残人，余骼狼籍，无所怖，及至村，黄齿既长。黧黑丑恶，又杂罗施语。有叟独识之，指道旁冢曰："此而翁也，而姑僵墙阴，不食已一日。"

黄求得姑，姑两目眊，黄引其手拊裹中骨，及筥中儿女。姑抱而噎，黄大号，筥中儿女亦号。乡里皆走视，义之，畀以金，僦屋奉姑居。黄行逮归十九年，顺德人号曰："女苏武"。

李有成妻王，常宁人。寡，悉散奁饰于族邻贫者。将卒，呼诸妇曰："吾寡居四十余年，耳目如聋聩，未尝妄视听，汝曹其识之！"

杨芳勖妻刘，宣城人。嫁五日而寡，剪发自誓。邻妇或微讽，刘出刀以示，曰："吾昼以是为镜，夜以是为枕。"邻妇慑，不敢复言。

邹近泗妻邢，昆明人。寡而贫，或讽之嫁，邢曰："吾能忍饥寒，不能忍耻。"卒以节终。

胡源渤妻董，临清人。源渤卒，胡年十五，为婺八十年，年九十五乃卒。里妇或问："守节易乎？"曰："易。"如无夫何？"曰："如未嫁。"如无子何？"曰："如有子而死若不孝。"曰："何以制此心？"曰："饥而食，倦而寝，不饥不倦，必有事焉，毋坐而嬉。吾尝为人佣，治女红，必求其工。求工，则心专；心专，则力勤；力勤，则劳而易倦。倦即寝，寤好兴，毋使一息间，久之则习惯矣。"

林国奎妻郑，闽人。国奎卒，有子二。郑将殉，姑诫以存孤，乃已。一子殇，遂自沈于江，渔者拯以还。姑疾，刲肝杂糜进，疾良已。族有亡赖子尝中夜至，告族人杖于宗祠。亡赖子为嫚书污郑。郑恚，取刀断左耳，讼于县，县笞亡赖子。亡赖子出，益妄词，郑复割右耳。巡抚卞永誉闻其事，坐辕门谳其狱，令隶以两耳示观者，械亡赖子至，阅嫚书一行。取挞其面，复重榜荷校论戍边。居数月，郑两耳复生，永誉复坐辕门，召而察之，左耳完且晰，右耳赤如血，下廓乃微赪而短于左。文武吏及诸观者皆惊叹，一时称异事云。

陈仁道妻庞，博白人。康熙十九年，吴三桂将程可任掠博白。仁道将与邻人拒之，为所杀。庞自经，家人救之，苏，乃斥产购得杀仁道者，杀诸仁道墓前。

张某妻秦，三原人。康熙三十一年，仍岁大祲，县民多流亡。秦内外无所依，至龙桥河北，河岸坼有隙，自匿其中，有老人闵之，遗以食。明日复往，则昨所遗故在，劝之食，且问故，秦曰："谢翁厚，然不可为常，先后等死耳，我坐岸隙，令死不至暴露足矣。"遂饿而死，年二十余。老人为封焉。

同时李氏女，从父母逐食至汉口，父母皆疫死。女年十六，美，侩聘焉。将鬻使为妓，女得其情，力求死。三原人贾汉口者群诘侩，侩阴杀之。

何某妻韩，张荣妻吴，张万宝妻李，皆潍县人。韩早寡，求疏属子为后。康熙四十三年，潍大饥，韩昼抱子拾薪，夜则纺绩，日一食。久之，有所蓄，非甚饥则不食。卒买宅娶妇生孙，年七十三卒。

吴嫁三日，夫死，贫甚。转役自活，夜必归其室。得米杂糠秕树叶为食，赢一日食，则一日闭户。年九十二，病将死，呼其侄，谓曰："我有银纫衣带，犹昔吾夫物。我死，以此市棺埋我夫墓侧。"李嫁生子，方晬，而丧夫。舅、姑谓曰："汝不幸，我曹老，子幼，汝当如何？"李泣曰："妇非为舅姑老子幼，夫死何所不得？犹忍活至此，妇自审已决，愿舅姑无疑。"舅卖浆，暮出户，闻铎声，必趋往代其担。抱子力作，人未尝见其启齿。既丧舅、姑，娶妇生孙乃卒。疾革，谓其子曰："我死得见汝父，我甚喜，汝勿悲也。"

沈学颜妻尤，仁和人。学颜卒，无子，以从子时吉为后。时吉生子大震，又卒。尤抚孤孙，其兄侮之。秋将获，以众刈其禾，尤置针于髻末，外向踊而号。兄提其发，针创手乃去。常恨其孙弱，曰："我安得见曾孙，见曾孙，死不恨。"大震娶妇举子，王乃卒。既卒，大震复举子近思，自有传。

王赐绂妻时，黄平人。赐绂出行，宿于翁丙，为苗所杀，弃尸箐中。时行求得之，告官，得苗五，俱伏罪，时年二十一。母欲令更嫁，剪发、烙左颊，毁容矢不行。

王某妻张，滦州人。早寡，无子。以族子曰琦后，亦早卒，妻魏。亦州人。所居村曰柳河，地卑湿，食不足，掇草根木叶，拾苹藻，杂糠粃以食其孤，复殇。复以族子后，张卒，族人讽魏嫁，魏不可。居十余年，为所后子娶妇，乃语所亲曰："吾乃今志始遂，使嫁，不过温饱死耳。人恒苦贫，吾独不自觉。苦皆自乐生，吾生不知为乐，又焉知有苦？"州又有李学诗妻赵，学书妻高，娣姒以节著。学诗学书生友爱，行涉水，学书误就深，学诗拯之，相抱持俱死。赵生二女，高无出，食贫坚守，年皆逾八十。

高明妻刘，秦安人，早寡，子步云幼。贫甚，尝伺邻家炊，乞余热为儿煠饼。步云稍长，就学

归，则燃灯读。刘缝纫，夜必尽数线。一夕，线未尽，步云倦卧，抚之有泪迹，问曰：“儿病耶？曰：“无之，但饥耳！”刘泫然曰：“儿不惯饿，我则常耳！”步云为贾，家渐起。郑汝明妻刘，崇善人。康熙四十一年，岁大无，官煮粥食饥民，刘不食五日。邻家招偕赴，刘耻之，三出三反，终不行。因投水，渔人拯之，坐岸侧，渔人去，复入水死。

魏国栋妻庞，蠡县庞家庄人。祖姑徐、姑董，皆节妇。国栋卒，无子，庞力女红以养。织日一匹，或授以纑，织成必增重，曰：“糔所滋也。”或与值多一钱，不受。祖姑八十余，目昏，向曝、如厕，躬负以出入，姑亦至八十，负出入如之。再居丧，有周之者，魏曰：“吾贫，幸相贷，然必偿。如不使我偿，是视我非人也。”日夜织，不期月皆偿。当葬，衰而前柩，或请代，魏曰：“我祖姑、我姑无子孙，我在，即其子孙也，可代乎？”姑葬以夏，方雨，魏涉潦号踊，见者皆流涕。雍正三年，县大水，岁无，有县治赈役自户外呼告之，魏曰：“妇固饥，然食朝廷米，偿否？”曰：“赈也，何偿？”魏曰：“偿则食，不偿，则我孱妇何功报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遂键户，复呼之，不应。县使役具刺归之米一石，魏复辞。役曰：“此乔令君所以旌节义，毋辞！”乃拜而受。县上其事，得旌，族人为立后。

吕才智妻王，博兴人。才智病伛偻，杖而行，鬻饼于市。岁祲，才智将鬻王，王曰：“汝病废，我去，汝不得生！且我身值几何？汝不过得数日饱。食尽，终当死。等死。不如相依死也。”乃令才智守舍，而出行乞。生一子，才智死。终不嫁。

许尔臣妻骆，肃宁人。家奇贫。尔臣及其父母相继卒，骆号于市，得柳棺瘞焉。或劝：“盍嫁？”骆曰：“乞食虽辱，犹胜于再嫁！”卒以穷饿死。

原某妻马，河津人。康熙六十年，饥，行乞食，泣语人曰：“乞食至辱，不如死，顾安得死所无累人耶？”或漫应曰：“去此十余里，有红石崖，死此，可无累。”马明日径至其所，脱耳环易饼，迟邻人过者，属以畀其母，曰：“为我语母，无复望我，我今死此矣！即投崖下死。

张扬名妻彭，临江人。早寡，贫，或谓行乞可得食，彭唾之，曰：“我亦书生妇，有饿死张氏舍耳，安能为丐？”日夜操作，立后，娶妇，持门户。

沈万裕妻王，浙江山阴人。万裕早失母，王事后姑谨。万裕卒，子幼，后姑虐使之，舅予田数亩，使别居。后姑使嫁，王不可。后姑阴取犬子胞掷王室，阳出之，曰：“寡妇室，何乃有此？”迫嫁益厉。或语王：“当以死自明。”王曰：“吾当死。吾死孤不得生，夫且无祀，事终当白。吾死，又谁吾明也？”藏其胞，事后姑愈谨。后姑有少子讼于县，知县姚仁昌察胞非人，杖少子，而表王节。其后少子死，王收其孤，为娶妇。

卢廷华妻沈，永定人。廷华好狭邪游，摈沈异居，姑溺爱，亦恶沈。沈晨必谒姑，为理井臼。或私具甘旨，姑不善也。施鞭挞，无怼。廷华得恶疾，沈乃归侍。廷华死，以节终。

李豁然妻杨，永年人。康熙十五年，豁然卒，杨年二十一。事舅姑孝。抚子尊贤，娶妇王，生子而尊贤卒，姑、妇共抚孤孙至成立。杨以乾隆四十二年卒，寿百二十，守节百有一年。王前一年卒，年亦九十八。

曾经佑妻林，惠安人。早寡。所居滨海，为渔家补网，夜无灯，随月升落为作辍。积数十年，目因以盲，而手甚习，操作如故。舅姑资以老，复为夫立后。

梁昙妻李，临汾人。昙卒，时子生方两月，贫，啖野菜以活。昙尝莳槐于庭，李日纺其下，护之甚谨。曰：“此吾夫手植，见之如见吾夫矣！”乡人因称“节妇槐”。

姜吉生妻木，东川人。雍正八年，东川属夷叛，从吉生逃山中。贼至，杀吉生及其子。木忍哭伏林间。师至，贼降，木蹑贼至城西，手搏杀吉生贼以告官，请得手刃之。提督张耀愍而许焉，遂磔贼以祭吉生。

曹某妻王，兴县人。早寡，子喑，邻妇亦早寡，相与约不嫁。居十五年，王诣其戚，或自外至，曰：“邻妇嫁矣！”王曰：“信有之乎？”曰：“信，我所目见也！”王乃大恸，曰：“不意此妇，乃有此事！”遂绝。

潘思周妻傅，名五芳，会稽人。思周父为田州吏目，傅氏亦侨居广西。嫁年余，生一女，思周

卒。或欲聘，焉傅截发矢曰："所不终于潘者，如此发！"未几，母与兄死，兄公及娣又死，舅亦死，傅持六丧还。出郭门，身衰绖。徒步号泣以从。僮民皆感叹，称孝妇，归营葬，抚叔及其女毕婚嫁。

倪存谟二妾方、朱，富顺人。存谟为英山知县，坐事戍伊犁，方、朱皆从。存谟死，方、朱恸不食。伊犁将军为征赙，俾持丧归。至富顺，嫡子出郭迎，方、朱相谓曰："我二人不死者，惧主人骨不归。今归矣，请死。"相携跃入江，救不死，嫡子及孙死，抚曾孙二成立。

杨震甲妻杨，杨三德妻马，张壶装妻牛，皆秦州人。夫皆出客游，久不归，皆善事孀姑。马姑尤严，日被箠楚，奉之愈谨。杨抚子女成立，马、牛皆无子，立后。州人为之语曰："马牛羊，立人纲。夫远客，姑在堂，胸中冰、头上霜。"盖借"羊"目杨也。

陈大成妻林，连江人。大成坐事戍黑龙江。将行，遣林别嫁，林不可，从大成戍所。居二十八年，大成死，林裹其骨，襁儿女，乞食跣行万余里，还故乡。灌园自给，葬大成祖墓侧。

温得珠妻李，永清人。得珠早丧母，父娶后妻，生二子，遂恶得珠，并憎李。得珠病狂易，一日逃其叔杖，投井死。父母闻，不哭，李力请、乃得敛。遗腹生子经元，舅姑迫李嫁，谓李嫁，则田庐皆二少子产也，因虐之百端。李度终不可留，抱经元辞舅姑还母家，赁地以耕，劳苦自食力。经元娶妇生孙，而舅及二少子皆死，遗田亦殆尽，姑衰病无所依。李乃率子妇还，起居床下。姑执手流涕，道其悔也；而得珠叔故助虐者，亦前死，其婺仰食于经元。经元有四子，皆力田，能孝养。

贾国林妻韩，国林，扶沟人。韩，淮宁人。乾隆五十一年，大饥，民为盗。国林有族子二，行无赖，执国林及韩，绑于庭之槐，而尽取其室所有，已乃斫纺释之。国林将指伤，越三日死。韩欲告官，无人焉为之佐。有子二，皆幼。其弟日负薪米赡姊，夜执梃伺门户。居数年，无赖又至，撤其屋茅，掷大砖中韩手，遂夺田伐树，一不与较。二人者死，乃稍稍得安。嘉庆二十三年，又大饥，无赖有子鬻其嫂，夜出走，韩为召其夫归之。因泣告其子曰："害尔父者，某也。今其子又鬻嫂，不仁哉此父子也！顾为贾氏妇，即饿死，岂可失清白，汝曹当死守之！"此妇竟得免。

孙云＜⿰羽嘆－口＞妻白，兴县人。生十四年而嫁，嫁十三年而云＜⿰羽嘆－口＞卒。又二十年，子长娶妇，白挈以拜云＜⿰羽嘆－口＞墓，指而言曰："此君子也，此君妇也，吾事毕，可以从君矣！"恸而仆，遂绝。

图斡恰纳妻王依氏，满洲人，乍浦驻防。图斡恰纳，瓜尔佳氏，早丧母，寻亦卒，无子，嗣绝矣。父查郎阿谋为立后，王依氏曰："子他人子，终非骨肉，不足奉大宗，愿翁娶继室。"查郎阿感其意，娶于邵，生子观成。观成生七月，而查郎阿卒，王依氏哀姑少寡，奉养甚谨，躬操作助姑抚孤。既遘疾，犹不自逸，事辄代其姑。卒时观成已举乡试，以子凤瑞为兄嗣，未百年而子孙繁衍至百余人。

吴先榜妻郑，陕西山阳人。先榜卒，郑誓殉。家人慰喻之，曰："两兄公皆无子，若方有身，男也，吴氏幸有后。'逾数月生男，抚以成立，吴氏得有后。

王元龙妻李，嘉兴人。元龙悍，嗜酒，稍拂意，辄呵斥。既，伤于酒而病，李斥嫁时所媵田供药饵。元龙病，益悍，稍间，则日夜博。怒李，故以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李安之，无几微忤也。元龙病三年而死，李朝夕上食，辄号恸。服除，会兄公之官福建，姑老不能赴，李往奉姑，七年而姑卒。李泣谓诸从子曰："我当从汝叔于地下矣！"会火发，李整衣坐楼上，有梯而援者，李戒毋上楼，烬死焉。

蔡庚妻吴，合肥人。早寡，立从子为后，以事姑，尝为辞自序曰："父母生我时，惟愿得其所。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没，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十八幸生男，朝夕姑欣睹。无端因痘殇，姑泣泪如雨。堂上节姑哀，入幔痛肝腑。二十再生男。视若擎天柱。儿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姑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儿，骨肉又归土。姑祇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陷痛敛深闺，衰颜愿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余乃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我今补夫缺，一死何所顾？哀哀我父母，茕茕将泣诉！"卒，年八十有八。

韩某妻马。莱芜人。贫，夫商于辽阳，马出为佣。闻夫死，其父欲嫁之，马曰："归夫骨其可。"

乃乞食行五千里，得夫骨，负以归。日行一二十里，夜或露宿，犯风雪，行岁余，乃至家。既葬，其父终欲嫁之，以执白刃自誓，乃已。

李鸣銮妻黄，腾越人。咸丰间，云南回乱，鸣銮以千总战，负伤卒。黄截发，抚二子。同治初，寇至，转徙为人缝纫浣濯，日率一粥，仍督子读不辍。尝曰："人不读书，与禽兽何异？"

金光炳妻倪，金华人。光炳卒，倪殉，救免。洪秀全兵至，携二子窜山谷。乱定，力作自给。贫甚，督子读，不少假。

徐嘉贤妻刘，嘉贤，天津人；刘，桐城人。嘉贤少从军河南，尝单骑入贼垒，拔陷贼妇女数百人出。旋卒。刘贫，辄数日不举火，严督其子读。族有为令者招使往，刘曰："今不自立，而托于人，惧吾子之不振也！"谢不往。

冒树楷妻周，树楷，如皋人。周。祥符人。树楷以知县待缺福建，早卒。周挈子女从舅广州，舅亦卒。侨居，日食率百钱，翼子女以长。子得官，将请旌，周拒之曰："妇节常耳，人子于其母，奈何欲假以为名哉！"父星诒，诸父星鬯、星察，并有文行，周刻其遗著，为父营葬，置墓田焉。

曾广厚妻刘，衡阳人。归广厚，舅老，姑前卒。兄公初丧，舅痛子，几失明，出入需人。刘侍舅谨，日执炊，一饭三起视舅起居衣食。虽贫，必具酒肉。舅病，奉侍七昼夜不就枕。舅卒，弃田庐治丧。刘方产，徙陋巷，艰苦冰雪中。广厚又卒，乃与姒李同居，以子为之后。李亦苦节，刘事之如姑。昼治针黹，夜则纺绩，节衣食，命子熙就学，卒成进士。方极困，老稚或乞食，必分食与之。晚少丰，年饥，必出谷以赈贫者。

冯丙瑛妻俞，丙瑛，大兴人。俞，栾城人。丙瑛为世父后，俞事两姑，维护调和，迭遘诸丧，丙瑛亦卒。丧葬皆尽礼。光绪二十六年，京师被兵，俞市米数十石与贫者，戚友相依者六十余家，衣食之，乱定始去。乱后多暴骨，募资为收敛，死难者，求其姓名为请旌恤。狱囚衣粮主者不能给，斥银米畀之。其后直隶、安徽灾，辄募资至巨万。京师恤嫠会、八旗工厂，皆输金以助其成。

袁绩懋妻左，绩懋见《忠义传》。左名锡璇，字芙江，阳湖人。事亲孝，父病，刲臂和药进。工诗善画，书法尤精，著有《卷葹阁诗集》。

绩懋子学昌妻曾，名懿，字伯渊，华阳人。通书史，善课子，著有《古欢室诗集》、《医学篇》、《女学篇》、《中馈录》。

俞振銮妻傅，振銮，余杭人。傅名宛，号青泉，大兴人，以礼女。能承父学，工诗，著有《山青云白轩诗集》。教子严，建宗祠，立条教，示子孙。光、宣间，江、浙遇灾，屡蠲金赈之。

周怀伯妻边，怀伯，余杭人，边，诸暨人。边事姑孝，怀伯卒，有女子子三。边恃女红养姑，营丧葬，嫁三女，贷于人以举，节衣缩食，数十年乃毕偿。年六十九，知将死，辞亲族，启夫墓右生圹，坐卧其中，遂死。坚嘱毋具棺，重以累人。亲族哀其志椁椑而掩之。

吉山妻瓜尔佳氏，名惠兴，满洲人，杭州驻防。早寡，事姑谨，尝刲肱疗姑疾。光绪季年，创立女学。逾年，资不足，校将散，乃饮毒具牍上将军，自陈以身殉校。且言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非乐死，不得已耳！"既死，将军瑞兴与巡抚张曾扬奏闻，赐"贞心毅力"额，众为集资扩校，以"惠兴"名焉。

张某妻钱，嘉兴人。生一女而嫠，还依父母居。姑贫，计鬻之，度钱刚，言无益，阳携以省戚。先期告鬻妇家，待郭外，舟出郭，别有舟来并舣，则鬻妇家人也。姑乃告钱，钱即起，跃入水。鬻妇家人大惊，而姑已得钱，强妇往，趣舟行。钱屡跃入水，持之不能止，至三。众皆惧，乃送还父母家，而钱为救者扼胸伤，咯血，数月卒。

戚成勋妻廖，江津人。成勋家万山中，张献忠之乱，成勋出避寇，廖弱不能从，闭重门独居，家故有余粟，粟将尽，就池畔种稻以食。衣敝，缀草自蔽。居四十余年，山径塞，与世隔绝。成勋窜黔中，闻乱定，乃还，行求故山，斧竹木得道，见其宅尽圮，隐隐起炊烟，呼且入，廖自楼上问谁何，成勋道姓名，廖乃泣曰："我夫今得还耶？我无衣，君以余衣畀我，乃得下相见。"成勋解衣掷楼上，廖衣以下，面目黧黑，发如蓬，相持大恸，共居又十余，年各至九十余。

曾惟庸妻谭，衡阳人。顺治五年，谭归惟庸，方四阅月，惟庸为游骑掠去。乱定，有言惟庸死

者，谭召族人，分授以田宅。康熙二年，惟庸还，诈称行贾，过谭，音容已尽变，谭不能识。求食，与之。求借宿，不可。越日再至，乃自名惟庸，谭未敢信，问临别时事，尝授三钥，铁奇铜偶，语皆验，谭乃泣而言曰："君别十六年，谓物故久，今幸生还，当告诸宗族。"惟庸召族人。置酒，具白其事。为夫妇如初。

谢万程妻李，唐县人。万程父仪，顺治间诸生，贫，卒无棺，万程将鬻妻以为敛，不忍言。李知万程意，哭请行。南阳民王全以二十四金鬻李归，将以为妾。李至全家，日涕泣，但愿供织纴，不肯侍全，全亦听，不强。居一年所，全兄大有与全隙，诣南汝道告全匿逃人。事下南阳府同知张三异，三异汉阳人，尝为陕西延长知县，有惠政。诘大有，辞遁。召全，并以李至，问何为匿逃人，全目李妾，因言："妾至日涕泣，但愿供织纴，居一年所，不我从也。"问得自何所，乃复召万程，具得卖妻葬父状。三异惊叹，问万程："欲复合否？"万程言："妻故无失德，闻其至王氏日涕泣，但愿供织纴，居一年所，艰难以守身。我岂不欲合，而无其资，则奈何？"三异出俸二十四金偿全，而使吏以金币送万程夫妇还。

李殿机妻王，名素贞，亳州人。幼丧母，父以字殿机，殿机父范同，顺治初坐法，妻张及殿李殿机妻王，名素贞，亳州人。幼丧母，父以字殿机，殿机父范同，顺治初坐法，妻张及殿机没入象房，殿机方三岁。稍长，自鬻于镶红旗护军厄尔库为奴，厄尔库妻以婢萧。王从其父居二十余年，其父病且死，以簪珥授女，泣曰："此李氏物也！"又年，或传殿机死。王氏诸父兄迫女别嫁，女愿为殿机死。久之，詗殿机犹在，欲走京师求殿机。邻有范一魁者，其父友也，王乞为导，诸父兄不欲，令处于楼，去其梯。王以夜绠而下，从一魁至京师，求诸象房，有知者导至厄尔库家，殿机荷畚拾马通自厩出。一魁前与语，王出父故所授簪珥，相向哭，行路聚观，皆流涕。厄尔库义之，许放殿机及萧，不督自鬻值。巡视南城御史阿尔赛疏闻，下礼部。礼部议："八旗家奴不得复为民。惟王氏守节求夫，裨风化，应如所题。"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乙未，疏上，圣祖可其议，王年已三十有四，犹处女也。

长清妇王氏，父王三，农也。未行，岁祲，父母舅姑议鬻之，而均其值。贩挟以去，至饶阳，入妓家，矢死不肯污。转至孔店村，村诸生孔继禹、继淳兄弟好义，愍其志，以五十金赎焉。问所居地，曰焦家台。问戚属，以父王三对。当春，村民祠泰山，具榜书女始末畀行者，诫使入长清界则揭膀。焦家台农有见者，以告王三，诣孔氏以女归，复归所字婿。

程允元妻刘，名秀石，允元，江南山阳人；秀石，平谷人也。秀石父登庸，康熙间为山西蒲州知府。初谒选，允元父举人光奎，亦在京师，相与友，申之以婚姻。时允元二岁，秀石生未期也。光奎归，寻卒。乾隆初，登庸罢官，居天津北仓，亦卒。秀石年二十二，母前卒，诸兄奔走衣食，弟崇善为童子师，徙废宅。姊妹姑侄犹五六人，食不得饱，寒无衣，相倚坐取暖。崇善死，益贫，恒数日不得食。屋破，群僵坐雨中，乃徙依比邱尼照震。无何，家人相继死，惟秀石存。力针黹自活。照震徙天津，秀石从。尝有求婚者，介照震道意，秀石恚，不食，照震力谢乃已。

允元既丧父，亦中落，闻登庸卒，家且散，顾不知女存亡。或传女死，劝别娶，允元不可，且曰："女即死，必酹其墓乃别娶。"乾隆四十二年，附运漕舟至北仓求刘氏，有舟人为言："刘氏家已散，其孥殆尽死，惟第四女存，是尝字淮安程氏，传程氏子已死，而女矢不他适，昔居淮提菴，今徙天津，不知菴何名也。"允元因言己即程氏子，舟人又言："刘氏有故仆，瘖而义，岁时必问女起居。"允元求得仆，偕诣照震，言始末，照震疑，且惮秀石，未敢以通。允元言于监漕吏，牒天津县知县金之忠，之忠召允元问之，信。使告女，且勉之嫁，女犹辞，复使谓曰："女不字五十七年，岂非为程郎？程郎至，天也，复何辞？"乃成婚。

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以其事上闻，下礼部，礼部议："义夫贞妇，例得旌表。至幼年聘定，彼此隔绝，经数十年之久，守义怀贞，各矢前盟，卒偿所愿，实从来所未有，应旌表以奖节义。"上从之。

杨某妻樊，字正，抚宁人。既字而杨氏子病且废，使辞于樊，樊母乃为正改字。行有日，正请于母曰："儿奚嫁？"母曰："嫁某氏。"正曰："儿幼非受杨氏聘乎？"母曰："然，杨氏子病且废，使辞于我。我怜儿，故为儿改字也。"正不语，夜潜出，度山林数十里，晨至杨氏。翁姑未即许，父

母亦至，相与慰勉。正曰：“夫病，天也，我为病夫妇，亦天也，违天不祥。欲别嫁，我请死。”乃卒归于杨，杨氏子病良已。同县又有刘柱儿妻鲁，字春。柱儿先为李氏义子，聘于鲁，既复还刘氏。李富而刘贫，于是李氏之人，嗾鲁使罢婚，刘不敢争也。春闻，亡之刘氏。鲁氏劫春归。讼于县，县判归刘氏。时乾隆十九年，先樊氏女事一岁。

李国郎妻苏，南安人。未行，父以国郎贫，为女别字富家子，焚李氏书币。苏缢，未绝，父招富家子赘于家，以死拒，挞之不悔。富家子自去。国郎闻，讼于官，乃归于李。婚夕，泣曰：“吾父以吾故在系，何得遽言昏！”国郎为请于有司，出其父。同县蔡登龙妻林，其父母亦以婿贫欲别字，不从，令别居。积女红得十五金，使以遗登龙佐聘钱，父母少之。乃日减餐，治女红益勤，逾年又得十余金，卒归登龙。父母既丧，孤弟贫无依，乃收抚之。又有黄元河妻戴，吴恒妻陈。婿皆有废疾，父母议毁盟，力请行。戴勤俭起其家，吴以节终。

赵维石妻张，小字瑶娃，宁羌人。年十七，未行。嘉庆初。教匪掠州，贼渠得之，以畀其妻。其妻以瑶娃慧，畜为女，渠累欲污之，赖其妻以免。寻窜徽县，一夕渠醉，召瑶娃，瑶娃拒之力，渠使其下将出杀之。其妻知不可救，戒勿过刨，弃诸野，而以死告，次日贼引去，村妇舁之归，药其创良愈，将以为子妇。会县吏过门，瑶娃拔银钗贿吏，使告县，瑶娃至县庭，陈始末，乃召维石，为合婚，与俱归。

钟某聘妻吴，武冈人。待年于钟氏。钟氏子从父贾四川，久不归，或传已死。钟母卒，吴纺绩奉其祖母。祖母卒，为营丧葬。年四十余，钟氏子始归，欲与婚，吴曰：“君出游久，安用就木老处子为！”出资为买妾，而自居别室。钟氏子以不妇讼于官，吴曰：“若祖母，吾奉之：若妾，吾畜之。吾齿长，不能育子女，请以贞终。”官判从之。

岳氏，安平人。嫁可仁言，病痫。仁言以礼去恶疾，遂大归，居数年，病已，而仁言已别娶。或讽其嫁，岳不应，以针线遍缀衣履投井死。仁言闻，乞李埭铭其墓。

姚氏，通州人。嫁同州张维垣。维垣移家湖北，归既娶，复去。逾年，遗书绝姚，令改嫁。姚持书泣告乡党曰：“我无故见绝，死无以自白，愿终守以明志。”居五十余年乃卒。张氏之族高其义，持丧葬张氏兆，为立后。

张氏，江南华亭人。字金景山。年十二，丧父母，待年于姑氏。张庄而无容，景山憎焉。稍长，当婚，景山故迟之。既而病作，张奉汤药，斥不使近，辄泣而退。景山将死，指而语母曰：“彼非吾偶，儿死必嫁之。”景山死，张矢不嫁。或以夫不见答劝，曰：“我知夫死妇节而已，不知其他。且祖姑及姑谁为养者？若必强我，我请死。”是岁姑卒，越八年，祖姑卒，张为营葬。日夕纺绩，足不逾阈，又三十余年乃卒。

袁氏，名机，字素文，仁和人。兄枚，见《文苑传》。机幼字如皋高氏子，高氏子长而有恶疾，其父请离婚，机曰：“女从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归于高。高氏子躁戾佻荡，游狭邪，倾其奁具；不足，抉之，且灼以火。姑救，则殴母折齿。既，欲鬻机以偿博负，乃大归，斋素奉母。高氏子死，哭之恸，越一年卒。

杨某妻张，名荷，宁国人。某贫，无行，令张以非义，不应。楼居，潜去床前板，绐使堕，折足，匍匐归母家。某鬻子。张积金赎之。将卒，命子以丧归杨氏。

周士英聘妻张，泰州人。士英丧父母，叔狡，利其有，箠杀之。时顺治九年，张年十九，未行，闻其事，哭，不食。遂自髡为尼。具牍丐母舅偕诉有司。巡按为上其事，诛杀人贼，张乃理士英家财，葬士英及其祖若父，为庐奉佛，祀周氏三世。张既为尼，名曰明贞，表其志也。

蔺壮聘妻宋，名典，蔚州人。典家西崖头，壮居千字村，皆农家也，以罗帕为聘。壮死，典方从母舂谷，闻，辍舂，恸不食。父母喻之，意若稍解者，数日以罗帕自经死。时康熙四年正月庚辰。

沈煜聘妻陈，名三淑，钱塘人。幼能诗。康熙间，讹言官中阅选，民间女子仓卒嫁娶殆尽，三淑父以许煜。煜故贫，客松江，久不归，三淑父从军云南，战死。其母欲改字富人子，扬言煜已他娶，以绝三淑意。三淑闻，恸哭，自髡其发，矢不字，遂病，时时哭，极悲。邻生有闻而哀之者，求煜告以故，煜请婚，母持不可。二十二年春二月，三淑病笃，其母以媒言召煜，煜至，使人省三

淑。三淑方寐，告以沈郎至，遽寤，手下帷自蔽。煜问："可有言乎？"三淑徐曰："既有成言，何为又他娶？"煜辨其诬，三淑都无言，惟以袂掩泪。煜辞出，三淑泣不已。已而叹曰："彼不负我，我死可。"遂不饮药，越日卒。

王国隆聘妻余，怀远人。国隆游不归，或言在含山，余父母挈余行求不遇，遂侨居焉。余母死，从父灌园。纺绩自活，恒以巾幕首，邻女罕见其面。康熙二十八年，父死，敛毕，女自经。

韦思诚聘妻宣，广德人。思诚远行，母以贫，欲令改字，宣不可，遂归夫家，虑有强暴窃伺，夜悬檄于床，微风柝有声以警。一夕，语诸姑、姊，梦夫告以死。遂哀泣，不食死。

于天祥聘妻王，名秀女，祥符人。天祥尝育于阳武王氏，王氏为娶妻，生子，妻死，还于氏。继室以王，王未行，而天祥死，王父母秘不使知。久之始闻，力请奔丧，天祥丧已小祥矣。王请于阳武王氏，愿得子天祥前室子，王氏靳不许。及大祥，具奠，即夕自经。于氏故有刈麦刀二，俄失其一，至是得诸王枕下。

方礼秘聘妻范，名二妹，建水人。幼事父可望孝，字礼秘，未行。礼秘父良佐死，妻改嫁萧伸，居方氏，礼秘及其兄、妹皆死。范闻，哭之恸，请于父母归方氏，居久之，闻姑诟伸，始知礼秘非良死，以质姑，姑内惭，不复言。范度事无证，礼秘冤不得白，恒时时号痛。伸惮范，欲以妻其从子，百方强之，范不许。伸怒挥范仆，手点额。范怒曰："奴污我额！"刀剜伸手所点处，血淋漓被面。其弟讼诸吏，吏笞伸，以其室属范，使奉方氏祀。

姚世治聘妻陈，会稽人。两家皆居京师，既定约，世治归，陈父欲别嫁，陈易服行求世治，遇诸济宁。曰："女违父非孝，得见君子，事毕矣！"遂入水死。

何秉仪聘妻刘，昆明人，农家女也。秉仪卒，女请于父母，欲奔丧，不许。乃窃出，兄追及之，度金汁河，将赴水，兄力持曳以归。秉仪父使迎女，女哀恸泣血，日夕力作，父母畀田四亩，女为夫弟婚鬻半，丧舅又鬻半。父母怒，使告姑，诬女有所私，当遣之嫁。姑以责女，女不能自白，心疾作。缢死。

沈之鑫聘妻唐，之鑫，普安人；唐，武进人。之鑫父文郁，唐父元声，康熙季年，同游高州，相友善，约为婚姻。于是唐生三年矣。元声卒，丧归，文郁亦还普安。普安去武进且万里，而文郁贫，虑不能为之鑫娶，诡言之鑫殇，使谢唐，唐矢死。久之，文郁将如京师求官，迂道至常州，唐出拜，涕泣慷慨陈所志。文郁心悔，则请为养女，期得官迓以归。既，文郁以病还，唐闻大恸，遂不食，七日竟死。后三十余年，之鑫以事过常州，始闻唐死状，感痛求其墓，已火葬矣。唐死时年十六。

贝勒弘暾聘妻富察氏，弘暾，怡亲王允祥第三子。上命指配富察氏，雍正六年，未婚卒。富察氏闻，大恸，截发诣王邸，请持服，王不许。跪门外，哭至夕，王终不许，乃还其家持服。越二年，王薨，复诣王邸请持服，王邸长史奏闻，上命许之。谕王福晋收为子妇，令弘暾祭葬视贝勒例，以从子永喜袭贝勒。谕谓："俾富察氏无子而有子，以彰节女之厚报焉。"

潍上女子，不知其氏，雍正间，潍田家女也。未行而夫死，其母往吊，女请从，母止之不可，衣红而袭以素，潍俗妇吊丧不至殡，女阳为如厕，因问得殡室，潜入，去袭，缢柩侧。

吴某聘妻林，漳浦人。未行，夫坐罪当死，林欲人狱与诀，夫丐狱卒勿纳。林昼夜哭不食。夫使畀以钱三百，且曰："速择佳婿，毋自苦！"越日，闻夫已决，以所畀钱易絇缢。

雷廷外聘妻侯，南安人。廷外母黄，早寡，贫，虑不能娶，乞贫家女抚之，期长以为妇，故侯四岁而育于黄。十一黄卒，十六廷外卒，死而不瞑，侯恸屡绝。廷外有从兄，以其子震为后，侯乃笄，抱以拜祖。侯母欲令别嫁，拒以死。身自耕，跪而耨，十指皆胼，尝诫震曰："妇人不可受人怜，况孀乎！"震亦早卒，其妻傅，从姑织席以育子。

程树聘妻宋，名景卫，长洲人。树十三补诸生，丧母，复丧大父，旋亦卒。景卫年二十，请于父，归程。以素服拜舅，见于庙；谒其大父丧，成孙妇服；谒其母丧，成妇服；乃哭其夫，持服三年；终，复补行姑服三年。同县陈氏女淑睿，未行而婿殇，有请婚者，遂自经。景卫为作诗，于《诗》共姜用刘向说，于《春秋》伯姬用何休说，旁采朱彝尊、江琬、彭定求诸家言，申女子子未嫁守贞

之义。贯穿赅洽，八百余言，以破俗说，白己志。景卫通经义，好读先儒论学书，娣、侄皆从讲说。病女教不明，乃会通古训，括圣贤修身尽伦之要，复作诗九百余言，授娣、侄，令歌习之。

张氏子聘妻姜，名桂，元和人。年十九，婿与舅、姑先后卒，依其母以居，不嫁。

钱氏子聘妻王，吴人，亦年十九而婿卒，女绝食，大父母强起之。居三年，有请婚者，复绝食，死复苏。母哭之，女曰："先年儿私吞金环不死，食银珠又不死，顷复吞金环。儿死愿得葬钱氏之兆。"遂卒。

王志曾聘妻张，亦吴人。年二十，志曾卒。居六年，闻姑丧，因归于王，奉佛以终。

三女皆与景卫同时，而桂能诗善画。尝为柏舟图，赋诗赠景卫。

景卫有二婢：曰卫喜，字于张，张死，不更字。曰陈寿，嫁朱氏，寡，无子。皆依景卫以老。

李家勋聘妻杨，海宁人。杨富而李贫，家勋父为杨氏佃。杨父行田，见家勋慧，问之，九岁，使人所立塾，资令读。年十五入学为诸生，家勋父来谢，杨年十四，呼令出拜。杨母及兄皆恚曰："是老颠！岂患女无家，而弃诸佃人子乎？"父旋卒，杨氏之人薄家勋。一夕，呼灯，无应者，杨自帷言曰："丈夫不自处高明，何依人受慢为！"家勋遂辞杨氏去。乾隆十五年，举浙江乡试，杨氏请婚，家勋以试礼部辞。留京师数年，病卒。杨知母将为议婚他氏，请于母："愿得迎家勋丧，临奠，然后听母。"母许之。杨迎丧于郊，奠竟，要母，遂归李氏。家勋父老而瞽，杨请于姑。为买妾生子。家勋父八十，目复明，德杨甚，命其子呼"嫂母"也。杨或曰徐氏。

李家驹聘妻朱，高安人，大学士轼女。家驹，乾隆三十六年举人，早卒。朱事父母孝，性和以肃，自诸弟妹及内外臧获，咸敬惮之。生恶华彩，寸金尺帛不以加身。及闻家驹讣，欲奔丧，饮泣不食。时轼督学陕西，大母喻其意，诫当待父命，始复食。轼还，越半载，乃以请，遂归于李。事祖姑及姑，如事父母。轼有父丧，圣祖命夺情视事，疏请终丧，戚友或尼之。朱泣曰："吾父不得归，虽官相国，年上寿，犹无与也。彼姑息之爱何为者？圣主当鉴吾父之诚矣！"卒得请。邻火且及，朱坐室中不肯出，曰："死，吾分也！宋共姬何人哉？"姑破扃挟以避。病不肯药，两弟来省，曰："吾死无恨，但恨不得终事吾父及吾舅姑！"又曰："我生恶华彩，寸金尺帛不以加身。死毋负我！"遂卒。

贾汝愈聘妻卢，汝愈，故城人；卢，德州人，协办大学士荫溥女。汝愈卒，卢矢不嫁，贾氏迎以归，为立后。

袁进举聘妻某，天津梁进忠养女也。进忠负薪行水次，有大舟泊焉，或抱女婴出，授进忠曰："此女生八月矣，父之官，卒于舟，母继殒，其善视之！"进忠抚以为女。而进忠有长女悍甚，女稍长，貌端好，长女将鬻以为人妾，女不可，长女益恚。进举故无藉，长女咻父母使字焉。进举行不归，又使告其母谋罢婚，女复不可。进忠病，疡生于胫，女刲股以疗，家人皆不知，而长女虐愈甚。进举母怜之，迎以归。进忠及其长女皆死，女为营葬，迎义母进忠妻同居。长女有子，失所，召为鞠之。为进举弟娶妇，生子为进举后。终姑及其义母丧，女遂自经死。有司葬之天津西郭外五烈墓傍。

五烈墓者，先为三妇墓，葬谭应宸妻陈、阮某妻诸、赵某妻裴，陈、诸皆以捍强暴死，裴以节终。乾隆元年，金振妻丁殉夫，附葬，称节烈四妇墓。七年，又有殷氏女误嫁倡家，为所迫，棰楚炮烙，沃以沸汤，死，葬墓侧，称五烈墓。五十六年，复葬女，更为六烈墓云。

李应宗聘妻李，昆明人。所居曰庙前铺大河埂，父春荣。未行，应宗卒。其明年，应宗大母语春荣，将改字女，女闻，遂缢。缢之夕，裂绫二尺许，刺血书九十四字。民家女未尝读书，字多讹易，嘉兴钱仪吉为之句读。曰："呈天子前，"曰"忠孝节烈，"曰"二月初九日，"二月初九日盖女死日，事在乾隆末。

何其仁聘妻李，路南人。嘉庆十一年，年十六，未行。其仁及其父皆病笃，李割股畀叔母使送婿家。至，则其仁及其父皆已卒，其仁母焘以奠。李欲奔丧，母尼之，遂缢。

王前洛聘妻林，潜山人。前洛病，林父馈药，林潜刲股入药。前洛卒，固请奔丧，引刀誓不嫁。

节义县主，成郡王绵勤第七女，选文纬为婿。文纬，费莫氏，内阁学士英绶子。未婚，嘉庆十八年文纬卒，主时年十六，诣文纬家守节，仁宗诏封节义县主。二十二年。卒。

李承宗聘妻何，巢县渔家女也。两家居滨溪，相违半里余，而李氏庐当上流。承宗卒，女年二十，请奔丧，父母不许，不食四日，不死；自经，或拯之。越日自沉于溪，求其尸不得。后三日，尸见溪上流，正值李氏门。

江亨昭妻杨，侯官人，二氏皆渔家。杨未嫁，与亨昭舟相值，必引避。或遇水次，则自匿芦苇中。其母非之，女曰："渔家独不当有耻乎？"既嫁，强暴窥其有色，潜逼之，杨挤使堕水，亨昭死，殉焉。

吴某聘妻朱，海盐人。吴某年十八，丧父母，遂出游不归。朱贫，父老，辟纑织屡。其兄悍，屡辱之。朱曰："兄贫不能食我父，我父衰，无所营，不得不就兄食。我留，乃助兄耳。"及父死，朱年五十八，吴不知其存亡，吴之族愍朱节，迎以归，为立后。

徐文经聘妻姚，名淑金，侯官人。文经卒，淑金屡求死，乃归于徐。贫、舅没，姑疾作，刲股以疗。徐掇芹供姑，自食其弃茎。无何，姑亦没，嗣子以贫去。淑金目昏，不能治女红，以钵为釜，以草为衾。傲屋不偿直，见逐，泣路隅。有负担者，怜而周之，里人醵金助衣食，仅得不死。犹朝夕拜徐氏祐，祝其嗣子归也。居十余年乃卒。

李煜聘妻萧，秀水人。煜酒家子，居郭南万螺滨。萧未行，煜死。萧无母，请于父，愿归李，翁姑遣媒止之，勿听，遂归李。视煜敛，即奉侍姑，执爨濯衣甚谨。姑悍，既不欲李来，又见其贫也，昼夜詈，李唯唯无一言，邻勿善也。或劝姑，姑亦詈焉。士大夫众至，诫翁："毋虐贞女，贞女光尔门，宜善视之！"姑终不欲李同居，众乃于室后癖小楼居贞女，醵金以饮之。

刘戊儿聘妻王，名孝，武陟人。未嫁，岁大无，戊儿行六年不归。父母欲别嫁，孝间出，如刘氏。值老妪，问刘戊儿母，妪曰："我即戊儿母也。"孝拜且泣曰："我王氏女，姑之子妇也！"妪惊未信，孝探怀出物示妪曰："此非姑家聘物耶？吾空持以来为信。"妪视之亦泣，复以贫无食辞。曰："吾夙知姑贫，翁没，两叔幼，安得所食？我能女红，兹固为养姑来也。生未尝一时离吾母，计无所出而后来。"因复泣曰："如不见容，我无归理。惟赴水死耳！"妪告孝父母许焉。孝勤纺绩，夜磨作蒸饼，使叔鬻之。姑病，日夜侍。居数年，乡里感其义，率钱周其姑，葺旧屋，为叔娶妇生子。姑卒，合葬于舅墓，乃授家事于叔，夜入室，扃户，寂无声。翌晨叩户不应，毁牖入，则自经死，衣履皆易新制者。时嘉庆九年二月乙酉。孝年二十四至刘氏，事姑十二年，姑死乃死。

朱某聘妻李，字容，东安人。父大纯，幼字朱氏。朱氏子远游十余年不归，或传已死。女既丧父母，无昆弟，独与其婢春华居，誓不嫁。春华稍长，其父谋嫁之，春华义不去，容亦誓不嫁。其父不听，春华乃告容，俱赴水死。

武稌聘妻李，伊阳人。年十一，丧母，育于武。从娣妇事舅姑谨，姑羸卧，调医药，治家事日勤。姑卒，抚叔弟及二女妹。年十七，犹未婚，稌堕井死，誓从井，舅止之，幼弟妹环而哭，李大恸。遂总发为紒，曰："吾当终妇事。"请于舅，立后，纺织以佐家。舅娶后姑，又有疾，调医药，治家事如前时，久之，叔弟补县学生，两女妹皆嫁。又数年，为所后子娶妇，则语其兄曰："妹曩不即死，诚不敢死也。今吾家奉舅姑宗祏幸有人。井中人待我久，我将从之！"晨起，从容问姑安，出行汲，自投稌所堕井死。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壬寅，稌生日也。后稌死二十有一年。

陈霞池聘妻钱，桐城人，居东乡。未行而霞池卒，钱请奔丧，东乡俗以为子死妇奔丧，于家凶，辞之。钱毁容矢不嫁。久之，陈氏之族迎以归，为立后。居数十年，县有士人往存问，为言："朝廷旌贞女，与节烈并重，当请于有司。"钱闻大惊，盖初不知其行应旌也。

汪荣泰聘妻唐，名凤鸾。荣泰，歙人；唐，淳安人。父以许荣泰，未聘而父卒，母更许他姓。他姓来聘，唐自所居楼裂所制衣履掷于庭，俄砉然跃而出，遂堕地死。荣泰请迎丧，母不许；母卒，乃迎丧以归。

季斌敏聘妻蔺，斌敏，正蓝旗汉军；蔺，沧州人。斌敏未婚卒，蔺年十八，矢不嫁。居二年，闻有媒妁至，截右耳，逾三日，又截左耳。其父春以告季氏，迎以归。女事姑甚孝，为夫补行丧服。丧终，归诀父母，谓当死从夫，父母力劝喻之。女复还，见姑，言笑如平时，即夕饮毒死。启箧封所割两耳，识曰"全归"。

董福庆聘妻冯，福庆，发固安驻防汉军；冯，霸州人也。福庆贫，饿犹耕，死于田，女年二十，请奔丧，福庆父往沮之，曰："子饿至死，复忍饿汝家女耶？"女出拜，伏地哭不起，福庆父乃诺之，遂奔丧。执妇礼以终，寒馁皆无怼。

乔涌涛聘妻方，桐城人。涌涛卒，涌涛母丁亦病，方请于父母，归于乔，以姑病寒疾，亦薄其衣当风雪。刲股以进姑，病良已。乃营葬涌涛，以衣负土，三日不食。为涌涛立后，淡食布衣，深自刻苦。病将革，戒子妇毋以寸丝敛。

张氏女，名有，邹平人。岁饥，鬻为高唐朱氏婢。及长，主母为议婚，有泣言幼已字人，不敢负。主母使求得所许字者，则已别娶有子女矣。以语有，有曰："虽别娶，身不愿更事他人。"主母怜而听之。有终不别字以死。

粉姐，失其姓，高邮人。父为迮氏苍头，字某氏子。岁饥，某氏子行乞，转徙十余年。女父遇之江都市上，某氏子曰："我终不能娶，还我聘钱，听别嫁。"女父喜，还聘钱，与析券。归告女，女呜咽不语，夜自经。

阚氏女，名玉，浙江仁和人。玉端丽，能诗文。父亡，与母及兄嫂居。年十三，福王由崧帝南京，选民间女子，玉母匿诸卖菜佣家。玉父亡时，留百金畀玉兄备玉嫁，玉兄荡其资，遂与佣谋字佣子。玉在佣家尚待年，号泣求还，不可得。疾作，始遣归。玉垂绝，语其母曰："儿今且死。愿埋父棺侧，不作佣家鬼也。"复嚼齿曰："兄陷我！"遂卒。

玉尝作《怨歌》，好事者以琴谱其声，曰《阚玉操》，辞曰："父生我兮中道逝，母茕茕兮门衰瘁。兄嫂难与居，抉我如目中之尘沙。伊又进此佻巧兮，胡<□壬辶>我之实多。彼六礼之已愆兮，曾贞女之贶从。矧要予以桑中兮，夫岂其为予之匹双，我有母兮，瘨思泣血。我父而有知兮，怒冲发。我兄摩挲佣之金兮，骨肉相蔑。嫂旁睨兮，笑言哑哑。我忽愤气兮，如云。指漆室女以为正兮，又告夫司命与湘君。予不爱一死兮，弗忍速阿母之下世。愿死而有凭兮，为凶之厉。呜呼哀哉，我终死兮，魂独归去。明告我母兮，幽告我父。匪我夙夜兮，胡然遭此行露也。纵谓多行露兮，宁能我之污也。重曰：嘉名为玉，父之命兮。幽辱粪壤，终保贞兮，优思悄悄，泪淫淫兮。蒙耻忍诟，日当心兮。"

赵氏婢，失其名，为杭州赵氏婢。赵氏尝有客，言珞琭子之学，使为婢算，曰："是当七易其夫。"婢恚曰："吾嫁则有夫，有夫则有死。吾今且不嫁，谁为之夫者！"自是蓬首垢面，矢不嫁。赵氏有婚嫁辄避匿，媒氏至，诟谇不可近。主诲之，抢首乞终役。年至七十余。死于赵氏。

清史稿卷五一〇　列传第二九七

列女三

韦守官妻梁　归昭妻陆昭弟继登妻张
罗仁美妻李仁美弟妻刘　妾梅李等
钱应式女王氏三女　沈华区妻潘
陈某妻伍　洪志远妻叶
罗章衮妻杜章衮弟群聘妻田等
王磐千妻颜　方希文妻项
姚文璚妻刘毛翼顺妻陈王三接妻黄
谌日升妻陈陈某妻万林应雒妻莫
文秉世妻梁何氏女　王氏三女
杨应鹗妾佟　黄居中妻吴
陈得栋汪二蛟母徐妻戴　刘章寿妻徐
傅璇妻黄刘妻张二女　杨天阶妻关
陈世章妻朱　薛中杰女傅瑛妻周
任寨村二十烈女　王自正妻马

宝丰二妇　戴钧衡妻李妾刘
陈吉麟妻周凌传经妻杨秦耀曾妻毕
叶金题母胡　缪云胜妻黄石时稔聘妻刘
金福曾妻李张福海妻姚邵顺年妻伊
顺年弟顺国妻刘陈某聘妻酆
胡金题妻俞王氏女郑德高妻阮
周世棣妻胡　蔡以莹妻曹妾马
王永喜妻卢　刘崇鼎母张
武昌女子沧州女子费某妻吴
张守一女王占元妻杨　王秉堃女　魏克明女
张醴仁妻王许氏女　李氏女杨某妻吴
康创业妻邸李鸿业妻邸　王书云妻谷
王有周妻杨子汉连妻张　汉元妻李
汉科妻李等张金铸妻段　王氏二女
马安娃妻赵王之纲妻李穆氏女
赵贵赐妻任杨贵升妻刘多宝妻宗室
子英＜⿰火仑＞妻　鄂卓尔公额布妻音得布女
田一朋妻刘　蒋世珍妻刘
王有章妻罗有章妹楼文贵妻卢
詹允迪妻吴　蔡以位妻孙
杨春芳妻王王尊德妾唐窦鸿妾郝
宁化二妇

韦守官妻梁，长清人。明季饥，女未行，从父流转河南，婢于富室。及笄，主为择婿，梁泣言幼尝受韦氏聘，死，不敢别嫁。主使求得守官，守官迎以归。已而守官卒，家人欲使别嫁，梁自沉大清河，救，不死。乃自治棺，曰：“有欲娶我，以此畀之！”家人不复言。寇乱，匿棺以免。顺治二年，师南行，过其村，梁惧，积薪于户下，举火，乃入棺，自焚死。

归昭妻陆，弟继登妻张，昭，昆山人；陆、张皆太仓人。昭仕明为监纪，顺治二年，死扬州，继登为教谕，长兴民乱，戕焉。二妇未得问。昆山兵起，舅姑避于乡，舟迎二妇，二妇不果行。师至，城闭，城西炮如雷。二妇夜登楼，环坐诸儿女酌酒，戒积薪楼下，城破则纵火。一老仆进，谓城破当兵冲，虑不及死，城北比邱尼故与主母善，庵后有池，仓卒可得死，从之。城破，兵掠庵，张入池，陆视其女，一卒前犯，陆力拒，被二矛，仆，又乱棰之，乃绝。张以水浅，不即死。兵去，潜视陆，陆亦苏，乃与尼共掖起之。兵复至，张辄避诸池，一卒索得张，欲执以去，张力拒，见杀。陆创重卒。

罗仁美妻李，仁美，扬州人，失其县。李，龙游人。家扬州广储门。师下扬州，李方娠，积薪所居楼下，呼诸妇曰：“愿死者共死，毋辱！”于是姒刘、仁美妾梅、李，前室女宦姑及诸妇，从李登楼，凡十二人。呼婢菊花举火，前室子哭，从李俱上，李顾见，启牖呼仁美，掷儿下。仁美负母手挈儿，哭出巷，回首，见黑烟出瓦隙，火合楼摧，闻屧声沸火中。仁美行，遇兵，仅得脱。兵去，发楼烬，拾残骼，惟菊花遗肢衣可辨。乃丛葬十三人西华门外。

同时钱应式女淑贤，丹徒人。闻城破，数自杀，未绝。雨甚，门外万马声，比屋杀人，火四起。淑贤以纸渍水塞口鼻，持父手壅其气，父手悸不能举，又解衣带，强母使缢。母哭走，出，闻足击床阁阁，入视，已绝。

王氏三女，金坛人。其二为同产，其一为群从姊妹，年皆十六七，以王师下江南，诸州县盗群起，王氏避长荡湖。昼延缘苇间，夜复其居。一日，盗至，劫三女子，缚置筏上。三女子号泣跌荡，筏覆，三女子死焉，贼十数辈亦溺。明日，尸浮水上，缚尽弛，三女子携手，发相縻。乱中无棺，

得故箧三重以敛，墓于湖滨，墓木枝蘖皆三，相缪。

沈华区妻潘，海宁人，居硖石。顺治二年六月，举人周宗彝起兵硖石。八月望，师宵乘北关破之，华区与潘皆被俘。过南市桥，潘睨水欲自沉，华区密止之，曰："汝死，兵且杀我！"潘乃语兵："我从汝去，愿得释我夫。"兵释华区，驱潘入舟，舟行十八里，至王店。水次，观者方集，潘忽跃起，曰："我硖石沈华区妻，义不任受辱！"奋入水，兵惊，捽其发出水，潘力自沉，发断，系以纆，益力自沉，纆绝，如是三，兵以刃舂其喉，遂死。师中有裨将叹其烈，出千钱为敛。

陈某妻伍，华亭人。师下松江，陈家璜溪，兵至，斧陈首，伍奔救，兵舍其夫而絷之。伍曰："毋缚我，我从汝去！"将登舟，跃入溪，死。

当时死于溪者，诸生孙谔妻顾、徽州商孙氏之媪。

洪志达妻叶，歙人。顺治二年，徽州初定，盗贼所在多有，志达偕叶避兵淳安郑家村。明年二月，村人哗言兵至，志达与叶仓皇走，匿草中，游骑过，自草中曳叶出。志达习拳勇有力，踊自草中，奋击一骑，仆，众骑拔刀赴志达。志达徒手与斗，众骑且仆且起，环射之，矢中志达目，贯脑死。叶抱尸恸，众骑挟之行，叶辍哭。马行渐缓，度悬崖，叶曰："勿持我急，我自能乘。"贼信之，遂纵马向崖，众骑自后从之，叶自马上掷崖下，死。淳安人言其死且为神，为之祠焉。

罗章衮妻杜，群聘妻由，淳化人。群聘，章衮从子也，皆早卒。顺治三年，寇至，城破，杜指墙间井，语养女淑明、淑仪曰："此吾曹死所也！"遂入井。淑明、淑仪相向哭，从之下。田与杜连墙居，闻哭，呼其女优姐，亦趋井死。

先一年，县兵噪变，章衮侄女窦芳坠楼死，窦芳有从姊雁珠，明崇祯间死寇，窦芳方在娠，其母梦雁珠偕一女至，谓唐奉天窦烈女也，故命曰窦芳。既长，嫁三原房大猷。其死后雁珠十七年，俱以正月十五日死，死时年俱十八，乡人合前后称"七烈。"

王磐千妻颜，江西安福人。顺治三年，遇寇，紾其臂索贿，颜诧曰："此手乃为贼执耶？"投水死。

何大封妻阮，无为人，早寡。有授物误触其手者，引刀断指，血溅尺许。

方希文妻项，名淑美，淳安人。顺治三年，明溃师掠县，希文携家避兵西坑。以妾子病，谒医。兵骤至，纵火。火将及，婢请项出避，项曰："出，死于兵；不出，死于火。死同，死火不辱。若能死，则从，不能，亟出！"希文故有藏书，项积书左右，坐其中，火及，书烬，项殉焉。

廖愈达妻李，妾汪、张，泰宁人。李读书通大义，教二妾章句。愈达从外妇，闻李疏"仁"字，教二妾，语谆谆，愈达入而笑，李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顺治三年，愈达将妻妾避兵，或传崇祯十七年京师破时，检讨汪伟与其妻耿殉国事，李以告二妾，相持而哭。师渐逼，愈达与妻妾夜走南石砦，师至，攻砦，愈达率妻妾避砦口。或呼师自砦后入，李即从砦口展手投崖下。愈达挈二妾匿岩石中，搜山兵至，张亦投崖死。愈达出金遣兵去，汪坚持愈达衣，伏其后，顷之，遥见师中出裨将，朱缨窄袖，指挥从卒巡山。汪大哭曰："君善自保！"亦投崖，激于石，身裂若支解。师退，愈达及诸同避砦中者皆得脱。

叶芊妻谢，宁都人。六年冬十月，明将揭重熙等以师赴南昌，驻宁都兵掠得谢，部曲将悦其色，问家世，谢从容具以对，因乞得沐浴，部曲将许之，遂入室，以剃鬓刀自揕其喉，死。

姚文璚妻刘，名满，福清人。文璚鬻香于市，顺治三年，海寇至，索钱无所得，截文璚首去。满舁尸还，舐血缚布缀于颈，敛毕，乃言曰："我恨不能手刃贼，独以死报君。"首触棺，仆，久之，苏，请以兄公子为后，尽鬻衣珥营葬。越三年，清明上冢，归，屑金咽之，死。

毛翼顺妻陈，亦福清人。顺治四年，翼顺死于寇，舁尸还，血溢于鼻，陈舐血，敛毕，不食七日，自经。

王三接妻黄，曹县人。三接官汾西知县，黄侍姑田家居。顺治五年，李化鲸乱，破城，姑、妇皆被执。黄语贼曰："释我姑，我与金帛，惟尔欲！"贼释其姑，黄度姑行远，乃骂曰："吾家清白吏，安有厚藏？吾名家女，命妇，岂肯从贼？有死而已！"贼磔之。

当时为贼杀者，刘琰妻邢等九人，投水死者，王跻圣妻韩等七人。

程显妻朱，新建人，明宗女也。以其侄为子妇。顺治五年，金声桓为乱，显自南昌将家人入山，道遇兵相失。或传显已死，朱谓子妇："翁死，吾不独生，汝奈何？"妇曰："死耳！"朱缢树上，已绝，兵救之，苏，复触树死。妇亦起触树，兵前持妇，妇齿其指，夺刀自刭死。

刘元镠妻吴，妾朱，南昌人。元镠亦将家人避兵，兵及，弃抱中儿道旁厕而走，吴伏沟草。朱为兵得，絷以行，经溪，跃，絷绝，兵斫其颊，死。吴出草，行数十武，遇邻媪，脱簪求扶持。兵复至，吴握发仰天号曰："夫邪子邪！吾其死邪！"兵挟刃逐之，行赴陂死。是役诸女妇死者至众，靖安舒调熙妻朱，救夫；丰城熊嗣蕃妻胡，及从子有恒妻沈，从夫救舅，皆死。而新建徐文璠妻朱，割乳断首；进贤胡永益妻胡，刃出背，死尤烈。

应氏妇，鄞人。贫行乞，顺治六年，海寇至，匿郭东庙。寇欲污之，坚不从。既仍伪诺，出庙，将入井，寇复牵以入，终号泣不就，死乱刃。

平阳妇，不知其姓氏。顺治七年，姜瓖乱，为其徒所掠，过定州唐城村，刺血题诗于壁，并为序自述，略言："明月在天，清水在旁。得自尽于此，上不愧父母，次不惭婿，庶几与水同清，与月同明。"遂自经死。

殷壮猷妻李，丰润人。顺治中，壮猷为临蓝参将。十一年，孙可望攻临蓝，壮猷筑城以守，围久不解，出战，死。李以印畀次子质，挥使出避，而与长子文自刭死。

杨昌文妻袁，安义人，或曰建昌人。顺治间兵乱，父母迎袁妇，袁不可，曰："弃姑避兵，不义。"兵至，伏地请死，斫数刃去。家人归，努目问："姑无恙乎？"曰："无恙。"乃瞑。

谌日升妻陈，高安人。顺治间，金声桓乱，为兵掠挟上马，力拒，中八刃，剖心断脰刳孕死。

陈某妻万，万县人。康熙间，谭宏乱，被执，杀其怀中子。万诡言家有藏镪，贼使其徒从以往，过悬崖，奋起，挤贼坠，亦自投死。

林应雒妻莫，梁学谦女，吴师让妻某，黄某妻李，皆新会人。应雒、学谦、师让皆诸生。顺治十一年，明将李定国攻新会，城守阅八月，食尽，杀人马为食。莫代姑，梁女年十一代父，黄、李代夫，皆死。李之死，兵持首还其夫，使葬焉。

文秉世妻梁，郁林人。李定国掠州，梁为兵掠，迫上马。梁哭，据地骂，兵杀之。越二日，秉世得其尸，目未瞑也。

文氏女兆祥，文枢妻陆，灌阳人。定国兵至，姑嫂避火星山箐中，兵入，自杀。

何氏女，昭平人。是岁师逐定国，避兵思庇冲。或迫之，死。

王氏三女：长亥娘，次竹姑，次酉娘，博白农家女。康熙十九年，避寇宴石岩，寇攻岩，姊妹皆投崖死。

陈心俊妻马，伏羌人。年十九，寡。顺治初，流寇据城，其渠闻马有色，遣人强致之。马居楼上，挥杂器物掷楼下，厉声叱其人曰："白若渠，欲强污我，惟有头可断耳！"渠闻，亦愕曰："烈妇，烈妇！"卒得免。

郭俊清女莲姑，巴州人。嘉庆二年九月，教匪破城，掠以去，女骂不绝。贼褫其衣，骂愈厉，杀之，书其背曰："烈女尸。"

张问行妻杨，秦州人。同治间回乱，破其堡。杨遣三子行，持厨刀倚扉骂贼，贼劈其口至耳际，骂犹不已，遂死。贼举扉掩其尸，书其上曰："此张监生妻杨烈妇，毋损其尸。"

张联标妾傅，泰顺人。联标为罗阳知县，傅从，年方笄。山寇破县，被执。贼渠令其徒百方诱之，不从。一夕，拥至渠所，诸贼执刀夹左右，怵以死，终不屈，乃缢杀之。

林乾妻程，漳浦人。有殊色，康熙元年，县有刘畅者，为盗马婆山。掠程至，将污之，不从。使他妇恭之曰："我曹已至此，即完节，谁复能信？"程曰："吾自行吾志，非求人信，岂能效汝曹无耻耶！"畅杀之。

杨应鹗妾佟，奉天人。应鹗官贵阳同知，吴三桂叛，檄署官，应鹗力拒，乃置诸顺宁。师将入滇，郭壮图使杀之，应鹗骂使者。佟曰："大丈夫当毅然引决，无恋恋如儿女子！我请为公先，不使公遗憾。"遂缢，应鹗亦缢。

黄居中妻吴，居中失其里贯；吴丰顺人，广东饶平镇总兵六奇女也。康熙中，居中为苍梧教谕。十三年，孙延龄叛，梧州戍兵应之，入其室，吴曰："封疆之事，固知非若曹所能，若曹其俘我乎？我将待之！"奋击，杀二人，自伏剑死。

胡守谦妻黄，闽人。守谦武举。当耿精忠叛，守谦投书城外，言贼必败，状为守者所收，送郊外杀之。黄请代，不许。乃求得守谦首，缀于尸。葬毕，自具棺衾，饮药死。

沈棠妻俞，莆田人。年十八，美。耿精忠兵至，执俞，并及棠。俞计脱棠，乃抗贼。贼威以刃，就刃。近以火，赴火。幽之，遂自缢，贼磔其尸。

同时福清陈得栋妻蒋，陈云元妻周，皆为贼磔。莆田林振先妻郑支解，永安黄尾四妻郑刳孕，贵溪傅护妻薛剖腹，脏腑尽出。

汪二蛟母徐，妻戴，开化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兵入浙江境，开化陷，二蛟及母、妻行避贼。贼至，缚二蛟，驱其母、妻以行。行过大泽，戴厉声曰："得死所矣！"徐应曰："待我！"贼持戴袖，戴绝袖，抱子自投泽中，徐与俱下。二蛟大呼，缚尽绝，亦赴水死。

后二年，开化复陷，刘章寿妻徐，为贼渠所得，置楼上，令两卒为守。妇阳谓守者："事已至此，幸语若主，欲婚我，当具礼。"卒告渠，渠盛服佩刀上，妇迎坐，解刀置案上。复阳言："奈何不为我具衣饰？"渠诺而下，妇取刀弄之，拔出鞘，忽引自刺。守者前夺刀，妇挥刀断其臂，遂自刭，渠裂其尸。

黄嘉文妻蔡，名慧奴，黄岩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之徒陷黄岩，明年，师复黄岩，以黄岩民尝丽贼，俘焉。蔡及其子女属杭州驻防将，将艳蔡，欲以为子妇。九月壬申，将召蔡喻指，蔡取壁间刀自刭死，将投其尸于江。时军中得俘辄责金赎。嘉文方求金杭州，至，则蔡已死，乃赎子女还。蔡父行求蔡尸，十二月丙子，风作，江潮涌，蔡尸乃出，距蔡死九十有九日。嘉文还，言子女得赎正同日。

徐明英妻吴，名宗爱，字绛雪，永康人。宗爱幼慧，九岁通音律，十余岁即能诗，善写生，间作设色山水。明英卒。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将徐尚朝攻处州，略金华。六月，游兵至永康。尚朝尝官浙东，闻宗爱才色，乃使胁宗爱族人，求宗爱，势汹汹。宗爱乃曰："未亡人终一死耳，行矣，复何言！"贼遣迎宗爱，以两骑翼宗爱行。至三十里坑，宗爱绐骑取饮，投崖死。宗爱二女兄皆能诗，而宗爱尤工，所著诗二卷。

长清岭烈妇，不知其氏，诸暨人。康熙十三年，盗朱德甫占县紫阆山为乱，吏发兵讨之，妇见掠，与其子并絷。妇好谓兵："吾既被获，复何言？吾夫只此子，请俟其追至，以子归之，吾从汝去耳。"行至长清岭，其夫奔而至，妇复请以子授其夫。度父子行已远，自掷崖下死。

韩昌有妻李，秦州人。康熙十四年六月，遇寇，李负幼子，行迟，为贼及。李批贼颊骂，贼刃之七创，项未殊。昌有舁之归，夜而苏，谓昌有曰："必葬我松下！"又七日乃绝，昌有葬之松下。

马雄镇妻李，雄镇自有传，李不知其里贯。雄镇为广西巡抚，孙延龄反，遣子世济如京师告变，旋见执，幽四岁。康熙十六年，吴世琮攻杀延龄，遂戕雄镇及其二子。李及妾顾、刘，女子子二，世济妻董，妾苗，同日死。雄镇初见执，置其孥别室，妾赵及世济子一、女三皆以饥寒死。于是雄镇二女相要同死，妾顾亦愿从。及雄镇见执，守者梯垣以告，二女谓顾："今日当践约。"为缳于梁，语顾曰："夫人诸母行，宜位于中，虽颠沛，不可失序。"顾曰："我妾也，又无出，何敢与诸母齿？"再让，乃先缢。幼女年十五，弱，手不胜绠，久之，环不就，呼曰："姊助我！"长女年十八，应曰："妹怖死耶？吾助妹！"已，皆缢。董先二女缢，绠再绝，再仆地，伤额及足。三缢乃绝。苗与刘后二女缢，李视诸人皆死，曰："姑妇子女，皆幸不辱身，我无憾矣！"乃亦缢。雄镇自有传。

顾，名荃，字芬若，丰润人，能诗画。

沈瑞妻郑，瑞附见其从祖《志祥传》。郑父斌事郑锦，私署礼官，盖亦锦族。瑞嗣封续顺公，驻潮州。锦兵破潮州，送瑞台湾，时瑞年十五，斌盖以此时婿瑞。居数年，锦部有傅为霖者谋为反间，事泄，辞连瑞，锦系瑞及其孥，而以郑归斌。郑泣谓斌曰："儿既归沈氏，生死与共！请遣儿同系。"斌使处于别室。及瑞将死，问："夫人安在？"或以告，解带使诀郑，郑遂自经。

傅璇妻黄，名弃娘，台湾人。璇，为霖子也。为霖事败，锦俘其孥，弃娘有兄铨为营救得免。为霖、璇皆被杀，弃娘矢殉，铨宽譬之。弃娘曰："今日之事，子为父死，妻为夫死，复何言？"卒自经。

刘妻张，保宁人。死乌蒙之难，语在《忠义传》。既死，贼遂破城，张寇帔坐中堂，呼女易璋、可璋及妾吴，戒毋辱，出佩刀示易璋，易璋泣而跪，张斫其肩死。可璋亦跪，张栗，刀坠，可璋曰："母怖耶？"拾刀自鋟，亦死。张语吴："汝将三岁儿，好自匿，存张氏后。"吴号，抱张膝，张且叹且回刀自殊，颈且断，危坐几上。吴挥乳母抱儿速去，拜张前，引刀冲喉，死几下。雍正八年八月事也。乳母逃山中，卒全张氏后。师定乌蒙，录死事，张、吴、易璋、可璋旌赠如例。

杨文阶妻关，开化人。天阶为乌蒙守备，城破时战死。亦有女子子二，长曰凤，次无名，关闻天阶死，谓二女曰："我当死，汝姊妹宜求自脱。"二女泣曰："父已死，兄不知存亡，何以为生？"遂对缢。关自刭死。

乌蒙女，不知姓氏，里居乌蒙，倮乱，掠子女财物，女子年少者，头人自取之。女与其曹二十余辈立棚下，日暮，头人持刀入，叱诸女去衣，不从。击以刀脊，次及女，女年十五六，有容色，坚不从。头人欲击辄复止，小倮告有以酒食贺者，头人掷刀出。倮营中为坑，蒸薪炭御寒，女挟头人所弃刀立坑后。头人醉，复入就女，张两手将抱持，女迎刺洞其胸，仆地死。众倮惊，就视，女已自刭，群碎其尸。

刘亨基女，字满，湘潭人。亨基官台湾府同知，权知彰化县。林爽文之难，亨基殉焉，满年十六，自沉厅后池，池浅不得死，展转泥中。贼大至，曳之上，满骂曰："我名家女，岂惧死乎？汝曹生太平，乃为逆乱，官军至，汝曹当万段！"贼劓其口，劓其鼻，骂愈厉，乃杀之，台湾平，得旌台湾之民私谥曰贞烈。

滕士学妻满，向宗榜妻滕，滕作贤妻杨，滕家万妻黄，皆麻阳高村人。乾隆六十年，苗乱，掠高村，入士学家，击满以梃。满怒骂，苗抉其目。骂愈厉，遂断舌剖腹，寸磔死。滕绷其儿走水次，求舟将渡。苗逐之，执其手，滕怒骂，苗杀其子，滕跃入水死。作贤、家万皆为苗杀。杨自刭殉。黄为苗掠至八斗山，绐苗入深林，解刀揕其胸，杀之。走求家万尸岩下，亦自经殉。高村又有妇，以舅方病，不忍去。苗至，将杀其舅，妇夺刀刺苗，殪，遂自刭。

陈世章妻朱，义宁人。世章为湖北保康知县。嘉庆元年，曾世兴为乱，保康故无城，贼骤至，朱怀印坐。贼挟刃索印，朱曰："我命妇，印在此！汝曹何敢夺？"贼以矛贯其胸死。

薛中杰女，洋县人。嘉庆二年，教匪掠县境，女年十六七，从家人行避贼。为贼得，置马上，女骂，跃，仆地，贼掖之起行。经益水滨，自掷入水。方冬，水落，不即死。贼岸上立，好语招使上，女益匍匐求深处，贼攒矛刺之，死。

傅瑛妻周，宝庆人。道光间，教匪起，周方在母家，从母匿丛栗中。贼拥入，邻妇先匿者群叩头乞哀，周语母曰："死生命也！奈何降志于此曹乎？"乃举袂蒙其首伏母怀。贼迫视之，美，挟上马，二贼挟以行。周骂贼，贼抚其背为好语，周以指撅面骂益急。贼刺其肋，推坠马，死乱刃下。

任寨村二十烈女，任寨屯宝丰县村也。嘉庆五年，教匪至，距村不十里，村民出御。此二十人者，与同村诸妇避于楼。教匪入村，攻楼。不能克，乃收禾黍积楼下。环而焚焉。火炽，楼中诸妇有穴墙而跳者，或欲与二十人俱，二十人同声曰："教匪盈野，理难自拔，万一求死不能得，何颜食息于人世！死于刃，死于水，死于火，死同也。惟毕命于此，吾侪志决矣！"俄而风起，火益怒，楼烬，二十人燔。二十人中已适人者，何李氏、张王氏、刘王氏、冯刘氏、傅李氏、任赵氏、任周氏、任宋氏、任邱氏、任张氏、任赵氏、赵叶氏、李张氏、张赵氏、崔郝氏。未字者，何氏、冯氏、傅氏、熊氏、崔氏。

王自正妻马，秦安人。嘉庆五年，教匪破县，马被掠，骂不已，刀胁之，益厉，眥裂血，贼积薪焚杀之。

强逢泰妻徐，韩城人。逢泰父克捷，嘉庆间官滑县知县。十八年九月庚午，李文成之徒为乱，克捷及其妻殉焉。前一月，逢泰将其弟望泰归取妇。乱作，徐骂贼不为屈，贼絷徐钉著厅事柱上，

脔割之，弃其骨。事闻，仁宗以徐死事烈，命谥节烈，赠恭人，附祀克捷祠。

方振声妻张，大兴人。陈玉威妻唐，台湾人。振声官嘉义县斗六门县丞，玉威官台湾北路协把总。道光十二年十一月，盗张炳为乱，遣其徒黄城攻斗六门，振声、玉威与千总唐步衢拒战，皆死之，张、唐殉焉。张骂贼，劓鼻剜舌死尤惨。其幼女亦从死。

宣宗命张、唐并谥节烈，附祀振声、玉威祠。终清世，妇人得谥者凡三人。克捷、振声、玉威语在《忠义传》。

宝丰二妇，不知其氏，县察河寨人。道光中，教匪为乱，官军逐捕，以车载火药留置寨中，为教匪所诇，将攘而有之。攻寨急，堕其一隅为陂陀，肉薄以登。二妇见贼入，大呼曰："寨破矣，火药且资贼，奈何？"寨中人皆潜避，无应者。二妇从风而火，药尽焚，烟涌尘起，蓬勃霏晦如夜，贼自相斗杀，二妇燔焉。

戴钧衡妻李、妾刘，桐城人。钧衡，《文苑》有传。咸丰初，洪秀全之徒攻县，钧衡避舒城，李、刘及二女居。寇至，仲女年十六，抗刃死，李、刘皆被掠。寇使他所掠妇与李处，李阳与诸妇语，纳手入袖。忽口喷血仆地，视之，刃刺喉死。寇欲褫其衣，其侣呼曰："此烈妇！汝褫其衣，吾斩汝！"诸妇防刘益严，刘受李诫，以间脱其幼女囚，两月余，不言，不栉发。一日，寇欲污之，乃大骂。寇怒，杀诸东郊外，骂不绝。曰："吾今可以报女君矣！"遂死。

陈吉麟妻周，临川人。咸丰间，洪秀全之徒破县，周与女仙英走铜岭，贼及之，加剑于项，逼之，不肯从。杀仙英，愈怒，批贼颊，贼杀之，尸提其首而立，贼为之惊走。

同时凌传经妻杨，彭泽人。与姑匿山中，贼搜得姑，杨持刀奔赴。贼舍姑与斗，力尽，为贼支解。杨同县又有贾莲品妻韩，掴贼，为所磔。

秦耀曾妻毕，耀曾，江宁人；毕，镇洋人，湖广总督沅女也。耀曾以举人官郎中。咸丰三年二月，洪秀全攻江宁。毕年将八十，城破，集家人告曰："吾家人受朝廷恩，于义当死。尔曹皆朝廷百姓，平日受承平之福，今寇乱，可爱死乎？且为贼得，必有求死不得者，悔何及！"乃服命服，扶杖赴水死。从者数十人。

曹士鹤妻管，名怀珠，字藏真，亦江宁人。士鹤官陕西清涧知县。城将破，与士鹤兄妻李缢朱氏祠树上，自书衣襟曰："陕西清涧县知县曹士鹤妻管氏为国死于此。"

谢石全妻廖，曾石泰妻黄，叶金题母胡，缪胜云妻黄，皆定南人。咸丰六年，粤贼攻城，廖、黄皆助城守。廖执刃登陴，历数十昼夜。一夕，依堞视贼，为飞炮所中，遂卒。黄佐石泰杀贼，贼攻城东南隅，黄赴救，中火枪，犹大呼杀贼，死城上。八年，贼复至，攻胡所居村，金题从乡兵御贼，胡握析薪斧，踣贼十余。力斗，被重创，与金题俱死。胜云所居曰缪家庄，土寇作，黄与妯娌发火箭殪贼。贼逾屋入，胜云与其父皆死。黄挥刀巷战，久之，贼大至，自刭死。

石时稔聘妻刘，名敏和，吴县人，家洞庭山。时稔卒，刘得请于父母，奔丧。奉姑居。咸丰十年夏，洪秀全之徒破苏州，洞庭山民拒守。阅岁余，力尽。贼自山前入，刘盛服待水次，誓死。居三日，贼不至，姑挽令入室，刘问："何以得免？"则曰："率钱输贼兵。"刘跃起，哭曰："是乃降也！降则此贼土，吾贼人矣。吾以为三日中，若辈与贼决死战耳。今若此，何用生为？"姑与家人辈力劝毋死，刘好谓曰："我三日不入户，惫矣，且少休。"入室，即夜自经死。留一纸，自书生死年月日。

章瑶圃女亥姑，余杭人。咸丰十年，年十五。六月庚午，贼至，亥姑抱柱坚不释，贼击之，十指皆创，抱柱如故。贼斫其肩背，亥姑骂曰："恨不为男子杀尔辈尽！"贼勒其颈死。

戴可恒妻朱，可恒，仁和人；朱，长兴人。可恒父熙自有传。咸丰十年，杭州破，熙殉。朱具衣衾，视敛如礼，从可恒转徙。明年，复还，贼复至。围急，朱方为诗词自若，曰："我自为计久矣，何惧！"城破，朱语可恒速将子出避，赋诗矢死。不食两日，未绝。自经，绁断，又未绝。夜入池死，即熙死节处。熙死时，少子穗孙妻孙，方归省，闻即仰药殉。其祖母姚、母闵，及诸弟、妹皆死，凡七人。

金福曾妻李，福曾，秀水人，有传。李，余杭人。福曾父鼎燮，官临安训导，寄孥杭州。洪秀

全之徒再攻杭州，围久食尽，杂啖草木，甚至煤雨屐缘革为食。城将破，李与福曾矢必死。尚余银饼一，为福曾缝置复絮中，谓穷途得此，犹可旦夕活也。俄，贼大至，投姻家洪氏屋后池死。同时鼎燮殉临安，鼎燮弟鸿僖妻胡，避临安村间，为贼所迫，矛舂其喉死。咸丰十年，贼破嘉兴，福曾之族诸妇女死者，衍芹妻倪、衍科妻钟、鸿鉴妻徐、鸿墀妻许、鸿勋妻潘、鸿勤妻胡、鸿绶妻顾、鸿绂妻屈。徐、许皆有女从死。振声妻张，贼将至时先自经殉。

张福海妻姚，钱塘人。福海官广东曲江知县。姚家居，寇至，城围合。米尽食麦，麦尽食糠粃，糠粃尽食马料豆。城破，贼胁姚行，姚奋起击贼，被杀。同死者娣、姒孙、王，女杏珠，侄女满、文、月。

邵顺年妻伊，仁和人。顺年，懿辰子，懿辰自有传。杭州被围，伊炊粥奉舅姑，辄忍饥不食。城破，俟其姑既出，入井死。巡抚马新贻上懿辰死事状，附陈伊“生则以孝事亲，临难不求苟活，深明大义”，得旌。

顺年弟顺国妻刘，亦仁和人。顺国为六合知县，卒。刘父堃方为汉中知府，令以二子往。刘谓异乡非可久居，以顺国丧还葬。搜先世藏书授二子，督就学甚严，二子皆成立。

陈某聘妻酆，海宁长安镇人。未行而夫死，誓不嫁，奉父，父卒，为立后。年四十余，贼至，焚其村，酆自沉水瓮中。贼去，戚族往视之，其庐烬，瓮水沸，尸为糜矣。

胡金题妻俞，金题，乌程人；俞，归安人；家双林。贼以有色，驱使行，不从，持刃吓之，张目以颈就刃。贼笑曰：“痴女子！”乃絷以行，行数十步，有桥横水，俞好语贼曰：“雨后泥泞，絷不可以行，乞舍我，我自从汝去。”复请以两矛夹持以上，示无死意。至桥半，奋跃入水，贼怒其绐，矛刺之，死。

王氏女婉容，亦家双林。贼掠其父母，婉容请于贼：“释父母，我从汝去。”贼释其父母，已入舟，婉容出户呼曰：“我犹有语，请少待！”且呼且行，近水，疾跃自沉。贼操矛拯之，不上，遂死。

郑德高妻与方其莲妻，皆阮氏兄弟也。兰溪人。贼破县，德高、其莲将其孥避北山。久之，德高，其莲偕入县，为贼杀。二妇恸，誓死。一日贼奄至，二妇坚坐不为动。一贼持矛入，倚矛于壁，呼二妇具茗，二妇不应。贼解佩刀掷地，曰：“不应且死！”二妇厉声答曰：“我曹畏死，尚坐待汝耶？吾夫死于贼，今当杀汝！”遂跃起，即取刀矛击贼，贼徒手，被数创，大呼，群贼皆至，二妇力斗死。

周小梅妻汤，名硕人，常熟人。咸丰十年，洪秀全之徒陷常熟，小梅方赴乡，汤率子涟香、女淑贞及幼子、女入井死。将入井，嘱长子于邻翁。脱戒指付老仆，嘱持书报小梅，书曰：“昨君出门，饭后即失常熟，一夜未眠。今水穷山尽，当死义，恨不能一言为别。愿君平安，勿以妾母子为念。寄戒指一枚，见此如见妾！”

杨某妻沈，名彩霞，金华人。生农家，有力，能舞大刀，重百斤。俗斗牛，牛奔，彩霞手挽之，牛不得动。咸丰十一年，贼将至，乡人集团练得数百人，推彩霞主之。时兰溪诸葛焘团练过万人，与相犄角，贼至则互救。洪秀全将李世贤自龙游至，彩霞乘其未定击之，败走。总督张玉良兵至兰溪，暴于民，焘甚之。兵有自贼降者，伪为诸葛氏之帜过金华索犒，彩霞察其诈，击杀数百人。玉良告巡抚，谓团练杀官军，互讦不已。贼又至，伪为官军装，吏不复察，金华破，彩霞自刭死。杨某亦死乱军中。

周世棣妻胡，镇海人。咸丰十一年，贼掠世棣去，使市马，以三贼监之行。世棣曰：“吾乡故多马，四人乃不足。”贼令募壮夫偕，世棣得乡人同陷贼者六，导之至鄞东乡。地僻，遂手刃三贼，其一实阳死，世棣未察也。遣乡人自归，矫贼令入宁波，出被掠男妇数十辈。夜半，阳死贼归告其渠，将群贼捕世棣，世棣逃走。贼执世棣母及胡，胡语贼曰：“吾家有藏镪，请以吾质，遣吾姑发藏镪，馈诸公。”姑已去，胡仰药死，世栋母子皆得免。

蔡以莹妻曹、妾马，萧山人。咸丰十一年，贼自严州循江薄萧山，以莹将妻妾子女避兵王家桥。遇贼，劫曹，将犯之，且骂且入水死。子景轼，女景良奔赴，与俱死。女景李为贼掠，语贼：“勿相强，我固愿从汝。”贼稍宽之。行近水，亦疾跃自沉。马抱三岁子匿苇间，以莹还，求得马。贼复至，马视道旁舍有采菱者所遗木罂，折枯木授以莹使乘以渡。以莹要马偕，马曰：“此非舟，不能胜二人。”

出怀中儿投以莹，曰：“以此子随君去。”以莹渡未半，回望贼垂及，马呼：“君勿念我，今与君永别！”赴水死，以莹得免。

王永喜妻卢，永喜，开州人。卢，清丰人。咸丰十一年四月乙巳，盗李古考围州城，永喜将出助守，语卢曰：“若闻炮，即城破，吾家世清白，慎勿为贼污！”卢曰：“诺。”贼至，举炮相击，城得全。永喜归，则卢率二女自经死矣。二女：长曰印，次曰改。又有张氏妇，村居，贼执以去。见井，绐曰：“我渴甚，乞解缚饮我！”贼解缚，入井死。

刘崇鼎母张，都昌人。咸丰间，洪秀全之徒攻县，县人治乡兵，推崇鼎主其事，崇鼎谢母在。张曰：“人谁无母，皆以母谢，谁当杀贼者？”崇鼎受命主乡兵，张出家财佐饷。贼至，崇鼎请母避贼，张泣然曰：“未战而先策败，人心散矣！有进尺，无退寸，此外复何顾？”崇鼎雪涕出战，败死。张闻败曰：“崇鼎死矣！”遂自经，未绝。贼已入，张出，坐堂上，骂贼，死之。

武昌女子，不知其姓氏，在贼中号为朱九妹。咸丰间，洪秀全破武昌，驱以东，至江宁，杨秀清欲纳之。女侍饮欢甚，潜置毒酒食中进秀清，持之急，秀清察有异，磔死。

沧州女子，亦不知其姓氏，同治七年，张总愚北攻沧州，其党得此女，献总愚，总愚使执役。女袖出剪刺总愚，伤其臂，群贼集，立醢之。

费某妻吴，费某，德清人。吴，处州人，失其县。父景藩，为湖州运粮千总，因以女归费。早寡，事祖姑甚谨。洪秀全之徒陷德清，景藩他徙，吴嘱以子而留事祖姑。贼大至，追吴，将污之，不从。贼抽刃出，祖姑与相向哭，吴慷慨求死。贼系之树上，曰：“我出汝心，观汝心坚否？”刃剚胸，出心，坚如石，贼大惊。就德清人求其姓氏，曰：“此妇殆有神！”

冷煜瀛妻卢，义宁人。煜瀛官都昌训导，洪秀全之徒破县，死之。卢伏哭煜瀛侧，为煜瀛理须厉声骂贼，贼断其舌，死，手犹握须弗释也。

陈兆吉妻余，亦义宁人。义宁破，贼杀兆吉。余方妊，骂贼，贼刳其腹，儿逐刃坠，呱呱泣，贼惊走。其渠闻，为之少戢。

蔡法度妻简，新淦人。简早寡，美。洪秀全之徒攻县，名索简，言不得屠蔡氏。蔡氏大恸，简曰：“是无难。”艳服乘舆出，方度溪桥，骤自舆跃出，入溪水。溪水急，求其尸，勿能得。

张守一女春英，山西人，寓海城。同治二年，回乱，守一已卒，弟、妹幼，母悲泣，春英阳语回：“能脱我母及弟、妹，愿相从。”回遣两骑使守一旧仆护之行。春英度去远，入井死。

王占元妻杨，皋兰人。同治四年，回乱，杨从家人匿山穴中，为回所得。杨曰：“如爱我，幸毋伤我姑。”回驱杨去，至一村，回入掠。杨语途人曰：“我王占元妻，将死于此。乞寄语吾夫，速负母远遁！”遂入井死。

王秉堃女翠环，固原人。亦为回得，欲挟之去，翠环曰：“释我父、兄可。”回释其父、兄，曰：“我弱不任骑，愿以舆行。”回喜，俾以舆行，女舆中饵毒，未至回所，死舆中。

魏克明女秀莲，泾州人。同治七年二月，从两兄行避兵。回至，次兄中矛死。秀莲跪请活长兄，回许之。长兄脱走至山麓，遥望回迫秀莲乘马渡水，至中流，坠水死。

刘庆耀妻廖，龙南人。庆耀贳酒自给。同治三年，贼至，廖持刃卫姑出。贼执姑，廖挥刃断贼腕，姑得脱。贼斗廖，廖杀二贼，力尽，刳腹断舌死。

欧阳维元妻曹，崇仁人。姑早寡，年九十九矣，贼急，曹奉姑走太浮山，遇贼，姑见杀。曹与维元击贼，皆死。

李盘龙妻邓，永新人。贼攻县，邓与族娣、姒走，遇贼仕坪。三妇共斗贼，皆死。娣、姒失其氏。

黄氏女，名婉梨，江宁人。咸丰三年，洪秀全破江宁，婉梨方五岁，有母，与兄弟居。同治四年，师克江宁，有兵入其室，杀其母及其兄弟，缚婉梨置舟中，谓将归湖南。婉梨好语兵：“至汝家，当妻汝，舟中毋相逼。”时有金眉姑者，亦被掠，自沉于江，婉梨举以怵兵，兵不敢犯。月余，将至其家，驱就陆，兵遇其侣，与俱投逆旅，二人方共饮，婉梨见牖上有毒鼠药，潜置食中。夜分，一人毒发死，一人毒浅，未即死，婉梨掣所佩刀剚其腹，题诗壁间，述始末，自经死。

程氏女，名季玉，归安人，从父居苏州。苏州陷，其父以医卜自活。师克苏州，季玉与其父相失，就邻媪匿桃花坞。其女兄为部曲将所得，胁季玉去。季玉自经，不死，作绝命诗畀媪，使他日告其父，入井死。

韩肖朱妻郗，赵州人。姑瞽，张总愚自柏乡向赵州，郗奉姑走栾城。贼骤至，姑曰："我瞽不能行，汝可疾逃，无以我累汝！"郗侍姑终不去。贼见其少，将絷以去，郗请诀于姑，贼稍缓，郗急趋赴井。贼持矛逐之，郗张两手以拒，回身坠井死。贼去，出其尸，矛创七。

张醴仁妻王，武强人。张总愚之徒入县境，王避乱深州。贼至，王与妇女数百自沉于滹沱，水浅，不即死。贼据河滨村二日，饥冻颠踣，一妇哭曰："此不即死，不如死贼刃！"王曰："见杀于贼辱甚，不如水死！"三日僵立死。

同县许氏女，从其父避贼。行遇贼，女促父速去。父陟冈望之，贼授女鞭令上马，女持鞭鞭贼，骂曰："竖子！安敢尔！"贼絷女，挟刃迫之，女骂如故。刺其腕，刺其肩，骂如故，遂见杀。

李氏女，名蒲，饶阳人。亦从父避贼。贼至，将劫之去，女抱持父，坐于地不起。父令从贼行，道侧有井，父顾曰："蒲，井也！"蒲疾入井。贼并挤其父入井，同死。

杨某妻吴，武进人。子传第，以举人官知府。客河道总督幕，迎吴居黑堰。黑堰在开封北，滨河。同治三年八月，捻匪攻开封，未下，掠黑堰，吴骂贼死。傅第从河道总督在开封，闻母死，大戚。以为不能豫戒，陷母死，为母撰行述，成，仰药死。

康创业妻，与李鸿业妻，皆邸氏，兄弟也，深泽人。同治七年，张总愚党掠县境，方归宁，从其父半千登屋避。贼登，刺半千死，姊持梃击贼，妹夺贼刀殪之。贼踵登，挥刀坠梯下，毙。贼发枪，妹仆，姊被数十创，亦死。

王书云妻谷，亦县人。书云精针炙，谷传其术，活妇女无算。贼至，矛刺其子凤衔仆，谷操杖击贼酋。贼纵火，与其子凤德、凤桐，女然文，皆死。

王有周妻杨，玉门人。早寡，抚三子汉连、汉元、汉科，皆长。同治三年正月，回攻所居堡，急。杨使汉元间道诣肃州请兵，汉连以其人出御。杨闻炮声急，意堡破，将二女孙入井死。汉连妻张挈次女自经，汉元妻李率次女饮鸩，汉科妻李及子三、从女一、女甥一皆自刭。逾时回败去，汉连归，则家人皆狼籍死矣。

张金铸妻段，平凉人。同治间，回乱，金铸跳而逸，段未得从。回至，胁以刃，不为屈。砍项折，未殊，犹怒骂。复断其左臂，乃仆，回委之去。金铸节，段尚能语，曰："我家长物。尽为寇掠去，惟敝书数帙，我取置怀中，君可将去！"又曰："我且死，君当速行！勿以我故留，寇复至，君将不免。"金铸取怀中书欲去，返顾，段已绝。

王氏二女，香兰、缠娃，秦州人。同治八年，回乱，掠香兰，悦其色，以好言诱，不从。刃胁，不屈。欲走投崖，为贼及，支解死。缠娃年十六，尤丽。贼絷以行，缠娃唾贼面骂，不少怯，亦见杀。

马安娃妻赵，秦州人。庄而有容，回乱，见执，骂贼，劓口，被数十创而死。安娃母田、兄妻赵皆死。

王之纲妻李，亦秦州人。扶姑避贼，贼及之，李捍贼刃，乞代姑，姑得间走，李乃骂贼。贼剜其左目，被十余刃而死。

穆氏女，名芝，束鹿人。幼慧。同治七年，年十八，捻匪至，欲絷以去。女哀之，不听，乃呼其父曰："速去！勿相顾，儿自有以处之。"父行稍远，芝厉声诟贼，贼鞭之仆。贼曰："汝阳死，岂舍汝耶？"就曳之，芝骤举足创贼目，贼连刃刺之死。

张某妻蔡，秦安人。同治中，回乱，蔡有色，回使执爨，不可。与语兼嘲谑，蔡夺他贼刀刺之，伤贼手，见杀。

同县程丁儿妻黄，执厨刀击贼，不中，贼刳其腹，引肠悬树上。

张氏女，小字纯秀，年十七，有色。为回得，坚絷之。女止哭，求弛缚，度峭岩，耸身自掷岩下死。

赵贵赐妻任，甘肃安化人。同治间，回乱，贵赐为团勇，战死。回入其家，任执厨刀伏户侧，回先入者，出不意，斫之，踣。余贼挺矛入，任反刃自杀。

杨贵升妻刘，伏羌人。回执其姑，将捶楚，刘请代，不听，取厨刀歼一贼，因自杀。

多宝聘妻，宗室氏，多宝，赫舍里氏，失其所隶旗。宗室氏，正蓝旗人，大学士灵桂兄女，未行，多宝卒，易衰绖，赴吊，立从子英＜⿰火仑＞为后。灵桂以闻，穆宗书“未吉完贞”四字以赐。

英＜⿰火仑＞亦早卒，妻鄂卓尔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学士荣庆女弟，婚甫逾月，姑、妇食贫守节。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为乱，各国合军入京师，城破，多宝弟和宝妻，率佣妇入井。多宝妻起，引药饮其妇，视既绝，乃自饮，同殉。

公额布妻，西安驻防，失其所隶旗。善事姑，三十而寡，教二子奎亮、奎喜，有礼法。宣统三年九月，乱作，戒二子曰：“此我完节时，汝曹当努力报朝廷，毋念我！”城破，率二子妇及孙定炎、成惠、孙女三入井死。清中叶后，八旗多从汉姓，公额布妻姓关桑氏，奎亮妻关鄂氏，奎喜妻关白氏。

音德布女雪雁，西安驻防，正红旗人。幼慧，粗解文字。乱作，从家人出避。行遇兵有诱之者，雪雁引刀断其指，血沾衣，诱者惊却。又遇兵，强胁之，女大诟曰：“吾头可断，志不可夺！”兵群起抶之，无完肤，女骂不绝，刃洞胸死之。

良奎妻，从汉姓曰石甘氏，荆州驻防，满州镶黄旗人，为驻藏大臣凤全女兄。凤全自有传。贫，躬织纫供朝夕，诸子佐军，迎母居武昌。宣统三年八月，武昌兵起，诸子将奉母出避，力拒曰：“吾七十老妇，死何憾！”诸子哭，麾之出，遽阖户。翌日，兵大掠，与子妇二、女子一、孙及女孙三，皆死之。

连惠妻，从汉姓曰赵那氏，京口驻防，失其所隶旗。连惠咸丰间以前锋从攻镇江，战死。连惠妻以节旌。宣统三年，年已逾八十。九月兵起，出走，兵抽刃击之，未殊，骂不绝。被数刃，乃绝。血肉狼籍，白发为之赤。

根瑞妻，从汉姓曰王刘氏，京口驻防，镶白旗人。父德永，有文誉，客授学子。根瑞妻服父训，早寡，以节旌。无子，有女已嫁，依以居。闻兵起，语女及女夫曰：“吾年六十二，被旌，当殉变。尔曹将子女村居，得田十亩，耕且食，毋更求仕。”俄闻副都统载穆死官，即求死，辄救免；号泣不食，女及女夫跪进食，终不食，七日乃绝。

松文母吴，松文，荆州驻防，镶蓝旗人。同治初，徙江宁，从汉姓为冯氏。吴，荆州士人女也。事姑孝，早寡，无子，松文，其族子也，立为后。松文子富伦浑，才而早卒，松文哭子恸，亦卒。松文妻康，富伦浑妻石，仍世守节。宣统三年，兵起，江宁驻防军溃，松文母年九十三矣，恸哭，以仍世守节，义不辱，首触墙死。康与妇石将诸孙自沈于水，康死，石与子、女遇救免，康与石不详其族系。

姚叶敏妻耿，襄城人。叶敏早卒，事舅姑尽礼。立兄子为后。武汉兵起，耿方病，襄城土豪为暴，掠妇子为质，耿惧辱，饮药死。

陈某妻殷，秀水人，宣统三年，殷从夫在郴州。九月，长沙兵起，湘南诸府州应之，郴属县宜章、永兴皆变，殷告夫誓相守以死。夫趣殷将子女徙湘乡，依戚属避兵，殷不可，强之，乃行。濒行，部署琐杂事井井，入舟，抑郁，语子女：“若曹免矣，若父奈何？”湘乡距郴千余里，俄傅郴破，殷忧悸不食，面深墨，戚属相慰藉，阳为酬答，十月壬子夕，戚属同居者，闻启户声，旋闻其季女惊呼阿母起，烛之，就堂后门衡自罄死矣。

黄＜⿰日昔＞妻周，江阴人。＜⿰日昔＞父毓祺，明诸生，能文，明亡，发狂亡命。有司得＜⿰日昔＞系诸狱，周闻自经，婢救之，不死，乃日馈狱饘粥，夏不施帷，恣蚊啮，曰：“我遥与狱中共辛苦也！”＜⿰日昔＞入狱十阅月，事小解，得出。居无何，怨家告毓祺所在，死江宁按察使狱中。有司籍其家，捕＜⿰日昔＞兄弟，兼收周，周夜投水，不死；茹金屑，亦不死；乃诣府，藏刃刺喉，血冲溢仆地。知府惊其烈，问＜⿰日昔＞有女兄为女僧，命舁置所居庵，上按察使请释周，按察使不许，下县令再收周，周创渐合，乃自归，语县役曰：“我不累若辈，第徐之，俟我死，持片纸去公

家，事易了也。”手检＜□日昔＞单衣一，付老仆曰：“主人行久，无衷衣备浣濯，汝以此寄之！”徐入室，阖户自经乃死。时顺治七年十月丁巳，年二十八，＜□日昔＞尚系按察使狱，闻周死，为文述其事，略言：“古成仁取义之士，所以趋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妇独多途遍历，靡苦不尝，而颠跌顿撼，卒死于家。一以显百折不回之苦节，一以遂正命内寝之初心，天不可谓无意云。”＜□日昔＞输八旗为官奴，乡人赎出之，得归，为童子师，至七十余乃卒。

邹延玠妻吴，武进人。延玠，明诸生，顺治八年，逮系江宁狱。十年，见法。吴自经，救不死。十二年，延玠丧还葬。十三年，有司复议收延玠家北徙。周乃迎母至，夜将半，起，请母所曰：“儿今固必死。安能俯首求旦夕活，作长安累囚妇耶？愿母稍忍，成儿死。”母泣不能言。周更衣拜佛，复向母曰：“儿欲为母拜，恐伤母心，儿不敢，母老矣，勿以儿故过哀！”因出一扇，曰：“此夫子南京寄我者。”出一囊，曰：“有医方，夫子所手校。有书，夫子生平所习。有发，夫子狱中所留也，仍乞以殉。”复呼婢戒母号。乃自燃烛，持囊及扇还入室。时鸡甫鸣，母及婢傍徨哭，不敢出声。少顷，视周，自经已绝。死前一日，苦热，周祝曰：“安所得甘雨乎？”遂雨竟日，人谓“节妇雨”。

陈生辉妻侯，单县人。顺治初，盗掠生辉使牧马。县北郭秦氏有马，为盗掠，生辉乘以归。秦氏见马讼生辉，生辉坐通寇死。侯事姑，丧葬毕，并葬生辉，设祭自刭。

田一朋妻刘，通江人。国初，一朋不从剃发令，坐当死，吏并絷刘去。刘挟毒自随，闻一朋将就刑，先服毒死。

蒋世珍妻刘，扬州人，失其县。世珍，顺治中为广东连平知州，有惠于民。岭海初定，土寇数发，谍报旁县贼数千人向连平，行至。世珍曰：“贼至，惊吾民，吾且往，权顺逆强弱而为之所。”单骑入贼中，谕其渠降，其渠为引退。世珍宿贼营，翌旦乃还。守备吴章者，故与世珍有隙，诬世珍通寇，告总兵黄应杰，应杰启平南王尚可喜，捕世珍赴惠州狱，刘系置守备廨旁舍。章将无礼于刘，刘怒叱去。又遣婢说刘，刘曰：“死不可缓矣！”遂缢而死。世珍入狱病，亦死。连平民葬刘州南乌石坳。为之碣，曰：“正烈刘宜人之墓。”嘉庆二十三年，知州陈鹏来上其事，乃得旌。

王有章妻罗，益阳人。顺治七年，盗杀有章父赓及家人男妇二十余辈。越三年，又杀有章，惟余罗及有章妹头贞、皆断发膀面，号于有司。历八年，乃论杀盗渠，罗谓头贞曰：“我当报汝兄地下！”因不食死。

头贞初字曹氏子，曹氏子以其毁容也，遂罢婚。头贞徙长沙，仇家有子赴试，诱至家，殪之。

楼文贵妻卢，东阳人。文贵，农也，有鹅啄其麦，文贵驱鹅，伤邻儿。邻儿呼，遂殴之，投水死。里豪喝文贵，使鬻妻以为解。卢曰：“吾不忍生离！”文贵怵得罪，因求死，卢曰：“吾与汝同死！”遂入林偕缢。

沙木哈妻哈里克，满洲镶白旗人。沙木哈，兵也，为弟三太所击，垂毙，沙木哈妻誓身殉。沙木哈言曰：“我止一弟，我死，弟抵罪。守先墓，抚诸孤，复何人？汝当言于官，曲贷三太死。”沙木哈遂死。沙木哈妻叩阍，述沙木哈遗言，乞贷三太，圣祖命许之。沙木哈妻得请，即自裁。康熙三年正月壬午，礼部疏请旌表，圣祖令立石冢上，书其事始末。

郑荣组妻徐，西安人。荣组有族叔，无状，殴其父，赴救，为所杀。其子五元、七元遇仇于途，啮其鼻。仇诉于县，县吏逮五元、七元，徐以冤白吏，吏不省，撞县门碑死，时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事也。典史某为具棺，露置城西铁塔。越七年，知县陈鹏年为营葬，立祠于墓侧。

张翼妻戴，名礼，乌程人。翼父韬，尝知休宁县，托翼于其友王毅，毅以女妻焉。韬卒，毅女亦死，继室于戴。毅子凯翼产，康熙六十年五月，诱至其家，迫作券，殴之垂毙，挤坠水。舁归，不能语，瞠视戴。戴泣曰：“我一弱女子，不能为君复仇，当以死从君。”齿指以誓。越七日，翼死。又十七日，戴自经，衣带间得绝命诗三章。

詹允迪妻吴，东阳人。允迪不嗛于族人，为所中，坐危法下狱，吴期与俱死。至其日，尽出金珠畀所识贫乏者，散诸婢仆，诣狱与允迪诀，瞠视不语者久之，归自刭。

蔡以位妻孙，侯官人。以位佐龑商与私贩者斗而死，孙迎丧河干，自掷入水，以救免。其娣，即其姊也，责以抚孤，乃不复言死。官捕得私贩者，法当检验，谳乃定，孙曰：“是重僇吾夫也！”

乃大戚，官悲其意，为杖杀私贩者。丧再期，从容语其姊曰：“儿稍长，履袜可取诸市，不烦手自制矣。儿昔病疡，今愈矣。不累我姊矣！”或曰：“姑在，既祥，当更浅色履。”孙曰：“然，姑徐之！”至大祥，奠竟，入户自经死。

杨春芳妻王，铜梁人。乾隆十七年，其家火，春芳卧病，王入户，负以行。火逼不能出，子女奔赴，皆死。

王尊德妾唐，临桂人。尊德年八十，病剧，邻家火，唐欲负以避，力不胜。火迫，尊德挥使出，唐身翼蔽尊德，皆死。

窦鸿妾郝，字湘娥，保定人。十六为鸿妾，能诗善弈，画兼工花草、士女。有绳其才者，豪家谋夺之，不能。嗾盗诬鸿死，湘娥因自经，将死，为绝命词，矢为厉以报。

章学闵妻董，名合珠，连江人。故为婢，嫁学闵。学闵贫不自聊，走死深山中。董号泣求之，不知其在亡。逾年，有樵入山，若有声需鬼>需鬼>，行见遗骼委于地，双履在侧。出以语人，董闻曰：“得非吾夫乎？”亟往视履，其手制也，拾余骨瘗焉，即夕自经死。

杜聂齐妻何，聂齐，泰宁人；何，将乐人。聂齐死于虎，何求得尸，解衣拭其血，敛毕斥家财以葬，悉以其余分戚族，遂自经。

张氏妇。宿州人。夫樵于野，遇狼，为所噬，妇求得夫尸，以镰绝脰死。

宁化二妇，不知其氏。其一，夫嗜博，母闭诸室中，不与饮食，妇导使出亡。既，夫死于途，妇闻，自杀。其一，夫行窃，父将杀之，妇泣为请免。生二子，妇携就母家。父卒杀其夫。妇闻，亦自杀。

清史稿卷五一一　列传第二九八

长山铺烈妇　胡二妻　唐之坦妻曹
冯云勷妻李　曹邦杰妻张
林守仁妻王　张四维妻刘
李长华妾吴　周兆农妻王
项起鹄妻程于某妻蔡　张义妻李
黄敬升妻王　伊嵩阿妻钮祜禄
任有威妻陈丁三郎妻　丁采芹妻孙
王如义妻向　狄听妻王林邦綦妻曾
钱瀞甫妻汪　谢作栋妻王
冯桂增妾李黄翥先妾彭方恮妻赵
姚森桂妻宋　恽毓华妻庄
弟毓德妻许　侄宝元妻袁　曲承麟妻袁
尹春妻张　李氏　陈三义妻王
游开科妻赵　孙崇业妻金张某妻田
孙大成妻裔杨某聘妻章孟黑子妻苑
许会妻张赵海玉妻任殷氏　嘉兴女
王某妻李　何先祐妻孙　邢氏
敖氏　涂氏　吴氏杨氏赵氏王氏
王某妻徐陈潜聘妻崔　朱承宇妻曹
宋氏五烈女　龚行妻谢女巧
郭进昌妻李龚良翰妻陈　王均妻汤
马某聘妻苗　高日勇妻杨罗季儿妻
王某妻刘　张良善妻王
王敦义妻张　张维章妻陆　何氏女

谢亚焕妻王　张树功妻吴
郭某妻李　赵谦妻王　郭氏女
冯光琦女　郭君甫妻吴黄声谐妻王
白氏　王氏　秦士楚妻洪　张氏婢
杨氏婢　江贵寿妻王　张禄妻徐
任氏婢郑氏女王氏婢徐氏女
者架聘妻直额罗廷胜妻马　罗朝彦妻刘
安于磐妻朱后妻田　田养民妻杨

长山铺烈妇，无姓氏，不知何许人。李自成南奔，驱荆、襄之民以从，妇与其夫俱被掠。行至江夏长山铺，其夫道殕，妇仅余一珥，出以乞人求瘗其夫，有少年应焉。瘗既，竟欲强其妇从去，妇入穴枕其夫恸哭，触颡流血，以土自掩，曰："乞并瘗我！"众挽之不起，日暮，风雨至，乃委去。平明往视，则血被面死矣，众因并瘗之。

胡二妻，失其氏，吴洞庭人。妇父，舟人，胡二，农也，有母，兄若弟皆别居。妇与二曰："吾夫妇各减数口食，犹足以饱母，有如母但一子，不独养，又谁养乎？"夫妇忍饥养母，时时具甘脆。母丧，求地以葬。夫妇勤，岁倍收，始有居室，而二病瘵。乡好鬼，妇独不信，奔走医药。二病甚，妇曰："我闻粪苦者生，甘者死。"尝之而甘，二竟死，无子。妇计兄公一子，叔二子，诣叔，匄其次为后，似不可。居数月，兄公举次子，又诣兄公曰："吾女三岁，乳未尽，今兄公举次子，天其欲使吾夫得有后乎？"兄公颔之。妇归语父，贷百钱，将祀其夫告立后。其父欲嫁妇，不许，且骂之，兄公亦中悔，妇乃自经夫柩侧，时康熙五年十二月，明年，县人黄中坚等为敛钱，与其夫合葬。

唐之坦妻曹，海宁人。康熙十五年秋，之坦卒，曹矢死，治衣衾必有副。食砒，不死；屑钱吞之，又不死。既敛，复饮卤，吐下而解；乃不食二十二日，夜投舍傍池，家人出之，死矣，顷复苏。曹谓其舅，姑及母曰："大人爱我，乃苦我也！"于是复饮食，操作如常，织自制衣一称，婢乞余布，不与。家人窃议曰："数尺布，尚惜之，宜不死矣！"及冬，黄梅方花，曹视而叹，为赋诗，美其不落，复不食。至岁除，出余布缢之坦柩旁，乃死。

李岸妻焦，睢州人。姑严，织纫炊舂皆焦任之。岸卒，方敛，焦缢，遇救，比葬，再缢，再遇救，乃操作如平时。卒哭，拜墓归，复缢，乃死。

方引＜□衤 冀＞妻毛，遂安人。父际可为祥符知县，而引＜□衤 冀＞父象瑛官编修。引＜□衤 冀＞病瘵，自京师诣河南，既婚，未三日卒。家人闻毛许引＜□衤 冀＞死也，闲之密。一日，登楼自掷坠地，呕血，绝复苏，遂归于方氏，促为引＜□衤 冀＞营葬。久之，地始定，葬有日，于是谓其人曰："吾葬当同是日也！"遂不食，家人喻之百端，起辞祖姑及舅及母皆四拜，终不食，十九日乃卒。时康熙二十九年二月癸亥朔，距引＜□衤 冀＞丧十年。

林其标妻韩，福清人。其标贫，依姊居，鬻餈自给。邻愠乞之粟，韩曰："是必偿！"其标病，韩代鬻餈，垂芦帘自蔽。少间，析麻苎为布，以易米若药。其标语韩曰："吾以贫累汝终且以死累汝！吾死，汝自为计。"韩痛绝不能语。其标死，韩告其姊曰："乞办两棺，并觅一抔土，俾夫妇相依！"尽散器物偿邻愠，遂自经。

冯云勷妻李，武定人，大学士之芳女。李年十五，适云勷。事舅姑谨，立待竟日，欣欣无怠，命坐则坐，命退则退。之芳督浙江，当耿精忠叛，驻军衢州，传语汹汹，李独谓贼不足平，坦然无惧，云勷卒，无子，李方举次女，矢死，遂不饮食。其兄延医，手为调药，拒不纳。越数日，令侍者扶行，傍柩侧，遽绝。

曹邦杰妻张，镇宁州人。邦杰早卒，张为文以祭，曰："呜呼！痛妾命之不辰也。幼失严慈，抚育无人，形影伶仃，莫可言状！幸得于归夫子，庶几夙夜事之，百年守之。忆吾父择婿时，亦曰：'吾女幸矣，终身之仰望者非婿耶？如宾如友，同心而同德者非婿耶？'私心自庆，在妾尤深。孰意甫归故里，遽婴疢疾，妾向之喜者，化而为忧，忘餐废寝，祈以身代。而天不假年，黄粱一觉，羽化升矣，伤心哉！夫子之人，如金如玉，夫子之文，如海如潮。而今已矣，不可复见矣！天耶人

耶！孰为之耶！礼称未亡人，妾不忍未亡也。诗云：‘之死靡佗’。妾惟知之死也。九原匪远，妾必从之。呜呼！凄凄恻恻，踽踽凉凉，拊膺呼号，瞻望无将。临风洒涕，对景悲伤，削骨代笔，曷罄衷肠！夫子乎，其知之乎？何不飙轮少待，使妾欲追而难迹乎？灵其不寐，庶鉴妾心。”邦杰死三日，张遂殉，康熙三十七年事也。

林守仁妻王，侯官人。守仁以优贡生客死京师，无子，女汀哥，前室出也。王矢死。逾年，守仁丧还，王治丧竟。一日，为汀哥制履成，叹曰：“生一日，当作一日事。”因语汀哥曰：“母去，儿无恐，但岁时具杯酒，一脡肉，母当归，不相吓也。”顷之，午食竟，入室自经，藏香屑袖中，解尸气也。

张四维妻刘，四维，钱塘人，刘，汉军，失其所隶旗。四维父商于广东，挈四维以行。刘父官潮州知府，见四维幼慧，因与论婚，四维父丧其资斧，而四维长多病，遂跛，刘父母欲别择婿，刘矢死，父母莫能夺，乃召四维就婚，刘既失父母欢，姊婿达官子，相侮，刘劝四维挈以归。刘辞父母，奁具一不取，勤苦作画刺绣易薪米，四维亦力学，举于乡。康熙五十九年，四维试礼部，不第，卒于京师，刘闻，遂殉焉。

李长华妾吴，长华，郓城人；吴，封丘人。幼孤，为人卖入倡家，矢死不从，其兄赎以归，为长华妾。长华以选人客京师，居八年，贫病死，其友检讨孙勤为具敛，吴饮鸩，勤往救，诫毋死，待长华子迎丧。后十余日，长华子迎丧至，知其事，亦劝毋死，且将以其子为之孙，吴即夕自经死。勤葬长华广宁门外真空寺侧，以吴祔。

周兆农妻王，长沙人。兆农樵于山，大风拔木，被创死。遗腹生子，母家闵其贫，劝改适。王拜姑，泣而言曰：“儿不孝，敢以呱呱者累老人！”语未竟，大恸。姑知其且死，夜与俱寝，稍寐，闻有异，呼家人蹋户入，火之，见王头击于床，右手握拳，爪陷掌，左手指床上儿。死时年十九。

陈国材妻周，江宁人，居扬州。归国材逾月，遽卒，周日夕居丧次，誓从死。籍遗财授其族子曰：“明年寒食，以一卮酹我夫妇。”其父往慰喻之，周曰：“儿无舅姑，无子，客居无所依。义当死，父勿误儿！然儿死不忍伤肢体。”遂吞金环二，不死。时周羸甚，饵大黄，冀暴下死，反下所吞金环。乃不饮食，七日，犹坐语。又数日，眸陷欲枯，目光注国材棺不转，两手据席爬搔，席草寸寸碎裂。不饮食二十日，雍正九年三月癸未卒，距国材死五十有一日。县人为葬孙大成妻裔墓侧。其先又有烈女池、霍，四家比立如鳞次。

吴廷望聘妻迟，江都人。廷望从军战死，廷望父欲以妻其幼子，使其从母喻意，池不可，自经。

李正荣聘妻霍，甘泉人。生十九年，事父母孝。许字正荣。才十日，而正荣卒。霍号恸自杀。二女之葬，提督学政、右中允杨中讷为之铭曰：“蜀冈之巅，平山之侧，郁乎苍苍，凭高西望而叹息。曰有同县二烈女，此其幽宅。”裔自有传，葬在池、霍后。

又有项起鹄妻程，亦扬州人。程嫁三月，起鹄行贾，死广西，讣闻，程自经。州人葬其侧，合为祠，号“五烈”。

于某妻蔡，名贞仙，金坛人。年十九，将嫁而婿病，卜者言：“迎妇吉。”贞仙母难之。贞仙请于母曰：“彼欲已病而违之，非义。”乃行，而婿病不起。及敛，纳钗一、钏一于棺，自经棺旁，救不死。讽姑为翁置媵，姑从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谮之，因辞于姑，忌者遂言是且有他志，乃矢死。取所读书、所为诗词尽焚之。钗于髻，钏于腕，旦起袭故衣，问安于姑所，辞色如常时。午侍食，既撤，入室缢。时乾隆二年六月壬戌，年二十五。贞仙有从父尝过视贞仙，问曰：“闻舅姑以谮常挫汝，有之乎？”对曰：“否，古贤妇未有讼其舅姑者，即死，毋有他言。”

张义妻李，交城人。义坐罪当斩，免死，遣广西义宁，李与偕。义死遣所，李具棺以敛，以遗金上县。至夕，呼邻媪共宿，俟其熟寐，赴水死，时乾隆五年九月辛未。县具其事上巡抚，巡抚以闻，下礼部，礼部议：“殉夫者令甲有明禁，惟李以从夫罪遣，孤踪殉节，非激烈轻生比，请旌表。”得旨“依议”。

黄敬升妻王，崑山人。敬升贫，客授，王佐以绩，食不足，制辟蚊药，鬻诸市。敬升病疫，一日门不启，邻人坏垣入视，敬升死于床下，儿卧地号，胸系王书，略言：“贫不能敛其夫，食制药红

砒以殉，冀有恻隐者，敛夫育儿，身填沟壑不恨！”有士人为敛其夫妇，将儿去，育以长。

伊嵩阿，拜都氏，满洲镶黄旗人；妻希光，钮祜禄氏，正白旗人，总督爱必达女也。伊嵩阿为大学士永贵从子，早卒，方病时，希光割股进，终不起，许以死。爱必达、永贵共谕之，誓毕婚嫁乃殉。为伊嵩阿弟娶，嫁女妹及二女，次女行之明日，自缢死。张遗诗于壁，略谓：“十载要盟，此日当报命。”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事也。永贵疏闻，高宗为赋诗，旌其节。

张廷桂妻章，名孔荣，廷桂，常熟人；章、秦安人。廷桂父为吏陕西，初娶魏，其父宰秦安，廷桂从焉。既归，避事，复游秦安，因赘于章。居八年，事解，乃以孥还，廷桂贫，恒出客游，卒于抚宁。丧归，章为营葬。既窆，将自投穴中，为家人所持。章一女字催凤，廷桂从弟廷梅，许生子为立后，乃依廷梅居。廷桂尝入赀牒授主簿，或购其牒，章曰：“吾以贫鬻牒，罔国家，罪也，况夫名，其可二耶？”遂焚其牒。既终丧，复自经。家人觉，解之。次日既夕，赴水死。死时为绝命辞数章，词旨哀恻，其卒章曰：“忆往事兮，双泪沾巾。想当年兮，妾病沉昏。感君爱兮，信誓殷勤。云妾殁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岂偷存！痛万里兮，生会无因。轻一命兮，地下从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觅天崖兮，不惜艰辛。得伴君兮，死亦欢欣。十七年兮，夫妇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贫！中路诀兮，命蹇时屯。丧葬毕兮，不死何云！伤幼女兮，失母谁亲！死为君兮，此外奚论？”

又留书与廷梅曰：“初闻讣，即欲死，念无后，无人主丧葬。今服除，死更无余事。前议叔生子为立后，毋诳我！家贫，止田十四亩，当以十亩与所后子，四亩与催凤，遗十金为我埋先夫茔次。”催凤旋殇，廷梅亦不为立后。后二十年，县诸生柏渭、吴庆长等始为合葬。

郝某妻单，永宁人。郝奇丑，眇小，髑且跛，一目，口不能言。御小车，遂呼曰小车，而单美，邻妇恒讪焉。单曰：“夫可憎乎？吾命也，请勿再言！”单躬纺绩，养舅姑，育子。舅姑死，鬻所居破屋以葬。尝数日不举火，族人悯之，予荞麦数斗制饼以鬻，分其余以饱，乾隆五十年，岁饥，单为邻妇佐女红，贷余食食夫及子。逾年，夫疫死，子亦殇，单裂席裹尸，以木锹掘坎瘞焉。锹折，手捧土，瘞毕，血殷地。乃号曰：“天乎！单氏事毕矣，而犹生乎？”坐破窑中，饿数日死，年二十六。族人瘞之夫侧，里称贤妇墓云。

陈广美妻李，河内农家女也。生二十四年而归广美，广美已病，李与异室居，侍疾甚谨。事舅，日具膳甚恭。阅三月，广美死。母往视之，且语之曰：“儿虽嫁，犹处子也，何患无佳婿？”李誓不更适。葬之明日，出厨刀，嘱舅砺焉。曰：“为翁作面，虞其钝也。”其舅竟砺授李，李阖户。其舅知李且死，排户入，见李犹立，右手握刀，首坠负于背，几不属，血从鬓间溢，殷地。其舅疾呼，族邻毕至，其母亦至，乃仆。李死嘉庆五年四月丁未。

贺邦达妻陆，震泽人。待年于贺氏。邦达病，舅姑用卜人言，使成婚，逾月而邦达死。或语其舅姑：“妇虽婚，犹处子也，盍为择婿？”陆闻，集族姻出拜，誓母贰。居三年，语姑曰：“我夜数梦吾夫，岂魂魄常从我耶？”遂入室自缢死。时嘉庆十六年四月辛酉，陆年十九。

郑宗墩妻陈，名淑定，长乐人。宗墩客他县，舁病归，卒，无子。陈求死，父谕止之，陈力织，葬姑及宗墩，舅以居隘，命归依父。嘉庆二十五年，父卒，还省舅。退告叔弟曰：“兄没十二年矣，未亡人惧伤吾父心，久而不死。今已矣，舅老，有叔在，叔能以子为兄后，兄其瞑乎！”遂缢。

任有成妻陈，萧山人。有成无昆弟，贾诸暨，卒，亦无子。舅姑命归母家，将徐夺其志，陈矢死不可。力积资为舅卜妾吴，逾年而有子。舅姑卒，陈与吴居。育夫弟。

钱仪吉为作《二陈传》，谓：“当死生危苦之际，进退合度，得礼意云。”

丁三郎妻，失其氏，宜兴人。嫁逾年，夫死，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测也。后四十九日，既奠，妇出就案前立，视其主，久之，拜，拜时若呼三郎，遂伏地不能起，掖之，则已死。

丁采芹妻孙，震泽人。嫁半年，采芹病疗，舅姑谓妇命凶，诟骂之。孙饮泣，脱簪珥具汤药。采芹病日笃，谓孙曰：“我且死，所不能瞑目者为汝耳。汝无子，家贫，母家亦无可依，当奈何？”孙泣曰：“我念之熟，恐戚君，故不敢言。人孰不死，死贵得所，当先待君地下耳！”采芹垂泣不答，孙乘间自缢，道光六年四月也。采芹乃扶病而拜曰：“从我于既死，不若殉我于将死，烈哉！”三日

采芹亦死。

王如义妻向，涪州人。幼能为诗文，如义，农家子，向恒劝之读。道光十六年，如义暴卒，姑喻之嫁，矢以死。舅病，为刲股。家益贫，将强遣之，二十三年三月戊申，自沉荷花滩死。将死，为绝命诗十首，其序曰："妾涪陵向氏女，适王氏，未一年，而夫即世。昨岁翁又不幸。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惟一死以明志。夜题诗十首，藏笥中，他日阅妾诗，毋累阿姑也！"及入水，粘一纸桥柱，书五字，曰："名节江中见"，死时年二十五。

狄听妻王，名甥桐。听，溧阳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王，江阴人。十九年七月，听卒官，八月，子骢殇，九月丁巳，王缢。王幼承父苏教，通经史大义，能诗。将殉，作书告听诸同岁，略言："夫亡当即死，诸君俱言抚孤重，故末敢尔。孤又夭，复何言？念两世单传，不可无后，今已立后，可报舅、姑、夫子地下！"王尝抚从女，年十七，已许字，留金嘱遣嫁。又谕所后子，期明年以丧还葬，与前母三棺同穴，以殇祔。并令斥资饮祖祠，成父志。书末题曰："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康熙间钱塘林邦基妻曾所为绝命诗也。

曾，名如兰，邦基卒，曾立其兄子为后，葬舅姑毕，具牒上县请死，知县慰止之。后十日，题辞，吞金殉。

钱瀞甫妻汪，武进人。善女工，所入足自给。而瀞甫博，倾其资。其姑严，虽寒饿不敢告也。夜风雪，家人皆卧，薄絮衣篝灯守后户，待瀞甫。尝以除夕跪而谏："无更博。"瀞甫为少止。后客死余干，汪请立后，所当立者不可汪意，乃勿复言。葬毕，自经死。未死前一日，以十碗致某医，曰："我为人无所受恩，惟是人尝诊我，以是偿也。"

谢作栋妻王，孟津人，王家白鹤镇，作栋家南朱村。作栋卒，王将殉，祖姑及舅姑勉以抚孤。王朝夕奠，必抱其孤拜，哭涕如雨。祖姑闻之，为辍食，王乃饮泣，不敢声。丧终，其孤殇，祖姑亦没，王归诀父母，父母慰谕之。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辛巳，作栋死三期，先日王哭于墓，誓死。晡，尽以衣物与二女妹，夜中缢。晨，众蹋户入，一镫置高处，照屋梁，板障其外，王内衣皆密纫。貌如生。

缪文郁妻邱，吴江同里人。同里有敝俗，岁二、三月祠刘猛，将舆以出，少年傅粉墨为妇人，参错仪卫，闻文郁故磨豆家佣，与其役，曰昳过门，女伴呼邱出观，邱以为耻，恚，阖户。文郁归，戒毋更出。越宿，文郁病，或恫以"神怒，且死。"邱曰："聪明正直为神，岂以茫昧致人死者？吾夫未即死，即死，吾与俱死耳！"数日，文郁竟死，邱迎母与居。三日，语母入市市楮，邱自缢柩侧。

黄寿椿妻管，寿椿，江苏华亭人，管，阳湖人，父光烈，母林，皆死寇。寿椿官江西德安典史，光绪二年，卒。时寿椿父如琳官浙江上虞梁湖巡检，管将寿椿丧挈子女以归。至曹娥江，距梁湖一日程，遣子女先行谒祖父母，管饮药死。

冯桂增妾李，桂增，临朐人，李，肃州农家女。桂增从左宗棠讨叛回马四，军其地，纳焉。桂增会师新疆，李留肃州，与部曲诸妇居。李御诸妇有法度，诸妇惮之，若部曲之事其帅。光绪二年正月，桂增克玛纳斯城，军寡，为贼所乘，战死。李方有身，日夜哭。既生子，逾年殇。桂增丧还，李迎奠丧甚恸，须臾仆，不语。视之，死，盖先时已仰药也。

黄翥先妾彭，翥先，钟祥人；彭，贵筑人，先为田兴恕婢。兴恕戍新疆，寄家秦州，翥先方知秦州，得彭以为妾。光绪二年，宗棠驻军秦州，翥先为主计，四年，卒。彭悉发箧，以衣物属翥先子，吞金死。

方恮妻赵，阳湖人。祖母方，节妇。父烈文，尝知易州，有文行。归恮，食贫，持门户。光绪四年，恮客游，遽卒。赵方有身，烈文迎以归，徐告之，恸绝，首触牖，将死，家人共宽喻之。既免身，生女，赵曰："生女亦善，使我无系恋也。"后八日，自经死。

姚森桂妻宋，秦安人。森桂卒，宋入厨下自刭，血自咽出汩汩。姑入视，右手握刀，犹力作再割状。母至，束以帛，乃能语，曰："死已决，毋缓我！"引母手掩口鼻，又解带使缢，母手颤不可任。睹宋状至惨怛，乃饮以毒，毒自创溢。但闻宋咽中若曰："斫我，斫我！"久之，乃无声，遂死。

恽毓华妻庄，阳湖人。毓华死，庄饮药殉。毓华弟毓德妻许，毓德死，许绝食殉。毓华侄宝元

妻袁，宝元死，袁先服毒，急救之，复绝食三日以殉。世称“恽氏三烈妇”。

曲承麟妻袁，承麟，沈阳人；袁，名桂珵，辽阳人。嫁未百日，承麟卒，袁仰药殉。

尹春妻张，歙人，初为黄氏婢，名桂喜。主妇程，知书，尝与诸娣姒说古列女事，桂喜窃听，辄稍羡，既嫁而孀，遂矢死。诣肆求毒药，肆以佗予之，饮不死。市椽，卧其中，主妇泣喻之，对曰：“桂喜闻主母讲列女时，意已决，不可回也。”卒不食死。

李氏，高密人。夫嘉猷，失其氏。嘉猷惑于谗，娶不与同室。及病，李奉事甚谨，祷于神请代。嘉猷闻而悔，遂死，李自经以殉。

陈三义妻王，掖县人。王未行，病而瞽，其父辞于三义，三义曰：“吾聘时未瞽也，聘而瞽，犹娶而瞽，其可弃乎？”娶三年，王目良愈，三义寻卒。王曰：“夫不负吾，吾岂负夫？”遂缢。

游开科妻赵，马边厅人。开科贫，赘于赵。赵有母及兄，皆厌之。赵脱簪珥别赁屋以居，食尽，不贷于母家。一日，赵还省母，方食，开科至，赵推食与之，母及兄遂开科，禁赵毋归，且言：“此饿莩死，何患无家？”赵缢死。

孙崇业妻金，赤城人。崇业嗜酒，不治生，金劝之不听。顺治中，岁祲，崇业计鬻金，阳语当偕诣戚属。金察其诈，曰：“汝乃忍嫁我，我嫁必且死。然至汝家二十余年，讵忍恝然行？盍沽酒为别！”崇业出沽酒，金抽刃断喉死。

张某妻田，万全人。夫游荡，田屡谏，一日叹曰：“我生不能劝，死或忆我言。”因仰药死，死时犹呼其夫，劝改过。

张氏女，娄县人。农家女，嫁鲁氏子，姑与夫迫使为污行，不从，棰楚冻馁，凡三四年，志不变。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其夫将劫以佗往，夜入万安桥下水中死。

又有汤氏女，奉天人。有娼家为客娶之，使为娼，棰楚困辱，卒自杀。

沧州女，不知其姓，名黛城。年十五，鬻入娼家，使应客，不从，挞辱之，大骂，娼家支解之，弃尸于河。

张氏，都昌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为乱，张之夫熊应鼎将从贼，张谏，勿听。质裙沽酒，以饮且劝，终不可。乃告于其族，矢死。应鼎入于贼，张自杀。

孙大成妻裔，江都人。大成母姣，二女嫁而归，皆与县吏通，迫欲污裔，裔告大成，俱缢，救不死。裔归省母，告母状，持母袂哭。临去，检母奁，得青白线各一束，因曰：“儿必不辱母！”俄县吏宿姑室，复呼裔，不应；姑詈，亦不应。县吏醉，裸而噪窗下。裔以青白线缀上下衣，复合为絪，缢。姑觉，不救，遂死。邻知其事，感泣拜裔尸，或语侵姑，姑反辱，众哗以告官。官庇吏，旌裔，葬平山堂右冈，而不竟其狱。后数十年，县隶以事辱裔兄子，死于水。裔兄痛子，亦死。

杨某聘妻章，字原姑，秀水人。年十九，县隶请婚，父不许，许杨氏。县隶与其徒噪于门，诬原姑与有私，原姑夜缢死。县吏欲宽隶，狱上，巡抚持不可，乃绞隶，旌原姑。

裔死康熙六十年四月戊申，原姑死嘉庆六年九月甲午。

孟黑子妻苑，黑子，大城人；苑，东安人。其姑素无行，会永定河决，工役大集，卖酒堤上。强苑与偕，苑不从，窘辱之。姑与恶少入妇室饮，妇终不可犯，姑益怒。妇度终不免，自沉死。夫行求其尸，四日，得之武清境。又四日乃敛，方盛暑，尸未朽也。

北塘女子，业磨豆为腐，母迫为娼；新河蓝某妻暱，失其姓，姑迫为娼。皆自杀。

武清芮氏女秉贞，宁河乐某妻左，并以姑迫与恶少暱，自杀。

萧氏，灵州人，为张文彩妻。文彩有友悦萧美，欲污之，萧力拒。友怼萧，谮诸文彩，谓萧不洁。文彩信之，绐萧归宁，与其友共杀诸途。后事雪，雍正十二年旌。

黄氏女，昭文人，嫁张氏子，为县小吏。其母有所私，迫女从之，日棰楚。或谓女：“盍归？”女曰：“女既嫁，安归？待死而已！”乾隆十六年夏，方暑，姑与所私裸而饮，女避，所私起持之，女大号曰：“奴敢污我！”持案上酒器提之。姑怒，批其颊，复榜掠之，夜半，女入井死。

吴氏女，灵泽人。丧父母，方六岁，字李氏而待年焉。稍长，美，李氏子行贾，久未归，姑悍，私于里豪。里豪啖姑金，欲得女。女勿从，姑挞之极楚。邻妪问其故，女不肯言。当暑，浴，姑纳

里豪于室，键其户。女呼，不应，挟剪拒，创里豪，里豪持女亵衣去。女求死，姑操巨棰挞之，女引剪自割，未殊。邻人戒其姑，毋急女。女与邻女款曲如平时，晡啜粥尽一瓯，邻女谓不死矣。夜漏二刻，自溺门外溪水死。时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丁未。

顾氏，泰州人。夫张世英，日诲顾淫，顾不可。或贷世英钱，世英阴欲顾与私，沽酒饮贷钱者，嗾其母呼顾出，不应；与之酒，覆杯，恸。贷钱者亟去，其母扼顾吭，几绝。邻里咸愤，诉于州，世英乞悔过，以顾归。与其母益日夜迫之，顾饮卤，不得死。乾隆十六年十月戊戌，世英语顾："冬无衣，盍如吾言？即得钱衣汝。"顾曰："我宁死不辱。"世英恚，夜扼杀之，年十七。

张氏，丹阳人。夫陈彭年，嫁十年矣。彭年贫，欲嫁张，张涕泣不应。绐使出，而密使媒从，张觉之，号恸求死。逻卒以告官，官笞彭年，令张还母家。张曰："我适陈矣，死生以之。"彭年益迫张，张度终不免，从容言曰："我无如何，今当听尔！"起随彭年走出村。塘水方盛，张跃入水死。死之日，为乾隆十九年六月戊辰。

许会妻张，颍州人。姑姣而虐，恶张端谨不类，日诟且挞，张事姑益恭。姑病，刲股以疗，姑虐如故。姑与邻寺僧通，欲乱张。姑匿僧室，召张入，而出键其户，张大号，僧遁去。翌日，自沉于井。有司捕得僧，论如律。乡人裂僧尸以祭张。

赵海玉妻任，名环，汝州人。姑故与邻人通，夜半，挟刃入任室，诟而免。亦井死，年十九。

殷氏，天津人，为同县邢文贵妻。文贵故无行，其母赵，姣。文贵初娶于，以贞慎不相入，出之。复娶殷，殷贞慎尤逾于，赵恶之，与文贵日捶楚，沃以沸汤，施燔灼焉，体尽溃。有司闻，使吏就视，殷拒不可。旋卒。有司收赵及文贵，论如法。

嘉兴女，失其氏，嫁卖酒家王氏子。姑当垆，习与酒人姣，恭女不应，乃裁抑不使饱。县中李氏母，故大家女，闻卖花媪言女事，愍女有志，辄令媪市胡饼畀女。一日见女饿，惫甚，而几上置糍果，媪怪女何弃不食，女曰："李夫人饱我，哀我志也！此物西家以饵我，我有饿死耳，岂可食乎？"李母病，且死，遗钱十余缗周女。女感泣，语媪："我终不负李夫人望！"恶少艳女久，嗾姑将胁以威。女渐闻之，乃请于姑，代当垆，姑喜，授女户钥。数日，女夜启后户投水死。乾隆二十年六月事也。

王某妻李，字黑姑，天津人。姑不贞，与盐运使隶有私，计欲并污李。隶与姑饮，役李，李耻之，恒不如姑指。姑以他故詈且挞，待隶为之解，复示意李，终不可，而隶意未已。李枕侧置刀以自卫，姑逐其子出，夜持被就李共寝，夜半，启户纳隶，隶迫李，李呼，姑掩其口。取刀自刭，未殊，母来视之，复苏，语其故。并言："方自刭，血溢，不知人。渐闻隶语姑，当言夫妇相争诟自戕，宜无知者。"越三日乃死，其兄告官，笞隶，不竟其狱，道光六年七月事也。

何先祐妻孙，桂阳人。先佑父在时，为先佑求塾师，授之读。未几丧父，其母以家政属塾师，因私焉。孙既归，尝晨谒姑，塾师在其室，孙趋而避。塾师与姑谋并乱之。塾师出，孙入，谏姑曰："家虽贫，粗有门阀，翁勤苦终身，不得意，所属望者先佑。姑念翁与先佑，勿复近塾师。"姑惭，戒毋泄。孙曰："妇所言为门户耳，虽先佑不敢告，第愿姑终念妇言。"塾师既与姑谋，遂屡挑孙，孙以告姑，又谏，姑终毋纳。塾师入孙室，孙大诟，塾师阳避。孙欲还告其祖，忍未发。姑阳出，塾师复入孙室，潜抱持之。孙号，奋击。先佑入，塾师乃走。孙伤于胁，遂自经死。时乾隆二十九年三月，明年，狱上，斩塾师，徙其姑新疆。

邢氏，字福，浚县人。农家女也，而有容色。嫁袁显旺，姑姣，群奸聚其室，惊邢美，挑之，不从。其姑诱且诋，邢若为勿喻也者。谋益急，夜出，将赴水，风失道，遇同村人送还父家。父愿，与复至袁氏。群奸迫其父使具状，曰："女再逃，杖死。"夜二鼓，群奸缚邢裸挞数百，邢有娠，不胜楚，求灭灯，死不恨。群奸绾邢于梁，而挞之益毒。五鼓灯尽，邢死。使兴旺劓其颈，若自戕。官捕群奸，论如法。

迁安妇，不知其姓。夫行贾，翁耄，姑私于佣。佣计并污妇，稍近妇，妇色甚厉。乃与其姑谋，嗾翁污妇，妇不可，遂嗾翁杀妇。絮塞口，杙椓下体死。

白镕妻尹，亦迁安人。镕出为优，姑有外遇，迫妇，绝饮食，日啜米沈。逾月，姑缚尹，以炽

铁烙下体。尹号，击其首，发皆燃，一目裂，遂死。

林氏，平湖人。嫁顾大，家乍浦汤山麓。顾大母故娼也，恶少往来其室，强林具茗，不可。母甚林，与诸恶少谋，必欲并污之，林窃出赴海。未至，值邻女，送之还。母益仇林，与大日共笞之，靳其食，不令饱。居年余，为嘉庆九年正月，方改岁，恶少至，群饮，林复窃出赴海。既日受笞，且久饥，行不前。大追至，执以归，母遂欲杀林。撞以重器，腰胁俱折，复炮烙其下体。是月丙戌晦，林死。事发，论大如律。

洪某妻徐，金溪农家女也。姑儿兄公有盗行，徐至未逾月，察得之，大戚。脱簪珥畀洪，嘱远行贾以避，屡谏姑，姑不纳，乃自经。

敖氏，凉州人，嫁驻防凉州旗人四十九。四十九有友相狎，丐与敖通，四十九许之，假以衣，夜入室，敖闻语，辨非夫也，夺户出，友遁。敖詈四十九，俟其出，自溺水瓮中死。

涂氏，梁山人，嫁甘克桂。克桂游荡，破其家，涂以女红供日食，克桂负龃贾钱，将以涂偿。一日，克桂从涂取故衣易钱以饮，醉归。涂泣，克桂掴其颊，曰："行且鬻尔！"涂曰："吾矢死不往。"克桂挞之，两昼夜不已，涂自经死。

吴氏，彰化人，嫁康氏子。姑不贞，欲并乱之，吴不从，乃效治囚法，榜掠之无算，卒不为屈，剚刃其腹死。道光七年事也。

杨氏，江都木工女，嫁曹氏子。姑迫使为污行，杨不从，乃绝其食，鞭之至累千。造诸酷刑，榜掠无完肤，创重死。邻以告县吏，笞其舅及夫，葬诸梅花岭下。

赵氏，桐城人，夫同县孙某。洪秀全兵将至，其夫降，受署置。咸丰十一年，秀全兵破桐城，其夫戴黄巾，被黄袍，乘马迎赵。赵望见，大恸曰："汝非我夫也！父母遣我嫁乃诸生孙某，非作贼孙某也！且汝既读书为士人，岂不知孙氏望族，文武仕宦不绝，而失身降贼，意气扬扬自得，我不忍见也！"起，投塘死。子数岁，从之下。

同时又有王氏，合肥人。夫缪锡畴，将降秀全，王力谏不听。自经死。

许氏，名领姑，歙人，夫亦县诸生。咸丰十年，贼至，其舅将降，许泣谏，勿纳，亦自经死。其舅后忤贼，举家皆为戮。

梅氏，名兰如，不知何县人。嫁夫不肖，欲携以为豪家奴，梅不可；又使出乳人子为佣，亦不可。夫引僧入其室，梅力拒，邻以告官，官笞僧及其夫。夫怒梅甚，窘辱捶楚无不至；又徙居木工家，夜，诸恶少入室，将强污之。邻复以告官，官未即听其狱，梅自经死。

张氏，武进人，字沈盘德。父母卒，大母老，待年于沈。盘德父故无赖，屡挑女，女谨避之，又不令归省。张之戚有与沈邻者，女大母偶过之，女闻，得间问安否，因密诉其事。呜咽曰："儿命苦，惟有死耳！"又呜咽久之。属大母曰："勿扬于人也！"未几，里中为优，举家往观，女独在，盘德父骤逼之，力拒得脱。度终不免，自经死。

秦某妻崔，阳高人。夫恶，崔谏勿听，挞辱之。逾年，坐罪流徙，惧见侮，先杀其子而自杀。

李某妻管，南平人。夫不肖，管数谏，累被挞辱，逼之嫁，奔还母氏。卒鬻于富家，乃自杀。

王某妻徐，东乡人。姑夏，早寡，而子无藉，夏戒勿听，徐规之，辄鞭挞死。夏谓徐："夫无恩，可嫁。"徐不去。

陈潜聘妻崔，名秋，宣德人。秋大父与潜父希孔同官于肇庆，秋大父卒官，因迎秋至官廨，而潜在里，阻乱，未婚。顺治十年，希孔罢官，还道高明，遇仇家，燔焉。絷秋及希孔二妾，将污之。秋骂甚厉。仇生瘗秋，以蜜傅其面，引蚁嘬之，秋至死。骂不绝。二妾亦生瘗死。

朱承宇妻曹，承宇，无锡人；曹，武进人；皆农家也。生二子、一女，而承宇死。承宇弟迫之嫁，曹以死拒。遍告邻里戚族，乞言于叔，得毋嫁，承宇弟不许；请终丧，不许；请及大祥，不许；乃请得见其姊，许之。曹夜挈儿女诣姊家，曰："我初不欲嫁，今已矣！特不能累累然抱儿女作新妇，暂累姊，三日后，当相取，慎勿告吾叔！"姊谩许之，儿啼索乳，曹泣曰："痴儿！母岂能长乳尔耶！"辞姊出，复还视儿女，再三嘱姊。姊曰："三日耳，何言之数。"乃去，哭于承宇墓，还遂缢。姊往哭之，目犹视，许育其儿女以长，乃瞑。及敛，左臂创未合，盖承宇病时尝割臂也。父为讼于县，

罪迫嫁者。

陈有量妻海，铜山人。有量，儒家子。贫无食，转徙常州。居逆旅，资尽，恶少瞰海年少，与有量游，且周之；时其亡，挑海，海詈之，走。是时漕粟至京师，其舟谓之粮船，主者皆豪猾，恶少绳海于主者，亦引与有量游，招使佐会计。且谓："舟行当经徐州，盍以孥归？"有量以告海，海问孰为引致，则恶少尝为所挑詈而走者也，谢毋往。恶少使其曹讼有量逃人，有量惧，乃以海入其舟。海入舟，日独处，主者使有量有事于近县，而夜就海，强抱持之。海号，挝其面，犹不释，大呼杀人。舟人尽惊起，始得免。即夕，自经。主者藏其尸积粟中，贿舟人。有篙师蓝九廷者，愍海死，却主者贿，告官，乃按诛主者及恶少。常州人葬海于南郊，会者殆千人。

樊廷柱妻张，襄城人。廷柱早卒，张奉姑抚二子。县中有无赖子二，倚兵籍为暴，艳张欲污之。康熙五十五年四月戊申，日方午，姑与其幼子出郭获麦，二子就塾，二无赖詗张独居，共入室，张走避。一直前持之，一扼其吭，吓以死，张不为屈。取菜刀揕其面，为所夺。入室就床侧解佩刀，刀长操其室，方出，又为无赖夺，遂共曳张使伏，张辄跃而起，屡仆屡立。捽其发，缕缕脱，呼益急。二无赖度终不可犯，一拾所解刀斫张额，张仆，一取菜刀断其喉，遂死。邻见二无赖出自张室，衣渍血，告官。县吏惮兵家子，欲坐廷柱弟宣，民大哗，乃以疑狱上。后四年，河道周铨元署按察使，察狱辞，诧曰："此何名疑狱？城中杀人，非荒野；日午，非昏夜。且杀人者有主名，此何名疑狱！"下县逮二无赖，一前数月发狂死，将死，自承杀张，一戮于市。

李有恒聘妻杨，偃师人。少丧母，十七未嫁。父为隶，岁暮，犹行役。一夕大雪，同村有屠者，持刀入女室，女坚拒，被杀。质明，其父归，见女死，咽断，左右手数创。右手持衣带不释。出户外，逐雪上血迹至屠者家，得刀于床下。屠者死狱中。

陈某妻，不知其姓，吴人。夫圬者，出就佣。邻有酒人过，调妇，妇语夫，夫漫授以刃曰："彼来，汝杀之！"复出就佣。酒人夜排户入，妇掷刃，酒人拾刃刃妇，洞胸死。儿号，邻妇入视，一村皆集，独酒人者不至，求之。方避入邻村。告于官，诛之。里有老塾师曹叔素，尽出所蓄金为建祠，图像以祭。

刘堃妻李，太康人。姑令采菽，邻村子持镰过，调妇，妇力拒，举镰剚胸死。越数日，邻村子疾作，持镰趋采菽所，自言杀妇状，乃执以告官。两家故有连，贿罢讼。逾年，疾复作，持镰趋采菽所，抉胸断喉死。

曲氏女，字登，永宁人。年十三，父守瓜，母呼女馌之，父令女代守。邻园叟五十余，望见女独坐柿树下，前调之。女怒骂，叟执其臂，女跃上树，叟攀树，曳以下，女号益厉，乃走。女归诉父母曰："儿臂为人执，不为急湔洗，何能立天地间乎？"明日，持刀奔至邻园叟门外，自刭死，目瞠视，立不仆，血涌出不止。叟出户见之，反走，提厨刀至女门外，跼，亦自刭死。

宋氏五烈女，肃宁农家女也。父佃于势家，为庄头，其主视若奴仆。生女四、女孙一，长，并有容色。其主将迫使为媵，五女一夕自经死。以白县，县惮势家，不敢上闻，葬而为之碣，曰："宋氏五烈女之墓"康熙三十四年事也。

东安陶子明妻张，解万有妻刘，清苑戴国妻郑，为营兵所挑，不从，见杀。

通州刑德重妻王，为营兵所挑，入井死。

龚行妻谢，兴化人。县被水，行挈妻女至镇江，屑豆为腐以活。镇江故屯军，有江宁无赖子入军籍，窥谢及女有容。一日行出，挟群少过之，遂挑谢。谢仓皇号呼，无赖击谢仆，女奔救，又犯女，急走避。无赖伪为行券索偿，因殴行。行诉县官，官笞行，且逮谢。谢持女泣曰："以吾故，陷汝父，吾死不足恤，独怜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生？即生，且蒙不洁。愿相从，得仍为母子。"相持而恸，鸡初鸣，投水死。女名巧。

杨文龙聘妻孙，字秀，钱塘人。秀年十五，待年于夫氏。文龙从父行贩，秀依姑共处，邻家子无赖入室，牵其衣，秀啮其指，乃去。方暑，秀晚浴，邻家子穴壁，持其足。秀惊起白姑，姑告诸邻。或引无赖谢，秀提以茶碗，中他人，其人亦无赖，相与噪于门，言终当致之。

秀虑不免，密纫上下衣，出视姑膳，膳毕，复澹茗进，乃入室，饮卤死。巡抚闻，按诛无赖，

为文以祭。

梁至良妻郑，至良，海阳人；郑，澄海人。至良卒，其兄为诸生，迫郑嫁。郑遗腹生子，家有田八亩，郑悉推与至良兄，自分圃亩许。力种溉，佣于群从娣姒间，缝纫舂磨，得米奉姑食子女。岁大无，至良兄憾其不嫁，夫妇众挞辱之。郑念不可留，夜检故衣，付其女曰："明晨母当去，若善视幼弟！"明晨，跪姑前泣告当还母家，遍辞群从诸娣姒，遂行。至广济桥，仰天呼夫名三，投韩江死。雍正六年六月庚辰朔也。

郭进昌妻李，永宁人。进昌卒，矢不嫁，与女若婿居。进昌弟贪而狡，计嫂年三十许，尚艾，嫁可得钱，乃诣李，微讽之。李怒，叱使去，进昌弟与族子谋，鬻女为富家妾，约以骑迎。至日，进昌弟入李室，将强扶李出，婿与女诟斗。李忽改容，戒勿哗，入室作妆，以小刀剃鬓，遂上马去。至王范镇，李大呼，袖中出剃鬓小刀刺喉，喉断，血喷十余丈，坠马死。镇人大惊，共执进昌弟，问状，呼婿与女诉官，论如律。

龚良翰妻陈，叶县人。良翰卒，孤女才三岁，后母欲嫁之。陈依叔父居，叔母有弟窥陈美，夜持刀入自牖，陈与邻女宿，盗至，推邻女床下，徒手捍盗，指断目伤，身数创，卒不得乱。叔父闻，撞扉，盗牖出，陈息仅属，邻女出床下，血淋漓被体，叔父心知盗其妇弟也，告官，置诸狱，陈遂不食。叔母勖以育女，乃复食。既女殇，而县吏鞫盗狱未定，若有疑于陈，召庭质，雍正七年五月辛亥，陈自经死。后五年，县吏坐罪去，事乃白。

王均妻汤，均，吴人；汤，宝山人。汤故富，均赘于汤，汤父母遇之薄。均客授，汤治针黹以养父母。稍久，有田十二亩。雍正十年秋七月，海潮大至，均夫妇仓卒缘树，均攀枯枝折，溺焉，汤父母愍不问。汤使僮午求均尸，三日始得之，被发徒跣赴尸所，哭几绝。既敛，汤父母欲火之，汤不许，瘞均田中。汤遗腹生女，名之曰潮音。汤父母迫使嫁，舆至，汤麻衣腰绖，抱潮音绕场号。众劫纳舆中，汤父母夺潮音，将抵诸石，午自旁篡得之，归诸王氏。众卒舁汤去，汤哭数夕不绝声。守者稍怠，自经死。汤父母以疫死讣于王，弃汤柩所死家。居数年，虑事泄，恚其人焚柩。午自诡汤氏使往视，既焚骨入罂，午易以空罂，得汤骨瘞均侧。潮音亦前殇，衬焉。

李氏女，名兰香，长安李氏婢也。李氏有仆，私欲妻兰香，未敢言。会有客至，治具，主母命兰香取具楼上，仆从登，扃门，就拥之。兰香号，持之坚，卒不从。仆虑事败，以麻秸剚其腹，深数寸，遂死。

翠金，不知其氏，平湖施氏婢也。主客授于外，翠金侍主妇，不苟言笑。邻有无赖夜持刃逾垣入，翠金呼，无赖慑以刀，翠金曰："我不畏死！"骂愈厉，遂见杀。

张元尹妻李，永宁人。生女而元尹卒，李以己有色，自晦，不逾阈，居十余年，其家仆夜持刀逾墙，拔户枢，入其室，李闻其声，仆也骂？"万逆！"仆出刀曰："不从，截汝脰奋颈呼曰："截，截！"声未断，已殊。手足击床震，女惊呼，家人缚仆送官，自言杀李状，论如律。所居村曰太原村。

张检妻颜，其同县人。幼闻人言太原村张烈妇，辄呜咽流涕。长有色，归检，出应试。客作伺颜夜省姑，怀刀潜入室，匿桁下。人定，出，登床，颜惊。胁以刀，骂。起夺刀劘掌，骂益急。迭刺胸臂胁腋十余创，死。客作夜走，还其家，捕得，坐诛。

万某妻曾，南城人。万愚甚，有父不能养。曾力女红食其舅，且自食。万尝忤其父，告官，县隶至，见妇美，乃为计出万，且引使为隶，假以钱，招共居。曾谓夫曰："汝与彼不相识，何以能得此？此其意，盖在我也！"辞毋往，隶怒，索钱。曾有女才四五岁，隶曰："汝无钱，当鬻此女以偿。"万乃鬻女，曾至所鬻家抱以归，且骂隶。隶益怒，告官谓曾忤其姑。官令逮至，挞其面数十。是夜曾抱其女赴水死，曾嫁时，姑死久矣。

李继先妻侯，忻州人。奸民谋污之，不遂，诬以不洁，讼之官。官不能白，侯自裁讼庭。

田氏女，巴县人。幼丧父母，依兄嫂以居年十五，美，有无行生欲挑之。邻有优人妻与谋，要女过其家，强以酒，欲污之。怒詈，脱归告兄，兄讼于县。生丐县中有力者语县吏，诬女有污行，县吏挞其兄而释生，女忿自杀。

马某聘妻苗，宁肃人，早丧母，将嫁，谒外祖母，止宿。邻仆瞷其美，夜持刃排闼入，女惊呼。

佣妇起沮，仆杀之。外祖母奔救，又杀之。客作闻声持械入，与斗，刃顿，取莖刀支解之。因持女，女呼益急，莖刀击之，创遍体死。时乾隆三年六月己亥。

高日勇妻杨，镇番人。日勇佣于冯氏，与杨俱。冯挑焉，杨不从，因辞去。冯从子尤艳杨，乾隆十六年七月甲申，冯氏子詗杨独处，逾垣入。杨方炊，力拒，冯氏子掷块中杨，杨仆，遽死。冯氏子悬其尸，若自罄然，扃户走。日勇诉县，穷治冯氏子，伏法。

罗季儿妻秋蝉，不知其氏。武昌人。为攸人佣，欲逼污之，不胜辱，季儿、秋蝉皆自杀。

刘氏女，小字惠，舞阳人。年十六，美而端。父母出力田，女独居治枭。邻子入其室，女诟，邻子出，复还掩其口，女怒，啮邻子，伤手，稍解，女搏膺号。邻媪入视，邻子乃去。晡，父母还，女言其事，大恸，谓为无赖辱，当死。父母慰谕之百端，卒自缢。告官，邻子诡言故与女有私。按女尸，处子，乃论杀邻子。

钟某妻蔡，嘉定人。生农家，年二十一而嫁，嫁三月夫死。力作，日断布三疋，易粟养姑。姑怜之，劝使更嫁，蔡泣誓以死。有女妹嫁无赖子，欲得蔡，语姑伪为其弟娶者。姑察蔡志坚，弗许，因构蜚语蔑蔡。姑审其诬，将率蔡诉诸县，无赖子阳使其妻归谢，而阴告母，将结恶少夜劫之。姑惶遽无所出，缢焉。蔡觉，趋救得苏，姑哽咽语曰："吾女遇不淑，重为新妇累，吾不忍见新妇之受其累也！"蔡曰："母无虑！妇留，母不得安；妇去，母不得食。虽然，叔幼，非母焉依？请得卒哭焉以往。"乃奠夫，恸，入户，解绖自经死。

段举妻卢，延津人。卢有色，一夕，与其子女为贼缢杀室中。知县诣视，卢帛系颈，爪殷血，子女缢床上。知县求贼，村人集视，一人手屈匿袖中。令出手，絮裹指端，发视有齿迹，视胸及股皆爪伤。问之，乃自言："艳卢色，夜穴墙入，卢惊呼，掩其口，啮我指，捽而逼之，屡仆屡起，爪伤我身，乃出腰间帛缢杀之。子女号，因并缢焉。"狱上，卢得旌。乾隆十八年事也。

王某妻刘，怀仁人。岁大无，豪族结奸侩货没饥人子女。刘度不免，从容语其夫曰："姑老子幼，不耐饥，日暮俱死，无益，计不若鬻我。诚得多金，姑与子可无死。汝第送我于郊，我得以身完！"夫忍而许之。侩至，遂鬻妇，夫送之行。四日，侩屏其夫，夫未去。刘语侩曰："我夫不能庇我，以至此，恋恋何为者？是非痛詈之，弗肯去也。"侩以为诚然，纵饮且醉。刘出，呼其夫，拔簪刺喉死。侩皆惊，散去。

张良善妻王，巩县双槐村人。事舅姑孝。父为佣，母呼王还。家故贫，穴土为室，母出，与幼弟二礼居。有族子故无赖，夜以刀劖户侧土，土落，王惊问，族子已入室。王怒叱曰："我而姑也，而禽兽，速出！"族子出刀，曰："刀何为者？任尔杀不惧。"族子刺王中左肋，血溢自襦溅数步，益怒詈，复刺左右肋及乳。王夺刀，刃裂掌仆。二礼亦呼，族子斫其臂，亦仆。王复自地上跃起，疾出户，呼杀人，族子从之。王创甚，踬于石颠树下，族子劖其口。王口啮刀齿有声。族子抽刀，破其颐，王不能言，声犹厉，身霍霍不已。断其喉，乃死。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事也。质明，里见王死，呼其父归，二礼言姊死状。众闻王死烈。吊者日千余，上于官，诛族子。

李青照妻张，兴国人。乡人赴官云南，青照将妻、子以从，乡人艳张，屡挑之，张以语青照。过长沙，青照与妻、子夜脱走，青照复还取行橐，张抱子以待。长沙县役与相值，诘得其情，引以行。稍远，乃逆青照胁以逃人，诈得金，并解所佩象齿蝦蟆去，至张所示之，诡言青照招使往。张从登舟，役迫之，抱子入江死。青照闻告官，论役如律。乃自经死。

姚际春女，浮梁人。际春方远行，女侍母居。有母之族为佣者，佻而犷，女恶之。告母，母谓彼于汝尊行也，宜无他。居稍久，佣益恣，女复告母："不遂佣，且杀儿。"母遣佣，佣不行，挟刃入女室。女跃且呼，佣剚其腹，肠出。母入视，佣自刭。女目未瞑，移时苏，犹语其母曰："儿惜此身以报父母，独憾父出不一诀也！"语竟，血飞溅，承尘尽赤，乃绝。

王敦义妻张，新阳人。敦义早卒，而家富，其弟觊得之。有无赖为之计，夜使年少仆匿张床下，而伪为捕贼者。仆自承与张私，因呼里长缚仆并及张。天初明，伪为县役持牒逮张，又伪为居间者，使张予金缓其事。张归，心知为叔卖，有女字俞氏，遂出橐中装为一囊，携女之俞氏，以女托翁、媪，归自经死。

陈维章妻陆，名赵凤，诸暨人。父效忠。初有黠者闻陆美，欲娶之，以齿非偶，伪为其弟聘，而阴为弟别娶于李。效忠闻，绝黠者，归女于维章。黠者易婚书，贿媒妁，以讼于县，县判归黠者。黠者以舆俟，得判则劫持陆置舆中，疾舁去。陆方持祖姑服，黠者迫更衣，不可，手裂其衰。陆诣县，袖剪以往，计不直，则自殊。仓卒被劫持行，不得出。及拒黠者，裂衰，剡触手，乃不敢迫使，使弟妇李守之。李怜陆，又自念处乱家，时时与陆屏语，或相持泣，数日乃共缢，绳不足，续以带。时道光四年二月，陆与李皆十七。

何氏女，山阴人，居通州。邻有黠者聘为其弄儿妇，冀并乱之，女截发自誓。邻里以告官，官判归父母家别嫁。女减食六阅月，垂死，告父母曰："儿失身于匪人，重见逼迫，不幸告官，又不幸判别嫁，此子诚不肖，儿则夫也。儿欲为之死，又不敢伤父母意，乃减食以求死，初减十五，逾二月减七，又二月减九，今不食已三日，儿死非病，愿父母勿悲。"遂卒。

刘宏芳聘妻周，霍州人。未行而宏芳卒，周亦减食，数月乃死。

谢亚焕妻王，名杏芳，东莞宝潭村人。年二十一，归亚焕，未期而寡，从姑居。有诸生奸暴为县豪，瞷李美，使告其姑，欲为从子娶。姑辞焉，则宣言将毁其居。一日，将数十人至，大噪升屋，撤椽发瓦，姑走匿。王出语众曰："若曹欲何为？我在也，勿惊我姑！"豪呼众篡之归。王故恭豪，采毒草自备，舆中食之尽。至豪家，登堂，毒发死。豪夜还其尸，瘞于亚焕侧。姑与其母家诉县，狱成，豪瘐死，道光十一年事也。

张树功妻吴，常熟人。树功卒，吴遗腹生男，矢不嫁，事姑抚孤子。树功有弟共居，姒贤，与吴相得。死，而再娶得悍妇，奴婢视吴母子，吴安之。岁饥，悍妇凌吴，树功弟用妇言欲嫁之。吴痛哭告其子曰："汝今九岁，饥寒可自知，我将舍汝从汝父去矣！"其子鲁，不知母将死也，吴遂自经。

郭某妻李，仁和人。早寡。杭州初定，防军守诸门，势张甚。车过，男子下，妇人必卷幔。李从家人避兵郊外，归入钱塘门，方小病，门卒遥见之，为嫚语，李坐车中微闻之。至家，恸曰："我不幸为门卒语所辱，我不可以生！"晨夕涕泣，不食二十余日，卒。

赵谦妻王，威县人。当暑，谦出，王独寝，风入牖帘，若有窥者，王忿不欲生。舅姑及谦曲喻之，终不释曰："与其疑而生，不若疑而死。"遂自经。

郭氏女，凤阳人。顺治十一年，女年十四。楼居，邻火，女披衣下楼，见救火者众，不欲前，跃入火中死。

何氏女，汜水人。侍祖母同寝，夜火，其兄援祖母出，复入救女，女以衣履不具，终不出，与妹二、表妹一同死。

沈鼎猷妻严，浙江山阴人。寡，遇火，仓卒不得衣。救者至，出其子门外，复闭门焚死。

铁山妇，德化人。火至傍舍，铁山堑高，迫不得上，或援以手，妇不肯上，及于火死。

江氏女，与贺氏女，皆歙人，家县之东门，相邻也。父母俱没，各居小楼中，汪长贺一岁，贺时从刺绣，相亲若姊妹。县大火，初发，汪未寝，惊走出，呼家人救贺。往叩门，贺自楼上问曰："姊出乎？"曰："已出，故使来相迎。"少顷，贺复曰："吾求外襦不得，不可以出，幸谢姊！"既而火及，汪氏之人欲排户入救之，贺怒詈，乃不敢前，竟焚死。还报汪，汪曰："妹死，吾何忍独生？"趋贺死所，跃入火，亦死。

冯光琦女，郭君甫妻吴，皆盱眙人。光琦恒为客，女母死，属吴为侣。遇火，女扶母棺号，火益烈，救不至，吴引女出，女坚不肯起，俱焚死。

黄声谐妻王，婺源人。寇至，扶姑行避寇，道失姑，迹之至渡口。水方盛，行度桥，桥欲圮，有男子援以手，却之。桥圮，坠水，据木浮中流。男子以雨盖授，复却之。遂溺。

徐惟原妻许，南陵人。康熙间盗起，许行当涉水，从者请负以行，许曰："仆焉可负我？"寇大至，入水死。

柯叔明妻巩，贵池人，大水，叔明及其子已出，使仆负巩，巩以仆裸，不肯出，死于水。

胡某妻裘，新城人。大水，比户皆乘屋。邻有裸而登者，裘耻之，不上，溺死。

陈儒先妻李，不知何许人。夜半水至，邻人呼升屋避，李衣逐水去，死不出。

白洋女，不知何许人。康熙四十七年，大水，从流至白洋。有拯之者，女以无衣，不就拯，死。

高氏妇，六安人。避水邻楼，恶男女杂处，挈幼女下，立旷地。水大至，其夫垂绠使援以上，终不上，竟死。

段吴考女，稷山人。雍正七年六月，山水夜发，坏庐舍，女从水浮沈苇间。邻人赴援，女以无衣，不肯出，入水死，年十五。

曹氏女，无为人。州有寺僧与妇人私，邻童入寺见之，僧杀而埋焉。童父讼于州，僧辞服。僧念罪当死，不如多所连染，得稽刑。乃妄言良家子女与通者三十余人，女家故近寺，亦在诬中。州吏尽逮诸妇，女白父，当诣庭自列，父不可，旦入城，谋诸吏。忽女自至，意色自如，诣庭，州吏出僧质，僧曰："汝非曹氏女耶？"女曰："然"。僧曰："吾所交惟汝最久且密。"女曰："果尔，吾身有异人处，汝当知。"僧辞遁。女固请入室使妇验，则下体有疣赘，州吏始知僧言妄，慰遣女归。女既归，叹曰："吾所以蒙耻诣庭者，非为自表暴，盖欲全此三十余人而救其死耳。今事既白，吾废人也，安用生为？且可使昏暴之吏，有所愧惧也。"遂自经死。

刘廷斌女，四川温江人。廷斌道光七年官台湾镇总兵，八年，卒官。丧还，渡海，遇盗。盗杀其家十七人尽，女以美独不杀。有客附舟哀，盗掷岸上，盗以女还。居十余年，生四子。一日，女入寺礼佛，见僧似若相识，既归，省僧即附舟客也。乃为牒具遇盗始末，复入寺，密以畀僧。僧告官，官取盗及其徒悉诛之。絷四子，以问女，女曰："我所以受污不即死者，仇未报耳！仇报矣，此曹岂我子哉？"手刃四子，自缢死。

张氏女，山东人。贫为婢，其主明鲁王近属也。明亡，张挈朱氏子流离旁郡，行佣不给，得巨室子，朱氏子稍长，为诸生。圣祖即位，诏先朝诸宗人得以本姓归田庐，张乃为朱氏子泣言其故。朱氏子复姓，召诸长老，愿为张加冠，事之如母。张鞚曰："吾朱氏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妇何在？吾何敢窃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终，愿勿复言！"俗谓婢曰"姐"，故张言如是。

崇德五年，师伐明，下河间，河间知府曲阜颜赓明自焚，有孙妪者，佣于颜，挟其幼孙光敏，从师出关，间道徒步还曲阜，归颜氏。孙与张同以义行称。

陈氏婢金莲，梁县人。县诸生陈其珍家婢也。流贼被县，金莲负其珍幼子以逃。贼追及，令弃陈氏子，与俱去，金莲不可。贼斫陈氏子，金莲身覆翼之，被数创，终不舍。贼去，金莲死，陈氏子得全。

邱氏婢新喜，泸江人。邱氏富，寇至，举室走匿。执新喜，问其主安在，榜之垂毙，终不言。寇退，创重死，邱氏世祠焉。

董氏，江都人，佣于韩氏。顺治二年，师下扬州，韩氏夫妇及其长子皆死难。主妇萧将死，以其幼子魏托于董，方三岁。即夕，董怀幼子匍匐乱军中，出自窦，匿江滨，拾麦穗啖之，得不死。乱定，魏育于故人家，将婚，迎董。董疾甚，舆以来，语新妇曰："媪病且死，不复见尔夫妇！尔夫昔抱持从万死中活，有今日。其人贤，虽贫勿忧，后且大，毋效世俗儿女子，易尔夫也！"

任氏，西充人，夫曰杨汝学。佣县中庞可还家，为其子憨乳母。流寇乱四川，可还且死，以憨属任。俄而寇万骑猝至，任负憨走，间道得脱。岁大饥，从汝学流转陕西，尝弃兄弟之子而全庞氏子。四川定，任曰："庞故儒也，子今且九岁，弗使就学，吾何以对庞君？"携以归，使就学，夫妇力耕以给。憨中康熙二年举人，任曰："吾乃今无愧于庞君！"寻卒。

同时又有袁氏，明侍郎李兆家婢。李氏，兆子映庚乳母也。流寇乱，兆兄完谋举义兵，不克，其族燔焉。袁以计脱映庚，李行求映庚，得之僧寺，藏其家复壁。范士龙者，兆仆也。自兆所至，因送映庚还兆。士龙归西充，岁饥，妻子五人皆饿死，盖亦义者云。

卢尚义妻梁，文安人。织席以养姑，得遗金，告于姑，求主者还之。主者馈以布，告于姑，坚辞不受。世宗时，命御史鄂昌等巡察直隶，以其事闻，特敕嘉奖，赐米十石、布十疋，并命有司扁其门，以旌良淑。

白氏，秦安人，为张翠侍女。翠妻先卒，而病且死。目其子女泣，白曰："君逝矣，此呱呱者，

婢责也!”翠颔之，而泣不止，白挽髻拜床下，曰：“婢今为君妇，岂以死生异其志也!”翠乃瞑，白抚其子女至老。

王氏，名秋波，为晋江蔡氏婢。主将以为妾，而卒，无子。秋波长，家人遣之，秋波泣曰：“郎君将以为妾，郎君死，不可以贰。有为郎君后者，婢请得抚之。不然当殉。”族人义焉，以从子六韬为其主后。娶于吴，生子，而六韬又卒。秋波与吴同处抚孤。

秦士楚妻洪，晋江人。早寡，事姑抚子，不惮艰苦。父家覆于仇，中危法当收孥，侄走匿秦氏。收者至，秦氏之人皆走避，洪独不走。收者诘之，对曰：“无也。”斫以刃，被数创，终不言洪氏孤匿处。

张氏婢，海宁人。主母寡而贫，其兄割屋与其婢居，纺绩以食。婢事主母谨，主母病将殆，无收恤之者，婢度事亟，招媒氏，愿自鬻，以其值治丧曰：“无多求，得七十缗，以为主母敛。事毕，吾来为之妇。”以告主母，主母感其义。主母死，婢以七十缗为之敛。事毕，要夫家以舆迎，婢抚棺痛几绝，既苏，再拜乘舆去。

杨氏婢，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氏与名，主江西清江杨氏。杨氏之妾寡，将嫁，前一夕，呼婢，不应。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尔!”婢曰：“我杨氏婢耳，汝今谁家妇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坠，起环走至曙。呼其婢曰：“我复为尔主，汝当何如？”婢叩头泣，妾亦泣，遂谢媒妁不行。后将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终不去杨氏门。”

江贵寿妻王，名保姑，歙人。贵寿樵也，年倍王，王事之无怨语。既嫠，入县曹氏为其女保母。曹氏女嫁，从之往。咸丰十一年，出避贼，曹氏女方娠，不能行，乃匿诸深草中，而立以护之。贼至，创喉，犹求糠核和水食曹氏女，冻馁数日死。曹氏女卒得免。

张禄妻徐，深州人。同治七年，张总愚之徒破州，贼掠二女至其家，叱禄使饲马，而令徐监二女炊。徐诘二女皆世族，炊竟，贼皆据案食，徐导二女潜出巷，指归路。二女请徐偕，徐曰：“我去，贼且杀我夫。”归就禄，谋偕走，贼见，问二女，徐忿骂贼，贼杀之。

任氏婢祥，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氏。任氏子，仆也，故家京师东郭门外，徙保定。嘱其母于祥曰：“余将之广平，余妻不足恃，而善事余母。”祥与其母居三年，母病，促任氏子归，归则母已死。任氏子恸绝而苏，夜半，犹哽咽，翌晨视之，则亦死。既敛，其妻将挟幼女嫁，祥争之，乃留女。女方四岁，乞食以为养，邻里义焉，共赒之。持二棺还葬，祥终不嫁。

又有通州郑氏女，婢于马氏。马氏中落，他奴仆皆去，而郑独留，侍疾，育幼主，以浣衣得值赡其主，历七十余年，终不去，以处子终。

王氏婢，不知其氏，石屏人。王氏夫妇皆死，其子元勋生七月，婢已嫁生子，乃抚而乳之。稍长卖餈饵，供饘粥，令入塾，使其子事之甚谨。元勋卒举于乡。

徐氏女，平湖人，为曹氏婢，名曰春梅。其主死，遗子女各一。春梅年二十余，不嫁，抚其子女。其子女有过，涕泣劝导，勤苦，毕婚嫁。其主有兄迫欲嫁之，终不行。

丁香，不知其氏，云南南宁人。为程氏婢，程氏女嫁于吴，丁香从。吴中落，程氏女以女红自给，丁香执役不稍怠。程氏女谓曰：“有富家以数十金聘汝，我受金，汝亦得所，盍行乎？”丁香跪，誓死相从，程氏女知其意坚，乃不复言。后益贫，丁香出为佣，得资以养，数十年卒不嫁。

江金姑，金溪人，为朱氏婢。朱氏女归江，媵焉。江夫妇皆卒，金姑矢不嫁，育其孤，娶妇，未有子，其孤又夭。金姑告于江氏之族为立后，佐妇抚所后子，至成立。

罗氏，荔浦壮妇也。夫死，不更嫁。壮俗善歌，或以歌诱妇，必正色不为动。以节显于壮。

陇联嵩妻禄，镇雄人也。镇雄故土司，联嵩世领其地为土知府。卒，子庆侯嗣。雍正五年，坐事夺职，收其地，设流官。所部欲为变，禄喻之曰：“我家以忠著，今日宜安义命，毋妄动。”所部乃解。八年，乌蒙土民叛，禄亲至旧所部各寨，申喻利害，至欲自杀，所部佥詟服。禄躬率众卫官廨，佐军食，城恃以全。总督鄂尔泰建坊表其忠，请于朝，封安人，予田二十亩，使供陇氏祀。

者架聘妻直额，贵州大定仲民，既许嫁，者架贫，不能娶。直额父母欲女别嫁，不可，强之，自杀。

罗廷胜妻马，名阿透，宁各司羊海寨仲民女也。廷胜死，阿透年二十六，父欲为别嫁，阿透哭于廷胜墓，自经死。

罗潮彦妻刘，名阿全。朝彦，仲民，刘，瓮安人。朝彦死，其弟欲妻嫂，引强暴迫刘，自杀。

安于磐妻朱、后妻田，于磐，贵州蛮夷司长官。初娶朱，事姑孝，姑病，刲股，卒。复娶田，于磐病，刲股。于磐卒，抚诸子成立。

田养民妻杨，养民，朗溪司长官；杨，邑梅司人也。年十二，母病，刲股。

李任妻矣，＜⿰山习＞峨人，夷罗厄女也。罗厄为李氏佃，李氏欲污之，不从。缚置积薪上，曰："不从，将焚！"矣大骂，遂焚死。事闻，罪李氏。

鄂对妻热依木，鄂对，库车回头人，与其酋霍集占有隙。霍集占以叶尔羌叛，鄂对与其子鄂斯满弃家走，迎师于伊犁。霍集占破库车，憾鄂对不附，执热依木欲纳之，不可。杀其女子三，而囚之，热依木脱走。师克霍集占，授鄂对贝勒、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斯满二等台吉、库车阿奇木伯克。居数年，乌什回叛，热依木在库车，请于办事大臣曰："回性喜效尤，今乌什叛，叶尔羌户众，伯克、阿浑辈不知顺逆，鄂对懦无断，请得往助之。"热依木行五日至叶尔羌，伯克、阿浑辈入见，言乌什，热依木漫应之，期明日会饮。明日，众集，热依木曰："汝等皆无藉，蒙大皇帝恩为太平民，今乌什叛，即日夷灭，乃欲效尤，为不忠不义鬼耶？吾力尚能杀尔曹，尔曹今日毋思出此门！"众愕顾，门守甚严，皆跪白无反状。热依木仍具筵，晓以利害，众皆泣。则出歌姬劝饮尽醉，阴使人遍收诸家战具，驱其马，令远牧。鄂对日率诸伯克集办事大臣庭，夜分散，众大定。及乌什破，多所诛戮，叶尔羌独全。

瓦寺土司索诺木荣宗母麦麦吉，早寡，抚索诺木荣宗成立。绥辑番落，有功于边，被诏旌表。

明正土司坚参达结妻喇章，无子，次妻夭夭生二子。坚参达结死，喇章、夭夭同护土司印，抚二子成立。乾隆间，从征金川有功，亦被诏旌表。

沙氏女，会理州人。父为土千户，所属土百户自氏富，妻以女。嫁，弟送之往。将入自氏所辖境，女语其弟曰："自氏，奴也。汝，主也。我受父命不敢违，汝不当入。"涕泣而别。女至自氏，自氏子求合，女坚拒之，不食七日死。

嘉义番妇，加溜湾社番大治妻也。大治死，愿变故俗，不更嫁，引刀誓曰："妇发可封，妇臂可断，妇节不可移！"力耕育其子，居三十七年乃卒。

施世燿妻苗，世燿，龙溪人；苗，傌辰港夷女。世燿死，苗自经殉焉。

清史稿卷五一二　列传第二九九

土司一

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据蛮。若粤之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猓猡、之生番，云南之野人，皆苗之类。若《汉书》："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在宋为羁縻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韦，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者自汉、唐，近亦自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柢深固，族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皆蛮之类。明代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勤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之。故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

清初因明制，属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康熙三年，吴三桂督云、贵兵两路讨水西宣慰安坤之叛，平其地，设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三藩之乱，重啖土司兵为助。及叛藩戡定，余威震于殊俗。

至雍正初，而有改土归流之议。四年春，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

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乌蒙至滇省城亦仅六百余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禄鼎乾不法，钦差、督、抚会审毕节，以流官交质始出，益无忌惮。其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东川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此事连四川者也。广西土府州县峒寨等司五十余员，分隶南宁、太平、思恩、庆远四府，多狄青征侬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时所留设。其边患，除泗城土府外，余皆土目，横于土司。且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滇边西南界以澜沧江，江外为车里、缅甸、老挝诸土司。其江内之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夷，巢穴深邃，出没鲁魁、哀牢间，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论者谓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此云南宜治之边夷也。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距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向导弹压。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治夷，遂至以盗治盗，苗、倮无追赃抵命之忧，土司无革职削地之罚，直至事大上闻，行贿详结，上司亦不深求，以为镇静边民无所控诉。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饬，皆治标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世宗知鄂尔泰才，必能办寇，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总督印，令鄂尔泰兼制广西。

于是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其间如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皆事之巨者，分见于篇。

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

今土司之未改流者，四川宣抚使二：曰邛部，曰沙马。宣慰司五：曰木坪，曰明正，曰巴底，曰巴旺，曰德尔格忒。安抚使二十有一：曰长宁，曰沃日，曰瓦寺，曰梭磨，曰瓜别，曰木里，曰革布什札，曰巴底，曰绰斯甲布，曰喇哀，曰瓦述余科，曰霍耳竹窝，曰霍耳章谷，曰霍耳孔撒，曰霍耳咱，曰林葱，曰霍耳甘孜麻书，曰霍耳东科，曰春科，曰下瞻对，曰上纳夺。长官司二十有九：曰静州，曰陇木，曰岳希，曰松冈，曰卓克基，曰威龙州，曰阳地隘口，曰党坝，曰河东，曰阿都正，曰普济州，曰昌州，曰沈边，曰冷边，曰瓦述咽陇，曰瓦述毛丫，曰瓦述曲登，曰瓦述色他，曰瓦述更平，曰霍耳纳林冲，曰霍耳白利，曰春科高日，曰上瞻对，曰蒙葛结，曰泥溪，曰平夷，曰蛮夷，曰沐川，曰九姓。

云南宣慰使一：曰车里。宣抚使五：曰耿马，曰陇川，曰干崖，曰南甸，曰孟连。副宣抚使二：曰遮放，曰盏达。安抚使三：曰路江，曰芒市，曰猛卯。副长官司三：曰纳楼，曰亏容甸，曰十二关。土府四：曰蒙化，曰景东，曰孟定，曰永宁。土州四：曰富州，曰湾甸，曰镇康，曰北胜。

贵州长官司六十有二：曰中曹，曰白纳，曰养龙，曰虎坠，曰程番，曰上马，曰小程，曰卢番，曰方番，曰违番，曰罗番，曰卧龙，曰小龙，曰大龙，曰金石，曰大平，曰小平，曰大谷龙，曰小谷龙，曰木瓜，曰麻向，曰新添，曰平伐，曰羊场，曰慕役，曰顶营，曰沙营，曰杨义，曰都匀，曰邦水，曰思南，曰丰宁上，曰丰宁下，曰烂土，曰平定，曰乐平，曰邛水，曰偏桥，曰蛮夷，曰沿河，曰郎溪，曰都坪，曰黄道，曰都素，曰施溪，曰潭溪，曰新化，曰欧阳，曰亮寨，曰湖耳，曰中林，曰八舟，曰龙里，曰古州，曰洪州，曰省溪，曰提溪，曰鸟罗，曰平头，曰垂西，曰抵寨，曰岩门。副长官司三：曰西堡，曰康庄，曰石门。

广西土州二十有六：曰忠州，曰归德，曰果化，曰下雷，曰下石西，曰思陵，曰凭祥，曰江州，

曰思州，曰万承，曰太平，曰安平，曰龙英，曰都结，曰结安，曰上下冻，曰佶伦，曰茗州，曰茗盈，曰镇远，曰那地，曰南舟，曰田州，曰向武，曰都康，曰上映。土县四：曰罗阳，曰上林，曰罗白，曰忻城。长官司三：曰迁隆峒，曰永定，曰永顺。

凡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之承袭隶兵部，土府、土州之承袭隶吏部。凡土司贡赋，或比年一贡，或三年一贡，各因其土产，谷米、牛马、皮、布，皆折以银，而会计于户部。

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四川巴塘、里塘等处请授宣抚司三员、安抚司九员、长官司十二员，给与印结号纸，副土官四员、千户三员、百户二十四员，给以职衔，以分职守。内巴塘、里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与他土司不同。

湖广之西南隅，战国时巫郡、黔中地。湖北之施南、容美，湖南之永顺、保靖、桑植，境地毗连，介于岳、辰、常德、宜昌之间，与川东巴、夔相接壤，南通黔，西通蜀。元时所置宣慰、安抚、长官司之属，明时因之。向推永、保诸宣慰，世席富强，兵亦果敢，每遇征伐，荷戈前驱，国家倚之为重。清有天下，仅施南、散毛、容美三宣抚使，永顺、保靖两宣慰使而已。雍正年间，施南、容美、永顺、保靖先后纳土，特设施南一府，隶北布政使，永顺一府，隶南布政使。两府既设，合境无土司名目。后有苗寇，分见各传，不入此篇。

施南：古巴地。秦、汉南郡蛮。唐施州。元置施南宣抚司、忠孝安抚司。明玉珍时，复置忠路宣抚司。明宣德三年，复置剑南长官司，立施州卫，领所一、宣抚司四、安抚司九、长官司十三、蛮夷官司五。清康熙三年，施州始归顺。四年，改沙溪宣慰司为宣抚司，改剑南长官司为建南长官司，而施南宣抚司、忠孝安抚司、忠路安抚司如故。雍正六年，从湖广总督迈柱之请，裁施州卫，设恩施县，改归州直隶州，原管之十五土司并隶恩施县。十二年，忠孝安抚司田璋纳土，其地入于恩施县。十三年，施南宣抚司覃禹鼎以罪改流，于是忠峒土司田光祖等并请归流，乃以十五土司并原设恩施县，特设施南府，领六县。容美改鹤峰州，别隶宣昌府，领于巡荆道。

明制，施州卫，辖三里、五所、三十一土司，市郭里、都亭里、崇宁里，附郭左、右、中三所，大田军民千户所，支罗镇守百户所。

大田所，元为散毛峒。明洪武五年定其地，二十三年属千户所，仍名散毛。寻改为大田军民千户所，领百户所一、土官百户所十、剌惹等三峒。

支罗所，旧隶龙潭司。明嘉靖四十四年，因峒长黄中叛，讨平之，遂割半置所立屯，以百户二员世镇之，而今峒司属焉。

施南宣抚司，元施南道宣慰使。明洪武四年，覃大富入朝，七年，升宣抚司。清因之。雍正时，覃禹鼎袭。禹鼎，容美土司田明如婿也，有罪辄匿容美。当事以明如之先从征红苗有功，置勿问。十三年，明如被逮，自经死。禹鼎以淫恶抗提，拟罪改流，以其地置利川县。

东乡安抚司，明玉珍置东乡五路宣抚司。明洪武六年改安抚司，命覃起喇为之。清初归附。雍正十年，覃寿椿以长子得罪正法，改流，以其地入恩施县。

忠建宣抚司，明洪武四年，以田恩俊为之。六年，改宣抚司。清初归附。雍正十一年，田兴爵以横暴不法拟流，以其地为恩施县。

金峒安抚司，明洪武四年，以覃耳毛为之。清初归附。康熙四十三年，覃世英袭。子邦舜呈请改流，以其地为咸丰县。

忠峒安抚司，元置湖南镇边宣慰司。明洪武四年，命田玺玉为宣抚司。永乐四年，改安抚司。清初田楚珍归附，调征播州有功，仍准袭职。雍正十二年，田光祖纠十五土司呈请纳土归流，以其地入宣恩县。

散毛宣抚司，元为散毛府。至正六年，改宣抚司。明洪武四年，命覃野旺为宣抚司，割其半为大田所，清初覃勋麟归附，仍准袭职。雍正十三年，覃烜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忠路安抚司，明洪武四年，命覃英为安抚司。清康熙元年，覃承国归附，以征谭逆功袭前职。雍正十三年，覃楚梓纳土，以其地改利川县。

忠孝安抚司，元至正十一年，改军民府。明洪武四年，以田墨施为安抚司。清因之。康熙八年，

田京袭，累授总兵。十九年，告休。雍正十三年，田璋纳土，以其地为恩施县。

高罗安抚司，元高罗寨长官司。明洪武六年，改安抚司，以田大名为之。清顺治初，田飞龙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田昭纳土，以其地入宣恩县。

木册长官司，元置安抚司。明永乐六年，改长官司，以田谷佐为长官司。清初，田经国归附，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田应鼎纳土，以其地入宣恩县。

大旺安抚司，元至正置。明洪武四年以田驴蹄为安抚司。清康熙初，田永封归附，仍准袭职。雍正十三年，田正元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临壁长官司，原附大旺。清康熙元年，颁给田琦印信，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田封疆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东流安抚司，原附大旺。

唐崖长官司，元置千户所。明洪武七年，改长官司。清初，覃宗禹归附，仍与世袭。雍正十三年，覃梓桂纳土，以其地入咸丰县。

龙潭安抚司，明洪武四年，以田应虎为安抚司。清初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田贵龙纳土，以其地入咸丰县。

沙溪安抚司，明置。清初归附。康熙四年，黄天奇袭安抚司。天奇子楚昌，初，楚昌入施州卫学为诸生。时诸司争并，民鲜知礼，楚昌折节力学，有时名。及袭职，设官学，公余与多士讲肄，多所成就。楚昌死，子正爵袭。雍正十三年，改流，其地入于利川县。

卯峒长官司，清雍正十三年，长官司向舜纳土，以其地入来凤县。

漫水宣抚司，清初，宣抚司向国泰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十三年，向庭官纳土，其地入于来凤县。

西滓长官司。雍正十三年，裁其地入于咸丰县。

建南长官司，明宣德五年置。清雍正十三年裁，其地入于利川县。

容美土司，唐元和元年，田行皋从高崇文讨平刘辟，授施溱溶万招讨把截使，仍知四州事。宋有田思政。元有田乾亨。明洪武三年，田光宝以元所授诰敕诣行在请换，乃命光宝仍为宣慰使。传至田既霖，清顺治间归附，仍授宣慰使。子甘霖袭。甘霖字特云，著《合浦集》。甘霖子舜年，字九峰，受吴逆伪承恩伯敕，后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招名流习文史，刻有《廿一史纂》。日自课，某日读某经、阅某史至某处，刻于书之空处，用小印志之。有《白鹿堂集》、《容阳世述录》。子明如袭职。以放肆为赵申乔劾奏，奉旨原宥。雍正十一年，再为迈柱严参，明如移驻平山寨僭抗拒，为石梁长官司张彤砗催迫，明如自尽。改土归流，改司为鹤峰州，隶宜昌府。

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宋时为永顺州。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五年，改宣慰使。清顺治四年，恭顺王孔有德至辰州，宣慰使彭宏澎率三知州、六长官、三百八十峒苗蛮归附。十四年，颁给宣慰使印，并设流官经历一员。康熙十年，吴三桂叛踞辰龙关，授永顺宣慰使彭廷椿伪印，廷椿缴之。奉旨赏其子宏海总兵衔，令率土兵协剿，有功，授宣慰司印。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有旨嘉奖，授参将，并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赐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立产安插，改永顺司为府，附郭为永顺县，分永顺白崖峒地为龙山县。

南渭州土知州。属永顺司。元至元中，置安抚司。明洪武二年，以彭万金为土知州，传至彭应麟，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彭宗国纳土，以其地入永顺县。施溶州土知州，在永顺司东南。元会溪、施溶等处长官司。明洪武二年，改州，以田建霸为土知州。传至田茂年，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永丰纳土。

上溪州土知州，属永顺司。明洪武二年，以张义保为土知州。传至张汉卿，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张汉儒纳土。

腊惹峒长官司，元属思州，以向孛烁为总管。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田世贵为长官司。传至田仕朝，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中和纳土。

麦著黄峒长官司，元曰麦著土村，属思州。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黄谷踵为长官司。传至黄甲，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黄正乾纳土。

驴迟峒长官司，元属思州。明洪武五年，改属永顺司，以向迪踵为长官司。传至向光胄，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向锡爵纳土。

施溶溪长官司，元属思州。明初，改属永顺司，以汪良为长官司。传至汪世忠，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汪文珂纳土。

白岩峒长官司，元属葛蛮安抚司。明初，改属永顺司，以张那律为长官司。传至张四教，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张宗略纳土。

田家峒长官司，明洪武三年，以田胜祖为长官司。传至田兴禄，清顺治四年，归附。雍正五年，田苾臣纳土。

保靖宣慰司，亦唐溪州地。宋曰保静州。元为保靖州安抚司。明仍为安抚使。清顺治四年，明宣慰司彭象乾之子彭朝柱归附。象乾曾孙泽虹病废，其妻彭氏用事。汉奸高伦、张为任二人结连其舍把长官彭泽蛟、彭祖裕等，相与树党，以劫杀为事。雍正元年，泽虹死，子御彬幼，泽蛟欲夺其职，为御彬所遏。迨御彬袭职，肆为淫凶，泽蛟与其弟泽虬合谋，互相劫杀。二年，御彬以追缉泽蛟为名，潜结容美土司田旻如、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七年，御彬安置辽阳，以其地为保靖县。

大喇司，在龙山县，属保靖司。明正德十五年，以土舍彭惠协理巡检事。传至彭御佶，雍正十三年，纳土。

桑植宣慰司，本慈利县地。元有上桑植、下桑植宣慰司。明置安抚司。清顺治四年，宣慰司向鼎归附，授原职。鼎子长庚调镇古州八万。长庚子向国栋残虐，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相仇杀，民不堪命。雍正四年，土经历唐宗圣与国栋弟国柄等相率赴诉，总督傅敏入奏，乃缴追印篆，国栋安置河南，以其地为桑植县。

上下峒长官司，明置宣抚司，复改为长官司，而分其地为二。清康熙二年，向九鸾、向日葵归附。二十一年，给九鸾上峒长官司印，日葵下峒长官司印。雍正十三年，上峒司向玉衡、下峒司向良佐纳土，以其地属桑植县。

茅冈长官司，明改天平千户所。清顺治四年，石门天平所千户覃祚昌、茅冈长官覃荫祚等相继归附，给与印信。雍正十二年，茅冈土司覃纯一纳土，石门天平所、慈利麻寮所相继请设流官，分其地属石门、慈利、安福三县。

清史稿卷五一三　列传第三〇〇

土司二

四川边境寥廓，历代多设土司以相控制。明末，张献忠屠蜀，石砫、酉阳、松潘、建昌等土司距险御贼，其地独全。清初，戡定川境，各土司次第效顺。川之南有金川者，本明金川寺演化禅师哈伊拉木之后，分为大小金川。顺治七年，小金川卜儿吉细归诚，授原职。吴三桂乱后，康熙五年，其酋嘉纳巴复来归，给演化禅师印。其庶孙莎罗奔，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钟琪征西藏羊峒番，雍正元年，奏授安抚司，居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居小金川，莎罗奔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去，夺其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

朝廷调张广泗总督四川，进驻泽旺所居美诺官寨，而以其弟良尔吉从征。时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尔崖，地在大金川河东，而河东亦有地数百里。广泗调兵三万，一路出川西攻河东，一路出川南攻河西。而河东一路又分为四，以两路攻勒乌围，以两路攻噶尔崖，河西亦分两路，攻庚特额诸山，刻期蒇事。阻险不前，上命大学士公讷亲往视师，起岳钟琪于废籍。钟琪与广泗议定，自任由党坝取勒乌围，而广泗由昔岭取噶尔崖。会讷亲至，下令限三日克噶尔崖，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广泗轻讷亲不知兵，而恶其凌己，故饰推让，实以困之。军中解体。良尔吉夙与阿扣通，莎罗奔因使成配，倚作间谍，官军动息辄为所备。师久无功，上怒甚，会讷亲劾广泗，于是逮广泗入京，而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代讷亲。冬，杀广泗，赐讷亲死。十二月，傅恒至军，斩良尔吉、王秋、阿扣以断内应。

十四年春正月，奏言：“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严切催战，任举败殁，锐挫气索，晏起偷安，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壕，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撤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峰堡，尤为得不偿失。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至于奋勇固仗满兵，而向导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骁勇。今良尔吉之奸谍已诛，泽旺与贼仇甚切，驱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稜、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悍不足。革什乍兵锐，可当一路。是各土司环攻分地之说虽不可恃，而未尝不可资其兵力。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竣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报捷。”上屡奉皇太后息武宁边之谕，命傅恒班师。时傅恒及钟琪两路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乞降于钟琪，钟琪轻骑径赴其巢，贼大感动，顶佛经立誓听约束。次日，钟琪率莎罗奔父子坐皮船出洞诣大军，莎罗奔等叩颡，誓遵六事，归各土司侵地，献凶酋，纳军械，归兵民，供徭役。乃宣诏赦其死。诸番焚香作乐。献金佛谢。二月，捷闻，诏赏傅恒、钟琪等。

既而莎罗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渐桀骜。二十三年，逐泽旺及革布什札土司。三十一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九土司者，巴旺、丹坝、沃日、瓦寺、绰斯甲、明正、木坪、革什乍及小金川也。巴旺、丹坝皆弹丸，非金川敌。明正、瓦寺形势阻隔，其力足制金川。而地相逼者，莫如绰斯甲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与，反听两金川释仇缔约，自是狼狈为奸，诸小土司咸不敢抗。时泽旺老病不问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木诺与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

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官，而僧格桑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与官军战。上以前此出师，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悖逆，罪不赦。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共讨贼。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僧格桑求援于索诺木，索诺木潜兵助之。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复革布什札土司故地，温福克资里及阿喀。朝廷以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连夺险隘，直捣贼巢。十二月，军抵美诺，进至底木达，俘泽旺，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上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温福、阿桂奏六路进兵之策。温福由功噶入，阿桂由当噶入，丰伸额由绰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温福以贼扼险不得进，别取道攻昔岭，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守小金川之地。温福为人刚愎，不广咨方略，惟袭广泗故智，以碉卡逼碉卡，建筑千计。初，索诺木欲并小金川地，故留僧格桑挟以号召。六月，阴遣小金川头目等，由美诺沟出煽故降番使复叛。诸番见大军久顿，蜂起应之，攻陷天弼营，遂劫粮台，潜兵袭木果木，夺炮局，断汲道，贼四面蹂入大营，温福死之，将士随员死者数十人，各卡兵望风溃。海兰察闻警赴援，殿众由间道退出，收集溃卒，尚万数千人，其战殁者三千余，小金川地复陷，惟阿桂一军屹然不动，乃整队出屯翁古尔垄。

上在热河闻报，召大学士刘统勋诣行在咨之。统勋前言金川不必劳师，至是亦主用兵。乃授阿桂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十月，阿桂改赴西路，明亮赴南路。丰伸额仍由绰斯甲进取宜喜，阿桂入自额克什，转战五昼夜，直抵美诺，克之。明亮入自玛尔里，所向皆捷，遂尽复小金川地。

惟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七月，令诸军分攻各碉寨，

数十道并进。海兰察率死士六百削壁猱引而上，趾顶相接，比明及其碉，一涌入，尽歼守贼。数十里贼寨闻之皆夺气，悉破之，乘胜临逊克宗垒。索诺木鸩杀僧格桑而献其尸，及其妻妾头目，至军乞赦己罪。阿桂槛送京师。四十年四月，阿桂先使福康安、海兰察赴河西助明亮攻宜喜，遂分兵六路，尽灭河西二十里内之贼。五月，阿桂河东之军破朗噶寨，距勒乌围仅数里，环营进逼其巢。七月，抵勒乌围。八月十五夜，进捣贼巢，四面炮轰官寨，破之。黎明，克转经楼，逸贼皆溺水死。莎罗奔兄弟及各头目已先期遁往噶尔崖。十一月，官军攻克科布曲山。十二月，遂据玛尔古山，噶尔崖即在其下。索诺木之母姑姊妹亦降，官军三路合围噶尔崖，断其水道。索诺木使其兄诣营乞哀，不允。围攻益急，索诺木从莎罗奔及其妻子挈番众二千余出寨，奉印献军门降，金川平。四十一年正月，献俘庙社，封赏阿桂等，勒碑太学，并及两金川。旋于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四十四年，并阿尔古入美诺，改为懋功厅。

同治二年，粤匪石达开窜宁远，假道邛部土司。土司先受官军约束，引贼至紫打地。四面阻绝，达开粮罄路穷，射书千户王承元买路，复使人说土司岭承恩求缓兵，皆不应，日杀马煮桑叶为食。四月，承恩、承元等侦贼力竭，率夷众蹙攻，擒达开并贼官五人付官军，槛送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诛之。奏加承恩、承元二品衔。贼军辎重悉为两土司所得。

初，瞻对土司恃强不法，雍正八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剿降之。乾隆十年，四川提督李质粹等率兵五千，取道东俄落，至襄塘进兵，连破番寨，获贼首噶笼丹坪。十一年，质粹会钦差大臣班第，统兵进克泥日寨，烧毙番酋姜错太，抚定丫鲁、下密等处番夷。嘉庆十九年，中瞻对土司洛布七力劫掠邻番，抗捕伤兵。二十年，四川总督常明、提督多隆武领兵剿之，恃险死拒。重庆镇总兵罗思举力战破其巢，洛布七力焚死，分其地入上下瞻对。

洎咸丰中，土司工布朗结为人沈鸷，兼并上下瞻对之地，欲拥康部全境以抗川拒藏，邻近各土司割地求免，贡赋唯命。至是藏人怒，求四川出兵，秉章派道员史致康率师会藏进讨。致康怯，顿打箭炉久，藏番需茶，急驰兵克之，杀工布朗结父子，致康始逡巡至。藏人索兵费银十六万两，秉章未允，藏人因据其地，设官兵驻守。

光绪初，丁宝相为四川总督，以瞻对藏官虐民，往往激变，每岁派员带兵出关弹压。刘秉璋继之，稍宽纵，藏官益骄横。各土司多被威胁，唯明正土司地大，不之服，频年争斗。十五年，瞻对内讧，逐藏官，乞内附，秉璋不许，唯治番官及乱民数人罪，由藏易官，且添驻堪布一人，兵八百名助守。二十年，朱窝、章谷土司争袭滋事，瞻对番官率兵越境干预，开枪伤我官兵。四川总督鹿传霖奏瞻对为蜀门户，宜设法收回内属，派提督周万顺、知县张继率兵出关，击败番兵，不三月，克瞻对并德尔格忒即叠盖，旧名保盖。全境，擒德格土司夫妇，解至成都，让并改设流官。成都将军恭寿愤传霖不先会商，结驻藏大臣文海，密奏劾传霖，翻原案，复德格土司职，仍以瞻对属藏。

三十一年春，驻藏大臣凤全被戕于巴塘，四川总督锡良奏请以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赵尔丰进讨。维骐率师先发。先是泰凝寺产沙金，锡良准商人采办，并派兵弹压。寺中喇嘛反抗，杀都司卢鸣扬，瞻对潜助其乱，维骐出关讨平之。六月，攻克巴塘，擒正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隆保，诛之，移其妻子于成都安置。八月，尔丰至，杀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祭凤全。维骐班师回，尔丰接办善后，派兵剿倡乱之七村沟，并搜捕余匪，因移师讨乡城。次年闰四月，克之，并攻克稻坝、贡噶岭，一律肃清。于是尔丰建筹边议，锡良以闻。朝廷特设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授尔丰。边地在川、滇、甘、藏、青海间，纵横各四五千里，土司居十之五，余地归呼图克图者十之一，清代赏藏者十之一，流为野番者十之三。尔丰改巴塘、里塘地设治，以所部防军五营分驻之。回川会商，锡良派道员赵渊出关坐镇。

三十三年，尔丰护理四川总督，奏准部拨开边费银一百万两。三十四年，授尔丰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募西军三营，率之出关。时德格土司争袭，构乱久，尔丰奏请往办，经泰凝、道坞、章谷、倬倭、麻书、孔撒、白利、绒坝、擦玉龙、濯拉、扩洛垛以至更庆。十二月，攻逆酋昂翁降白仁青等于赠科，匪窜杂渠卡。宣统元年四月，攻杂渠卡。五月，战于麻木。六月，追匪十日程至卡纳，一战肃清，改流其地，并改春科、高日两土司地及灵葱土司之郎吉岭村归流。十月，四川兵

入藏，藏番扼察木多以西地阻之，劫粮掳官。尔丰率边军渡金沙江，逾雪山，抵察木多，送川兵行，于是三十九族、波密、八宿均请附边辖。三十九族者：曰夥尔，曰图嘛鲁，曰吉宁塔克，曰尼牙木查，曰松嘛巴，曰勒达克，曰多嘛巴，曰达尔羊巴，曰他玛，曰夥儿，曰拉寒，他玛、夥儿、拉寒、三族共一土司。曰夥耳，曰琼布噶，曰琼布色尔查，曰琼布纳克鲁，曰扎玛尔，曰上阿扎，曰下阿扎，曰上夺尔树，曰下夺尔树，曰上刚噶尔，曰下刚噶尔，曰他玛尔，曰提玛尔，曰枳多，曰哇拉，枳多、哇拉二族共一土司。曰麻弄，曰布川目桑，曰书达格鲁克，曰奔盆，曰策令毕鲁，曰色尔查，曰纳布贡巴，曰结拉克汁，曰拉巴，曰三渣，曰朴朴，皆自为部落。设土总百户或土百户、土百长等以治之，归驻藏大臣管辖。尔丰以其族素恭顺，悉加慰遣。因派兵剿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等阻路之番人，又分兵取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咸收服之。

二年，边军直抵江达，尔丰奏请以江达为边藏分界。五月，边军返察木多。六月，尔丰率兵略乍丫地。八月，巡阿足返，设乍丫委员。闻定乡兵变，派统领凤山追剿。九月，三岩野番投书索战，尔丰率兵赴贡觉。十月，派傅嵩烇攻三岩，一旬而克。十一月，设三岩委员。十二月，设贡觉委员。尔丰旋返巴塘。三年二月，尔丰以巴塘所属之得荣浪藏寺数年不服，派兵攻克之，设得荣委员，并收服冷卡石。三月，尔丰调任四川总督，四川布政使王人文继之为边务大臣。尔丰奏请人文未到任前，以嵩烇代理。四月，同发巴塘，至孔撒、麻书，设甘孜委员，檄灵葱、白利、倬倭、东科、单东、鱼科、明正、鱼通各土司缴印，改土归流。色达及上罗科野番来归。适驻藏大臣联豫电请边军攻波密，因奏派副都统凤山率兵二千往应。六月，尔丰至瞻对，藏官逃，收其地，设瞻对委员。旋经道坞、打箭炉，檄鱼通、卓斯各土司缴印改流。尔丰入川，沿途收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印，嵩烇复出关改流泰凝，而鱼科土司结下罗科抗命。嵩烇令上罗科扼其险，击平之，毙鱼科土司，于是嵩烇奏请设西康省，而沃日、崇喜、纳夺、革伯咱、巴底、巴旺、灵葱、上纳夺各土司，暨乍丫、察木多两呼图克图，相继缴印。惟毛丫、曲登乞缓，许之。

凉山夷倮儸者，居宁远、越巂、峨边、雷波、马边间，浅山部落头目属于土司。深入则凉山，数百里皆夷地。生夷黑骨头为贵种，白骨头者曰熟夷，执贱役。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叛则出掠，掳汉民作奴，遇兵散匿。清兴，雍正五年、七年，嘉庆十三年、十六年，迭经川吏剿抚，加以部勒。

同治末，越巂夷叛，成都将军崇实兼摄四川总督，奏调贵州提督周达武率军由陕回剿，前锋罗应旒出清溪，抚大树堡、左右王岭各土司，进驻保安，攻降洽马里、阿波落、跑马坪、燕麦厂，遂克普雄石城，夷地四百里间咸受约束。官军至靖远，刷兹、林加、布约、尼钱、交脚等支亦降，更设靖远新老两营，土千百户出汉奴数万。迨尔丰经营关外，朝廷以其兄尔巽督川，尔巽欲悉平凉山夷以利边务，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派建昌镇总兵凤山、建昌道马汝骥等，率兵暨民团剿宁远吉狄、马加、拉斯等支猓夷。进至裹足山梁，旋值国丧，罢兵。

宣统元年正月，令建昌镇总兵田镇邦、宁远府知府陈廷绪再举，征服浅山白母子、吗哒、拉施、三合等支，并收抚<□口争>咱鸡租、五支、别牛、租租等支，于是加拉及吉狄、马加等支先后降。官军进驻交脚，收抚八切、阿什并阿落、马家、上三支、下三支，野夷悉请内附，不隶土司。先是马边夷阿侯苏噶支戕英教士，拒捕，与马边协副将杨景昌军相持。尔巽调总兵董南斌往剿，与宁远军夹击，阿侯苏噶降。两军于十月二十五日贯通凉山夷巢，会于吽吽坝。于是尔巽议禁黑夷蓄奴。先就交脚设县治，余地择要屯守。而西南由美姑河至雷波，辟雷宁通道四百余里，驻兵守护，以通商旅。是役也，得地几及千里，夷众凡十余万人。二年，振邦、廷绪等师还讨会理土司，披砂、会理村、苦竹、者保、通安舟等悉改流，至是川境土司多非旧观矣。今采传世较永者著于篇。其国初归附未久旋即绝灭者，尚不胜记云。

拈佐阿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个个柘，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热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槓他，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峨眉喜寨土千户，系猓夷种类。其先官布笑，雍正四年，归附，授职。

毛革阿按寨土千户，系猓夷种类。其先王乍，雍正四年，归附，授职。

包子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噶竹，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以上松潘厅中营属。

阿思峒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立架，顺治十五年，归附，授职。

羊峒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利，雍正二年，归附，授职，由四川总督给以土百户委牌一张。以上松潘厅左营属。

下泥巴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林青，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由四川总督给以土百户委牌一张。松潘厅右营属。

寒盼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占巴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商巴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刚让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祈命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龙盼架，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羊峒踏藏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甲六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阿按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六笑他，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挖药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旦折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押顿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拈争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中岔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捏盼目，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郎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郎那亚，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竹自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布吉，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臧咱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出亚，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东拜王亚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点进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达弄恶坝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达喇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香咱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辖六，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咨马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由仲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八顿寨土目，系西番种类。其先革甲，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土目。

上包坐余湾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卜盼，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下包坐竹当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本布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川柘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桑仲，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谷尔坝那浪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双则红凹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那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上撒路木路恶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学赖，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中撒路木路恶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隆笑，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下撒路竹弄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迫带，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崇路谷谟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札务革柱，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作路生纳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刀，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上勒凹贡按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借勒，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下勒凹卜顿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林革秀，雍正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班佑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独足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巴细蛇住坝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连柱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阿细柘弄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哈惰，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作尔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辖顿，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合坝夺杂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谷六笑，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辖漫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额旺，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下作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纳他，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物藏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加蚌札，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热当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拆戎架，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磨下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的那，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甲凹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柯，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阿革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甲亚，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鹊个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罗六，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郎惰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阿出，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阿坝甲多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拆达架，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中阿坝墨仓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杜亚，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下阿坝阿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顿坝，雍正元年，归附，授职。

上郭罗克车木塘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噶顿，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中郭罗克插落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丹增，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下郭罗克纳卡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彭错，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上阿树银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卜架亚，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中阿树宗个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卜他，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下阿树郎达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郎加札舍，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

小阿树寨土百户，系西番种类。其先达尔吉，康熙六十年，归附，授职。以上松潘厅漳腊营属。

丢骨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沙乍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云昌寺寨土千户，系西番种类。其先革都判，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呷竹寺土千户，系猓夷种类。其先七谷，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以上松潘厅平番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

中羊峒隆康寨首，系西番种类，其先林柱，雍正二年，归附，委以寨首。咸丰十一年，欧利娃作乱，陷南坪营。同治四年，周达武率武字、果毅各军讨平之。

下羊峒黑角郎寨首，系西番种类。其先六孝，雍正二年，归附，委以寨首。

以上各土司，皆无印信号纸。以上松潘厅南坪营属。

大姓寨土百户，其先郁氏，于唐时颁给左都督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六年，郁孟贤将唐时印信呈缴。

小姓寨土百户，其先郁从文，于明末归附，授长官司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时印信号纸呈缴。

大定沙坝土千户，其先苏忠，于明万历年间归附，授土千户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时印信号纸呈缴。

以上各土司，皆颁号纸。

大黑水寨土百户，其先郁孟贤，于明末归附，授土百户职衔，管束各番。顺治年间，将明时号纸呈缴。

小黑水寨土百户，其先于唐时归附，授土百户职衔印信，管束各番。顺治年间，郁从学将唐时印信呈缴。

以上各土司，皆给委牌。

松坪寨土百户，其先韩腾，于明末归附，授土百户职衔印信，管束番众。顺治年间，将明末印信号纸呈缴，仍颁给号纸。以上茂州叠溪营属。

静州长官司，其先董正伯，自唐时归附，授职。顺治年间，贼屠茂州，土司董怀德率土兵捍御，地方宁谧。九年，董应诏归附。

陇木长官司，其先何文贵，于宋时剿罗打鼓生番有功，授职与印。顺治九年，归附。

岳希长官司，其先坤蒲，自唐时有功授职。康熙九年，归附。

沙坝安抚司，其先蟒答儿，自明时剿黑水三溪生番有功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水草坪巡检土司，其先蟒答儿次子住水草坪，授巡检职。顺治九年，归附。

竹木坎副巡检土司，其先坤儿布，自明时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牟托巡检土司，其先灿沙，自唐时授职。顺治九年，归附。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实大关副长官司，其先官之保，自明时授职。康熙十年，归附，颁给号纸。以上茂州茂州营属。

阳地隘口土长官司，始祖王行俭，由宋宁宗朝授龙州判官，世袭。传三世，改守御千户。元至正间，授宣御副使。明洪武七年，开龙州，改长官司。顺治六年，王焜-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信号纸。

土通判，明洪武七年授王思恭为长官司，以王思民袭判官，旋授宣抚佥事。嘉靖间，改土通判。顺治六年，王启睿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号纸，无印信。

龙溪堡土知事，宋景定间，授薛严龙州知州，世袭。明隆庆间，改土知事。顺治六年，薛兆选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号纸。以上龙安府龙安营属。

瓦寺宣慰司，先世雍中罗洛思，与兄桑郎纳思坝，前明纳贡土物。正统六年，威茂、孟董、九子、黑虎等寨诸番跳梁，雍中罗洛思、桑郎纳思坝奉调出藏，带兵出力，即留住汶川县涂禹山，给宣慰司印信号纸，顺治九年，土司曲翊伸归附，授安抚司。康熙五十九年，征西藏，土司桑郎温恺随征，有功加宣慰司衔。乾隆二年，加指挥使职衔。乾隆十七年及三十六年，征剿杂谷土司苍旺并金川等处，土司桑郎雍中随征出力，赏戴花翎。嘉庆元年，随征达州教匪，经四川总督勒保奏升宣慰司，换给印信号纸。以上理番厅维州协左营属。

梭磨宣慰使司，始祖囊素沙甲布，原系杂谷土目，自唐时归附。雍正元年，征剿郭克贼番有功，颁给副长官司印信号纸。乾隆十五年，换给安抚司印。三十六年，进剿大小金川，土司随征，经将军阿桂奏赏宣慰司职衔并花翎，换给印信号纸。

卓克基长官司，其祖良尔吉，系杂谷土舍。乾隆十三年，随征大金川有功。十五年，颁给长官司印信号纸，寻以通匪伏诛。

松冈长官司，其祖系杂谷土目，自唐时安设。康熙二十二年，颁给安抚司印信号纸。乾隆十七年，土司苍旺不法，伏诛。

党坝长官司，其曾祖阿丕，系杂谷土舍。乾隆十三年，土舍泽旺随征大金川有功，颁给长官司印信号纸。嘉庆元年，土司更噶斯丹增姜初随征苗匪，赏花翎。以上理番厅维州协右营属。

沃日安抚司，始祖巴碧太，顺治十五年，归附，颁发沃日贯顶净慈妙智国师印信号纸。乾隆二十年，颁给土司色达拉安抚司印信号纸，随将旧印呈缴。二十九年，随征金川有功，赏二品顶戴花翎。沃日地名更为鄂克什，原系维州协所辖。乾隆五十年，改隶懋功协管辖。宣统三年，改流。

绰斯甲布宣抚司，绰斯甲布印文曰“卓斯甲布”。卓斯，地名。甲者，家之误。番人称谓如德格则曰“德格家”，孔撒则曰“孔撒家”。布者，番人男子之称。印以“绰斯甲布”为名，误矣。始祖资立，康熙三十九年，归附。四十一年，颁给安抚司印信号纸。乾隆三十七年，出师金川，赏二品顶戴花翎。四十一年，颁给宣抚司印信号纸。随将旧印呈缴。原系阜和协所辖。乾隆五十一年，改隶懋功协管辖。宣统三年，改流。以上懋功厅懋功协属。

河东长官司，其先自元迄明，世袭建昌宣慰司。顺治十六年，安泰宁归附，呈缴明印。雍正六年，改授长官司。管有大石头、长村、继事田三土百户，利扼、上芍果、阿史、纽姑、上沈渣、下芍果、上热水、小凉山、慕西、又利呃、阿史、者加十二土目。

阿都正长官司，其先结固，顺治六年，归附，授职。康熙四十九年，土司慕枝为招抚案内，授阿都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六年，改土归流。是年，凉山野夷不法，土司聚姑擒献凶首，复授阿都正长官司。管有歪歪溪、咱古、乔山南、大河西四土目。

副长官司，雍正六年，剿抚凉山夷众，归附有功，授阿都副长官司。管有小凉山马希、大梁山拖觉、阿乃、又阿史、结呃、派乃、者腻、那科、那俄、哈乃过、又阿驴十一土目。

沙骂宣抚司，其先安韦威，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那多、扼乌、咱烈山、撒凹沟、结觉五土目。以上西昌县中营属。

昌州长官司，其先卢尼古，明洪武九年，调守德昌、昌州，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普济州长官司，其先吉三嘉，明洪武七年，授普济州土知州。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改长官司。

威龙州长官司，其先张起朝，明洪武七年，授职。顺治十六年，归附，世袭。以上西昌县左营属。

河西宣慰司，其先安吉茂，康熙五十一年，归附。五十七年，吉茂殁。无子，岭氏抚伊兄越巂土司岭安泰之子为子，更名安祥茂。雍正六年，改土归流，换给土千总职衔，世袭。管有啰慕、芍果、咱堡、沙沟四土目。以上西昌县右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邛部宣抚司，其先岭安盘，康熙四十三年，归附，授职。同治二年，土司岭承恩助官军擒石达开有功，赏二品衔。管有腻乃、阿谷、苏呷、咱户、慕虐、阿苏、滥田坝、普雄、黑保、大疏山十土目。以上越巂厅越巂营属。

暖带密土千户，其先岭安泰，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上官、六革、瓜猓、纠米、布布、阿多六磨、磨卡为呷、西纠七乡总。

暖带田坝土千户，其先部则，康熙四十四年，归附，授职。

松林地土千户，其先王德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管有老鸦漩、白石村、六翁、野猪塘、前后山、料林坪六土百户。以上越巂厅宁越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木里安抚司，其先六藏涂都，雍正七年，归附。

瓜别安抚司，系麽＜□麻夕＞夷人。其先玉珠迫，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马喇副长官司，系＜□亻罷＞夷人。其先阿世忠，康熙十九年，归附。颁给号纸。

古柏树土千户，系麽＜□麻夕＞夷人。其先郎俊位，康熙四十九年，归附。管有阿撒、禄马六槽两土目。

中所土千户，系麽＜□麻夕＞夷人。其先喇瑞麟，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左所土千户，系麽＜□麻夕＞夷人。其先喇世英，康熙四十九年，归附。管有茚苴芦土目。

右所土千户，系麽＜□麻夕＞夷人。其先八玺，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前所土百户，系麽＜□麻夕＞夷人。其先阿成福，康熙四十九年，归附。

后所土百户，系麽＜□麻夕＞夷人。其先白马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以上盐源县会盐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酥州土千户，其先姜喳。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架州土百户，其先里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苗出土百户，其先热即巴，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大村土百户，其先也四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糯白瓦土百户，其先纽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大盐井土百户，其先前布汪喳，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热即哇土百户，其先牙卓撒，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中村土百户，其先歪即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三大枝土百户，其先甲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河西土百户，其先那姑，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以上冕宁县冕山营属。

窝卜土百户，其先蓝布甲噶，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虚郎土百户，其先济布，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白路土百户，其先倪姑，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阿得轿土百户，其先募庚，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都土目，其先安承裔，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木术凹土目，其先那咱，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尾土目，其先沪沽，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瓦都木、术凹、瓦尾三土司，皆于雍正五年，因征三渡水＜□亻莫＞俊违误运粮参革，其部落户口仍设土目管束。以上冕宁县靖远营属。

七儿堡土目，原设土司，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雍正五年，降土目，管有耳挖沟土目。冕宁县沪宁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印信号纸。

黎溪舟土千户，其先自必仁，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迷易土千户，其先安文，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会理村土千户，其先禄沙克，康熙三十二年，归附，爰职，颁给号纸。

者保土百户，其先禄阿格，康熙四年，归附，无印信号纸。

普隆土百户，其先汪玉，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红卜苴土百户，其先刁氏，康熙四十九年，归附，承袭。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苦竹坝土百户，其先禄姐，康熙三十七年，归附，承袭，颁给印信号纸。其通安舟土百户另给钤记。以上会理州会川营属。

披砂土千户，其先禄应麟，康熙四十九年，归附，颁给号纸。会理州永定营属。

禄氏五土司，传二百余年。宣统初，禄绍武死，无后，妻自氏据其遗产，禄、自两姓群起争袭，作乱。二年，赵尔巽派兵剿捕，先后擒逆首禄祯祥、严如松等，因移师讨炉铁梁子侯夷，悉平之。披砂、会理村、苦竹、者保、通安舟五土司地一律收回，改流设治。

天全六番招讨司高跻泰，顺治九年，归附。副司杨先柱同。均于雍正六年追缴印信号纸，以其地为天全州。

穆坪董卜韩瑚宣慰使司，其先于明世袭土职。至康熙元年，坚参喃喀归附，仍授原职，请领宣慰司印信。乾隆十年，颁给号纸。天全州黎雅营属。

黎州土百户，汉马岱后，其先马芍德，于明洪武八年世袭安抚司。万历十九年，马祥无子，妻瞿氏掌司事，与祥侄构衅，降千户。顺治九年，马高归附，仍授原职。乾隆十七年，改百户。

大田副土百户，乾隆十七年，因防曲曲鸟，奏请添设副土百户一员，世袭。

松坪土千户，其先马比必，康熙四十三年，归附，授职。以上清溪县黎雅营属。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沈边长官司，原籍江西吉水县。其先余锡伯，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顺治九年，余期拔归附，改名永忠。宣统三年，改流。

冷边长官司，西番瓦布人。其先阿撒乩，顺治元年，归附。传至盏厓德，于康熙六十年授职。宣统三年，改流。以上打箭炉泰宁营属。

明正宣慰使司，其先系木坪分支。明洪武初，始祖阿克旺嘉尔参随征明玉珍有功。永乐五年，授四川长河西宁鱼通宣慰使。康熙五年，丹怎札克巴归附。乾隆三十六年，甲木参德侵随征金川有功，赏赐“佳穆伯屯巴”名号，并二品顶戴、花翎。五十六年，甲木参诺尔布随征廓尔喀，赏花翎。嘉庆十四年，甲木参沙加领班进京恭祝万寿，赏花翎，世袭，住牧打箭炉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赵尔丰奏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宣统三年，土司甲木参琼珀缴印，其地悉归流。原管有咱哩木千户，木噶、瓦七、俄洛、白桑、恶热、下八义、少误石、作苏策、八哩笼、上渡噶喇住索、中渡哑出卡、他咳、索窝笼、恶拉、乐壤、扒桑、木驴、格洼卡、呷那工弄、吉增卡桑阿笼、沙卡、上八义、拉里、八乌笼、姆朱、上渣坝恶叠、上渣坝卓泥、中渣坝热错、中渣坝沱、下渣坝业洼石、下渣坝莫藏石，鲁密东谷，鲁密普工碟、鲁密郭宗、鲁密结藏、鲁密祖卜柏哈、鲁密初把、鲁密昌拉、鲁密坚正、鲁密达妈、鲁密格桑、鲁密本滚、长结杵尖、长结松归，鲁密白隅、鲁密梭布、鲁

密达则，鲁密卓笼四十八土百户。

革伯咱安抚司，其先魏珠布策凌，康熙三十九年，归附，授职。颁给印信号纸。宣统三年，改流。

巴底宣慰司，其先绰布木凌，康熙四十一年，归附，授巴底安抚司。宣统三年，改流。

巴旺宣慰司，与巴底土司同世系，分驻巴旺，共管地方土民。宣统三年，改流。

喇＜□口衮＞安抚司，其先阿倭塔尔，康熙四十年，归附，授职。

霍耳竹窝安抚司，即倬倭。其先索诺木衮卜，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瓦述写达、瓦述更平东撒两土百户。

霍耳章谷安抚司，其先罗卜策旺，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光绪二十年，瞻对欲夺其地，鹿传霖派兵灭瞻对，同倬倭一并改流。后发还，而章谷无人承领，改为炉霍屯。宣统三年，改流。

纳林冲长官司，其先诺尔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与章谷土司一家。

瓦述色他长官司，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瓦述更平长官司，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瓦述余科长官司，其先沙克嘉诺尔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霍耳孔撒安抚司，其先麻苏尔特亲，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管有科则、图根满碟两土百户。

霍耳甘孜麻书安抚司，其先那木卡索诺木，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革赍、束暑、又束暑三土百户。

德尔格忒宣慰司，其先丹巴策凌，雍正六年，归附，授德尔格忒安抚司。十一年，改宣慰司。诸土司部落，以德格为最大，东连瞻对，西连察木多，南连巴塘，北连西宁。番人以其地大，有“天德格、地德格”之称。鹿传霖派兵攻瞻对时，访得德格土司罗追彭错妻玉米者登仁甲生子名多吉僧格，又与头人通，生子名降白仁青，以是与夫反目。玉米者登仁甲本藏女，于瞻对藏官有姻谊，藏官助之抗其夫，故各携其子分居焉。光绪二十年，官军计诱罗追彭错，言为之逐其妇及降白仁青，因入德格。洎传霖被劾，罢改流议。土司夫妇旋病故，传霖奏遣其二子回籍。多吉僧格暂管地方。降白仁青已为僧，继而招致多人争职。多吉僧格奔藏。德格头人百姓以降白仁青非土司子，且残暴，迎多吉僧格归。降白仁青避位数年，头人正巴阿登等嗾其再起争职，并诱占多吉僧格之妾。多吉僧格夫妇复奔藏，控于驻藏大臣有泰、张荫棠。既而德格百姓复迎之归，锢降白仁青。降白仁青脱出，聚党作乱，人民多被杀戮，多吉僧格遣人至打箭炉告急。宣统元年四月，赵尔丰率兵讨之，降白仁青败逃入藏。多吉僧格夫妇请改流，尔丰不欲利其危乱，许以复职。多吉僧格泣曰：“德格地广人稀，窥伺者众，终恐不自保，愿招汉人开垦，使地辟民聚，乃可图存。”意极坚决。尔丰奏分其地为五区：中区德化州，南区白玉州，北区登科府，极北一区即石渠县，西区则同普县，而边北道驻登科焉。多吉僧格纳其财产于官，徙家巴塘，复以奏给养赡银及其妻姒郎错莫首饰捐助巴塘学费。尔丰奏赏头品顶戴，并予其妻建坊。原管有四上革赍、杂竹吗竹卡、笼坝六土百户。

霍耳白利长官司，其先隆溥特查什，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霍耳咱安抚司，其先阿克旺错尔耻木，雍正六年，归附，授职。管有两下革赍土百户。

霍耳东科长官司，其先达罕格努，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春科安抚司，其先兖卜旺札尔，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副土司与安抚司一家，同时归附授职。宣统元年，改流。

高日长官司，其先自印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元年，改流。

蒙葛结长官司，其先达木兖布，雍正六年，归附，授职。

林葱安抚司，其先兖卜林亲，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

上纳夺安抚司，其先索诺木旺札尔，雍正六年，归附，授职。宣统三年，改流。原管有上纳夺土千户，上纳夺黎窝、上纳夺、纳夺黎窝三土百户。

瞻对有上、中、下三名。上瞻对茹长官司、下瞻对安抚司，均雍正六年归附授职。中瞻对长官

司，乾隆十年授职。距打箭炉七日程。东连明正，南接里塘，西北与德格土司毗连。纵横数百里，为鸦龙江之上游。同治初，川、藏会攻瞻对，川军未至，藏兵先克瞻对，派民官一、僧官一，率兵驻守，由达赖喇嘛及商上选任咨请驻藏大臣奏明，每三年替换。藏官恣行暴政，诛求无厌，瞻对民不堪命，屡起抗官，疆吏率加压服，仍令属藏。光绪二十年，鹿传霖讨平瞻对，议改流，卒为恭寿、文海劾罢。三十四年，赵尔丰由川赴关外德格，土司百姓沿途控告瞻对藏官侵夺土地，四出虐民，并历诉中朝两次将瞻对归藏时，藏官追究内附者一一孥戮之惨。藏官不自安，阴欲添兵攻尔丰，尔丰令傅嵩烇率兵赴昌泰扼之。宣统元年春，尔丰建议收瞻对，枢府令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与藏人议赎未成，枢臣恐牵动外交，持不断。于是尔丰与嵩烇议，决以计取之。三年夏，尔丰调任入川，偕嵩烇整兵经瞻对。藏官惮军势之盛，潜遁去，瞻人欢舞出迎。因收回设治。寻尔丰至川奏闻。以上打箭炉厅阜和协属。

以上各土司，均颁有印信号纸。

里塘宣抚司，其先番目江摆，康熙五十七年，归附，授职。传至索诺木根登，因不能约束帐下头人云甸等，致滋事端，革去土职，以土都司希洛工布拔补。里塘、巴塘两土司例于头人内巴塘拣补，与他土司不同。嘉庆十二年，希洛工布为竹马策登等所害，以头人阿策拔补，颁给印信号纸。

副土司，其先番目康却江错，与正土司同时归附。雍正七年，授职。嘉庆八年，土司罗藏策登为正土司头人云甸等戕害，以头人阿彩登舟拔补，颁给印信号纸。向设守备一、把总一。光绪三十一年，川军讨巴塘乱，里塘头人不支乌拉，粮饷不能转运，赵尔丰诛头人，正土司逃往稻坝贡噶岭，啸聚土人为乱。尔丰移师攻乡城，分兵先剿稻坝。正土司败逃入藏，稻坝平。先是乡城喇嘛普中札娃强悍知兵，诱杀里塘守备李朝富父子。鹿传霖派游击施文明讨之，为所擒，剥皮实草，悬以为号。三十二年正月，尔丰率兵督攻，大小数十战，匪退喇嘛寺死守。尔丰围之数月，断其水道，普中札娃自缢，诸番皆降，改里塘为顺化县。三十四年秋，复改里化同知，以乡城为定乡县，稻坝为稻城县，贡噶岭设县丞。

瓦述毛丫长官司，其先番目索郎罗布，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崇喜长官司，其先番目杜纳台吉，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曲登长官司，其先番目康珠，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咽陇长官司，嘉庆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

瓦述茂丫土百户，其先番目侧冷工，康熙六十一年，归附。雍正七年，授职。

瓦述麻里土百户，嘉庆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号纸。以上里塘粮务属。

巴塘宣抚司，其先罗布阿旺，康熙五十八年，归附，授职，颁给印信号纸。副土司同。由四川设粮员一、都司一、千总一，三年更替。其喇嘛寺设堪布一、铁棒一，为僧官，亦三年另换。堪布掌管教务经典，铁棒管理僧人条规。番人犯罪，土司治之。番人之喇嘛犯罪，铁棒治之。土饷以赋相抵，不足由官补给，年约银千余两。光绪三十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赴任，道经巴塘，见地土膏腴，即招汉人往垦，筑垦场于茨梨陇，委巴塘粮员吴锡珍、都司吴以忠兼理。番人惊沮，土司堪布劝凤全速入藏，不听。三十一年春，七村沟番民聚众劫杀垦夫，吴以忠阵亡，凤全避入正土司寨，与乱民议和。乱民迫凤全回川，许息事，凤全信之。东行数里，至鹦哥嘴，被杀。夏，马维骐、赵尔丰往讨，六月十八日，克巴塘，诛两土司并堪布喇嘛及首恶数人。尔丰搜剿余匪，因移师定乡城。三十二年秋，尔丰会锡良暨云贵总督丁振铎具奏改流，设巴安县。三十四年，改巴安府，分设盐井县三坝通判，并设康安道，驻巴塘。原管有上临卡石、下临卡石、冈里、桑隆、上阿苏、下阿苏、郭布等七土百户。巴塘粮务属。

岭夷十二地夷人头目，嘉庆十三年，归附，给有头目牌。十六年，改流，更姓住牧。豹岭冈姓高，赶山坪姓泽，阿叶坪姓惠，牛跌蛮姓周，芭蕉沟姓华，龙竹山姓夏，雪都都姓万，小板屋姓年，牛心山姓海，月落山姓宇，盐井溪姓成，桃子沟姓平。

赤夷十三支，嘉庆十三年，归附，选拔土弁，给有委牌住牧。胆巴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管有＜⿰大步＞鸡疏、卑溪疏、＜⿰大步＞哈疏、白魁四家。哈纳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管有胃扭、雅札、哈什三三家。蚩瓜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二，管有妈、呆得二家。魁西家土千总一、土把总一。

凡各地支所部猓夷稍曰“娃子””以上峨边厅峨边营冷碛汛属。

石砫宣慰使，其先马定虎，汉马援后。南宋时，封安抚使。其后克用，明洪武初加封宣抚使。崇祯时，土司千乘及妇秦良玉，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子祥麟，亦加封宣慰使。顺治十六年，祥麟子万年归附，仍授宣慰使职。乾隆二十一年，以夔州府分驻云安厂同知驻石砫。二十五年，设石砫直隶厅，改土宣慰使为土通判世职，不理民事。夔州府夔州协属。

酉阳宣慰使司，其先受明封。传至奇镖，于顺治十五年归附，仍授原职，颁给印信号纸。雍正十二年，土司元龄因事革职，以其地改设酉阳直隶州。原管有邑梅峒、平茶峒、石耶峒、地坝四长官司，均于乾隆元年改流。重庆府绥宁营属。

九姓土长官司，其先任福，江南溧阳人。明洪武初，从傅友德入蜀，招抚拗羿蛮，受封。传至孟麒，以功擢安抚使。天启元年，土司任世藩夫妇死难，子祈禄复以功授泸卫守备。传至长春，顺治四年，归附，更给知府札副。吴三桂叛，长春来奔。十六年，复永宁，长春子功臣复率土民归附，颁发札副。康熙二年，江安县贼吴天成等作乱，功臣以擒贼功议叙。子宗顼袭职，随颁土长官司印信号纸，以武职属泸州州判及泸州营管辖。嘉庆元年，移驻泸卫。光绪三十四年，赵尔丰奏改泸卫为古宋县，存土司名。泸州泸州营属。

千万贯土千总，其先自元时受封。明洪武四年，赐姓杨。康熙四十三年，土司杨喇哇归附，颁给印信号纸。其后杨明义，于雍正六年因云南米贴夷滋事案参革。子明忠立功赎罪，赏土千总职衔，未经请颁印信号纸。管有头目六十五名。

千万贯土千户，其先杨继武，为土千总杨成胞叔。嘉庆七年，夷人滋事，继武同成出力，赏给土千户执照。

千万贯土巡检，其先安济，明时授马湖土知府。其后失职，复授土巡检。雍正六年，土舍安保归附，无印信号纸。管有头目二十四名。以上雷波厅普安营属。

黄螂土舍，其先为明时酋长。雍正五年，土舍国保归附，无印信号纸。

凡千万贯、黄螂四土司，所管黑、白骨头二种猓夷，椎髻衣毡，耕种打牲为业。以上雷波厅安阜营属。

平彝长官司，其先王元寿，原籍江南人，于明时受封。顺治九年，土司王长才归附。

蛮彝司长官司，其先文的保，原籍湖广人，于明时受封。顺治九年，土司文凤鸣归附。

泥溪长官司，其先王麒，自明时世袭。顺治九年，土司王嗣传归附。

沐川长官司，其先于明时受封，赐姓悦。顺治九年，土司悦峣瞻归附。

以上各土司，皆颁有印信号纸。以上屏山县屏山汛属。

明州乐土百户，其先盔甲，凉山生夷。其后骆哥，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油石洞土百户，其先普祚，凉山生夷。子咀姑，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旁阿姑土百户，其先脚谟伯，凉山生夷。子骆束，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大羊肠土百户，其先六盔，凉山生夷。子纽车，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腻乃巢土百户，其先必祚，凉山生夷。子脚骨，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以上马边厅马边营烟峰汛属。

挖黑土百户，其先亦赤，凉山生夷。子三儿，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阿招土百户，其先阿直，凉山生夷。子秧哥，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干田坝土百户，其先赊的，凉山生夷。子路引，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麻柳坝土百户，其先鄂车，凉山生夷。子六贵，康熙四十二年，归附，授职。

以上各土司，皆领有号纸。

＜⿰木斯＞栗坪土千户，其先卜佐，凉山生夷。其后阿二，嘉庆十三年，归附，赏给职衔，领

有委牌。

冷纪土外委，其先普祚，凉山生夷。子未铁，雍正元年，归附，授职。以上马边厅马边营三河口汛属。

以上各土司外，有理番厅之杂谷脑屯、乾堡寨屯、上孟董屯、下董孟屯、九子寨屯，懋功厅之懋功屯、崇化屯、抚边屯、章谷屯、绥靖屯等土弁，各设屯守备，暨所属屯千总、屯把总、屯外委，均世及接顶，与《地志》、《兵志》互见。

清史稿卷五一四　列传第三〇一

土司三

云南

云南，古滇国。自越嶲蛮夷任贵自领太守，光武即授以印绶，不以内地官守例之。若爨、若蒙，皆以本土大姓，就官累世，为一方长。元封梁王于滇，与大理之段分治。明破梁王，灭大理，就土官而统驭之，分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正副长官司、土府、土州以治之。

清顺治十七年，平西王吴三桂定云南，明永明王走缅甸，以沐府旧地封三桂，永镇云南。康熙十四年，撤藩，三桂遂叛。三桂死，其孙世璠袭。二十一年，克之，世璠自杀，云南大定。

雍正初，改土归流之议起。四年夏，先革东川土目，即进图乌蒙。时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皆年少，兵权皆握于其叔禄鼎坤、陇联星。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东川，招降禄鼎坤。惟禄万钟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鄂尔泰遣游击哈元生败之。又檄其相仇之阿底土兵共捣乌蒙，连破关隘，贼遂败走镇雄。鄂尔泰复招降陇联星，而鼎坤亦以兵三千攻镇雄之胁，两酋皆遁四川，于是两土府旬日平。以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又设镇于乌蒙，控制三属，由四川改隶云南，以一事权。其东川法戛土目禄天祐、乌蒙米贴土目禄永孝，尚各据巢患边。六年春，遣兵破擒法戛，又遣副将郭寿域以兵三百捕米贴贼，逃渡小金沙江，纠四川沙马司及建昌、凉山各夷猓数千潜回。袭陷官兵。鄂尔泰遣总兵张耀祖、参将哈元生三路搜讨。诏四川建昌、永宁官兵听鄂尔泰节制。于是自小金沙江外，沙马、雷波、吞都、黄螂诸土司地，直抵建昌，袤千余里，皆置营汛，形联势控，并擒雷波土司杨明义。而哈元生回军复败阿卢土司之众数千，屯田东川，岁收二万余石，课矿岁万金，资兵饷。事甫定，禄鼎坤以功擢河南参将，怏怏失望。其子禄万福乞回鲁甸治产，见总兵刘起元军律不肃，阴会其旧部谋变。时乌蒙商民万计，有险可扼，且贼止标弩，无大炮，而刘起元惟偷铤贿和，贼遂陷镇城，尽戕兵民，遍煽东川、镇雄及四川凉山蛮数万叛。鄂尔泰奏言：“臣用人赍事，请别简大臣总督两省，暂假臣提督，将兵讨贼雪愤。”世宗慰留之。鄂尔泰调官兵万余，土兵半之，三路进攻。先令总兵魏翥国率兵二千，七日驰抵东川，得不陷。而魏翥国旋为禄鼎明刺伤，乃以官禄代翥国。乌蒙委总兵哈元生、副将徐成贵，镇雄委参将韩勋。勋以兵四百扼奎乡，败贼四千，连破四寨。哈元生以千余兵讨乌蒙，先至得胜坡，遇贼二万，其黑寡、暮末二渠皆万人敌。黑寡持长枪，直犯元生，元生左格枪，右拔矢，应手殪之，又射殪暮末，即竿揭二首以进，贼夺气。再战再捷，进至倚那冈。贼数万，连营十余里。我兵三千、土兵千，夜设伏贼营左右，而严阵以待。黎明，贼数路来犯，不动。将逼阵，炮起，大呼奋击，山后伏兵左右夹攻，贼大溃，尽破其八十余营，获甲械辎重山积。即日，抵乌蒙，贼见元生旗，即反走，克三关，禄万福兄弟、禄鼎坤均伏诛。

六年，鄂尔泰总督三省，其土州安于蕃、镇沅土府刁浣，及赭乐长官土司、威远州、广南府各土目，先后劾黜。惟刁氏之族舍土目煽纠威远黑倮复反，戕知府刘洪度。于是尽徙已革土司土目他省安置，并搜剿党逆之威远、新平诸猓，冒瘴突入，擒斩千计，而我将士亦患瘴死二百余。又进剿澜沧江内孟养、茶山土夷，即明王骥兵十二万，大举再征，诸蛮惊谓“自古汉兵所未至者”也。鄂尔泰先檄车里土兵截诸江外，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据蛮坡通饷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余寨，乃用降夷向导，以贼攻贼，于是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惟江外归车里土司，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以扼蒙缅、老挝门户。于是广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愿增岁粮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连土司献银

厂，怒江野夷输皮币，而老挝、景迈二国皆来贡象，缅甸震焉。乾隆三十四年，迁孟拱土司于关外。缅甸事详见《缅甸传》。

云南府：

炼象关土巡检，居炼象关大街。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文秀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东祚，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南平关土巡检，居土官村。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楚南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东来，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大理府：

赵州

定西岭土巡检，居定西岭。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李齐斗归附，仍授旧职。

云南县土县丞，在县城。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县杨玉蕴子岳归附，仍授土知县世职。康熙六年，云南县改设流官知县，其知县改县丞，世袭。

云南县土主簿，居土官村，离城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主簿张维归附，仍授世职。

青索鼻土巡检，在青索鼻。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应鹏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荣昌，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浪穹县土典使，在县城。清顺治十六年，土典史王凤州归附，仍授世职。

蒲陀崆土巡检，在蒲陀崆，距县城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争先归附，仍授世袭。

凤羽乡土巡检，在凤羽乡，距县城三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尹德明归附，仍授世职。

上江嘴土巡检，在上江嘴，距县一百二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康国归附，仍授世职。

下江嘴土巡检，在下江嘴，距县九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何应福归附，仍授世职。

云龙州

箭杆场土巡检，居箭杆场。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字题凤归附，仍授世职。旧属邓川州，康熙二年，改隶云龙州。

十二关长官司，在府东三百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李恬森归附，仍授世职。

老窝土千总，居老窝。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段德寿归附，后裁。乾隆十二年，德寿孙维精剿秤戛夷贼有功，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道光元年，永北军务，段克勋带练擒贼，给五品顶戴。

六库土千总，居六库。其先段复健，明土知州段保十七世孙。清乾隆十二年，征秤戛夷贼有功，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道光元年，永北军务，段履仁带练擒贼，给五品顶戴。

漕涧土把总，居漕涧。清顺治十八年，左文灿以堵御功授土官长官司，子停袭。乾隆十二年，文灿曾孙左世英随征秤戛夷贼有功，授土把总，世袭。

邓川州土知州，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阿尚夔归附，仍授世职。曾孙＜㘝天見＞远，因纵贼殃民，雍正四年改流，安插江西。

纳楼茶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普率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率附王禄叛，官兵讨之，乞降，赦之，以子向化袭。

纳更山土巡检，距府东南二百八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龙天正归附，仍授世职。

亏容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孙大昌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

思陀乡土舍，在府西南二百五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李秉忠归附，仍授长官司、副长官世职。后绝，改土舍。康熙二十年，以李世元继袭。

溪处长官司副长官，在府西南三百一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长官司恩忠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康熙四年，附禄昌贤叛，伏诛，改土舍。

瓦渣乡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清顺治十六年，钱觉耀归附，仍授副长官世职。康熙四年，通王禄叛，官兵擒斩之，职除，改土舍。

左能寨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三十里。清顺治十六年，吴应科归附，以非《滇志》所载，下临安府查核，稽其谱系，盖应科为明蚌颊十一世孙，因改土舍，准袭。

落恐甸长官司，在府西南二百里。清顺治十六年，明授副长官司陈玉归附，因号纸无存，给便委土舍，仍准世袭。

阿邦乡土舍，在府东南二百一十里。明授土守备。清顺治十六年，土守备陶顺祖归附，守职如故。旋议土司不宜加武职，改土舍。

慢车乡土舍，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清顺治间，元江土夷乱，漫车土目刀冈随官军协剿，授土舍世职。

稿吾卡土把总，在府东南二百八十里。清雍正间，纳更土目龙在渭随征元普逆夷有功，给土把总职衔。嘉庆二十二年，江外夷匪滋事，龙定国父子阵亡，奏准世袭土把总。

十五猛，纵横四百余里。明初为沐氏勋庄。清顺治十七年，吴三桂请并云南荒田给与藩下壮丁耕种。康熙七年，奏旨圈拨。叛后，变价归建水征收。猛各设一掌寨，督办钱粮。管有猛喇、猛丁、猛梭、猛赖、猛蚌、茨桶坝、五亩、五邦、者米、猛弄、马龙、瓦遮、斗岩、阿土、水塘十五寨。

教化三部长官司副长官。清顺治十六年，副长官龙升归附，仍以张长寿为名，许之，授世职。康熙四年，附王禄叛，诛之，以其地为开化府，设流官。

王弄山长官司副长官。清顺治十六年，副长官王朔归附，授世职。康熙四年，朔与禄昌贤叛，官兵讨之，朔自焚死，以其地属开化府。

阿迷州土知州，旧有土目李阿侧。清康熙四年，从讨王朔有功，授土知州世职。传至李纯，滥派横征，为群夷所控。雍正四年，籍其产，安置江西，改流。

宁州土知州，清顺治十六年，禄昌贤归附，仍授世职。十七年，降州同。明年，以举首梅道人等谋逆，复原职。康熙四年，以叛伏诛。

宁州土州判。清康熙十九年，滇有李者禄归附，准世袭州判。后绝，停袭。

嶍峨县土知县。清顺治十六年，禄益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禄昌贤等叛，改流。

嶍峨县土主簿。清顺治十六年，王扬祖归附，仍授世职。康熙四年，与禄昌贤等叛，伏诛，职除。

蒙自县土县丞。土知县陆氏被黜，其土舍宁州禄重据土官村，溺于酒色，不能驭下。其目把李辅舜等叛归沙源，源以兵乘之，遂破有土官村。沙定州踞会城，令李辅舜子日芳窃据蒙自。定洲败，日芳遂家于蒙。清康熙四年，日芳弟日森子世藩、世屏附宁州禄昌贤叛，总兵阎镇破之。世藩遁，追斩之；世屏出降，免死，充大理军。后吴三桂反，给世屏伪总兵札，大师复滇，世屏持札归附，授蒙自县土县丞职，不准世袭。

楚雄县土县丞。清顺治十六年，土县丞杨春盛归附，仍授旧职。乾隆五十年，改为正八品土官，世职。

镇南州土州同，居本城。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同段光赞归附，仍授世袭。

镇南州土州判，居镇南州城东北。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判陈昌虞归附，仍授世职。

阿雄关土巡检，居镇南州属。清顺治十六年，土州检者光祖归附，仍授世职。

镇南关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继祖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文辉，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姚州土州同，居姚州西界弥兴官庄。清顺治十六年，土州同高显锡归附，仍授旧职。传至高配忝，乾隆五十年，改为从六品土官，世袭。

回磴关土巡检，居回磴关。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杨忠尽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杨怡，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沙矣旧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苏鉴归附，仍授旧职。传至苏敬，乾隆五十年，改为从九品土官，世袭。

定远县土主簿，居本城。清顺治十六年，土主簿李世卿归附，仍授旧职。传至李毓英，乾隆五十年，改为正九品土官，世袭。

姚安府土同知。清顺治十六年，土同知高奣映归附，仍授世职。传至李厚德，雍正三年，以不

法革职，安置江南。

新兴州土州判，居州南研和邑。清康熙十九年，复滇，土人王凤授伪游击，迎至广西路投诚。随征石门坎、马别河、黄草坝皆有功，授土州判世职。

河阳县安插土官。清顺治初，土官刀韬归附，止给札，仍准世袭。沿至刀廷俊，裁革。

铁炉关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王先荣归附，授世职。康熙四年，同王耀祖叛，削除。

广南府土同知。清顺治十六年，侬鹏归附，授同知世职。传至侬毓荣，乾隆三十一年，从征普洱、缅甸。三十七年，颁给土同知关防。子世昌，嘉庆二年从征贵州仲苗，加衔一等，赏戴花翎，世袭。

富州土知州，在府东二百六十五里。清顺治十六年，土知州沈崑瑞归附，仍授世职。康熙九年，颁给州印。后以罪黜，传至沈肇乾。雍正八年，肇乾复以罪黜。

云州

大猛麻土巡检。清顺治十六年，土巡检俸新命归附，仍授世职。

猛猛土巡检，明末奔窜，失其印信号纸，未能请袭。传子紫芝，清康熙五十四年归附，贡象，仍授世职，颁给钤记。乾隆二十九年，改属顺宁府。

直隶耿马宣抚司，在永昌府南七百二十里，隶孟定府。清平滇，罕闷＜⿰扌丢＞归附，仍授宣抚司，承袭。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府，世袭。

孟连宣抚司，在顺宁府边外南境，旧隶于永昌府。清康熙四十八年，刁派鼎贡象，归附，授宣抚司世职。派鼎死，子刁派春年幼，叔祖刁派烈抚孤。有刁派猷谋杀派烈，夺印争职，安插省城，另给宣抚司钤记便委。传至刁派新，因地处极边，界连外域，定为经制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乾隆二十九年，改隶顺宁府。

猛缅长官司。清乾隆十一年，归流，改其地为缅宁，设流官通判驻其地。

清史稿卷五一五　列传第三〇二

贵州，古罗施鬼国，汉夜郎国，并牂牁、武陵郡地。唐亦置播州、思州。元置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以羁縻之。明黔翠、奢香最为效忠。后则播州之杨、永宁之奢、水西之安，为西南巨患。杨氏灭，为遵义、平越二府；奢氏灭，为永宁县。清初，黔省安氏犹强。经孙可望之乱，未颁正朔，苗蛮蠢动，诸擅兵相攻者，蹂躏地方，无有宁日。

顺治十五年，经略洪承畴定贵州。十七年四月，马乃营土目龙吉兆等反。云、贵既平，各土司俱奉贡赋，遵约束，龙吉兆收养亡命，私造军器，奸民文元、胡世昌、况荣还等俱党附之。遥结李定国为声援，纠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歃血盟，掠广西泗城州之土寨，安南卫之阿计、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处，所过劫戮。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招谕不服，乃合疏请讨。十一月十九日，廷臣破果母寨，杀贼数千，擒吉兆子、吉佐妻，歼逆党文元、胡世昌于阵，遂乘胜破咔呷寨。吉兆闭寨拒守，官兵围之。十八年二月，廷臣令官兵人持一炬，纵火焚其寨，破之。吉兆及逆党况荣还等皆伏诛，马乃平。

九月，刘鼎叛，康熙二年正月，丹平土官莫之廉以隐匿刘鼎伏诛。金筑土官王应兆与鼎通，总督杨茂勋讨平之，鼎败逃水西。七月，被获伏诛。

三年正月，逆贼常金印称谋反，伏诛。金印，上元人，自稍常遇春之后，从粤走黔，与水西安坤、皮熊等同谋反。金印称“荡虏大将军湘平伯，”伪造印敕旗纛，聚党陈凤麟、高岑、吉士英、米应贵等，煽诱诸土司为乱，为同党陈大出首，俱就擒。二月，水西宣慰司安坤叛。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招安坤，许以如元阿尽、明黔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明总兵皮熊合谋，蠢蠢思动，踪迹颇露。总督杨葆勋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失今不讨，养痈必大。”乃请剿。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三月，三桂统十镇兵由毕节七星关入，令总兵刘之复驻兵大方，遏其冲逸，令提督李本深统贵州四镇兵由大方

之六归河会剿，屯粮于三岔河。而檄黔省兵书误书“六归”为“陆广”，于是本深兵及黔、蜀二省所运之粮尽屯陆广，三路气息隔绝不相通。三桂受困两月，食将绝，外援不至。永顺总兵刘安邦战死，受围益迫。适水西土目安如鼎遣人侦黔营虚实，为本深所获，始知三桂被围已久，乃使为引导，整兵入援。副将白世彦手斩骁贼以徇于阵，贼遂败走。总兵李如碧亦率精兵入重围，运粮接济，兵合为一，败贼阿作峒，复败之得初峒，九月，又败之红崖峒。坤率其妻禄氏逃于木弄箐，复逃至乌蒙，乌蒙不纳，坤遣汉把曾经赍印投降，不许，生擒坤于大方之杓箐，并擒皮熊、安重圣等。熊不食十五日而死，坤与重圣俱伏诛。

四年十二月，郎岱土司陇安藩反，命吴三桂发兵讨之。藩乃安坤亲党。坤灭后，招纳坤余孽陇胜等，及安重圣妻陇氏，杀安顺府经历袁绩，攻破关岭，直犯永宁。陇胜等亦攻犯大定、威宁，杀毕节经历秦文。五年六月，陇安藩伏诛，郎岱平。

二十四年七月，黎平贼何新瑞反。新瑞本李姓，初在靖州为僧，后至平茶所犯罪，逃至新化，乃冒姓何，称故明总督何腾蛟子，煽惑苗民作乱，黎平官兵击败之。二十五年二月，新瑞伏诛，徙土司韦有能等，以其地入永从县。

广顺州之长寨，寨据各苗之腹。前总督高其倬诱擒阿近，议设营汛，以控前后左右各寨。雍正四年夏，官兵焚其七寨，未获首逆，副将刘业浚即退营宗角，且言三不可剿。鄂尔泰驳以三不可不剿，令总兵石礼哈搜讨，尽歼首从，勒缴军器，建参将营，分扼险要，易服剃发，立保甲，稽田户。于是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粤界。

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据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古州者，有里有外。里古州距黎平府百八十里，即元置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所也。地周八十余里，户四五千，口二万余。都江、溶江界其左右，合为古州江。由此东西南北各二三百里为外古州，约周千二三百里，户数千，口十余万，可敌两三州县。环黔、粤万山间，而诸葛营踞其中，倚山面川，尤据形势。张广泗守黎平，轻骑深入周勘，倡议置镇诸葛营，扼吭控制，而其外户为都匀、八寨，内户为丹江、清江。乃于六年夏，先创八寨以通运道，分兵进攻大小丹江，出奇设伏，尽焚负固之鸡讲五寨。苗赴军乞降，饮血刻木，埋石为誓。九年，乘胜沿九股河下抵清水江。时九股苗为汉奸曾文登所煽，言改流升科，额将岁倍，且江深崖险，兵不能入。及官军至，以农忙佯乞抚，广泗亦佯许之，而潜舟宵济，扼其援窜。苏大有、张禹谟突捣其巢，又败其夜劫营之贼，填濠拔橛，冒险深入，苗四山号泣，缚曾文登以献。于是清水江、丹江皆奏设重营，以控江路，令兵役雇苗船百余，赴湖南市盐布粮货，往返不绝，民、夷大忭，估客云集。

古州自昔奥朴，自清初吴三桂伪将马宝兵由楚窜滇，取道古州，诸苗遮获其大炮重甲火药，由是日强，而上下江尤甚。上江为来牛、定旦，下江为溶峒。当广泗初至，苗皆谓官兵不能久，依违从抚，及闻诸葛营建城堡，遂群起拒命。八年秋，广泗督官兵夜半集苗船为浮桥，攻其不备，进攻上江之来牛、定旦，擒斩四千，获炮械无算。其下江溶洞之深远大箐，危峰障日，皆伐山通道，穷搜窟宅。乃遍勘上下江，浚滩险，置斥堠，通饷运。其都江、清水江之间，有丹江横贯，惟隔陆路五十余里，为之开通，于是楚、粤商艘直抵镇城外，古州大定。

初，世宗以广泗招抚古州，不烦兵力，由知府逾年擢至巡抚，遣侍读春山、牧可登至军察之，并颁犒师银十万两。鄂尔泰约广西巡抚金鉷赴贵阳会筹边事，乃议黎平府设古州镇，而都匀府之八寨、丹江，镇远府之清水江，设协营，增兵数千，为古州外卫。后复改清江协为镇，与古州分辖。世宗嘉鄂尔泰之劳，锡封襄勤伯，世袭罔替。九年冬，入为武英殿大学士，以高其倬代之，以元展成巡抚贵州。

十二年，哈元生进《新辟苗疆图志》，以尹继善督云、贵，而复有黔苗之变。初，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增营设汛，凡腹内郡县防兵大半移戍新疆。又鄂尔泰用兵招抚，止及古州、清江，未及台拱之九股苗。有司辄称台拱愿内属，巡抚元展成易视苗疆，遽于十年设营驻兵。时秋稼未获，苗佯听版筑，而刈获甫毕，即传集上下九股数百寨，叛围大营，并扼排略大关之险，

以阻饷道。营中樵汲皆断，死守弥月，援至始解。提督哈元生入觐回黔，十一年春，进军台拱，攻贼于番招之莲花<⿰屯土>，破之，设戍其上。

十三年春，苗疆吏以征粮不善，远近各寨蜂起，遍传木刻。总兵韩勋破贼古州之王家岭，贼复聚集清江、台拱间，番招屯复围于贼。巡抚元展成与哈元生不合，仓卒调兵五千，尽付副将宋朝相领之赴援，半途亦困于贼。贼探知内地防兵半戍苗疆，各城守备空虚，于是乘间大入，陷剴里，陷重安江驿，陷黄平州，陷岩门司，陷清平县、余庆县，焚掠及镇远、思州。而镇远府治无城，人心汹惧，台拱、清江各营汛亦多为贼诱陷。逆氛四起，省城戒严。四月，哈元生乃以亲兵三百自出督师，扼清平之杨老驿。六月，诏发滇、蜀、楚、粤六省兵会剿，特授哈元生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副之。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寿副之。时尹继善已遣云南兵二千星夜赴援，湖、粤兵亦继至。生苗见各路援兵渐集，各掳掠回巢，弃城弗守。元生进军剴里，檄各镇克复诸城，又合攻重安江贼，以开滇师之路。生苗既回巢穴，则纠众攻围新疆各营汛，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诸营复同时告急。时广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广东兵饷亦昼夜溯流而上，湖广兵先后集镇远界。元生遣古州镇韩勋攻毁首逆各巢，又分兵三路：一由黸贡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罗以通清江，一走都匀援八寨。而八寨协副将冯茂复诱杀降苗六百余及头目三十余冒功，于是苗逃归者，播告徒党，诅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陷青溪县城，而清江之柳罗、都匀之丹江，自春夏被围半载，粮尽援绝，九阅月围始解。

张照奉命赴苗疆，且令察其利害。照至沅州、镇远，则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且袒董芳，专主招抚，与哈元生龃龉。楚、粤官兵皆隶芳麾下。旋议分地分兵，施秉以上用滇、黔兵，隶元生；施秉以下用楚、粤兵，隶董芳。于是已进之兵，纷纭改调互换，而哈元生、董芳遂欲将村寨道路尽划上下界，文移辨论，致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贼乘间复出焚掠，清平、黄平、施秉间纷纷告警。当是时，中外畏事者，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全局几大变。

八月，召张照、德希寿还。十月，授张广泗七省经略，哈元生以下咸受节制。旋逮张照、董芳、哈元生及元展成治罪。广泗奏言："张照等所以无功者，由分战兵守兵为二，而合生苗、熟苗为一也。兵本少而复分之使单，贼本众而复殴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败退，咸聚于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诸处，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寨，雄长号召，声势犄角，我兵攻一方，则各方援应，彼众我寡，故贼日张，兵日挫。为今日计，若不直捣巢穴，歼渠魁，溃心腹，断不能涣其党羽，惟有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而后再惩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广泗乃调全黔兵集镇远，以通云、贵往来大路。以精兵四千余攻上九股，四千余攻下九股，而自统五千余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冬，刻期并举。

乾隆元年春，复增兵分八路排剿抗拒逆寨，遗孽尽窜牛皮大箐。箐圜苗巢之中，盘亘数百里，北丹江，南古州，西都匀、八寨，东清江、台拱，危岩切云，老樾蔽天，雾雨冥冥，蛇虺所国，虽近地苗蛮，亦无能悉其幽邃，故首逆诸苗咸蔟伏其中，恃官兵所万不能至，俟军退复图出没。广泗檄诸军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又旁布奇兵箐外以截逋逸，如陂兽网鱼，重重合围，以渐进逼。自四月至五月，将士犯瘴疠，冒榛莽，靡奥不搜，靡险不剔，并许其党自相斩捕除罪。由是憨魁冈漏，俘馘万计，其饥饿颠陨死崖谷间者，不可计数。六月，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涉秋徂暑，先后埽荡，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炮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有四万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其苗讼仍从苗俗处分，不拘律例。以广泗总督贵州兼管巡抚事，世袭轻车都尉。自是南夷遂不反。

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冈瑶，城步横岭苗，与广西瑶同叛。总督班第使镇<⿰⺮旱>总兵刘策名以兵五千进剿，以五千应援，诏广泗复以钦差大臣节制军务。先后斩馘五千余，俘五千余，于十二月班师。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以开辟西南夷功，配享太庙。

后乾隆六十年，松桃苗变，及咸丰二年，教匪变，煽及苗疆，同治十二年方定。然非土司肇事，故不录。

中曹长官司，在府南十五里。明洪武三年，以谢石宝为长官司。传至谢正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司，刘氏，清雍正七年，于土权叠害案内改流官。

养龙长官司，在府北二百二十里。明洪武五年，以蔡普为长官司。传至蔡瑛，清康熙八年，归附，准世袭。

白纳长官司，在府南七十里。元为白纳县，寻改。明初，以周可敬为长官司。传至周尔龄，清顺治十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官。赵启贤同。

虎坠长官司，在府东六十里。明洪武三年，以宋瑠为长官司。传至宋继荣，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程番长官司，唐末，程元龙平定溪洞，世守程番。元改给安抚司印。明洪武四年，改授程番长官司。传至程民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上马桥长官司，在州北二十里。自唐末方定远开疆，明洪武四年，改授长官司。传至方维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程番长官司，在州北五里。始自唐末程鸾。明洪武四年，改授小程番长官司。传至程登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卢番长官司，在州北五里。始自唐末卢君聘。元置罗番静海军安抚司。明洪武四年，改授卢番长官司。传至卢大用，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方番长官司，在州南十里。始唐末方德。明洪武四年，改授方番长官司。传至方正纲，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韦番长官司，在州南五里。唐韦四海守此土。明洪武四年，改授韦番长官司。传至韦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卧龙番长官司，在州南十五里。唐时，龙德寿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卧龙番长官司。传至龙国瑞，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龙番长官司，在州东南二十里。唐时，龙方灵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小龙番长官司。传至龙象贤，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金石番长官司，在州东二十五里。唐时，石宝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金石番长官司。传至龙如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罗番长官司，在州南三十里。始自唐时龙应召。明洪武四年，改授罗番长官司。传至龙从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大龙番长官司，在州东三十里。始于唐时龙昌宗。明洪武四年，改授大龙番长官司。传至龙登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木瓜长官司，在州西七十里。始于元时石期玺。明洪武八年，改授木瓜长官司。传至石玉林，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于元时顾德。明洪武八年，改授木瓜副长官。传至顾大维，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麻向长官司，在州西七十五里。明洪武十年，以得玉思为麻向长官司。传至得志，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乖西长官司，在州东六十里。始于唐时杨立信。明洪武四年，改授乖西长官司。传至杨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于唐时刘起昌。传至刘国柱，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大谷龙长官司，在县西北。始于元时宋国。明洪武十三年，授大谷龙长官司。传至宋之尹，清

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谷龙长官司，在县东北。元时，宋幕授小谷龙安抚司。明嘉靖十一年，改授长官司。传至宋景运，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平伐长官司，在县南。唐时，李保郎以征南功授安抚司。明洪武十五年，改授平伐长官司。传至李世荫，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大平伐长官司，在县南三十里。后汉昭烈时，宋隆豆征南有功，世守兹土。明洪武四年，改授宋臣为大平伐长官司。传至宋世昌，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小平伐长官司，在县南三十里。唐时，宋忠宣以功授招讨司。明洪武四年，改授小平伐长官司。传至宋天培，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新添长官司，在县东北。唐时，宋景阳据此。明洪武四年，改授新添长官司，属新添卫。传至宋鸿基，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康熙十年，改隶贵定县。

羊场长官司，在县东北。明洪武三十二年，以郭九龄为羊场长官司。传至郭天章，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底寨长官司，唐时，蔡兴隆调征黑羊，授护国将军，留守兹土。明洪武四年，改授底寨长官司。传至蔡启珵，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始自唐时梅天禄。明洪武四年，准世袭。传至梅朝聘，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旧职。

西堡副长官。明洪武十二年，温伯寿以平苗功，授西堡副长官。传至温捷桂，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康佐副长官。明永乐六年，于成以功授康佐副长官。传至于应鹏，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顶营长官司，在州南一百里。明洪武十六年，罗录以功授顶营长官司。传至罗洪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募役长官司，在州西一百七十里。明洪武十九年，阿辞以功授募役长官司。传至阿更，永乐元年，赐姓礼，更名山。传至阿廷试，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沙营长官司。明洪武十四年，沙先以功授沙营长官司。传至沙裕先，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盘江土巡检。明洪武八年，李当以功授盘江巡检。传至李桂芳，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杨义长官司，在州东八十里。始于唐时金密定。明洪武二十一年，改授杨义长官司。传至金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岩门长官司，在州东北。明成化六年，何清以征苗有功，授凯里安抚司左副长官。万历四十二年，改属黄平州。传至何仕洪，清顺治十五年，归附，改授岩门长官司，世袭。

重安司土吏目，在州西三十里。明洪武八年，以张佛宝、冯铎为正、副长官司。万历二十七年，改土吏目。传至张威镇，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草塘司土县丞。明洪武二十五年，以宋邦佐为草塘安抚司。传至世宁，万历二十九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宋运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瓮水司土县丞，在县西北。明洪武十七年，以犹恭为安抚司。万历中，改授土县丞。传至犹登第，清顺治十五年，归际，仍准袭职。

土县丞。唐毛巴有功，授余庆土知府。明洪武二年，改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改为土县丞。传至毛鹏程，清顺治十五年，归附，准袭前职。

土主簿。元杨正宝有功，授白泥司副长官。明万历二十四年，改为土主簿。传至杨璟，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都匀长官司，在府南七里。明洪武十六年，以吴赖为都匀长官司。传至吴玉。清顺治十五年，

归附，准袭前职。

副长官。王应祖，同。

邦水长官司，在府西二十里。明永乐六年，以吴珊为邦水长官司。传至吴昌祚，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乐平长官司，在州北四十里。明洪武年间，授宋仁德为乐平司正长官。传至宋治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平定长官司，在州北一百里。明洪武十年，授吴忠平定长官司。传至吴士爵，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土同知。明洪武十六年，以蒙闻为九姓独山长官司，以境有九姓蛮为名。弘治八年，改土同知。传至蒙一龙，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袭前职。

丰宁上长官司，在州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三年，以杨万八为丰宁上长官司。传至杨懋功，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丰宁下长官司，在州东南二百四十里。明洪武二十三年，以杨万全为丰宁下长官司。传至杨威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烂土长官司，在州东一百十里。明洪武二十四年，以张钧为烂土长官司。传至张威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凯里司。杨氏，清康熙四十五年，以土酋大恶案内改土归流，入清平县。

土同知。宋时，何永寿以功授高丹峒正长官司。明洪武三年，授何济承为镇远州土同知。传至何大昆，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通判。宋时，杨从礼。明正统四年，改授杨瑄镇远州土通判。传至杨龙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推官。宋时，杨载华。明正统十一年，改授杨忠镇远州土推官。传至杨秀玮，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偏桥长官司，在府城西六十里。宋时，安崇诚。明洪武三年，改授安德可为偏桥长官司。传至安显祖，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左副长官，杨通圣；右副长官，杨毓秀。均同。

邛水长官司，在县东八十里。明洪武元年，授杨昌盛为邛水长官司。传至杨胜梅，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官。袁洪远，同。

随府办事长官司。宋时，田二凤。明洪武五年，改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一年，改授随府办事长官司。传至田仁溥，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蛮夷长官司，在府城西。宋明，安仲用。明洪武二十九年，改授蛮夷长官司。传至安于磐，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李际明，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雍正八年，李彗缘事革职。

沿河祐溪长官司，在府北二百十里。元时，张仲武以功授长官司。传至张承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冉鼎臣，同。

朗溪长官司，在府东八十里。元时，田谷明。洪武元年，授朗溪长官司。传至田养民，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任进道，同。

土县丞。元时，张坤元。明万历三十三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张试，清顺治十八年，归附，仍准世袭。

土巡检。明洪武七年，以陆公阅为土巡检。传至陆阳春，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土百户。久改流。

土县丞。元时，张恢留此。明嘉靖七年，改授土县丞。传至张应璧，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石阡正长官司。清雍正八年，改土归流。

副长官，在府城西北。元时，杨九龙以功授石阡副长官。明洪武五年，仍之。传至杨敬胜，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亦准世袭。

苗民长官司，在府城西北。明洪武十年，立。清康熙四十三年，改土归流。

都坪长官司，在府城内。元何清授定云路总管。明洪武七年，改授都坪长官司。传至何学政，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周如，同。

都素长官司，在府西九十里。明永乐十一年，置长官司于马口寨。传至何起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周之龙，同。

黄道长官司，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五年，以黄文听为长官司。传至黄金印，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黄士元，同。

施溪长官司，在府北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五年，以刘贵为施溪长官司。传至刘师光，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省溪长官司，在府西一百里。明洪武五年，以杨政为省溪长官司。传至杨秀铭，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戴子美，同。

提溪长官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明洪武五年，以杨秀纂为提溪长官司。传至杨通正，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张体泰，同。

乌萝长官司，在府西二百里。始自唐时杨通孙。明洪武五年，改授乌萝长官司。传至杨洪基，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冉天奇，同。

平头长官司，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二十九年，改授杨正德为平头长官司。传至杨昌续，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田茂功，同。

潭溪长官司，在府西南三十里。明洪武四年，以石平禾为潭溪长官司。传至石玉柱，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石岩，同。

八舟长官司，在府北八十里。汉吴昌祚以功授八舟长官司。明洪武四年，仍令吴氏世袭。传至吴遇主，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亦准袭职。

龙里长官司，在府西北九十里。明洪武四年，以杨光福为龙里长官司。传至杨胜梯，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中林长官司，在府西北一百里。明洪武五年，以杨盛贤为中林长官司。传至杨应诏，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古州长官司，在府西北八十里。元置古州八万洞长官司，属思州宣抚司。明洪武五年，以杨秀茂为古州长官司。永乐十年，属府。传至杨云龙，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新化长官司，在府北六十里。元时，欧阳明万以功授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仍袭前职。传至欧阳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欧阳长官司，在府北九十里。明洪武四年，以阳都统为欧阳长官司。传至阳运洪，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世袭。

副长官。吴登科，同。

亮寨长官司，在府北一百里。元置。明洪武四年，以龙政忠为本司长官司。传至龙文炳，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湖耳长官司，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洪武四年，以杨再禄为本司长官司。传至杨通乾，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副长官。杨大勋，同。

洪州长官司，在府东一百五十里。元置洪州泊里等洞军民长官司。明洪武五年，以李氏为洪州长官司。传至李煦，清顺治十五年，归附，仍准袭职。

副长官。林起鹏，同。

分管三郎司，在府南三十里。杨世勋袭。清康熙二十三年，改土归流。

赤溪湳洞司，在府东北二百六十里。杨鸣鸾袭。清康熙二十三年，改土归流。

水西宣慰司：康熙三年，吴三桂灭安坤，改设四府。二十一年十二月，谕大学士曰：“吴三桂未叛时，征讨水西，曾灭土司安坤，其妻禄氏奔于乌蒙，后生子安世宗。朕观平越、黔西、威宁、大定四府原属苗蛮，以土司专辖，方为至便。大兵进取云南，禄氏曾前接济，著有勤劳，仍复设宣慰使，令世宗承袭。”四十年，总督王继文以土司安世宗为吏民之害，仍请停袭，地方归流官管辖。

清史稿卷五一六　列传第三〇三

土司五

广西为西南边地。秦，桂林郡。汉，始安。唐，桂管。宋，静江府。元，静江路。明，建广西省。瑶、壮多于汉人十倍，盘万山之中，踞三江之险。明时，因元之旧，多设土司，以资镇压。叛服不常，韩雍之定藤峡，王守仁之抚田州，沈希仪、俞大猷之战功，殷正茂、翁万达之成绩，仅得勘定。清朝，广西莠民四起，土司独安靖无事。鄂尔泰经略三省，革泗城土府岑映宸职，割江北地隶贵州。雍正六年八月，首讨思陵州之八达寨，扼其饷道，屯兵二三里外，量大炮所能及，渐轰进逼。贼窘急，斩土目颜光色兄弟以献，尚闭寨不出，遂为官兵所毁。八年，复檄讨思明土府所属之邓横寨，三路进攻，一鼓而克。于是远近土目争缴军器二万余。巡边所至，迎扈千里，三省边防皆定。

庆远府：秦，象郡。汉，交址、日南二郡界。唐置粤州，天宝初，改龙水部；乾元中，更宜州。宋升庆远军节度，咸淳初，改庆远府。元为庆远路。明仍改庆远府。清因之。

东兰土州，在府西南。宋置兰州，以韦氏世袭。元改东兰州。明因之。传至韦光祚，清顺治初，归附，予旧职。雍正七年，改设流官知州。

忻城土县，在府南。宋庆历间，隶宜州。元以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明洪武初，设流官。后仍任土官，以莫氏世袭。传至莫猛，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袭职。

南丹土州，在府西北。宋开宝初，土官莫洪＜㠯燕－灬目＞内附。元丰三年，置州，管辖诸蛮。明洪武初，莫金纳土。金叛被诛，以金子禄袭。传至莫自乾，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袭职。

那地土州，在府西。宋熙宁初，土人罗世念来降。崇宁间，遂置地、那二州，以罗氏世知地州。元仍之。明洪武元年，土官罗黄貌附，诏并那、地为一州，予印授，黄貌世袭，以流官吏目佐之。传至罗德寿，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永顺正土司，在府西南。明设土司，弘治间，以邓文茂为之。传至邓世广，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永定土司，在府西南。明成化十二年，设土司，以韦万秀为之。传至韦盛春，清顺治九年，归附，仍准世袭。

思恩府：古百粤。汉属交址。唐天宝元年，改为横山郡。元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正统五年，升为思恩府。弘治末，改流官。清因之。

上林土县，在府西南二百七里。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明洪武二年，以黄嵩为土知县，

仍属田州。嘉靖初，改隶思恩军民府，佐以流官典史。传至黄国安，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白山土司，在府东北。宋皇祐间，随狄青有功，世袭土舍。明嘉靖七年，以王受明为白山土巡检。传至王如纶，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兴隆土司，在府东北八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韦贵为土巡检。传至韦万安，清顺治十七年，归附，仍准世袭。

那马土司，在府西北九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黄理为土巡检。传至黄天伦，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定罗土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明嘉靖七年，以徐伍为土巡检。传至徐朝佐，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旧城土司，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黄集为土巡检。传至黄世勋，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下旺土司，在府西二百十里。明嘉靖七年，以韦良保为土巡检。传至韦际弦，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安定土司，在府北。明嘉靖七年，以潘良为土巡检。传至潘应璧，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都阳土司，在府西北六百里。明嘉靖七年，以黄留为土巡检。传至黄宏会，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古零土司，在府东。明嘉靖七年，以覃益为土巡检。子文显，征大藤峡有功，加千总。传至覃恩锡，清初，归附，仍准世袭。

田州土州，在府西四百五十里。唐天宝元年，横山郡。乾元元年，改为田州。宋属横山寨。元置田州路军民总管府。明改田州府，寻复为州。嘉靖九年，以岑芝主田州。传至岑汉贵，清顺治初，归附，仍准世袭。近改百色直隶厅，置流官。

归顺州，旧为峒。元隶镇安路。明因之。弘治年间，升为州，以岑瑛为知州，世袭，改隶思恩府。传至岑继纲，清顺治初，归附，仍予旧职。雍正七年，改隶镇安府。八年，巡抚金鉷以土司岑佐不法状题参，革职改流。

泗城府：古百粤地。宋置泗城州。元属田州路。明隶思恩府。洪武初，以岑善忠为知府，世袭。传至岑继禄，清顺治十五年，归附，随征滇、黔有功，改为泗城军民府。继禄死，子齐岱袭。齐岱传子映宸。雍正五年，映宸以罪参革，改设流官。

下雷州，元属镇安路。明初，降为峒。万历三十二年，许应圭以军功复职。传至许文明，清顺治初，归附，仍袭旧职。

向武州。宋置，隶横山寨。元隶田州路。明初，以黄世威为知州。传至黄嘉正，清顺治初，归附，仍袭旧职。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隶思恩府，以冯斌为知州。传至冯太乙，清顺治九年，归附，仍袭旧职。

南宁府：唐邕州也。元，邕州路泰定中，改南宁路。明置南宁卫，后改府。清因之。

果化土州。宋置。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二年，授土官赵荣为知州。弘治中，改隶南宁。传至赵国鼎，清初，率众归附，仍袭旧职。

归德土州，在府西。其先黄氏。宋征交址有功，建归德州。明洪武二年，以黄隍城为知州。传至黄道，清初，归附，仍袭世职。

忠州土州，在府西南一百九十里。宋置。明洪武二年，以黄威庆为土知州，传至黄光圣，清顺治初，归附，仍予世职。

迁隆峒，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明洪武元年，以黄威鋆为土官。以失印废为峒，降巡检。传至黄元吉，清初，归附，仍予世职。

太平府：汉属交址。唐为羁縻州。宋平岭南，置五寨，一曰太平，领州县。元置太平路。明洪武二年，改为太平府。清因之。

太平州，在府西北。明洪武二年，以李以忠为知州。传至李开锦，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镇远州，在府东北，旧名古陇。宋置州。元隶太平路。明亦属太平路。明初，以赵昂升为知州。传至赵秉义，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茗盈州，在府北。宋置，元属太平路。明初，以李铁钉为知州。传至李应芳，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安平州，旧名安山，在府西北。唐置波州。宋设安平州。元隶太平路。明洪武初，以李郭祐为知州，使守交址各隘。传至李长亨，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准世袭。

万承州，在府东北，旧名万阳。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隶太平寨。元属太平路。明洪武初，以许郭安为知州。传至许嘉镇，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全茗州，在府北，旧名连冈。宋置，隶邕州。元属太平路。明洪武初，以许添庆为知州，给印。传至许家麟，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结安州，在府东北，旧名营周。宋置结安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元年，以张仕荣为知州。传至张邦兴，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龙英州，在府北，旧名英山。宋为峒。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十二年，以赵世贤为知州，给印。传至赵荫昌，为族人继祖所杀。清顺治十六年，归附，诛继祖。荫昌无子，以邦显子廷耀袭。

佶伦州，在府东北，旧名邦兜。宋置安峒，隶太平寨。元改州，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年，以冯万杰为知州。传至冯嘉猷，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都结州，在府东北。元属太平路。明洪武三年，以农武高为知州。传至农廷封，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职。

上下冻州，在府西。宋置冻州，元分冻州为上冻、下冻二州。明隶太平府。洪武元年，以赵帖从为知州。传至赵长亨，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恩城州，在府西北。唐置。宋分上下恩城二州。元属太平路。至正间并为一。明洪武元年，以赵雄杰为知州。传至赵贵炫，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罗阳土县，在府东，旧名福利。宋置，隶迁隆寨。元属太平路，明隶太平府，明初，以黄宣为知县。传至黄启祥，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思陵州，宋置州，隶永平寨。元属思明路。明初，省入思明府，后复建，仍隶太平府。洪武二十一年，以韦延寿为知州。传至韦懋选，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思明州。唐置，属邕州。宋隶太平寨。元改思明路。明为府。洪武元年，以黄忽都为知府。传至黄戴乾，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旧职。黄观珠袭。以安马、洞郎等五十村改流，隶南宁。明降府为州，移治伯江哨。雍正十年，五十村目怨观珠，杀观珠嬖人，欲因以谋不靖。太平知府屠嘉正、新太协副将崔善元安定之。观珠以罪参革，改流。又思明州与思明府本两地，土官亦黄姓，于康熙五十八年改流。

下石西州，在府西二百十里。宋闭鸿为知州。明初，仍给世袭。传至闭承恩，清初，归附，仍袭旧职。

上石西州，明崇祯间，并入本府。清雍正十二年，改隶明江同知。

上龙司。汉属交址。唐置龙州。宋隶邕州。元大德中改为万户府。明初，属太平。洪武八年，改直隶州，寻改隶太平。以土官赵帖坚袭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其后事具《明史》。传至赵有泾，为庶兄有涛所杀。泾子国梁诉父冤，有涛逃入交址。清平广西，更名赵禄奇，自交址逃回归附，仍予旧职。死，传子廷楠。时国梁父冤既白，应袭，而廷楠拒之。国梁复出奔，适云南煽动，遂率贼兵破州城，杀廷楠。未几扑灭。而廷楠无子，乃以庶支赵元基孙国桓袭。传子殿炘，雍正三年，以贪残参革，析其地为上龙司、下龙司；改设两巡检。以赵升为上龙司巡检，赵墉为下龙司巡检，七年，赵墉以贪劣为巡抚金鉷题参，以地归太平通判兼摄。后改龙州厅。

凭祥州。宋为凭祥峒，属永平寨。元隶思明路。明洪武初，李升内附，置凭祥镇。永乐二年，

置县。成化八年，升州，以升孙李广宁为知州。时又属安南，仍归明，属太平府。传至李维藩，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予世袭。

江州。宋置，属古万寨。元隶思明路。明因之。洪武初，以黄威庆为知州。传至黄廷杰，清顺治十六年，归附，仍袭旧职。

镇安府：在省西。宋时于镇安峒建右江军民宣抚司。元改镇安路。明洪武元年，改府，授土官岑天保为知府。清顺治间，土官故绝，沈文崇叛据其地。十八年，发兵扑灭之。康熙二年，改置流官通判。雍正十年，改知府。

都康州。宋置，隶横山寨。元属田州路。明洪武三十二年，复置州。永乐初，以冯斌为知州，隶思恩府。传至冯太一，清顺治九年，归附，袭旧职。雍正七年，镇安设府，改隶镇安。

上映峒。宋置州。明初，废为峒，以许尚爵袭。传至许国泰，清顺治初，归附，仍予旧职。

湖润寨。宋时置州。明初，废州为寨，降巡检司。传至宗熙，清顺治九年，归附，仍给巡检司印，世袭。

清史稿卷五一七　列传第三〇四

甘肃，明时属于陕西。西番诸卫、河州、洮州、岷州、番族土官，《明史》归《西域传》，不入《土司传》。实则指挥同知、宣慰司、土千户、土百户，皆予世袭，均土司也。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杨应琚曰：“按西宁土司计十六家，皆自明洪武时授以世职，安置于西、碾二属。是时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系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余俱系蒙古及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李氏、祁氏、冶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迨至我朝，俱就招抚，孟总督乔芳请仍锡以原职世袭。今以百年，输粮供役，与民无异。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间，与民错杂而居，联姻而社，并有习土语者。故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今宁郡外亦有土弁，合纪其始末为一卷。

脱铁木儿，蒙古人。明初，授陕西平章宣慰使司都元帅，随大将军徐达招抚十八铁城、岷山等处，赐姓赵，更名安，授临洮卫土官指挥同知。正统十年，卒，子英袭。传至赵师范，清顺治二年，底定陇右，师范率子枢勷归附，仍令管理临洮卫指挥使土司事务。同治元年，河回猖乱，赵坛领土兵防守州城。二年，坛赴洮州卓泥调拨铁布番兵。适州城失守，敕书号纸均毁。四年，回匪围巩昌，坛赴陕甘大营请援，行至董家堡遇害。以兄子元铭为继。光绪二十年，袭职，领兵部号纸。二十一年，河回复叛，渡河攻城，元铭率土兵五百由抹邦河进剿。至城南川，适统领威定军何建威拔狄道，亦至，遂会军抵河州。何以元铭勇，委带威定前营，驻城南黄家滩。于边家湾、三家集、罗神庙等处屡捷，解河州围，加二品衔勇号。赵氏世居桧柏庄。

何贞南，河州人。元授陕西平章宣慰使司都元师。明初，投诚，赐姓何，授河州卫土官指挥。传至何永吉，清顺治二年，归附。五年，回变，其子扬威带兵有功，请给号纸世袭。至乾隆年，赵武袭。撒回叛乱，武同子大臣在老鸦、南岔等关防御。四十九年，石峰堡之变，父子防御尽职。嘉庆四年，教匪由川入甘，时武患病，委子大臣在南界景古城瞎歌滩防堵。同治二年，武元孙何柄继。兵火倏起，守城有劳，复获渠魁李法正，赏戴花翎。光绪四年，袭职。

韩哈麻，元、明时，授河州卫土司。清初，归附。乾隆十四年，河州发给土千户委牌子，霆袭。四十六年，撒回猖獗，统兵固守。旋因修盖佛寺，违禁斥革。继盐茶回变，防御有功，总督福康安给土司外委札付。霆曾孙钧，同治初，与贼接仗阵亡。子廷俊。同治十年，御贼入岘山口，身先士卒，刀石弗避，左宗棠赏给养伤银两。又有韩完卜者，世袭指挥使。清初，归附。其后韩千贯以札印遗失，授为外委土司。雍正间，韩世公因逆夷跳梁，把隘无失，仍授指挥使。雯卒，子成璘袭。乾隆四十六年，阵亡。咸丰十一年，韩廷佐袭。韩氏世居韩家集。

马纪，自云伏波将军后裔。元至正间，因防守哈达川九族，授指挥使职，家岷州卫。子珍，明洪武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顺治二年，马国栋归附，授原职。马氏世居宕昌城。

后成，明镇守指挥使能之季子，景泰间，守御洮州。成子璋，成化间，征乌斯藏有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初，后承庆内附，为外委百户。康熙三十年，札委任事。乾隆九年，永庆孙发葵始实授土百户。后氏世居攒都沟。

赵党只管卜，岷州卫人。明洪武间，授世袭土官百户。清初，赵应臣内附，为外委土官。康熙二十一年，授其子之鼎原职。赵氏世居麻竜里。

以上三土司，所辖虽号土民，与汉民无殊，钱粮命盗重案，俱归州治，土司不过理寻常词讼而已。

后祥古子，岷州卫人。明洪武二十八年，以功授世袭土官百户。清顺治间，后希魁归附，授外委百户。希魁曾孙荣昌，实授土百户。光绪初，后振兴改袭土把总。后氏世居闾井东。

绰思觉，革那族生番也。明宣德间，授土官副千户。传至宏基，顺治十六年，归附，因事革配。康熙十四年，其堂弟宏元于吴逆之变，恢复洮、岷有功，靖逆侯张勇题叙，仍授世袭副千户。二十九年，宏元子廷贤，雍正初，与黄番煽乱，改土归流。

＜㘝此夕＞的，洮州卫卓泥族番人。明永乐二年，率叠番达拉等族投诚。十六年，授土官指挥佥事。正德间，玄孙旺秀调京引见，赐姓名杨洪。传至杨朝梁，于顺治十八年归附，仍给札管理土务，为外委土司。康熙十四年，吴三桂乱，助饷，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准袭二次。二十年，朝梁子威袭。四十五年，威子汝松袭。汝松子冲霄，仍袭指挥佥事。五十一年，黑番为乱，助剿有功。前山十八族，后山十九族黑番，俱给令管辖。曾孙宗业袭职。撒拉回变，以功赏三品顶戴花翎。四十九年，盐茶回变，两剿石峰堡，赏大缎二匹。嘉庆十九年，宗业弟宗基袭，兼摄禅定寺僧纲。宗基子元，道光二十四年袭。同治中，奉总督左宗棠檄，剿循属撒匪，收复洮州新旧二城，历奖至头品顶戴、志勇巴图鲁。光绪六年，子作霖袭职，亦以军功得头品顶戴，领兵部号纸，兼摄护国禅师。日益夸大，小弱者割地以鬻，遂并有众土司地。作霖曾孙积庆，光绪二十八年袭。杨氏世居卓泥堡，地最大，南至阶文，西至四川松潘界，土司中最强者，自以为杨业之裔。明正德赐姓之事，则已茫如矣。

咎南秀节，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明洪武十一年，率部落投诚。十二年，督修洮州边濠城池。十九年，随指挥马煜征叠州，以功授本卫世袭中千户所百户。子卜尔结，于洪武二十年袭。二十五年，同指挥李凯等招抚番、夷等，认纳茶马。永乐三年，赐姓咎。宣德五年，以护送侯显功，升本卫实授百户。传至咎承福，清顺治十年，归附。奉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札付，咎天锡于光绪二十年承袭。咎氏居资卜族。

永鲁札剌肖，洮州卫著逊族番人，明永乐间，以功授土官百户。传至永子新，清顺治间，归附，袭职。永隆于光绪二十五年承袭。永氏居著逊隘口。

祁贡哥星吉，元裔。初封金紫万户侯，世守西土。洪武元年，归附。五年，招抚西番，授副千户。以追剿西番亦林真卉阵亡，子锁南袭。永乐十年，从西宁侯宋琥追捕番酋老的罕等于讨来川，予正千户。传至祁廷谏，袭职。崇祯十六年，闯寇贺锦扰西宁，廷谏率子兴周与战，斩锦。已而贼党愈炽，并被俘送西安。清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至西安，破走逆闯，得廷谏，赏衣帽、鞍马、彩缎、银两，令回西宁安抚番族，仍授本卫指挥使，世袭。十年，病休。兴周先以战功授大靖营参将，至是袭职。会吴逆叛，与周子荆璞随总兵王进宝克复兰州、临巩诸城。同治元年，撒回复乱，祁叙古防堵有功。十一年，为土番拉莫丹所控，革职。母李氏代理指挥使印。光绪十五年，以巡防功复职。祁氏世居寄彦才沟。

陈义，江苏山阳人。父子明，元淮安右丞。至正二十三年，明常遇春兵至淮南，率众投诚。洪武七年，随李文忠北伐有功，授随征指挥佥事。十六年，从征阵亡。义袭父职，调任燕山右护卫。靖难兵起，从燕王转战，升山西潞州卫指挥同知。永乐元年，随新城侯张辅征甘、凉。旋扈成祖征木雅失里，逐北至红山口，迁指挥使。又从耿炳文驻防甘肃，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崇祯初，陈师尧随洪承畴守松山，阵亡。清顺治二年，陕西总督孟乔芳收甘肃，师尧弟师文归附。五年，甘州回米剌印、丁国栋反，随镇羌参将鲁典战贼乌稍岭，仍袭西宁卫指挥使。同治元年，撒回作乱，总督

沈兆霖率师进剿，檄陈兴恩守乜思观。光绪四年，子迎春袭。陈氏世居陈家台。

李文，西番人。父赏哥，元都督指挥同知。明洪武初，投诚。传至李洪远，袭指挥同知职。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党陷甘州，独西宁不下。贼将辛恩贵攻破之，洪远与其妻祁氏暨家丁一百二十人死于难。清顺治七年，洪远子珍品归附，仍与原官。咸丰八年，李尔昌袭。同治元年，撒拉回作乱，随大军进剿，赏蓝翎。李氏世居乞塔城。

纳沙密，西番人。明洪武四年，投诚，授总旗。清顺治二年，纳元标归附，仍袭指挥佥事。同治元年，总督沈兆霖督军进讨撤回，纳朝珍奉檄守南川什张加。光绪四年，朝珍子延年袭。纳氏世居纳家庄。

南木哥，姓汪氏，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诚。累除金吾左卫中卫所副千户，加指挥佥事。传至汪升龙，清顺治二年，归附，仍袭指挥佥事。同治元年，撒回反，南进善随大军前赴巴燕戎格所属曲林庄防剿。二年，西宁逆回悉叛，奉檄守府城。十一年，回乱平，招集流亡土民复业。光绪十九年，子祖述袭。汪氏世居海子沟。

吉保，西番人。洪武四年，设诚，授百户。二十三年，调锦衣卫前所镇抚。子朵尔只袭。清顺治二年，吉天锡归附。十二年，仍袭指挥佥事，吉氏世居乜迭沟。

韩宝元，撒拉尔回人。明洪武三年，投诚，授世袭昭信校尉管军百户职衔。传至韩愈昌，清康熙间，归附，蒙靖宁将军张札委都司职衔。子炳，抚番有功，于雍正间奉兵部号纸，袭土千户，管西乡上四工韩姓撒拉。

韩沙班，明时，抚番有功，授世袭撒拉族土百户。清顺治间，归附，管东乡下四工马姓撒拉。乜藏土百户王国柱，清顺治二年，归附，授原职，管番民。明时防戍小土司也。

大通县：

曹通温布，大通川人。乾隆元年，以功补大通川土千户，世袭。每年应纳贡马二十四匹，共折银一百七十三两。后因回乱，番民逃亡，总督左宗棠咨部。暂以半价交纳。由大通县管理。

碾伯县：朵尔只失结，蒙古人。元甘肃行省右丞。洪武四年，投诚。六年，授西宁卫指挥佥事。子端竹袭。旋调守西宁卫。建文元年，从南军征北平，阵亡。子祁震袭，始以祁为氏。祁秉忠，《明史》有传。秉忠侄国屏，袭都指挥同知。崇祯十六年，流寇蹂西宁，力抗之，清顺治二年，归附。五年，甘州回陷甘、凉、肃诸州，国屏随总督孟乔芳进剿，复甘州。九年，授西宁卫世袭指挥同知。子伯豸袭。吴三桂反，平凉提督王辅臣叛应之。逆党陷巩昌、临洮、兰州，伯豸统各土司随西宁镇总兵王进宝东征，平兰州，累官至銮舆使。圣祖亲征噶尔丹、仲豸扈从，擢署温州镇总兵，回籍以原官署理指挥同知印务。雍正元年，青海酋罗卜藏丹津叛，大将军年羹尧檄祁在璿守大峡口。撒拉陷河州，璿侄调元率土兵守碾伯城。盐茶回田五作乱，调元守鲁班峡。同治元年，撒回作乱，调元曾孙承诰协同防御。以劳疾卒，承诰妻刘氏护理印务。光绪十一年，子贵玉袭。祁氏世居胜番沟。

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招抚流散，收捕黑章砸等处番贼。永乐五年，卒，子英袭。获番酋老的罕，进都指挥佥事。二十二年，中官邓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贼见杀，掠所赍金币。仁宗初立，谕赤斤、罕东及安定、曲先诘贼主名，而敕英与指挥康寿等进讨。英言知安定指挥哈三孙散哥、曲先指挥散即思实杀使者，遂率兵西入。贼惊走，追击，逾昆仑山，深入数百里。至雅令阔，与安定贼遇，大败之，俘斩千一百余人，获马牛杂畜十四万。曲先贼闻风远遁，安定王桑尔加失夹等惧，诣阙谢罪。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谕宴劳之，令驰驿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宣德二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并赠南哥子爵。英恃功骄，所为多不法。宁夏总兵史昭奏英有异志，英上章辩，赐敕慰谕之。英家西宁，招逋逃七百余户，置庄垦田，豪夺人产，复为兵部及言官所劾，追逃者入官。传至李天俞，闯寇余党蹂湟中，天俞被执送西安，其家殉难者三百余人。清顺治二年，英亲王阿济格至关中，流寇溃散，天俞谒王，王赐衣冠、鞍马、银两、彩缎，令回西宁招抚番族。五年，甘州回米剌印反。十年，授西宁卫指挥同知，世袭。吴三桂党陷兰州，总兵王进宝檄其子澍从征。澍与弟洽预调水夫五百余名，各造木筏五十余只，由新城河口宵济官军，并率土兵千余骑继进，遂复兰州、临巩诸城，擢游击。

传至李长年，光绪四年，袭职。李氏世居上川口。

赵朵尔，岷州人。元招藏万户。明洪武三年，投诚。传至赵瑜，清顺治二年，归附。十八年，仍袭指挥同知。同治初，撒回不靖，总督沈兆霖进剿，檄赵永龄率土兵随官军搜剿山后巴燕戎格等处逆党。光绪七年，永龄袭职。赵氏世居赵家湾。

失剌，蒙古人。元甘肃省郎中。明洪武初，投诚，选充小旗。子阿吉袭小旗，始以阿为氏。扈成祖北征阿鲁台，战魁列儿河有功，迁总旗。传至阿镇，清顺治二年，归附，依旧世袭。同治四年，逆回陷老鸦堡，阿文选率土兵御贼于隘，众寡不敌，死之，部下燔焉。光绪九年，文选子保衡袭。二十年，保衡子成栋袭。阿氏世居老鸦白崖子。

帖木录，西宁卫土人。元，百户。洪武四年，投诚，授原职。子大都，从都督宋晟讨西番叛贼，获捷，迁千户。永乐七年，卒，子甘肃袭职，始以甘为氏。崇祯十六年，流寇扰西宁，甘继祖家被掠，失承袭号纸。清顺治二年，归附。吴三桂逆党延及陇右，继祖子廷建率士兵三百守黄河渡口，复随王进宝征讨，陇右以安。叙功，袭指挥佥事原职。甘钟英，光绪四年袭。甘氏世居美都川。

乩铁木，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诚，充小旗。子金刚保，从成祖北征，追木雅失里不及，移征阿鲁台，连战于玄冥河、于静虑镇、于广汉戎，皆有功。复从指挥李英讨番酋老的罕于沙金城，大破之。二十年，再扈成祖北征，败贼于魁列儿河，擢千户。子朱荣袭职。始以朱为氏。从都指挥李英追安定贼，与战，深入，没于阵。数传至朱秉权，值明末流寇贺锦之乱，失官诰号纸。顺治二年，秉权偕子廷璋归附。康熙四十年，仍授指挥佥事，世袭。数传至朱协，同治四年，湟中群回肆逆，协殉难。光绪十一年，协子廷佐袭。朱氏世居朱家堡。

薛都尔丁，西域缠头回人。元，甘肃省佥事。明洪武四年，投诚，授小旗。子也里只补役，洪熙元年，从征安定贼有功，擢所镇抚。子也陕舍袭。陕舍孙祥，更姓冶氏。顺治二年，冶鼎归附，仍予世袭。冶氏世居米拉沟。

李化鳌，明世袭西宁卫指挥同知化龙之弟，锦衣卫指挥使光先之次子。清顺治二年，归附，授职百户。光绪十五年，李长庚袭。李氏世居九家巷。

朵力乩，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充小旗。子七十狗补役。孙辛庄奴，始以辛为氏。清顺治二年，辛伟鼎归附，仍授试百户职。同治四年，回乱湟中，堡塞俱毁，辛德成挈其子裕后避贼居藏地。光绪十二年，归里。裕后袭。辛氏世居王家堡。

哈喇反，西宁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投充小旗。子薛帖里加替役，以功授百户。子喇苦袭，以功升副千户，遂以喇为氏。清顺治二年，喇光耀归附，给与指挥佥事札付。喇氏世居喇家庄。

巩卜失加，元裔。父脱欢，封武定王，兼平章政事。明洪武四年，率诸子部落投诚，太祖授巩卜失加为百夫长，俾统所部居庄浪，以功升百户。永乐初，殉阿鲁台之难，传子失加，累署庄浪卫指挥同知，赐姓鲁氏。子鉴，鉴子麟，麟子经，三世名将，《明史》有传。崇祯十年，以经曾孙印昌任西宁副总兵。及闯寇犯河西，印昌散家财享士卒，提兵至西大通，遇贼党贺锦，挥兵奋战，部卒殆尽，遂没于阵。清顺治十六年，印昌子宏归附，袭指挥使，锡之敕印。宏卒，嫡子帝臣幼，以族人鲁大诰代理土务。会吴逆叛，宏妻汪氏捐军粮四百石。宏曾孙璠，乾隆四十六年，撒拉回攻围兰州，率土番兵三百人赴援，战于乱古堆坪。贼悍甚，兵无后继，璠负重伤，裹创力战，竟突围归营。事闻，加一等职衔、花翎。盐茶回复反，璠领土番兵防守兰州城。道光六年，逆回张格尔犯边，扬威将军长龄进讨，璠子纪勋奉檄购办驼只、运军粮。九年，官兵进剿安集延，仍承办驼只。纪勋娶额驸阿拉善亲王女，缘此习尚奢豪，盛极而衰。嫡孙如皋袭。咸丰初，如皋助军饷。七年，省城修建钱局，捐本管山场木植数万株，加二品顶戴、花翎。同治初，回乱，以功加副将衔。十三年，西宁肃清，加提督衔、誉勇巴图鲁。光绪十九年，如皋卒，子焘幼，母和硕特氏护土务。二十一年四月，焘嗣职。鲁氏自焘以上，世袭掌印土司指挥使，驻扎庄浪，分守连城。

把只罕，元武定王平章政事长男。明洪武四年，随父来降，授指挥佥事，后赐姓鲁氏。数传至鲁典，清顺治二年，归附。陕西总督孟乔芳嘉其功，委署镇海营参将，随大军征剿。数传至鲁绪周。同治三年，回变，绪周率所部御贼，阵亡，子熹袭职。光绪十一年，子服西袭职。自服西以上，世

袭掌印土司指挥佥事。

鲁镛，元裔，与鲁鉴同族。明时，以官舍随征，授总旗。清顺治二年，鲁大诰随鲁希圣等归附，仍授前职。光绪十九年，鲁瞻泰袭。自泰以上，世居古城，袭土指挥使。

鲁之鼎，与鲁典同族。明时，世袭土指挥副使。清顺治二年，随典归附。光绪十八年，鲁维礼袭职。自维礼以上，世居大营湾，袭土指挥副使。

鲁福，鲁鉴次子。从鉴征讨，屡立战功。清顺治二年，鲁培祚随鲁典归附。光绪十七年，鲁应选袭职。世居西大通峡口，袭土指挥同知。

鲁国英，元裔。明正千户。清顺治二年，鲁大诚投诚，随鲁典剿甘、凉回逆，力战阵亡。子景成，仍袭正千户世职。光绪五年，鲁福山袭。世居古城。

鲁三奇，元裔。明世袭副千户。清顺治二年，三奇随同族鲁典归附。光绪十六年，鲁政袭职。世居马军堡。

西坪土官杨茂才，明正百户。清顺治二年，随鲁典投诚。数传至杨得荣。同治中，逆回叛，得荣避难，不知所终。

西六渠土官何伦，明时，充小旗。清顺治二年，何进功随鲁典归附。数传至何万全。同治四年，捍御逆回，创重而卒。子臣福袭。

杨国栋，明指挥同知。清顺治二年，归附。九年，复袭指挥同知。后无考。

鲁察伯，明实授百户。清初，归附。康熙十六年，子鲁襄，仍袭实授百户。后无考。

海世臣，明指挥佥事。世臣子龙袭前职。清顺治二年，海洪舟归附。九年，仍袭指挥佥事。后无考。

清史稿卷五一八　列传第三〇五

藩部一

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康熙、乾隆两戡准部。自松花、黑龙诸江，迤逦而西，绝大漠，亘金山，疆丁零、鲜卑之域，南尽昆仑、析支、渠搜，三危既宅，至于黑水，皆为藩部。抚驭宾贡，夐越汉、唐。屏翰之重，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锐刘之卫，所以怀之；教政之修，所以宣之。世更十二，载越廿纪，虔奉约束，聿共盟会，奥矣昌矣。若夫元之戚垣，自为风气；明之蕃卫，虚有名字，盖未可以同年而语。带砺之盛，具见世表。兹综事实，列之为传，揆文奋，武悦近来远，疏附御侮，可得大凡。末造颠颓，乃彰畔涣，盛衰得失，斯可鉴已。

科尔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八十里。东西距八百七十里，南北距二千有百里。东扎赉特，西扎噜特，南盛京边墙，北黑龙江。

元太祖削平西北诸国，建王、驸马等世守之，为今内外扎萨克蒙古所自出。

科尔沁始祖曰哈布图哈萨尔，元太祖弟，今科尔沁六扎萨克，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阿拉善、青海和硕特，皆其裔。哈布图哈萨尔十四传至奎蒙克塔斯哈喇，有子二：长博第达喇，号卓尔郭勒诺颜；次诺扪达喇，号噶勒济库诺颜。

博第达喇子九：长齐齐克，号巴图尔诺颜，为土谢图汗奥巴、扎萨克图郡王布达齐二旗祖；次纳穆赛，号都喇勒诺颜，为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冰图郡王洪果尔、贝勒栋果尔三旗祖；次乌巴什，号鄂特欢诺颜，见《郭尔罗斯传》；次乌延岱科托果尔；次托多巴图尔喀喇；次拜新；次额勒济格卓哩克图，裔不著；次爱纳噶，号车臣诺颜，见《杜尔伯特传》；次阿敏，号巴噶诺颜，见《扎赉特传》。诺扪达喇子一，曰哲格尔德，为扎萨克镇国公喇嘛什希一旗祖。

蒙古强部有三：曰察哈尔；曰喀尔喀；曰卫拉特，即厄鲁特。明洪熙间，科尔沁为卫拉特所破，避居嫩江，以同族有阿噜科尔沁，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三部与同牧，服属于察哈尔。

太祖癸巳年，科尔沁台吉齐齐克子翁果岱，纳穆赛子莽古斯、明安等，随叶赫部台吉布齐，纠哈达、乌拉、辉发、锡伯、卦尔察、珠舍里、纳殷诸部来侵，攻赫济格城不下，陈兵古呼山。上亲

御之，至扎喀路，谕诸将曰：“彼虽众，皆乌合。我以逸待劳，伤其一二台吉，众自溃。”命巴图鲁额亦都率百骑挑战，叶赫诸部兵罢攻城来御，逆击之。明安马蹶，裸而遁，追至哈达部柴河寨南，俘获甚众。戊申，征乌拉部，围宜罕阿林城，翁果岱复助乌拉台吉布占泰，我师击败之。于是莽古斯、明安、翁果岱先后遣使乞好。

天命九年，翁果岱子奥巴率族来归。寻为察哈尔所侵，我援之，解围去。天聪二年，会大军征察哈尔。三年，从征明，克遵化州，围北京。五年，围大凌河，降其将祖大寿。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复从征明。

十年春，大军平察哈尔，获元传国玉玺。奥巴子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偕台吉乌克善、满珠习礼、布达齐、洪果尔、喇嘛什希、栋果尔，及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巴林、扎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诸部长来贺捷。以上功德隆，宜正位号，遗朝鲜国王书，示推戴意。四月，合疏上尊号，改元崇德。礼成，叙功，诏科尔沁部设札萨克五：曰巴达礼，曰满珠习礼，曰布达齐，曰洪果尔，曰喇嘛什希，分领其众，赐亲王、郡王、镇国公爵有差。十月，命大学士希福等赴其部，鞫罪犯，颁法律，禁奸盗，编佐领。二年，从征喀木尼堪部及朝鲜。三年，征喀尔喀。四年春，征索伦。秋，围明杏山、高桥。八年，随饶余贝勒阿巴泰、护军统领阿尔津征明及黑龙江诸部。

顺治元年，偕札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兵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走流贼李自成，追至望都。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定江南。三年，复随剿苏尼特叛人腾机思，败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援兵。七年，科尔沁复设札萨克一，以栋果尔子彰吉伦领之，由贝勒晋郡王爵。十三年，上以科尔沁及札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巴林、札噜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子部落、乌喇特、喀尔喀左翼、鄂尔多斯诸札萨克归诚久，赐敕曰：“尔等秉资忠直，当太祖、太宗开创之初，诚心归附，职效屏藩。太祖、太宗嘉尔勋劳，崇封爵号，尝赉有加，朝觐贡献，时令陛见，饮食教诲，为数甚多。凡有怀欲吐，俱得陈奏，心意和谐，如同父子。朕荷祖宗鸿庥，统一寰宇，恐于懿行有违，成宪未洽，互用忧惕。亲政以来，六年于兹，未得与尔等一见，虽因万几少暇，而怀尔之忱，时切朕念。每思尔等效力有年，功绩卓著，虽在寤寐，未之有怿。诚以尔等相见既疏，恐有壅蔽，不能上通，故特遣官赍敕赐币，以谕朕意，嗣后有所欲请，随时奏闻，朕无不体恤而行。朕方思致天下于太平，尔等心怀忠荩，毋忘两朝恩宠。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为王，享富贵于无穷，垂芳名于不朽，不亦休乎！”

康熙十三年，征所部兵讨逆藩吴三桂。十四年，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先是科尔沁内附，莽古斯以女归太宗文皇帝，是为孝端文皇后。孙乌克善等复以女弟来归，是为孝庄文皇后。曾孙绰尔济复以女归世祖章皇帝，是为孝惠章皇后。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札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札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土谢图亲王、达尔汉亲王、卓哩克图亲王、扎萨克图郡王四爵俸币视他部独增，非惟礼崇姻戚，抑以其功冠焉。所部六旗，分左右翼。土谢图亲王掌右翼，附扎赉特部一旗、杜尔伯特部一旗；达尔汉亲王掌左翼，附郭尔罗斯部二旗，统盟于哲里木。右翼中旗驻巴颜和翔，左翼中旗驻伊克唐噶哩克坡，右翼前旗驻席喇布尔哈苏，右翼后旗驻额木图坡，左翼前旗驻伊岳克里泊，左翼后旗驻双和尔山。爵十有七：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一；附卓哩克图亲王一；多罗郡王二，一由亲王降袭；多罗贝勒一；固山贝子一；辅国公四，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多罗扎萨克图郡王一；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由贝勒晋袭；附辅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之玄孙色布腾巴勒珠尔，乾降十一年三月尚固伦和敬公主。二十年，准噶尔之平，以功加双俸，寻以阿睦尔撒纳叛事，夺爵。二十三年，复封和硕亲王。三十七年，与征金川，又以附富德劾阿桂，夺爵。四十年，复之。

四传至棍楚克林沁，袭镇国公，官至御前大臣，卒。其后左翼中旗辅国公二，左翼后旗辅国公一，均停袭。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以军功晋博多勒噶台和硕亲王。同治二年，予世

袭罔替。四年，以剿捻匪阵亡，自有传。其旗增多罗贝勒一，辅国公二，皆以僧格林沁功。

僧格林沁子伯彦讷谟祜，初封辅国公。同治三年，晋贝勒。四年七月，袭博多勒噶台亲王，为御前大臣。十一月，命与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索特那木朋苏克等选马队剿奉天马贼。五年二月，大破马贼于郑家屯。三月，命捕吉林余匪。六月，条陈奉天善后事宜，诏如所请行。匪平，回京。光绪初，德宗典学，命在毓庆宫行走，授兼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卒。

自道光季年海防事起，洎咸丰三年粤逆北犯，八年海防又急，皆调东三盟兵协同防剿，科尔沁部为之冠，予爵职、给荫袭者，皆甲诸部。僧格林沁之亡，始撤哲里木盟兵旋所部。

初，科尔沁诸旗以距奉天近，皆招佃内地民人开垦。乾隆四十九年，盛京将军永玮等奏："宾图王旗界内所留民人近铁岭者，达尔汉王旗所留民人近开原者，即交铁岭县、开原县治之。"嘉庆十一年十月，盛京将军富俊等以左翼后旗昌图额勒克地方招垦闲荒，经历四载，人民四万有奇，请增置理事通判治之。达尔汉王旗界内所留人民，亦交通判就近并治，时诸旗扎萨克、王、公等多招民人垦荒，积欠抗租，则又请驱逐。廷议非之，严定招垦之禁，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道光元年，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汉亲王布彦温都尔瑚竟以垦事延不就鞫，夺扎萨克。然私放私垦者仍日有所增，流民游匪于焉麇集。同治中，以昌图匪乱，通判秩轻，升为理事同知，光绪二年，署盛京将军崇厚奏设官抚治，以清盗源。遂升昌图同知为府，以原垦达尔汉王旗之梨树城、八面城地置奉化、怀德二县隶之。七年，又设康平县于康家屯，隶之。二十八年，盛京将军增祺奏设辽原州于苏家屯，隶之。皆治左翼三旗垦民。

是年，右翼前旗札萨克图郡王乌泰以放荒事屡被劾，命礼部尚书裕德会增勘治。四月，覆奏言："乌泰已放荒界南北长三百余里，东西宽一百余里，外来客民有一千二百六十余户。乌泰不谙放荒章程，以致嗜利之徒，任意垦占，转相私售，实已暗增数千余户，新开荒地又增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梅楞齐莫特、色楞等复袒护荒户，阴台吉壮丁在新放荒地游牧。协理台吉巴图济尔噶勒遂以敛财聚众，不恤旗艰，控之理藩院。经传集乌泰等亲自宣导，均各悔悟。愿湔洗前愆，驱除谗慝，和同办理旗务。请将乌泰、巴图济尔噶勒暂革，仍准留任，勒限三年，限满经理得宜，由阖旗呈请开复，否则永远革任；齐莫特、色楞等均分别屏黜，不准干预旗务。并为定领荒招垦章程，荒价则一半报效国家，一半归之蒙旗。升科则每晌以中钱二百四十为筹饷设官等经费，以四百二十作蒙古生计，自王府至台吉、壮丁、喇嘛，各有得数。仍酌留余荒，讲求牧养。"均报可。十月，增祺又奏勘明是旗洮尔河南北已垦未垦之地，约有一千余万亩，派员设局丈放。三十年，以其地置洮南府，并置靖安、开通二县隶之。三十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以右翼后镇国公旗垦地置安广县，而法库门旧为左翼中达尔汉王诸旗招垦地，亦置同知治之。三十四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以右翼中旗和硕土谢图亲王垦地置醴泉等县。于是科尔沁六旗垦地几遍，郡县亦闻多，诸札萨克王公等得租丰溢，而化沙砾为膏沃，地方亦日臻富庶。

诸札萨克王公等世次皆见表，惟右翼和硕土谢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宝以庚子之变，中外多故，殒于非命。裕德等勘奏，谓为属员逼勒而死，因请治逼勒者如律。寻增祺奏以族子业喜海顺承袭，传爵如故。

凡蒙旗，札萨克为一旗之长，制如一品，与都统等。其辅曰协理吉台，属曰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佐领。蒙语管旗章京曰梅楞，参领曰札兰，佐领曰苏木。苏木实分治土地人民。其佐领之额，右翼中旗二十二，左翼中旗四十六，右翼前旗、后旗均十六，左翼前旗、后旗均三。凡哲里木盟重大事件，科尔沁六旗以近奉天，故由盛京将军专奏。郭尔罗斯前旗一旗以近吉林，郭尔罗斯后旗、札赉特、杜尔伯特三旗以近黑龙江，故各由其省将军专奏。

札赉特部，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传至博第达喇，有子九，阿敏其季也。与兄齐齐克、纳穆赛等牧邻，所部曰扎赉特。天命九年，阿敏子蒙衮僭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顺治五年，授蒙衮子色棱扎萨克，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一，驻图卜绅察罕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

光绪二十五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等奏："以户部咨，黑龙江副都统寿山条奏，请放蒙古各旗荒地，

派员赴扎赉特旗剴切劝商，原将属界南接郭尔罗斯前旗，东滨嫩江之四家子、二龙梭口等处，指出开放，南北约长三百余里，东西宽百余里或三四十里，设局勘办。并谓若大东以至大西，使沿边各蒙旗均能招民垦荒，则强富可期，即可无北鄙之惊。”下所司议行。先是哲里木盟诸旗皆以禁垦甲令过严，无敢明言招垦者，至是始接踵开放云。三十一年，以垦地置大赉厅治之。是部有佐领十六。

杜尔伯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二千五十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皆黑龙江，西扎赉特，南郭尔罗斯，北界索伦藩部。蒙古称杜尔伯特部者二，同名异族。一姓鲜啰斯，为卫拉特台吉孛罕裔，旗十有四，驻牧乌兰古木，称外扎萨克，别有传。一姓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裔，即今驻牧喜峰口外之内札萨克也。

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传至爱纳噶，始以名其部。天命九年，爱纳噶子阿都齐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顺治五年，授阿都齐子色棱扎萨克，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一，驻多克多尔坡。其爵为扎萨克固山贝子。

同治二年，杜尔伯特贝子贡噶绰克坦咨黑龙江将军，请将交界重立封堆。寻勘明：“巴勒该冈以北黑龙江界内，有杜尔伯特蒙人等居屯四处，牌莫多以南杜尔伯特界内，有黑龙省属人等居屯八处，旧界所占均系旷地，应准各就其所，以安生计。蒙古越占巴勒该冈地，应将南榆树改为新界，有属人等占牌莫多地，应将四六山改为新界，共立界堆十七。”奏入，诏如议。四年，贡克绰克坦复咨以所立界堆将蒙古田地草厂归入省界，有碍蒙古生计。诏派副都统克蒙额与哲里木盟长及杜尔伯特会勘，划还塔尔欢屯以东第十、第十一封堆之西蒙古坟营房基，平毁二十颗树封堆之南蒙界旗屯房屋，又增立界堆十有九，并以牌莫多以南官屯旧占蒙屯较巴勒该冈以北蒙屯旧占省屯多地十三里，拨二十颗树封堆之南省属空闲地如数补之。七年六月奏结，请饬贝子贡噶绰克坦严约属人照界永远遵守，报可。十年，以是旗私招民人垦荒，严申禁令，革其协理台吉。光绪二十五年，将军恩泽以招垦蒙地，关边圉富强大计，复奏派员商劝放垦。时东三省铁路之约既成，是部当铁路之冲，交涉烦多，商民萃集。三十二年，因以所部垦地置安达厅治之，隶黑龙江。是部一旗，有佐领二十五。

郭尔罗斯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九十七里。东西距四百五十里，南北距六百六十里。南盛京边墙，东吉林府，西及北科尔沁。

元太祖遣弟哈布图哈萨尔征郭尔罗斯部，十六传至乌巴什，即以为所部号。子莽果仍之。

天命九年，莽果子布木巴偕科尔沁台吉奥巴遣使乞好，优诏答之，遂率属来归。会察哈尔林丹汗掠科尔沁，遣军由郭尔罗斯境往援，至农安塔。林丹汗遁，不敢复犯科尔沁及郭尔罗斯诸部。嗣设札萨克二：曰布木巴，爵镇国公；曰固穆，为布木巴从弟，爵辅国公。以与科尔沁同祖，附之，隶哲里木盟。旗二：前旗驻固尔班察罕，后旗驻榛子岭。爵三：扎萨克辅国公一，札萨克台吉一，附镇国公一。

是部布木巴一旗为前旗，近吉林。嘉庆五年，吉林将军秀林奏以郭尔罗斯垦地置长春理事通判，并请分征其租，上以非体斥之。十传至喀尔玛什迪，于光绪九年削札萨克，公爵如故。以其族等台吉巴雅斯呼朗代为札萨克。光绪十三年，复升长春厅为府。于是旗界内辽黄龙府旧地置农安县，隶之。光绪三十四年，又以垦地增广，分置长岭县。宣统二年，分长春府地置德惠县。旋又定国家与蒙古分收民租例。是旗置郡县凡四，皆隶吉林。

固穆一旗为后旗，近黑龙江，亦当东三省铁路之冲。光绪三年，以垦地置肇州厅，隶黑龙江。后又分置肇东经历。是部二旗，垦地分隶吉林、黑龙江二省。前旗有佐领二十三，后旗有佐领三十四。

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土默特及敖汉，西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盛京边墙，北翁牛特。

元时有札尔楚泰者，生济拉玛，佐元太祖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六千户，游牧额沁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子格呼博罗特继之。

生子二：长格呼勒泰宰桑，为札萨克杜棱贝勒固噜思奇布及札萨克一等塔布囊格呼尔二旗祖；次图噜巴图尔，为札萨克镇国公色棱一旗祖。格呼勒泰宰桑子四：长恩克，次准图，次鄂穆克图，

均居喀喇沁。天聪二年二月，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林丹汗虐其部，偕弟万丹伟征等乞内附，表奏："察哈尔汗不道，喀喇沁被虐，因偕土默特、鄂尔多斯、阿巴噶、喀尔喀诸部兵，赴土默特之赵城，击察哈尔兵四万。还，值赴明请赏兵三千，复殆之。察哈尔根本动摇，事机可乘。皇帝倘兴师进剿，喀喇沁当先诸部至。"谕遣使面议。七月，遣喇嘛偕五百三十八人来朝，命贝勒阿济格、硕托迎宴，刑白马乌牛誓。九月，上亲征察哈尔，苏布地等迎会于绰洛郭勒，赐赉甚厚。三年正月，敕所部遵国宪。六月。苏布地及图噜巴图尔孙色棱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十月，上征明，以塔布囊布尔哈图为导，入遵化，驻兵罗文峪。四年，布尔哈图为明兵所围，击败之，擒副将丁启明及游击一、都司二。诏嘉其功，赐庄田仆从及金币。六月，由都尔弼从征察哈尔，林丹汗遁，以所收察哈尔粮贮辽河守之。复分兵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正月，偕巴林、阿噜科尔沁、阿巴噶诸部兵收抚察哈尔流民。五月，从征明大同，至朔州。九年正月，诏编所部佐领，以苏布地子固噜思奇布掌右翼，色棱掌左翼。五月，选兵从征明，败之于辽河源。

崇德元年，诏授布尔哈图一等子。赐号岱达尔汉塔布囊。二年，遣大臣阿什达尔汉等赴其部理庶狱。三年九月，随大军自密云入明边，败其兵六千。十月，从征前屯卫及宁远。七年，从围蓟州，过北京，下山东。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从征喀尔喀。康熙十三年，大军剿逆藩耿精忠等，所部塔布囊霍济格尔偕土默特塔布囊善达等，以兵赴兖州。十七年，上谕曰："塔布囊霍济格尔等自兖州赴浙江，听康亲王杰书调度。各统所属官兵征剿逆贼，深入闽省，同大兵平定逆藩耿精忠。行间效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奋勇用命，深为可嘉。宜降恩纶，即行议叙，以励后效。"二十年，上驻跸和尔和，谕曰："塔布囊霍济格尔出征时最著勤劳，今已溘逝。朕至此地，遣散秩大臣鄂齐等携茶酒往奠。"二十五年，叙平浙江、福建功，赐参领巴雅尔等十人世职。

二十九年，从征噶尔丹，败之于乌兰布通。四十四年，诏增设一旗，以塔布囊格哷尔领之。五十四年，征所部兵千赴推河防御策妄阿喇布坦，寻命侍郎觉和托等携帑万两赐之，雍正九年，从征噶尔丹策凌。所部初设二旗，右翼驻锡伯河北，左翼驻巴颜珠尔克；后增一旗驻左右翼界内。爵六：亲王品级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一；札萨克多罗贝勒一，由贝子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一，由镇国公晋袭；札萨克公品级一等塔布囊一。

乾隆四十一年，以所部垦地设平泉州。嘉庆八年，降爵。贝子丹巴多尔济以获逆犯陈德功，予贝勒，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卒。光绪二十三年，扎萨克一等台吉塔布囊巴特玛鄂特萨尔以事革，复以贝勒熙凌阿袭。存爵五。

是部招民垦地最在先。乾隆十四年，始定不许容留民人多垦地亩之禁。道光十九年，复定喀喇沁、土默特种地民人不得以所种地亩折算蒙古赊贷银钱例。光绪十七年，敖汉部金丹道匪之变，是部同时被扰。事平，特颁帑赈恤之。二十九年，热河都统锡良以左翼旗招华商承办全旗五金各矿，中旗同道胜银行立有合同，开八里罕等地金矿，与定章应声明华、洋股本若干，及只准指定一处不准兼指数处者不符，请饬外务部妥议办法。下所司议申定章约束之。

是部右翼旗有佐领四十四，中旗有佐领三十八，左翼旗有佐领四十，与土默特二旗统盟于卓索图。嘉庆中，设热河都统后，是盟与昭乌达盟重大事件，皆由都统专奏。道光末，筹直隶海防，咸丰初，剿粤匪，皆征是盟之兵，与哲里木、昭乌达号东三盟兵，颇著功绩云。

土默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四百六十里，南北距三百有十里。东养息牧牧厂，西喀喇沁，南盛京边墙，北喀尔喀左翼及敖汉。土默特分左右翼，异姓同牧。主左翼者为元臣济拉玛裔。自济拉玛十三传至善巴，与喀喇沁为近族。主右翼者为元太祖裔。自太祖十九传至鄂木布楚琥尔，生子固穆，与归化城土默特为近族。

天聪三年，善巴、鄂木布楚琥尔各率属来归。八年六月，选兵从征明，颁示军律。七月，由独石口入明边，会大军于保安州，分兵隶都统武讷格，略察哈尔边。九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三：曰善巴，曰赓格尔，曰鄂木布楚琥尔。赓格尔者，善巴族也。崇德二年，以罪削扎萨克，善巴领其众。自是土默特分左右翼，命善巴及鄂木楚琥尔掌之。是年，遣大臣阿什达尔汉等真赴其部理

庶狱。六年，从围明锦州，败总督洪承畴援兵。八年，随饶余贝勒阿巴泰征明。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三年，随剿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康熙元年，喀尔喀台吉巴尔布冰图来归，诏附土默特牧。十三年，大军剿逆藩耿精忠等，诏所部塔布囊善达偕喀喇沁塔布囊霍济格尔以兵赴兖州听调。十七年，调赴浙江，随康亲王杰书进剿。闽地悉定，谕优叙。五十五年，诏选兵千随公傅尔丹屯鄂尔坤。五十九年，以旱歉收，赐帑赈之。雍正三年，塔布囊沙津达赍随大军防御准噶尔。七年，封镇国公。九年，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于和通呼尔哈诺尔，沙津达赍阵逃，削爵。而土默特部将之随参赞内大臣马兰泰者，败贼西尔哈昭，斩获甚众，稍雪耻焉。

所部二旗，左翼驻海他哈山，右翼驻巴颜和朔，隶卓索图盟。爵三：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镇国公晋袭；附喀尔喀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

乾隆四十一年，以所部垦地置朝阳县。同治九年，以右翼旗箭丁等屡控扎萨克贝子索特那木色登科派太重，于是管旗章京阿阿尚等以因公派钱不能体恤，均革。热河都统库克吉泰因奏变通土默特比丁章程，申明交纳丁钱旧章，箭丁子女不许妄行役使及随侍陪嫁，八枝箭丁仍归土默特管束。光绪十七年，敖汉部金丹道匪之变，是部同时被扰。事平，赈恤之。左翼有佐领八十，右翼有佐领九十，于诸旗为特多焉。

清史稿卷五一九　列传第三〇六

藩部二

敖汉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十里。东西距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八十里。东柰曼，西喀喇沁，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内扎萨克二十四部，自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喀喇沁、土默特左翼、阿噜科尔沁、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外，皆元太祖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汗之裔。达延车臣汗子十一：长图噜博罗特，其嗣为敖汉、柰曼、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五部；第三子巴尔苏博罗特，其嗣为土默特右翼一旗及鄂尔多斯部；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其嗣为巴林、扎噜特二部；第六子鄂齐尔博罗特，其嗣为克什克腾部；第十一子格呼森扎扎赉尔珲台吉，其嗣为喀尔喀左翼、喀尔喀右翼二部；余皆不著。图噜博罗特子二：长博第阿喇克，详《乌珠穆沁传》；次纳密克，生贝玛土谢图。子二：长岱青杜楞，号所部曰敖汉；次额森伟征诺颜，详《柰曼传》。

岱青杜楞子索诺木杜棱及塞臣卓哩克图，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柰曼部长衮楚克率属来归，诏索诺木杜棱居开原，塞臣卓哩克图汗旧牧。二年，偕奈曼、巴林、扎噜特诸台吉剿察哈尔，谕勿妄杀降，严汛哨。后索诺木杜棱以私猎哈达、叶赫山罪，议夺开原地。塞臣卓哩克图卒，子旺第继为部长。八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扎哈苏台、囊嘉台为敖汉界。崇德元年，诏编所部佐领，设扎萨克，以旺第领之，爵多罗郡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三年，请选兵随剿逆藩吴三桂，诏还牧听调。十四年，随大军剿察哈尔叛人布尔尼。十五年，征兵赴河南，寻调荆州。越三年，凯旋。二十八年秋，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三十七年冬，遣官往教之耕，谕曰：“朕巡幸所经，见敖汉及柰曼诸部田土甚嘉，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岭左右无地可耕之人，就近贸籴，不须入边市米矣。其向因种谷之地不可牧马，未曾垦耕者，今酌留草茂之处为牧地，自两不相妨。且敖汉、柰曼蒙古以捕鱼为业者众，教之以引水灌田，彼亦易从。凡有利益于蒙古者，与王、台吉等相商而行。”雍正五年，以所部灾，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

所部一旗，驻固尔班图尔噶山，与柰曼、翁牛特、巴林、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科尔沁诸部统盟于昭乌达。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郡王一；附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是旗垦事最在先。嘉庆以后，屡申严禁。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杨悦春等纠众为乱。十月，攻贝子德克沁府踞之，戕德克沁，四出纷扰，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奈曼诸部皆被兵。胁汉人为匪，遇蒙人则杀，占官署，毁教堂，蹂躏甚惨。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等剿之，至十二月始平。诏赈恤

之，凡敖汉等五部八旗，为银十七万两有奇，全济民、蒙三十万口有奇。李鸿章会都统奎斌奏：“蒙古、客民结怨已深，一在佃种之交租，一在商贾之积欠。应更定新章，佃种蒙地者，由地方官征收，蒙古王公派员领取；商民领取蒙古资本贸易，或彼此赊欠致有亏折，亦应送地方官持平论断，毋稍偏倚。”此敖汉诸部蒙古、客民结隙根本所在，故鸿章等欲更张救之。二十四年，札萨克郡王达木林达尔达克以充昭乌达盟长扰累属下，违例科派，夺盟长及札萨克。三十一年，札萨克郡王勒恩扎勒诺尔赞复被护卫刺死。三十三年，都统廷杰以置嗣未定，请理藩院慎择亲贤，速为承袭。宣统元年，以族人棍布札布袭。二年，分置左、右二旗，以原有札萨克者为左旗，别授郡王色凌端噜布为右旗札萨克。左旗有佐领三十五，右旗有佐领二十。

柰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有百一十里。东西距九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二十里。东喀尔喀左翼，西敖汉，南土默特，北翁牛特。

元太祖尝偕弟哈布图哈萨尔平柰曼部，三传至额森伟征诺颜，即以为所部号。子袞楚克嗣，称巴图鲁台吉，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元年，偕从子鄂齐尔等率属来归，诏还旧牧。鄂齐尔以卒巡徼，斩察哈尔兵百，获牲畜百余献，赐号和硕齐，赉甲一。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巴克阿尔和硕、巴噶什鲁苏台为柰曼界。崇德元年，授扎萨克，爵多罗达尔汉郡王。先是，所部阿邦和硕齐从大军剿茂明安部逃贼有功，至是以宣谕朝鲜，袞楚克遣属岱都齐赍书从。遇明皮岛兵，阴击之，斩贼二，被创还，悉蒙奖赉。五年，遣属扎丹随大军征索伦，凯旋，得优赐。七年，复遣属善丹、萨尔图随征明，由黄崖口入边，下蓟州，趋山东，攻克兖州。八年，善丹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扎萨克郡王扎木三应之，徙察罕郭勒，与布尔尼贼垒联声授，且遣党煽诸扎萨克。诏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扎率师讨，至达禄，布尔尼败遁，为科尔沁额驸沙津阵斩。扎木三蹙缚乞罪，特旨贷死。更优奖不附逆诸台吉，鄂齐尔由一等台吉袭扎萨克郡王爵，乌勒木济由二等台吉晋贝子，格呼尔由二等台吉晋辅国公，乌尔图纳素图由三等台吉晋一等台吉，鄂齐尔长子额尔德尼授三等台吉。二十年，诏发喜峰口仓粟赈所属贫户。雍正五年，所部歉收，赐帑赈之。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初，柰曼与敖汉逢国家典礼及征伐事，先后偕来，位秩如一。独扎木三怀贰，遂不齿于敖汉。迨鄂齐尔重膺锡封，奉职惟谨，而荷恩亦如故焉。

所部一旗，驻彰武台，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道光二十七年，以寿安固伦公主指配柰曼扎萨克郡王阿完都洼第扎布之子德木楚克扎布，授固伦额驸。旋袭爵职。同治四年，卒，追赐亲王衔。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亦被扰。事平，赈恤之。有佐领五十。

巴林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五十一里，南北距二百三十三里。东阿噜科尔沁，西克什克腾，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楚博罗特生和尔朔齐哈萨尔。子苏巴海，称达尔汉诺颜，号所部曰巴林。子巴噶巴图尔嗣。有子三：长额布格岱洪巴图鲁，次和托果尔昂哈，次色特尔。初皆服属于喀尔喀。

天命四年，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偕喀尔喀部长遣使乞盟，允之。十一年春，以背盟私与明和，大军往讨，阵斩台吉囊努克。冬，讨扎噜特，诏分军入部境以张兵势，焚原驱哨而还。会察哈尔林丹汗掠其诸部，台吉皆奔依科尔沁。天聪二年，色特尔率子色布腾及额布格岱洪巴图鲁子色棱、和托果尔昂哈子满珠习礼等，自科尔沁来归，优赉抚辑之。三年，从征明，由养息穆河入大安口，克遵化。四年，攻昌黎，与扎噜特兵围城北。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五月，会兵扎木哈克征察哈尔，赐宰桑布兑山津雕鞍良马，遂由独石口征明朔州，克堡八。十月，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收，以扈拉琥瑚、呼布里都、克哩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巴林界。崇德元年，选兵从征明。三年，自墙子岭入明边，树云梯攻城，台吉阿玉什属索尔古先登，克之。四年，围锦州。六年，围松山。七年，献俘，赉将弁币。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以满珠习礼掌左翼，爵固山贝子；色布腾掌右翼，爵多罗郡王，各授扎萨克，康熙二十三年，上幸塞外，驻跸乌拉岱，两翼扎萨

克率诸台吉来朝，赐冠服、弓矢、银币有差。二十八年，诏发古北口仓粟赈所属贫户。二十九年，命额驸阿喇布坦率两翼兵四百，赴葫芦郭勒侦噶勒丹。是役也，色布腾子格呼尔图、纳木扎，孙纳木达克、桑哩达、乌尔衮，暨族台吉沙克塔尔等皆从。格呼尔图尤冲锋奋击，师旋，得优赉。三十四年，以噶勒丹掠喀尔喀至巴颜乌兰，诏檄敖汉、柰曼兵赴阿喇布坦军，并命枘木达克、乌尔衮等防乌珠穆沁汛。是年，所部歉收，诏发坡赖屯米赈之。三十八年，命护军统领鄂克济哈、学士苏赫纳往会扎萨克等，将现贮巴林米千石散赈。若人众米寡，再运坡赖米赈给。雍正九年，随大军剿噶勒丹策凌。二等台吉璘瞻追贼察巴罕河，护驼马。又击之于塔尔勒图、固尔班什勒诸处。叙功，晋授一等台吉。

所部二旗：右翼驻托钵山。左翼驻阿察图拖罗海。爵四：亲王品级札萨克多罗郡王一，札萨克固山贝子一，附固山贝子二。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扰至是部那林沟地，叶志超遣军击平之。三十三年，以是部垦地置林西县，隶赤峰直隶州。左翼有佐领十六，右翼有佐领二十六。

札噜特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五百一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四百六十里，东科尔沁、西界阿噜科尔沁，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八世孙乌巴什称伟征诺颜，号所部曰札噜特。二子：长巴颜达尔伊勒登，次都喇勒诺颜。巴颜达尔伊勒登子五：长忠图，传子内齐，相继称汗；次赓根；次忠嫩；次果弼尔图；次昂安。都喇勒诺颜子二：长色本，次玛尼。初皆服属于喀尔喀。

太祖高皇帝甲寅年，内齐以其妹归我贝勒莽古尔泰，忠嫩及从弟额尔济格亦来缔姻。天命四年秋，大军征明铁岭，从。色本偕从兄巴克等随喀尔喀台吉宰赛以兵万余助明，为我军阵擒。冬，内齐、额尔济格、额腾、鄂尔斋图、多尔济桑、阿尔斋弼登图偕喀尔卓哩克图洪巴图鲁等遣使乞盟，许之，遣大臣往莅盟。其宰桑扣肯属有来奔者，上以盟不可渝，拒弗纳。旋释色本、巴克归。八年，巴克来朝，命释其质子鄂齐尔桑与俱归。而忠喇、昂安等屡以兵掠我使赍往科尔沁之服物及马牛。上遣军征之，斩昂安，俘其众。忠嫩子桑图以孥被擒，来朝乞哀，诏归令完聚。未几，所部诸台吉复背盟，袭我使固什于汉察喇及辽河畔，掠财物。十一年，命大贝勒代善率帅往讨，斩鄂尔斋图，擒巴克等凡十四台吉。师还，仍诏释归，寻为察哈尔林丹汗所掠，往依科尔沁。

天聪二年，内齐、色本等先后率属来归。台吉喀巴海杀察哈尔台吉噶尔图，以俘七百献，赐号伟征。三年，奉敕定随征军令。以越界驻牧自议罪。内齐、色本、玛尼及果弼尔图、巴雅尔图、岱青，请各罚驼十、马百，诏宽之。各罚马一。是年冬，随征明，入龙井关，克遵化，围其都。明兵屯城东，蒙古诸部不俟整队，骤进失利，惟色本及玛尼败敌，得优赉。五年春，诏议台吉岱青罪。先是大贝勒代善阵擒岱青子善都，往奔科尔沁。越二年归，诏留赡养。嗣从大军征明，贝勒莽古尔泰与明兵战都城东，岱青、善都遁走。又诬讦贝勒阿济格纵属杀人。至是，论罪应斩，上特宥之，夺所属人户分给莽古尔泰、阿济格。六年，内齐、色本、玛尼、喀巴海等从征察哈尔，谕奖其实心效力。寻随贝勒阿济格略明大同、宣府边。八年，由独石口进攻朔州。是年冬，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诺绰多尔多布图乌鲁木为札噜特界。崇德二年，由朝鲜进征瓦尔喀。三年，随征喀尔喀札萨克图汗。五年春，从征索伦，赐台吉桑古尔及阿玉什、琥赖、阿尔苏瑚、岳博果等蟒服、貂裘、甲胄、弓矢。冬，以台吉肯哲赫追擒茂明安逃人功，赐号达尔汉。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五年，诏编所部佐领。时内齐、色本卒，以内齐子尚嘉布掌左翼，色本子桑噶尔掌右翼，各授扎萨克贝勒。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叛，且阴煽诸部。二等台吉根翼什希布以不附逆，封镇国公。后停袭。二十九年，随大军征噶尔丹，二等台吉科克晋、四等台吉衮楚克色尔济额尔德尼阵殁，俱赠一等台吉，赐号达尔汉。雍正元年，所部歉收，诏发帑赈之。十一年，选兵随剿噶尔丹策凌，隶敖汉台吉罗卜藏军。

所部二旗，左翼驻齐齐灵花拖罗海山北，右翼驻图尔山南。爵四：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是部产碱，初禁开取。光绪二十一年，都统松寿以部议主开，奏定纳课章程，由各旗选派公正蒙员试办。三十三年，都统廷杰奏，以是部及阿噜科尔沁

垦地置开鲁县，隶赤峰直隶州。是部左右翼旗各有佐领十六。

阿噜科尔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三百四十里。东西距百三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里。东扎噜特、西巴林，南喀尔喀左翼，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十三传至图美尼雅哈齐。子三：长奎蒙克塔斯哈喇，游牧嫩江，号嫩科尔沁；次巴衮诺颜；次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巴衮诺颜子三：长昆都伦岱青，号所部曰阿噜科尔沁，以别于嫩科尔沁。子达赉，称楚琥尔，嗣为部长；次哈贝，子图尔，裔不著；次诺颜泰，子四，号四子部落。布尔海裔号乌喇特，详各部传。

阿噜科尔沁与四子部落、乌喇特、茂明安、翁牛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及喀尔喀内外扎萨克统号阿噜蒙古，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四年，达赉暨子穆彰率属来归，命诸贝勒效迎五里，赐宴。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两白旗外塔拉布拉克逊岛为其部界。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德赫拜达尔赍书从。遇明皮岛兵，阻击败之。还，得优赉。先是阿噜科尔沁设两旗，达赉、穆彰各领一。至是始并两旗为一，以穆彰领之。嗣从征朝鲜、瓦尔喀、索伦、喀尔喀，及明济南、锦州、松山、蓟州。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叙功，授扎萨克，爵固山贝子。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所部兵防苏尼特汛。二十八年，部众乏食，赐粟赈之。二十九年，二等台吉栋纽特从征噶尔丹，见贼势炽，慷慨谓众曰：“我等受恩深，若稍退，何面目见圣颜乎？”率兵三百趋前战，皆殁。三十年，赠一等台吉，世袭达尔汉号。是冬，理藩院议给所部贫户米谷。谕曰：“赏给米谷，应调蒙古驼马运送。时值隆冬，输挽殊艰，恐领米之人不能运到，必致沿边私粜，不如量米给银，到彼甚易，贫人得沾实惠。”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侦贼沿克噜伦河至额哲特图哈布齐尔地，谕岩防汛界。

四十三年，遣大臣往讯盗案，宣谕札萨克戢所部，务令无盗。四十八年，固山额驸巴特玛妻县君以属人不遵令，请献户口，谕暂遣官理，后不为例。雍正五年，赐所部贫户银。九年，从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十三年，遣官赍银赈饥。

所部一旗，驻牧珲图山东，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由固山贝子晋袭。是部亦产盐。光绪三十一年，定蒙员自办纳课章程。是部一旗，有佐领五十。

翁牛特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三百里，南北距百六十里。东阿噜科尔沁，西承德府，南喀喇沁及敖汉，北巴林及克什克腾。

元太祖弟谔楚因，称乌真诺颜。其裔蒙克察罕诺颜。有子二：长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号所部曰翁牛特，次巴泰车臣诺颜，别号喀喇齐哩克部，皆称阿噜蒙古。巴颜岱洪果尔诺颜再传至图兰，号杜棱汗。子七：长逊杜棱，次阿巴噶图珲台吉，次栋岱请，次班第伟征，次达拉海诺木齐，次萨扬墨尔根，次本巴楚琥尔巴泰车臣诺颜。三传至努绥，子二：长噶尔玛，次诺密泰岱青。皆初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天聪六年，逊杜棱、栋岱青暨喀喇齐哩克台吉噶尔玛率属来归。是年，上亲征察哈尔，各选兵从。林丹汗遁；复从贝勒阿济格赴大同、宣府，收察哈尔部众之窜入明边者。师旋，优赉遣归。自是其部称翁牛特，以喀喇齐哩克附之，不复冠阿噜旧称。

七年春，栋岱青、噶尔玛来朝，班第伟征等相继献驼马。冬，逊杜棱复率众来朝。八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扈拉瑚、琥呼布哩都为翁牛特部界。是冬，班第伟征、达拉海诺木齐以越界游牧罪，议罚驼百、马千。诏从宽，罚十之一。复以罚柰曼部驼马命分给逊杜棱、栋岱青。崇德元年，诏编新部佐领，以逊杜棱掌右翼，爵多罗杜棱郡王。栋岱青掌左翼，子多罗达尔汉岱青，各授扎萨克。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逼归化城，上亲征之，栋岱青、班第伟征、达拉海诺木齐等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四年，栋岱青率宰桑乌巴什、和尼齐等从大军征明。六年，围锦州、松山，设伏高墙大路及桑阿尔齐堡，遇杏山逃卒，追击之，斩获甚众。七年，叙功，赐栋岱青、噶尔玛、和尼齐等布币有差。复追议松山掘壕时，宰桑乌巴什以诵经故不亲督兵，及暮又失守望罪，论死，诏宥之。达拉海诺木齐及绰克图巴木布等复从贝勒阿巴泰征明。八年，来献俘，赐宴。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复追叙部将噶勒嘛从征明功，赐号达尔汉。康熙十五年，以剿逆藩吴三桂，诏选兵赴河南驻防。十六年，调荆州。十八年，撤还。二十二年，以其部多盗，谕抚众及弭盗法。二十六年，上阅兵芦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觐。二十七年，选兵赴苏尼特汛防御噶尔丹。三十四年，所部乏食，遣官往赈。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征兵五百，运中路军糈给器糈。三十六年，朔漠平，赍运粮兵银。五十六年，理藩院奏翁牛特及克什克腾诸扎萨克请令公勘地址有越界伐木者论罪，从之。雍正五年，赐银赈所属贫户。九年，随大军剿噶尔丹策凌。乾隆二十年，从征达瓦齐。

所部二旗，右翼驻英什尔哈齐特呼朗，左翼驻扎喇峰西。爵四，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固山贝子、镇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一。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贼渠李国珍等扰是部，焚王府，踞乌丹城。即元全宁路治，实热河北路门户。叶志超遣副将潘万才等率军先克之，余遂迎刃而解。是部二旗，蹂躏均重。事平，赈恤之。左翼有领二十，右翼有佐领三十八。

克什克腾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八百有十里。东西距三百三十四里，南北距三百五十七里。东翁牛特及巴林，西浩齐特及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翁牛特，北乌珠穆沁。

元太祖十六世孙鄂齐尔博罗特，再传至沙喇勒达，称墨尔根诺颜，号所部曰克什克腾。子达尔玛，有子三：长索诺木、次巴本、次图垒。服属于察哈尔。天聪八年，索诺木率属来归。崇德六年，台吉沙哩、博罗和、云敦等奉命赴董家、喜峰诸口侦明兵，俘斩甚众。顺治九年，诏编所部佐领，以索诺木领之，授札萨克。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芦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觐。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防苏尼特汛。二十九年，四等台吉穆伦噶尔弼以侦击噶尔丹功，晋一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凯旋，以其部设站兵无误驿务，赍银币。雍正五年，赐银赈其属贫户。

所部一旗，驻牧吉拉巴斯峰，隶昭乌达盟。其爵为扎萨克一等台吉。是部垦事最早。嘉庆中，设白岔巡检治之。同治中，回匪东窜热河，设戍其地。

又经棚当直隶多伦诺尔厅东北，商民萃处，号称蕃盛。光绪十七年，金丹道匪之变，是部曾以兵协剿乌丹城等处之匪，得捷。有佐领十。

喀尔喀左翼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千二百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五里，南北距二百三十里。东科尔沁，西柰曼，南土默特，北扎噜特及翁牛特。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呼森札扎赍尔珲台吉居杭爱山，始号喀尔喀。有子七，部族繁衍，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汉诺颜。生子二：长巴颜达喇，为西路扎萨克图汗祖；次图扪达喇岱青，子硕垒乌巴什珲台吉。生子三：长俄木布额尔德尼，次杭图岱，次袞布伊勒登，皆为喀尔喀西路台吉，隶扎萨克图汗。

康熙三年，袞布伊勒登以其汗旺舒克为同族罗卜藏台吉额璘沁所戕，部众溃，穷无依，乃越瀚海来归。先是喀尔喀中路土谢图汗下台吉本塔尔携众内附，封扎萨克亲王爵，驻牧张家口外。至是诏袞布伊勒登扎萨克多罗贝勒赐牧喜峰口外察罕和硕图，以所居地分东西，故本塔尔称喀尔喀右翼，袞布伊勒登称喀尔喀左翼。盖自国初以来，喀尔喀相继归诚，名凡三：曰旧喀尔喀，归诚最早，后编入蒙古八旗；曰内喀尔喀，即今隶内札萨克之喀尔喀左右翼二部；曰外喀尔喀，其归诚较后，即今隶外扎萨克之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赛因诺颜四部。二十九年，以额鲁特台吉噶尔丹侵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图汗、扎萨克图汗，所居皆被掠，先后乞降。诏袞布伊勒登备兵要汛，侦御噶尔丹。三十五年，上由克噜伦河亲，征谕其部选兵赴乌勒辉听调。噶尔丹败遁，撤兵还。雍正元年，所属歉收，赐帑赈之。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选兵赴归化城驻防，寻以护外扎萨克游牧，移驻克噜伦河。乾隆初撤之。

所部一旗，驻察罕和硕图。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贝勒。有佐领一。是部与敖汉、柰曼、巴林、翁牛特、扎噜特、喀尔喀左翼、阿噜阿尔沁七部十一旗，统盟于卓索图。道光末筹海防，咸丰中剿粤匪，皆征其兵。至同治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阵亡，乃撤归。清代蒙古留京王公，以是盟与哲里木、卓索图为多，大都额驸子孙。锡林郭勒、乌察布、伊克昭三盟则鲜见焉。

乌珠穆沁部，在古北口外，至京师千一百六十三里。东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四百二十五里。

东索伦，西浩齐特，南巴林，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由杭爱山徙牧瀚海南，子博第阿喇克继之。有子三，分牧而处。长库登汗，详《浩齐特部传》。次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详《苏尼特部传》。次翁衮都喇尔，号其部曰乌珠穆沁。子五：长绰克图，号巴图尔诺颜；次巴雅，号赛音冰图诺颜；次纳延泰，号伊勒登诺颜；次彰锦，号达尔汉诺颜。皆早卒。次多尔济，号车臣济农，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多尔济偕绰克图子色棱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多尔济偕喀尔喀部车臣汗硕垒、浩齐特部策棱伊勒登土谢图、苏尼特部叟塞巴图鲁济农、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扎萨克图巴图济农等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命旧自察哈尔来归之伟宰桑等赍敕往谕，遂偕其使纳木浑津等至。自是贡物不绝。二年八月，台吉伊什喀布、乌喇垓增格、阿津、铿特克等来贡，赍冠服、甲胄、弓矢、布币。十一月，多尔济、色棱各率属由克噜伦来归。三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拥众逼归化城，上统师亲征，多尔济、色棱以兵会侦，扎萨克图汗遁，乃还。赐贡马台吉巴甘冠服、鞓带。五年，赐来朝台吉固穆、塔布囊阿哈图等蟒服、采币。六年，诏授多尔济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顺治三年，诏授色棱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以多尔济掌左翼，色棱掌右翼。是年大军剿苏尼特部腾机思，至喀尔喀，以多尔济属达喇海向导功，赐号达尔汉。

康熙二十年，以所部牧邻喀尔喀，因互窃驼马，王大臣等遵旨议边汛形胜处各屯兵百许，按旗设哨，嗣后扎萨克能抚众戢盗者予叙，否则论罪。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遣大臣赴乌珠穆沁宣谕扎萨克等防汛。三十年，阿巴噶台吉奔塔尔首乌珠穆沁台吉车根等叛附噶尔丹，语涉扎萨克王素达尼妻。命大臣往勘，得车根等私给噶尔丹驼马，又令部校阿尔塔等往通信状，罪应死。素达尼妻预知，应削封号、夺所属人户。素达尼已故，应除爵。议上，诏治车根等罪，免夺人户。素达尼未预谋，免除爵，袭如初。三十一年，素达尼弟协理台吉乌达喇希妻以乌达喇希证车根等从逆状，乞予叙。理藩院议乌达喇希故，应赠辅国公，令子袞布扎侦袭，从之。后停袭。三十四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诏所部选兵驻汛。三十五年，侦噶尔丹至额哲特图，哈卜济尔赴乌尔辉听调。是年，上亲征噶尔丹还，赐坐塘诸弁兵银。五十五年，选兵随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雍正九年，议剿噶尔丹策凌，诏征乌珠穆沁西各扎萨克兵三千驻乌喇特汛防四十九旗游牧，复论乌珠穆沁别以兵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二年，诏嘉两翼扎萨克，值所属灾，赡贫户二万余，王贝勒以下各赐俸半年，无俸台吉俱赐币有差。

所部二旗：右翼驻巴克苏尔哈台山，左翼驻魁苏陀罗海，与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诸部统盟于锡林郭勒。爵四：扎萨克和硕车臣亲王一，附镇国公一，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一。左旗扎萨克贝勒色楞传至达克丹都克雅扎布。咸丰十年，以报效军需驼马，予郡王衔。是部左翼有固尔班泊，产盐。由巴林桥乌丹城运售内地，西出围场，分销承德、丰、滦各属；东出建平，分销建昌、朝阳各属；远者更可销至奉天突泉诸县，西南可由多伦至山西丰镇、宁远诸厅。光绪三十二年，都统廷杰奏定《试办蒙盐章程》。宣统二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奏定《山西蒙盐办法》，谓东路以乌珠穆沁蒙盐为主，以苏尼特部盐附之。左翼有佐领二十一，右翼有佐领九。

浩齐特部，在独石口外，至京师千八百一十五里。东西距百七十里，南北距三百七十五里。东及北乌珠穆沁，西阿巴噶，南克什克腾。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登汗，号部曰浩齐特。库登汗孙德格类，号额尔德尼珲台吉。子五：长奇塔特扎干杜棱土谢图，次巴斯琫土谢图，次策凌伊勒登土谢图，次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次茂海墨尔根。与察哈尔同族，为所属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八年，所部台吉额琳臣及塔布囊巴特玛班第图噜齐、宰桑僧格布延彻臣乌巴什等，携户口驼马自喀尔喀内附，遣使迎宴，赍甲胄、雕鞍、蟒服、银币。额琳臣属有先附者五十三户，仍命辖之。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策凌伊勒登土谢图偕乌珠穆沁诸部长表贡方物。崇德元年，巴斯琫土谢图偕苏尼特来贡。二年，奇塔特昆杜棱额尔德尼车臣楚琥尔子博罗特率属来归。顺治三年，诏授

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后晋封郡王。八年，奇塔特扎干杜棱土谢图子噶尔玛色旺携众至。十年，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博罗特掌左翼，噶尔玛色旺掌右翼。

康熙二十七年，诏发拜察储粟赈其部贫户，复命给银。三十四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两翼扎萨克选兵驻界侦御之。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苏尼特、阿巴哈纳尔部长董牧务。凯旋，两翼扎萨克率台吉等欢迎道左，谕奖饲秣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唐三营储粟赈之，并遣官往教之渔。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选兵分驻克噜伦河。十年，移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左翼驻特古哩克呼都克瑚钦，右翼驻乌默赫塞哩，隶锡林郭勒盟。爵二：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郡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五。

苏尼特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四百六里，南北距五百八十里。东阿巴噶，西四子部落，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图噜博罗特，再传至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号其部曰苏尼特。库克齐图墨尔根台吉子四：长布延珲台吉，子绰尔衮，居苏尼特西路；次布尔海楚琥尔，子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居苏尼特东路。初皆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徙牧瀚海北，依喀尔喀。

天聪九年，绰尔衮子叟塞偕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遣使贡方物。崇德二年，塔巴海达尔汉和硕齐子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偕台吉、伟征等，各遣使来朝，赐朝鲜贡物。三年，台吉务善伊勒登、多尔济喀喇巴图鲁、色棱、达尔玛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仍还。四年春，台吉超察海、噶尔楚、瑭古特、卓特巴、什达喇、莽古思、鄂尔斋、巴图赖、额思赫尔、僧格等来朝，赉冠服、甲胄、弓矢。冬，腾机思、叟塞各率属自喀尔喀来归，入觐，献驼马，五年正月，赐叟塞、腾机思、腾机特、莽古岱、哈尔呼喇及台吉布达什希布、阿玉什、噶尔玛色棱、额尔克、辰宝、茂海、伊勒毕斯等甲胄、银币。十月，台吉乌班岱、栋果尔、鄂尔齐、博希、沙律等来贡马。赉冠服、鞍辔。六年，授腾机思扎萨克多罗郡王。七年，授叟塞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以腾机思掌左翼，叟塞掌右翼。

顺治三年，腾机思以车臣汗硕垒诱叛，率第腾机特及台吉乌班岱、多尔济斯喀等逃喀尔喀。上遣师偕外藩军由克噜伦追剿至谔特克山及图拉河，腾机思、腾机特遁，获其孥。乌班岱、多尔济斯喀为四子部落军阵斩，师旋，以乌班岱从子托济弗从叛，且随剿，赐所俘。五年，腾机思及腾机特悔罪乞降，诏宥死，仍袭爵如初。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发宣化府及归化城赈粟储之，复酌给马牛羊。二十年，遣官察给两翼灾户银米。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选兵二千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新部王以下愿效力者，赴军听用。寻噶尔丹入乌珠穆沁界，谕还驻本旗要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诏选兵赴乌勒辉听调，以牧马郭和苏台，偕浩齐特、阿巴噶、阿巴哈纳尔部长董牧务。凯旋，谕奖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以右翼扎萨克属旺舒克、左翼扎萨克属博罗扎布向导功，赐号达尔汉。复诏郡王萨穆扎之第三子多尔济思喀布贝勒、博木布之长子素岱会师图拉河，缉噶尔丹。寻分右翼兵赴珠勒辉克尔阿济尔罕、左翼兵赴伊察扎罕，以不见贼踪，撤还。五十四年，灾，诏发张家口储粟并帑十万，自台吉下六万四千九百余丁遍赡之。

雍正元年，右翼二等台吉进达克以追捕叛贼遇害，晋赠一等台吉，命视公爵致祭。子三：长噶尔玛逊多布，封辅国公；次噶尔玛策布腾；次恭格垂穆丕勒。以随捕贼功，各晋台吉秩有差。噶尔玛逊多布爵后停袭。二年，所部灾，赐银赈之。九年，调兵屯克噜伦河，防御噶尔丹策凌。十年，有奏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应移苏尼特汛者，上饬止之，令各居其牧。十二年，所部兵驻防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二年，以灾告饥，遣官往赈。

所部二旗：左翼驻和林图察伯台冈，右翼驻萨敏西勒山，隶锡林郭勒盟。爵四：札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一；附辅国公一，由贝勒降袭。洎五十六年，以是部连年被旱，又特赈之。道光十三年，右翼郡王与喀尔喀亲王争界，诏察哈尔都统凯音布往勘。寻以喀尔喀灾，缓之。其地当漠南北之冲，历代由漠南用兵漠北者，多出其途。光绪末，于苏尼特右翼王

府东北七十里置电报局，曰滂江，以通乌得叨林之电。是部亦产盐，西南行销山西丰宁诸厅。左翼有佐领二十，右翼有佐领十三。

阿巴噶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里，东西距二百里，南北距二百有十里。东阿巴哈纳尔，西苏尼特，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七传至巴雅思瑚布尔古特。子二，长塔尔尼库同，号所部曰阿巴噶。塔尔尼库同子二：长素僧克伟征，子额尔德尼图扪，号扎萨克图诺颜；次扬古岱卓哩克图，子多尔济，号额齐格诺颜。初称阿噜蒙古，服属于察哈尔。以林丹汗不道，徒牧瀚海北克噜伦河界，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

天聪二年，偕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长击察哈尔众四万于土默特之赵城，复约喀尔喀偕喀喇沁乞师问察哈尔罪。六年，台吉奇塔特楚琥尔携众五百内附。九年，大军收服察哈尔，额尔德尼图扪孙都思噶尔等附车臣汗硕垒表贡方物。崇德四年，额齐格诺颜多尔济自喀尔喀来归。时有同名多尔济者，号达尔汉诺颜，率众皆至。六年，诏授额齐格诺颜多尔济为扎萨克多罗卓哩克图郡王。顺治八年，都思噶尔自喀尔喀来归，诏授扎萨克多罗郡王。以多尔济掌左翼，都思噶尔掌右翼，遣官定牧地。康熙六年，阿巴哈纳尔部乞降，以阿巴噶牧地赐之。遣官视浩齐特、苏尼特界外水草丰美地，指给阿巴噶移牧。二十九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诏所部王以下愿效力者，赴军听用。复谕偕阿巴哈纳尔供军糈，兼防新降喀尔喀掠诸内扎萨克牧产。三十一年，以台吉班第额尔德尼岱青、根敦、巴雅尔、纳木塔尔、扎木素、齐达什等导乌梁海众内附，均授二等台吉。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牧马郭和苏台，谕偕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哈纳尔诸部长董牧务。凯旋，谕奖饲牧得宜，并优赉监牧及修道凿井诸弁兵。复以所部达济桑阿向导功，赐号达尔汉。三十六年，王、贝子、台吉等朝正，请备马从军，慰令各归所部。时有二等台吉图把扎布色臣楚琥尔者，年八十八，谕嘉其奋志报效，优赉之。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之，复赐无产台吉牧牲。雍正二年，遣官赍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征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乾隆十一年，旱灾，赈之。五十四年，札萨克卓里克图郡王喇特纳什第以事夺札萨克，予其弟巴勒丹僧格一等台吉札萨克。

所部二旗，左翼驻科布尔塞哩，右翼驻巴颜额伦，爵五：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卓里克图郡王一；固山达尔汉贝子一；辅国达尔汉公一；由贝子降袭。右翼扎萨克巴勒丹僧格三传至杜噶尔布木。咸丰七年，以报效军需，予镇国公衔。是部左右翼有佐领各十一。

阿巴哈纳尔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五十里。东西距百八十里，南北距四百三十六里。东浩齐特，西阿巴噶，南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北瀚海。

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图，十八传至诺密特默克图，号所部曰阿巴哈纳尔。再传至多尔济伊勒登。子二：长色棱墨尔根，次栋伊思喇布。初称阿噜蒙古，依喀尔喀车臣汗硕垒，驻牧克噜伦河界，其地在瀚海北。

崇德七年，有和硕泰者，台吉达喇务巴三察属也，携孥内附。嗣托克托伊达噜噶、达赖等至，皆优养之。康熙元年，台吉阿喇纳、噶尔玛，宰桑固英等越瀚海南牧绰诺陀罗海近内汛。三年，色棱墨尔根复如之。守臣以闻，上知为喀尔喀所胁，宥罪遣归。因谕喀尔喀以噶尔拜、瀚海为牧界，继此有越者留勿遣。四年，喀尔喀复违谕，令阿巴哈纳尔诸台吉牧瀚海南。栋伊思喇布弗之从。寻偕台吉阿喇纳、噶尔玛等率众来归，诏授札萨克固山贝子。阿喇纳、噶尔玛以各携丁七百余，均授一等台吉。五年，色棱墨尔根亦来归。六年，诏授札萨克多罗贝勒，遣官指示阿巴噶部移牧他所，以旧牧地给阿巴哈纳尔。色棱墨尔根掌左翼，栋伊思喇布掌右翼。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奔赴内汛，所部班第岱青、车凌岱青奉诏督兵二百往护，复选兵千三百由瀚海侦噶尔丹。先是色棱墨尔根、栋伊思喇布来归，阿巴哈纳尔诸台吉有留居喀尔喀者，至是随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额尔德尼台吉纳木扎勒等至，曰根敦额尔克，曰阿海乌巴什，曰伊克岱青、曰额尔克乌巴什，挈属户千余，诏纳之。二十九年，噶尔丹复侵喀尔喀，至乌勒札河，所部选兵四千，从大军迎击。复以所部索诺木伊噜尔图向导功。赐号达尔汉。五十四年，以灾歉收，诏发唐三营储粟赈

之，复赐无产台吉牲牧。雍正二年，遣官赍银赈所部贫户。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檄兵驻达哩刚爱。十三年，撤还。

所部二旗：右翼驻昌图山，左翼驻乌勒扈陀罗海。爵二：札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一。札萨克贝子栋伊思喇布十传至车林多尔济。宣统元年，以报效军需，赐郡王衔，世袭贝勒。左翼有佐领九，右翼有佐领七。

是部与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四部合为十旗，统盟于锡林郭勒，于内札萨克东四盟中距京稍远，风气独守旧，迄清季无招垦之事。察哈尔都统行文令办新政，其盟覆文颇不逊。咸丰中，尝征其兵备防，旋以不得力，撤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征其盟驼只济军。

清史稿卷五二〇　列传第三〇七

藩部三

四子部落　茂明安　喀尔喀右翼

四子部落，在张家口外，至京师九百六十里。东西距二百三十五里，南北距二百四十里。东及北苏尼特，西归化城土默特，南察哈尔镶红旗牧厂。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诺延泰与其兄昆都伦岱青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昆都伦岱青裔详《阿噜科尔沁部传》。诺延泰子四：长僧格，号墨尔根和硕齐；次索诺木，号达尔汉台吉；次鄂木布，号布库台吉；次伊尔扎木，号墨尔根台吉。四子分牧而处，后遂为其部称。

天聪四年，阿噜诸部长内附，伊尔扎木来献驼马貂皮，赐宴，命坐大贝勒代善右以优异之。五年，僧格从征明大凌河，败锦州援兵，献俘百余，赐酒劳饮，给阵获甲仗。六年，僧格从征察哈尔。七年，索诺木、鄂木布、伊尔扎木相继献驼马，赍甲胄、雕鞍、鞓带及币。八年，鄂木布、伊尔扎木复献驼马，命诸贝勒以次宴之。寻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诸藩牧，以都木达都腾格里克、鄂多尔台为其部牧界。九年夏，伊尔扎木随大军收察哈尔汗子额哲，尽降其众。冬，献驼马、貂皮。崇德元年，宣谕朝鲜，其部伊尔逊德赍书从，遇明皮岛兵，击斩二人，还，得优赍。是年，授鄂木布扎萨克，俾统四子部落。三年，伊尔扎木从征明山东。四年，从征松山。师旋，以前遣兵不及额，又弗朝正，议夺所属人户。诏从宽罚牲畜。五年，来朝，赍甲胄、弓矢、彩币。六年，上亲征明，围松山，其部将都尔拜随大军设伏高桥及桑阿尔斋堡，追杏山逃卒，获之。

顺治元年，从入山海关，击流贼李自成。六年四月，追叙所属昂安导鄂木布等来归功，予世职。康熙十年，所部歉收，诏以宣府及归化城储粟赈之。十三年，调兵协剿陕西叛贼王辅臣，谕嘉其闻命即赴。十四年，由宁夏进剿，寻分防太原、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藩吴三桂。十七年，以厄鲁特额尔德尼和硕齐等掠乌喇特牧，谕严防汛。二十一年，诏发大同、宣府储粟赈所属贫户，复以察哈尔牧产赡之。二十九年，选兵赴图拉河侦噶尔丹。会噶尔丹由喀尔喀河追袭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诏移兵驻归化城，寻撤还。二十四年，谕备兵听西路军调。三十五年，随大将军费扬古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复简兵百与茂明安兵百防喀尔喀亲王善巴汛。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及坐塘监牧诸弁兵银。

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乾隆十一年，赈是部灾。十八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一旗，驻乌兰额尔济坡。其爵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卓哩克图郡王。同治中，以回匪东窜，命副都统杜嘎尔军择驻其地，以当漠南北之冲。征驼马备防戍襄台差，皆较他部为亟。光绪十一年，察哈尔都统绍祺以勘土默特、达拉特争界事经其部，奏："四子王旗邦台驼马，自同治年间藉词西北军兴，差役繁重，潜自回旗，至今十余年之久，屡催罔应。所属部落，闻私垦者十已七八。请下理藩院严催。"诏从之。二十六年，拳、教相仇，是部酿祸颇巨。事定，议给教堂赔款银十一万两。二十九年置山西武川厅同知，以是部及茂明安、喀尔喀右翼寄居人民村落隶之。自回匪平，山西大同镇练军驻其地，设防卡。其后绥远城将军督办垦务，贻谷屡奏请饬认垦。三十一年，是部呈因债作抵之忽济尔图地一段，请由官局放垦。三十二年，呈所部之察罕依噜格勒图地段认垦。有佐领二十。是部与茂明安、喀尔喀右翼、乌拉特同盟于乌兰察布。绥远城将军节制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故

重大事件皆由将军专奏焉。

茂明安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二百四十里。东西距百里，南北距百九十里。东喀尔喀右翼，西乌喇特，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第哈布图哈萨尔十三世孙鄂尔图鼐布延图子锡喇奇塔特，号土谢图汗。有子三：长多尔济，次固穆巴图鲁，次桑阿尔济洪果尔，游牧呼伦贝尔，均称阿噜蒙古。多尔济号布颜图汗。子车根，嗣为茂明安部长。天聪七年，偕固伦巴图鲁暨台吉达尔玛岱衮、乌巴什等携户千余来归，献驼马。八年，台吉扬固海杜凌、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瑚棱、都喇勒、巴玛、额尔忻岱青、阿布泰继至，均赐宴，赉甲胄、雕鞍、银币。九年，乌巴海、达尔汉巴图鲁、都喇勒叛逃喀尔喀，遣兵由鄂诺河往剿，至阿古库克特勒，斩叛属千余；追至喀木尼哈，尽俘以还。崇德三年，巴特玛、瑚棱等从征喀尔喀扎萨克图汗，侦遁，乃还。嗣征明山东，及苏尼特、喀尔喀，皆以兵从。

康熙三年，授车根长子僧格扎萨克，俾统其众。十三年，调兵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驻防大同。十五年，调赴河南，听江西大军檄剿逆藩吴三桂。十九年，以厄鲁特罗卜藏丹台吉等掠其部牧产，遣官谕厄鲁特察归所掠。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诏选兵驻归化城。三十五年，从西路大军击噶尔丹。三十六年，朔漠平，赐从征弁兵银。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储粟赈之。雍正九年，从剿噶尔丹策凌，分兵赴固尔班赛堪驻防。十年，移驻伯格尔。十三年，撤还。

所部一旗，驻牧彻特塞哩，隶乌兰察布盟。爵二：札萨克一等台吉一，附多罗贝勒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命松筠往勘。八月，覆奏茂明安及达尔汉贝勒等所争土默特游牧，有乾隆年间原案、原图，并所设封堆鄂博，向该台吉等逐加指示，心俱输服。令按旧定界址各守游牧，毋相侵越。同治中，回匪东窜，是部被扰。九年十二月，绥远城将军定安奏获茂明安等旗肆掠马贼巴噶安尔等，诛之。十年，茂明安扎萨克绰克巴达尔琥等，以违误台站议处。是年，肃州回匪东窜乌拉特境，定安遣侍卫成山统吉林马队驻是部。光绪末，绥远城将军贻谷督垦，劝谕报地。三十三年，呈交水壕、帐房塔两处地段认垦。实则是部租给商民垦地颇多，境内汉民村落亦众。有佐领四。

喀尔喀右翼部，在张家口外，至京师千一百三十里。东西距百二十里，南北距百三十里。东四子部落，西茂明安，南归化城土默特，北瀚海。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呼森扎扎赉尔珲台吉，有子七，号喀尔喀七旗，分东、西、中三路，以三汗掌之。其第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有子二：长阿巴泰，号鄂齐赖赛因汗，为中路土谢图汗祖；次阿布琥，号墨尔根诺颜。子三：长昂噶海，袭父墨尔根号；次喇琥里，号达赖诺颜，生本塔尔、巴什希、色尔济、扎木素、额璘沁；次图豪肯，号昆都伦诺楞，子车颜都朗，生衮布，皆为喀尔喀中路台吉，隶土谢图汗。

顺治十年二月，本塔尔以与土谢图汗衮布隙，偕弟本巴什希、扎木素、额璘沁及衮布，率户千余来归。色尔济独留喀尔喀，其孙礼塔尔后来归，授扎萨克台吉。见《土谢图汗部传》。三月，诏封本塔尔为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统其众，赐牧塔噜浑河，与内扎萨克诸部列，是为喀尔喀右翼。其称左翼者，为贝勒衮布伊勒登，亦自喀尔喀来归，受封在本塔尔后，互见其传。

康熙二十五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沙喇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构衅，遣大臣莅盟于库伦伯勒齐尔，由归化城赍粮往，诏所部扎萨克选驼助运。二十七年，选兵驻边侦噶尔丹。二十九年，调赴图拉河，酌留兵之半驻归化城。三十一年，诏发杀虎口仓粟赈其属贫户。三十五年五月，从大将军费扬古由西路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凯旋，诏留军营余米给部众。十月，发军前马瘠者留其地饲牧。三十六年，费扬古檄所部兵会大军于喀尔喀郡王善巴界。师旋，赉从征兵银。五十四年三月，因久雪伤牧产，诏发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简兵驻归化城。十年，复随鄂尔多斯郡王扎木扬驻乌喇特西界。十三年，撤还。乾隆四年，遣大臣察阅备调兵，颁偿有差。

所部一旗，驻牧塔噜浑河。爵四：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一，由亲王降袭；附固山卓哩克图贝子一，由郡王降袭；固山贝子一；镇国公一。道光十二年，与土默特争界，松筠往勘，仍如旧界定之。同治十一年，肃州回匪东窜乌拉特，杜嘎尔遣侍卫永德率兵进驻是部之和林果尔一带堵截之。

四月，杜嘎尔进军剿窜赛盟阿尔必特公等旗之匪，饬是部与四子部落委员雇觅民驼趣应军需。光绪末，议兴西盟垦务。是部报卓克苏拉塔一带地段认垦。有佐领四。

乌喇特部，在归化城西，至京师千五百二十里。东西距二百十五里，南北距三百里。东茂明安及归化城土默特，西及南鄂尔多斯，北喀尔喀右翼。

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游牧呼伦贝尔，号所部曰乌喇特。子五：长赖噶，次布扬武，次阿尔萨瑚，次布噜图，次巴尔赛。后分乌喇特为三，赖噶孙鄂木布，巴尔赛次子哈尼斯青台吉之孙色棱，及第五子哈尼泰冰图台吉之子图巴，分领其众，统号阿噜蒙古。

天聪七年，率属来归，贡驼马。八年，从大军征明，由喀喇鄂博入得胜堡，略大同。克堡三、台一。师旋，以奈曼、翁牛特部违令罪各罚驼马，诏分给所部。嗣征朝鲜、喀尔喀及明锦州，松山，蓟州，皆以兵从。顺治五年，叙功，时鄂木布、色棱已卒，以图巴掌中旗，鄂木布子谔班掌前旗，色棱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各授扎萨克，封镇国公、辅国公爵有差。康熙二十六年，上阅兵芦沟桥，命其部来朝人从觐。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谕严防汛。二十九年，噶尔丹袭喀尔喀昆都伦博硕克图衮布，逾乌勒扎河，命选兵驻归化城。三十年，以自厄鲁特来归之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叛逃，诏备兵五百侦剿。三十一年，和罗理降，撤所备兵归。十五年，从西路大军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三十六年，朔漠平，上由宁夏凯旋。四等台吉南春迎觐贺捷，称旨，晋授一等台吉，并优赉从征及坐塘、监牧、凿井诸弁兵。三十八年，以其属有贫为盗者，谕诸扎萨克教养之。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储粟赈之。雍正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谕选兵防游牧。乾隆十九年，议剿达瓦齐，诏购驼马送军。

所部三旗，驻牧哈达玛尔。爵三：扎萨克镇国公二，辅国公一。是部垦事最先。乾隆三十年，即将沿河牧地私租民人耕种。五十七年，以积欠商人二万两，允佃种五年之限。道光十二年，扎萨克镇国公巴图鄂齐尔充乌兰察布盟盟长，以茂明安等旗争地不报归化城副都统。辄向理藩院越诉，夺盟长。咸丰三年，绥远城将军盛埙奏："乌拉特三公旗生齿日繁，渐形穷苦。赊欠民人债物，及备办军台差使借贷银钱，无力偿还，陆续私租地亩数十处，每处宽长百十里或数十里。酌拟变通，分别应禁应开。"下所司议行。

同治七年，回匪东窜，扰后套，山西大同镇总兵马升督兵往昆都仑、沟台梁一带防剿。九年，将军定安奏："乌拉特河北后套夙称产粮之区，而粮所由产，皆出于内地民人私种蒙古游牧之地。现金顺、张曜、老湘、卓胜各营军粮无不购买于此。拟请将三公旗游牧垦出地亩，无论应开应禁，均暂准种耕，责令按亩收租，留备各项差使之用。所产粮石供各路军糈。"时回匪陷磴口，扰及是部后套一带。二月，谕宜安遣宋庆一军赴舍太一带剿除北路窜匪。寻鄂尔多斯贝子乌尔那逊督队击退。六月，谕定安等劝乌拉特居民赶兴耕作，以裕足食之源。十二月，谕金顺防范乌拉特三旗地方游弋回匪。十年三月，回匪复自赛音诺颜之阿米尔毕特公旗扰是部中公旗洪库勒塔拉地方。六月，匪又扰中公旗之什巴克台。杜嘎尔奏："吉额、洪额等军大败之于布特地方，金运昌遣提督王凤鸣剿前窜洪库勒塔拉之匪于奔巴庙、察洪噶尔庙，皆殄之。其后肃州回匪平，乌拉特始息警。自征回军兴，西路文报及军需驼马。皆由是部设台分段接替，至阿拉善而止。西陲肃清，始复旧制。"

二十三年，山西巡抚胡聘之请开乌拉特三湖湾地方屯垦。既得俞旨，理藩院以蒙盟呈有碍游牧，格其议。二十九年，护山西巡抚赵尔巽、吴廷斌先后奏置五原厅同知，以是暨鄂尔多斯之达拉特、杭锦两旗寄居民人村落隶之。时兵部侍郎贻谷督垦，派员劝报地。三十三年，奏乌拉特前旗以达拉特旗东之什拉胡鲁素、红门兔等地段，后旗以黄河西岸之红洞湾地段，中旗以黄河西岸熟地莫多、噶鲁泰两段报垦，并修坝工，扩渠道，防冲突，畅引灌。乃以民多官少，防范难周，蒙人时有争渠阻垦情事入告。是部中旗有佐领十六，前旗十二，后旗六。

鄂尔多斯部，在河套内，至京师千一百里。东归化城土默特，西阿拉善，南陕西长城，北乌喇特。东西北三面皆距河，袤延二千余里。

元太祖十六世孙巴尔苏博罗特始居河套，为鄂尔多斯济农。子袞弼哩克图墨尔根继之。有子九，分牧而处，今鄂尔多斯七札萨克皆其裔。长诺颜达喇袭济农号，为扎萨克郡王额璘臣一旗祖；次巴

雅斯呼朗诺颜，为扎萨克贝勒善丹一旗祖；次伟达尔玛诺颜；为扎萨克贝子沙克扎、镇国公小扎木素二旗祖；次诺扪塔喇尼华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额琳沁一旗祖；次玻扬呼哩都噶尔岱青，为扎萨克台吉定咱喇什一旗祖次巴雅喇伟征诺颜。为扎萨克贝子色棱一旗祖；次巴特玛萨木巴斡；次纳穆达喇达尔汉诺颜；次翁拉罕伊勒登台吉，皆为济农，属察哈尔。

林丹汗虐，其部济农额琳臣与喀剌沁、阿巴噶诸部长败察哈尔兵四万于土默特之赵城。天聪九年，大军收林丹汗子额哲于黄河西托里图地，未至，额琳臣私要额哲盟，分其众以行。我军追及之，索所获，额琳臣惧，献察哈尔户千余，自是所部内附，颁授条约。

顺治元年，选兵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剿流贼李自成。二年，师旋，得优赉。六年，台吉大扎木素及多尔济叛劫我使图噜锡，敕曰："闻尔等背叛，即欲加兵。但念受朕恩有年，且生灵堪惜，故不忍遽用干戈。尔能悔过来朝，即宥罪恩养，倘恃险不即归顺，当发兵穷尔踪迹，必不容尔偷生。"时额琳臣偕同族固噜岱青善丹、小扎木素、沙克扎、额琳沁、色棱等，携自额济内阿喇克鄂拉徙牧博罗陀海。上嘉其不助逆，诏封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有差。各授扎萨克，凡六旗。七年，大扎木素降，诏宥其罪。谕多尔济降，不从。九年，遣兵擒斩多尔济于阿拉善。

康熙十三年冬，调所部兵三千五百会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十四年，复神木、定边、花马池各城堡，叙功，晋扎萨克等爵，台吉各加一级。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奉诏简兵二千防汛。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至所部界，扎萨克等率属渡河朝御营，献马。上手谕皇太子曰："朕至鄂尔多斯地方，见其人皆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模。各旗俱和睦如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蕃盛，较他蒙古殷富。围猎娴熟，雉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竿，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相宜。"三十六年，允扎萨克等请设站阿都海，军奏及粮运俱由其地行。时扎萨克等率兵扈跸，颁赉白金。是年冬，理藩院劾运米迟误罪，诏宽免，五十一年，谕曰："鄂尔多斯饥馑洊臻，户口流散，可速遣官察核，务令各逐生业。"五十二年，诏定其部牧界，先是郡王松喇布请暂牧察罕托辉，尚书穆和伦等往勘，议于柳墩、刚柳墩、房墩、西墩四台外，暂令驻牧。至是宁夏总兵范时捷奏："察罕托辉系版图内地，蒙古游牧与民樵采混杂，不便。请令仍以黄河为界，"遣官勘，议从时捷所请。五十四年，诏简兵二千从大军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五所，所部歉收，遣官往赈，凡七千九百余户，三万一千余丁。雍正元年，复命赈恤。十年，以调赴固尔班赛堪兵三千，不堪用者五百，又中途逃归四百余，为将军达尔所济劾，论王、贝勒、贝子等罪，各降爵。寻以次予复。

乾降元年，诏增设一旗，以一等台吉定咱喇什领之，授扎萨克。是年，允陕西榆林、神木等处边民种鄂尔多斯余闲套地完租。四十九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奏："黄河改向西流，原在河西民人反在河东。鄂尔多斯蒙古贪利，滥以现行黄河为界，谓民人占据所部游牧地方。"命侍郎赛音博尔克图往勘。仍如前黄河旧流之地为界，钉桩立碑。

所部七旗，自为一盟，曰伊克昭。与哲哩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五盟同列内札萨克。左翼前旗，一名准噶尔旗，驻扎勒谷，左翼中旗，一名郡王旗，驻敖西喜峰。左翼后旗，一名达拉特旗，驻巴尔哈逊湖。右翼前旗，一名乌审旗，驻巴哈池。右翼中旗，一名鄂拓克旗，驻西喇布哩都池。右翼后旗，一名杭锦旗，驻鄂尔吉虎泊。后增一旗，曰左翼前末旗，一名札萨克旗。爵八：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固山贝子四，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是部垦事最早。乾隆以后，是部招垦民人近陕西者，分隶陕西神木、定边两理事同知，及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定边等县。近山西，者分隶萨拉齐、托克托城、清水河三厅，偏关、河曲等县。而因地滋争之案亦时有。道光八年，达拉特旗之才吉、波罗塔拉地方，以抵还债项，奏准租给商种五年。十四年，绥远城将军彦德奏："达拉特旗台吉人等招民私垦驿站草地，致越界侵种，其旗游牧地方贝子亲往驱逐。民人恃众，砍伤二等台吉萨音吉雅等。"诏山西巡抚鄂顺安派员捕治之。其后相沿奉部文而承种者有之，由台吉私放者有之，由各庙喇嘛公放者有之。开垦颇多，产粮亦盛。

同治初元，回匪役兴，办团练，购粮储，皆取济于此。是年，调鄂尔多斯兵赴甘协剿。六年，

回匪屡入境，皆为贝子扎那格尔第兵所败。七年正月，陕西宁条梁之陷，匪遂大入游牧，南自依克沙巴尔、北至固尔根柴达木，焚掠殆遍。要地如古城、答拉寨、十里长滩诸处皆不守。蒙兵不能战，屡请撤退。四月，绥远城将军德勒克多尔济奏饬扎那格尔第简精壮蒙兵五百，合准噶尔旗壮丁及察哈尔马队各五百，均归统带，择驻神木要隘，相机迎剿。别以达拉特旗兵五百驻适中草地。朝旨饬宁夏副都统金顺一军援之。六月，金顺深入蒙地，遇匪于野狐井、门家梁、王家沟，皆捷。嵩武军统领提督张曜一军京赴援，屡挫之，古城十里长滩之匪皆遁。张曜又败匪于达拉特旗，进驻古城。而窜杭锦、乌审、郡王等旗之匪，亦为绥远城将军所遣达尔济一军所败。是为鄂部七旗初次肃清，绥远城将军定安遂奏撤伊克昭盟兵一千九百回本游牧防守，仍留前挑兵五百，令那格尔第统带探贼进剿。十二月，阿拉善之磴口不守，回匪又大入，盐海子、缠金一带皆被扰。时匪自磴口水路进扑，副都统杜嘎尔派参领成山等合乌尔图那逊兵分往缠金及阿拉善旗乌兰木头地方剿之，匪皆败遁。六月，张曜自古城进剿，屡败匪于察罕诺尔、沙托海，追至贺兰山，达尔济、扎那格尔第两军击殄杭锦、达尔特、郡王诸旗之匪。朝旨又增遣宋庆一军西援。八月，败扰郡王旗之匪于东岭，击退扰乌审、鄂拓克等旗之匪，进至哈拉寨。金顺军磴口，张曜军宁夏。沿途自舍太至三道河、石嘴山皆驻官军。宋庆是冬追剿逆于准噶尔、昭盐海子诸处，悉殄之。九年，金积回匪以官军攻急，自石觜北犯，冀梗我运道。于是沙金托海以西匪骑出没，而准噶尔、杭锦、鄂托克诸旗复扰。宋庆、达尔济诸军复进剿。迭捷。七月，乌审旗管带官赤楼多尔济以剿匪阵亡于霍里木庙，然各旗亦屡挫来扰之匪。梅楞章京扎栋巴等以剿挫陕西怀远边外之匪，予优奖。是部再告奠。至金积荡平，而警报始息。历次阵亡蒙旗官兵及出力者，均时予恤奖。其缠金诸地。则山西仍置防戍。

光绪二年。边外马贼肆扰，是部达拉特、杭锦等旗地户商人蹂躏特重。渠废田芜，迄不可复。十五，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济尔迪呈：“准噶尔旗以频年荒歉，请开垦空闲牧场一段，东西八十里，南北十五里，收租散赈，接济穷蒙。”下理藩院议行。以招种民人分隶山西河曲、陕西府谷。时归化城土默特与达拉特旗以黄河改道争界，署山西巡抚奎斌、大理寺少卿郭勒敏布以绥远城将军断分之案偏袒土默特，奏劾。命察哈尔都统绍祺往勘。援乾隆五十一年黄河旧漕为断之谕，以南之地四成归达拉特，以北之地六成归土默特。寻经勘定，北自乌拉特界，南至准噶尔界，达拉特应分地周六百四十八里。十二年，伊犁领队大臣长庚奏缠金等处宜开屯田。山西巡抚刚毅覆奏：“缠金即才吉地，在河北外套伊克昭盟之达拉特、杭锦两旗牧界。河自改行南道，蒙古始招商租种分佃，修成渠道。西则缠金，计共五渠，东则后套，计共三渠，纡回约二百里，中间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数。后遭马贼之扰，不特缠金、牛坝商号不过数家，即后套左右亦只二百余家。达拉特旗昔岁收租银十万，近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阅伍至萨齐之包头，面与伊克昭盟长贝子扎那吉尔迪筹商，谓当明示各旗，断不使该旗牧界日久归于民人。”因上议屯三端：曰分段，曰修渠，曰设官。下所司议，格。二十六年拳匪之案，鄂尔多斯七旗，如达拉特、鄂拓克、乌审、准噶尔各旗，酿祸均重。事定，议有赔款。达拉特一旗至三十七万两。教堂欲得银，蒙旗欲抵地，久未结。

二十八年，命兵部侍郎贻谷办晋边垦务，咨调乌、伊两盟长诣归化商订，迄未至，而于理藩院请免开办。廷旨下院严饬盟长迅与贻谷等会商，不得推诿。于是贻谷等先以赎还达拉特旗教案熟地二千顷给银十七万两者，为垦务入手之策。二十九年，达拉特、杭锦两旗始派员就议报垦，郡王、鄂克、乌审、准噶尔、扎萨克五旗亦相继报地，而杭锦旗贝子阿尔宾巴雅尔时充盟长，仍请缓办，坚拒出具交地印文。三十年，贻谷以抗不遵办，掣动全局劾之。以副盟长乌审旗贝子察克都尔色楞代署。三月，套匪滋事，山西练军平之。九月，察克都尔色楞等以乌审、扎萨克两旗公中之地，北起阿拜素、南至巴盖补拉克一段，归官报垦，祝皇太后七旬万寿。予察克都尔色楞郡王衔，沙克都尔扎布镇国公衔。三十一年二月，阿尔宾巴雅尔复呈悔过情形，报出杭锦旗中巴噶地一段。贻谷奏乌、伊两盟地皆封建，与察哈尔之比于郡县者不同，定押荒岁租皆一半归官，一半归蒙，别提修渠费。旨下所司知之。七月，贻谷奏：“杭锦、达拉特两旗地户将原有各渠报效归公。因改长胜渠名长济，缠金渠名永济，挑浚深通，老郭等渠以次及之，计可溉田万顷。后套地必附渠，渠日加多，即地日广。就现在应收之款，悉归工作，因环挹注，务竟其功。请各旗押荒地租各款应归公者，均暂

缓提拨，备渠工大修之费。”九月，准噶尔旗协理台吉丹丕尔不悦于垦，纠众抗阻，攻劫局所，贻谷遣兵捕治之。三十二年，贻谷奏定郡王等五旗旱地押荒岁租。陕西巡抚恩寿曾奏以郡王、扎萨克两旗垦地置东胜厅。隶山西归绥道。三十三年，贻谷蒙谴，复阿尔宾巴雅尔盟长。信勤、瑞良等相继为垦务大臣。

是部垦事进行未废。佐领即左翼中旗十七，右翼中旗八十四，左右翼前旗各四十二，左翼后旗四十，右翼后旗三十六，右翼前未旗十三。

阿拉善厄鲁特部，至京师五千里。东鄂尔多斯，西济纳，南宁夏、凉州，北逾瀚海接赛音诺颜、扎萨克尔盟。袤延七百余里，即贺兰山地驻牧蒙古。

系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与和硕特同族。和硕特旧为四额特鲁之一，故称额鲁特部。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传至图鲁拜琥，号顾实汗，有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兄拜巴噶斯初育以为子。后自生子二：长鄂齐尔图，次阿巴赖。游牧河西套，称西套厄鲁特。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子十六，居西套者，曰和啰理，曰墨尔根，曰额尔克，曰都喇勒，曰哈什哈，曰陀音，曰土谢图罗卜藏，曰博第，曰多尔济扎布，曰诺尔布扎木素，曰爱博果特，曰鄂木布。和啰理号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来归授扎萨克，赐牧阿拉善。诸昆弟子姓隶之。其居青海者，曰扎布，曰阿南达，曰伊特格勒，曰巴特巴。扎布授扎萨克，领其族。见《青海厄鲁特部传》。鄂齐尔图号车臣拉，子三：长额尔德尼，子噶勒丹多尔济；次噶尔第巴，子罗卜藏衮布阿拉喇布坦；次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后皆绝嗣。阿巴赖裔为准噶尔所掠，故不著。

顺治四年，鄂齐尔图遣使贡驼马。六年，阿巴赖继至。七年，鄂齐尔图使至，以喀尔喀煽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奏称：“力能锄逆，当相机为之。否则亦必修贡如初，不敢稍萌异志。”谕绝喀尔喀，勿私通好。嗣因额尔德尼、噶尔第巴、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及所部台吉、宰桑等朝贡。至者相接。

准噶尔台吉噶尔丹游牧阿尔台，号博硕克图汗，觊为厄鲁特长。鄂齐尔图妻以孙女阿努，寻与隙。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戕鄂齐尔图，破其部。鄂齐尔图妻曰多尔济喇布坦，与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妻，皆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女兄也。额列克孙察珲多尔济号土谢图济汗，侦噶尔丹侵鄂齐尔图兵援之不及，多尔济喇布坦左土尔扈特。噶尔丹遣使献俘，谕曰：“鄂尔齐图汗与鄂尔丹向俱纳贡。今噶尔丹侵杀鄂齐尔图，献所获弓矢等物，朕不忍纳也。其却之！”西套厄鲁特既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和啰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幕万余，守汛者遣之去，仍逐水草，徒恋处边外。

有楚琥尔乌巴什者，噶尔丹叔父也。子五：长巴哈班第，次阿南达，次罗卜藏呼图克图，次荤章，次罗卜藏额琳沁。噶尔丹以私憾袭杀巴哈班第。执楚琥尔乌巴什及罗卜藏额琳沁等禁之。巴哈班第子罕都为和啰理甥。时年十有三。其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携之逃，以兵四百掠乌拉喇特户畜，窜就和啰理，居额济内河，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侦以告。曾青海墨尔根台吉等察献额尔德尼和硕齐掠，遣使诘知为准噶尔属，谕噶尔丹捕额尔德尼和硕齐治罪，并收和啰理归牧，或非所属当以告。二十二年，噶尔丹奏和啰理等归，达赖喇嘛已遣使召请。以丑年四月为限。是年盖岁在亥。二十三年，罕都偕额尔德尼和硕齐遣使贡，请宥掠乌喇特罪，而和啰理戚属尝掠茂明安诸部牧产，前以服罪故宥之。至是谕曰：“和啰理既免罪，额尔德尼和硕齐等著一体赦。所贡准上纳。”

先是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避噶尔丹，走唐古特。以达赖喇嘛言，表请赐居龙头山，辖西套遗众。命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往勘。奏言：“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东大山，山脉绵延边境。山口即边关，建夏口城，距湟川堡五里。山尽为宁远堡，距龙头山里许，有昌宁湖界之。内地兵民耕牧已久，不宜令新附蒙古居。”上可其奏。

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实徒牧布隆吉尔，土谢图汗珲多尔济以女妻之。事闻谕廷臣曰：“前鄂齐尔图汗为噶尔丹所戕，其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往求达赖喇嘛指授所居之地，达赖喇嘛令驻牧阿拉克鄂拉，因以为请。鄂齐尔图汗从子和啰理前沿边驻牧罟曾，檄噶尔丹牧取之，令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喀尔喀互为犄角。噶尔丹欲以兵向和啰理等，则恐喀尔喀蹑之；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和啰理等

袭之。此必非噶尔丹所能牧取也。”二十四年，和啰理请赐敕印钤部众。廷臣以游牧未定，议不允。谕曰：“和啰理等以避乱，故离其旧牧，来至边境，劫掠茂明安、乌喇特诸部，本应即行殄灭。朕俯念鄂齐尔图汗世奉职贡，恪恭奔走，兼之彼亦行之迫于饥困，是以宥其罪戾。又罗布藏袞布阿喇布坦系鄂尔齐图汗孙，为和啰理从子，应令聚合一处。其遣官往谕朕旨，度可居地归并安置，封授名号，给赐金印玺书，以示朕兴灭继绝至意。”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遵旨入谕。和啰理奏：“皇上令臣等聚处。乃殊恩。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居布隆吉尔，地隘草恶，不若与臣同处。臣等欲环居阿喇克山阴，遏寇盗，靖边疆。令部众从此地而北，当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牧地，由噶尔拜瀚海、额济内河、姑喇柰河、雅布赖山、巴颜努鲁、喀尔占、布尔古特、洪果尔鄂隆以内，东倚喀尔喀丹津喇嘛牧，西极高河居之。”

奏至，遣使谕达赖喇嘛曰：“噶尔丹灭鄂齐尔图汗时，和啰理及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等纷纭离散，来至边境，又以生计窘迫，妄行劫掠。朕宥其罪，不即发兵剿灭，和啰理等亦戴朕恩。屡请敕印，依朕为命，朕前谕噶尔丹收取，彼约以丑年四月为期，今逾期已数月矣。伊等骨肉分离，散处失所，朕心殊为恻然！鄂齐尔图汗于尔喇嘛为护法久矣，何忍漠视其子孙宗族至于穷困？今朕欲将伊等归并安置，尔喇嘛其遣使与朕使偕往定议！”

二十五年，达赖喇嘛奏已遣使，上遣拉都琥往会勘。拉都琥偕达赖喇嘛使约和啰理至东大山北，语之曰：“尔所谓噶尔拜瀚海地，听尔游牧。外自宁夏所属玉泉营西罗萨喀喇山嘴，后至贺兰山阴一带布尔哈苏台口，又自宁夏所属倭波岭塞口北努浑努鲁山后甘州所属镇番塞口，北沿陶兰泰、萨喇、椿济、雷珲、希理等地，西南至额济内河，俱以距边六十里为界，画地识之。”定议：蒙古杀边民论死；盗牲畜、夺食物者鞭之；私人边游牧者，台吉、宰桑各罚牲畜有差；所属犯科一次，罚济农牲畜以五九。时罕都及额尔德尼和硕齐请与和啰理同牧。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侦其女兄阿努携兵千赴藏，道嘉峪关外。惧袭已。备之，以故未即徙。拉都琥奏至，诏以所定地域及罚例檄甘肃守臣知之。盖自是和啰理属始定牧阿拉善。

二十七年，噶尔丹侵喀尔喀，和啰理欲往援，察珲多尔济乞师于朝。时谕噶尔丹罢兵。使已就道，诏不允和啰理请。而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自率兵援喀尔喀，遇我使于道，宣谕之，亦撤归布隆吉尔。察珲多尔济寻为噶尔丹所败，上复遣使谕噶尔丹，将行，命之曰：“噶尔丹若问和啰理事，尔等宜述丑年之约，并言达赖喇嘛向虽遣使定议，令和啰理与罗卜藏袞布坦归并安置，迄今尚未同居。和啰理虽居游牧边地，亦未编设旗队。前喀尔喀与额鲁特交恶，和啰理曾请兵讨尔。朕仍谕遣之曰：‘朕欲使尔等安处游牧而已，岂肯给尔兵耶？’其以是告之，令罢兵。”噶尔丹不从。

二十八年，以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卒，赐祭。其妻及宰桑等请召噶尔丹多尔济辖部众，允之。时噶尔丹多尔济游牧准噶尔界，谕曰：“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属内附，所遗部众恐致流亡。噶尔丹多尔济尚幼，召之恐未即至。著和啰理前往布隆吉尔。暂为约束人民。俟噶尔丹多尔济至，仍归本地。务期共相扶掖，勿侵据所部，噶尔丹多尔济以所部饥，告不克即徙。诏授诺颜号，遣侍读学士达琥谕恤所部贫民。其母扎木苏携噶尔丹多尔济至，诏辖罗卜藏袞布阿喇布坦众，附阿拉善牧。

有拜达者，罕都属也。偕额尔德尼和硕齐诱其主弃和啰理，私以厄鲁特兵千掠边番。守汛者责之，为所戕，且抗官军。甘肃提督孙思克以兵屯边，将剿之。罕都惧，乃降诏宥罪，仍驻牧阿拉善。其叔父罗卜藏额琳沁寻自准噶尔至，奏为噶尔丹所禁十余年，以准噶尔与喀尔喀战，乘间脱，挈孥属千余至，乞与兄子罕都同居，允之。

三十年，和啰理以不遵旨徙牧归化城，惧大兵讨，叛遁。噶尔丹多尔济、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从之，分道窜，将军尼雅汉等招降噶勒丹多尔济属纳木喀班尔等五十余户、和啰理女弟之夫克奇及从者二十一人以闻，诏安置归化城。时和啰理弟博第游牧中卫边外，距阿拉善三百余里，闻其兄叛遁，欲往会侦。副将军陈祚昌等屯昌宁湖，遣子索诺木至军，诡称假道诣南山，否则请牧马昌宁湖。祚昌知为缓军计，令挈属至归化城，不从，击之，斩五百余级，博第仅以身免，走伊巴赖，遇和啰理属台吉齐奇克假粮马，窜额济内河。三十一年，和啰理悔罪，降，命仍牧阿拉善。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齐奇克等从和啰理降。寻复叛走。提督孙思克以兵追至库勒图，斩四十余级，齐奇克

就擒，诏宥死，附和啰理牧。罗卜藏额琳沁、罕都逸，遇自青海来归之喀尔喀台吉阿海岱青班第，掠其资，复窜哈密。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有女弟曰阿海，始与策妄阿喇布坦议婚，噶尔丹夺之。策妄阿喇布坦怒，噶尔丹徙额琳哈毕尔噶。上闻之，遣员外郎马迪赍敕谕令绝噶尔丹。道哈密，罗卜藏额琳沁、罕都等偕噶尔丹属图克齐哈什哈、哈尔海达颜额尔克以兵劫之，由大草滩毁边垣遁，为青海台吉额尔德尼纳木扎勒所击，走死。三十三年，和啰理弟博第率属百余降，乞仍与兄同牧，许之，命辑所属溃散者，未几，齐奇克复叛遁。和啰理遣所部莽奈哈什哈等以兵追诸耨尔格山，谕之降，不从，击斩之。

三十五年，所部兵随西路大军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副都统阿南达奉命设哨，以和啰理属布尔噶齐达尔汉宰桑玛赖额尔克哈什哈、齐劳墨尔根萨里呼纳沁齐伦珲塔汉占哈什哈、布达哩杜喇勒和硕齐等，分屯额布格特、阿木格特、昆都伦。额济内及布隆吉尔之博罗椿济敖齐、喀喇莽奈诸地。时噶尔丹多尔济窜徙嘉峪关外，有哨卒拜格者，其属也。阿南达召至，遣归说噶尔丹多尔济曰："上待汝恩甚厚，将抚育之，顾叛逃可乎？和啰理弃牧时，汝不能辑属，故从往。上灼知汝情，念汝祖鄂齐尔图汗，将玉成汝，汝其思之！"噶尔丹多尔济遣告曰："上念臣祖兄，令臣与和啰理接壤居。臣无知，从和啰理叛遁，今悔罪欲死。臣幼，臣母一妇人，未能达。乞以情代奏。"阿南达欲坚内附志，遣使归，约如期曾肃州，谕设哨援哈密，复檄哈密伯克额贝都拉曰："噶尔丹至汝地，汝即召噶尔丹多尔丹援，勿复疑。"噶尔丹多尔济遣宰桑阿约等赍降表，表至肃州。会上视师宁夏，阿南达驰疏至，诏优恤所部众。未几，唐古特部第巴煽青海诸台吉盟察罕托罗海。缮军械助之。檄噶尔丹多尔济以兵往，辞不赴，遣使俄济通问策妄阿喇布坦，自携兵百会阿南达于布隆台吉尔。阿南达侦噶尔丹死。其从子丹济拉窜瀚海。遣噶尔丹多尔济属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驰赴噶斯，而自偕噶尔丹多尔济以兵继之。至色尔滕，值俄济归，以丹济拉将自郭蛮喇嘛所往附策妄阿喇布坦告。因撤噶斯兵，遣噶尔丹多尔济仍赴布隆设哨，其属阿勒达尔哈什哈、恭格等煽之叛，至西欣驿劫驼马，奉母札木苏由吉尔喀喇乌苏遁。阿南达遣兵四百追之，不及，招降其属茂海、乌纳恩巴图尔、阿喇木札木巴、阿喇木把及辉特台吉罗卜藏等，遣归阿拉善。罗卜藏后徙牧喀尔喀，即附札萨克图汗部之厄鲁特札萨克也。是年，和啰理以所部数叛，请视四十九旗例编佐领。廷臣议徙乌喇特界，谕曰："若将和啰理移牧近地，则沿边别部蒙古甚多。岂可尽徙？且治蒙古贵得其道，不系地之远近。著停徙，仍游牧阿拉善地。"诏和啰理为多罗贝勒，给扎萨克印。复以噶尔丹多尔济窜赴准噶尔，敕策妄阿喇布坦曰："噶尔丹多尔济率属来降，安置耕种。今忽留其属人，弃众私遁，其中必有不得已之情，务即察明具奏。朕于噶尔丹多尔济略无责备之意，且降旨收集其遗众。倘往汝地，汝可善为抚恤。如欲内徙，即行遣归。"时噶尔丹多尔济阳附策妄阿喇布坦，阴贰之。策妄阿剌布坦将侵哈萨克，噶尔丹多尔济诡以兵从，中道遁库车，为回众所杀。母札木苏携属九百余奔青海部，青海诸台吉以献。诏安置什巴尔台，隶察哈尔。

康熙四十三年，和啰理子阿宝尚郡主，授和硕额驸，赐第京师。四十八年，袭贝勒。五十四年，以参赞往会西安将军广柱等，驻巴理坤。袭击准噶尔于伊勒布尔布和硕、阿克塔斯、乌鲁木齐诸地。皆捷。五十九年，参赞平逆将军延信军败准噶尔，有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诸捷，护达赖喇嘛入藏。年羹尧奉遣归游牧。未几，来朝，上悯其劳，诏封多罗郡王。

雍正二年，大军定青海，王大臣等议阿拉善为宁夏边外要地，青海顾实汗诸子裔旧皆游牧山后，今或徙山前，请敕阿喇善扎萨克郡王阿宝饬青海众归牧山后，允之。阿宝奏："臣祖顾实汗归诚内附，百年于兹，受天朝恩甚厚。前青海昆弟阻兵构乱，上干天讨，臣当束身受诛。重荷恩宥，令安游牧，感激莫报。乞赐青海旷地。今臣钤诸部，不复萌异志。"诏以青海贝子丹忠所遗博罗充克克牧地给之，并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遣员赍饷助徙牧。博罗充克克者，即《汉书　地理志》所称潢水也。七年，阿宝以博罗充克克牧地隘，擅请徙乌兰穆伦及额济内河界，议罪削爵。寻命复之。诏仍归阿拉善牧。不复居青海。阿宝子衮布，八年，以所部兵赴巴里坤防准噶尔授樊廷，贼遁。九年，录其劳，封辅国公，十年，晋贝子。

乾隆六年，降袭爵之索诺木多尔济为镇国公。二十一年，二等台吉达瓦车凌从大军剿厄鲁特窜

党，遇伏于博啰齐，奋击之，阵歿。诏议恤，入祀昭忠祠。先是阿宝属达玛琳从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击准噶尔于和通呼尔哈诺尔，为所掠。至是携孥及属布库勒等四十户诣都统雅尔哈善军，请归阿拉善旧牧。诏如所请，徒众仍置伊犁。

所部旗一。爵三：曰扎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阿宝次子罗卜藏多尔济初袭贝勒。乾隆二十一年，诏以兵赴北路。二十二年，以俘逆贼巴雅尔功，普郡王，授参赞大臣。二十三年，以剿俘已叛宰桑恩克图功，予双眼花翎。二十四年，以台吉达瓦、佐领布岱等剿玛哈沁及逆回布拉呢敦功，优赍之。三十年，晋罗卜藏多尔济亲王。三十七年十一月，以甘肃民人私挖阿拉善旗哈布塔哈拉山金沙，命勒尔谨捕治之。四十六年，大军剿萨拉尔逆回于华林寺，四十九年，又剿逆回于石峰堡邸店。是部皆以兵从，均有功，五十一年，允阿拉善盐由水路运至山西临县碛口。五十六年，是部盐入银八千两。罗卜藏多尔济子旺沁班巴尔袭亲王。后尝一为宁夏将军，以袒庇属人争勘地界，罢之。

嘉庆四年，陕甘总督长麟奏征是部征教匪兵归其部。五年，甘肃按察使姜开阳疏言："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今为阿拉善王所辖，其盐洁白坚好，内地之民皆喜食之。大约甘肃全省食阿拉善盐者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亦居其三。闻阿拉善王但于两池置官收税，不论蒙古、汉人，听其转运，故于民甚便，私贩甚多。骆驼牛骡什百成群，持梃格斗，吏役不敢呵止。今拟令沿边各州县于各隘口盐所从入之处，设局收税，亦计所驮多少为税之轻重。彼所收者池税，我所收者过税，既无碍于阿拉善王，又易私贩为官贩，两便之道。"十一年，阿拉善王因回民私贩丽法，献其池归官办，置运判于磴口。每年予阿拉善王银八千两，池属宁夏道专管。十七年，改归商办，酌定口岸，示以限制，改磴口大使为皇甫川大使，专司稽察。吉盐水贩止准运至皇甫川，以盐池赦阿拉善王，停其偿岁，而以吉盐八万七千余引配于潞引，由潞商包纳吉课。咸丰四年七月，亲王呈捐输开采哈勒津库察地方银矿。定甘肃收阿拉善盐商税济军饷。同治初年，回匪滋事，屡征是部兵协剿。三年，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以匪扰宁夏，呈理藩院乞援。时西路多警，是部设台递送，南自甘、凉，西自额济讷土尔扈特，军报至乌拉特以达归化。四年四月，都兴阿军大破回匪于平罗、宝丰，是旗协理台吉阿布哩亦败扑入磨石口之匪。谕嘉奖贡桑珠尔默特，仍饬严防各口，兼办驼运。七年，贡桑珠尔默特采买米麦济穆图善中铺之军，解耕牛一百余只酌借贫民，俾时耕种。四月奏入，上复嘉奖之。十二月，回匪由平罗窜是部，大肆劫掠，至磴口踞之，攻围王府，杀伤官兵。贡尔桑珠默特复咨穆图善乞援。八年，定安派蒙员乌尔罔那逊往是部乌兰木头地方剿陆路回匪。四月，屡败回匪于下永和姜、上永和姜。磴口踞匪还窜陕境。是月董马原回匪窜是部境，转定远营城，毁冢茔、府第、寺庙。鄂尔多斯与额济讷河土尔扈特文报路断，贡桑珠尔默特督蒙古官兵婴城固守。七月九日，提督张曜遣部将杨春祥等率兵解定远城之围，匪退广宗寺，又败之，越山遁。次日，杨春祥等进军贺兰山。八月，金顺进军磴口，遂次平罗。九月，张曜抵宁夏，沿途之沙金托海、三道河、磴口、石嘴山等处皆驻官军。九年十一月，回匪复窜阿拉善南界之红井一带，贡桑珠尔默特派副佐领鄂肯会军副将郝永刚等败之。匪窜永磴口，掠阿拉善，复设台站十一处。十年五月，金顺奏："宁夏山后阿拉善旗有西来窜贼劫掠。现筹于南北要冲磴口、横城等处派队扼札。"十一年，赛盟阿尔米毕特旗窜来回匪至沙尔杂一带，张曜以阿拉善王请兵剿办，令孙金彪分札柳林湖一带，兼顾蒙地。是年八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蒙盐仍只从一条山、五卡寺至皋兰、靖远、条城，经安定、会宁、陇西、秦州，转运汉南一带销售，每百斤收税银、厘银各八分。十三年四月，袁保恒奏："宁夏采运，须取道阿拉善额济讷蒙古草地，以达巴里坤。而额济讷牧地近年被匪蹂躏最深，无可藉资，必以阿拉善驼只为主。当饬阿拉善协理台吉派员来宁商办。臣与管旗章京玛呢阿尔得那筹拟，按程设立三十四台，专司带领道路。另雇蒙驼一千五百，民驼五百，各以五百任运一段，班转递运，每次可运官斛八百石，限四十月运至巴里坤，间二十日由宁夏发运一次。"谕左宗棠酌度情形，派员赴宁夏接办。光绪四年七月，以关内外肃清，裁阿拉善所设台站。

二十六年，拳匪滋事，阿拉善亦出教案。二十七年三月，予各省官员上年保教不力惩处，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传旨申饬。其后是部三道河一带教堂租种地亩益多，引河为渠，开田万顷，日

以富饶。宣统二年，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奏：“山西行销蒙盐，西路以阿拉善为主，以鄂尔多斯辅之。有矿，有林木，幅员广阔。其北毗连赛盟南境各旗，南邻甘肃镇番等九县，为漠南蒙古大部落。自为一部，不设盟，受宁夏将军节制，”有佐领八。

额济讷，旧土尔扈特部，在阿拉善旗之西。东古尔鼐，南甘肃毛目县丞地，北阿济山，东南合黎山，南与东北、西北皆大戈壁。当甘肃省甘州府及肃州边外。

系出翁罕六世孙，曰玛哈齐蒙古。有子二：长曰贝果鄂尔勒克，有曾孙曰书库尔岱青。第四子曰纳木第凌，生纳扎尔玛穆特，为土尔扈特阿王奇汗族弟。阿王奇汗游牧额勒济河。康熙四年，诏封纳扎尔玛木特之子阿喇布珠尔为固山贝子，赐牧色尔腾。先是阿喇布珠尔尝假道准噶尔谒达赖喇嘛，既而阿王奇与准噶尔丹策妄阿喇修怨，阿喇布珠尔自唐古特还，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至京师。上悯其无归，故有是命。五十五年，阿喇布珠尔奏请从军效力，诏率兵五百驻噶斯，旋卒，子丹衷袭。

雍正七年，来朝，晋贝勒。九年，以色尔腾牧通噶斯之察罕齐老图，惧准噶尔掠，乞内徙。陕甘总督查郎阿令携戚属游牧阿拉克山、阿勒坦特卜什等处。寻定牧额济纳河。乾隆四十八年，予世袭罔替。

同治中，回匪滋事，陷肃州。是部与连境，蹂躏特重。时西路文报梗，是部设台站，递至阿拉善以达归化。九年以后，肃州回匪累出扰是部境以北，窜赛、扎两盟，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福济、定安、张廷岳先后奏：“贼匪皆来自土尔扈特贝勒游牧，请饬左宗棠拨军防剿。”十二年，是部贝勒达什车凌以防堵回匪阵亡。光绪五年，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为请恤。十二月，赠郡王衔，予恤银一千一百两。三十年，延祉等迎护达赖喇嘛往西宁，经是部。地杂戈壁，较诸部为瘠苦，北接扎盟南境。各旗有佐领一，不设盟长，受陕甘总督节制。

清史稿卷五二一　列传第三〇八

土谢图汗部，称喀尔喀后路，至京师二千八百余里。东界肯特山，西界翁吉河，南界瀚海，北界楚库河。

元太祖十一世孙达延车臣汗，游牧瀚海北杭爱山界。子十一，格呼森扎扎赍尔珲台吉其季也。兄图噜博罗特、巴尔苏博罗特、阿尔楚博罗特、鄂齐尔博罗特等、由瀚海南徙近边，为内扎萨克敖汉、奈曼、巴林、扎噜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九部祖，详各传。独所部号喀尔喀，留故土。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分左、右翼。其掌左翼者，为第三子诺诺和及第五子阿敏都喇勒诺。诺诺和号伟征诺颜，子五：长阿巴岱，号干齐赖赛因汗；次阿布瑚，号墨尔根诺颜，徙牧图拉河界，今土谢图汗部二十扎萨克皆其裔。阿巴岱子二：长锡布固泰，号鄂尔斋图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子锡布推哈坦巴图尔、辅国公巴海、台吉车凌扎布、青多尔济四旗祖；次额列克，号墨尔根汗，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扎萨克郡王噶勒丹多尔济、贝勒西第什哩、车木楚克纳木扎勒、辅国公车凌巴勒、三达克多尔济、台吉巴朗、班珠尔多尔济、辰丕勒多尔济、朋素克喇布坦十旗祖；阿布瑚子三：长昂噶海，继墨尔根诺颜号，为扎萨克部郡王固噜什喜，台吉车凌、开木楚克、成衮扎布、逊笃布五旗祖；次喇瑚里，号达赖诺颜，为扎萨克台吉礼塔尔一旗祖；次图蒙肯，号昆都伦诺颜。初喀尔无汗号，自阿巴岱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以汗称。子额列克继之，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衮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崇德二年，衮布偕硕垒上书通好。二年遣使贡驼、马、貂皮、雕翎及俄罗斯鸟枪，命喀尔喀三汗岁献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

顺治三年，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逃，豫亲王多铎率师追剿，至扎济布喇克，衮布遣喇瑚里等以兵二万援腾机思，为大军所败，弃驼马千余窜额尔克。楚琥尔者衮布族也，复私掠巴林部人畜，诏使责之。会所部额尔德尼陀音贡马至，敕归谕其汗等擒献腾机思，并以所掠归巴林。五年，腾机思降，衮布等表乞罪，诏各遣子弟来朝，不从。八年，以其部不归巴林人畜，仅献驼十、马百入谢，严谕诘责。十年，命侍郎华里克图往察巴林被掠人畜，衮布等匿不尽给。会喇瑚里之子台吉木塔尔

携众来归，封扎萨克亲王，驻牧张家口外塔噜浑河，因诡言巴林人畜木塔尔尽携往，应就彼取，并乞遣木塔尔等还。谕曰："尔等不遵旨遣子弟来朝，不进本年九白常贡，不尽偿巴林人畜。冒此三罪，反请遣还来归之人，是何理耶？今即各遣子弟来朝，尽偿巴林人畜，朕亦弗使木塔尔等还，尔自择之！"是年秋，遣使补贡九白，至张家口，诏勿纳。十二年夏，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继其父衮布为左翼长，约同族墨尔根诺颜、达尔汉诺颜、丹津喇嘛等，表遣子弟来朝。谕曰："尔等遵旨服罪，朕不咎既往，其应归巴林人畜缺少之数，悉从宽免，嗣后逃人至此，当即遣还。"冬，复遣使乞盟，许之，赐盟于宗人府。是年，设喀尔喀八扎萨克，仍分左、右翼，命土谢图汗及墨尔根诺颜各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赉之。

康熙二十三年，以其部与右翼扎萨克图汗成衮构衅，命阿齐图格隆偕达赖喇嘛使谕解之。二十六年，察珲多尔济偕车臣汗诺尔布等疏上尊号，谕曰："尔等恪恭敬顺，具见悃忱，但宜仰体朕一视同仁，无分中外至意。自今以后，亲睦雍和，毋相侵扰，永亨安乐，庶慰朕怀，胜于受尊号也。"

二十七年，厄鲁特噶尔丹掠喀尔喀，察珲多尔济拒弗胜，偕族弟固噜什喜等携属来归，诏附牧苏尼特诸部界，发归化城仓米赡之。二十八年，从遣内大臣费扬古往赈，谕廷臣曰："朕闻土谢图汗属众有乏食致毙者，深为轸念。费扬古采买牲畜尚须时日，著速发张家口仓米运往散给，计支一月，牲畜继之，则众命可活矣。二十九年，诏察所属贫户，遣就食张家口。

三十年春，上以察珲多尔济来归后，车臣汗乌默客、扎萨克图汗成衮子策旺扎布踵至，喀尔喀全部内附，封爵官制宜更，且降众数十万错处，应示法制俾遵守，将幸多伦诺尔行会阅礼，诏理藩院檄察珲多尔济等随四十九旗扎萨克先集以俟。尚书马齐奉命往议礼，定赏格九等，坐次七行，以察珲多尔济为之首。夏四月，驾至，喀尔喀汗、济农、诺颜、台吉等三十五人以次朝见，谕曰："尔等以克弟之亲，自相侵夺，启衅召侮，至全部溃散。其时若令四十九旗扎萨克将尔人众收取，尔部早已散亡。朕好生之心出于天性不忍视尔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粮粮以资赡养，用是亲临教诲，普加赏赉。会同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特沛恩施，俾与四十九旗同列，以示一体抚育，罔分中外，尔等其知朕意。"寻命改所部济农、诺颜旧号，封王、贝勒、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佐领，仍留察珲多尔济汗号统其众，自是始称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改喀尔喀左右翼为三路，土谢图汗称北路。

三十五年四月，上亲征噶尔丹，所部诸扎萨克奏："臣等被噶尔丹掠，全部溃，赖圣主天威正其罪，请从征效力。"谕毋庸尽行随往。五月，大军既破噶尔丹于昭莫多，凯旋，大赉之。明年，噶尔丹窜死，朔漠平，诏所部归图拉河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赡给。五十四年，以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煽众喀尔喀，命散秩大臣祁德里率大军赴推河侦御。廷议屯田鄂尔坤、图拉裕军食，诏询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勘奏所部可耕地，因言附近鄂尔坤、图拉之苏呼图喀喇乌苏、明爱察罕格尔、库尔奇呼、打布堪河、察罕廋尔、布拉罕口、乌兰固木及额尔德尼昭十余处俱可耕，命公傅尔丹选善耕人往屯种。是年，诏简所部兵驻防阿尔泰。六十年，命土谢图汗旺扎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

雍正二年，北路军营移驻察罕廋尔及是扎克拜达哩克。三年，以增设赛因诺颜部，定所部为喀尔喀后路。四年，旺扎勒多尔济等因额尔德尼昭乏相宜谷种，遣人购之俄罗斯，并请助屯田兵粮。谕廷臣曰："前议屯田时，曾有奏言喀尔喀未必踊跃从事者。朕思此举正为伊等计及久远，岂有反不乐从之理？今果咸恩抒诚，与朕意相符，殊可嘉尚，交理藩院议叙。"寻各予纪录，并赉币有差，诏如议。五年，以库伦及恰克图为所部与俄罗斯互市地，诏非市朝毋许俄罗斯逾楚库河界。是年，赛音诺颜亲王额附与俄罗斯定界。九年，选兵随大军剿勒丹策凌。十三年，撤大军还，诏所部兵留驻鄂尔坤及乌里雅苏台。

乾隆元年，复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于乌克图尔济尔哈朗。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移居库伦，命土谢图汗延丕多尔济驻守其地护视之。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命土谢图汗延丕勒多尔济督理俄罗斯边境事。十七年，增防鄂尔坤兵。十九年，移驻鄂尔海喀喇乌苏。是部扎萨克亲王额琳沁多尔济授西路参赞大臣。二十年，进剿达瓦齐于伊犁。时降酋阿睦尔撒纳谋据伊犁，上烛其奸，诏入觐。定北将军班第由尼楚衮军营遣额琳沁

多尔济护之行，到乌隆古河，阿睦尔撒纳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印授之，诡称归治装，由额尔齐斯河驰遁。翌日，额琳沁多尔济追之弗及，论罪削爵拟斩，谕赐自尽。多罗贝勒车布登亦以驻防库克岭，不力追叛遁之巴朗，降贝子。而扎萨克辅国公车登三丕勒以俘青衷杂卜功，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旺勒以擒叛遁之和硕特讷默库功，扎萨克一等台吉班珠尔多济以获阿睦尔撒纳旗纛甲胄功，扎萨克一等台吉三都布多尔济以赴扎布堪获阿睦纳撒纳之孥及班珠尔等，并诛叛贼固尔班和卓辈功，均进爵赉赏有差。

先是，土谢图汗部编佐领，积三十七旗。以分置赛因诺颜部，析二十一旗，留十六旗，仍隶土谢图汗部。寻增四旗。扎萨克凡二十，盟于汗阿林，设正副盟长及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一：土谢图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贝勒晋袭；附公品级一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三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八，一由贝子降袭。

是部本为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剧。乾隆二十七年，于是部中旗汗山北之库伦置办事大臣，以满洲大员任之。别选蒙古汗、王、公、扎萨克一人为办事大臣，同厘其务。和硕亲王多罗额驸桑斋多尔济以乾隆二十三年赴库伦协理俄罗斯边境事。二十七年，停互市。二十九年，桑斋多尔济请增库伦卡坐，派兵屯田依臻、布尔噶勒台等处，不许。三十年六月，命阿里衮索琳查办恰克图潜通贸易一案，以桑斋多尔济私听蒙人仍与俄商贸易，论罪削爵。办事大臣丑达以私市得贿正法。十月，以是盟扎萨克贝子伊达木什布管俄罗斯卡坐。三十三年，库伦办事大臣庆桂等奏俄罗斯遣使乞开关交易，允之。仍申内地商人图增价值之禁。寻命桑斋多尔济复任。

四十二年，定库伦办事大臣兼辖办事章京，民、蒙交涉事件均具报办理例。四十三年，桑斋多尔济奏俄罗斯人私越边口卖马，俄员玛玉尔不肯前来，暂停贸易，即咨示俄固毕纳托尔，上是之。七月，谕桑斋多尔济会同办事大臣博清额，商办内地商人给还俄罗斯欠货。十一月，桑斋多尔济卒，命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往库伦协同博清额办事。四十五年，复开市。四十八年，以车登多尔济私给乘骑乌拉黄缎照票，罢库伦办事大臣，命赛因诺颜亲王拉旺多尔济代之，仍命桑斋多尔济之子郡王蕴端多尔济随同办事，定喀尔喀四部乌拉章程。十二月，命蕴端多尔济列名在办事大臣勒保之前。四十九年，以俄罗斯属布里雅特人劫内地往乌梁海贸商民，赔货而不交犯，屡檄其国。五十年春，以俄罗斯覆文支吾推宕，复停恰克图互市。办事大臣松筠因定沿边蒙古需用烟茶布匹章程。

五十一年九月，定土、车两部及赛、扎两部每年各带一部人入围场，土、车两盟部落人交库伦办事王大臣带领习围，赛、扎两盟部落人仍交乌里雅苏台将军大臣带领习围，并令部落每年自汗、王至公各拣派一人，台吉内各拣派四人，领职衔较大者二名，微末台吉二名，仍作十名善射赴木兰围场例。五十四年，俄属布里雅特人伤我出卡巡兵，松筠檄俄固毕纳托尔捕送置之法。适有自俄归之土尔扈特喇嘛萨麻林言俄将兴兵构衅。廷旨命松筠檄询。五十五年，是部戈壁数旗灾，扎萨克台吉乌尔湛扎布报以应收赋及自畜牛差别赈给，并令有力台吉官兵周恤贫者。事闻，上嘉之。五十六年，松筠奏俄守边目力辨其诬，诏诛萨马林，许俄复市。松筠与接任办事大臣普福、协办贝子逊都布多尔济恰克图，晓谕俄固毕纳托尔，嗣后如遇会办事件，应如例迅速完结，命盗案犯，应送恰克图鞫实正法，彼此约束商贩，毋有积欠，因与立约，永为遵守。

嘉庆七年三月，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等备行围进哨马匹，上嘉之。八月，定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事务在库伦会集，与办事大臣一同办理例。自是土、车二部重大事件，皆由库伦办事大臣专奏。允蕴端多尔济请，每逾十年巡察俄罗斯交界卡论一次。八年八月，允蕴端多尔济请，土谢图汗部扎萨克齐旺多尔济、齐巴克扎布等旗，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地方，免驱逐种地民人禁。嗣后另垦地亩，添建房屋，侵占游牧，并令从前租种者，按地纳租。娶蒙女为妻者，身故之后，妻子给该处扎萨克为奴隶。呼图克图徒众地方即为其所属。并定该处居民按人给照，每年由蕴端多尔济派员检查，造册报院。及再有无照之民任意栖止，盟长、扎萨克等治罪列。二十三年，库伦遣蒙员同俄员勘明疆界。

道光四年三月，以库伦章京尚安泰查验伊琫等处种地民人不能核事，致民人等盘踞游牧，署车凌多尔济扎萨克印务之台吉贡苏伦呈报驱逐，又误毁领照人民房屋，命夺职，蕴端多尔济等议处。仍申各旗容留无票民人之禁。七年，蕴端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十二年，多尔济拉布坦代之。十五年，多尔济拉布坦奏喀尔喀招民垦复抛荒地亩章程，谕不许。十二月，命德勒克多尔济为库伦学习帮办大臣。十八年，多尔济拉布坦奏管卡伦扎萨克那木济勒多尔济擅以奇尔浑卡伦兵丁与明济卡伦兵丁互相移驻，撤差，仍议处。十九年，允哲布尊丹巴往库伦之北伊鲁格河温泉坐汤，命办事大臣福英护视。四月，多尔济拉布坦卒，以德勒克多尔济代为库伦办事大臣。二十一年六月，俄罗斯萨特纳衙门咨理藩院，闻中国严禁鸦片入界，已谆饬所属不得在交界之处互相贩带偷运。谕库伦办事大臣严禁内地贸易人等在交界处所私行贩运烟土，以绥外藩、除积弊。二十二年九月，德勒克多尔济以库伦地方商民盘踞一案，下部议处。

咸丰四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汗、王、公、台吉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却之。八年，允俄罗斯使人由库伦至张家口入京。十一年，德勒克多尔济迁，以多尔济那木凯代为库伦办事大臣，寻令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代之。以办事大臣色克通额带操演鸟枪兵丁赴恰克图，命多尔济那木凯妥办库伦事件。四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欲于库伦贸易，行文阻止。六月，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奏准俄人在库伦修理公馆。十一月，色克通额奏俄商擅往蒙古各旗贸易。谕守约开导，并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禁阻。十二月，撤恰克图习枪官兵。

同治元年，定俄国陆路通商章程条款。三年，以新疆回乱，调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蒙兵赴乌鲁木齐等处助剿。四年三月，以土、车两盟蒙兵溃散回旗，谕文盛等不必再令赴营。以图盟援古城蒙兵逗留，扎萨克达尔玛僧格严议。五年，合办喀尔喀四盟捐输。六年，调土、车两盟兵一千五百名驻防卡伦。八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许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亦不纳税；其不设官之蒙古地方，该商欲前往贸易，亦不拦阻，惟该商应有边界官执照。

九年二月，回匪东窜，自三音诺颜左翼右旗扎萨克阿巴尔米特游牧扰是部左翼后旗镇国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蒙古地方幅员辽阔，蒙众皆择水草旺处游牧，相距数十里始有毡庐。且百余年安享太平，久不知兵。贼知蒙古易欺，是以百数成群，纵横肆扰。拟调驻卡伦蒙兵，檄两部落盟长等带往西南一带，与各旗官兵协剿。库伦地方塔庙甲于各旗，商贾辐辏，人烟稠密。现派桑卓特巴等调集喇嘛、鄂拓克防护庙宇。又令商民办理保甲，以资守御。”六月，张廷岳等奏以土盟兵九百名交扎萨克公奈当等防守额尔德尼昭。七月，俄调马队在库伦操演，谕张廷岳等查察。寻以乌里雅苏台危急，张廷岳等奏调土、车两盟兵会剿。十二月，请以赛、扎两盟协防库伦官兵二百名归并赛、札两盟，派兵分防要隘。

十年二月，回匪复窜额哲呢河一带，图犯库伦。张廷岳等奏迅檄达尔济等军赴哈尔尼敦西北地方防剿，十年，张廷岳奏：“前调土、库两盟官饷糈，上年由两盟捐输支给。乌城被陷，复奏调内地官兵来库防剿，檄土、库两盟及沙毕捐备马三千匹，资汉兵骑乘又借雇驼马数千只，分赴各台。两盟官兵自上年遣散，改征作防，应需驼马三年余只，亦系各旗摊派。”四月，回匪窜是部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焚掠府庙，东犯莫霍尔、嘎顺等台。张廷岳遣蒙员札齐鲁克齐、伯克瓦齐尔等追败之于乌拉特中旗沙巴克乌苏地方。六月，副都统社嘎尔奏回匪于四月由图盟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窜出顺新地方。五月，窜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之巴尔图叟吉地方。派吉尔洪额带队改道蹑贼。时回匪复西窜左翼中左旗扎萨克达尔玛僧格游牧，至乌拉特中公旗之布特拉地方，吉尔洪额会伯克瓦齐尔进击，大胜之。

八月，回匪复窜是部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直趋翁吉河一带。别股窜哲林等台，赛尔乌苏西北台路断。张廷岳等奏察哈尔所派达尔济一军抵翁吉河之乌勒干呼秀地方，与是部左翼中左旗公齐莫特多尔济及伯克瓦齐尔二营相犄角。是月二十一日，伯克瓦齐尔败贼于察布察尔台之察罕吉哩玛地方。二十六日卯刻，伯克瓦齐尔星夜间道穷追，绕出东犯库伦匪前，败之于阿达哈楚克山额里音华地方。午申刻连再捷，获驼千余、马四百，围贼于毕留庙，相持六昼夜。九月二日，达

尔济军至毕留庙西北驻营，匪以投诚诳之，达尔济遽阻伯克瓦齐尔军巡逻，匪于是夜轻骑西遁。十二月，张廷岳等奏前窜乌、库两城回匪，现均返肃州老巢。宣化、古北口二军于本年到库，择要设防，足资捍卫。土、车两盟官兵拟裁半留半，每届半年，轮换防护官署昭庙，撤沙毕兵。

十二年二月，回匪复扰左翼后旗公巴勒达尔多尔济游牧，寻遁。三月，张廷岳等奏：库伦事务较繁，请土、车两盟之协理将军，饬令每年轮班在库听候差委，勿赴乌城。”下金顺等会商覆奏。谕催山东于五月前解清库伦饷银十万两，赍库伦商民团勇。定变通办理库伦军需章程。十三年九月，库伦办事大臣阿尔塔什达卒，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

光绪元年，以库伦解严，撤回直隶古北口练军。四年十一月，以库伦、哈拉河等处游匪尚多，仍拨直隶宣化练军二百五十名驻之。五年二月，以穆图善奏，谕饬土谢图汗迅将撤回托里布拉克、图固里克二台帮台官兵驼马，催令仍回本台。五月，予捐输银两之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等奖。六年正月，以改议俄国归还伊犁条约，筹备边防，派土、车二盟兵二千蒙兵驻库伦，拨军火及备蒙古包银。十二月，给库伦防兵月饷。七年二月，撤驻库伦蒙兵。四月，以库伦为俄人来往冲途，调喜昌为库伦办事大臣，统新军千人赴之。是年，中俄订续改陆路通商章程，俄国商民往蒙古贸易者，只能由章程险清单内。卡伦过界，应有本国官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文执照，注明姓名、货色、包件、牲畜数目，于入中国边界时，在卡伦呈验。其无执照商民过界，任凭中国官扣留。

八年四月，喜昌奏考察库伦时势边防情形，量议变通。一、库伦与恰克图屯军分驻。一、恰克图改设道员镇守边塞。一、库伦选练土著学试屯垦。一、库伦属境暨接连邻省地方酌量屯兵。下所司议，格。寻以喜昌奏劾土盟盟长车林多尔济，罢之，并下理藩院，议注销土、车两盟王公等驻班乌里雅苏台会盟之案。八月，喜昌等奏库伦近与俄邻，为漠北第一咽喉。现驻兵设防，馈运转输，旧站绕远，函宜变通，改设捷径。谕饬乌里雅苏台将军、察哈尔都统迅速妥筹覆奏。

九年二月，喜昌奏台站迟滞，拟饬运草养驼，以资供应，并陈报灾不实等情。谕绥远城将军丰绅等按照原奏斟酌妥办。三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霍穆尔、噶顺等九台之官兵潜逃，诏喜昌等饬各旗竭力供差，不准推卸，仍严禁兵丁骚扰台站。八月，察哈尔都统吉和等奏抚恤灾荒，安设台部。喜昌又劾车林多尔济权势大重，把持公事，串通各旗虚报灾荒，遣撤官兵需用驼只，复为掣肘，各旗派拨帮台，延不到差。谕亲任办事大臣桂祥密查具覆。时俄势日盛，诸部王公渐生携贰。喜昌所议置官驻军、屯田、改台诸大端，皆以消患未萌。中朝重更张，致所请无一行者，卒以病去，并撤其军。辛亥之变，实酿于此，识者惜之。九月，喜昌奏饬图什业图汗部未被灾各旗暂行帮台。寻库伦办事大那木济勒端多布免，以土谢图汗那逊绰克图代之。

十年正月，以土谢图汗部左翼中郡王阿木噶巴扎尔等四旗被灾特重，谕桂祥等妥筹减缓差徭，予劝捐赈灾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扁额。十二年，桂祥劾哲布尊丹巴之商卓特巴索诺木多尔济居心巧诈，意构边衅，革之。十六年八月，库伦办事大臣安德等奏库伦所属恰克图等处开办金矿，华商既无可招，洋商则断不可招集，陈窒碍难行情形，下所司知之。十二月，御史联＜□阝 及＞奏库伦商卓特巴喇嘛达什多尔济欺朦把持，擅权科敛，下理藩院。十八年七月，定联接中俄陆路电线。哲布尊丹巴所住之庙被火，佛像经卷胥毁。土盟等四盟王公捐助重建，而商卓特巴以此假贷商人，摊派沙毕者遂重。二十年九月，安德奏日本变动，民情惶惑，请仍调官兵驻库伦，谕李鸿章酌度。

二十二年六月，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沙毕一项困苦特甚，流亡过多。呼图克图忠厚存心，用人失当，一任喇嘛等勾通内地商民以及在官人等百方诈取，若罔闻知。迨用度过窘，不得不加倍苛派，所由欠负累累，上下交困。体访其属堪布喇嘛诺们汗巴勒党吹木巴勒为僧俗所仰慕，应责成清理已檄署商卓特巴巴特多尔济等，凡一切商上应办事宜，悉心咨商，妥为筹画。先将沙毕等应派光绪二十二年分摊款，查照十年以前，各按牲畜多寡，秉公匀摊，不准加派，核实酌裁。近年增添浮费，务量所摊撙节动用，俾纾民力。并请将东营台市甲首各商，每遇两大臣节寿酬款项不减不增，按年代哲布尊丹巴归商欠。”下所司知之。寻又奏定恰克图规费，化私为公，提满、蒙大臣经费。七月，奏请定库伦大臣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往还体制是否平行，有曰：“公事之间，备极融洽；相见之际，多似参商。实则哲布尊丹巴已骄蹇跋扈，与办事大臣积不相能。”十一

月，桂斌奏：“土盟所属西北旗界哈喇河一带，向有开垦地亩，播种杂粮，曾经奏明不准续垦。每届台市章京更换实任，由库伦大臣扎委会同扎萨克等前往清查有无续垦。兹届应查之期，照章派委台市章京理藩院员外郎奎显往查，将所得陋规呈请核办，约计二千数百两。当将两大臣此次款费全发商人收还，其余各项，暂照成案分赍各员，俾资津贴。”

二十三年六月，办事大臣连顺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蒙古办事大臣图什业图汗那逊绰克图两不相能，请革办事大臣之任。谕从之，以饬嗣后遇有此等事件，务妥为斟酌，勿听呼图克图一面之词。以土盟中旗贝子朋楚克车林为库伦办事大臣。连顺以：“桂斌所奏归还哲布尊丹巴商欠办法，四成实银，分年带销，虽恤蒙情，未恤商情，致该商等亏累太多，不敢与沙毕内外两仓及鄂拓克交易。而两仓鄂拓克虽有牲畜，无处易换，市井萧条，诸货不能畅销。现呼图克图之庙工久竣，应照桂斌所奏，不得苛派，休息蒙众。两仓所用货物银茶及鄂拓克息借之款，应循旧日章程，设法算拨。”又奏：“据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转据各旗呈报，现查各旗呈报，并无未领限票民人种地之事。其由库伦台市章京衙门请领限票来旗贸易者，均随来随往，或搭盖土房存货收赈，牛羊并不孳生。垦荒民人建房养畜，每年交地租茶数十箱或百箱不等。复据商民元顺明等七家呈，认种荒地，每年有地租茶，牲畜存厂，每年有草厂茶。请将认交前大臣桂斌罚款原茶交还。”旨均如所请。并将查地陋规化私为公，裁台市章查地之差。

二十四年，劝办昭信股票。连顺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两部落王公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情愿报效市平银共二十万两。五月，土、车两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沙毕、喇嘛等陈请不愿领昭信股票，温谕嘉之，仍饬一并给奖。以设库伦、恰克图电线，理藩院奏采伐土盟各旗官山木植。先是，库伦西北各旗至恰克图一带内地人民，率以租地垦荒为名，偷挖金砂，俄人亦多越界潜采，查禁驱逐，具文而已。至是连顺奏：“土、车两盟各旗界内库伦东北六台地，约合三百四十余里，西自鄂尔河、哈拉河至额能河，共有金矿三处。又西北九台地，约合五百三十余里，北自色埒河至伊鲁河，共有金矿二处，周围二百余里，金苗甚旺，以伊鲁河所产为最佳。惟产自河内，水势颇深，人力掏取，所得有限。必用西法以机器汲水，雇工开挖，其利方厚。拟招集巨款，延聘矿师，购运机器，相地开采。宜同时举办，于居中扼要之处，设一总厂，综计成本约银三百万两。复据天津税务司俄人柯乐德利库西称蒙古金矿，中国集款兴办时，俄人亦愿附股，仍可代为招集，严遵中国章程。如用俄人，应听中国官员约束，通盘筹画。鄂尔河等五处金矿，拟请招商集款，合力开采，由中国自行举办，并准附招俄股，请简大员专司督率。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矿务大臣议行。寻命连顺督办蒙古鄂尔河等矿。

是年，李鸿章等奏中俄会订条约。俄国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照旧不纳税。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易货均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账。在库伦设领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俟商务兴旺添设。

二十五年十月，奏集股开采，以土、车两盟同时共举为宜，即集土、车两盟长切实劝谕，俾知开矿之举，不特保卫边疆，且开蒙古生计，报闻。土盟盟长密什克多尔济以连顺等劾阻挠开矿，罢之。十一月，洛布桑达什面谩哲布尊丹巴，以玩亵黄教议处。理藩院奏蒙古王公等请停办矿务，命昆冈、裕德往查办，并谕连顺缓办库伦矿务。十二月，库伦、恰克图电线工竣。二十六年，昆冈等奏停办矿务，连顺下部议处。拳匪事起，命办事大臣丰升阿等备边。

二十七年三月，丰升阿、朋楚克东林奏图什业图汗部落盟长贝子栋多布等呈，驾幸西安，请捐本年应得俸银缎匹，并量力捐马备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亦呈捐马千匹，均允纳之。六月，丰升阿等奏：“上年内地拳匪肇祸，猝启兵端，库伦、恰克图等处中外各商，纷纷迁徙，互相疑惧。当与驻库俄领事官施什玛勒福等再三晤商，均能奉约惟谨，力顾邦交。彼时虽有俄兵防守，尤能实力保护中外商民、蒙众等性命资财，两不相扰，请予宝星。”允之。

二十九年二月，以防守边疆异常出力，予土盟盟长扎萨克敦都布多尔济双眼花翎，土盟参赞郡王阿囊达瓦齐尔紫缰，土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土盟副将军亲王杭达多尔济、总管西卡伦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乾清门行走，余给奖有差。闰五月，土盟王公及哲布尊丹巴等

报效修正阳门工程银，允核给奖叙。丰升阿等奏覆改设行省，以外蒙地方与内地边疆情形不同，一例办理，多有窒碍。得旨："是。"下所司知之。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等奏土、车二盟金矿续议开办，参酌外蒙等情形，详订章程，妥筹布置。请准税务司洋员柯乐德为总办，并简派大员专司督率，下部义。十一月，以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自庚子以来，慎固边圉，辑睦外人，恤商抚蒙，勤劳足录，予紫缰。

三十年，办事大臣德麟奏库伦后地蒙民租佃，拟设清垦局，以杜与外人私垦，下户部议。三月，德麟等奏办库伦统捐。达赖喇嘛以印藏启衅，避之库伦，诏延祉迎，令赴西宁。九月，予驻库伦直隶练军官弁奖，以保卫蒙商，防护外人。十月，德麟奏结图盟左翼中旗扎萨克郡王阿囊塔瓦齐尔债案。

三十一年，办事大臣朴寿奏创办厘金，委差官贾得胜等分往头台暨恰克图等处带兵稽查偷漏，分段弹压。七月，以理藩院奏，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女徒寮汗达拉额尔德尼车臣名号。十二月，设库伦巡警兵丁，由蒙人拣选。三十二年六月，以土盟王公等承购练兵战马，依限选齐，予盟长公衔扎萨克一等台吉敦都布多尔济等奖有差。

三十三年四月，允开库伦金矿，定权限章程。以库伦蒙古办事大臣朋楚克车林会同延祉督办矿务。三十四年二月，办事大臣延祉以派员勘丈各旗垦地，亲王杭达多尔济旗台吉巴图巴鲁抗不备台，请严加议处，允之。五月，增开依拉裕格伦南之克勒司。八月，试办库伦土药统税。设蒙养学堂，就选土、车两盟及沙毕幼童，专习满、蒙、汉语言文字，以兴办新政，蒙古通晓汉文汉语少，易致隔阂。

宣统元年闰二月，延祉等奏准设库伦理刑司员。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捐学堂经费八千两，延祉为请赏带膝貂褂。得旨，下理藩院核给奖叙。十一月，以库伦各厂所出金砂较往年畅旺，给监办官等花红。

二年五月，办事大臣三多以土、车两盟沙毕等三处屡报灾祲，供亿过繁，历年息借华、俄债款，迭经报官索欠者，约计不下百余万两，竟有估一旗之牲畜不足抵债者。而自供哲布尊丹巴外，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库伦大臣等修理衙署及器具铺垫等项，已合银十万余两，支应马匹、食羊、柴炭等项尚不在内。因奏核定土、车两盟沙毕供库伦大小衙门柴炭、羊数目，及限制各官调任修署添物章程。其余差使，统由各员自为筹备，并以物价昂贵，费用竭蹶，请加各员公费银一万二千两。先尽库伦外销公款项下开支，倘有不敷，由库伦金矿税款暂拨，仍言金矿逐年渐有起色，蒙困一苏，商务亦可兴旺，税额自必加增，解部之款，不至较往年为绌，下度支部议行。清中叶后，诸边将军、大臣以下俸给过薄，皆倚藩部供应为生计，三多此疏，可以例之。十月，三多奏喇嘛登曾夺犯拒捕一案，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迄不交出首要，历次呈文，无理取闹，要挟具奏，恐国家法令，官长政权，将难行于蒙地，请予斥革；哲布尊丹巴自二月奉严加约束电旨后，库属喇嘛安分守法，为近年所未有，请传旨嘉奖，均允之。二年四月，是部亲王朋楚克车林为资政院钦选议员。

三年，设库伦审判各厅，军咨府亦于库伦设陆军兵备处，派员统兵驻之。是年正月，三多请宣统二年金矿应缴官税计金砂易银十九万三千两有奇，全数作为库伦办军事的款。是月，开图盟扎萨克那木萨赖旗奎腾河金矿。四月，开雅勒弼克金矿。闰六月，已革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报效办理新政银二万两，三多请赏还原衔，饬回库伦署商卓特巴篆务，以是款作为修汽车路之需。八月，奏："近来边事日急，今沿途台站，于来库伦官员，则多方留难，于递库要件，则任意玩忽。请饬该管台站认真整顿。"允之。九月，三多等以额尔德尼车臣报效银一万两，奏准用杏黄围车。时哲布尊丹巴与三多不协，是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以债务素密结俄人，不悦新政。于是俄照会外务部，有不驻兵、不派官、不殖民之要求。

洎武昌事起，各省鼎沸，杭达多尔济等遂于十月初九日拥哲布尊丹巴称尊号，建元立国，置内阁。以喀尔喀八十六扎萨克名义通牒中外，指斥清廷，兴复元业，驱逐在外蒙之满清官兵。三多被迫去职，赛尔乌苏管站站员亦于十二月去职。于是喀尔喀四部举非清有。

车臣汗部，称喀尔喀东路，至京师三千五百里。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西界察罕齐老图，南界

塔尔衮、柴达木、北界温都尔罕。

元太祖十七世孙阿敏都喇勒有子谟啰贝玛，驻牧克鲁伦河，生子硕垒，始号车臣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同时称三汗。子十一，今车臣汗部二十三扎萨克皆其裔。长嘛察哩，号伊勒登土谢图，为扎萨克贝子达哩、台吉旺扎勒扎布二旗祖；次察布哩，号额尔德尼台吉，为扎萨克台吉吹音珠尔一旗祖；次拉布哩，号额尔克台吉，为扎萨克台吉色棱达什一旗祖；次本巴，号巴图尔达尔汉珲台吉，为扎萨克镇国公车布登一旗祖；次巴布，袭父汗号，为车臣汗乌默克，扎萨克郡纳木扎勒、朋素克，台吉韬赉、罗卜藏、垂扎木素、额尔德尼、根敦八旗祖；次绰斯嘉布，号额尔尼珲台吉，为扎萨克辅国公车凌达什，台吉多尔济达什、固噜扎布三旗祖；次巴特玛达什，号达赉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勒车布登、辅国公车凌旺布、台吉车凌多岳特三旗祖；次车布登，号车臣济农；次阿南达，号达赉济农；次布达扎布，号额尔德尼济农。均封扎萨克贝子。阿南达子贡楚克，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

初，喀尔喀服属于察哈尔。天聪九年，大军平察哈尔，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诸部长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春，以其部私与明市马，谕责之曰："明，朕仇也。前者察哈尔林丹汗贪明岁币，沮朕伐明，且欲助之，朕故移师往征。天以察哈尔为非，故以其国予朕。今尔与明市马，是助明也。尔当以察哈尔为戒，其改之！"硕垒遣伟征喇嘛等来朝，请与明绝市，上嘉之，命察罕喇嘛往赉貂服、朝珠、弓、刀、金币。二年，献所产兽曰獭喜。三年，献马及甲胄、貂皮、雕翎，俄罗斯鸟枪，回部弓服、鞍辔，阿尔玛斯斧、白鼠裘，唐古特元狐皮。诏岁贡九白，他物毋入献。顺治三年，硕垒诱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遣子本巴等以兵三万援，大军败之。师旋，诏责硕垒曰："苏尼特本察哈尔属部，向化来归，尔诱之使叛。朕遣兵追剿时，尤诫勿加兵于尔。讵意尔反称兵抗拒，以致上苍降谴，立见败衄。倘非朕饬令班师，大兵既压尔境，何难长驱直入耶？今尔若知自悔，欲赎前愆，其速擒腾机思来献！"五年，腾机思乞降，硕垒使献驼百、马千入谢，诏遣子弟来朝。九年，以妄争岁贡赏，谕责勿贡。十二年，巴布继其父硕垒为车臣汗，遣子穆彰墨尔根楚琥尔来朝，诏宥前罪，贡九白如初。是年，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命车臣汗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十五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赉之。

康熙二十一年，以所属巴尔呼人私掠乌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会贡使至，谕曰："朕闻尔属众与界内蒙古互相窃夺，彼此效尤，恐乖生计。朕已饬界内人毋许出境滋扰，尔亦当约束所属，守分安居。违者即拘治之，毋稍姑息。"二十二年，诏毋越噶尔拜瀚海游牧。巴布卒，子诺尔布嗣车臣汗。二十六年，偕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表上尊号，谕却之。

二十七年，葛尔丹掠喀尔喀至克噜伦河。时诺尔布及长子伊勒登阿喇布坦相继卒，孙乌默客幼，台吉纳木扎勒等携之来归，从众凡十万余户，诏附牧乌珠穆沁诸部界，乌默客袭汗号如故。寻理藩院奏降众日多，请授纳木扎勒等为扎萨克辖之，报可。命科尔沁亲王沙津等往示内地法度，谕曰："朕因尔等为厄鲁特所掠，怜尔纳之。今观尔等并无法制约束部曲，恐劫夺不已，离析愈多。爰命增置扎萨克，分掌旗队，禁止盗贼，各谋生业。尔等果能遵而行之，寇盗不兴，祸乱不作，庶副朕抚育归降、爱养群生之至意。"二十九年，选所部兵赴图拉河，随尚书阿喇尼侦御噶尔丹。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王、贝勒、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部佐领，而以车臣汗乌默客统其众。自是始车臣汗部。

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东路。三十四年，遣官往购驼马。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师次克噜伦河，乌默客等以兵从。凯旋，所部沿途庆献，日亿万计。明年，诏归克噜伦河游牧。五十五年，谕所部选驼六千，以兵五千领之。由郭多里巴勒噶逊运军粮赴推河。六十年，调兵防护乌梁海降众于巴颜珠尔克。

雍正九年，选兵三千赴察罕廋尔军营从剿噶尔丹策凌。十一年，复诏以年部兵千屯游牧西界，训练防守，并追缉巴尔呼逃众。十三年，撤还。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命参赞大臣都统塔尔玛善察阅防秋兵于塞勒壁口。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七年，选兵四千驻防巴颜乌兰。二十年，随大军剿达瓦

齐于伊犁。二十一年，以所属齐木齐格特人肆窃，命参赞大臣纳穆扎尔等往缉，置之法。谕扎萨克等曰："朕因尔等不善经理游牧，以政盗贼肆行，特命大臣前往督缉。念皆起于饥寒，复令发帑赈给贫户，以赡生业。尔等游牧，始皆宁谧。尔等习于玩愒，徒知盗贼已除，不复为贫者筹画生计。又或目前尚知约束，日久渐至废弛。当各统率所属，详察贫困之由，俾谋生有策，不至为非。即有顽悍不悛之徒，亦当严加约束，有犯必惩，务令上下安全，共享升平之福。"

荡平准部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巴雅尔什第、扎萨克辅国公达尔济雅均以俘叛贼包沁副总管阿克珠勒等功，巴雅尔什第晋亲王，达尔济雅晋贝子，扎萨克一等台吉成衮扎布多尔济以察逆贼青衮咱卜造伪符撤汛兵之诈，督兵严守各汛，予公品级，尔具勒旺沁扎布以死事伊犁，予优恤。

先是车臣汗部编佐领，置十一旗，后增十二旗。扎萨克二十有三，盟于克噜伦巴尔河屯，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六：车臣汗一；附辅国公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由郡王晋袭；扎萨克多罗郡王一；附多罗贝勒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札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贝勒降袭；扎萨克镇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三，一由贝子降袭，二由辅国公降袭；附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

二十五年八月，命车臣汗部落一体与土谢图汗等三部落充派兵诸差。三十年，以是部扎萨克贝子旺沁扎布能约束属下，捕获私贸俄罗斯民人、蒙古等，上嘉之。四十七年，是部郡王桑斋多尔济旗与黑龙江属之呼伦贝尔巴尔虎争界，谓呼伦贝尔总管将音陈、阿鲁布拉克等卡伦私自挪移。四十八年，呼伦贝尔总管三保会桑斋多尔济及贝勒车凌多尔济带同耆老斟酌地图，由界内挖出旧设卡伦所埋记木，贝勒车凌多尔济将所属人等全行收回，桑斋多尔济仍称阿鲁布拉克一卡往外展占五十里。五十年，黑龙江将军恒秀等查办是部队等报称阿鲁布拉克卡并未外展占越，桑齐多尔济坐罚俸。咸丰四年正月，是部车臣汗阿尔罕什达捐银助军，受之，却王公等捐军需之请。

同治二年，是部郡王等旗又与黑龙江巴尔虎争界，寻命吉林将军皂保勘之。三年，调是部兵援古城，溃归。四年，札萨克车林敦多布以逗留严议。六年，调车盟兵戍卡伦。九年，回匪东扰图盟，是部供军需，增戍役，应捐输，劳费与图盟等。九年十月，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以回匪东扰乌里雅苏台境，奏派是部贝勒干丹准车林赴额尔德尼昭会剿。寻撤回。十年六月，以回匪踞图盟左翼中旗郡王拉苏伦巴咱尔游牧，图犯库伦，又派干丹准车林统驻库蒙兵赴噶尔沁图里克、托里布拉克二台协剿。十二月，以窜乌、库两城回匪均回肃州老巢，撤车盟官兵一半。二月，张廷岳以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西征，库伦筹备驼只，张廷岳派员赴图、车二盟劝谕各王公等竭力捐助。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调车盟兵驻库伦。寻以约定撤之。二十二年，将军崇欢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摊车盟规费特重，请禁之。库伦办事大臣桂斌以车臣汗阿尔塔什达任参赞大臣作俑，请追款，谕免之。是年，桂斌奏车盟报应袭台吉已报未袭者有六百余员，积压未题者有三次之久。谕理藩院迅速核办，不准积压。二十五年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连顺奏车臣汗德木楚克多尔济阻挠矿务，与俄人交密，形状可疑，谕撤去差使。十一月，是部王公等又呈理藩院请停办矿务，命昆冈等往勘缓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库伦办事大臣丰升阿等调是部各旗官兵自备饷项，巡防边卡。洎呼伦贝尔为俄兵所据，巴尔虎诸处避难官民均至是部界内，盟长等防守抚辑，均协所宜。二十八年，丰升阿以是部王公异常出力，请予奖励。于是车盟盟长郡王多尔济帕拉木加亲王衔，副盟长扎萨克镇国公车林尼玛挑御前行走，参赞扎萨克辅国公那尔莽达琥赏双眼花翎，余给奖有差。

宣统二年二月，内盟蒙匪托克托等窜扰是部贝子桑萨赖多尔济旗，三多遣驻库宣化练军营官郑春田等迎击失利。电谕周树模饬呼伦道汛派兵往接应，而蒙匪窜俄境。是年，是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闰六月，是部扎萨克贝子多尔济车林等报效办理新政银两，奖之。十一月，哲布尊丹巴称尊号于库伦，胁是部王、公、扎萨克等附之。

是部车臣汗阿尔塔什达、车林多尔济父子皆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有矿，有盐池，有成吉思汗陵。佐领共有四十。

赛因诺颜部，称喀尔喀中路，至京师三千余里。东界博罗布尔哈苏多欢，西界库勒萨雅索郭图额金岭，南界齐齐尔里克，北界齐老图河。

元太祖十七世孙伟征诺颜诺诺和有子五：长阿巴和，为土谢图汗部祖；次塔尔呢，无嗣；次图蒙肯；次巴赉。今赛因诺颜部二十四扎萨克，自厄鲁特二旗外，皆其裔。图蒙肯子十三：长卓特巴，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托多额尔德尼、诺尔布扎、布台吉图巴三旗祖；次丹津喇嘛，号诺扪汗，为扎萨克亲王善巴、辅国公旺舒克、车凌达什、台吉齐旺多而济、素达尼多尔济六旗祖；次车凌，次罗雅克，皆无嗣；次济雅克，号伟征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阿玉什一旗祖；次扎木本，其番不列扎萨克；次察斯喜布，号昆都棱，为扎萨克台吉伊达木、纳木扎勒二旗祖；次丹津，号班珠尔，为扎萨克超勇亲王策棱子亲王成衮扎布、郡王车登扎布二旗祖；次毕玛里吉哩谛，号巴图尔额尔德尼诺颜，为扎萨克台吉丹津额尔尼德祖；次锡细剌克萨特，号珲台吉，为扎萨克台吉阿哩雅、萨木济特二旗祖，次桑噶尔扎，号伊勒登和硕齐，为扎萨克台吉沙噜伊尔都齐一旗祖；次扣肯，号巴扎尔，为扎萨克吉济纳弥达一旗祖；次衮布，号昆都伦博硕克图，授扎萨克郡王，今袭贝勒，其曾孙额墨根，授扎萨克台吉，又自为一旗。，巴赉子一，曰噶尔玛，为扎萨克镇国公素泰伊勒登一旗祖。

初，喀尔喀有所谓红教者，与黄教争，图蒙肯尊黄教，为之护持。唐古特达赖喇嘛贤之，授赛因诺颜号，令所部奉之视三汗。图蒙肯卒，次子丹津喇嘛复受诺扪汗号于达赖喇嘛。

崇德三年，遣使通贡，优赉遣归。五年，赐敕奖谕。顺治四年，以偕其旗土谢图汗衮布等合兵援苏尼特部叛人腾机思，诘责之。七年，遣子额尔德尼诺木齐上书乞好，诏偕衮布约誓定议。十一年，额德尔尼诺木齐复奉表，谕曰："尔奏言喀尔喀左翼四旗皆尔统摄，凡有敕谕，罔弗遵行。今即如所请，可速敕尔部长遣子来归。有不遵才，即行奏闻。"十二年，偕衮布等各遣子弟来朝，诏宥前罪。寻设八扎萨克，命丹津喇嘛领左翼扎萨克之一，岁贡九白如三汗例。十八年，赐"遵文顺义"号，给之印。

康熙三年，诏所属毋越界游牧。丹津喇嘛卒，子塔斯希布袭。塔斯希布卒，子善巴袭，赐信顺额尔克岱青号。二十七年，噶尔丹掠喀尔喀，善巴率属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诺部界。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诏封善巴等王、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编所属佐领，隶土谢图汗部。三十一年，善巴从弟策棱来归。策棱者，图蒙肯第八子丹津之孙，台吉纳木扎勒之子，后授固伦额驸和硕超勇亲王、定边左副将军兼称喀尔喀大扎萨克者也。三十六年，诏善巴等各归旧牧。五十六年，选兵赴阿尔台军侦御策妄阿喇布坦。

雍正三年，上所部系出赛因诺颜，较三汗裔繁衍，而额驸策棱自简任副将军，劳绩懋著，命率近族亲王达什敦多布，贝勒纳木扎勒，齐素呢，贝子策旺诺尔布，辅国公阿努哩敦多布、额琳沁、扎木禅旺扎勒，台吉格木丕勒、齐旺，锡喇札布、达尔济雅、根敦、车布登、巴朗、延达博第、呢玛特、克什、诺尔布扎布，凡十九扎萨克，别为一部，以其祖赛因诺颜号冠之，称喀尔喀中路，不复隶土谢图汗部。喀尔喀有四部自此始。

九年，所部兵随大军剿噶尔丹策棱，击其众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大败之。十三年，撤还。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六年，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于桑锦托罗海。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寻调所部兵二千驻防锡喇乌苏。十九年，移塔密尔军营于是部中前旗之乌里雅苏台，以是部兵分驻扎布堪。二十五年，随大军剿达瓦齐，平之。二十六年，设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台站，留侍卫四员，余撤之。

先是喀尔喀分设中路时，但以赛因诺颜名其部，以示别于三汗未议袭号。三十一年，亲王成衮扎布奏所部来归。初，亲王善巴为同族长，又世掌丹津喇嘛所遣印，请视三汗例，以善巴曾孙亲王诺尔布扎布袭赛因诺颜号。诏允其请，俾与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图汗均世袭罔替。荡平准部之役，成衮扎布长子额尔克沙喇以剿叛贼巴雅尔功，封辅国公。策凌次子辅国公车布登扎布积俘准部宰桑库克辛等、平达瓦齐、诛贼固尔班和卓、征哈萨克功，历晋贝子、贝勒、郡王至亲王品级。贝子车木楚克扎布积捕获乌梁海宰桑、复设台站及招降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功，历晋封至郡王。扎萨克等台吉三都克扎布以协济军需，复予袭辅国公。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额以得叛贼布库察罕功，予公品级。而贝子罗布藏车邻以死事乌鲁木齐，晋其子贝勒。

初，所部十九旗，后增三旗，附额鲁特二旗。扎萨克二十有四，盟于齐齐尔里克，设正副盟长

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三十有三：扎萨克和硕亲王二；附固山贝子一，由贝勒降袭；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辅国公二；公品级一等台吉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二，一由镇国公晋封；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镇国公晋袭；扎萨克镇国公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辅国公五；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一；扎萨克一等台吉九；附辅国公一；公品级三等台吉一；厄鲁特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郡王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

三十八年九月，以赛盟郡王车登扎布为乌里雅苏台赞参大臣。四十二年十月，赛盟郡王车布登扎布率本部王、公、扎萨克台吉等进大行皇帝醮马驼，温谕却之。四十五年六月，以赛音诺颜部占据土谢图汗牧，谕博清额查明，毋使侵占。十月，定赛音诺额、土谢图汗两部界址。

嘉庆四年，是部亲王御前大臣拉旺多尔济等请调集本盟兵马助剿教匪，温旨止之，并命理藩院传知蒙古各盟，停其预备。七年八月，定喀尔喀赛因诺颜、扎萨克图汗二部事务在乌里雅苏台会集，与定边左副将军一同办理。八年，以是部齐巴克扎布旗容留种地民人，命交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永保办理。十二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萨木丕勒多尔济卒，以纶布多尔济代之。

道光三年七月，以赛音诺颜盟长德木楚克扎布等于大路抢劫官人财物不能捕缉，诏严议。十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奏：“乌里雅苏台地方，请准令商民等每年驮运茶七千余箱赴古城兑换米面。如不敷，令凑买杂货，仍照例给发印票，不准另往他处。”六年十一月，回疆军兴，赛音诺颜、扎萨克图汗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输驼只助军。七年十月，纶布多尔济调库伦办事大臣。十二月，以车林多尔济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十八年，以哈萨克阑入卡伦，命车轮多尔济统赛、扎两盟，杜尔伯特等蒙兵逐之。十九年正月，给驱逐哈萨克之赛、扎两盟蒙古官兵俸赏行装银。四月，命车林多尔济调兵驱逐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八月，以驱逐哈萨克妥速，赉车林多尔济亲王俸一年。二十五年二月，赛盟郡王图克济扎布以不赴军营，革副将军，阿尔萨什达代之。

咸丰三年，赛、扎两盟王、公、扎萨克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却之。十一年，阿尔塔什达调库伦，以车林敦多布代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各城，调是部兵援古城，竟无功。五年七月，李云麟奏：“与明谊等会商，拟将扎萨克图汗部、赛诺颜两部额兵全行派出，共一千八百名。其本爱曼操防之兵，徐为布置。旋因察汉乌苏卡伦闻警，当与麟兴等熟商。北路既有警报，拟每爱曼仍留五百兵备防本境。复商之车林敦多布，转传各盟长，将西两盟额兵以外之壮丁，每盟再挑五百名，于八月派齐，随后继发。”并谓北路寇至不能御，差务不暇给，保贝勒晋丕勒多尔济遇事勇敢，其才为喀尔喀四部王公之冠。适车林敦多布乞病，诏即以晋丕勒多尔济代之。李云麟寻率赛、扎两盟兵西进。十一月，至呼图古兰台，扎盟兵变，赛盟兵亦溃，李云麟自奏回乌城，诏严责之。七年，晋丕勒多尔济倡捐布伦托海新城经费，偕郡王桑噶西哩等捐银二万五千两有奇。予晋丕勒多尔济王衔，余给奖有差。

九年二月，肃州回匪东窜，扰是部推河以西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游牧，蒙兵溃于哈尔呢敦。闰十月己巳，库伦办事大臣张廷岳等奏：“回匪窜逼乌城，福济、荣全督蒙兵二百在城防守，参赞大臣晋丕勒多尔济督索伦、满、汉兵五百迎击，驻头台。窜匪三千现已抵二台。”辛未，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等奏：“回匪踞博克多山、推河口、额尔德呢等处。十月九日，窜至第十一乌特台，文报不通，南台蒙兵闻警先遁。”十一月戊申，福济及参赞大臣荣全奏：“十月九日，贼千余人由东南至西南山沟来扑东西南三门，东沟又来贼数千。初更，贼四面放火，毁栅而登，城池失陷。二十三日，贼由西南窜去。福济遇救尚存，荣全奔向西北，于闰十月四日折回，定边将军印信遗失，荣全亲兵护出伊犁将军印信，暂时借用。”命福济，荣全革职留任，谕杜嘎尔统察哈尔马队及已调吉林、黑龙江官兵赴乌城进剿。寻回匪西窜金山卡伦，晋丕勒多尔济回乌里雅苏台。谕整饬台站，疏通道路。十二月，谕晋丕勒多尔济将张廷岳撤回官兵分布防守推河等处，福济妥设霍呢齐及推河粮台。癸酉，晋丕勒多尔济奏饬赛、扎两部落拣兵分扎乌城台站，并防各旗游牧。乙酉，允福济等请，设乌城驻班台站扎萨克二员、管台二员，谕福济迅将哈尔呢敦等台赶紧预备，催绥远城所遣达尔济一军前进。是月，喇嘛棍噶扎拉参一军自科布多援乌城。

十年正月，谕严催晋丕勒多尔济设复乌城以南台站。晋丕勒多尔济劾福济谬妄贻误，自愿身命，将仓库存项酬谢贼匪，眷属皆系自尽，非为贼所害。福济亦劾蒙古官员规避差使，请捏病告假规避，或饬传故意迟行及始终不到者，均革职任，无职任者销爵，仍令来营，从之。设霍呢齐台转运总局，福济饬贡果尔带察哈尔马队驻守之。荣全奏："亲往催办乌城以南二十台，行抵推河，见水台毡房驼马渐集。推河到哈尔呢敦五台照旧布置，略有规模。请给自备驼马帮台之蒙古台吉丁户一半钱粮。"从之。以回匪复图再扰乌城，谕福济等整顿台站，杜嘎尔军毋得逗留。二月，谕福济等妥为布置哈尔呢敦、额尔德尼昭、推河三处防守，并以达尔济一军行抵哈尔呢敦阻滞，饬督令各台站妥为供支，毋误戎机。三月，以乌属各台尚未备齐，致滞师行，谕切责福济，并令传知蒙古王公等率属守御，予乌城殉难蒙兵恤。杜嘎尔奏派苏彰阿带黑龙江兵五百赴乌城，并调贡果尔一军赴前敌各路。谕杜嘎尔赴察尔呢敦等处防剿。

四月，予赛盟台吉车登丕勒吉雅捐银面奖。杜嘎尔进驻贡鄂博地方。谕福济等饬蒙古台站应付驼马等项。晋丕勒多尔济以请归游牧，罢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下院严议，以扎盟中左翼左旗贝勒多木沁扎木楚代之。福济亦革任，以金顺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署之。回匪复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游牧，焚掠固尔班赛汗等处。谕杜嘎尔会奎昌等迅速追剿。五月，回匪窜萨哈尔呢敦附近之萨巴尔图河、推河一带，杜嘎尔遣纳鲁肯一军驻翁吉驿防之。六月，回匪窜扰霍尔哈顺、霍呢齐二台。谕庆春饬达尔济于推河等处防守，杜嘎尔拨队扼要驻扎，保护粮路。福济等奏乌城调到吉林、里龙江、察哈尔马队三千二百五十名，发图、车、赛、扎四盟采买驼马等银各一万两。八月，回匪复窜入阿毕尔密特旗，至巴彦罕山，逼近翁吉河。福济等饬赛盟速派蒙兵五百名赴南扎哈尔呢敦堵截。九月，达尔济一军剿窜翁吉河之匪，殄之。杜嘎尔遣福珠哩率兵剿匪于阿米尔密特旗之那林浑第等处，殄之。是旗附近肃清。达尔济亦败贼于喀雅喀拉乌苏地方。十一年正月，肃州回匪复窜扰是部阿米尔密特旗游牧西南之济尔朗图地方。谕金顺、奎昌等各设法保护所属台站。杜嘎尔奏派富珠哩一军扼扎哈尔呢敦一带。四月，回匪窜扰白托罗盖及金山卡伦游牧，奎昌等遣马队追剿。九月，连败之于沙尔鲁尔顿及库尔库噜地方，匪自阿育尔公旗窜扎哈沁。

十二年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回匪屡扰赛、扎两盟牧，暂令扎盟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旗移于边界相当之赛音诺颜部落右翼右后旗副将军王格里克扎木楚、扎萨克玛尼巴拉等旗游牧，赛盟扎萨克阿毕尔密特旗移于本部赛音诺颜旗亲王车林端多布等旗游牧，两盟南界金山卡伦，亦令暂撤，俾作清野之计。奏入，得旨，下所司知之。十三年正月，乌城解严，长顺等拨察哈尔新兵五百，令佐领依楞额统赴科布多，裁乌城赛、扎两盟防兵五百，侍卫丰升阿统察哈尔马队仍驻扎巴罕河。

光绪六年，以改议俄约，调赛、扎两盟蒙兵二千名驻乌里雅苏台。七月，以将军春福等奏克辅国公额尔奇博尔豁地方作为官屯。九月，予赛盟扎萨木济尔哈朗报效屯地奖。七年六月，以俄约成，撤驻乌城之赛盟蒙兵。将军杜嘎尔奏暂停办博尔豁屯田。十一年九月，复设金山卡伦。十三年，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祥麟等奏："管理推河、扎克等台吉巴扎尔等报所属都特库图勒等三台鼠灾，请将都特库图勒台暂移在诺们汗沙毕游牧内拜达里克河边之敖尔楚克哈克图地方，扎克、和博勒库根两台向前移在赛盟右翼右后旗郡王吹苏伦扎布旗属之扎绥额奇叟吉、哈拉布拉克等地方。体察鼠灾定息，青草畅茂，再饬各归原台当差。"允之。十九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病免，以那木济勒端多布代之。二十一年十二月，修乌里雅苏台。二十三年，修乌里雅苏台河桥及河堤。二十二年九月，将军崇欢奏查阅边卡供给，每台有加至百五十两之事，此次免去。查阅南二十台驼马两厂，专查五十五座台卡供给应付，概从删减。二十六年，崇欢奏以古城一带蝗灾，改采购戍守官兵日需米面于归化城。是年以拳匪肇衅，边防戒严，将军连顺等调赛、扎两盟及乌梁海兵择要防守，各王、公、扎萨克等挑选壮丁，筹帮军食，均能严约属下，勿欺凌俄商，保全大局。二十八年，请将奏入予赛盟盟长扎萨克郡王沙苏伦多布、亲王那木囊苏伦、副将军扎萨克镇国公刚珠尔扎布、副盟长扎萨克郡王固噜固木扎布等奖有差，特予参赞大臣那木济勒端多布黄马褂。

二十九年，设乌城中、俄商事务局。三十年八月，连顺等以赛、扎两盟呈报去冬今春雪灾，牲

畜倒毙。三十一年，是部中左末旗亲王那彦图请裁佐领所遗差户。护将军奎焕饬由本盟各旗分派，按旗接充。入夏亢旱，驼马疲瘦，请缓查阅台站，允之。三十二年，赛盟盟长吹苏伦扎布卒，将军奎焕等请于参赞大臣贝勒车登索诺木、亲王那木囊苏伦二员内简一人为盟长。得旨，授那木囊苏伦盟长。定例，盟长由理藩院请简，此出将军保奏，非恒格也。那木济勒端多布之后，是部中左旗贝勒车登索诺木、中右旗郡王库鲁固木扎布相继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三十四年六月，御史常徽劾车登索诺木“捏报灾情。本盟应派差使，不遵奏章赴边。防守之差，以贿为定，蒙情不服，咸有戒心。如牧厂未报地界，任令开荒。驼马捏报倒毙，孳生以多报少，弊混不可枚举。”宣统无年，将军堃岫查覆，多为宽解，惟谓车登索诺木于本旗充当各差，或有互调他旗，以远易近，避重就轻，管理旗务之扎齐克齐阿莫朦混自专，请革之，而为车登索诺木请免议。

二年，是部亲王那木囊苏伦、那彦图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是部王公附之，将军奎芳被迫去职。

是部额驸策凌之后，亲王拉旺多尔济、车登巴咱尔、达尔玛、那彦图多至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为外扎萨克诸部所莫及。是部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池，向称饶富。共有佐领三十一。

元太祖十六世孙格埒森扎扎赉尔珲台吉有子七，分掌喀尔喀左、右翼。左翼牧图拉河界，右翼仍留居杭爱山。其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珲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第四子德勒登昆都伦、第七子鄂特欢诺颜同掌之。今扎萨克图汗部十九扎萨克，自厄鲁特一旗外，皆其裔。阿什海达尔汉珲台吉子二：长巴延达喇，子赉瑚尔汗，为原封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及扎萨克贝勒卓特巴，台吉喇布坦、额尔德尼衮布三旗祖；次图扪达剌岱青，子硕垒乌巴什，号珲台吉，为扎萨克贝勒根敦，辅国公沙克扎、齐巴克扎布，台吉纳玛琳藏布、达什朋素克五旗祖。诺颜泰哈坦巴图尔生土伯特哈坦巴图尔，子二：长崆奎，号车臣济农，为扎萨克郡王朋素克喇布坦、贝子博贝、辅国公索诺木伊斯札布、台吉乌尔占、哈玛尔岱青五旗祖；次赛因巴特玛，号哈坦巴图尔，为扎萨克辅国公衮占、台吉伊达木扎布二旗祖；德勒登昆都伦生钟图岱，号巴图尔，为扎萨克台吉诺尔布一旗祖。鄂特欢诺颜生青达玛尼默济克，号车臣诺颜，为扎萨克辅国公通谟克、台吉普尔普车凌二旗祖。

初，赉瑚尔为喀尔喀右翼长，所部以汗称，传子素巴第，始号扎萨克图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同时称三汗。硕垒通好最先，衮布次之，素巴第最后。崇德三年，以其部谋掠归化城，上统师征，所部遁，素巴第遣使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谕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蒙古、察哈尔诸部以畀朕。尔等皆其所属，当即相率归诚，不则亦惟谨守尔界。乃反兴兵构怨，谋肆侵掠，岂以远处西北，即为征讨不及之区耶？今与尔约，嗣后慎勿复入归化城界，重贻犯戾。”五年，复赐敕诫谕。

顺治四年，素巴第闻诏责硕垒、衮布等纳苏尼特叛人腾机思及掠巴林罪，欲代为解，偕同族俄木布额尔德尼上书乞好。上因其书不称名，词近悖慢，切责之。七年，俄木布额尔德尼等诡称行猎，私入归化城界掠牧产，遣官饬归所掠。会素巴第卒，子诺尔布嗣，称毕锡呼勒图汗，遣使入贡。谕曰：“朕本欲许尔等和好，故命察归所掠以赎前罪。今尔等反以朕留尔逃人为词，是何心耶？朕统一四海，尔等弹丸小国，勿恃荒远，勿听奸词，致陨尔绪。”十二年，诺尔布偕木布额尔德尼各遣子来朝谢罪。十四年，复偕同族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奉表乞好。诏宥前罪。十六年，遣大臣赍服物谕赉之。

先是喀尔喀左右翼设八扎萨克，诺尔布及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各领右翼扎萨克之一。诺尔布卒，子旺舒克袭，仍号扎萨克图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卒，子额琳沁袭，号罗卜藏台吉。康熙元年，额琳沁以私憾袭杀旺舒克，奔就厄鲁特。其叔父衮布伊勒登避难来归，封扎萨克贝勒，驻牧喜峰口外察罕和朔图。详《喀尔喀左翼部总传》。九年，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扎萨克图汗号，辑其众。二十三年，成衮以额琳沁之乱，属众溃，多往依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屡索不获，与构衅。命阿齐图格隆等谕解之。会成衮卒，厄鲁特噶尔丹谋掠喀尔喀，诱成衮子沙喇攻察珲多尔济。沙喇因会噶尔丹于固尔班赫格尔，台吉德克德赫等从往。察珲多尔济恶之，追杀沙喇及德克德赫。二十七年，噶尔丹以兵三万掠喀尔喀，至杭爱山，所部大溃。沙喇弟策旺札布偕同族色凌阿海等相

继来归，诏附牧乌喇特诸部。三十年，驾幸多伦诺尔会阅，以所部屡经变乱被芟夷，诏封色凌阿海等王、贝子、台吉有差，各授扎萨克，令集所属编佐领抚辑之。而以成衮子策旺扎布为扎萨克图汗，特封和硕亲王，统其众。自是始称扎萨克图汗部。三十一年，定所部为喀尔喀西路。三十六年，诏归杭爱山游牧。四十年，赐牧产赡之。寻命策旺扎布仍袭扎萨克图汗号。

雍正四年，遣额驸策凌等赴阿尔台勘所部与准噶尔界。九年，大军剿噶尔丹策凌，诏所部扎萨克等内徙游牧。十年，以准噶尔败遁，谕曰："去岁朕降旨令尔等徙居内地，并不感悦遵行。屡次催促，始勉强迁移。今幸大军于苏克阿勒达呼及额尔德尼昭两败贼众，尔等始得安居，否则岂能保护牲畜乎？朕思尔等本属一体，岂有甘居庸懦受人庇荫之理。嗣后各宜激烈奋发，不惟永享升平，亦且垂光史册矣。"是扎萨克图汗策旺扎布以从征退缩罪削爵，诏郡王朋素克喇布坦子格呼克延丕勒袭汗号。十二年，调兵驻防察罕廋尔。

乾隆元年，选兵赴鄂尔坤防秋。二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奏："喀尔喀四部防秋兵皆驻鄂尔坤，扎萨克图汗部驻牧扎克拜达哩克西南，距鄂百坤尤迩。请即令在彼驻防，征调无难即至。"诏如所请。五年，谕曰："前以军务方兴，恐尔部游牧被贼侵扰，悉令内徙。今噶尔丹策凌谨遵朕旨，奏称不敢越河尔台游牧，甚属恭顺。朕亦降旨令尔部游牧毋逾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等处。尔等当遍谕所属，永远遵行。倘有违令生事者，严行治罪。况今虽许准噶尔和好，罢息干戈，尔平日不可不训习武备，尔等其留意，毋忽！"六年，命参赞大臣副都统庆泰察阅防秋兵于哈里勒迈。十三年，选驼五百运归化城米赴塔密尔军营。十六年，敕禁所部越境与准噶尔及回众私市。十七年，选兵千驻防锡喇乌苏。二十年，随大军进剿达瓦齐。二十二年，以其部和托辉特郡王青衮咱卜叛，诛之。寻谕扎萨克图汗部曰："前因青衮咱卜负恩背叛，散布流言，众喀尔喀间有煽动，经朕训谕，尔等旋知悔悟，各奉职守。今逆贼就诛，党附人等应分别治罪，以彰国宪。但尔等为国家臣仆百余年，误听浮言，致干罪戾，并非有心附贼，免其查究。嗣后益宜仰体朕恩，洗涤前愆，约束所属，各安本业，绥静边隅，长享太平之福。"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荡平准、回之役，是部扎萨克郡王品级贝勒青衮咱卜、贝勒连登扎布皆以叛诛，而辅国公旺布多尔济积俘青衮咱卜及准部叛贼呢玛功，晋袭贝勒，予郡王品级。一等台吉扎萨克朗衮扎布积取库车援贼及克库车功，晋至镇国公。二等台吉诺尔布以不从叛贼策登扎布，授扎萨克一等台吉。死事于阿里固特之二等台吉齐巴克扎布，追封辅国公，并授其子巴图济尔噶勒扎萨克。其扎萨克一等台吉噶尔丹达尔扎，以率其属户口自准部特穆尔图诺尔游牧复归，授一等台吉，其后授其子拉克沁噶喇扎萨克，编佐领隶是部。

先是扎萨克图汗部编佐领，分十旗，后增八旗，附厄鲁特一旗。扎萨克十有九，盟于扎克毕赖色钦毕都哩雅诺尔，设正副盟长各一，副将军、参赞各一。爵二十有二：扎萨克图汗兼多罗郡王一；附公品级三等台吉一，由辅国公降袭；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一；扎萨克镇国公，二一由贝勒降袭，一由扎萨克台吉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六，一由贝子降袭；附辅国公一；扎萨克一等台吉八；附辅国公一；厄鲁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一。

乾隆四十五年，以是部扎萨克巴哈图尔侵占杜尔伯特游牧，严饬查办，促令交还。嘉庆七年十月，收扎萨克图汗布尼喇特纳等进马五百匹。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驼马助军需。二十五年，定扎萨克图汗盟支差章程，王、公、台吉等将所属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牲畜分作二分，一分牲畜津贴佐领等出差；扎萨克台吉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所有牲畜，依佐领等一律按户扣除大牲畜一双，余次牲畜，均与应派佐领下人等正项差务一律出派，其贫苦台吉佐领下喀木齐罕阿拉巴图等各均相监之。咸丰三年，是部汗、王、公、扎萨克等以军兴捐助军需，温旨却之。

同治三年，回匪陷乌鲁木齐等城，古城诸城被围，调是部蒙兵援之。五年十一月，李云麟奏扎盟蒙兵抵呼图古兰台，劫掠变乱。寻溃归。九年六月，肃州回匪扰是部境。十月，窜聚博提哈拉乌苏、库努克等处杀掠。十一月，匪于陷乌城后，窜金山卡伦察罕博克多地方。十一年十月，奎昌等奏移鞚克巴雅尔所部察哈尔马队驻扎盟察罕淖尔地方，防回匪犯乌城。九月，回匪窜是部辅国公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游牧。车德恩敦多布多尔济自备军装军火粮饷，督台吉官兵，于十六、十七日再

挫匪于景色图及巴彦察汗地方，匪向西遁。事闻，予贝子衔。十二月，扰科城之回匪窜聚于扎部南境，奎昌派达尔济带队攻剿。

十二年正月，奎昌等奏回匪于十一月窜札盟所属之那玛勒吉干昭地方，官军于是月十一日进攻败之，匪即北窜。追剿至十二日，匪又向察罕布尔噶奔窜，山势险隘，负固相持。达尔济赶带马队前进，匪又越山遁聚巴里坤、扎盟交界地方。二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长顺等以扎盟牧南各旗毗连肃州，屡被回匪扰害，奏暂移公棍楚克扎布、右翼前扎萨克桑青齐苏隆、右翼后末玛呢达拉等旗于本部扎萨克图汗及右翼中参赞公密帕散布、中右翼末旗达什拉布坦、扎萨克车德恩多尔济等旗游牧，扎萨克图汗旗移本部落右翼左公衔扎萨克班扎班咱尔扎布、右翼末次扎萨克达散巴拉等旗游牧。俟贼匪肃清，即令各归旧牧。下所司知之。十月，回匪窜扰图谢公游牧，旋扰察干河及莫尔根地方。长顺等遣卓凌阿剿匪于图谢公游牧之库布奇尔果罗地方，胜之，救出蒙古男妇子女一百九十余名。科布多所遣防御喜莫得等率兵败匪于阿育尔公旗库伦喇嘛地方，救出被胁蒙民男妇三四百名。会棟呢特多尔济军败之于乌兰坝，匪向鞯克扎萨克旗以南逾山逃遁。十三年三月，予扎萨克图汗等捐助乌里雅苏台城奖。

光绪初，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解严。七年，征是盟兵戍科布多。俄约成，撤去。二十一年，是部以甘肃回匪滋扰，文报改由台路，撤回边界游牧牲畜，为坚壁清野之计。二十三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崇欢等劾盟长扎萨克镇国公阿育尔色德丹占扎木楚假公摊派，请革职。允之。二十四年，是部与赛音诺颜部王、公、扎萨克等输昭信股票银，并请报效，仍予奖。二十五年，是部扎萨克蕴多尔济旗与科布多之扎哈沁争界，志锐等奏所争一为巴尔噜克鄂博，一为鞯吉尔图鄂博，一为田德克库与喀拉占和硕界线，请饬理藩院秉公剖断。允之。二十六年，拳匪肇衅，边防戒严，是盟王、公、扎萨克等于征兵筹饷均得出力。二十八年，予扎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副将军扎萨克辅国公洛布桑端多布奖有差。宣统二年，索特木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胁是部汗、王等附之。

是部有矿，有盐。佐领有二十一。

清史稿卷五二二　列传第三〇九

藩部五

青海额鲁特部，在西宁边外，到京师五千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余里，即古西海郡地。分左右二境，左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洮赉河界，八百余里；南自博罗充克克河北岸，北至西喇塔拉界，四百余里；东南自喇拉山，西北至额济内河界，四百余里；东北自永昌县界，西南至布隆吉尔河界，三千余里。右境：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界，二千五百余里；南自漳腊岭，北至博罗充克克河南岸，千五百余里；东南自达尔济岭，西北至塞尔腾、西尔噶拉金界，二千余里；东北自克腾库特尔，西南至穆噜乌苏河界，千五百余里。

厄鲁特旧分四部：曰和硕特，姓博尔济吉特；曰准噶尔；曰杜尔伯特，姓绰罗斯；曰土尔扈特，姓不著。部自为长，号四卫拉特。金称厄鲁特，即明时所谓阿鲁台也。有辉特者最微，初隶杜尔伯特。后土尔扈特徙俄罗斯境，辉特遂为四卫拉特之一云。青海蒙古分牧而处，有和硕特，有土尔扈特，有准噶尔，有辉特，统以厄鲁特称之。

和硕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其始祖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七传至阿克萨噶勒泰。子二：长阿鲁克特穆尔，今内扎萨克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阿噜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八部，其裔也。次乌噜克特穆尔，九传至博贝密尔咱，称卫拉特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继之。有子六：长哈纳克土谢图，次拜布噶斯，次昆都伦乌巴什，次图鲁拜琥，次色棱哈坦巴图尔，次布雅鄂特欢。哈纳克土谢图为公中扎萨克台吉车凌纳木扎勒一旗祖。拜布噶斯子鄂齐尔图汗及阿巴赖诺颜，牧西套，后准噶尔灭其部。昆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今驻牧珠都斯之和硕硕特部四旗，其裔也。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分青海部众为二翼，子十人领之。居左翼者，曰达延，曰鄂木布，曰达兰泰，曰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居右翼者，曰伊勒都齐，曰多尔济，曰瑚噜木什，曰桑噶尔

扎，曰衮布察珲，曰达什巴图尔。达延号鄂齐尔汗，为扎萨克镇国公噶勒丹达什，辅国公诺尔布朋素克、车凌三旗祖。别有附察哈尔之和硕特，亦其裔也。鄂木布号车臣岱青，为扎萨克台吉罗卜藏察罕、济克济扎布、达玛琳色布腾、阿喇布坦四旗祖。达兰泰为扎萨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台吉车凌多尔济二旗祖。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达赖乌巴什，为扎萨克台吉扎布一旗祖。别有阿拉善厄鲁特一旗，亦其裔也。伊勒都齐为扎萨克亲王察罕丹津、辅国公阿喇布坦扎木素、台吉察罕喇布坦三旗祖。多尔济号达赖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达什车凌、台吉伊什多勒扎布三旗祖。瑚噜木什号额尔德尼岱青，为扎萨克贝子丹巴、台吉色布腾博硕克图二旗祖。桑噶尔扎号伊勒登，为扎萨克贝子索诺布达什一旗祖。衮布察珲无嗣。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叛逃准噶尔，后就擒，宥之。隶内蒙古正黄旗。顾实汗弟色棱哈坦巴图尔，号扎萨克陀音，为扎萨克台吉哈尔噶斯一旗祖。布延鄂特欢三传至阿布，子二：长达瓦，次鄂尔奇达逊，隶准噶尔，号扈鲁玛台吉，后来归。封达瓦公品级，寻卒。鄂尔奇达逊授伯爵，隶内蒙古正黄旗。

土尔扈特设扎萨克四，其始祖曰翁罕，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为扎萨克台吉索罗布喇布坦多尔济、色特尔布木二旗祖。别有土尔扈特部十二旗，亦其裔也。贝果鄂尔勒克弟翁贵，为扎萨克台吉达尔扎、丹忠二旗祖。

准噶尔设扎萨克二旗，始祖曰孛罕，六传至额森。子二：长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所自始，今驻牧为乌兰固木之杜尔伯特部十六旗，自辉特二旗外，皆其裔也。次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准噶尔所自始，七传至和多和沁，号巴图尔珲台吉，驻牧阿尔台。子十一，曰车臣，为其弟噶尔丹所杀；曰卓特巴巴图尔，徙牧青海，为扎萨克郡王色布腾扎勒一旗祖，色布腾扎勒再传，嗣绝；曰班达哩，孙车木伯勒，袭色布腾扎勒所遗扎萨克；曰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阿喇布坦一旗祖；曰温春，子丹济拉，以来归，封扎萨克辅国公，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曰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号珲台吉，再传，为其本旗达瓦齐所纂，嗣绝；曰噶勒丹，以掠喀尔喀，为大军所败，窜死；曰布木，号额尔德尼台吉，其曾孙即达瓦齐，大军平其部，俘至京，寻释之，封亲王，不列藩部；曰多尔济札布，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所戕；曰朋素克达什，孙噶勒藏多尔济，以来归，封绰啰斯汗。寻叛，为从子扎纳噶尔布所杀；曰噶尔玛，三传至三济札布，以来归，授侍卫，隶内蒙古正黄旗。

和多和沁弟曰墨尔根岱青，子二：长丹津，号噶尔玛岱青和硕齐，孙阿喇布坦，以来归，封扎萨克郡王，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次阿海，三人至达什达瓦，嗣绝，妻车臣哈屯携众来归，编佐领，置直隶承德府境，不设扎萨克。

辉特设札萨克一，其始祖曰纳木占，再传至卓哩克图和硕齐，为扎萨克辅国公贡格一旗祖。

厄鲁特诸扎萨克外，设喀尔喀公中札萨克一。别有察罕诺扪汗，授扎萨克喇嘛，辖四佐领，自为一旗，不列诸扎萨克盟。

天聪初，蒙古诸部内附，厄鲁特犹私与明市，上以远，弗之禁。崇德二年，顾实汗遣使通贡，阅岁乃到。七年，偕达赖喇嘛等奉表贡。八年，遣使存问达赖喇嘛。以顾实汗击败唐古特藏巴汗，敕曰：“有败道违法而行者，闻尔已惩治之。自古帝王致治，法教未尝断绝。今遣使敦礼高贤，尔其知之！”并赐甲胄。使未至，顾实汗请发币使延达赖喇嘛，允之。顺治二年，顾实汗子达赖巴图尔贡马至，奏：“闻天使召圣僧，臣等自当遵奉。”三年，以厄鲁特台吉等入甘肃境要粮赏，诏所司议剿。抚会顾实汗奉表贡，赐甲胄、弓矢，命辖诸厄鲁特。嗣间岁辄遣使至，厄鲁特台吉等附名以达。

和硕特。族曰都尔格齐诺颜，曰色棱哈坦巴图尔，曰鄂齐尔汗，曰鄂齐尔图汗，曰阿巴赖诺颜，曰达赖乌巴什诺颜，曰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曰额尔德尼珲台吉，曰阿哩禄克三陀音，曰噶尔第巴台吉，曰玛赖台吉，曰诺木齐台吉，曰绰克图台吉。土尔扈特族曰罗卜藏诺颜，曰楚琥尔岱青，曰博第苏克。准噶尔族曰巴图尔珲台吉，曰墨尔根岱青，曰杜喇勒和硕齐，曰楚琥尔乌巴什，曰罗卜藏呼图克图。以顾实汗为之首。

五年，甘肃巡抚王世功奉青海蒙古驻西宁，需索供应，请定贡使入关额，余驻关外给口粮，许之。九年，顾实汗导达赖喇嘛入觐，先奉表闻并贡驼马方物。十年，诏封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

金册印。十三年，顾实汗卒。上念其忠勤修贡，遣官致祭。会青海属复为边患，谕顾实汗子车臣岱青及达赖巴图尔等曰："分疆别界，向有定例。迩来尔等率番众掠内地，抗官兵，守臣奏报二十余次，屡谕不悛。今特遣官赴甘肃、西宁等处勘状。或尔等亲至，或遣宰桑来质，诬妄之罪，各有攸归。番众等旧纳贡蒙古者听尔辖，倘系前明所属，应仍归中国。至汉人蒙古交界，与市易隘口，务宜详加察核，分定耕牧，毋得越境妄行。"十五年，复谕车臣岱青曰："前因尔等频犯内地，遣官往勘。据奏尔等入边，向番取贡，辄肆攘夺。咎自难辞，朕悉宥尔前愆。但中外本无异视，疆圉自有大防。尔等向属番取贡，酌定人数，路由正口，遣头目禀告守臣，方准入边。至市易定所，应从西宪镇海堡、川北、洪水等口出入，毋得任意取道。如或不悛，国宪具在，朕不尔贷也。"

康熙四年，甘肃提督张勇奏蒙古番众游牧庄浪诸境，情形叵测，请增甘肃、西宁驻防兵。先是青海蒙古恋西喇塔拉水草饶，乞驻牧。张勇以其地为甘肃要隘，不容逼处，往责之，谢罪去。因设永固营，联筑八寨。至是蒙古等复相继徙近边。上以渐不可启，诏如张勇请。五年，勇复奏："青海虽通西藏，不过荒徼绝塞，朝廷曲示招徕，准开市，自应钤束部落，各安边境。乃迩来蜂屯祁连山，纵牧内地大草滩。曾遣谕徙，复抗拒定羌庙，官军败之，犹不悛，声言纠众分人河洲、临洮、巩昌、西宁、凉洲诸地。请设兵备。"诏严防御，仍善抚以柔其心。勇等乃自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固筑边墙。六年，川陕总督卢崇峻奏青海诸头目侦于八月将入寇，因赴庄浪所备之，遣总兵孙思克屯南山隘，相形势固守。达赖喇嘛寻檄厄鲁特诸台吉毋扰内地，遣驻牧黄城儿、火草之难。蒙古悉徙去，献驼马羊等服罪，请撤驻防兵，允之。

十四年西宁诸镇兵屯河东剿叛贼王辅臣，青海蒙古乘隙犯河西。永固营副将陈达御之，阵歿。孙思克屯凉州，宣示朝廷恩威，各引罪出塞。会达赖喇嘛使至，命传谕达赖巴图尔等戢部众，勿为边患。

十六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袭杀驻牧西套之鄂齐尔图汗。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惧，挈庐幕数千避居大草滩，抚远大将军图海等饬归故巢。十七年，西套诸台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等为防御计。上闻之，谕张勇曰："噶尔丹侵青海，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尔往，则听之。若欲经大草滩，则令坚立信约，勿扰内地。"寻噶尔丹以从者异志，且距青海远，行十一日撤兵归。遗书张勇，诡称其祖多克辛诺颜偕顾实汗取青海，和硕特族独据之，欲往索，以将军所辖地，故不果。既尔惧和硕特诸台吉袭己，密遣使议婚，以女布木妻博硕克图济农子根特尔。张勇谍得状，奏噶尔丹仇青海蒙古，议婚后，恐复往侵，甘肃当往来冲，请增防，上报可，有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啰理者，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子也，驻牧西套，以避噶尔丹侵，乞假内地赴青海，许之。会噶尔丹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潜掠乌喇特户畜，青海墨尔根台吉闻之，遣使诘归所掠。喀尔喀台吉毕玛里吉哩谛亦以厄鲁特掠所部，阴侦之，告额尔德尼和硕齐、和啰理及青海台吉茂济喇克等。游牧额济内河，则未知其为何厄鲁特也。十八年，遣使谕达赖巴图尔等曰："尔墨尔根台吉将被盗劫掠人察护解送，朕甚嘉之。夫劝善惩恶者，国之法也。迩闻厄鲁特众栖处额济内河，尔达赖巴图尔及墨尔根台吉，其照汝例，严加治罪。"使至，称茂济喇克、和啰理皆无掠乌喇特事。额尔德尼和硕齐为准噶尔属，已徙牧去。诏檄噶尔丹收补之，不从。

二十九年，大军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青海诸台吉附达赖喇嘛表上尊号，诏不允。三十年，甘肃提督孙思克奏："噶尔丹巢距边月余，从子策妄阿喇布坦虽交恶，恐复合，有分侵青海举，道必经嘉峪关外，肃州密迩青海，请设兵三千为备。"上报可。三十二年，昭武将军郎坦奏称青海诸台吉私与噶尔丹通问，请屯兵哈密，绝往来踪。上以噶尔丹自乌兰布通败遁后，乏边警，且青海诸台吉素恭顺，寝议。噶尔丹寻屯牧巴颜乌兰，逼内汛，诏西宁设戍兵。唐古特部第巴阴比噶尔丹，诡为达赖喇嘛奏称青海诸台吉无异志，请撤戍。谕曰："此为征剿噶尔丹计，非防青海诸台吉也。"会议剿噶尔丹，诏檄青海众勿惊惧。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败之，获青海通噶尔丹使。以博硕克图济农及萨楚墨尔根台吉为所部长，遣使赍敕谕曰："尔青海厄鲁特尊崇达赖喇嘛法教，敬事本朝，聘问贡献，恭顺有年，朕亦频加恩赉。乃噶尔丹违达赖喇嘛法教，不遵朕旨，朕统军至图拉，剿而灭之。博硕克图济农等遣往噶尔丹使，为朕所擒，俱言达赖喇嘛脱缁已久，第巴匿之，且噶尔丹诡言青海

诸台吉谋与彼同犯中国。今噶尔丹亡命西走，青海诸台吉如欲仍前修睦，其各防守边界，遇噶尔丹即行擒解。若知尔故纵，此后永仇绝之。”我使至察罕托罗海宣谕善巴陵堪布，盖达赖喇嘛遣理青海蒙古务者也，善巴陵堪布召青海诸台吉集盟坛言曰：“噶尔丹杀鄂齐尔图汗，我等与仇。但素奉达赖喇嘛言，应遣议。”时达赖喇嘛示寂久，唐古特达赖汗寻约和硕特八台吉遣使庆捷。达赖汗即鄂尔齐汗子也，世长唐古特。鄂齐尔汗弟自衮布察珲无嗣外，余八人皆居青海，故其裔称和硕特八台吉。

三十六年二月，上视师宁夏，诏额驸阿喇布坦、都统都思噶尔、巴林台吉德木楚克、西宁喇嘛商南多尔济等携青海诸台吉使及赏物往招抚之。复以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内附，诏青海厄鲁特勿拢哈密境。三月，阿喇布坦等至察罕托罗海，察罕诺扪汗迎告曰：“皇上令青海众得享安乐，永受恩泽，何幸如之！”时顾实汗子惟达什巴图尔存，阿喇布坦等宣谕之。达什巴图尔议遣博硕克图济农及额尔德尼台吉代入觐。阿喇布坦等语曰：“皇上驾临宁夏，尔当率众往朝，毋自误！”达什巴图尔偕察罕诺扪汗、善巴陵堪布及唐古特达赖汗子拉藏等檄诸台吉议，欲四月起行。达尔寺垂臧呼图克图、温都逊寺达赖绰尔济喇嘛及囊素通事等咸请从，私向使问狮象状，且相谓曰：“我等往朝，殆必以所未见文物相示。”闰三月，阿喇布坦德木楚克自青海归。议诸台吉至，若露处，未协朝典，应令秋后入觐京师。诏如议，命都思噶尔、商南多尔济留驻镇海堡俟之。扈跸诸臣奏：“青海厄鲁特与准噶尔同部，闻噶尔丹败窜，咸惊惧。皇上定策安集所部，身至如归，诚非常举。请行庆驾礼。”谕曰：“青海职贡有年，来朝亦常事耳。可勿贺。”诸臣固请，因奉表贺曰：“青海向虽修贡，未隶臣属。今举部归诚，噶尔丹益无窜路。皇上安内攘外之心，自此充愜矣。”四月，谕留粮骑及羊九千余于达希图海，俟青海众至给之。十一月，达什巴图尔偕诸台吉入觐，谕曰：“朕非威慑尔等前来，不过欲令天下生灵各得其所。朕何物不备，朕之尊不在尔等来否，所望尔等各遂安全，副朕好生至意耳。”诏所从诸宰桑咸列坐预宴，以御用冠服、朝珠赐达什巴图尔，赏诸台吉鞍马银币有差。复传谕曰：“尔等自祖父来，岁修职贡，故特优银，以宠尔归。”十二月，上大阅玉泉山，达什巴图尔等扈驾往觐，战栗失色，奏：“天朝兵威若此，何敌不克？”三十七年正月，诏封达什巴图尔为和硕亲王，诸台吉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有差。

先是噶尔丹诡与青海姻，实谋往侵，惧大军讨，乃寝。第巴以策妄阿喇布坦不附噶尔丹，阴间之，伪为达赖喇嘛疏，奏策妄阿喇布坦将侵青海及唐古特，上斥其妄。会噶尔丹使至，谕曰：“青海诸台吉奉贡久，倘噶尔丹属犯青海，朕必往讨之。”至是噶尔丹就灭，策妄阿勒布坦憾达什马图尔等内附，诡请大军征青海，讨前助噶尔丹罪。谕曰：“青海诸台吉闻朕出师宁夏，远徙游牧。嗣噶尔丹平定，亲来称庆。伊等并无过端，岂肯据为加兵？朕统驭天下，惟愿宇内群生咸获安堵，岂有使尔等构衅之理？”二月，上幸五台山，诏达什巴图尔等从。将旋跸，召觐行幄，温谕遣归，给驼马。三十九年，策妄阿喇布坦声言兵击第巴，遣使赴青海阴觇强弱。上以策妄阿喇布坦将不靖，诏廷臣留意汉赵充国所议五事，为防御计。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府，达什巴图尔等来朝，扈驾阅驻防兵，奏：“禁卒精练，天下无敌。外省军容复如是，亿万年可永享升平。”赐宴遣归。

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掠哈密。上以邻青海左翼牧，诏兵备之，准噶尔败遁。初，达赖汗子拉藏偕青海诸台吉定议内附，寻袭唐古特汗，以第巴私立伪达赖喇嘛，袭杀之，尔自立博克达之伊什扎穆苏为达赖喇嘛瑚毕勒罕。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讦其伪，奏里塘之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诏内阁学士拉都琥往验。寻遣侍卫阿齐图召青海两翼议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以弭争端。贝勒色布腾扎勒、阿喇布坦鄂木布、朋素克旺扎勒，台吉达颜、苏尔扎等佥请徙。察罕丹津不从，将偕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盟，率兵攻异己者。阿齐图疏至，王大臣等奏察丹津若先攻诸部，色布腾扎勒等来奔，应置边内。察罕丹津牧距松潘仅四五日程，请备兵待。诏西宁、四川松潘诸路设兵备之。

五十五年，察罕丹津畏罪，徙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至西宁宗喀巴寺。阿齐图奏请集诸台吉定盟，以罗布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等领右翼，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鼎、阿喇布坦鄂木布等领左翼，令永睦，允之。会噶尔丹由沙拉袭青海，掠台吉罗布藏丹济卜等牧畜，复谋盗噶斯口官军驼马。谕曰：“准噶尔侦噶斯口兵势稍弱，潜来侵扰青海，不可不严筹之。著西安口会青海左翼，四川督标

兵会青海右翼，协力防御。”

五十六年，遣使赴青海测分野。未几，靖逆将军富宁安谍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赴唐古特，驰疏闻。上以里塘达赖喇嘛瑚毕勒罕事初定，拉藏汗或阴导准噶尔侵青海，诏理藩院尚书赫寿谕拉藏汗勿得与察汗丹津、罗布藏丹津等构兵。复谕遣侍卫色楞等赴青海，曰“准噶尔若侵拉藏汗，尔即与青海诸台吉等定议协剿，务令绝无猜忌，不至滋变方善。或拉藏汗导准噶尔侵青海，尔即谕察罕丹津等曰：‘策妄阿喇布坦屡抗大军，今拉藏汗与同谋，是显为仇敌也。国家始终仁爱，保护顾实汗子孙，尔等正当奋志报效而行。’”寻察罕丹津等以准噶尔侵拉藏汗告，谕内大臣策旺诺尔布、西安将军额伦特等分屯青海要地。

五十七年，拉藏汗乞援疏至，诏色楞贝等会青海王、台吉议进兵。察罕丹津谍拉藏汗被戕，谋诱准噶尔至青海迎击之。准噶尔惧，不至。先是哈密伯克额贝都拉献西喇吉木、达里图、西郭喇勒地，诏设赤金、靖逆二卫及柳沟所，听兵民耕牧。五十八年，以其地错青海左翼牧，遣官偕贝子阿喇布坦、台吉阿尔萨兰等勘定界。阿喇布坦等曰：“青海众荷厚恩，何惜隙地？可耕者听给兵民，留我等牧地足矣！”因集所属宰桑等画地标识，议勿私越。时抚远大将军固山贝子允禵统兵驻西宁，请自索诺木至柴达木路设站五，站置青海兵十，别令左、右翼兵各三百屯近军地，防准噶尔贼，从之。允禵复遵旨集两翼王、台吉，以上意宣谕曰：“唐古特部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法教，原系尔祖顾实汗所设。今准噶尔戕拉藏汗，闻散番众。尔等前称里塘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喇嘛瑚毕勒罕，愿置禅榻，施法教，今唐古特民人及阿木岛喇嘛如尔言。皇上为安藏计，遣大兵送往唐古特，尔等宜率所属兵或万或五六千从往，其定议具奏。”两翼王、台吉等佥称愿听命。五十九年，所部兵从大军败准葛尔于卜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因护达赖喇嘛人藏。捷闻，诏留兵二千屯青海侦防准噶尔。

雍正元年，谕曰：“自西陲用兵，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劳绩。皇考曾降旨俟凯旋日计功，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应各酌加封赏。其率兵进藏，至驻防噶斯、柴达木等众，应令各将将军往分别加赏。”是年，罗卜藏丹津叛，命大军讨，越岁而定。罗卜藏丹津初袭其父达什巴图尔亲王爵，从大军入藏，归，觊为唐古特长，阴约策旺阿喇布坦援已，复诱青海台吉等盟察罕托罗海，令如所部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贝子、公等爵，而自号达赖珲台吉以统之。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不从，偕镇国公噶尔丹达什来奔。上以和硕特族自相残，不忍遽如兵，诏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善谓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时兵部左侍郎常寿驻西宁理青海务，命传谕罗卜藏丹津罢兵，不从则惩治之。罗卜藏诡言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谋据唐古特，诸台吉不服，将率兵与决胜负。盖以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首不附己，欲诬罪，因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尔汗驻唐古特以遥制青海也。

察罕丹津为罗卜藏丹津所逼，继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挈众至。敕川陕总督年羹尧曰：“罗卜藏丹津自其祖顾实汗敬谨恭顺，达什巴图尔慕化来归，晋封亲王，复令其子罗卜藏丹津袭封，自宜仰体宠眷，敬奉法纪。乃妄逞强梁，骨肉相仇，欺陵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恣行倡乱。朕甫闻其事，遣使往谕，令伊讲和修睦，式好无尤。乃肆意称兵，侵袭察罕丹津、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以致投人内境。是其深负朕恩，悖逆天常，扰害生灵，诛戮不可少缓。朕欲大张天威，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统领大兵，往声罗卜藏丹津罪。如敢抗拒，即行剿灭。其党有惧罗卜藏丹津势，暂为胁从者，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布藏丹津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罗卜藏丹津诡罢兵，诱常寿至察罕托罗海，留之，遣叛党分掠西宁诸路，煽贼番等为应。副将军阿喇纳自吐鲁番驰赴噶斯，断由穆鲁乌苏往藏路，副将王嵩、参将孙继宗等击贼党于布隆吉尔及镇海堡、申中堡、北川、新城等处。四川提督岳钟琪以杂谷土司等兵剿归德堡外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及现川口外郭密诸番，复徼前锋统领苏丹等协剿，所至告捷。罗卜藏丹津惧，送常寿归，请罪。谕年羹尧曰：“伊乃深负国恩、与大军封敌之叛贼，国法断不可宥。不得因伊曾封王爵，稍存疑虑。其与罗卜藏丹津同谋之王、贝勒、贝子、公等，既经背叛，即宜削爵。伊等或来归顺，或被擒获，不必更论封爵，但视行事轻重，可宽宥者从宽，应治

罪者治罪。”

二年，诏以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钟琪奉命进剿，侦从贼之巴尔珠尔阿喇布坦自乌兰博尔克遁，尾击之，到伊克喀尔吉，擒其党阿喇布坦鄂木布。遣西宁总兵黄喜林由西尔哈罗色赴柴达木，断噶斯路。侦罗卜藏丹津走乌兰木和尔，钟琪复分兵驰击，擒其母阿尔泰，俘户畜无算。罗卜藏丹津偕贼党分道窜。侍卫达鼐等擒丹津珲克吉于华海子，阿布济车臣台吉于布哈色布苏，吹喇克诺木齐、扎什敦多卜等于乌拉克，罗布藏丹津走准噶尔。逆党悉槛送京师，诏行献俘礼。是役也，以兵拒罗卜藏丹津者，亲王察汗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也。不从罗卜藏丹津逆者，郡王色布腾扎勒，台吉阿喇布坦、噶勒丹岱青诺尔布、巴勒珠尔、察罕喇布坦、旺舒克喇布坦也。为罗卜藏丹津胁从者，贝勒朋素克旺扎勒、辅国公车凌、台吉诺尔布也。始附罗卜藏丹津、寻以悔罪宥者，贝勒罗卜藏察罕、车凌敦多布，贝子济克济扎布、台吉衮布、色布腾罕伊什也。其附罗卜藏丹津者，首恶曰吹喇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扎木，从党曰巴勒珠尔阿喇布坦、扎什敦多布、格勒克阿喇布坦、巴苏泰及察罕丹津从子塔尔寺喇嘛堪布诺扪汗也。有中甸者，隶云南丽江府，罗卜藏丹津给伪札令附己。大军至，率户三千余请降。洮、岷界外诸番旧为青海属，悉就抚，其不顺者剿诛之。阿冈、多卜藏玛嘉、铁布纳珠公寺、朝天堂、卓子山、棋子山、先密寺、兴马寺、阿罗西脱巴、上笃尔素华藏、上扎尔的诸番众以次底定，青海患始靖。御制平定青海文，立石太学。

王大臣等遵旨议善后事宜，奏青海王、台吉等应论功罪定赏罚，游牧地令各分界，如内地扎萨克例。百户置佐领一，不及百户者为半佐领，以扎萨克领之。设协理台吉及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每参领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岁会盟，令奏选盟长，勿私推。贡期自明年始分三班，九年一周，自备驼马，由边入京。市易以四仲月集西宁四川边外纳喇萨喇地，官兵督视，有擅入边墙者治罪。又罗卜藏丹津之吹宰桑及察罕丹津从子丹衷之宰桑色布腾达什等率众降，请各授千、百户等官。又喀尔喀青海者，勿复隶和硕特族，令别设扎萨克，土尔扈特及准噶尔、辉特如之。至西番部众，凡陕西所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所属松潘、打箭炉、里塘，云南所属中甸等处，或为喇嘛耕地，或纳租青海，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诸官。今番众悉归化，应择给土司千百户、巡检等职，令附近道厅及卫所辖。又青海及巴尔喀木、藏、卫旧称唐古特四大部，顾实汗侵据之。以青海地广可牧畜，巴尔喀木粮富，令子孙游牧青海，而巴尔喀木纳其赋。藏、卫二地，旧给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今以青海叛，取其地，应令四川、云南诸官管理。又达赖喇嘛遣人赴市打箭炉，驮装经察木多、乍雅、里塘、巴塘，向喇嘛等索银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炉纳税。请饬达赖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炉免取税，岁给达赖喇嘛茶五千斤，班禅喇嘛半之。又西宁各寺喇嘛多者数千，少者以五六百，易藏奸。前罗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众抗大兵。请于塔尔寺喇嘛选老成者三百给印照，嗣后岁察二次，庙舍不得过二百，喇嘛多者百余，少者十余。番民粮赋，令地方官管理，度各寺岁用给之。又陕西边外河州、西宁、兰州、中卫、宁夏、榆林、庄浪、甘州等处，水草丰美，林麓茂密，蒙古诸部恋牧大草滩及昌宁湖。请于西宁北川边外上下白塔等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筑城堡，令蒙古等勿妄据。又肃州西洮赍河、常玛尔、鄂敦塔拉等处，应募民垦膏腴地，庶渐致富饶。至宁夏险要，无过阿拉善。顾实汗裔旧游牧山后，今或徙至山前。请令阿拉善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饬所属归阿拉善后，其山前营盘水长、流水等处，悉为内地。又甘州、西宁界各设营汛，令蒙古等不敢觊觎。又巴尔喀木等部众，自鲁隆宗东察木多、乍雅外，诸番目悉给印照，视内地土司例。又青海属左格诸番，请徙内地。阿巴土司头目墨丹桂等从剿有功，请给安抚司衔，不隶青海辖。又西宁边内可耕地，请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遣犯，能种地者，官给牛具籽种，三年后起科如例。又甘州喀黄番，应招抚为青海藩篱。青海诸部，令各守牧地，不得强据，妄掠商贾。察汗诺扪汗喇嘛庙毋得私聚议事。遣官赍敕往，不论秩崇卑，王公以下跪迎，有背贰者必惩。上从其议。

三年，诏以博罗充克克地给阿宝拉善郡王阿宝居之，钤青海族属，越七载始撤归。是年，青海和硕特、土尔扈特、准噶尔、辉特、喀尔喀及察罕诺扪汗各授扎萨克，铸“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关防，遣大臣赍镇其地，辖所部扎萨克。岳钟琪复奏：“亲王察罕丹津、镇国公拉扎布等游牧河东，地近河州、松潘各路。前议市纳喇萨喇地，地狭，恐不给蒙古需。请改市河州及松潘。河州定于土

门关附近双城堡，松潘定于黄胜关之西河口，二地并有城屋，水草美，互市可久。又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色布腾扎勒等游牧河西，地近西宁，请改市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岁资牲畜，请每年六月后听不时当易，庶蒙古商众获利益。”允之。

六年，唐古特部噶卜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叛，扰唐古特，谋通准噶尔，大军诛之。七年，上以准噶尔不靖，必扰青海及唐古特，因决策遣讨。王大臣等议噶斯为准噶尔通青海及唐古特要隘，请选青海扎萨克兵千五百分屯噶斯及柴达木、得卜特尔、察罕乌苏诸咱，允之。会噶勒丹策凌遵使告将献罗卜藏丹津，闻大军就道，惧，仍携归。八年，诏暂缓进兵，谕噶勒丹策凌速献罗卜藏丹津，当宥罪。复命青海扎萨克备兵游牧听调。准噶尔寻袭科舍图汛，谕青海兵速赴噶斯，准噶尔遁。

九年，遣二等侍卫殷扎纳传谕左右翼扎萨克选兵万屯青海适中地，官兵皆赏装。复命所部采买牲畜，勿滋扰。扎萨克公诺尔布、拉扎布等寻徙牧，叛。诏曰：“朕因准噶尔贼乘西路军不备，盗驼马，因念青海各扎萨克人众恐招逆贼侵害，谕令派兵防护。其采买马羊者原欲使伊等所有牧畜得变价值，可获利益，并非需此区区助也。朕曾谕殷扎纳，一切派兵采买，听蒙古便，不可丝毫勉强。并虑王、台吉等科派所属，谕令严行禁约，岂肯令遣往人逼迫蒙古从事乎？令拉扎布等无故他徙，或殷扎纳不能宣扬朕谕，使众心共晓，尔采买马羊又听从其便，以致拉扎布等心怀疑畏，渐避差徭。特颁旨谕拉扎布等，令其速归本处，准噶尔贼或由喀喇沙尔前赴噶斯，潜行骚扰，或增人众窥伺青海。所部蒙古兵丁尚未齐集，器械亦未周备，难望捍御贼锋，亦令官兵善为保护。”会拉扎布等不奉命，诸扎萨克擒献。复集兵七千为备，军械及马不给。上悯之，谕廷臣曰：“朕所以聚此兵者，特为保全伊等家口及游牧计，非为征伐调遣用也。今闻其生计情形，朕心深为恻然。俟从容料理，必有加恩之处。所聚七千，著选派三千，照前所降恩旨，官员赏给本年俸银，兵丁赏银五两。戍卒驻防日久，资斧维艰，著给茶币等项，及每月所食青稞。遣归兵四千名，官员等著给三月俸银，兵丁等著赏银三两，令各回游牧，准噶尔贼或潜扰青海，朕意欲将伊等预行从容迁徙，令贼由远路来一无所得，不待战而力尽。我官兵与贼交战时，青海三千兵但追袭贼后，量力驱贼马匹，所得即赏之，仍计马匹多寡，加恩议叙。”

十年，以喀尔喀败准噶尔于克尔森齐老及额尔德尼昭，谕青海扎萨克等曰：“喀尔喀奋勇剿贼，尔等何独不能？各宜鼓舞振兴，踊跃效命。贼众侵扰青海，止有噶斯一路，尔等须防隘口，倘准噶尔前来，务期协力追杀，悉行剿除。”十三年，诏撤驻防大军，所部仍选兵二千屯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汛，以台吉达玛琳色布腾、色特尔布木领之。

乾隆十一年，办理青海事务副都统众佛保遵旨宣谕诸扎萨克岁防汛，议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之长子索诺木丹津及扎萨克台吉衮布喇布坦、色特尔布木、多尔济色布腾、萨喇等防得卜特尔汛，以郡王衮楚克达什、车凌喇布坦，贝子丹巴，辅国公纳木扎勒车凌，扎萨克台吉达玛琳色布腾等防伊克柴达木汛。十人分为五班，三年一察军械。十二年，以准噶尔使赴藏煎茶，道噶斯，复议自伊克柴达木、得卜特尔外，设汛哈济尔、察汗乌苏。

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罗布藏丹津就擒。谕曰：“罗卜藏丹津负恩背叛，逃往准噶尔偷生三十余载。今两路大军至，伊无路奔窜，仍就擒获，实足以彰国宪而快人心。”罗卜藏丹津俘至，告祭太庙社稷，行献俘礼，上御午门楼受之。以世宗宁皇后有罗卜藏丹津至仍宥罪之旨，诏免死。子巴朗及察罕额布根授蓝翎侍卫，其戚属处伊犁者，诏勿内徙。

二十三年，大军剿玛哈沁，侦沙拉斯玛呼斯贼窜呼尔塔克罗卜诺尔。以地近噶斯，通青海，诏副都统济福赴西宁宣谕所部集兵千为备，复遣识噶斯道者侦贼踪。既尔所部兵集扎噶苏台，诏归牧听调，勿遽就道。济福遵旨谕之。请遣近牧者归，仍量留远道兵屯乌图，备不虞。上鉴其诚，诏酌赏遣归兵。久之，噶斯无贼踪，乃撤乌图兵还。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奏：“青海得卜特尔、伊克柴达木等处设汛屯兵，为防准噶尔计。今准噶尔及回部悉底定，请撤青海驻防兵。”从之。先是阿睦尔撒纳叛，大军分道进剿，所部购马二千、驼四百，送巴里坤军。诏予值，毙者半。至是复输马七百余、驼三百二十余，请倘毙数，诏仍如值给。

二十七年，以所部翁扎萨克请给罗卜藏丹津旧牧地，杨应琚遵旨往勘，奏："洮赉河等处系西宁、肃州镇标马厂及番族牧地，不便拨给。西喇郭勒及西尔噶拉金东西五百余里，南北三十余里，地旷，且距扎萨克等游牧近，请给。其西尔噶拉金逾河即产矿山场，久封禁，请饬扎萨克等就近守视。"诏以西喇郭勒给之，西尔噶拉金河东听驻牧，河西铅矿，勿得越界私采。是年，复设西宁办事大臣，辖蒙古、番子事务。

所部扎萨克，自察罕诺们汗外，旗二十有九。爵三十：扎萨克多罗郡王三，一由亲王降袭，一由贝勒晋袭；扎萨克多罗贝勒二，一由郡王降袭；扎萨克固山贝子二，一由辅国公晋袭；扎萨克辅国公四，一由镇国公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十六，一由贝勒降袭，二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降袭；附固山贝子一；公中扎萨克一等台吉二。

二十九年十一月，命青海各扎萨克每年输派兵丁设卡，防果洛克。三十年九月，以果洛克肆行劫杀，谕青海各扎萨克协力剿之。三十二年六月，青海王、贝子、扎萨克等请留办事大臣七十五，不许。七月，谕四川禁果洛克土司番人越境掠窃青海蒙古牲畜。九月，移青海附近果洛克之各扎萨克驻牧地方，添设卡兵。十月，以青海扎萨克罗布藏巴布腾等游牧为果洛克番贼劫掠，革之。四十年九月，青海扎萨克公礼塔尔以出猎被番贼戕害，谕青海办事大臣福德查办。

五十一年九月，禁青海喇嘛不领路引私自赴藏。分青海纳罕达尔济等三旗兵，罗布藏丹津、衮楚克二旗兵驻奎屯、西哩克等处，设果洛克防卡。五十六年九月，以青海郡王纳汉达尔济属人勾引番子戕扎萨克沙喇布提，严饬之，并谕各于境内游牧，勿容匿番族。十二月，以大军进藏征廓尔喀，予亲往巡查青海新设台站之贝子罗布藏色布腾贝勒衔、镇国公达玛林贝子衔，仍赉预备驼马之王、公、扎萨克等有差。五十八年，循化等处番族占居蒙古地界，命办事大臣特克慎以兵驱逐之。

嘉庆四年九月，青海郡王那罕多尔济等呈番子抢掳六千余户，伤害男女二千余人。诏责办事大臣奎舒讳匿，革逮，以台斐荫代之，命广厚赴西宁查办。十月，以松筠奏命青海蒙古王公抚绥所属，毋致勾引番子抢劫。五年六月，青海贝勒克莫特伊什等番子交出牲畜较少，谕台斐荫下部严议。九月，台斐荫以不准青海蒙古报被番子抢劫免，以台布为西宁办事大臣。六年十月，以勘定青海卡伦，禁蒙古擅出，番子擅入，十二月，台布奏循化番子渡河抢劫。谕饬拨兵防护。

七年二月，台布令西宁镇总兵，保青署河州镇总兵，福宁阿拨兵驻守黄河冰桥，防护蒙旗果尔的等，番族均敛迹。谕台布责成蒙古设法自卫。八月，台布奏番子格尔吉族缚献犯事贼番，撤坐卡官兵。四月，以循化、贵德番子扰青海蒙古各旗，劫执贝子齐默特丹巴，谕办事大臣都尔嘉严行查治。五月，谕都尔嘉抚恤青海被扰蒙古，命贡楚克扎布会同都尔嘉查办番案。六月，都尔嘉奏捕获劫杀青海贝子夫人凶番齐克他勒，诛之。命陕甘总督惠龄赴西宁查办野番，抚恤青海被扰蒙古，每口加给官茶一分。七月，命惠宁等妥酌防番卡伦章程。贡楚克扎布等渡河驱逐野番。八月，贡楚克扎布奏野番退出占住蒙古地方，移回番境。命晓谕番目尖木赞交还赃畜，缚献贼目，并饬定善后章程。九年九月，办事大臣玉宁复以青海蒙古被番子抢劫之案甚多入告。

十年六月，以青海郡王纳干多尔济呈蒙古穷困，谕玉宁遇水旱之灾，酌量赈济。七月，谕玉宁饬郡王纳罕多尔济等勿令商人私挖木植、大黄。九月，玉宁奏青海番子尖木赞等占据诺们汗等旗。命贡楚克扎布赴西宁会同驱逐之。十一年二月，办事大臣贡楚克扎布奏："贵德、循化番子头目带至暗门内，与宁西镇总兵九十、西宁道庆纹传见晓谕，番目尖木赞、策合洛等请每年各出羊只，租住蒙古空闲地力，今年三四月间，划定界限，设立鄂博，每年春季，再添会哨一次。"六月，贡楚克扎布奏番帐驱逐净尽，请以青海尚那克空地安插野番，允之。二十二年十月，以青海扎萨克台吉恩凯巴雅尔捕获劫夺蒙古果洛克番贼，予花翎。二十四年十二月，护陕甘总督朱勋。奏边外番目缚献番贼，交出原抢蒙古人口牲畜，予番目尖木赞四品顶戴。

道光二年正月，以朱勋奏河北插帐之循化等处九族野番及盐池一带挖盐番户抗不回巢，又蕴依，双勿两族，勾结循化、贵德及四川野番，盘踞原为贝勒特里巴勒珠尔六旗游牧之克勒盖、克克乌苏地方，抢掠蒙旗，请增卡防官兵，允之。命长龄回陕甘总督，会松廷相机办理，设法驱逐。三月，长龄奏调官兵八千余名，分途并进，迫令迁移。五月，长龄以剿捕蕴依等二十三族野番全数肃清奏

闻。谕饬妥筹善后事宜，并晓谕蒙古王公等勉思振励，自相保卫。六月，长龄以贝勒特里巴勒等移居青海已久，惮回原牧，请以克勒盖一带令察罕诺们汗移居，克克乌苏一带令阿里克阿百户住牧，停向年会哨之兵，免究治诺们汗失察属下勾结野番抢掠之咎，允之。寻野番复出劫掠贝子喇特纳希第游牧。八月，长龄以野番一千数百人过河杀掠闻，命那彦成驰往查办，署陕甘总督，责长龄办理不善，撤双眼花翎。十月，那彦成奏酌设卡隘，严捕汉奸。并谓："野番冥顽成性，蒙古虐其属下，反投野番谋生，导引抢掠其主。内地歇家奸贩，潜住贸易，无事则教引野番渐扰边境，有兵则潜过报信。近年番势日张，弊实在此。"十一月，增设西宁镇镇海协副将、都司、守备各一，大通营游击一，哈拉库图尔营都司一，哈玛尔托亥营都司一，双俄卜营守备一，千、把以下弁兵有差。以那彦成请，以保卫蒙旗，防御番贼。十二月，那彦成奏："察罕诺们汗所部伙同野番，勾结汉奸，作贼已久。此次将粮茶断绝，立见穷蹙，愿归河南游牧，现押令过河。"上以"不劳办、不延岁月、办理认真"嘉之。定清厘河南、循化、贵德番族，安插河北番族及易换粮茶章程，设千户、百户、百总、十总管束之，封闭野牛沟、八宝山等处偷挖金砂窑洞。

三年，赍青海被扰郡王车凌敦多布等，二十四旗青稞三万石。十月，允理藩院议覆那彦成奏，分青海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每六旗设扎齐克齐一，每三旗设梅楞一，每旗设扎兰一，承办巡防事件。每旗出二十五人，以五人为一班，每季更换，随同官兵巡防。十八年，玉树熟番内雍希叶布、蒙古尔津尼、牙木错、卜爱尔四族，以避果洛克番劫掠，奔赴青海，右翼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愿让游牧内空间地段住牧。西宁办事大臣苏勒芳阿派员勘明其地，东至和达素沟，西至奎田口，北到鸟兰麦尔河沿，南到哈利盖边界，于西至高阜处设立鄂博，分定界址。雍希叶布等四族计人户二百有九，男妇大小一千一百有八十名口。议立交纳马贡易换粮茶各章程，盟长等镇百户番目谒见苏勒芳阿，议定应行事宜，额外苛派。九月，奏入，得旨依议。十二月，青海两翼正副盟长郡主车凌端多布等呈苏勒芳阿："河南察罕诺们汗一旗各番贼劫掠，人户失散，现仅存三百余户，日不聊生，不及原来人户四分之一。请将该旗照旧移过河北，与察罕洛亥驻防官兵协同把守渡口，实与蒙古有益。"苏勒芳阿奏："即饬贵德文武将该旗安分守法之人移过河北，交车凌敦多布代为管理。仍饬留心稽查，如有滋事作贼之人，不准混淆移过，以昭慎重。"从之。

二十二年，果洛克番贼窜青海，掠蒙古及番族。盟长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率兵剿捕，俘番贼多名，得所掠牲畜，赍缎匹奖之。二十三年七月，以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奏河北近边及河南番族畏法，酌撤各路官兵，予出力左翼盟长郡王贝子索诺木雅尔吉奖，分给在事蒙、番牛羊一万四千六百有奇。二十四年三月，录斩擒偷渡河北番贼功，予左翼副盟长贝勒罗布藏济木巴双眼花翎。五月，番族喀布藏与蒙古挟仇报复，蒙兵败之。六月，富呢扬阿权奏派防兵并蒙古、番兵，按季于出巡前赴青海南适中之贡额尔盖地方会哨。是年，侨居郡王恭木楚克集克默特旗之雍希叶布等四番族仍回原牧。六平番贼复出劫掠，命甘肃提督胡超赴水固剿之，饬西宁办事大臣德兴驻丹噶尔。六月，陕甘总督，布彦泰等奏剿黑错寺，番族窜遁，酌量撤兵

咸丰二年，以陕甘总督舒兴阿奏饬暂驻永安城之蒙古郡王等回牧，裁察罕洛亥等处蒙古兵一半。四年，陕甘总督易棠奏于野牛沟三处招募猎户各一千名开采金砂，堵御番匪。同治三年，饬山西筹解青海蒙古王公等岁俸。以青海剿贼出力，予扎萨克王乌尔珲扎布等奖叙。

光绪元年九月，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奏捕获柴达木抢杀番目之蒙古人犯。谕免扎萨克达什多布吉议处，仍饬认真约束。四年十一月，予青海历年剿匪出力之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等奖。

二十三年二月，甘肃回匪刘四伏等率溃贼数万人由南山水峡口窜青海格德地方，贝子纳木希哩率蒙兵，右翼副盟长贝勒拉旺多布吉、贝子吹木丕勒尔布、察罕诺们汗旗及刚咱族总千户均派兵会合堵剿。纳木希哩等阵亡，寻赠纳木希哩郡王衔，恤之。是月十四、十五等日，匪窜左翼郡王鞥克济尔噶勒游牧都蓝果立地方，鞥克济尔噶勒派兵进击，匪遂窜柴达木，势张甚。陕西巡抚魏光焘派道员严金清率马队由水峡口尾追，甘肃提督董福祥派马队从丹噶尔日月山出口，会兵海南一带，齐至都兰果力地方前进。刘四伏等窜踞遐力哈净并腮什唐等地，负隅死拒。柴达木住牧之左翼长贝子恭布车布坦、贝勒车琳端多布、台吉索木端多布等亲率蒙兵迎击。时口外盛雪严寒，回匪无所得食，

饥冻毙者大半。刘四伏等见势不支，遂向西分窜安西、敦煌各境。陕甘肃总督陶模派道员潘效苏分兵由扁都口进战，西宁办事大臣奎顺饬大通住牧之右翼正盟长郡王棍布拉布坦、公齐克什扎布、台吉丹把、台吉齐莫特林增，阿里克族百户格拉哈官布等亲督蒙、番兵丁，会合官军，分途兜剿。公齐克什扎布手带枪伤，裹创力战。刘四伏率匪西遁，余贼降，于贝子恭布车布坦旗安插管束，青海肃清。陶模请奖奏入，于郡王鞅克济尔噶勒等奖有差。陶模等于丹噶尔厅设局，以银布粮茶赈被难各旗。

宣统二年四月，郡王巴勒珠尔拉布坦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四月，青海左翼正盟长扎萨克贝勒车林端多布卒，广恕奏以本翼郡王鞅克济尔噶勒暂代之。

其地有矿，有盐，林木亦富。佐领共一百有三。

清史稿卷五二三　列传第三一〇

杜尔伯特部，游牧金山之东乌兰固木地。东萨拉陀罗海、纳林苏穆河，接唐努乌梁海；南哈喇诺尔、齐尔噶图山，接科布多牧场及明阿特；西索果克河，接阿尔泰乌梁海；北阿斯哈图河，接乌里雅苏台卡伦。本额鲁特绰罗斯种，与内扎萨克之隶科尔沁右翼一旗同名异族。

厄鲁特旧设四卫拉特，杜尔伯特其一也，辉特隶之，后并称卫拉特。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准噶尔台吉噶尔丹虐诸昆弟子姓，兄子策妄阿喇布坦弃之，徙博罗塔拉，杜尔伯特诸台吉从往，分牧额尔齐斯。迄准噶尔族乱，杜尔伯特内附，设扎萨克十有四，附辉特扎萨克二，统稍赛因济雅哈图杜尔伯特部。

杜尔伯特祖曰博罗纳哈勒，与准噶尔祖额斯墨特达尔汉诺颜为昆弟。博罗纳哈勒子额什格泰什，三传至达赖泰什。子七：长敏珠，裔不著；次垂因；次陀音，其裔皆隶察哈尔；次鄂木布岱青和硕齐，为扎萨克汗车凌、亲王车凌乌巴什、贝勒刚多尔济三旗祖；次衮布；次达延泰什；次塔尔珲泰什，其裔隶各扎萨克。达赖泰什弟曰保伊尔登，子四：长鄂尔罗斯，为扎萨克台吉恭锡拉、达什敦多克二旗祖；次巴特玛多尔济，为扎萨克贝勒色布腾、贝子班珠尔，辅国公刚、巴图蒙克、台吉额布根五旗祖；次额琳沁巴图尔，为扎萨克贝子根敦、玛什巴图，台吉巴尔三旗祖；次伯布什，为扎萨克郡王车凌蒙克一旗祖。和硕特台吉鄂齐尔图，为卫拉特首汗，绰罗斯诸台吉隶之。

顺治十四年，杜尔伯特台吉陀音遣使哈什哈等自鄂齐尔图所，以贡马至。十五年，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子伊斯扎布复遣使额尔克贡马。

康熙十四年，台吉额勒敦噶木布从齐尔图使入贡，自称为阿勒达尔泰什族。阿勒达尔泰什者，垂因子也，时盖为所部长。十六年，噶尔丹戕鄂齐尔图，遣使告，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己令。谕给诸贡使符验，不从，诡称杜尔伯特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虽隶准噶尔，以牧地远，不及给。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噶尔丹使入关额二百人，余市张家口及归化城，其绰罗斯自贡之噶尔玛岱青和硕齐、杜尔伯特台吉阿勒达尔泰什及和硕特、土尔扈特长如之。

三十三年，台吉巴拜来归。巴拜者，陀音子也，噶尔丹以附牧，强取其戚属。巴拜索之不获，畏弗敢争。嗣从噶尔丹侵喀尔喀，至乌兰布通，欲弃之降，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所阴阻。至是偕从子齐克宗至。上以其习边外，不便驻内地，诏隶喀喇沁牧。

三十六年，台吉车凌复来归。车凌为阿勒达尔泰什孙，其父乌尔衮从噶尔丹侵喀尔喀，为大军所败，携属三百余窜图拉河境。上闻之，谕遣护军统领玛喇曰："尔等驰赴图拉，遣人问故。伊等或欲内附，惧为喀尔喀阻；或力不能至而在彼，可收之至。如欲往阿勒台则听之。既不内附，又不前往，则当相机行事。"玛喇至，侦不获踪。噶尔丹再侵喀尔喀，乌尔衮复从至，和托辉特台吉根敦阵斩之。车凌从噶尔丹窜牧巴颜乌兰，根敦以告。诏使谕车凌降，不至。噶尔丹寻败遁，车凌将乞降，我师不知而击之，乃逸。其属绰克图巴图尔、宰桑莽奈哈什哈、都喇图巴图尔、班丹哈什哈、宰桑扎尔瑚齐什赍达尔汉、宰桑苏穆齐扎尔瑚齐、阿哈雅扎尔瑚齐、毕哩克扎尔瑚等率众百余内附。时巴拜属从至，诏置张家口外。巴拜遣宰桑博克请赐所属，遣官察给之。巴拜寻来朝，请效力禁廷，谕曰："尔先众来降，朕自有加恩之处。其仍率所属驻喀喇沁牧。"

车凌败，知噶尔丹不足恃，遣使奏：“杜尔伯特部自始贡中国，至阿勒达尔泰什，往来朝请已五世。前蒙恩遣巴扎尔传谕臣属功格额尔克，今臣归诚，许恩待。臣遵旨降，反为将军所击，臣复惧而逃，乞赐恩纶。”谕曰：“车凌来归时，我绿营、蒙古兵不知而击之。今复遣使奏请，理藩院其檄令速降，朕将优恤之。”会遣使招噶尔丹，诏以其使从。至则车凌他徙，其使赍檄往谕。车凌遣功格额尔克奉表降，自诣大将军费扬古所告曰：“乌兰布通战后，臣父乌尔衮降志诚，不获达。臣前为大军击，心甚惧，率残卒十余奔达玛尔，遇噶尔丹，偕赴萨克萨克图固哩克。未浃旬，弃之走额克阿喇勒。臣知噶尔丹罪，与彼伍，徒就死。闻上抚厄鲁特降人咸得所，集臣属二百五十余户内徙，道逾汗阿林翁吉，阅四月始至。乞以此情代奏。”费扬古驰疏闻，留其拏属于张家口外，遣车凌觐行营。诏授散秩大臣，巴拜如之。

明年，诏以巴拜、车凌属隶察哈尔正白旗，编佐领二：车凌属六品官班丹毕哩克及壮丁百余，以功格额尔克为骁骑校领之；巴拜属五品官戴和硕齐、纳木喀琳沁、额尔德尼达木巴，六品官达尔扎巴图蒙克、色棱泰墨尔根伊什德克及壮丁百余，以达木巴领之。后巴拜卒，无嗣。车凌卒，子策旺达尔济嗣。

五十四年，诏招降台吉丹津于阿勒台。丹津者鄂木布岱青和硕齐孙也，与车凌为昆弟，游牧阿勒台，户千余。和托辉特台吉博贝请赴阿勒台招丹津降，抗即以兵取之。谕车凌遣使赍书从。比至，丹津徙策旺阿喇布坦牧。

五十九年，靖逆将军富宁安擒台吉垂木伯尔于伊勒布尔知硕。盖是时策旺阿喇布坦假兵力据四卫拉特，令诸台吉环牧乌鲁木齐、额尔齐斯为负隅计。我大兵因屯巴里坤、阿勒台两路遏之，侦准噶尔袭唐古特，诏大军往讨罪，复以兵分击准噶尔境。垂木伯尔者，丹津族台吉也，率属驻乌鲁木齐，设哨伊勒布尔和硕、阿克塔斯路。富宁安以兵至阿克塔斯设哨，贼遁，尾至伊勒布尔和硕击之，擒垂木伯尔归，乌噜木齐众闻之咸窜。

乾隆十八年冬，台吉三车凌来归。三车凌者：曰车凌，曰车凌乌巴什，曰车凌蒙克，统称杜尔伯特台吉，巴约特其属部也。杜尔伯特以车凌为长，车凌乌巴什次之。巴约特以车凌蒙克为长，聚族额尔齐斯。准噶尔台吉旧有策凌敦多布二，大策凌敦多卜善谋，小策凌敦多卜以勇闻，策妄阿喇布坦及子噶勒丹策凌倚任之。大策凌敦多卜孙达瓦齐袭杀噶勒丹策凌嗣而自。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构兵，各令杜尔伯特族助。车凌等欲拒之，不敌，欲事之，莫知所从，集族言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有喀尔喀卒额淋沁达什者，为准噶尔所掠，闻其谋，脱归以告。诏定边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俟车凌等至，察其诚可纳之。既而三车凌弃额尔齐斯牧，由准噶尔东乌兰岭乌英齐而行，越旬有九日至博东齐，遣使巴颜克什克、都图尔噶等驰赴巴颜珠尔克，以降故告，而留其众于额克阿喇勒以待。成衮扎布遣守汛者视，虑诈，檄喀尔喀兵备之，以闻。谕曰：“车凌等降，非叵测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勒构兵，车凌等助之，胜负难预定，幸而从者胜，卒为人役，不若归降之为得计也。既遣使以情告，若仍令处汛外，恐遣兵至或有失，可即徙入内汛，暂给牧畜，徐议安置事宜。先以车凌、车凌乌巴什及从至者酌遣数人，令其瞻仰朕躬，朕自优加恩赉。”遣侍郎玉保赍赏物往谕。甫就道，上念所部习边外，以未出痘者生身，若即令至内地，虽伤一仆从不忍，诏俟明岁受朝塞外，勿遽来京师，以负矜恤意。而三车凌惧准噶尔兵袭，请急徙入汛，且献马为贽。成衮扎布纳之，令暂驻乌里雅苏台。达瓦齐遣宰桑桑祃木特以兵袭，不及乃逸。玉保至，三车凌忭迎十里外，宣谕之。诡奏：“噶勒丹策凌时，思内附，以众志未变，且法严，故不获间。今避乱归，思觐天颜，蒙恩轸念避痘，令缓入觐期，请先以宰桑等朝京师。”车凌使曰和通、巴颜克什克，车凌乌巴什使曰哈锡塔，车凌蒙克使曰巴图。明年正月，使至，诏与朝正诸藩臣宴。上以所部间道至，驼马疲甚，且乏畜产，不忍遽远徙，诏视推河、扎克拜达里克、库尔奇勒可耕地置之，谷种取诸归化城。复赐车凌、车凌乌巴什羊各五千，车凌蒙克羊三千赡之。寻定牧扎克拜达里克。

车凌乌巴什属巴启、齐伦等叛逸。喀尔喀卒盗车凌属伊尔都齐马，索不给，且射杀之。诏喀尔喀扎萨克以鄂尔坤防秋兵百视牧，复檄诸扎萨克邻汛者弋叛贼务获。后巴启等就擒论罪。四月，谕

曰：“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咸设正副蒙长，董理牧务。今新降台吉车凌等携至户口，悉编旗分佐领，其设正副盟长如内扎萨克及喀尔喀例，赐赛因济雅哈图盟名。”

五月，驾幸热河，驻跸避暑山庄。三车凌率诸台吉至，赐宴万树园，命观火戏。谕曰：“杜尔伯特台吉等皆准噶尔渠酋，向慕仁化，率万余众倾心来归，宜敷渥泽，锡予封爵，以示怀柔至意。其各钤所属，令安分谋业，勿负朕恩。”时所部设扎萨克十有三，自三车凌外，曰色布腾，曰蒙克特穆尔，曰根敦，曰班珠尔，曰刚，巴图蒙克，曰玛什巴图，曰达什敦多克，曰恭锡喇，曰巴尔。封亲、郡王、贝勒、贝子、公、一等台吉有差。后蒙克特穆尔以从车凌蒙克子巴朗叛逃，别授其弟额布根为扎萨克，余仍爵，详列传。秋七月，将军策楞请徙三车凌牧于归化城青东山。时议备兵征达瓦齐，谕曰：“巴朗等甫叛窜，若徙之，将滋新降疑惧，且非办理准噶尔本意，其令安处旧牧，勿他徙。”

三车凌之至也，告族台吉讷默库留准噶尔户千余，刚多尔济、额尔德尼、巴图博罗特如之，将乘间内徙。至是果偕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至，诏赐牧畜，置塔楚，邻三车凌牧。十月，驾由盛京旋，驻跸避暑山庄，讷默库等入觐，复赐宴，锡之爵。曰讷默库，封郡王；曰刚多尔济，曰巴图博罗特，封贝勒；曰布图克森，曰额尔德尼，曰罗累云端，封贝子；曰布颜特古斯，曰蒙克博罗特，封辅国公；曰乌巴什，曰伯勒克，封一等台吉。凡设扎萨克十，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例，分左、右翼，设正副盟长各一。讷默库者，车凌乌巴什兄子。刚多尔济、布图克森、额尔德尼、罗累云端、乌巴什、伯勒克，皆车凌乌巴什曾祖察哀裔。布颜特古斯、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亦戚族也。后讷默库晋亲王，子喇嘛扎卜授贝勒，以叛除爵。布图克森、罗累云端、乌巴什，皆无嗣停袭。伯勒克卒，子多第巴袭。多第巴卒，子尼尔瓦齐袭。尼尔瓦齐卒，无嗣，以多第巴弟布颜德勒格尔袭。布颜德勒格尔卒，无嗣停袭。布颜特古斯卒，子舍棱袭，以叛除爵。刚多尔济无嗣，以从子达瓦不勒袭。额尔德尼卒，无嗣停袭。巴图博罗特、蒙克博罗特皆以叛除爵。故自刚多尔济外，皆不立传。

二十年，乌梁海降臣察达克招服包沁，察获杜尔伯特属以献，诏给所部。寻从大军征达瓦齐，三车凌既入觐归，诏选兵二千，以车凌领其一，隶北路；车凌蒙克、色布腾从之，以车凌乌巴什领其一，隶西路：各授参赞大臣。讷默库等继至，请从军，诏隶西路。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皆幼不更事，诏调车凌蒙克赴西路军，从车凌乌巴什、讷默库等行。而是时阿睦尔撒纳为北路副将军，讷默库其妻弟也，固请隶北路军，允之。以故偕三车凌至者隶西路副将军萨拉勒队，偕讷默库至者隶北路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队，赐车凌整装银二千，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各减十分之二，给从军者羊及糇有差。复诏使车凌及车凌蒙克遣宰桑以善耕卒百赴额尔齐斯，盖杜尔伯特众兼耕牧业，视喀尔喀专以牧为业者异。将遣绿旗及喀尔喀兵屯耕额尔齐斯，以所部识水泉道，且善耕，命简卒往导，俟大功成，遣牧众归额尔齐斯。会北路军奏至，以讷默库参赞列名，诏西路军奏知之，列三车凌及色布腾名，次参赞大臣鄂容安后。复谕定北将军班弟，俟伊犁定，遣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新降诸台吉入觐。

初，议征达瓦齐，上以卫拉特诸台吉后先附，凡数万众，错处内牧，非得地众建之不可。诏俟准噶尔定，将复设四卫拉特，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别以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以噶尔丹策凌子姓为绰罗斯汗。车凌等赴军时辄闻命。大兵抵伊犁，达瓦齐就擒。班第以车凌乌巴什、讷默库及新降之绰罗斯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台吉巴雅尔等列入觐初班。驾幸木兰，车凌等至，召觐行幄慰谕之。旋跸避暑山庄，御淡泊敬诚殿受朝，诏以车凌为杜尔伯特汗，诸扎萨克隶之。扎萨克而下，设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职。时阿睦尔撒纳觊辖四卫拉特，知不可得，叛窜。班珠尔以附逆，械至，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巴雅尔仍各赐汗爵，统所部众。谕曰：“准噶尔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诸台吉、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效绩。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汗，令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其各董率所属，务勤养教，共图生聚，受朕无疆之福。”其后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叛，从子扎纳噶尔布戮之，所部就灭。辉特汗巴雅尔以叛为大军所擒诛。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怀贰志，副都统雅

尔哈善歼其众于巴里坤。惟杜尔伯特部恪守臣节，世受封爵罔替。

是年十二月，车凌等以乏牧产，请徙额克阿喇勒。谕曰："前议平定伊犁后遣归旧牧额尔齐斯，若额克阿喇勒，距额尔齐斯较扎克、拜达里克路更迩，且附内汛外，调所部兵亦易。俟擒获阿逆后，仍当遣归旧牧。所部生计既艰，其给籽种六百石，务令及时耕种，毋误农期。至从军所给驼马，自应交纳。但念往返道远，牲畜不无疲瘠，可姑缓期二载。"

讷默库之将从征达瓦齐也，请徙牧拜达里克北扎布堪河源博罗喀博齐尔至鄂尔海、喀喇乌苏界，允之，谕努力成功，勿念游牧众。至是以车凌等将徙牧，诏往会。而讷库默隐有叛志，谋窜就阿睦尔撒纳。刚多尔济、巴图博罗特布颜特、古斯等阻之，卒不缉，率众复乘间劫驿骑，戕守汛弁，夺运粮商民驼物及资。二十一年春，驻防乌里雅苏台办事大臣阿兰泰偕车凌、车凌乌巴什等以兵擒讷默库及其孥，械至，论如律。诏不附逆诸扎萨克各安游牧，勿疑惧。复谕曰："刚多尔济等属妄行劫掠，应交部议扎萨克罪，但念伊等新降，未谙内地禁例，姑从宽免。"夏，以所部邻扎哈沁，盗不缉，谕曰："伊等生计全赖牧畜，若复盗窃相仍，不获蕃孳，生计焉能充裕？其各钤束部众，务期守分安生，副朕休养群生至意。"

有伯什阿噶什者，伊什扎布之曾孙也，祖扎勒，父车凌多尔济。伯什阿噶什兄曰布达扎卜、曰达瓦克什克，弟曰达瓦济特、曰格咱巴克，聚牧伊犁河西沙拉伯勒，境邻哈萨克牧。达瓦齐虐其众，伯什阿噶什将弃之，惧袭而寝。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班第遣使招，因献籍三千余户降。将遣从车凌等入觐，告哈萨克数掠所部，请归视。比抵牧，侦哈萨克集兵，遣告，且请大军援，谕嘉其恭顺。

会阿睦尔撒纳叛，逆党扰伊犁，遣和硕特辅国公纳噶察赍敕往谕曰："准噶尔内乱频仍，各部人众咸失生业。朕为一统天下之君，怀保群生，无分中外，特发大军往定伊犁。方欲施恩立制，永安反侧，乃逆贼潜怀叛志，妄思并吞诸部，肆其荼虐，罪状已著，畏诛潜遁。朕已命将穷迫，务期弋获。逆贼一日不获，诸部一日不安。尔台吉输诚归命，果能仰体朕旨，去逆效顺，或以兵协剿阿逆，或俟至尔牧擒献之，朕必大沛殊恩。尔其奋勉自效！"达瓦齐复奏伯什阿噶什及库木诺颜、台吉诺尔布必无异志，命遣之书，未达，而伯什阿噶什徙牧。初传偕诺尔布内附，久之不至，或以居博罗塔拉告。诏将军策楞等侦之，无其踪。时阿睦尔撒纳败窜，谕参赞大臣侍郎玉保等侦阿逆赴伯什阿噶什牧，即谕擒献，或故纵，以兵剿之。伯什阿噶什养子博东齐寻偕宰桑诺斯海挈众至，以哈萨克侵牧告。宰桑赛音伯勒克，得木齐恩克、济尔哈尔等踵至，告哈萨克追掠，间走乃免。诏博东齐以兵迎其父，暂置从众于额尔齐斯，诺斯海护视之。赛音伯勒克或从博东齐往，或留牧额尔齐斯，惟其便。博东齐将行，伯什阿噶什携户八百余抵额尔齐斯，请内附。乌巴什其族台吉也，从至。诏封伯什阿噶什为扎萨克和硕亲王，乌巴什为扎萨克固山贝子，赐谕曰："尔诚心感戴，率众投诚。前大军抵伊犁，即谒将军大臣，甫欲加恩封赏，旋遇阿逆背叛，未护举行。尔为哈萨克所掠，辗转迁徙，始克内附。尔众甫至，不必简兵往从大军，亦无须徙内地，即游牧额尔齐斯所。尔族台吉车凌等将归旧牧，尔等聚族而处，实为允协，不必远离故土，徒劳往返也。"命甫下，伯什阿噶什等携众抵哈达青吉勒，诏暂留，俟明岁归额尔齐斯牧。

七月，车凌、车凌乌巴什、刚多尔济等以徙牧额尔齐斯，请定入觐年班。谕嘉其诚悃，诏自来年始，定三班，前给从军驼马，姑缓期纳，示恤。九月，伯什阿噶什来朝，弟达瓦济特及兄子丹巴、都噶尔、布鲁牧扣肯以视牧故，各遣宰桑代至。赐宴，赍马七百、牛百五十、羊三千，诏编旗分佐领，如三车凌及刚多尔济等来归例。别为一盟，以伯什阿噶什为盟长，乌巴什副之，丹巴都噶尔授协理台吉。

伯什阿噶什甫归牧，其妻卒，遣侍卫佛保往醊。伯什阿噶什寻卒，无子，诏副都统唐喀禄赙祭，宣谕以丹巴都噶尔为扎萨克固山贝子，以达瓦济特为扎萨克公，辖伯什阿噶什众，听归车凌特及内徙。而丹巴都噶尔与佐领色布腾互攘畜产，佛保将至牧，驼马为所掠。诏撤恩命还，复谕乌巴什勿惊惧，俟事定归车凌牧。后乌巴什卒，停袭。

二十二年，车凌以哈萨克不擒献阿逆，诸厄鲁特叛扰边，请由额尔齐斯徙牧乌兰固木避之。时

喀尔喀贝子车布登扎布遵旨遣兵剿掠佛保贼，牧伯什阿噶什属户给喀尔喀，将遣博东齐归车凌牧，族台吉布图库、班珠尔、布林等挈属至，稍与车凌等析处久，请异牧，允之。布图库等抵汛，闻佛保自哈达青吉勒归，和硕牧台吉桑济复掠诸道，遣从卒驰马迎。上闻之，谕曰："车凌等自归诚以来，感激朕恩，约束属众，甚为宁谧。迩因叛贼纷起，亟请内徙游牧，其归附之心益坚，可允所请，并给谷种，令为谋生资，博东齐虽与杜尔伯特同族，若往归之，反仰赖车凌等养赡，著遣往乌里雅苏台，交车布登扎布，酌徙呼伦贝尔、通肯呼裕尔等处。布图库、班珠尔等迎接侍卫佛保，俟至乌里雅苏台军所，各给币赏之。"后博东齐及布图库等咸置呼伦贝尔。布图车、班珠尔以内附诚，各授二等台吉。而贝勒巴图博罗特、辅国公舍棱不从车凌等徙牧，叛应阿睦尔撒纳，副都统瑚尔起以兵擒诸辉巴朗山，妻孥悉论诛。

先是杜尔伯特及乌梁海未内属，错牧额尔齐斯。后杜尔伯特诸台吉至，游牧扎克拜达里，初徙牧额克阿喇勒，再徙额尔齐斯。乌梁海就抚，以乌兰固木地给之。车凌等复请由额尔齐斯往徙，遣都统纳穆扎尔勘杜尔伯特及乌梁海牧界。车凌复请以乌兰固木为屯耕地，而游牧于科布多、额克阿喇勒，允之，诏严禁所属勿攘窃。寻以错牧不便，定乌兰固木为杜尔伯特牧，别以科布多为乌梁海牧。

二十四年，乌梁海以科布多产貂不给捕，请徙就阿勒台阳额尔齐斯。谕车凌乌巴什等曰："额尔齐斯为尔旧牧，今尔移处乌兰固木，乌梁海察达克请游牧额尔齐斯地，向曾降旨，尔等若愿归旧牧，听尔便。今哈萨克已全部内附，伊犁厄鲁特贼众复歼无孑遗。若尔果愿归旧牧，可即徙往额尔齐斯，所遗乌兰固木，自可给乌梁海处之。但哈萨克新附，非尔等久为内属者比，务宜严饬所属安静无事。若尔部众既遵钤束，而哈萨克反来肆扰，可即擒诛之。尔等或安土重迁，则额尔齐斯地与其为哈萨克、俄罗斯所窃据，不若令乌梁海往徙之也。"车凌乌巴什等奏："察达克所请也，系乌梁海旧牧，距臣等牧远。且乌兰固木地肥不硗，臣等游牧久，请勿徙，以额尔齐斯地给乌梁海。"诏如所请。是年十月，以大军定回部葳功，谕车凌乌巴什等知之。十二月，侦哈萨克袭乌梁海，以兵三百余击走，得旨奖赉。

二十五年四月，以所部有温图呼尔者，贫不给。闻其弟居察哈尔牧，告诸扎萨克往就之。谕曰："杜尔伯特自归诚以来，编设旗分佐领，原欲伊等各安生业。若不善恤之，渐至析处，殊为可悯。其各加意抚绥，令守分谋生，勿至流离失所，副朕痌瘝一体之怀。"七月，车凌乌巴什等扈跸行围，奏所部蒙恩安置，牧产渐饶，嗣请自备驼。上嘉其诚悃，不忍骤劳之，诏仍官给驼马。

二十七年，诏左、右翼各设副将军一，右翼用正黄旗纛，左翼用正白旗纛，以敕印军符给之。所部旗十有六，爵如之：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一；扎萨克和硕亲王一；扎萨克多罗郡王一；扎萨克多罗贝勒二；扎萨克固山贝子二；扎萨克镇国公一，由贝子降袭；扎萨克辅国国公二；扎萨克一等台吉四；辉特扎萨克一等台吉二。乾隆四十五年，命乌里雅苏台将军巴图查办喀尔喀侵占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界址。

道光二年，修科布多众安庙。三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那彦宝奏定蒙民、商民贸易章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均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杜尔伯特汗、王、公、扎萨克等献驼马助军。十二月，以杜尔伯特汗齐旺巴勒楚克等复输驼助军，上嘉赍之。九年，杜尔伯特贝子奇默特多尔济呈控科布多参赞大臣额勒锦需索马匹，扰累各部。鞫实，罢之。十八年，是部以兵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齐驱逐阑入乌梁海之哈萨克。十八年十二月，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奏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乌梁海八部落，地方辽阔，多兴讼端，允增置帮办大臣。十九年，给是部官兵俸赏行装银。咸丰三年二月，是部汗、王、公等捐助军需，温旨却之。

同治三年，乌鲁木齐等城回匪滋事，调是部兵援之。寻以不得力，撤归。八年，以杜尔伯特汗嗣绝，将军麟兴等奏："左翼汗旗下旧管十佐领户一千五百有奇，右翼亲王旗下旧管十一佐领户一千二百上下，右翼贝勒旗下旧管二佐领仅一百六十余户。以爵而论，贝勒较轻，以户口而论，不过抵汗三十分之一。拟亲王棍布扎布令折回承袭汗爵，以贝勒巴杂尔扎那承袭亲王，贝勒一缺如无可承袭之人，俟汗王袭爵定后，即将贝勒暂行停袭。"下所司。九年，命以故汗密什多尔济族弟噶章那木

济勒袭汗，棍布扎布等袭亲王、贝勒如故。回匪东窜，陷乌里雅苏台。十一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等奏："匪扑乌里雅苏台地方，各台溃散，科城街市商民惶惑，调附近之杜尔伯特、扎哈沁、明阿特、额鲁特盟长、总管等，即发兵来城厅候调遣。"寻奏杜尔伯特左翼兵四百名、右翼及明阿特、额鲁特各二百名、扎哈沁公兵及总管兵各五十名，均到科城收伍，命拨科布多饷银十万两。十一年十一月，予办差无误之杜尔伯特右翼盟长棍布扎布等奖。是月，科布多参赞大臣长顺等奏："十月十七、十八等日，匪径扑本城，参将英华督弁兵登壁迎击，匪始败退，守备贺遐龄等阵亡。十九日，匪复攻扑南关，不得逞。二十日，由东南山路仍向扎哈沁部落奔窜。"自后，回匪出没于扎哈沁、土尔扈特诸部之地，是部警备益严。至西路肃清，始息警撤戍。

光绪七年，以改议俄约，增城科布多之戍，事定，撤之。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事起，北路戒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议举办蒙古团练，令杜尔伯特每旗挑选兵丁二百名，一半马队，一半步队，驻防本旗。十月，事定，裁撤。二十八年四月，瑞洵以杜尔伯特正副盟长等保全俄商遗弃货物，毫无损失，请准奖叙，允之。七月，赈杜尔伯特右翼公多诺鲁布旗灾，并给籽种大小麦一百石，引渠溉旧垦波什图、那米拉、察罕哈克三处之地。二十九年闰五月，予杜尔伯特左翼正盟长副将军特固斯库鲁克达赖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紫缰，副盟长贝勒纳逊布彦、左翼扎萨克郡王图柯莫勒、右翼长盟长副将军扎萨克亲王索特纳木扎木柴三眼花翎，左翼扎萨克贝勒纳逊布彦等双眼花翎，余给奖有差。是年，办布伦托海屯田渠工，以杜尔纳特左、右翼助借驼只，均给帮价银，其后参赞大臣连魁等议开乌兰固木等屯田。

宣统二年四月，索特纳木纳木柴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三年，库伦独立，喀尔喀四部无梗抗者。是部汗噶勒章那木济勒独不附，听参赞大臣溥<⿰钅⿱闰>节制如故。

其地杂耕牧，有矿，有盐。共有佐领三十五。

杜尔伯特附近之部同隶科布多参赞大臣者，曰扎哈沁，东扎萨克图汗部，南新疆镇西，西阿尔泰乌梁海，北科布多屯田官厂。

初，袜木特，额鲁特人，号库克辛，为准噶尔之扎哈沁宰桑。扎哈沁者，译言"汛卒"，以宰桑领之。玛木特守阿尔泰汛，游牧布拉罕察罕扎辉。其东为喀尔喀，有乌梁海界之。其西为准噶尔，有包沁尔杂准及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界之。包沁为回族，准噶尔呼炮曰"包"，以回人司炮，故名。噶拉杂特、塔本集赛，皆准噶尔鄂拓克。鄂拓克如各旗佐领。

乾隆十一年，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遣袜木特赴藏熬茶。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弃准噶尔来降，台吉达瓦遣袜木特追之，由博尔济河入喀尔喀汛，复逸出。谕责驻防乌里雅苏台达青阿罪。明年春，达青阿诱擒之，诏宥罪遣归。有准噶尔宰桑，别号通袜木特，游牧诰海克卜特尔，近索勒毕岭，为布拉军罕察辉托罕下游。袜木特将掠通袜木特，为请降计，通袜木特觉，诱执之。内大臣萨拉喇勒特得状，由乌兰山阴以兵骤至，通袜木特就擒，索得袜木特，责负恩罪。袜木特请徙牧内属，遣扎哈沁得木齐招所百余户降。萨喇勒槛袜木特至军，诏仍释之。入觐京师，上鉴归附志诚，授内大臣，赐冠服。二十年，诏与朝正会宴。以通袜木特卒，谕袜木特善视其戚属。时议征达瓦齐，诏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以袜木特参赞，遣赴军。袜木特密奏："阿睦尔撒纳，豺狼也，虽降，不可往，往必为殃。"上以"不逆诈"谕之，诏授袜木特总管号。

初，准噶尔定扎哈沁、包沁纳赋例，比年献脯，间年供牲赡喇嘛，遇军事令助。诏如旧例，恤免期年赋。袜木特与阿睦尔撒纳会军于额德里克，寻抵伊犁。诏晋袜木特三等公爵，赐信勇号，赏双眼孔雀翎、四团龙服，命常服之。先是谕班第俟伊犁定，偕袜木特议准噶尔善后事。至是班第以袜木特兼管扎哈沁、包沁牧，请仍至阿尔泰，增喀尔喀藩篱，允之。寻撤大军还，扎哈沁兵三百遣归牧，袜木特以疾留伊犁。闻阿睦尔撒纳骤叛，将脱归牧之兵卫，为逆党哈丹等所遮，胁之降，不从，擒赴阿睦尔撒纳所。阿睦尔撒纳慰之，袜木特唾而詈之，为阿睦尔撒纳缢杀。明年二月，定西将军策楞谍阿睦尔撒纳戕袜木特，以闻。谕曰："袜木特年就迈，效力行间，甚为奋勉。今逆贼戕之，深为悯恻！其孙扎木禅，令仍袭公爵。"大军定伊犁，械逆党至，讯得袜木特就死状，上制诗悯之。扎木禅乾隆二十一年袭三等信勇公。

三月，以阿睦尔撒纳煽乌梁海梗赴哈萨克，诏从北路将军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九月，赐牧哲尔格西喇呼乌苏。谕曰："扎哈沁既与喀尔喀邻牧，即设哨附近卡伦，视喀尔喀例支领钱粮，以资养赡。"二十四年，从参赞大臣齐努浑追剿玛哈沁，至阿尔齐图。以兵先遇贼哈喇呼山，奋击之，屡就擒，奖赉币。二十五年，扎木禅子门图什扈跸行围，乞喀尔喀亲王成衮札布代请驼马勿官给。上以札哈沁甫定牧畜之生计，谕仍官给。二十六年，理藩院议袒木特归诚后，扎哈沁属相继附，置佐领九，得二千余口，虽补总管，未给印，请以总管扎哈沁一旗总管印给扎木禅辖其众，允之。四十年，扎木禅卒，以扎哈沁原非袒木特之阿尔巴图，撤出佐领，设一旗属科布多参赞大臣。其扎木禅族丁及其阿尔巴图三十余户，亦附近科布多之乌裕克齐、博多克齐游牧。至四十五年五月，谕将军巴图等不可令扎萨图汗部侵占扎哈沁之乌英济等处隙地。

嘉庆五年，以扎木禅之孙托克托巴图之属己足百五十丁，复编一佐领，即以托克托巴图为总管。十一年，以前科布多参赞大臣恒博招民人开采是部煤窑，议处。道光二年，定是部准给票与商民贸易。六年，回疆军兴，是部捐助驼马。

同治三年，以乌鲁木齐失陷，调杜尔伯特诸部兵援古城。旋仍令撤归。四年，以古城陷，撤是部南境察罕通古等通古城三台，归沙扎盖以北五台支应西路各差。九年十月，回匪陷乌里雅苏台而复窜去，科布多告警，参赞大臣奎昌等调是部二旗兵各五十名赴城收伍。是部东南通扎萨克图部，南接新疆，为用兵要冲。十一年十月，回匪由是部犯科布多，不得逞，仍窜是部。聚扎盟南境。十二年九月，匪扰察罕通古台站，掠景廉军营军装饷银，窜新土尔扈特贝子游牧布拉噶河一带，科城西南两路台站纷纷逃散。匪又由巴里坤红柳峡一带窜踞札哈沁之博东齐。十月，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率兵败之于博东齐以西，匪窜札盟阿育尔公旗。光绪二年四月，回匪由布伦托海窜沙扎盖地方，额勒和布等派官兵剿之。金顺以索伦各队扼紮乌鲁木湖，堵截分窜。其后乌鲁木齐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十二年，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以古城属汉三塘驿，来往商贾，时有劫案，咨科布多大臣饬属缉匪沙克都林扎布。因奏："汉三塘驿与科城所属土尔扈特、扎哈沁等旗地界毗连，万里沙漠，四通八达，更兼白塔山商贾由此经过，屡被劫掠，又北八站一带台抢劫站之案，亦层见迭出。请将扎哈沁旗内拣派驻察罕淖尔官兵移驻鄂隆布拉克台，保安商民，搜捕盗匪。"允之。

二十六年，拳匪事起，边戍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是部信勇公策林多尔济、总管三保、额鲁特总管喇嘛札布、明阿特总管达什哲克博举办团防，保护俄商货物，用弭边衅。二十九年闰五月，一再请奖。奏入，予策林多尔济贝子衔，三保等均二品顶戴。三十一年五月，瑞洵奏："科布多所辖扎哈沁应用之五台，尤为大雪封坝，复赴阿尔泰必由之路，若使络绎，地当其冲。扎哈沁共二旗，最为瘠苦，公一旗户口甚稀。帮办大臣英秀由哈巴河回科布多，臣赴新疆督办收抚，信勇公策林多尔济调集乌拉，奔走恐后，保其子台吉棍布瓦齐尔，请赏二品顶戴。"允之。宣统三年，参赞大臣溥＜⿰钅闰＞奏赈扎哈沁灾，公旗贫民三百五十六丁口，总管旗贫民一千有一十一丁口，将赏银五千两分别重轻散放，下所司。

额鲁特、明阿特亦与是部同隶科布多。额鲁特本台吉达木拜属。达拜有罪削爵，以其众属科布多，游牧在新和硕特之西。明阿特本出乌梁海，复为扎萨克图汉部中左翼左左旗之属。乾隆三十年，撤出。设一旗属科布多，游牧在阿尔泰乌梁海之西。乾隆五十七年，设额鲁特、明阿特总管各一，参领以下有差。同治十年，以防守科城及供大兵西进劳，额鲁特、明阿特总管与扎哈沁信勇公及总管均予奖。两旗皆无扎萨克，论者谓此蒙部之同于郡县者也。

旧土尔扈特，始祖元臣翁罕，姓不著。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子四，长珠勒扎干鄂尔勒克，生子一，曰和鄂尔勒克，居于雅尔之额什尔努拉地。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珲台吉者，游牧阿尔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走俄罗斯，牧额济勒河，俄罗斯因称为己属。

顺治十二、三、四年，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伊勒登诺颜、罗卜藏诺颜相继遣使奉表贡。书库尔岱青子朋苏克，朋苏克子阿玉奇，世为土尔扈特部长，至阿玉奇始自称汗。康熙中，表贡不

绝。五十一年，复遣使假道俄罗斯贡方物。上嘉其诚，且欲悉所部疆域，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赍敕往，历三载乃还，附表奏谢。自是时因俄罗斯请于中朝，遣所部人赴藏熬茶。乾隆二十一年，所部使吹扎布等入觐，稍奉其汗惇罗布喇什令，假道俄罗斯，三载方至，请赴唐古忒谒达赖喇嘛，遣官护往。二十二年，自唐古忒还，颁惇罗布喇什币物。

二十三年，伊犁平，有附牧伊犁之土尔扈特族台吉舍棱等奔额济勒河。既而惇罗布喇什卒，子渥巴锡嗣为汗。三十五年，舍棱诱渥巴锡携所部之土尔扈特、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人众于十月越俄罗斯之坑格图喇纳卡伦而南，俄罗斯遣兵追之不及。渥巴锡既入国境，由巴尔噶什淖尔而进，至克齐克玉子地方，与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之众相持。伊犁将军令哈萨克毋许土尔扈特越游牧而行，渥巴锡遂向沙喇伯可而进，布鲁特群起劫之。渥巴锡走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三十万，牲畜十存三四。三十六年，至他木哈地方，近内地卡伦，布鲁特始敛兵退。将军伊勒因遣侍卫普济问来意。渥巴锡与其台吉、喇嘛计议数日始定，以投诚为词，献其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宣窑磁器等物。先是上闻渥巴锡之来，命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往伊犁经纪其事。至是因受其降，存七万余众，赈以米、麦、牛、羊、茶、布、棉裘之属，用帑二十万两。三十六年九月，渥巴锡等入觐热河，封渥巴锡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渥巴锡从子额墨根乌巴什固山巴雅尔图贝子，拜济瑚辅国公，从弟伯尔哈什哈一等台吉，均授扎萨克，各编一旗。四十七年，均予世袭罔替。

初分所部为四路，南路凡四旗，曰扎萨克卓理克图汗旗，曰中旗，曰右旗，曰左旗。三十七年，赐牧斋尔。三十八年，徙牧珠勒都斯，隶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与北路三旗、东路二旗、西路一旗统受节制于伊犁将军。

嘉庆四年，高宗大行，旧土尔扈特汗霍绍齐之母请纳俸讽经，不许。道光六年，回匪张格尔扰喀什噶尔等城，征是路土尔扈特及和硕特蒙兵赴阿克苏一带助剿。十月，击退犯浑巴什河之贼，赉贝子巴尔达拉什、台吉乌图那逊等及兵丁等缎疋、翎顶、银两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征其兵。十年十一月，以贝子巴尔丹拉什率兵援喀、英等城，卒于军，命其子蒙库那逊晋袭贝勒。十八年六月，以是部南路盟长福晋喇什丕勒指修喀喇沙尔城垣，予奖。二十一年六月，又献伊拉里克水源，却之。二十七年，布鲁特扰喀什噶尔等城，亦征是路蒙兵防剿，事定撤回。

同治三年，回匪变乱，库车失陷，征是路兵剿之，不利，退守游牧。是年，喀喇沙尔等城均失陷，是路部落屡与回匪接战，被蹂躏离散。六年十二月，盟长布雅库勒哲图依请赴京，允之，命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等设法安插其部落游牧。七年三月，布雅库哲勒依图请率属剿回逆，上嘉之，命赴布伦托海候李云麟酌办，并饬户部筹拨历年俸银俸缎，李云麟接济所属游牧人众。六月，以旧土尔扈特蒙兵接仗失利，移至大小珠勒都斯，催布雅库勒哲依图赴布伦托海，命明瑶等接济照料。十一月，麟兴奏布雅库勒哲依图困苦形情，下所司议。八年三月，赉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库勒哲依图、贝勒固噜扎布、辅国公曼吉多尔济等旗银二万两。六月，命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安插旧土尔扈特汗布雅哲库勒依图及随带官兵。

光绪元年，布雅库勒哲依图卒，以福晋恩克巴图署盟长。二年八月，拨部库银予恩克巴图抚绥人众，择地安插。三年，刘锦棠等军复喀喇沙尔。四年十二月，伊犁将军金顺奏土尔扈特南部落人众，自逆回构乱以来，逃散伊犁空吉斯及西湖等处，署盟长派员前往收集，约计一万余人，现已移回珠尔都斯游牧。谕以其部人众困苦，赏银四万恤之，由左宗棠给发。光绪八年，是部难民由伊犁续归三百三十余丁口，旧有府第，兵燹之后，尚未修复，大小水渠，年久污垫。钦差大臣刘锦棠奏：“恩克巴图请赈恤，并筹借银两，权为筹拨银一百两，作为渠工宅第经费。喀喇沙尔善后局员照章给赈，通融接济牛种，待赈丁口种，俾资耕作。请分别核销及作正开销。”允之。九年，设新疆喀喇沙尔直隶厅抚民同知兼理事衔，兼管土尔扈特游牧事宜。十三年，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土尔扈特等蒙众向隶办事领队管辖者，应改归地方官管辖。恐各蒙民未能户晓，请饬理藩院申明新设定制，转行各蒙部。”下所司知之。

二十二年三月，甘肃回匪西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电奏贼窥珠勒都斯，檄南部落署盟长福晋色

里特博勒噶丹等拣选有枪马之蒙兵五百名，由贝勒恭噶那木扎勒统之，分派参领奔津等各带官兵驻哈布齐沿山口及哈哈尔巴达罕、达兰达巴罕等处，扼珠勒都斯之东，逼喀喇沙尔、库尔勒要隘。八月，事定，撤归。

新疆置省后，旧土尔扈特诸部仍隶伊犁将军，俸银俸缎均由伊犁发给。蒙古惟旧土尔扈特等部之在新疆者，汗、王、公、扎萨克等卒，袭子不及岁，以前皆由已殁汗、王、公等之妻或母署印。有盐，有矿，地兼耕牧。佐领共五十四。

北路凡三旗，盟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在塔尔巴哈台城东，当金山之西南霍博克萨里，东噶扎尔巴什诺尔，南戈壁，西察汉鄂博，北额尔齐斯河。渥巴锡族子策伯克多尔济等，乾隆三十六年，从渥巴锡来归，献金削刀及色尔克斯马。三十七年，入觐，封策伯克多尔济扎萨克和硕布延图亲王，授其弟奇哩布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右翼，赐牧霍博克萨里，为旧土尔扈特北路，以策伯克多尔济领之，授盟长。四十年，授奇哩布弟阿克萨哈勒扎萨克一等台吉，辖左翼。四十三年，策伯克多尔济卒，奇哩布袭，销右翼印。五十年，授策伯克多尔济之子公品级一等台吉恭格车棱扎萨克，诏辖其父属众，别铸右翼扎萨克印赐之。五十七年，封辅国公。道光二年，卒。子多尔济那木扎勒降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台吉。

同治四年，塔城回变，亲王策林拉布坦以调兵迟延，为参赞大臣锡霖劾革其爵，以捐输复之。九年，奎昌等立塔尔巴哈台新界鄂博，奏饬亲王策林拉布坦、图普伸克什克、扎萨克喇扎尔巴达尔随时留意侦察，旧界亦有割弃。十二年十月，回匪窜扰是部萨巴尔山地方，劫掠牲畜衣物，乌素图等三台逃散。十二月，参赞大臣英廉奏匪已远窜，饬策林拉布坦等妥为安插被难蒙民，一面将原设七台照旧安设，寻论设台站之劳，予黄缰。

宣统元年，以阿尔泰乌梁海复在是部萨里山阴度冬，提每年租马十成之一给是部三旗作水草之租。是部金矿颇著名，地杂耕牧。有佐领十四。

东路凡二旗，跨济尔哈朗河。东奎屯河，接甘肃绥来，南南山，西库尔喀喇乌苏，北戈壁。渥巴锡族弟巴木巴尔等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多罗毕锡埒勒图郡王，弟奇布腾固山依特勒贝子，盟名亦曰乌讷恩素珠克图。初隶库尔喀剌乌苏大臣，统受伊犁将军节制。同治末，俄人以北路旧土尔扈特取所属哈萨克马驼，执是部贝子普尔普噶丹为质，寻释之。光绪初，给抚恤银一万两。十一年，设库尔喀喇乌苏同知兼理事衔，厘是部民、蒙交涉事件。清末，袭郡王者帕勒塔尝请出洋，又入贵胄学堂，以本旗事为伊犁将军广福劾，议处。是部共有左领七。

西路一旗，当天山之北精河东岸。东精河屯田，南哈什山阴，西托霍木图台，北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渥巴锡族叔父默们图从渥巴锡来归。乾隆三十七年，入觐热河，封扎萨克济尔噶朗贝勒，赐牧精河，受伊犁将军节制。咸丰十年，贝勒鄂齐尔以捐饷予双眼花翎。光绪初，以被扰，予抚恤银一万两。十三年，设精河同知兼理事衔，厘是部民、蒙交涉事。有佐领四。

新土尔扈，在科布多西南，当金山南乌隆古河之东。东新和硕特，南胡图斯山，西与北均阿尔泰乌梁海，东南扎哈沁。

土尔扈特翁罕十四世孙舍棱率诸昆弟附牧伊犁，为准噶尔属台吉。大军征准噶尔，获达瓦齐，阿睦尔撒纳等以叛相次诛灭，舍棱独抗不降，窜匿库库乌苏、喀喇塔拉境。乾隆二十三年，诏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剿之。舍棱奔俄罗斯，我军追及之于勒布什河源，舍棱乃诡约降，计戕我副都统唐喀禄，驰逾喀喇玛岭，归额济勒土尔扈特游牧。三十六年，复诱其汗渥巴锡来踞伊犁，抵他木哈，知内备固，计无所出，不得已，随渥巴锡归顺。诏宥舍棱罪。三十七年，与从子沙喇扣肯入觐热河，封舍棱多罗弼里克图郡王，沙喇扣肯乌察喇勒图贝子，均授扎萨克。舍棱所部曰左翼旗，沙喇扣肯曰右翼旗，定盟名曰青色特启勒图，舍棱充盟长，沙喇扣肯副之。四十八年，诏世袭罔替，隶科布多参赞大臣。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是部输马驼助军。咸丰三年，是部王、贝子等请捐助军需，温旨却之。

同治三年，征是部兵援古城等城，以散溃，撤之。六年，于是部之布伦托海地方设办事大臣，以李云麟为之。七年五月，布伦托海兵民溃变，李云麟走青格里河。谕福济、锡纶前往查办明瑶、

棍噶扎拉参，晓谕解散。七月，布伦托海变民窜乌龙古河。九月，以棍噶扎拉参挑噶尔为喇嘛成军，谕福济等督率进剿布伦托海变民，拨部库银十万两解科布多，为布伦托海剿匪及赈济难民之用。调福济为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十月，以守科布多城出力，予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亲王衔。十二月，以是部仍属科布多管辖。八年二月，以哈萨克围杀布伦托海变民，命是部郡王凌扎栋鲁布进剿。四月，福济迁乌里雅苏台将军，文硕代之。七月，布伦扎海变民伤俄国卡兵，棍噶扎拉参营于克林河，谕福济等疾筹进剿，饬知遵行。是月，棍噶扎拉参剿变民于和博克托里，胜之。八月，棍噶扎拉参复布伦托海，变民降，收抚之，贼首张＜㘝興心＞等伏诛。谕福济等筹给布伦托海难民口食。九月，命塔城额鲁特暂安旧居，阿尔泰山俗众居青格里河。十月，徙布伦托海人众于阿尔泰山，予布伦托海在防之索伦及绿营官兵银两。十一月，裁新设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撤回旗、绿官兵，命索伦、额鲁特领队大臣及棍噶扎拉参应办事宜统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经理，改派奎昌办布伦托海与俄分界事宜。

十二年九月，肃州回匪窜是部贝子旗布拉噶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托伦布等调回驻察罕淖尔之黑龙江马队暨蒙古马队，分赴布拉噶河防剿。十一月，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奏：“七月十六日，率所募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闻东路布尔根河一带有警，科布多属之扎哈沁及和硕特、土尔扈特边界皆被扰，阿尔泰附近之乌梁海台站逃散，匪由和硕特、土尔扈特等喇嘛营子西窜至青格里河。”十二月，锡纶奏：“回匪扰及乌梁海部落，臣带民勇民团追匪至噶扎尔巴尔淖尔，匪已由萨勒布尔山南窜沙山子，即由山北取道布凌河，疾驰至霍博克河上游之库克辛仓，探得匪在河下游之科科墨顿林木中扎营五座，于夜分潜师进薄贼垒，击溃贼三营，又取后一营，匪众败遁，寻由阿雅尔淖尔窜绥来县之大小拐，回玛那斯。”科布多帮办大臣保英奏：“十月十九，亲率马队由吉庆淖尔西行，二十七抵土尔扈特之青格里河。贼窜布伦托海，经锡纶进剿，斩获甚多。匪已西窜，臣将官兵驻青格里河，檄饬乌梁海、土尔扈特、和硕特、扎哈沁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其后乌鲁木齐、玛纳斯诸城克复，是部始息警。

光绪九年，划科城中、俄界帮办大臣额尔庆额安插归中国之哈萨克，以奎峒山左右暨哈巴河源诸山为夏季游牧，以阿拉别克河东暨果里子克河、哈巴河、阿拉克台为冬季游牧。实皆是部地。二十九年，瑞洵奏创修托伦布海渠工，开办屯田，给土尔扈王旗、贝子旗借用驼只帮价银，饬扎哈沁、土尔扈特、乌梁海左右翼择水草较好地，从扎哈沁沙扎盖台起，至布伦托海止，安设十三台。二十九年闰五月，录科布多所属各旗保护俄商遗弃物有裨大局之劳，予土尔扈特正盟长扎萨克郡王密锡克栋古鲁布紫缰，副盟长扎萨克贝子玛克苏尔扎布双眼花翎。三十二年二月，划科布多、阿尔泰分辖之界，以部是二旗及新和硕特一旗、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均隶阿尔泰。

是部地兼耕牧，有金矿。布尔津河通轮船。共有佐领三。

近是部者，有哈弼察克新和硕特。乾隆三十六年，和硕特台吉巴雅尔拉瑚之族蒙衮率属来归，愿附新土尔扈特贝子沙喇扣肯之旗。诏予一等台吉，给半佐领，令其附居。五十七年，移杜尔伯特近处哈密察克游牧。嘉庆元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蒙衮妻察彦率子布产克什克诣言生齿日繁，求给扎萨克印，不食俸。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后至咸丰初，是部皆偕杜尔伯特诸部捐马驼、捐饷助军。同治末，回匪北窜，是部与新土尔扈特同被扰。署伊犁将军荣全以商论伊犁事，自科布多西行，是部设台供支。光绪二十九年，录庚子举办防团保护俄货之劳，予扎萨克台吉布彦克什克镇国公衔。三十三年正月，卒，以子达木鼎第得恩袭。初，有出缺请旨之例，实亦世袭。牧地东扎哈沁，南与西皆新土尔扈特，北阿尔泰乌梁海。有佐领一。

和硕特部，在新疆焉耆府北。东乌沙克塔尔，南开都河，西小珠勒都斯，北察罕通格山。旧为四卫拉特之一，系出元太祖弟哈巴图哈萨尔。有博贝密尔咱者，始称汗。子哈尼诺颜洪果尔嗣之，有子六，牧青海、西套、伊犁诸境。详《青海厄鲁特部传》。其第三子昆都伦乌巴什，第四子图鲁拜琥，裔蕃衍。图鲁拜琥号顾实汗，其裔或称青海厄鲁特，设扎萨克二十有一；或称阿拉善厄鲁特，设扎萨克一；或隶察哈尔旗，设爵三，皆不著。和硕特部都伦乌巴什，号都尔格齐诺颜，子十六：长迈玛达赖乌巴什，次乌巴什珲台吉，次多尔济，次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次第巴卓哩克图，次噶布楚诺颜，次蒙固，次青巴图尔，次伊纳克巴图尔，次伊勒察克，次赛巴克，次哈喇库济，次罗

卜藏达什，次塔尔巴，次色棱，次朋素克。今和硕特设扎萨克四，皆多尔济及额尔克岱青鄂克绰特布裔。

崇德七年，昆都伦乌巴什遣索诺木从达赖喇嘛使贡驼马，赐布币及朝鲜贡物。顺治八年，贡所产马及黑狐皮。九年，复贡驼马。嗣数遣使至。康熙十六年，迈玛达赖乌巴什子丹津珲台吉遣达尔汉宰桑入贡。二十一年，复遣杭勒岱等至，诸昆弟遣使从，凡百余人。二十四年，定四卫拉特贡例，使入关以二百人为额，谕所部知之。详《杜尔伯特部传》。

时准噶尔稍强，和硕特族惧其威，咸奉令。后噶尔丹乱定，顾实汗诸子姓游牧青海者咸内附。噶尔丹从子策妄阿喇布坦逼和硕特族与同处，表请青海复旧业如噶尔丹时，将阴谋为己属。上烛其奸，谕责之，令遣和硕特归旧牧，勿私据，不从。有罗卜藏车凌者，多尔济曾孙也，策妄阿喇布坦以女妻之。雍正八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屯科布多，将击准噶尔。或告曰："噶尔丹策凌以兵万授罗卜藏车凌，遣御哈萨克，设汛阿里马图沙拉伯勒境。罗卜藏车凌弃之，率户三千余由噶斯走青海，将内附。噶尔丹策凌遣宰桑乌喇特巴哈曼集等追之，为所败。复遣喀喇沁宰桑都噶尔往袭，不之及也。"傅尔丹以闻，诏副都统达鼐："侦防噶斯路。俟罗卜藏车凌降，遣入觐，以兵监从众，置内汛，勿堕诡降计。"久之，罗卜藏车凌不至。

乾隆二十年，大军征达瓦齐，抵伊犁。有善披岭集赛之得木齐苏克都尔格齐霍什哈及古里特鄂拓克之得木齐和通喀喇博罗莽鼐、伊什克特咱玛博勒等，告旧为罗卜藏车凌属，献籍六百余户。罗卜藏车凌子曰诺尔布敦多克，游牧额琳哈毕尔噶，遣长子鄂齐尔驰降。定北将军班第遣招其族，台吉三济特闻之，献籍三百户。

丹津珲台吉子曰阿喇布坦，有子二：长噶尔丹敦多布，生沙克都尔曼济；次敦多布车凌，生明噶特。达瓦齐善沙克都尔曼济，倚任之。小策凌敦多卜孙讷默库济尔噶尔与达瓦齐构兵，沙克都尔曼济击之，歼其孥。班第等至，达瓦齐窜格登，沙克都曼尔济乃降。有班珠尔者，顾实汗裔也，与辉特阿睦尔撒纳异父同母，阴比之。前避达瓦齐乱来归，授多罗郡王，诏俟厄鲁特定，将以为和硕特汗。时从大军抵伊犁，私夺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诸台吉属产。班第禁之，乃稍戢。寻定入觐次，以沙克都尔曼济及班珠尔列初班，三济特、鄂齐尔次之。阿睦尔撒纳阻其行，诡称沙克都尔曼济将叛迎达瓦齐，请以班珠尔屯特穆尔图诺尔护降众，班第斥词妄。班珠尔诡入觐，赴塔密尔牧，取阿睦尔撒纳孥，谋偕遁，参赞大臣阿兰泰擒之。沙克都尔曼济入觐避暑山庄，上御澹泊敬诚殿受朝，诏封和硕特汗，授盟长，谕董所属勤养教，图生聚。三济特、鄂齐尔继至，诏授三济特扎萨克一等台吉，鄂齐尔闲散一等台吉，遣归牧。

定西将军策楞将以大兵剿阿睦尔撒纳，诏沙克都尔曼济往会，甫就道，谍者以阿睦尔撒纳据伊犁告。谕遣亲信宰桑驰谕所部备兵，勿为逆煽，而以身从大军击贼。班珠尔械至禁狱所，请遗三济特、鄂齐尔书，令和硕特众分剿阿逆。三济特既得书，言诺尔布敦多克、沙克都尔曼济皆邻牧，且族台吉玛尼巴图、巴苏泰、玛赉乌巴什、弩库特图鲁孟克、阿穆尔弩斯海、萨望等皆无异志，当以书遗之。鄂齐尔称愿归告父共剿逆，而我副将军萨拉尔集伊犁宰桑等定议，约尔布敦多克及沙克都尔曼济子图扪以兵至博罗塔拉、布尔哈苏台、阨勒奇岭剿阿睦尔撒纳。诺尔布敦多克、图扪各遣使至巴里坤告故，诺尔布敦多克表曰："臣父罗卜藏车凌，前噶尔丹策凌时谋内附，不获间。大军征达瓦齐，臣族班珠尔倚阿睦尔撒纳夺臣属，臣愿奋志剿贼。"上嘉其诚，诏封公爵，以班珠尔所夺给之。班珠尔寻伏诛。

二十一年，诺尔布敦多克来归。萨拉尔等既定谋，阿睦尔撒纳侦知之，先备。诺尔布敦多克以兵击诸伊犁之诺罗斯哈济拜牲，不胜，偕萨拉尔间道行，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时沙克都尔曼济抵策楞军，诏令遗书其子图扪，以兵护牧。书未达，明噶特附阿睦尔撒纳叛，胁所部众。图扪不之从，挈戚属抵珠勒都斯，请内徙，上悯之，诏封多罗贝勒，赐银千两，赏双眼孔雀翎，谕由额琳哈毕尔噶往会沙克都尔曼济。有图什墨勒厄尔哲者，从大军剿阿睦尔撒纳，中道强取诺尔布敦多克属，诏责之，察所取以归。

诺尔布敦多克及子鄂齐尔寻相继卒，诏以鄂齐尔弟博尔和津袭公爵，谕曰："诺尔布敦多克旧收

哈萨克接壤，恐或掠之。若欲徙归额琳哈毕尔噶，惟其便。”沙克都尔曼济携子图扪及博尔和津等由珠勒都斯至巴里坤，乞屯牧近地，副都统雅尔哈善以闻，谕曰：“沙克都尔曼齐以旧牧乏生计，跋涉远至，殊堪悯恻。准噶尔频年不靖，诸部生计维艰。然使台吉等各收其属，安处游牧，以耕畜为业，善自谋生，不数年间，可复旧业。今沙克都尔曼济等虽暂处巴里坤，究非故土，难以久远。又喀尔喀附近之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等，俱将遣归旧牧，且谕令各安生业，严戢盗贼。沙克都尔曼济等自宜仍归旧牧，但甫从远道至，遽令之归，不免困顿，可令暂处巴里坤附近地，赏给粮米如户口数。”复遣使谕沙克都尔曼济及绰罗斯汗噶尔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曰：“尔等自入觐归牧后，遵朕谕旨，约束所属，守分安居，已逾一载，甚劳远念。今特遣官存问，并令赍赐食物佩饰，以示优眷。逆贼阿睦尔撒纳现窜匿哈萨克，苟延残喘。朕遣官兵征剿经年，时届寒冬，暂行撤还。第逆贼狡诈百出，倘遣人赴尔等游牧，诡计煽惑，尔等即行擒献。至沙克都尔曼济奏请游牧巴里坤附近地，已谕酌赐口粮，俟明春复赏给耔种，耕耨庾集额卜齐布拉克地，秋收后遣归旧牧。尔等其善自谋生，永享升平之福。”沙克都尔曼济寻献所部盗马者请论罪，谕曰：“厄鲁特劫夺成风，不可不严加惩创。尔等擒获窃贼，解送内地，甚属恭顺。嗣后可自治之。”复以博尔和津幼不更事，谕沙克都尔曼济留心护视，并令其族摩罗及宰桑新登等暂理牧务。

既而诸卫拉特复不靖，巴雅尔诡称沙克都尔曼济掠所部牧，将以兵袭巴里坤。噶尔藏多尔济及兄子扎纳噶尔布叛扰边境，有普尔普者，以其主沙克都尔曼济私通扎纳噶尔布告，诏雅尔哈善察之。时沙克都尔曼济设汛哨内防御，遣谍赴巴里坤侦大军状，子图扪死，不以告。雅尔哈善召之，称病不至，疑果叛，宵抵其营歼之，斩众四千余，察获博尔和津。奏请安置地，诏徙京师，停袭公爵。沙克都尔曼济弟桑济窜徙额尔齐斯境，掠奉使杜尔伯特之侍卫佛保驼马，佛保奋击之，乃逸。杜尔伯特汗车凌遣亲王车凌乌巴什等追剿，桑济走死，和硕特叛党始靖。

而其族多尔济之裔恭格等，有偕土尔扈特部游牧俄罗斯之额济勒河境者，三十六年，从土尔扈特汗渥巴锡自俄罗斯来归。寻入觐，诏封恭格为土谢图贝勒，族叔父雅兰阿穆尔聆贵为贝子，授族弟诺海及巴雅尔拉瑚一等台吉，均为扎萨克，各编一旗，赐盟名曰巴图色特启勒图，余悉如土尔扈特例。三十七年，赐牧珠勒都斯。四十年，设正副盟长各一。嘉庆二年，恭格从子博腾特克卒，无嗣。十一月，以所管佐领分给贝子鄂齐尔二，扎萨克台吉齐业齐三，乌尔图那逊一，除其爵。

道光六年，回疆军兴，征是部兵协剿。败回匪于阿克苏之浑巴什河，予缎疋、银两及翎顶各有差。自是回疆有事，皆偕土尔扈特兵应征调，统隶于伊犁将军。

同治三年，回乱，是部被蹂躏，户口散失大半，中路左旗扎萨克台吉喇什德勒克率余众避居博尔图山中，竭力保守。光绪三年，刘锦棠收复托克逊，喇什德勒克谒刘锦棠。八月，进兵，以后随同官军驰驱，于地势险夷，贼情虚实，水道深浅，具陈实状。师逾开都河，遂迁其部于河东。钦差大臣左宗棠请奖，疏入，予花翎。先是中旗贝子多尔那齐那木札勒、右旗扎萨克洞鲁布旺扎勒皆避出，至是始归所牧。是部佐领尚呈左宗棠，请以其两旗人众隶喇什德勒克。事寻寝。光绪八年，设喀喇沙尔直隶同知兼理事衔，厘是部蒙、民交涉事。二十二年，甘肃回匪窜出关，伊犁将军长庚檄是部贝子棍布扎普派扎萨克台吉贡噶那木扎勒统兵驻都木达塔什哈地方，扼博斯腾淖尔通罗布淖尔之径，事定，撤归。

其地出产同旧土尔扈特南部落。佐领共十一。

清史稿卷五二四　列传第三一一

唐努乌梁海，在乌里雅苏台之北，东南土谢图汗部，南赛音诺颜部，西阿尔泰乌梁海，西南扎萨克图汗部，北俄罗斯。有总管五：曰唐努，曰萨拉吉克，曰托锦，曰库布苏库勒诺尔，曰奇木奇克河。

康熙五十四年，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辅国公博贝随大军赴推河防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言：“准噶尔不靖，恃乌梁海障之。乞往招，若抗即以兵取。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阿里雅及根敦罗卜藏克兵俱习战，请与同往。”上题其议，从之。九月，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率属降。先是和罗尔迈居吹

河，尝以越界射猎为博贝缚献。上宥其罪，谕还巢。至是将遣子瑚洛处纳请降。博贝至，因迁其游牧赴特斯。冬，和罗尔迈遁，博贝追至呼尔罕什巴尔，执之。五十九年，博贝擒乌梁海逃众，晋贝勒。时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军。六十年六月，议政王大臣议覆祁里德，新收乌梁海二千五百三十名，应送至巴颜诸尔克地方居住，令车臣汗等旗分派兵三百名，并派台吉协同驻扎防守。雍正二年，谕曰："朕询贝勒博贝，管辖乌梁海何以资生。据奏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余两，买牲分给，各得产业，今胜于昔。所有借项，自以贝勒俸逐年扣抵。朕思乌梁海俱朕之百姓，岂有朕之百姓而借饷于朕之理？所借银两，不必扣还。谕祁德里知之。"三年，乌梁海和罗尔迈复遁，由阿哩克窜准噶尔界，博贝遣子额琳沁由托济邀擒，而自赴克木克木齐克缉叛党，诛之。

初额鲁特与喀尔喀构兵时，错处科布多、乌兰固木。噶尔丹既灭，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泰，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皆博贝及来归之额鲁特贝凌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雍正四年，策旺阿拉布坦言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乞还，上不许。虑伺间略乌梁海，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方防护之。寻谕理藩院曰："朕详思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皆博贝所属，和罗尔迈既已就擒，交博贝抚恤，居之公所。但念此等人向在喀尔喀边外林木中射猎为生，与准噶尔所属乌梁海接壤，又与俄罗斯连界。宜令博贝等同大臣前往晓谕，令自为预备，以防不虞。"三月，命大臣一员带布帛茶叶赏克木克木齐克地方乌梁海，并令拣老成服众之人作为首领。

雍正五年，额驸策凌等与俄罗斯订约，自恰克图、鄂尔辉图两间为界，所立之鄂博，迤西至肯哲冯达霍呢音岭、克木克木齐克之博木、沙弼纳岭。循此山梁，由正中分中划界，其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仍令照旧各归其主，彼此各征一貂之乌梁海。自定界之日，将各取一貂之处停止。

乾隆十六年，以和托辉特扎萨克贝勒青衮咱卜纵所属人私出汛界与准噶尔回众贸易，致潜居乌梁海，夺贝勒，诏额琳沁袭其爵，定乌梁海出入汛界例。二十一年，青衮咱卜胁乌梁海叛，大兵至，皆弃去。二十五年，铸唐努乌梁海总管印给之。嘉庆二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额乐春以需索乌梁海夺职治罪。道光三年，定禁乌梁海与商民贸易例，以山西民人私向乌梁海买取羊只涉讼。二十四年六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桂轮劾总管垂敦扎布需索无厌，夺职。咸丰年，奏唐努乌梁海界址。

十年，与俄国定界约，是部之沙宾达巴哈实为西疆划界之第一地段。同治三年十一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等奏："唐努乌梁海游牧内，俄使前开议单，载唐努鄂拉达巴哈即系唐努山岭，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亦据该使呈绘图志，有顺萨彦山岭至奎屯鄂博所有界限地名。我国旧存图内虽无其地名，然据该使所指方向，续经库伦办事大臣文盛送雍正五年已定交界图志，名目虽殊，界限大致相似。唐努乌梁海游牧虽有被俄人包去之嫌，与西二盟游牧无碍。明年立界时，俟与麟兴、车林敦多布等妥商办理。"四年八月，麟兴等奏："据委员岳嵩武禀报，与唐努乌梁海总管凡齐尔驰赴博果素克大坝屡勘起，沿站按图详查，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核与俄国所画唐努鄂拉达巴哈边界相符。除萨彦山因无路径不能履勘，其唐努鄂拉达巴哈及边境应分之珠噜淖尔、塔斯启勒山、哈喇塔苏尔山、德布色克哈山数处，择拟立界处所，绘会勘图志呈阅。"时俄立界使臣以事不能至。九月，明谊等以军务紧急，请缓约俄使立界。

六年，俄人遂越界至总管迈达尔游牧内乌克果勒地方建屋种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始由库伦俄官行文令送之回国。是年，廷旨促麟兴等建立西疆毗连俄界境牌鄂博。六月，专命荣全迅与俄官会立乌里雅苏台边卡界牌鄂博。八年五月，荣全与俄使穆鲁木策夫至是部西南之赛留格木山岭会立牌博，于是月二十六日起行，顺赛留格木岭至是部西南边境尽处之博果苏克坝，立第一界牌鄂博，科城立牌博于南，俄国立牌博于西。由此向东北约十里，名塔斯启勒山，于山顶立第二牌博。又向东北约九十里，至珠噜淖尔，俄使言只就珠噜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雅坝止，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统至沙宾达巴哈，路既便捷，尤易行走。荣全以俄使所指之路俱系是部游牧内地，若照俄使所议，不惟与原图大不相符，且将是部游牧包去大半，向俄使反复开导，仍如原图，于珠噜淖尔东南之哈尔根山立第三牌博。顺淖尔北岸约二十余里，至唐努山南察布齐雅坝，立第四牌博。沿唐努山南，向西过莫多图河、扎勒都伦河、乌尔图河、察罕扎克苏图河，顺喇塔苏尔海山，至沙克鲁河，转向东北约二百五十余里，至库色尔坝，系是部西方边界，立第五牌博。向西

北九十余里，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过哈喇河偏西山下楚拉察水流之处，立第六牌博。向北又东，顺萨彦山过玛纳瑚河、蒙纳克河、浩拉什河，由喀喇淖尔至苏尔大坝，约一百五十里，立第七牌博。向北又东约三百六十余里，山脉连贯，直至沙宾达巴哈，于旧牌博之东山顶上立第八牌博。照原图至赛留格木山博果苏克坝上，红线以左为中国地，红线以右为俄国地。至六月二十二日竣事，而是部阿尔泰河、阿穆哈河区域皆入于俄。

光绪五年，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奇木齐克河总管报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属建盖行栈数处，及春季以来，有俄人或三五十人或八九十人不等，在奇木齐克河北一带中唐努山内刨挖金砂，例应禁止，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署使凯阳德转饬边官查禁。七年五月，乌里雅苏台将军以俄人在萨尔鲁克地方居住，扎立木棚十处，附近挖过金砂大小凡一百余处，照会俄驻库领事迅饬边界官严禁。

十四年四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奏稍：“所辖唐努乌梁海属地边外自柏郭苏克西北至沙宾达巴罕，中国设立界牌，每年夏季派员会同查阅。其岭一东一南，至乌里雅苏台，即岭之左，归中国属，载在条约。乃俄人竟于沙宾达巴罕以东，霍呢章达巴罕以西，唐努所属尔里党、萨布塔尔、都不达果勒、毕尔里克、荆格等河岸地方，前经查验过俄人挖金共四十五处，至今仍在萨布塔尔、车尔里克两处附近河岸开挖甚多。乌克、多伦两河地方，俄人明固赖等任意开垦地亩，长一千三百余广尺，宽八百二十余广尺。俄人雅固尔等于萨拉塔木、博木、额奇布拉克、多伦、乌克、车尔里克、托勒博、萨斯多克、密岗噜勒、扎库勒、哈达努额奇依斯克、木阿玛、阿克河口、吉尔噶琥河口、吉尔扎拉克等十五处建盖坚屋，南入我境至数百之多。本年派佐领荣昌等往乌梁海吉尔拉里克地方会俄官辨论挖金、盖房、种地各案，俄官一味支吾，执意不办，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逐件查复。”旋由总理事务衙门覆奏：“请饬将军等详勘界限，研究根由，援据约章，与俄酋竭力辨论。倘彼坚执，或应知照驻俄使臣，严请外部妥筹办法，或即估给盖房之费，令从速迁徙，由将军等就近相机筹定，奏明办理。”十月，祥麟等奏覆派吉玉等由乌梁海印务处于六月自荫木噶拉泰起程，履勘车尔里克等处，往返两月有余，已将俄人在境内挖金、盖房、种地三事详细查明，缮单入告。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使，将越界在唐努乌梁海挖金、盖房、种地之背约俄人迁回本国。

二十五年八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以奇木齐克河总管请给印奏入，命连顺察看情形，奏明办理。寻覆奏，以“奇木奇克河与唐努总管相隔实在千里之外，中间横亘赛音诺颜部之额鲁特扎萨克贝子达克丹多尔济所属乌梁海，遇有龃龉，文报不通，凡事转报总管，未能直达乌城。奇木奇克河实有二千一十三户，丁口已几万人。唐努总管每年勒派各情，亦所恒有。其他毗连俄界，交涉事多。既，十苏木连结恳求，是与唐努总管其心已离，两不相下，倘有事故，亦难收拾。若将数十年仰希朝廷之恩，一旦下颁，必能自固藩篱，为我屏蔽。况有东乌梁海请印在前，似难以不符体制为解，请仍赏给印信。”得旨，如所请。

二十六年，诏连顺等备边。时拳匪事起，中外人心惶惑。连顺檄唐努乌梁海总管棍布多尔济、萨拉吉克乌梁海总管巴勒锦呢玛、托锦乌梁海总管凌魁、库布苏库勒诺尔乌梁海总管克什克济尔噶勒、奇木奇克河乌梁海总管海都布调兵练团，严密举办。棍布多尔济等均能刻日成军。复筹帮军食，择要加兵防守，善待俄商，毋生边衅。二十八年十二月，连顺等再请奖叙，疏入，予克什克济尔噶勒二品顶戴，海都布二品花翎。是年连顺以“乌梁海向风沐化几二百年，直与喀尔喀蒙古无异。我国商民仍守旧规，不敢违禁潜往贸易。至俄商之在乌梁海贸易者，不计其数，建盖房屋，常年居住，每年收买鹿茸、狐、狼、水獭、猞猁、貂皮、灰鼠，为款甚巨，致乌梁海来乌城呈交贡皮时，竟至无货可以贸易。惟有变通办理，如在乌城贸易商民愿赴乌梁海贸易者，准即报官前往，仍由将军衙门照章酌给六个月限票，并严饬守卡官兵认真稽查，不准挟带违禁之物。”允之。

宣统元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坤岫等以奇木奇克河总管海都布率奏本旗十苏木公拣海都布长子达鲁噶布音巴达尔琥办事勤能，众心倾服，请补总管，允之。

是部天和土腴，有灌溉之利，宜麦。有金、铜、石棉诸矿，林木亦富。达布逊山产石盐，是部全境及科布多北部皆资之。唐努、萨拉吉克、托锦三总管各有佐领四，库布苏库诺淖尔总管佐领二，奇木奇克河总管佐领十。萨拉吉克别名萨尔吉格，托锦别名陶吉，总管皆无印。库布苏库勒诺尔别

名库苏古淖尔，奇木奇克河别名肯木次克，有印。此外扎萨克图汗部右翼右旗有五佐领：一在库苏古尔泊北，一在华克穆河东北，一在格德勒尔河西，一在谟什克河西，一在扎库尔河源。赛音诺颜部额鲁特贝子旗佐领十三，皆南依鄂尔噶汗山，西接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所属佐领三，西临华克穆河。

阿尔泰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东额鲁特，东南扎哈沁及布勒罕河新土尔扈特、哈弼察克新和硕特，南和博克萨里旧土尔扈特，东北杜尔伯特，北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分左右翼，左翼旗四，右翼旗三。

初属准噶尔。乾隆十八年，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等台吉达什朋素克随北路军营参赞大臣萨喇尔擒私入科布多汛之乌梁海人扎木图等。十九年正月，命萨喇尔等统兵征入卡之准噶尔属乌梁海，释北路军营诱捕之乌梁海祃木特等，令回部落。二月，准噶尔乌梁海库木来降。三月，命舒赫德赴卓克索地方会萨喇勒招抚乌梁海。寻以乌梁海徙牧额尔齐斯等地，令暂撤兵。是月，以牧抚乌梁海，移北路军营于乌里雅苏台。七月，赛音诺颜贝子车木楚克扎布暨班第、萨喇勒等击乌梁海宰桑于察罕乌苏，降之。十月，班第、萨喇勒进兵降阿尔泰居住之准噶尔乌梁海宰桑祃木特及通祃木特，收户口千余。复由阿尔泰赴索尔毕岭，进至布尔汉之察汉托辉额贝和硕地方，获宰桑库克新等。十一月，以收抚乌梁海，加和硕辉特贝勒青衮咱卜郡王衔，编设乌梁海人户旗分佐领，设授宰桑车根、赤伦、察克达总管，命库克新于额尔齐斯屯田。

二十年正月，察克达等兵至华额尔齐斯河收获包沁宰桑等。授察达克副都统，予乌梁海总管赤伦副都统衔，命招抚汗哈屯之乌梁海人众。免乌梁海等贡赋一年。二月，编察克达赤伦所属乌梁海为佐领七。三月，乌梁海宰桑都塔齐以指示投顺之人逃窜正法，命扎萨克图汗部扎萨克台吉根敦等驻防海喇图、科布多等处，管乌梁海游牧，接收降人。四月，汗哈屯地方乌梁海归顺。五月，授归顺之乌梁海宰桑图布新为总管。十月，以乌梁海出牲畜接济哈达哈西进之军，嘉赍之。二十一年三月，以阿逆煽动乌梁海，哈萨克道梗。诏哈达哈剿乌梁海叛贼。有固尔班和卓者，奇尔吉斯宰桑，携千余户潜赴乌梁海，赛音诺颜郡王车布登扎布及车登三丕勒邀擒之。六月，青衮咱卜叛，诱新旧乌梁海附已。大兵至，皆来效顺。十月，以新旧乌梁海等备兵请讨青衮咱卜，嘉赍之，授察克达内大臣。

二十二年二月，命察克达等防范准部叛贼达什车凌等逃入乌梁海。四月，以额鲁特叛贼车布登多尔济属人分给察克达等。论察克达等俘辉特贼人功，予其子侍卫赍图布慎、赤伦、洪郭尔等缎茶各有差。九月，命车布登扎布等防范阿逆等扰乌梁海。十月，以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内附，谕授官加赏，定察达克所属乌梁海每户岁纳二貂，给俸如内地官吏之半。十一月，克乌梁海、扎哈沁人等归还马驼。乌梁海博和勒复降，仍授总管。二十三年二月，归并乌梁海管辖人户编入之，允新旧乌梁海均于乌兰固木种地，于吹河、勒和硕等处游牧。寻命移科布多乌梁海徙就阿尔泰山阳。二十四年三月，仍命郡王车布登扎布总理乌梁海事。八月，乌梁海副都统莫尼扎布等招降鄂尔楚克人户，附入乌梁海大臣管辖，授官有差。是年，定阿尔泰山之南额尔齐斯为是部牧地。十二月，以哈萨克人掠乌梁海，谕察达克等防剿。二十五年四月，以收抚乌梁海原任总管阿喇逃散属人交察克达等兼管。乌梁海总管扎布罕疏脱贼犯，上以年幼宥之，命察达克派员协同办事。

二十六年七月，禁乌梁海私向哈萨克贸易。二十七年三月，允展乌梁海卡坐。九月，严禁阿尔泰乌梁海窃取哈萨克马匹。十月，以前经内附续逃入俄罗斯之乌梁海库克新假我乌梁海名劫掠哈萨克，命察克达等领兵捕治之。十二月，铸乌梁海左、右翼总管印，分给察达克、图克慎，销原领阿尔泰乌梁海总管印。二十八年正月，库克新就擒，戮之，以招抚人户给察克达等分辖。三十八年十二月，以新土尔扈郡王舍楞与是部散秩大臣乌尔图那逊为婚，谕乌梁海紧接俄罗斯，瑚图灵阿等嗣后详为留意。四十九年六月，给阿尔泰台站内大臣察达克辖乌梁海官兵协济银两。

道光十八年，以哈萨克潜阑入阿尔泰乌梁海，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车林多尔济领蒙兵逐之。科布多参赞大臣毓书遣科布多主事职衔哈楚曰进领兵逐入乌梁海之哈萨克依满等于乌里雅苏台。八月，追败之于沙拉布拉克。九月，又逐再入乌梁海之哈萨克，使过于库克伸阿林，予奖。十一月，

车林多尔济奏前入乌梁海土尔扈特之哈萨克驱逐已净，获十余人，释之。十二月，予乌梁海副都统车伯克达什等花翎，以论驱逐潜入游牧哈萨克劳。十九年四月，哈萨克复入乌梁海，命车林多尔济复调兵逐之。八月，以阿尔泰乌梁海右翼散秩大臣达什济克巴调营未到，严议。予驱逐哈萨克妥速之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达尔玛阿扎拉头品顶戴，仍下部优叙。二十二年，科布多参赞大臣固庆奏：“达尔玛阿扎喇时常称疾偷安，不善抚驭。所任散秩大臣管乌梁海四旗事务烦，游牧辽阔，且与俄罗斯接壤，责任綦重，请令离任，以参领唐嘎禄署之。”

咸丰十年，与俄罗斯定西疆界约。同治三年八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等奏：“卡伦以内阿尔泰乌梁海境内奇林河等地方十七处，有哈萨克公阿吉属下之哈济克居住。当分界未终之际，未便一旦驱逐。倘分界后，万不得已必须内迁，宜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酌择地方安置。”十一月，俄人阑入是部库什业莫多及塔布图地方滋扰。明谊照会俄悉毕尔总督，先为查办来我边卡滋事官兵，俟明年两国立界大臣会同建立牌博后，再派兵驻守。四年，以伊、塔诸城回变，命设乌梁海台站，递送科城至塔城文报军饷。十二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劾广凤裁撤乌梁海台站，致文报军饷阻滞。谕广凤等议处，仍令复设。五年五月，塔尔巴哈台失守，领队大臣图库尔领额鲁特兵移至是部。

七年三月，命奎昌会同俄官建立科布多毗连俄境界牌鄂博。九月，奎昌等以俄使未到，奏俟明年会办立界。八年，奎昌与俄立界使臣巴布阔福勘明自科布多东北边界赛留格木山适中之布果素克达巴哈起，向西南顺赛留格木山至奎屯鄂拉，往西沿大阿尔泰山至海留图两河之山；转往南，顺是山直至察奇勒莫斯鄂拉；转往东南，沿宰桑淖尔之边，循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勒伦，分为两国交。建牌博凡二十：首曰布果素克达巴哈，次曰杜尔伯特达巴哈，曰塔布图达巴哈，曰博勒齐尔，曰察干布尔哈苏，曰乌兰达巴哈，曰巴哈那斯达巴哈，曰萨尔那开，曰巴尔哈斯达巴哈，曰拜巴尔塔达巴哈，曰库尔楚木，曰特勒克梯，曰固洛木拜，曰萨拉陶，曰萨勒钦车库，曰特斯爱哩克，曰鄂里雅布拉克，曰奇音克里什，曰察奇勒莫斯，末曰玛呢图噶图勒干。自五月二十五至七月三日竣事。十月，命棍噶扎拉参赴阿尔泰山收集徒众，妥办安插事宜，并免是部本年例贡貂皮。其后伊犁索伦营兵移至阿尔泰山，与塔城额鲁特兵皆由棍噶扎拉参暂统之。十年，署伊犁将军荣全奏，以由科布多属扎哈沁五台以西至霍博克萨里一、二千里，非就地设台，后路必断，令乌梁海章盖等于西翼设察罕通格、托克鄂博、德格图阿满三台，于东翼设多鲁图阿满、额尔奇赛罕、乌里雅斯三台。自是为科、塔两城孔道。十一年，调棍噶扎拉参所部索伦额鲁特兵赴塔城。

十二年十一月，回匪窜新土尔扈特之布尔根河，扰是部境，台站官兵纷纷逃散。乌鲁木齐领队大臣锡纶率所部民勇自阿尔泰山南移营乌龙古河南岸，追至霍博克河下游，击破之。匪窜绥来县北境，科布多参赞大臣保英等饬乌梁海速将军台移回原处安设。

光绪七年七月，以棍噶扎拉参在乌梁海达彦地方收抚哈萨克，擅杀头目柯伯史之子，谕锡纶饬棍噶扎拉参即回籍。八年，俄人议重划科、塔中俄之界，欲占哈巴河一带。科布多参赞大臣清泰等奏：“俄人数百名突至哈巴河。查新条约内，奎峒山即阿尔泰山。任其勘改，实有关碍。”八月，阿尔泰左翼散秩大臣等复呈清泰等以“前次界划乌梁海西北境侵占已多，此次若再占哈巴河，蒙民无地自容，誓死不能退让。”谕清安、额尔庆额会商金顺、升泰妥筹。九年，额尔庆额偕参赞大臣升泰先期驰赴塞上，察边塞冲要，辨山川主名。以弃哈巴河、奎峒山二要地乌梁海、哈萨克之众均无所依，与俄官抗争，相持兼旬，改以哈巴河以西阿拉喀别河为界，得展地百三十余里，分道安设新界牌博。既峻事，额尔庆额又绕北山道大彦淖尔安插乌梁海两翼部落，以和里木图河、雅玛图、哟洛图、西里布拉克为夏季游牧，以罕达盖图河、塔里雅图、青格里河、乌龙古河为冬季游牧，而哈巴河仍由塔城置戍。以金顺奏，谕阿尔泰山乌梁海属一带游牧地方，请饬棍噶扎拉参交回安插蒙民。十二年七月，以沙克都尔扎布等奏，复催棍噶扎拉参将徒众仍回塔城。十三年，谕刘锦棠等于新疆择安插棍噶扎拉参之地。十五年二月，刘锦棠奏移棍噶扎拉参徒众于库尔喀喇乌苏属之八英沟，让还科布多借地。承化寺就近所招徒众，听留居其寺哈巴河一带。塔城自借地以来，即已派兵驻守，未便委去，俾俄人得乘便南下，从之。十八年六月，沙克都林扎布、额尔庆额、魁福会勘，奏哈巴河借地暂难归还，以塔城两次分界后，蒙、哈不敷分住，请将借地展缓三年交割。乌梁海困苦，拟

令塔城哈萨克酌给牲畜，并筹安插逃户，派兵驻守，允之。其后科城屡请收回哈巴河，塔城争之，迄未决。

二十六年，边防戒严，参赞大臣瑞洵檄乌梁海每旗挑兵二百名，半马牛步，驻防本旗。事定，撤之。以乌梁海各旗保护俄商货物，安全游牧，一再请奖。二十九年闰五月，予乌梁海左右翼散秩大臣额尔克、舒诺三音博勒克均头品顶戴，左翼副都统察罕博勒克亦予奖。二十九年，塔城以哈巴城地交还科城。三十年五月，改设科布多办事大臣驻阿尔泰山，以锡恒为之，仍驻承化寺。三十二年七月，定阿尔泰练陆军马队一、标炮队一营，设哈巴河防营委员，及沙扎盖台至承化寺马拨十六处，每处设蒙古马兵五名，马十匹。开办承化寺、库克、呼布克木、哈巴河四处屯牧，建城署房屋，拨常经年费十三万两，开办经费三十一万两有奇。十二月，是部七旗划隶阿尔泰。三十四年四月，锡恒奏停办布伦托海上渠，下渠距水较近，拟再试种一年，奇克官木官屯暂拨民办。宣统三年二月，署办事大臣延年奏开距承化寺七十里之红墩渠，安插农民，下部知之。

地兼耕牧，有矿，有盐。是部有佐领七，副都统暨左右翼散秩大臣均兼一旗总管。卡伦自再划界后，南起右翼散秩大臣旗之阿拉克别克，而北曰阿克塔斯，又东北曰克杂那阿斯，曰萨斯，曰呼吉尔图布拉克，曰乌松呼吉尔图，转东曰胡布苏，讫罗盖布，东北至左翼散秩大臣旗之霍洞淖尔止，凡八卡伦。山之著者：西吉克图山、亥拉图山、霍穆达山、哈喇温尔常山。水之著者：察罕西鲁河、萨格赛河、萨克布多河、青格里河、额尔齐斯河。

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在科布多之西北，东唐努乌梁海，南阿尔泰乌梁海，西与北均俄罗斯。

初属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九月，赛音诺颜扎萨克贝勒车布楚克札布招抚阿尔泰山乌梁海。有特勒伯克扎尔纳克者，阿尔泰淖尔之乌梁海宰桑，携属至。诏车木楚克扎布定贡赏例，宣示德意。十二月，授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宰桑特勒伯克等为总管。二十三年秋，乌梁海总管阿拉善、恩克等叛，车木楚克扎布剿阿拉善等，就擒。恩克窜哈屯河，冬，擒之。寻定是部为二旗，各设总管一，岁贡貂皮如例，隶科布多参赞大臣。道光中，查边之政渐弛，俄人始筑城于是部之吹河，我查边界鄂博者往往不至其地。

咸丰十年，定西疆界约，俄国划界清单遂将是部包去。同治六年七月，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等奏俄雅什达喇城衙门给阿尔泰淖尔两旗总管文，言阿尔泰绰尔、绰罗什拜、巴什库斯、吹河均系俄罗斯游牧。如有人言系中国游牧，拏送俄城。又俄人来绰罗什拜地方伐木，已饬总管察罕等善言开导，静候两国分界大臣将疆界议定换约，立界后，再按照所分界限遵行，此时不可伐木盖房，致滋事端。时俄国官兵执去我查阅哈屯河扎萨克扎那扎布及台吉差官、蒙古员兵等，阻我查边道路，称是部游牧为俄国地面，不许中国人往来。十月，阿尔泰淖尔总管莽泰等报俄官取莽泰旗下一百四十余人及总管察罕旗下二百四十余人手印。九月，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俄分界大臣照议单勘分西界，是部地遂非清有。初议迁是部诚心内附者于卡内，而总管莽泰等言两旗人丁祈全入卡内住牧。广凤等谕以“所被俄国分去地面旧住人丁，随地归为俄国，务令安居故土，各守旧业，立界后断不致仍前扰害。”随令莽岱等出卡回牧，并内徙之议亦辍。

清史稿卷五二五　列传第三一二

西藏，《禹贡》雍州之域。汉为益州沈黎郡徼外白狼、乐木诸羌地。魏、隋为附国、女国及左封、昔卫、葛延、春桑、迷桑、北利、模徒、那鄂诸羌地。唐为吐蕃，始崇佛法。既而灭吐谷浑，尽臣羊同、党项诸羌，西邻大食。幅员万余里。唐末衰弱，诸部分散。

宋时，朝贡不绝。元世祖时，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仍置管民万户诸官抚辑之。以吐蕃僧帕克斯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嗣者数世。弟子号司空、国公，佩金玉印者甚众。

明洪武年，以摄帝师纳木嘉勒藏博为炽盛佛宝国师，给玉印。置乌斯藏指挥司及宣慰司、招讨司、万户诸官，多沿元旧，以元国公纳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领之。寻改乌斯藏为行都指挥司，以班竹儿藏为乌斯藏都指挥使，自下皆令世袭。未几，改乌斯藏俺不罗卫为行都指挥司。永乐中，增置

乌斯藏牛儿宋寨行都指挥司及必里、上邛部二卫，复分封番僧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凡八王，比岁或间岁朝贡。宣德、成化间，又累加封号。其地有僧号达赖喇嘛，居拉萨之布达拉庙，号前藏；有班禅喇嘛，居日喀则城之扎什伦布庙，号后藏：番俗崇奉又在诸番王之上。西藏喇嘛旧皆红教，至宗喀巴始创黄教，得道西藏噶勒丹寺。时红教本印度之习，娶妻生子，世袭法王，专指密咒，流极至以吞刀吐火炫俗，尽失戒定慧宗旨。黄教不得近女色，遗嘱二大弟子，世以呼毕勒罕转生，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达赖、班禅即所谓二大弟子，达赖译言“无上”，班禅译言“光显”。其俗谓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其弟子辄迎而立之，常在轮回，本性不昧，故达赖、班禅易世互相为师。其教皆重见性度生，斥声闻小乘及幻术小乘。当明中叶，已远出红教上。

达赖第一辈曰罗伦嘉穆错，吐蕃赞普之裔，世为番王。二十岁至前藏，宗喀巴以为大弟子。年八十四。第二辈曰根登嘉木错，在后藏札朗转世，登布达拉、色拉、扎什伦布讲经之坐。年六十七。三辈曰锁南嘉木错，为达赖中最著名者。置第巴，代理兵刑赋税。弟子称呼图克图，分掌教化。时黄教尚未行于蒙古。元裔俺答兼并诸部，侵掠中国，用兵土伯特，收阿木多、喀木康等部落。年老厌兵，纳其侄鄂尔多斯部硕克济农谏，往迎达赖，劝之东还。自甘州移书张居正，求通贡馈。万历年，遂纳锁南嘉木错之贡，予封赍。达赖应俺答之迎，至青海，为言三生善缘。诸台吉言：“愿自今将涌血之火江，变溢乳之静海。”俺答许立庙，一在归化城，一在西宁，于是黄教普蒙古诸部。而藏中红教之大宝、大乘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化行诸部，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号令。年四十七。四辈曰荣丹嘉穆错，年二十八。五辈曰阿旺罗布藏嘉木错。

初，西藏其俗称国曰图伯特，亦曰唐古特。自达赖、班禅外有汗，则蒙古部长为之。时藏之藏巴汗与达赖所用第巴不协。额鲁特部和硕汗者，名图鲁拜琥，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也。后兼并唐古特四部，改号顾实汗。以青海地广，令子孙游牧，而喀木、康输其赋。卫地则第巴奉达赖居之，藏地则藏巴汗居之，第巴桑结与藏巴汗不相能，谓其虐部众、毁黄教，乞师于顾实汗翦灭之。顾实汗遂以藏地居班禅，留长子鄂齐尔汗辖其众，次子达赉巴图尔台吉佐之，皆崇德年事也。

先是天聪年间，大兵取明之东省，天现明星祥瑞，顾实汗曰：“此星系大力汗之威力星。由是观之，非常人也。”于是遐迩蒙古共道太宗文皇帝为和尔摩斯达额尔德穆图博克达撒辰汗。迨崇德二年，奏请发币使延达赖。四年，遣使贻土伯特汗及达赖书，谓“自古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灭不传，故遣使敦请”云。嗣以喀尔喀有违言，不果。顾实汗复致书达赖、班禅、藏巴汗，约共遣使朝贡。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顾实汗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贡方物，献丹书，先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者，华言“妙吉祥”也。使至盛京，太宗躬率王大臣迓于怀远门。御座为起，迎于门阈，立受书，握手相见，升榻，设座于榻右，命坐，赐茶，大宴于崇政殿。间五日一宴，命王、贝勒以次宴。留八阅月，乃还。八年，报币于达赖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金刚大士达赖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济众生之志，欲兴扶佛法，遣使通书，朕心甚悦，兹恭候安吉。凡所欲言，令察罕格龙等口授。”复贻书于班禅及红帽喇嘛济东胡图克图等，亦如之。是为西藏通好之始。于是阐化王及河州弘化、显庆二寺僧，天全六番，乌斯藏董卜、黎州、长河西、鱼通、宁远、泥溪、蛮彝、沈村、宁戎等土司，庄浪番僧，先后入贡，献前明敕印，请内附矣。

明年，世祖定鼎燕京，混一宇内。顾实汗复奏：“达赖功德无量，宜延至京，令其讽诵经咒，以资福佑。”乃遣使往迎。顺治四年，达赖、班禅各遣使献金佛、念珠，表颂功德。五年，遣喇嘛席喇布格隆等赍书存问达赖，并敦请之。达赖覆书，许于辰年朝觐。九年十月，达赖抵代噶，命和硕承泽王硕塞等往迎。十二月，达赖至，谒于南苑，宾之于太和殿，建西黄寺居之。达赖寻以水土不宜，告归，赐以金银、缎币、珠玉、鞍马慰留之。十年二月，归，复御殿赐宴，命亲王硕塞偕贝子顾尔玛洪、吴达海率八旗兵送至代噶，命礼部尚书觉罗朗珠、理藩院侍郎达席礼赍金册印，于代噶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归，兴黄教，重建布达拉及前藏各寺院六十二处，又创修喀木、康等处庙，计三千七十云。

是时顾实汗先卒，达赖又年老，大权旁落于第巴桑结。桑结诡遣内安岛人冒阐化王贡使，实则阐化王久经残破，废为喇嘛，而屡次进贡仍书王名，并请换敕印。廉得其实，斥之。吴三桂王云南，岁遣人至藏熬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诏青海蒙古兵由松潘入川。桑结使达赖上书尼之，且代三桂乞降。及大兵围吴世璠于云南，世璠割中甸、维西二地乞援于藏，其书为贝子章泰军所获。朝廷但驻守中甸，未深问也。康熙二十一年，在布达拉寺圆寂，年六十二。

当五世达赖之卒也，第巴桑结以议立新达赖故，与拉藏汗交恶。桑结既以已意立罗布藏仁青策养嘉错为六世达赖，乃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命行之，自是益横。既袒准噶尔以残喀尔喀蒙古，复唆准噶尔以斗中国。又外构策妄阿拉布坦，内哄拉藏汗，遂招准兵寇藏之祸。凡西北扰攘数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

噶尔丹者，亦四额鲁特之一，曾入藏为喇嘛，与第巴昵。归篡其汗，自言受达赖封为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又喀尔喀蒙古以入藏隔于额鲁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后身为大胡图克图，位与班禅并，凡数十年矣。至喀尔喀车臣汗与土谢图汗构兵，圣祖遣使约达赖和解之。桑结奏使噶尔丹西勒图往。蒙语喇嘛坐床者为“西勒图”，达赖大弟子也。而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亦奉诏莅盟坛，与噶尔丹西勒图抗礼。噶尔丹使其族弟随之观衅，因责喀尔喀待达赖无加礼，诟责之，为土谢图汗所杀。噶尔丹遂以报仇为名，袭侵其部落。喀尔喀集众议投俄罗斯与投中国孰利，哲卜尊丹巴曰：“俄罗斯持教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遂定计东走。圣祖申命桑赖遣使罢兵。桑结使济隆胡图克图往，反阴嗾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败之乌兰布通。噶尔丹托济隆代乞和，顶威灵佛，立誓而遁。桑结内惭，乃托达赖意，合青海蒙古及额鲁特各台吉上尊号，圣祖不受，诏曰：“朕兴达赖，期于抚育众生，而所遣堪布等故违意旨，以致噶尔喀、额鲁特两伤。如能令其修和，朕方欲加达赖嘉号，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及达赖意，致喀尔喀残破，额鲁特丧败，朕心实为隐痛，复何尊号之可受乎！来使贡物其发还！”屡遣京师喇嘛入藏探之。三十四年，达赖入贡，言已年迈，国事决第巴，乞锡封爵。诏封第巴桑结为土伯特国王。

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噶尔丹败窜，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达赖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上谓达赖存必无是事，乃遣使第巴桑结书曰：“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脱缁久矣，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余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达赖、班禅分主教化，向来相代持世。达赖如果厌世，当告诸护法王，以班禅主宗喀巴之教。尔乃使众不尊班禅而尊已，又阻班禅进京，朕欲和解准噶尔部，尔乃使有亏行之济隆以往。乌兰布通之役，为贼军卜日诵经，张盖山上观战，胜则献哈达，不胜又代为讲款，以误我追师。繄尔袒庇噶尔丹之由，今为殄灭准夷告捷礼，以噶尔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赍往，可令与达赖相见，令班禅来京，执济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汝其纠合四额鲁特人以待，其毋悔！”

桑结惶恐，明年密奏言：“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于壬戌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泄。至班禅，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济隆，当竭力致之京师。乞全其身命戒体，并封达赖临终尸盐拌像。”圣祖许为秘之，待十月宣示内外。而第巴使者归，途遇策妄阿拉布坦会擒噶尔丹之兵，复宣言：“达赖已厌世，尔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阿喇布坦哭而归。圣祖以第巴始终反覆持两端，乃追还其使，传集各蒙古，宣示密封，则像首已堕，第巴使惊仆于地。

桑结忌策妄阿喇布坦尽收准部故地，致噶尔丹无所归，奏防其猖獗，而策妄阿喇布坦亦奏第巴奸谲，及所立新达赖之伪，欲藉词侵藏。圣祖以二人皆叵测，不之许也。四十四年，桑结以拉藏汗终为己害，谋毒之，未遂，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众讨诛桑结，诏封为翊法恭顺拉藏汗，因奏废桑结所立达赖，诏送京师。行至青海，道死，依其俗，行事悖乱者抛弃尸骸。卒年二十五。时康熙四十六年也。论者谓达摩创法震旦，有一花五叶之谶，至六世启衣钵之争，故六祖不复传衣钵，与宗喀巴至第六世达赖之事若一辙。天数所极，佛法不能违，而况第巴诈伪出之，以尊己擅权，卒酿拉藏汗、准噶尔相寻之祸。

七辈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于康熙四十七年在里塘转世，生有异表，右臂纹如法轮。七岁与众喇嘛谈经，均莫能难，盖有夙慧也。五十三年，蒙古诸台吉等遣兵取道德格，迎至青海坐床。初拉藏汗既奏废罗布藏仁青策养嘉穆错，别立博克达山之呼毕勒罕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闻其名忌之，将以兵戕之，其父索诺木达尔扎褓负走，乃免。青海众台吉以不辨真伪争，诏遣官率青海使人往视。拉藏汗奏：“前解伪达赖时，曾奉旨寻真达赖，访得博克达山胡毕勒罕，以班禅言坐床。”廷议以呼毕勒罕尚幼，俟再阅数年给封，又以拉藏汗与青海台吉不睦，遣侍郎赫寿协理藏务。是为西藏设官办事之始，然犹不常置也。四十九年，班禅、拉藏汗会同管理藏务赫寿奏：“阿旺伊什嘉穆错熟谙经典，青海台吉信之，请给册印。”诏依其请。而青海实不之信，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圣祖恐其构衅，诏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徙至京，不果行。复令送红山寺，继请送西宁宗喀巴寺。青海贝勒察罕丹津等复尼之，且以兵胁异己者。诏大兵护送，乃居宗喀巴寺。圣祖以拉藏汗年近六旬，一子青海驻扎，一子策妄阿喇布坦就婚，恐托词爱婿，羁留不归，势颇孤危。况自杀第巴，彼处人难保不生猜忌。额鲁特秉性多疑，又甚疏忽，倘事出不测，相隔万里，救之不及。谕令深谋防范。

五十六年，策旺阿喇布坦遣台吉策零敦多布等率兵六千，徒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赴阿里克，扬言送拉藏汗长子噶尔丹忠夫妇归。拉藏汗不知备，贼至达木始觉，偕仲子索尔扎拒，交战两月，不敌，奔守布达拉，始来疏乞援。贼诱噶卜伦沙克都尔扎卜，将小招献降，唐古特台吉纳木扎勒等开布达拉北城入，戕拉藏汗，拘其季子色布腾及宰桑等，搜各庙重器送伊犁，禁阿旺伊什嘉穆错于扎克布里庙。索尔扎率兵三十人溃走，为所擒，其妻间道来奔，诏优养之。

西安将军额伦特率西宁、松潘、打箭炉、噶斯丹，会同青海诸台吉及土司属下赴援，至喀喇河，遇伏，败殁。贼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于是巴塘、察木多、乍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寻诏都统法喇移打箭炉兵屯里塘护呼毕勒罕，复令索诺木达尔扎传谕营官喇嘛，将抗不就抚者诛之，传檄巴塘、察木多、乍雅各籍其土及民数，遂进屯巴塘。策凌敦多卜惧，返所掠。而兵自巴尔喀木归，言唐古忒有瘴疠，浮肿，难久处，青海蒙古皆惮进藏，忿恿达赖奏可随地安禅，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惩前败，亦皆言藏地险远，不决进兵议。圣祖以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且贼能冲雪缒险而至，何况我军。策凌敦多卜闻我师至，自必望风远遁。俟定立法教后，或暂留守视，或久镇其地。唐古特众皆为我兵，准夷若再至，以逸待劳，何难剿灭。安藏大兵，决宜前进，诏封罗卜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宏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屯青海之木鲁乌苏治军饷，平逆将军延信出青海，定西将军噶尔弼出四川，两路捣藏。藏人亦知青海达赖之真，藏中旧立之赝，合词请于朝，乞拥置禅榻，诏许给金册印。于是蒙古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百，或数千，随大兵扈从达赖入蒙。

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军，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将军噶尔弼招抚里塘、巴塘番众，进至察木多，夺洛隆宗嘉玉桥之险。旋奉大将军檄，俟期并进。噶尔弼恐期久粮匮，用副将岳钟琪以番攻番计，招土司为前驰，集皮船渡河，直捣拉萨，降番兵七千。宣谕大小第巴及喇嘛，封达赖仓库，分兵寨险，扼贼饷道。而青海亦三败其中途劫营之贼，斩俘千计。额鲁特进退受敌，遂大溃，不敢归藏，由克庇雅北窜，崎岖冻馁，得还伊犁者不及半。

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达赖至布达拉坐床，出阿旺伊什嘉穆错于禁所，发回京师废之，尽诛额鲁特喇嘛之助逆者。留蒙古、川、滇兵四千，命公策旺诺尔布总统戍藏，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以藏遗臣空布之第巴阿尔布巴首向效顺，同大兵取藏，阿里之第巴康济鼐截击准噶尔回路，俱封贝子。隆布奈归附，授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各授噶卜伦。于是里塘所属之上下牙色，巴塘所属之桑阿、坝林、卡石等番，次第归顺。郭罗克之吉宜卡、纳务、押六等寨先后剿抚矣。

雍正元年，召回允禵等，撤驻藏防兵，设戍于察本多。二年，青海喇嘛助罗卜藏丹津之叛，青海诸寺喇嘛众各数千，群起骚动。章嘉胡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拒战于郭隆寺，察汗诺们汗亦党贼助战。石门寺喇嘛阳称投顺，阴肆劫掠，夹木烂堪布将窜藏，年羹尧等讨平之。世宗谓“玷辱宗门，莫斯

为甚”。乃收各寺明国师、禅师印，并定庙舍毋逾二百楹，众毋逾三百人。

五年七月，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恃与达赖姻，争贝子康济鼐之权，聚兵害之。欲投准噶尔。诏吏部尚书查朗阿率川、陕、滇兵万有五千进讨。未至，而台吉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九千，自潘玉口至喀巴，先遣兵千余冲破喀木卡伦，与隆布奈兵交绥。夜，西藏斥堠俱归顺，颇罗鼐即率兵直抵拉萨。驻藏大臣马喇、僧格往布达拉护达赖，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等擒献送马喇所。查朗阿至，诛首逆及其孥。诏以颇罗鼐为贝子，总藏事。赐犒兵银三万两。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川、陕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抚，是为大臣驻藏三年一代之始。收巴塘、里塘隶四川，设宣抚司治之。中甸、维西隶云南，设二厅治之。

是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请赴藏熬茶，又声言欲送还所虏拉藏汗二子。诏严兵备之，移达赖于里塘之惠远庙。八年，迁于泰宁，护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腾格里海之隘，以备准夷，冬雪封山，撤兵。盖通准夷之路有三：其极西由叶尔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远易备；其东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中路之腾格里海逼近卫地，故防守犹要。并以颇罗鼐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唐古特，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追念康济鼐前勋无嗣，以其兄噶锡鼐色布登喇布阵亡阿里，封其子噶锡巴纳木札勒巴布腾为辅国公，寻授噶布伦。达赖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亦为辅国公。晋颇罗鼐贝勒。十年，拉达克汗德忠纳木札纳奏：“臣理国事，尊释教，侦准噶尔情辄以告。”优诏答之。准噶尔请和，诏果亲王偕章嘉胡图克图送达赖由泰宁归藏，减戍藏兵四之三。章嘉胡图克图为达赖请巴塘、里塘还前藏，以其为达赖所降生，诸土司建寺安禅，制最宏丽也。诏以其地商税年银五千两赐之，地仍内属。

乾隆四年，以颇罗鼐勤劳懋著，预保子袭郡王爵。颇罗鼐子二：长珠尔默特策布登，病足；次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兄弟互让，而颇罗鼐爱少子，请以次子为长子，允之。又嘉长子之让，诏封镇国公，仍镇守阿里。颇罗鼐善服众，为诸噶卜伦所敬事。有绥奔喇嘛扎克巴达颜者，书其名瘗诅之。事觉，颇罗鼐欲弭变，轻议其罪。十一年，温谕嘉奖，谓：“镇压左道不足患，其偕达赖协辑唐古特众。”准噶尔使再入藏熬茶，驻藏副都统傅清等遣员率喀拉乌苏兵监视。颇罗鼐以暴疾亡，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袭爵兼理噶卜伦，以班第达协理藏务。世宗恐其少不更事，未能服众，或以绥奔喇嘛扎克巴达颜故，与达赖构隙，不肖众起而间之，不无滋事虞，谕传清留意体察，而卒有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之变。

时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纳木扎纳复遣使赴藏熬茶，入寺诡避痘，以已卒守门，不令官兵从。诏以准噶尔狡甚，饬严防，虽归巢，勿稍忽。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驻藏大臣不便于己，乘机奏藏地静谧，请撤驻防兵。廷议以不从撤兵请，适足滋疑，不如示之信，诏可。谕达赖勿令准噶尔入藏，虽固请弗允。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又诡称准噶尔袭唐古特，至硕翁图库尔，遣兵备喀拉乌苏，徙达木番众。不数旬，扬言准噶尔至阿哈雅克，自率兵往备。驻藏提督索拜遣旺对赴喀拉乌苏备之。比至，无踪。有诏撤喀拉乌苏兵及达木番归牧，勿惑众。初，郡王颇罗鼐以女妻班第达，至是班第达察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有逆志，不之附。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恶之，夺其孥。驻藏副都统纪山劾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妄戾，请檄其兄协理藏务。高宗不允，谕纪山善导之，勿露防范迹。已而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珠尔默特策布登布发阿里兵扰藏告，盖计陷之也。因谕傅清曰：“珠尔默特纳木扎勒年幼躁急，性好滋事。若果无他故，兄欲进兵至藏，是特兄弟互相侵犯耳。若其兄并无此事而造言诬构，则宜相机办理。”

十五年，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戕其兄珠尔默特策布登于阿里，诡以兄暴疾闻，请收葬，并育兄子。时其兄子朋素克旺布及珠尔默特汪扎勒皆居后藏。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以兵往戕朋素克旺布，阳称逃亡。珠尔默特旺扎勒依班禅为喇嘛，乃免。傅清、拉布敦以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携兵离藏告。盖是时珠尔默特纳木扎勒既袭杀其兄，复通书馈物准噶尔，请兵为外应，私携炮至后藏，诬籍噶卜伦班第达及第巴布隆赞等旋达木，距前藏三百余里，拥众二千余不归。奏至，诏俟副都统班第自青海赴藏讨罪，复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驰兵往会。而贼势猖獗，驿道梗塞，军书不通者旬日。傅清偕拉布敦计，不急诛，必据唐古特为变，召珠尔默特纳木扎勒至，待诸楼。甫登，起责其罪曰：

“尔违天子令，且忘尔父！无君无父，罪不可赦！”傅清趋前扼其臂，拉布敦拔佩刀剚之，谕胁从罔治。有罗卜藏扎什者，趋下呼贼，千余突至，聚围楼，集藁焚。达赖遣番僧往护，不得入，傅清、拉布敦死之。上嘉悯傅清等靖逆遇害，均追赠一等伯，特建双忠祠以祀。班第达奔守达赖，集兵拒逆。即命班第达以辅国公摄噶卜伦，分其权，而总其成于达赖。设噶布伦四、戴琫五、第巴三、堪布三，分理藏务，隶驻藏大臣及达赖辖。增驻防兵千有五百戍藏。以达木番归驻藏大臣辖，视内地例，设佐领、骁骑校各职。并于准噶尔通藏隘设汛严防。二十二年，荡平伊犁，始永无准夷患。是年，达赖在布达拉圆寂，时年五十。

八辈罗布藏降白嘉穆错摆桑布，于乾隆二十三年在后藏拖结热拉冈出世。二十七年，迎至布达拉坐床。三十年，由班禅垫伊喜传授小戒。三十三年，亲至前藏攒招，随登色拉、布赍绷、噶勒丹三大寺讲经之座。四十二年，由班禅传授格隆大戒。四十六年，颁给敕书、金册、金印，赏达赖之兄索诺木达什辅国公。四十八年，颁玉册、玉印，凡遇国家庆典准其钤用，其寻常奏书文移仍用原印。

五十三年，廓尔喀侵犯藏境。初，第六辈班禅之殁，及京归舍利于藏也，凡朝廷所赐赍，在京各王公及内外各蒙边地诸番所供养，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其弟玛尔巴垂涎不遂，愤唆廓尔喀籍商税增额、食盐糅土为词，兴兵扰边。唐古特私和廓尔喀，朝廷所遣之侍卫巴忠、成都将军鄂辉、总兵成德等实阴主其议，令堪布等许岁币万五千金，于是廓尔喀饱扬而去。巴忠等以贼降饰奏，讽廓尔喀噶箕入贡，受封国王。五十四年七月，廓尔喀遣人至藏表贡，并致驻藏大臣书，请如前约。鄂辉恐发觉私许之款，屏不奏。次年，藏中币复爽约。

五十六年七月，廓尔喀复大入寇，占据聂拉木，诱执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以归。八月，复占据济咙。保泰等迁班禅于前藏。廓匪进扰萨加沟，遂至扎什伦布，仲巴呼图克图遁。九月，都司徐南腾坚守官寨，廓匪大掠扎什伦布财物以归。巴忠扈从热河，闻变，沉水死。鄂辉、成德奉命赴藏剿御，皆逗留不进。

十月，保泰等请移达赖、班禅于泰宁，上严斥之，而嘉达赖之拒其议。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索伦、达呼尔兵及屯练土兵进讨。其军饷则藏以东，四川总督孙士毅主之；藏以西，驻藏大臣和琳主之；济咙边外，则前督惠龄主之。五十七年正月，鄂辉等始复聂拉木。二月，帕克哩营官率番兵收复哲孟雄、宗本地方。是月，陷寇之第巴博尔东自阳布回藏。唐古特私许岁币事觉，诏以保泰、雅满泰隐匿不奏，革责枷号。三月，授福康安为大将军，逮仲巴呼图克图于京。四月，添调川兵三千赴藏。闰四月，福康安自定安日进兵趋宗喀。五月，克擦木，复济咙。是月十五，克热索桥，遂入廓境。二十四，克胁布鲁硐卡。六月，福康安、海兰察等进攻东觉，并雅尔赛拉、博尔东拉诸处，皆克之，成德等亦攻克扎本铁索桥。六月，廓酋拉特纳巴都尔迭遣大头人乞降，送出丹津班珠尔及前俘之兵。七月，福康安攻克噶勒拉、堆补木，夺桥渡河，深入廓境七百余里，将迫其都阳布。都统衔斐英阿等阵亡。成德亦进克利底大山贼卡。廓酋复呈缴唐、廓前立合同，献所掠扎什伦布财物及沙玛尔之尸。八月，廓尔喀遣使进贡。福康安以廓尔喀屡请投诚奏入，奉旨受降。时以廓境益险，八月后即雪大封山，因允所请。于是福康安率大兵凯旋，撤回藏。议定善后章程：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噶布伦以下由驻藏大臣选授；前后藏番归我设之游击、都司节制训练；自行设炉鼓铸银币；设粮务一员监督之。至是，我国在藏始具完全之主权。

初，达赖、班禅及各大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世，均由垂仲降神指示，往往徇私不公，为世诟病。甚至哲卜尊丹胡图克图示寂，适土谢图汗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为呼毕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尤贻口实。而达赖、班禅亲族亦多营为大呼图克图，以专财利，致有仲巴兄弟争利、唆廓夷入寇之祸。而达赖兄弟孜仲、绥绷等充商卓特巴，肆行舞弊，占人地亩，转奉不敬黄教之红帽喇嘛，令与第穆呼图克图、济咙呼图克图同坐；且与众喇嘛敛取银两，并将商上物件暗中亏缺，来藏熬茶人应得路费皆减半发给，有伤达赖体制，因之特来参见者日减，殊失人心。高宗乘用兵后，特运神断，创颁金奔巴瓶，一供于藏之大招，遇有呼毕勒罕出世，互报差异者，各书名于牙签，封固纳诸瓶中，

诵经三日，大臣会同达赖、班禅，于宗喀巴佛前启封制之。至扎萨克蒙古所奉之呼图克图，其呼毕勒罕亦报名理蕃院与驻京之章嘉呼图克图，或喇嘛印务处掌印制定，瓶供雍和宫，而定东科尔入官之限。

嘉庆九年十月，达赖有疾，命成都副都统文弼带医驰往看视。未抵藏，达赖已于是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四十有七。八辈阿旺隆安嘉穆错摆桑布，于嘉庆十年在康巴垫曲科转世。年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奉特旨即定为呼毕勒罕，毋庸入瓶签制。十三年九月，迎至布达拉坐床，赏达赖之叔洛桑捻扎朗结头品顶戴。十八年，由班禅传授小戒。时达赖幼稚，噶卜伦乘机舞弊，将达赖庄屋侵占，并将办事人随事更换，豢贼自肥，公肆劫掠。命成都副都统文弼、西宁办事大臣玉宁驰藏查办，并究噶卜伦策拔克与成林互讦。经讯噶卜伦策拔克率意更定章程四条，以内地治理民人之法概行禁止，致邀众怨，成林挪移库款，分别斥革，发伊犁、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此藏事之内溃也。至外事之分乱，则廓尔喀噶箕乃尔兴戕其王，被诛。逆党热纳毕各咙窜逃至唐古特，又与披楞开战，求达赖、班祥助款。布鲁克部长曲扎曲勒请赏王爵，文弼匿不奏闻。帕克哩营官勒索其进关货物，逞凶肇衅。哲孟雄部请赏唐古特庄田，并定边界。缅甸国男妇私与藏中胡图克图文件往来。藏事已岌岌可危矣。二十年二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十一岁。

十辈阿旺罗布藏降摆丹增楚称嘉穆错摆桑布，于道光二年三月晦，奏明在大招金奔巴瓶内制定。八月，迎至布达拉坐床。遗章嘉胡图克图由京驰藏照料。奏定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为正师傅，噶勒丹旧池巴阿旺念扎及荣增班第达甲木巴勒伊喜丹贝嘉木磋为副师傅。寻以传授达赖经典三年有余，其未得诺们汗之荣增班第达亦赏给诺们汗，赏达赖之父罗布藏捻扎头品顶戴。十四年，由班禅传授格隆大戒。十五年，博窝滋事生番降，设曲木多寺四品番目营官一，宿凹宗、聂伊沃、有茹寺三处六品番目各一，宿木宗、普龙寺、汤堆批批三处七品番目各一。

藏西南徼外有哲孟雄者，唐古特之屏藩也。自五辈达赖以来，因其崇信黄教，归达赖管辖。乾隆五十六年驻藏大臣奏哲卜雄、作木郎二部落每与达赖、班禅通书讯，惟不听藏中调遣，归顺，复思藉天朝威势，断还六辈达赖所定旧界。经福康安等驳斥，划分边界，不能自由入藏，而夏秋之间，该部落因地方炎热，仍准其来卓木曲批避暑。于七辈达赖时，曾将唐古特界内卓木曲批迤西夺扎之庄田赏给作为养赡。历年自行征收钱粮、青稞。卓木之民常至哲孟雄往来贸易。其部长之妻亦唐古特人，常遣人赴廓部长住所。距藏仅十一站，至卓木曲批避暑处，在帕克哩以外，与藏仅隔一山，不三站，设有鄂博，并无要隘，相安无事者有年。自不准赴藏，而始有请求给地之奏，及请赏卓木雅纳绰之民，不得已有请赏给帕克哩营官之缺。前藏商上向与后藏商卓特巴龃龉。时噶勒丹锡勒图荫玛第巴克什尤为贪奸，不公不法，凡后藏代其陈请者，辄责其贪鄙无知。文干等饬噶卜伦严斥，谓无妄求管理藏地所属职官民人之理，并定八年来藏一次之限。廷臣不知详情，允之。文干等仅行文藏内文武严查，而不敢译旨钦遵，盖恐一经宣布，部长必有理申明也。而其部长每岁渎请赴藏熬茶及入藏避暑如故。迨道光四年，松廷等始将前奉谕旨专札明示，并随时严行驳饬。五年，班禅据报详情，谓："哲孟雄部长楚普郎结诉称自不准赴界，上年人民病毙者一千有余。再达赖坐床已逾数年，各部落俱得赴藏朝见，而旧所属之人独抱向隅，实无面目见其部民。"于是始准其暂居避暑，仍令帕克哩营官防范稽查。在当时文干误听前藏一面之词，不查实情，率行具奏。文干等既知困难，有失字小之道，而犹迁就其词，准其来藏熬茶一次，盖以准噶尔视哲孟雄。而哲孟雄离心离德，甘为印度属地，至有捻都纳之败，而西藏之门户洞开矣。十七年，在布达拉圆寂，年二十二。

第十一辈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嘉穆错，于道光十八年九月朔在噶达转世。二十一年五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内制定，由班禅披剃授戒，赏其父策旺顿柱公爵。十月，拉达克部落勾结生番占踞藏境一千七百余里，夺据达坝、噶尔及杂仁三处营寨。经驻藏大臣派戴琫等率兵攻剿，并将矛手番兵改挑枪兵，收复补仁营寨。又噶尔布伦等带兵四百夹攻，殄毙森巴及拉达克大小头目四十余、贼匪二百余，拉达克头人八底部长乞降，公禀投归唐古特商上，愿缴所占凡、汤及达坝、噶尔四处营寨，并准堆噶尔本挖金番民酌定五百名，由前后藏番民内择精壮派往充当金夫，派戴琫一、如琫二、甲琫二，定驻守，教习技艺。二十二年四月，由前藏迤东日申寺迎至布达拉坐床。二十四年，以济咙

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丹贞嘉木错为正师傅，以降孜曲结喇嘛罗布藏冷竹布为副师傅。

驻藏大臣琦善奏参噶勒丹锡埒图萨玛第巴克什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巴什擅作威福，贪黩营私，所有被控各款，讯拟结奏闻。经理蕃院议得："已革诺们汗阿旺扎木巴勒楚勒齐木巴什，洮州夷僧，本系入册档一微末喇嘛，自其前辈历受三朝重恩，在雍和宫传经，旋命赴藏坐宗喀巴床，派充达赖师傅，敕封诺们汗萨玛第巴克什名号，递加衍宗翊教靖远懋功禅师，又加赏达尔汗，屡颁御书匾额以荣之，宜如何清洁潜修，公正自矢。乃竟不知守分，胆敢需索番属财物，侵占百姓田庐，私拆达赖所建房屋，擅用未蒙恩赏轿伞。更强据商产，隐匿逃人，钤用印信不在公所，进呈贡物不出已资，滥支滥取，任性听断，恣意侵凌。甚至达赖起居不能加意照料，房内服侍无人，以致达赖颈上带伤，流血不止，始则忽而不防，继且知而不问。盖当达赖受伤时，随侍只森琫一人，此森琫即为该诺们汗之随侍。近两辈之达赖，每届接办印务以前，辄即圆寂，不得安享遐龄，其中情节，殆有不可问者。即放一扎萨克喇嘛，勒取财物，盈千累万，尤属骇人听闻。"诏令将历得赐衔名号全行褫革，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查封，发往黑龙江安置。所有财产，查抄变价，赔修藏属各庙宇。旋命释回，交地方严加管束。复捐输银两请回前藏，又因廓尔喀军事，请求开复回藏，均严旨不允。迨同治初元，病殁土尔扈特旗，准其留葬，不准转世。门徒二十三人，留于该旗游牧。至光绪初年，土尔扈特王复请捐输巨款，代求转世，始曲允其转世之呼毕勒罕得令为僧。

琦善寻奏改章程二十八条，又奏罢稽查商上出入及训练番兵成例。故事，商上出入所有一切布施金银，均按季奏报。自琦善奏定后，而中国御藏之财权失。又驻藏大臣及兵丁俸饷，向由福康安在廓尔喀经费内拨交商上生息，以资公用。及琦善议改章程，将生息收销，一切由商务供给。迨后中国驻藏一切开支，藏人渐吝供给。而不知当日实有资本发商生息，并非向商上分肥。总之，乾隆所定制度，荡然无存矣。

是年十二月，敕谕第十一辈达赖喇嘛曰："咨尔达赖喇嘛。朕抚绥寰宇，敷锡兆民，期一道以同风，冀九垓之遍德。亦赖洪宣梵义，普结善缘，导引群生，同参胜果。其有能通上乘，继阐正宗，使诸部愚蒙悉资开悟者，宜加多懋奖，元沛宠封。兹以尔慧性深沉，经文谙习，既著灵踪于韶岁，益坚戒律以壮年。承袭以来，皈依者众。朕甚嘉之，故特依前辈达赖喇嘛例，封尔为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嘛达赖喇嘛，改受金册。尔尚振修黄教，主持乌斯，本利济以佑民，迓庥祥而护国。所有图伯特事务，其悉依例董率噶布伦等，妥协商办，报明驻藏大臣转奏，俾图伯特阖境延厘，众生蒙福，弥勤启迪，用副绥怀。兹随册赍往金银、彩币、玻磁器皿，尔其敬承，以光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命。钦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琦善以披楞，即英人，请定界通商闻，诏耆英以守成约拒之。二十七年七月，耆英复以英、德使请于西藏指明旧界派员前往闻。谕驻藏大臣斌良密查，如无流弊，自应照旧奏准允行，倘心怀诡谲，即当据理驳饬。并谕海善派员往查，事寻中辍。

二十八年，赏公爵策旺顿柱宝石顶、双眼花翎。咸丰二年，达赖亲往布赉绷、色拉、噶勒丹及南海、琼科各寺院熬茶讲经，诏帮办大臣额勒亨额妥为照料。寻病殁，由驻藏大臣穆腾额奏驻藏守备童星魁前往护送。三年，达赖以发逆滋扰各省，虔诚念经，祷贼匪速灭，奉旨嘉奖。四年十月，理藩院议覆，淳龄奏达赖年已及岁，应宜任事，得旨："达赖明年既已成岁，一切事务交伊掌管。所有赏给前辈之玉册、玉印，凡遇吉祥之事准其钤用，如常事仍用金印，以示广兴黄教至意。"五年正月，遵旨掌管政教事务。十二月，在布达拉圆寂，年十八。

十二辈阿旺罗布罗丹贝甲木参称嘉穆错，于咸丰六年在沃卡坝卓转世。八年正月，奏明在金奔巴瓶内制定。九年七月，迎至布达拉坐床。赏达赖之父彭错策旺公爵。先是三年四月，廓尔喀商人与察木多番商索债起衅，聚众械斗，互有杀伤，经驻藏大臣穆腾额照夷例分别罚款完案。嗣因多收税米，阻挡商民。藉端与藏边失和。唐古特屡战不胜，宗喀、济咙、聂拉木等处均陷于贼。驻藏大臣赫特贺驰往后藏督办防剿事宜，命成都将军乐斌统汉土官兵继进。廓番闻大兵将至，惧，遣其噶箕来藏上表乞和。诏许罢兵。唐古特与廓尔喀议定约十条，唐古特每年给廓尔喀税课银二千两，廓尔喀将所占地方交还唐古特商上管理。同治元年，掌办商上事务埒生呼图克图因减放布施，连同色

拉寺与布赍绷、噶勒丹两寺哄，不胜，藏中僧俗公斥之，携印潜逃赴京。诏黜其名号，不准转世。命诺们汗汪曲结布协理商上事务。汪曲结布者，原系俗装，曾为噶布伦即俗所谓“沙扎噶隆”是也。因与埒征忤，辞官削发为僧，至是复起用。乃创修拉萨城垣，自西而东，工未竣而殁，遂罢殁。初，驻藏官兵自游击以下，均聚居扎什敦布营房。时驻藏大臣满庆以藏中屡不靖，命迁拉萨市，从此僦屋而居。扎什城之营房遂废。三年噶勒丹池巴罗布藏青饶汪曲为达赖传授小戒。

瞻对逆番久围里塘，梗塞驿路，其酋工布朗结复令期美工布大股逆贼至巴塘、里塘交界之三坝地方，劫去粮员行李，抢夺由藏发出摺报公文。其格吉地方亦有告急夷信。工布朗结曾于道光末，经前任川督琦善带兵往剿，并未荡平。以瞻封归各土司侵地，奏予工布朗结职，罢兵。至是益无畏惧，将附近土司任意蚕食，川、藏商贾不通，兵饷转运难艰，汉、番均困。驻藏大臣满庆派番员征兵借饷，并约三十九族调集各处土兵，防剿瞻对西北，川督骆秉章派员督饬打箭炉及巴、里各文武，同明正土司及大小金川等土司兵进攻其东南。而藏中所派之兵甫至巴塘，旋即抢掠，诏令撤回。至四年，事平。奉旨将上、中、下三瞻地方赏给达赖管理，建庙焚修。赏达赖之兄伊喜罗布汪曲承袭公爵。七年，亲至前藏攒招。八年，捐修扎林噶舒金塔。十年，亲往布赍绷、色拉二寺熬茶讲经。十二年，亲至前藏攒招是年二月遵旨接管政教事务。十三年及光绪元年，均亲至前藏攒招。元年三月，在布达拉圆寂，年二十。

十三世阿旺罗布藏塔布克嘉穆错，于光绪二年五月在达布甲擦营官属下朗赖家转世，至是呼毕勒罕访获，班禅率同有职各僧俗人等出具图记公禀，恳请驻藏大臣松溎代奏。奉旨毋庸入瓶签制，即定为达赖之呼毕勒罕。四年正月，在贡汤德娃夫由班禅披剃授戒，取定法名。六月，迎至布达拉坐床，销去呼毕勒罕名号。赏达赖之父工噶仁青公爵，宝石顶、孔雀翎。八年正月，由正师傅济咙呼图克图传经授戒。

十年，因攒招，各处喇嘛麇集，与巴勒布商人购物起衅，将巴商八十三家全行劫毁。廓尔喀因索偿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并集兵挟制。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派汉、番委员前往开导，晓以恩威，始允减为十八万有奇。除唐古特商上捐筹及清出贷物抵价外，尚不敷银六万七千余两，奉旨由四川拨给。十一年，亲至前藏攒招。十四年，工噶仁青故，赏达赖之兄顿柱夺吉公爵。是年亲往布赍绷、色拉寺熬茶讲经。十五年，亲至前藏攒招。

当达赖降生之年，哲孟雄与布鲁克部长因英并印度，与哲、布接壤，渐有窥藏心，吁请筹备。而廷旨不甚注重，谓披楞头人现向布鲁克部长租地修路，意欲来藏通商。惟布鲁克巴与哲孟雄毗连，哲孟雄既已认租修路，难保不暗中勾结引进，诏松溎相机开导，务令各守疆界，劝谕阻回。哲人知中朝不知边情，反疑其勾结滋事，于是渐昵英人，以捻纳为英租界，英竟视为保护地。藏人渐觉英之逼已，讼言哲人私结英约，屡议伐之，哲乃益亲英人矣。

光绪十三年，藏人于隆吐设卡，遂与印度兵战，败焉。朝旨屡谕驻藏大臣文硕，令藏人撤卡。文硕奏，实藏地，卡无可撤。严旨责焉，以升泰代之。总署与英使议边界通商，戒印兵毋进藏。藏番据新图，以隆吐、日纳宗为藏地，坚勿让。文硕据以入告，而中旨谓：“向来西藏图说藏地与哲、布分界处东西一线相齐，藏境中并无隆吐、日纳宗之名。今文硕寄来新图，隆吐、日纳宗在藏南突出一块，插入哲、布两界之内，而布、藏分界之处，恰在捻都纳修路东西一线之北，新图以黄色为藏界，而日纳宗官寨之地，注明数十年前喇嘛给与哲孟雄，现仍划黄色，正与隆吐山相近，难保非藏人多划此一段饰称现界也。并著升泰详细确查，究竟隆吐属哲属藏，据实覆奏，毋得稍有捏饰。”时枢廷以都察院劾文硕，革之。而升泰初到任时，犹知藏人理直，奏称：“隆吐山南北本皆哲孟雄地方。英人虽视为保护境内，其实哲孟雄、布鲁克巴皆西藏藩属。每届年终，两部长必与驻藏大臣呈递贺禀，驻藏大臣厚加赏赍以抚绥之。在唐古忒，则自达赖喇嘛以次，均有额定礼物，商上亦回赏缎疋、银、茶，与两部回信底稿，均呈送驻藏大臣查核，批准照缮，始行回覆。哲、布两部遇有争讼，亦禀由藏酌派汉、番办理。此哲、布为藏地属藩实在情形也。”奏上，置弗理。

藏人知文硕被议，不直中朝所为，遂自动思复仇。谕升泰严止之，佥愤。藏人誓众曰：“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众共殛之！”乃大集兵于帕克哩，将痛击印军。升泰搜得乾

隆五十三年旧哲孟雄受逼于廓尔喀，达赖乃以日纳宗给哲人；今哲私通英人，地应收回。升泰屡谕不从，印兵攻热勒巴拉山，藏兵伤亡数百。印兵追入征毕岔，印度政府令勿穷追。谕驻藏大臣赴边界与印官会晤。英外部告驻英使刘瑞芬商议和平了结。藏人谓英若据有哲地，则誓不共立。十四年八月，印兵大队收哲孟雄全部，攻藏兵于捻都纳，藏兵败退，咱利、亚东、朗热诸隘并失，藏兵万余尽溃。印兵追噶布伦等于仁进冈，与驻藏大臣所遣止战武员萧占先遇。占先竖汉字阻印兵，印兵止枪，约相见。占先约勿穷追，印兵官欲击仁进冈民居。占先告以此为中国土，藏番违旨用兵，中国当严为处置，请勿进兵，印兵官诺之。要约速办，乃退兵。藏兵既大败失地，仍志在复仇，升泰屡严止之，不听。藏人目汉官为洋党，屡欲暴动，终为所慑而止。印官以天寒不能再缓，升泰即至边界议约，而藏众以噶布伦中一二人主和。有坏黄教，群议投之藏江，力要驻藏大臣代索回哲孟雄、布鲁克巴全境，否则倾众一战。藏兵复集大队备四路。升泰抵藏，力阻之，仍百计谕藏僧戒藏番毋妄动，乃驰赴边界议约。

时冱寒，人马多冻毙。抵帕克哩，隘外藏兵尚有万人驻仁进冈。升泰命撤退，藏官言大臣尚未与印官晤，未敢遽撤，乃退扎数十里。哲孟雄部长命其弟来谒，言来见为印兵所阻。升泰与英官保尔会于纳荡。英官言："哲孟雄与印度互立约已二十七年，应归印度保护。藏与印构兵，藏既屡败，我兵何难长驱卷藏全土！以邦交故，按兵静候。"并索藏赔兵费。升泰言："哲为藏属。从前印、哲立约，并未见印督照会。藏番亦未赴印境滋扰，藏费无名。"英人又在布鲁克巴及后藏干濑修路，藏人又大震。英官要求甚奢，升泰力折之，藏人渐就范。

升泰屡要英撤兵，英不可，而藏众已成军之三大寺僧兵，及驻仁进冈之兵万余，皆撤退。噶布伦及领袖僧官十余，其他番官数十员，随升泰至边，皆驻仁进冈，不敢与英官晤。升泰以哲事未能即竣，大雪封山，运粮无所，亦退驻仁进冈。总署派英人赫政赴藏充通译。哲孟雄部长之母率所属亲族连名上禀，言英官当年立约，不得过日喜曲河。哲孟雄租地与英，岁应纳一万二千圆。英人倚其国势，岁久不给。印、藏构衅，复致殃及。伊母子亲族实不愿归英，乞勿将哲境划出版图之外。英人既掠哲地全境，复押哲部长安置噶伦绷，以重兵驻哲境，招印度及廓尔喀游民辟地垦荒。廷议以哲事无从挽救，虑梗藏议，谕升泰勿许。布鲁克巴地数倍哲孟雄，西人呼为布丹国，光绪间尚入贡。升泰至边，部长遣兵千七百人护卫。升泰虑为英口实，谢去。并乞印绶封号，升泰允代请诸朝。藏、哲旧界本在雅纳、支木两山。其后商人往来之咱利为新辟捷径，西人称热勒巴勒岭。升泰议于咱利山先分藏、哲界以符前案，其印、哲之界在日喜曲河，拟于约中注明。印、哲立约在咸丰十一年，无案可稽，置勿论。哲部长土朵朗思，印度称为西金玉，既被幽于噶伦绷，其母及子尚居春丕，即英人所称征毕也。印营假部长书取其两子赴噶伦绷，部长母坚不可，挈其两孙至升泰营哭诉，丐中朝作主，升泰无以援之也。英人又欲易置其部长，升泰婉止之。赫政阻雪久不达。

十五年二月，藏兵尽撤归，升泰请总署告英电印兵速撤。三月，赫政至边，藏兵尽撤。藏人言藏、哲本有旧界，日纳宗既赐哲孟雄，其隆吐山之格压倾仓地实有藏人游牧场，确为藏哲旧界。至咱里山本无鄂博，不过上年实于此限止印人耳。通商极非所愿，然不敢违朝命。惟咱利以内，洋人万不可来。赫政赴营与议，英人谓咱利之界万不可移，至哲孟雄与商上及驻藏大臣旧有礼节，均可仍之。惟西金界内藏番不得有此权，允此方可开议。升泰诺焉。印兵既撤退，英人尚久不订约。升泰奏云："闻藏人言，与有仇之英议和，孰若与无仇之俄通好？俄人前次来藏，我等备礼劝阻，俄即退去。今英谋吾地，偶尔战胜，遂恣欺凌，实所不甘。查去年俄人有由和阗至藏之请。如英再延宕，则藏更生心。本年蒙古人由草地礼佛，络绎不绝，随来者颇类俄人。设藏番私与通款，则稽查不易。边事久不定局，俄或私行勾结藏番，英、俄互相猜忌，则后患方长。乞告使电催印督速定藏约。"十月，升泰奏："英人拟撤兵之后，悉照向章，不必办理通商，不必另立新约。通商一事，本英官初次会议即行提出，又屡言西人欲至藏贸易，答以番情疑诈，万难办理，然后许至江孜。力言再四，又许退至帕隘。仍复力拒，英官意拂然。彼时首重通商，否则万难了结。臣力谕藏番，通商万不可免，始据藏番出具遵结。今英人忽不言通商，亦自有故。当日英人深知藏番于此事力拒数年，意谓藏番必不遵行，故借以为难。今知出结遵办，恐定约以后，他国援以为请，则藏地不能入其范围，是以

忽议中止。然英人不议通商，藏人实所深愿，但能不自启衅端，未尝不可暂保无事。俄人亦不能有所干求，目前亦可免生枝节，惟日后防范宜严，未可再涉疏懈。现藏、印均已退兵，前怨已释，自应彼此立约以昭信守。彼族恐一经定约，即不能狡焉思逞，故任意延缓，惟自入夏至今，旷日持久，虚糜时日，万难再延，请速商英使，迅电印督，速行议结。”哲孟雄部长言愿弃地居春丕，升泰止之。

十六年二月，以升泰为全权大臣，与印督定约八款：自布、坦交界之支英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藏、哲界线；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藏、印通商、交涉、游牧三款俟议；签约于印度孟加拉城；钤印后，由大臣薛福成在伦敦互换。五月，给布鲁克巴部长印。十七年三月，升泰奏移设纳金要隘。八月，升泰奏称改关游历等部，藏番不遵开导，请仍在亚东立市，下所司知之。

十九年十月，派四川越嶲营参将何长荣、税务司赫政与英国政务司保尔在大吉岭议定《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条约》九款：开亚东为商埠，听英商贸易，添设靖西厅同知监督之，印政府派员驻扎，察看商务；自交界至亚东，任英商随意来往；藏界内英人与中、藏人民诉讼，由中国边界官与英员商办；印度递驻藏大臣文件，由印度驻哲孟雄之员交中国边务委员驿递；藏人至哲孟雄游牧，遵英国定章，与原约一律奉行。此约既订，藏人以通商事英人独享权利，而游牧事藏人反取限制，于亚东开埠之事不肯实行。

二十一年正月，荣增正师傅普尔觉沙布咙为达赖传授格隆大戒。是年掌办商上事务前荣增师傅第穆呼图克图因病辞退。十一月，遵旨接管政教事务。二十四年，瞻对与川属明正土司构辞，四川总督鹿传霖奏明派兵攻取瞻对，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大臣文海先后奏陈，而达赖亦密遣喇嘛罗桑称勒等赴京呈诉。于是朝廷俯顺番情，命将三瞻地方仍赏还达赖，毋庸改归四川管理。是年，亲赴色拉、布赍绷、噶勒丹三大寺熬茶讲经。二十五年，亲往归前攒招。二十六年，杀其前掌办商上事务荣增正师傅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称勒饶结及其弟洛策等。第穆所居之阐宗寺财产，全行查抄入已，并咨请驻藏大臣裕钢代奏，将第穆呼图克图名号永远革除。是年，亲赴南海、琼科尔结等处熬茶讲经。

二十九年，藏、英以争界故，英兵进藏。初，达赖误以俄罗斯为同教，亲俄而远英。虽两次与英议定条约，迄未实行。俄员某伪作蒙古喇嘛装束，秘密入藏，为达赖画策，购置火器，意图抗英。英虽侦知之而无如何也。至俄方东困于日本，不暇远略，英遂藉事称兵。诏裕钢往解之。达赖恃俄员为谋主，不欲和，思与英人一战，乃止裕钢行，弗使番民支乌拉夫马，并调集各路番兵。西藏番兵以乍丫为强，然无纪律。甫抵拉萨，即围攻驻藏大臣衙署，死者数十人。后经藏官弹压，开往前敌，未交绥，均溃变，由小路逃去。时藏兵屡败，英兵日迫。诏解裕钢任，寻革职。驻藏大臣有泰至藏，英军犹驻堆补，约赴帕克里议和，照十六年条约办理，愿即休兵。有泰初与达赖商，愿自往阻英兵，达赖尼之，然亦无他策，惟日令箭头寺护法诵经诅咒英兵速死而已。既而有泰藉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能启程，仅以李福林往，怯不进。英军至江孜，盼有泰赴议，有泰仍不敢行，藏人怨之。未几，英人长驱直入，达赖闻知大惧，先一日以印授噶尔丹寺噶布伦，仓皇北遁至青海。有泰以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时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

荣赫鹏既得志，因列条约十款，迫噶尔丹寺噶布伦罗生戛尔等签约于拉萨：一、西藏允遵守光绪十六年中、英条约，并允认该第一款哲、藏边界；二、江孜、噶大克、亚东三处开为商埠；三、四从略；五自印边该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阻碍；六、七从略；八、印边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一律削平；九、以下五端，非得英国允许，不能举办：（一）西藏土地不准租让与他国，（二）他国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三）他国不得派员入藏，（四）路矿电线及别项利权不许他国享受，（五）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与各外国抵押拨兑。有泰往见荣赫鹏，自言无权，受制商上，不肯支应夫马，荣赫鹏笑颔之。英人即据为中国在藏无主权之证。

其先有泰电外务部，言番众再大败，即有转机。英军进拉萨，图压服藏众。及英军至，与藏定约，诱有泰划押，朝旨切责之。春丕暂住英兵，俟应偿兵费二百五十万卢比缴清即行撤退。朝廷以藏约损失之权太甚，命津海关道唐绍仪以三品卿加副都统衔赴藏全权议约。时议以藏事危急，宜经营四川土司，及时将三瞻收回，谕川督锡良等筹办。锡良拟改土归流，泰宁寺喇嘛以兵抗。朝命驻

藏帮办大臣凤全驰往剿办，至巴塘，为番众所戕。锡良奏派四川建昌道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骐往。三十一年六月，马维骐克复巴塘，赵尔丰继至，接办善后事宜。并搜捕余匪，全境肃清。十一月，以里塘属之乡城桑披岭寺尝戕官弁，稔恶不法，派兵往讨。翌年闰五月，克之，擒其渠魁，并克同恶之稻坝、贡噶岭。诏以赵尔丰为边务大臣。八月，至里塘，将里塘土司改流，以防军五营分驻里、巴改流之地。十二月，盐井河西腊翁寺为乱，讨平之。

三十三年正月，草创学务、农垦、水利、桥梁、采矿、医药诸要政，粗具规模，设里化、定乡、巴安等县，并将应行兴革诸大端次第陈奏，得部拨开办经费一百万两。三十四年七月，会同川督赵尔巽奏设康安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厅同知，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霸厅通判，定乡县、盐井县，并招募西军三营。是秋因德格土司兄弟争继，奏明往办。十二月，至德格，匪党退保维渠卡，赵军进攻，至翌年六月降之。德格肃驱，土司请纳土改流，乃招集百姓议定赋税。九月，春科、高日两土司及灵葱土司之郎吉岭均改流，又渡金沙口巡阅春科地方。十月，三十九族波密内附，八宿请改官，均抚循之，并派兵驱剿类伍齐、硕搬多、洛隆宗、边坝阻路之番人，遂分兵取江卡、贡觉、桑昂、杂瑜，咸收服之。

宣统二年正月，边军越丹达山以西，直抵江达。是时川军正拟入藏，特为声援，并奏请与藏人于江达画界，设边北道、登科府、德化州、白玉州、同普县、石渠县，遂巡阅乍丫、烟贷塘、阿足，设乍丫委员。定乡兵变，派凤山讨平之。三岩野番索战，派傅嵩烆讨平之，设三岩委员。二月，以巴塘属之得荣、浪藏梗命，派兵攻克之，设得荣委员，并收服浪藏寺北之冷石卡。嗣赵尔丰督川，以傅嵩烆代理边务大臣。五月，赵尔丰、傅嵩烆以兵至孔撒、麻书，收其地，设甘孜委员，并檄灵葱、白利、倬倭、单东、鱼科、明正各土司缴印，改土归流。色达及上罗科野番来投。六月，至瞻对，逐藏官，收其地，设瞻对委员。旋返打箭炉，檄鱼通、卓斯各土司缴印改流，又收复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鱼科土司抗不缴印，击破之，鱼科降。于是傅嵩烆以边地各土司先后改流，已成行省规模，乃建议，以为川边故康地，其他在西，设行省曰西康，建方镇以为川、滇屏蔽。以边务大臣为西康巡抚，改边务支局为度支司，关外学务局为提学司，康安道为提法司，边北道为民政司。自打箭炉以西至丹达山，三千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四千余里，均为西康辖境。既入奏，于是年七月，崇喜、纳夺土司先后缴印。八月，又傅檄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改流设理事官，于是西康全局遂以底定。嗣值鼎革，川局又变，建省之议卒不果行。

当唐绍仪之议约也，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至印度，与英议约专使费利夏会议多次。英使讳言废约，允商订修改。绍仪易其七八，费谓无异废约，坚拒焉。费虽名全权，而约事多主于印度总督冠仁，绍仪面揭之，费乃允商。第九款又力办主国、上国之据，狡展不让，乃借辽沈议约事奉命回京，留参赞张荫棠在印接议。英仍坚持初议，卒无结果。会英内阁更易，宗旨稍变，驻京英使萨道义接英政府训，将条约稿稍有更易，命在京外务部商订。政府以西藏与英属印度接壤，历年边界交涉，争端屡起，中国两次与英订约，无非以睦邻之计为固圉之谋，英新政府既有意转圜，仍饬该使臣在京续商。在我自当早图结束，以保主权，因由唐绍仪与英使萨道义订定藏、印续款六款：（一）光绪三十年七月英、藏所立之约暨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二）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家亦应允不认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三）光绪三十年七月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四）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五）、（六）从略。以挽救前约之失，藏应偿兵费一百二十余万两。朝廷允代筹还，英人始无辞，于北京签押。旋有泰被言官弹劾，诏五品京堂张荫棠前往查办。有泰及其随员均获罪，褫革谪戍有差。

荫棠入藏，三十二年，专办开设商埠事。时英军尚驻春丕，照约俟三埠开妥、赔款清交始撤兵，故开埠尤亟亟也。三十四年，政府以光绪三十二年附约第三款内载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另行酌

办等语，特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与英专使韦礼敦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其要者：（二）划定江孜商埠界线。（四）英、印人民与中、藏人争论，由英商务委员与中、藏官员会同查讯，面议办法。（六）英军撤退后，印边至江孜一路旅舍，由中国赎回，所有电线，俟中国电线接修至江孜后，亦酌量售与中国。（八）已开及将开各埠，英商务委员因往来印边界文件，得用传递夫役。又英国官商雇用中、藏人民作合法事业，不得稍加限制。（九）凡往来各商埠之英官民货物，应确循印、藏边界之商路，不得擅经他处。（十）英国人民可在便以货物或银钱交易，任便将货物出售，或购买土产，不得限制抑勒。此约除中、英签押外，并有西藏噶布伦汪曲结布随同画押。实开三方并列先例，藏局又为一变。厥后英、藏交涉日繁，而政府抚驭藏番，既有英、藏拉萨之约在先，其事益臻艰困。至宣统季年，遂有经略川边及达赖二次出亡之事。

自光绪三十年达赖与英境启衅战败出奔后，卓锡于库伦，意在投俄，而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睦。经库伦办事大臣德麟电奏乞援，诏西宁办事大臣延祉俟过冬后迎护至西宁。而达赖又欲在代臣王旗小住，廷旨以王旗部落甚小，达赖随带人众，恐难供亿，翌年，侨居塔尔寺，又与阿嘉呼图克图同居一处，积不相能。陕甘总督升允奏："达赖性情贪啬，久驻思归，应否准其回藏？"得旨："俟藏务大定，再行回藏。"而调阿嘉来京以和解之，旋由西宁往五台山，折而至京，觐见于仁寿殿，如顺治朝，优礼有加。三十四年十月，以万寿节率徒祝嘏，特加封号，以昭优异。懿旨曰："达赖喇嘛业经循照旧制，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按年赏给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分季支发。达赖喇嘛受封后，即令仍回西藏，经过地方，派员妥为照料。到藏以后，当确遵主国之典章，扬中朝之信义，并化导番众，谨守法度，习为善良。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期使疆宇永保治安，僧俗悉除畛域，以无负朝廷护持黄教、绥靖边陲至意。"旋以国有大丧，受封未便举行。达赖以不服水土请，诏令先行起程，至塔尔寺受封。又值停止筵宴之时，未便设饯，仍派大臣护送，如来时礼节。至西宁，即请将阿嘉乐革，并以此事为回藏之要挟。达赖聘练兵教习十余人，影射蒙古，实系俄人，多购军火回藏。

初，张荫棠以西藏地当冲要，英俄环伺，自非早筹整顿，难以图存。建议以汉员指挥，另派北洋新军入藏，分驻要塞，以厚声援。驻藏大臣联豫疏陈藏中情形，亦有派遣军队之请。会川边藏番扰乱，进攻三崖。三崖者，本色塘属地，与德格、多纳两土司接壤，向归川省管辖。乃藏番察台三大寺无端派番官带兵占据上崖，调渣鸦、江卡各土司助兵，逼勒崖夷投降，并遍肆煽惑，打箭炉一带均为震动。同时瞻对番官勾结德格土司之弟为乱，逐其兄。炉城文武据报，派麻书土千总江文荃查办，均被围困。经川督入奏，廷议以三崖、德格均系川境，番官竟敢纠众侵逼，再事优容，恐番焰日张，土司解体。命川督会同赵尔丰相机筹办。尔丰电奏力主用兵，并称此次藏番与达赖有关系，请饬达赖传谕退兵。乃饬达寿、张荫棠诘问。达赖答词闪烁，意涉支吾。政府以达赖从肯戒饬番众，而万里遗书，需时甚久，三崖等处被攻正急，何能久待，遂电尔丰进剿。

三十四年冬，番兵调集益众，近逼盐井，并声言索战。虽经川军击败，番众仍未退却，扬言阻止赵尔丰入藏。政府以藏番举动，显系有恃不恐，藏地介在强邻之间，意存首鼠，自非设法经营，无以保我边圉。因思光绪三十三、四年间联豫等条陈有善后办法二十四条，创财政、督练、路矿、盐茶、学务、巡警、农务、工商、交涉九局，拟即采择试办。但无兵不敷弹压，多名又恐难相安，拟先设兵三千。其一千由川督就川兵挑选精锐，厚给饷械，派得力统领率之入藏，归驻藏大臣节制调遣。余二千由驻藏大臣就近选募，另调川中哨弁官长，俾任训练统率之事，以期持久。联豫、赵尔巽覆奏赞其议，遂派知府钟颖统领川兵，于宣统元年六月启程入藏，取道德格，绕过江卡至察木多。藏番在恩达、类乌齐一带，拟聚兵堵截。十一月，川军抵类乌齐，藏番不战自退，川军遂由三十九族间道前进。十二月，抵拉里、江达。番兵闻川军且至，焚其积聚，劫杀汉兵扼守。川军进击，大破之。

达赖自光绪三十四年由西宁入觐，出京回藏，沿途逗留，又绕道德格等处，迁延不进，其冬，始回拉萨。二年正月，达赖闻川军将至，乘夜西奔，潜赴印度，川军遂转战入藏。朝廷得联豫奏报，降旨数达赖罪恶，革去名号。一面责成联豫、赵尔丰会筹防务，安辑军民；一面降旨另访呼毕勒罕，

以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商上事宜，其噶布伦以下各藏官供职如故，藏中僧俗亦安堵无事。是年三月，联豫请于曲水、哈拉乌苏、江达、硕般多及三十九族各设委员一。三年二月，联豫奏裁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以罗长绮、钱锡宝为之。会波密事起，联豫遣钟颖攻之，不克，旋遣罗绮会赵尔丰军平之。其秋，川军变，逐联豫，推钟颖代之，达赖始乘机重回拉萨。以此次出奔深赖英人保护，态度一变，于是逐钟颖而独立，中、英之交涉益纷纭矣。

班禅第一辈凯珠巴格勒克，为宗喀巴二弟子。出世至第五辈罗布藏伊什，仍号班禅呼图克图。康熙三十四年，命御史钟申保等赍敕召来京，前藏第巴桑结以未出痘辞。五十二年，诏以班禅为人安静，精通经典，勤修贡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颁发金印、金册。六辈罗布藏巴勒垫伊西，乾隆四十三年，请祝七旬万寿，许之。迎护筵宴诸礼，概从优异，如顺治九年达赖来觐例。四十五年八月，在热河祝嘏，至京居西黄寺。是年颁赐玉印、玉册。以痘圆寂。命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为英藏办事大臣，护送舍利金龛回藏。

第七辈罗布藏巴勒垫丹贝宜玛，五十三年，以廓尔喀扰边，命移泰宁，俟平复归后藏。道光十五年，给金册。二十一年，以接济征森巴兵饷，加“宣化绥疆”封号。咸丰元年，赍七旬寿，如六旬所赐。次年，圆寂，年七十三。

第八辈罗布藏班垫格曲吉札克丹巴贝汪曲，年二十九。至第九辈罗布藏吐巴丹曲吉宜玛格勒克拉木结，光绪十八年正月，迎至扎什伦布坐床，赏其外祖父期差汪布本身辅国公。三十一年，英人入藏，诏班禅留后藏镇摄。十一月，班禅随英皇子游历印度，有泰劝阻，不从。十二月，由印回藏，谕以情词恭顺，原擅行出境之咎勿治，谆令恪供职守。张荫棠奏班禅受英唆使，屡与达赖抵牾，而全藏实权仍归达赖替身掌握。电告外务部，请以恩泽笼络班禅，并羁縻达赖，勿急旋藏。既而达赖将由西宁起程。班禅请自迎之，而实不行。达赖抵拉萨，班禅即请觐。谕训联豫等，班禅来京，于藏中情形是否相宜。其后达赖独立，班禅亦不克安于藏矣。

统计达赖所辖寺庙三千五百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有奇，黑人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庙三百二十七，喇嘛万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户。西藏有爵五：辅国公三，一由贝子降袭，一由镇国公降袭，一定世袭；一等台吉扎萨克一；一等台吉一。而达赖、班禅之亲以恩封者不与。凡前后藏官，均由驻藏大臣分别会同达赖、班禅选补。前藏唐古特官，喀布伦四人，三品，为总办藏务之官，其俗称之曰“四相”，议事之所曰噶厦。其次仔琫及商埠特巴各二人，皆四品。业尔仓巴二人，朗仔辖二人，协尔帮二人，硕第巴二人，皆五品。达琫二人，大中译二人，卓尼尔三人，皆六品。仔琫、商特巴为商上办事之官。凡喇嘛谓库藏出纳之所曰商上。业尔仓巴为管粮之官，朗仔辖为管街道之官，协尔帮为管刑名之官，硕第巴为管理布达拉一带齐民之官，达琫为管马厂之官，大中译、卓尼尔等为噶厦办事之官，管兵者曰戴琫，六人，四品。如琫十二人，五品。甲琫二十四人，六品。定琫一百二十人，七品。多东科尔族任之。

其治理地方者曰营官。前藏大营十：曰乃东，曰琼结，曰贡噶尔，曰仑孜，曰桑昂曲宗，曰工布则冈，曰江孜，曰昔孜，曰协噶尔，曰纳仓，营官皆五品。后藏大营三：曰拉孜，曰练营，曰金龙，营官皆五品。前藏中营四十二：曰洛隆宗，曰角木宗，曰打孜，曰桑叶，曰巴浪，曰仁本，曰仁孜，曰朗岭，曰宗喀，曰撒噶，曰作冈，曰达尔宗，曰江达，曰古浪，曰沃卡，曰冷竹宗，曰曲水，曰突宗，曰僧宗，曰杂仁，曰茹拕，曰锁庄子，曰夺曰结登，曰真谷，曰硕般多，曰拉里，曰朗，曰沃隆，曰墨竹宫，曰卡尔孜，曰丈扎卡，曰辖鲁，曰策堆得，曰达尔玛，曰聂母，曰拉噶孜，曰岭，曰纳布，曰岭噶尔，曰错朗，曰羊八井，曰麻尔江。后藏中营十四：曰昂忍，曰仁侵孜，曰结侵孜，曰帕克仲，曰翁贡，曰干殿热布结，曰扎布甲，曰里卜，曰德庆热布结，曰央，曰绒错，曰葱堆，曰胁，曰干坝，营官皆六品。前官小营二十五：曰雅尔堆，曰金东，曰拉岁，曰撒拉，曰浪荡，曰颇章，曰札溪，曰色，曰堆冲，曰汪垫，曰田错，曰拉康，曰琼科尔结，曰蔡里，曰曲隆，曰扎称，曰扎布岭，曰扎什，曰洛美，曰嘉尔布，曰朗茹，曰乌里，曰降，曰业党，曰工布塘，曰达。后藏小营十五：曰彭错岭，曰伦珠子，曰拉耳塘，曰达尔结，曰甲冲，曰哲宗，曰擦耳，曰晤欲，曰碌洞，曰科朗，曰哲喜孜，曰波多，曰达木牛厂，曰练噶尔，曰札茹，营官皆七品。而前藏

边营十四：曰江卡，曰堆噶尔本，曰噶喇乌苏，曰错拉，曰帕克里，曰定结，曰聂拉木，曰济陇，曰官觉，曰补仁，曰博窝，曰工布硕卡，曰绒辖尔，曰达巴克，营官皆五品。每营营官一人或二人，以喇嘛、黑人参任之。

喇嘛之有游牧者，东起乍丫达呼图克图，与四川打箭炉所属土司接，其西为察木多吧克巴拉呼图克图，又西为硕般多喇嘛，又西为类乌齐呼图克图，硕般多、类乌齐之北，皆与西藏大臣所属土司接。硕般多之南，为八所喇嘛，又南为工布什卡喇嘛。乌类齐之西，为墨竹宫喇嘛，又西为噶勒丹喇嘛。类乌齐之西北，为赞垫喇嘛，介居西藏大臣所属各土司之间，其西为埒征喇嘛。噶勒丹又西为色拉喇嘛，西与布达拉接。噶勒丹之南，为琼科尔结喇嘛，其西为丈扎卡喇嘛，又西为松热岭喇嘛，又西为那仁曲第喇嘛，又西南为乃东喇嘛，北与布达拉接。乃东之西，为琼结喇嘛。布达拉之西北，为布勒绷喇嘛，又西北为羊八井喇嘛，其西为朗岭喇嘛，西与扎什伦布接。朗岭之南，为仁本喇嘛，其西南为江孜喇嘛，又西南为冈坚喇嘛。冈坚之西，为协噶尔喇嘛。协噶尔之西，为聂拉木喇嘛。朗岭之西，为撒噶喇嘛，又西为杂仁喇嘛。其直属于驻藏大臣者，有达木额鲁特八旗：在喜汤者四旗，在汤宁者二旗，在佛山者一旗，皆北倚布干山，南与前藏接；在格拉者一旗，东北滨喀喇乌苏，西与后藏接。每旗置佐领一。

有三十九族土司：曰琼布噶鲁，曰琼布巴尔查，曰琼布纳克鲁，曰勒纳夥尔，曰色里琼扎尼查尔，曰色里琼扎参嘛布玛，曰色里琼扎嘛噜，曰本朱持羊巴，曰布米特勒达克，曰木朱特尼牙木查，曰木朱特利松嘛吧，曰木朱特多嘛巴，曰勒远夥尔，曰依戎夥尔移他玛，曰查楚和尔孙提玛尔，曰巴尔达山木多川目桑，曰嘛拉布什嘛弄，曰窝柱特只多，曰窝柱特娃拉，曰彭楚克夥尔，曰彭楚克彭他玛尔，曰彭楚克拉寨，曰盆索纳克书达格鲁克，曰沁体牙冈纳克书毕鲁，曰盆沙尼牙固纳克书色尔查，曰巴尔达穆纳克喜奔盆，曰纳格沙拉克书拉克什，曰洛克纳克书贡巴，曰三渣，曰三纳拉巴，曰扑旅，曰上阿扎克，曰下阿扎克，曰白猎扎嘛尔，曰上冈噶鲁，曰下冈噶鲁，曰上夺尔树，曰下夺尔树。皆土纳马赋，总之以夷情章京。

山之大者，曰冈底斯山，即昆仑，为东半球众山众水之祖；曰僧格山；曰郎千山，曰玛加布山；曰达木楚克山；曰朗布山；曰巴萨通拉木山；曰诺莫浑乌巴什山，是三山即三危。川之大者，曰鄂穆河，下游为澜沧江；曰喀喇乌苏河，即黑水，下游为潞江；曰薄藏布河；曰雅鲁藏布江，亦曰大金沙江；曰朋楚河；曰冈噶江。泽之大者，曰玛帕本达赖池，曰郎噶池，曰牙母鲁克池，曰腾格里池，曰牙尔佳池。其物产自靖西东之堆朗至萨马达一带，皆有五金煤矿。其金矿最著者，曰尔仓，曰噶大克。出盐最著者，曰勒牙，曰雅干，凡十三。

其疆界西接印度之拉克达部，西南接洛敏汤、作木朗、廓尔喀诸部，南接哲孟雄、布鲁克巴各部及珞瑜茄巴之怒江，东接四川巴塘之南墩宁静山，东南接云南维西，东北接西宁所管之邦木称、巴彦诸土司，北至木鲁乌苏，接西宁所属玉树诸土司，西北至噶尔藏骨岔、阿尔坦诺尔一带，接新疆和阗、莎车。

清史稿卷五二六　列传第三一三

属国一

有清龙兴长白，抚有蒙古，列为藩封。当时用兵中原，而朝鲜服属有明，近在肘腋，屡抗王师。崇德二年，再入其都，国王面缚纳质，永为臣仆，自此东顾无忧，专力中夏。

顺治绍明，威震殊方。三年，琉球闻声，首先请封。九年，暹罗，十七年，安南，相继归附。雍正四年，苏禄，七年，南掌，先后入贡。盖其时武义璜璜，陆慑水慄，殊国绝域，交臂诎膝，慕义归化，非以力征也。

高宗继统，国益富饶，帝喜远略，荡平回疆，兵不血刃，而浩罕、布鲁特、哈萨克、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阿富汗，坎巨提相率款塞，通译四万，举踵来王。乾隆中叶，再征缅甸，三十四年，缅思乞贡。五十七年，复征服廓尔喀，稽首称藩。于是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芒芒圣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咸、同之际，内乱频仍，挞伐十余年，巨憝虽平，而国力凋敝，未遑图远。日夷琉球，英灭缅甸，中国虽抗辞诘问，莫拯其亡。而越南、朝鲜政纷乱作，国家素守羁縻属国之策，不干内政，兴衰治乱，袖手膜视，以至越南亡于法，朝鲜并于日，浩罕之属蚕食于俄，而属国所廑存者，坎巨提一隅而已。越南、朝鲜之役，中国胥为出兵，而和战无常，国威扫地，藩篱撤而堂室危，外敌逼而内讧起，藩属之系于国也如此。《传》曰："天子守在四夷。"讵不信哉？作《属国传》。

朝鲜又称韩国。清初，王朝鲜者李琿，事明甚谨。太祖天命四年，琿遣其将姜宏立率师助明来侵，军富察之野，战而大败，姜宏立以兵五千降。帝留宏立，遣其部将张应京等十余人还国，遗琿书曰："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势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今所擒将吏，以王之故，悉释还国。去就之机，王其审所择焉。"先是明万历中，日本丰臣秀吉大举侵朝鲜，覆其八道，明为用兵七年。会秀吉死，兵罢，朝鲜乃复国，故书中及之。朝鲜不报谢，又出境拒征瓦尔喀之师。乌拉贝勒布占泰侵朝鲜，帝与布占泰有连，谕止其兵，朝鲜亦不谢。及帝崩，复不遣使吊问。而明总兵毛文龙招辽民数万守皮岛，与朝鲜犄角，屡出师袭沿海城寨。

会朝鲜叛人韩润、郑梅来归，请为向导，构兵端。时太宗天聪元年，朝鲜国王李倧嗣位之三年也。正月，命贝勒阿敏等率师征朝鲜。渡鸭绿江，败文龙兵于铁山，遁还皮岛。遂克义州、定州及汉山城，屠其军民数万，焚粮百余万。长驱而进，渡青泉江，克安州，进师平壤，城中官民悉遁走。乃渡大同江，次中和。倧惶遽甚，遣使求成。阿敏责数其罪。二月，师次黄州，国中震恐，求成之使络绎于道，遂逼王京。倧势蹙，挈妻子遁江华岛，来告曰："敝邑无所逃罪，惟上国命是从。"乃许其和。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遣使赴岛谕倧，而驻军平山以待。倧遣族弟原昌君李觉等献马百、虎豹皮百、绵绸苎布四百、布万有五千，于是遣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往江华岛莅盟。三月庚午，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和议成，约为兄弟之国。

初，朝鲜之求成也，诸贝勒等议以明与蒙古两敌环伺，兵不可久在外，且俘获已多，宜许其成。而阿敏慕朝鲜国都城郭宫殿之壮，不肯旋师。贝勒济尔哈朗及岳托、硕托密议，令阿敏军平山，而先与朝鲜盟，事成始告阿敏。阿敏谓己不预盟，纵兵四掠，乃复使李觉与阿敏盟于平壤城。帝驰谕阿敏："毋复秋毫扰！"分兵三千戍义州，振旅而还，以李觉归。九月，从倧请，召还义州之兵，并许赎俘虏，定议春秋输岁币互市。

二年二月，开市中江。是年，明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于皮岛，诸岛兵无主。五年，谋乘虚征诸岛，征兵船于朝鲜。使至其国，三日乃见。宗览书曰："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船殆不可藉也。"自是渐渝盟。六年，巴都礼、察哈喇等使朝鲜，颁定贡额。还言倧于所定贡额止供什一，金银、牛角非国所出，不肯从。七年正月，赐倧书，责其减岁币额，并窃葭畜、匿逃人之罪，欲罢遣使，专互市。二月，遣备御郎格等往会宁城互市，倧拒之。是夏，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以舟师二万人渡海来降，帝遣使征粮朝鲜，并索会宁城瓦尔喀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倧屡书陈辩，复加筑京畿、黄海、平安三道白马等十二城。帝历数倧负义州互市之约。八年春，帝欲价倧与明议和，倧以书告皮岛守将，迄无成议。冬，倧使罗德宪来，拒索逃人及互市，词甚厉，且欲坐满洲使臣于朝鲜大臣之下。帝怒，却其币，留德宪不遣，仍以书谕倧。

九年，平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贝勒表请上尊号。帝曰："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之。"于是内外诸贝勒各修书遣使约朝鲜共推戴，朝鲜诸臣争言不可，且以兵守使臣。使臣英俄尔泰率众夺马突门，倧遣人追付报书，又以书谕其边臣戒严，有"丁卯年误与讲和，今当决绝"之语，英俄尔泰并夺之以献。十年四月，改元崇德，国号"清"。朝鲜使李廓等来朝贺，不拜。赐书令送质子，复不报。

十一月，帝以朝鲜败盟，将统大军亲征。先遣其使臣李廓等归国，遗书国王，并驰檄朝鲜官民。十二月辛未朔，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居守，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分屯辽河海口，备明海师援袭之路。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豫亲王率护军千人继之。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济师，帝亲率礼亲王代善诸军进发。庚辰，渡镇江。壬午，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丁酉，次临津江。江在国

都北百余里，与都南汉江夹拱王城者也。时江冰未合，车驾至，冰骤坚，六师毕济。马福塔等以是月甲申潜袭王京，败其精兵数千，倧仓皇遣使迎劳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华岛，自率亲兵逾江保南汉山城。大军入都城，多铎、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合军渡江围南汉山城，连败其诸道援师。帝至，分兵搜剿都城，而亲率大军渡江，益军围南汉。二年正月壬寅，击败全罗道援兵，遣使赍敕往谕朝鲜大臣。甲辰，大军北渡汉江，营王京东二十里江岸。丁未，击败全罗、忠清两道之师。其多尔衮、豪格左翼军由长山口克昌州城，败安州、黄州兵五百，宁边城兵千，截杀援兵一万五千，至是来会师。贝勒杜度送大炮至临津江，冰泮复合如前。

城围益急。癸丑，倧请成，不许。己未，再请成。庚申，降。敕令出城亲觐，并缚献倡议败盟诸臣。是日，倧始奏书称臣，乞免出城。帝命多尔衮以轮挽小船由陆出海，炮沉其大舰三十。小船径渡入岛城，获王妃、王子、宗室七十六人，群臣家口百六十有六，客诸别室。甲子，谕倧速遵前诏出城来见。倧乃献出倡议败盟之宏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及台谏官洪翼汉，诣军前。帝敕令去明年号，纳明所赐诰命册印，质二子，奉大清国正朔；万寿节及中宫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诸庆吊事，俱行贡献礼；遣大臣内官奉表、与使臣相见及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有征伐调兵扈从，并献犒师礼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黄金百两、白金千两，水牛角二百封、貂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绵绸二千匹、细席布四百匹、细布万匹、布万匹、米万包。

倧以孤城穷蹙，妻子被俘，八道兵皆崩溃离散，宗社垂绝，乃顿首受命。庚午，从数十骑朝服出降。二月，筑坛汉江东岸三田渡，设黄幄，帝陈仪卫渡江，登坛作乐，将士擐甲肃列。倧率其群臣离南汉山五里许步行，令英俄尔岱、马福塔迎于一里外，引至仪仗下立。帝降坐，率倧及其诸子拜天。礼毕，帝还坐，倧率其属伏地请罪，宣诏赦之，令坐坛下左侧西向，位诸王上。赐宴毕，还其君臣家属，尽召回诸道兵，振旅而西。诏以朝鲜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两年贡物，以己卯年秋为始，如力有不逮，临时定夺。朝鲜臣民树碑颂德于三田渡坛下。

四月，倧质子澂、＜□汩大＞至。五月，以朝鲜兵船助攻皮岛，功赐倧银币、马匹。十月，遣英俄尔泰、马福塔、达云等齐敕印制诏往封宗为朝鲜国王。十一月，宗遣陪臣表贺万寿，冬至贡方物。十二月，贺元旦。嗣凡万寿圣节、元旦、冬至，皆专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岁以为常。是年定贡道，由凤凰城。其互市约：凡凤凰城诸处官员人等往义州市易者，每年定限二次，春季二月，秋季八月；宁古塔人往会宁市易者，每年一次；库尔喀人往庆源市易者，每二年一次；由部差朝鲜通事官二人，宁古塔官骁骑校、笔帖式各一人，前往监视，定限二十日即回。

三年，征朝鲜兵从征明，误军期，降诏切责。四年六月，遣使往封倧继室赵氏为朝鲜王妃。东方库尔喀叛入东海中熊岛，命朝鲜讨之。倧遣将由庆兴西水罗前浦进师。七月，执叛首加哈禅来献，赐倧银二百两。五年十月，谕倧以诞辰，恩减岁贡内米九千包。六年正月，攻明锦州，调朝鲜舟五千运粮万石。寻倧奏言军船、粮船三十二艘漂没无存，帝知其饰词，诏切责，刻期督催。复运粮万石，船百十有五艘，由大小凌河口进至三山岛，途中遭风礁坏船五十余，又为明水师截击，仅存五十二艘。至盖州，不能前，请从陆运。诏以朝鲜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见明兵船不迎敌，又不由水路进，严斥之。朝鲜臣林庆业大惧，请冒险出水路，帝仍许其改从陆，止留精炮兵千，厮卒五百，余兵悉遣还。既而运粮士马久不至，遣使诘责。三月，始有朝鲜总兵柳琳、副将刁何良等率兵至锦州军。六月，倧遣陪臣李浣等献新罗瑞金，奏言咸阳郡新溪书院，新罗古寺遣基也，居民袁年掘地得瓦坛一，盖刻“一千年”三字，中有黄金二十斤，内一斤镌“宜春大吉”四字。优诏答之，而原金付还。七年，锦州大捷，明遣使议和，帝敕询倧令陈所见，倧以“止杀安民，上符天意”对。已复侦有明兵船二至朝鲜界，帝大怒，并得其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潜通明国书往来诸状，逮讯治罪。八年九月，朝鲜擒获明天津侦探兵船一，解至，赐倧银。

是月，世祖即位，颁诏其国，并赉敕往谕，减岁贡内红绿线绸各五十匹、白线绸五百匹、纻丝二百匹、布二百匹、腰刀六口、龙席二领、花席二十领。十月，宗遣其子＜□氵宥＞奉表进香，贡

方物。十二月，宗遣陪臣奉表贺登极。顺治元年正月，谕倧停解瓦尔喀人民。五月，以破流贼李自成，底定燕京，宣示朝鲜。七月，倧遣陪臣表贺，贡方物。十一月，遣世子澂归国，敕减岁贡内苏木二百斤、茶十包、线绸千匹、各色细布五千匹、布四百匹、粗布二千匹、顺刀十把、刀十把，其元旦、冬至、万寿庆贺贡物，以道远俱于朝正时附进，著为令。二年三月，遣倧次子＜□汨大＞归国。十一月，世子＜□汨主＞卒，封宗次子＜□汨大＞为世子。三年十月，免贡米。六年正月，以朝鲜年觐，原定阁臣、尚书各一员，书状官一员代觐之，此后或阁臣、尚书一员代，书状官仍旧。

六月，李倧薨。八月，遣礼臣启心郎渥赫等往谕祭，赐谥庄穆。又遣户部启心启郎布丹、侍卫撒尔岱充正副使，赍诰敕往封世子＜□汨大＞为朝鲜国王，妻张氏为王妃。七年正月，＜□汨大＞奏言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遣使往讯，庆尚道观察使李＜□昷方＞、东莱府卢协并言朝鲜日本素和好，前奏不实，诏切责＜□汨大＞，褫其用事臣李敬舆、李景奭、赵洞等职。九年正月，＜□汨大＞表贺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徽号。五月，国人赵照元等谋逆伏诛，遣使奏闻。十年三月，以朝鲜国王印有清文无汉篆，命礼部改铸兼清、汉字印赐之。十二月，封＜□汨大＞子棩为世子。十五年二月，以罗刹犯边，谕朝鲜简发鸟枪手二百从征。

十六年五月，李＜□汨大＞薨。九月，遣工部尚书郭科等往谕祭，赐谥忠宣。又遣大学士蒋赫德、吏部侍郎博硕会充正副使，往封世子棩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十八年，圣祖即位，棩遣陪臣进香，贺登极。康熙元年，命朝鲜表冬至、万寿节及进岁贡，与朝正之使偕行。屡年国有大典，俱遣使朝贺。

十三年十二月，李棩薨。谕礼部：“李棩克尽藩职可从优给恤典，于常例外加祭一次。”赐谥庄恪。遣内大臣寿西特、侍卫桑厄恩克往谕祭，兼封嗣子李棩为朝鲜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十五年十一月，焯奏言：“前明《十六朝纪》一书中载本国癸亥年废光海君李珲立庄穆王李倧事，诬以篡逆。今闻纂修《明史》，特陈奏始末，乞删改以昭信史。”礼部议不准行。二十年正月，王妃金氏故，遣官致祭。二十一年五月，遣使封焯继室闵氏为王妃。是年，帝谒祖陵，焯遣陪臣至盛京迎觐，贡方物。二十四年，焯奏言国内牛多疫死，民失耕种，请暂停互市。礼部议焯托言妄奏，帝以外藩宥之，仍令照常贸易。

二十五年，朝鲜民韩得完等二十八人越江采参，枪伤绘画舆图官役。谳上，斩韩得完等为首六人，余免死，减等发落。焯奉表谢罪，附贡方物。帝以朝鲜王因谢罪进贡，宜不收，准作年贡，嗣后谢罪贡物著停止。三十年七月，礼臣奏朝鲜国贡使违禁私买《一统志》书，内通官张灿应革职发边界充军，正使李沈、副使徐文重等失于觉察，应革职。帝命从宽，免革职。三十二年正月，免朝鲜岁贡内黄金百两及蓝青红木棉。

三十六年七月，封焯子昖为世子。十一月，焯疏请于江中贸易米粮，允之。三十七年正月，遣侍郎陶岱运米三万石往朝鲜，以一万石赈济，二万石平粜，有《御制海运赈济朝鲜记》。三十九年，焯表谢发回漂入琉球船只恩，附贡方物。帝谕轸恤漂人，却贡物，嗣后有若此例者停其贡。四十年十二月，王妃闵氏故，遣官致祭，先是渔采船并贸易人至朝鲜，往往侵扰地方。至是谕王令查验船票人数姓名籍贯，开明报部，转行原籍地方官，从重治罪。并谕各抚严饬沿海地方官，有以海上渔采贸易为名，往来外国贩买违禁货物者，严行禁止。四十一年，遣员外郎邓德监收中江税，以四千两为额。四十二年二月，遣使封焯继室金氏为王妃。四十三年十二月，焯遣官资送被风漂失商船，降谕褒之。四十五年十月，谕大学士曰：“朝鲜国王奉事我朝，小心敬慎。其国闻有八道，北道接瓦尔喀地方土门江，东道接倭子国，西道接我凤凰城，南道接海外，尚有数小岛。太宗平定朝鲜，国人树碑于驻军之地，颂德至今。当明之末年，彼始终服事，未尝叛离，实属重礼义之邦，犹为可取。”四十九年五月，朝鲜商人高道弼等被风坏船，漂至海州，获救。江苏巡抚张伯行以闻，谕令高道弼等由部给文，驰驿归国。五十年五月，帝谕大学士曰：“长白山之西，中国与朝鲜既以鸭绿江为界，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东南入海，土门江西南属朝鲜，东北属中国，亦以江为界。但鸭绿、土门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悉。”乃派穆克登往查边界。十月，帝谕免朝鲜国王例贡物内白金一千两、红豹皮一百四十二张，治朝鲜国使沿途馆舍。是年，礼臣覆准朝鲜国与奉天府金州、复州、海州、

盖州相近地方，令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严饬沿海居民，不许往朝鲜近洋渔采，或别地渔采人到朝鲜，并皆捕送。五十一年五月，焞奏谢减例贡恩，附贡方物，帝命谢恩礼物准作冬至、元日礼物。是年，穆克登至长白，会同朝鲜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立碑小白山上。五十四年，礼臣奏："珲春之库尔喀齐等住处，与朝鲜止隔土门江，恐往来生事，将安都立、他木努房屋窝铺悉行折毁。嗣后沿边近处，不得盖屋种地，军民违者重罪之。"五十七年三月，焞表谢赐空青恩，附贡方物，帝命留作下次正贡。自是凡朝鲜奏谢附贡方物均留作正贡，迄于光绪朝不改。

五十九年十月，李焞薨。遣散秩大臣查克亶、礼部右侍郎罗瞻往吊祭，赐谥僖顺。兼封世子昀为朝鲜国王，继妻鱼氏为王妃。六十一年二月，昀疏言："臣萎弱无嗣，请以弟李昤为世弟，以续宗祧。"帝俞其请。四月，遣使往封昤为朝鲜国王世弟。十二月，山东渔户杨三等十四人遭风漂入朝鲜，审无信票，送回内地。帝命嗣后漂风船只人口，验有票文未滋事者，照旧送回。如无票文，复生事犯法者，令王于审拟后咨部具题。俟命下行文完结，仍报部存案。雍正元年七月，谕礼部减朝鲜贡物内布八百匹、獭皮百张、青黍皮三百张、纸二千卷。朝鲜于九月内进万寿表文，仍照例于十二月与年贡并进。昀遣陪臣进香，贺登极。二年五月，昀遣陪臣上孝恭仁皇后尊谥。

十二月，李昀薨。遣散秩大臣觉罗舒鲁、翰林院学士阿克敦往谕祭，赐谥庄恪。兼封世弟昤为朝鲜国王，妻徐氏为王妃。三年七月，昤疏请封副室所生子李緈为世子，部议与例不符，帝特如所请行。八月，遣官封昤子緈为世子。五年正月，昤疏请更正先世臣倧诬逆事。部议："昤四代祖倧，故明天启三年请封。明《十六朝纪》以篡夺书，实属冤诬，应予更正。俟《明史》告成后，以《朝鲜列传》颁示其国。"从之。商人胡嘉佩亏帑，以朝鲜国民所负银六万两呈抵，令赴中江质明办理。部议昤咨文支饰，请按数追偿。帝命从宽免追。又谕昤追拿内地盗贼潜逃朝鲜者，倘漏网不获，王将其国防汛之员参处，王亦一并议处。六年二月，减朝鲜岁贡稻米、江米各三十石，每年止贡江米四十石，以供祭祀，著为例。十月，昤请朝鲜盗贼潜入内地，谕兵部檄盛京、山东边境官严拿究治。七月正月，世子緈卒，遣官谕祭。十月，谕礼臣："朝鲜国距京三千余里，贡使往来劳费，嗣后凡谢恩章疏，与圣寿、冬至、元旦三大节表同时齐奏，不必特遣使臣，著为令。"八月，昤为嫂妃鱼氏告哀，遣使谕祭。

九年五月，奉天将军那苏图疏言："凤凰城边外陆路防汛之虎耳山诸处，有草河、磏河二水，发源边内，至边外之莽牛哨，汇流入中江。中江之中有洲，名江心沱，沱西属凤凰城，东为朝鲜国界，岁有匪徒乘船出入，请于莽牛哨设水师防汛。"帝以询朝鲜王昤，请仍遵旧例，从之。十年三月，昤以先臣李倧被诬事，蒙令史臣改正，乞早颁发谕，先将《明史朝鲜列传》抄录颁示。十三年九月，高宗即位，颁诏朝鲜。谕礼臣曰："大臣官员之差往朝鲜者，向有馈食仪物之便，其照旧例减半，著为令。"

乾隆元年二月，谕礼臣："朝鲜国今年所进万寿表贡，例于十二月偕年贡同进。"由是岁以为常。二年四月，昤奏请仍中江通市旧例，每岁二、八月间，八旗台站官兵赍货赴中江与朝鲜互市。帝以旗人有巡守责，且不谙贸易，改令内地商民往为市。及昤奏入，从之。十一月，昤请封其副室子愃为世子。时愃甫三岁，部议格于例，特旨允行。三年正月，遣使往封愃为世子。四年五月，昤表谢颁给《朝鲜列传》。

四年十一月，盛京侍郎德福等疏言："朝鲜渔船被风飘至海宁界，资送渔户金铁等由陆路归国。"嗣后凡朝鲜民人被风漂入内地者，俱给资护送归国。迄至光绪朝，抚恤如例。八年九月，帝诣盛京，昤遣使表贡，特赐御书"式表东藩"扁额，令使臣与诸王大臣宴。十一年九月，减中江税额。十三年五月，盛京刑部侍郎达尔党阿奏言："十二年十二月，朝鲜贡使过万宝桥，奴人士还以马逸失银，诡称迷路，夜入人家诬执宋二等为盗。讯明，照所诬罪加三等，拟杖徒。"帝谕从宽免罪。又朝鲜国人李云吉诱协女口，越疆转卖，照例拟绞监候。仍照乾隆五年定例，入于秋审册内，核拟具奏。又朝鲜国王咨称，训戎镇越江东边有乌喇民人造屋垦田。礼臣议照康熙五十四年定例行，令宁古塔将军确察禁止，毁其房，其违禁民人及不行察禁之该管官，照例办理。又奏："朝鲜人入山海关，所带货物，如系彼国土产，与凤凰城总管印文相符，及出关所带货物与本部札付相符，免其输税。此外

如别带物件，及不系彼国所产者，即照数按则输税。倘有违买禁物，监督查出，报部治罪。”是年，朝鲜国王咨称，日本关白新立，照例通使，礼臣奏复，允之。

十四年七月，奉天将军阿兰泰奏言：’向例朝鲜贡使到边，凤凰城城守尉带领官兵偕主客迎送通事等官至关门，稽其人马车舆辎重各数，沿途设馆舍，嗣兵部侍郎德沛出使其国，奏言置馆非适中之所，贡使人多，不敷居往，听来使随时赁住民居。臣以贡使人数众多，若听其赁住村庄，恐多滋扰。应请嗣后贡使到关验入后，务令合队行走，照旧例每站设官一员，兵役二十人护送。令地方官先期代备旅舍，以资栖息，昼则护行，夜则巡逻。或贡使人役需置食物，护行官检其出入人数兵役随往。如内地人民与朝鲜人役生事，兵役拿禀护行官，地方官究治。至贡使人役，惟迎送官与之相习，应专责成，倘地方官预备不周，许护行迎送通事官揭官报府尹，照违令律议处。迎送通事官沿途约束不严，致贡使人役滋事，许护行官揭报礼部，照约束不严例议处。护行官看守不严，及兵役不足，许迎送通事官揭报将军，照纵军歇役律议处。迎送通事官瞻徇注明容隐，致扰居民，或护行官纵容兵丁通同旬蔽，许地方旗民官各揭报上司衙门，照私结外藩例议处。”奏入，报可。十五年，礼臣覆准朝鲜贡使入边，其行李及贸易货物，报明查验车马数目，沿途按界委地方官催趱车辆，与贡使同按程行走，并于报单内注明经过日期。如朝鲜员役有托故落后者，责成迎送通事官，如催趱车辆不力，专责其管旗民地方官。

十九年九月，帝谒盛京祖陵，昤遣使表贡，赏赐如例。二十二年六月，昤以其母金氏之丧来告。王妃徐氏旋卒，二十三年，遣官谕祭，四月，大学傅恒奏言：“朝鲜久为属国，礼节语言均已娴熟，所设通事官请改为八员。”从之。二十五年正月，遣官封昤继室金氏为王妃。二十八年，朝鲜世子李愃卒，遣官谕祭。七月，封故世子愃之子算为世孙。二十九年三月，朝鲜民人金凤守、金世柱等杀死内地披甲常德。部议金凤守造意，应斩。金世柱加功，应绞。至朝鲜奸民屡次越境生事，皆王约束不严所致，应交部议处。帝谕金凤守等从宽，改为监候；王免议处，昤以失于钤束，褫平安道观察使郑淳等职。三十年五月，昤以越江行窃人犯金顺丁等俱入缓决，案内疏防各官拟罪从宽，遣使表谢。三十六年八月，昤奏朱璘《明纪辑略》、陈建之《皇明通纪》载其先世之事，因讹袭谬，诬妄含冤，请并行刊去。礼臣议，朱璘《辑略》，浙江巡抚杨廷璋业经销毁，其陈建《通纪》，京城书肆亦无售者。若二书彼国或有流传，应令自行查禁焚销。

四十一年，李昤薨。王妃金氏请以世孙算为国王，妻金氏为王妃，并请追赐故世子緈爵谥，及世子妇赵氏诰命，谕如所请。遣散秩大臣觉罗万福、内阁学士嵩贵往谕祭，赐昤谥曰庄顺，緈谥曰恪愍，封算为朝鲜国王，妻金氏王妃。四十三年，帝谒祖陵，以不举筵宴，敕止朝鲜朝贺。算仍遣官赍表迎驾，御书“东藩绳美”扁额赐之。四十五年，算遣正使吏曹判书徐有庆、副使礼曹参判申大升奉表贺七旬万寿，贡方物。四十八年，帝谒祖陵，算遣陪臣至盛京迎覲，所有朝贡宴赉一切典礼，特加优渥，并赐御制诗章及《古稀说》。四十九年，算疏称世子＜□日享＞年三岁，请封为世子。特旨遣使往封，给与诰敕。五十年正月，举行千叟宴，算遣正使安春君李烋、副使吏曹判书李致中入贡，预宴比于内臣。帝闻算好学能诗，赏仿宋板《五经》全部，并笔墨诸物。因谕朝鲜历年留抵贡物，悉行收受，以免辗转积存。嗣后随表贡物，概行停止。

五十一年七月，世子＜□日享＞病故，遣官谕祭。五十五年，礼臣奏言：“朝鲜国王先因李＜□日享＞病故，今副室生男，当即为奏请封，不能拜跪行礼，请待其稍长，以永方来之福。”特旨允其国所请。七月，算遣正使黄仁点、副使徐浩修奉表贺八旬万寿，贡方物。五十六年，有法兰西教士由中国往朝鲜传天主教。五十八年，算请买钱货回国通用，部议不许。嘉庆元年，算遣使贺太上皇帝归政，贡方物。使臣在宁寿宫入千叟宴，赐《圣制千叟宴诗》。四年正月，遣副都统张承勋、礼部侍郎恒杰赴朝鲜，颁大行太上皇帝遣诏。算遣使表贺，上高宗纯皇帝尊谥，贡方物，留抵正贡。

五年，遣使敕封李算子玧为世子。适李算薨，即以册封世子之正副使往封李玧为朝鲜国王。六年，玧以本国殄除金有山等潜传洋教颠末，胪章入告，并称余孽未靖，恐其潜入边门，请饬沿疆大吏严查究办。帝谕已饬沿边大吏一体严查，设经盘获，即发交国王自行办理。十年，帝诣盛京，遣官接驾，特赐“礼教绥藩”扁额。十二年十一月，朝鲜义州商人白大贤、李士楫潜运米至獐子岛，

与边民朱、张两姓私市。王将白大贤等监禁，地方官革究，并缴进钱文、铜铁等物。帝以王恭顺可嘉，颁赏大缎四匹、玻璃器四件、雕漆器四件、茶叶四瓶，以示恩奖。谕饬盛京将军督饬沿边官弁严缉朱、张二姓，查明内地疏防官员，严行惩处。十七年三月，朝鲜义州土贼起，派禄成督兵讨之。遣使敕封李玧之子炅为世子。三十三年九月，帝诣盛京，玧遣使迎覲表贺，赐御制诗及“福”字。

道光元年，玧奏言伊曾祖李昀患痼疾，经议政金昌集、中枢李颐命、左议政李健命、判中枢赵泰耆采请以李昤为世弟，参决国政，而相臣赵泰耆等诬金昌集四臣谋逆，肆行诛戮，幸蒙圣祖准李昤袭封，赵泰耆等论罪伏诛。金昌集四臣咸获昭雪。而《皇朝文献通考》载“四臣谋逆，事觉伏诛”等语，乞更正。部议《通考》所载，系据李昀奏报，非纂修之误。今既吁恳为祖雪冤，应请删去此条，以昭信史，从之。二年，颁给《文献通考刊正》一编。玧遣使表贺仁宗睿皇帝升配升祔，暨上皇太后尊号徽号，贡方物；又因赏赐缎匹颁诏谢恩，进皇帝、皇太后前各贡物，前三分收受，余九分留抵正贡。又例贡外，并贺册谥孝穆皇后，又为赐祭谢恩，进皇帝、皇太后前各贡物，前二分收受，后三分留抵正贡。八年，玧遣使表贺平定回疆。又为颁给敕书暨加赏缎匹谢恩，贡方物，俱留抵正贡。九年，朝鲜国副使吕东植在检关病故，赐银三百两。十一年，玧奏请封孙李奐为世孙，帝俞所请，遣使赍敕封李奐为朝鲜国王世孙。十二年，玧奏：“英吉利商船驶入朝鲜古代岛，要求通市，严拒之，相持旬余，英船始去。”帝奖其忠，赐缎匹。

十五年，李玧薨，王妃金氏请以世孙李奐袭封，因为故世子具陈请追赐爵谥，及世子妇诰命。二月，遣使谕祭，赐玧谥宣恪；赠故世子炅为国王，谥康穆，妻为王妃；敕封世孙奐为朝鲜国王。奐表贺册立皇后暨上皇太后徽号，贡方物。十六年，奐表贺太后六旬万寿加上徽号，贡方物。礼部议准朝鲜使臣来京，禁从人在馆外贸易。十七年，遣使敕封奐正室为王妃。十九年，奐表进大行皇后前贡物三分，发还。二十二年，谕禁内地人私越边界构舍垦田。二十四年，朝鲜国王妃薨，遣使赐祭。二十五年，遣使敕封奐继室为王妃。向例派往朝鲜使臣带通官五六员，至是减至一员，永为定例。是年，礼部奏：“据朝鲜国王咨称，英船屡泊其境，量山测水，并问答中有交易之词。”帝命耆英详询英使，遵照成约，婉言开导，不得复任兵船游弋，致滋惊扰。

二十九年，李奐薨，谕祭如例。十月，命瑞常、和色本赍敕往封奐子＜㬎昇＞为朝鲜国王。咸丰元年，＜㬎昇＞以伊祖李裀于嘉庆辛酉年间罗入其国邪党案内，为其戚臣金龟柱等诬陷以死，恐内府编载其事，垦辨其诬。礼部奏称：“当日上谕暨《会典》所载，并无李裀之名，＜㬎昇＞以先世被诬，陈枉抑，实属为人后者之至情，应如所请，许其昭雪。”从之。升表贺上孝和睿皇后暨宣宗成皇帝尊谥，贡主物。二年，遣使敕封李＜㬎昇＞妻为王妃，＜㬎昇＞表贺孝德皇后册立礼成，贡方物，均留抵正贡。帝饬盛京将军并沿海督抚严禁内地民船至朝鲜渔采。三年，升表贺宣宗成皇帝升祔升配，并颁给诏书谢恩，贡方物，命留抵正贡，而受其表贺册立皇后礼成贡物。四年，朝鲜国人张添吉私来京，帝命送交其国查办。五年，朝鲜国护送美国难民四名至京，帝命递至江南，并两江总督查讯，令附该国商船回国。六年，＜㬎昇＞表贺上孝静康慈皇后尊谥，贡方物，收受。七年，礼臣奏准朝鲜带来红铜四千余斤，听在会同四译馆交易。帝谕越界之朝鲜人金益寿解送盛京，礼部转解凤凰城，交其国查收讯办。十一年二月，帝幸热河，＜㬎昇＞遣使奉表诣行在，恭申起居。帝谕使臣到京后无庸前赴行在，礼部仍照例筵宴，并赐＜㬎昇＞如意、缎匹、瓷器、漆器。

同治元年，＜㬎昇＞遣使表贺登极，呈进两宫皇太后贡物二分，均收受。其贺登极贡物一分，又颁诏赠缎谢恩进皇帝贡物二分，两宫皇太后贡物四分，均留抵正贡。二年，＜㬎昇＞表贺上文宗显皇帝尊谥，并上两宫皇太后尊号徽号，暨颁诏赏缎谢恩各贡物五分，收受，其十一分留抵正贡。是年，＜㬎昇＞奏称先世被诬，恳将谬妄书籍刊正。帝谕：“朝鲜国王先系源流，与李仁任即李仁人者，族姓迥别。我朝纂修《明史》，于其国历次辨雪之言无不备载。今＜㬎昇＞因见康熙年间郑元庆所撰《廿一史约编》，记载其国世系多诬，吁请刊正。《约编》所称康献王为李仁人之子，实属舛误。惟系在《明史》未修以前，村塾缀缉之士，见闻未确，不免仍沿明初之讹。今其国奉有特颁史传，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约编》一书，在中国久已不行，亦无所用其改削。著各省学政通行各学，查明晓谕，凡朝鲜事实，应以钦定《明史》为正，不得援前项书籍为据，以归画一

而昭信守。”三年，礼臣奏准朝鲜国庆源地方官议修两国交易官房，越图们江择偏僻地采取材木。

十月，李＜⿰日⿰⿱⿰⿱⿰⿱

七年二月，鸿章奏言：“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日赴津禀谒，据称专为武备学习事，并赍呈其国请示节略一本，内载有领议政李昰应奏章，颇悔去年六月坚拒美国来使为非计，末则归重于‘及今之务，莫如怀远人而安社稷’等语。又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带回援照。其国军额极虚，饷力极绌，诚虑无以自立。而所据形势，是为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现其君相虽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国人议论纷歧，尚难遽决，自应乘机开诚晓谕，冀可破其成见，固我藩篱。惟其国于外交情事生疏，即如与日本通商五年，尚未设关收税，并不知税额重轻。设再与西国结约，势必被欺，无益有损。臣因令前在西洋学习交涉之道员马建忠与郑藻如等，参酌目今时势及东西洋通例，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底稿，豫为取益防损之计，交李容肃赍回，俾其国遇事有所据依。至其节略所询各例条内，惟答覆日本国书称谓一节，倘稍涉含混，即于属邦体例有碍。臣查西洋各国称帝称王，本非一律，要皆平等相交。朝鲜国王久受我册封，其有报答日本及他国之书，应令仍用封号。国政虽由其自主，庶不失中国属邦之名也。”礼部议准朝鲜学习制器练兵等事，发给空白恉票，径由海道赴津，以期便捷。至贡使来京，仍遵定例办理。

先是光绪初元，吉林鄂多哩开放荒田，朝鲜茂山对岸外六道沟诸处，间有朝鲜人冒禁私垦者，浙次蔓延。至是，吉林将军铭安、督办边防吴大澂奏言：“据珲春招垦委员李金镛禀称，土门江北岸，由下嗄牙河至高丽镇约二百里，有闲荒八处，前临江水，后佣群山，向为人迹不到之区，与朝鲜一江之隔。其国边民屡被水灾，连年荒歉，无地耕种，陆续渡江开垦，已熟之地，不下二千晌，其国穷民数千人赖以糊口。有朝鲜咸镜道刺史发给执照、分段注册等语。臣等查吉林与朝鲜毗连之处，向以土门江为界。今朝鲜贫民所垦闲荒在江北岸，其为吉林辖境无疑。边界旷土，岂容外藩任意侵占？惟朝鲜居之户，垦种有年，并有数千余众。若照例严行驱逐出界，恐数千无告穷民同时失所，殊堪怜悯。拟请饬下礼部，咨明朝鲜国王，派员会同吉林委员查工明确，划清界址。所有其国民人，寄居户口，已垦荒地，恳恩准其查照吉林向章，每晌缴押荒钱二千一百文，每年每晌完佃地租钱六百六十文，由臣铭安饬司给领执照，限令每年冬季应交租钱，就近交至珲春，由放荒委员照数收纳。或其国铸钱不能出境，议令以牛抵租，亦可备吉省垦荒之用。其咸镜道刺史所给执照，饬令收回销毁。”从之。

十二月，鸿章奏言：“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因屡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述朝鲜近日渐知变计，商与美国立约，请由中国代为主持。拟变通旧制，嗣后遇有朝鲜关系洋务要件，由北洋大臣及出使日本大臣与其国通递文函，相机开道，奉旨知照。臣维朝鲜久隶外藩，实为东三省屏蔽，与琉球孤悬海外者形势迥殊。今日本既灭琉球，法国又据越南，沿海六省，中国已有鞭长莫及之势。我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日本协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难孤立，务国要求终无已时。东方安危，大局所系。中朝即不必显为主张，而休戚相关，亦不可不随时维持，多方调护。”

八年三月，朝鲜始与美国议约，请莅盟。鸿章奏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艘，会美国全权大臣薛斐尔东渡。四月初六日，约成，美使薛斐尔，朝鲜议约官申櫶、金宏集盟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十四日，陪臣李应浚赍美朝约文并致美国照会呈礼部及北洋大臣代表。未几，英使水师提督韦力士、法驻津领事狄隆、德使巴兰德先后东来，建忠介之，皆如美例成约。是役也，日本亦令兵轮来詗约事，其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屡诘约文，朝鲜不之告；乃叩建忠，建忠秘之。日人滋不悦。

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时建忠、汝昌俱回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亦内渡请师。

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

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昰应，减驺从示坦率，昰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鳌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余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余人。乱党平。

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自是长庆所部遂留镇朝鲜。

方李昰应之执归天津也，帝命俟李鸿章到津，会同张树声向昰应讯明变乱之由及著名乱党具奏。至是，究明李昰应乃国王本生父，秉政十年。及王年长亲政，王妃闵氏崇用亲属，分昰应权，昰应怨望。六月初间，闵谦镐分给军饷，米不满斛，军人与胥役诘问，谦镐囚军卒五人，将置诸法，军人奔诉于昰应，遂变。初九日，杀闵廉镐、金辅弦、李最应等，昰应入阙晓谕诸军，自称“国太公”，总揽国权，亦不捕治乱党。鸿章奏言：“此次变乱，虽由军卒索饷，然乱军赴昰应申诉，如果正言开导，何至遽兴大难。朝鲜臣庶皆谓昰应激之使变。即谓此无左证，而乱军围击宫禁，王妃与难，大臣被害，凶焰已不可响尔。李昰应既能定乱于事后，独不能遏乱于方萌？况乘危窃柄，一月有余。《春秋》之义，入不讨贼。片言可折，百喙难逃。偿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伏查《朝鲜史略》，元代高丽王累世皆以父子构衅。延祐年间，高丽王源既为上王，传位于其子焘，交构谗隙，元年流源于土蕃，安置王父，俱有前事。又至元年间，焘子忠惠王名祯，亦经元帝流于揭阳县，其时高丽国内晏然，徒以宵小浸润，远窜穷荒。今李昰应无蒙产垂统之尊，有几危社稷之罪，较謜、祯等情节忧重。惟处人家国父子之间，不能不兼筹并顾。偿蒙加恩，敕下臣等将李昰应安置近京之保定省城，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优给廪饩，讥其出入，严其防闲，仍准其国王派员省问，以慰其私。既以弭其国祸乱之端，亦即以维其国伦纪之变。”帝俞其言，乃幽昰应保定旧清河道署。

是年，鸿章奏定《朝鲜通商章程》八条：一，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亦派大员驻津照料商务。二，朝鲜商民在中国各口财产罪犯等案，悉由地方官审断，遵《会典》旧例。三，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等省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不得私以货物贸易，违者船货入官。四，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照纳沿途厘税。五，订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又图门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听边民往来交易，设卡征税，罢除馆宇饩廪刍粮等费。六，申明严禁之物，红参一项，照例准售，酌定税则。七，派招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一次，由朝鲜政府协商船费若干。八，豫计增损之处，随时商办。礼部奏准停止会宁、庆原地方监视交易，惟本年轮届会宁交易之期，恐彼处商民无官约束，别滋事端，应由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吉林将军就近派员会同朝鲜官妥为经理。

熙表贺孝贞显皇后升祔，恭进慈禧皇太后贡物。九年，熙表贺崇上孝贞显皇后尊谥，恭进慈禧皇太后贡物，其因乱党滋事出兵东援并派兵卫护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

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昵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于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炮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佑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管海防闵泳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朝鲜臣民吁长庆平乱。长庆责日使撤兵，及暮不答。其臣民固

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集普通门发枪。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徇，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

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一，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圆；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

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谕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徇曲其请。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三月，约成，鸿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项，尚可酌允。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机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曰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有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和要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眷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以有曲徇其请。'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恭候批准。臣等禀承朝谟，反覆辩折，幸免陨越。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俾朝鲜整军经武，徐为自固之谋，并无伤中、日两国和好之谊，庶于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是年，吉林设通商局于和龙峪，设分卡于光霁峪、西步江，专司吉林与朝鲜通商事。又设越垦局，划图们江北沿岸长约七百里、宽约四十五里，为越垦专区。

当光绪己卯间，俄人以伊犁故，将失和，遣兵舰驶辽海，英人亦遣兵舰踞朝鲜之巨文岛，以尼俄人。既而伊犁约成，英人虑扰东方大局，冀中国始终保护朝鲜，屡为总署言之。十二年，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致书鸿章，言："朝鲜毗连东三省，关系甚重。其国奸党久怀二心，饮鸩自甘，已成难治之症。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此上策也。其次则约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朝鲜亦可幸存。"鸿章韪之。上之总署，不可，议遂寝。是年，释李昰应归国，熙奉表谢恩，贡方物，留抵正贡。

十三年，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奏言：“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不必用“全权”字样，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准朝鲜外署照称‘奉国王传教，前派各使久已束装，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恐须时日，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并据其国王咨称：‘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不可不派大公使。惟派使之初，未谙体制，未先商请中朝，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以备接待。兹忽改派，深恐见疑。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待报聘事竣调回或以参赞等员代理，庶可节省经费；并饬使至西国后，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等语，辞意甚为逊顺。臣复加筹度，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一，韩使初至各国，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一，遇有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大臣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与各国无干，各国不得过问。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兹复准王咨称：‘于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所定三端并饬遵行。’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遂未先商请中国，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此时虑以改派失信，自是实情。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于属邦事例并无违碍。”

是年，吉林有朝鲜勘界之案。十六年，总理衙门疏言：“吉林将军奏称：‘朝鲜流民占垦吉林边地，光绪七年经将军铭安、督办边防吴大澄奏将流民查明户籍，分归珲春及敦化县管辖，嗣因朝王恳请刷还流民，咨由礼部转奏。经将军覆准，予限一年，由伊国地方官设法收回。复因限满而流民仍未刷还，反纵其过江侵占，经将军希元咨由总理衙门奏准派员会勘。乃其国始误以豆满、图门为两江，继误指内地海兰河为分界之江，终误以松花江发源之黄化松沟子有土堆如门，附会“土门”之义，执意强辩。续经希元派员覆勘石乙水为图门正源，议于长水分界，绘具图说，于十三年十一月奏奉咨照国王遵办在案。乃国王不加详考，遽信勘界使李重夏偏执之词，坚请以红土山水立界，龃龉难合，然未便以勘界之故，遂置越垦为缓图。现在朝鲜茂山府对岸迤东之光霁峪、六道沟、十八崴子等地方，韩民越垦约有数千，地约数万晌。此处既有图们江天然界限，自可毋庸再勘。其国迁延至今，断难将流民刷还，应亟饬令领照纳租，归我版籍，先行派员清丈，编甲升科，以期边民相安’等语。臣等查吉林、朝鲜界务，前经两次会勘，其未能即定者，特茂山以上直接三汲泡地一百余里之图们江源耳。至茂山以下图们江巨流，天然界限。江南岸为朝鲜咸镜道属之茂山、会宁、钟城、庆源、庆兴六府地方，江北岸为吉林之敦化为县及珲春地方，朝鲜勘界使亦无异说。韩民越垦多年，庐墓相望，一旦尽刷还，数千人失业无依，其情实属可矜。若听其以异籍之民日久占住，主客不分，殊非久计。且近年垦民叠以韩官边界征租秀，种种苛扰，赴吉林控诉，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咨臣衙门有案。现在江源界址既难克日划清，则无庸勘办处所，似宜及时抚绥。拟请饬下将军，遴派贤员清丈升科，领照纳租，归地方官管辖，一切章程奏明办理。”于是，将军长顺颁发执照。韩民愿去者听其自便，原留者剃发易服，与华人一律编籍为氓，垦地纳租。

是年，熙母妃赵氏薨，遣使奉表来讣曰：“朝鲜国王臣李熙言：臣母赵氏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薨逝，谨奉表讣告。臣李熙诚惶诚顿首稽首。伏以小邦无禄，肆切哀惶之忱，内艰是丁，恭申讣告之礼。臣无任望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告讣以闻。”告讣正使洪钟永等为恳恩事：“窃以小邦只守藩服，世沐皇恩，壬午、甲申之交，纲常得以扶植，土宇赖以廓清，尤属恩深再造。自经丧乱，洊遭饥馑，民物流离，六七年来，艰难日甚。近又不幸，康穆王妃薨逝，举朝哀戚，无计摒挡。主上念王妃遭兵构悯，八域困穷，向例丧祭之需，出自闾阎者，不得不一概蠲免，以舒民力，故凡丧祭俱从俭约。惟念大皇帝钦差颁敕，自昔异数。时恐星使赍临，礼节偿有未周，负罪滋甚。与其抱疚于将来，熟若陈情于先事？况天恩高厚，有愿必偿，久如赤子之仰慈父母矣。为特敬求训堂俯鉴实情，擎奏天陛。倘有温谕颁发，俾职敬谨赍回，免烦星使之处，出自逾格恩施，不胜急切兢惧之至。”

礼臣奏闻，帝谕曰：“朝鲜告讣使臣具呈恳请免使赐奠一摺，所陈困苦情形，自非虚饰。惟国王世守东藩备叨恩礼，吊祭专使，载在典常，循行勿替，此天朝抚恤属藩之异数，体制攸关，岂容轻改？特念朝鲜近年国用窘乏异常，不得不于率循旧章之中，曲加矜恤。向来遣使其国，皆由东边陆

路，计入境后，尚有十余站，沿途供亿实繁。此次派往大员，著改由天津乘坐北洋轮船，径至仁川登岸，礼成，仍由此路回京。如此变通，则道途甚近，支应无多，所有向来陆路供张繁费，悉行节省。至钦使到国以后，应行典礼，凡无关冗费者，均应恪遵旧章，不得稍事简略。将此谕由礼部传谕国王知之。”九月，遣户部左侍郎续昌、启部右侍郎崇礼往谕祭。

十九年，朝鲜偿日本米商金。先是十五年秋，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粜，及次年夏弛禁。日人谓其元山埠米商折本银十四万余元，责偿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日人至三易公使以争，至是卒偿十一万，事乃解。

初，中国驻朝道员袁世凯以吴长庆军营务处留朝，充商务总办兼理交涉事宜。时朝鲜倚中国，其执政闵泳骏等共善世凯。泳骏，闵妃族也，素嫉日本，而国中新党厚自结于日人。甲申朝鲜之难，金玉均、朴泳孝等挟资逃日本，而李逸植、洪钟宇分往刺之。钟宇，英植子，痛其父死玉均手，欲得而甘心，佯交欢玉均。二十年二月，自日本偕乘西京丸商轮船游上海，同寓日本东和旅馆。二十二日，钟宇以手枪击杀玉均，中国捕钟宇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钟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谳，许之。朝鲜超赏钟宇五品官，戮玉均尸而以盐渍其首。日本大哗，乃为玉均发丧假葬，执绋者者数百人。会逸植亦刺泳孝于日本，未中，日人处逸植极刑。日、朝交恶，且怒中国归玉均尸。

四月，朝鲜东学党变作。东学者，创始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诸说，转相衍授，起于庆尚道之慈仁县，蔓延忠清、全罗诸道。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捕治教徒，并擒东学党首乔姓杀之，其党卒不衰。洎上年径赴王宫讼乔冤，请湔雪，不许。旋擒治其渠数人，乃急而思逞。朝鲜赋重刑苛，民多怨，上党人乘之，遂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朝鲜王以其臣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长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战甚利，党人逃入白山，朝兵蹑之，中伏大败，丧其军大半。贼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获枪械药弹无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为名，扬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

朝鲜大震，急电北洋乞援师。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屯山，值朝鲜王京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口也。五月，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按光绪十一年条约，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文谓：“贵国虽以朝鲜为藩服，而朝鲜从未自称为属于贵国。”乃以兵北渡，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约告于中国总署。复文谓：“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使覆文谓：“本国向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今照日朝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气已慑。初九日为朝兵所败，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

乱平，而日兵来不已。其公使大鸟圭介率兵四百人先入王京，后队继至，从仁川登岸约八千余人，皆赴王京。朝鲜惊愕，止之不可。中国以朝乱既平，约日本撤兵，而日人要改朝鲜内政。其外部照会驻日使臣，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凤藻复文谓：“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即我中国不愿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今可不必再议。”而日人持之甚坚。时日兵皆据王京要害，中国屯牙山兵甚单。世凯屡电请兵，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撤兵，恐增兵益为藉口。英、俄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鸿章欲以赔款息兵，而日索银三百万两，朝鲜大哗，于是和战无定计，而日本已以兵劫朝鲜。

日使大鸟圭介首责朝鲜独立。六月，圭介要以五事：一，举能员；二，制国用；三，改法律；四，改兵制；五，兴学校。朝鲜为设校正厅，示听命。十四日，朝鲜照会日使，先撤兵，徐议改政，不许。复责其谢绝为中国藩属。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驻京日使照会总署文略谓：“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于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日请我国退兵。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遂偏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十七日，袁世凯赴仁川登轮回国。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朝鲜王宫，杀卫兵，遂劫国王李熙，令大院君李昰应主国事。矫王令流闵泳骏等于恶岛，凡朝臣不亲附者逐之，事无巨细，皆决于日人。

二十二日，鸿章电令牙山速备战守，乃奏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天津，盛京副都

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时牙山兵孤悬，不得四大军消息，而距牙山东北五十里咸欢驿为自王京南来大道，且南通公州。士成请于志超，往扼守，遂率武毅副中营、老前营及练军右营于二十四日移驻成欢。鸿章租英商高升轮载北塘防军两营，辅以操江运船，载械援牙山，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师期预泄，遂为所截，三轮逃回威海，操江悬白旗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两营歼焉。是日牙山军闻之，知援绝，而日人大队已逼。士成请援于志超，二十六日，志超驰至，迎战失利。二十七日，日兵踞成欢，以炮击我军，势不支，遂败。志超已弃公州遁，士成追及，之合军北走，绕王京之东，循清镇州、忠州、槐山、兴塘，涉汉江，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源，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匝月始达。

七月初一日，谕曰："朝鲜为我大清藩屏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共知。近十年其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勘定，并派员驻扎其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国王请兵援剿，陈词近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日人无故添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敌船多艘，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殊非意料所及。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势难再与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盖中国至是始宣战也。

是时，中国军并屯平壤为固守计。八月初，日兵既逼，诸将分划守界。城北面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西面叶志超所部芦防军守之，城南面迤西南隅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东面大同江东岸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志超驻城中调度，宝贵驻城北山顶守元武门，诸将各以守界方位驻城外。十六日，日兵分道来扑，巨炮逼攻，各垒相继溃，城遂陷，宝贵力战中炮死。志超率诸将北走，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聂士成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志超不听，奔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自是朝鲜境内无一华兵，朝事不可问矣。

二十一年三月，《马关条约》成，其第一款中国确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独立自主之国，凡前此贡献等典礼皆废之。盖自崇德二年李倧归附，朝鲜为清属国者凡二百五十有八年，至是遂为独立自主国云。

琉球，在福建泉州府东海中。先是明季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请封，会道阻，留闽中。清顺治三年，福建平，使者与通事谢必振等至江宁，投经略洪承畴，送至京，礼官言前朝敕印未缴，未便受封。四年，赐其使衣帽布帛遣归。是年，尚贤卒，弟尚质自称世子，遣使奉表归诚。

十年，遣使来贡。明年，再遣贡使兼缴前朝敕印，请封，允之。诏曰："帝王祇德应治，协于上下，灵承于天，薄海通道，罔不率俾，为藩屏臣。朕懋缵鸿绪，奄有中夏，声教所绥，无间遐迩，虽炎方荒略，不忍遗弃。尔琉球国粤在南徼，乃世子尚质达时识势。祇奉明纶，既令王舅马宗毅等献方物，禀正朔，抒诚进表，缴上旧诏敕印。朕甚嘉之，故特遣正使兵科副理官张学礼、副使行人司行人王垓、赍捧诏印，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尔国官僚及尔氓庶，尚其辅乃王，饬乃侯度，协抒乃忠尽，慎义厥职，以凝休祉，绵于奕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既而学礼等至闽，因海氛未靖，仍制回。

康熙元年，敕曰："琉球国世子尚质慕恩向化，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嘉乃抒诚，，致尔使人率多物故。朕念尔国倾心修贡，宜加优恤，乃使臣及地方官逗留迟误，均未将前情奏明，殊失朕怀远之意。今已将正副使、督抚等官分别处治，特颁恩赍，仍遣正使张学礼、副使王垓令其自赎前非，

暂还原职，速送使人归国。一应敕封事宜，仍照世祖章皇帝旨奉行。朕恐尔国未悉朕意，故再降敕谕，俾尔闻知。”于是学礼等奉往至其国，成礼而还。

三年，质遣陪臣吴国用、金正春奉表谢封，贡方物。四年，再遣贡使并贺登极。其贡物至梅花港口遭风漂失。帝谕免其补进。五年，质仍遗贡使补进前失贡物。帝谕曰：“尚质恭顺可嘉，补进贡物，俱令赍回。至所进玛瑙、乌木、降香、木香、象牙、锡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等皆，非土产，免其入贡。其琉璜留福建督抚收贮。余所贡物，令督扶差解来京。”即给赏遣归。六年，贡使仍赍表入觐。七年，重建柔远会官驿于福建，以待琉球使臣。是年，王尚质薨。

八年，世子尚贞遣陪臣英常春来贡。琉球国凡王嗣位，先请朝命，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赐以驼纽镀金银印，乃称王。未封以前称世子，权国事。十年、十三年，世子贞均遣陪臣来贡。十八年，贞遣陪臣补进十七年正贡。旧例贡物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缸酒海、泥金彩画围屏、泥金扇、泥银扇、画扇、蕉布、苎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火刀、枪盔甲、马鞍、丝、绵、螺盘，加贡之物无定额。十九年，陪臣来贡，帝俱令免进。嗣后常贡，惟马及熟硫磺，海螺殼、红铜等物。

二十年，贞遣陪臣毛见龙等来贡。帝以遇当耿精忠叛乱之际，屡献方物，恭顺可嘉，赐敕褒谕，兼赐锦币十五。又常贡内免其贡马，著为例。贞疏言：“先臣尚质于康熙七年薨逝，贞嫡嗣，应袭爵，具通国臣民结状请封。”礼臣议航海道远，应令贡使领封。见龙等固请，礼臣执不可，帝特允之。

二十一年，命翰林院检讨王楫、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为正副使，赍诏敕银印往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王，赐御书“中山世土”额。礼成，还京，奏言：“中山王尚贞原令陪臣子弟四人来京受学。部议前明永乐、洪武、宣德、成化间，琉球官生入监读书。今尚贞倾心向学，应如所请。”从之。贞遣陪臣毛国珍、王明佐等谢封，奏言：“前代封使，奉命后每迟至三四年甚有十余年而后临臣国者。今使臣汪楫、林麟焻朝拜命夕就道。且当海疆多故之时，冲风冒险，而臣国又僻在海东，封舟开驾，恃西南风以行，中道无可倚泊，常兼旬经月而后至，甚水米俱尽，事不可言。今在五虎门开洋，仅三昼夜而达小国。臣遣官迎护，亲见舟行之次，万鸟绕篷而飞，两鱼夹舟而进，经过之处，浪静波平，攸抵琉球内地，通国臣民以为仅见。仰惟皇上文德功烈，格天感神，且有御笔在船，故征应若此也。乞宣付史馆，以彰嘉瑞。”又疏请饬令使官收受所辞宴金，帝命收受。

二十五年，贞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维新、郑秉钧四人入太学，附贡使船，遭风桅折，伤秉钧，飘至太平山修船。二十七年二月，始至京师。十月，贞遣陪臣来谢子弟入监读书恩，并贡方物。帝令成楫等三人照都通事例，日廪甚优，四时给袍褂、衫裤、鞋帽、被褥咸备，从人皆有赐，又月给纸笔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令博士一员督课。二十八年，贞疏言：“旧例，外国船定数三艘货物得免收税。今琉球进贡船止二艘，尚有接贡船一艘，示蒙免税，请照例免收，以足三船之数。”又：“人数例带一百五十人，万里汪洋，驾舟人少，不能远涉，乞准加增。”礼臣议免入贡船税，人数不准加增，帝特令加增至二百人。三十二年，贞遣陪臣来贡，请入监读书官生归国。赐宴及文绮，乘传厚给遣归。自是二年一贡如常例。

四十八年，琉球国内多灾，宫殿焚，台飓频作，人畜多死。是年王尚贞薨，世子尚纯先卒。四十九年，尚纯子尚益以嫡孙立。五十一年，卒，未及请封。五十二年，尚益世子尚敬立。比年遣使入贡，称“世曾孙。”五十七年六月，命翰林院检讨海宝、编修徐葆光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曾孙尚敬为王。

五十八年，琉球国建明伦堂于文庙南，谓之府学，择久米大夫通事一人为讲解师，月吉读《圣谕衍义》；三六九日，紫金大夫诣讲堂，理中国往来贡典，察诸生勤惰，籍其能者备保举。八岁入学者，择通事中一人为训诂师教之。文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创始于康熙十二年，庙中制度俎豆礼仪悉遵《会典》。琉球自入清代以来，受中国文化颇深，故慕效华风如此。五十九年，琉球国王尚敬疏请续送官生入监读书，从之。

雍正二年，敬遣陪臣王舅翁国柱及曾信等奉表贺登极，贡方物，兼送官生郑秉哲、郑绳、蔡宏训等入监读书。帝召见国柱等，御书“辑瑞球阳”额赐王，并玉器、缎币等物，交国柱赍回。官生蔡宏训病卒，赐银百两，交礼官择近京地葬之，并以二百两赡恤其家。三年，敬遣使表谢方物，帝

命准作二年一次正贡。四年，敬遣使入贡，并进谢表方物，命存留作六年正贡；其六年表文，俟八年贡时并进。是年，贡使归，附官生郑秉哲等归国。六年，敬仍遣使入贡，帝命作八年正贡；若八年贡使已经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贡。八年，敬遣使入贡，疏言请遵旧制二年一贡，不敢愆期。帝谕仍遵前旨行；若十年贡物已遣使起程，即准作十二年正贡，十一年不必遣使。

乾隆二年六月，琉球所属之小琉球国有粟米、棉花二船遭风飘至浙江象山，浙闽总督嵇曾筠资给衣粮遣还。事闻，帝谕："嗣后被风漂泊之船，令督抚等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资给衣粮，修理舟楫，查还货物，遣归本国。著为令。"三年，敬遣陪臣奉表贺登极，并贡方物。帝命贡使赍回御书"永祚瀛壖"额赐王，并谕不必专使谢恩，俟正贡之年一同奏谢。五年，敬遣使入贡，并进谢恩方物。六年，礼臣议琉球谢恩礼物照雍正四年例，准作二年一次正贡，从之。五月，浙江提督裴鉞奏言："江南商民徐淮华等五十三人遭风飘入琉球之叶壁山，国王资遣都通事阮为标护送归国。"帝命礼臣传旨奖之。十五年，敬遣通事阮超群等送回十四年被风失舟之商民吴永盛等四船九十二人。其林士兴等六船一百三十人，先已拨给桅木廪饩资送回闽。事闻，赐敬缎匹。十六年，福建巡抚潘恩榘奏言："琉球贡使毛如苞等贡船遇飓飘，还本岛，今修葺补进。又前有闽县遭风船户蒋长兴等、常熟县商民瞿长顺等三十九人，留养两年，今亦随船回闽。"奉旨嘉奖。是年，王尚敬薨。

十九年，世子尚穆遣使入贡，兼请袭封。二十年，命翰林院侍读全魁、编修周煌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穆为王。二十四年，穆遣使入贡，并遣官生梁文治等入监读书。帝命所进方物准作二十五年正贡。是年，资送遭风商民金任之，照屋等五十三人回国。以后迄于光绪朝，凡琉球遭风难民，皆抚恤如例。二十九年，遣官生梁文治等归国。四十九年，穆遣陪臣毛廷栋等入觐，行庆贺礼。御书"海邦济美"额赐之，并赐玉、磁、缎匹诸物。五十五年，穆遣使入贡，并进谢恩方物，恳恩免抵正贡。帝命如所请行。五十八年，谕军机大臣："琉球贡船，现距年节两月有余，即饬伴送员按程从容行走，只须封篆前到京，便与年班各外藩同与宴赉。"五十九年，穆遣使谢特赐"福"字、如意恩，贡方物。是年，王尚穆薨。世子尚哲先卒，世孙尚温权署国事。嘉庆三年，世孙尚温遣使入贡，兼请袭封。是年，尚温建国学于王府北，又建乡学三，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四年，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编修李鼎元充正副使，往封琉球国世孙尚温为王，赐御书"海表恭藩"额。五年，尚温遣陪臣子弟四人入监读书。七年，琉球那霸官民集资请于王，建乡学四。八年，琉球二号贡船至大武仑洋遭风漂至台湾，冲礁击碎，其正贡船亦同时漂没，福州将军玉德等以闻。帝谕救获官伴、水梢人等，照常例加倍给赏，贡物无庸另备呈进。十二年，王尚温薨，世子尚成署国事，未及受封，病卒。

七月，命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赐章往封世孙尚灏为王。是年，琉球贡船复遭风沉没，帝命给银千两作雇船资用，另给银五百两恤淹毙六十三人家属。道光二年，琉球贡船至闽头外洋遭风击碎，溺死贡使十名，帝命给银千两，雇商船回国。免另备贡物。又琉球遭风难夷米喜阜等，每名日给盐菜口粮，俟回国之日另给行粮一月。七年，琉球国王尚灏遣使入贡。并谢赐御书恩，贡方物，呈恳免抵正贡。允之。十七年，王尚灏薨，遣使往封世子尚育为王。

十九年，尚育遣使谢册封及赏御书，贡方物，又疏请饬使臣受宴金。帝不允，令来使赍回。初，琉球旧例，间岁一贡，上年改为四年朝贡一次。二十年十一月，其国王吁请照旧，允之。其陪臣子弟四人，准随同贡使北上入监读书。

琉球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又贡船许鬻贩各货，免征关税，举国恃以为生，其资本多贷诸日本。国中行使皆日本宽永钱，所贩各货，运日本者十常八九。其数数贡中国，非惟恭顺，亦其国势然也。

二十六年，琉球入监官生向克期回国，途中病故，恤银三百两。咸丰元年，琉球国王世子尚泰遣使贺登极，贡方物，恳免留抵，允之。帝谕军机大臣曰："琉球恪守藩封，前以英人伯德令住居伊国，久未撤回，频来呼吁，当经饬令徐广缙晓谕文安委婉开导，令其撤回。文安设词推诿，该督仍当随时体察情形，加意控驭。"三年，赐琉球御书"同文式化"额。四年，琉球世子遣使庆贺册立大典，贡方物。时贼氛遍东南，邮传多阻，谕令使臣无庸绕道来京，即由闽回国。使臣仍恳入都，帝

命王懿德等俟来岁道路疏通，派员护送。八年，琉球入监官生毛启祥途中病故，赐恤银三百两。九年，琉球贡使到闽，帝以贡使远涉输诚，命王懿德等察看情形，如闽省上游及江、浙诸省道路已通，即派员伴送来京。十年，琉球入监官生葛兆庆病故，营葬张家湾，赐恤金如例。

同治三年，琉球国世子遣使贺登极，贡方物。是年，英人与日本构衅，将袭取琉球，驻海军，事寻解。五年，遣使赍敕印往封琉球世子尚泰为王。六年，尚泰遣陪臣子弟四人入监读书。十年，有琉球船遭风漂至台湾，为生番劫杀者五十四人。十一年，复劫杀日本小田县难民四人，日本大哗。既中、日立约天津，要求痛惩生番，，恤琉球、日本死难诸人，且言琉球为日本版图，藉口称兵台湾，语具《邦交志》。

光绪元年，琉球国贡使蔡呈祚回国病没山东，赐葬费银。五年，日本入琉球，灭之。夷为冲绳县，虏其王及世子而还。总理衙门以灭我藩属诘日本，日人拒焉。六年，帝命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全局，鸿章奏言："琉球原部三十六岛，北部九岛、中部十一岛、南部十六岛。而周回不及三百里。北部中有八部早属日本，仅存一岛。去年日本废灭琉球，中国叠次理论，又有美前总统格兰忒从中排解，始有割岛分隶之说，此时尚未知南岛之枯瘠也。本年日本人竹添进一来津谒见，称其政府之意拟经北岛、中岛归日本，南岛归中国。又议改前约。臣以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体统攸关，不能不极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势难兼顾。且日人要索多端，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暂从缓议。因传询在京之琉球官尚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琉球王及其世子，日本又不肯释还。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复称询访琉球国王，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三子，不止吾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南岛地瘠产微，向隶中山，政令由土人自立。今欲举以畀琉球，琉球人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琉球，而琉球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且以有用之兵饷，守瓯脱不毛之地，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辽远，实有孤危之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坠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之议改前约，偿能竟释琉球国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允许。不然，彼享其利，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窃所不取也。臣愚以为日本议结琉球之案，暂宜缓允。"由是琉球遂亡。

清史稿卷五二七　列传第三一四

属国二

越南先称安南。顺治初，安南都统使莫敬耀来归，未及授爵而卒，寻授其子莫元清为安南都统使。

十六年八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始奏言，安南国遣目吏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军前抒诚纳款。十七年九月，黎维祺始自称国王，奉表，贡方物，帝嘉之，赐文绮、白金。十八年，敕曰："朕惟修德来远，盛代之宏谟；纳款归仁，人臣之正谊。既输诚而向化，用锡命以宣恩。褒忠劝良，典至重也。尔安南国王黎维祺，僻处炎方，保有厥众。乃能被服声教，特先遣使来归，循览表文，悃忱可见。古称识时俊杰，王庶几有之。用锡敕奖谕，仍赉尔差官＜□釒 义＞仁根银币衣服等事，遣通事序班一员伴送至广西，沿途拨发兵马导之出疆。尔受兹宠命，其益励忠节，永作屏藩，恪守职贡，丕承无歁。钦哉！"未几，维祺卒，子维禔嗣。寻又卒，子维禧嗣。

康熙二年十一月，维禧遣黎学等表谢，附贡方物。三年二月，遣内院编修吴光、礼部司务朱志远，谕祭故王维祺、维禔。五年五月，维禧缴送故明王永历敕、印，遣内国史馆翰林学士程方朝、礼部郎中张易赍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六年，维禧夺都统使莫元清高平地，元清奔云南，上疏陈诉，帝命安置南宁。维祺亦上疏言兴兵复仇本末。

初，明正德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暠杀其王莫晒自立，晒臣都力士莫登庸讨杀暠，立蜩兄子惠。嘉靖元年，登庸逐惠自立，惠子黎平据清华自为一国。后莫氏渐衰，但保高平一郡，势益弱。至是，帝遣内院侍读李仙根、兵部主事杨兆杰，赍敕谕维禧，将高平土地人民归莫元清："各守其土，尽尔

藩职。”初，安南定为三年一贡。七年，维禧疏请六年两贡并进，帝如所请。八年，使臣李仙根等齐回维禧覆疏，言遵旨将高平府石林、广原、上琅、下琅土地人民归莫元清，因奏称黎维禧所归土地，尚有保乐、七源二州，昆仑、金马等十二总社未还，请再敕谕全还，帝不许。

是年，黎维禧薨，弟维＜□礻定＞权理国事。十三年正月，维＜□礻定＞以讣告，遣陪臣胡士扬等进康熙八年、十一年岁贡。疏言：“先王世守安南，为逆臣莫登庸篡弑，赖辅政郑檊之祖剿除恢复。莫逆遗孽篡据高平，乍臣乍叛。至莫元清惧臣讨罪，潜入内地投诚。康熙八年，奉命令还高平，臣维禧钦奉君命，敢不懔遵，但莫元清为臣不共之仇，高平为世守之土，叛逆窃据，祸在萧墙。叩恳天恩，仍令高平属归本国。且莫元清尚有誓辞及祭伊父莫敬耀文，内有‘图逆天朝’之语，今谨敬呈，并贡方物。”事下部议。寻议：“前维禧退还莫元清高平，取有复相和好印结。今维＜□礻定＞虽言收得誓书、祭文，但此文年久，誓辞系莫敬耀名，或得自敬耀存时，或得自元清今日，殊难悬拟，应饬维＜□礻定＞查明具题再议。”从之。

十四年，黎维＜□礻定＞卒，弟维正权理国事。十六年，帝谕维正曰：“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念其投诚，锡之王爵，方且感恩图报，殚竭忠诚，讵意以枭獍之资，怀狙诈之计，阴谋不轨，自启衅端，藉请搬移，辄行叛逆，煽惑奸宄，涂炭生灵。朕连年遣兵征讨，秦、陇底定，闽、粤荡平，惟吴三桂窃据一隅，苟延旦夕。今大兵云集，恐其挺走，潜窜岭南。兹以王累世屏藩，效忠天国，乱臣贼子，谅切同仇。今已遣诸军大张挞伐，平定粤西，进取滇、黔。尔国壤地相属，素谙形势，王其遴选将士，协力歼除，懋赏荣褒，朝有令典。钦哉，无负朕命！”十八年十一月，维正庆贺大捷，疏言：“逆贼吴三桂，变乱数年，阻臣贡路，且再三胁诱，迫令服从。区区愚忠，罔敢易节。乃有逆臣莫元清与三桂密相缔结，潜入高平，图为掩袭。今愿仗天威，追擒逆党，明正其罪，以固屏藩。”许之。

二十一年九月，维正遣陪臣甲全等表贺闽、粤肃清，并进岁贡方物，又为故王维＜□礻定＞请恤，议恤如例。时所贡金银器皿与本内不符，诏免深求，其余贡物酌减白绢、降真香、中黑线香等物。二十二年四月，遣翰林院侍读明图、翰林院编修孙卓册封黎维正为安南国王，御书“忠孝守邦”四字赐之。同时遣翰林院侍读邬黑、礼部郎中周灿谕祭故王维禧、维＜□礻定＞。时莫元清已故，其弟敬光为黎氏所败，率众来奔，帝命发顺安南。寻敬光病殁泗城土府，莫氏遂绝。

二十五年，增赐安南国王表里五十，著为例。三十六年，维正奏言牛马、蝴蝶、浦园三年为邻界土司侵占，请给还。帝问云南巡抚石文晟，知其地属开化府已三十余年，并非安南故地，移文责之。五十七年十月，黎维正薨，嗣子维祹以讣告，请袭封，附贡方物。五十八年二月，遣内阁中书邓廷哲、翰林院编修成文谕祭故王黎维正，兼册封维祹为安南国王。

雍正二年，维祹遣陪臣表贺登极，附贡方物，赐御书“日南世祚”四字。三年，云南总督高其倬奏言：“云南开化府与安南接界，自开化府马伯汛外四十里至铅厂山下小河内有逢春里六寨，册载秋粮十二石零。康熙二十八年，入于安南。又《云南通志》载自开化府文山县南二百四十里至赌咒河与安南为界。今自开化府至现在之马伯汛，止一百二十里，即至铅厂山下小河，亦止一百六十里，是铅厂山小河外尚有八十里内设都龙、南丹两厂，为云南旧境。虽失在前明，但封疆所系，均应一并清查，委堪立界。”帝谕：“都龙、南丹等处明季已入安南，是侵占非始于我朝。安南入我朝以来，累世恭顺，不宜与争尺寸之地。”维祹寻疏辩。

嗣总督鄂尔泰疏请于铅厂山下小河离马伯汛四十里立界，维祹复激词陈诉。五年，谕维祹曰：“朕统驭寰区，凡兹臣庶之邦，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但分疆定界，政所当先，侯甸要荒，事同一体。今远藩蒙古，奉论谕之下，莫不钦承，岂尔国素称礼义之邦，独违越于德化之外哉？王不必以侵占内地为嫌，拳拳申辩，此乃前人之误，非王之过也。王惟只遵谕旨，朕不深求，傥意或迟回，失前恭顺，则自取咎戾，怀远之仁矣，岂能幸邀？王其只哉，无替朕命！”维祹感悔奏谢。帝因以马伯汛外四十里赐维祹，仍以马伯汛之小赌咒河为界。六年三月，遣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往安南宣谕，略云：“王今自悔执迷，情词恭谨，朕特沛殊恩，即将马伯汛外四十里之地，仍赐国王世守之。”寻谕鄂尔泰曰：“朕既加恩外藩，亦当俯从民便。此四十里内人民，

若有愿迁内地者，可给资安插滇省，毋使失所。其愿居外藩属安南管辖者，亦听其便。”

十一年十一月，黎维祯薨，王嗣子维祜以讣告，请袭封，附贡方物。十二年二月，遣翰林院侍读春山、兵科给事中李学裕谕祭故王维祯，册封维祜为安南国王。十三年，黎维祜薨，弟维祎权理国事。乾隆二年，维祎以讣告，请袭封。遣翰林院侍读嵩寿、修撰陈倓谕祭故王维祜，册封维祎为安南国王。三年九月，维祎遣使奉表贺登极，并贡方物。

九年九月，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粤西奸民叶蓁私出外夷，诱教为匪，安南饥民流入宁明诸处。”帝命滇、粤界接安南关隘严行稽查，毋酿事端。嗣两广总督马尔泰、广西署抚托庸、提督豆斌奏言：“南宁府属迁隆土峒之板蒙等隘，太平府属恩陵土州之叫荒等隘，镇南府属下雷土州之下首等隘，共三十余口岸，俱逼近安南，宜叠石建栅，添卡拨兵，各土司带领土勇，扼险守巡，并饬地方官每年冬月查修通报。安南驱驴地方为货物聚集之所，最与由隘相近。从由隘入，向设闭禁，开之实便商民。应设客长，稽商民往来，并责地方官慎察查。至平而、水口两关，通太源牧马等地，宜设立铁炼横江拦截，逢五、十日开一面以通商。”从之。初，广西思陵州沿边与安南接壤，巡抚舒辂请栽竹以杜私越。凭祥、思陵土目有乘机侵安南地者，交人不甘，恒与争哄。十六年，总督苏昌奏闻，帝谕舒辂下部察议。

安南瑶匪盘道钳、邓成玉等谋乱，造黄袍、黄旗、木印、勾结内地民夷何圣烈等，散札招匪，谋攻都龙、安北、宜经等处，为安南兵目侦知，获何圣烈等，盘道钳等窜匿山箐间。十九年，安南八宝河沙目黄国珍诱获盘道钳、邓成玉，云贵总督硕色讯得实，奏闻正法。初，广东土匪李文光与顺化土豪阮姓谋踞禄赖、桐尼等处为乱，番官捕获系诸狱。二十一年，械送李文光十六人于福建，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言：“安南僻处蛮陬，不敢将李文光擅自加诛，送归请示，足征怀服之忱。应将李文光等照交结外国例，分别处治。”从之。二十二年六月，安南番船失风，飘泊永宁汛。拨兵守护，给资送归，并收贮其军械，归时给还。帝谕：“收械贮库，殊为非体，可颁谕沿海提镇知之。”二十五年，闽浙总督爱必达奏言：“安南边境沙匪与交目苏由为难，阑入漫卓、马鹿二寨，抢掠滋事，己咨其国王擒解矣。”帝以平日巡防不严，临时追捕不力，切责之。

二十六年，黎维祎薨，王嗣子维＜□礻尚＞以讣告，请袭封，遣翰林院侍读德保、大理寺少卿顾汝修谕祭故王维祎，册封维＜□礻尚＞为安南国王。维＜□礻尚＞欲以彼国五拜事天之礼受封，德保等执不可，随如仪，礼成。顾汝修既出境，以安南王送迎仪节未周，遗书责之，广西巡抚熊学鹏以闻，汝修坐革职。二十七年三月，帝谕礼臣曰：“安南世为属国，凡遇朝使册封至其国，自应遵行三跪九叩头礼。乃国王狃于小邦陋见，与册使商论拜跪仪注，德保、顾汝修指示成例，始终恪遵。外藩不谙体制，部臣应预行宣示。嗣后遇安南册封等事，即将应行典礼并前后遵行拜跪仪节告知正副使，令其永远遵循，著为令。”三十四年，安南莫氏后黄公缵居南掌猛天寨，黎氏逼之，率属内投，维＜□礻尚＞请索回处治，移檄责之。

四十三年，安南解窜匪入关，赐维＜□礻尚＞缎匹。四十六年，维＜□礻尚＞遣使谢恩，贡方物。帝命收受，下次正贡著减一半，并命嗣后陈谢表奏，毋庸备礼。五月，谕礼部：“本年安南国贡使到京命，堂官一人带往热河瞻觐。”四十九年，帝南巡，安南陪臣黄仲政、黎有容、阮堂等迎觐南城外，赐币帛有差，特赐国王“南交屏翰”扁额。

五十一年，安南阮氏变作。初，明嘉靖中，安南王黎维潭复国，实其臣郑氏、阮氏之力，自是世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乘阮死幼孤，兼摄左辅政以专国事，而出阮氏于顺化，号广南王。阮、郑世仇构兵。及黎维＜□礻尚＞，权益下移，仅同守府。辅政郑栋遂杀世子，据金印，谋篡国，而忌广南之强，乃诱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广南王，灭之于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栋自为郑靖王，，两不相下，维＜□礻尚＞无如何也。

安南所都曰东京，即古交州，唐安南都护治所。而以广南、顺化二道为西京，即古日南、九真地，黎维潭起兵之所，与东京中隔海口，世为广南阮氏所据，兵强于安南。至是，郑栋死，阮惠以郑姓专国，人心不附，乃藉除郑氏为名，攻破黎城，击灭郑栋之子郑宗，阮氏复专国，维＜□礻尚＞犒以两郡，且娶以女。五十二年，维＜□礻尚＞卒，嗣孙维祁立，阮惠尽取象载珍宝归广南，使

郑氏之臣贡整留镇都城。贡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夺回象五十，而阮亦于广南要夺其辎重。阮惠归，治城池于富春，使其将阮任以兵数万攻贡整于国都。整战死，维祁出亡，阮任遂据东京。四守险要，有自王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以兵诛阮任于东京，而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叵测，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有高平府督阮辉宿者，护维祁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淦溪河，广西太平府龙州边也，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尽为追兵所杀。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先后以闻，且言："推固予夺，惟上所命。"帝以黎氏守藩奉贡百有余年，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先置其家于南宁，遣其陪臣黎<⿰亻同>、阮廷枚回国。密报嗣孙。时安南疆域，东距海，西接老挝，南与占城隔一海口，北连广西、云南。有二十二府，其二府为土司所居，实止二十府，共十分三道。此时未陷者，清华道四府十五县，宣光道三州一县，兴化道十州二县，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邦道四府十二县，山西道五府二十四县，京北道四府二十县，太源道三州八县；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县，海阳道四府十九县。惟广南、顺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据高平道一府四州，谅山道一府七县，以捍遏内地。

帝命孙士毅移檄安南诸路，示以顺逆，早反正。时维祁弟维<⿰讠礻由>、维<⿰讠礻正>皆外出避难，维<⿰讠礻由>死宣光城，维<⿰讠礻正>由京北波篷厂来投。孙士毅以维<⿰讠礻正>有才气，欲令权摄国事。帝虑其兄弟日后嫌疑，不许。乃令土田州岑宜栋护维<⿰讠礻正>出口，号召义兵。会阮廷枚等以嗣孙复书至，乞转奏。于是安南国土司及未陷各州官兵争缚伪党献地图，而关外各厂义勇亦皆乞饷团练，请为向导。时阮惠兄弟亦叩关请贡，以其国臣民表至，言黎维祁不知存亡，请立故王维<⿰讠礻耑>之子翁皇司维谨主国事，并迎其母妃回国。帝知阮惠欺维<⿰讠礻堇>愚懦易与，狡计缓师，命孙士毅严斥之。

安南进兵路三：一出广西镇南关为正道；一由广东钦州泛海，过乌雷山至安南海东府，为唐以前舟师之道；一由云南蒙自县莲花滩陆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师之道。孙士毅及提督许世亨率两广兵一万出关，以八千直捣王京，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其云南提督乌大经以兵八千取道开化府之马白关，逾赌咒河，入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镇，较沐晟旧路稍近。云贵总督富纲请行，帝以一军不可二帅，命驻关外都龙督饷运。

十月末，粤师出镇南关。诏以安南乱后，劳瘠不堪供亿，运饷由内地滇、粤两路，设台站七十余所，所过秋毫无犯。孙士毅、许世亨由谅山分路进，总兵尚维升、副将庆成率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时土兵义勇皆随行，声言大兵数十万，各守隘，贼望风奔遁，惟扼三江之险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升、庆成率兵千余，五鼓抵寿昌江。贼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桥断，皆超筏直上。时天大雾，贼自相格杀，我兵遂尽渡，大破之。张朝龙亦破贼柱石。十五日，进兵市球江。江阔，且南岸依山，高于北岸，贼据险列炮，我兵不能结筏。诸军以江势缭曲，贼望不及远，乃阳运竹木造浮桥，示必渡，而潜兵二千于上游二十里溜缓处，用小舟宵济。十七日，乘筏薄岸相持。适上游兵已绕出其背，乘高大呼下击，声震山谷。贼不知王师何自降，皆惊溃。

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在国门外，贼尽伐沿江竹木，敛舟对岸。然遥望贼阵不整，知其众无固志，乃觅远岸小舟，载兵百余，夜至江，复夺小舟三十余，更番渡兵二千，分捣贼营。贼昏夜不辨多寡，大溃，焚其十余艘，获总兵、侯、伯数十。黎明，大军毕济。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孙士毅、许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环土垒，高不数尺，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则国王所居，宫室已荡尽矣。而黎维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诣营见孙士毅，九顿首谢。捷闻。初，王师之出也，帝虑事成后，册封往返稽时，致王师久暴露于外，先命礼部铸印，内阁撰册，邮寄军前。孙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诏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并驰报孙永清归其家属。维祁表谢，请于乾隆五十五年诣京祝八旬万寿。帝命俟安南全定，维祁能自立，许来朝。是役也，乘思黎旧民与各厂义勇先驱向导，又许世亨、张朝龙等新自台湾立功，皆善战之将，故得以兵万余长驱深入，不匝月而复其都，时云南乌大经之兵尚未至也。诏封孙士毅一等谋勇公，许世亨一等子，诸将士赏赉有差。

时阮惠已遁归富春，孙士毅谋造船追讨。孙永清奏言："广南距黎都又二千里，用兵万人，设粮

站需运夫十万，与镇南关至黎城等。”帝以安南残破空虚，且黎氏累世孱弱，其兴废未必非运数也。既道远饷艰，无旷日老师代其搜捕之理，诏即班师入关。而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土军义勇，悬军黎城月余。阮氏谍知虚实，岁暮倾巢出袭国都，伪为来降者，士毅等信其诳词，晏然不知也。五十四年正月朔，军中置酒张乐，夜忽报阮兵大至，始仓皇御敌。贼以象载大炮冲我军，众寡不敌，黑夜中自相蹂躏。黎维祁挈家先遁，滇师闻炮声亦退走，孙士毅夺渡富良江，即斩浮桥断后，由是在岸之军，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官兵夫役万余，皆挤溺死。时士毅走回镇南，尽焚弃关外粮械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半。其云南之师，以黎臣黄文通向导得全返。黎维祁母子复来投。奏闻，帝以士毅不早班师，而又漫无筹备，致挫国威、损将士，乃褫职来京待罪，以福康安代之。

阮惠自知贾祸，既惧王师再讨，又方与暹罗构兵，恐暹罗之乘其后也，于是叩关谢罪乞降，改名阮光平，遣其兄子光显赍表入贡，恳赐封号。略言守广南已九世，与安南敌国，非君臣。且蛮触自争，非敢抗中国，请来年亲觐京师，并于国内为死绥将士筑坛建庙，请颁官衔谥号，立主奉祀。又闻暹罗贡使将入京，恐受其媒孽，乞天朝勿听其言。福康安先后以闻。

帝以维祁再弃其国，并册印不能守，是天厌黎氏，不能自存；而阮光平既请亲觐，非前代莫、黎仅贡代自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来，曲、矫、吴、丁、李、陈、黎、莫互相吞噬，前代曾郡县其地，反侧无常，时忧南顾。乃允其请，即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册曰：“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天。鉴诚悃于荒陬，贲其既往，沛恩膏于属国，嘉与维新，赍兹宠命之颁，勖以训行之率。惟安南地居炎徼，开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民臣事天朝，修百余年之职贡，每趋王会，旧附方舆。自遭难以流离，遂式微而控愬。方谓兴师复国，字小堪与图存，何期弃印委城，积弱仍归失守，殆天心厌其薄德，致世祚讫于终沦。尔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匪君臣之分，浸成婚媾之仇。衅启交讧，情殊负固。抗颜行于仓卒，虽无心而难掩前愆，悔罪咎以湔除，愿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笺吁请，使先犹子以抒忱，琛献憬来，躬与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荣藉龙光，曷由下莅民泯，妥兹鸠集。况王者无分民，讵在版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是宜辑宁尔邦家。爰布宠绥，俾凭镇抚，今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于戏！有兴有废，天子惟顺天而行，无贰无虞，国王咸举国以听。王其懋将丹款，肃矢冰兢，固圉以长其子孙，勿使逼滋他族，悉心以勤于夙夜，罔令逸欲有邦，益敬奉夫明威，庶永承夫渥典。钦哉，毋替朕命！”其黎维祁赏三品衔，令同属下人户来京，归入汉军旗下，即以维祁为佐领。又令阮光平访问维祁亲属，护送进关。其前安插内地之西南夷人，有系怀故土者，并令阮光平善为抚绥，以示矜全。

五十五年，阮光平来朝祝厘，途次封其长子阮光缵为世子。七月，入觐热河山庄，班次亲王下，郡王上，赐御制诗章，受冠带归。其实光平使其弟冒名来，光平未敢亲到也，其谲诈如此。五十六年，击败黎维祉及万象国之师来献捷，帝优赏之。五十七年，议定安南贡期，旧例三年一贡者，定为两年，六年遣使来朝一次者，定为四年。

九月，阮光平在义安病故，世子阮光缵权国事，以讣告。五十八年正月，遣广西按察使成林谕祭，加谥忠纯，并颁赐御制诗，于墓道勒碑，以表恭顺。封光缵为安南国王。帝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阮光缵尚幼，且阮岳尚在广南，吴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国疑，恐有变，特调福康安总督云、贵备边，并令成林密侦其国。成林旋以国事犄定闻，乃止。八月，署两广总督郭世勋奏安南添立花山市。先是安南通市，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其国之高凭镇牧马庸立市，由隘商人在谅山镇之驱驴庸立市，分设太和、丰盛二号，并置廒长、市长各一人，保护、监当各一员。而从平而关出口之商，必由水路先抵花山，计程仅二百余里。且花山附近村庄稠密，至是添设行铺，其市长、监当各员，即于驱驴额内派往。客民中有由陆路前赴牧马者，仍听其便。

嘉庆元年，福州将军魁伦、两广总督吉庆先后奏言，获乌艚船海盗，有安南总兵及封爵敕命、印信等物。初，阮氏据广南，以顺化港为门户，与占城、真腊、暹罗皆接壤，西南濒海。有商舶飘入海者，阮氏辄没入其货，即中国商船，亦倍税没其半，故红毛、占腊、暹罗诸国商船，皆以近广南湾为戒。阮光平父子既以兵篡国，国用虚耗，商船不至，乃遣乌艚船百余、总兵十二人，假采办

军饷，多招中国沿海亡命，啖以官爵，资以器械船只使向导入寇闽、粤、江、浙各省。时浙师御海盗，值大风雨，雨中有火爇入贼舟，悉破损。参将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贼炮，并搜获安南敕文、总兵铜印各四。敕称“差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而教谕王鸣珂获三贼，一诡为瘖者，一名王贵利，讯，云即伦贵利也。同时闽中获艇贼安南总兵范光喜，供述：“阮光平既代黎氏，光平死，传子光缵，时与旧阮构兵，而军费又苦不给，其总督陈宝玉招集粤艇肆掠于洋。继而安南总兵黄文海与贼官伍存七有隙，以二艇投诚于闽，今闽中造船用式也。伦贵利者，广东澄海人，投附安南，与旧阮战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结闽盗来闽、浙劫掠。安南艇七十六艘，分前、中、后支，伦贵利统带后支。其铜印凡四，贵利自佩其一，余三印，三总兵曰耀、曰南、曰金者佩之。耀已擒斩，南、金则均溺毙于海。”巡抚阮元磔贵利，而以供辞入奏。

帝命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照会安南国王。冬十二月，阮光缵呈略曰：“小番世蒙天朝恩庇，旷格逾涯，无能酬报，思以慎守疆宇，永作屏翰。只以本国极南沿海农耐地方，有贼渠阮种，窃据其地，啸聚齐桅盗夥，数为海患。本国整饬海防，间收舱客，以擒贼党，且助海面帆柁之役。伦贵利者，前居本国，随同商伴巡防。讵料伊包藏祸心，私瞒小番，竟敢潜约匪船，越赴内洋，肆行劫掠。又擅造印札，转相诳诱，情罪重大，实为法律所不容。小番不能先烛其奸，疏于钤束。仰蒙圣慈普鉴，洞悉肫诚，训诲有加，天日垂照。恭译圣谕，且感且悚。谨当遵奉彝训，靖守藩封，令本国巡海人员，严加警饬，密施钤勒，断不容结同匪夥，越境作非，务期桂海永清，以上副圣天子怀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帝以国王不知，赦之。二年，两广总督奏称，安南国王阮光缵差委官弁丁公雪等，带领兵船，拿获盗犯黄柱、陈乐等六十余名，解送内地。帝降敕褒赐，并颁赐如意、玉山、蟒锦、纱器，以示优奖。

初，阮光平既攻灭广南王阮某，阮某为黎王婿，妻黎氏有娠，逃于农耐，农耐为水真腊旧都，即嘉定省，今之西贡也。黎氏生子曰阮福映，本名种，潜匿民间。及长，奔暹罗。暹罗王故与阮光平夙仇，乃以女弟妇福映，助之兵，攻克农耐，据之，势渐强，号“旧阮”，而称阮光平父子为“新阮”。亦曰“西阮”。旧阮以复仇为辞，夺其富春旧都，时嘉庆四年也。六年十一月，安南伪总兵陈天保携眷内投，始知安南与农耐兵争事。七年八月，农耐攻升隆城，阮光缵败走被擒。八月，阮福映缚送莫观扶等三名来粤，并献其攻克富春时所获阮光缵封册、金印，奉表投诚。莫观扶等皆中国盗犯，受安南招往投顺，封东海王及总兵伪职者。帝以“从前阮光平款阙内附，恩礼有加，阮光缵嗣服南交，复颁敕命，俾其世守勿替。乃蓦奸窝盗，肆毒海洋，负恩反噬，莫此为甚！”且印信名器至重，辄行舍弃潜逃，罪无可逭！其命两广总督吉庆赴镇南边备边，俟阮福映攻复安南全境以闻。”十二月，阮福映灭安南，遣使入贡，备陈构兵始末，为先世黎氏复仇；并言其国本古越裳之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南越”名国。帝谕以“南越”所包甚广，今两广地皆在其内，阮福映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不得以“南越”名国。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六月，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往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盖自阮光平篡黎氏十九年，复灭于阮福映，嗣后修职贡者为旧阮子孙矣。

九年，遣编置佐领及安插江宁、热河、张家口、奉天、黑龙江、伊犁等年安南人回国，赍银有差，并许黎维祁归葬。十一年，越南兴化镇目请以临安府所属六猛地方外附，檄谕王自惩之。阮光缵遗族阮如权避捕投内地，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请发交阮福映。帝嫌其为属藩擒送逋逃，不许，亦不许其逼留内地。十四年，阮福映遣员至谅山，赍送乾隆六十年锡封南掌国王敕印，帝嘉奖之。阮福映之得国也，藉嘉定、永隆兵力居多，乃取二省为年号，曰嘉隆。在位十七年而薨，子福皎嗣。道光元年，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赍敕印往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九年，越南使臣请改道由广东水路，部议驳之。十九年，帝谕向来越南国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合两贡并进，嗣改为四年遣使来贡一次，其贡物照两贡并进之数减其半。福皎改元明命。在位二十一年。尝以兵夺高蛮国河仙一带地，分通境为三十省：曰富春，国都也；广南、广义二省为右圻；广治、广平二省为左圻；平顺、富安、广和、边和、嘉定、安江、河仙、永隆、定祥九省为南圻；河静、海阳、广安、清化、乂安、南定、广平、兴安、河内、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山西、宣光、兴化十六省为北圻。后又以广

义、广治各省过小，改为道。疆域较历世为大。惟宣光省西北直广西镇安府之南，有地曰保乐州，其酋农姓，系黎氏旧臣，仍念故主，不服新王，越南仅羁縻处之。黎维祉子孙逃居老挝深山中，时思聚众复国，所谓黎王后也。其余黎氏疏族，好滋事，俱安置平顺以南各省。又自鄙其国文教之陋，奏请颁发《康熙字典》。其取士则用元制，以经义、诗赋考试。

道光二十一年，阮福皎薨，遣使告哀，诏停进贡方物，命广西按察使宝清往封其子福暶为越南国王。福暶改元绍治，在位七年。道光二十八年，薨，子福时嗣。凡朝使册封，历世只在河内。河内即东京，其国建都处也。及阮福映得国，以东京屡毁于兵，而其先人世居岭南，遂迁都于富春省，改东京为河内省。封使其国，仍循例驻节于此。阮福时嗣位年幼，奏乞天使至其国都，由是广西按察使劳崇光至富春册封焉。

三十年，郑祖琛奏越南国王阮福时因先后奉到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遗诏，拟请遣使恭进香礼，并进香品祭物，又赍递表文、贡物庆贺登极。帝谕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梓宫均已奉移陵寝，止其远来进香。其庆贺登极方物，亦无庸呈进。咸丰二年，谕越南明年例贡著于咸丰三年五月内到京。六年，谕越南国王阮福时以丁巳年正贡届期，咨呈劳崇光奏请于何月进关。现在用兵诸省分尚未肃清，越南国此次例贡，著缓至下届两贡并进。

八年，法兰西夺取越南国西贡。先是，明季有法兰西天主教徒布教来安南。康熙五十九年，法兵舰俄罗地号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陆至平顺省，土人缚而献之王。舰长与教师商，以重金赎归。此为法、越交涉之始。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亚勃尔者为全权大臣，至顺化府谋通商，国王不许。乾隆十八年，越人大戮天主教徒。乾隆五十一年，越内乱，阮岳自称王，光平使其子景叡诣法国乞援。翌年，遂订法越同盟之约，割昆仑岛之茶麟港于法。未几，爽约。嘉庆二十五年，法舰来越南测量海口，国人激王杀法人狄亚氏。道光二十七年，法人以兵舰至茶麟港，大败越军，至是年遂径夺西贡，越南第一都会也。

十年，谕内阁：“刘长佑奏越南国入贡届期，现在广西军务未竣，道路不宁，其丁巳、辛酉两届例贡，暂行展缓。”同治元年，法国拿破仑第三以海军大举伐越南，夺茶麟港，约割下交趾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开通商三口，赔偿二千万佛郎，许其和。嘉兴省即西贡所在也。二年，越南国王阮福时因奉到文宗显皇帝遗诏，咨请遣使进香、表贺登极、贡方物，却之。三年，越南乙丑例贡及上二届两贡仍命展缓。

六年冬，广西太平、镇安两府土匪蜂起，官军击之，败遁越南。七年，国王咨乞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剿，帝命提督冯子材率三十营讨之。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华军由镇南关进发。八月，贼酋吴鲲战北宁，伤于铳，饮孔雀血死，诸贼大惧，大兵至，遂乞降。冬，贼酋梁天锡西奔宣光，投归河阳贼首黄崇英。是年，法人割取越南国安江、河曲、永隆三省，自是下交趾六省悉隶法版。九年，兴化省保胜贼首刘永福、太原省苏街贼首邓志雄皆来降。夏四月，黄崇英遁入保乐州白苗界内，提督冯子材班师。

七月师次龙州，而黄崇英复踞河阳，刘永福复踞兴化之保胜，邓志雄复踞太原之苏街。十月，降贼苏国汉乘夜袭陷谅山省城，北圻总统段寿死之。时广西候补道徐廷旭因事至谅山城外驱驴庸，调兵助越攻城，不克。十一月，贼酋阮四、陆之平、张十一等复踞高平省，越王复恳出师，帝命冯子材再督军出关，广西巡抚李福泰请以广东候补道华廷杰襄办军事。十年夏，冯子材次龙州。四月二十一日，总兵刘玉成督诸将出关次北宁。九月，钦州知州陈某诱擒苏国汉，解送两广总督瑞龄，诛之。其子苏亚邓循入海，踞狗头山。道员华廷杰旋回广东。十一年，广西巡抚刘长佑檄道员覃远琎率勇十营办太平、镇安二府边防，冯子材亦调回防边。

十二年，华军将撤，法人突以兵船至河内省。国王咨称华总兵陈得贵派队押令放入。刘长佑据情奏闻，朝命革职提讯。法人遂招中国散勇及云南边境不逞之徒攻越南各省，其守臣多降。至太原省，守臣招刘永福相助，法兵至，永福设伏败之，擒其帅安邺，法人败退河内省，与王和。王遣其臣阮文祥与议，法人遂建馆河内，并于白藤海口设关收税。初，贼首黄崇英为吴鲲中表，刘永福亦吴鲲之党。吴鲲死，其弟吴鲸合家自杀。黄崇英、刘永福素不相能，永福降，越南王授以三省提督

之职，黄崇英踞河阳为盗自若。十三年，刘长佑遣刘玉成将左军十营，道员赵沃将右军十营，由镇安府出关讨黄崇英。是年，法人逼令越南王公布天主教及红河通航二事，红河即富良江也。旋又以保商为名，派兵驻守河内、海防诸地，且求开采红河上流矿山。光绪元年，赵沃连克底定县、襄安府各处，保乐州土民及白苗皆约降。崇英率众来拒，旋遁去。赵沃督诸军攻克河阳老巢，贼党陈亚水降。七月，擒黄崇英戮之。二年春，班师。

七年，刘长佑移督云、贵，知法人志在得越南以窥滇、粤，上疏略曰："边省者，中国之门户，外藩者，中国之藩篱。藩篱陷则门户危，门户危则堂室震。越南为滇、粤之唇齿。泰西诸国，自印度及新加坡、槟榔屿设立埠头以来，法国之垂涎越南久矣。开市西贡，据其要害，复通悍贼黄崇英，规取东京，聚兵谋渡洪江以侵谅山诸处，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驻兵之所。臣时任广西巡抚，虽兵疲饷绌，立遣将卒出关往援。法人不悦，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赖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师，内外夹击。越南招用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两军，左路则提督刘玉成趋太原、北宁，右路则道员赵沃由兴化、宣光分击贼党，直抵安边、河阳、破崇英巢穴，歼其渠魁。故法人寝谋，不敢遽肆吞并者，将逮一纪。然臣每详询边将，知法人之志在必得越南，以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狡焉思启，祸近切肤。乃入秋以来，法国增加越南水师经费，其下议院议借二百五十万佛郎，经理东京海湾水师。其海军卿格罗爱逐日筹画东京兵事，俟突尼斯案一结，即可进行，窃叹法人果蓄志而潜谋，嗜利而背约也。窃闻造此谋者为伯朗手般，在越南西贡为巡检司，开埠之后，招入土夷、客民众至百万，民情渐洽，物产日增。柬埔寨所招商民，亦逾百万。运米出洋，岁百万石，所征赋税入西贡库藏者，岁计佛郎二百五十万。柬埔本荒蔌，开成通衢，车路方轨，沟渠修浚，柬埔人感法恩德，至愿以六百万口献地归附，故伯朗手般以越南情形告其总统。富良江一带，法已驶船开市，议上溯以达澜沧江通中国之货，结方诸夷以窥滇、粤边境，筑西贡至柬埔寨铁路，以避海道之迂绕。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政治不修，兵赋不足，势已危如累卵。今复兴兵吞噬，加以柬埔之叛民，势必摧败不可支拄。同治十三年，法提督仅鸣炮示威，西三省已入于法人之手，而红海通舟，地险复失，所立条约，惟不肯与以东京，国势岌岌，恃此为犄角。若复失其东京，即不穷极兵力图灭富春，已无能自立矣。臣以为法人此举，志吞全境，既得之后，必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山矿金锡之利，或取道川蜀以通江海，据列邦通商口岸之上游。况滇南自同治以后，平定逆回，其余党桀黠者，或潜窜越南山谷，或奔洋埠役于法人，军情虚实，边地情形，尽行泄漏，故时有夷人阑入滇以观形势，倘法覆越南，逆党又必导之内寇，逞其反噬之谋。臣受任边防，密迩外寇，不敢闻而不告。"奏入，不报。

时驻英法使臣曾纪泽以越事迭与法廷辨诘，福建巡抚丁日昌亦疏法、越事以闻。帝命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并谕沿江沿海督抚，密为筹办。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舰由西贡驶至海阳，谋取东京，直督张树声以闻，帝谕滇督相机因应。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法攻东京，破之，张树声奏令滇、粤防军严守城外，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并令广东兵舰出洋遥为声援，五月，滇督刘长佑遣道员沈寿榕带兵境，与广西官军连络声势，保护越南。并奏言："探闻法人破东京后，退驻轮船，日日添兵，增招群盗，悬赏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又法领事破城后，劫掠商政衙门，传示各商，出入货税另有新章，现仍调取陆军赶造拖船，为西取保胜之计。越王派其兵部侍郎陈廷肃接署河内总督，遣吏部尚书阮正等抵山西与黄佐炎等筹商御敌之策。各省巡抚、布、按大半与黄佐炎、刘永福同愿决一死战。嗣后统领防军提督黄桂兰报称刘永福驰赴山西，道经谅山，来见。比晓以忠义，感激奋发，据称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万不使法人得逞，但兵力不足，望天朝为援。其河内探报云，法人恐援兵猝至，当释所获之河内巡抚，交还城池仓库。巡抚不受，称法人违约弄兵，以死自誓，乃转交按察使。宗室阮霸复以火药轰毁东京，以免越人复聚，且省兵力分守。其轮船或东下海阳，或分驶广南、西贡，俟添兵既集，从事上游。伏查法人焚掠东京，狡谋叵测，越南诸臣决计主战。山西为上通云南要地，越军能悉力抵御，微特滇、粤边防可保，即越南大局，亦尚有振兴之期。而粤督与总署所议以滇、粤三省兵力合规北圻一策，更可乘势早图，以杜窥伺。然越国受制法人已久，人心恇怯，此次决战山西，期于必胜，稍有挠败，则大局不堪设想。盖山西有失，则

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独保胜无复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须步步设防，益形劳费。以事机而论，中国有万难坐视之处，且不可待山西有失，始为事后之援。”旋召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滇督。

刘永福者，广西上恩州人。咸丰间广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所部旗皆黑色，号“黑旗军。”永福既立功，越南授三省提督职，时时自备饷械剿匪，而黄佐炎皆匿不上闻，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积怨于佐炎。佐炎为越南驸马，以大学士督师，督抚均受节制。冯子材为广西提督时，佐炎以事来见，子材坐将台，令以三跪九叩见，佐炎衔之次骨。越难已深，国王阮福愤极决战，责令佐炎督永福出师，六调不至。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倚任之。

先是，刘长佑命藩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时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画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帝命发云南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粤谒曾国荃，韙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为陈三策，上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义，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助之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三月，法军破南定。帝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至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统筹全局。法使宝海在天津议约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于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成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绩。帝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古询鸿章：“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辞，而法兵已转攻顺化国都，迫其议约。鸿章与法新使德理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总署致法使书，言：“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蔑视？倘竟侵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决战，不能坐视。”帝谕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如犯北宁，即令接战。命滇督增兵防边，唐炯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军饷。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

法兵破越之山西省，粤势愈急，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督粤师。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约，欲中国不预约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冀专五金之利。不特滇、粤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须严备。”时越南王阮福时薨，无子，以堂弟嗣。法人乘越新丧，以兵轮攻顺化海口，入据都城。越南嗣君在位一月，辅政阮说启太妃废之，改立阮福升。至是乞降于法，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南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逼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永福也。

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驻保胜，黑旗将士皆愤怒，副将黄守忠言：“公可退保胜，请以全军相付，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永福遂不复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有谓因故君未葬权顾目前者，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钞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越臣辄以俟葬故君即行翻案为词，请无撤兵。刘永福仍驻守山西，嗣王阮福升嗣位，具禀告哀，并恳准其遣使诣阙乞封。越国人心涣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来禀录送军机处。

两江总督左宗棠请饬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边扼扎。十一月，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毙之。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十二月，嗣王阮福升暴卒或云畏法逼自裁，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辅政阮说之子也。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北宁断无他虞，帝责其夸张。十年唐景崧在保胜上枢府书，言：“滇、桂两军偶通文报，为日甚迟，声势实不易连络。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嗣君，臣庶皇皇，类于无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人心而清匪党，敌焰庶几稍戢，军事亦易于措手。若不为藩服计，北圻沿边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归于败者也。”

刘永福谒岑敏英于家喻关，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赴援。桂军黄桂兰、赵沃方守北宁，山西之围，桂兰等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桂兰不从。二月，法兵攻扶良，总兵陈得贵乞援，北宁师至，扶良已溃，法兵进逼北宁，黄桂兰、赵沃败奔太原，刘永福亦坐视不救。徐延旭老病，与赵沃有旧，偏信之。赵沃庸懦，其将党毓宣奸，欺蔽延旭。敌犯北宁，敏宣先遁。陈得贵为冯子材旧部，骁勇善战。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贵。及北宁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调度失宜，帝命革职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抚潘鼎新办广西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黄桂兰惧罪仰药死。帝谕："徐延旭株守谅山，仅令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驻守北宁，遇乱先溃，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职命问，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交潘鼎新查办。"以王德榜署广西提督，德榜辞不拜。唐炯革职拿问，以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北宁败后，徐延旭以唐景崧护军收集败残，申明约束。时唐仁廉署广西提督。法军由北宁进据兴化，别以兵舰八艘驶入中国海，窥厦门及上海吴淞口，沿海戒严，于是中、法和议起。

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于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法使既藉端废约，帝令关外整军严防，若彼竟求犯，即与交绥。命岑毓英招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帝以其饰卸，责之。法兵欲巡视谅山，抵观音桥，桂军止之，令勿入。法将语无状，遂互击，胜之。奏入，谕进规北宁，责法使先行开炮，应认偿。令告法外部止法兵，并谕我军："如彼不来犯，不宜前进。"法使续请和议，帝谕桂军回谅山，滇军回保胜，不得轻开衅。

法将孤拔欲以兵舰扰海疆，法使巴德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国荃全权大臣，陈宝琛会办。邵友濂、刘麟祥随同办理。谕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须由我措置。分界应于关外空地作为瓯脱。云南通商应在保胜，不得逾值百抽五。"六月，法将孤拔以兵舰八艘窥闽海，欲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何璟、张佩纶以闻，法舰攻台湾之基隆炮台，台抚刘铭传拒守。曾国荃、陈宝琛与法使议约于上海，国荃许给抚恤费五十万，奉旨申斥。约久不就，乃一意主战。谕岑毓英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以法人失和，不告各国。

七月，法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帝乃宣谕曰："越南为我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史册，中、外咸知。法人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喑懦，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有罪，是以姑与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藩，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员进取，忽据伊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法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于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诸军将士，奉令维谨。乃法国不遵定约，忽于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直扑谅山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之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法人乃竟始终怙饰，横索兵费，恣意要挟，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降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本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虽经官军焚毁法船，击坏雷艇，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

八月谕岑毓英督饬刘永福及在防各营规复北圻，并谕潘鼎新饬各军联络声势，分路并进。提督苏元春与法军战于陆岸县，败之。十月，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官军进取越南，宜以正兵牵制河内之师，别用奇兵由车里趋老挝，走哀牢，以暗袭顺化，募用滇边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详察筹办。是月，苏元春与法人战于纸作社，阵斩法兵官四人。十一月，王德榜军大败于丰谷，苏元春不往援，唐景崧与刘永福、丁槐军攻宣光，力战大捷，优诏褒之。十二月十九日，法兵攻谷松，王德榜以丰谷之败怨苏军不救，至是亦不往援，苏军败退威坡，谅山戒严。帝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二十九日，法军攻谅山，据之，潘鼎新等退驻镇南关，龙州大震。唐景崧、刘永福、丁槐攻宣光，月余不能下。谅山失守，岑毓英虑景崧等军断后援，令勿拼孤注，景崧不可。冯子材与法军战于文渊，互有杀伤。

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兵攻镇南关，轰毁关门而去，提督杨玉科战殁。潘鼎新退驻海村，帝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驻幕府。王德榜自负湘中宿将，屡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职，所部归元春辖。法军攻刘永福于宣光，永福军溃。唐景崧退驻牧马，钦、廉防急。彭玉麟请调冯子材军防粤，朝旨令鼎新议，鼎新素不协于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关外防紧，不肯退，玉麟乃令专顾桂防。鼎新师久无功，褫职，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法兵既毁镇南关，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为安辑。

子材久驻粤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怀之，人心始定。乃于关内十里之关前隘，跨东西两岭间，筑长墙三里余，外掘深堑，为扼守计，自率所部驻之，而令王孝祺勒军屯其后为犄角。法兵扬言某日犯关，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议先发制敌，鼎新止之，子材力争，径率王孝祺军夜犯敌垒，杀敌甚多。法起谅山之众扑镇南关，子材誓众曰："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见粤人？必死拒之！"士气皆愤。法攻长墙，急炮猛烈，子材勒诸统将屹立接战，遇退后者手刃之。战酣，子材自开壁率两子相荣、相华直冲敌军，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敌，皆感愤，殊死战。王孝祺、陈嘉率部将潘瀛、张春发等随其后，王德榜军旁至，夹击之，毙法兵无算。鏖战两日，法军子弹尽，大败溃遁。子材率兵攻文渊，法军弃城走。诸军三路攻谅山，孝祺、德榜战尤力，连战皆捷。二月十三日，遂克谅山，法悉众遁。子材进军克拉木，逼攻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尽复昔年所驻边地。越民立忠义五大团，二万余人，皆建冯军旗帜。西贡亦闻风通款。自海通以来，中国与外国战，惟是役大捷。子材之功也。

法兵六千犯临洮府，复分两队，一北趋珂岭、安平；一南趋缅旺、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皆有斩获。法军遂合趋临洮府，滇军拒南北路，回军夹攻之，阵斩法将五人，法军大溃。

时法兵舰据台湾之澎湖。谅山既大捷，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同向李鸿章议和，言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至再事要求。"朝廷纳其议，立命停战。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扼腕痛愤，不肯退，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帝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办。法人要求逐刘永福于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于粤，授总兵。冯子材奉督办廉、钦边防之命。约既成，越南遂归法国保护焉。

清史稿卷五二八　列传第三一五

属国三

缅甸，在云南永昌府腾越厅边外，而顺宁、普洱诸边皆与缅甸界。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朱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李定国走孟艮，不食死。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

雍正九年，缅与景迈交哄，景迈使到普洱求贡，乞视南掌、暹罗，云贵总督鄂尔泰疑而却之。缅密遣人到车里土司，探知景迈贡被却，则大喜，扬言缅来岁亦入贡。旋兴兵二万攻景迈，而贡竟

不至。

缅地亘数千里，其酋居阿瓦城。城西濒大金沙江。江发源野人番地，纵贯其国中，南注于海。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溯江上行十余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粥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东为孟密，有宝井，产宝石。又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自波龙迄东有茂隆厂，亦产银。乾隆十年，葫芦酋长以厂献，遂为内地属，然其地与缅犬牙相错。十八年，厂长吴尚贤思挟缅自重，说缅入贡，缅酋麻哈祖乃以驯象、涂金塔遣使叩关，云南布政司等议却之，而巡抚图而炳阿遽以闻。帝下礼部议，如他属国入贡例。

其冬，缅使还至顺宁，闻白古部酋撒翁起兵攻缅，缅兵败，麻哈祖逃至约提朗，为白古所得，沉之江。撒翁据阿瓦五年，而缅属之木梳头目瓮藉牙复起兵攻赴白古，自据基，令头目播定鲊等以兵胁诸部役属之。既而瓮牙死，子懵洛立。未几，亦死，弟懵驳立。

贵家者，随永明人缅之官族也，其子孙自相署曰“贵家”，据波龙厂采银。其酋宫里雁不附于瓮藉牙，约木邦酋攻之。兵败，逃入孟连，而孟连土司刀派春夺其孥贿，为宫酋妻囊占所袭杀。云贵总督吴达善诱宫里雁至，则坐以扰边罪，肆诸市。而木邦酋罕莽底亦兵败走死，懵驳立其弟罕黑。由是缅人益无忌。

明万历时，巡抚陈用宾因永昌府近缅，设八关控之。八关者，万仞、巨石、神护、铜壁、铁壁、虎踞、天马、汉龙也。其实八关皆无险扼可守，山箐间小径往往通人行。自永昌迄逦而南为顺宁，又南为普洱，其边袤亘盖二千余里。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数土司外，又有波龙、养子、野人、根都、佧佤、濮夷杂错而居，非缅类，然多役于缅。土司亦稍致馈遗，谓之“花马礼”，由来久矣。暨缅人内讧，礼遂废。瓮藉牙父子欲复其旧，诸土司弗应，乃遣兵扰其地，而普洱独先有事。

二十八年，刘藻为云南巡抚，额而格图为提督。是年冬，缅人先遣刀派先之兄刀派新自阿瓦还至孟连，征索币货，又遣头目卜布拉、木邦罕黑至耿马责其礼。普洱之十三板纳者，本车里土司地。雍正七年，鄂尔泰总督云南，招降之，始割其地置府。至是，缅人亦来索米。永顺镇总兵田允中、普洱镇总兵刘德成、知府达成阿檄土司各率兵御之，杀头目卜布拉、召罕标等，余众溃走。

孟艮本缅属，距普洱千余里，土司召孟容与弟召孟必不相能。召孟必之子召散谮召孟容于缅，缅人执之，其子召丙走南掌。寻入居于十三板纳之孟遮，召散因令素领散听、素领散撰、素领党阿乌弄等犯打乐，分侵九龙江橄榄坝，车里土司遁去，贼入据其城。总督刘藻檄大理顺宁营兵七千往剿，游击司邦直先进。为贼人所围。会参将刘明智至，夹攻破之，乘胜复车里土司城。进攻猛龙、猛歇、猛混、猛遮诸垒。连破之，然贼往往窜伏屯聚，未肯即退。藻议益以曲寻、楚姚兵二千，未至，而参将何琼诏、游击明浩等闻猛阿为贼所攻，遽率兵过滚弄江，束器械以行，不设备，入山遇贼，兵败，皆论斩。时乾隆三十年也。

三十一年正月，诏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降刘藻湖北巡抚，藻自刎死。是月乙亥，应琚至云南，楚姚镇总兵华封已平打乐，猛腊参将哈国兴已平大猛养，合剿孟艮，召散遁，官军得其城，而刘得成与提督达启及参将孙而桂攻整欠，亦克之。普洱边外悉平。

素领散听亦为其妻杀死。应琚乃请以召丙居孟艮，叭先捧居整欠，均授以指挥，使守其地。时提督李勋方至云南，应琚令往孟艮，整欠正经界，定赋税，附入版图，为久远计。然召丙为人懦，不能安辑其人；叭先捧不敢至整欠，退其于猛舜。四月，召散之党召猛烈、召猛养以次被获，其弟僧召龙亦自投首，惟召散逋逃未得。

应琚见夷人之易于摧殄也，遂上奏云：“臣两月以来，访问召散踪迹，逃往阿瓦，已伤土司缮写缅文索取，不献，当即兴师问罪。臣查缅甸连年内乱，纂夺相寻，实有可乘之会。臣谨选人潜往阿瓦，将地方之广狭，道路之险夷，详悉绘图，探明奏报。现已备可调之兵，布置练习，密修戎器，以待进行。疏入，帝谕曰：“应琚久任边疆，必不至轻率喜事。如确有把握，自可乘时集事，克日奏功。倘劳师耗饷，稍致张皇，转非慎重筹边之道。务须熟计兼权，期于妥善，以定行止。”

是时诸将希应琚意，争言内附。李勋以猛勇、猛散告，刘德成以猛龙、补哈告，华封以整卖、景线、景海告，率侈言夷地广轮或二千里，或二千余里，为边外大都。应琚一一奏闻，以其头目为千总、守备。缅宁通判富森言木邦人杀缅立土司罕黑，奉线瓮团为主，愿求内属。永昌知府陈大吕亦言蛮暮土司被缅残虐，久愿归诚，请发兵为助。应琚乃往驻永昌，而遣副将赵宏榜将永顺、腾越兵三百余人出铁壁关屯新街，为蛮暮捍蔽。宏榜抵关，遇大吕所遣使，羁之，而自受蛮暮土司瑞团降。大吕恚，诉应琚，应琚曲解之。是时腾越知州陈廷献招猛育、猛英、猛密，陈元震招戛鸠、允帽、结紫，富森招伟佤，而宏榜又招孟养、乃坝竹、孟岳十六赛诸夷，先后遣人来约降。

应琚又为文檄缅，侈言天朝有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陈于境以待速降，不然则进讨。缅闻，乃大出兵。缅人素不善兵，有事则于所属土司诸寨籍户口多寡出夫，名曰“门户兵”。自瓮藉牙据阿瓦，蓄胜兵万人。一人给以饷四十两，其余派夫如故。每战则以所派土司濮夷居前，胜兵督其后，而以马兵为左右两翼。战既合，两翼分绕而进，往往以此取胜。若自度不可胜，则急树栅自固，而发连环枪炮蔽之。比烟开则栅木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如此。

九月，贼先以兵出落卓攻木邦。线瓮团不能守，入居遮放，又以兵溯江而上，抵新街。宏榜相持两日，势不支，烧其器械辎重及伤病之兵。退回铁壁关驻守。而蛮暮土司亦偕其母走入内地。

应琚忧甚，痰疾遽作，诏而广总督杨廷璋赴滇，代治应琚军，并廉宏榜兵败状。又遣侍卫傅灵安挟御医诊应琚病，又命其子江苏按察使重英、湖南宝庆知府重古赴滇省视之。

应琚所调兵一万四千名将集，令永镇顺总兵乌尔登驻宛顶进剿木邦，永北镇总兵朱仑由铁壁关进驻新街，而令提督李时升在杉木笼山居中调度。仑至楞木，突遇贼，战四尽夜，贼退走，追击之。懵驳之弟卜坑及其舅莽聂渺节速诡求和，言愿顶经吃咒水。顶经者，以经加于首；咒水者，取水咒之，分与其众饮，盖夷人盟誓之礼也。议未定，贼已拥众越神护、万仞关，入掠盏达，围游击马拱垣于盏达江上，分兵入户撒，游击邵应泌亦被围。刘德成在千崖有兵二千人，坐视不救。时升因檄仑还守铁壁。又闻贼欲从库弄河出关后，仑复引兵却，驻守陇川。贼势张甚，应琚数以檄促德成，始击贼于铜壁关下，破之，贼自西而东趋陇川，德成亦由户撒击其后。时升又檄乌尔登额帅宛顶兵至邦中山，以助声势，于是军威稍振。贼人见大兵之集也，复来乞降，仑以报应琚，命许之。

贼伺我军懈，遂走犯猛卯。与木邦亲，木邦之降。猛卯实左右焉。贼怨，故蹂躏之。时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也。副将哈国兴帅兵二千五百人越猛卯，比至，见贼势盛，乃入城与土司坚守。贼攻城，缘梯而上，城上矢炮交发，贼不敢近。围八日，癸酉，副将陈廷蛟游击雅尔姜阿各以兵至，城中出合击之。贼大溃；而乌而登额久不至，故贼得浮猛卯江而逸。朱仑乃造浮桥过宿养渡，由景阳、暮董偕乌尔登额进剿木邦。是月丁丑，杨廷璋至军，见贼未易遽平，遂奏言应琚病已痊，臣当归粤。帝召廷璋还京师。

时贼入关侵扰，应琚皆不以闻，仅言朱仑杀贼几万人，贼震惧，乞降，欲以新街、蛮暮与之。而时升亦言猛卯之捷，诛其大头目播定鲊、皮鲁布。奏入，帝视应琚所进地图，用蓝笔分中外累，而猛卯，陇川均在蓝线内，疑之，以为如果歼贼万余及大头目，贼当遁走不暇，何以朱仑辗转退却，贼敢蔓延内地土司之境？降旨驳诘。而傅灵安先奉诏廉访军事，具言赵宏榜弃新街，朱仑退守陇川，及李时升未经临敌情事，与帝所驳诘者悉合。应琚复劾刘德成。乌尔额登逗留贻误。于是逮李时升、朱仑、刘德成、乌而登额、赵宏榜，而晋杨宁为提督。且以应琚欺罔乘谬不能任事。乃召明瑞于伊犁，以将军督军云南，遣额而景额为参赞大臣，徙巡抚汤聘于贵州，以鄂宁代之。

上年冬，缅人已据整卖、景线，召散遂率以攻孟艮。召丙惧，出奔，贼延入打乐，思茅同知黑光以闻。时汤聘未闻上命，杨重英方至自江苏，乃偕赴普洱，奏总兵华封、宁珠安坐普洱，失剿御，请革职治罪。奏入，华封、宁珠与游击权恕、司邦直，都司甘其卓皆被逮，调开化镇总兵书敏总统进剿。顷之，鄂宁亦到普洱，奏言：“上年九龙江外兵马以瘴死者不可胜数，官弁夫役死亦大半。此时正盛瘴发生，汤聘乃称严饬将卒，克日进剿，怀诈塞责，实无诚款。”奏入，汤聘以革职逮治。应琚见前所招抚土司复阴附缅，其土司头目夷人千百为群，皆荡析离居，而缅贼时出没为患，边事日棘。鄂宁复奏应琚贪功启衅，为朱伦等讳饰，又不令汤聘、傅灵安与闻边务，及隐没游击班第、守

备江纪阵亡各状。应琚惧，乃奏请是秋大举征缅，调兵五万，五路并进，兼约暹罗夹攻。帝下其议，廷臣皆斥之。诏逮应琚至京，赐死。

四月，明瑞至永昌。时杨宁壁军木邦，饷道为贼所断，溃退满河。永北镇总兵索柱及乌尔登额亡其印信。明瑞以闻，杨宁亦被逮，调谭五格为提督。诏派八旗兵三千、四川兵八千、贵州兵一万、云南兵四千，赴边进讨。绿营马匹皆本营预备，惟作旗兵三千人，每兵例需马三匹，合官员所用，计马几万匹。明瑞议拨广西马一千、广东马八百、四川马五千八百、贵州马六千、湖南马二千，每兵裹二月粮。计六斗，驮以一马。马、驴少，购牛代之。粮不足，可杀牛以抵。共用驴、马、牛八百余。其粮于大理、鹤庆、蒙化三府发六万石，又于永昌、顺宁买三万石。兵行之道，自宛顶、木邦进者为正兵，明瑞身统之。乌尔登额、谭五格则由猛密分进。至新街，水路，时方暑雨，难造舟，宜削木栰沿江流下，疑贼以牵其势。奏入，帝嘉之，悉从其议。

九月诸路兵皆至永昌，马、牛亦集。甲寅，明瑞率军启行。值大雨，路江舟少，以次待渡，而汉路阴仄，辎重雍塞于道，军士立雨中竟夕。十月甲申，抵帕儿，帝复遣参赞大臣珠鲁讷至军，而参赞大臣额尔景额、楚姚镇总兵国柱相继病殁。贼侦知，毁津渡桥梁，且伐大树扑之。又雨多道坏，军行迟滞，明瑞乃选锐兵一半，帅以先驱。领队大臣观音保由孟谷出木邦之右。十一月丙戌，抵木邦城。贼先挟夷民以去，获其粮贮，留珠鲁讷以兵四千守之。进之锡箔江，江宽，架桥以渡。行四日，到天生桥，桥南有贼寨相逼。会商人马子团言桥之东三十里水浅可涉，且岸颇平，乃以兵绕出其后。贼复弃寨去，遂进至蛮结。贼依山立十六栅以待。明瑞抵栅下，亲冒枪炮督兵进攻。观音保麾众先据山左。哈国兴等三路登山，俯薄之，呼而逼其垒。贵州步兵王连睨栅左有积木，藉之以登，跃入栅内，八十余人继之。贼慌乱，莫知所措，多被杀，遂破其一栅。旋复攻破三栅，而十二栅之贼悉乘夜潜遁。捷闻，晋封明瑞诚嘉毅勇公，以恩泽侯与其弟奎林，特擢王连为游击，余俱交部叙功。

然夷境益峭险。其草率绿竹、王刍之属，马乏食。多致毙，而牛行迟滞，棰之以登，死者尤众。贼烧其村塞，敛积贮而窖埋之，掠食无所得，军粮垂竭。进至象孔，迷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约乌尔登额等军由猛密入。其地近孟笼，，有缅屯粮，且可与猛密军相合，乃议向孟笼，果大获粮。而乌尔登额等赶猛密，出虎踞关，闻老官屯有贼，意轻之，先率众往攻。贼固守，弗能下，军士多伤亡，陕西兴汉镇总兵王玉廷亦中枪卒。

珠鲁讷守木邦，有夷数十人来降，疑其伪。悉诛之，而遣索柱等往锡箔江设一部，以通明瑞军信息。索柱等至蒲卡，闻贼至，以兵少，退守锡箔，贼蹑之，战殁。贼遂附木邦城下，绝营南水道。粮运之从宛顶来者，贼又截之，军士皆饥渴，火药亦尽，贼审其困，佯为好语求和，珠鲁讷不得已，遣杨重英及守备王呈瑞往报。贼人留之，且诱军士出汲，断其后，皆不得还。三十三年正月，益兵攻城。丁未夜，兵乱，珠鲁讷自刎死，普洱镇总兵胡大猷亦殒。贼之围木邦也，珠鲁讷屡促鄂宁救援，而永昌兵尽行，无可调发。已而促之急，始令游击袁梦麟等率驻宛顶兵三百人以往，遇贼，皆不知所之。知府陈元震、郭鹏翀持参赞印先三日逸出，鄂宁捕得之，磔死。

明瑞即就粮孟笼，谍知乌尔登额未至猛密，而谍者报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罗旺育来迎，且率其子阿陇从军。而缅自去冬象孔改道后，获官军病卒，知粮尽，不向阿瓦，即悉众蹑官军后。官军且战且行，每日先以一军拒敌，即以军退至数里外成列，待军至，则列者复迎战。明瑞及观音保、哈国兴更番殿后，步步为营，每曰行不三十里。正月丙午，至蛮化，营于山巅，贼即营山半。明瑞曰："贼轻我甚矣，不一痛创之不可！"时贼识官军号，每晨吹波伦者三而起行，贼亦起。次日五鼓复吹波伦三，乃尽出营伏箐中以待。贼闻波伦声。争上山来追，万枪突出，四面兜击，贼溃坠者趾顶相藉，坑谷皆满，杀四千余人。

明瑞休军蛮化数日，取所得牛马犒士。又自蛮化至邦迈、虎布、蛮移、小天生桥，僮子坝，大小数十战，永顺镇总兵李全殁于阵。又稍稍闻木邦失守。明瑞耻是役之无功也，二月己未，至猛育，距宛顶粮台一二百里，贼蝟集数万。明瑞乃令军士乘夜出，而自与领队大臣及巴图鲁待卫数十人率亲兵数百断其后。及晨，血战万贼中，无不一当百。俄，明瑞枪伤于肋，呼从者取水至，饮水少许

而绝。观音保、扎拉丰阿皆战死，死者几千余人。是夕也，星陨如雨，余军先后溃归宛顶。

明瑞自蛮结破贼后，悬军深入。帝久不得报，命户部尚书果毅公阿里衮以参赞大臣赴边援应。又闻木邦被困，命明瑞旋军，而助乌尔登额撤老官屯之围，往援木邦。贼觉，扼马膊子岭，乌尔登额几不得出。而自旱塔抵猛密，木邦有袤径颇近，乌尔登额以马尽粮乏，纡道入虎踞关，经猛卯，至宛顶，复驻军。明日而明瑞阵亡之信已至，鄂宁劾其有心玩误，诏逮至京，磔之，并诛谭五格于市，而厚恤明瑞。其后阿里衮募人至猛育，求其尸，归于京师以葬。是为征缅前一役。

明瑞之死也，缅人不知，震其余威，惧再讨。五月，纵所获兵许尔功等八人自木邦持缅书来，且使杨重英、王呈瑞等言："懵驳之母得罪天朝，欲使懵驳内附。"重英恐缅书翻译误，乃译清、汉字各一通，益以木邦蜡戍头目苗温之书。苗温者，缅人守土官之称。腊戍在木邦南。木邦残破，而腊戍城在岭下，险可守，故苗温勘居于此。缅书云："暹罗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徙国、罕纪国、结紫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缎帛、玉器诸物，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播弄是非，兴兵兆衅，致彼此人马互有伤亡。兹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照旧和好。"阿里衮以闻，帝念明瑞军入关者尚逾万，所丧亡不过十之一二，然将帅亲臣捐躯异城，而缅夷求款未亲遣头目，非大举无以雪忠愤，命绝之勿报。自后缅人数请以书与陇正野人及遮放土司访问许尔功状，皆置不答；而以杨重英偷生阿瓦，籍其家，并置其子于理。

时大学士公傅恒自请督师，乃命为经略；阿桂、阿里衮皆为副将军，明德为总督，哈国兴为提督。八月，阿桂诣热河行在，奏言："缅贼愍不畏死。臣至滇，当相度时势。以正天诛，不敢卤莽灭裂。误军国大事。"帝颔之。既陛辞，至襄阳，会守备程辙前从杨宁军陷于贼，至是密以书来告，言缅人方与暹罗仇杀，可约以夹攻。帝遣人驰问阿桂，奏言："官军会合暹罗，必赴缅地。若由广东往，则远隔重洋，相去万余里，期会在数月之后。恐不能如期。"帝以为然。盖自明陈用宾有要暹罗攻缅之说，杨应琚、杨廷璋先后奏上，廷议虽斥之，不能释然也。因诏两广总督李侍尧询察之。李侍尧奏言："闻暹罗为花肚番残破，国主诏氐窜迹他所，余地为属下甘恩敕、莫士麟分据。"花肚番者，缅人以膝股为花，故云。由是约暹罗之议始寝。

是年冬，帝念明瑞所统旗兵劳苦，命回京，复选旗兵五千人赴滇。合荆州、贵州、四川兵一万三千人。阿里衮乃令副都统绵康、曲寻镇总兵常青帅二千人驻陇川，侍卫海兰察、乌尔图纳逊帅二千人驻盏达，领队大臣丰安、鹤丽镇总兵德福帅二千人驻遮放，侍卫兴兆、巴朗帅一千人驻芒市，侍卫王林、普尔普帅五百人亦驻盏达。侍卫恒山保、永顺镇总兵常保柱帅三千人驻永昌，广东右翼镇总兵樊经文帅一千人驻缅宁，荆州将军永瑞、四川副都统雅朗阿、提督五福帅六千人驻普洱，而腾越兵一千令绵康兼辖之。防守严密，边以无事。帝以缅人狡恶，思出偏师疑之，使其疲于奔命。欲出九龙江及旧小，皆不果。阿里衮乃议动戛鸠。十一月，阿桂至永昌，闻信弛往会师讨之。十二月，出关，焚数寨，歼其众数百人，止丹山。濮夷围五卒者，率四十余户来降，迁之盏达。

三十四年二月，经略傅恒发京师，帝御太和殿授以敕印，或告傅恒曰："元伐缅，由阿禾、阿昔二江以进。今其迹不可考，意其为大金沙江无疑。前鄂宁言腾越之银江，下通新街，南甸之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砌层布，舟楫不可施。苦于近江地为舟具，使兵扛运至江浒，合成之以入于江，下阿瓦既速且可免运粮，而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不暇设备。又以一队渡江而西，覆其木梳旧巢。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恒然其言。四月丙辰，至永昌，条奏进兵事宜，皆如所议。遂遣护军统领伍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及哈国兴，率夷人贺丙往铜壁关外相视造舟地。还报野牛坝山势爽垲，树木茂密，且距蛮暮河一百余里，于入江为宜。乃令常青等率兵三千人，督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驰往造办。又使贺丙潜行招抚。贺丙者，戛鸠头目贺洛子也。

是役也，续遣满洲、索伦、鄂伦、珲春、吉林、西焚、厄鲁特、察哈尔，及自普洱调赴腾越之满洲兵，共万余人；又福建、贵州、本省昭通镇兵，共五万余人。河南、陕西、湖广与在省曲靖各府饲养之马，凡六万余匹。益以四川工咒术之喇嘛、京城之梅针箭、冲天炮、赞叭喇、乌枪，河南

之火箭，四川之九节铜炮，湖南之铁鹿子，广东之阿魏，云南省城制造之鞍屉、帐幔、旗纛、火绳、铅铁、灰油、麻呆诸船料物，悉运往以资军实。

乃议分路进：傅恒由江西戛鸠路，阿桂由江东猛密路，阿里衮以肩疮未愈，由水路，都计新旧调兵二万九千人。其由戛鸠路者，满洲兵一千五百人，护军统领伍三泰，侍卫玉麟、纳木札、五福、鄂宁、乌尔衮保，参领满都虎、德保领之；吉林兵五百人，护军统领索诺木策凌、侍卫占坡图领之；索伦兵二千人，副都统呼尔起、奎林、莽克察、侍卫塔尼、布克车德、受菩萨，参领占皮纳领之，鄂伦春兵三百人，侍卫成果领之；厄鲁特兵三百人，侍卫鄂尼、积尔葛尔领之；绿营兵四千人，提督哈国兴，开化镇总兵永平及德福领之。其由猛密路者，满洲兵二千人，副都统绵康、丰安、常保柱，侍卫海兰察、玛格、乔苏尔、兴兆、普尔普领之；索伦兵一千人，散秩大臣葛布舒，侍卫额森退领之；厄鲁特兵三百人，侍卫巴朗领之；绿营兵四千人，曲寻镇总兵常青，永北镇总兵马彪，楚姚镇总兵于文焕领之。其由水路者，健锐营兵五百人，侍卫乌尔图纳逊，奈库纳领之；吉林水师五百人，副都统明亮，侍卫丰盛额领之；福建水师兵二千人，福建提督叶相德，福建建宁镇总兵依昌阿领之。又令副都统铁保，侍卫永瑞领成都满洲兵一千二百人，侍卫富兴，蒙古尔岱，鄂兰，必拉尔海领西樊兵一千人，提督本进忠，临元镇总兵吴士胜领绿营兵二千二百人，分守驿站。又令侍卫诺尔奔领满洲兵五百人，永顺镇总兵孙尔桂领绿营兵一千人，屯宛顶，以牵制木邦之贼。又令雅朗阿领荆州满洲兵二千人，普洱镇总兵喀木齐布领绿营兵一千五百人，驻守普洱。

分置略定，而贺丙往戛鸠招抚孟拱，挟其头目脱乌猛以来。其言曰："上年懵驳遣头目盏拉机以千人守猛戛，需索烦重，土司畏其逼。避往户工。孟拱人苦缅人鱼肉久矣，闻大军来，皆呀呷忻喜。请由戛鸠济江出孟拱。孟拱米谷多，可以佐军食。头目归，当集舟于江以待。"傅恒上言："孟拱遣大头目来，称归备舟以候官兵过渡。臣思野牛坝造舟之役，贼早有见闻，若于西岸设伏沿江拒我，未易渡也。今忽由戛鸠过江，先从陆路据蛮暮西岸，已出贼意计之外。且自戛鸠渡后，可将舟楫顺流放至蛮暮，添备东岸官军过渡。如造舟处有缓急，我兵在西岸，乘舟往来策应亦最便利。臣傅恒谨先统兵进发，阿里衮、阿桂偕往野牛坝督办船工。"

癸卯，次盏达，分道行，阿里衮固请从傅恒。庚申，出万仞关。八月癸丑，次允帽，江浒也。贺丙、脱乌猛以舟三十余来迎。丙子，次孟拱。土司浑觉窜往节东，踪迹之，获其小妻姘头目兴堂札，愿往寻浑觉，纵之，即日偕以来，献象四。傅恒令其持大纛骑以先，夷人望见皆敬骇。而予浑觉银万两，市牛数千头，米数千石，以给军。

时阿桂以七月戊申次野牛坝。舟工毕，八月乙酉，进次蛮暮。初，官兵之裹粮两月也，议以进剿为始；而督工时仍令内地馈运，总督明德面诺之，不为具。及是，移檄往促，始令腾越州发运。泥深道远，经月不能至。乃奏粮运迟误状，降明德江苏巡抚，以阿思哈代之。九月壬辰，阿桂由蛮暮进至新街。舟成，将出江口，贼人从猛戛来逆战，阿桂伏兵甘立寨。贼至，水陆奋击，发巨炮，沉其舟，噪而从之，笳鼓竞作，贼大沮，退走。

先是傅恒在江西，文报越两三日辄一至，自孟拱而南，信益稀。阿桂闻苍浦、蛮闽闻有伏戎，乃募夷间道以书往讯。及伊犁将军伊勒图、总督阿思哈奉命皆至军中，乃以兵二千属伊勒图渡江迎傅恒，并令玉麟，哈青阿率兵据西岸以待。伊勒图渡江遇贼，击走之，栅贼一夕皆遁去。

傅恒率十八骑，以是月戊申抵哈坎。是时缅人列船江岸，且于沙洲及林莽间树栅以守。十月戊午，傅恒及阿桂督水师击之，侍卫阿尔苏纳首先乘小舟行入，众继进，夺其栅，获旗纛、器械无算，歼头目宾哑得诺。而阿里衮，伊勒图攻西岸诸栅，贼皆弃而走。丙寅，傅恒、阿桂循江东岸，伍三泰、常青循江西岸，阿里衮、伊勒图率水师并进。丁卯，阿里衮以疮甚卒于舟。伊勒头领其众已抵老官屯。贼栅径围三里许，栅尾迤逦属于江中，潴水可泊船。栅以巨木深入土中，外周三壕，壕外横卧大树，锐其枝末外向，盖其大头目布拉莽侥所居也。西岸头目得楞孝楞率船一百三十、兵三千，起两栅。及夕，栅木杪皆悬火。有顷，鼓登登，难以管籥侏离之歌，传呼以达于江西，远近相和，竟晓乃辍，而老官屯南巴洼、章薄贼，皆筑栅以为应援。庚午，进攻其栅，经略将军亲摩垒。总兵德福中枪。逾日卒。乃令舟师经两栅中，下泊于栅南，断贼江中援救。发威远大炮，炮重三千斤，

子三十余斤，声如奔雷，遇木辄洞以过，栅不为塌。又改用火攻之法，先以桿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壕抵栅；而江自四更大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热，兼值反风，遂却。又取生革为长絙钩之，力急絙辄断；乃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役数千指曳之，辄为贼斧断。总兵马彪乃阚隧窈药其中，深数十丈。药发，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俄栅忽落平地，又起落者三，遂不复动。盖栅坡迄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裂也。贼自巴洼、章薄来铅丸、火药、粮米，卒不得断绝，是以无逃志。然懵驳闻新街之败，大惧，而攻围日久，死伤者多。十一月己丑，布拉莽傥乃遣使求罢兵。明日，复以懵驳书至。傅恒阿桂召诸将问可否，诸将皆言懵驳从阿瓦致书，非震慴诚切不出此，可借此息兵。壬辰，作檄答之，言："汝国欲贷天讨，必缮表入贡，还所拘縶官兵，永不犯边境。如撤兵背约，明年复当深入，不汝贷也。"癸巳，缅十三头目来议事，乃遣明亮、海兰察、哈青阿、明仁、哈国兴、常青、马彪、依常阿、于文焕、雅尔姜阿等会议，申谕所约三事，头目皆拱手听命。哈国兴曰："汝国僻在海裔，不知藩臣典礼，汝入贡当具表文，文首行书'缅甸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与安南、高丽各外藩等。"其管五营头目得勒温曰："谨受教。"目左右具书以归。丁酉，陈锦布、呢毯百余端，献经略将军，而进鱼盐犒军。于是焚舟熔巨炮，奏闻，以己亥班师。甲辰，进虎踞关，缅人遣头目率六十余人送至关上，是日，奉旨以缅地瘴疠，命贳其罪，令浑觉还孟拱，而以所进四象送京师。伊勒图、傅恒先后还京。

木邦、蛮暮两土司走入内地后，线瓮团居缅宁之海腊，丁山、瑞团居盏达之坝筑，其猛密头人线官猛亦率众居绵川户南山，余迁徙无常处。及是，移线瓮团于蒙化，移瑞团、线官猛于大理，各取官庄租赡之，而贺丙则从其请，居于万仞关外之南底坝。其后又以召丙、叭先捧等分置于宁洱县之蕨箕坝，而大山之侄阿陇、允帽头目之女老安皆属县官，予以廪给。猛勇头目召工、整欠头目召教、景海头目召别，咸愿输诚进献。

三十五年二月，因缅入贡使不至，帝令毋许奸商挟货贸边以利缅，且漏内地消息。时阿桂还至省城，命核所用军装马匹，又命总督彰宝檄斥缅人贡使迟滞状，使都司苏尔相持至老官屯，布拉莽傥留之。阿桂回至永昌察贼状，三十六年三月，阿桂奏言："蛮暮、木邦、猛密三土司外，始有缅人村落，距边已二千余里，偏师不可深入。若出近边，则所夷乃濮歹野人，与缅无损。不如休息数年，外约暹罗同时大举。"帝以大举非计，乃罢阿桂，以温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温福、阿桂皆赴四川。而缅亦方用兵暹罗，于是暹罗灭于缅。

四十一年，金川平。时缅甸先遣孟遮等五人以书呈云南总督图思德，总督縶之归京师。及是，命赴市曹观状，且告之故，乃纵使归缅，而令阿桂以大学士赴永昌备边。缅惧，请入贡，愿出杨重英、苏尔相，求开关互市。明年，出苏尔相，而杨重英不至。

四十三年，暹罗遗民起兵逐缅人复国。五十一年，诏封郑华为暹罗国王，于是缅益惧。五十二年，耿马土司罕朝瑗报言："滚弄隔岸即缅甸木邦，缅酋孟云遣大头目叶渺瑞洞、细哈觉控、委卢撤亚三名，率小头人从役百余人，赍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漆盒诸物，绒毡、洋布四种，恳求进贡。译其文，称孟云乃雍藉牙第四子，幼为僧，懵驳其长兄也。懵驳死，子赘角牙立。孟云次兄孟鲁，以雍藉牙有兄终弟及之谕，懵驳死而子袭，非约，乃戕杀赘角牙，欲自立，国人不服，亦杀孟鲁，迎孟云立之。孟云深知父子行事错谬，感大皇帝恩德，屡欲投诚进贡，因与暹罗构衅，且移建城池，未暇备办。今缅甸安宁，特差头目遵照古礼进表纳贡。"总督富纲等以闻，帝允所请，赍其使而归之，且责孟云佛像、文绮、珍玩器皿。五十四年，孟云遣使贺八旬万寿，乞赐封，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帝皆从之，封为缅甸国王，赐敕书、印信，及御制诗章、珍珠手串，遣道员，参将赍往其新都蛮得列，定十年一贡。自是西南无缅患。

六十年，缅王遣使祝厘，进缅石长寿佛、贝叶缅字经、福字镫、金海螺、银海螺、金镶缅刀、金柄麈尾、黄缎伞、贴金象轿、洋枪、马鞍、象牙、犀角、孔雀、木化石、玄猴皮、各色呢、各色花布，都十有八种。时有缅盗逸入印度，缅人以五千人追之，突入印度之势他加境，英人领土也。英守将尔斯根诘缅人，以盗付之。嘉庆元年，缅王复遣使朝贡。总督勒保以缅使甫经回国，不宜数来，檄云南司道拒勿纳。事闻，帝谕曰："缅甸国王以本年国庆，特遣使臣赍表备物申虔积贺，勒保

不据实奏闻，遽行拒绝，致令使臣徒劳跋涉，殊失柔远绥怀之意。勒保交部严议。”命军机大臣拟旨晓谕缅王，颁赐蟒锦四端。五年，缅甸入贡。十年冬，缅甸复遣使叩关求入贡，以是年暹罗伐缅，有敕谕暹罗罢兵故也。帝以非贡期，却之。时缅甸虽失暹罗，国势犹盛。其疆域南尽南海，北迄孟拱。西包阿拉干，东联麻尔古。又有掸人之地环其东境，旧称九十九国，多为领属，地广兵强。既东失暹罗。乃西觊印度之富，时思袭取。缅西北有曼尼坡部，又有西阿萨密部，缅常以兵攻二部，渐有从西黑特旁侵入英领之势。西黑特居阿隆密南，为印度孟加东北境，过此即克车部，英人所保护也。缅人恃其习战，蔑视英人，后果侵英边，杀英戍兵，掳其人民。又南侵入势他加，英人以少兵守内府河口之刷浦黎岛。道光三年，缅人攻守岛英兵，英以众寡不敌而溃，亡数人。英人来责言，缅置不答，益轻英。

明年，英人伐缅，水师副提督喀姆稗儿率师进厄勒瓦谛江，即大金沙江也。次仰光，缅人御诸海口而败，英军遂登陆攻仰光、克曼庭村寨。缅兵惧，每战辄奔溃，然去必毁其积贮，坚壁清野以待，英人野无所掠，粮运又不继，遂大困。缅王乘其敝，自阿瓦遣大队围攻之，英军固守不动，缅人不能胜。英军寻以巨炮反攻缅，缅军溃。逾数月，喀姆稗儿乘间攻克艾报、墨尔阶两城，与濒海地那悉林之地，然英军伤病相属，其强壮能胜战者仅三千人，乃移病卒休养于艾报诸城，势复振。进攻扰古河口之悉林工场，与葡萄牙所筑旧堡，悉取之。又克马尔达般省。

缅人惧，征镇守阿拉干长胜军回援，其帅班都拉，健将也。班都拉既至，急突英军，不得入，乃退而集师。十一月，班都拉以众六万攻仰光及克曼廷村寨，不克。还至丹阿卜，掘地营而守，喀姆稗儿于是进攻普罗美，其地西距厄勒瓦谛江约三里许。明年，英军分水陆进，将军可敦将水师，喀姆稗儿将陆军，会于丹阿卜，合力夺地营，缅将班都拉中炮死，遂长驱入普罗美城，时值大雨，约各休兵一月，以九月十七日为期。入夏以来，英别将马立生攻克阿拉干部，并逐阿隆密北部缅人，进驻克车。

十月，缅军三路攻普罗美，英守将仅有欧人三千，印人二千，缅军不能入，十二月，英人分击缅军，缅军沿厄勒瓦谛江败退，各以一万二千人分入米投、麦龙，筑垒坚守。未几，米投破，余兵奔麦龙，缅人力竭，求成于英，英将允之，遣人议和款，要以四事：一，割阿拉干、艾报、墨尔阶与意爱各城归英辖；二，阿萨密部与各小部，缅人勿得干预其治权；三，赔军费一千万罗比；四，应集各国代理人驻扎缅京，且得以兵五十名为卫，英舰之入缅港者，勿得勒令缴枪弹船舵。

议员签押呈缅王署押。缅王不允，饬整战备。英将侦知缅王无和意，明年一月十九日，攻克麦龙城，缅人复遣使议和，且征蒲甘兵卫京城。英将知非王本意，进攻不已，缅廷乃使美士迫拉意斯持前署押约章，并罗比二百五十万至英军乞止兵，英乃撤兵去。时道光六年也。

约成，缅国遂失西偏沿海地数部，然缅国上下均不服此约。迨缅王弗极道为其弟撒拉瓦第所篡，撒拉第素主排英，尤蔑视前约。先是英使臣军佐白奈驻阿瓦，与缅王龃龉而去，两国交遂破，英政府撤回驻缅职事人。是后缅人遇英人颇暴厉，英舰至缅者，缅人常与其水手哄，英廷遣使诘缅廷，且护以水师。比英使至仰光，谒其督臣，语不合，英使遂以兵舰封其港，责偿前英船所受损失费，要缅廷礼接英使，仰光督臣在英使前谢罪。时缅王蒲甘曼嗣立，执不允。于是英、缅再失和，而修职贡于中国如故。

咸丰二年十一月，罗绕典奏缅国贡使入京，请变通办理。帝谕军机大臣曰：“朕念缅甸国王久列藩封，贡使远道输诚，具征忱悃。惟其国贡使向取道贵州、湖南、湖北进京。现在粤匪未平，若令绕道而行，殊非所以示体恤。即传旨其使臣，此次无庸来京，仍优予犒赏，委员护送回国。”

是年，缅、英再开战，南方严城要地尽入于英，前所交还摆古部亦为英扰。英将道好西宣言以摆古隶英版图。适缅亲王曼同下王于狱，自立为王，遣使说印督道好西索还扰古，英廷命军佐雅实勿里为扰古行政长官，且充使以报。偕雅实勿里行者为参赞亨利幼儿、地质学家倭尔罕，挟缅王立永让摆古之约，缅王拒焉。久之，至同治元年始定约，英乃于缅甸海岸设官分部，称“英领缅甸”，即摆古、厄勒瓦谛、阿拉干、地那悉林也。以厄勒瓦谛江东支海口为会城。即所谓仰光镇，以温个那职视巡抚。

初，英人欲觅一自英领缅甸通中国商路，苦为缅隔。后缅王许英人威廉游历缅境，北抵八募，又溯厄勒瓦谛江而上，至江上流之山峡，同治六年，缅廷与英人结通航缅境之约，又命英人代收入募与其他口岸商税。次年，缅王曼同薨。子锡袍嗣位，复命旅于仰光之英工程师威廉、生物理学学士爱迭生、水师兵官暴厄尔与司忒华德、白恩诸人探访运路，而以军佐斯赖登率之行，且谕八募守臣以兵五十人护行。于是安抵八募东北之中国腾越厅境。八年，缅始开厄勒瓦谛江航路，上通八募，命水师兵官斯讨拉尔驻八募，理其事。缅王颇注重商务，凡克亨山一带危险地皆设官防护，英人交口誉之。然缅王戇而多忌，废斥旧臣，诛锄兄弟亲戚殆尽。外官虽有四千六百余土司，皆禄无常奉，专朘民膏，百姓恒产，任意抄没。缅、英虽交好，而猜忌尤深。

光绪九年，法兰西由下安南进踞北圻，暹罗亦命官分驻老挝土酋各部，英据南缅既久，洞知上缅宝藏之区，甲于南海，且虑法人由北圻西趋，蔓及缅甸。十一年十月三日，英首相侯爵沙力斯伯里值伦敦府尹大宴时，宣布伐缅意，假判断木商歇业为名，由印度派兵进攻，入蛮得勒。擒其王，流之于印度孟买海滨拉德乃奇黎岛。初，缅与法兰西、意大利立私约，损自主权利，英弗善也，至是欲存缅祀，则私约不能废，遂决计灭之，并取所属掸人地。南缅地区部为四：曰摆古部，曰阿拉干部，曰厄勒瓦谛部，曰地那悉林部。北缅地区部为六：曰北部，曰中部，曰拉歇山岭部，曰南部，曰东部，曰喀伦尼山岭部。各部皆设行政长官，而隶于印度总督。缅甸自是遂亡。

时出使大臣曾纪泽驻英，帝以属国故，命与英外部会商缅事。初议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贡之例，不可得。旋议由英驻缅大员按期遣使赍送仪物，其界务、商务两事，则拟先定分界，再议通商。英人自以骤辟缅甸全境，所获已多，有稍让中国展拓边界之意。英外部侍郎克蕾称："英廷愿将路江以东之地，自云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听中国自裁。"会纪泽转咨总理衙门，言："南掌本中华贡国，英人果将潞江以东让我，宜即受之，将掸人，南掌均留为属国，责其按期朝贡，并将上邦之权明告天下，方可防后患而固边圉。"

纪泽又向英外部索还八募，八募即蛮幕之新街。昔时蛮幕土司地甚大，后悉拼于缅，其商货汇集之区谓之新街，洋图译音则为八募，距腾越边外百数十里，在大金沙江上游之东，龙川江下游之北，槟榔江下游之南，向为滇缅通商巨镇。英人以其为全缅菁华所萃，不许。争论久之，克蕾始云，英廷已饬驻缅英官勘验一地，以便允中国立埠，且可在彼设关收税。参选官马格里言八募虽不可得，其东二三十里旧有八募城，似肯让与中国，日后贸易亦可大兴，且允将大金沙为两国公共之江，如此，则利益与彼分之，其隐裨大局，尤较得潞东之地为胜。议未定，纪泽旋回国。

十二年六月，总署与英使欧格讷议约五条：第一，申明十年呈进方物之例；第三，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另立专章。约成，迁延者五年。

十七年，出使大臣薛福成始申前议，奏言："英人所称愿让潞东之地，南北将及千里，东西亦五六百里，果能将南掌与掸人收为属国，或列为瓯脱之地，诚系绥边保小之良图。惟查南掌即老挝之转音，臣阅外洋最新图说，似老挝已归属暹罗。若徒受英人之虚惠，终不能实有其地，非计之得者。南掌、掸人本各判为数小国，分附缅甸、暹罗。宜先查明南掌入暹罗之外是否尚有自立之国，以定受与不受。其向附缅甸之掸人，地实大于南掌，稍能自立，且素服中国之化。若收为我属，则普洱、顺宁等府边徼皆可巩固矣。至曾纪泽所索八募之地，虽为在英人所不肯舍，其曾经默许之旧八募者，亦可为通至大金沙江张本，若将来竟不与争，或争而不得，窃有五虑焉。夫天下事不进则退，从前展拓边界之论，非谓足增中国之大也。臣闻乾隆年间，缅甸恃强不靖，吞灭滇边诸土司，腾越八关之外，形势不全。西南一隅，本多不甚清晰之界，若我不求展出，彼或反将勘入。一虑也。我不于边外稍留余地，彼必筑铁路直接滇边，一遇有事，动受要挟。二虑也。长江上源为小金沙江，最上之源由藏入滇，距边甚近，洋图即谓之扬子江。我若进分大金沙之利，尚可使彼离边稍远，万一能守故界。则彼窥知江源伊迩，或寖图行船。径入长江以争通商之利。三虑也，夫英人经营商埠，是其长技。我稍展界，则通商在缅甸。设关收税，亦可与之俱旺。我不展界，则通商在滇境，将来彼且来择租界、设领事，地方诸务不能不受其牵制。四虑也。我得大金沙之利，则迤西一路之铜，可

由轮船送海北上，运费当省倍蓰。否则彼独据运货之利，既入滇境，窥知矿产之富，或且渐生狡谋。五虑也。凡此五虑，皆在意计之中。又查中、英所定《缅约》第一条内，缅甸每届十年，向有派员呈进方物成例。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所派之人应选缅甸国人等语。当时中外注意专在申明成例，惟缅甸何年入贡，并未计及，所以但有此约，而英之驻缅大员尚未举行。窃唯恐久不催问，此约即成虚设。臣查成案，缅甸向系十年一贡。自道光二十三年入贡后，道路不通，至光绪元年始复入贡一次。计截至光绪十一年，正应缅甸入贡之期。若不按时理论，彼亦断不过问。此与勘界各为一事，未便受其牵制，臣拟再加查访，即行文交部，请其知照驻缅大员，＜□衤卜＞进光绪十一年应呈方物，俟光绪二十一年，再按定例办理。万一彼谓必俟驻缅十年始呈方物，则经此一番考核，彼于光绪二十一年之期断难宕缓矣。”

既而英人不认允曾纪泽三端之说，谓普洱外边南掌、掸人诸地，及大金沙江为公用之江，与八募设关也。十九年七月，福成奏言：“英人自翻前议，虽以公法解，实亦时势使然。前议三端，既不可恃，则展拓边界之举，毫无把握。前岁英兵游弋滇边，以查界为名，阑入界内。常驻之地，则有神护关外之昔董，暨铁壁关外之汉董。云贵督臣王文韶迭经电达总理衙门。臣承总理衙门急电，照会外部，斥其违理，责令退兵。又屡赴外部争论，英兵稍自撤退，滇边到今静谧。臣又查野人山地，帛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曾纪泽曾照会外部，请以大金沙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英人坚拒不纳。其印督至进兵盏达边外之昔马，攻击野人，以示不愿分地之意，臣相机理论，稍就范围，于是有就滇境东南让我稍展边界之说。据称已与印督商定于孟定橄榄坝西南边外让我一地曰科干，在南丁河与潞河中间，盖即孟艮土司旧壤，计七百五十英方里。又自孟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路江麻栗坝之对岸止，悉划归中国。约计八百英方里。又有车里、孟连土司，辖境甚广，向隶云南版图。近有新设镇边一厅，系从孟连属境分出。英人以两土司或常入贡于缅，并此一厅争为两属，今亦愿以全权让我，订定约章，永不过问。至滇西老界与野人山地毗连之处，亦允我酌量展出。其驻兵之昔董大寨，虽未肯让归中国，愿以穆雷江北现驻英兵之昔马归我，南起坪陇峰，北抵萨伯坪峰，西逾南嶂至新陌，计三百英方里；又自穆雷江以南、既阳江以东有一地，约计七八十英方里。是彼于野人山地亦稍让矣。其余均依滇省原图界划分。外部于三月二十三日行文照会前来，臣先行文外部，订定大局。惟腾越八关界趾未清，尚须理论。外部请待印督所寄地图，又值外部诸员避暑在外，稍有停顿。前据督臣王文韶电称汉龙关自前明已沦于缅，天马关亦久为野人所占据，则人关仅有六关。现经再三争论，此二关亦可归中国。又前年英兵所驻之汉董，本在界线之外，因其扼我形势，逼处堪虞，向彼力索。外部亦愿退让，以表格外睦谊。刻下界务已竣，商务本不似界务之繁重，且已先将大意议明，无甚争论。现正商订条款，计可刻期蒇事。”寻福成议定商约，续争回铁壁、虎踞二关，时二关皆英兵占据也。

二十年正月，订《滇缅新约》十九条，划定自尖高山起，向西南行至江洪抵湄江之界线，大金沙江许中国任便行船，删去八募设关一条。于是缅事粗结。惟十年进呈方物之例，英外部初许待到光绪二十三年照约举行；继称英廷已豫备光绪二十年第一次派员赴中国，至是又声请展缓，迄未实行云。

暹罗，在云南之南，缅甸之东，越南之西，南濒海湾。顺治九年十二月，暹罗遣使请贡，并换给印、敕、勘合，允之。自是奉贡不绝。

康熙二年，暹罗正贡船行至七洲海面，遇风飘失护贡船一，至虎门，仍令驶回。三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奏暹罗来馈礼物，却不受。其年，议准暹罗进贡，正贡船二艘，员役二十名，＜□衤卜＞贡船一艘，员役六名，来京，并允贸易一次。明年十一月，国王遣陪臣等赍金叶表文，文曰：“暹罗国王臣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司由提呀菩埃诚惶诚恐稽首，谨奏大清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隶帡幪，万方被教化。卑国久荷天恩，倾心葵藿，今特竭诚朝贡，敬差正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副贡使握坤心勿吞瓦替、三贡使握坤司敕博瓦绨、大通事揭帝典，办事等臣，梯航渡海，赍上金叶表文、方物进献，用伸拜舞之诚，恪尽远臣之职。伏冀俯垂天听，宽宥不恭，微臣不胜瞻天仰圣战栗屏营之至，谨具表以闻。御前方物：龙涎香、西洋闪金缎、象牙、胡椒、

■黄、豆＜⿰艹冠＞、沉香、乌木、大枫子、金银香、苏木孔雀六足龟等；皇后前半之。“帝锡国王缎、纱、罗各六；金缎、纱、罗各四，王妃各减二。正副使等赏赍有差。定暹罗贡期三年一次，贡道由广东，常贡外加贡无定额。贡船以三艘为限，每艘不许逾百人，入京员役二十名，永以为例。

十二年，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等至，具表请封。四月，册封暹罗国王，赐诰命及驼纽镀金银印，令使臣赍回。诰曰：“来王来享，要荒昭事大之诚；悉主悉臣，国家著柔远之义。朕缵承鸿绪，期德教暨于遐陬，诞抚多方，使屏翰跻于康乂，彝章具在，涣号宜颁。尔暹罗国森烈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呼陆坤同由提呀菩埃秉志忠诚，服躬礼义，既倾心以向化，乃航海而请封。砺山带河，克荷维藩之寄；制节谨度，无忘执玉之心。念尔悃忱，朕甚嘉尚。今封尔为暹罗国王，锡之诰命，尔其益矢忠贞，广宣声教，膺兹营宠，辑乃封圻。于戏！保民社而王，纂休声于旧服；守共球之职，懋嘉绩于侯封。钦哉，无替朕命！”

二十三年，王遣正使王大统。副使坤孛述列瓦提，赍金叶表入贡。帝谕暹罗进贡员役，有不能乘马者，官给夫轿，从人给舁夫。先是贡船抵虎跳门，守臣查验后，进泊河干，封贮货物，俟礼部文到，方准贸易。至是疏请嗣后贡船到广，具报即准贸易，并主本国采买器用，乞谕地方官给照置办，允之。颁赏暹罗之靴，始折绢。贡使回国。礼部派司官、笔贴式各一人伴送。二十四年，议定暹罗国王原赏缎三十四，今加十六，共表里五十。四十七年，贡驯象二，金丝猴二。是年，礼官议准暹罗贡船厂舱货物在广东贸易，免其征税。

六十一年，部议暹罗入贡照安南国例，加赐国王缎八、纱四、罗八、织金纱罗各二；王妃缎织金缎、纱、织金纱罗、织金罗各二。是年，国王奏称彼国有红皮船二，前被留禁，请令广东督抚交贡使带回。帝可其请，并谕礼部曰：“暹罗米甚丰足，若运米赴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十万石贸易，有裨地方，免其税。部臣与暹罗使臣议定，年运三十万石，逾额米粮与货物照例收税。

雍正二年十月，广东巡抚年希尧陈暹罗运米并进方物，诏曰：“暹罗不惮险远，进献谷种，果树及洋鹿、猎犬等物，恭顺可嘉。压船货物既免征税，用奖输心化之诚。”六年，帝谕暹罗商船运来米谷永远免税。七年，常贡内有速香、安息香、袈裟、布匹等，帝以无必须之物，免其入贡，著为例。时贡使呈称“京师为万国景仰，国王欲令观光上国，遍览名胜，归国陈述，以广见闻。”帝命贤能司官带领游览，并赏银一千两，遇所喜物购买。使臣复称本国产马甚小，国王命购数匹带归，允之，命马价向内库支给。复赐国王御书“天南乐国”扁额、缎二十五、玉器八、珐琅器一、松花石砚二、玻璃器二、瓷器十四。贡使赴广采买京弓、铜线等物，复诏赏给。

乾隆元年六月，国王遣陪臣朗三立哇提等赍表及方物来贡，增驯象一只，金缎二匹，花幔一条，并言昔赐蟒龙袍藏承恩亭上，历世久远，难保无虞，垦再赐一二袭。帝特赏蟒缎四匹。礼部奏暹罗照丕雅大库呈称伊国造福送寺需铜，垦弛禁，议弗许，帝特赏八百斤。八年，诏暹罗商人运米来闽、粤诸省贸易，万石以上免船货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免十之三。其米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官为收买，以补常平社仓，或散给沿海标营兵粮之用。十三年，入贡方物外，附黑熊一，斗鸡十二，太和鸡十六，金丝白肚猿一。十四年，国王遣陪臣朗呵派提等入贡，锡御书“炎服屏藩”四字。十六年帝谕闽督喀尔吉善等筹办官运暹罗米法。疏陈非便，并言不如奖励商人赴暹罗运米至二千石以上者，予议叙给顶戴，从之。十八年，国王遣使入贡，垦赐人参、缨牛、良马、象牙、及通彻规仪内监。礼臣不可。帝加赐人参四斤。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恪守规制，益励敬恭”。二十二年，入贡，特赐其王蟒缎、锦缎各二、闪缎、片金缎各一。丝缎四、玉器、玛瑙各一，松花石砚二，珐琅器十有三，瓷器百有四。三十一年，暹罗入贡，赐与前同。

顷之，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暹罗为花肚番所破，缴还原颁赐物。花肚番即缅甸也。当其时，缅甸攻暹罗。进围其国都阿由提亚，三月陷之。杀其王，暹罗遂亡。

缅甸酋懵驳既破暹罗，恃强侵云南边，高宗叠遣将军明瑞、大学士傅恒、将军阿桂、阿里衮等征之，缅甸调征暹罗军自救。阿由提亚之陷也，暹罗守长郑昭方率军有事柬埔寨，闻都城陷，旋师赴援，叠与缅甸战，构兵数年。既以缅甸困于中国，郑昭乘其疲敝击破之，国复。昭，中国广东人也，父贾于暹罗。生昭。长有才略，仕暹罗。既破缅军，国人推昭为主，，迁都盘谷，镇抚绥辑，国

日殷富。四十六年，郑昭遣使良丕彩悉呢、霞握抚突等入贡，奏称暹罗自遭缅乱，复土报仇，国人以诏裔无人，推昭为长，遵例贡献。帝嘉之，宴使臣于山高水长。所贡方物，收象一头、犀角一石，余物准在广东出售，与他他货皆免税。特赐国长蟒缎、珍物如旧制。

四十七年，昭卒，子郑华嗣立。华亦材武，屡破缅，缅酋孟陨不能敌，东徙居蛮得勒。五十一年，华遣使入贡御前方物：龙涎香、金钢钻、沉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皮、西洋毡、西洋红布、象牙、樟脑、降真香、白暖香、大枫子、乌木、白豆＜⿰艹冠＞、檀甘密皮、桂皮、藤黄，外驯象二。中宫前无象，物半之。并请封。十二月戊午，封郑华为暹罗国王，如康熙十二年之例。制曰："我国诞膺天命，统御万方，声教覃敷，遐迩率服。暹罗国地隔重洋，向修职贡，自遭缅乱，人民土地悉就摧残，实堪悯恻！前摄国事长郑昭，当举国被兵之后，收合余烬，保有一方，不废朝贡。其嗣郑华，克承父志，遣使远来，具见忱悃。朕抚绥方夏，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设暹罗旧王后嗣尚存，自当择其嫡派，俾守世封。兹闻旧裔遭乱沦亡，郑氏摄国长事，既阅再世，用能保其土字，辑和人民，阖国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颁朝命，封尔郑华为暹罗国王，锡之诰印，尚其恪修职事，慎守恪封，抚辑番民，勿替前业，以副朕怀柔海邦、兴废继绝之至意。"是年，粤督穆腾额奏定暹罗正副贡船各一免税，余船按货征榷，以杜奸商取巧。

先是缅甸惮国威内附，后屡为暹罗所败。五十三年，来贡，乞谕暹罗罢兵。五十四年正月，帝赐郑华敕曰："朕惟自古帝王功隆丕冒，典重怀柔，凡航海梯山重译而至者，无不悉归涵育，咸被恩膏。尔暹罗国王郑华远处海隅，因受封藩职，遣使帕使滑里逊通亚排那赤突等恭赍方物，入贡谢恩，具征忱悃。朕念尔国与缅甸接壤，往者懵驳、赘角牙相继为暴，侵陵尔国，兴师构怨，匪尔之由。今缅甸孟云新掌国事，悔罪输诚。吁求内附，已于其使臣回国时谕令孟云与尔国重修和好，毋寻干戈。尔亦宜尽释前嫌，永弭兵衅，同作藩封，共承恩眷，滋特赐国王丝、币等物，尚其只受嘉命，倍笃忠忱，仰副眷怀，长膺天宠。钦哉！"

明年，郑华咨称："乾隆三十一年，乌肚构兵，国破君亡。其父郑昭光复故物，十仅五六。书有丹荖氏、麻叨、涂怀三城，仍被占据，垦谕令乌肚归还，以复国土之旧。"粤督郭世勋以闻。帝念暹罗所称之"乌肚番"即缅甸。前缅甸与暹罗诏氏构兵，系已故缅酋懵驳，非今王孟云之事。丹荖氏等三城，亦系诏氏在国时被缅甸侵占，非郑氏国土。相安年久，自应各守疆界。今暹罗已经易世，暹罗又系异姓继立为王，更不当争论诏氏旧失疆土。命军机大臣代世员勋拟檄谕止之。是年，入贡，因庆祝万寿，加进寿烛、沉香、紫胶香、冰片、燕窝、犀角，象牙、通大海、哆啰呢九种，帝亦加赐国王御笔"福"字。六十年，暹罗破柬埔寨，取阿可耳及破丁篷二地。

嘉庆元年，暹罗遣使进太上皇帝、皇帝汉、番字金叶表文并方物，正月，命使臣与宁寿宫千叟宴，赐正使《圣制千搜宴诗》一章。二年，遣使贺归政及登极，贡龙涎香、冰片等二十四种。帝奉太上皇帝命赐郑华敕曰："九服承风，建极著会归之义，三加锡命，乐天广怙冒之仁。旧曲维昭，新纶用沛。尔暹罗国王郑华屡供王会。久列藩封。兹于嘉庆二年，复遣使臣奉表入贡，鉴其忱悃，允荷褒扬。至以天朝叠庆重熙。倍呈方物，具见输诚效顺，弗懈益虔。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第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涉，其所备物若从摈却，劳费转多，特饬收受，加赐文绮等物。嗣后止宜照常进呈一分，以示体恤。王其只承眷顾，益懋忠纯，永膺蕃庶之恩，长隶职方之长。钦哉！"三年，召暹罗使臣宴重华宫。五年，国王遣使赍祭文、仪物，诣高宗纯皇帝前进香，并献方物，广东巡抚遵旨令使臣毋庸来京，悉将方物赍回。六年，副贡使怕窝们孙哞哆呵叭病殁广东，谕地方官妥为照料，赏银三百两，先行回国。

十年，暹罗贡表，言与缅甸战获捷，有诏和解之。十二年九月，帝谕郑华："不许违例用中国人驾船，代运货物往来，以免奸商隐匿，致启讼端。倘有违背，奸商治罪，国王亦难辞其咎。特申禁令，以严逾越之防。尔国王其凛遵毋忽！"

十四年，遣使祝嘏，加赏正副使筵宴重华宫。秋，郑华卒，世子郑佛继立。遣使入贡，请封，遭风沉失贡物九种，帝谕不必补进。十五年，封郑佛为暹罗王，给诰命、驼纽镀金银印，交使赍回。十八年冬，总督蒋攸铦奏暹罗正贡船在洋焚毁，仅副贡船抵粤，副使唧拔察哪丕汶知突有疾，闻正

贡船遭焚，惊惧，益剧，不能即赴都。帝命副使留粤调治，所存贡物十种，派员送京，失物勿庸补备。且谕曰："暹罗国王抒忱纳赆，沿海申虔，即与到京赍呈无异。例赏物件及敕书，交兵部发交两广总督颁给。"明年，暹罗王闻贡船焚毁。补备方物入贡，遇飓风，船漂散。二十年秋，正副贡船先后抵粤，蒋攸铦以闻。仁宗嘉其恭顺，谕曰："暹罗向系三年一贡，明年又届入贡之期。此次方物，可作二十一年例贡。"暹罗王复表请准用内地水手驾驶，部议驳之。

道光元年，暹罗远征马来半岛开泰州，悬军深入，破沙鲁他军，南下服派拉克，进与色兰格耳国战，以军疲，由新格拉而还。三年，遣使入贡贺万寿。四年，郑佛在位十五年，传位其子郑福。明年，遣使入贡请封，舟毁，贡物沉没。帝免补进，仍封郑福为暹罗王。福朝贡益恭。十九年三月，宣宗以暹罗服事之勤。谕曰："暹罗三年一贡，其改为四年。"

咸丰元年，郑福卒，弟蒙格克托继立，中国称曰郑明者是也。明奉孝和睿皇后、宣宗成皇帝遗诏，遣使进香并赍递表文、方物，庆贺登极。又因例贡届期，请将贡物一并呈进。文宗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传知使臣毋庸来京，仪物，方物悉令赍回。至应进例贡，现当国制，二十七月之内不受朝贺，并停止筵宴，俟嗣王请封时再行呈递。二年，徐广缙奏："暹罗国王遣使补进例贡，并请敕封，现已行抵粤东。"帝命于封印前伴送来京，应给嗣王诰命，俟贡使抵都发给赍回。适粤匪乱炽。贡使竟不能至，入贡中国亦于此止。此后暹罗遂为自主之国矣。

郑明通佛学，善英语，用欧人改制度，行新政，国治日隆，称皇帝。复与英、法诸国订约，遣使分驻各国。同治七年，郑明卒，子抽拉郎公继立，废奴隶，行立宪。北部乱贼蜂起，讨平之。法既吞越南，复迫暹罗割湄江东地。光绪十九年，国王派军防守。法藉口暹罗军侵越南，出兵占孔格沙丹格、托伦格二地，复进据老挝之加核蒙隆拍拉朋，暹军败退湄河西岸，法复以海军攻盘谷海港，暹人惧，乞和。既，英人疾法日盛，不利于已，乃与法立约，保证湄南属暹罗，暹罗赖以少安，致力内政，日蒸富强。宣统二年，卒，子马活提路特立。

暹罗版图，北纬六度至二十度，东经九十七度至一百七度。官制，设外务、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务、交通九部，佐国王管理国政。另设枢密院，国王选亲贵勋臣充之，国之大事皆咨询而行。中央称畿甸省。全国分十七州，置总督。州下有县、郡、村。人口八百万，中国人占三分之一。军备仿德国征兵制，常备军三万人，战时可增十倍。海军有炮船、水雷艇数艘。制造枪炮厂、造船所皆备。暹罗叠出英君，政治修明，故介于英、法诸大国属地，而能自保其独立也。

南掌，旧称老挝。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南掌国王岛孙遣使奉销金缅字编蒲表文一道、驯象二只，求入贡。"帝嘉奖，其贡道命由普洱府入，沿途护送，从厚支给，八年二月，遣使表贡，并请定贡期，命五年一贡。赐之敕谕并文绮等物，令使臣赍捧回国。九年六月，表谢颁敕谕恩。

乾隆元年，赐国王岛孙彩缎、文绮。八年二月，帝以南掌远道致贡，改为十年一次。十四年正月，贡驯象。二十六年二月，国王准第驾公满奏言："臣母喃玛喇提拉同臣遣使奉表，进驯象二只，庆贺皇上五旬万寿，皇太后七旬万寿。"准第驾公满又别备表文一、贡象二，宴赏如例。六月十三日，礼臣议："嗣后各省巡抚值南掌、琉球，苏禄、安南等国贡使到境，遴委同知、通判中一员，武弁守备一员，伴行长送至京，并知照经过各省添派妥员护送，按省更替；贡使回国，亦一例办理。"从之。又奏："南掌外藩入贡使臣俱于陈设卤簿之日，带领道旁瞻仰天颜，备观仪典。今国王准第驾公满遣使叭哩细哩门遮昆来京，拟于七月初八日圣驾起銮之期，带领大东门道旁叩见。"

四十七年。国王召翁遣使臣叭整哄等四人入贡，帝于山高水长连日赐茶果，又赐宴于紫光阁、三无私殿。五十五年，国王表贡驯象祝厘，并附进例贡。帝谕云贵总督富纲派员护送。使定于七日二十日至热河行在，与蒙古王公、各外藩贡使同预寿筵。五十八年，谕免例进贡象。明年，国王召温猛遣使请封，特颁诰敕，并驼纽镀金银印，交使臣赍回。六十年，国王奉表祝厘，进《长生经》一卷、阿魏二十斤、象牙四十、夷锦四十。时召温猛已播迁越南昭晋州地，既受敕印，仍未能返国。

嘉庆四年，国王遣使赍表，垦求赴京进香。帝谕止之，令云贵督臣由驿站进呈金叶表文，所贡檀香三枝交太常寺。十二年，国王遣使进驯象四只、象牙四百斤，犀角三十斤、土绢一匹，帝赏赍有加。十四年，越南国王阮福映遣使恭缴南掌敕印。帝谕曰："南掌国王召温猛软懦不振，流徙越南，

遗叶敕印，朕念其流离，不加声责，岂能复掌国事？听其在越南居住可也，其国事以其伯召蛇荣代办。”二十四年，召蛇荣子召蟒塔度腊虔修职贡，吁垦再颁敕印。礼臣覆称前缴印信字画完好，勿庸另铸，准于颁给敕印外，再给诰命一道，交召蟒塔度腊祇领。道光二十二年，遣使赍敕封召喇嘛呢呀宫满为南掌国王。

咸丰三年，南掌国长召整塔提拉宫满遣使叩关，请入贡。帝以南掌贡使向由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取道进京，惟现在粤匪未尽歼除，命云贵督臣吴文镕等即传谕南掌使臣，此次毋庸来京，仍优与犒赏，俾先行回国。贡物象只即由督臣派员送京。然自是云南回匪乱起，贡道遂绝。时南掌兼贡越南之顺化，暹罗之曼谷。嗣越南衰，南掌入暹罗，号为暹罗属国。光绪十一年，法人得越南全境，以南掌地居湄公江中间，为传教通商孔道。复设法保护之，于是南掌又折入于法矣。

南掌国都曰隆勃剌邦，据湄公江左岸，江东折南流，南冈江自东来会，曲注如玦环，城在山下，当南冈江会流处，水穿城而过。王宫在城之北，背山建屋，规制壮丽。佛墓寺塔森立城市中。濒江两岸多花园。居民大半老挝种，或喀木种。老挝种人俗同暹罗，不文身雕题，性愚而懒，奉佛教，好生恶杀。务耕种、畜牧、能铸造、纺织。其状貌短小，鼻宽而唇厚，肤色红紫，剪发留顶，不蓄须。男子衣饰，横布一幅围腰至膝，富贵者以紬缎为之。妇人下裳似裙，上服摺盖于胸，发黝黑，鬓垂于后项，耳手足皆带环圈，以金银铜为饰。其房屋率用藤竹缚造。富室官衙则用坚木，极壮丽，常食糯米，杂以秔稻。中国人教以制酒醴、养蚕丝之法。家畜象、牛，供耕田驮货。其物产有五金各矿，稻则有秔有糯，多包谷，少粟麦，有靛青、漆、藤、竹、麻、棉、椰叶、桄榔、甘蔗、槟榔、豆＜⿸艹冠＞、烟叶、芝麻、花生，而松木、楸木尤多。其货币或用暹罗之体格，或印度之鲁卑，皆银钱也。此外或用铜钱、用铁钱、或用银锭、用海贝。然用钱颇少，以货易者为多。天气温和，自二月到八月多东风、多雨，九月至正月多北风、多晴云。

苏禄，南洋岛国也。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汉未母拉律林遣奉表，贡方物。五年六月，贡使至京，贡珍珠、玳瑁、花布、金头牙萨白幼洋布、苏山竹布，燕窝、龙头、花刀、夹花标枪、满花番刀、藤席、猿十二种。赐宴赉赏，颁敕谕一道，令使臣赍回。定期五年一贡，贡道由福建。十一年六月，国王奉表谢恩。并奏：“伊祖东王于明永乐间入朝，归至德州病故，帝命有司营葬，勒碑墓道，谥曰：‘恭定’，留妻妾兼从十人守墓。毕三年丧，遣归。今事隔三百余年，所有坟墓及其子孙存留周恤之处，垦请修理给复。”礼臣议覆：“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答歿，长子都马含归国袭封。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留居守茔，其子孙以祖名分为安、温二姓，应如所请。饬查王墓所有神道享亭、牌坊，修理整饬，于安、温于姓中各遴一人给顶戴奉祀。著为例。”帝允之。乾隆五年八月，苏禄国王麻喊味呵禀膀宁遣番丁护送遭风商人回内地。八年，贡使马明光奏请三年后复修朝贡，帝命仍遵雍正五年所定五年一贡之例。十九年，苏录国王麻喊味安柔律嘚遣使贡方物，并贡国土一包，请以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帝谕：“苏禄国颂心向化，其国之土地人民即在统御照临之内，勿庸复行赍送图册。”二十八年，国王遣使贡方物。自后遂不复至。

苏禄本巫来由番族，悍勇善斗。西班牙既据吕宋，欲以苏禄为属国。苏禄不从，西人以兵攻之，为所败。独慕义中国，累世朝贡不绝。其国小，有巉岩之岭，其极南为石崎山、犀角屿、珠池，因岛环绕。海内有珍珠，土人与华商市易，大者利数十倍，此外土产则苏木、豆＜⿸艹冠＞、降香、藤条、茛菪、鹦鹉之类。户口繁多。地硗瘠，食不足，常籴于别岛。土人奉回教。与婆罗洲芒佳瑟民结为海盗云。

清史稿卷五二九　列传第三一六

廓尔喀，在卫藏西南，与巴勒布各部相邻。巴勒布三汗：日阳布，日叶楞，日廓库木；后皆为廓尔喀酋博纳喇赤并吞，及小部二十三。其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东与哲孟雄、宗木、布鲁克巴接壤，西与作木朗接壤，南距南甲葛尔，北连后藏边境。传至孙拉特纳巴都尔，年幼嗣位，其叔巴都尔萨野用事，操国大权。

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人至藏贸易，以争新铸银钱，与唐古忒开衅构兵，进侵藏界。帝命四川

总督鄂辉、将军成德往查，以巴忠熟悉藏情，令为会办。巴忠迁就议和，称内附，帝锡封廓尔喀王爵。廓尔喀私责后藏班禅喇嘛赔偿银两，巴忠不以闻，既而后藏不能偿，班禅复与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不协，沙玛尔巴因导廓尔喀同人侵。五十六年，廓尔喀遂以唐古忒兵欠款、班禅负约为辞，遣兵围聂拉木，唐古芯兵闻风溃，进至达木，番兵亦败退。八月，廓尔喀围札什伦布，将军成德赴藏援剿，帝复命四川总督鄂辉督后队赴援，鄂辉复调金川兵二千、云南兵二千助讨。九月，廓尔喀六七百人攻宗喀，陈谟、潘占魁等率唐古忒兵固守。击却之，斩首四十六，贼退济咙。帝始议大举往征。

十月，召两广总督福康安入京，授以方略，命为将军，督参赞海兰察等由青海赴藏，总领大军讨廓尔喀。十二月，成德次聂拉木四十里，战拍甲岭，败之。明年正月，攻克聂拉木东官寨，斩其酋呢玛叭葛嘶及踏巴等，二月，以地雷破西北碉寨，获咱玛达阿尔曾萨野，巨酋玛木萨野之侄也。聂拉木既平，进军济咙。

三月，福康安抵后藏，诏晋为大将军。各军咸受节度。廓尔喀筑寨据险死守。四月，福康安偕海兰察由绒辖、聂拉木进，决议先剿擦木、济泷。擦木地最险，两山夹峙，中亘山梁。五月六日，乘夜雨。分五队，海兰察等居中，哲森保等由东西山趋贼寨，墨尔根等绕出贼背。黎明，攻擦木山两石碉，克之，擒斩二百余人。进至玛葛尔辖尔甲，济咙援贼三百据山力拒，海兰察趋进，马中枪，挥军奋击，尽歼之。济咙贼闻官军将至。建大寨山冈外，扼险筑三大碉相犄角。福康安檄巴彦泰、巴彦寨、萨宁阿、长春攻西北欧河大碉，桑吉斯塔尔、克色保、筹保、巴哈、张占魁攻东北石上大碉，哲森保、墨尔根保攻东南山梁上大碉，蒙兴保、绰尔浑等攻山下喇嘛寺，阿满泰、额尔登保等攻大寨，以惠龄为策应之军，海兰察率骑兵张两翼截击逸贼。六月初六日，哲森保等攻克山梁大碉，蒙兴保等克喇嘛寺，复会攻临河及石上两大碉，皆克之。设炮石上，战一昼夜，破其东北隅，遂拨济咙。斩级六百余，擒二百，获贼目七。

当福康安之攻济咙也，先遣成德、岱森保率兵三千出聂拉木南行，牵缀贼势，壁上木萨桥。贼筑三卡于德亲鼎山下，建木栅于下木萨桥，以拒官兵，岱森保悉攻破之。于是自擦木至济咙也界尽复。济咙西南皆高山峻岭，路险恶。距济咙八十里有热索桥，其大河自东来注，渡桥即廓尔喀界也。贼屯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设石卡一，南岸临河，设石卡二。官军进破索喇拉山卡，追至热索桥。逸贼甫上桥，南岸守桥贼见追兵至，仓卒撤桥，逸贼皆落河死，官军隔河施枪，河阔不能及，乃退还。密遣阿满泰、哲森保、墨尔根保、翁果尔海等率土兵东出峨绿大山，绕至上流，伐木编伐以济。时贼与官军隔河相持，不虞间道军骤至，仓皇抵抗，不能敌，溃而奔，遂夷二石卡。

六月十七日，福康安、海兰察、惠龄等渡热索桥，进密里顶大山，山重叠无路径，乃令乌什哈达、张芝元开路以进。明日，抵旺葛尔，山势险峻，玛尔臧大河傍山南注。我军循河东，路逼仄，不能驻足，士卒皆露宿崖下，深入贼境百七十里，不见一贼。寻侦知旺葛尔西南协布鲁克玛贼树木城，外环石壁，城西里许夹河筑卡，城东三十里环克堆筑寨。以相犄角。二十日，官军由旺堆伐树建桥，城贼居高施弹，桥不能成。我军以炮轰其城，贼随缺随补，终不得渡。二十二日，福康安、海兰察由间道越伯尔噶臧兴三大山，攻克堆，贼阻河以拒。日暮大雨，我兵佯退伏丛林中，夜深偷渡，毁贼垒五，斩级三百余，径趋协布鲁克玛，与惠龄等前后夹击，贼惊溃，木城石卡俱下。

协布鲁克玛既克，福康安分道而前。一由噶多趋东觉为正道，一由噶多东越山趋雅尔赛拉、博尔东拉为间道。海兰察督桑吉斯塔尔、阿满泰、珠尔杭阿等出间道，福康安出正道。命台斐英阿等与贼相持于作木古拉巴载山梁，躬率额尔登保等潜趋噶多普。七月初六日晨，渡河破其碉卡，进毁寨十一、木城五，殛贼目苏必达奈新及巴撒喀尔，斩级四百。海兰察亦破贼博尔东拉前山，毁木城三，石卡七，追至玛拉，遇伏，击破之。东觉余贼俱尽，两军复合。进至雍鸦，贼据噶勒拉山梁，道路崎岖，士卒履皆穿，跣足行石子上，多刺伤，又为蚂蝗＜⿰口替＞啮，两足肿烂。其地多阴雨，惟辰巳二时稍见日，届午则云雾四合，大雨如注，山颠气寒凛，夜则成冰雪，于是顿兵休息。当是时，成德军亦克札木，过铁索桥，进至多洛卡，破贼陇冈，覆利底寨。

八月，福康安分军为三，过雍鸦趋噶勒拉。廓尔喀境皆山，东西对峙，中贯大河。自过雍鸦，

山势皆南北向，噶勒拉、堆补木、甲尔古拉、集木集诸大山层层环抱，横河阻之，我军须渡河仰攻。初二日，破石卡，逼噶勒拉山颠木城。侍卫墨尔根保、图尔岱，参将张占魁攀堞以登，中枪而殒，士益奋，抛火弹入焚其帐房，自辰至未，克木城石卡各二，歼贼三百余，毙其目五，落崖死者无算。乘胜追数十里，抵堆补木山口之象巴宗，贼蜂拥出拒，袁国璜等陷入阵，毙贼百余。复檄珠尔杭阿等攻集木集，阿满泰、额尔登保等渡河扑甲尔古拉。贼扼险列木栅长数里阻官军，阿满泰与贼争桥，中枪落水，额尔登保等奋呼而进，遂渡河，斩贼目三，毙贼百余。大军竞进集木集，贼众分三道来援，殊死斗。福康安躬督战，英贵殒于阵。台斐英阿、张芝元、德楞泰往来奋击，射死红衣贼目二，贼始败走。

是役也，连战两日一夜，克大山二，大木城四，石卡十一，斩贼目十三，进抵帕朗古，深入贼境七百余里，毙六百余人。廓尔喀酋震惧，乞降。初，福康安在破东觉，贼酋乞降，福康安不许，檄令拉特纳巴都尔、萨野躬亲至军，并献祸首及所掠财物，贼不应。至是，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遣大头人禀请交送札什伦布什物，缴出西藏所立条约，并献祸首沙玛尔巴之骨。

福康安、海兰察、惠龄合疏入告曰："窃臣等秉承朝算，统率劲兵，自察木进剿以来，连战克捷，边界肃清，遂夺热索桥，深入贼境，协布鲁、东觉、博尔东拉、噶勒拉、堆补木、帕朗古诸处皆系峭壁悬崖，大河急溜，我兵绕山涉水，间道出奇，贼匪碉卡木城悉行攻克，所向无前，贼匪败衄奔逃。大兵进至雍鸦，送出上年被裹兵丁王刚诸人，具禀乞降。旋遣贼目噶布党普都尔帮哩等迎赴军前，悉将上年被裹之葛布伦丹津班珠尔及兵丁卢献麟等全行送出，禀陈沙玛尔巴唆使情形，悔罪哀祈。臣等严加驳饬，复进兵至帕朗古，移营进逼，贼匪益加震恐。即将沙玛尔巴眷属、徒弟、什物等项，及抢掠扎什伦布银两物件，皆已遵檄呈交，并缴出私立合同二张，不敢复提西藏给银之事。再三禀求圣主，逾格施恩，赦其已往，以全阖部番民之命，兹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名，恭赍表文进京，并虔备乐工、驯象、番马、孔雀、甲葛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毡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共二十九种，随表呈进。另禀恳臣代奏，当即译阅表文，词意极为恭顺恳至。并据第乌达特塔巴等伏地哀恳，叩头乞命，至于泣下。跪称：'廓尔喀部长拉特纳巴都尔、部长之叔巴都尔萨野，本系边外小番，曾归王化，渥受大皇帝天恩，特加封爵，锡赉多珍，高厚恩慈，至今顶感。乃拉特纳巴都尔年幼无知，巴都尔萨野罔识天朝法度，因沙玛尔巴从中簸弄，唆使廓尔喀与唐古忒藉端滋事。拉特纳巴都尔等轻听其言，侵犯后藏，仰烦大皇帝天兵远讨，诛戮头目人众三四千人，攻据地方七八百里，天威震叠，廓尔喀胆落心惊。拉特纳巴都尔及巴都尔萨野自知罪在不赦，惶惧尤甚。从前侵犯藏界之事，虽系被人煽惑，而孽实自作，万不敢丝毫置辩，诿咎于人。惟有仰恳转奏大皇帝大沛恩施，开一线之路，如蒙允谁，免其诛灭，廓尔噶阖部地土、人民皆出大皇帝所赐，衔感宏施，曷其有极！前立合同混行开写各条，万不敢复提一字。廓尔喀永为天朝属下，每届五年朝贡之期，即差办事噶箕一名，仰观天颜，子子孙孙，恪遵约束。恳求大将军据情转奏'等语。臣等随谕：'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自速诛锄，侵扰藏地，天兵至此，本应灭尔部落，噍类无遗。今拉特纳巴都尔敬凛大皇帝天威，万分悔惧，屡恳投降。情词恭顺，本大将军不敢壅于上闻，当即据实具奏。大皇帝如天好生，或可仰蒙鉴察，宥罪施恩。倘荷圣慈允准，从此尔部落惟当遵奉天朝法度，不得复滋事端，方可永受大皇帝天恩，保守境土。此次天兵威力，尔已深知，若稍抗违，即是自取灭亡，后悔无及。'其头目跪聆之下，战栗叩头，感惧之诚，形于辞色，臣等伏思廓尔喀恃其险远。构衅称兵，上年藏事，迁就议和，兵威未加，罔所只惧，是以投诚甫及两年，复行反覆，此次兴师问罪，仰承圣主指授机宜，士卒争先用命，越险摧坚，兵到之处，屡战屡胜，大半歼擒。廓尔喀在西番各部素称强悍，今见天朝兵力精强，所向无敌，全部震詟，屡遣大头人来营乞降，察看情辞，实出诚悃。伏查前承明旨，旨，谕令臣等'酌量情形，倘军临贼境，贼匪心怀折伏，悔罪乞哀，或可申明约束，俯允所请，纳款班师'。仰见我皇上庙算精详，几先指示，义正仁育，威德覃敷，臣等实深钦服。今廓尔喀业已悔罪投诚，遣大头人恭进表文，请与象马方物之外，虔备乐工，使隶于太常，附各国乐舞之末；并恳定立贡期，遣使五年朝贡一次。详察贼情，实属倾

心向化，不限再滋事端，卫藏全境似可永底敉宁。相安无事矣。”

疏入，帝允受降，谕福康安等筹善后撤兵，仍以所获热索桥以西协布鲁、雍鸦、东觉、堆补木、帕朗古各地还廓尔喀，热索桥以内济咙、聂拉木、宗喀前属藏地，为廓尔喀所据者，仍归后藏。沿边设立鄂博，如有偷越，即行正法。遇有遣使表贡，先行禀明，边吏允许，始准进口。八月，廓尔喀酋遣苏必达巴依喇巴忻喀瓦斯并亲信玛泌达拉喀瓦斯至营，呈水牛、猪、羊各百头，米二百石。果品糖食百筐、酒百篓犒师。福康安谕留牛羊各十头、米十石，以答其诚敬之意，余皆发还。复赏锦缎各四匹，廓尔喀益感服，受允束。二十一日，班师。十月初三日，福康安还后藏。

五十八年正月，廓尔喀贡使噶箕第乌达和特塔巴等来贡物至京师，帝赐宴，命与朝鲜、暹罗各使同预朝贺，封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王。自是五年一贡，听命惟谨。

其后英吉利据印度，时时被侵略，迫订《西古利条约》，廓尔喀始将西界克美恒山地及开利川河流域割于英。廓尔喀既为英逼。勤修国政，力保自主之权，英虽见觊觎之，无如何也。光绪末，犹入贡中国云。

浩罕，古大宛国地，一名敖罕，又日霍罕，葱岭以西回国也。东与东布鲁特接，南与西布鲁特接，西与布哈尔国接。有四城，俱当平陆。一日安集延，东南至喀什噶尔五百里。其人长于心计，好贾，远游新疆南北各城，处处有之，故西域盛称安集延，遂为浩罕种人之名。从安集延西百有八十里城为玛尔噶朗城，又西八十里为那木干城，又西八十里为浩罕城。四城皆滨近纳林河，惟那木干在河北。南北山泉支流会合。襟带诸城之间，土膏沃饶，人民殷庶。其人奉回教。习帕尔西语，亦布鲁特种也。其头目冠高顶皮帽，衣锦衣。民人戴白毡帽，黄褐。诸城皆有伯克，而浩罕城伯克额尔德尼为之长，众听命焉。

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追捕霍集占兄弟，遣侍卫达克塔纳等抚布鲁特诸部。至其境，额尔德尼迎之入城，日馈羊酒瓜果，询中国疆域形势，畏慕，奉表请内附。并上将军书，称为“至威至勇如达来札木西特之将军”。旋遣头目托克托玛哈穆等贡马京师。二十五年，遣侍卫索诺穆策凌赍敕往谕，额尔德尼率诸伯克郊迎成礼。是为诰罕属中国之始。浩罕风俗与天山南路诸部略同，而鸷勇过之，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语。初，大军追霍集占急，霍集占遣使欲投浩罕，不报。寻，霍集占兄弟为巴达克山所歼，波罗尼都次子萨木萨克逃入浩罕，浩罕藉其和卓木之名，居为奇货。和卓木译言“圣裔”也，回教徒尊之，所至景从。

嘉庆二十五年，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由浩罕纠布鲁特寇边。道光六年，张格尔复求助浩罕入寇，约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浩罕酋自将万人至，则张格尔已探喀城无援，背前约。浩酋怒，自督所部攻喀城，不下，率兵宵遁。张格尔使人追诱其众，归投者二三千人，张格尔置为亲兵。及西四城破，浩罕兵尽得府库官私之财，并搜括回户殆遍。杨芳追张格尔至阿赖岭，遇浩罕伏兵二千，军几殆，鏖战一昼夜始出险。八年，张格尔既伏诛，其妻子留浩罕。钦差那彦成檄令缚献，不从。诏命绝其互市困之。那彦成并奏驱留商内地之夷，且没入其资产。诸夷商愤怒，乃奉张格尔之兄玉素普为和卓木，纠结布鲁特、安集延数千入寇，围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犯叶尔羌，璧昌、哈丰阿等拒而破之。贼悉掠喀、英二城，遁出边。十一年，浩罕闻大军且至，由伊黎、乌什、喀城三路出师，筑边墙拒守。又乞俄援，俄弗许。浩罕念无外援，遂遣头目至喀城谒钦差长龄呈诉，并请通商。长龄遣还二使，留其一使，令缚献贼目，释回被虏兵民。浩罕报言，被虏兵民可释还，惟缚献夷目事，回经所无。且通商求免税，并给还钞没资产。

长龄疏言：“安边之策，振威为上，羁縻次之。浩罕与布哈尔、达尔瓦斯、喀拉提锦诸部落犬牙相错，所属塔什干、安集延等七处均无城池，其临战皆恃骑贼，然在马上不能施枪炮。倘以乌枪连环击之，则骑贼必先奔。其卡外布鲁特、哈萨克向受其欺凌，争求内徙，而卡内回众亦恨其虏掠无人理。果欲声罪致讨，但选精锐三四万人整军而出，并于伊犁、乌什边境声称三路并进，先期檄谕布哈尔等部同时进攻，则不待直捣巢穴，而其附近诸仇部已乘衅并起，可一举而平之矣。惟是大军出塞，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伦至浩罕千六百余里，中有铁列克岭，为浩罕、布鲁特界山。两山夹河，仅容单骑，两日方能出山。此路奇险。劳师远涉，胜负未可尽知。今拟遣还前所留来使一人，

令伯克霍尔敦寄信开导，为相机羁縻之计。盖浩罕四城外有三小城：曰窝什，在东南；曰霍占，在西南；曰科拉普，在西北。塔什干别为一部，属右哈萨克，亦附浩罕，称浩罕八城，故云所属七处也。”奏入，诏一切皆如所请。浩罕大喜过望，遣使来抱经盟誓，通商纳贡焉。

是时，浩罕酋谟哈马阿里势颇张，既与中国和，北结俄罗斯，南通印度。其人有才略，而性淫暴。征民女，纳父妾。布哈尔酋遣使责之，谟哈马阿里怒，髡其使。布哈尔遂率众攻浩罕，擒斩谟哈马阿里及其父妾，并俘获姬妾四十车，凯旋。以伊布拉兴留守，遣使至中国卡伦告捷。时道光二十二年也。会伊布拉兴虐浩罕民，浩罕叛，立西尔阿里。布哈尔遣兵二万来伐。有谟苏满沽者，浩罕人，谓布酋曰：“此可说而下也！请先行。”布酋许之。至浩罕，乃力劝拒守。布哈尔兵至，攻四十日，不克，解围去。于是谟苏满沽预国政。西尔阿里死，次子古德亚嗣立。漠苏满沽妻以女，防之甚严，不使接宾客。会塔什干人犯境，谟苏满沽挟以出征，兵交而古德亚逃入敌军。后塔什干平，谟苏满沽获之，复载回国。六月，党人沙特杀谟苏满沽及其党万余人。古德亚走布哈尔，众立古德亚之弟马拉。又二年，党人基布查怨望，谋逆，杀马拉。立古德亚徒弟沙漠拉。古德亚之在外也，为人佣工，以塔什干之力得复国。后阿林沽作乱，又出奔。商于外，复以布哈尔之力复国。

时俄兵日南，古德亚不能御敌，请和。古德亚有子曰那西亚丁，颇得民心，种人谋立之，诛其贪吝者，于是国内乱，古德亚奔俄，那西亚丁立，率党人叛俄，以俄非回教国也。

光绪二十九年，俄人灭其国，置费尔干省。

布鲁特分东、西二部。东布鲁特在伊犁西南一千四百里，天山特穆尔图淖尔左右，古为乌孙西鄙塞种地。其部有五，每部各一鄂拓克。最著者三：曰萨雅克鄂拓克；曰萨拉巴噶什鄂拓克；曰塔拉斯鄂拓克。其酋长戴毡帽，似僧家毘卢，顶甚锐，卷末为檐。衣锦衣，长领曲袷。红丝绦，红革鞮。民人冠无皮饰，衣褐。

先是东布鲁特为准葛尔侵逼，西迁安集延。乾隆二十年，准部平，得复故地。二十三年六月，将军兆惠等追捕准部余党哈萨克沙喇至东布鲁特界，遣侍卫乌尔金、托伦泰往抚，抵其游牧珠穆翰地。萨雅克、萨拉巴噶什两鄂拓克不自主，别推一年长者玛木克呼里主之。年九十余，体硕，趺坐腹垂至地，不能远行。遣使献牛羊百头，将军等宴而示之讲武，咸诧服天朝骑射之利，乞内附。于时兼抚定霍索楚、启台两鄂拓克。七月，参赞大臣富德复遣侍卫伊达木札布往谕，萨娄鄂拓克阿克拜亦率众五千户来归，同遣使入朝。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京师。

西布鲁特与东布鲁特相接，在回疆喀什葛尔城西北三百里。西接布哈尔国。道由鄂什山口逾葱岭至其地，盖古之休循、捐毒也。凡十有五部，最著者四：曰额德格纳鄂拓克，曰蒙科尔多尔鄂拓克，曰齐里克鄂拓克，曰巴斯子鄂拓克，衣冠风俗皆同东部。

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既定山南，追捕逸回道其地。其渠长遮道奉将军书曰：“额德格纳布鲁特部小臣阿济比恭呈如天普覆广大无外、如爱养众生素赍满佛之鸿仁、如古伊斯干达里之神威、如鲁斯坦天下无敌之大勇、富有四海乾隆大皇帝钦命将军之前。谨率所部，自布哈尔以东二十万人众尽为臣仆。头目等以未出痘，不敢入中国，谨遣使入朝京师。”兆惠以闻，诏受之。于是东、西两部皆内附。凡布鲁特大首领称为“比”，犹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齐大小头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给翎顶二品至七品有差。岁遣人进马，酌赍绸缎、羊只。商回以牲畜、皮张贸易至者，税减内地商民三分之一。二十七年，阿济比所属鄂斯诸部地为浩罕所扰，新疆大臣谕还之，明年，别部长阿瓦勒比愿以其地供内地游牧，帝喜，许之，赐四品服。

然布鲁特人贫而悍，轻生重利，喜虏掠。乾隆后，边吏率庸材，抚以驭失宜，往往生变。喜庆十九年，孜牙憽之案，枉诛图尔第迈莫特，其子阿仔霍逃塞外，愤煽种类图报复。二十九年，叛回张格尔纠布鲁特数百寇边，有头目苏兰奇入报，为章京绥善叱逐。苏兰奇愤走出塞，遂从贼。道光四年，张格尔屡纠布鲁特扰边。五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掩之。不遇，则纵杀游牧之布鲁特妻子百余而还。其酋汰列克恨甚，率所部二千人追覆官兵于山谷，贼遂猖獗。于是有八年重定回疆之役。

迨同治三年，布鲁特叛酋田拉满苏拉满与库车土匪马隆等勾结为乱，逆回金相印等乘之，新疆

沦陷十有余年。光绪四年，钦差大臣左宗棠遣刘锦棠收复南八城，驻军喀什噶尔，有布鲁特头目来谒锦棠，愿仍归中国。自言部落十四，盖即向之西布鲁特也。而东布鲁特接伊犁边者，又有五部：曰苏勒图，曰察哈尔，曰萨雅克，曰巴斯特斯，曰萨尔巴噶什，已投附俄罗斯矣。光绪初，俄人并吞浩罕后，西部亦大半为俄所胁收。其附近中国卡伦，喁喁内向，代为守边，可纪者仅千余家而已。

哈萨克部有三：曰东部，曰中部，曰西部。东哈萨克在旧准葛尔部之西北，东西千里，南北六百里，东界塔尔巴哈台，西界右哈萨克部，南界伊犁，北界俄罗斯。汉康居国地也。哈萨克汗阿布赍之告顺德纳曰："我哈萨克之有三玉兹，如准葛尔之有四卫拉特也。东部者，左部也，曰鄂图玉兹，谓之伊克准。中部者，右部也，曰乌拉克玉兹，谓之多木达都准。西部最远，日奇齐克玉兹，谓之巴罕准。左部之汗曰阿布赍，右部之汗曰脱卜柯依，西部之头人曰都尔逊。"

初，阿布赍乘准葛尔平，遣使往谕，阿布赍投诚。适阿睦尔撒纳叛走哈萨克，阿布赍纳之。我兵进，败其众。阿布赍大悔，密计擒阿逆以求臣于我。会阿逆遁归准葛尔。二十二年，阿布赍以其兵三万助攻阿逆，陈情谢罪，奏表请内附。后阿睦尔撒纳奔俄而死，阿布赍乃擒其党额布济齐巴罕以献。其别部和集博尔根及喀拉巴勒特并率其属三万户来附。二十四年以后，屡遣使朝贡，并赐冠服。宴赍如例。

右哈萨克在左哈萨克之西二千里。东界左部，西界塔什干，南界布鲁特、安集延诸部，北界俄罗斯，东南界伊犁。亦汉康居五小王地也，其汗曰阿布勒班毕特，即阿比里斯。其巴图尔有三：曰吐里拜，曰辉格尔德，曰萨萨克拜，而吐里拜实专国政。乾隆二十二年，左部阿布赍既臣服，请招右部。会参赞大臣富德方以兵索逆贼哈萨克锡拉到右部，时吐里拜方与塔什干交兵，为平之，乃下。于是吐里拜诣军门，纳款奉马，进表请归附。二十三年以后，屡遣使人朝，恩赐宴赍如例。其贡道均由伊犁以达京师。今则自中、俄定界后，哈萨克已分属两国矣。

安集延，亦大宛国地。喀什噶尔西北五百里，西至浩罕三百八十里。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京师。乾隆二十四年，将军兆惠檄谕协擒逆回霍集占，其伯克以逆回未至彼境，即专使领请入觐。二十五年，伯克托克托玛哈墨第等来朝贡，赐宴赍赏如例。

马尔噶朗，在安集延西百八十里。乾隆二十四年，伯克伊拉斯呼里拜率属投诚。

那木干，在玛尔噶朗西北八十里。其地东北与布鲁特杂处，东境逾河即为塔什干地。乾隆二十四年，与浩罕同时输诚内附。

塔什干，在喀什噶尔西北一千三百里。汉为康居、大宛地，唐之石国也。居平原，有城郭，人民奉回教。与哈萨克同以三和卓分辖其众：曰莫尔多萨木什，曰沙达，曰吐尔占。旧为准噶尔羁属。莫尔多萨木什者，哈萨克所置和卓也。吐尔占逐之，与哈萨克构兵。乾隆二十三年，参赞大臣富德追捕哈萨克沙喇至其地，遣使往抚，军于莽格特城外待之。时吐尔占方与哈萨克战河上，因谕以睦邻守土之义，皆感悟释兵，和好如初。乃遣其属默尼雅斯奉表求内属，曰："臣莫尔多萨木什恭奉谕音，若开瞽昧。蠢兹边末，敢备外藩，罔或有二心。谨以准孽额什木札布献之阙下。外臣草莽，冀瞻圣容，躬服彝训，同归怙冒，永永无极。"额什木札布者，阿睦尔撒纳兄子也，帝宥而遣之。吐尔占亦贡马称臣，遣子入觐。塔什干至是自通于中国，列藩臣焉。嘉庆中，塔什干附浩罕，为浩罕八城之一。

同治三年，俄人以伐浩罕之师夺塔什干，开锡尔达利亚省，于是塔什干部遂亡。塔什干居纳林河流域之中枢，扼中亚细亚通道。纳林河今又名锡尔河，西北流入咸海。由塔什干西南行，逾锡尔河到萨马匀罕，又逾阿母河，分入印度、波斯。北出疴伦不尔厄，越乌拉山脉达欧俄，而东行可至伊犁河以通中国。故俄人置土耳其斯坦总督驻之。塔什干山泉畅流，其乞尔乞河、卡拉苏河、安噶连河皆发源雪山，灌溉农田，地宜五谷，故人民常有余粮。树木丛杂，多果木。宜蚕桑，而棉花产额尤巨云。

巴达克山，在叶尔羌西千余里，居葱岭右偏。由伊西洱库尔西稍南行，渡喷赤河至其国。有城郭，部落繁盛，户十万余。其酋戴红毡帽，束以锦帕，衣锦毡衣，腰系白丝绦，黑革靼。其民人帽顶制似葫芦，边饰以皮，衣黄褐，束白丝，黑革靼，亦有用黄牛皮者。妇人不冠，被发双垂，衣紫

<□叠毛>，余与男子同。其国负山险，田地腴美，筑室以居，耕而兼牧猎。

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回酋博罗尼都、霍集占兄弟败奔巴达克山，富德率师至其地，以博罗尼都、霍集占逆状谕示巴酋素尔坦沙，令擒献。时二贼窜八巴达克山之锡克南村，诡称假道往墨克祖国，大肆劫掠。素尔坦沙缚博罗尼都，而以兵攻霍集占于阿尔浑楚哈岭。霍集占退保齐那尔河，不能支，伤背及乳，擒之，囚于柴札布。柴札布者，系囚处也。素尔坦沙遣使诣军门投款，且报擒二贼。富德令献俘，进军瓦罕城以待。是时温都斯坦方以兵临巴达克山，谋劫霍集占克弟。霍集占阴通巴达克山仇国塔尔巴斯。会谋泄，素尔坦沙迁霍集占兄弟密室，以二百人围而杀之，刃其馘以献，并率其部落十万户及邻部博罗尔三万户以降。二十五年，遣额穆尔伯克朝京师，贡刀斧及八骏马。二十七年，再遣使来朝。二十八年贡马、犬、鸟枪、腰刀。后其国为爱乌罕所并。巴达克山酋所居地曰维萨巴特，在喀克察河上。喷赤河自瓦罕帕米尔流入境，绕其东北，喀克察河西流入之，下流为阿母河。《唐书》言竭盘陀国治葱岭负徒多河，即巴达克山地也。

博罗尔，在巴达克山东，有城郭，户三万余，四面皆山，西北则河水环之。

乾隆二十四年，既与巴达克山同内附，遣其陪臣沙伯克等朝京师。二十七年十一月，博罗尔伯克沙呼沙默特贡剑斧诸物。二十九年，贡匕首。是时博罗尔与巴达克山屡构衅，沙呼沙默特乞援于叶尔羌，都统新柱遣谕巴达克山遵约束，还俘罢兵。至是，沙呼沙默特以所宝匕首进贡谢恩。三十四年，又进玉把双匕首。

博罗尔人别一种，筑室而居，有村落，无文字，与诸回部言语不通，惟衣帽则与安集延相类。人皆深目高鼻，浓髭绕嘴。男多女少，兄弟四五人共一妻，生子女次第分认，无兄弟者与戚里共之。土半沙卤，故甚人苦贫。地多桑，取甚曝干为粮。饮山羊乳，以马湩为酒。称其酋曰“比”。以人口为赋税，生子女纳其半，卖于各回城为奴婢，值颇昂，每口值八九十金。后亦为阿富汗所并。

阿富汗，即爱乌罕。，其国北界布哈尔，南界俾路支，东界印度，西界波斯，东西二千余里。由巴达克山西南行约七百里，历依色克米什、班因、察里克尔诸回部，越因都库什山到喀布尔，其国都也。因都库什山者，葱岭山脉右旋之支，迤逦而西，名伊兰高原。其地波斯处其西，而阿富汗处其东。本罽宾故国。分七大部：首曰喀布尔部，内属部七；曰冈大害部，内属部四；曰射士当部；曰爱拉部，内属部二；曰欧泼部，内属部三；日爱乍尔部；日加非利士当部，内属部七。西与波斯接壤。有沙碛，余皆沃壤。其气候，高地多寒，近低地则热。物产，果木、棉花、甘蔗、烟草之属。人皆土著，业农，无游牧。工织毛布，著名西域。户口约五百余万，分二十四族，每族聚居一地，皆自治。其长之升降，则听命于王焉。其人勇猛朴诚出天性，易抚循。

乾隆二十四年，大军追讨霍集占兄弟二贼，欲假道巴达克山赴阿，巴酋中道邀而杀之。其属有奔阿者。告以情，阿酋爱哈摩特沙将兴师，巴尊素尔坦沙惧，赂以御赐灯及中国文绮，阿遂罢兵，且遣使密尔汉偕巴使来纳款，欲窥中国虚实也。二十七年，入贡良马四，马高七尺，长八尺。是为回疆最西之属国。时阿富汗初离波斯独立，自称算端，势张甚，六侵印度，北印度大半为所略。爱哈摩特沙死，国人争立，纷扰者数十年。

道光六年，德司脱谟哈美德起兵喀布尔，统一阿富汗，爱哈摩特沙元孙希耶速的逃印度，求庇于英，十九年，英印度总督奥克兰德攻阿富汗，取乾陀罗、哥疾宁，遂陷喀布尔，立速的为阿富汗王。阿人厌速的，并起绝英军归路。英军败，德司脱谟哈美德仍复位。二十九年，始与英和。英之有事于阿富汗也，俄人灭布哈尔，次第南侵。英人以阿富汗为印度藩篱，抗之尤力。光绪间，帕米尔分疆之议起，英人复以保护阿富汗为名，出而干涉帕事矣。

帕米尔者，葱岭山中宽平之地，供回族游牧者也，帕地有八，其中皆小回部错居。乾隆中，大部隶属中国，羁縻之使弗绝。厥后迤北、迤西稍稍归俄，迤南小附于阿富汗，东部、中路则服属于中国。于是帕米尔遂为中、俄、阿富汗三国平分之地。出帕米尔，南逾因都库什山，即达印度，故俄人尽力经营之，而英人亦遂急起而隐为之备。英之为阿争，即不啻为印度争也。

初，乾隆二十四年，高宗平定回疆，穷追贼首至伊西洱库尔，三战三捷，遂蒇大功。高宗御制碑文勒铭淖尔，《西域图志》所指为什噶尔西境外地者也，当日喀城边卡西境之玉斯屯阿喇图什卡，

仅八十里；西南之鄂坡勒卡，仅一百二十里。道光间，钦定边卡西至乌帕喇特卡，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喀浪圭卡，一百五十里。迨光绪间，克复新疆，刘锦棠始增设七卡于旧界之外。十五年，又设苏满一卡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是卡距喀城千六百里，最为鸾远，仅以布鲁特回人守之，未驻兵也。英使之初议分帕也，我国严拒之，未允其请。既而俄兵阑入帕地，我国责其称兵越界，俄人即引咎退归。光绪十七年，英兵入坎巨提，逐其头目，其意在觊觎帕地也。新疆巡抚檄马队巡历边境，屯于苏满。十八年春，俄人来言帕地为中、俄两属，未经勘界，中国不应驻兵。总理衙门遂电疆抚退兵，而仍留苏满卡伦。俄复请尽撤新设诸卡，然后勘界，正相持间，而英人阴嗾阿兵突至苏满，胁据布回而去，俄遂进兵与阿人战于苏满，其东队则游戈于郎库里湖、阿克塔什，渐近喀边。总理衙门疏言："我国先驻苏满之兵不早撤回，则俄、阿战事将自我启之，转难收束。阿虽占地地而适致俄兵，蛮触相争，原可不必过问。但其东骎骎逼近边境，颇为可虑耳。"盖阿富汗自乾隆后朝贡不通，久置之度外矣，至是复一见焉。二十一年，帕米尔界议始定。

坎巨提，即乾竺特，在叶尔羌西地约一千五百里。自叶尔羌西行入葱岭，到塞勒库勒之塔什库尔干，即蒲犁厅也。由是西行，逾尼若塔什山口，又西南至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为八帕之一。由是南逾瓦呼罗特、明塔戛两山口，西为因都库什山，东为穆斯塔格山。出山口顺棍杂河南行，又顺河折西抵棍杂，即坎巨提都城，城濒棍杂河北岸。《西域水道记》言："塞勒库勒在叶尔羌之西八百里，为外蕃总会之区。自塞勒库勒西五日程，曰黑斯图济；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即坎巨提，译文异耳。乾隆二十六年，其酋有黑斯娄者，始内附，即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奏称"乾竺特伯克黑斯娄遣子贡金"者也。

其人皆奏玛罕默德回教。其部落东西宽二十里，南北长六百里。两山夹立，广大峻削，中有大河，为入南疆要隘。坎部民住河西，河东则哪格尔所属也。棍杂城大约三里，城北有大山曰温吉尔，河曰崇带雅。所辖村庄二十五，城中居民二千余，其在各庄者约五千余人，城乡大小头目一百四十。土产牛、羊、马匹，无布帛，尽衣毛褐。五谷诸果俱备。敌国有犯境者，民即为兵，选精壮者出关御之。人皆业农，不纳粮，不征税，惟岁与其酋耕敛而已，每岁贡中国砂金一两五钱，派之民，农户收麦十二斤，畜牧家则户收羊羔一，以集此款，无他徭也。贡使至，朝廷赏大缎两端。其贡至宣统间不绝。

道光间，克什米尔国王热吉苦罗普散令其将布甫山率兵犯境，夺坎属麻云卡，坎酋夏孜牌尔败之。追斩七千人余名。克什米尔遣使构和，年与坎酋洋银一千五百元，元重二钱五分；坎酋以马二匹，细狗二只报之。人谓入贡克什米尔者，妄也。同治四年，克什米尔国王令贝尔萨再犯境，坎王艾赞木复战败之，盖至是克什米尔已四犯坎属矣。

光绪间，俄兵入帕米尔，英人闻之，率兵至哪格尔，并檄坎巨提修平道路，备兵进帕地。哪格尔首抗英，坎酋助之。十七年，英人败哪格尔，直抵坎城，赛必德哎里罕战败，携眷属潜遁，英人遂据其地。先是赛酋私与俄通，上降书，押结约俄夺占帕米尔，修筑堡垒于黑孜吉牙克、阿克素睦尔瓦、苏满三处，并建营于包子滚拜子，以扼要冲。俄人复书。报以金币千元、金丝呢布诸货六驮、快炮六杆。赛酋悖逆无信，不恤部众，且狡而好利，屡挑衅英、俄以求贿，视其部为市贩。其副目歪孜尔素执兵权，同恶相济，部民皆深忌之。至是，率其众五百余人将奔俄，塔墩巴什头目窝思满集众邀之。张洪畴拘诸色勒库尔，屡谋突城出，不得，后解省羁禁十有七年，嗣复安置库车。其子米则拜尔及家属男女五十二人，均编住沙车热瓦奇庄，赛酋之外产也；胁从之众悉送还部，并谕饬赛酋之弟买卖提哎孜木代理坎巨提头目，以安民心。

出使英法义比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商定派员会立坎酋，其疏略云："中国回疆之外，向有羁縻各回部，惟自咸丰、同治以来，中国内寇不靖，未遑远略。俄国既以兵力吞并浩罕、布鲁持、哈萨克、布哈尔诸部，而巴达克山、鲁善、什克南、瓦罕诸小部，则皆服属于阿富汗。迩来阿富汗为英属国，英之大势骎骎由印度北向，有与俄国争雄之意，而中国西边之外，遂日以多事。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尔，南界在葱岭以南，厥地纵横数百里，户口约近万人。近年属回之入贡中国者祇此一部，盖即《新疆识略》之乾竺特、《一统舆图》及《时宪书》之喀楚特，同音而异译也。英之印度总督岁贴坎

巨提经费，以助彼整理防务为名，实隐收其内政之权。去年夏秋间，坎巨提已有赴喀什噶尔告急之举，则以英人筑一炮台俯临境也。本年正二月间，叠承总署电信，以英兵侵坎巨提，其头目连战不胜，率其众逃诣卡外求援。臣以起衅情节诘英外部，询知英兵修筑一路直贯坎境，北抵兴都哥士大山，意在扼此隘口，以杜俄众南侵而保印度门户。其头目兴师拦阻，为英兵击败，踞其所居之棍杂城。臣与英相兼外部尚书沙力斯伯里晤商，据称并无灭坎之意，亦无阻坎入贡中国之意。只以坎酋罪恶甚多，轻慢英官，不得不示以惩儆也，臣与总署电商，因坎酋声名素劣，势难必使复位。其部既系两属之国。与专属中国者又稍不同，祇可酌就外部之辞与之理论。外部语言闪铄，其初次存坎之说既甚游移，而必欲据坎之心则甚坚韧。幸而窥彼隐情，颇以俄焰方张。亟思联络中国，不欲敛怨树敌，臣得就此设法磋磨。英廷近称选得旧酋之弟买提哎孜木，可为坎巨提头目，拟请中国派员会同英员行封立之礼，已由总署电告新疆巡抚选派妥员前往。臣与外部商订仪节，华员、英员共为一班，克什米尔系英属国，位次应稍居后，行礼之期，初订在十八年闰六月二十三日，现展至七月二十五日，届时彼此和衷妥办。即可蒇事。”新疆巡抚陶模即委阜康县知县田鼎铭、都司张鸿畴前赴坎部，会同英员热布生，更立买卖提哎孜木为坎巨提头目，封立仪节，华员居右，英员次之，英属克什米尔委员居左稍下，新酋又次之。张鸿畴宣布皇上德意，赏给大缎，谕令贡金照旧呈进，镇抚部民，毋任剽掠。其酋悉俯首听命云。

坎部国于山谷中崇峰叠巘，道路险绝。中有喀喇阔鲁穆大冰山，时至十一月，积雪甚厚，以长毛牛负囊橐而行。明塔戛山口高万四千四百尺，路有巨石，盖古时流冰所经地也。出山口里许，有一流冰，过此即易行。再喻数涧，两崖壁立，顶有积雪，至米斯戛。居人皆鞑尔靼回教。不幕，有室庐，村各为堡，垒石为之。性强悍，以寇钞为俗，然皆酋所使，所劫货物大半归酋。四出剽掠，或远至库车。雅尔山脉下垂如箠，水流其间，土较腴美。近帕苏又一流冰，其融处高八千尺。

光绪十五年，英人杨哈思班游至其部，坎酋言：“我受上帝命，亲断父母死罪而杀之，并杀其兄弟，投于山下，遂践是位。”其悖逆如此。或谓其地立国最古，殆周时曹奴氏之所居。《穆天子传》“庚辰，济于洋水；辛已，入于曹奴，曹奴之人献天子于洋水之上。”洋水即棍杂河。《山海经》言：“洋水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今棍杂河发源因都库什山，西南流至几勒几特城，东南入印度河。丑涂为印度转音。丑涂水即印度河也。